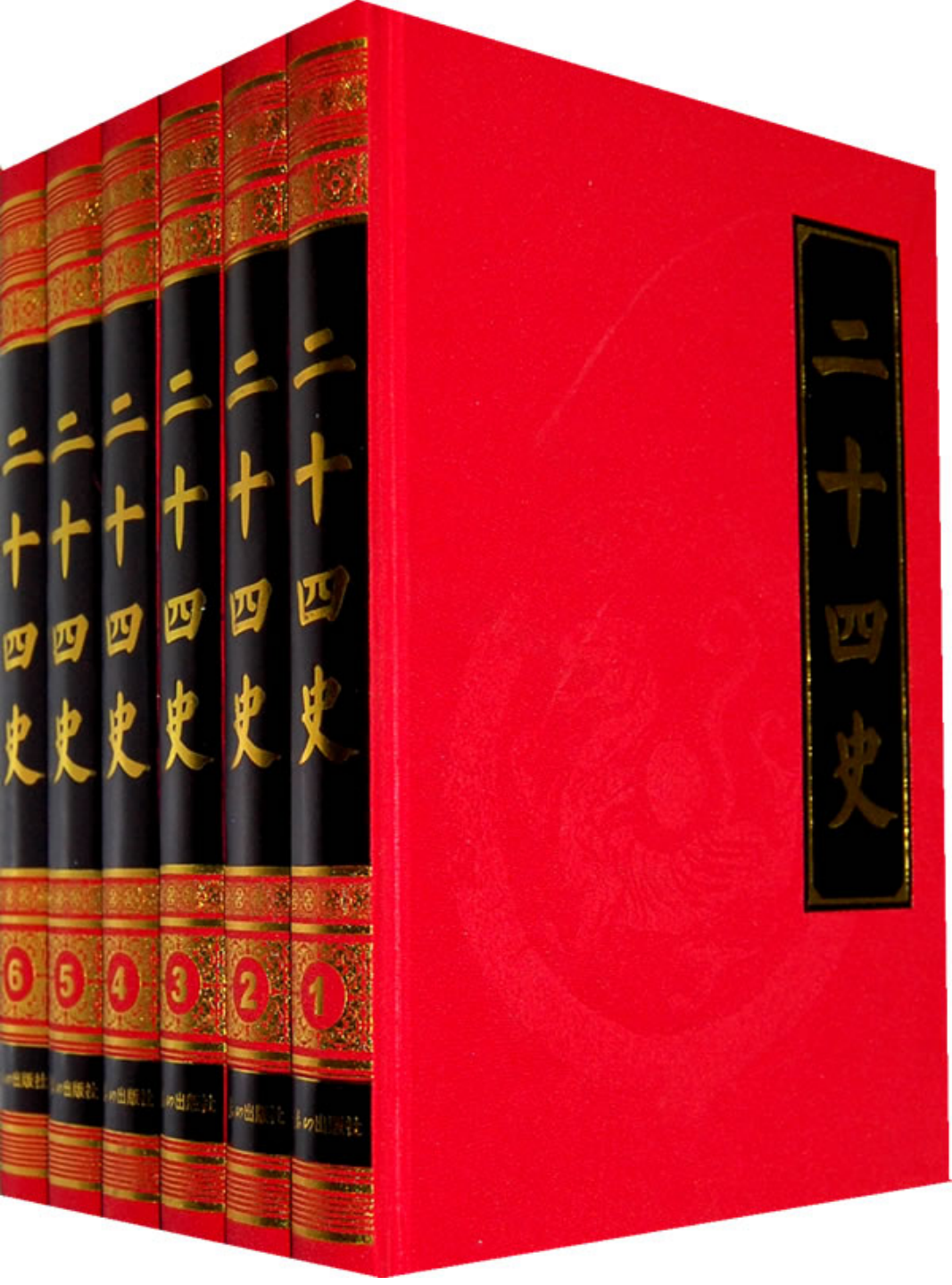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6
5
4
3
2
1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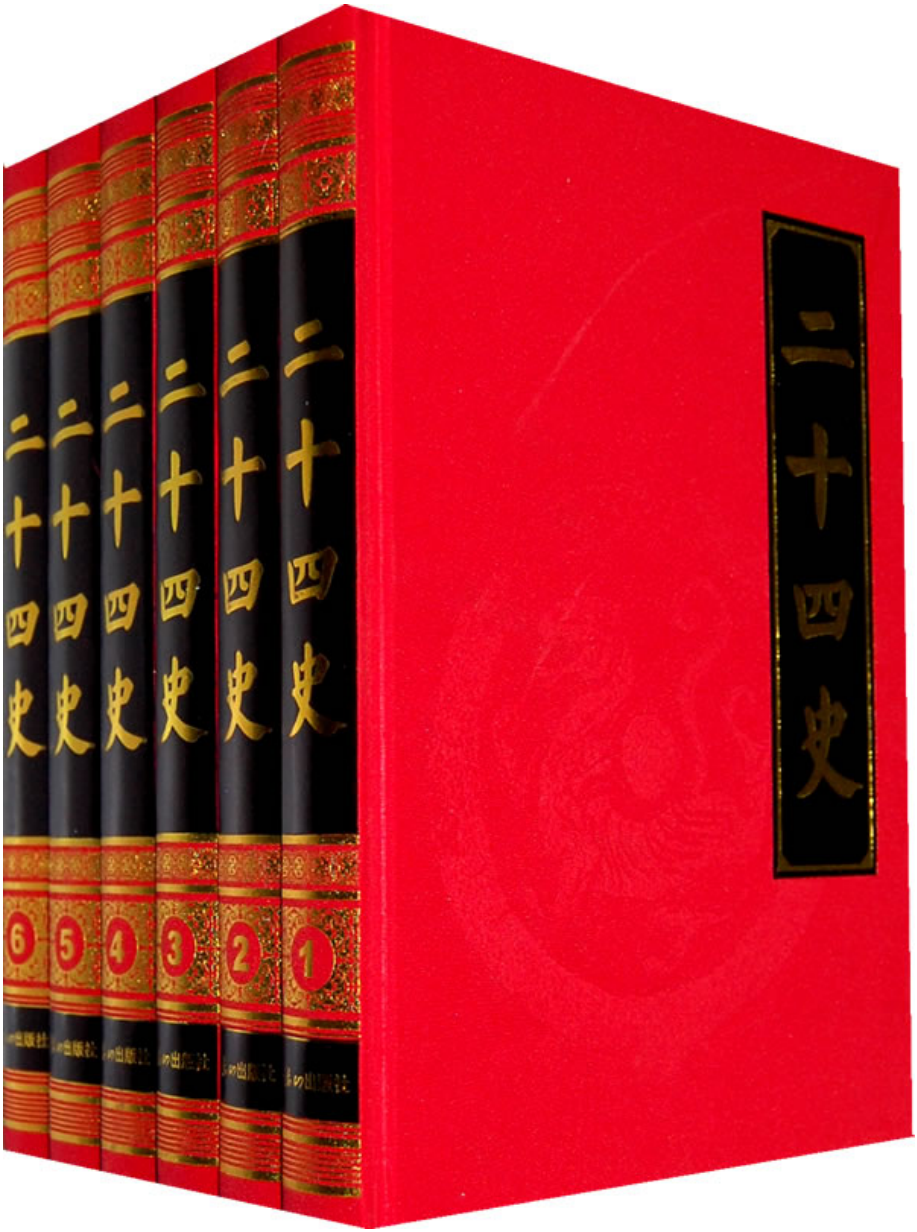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

多人

主目录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史记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

秦本纪第五

秦始皇本纪第六

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太后本纪第九

孝文本纪第十

孝景本纪第十一

孝武本纪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六国年表第三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

律书第三

历书第四

历书第四

封禅书第六

河渠书第七

平准书第八

吴太伯世家第一

齐太公世家第二

鲁周公世家第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管蔡世家第五

陈杞世家第六

卫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晋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郑世家第十二

赵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韩世家第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陈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

管晏列传第二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伍子胥列传第六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商君列传第八

苏秦列传第九

张仪列传第十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穰侯列传第十二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乐毅列传第二十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匈奴列传第五十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汲郑列传第六十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返回主目录

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蟲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硃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於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於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於二女。舜饬下二女於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於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於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摯，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硃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於

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於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於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檮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於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硃，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於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穀。」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於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硃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硃虎、熊罴为佐。

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穀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後禹践天子位。尧子丹硃，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嚳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

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喾，列圣同休。帝挚之弟，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扬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

夏本纪第二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鲧者，原帝试之。」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於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於济、漯，通於河。

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

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酱丝。浮於汶，通於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大野既都，东原厎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息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簬、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玑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於雒，达於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貍、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砾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

于海。嶓冢道瀁，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梅。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禀，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脩，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彊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厎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暐，行山■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与稷予众

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帝曰：「毋若丹硃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於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後。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帝启嗣立，有扈违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斯侮，夏室不竞。降于孔甲，扰龙乖性。嗟彼鸣条，其终不令！

殷本纪第三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適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於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桀败於有娀之虚，桀饿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朓，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於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纣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

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於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於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於傅险。见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

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於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後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後为诸侯，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续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於书诗。契为子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简狄吞乙，是为殷祖。玄王启商，伊尹负俎。上开三面，下献九主。旋师泰卷，继相臣扈。迁嚣圮耿，不常厥土。武乙无道，祸因射天。帝辛淫乱，拒谏贼贤。九侯见醢，砲格兴焉。黄钺斯杖，白旗是悬。哀哉琼室，殷祀用迁！

周本纪第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骼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

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於帝。」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砲格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饶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饶，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

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後，国於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穀，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

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脩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脩意，有不祀则脩言，有不享则脩文，有不贡则脩名，有不王则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则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於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脩於德，无勤民於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饿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共王崩，子懿王畑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

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雠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脩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後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

而譟之。漦化为玄黿，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於道，而见乡者後宫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佫於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赎罪。弃女子出於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佫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阆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佫温，已居郑之栎。立釐王弟穨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穨，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饿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頹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懟乎？」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饿郑，郑居王于氾。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十六年，楚庄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立。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於周，立为悼公。

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二十七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蚤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

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饿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会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後诸侯皆为王。

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

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之以地。」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绝於秦，必入於郢矣。」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於韩，不借畏於秦。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彊与周地，将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韩而听於秦。」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阳？周君将以为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

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徵甲与粟於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韩毋徵甲与粟於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徵甲与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五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徵甲与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藺、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搤剑，曰「客安能教我射

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请後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後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勣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於齐。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不行矣。」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馈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於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单心}狐。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

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开雀录，火降乌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谋。苍兕誓众，白鱼入舟。太师抱乐，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简刑措。南巡不还，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檿弧兴谣，龙漦作蠹。穨带荏祸，实倾周祚。

秦本纪第五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綪、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後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

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緌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十九年，得陈宝。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为宁公。

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四年，鲁公子翚弑其君隐公。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十三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彊国。

十九年，晋曲沃始为晋侯。齐桓公伯於鄄。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梁伯、芮伯来朝。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

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郑伯、虢叔杀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与晋战河阳，胜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缪公。

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於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於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馀。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齐而乞食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於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秋，缪公自将伐晋，战於河曲。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亾。

九年，齐桓公会诸侯於葵丘。

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於是缪公许之，使百里傒将兵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丕郑闻之，恐，因与缪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重耳。今背秦约而杀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计也。原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便。」缪公许之，使人与丕郑归，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郑有间，乃言夷吾杀丕郑。丕郑子丕豹奔秦，说缪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缪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不听，而阴用豹。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

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十四年，秦饥，请粟於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於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於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馀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於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於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绖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

十八年，齐桓公卒。二十年，秦灭梁、芮。

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後，秦必留我，而晋轻，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

归晋。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谢，後乃受。缪公益礼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入重耳。晋许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文公使人杀子圉。子圉是为怀公。

其秋，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於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三十年，缪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言缪公曰：「亡郑厚晋，於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彊，秦之忧也。」缪公乃罢兵归。晋亦罢。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

郑人有卖郑於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缪公闻，怒曰：「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军即败，必於殽□厄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更晋地，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败何待！」兵至滑，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虏，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已。」灭滑。滑，晋之边邑也。

当是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绖，发兵遮秦兵於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秦女也，为秦三囚将请曰：「缪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原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乡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缪公於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

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於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於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虚，而後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於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於军曰：「嗟士卒！听无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缪公子四十人，其太子□代立，是为康公。

康公元年。往岁缪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会来奔。二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羁马。战於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馀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彊，北兵至雒，问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於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五年，救郑，败晋兵於栎。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彊，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二十七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针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畏诛，欲待其後世乃归。」三十九年，楚灵王彊，会诸侯於申，为盟主，杀齐庆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复来归秦。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

惠公元年，孔子行鲁相事。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悼公二年，齐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阳生，是为悼公。六年，吴败齐师。齐人弑悼公，立其子简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於黄池，卒先吴。吴彊，陵中国。十二年，齐田常弑简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灭陈。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巉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郑反。

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城籍姑。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巉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公卒，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栎阳。二十一年，与晋战於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禽霝。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彊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後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脩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於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二年，天子致胙。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

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贵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

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与魏王会应。围焦，降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十二年，初腊。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十四年，更为元年。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齧桑。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伐取赵中都、西阳十年，韩太子苍来质。伐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十一年，醮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燕君让其臣子之。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张仪相楚。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

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

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醮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张仪死於魏。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公揭卒，醮里疾相韩。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魏太子来朝。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於燕，燕人送归，得立。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四年，取蒲阪。彗星见。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泾阳君质於齐。日食，昼晦。七年，拔新城。醮里子卒。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眛。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予楚粟五万石。

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礼出亡奔魏。任鄙为汉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厓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厓陶，为诸侯。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秦以垣为蒲阪、皮氏。王之宜阳。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吕礼来自归。齐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泾阳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

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厓免相。二十五年，拔赵二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厓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白起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三十三年，客卿胡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攻赵阏与，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叶阳君悝出之国，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尽杀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齕将伐赵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齕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还斩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张唐攻郑，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馀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馀县，首虏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於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

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齕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卻於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柏翳佐舜，皁斿是旌。蜚廉事纣，石椁斯营。造父善驭，封之赵城。非子息马，厥号秦嬴。礼乐射御，西垂有声。襄公救周，始命列国。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里奚致霸，卫鞅任刻。厥後吞并，卒成凶慝。

秦始皇本纪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籥、有诡。岁大饥。四年，拔籥、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於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惣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鄴安阳，桓齮将。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鄴，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於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𠘧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於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暢，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後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隄防。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山、北假中，筑亭障以

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於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

治天下，未能恬倓。原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恆常。六王专倍，贪戾泬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宫非有子者，

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遂至辽东而还。

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高曰：「臣固原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於内宫，议其罪独後。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

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於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卻，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於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卻，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

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於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後，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汉。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於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籓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

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

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初伏，以御蛊。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缪公学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龚公。

剌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生灵公。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嚣圉。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芷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兒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郦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卻虑，父子作权，近取於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後，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於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

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六国陵替，二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狄成行。南游勒石，东瞰浮梁。滈池见遗，沙丘告丧。二世矫制，赵高是与。诈因指鹿，灾生噬虎。子婴见推，恩报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隤纲，云谁克补。

项羽本纪第七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後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广陵人召平於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適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彊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

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於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不邳。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硃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硃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後也。」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於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於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起东阿，西，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於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

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徵，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於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於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

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卻，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於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於死。原将军孰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卻，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鈇质，妻子为僇乎？」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於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

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柰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柰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於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原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於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於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於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剑

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柰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於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於项梁；都尉董翳

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於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於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原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於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徵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

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卻，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於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於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後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於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

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脩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栝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於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臧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

「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彊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於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

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於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义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後，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後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亡秦鹿走，伪楚狐鸣。云郁沛谷，剑挺吴城。勋开鲁甸，势合砀兵。卿子无罪，亚父推诚。始救赵歇，终诛子婴。违约王汉，背关怀楚。常迁上游，臣迫故主。灵壁大振，成皋久拒。战非无功，天实不与。嗟彼盖代，卒为凶竖。

高祖本纪第八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適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兒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原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原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後人至，高祖觉。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原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於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州守壮败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

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枿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馀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从项梁月馀，项羽已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後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

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郦食其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於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後击，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後：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後又有彊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於赵矣。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於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

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徵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

陈馀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鋗十万户。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齐予陈馀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於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

之杀义帝者。」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彊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後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馀、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馀。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於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原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

魏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原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飨军小脩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

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饿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刎汜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饟。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秦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彊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彊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於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於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卻。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皇帝曰义帝无後。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几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几走。利几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卻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乱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後十馀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馀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於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

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命郦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啗豨将，豨将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於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恆以为代王，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

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於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

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

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後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汜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吕太后本纪第九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後，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馀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恆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徵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酖，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

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於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封齐悼惠王子章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之。齐丞相寿为平定侯。少府延为梧侯。乃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後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三年，无事。四年，封吕婴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

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受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於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後，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後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原守代边。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後，国除。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硃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硃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硃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

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衤亶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硃虚侯佐太尉。太尉令硃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硃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硃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

硃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硃虚侯。硃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

肯，硃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硃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後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後，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後乘六乘传。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後听。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於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高祖犹微，吕氏作妃。及正轩掖，潜用福威。志怀安忍，性挟猜疑。置鸩齐悼，残彘戚姬。孝惠崩殒，其哭不悲。诸吕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祸盈斯验，苍狗为菑。

孝文本纪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原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原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原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

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原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硃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於国家之大体。

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於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後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

故忄间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後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馀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於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

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原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

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於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以谕朕意於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綈衣，所幸

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綈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孝景本纪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二年春，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广川、长沙王皆之国。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等与谋反者。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阳为阳陵。复置津关，用传出入。冬，以赵国为邯郸郡。

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丁卯，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封中尉绾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布为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左车为安

阳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寄为胶东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军东都门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潦。更命诸侯丞相曰相。秋，地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隶衣七■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袴。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後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置阳陵。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於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黥，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後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孝武本纪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汜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坛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其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书。於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

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於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脩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

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年丰庑未有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骛，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侯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问於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筴，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於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龙七十馀人，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

乃悉持龙珣，龙珣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珣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鵕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餟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於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於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篆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

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後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嘒」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飨。」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後世谩怠，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防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ネ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

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於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公■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脩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後十二岁而还，遍於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於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表略）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秋？」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柰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馀世至汤，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於身，则生后稷。姜嫄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後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

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後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於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後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秋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後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於霍，後世晋献公灭霍公，後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馀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兒主，欲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

高辛之胤，大启祯祥。脩己吞薏，石纽兴王。天命玄鸟，简秋生商。姜嫄履迹，祚流岐昌。俱膺历运，互有兴亡。风馀周召，刑措成康。出彘之後，诸侯日彊。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絪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表略）

六国年表第三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义，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脩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後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於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於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彊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於戎翟，至献公之後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於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余於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後有君子，以览观焉。

（表略）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缪，献、孝之後，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於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合从讨伐，轶於三代，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士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表略）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於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虽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於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吴楚时，前後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於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戹塞地利，彊本幹，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时世得览。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

（表略）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後，见於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於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陨命亡国，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於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於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表略）

圣贤影响，风云潜契。高祖应箓，功臣命世。起沛入秦，凭谋仗计。纪勋书爵，河盟山誓。萧曹轻重，绛灌权势。咸就封国，或萌罪戾。仁贤者祀，昏虐者替。永监前修，良惭固蒂。

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帝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馀。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表略）

惠景之际，天下已平。诸吕构祸，吴楚连兵。条侯出讨，壮武奉迎。薄窦恩泽，张赵忠贞。本枝分廕，肺腑归诚。新市死事，建陵勋荣。咸开青社，俱受丹旌。旋窥甲令，吴便有声。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连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表略）

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南讨瓯越，北击单于。长平鞠旅，冠军前驱。术阳衔璧，临蔡破禺。博陆上宰，平津巨儒。金章且佩，紫绶行纡。昭帝已後，勋宠不殊。惜哉绝笔，褚氏补诸。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表略）

汉世之初，矫枉过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后，籓翰克盛。主父上言，推恩下令。长沙济北，中山赵敬。分邑广封。振振在咏。扞城御侮，晔晔辉映。百足不僵，一人有庆。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表略）

高祖初起，啸命群雄。天下未定，王我汉中。三杰既得，六奇献功。章邯已破，萧何筑宫。周勃厚重，硃虚至忠。陈平作相，条侯总戎。丙魏立志，汤尧饰躬。天汉之后，表述非功。

礼书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適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於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於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後。」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於後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芷，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旂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鞿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於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卒如熛风。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砲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鷙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硃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

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礼因人心，非从天下。合诚饰貌，救弊兴雅。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丰杀难假。仲尼坐树，孙通蓰野。圣人作教，罔不由者。

乐书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於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嗥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於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丧身灭宗，并国於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鴚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於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於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硃明，秋歌西昝，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

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朻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彊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

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驩爱，乐之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於金石，越於声音，用於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

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生，蛰蟲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锺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後尸；商祝辩乎丧礼，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后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暢交於中而发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於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於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於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

乡方，可以观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於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於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如何？」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无祆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於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

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

「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於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於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馀曲。

律书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於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圣人所以讨彊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於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自是之後，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於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於家，刑罚不可捐於国，诛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於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於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後且拥兵阻□戹，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

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兒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书曰「 」，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至於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垝也。言阳气之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锺。应锺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於下，故该也。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於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於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也，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锺。黄锺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於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其於十二子为丑。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於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锺。夹锺者，言阴阳相夹厕也。其於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於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南至于氐者。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万物亢见

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於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蜄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於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於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於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沈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锺。林锺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於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於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於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於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於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其於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馀也，故曰无射。其於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黄锺长八寸七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太蔟长七寸分二，角。夹锺长六寸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林锺长五寸分四，角。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锺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生锺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

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锺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锺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穷於角；数始於一，终於十，成於三；气始於冬至，周而复生。

神生於无，形成於有，形然後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太史公曰：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锺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

自昔轩后，爰命伶纶。雄雌是听，厚薄伊均。以调气候，以轨星辰。军容取节，乐器斯因。自微知著，测化穷神。大哉虚受，含养生人。

历书第四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於孟春。於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濞。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於东；月归於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於诸侯。

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悖。

其後战国并争，在於彊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於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馀，

未能睹其真也。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後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後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後，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无大馀，无小馀；无大馀，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馀五十四，小馀三百四十八；大馀五，小馀八；

端蒙单阏二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八，小馀六百九十六；大馀十，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六百三；大馀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七，小馀十一；大馀二十一，无小馀；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一，小馀三百五十九；大馀二十六，小馀八；

祝犁协洽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五，小馀二百六十六；大馀三十一，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六百一十四；大馀三十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二十二；大馀四十二，无小馀；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八百六十九；大馀四十七，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二，小馀二百七十七；大馀五十二，小馀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馀五十六，小馀一百八十四；大馀五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小馀五百三十二；大馀三，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八百八十；大馀八，小馀八；

彊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七百八十七；大馀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三，小馀一百九十五；大馀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七，小馀五百四十三；大馀二十四，无小馀；

商横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一，小馀四百五十；大馀二十九，小馀八；

昭阳汁洽二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七百九十八；大馀三十四，小馀十六；

横艾涒滩始元元年。

正西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七百五；大馀三十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四，小馀一百一十三；大馀四十五，无小馀；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八，小馀四百六十一；大馀五十，小馀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二，小馀三百六十八；大馀五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六，小馀七百一十六；无大馀，小馀二十四；

彊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一，小馀一百二十四；大馀六，无小馀；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馀五，小馀三十一；大馀十一，小馀八；

祝犁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三百七十九；大馀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三，小馀七百二十七；大馀二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七，小馀六百三十四；大馀二十七，无小馀；

横艾敦牂五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二，小馀四十二；大馀三十二，小馀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五，小馀八百八十九；大馀三十七，小馀十六；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小馀二百九十七；大馀四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四，小馀六百四十五；大馀四十八，无小馀；

游兆阏茂二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八，小馀五百五十二；大馀五十三，小馀八；

彊梧大渊献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二，小馀九百；大馀五十八，小馀十六；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七，小馀三百八；大馀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馀一，小馀二百一十五；大馀九，无小馀；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五，小馀五百六十三；大馀十四，小馀八；

昭阳单阏三年。

正南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四百七十；大馀十九，小馀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三，小馀八百一十八；大馀二十四，小馀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馀八，小馀二百二十六；大馀三十，无小馀；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二，小馀一百三十三；大馀三十五，小馀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六，小馀四百八十一；大馀四十，小馀十六；

游兆涒滩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小馀八百二十九；大馀四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馀四十四，小馀七百三十六；大馀五十一，无小馀；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一百四十四；大馀五十六，小馀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三，小馀四百九十二；大馀一，小馀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七，小馀三百九十九；大馀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一，小馀七百四十七；大馀十二，无小馀；

横艾摄提格二年。

十二

大馀十五，小馀六百五十四；大馀十七，小馀八；

尚章单阏三年。

十二

大馀十，小馀六十二；大馀二十二，小馀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小馀四百一十；大馀二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八，小馀三百一十七；大馀三十三，无小馀；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二，小馀六百六十五；大馀三十八，小馀八；

彊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七，小馀七十三；大馀四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涒滩四年。

十二

大馀四十，小馀九百二十；大馀四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五，小馀三百二十八；大馀五十四，无小馀；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东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二百三十五；大馀五十九，小馀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三，小馀五百八十三；大馀四，小馀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七，小馀九百三十一；大馀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一，小馀八百三十八；大馀十五，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五年。

十二

大馀六，小馀二百四十六；大馀二十，小馀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馀，小馀五百九十四；大馀二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四，小馀五百一；大馀三十，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馀十八，小馀八百四十九；大馀三十六，无小馀；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三，小馀二百五十七；大馀四十一，小馀八；

祝犁协洽五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一百六十四；大馀四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一，小馀五百一十二；大馀五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五，小馀四百一十九；大馀五十七，无小馀；

横艾阏茂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九，小馀七百六十七；大馀二，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一百七十五；大馀七，小馀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八十二；大馀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馀二，小馀四百三十；大馀十八，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六，小馀七百七十八；大馀二十三，小馀八；

彊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小馀六百八十五；大馀二十八，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九十三；大馀三十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馀者，日也。小馀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历数之兴，其来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纪。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胜轮环，三正互起。孟陬贞岁，畴人顺轨。敬授之方，履端为美。

历书第四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於孟春。於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濞。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於东；月归於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於诸侯。

幽、厉之後，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悖。

其後战国并争，在於彊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於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馀，

未能睹其真也。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後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後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後，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无大馀，无小馀；无大馀，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馀五十四，小馀三百四十八；大馀五，小馀八；

端蒙单阏二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八，小馀六百九十六；大馀十，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六百三；大馀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七，小馀十一；大馀二十一，无小馀；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一，小馀三百五十九；大馀二十六，小馀八；

祝犁协洽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五，小馀二百六十六；大馀三十一，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六百一十四；大馀三十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二十二；大馀四十二，无小馀；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八百六十九；大馀四十七，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二，小馀二百七十七；大馀五十二，小馀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馀五十六，小馀一百八十四；大馀五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小馀五百三十二；大馀三，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八百八十；大馀八，小馀八；

彊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七百八十七；大馀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三，小馀一百九十五；大馀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七，小馀五百四十三；大馀二十四，无小馀；

商横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一，小馀四百五十；大馀二十九，小馀八；

昭阳汁洽二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七百九十八；大馀三十四，小馀十六；

横艾涒滩始元元年。

正西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七百五；大馀三十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四，小馀一百一十三；大馀四十五，无小馀；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八，小馀四百六十一；大馀五十，小馀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二，小馀三百六十八；大馀五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六，小馀七百一十六；无大馀，小馀二十四；

彊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一，小馀一百二十四；大馀六，无小馀；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馀五，小馀三十一；大馀十一，小馀八；

祝犁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三百七十九；大馀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三，小馀七百二十七；大馀二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七，小馀六百三十四；大馀二十七，无小馀；

横艾敦牂五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二，小馀四十二；大馀三十二，小馀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五，小馀八百八十九；大馀三十七，小馀十六；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小馀二百九十七；大馀四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四，小馀六百四十五；大馀四十八，无小馀；

游兆阏茂二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八，小馀五百五十二；大馀五十三，小馀八；

彊梧大渊献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二，小馀九百；大馀五十八，小馀十六；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七，小馀三百八；大馀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馀一，小馀二百一十五；大馀九，无小馀；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五，小馀五百六十三；大馀十四，小馀八；

昭阳单阏三年。

正南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四百七十；大馀十九，小馀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三，小馀八百一十八；大馀二十四，小馀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馀八，小馀二百二十六；大馀三十，无小馀；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二，小馀一百三十三；大馀三十五，小馀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六，小馀四百八十一；大馀四十，小馀十六；

游兆涒滩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小馀八百二十九；大馀四十五，小馀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馀四十四，小馀七百三十六；大馀五十一，无小馀；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一百四十四；大馀五十六，小馀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三，小馀四百九十二；大馀一，小馀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七，小馀三百九十九；大馀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一，小馀七百四十七；大馀十二，无小馀；

横艾摄提格二年。

十二

大馀十五，小馀六百五十四；大馀十七，小馀八；

尚章单阏三年。

十二

大馀十，小馀六十二；大馀二十二，小馀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小馀四百一十；大馀二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八，小馀三百一十七；大馀三十三，无小馀；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二，小馀六百六十五；大馀三十八，小馀八；

彊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七，小馀七十三；大馀四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涒滩四年。

十二

大馀四十，小馀九百二十；大馀四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五，小馀三百二十八；大馀五十四，无小馀；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东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二百三十五；大馀五十九，小馀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三，小馀五百八十三；大馀四，小馀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七，小馀九百三十一；大馀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一，小馀八百三十八；大馀十五，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五年。

十二

大馀六，小馀二百四十六；大馀二十，小馀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馀，小馀五百九十四；大馀二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四，小馀五百一；大馀三十，小馀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馀十八，小馀八百四十九；大馀三十六，无小馀；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三，小馀二百五十七；大馀四十一，小馀八；

祝犁协洽五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一百六十四；大馀四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一，小馀五百一十二；大馀五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五，小馀四百一十九；大馀五十七，无小馀；

横艾阏茂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九，小馀七百六十七；大馀二，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一百七十五；大馀七，小馀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八十二；大馀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馀二，小馀四百三十；大馀十八，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六，小馀七百七十八；大馀二十三，小馀八；

彊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小馀六百八十五；大馀二十八，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九十三；大馀三十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馀者，日也。小馀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历数之兴，其来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纪。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胜轮环，三正互起。孟陬贞岁，畴人顺轨。敬授之方，履端为美。

封禅书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其後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後稍怠慢也。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其後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幹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後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馀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於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後陪臣执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讥之。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其後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於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於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後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恆山，从上党归。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後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於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驹四。

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鞚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於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於下。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後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

其後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祕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於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

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煇然属天焉。於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卻复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後岁少不登。

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

兴为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汜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於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坛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

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於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於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後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彊与我会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於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於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脩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後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曀翠，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

徂牛；鼐鼎及鼐，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於祖祢，藏於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於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後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後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珣，龙珣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珣号，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鵕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字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於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

霸属图封禅事，於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祕。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於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篆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後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

天其报德星云。」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於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後世怠慢，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ネ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

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後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於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公■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脩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恆山。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後十二岁而还，遍於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礼载「升中」，书称「肆类」。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报天，降禅除地。飞英腾实，金泥石记。汉承遗绪，斯道不坠。仙闾、肃然，扬休勒志。

河渠书第七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於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间。於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

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後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穀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後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穀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原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於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沟洫，随山濬川。爰洎後世，非无圣贤。鸿沟既划，龙骨斯穿。填阏攸垦，黎蒸有年。宣房在咏，梁楚获全。

平准书第八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於是募民能输及转粟於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自是之後，严助、硃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

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後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散币於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於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於南夷。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

其後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馀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蹛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於俗，稍骛於功利矣。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於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

初，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

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於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於是县官大空。

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填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於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於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馀岁，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原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原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於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於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原陛下勿许。」於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馀，会军数

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於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原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馀，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於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穀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卻，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

异不应，微反脣。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後，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锺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後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於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於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於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於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原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馀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原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於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彊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

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以後，天下争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後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於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准之立，通货天下。既入县官，或振华夏。其名刀布，其文龙马。增算告缗，裒多益寡。弘羊心计，卜式长者。都内充殷，取赡郊野。

吴太伯世家第一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饿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饿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馀桥疑吾立。馀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饿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於是始通於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眛，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於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於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於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饿吴。吴予庆封硃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齐。

四年，吴使季札聘於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後，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而迁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於栾高之难。

去齐，使於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適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於宿，闻锺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获罪於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適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於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难。」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硃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十二年，楚复来伐，次於乾谿，楚师败走。

十七年，王馀祭卒，弟馀眛立。王馀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王馀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於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眛後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眛之子僚为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饶，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锺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於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於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

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专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後，吴兵不得还。於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於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於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吴公子烛庸、盖馀二人将兵遇围於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於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欲战，阖庐弗许。夫□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於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郧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郧公脩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

去，夫□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夫□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於堂谿，为堂谿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十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卻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於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後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彊，而句践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於艾陵。至缯，召鲁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齐鲁之南。九年，为驺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於齐，子胥属其子於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於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

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於橐皋。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於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於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於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於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於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践率兵伐败吴师於笠泽。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於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太伯作吴，高让雄图。周章受国，别封於虞。寿梦初霸，始用兵车。三子递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称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夫差轻越，取败姑苏。甬东之耻，空惭伍胥。

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於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適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於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脩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

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兒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反而鞭主屦者茀三百。茀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茀，茀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茀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茀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於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於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於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

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於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於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

「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於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於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於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適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於卫共姬，因宦者竖刁以厚献於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辛巳夜，敛殡。

桓公十有馀子，要其後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於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骖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

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於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於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有宠於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彊，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已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郤克於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彊质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鞍。逢丑父为齐顷公右。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原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絓於木而止。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後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於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後，其可乎？」於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鞍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於锺离。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

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於句窦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待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於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於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於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成、彊杀无咎、偃於

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嫳攻崔氏，杀成、彊，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政令。庆舍用政，已有内郤。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硃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於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嬰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郓以居昭公。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树党於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於齐，不可不救。」及使乞救而输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

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原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駔、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骖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於骀，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阐。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鲂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於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於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於陈宗。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後卒以为臣，幸於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於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於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於道，出雍门。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祛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祛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太公佐周，实秉阴谋。既表东海，乃居营丘。小白致霸，九合诸侯。及溺内宠，衅锺蟲流。庄公失德，崔杼作仇。陈氏专政，厚货轻收。悼、简遘祸，田、阚非俦。泯泯馀烈，一变何由？

鲁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於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於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国曰：「周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於卫，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

於东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於是周公乃还政於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後，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歔歔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於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後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

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於是伯禽率师伐之於肸，作肸誓，曰：「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峙尔刍茭、糗粮、桢榦，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晞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後。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於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後，诸侯多畔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隐公五年，观渔於棠。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於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蔿氏。挥使人杀隐公于蔿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二年，以宋之赂鼎入於太庙，君子讥之。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脩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除丑於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九年，鲁欲内子纠於齐，後桓公，桓公发兵

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鲁人施伯曰：「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於柯，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庄公无適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柰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於针巫氏，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後奉祀；不然，死且无後。」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於党氏。季友饿陈。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齮袭杀湣公於武闱。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及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鲁釐公请而葬之。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後为季氏，庆父後为孟氏也。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立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父。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咸，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於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获长翟缘斯。晋之灭路，获乔如弟棼如。齐惠公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於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侫。侫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侫，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彊。

宣公侫十二年，楚庄王彊，围郑。郑伯降，复国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於鞍，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於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锺离。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文子有义，晋人弗许。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於卫，季武子从，相行礼。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鲁人立齐归之子裯为君，是为昭公。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於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因入鲁问礼。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二十五年春，鸲鹆来巢。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鸲鹆来巢，公在乾侯。鸲鹆入处，公在外野』。」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

囚於鄪，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郈昭伯。郈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於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後悔，乃止。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郓而居昭公焉。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子将言於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原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於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鲁，受鄪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於是失国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於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彊，伐齐，至缯，徵百牢於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厓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於祛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適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雠立，是为顷公。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於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武王既没，成王幼孤。周公摄政，负扆据图。及还臣列，北面歔如。元子封鲁，少昊之墟。夹辅王室，系职不渝。降及孝王，穆仲致誉。隐能让国，春秋之初。丘明执简，褒贬备书。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於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缪侯立。

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穨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於朝歌。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知伯，分其地，三晋彊。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彊。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於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於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卖已讼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於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後。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原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十三年，秦败赵於长平四十馀

万。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槅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於代。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馀里，围其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六年，秦灭东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剧辛故居赵，与庞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十九年，秦拔赵之鄴九城。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於秦，亡归燕。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於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彊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於姬姓独後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召伯作相，分陕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庄送霸主，惠罗宠姬。文公从赵，苏秦骋辞。易王初立，齐宣我欺。燕哙无道，禅位子之。昭王待士，思报临菑。督亢不就，卒见芟夷。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厖季载。厖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於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处於霍。康叔封、厖季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於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馀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於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於厖。厖季、康叔皆有驯行，於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厖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复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馀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息夫人将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

缪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蔡侯怒，嫁其弟。齐桓公怒，伐蔡；蔡溃，遂虏缪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诸侯为蔡谢齐，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缪侯卒，子庄侯甲午立。

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十五年，楚围郑，郑降楚，楚复釋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其王郏敖而自立，为灵王。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後。

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献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与。子常谗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於子

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蔡侯私於周苌弘以求长於卫；卫使史□言康叔之功德，乃长卫。夏，为晋灭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於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十六年，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蔡，蔡昭侯惧。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

成侯四年，宋灭曹。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三年，楚灭陈。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後陈灭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後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後。周公旦，其後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有後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後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後为卫，有世家言。厖季载，其後世无所见。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厖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於曹。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缪公。缪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四十六年，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釐负羁谏，不听，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虏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闾。或说晋文公曰：「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今君囚曹君，灭同姓，何以令於诸侯？」晋乃复归共公。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

成公三年，晋厉公伐曹，虏成公以归，已复释之。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岁，宋、卫、陈、郑皆火。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死於宋，归葬。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彊，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孙彊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伯阳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

公孙彊言霸说於曹伯。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宋。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彊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孙彊不脩厥政，叔铎之祀忽诸。

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艰，鸱鸮讨恶。胡能改行，克复其爵。献舞执楚，遇息礼薄。穆侯虏齐，荡舟乖谑。曹共轻晋，负羁先觉。伯阳梦社，祚倾振铎。

陈杞世家第六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後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後，得妫满，封之於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後。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完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辕涛涂。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六年，楚伐陈。十年，陈及楚平。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戏於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於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徵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於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陈。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兵去。

哀公三年，楚围陈，复释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郏敖自

立，为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於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適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於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时孔子在陈。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綦，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後，得东楼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十六年，湣公弟阏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後陈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後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复封於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馀乃为显诸侯。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馀人。及幽、厉之後，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於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後越王句践兴。

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馀烈，陈、杞是继。妫满受封，东楼纂系。阏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国衰微，或兴或替。前并後虏，皆亡楚惠。句践勃兴，田和吞噬。蝉联血食，岂其苗裔？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厓季，厓季最少。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馀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榅伯立。榅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饿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於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於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庄公使

将。石碏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饿。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陈，详为善州吁。至郑郊，石碏与陈侯共谋，使右宰丑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於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宣公七年，鲁弑其君隐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十年，晋曲沃庄伯弑其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扑盗其沧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饿齐。

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饿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周惠王饿温，卫、燕立惠王弟頹为王。二十九年，郑复纳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发兵，兵或

畔。大臣言曰：「君好穀，穀可令击翟。」翟於是遂入，杀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毁为卫君，

初，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为戴公。戴公卒，复立其弟毁为文公。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无礼。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郑立。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於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救宋。徵师於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饿。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亘，卫君瑕出饿。七年，晋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齐邴歜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立。

穆公二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三年，楚庄王围郑，郑降，复释之。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复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献公衎立。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於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於聚邑。孙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

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甯喜攻孙林父。林父饿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甯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献公後元年，诛甯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襄公称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於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

灵公五年，朝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後有隙，孔子去。後复来。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戏阳□谋，朝，使杀夫人。戏阳後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饿宋，已而之晋赵氏。

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令子郢仆。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灵公怨太子出饿，谓郢曰：「我将立若为後。」郢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图之。」夏，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於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

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命卫士馀人衰绖归，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

出公辄四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齐鲍子弑其君悼公。

孔子自陈入卫。九年，孔文子问兵於仲尼，仲尼不对。其後鲁迎仲尼，仲尼反鲁。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甯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猳从之。伯姬劫悝於厕，彊盟之，遂劫以登台。栾甯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黶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庄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尽诛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尝闻之乎？」群臣欲作乱，乃止。

二年，鲁孔丘卒。

三年，庄公上城，见戎州。曰：「戎虏何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赵简子，简子围卫。十一月，庄公出奔，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齐伐卫，虏斑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石曼専逐其君起，起奔齐。卫出公辄自齐复归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公後元年，赏从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为悼公。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彊，卫如小侯，属之。

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穨弑怀

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立。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

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锡厥器，夷加其爵。暨武能脩，从文始约。诗美归燕，传矜石碏。皮冠射鸿，乘轩使穀。宣纵淫嬖，衅生伋、朔。蒯聩得罪，出公行恶。卫祚日衰，失於君角。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於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璿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於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於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於上，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讎。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鲧堙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

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鳏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

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旸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僭，常旸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维岁，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琤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原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於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於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後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於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於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馆萧，公子御说馆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馆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毁於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鹢退蜚，风疾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戹，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於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於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於泓而竟卒，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於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於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

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缪之族。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饿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饿，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饿，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珰秦，珰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殷有三仁，微、箕纣亲。一囚一去，不顾其身。颂美有客，书称作宾。卒传冢嗣，或叙彝伦。微仲之後，世载忠勤。穆亦能让，实为知人。伤泓之役，有君无臣。偃号「桀宋」，天之弃殷。

晋世家第九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人师服曰：「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乱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

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鳝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二年，鲁隐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隐公。哀侯八年，晋侵陉廷。陉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曲沃益彊，晋无如之何。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

晋侯缗四年，宋执郑祭仲而立突为郑君。晋侯十九年，齐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於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

献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郑之栎邑。

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

八年，士蔿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乱。」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於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於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

十九年，献公曰：「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後遗子孙忧。」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齐姜於曲沃，上其荐胙於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於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原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於新城。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初，献公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適从！」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

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杀。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岁也，晋复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其记勋在王室，藏於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之亲能亲於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虞之与虢，脣之与齿，脣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

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岁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於齧桑，晋兵解而去。

当此时，晋彊，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骊姬弟生悼子。

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於葵丘。晋献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後，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於是遂属奚齐於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初，献公将伐骊戎，卜曰「齿牙为祸」。及破骊戎，获骊姬，爱之，竟以乱晋。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还报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吕省、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彊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及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於汾阳之邑。」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於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

里克死。谓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於是邳郑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於韩。」兒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邳郑使秦，闻里克诛，乃说秦缪公曰：「吕省、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缪公许之，使人与归报晋，厚赂三子。三子曰：「币厚言甘，此必邳郑卖我於秦。」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缪公弗听。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倨，召公讥之。

四年，晋饥，乞籴於秦。缪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国家代有，救菑恤邻，国之道也。与之。」邳郑子豹曰：「伐之。」缪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卒与粟，自雍属绛。

五年，秦饥，请籴於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六年春，秦缪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柰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公曰：「郑不孙。」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九月壬戌，秦缪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不行，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右，辂秦缪公。缪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缪公，反获晋公以归。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缪公夫人，衰绖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

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晋人闻之，皆哭。秦缪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雠，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缪公更舍晋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归晋侯。晋侯至国，诛庆郑，修政教。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於狄。重耳闻之，如齐。

八年，使太子圉质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圉，女为妾。

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於秦而内无援於国。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乃谋与其妻俱亡归。秦女曰：「子一国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归晋。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秦缪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

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原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刁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於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原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重耳骈胁。曹大夫釐负羁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柰何不礼！」共公不从其谋。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还其璧。

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伤於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於重耳。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後为国患。」郑君不听。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馀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

馀，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於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数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闻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遂受。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时雨。」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於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於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群臣皆往。怀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袪。其後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馀，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国，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钩，桓公以霸。今刑馀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於是见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於王城，国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夏，迎夫人於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𨻰上山中，於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後，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二年春，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於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焠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於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度，侵曹，伐卫。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卫侯居襄牛，公子买守卫。楚救卫，不卒。晋侯围曹。三月丙午，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言，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令军毋入僖负羁宗家

以报德。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宋又尝有德於晋：患之。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於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

楚将子玉曰：「王遇晋至厚，今知楚急曹、卫而故伐之，是轻王。」王曰：「晋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戹尽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原以间执谗慝之口也。」楚王怒，少与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毋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後图之。」晋侯乃囚宛春於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於楚。楚得臣怒，击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楚师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馀兵去。甲午，晋师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

五月丁未，献楚俘於周，驷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贲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於王庭。

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於是乃喜。

六月，晋人复入卫侯。壬午，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柰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冬，晋侯会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於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丁丑，诸侯围许。曹伯臣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後；晋，唐叔之後。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复曹伯。

於是晋始作三行。荀林父将中行，先縠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围郑，以其无礼於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缪公曰：「亡郑厚晋，於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

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是岁郑伯亦卒。

郑人或卖其国於秦，秦缪公发兵往袭郑。十二月，秦兵过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师过周，无礼，王孙满讥之。兵至滑，郑贾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

晋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於秦，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遂击之。襄公墨衰绖。四月，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反。

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也。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曰：「不如其弟乐。

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於陈。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缪公亦卒。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则抱以適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先蔑、随会亡奔秦。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於扈，以灵公初立故也。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都。六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晋侯怒，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赵穿最有功。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馀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

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是年，楚庄王初即位。十二年，齐人弑其君懿公。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麑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饿人，示眯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原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觞三行可以罢。」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齧狗名敖。明为盾搏杀狗。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示眯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於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於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

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伐郑，郑倍晋故也。三年，郑伯初立，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

六年，伐秦，虏秦将赤。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彊，会诸侯于扈。陈畏楚，不会。晋使中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

景公元年春，陈大夫夏徵舒弑其君灵公。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徵舒。

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郤克、栾书、先縠、韩厥、巩朔佐之。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荀林父欲还。先縠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卒度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楚虏我将智■。归而林父曰：「臣为督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四年，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縠。縠，先轸子也。

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彊，以挫晋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乃使解扬绐为救宋。郑人执与楚，楚厚赐，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扬绐许之，卒致晋君言。楚欲杀之，或谏，乃归解扬。

七年，晋使随会灭赤狄。

八年，使郤克於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执政。

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彊为质於晋，晋兵罢。

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鲁告急卫，卫与鲁皆因郤克告急於晋。晋乃使郤克、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共伐齐。夏，与顷公战於鞍，伤困顷公。顷公乃与其右易位，下取饮，以得脱去。齐师败走，晋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郤克曰：「必得萧桐侄子为质。」齐使曰：「萧桐侄子，顷公母；顷公母犹晋君母，柰何必得之？不义，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晋以巫臣为邢大夫。

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骓、

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鲁怒去，倍晋。晋伐郑，取氾。

十四年，梁山崩。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罢於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

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柰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後，复与之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後月馀，景公卒。

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至泾，败秦於麻隧，虏其将成差。

五年，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六年春，郑倍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五月度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公欲还。郤至曰：「发兵诛逆，见彊辟之，无以令诸侯。」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败於鄢陵。子反收馀兵，拊循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阳穀进酒，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尝与郤至有怨，及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乃使人间谢楚。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原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郤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八年，厉公猎，与姬饮，郤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郤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将诛三郤，未发也。郤锜欲攻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郤氏罪：「大夫复位。」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辛巳，朝武宫。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几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後。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

三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傒之

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方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绛，任之政，使和戎，戎大亲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乃受之。冬，秦取我栎。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问治国於师旷。师旷曰：「惟仁义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尽烧屠其郭中。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

六年，鲁襄公朝晋。晋栾逞有罪，奔齐。八年，齐庄公微遣栾逞於曲沃，以兵随之。齐兵上太行，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止公，以其徒击逞，逞败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逞者，栾书孙也。其入绛，与魏氏谋。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菑之役也。

十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晋因齐乱，伐败齐於高唐去，报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乡语。叔乡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顷公去疾立。

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

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卫、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私赂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乡子，相恶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鲁。

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馀皆入三晋。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袭邯郸，不胜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後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後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珪既削，河、汾是荒。文侯虽嗣，曲沃日彊。未知本末，祚倾桓庄。献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阳。灵既丧德，厉亦无防。四卿侵侮。晋祚遽亡。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琇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後。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後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後。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於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辏洹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彊，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畑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於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

黄。二十六年，灭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於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後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後。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伍举曰：「原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原也。」於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於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後。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原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郑。伍举问曰：「谁为後？」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於是晋、宋、鲁、卫不往。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候兵伐吴，围硃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徇，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於是灵王使疾杀之。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於邓。遂入杀灵王太子

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谿，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後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於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於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将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

灵王於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於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於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馀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後。唯独弃疾後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

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羁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徵，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琐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於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於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啐、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於民，无援於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於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於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於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

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锺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锺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於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郧。郧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郧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於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於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馀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於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於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於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後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於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後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於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彊，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

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於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彊，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於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適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柰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原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於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後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於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齧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

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後。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原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於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於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後责地，则必见欺於张仪。见欺於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於秦，取偿於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於齐而责欺於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於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原得张仪，不原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原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於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於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彊百万也。且王欺於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於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於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於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於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於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

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驩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於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则无以令诸侯。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柰何绝秦之驩心！」於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於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於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原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於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馀，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

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於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麒雁，罗鸎，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麒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鸎也。外其馀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於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於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碆新缴，射噣鸟於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於赵而北达於燕，三国布嬛，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辽东而南登望於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碆新缴，涉郿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嬛，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於是顷襄王遣使於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於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

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於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雠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於是楚计辍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馀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於蕲，而杀将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於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蛮，荜路蓝缕。及通而霸，僭号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许。子圉篡嫡，商臣杀父。天祸未悔，凭奸自怙。昭困奔亡，怀迫囚虏。顷襄、考烈，祚衰南土。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後二十馀世，至於允常。云：「於，语发声也。」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於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於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於此，为之柰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於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於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於是句践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於吴王。种顿首言曰：「原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後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於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饿翟，齐小白饿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

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於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於吴。二岁而吴归蠡。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践曰：「善。」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甪也。原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後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彊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於齐，闻其讬子於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於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於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於王，王方会诸侯於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祕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其後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於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於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於会

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戹乎？」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於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於徐州，致贡於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於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

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於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原魏以聚大梁之下，原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晋不战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为，而顿刃於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柰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於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

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於晋？」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於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原大王之转攻楚也。」

於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後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後。东越，闽君，皆其後也。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於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硃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硃公。

硃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硃公中男杀人，囚於楚。硃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硃公长男固请欲行，硃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遗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柰何？」硃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

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藿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於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硃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硃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後复归，勿动。」而硃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於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柰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硃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硃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兒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硃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硃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柰何以硃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硃公子，明日遂下赦令。硃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硃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硃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後世。臣主

若此，欲毋显得乎！

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与吴争彊。槜李之役，阖闾见伤。会稽之耻，句践欲当。种诱以利，蠡悉其良。折节下士，致胆思尝。卒复雠寇，遂殄大邦。後不量力，灭於无彊。

郑世家第十二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兴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

二岁，犬戎杀幽王於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於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於是庄公迁其母武姜於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馀，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於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於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

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於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於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於市。厉公无柰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居边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於栎，郑以故亦不伐栎。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於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为君，是为子亹也，无谥号。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於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亹无行。子亹曰：「齐彊，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

卒行。於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亹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亹。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亹弟公子婴於陈而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於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诚然哉！」

厉公突後元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温，立弟穨为王。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穨，弗胜，於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踕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姞，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於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倮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倮。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

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於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於是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於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原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後也。且夫人子尽已死，馀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於崤。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於汪。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

二十二年，郑缪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灵公元年春，楚献鼋於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襄公立，将尽去缪氏。缪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缪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原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於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诓楚，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於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於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晞立。

悼公元年，鄦公恶郑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讼。讼不直，楚囚睔。於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归睔於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睔，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於楚」，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繻，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背晋盟，盟於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於洧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於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於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乃止。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於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乡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於子产。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彊，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於申，诛齐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虿立。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是时，晋六卿彊，侵夺郑，郑遂弱。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於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於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於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是为繻公。

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於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厉王之子，得封於郑。代职司徒，缁衣在咏。虢、郐献邑，祭祝专命。庄既犯王，厉亦奔命。居栎克入，梦兰毓庆。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简之後，公室不竞。负黍虽还，韩哀日盛。

赵世家第十三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後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後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

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饶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於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晋献公赐赵夙耿。

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赵衰，字子馀。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

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適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谥为成季。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適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反，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兒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兒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兒，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兒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兒。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

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後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晋由此大夫稍彊。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於晋，曰：「晋国之政卒归於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後矣。」赵武死，谥为文子。

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於晋，晏婴与晋叔向语。婴曰：「齐之政後卒归田氏。」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

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

後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赂，厚遇之。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適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於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適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於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原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於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兒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则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後，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恤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於是知毋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恤为太

子。

後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晋君使籍秦围邯郸。荀寅、范吉射索隐范氏，晋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会，会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献子鞅，鞅生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荀栎」言於晋侯曰：「君命大臣，始乱者死。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其明年，知伯文子谓赵鞅曰：「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後赵氏宁。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内，居戚。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馀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於诸侯。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於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恤。毋恤群臣请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尀。」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恤，简子不听。毋恤由此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

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

原过从，後，至於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硃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皞，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国攻晋阳，岁馀，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於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於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韩、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

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献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於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

二年，败齐于灵丘。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伐中山，又战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种立。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为相。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蔺。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五年，伐齐于鄄。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狝泽，围魏惠王。七年，侵齐，至长城。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九年，与齐战阿下。十年，攻卫，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魏败我澮，取皮牢。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与太子肃侯争立，緤败，亡奔韩。

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二年，与魏惠王遇於阴晋。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齐，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卬。赵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魏惠王卒。

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於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

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

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

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相。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三年，城鄗。四年，与韩会于区鼠。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已曰「君」。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於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十四年，赵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於王，是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於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簿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於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於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柰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

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於亲而国听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於贱，而行政先信於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原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原王图之也。」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彊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於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字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於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

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遂胡服招骑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於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灭中山，迁其王於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

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彊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

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於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於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

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於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颲然也，反北面为臣，诎於其弟，心怜之，於是乃欲分赵而王章於代，计未决而辍。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主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後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馀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

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後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五年，与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及十年，秦自置为西帝。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

河阳於魏。秦取梗阳。十二年，赵梁将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死。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顺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年穀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於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於齐也。秦赵与国，以彊徵兵於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

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彊秦攻韩，其祸必至於此。原王孰虑之。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废帝请服，反巫分、先俞於赵。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原王孰计之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义。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於王也。於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

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厓来相赵。十九年，秦取我二城。赵与魏伯阳。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

二十年，廉颇将，攻齐。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

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十二月，廉颇将，攻几，取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为平阳君。河水出，大潦。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罢城北九门大城。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原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原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原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原及未填沟壑而讬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於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於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

「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讬於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予乎？」

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

四年，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梦衣偏裻之衣者，残也。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有气而无实也。见金玉之积如山者，忧也。」

後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原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祸於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顾能得之於彊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王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义一矣；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

七月，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馀万

皆阬之。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王还，不听秦，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

十年，燕攻昌壮，五月拔之。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郸廧烧。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约驩，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间。

十六年，廉颇围燕。以乐乘为武襄君。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阳。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颇将，攻繁阳，取之。使乐乘代之，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子偃立，是为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备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韩皋。

三年，庞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四年，庞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五年，傅抵将，居平邑；庆

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六年，封长安君以饶。魏与赵鄴。

九年，赵攻燕，取貍阳城。兵未罢，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

幽缪王迁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

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卻之。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卻之。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赵忽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

八年十月，邯郸为秦。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

赵氏之系，与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带始事晋，夙初有土。岸贾矫诛，韩厥立武。宝符临代，卒居伯鲁。简梦翟犬，灵歌处女。胡服虽强，建立非所。颇、牧不用，王迁囚虏。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於毕，於是为毕姓。其後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後封，列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僇辱杨干。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後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後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

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鵕然，柰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於诸侯。

任西门豹守鄴，而河内称治。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原卒为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澮。使吴起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後。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十五年，败赵北藺。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彊於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澮。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鄗。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原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於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陉山。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齧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於秦。与其以秦醳卫，不如以魏醳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於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於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醳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窃料之，先言醳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柰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柰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魏之彊，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

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馀，皆复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燕独入临菑。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梟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彊？」对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彊韩、魏以攻秦，犹无柰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

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彊，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彊，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原王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馀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籓，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籓之魏而彊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柰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後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彊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於亲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鄴，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彊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後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彊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於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戾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於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乎？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於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於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原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魏太子增质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

『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齐、韩。 」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

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杨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实彊盛。大梁东徙，长安北侦。卯既无功，卬亦外聘。王假削弱，虏於秦政。

韩世家第十五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韩厥，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

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八百乘伐齐，败齐顷公于鞍，获逢丑父。於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後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献子卒，子宣子代。宣字徙居州。

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曰：「晋国之政卒归於韩、魏、赵矣。」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

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诸侯。

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虔元年，伐郑，取雍丘。二年，郑败我负黍。

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

九年，郑围我阳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岁魏文侯卒。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七年，伐齐，至桑丘。郑反晋。九年，伐齐，至灵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

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九年，魏败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硃。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韩，脩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

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五年，张仪相秦。八年，魏败我将韩举。十一年，君号为王。与赵会区鼠。十四，秦伐败我鄢。

十六年，秦败我脩鱼，虏得韩将宦、申差於浊泽。韩氏急，公仲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於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於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祷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为能听我绝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穀国虽小，已悉发之

矣。原大国遂肆志於秦，不穀将以楚殉韩。」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彊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彊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於秦以和。

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於丹阳。」是岁，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十一年，秦伐我，取穰。与秦伐楚，败楚将唐眛。

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於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馀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虮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於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於郢，甘茂与昭鱼遇於商於，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柰何？」曰：「公必先韩而後秦，先身而後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於齐楚，齐楚必委国於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围。

苏代又谓秦太后弟琇戎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虮虱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於楚？楚王听入质子於韩，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於秦楚。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齐，是齐孤也。

公又为秦求质子於楚，楚不听，怨结於韩。韩挟齐魏以围楚，楚必重公。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於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於是虮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

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湣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烝救魏，为秦所败，烝走开封。

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於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原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於华阳之下。是岁，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十年，秦击我於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馀万於长平。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

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於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

韩氏之先，实宗周武。事微国小，春秋无语。後裔事晋，韩原是处。赵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阳，又侵负黍。景赵俱侯，惠又僭主。秦败脩鱼，魏会区鼠。韩非虽使，不禁狼虎。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田■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於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嬰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於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卒归於田氏矣。」

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於齐。田乞欲为乱，树党於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於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後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於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於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於简公，权弗能去。於是田常复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田常於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於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脩功行赏，亲於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於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後宫，後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馀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於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於周室，纪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於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

後，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後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馀年。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原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幹，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於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

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後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饿。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於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於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於齐矣。吾因深

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於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其後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於博望，盟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齧桑。三年，封田婴於薛。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臣原有谒於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於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馀，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柰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卻齐宋，冯因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韩之王劫於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於秦韩，此其善於公而恶张子多资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於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

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齐佐赵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於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厓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原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後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原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原王孰虑之。」於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彊，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轼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轼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於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卻。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恆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於莒，入临菑。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於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卻，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脣也，脣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卻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卻彊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於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脩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於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田完避难，奔于大姜；始辞羁旅，终然凤皇。物莫两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晋争强。和始擅命，威遂称王。祭急燕、赵，弟列康、庄。秦假东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国，松柏苍苍。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兒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後，灭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後，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於陈蔡之间，於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適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適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彊，陵轹中国；齐大而近於鲁。鲁小弱，附於楚则晋怒；附於晋则楚来伐；不备於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適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於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後顷之，鲁乱。孔子適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後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会稽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於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於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於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

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

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卫，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適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後，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

去即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

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適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岁馀，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於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彊，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適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適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

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硜々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於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於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

罪於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後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厓求。」於是使使召厓求。厓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厓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厓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後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櫌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

「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於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厓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厓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於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於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後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於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

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於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玦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於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贛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後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

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之胄，出于商国。弗父能让，正考铭勒。防叔来奔，邹人掎足。尼丘诞圣，阙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则。卯诛两观，摄相夹谷。歌凤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镜，万古钦躅。

陈涉世家第十八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後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徵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於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於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於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緤、符离人硃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於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於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硃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勃、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振於殊俗。然而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

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俦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天下匈匈，海内乏主，掎鹿争捷，瞻乌爰处。陈胜首事，厥号张楚。鬼怪是凭，鸿鹄自许。葛婴东下，周文西拒。始亲硃房，又任胡武。夥颐见杀，腹心不与。庄贾何人，反噬城父！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晚节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後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後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於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後宫，岁馀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兒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兒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

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徵也，吾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後薄姬希见高祖。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後，疾外家吕氏彊，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轵侯。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於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於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

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後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

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於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馀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馀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

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於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於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於长安。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於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前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反时，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窦氏凡三人为侯。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後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孙也。臧兒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臧兒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於栗姬，曰：「百岁後，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为王。王太后长女号日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次为林虑公主。

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於文辞。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置园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岁，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阳陵。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

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馀人，饰置家。武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上还坐，驩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饭，勉之！即贵，无相忘。」入宫岁馀，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於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

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後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锺离生。曰：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跸道，先驱旄骑出横城门，乘舆驰至长陵。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舆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於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号为脩成子仲，女为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刘氏，以故太后怜之。脩成子仲骄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一二曰发干侯，三曰宜春侯，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柰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

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号娙娥，众人谓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华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从婕妤迁为皇后。

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原望见邢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为邢夫人来前。尹夫人前见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於是帝乃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头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美女者，恶女之仇。岂不然哉！

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耳。

卫太子废後，未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原归国入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於北阙。

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

其後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

哉！昭然远见，为後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礼贵夫妇，易叙乾坤。配阳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轩。德著任、姒，庆流娀、嫄。逮我炎历，斯道克存。吕权大宝，窦喜玄言。自兹已降，立嬖以恩。内无常主，後嗣不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於代。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於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柰何续其後！」不许吴，许立楚後。是时礼为汉宗正。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於赵，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後，国除，入于汉。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於梁，不能

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後。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汉封同姓，楚有令名。既灭韩信，王於彭城。穆生置醴，韦孟作程。王戊弃德，与吴连兵。太后命礼，为楚罪轻。文襄继立，世挺才英。如何赵遂，代殒厥声！兴亡之兆，所任宜明。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脩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汉六年春，会诸侯於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为齐王。始王昆弟刘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高帝三年，泽为郎中。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脩具。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馀，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

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斤金，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馀县王之，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及太后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

泽王燕二年，薨，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江淮之间。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刘贾初从，首定三秦。既渡白马，遂围寿春。始迎黥布，绝间周殷。赏功胙士，与楚为邻。营陵始爵，勋由击陈。田生游说，受赐千斤。权激诸吕，事发荣身。徙封传嗣，亡於郢人。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於汉，吕太后封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硃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待高后燕饮，高后令硃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後，诸吕惮硃虚侯，虽大臣皆依硃虚侯，刘氏为益彊。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硃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

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於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兒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原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於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於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於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硃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硃虚侯首先斩吕产，於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硃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嬰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原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於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後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後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後。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原得充王後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後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原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闻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郤。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於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於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後宫宦者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後。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後，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後，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後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

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硃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於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於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後十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汉矫秦制，树屏自彊。表海大国，悉封齐王。吕后肆怒，乃献城阳。哀王嗣立，其力不量。硃虚仕汉，功大策长。东牟受赏，称乱贻殃。胶东、济北，雄渠，辟光。齐虽七国，忠孝者昌。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於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令民得入田，毋收□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

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後，封续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後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最。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枿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於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

其後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将杨熊军於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轘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櫱。击章平军於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於宁秦。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於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脩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於黄，程处反於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於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彊，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高祖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馀，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於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於邬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於邬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於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馀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後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後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讷於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

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後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时病疠，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後，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曹参初起，为沛豪吏。始从中涓，先围善置。执珪执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诛，昆阳失位。北禽夏说，东讨田溉。剖符定封，功无与二。市狱勿扰，清净不事。尚主平阳，代享其利。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後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後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还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馀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

以兵二万人击秦嶢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彊，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原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药苦口利於病』，原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柰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柰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後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

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後，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後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原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郦生语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彊，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原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岁馀。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筴，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彊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彊。』」於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原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听而

食。

後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後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筴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倜傥，志怀愤惋。五代相韩，一朝归汉。进履宜假，运筹神算。横阳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静乱。人称三杰，辩推八难。赤松原游，白驹难绊。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後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後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柰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於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於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於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

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於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後，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於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锺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於楚军，宣言诸将锺离眛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锺离眛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於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於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於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礻必，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於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後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祕，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

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後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於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吕嬃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从破项籍为侯，幸於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於陈平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

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穀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於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邪？」於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後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原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曲逆穷巷，门多长者。宰肉先均，佐丧後罢。魏楚更用，腹心难假。弃印封金，刺船露裸。间行归汉，委质麾下。荥阳计全，平城围解。推陵让勃，裒多益寡。应变合权，克定宗社。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彊。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卻適。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後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於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峣关。破秦军於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於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邽。东守峣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侯共食锺离。以将军从高帝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後击韩信军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击韩信、陈豨、赵利军於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因转攻得云中守□、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

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馀，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後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絳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於是使使持节赦絳侯，复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絳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絳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条侯，续絳侯後。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後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於人臣无两。其後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絳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絳侯子贤者，皆

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後。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於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兒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馀，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原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後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後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馀，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於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郤。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

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後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後。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汙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後。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

条侯果饿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绛侯佐汉，质厚敦笃。始击砀东，亦围尸北。所攻必取，所讨咸克。陈豨伏诛，臧荼破国。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还第，太尉下狱。继相条侯，绍封平曲。惜哉贤将，父子代辱！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後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衤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

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於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後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於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於是梁王伏斧质於阙下，谢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於平王襄。初，

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诫後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於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祸？景帝与王燕

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後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後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後传王，而实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後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後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於禁门内，饮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後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於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

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闚天也。

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锺爱，广筑睢阳。旌旂警跸，势拟天王。功扞吴楚，计丑孙羊。窦婴正议，袁盎劫伤。汉穷梁狱，冠盖相望。祸成骄子，致此猖狂。虽分五国，卒亦不昌。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于。程姬子曰馀、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阏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後，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四年，坐侵庙壖垣为宫，上徵荣。荣行，祖於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後，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

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惟恐不足於财。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原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原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後，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後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彊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後，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汙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馀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於国经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为吏事。上书原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馀人。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原进，而饰侍者唐兒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鲋鮈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後，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寄於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於故衡山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後，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桀。桀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桀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桀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桀。桀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桀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桀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馀，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於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兒姁子孙，於今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於天子。自吴楚反後，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後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景十三子，五宗亲睦。栗姬既废，临江折轴。阏于早薨，河间儒服。馀好宫苑，端事驰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长沙地小，胶东造镞。仁贤者代，浡乱者族。兒姁四王，分封为六。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于，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後于酇，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

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於万世。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乡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於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彊暴。极临北海，西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穀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

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籓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炆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籓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籓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壥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势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後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於齐，一子於广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籓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彊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原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旣□定，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於雒阳者。去雒阳，馀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於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於东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於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於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於蓝，而质青於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俷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馀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俷德」者，勿使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徵」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於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於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於是使使即斩其使者於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

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於经术，最後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後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於是脩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封系，旧史烂然。褚氏後补，册书存焉。去病建议，青翟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贤。太常具礼，请立齐燕，闳国负海，旦社惟玄。宵人不迩，荤粥远边。明哉监戒，式防厥愆。

伯夷列传第一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於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

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天道平分，与善徒云。贤而饿死，盗且聚群。吉凶倚伏，报施纠纷。子罕言命，得自前闻。嗟彼素士，不附青云！

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彊於诸侯。後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於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於诸侯。

越石父贤，在縲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

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懼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闚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唅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耼，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於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

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後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於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前见贤而後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於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於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之矣。

夫龙之为蟲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

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於後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於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伯阳立教，清净无为。道尊东鲁，迹窜西垂。庄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原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原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於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於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後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於齐。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後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燕侵河上，齐师败绩。婴荐穰苴，武能威敌。斩贾以徇，三军惊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马，实赖宗戚。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於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後，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原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於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於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原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既死，後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後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於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於是忌进孙子於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後魏伐赵，赵急，请救於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

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罢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旻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於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於桂陵，大破梁军。

後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於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於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於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於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於是魏文候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

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彊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彊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

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孙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斩，良将得焉。其孙膑脚，筹策庞涓。吴起相魏，西河称贤；惨礉事楚，死後留权。

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於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原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独柰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无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䏶，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讎，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乡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於郑。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

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於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锺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於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锺离、居巢而归。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原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於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後，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後，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後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於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郧。郧公弟怀曰：「平王杀我

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郧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於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讎，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许。包胥立於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於稷。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於堂谿，为堂谿氐。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後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於鄀。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鲁。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於姑苏，伤阖庐指，军卻。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後伐越，败越於夫湫。越王句践乃以馀兵五千人栖於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後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

其後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於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归。益疏子胥之谋。

其後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

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於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原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後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於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於齐鲍牧，而还报吴。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彊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齐也，乃属其子於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原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其後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於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

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

其後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嗟彼伍氏，被兹凶慝！员独忍诟，志复冤毒。霸吴起师，伐楚逐北。鞭尸雪耻，抉眼弃德。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厓伯牛，仲弓。政事：厓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卫，蘧伯玉；於齐，晏平仲；於楚，老莱子；於郑，子产；於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并世。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厓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厓雍字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厓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厓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於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於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黶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是时子贡为鲁使於齐。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穀既没，新穀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適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

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彊，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卻，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於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彊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彊，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彊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彊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彊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於会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原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於齐，重甲困於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後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於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於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彊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於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於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於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後素。」曰：「礼後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於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穀。国无道，穀，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於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也！」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缭字子周。

周愬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缭其如命何！」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

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後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於齐，厓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厓子与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

恶，为讳者，礼也。」

梁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厓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厓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厓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鄡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恆。

颜哙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厓。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教兴阙里，道在鄹乡。异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艺，合志同方。将师宫尹，俎豆琳琅。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跞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

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

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

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苏秦列传第九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於齐，而习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於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

去游燕，岁馀而後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於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於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於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於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於此者。是故原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彊赵，南近齐，齐、赵彊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

於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曰：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原奉教陈忠於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於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

「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原君慎勿出於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原也。

「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

「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壁举兵而乡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於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彊於赵。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後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於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彊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於胸中矣，岂揜於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於

秦。夫破人之与破於人也，臣人之与臣於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後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原大王孰计之也。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彊兵之计臣得陈忠於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於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後，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後，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於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彊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簠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於此者矣。是故原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後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

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彊韩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於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彊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彊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籓，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於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於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彊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原大王孰察之。

「周书曰：『醼醼不绝，蔓蔓柰何？豪氂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後有大患，将柰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彊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北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

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彊，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後。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後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夫不深料秦之无柰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国之实，臣是故原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馀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彊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台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则秦弱，秦彊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原大王蚤孰计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

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於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於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於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乃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关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

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彊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然则柰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於是乃归燕之十城。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於庙而礼之於廷。今臣为王卻齐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於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齐之彊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於是乎详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於是苏秦详为得罪於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其後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於市，曰『苏秦为燕作乱於

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後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郸，所见者绌於所闻於东周，臣窃负其志。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燕之仇雠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今王奉仇雠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雠，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然而以其馀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民力罢敝，虽有长城、钜防，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不师，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敝矣。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於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质於齐。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为齐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於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於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於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雠彊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於齐也。齐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彊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彊，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句践栖於会稽，复残彊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之」。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国为功。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於燕、赵？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原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原，燕、赵弃齐如脱鵕矣。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於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雠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彊弩在前，鍛戈在後，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於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於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於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鄳□戾，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於秦，因以塞鄳□戾为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於燕，以济西委於赵。已得讲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

「兵伤於谯石，而遇败於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於魏。已得讲於赵，则劫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赢则兼欺舅与母。

「適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鄳□戾』，適齐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约。「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於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於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季子周人，师事鬼谷。揣摩既就，阴符伏读。合从离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贤哉代、厉，继荣党族。

张仪列传第十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後负，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原？」张仪於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於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後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於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於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馀里，车

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於韩，则韩攻其西；不亲於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彊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於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適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原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

哀王於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於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於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

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於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於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於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原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於是遂闭关绝约於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於秦，取偿於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於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原易地，原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张仪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原。」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於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於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後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於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彊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原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弱国之救，忘彊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战於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馀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於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後，计无危於此者矣。原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楚太子入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

於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

见欺於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藿羹。一岁不收，收不餍糟□。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箑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後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兒。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於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彊於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於此者。」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天下彊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彊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彊士勇，虽有百秦，将无柰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後，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於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於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後，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原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於渑池，原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原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於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於河外；一军军於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於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於渑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原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適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

以击之。』於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於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原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兒，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恆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卻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原效之。」王曰：「柰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讬仪於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讬仪？」对曰：「是乃王之讬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谓『讬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於魏也。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於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於其亲而天下原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於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於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於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原谒行於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於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於犀首。轸遂至秦。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原子为子主计之馀，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於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剋之。此陈轸之计也。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於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于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後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张仪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於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仪未遭时，频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韩後蜀。连衡齐魏，倾危诳惑。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德。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恐，请胡衍。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矣。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兵弱也。今并卫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原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请必言子於卫君，使子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贵於卫。於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後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煇、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於王曰『魏听臣矣，然原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著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於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为韩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围，秦师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於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师於殽以救韩。楚兵去。

秦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向寿如楚，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阳。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阙於秦。原公孰虑之也。」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也。」苏代对曰：「原有谒於公。人

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於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於国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孙奭党於韩，而甘茂党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彊而公党於楚，是与公孙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必亡之，是自为责也。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奭而後委国於甘茂。韩，公之雠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僻雠也。」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难。」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颍川於楚？此韩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彊，而公徐过楚以收韩，此利於秦。」向寿曰：「柰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奭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奭、甘茂无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与魏讲，罢兵。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惧而遯逃，无所容迹。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馀，子可分我馀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茂之妻子在焉，原君以馀光振之。」苏代许诺。遂致使於秦。已，因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柰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於齐。

齐使甘茂於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驩。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原送甘茂於秦。」楚王问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也，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於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贤

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於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钜过矣。然则王若欲置相於秦，则莫若向寿者可。夫向寿之於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王必相向寿於秦，则楚国之利也。」於是使使请秦相向寿於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於魏。

甘茂有孙曰甘罗。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後，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於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於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於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原先报赵，请许遣之。」始皇召见，使甘罗於赵。赵襄王郊迎甘罗。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彊赵攻弱燕。」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彊齐楚。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後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严君名疾，厥号「智囊」。既亲且重，称兵外攘。甘茂并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寿，乃攻宜阳。甘罗妙岁，卒起张唐。

穰侯列传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於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冉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馀。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馀，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

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原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於魏也，原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原君逮楚、赵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後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原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於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雠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雠，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後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筴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於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

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於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於羁旅之臣乎！

穰侯智识，应变无方。内倚太后，外辅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齐挠楚，破魏围梁。一夫开说，忧愤而亡。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於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齕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齕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齕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後，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

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於是应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

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馀，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於後世。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笑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递为秦将，拔齐破荆。赵任马服，长平遂阬。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贲、离继出，三代无名。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驺子之属。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驺衍，後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於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驺子重於齐。適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適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於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

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彊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後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後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於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槽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於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於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

後。

六国之末，战胜相雄。轲游齐、魏，其说不通。退而著述，称吾道穷。兰陵事楚，驺衍谈空。康庄虽列，莫见收功。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宣王七年，田婴使於韩、魏，韩、魏服於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婴相齐。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闻之，怒田婴。明年，楚伐败齐师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婴。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於薛。

初，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将受命於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忧焉。必受命於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後宫蹈绮縠而士不得褐，仆妾馀粱肉而士不厌糟□。今君又尚厚积馀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於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於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为孟尝君。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後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

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於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於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原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後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後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於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彊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彊，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

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於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於薛。湣王许之。

其後，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困苏代。代乃谓孟尝君曰：「周最於齐，至厚也，而齐王逐之，而听亲弗相吕礼者，欲取秦也。齐、秦合，则亲弗与吕礼重矣。有用，齐、秦必轻君。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变。齐无秦，则天下集齐，亲弗必走，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於是孟尝君从其计，而吕礼嫉害於孟尝君。

孟尝君惧，乃遗秦相穰侯魏厓书曰：「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彊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於天下之兵，其雠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敝於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後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於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於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後也。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於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

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

居期年，冯驩无所言。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於薛。岁馀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於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馀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於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原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彊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馀不足。有馀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齐王惑於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驩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驩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冯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彊秦而弱齐；冯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彊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冯驩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於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驩辞以

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冯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彊齐而弱秦者；冯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彊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彊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彊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彊之略。」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適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後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馀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後，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原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靖郭之子，威王之孙。既彊其国，实高其门。好客喜士，见重平原。鸡鸣狗盗，魏子、冯暖。如何承睫，薛县徒存！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於东武城。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後宫临而笑臣，臣原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後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於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於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原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

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於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於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锺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於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於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卻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後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秦赵战於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硃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於秦，秦已内郑硃矣，卿之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者皆在秦矣。郑硃，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硃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於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子割，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偿於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

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赵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鲁，病死，女子为自杀於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於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长者薄而於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蜑勿予！」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赵兵困於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原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於齐而取偿於秦也。而齐、赵之深讎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於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於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原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

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於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於後世云。

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从戮，义士增气。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蹑蹻，受赏料事。及困魏齐，著书见意。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於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硃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於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於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硃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硃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於魏。魏王使将军晋

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鄴，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於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於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硃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於是公子请硃亥。硃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刎，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鄴，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於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硃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

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负籥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原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於赵则有功矣，於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於魏，无功於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於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於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後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信陵下士，邻国相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颇知硃亥，尽礼侯嬴。遂卻晋鄙，终辞赵城。毛、薛见重，万古希声。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於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於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釭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於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後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於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於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彊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趯趯■免，还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於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

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於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於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於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於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於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後患，天下之国莫彊於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後，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为帝有馀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彊，壹举事而树怨於楚，迟令韩、魏归帝重於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於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後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後，太子不

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原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後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於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馀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硃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於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

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於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後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後，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於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硃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硃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於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太史公曰：吾適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

黄歇辩智，权略秦、楚。太子获归，身作宰辅。珠炫赵客，邑开吴土。烈王寡胤，李园献女。无妄成灾，硃英徒语。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

须贾为魏昭王使於齐，范睢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睢辩口，乃使人赐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睢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睢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睢详死，即卷以篑，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惩後，令无妄言者。睢从篑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篑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於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睢贤，谓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睢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睢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睢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馀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睢入咸阳。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於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馀。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於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後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原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断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而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於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於王邪？

且臣闻周有砥砺，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於国，善厚国者取之於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於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於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原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於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於是范雎乃得见於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於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

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原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原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诛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於秦，此臣之所大原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於陵水，无以餬其口，■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补於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後，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於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原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

范睢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斗而勇於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於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原闻失计。」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於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於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

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攻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彊则附赵，赵彊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柰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後二岁，拔邢丘。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柰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於韩。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於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於陶，国弊御於诸侯；战败则结怨於百姓，而祸归於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之於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於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後，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

「善。」於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於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馀。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於王室。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於秦。范雎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雎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过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赐之。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吾闻幸於王，天下之事皆决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唯雎亦得谒，雎请为见君於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原为君借大车驷马於主人翁。」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於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乡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行，因门下人谢罪。於是范雎盛帷帐，待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於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卻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於齐而恶雎於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於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

须贾辞於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於堂下，置□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范睢既相，王稽谓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柰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於臣，无可柰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於臣，亦无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於臣，亦无可柰何。」范睢不怿，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於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睢於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戹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睢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原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原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原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於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於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蹑屩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

後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秦大破赵於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应侯罪当收三

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適其意。後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鬲，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原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於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於涂。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於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宁有之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体坚彊，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原与？」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原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应侯曰：「然。」

蔡泽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原与？」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

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虽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僇辱而怜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岂不期於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应侯称善。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原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原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彊兵，批患折难，广地殖穀，富国足家，彊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於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应侯曰：「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於天下，勇彊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稽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於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彊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彊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後，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馀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於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讎，卒擒劲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於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硃公。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於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於水者见面之容，鉴於人者知吉与凶』。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原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後数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

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彊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馀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於秦。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恶能激乎？

应侯始困，讬载而西，说行计立，贵平宠稽。倚秦市赵，卒报魏齐。纲成辩智，范雎招携。势利倾夺，一言成蹊。

乐毅列传第二十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於灵寿，其後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後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適魏。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於是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

当是时，齐湣王彊，南败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晋於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馀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於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嚼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於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於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

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於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於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於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於燕、齐。

齐田单後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於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临菑。

燕惠王後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

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雠，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於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於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於兵甲，习於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於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於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於宁台，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乎■室，蓟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於後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彊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後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於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於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於赵。

乐间居燕三十馀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间。乐间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於鄗，禽栗腹、乐乘。乐乘者，乐间之宗也。於是乐间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乐间，乐间既在赵，乃遗乐间书曰：「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衹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间、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後五岁，赵孝成王卒。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後二十馀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後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於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昌国忠谠，人臣所无。连兵五国，济西为墟。燕王受间，空闻报

书。义士慷慨，明君轼闾。间、乘继将，芳规不渝。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原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原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赵王，故燕王欲结於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於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原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彊，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於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於廷，臣乃敢上

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彊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後，乃设九宾礼於廷，引赵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於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彊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於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於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於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於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

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後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驩，为刎颈之交。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几，拔之。後三年，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後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阏与下。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於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彊，国彊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於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秦伐韩，军於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於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譟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鈇质之诛。」赵奢曰：「胥後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後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後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於是与廉颇、蔺相

如同位。

後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於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原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馀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後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馀，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於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於鄗，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於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於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原一战。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襤，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後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庞暖破燕军，杀剧辛。後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於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於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

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清梠凛凛，壮气熊熊。各竭诚义，递为雌雄。和璧聘返，渑池好通。负荆知惧，屈节推工。安边定策，颇、牧之功。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轓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於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於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於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於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原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苇於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後。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譟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

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於莒，入临菑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適人开户；後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为人灌园。嫩女怜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於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军法以正，实尚奇兵。断轴自免，反间先行。群鸟或众，五牛扬旌。卒破骑劫，皆复齐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游於赵。

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後四十馀万，秦兵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於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彊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適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柰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於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绍介而见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於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原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於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将柰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馀，

周烈王崩，齐後往，周怒，赴於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因齐後至，则斮。』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新垣衍曰：「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曰：「呜呼！梁之比於秦若仆邪？」新垣衍曰：「然。」鲁仲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鲁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於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齐湣王之鲁，夷维子为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筦籥，摄衽抱机，视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不得入於鲁，将之薛，假途於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棺，设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固不敢入於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礼於邹、鲁，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卻军五十里。適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於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其後二十馀年，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馀，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

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曰：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後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原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之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於聊城，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於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於外，以万乘之国被围於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僇笑。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能见於天下。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於燕。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於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於世，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於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原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於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弊也。原公择一而行之。

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

欲降齐，所杀虏於齐甚众，恐已降而後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於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邹阳者，齐人也。游於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於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原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原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详狂，接舆辟世，恐遭此患也。原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原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卻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齐、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於天下，而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於王，王按剑而怒，食以□夬騠；白圭显於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髌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於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於世，义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借宦於朝，假誉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亲於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於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国，

岂拘於俗，牵於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硃、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後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说於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後，修孕妇之墓，故功业复就於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雠，彊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於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彊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而卒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泬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於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而不牵於卑乱之语，不夺於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於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於谄谀之辞，牵於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汙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摄於威重之权，主於位势之贵，故回面汙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於左右，则士伏死堀穴岩之中耳，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

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於诸侯，谈说於当世，折卿相之权。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

鲁连达士，高才远致。释难解纷，辞禄肆志。齐将挫辩，燕军沮气。邹子遇谗，见诋狱吏。慷慨献说，时王所器。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後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原得地，原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後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诎以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

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彊；离湣而不迁兮，原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唫恆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馀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原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後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

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阖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军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鲟兮，固将制於蚁蝼。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间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彊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

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述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羖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蕴兮，何足以疑！

後岁馀，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後。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後，空悲吊湘。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馀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於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於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柰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於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後，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後，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於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於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无子，原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讬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餽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於诸侯。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

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

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当有万家邑」。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於

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岁馀，诸侯宾客使者相望於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太史公曰：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不韦钓奇，委质子楚。华阳立嗣，邯郸献女。及封河南，乃号仲父。徙蜀惩谤，悬金作语。筹策既成，富贵斯取。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於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於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雠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於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後。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

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後七十馀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後，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釋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後四十馀年而轵有聂政之事。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後具酒自暢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讎，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於市，购问莫知谁子。於是韩县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

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於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柰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後二百二十馀年秦有荆轲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於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於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游於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於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王政生於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後

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於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原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於单于，其後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於此也，夫樊将军穷困於天下，归身於丹，丹终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原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後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於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太子曰：「原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原图国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卻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原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原因先生得结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原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原足下过太子於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原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

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於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原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原，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後许诺。於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適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原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原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柰何？」荆轲曰：「原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

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原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原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於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後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

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於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

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適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卻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原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讎，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

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馀子莫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馀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原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於人，制人与见制於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犹豫，後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原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後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

丞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於心而诎於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於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於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於阳周。

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原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柰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於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鞫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财物入於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於世，臣请从死，原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於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於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卻。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於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匮，啜土鍘，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

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会稽，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然则夫所贵於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贵於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原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柰何？」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於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於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於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於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於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於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後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脩商君之法。法脩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书奏，二世悦。於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於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语君。」於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

闻。且丞相居外，权重於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於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於庭，即弑简公於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於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於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

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後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於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既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

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原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於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於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观於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将以谏而死，原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於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

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嶲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赵高矫制，扶苏死焉。绝地何罪？劳人是□。呼天欲诉，三代良然。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然之。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馀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馀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原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後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原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後，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彊。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陈馀乃复说陈王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原请奇兵北略赵地。」於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

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讎，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傅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傅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硃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

至邯郸，张耳、陈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卻；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筴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後。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於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後。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

为成都君。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於赵。原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黶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馀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馀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兒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後，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馀，陈馀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

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黶、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馀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黶、陈泽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虑！」陈馀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黶、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间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於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谢诸侯。张耳与陈馀相见，责让陈馀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黶、陈泽所在。陈馀怒曰：「张黶、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馀。陈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馀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馀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馀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馀、张耳遂有郤。

赵王歇复居信都。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於赵。」项羽以陈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张耳之国，陈馀愈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畔楚，陈馀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原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田荣欲树党於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馀。陈馀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

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彊，後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陈馀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於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於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陈馀乃遣兵助汉。汉之败於彭城西，陈馀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

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馀泜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馀，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说王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豪皆高祖力也。原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馀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汙王为乎？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十馀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轞车胶致，与王诣长安。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馀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

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箯舆前。仰视曰：「泄公邪？」泄公劳苦如生平驩，与语，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於是泄公入，具以报，上乃赦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馀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绝肮，遂死。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张敖已出，以尚鲁元公主故，封为宣平侯。於是上贤张王诸客，以钳奴从张王入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

张敖，高后六年薨。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诸侯。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太史公曰：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後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大伯、延陵季子异矣。

张耳、陈馀，天下豪俊。忘年羁旅，刎颈相信。耳围钜鹿，馀兵不进。张既望深，陈乃去印。势利倾夺，隙末成衅。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後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於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於临济。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於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於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畔汉。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郦生曰：「缓颊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郦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於是汉王遣韩信击虏豹於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原与诸君。」少年彊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後期者斩。旦日日出，十馀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彊以为长。今期而多後，不可尽诛，诛最後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

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馀人毋所属。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於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後粮於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馀城，得穀十馀万斛，以给汉王食。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柰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徵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己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原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

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魏咎兄弟，因时而王。豹後属楚，其国遂亡。仲起昌邑，归汉外黄。往来声援，再续军粮。徵兵不往，菹醢何伤。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

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怀王使宋义为上将，范曾为末将，项籍为次将，英在、蒲将军皆为将军，悉属宋义，北救赵。及项籍杀宋义於河上，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诸将皆属项籍。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阬章邯秦卒二十馀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布常为军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於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彊，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彊，可以讬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於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讬国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讬，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彊，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彊，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讬於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原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搆，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於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

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

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於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七年，朝陈。八年，朝雒阳。九年，朝长安。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餽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柰何？」皆曰；「发兵击之，阬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筴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於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

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後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馀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甄。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馀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

九江初筮，当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盗江上。再雄楚卒，频破秦将。病为羽疑，归受汉杖。贲赫见毁，卒致无妄。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適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於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後。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

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於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於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於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於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对，西乡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原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原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諠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後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

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濰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成败在於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原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橐鹈，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利席卷，威震

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於险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争张黶、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於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於张黶、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後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

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蹐，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於此。」

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未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

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後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後，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项梁败死定陶，成饹怀王。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

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馀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天下定。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仗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彊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於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偾於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穨当城，生子，因名曰穨当。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至孝文十四年，穨当及婴率其众降汉。汉封穨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吴楚军时，弓高侯功冠诸将。传子至孙，孙无子，失侯。婴孙以不敬失侯。穨当孽孙韩嫣，贵幸，名富显於当世。其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馀坐法死。後岁馀，说孙曾拜为龙嵒侯，续说後。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虏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於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

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於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於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馀，死胡中。

高后时，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祖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馀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於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

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奏斩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常山守、尉。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

「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

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於曲逆下，破豨将张春於聊城，斩首万馀。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命东垣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

上还至洛阳。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恆为代王，都中都，代、雁门皆属代。

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於灵丘。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彊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於人也深矣！

韩襄遗孽，始从汉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穨当归国，龙雒有功。卢绾亲爱，群臣莫同。旧燕是王，东胡计穷。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於临济，急。魏王请救於齐，齐王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於临济下。儋弟田荣收儋馀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王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田儋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於齐。齐曰：「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间於楚、赵，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於天下，则齮齕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於钜鹿。项羽往救赵，由此怨田荣。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

项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市之左右曰：「项王彊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於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於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荣。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於城阳。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醳齐而归，击汉於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於相。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郦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於历下以距汉，汉使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汉将韩信已平赵、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齐王广、相横怒，以郦生卖己，而亨郦生。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於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至博，而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於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已杀龙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於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於千乘。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

後岁馀，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

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大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秦项之际，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田儋殒寇，立市相荣。楚封王假，齐破郦生。兄弟更王，海岛传声。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高祖为沛公，以哙为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与司马枿战砀东，卻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从攻围东郡守尉於成武，卻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於杠里，破之。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卻敌先登，斩候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从攻破杨熊军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从攻长社、轘辕，绝河津，东攻秦军於尸，南攻秦军於犨。破南阳守齮於阳城。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郦，以卻敌，斩首二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饹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明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雍轻车骑於雍南，破之。从攻雍、櫱城，先登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卻敌，迁为将军。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

乡。从攻项籍，屠煮枣。击破王武、程处军於外黄。攻邹、鲁、瑕丘、薛。项羽败汉王於彭城，尽复取鲁、梁地。哙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项羽引而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於陈，大破之。屠胡陵。

项籍既死，汉王为帝，以哙坚守战有功，益食八百户。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迁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军於无终、广昌。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於代南，因击韩信军於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破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太仆解福等十人。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其後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後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於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婘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後。」诏下

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馀，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於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从沛公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洛阳东。从攻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定汉中。

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駔军於泥阳。赐食邑武成六千户。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月，出钜野，与锺离眛战，疾斗，受梁相国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二岁三月，攻胡陵。

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卻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陈，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时，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於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於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诛诸吕。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郦况卖交也。

孝景前三年，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栾布自平齐来，乃下赵城，灭赵，王自杀，除国。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夺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缪侯，续郦氏後。缪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怀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後

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仆。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於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项羽至，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後，常蹶两兒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於丰。

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祈阳。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

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以太仆击陈豨、黥布军，陷陈卻敌，益食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於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八岁卒，谥为文侯。子夷侯灶立，七年卒。子共侯赐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颇尚平阳公主。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

颍阴侯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於砀，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於成武及秦军於扛里，疾斗，赐爵七大夫。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赐爵执帛，号宣陵君。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西入武关，战於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珪，号昌文君。

沛公立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还围章邯於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他军定陶南，疾战，破之。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砀，以至彭城。项羽击，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於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於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後，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於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於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渡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於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於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菑，得齐守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於千乘，所将卒斩吸。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於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於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於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酇、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於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於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於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於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从击陈豨，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攻下东垣。

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於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诛。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

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後岁馀，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绝二岁。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续灌氏後，八岁，坐行赇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吾適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

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圣贤影响，云蒸龙变。屠狗贩缯，攻城野战。扶义西上，受封南面。郦况卖交，舞阳内援。滕灌更王，奕叶繁衍。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彊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彊，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於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是後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後不全也。赵尧

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卻邪？备万岁之後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彊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彊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柰何中道而弃之於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至长安月馀，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

後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时，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

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後黄龙见成纪，於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後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馀，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馀，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後，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馀岁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谥为节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除。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韦丞相言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後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名。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待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要斩。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

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称之。以丞相病死。子显嗣。後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毛乱，身及子男有奸赃，免为庶人。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曰：「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徵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相已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於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数年，病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沈，而见谓谄巧。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後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侯。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满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贤圣之才，困戹不得者众甚也。

张苍主计，天下作程。孙臣始绌，秦历尚行。御史亚相，相国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争。其他娖々，无所发明。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齱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後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適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於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旻，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於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

郦生言其弟郦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郦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郦生因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郤，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原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

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於历城，诸田宗彊，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於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

淮阴侯闻郦生伏轼下齐七十馀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郦生，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

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彊。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彊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於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慁公为也。」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

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柰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平原君硃建者，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於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生令平原君发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於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驩。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於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於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原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郦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不何不自喜也？臣原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郦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旻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原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闻命矣。」

於是郦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不可以应。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原勿复道。」郦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逾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县令首於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今後下者必先斩之！」於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於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

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广野大度，始冠侧注。踵门长揖，深器重遇。说齐历下，趣鼎何惧。陆贾使越，尉佗慑怖，相说国安，书成主悟。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於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於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饟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缯、郯、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

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後三年，夺侯，国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緤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緤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阳陵、信武，结发从汉。动叶人谋，功实天赞。定齐破项，我军常冠，蒯成委质，夷险不乱。主上称忠，人臣鸽腕。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原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於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後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

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彊，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柰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彊，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彊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

孙通从之。败於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

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原先伏诛，以颈血汙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衤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衤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原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衤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厦藉众幹，裘非一狐。委辂献说，醼蕝陈书。皇帝始贵，车驾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原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硃家所卖之。硃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硃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硃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硃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硃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硃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硃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硃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城，今哙柰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

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於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於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後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於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於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後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使於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於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原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於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於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季心，有声梁、楚。百金然诺，十万致距。出守河东，股肱是与。栾布哭越，犯禁见虏。赴鼎非冤，诚知所处。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適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兒廷毁我！」盎遂不谢。

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徵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迁之蜀，轞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柰何？」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将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

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馀人载！」於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適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於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袁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曰：「原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袁盎即跪说曰：「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入与坐，为上客。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

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適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兒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张，道从醉卒隧出。司马与分背，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雒阳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袁盎。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後语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馀曹，备之！」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问占。还，梁刺客後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

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穑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徵，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兒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譁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彊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脩黄老言显於诸公间。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適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袁丝公直，亦多附会。揽辔见重，卻席翳赖。朝错建策，屡陈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国泰。悲彼二子，名立身败！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兒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纫絮斫陈，蘩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後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穚下走出，乘舆马惊。於是使骑

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秦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後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後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穆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穆！」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柰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穆？」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穆，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摯，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於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柰何众辱我，独无

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於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後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张季未偶，见识袁盎。太子惧法，啬夫无状。惊马罚金，盗环悟上。冯公白首，味哉论将。因对李齐，收功魏尚。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原尽力。」於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如也，唯谨。上时赐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稾厕窬，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

馀，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於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於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於边以適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原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後三岁馀，太初二年中，丞相庆卒，谥为恬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後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後，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馀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

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为绾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其後绾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柰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後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孙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袴，期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宫祕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

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

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病笃，请免。於是天子亦策罢，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於阳陵。子孙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讎，君子讥之，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万石孝谨，自家形国。郎中数马，内史匍匐。绾无他肠，塞有阴德。刑名张欧，垂涕恤狱。敏行讷言，俱嗣芳躅。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於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

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蟲出。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於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馀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馀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馀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馀年矣，虏曾一人，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於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後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

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馀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

人，各笞五十，馀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於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其後使刺举三河。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月馀，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刦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後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无怂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後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斥免。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齧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其後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馀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赵禹曰：

「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柰之何？」於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馀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馀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穀於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

其後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原少卿无相诬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彊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後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後进者慎戒之。

田叔长者，重义轻生。张王既雪，汉中是荣。孟舒见废，抗说相明。按梁以礼，相鲁得情。子仁坐事，刺举有声。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彊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於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後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於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其後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於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於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

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於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末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镳，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纏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適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後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於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原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臣意对曰：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

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於肠胃之间，後五日当鍮肿，後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鍮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鍮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兒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忧，数忆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逼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於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瘅客脬，难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後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

汗出氵循。氵循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後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鑱石及饮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後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後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於内，则三十日死。」後二十馀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抟者，如法；痘俱抟者，决在急期；一抟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抟，溲血如前止。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迵风。」迵风者，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穀者过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濦水也。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於膀胱，难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厕，呕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齲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锽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蟲，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

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於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乾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俯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乾，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临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於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蟲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迵风。迵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後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迵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後十日丁亥

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也。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穀即过期，不安穀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箸，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後百馀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痺，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闻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後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

不敢以对。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於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適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後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於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问臣意：「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

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间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於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菑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馀。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鑱石，定砭灸处，岁馀。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馀。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後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上池祕术，长桑所传。始候赵简，知梦钧天。言占虢嗣，尸蹶起焉。仓公赎罪，阳庆推贤。效验多状，式具于篇。正义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账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穀之数也。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血温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魂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十四两，纡曲屈申，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回积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三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半，当齐，右回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脣至齿长九分。齿已後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太半，长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手三阳之脉，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阴之脉，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阳之脉，从足至头长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两足蹻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谓十二经脉长短之数也。寸口，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营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二十五度。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於手太阴。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终始，故法於寸口也。

肺气通於鼻，鼻和则知臭香矣。肝气通於目，目和则知白黑矣。脾气通於口，口和则知穀味矣。心气通於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於耳，耳和则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为痈也。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郃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甄，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後。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於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於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後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馀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馀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於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

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於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誂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於奸，饰於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徵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语有之，『舐□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馀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適，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柰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原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於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蟲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後车，彷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於胶西，面结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後悔，饮药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

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寡人虽不肖，原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原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为此，原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原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笮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

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原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原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後十馀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饟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饟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原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於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原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

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於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後，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籓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於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饷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於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馀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原收大王馀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穨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

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原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馀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郦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後下。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隕。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後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吴楚轻悍，王濞倍德。富因采山，衅成提局。憍矜贰志，连结七国。婴命始监，错诛未塞。天之悔祸，卒取奔北。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後传梁王。」太后驩。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间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有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魏其已为大将军後，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槃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筴，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

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後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於道。前堂罗锺鼓，立曲旃；後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彊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原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原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馀，適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後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颍川兒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驩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

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乃谩自好谢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馀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兒呫嗫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於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

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於本，胫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後不敢坚对。馀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後，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後，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别言两人事。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齰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於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欺谩。劾系都司空。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筴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

从来矣！

窦婴、田蚡，势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军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气杯酒，□辟睨两宫。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於驺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於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於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卻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後梁王益亲驩。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馀金。名由此显，结於汉。

其後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以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馀不得。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

江王亲？」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临江王，適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彊，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於是上许和亲。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於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於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行掠卤，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

「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礻是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於是恢闻之，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贪嗜於财。所推举皆廉士，贤於己者也。於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馀，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馀，徙为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茏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於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馀，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馀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馀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徒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後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安国忠厚，初为梁将。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虏失防。推贤见重，贿金贻谤。雪泣悟主，臣节可亮。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於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後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饿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於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

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於文法。

後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後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兒马，因推堕兒，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兒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於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後韩将军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後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後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

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後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後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於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Я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於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馀，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於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馀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猿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卻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

匈奴列传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驴、□、□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馀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馀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馀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馀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卻。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於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彊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於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镕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

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馀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後百有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後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後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於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巉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後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於月氏。冒顿既质於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後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彊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

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後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後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於是匈奴贵人大臣皆

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於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驦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骅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是後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於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後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原寝兵休士卒养

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綈、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後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彊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异，无仰於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

「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々，冠固何当？」

自是之後，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驩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闒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

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於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後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於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於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後岁馀，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於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自是之後，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後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

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後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馀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馀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馀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於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其後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馀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其众。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後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馀人。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硃英，略千馀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後凡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馀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其明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

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後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於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馀人而去。

其明年春，汉谋曰「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於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後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馀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於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於边。」汉使任敞於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於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後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汉。何徒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於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於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於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彊，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於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繒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於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

侯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兒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兒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馀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兒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馀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於匈奴。匈奴兒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兒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呴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

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兒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彊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馀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馀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後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将万馀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馀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獫狁、薰粥，居于北边。既称夏裔，式憬周篇。颇随畜牧，屡扰尘烟。爰自冒顿，尤聚控弦。虽空帑藏，未尽中权。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兒，次女卫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堂邑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兒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馀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

友，入略雁门千馀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彊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千百万，於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嵒侯。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硃英。

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後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彊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馀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馀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馀，汉兵且尽。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馀骑可八百，饿降单于。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馀，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後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

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於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入塞罢兵。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馀人，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利侯。」是岁，失两将军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人。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原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後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

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於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犁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於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咯，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馀人，诛獟騍，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馀人。

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後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於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

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後。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後击单于。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右将军至，下吏，赎为庶人。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馀日，右谷蠡王闻之，自立为单于。单于後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馀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於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於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期，从至檮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後，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

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嬗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

自骠骑将军死後，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岁，冠军侯国除。其後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大将军以其得尚平阳长公主故，长平侯伉代侯。六岁，坐法失侯。

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馀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後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後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窌侯。後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後四岁，以坐酎金失侯。後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馀里，无功。後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後。

将军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後六岁，为将军，出代；後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後常为大行。

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後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

为合骑侯。後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後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後骠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後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後十四岁，以因杅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後发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

将军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彊弩将军。後一岁，复为彊弩将军。

将军李蔡，成纪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已为丞相，坐法死。

将军张次公，河东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其後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後一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再为将军，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将军苏建，杜陵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後四岁，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後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後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翕侯。武帝立十七岁，为前将军，与单于战，败，降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後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後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岁，以主爵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後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襄，曹参孙也。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嵒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於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

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

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为校尉，数从大将军。以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毋功。以捕楼船将军坐法死。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馀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後为将军二人。

将军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骠骑死後，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骠侯。坐酎金失侯。後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後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後六岁，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後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後枝属为五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夺，卫氏无为侯者。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君子豹变，贵贱何常。青本奴虏，忽升戎行。姊配皇极，身尚平阳。宠荣斯僭，取乱彝章。嫖姚继踵，再静边方。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养後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徵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有诏徵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原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对策，百馀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原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於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

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穀。然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饟，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適足以结怨深讎，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

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硃、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

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彊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穀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机，脩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彊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於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後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於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彊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锺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輓粟以随其後。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於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

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变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於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於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後，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後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於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後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於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後子孙之次当为後

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异人并出。卜式试於刍牧，弘羊擢於贾竖，卫青奋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硃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统，纂脩洪业，亦讲论六□，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观时设度。生食五鼎，死非时蠹。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原长为藩臣，奉贡职。於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於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於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於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後十馀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後，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於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馀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於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原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於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後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於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原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後，与楼船会乃有千馀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後亡国，徵自樛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後。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中原鹿走，群雄莫制。汉事西驱，越权南裔。陆贾骋说，尉他去帝。嫪后内朝，吕嘉狼戾。君臣不协，卒从剿弃。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後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後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於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彊，今即幸胜之，後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馀善已杀郢，威行於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後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卻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兒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馀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於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馀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彊，计杀馀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

於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馀烈也。

句践之裔，是曰无诸。既席汉宠，实因秦馀。驺、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後嗣不道，自相诛锄。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馀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自前。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原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馀，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浿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

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夹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封参为澅清侯，阴为荻苴侯，唊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

左将军徵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卫满燕人，朝鲜是王。王险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上。兆祸自斯，狐疑二将。山、遂伏法，纷纭无状。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厖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厖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頗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

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厖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厖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浪、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浪、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浪、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候，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浪、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後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

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於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詑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於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揜兔辚鹿，射麋脚麟。鹔於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馀年，时从出游，游於後园，览於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崔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纘，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燿，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渼琨珸，瑊玏玄厉，萩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纘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菪苞荔，薜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艹闾}轩芋，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玳瑁鳖黿。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离硃杨，楂梨□粤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蠼蝚，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

「『於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辚邛邛，槁距虚，轶野马而湜騊駼，乘遗风而射游骐；儵眒凄泬，雷动飘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受诎，殚睹■物之变态。

「『於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纨缟，纛纤罗，垂雾縠；襞积褰

绉，纡徐委曲，郁桡谿谷；衯衯裶裶，扬袘恤削，蜚纤垂髾；扶与猗靡，吸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於是乃相与獠於蕙圃，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鵁鄰，微矰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鸽下，玄鹤加。怠而後发，游於清池；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蟲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礧石相击，硠硠濊濊，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纚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脟割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於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原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於齐而累於楚矣。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蒂。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於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適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

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汩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晞，滭浡滵汩，湢测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壧旻壅，饹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湛湛隐隐，砰磅訇潏，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槃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後灏溔潢漾，安翔徐徊，鬻乎滈々，东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龙赤螭，醵翀螹离，鳈騄鰬魠，禺禺鱋魶，揵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鶗，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霅旰，丛积乎其中。鸿鹄鹈鸨，磻蠨鸀□，□□鴩目，烦鹜鷛醁，澥昉□鸕，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深林钜木，崭岩嵾嵯，九嵕、巀■，南山峨峨，■■岩纭甗锜，嶊崣崛崎，振谿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閜，轗陵别岛，崴磈岧瘣，丘虚崛嶮，隐辚郁鵖，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欑戾莎，揭车衡兰，□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蚃布写，餔□苾勃。「於是乎周览泛观，瞋盼轧沕，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日出东沼，入於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兽则偁旄斀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湲，騊駼橐扆，蛩蛩驒騱，駃騠驴骡。

「於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眺周流，长途中宿。夷颙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於闺闼，宛虹拖於楯轩。青虬蚴蟉於东箱，象舆婉蝉於西清，灵圉燕於间观，偓佺之伦暴於南荣，醴泉涌於清室，通川过乎中庭。槃石裖崖，嵚岩倚倾，嵯峨磼酺，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渼玉旁唐，瑱媥文鳞，赤瑕驳荦，杂乿其间，垂绥琬琰，和氏出焉。

「於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榛，枇杷橪柿，椁柰厚朴，□粤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濛荔枝，罗乎後宫，列乎北园。崒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秀硃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櫧，华氾弇栌，留落胥馀，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暢，实叶葰茂，攒立丛倚，连卷累佹，崔错■骫，阬衡閜

砢，垂条扶於，落英幡纚，纷容萧蓼，旖旎从风，浏莅■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环後宫，杂遝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蠗蝚，螹胡■蛫，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蟜枝格，偃蹇杪颠。於是乎隃绝梁，腾殊榛，捷垂条，踔稀间，牢落陆离，烂曼远迁。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备具。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後道游；孙叔奉辔，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獠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隐天动地，先後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豳文，跨野马。陵三颙之危，下碛历之坻；徑鷟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於是乎乘舆弥节裴回，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然後浸潭促节，儵夐远去，流离轻禽，槅履狡兽，轚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燿，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虞，择肉後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

「然後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梠，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鵷璘，拂鷖鸟，捎凤皇，捷鴛雏，掩焦明。

「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闇乎反乡。「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闇乎反乡。蹶石，历封峦，过乂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鹚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辚轹，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騃，与其穷极倦，惊惮慴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阬满谷，揜平弥泽。

「於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铛剸，洞心骇耳。荆吴

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嫺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佺□弱；抴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戌削，编姺徶蘋，与世殊服；芬香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矊藐；色授魂与，心愉於侧。

「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於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後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於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於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鶒，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於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後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

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後，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於後世，传土地於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於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厖、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

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於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厖、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厖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於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鸿水浡出，氾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麤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菑，东归之於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於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麈，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

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於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盩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彊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原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诛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忧勤，而终於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於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其後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於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於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

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於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祸固多藏於隐微而发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原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窋々兮，通谷魌兮谽■。汩淢嗡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塕□兮，览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埶。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脩兮，魂无归而不食。夐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鬐。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幔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鞮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蠼以连卷沛艾赴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跾踱輵辖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鞨以梁倚。纠蓼叫翼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後潏湟。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跸御兮，清雰气而後行。屯余车其万乘兮，綷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历唐尧於崇山兮，过虞舜於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

驰。骚扰冲苁其相纷挐兮，滂濞泱轧洒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嚬礨嵬鞂。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氾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々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鱇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媮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脩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於玄阙兮，轶先驱於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於唐尧，臣莫贤於后稷。后稷创业於唐，公刘发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於前，谨遗教於後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於繈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覃雾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霑濡浸润，协气横流，

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闇昧昭晢，昆蟲凯泽，回首面内。然後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鳒一茎六穗於庖，牺双□共抵之兽，获周馀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於沼。鬼神接灵圉，宾於间馆。奇物谲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其何爽与？

於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谓且天为质闇，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亦各并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原陛下全之。而後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燿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穑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名山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旼々睦睦，君子之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旼々睦睦，君子之

能。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天瑞之徵。兹亦於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阳显见，於传载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讬寓，谕以封峦。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讬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相如纵诞，窃赀卓氏。其学无方，其才足倚。子虚过吒，上林非侈。四马还邛，百金献伎。惜哉封禅，遗文卓尔。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高祖十一年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輦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

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蒲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舂又请长，原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原陛下自宽。」上曰：「为之柰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原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讷长安，约结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

系人。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原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

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原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

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原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回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原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原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

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原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釛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回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谕之，被以为过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柰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

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乡，诸侯必有应我者；即无应，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原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

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輣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划，以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却，约

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輣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淮南多横，举事非正。天子宽仁，其过不更。轞车致祸，斗粟成咏。王安好学，女陵作诇。兄弟不和，倾国殒命。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困。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叔孙、郑产，自昔称贤。拔葵一利，赦父非□。李离伏剑，为法而然。

汲郑列传第六十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於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閤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於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後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於上前，曰：「公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於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後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馀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

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馀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後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於是黯隐於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彊予，然後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原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原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後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於戹，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餽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

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後。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脩絜。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无馀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河南矫制，自古称贤。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积薪兴叹，伉直愈坚。郑庄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势利，翟公怆旃。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適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後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脩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後，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

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脩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

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徵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後，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

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於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後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於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後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

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鸽腕。曲台坏壁，书礼之冠。传易言诗，云蒸雾散。兴化致理，鸿猷克赞。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於错，错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宁成之属。

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於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柰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徵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

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於是遂斩郅都。

宁成者，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於是善遇，与结驩。久之，郅都死，後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於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由以宗家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与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

由後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

自宁成、周阳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

赵禹者，蜀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兒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

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後，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为丞相，徵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於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驩，而兄事禹。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释。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於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於大吏，内行脩也。通宾客饮食。於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於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於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於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始长史硃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齐人也。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长短，刚暴彊人也，官再至济南

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於汤。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以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汤又详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始条侯以为禹贼深，弗任。及禹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而名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乱悖有罪，免归。後汤十馀年，以寿卒于家。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敢行，少蕴藉，县无逋事，举为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案太后外孙脩成君子仲，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馀，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宁成家居南阳，及纵至关，宁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饿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硃彊、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於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

入相视亦二百馀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後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後一岁，张汤亦死。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馀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杨赣、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後，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

尹齐者，东郡茌平人。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於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齐木彊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上复徙温舒为中尉，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稍迁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

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荀彘所缚。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辩，至於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鋀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温舒为人□，善事有埶者；即无埶者，视之如奴。有埶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埶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

岁馀，会宛军发，诏徵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数岁，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

东，见宣无害，言上，徵为大厩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馀岁。

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

周中废，後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後，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螫，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

哉！何足数哉！

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为圆，禁暴不止。奸伪斯炽，惨酷爰始。乳兽扬威，苍鹰侧视。舞文巧诋，怀生何恃！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彊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罽、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

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馀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彊，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

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厖，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後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汉击走单于於幕北。

是後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於西。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馀子，其中子曰大禄，彊，善将众，将众别居万馀骑。大禄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杀岑娶，予岑娶万馀骑别居，而昆莫有万馀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於骞。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

扜鰛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到，拜为大行，列於九卿。岁馀，卒。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後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後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骞死後，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於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後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後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

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後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罽、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

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柰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於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彊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馀於匈奴。公卿及议者皆原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馀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Я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於是贰师後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馀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

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馀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弟、桀等逐及大将军。

初，贰师後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馀人，军马千馀匹。贰师後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馀人，千石以下千馀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橡王而去＃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於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於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廪，伊尹负於鼎俎，傅说匿於傅险，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於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於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脩行砥名，声施於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硃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硃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硃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

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戹，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硃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硃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於心，卒发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兒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柰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後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於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硃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游侠豪倨，藉藉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硃家脱季，剧孟定倾。急人之难，免雠於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後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褡带後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後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喑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喑痈，喑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喑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於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

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後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传称令色，诗刺巧言。冠璘入侍，傅粉承恩。黄头赐蜀，宦者同轩。新声都尉，挟弹王孙。泣鱼窃驾，著自前论。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於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於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窶满篝，汙邪满车，五穀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後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韝鞠鳢，待酒於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後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其後百馀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彫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壙，老弱负土，齐赵陪位於前，韩魏翼卫其後，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柰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肠。」於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馀，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後，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馀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於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

其後二百馀年，秦有优旃。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於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於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廕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於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я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於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於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於前。饭已，尽怀其馀肉持去，衣尽汙。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於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於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

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於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後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於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锺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於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塊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建章宫後閤重栋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原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後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後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原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

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原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於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緺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於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至其贵也，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其此之谓邪？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原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於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王夫人死，号曰「齐王太后薨」。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於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於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武帝时，徵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许之。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实，恐不可与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与俱。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原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曰：「诺。」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於治北海，令盗贼不

起？」叩头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帝曰：「今安在？」对曰：「在宫府门外。」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传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财。」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鄴令。豹往到鄴，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鄴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馀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间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馀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原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後。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乡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柰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鄴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後，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後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鄴民人父老不肯听长

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鄴令，名闻天下，泽流後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滑稽鸱夷，如脂如韦。敏捷之变，学不失词。淳于索绝，赵国兴师。楚优拒相，寝丘获祠。伟哉方朔，三章纪之。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长安东市。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间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於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汙长者？」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汙也。」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鐵趋而言；相引以势，

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兒，不顾於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穀不孰不能適。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讬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鸱梟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芎藭弃於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於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釭，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时日，乃後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

「且夫卜筮者，埽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後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於是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於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国成功，尽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

居三日，宋忠见贾谊於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齐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孙，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齐楚异法，书亡罕纪。後人斯继，季主独美。取免暴秦，此焉终否。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後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为昆蟲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於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後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夫揸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谿之败。兆应信诚於内，而时人明察见之於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於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出入宫殿中十

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下有伏灵，上有兔丝；上有捣蓍，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捎兔丝去之，既以鲩烛此地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既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处於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蛟龙伏之。王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足以决吉凶。

神龟出於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

传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为郎时，见万毕石硃方，传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龟在其中，常巢於芳莲之上。左胁书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斋戒以待，譺然，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醮酒佗发，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与？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於河，至於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於宋元王曰：「我为江使於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於寡人曰：『我为江使於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蟲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

於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

使者载行，出於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风将而行。入於端门，见於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卻，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

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於深渊，长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仓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阴阳，审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於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为不仁，上为无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

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天与不受，天夺之宝。今龟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涂。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淫雨不霁，水不可治。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时。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无佗故，其祟在龟。後虽悔之，岂有及哉！王勿遣也。」

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彊乎？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无功。桀纣暴彊，身死国亡。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宝，趣驾送龟，勿令久留。」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安。故云物或危而顾安，或轻而不可迁；人或忠信而不如诞谩，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彊。暴彊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疾疾，通而不相择。妖鲛数见，传为单薄。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穀。耕之櫌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仓不盈；商贾不彊，不得其赢；妇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势不成；大将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没世无

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所求於彊，无不有也。王以为不然，王独不闻玉棂只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镌石拌蚌，传卖於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今王自以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为彊，不过镌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宝者无患。今龟使来抵网，而遭渔者得之，见梦自言，是国之宝也，王何忧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闻之，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惑也。虽然，祸不妄至，福不徒来。天地合气，以生百财。阴阳有分，不离四时，十有二月，日至为期。圣人彻焉，身乃无灾。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祸之至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刑与德双。圣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无道矣，谀臣有众。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於傍。国危於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纣有谀臣，名为左彊。夸而目巧，教为象郎。将至於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胻。箕子恐死，被发佯狂。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兢活之，与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兴卒聚兵，与纣相攻。文王病死，载尸以行。太子发代将，号为武王。战於牧野，破之华山之阳。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头悬车轸，四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肠如涫汤。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大傲。欲无厌时，举事而喜高，贪很而骄。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诸侯之间，曾不如秋毫。举事不当，又安亡逃！」卫平对曰：「不然。河虽神贤，不如昆仑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夺取其宝，诸侯争之，兵革为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此宝。战攻分争，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无逆四时，必亲贤士；与阴阳化，鬼神为使；通於天地，与之为友。诸侯宾服，民众殷喜。邦家安宁，与世更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王不自称汤武，而自比桀纣。桀纣为暴彊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徵丝灼之，务以费。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彊。逆乱四时，先百鬼尝。谏者辄死，谀者在傍。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螟蟲岁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虽无汤武，时固当亡。故汤伐桀，武王剋纣，其时使

然。乃为天子，子孙续世；终身无咎，後世称之，至今不已。是皆当时而行，见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龟，大宝也，为圣人使，传之贤。不用手足，雷电将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今王有德而当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虽悔之，亦无及已。」元王大悦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於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於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闻于傍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草木毕分，化为甲兵。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彊，龟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见梦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於河，还报於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挛；当时不利，又焉事贤！贤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於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门；禹名为辩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责人於全？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於虾蟆。蝟辱於鹊，腾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据。罔有所数，亦有所疏。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

三月二月正月

十二月十一月中关内高外下四月首仰足开肣开首俛大五月横吉首俛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龟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常以月旦祓龟，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常以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

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粱卵□弟黄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徵後龟。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渊，诸灵数ｋ，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肸，内外自垂。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肸。」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肸。

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肸，呈兆若横吉安。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不胜，足肸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肸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肸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往候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肸，肸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肸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迁徙去官不去。去，足开有肸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肸，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肸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肸，身节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彊情。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肸有外，若无渔。

卜请谒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肸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肸，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肸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

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胷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徒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

命曰首仰足胷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胷。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见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首仰足胷。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徒。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肸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

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不吉。

命曰首仰足肧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命曰首仰足肧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足肸。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肸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此狐鲧。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此狐彻。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

此首俯足肸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肸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肸。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大论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俯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肸者生，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肸者不至。行者，足肸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肸者不得。系者，足肸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三王异龟，五帝殊卜。或长或短，若瓦若玉。其记已亡，其繇後续。江使触网，见留宋国。神能讬梦，不卫其足。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硃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穀，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

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慓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慺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卻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穀；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

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瓿，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穀粜千锺，薪□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鮎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蹶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盐豉千荅，鮐{此鱼}千斤，鯫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駔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穀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

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市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適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

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崇彊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後，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隕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彊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彊，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埶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翮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適；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鴟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

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彊，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彊，卫以小弱，角独後亡。喜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於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喜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秏。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於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脩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於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騄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適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之统纪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適代，厥崇诸窦。栗姬偾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於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为汉宗籓。戊溺於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籓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

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於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於易，为大於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於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於权；吴楚之兵，亚夫驻於昌邑，以戾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偃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

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彊。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厓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於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於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彊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尰於魏齐，而信威於彊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彊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於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於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籓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於埶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於言，敏於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後世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於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籓，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於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埶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闚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於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於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後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覈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惜哉残缺，非才妄续！

汉书

卷一 高帝纪第一

卷二 惠帝纪第二

卷三 高后纪第三

卷四 文帝纪第四

卷五 景帝纪第五

卷六 武帝纪第六

卷七 昭帝纪第七

卷八 宣帝纪第八

卷九 元帝纪第九

卷十 成帝纪第十

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

卷十五 王子侯表第三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卷十九 百官公卿表第七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卷二十一 律历志第一

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卷二十四 食货志第四

卷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卷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

卷二十八 地理志第八

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卷四十一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卷四十三 郦陆硃刘叔孙传第十三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张汤传第二十九

卷六十 杜周传第三十

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卷六十四 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卷六十七 杨胡硃梅云传第三十七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卷七十三 韦贤传第四十三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卷七十八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卷七十九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卷八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卷八十三 薛宣硃博传第五十三

卷八十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传第五十五

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卷八十七 扬雄传第五十七

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卷八十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卷九十 酷吏传第六十

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卷九十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卷九十四 匈奴传第六十四

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卷九十六 西域传第六十六

卷九十七 外戚传第六十七

卷九十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卷九十九 王莽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 叙传第七十

返回主目录

卷一 高帝纪第一

上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延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贯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陈涉起蕲。至陈，自立为楚王，遣武臣、张耳、陈馀略赵地。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高祖。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高祖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择可者。”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高祖数让，众莫肯为，高祖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项梁与兄子羽起吴。田儋与从弟荣、横起齐，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秦将章邯距破之。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与，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

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十二月，楚王陈涉为其御所杀。魏人周市略地丰、沛，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攻丰，不能取。沛公还之沛，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

正月，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在留。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

二月，攻砀，三日拔之。收砀兵，得六千人，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还击丰，不下。四月，项梁击杀景驹、秦嘉，止薛，沛公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

六月，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至城阳，攻屠其城。军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

章邯复振，守濮阳，环水。沛公、项羽去攻定陶。八月，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与秦军战，大败之，斩三川守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定陶，大破之，杀项梁。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魏咎弟豹自立为魏王。后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以羽为鲁公，封长安侯。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王歇，大破之。歇保巨鹿城，秦将王离围之。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

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秦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

秦三年十月，齐将田都畔田荣，将兵助项羽救赵。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

十一月，项羽杀宋义，并其兵渡河，自立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等皆属。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羽大破秦军巨鹿下，虏王离，走章邯。

二月，沛公从砀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过高阳，郦食其为里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度。"乃求见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沛公以为广野君，以其弟商为将，将陈留兵。

三月，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徇。四月，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

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轘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

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宛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

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阳守齮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偕攻析、郦，皆降。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羽以为雍王。瑕丘申阳下河南。

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九月，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将兵距嶢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嶢关，逾蕢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毋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二月，项羽果帅诸侯兵欲西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下。沛公左司马曹毋伤闻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于是飨士，旦日合战。是时，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羽季父左尹项伯素善张良，夜驰见张良，具告其实，欲与俱去，毋特俱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义。”乃与项伯俱见沛公。沛公与伯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

毫无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库，待将军。所以守关者，备他盗也。日夜望将军到，岂敢反邪！愿伯明言不敢背德。”项伯许诺，即夜复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伯还，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大功，击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沛公归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残灭，秦民大失望。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本定天下，诸将与籍也。”春正月，阳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

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吏卒毕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

田荣闻羽徙齐王市于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以齐兵迎击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荣杀田市，自立为齐王。时彭越在巨野，众万余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因令反梁地。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三齐之地。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

初，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张良为韩司徒。羽以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及闻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越败角兵。时张良徇韩地，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陈馀亦怨羽独不王己，从田荣借助兵，以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汉王厚遇之。陈馀迎代王歇还赵，歇立馀为代王。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

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

春正月，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齐人复畔之。诸将拔北地，虏雍王弟章平。赦罪人。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陈平亡楚来降。汉王与语，说之，使参乘，监诸将。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夏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也。

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过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羽常置军中以为质。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

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

汉王西过梁地，至虞，谓谒者随何曰："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

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

六月，汉王还栎阳。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谓郦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万户封生。"食其往，豹不听。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

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馀，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随何既说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布战不胜。

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分之兵，与俱收兵至成皋。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欲立六国后以树党，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趋销印。又问陈平，乃从其计，与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

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

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而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

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

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若非汉王敌也。"羽亨周苛，并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

八月，临河南乡，军小修武，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高垒深堑勿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

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击彭越。

汉王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兵与汉和。

四年冬十月，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齐王亨郦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破齐，且欲击楚，使龙且救齐。

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

羽下梁地十余城，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末于荥阳东，闻羽至，尽走险阻。羽亦军广武，与汉相守。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羽曰："吾始与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定关中者王之。羽负约，王我于蜀、

汉，罪一也。羽矫杀卿子冠军，自尊，罪二也。羽当以救赵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也。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也。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也。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畔逆。罪七也。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也。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也。夫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十一月，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杀楚将龙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奔彭越。汉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疾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春二月，遣张良操印，立韩信为齐王。

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

八月，初为算赋。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乃封侯公为平国君。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此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

下

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

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

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义之国，乃持羽头示其父兄，鲁乃降。初，怀王封羽为鲁公，及死，鲁又为之坚守，故以鲁公葬羽于谷城。汉王为发丧，哭临而去。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

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

初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

春正月，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王曰：“诸侯

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又曰：“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曰：“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先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初，田横归彭越。项羽已灭，横惧诛，与宾客亡入海。上恐其久为乱，遣使者赦横，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发兵加诛。”横惧，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自杀。上壮其节，为流涕，发卒二千人，以上礼葬焉。

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九月，虏荼。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以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

利几反，上自击破之。利几者，项羽将。羽败，利几为陈令，降，上侯之颍川。上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几恐，反。

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治长乐宫。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

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上还至雒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絜者，王齐、荆地。”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

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

上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赐黄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秋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斩其将。信亡走匈奴，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使樊哙留定代地。

十二月，上还过赵，不礼赵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雒阳，赦为合阳侯。辛卯，立子如意为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阳。

八年冬，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耻上不礼其王，阴谋欲弑上。上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

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

牢，长吏视葬。十二月，行自东垣至。

春三月，行如雒阳。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贾人毋得衣锦、绣、绮、E067、絺、B076、E47B，操兵，乘骑马。

秋八月，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

九月，行自雒阳至。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皆从。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

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十二月，行如雒阳。

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诏敢有随王，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钳为王家奴，从王就狱。王实不知其谋。

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雒阳至。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以下。

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

九月，代相国陈豨反。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来归者，皆赦之。”上自东，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为矣。”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上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又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问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郸。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将骑千余军曲逆，张春将卒万余人度河攻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攻残之。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卒骂，上怒。城降，卒骂者斩之。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赋三岁。

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

上还雒阳。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大赦天下。

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又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诏曰：“择可以为梁王、淮阳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请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

夏四月，行自雒阳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

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它稽首称臣。

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问诸将，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上召见，薛公言布形势，上善之，封薛公千户。诏王、相国择可立为淮南王者，群臣请立子长为王。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布果如薛公言，东击杀荆王刘贾，劫其兵，度淮击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习之。上乃起舞，忼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老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请。上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上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以其为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之，乃并复丰，比沛。

汉别将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斩布番阳。

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

诏曰：“吴，古之建国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长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请立为吴王。”已拜，

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

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

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阴谋。上使辟阳侯审食其迎绾，绾称疾。食其言绾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长沙王臣等请立子建为燕王。

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

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上问医。曰：“疾可治。”于是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谢。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卢绾闻之，遂亡入匈奴。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人或闻，以语郦商。郦商见审食其曰：“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

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跷足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卷二 惠帝纪第二

孝惠皇帝，高祖太子也，母曰吕皇后。帝年五岁，高祖初为汉王。二年，立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令郡诸侯王立高庙。

元年冬十二月，赵隐王如意薨。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赐民爵，户一级。

春正月，城长安。

二年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献城阳郡以益鲁元公主邑，尊公主为太后。

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乙亥夕而不见。陇西地震。

夏旱。郃阳侯仲薨。

秋七月辛未，相国何薨。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

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

秋七月，都厩灾。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

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长乐宫鸿台灾。宜阳雨血。

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

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国参薨。

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

六年冬十月辛丑，齐王肥薨。

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夏六月，舞阳侯哙薨。

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蚀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九月辛丑，葬安陵。

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曹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

卷三 高后纪第三

高皇后吕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语在《外戚传》。

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秋，桃李华。

二年春，诏曰："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弟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谨与绛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颍阴侯臣婴、安国侯臣陵等议：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臧高庙。"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蚀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铢钱。

三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秋，星昼见。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诏曰："凡有天下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乱，不能继嗣奉宗庙，守祭祀，不可属天下。其议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为天下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顿首奉诏。"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为皇帝。

五年春，南粤王尉佗自称南武帝。秋八月，淮阳王强薨。九月，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六年春，星昼见。夏四月，赦天下。秩长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长陵。匈奴寇狄道，攻阿阳。行五分钱。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蚀之，既。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诏曰："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称，其议尊号。"丞相臣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赵王恢自杀。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灶将兵击之。

八年春，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夏，江水、汉水溢，流万余家。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

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时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在京师，以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告兄齐王，令发兵西。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以诛诸吕。齐王遂发兵，又诈琅邪王泽发其国兵，并将而西。产、禄等遣大将军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使人谕齐王与连和，待吕氏变而共诛之。

太尉勃与丞相平谋，以曲周侯郦商子寄与禄善，使人劫商令寄绐说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禄然其计，使人报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禄信寄，与俱出游，过其姑吕嬃。嬃怒曰："汝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无为它人守也！"

八月庚申，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状告产。平阳侯窋闻其语，驰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勃复令郦寄、典客刘揭说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禄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然尚

有南军，丞相平召硃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徘徊往来。平阳侯驰语太尉勃，勃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硃虚侯章曰："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廷中。餔时，遂击产，产走。天大风，从官乱，莫敢斗者。逐产，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

章已杀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勃起拜贺章，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辛酉，斩吕禄，笞杀吕嬃。分部悉捕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语在周勃、高五王《传》。

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卷四 文帝纪第四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硃虚侯刘章等共诛之，谋立代王。语在《高后纪》、《高五王传》。

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袒左，为刘氏，畔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昌还报，代王乃进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

闰月己酉，入代邸。群臣从至，上议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硃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

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群臣以次侍。使太仆婴、东牟侯兴居先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见于高庙。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诏曰：“前昌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平与太尉勃等谋夺产等军。硃虚侯章首先捕斩产。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揭夺吕禄印。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请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也。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楚元王交薨。

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

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诏曰：“方大臣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已得保宗庙。以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颖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B04F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 朕既不能远德，故B050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

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强为河间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十二月，太尉颖阴侯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

与王兴居居，去来者，亦赦之。”八月，虏济北王兴居，自杀。赦诸与兴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薨。

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

秋九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

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

作顾成庙。

五月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六年冬十月，桃、李华。

十一月，淮南王长谋反，废迁蜀严重，死雍。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

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

有长星出于东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

将军薄昭死。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

夏六月，梁王揖薨。

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

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

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关，无用传。

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夏，除秘祝，语在《郊祀志》。

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匈奴走。

春，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昔

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公孙臣明服色，新垣平设五庙，语在《郊祀志》。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语在《晁错传》。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

五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

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二年夏，行幸雍棫阳宫。

六月，代王参薨。匈奴和亲。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

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彻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蚀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

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皆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士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

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卷五 景帝纪第五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这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请宣布天下。"制曰"可"。

春正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五月，令田半租。

秋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

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春三月，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

六月，丞相嘉薨。

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列侯。

秋，与匈奴和亲。

三年冬十二月，诏曰：“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

春正月，淮阳王宫正殿灾。

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

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

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夏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续元王后。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赐民爵一级。

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

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秋七月，临江王阏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秋九月，皇后薄氏废。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春正月，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

二月，罢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

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禭、祠、赠，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

匈奴入燕。

改磔曰弃市，勿复磔。

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征诣中尉，自杀。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寄为胶东王。

秋七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

九月，封故楚、赵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为列侯。

甲戌晦，日有蚀之。

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

春正月，皇太后崩。

夏，旱，禁酤酒。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蚀之。

立皇子乘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阳宫。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夏，蝗。

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

十月戊午，日有蚀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秋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

更名诸侯丞相为相。

九月，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

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春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王薨。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

五月，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硃两轓；千石至六百石硃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先是，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又惟酷吏奉宪失中，乃诏有司减笞法，定棰令。语在《刑法志》。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

后元年春正月，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五月，地震。

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条侯周亚夫下狱死。

二年冬十月，省彻侯之国。

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

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

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

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

二月癸酉，葬阳陵。

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卷六 武帝纪第六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分、胜皆为列侯。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

夏四月己巳，诏曰："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五月，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

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

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

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济川王明坐杀太傅、中傅废迁防陵。

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

九月丙子晦，日有蚀之。

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置《五经》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

五月，大蝗。

秋八月，广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

夏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秋七月癸未，日有蚀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曼，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

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六月，军罢。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

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

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

春三月乙卯，丞相□分薨。

夏四月，陨霜杀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间王德薨。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秋七月，大风拔木。

乙巳，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

八月，螟。

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六年冬，初算商车。

春，穿漕渠通渭。

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闵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厥路亡由。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

夏，大旱，蝗。

六月，行幸雍。

秋，匈奴盗边。遣将军韩安国屯渔阳。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候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

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十二月，江都王非薨。

春三月甲子，立皇后卫兵。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暢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

东夷蔵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

鲁王馀、长沙王发皆薨。

二年冬，赐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籓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三月乙亥晦，日有蚀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秋，燕王定国有罪，自杀。

三年春，罢苍海郡。

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

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前将军赵信军败，降匈奴。右将军苏建亡军，独自脱还，赎为庶人。

六月，诏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貤。其议为令。"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D952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五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

夏，马生余吾水中。南越献驯象、能言鸟。

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

匈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遣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皆出右北平。广杀匈奴三千余人，尽亡其军四千人，独身脱还，及公孙敖、张骞皆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江都王建有罪，自杀。胶东王寄薨。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三年春，有星孛于东方。

夏五月，赦天下。立胶东康王少子庆为六安王。封故相哈萧何曾孙庆为列侯。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

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

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发谪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

春，有星孛于东北。

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两军士死者数万人。前将军广、后将军食其皆后期。广自杀，食其赎死。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杀。

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

罢半两钱，行五铢钱。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六年冬十月，赐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从者帛，蛮夷锦各有差。

雨水亡冰。

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

六月，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未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将百姓所安殊路，而挢虔吏因乘势以侵蒸庶邪？何纷然其扰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

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郡国有所以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闻。”

秋九月，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薨。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

济东王彭离有罪，废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

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狱死。

春，起柏梁台。

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

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具。

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正月戊子，阳陵园火。

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常山王舜薨。子□嗣立，有罪，废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诏曰：“祭地翼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春二月，中山王胜薨。

夏，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位上将军。

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立常山宪王子商为洒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隹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秦一，修天文禅。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

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蚀之。

秋，蛙、虾蟆斗。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

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B16D。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秋，东越王馀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詹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东越杀王馀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春正，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交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行，遂东巡海上。

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礻亶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秋，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

齐王闳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幸缑氏，遂至东莱。

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赦所过徙，赐孤、独、高年米，人四石。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

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三年在，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

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

秋七月，胶西王端薨。

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

春三月，祠后土。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

夏，大旱，民多□曷死。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

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

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还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马大将军青薨。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六年冬，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宫。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

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

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

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

乙酉，柏梁台灾。

十二月，礻亶高里，祠后土。东临勃海，望祠蓬莱。春，还，受计于甘泉。

二月，起建章宫。

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

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

蝗从东方飞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庆薨。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门户，比腊。

夏四月，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

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

秋，蝗。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宽卒。

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

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礻亶石闾。

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秋，匈奴人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秋，起明光宫。

冬，行幸回中。

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匈奴归汉使者，使使来献。

夏五月，赦天下。

秋，闭城门大搜。发谪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又遣因杅将军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

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

渠黎六国使使来献。

泰山、琅邪群盗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冬十一月，诏关都尉曰："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

初榷酒酤。

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夏四月，赦天下。行所过毋出田租。

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忄奕弃市。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杅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

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广利与单于战余吾水上连日，敖与左贤王战不利，皆引还。

夏四月，立皇子髆为昌邑王。

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将军敖有罪，要斩。

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

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褭E156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

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硃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

冬，赐行所过户五千钱，鳏、寡、孤、独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礻亶石闾。

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夏五月，还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

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蚀之。

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还，行幸建章宫。

三月，赵王彭祖薨。

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死。

夏四月，大风发屋、折木。

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夏，行幸甘泉。

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DA3E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胜之自杀，仁要斩。

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

癸亥，地震。

九月，立赵敬肃王子偃为平干王。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皆引兵还。广利败，降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丞相屈DA3E下狱要斩，妻枭首。

秋，蝗。

九月，反者公孙勇、胡倩发觉，皆伏辜。

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二月丁酉，陨石于雍，二，声闻四百里。

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礻亶石闾。

夏六月，还幸甘泉。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蚀之。

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王髆薨。

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侍中仆射莽河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月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

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

三月甲申，葬茂陵。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

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卷七 昭帝纪第七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赵婕妤，本以有奇异得幸，及生帝，亦奇异。语在《外戚传》。

武帝末，戾太子败，燕王旦、广陵王胥行骄D425，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帝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公主，共养省中。

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方。

济北王宽有罪，自杀。

赐长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遵赵婕妤为皇太后，起云陵。

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

已亥，上耕于钩盾弄田。

益封燕王、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

夏，为太后起园庙云陵。

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

有司请河内属冀州，河东属并州。

秋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大雨，渭桥绝。

八月，齐孝王孙刘泽谋反，欲杀青州刺史隽不疑，发觉，皆伏诛。迁不疑为京兆尹，赐钱百万。

九月丙子，车骑将军日磾薨。

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

冬，无冰。

二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左将军桀皆以前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光为博陆侯，桀为安阳侯。

以宗室毋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

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

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冬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

夏六月，皇后见高庙。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

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

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

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为顺成侯。

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

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驽关。

六月，封皇后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

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罢儋耳、真番郡。

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

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栘中监苏武前使匈奴，留单于庭十九岁乃还，奉使全节，以武为典属国，赐钱百万。

夏，旱，大雩，不得举火。

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诏曰："钩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将率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

元凤元年春，长公主共养劳苦，复以蓝田益长公主汤沐邑。

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国除。后宫有遗腹子□爰，相、内史不奏

言，上闻而怜之，立□爰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狱。

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孝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

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蚀之，既。

八月，改始元为元凤。

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上年十四，觉其诈。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语在燕王、霍光《传》。

冬十月，诏曰："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以告大司农敞，敞告谏大夫延年，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封延年、仓、宫、寿皆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与齐王子刘泽等为逆，抑而不扬，望王反道自新，今乃与长公主及左将军桀等谋危宗庙。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其吏为桀等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赐郎从宫帛，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吏民献牛、酒者赐帛，人一匹。

六月，赦天下。诏曰："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

罢中牟苑赋贫民。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皆坐纵反者，仁自杀，平、胜胡皆要斩。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朗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

甲戌，丞相千秋薨。

夏四月，诏曰：“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北阙，封义阳侯。”

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发中二千石将五校作治，六月成。太常及庙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会赦，太常EC40阳侯德免为庶人。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广陵王来朝，益国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

夏，大旱。

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

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BC52。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丞相□薨。

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夏，赦天下。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

右将军张安世宿卫忠谨，封富平侯。

乌桓复犯塞，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众星皆随西行。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

六月壬申，葬平陵。

赞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卷八 宣帝纪第八

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语在《太子传》。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

巫蛊事连岁不决。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语在吉及外戚《传》。

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嗇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

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已，光奏王贺淫乱，请废。语在贺及光《传》。

秋七月，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

八月已巳，丞相敞薨。

九月，大赦天下。

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

孤、独各有差。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诏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职，与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建议定策，以安宗庙，功赏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阳平侯义、度辽将军平陵侯明友、前将军龙雒侯增、太仆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伺昌、谏大夫宜春侯谭、当涂侯平、杜侯屠耆堂、长信少府关内侯胜邑户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广明为昌水侯，后将军充国为营平侯，大司农延年为阳城侯，少府乐成为爰氏侯，光禄大夫迁为平丘侯。赐右扶风德、典属国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鸿胪贤、詹事畸、光禄大夫吉、京辅都尉广汉爵皆关内侯。德、武食邑。"

夏四月庚午，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六月，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语在《太子传》。

秋七月，诏立燕剌王太子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大司农阳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杀。

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

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

百户牛、酒。

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言昆弥愿发国精兵击匈奴，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

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许氏崩。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

夏五月，军罢。祁连将军广明、虎牙将军顺有罪，下有司，皆自杀。校尉常惠将乌孙兵入匈怒右地，大克获，封列侯。

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

六月已丑，丞相义薨。

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赦天下。

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

秋，广川王吉有罪，废迁上庸，自杀。

地节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三月，假郡国贫民田。

夏六月，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

冬十一月，楚王延寿谋反，自杀。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蚀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诏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义，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毋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夏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五月，光禄大夫平丘侯王迁有罪，下狱死。

上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又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

令国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

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崇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十一月，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

省文山郡，并蜀。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为博平君，故酇侯萧何曾孙建世为侯。

诏曰：“导民以孝，是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

秋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霍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伏其辜。诸为霍氏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

八月已酉，皇后霍氏废。

九月，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赡，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废迁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来仪，庶尹允谐。’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

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

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秋八月，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冬，置建章卫尉。

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赐丞相以下至郎从官钱、帛各有差。

三月，以凤皇、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此

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冬，京兆尹赵广汉有罪，要斩。

三年春，以神爵数集泰山，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金，郎从官帛，各有差。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又曰：“朕微眇时，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将史曾、史玄、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封贺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追赐贺谥曰阳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寿皆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以恩深浅报之。”

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E74E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立皇子钦为淮阳王。

四年春正月，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

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

二月，河东霍徵史等谋反，诛。

三月，诏曰：“乃者，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屡获嘉祥，非朕之任。其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鳏、寡、孤、独各一匹。”

秋八月，赐故右扶风尹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赐功臣適后黄金，人二十斤。

丙寅，大司马卫将军安世薨。

比年丰，谷石五钱。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

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东方。

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诏曰：“军旅暴露，转输烦劳，其令诸侯王、列侯、蛮夷王、侯、君、长当朝二年者，皆毋朝。”

秋，赐故大司农硃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语在《充国传》。

二年春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

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

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有罪，下有司，自杀。

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

三年春，起乐游苑。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

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四年春二月，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飨，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四月，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尤异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及颍川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二级，力田一级，贞妇、顺女帛。

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

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

十一月，河南太守严延年有罪，弃市。

十二月，凤皇集上林。

五凤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皇太子冠。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为父后者爵一

级。

夏，赦徒作杜陵者。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蚀之。

左冯翊韩延寿有罪，弃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已丑，大司马车骑将军增薨。

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冬十一月，匈奴呼DD35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

十二月，平通侯杨恽坐前为光禄勋有罪，免为庶人。不悔过，怨望，大逆不道，要斩。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安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DD35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驾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齐宫，十有余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书》不云乎？‘虽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B12E焉。减天下口钱。赦殊死以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五日。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

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广陵王胥有罪，自杀。

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赐爵关内侯。

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昭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二月丁巳，大司马车骑将军延寿薨。

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冬，匈奴单于遣弟左贤王来朝贺。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

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四月，遣护军都尉禄将兵击珠崖。

秋九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冬十二月，行幸萯阳宫属玉观。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

位次诸侯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犭册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共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

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

诏曰：“乃者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

三月已丑，丞相霸薨。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冬，乌孙公主来归。

四年夏，广川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

冬十月丁卯，未央宫宣室阁火。

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

诏曰：“盖闻上古之治，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

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宫。

夏四月，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卷九 元帝纪第九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钱、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訾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虖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

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诏曰：“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赐云阳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立弟竟为清河王。

三月，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B054池田假与贫民。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E56C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未知其序。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秦，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列侯钱各二十万，五大夫十万。

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

珠厓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救民饥馑。乃罢珠厓。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无以相振，加以烦扰虐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

夏，旱。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

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偷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惟C02C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高年帛。行所过无出租赋。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余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贡禹卒。

卫司马谷吉使匈奴，不还。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畤。赦云阳徒。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过毋出租赋。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宫。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由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长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将军冯奉世击之。

八月，以太常任千秋为奋威将军，别将五校并进。

三年春，西羌平，军罢。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接薨。

冬十一月，诏曰：“乃者已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四年春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娄遭凶咎。加以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贷贫民勿收责。”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晻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畤。

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

冬，河间王元有罪，废迁房陵。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为大郡。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舆为信都王，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淮阳王舅张博、魏君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语，博要斩，房弃市。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发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C02C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

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壬申晦，日有蚀之。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乎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乎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皇太子冠。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二月，御史大夫延寿卒。

三月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教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封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赐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

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B430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卷十 成帝纪第十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

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已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庙灾。

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

有星勃于营室。

罢上林诏狱。

二月，右将军长史姚尹等使匈奴还，去塞百余里，暴风火发，烧杀尹等七人。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钱、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诏曰："乃者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怒己，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王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

夏四月，黄雾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

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

秋，罢上林宫、馆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

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

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韦以上。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徭役之劳，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二月，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三月，北宫井水溢出。

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许氏。

罢六厩、技巧官。

夏，大旱。

东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县。

秋，罢太子博望苑，以赐宗室朝请者。减乘舆厩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秋，关内大水。

七月，B055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

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遣谏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越巂山崩。

四年春，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

夏四月，雨雪。

五月，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

秋，桃、李实。大水，河决东郡金堤。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决不忧职，自杀。

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蚀之，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修其职，B129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大赦天下。

六月，罢典属国并大鸿胪。

秋九月，复太上皇寝庙园。

二年春正月，沛郡铁官治铁飞，语在《五行志》。

夏六月，封舅谭、商、立、根、逢时皆为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为地震、山崩、雍江水，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蚀之。

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

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二月，单于罢归国。

三月癸丑朔，日有蚀之。

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D976椟葬埋。已葬者与钱，人二千。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谨遇以文理，无令失职。举B129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壬申，长陵临泾岸崩，雍泾水。

夏六月庚戌，楚王嚣薨。

山阳火生石中，改元为阳朔。

阳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蚀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狱死。

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

三月，大赦天下。

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

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

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

九月，奉使者不称。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是岁，御史大夫张忠卒。

三年春三月壬戌，陨石东郡，八。

夏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以军兴从事，皆伏辜。

秋八月丁已，大司马、大将军王凤薨。

四年春正月，诏曰：“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方东作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啬，乃亦有秋。’其B12E之哉！”

二月，赦天下。

秋九月壬申，东平王宇薨。

闰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鸿嘉元年春二月，诏曰：“朕承天地，获保宗庙，明有所蔽，德不能绥，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书》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方春生长时，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称朕意焉。其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逋贷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赐百户牛、酒。

上始为微行出。

冬，黄龙见真定。

二年春，行幸云阳。

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有雉蜚集于庭，历阶升堂而雊，后集诸府，又集承明殿。

诏曰："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娄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

夏，徒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六月，立中山宪王孙云客为广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

大旱。

秋八月乙卯，孝景庙阙灾。

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许氏废。

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

四年春正月，诏曰："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未闻在位有恻然者，孰当助朕忧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思称朕意。"

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灾者振贷之。

冬，广汉郑躬等党与浸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郡中及蜀郡合三万人击之。或相捕斩，除罪。旬月平，迁护为执金吾，赐黄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戾后园阙火。

夏四月，封婕妤赵氏父临为成阳侯。

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王莽为新都侯。

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

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立城阳孝王子俚为王。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薨。

二月癸未夜，星陨如雨。乙酉晦，日有蚀之。诏曰："乃者，龙见于东莱，日有蚀之。天著变异，以显朕邮，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有可省减便安百姓者，条奏。所振贷贫民，勿收。"又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钱以上，一年。"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十二月，诏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作，积土增高，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常侍闳前为大司农中丞，数奏昌陵不可成。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早止，徙家反故处。朕以长言下闳章，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长首建至策，闳典主省大费，民以康宁。闳前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其赐长爵关内侯，食邑千户，闳五百户。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

其徙万年敦煌郡。”

是岁，御史大夫王骏卒。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蚀之。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剖刺史举B129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

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语在《郊祀志》。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徒李谭等五人共格杀并等，皆封为列侯。

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持节督趣逐捕。汝南太守严讠斤捕斩令等。近□为大司农，赐黄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赐云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赐吏民如云阳，行所过无出田租。

夏四月癸未，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

六月甲午，霸陵园门阙灾。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诏曰：“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娄降，朕甚惧之。有司其悉心明对厥咎，朕将亲览焉。”

又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E067，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蚀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丁酉，无云有雷，声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封萧相国后喜为酇侯。

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马大将军王商薨。

是岁，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夏四月，立广陵孝王子守为王。

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萯阳宫，赐从官。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

二月，封侍中卫尉淳于长为定陵侯。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罢司隶校尉官。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甘露降京师，赐长安民牛、酒。

绥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二月癸丑，诏曰：“朕承太祖鸿业，奉宗庙二十五年，德不能绥理宇内，百姓怨恨者众。不蒙天晁，至今未有继嗣，天下无所系心。观于往

古近事之戒，祸乱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于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益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意。赐诸侯王、列侯金，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又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奠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

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以大司马票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

秋八月庚戌，中山王兴薨。

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

定陵侯淳于长大逆不道，下狱死。廷尉孔光使持节赐贵人许氏药，饮药死。

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壬子，丞相翟方进薨。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

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

孝哀皇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入朝，尽从傅、相、中尉。时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来朝，独从傅。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成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

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上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

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谢曰："臣幸得继父守籓为诸侯王，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宫。陛下圣德宽仁，敬承祖宗，奉顺神祇，宜蒙福晁子孙千亿之报。臣愿且得留国邸，旦夕奉问起居，俟有圣嗣，归国守籓。"书奉，天子报闻。后月余，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奖厉太子专为后之谊。语在《外戚传》。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驷，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太皇太后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奠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丁满为平周侯。追谥满父忠为平周怀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成侯。

六月，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曲阳侯根前以大司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户。太仆安阳侯舜辅导有旧恩，益封五百户，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乡侯何武益封各千户。

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

又曰：“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无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秋，曲阳侯王根、成都侯王况皆有罪，根就国，况免为庶人，归故郡。

诏曰：“朕承宗庙之重，战战兢兢，惧失天心。间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已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骑都尉新成侯赵钦、成阳侯赵□皆有罪，免为庶人，徙辽西。

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二月，诏曰：“盖闻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其与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B129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三月，赐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将军、中二千石、中都、郎吏金、钱、帛，各有差。

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弟宜乡侯冯参有罪，皆自杀。

二年春三月，罢大司空，复御史大夫。

夏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

宫。立恭皇庙于京师。郝天下徒。”

罢州牧，复刺史。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闻夫妇一体。《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殡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附葬之礼，自周兴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八月，诏曰：“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孔乡侯晏有罪。博自杀，玄减死二等论，晏削户四分之一。语在《博传》。

三年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三月己酉，丞相当薨。有星孛于河鼓。

夏六月，立鲁顷王子C237乡侯闵为王。

冬十一月壬子，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

东平王云、云后谒、安成恭侯夫人放皆有罪。云自杀，谒、放弃市。

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二月，封帝太太后从弟侍中傅商为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郑业为阳信侯。

三月，侍中驸马都尉董贤、光禄大夫息夫躬、南阳太守孙宠皆以告东平王封列侯。语在《贤传》。

夏五月，赐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

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秋八月，恭皇园北门灾。

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

元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宿夜忧劳，未皇宁息。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未赌厥咎。娄敕公卿，庶几有望。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势获名，温良宽柔，陷于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乃正月朔，日有蚀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

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狱死。

秋九月，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免。

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

二年春正月，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二月，归国，单于不说。语在《匈奴传》。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蚀之。

五月，正三公官公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正司直、司隶，造司寇职，事未定。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宫。秋九月壬寅，葬义陵。

赞曰：孝哀自为籓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辞博敏，幼有令闻。赌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即位痿痹，末年B056剧，飨国不永，哀哉！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

孝平皇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也。母曰卫姬。年三岁嗣立为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辛卯，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九月辛酒，中山王即皇帝位，谒高庙，大赦天下。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诏曰：“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

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前议定陶傅太后尊号，守经法，不阿指从邪；右将军孙建爪牙大臣，大鸿胪咸前正议不阿，后奉节使迎中山王；及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诩，皆以前与建策，东迎即位，奉事周密勤劳，赐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赐帝征即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储C253。

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闾师，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

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变闻。用太牢祠。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六月，使少府左将军丰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四人号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

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复贞妇，乡一人。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十县，属大司农，常别计其租入，以赡贫民。

秋九月，赦天下徒。

以中山苦陉县为中山孝王后汤沐邑。

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

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封故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绛侯周勃玄孙共、舞阳侯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复爵。赐故曲周侯郦商等后玄孙郦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

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

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F543、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

九月戊申晦，日有蚀之。赦天下徒。

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

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云阳，赐公田宅。

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语在《莽传》。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

安汉公世子宇与帝外家卫氏有谋。宇下狱死，诛卫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诏曰："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眊掉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以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

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赐天下民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安、临皆为列侯。

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

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

梁王立有罪，自杀。

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

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春正月，C565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B129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这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信，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匹。”

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

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

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明故事。”

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功，治于百姓，摄位行政，孝之于天，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难也。

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有一威权，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適戍强于五伯，闾阎逼于戎狄，响应B058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是以汉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表略

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

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诗》载其制曰："介入惟藩，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拨者也。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至虖厄□区河洛之间，分为二周，有逃责之台，被窃铁之言。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既于王赧，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年。

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壹切取胜。因矜其所习，自任私知，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籓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来，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穀、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陡。而籓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卷十五 王子侯表第三

上

大哉，圣祖之建业也！后嗣承序，以广亲亲。至于孝武，以诸侯王B059士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轻重不相准，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诗》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信矣哉！表略

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终始，岂非命哉！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旋踵亦绝，悲夫！表略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始未尝不欲固根本，而枝叶稍落也。

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臧，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兴之德。

降及孝成，复加恤问，稍益衰微，不绝如线。善乎，杜业之纳说也！曰："昔唐以万国致时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飨共己之治。汤法三圣，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译来贺。是以内恕之君，乐继绝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国。至于不及下车，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爱敬饬尽，命赐备厚。大孝之隆，于是为至。至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且犹不伐，况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显其魂，赏亦不细矣。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以往况今，甚可悲伤。圣朝怜闵，诏求其后，四方忻忻，靡不归心。出入数年而不省察，恐议者不思大义，设言虚亡，则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视化劝后也。三人为众，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于是成帝复绍萧何。

哀、平之世，增修曹参、周勃之属，得其宜矣。以缀续前记，究其本末，并序位次，尽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表略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昔《书》称“蛮夷帅服”，《诗》云“徐方既倎”，《春秋》列潞子之爵，许其慕诸夏也。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虽自外来，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又有吴、楚之事。武兴胡、越之伐，将帅受爵，应本约矣。后世承平，颇有劳臣，辑而序之，续元功次云。表略

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及其行赏而授位也，爵以功为先后，宫用能为次序。后嗣共己遵业，旧臣继踵居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又畴咨前代，询问耆老，初得周后，复加爵、邑。自是之后，宰相毕侯矣。元、成之间，晚得殷世，以备宾位。

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是以别而叙之。表略

卷十九 百官公卿表第七

《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而《传》述其官，以为宓羲龙师名官，神农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顺天文，授民时；盗四岳，以举贤材，扬侧陋；十有二牧，柔远能迩；禹作司空，平水土；弃作后稷，播百谷；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鸟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夔典乐，和神人；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于尧，伊尹于汤，周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四岳谓四方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故略表举大分，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云。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秋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有长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侍御史有绣衣直

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

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绶。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宫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

不常置。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B05A騄、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F75A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马挏马，初置路軨。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

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属官有都司空令丞，内官长丞。又诸公主家令、门尉皆属焉。王莽并其官于秩宗。初，内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騪粟都尉，武帝军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左弋为佽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佽飞掌弋射，有九丞两尉，太官七丞，昆台五丞，乐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钩盾五丞两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初置尚书，员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初，寺互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

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左内史更名左冯翊，属官有廪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属官有掌畜令丞。又右都水、铁官、厩、雍厨四长丞皆属焉。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皆有两丞。列侯更属大鸿

胪。元鼎四年更置三辅都尉、都尉丞各一人。

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

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

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候。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ED7C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

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虖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鯀、讠雚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表略

卷二十一 律历志第一

上

《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

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径象乾律黄钟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钟之长。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至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千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地。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

五声为本，生于黄种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有三统之义焉。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洁也，言阳气洗物辜浩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钟：林，君也，言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则：则，法也，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吕：南，任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应钟：言阴气应亡谢，该臧万物而杂阳阖种也。位于亥，在十月。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茂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茂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

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纽于阳东北丑位。《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答应之道也。及黄钟为宫，则太族、姑洗、林钟、南吕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不复与它律为役者，同心一统之义也。非黄钟而它律，虽当其月自宫者，则其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钟至尊，亡与并也。

《易》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其义纪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终天之数，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八百一十分，应历一统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黄钟之实也。繇此之义，起十二律之周径。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义纪之以两，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终地之数，得六十，以地中数六乘之，为三百六十分，当期之日，林钟之实。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大族之实也。《书》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三统相通，故黄钟、林钟、太族律长皆全寸而亡余分也。

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咢布于午，昧暧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故以成之数忖该之积如法为一寸，则黄钟之长也。参分损一，下生林钟。参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参分太族损一，下生南吕。参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参分姑洗损一，下生应钟。参分应钟益一，上生蕤宾。参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参分大吕益一，上生夷则。参分夷则损一，下生夹钟。参分夹钟益一，上生亡射。参分亡射损一，下生中吕。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其法皆用铜。职在大乐，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BB31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钟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

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忖为十八，《易》十有八变之象也。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铢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铢，《易》二篇之爻，阴阳变动之象也。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钧者，均也，阳施其气，阴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权与物均，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之象也。四百八十两者，六旬行八节之象也。三十斤成钧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于铢，两于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物终石大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终于十二辰而复于子，黄钟之象也。千九百二十两者，阴阳之数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万六千八十铢者，万一千五百二十物历四时之象也。而岁功成就，五权谨矣。

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冀天子。《诗》云：“尹氏大师，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毘，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义一也。以阴阳言之，大阴者，北方。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冬，终也，物终臧，乃可称。水润下。知者谋，谋者重，故为权也。大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礼者齐，齐者平，故为衡也。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秋B05D也，物B05D敛，乃成孰。金从革，改更也。义者成，成者方，故为矩也。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为规也。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啬蕃息。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也。五则揆物，有轻重、圜方、平直、阴阳之义，四方、四时之体，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顺其方而应其行。职在大行，鸿胪掌之。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内五言，女听。”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唯圣人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闻之也。今广延群儒，博谋讲道，修明旧典，

同律，审度，嘉量，平衡，均权，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官，众功皆美。"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

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

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

后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朔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猥曰安得五家历，又妄盲《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以故阴阳不调，谓之乱世。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作袄言欲乱制度，不道。奏可。寿王候课，比三年下，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故历本之验在于天，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

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

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子不能班朔，鲁历不正，以闰余一之岁为DB69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在建戌，史书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闰月不告朔，至此百有余年，莫能正历数。故子贡欲去其饩羊，孔子爱其礼，而著其法于《春秋》。《经》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书王，元之三统也。三统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十一三之以为实。实如法得一。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矣。《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繇出也。《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B43D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以会数乘之，则周天朔旦冬至，是为会月。九会而复元，黄钟初九之数也。经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誖。”此圣王之重闰也。以五位乘会数，而朔旦冬至，是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为中法。参闰法为周至，以乘月法，以减中法而约之，则七B43D之数，为一月之闰法，其余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术也。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言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三弦闰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阳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正也，何以为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闰，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日中之时景最长，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

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镇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隆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于太极上元。九章岁而六之为法，太极上元为实，实如法得一，阴阴各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气体之数，天下之能事毕矣。

下

统母

日法八十一。元始黄钟初九自乘，一龠之数，得日法。

闰法十九，因为章岁。合天地终数，得闰法。

统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参统法，得元法。

会数四十七。参天九，两地十，得会数。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会数，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万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万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岁中十二。以三统乘四时，得岁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闰法，得月周。

朔望之会百三十五。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得朔望之会。

会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会数乘朔望之会，得会月。

统月一万九千三十五。参会月，得统月。

元月五万七千一百五。参统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闰法乘岁中，得章中。

统中一万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统中。

元中五万五千四百四。参统中，得元中。

策余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减周天，得策余。

周至五十七。参闰法，得周至。

纪母。

木金相乘为十二，是为岁星小周。小周乘“坤”策，为千七百二十八，是为岁星岁数。

见中分二万七百三十六。

积中十三，中余百五十七。

见中法一千五百八十三。见数也。

见闰分万二千九十六。

积月十三，月余一万五千七十九。

见月法三万七十七。

见中日法七百三十万八千七百一十一。

见月日法二百四十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为八，又以火乘之为十六而小复。小复乘“乾”策，为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为太白岁数。

见中分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二。

积中十九，中余四百一十三。

见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复数。

见闰分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二。

积月十九，月余三万二千三十九。

见月法四万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八。

积中七，中余千七百一十八。

夕中分一万八千一百四十四。

积中八，中余八百五十六。

晨闰分万三千六百八。

积月十一，月余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闰分万五百八十四。

积月八，月余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

见中日法九百九十七万七千三百三十七。

见月日法三百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是为镇星小周。小周乘“坤”策，为四千三百二十，是为镇星岁数。

见中分五万一千八百四十。

积中十二，中余一千七百四十。

见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见数也。

见闰分三万二百四十。

积月十二，月余六万三千三百。

见月法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五。

见中日法一千九百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五。

见月日法六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经特成，故二岁而过初，三十二过初为六十四岁而小周。

小周乘“乾”策，则太阳大周，为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岁，是为荧惑岁数。

见中分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积中二十五，中余四千一百六十三。

见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见数也。

见闰分九万六千七百六十八。

积月二十六，月余五万二千九百五十四。

见月法一十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一。

见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万七千三百七十三。

见月日法九百九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经特成，故一岁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复。小复乘“坤”策，则太阴大周，为九千二百一十六岁，是为辰星岁数。

见中分十一万五百九十二。

积中三，中余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九。

见中法二万九千四十一。复数也。

见闰分六万四千五百一十二。

积月三，月余五十一万四百二十三。

见月法五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万二千二百八。

积中二，中余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万八千三百八十四。

积中一，中余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闰分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八。

积月二，月余十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二。

久闰分二万八千二百二十四。

积月一，月余三十九万五千七百四十一。

见中日法一亿三千四百八万二千二百九十七。

见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万四千九十九。

合太阴太阳之岁数而中分之，各万一千五百二十。阳施其气，阴成其物。以星行率减岁数，余则见数也。

东九西七乘岁数，并九七为法，得一，金、水晨夕岁数。

以岁中乘岁数，是为星见中分。

星见数，是为见中法。

以岁闰乘岁数，是为星见闰分。

以章岁乘见数，是为见月法。

以元法乘见数，是为见中日法。

以统法乘见数，是为见月日法。

五步

木，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复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复顺，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见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见一岁，行一次而后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万三千四百五十一分。一见，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顺，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顺，迟，日行四十六分度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见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见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一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万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一复，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复留，三十三日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复顺，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见三百四十日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余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万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万六千五百七十分。一见，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五分，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万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见，去日半次，顺，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复留，十日而旋。复顺，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见六百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三，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五分。一见，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曰日行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见，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顺，日行七分度六，七日。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八日而伏。凡见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见、伏，六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万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见，去日半次。顺，［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顺，迟，日行七分度六，七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一日而伏。凡见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百五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见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复，百一十五日一亿二千二百二万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统术

推日月元统，置太极上元以来，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余不盈统者，则天统甲子以来年数也。盈统，除之，余则地统甲辰以来年数也。又盈统，除之，余则人统甲申以来年数也。各以其统首日为纪。

推天正，以章月乘入统岁数，盈章岁得一，名曰积月，不盈者名曰闰余。闰余十二以上，岁有闰。求地正，加积月一；求入正，加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积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积日，不盈者名曰小余。小余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积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余。数从统首日起，算外，则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十三。小余盈日法得一，从大余，数除如法。求弦，加大余七，小余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闰余所在，以十二乘闰余，加七得一。盈章中，数所得，起冬至，算外，则中至终闰盈。中气在朔若二日，则前月闰也。

推冬至，以策余乘入统岁数，盈弦法得一，名曰大余，不盈者名曰小余。除数如法，则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节，加大余四十五，小余千一十。求二十四气，三其小余，加大余十五，小余千一十。

推中部二十四气，皆以元为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统法分之七十七。中央各十八日，统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后，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积日，以统法乘之，以十九乘小余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统法得一度。数起牵牛，算外，则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岁乘月小余，以减合晨度。小余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余，盈统法得一度，以减合晨度。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余为实，各盈分母为法，数起于子，算外，则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会余岁积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数所得，起其正，算外，则食月也。加时，在望日冲辰。

纪术

推五星见复，置太极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乘大终见复数，盈岁数得一，则定见复数也。不盈者名曰见复余。见复余盈其见复数，一以上见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见中次，以见中分乘定见复数，盈见中法得一则积中也。不盈者名曰中余。以元中除积中，余则中元余也。以章中除之，余则入章中数也。以十二除之，余则星见中次也。中数从冬至起，次数从星纪

起，算外，则星所见中次也。

推星见月，以闰分乘定见复数，以章岁乘中余从之，盈见月法得一，并积中，则积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余。以元月除积月余，名曰月元余。以章月除月元余，则入章月数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闰之岁，除十三入章。三岁一闰，六岁二闰，九岁三闰，十一岁四闰，十四岁五闰，十七岁六闰，十九岁七闰。不盈者数起于天正，算外，则星所见月也。

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余，盈元法得一，名曰积日，不盈者名曰小余。小余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数除积日如法，算外，则冬至也。

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余，盈日法得一，名曰积日，余名曰小余。小余三十八以上，月大。数除积日如法，算外，则星见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数，以中法乘中余，以见中法乘其小余并之。盈见中日法得一，则入中日入次度数也。中以至日数，次以次初数，算外，则星所见及日所在度数也。求夕，在日后十五度。

推入月日数，以月法乘月余，以见月法乘其小余并之，盈见月日法得一，则入月日数也。并之大余，数除如法，则见日也。

推后见中，加积中于中元余，加后中余于中余，盈其法得一，从中元余，除数如法，则后见中也。

推后见月，加积月于月元余，加后月余于月余，盈其法得一，从月元余，除数如法，则后见月也。

推至日及人中次度数，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数，如上法。

推晨见加夕，夕见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见以来日数，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数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为实，分母为法。其两有分者，分母分度数乘全，分子从之，令相乘为实，分母相乘为法，实如法得一，名曰积度。数起星初见所在宿度，算外，则星所在宿度也。

岁术

推岁所在，置上元以来，外所求年，盈岁数，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为法，如法得一，名曰积次，不盈者名曰次余。积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数从星纪起，算尽之外，则所在次也。欲知太岁，以六十除积次，余不盈者，数从丙子起，算尽之外，则太岁日也。

赢缩。传曰："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五星之赢缩不是过也。过次者殃大，过舍者灾小，不过者亡咎。次度。六物者，岁时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

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于夏为十一月，商为十二月，周为正月。终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于夏为十二月，商为正月，周为二月。终于危十五度。

诹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营室十四度，惊蛰。今日雨水，于夏为正月，商为二月，周为三月。终于奎四度。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日惊蛰。中娄四度，春分。于夏为二月，商为三月，周为四月。终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谷雨，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终于毕十一度。

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于夏为四月，商为五月，周为六月。终于井十五度。

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于夏为五月。商为六月，周为七月。终于柳八度。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

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于夏为七月，商为八月，周为九月。终于轸十一度。

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于夏为八月，商为九月，周为十月。终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于夏为九月，商为十月，周为十一月。终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终于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营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六。 觜二。 参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岁为百七十一岁，而九道小终。九终千五百三十九岁而大终。三终而与元终。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九会。阳以九终，故曰有九道。阴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阳名成功，故九会而终。四营而成易，故四岁中余一，四章而朔余一，为篇首，八十一章而终一统。

一，甲子元首。汉太初元年。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三十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统。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壬辰。 庚寅。 戊子。丙戌，季。

甲申三统。辛巳。 乙卯。丁丑。文王［四］十二年。乙亥。［微二十六年］。壬申。 庚午。 戊辰。 丙寅，孟。愍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三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丁巳。周公五年。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元四年。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午。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己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己亥。 丙申。 甲午。 壬辰。庚寅。成十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己酉。 六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己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惠三十八年］。 己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河平元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三十二，丙申。

四十一，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己丑。 六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辛未。 己巳。 丁卯。 乙丑，季。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献十五年。 辛亥。 己酉。丁未。 乙巳，孟。商太甲元年。楚元三年。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

二，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己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巳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炀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 丁亥。康四年。甲申，孟。

七，壬戌。始建国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 六十一，己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己。 辛卯。 己丑。 丙戌。 甲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己巳。定七年。 丙寅。 甲子，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僖五年。戊申。 丙午。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己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 己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辰，季。

壬寅。 己亥。 丁酉。 乙未。 癸巳。懿九年。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余三十九，小余六十一，数除如法，各从

其统首起。求其后章，当加大余三十九，小余六十一，各尽其八十一章。

推篇，大余亦如之，小余加一。求周至，加大余五十九，小余二十一。

世经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为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砲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

太昊帝　《易》曰：“砲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砲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砲牺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其非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

炎帝　《易》曰：“砲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　《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坂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少昊帝　《孝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颛顼帝　《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帝喾　《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周迁其

乐，故《易》不载。周人禘之。

唐帝　《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硃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

虞帝　《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之妫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于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

伯禹　《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成汤　《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

《三统》，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岁，岁在大火房五度，故《传》曰："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后为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BD51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终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万二千一百一十三岁，其八十八纪，甲子府首，入伐桀后百二十七岁。

《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统之二会首也。后八岁而武王伐纣。

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三统》，上元至伐纣之岁，十四万二千一百九岁，岁在鹑火张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故《书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作《太誓》。”八百诸侯会。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以箕子归，十三年也。故《书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洪范》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岁亦在鹑火，故《传》曰：“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传》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故《传》曰：“月在天驷。”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传》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黿。”《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序》曰：“一月戊午，师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是岁也，闰数余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故《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六年戊午，距炀公七十六岁，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诰》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诰》篇曰：“戊辰，王在新邑，C02C祭岁。命作策，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B047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

《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言晋侯燮、鲁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考公，《世家》：即位四年，及炀公熙立。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岁。

《世家》：炀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及微公BD51立，□。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丙子，距献公七十六岁。

《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厉公翟立，擢。厉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及献公具立。献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卯，距懿公七十六岁。

《世家》：献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执立，嚣。慎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戏。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甲午，距惠公七十六岁。

《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称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癸酉，距釐公七十六岁。

《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隐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　隐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轨立。此元年上距伐纣四百岁。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庄公同立。

庄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启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距成公七十六岁。

是岁距上元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岁，得孟统五十三章首。故

《传》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童谣云：“丙子之辰，龙尾伏辰，C17A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CA64CA64，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灭虢。言历者以夏时，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岁，岁在大火。故《传》曰晋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董因曰：“君之行，岁在大火。”后十二年，釐之十六岁，岁在寿星。故《传》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塊而与之。子犯曰：“天赐也，后十二年，必获此土。岁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后八岁，B341之二十四年也，岁在实沈，秦伯纳之。故《传》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参人，必获诸侯。”

《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兴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旦冬至二十九岁。是岁闰余十三，正小雪，闰当在十一月后，而在三月，故《传》曰“非礼也”。后五年，闰余十，是岁亡闰，而置闰。闰，所以正中朔也。亡闰而置闰，又不告朔，故《经》曰“闰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传》曰：“不告朔，非礼也。”

《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岁。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岁。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鲁史书：“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言时实行以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于天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岁，岁在星纪，故《经》曰：“春无冰。”《传》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三十年岁在C330訾。三十一年岁在降娄。是岁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会于承匡之岁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为日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故《传》曰：绛县老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师旷曰：“C23B成子会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则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春秋》：襄公即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岁在析木，十年，岁在颛顼之虚，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岁，五月有

丙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见，宋、卫、陈、郑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岁，是辛亥后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闰。故《传》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岁在星纪，距辛亥百四十五岁，盈一次矣。故《传》曰："越得岁，吴伐之，必受其咎。"

《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庚午，距元公七十六年。

《春秋》：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蒋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传》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诗》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自《春秋》尽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六国《春秋》：哀公后十三年逊于邾，子悼公曼立，宁。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己酉，距康公七十六岁。元公，《世家》：即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显。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奋立。恭公，《世家》：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戊子，距缗公七十六岁。康公，《世家》：即位九年，子景公偃公。景公，《世家》：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子缗公贾立。缗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卯，距楚元七十六岁。缗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子顷公仇立。顷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灭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

秦伯昭王，《本纪》：无天子五年。孝文王，《本纪》：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周灭后六国也。庄襄王，《本纪》：即位三年。始皇，《本纪》：即位三十七年。二世，《本纪》：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岁。

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距上元年十四万三千二十五岁，岁在大棣之东井二十二度，鹑首之六度也。故《汉志》曰：岁在大棣，名曰敦牂，太岁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历》以为丙午，距元朔七十六岁。著《纪》，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纪》，即位七年。

高后，著《纪》，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后七年，著《纪》，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后三年，著《纪》，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岁。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故《汉志》曰：岁名困敦，正月岁星出婺女。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各四年，后二年，著《纪》，即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凤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纪》，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各四年，黄龙一年，著《纪》，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甲子，以为纪首。是岁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会，不得为纪首。距建武七十六岁。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宁一年，著《纪》，即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绥和二年，著《纪》，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寿二年，著《纪》，即位六年。

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

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

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阴入伏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以明，习俗以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至宣帝时，琅邪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

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諃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繇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以纤微憔瘁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异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暢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B324》，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B324》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此之谓也。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锽锽，磬管锵锵，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齐人馈鲁而孔子行。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鏘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

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兒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诗曰：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鬻鬻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眇々，经纬冥冥。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轃。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清明DBCB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行乐交逆，《箫》、《勺》群慝。肃为济哉，盖定燕国。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

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

丰草萋，女罗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治本约，泽弘大。加被宠，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寿。

都荔遂芳，C07BC07E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桂华》。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美若》。

□岂々即即，师象山则。乌呼孝哉，案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告灵既飨，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问不忘。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令问在旧，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诗曰：

练时日，侯有望，F869B05E萧，延四方。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放，震澹心。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D426并，绰奇丽，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E067，曳阿锡，佩珠玉。侠嘉夜，C15F兰芳，淡容与，献嘉觞。

《练时日》一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BA3A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帝临》二

青阳开动，根C14B以遂，膏润并爱，C738行毕逮。霆声发荣，壩处顷听，枯槁复产，乃成厥命。众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堪々，惟春之祺。

《青阳》三 邹子乐

硃明盛长，敷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

《硃明》四 邹子乐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奸伪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

《西颢》五 邹子乐

玄冥陵阴，蛰虫盖臧，草木零落，抵冬降霍。易乱除邪，革正异

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籍敛之时，掩收嘉谷。

《玄冥》六 邹子乐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继统共勤，顺皇之德，鸾路龙鳞，罔不B967饰。嘉笾列陈，庶几宴享，灭除凶灾，烈腾八荒。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

《惟泰元》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E06B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硃。DA78磬金鼓，灵其有喜，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盛胜实俎进闻膏，神奄留，临须摇。长丽前C37A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诗应律B436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鶂，神夕奄虞盖孔享。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罢“黼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日出入》九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BE21傥，精权奇，B437浮云，晻上驰。体容与，BD66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

阖，观玉台。

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天马》十

天门开，詄荡荡，穆并聘，以临飨。光夜烛，德信著，灵浸鸿，长生豫。大硃涂广，夷石为堂，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星留俞，塞陨光，照紫幄，珠熉黄。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神裴回若留放，殣冀亲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D54F上天知厥时。泛泛滇滇从高斿，殷勤此路胪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隐溢四方。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

《天门》十一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B36E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F363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齐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B659B659四塞，假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

《后皇》十四

华烨烨，固灵根。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神之揄，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神安坐，鵕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沛施晁，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莽若云，增阳波。遍胪欢，腾天歌。

《华烨烨》十五

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B476嘉坛，椒兰芳，璧玉精，垂华光。益亿年，美始兴，交于神，若有承。广宣延，咸毕觞，灵舆位，偃蹇骧。卉汩胪，析奚遗？淫渌泽，汪然归。

《五神》十六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B438，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B439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掩回辕，F063长驰，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风，B437归云，抚怀心。

《朝陇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

《象载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昼掩E425。百君礼，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濊，辑万国。灵禗禗，象舆轙，票然逝，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

《赤蛟》十九

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颂》，乃上本有BA5F、姜原，B43A、稷始生，玄王、公刘、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汤、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兴，下及辅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属，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功德既信美矣，褒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是以光名著于当世，遗誉垂于无穷也。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二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BB7B员二人，给《盛德》主调F3F8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

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

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

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祆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硃儒当鞫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

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

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騂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卷二十四 食货志第四

上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茂迁有无，万国作B376。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D733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

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CA56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ED54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

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

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C03D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

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B04B。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B04B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B04B，长终亩。一亩三B04B，一夫三百B04B，而播种于B04B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B679，黍稷DE3EDE3E。”芸，除草也。B679，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DE3EDE3EDE3E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E346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

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钅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

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諃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下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其后百余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

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CA36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CA36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

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硃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当是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

弘以实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先是十余岁，河决，灌梁、楚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值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至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小，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初，式不愿为官，上强拜之，稍迁至齐相。语自在其《传》。

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苛刻为九卿，直指夏兰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诛矣。

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汤又与异有隙，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汤治。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脣。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

是岁，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直工大奸乃盗为之。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C84A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赈焉。

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行西逾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宫储，设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粤反，西羌侵边。天子为山东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

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轻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

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焉。

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宣、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黄金重一斤，直钱万。硃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

元龟B77A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

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

凡宝货三物，六名，二十八品。

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其金、银与它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

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CE6D、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落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

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而汉兵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赞曰：《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书》云“茂迁有无”，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弗知发”。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徠。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

卷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

上

《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是以圣王为之典礼。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神异业，敬而不黩，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求不匮。

及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家为巫史，享祀无度，黩齐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亡相侵黩。

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死为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

《虞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乐，三帛二生一死为贽。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者，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后十三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黩，二龙去之。其后十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乃迁烈山子柱，而以周弃代为稷祠。后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祆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后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是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嫚也。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

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

后十三世，世益衰，礼乐废。幽王无道，为犬戎所败，平王东徙雒邑。秦襄公攻若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其后十四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弗道。

作鄜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名曰陈宝。

作陈宝祠后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

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后十三年，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而后世皆曰上天。

穆公立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蔡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于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黍，北里禾，所以为盛；江、淮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

北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群翔，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是岁，秦穆公纳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后五十年，周灵王即位。时诸侯莫朝周，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弗从，而周室愈微。后二世，至敬王时，晋人杀苌弘。

是时，季氏专鲁，旅于泰山，仲尼讥之。

自秦宣公作密畤后二百五十年，而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当复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见后七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后百一十岁，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自赧王卒后七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周祀绝。后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称皇帝。

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鬯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功业。于是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祠，席用苴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上，禅于梁父。其礼颇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记。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既黜，不得与封禅，闻始皇遇风雨，即讥之。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竟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阴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北，盖岁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到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及秦始皇至海上，则方士争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几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到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胡亥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皇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说曰：“始皇上泰山，为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迭兴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B925，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蜀之岷山也。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山川。而牲亦牛犊，牢具、圭、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车一乘，駵驹四。

霸、产、丰、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壻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丰、镐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畤驹四匹，木寓龙一驷，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党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诸神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及高祖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时日。

其后二岁，或言曰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

高祖十年春，有司清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明年，以岁比登，诏有司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河、湫、汉水，玉加各二；及诸祀皆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

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公孙臣言非是，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薄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祠以五牢。

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平所言皆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数岁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磈氏馆。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

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常从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十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毫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泰一于忌泰一坛旁。

后二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明年，齐人少翁以方见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

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帛书以饭牛，阳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问之，果为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共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书，其名曰"画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憙。其事秘，世莫知也。

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还过雒阳，下诏封周后，令奉其祀。语在《武纪》。上始巡幸郡县，浸寻于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王死，它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入，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侍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

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河，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飞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弟，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掔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上行，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焉。有鹿过，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茂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B43C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天祜。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周颂》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之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视宗祢庙，臧于帝庭，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定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

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冕候，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言，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首，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卬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于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幸甘泉。今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泰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牦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腏，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余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晁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壹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鋒，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

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馆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骑，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凉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如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视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上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几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上因东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

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缙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泰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止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D9EE牛、象、犀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下诏改元封元年。语在《武记》。又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乃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是岁旱。天子既出亡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湛祠而去。

下

是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若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令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西河归，幸河东祠后土。

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止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如郊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还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阴，祠后土。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毋修封。其赞飨曰：“天增援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几遇之。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几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

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它礼如故。

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名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犊黄焉。

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止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夏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

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

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云。

后五年，上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是岁，雍县无云如雷者三，或如虹气苍黄，若飞鸟集木或阳宫南，声闻四百里。陨石二，黑如F341，有司有以为美祥，以荐宗庙。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公孙卿犹以大人之迹为解。天子犹羁縻不绝，几遇其真。

诸所兴，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大祝领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过则祠，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

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

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用腄，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杜、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谴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疏谏门："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

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EA69，公刘发迹于E1D9，大王建国于支阝、梁，文、武兴于丰、镐。由此言之，则支阝、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支阝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口兼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藏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

上自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集礻殳翎，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后间岁，凤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其冬，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东，祠后土，赦天下。后间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虚铜人皆生长，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后间岁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间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单于于甘泉宫。至冬而崩。凤凰下郡国凡五十余所。

元帝即位，遵旧仪，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

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议罢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诸园寝庙皆罢。后元帝寝疾，梦神灵谴罢诸庙祠，上遂复焉。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语在《韦玄成传》。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

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以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瘞E85F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外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于是衡、谭奏议曰：“陛下圣德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务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天子从之。

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瘞鸾路、骅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骅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

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本雍旧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若诸布、诸严、诸逐，皆罢。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秦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援。《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

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

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C936，言有神仙、祭。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无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EC40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上善其言。

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鄴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瀹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祐；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禋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畤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共张，无解已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乃三月甲子，震电灾林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征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比！《诗》曰‘率由旧章’。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后数年，成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憙。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祐。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

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明年，夏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后三年，哀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穀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后平伏诛，乃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祐，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硃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玄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E85F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后孝弟之道备，而神祇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

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阳。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后莽又奏言：“《书》曰‘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说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名实不相应。《礼记》祀典，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皆复于南、北郊。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完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诗》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穀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粱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

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语在其《传》。

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耑锐，若见若不见，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四星曰天C964。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记，皆系于斗。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禄，六曰司灾。在魁中，贵人之牢。魁下六星两两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柄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蜂。有名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天一、枪、C964、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王失计。房为天府，曰天驷。其阴，右骖。旁有两星曰衿。衿北一星曰辖。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众者实，其中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

左角，理；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

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为宗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

南宫硃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筐卫十二星，籓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左右，掖门。掖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后聚十五星，曰哀乌郎位；旁一大星，将位也。月、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皆群下不从谋也。金、火尤甚。廷籓西有随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东井为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为败，东井西曲星曰戊；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为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戊，祸成井，诛成质。

柳为鸟喙，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宫，主急事。张，嗉，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

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库有五车。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亡处车马。

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奎曰封豨，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B068积。

昴曰旄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B16D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

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锐，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天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

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南郊。

北营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军西为垒，或曰戊。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入，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危东六星，两两而比，曰司寇。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横。天横旁，江星。江星动，以人涉水。

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在星，上将；左，左将：右，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安静中度，吉。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祆见其舍也。

岁星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类星，末类彗，长二丈”。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C964，本类星，末锐，长四尺。”缩西南，《石氏》“见EF67云，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枪，左右锐，长数丈”。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如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EF67，本类星，末锐，长数丈”。《石氏》“枪、EF67、C964、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余日乃入，《甘氏》“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出而易，“所当之国，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及失地，若国君丧”。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居之三月国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国

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与俱出入，国绝祀。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殃还至者，虽大当小；居之久殃乃至者，当小反大。已去复还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动者，绕环之，及乍前乍后，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荧惑出则有大兵，入则兵散。周还止息，乃为其死丧。寇乱在其野者亡地，以战不胜。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荧惑，天子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为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为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当出不出，当入不入，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国。一曰，天下BA3A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BA3A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国。未当出而出，未当入而入，天下举兵，所当之国亡。当期而出，其国昌。出东为东方，入为北方；出西为西方，入为南方。所居久，其国利；易，其乡凶。入七日复出，将军战死。入十日复出，相死之。入又复出，人君恶之。已出三日而复微入，三日乃夏盛出，是为奕而伏，其下国有军，其众败将北。已入三日，又复微出，三日乃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帅师虽众，敌食其粮，用其兵，虏其帅。出西方，失其行，夷狄败；出东方，失其行，中国败。一曰，出蚤为月食，晚为天祆及彗星，将发于亡道之国。

太白出而留桑榆间，病其下国。上而疾，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为乱纪，人民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浅凶；埤，浅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角，敢战吉，不敢战凶；击角所指吉，逆之凶。进退左右，用兵进退左右吉，静凶。圜以静，用兵静吉EE50凶。出则兵出，入则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战。

太白者，犹军也，而荧惑，忧也。故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舒。出太白之阴，有分军；出其阳，有偏将之战。当其行，太白还之，破军杀将。

辰星，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夷狄败，中国胜；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败，夷狄胜。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辰星不出，太白为客；辰星出，太白为主人。辰星与太白不相从，虽有军不战。辰星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不去，将死。正其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不出，客亡地。视其所指，以名破军。辰星绕环太白，若斗，大战，客胜，主人吏死。辰星过太白，间可槭剑，小战，客胜；居太白前旬三日，军罢；出太白左，小战；历太白右，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

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战胜。所直之辰顺其色而角者胜，其色害者败。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右肩，青比参左肩，黑比奎大星。色胜位，行胜色，行得尽胜之。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出蚤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祅。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与它星遇而斗，天下大乱。出于房、心间，地动。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填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国得土，不乃得女子。当居不居，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忧。居宿久，国福厚；易，福薄。当居不居，为失填，其下国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赢，为王不宁；缩，有军不复。一曰，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凡五星，岁与填合则为内乱，与辰合则为变谋而更事，与荧惑合则为饥，为旱，与太白合则为白衣之会，为水。太白在南，岁在北，名曰牝牡，年谷大孰。太白在北，岁在南，年或有或亡。荧惑与太白合则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与填合则为忧，主孽卿；与辰合则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填与辰合则将有覆军下师；与太白合则为疾，为内兵。辰与太白合则为变谋，为兵忧。凡岁、荧惑、填、太白四星与辰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一曰，火与水合为淬，与金合为铄，不可举事用兵。土与金合国亡地，与木合则国饥，与水合为雍沮，不可举事用兵。木与金合斗，国有内乱。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

星相远者殃无伤也，从七寸以内必之。

凡月食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杀，太白强国以战，辰以女乱。月食大角，王者恶之。

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汤，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

凡五星色：皆圜，白为丧为旱，赤中不平为兵，青为忧为水，黑为疾为多死，黄吉；皆角，赤犯我城，黄地之争，白哭泣之声，青有兵忧，黑水。五星同色，天下BA3A色，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凡五星，岁，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填，缓则不建，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辰，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凡以宿星通下之变者，维星散，句星信，则地动。有星守三渊，天下大水，地动，海鱼出。纪星散者山崩，不即有丧。龟、鳖星不居汉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车，大水。荧惑入积水，水，兵起；入积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极后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后有三星，名曰维星。散者，不相从也。三渊，盖五车之三柱也。天纪属贯索。积薪在北戍西北。积水在北戍东北。

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出以北。一曰，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燕、赵，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赵，卯郑，辰邯郸，已卫，午秦，末中山，申齐，酉鲁，戌吴、

越，亥燕、代。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吴、楚之疆，候荧惑，占鸟衡。燕、齐之疆，候辰星，占虚、危。宋、郑之疆，候岁星，占房、心。晋之疆，亦候辰星，占参、罚。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EE50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

凡五星，早出为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五星赢缩，必有天应见杓。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星正月晨出东方，《石氏》曰名监德，在斗、牵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历》在营室、东壁。

在卯曰单阏。二月出，《石氏》曰名降人，在婺女、虚、危。《甘氏》在虚、危。失次，杓，有水灾。《太初》在奎、娄。

在辰曰执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营室、东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娄。《甘氏》同。《太初》在参、罚。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启明，在胃、昴、毕。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东井、舆鬼。

在未曰协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长烈，在觜觿、参。《甘氏》在参、罚。

《太初》在注、张、七星。

在申曰涒君滩。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晋，在东井、舆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轸。

在酉曰作詻八月出。《石氏》曰名长壬，在柳、七星、张。失次，

杓，有女丧、民疾。《甘氏》在注、张。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轸。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

在亥曰大渊献。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轸、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牵牛。

在丑曰赤奋苦。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虚、危。

《甘氏》、《太初历》所以不同者，以星赢缩在前，各录后所见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夫历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传》曰："日月食尽，主位也；不尽，臣位也。"《星传》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历纪推月食，与二星之逆亡异。荧惑主内乱，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乱臣贼子师旅数起，刑罚失中，虽其亡乱臣贼子师旅之变，内臣犹不治，四夷犹不服，兵革犹不寝，刑罚犹不错，故二星与月为之失度，三变常见；及有乱臣贼子伏尸流血之兵，大变乃出，甘、石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诗》云："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日食则不臧矣。"谓之小变，可也；谓之正行，非也。故荧惑必行十六舍，去日远而颛恣。太白出西方，进在日前，气盛乃逆行。及月必食于望，亦诛盛也。

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所以，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星。其状类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黄。

六贼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司诡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咸汉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

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维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城邑乱。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名曰归邪。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人。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亦金散气，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格泽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锐。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色，象伏鳖。

枉矢，状类大流星，蛇行而苍黑，望如有毛目然。

长庚，广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起兵。

星坠至地，则石也。

天暒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

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若日之南北失节，晷过而长为常寒，退而短为常□奥。此寒□奥之表也，故曰为寒暑。一曰，晷长为潦，短为旱，奢为扶。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

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秋、秋分，西从白道；立冬、冬至，北从黑道；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然用之，一塊房中道。青赤出阳道，白黑出阴道。若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

凡君行急则日行疾，君行缓则日行迟。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为候。日东行，星西转，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牵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则星西转疾，事势然也。故过中则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则迟，君行缓之象也。

至月行，则以晦朔决之。日冬则南，夏则北；冬至于牵牛，夏至于东井。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

箕星为风，东北之星也。东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东北丧朋，及《巽》在东南，为风；风，阳中之阴，大臣之象也，其星，轸也。月去中道，移而东北入箕，若东南入轸，则多风。西方为雨；雨，少阴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毕，则多雨。故《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传》曰“月入毕则将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阴盛也。《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言失中道而东西也。故《星传》曰：“月南入牵牛南戒，民间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则下人谋上。”

一曰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冬至日南极，晷长，南不极则温为害；夏至日北极，晷短，北不极则寒为害。故《书》曰“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也。政治变于下，日月运于上矣。月出房北，为雨为阴，为乱为兵；出房南，为旱为夭丧。水旱至冲而应，及五星之变，必然之效也。

两军相当，日晕等，力均；厚长大，有胜；薄短小，亡胜。重抱，大破亡。抱为和，背为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立兵破军，若曰杀将。抱且戴，有喜。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有利，后有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虽胜亡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锐，有者下大流血。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不然，食尽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时，用名其国。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常山以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锐；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锐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道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二十里见。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捎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战。精白，其芒低者，战胜；其前赤而印者，战不胜。陈云如立垣。杼云类杼。柚云抟而耑锐。杓云如绳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云者，类斗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

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泉，金宝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故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整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

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不濡，见则其城被甲而趋。

夫雷电、赮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书者亡不司。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B43D，川塞溪垘；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润息槁枯；宫庙廓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与人逢移。讹言，诚然。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壹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四明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跌，为稷；跌至晡，为黍；晡至下晡，为叔；下晡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当其时，深而多实；亡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少实；有云风，亡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亡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孰五斗米顷，大败。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雨雪，寒，岁恶。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即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必然察太岁所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来，宜蚕；从西方来，若旦有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麋鹿解角，兰根出，泉出踊，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粤，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二十诸候七国相王，言从横者继踵，而占天文者因时务论书传，故其占验鳞杂米盐，亡可录者。

周卒为秦所灭。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后秦遂以兵内兼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又荧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杀，二世即位，残骨肉，戮将相，太白再经天。因以张楚并兴，失相跆籍，秦遂以亡。

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射，灭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执矢者亦不正，以象项羽执政乱也。羽遂合从，坑秦人，屠咸阳。凡枉矢之流，以乱伐乱也。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候。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必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辰星出四孟。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后二年，汉灭楚。

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是岁高皇帝自将兵击匈奴，至平城，为冒顿单于所围，七日乃解。

十二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晏驾。

孝惠二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地动，阴有余；天裂，阳不足：皆下盛强将害上之变也。其后有吕氏之乱。

孝文后二年正月壬寅，天EF67夕出西南。占曰："为兵丧乱。"其六

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云中，汉起三军以卫京师。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于东井。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壬公。东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野，是岁诛反者周殷长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于危。占曰："为雍沮，所当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将覆军。危，齐也。"其七月，火东行，行毕阳，环毕东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乃东行。占曰："为丧死寇乱。毕、昴，赵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占曰："为变谋，为兵忧。婺女，粤也，又为齐。"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于张。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张，周地，今之河南也，又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占曰："其国绝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于斗。占曰："为淬，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斗，吴也，又为粤。"是岁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为王，王淮阳、汝南、河间、临江、长沙、广川。其三年，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七国反。吴、楚兵无至攻梁，胶西、胶东、淄川三国攻围齐。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吴、楚之敝，遂败之。吴王亡走粤，粤攻而杀之，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咸伏其辜，齐王自杀。汉兵以水攻赵城，城坏，王自杀。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为王，王胶西、中山、楚。徙济北为淄川王，淮阳为鲁王，汝南为江都王。七月，兵罢。天狗下，占为"破军杀将。狗，又守御类也，天狗所降，以戒守御。"吴、楚攻梁，梁坚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填星在娄，几入，还居奎，奎，鲁也。占曰："其国得地为得填。"是岁鲁为国。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东并，行阴，又以九月己未入舆鬼，戊寅出。占曰："为诛罚，又为火灾。"后二年，有栗氏事。其后未央东阙灾。

中元年，填星当在觜觿，参，去居东井。占曰："亡地，不乃有女忧。"其二年正月丁亥，金、木合于觜觿，为白衣之会。三月丁酉，彗星夜见西北，色白，长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见。占曰："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东进。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伤成于戊。木为诸侯，诛将行于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见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可长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

出，必有乱臣。房、心间，天子宫也。”是时，梁王欲为汉嗣，使人杀汉争臣袁盎。汉按诛梁大臣，斧戊用。梁王恐惧，布车入关，伏斧戊谢罪，然后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于虚，相去一寸。占曰：“为铄，为丧。虚，齐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于东井。占曰：“为白衣之会。井，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于参。占曰：“国不吉。参，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阳王、济阴王死。六月，成阳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临邸第。

后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于舆鬼之东北，不至柳，出舆鬼北可五寸。占曰：“为铄，有丧。舆鬼，秦也。”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张，历太微。干紫宫，至于天汉。《春秋》“星孛于北斗，齐、宋、晋之君皆将死乱。”今星孛历五宿，其后济东、胶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杀，淮阳、衡山谋反而诛。

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纪，至织女。占曰：“织女有女变，天幻为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动，其后陈皇后废。

六年，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是岁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占曰：“为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单于将十万骑入武州，汉遣兵三十余万以待之。

元光中，天星尽摇，上以问候星者。对曰：“星摇者，民劳也。”后伐四夷，百姓劳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将以马起兵也。”一曰：“马将以军而死耗。”其后以天马故诛大宛，马大死于军。

元鼎中，劳惑守南斗。占曰：“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守之久，其国绝祀。南斗，越分也。”其后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汉兵诛之，灭其国。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其后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摇。《星传》曰：“客星守招摇，蛮夷有乱，民死君。”其后汉兵击大宛，斩其王。招摇，远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汉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吴莫如见蓬星出西方天市东门，行过河鼓，入营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乱臣戮死于市。”后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复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复下，将有戮死者。后太白出东方，入咸池，东下入东井。人臣不忠，有谋上者。后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东藩第一星，北东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邪臣伏诛。荧惑在娄，逆行至奎，法曰“当有兵”。后太白入昴。莫如曰：“蓬星出西方，当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东井。太微廷，出东门，没有死将。”后荧惑出东方，守太白。兵当起，主人不胜。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法曰“国恐，有诛”。其后左将宫桀、骠骑将军安与长公主、燕刺王谋作乱，咸伏其肆，兵诛乌桓。

元凤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宫中斗枢极间。占曰：“为兵。”其五年六月，发三辅郡国少年谐北军。五年四月，烛星见奎、娄间。占曰：“有土功，胡人死，边城和”。其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二月，度辽将军范明支击乌桓还。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时有黑云，状如焱风乱鬊，转出西北，东南行，转而西，有顷亡。占曰：“有云如众风，是谓风师，法有大兵”。其后兵起乌孙，五将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乙酉，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众星随之，众皆随从也。天文以东行为顺，西行为逆，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轸东北，干太微，入紫宫。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顷，声如雷，三鸣止。占曰：“流星入紫宫，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宫军晏驾。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与参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与翼出，皆为蚤。占曰：“大臣诛。”其后荧惑守房之钅句钤，钅句钤，天子之御也。占曰：“不太仆，则奉车，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宫也。房为将相，心为子属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将相也。”是日，荧惑入舆鬼天质。占曰：“大臣有诛者，名曰天贼在大人之侧。”

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荧惑，荧惑在角、亢。占曰：“忧在宫中，非贼而盗也。有内乱，谗臣在旁。”其辛酉，荧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宫，荧惑入之，有贼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间，东南指，长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奸人在宫廷间。”其丙寅，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东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远二年。”是时，楚王延寿谋逆自杀。四年，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将军霍禹、范明友、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皆谋反，咸伏其辜。

黄龙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东北可九尺，长丈余，西指，出阁道间，至紫宫。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见昴分，居卷知东可五尺，青白色，炎长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巨鹿都尉谢君男诈为神人，论死，父免官。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黄色，长八尺所，后数日长丈余，东北指，在参分。后二岁余，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烛地，长可四丈，大一围，动摇如龙蛇形。有顷，长可五六丈，大四围所，诎折委曲，贯紫宫西，在斗西北子亥间，后诎如环，北方不合，留一刻所。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是时，帝舅王凤为大将军，其后宣帝舅子王商为丞相，皆贵重任政。凤妒商，谮而罢之。商自杀，亲属皆废黜。

四年七月，荧惑逾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时岁星在关星西四尺所，萤惑初从毕口大星东东北往，数日至，往疾去迟。占曰：“荧惑

与岁星斗，有病君饥岁。”至河平元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时昆明东观。

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见，时在舆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食填星，流民千里。”

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关。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东井轩辕南B05D大星尺余，岁星在其西北尺所，荧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从西方来，填星贯舆鬼，先到岁星次，荧惑亦贯舆鬼。十一月上旬，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谓惊位，是谓绝行，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杀歆。三年九月甲戌，东郡庄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群党为盗，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三月辛卯，左将军千秋卒，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贺薨。

阳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国有忧，若有大丧。房、心为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闰月庚午，飞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汉使匈奴。”明年，鸿嘉元年正月，匈奴单于雕陶莫皋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将杨兴使吊。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东方有赤色，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南方有大四五围，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地灭。占曰：“东方客之变气，状如树木，以此知四方欲动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并等谋反，贼杀陈留太守严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皆诛死。庚子，出阳铁官亡徒苏令等杀伤吏民，篡出囚徒，取库兵，聚党数百人为大贼，逾年经历郡国四十余。一日有两气同时起，并见，而并、令等同月俱发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时，天暝晏，殷殷如雷声，有流星头大如缶，长十余丈，皎然赤白色，从日下东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鸡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国皆言星陨。《春秋》星陨如雨为王者失势诸侯起伯之异也。其后王莽遂颛国柄。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

绥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从东南入北斗，长数十丈，二刻所息。

占曰：“大臣有系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长坐执左道下狱死。

二年春，荧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三月丙戌，宫车晏驾。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时，有著天白气，广如一匹布，长十余丈，西南行，讠雚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传曰：“言之不从，则有犬祸诗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讠雚晔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十二月，白气出西南，从地上至天，出参下，贯天厕，广如一匹布，长十余丈，十余日去。占曰：“天子有阴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诏曰：“皇帝宽仁孝顺，奉承圣绪，靡有解怠，而久病未廖。夙夜惟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复古，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

元寿元年十一月，岁星入太微，逆行干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贤免大司马位，归第自杀。

卷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

上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F761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B06A。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C774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促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促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EBBC稼穑。”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

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雾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时，叔孙乔如出奔，公子偃诛死。一曰，时晋执季孙行父，又执公，此执辱之异。或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岁晋有DBB3陵之战，楚王伤目而败。属常雨也。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廖，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海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严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適庶数更，故致大灾。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争，九月不得葬。《公羊传》曰，大灾，疫也。董仲舒以为，鲁夫人淫于齐，齐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国君，民之父母；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故天灾所予也。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穀梁》以为愍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釐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

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釐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臧乐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臧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星。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穀梁》以为宣宫，不言谥，恭也。刘向以为时鲁三桓子孙始执国政，宣公欲诛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孙归父如晋谋。未反，宣公死。三家谮归父于成公。成公父丧未葬，听谗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齐，故天灾宣宫，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亲而亡礼，犹宣公杀子赤而立。亡礼而亲，天灾宣庙，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为成居丧亡哀戚心，数兴兵战伐，故天灾其父庙，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庙也。一曰，宣杀君而立，不当列于群祖也。

襄公九年“春，宋灾”。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出奔鲁。《左氏传》曰，宋灾，乐喜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具绠缶，备水器，畜水潦，积土涂，缮守备，表火道，储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饬众官，各慎其职。晋侯闻之，问士弱曰：“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入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亡象，不可知也。”说曰：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东方，而咮、七星、鸟首正在南方，则用火；季秋，星入，则止火，以顺天时，救民疾。帝嚳则有祝融，尧时有阏伯，民赖其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孙，代阏伯后主火星。宋，其后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灾。贤君见变，能修道以除凶；乱君亡象，天不谴告，故不可必也。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大子座，应火不炎上之罚也。

《左氏传》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郑灾”。是春三月，郑人铸刑书。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臧争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为？”说曰：火星出于周五月，而郑以三月作火铸鼎，刻刑辟书，以为民约，是为刑器争辟，故火星出，与五行之火争明为灾，其象然也，又弃法律之占也。不书于经，时不告鲁也。

九年“夏四月，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刘向以为先是陈侯弟招杀陈太子偃师，皆外事，不因其宫馆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左氏经》曰“陈灾”。《传》曰“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说曰：颛顼以水王，陈其族也。今兹岁在星纪，后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陈将复封”。楚之先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上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鹑火，五十二年而陈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灭陈。

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恤国政，与周室同行。阳失节则火灾出，是以同日灾也。刘向以为，宋、陈，王者之后；卫、郑，周同姓也。时周景王老，刘子、单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晁。子晁，楚之出也。及宋、卫、陈、郑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后三年，景王崩，王室乱，故天灾四国。天戒若曰，不救周，反从楚，废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诛季氏，又用其邪说，淫于女乐，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显而奢僭者。一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今舍大圣而纵有罪，亡以出号令矣。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违礼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陈闻鲁灾，曰：“其桓、B341之宫乎！”以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所以为戒也。天戒若曰，国将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灾，屡于定、哀之间，不用圣人而纵骄臣，将以亡国，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为定、哀也，盖失礼不明，火灾应之，自然象也。

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惠后幽废。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汉兴，大封诸侯王，连城数十。文帝即位，贾谊等以为违古制度，必将叛逆。先是，济北、淮南王皆谋反，其后吴、楚七国举兵而诛。

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先是，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罪征诣中尉，自杀。丞相条侯周亚夫以不合旨称疾免，后二年下狱死。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孰，而孔子之圣方盛。夫以盛圣而易孰恶，季孙虽重，鲁君虽轻，其势可成也。故字公二年五月两观灾。两观，僭礼之物。天灾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以去。已见罪征，而后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二者同事，所为一也，若曰燔贵而去不义云尔。哀公未能见，故四年六月亳社灾。两观、桓、釐庙、亳社，四者皆

不当立，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其时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出。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分有逆言。其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时田□分已死，不及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灾。先是，大风发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灾日。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

征和二年春，涿郡铁官铸铁，铁销，皆飞上去，此火为变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后月，巫蛊事兴，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议，恐不能自明，乃杀充，举兵与丞相刘屈氂战，死者数万人，太子败走，至湖自杀。明年，屈氂复坐祝诅要斩，妻枭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那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销铁散如流星，皆上去，与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号五侯。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秉政。后二年，丞相王商与凤有隙，凤谮之，免官，自杀。明年，京兆尹王章讼商忠直，言凤颛权，凤诬章以大逆罪，下狱死。妻子徙合浦。后许皇后坐巫蛊废，而赵飞燕为皇后，妹为昭仪，贼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仪皆伏辜。一曰，铁飞属金不从革。

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以为时燕王使邪臣通于汉，为谗贼，谋逆乱。南门者，通汉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来，为奸谗于汉，绝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灾。刘向认为，孝文，太宗之君，与成周宣榭火同义。先是，皇后父车骑将军上官安、安父左将军桀谋为逆，大将军霍光诛之。皇后以光外孙，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待疾医言，禁内后宫皆不得进，唯皇后颛寝。皇后年六岁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绝继嗣。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通《诗》、《尚书》，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犹摄政，骄溢过制，至妻显杀许皇后，光闻而不讨，后遂诛灭。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庙灾。甲辰，孝文庙灾。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击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谮，望之自杀，堪废黜。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后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刘向以为，先是上复征用周堪为光禄勋，及堪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石显等复谮毁之，皆出外迁。是岁，上复征堪领尚书，猛给事中，石显等终欲害之。园陵小于朝廷，阙在司马门中，内臣石显之象也。孝宣，亲而贵；阙，法令所从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后堪希得进见，因显言事，事决显口。堪病不能言。显诬告张猛，自杀于公车。成帝即位，显卒伏辜。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初，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于礼不正。是时，大将军王凤颛权擅朝，甚于田□分，将害国家，故天于元年正月而见象也。其后浸盛，五将世权，遂以亡道。

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废。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阙灾。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于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

戾后，卫太子妾，遭巫蛊之祸，宣帝既立，追加尊号，于礼不正。又戾后起于微贱，与赵氏同应。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其六月丙寅，赵皇后遂立，姊妹骄妒，贼害皇子，卒皆受诛。

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长乐宫，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宫，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园也。是时，太后三弟相续秉政，举宗居位，充塞朝廷，两宫亲属将害国家，故天象仍见。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阳侯根代为大司马秉政。后四年，根乞骸骨，荐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国焉。

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宫鸿宁殿灾，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时，傅太后欲与成帝母等号齐尊，大臣孔光、师丹等执政，以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称尊号。后三年，帝崩，傅氏诛灭。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尽。高皇帝庙在长安城中，后以叔孙通讥复道，故复起原庙于渭北，非正也。是时，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临朝，委任王莽，将篡绝汉，堕高祖宗庙，故天象见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摄，因以篡国，后卒夷灭。

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进退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孰，是为稼穑不成。

严公二十八年"冬，大亡麦禾。"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逆阴气，故大水也。刘向以为，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亡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者也。是时，夫人淫于二叔，内外亡别，又因凶饥，一年而三筑台，故应是而稼穑不成，饰台榭内淫乱之罚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祸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诗》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又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动静应谊，“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此则金得其性矣。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

《左氏传》曰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晋”。晋平公问于师旷，对曰：“石不能言，神或冯焉。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兴，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B055祁之宫。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刘歆以为金石同类，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刘向以为石白色为主，属白祥。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旁著岸胁，去地二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有兵。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篡死罪囚郑躬等，盗库兵，劫略吏民，衣绣衣，自号曰山君，党与浸文。明年冬，乃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后四年，尉氏樊并等谋反，杀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山阳亡徒苏令等党与数百人盗取库兵，经历郡国四十余，皆逾年乃伏诛。是时起昌陵，作者数万人，徙郡国吏民五千余户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罢昌陵，还徙家。石鸣，与晋石言同应，师旷所谓“民力雕尽”，传云“轻百姓”者也。B055祁离宫去绛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野，皆与城郭同占。城郭属金，宫室属土，外内之别云。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琪臧，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开地，祷祈神祇，望秩山川，怀柔百神，记不宗事。慎其齐戒。致其严敬，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谡泰，厥灾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

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于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叔草。”

桓公元年“秋炁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后宋督弑其君，诸侯会，将讨之，桓受宋赂而归，又背宋。诸侯由是伐鲁，仍交兵结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复大水。一曰，夫人骄淫，将弑君，隐气盛，桓不寤，卒弑死。刘歆以为桓易许田，不祀周公，废祭祀之罚也。

严公七年“秋，大水，亡麦苗”。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文姜与兄齐襄公淫，共杀桓公，严释父仇，复取齐女，未入，先与之淫，一年再出，会于道逆乱，臣下贱之之应也。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为乘丘、鄫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刘向以为时宋愍公骄慢，睹灾不改，明年与其臣宋万博戏，妇人在侧，矜而骂万，万杀公之应。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刘向以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妇见，用币，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贱之，故是岁、明年仍大水。刘歆以为先是严饰宗庙，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简宗庙之罚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饥”。董仲舒以为，时比伐邾取邑，亦见报复，兵仇连结，百姓愁怨。刘向以为，宣公杀子赤而立，子赤，刘出也，故惧，以济西田赂齐。邾子貜且亦齐出也，而宣比与邾交兵。臣下惧齐之威，创邾之祸，皆贱公行而非其正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师，明年复城郓以强私家，仲孙蔑、叔孙侨和颛会宋、晋，阴胜阳。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为，先是一年齐伐晋，襄使大夫帅师救晋，后又侵齐，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愁怨，阴气盛。刘向以为，先是襄慢邻国，是以邾伐其南，齐伐其北，莒伐其东，百姓骚动，后又仍犯强齐也。大水，饥，谷不成，其灾甚也。

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余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余家，汝水流八百余家。八年夏，汉中、南郡水复出，流六千余家。南阳沔水流万余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汉水出，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先是，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为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见上帝。岁余惧诛，谋为逆，发觉，要斩，夷三族。是时，比再遣公主配单于，赂遗甚厚，匈奴愈骄，侵犯北边，杀略多至万余人，汉连发军征讨戍边。

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余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二年，又罢雍五畦，郡国诸旧祀，凡六所。

中之上

经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休征：曰肃，时雨若；艾，时阳若；哲，时奥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舒，恒奥若；急，恒寒若；F178，恒风若。"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D058，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

说曰：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虫豸之类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D058。D058，病貌，言浸深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轨并作，故其极恶也。

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鸡多死及为怪，亦是也。上失威仪，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D058。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奥，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刘韵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F0E2。说以为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祸与妖、F0E2、祥、眚同类，不得独异。

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告公曰：“晋将有乱。”鲁侯曰：“敢问天道也？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殆必祸者也。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谊，足以步目。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谊；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夫目以处谊，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晋侯爽二，吾是以云。”后二年，晋人杀厉公。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左氏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驭曰：“莫嚣必败，举止高，心不固矣。”遽见楚子以告。楚子使赖人追之，弗及。莫嚣行，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人军之，大败。莫嚣缢死。

釐公十一年，周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二十一年，晋惠公卒，子怀公立，晋人杀之，更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郤绮乞师于鲁，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十七年，郤氏亡。

成公十三年，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伐秦。成肃公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惇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肃公卒。

成公十四年，卫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E5B8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D9EE觥其觩，旨酒思柔，匪D86D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后三年，苦成家亡。

襄公七年，卫孙文子聘于鲁，君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亡辞，亦亡悛容。穆子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孙子逐其君而外叛。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君其不免乎！曰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往劳于东门，而敖。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敖以为己心，将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祸。”三十年，为世子般所杀。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将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必为季氏忧。”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为昭公。立二十五年，听谗攻季氏。兵败，出奔，死于外。

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见楚令尹围之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它志；虽获其志，弗能终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

昭公十一年夏，周单子会于戚，视下言徐。晋叔向曰：“单子其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空貌以明

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十二月，单成公卒。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硃失位，位在卑。鲁大夫送葬者归告昭子。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今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十月，蔡侯硃出奔楚。

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谊也。大事奸谊，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而田于大陆，焚焉而死。

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朝于鲁，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观焉，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施，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庶征之恒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也。刘向以为大水。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始震电之时也，当雨，而不当大雨。大雨，常雨之罚也。于始震电八日之间而大雨雪，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是时，隐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翬见隐居位已久，劝之遂立。隐既不许，翬惧而易其辞，遂与桓共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后八日大雨雪，阴见间隙而胜阳，篡杀之祸将成也。公不寤，后二年而杀。

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

《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D335其事也；衣以B572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D335之，B572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弗获而B572，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B572奇无常，金玦不复，君有心矣。”后四年，申生以谗自杀。近服妖也。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后晋文伐郑，几亡国。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亟，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时，大臣车骑将军王音及刘同等数以切谏。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混肴亡别，闵勉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昔虢公为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得土田，为失国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

《左氏传》曰，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近鸡

祸也。是时王有爱子子晁，王与宾起阴谋欲立之。田于北山，将因兵众杀適子之党，未及而崩。三子争国，王室大乱。其后，宾起诛死，子晁奔楚而败。京房《易传》曰：“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啮断其尾。”

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軨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显何足以当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师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言用。”繇是论之，黄龙、初元、永光鸡变，乃国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为太子。妃，王禁女也。黄龙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元帝。王妃将为皇后，故是岁未央殿中雌鸡为雄，明其占在正宫也。不鸣不将无距，贵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将立王皇后，先以为婕妤。三月癸卯制书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为阳平侯，位特进。”丙午，立王婕妤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为太子。故应是，丞相府史家雌鸡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鸣将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阳平顷侯禁薨，子凤嗣侯，为侍中卫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为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后弟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上委政，无所与。王氏之权自凤起，故于凤始受爵位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颛君害上危国者，从此人始也。其后群弟世权，以至于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乃崩，此其效也。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又曰：“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故房以为己亦在占中矣。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刘向以为，近青祥，亦牛祸也，不敬而C768F178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礼乐，成周道，故成王命鲁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时，三家始颛政，鲁将从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将有败亡之祸，故于郊祭而见戒云。鼠，小虫，性盗窃；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盗窃之人，将执国命以伤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语之也。成公怠慢昏乱，遂君臣更执于晋。至于襄公，晋为溴梁之会，天下大夫皆夺君政。其后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几绝周公之祀。董仲舒以为，鼷鼠食郊牛，皆养牲不谨也。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

郊牛角。”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刘向以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恶如彼，亲用孔子为夹谷之会，齐人侏归郓、讠雚、龟阴之田，圣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退孔子，无道甚矣。《诗》曰：“人而亡仪，不死何为！”是岁五月，定公薨，牛死之应也。京房《易传》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刘向以为，天意汲汲于用圣人，逐三家，故复见戒也。哀公年少，不亲见昭公之事，故见败亡之异。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粤，此其效也。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黄祥，时燕剌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显贵之位也。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皇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异也。天象仍见，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窃位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后六月，又吉D63A于太庙而致釐公，《春秋》讥之。经曰：“大事于太庙，跻釐公。”《左氏》说曰：太庙，周公之庙，飨有礼义者也；祀，国之大事也。恶其乱国之大事于太庙，胡言大事也。跻，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虽愍之庶兄，尝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D63A，前后乱贤父圣祖之大礼，内为貌不恭而狂，外为言不从而僭。故是岁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后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坏矣。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层尊高者也，象鲁自是陵夷，将堕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经》曰，世室，鲁公伯禽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跻釐公者，先祢后祖也。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

木，木动也。先是，吴大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门坏。"

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时，禹内不顺，外不敬，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

哀帝时，大司马董贤第门自坏。时，贤以私爱居大位，赏赐无度，骄嫚不敬，大失臣道，见戒不改。后贤夫妻自杀，家徙合浦。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F0E2，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F3AE，今谓之蝗，皆其类也。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咳者，故有口舌F0E2。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刘歆言传曰时有毛虫之孽，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虎星，故为毛虫。

史记周单襄公与晋锜、郤犨、郤至、齐国佐语，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三郤其当之乎！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今郤伯之语犯，叔迁，季伐。犯则陵人，迁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虽齐国之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尽言，齐其有乎？"十七年，晋杀三郤。十八年，齐杀国佐。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

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畮之战生，名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谊，谊以出礼，礼以体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师于曲沃，号桓。后晋人杀昭侯而纳桓叔，不克。复立昭侯子孝侯，桓权子严伯杀之。晋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严伯子武公复杀哀侯及其弟，灭之，而代有晋国。

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襄公二十九年，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晋知伯，汝齐相礼。宾出，汝齐语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敝，专则人实敝之，将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鲁穆叔会晋归，告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几何，谁能毋偷！朝不及夕，将焉用树！”穆叔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周使刘定公劳晋赵孟，因曰：“子弁冕以临诸侯，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齐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和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王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是岁，秦景公弟后子奔晋，赵孟问：“秦君如何？”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敝也。”赵孟曰：“夭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𠂤咸闻国无道而年谷和孰，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瘗，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冬，赵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

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会盟，设服离卫。鲁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伯州犁曰：“此行也，辞也假之寡君。”郑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予子晳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闵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不害。”退会，子羽告人曰：“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费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太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矣，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

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既除丧而燕，王曰：“诸侯皆有以填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荐彝器。晋居深山，戎翟之与邻，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其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昔而高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籍谈归，以语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燕，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燕乐已早。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安用之！”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B857天不吊，不DE70遗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殁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弗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予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二十七年，公孙于邾，遂死于越。

庶征之恒阳，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谓之大雩。不伤二谷，谓之不雨。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D9D4，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D9D4，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刘向以为，齐桓既死，诸侯从楚，釐尤得楚心。楚来献捷，释宋之执。外倚强楚，炕阳失众，又作南门，劳民兴役。诸雩旱不雨，略皆同说。

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与齐侯伐莱。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鱼石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郑畔于中国而附楚，襄与诸侯共围彭城，城郑虎牢以御楚。是岁郑伯使公子发来聘，使大夫会吴于善道。外结二国，内得郑聘，有炕阳动众之应。

八年“九月，大雩”。时作三军，季氏盛。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晋使荀吴、齐使庆封来聘，是夏邾子来朝。襄有炕阳自大之应。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刘歆以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犹有童心，居丧不哀，炕阳失众。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来奔，莒怒伐鲁，叔弓帅师，距而败之，昭得入晋。外和大国，内获二邑，取胜邻国，有炕阳动众之应。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归氏薨，昭不戚，又大搜于比蒲。晋叔向曰：“鲁有大丧而不废搜。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亡戚容，不顾亲也。殆其失国”。与三年同占。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刘歆以为，《左氏传》二十三年邾师城翼，还经鲁地，鲁袭取邾师，获其三大夫。邾人诉于晋，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是春乃归之。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刘歆以为时后氏与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为谗，使季平子与族人相恶，皆共DADA平子。子家驹谏曰：“谗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代季氏，为所败，出奔齐。

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将侵郑，归而城中城。二大夫帅师围郓。

严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民。

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严公夫人与公子庆父淫。而杀二君。国人攻之，夫人逊于邾，庆父奔莒。釐公即位，南败邾，东败莒，获其大夫。有炕阳之应。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会葬，毛伯赐命。又会晋侯于戚。公子遂如齐纳币。又与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诸侯，沛然自大。跻釐公主。大夫始颛事。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会四国而救郑。

楚使越椒来聘。秦人归禭。有炕阳之应。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来朝，郕伯来奔，秦伯使遂来聘，季孙行父城诸及郓。二年之间，五国趋之，内城二邑。炕阳失众。一曰，不雨而五谷皆孰，异也。文公时，大夫始颛盟会，公孙敖会晋侯，又会诸侯盟于垂陇。故不雨而生者，阴不出气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阴之罚，君弱也。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岁夏，匈奴右贤王寇侵上郡，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士八万五千人诣高奴，击右贤王走出塞。其秋，济北王兴居反，使大将军讨之，皆伏诛。

后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发车骑材官屯广昌。是岁二月，复发材官屯陇西。后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屯边，又三将军屯京师。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岁，四将军征匈奴。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岁，六将军众十余万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天汉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贰师将军征大宛还。天汉元年，发適民。二年夏，三将军征匈奴，李陵没不还。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岁，发三辅骑士闭长安城门，大搜，始治巫蛊。明年，卫皇后、太子败。

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鸿胪田广明征益州，暴师连年。

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东西数千里。先是，五将军众二十万征匈奴。

神爵元年秋，大旱。是岁，后将军赵充国征西羌。

成帝永给三年、四年夏、大旱。

《左氏传》晋献公时童谣曰："丙子之晨，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是时，虢为小国，介夏阳之厄，怙虞国之助，亢衡于晋，有炕阳之节，失臣下之心。晋献伐之，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偃以童谣对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此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师灭虢，虢公丑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史记晋惠公时童谣曰："恭太子更葬兮，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是时，惠公赖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杀二大夫，国人不说。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诗妖作也。后与秦战，为秦所获，立十四年而死。晋人绝之，更立其兄重耳，是为文公，遂伯诸侯。

《左氏传》文、成之世童谣曰："雊之鹆之，公出辱之。雊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雊鹆跌跌，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雊鹆来巢。远，哉摇摇，禂父丧劳，宋父以骄，雊鹆雊鹆，往歌来哭。"至昭公时，有雊鹆来巢。公攻季氏，败，出奔齐，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归葬鲁。昭公名禂。公子宋立，是为定公。

元帝时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宫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时先有雊鹆之谣，而后有来巢之验。井水，阴也；灶烟，阳也；玉堂、金门，至尊之居，象阴盛而灭阳，窃有宫室之应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为三公辅政，因以篡位。

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过阳阿主作乐，见舞者赵飞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张公子"，谓富平侯也。"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言将尊贵也。后遂立为皇后。弟昭仪贼害后宫皇子，卒皆伏辜，所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桂，赤色，汉家象。华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

严公十七年，冬，多麋"。刘歆以为毛虫之孽为灾。刘向以为麋色

青，近青祥也。麋之为言迷也，盖牝兽之淫者也。是时，严公将取齐之淫女，其象先见。天戒若曰，勿取齐女，淫而迷国。严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终皆诛死，几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传》曰："废正作淫，大不明，国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国多麋。"

昭帝时，昌邑王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

《左氏传》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国人逐�module狗，module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臣惧，遂奔陈。先是，臣兄阅为宋卿，阅卒，臣使贼杀阅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闻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欲逐之。左师向戌曰："大臣不顺，国之耻也，不如盖之。"公乃止。华臣炕暴失义，内不自安，故犬祸至，以奔亡也。

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DF3A高后掖，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作祟。遂病掖伤而崩。先是，高后鸩杀如意，支断其母戚夫人手足，CE73其眼，以为人彘。

文帝后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齐悼惠王亡后，帝分齐地，立其庶子七人皆为王。兄弟并强，有炕阳心，故犬祸见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乡者也。犬不当主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乡京师也。天之戒人蚤矣，诸侯不寤。后六年，吴、楚畔，济南、胶西、胶东三国应之，举兵至齐。齐王犹与城守，三国围之。会汉破吴、楚，因诛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吴、楚攻梁，狗生角于齐而三国围齐。汉卒破吴、楚于梁，诛四王于齐。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景帝三年二月，邯郸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也。是时，赵王遂悖乱，与吴、楚谋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众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于异类，以生害也。京房《易传》曰："夫妇不严，厥妖狗与豕交。兹谓反德，国有兵革。"

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鸿嘉中，狗与彘交。

《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晁以成周之宝圭湛于河，几以获神助。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阴不佞取将卖之，则为石。是时，王子晁篡天子位，万民不乡，号令不从，故有玉变，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验云。玉化为石，贵将为贱也。后二年，子晁奔楚而死。

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与周子晁同应。是岁，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孟坐伏诛。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

天汉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DA3E。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

史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动之也。是时，周室衰微，刑重而虐，号令不从，以乱金气，鼎者，宗庙之宝器也。宗庙将废，宝鼎将迁，故震动也。是岁，晋三卿韩、魏、赵篡晋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为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后三世，周致德祚于秦。其后秦遂灭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众甚。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

飞也。”

中之下

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恒奥，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疴，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哲，知也。《诗》云：“尔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尔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匀，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奥也。奥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民人，故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故有草妖。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则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温奥生虫，故有蠃虫之孽，谓螟B06D之类当死不死，未当生而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于《易》，刚而包柔为“离”，“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蹄，刚而包柔，羊大目而为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曰，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疴。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说以为于天文南方喙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于《易》自在“巽”。说非是。庶征之恒奥，刘向以为《春秋》亡冰也。小奥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厥咎奥，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奥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奥，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征，其咎当寒而奥六日也。”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刘向以为周春，今冬也。先是，连兵邻国，三战而再败也，内失百姓，外失诸侯，不敢行诛罚，郑伯突篡兄而立，公与相亲，长养同类，不明善恶之罚也。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不正，阴失节也。

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方有宣公之丧，君臣无悲哀之心，而炕阳，作丘甲。刘向以为时公幼弱，政舒缓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刘向以为先是公作三军，有侵陵用武之意，于是邻国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余年，因之以饥馑，百姓怨望，臣下心离，公惧而弛缓，不敢行诛罚，楚有夷狄行，公有从楚心，

不明善恶之应。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灾，寒暑之变，天下皆同，故曰“无冰”，天下异也。桓公杀兄弑君，外成宋乱，与郑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时，楚横行中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晋败天子之师之贸戎，天子皆不能讨。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善恶不明，诛罚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岁，秦灭亡奥年。

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绝大幕，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还，大行庆赏。乃闵海内勤劳，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天下咸喜。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时上年九岁，大将军霍光秉政，始行宽缓，欲以说下。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歆以为草妖也。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君位，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是时，公子遂颛权，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后，将皆为乱矣。文公不寤，其后遂杀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传》曰：“臣有缓兹谓不顺，厥异霜不杀也。”

《书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传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凉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穀之异见。桑犹丧也，穀犹生也，杀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朝将为虚之应也。

《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刘歆以为羽虫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这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武丁恐骇，谋于忠贤，修德而正事，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

以安诸夏，故能攘木、鸟之妖，致百年之寿，所谓“六沴作见，若是共御，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者也。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一日，冬当杀，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是时僖公死，公子遂颛权，文公不寤，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臧，则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惠帝五年十月，桃李华，枣实。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昭帝富于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诛之。后昭帝崩，无子，征昌邑王贺嗣位，狂乱失道，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传》曰：“枯杨生CB4C，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支如人头，眉、目、须皆具亡发、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阳乡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头有须发，稍长大，凡长六寸一分。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

光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D469结，大如弹丸。平帝元始

三年正月，天雨草，状如永光时，京房《易传》曰：“君吝于禄，信衰贤去，厥妖天雨草。”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雊鸲来巢”。刘歆以为，羽虫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刘向以为，有蜚有蜮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雊鸲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雊鸲，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雊鸲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昭帝元凤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乌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骄怨而谋逆，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乌鹊斗于宫中而黑者死，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众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

昭帝时有鹈鹕或曰秃鹫，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杀之。刘向以为，水鸟色青，青祥也，时，王驰骋无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见也。野鸟入处，宫室将空。王不悟，卒以亡。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鸟集于国中。”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B06E焚其巢。男子孙通等闻山中群鸟B06E鹊声，往视，见巢然，尽堕地中，有三B06EF071烧死。树大四围，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闻。B06E色黑，近黑祥，贪虐之类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BA43。”泰山，岱宗，五岳之长，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也。天戒若曰，勿近贪虐之人，听其贼谋，将生焚巢自害其子绝世易姓之祸。其后，赵蜚燕得幸，立为皇后，弟为昭仪，姊妹专宠，闻后宫许美人，曹伟能生皇子也，昭仪大怒，令上夺取

而杀之，皆并杀其母。成帝崩，昭仪自杀，事乃发觉，赵后坐诛。此焚巢杀子后号BA43之应也。一曰，王莽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祸云。京房《易传》曰：“人君暴虐，鸟焚其舍。”

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时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雊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大众聚会，飞集于庭，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觉寤，惧大祸且至身，深责臣下，绳以圣法，臣音当先受诛，岂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处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宜谋于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咎燕生爵，诸侯销。”一曰，生非其类，子不嗣世。

史记鲁定公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虫若羊，近羊祸也。羊者，地上之物，幽于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听季氏，暗昧不明之应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鲁君失其所而拘于季氏，季氏亦将拘于家臣也。是岁，季氏家臣阳虎囚季桓子。后三年，阳虎劫公伐孟氏，兵败，窃宝玉大弓而出亡。

《左氏传》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见而收之，因名曰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曰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先是，大夫华元出奔晋，华弱奔鲁，华臣奔陈，华合比奔卫。刘向以为时则火灾赤眚之明应也。京房《易传》曰：“尊卑不别，厥妖女生赤毛。”

惠帝二年，天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刘向以为赤眚也。时又冬雷，桃李华，常奥之罚也。是时，政舒缓，诸吕用事，谗口妄行，杀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当立之王，退王陵、赵尧、周昌。吕太后崩，大臣共诛灭诸吕，僵尸流血。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出三年，无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B126，天雨血。"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湖陵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麻子。后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诛贵戚丁、傅，大臣董贤等皆放徙远方，与诸吕同象，诛死者少，雨血亦少。

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疴，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不能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寒则不生百谷，上下俱贫，故其极贫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于音声，故有鼓妖。寒气动，故有鱼孽。雨以龟以孽，龟能陆处，非极阴也；鱼去水而死，极阴之孽也。于《易》，"坎"为豕，豕大耳而不聪察，听气毁，故有豕祸也，一曰，寒岁豕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疴。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听伤者病水气，水气病则火疴之。其极贫者，顺之，其福曰富。刘歆听传曰有介虫孽也，庶征之恒寒。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周之末世舒缓微弱，政在臣下，奥暖而已，故籍秦以为验。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吕不韦及D424毒，封毒为长信侯，以太原郡为毒国，宫室苑囿自恣，政事断焉。故天冬雷，以见阳不禁闭，以涉危害，舒奥迫近之变也。始皇即冠，毒惧诛作乱，始皇诛之，斩首数百级，大臣二十人，皆车裂以徇，夷灭其宗，迁四千余家于房陵。是岁四月，寒，民有冻死者。数年之间，缓急如此，寒奥辄应，此其效也。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叔草，皆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常雨属貌不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过深，当奥而寒，尽六日，亦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蜚禽。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战不量敌，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闻善不予，厥咎聋。"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刘向以为时夫人有淫齐之行，而桓有妒C842之心，夫人将杀，其象见也。桓不觉

寤，后与夫人俱如齐而杀死。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专恣，阴气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刘向以为，先是釐公立妾为夫人，阴居阳位，阴气盛也。《公羊经》曰“大雨雹”。董仲舒以为，公胁于齐桓公，立妾为夫人，不敢进群妾，故专一之象见诸雹，皆为有所渐胁也，行专一之政云。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刘向以为，昭取于吴而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强，皆贱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为季孙宿任政，阴气盛也。

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后三岁，淮南王长谋反，发觉，迁，道死。京房《易传》曰：“夏雨雪，戒臣为乱。”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余人。明年，条侯周亚夫下狱死。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是岁，淮南、衡山王谋反，发觉，皆自杀。使者行郡国，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岁，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丞相严青翟坐与三长史谋陷汤，青翟自杀，三长史皆弃市。

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是岁，民不占缗线有告者，以半畀之。

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显所告，坐与妻父淮阳王舅张博、博弟光劝视淮阳王以不义。博要斩，光、房弃市，御史大夫郑弘坐免为庶人。成帝即位，显伏辜，淮阳王上书冤博，辞语增加，家属徙者复得还。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对曰：“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乡。宜斋戒辟寝，以深自责，请皇后就宫，鬲闭门户，毋得擅上。且令众妾人人更进，以时博施。皇天说喜，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灾异俞甚，天变成形，臣民欲复捐身关策，不及事已。”其后许后坐祝诅废。

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后十二年，许皇后自杀。

定公元年“十月，陨霜杀菽”。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为“观”，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见灾以视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陨霜不杀草”，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后卒在臣下，则灾为之生矣。异故言草，灾故言菽，重杀谷。一曰菽，草之难杀者也，言杀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杀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为，菽，草之强者，天戒若曰，加诛于强臣。言菽，以微见季氏之罚也。

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将军三十万众伏马邑下，欲袭单于，单于觉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

元帝永兴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是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专权，与《春秋》定公时陨霜同应。成帝即位，显坐作威福诛。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盛阳雨水，温暖而汤热，阴气胁之不相入，则转而为雹；盛阴雨雪，凝滞而冰寒，阳气薄之不相入，则散而为霰。故沸汤之在闭器，而湛于寒泉，则为冰，及雪之销，亦冰解而散，此其验也。故雹者阴胁阳也，霰者阳胁阴也，《春秋》不书霰者，犹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将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寤，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左氏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说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凡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胁君之象见。昭公不寤，后季氏卒逐昭公。

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宣帝地节四年五月，山阳济阴雨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人，蜚鸟皆死。其十月，大司马霍禹宗族谋反，诛，霍皇后废。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死。

《左传》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刘向以为近鼓妖也。丧，凶事；声如牛，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革之祸。是时，秦穆公遣兵袭郑而不假道，还，晋大夫先轸谓襄公曰，秦师过不假涂，请击之。遂要崤厄，以败秦师，匹马觭轮无反者，操之急矣。晋不惟旧，而听虐谋，结怨强国，四被秦寇，祸流数世，凶恶之效也。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硃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杨雄、李灵，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杨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八月，博、玄坐为奸谋，博自杀，玄减死论。京房《易传》曰：“今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动，若有音。”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E4AC。明年，有D424毒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武帝元鼎五年秋，蛙与虾蟆群斗。是岁，四将军众十万征南越，开九郡。

成帝鸿嘉四年秋，雨鱼于信都，长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桓公五年“秋，螽”。刘歆以为贪虐取民则螽，介虫之孽也，与鱼同占。刘向以为介虫之孽属言不从。是岁，公获二国之聘，取鼎易邑，兴役起城。诸螽略皆从董仲舒说云。

严公二十九年“有蜚”。刘歆以为负F02F也，性不食谷，食谷为灾，介虫之孽。刘向以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诛绝之尚及，不将生臭恶，闻于四方。严不寤，其后夫人与两叔作乱，一嗣以杀，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

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釐有咸之会，后城缘陵，是岁，复以兵车为牡丘会，使公孙敖帅师，及诸侯大夫救徐，丘比三年在外。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刘向以为，先是宋杀大夫而无罪。有暴虐赋敛之应。《穀梁传》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为宋三世内取，大夫专恣，杀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刘歆以为，螽为谷灾，卒遇贼阴，坠而死也。

八年“十月，螽”。时公伐邾取须朐，城C237。

宣公六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时宣伐莒向，后比再如齐，谋伐莱。

十三年“秋，螽”。公孙归父会齐伐莒。

十五年“秋，螽”。宣亡熟岁，数有军旅。

襄公七年“八月，螽”。刘向以为，先是襄兴师救陈，滕子、郯子、小邾子皆来朝。夏，城费。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时，哀用田赋。刘向以为春用田赋，冬而螽。

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刘歆以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蛰虫皆毕，天之见变，因物类之宜，不得以螽，是岁，再失闰矣。周九月，夏七月，故传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刘歆以为，蝝，蚍蜉之有翼者，食谷为灾，黑眚也。董仲舒、刘向以为，蝝，螟始生也，一曰蝗始生。是时，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宣是时初税亩。税亩，就民田亩择美者税者什一，乱先王制而为贪利，故应是而蝝生，属蠃虫之孽。

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边，中尉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屯代高柳。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欲袭单于也。是岁，四将军征匈奴。

元鼎五年秋，蝗。是岁，四将军征南越及西南夷，开十余郡。

元封六年秋，蝗。先是，两将军征朝鲜，开三郡。

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复蝗。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

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将军众十余万征匈奴。征和三年，贰师七万人没不还。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是时，王莽秉政。

《左氏传》曰严公八年齐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刘向以为近豕祸也。先是，齐襄淫于妹鲁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杀桓公，又杀彭生以谢鲁。公孙无知有宠于先君，襄公绌之，无知帅怨恨之徒攻襄于田所，襄匿其户间，足见于户下，遂杀之。伤足丧屦，卒死于足，虐急之效也。

昭帝元凤元年，燕王宫永巷中豕出BE4A，坏都灶，衔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刘向以为近豕祸也。是时，燕王旦与长公主、左将军谋为大逆，诛杀谏者，暴急无道。灶者，生养之本，豕而败灶，陈鬴于庭，鬴灶将不用，宫室将废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君政，厥妖豕人居室。"

史记鲁襄公二十三年，榖、洛水斗，将毁王宫。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周灵王将拥之，有司谏曰："不可。长民者不崇薮，不堕山，不防川，不窦泽。今吾执政毋乃有所辞，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防王宫室，王而饰之，毋乃不可乎！惧及子孙，王室愈卑。"王卒拥之。以传推之，以四渎比诸侯，榖、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为卿大夫将分争以危乱王室也。是时，世卿专权，儋括将有篡杀之谋，如灵王觉寤，匡其失政，惧以承戒，则灾祸除矣。不听谏谋，简慢大异，任其私心，塞埤拥下，以逆水势而害鬼神。后数年有黑如日者五。是岁蚤霜，灵王

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杀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诛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争权，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乱。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下之上

传曰：“思心之不B06F，是谓不圣，厥咎F178，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疴，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

“思心之不B06F，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B06F，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F178无识，故其咎F178也。雨旱寒奥，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常风伤物，故其极凶短折也。伤人曰凶，禽兽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丧弟曰短，父丧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区F178则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为妖，若脂水夜污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螟B06D，有裸虫之孽。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一曰，地气盛则秋冬复华。一曰，华者色也，土为内事，为女孽也。于《易》，“坤”为土为牛，牛大而心不能思虑，思心气毁，故有牛祸。一曰，牛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疴。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伤者病土气，土气病则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刘歆思心传曰时则有裸虫之孽，谓螟B06D之属也。庶征之常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

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鹢退蜚，过宋都”。《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风发于它所，至宋而高，鹢高蜚而逢之，则退。经以见者为

文，故记退蜚；传以实应著，言风，常风之罚也。象宋襄公区F178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后六年为楚所执，应六鹢之数云。京房《易传》曰：“潜龙勿用，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耄，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ECCD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纬，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恒。地变赤而杀人。”

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刘向以为，是岁南越反，攻淮南边，淮南王长破之，后年入朝，杀汉故丞相壁阳侯，上赦之，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见异不寤，后迁于蜀，道死EF63。

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

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后坐淫削国，与吴王谋反，刑B162谏者。吴在楚东南，天戒若曰，勿与吴为恶，将败市朝。王戊不寤，卒随吴亡。

昭帝元凤元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燕王旦不寤，谋反发觉，卒伏其辜。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刘向以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昼雷，其庙独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专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昼皆暝，阴为阳，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杀公子偃。季氏萌于釐公，大于成公，此其应也。董仲舒以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当有庙。震者，雷也，晦暝，雷击其庙，明当绝去僭差之类也。向又以为此皆所谓夜妖者也。刘歆以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则天震之。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庙以谴告之也。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皆月晦云。

隐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公观渔于棠，贪利之应也。刘歆以为又逆臧釐伯之谏，贪利区F178，以生祼虫之孽也。

八年“九月，螟”。时郑伯以邴将易许田，有贪利心。京房《易传》曰：“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

严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卫侯朔出奔齐，齐侯会诸侯纳朔，许诸侯赂。齐人归卫宝，鲁受之，贪利应也。

文帝后六年秋，螟。是岁，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遣三将军屯边，三将军屯京师。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刘向以为近牛祸也。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又以丧娶，区F178昏乱。乱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祸，天犹恶之，生则不飨其祀，死则灾燔其庙。董仲舒指略同。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献五足牛者。刘向以为近牛祸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思心失，逆士气。足者，止也，戒秦建止著泰，将致危亡。秦遂不改，至于离官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日，牛以力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后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

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刘向以为近牛祸。先是，孝王骄奢，起苑方三百里，宫馆阁道相连三十余里。纳于邪臣羊胜之计，欲求为汉嗣，刺杀议臣爰盎，事发，负斧归死。既退归国，犹有恨心，内则思虑F178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犹不能自解，发疾暴死，又凶短之极也。

《左氏传》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将铸无射钟，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风以作乐，小者不窕，大者不D467。D467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D467矣，王心弗B070，其能久乎？”刘向以为，是时景王好听淫声，適庶不明，思心F178乱，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疴，凶短之极者也。

昭二十年春，鲁叔孙昭子聘于宋，元公与燕，饮酒乐，语相泣也。乐祁佐，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五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

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孙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黄祥也。时，燕刺王旦谋反将败，死亡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是岁，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始用事；又封凤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庶弟谭等五人赐爵关内侯，食邑三千户。复益封凤五千户，悉封谭等为列侯，是为五侯。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京房《易传》曰：“经称‘观其生’，言大臣之义，当观贤人，知其性行，推而贡之，否则为闻善不与，兹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也。经曰‘良马逐’。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显进其人，否则为下相攘善，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B162家绝。”

史记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刘向以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是岁，三川竭，岐山崩。刘向以为，阳失在阴者，谓火气来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连体，下竭上崩，事势然也。时，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废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为辰星，辰星为蛮夷。月食辰星，国以女亡。幽王之败，女乱其内，夷攻其外。京房《易传》曰：“君臣相背，厥异名水绝。”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以为，先是时，齐桓、晋文、鲁釐二伯贤君新没，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杀父，诸侯皆不肖，权倾天下，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

君。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摇政，兹谓不阴，厥震摇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兵陵，涌水出。”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刘向以为，先是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是岁三月，诸侯为溴梁之会，而大夫独相与盟。五月，地震矣。其后，崔氏专齐，栾盈乱晋，良霄倾郑，阍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其后，宋三臣、曹会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吴败中国杀二君。

二十三年“八月乙末，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单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后，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吴杀其君僚，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君。

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陇西，厌四百余家。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厌杀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元帝永兴三年冬，地震。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郭，凡杀四百一十五人。

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传》曰：“林属于山曰麓，沙其名也”。刘向以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齐桓行伯道，会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将废，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执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齐桓死，天下散而从楚。王札子杀二大夫，晋败天子之师，莫能征讨，从是陵迟。《公羊》以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说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齐，大国；桓德衰，伯道将移于晋文，故河为徙也。《左氏》以为，沙麓，晋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书震，举重者也。伯阳甫所谓“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不过十年，数之纪也。”至二十四年，晋怀公杀于高梁。京房《易传》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传》曰EF63河三日不流，晋君帅群

臣而哭之，乃流。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下乱，百姓将失其所矣。哭然后流，丧亡象也。梁山在晋地，自晋始而及天下也。后晋暴杀三卿，厉公以弑。溴梁之会，天下大夫皆执国政，其后孙、甯出卫献，三家逐鲁昭，单、尹乱王室。董仲舒说略同。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崩，B3DA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美恶周必复。是岁，岁在鹑火，至十七年复在鹑火，栾书、中行偃杀厉公而立悼公。

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文帝元年四月，齐、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发水，溃出。刘向以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整齐、楚之君，今失制度，将为乱。后十六年，帝庶兄齐悼惠王之孙文王则薨，无子，帝分齐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为王。贾谊、晁错谏，以为违古制，恐为乱。至景帝三年，齐、楚七国起兵百余万，汉皆破之。春秋四国同日灾，汉七国同日众山溃，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EF63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EF63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兴也。汉家本起于蜀、汉，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摄提、大角，从参至辰，殆必亡矣。其后，三世之嗣，王莽篡位。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上微弱则下奋动，故有射妖。《易》曰“云从龙”，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于《易》，“乾”为君为马，马任用而强力，君气毁，故有马祸。一曰，马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

疴。凡君道伤者病天气，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者，为若下不敢沴天，犹《春秋》曰“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败之者，以自败为文，尊尊之意也。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疴。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疴云。皇极之常，阴，刘向以为，《春秋》亡其应。一曰，久阴不雨是也。刘歆以为，自属常阴。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此常阴之明效也。京房《易传》曰：“有蜺、蒙、雾。雾，上下合也。蒙，如尘云。蜺，日旁气也。其占曰：后妃有专，蜺再重，赤而专，至冲旱。妻不壹顺，黑蜺四背，又曰蜺双出日中。妻以贵高夫，兹谓擅阳，蜺四方，日光不阳，解而温。内取兹谓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兹谓薄嗣，蜺直而塞，六辰乃除，夜星见而赤。女不变始，兹谓乘夫，蜺白在日侧，黑蜺果之，气正直。妻不顺正，兹谓擅阳，蜺中窥贯而外专。夫妻不严兹谓媟，蜺与日会。妇人擅国兹谓顷，蜺白贯日中，赤蜺四背。適不答兹谓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左。取于不专，兹谓危嗣，蜺抱日两未及。君淫外兹谓亡，蜺气左日交于外。取不达兹谓不知，蜺白夺明而大温，温而雨。尊卑不别兹谓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则日出且雨。臣私禄及亲，兹谓罔辟，厥异蒙，其蒙先大温，已蒙起，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谓动欲，蒙示，日不明。德不序，兹谓不聪，蒙，日不明，温而民病。德不试，空言禄，兹谓主窳臣夭，蒙起而白。君乐逸人，兹谓放，蒙，日青，黑云夹日，左右前后行过日。公不任职，兹谓怙禄，蒙三日，又大风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谓闭上，蒙大起，白云如山行蔽日。公惧不言道，兹谓闭下，蒙大起，日不见，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云蔽日。禄生于下，兹谓诬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谓盗明，蒙黄浊。下陈功，求于上，兹谓不知，蒙，微而赤，风鸣条，解复蒙。下专列，兹谓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众不恶恶，兹谓闭，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见。漏言亡喜，兹谓下厝用，蒙微，日无光，有雨云，雨不降。废忠惑佞，兹谓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谓不明，蒙浊，夺日光。公不任

职，兹谓不绌，蒙白，三辰止，则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进善君不试，兹谓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众在位，兹谓覆国，蒙微而日不明，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庳，蒙甚而温。君臣故弼，兹谓悖，厥灾雨雾，风拔木，乱五谷，已而大雾。庶正蔽恶，兹谓生孽灾，厥异雾。”此皆阴云之类云。

严公十八年“秋，有蜮”。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在，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时严将取齐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齐女，将生淫惑簒弑之祸。严不寤，遂取之。入后淫于二叔，二叔以死，两子见弑，夫人亦诛。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京房《易传》曰：“忠臣进善君不试，厥咎国生蜮。”

史记鲁哀公时，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奴石}，长尺有咫。陈闵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蛮，使各以方物来贡，肃慎贡楛矢，石{奴石}长尺有咫。先王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毋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刘向以为，隼近黑祥，贪暴类也；矢贯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国亡表也。象陈眊乱，不服事周，而行贪暴，将致远夷之祸，为所灭也。是时，中国齐、晋，南夷吴、楚为强，陈交晋不亲，附楚不固，数被二国之祸。后楚有白公之乱，陈乘而侵之，卒为楚所灭。

史记夏后氏之衰，有二龙止于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杀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策告之。龙亡而漦在，乃椟去之。其后夏亡，传椟于殷、周，三代莫发，至厉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黿，入后宫。处妾遇之而孕。生子，惧而弃之。宣王立，女童谣曰：“檿弧萁服，实亡周国。”后有夫妇鬻是器者，宣王使执而B162之。既去，见处妾所弃妖子，闻其夜号，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后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赎，是以褒姒，幽王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王废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废后之父申侯与缯西畎戎共攻杀幽王。《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刘向以为，夏后季世，周之幽、厉，皆D766乱逆天，故有龙黿之怪，近龙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萁服，盖以萁草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谣者，祸将生于女，国以兵寇亡也。

《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

也。郑以小国摄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能以德消变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

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里温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刘向以为，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象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其后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又曰："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

《左氏传》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先是，郑厉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后厉公出奔，昭公复入。死，弟子仪代立。厉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B162子仪。此外蛇杀内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厉公立。严公闻之，问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亡EE3A焉，妖不自作。人弃常，故有妖。"京房《易传》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

《左氏传》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刘向以为近蛇孽也。泉宫在囿中，公母姜氏尝居之，蛇从之出，象宫将不居也。《诗》曰："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国，国将有女忧也。如先君之数者，公母将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恶之，乃毁泉台。夫妖孽应行而自见，非见而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罚，而作非礼，以重其过。后二年薨，公子遂杀文之二子恶、视，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归于齐。

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

《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硃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公弟辰谓地曰："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陈，公弗止。辰为之请，不听。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遂与其徒出奔陈。明年，俱入于萧以叛，大为宋患，近马祸也。

史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东侵诸侯，至于昭王，用兵弥

烈。其象将以兵革抗极成功，而还自害也。牡马非生类，妄生而死，犹秦恃力强得天下，而还自灭之象也。一曰，诸畜生非其类，子孙必有非其姓者，至于始皇，果吕不韦子。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

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乡。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乡上也。是时，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内怀骄恣，变见于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后卒举兵，诛灭。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成帝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马生驹，三足，随君饮食，太守以闻，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后侍中董贤年二十二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贤印绶，贤恐，自杀，莽因代之，并诛外家丁、傅。又废哀帝傅皇后，令自杀，发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祸也。

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穀梁》、《公羊传》曰，长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鲁，一者之齐，一者之晋。皆杀之，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何以书？记异也。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致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疴也。刘歆以为人变，属黄样。一曰，属裸虫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人为变，皆属皇极下人伐上之疴云。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

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监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奢淫暴虐，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故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

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言此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乃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收养。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敛棺积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失死父，曰："年二十七，不当死。"太守谭以闻。京房《易传》曰："'干父之蛊，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见先人之非，不则为私，厥妖人死复生。"一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

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兒，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匈俱前乡，B071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景帝二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时胶东、胶西、济南、齐四王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下密，县居四齐之中；角，兵象，上乡者也；老人，吴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天戒若曰，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以乡京师也；祸从老人生，七国俱败云。诸侯不寤。明年，吴王先起，诸侯从之，七国俱灭。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渭水B055上小女陈持弓年九岁，走入横城门，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户者莫见，至句盾禁中而觉得。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小女而入宫殿中者，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麇孤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时，帝母王太后弟凤始为上将，秉国政，天知其后将威天下而入宫室，故象先见也。其后，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权，至莽卒篡天下，盖陈氏之后云。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

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

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招前殿署长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是时，王莽为大司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见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径上前殿路寝，入室取组而佩之，称天帝命，然时人莫察。后莽就国，天之冤之，哀帝征莽还京师。明年，帝崩，莽复为大司马，因是而篡国。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C96A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是时，帝祖母傅太后骄，与政事，故杜鄴对曰：“《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于街巷阡陌，明离B072内，与疆外。临事盘乐。炕阳之意。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后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临朝，王莽为大司马，诛灭丁、傅。一曰丁、傅所乱者小，此异乃王太后、莽之应云。

下之下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传》曰：“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食，其食也既，并食不一处。诛众失理，兹谓生叛，厥食既，光散。纵畔兹谓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专禄不封，兹谓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烛。君臣不通兹谓亡，厥蚀三既。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食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兹谓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诸侯

相侵，兹谓不承，厥食三毁三复。君疾善，下谋上，兹谓乱，厥食既，先雨雹，杀走兽。弑君获位，兹谓逆，厥食既，先风雨折木，日赤。内臣外乡，兹谓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鸣。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伯正越职，兹谓分威，厥食日中分。诸侯争美于上，兹谓泰，厥食日伤月，食半，天营而鸣。赋不得，兹谓竭，厥星随而下。受命之臣专征云试，厥食虽侵光犹明，若文王臣独诛纣矣。小人顺受命者征其君云杀，厥食五色，至大寒陨霜，若纣臣顺武王而诛纣矣。诸侯更制，兹谓叛，厥食三复三食，食已而风。地动。適让庶，兹谓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见。酒亡节兹谓荒，厥蚀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雾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辄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隐三年之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从中成之形也。后卫州吁弑君而立。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刘向以为，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弑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称王。后郑岠王师，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先是，晋曲沃伯再弑晋侯，是岁晋大乱，灭其宗国。京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上下竟而黄，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刘向以为是时卫侯朔有罪出奔齐，天子更立卫君。朔借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坏。鲁夫人淫失于齐，卒杀桓公。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刘歆以为楚、郑分。

严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传》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史记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为夜食。刘向以为，夜食者，阴因日明之衰而夺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齐桓将夺其威，专会诸侯而行伯道。其后遂九合诸侯，天子使世子会之，此其效也。《公羊传》曰食晦。董仲舒以为，宿在东壁，鲁象也。后公子庆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劫公。刘歆以为，晦鲁、卫分。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毕，主边兵夷狄象也。后狄灭邢、卫。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心为明堂，文武之道废，中国不绝若线之象也。刘向以为，时戎侵曹，鲁夫人淫于庆父、叔牙，将以弑君，故比年再蚀以见戒。刘歆以为，十月二

日楚、郑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鲁二君弑，夫人诛，两弟死，狄灭邢，徐取舒，晋杀世子，楚灭弦。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齐桓行伯，江、黄自至，南服强楚。其后不内自正，而外执陈大夫，则陈、楚不附，郑伯逃盟，诸侯将不从桓政，故天见戒。其后晋灭虢，楚围许，诸侯伐郑，晋弑二君，狄灭温，楚伐黄，桓不能救。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是时楚灭黄，狄侵卫、郑，莒灭□巳。刘歆以为，三月齐、卫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象晋文公将行伯道，后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恶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国，虽不正犹可，盖《春秋》实与而文不与之义也。董仲舒以为后秦获晋侯，齐灭项，楚败徐于娄林。刘歆以为，二月朔齐、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大夫始执国政，公子遂如京师，后楚世子商臣杀父，齐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晋灭江，楚灭六，大夫公孙敖、叔彭生并专会盟。刘歆以为，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宋、齐、莒、晋郑八年之间五君杀死。楚灭舒蓼。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严王遂强。诸夏大国唯有齐、晋，齐、晋新有篡弑之祸，内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间六侵伐而一灭国，伐陆浑戎，观兵周室；后又入郑，郑伯肉袒谢罪；北败晋师于邲，流血色水；围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陈夏征舒弑其君，楚灭萧，晋灭二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邾支解鄫子，晋败王师于贸戎，败齐于鞍。刘歆以为，三月晦朓鲁、卫分。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晋败楚、郑于鄢陵，执鲁侯。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楚灭舒庸，晋弑其君，宋鱼石因楚夺君邑，莒灭鄫，齐灭莱，郑伯弑死。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卫大夫孙、甯共逐献公，立孙剽。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又大夫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斿，不得举手。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陈庆虎、庆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后庶其以漆、闾丘来奔，陈杀二庆。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晋栾盈将犯君，后入于曲沃。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轸、角，楚大国象也。后楚屈氏谮杀公子追舒，齐庆封胁君乱国。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后卫侯入陈仪，甯喜弑其君剽。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刘歆以为，五月鲁、赵分。“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比食又既，象阳将艳，夷狄主上国之象也。后六君弑，楚子果从诸侯伐郑，灭舒鸠，鲁往朝之，卒主中国，伐吴讨庆封。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礼义将大灭绝之象也。时，吴子好勇，使刑人守门；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后阍戕吴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争。刘向以为，自二十年至此岁，八年间日食七作，祸乱将重起，故天仍见戒也。后齐崔杼弑君，宋杀世子，北燕伯出奔，郑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如董仲

舒。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楚灵王弑君而立，会诸侯，执徐子，灭赖，后陈公子招杀世子，楚因而灭之，又灭蔡，后灵王亦弑死。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其卫君乎？鲁将上卿。”是岁，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季孙宿卒。晋侯谓士文伯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宴宴居息，或尽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公曰：“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公曰：“《诗》所谓‘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適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推日食之占循变复之要也。《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圣人重之，载于三经。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亡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阳之原也。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三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弑死。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君还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刘歆以为鲁、赵分。《左氏传》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说曰：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慝谓阴爻也，冬至阳爻起初，故曰复。至建巳之月为纯乾，亡阴爻，而阴侵阳，为灾重，故伐鼓用币，责阴之礼。降物，素服也。不举，去乐也。避移时，避正堂，须时移灾复也。啬夫，掌币吏。庶人，其徒役也。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周景王老，刘子、单子专权，蔡侯硃骄，君臣不说之象也。后蔡侯硃果出奔，刘子、单子立王猛。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后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刘歆以为，十月楚、郑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胃，鲁象也。后昭公为季氏所逐。刘向以为，自十五年至此岁，十年间天戒七见，人君犹不寤。后楚杀戎蛮子，晋灭陆浑戎，盗杀卫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吴灭巢，公子光杀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刘歆以为，二日鲁、赵分。是月斗建辰。《左氏传》梓慎曰：“将大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是岁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长短极，故相过。相过同道而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心，天子象也。时京师微弱，后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几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刘向以为，时吴灭徐，而蔡灭沈，楚围蔡，吴败楚入郢，昭王走出。刘歆以为，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郑灭许，鲁阳虎作乱，窃宝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赵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为，后晋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灭顿、胡，越败吴，卫逐世子。刘歆以为，十二月二日楚、郑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为，宿在柳，周室大坏，夷狄主诸夏之象也。明年，中国诸侯果累累从楚而围蔡，蔡恐，迁于州来。晋人执戎蛮子归于楚，京师楚也。刘向以为，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其君而立阳生，孔子终不用。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获麟后。刘歆以为，三月二日齐、卫分。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书日者二。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后二年，

燕王臧{艹佘}反，诛，立卢绾为燕王，后又反，败。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虚三度，齐地也。后二年，齐王韩信徙为楚王，明年废为列侯，后又反，诛。

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张十三度。

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以为，岁首正月朔日，是为三朝，尊者恶之。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几尽，在七星初。刘向以为，五月微阴始起而犯至阳，其占重。至其八月，宫车晏驾，有吕氏诈置嗣君之害。京房《易传》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诛将不以理，或贼臣将暴起，日月虽不同宿，阴气盛，薄日光也。"

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时高后恶之，曰："此为我也！"明年应。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二度。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虚八度。

后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东井十三度。

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牛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

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虚九度。

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尾九度。

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轸七度。

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刘向以为，奎为卑贼妇人，后有卫皇后自至微兴，卒有不终之害。

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

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刘向以为，前年高园便殿灾，与春秋御廪灾后日食于翼、轸同。其占，内有女变，外为诸侯。其后陈皇后废，江都、淮南、衡山王谋反，诛。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

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传》推以为，是时日食从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孙弘薨。日食从旁左者，亦君失臣；从上者，臣失君；从下者，君失民。

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三度。

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亢二度。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后四年，燕刺王谋反，诛。

元凤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张十二度。刘向以为，己亥而既，其占重。后六年，宫车晏驾，卒以亡嗣。

宣帝地节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营室十五度。

五凤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

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毕十九度。是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为重异。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娄八度。

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张七度。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因入。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对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二者俱发，明同事异人，共掩制阳，将害继嗣也。亶日食，则妾不见；亶地震，则后不见。异日而发，则似殊事；亡故动变，则恐不知。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邮，故天因此两见其变。若曰，违失妇道，隔远众妾，妨绝继嗣者，此二人也。"杜钦对亦曰："日以戊申食，时加未。戊未，土也，中宫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咎异消；忽而不戒，则祸败至。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东井六度。刘向对曰："四月交于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东井，京师也，且既，其占恐害继嗣。"日蚤食时，从西南起。

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

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

阳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

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营室十度，与惠帝七年同月日。

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东井。

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京房《易传》曰："'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仄慝，仄慝则侯王其肃，朓则侯王其舒。"刘向以为，朓者疾也，君舒缓则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进之意。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刘歆以为，舒者侯王展意颛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肃者王侯缩BF43不任事，臣下驰纵，故月行迟也。当春秋时，侯王率多缩BF43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汉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慝者，歆说信矣。此皆谓日月乱行者也。

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时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传》曰："美不上人，兹谓上弱，厥异日白，七日不温。顺亡所制兹谓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亲伐，兹谓不知，日白，体动而寒。弱而有任，兹谓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动。辟愆公行，兹谓不伸，厥异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晻。不难上政，兹谓见过，日黑居仄，大如弹丸。"

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营室，时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烛地赤黄，食后乃复。京房《易传》曰："辟不闻道兹谓亡，

厥异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京房《易传》曰：“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赤，其中黑。闻善不予，兹谓失知，厥异日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故圣王在上，总命群贤，以亮天功，则日之光明，五色备具，烛耀亡主；有主则为异，应行而变也。色不虚改，形不虚毁，观日之五变，足以监矣。故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谓也。

严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董仲舒、刘向以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众星，万民之类也。列宿不见，象诸侯微也；众星陨坠，民失其所也。夜中者，为中国也。不及地而复，象齐桓起而救存之地。乡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国其良绝矣。刘向以为，夜中者，言不得终性命，中道败也。或曰象其叛也。言当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视下，将欲人君防恶远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贤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谋祖己，成王泣《金縢》，改过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继绝，修废举逸，下学而上达，裁什一之税，复三日之役，节用俭服，以惠百姓，则诸侯怀德，士民归仁，灾消而福兴矣。遂莫肯改寤，法则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终于君臣乖离，上下交怨。自是之后，齐、宋之君弑，谭、遂、邢、卫之国灭，宿迁于宋，蔡获于楚，晋相弑杀，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传》曰：“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刘歆以为昼象中国，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见之星皆不见，象中国微也。“星陨如雨”，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洪范》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岁，岁在玄枵，齐分野也。夜中而星陨，象庶民中离上也。雨以解过施，复从上下，象齐桓行伯，复兴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娄，鲁分野也。先是，卫侯朔奔齐，卫公子黔牟立，齐帅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卫。鲁公子溺颛政，会齐以犯王命，严弗能止，卒从而伐卫，逐天王所立。不义至甚，而自以为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陨于鲁，天事常象也。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曰“日月星辰烛临下土，其有食陨之异，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以来，至今再见。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皆繇妇人群小，湛湎于酒。《书》云：‘乃用其妇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颠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京

房《易传》曰："君不任贤，厥妖天雨星。"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为，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弑君。刘向以为，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类，篡杀之表也。《星传》曰"魁者，贵人之牢。"又曰"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有受诛者。"一曰魁为齐、晋。夫彗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视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时君终不改寤。是后，宋、鲁、莒、晋、郑、陈六国咸弑其君，齐再弑焉。中国既乱，夷狄并侵，兵革从横，楚乘威席胜，深入诸夏，六侵伐，一灭国，观兵周室。晋外灭二国，内败王师，又连三国之兵大败齐师于鞍，追亡逐北，东临海水，威陵京师，武折大齐。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传》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战，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华元，贤名大夫，大棘之战，华元获于郑，传举其效云。《左氏传》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刘歆以为，北斗有环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纲纪，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齐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为，大辰心也，心为明堂，天子之象。后王室大乱，三王分争，此其效也。刘向以为，《星传》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后屋，庶子也。尾为君臣乖离。"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将分争也。其在诸侯，角、亢、氐，陈、郑也；房、心，宋也。后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乱，大夫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晟。子晟，楚出也。时楚强，宋、卫、陈、郑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晟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纳，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晟奔楚，王室乃定。后楚帅六国伐吴，吴败之于鸡父，杀获其君臣。蔡怨楚而灭沈，楚怒，围蔡。吴人救之，遂为柏举之战，败楚师，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传》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陈，太昊之虚；郑，祝融之虚；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

也。卫，颛顼之虚，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见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刘歆以为，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从其西过心东及汉也。宋，大辰虚，谓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陈，太昊虚，虙羲木德，火所生也。郑，祝融虚，高辛氏火正也。故皆为火所舍。卫，颛顼虚，星为大水，营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国失政相似，及为王室乱皆同。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乱气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终。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轸，楚；角、亢，陈、郑也。或曰角、亢大国象，为齐、晋也。其后楚灭陈，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此其效也。刘歆以为，孛，东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见与日争光，星入而彗犹见。是岁，再失闰，十一月实八月也。日在鹑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获麟后。刘歆以为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余乃人。刘向以为，是时项羽为楚王，伯诸侯，而汉已定三秦，与羽相距荥阳，天下归心于汉，楚将灭，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项羽坑秦卒，烧宫室，弑义帝，乱王位，故彗加之也。

文帝后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虚、危，长丈余，及天汉，十六日不见。刘向以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为燕，又为吴、越、齐。宿在汉中，负海之国水泽地也。是时，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其象先见。后三年，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皆诛灭云。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刘向以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与太尉武安侯田□分有邪谋，而陈皇后骄恣。其后，陈后废；而淮南王反，诛。

八月，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

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

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东井，又孛于三台。其后江充作乱，京师纷然。此明东井、三台为秦地效也。

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明年，大将军霍光薨，后二年家夷灭。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营室，青白色，长六七丈，广尺余。刘向、谷永以为，营室为后宫怀任之象，彗星加之，将有害怀任绝继嗣者。一曰，后宫将受害也。其后，许皇后坐祝诅后宫怀妊者废。赵皇后立妹为昭仪，害两皇子，上遂无嗣。赵后姊妹卒皆伏辜。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蜂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仓龙俱伏。谷永对曰："上古以来，大乱之极，所希有也。察其驰骋骤步，芒炎或长或短，所历奸犯，内为后宫女妾之害，外为诸夏叛逆之祸。"刘向亦曰："三代之亡，摄提易方；秦、项之灭，星孛大角。"是岁，赵昭仪害两皇子。后五年，成帝崩，昭仪自杀。哀帝即位，赵氏皆免官爵。徙辽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王莽用事，追废成帝赵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杀。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归故郡。平帝亡嗣，莽遂篡国。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董仲舒、刘向以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也。石，阴类；五，阳数；自上而陨，此阴而阳行，欲高反下也。石与金同类，色以白为主，近白祥也。鹢，水鸟，六，阴数；退飞，欲进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属于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国小，勿持炕阳，欲长诸侯，与强大争，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齐桓死，伐齐丧，执滕子，围曹，为盂之会，与楚争盟，卒为所执。后得反国，不悔过自责，复会诸侯伐郑，与楚战于泓，军败身伤，为诸侯笑。《左氏传》曰：陨石，星也；鹢退飞，风也。宋襄公以问周内史叔兴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岁，鲁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孙兹皆卒。明年，齐桓死，適庶乱。宋襄公伐齐行伯，卒为楚所败。刘歆以为，是岁岁在寿星，其冲降娄，降娄，鲁分野也，故为鲁多大丧。正月，日在星纪，厌在玄枵。玄

枵，齐分野也。石，山物；齐，大岳后。五石象齐桓卒而五公子作乱，故为明年齐有乱。庶民惟星，陨于宋，象宋襄将得诸侯之众，而治五公子之乱。星陨而鹅退飞，故为得诸侯而不终。六鹅象后六年伯业始退，执于盂也。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阴阳冲厌受其咎。齐、鲁之灾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传》曰：“距谏自强，兹谓却行，厥异鹅退飞。適当黜，则鹅退飞。”

惠帝三年，陨石绵诸，一。

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陨石雍，二，天晏亡云，声闻四百里。

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陨石梁国，六。

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陨石，四，肥累，一。

阳朔三年二月壬戌，陨石白马，八。

鸿嘉二年五月癸未，陨石杜衍，三。

元延四年三月，陨石都关，二。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陨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陨石虞，二。

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陨石巨鹿，二。

自惠尽平，陨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声，成、哀尤屡。

卷二十八 地理志第八

上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厥赋上上错，厥田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B925、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草繇木条。厥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厥贡漆丝，厥C97B织文。浮于B925、漯，通于河。

海、岱惟青州。C868夷既略，惟、甾其道。厥土白坟，海濒广B253。田上下，赋中上。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BB7D、钅公、松、怪石，莱夷作牧，厥C97B檿丝。浮于汶，达于B925。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B54D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田上中，赋中中。贡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濒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C97B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逌居。三江既人，震泽B54D定，□B075既敷，草夭木乔。厥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错。贡金三品，瑶、瓒、□B075、齿、革、羽毛，鸟夷卉服，厥C97B织贝，厥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瀙既道，云梦土作乂。厥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B863、F8B5、栝、柏、厉、砥、{奴石}、丹，惟D653{□辂}、CF41，三国B54D贡厥名，包匭菁茅，厥C97B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瀙、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E767、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道荷泽，被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错上中。贡漆、BB7D、絺、B076、C97B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入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D93C既艺，沱、灊既道，蔡、蒙旅平，和夷B54D绩。厥土青黎。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DA78、铁、银、镂、{奴石}、磬、熊、罴、狐、狸、织皮。西顷因桓是徕，浮于灊，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酆水逌同。荆、岐既旅，终南、B129物，至于鸟鼠，原隰B54D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球、琳、琅B669。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叟，西戎即叙。

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大岳；B54D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砾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道D93C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C355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弱水，至于合藜，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B54D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B53E，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D93C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DF61，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C355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江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B659水，东流为B925，入于河，轶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酆，又东至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E767，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九州逌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B54D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内总，二百里内铚，三百里内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国，三百里诸侯。五百

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洎，声教讫于四海。

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后受禅于虞，为夏后氏。

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故《周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辩九州之国。

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锡、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鸟兽，谷宜稻。

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薮曰云梦，川曰江、汉，浸曰颍、湛；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与扬州同。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华，薮曰圃田，川曰荥、洛，浸曰波、溠；其利林、漆、丝BB7D；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狗，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野，其川曰河、B925，浸曰卢、潍；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谷宜四种。

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岳，薮日弦蒲，川曰泾、汭，其浸曰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马，谷宜黍、稷。

东北曰幽州：其山曰医无闾，薮曰E56E养，川曰河、B925，浸曰菑、时；其利鱼、盐；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扰，谷宜三种。

河内曰冀州：其山曰霍，薮曰扬纡，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薮曰昭余祁，川曰虖池、呕夷，浸曰涞、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扰，谷宜五种。

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辩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视吉

凶。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止，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君。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县十二：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船司空，莽曰船利。蓝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有铁官。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下BD6A，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奉明，宣帝置也。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杜陵。故杜伯国，宣帝更名。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莽曰饶安也。

左冯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户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县二十四：高陵，左辅都尉治。莽曰千春。栎阳，秦献公自雍徙。莽曰师亭。翟道，莽曰涣。池阳，惠帝四年置。E742DE65山在北。夏阳，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贡》梁山在西北，龙门山在北。有铁官。莽曰冀亭。衙，莽曰达昌。粟邑，莽曰粟城，。谷口，九B077山在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莲勺，鄠，莽曰修令。频阳。秦厉公

置。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芮乡，故芮国。莽曰监晋。重泉，莽曰调泉。B060阳，BD27C561，景帝二年置。武城，莽曰桓城。沈阳，莽曰制昌。B078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洛水东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B079。徵，莽曰泛爱。云陵。昭帝置也。万年。高帝置。莽曰异赤。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长平。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襄阝祠三所。

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户二十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万六千七十，县二十一：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莽曰京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DA43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有萯阳宫，秦文王起。盩厔，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灵轵渠，武帝穿也。EA69，周后稷所封，郁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文王所邑。有高泉宫，秦宣太后起也。CD37，成国梁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笼渠。右辅都尉治。雍，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宫，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棫阳宫，昭王起。有铁官。漆，水在县西。有铁官。莽曰漆治。BF51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CD58麋，有黄帝子祠。莽曰扶亭。陈仓，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育冢祠。有羽阳宫，秦武王起也。杜阳，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莽曰通杜。B651，吴山在西，古文以为B651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B651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诗》芮□尻，雍州川也。好畤，BA51山在东。有梁山宫，秦始皇起。莽曰好邑。虢，有黄帝子、周文武祠。虢宫，秦宣太后起也。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平陵。昭帝置。莽曰广利。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斜水出衙领山北，至眉阝入渭。褒水亦出衙领，至南郑入沔。有垂山、斜水，褒水祠三所。莽曰新光。

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队。户十一万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铁官，在黾池。县十一：弘农，故秦函谷关。衙山领下谷，□属水所出，北入河。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出，东

北入雒，过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顺阳入沔。又有洱水，东南至鲁阳，亦入沔。皆过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莽曰黄眉。宜阳，在黾池有铁官也。黾池，高帝八年复黾池中乡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家为县。穀水出穀阳谷，东北至穀城入雒。莽曰陕亭。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新安，《禹贡》涧水在东，南入雒。商，秦相卫鞅邑也。析，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东至郦入湍水。莽曰君亭。陆浑，春秋迁陆浑戎于此。有关。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巩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领山，东南至钖入沔，过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荻舆山在东北。

河东郡，秦置。莽曰兆阳。有根仓、湿仓。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县二十四：安邑，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南。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铁官、盐官。莽曰河东。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有天子庙。莽曰勤田。猗氏，解，蒲反，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河北，《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绛徙安邑也。左邑，莽曰兆亭。汾阴，介山在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B324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端氏，临汾，垣，《禹贡》王屋山在东北，B659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入海，过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皮氏，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有铁官，莽曰延平。长修，平阳，韩武子玄孙贞子居此。有铁官。莽曰香平。襄陵。有班氏乡亭。莽曰F8B5昌。彘，霍大山在东，冀州山，周厉王所奔。莽曰黄城。杨，莽曰有年亭。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莽曰朕北。蒲子，绛，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铁官。狐讘，骐。侯国。

太原郡，秦置。有盐官，在晋阳。属并州。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百八十八。有家马官。县二十一：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D17B人，界休，莽曰界美。榆次，涂水乡，晋大夫知徐吾邑。梗阳乡，魏戊邑。莽曰大原亭。中都，于离，莽曰于合。兹氏，莽曰兹同。狼孟，莽曰狼调。邬，九泽在北，是为昭馀祁，并州薮。晋大夫司马弥牟邑。盂，晋大夫孟丙邑。平陶，莽曰多穰。汾阳，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阴入河B07A过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京陵，莽曰致

城。阳曲，大陵，有铁官。莽曰大宁。原平，祁，晋大夫贾辛邑。莽曰示。上艾，绵曼水，东至蒲吾，入虖池水。虑B055，阳邑，莽曰繁穰。广武。句注、贾屋山在北。都尉治。莽曰信桓。

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户七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六。县十四：长子，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浊漳水所出，东至鄴入清漳。屯留，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余吾，铜E96F，有上B07A亭，下B07A聚。沾，大黾谷，清漳水所出，东北至邑成入大河，过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涅氏，涅水也。襄垣，莽曰上党亭。壶关，有羊肠阪。沾水东至朝歌入淇。泫氏，杨谷，绝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高都，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泫水。有天井关。潞，故潞子国。C75C氏，阳阿，穀远。羊头山世靡谷，沁水所出，东南至荥阳入河，过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F8B6近。

河内郡，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莽曰后队，属司隶。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万七千九十七。县十八：怀，有工官。莽曰河内。汲，武德，波，山阳，东太行山在西北。河阳，莽曰河亭。州，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平皋，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莽曰雅歌。脩武，温，故国，已姓，苏忿生所封也。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卫元君为秦所夺，自濮阳徙此。莽曰平野。获嘉，故汲之新中乡，武帝行过更名也。轵，沁水，隆虑，国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过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铁官。荡阴。荡水东至内黄泽。西山，BD39水所出，亦至内黄入荡。有BD39里城，西伯所拘也。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阳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莽曰保忠信乡，属司隶也。户二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有铁官、工官。敖仓在荥阳。县二十二：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宜阳。荥阳，卞水、冯池皆在西南。有狼汤渠，首受B925，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偃师，尸乡，殷汤所都。莽曰师成。京，平阴，中牟，圃田泽在西，豫州薮。有管叔邑，赵献侯自耿徙此。平，莽曰治平。阳武，有博浪沙。莽曰阳桓。河南，故郏D27A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缑氏，刘聚，周大夫刘子邑。有延寿城仙人祠。莽曰中亭。卷，原武，莽曰原桓。巩，东周所居。穀成，《禹贡》E767水出B07B亭北，东南入雒。故市，密，故国，有大騩山，DA59水所出，南至临颍入

颍。新成，惠帝四年置。蛮中，故戎蛮子国。开封，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苑陵，莽曰左亭。梁，{单心}狐聚，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阳人聚，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新郑。《诗》郑国，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后为韩所灭，韩自平阳徙都之。

东郡，秦置。莽曰治亭。属兖州。户四十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万九千二十八。县二十二：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虚。莽曰治亭。观，莽曰观治。聊城，顿丘，莽曰顺丘。发干，莽曰EAABCA2A。范，莽曰建睦。茌平，莽曰功崇。东武阳，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博平，莽曰加睦。黎，莽曰黎治。清，莽曰清治。东阿，都尉治。离狐，莽曰瑞狐。临邑，有B925庙。莽曰穀城亭。利苗，须昌，故须句国，大昊后，风姓。寿良，蚩尤祠在西北B925上。有朐城。乐昌，阳平，白马，南燕，南燕国，BA5D姓，黄帝后。廪丘。

陈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属兖州。户二十九万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万九千五十。县十七：陈留，鲁渠水首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小黄，成安，宁陵，莽曰康善。雍丘，故杞国也，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酸枣，东昏，莽曰东明。襄邑，有服官，莽曰襄平。外黄，都尉治。封丘，濮渠水首受B925，东北至都关，入羊里水，过郡三，行六百三十里，长罗，侯国。莽曰惠泽。尉氏，傿，莽曰顺通。长垣，莽曰长固。平丘，济阳，莽曰济前。浚仪。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睢水首受狼汤水，东至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

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莽曰左队。阳翟有工官。属豫州。户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万九百七十三。县二十：阳翟，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户四万一千六百五十，口十万九千。莽曰颍川。昆阳，颍阳，定陵，有东不羹。莽曰定城。长社，新汲，襄城，有西不羹。莽曰相城。郾，郏，舞阳，颍阴，崇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古文以崇高为外方山也。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傿陵，户四万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临颍，莽曰监颍。父城，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成安，侯国也。周承休，侯国，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郑公。莽曰嘉美。阳城，阳城山，洧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颍，过郡三，行五百里。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过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浸。有铁官。纶氏。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为赏都尉。属豫州。户四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一百四十八。县三十七：平舆，阳安，阳城，侯国。莽曰新安。氵隐强，富波，女阳，鲖阳，吴房，安成，侯国。莽曰至成。南顿，故顿子国，姬姓。朗陵，细阳，莽曰乐庆。宜春，侯国。莽曰宣孱。女阴，故胡国。都尉治。莽曰汝坟。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后二世徙下蔡。莽曰新迁。新息，莽曰新德。濯阳，期思，慎阳，慎，莽曰慎治。召陵，弋阳，侯国。西平，有铁官。莽曰新亭。上蔡，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浸，莽曰闰治。西华，莽曰华望。长平，莽曰长正。宜禄，莽曰赏都亭。项，故国。新C745，莽曰新延。归德，侯国。宣帝置。莽曰归惠。新阳，莽曰新明。安昌，侯国。莽曰始成。安阳，侯国。莽曰均夏。博阳，侯国。莽曰乐家。成阳，侯国。莽曰新利。定陵。高陵山，汝水出，东南至新蔡入淮，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南阳郡，泰置。莽曰前队。属荆州。户三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县三十六：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户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七。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犨，杜衍，莽曰闰衍。酇，侯国，莽曰南庚。育阳，有南筮聚，在东北。博山，侯国。哀帝置。故顺阳。涅阳，莽曰前亭。阴，堵阳，莽曰阳城。雉，衡山，沣水所出，东至屋阝入汝。山都，蔡阳，莽之母功显君邑。新野，筑阳，故穀伯国。莽曰宜禾。棘阳，武当，舞阴，中阴山，瀙水所出，东至蔡入汝。西鄂，穰，莽曰农穰。郦，育水出西北，南入汉。安众，侯国。故宛西乡。冠军，武帝置。故穰卢阳乡、宛临駣聚。比阳，平氏，《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入海，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随，故国。厉乡，故厉国也。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邓，故国。都尉治。朝阳，莽曰厉信。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东南至定陵入汝。舂陵，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新都，侯国。莽曰新林。湖阳，故廖国也。红阳，侯国。莽曰红俞。乐成，侯国。博望，侯国。莽曰宜乐。复阳，侯国。故湖阳乐乡。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景帝二年复为临江，中二年复故。莽曰南顺。属荆州。户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有发弩官。县十八：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陈。莽曰江陆。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

沔，行六百里。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华容，云梦泽在南，荆州薮。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楚别邑，故郢。莽曰郢亭。巳阝，当阳，中庐，枝江，故罗国。江沱出西，东入江。襄阳，莽曰相阳。编，有云梦官。莽曰南顺。秭归，归乡，故归国。夷道，莽曰江南。州陵，莽曰江夏。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巫，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盐官。高成。淪山，淪水所出。东入繇。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

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八。县十四：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郧乡，楚郧公邑。莽曰守平。西阳，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吴芮都。□大，故弦子国。鄂，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莽曰闰光。钟武。侯国。莽曰当利。

庐江郡，故淮南，文南十六年别为国。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户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三十三。有楼船官。县十二：舒，故国。莽曰昆乡。居巢，龙舒，临湖，雩娄，决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决，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襄安，莽曰庐江亭也。枞阳，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灊，天柱山在南。有祠。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CB37，有铁官。湖陵邑，北湖在南。松兹。侯国。莽曰诵善。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园，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县十五：寿春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浚遒，成德，莽曰平阿。橐皋，阴陵，莽曰阴陆。历阳，都尉治。莽曰明义。当涂，侯国。莽曰山聚。钟离，莽曰蚕富。合肥，东城，莽曰武城。博乡，侯国。莽曰扬陆。曲阳，侯国。莽曰延平亭。建阳，全椒，阜陵。莽曰阜陆。

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莽曰巨野。属兖州。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有铁官。县二十三：昌邑，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有梁丘乡。《春秋传》曰“宋、齐会于梁丘”。南平阳，莽曰黾平。成武，有楚丘亭。齐桓公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莽曰成安。湖陵，《禹贡》“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陆。东缗，方与，

橐，莽曰高平。巨野，大野泽在北，兖州薮。单父，都尉治。莽曰利父。薄，都关，城都，侯国。莽曰城穀。黄，侯国。EBBC戚，侯国。莽曰戚亭。郜成，侯国。莽曰告成。中乡，侯国。平乐，侯国。包水东北至沛入泗。郑，侯国。瑕丘，甾乡，侯国。栗乡，侯国。莽曰足亭。曲乡，侯国。西阳，侯国。

济阴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贡》荷泽在定陶东。属兖州。户二十九万二十五，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县九：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贡》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冤句。莽改定陶曰济平，冤句县曰济平亭。吕都，莽曰祈都。葭密，成阳，有尧冢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鄄城，莽曰鄄良。句阳，C568，莽曰万岁。乘氏。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过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属豫州。户四十万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万四百八十。县三十七：相，莽曰吾符亭。龙亢，竹，莽曰笃亭。穀阳，萧，故萧叔国，宋别封附庸也。向，故国。《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后。铚，广戚，侯国。莽曰力聚。下蔡，故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取之，至夫差迁昭侯于此。后四世侯齐竟为楚所灭。丰，莽曰吾丰。郫，莽曰单城。谯，莽曰延成亭。蕲，B07C乡。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蕲城。，莽曰贡。辄与，莽曰华乐。山桑，公丘，侯国。故滕国，周懿王了错叔绣所封，三十一世为齐所灭。符离，莽曰符合。敬丘，侯国。夏丘，莽曰归思。BC31，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育成，沛，有铁官。芒，莽曰博治。建成，侯国。城父，夏肥水东南至下蔡入淮，过郡工，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建平，侯国，莽曰田平。酇，莽曰赞治。栗，侯国，莽曰成富。扶阳，侯国。莽曰合治。高，侯国。高柴，侯国。漂阳，平阿，侯国。莽曰平宁。东乡，临都，义成，祁乡。侯国。莽曰会谷。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属冀州。户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县十八：鄴，故大河在东北入海。馆陶，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斥丘，莽曰利丘。沙，内黄，清河水出南。清渊，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繁阳，元城，梁期，黎阳，莽曰黎蒸。即裴，侯国。莽曰即是。武始，漳水东至邯郸入漳，又有拘涧水，东北至邯郸入白渠。邯会，侯国。阴安，平恩，侯国。莽曰延平。邯沟，侯国。武安。钦口山，白渠水所出，东至列人入漳。又有浸水，东北至东昌入虖池河，过郡五。行六百一里。有铁官。莽曰桓安。

巨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二十：巨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南□，莽曰富平。广阿，象氏，侯国。莽曰宁昌。B07E陶，宋子，莽曰宜子。杨氏，莽曰功陆。临平，下典阳，都尉治。贳，CD3B，莽曰秦聚。新市，侯国。莽曰市乐。堂阳，有盐官，尝分为经县。安定，侯国敬武，历乡，侯国，莽曰历聚。乐信，侯国。武陶，侯国。柏乡，侯国。安乡。侯国。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关。属冀州。户十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六。县十八：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莽曰井关亭。石邑，井陉山在西，BC31水所出，东南至B07E陶入B048。桑中，侯国。灵寿，中山桓公居此。《禹贡》卫水出东北，江入虖池。蒲吾，有铁山。大白渠水首受绵曼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BC31。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D545。莽曰常山亭。九门，莽曰久门。井陉，房子，赞皇山，济水所出，东至B07D陶入B048。莽曰多子。中丘，逢山长谷，渚水所出，东至张邑入偶。莽曰直聚。封斯，侯国。关，平棘，B225，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乐阳，侯国。莽曰暢苗。平台，侯国。莽曰顺台。都乡，侯国。有铁官。莽曰分乡。南行唐。牛饮山白陉谷，滋水所出，东至新市入虖池水。莽曰延亿。

清河郡，高帝置。莽曰平河。属冀州。户二十万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二。县十四：清阳，王都。东武城，绎幕，灵，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DC29入屯氏河。莽曰播。厝，莽曰厝治。CD40，莽曰善陆。贝丘，都尉治。信成，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DC29入漳水，莎题，东阳，侯国。莽曰胥陵。信乡，侯国。缭，枣强，复阳。莽曰乐岁。

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户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铁官。县二十九：涿，桃水首受淶水，分东至安次入河。FA3C，莽曰FA3C屏，穀丘，故安，阎乡，易水所出，东至范阳入濡也。并州浸。水亦至范阳入淶。南深泽。范阳。莽曰顺阴。蠡吾，容城。莽曰深泽。易，广望，侯国。D821，莽曰言符。高阳，莽曰高亭。州乡，侯国。安平，都尉治。莽曰广望亭。樊舆，侯国。莽曰握符。成，侯国。莽曰宜家。良乡，侯国。垣水南东至阳乡入桃。莽曰广阳。利乡，侯国。莽曰章符。临乡，侯国。益昌，侯国。莽曰有C072。阳乡，侯国。莽曰章武。西乡，侯国。莽曰移风。饶阳，中水，武垣，莽曰垣翰亭。阿陵，莽曰阿陆。阿武，侯国。高郭，侯国。莽曰广堤。

新昌，侯国。

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属幽州。户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万五千一百一十九。县二十六：浮阳，莽曰浮城。阳信，东光，有胡苏亭。阜城，莽曰吾城。千童，重合，南皮，莽曰迎河亭。定，侯国。章武，有盐官。莽曰桓章。中邑，莽曰检阴，高成，都尉治也。高乐，莽曰为乡。参户，侯国。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骇河。莽曰泽亭。柳，侯国。临乐，侯国。莽曰乐亭。东平舒，重平，安次，脩市，侯国。莽曰居宁。文安，景成，侯国。束州，建成，章乡，侯国。蒲领。侯国。

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属青州。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平原，有笃马河，东北入海，五百六十里。鬲，平当以为鬲津。莽曰河平亭。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重丘，平昌，侯国。羽，侯国。莽曰羽贞。般，莽曰分明。乐陵，都尉治。莽曰美阳。祝阿，莽曰安成。瑗，莽曰东顺亭。阿阳，漯阴。莽曰翼成。B47D，莽曰张乡。富平，侯国。莽曰乐安亭。安德，合阳，侯国。莽曰宜乡。楼虚，侯国。龙额，侯国，莽曰清乡。安。侯国。

千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属青州。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有铁官、盐官、均输官。县十五：千乘，有铁官。东邹，湿沃，莽曰延亭。平安，侯国。莽曰鸿睦。博昌，时水东北至巨定入马车渎；幽州浸。蓼城，都尉治。莽曰施武。建信，狄，莽曰利居。琅槐，乐安，被阳，侯国。高昌，繁安。侯国。莽曰瓦亭。高宛，莽曰常乡。延乡。

济南郡，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济南国。景帝二年为郡。莽曰乐安。属青州。户十四万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四。县十四：东平陵，有工官、铁官。邹平，台，莽曰台治。梁邹，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陆。阳丘，般阳，莽曰济南亭。菅，朝阳，侯国。莽曰脩治。历城，有铁官。C533，侯国。莽曰利成。著，宜成。侯国。

泰山郡，高帝置。属兖州。户十七万二千八十六，口七十二万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莱毋，西入济。县二十四：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兖州山。茌，卢，都尉治。济北王都也。肥成，蛇丘，隧乡，故隧国。《春秋》曰“齐人歼于隧”也。刚，故阐。莽曰柔。柴，盖，临乐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盖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五，行六百里，青

州浸。梁父，东平阳，南武阳，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莽曰桓宣。莱芜，原山，甾水所出，东至博昌入B925，幽州浸。又《禹贡》汶水出西南入B925。汶水，桑钦所言。巨平，有亭亭山祠。嬴，有铁官。牟，故国。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蒙山下。莽曰蒙恩。华，莽曰翼阴。宁阳。侯国。莽曰宁顺。乘丘，富阳，桃山，侯国。莽曰裒鲁。桃乡，侯国。莽曰鄣亭。式。

齐郡。秦置。莽曰济南。属青州。户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四。县十二：临淄，师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邹入B925。有服官、铁官。莽曰齐陵。昌国，德会水西北至西安入如。利，莽曰利治。西安，莽曰东宁。巨定，马车渎水首受巨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广，为山，浊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巨定。广饶，昭南，临朐，有逢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巨定。莽曰监朐。北乡，侯国。莽曰禺聚。平广，侯国。台乡。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属青州。户十二万七千，口五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九。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莽曰北海亭。剧魁，侯国。莽曰上符。安丘，莽曰诛郅。瓠，侯国。莽曰道德。淳于，益，莽曰探阳。平寿，剧，侯国。都昌，有盐官。平望，侯国。莽曰所聚。平的，侯国。柳泉，侯国。莽曰弘睦。寿光，有盐官。莽曰翼平亭。乐望，侯国。饶，侯国。斟，故国，禹后。桑犊，覆甑山，溉水所出，东北至都昌入海。平城，侯国。密乡，侯国。羊石，侯国。乐都，侯国。莽曰拔垄。石乡，侯国。上乡，侯国。新成，侯国。成乡，侯国。莽曰石乐。胶阳。侯国。

东莱郡，高帝置。属青州。户十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县十七：掖，莽曰掖通。D158，有之罘山祠。居上山，声洋水所出。东北入海。平度，莽曰利卢。黄，有莱山松林莱君祠。莽曰意母。临朐，有海水祠。莽曰监朐。曲成，有参山万里沙祠。阳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盐官。牟平。莽曰望利。东牟，有铁官、盐官。莽曰弘德。□弦，有百支莱王祠。有盐官。育犁，昌阳，有盐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曰夙夜。当利，有盐官。莽曰东莱亭。卢乡，阳乐，侯国。莽曰延乐。阳石，莽曰识命。徐乡。

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属徐州。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有铁官。县五十一：东武，莽曰祥善。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海曲，有盐官。赣榆，硃虚，凡

山，丹水所出，东北至寿光入海。东泰山，汶水所出，东至安丘入维。有三山、五帝祠。诸，莽曰诸并。梧成，灵门，有高柘山。壶山，浯水所出，东北入淮。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虚水，侯国。临原，侯国。莽曰填夷亭。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祓，侯国。柜，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同。CB69，侯国。B721，胶水东至平度入海。莽曰纯德。雩B121，侯国。黔陬，故介国也。云，侯国。计斤，莒子始起此，后徙莒。有盐官。稻，侯国。皋虞，侯国。莽曰盈庐。平昌，长广，有莱山莱王祠。E56E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幽州薮。有盐官。横，故山，久台水所出，东南至东武入淮。莽曰令丘。东莞，术水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魏其，侯国。莽曰青泉。昌，有环山祠。兹乡，侯国。箕，侯国。《禹贡》潍水北至都昌入海，过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兖州浸也。C976，夜头水南至海。莽曰识命。高广，侯国。高乡，侯国。柔，侯国。即来，侯国。莽曰盛睦。丽，侯国。武乡，侯国。莽曰顺理。伊乡，侯国。新山，侯国。高阳，侯国。昆山，侯国。参封，侯国。折泉，侯国。折泉水北至莫入淮。博石，侯国。房山，侯国。慎乡，侯国。驷望，侯国。莽曰泠乡。安丘，侯国。莽曰宁乡。高陵，侯国。莽曰蒲陆。临安，侯国。莽曰诚信。石山。侯国。

东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属徐州。户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县三十八：郯，故国，少昊后，盈姓。兰陵，莽曰兰东。襄贲，莽曰章信。下邳，葛峄山在西，古文以为峄阳。有铁官。莽曰闰俭。良成，侯国。莽曰承翰。平曲，莽曰平端。戚，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有铁官。开阳，故CD3F国。莽曰厌虏。费，故鲁季氏邑。都尉治。莽曰顺从。利成，莽曰流泉。海曲，莽曰东海亭。兰祺，侯国。莽曰溥睦。缯，故国。禹后。莽曰缯治。南成，侯国。山乡，侯国。建乡，侯国。即丘，莽曰就信。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曰犹亭。临沂，厚丘，莽曰祝其亭。容丘，侯国。祠水东南至下邳入泗。东安，侯国。莽曰业亭。合乡，莽曰合聚。承，莽曰承治。建阳，侯国。莽曰建力。曲阳，莽曰从羊。司吾，莽曰息吾。于乡，侯国。平曲，侯国。莽曰端平。都阳，侯国。阴平，侯国。C237乡，侯国。莽曰徐亭。武阳，侯国。莽曰弘亭。新阳，侯国。莽曰博聚。建陵，侯国。莽曰付亭。昌虑，侯国。莽曰虑聚。都平。侯国。

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

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取虑，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B422犹，莽曰秉义。僮，莽曰成信。射阳。莽曰监淮亭。开阳，赘其，高山，睢陵，莽曰睢陆。盐渎，有铁官。淮阴，莽曰嘉信。淮陵，莽曰淮陆。下相，莽曰从德。富陵，莽曰B122虏。东阳，播旌，莽曰著信。西平，莽曰永聚。高平，侯国。莽曰成丘。开陵，侯国。莽曰成乡。昌阳。侯国。广平，侯国。莽曰平宁。兰阳，侯国。莽曰建节。襄平，侯国。莽曰相平。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舆，莽曰美德。堂邑，有铁官。乐陵。侯国。

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州。户二十二万三千三十八，口百三万二千六百四。县二十六：吴，故国，周太伯所邑。具区泽在西，扬州薮，古文以为震泽。南江在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泰德。曲阿，故云阳，莽曰风美。乌伤，莽曰乌孝。毘陵，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毘坛。馀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馀衍。阳羡，诸暨，莽曰疏虏。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莽曰有锡。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扬州山。越王勾践本国。有灵文园。丹徒，馀姚，娄，有南武城，阖闾所起以候越。莽曰娄治。上虞，有仇亭。柯水东入海。莽曰会稽。海盐，故武原乡。有盐官。莽曰展武。剡，莽曰尽忠。由拳，柴辟，故就李乡，吴、越战地。大末，穀水东北至钱唐入江。莽曰末治。乌程，有欧阳亭。句章，渠水东入海。馀杭，莽曰进睦。鄞，有镇亭，有鲒C322亭。东南有天门水入海。有越天门山。莽曰谨。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DD3A，莽曰海治。富春，莽曰诛岁。冶，回浦。南部都尉治。

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户十万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万五千一百七十。有铜官。县十七：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胡入江。莽曰无宛。於B07B，江乘，莽曰相武。春穀，秣陵，莽曰宣亭。故鄣，莽曰候望。句容，泾，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胡孰，陵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黝，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王国。莽曰D44D虏。溧阳，歙，都尉治。宣城。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庐陵，莽曰桓亭。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鄱阳，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鄱

水西入湖汉。莽曰乡亭。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莽曰蒲亭。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莽曰治干。柴桑，莽曰九江亭。艾，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建成，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莽曰多聚。宜春，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莽曰修晓。海昏，莽曰宜生。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鄡阳，莽曰预章。南野，彭水东入湖汉。安平。侯国。莽曰安宁。

桂阳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属荆州。户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金官。县十一：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项羽所立义帝都此。莽曰宣风。临武，秦水东南至浈阳入汇，行七百里。莽曰大武。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阳，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过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桂阳，汇水南至四会入郁，过郡二，行九百里。阳山，侯国。曲江，莽曰除虏。含BC33，浈阳，莽曰基武。阴山。侯国。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渐水东入沅。孱陵，莽曰孱陆。临沅。莽曰监元。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酉阳，义陵，酇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B72E山，零阳，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历山，澧水所出，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属荆州。户二万一千九十二，口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八。县十：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离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林，行九百八十里。营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夫夷，营浦，都梁，侯国。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二，行千八百里。冷道，莽曰：泠陵。泉陵。侯国。莽曰溥闰，洮阳，莽曰洮治。钟武。莽曰钟桓。

汉中郡，秦置。莽曰新成。属益州。户十万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县十二：西城，旬阳，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南郑，旱山，池水所出，东北入汉。褒中，都尉治。汉阳乡。房陵，淮

山，淮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又有筑水，东至筑阳亦入沔。东山，沮水所出，东至郢入江，行七百里。安阳，EA2B谷水出西南，北入汉。在谷水出北，南入汉。成固，沔阳，有铁官。钖，莽曰钖治。武陵，上庸，长利。有郧关。

广汉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属益州。户十六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县十三：梓潼，五妇山，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汁方，莽曰美信。涪，有孱亭。莽曰统睦。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绵竹，紫岩山，绵水所出，东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广汉，莽曰广信。葭明，C745，新都，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明入汉。过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白水，刚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过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阴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摧虏。

蜀郡，泰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导江。属益州。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县十五：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繁，广都，莽曰就都亭。临邛，仆千水东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铁官、盐官。莽曰监邛。青衣，《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CA3E。江原，寿阝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莽曰邛原。严道，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有木官。莽曰严治。绵C164，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过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徙，湔氐道，《禹贡》□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过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汶江，CA3E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东入江。广柔，蚕陵。莽曰步昌。

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莽曰西顺。属益州。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县十二：僰道，莽曰僰治。江阳，武阳，有铁官，莽曰戢成。南安，有盐官、铁官。资中，符，温水南至入E733水，E733水亦南至{敝巴}入江。莽曰符信。牛鞞，南广，汾关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过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汉阳，都尉治。山EE73谷，汉水所出，东至{敝巴}入延。莽曰新通。存阝马阝，莽曰孱马阝。硃提，山出银。堂琅。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集巂。属益州。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南山出铜。有邛池泽。遂

久，绳水出徼外，东至豦道入江，过郡二，行千四百里。灵关道，台登，孙水南至会无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定莋，出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会无，东山出碧。莋秦，大莋，姑复，临池泽在南。三绛，苏示，B125江在西北。阑，卑水，灊街，青蛉。临池灊在北。仆水出徼外，东南至来惟入劳，过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有禺同山，有金马、碧鸡。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滇池，大泽在西，滇池泽在西北。有黑水祠。双柏，同劳，铜濑，谈虏山，迷水所出，东至谈稿入温。连然，有盐官。俞元，池在南，桥水所出，东至毋单入温，行千九百里。怀山出铜。收靡，南山腊谷，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绳，过郡二，行千二十里。穀昌，秦臧，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仆，行八百二十里。邪龙，味，昆泽，叶榆，叶榆泽在东。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行五百里。律高，西石空山出锡，东南盛町山出银、铅。不韦，云南，巂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弄栋，东农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绛南入绳，行五百一十里。比苏，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人出银、铅，南乌山出锡。毋C96F，桥水首受桥山，东至中留入潭，过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C96F。胜休，河水东至毋C96F入桥。莽曰胜豦。健伶，来唯。从□虫山出铜。劳水出徼外，东至麋泠入南海，过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同亭。有柱蒲关。属益州。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县十七：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镡封，温水东至广郁入郁，过郡二，行五百六十里。{敝巴}，不狼山，{敝巴}水所出，东入沅，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刚水东至潭中入潭。莽曰有敛，夜郎，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莽曰同亭。毋单，漏江，西随。麋水西受徼外，东至麋泠入尚龙溪，过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梦，壶水东南至麋泠入尚龙溪，过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谈稿，进桑，南部都尉治。有关。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莽曰从化。

巴郡，秦置。属益州。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江州，临江。莽曰监江。枳，阆中，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垫江，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安汉，是鱼池在南。莽曰安新。宕渠，符特山在西南。B251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徐谷，南入灊。鱼复，江关，都尉治。有橘官。充

国，涪陵。莽曰巴亭。

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上禄，故道，莽曰善治。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汉，行五百二十里。莽曰乐平亭。平乐道，沮，沮水出东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过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杨德。

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铁官、盐官。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莽曰操虏。上BD6A，安故，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谓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顺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襄武，莽曰相桓。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莽曰修远。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莽曰顺砾。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羌。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硖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张掖，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揟次，莽曰播德。鸾乌，扑B126，莽曰敷虏。媪围，苍松，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宣威。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觻得，千金渠西至东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贯虏。氐池，莽曰否武。屋兰，莽曰传武。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骊靬，莽曰揭虏。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显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辅平。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县九：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莽曰显德。表是，莽曰载武。乐涫，莽曰乐亭。天□衣，玉门，莽曰辅平亭。会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池头，绥弥，乾齐。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穀，渊泉，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安俾，抚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泾阳，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临泾，莽曰监泾。卤，灈水出西。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阴密，《诗》密人国。有嚣安亭。安定，参□，主骑都尉治。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阴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厉，莽曰乡礼。爰得，眴卷，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彭阳，鹑阴，月氏道。莽曰月顺。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县十九。马领，直路，沮水出西，东入洛。灵武，莽曰威成亭。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灵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眴衍，方渠，除道，莽曰通道。五街，莽曰吾街。鹑孤，归德，洛水出北蛮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马苑。回获，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泥阳，莽曰泥阴。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菀官。莽曰功著。义渠道，莽曰义沟。弋居，有盐官。大要，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匈归都尉治塞外匈归障。属并州。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独乐，有盐民。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畴。木禾，平都，浅水，莽曰广信。京室，莽曰积粟。洛都，莽曰卑顺。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莽曰黄土。襄洛，莽曰上党亭。原都，漆垣，莽曰漆墙。奢延，莽曰奢节。雕阴，推邪，莽曰排邪。桢林，莽曰桢F8B5。高望，北部都尉治。莽曰坚甯。雕阴道，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定阳，高奴，有洧水，可B45A。莽曰利平。望松，北部都尉治。宜都。莽曰坚宁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莽曰归新。属并州。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县三十六：富昌，有盐官。莽曰富成。驺虞，鹄泽，平定，莽曰阴平亭。美稷，属国都尉治。中阳，乐街，莽曰截虏。徒经，莽曰廉耻。皋狼，大成，莽曰好成。广田，莽曰广翰。圜阴，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阴。益阑，莽曰香阑。平周，鸿门，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蔺，宣武，莽曰讨貉。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圜阳，广衍，武车，莽曰桓车。虎猛，西部都尉治。离石，穀罗，武泽在西北。饶，莽曰饶衍。方利，莽曰广德。隰成，莽曰慈平亭。临水，莽曰监水。土军，西都，莽曰五原亭。平陆，阴山，莽曰山宁。DC5C是，莽曰伏DC5C。博陵，莽曰助桓。盐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开。西部都尉治窳浑。莽曰沟搜。属并州。户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县十：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朔方，金连盐泽、青盐泽皆在南。莽曰武符。修都，临河，莽曰监河。呼遒，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莽曰极武。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沟搜。沃野，武帝元狩三年城。有盐官。莽曰绥武。广牧，东部都尉治。莽曰盐官。临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东部都尉治稒阳。莽曰获降。属并州。户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县十六：九原，莽曰成平。固陵，莽曰固调。五源，莽曰填河亭。临沃，莽曰振武。文国，莽曰繁聚。河阴，蒲泽，属国都尉治。南兴，莽曰南利。武都，莽曰桓都。宜梁，曼柏，莽曰延柏。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盐官。莽曰艾虏。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莽曰固阴。莫，西安阳，莽曰鄣安。河目。

云中郡，泰置。莽曰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县十一：云中。莽曰远服。咸阳，莽曰贲武。陶林，东部都尉治。桢陵，缘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桢陆。犊和，沙陵，莽曰希恩。原阳，沙南，北舆，中部都尉治，武泉，莽曰顺泉。阳寿。莽曰常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属并州。户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县一十二：成乐，桐过，莽曰椅桐。都武，莽曰通德。武进，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蛮。襄阴，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骆，莽曰遮要。定陶，莽曰迎符。武城，莽曰桓就。武要，东部都尉治。莽曰厌胡。定襄，莽曰著武。复陆。莽曰闻武。

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莽曰填狄。属并州。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县十四：善无，莽曰阴馆。沃阳，盐泽在东北，有长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阳。繁畤，莽曰当要。中陵，莽曰遮害。阴馆，楼烦乡。景帝后三年置。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过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楼烦，有盐官。武州，莽曰桓州，B128陶，剧阳，莽曰善阳。崞，莽曰崞张。平城，东部都尉治。莽曰平顺。埒，莽曰填狄亭。马邑，莽曰章昭。强阴。诸闻泽在东北。莽曰伏阴。

代郡，秦置。莽曰厌狄。有五原关、常山关。属幽州。户五万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县十八：桑乾，莽曰安德。道人，莽曰道仁。当城，高柳，西部都尉治。马城，东部都尉治。班氏，秦地图书班氏。莽曰班副。延陵，B940氏，莽曰B940聚。且如，于延水出塞外，东至宁入沽。中部都尉治。平邑，莽曰平胡。阳原，东安阳，莽曰竟安。参合，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代，莽曰厌狄亭。灵丘。D545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

州川。广昌，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过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莽曰广屏。卤城，虖池河东至参户入虖池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鲁盾。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莽曰沮阴。泉上，莽曰塞泉。潘，莽曰树武。军都，温馀水东至路，南入沽。居庸，有关。雎瞀，夷舆，莽曰朔调亭。宁，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昌平，莽曰长昌。广宁，莽曰广康。涿鹿，莽曰拂陆。且居，阳乐水出东，南入沽。莽曰久居。茹，莽曰穀武。女祁，东部都尉治。莽曰祁。下落。莽曰下忠。

渔阳郡，秦置。莽曰通路。属幽州。户六万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万四千一百一十六。县十二：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铁官。莽曰得渔。狐奴，莽曰举符。路，莽曰通路亭。雍奴，泉州，有盐官。莽曰泉调。平谷，安乐，BA3C奚，莽曰敦德。犷平，莽曰平犷。要阳，都尉治。莽曰要术。白檀，洫水出北蛮夷。滑盐。莽曰匡德。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顺。属幽州。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平刚，无终，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过郡二，行六百五十里。石成，延陵，莽曰铺武。俊靡，氵垒水南至无终东入庚。莽曰俊麻。薉，都尉治。莽曰裒睦。徐无，莽曰北顺亭。字，榆水出东。土根，白狼，莽曰伏狄。夕阳，有铁官。莽曰夕阴。昌城，莽曰淑武。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广成，莽曰平虏。聚阳，莽曰笃睦。平明。莽曰平阳。

辽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属幽州。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海阳，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有盐官。新安平。夷水东入塞外。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莽曰肥而。宾从，莽曰勉武。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东部都尉治。莽曰禽虏。阳乐，狐苏，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徒河，莽曰河福。文成，莽曰言虏。临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冯德。CB63。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莽曰选武。

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

五百三十九。县十八：襄平。有牧师官。莽曰昌平。新昌，无虑，西部都尉治。望平，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长说。房，候城，中部都尉治。辽队，莽曰顺睦。辽阳，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莽曰辽阴。险渎，居就，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高显，安市，武次，东部都尉治。莽曰桓次。平郭，有铁官、盐官。西安平，莽曰北安平。文，莽曰文亭。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沓氏。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莽曰乐鲜。属幽州。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有云鄣。县二十五：朝鲜，論邯，浿水，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乐鲜亭。含资，带水西至带方入海。黏蝉，遂成，增地，莽曰增土。带方，駟望，海冥，莽曰海桓，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高部都尉治。镂方，提奚，浑弥，呑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东暆，不而，东部都尉治。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

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县六：番禺，尉佗都。有盐官。博罗，中宿，有涯浦官。龙川，四公，揭阳，莽曰南海亭。

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有小溪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郁平。属交州。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县十二：布山，安广，阿林，广郁，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中留，桂林，潭中，莽曰中潭。临尘，硃涯水入领方。又有斤南水。又有侵离水，行七百里。莽曰监尘。定周，周水首受无敛，东入潭，行七百九十里。增食，B079水首受牂柯东界，入硃涯水，行五百七十里。领方，斤南水入郁。又有墙水。都尉治。雍鸡。有关。

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新广，属交州。有离水关。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县十：广信，莽曰广信亭。

谢沐，有关。高要，有盐官。封阳，临贺，莽曰大贺。端溪，冯乘，富川，荔浦，有荔平关。猛陵。龙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猛陆。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县十：羸□娄，有羞官。安定，苟B129，麋泠，都尉治。曲易，此带，稽徐，西于，龙编，硃B06E。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关。莽曰桓亭。临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郁，过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硃卢，都尉治。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户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万六千一十三。有界关。县七：胥浦，莽曰F52A成。居风，都庞，馀发，咸F52A，无切，都尉治。无编。莽曰九真亭。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属交州。户万五千四百六十，口六万九千四百八十五。县五：硃吾，比景，卢容，西卷，水入海，有竹，可为杖。莽曰日南亭。象林。

赵国，故秦邯郸郡，高帝四年为赵国。景帝三年复为邯郸郡，五年复故。莽曰桓亭。属冀州。户八万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二。县四：邯郸。堵山，牛首水所出，东入白渠。赵敬侯自中矣徙此。易阳，柏人，莽曰寿仁。襄国。故刑国。西山，渠水所出，东北至任入浸。又有蓼水、冯水，皆东至朝平入溃。

广平国，武帝征和二年置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复故。莽曰富昌。属冀州。户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八。县十六：广平，张，朝平，南和，列葭水东入B12A。列人，莽曰列治。斥章，任，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莽曰直周。南曲，曲梁，侯国。莽曰直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台，侯国。广年，莽曰富昌。城乡。

真定国，武帝元鼎四年置。属冀州。户三万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县四，真定，故东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莽曰思治。稾城，莽曰稾实。肥F8CD，胡肥子国，绵曼。斯洨水首受太白渠，

东至鄡入河。莽曰绵延。

中山国，高帝郡，景帝三年为国。莽曰常山，属冀州。户十六万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万八千八十。县十四：卢奴，北平，徐水东至高阳入博。又有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有铁官。莽曰善和。北新成，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D545，莽曰朔平，唐，尧山在南。莽曰和亲。深泽，莽曰翼和。苦陉，莽曰北陉。安国，莽曰兴睦。曲逆，蒲阳山，蒲水所出，东入濡，又有苏水，亦东入濡，莽曰顺平。望都，博水东至高阳入河。莽曰顺调。新市，新处，毋极，陆成，安险。莽曰宁险。

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故。莽曰新博。属冀州。户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万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县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历，莽曰历宁。扶柳，辟阳，莽曰乐信。南宫，莽曰序下。下博，莽曰闰博。武邑，莽曰顺桓。观津，莽曰朔定亭。高提，广川，乐乡，侯国。莽曰乐丘。平堤，侯国。桃，莽曰桓分。西梁，侯国。昌成，侯国。东昌，侯国。莽曰田昌。脩。莽曰脩治。

河间国，故赵，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朔定。户四万五千四十三，口十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县四：乐成，虖池别水首受虖池河，东至东光入虖池河。莽曰陆信。候井，武隧，莽曰桓隧。弓高。虖池别河首受虖池河，东至平舒入海。莽曰乐成。

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莽曰广有，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莽曰伐戎。方城。广阳，阴乡。莽曰阴顺。

甾川国，故齐，文帝十八年别为国。后并北海。户五万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万七千三十一。县三：剧，义山，蓨水所出，北至寿光入海。莽曰俞。东安平，菟头山，女水出，东北至临甾入巨定。楼乡。

胶东国，故齐，高帝元年别为国，五月复属齐国，文帝十六年复为国。莽曰郁秩。户七万二千二，口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一。县八：即墨，有天室山祠。莽曰即善。昌武，下密，有三石山祠。壮武，莽曰晓武。郁秩，有铁官。挺，观阳，邹卢。莽曰始斯。

高密国，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户四万五百三十一，口十九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县五：高密，莽曰

章牟。昌安，石泉，莽曰养信。夷安，莽曰原亭。成乡。莽曰顺成。

城阳国，故齐。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莒陵。属兖州。户五万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万五千七百八十四。县四：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有铁官。莽曰莒陵。阳都，东安，虑。莽曰著善。

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属兖州。户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县九：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陈陵。苦，莽曰赖陵。阳夏。宁平，扶沟，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固始，圉，新平，柘。

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莽曰陈定。属豫州。户三万八千七百九，口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二。县八：砀，山出文石。莽曰节砀。甾，故戴国。莽曰嘉穀。杼秋，莽曰予秋。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思。已氏，莽曰已善。虞，莽曰陈定亭。下邑，莽曰下洽。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东平国，故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无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莽曰有盐。属兖州。户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万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铁官。县七：无盐，有郈乡。莽曰有盐亭。任城，故任国，太昊后，风姓。莽曰延就亭。东平陆，富城，莽曰成富。章，亢父，诗亭，故诗国。莽曰顺父。樊。

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户十一万八千四十五，口六十万七千三百八十一。县六：鲁，伯禽所封。户五万二千。有铁官。卞，泗水西南至方与入沛，过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汶阳，莽曰汶亭。蕃，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驺，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

楚国，高帝置，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复故。莽曰和乐。属徐州。户十一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口四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县七：彭城，古彭祖国。户四万一百九十六。有铁官。留，梧，莽曰吾治。傅阳，故逼阳国。莽曰辅阳。吕，武原，莽曰和乐亭。甾丘。莽曰善丘。

泗水国，故东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别为泗水国。莽曰水顺。户二万五千二十五，口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四。县三：C463，莽曰生B764。泗阳，莽曰淮平亭。于。莽曰于屏。

广陵国。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莽曰江平。属徐州。户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万七百二十二。有铁官。县四：广陵，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比，并得鄣郡，而不得吴。莽曰安定，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高邮，平安。莽曰杜乡。

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文帝十六复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莽曰安风。户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县五：六，故国，皋繇后，偃姓，为楚所灭。如溪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安丰，《禹贡》大别山在西南。莽曰美丰。安风，莽曰安风亭。阳泉。

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县十三：临湘，莽曰抚睦。罗，连道，益阳，湘山在北。下隽，莽曰闰隽。攸，酃，承阳，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昭陵，茶陵。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声乡。容陵，安成。庐水东至庐陵，入湖汉。莽曰思成。

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硃赣条其风俗，犹未宣

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抚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B651、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孙，氏为庄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雒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支阝、酆之地，列为诸侯。后八世，穆公称伯，以河为竟。十余世，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子惠公初称王，得上郡、西河。孙昭王开巴蜀，灭周，取九鼎。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EA69，公刘处豳，大王徙支阝，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大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

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

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僵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鄘，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其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乃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寘诸河之侧"。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々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魏、赵所灭，三家皆自立为诸侯，是为三晋。赵与秦同祖，韩、魏皆姬姓也。自毕万后十世称侯，至孙称王，徙都大梁，故魏一号为梁，七世为秦所灭。

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阳、穀城、平阴、偃师、巩、缑氏，是其分也。

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至幽王淫褒姒，以灭宗周，子平王东居雒邑。其后五伯更帅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

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

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子男之国，虢、会为大，恃势与险，崇侈贪冒，君若寄帑与贿，周乱而敝，必将背君；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楚，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昭显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益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其后皆不失祠，而未有兴者，周衰将起，不可逼也。”桓公从其言，乃东寄帑与贿，虢、会受之。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B925，食溱、洧焉。土□医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之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了，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与韩同分。

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越分也。

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文子弹弦CD24B12B，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也，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

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馀，东贾真番之利。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

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甾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农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兒”，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而和自立为齐侯。初，和之先陈公子完有罪来奔齐，齐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临甾，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

周兴，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以为周公主。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故鲁自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然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怀。地B12C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济阴定陶，《诗·风》曹国也。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

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

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也。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河内之野王、朝歌，皆卫分也。

卫本国既为狄所灭，文公徙封楚丘，三十余年，子成公徙于帝丘。故《春秋经》曰“卫迁于帝丘”，今之濮阳是也。本颛琐之虚，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后十余世，为韩、魏所侵，尽亡其旁邑，独有濮阳。后秦灭濮阳，置东郡，徙之于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犹独置卫君，二世时乃废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后绝，故独为分野。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取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周成王时，封文、武光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达，是为武王，浸以强大。后五世至严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D733蠃蛤，食物常足。故{此曰}D733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支阝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提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之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寿梦称王

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粤王句践所灭。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粤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

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公稽海外有东鲲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二十世，至句践称王，与吴王阖庐战，败之隽李。夫差立，句践乘胜复伐吴。吴大破之，栖会稽，臣服请平。后用范蠡、大夫种计，遂伐灭吴，兼并其地。度淮与齐、晋诸侯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使赐命为伯，诸侯毕贺。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后十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兴，复立摇为越王。是时，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

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F625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B076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麋。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

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则梮，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陂，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鄴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及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分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分言于

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

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右，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C82D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右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毋复漕。”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之，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似于巴、蜀。”上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干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

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B12D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B14E，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蒋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漳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BD4C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书奏，上壮之，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

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余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枚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百姓寒心，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遣行视，以为屯氏河盈溢所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廷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后二岁，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极。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凤如钦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

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后九岁，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

是岁，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

先是，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数遣使者处业振赡之。

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吏民能者，莫有应书。待诏贾让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首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B028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兒蹄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

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B12E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月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

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御史临淮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沛郡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赞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鱼乎！"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孔子曰："多闻而志之，知之次也。"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

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CA36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服氏》二篇。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字》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俱，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

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后学者。《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弹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B234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津，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公羊外传》五十篇。

《穀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

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孔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传》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EBBC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扬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扬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B12F》。""B12F，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序六艺为九种。

《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二十三篇。名亻及，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公孔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

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

《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芈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

《周史六韬》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

《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

《谰言》十篇。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

《功议》四篇。不知作者，论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为周威王师。

《王孙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

《俟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鲁仲连子》十四篇。有《列传》。

《平原君》七篇。硃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传》文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陆贾》二十三篇。

《刘敬》三篇。

《孝文传》十一篇。文帝所称及诏策。

《贾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藏》十篇。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

《贾谊》五十八篇。

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宽》九篇。

《公孙弘》十篇。

《终军》八篇。

《吾丘寿王》六篇。

《虞丘说》一篇。难孙卿也。

《庄助》四篇。

《臣彭》四篇。

《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宣帝时数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宽《盐铁论》六十篇。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

杨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汤相。

《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

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文字》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D236子》十三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长卢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老莱子》十六篇。楚人，与也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

《宫孙子》二篇。

《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周训》十四篇。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六国时。《捷子》二篇。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十二篇。武帝时。

《臣君子》二篇。蜀人。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々，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宋司星子韦》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终始》十四篇。传邹B247《始终》书。

《公孙发》二十二篇。六国时。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张苍》十六篇。丞相北平侯。《邹B247子》十二篇。齐人，号曰雕龙B247。

《闾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郑人。

《将巨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

《周伯》十一篇。齐人，六国时。

《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平阴人，近世。《公孙浑邪》十五篇。平曲侯。

《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

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处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

《晁错》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

《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

《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

《惠子》一篇。名施，与庄子并时。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警者为之，则苟钩鈲鋠析乱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时也。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

《我子》一篇。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苏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名仪，有《列传》。

《庞□爰》二篇。为燕将。

《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邹阳》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氏》一篇。

《庄安》一篇。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赵人，武帝时。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五子胥》八篇。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为大夫。

《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

《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东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轲论》五篇。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

《吴子》一篇。

《公孙尼》一篇。

《博士臣贤对》一篇。汉世，难韩子、商君。

《臣说》三篇。武帝时作赋。

《解子簿书》三十五篇。

《推杂书》八十七篇。

《杂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BECF一家，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

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唐勒赋四篇。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赵幽王赋一篇。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名忌，吴人。贾谊赋七篇。

枚乘赋九篇。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阳丘侯刘郾赋十九篇。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蔡甲赋一篇。

上所自造赋二篇。

□宽赋二篇。

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与王褒同时也。

阳成侯刘德赋九篇。

刘向赋三十三篇。

王褒赋十六篇。

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陆贾赋三篇。

枚皋赋百二十篇。

硃建赋二篇。

常侍郎庄{匆心}奇赋十一篇。枚皋同时。

严助赋三十五篇。

硃买臣赋三篇。

宋正刘辟强赋八篇。

司马迁赋八篇。

郎中臣婴齐赋十篇。

臣说赋九篇。

臣吾赋十八篇。

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

萧望之赋四篇。

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字长君，东海人，元、成世历五郡太守，有能名。

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

淮阳宪王赋二篇。

杨雄赋十二篇。

待诏冯商赋九篇。

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

车郎张丰赋三篇。张子侨子。

骠骑将军硃宇赋三篇。

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杨雄入篇。

孙卿赋十篇。

秦时杂赋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广川惠王越赋五篇。

长沙王群臣赋三篇。

魏内史赋二篇。东晙令延年赋七篇。

卫士令李忠赋二篇。

张偃赋二篇。

贾充赋四篇。

张仁赋六篇。

秦充赋二篇。

李步昌赋二篇。

侍郎谢多赋十篇。

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雒阳锜华赋九篇。

眭弘赋一篇。

别栩阳赋五篇。

臣昌市赋六篇。

臣义赋二篇。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十三篇。侍中徐博赋四篇。

黄门书者王广、吕嘉赋五篇。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

左冯翊史路恭赋八篇。

右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赋》十八篇。

《杂行山及颂德赋》二十四篇。

《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

《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

《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

《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

《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

《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

《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

《大杂赋》三十四篇。

《成相杂辞》十一篇。

《隐书》十八篇。

右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诗》二篇。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

《宗庙歌诗》五篇。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

《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

《杂歌诗》九篇。《洛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诸神歌诗》三篇。

《送迎灵颂歌诗》三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杨雄八篇。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

《公孙鞅》二十七篇。

《吴起》四十八篇。有《列传》。

《范蠡》二篇。越王句践臣也。

《大夫种》二篇。与范蠡俱事句践。《李子》十篇。

《娵》一篇。

《兵春秋》一篇。

《庞□爰》三篇。《□良》一篇。

《广武君》一篇。李左车。

《韩信》三篇。

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图四卷。

《蚩尤》二篇。见《吕刑》。

《孙轸》五篇。图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孙》十六篇。图五卷。

《尉缭》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项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农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封胡》五篇。

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

《鹅冶子》一篇。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东父》三十一篇。

《师旷》八篇。晋平公臣。

《苌弘》十五篇。周史。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七十篇。

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鲍子兵法》十篇。图一卷。

《五子胥》十篇。图一卷。

《公胜子》五篇。《苗子》五篇。图一卷。

《逢门射法》二篇。

《阴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将军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

《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剑道》三十八篇。

《手博》六篇。

《杂家兵法》五十七篇。

《蹴B130》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B131》也。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B131》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朴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泰壹杂子星》二十八卷。

《五残杂变星》二十一卷。

《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常从日月星气》二十一卷。

《皇公杂子星》二十二卷。《淮南杂子星》十九卷。

《泰壹杂子云雨》三十四卷。

《国章观霓云雨》三十四卷。

《泰阶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

《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

《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

《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图书秘记》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听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

《颛顼历》二十一卷。

《颛顼五星历》十四卷。

《日月宿历》十三卷。

《夏殷周鲁历》十四卷。

《天历大历》十八卷。

《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传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历数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纪》三十卷。

《太岁谋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

《古来帝王年谱》五卷。

《日晷书》三十四卷。《许商算术》二十六卷。

《杜忠算术》十六卷。

右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泰一阴阳》二十三卷。

《黄帝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太元阴阳》二十六卷。

《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

《猛子闾昭》二十五卷。

《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

《堪舆金匮》十四卷。

《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

《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

《钟律灾异》二十六卷。

《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三卷。

《钟律消息》二十九卷。

《黄钟》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刑德》七卷。

《风鼓六甲》二十四卷。

《风后孤虚》二十卷。

《六合随典》二十五卷。

《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羡门式法》二十卷。

《羡门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龟书》五十二卷。

《夏龟》二十六卷。

《南龟书》二十八卷。

《巨龟》三十六卷。

《杂龟》十六卷。

《蓍书》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杂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

《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

《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

《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鸣杂占》十六卷。

《祯祥变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

《变怪诰咎》十三卷。

《执不祥劾鬼物》八卷。

《请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请祷致福》十九卷。

《请雨止雨》二十六卷。《泰壹杂子候岁》二十二卷。

《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

《五法积贮宝臧》二十三卷。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

《昭明子钓种生鱼鳖》八卷。

《种树臧果相蚕》十三卷。

右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妖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失常则妖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雊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妖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山海经》十三篇。

《国朝》七卷。

《宫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宝剑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C72A。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径》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五藏六府B175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B175十二病方》四十卷。

《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

《金创疡瘛方》三十卷。

《妇人婴兒方》十九卷。

《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所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宓戏杂子道》二十篇。

《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杂子黄治》三十一卷。

右神仙十家，二百五卷。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第一

陈胜字涉，阳城人。吴广，字叔，阳夏人也。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胜、广皆为屯长。行至蕲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斩，胜、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在。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胜、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EEC0鱼腹中。卒买鱼享食，得书，已怪之矣。又间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构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

胜、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令。”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望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拔之。收兵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F16F、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召三老豪桀会计事。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胜乃立为王，号张楚。于是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乃以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闻胜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胜杀婴，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广不能下。胜征国之豪桀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胜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大败之。周文走出关，止屯曹阳。二月余，章邯追败之，复走黾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至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胜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胜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不胜秦，必重赵。赵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燕地贵人豪桀谓韩广曰："楚、赵皆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今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

是时，诸将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咎在胜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胜乃立宁陵君为魏王，遣之国。周市为相。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秦兵且至，我守荥阳城不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陈王令以诛吴广，献其首于胜。胜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死。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走陈。铚人五逢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五逢亦走陈。胜诛邓说。

胜初立时，C463人秦嘉、铚人董B134、符离人硃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于郯。胜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人，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五逢，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击陈西张贺军。胜出临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胜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胜以降秦。葬砀，谥曰隐王。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胜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胜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胜军败，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舆，欲击秦军济阴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陈王战败，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杀公孙庆。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徼兵复聚，与番盗英布相遇，攻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初为王，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乃之陈，叩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胜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见，载与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胜故情。或言"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胜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胜者。以硃防为中正，故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辄自治。胜信用之，诸将以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高祖时为胜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

项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将项燕者也。家世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尝有栎阳逮，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史司马欣，以故事皆已。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东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

秦二世元年，陈胜起。九月，会稽假守通素贤梁，乃召与计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守叹曰：“闻夫子楚将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剑居外侍。梁复入，与守语曰：“请召籍，使受令召恒楚。”籍人，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剑击斩守。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惊扰，籍所击杀数十百人。府中皆詹伏，莫敢复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谕以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梁为会稽将，籍为裨将，徇下县。

秦二年，广陵人召平为陈胜徇广陵，未下。闻陈胜败走，秦将章邯且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梁为楚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素信，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立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之，县中从之者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异军苍头特起。婴母谓婴曰：“自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功于楚，今欲举大事，非将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众从之，乃以其兵属梁。梁渡淮，英布、蒲将军亦以其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以距梁。梁谓军吏曰：“陈王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背陈王立景驹，大逆亡道。”乃引兵击秦嘉。嘉军败走，追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别将硃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硃鸡石败，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诛硃鸡石。梁前使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时沛公亦从沛往。

居D824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计，往说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亡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南以称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梁乃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梁自号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初，章邯既杀齐王田儋于临菑，田假复自立为齐王。儋弟荣走保东阿，章邯追围之。梁引兵救东阿，大破秦军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赵。角弟䶵，故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儋子市为齐王。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俱西。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䶵，乃发兵。"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赵亦不杀角、䶵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染使羽与沛公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梁起东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与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下。沛公、羽相与谋曰："今梁军败，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此之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走入巨鹿城。秦将王离、涉闲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将卒数万人军巨鹿北，所谓河北军也。

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见楚怀王曰："宋义论武信君必败，数日果败。军未战先见败征，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说之，因以为上将军；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诸别将皆属，号卿子冠军。北救赵，至安阳，留不进。秦三年，羽谓宋义曰："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国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B72E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令者，皆斩。"遣其子襄相齐，身送之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诸将詟服，莫敢枝梧。皆

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为上将军。

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视士必死，无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兵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事亡可为者。相国赵高颛国主断。今战而胜，高嫉吾功；不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并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卒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以脱其祸。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亡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南面称孤，熟与身伏斧质，妻子为戮乎？”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羽，欲约。约未成，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羽悉引兵击秦军B028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见羽，欲约。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羽乃与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羽流涕，为言赵高。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将秦军行前。

汉元年，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异时诸侯吏卒徭役屯戍过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之，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夜击坑秦军二十余万人。

至函谷关，有兵守，不得入。闻沛公已屠咸阳，羽大怒，使当阳君击关。羽遂入，至戏西鸿门，闻沛公欲王关中，独有秦府库珍宝。亚父范增亦大怒，劝羽击沛公。飨士，旦日合战，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良时从沛公。项伯夜以语良。良与俱见沛公，因伯自解于羽。明日，沛公从百余骑至鸿门谢羽，自陈“封秦府库，还军霸上以待大王，闭关以备他盗，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

后数日，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秦民失望。于是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韩生曰：“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闻之。斩韩生。

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既背约，使人致命于怀王。怀王曰：“如约。”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天下初发难，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王之。”诸将皆曰：“善。”羽乃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长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诸侯。

羽与范增疑沛公，业已讲解，又恶背约，恐诸侯叛之，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关中地。”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而参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道。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司马欣，故栎阳狱吏，尝有德于梁；都尉董翳，本劝章邯降。故立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立翳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瑕丘公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可上。立阳为河南王。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立卬为殷王，王河内。徙赵王歇王代。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立为常山王，王赵地。当阳君英布为楚将，常冠军。立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帅百粤佐诸侯，从入关，立芮为衡山王。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为临江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立荼为燕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入关。立都为齐王。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羽方渡河救赵，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羽。立安为济北王。田荣者，背梁不肯助楚击秦，以故不得封。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之三县。番君将梅B04D功多，故封十万户侯。羽自立为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诸侯各就国。

田荣闻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胶东就国。荣怒，追杀之即墨，自立为齐王。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越乃击杀济北王田安。田荣遂并王三齐之地。时汉王还定三秦。羽闻汉并关中，且东，齐、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越败萧公角等。时，张良徇韩，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羽，羽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行，使将将数千人往。

二年，羽阴使九江王布杀义帝。陈馀使张同、夏说说齐王荣，曰："项王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使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B472蔽。"齐王许之，因遣兵往。陈馀悉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反之赵。赵王因立馀为代王。羽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降卒，系虏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所过残灭。齐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荣弟横收得亡卒数万人，反城阳。羽因留，连战未能下。

汉王劫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羽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汉王皆已破鼓城，收其货赂美人，日置酒高会。羽乃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迫之穀、泗水。汉军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辟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不流。汉王乃与数十骑遁去。语在《高纪》。太公、吕后间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与归，羽常置军中。汉王稍收散卒，萧何亦发关中卒悉诣荥阳，战京、索间，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军荥阳，筑甬道，取敖仓食。

三年，羽数击绝汉甬道，汉王食乏，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羽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不取，后必悔之。"羽乃争围荥阳。汉王患之，乃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语在《陈平传》。项羽以故疑范增，稍夺之权。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行未至彭城，疽发背死。于是汉将纪信诈为汉王出降，以诳楚军，故汉王得与数十骑从西门出。令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汉王西入关收兵，还出宛、叶间，与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闻之，即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

是时，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不邳，杀薛公。羽乃东击彭越。

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荥阳城，亨周苛，杀枞公，虏韩王信，进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从张耳。韩信。楚遂拔成皋。汉王得韩信军。留止，使卢绾、刘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击破楚军燕郭西，烧其积聚，攻下梁地十余城。羽闻之，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欲挑战，慎毋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于是引兵东。

四年，羽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说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汉击，大破之，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刎汜水上。咎故蕲狱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阳，闻咎等破，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末于荥阳东，羽军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羽亦军广武相守，乃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汉王曰："吾与若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但益怨耳。"羽从之。乃使人谓汉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羽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曰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瞋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间问之，乃羽也，汉王大惊。于是羽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十罪。语在《高纪》。羽怒，伏弩射伤汉王。汉王入成皋。

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又韩信破齐，且欲击楚。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韩信破杀龙且，追至成阳，虏齐王广。信遂自立为齐王。羽闻之，恐，使武涉往说信。语在《信传》。

时，汉关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汉王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东者为楚，归汉王父母妻子。已约，羽解而东。

五年，汉王进兵追羽，至固陵，复为羽所败。汉王用张良计，致齐

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随刘贾，迎黥布，与齐、梁诸侯皆大会。

羽壁垓下，军少食尽。汉帅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饮帐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乃悲歌慷慨，自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羽遂上马，戏下骑从者八百余人，夜直溃围南出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羽。羽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羽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羽复引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追者数千，羽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军快战，必三胜，斩将，艾旗，乃后死，使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于是引其骑因四隤山而为圜陈外向，汉骑围之数重。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羽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杀汉一将。是时，杨喜为郎骑，追羽，羽还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三处。汉军不知羽所居，分军为三，复围之。羽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两骑。乃谓骑曰："何如？"骑皆服曰："如大王言。"

于是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哉？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也，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千里，吾不忍杀，以赐公。"乃令骑皆去马，步持短兵接战。羽独所杀汉军数百人。羽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羽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公得。"乃自刭。王翳取其头，乱相□柔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为列侯。

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穀城。诸项支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贤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他、□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军，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亡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頫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川，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心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甕EBBB绳枢之子，B951隶之人，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硃、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免起阡陌之中，帅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向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不齿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束矜，不敌于钩戟长铩；適戍之众，不亢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地。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周生亦有言，“舜盖重童子”，项羽又重童子，岂其苗裔邪”何其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桀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尽寸，乘势拔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内，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号为“伯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怨王侯畔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的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

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为外黄令。

陈馀，亦大梁人，好儒术。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馀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

高祖为布衣时，尝从耳游。秦灭魏，购求耳千金，馀五百金。两人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吏尝以过笞馀，馀欲起，耳摄使受笞。吏去，耳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馀谢罪。

陈涉起蕲至陈，耳、馀上谒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耳、馀贤，见，大喜。陈豪桀说涉曰：“将军被坚执锐，帅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功德宜为王。”陈涉问两人，两人对曰：“将军B256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之计，为天下除残。今始至陈而王之，视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涉不听，遂立为王。

耳、馀复说陈王曰：“大王兴梁、楚，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桀，愿请奇兵略赵地。”于是陈王许之，以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耳、馀为左右校尉，与卒三千人，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领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陈王奋臂赤天下倡始，莫不向应，家自为怒，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以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此一时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信君。下赵十余城，余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语在《通传》。赵地闻之，不战下者三十余城。

至邯郸，耳、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以为将军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非必立六国后。今将军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

谗，还报，恐不得脱于祸。愿将军毋失时。”武臣乃听，遂立为赵王。以馀为大将军，耳为丞相。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今又诛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趣兵西入关。耳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黶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耳、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与分地。使者往，燕辄杀之，以固求地。耳、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曰：“吾为二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辈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张耳、除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赵卒笑曰：“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B258下赵数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与主，岂可同日道哉！顾其势初定，且以长少先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囚赵王，念此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而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灭燕易矣。”燕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使遗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从百余骑。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良。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兒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良以得秦书，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遂袭邯郸。邯郸不知，意杀武臣。赵人多为耳、馀耳目者，故得脱出，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耳、馀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可独立；立赵后，辅以谊，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

李良进兵击馀，馀败良。良走归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耳与赵王歇走入臣鹿城，王离围之。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耳数使人召馀，馀自度兵少，不能

敌秦，不敢前。数月，耳大怒，怨馀，使张黶、陈释往让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馀曰：“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俱死，如以肉喂虎，何益？”张黶、陈释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馀曰：“吾顾以无益。”乃使五千人令张黶、陈释先尝秦军，至皆没。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军。诸侯军乃敢击秦军，遂虏王离。于是赵王歇、张耳得出巨鹿，与馀相见，责让馀，问：“张黶、陈释所在？”馀曰：“黶、释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馀。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与耳，耳不敢受。馀起如厕，客有说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绶，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馀还，亦望耳不让，趋出。耳遂收其兵。馀独与麾下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有隙。

赵王歇复居信都。耳从项羽入关。项羽立诸侯，耳雅游，多为人所称。项羽素亦闻耳贤，乃分赵立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馀客多说项羽：“陈馀、张耳一体有功于赵。”羽以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耳之国，馀愈怒曰：“耳与馀功等也，今耳王，馀独侯！”及齐王田荣叛楚，馀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田荣欲树党，乃遣兵从馀。馀悉三县兵，袭常山王耳。耳败走，曰：“汉王与我有故，而项王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地。先至必王。楚虽强，后必属汉。”耳走汉。汉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馀已败耳，皆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馀，立以为代王。馀为赵王弱，国初定，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汉二年，东击楚，使告赵，欲与俱。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求人类耳者，斩其头遗馀，馀乃遣兵助汉。汉败于彭城西，馀亦闻耳诈死，即背汉。汉遣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馀B048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

四年夏，立耳为赵王。五年秋，耳薨，谥曰景王。子敖嗣立为王，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王后。

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年六十余，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说敖曰："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等十余人相谓曰："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背德。且吾等义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八年，上从东垣过。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不宿，去。

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诸反者。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等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死，谁当白王不反者？"乃槛车与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数千，刺{葑心}，身无完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廷尉以贯高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问之舆前。卬视泄公，劳苦如平生欢。与语，问："张王果有谋不？"高曰："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具以报上，上乃赦赵王。

上贤高能自立然诺，使泄公赦之，告曰："张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亢而死。

敖已出，尚鲁元公主如故，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语在《田叔传》。及孝惠、高后、文、景时，张王客子孙皆为二千石。

初，孝惠时，齐悼惠王献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太后。高后元年，鲁元太后薨。后六年，宣平侯敖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鲁王，以母为太后故也。又怜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妇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

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废鲁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复封故鲁王偃为南宫侯。薨，子生嗣。武帝时，生有罪免，国除。元光中，复封偃孙广国为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国除。孝平元始二年，继绝世，封敖玄孙庆忌为宣平侯，食千户。

赞曰：张耳、陈馀，世所称贤，其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耳、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慕用之诚，后相背之ED7C也！势利之交，古人羞之，盖谓是矣。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魏豹，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为庶人。陈胜之王也，咎往从之。胜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立周市为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谊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市为王。市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济。魏王使周市请救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降定，咎自杀。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王败，还至荥阳，豹请视亲病，至国，则绝河津畔汉。汉王谓郦生曰："缓颊往说之。"郦生往，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今汉王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吾不忍复见也。"汉王遣韩信击豹，遂虏之，传豹诣荥阳，以其地为河东、太原、上党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曰："反国之王，难与共守。"遂杀豹。

田儋，狄人也，故齐王田氏之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桀，宗强，能得人。陈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阳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击周市。市军还去，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请救于齐，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楚军，杀儋于临济下。儋从弟荣收儋余兵东走东阿。齐人闻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闲为将，以距诸侯。

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荣急，乃引兵击破章邯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赵。角弟闲前救赵。因不敢归。荣乃立儋市为王，荣相之，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趣齐兵共击章邯。荣曰：“楚杀田假，赵杀角、闲，乃出兵。”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谊。”赵亦不杀田角、田闲以市于齐。齐王曰：“蝮B063手则斩手，B063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闲于楚、赵，非手足戚，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于天下，则齮齕首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于巨鹿。项羽由此怨荣。

羽既存赵，降章邯，西灭秦，立诸侯王，乃徙齐王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菑。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羽立安为济北王，治博阳。

荣以负项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羽。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都亡走楚。荣留齐王市毋之胶东。市左右曰：“项王强暴，王小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荣怒，追击杀市于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自立为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荣发兵距之城阳。荣兵败，走平原，平原民杀荣。项羽遂烧夷齐城郭，所过尽屠破。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而汉王帅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释齐而归击汉于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横复收齐城邑，立荣子广为王，而横相之，政事无巨细皆断于横。

定齐三年，闻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使华毋伤、田解军历下以距汉。会汉使郦食其往说王广及相横，与连和。横然之，乃罢历下守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韩信乃渡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菑。王广、相横以郦生为卖己而亨之。广东走高密，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横闻王死，自立为王，还击婴，婴败横军于嬴下。横亡走梁，归彭越。越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已杀龙且，因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遂平齐地。

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彭越为梁王。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隅中。高帝闻之，以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有乱，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谢曰：“臣亨陛下之使

郦食其，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隅中。”使还报，高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意，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发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壹见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知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以王者礼葬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从之。高帝闻而大惊，以横之客皆贤者，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闻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项梁立楚怀王，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地。项梁死定陶，成奔怀王。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徇韩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入武关。

沛公为汉王，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王独居此，迁也。士卒皆山东人，竦而望归，及其蜂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后又杀之。闻汉遣信略韩地，乃令故籍游吴时令郑昌为韩王距汉。汉二年，信略定韩地十余城。汉王至河南，信急击韩王昌，昌降汉。汉乃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使信与周苛等守荥阳，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归汉，汉复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五年春，与信剖符，王颍川。

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

心。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E96F，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上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稍引去。天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至，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令王黄等说误陈豨。

十一年春，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信报曰：“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贇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信。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穨当城，生子，因名曰穨当。韩太子亦生子婴”至孝文时，穨当及婴率其众降。汉封穨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吴、楚反时，弓高侯功冠诸将。传子至孙，孙无子，国绝。婴孙以不敬失侯。穨当孽孙嫣，贵幸，名显当世。嫣弟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额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太初中，为游击将军屯五原外列城，还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为太子所杀。子兴嗣，坐巫蛊诛。上曰：“游击将军死事，无论坐者。”乃复封兴弟增为龙额侯。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时至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将征匈奴，增将三万骑出云中，斩首百余级，至期而还。神爵元年，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增世贵，幼为忠臣，事三主，重于朝廷。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五凤二年薨，谥曰安侯。子宝嗣，亡子，国除。成帝时，继功臣

后，封增兄子岑为龙额侯，薨，子持弓嗣。王莽败，乃绝。

赞曰：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虐！韩氏自弓高后贵显，盖周烈近与！

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信从下乡南昌亭长食，亭长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绝去。至城下钓，有一漂母哀之，饭信，意漂数十日。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少年又侮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于是信孰视，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度淮，信乃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信数以策干项羽，羽弗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畴十三人皆已斩，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弗斩。与语，大说之，言于汉王。汉王以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

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谁也？"曰："韩信。"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贺曰："唯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意乌猝嗟，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上特匹夫之勇也。项王见人恭谨，言语B76BB76B，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

爵，刻印B454，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背义帝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逐义帝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自王善地。项王所过亡不残灭，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而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唯独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于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王失职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令齐、赵共击楚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以故楚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魏亦皆反，与楚和。汉王使郦生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栢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度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河东，使人请权王：“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王与兵三万人，遣张耳与俱，进击赵、代。破代，禽夏说阏与。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以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卤，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必不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谓曰：“吾闻兵法‘什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矣。今如此避弗

击，后有大者，何以距之？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

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超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赵帜，立汉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呒然，阳应曰：“诺。”信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壁，且彼未见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阻险而还。”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弃鼓旗，走水上军，复疾战。赵空壁争汉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者，候赵空壁逐利，即驰入赵壁，皆拔赵旗帜，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耳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大惊，以汉为皆已破赵王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弗能禁。于是汉兵夹击，破虏赵军，斩成安君B048水上，禽赵王歇。信乃令军毋斩广武君，有生得之者，购千金。顷之，有缚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而师事之。

诸校效首虏休，皆贺，因问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经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其势非置死地，人人自为战；今即予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非所及也。”

于是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有功”广武君辞曰：“臣闻‘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若臣者，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耳。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仆委心归计，愿子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足用，愿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日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B048水上。今足下虏魏王，禽夏说，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诸侯，众庶莫不辍作怠惰，靡衣偷食，倾耳以待命者。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也。今足下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情见力屈，欲战不拔，旷日持久，粮食单竭。若燕不破，齐必距境而以自强。二国相持，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臣愚，窍以为亦过矣。”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后发一乘之使，奉咫

尺之书，以使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故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信曰：“善。敬奉教。”于是用广武君策，发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王赵以抚其国。汉王许之。

楚数使奇兵度河击赵，王耳、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卒佐汉。楚方急围汉王荥阳，汉王出，南之宛、叶，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复急围之。四年，汉王出成皋，度河，独与滕公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发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信欲止，蒯通说信令击齐。语在《通传》。信然其计，遂渡河，袭历下军，至临菑。齐王走高密，使使于楚请救。信已定临菑，东追至高密西。楚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久战，锋不可当也。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闻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毋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干跨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齐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半可得，何为而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阳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追北至城阳，虏文。楚卒皆降，遂平齐。

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寤，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征其兵使击楚。

楚以亡龙且，项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信曰：“足下何不反汉与楚？楚王与足下有旧故。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

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在。项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今释些时，自必于汉王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邪！”信谢曰：“臣得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数万之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吾得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背之不祥。幸为信谢项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语在《通传》。信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大，汉王不夺我齐，遂不听。

汉王之败固陵，用张良计，征信将兵会陔下。项羽死，高祖袭夺信军，徙信为楚王，都不邳。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亭长，钱百，曰：“公，小人，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宁不能死？死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项王亡将钟离□末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败，□末亡归信。汉怨□末，闻在楚，诏楚捕之。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有变告信欲反，书闻，上患之。用陈平谋，伪游于云梦者，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末谒上，上必喜，亡患。”信见□末计事，□末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末在。公若欲捕我处媚汉，吾今死，公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于陈。高祖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阳，赦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办耳。”上笑曰：“多多益办，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

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谨奉教！”

汉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将而往，信称病不从。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臣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帝所来，称豨已破，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破豨归，至，闻信死，且喜且哀之，问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语。高祖曰：“此齐辩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说，释弗诛。语在《通传》。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渔巨野泽中，为盗。陈胜起，或谓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越，“请仲为长”，越谢不愿也。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时，后会者斩。旦日日出，十余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令徒属。徒属皆惊，畏越，不敢仰视。乃行略也，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将其众居巨野泽中，收魏败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越众万余人无所属。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令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二年春，与魏豹及诸侯东击楚，越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余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魏咎从弟，真魏也。”乃拜越为魏相国，擅将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三年，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项王南走阳夏，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粟十余万斛，以给汉食。

汉王败，使使召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亡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许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许韩信。语在《高纪》。于是汉王发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会垓下。项籍死，立越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征兵梁。梁王称病，使使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禽，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太仆有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东，欲之雒阳，道见越。越为吕后泣涕，自言亡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诏与俱东。至雒阳，吕后言上曰：“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廷尉奏请，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时客相之，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戏笑之。布以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其众数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会稽，西度淮，布以兵属梁。梁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项梁闻陈涉死，立楚怀王，以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怀王与布及诸侯将皆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怀王。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项籍与布皆属之，北救赵。及籍杀宋义河上，自立为上将军，使布先涉河，击秦军，数有利。籍乃悉引兵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安，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感阳，布为前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

齐王田荣叛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

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谯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布，又多其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汉王与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者。"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使之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背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代齐，身负版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扫淮南之众，日夜会战彭城下。今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阴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明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罢也。使楚兵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杖剑而归汉王，汉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叛楚与汉，未敢泄。

楚使者在，方急责布发兵，随何直入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独可遂杀楚使，毋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数。"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项王击之，故间行与随何俱归汉。至，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

大喜过望。于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

四年秋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数县。五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

项籍死，上置酒对众折随何曰："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哉！"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数万、骑五千也。然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

六年，朝陈。七年，朝雒阳。九年，朝长安。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帝郡警急。

布有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女安从知之？"具道，王疑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变事，乘传诣长字。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以其书语萧相国，萧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

反书闻，上乃赦赫，以为将军。召诸侯问："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坑竖子耳，何能为！"汝阴侯滕公以问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筹策，可问。"上乃见问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负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薛公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

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字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字出？”薛公曰：“出下计”。上曰：“胡为废上计而出下计？”薛公曰：“布故骊山之徒也，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已死，余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度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二军散走。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B45B。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隃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战，破布军。布走度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旧与番君婚，故长沙哀王使人诱布，伪与俱亡走越，布信而随至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封贲赫为列侯，将率封者六人。

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绾常随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者。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项籍死，使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还，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觖望。乃下诏，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绾立六年，以陈豨事见疑而败。

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常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赵相周昌乃求

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复案豨客民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汉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称病，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闻，乃赦吏民为豨所诖误劫略者。上自击豨，破之。语在《高纪》。

初，上如邯郸击豨，燕王绾亦击其东北。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绾亦使其臣张胜使匈奴，言豨等军破。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豨，而与胡连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兵击燕。绾疑胜与胡反，上书请族胜。胜还报，具道所以为者。绾寤，乃诈论他人，以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豨所，欲令久连兵毋决。

汉既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豨所。上使使召绾，绾称病。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绾，因验问其左右。绾愈恐，闼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汉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绾。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高祖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

高后时，绾妻与其子亡降，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绾妻亦病死。

孝景帝时，绾孙它人以东胡王降，封为恶谷侯。传至曾孙，有罪，国除。

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B04D，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B04D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B04D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初，文王芮，高祖

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汉元年，还定三秦，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王败成皋，北度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贾将二万人，骑数百，击楚，度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之，贾辄避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贾南度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贾举九江，迎英布兵，皆会垓下，诛项籍。汉王因使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尉死，以临江为南郡。

贾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与战，弗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

燕王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泽为郎中。十一年，以将军击陈豨将王黄，封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奸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岁，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张卿往，见田生帷帐具置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以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金，张卿以其半进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于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须女亦为营陵侯妻，故遂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与田生之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还。

泽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诸刘孤弱。”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是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泽为燕王，而复以琅邪归齐。

泽王燕二年，薨，谥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国嗣。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立四十二年，国除。哀帝时继绝世，乃封敬王泽玄孙之孙无终公士归生为营陵侯，更始中为兵所杀。

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子濞，封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吴。吴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是怨望，稍失籓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今吴王始诈疾，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与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朝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

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吴王不肖，有夙夜之忧，不敢自外，使使臣谕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滋多，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狛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朝错营或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朝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为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诸侯既新削罚，震恐，多怨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发兵西。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山、故长沙王子：幸教！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勉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七国反书闻，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言故吴相EBBC盎。召入见，上问以吴、楚之计，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贼臣朝错擅適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上从其议，遂斩错。语具有《盎传》。以盎为泰常，奉宗庙，使吴王，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辅亲戚。使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拜受诏。吴王闻盎来，亦知其欲说，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谁拜？”不肯见盎而留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亡走梁，

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向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吴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推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行间侯、司马，独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下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痈发背死。

二月，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盖闻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高皇帝亲垂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籓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

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联甚痛之。联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诉条侯于上，上使告条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不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于是吴王乃与其戏下壮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使人鏦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太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国。胶西王徒跣，席稿，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以罢，可袭，愿收王余兵击之，不胜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之。”不听。汉将弓高侯颓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除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菑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朝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已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曰：“王其自图之。”王曰：“如卬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伏诛。郦将军攻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不诛。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三月皆破灭。

赞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虽疏属，以策为王，镇江、淮之间。刘泽发于田生，权激吕氏，然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危哉！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逆乱之萌，自其子

兴。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盖防此矣。朝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EC40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鉴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二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强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信，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

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

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BCB8已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畎亩，犹不忘君，忄卷々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定。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B241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大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々，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D952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B06B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住，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CA36，白黑不分，邪正D4D3糅，忠谗并BDF8。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BDBA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傅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与浑乱。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BDF8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与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

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B079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鱼，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做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龀龀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联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联。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C925，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联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联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联亦不取也。联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联甚惧焉。今堪年衰岁幕，恐不得自信，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D627，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E74E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

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蔬谏曰：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硃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未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B135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B249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子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

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E85F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兒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C370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仁慈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B137，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

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君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硃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硃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

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B670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硃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狠々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

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廕；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亻及，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

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

《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季布，楚人也，为任侠有名。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顶籍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将军急，迹且至臣家，能听臣，臣敢进计；即否，愿先自刭。"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褐，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硃家所卖之。硃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心知硃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侍间，果言如硃家指。上乃赦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布能摧刚为柔，硃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布召见，谢，拜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以哙言为然。布曰："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召欲以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布进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上默然，惭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宫。

辩士曹丘生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谈等，与窦长君善。布闻，寄书谏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则揖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足下何以得此声梁、楚之间哉？且仆与足下俱楚人，使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顾不美乎？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杨之也。

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争为死。尝杀人，亡吴，从爰丝匿，长事爰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

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时时窃借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闻关中。

布母弟丁公，为项羽将，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汉王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栾布，梁人也。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数岁别去，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荼为燕王，布为将。及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为梁大夫。使于齐，未反，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枭首雒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布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趋汤，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壹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传之万世。今帝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苟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之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上乃释布，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吴、楚反时，以功封为鄃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

布薨，子贲嗣侯，孝武时坐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田叔，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也。叔好俞，学黄老术于乐巨公。为人廉直，喜任侠。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言之赵王张敖，以为郎中。数岁，赵王贤之，未及迁。

会赵午、贯高等谋弑上，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赵有敢随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余人赫衣自髡钳，随王至长安。赵王敖事白，得出，废王为宣平侯，乃进言叔等十人。上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余年。

孝文帝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宜知之。”叔顿道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常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叩头曰：“夫贯高等谋反，天子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而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驱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夏召以为云中守。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汉议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无以梁事为问也。今梁王不伏诛，是废汉法也；如其伏诛，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相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义不伤先人名。”

仁以壮勇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后使刺三河，还，奏事称意，拜为京辅都尉。月余，迁司直。数岁，戾太子举兵，仁部闭城门，令太子得亡，坐纵反者族。

赞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名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及至困厄奴B162，苟活而不变，何也？彼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概而自杀，非能勇也，其画无俚之至耳。栾布哭彭越，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虽古烈士，何以加哉！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淮南厉王长自有传。

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孝惠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后D8B4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反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阳醉去。问，知其鸩，乃忧，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内史士曰："太后独有帝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无患矣。"于是齐王献城阳郡以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太后喜而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遣王归国。后十三年薨，子襄嗣。

赵隐王如意，九年位。四年，高祖崩，吕太后征王到长安，鸩杀之。无子，绝。

赵幽王友，十一年立为淮阳王。赵隐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赵，凡立十四年。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国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窃馈之，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遂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有司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硃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于是取赵之河间立辟强，是为河间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无子，国除。

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其想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德，悍，兵发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和。汉使曲周侯郦寄击

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匈奴闻之，亦不肯入边。栾布自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国除。景帝怜赵相、内史守正死，皆封其子为列侯。

赵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诛，立恢为梁王。十六年，赵幽王死，吕后徙恢王赵，恢心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也，内擅权，微司赵王，王不得自恣。王有爱姬，王后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用妇人故自杀，无思奉宗庙礼，废其嗣。

燕灵王建。十一年，燕王卢绾亡入匈奴，明年，立建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绝后。

齐悼惠王子，前后凡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兴居为济北王，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辟光为济南王，贤为菑川王，卬为胶西王，雄渠为胶东王。

齐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卫于汉，高后封为硃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高后七年，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是岁，赵王友幽死于邸。三赵王既废，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燕饮，高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顾乃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太后左右大惊。业已许其军法，亡以罪也。因罢酒。自是后，诸吕惮章，虽大臣皆依硃虚侯。刘氏为强。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硃虚侯、东牟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闻此计，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

召平闻之，乃发兵入卫王宫。魏勃给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勃既将，以兵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给琅邪王曰：“吕氏为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兒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乃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或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挢制以令天下，宗庙以危。寡人帅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举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人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屯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硃虚侯章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章首先斩吕产，太尉勃等乃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皆曰：“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访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代王，而遣章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丈人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孰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勃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勃少时，欲求见齐相

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扫齐相舍人门外。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壹为参御言事，以为贤，言之悼惠王。王召见，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于相。

齐王既罢兵归，而代王立，是为孝文帝。

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予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硃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黄金千斤。

是岁，齐哀王薨，子文王则嗣。十四年薨，无子，国除。

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硃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复还王城阳，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顷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义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顺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云嗣，一年薨，无子，国绝。成帝复立云兄俚为城阳王，王莽时绝。

济北王兴居初以东牟倨与大臣共立文帝于代邸，曰：“诛吕氏，臣无功，请与太仆滕公俱入清宫。”遂将少帝出，迎皇帝入宫。

始诛诸吕时，硃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意自以失职夺功。岁余，章薨，而匈奴大入边，汉多兵发，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上闻之，罢兵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国除。

文帝悯济北王逆乱以自灭，明年，尽封悼惠王诸子罢军等七人为列侯。至十五年，齐文王又薨，无子。时悼惠王后尚有城阳王在，文帝怜悼惠王適嗣之绝，于是乃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杨虚侯立，济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贤以武成侯立，胶东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胶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济南王辟光以扐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

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吴、楚反，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王皆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

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告齐王坚守，汉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之。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路中大夫从汉来，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会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围。已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饮药自杀。而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王皆伏诛，国除。独济北王在。

齐孝王之自杀也，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寿，是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厉王次昌嗣。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王不爱。纪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后宫无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子，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齐。时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怒曰："王有后，后宫备具。且甲，齐贫人，及为宦者入事汉，初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淫闻于上。主父偃由此与齐有隙。

偃方幸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及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武帝拜偃为齐相，且正其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辞及王。王年少，惧以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壹出败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孙弘曰："齐王以忧死，无后，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诛。

厉王立五年，国除。

济北王志，吴、楚反时初亦与通谋，后坚守不发兵，故得不诛，徙王菑川。元朔中，齐国绝。悼惠王后唯有二国：城阳、菑川。菑川地比齐，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圜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今奉祭祀。

志立三十五年薨，是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顷王遗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终古嗣。五凤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终古位诸侯王，以今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广嗣重祖也。而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请逮捕。"有诏："削四县。"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怀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时绝。

赞曰：悼惠之王齐，最为大国。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辩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说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语在《信传》。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剸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酇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

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秋时为谒者，进曰：“郡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待鄂君乃得明。”于是因鄂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陈豨反，上自将，至邯郸。而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何计诛信。语在《信传》。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祖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从召平始也。平谓何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何从其计，上说。

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本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人。上至，何谒。上笑曰：“今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何，曰：“君自谢民。”后何为民请曰：“长安地B12C，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

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多受贾竖金，为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陛下自将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上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谨，徒跣入谢。上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吾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亲自临视何疾，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今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何薨，谥曰文终侯。子禄嗣，薨，无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为酇侯，小子延为筑阳侯。孝文元年，罢同，更封延为酇侯。薨，子遗嗣。薨，无子。文帝复以遣弟则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阳县户二千封何孙嘉为列侯。”嘉，则弟也。薨，子胜嗣，后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酇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庆，则子也。薨，子寿成嗣，坐为太常牺牲瘦免。宣帝时，诏丞相、御史求问萧相国后在者，得玄孙建世等十二人，复下诏以酇户二千封建世为酇侯。传子至孙荻，坐使奴杀人减死论。成帝时，复封何玄孙之子南□长喜为酇侯。传子至曾孙，王莽败乃绝。

曹参，沛人也。秦时为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北击司马B04C军砀东，取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秦将章邯车骑。攻辕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东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

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兵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

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B06E。从西攻阳武，下B139辕、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军，大破之，遂至咸阳，破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雍、EA69。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畸，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以将军引兵围章邯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修武，度围津，东击龙且、项佗定陶，破之。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于衍氏，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王，败，还至荥阳。

汉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DD35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东垣，生获魏王豹。取平阳，得豹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县。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陈馀，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公于邬城中。戚公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汉王在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淄。还定济北郡，收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亚将周兰。定齐郡，凡得七十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将军田既。韩信立为齐王，引兵东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汉王即皇帝位，韩信徙为楚王。参归相印焉。高祖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相国。高祖六年，与诸侯剖符，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世世勿绝。

参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破之，黥布反，参从悼惠王将车骑十二万，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嚣、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向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萧何薨，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患之，无如何，乃请参游后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大歌呼与相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C07C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C07C曰：“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C07C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与C07C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参为祖国三年，薨，谥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

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C07C嗣侯，高后时至御史大夫。传国至曾孙襄，武帝时为将军，击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至哀帝时，乃封参玄孙之孙本始为平阳侯，二千户，王莽时薨。子宏嗣，建成中先降河北，封平阳侯。至今八侯。

赞曰：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谨守管龠，参与韩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阴、黥布等已灭，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庆流苗裔，盛矣哉！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B341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翻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至博狼沙中，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蚤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尝杀人，从良匿。

后十年，陈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沛公之薛，见项梁，共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B139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

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项伯夜驰至沛公军，私见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良曰：“沛公诚欲背项王邪？”沛公曰：“鲰生说我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王也，故听之。”良田：“沛公自度能却项王乎？”沛公默然，曰：“今为奈何？”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与伯饮，为寿，结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项羽后解，语在《羽传》。

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许之。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归至韩，闻项羽以良从汉王故，不遣韩王成之国，与俱东，至彭城杀之。时汉王还定三秦，良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项羽以故北击齐。良乃间行归汉。汉王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王兵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已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特将北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忧恐，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杞；武王诛纣，封其后宋。今秦无德，伐灭六

国，无立锥之地。陛下诚复立六国后，此皆争戴陛下德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南面称伯，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郦生未行，良从外来谒汉王。汉王方食，曰：“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计告良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曰：“臣请借前箸以筹之。昔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同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不复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强，六国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轰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后韩信破齐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信传》。

五年冬，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高纪》。

汉六年，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上居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今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恐见疑过失及诛，故相聚而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

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上者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CA36、黾，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CA36、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

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数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今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皆不肯为用，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于是吕泽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

事。

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晏，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从上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立萧相国，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强听食。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国除。

陈平，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亲家生产，曰："亦食糠EC21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弃之。

及平长，可取妇，富人莫与者，贫者平亦愧之。久之，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丧，平家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归，

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之女？”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戒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取张氏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陈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平已前谢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为太仆。说魏王，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

项羽略地至河上，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客在楚者往击，殷降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度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下当有宝器金玉，目之，欲杀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石奋为中涓，受平谒。平等十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居楚何官？”平曰：“为都尉。”是日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B03E，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与共载，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师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韩王信，军广武。

绛、灌等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令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后，楚急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和。项王弗听。汉王谓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资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末、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予平，恣所为，不问出入。

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末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列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乞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东门，楚因击之。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出去。遂入关，收聚兵而复东。

明年，淮阴侯信破齐，自立为假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怒而骂，平蹑汉王。汉王寤，乃厚遇齐使，使张良往立信为齐王。于是封平以户牖乡。用其计策，卒灭楚。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以问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上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将弗及，而举兵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

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语在《信传》。

遂会诸侯于陈。还至雒阳，与功臣剖符定封，封平为户牖侯，世世勿绝。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其明年，平从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雒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于是诏御史，更封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封。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

高帝从击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几我死也！”用平计，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吕须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须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官，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之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日傅教帝。是后，吕须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即赦复爵邑。

惠帝五年，相国曹参薨，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平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人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击项籍，陵乃

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亨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陵，为安国侯。

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为右丞相二岁，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唼血而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于是吕太后欲废陵，乃阳迁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十年而薨。

陵之免，吕太后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不治，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决事。

吕须常以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平曰：“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喜。面质吕须于平前，曰：“鄙语曰‘兒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须之谮。”

吕太后多立诸吕为王，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文帝，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文帝立，举以为相。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平欲让勃位，乃谢病。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相让勃。”于是乃以太尉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上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

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勃大惭，出而让平曰：“君独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独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盗贼数，又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弗如平远矣。居顷之，勃谢免相，而平颛为丞相。

孝文二年，平薨，谥曰献侯。传子至曾孙何，坐略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孙，坐酎金国除。辟阳侯食其免后三岁而为淮南王所杀，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阳近淄川，平降之，国除。

始，平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戚贵，愿得续封，然终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

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略定魏地。攻辕戚、东纟昏，以往至栗，取之。攻B364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蕲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寿张，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后章邯破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武安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襄贲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成武，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峣关。攻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北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救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眉阝、频阳。围章邯废丘，破之。西击益已军，破之。攻上BD6A。东守峣关。击项籍。攻曲遇，最。还守敖仓，追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阴侯共食钟离。以将军从高祖击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绝。食绛八千二百八十户。

以将军从高帝击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E96F，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

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CB44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降。转出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BE4A。因转攻得云中守DD35、丞相箕肄、将军博。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肄。定代郡九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夺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后击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年，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相国，秉权，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平、硃虚侯章共诛诸吕。语在《高后纪》。

于是阴谋以为"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用强吕氏。今已灭诸吕，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

东牟侯兴居，硃虚侯章弟也，曰："诛诸吕，臣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滕公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皆仆兵罢。有数人不肯去，宦者令张释谕告，亦去。滕公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报曰："宫谨除。"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越卫端门，曰："天子在地，足下何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诛济川、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文帝即位，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邑万户。居十余月，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陈丞

相平卒，上复用勃为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召列侯就国，或颇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乃免相就国。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初，勃之益封，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脸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勃复就国，孝文十一年薨，谥曰武侯。子胜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死，国绝。一年，文帝乃择勃子贤者河内太守亚夫复为侯。

亚夫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二。后九年而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我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视我。”负指其口曰：“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兄绛侯胜之有罪，文帝择勃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为条侯。

文帝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霸上、棘门如兒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帝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

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CA36、黾厄B12C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雒阳，使吏搜CA36、黾间，果得吴代兵。乃请涉为护军。

亚夫至，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诏使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饿，乃引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王濞。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县，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亚夫之短。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让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相。

顷之，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CB74，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

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CF48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绝。

一岁，上乃更封绛侯勃它子坚为平曲侯，续降侯后。传子建德，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后有罪，国除。

亚夫果饿死。死后，上乃封王信为盖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继绝世，复封勃玄孙之子恭为绛侯，千户。

赞曰：闻张良之智勇，以为其貌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故孔子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学者多疑于鬼神，如良受书老父，亦异矣。高祖数离困厄，良常有力，岂可谓非天乎！陈平之志，见于社下，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于汉，而为谋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终。王陵廷争，杜门自绝，亦各其志也。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又问其次，云“过此以后，非乃所及”。终皆如言，圣矣夫！

卷四十一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

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哙求迎高祖，立为沛公。哙以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临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与司马B04C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从攻城阳，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闻爵。后攻圉都尉、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六人，赐爵五大夫。从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候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六人，赐爵卿。从攻破扬熊于曲遇。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从攻长社、B139辕，绝河津，东攻秦军尸乡，南攻秦军于B13B。破南阳守齮于阳城。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郦，以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人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从山下走归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

后数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雍轻车骑雍南，破之。从攻雍、EA69城，先登。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为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攻赵贲，下CD37、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至栎阳，赐食邑杜之

樊乡。从攻项籍，屠煮枣，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攻邹、鲁、瑕丘、薛。项羽败汉王于彭城，尽复取鲁、梁地。哙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项羽引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陈，大破之。屠胡陵。

项籍死，汉王即皇帝位，以哙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哙从攻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更赐爵列侯，与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以将军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迁为左丞相。破得綦母卯、尹潘军于无终、广昌。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代南，因击韩信军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击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一人、太仆解福等十人。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七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哙以吕后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先黥布反时，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人。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帝已崩，吕后释哙，得复爵邑。

孝惠六年，哙薨，谥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颛权，大臣尽畏之。高后崩，大臣诛吕须等，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立，乃复封哙庶子市人为侯，复故邑。薨，谥曰荒侯。子佗广嗣。六岁，其舍人上书言："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佗广，佗广实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继绝世，封哙玄孙之子章为舞阳侯，邑千户。

郦商，高阳人也。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沛公略地六月余，商以所将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从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雒阳东。从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西定汉中。

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侯，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将于乌氏、BF51邑、泥阳，赐食邑武城六千户。从击项籍军，与钟离C05D战，受梁相国印，益食四千户。从击项羽二岁，攻胡陵。

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郡五千户。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与绛侯等定代郡、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将太上皇卫一岁。十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从击黥布，攻其前垣，陷两阵，得以破布军，更封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绐吕禄。吕禄信之，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以诛诸吕。商是岁薨，谥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称郦况卖友。

孝景时，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七月不能下，栾布自平齐来，乃灭赵。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它子坚为缪侯，奉商后。传至玄孙终根，武帝时为太常，坐巫蛊诛，国除。元始中，赐高祖时功臣自郦商以下子孙爵皆关内侯，食邑凡百余人。

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移狱复，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脱高祖。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爵七大夫，以婴为太仆，常奉车。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

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帛。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圭。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又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令。因奉车从攻定南阳，战于蓝田、芷阳，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鼓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跋两兒弃之，婴常收载行，面雍树驰。汉王怒，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邑沂阳。击项籍下邑，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

汉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婴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乃开其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乡，卒以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从击陈豨、黥布军，陷陈却敌，益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降前所食。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从，竟高祖崩。以太仆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间也，乃赐婴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文帝，复为太仆。八岁薨，谥曰文侯。传至曾孙颇，尚平阳公主，坐与父御婢奸。自杀，国除。

初，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

灌婴，睢阳贩缯者也。高祖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杠里，疾斗，赐爵七大夫。又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赐爵执帛，号宣陵君。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西入武关，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圭，号昌文君。

沛公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还围章邯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佗军定陶南，疾战，破之。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砀，以北至彭城。项羽击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外黄，西收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度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从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淄，得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击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斩之。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于假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击破顶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寿春。击破楚骑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酇、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度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汉王即帝位，赐益婴邑三千户。以车骑将军从击燕王荼。明年，从

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

从击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将，破胡骑将于武泉北。复从击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又受诏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困。

从击陈豨，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攻下东垣。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铢。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

凡从所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吕禄等以婴为大将军往击之。婴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自荥阳还，与绛侯、陈平共立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金千斤，为太尉。三岁，绛侯勃免相，婴为丞相，罢太尉官。

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罢婴兵。后岁余，以丞相薨，谥曰懿侯。传至孙强，有罪，绝。武帝复封婴孙贤为临汝侯，奉婴后，后有罪，国除。

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为右骑将。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薨，谥曰景侯。传至曾孙偃，谋反，诛，国除。

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开封东，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西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贲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十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降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从攻朝歌、邯郸，又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鲁下。略地东至鄫、郯、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军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为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

凡斩首九十级，虏百四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薨，谥曰肃侯。子亭嗣，有罪，国除。

周B134，沛人也。以舍人从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常为参乘，赐食邑池阳。从东击项羽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韩信军襄国，战有利不利，终亡离上心。上以B134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

上欲自击陈豨，B134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十二年，更封

B134为崩阝城侯。

孝文五年，薨，谥曰贞侯。子昌嗣，有罪，国除。景帝复封B134子应为郫侯，薨，谥曰康侯。子仲居嗣，坐为太常有罪，国除。

赞曰：仲尼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言士不系于世类也。语曰“虽有兹基，不如逢时”，信矣！樊哙、夏侯婴、灌婴之徒，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勒功帝籍，庆流子孙哉？当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催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西入武关，至咸阳。

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冠。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复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苛、昌以卒史从沛公，沛公以昌为职志，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苛为御史大夫，昌为中尉。

汉三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亨苛。汉王于是拜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六年，与萧、曹等俱封，为汾阴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士，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至是乎！"居顷之，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尧

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尧曰："无以易尧。"遂拜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诏。"太后怒，乃使使召赵相。相至，谒太后，太后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昌既被征，高后使使召赵王。王果来，至长安月余，见鸩杀。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谥曰悼侯。传子至孙意，有罪，国除。景帝复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有罪，国除。

初，赵尧既代周昌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终世。高后元年，怨尧前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羽，遨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邑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孝文元年薨，谥曰懿侯。传子至曾孙越人，坐为太常庙酒酸不敬，国除。

初任敖免，平阳侯曹窋代敖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苍来绛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婴为丞相。

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

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凡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

苍德安国侯王陵，及贵，父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言“汉土德时，其符黄龙见，当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苍，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更元年。苍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为让，苍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谥曰文侯。传子至孙类，有罪，国除。

初苍父长不满五尺，苍长八尺余，苍子复长八尺，及孙类长六尺余。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余岁乃卒。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元年，举故以二千石从高祖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常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史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语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嘉为丞相五岁，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適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C82D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

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C82D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呕血而死。谥曰节侯。传子至孙臾，有罪，国除。

自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B13CB13C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

赞曰：张苍文好律历，为汉名相，而专遵用奉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卷四十三 郦陆硃刘叔孙传第十三

郦食其，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食其闻其将皆握龊好荷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后闻沛公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子，沛公时时问邑中贤豪。骑士归，食其见，谓曰："吾闻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自谓我非狂。'"骑士曰："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食其曰："第言之。"骑士从容言食其所戒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谒，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而见食其。食其入，即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谢之。食其因言六国从衡时，沛公喜，赐食其食，问曰："计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人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食其为广野君。

食其言弟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楚人闻韩信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韩信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后却，自夺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红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庚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

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楚，齐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食其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食其曰：“天下归汉。”齐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项王背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负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材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材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今。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厄，距飞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食其，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食其日纵酒。

韩信闻食其冯轼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食其卖己，乃亨食其，引兵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数将兵，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阳，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国除。

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

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佗魋结箕踞见贾。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也闻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即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谢贾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贾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贾曰：“王似贤也。”复问曰：“我孰与皇帝贤？”贾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说贾，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贾橐中装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大说，拜贾为太中大夫。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帝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畴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女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平常燕居深念。贾往，不请，直入坐，陈平方念，不见贾。贾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贾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

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F52A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县乐饮太尉，太尉亦报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坏。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贾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籍甚。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

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指。语在《南越传》。陆生竟以寿终。

硃建，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布。布欲反时，问建，建谏止之。布不听，听梁父侯，遂反。汉既诛布，闻建谏之，高祖赐建号平原君，家徙长安。

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貣服具。陆贾素与建善，乃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陆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

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君。”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且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F52A。两主俱幸君，君富贵益倍矣。”于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建，建不见，辟阳侯以为背之，大怒。乃其成功出之，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与诸吕至深，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党诸吕故。孝文闻其客硃建为其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建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杀为？”建曰：“我死祸绝，不及乃身矣。”遂自刭。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杀建意也。”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娄敬，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雒阳，高帝在焉。敬脱挽辂，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虞将军欲与鲜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不敢易衣。”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赐食。

已而问敬，敬说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刘避桀居E1D9。大王以狄伐故，去E1D9，杖马B258去居岐，国人争归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都雒，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阴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驾西都关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蜚来，皆言匈奴易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以逾句注，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上怒，骂敬曰：“齐虏！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斩先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人胡。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数若北边。上患之，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

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敬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

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冠，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叔孙通，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视天下弗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生言盗者皆罢之。乃赐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项梁之薛，通从之。败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通降汉王。

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剸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亦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腴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B13A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九年，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故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惠帝为东朝长

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惠帝常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赞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聘其知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枝材一木之材，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刘敬脱挽辂而建金城之安，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硃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阳，不终其节，亦以丧身。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帝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美人，厉王母也，幸，有身。赵王不敢内宫，为筑外宫舍之。及贯高等谋反事觉，并逮治王，尽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闻，上方怒赵，未及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厉王母已生厉生，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厉王母家县也。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将击灭布，即立子长为淮南子。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然常心怨辟阳侯，不敢发。及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从者刑之。驰诣阙下，肉袒而谢曰："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伏阙下请罪。"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

当是时，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重自切责之。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曰：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

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忘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白。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故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上；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

王得书不说。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法令。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为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当得。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事觉，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蔺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谩吏曰'不知安在'。又阳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葬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

人，无告劾系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心忧之，使使者赐枣脯，长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遣使者赍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曰‘忌病’。长所犯不轨，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宜论如法。”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有司奏：“请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于是尽诛所与谋者。乃遣长，载以辎车，令县次传。

爰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不为置严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复之。”淮南王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以骄不闻过，故至此。”乃不食而死。县传者不敢发车封。至雍，雍令发之，以死闻。上悲哭，谓爰盎曰：“吾不从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诸县传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

孝文八年，怜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

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

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卢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宝赂。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

王有女陵，彗有口。王爱陵，多予金钱，为中B13D长安，约结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爱幸，生子迁为太子，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太子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不爱，三月不同席。王阳怒太子，闭使与妃同内，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擅国权，夺民田宅，妄致系人。

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召与戏，被壹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长安，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数恶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长安，上书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毋遣太子，遂发兵。计未定，犹与十余日。会有诏即讯太子。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请相，相不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从迹连王，王使人候司。汉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欲发兵。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也。”是时上不许公卿，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视汉中尉颜色和，问斥雷被事耳，自

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诏不许。请废勿王，上不许。请削五县，可二县。使中尉宏赦其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如前计。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吉行仁义见削地，寡人甚耻之。”为反谋益甚。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以为妄言，非也。

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大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帝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事竖子乎！”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不爱，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淮南王有两子，一子为太子，而建父不得为侯。阴结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谋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严正上书天子曰：“毒药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王阴事。”书既闻，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岁元朔六年也。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阴求淮南事而B16B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深探其狱。河南治建，辞引太子及党与。

初，王数以举兵谋问伍被，被常谏之，以吴、楚七国为效。王引陈胜、吴广，被复言形势不同，必败亡。及建见治，王恐国阴事泄，欲发，复问被，被为言发兵权变。语在《被传》。于是王锐欲发，乃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为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即刺大将军卫青，而说丞相弘下之，如发蒙耳。欲发国中兵，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发兵。乃使人之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决。

廷尉以建辞连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

来，无益也，即罢相。计犹与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杀汉中尉，所与谋杀者已死，以为口绝，及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愈欲休，即许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诣吏，具告与淮南王谋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衡山王赐，淮南王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上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让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端议曰：“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免，削爵为士伍，毋得官为吏。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后、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王赐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女无采，少男孝。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上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纵臾王谋反事。

后乘舒死，立徐来为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刑伤之。后以此怨太子，数恶之于王。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客奸。太子数以数让之，无采怒，不与太子通。后闻之，即善遇无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无采恶太子：“实不病，自言，有喜色。”王于是大怒，欲废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二子而以己子广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后饮太子，太子前为寿，因据后股求与卧。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废己而立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宫中。

孝日益以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家，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皆将养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陈喜作輣车锻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间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不朝。乃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衡山王与子谋逆，言孝作兵车锻矢，与王御者奸。至长安未及上书，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系。王闻之，恐其言国阴事，即上书告太子，以为不道。事下沛郡治。

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廷尉治，事验，请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杀。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与王御婢奸，乃后徐来坐蛊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诸坐与王谋反者皆诛。国除为郡。

济北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宽嗣。十二年，宽坐与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奸，悖人伦，又祠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遣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国除为北安县，属泰山郡。

赞曰：《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丞辅天子，而剸怀邪辟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此非独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夫荆楚剽轻，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蒯通，范阳人也，本与武帝同讳。楚汉初起，武臣略定赵地，号武信君。通说范阳令徐公曰：“臣，范阳百姓蒯通也，窃闵公之将死，故吊之。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通曰：“足下为令十余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乱，秦政不施，然则慈父孝子将争接刃于公之腹，以复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吊者也。”曰：“何以贺得子而生也？”曰：“赵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问其死生，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曰：‘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下城，臣窃以为殆矣。用臣之计，毋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将曰：‘何谓也？’臣因对曰：‘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好富贵，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则边地之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降而身死’，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为君计者，莫若以黄屋硃轮迎范阳令，使驰骛于燕、赵之郊，则边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必相率而降，犹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车马遣通。通遂以此说武臣。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如通策焉。

后汉将韩信虏魏王，破赵、代，降燕，定三国，引兵将东击齐。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说下齐，信欲止。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得以得无行！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度河。齐已听郦生，即留之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以郦生为欺己而亨之，因败走。信遂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汉方困于荥阳，遣张良即立信为齐王，以安固之。项王亦遣武涉说信，欲与连和。

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信曰：“何谓也？”通因请间，曰：“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汉王将数十万众，距巩、雒、岨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荥阳，乘利席胜，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

进，三年于此矣。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县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堕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天下孰敢不听！足下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之。”

信曰：“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黶、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F52A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黶、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亨；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出出者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数日，通复说曰：“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计诚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B063；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贵能行之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无疑臣之计。”信犹与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多，汉不夺我齐，遂谢通。通说不听，惶恐，乃阳狂为巫。

天下既定，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被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齐辩士蒯通。”乃诏齐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昔教韩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

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可殚诛邪！”上乃赦之。

至齐悼惠王理，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通为客。

初，齐王田荣怨项羽，谋举兵畔之，劫齐士，不与者死。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从。及田荣败，二人丑之，相与入深山隐居。客谓通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功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东孝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通曰：“诺。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臣请乞火于曹相国。”乃见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

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

初，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

久之，淮南王阴有邪谋，被数微谏。后王坐东宫，召被欲与计事，呼之曰：“将军上。”被曰：“王安得亡国之言乎？昔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于是王怒，系被父母，囚之三月。

王复召被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臣将为大王画计耳。臣闻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而万全。文王壹动而功显万世，列为三王，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王曰：“方今汉庭治乎？乱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说，曰：“公何言治也？”被对曰：“被窃观朝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虽未及古太

平时，然犹为治。”王怒，被谢死罪。

王又曰：“山东即有变，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言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用。骑上下山如飞，材力绝人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常为士卒先；须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饮；军罢，士卒已逾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钱，尽以赏赐。虽古名将不过也。”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独先刺大将军，乃可举事。”

王复问被曰：“公以为吴举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采山铜以为钱，煮海水以为盐，伐江陵之木以为船，国富民众，行珍宝，赂诸侯，与七国合从，举兵而西，破大梁，败狐父，奔走而还，为越所禽，死于丹徒，头足异处，身灭祀绝，为天下戮。夫以吴众不能成功者，何也？诚逆天违众而不见时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

后汉逮淮南王孙建，系治之。王恐阴事泄，谓被曰：“事至，吾欲遂发。天下劳苦有间矣，诸侯颇有失行，皆自疑，我举兵西乡，必有应者；无应，即还略衡山。势不得不发。”被曰：“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耳，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硃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公独以为无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胜兵可得二十万，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

五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南越。行者不还，往者莫返，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吴大呼，刘、项并和，天下响应，所谓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百姓愿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见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震；今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千里；下之应上，犹景响也。而大将军材能非直章邯、杨熊也。王以陈胜、吴广论之，被以为过矣。且大王之兵众不能什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又万倍于秦时。愿王用臣之计。臣闻箕子过故国而悲，作《麦秀》之歌，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纣先自绝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将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身死于东宫也。”被因流涕而起。

后王复召问被：“苟如公言，不可以缴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土地广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士随而说之，党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不至若此，专发而已。”后事发觉，被诣吏自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美，欲勿诛。张汤进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无赦。”遂诛被。

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也。充本名齐，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久之，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遂绝迹亡，西人关，更名充。诣阙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系魏郡诏狱，与廷尉杂治，法至死。

赵王彭祖，帝异母兄也，上书讼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激怒圣朝，欲取必于万乘以复私怨。后虽亨醢，计犹不悔。臣愿选从赵国勇敢士，从军击匈奴，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上不许，竟败赵太

子。

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E067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说之。充因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充对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奏可。充即移书光禄勋、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上许之，令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千万。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宫。

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迁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

会阳陵硃安世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为巫蛊事，连及阳石、诸邑公主，贺父子皆坐诛。语在《贺传》。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败。语在《戾园传》。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内河阳人也。少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览记书。容貌壮丽，为众所异。

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

为援，交游日广。先是，长安孙宠亦以游说显名，免汝南太守，与躬相结，俱上书，召待诏。是时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诅上，太后及弟宜乡侯冯参皆自杀，其罪不明。是后无盐危山有石自立，开道。躬与宠谋曰：“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东平王云以故与其后日夜祠祭祝诅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术以医技得幸，出入禁门。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荆轲之变必起于帷幄。事势若此，告之必成；发国奸，诛主雠，取封侯之计也。”躬、宠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上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上欲侯之，遂下诏云：“躬、宠因贤以闻，封贤为高安侯，宠为方阳侯，躬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赐谭爵关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东平狱事，争不欲侯贤等，语在《嘉传》。嘉固言董贤泰盛，宠、躬皆倾覆有佞邪材，恐必挠乱国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论议亡所避。众畏其口，见之仄目。躬上疏历诋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缩，不可用。御史大夫贾延堕弱不任职。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皆外有直项之名，内实E66D不晓政事。诸曹以下仆脩不足数。卒有强弩围城，长戟指阙，陛下谁与备之？如使狂夫嘄B140于东崖，匈奴饮马于渭水，边竟雷动，四野风起，京师虽有武蜂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忄奕臣之徒愦眊不知所为。其有犬马之决者，仰药而伏刃，虽加夷灭之诛，何益祸败之至哉！”

躬又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立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D626强盛，居强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乌孙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D626使者来上书曰：‘所以遣子侍单于者，非亲信之也，实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单于归臣侍子。愿助戊己校尉保恶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诸将军，今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造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蕃。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境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几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左将军公孙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因建言：“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BD51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云，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慧深刻也。谄谀则主德毁，倾险则下怨恨，辩慧则破正道，深刻则伤恩惠。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人之语为主。”

上不听，遂下诏曰：“间者灾变不息，盗贼众多，兵革之征，或颇著见。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简练戎士，缮修干戈。器用E827恶，孰当督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将军二人，诣公车。”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又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是日，日有食之，董贤因此沮躬、晏之策。后数日，收晏卫将军印绶，而丞相御史奏躬罪过。上繇是恶躬等，下诏曰：“南阳太守方阳侯宠，素亡廉声，有酷恶之资，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许谖之策，欲以诖误朝廷。皆交游贵戚，趋权门，为名。其免躬、宠官，遣就国。”

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祝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发，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候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诅。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雒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问，云

咽已绝，血从鼻耳出。食顷，死。党友谋议相连下狱百余人。躬母圣，坐祠灶祸诅上，大逆不道。圣弃市，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废锢。哀帝崩，有司奏：“方阳侯宠及右师谭等，皆造作奸谋，罪及王者骨肉，虽蒙赦令，不宜处爵位，在中土。”皆免宠等，徙合浦郡。

初，躬待诏，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著绝命辞曰：“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徘徊兮！E449若浮CA76，动则机兮！丛棘扌戋々栈栈，曷可栖兮！发忠忘身，自绕罔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兰，心结CE65兮伤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开。痛人天兮呜呼，冤际绝兮谁语！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嗟若是兮欲何留，抚神龙兮□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雄失据兮世我思。”后数年乃死，如其文。

赞曰：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说而丧三俊，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国，身为谋主，忠不终而诈雠，诛夷不亦宜乎！《书》放四罪，《诗》歌《青蝇》，春秋以来，祸败多矣。昔子DB57谋桓而鲁隐危，栾书构C23B而晋厉弑。竖牛奔仲，叔孙卒；BD6E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谗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皆自小覆大，繇疏陷亲，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也。赵亡，徙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

奋积功劳，孝文时官至太中大夫。无文学，恭谨，举无与比。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凡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轼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僮仆B142B142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建老白道，万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D038，身自浣洒，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以为常。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而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器泣哀思，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兄弟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出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赵周坐酎金免，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至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宽等推文学，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

上报曰：“间者，河水滔陆，泛滥十余郡，堤防勤劳，弗能堙塞，朕甚忧之。是故巡方州，礼嵩岳，通八神，以合宣房。济淮、江，历山滨海，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并见。朕方答气应，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闾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则官旷民愁，盗贼公行。往车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兒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夫怀知民贫而请益赋，动危之而辞位，欲安归难乎？君其反室！”

庆素质，见诏报“反室”，自以为得许，欲上印绶。掾史以为见责甚深，而终以反室者，丑恶之辞也。或劝庆宜引决。庆甚惧，不知所出，遂复起视事。

庆为丞相，文深审谨，天他大略。后三岁余薨，谥曰恬侯。中子

德，庆爱之。上以德嗣，后为太常，坐法免，国除。庆方为丞相时，诸子孙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衰矣。

卫绾，代人陵人也，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中郎将，醇谨无它。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景帝立，岁余，不孰何绾，绾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不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常盛，未尝服也。

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它将争；有功，常让它将。上以为廉，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封绾为建陵侯。

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绾为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后薨，谥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国除。

直不疑，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意人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后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以此称为长者。稍迁至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即位，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为长者。薨，谥曰信侯。传子至孙彭祖，坐酎金，国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E763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积功迁

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弊补衣溺裤，故为不洁清，以是得幸，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终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武帝立，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

张欧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说少子也。欧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殴为吏，未尝言按人，剸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笃，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阳陵。子孙咸至大官。

赞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君、建陵侯、塞侯、张叔之谓与？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至石建之浣衣，周仁为垢污，君子讥之。

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立。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

明年，汉立太子。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舆驷，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关说于帝，太后议格，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复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

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之阙下谢罪。然后太后、帝皆大喜，相与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梁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孝王死，窦太后泣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令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壹餐。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

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顷王汤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节中，冀州刺史林奏年为太子时与女弟则私通。及年立为王后，则怀年子，其婿使勿举。则曰："自来杀之。"婿怒曰："为王生子，自令王家养之。"则送兒顷太后所。相闻知，禁止则，令不得入宫。年使从季父往来送迎则，连年不绝。有司奏年淫乱，年坐废为庶人，徙房陵，与汤沐邑百户。立三年，国除。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兴灭继绝，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为广宗王，奉代孝王后。莽篡位，国绝。

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堕马死，立十年薨。无子，国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为王。太子买为梁共王，次子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买立七年薨，子平王襄嗣。

济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杀其中尉，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房陵，国除。

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告言，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上庸，国除，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国除。

济阴哀王不识立一年薨。亡子，国除。

孝王支子四王，皆绝于身。

梁平王襄，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宠于襄。

初，孝王有雷尊，直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任后闻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任后绝欲得之。王襄直使人开府取尊赐任后，又王及母陈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顺。有汉使者来，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谒者中郎胡等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尹霸等奸乱，王与任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疾；薨，又不侍丧。

元朔中，睢阳人犴反，人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犴反杀其仇车上，亡去。睢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告梁王与大母争尊状。时相以下具知之，欲以伤梁长吏，书闻。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治，奏以为不孝，请诛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恶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无以辅王，故陷不谊，不忍致法。"削梁王五县，夺王太后汤沐成阳邑，枭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诛。梁余尚有八城。

襄立四十年薨，子顷王无伤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国嗣。四十年

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

鸿嘉中，太傅辅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事下丞相、御史，请许。奏可。后数复驱伤郎，夜私出宫。傅相连奏，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

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数过宝饮食，报宝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宝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为！"遂与园子奸。

积数岁，永始中，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B142之言。《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亡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年齿不伦；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居数岁，元延中，立复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阳丞，使奴杀之，杀奴以灭口。凡杀三人，伤五人，手驱郎吏二十余人。上书不拜奏。谋篡死罪囚。有司请诛，上不忍，削立五县。

哀帝建平中，立复杀人。天子遣廷尉赏、大鸿鼐由持节即讯。至，移书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悖暴妄行，连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诛，不思改过，复贼杀人。幸得蒙恩，丞相长史、大鸿胪丞即问。王阳病抵谰，置辞骄嫚，不首主令，与背畔亡异。丞相、御史请收王玺绶，送陈留狱。明诏加恩，复遣廷尉、大鸿胪杂问。今王当受诏置辞，恐复不首实对。《书》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尔命。'傅、相、中尉皆以辅正为职，'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匮中，是谁之过也？'书到，明以谊晓王。敢复怀诈，罪过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辅

导，有正法。”

立惶恐，免冠对曰：“立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加以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纯以仁谊辅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毛DA3E过失，亡不暴陈。当伏重诛，以视海内，数蒙圣恩，得见贳赦。今立自知贼杀中郎曹将，冬月迫促，贪生畏死，即诈僵仆阳病，侥幸得逾于须臾。谨以实对，伏须重诛。”时冬月尽，其春大赦，不治。

元始中，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徙汉中。立自杀。二十七年，国除。后二岁，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孙之曾孙沛郡卒史音为梁王，奉孝王后。莽篡，国绝。

赞曰：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财，广其宫室车服。然亦僭矣。怙亲亡厌，牛祸告罚，卒用忧死，悲夫！

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廉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E32A翱翔。E962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混兮，谓跖、EC3D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D829。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屦，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谇曰：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B65A渊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使麒麟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侃，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鸮，不祥鸟也。

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萃，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B65A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败；粤栖会稽，句践伯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震荡相转。云C02C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B75DB423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趋西东；大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僿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渊之靓，泛虖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芥芥，何足以疑！

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

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艹灵}，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

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后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F879。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

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F879也，又苦B143ED7C。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F879也，又苦B143ED7C。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E067之表，薄纫之里，D65F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EF7C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BE31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叹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

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曰书》："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

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五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B144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庞，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

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B145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E837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DA3E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ED7C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诚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叹息者此也。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甯成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梁王矣。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愿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唯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

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DC40毛而起，以为不可，故蕲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择良日，立诸子雒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C745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财幸！

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

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剸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

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

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乡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

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

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爰盎字丝。其父楚人也，故为群盗，徙安陵。高后时，盎为吕禄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哙任盎为郎中。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绛侯望盎曰："吾与汝兄善，今兒乃毁我！"盎遂不谢。及绛侯就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请室，诸公莫敢为言，唯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许。淮南王益横。谋反发觉，上征淮南王，迁之蜀，槛车传送。盎时为中郎将，谏曰："陛下素骄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杀弟名，奈何？"上不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诸吕用事，大臣颛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乡让天子者三，南乡让天子者再。夫许由一让，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宿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盎繇此名重朝廷。

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谏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上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盎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言

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不侥幸。今陛下聘六飞，驰不测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长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起，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于是上乃说，入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然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齐相，徒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丝欲刻治，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丝能日饮，亡何，说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乃见。因跪曰："愿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之，吾且奏之；则私，吾不受私语。"盎即起说曰："君为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谓弗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英士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而君自闭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与入坐，为上客。

盎素不好晁错，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景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错谓丞史曰："爰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竟言吴所以反，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上拜盎为泰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善。是时，诸陵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骑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已诛，盎以泰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初，盎为吴相时，从史盗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君知女与侍者通”，乃亡去。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盎使吴见守，从史适在守盎校为司马，乃悉以其装赍买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司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兒者也。”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累公。”司马曰：“君疵去，臣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帐，道从醉卒直出。司马与分背。盎解节旄怀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见梁骑，驰去，遂归报。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以盎为楚相。尝上书，不用。盎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雒阳剧孟尝过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在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今公阳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遂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盎。

盎虽居家，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盎进说，其后语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盎，称之皆不容口。乃见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者十余曹，备之！”盎心不乐，家多怪，乃之C964生所问占。还，梁刺客后曹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雒阳宋孟及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峭直刻深。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

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心。”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勤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

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虽然，兵，匈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卬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

文帝嘉之，乃赐错玺书宠答焉，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

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岁。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

陛下幸募民相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

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

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CF3E。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错对曰：

平阳侯臣C07C、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臣窃闻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子而为五伯长。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托于不明，以求贤良，让之至也。臣窃观上世之传，若高皇帝之建功业，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为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今臣C07C等乃以臣错充赋，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臣错草茅臣，亡识知，昧死上愚对，曰：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对，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下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

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熟，祆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机陷也，以之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其行赏也，非虚取民财妄予人也，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赏厚，功少者赏薄。如此，敛民财以顾其功，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己也。其行罚也，非以忿怒妄诛而从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故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如此，民虽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罚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谓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请而更之，不以伤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复之，不以伤国。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谓直言极谏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诸侯，功业甚美，名声章明。举天下之贤主，五伯与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极谏补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众，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势，万万于五伯，而赐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识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

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

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D952，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诏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当之。

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愚臣窃以五帝之贤臣明之。臣闻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遗，而贤圣不废也，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传曰“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此之谓也。窃闻战不胜者易其地，民贫穷者变其业。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财择。

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C82D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C82D垣。丞相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请间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C82D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因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固误。”丞相遂发病死。

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B13A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会窦婴言爰盎，诏召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盎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泰常，密装治行。

后十余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慰欧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怒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年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先。邓先时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

赞曰：爰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已变易，及吴壹说，果于用辩，身亦不遂。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卷五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爰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从行，上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向应亡穷者。文帝曰：“吏不当如此邪？尉亡赖！”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上者。”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B132，举错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就车，召释之骖乘，徐行，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兒子不谨。”薄太后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繇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B076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

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B636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启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繇此天下称之。

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疾。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让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亡益于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

释之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犹尚以前过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祖父赵人也。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事文帝。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具以实言。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对曰：“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帅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众辱我，独亡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

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B146以内寡人制之，B146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复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时，赵几伯。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用郭开谗，而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为秦所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壹杀牛，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尝一入，尚帅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十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行有宠于古之卫君也。至黯十世，世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严见惮。

武帝即位，黯为谒者。东粤相攻，上使黯往视之。至吴而还，报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内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罚。”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称疾归田里。上闻，乃召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

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黯多病，卧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

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侠，任气节，行修洁。其谏，犯主之

颜色。常慕傅伯、爰盎之为人。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疾。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是时，太后弟武安侯田□分为丞相，中二千石拜谒，□分弗为礼。黯见□分，未尝拜，揖之。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默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人曰："甚矣，汲黯之戆心！"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谊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严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职居官，亡以愈人，然至其辅少主守成，虽自谓贲、育弗能夺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愤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间常言与胡和亲，毋起兵。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心疾黯，虽上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或说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

上既数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

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汤御史大夫，黯时丞史皆与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亡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亡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中国，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后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入，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帅数万之众来，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赢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臣窃为陛下弗取也。"上弗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者数年。

会更立五铢钱，民多盗铸钱者，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也，召黯拜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过大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然御史大夫汤智足以距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阳政清。

后张汤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居淮阳十岁而卒。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诸侯相。黯姊

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郑当时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事项籍，籍死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当时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常恐不遍。当时好黄、老言，其慕长者，如恐不称。自见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即位，当时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司农。

当时为大吏，戒门下："客至，亡贵贱亡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性廉，又不治产，卬奉赐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具器食。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诸公为此翕然称郑庄。

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治行者何也？"然当时以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当时为大司农，任人宾客僦，入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当时在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迁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昆弟以当时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当时始与汲黯列为九卿，内行修。两人中废，宾客益落。当时死，家亡余财。

先是，下刬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赞曰：张释之之守法，冯唐之论将，汲黯之正直，郑当时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扬子以为孝文帝诎帝尊以信亚夫之军，曷为不能用颇、牧？彼将有激云尔。

卷五十一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贾山，颍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尝给事颍阴侯为骑。

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其辞曰：

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远谕，愿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鹜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C446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E85F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

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硗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江皋河濒，虽有恶种，无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荛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此周之所以兴也。故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

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于大学，亲执酱而馈，执爵而D826，祝饐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至于刍荛者，求兽无餍也；商人庶人诽谤已而改之，从善无不听也。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D73B，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天下未尝亡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亡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衰麻绖，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忘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驰，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

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盗贼少，此天下之所以顺陛下也。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瘙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

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

其后，文帝除铸钱令，山复上书谏，以为变先帝法，非是。又讼淮南王无大罪，宜急令反国。又言柴唐子为不善，足以戒。章下诘责，对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也。其后复禁铸钱云。

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指斥言，故先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其辞曰：

臣闻秦倚曲台之官，悬衡天下，画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上覆飞鸟，下不见伏菟，斗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何则？强赵责于河间，六齐望于惠后，城阳顾于卢博，三淮南之心思坟墓。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汉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辅大国，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以大王患也。

臣闻交龙襄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说大王之义。故愿大王之无忽，察听其志。

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衤玄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然而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愿大王审画而已。

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硃虚东褒义父之后，深割婴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卒仆济北，囚弟于雍者，岂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烧栈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国家之不几者也。愿大王孰察之。

吴王不内其言。

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

阳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原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自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B147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C446，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硃、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仇，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逆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龚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从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谄谀之辞，牵帷B149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初，胜、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王怒，令人刺杀盎。上疑梁杀之，使者冠盖相望责梁王。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

及梁事败，胜、诡死，孝王恐诛，乃思阳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见，语以其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亲，犹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于太后，群臣谏而死者以十数。得茅焦为廓大义，始皇非能说其言也，乃自强从之耳。茅焦亦廑脱死如毛DA3E耳，故事所以难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

邹阳行月余，莫能为谋，还，过王先生，曰：“臣将西矣，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献愚计，以为众不可盖，窃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见王长君，士无过此者矣。”邹阳发寤于心，曰：“敬诺。”辞去，不过梁，径至长安，因客见王长君。

长君者，王美人兄也，后封为盖侯。邹阳留数日，乘间而请曰：“臣非为长君无使令于前，故来侍也；愚戇窃不自料，愿有谒也。”长君跪曰：“幸甚。”阳曰：“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穷竟，梁王恐诛。如此，则太后怫郁泣血，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矣。臣恐长君危于累卵，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惧然曰：“将为之奈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继绝之功，德布天下，名施无穷，愿长君深自计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鲁公子庆父使仆人杀子般，狱有所归，季友不探其情而诛焉；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鲁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齐桓公法而不谲’，以为过也。以是说天子，侥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乘间入而言之。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事果得不治。

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济北王亦欲自杀，幸全其妻子。齐人公孙F261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F261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昔者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乡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坚守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扞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桡，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衿，使有自悔不前之

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孝王大说，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川。

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

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愿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下不可复结，队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有畏其景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阴而止，景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凉，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泰山之霤穿石，单极之纟亢断F8B5。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底厉，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

昔者，秦西举胡戎之难，北备榆中之关，南距羌D132之塞，东当六国之从。六国乘信陵之籍，明苏秦之约，厉荆轲之威，并力一心以备秦。然秦卒禽六国，灭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则地利不同，而民轻重不等也。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D132，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夫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天子闻吴率失职诸侯，愿责先帝之遗约，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汤、武也。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

今大王还兵疾归，尚得十半。不然，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龚大王之都；鲁东海绝吴之饷道；梁王饬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以备荥阳，待吴之饥。大王虽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计不负其约，齐王杀身以灭其迹，四国不得出兵其郡，赵囚邯郸，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国，而制于十里之内矣。张、韩将此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太息，臣窃哀之。愿大王孰察焉。

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

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薛子皋。

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三年，为王使，与冗从争，见谗恶遇罪，家室没入。皋亡至长安。会赦，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

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

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C32F东方朔，又自诋C32F。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女曼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东里人也。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稍习善，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太守行县，见而异之，署决曹史。又受《春秋》，通大义。举孝廉，为山邑丞，坐法免，复为郡吏。

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会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

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迁广阳私府长。

内史举温舒文学高第，迁右扶风丞。时，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温舒上书，愿给厮养，暴骨方对，以尽臣节。事下度辽将军范明友、太仆杜延年问状，罢归故官。久之，迁临淮太守，治有异迹，卒于官。

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

时，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汉之符，著其语焉。温舒子及孙皆至牧守大官。

赞曰：春秋鲁臧孙达以礼谏君，君子以为有后。贾山自下劘上，邹阳、枚乘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温舒辞顺而意笃，遂为世家，宜哉！

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窦婴字王孙，孝文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也。喜宾客。孝文时为吴相，病免。孝景即位，为詹事。

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上从容曰："千秋万岁后传王。"太后欢。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无如婴贤，召入见，固让谢，称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言爰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为魏其侯。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

四年，立栗太子，以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弗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下数月，诸窦宾客辩士说，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婴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争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只加怼自明，扬主之过。有如两宫奭将军，则妻子无类矣。"婴然之，乃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景帝曰："太后岂以臣有爱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田□分，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长陵。窦婴已为大将军，方盛，□分为诸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分益贵幸，为中大夫。辩有口，学《盘盂》诸书，王皇后贤之。

孝景崩，武帝初即位，□分以舅封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分新用事，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诸将相。上所填抚，多□分宾客计策。会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藉福说□分曰："魏其侯贵久矣，素天下士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即上以将军为相，必让魏其。魏其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让贤名。"□分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婴为丞相，□分为太尉。藉福贺婴，因吊曰："君

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婴不听。

婴、□分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分、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

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分，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婴、□分以侯家居。□分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分。□分日益横。

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上以□分为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分。

□分为人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分以肺附为相，非痛折节以礼屈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而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骛，唯灌夫独否。故婴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颍阴人也。父张孟，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婴为将军，属太尉，请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汉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与丧归，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仇！”于是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两人及从奴十余骑驰入吴军，至戏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还走汉壁，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曲折，请复往。”将军壮而义之，恐亡

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吴军破，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夫，夫为郎中将。数岁，坐法去，家居长安中，诸公莫不称，由是复为代相。

武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郊，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人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诛夫，徙夫为燕相。数岁，坐法免，家居长安。

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颍川兒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夫家居，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窦婴失势，亦欲倚夫引绳排根生平慕之后弃者。夫亦得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之晚。

夫尝有服，过丞相□分。□分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具，将军旦日蚤临。"□分许诺。夫以语婴。婴与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张具至旦。平明，令门下侯司。至日中，□分不来。婴谓夫曰："丞相岂忘之哉？"夫不怿，曰："夫以服请，不宜。"乃驾，自往迎□分。□分特前戏许夫，殊无意往。夫至门，□分尚卧也。于是夫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县，至今未敢尝食。"□分悟，谢曰："吾醉，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分，□分不起。夫徙坐，语侵之。婴乃扶夫去，谢□分。□分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后□分使藉福请婴城南田，婴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相夺乎！"不许。夫闻，怒骂福。福恶两人有隙，乃谩好谢□分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分闻婴、夫实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分活之。□分事魏其无所不可，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由此大怒。

元光四年春，□分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之。上

曰：“此丞相事，何请？”夫亦持□分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已，俱解。

夏，□分取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婴过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婴曰：“事已解。”强与俱。酒酣，□分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婴为寿，独故人避席，余半膝席。夫行酒，至□分，□分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毕之！”时□分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兒呫嗫耳语！”□分谓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夫曰：“今曰斩头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婴去，戏夫。夫出，□分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也。”乃令骑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为谢，案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顺。□分乃戏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婴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分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仁匿，夫系，遂不得告言□分阴事。

婴锐为救夫，婴夫人谏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迕，宁可救邪？”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人，具告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婴食，曰：“东朝廷辩之。”

婴东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它事诬罪之。□分盛毁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婴度无可奈何，因言□分短。□分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分得为肺附，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卬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官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它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B14A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支大于干，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信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坚。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语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

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

□分已罢朝，出止车门，召御史大夫安国载，怒曰：“与长孺共一秃翁，何为首鼠两端？”安国良久谓□分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愧，杜门齿齰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要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分谢曰：“争时争，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婴所言灌夫颇不雠，劾系都司空。孝景时，婴尝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婴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召见。书奏，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臧婴家，婴家丞封。乃劾婴矫先帝诏害，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支属。婴良久乃闻有劾，即阳病痱，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婴，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飞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

春，□分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侯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

后淮南王安谋反，觉。始安入朝时，□分为太尉，迎安霸上，谓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尚谁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钱财物。上自婴、夫事时不直□分，特为太后故。及闻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也，后徒睢阳。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梁。

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自关以东皆合从而西向，唯梁最亲，为限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壹言泣数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见者大，故出

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即以D421鄙小县，驱驰国中，欲夸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滋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恤也？”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直千余金。由此显，结于汉。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申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无几，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肉袒谢，安国笑曰：“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内史之缺也，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说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爰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划，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余弗得。安国闻诡、胜匿王所，乃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今胜、诡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帝及皇帝与临江王亲？”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皇、临江亲父子间，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临江，適长太子，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詶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王泣数行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之。”即日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国。

孝王薨，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分为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遗□分，□分言安国太后，上素闻安国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东越相攻，遣安国、大行王恢将兵。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其年，田□分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大行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故事，

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明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乃召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大行恢对曰：“陛下虽未言，臣固愿效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

御史大夫安国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竟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臣故曰‘击之便’。”

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CA76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其势不相权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

也。及后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

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夫盛之有衰，犹朝之必莫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上曰：“善。”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视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约单于入马邑纵兵。王恢、李息别从代主击辎重。于是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觉之，还去。语在《匈奴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罢兵。

上怒恢不出击单于辎重也，恢曰：“始约为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祇取辱。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分，□分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硃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分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

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知足以当世取舍，而出于忠厚。贪耆财利，然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于梁举壶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安国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分薨。安国行丞相事，引堕车，蹇。上欲用安国为丞相，使使视，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愈，复为中尉。岁余，徒为卫尉。而将军卫青等击匈奴，破龙城。明年，匈奴大入边。语在《青传》。

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捕生口虏，言匈奴远去。即上言方佃作时，请且罢屯。罢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人，出与战，安国伤，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去。上怒，使使责让安国。徙益东，屯右北平。是时，虏言当入东方。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下迁。新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斥疏，将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意忽忽不乐，数月，病呕血死。

壶遂与太史迁等定汉律历，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笃行君子。上方倚欲以为相，会其病卒。

赞曰：“窦婴、田□分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各名显，并位卿相，大业定矣。然婴不知时变，夫亡术而不逊，□分负贵而骄溢。凶德参会，待时而发，藉福区区其间，恶能救斯败哉！以韩安国之见器，临其挚而颠坠，陵夷以忧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为兵首而受其咎，岂命也乎？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程姬生鲁共王馀、江都易王非、胶西于王端。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刚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顷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庆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元取故广陵厉王、厉王太子及中山怀王故姬廉等以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胁凡七人，令自杀。有司奏请诛元，有诏"削二县，万一千户"。后元怒少史留贵，留贵逾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杀留贵母。有司奏元残贼不改，不可君国子民。废勿王，处汉中房陵。居数年，坐与妻若其乘硃轮车，怒若，又笞击，令自髡。汉中太守请治，病死。立十七年，国除。

绝五岁，成帝建始元年，复立元弟上郡库令良，是为河间惠王。良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哀帝下诏褒扬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其益封万户。"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时绝。

临江哀王阏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无子，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为临江王。三岁，坐侵庙E346地为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上车，轴折车废。

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亡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鲁恭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为人口吃难言。

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乐舆马，晚节遴，唯恐不足于财。四十年薨。子孝王庆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顷王劲嗣，二十八薨。子文王睃嗣，十八年薨，亡子，国除。哀帝建平三年，复立顷王子睃弟C237乡侯闵为王。王莽时绝。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

建为太子时，邯郸人梁□分持女欲献之易王，建闻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分宣言曰：“子乃与其公争妻！”建使人杀□分。□分家上书，下廷尉考，会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建女弟徵臣为盖侯子妇，以易王丧来归，建复与奸。建异母弟定国为淮阳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钱使男子荼恬上书告建淫乱，不当为后。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钱财为上书，论弃市。建罪不治。后数使使至长安迎徵臣，鲁恭王太后闻之，遗徵臣书曰：“国中口语籍籍，慎无复至江都。”后建使谒者吉请问共太后，太后泣谓吉：“归以吾言谓而王，王前事漫漫，今当自谨，独不闻燕、齐事乎？言吾为而王泣也！吉归，致共太后语，建大怒，击吉，斥之。”

建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

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

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专为淫虐，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诛，心内不安，与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诅上。与郎中令等语怨望："汉廷使者即复来覆我，我决不独死！"

建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号曰灵武君。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余，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遗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DC42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钱绝其狱。

后复谓近臣曰："我为王，诏狱岁至，生又无欢怡日，壮士不坐死，欲为人所不能为耳。"建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出。积数岁，事发觉，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有司请捕诛建。制曰："与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议皆曰："建失臣子道，积久，辄蒙不忍，遂谋反逆。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于此。天诛所不赦，当以谋反法诛。"有诏宗正、廷尉即问建。建自杀，后成光等皆弃市。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绝百二十一年，平帝时新都侯王莽秉政，兴灭继绝，立建弟盱眙侯子宫为广陵王，奉易王后。莽篡，国绝。

胶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为人贼ED7C，又阴痿，一近妇人，病数月。有所爱幸少年，以为郎。郎与后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弗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比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入。数变名姓，为布衣，之它国。

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薨，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赵敬肃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徙王赵。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单衣，自行迎除舍，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

彭祖不好治宫室襳祥，好为吏。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

久之，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彭祖上书冤讼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赎丹罪，上不许。久之，竟赦出。后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阳、隆虑公主求复立丹为太子，上不许。

彭祖取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爱之，生一男，号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谥敬肃王。彭祖薨时，淖姬兄为汉宦者，上召问："淖子何如？"对曰："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国子民。"问武始侯昌，曰："无咎无誉。"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为顷王，十九年薨。子怀王尊嗣，五年薨。无子，绝二岁。宣帝立尊弟高，是为哀王，数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隐嗣，王莽时绝。

初，武帝复以亲亲故，立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是为顷王，十一年薨。子缪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鸿胪禹奏："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惩。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

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

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夫众C77E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于牖里，孔子厄于陈、蔡。此乃烝庶之风成，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丛轻折轴，羽翮飞肉，纷惊逢罗，潸然出涕。

臣闻白日晒光，幽隐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见。然云蒸列布，沓冥昼昏；尘埃布覆，昧不见泰山。何则？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阏不得闻，谗言之徒蜂生，道辽路远，曾莫为臣闻，臣窃自悲也。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籓，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C923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

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籓臣！”

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顷王辅嗣，四年薨。子宪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怀王循嗣，十五年薨，无子，绝四十五岁。成帝鸿嘉二年，复立宪王弟孙利乡侯子云客，是为广德夷王。二年薨，无子，绝十四岁。哀帝复立云客弟广汉为广平王。薨，无后。平帝元始二年，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奉靖王后。王莽时绝。

长沙定王发，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兒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顷王鲋

鲰嗣，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时坐猎纵火燔民九十六家，杀二人，又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弃市罪，削八县，罢中尉官。三十四年薨。子炀王旦嗣，二年薨。无子，绝岁余。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弟宗，是为孝王，五年薨。子鲁入嗣，王莽时绝。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缪王齐嗣，四十四年薨。初，齐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齐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齐与同产奸。是后，齐数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骂曰："吾尽汝种矣！"有司案验，不如王言，劾齐诬罔，大不敬，请系治。齐恐，上书愿与广川勇士奋击匈奴，上许之，未发，病薨。有司请除国，奏可。

后数月，下诏曰："广川惠王于朕为兄，朕不忍绝其宗庙，其以惠王孙去为广川王。"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馀，许以为后。去尝疾，姬阳成昭信侍视甚谨，更爱之。去与地馀戏，得袖中刀，笞问状，服欲与昭平共杀昭信。笞问昭平，不服，以铁针针之，强服。乃会诸姬，去以剑自击地馀，令昭信击昭平，皆死。昭信曰："两姬婢且泄口。"复绞杀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见昭平等以状告去。去曰："虏乃复见畏我！独可翻烧耳。"掘出尸，皆烧为灰。

后去立昭信为后；幸姬陶望卿为脩靡夫人，主缯帛；崔脩成为明贞夫人，主永巷。昭信复谮望卿曰："与我无礼，衣服常鲜于我，尽取善缯丐诸宫人。"去曰："若数恶望卿，不能减我爱；设闻其淫，我亨之矣。"后昭信谓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数出入南户窥郎吏，疑有奸。"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爱望卿。后与昭信等饮，诸姬皆侍，去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谋屈奇，起自绝。行周流，自生患，谅非望，今谁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当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诬言望卿历指郎吏卧处，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锦被，疑有奸。去即与昭信从诸姬至望卿所，裸其身，更击之。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B649其阴中，割其鼻脣，断其舌。谓去曰："前杀昭平，反来畏我，今欲靡烂望卿，使不能神。"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复共杀其女弟都。

后去数召姬荣爱与饮，昭信复谮之，曰："荣姬视瞻，意态不善，疑有私。"时爱为去刺方领绣，去取烧之。爱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问

爱，自诬与医奸。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诸幸于去者，昭信辄谮杀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宫人畏之，莫敢复迕。

昭信欲擅爱，曰："王使明贞夫人主诸姬，淫乱难禁。请闭诸姬舍门，无令出敖。"使其大婢为仆射，主永巷，尽封闭诸舍，上B36E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见。去怜之，为作歌曰："愁莫愁，居无卿。心重结，意不舒。内茀郁，忧哀积。上不见天，生何益！日崔DD5B，时不再。愿弃躯，死无悔。"令昭信声鼓为节，以教诸姬歌之，歌罢辄归永巷，封门。独昭信兄子初为乘华夫人，得朝夕见。昭信与去从十余奴博饮游敖。

初，去年十四五，事师受《易》，师数谏正去，去益大，逐之。内史请以为掾，师数令内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杀师父子，不发觉。后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相B266劾系倡，阑入殿门，奏状。事下考案，倡辞，本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对"皆淫乱自杀"。会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与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数号哭求死，昭信令奴杀之。奴得，辞服。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状，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巨鹿诏狱，奏请逮捕去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诸姬奴婢证者皆下狱。"辞服。有司复请诛王。制曰："与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议。"议者皆以为去悖虐，听后昭信谗言，燔烧亨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恶仍重，当伏显戮以示众。制曰："朕不忍致王于法，议其罚。"有司请废勿王，与妻子徙上庸。奏可。与汤沐邑百户。去道自杀，昭信弃市。

立二十二年，国除。后四岁，宣帝地节四年，复立去兄文，是为戴王。文素正直，数谏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阳嗣，十五年，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又海阳女弟为人妻，而使与幸臣奸；又与从弟调等谋杀一家三人，已杀。甘露四年坐废，徙房陵，国除。后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复立戴王弟襄B160侯子愈为广德王，奉惠王后，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时绝。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兵车镞矢，战守备，备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辞出之。寄于上最亲，意自伤，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闻寄有长子贤，母无宠，少子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非次，因有过，遂无所言。上

怜之，立贤为胶东王，奉康王祀，而封庆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胶东王贤立十五年薨，谥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顷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时绝。

六安共王庆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禄嗣，十年薨。子缪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顷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时绝。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无子，国除。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骄淫，数犯禁，上常宽之。三十一年薨，子勃嗣为王。

初，宪王有不爱姬生长男桀，桀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宪王疾甚，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C842不常在，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桀为子数，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分桀财，皆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桀。桀怨王后及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桀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问，逮诸证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有司请诛勃及宪王后脩。上曰："脩素无行，使桀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致诛。"有司请废勿王，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勃王数月，废，国除。月余，天子为最亲，诏有司曰："常山宪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谊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顷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申嗣，三十三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阳嗣，王莽时绝。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无子。于是武帝怜泗水王绝，复立安世弟贺，是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遗腹子□爰，相内史不以闻。太后上书，昭帝闵之，抵相内史罪，立□爰，是为勤王。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骏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时绝。

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

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李广，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广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为骑郎将。吴、楚反时，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为上谷太守，数与匈奴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材气，天下亡双，自负其能，数与虏确，恐亡之。"上乃徙广为上郡太守。

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者数十骑从，见匈奴三人，与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山，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我击。"广令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骑曰："虏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坚其意。"有白马将出护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百骑中，解鞍，纵马卧。时会暮，胡兵终怪之，弗敢击。夜半，胡兵以为汉有伏军于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广乃归其大军。后徙为陇西、北地、雁门中云中太守。

武帝即位，左右言广名将也，由是入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时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莫府省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自便。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而其士亦佚乐，为之死。我军虽烦忧，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为名将，然匈奴畏广，士卒多乐从，而苦程不识。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后汉诱单于以马邑城，使大军伏马邑傍，而广为骁骑将军，属护军将军。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

击匈奴。匈奴兵多，破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置两马间。络而盛卧。行十余里，广阳死，睨其傍有一兒骑善马，暂腾而上胡兒马，因抱兒鞭马南驰数十里，得其余军。匈奴骑数百追之，广行取兒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亡失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数岁，与故颍阴侯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败韩将军。韩将军后徙居右北平，死。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状；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DE75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射杀之。

石建卒，上召广代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三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从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报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为圜陈外乡，胡急击，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暮，吏士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军，匈奴乃解去。汉军邑，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自当，亡赏。

初，广与从弟李蔡俱为郎，事文帝。景帝时，蔡积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与望气王朔语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

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为人长，爱臂，其善射亦天性，虽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呐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数困辱，及射猛兽，亦数为所伤云。

元狩四年，大将军票骑将军大击匈奴，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大将军青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辞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乃令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阴受上指，以为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广。广知之，固辞。大将军弗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惑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乃遇两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E05F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广曰：“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遂引刀自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老壮皆为垂泣。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遮人。

广三子，曰当户、椒、敢，皆为郎。上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上以为能。当户蚤死，乃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广死军中时，敢从票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E346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敢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

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票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为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

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后诉之上，上召禹，使刺虎，县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而当户有遗腹子陵，将兵击胡，兵败，降匈奴。后人告禹谋欲亡从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

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E05F，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F93F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

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人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

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

朔方。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B14B。凿地为坎，置B14C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

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荒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

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守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

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免武官。

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命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

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武年八十余，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曰后将军

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硃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

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卷五十五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卫青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侯家。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卫长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为卫氏。卫媪长女君孺，次女少□，次女则子夫。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君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显。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年将军，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笼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语在《匈奴传》。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使建筑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遗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年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薄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八百户。"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语在《匈奴传》。

元朔五年春，令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当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上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诸校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封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从大军出{穴真}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戏下搏战获王，封说为龙额侯。骑将军贺从大将军获王，封贺为南C07D侯。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封朔为陟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将绾皆有功，赐爵关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斩首虏万余人。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官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是岁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将军青姊少□子也。其父霍仲孺先与少□通，生去病。及

卫皇后尊，少□更为詹事陈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首虏千三百级，封贤为终利侯。骑干孟已有功，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

是岁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苏建至，上弗诛，赎为庶人。青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说青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家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青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亲寿。上闻，问青，青以实对。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校尉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为博望侯。

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ED7C，讨脩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耆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至，骞将万骑后。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广，广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骞至，匈奴引兵去。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鰈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脩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封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D025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诸

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其后，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票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遗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

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B14DB722为煇渠侯，禽黎为河綦侯，大当户调虽为常乐侯。于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奔于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獟悍，捷者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毕怀集服。仍兴之劳，爰及河塞，庶几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繇役。"乃分处降者干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

其明年，上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即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直青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万骑。会日且人，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昏，汉匈奴相纷BF26，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青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会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穴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青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广，广自杀。食其赎为庶人。青军入塞，凡斩首虏万九千级。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余日，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单于后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去病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亡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于青。

既皆还，上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荦允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卢，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票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檮余山，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王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友、楼剸王伊即CD5F皆从票骑将军有功，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CD5F为众利侯。从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票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云中太守遂成受赏，遂成秩诸侯相，赐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惠爵关内侯。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置大司马位，大将军、票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

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B14E鞠也。事多此类。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

去病自四年年后三岁，元狩六年DEB0。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日景桓侯。子嬗嗣。嬗

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DEB0。无子，国除。

自去病死后，青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后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后二岁，冠军侯国绝。后四年，元封五年，青DEB0，谥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

自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初，青既尊贵，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谁贤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骑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卢山云。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二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说、苏建皆自有传。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票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杅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

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

张次公，河东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复从大将军。凡再为将军，后坐法失侯。

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侯，武帝立十八岁，为前将军，与匈奴

战，败，降匈奴。

赵食其，BD27C561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从大将军，斩首六百六十级。元狩三年，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明年，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郭昌，云中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无功，夺印。

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用校尉数从大将军。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无功，坐捕楼船将军诛。

最票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票骑将军，封邳离侯。票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赵破奴，太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票骑将军司马。出北地，封从票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一岁，击虏楼兰王，后为浞野侯。后六岁，以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王。左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后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支属五人为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征和中，戾太子败，卫氏遂灭。而霍去病弟光贵盛，自有传。

赞曰：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票骑亦方此意，为将如此。

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B14F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D766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

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ED7C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俅，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

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徠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B150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

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硃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D046，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BD2A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B151、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硃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BD2A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

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D046，资质润美，不待刻D046，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D046，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D952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

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

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ED7C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

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卷五十七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上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DEB0，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索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困，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比昆弟假C226，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

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菟辚鹿，射麋格麟，鹜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乌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B152，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D044玏玄厉，EB38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穹穷昌蒲，江离蘼芜，诸柘巴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B152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析苞荔，薜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艹墙}雕胡，莲藉觚卢，奄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夫容{艹陵}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B153，毒冒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CF46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硃杨，DA21梨C441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宛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E54A蜒貙C224。

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ED54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惠EA25□余；乘遗风，射游骐，倏眒倩BF78，雷动焱至，星流电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C944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徘徊，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B154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B45C缟，杂纤罗，垂雾E067，襞积褰

绉，郁桡溪谷；C17CC17CD759D759，扬BD62戌削，蜚F271垂E66F；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之仿佛。

于是乃群相与獠于蕙圃，CE3F姗勃D127，上金堤，C944翡翠，射EA41鸃，微矰出，ED54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仓□，扬旌BB6D，张翠帷，建羽盖。罔毒冒，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EE25石相击，琅琅□盖々，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纚乎淫淫，般乎裔裔。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淡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C63E割轮焠，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王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C75B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仿C251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匈中曾不芥蒂。若乃BE21倘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B151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捐国CD58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DBBA、镐、潦、DA43，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

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B12E之口，触穹石，激堆C322，沸乎暴怒，汹涌彭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氵单胶ED7C，逾波趋乂，莅莅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ED70ED6D霣队，沈沈隐隐，砰磅訇□盖，DA43DA43淈々，CA42DA4D鼎沸，驰波跳沫，汩□漂疾，悠远长怀。寂D54F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CF68潢漾，安翔徐B730，E079乎CF65CF65，东注大湖，衍溢陂池。于是蛟龙赤螭，□恒□瞢渐离，EF33F068F06BD860禺禺E27C鳎，健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B156，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丛积乎其中。工□鹣鹄鸨，鸳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卢，群浮乎其上。浮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C75B，唼喋菁藻，咀嚼鞭藕。

“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九C869E742DE65，南山峨峨，岩B536EF70锜，{山椎}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呀豁D336，阜陵别隗，崴DB35□CE5D，丘陵崛EE25，隐辚郁□垒，登降施靡，陂池DC6D豸。允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C944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支黄砾，蒋□青薠，布B324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菲菲，众香发越，B967蚤布写，晻薆B749BD51。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庸旄貘B254，沈牛麝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EA25騄橐驼，蛩蛩驒騱，驒騠驴骡。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E9C1璧榼，辇道纚属，步櫚周流，长途中宿。夷C869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DF3B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CF48轩。青龙蚴E549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圉燕于闲馆，偓B03E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磐石D23A崖，嵚岩倚倾，嵯峨{山集}嶪，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珉玉旁唐，玢豳文磷，赤瑕驳荦，杂BD4C其间，B158采琬琰，和氏出焉。

“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榛，楷杷橪柿，亭柰厚朴，C441C441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B241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C225

丘陵，下平原，扬翠叶，B474紫茎，发红华，垂硃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EF67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暢，实叶D17B茂，攒立丛倚，连卷欐，崔错BC73D34C，坑稀D336C065，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D16E蓼，猗BB70从风，藰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B36E之声音。柴池茈B07A，旋还乎后宫，杂袭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DAF4，视之无端，究之亡穷。

“于是乎玄F726素雌，蜼F261飞F02C，蛭蜩F261DC3A，獑胡E56BCC54，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蟜枝格，偃蹇杪颠，逾绝梁，腾殊榛，捷垂条，掉希间，牢落陆离，烂温远迁。

“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舍，疱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B978，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BA24，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斑文，跨野马，陵三C869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解CE5C，格虾蛤，铤猛氏，B159要B15A，射封豕。箭不苟害，解B140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于是乘舆弭节徘徊，皋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然后侵淫促节，倏D96A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惠白鹿，捷狡菟。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遽。择肉而后发，先中而命处，弦矢分，DB72E9EC仆。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焱，乘虚亡，与神俱，蔺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EA41鸃，指翳鸟，捎凤凰，捷鹓雏，C944焦明。

“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消B15B乎襄羊，降集乎北C133，率乎直指，C944乎反乡，蹶石关，历封峦，过B15C鹊，望露寒，下堂B15D，息宜春，西驰宣曲，濯F070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猎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B15E轹，骑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与其穷极倦，B154惊惮謷伏，不被创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坑满谷，掩平弥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D0E9，建翠北之旗，树灵B153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鎗EC5ADD62，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B324》、《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E96F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若夫青琴、虙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闲都，靓庄刻饰，便DE53辩约，柔桡EA5DEA5D，妩媚纤弱，曳独茧之B25D袙，眇阎易以恤削，便姗D427屑，与世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予，心愉于侧。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官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当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B23E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戴云{罒干}，C944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欺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BD4D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B635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多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道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百人以奉币，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弛，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咸谕陛下意，毋忽！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蜀民及汉

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上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冉、E666者近署，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县，愈于南夷。”上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壶弃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汉，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乃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港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B160，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这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

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傶骿胝无BD43，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C72F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磨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ED7C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颁，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其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

有乌荻、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虚，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其辞曰：

登陂B152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窋々兮，通谷豁乎谺。汨淢鞂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蓊蔓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乌乎！操行之不得，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F156，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曳慧星而为E66F。掉指桥以偃C85B兮，又猗抳以招摇。揽搀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眇以玄B14D兮，CA76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E549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骄骜兮，诎折隆穷F477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D267踱輵螛容以骫丽兮，蜩E549偃C85B怵彘以梁倚。纠蓼叫踏以D154路兮，B161蒙踊跃腾而狂EC38。莅飒B162歙焱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大壹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长离而后矞皇。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跸御兮，清气氛而后行。屯余车而万乘

兮，綷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差差错兮，杂B241胶輵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纷拏兮，滂濞泱轧丽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笼茸兮，衍曼流烂C550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堀EE26崴魁。遍览八B163而观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极泛滥水娭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曖曖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郁。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叽琼华。僸祲寻而高纵兮，纷鸿溶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濞。骋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D436廓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怳而亡闻。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

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后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其辞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颢穹生民。历选列辟，以迄乎秦。率迩者踵武，听逖者风声。纷轮威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迟衰微，千载亡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庞洪，易

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于繦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甫，登太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谲曼羡，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尔B12E游原，迥阔泳末，首恶郁没，B164昧昭晰，昆虫闾怪，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于疱，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馀放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谲诡，俶倘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攘之道，何其爽与？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液洽，符瑞众变，斯应绍至，不特创见。意者太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陛下嗛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谓且天为质B164，示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罔几也。亦各并时而荣，咸济厥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

匪唯雨之，又润泽之；匪唯偏我，泛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

々之兽，乐我君圃；白质黑章，其仪可喜；旼々穆穆，君子之态。盖闻其声，今视其来。厥涂靡从，天瑞之征。慈尔于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

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玄耀，炳炳辉煌。正阳显见，觉寤黎烝。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相如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禅肃然。

相如它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赞曰：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卷五十八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止，舟车所至，人迹所及，C738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弘对曰：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

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对。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弘复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上异其言。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

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

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恃。”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DA3E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DA3E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岁，诏征巨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適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上不报，数岁乃置式。式归，复田牧。

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皆卬给县官，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民

者，上识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输其家半财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与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

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上贤之，下诏曰：“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悉，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鼎中，征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

兒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

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阊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语在《律历志》。

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兒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居位九岁，以官卒。

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

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硃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卷五十九 张汤传第二十九

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兒守舍。还，鼠盗肉，父怨，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父死后，汤为长安吏。周阳侯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事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贵人。汤给事内史，为甯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荐补侍御史。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上以为能，迁太史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汤为廷尉，两人交欢，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汤舞知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内心虽不合，然阳浮道与之。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摧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释。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交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造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腹心之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上可论之。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繇是益尊任，迁御史大夫。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卬给县官，县官空虚。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子事皆决汤。百姓不安其生，

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上自至舍视，其隆贵如此。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籓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谴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詧。

汤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与钱通，及为大吏，而甲所以责汤行义，有烈士之风。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故尝与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荐数从中文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从迹安起？"汤阳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延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它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阳不省。谒居弟不知而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隙，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始，长史硃买臣素怨汤，语在其传。王朝，齐人，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陵折之。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为请奏，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它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减宜亦奏谒居事。上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复稍进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

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安世笃行，光亲重之。会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与燕王、盖主谋反诛，光以朝无旧臣，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诏曰：“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宁。夫亲亲任贤，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为富平侯。”

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将军光白太后，徙安世为车骑将军，与共征立昌邑王。王行淫乱，光复与安世谋，废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赏大臣，下诏曰：“夫褒有德，赏有功，古今之通义也。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守职秉义，以安宗庙，其益封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光。”安世子千秋、延寿、彭祖，皆中郎将侍中。

大将军光薨后数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圣王褒有德以怀万方，显有功以劝百寮，是以朝廷尊荣，天下乡风。国家承祖宗之业，制诸侯之重，新失大将军，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显明功臣以填藩国。毋空大位，以塞争权，所以安社稷绝未萌也。车骑将军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余年，忠信谨厚，勤劳政事，夙夜不怠，与大将军定策，天下受其福，国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使专精

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寿重厚，可以为光禄勋，领宿卫臣。”上亦欲用之。安世闻指，惧不敢当。请闻求见，免冠顿首曰：“老臣耳妄闻，言之为先事，不言情不达，诚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继大将军后，唯天子财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谦。君而不可，尚谁可者！”安世深辞弗能得。后数日，竟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罢车骑将军屯兵，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

时，霍光子禹为右将军，上亦以禹为大司马，罢其右将军屯兵，以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后岁余，禹谋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忧矣。其女孙敬为霍氏外属妇，当相坐，安世瘦惧，形于颜色，上怪而怜之，以问左右，乃赦敬，以尉其意。安世浸恐。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

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井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

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如何以小过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告署谪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

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余，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初，安世兄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后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贺内伤太子无辜，而曾孙孤幼，所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孙壮大，贺教书，令受《诗》，为取许妃，以家财聘之。曾孙数有征怪，语在《宣纪》。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家冢二百家。贺有一子蚤死，无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故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

曰：“吾自为掖廷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廷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明年，复下诏曰：“朕微眇时，故掖廷令张贺辅道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诗》云：‘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其封贺弟子侍中关内侯彭祖为阳都侯，赐贺谥曰阳都哀侯。”时，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臧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

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织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归侯，乞骸骨。天子报曰：“将军年老被病，朕甚闵之。虽不能视事，折冲万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乱，朕所不及，得数问焉，何感而上书归卫将军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愿将军强餐食，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安世复强起视事，至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子延寿嗣。

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数上书让减户邑，又因弟阳都侯彭祖口陈至诚，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薨，谥曰爱侯。子勃嗣。为散骑、谏大夫。

元帝初即位，诏列侯举茂材，勃举太官献丞陈汤。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后汤立功西域，世以勃为知人。子临嗣。

临亦谦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临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

鸿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与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B45D，两宫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放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莫府，仪比将军。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荐，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

是时，上诸舅皆害其宠，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动作不节，甚以过放。时数有灾异，议者归咎放等。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奏："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贼，时放见在，奴从者闭门设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如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奔走伏匿。奔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奴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辄亡人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轻薄，连犯大恶，有感动阴阳之咎，为臣不忠首，罪名虽显，前蒙恩。骄逸悖理，与背畔无异，臣子之恶，莫大于是，不宜宿卫在位。臣请免放归国，以销众邪之萌，厌海内之心。"

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玺书劳问不绝。居岁余，征放归第视母公主疾。数月，主有瘳，出放为何东都尉。上虽爱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后复征放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岁余，丞相方进复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初，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以禹为不材，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放子纯嗣侯，恭俭自修，明习汉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遗风。王莽时不失爵，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别乡为武始侯。

张汤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

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云。

卷六十 杜周传第三十

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奏事中意，任用，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余岁。

周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始周为廷史，有一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宽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余，补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延年以校尉将南阳士击益州，还，为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为逆乱。假稻田使者燕仓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惶惧，移病，以语延年。延年以闻，桀等伏辜。延年封为建平侯。

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复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

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延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讠藿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

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言可官试者，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章。

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延年典领方药。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硃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益土。

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

霍光薨后，子禹与宗族谋反，诛。上以延年霍氏旧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贵用事，官职多奸。遣吏考案，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后数月，复召拜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延年。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居岁余，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千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凤中，征入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视事三岁，以老病乞骸骨，天子优之，使光禄大夫持节赐延年黄金百斤、酒，加致医

药，延年遂称病笃。赐安车驷马，罢就第。后数月薨，谥曰敬侯，子缓嗣。

缓少为郎，本始中以校尉从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谏大夫，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治诸陵县，每冬月封具狱日，常去酒省食，官属称其有恩。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缓辄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

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

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鄴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见诋，乃为小冠，高广财二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鄴为“大冠杜子夏”云。

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求贤知自助。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职闲无事，钦所好也。

钦为人深博有谋。自上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钦因是说大将军凤曰：“礼壹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广嗣重祖也；必乡举求窈窕，不问华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书》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后徕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適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

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钦复重言：“《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听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陈其祸福，甚可悼惧，窃恐将军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飨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

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至愿，所当勉之也。《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凡事论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则典刑无，考之来今则吉凶同，卒摇易之则民心惑，若是者诚难施也。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不逆于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将军辅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将军信臣子之愿，念《关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诚难以忽，不可以遴。”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会皇太后女弟司马君力与钦兄子私通，事上闻，钦惭惧，乞骸骨去。

后有日蚀、地震之变，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阳侯梁放举钦。钦上对曰：“陛下畏天命，悼变异，延见公卿，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钦愚戇，经术浅薄，不足以奉大对。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臣窃观人事以考变异，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外戚亲属无乖刺之心，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殆为后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蚀。时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殷道复兴，要在所以应之。应之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国之诸侯耳，有不忍移祸之诚，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深思天变，何应而不感？何摇而不动？孔子曰：‘仁远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宠，防奢泰，去佚游，躬节俭，亲万事，数御安车，由辇道，亲二宫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尧、舜不足与比隆，咎异何足消灭？如不留听于庶事，不论材而授位，殚天下之财以奉淫侈，匮万姓之力以从耳目，近谄谀之人而远公方，信谗贼之臣以诛忠良，贤俊失在岩穴，大臣怨于不以，虽无变异、社稷之忧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诚不可以佚豫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无益之欲，以全众庶之命。臣钦愚戇，言不足采。”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

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术也。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硃’，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细，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

钦以前事病，赐帛罢，后为议郎，复以病免。

征诣大将军莫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及继功臣绝世，填抚四夷，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穰侯，昭王之舅也，权重于秦，威震邻敌，有旦莫偃伏之爱，心不介然有间，然范雎起徒步，由异国，无雅信，开一朝之说，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见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数百岁，若合符节，甚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

顷之，复日蚀，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见，果言凤专权蔽主之过，宜废勿用，以应天变。于是天子感悟，召见章，与议，欲退凤。凤甚忧惧，钦令凤上疏谢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为不食。上少而亲倚凤，亦不忍废，复起凤就位。凤心惭，称病笃，欲遂退。钦复说之曰：“将军深悼辅政十年，变异不已，故乞骸骨，归咎于身，刻己自责，至诚动众，愚知莫不感伤。虽然，是无属之臣，执进退之分，絜其去就之节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将军，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昔周公虽老，犹在京师，明不离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犹叹息永怀，宿夜徘徊，不忍远去，况将军之于主上，主上之与将军哉！夫欲天下治安变异之意，莫有将军，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书》称‘公毋困我！’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

忠。”凤复起视事。上令尚书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诏狱。语在《元后传》。

章既死，众庶冤之，以讥朝廷。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见章素好言事，以为不坐官职，疑其以日蚀见对有所言也。假令章内有所犯，虽陷正法，事不暴扬，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也。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章，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钦之补过将美，皆此类也。

优游不仕，以寿终。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钦兄缓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请，成帝时乃薨，子业嗣。

业有材能，以列侯选，复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平。后业坐法免官，复为函谷关都尉。会定陵侯长有罪，当就国，长舅红阳侯立与业书曰：“诚哀老姊垂白，随无状子出关，愿勿复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关，伏罪复发，下洛阳狱。丞相史搜得红阳侯书，奏业听请，不敬，坐免就国。

其春，丞相方进薨，业上书言：“方进本与长深结厚，更相称荐，长陷大恶，独得不坐，苟欲障塞前过，不为陛下广持平例，又无恐惧之心，反因时信其邪辟，报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红阳侯立坐子受长货赂故就国耳，非大逆也，而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硃博、巨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皆免官，归咸故郡。刑罚无平，在方进之笔端，众庶莫不疑惑，皆言孙宏不与红阳侯相爱。宏前为中丞时，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宏奉隆前奉使欺谩，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又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为丞相，即时诋欺，奏免咸，复因红阳侯事归咸故郡。众人皆言国家假方进权太甚。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丹前亲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几获大利。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于硃博、孙宏、陈咸所坐。方进终不举白，专作威福，阿党所厚，排挤英俊，托公报私，横厉无所畏忌，欲以熏B165天下。天下莫不望风而靡，自尚书近臣皆结舌杜口，骨肉亲属莫不

股栗。威权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国家也。今闻方进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复赏赐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来今。”

会成帝崩，哀帝即位，业复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谮诉故许后，被加以非罪，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权臣易世，意若探汤。宜蚤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硃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

业又言宜为恭王立庙京师，以章孝道。时，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劾宏误朝不道，坐免为庶人，业复上书讼宏。前后所言皆合指施行，硃博果见拔用。业由是征，复为太常。岁余，左迁上党都尉。会司隶奏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复就国。

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者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阔略，忧恐，发病死。业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主无子，薨，业家上书求还京师与主合葬，不许，而赐谥曰荒侯，传子至孙绝。初，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自谓唐杜苗裔，岂其然乎？及钦浮沉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业因势而抵陧，称硃博，毁师丹，爱憎之议可不畏哉！

卷六十一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道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

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复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及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B254CD5F、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

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是时，汉既灭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请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岁十余辈，出此初郡，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物。于是汉发兵击昆明，斩首数万。后复遣使，竟不得通。语在《西南夷传》。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复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责怨，至相攻击。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争言外国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B254CD5F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汉使往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待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中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

物。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宛。

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谮。自杀。

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兵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E05F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贰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宛贵人谋曰：“王毋寡匿善马，杀汉使。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持其头，遣人使贰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孰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

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孰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守不肯给食。申生去大军二百里，负而轻之，攻郁成急。郁成窥知申生军少，晨用三千人攻杀申生等，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郁成，汉所毒，今生将，卒失大事。”欲杀，莫適先击。上BD6A骑士赵弟拔剑击斩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将军。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天子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乃下诏曰：“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郎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溯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其封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封斩郁成王者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功最多，为光禄大夫；上官桀敢深入，为少府；李哆有计谋，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黜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钱。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后十一岁，征和三年，贰师复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度郅居水。兵败，降匈奴，为单于所杀。语在《匈奴传》。

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EA76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

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鐍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DA3E，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

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经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阝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氖□□□短锸辶写□返谒氖□模□侗馊挡止□写□返谒氖□澹□段馔蹂□写□返谒氖□□□段浩湮浒擦写□返谒氖□撸□逗□と媪写□返谒氖□耍□独罱□□写□返谒氖□牛□段澜□□羝锪写□返谖迨□□镀浇蛑鞲噶写□返谖迨□唬□缎倥□写□返谖迨□□□赌显搅写□返谖迨□□□睹鲈搅写□返谖迨□模□冻□柿写□返谖迨□澹□段髂弦牧写□返谖迨□□□端韭硐嗳缌写□返谖迨□撸□痘茨虾馍搅写□返谖迨□耍□堆□袅写□返谖迨□牛□都持Ａ写□返诹□□□度辶至写□返诹□□唬□犊崂袅写□返诹□□□□洞笸鹆写□返诹□□□□队蜗懒写□返诹□□模□敦□伊写□返诹□□澹□痘□□写□返诹□□□□度照吡写□返诹□□撸□豆瓴吡写□返诹□□耍□痘踔沉写□返诹□□拧?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B064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

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BE21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DB72，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D952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E962茸之中，乃欲B421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

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B258，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硃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B258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BD3D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BE21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D046，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

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B064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B064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

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D63C，使东方朔、枚皋作D63C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元鼎四年，纳史良娣，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语在《公孙贺》、《江充传》。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DA3E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

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籓；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C36AC36A，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臧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干阝侯，张富昌为题侯。”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国，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

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

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

齐怀王闳与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乌呼！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籓辅。乌呼！念哉，共朕之诏。惟命于不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呜呼！保国乂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闳母王夫人有宠，闳尤爱幸，立八年，薨，无子，国除。

燕剌王旦赐策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籓辅。呜呼！薰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B951。朕命将率，租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尔心，毋作怨，毋作C97B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王其戒之！”

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王孺见执金吾广意，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广意言：“待诏五莋宫，宫中讠藿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归以报王。王曰：“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奏报闻。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

长于是为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籓，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载，岂可谓无贤哉？寡人束带听朝三十余年，曾无闻焉。其者寡人之不及与？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挢邪防非，章闻扬和，抚慰百姓，移风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对，寡人将察焉。”

群臣皆免冠谢。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曰：“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即与刘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泽谋归发兵临淄，与燕王俱起。旦遂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郎中侍从者着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旦从相、中尉以下，勒车骑，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须期日。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会CB69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勿治，而刘泽等伏诛。益封CB69侯。

久之，旦姊鄂邑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与燕交通。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多赍金宝走马，赂遗盖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数记疏光过失与旦，令上书告之。桀欲从中下其章。旦闻之，喜，上疏曰：“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肤受之诉，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亶为典属国。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又将军都郎羽林，道上移跸，太官先置。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

是时，昭帝年十四，觉其有诈，遂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

王，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将军少而骄，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之，正讠藿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征不久。”令群臣皆装。

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井水，井水竭。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乌鹊斗死。鼠舞殿端门中。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天火烧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折拔树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语具在《五行志》。

王愈忧恐，谓广等曰：“谋事不成，妖祥数见，兵气且至，奈何？”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CE4A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

有赦令到，王读之，曰：“嗟乎！独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虏曹为事当族！”欲自杀。左右曰：“党得削国，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籓屏社稷。先日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郦、曹、灌，携剑推锋，从高皇帝垦灾除害，耘锄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

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即以绶自绞。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诛，国除。

后六年，宣帝即位，封旦两子，庆为新昌侯，贤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为广阳顷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时，皆废汉藩王为家人，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

广陵厉王胥赐策曰：“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呜呼！悉尔心，祗祗兢兢，乃惠乃顺，毋桐好逸，毋迩宵人，惟法惟则！《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E5E9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万三千户，元凤中入朝，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

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浸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后延寿坐谋反诛，辞连及胥。有诏勿治，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后胥子南利侯宝坐杀人夺爵，还归广陵，与胥姬左修奸。事发觉，系狱，弃市。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奏可。胥复使巫祝诅如前。

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池水变赤，鱼死。有鼠昼立舞王后廷中。胥谓姬南等曰：“枣水鱼鼠之怪甚可恶也。”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胥谢曰：“罪死有余，诚皆有之。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C368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

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赐谥曰厉王。立六十四年而诛，国除。

后七年，元帝复立胥太子霸，是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护嗣，十六年薨，无子，绝。后六年，成帝复立孝王子守，是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时绝。

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广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顷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怀王宽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时绝。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C378善，属卫士长行法。

贺到霸上，大鸿胪效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语在《霍光传》。国除，为山阳郡。

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遂为言其故，语在《五行志》。王卬天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

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污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空不久，BD28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贺终不改节。居无何，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

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C22D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紨，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E73C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

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

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

赞曰：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秦将吏外畔，贼臣内发，乱作萧墙，祸成二世。故曰“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易》曰：“天子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故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过人也，以其销恶运，遏乱原，因衰激极，道迎善气，传得天人之祐助云。

卷六十四 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上

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硃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C170。□分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分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

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曰：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EF5C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

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B158不久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B168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

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闻之，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障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是时，汉兵遂出，未逾领，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

助还，又谕淮南曰：“皇帝问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书言事，闻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兴夜寐，明不能烛，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灾害众。夫以眇眇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内有饥寒之民，南夷相攘，使边骚然不安，朕甚惧焉。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嘉王之意，靡有所终，使中

大夫助谕朕意，告王越事。”

助谕意曰：“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罢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馀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于是王谢曰：“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诛，使使者临诏臣安以所不闻，诚不胜厚幸！”助由是与淮南王相结而还。上大说。

助侍燕从容，上问助居乡里时，助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有《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诏许，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

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上薄其罪，欲勿诛。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

硃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是时，方筑朔方，公孙弘谏，以为罢敝中国。上使买臣难诎弘，语在《弘传》。后买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诏。

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数年，坐法免官，复为丞相长史。张汤为御史大夫。始，买臣与严助俱侍中，贵用事，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后汤以延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买臣怨汤。及买臣为长史，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买臣深怨，常欲死之。后遂

告汤阴事，汤自杀，上亦诛买臣。买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风。

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迁侍中中郎，坐法免。上书谢罪，愿养马黄门，上不许。后愿守塞扞寇难，复不许。久之，上疏愿击匈奴，诏问状，寿王对良善，复召为郎。

稍迁，会东郡盗贼起，拜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是时，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诏赐寿王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寿王谢罪，因言其状。

后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且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寿王对曰：

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B635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EF7C锄B258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才，兴学官，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

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后坐事诛。

主父偃，齐国临菑人也。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D158、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

望，盖天下始叛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朔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硃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

偃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居中，不敢发。及其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族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徐乐，燕无终人也。上书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硃、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飞鸟，弘游燕之囿，淫从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金石丝

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幄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复、子，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质，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禹、汤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余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背依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下

严安者，临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

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未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暢茂，五谷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余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D73B，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循其故俗，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

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E531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警，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BB48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观齐、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

后以安为骑马令。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

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军上对曰：

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奔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俟贤，县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刑于宇内矣。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建三宫之文

质，章厥职之所宜，封禅之君无闻焉。

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故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征之应见。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勒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官，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而异兽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见于神祇，而获兽以馈，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曰，改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

盖六B06B退飞，逆也；白鱼登舟，顺也。夫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俗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为之邪？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穷诎，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

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

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军行郡国，所见便宜以闻。还奏事，上甚说。

当发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匀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诏问画吉凶之状，上奇军对，擢为谏大夫。

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纓，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抚之。越相吕嘉不欲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语在《南越传》。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

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褒对曰：

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糗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

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已正统而已。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故工人之用钝器也，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及至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焠其锋，越砥敛其咢，水断蛟龙，陆剸犀革，忽若彗泛画涂。如此，则使离娄督绳，公输削墨，虽崇台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

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驽马，亦伤吻敝策而不进于行，匈喘肤汗，人极马倦。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塊；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故服絺绤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裘貂狐之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何则？有其具者易其备。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呕喻受之，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贤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树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劳，故有圉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人臣亦然。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进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离疏释EC3D而享膏粱，剖符锡壤而光祖考，传之子孙，以资说士。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B079然交欣，千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得意若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无穷，遐夷贡献，万祥毕溱。是以圣王不遍窥望而视已明，不单顷耳而听已聪；恩从祥风翱，德与和气游，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盖信乎其以宁也！

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E067，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F625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F625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臣闻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故孔子称尧曰"大哉"，《韶》曰"尽善"，禹曰"无间"。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

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厉兵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兒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BE7BBE7B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F625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捐之数召见，言多纳用。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

不得官，后稀复见。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与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愈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为将军，期思侯并可为诸曹，皆如言；又荐谒者满宣，立为冀州刺史；言中谒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庙，立止。相荐之信，不当如是乎！”兴曰：“我复见，言君房也。”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鼎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人矣。”

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曰：“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明习于事，敏而疾见，出公门，入私门。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曰：“窃见长安令兴，幸得以知名数召见。兴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师有颜、闵之材，荣名闻于四方。明诏举茂材，列侯以为首。为长安令，吏民敬乡，道路皆称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动辞，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

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皇后父阳平侯禁与显共杂治，奏“兴、捐之怀诈伪，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书》曰：‘谗说殄行，震惊朕师。’《王制》：‘顺非而泽，不听而诛。’请论如法。”

捐之竟坐弃市。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成帝时，至部刺史。

赞曰：《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久矣其为诸夏患也。汉兴，征伐胡越，于是为盛。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

久之，朔绐驺硃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硃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硃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硃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硃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硃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C738C738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寠薮。”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E566。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E92BE92B，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E92BE92B者，鸟哺F775也；尻益高者，鹤俯啄

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狋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下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上大欢乐之。是后，南山下乃知微行数出也，然尚迫于太后，未敢远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辅都尉徼循长杨以东，右内史发小民共待会所。后乃私置更衣，从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诸宫，长杨、五柞、倍阳、宣曲尤幸。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E441B748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乃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吾丘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朔在傍，进谏曰：

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DBBA、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

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云。

久之，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宫。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乃起，入省中，夕时召让朔，曰："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今先生上寿，时乎？"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太盛则阳溢，哀太盛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气及。销忧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讳，当死。"先是，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因此对复为中郎，赐帛百匹。

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以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为人温柔爱

人，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财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与偃善，谓偃曰：“足下私侍汉主，挟不测之罪，将欲安处乎？”偃惧曰：“忧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顾城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计出于足下也，则安枕而卧，长无惨怛之忧。久之不然，上且请之，于足下何如？”偃顿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书献之。上大说，更名窦大主园为长门宫。主大喜，使偃以黄金百斤为爰叔寿。

叔因是为董君画求见上之策，令主称疾不朝。上往临疾，问所欲，主辞谢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遗德，奉朝请之礼，备臣妾之仪，列为公主，赏赐邑入，隆天重地，死无以塞责。一日卒有不胜洒扫之职，先狗马填沟壑，窃有所恨，不胜大愿，愿陛下时忘万事，养精游神，从中掖庭回舆，枉路临妾山林，得献觞上寿，娱乐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忧？幸得愈。恐群臣从官多，大为主费。”上还，有顷，主疾愈，起谒，上以钱千万从主饮。后数日，上临山林，主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坐未定，上曰：“愿谒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曰：“妾无状，负陛下，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厢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B169，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当是时，董君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饮大欢乐。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于是上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

是时，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诸侯惮，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以设饮，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东

司马门更名东交门。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愿陛下留意察之。"

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

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硃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观其BD4C齿牙，树颊胲，吐脣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对澹辞，皆此类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调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其辞曰：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脣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鹊鸽，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繇是观之，譬犹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或于大道也。”

又设非有先生之论，其辞曰：

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览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

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逄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蜚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D046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圣贤，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严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义，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减后宫之费，损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予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民，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硃草萌牙；远方异俗之人乡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云：“王国克生，惟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

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及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兒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

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书十余篇。

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元光中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出云中。后五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青出，有功，封南C07D侯。后再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坐酎金，失侯。复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余里，无功。后八岁，遂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云，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

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硃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巫蛊之祸起自硃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语在《江充》、《戾园传》。

刘屈DA3E，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进。

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枆，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硃安世。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DA3E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

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DA3E挺身逃，亡其印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太子亦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城。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要斩。上曰：“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通从通获少傅石德，可谓元功矣。大鸿胪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语在《太子传》。

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DA3E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DA3E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牦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车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千秋为高寝郎。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

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至前，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代刘屈DA3E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反汉使者至匈奴，单于问曰：“闻汉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语。武帝以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贯之。

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上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

后岁余，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千秋为相十二年，薨，谥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子顺嗣侯，官至云中太守，宣帝时以虎牙将军击匈奴，坐盗增卤获自杀，国除。

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管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等谋反，遂诛灭。

王□，济南人也。以郡县吏积功，稍迁为被阳令。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以军兴从事，诛二千石以下。胜之过被阳，欲斩□，□已解衣伏质，仰言曰："使君颛杀生之柄，威震郡国，令夏斩一□，不足以增威，不如时有所宽，以明恩贷，令尽死力。"胜之壮其言，贳不诛，因与□相结厚。

胜之使还，荐□，征为右辅都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驻车，拜□为真，视事十余年。昭帝时为御史大夫，代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谥曰敬侯。

子谭嗣，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户。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宠。自□传国至玄孙，莽败，乃绝。

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稍迁至大司农。元凤中，稻田使者燕仓知上官桀等反谋，以告敞。敞素谨累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苍、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辄言，故不得侯。后迁御史大夫，代王□为丞相，封安平侯。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余，敞薨，谥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庙，益封三千五百户。

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

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由是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

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子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

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与太仆戴长乐相失，卒以是败。

长乐者，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长乐尝使行事肄宗庙，还谓掾史曰："我亲面见受诏，副帝肄，秺侯御。"人有上书告长乐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长乐疑恽教人告之，亦上书告恽罪。

高昌侯车奔入北掖门，恽语富平侯张延寿曰："闻前曾有奔车抵殿门，门关折，马死，而昭帝崩。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恽上书讼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数者也。"又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恽曰："冒顿单于得汉美食好物，谓之殣恶，单于不来明甚。"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又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

事下廷尉。廷尉定国考问，左验明白，奏：

恽不服罪，而召户将尊，欲令戒饬富平侯延寿，曰："太仆定有死罪数事，朝暮人也。恽幸与富平侯婚姻，今独三人坐语，侯言'时不闻恽语'，自与太仆相触也。"尊曰："不可。"恽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恽语，令太仆闻之乱余事。"恽幸得列九卿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訞恶言，大逆不道，请逮捕治。

上不忍加诛，有诏皆免恽、长乐为庶人。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岁余，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知略士也，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少显朝廷，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硃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BC4D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又恽兄子安平侯谭为典属国，谓恽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过出，今征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恽素与盖宽饶、韩延寿善，谭即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不谏正恽，与相应，有怨望语，免为庶人。召拜成为郎，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蔡义，河内温人也。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家贫，常步行，资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令乘之。数岁，迁补覆盎城门候。

久之，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敝为丞相，封阳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庙益封，加赐黄金二百斤。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时大将军光秉政，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光闻之，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

义为相四岁，薨，谥曰节侯。无子，国除。

陈万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为郡吏，察举，至县令，迁广陵太守，以高弟入为右扶风，迁太仆。

万年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谒问疾。遣家丞出谢，谢已皆去，万年独留，昏夜乃归。及吉病甚，上自临，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万年竟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八岁，病卒。

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

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万年死后，元帝擢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内执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惮之。是时，中书令石显用事颛权，咸颇言显短，显等恨之。时槐里令硃云残酷杀不辜，有司举奏，未下。咸素善云，云从刺候，教令上书自讼。于是石显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减死，髡为城旦，因废。

成帝初即位，大将军王凤以咸前指言石显，有忠直节，奏请咸补长史。迁冀州刺史，奉使称意，征为谏大夫。复出为楚内史，北海、东郡太守。坐为京兆尹王章所荐，章诛，咸免官。起家复为南阳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以律程作司空，为他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钳釱，衣服不如法，辄加罪笞。督作剧，不胜痛，自绞死，岁数百千人，久者虫出腐烂，家不得收。其治放严延年，其廉不知。所居调发属县所出食物以自奉养，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史，郡中长吏皆令闭门自敛，不得逾法。公移敕书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强执报，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见废。咸，三公子，少显名于朝廷，而薛宣、硃博、翟方进、孔光等仕宦绝在咸后，皆以廉俭先至公卿，而咸滞于郡守。

时，车骑将军王音辅政，信用陈汤。咸数赂遗汤，予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后竟征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属官，咸皆钩校，发其奸臧，没入辜榷财物。官属及诸中宫黄门、钩盾、掖庭官吏，举奏按论，畏咸，皆失气。为少府三岁，与翟方进有隙。方进为丞相，奏：“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咸坐免。顷之，红阳侯立举咸方正，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方进复奏免之。后数年，立有罪就国，方进奏归咸故郡，以忧死。

郑弘字稚卿，泰山刚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学，皆明经，通法律政事。次卿为太原、涿郡太守，弘为南阳太守，皆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次卿用刑罚深，不如弘平，迁淮阳相，以高第入为右扶风，京师称之。代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六岁，坐与京房论议免，语在《房传》。

赞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

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其辞曰："观公卿贤良文学之议，'异乎吾所闻'。闻汝南硃生言，当此之时，英俊并进，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骋其辞，龂龂焉，行行焉，虽未详备，斯可略观矣。中山刘子推言王道，挢当世，反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圉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上权利之略，虽非正当，巨儒宿学不能自解，博物通达之士也。然摄公卿之柄，不师古始，放于末利，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履伊、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两府之士，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选也！'"

卷六十七 杨胡硃梅云传第三十七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塊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E459木为椟，葛EB65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殟。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

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显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硃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硃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古，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硃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EA4F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硃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于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无帝世。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士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

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C674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繇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B54D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一

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B16A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鉴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

上遂不纳。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途，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逸民不举，绝三绝，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

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初，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是时，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莽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莽。章欲因对其咎。事发觉，莽杀宇，诛灭卫氏，谋所联及，死者百余人。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复荐敞可辅职。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时，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复病免去，卒于家。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

远矣。世称硃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则濯缨，何远之有？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光，因绝不相闻。久之，少□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未及求问。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矢先驱，至平阳传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中孺扶报叩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乃将光西至长安，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婕妤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先是，后元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鸩杀忽。

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票骑将军，

封桑乐侯。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繇是与光争权。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

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时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

后桀党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特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其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

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

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

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盐。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

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軨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乘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邻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B45E辌车，黄屋在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诏曰：“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九卿、大夫定万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

世世无有所与，功如萧相国。”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复下诏曰：“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

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茵冯，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苍头奴上朝谒，莫敢譴者。而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一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

宣帝始立，立微时许妃为皇后。显爱小女成君，欲遣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因劝光内成君，代立为后，语在《外戚传》。始，许后暴崩，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下狱。吏簿问急，显恐事败，即具以实语光。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因署衍勿论。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宣见禹恨望深，乃谓曰：“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

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视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时，今许、史自天子骨肉，贵正宜耳。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禹默然。数日，起视事。

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显曰：“丞相数言我家，独无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讠藿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山、云、禹。山、云、禹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

初，赵平客石夏善为天官，语平曰：“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平内忧山等。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事下廷尉。执金吾捕张赦、石夏等，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又有弑许后事，陛下虽宽仁，恐左右不听，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光诸女遇太后无礼，冯子都数犯法，上并以为让，山、禹等甚恐，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鸮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讠藿来捕禹，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八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会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上乃下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

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诖误百姓。赖宗庙神灵，先发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诖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在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后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言无入霍氏禁闼，卒不得遂其谋，皆雠有功。封章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B12F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词焉。元始二年，封光从父昆弟曾孙阳为博陆侯，千户。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复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大克获。于是单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为汉所破，召其王欲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

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

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

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节。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赏。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日磾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辅政岁余，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绶。一日，薨，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至茂陵，谥曰敬侯。

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霍光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光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时年俱八九岁。宣帝即位，赏为太仆，霍氏有事萌牙，上书去妻。上亦自哀之，独得不坐。元帝时为光禄勋，薨，亡子，国除。元始中继绝世，封建孙当为秺侯，奉日磾后。

初，日磾所将俱降弟伦，字少卿，为黄门郎，早卒。日磾两子贵，及孙则衰矣。而伦后嗣遂盛，子安上始贵显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为侍中，惇笃有智，宣帝爱之。颇与发举楚王廷寿反谋，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霍氏反，安上传禁门闼，无内霍氏亲属，封为都成侯，至建章卫尉。薨，赐冢茔杜陵，谥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

岑、明皆为诸曹、中郎将，常光禄大夫。元帝为太子时，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帝即位，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诏留侍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敞为人正直，敢犯颜色，左右惮之，唯上亦难焉。病甚，上使使者问所欲，以弟岑为托。上召岑，拜为使主客。敞子涉本为左曹，上拜涉为侍中，使待幸绿车载送卫尉舍。须臾卒。敞三子，涉、参、饶。

涉明经俭节，诸儒称之。成帝时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哀帝即位，为奉车都尉，至长信少府。而参使匈奴，匈奴中郎将、越骑校尉、关内都尉，安定、东海太守。饶为墟骑校尉。

涉两子，汤、融，皆侍中、诸曹、将、大夫。而涉之从父弟钦举明经，为太子门大夫，哀帝即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钦从父弟迁为尚书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钦使护作，职办，擢为泰山、弘农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征为大司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选置师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行为孔氏师，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

时，王莽新诛平帝外家卫氏，召明礼少府宗伯凤入说为人后之宜，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欲以内厉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议。钦与族昆弟秺侯当俱封。初，当曾祖父日磾传子节侯赏，而钦祖父安上传子夷侯常，皆亡子，国绝，故莽封钦、当奉其后。当母南即莽母功显君同产弟也。当上南大行为太夫人。钦因缘谓当："诏书陈日磾功，亡有赏语。当名为以孙继祖也，自当为父、祖父立庙。赏故国君，使大夫主其祭。"时，甄邯在旁，庭叱钦，因劾奏曰："钦幸得以通经术，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袭爵号，知圣朝以世有为人后之谊。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获厥福，乃者吕宽、卫宝复造奸谋，至于返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惩艾悼惧，逆天之咎，非圣诬法，大乱之殃，诚欲奉承天心，遵明圣制，专一为后之谊，以安天下之命，数临正殿，延见群

臣，讲习《礼经》。孙继祖者，谓亡正统持重者也。赏见嗣日磾，后成为君，持大宗重，则《礼》所谓‘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绝者也。钦自知与当俱拜同谊，即数扬言殿省中，教当云云。当即如其言，则钦亦欲为父明立庙而不入夷侯常庙矣。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当上母南为太夫人，失礼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皆曰：“钦宜以时即罪。”谒者召钦诣诏狱，钦自杀。邯以纲纪国体，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户。更封长信少府涉子右曹汤为都成侯。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以明为人后之谊。益封为后，莽复用钦弟遵，封侯，历九卿位。

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淫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

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邻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连骑将军长史。

昭帝时，武都氐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击匈奴，获西祁王，擢为后将军，兼水衡如故。

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善阝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光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B16D、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

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

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亡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务，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将期门佽飞、羽林孤兒、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虏并出绝转道，卬以闻。有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通转道津渡。

初，B16D、开豪靡当兒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B16D、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

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出，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日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外之册。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

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B16D、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

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B16D、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摒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B16D、开之助，不先破B16D、开，则先零未可图也。

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让充国曰：

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B16F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B16F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佽飞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将军兵。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

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B16F、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B16F，以解其谋。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B16F、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B16F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B16F，释有罪，诛亡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B16F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B16F、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B16F、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B16F、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B16F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B16F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B16F、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B16F、开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B16D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B16D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后B16D竟不烦兵而下。

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史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

上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

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上复赐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

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下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B16F、开、莫须又颇暴略其赢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亶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

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乡风。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熟计。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B421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

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句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

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下吏，自杀。

充国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谥曰壮侯。传子至孙钦，钦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钦良人习诈有身，名它人子。钦薨，子岑嗣侯，习为太夫人。岑父母求钱财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国除。元始中，修功臣后，复封充国曾孙亻及为营平侯。

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曰：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B16F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充国为后将军，徙杜陵。辛观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子庆忌至大官。

辛庆忌字子真，少以父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还为谒者，尚未知名。远帝初，补金域长史，举茂材，迁郎中、车骑将，朝廷多重之者，转为校尉，迁张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始武贤与赵充国有隙，后充国家杀辛氏，至庆忌为执金吾，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岁余，大将军王凤荐庆忌：“前在两郡著功迹，征入，历位朝廷，莫不信乡。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行国柱石。父破羌将军武贤显名前世，有威西夷。臣凤不宜久处庆忌之右。”乃复征为光

禄大夫、执金吾。数年，坐小法左迁云中太守，复征为光禄勋。

时，数有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故贤人立朝，折冲厌难，胜于亡形。《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夫将不豫设，则亡以应卒；士不素厉，则难使死使。是以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故奸轨不得萌动而破灭，诚万世之长册也。光禄勋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谋虑深远。前在边郡，数破敌获虏，外夷莫不闻。乃者大异并见，未有其应。加以兵革久寝。《春秋》大灾未至而豫御之，庆忌家在爪牙官以备不虞。”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军。

庆忌居处恭俭，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唯是为奢。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长子通为护羌校尉，中子遵函谷关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为郡守，皆有将帅之风。宗族支属至二千石者十余人。

元始中，安汉公王莽秉政，见庆忌本大将军凤所成，三子皆能，欲亲厚之。是时，莽方立威柄，用甄丰、甄邯以自助，丰、邯新贵，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见名臣子孙，兄弟并列，不甚诎事两甄。时，平帝幼，外家卫氏不得在京师，而护羌校尉通长子次兄素与帝从舅卫子伯相善，两人俱游侠，宾客甚盛。及吕宽事起，莽诛卫氏。两甄构言诸辛阴与卫子伯为心腹，有背恩不说安汉公之谋。于是司直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诛杀之。辛氏繇是废。庆忌本狄道人，为将军，徙昌陵。昌陵罢，留长安。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从军为官。先是，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语在《西域传》。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青楼兰、龟兹国。

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

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业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甚逆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不烦师从。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国除。元始中，继功臣世，复封介子曾孙长为义阳侯，王莽败，乃绝。

常惠，太原人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移中监苏武使匈奴，并见拘留十余年，昭帝时乃还。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

是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因惠言："匈奴连发大兵击

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胁求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于是汉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语在《匈奴传》。

以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橐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卤获。惠从吏卒十余人随昆弥还，未至乌孙，乌孙人盗惠印绶节。惠还，自以当诛。时，汉五将皆无功，天子以惠奉使克获，遂封惠为长罗侯。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汉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而还。

后代苏武为典属国，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甘露中，后将军赵充国薨，天子遂以惠为右将军，典属国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岁薨，谥曰壮武侯。传国至曾孙，建武中乃绝。

郑吉，会稽人也，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或则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语在《西域传》。

吉薨，谥曰缪侯。子光嗣，薨，无子，国除。元始中，录功臣不以罪绝者，封吉曾孙永为安远侯。

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朝门，以材力爱幸。稍迁至辽东太守，免官。车骑将军许嘉荐延寿为郎中，谏大夫，使西域都护、骑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郅支单于，封义成侯。薨，谥曰壮侯。传国至曾孙，王莽败，乃绝。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兵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丐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西至长安求官，得太官献食丞。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材，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后复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

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称臣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于由是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汉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单于乡化未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始无应敌之数，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复争，以为吉往必为国取悔生事，不可许。右将军冯奉世以为可遣，上许焉。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

侍。”其骄嫚如此。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

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日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

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周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卬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康、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延寿，延寿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汤。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

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这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协师众，劳将帅，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延寿迁城门校尉、护军都尉，薨于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复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汤坐免。

后汤上书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C925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暢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诎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常受人金钱作章奏，卒以此败。

初，汤与将作大匠解万年相善。自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万年与汤议，以为：“武帝

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及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造杜陵赐爵关内侯，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以劳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亦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兒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万年自诡三年可成，后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议，皆曰：“昌陵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灵，浅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诏罢昌陵，语在《成纪》。丞相、御史请废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问汤：“第宅不彻，得毋复发徙？”汤曰：“县官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

时，成都侯商新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素不善汤。商闻此语，白汤惑众，下狱治，按验诸所犯。汤前为骑都尉王莽上书言：“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竟为新都侯。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亻及为侍中，参妻欲为亻及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弘农太守张匡坐臧百万以上，狡猾不道，有诏即讯，恐下狱，使人报汤。汤为讼罪，得逾冬月，许射钱二百万，皆此类也。事在赦前。后东莱郡黑龙冬出，人以问汤，汤曰：“是所谓玄门开。微行数出，出入不时，故龙以非时出也。”又言当复发徙，传相语者十余人。丞相御史奏：“汤惑众不道，妄称诈归异于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寿议，以为：“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又曰：“故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多赋敛，烦繇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

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

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脣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以汤、延寿前功大赏薄，及候丞杜勋不赏，乃益封延寿孙迁千六百户，追谥汤曰破胡壮侯，封汤子冯为破胡侯，勋为讨狄侯。

段会宗字子孙，天水上邽人也。竟宁中，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岁，更尽还，拜为沛郡太守。以单于当朝，徙为雁门太守。数年，坐法免。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

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与谷永相友善。谷永闵其老复远出，予书戒曰：“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

会宗既出，诸国遣子弟郊迎。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德之，欲往谒，诸翕侯止不听，遂至龟兹谒。城郭甚亲附。康居太子保苏匿率众万余人欲降，会宗奏状，汉遣卫司马逢迎。会宗发戊己校尉兵随司马受降。司马畏其众，欲令降者皆自缚，保苏匿怨望，举众亡去。会宗更尽

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拜为金城太守，以病免。

岁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翕侯大乱。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小昆弥兄末振将，定其国而还。

明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复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会宗恐大兵入乌孙，惊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发兵垫娄地，选精兵三十弩，径至昆弥所在，召番丘，责以："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即手剑击杀番丘。官属以下惊恐，驰归。小昆弥乌犁靡者，末振将兄子也，勒兵数千骑围会宗，会宗为言来诛之意："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县槁街，乌孙所知也。"昆弥以下服，曰："末振将负汉，诛其子可也，独不可告我，令饮食之邪？"会宗曰："豫告昆弥，逃匿之，为大罪。即饮食以付我，伤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弥以下号泣罢去。会宗还奏事，公卿议会宗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是时，小昆弥季父卑爰D626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明年，会宗病死乌孙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

赞曰：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其余无称焉。陈汤傥FA50，不自收敛，卒用困穷，议者闵之，故备列云。

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

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EA6F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阁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纳其戒，深接以礼意，问当世所施行。门下诸从事皆州郡选吏，侧听不疑，莫不惊骇。至昏夜，罢去。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桀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不疑发觉，收捕，皆伏其辜。擢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以病免，终于家。京师纪之。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知识者张宗禄等，方遂

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

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

广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顷之，拜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数受赏赐。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凯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也。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中、郡决曹，补廷尉史，以选与御史中丞从事治反者狱，以材高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会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定国上书谏。后王废，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超迁。定国由是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甚见任用。数年，迁水衡都尉，超过廷尉。

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廉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为廷尉十八岁，迁御史大夫。

甘露中，代黄霸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国任职旧臣，敬重之。时陈万年为御史大夫，与定国并位八年，论议无所拂。后贡禹代为御史大夫，数处驳议，定国明习政事，率常丞相议可。然上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言事者归咎于大臣。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条状，陈朕过失。”定国上书谢罪。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复以诏条责曰：“郎有从东方来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何以错缪至是？欲知其实。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即有水旱，其忧不细。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诚对，毋有所讳。”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上报曰：“君相朕躬，不

敢怠息，万方之事，大录于君。能毋过者，其唯圣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礼谊，阴阳不调，灾咎之发，不为一端而作，自圣人推类以记，不敢专也，况于非圣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尽明。经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君虽任职，何必颛焉？其勉察郡国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贼民。永执纲纪，务悉聪明，强食慎疾。”定国遂称笃，固辞。上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就第。数岁，七十余薨。谥曰安侯。

子永嗣。少时，耆酒多过失，年且三十，乃折节修行，以父任为侍中中郎将、长水校尉。定国死，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尚馆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长女，成帝姑也，贤有行，永以选尚焉。上方欲相之，会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于行。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舍师事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数与论议，器之，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广德为人温雅有醞藉。及为三公，直言谏争。始拜旬日间，上幸甘泉，郊泰时畤，礼毕，因留射猎。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队下亟反官，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其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后月余，以岁恶民流，与丞相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俱乞骸骨，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广德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

平当字子思，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平陵。当少为大行治礼丞，功次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栒邑令，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

论议通明，给事中。每有灾异，当辄傅经术，言得失。文雅虽不能及萧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

自元帝时，韦玄成为丞相，奏罢太上皇寝庙园，当上书言："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圣汉受命而王，继体承业二百余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风俗未和，阴阳未调，灾害数见，意者大本有不立与？何德化休征不应之久也！祸福不虚，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务修其本。昔者帝尧南面而治，先'克胆俊德，以亲九族'，而化及万国《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高皇帝圣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犹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汉之始祖，后嗣所宜尊奉以广盛德，孝之至也。《书》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亡穷。'"上纳其言，下诏复太上皇寝庙园。

顷之，使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徕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奉使者十一人，为最，迁丞相司直。坐法，左迁逆方刺史，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累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

先是，太后姊子卫尉淳于长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议。当以为作治连年，可遂就。上既罢昌陵，以长首建忠策，复下公卿议封长。当又以为长虽有善言，不应封爵之科。坐前议不正，左迁钜鹿太守。后上遂封上。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

哀帝即位，征当为光禄大夫、诸吏、散骑，复为光禄勋、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赐爵关内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当。当病笃，不应召。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耶？"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之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余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报曰："朕选于众，以君为相，视事日寡，辅政未久，阴阳不调，冬无大雪，旱气为灾，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书乞骸骨，归关内侯爵邑？使尚书令谭赐君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医药以自持。"后月余，卒。子晏以明经历位大司徒，封防乡侯。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

鼓宣字子佩，淮阳阳夏人也。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

平太傅。禹以帝师见尊信，荐宣经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为右扶风，迁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岁余，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唯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

宣罢数岁，谏大夫鲍宣数荐宣。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蚀，鲍宣复言，上乃召宣为光禄大夫，迁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封长平侯。

会哀帝崩，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秉政专权。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实。臣资性浅薄，年齿老眊，数伏疾病，昏乱遗忘，愿上大司空、长平侯印绶，乞骸骨归乡里，俟置沟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视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乱，非所以辅国家、绥海内也。使光禄勋丰册诏君，其上大司空印绶，便就国。"莽恨宣求退，故不赐黄金、安车驷马。宣居国数年，薨，谥曰顷侯。传子至孙，王莽败，乃绝。

赞曰：隽不疑学以从政，临事不惑，遂立名迹，终始可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安国父子哀鳏哲狱，为任职臣。薛广德保县车之荣，平当逡遁有耻，彭宣见险而止，异乎"苟患失之"者矣。

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于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兴起，非贤人而能若是乎！”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

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亻出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财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强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杨子云诚知人！”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及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其论曰：“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盍势诸名卿可几？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楚、赵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虖成其名！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乎！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

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曰：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B258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辏而社稷安矣。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官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ED54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臣吉愚戇，愿大王察之。

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从自若。吉辄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将军霍光秉政，遣大鸿胪、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

起家复为益州刺史，病去官，复征为博士、谏大夫。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

吉意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

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缘，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吉遂谢病归琅邪。

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

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复遣使者吊祠云。

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使责淮阳宪王。迁赵内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故骏道病，免官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迁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迁少府，八岁，成帝欲大用之，出骏为京兆尹，试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而薛宣从左冯翊代骏为少府，会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圣王不以名誉加于实效。考绩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试。”上然其议。宣为少府月余，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骏乃代宣为御史大夫，并居位。六岁病卒，翟方进代骏为大夫。数月，薛宣免，遂代为丞相。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

骏子崇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征入为御史大夫数月。是时，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养长信宫，坐祝诅下狱，崇奏封事，为放言。放外家解氏与崇为婚，哀帝以崇为不忠诚，策诏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在位以来，忠诚匡国未闻所由，反怀诈谖之辞，欲以攀救旧姻之家，大逆之辜，举错专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迁为大司农，后徙卫尉、左将军。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罢，崇代为大司空，封扶平侯。岁余，崇复谢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国。岁余，为傅婢所毒，薨，国除。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征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岁余，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

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无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怀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甚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耶？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

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亡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可亡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故《诗》曰："天难谌斯，不易为王"；"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当仁不让"，独可以圣心参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与臣下议也。若其阿意顺指，随君上下，臣禹不胜拳拳，不敢不尽愚心。

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禹为光禄大夫。

顷之，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伏自念终亡以报厚德，日夜惭愧而已。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非复能有补益，所谓素餐尸禄涔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为臣具棺椁者也。诚恐一旦E572仆气竭，不复自还，涔席荐于宫室，骸骨弃捐，孤魂不归。不胜私愿，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死亡所恨。"

天子报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占，不阿当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今未得久闻生之奇论也，而云欲退，意岂有所恨与？将在位者与生殊乎？往者尝令金敞语生，欲及生时禄生之子，既已谕矣，今复云子少。夫以王命辨护生家，虽百子何以加？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生其强饭慎疾以自辅。"后月余，以禹为长信少府。会御史大夫陈万年卒，禹代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兒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又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

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

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汉地之广，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易于决流抑队。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赦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余虽未尽从，然嘉其质直之意。禹又奏欲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皆未施行。

为御史大夫数月卒，天子赐钱百万，以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禹卒后，上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然通儒或非之，语在《韦玄成传》。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少皆好学明经，胜为郡吏，舍不仕。

久之，楚王入朝，闻舍高名，聘舍为常侍，不得已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而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补吏，再为尉，一为丞，胜辄至官乃去。州举茂才，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甯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耶？"胜曰："唯唯。"有诏为驾。龚舍、侯嘉至，皆为谏大夫。甯寿称疾不至。

胜居谏官，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贡禹之意。为大夫二岁余，迁丞相司直，徒光禄大夫，守右扶风。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胜言董贤乱制度，由是逆上指。

后岁余，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

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胜独书议曰：“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迷国不疑，今举相等，过微薄。”日暮议者罢。明旦复会，左将军禄问胜：“君议亡所据，今奏当上，宜何从？”胜曰：“将军以胜议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见胜应禄不和，起至胜前谓曰：“宜如奏所言。”胜以手推常曰：“去！”

后数日，复会议可复孝惠、孝景庙不，议者皆曰宜复。胜曰：“当如礼。”常复谓胜：“礼有变。”胜疾言曰：“去！是时之变。”常恚，谓胜曰：“我视君何若，君欲小与众异，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属耳！”

先是，常又为胜道高陵有子杀母者，胜白之，尚书问：“谁受？”对曰：“受夏侯常。”尚书使胜问常，常连恨胜，即应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详，妄作触罪。”胜穷，无以对尚书，即自劾奏与常争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劾奏“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与论议，不崇礼义，而居公门下相非恨，疾言辩讼，惰谩亡状，皆不敬。”制曰：“贬秩各一等。”胜谢罪，乞骸骨。上乃复加赏赐，以子博为侍郎，出胜为渤海太守。胜谢病不任之官，积六月免归。

上复征为光禄大夫，胜常称疾卧，数使子上书乞骸骨，会哀帝崩。

初，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不幸死者，赐衤复衾一，祠以中牢。”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策诏之曰：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为郎。”于是胜、汉遂归老于乡里。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出于汉。

初，龚舍以龚胜荐，征为谏大夫，病免。复征为博士，又病去。顷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绶。舍曰：“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县官？”遂于家受

诏，便道之官。既至数月，上书乞骸骨。上征舍，至京兆东湖界，固称病笃。于子使使者收印绶，拜舍为光禄大夫。数赐告，舍终不肯起，乃遣归。

舍亦通《五经》，以《鲁诗》教授。舍、胜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摄中卒。

莽既篡国，遣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将帅亲奉羊、酒存问胜。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安车驷马迎胜，即拜，秩上卿，先赐六月禄直以办装，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首加朝服F55D绅。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致诏付玺书，迁延再拜奉印绶，内安车驷马，进谓胜曰："圣朝未尝忘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胜对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随使君上道，必死道路，无益万分。"使者要说，至以印绶就加胜身，胜辄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热，胜病少气，可须秋凉乃发。"有诏许。使者五日一与太守俱问起居，为胜两子及门人高晖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虽疾病，宜动移至传舍，示有行意，必为子孙遗大业。"晖等白使者语，胜自知不见听，即谓晖等："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使者、太守临敛，赐衤复衾祭祠如法。门人衰绖治丧者百数。有老父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趋而出，莫知其谁。胜居彭城廉里，后世刻石表其里门。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学，明经，为县乡啬夫，守束州丞。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病去官，复为州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辟宣，荐为议郎，后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为西曹掾，甚敬重焉，荐宣为谏大夫，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宣坐免。归家数月，复征为谏大夫。

宣每居位，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是时，帝祖母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封爵亲属，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始执正议，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并进，董贤贵幸，宣以

谏大夫从其后，上书谏曰：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蚀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臣未见也。敦外亲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下，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惑。请寄为奸，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毫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太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或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征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智谋威信，可与建教化，图安危。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三辅委输官不敢为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上

之皇天见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谏争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恶臣，天下犹不听也。臣虽愚戇，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邪？诚迫大义，官以谏争为职，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览《五经》之文，原圣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钝于辞，不胜忄卷々，尽死节而已。

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是时，郡国地震，民讹言行筹，明年正月朔日蚀，上乃征孔光，免孙宠、息夫躬，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宣复上书言：

陛下父事天，母事也，子养黎民，即位已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今日蚀于三始，诚可畏惧。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败器物，何况于日亏乎！陛下深内自责，避正殿，举直言，求过失，罢退外亲及旁仄素餐之人，征拜孔光为光禄大夫，发觉孙宠、息夫躬过恶，免官遣就国，众庶歙然，莫不说喜。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连阴不雨，此天有忧结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无葭莩之亲，但以令色谀言自进，赏赐亡度，竭尽府藏，并合三第尚以为小，复坏暴室。贤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将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赏赐。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海内贡献当养一君，今反尽之贤家，岂天意与民意耶！天不可久负，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解仇海内，免遣就国，收乘舆器物，还之县官。如此，可以父子终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孙宠、息夫躬不宜居国，可皆免以视天下。复征何武、师丹、彭宣、傅喜，旷然使民易视，以应天心，建立大政，以兴太平之端。

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濒仄陋自通，远矣！愿赐数刻之间，极竭鞮々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上感大异，纳宣言，征何武、彭宣，旬月皆复为三公。拜宣为司隶。时，哀帝改司隶校尉但为司隶，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

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时，名捕陇西辛兴，兴与宣女婿许绀俱过宣，一饭去，宣不知情，坐系狱，自杀。

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纪逡王思，齐则薛方子容，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沛郡则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

纪逡、两唐皆仕王莽，封侯贵重，历公卿位。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饮食，又以历遗公卿，被虚伪名。

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相王莽时征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听，曰：“死父遗言，师友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师称之。

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经教授，喜属文，著诗赋数十篇。

始隃麋郭钦，哀帝时为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鲍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贤，左迁卢奴令，平帝时迁南郡太守。而杜陵蒋诩元卿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

齐栗融客卿、北海禽庆子夏、苏章游卿、山阳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莽死，汉更始征竟以为丞相，封侯，欲视致贤人，销寇贼。竟不受侯爵。会赤眉人长安，欲降竟，竟手剑格死。

世祖即位，征薛方，道病卒。两龚、鲍宣子孙皆见褒表，至大官。

赞曰：《易》称“君子之道也，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其各得道之一节，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

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守死善道，胜实蹈焉。贞而不谅，薛方近之。郭钦、蒋诩好遁不污，绝纪、唐矣！

卷七十三 韦贤传第四十三

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徒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硃绂，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披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诶厥生，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

于赫有汉，四方是征，靡适不怀，万国逌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兢兢元王，恭俭净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飨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唯王统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愉。所弘非德，所亲非悛，唯囿是恢，唯谀是信。睮々谄夫，咢咢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从逸，嫚彼显祖，轻兹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临尔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非思非鉴，嗣其罔则，弥弥其失，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队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练。兴国救颠，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缪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耇，于昔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觉！黄发不近，胡不时监！

其在邹诗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岂不牵位，秽我王朝。王朝肃清。唯俊之庭，顾瞻余躬，惧秽此征。

我之退征，请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发齿。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悬车之义，以洎小臣。嗟我小子，岂不怀土？庶我王寤，越迁于鲁。

既去祢祖，惟怀惟顾，祁祁我徒，戴负盈路。爰戾于邹，剪茅作堂，我徒我环，筑室于墙。

我即B178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寤其外邦，叹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涟。微微老夫，咨既迁绝，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

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

自孟至贤五世。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能《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时，贤七十余，为相五岁，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第一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谥曰节侯。

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F461，不如一经。”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

初，玄成兄弘为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父贤以弘当为嗣，故敕令自免。弘怀谦，不去官。及贤病笃，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后者，贤恚恨不肯言。于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共矫贤令，使家丞上书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贤薨，玄成在官闻丧，又言当为嗣，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征至长安，既葬，当袭爵，以病狂不应

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耀暗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仆素愚陋，过为宰相执事，愿少闻风声。不然，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门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迁东海太守。

数岁，玄成征为未央卫尉，迁太常。坐与故平通侯杨恽厚善，恽诛，党友皆免官。后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玄成自伤贬黜父爵，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诗自劾责，曰：

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显，庆流于裔，宗周至汉，群后历世。

肃肃楚傅，辅翼元、夷，厥驷有庸，惟慎惟祗。嗣王孔佚，越迁于邹，五世圹僚，至我节侯。

惟我节侯，显德遐闻，左右昭、宣，五吕以训。既耇致位，惟懿惟奂，厥赐祁祁，百金洎馆。国彼扶阳，在京之东，惟帝是留，政谋是从。绎绎六辔，是列是理，威仪济济，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师，四方遐尔，观国之辉。

茅土之继，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让是形。于休厥德，于赫有声，致我小子，越留于京。惟我小子，不肃会同，惰彼车服，黜此附庸。

赫赫显爵，自我队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谁能忍愧，寄之我颜；谁将遐征，从之夷蛮。于赫三事，匪俊匪作，于蔑小子，终焉其度。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嗟我小子，于贰其尤，队彼令声，申此择辞。四方群后，我监我视，威仪车服，唯肃是履！

初，宣帝宠姬张婕妤男淮阳宪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为嗣，然用太子起于细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风

宪王，辅以礼让之臣，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是时，王未就国，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及元帝即位，以玄成为少府，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国为丞相。贬黜十年之间，遂继父相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玄成复作诗，自著复玷缺之艰难，因以戒示子孙，曰：

于肃君子，既令厥德，仪服此恭，棣棣其则。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车服，荒嫚以队。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遗，恤我九列。我既兹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天子我监，登我三事，顾我伤队，爵复我旧。

我即此登，望我旧阶，先后兹度，涟涟孔怀。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群公百僚，我嘉我庆。于异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艰，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虽此毕，非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队，畏不此居，今我度兹，戚戚其惧。

嗟我后人，命其靡常，靖享尔位，瞻仰靡荒。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无惰尔仪，以保尔域。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於戏后人，惟肃惟栗。无忝显祖，以蕃汉室！

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建昭三年薨，谥曰共侯。初，贤以昭帝时徙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上许焉。

子顷侯宽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节侯沉嗣。自贤传国至玄孙乃绝。玄成兄高寝令方山子安世历郡守、大鸿胪、长乐卫尉，朝廷称有宰相之器，会其病终。而东海太守弘子赏亦明《诗》。哀帝为定陶王时，赏为太傅。哀帝即位，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亦年八十余，以寿终。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

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有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至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光永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曰："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馀、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罢郡国庙后月余，复下诏曰："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颛，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也。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成王成二圣之业，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庙犹不世，以行为谥而已。《礼》，庙在大门之内，不敢远亲也。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

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以为，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廷尉忠以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

于是上重其事，依违者一年，乃下诏曰：“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一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奏可。

议者又以为《清庙》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风雨之气，非所谓清静也。“祭不欲数，数则渎，渎则不敬。”宜复古礼，四时祭于庙，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可勿复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复言：“古者制礼，别尊卑贵贱，国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则荐于寝，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礼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祠园宜如礼勿复修。”奏可。

后岁余，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夙夜不敢康宁，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动作接神，必因古圣之经。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今赖宗庙之灵，六合之内莫不附亲，庙宜一居京师，天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皇帝祗肃旧礼，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楚王梦亦有其序。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谨案上世帝王承祖祢之大礼，皆不敢不自亲。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又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礼》，凶年则岁事不举，以祖祢之意为不乐，是以不敢复。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大被其疾，队在沟

渎之中。皇帝至孝肃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飨皇帝之孝，开赐皇帝眉寿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复反常，永保宗庙，天下幸甚！”

又告谢毁庙曰：“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为母信，为后则于子祭，于孙止，尊祖严父之义也。寝日四上食，园庙间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惧，未敢尽从。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溥将，钦若稽古，承顺天心，子孙本支，陈锡亡疆。诚以为迁庙合祭，久长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听？即以令日迁太上、孝惠庙，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将以昭祖宗之德，顺天人之序，定无穷之业。今皇帝未受兹福，乃有不能共职之疾。皇帝愿复修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飨。《六艺》所载皆言不当，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气日兴，疾病平复，永保宗庙，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诸庙皆同文。

久之，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毁礼，独尊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未尽，故未毁。上于是乃复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他皆如旧制。”唯郡国庙遂废云。

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初，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命。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书，

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臣愚以为迭毁之次，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奏可。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殿。

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啴々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姳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B137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籓，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

《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

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殿；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

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歆又以为"礼，去事有杀，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大禘则终王。德盛而游广，亲亲之杀也；弥远则弥尊，故禘为重矣。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孙常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礼无所不顺，故无毁庙。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失礼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义等议，谥孝宣皇帝亲曰悼园，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益故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县。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云陵园，虽前以礼不复修，陵名未正。谨与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议，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以数，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两统贰父，违于礼制。案义奏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相奏悼园称'皇考'，立庙，益民为县，违离祖统，乖缪本义。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若虞舜、夏禹、殷汤、周文、汉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谓继祖统为后者也。臣请皇高祖考庙奉明园毁勿修，罢南陵、云陵为县。"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

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为郡卒史，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诈称御史止传，丞不以时谒，客怒缚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论弃客市，茂陵大治。

后迁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当世贵人非我，殆矣！"武库令西至长安，大将军霍光果以责过相曰："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后人有告相贼杀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关吏以闻。大将军用武库令事，遂下相廷尉狱。久系逾冬，会赦出。复有诏守茂陵令，迁杨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相与丙吉相善，时吉为光禄大夫，与相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愿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居部二岁，征为谏大夫，复为河南太守。

数年，宣帝即位，征相入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四岁，大将军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于是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及霍氏怨相，又惮之，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事发觉，伏诛。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臣

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上从相言而止。

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朝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臣相知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明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由。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赖明诏振救，乃得蒙更生。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早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上施行其策。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

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

相数陈便宜，上纳用焉。

相敕掾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时，丙吉为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相为人严毅，不如吉宽。视事九岁，神爵三年薨，谥曰宪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

丙吉字少卿，鲁国人也。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坐法失官，归为州从事。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治巫蛊事，连岁不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

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敕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以私财物给其衣食。

后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昭帝崩，无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赐吉爵关内侯。

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节三年，立皇太子，吉为太子太傅，数月，迁御史大夫。及霍氏诛，上躬亲政，省尚书事。是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征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制诏丞相："朕微眇时，御史大夫吉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诗》不云乎？'亡德不报'。其封吉为博阳侯，邑千三百户。"临当封，吉疾病，上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忧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吉上书固辞，自陈不宜以空名受赏。上报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书归侯印，是显朕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后五岁，代魏相为丞相。

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于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吉驭吏耆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呕

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遂不去也。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府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琐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吉乃叹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长。向使丞相不先闻驭吏言，何见劳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贤吉。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五凤三年春，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吉辞谢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无所能识。”上固问，吉顿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余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国执宪详平，天下自以不冤。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许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征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会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国代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国为丞相，太仆陈万年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居位皆称职，上称吉为知人。

吉薨，谥曰定侯。子显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官至卫尉、太仆。始显少为诸曹，尝从祠高庙，至夕牲日，乃使出取斋衣。丞相吉大怒，谓其夫人曰：“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显也。”夫人为言，然后乃已。吉中子禹为水衡都尉，少子高为中垒校尉。

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是时，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凄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后遭条狱之召，吉扞拒大难，不避严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知，皇孙不当在官，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徵卿并养数

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辄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徽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荡，数奏甘毳食物。所以拥全神灵，成育圣躬，功德已无量矣。时岂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报哉！诚其仁恩内结于心也。虽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教宣皇帝时，臣上书言状，幸得下吉，吉谦让不敢自伐，删去臣辞，专归美于组、徽卿。组、徽卿皆以受田宅赐钱，吉封为博阳侯，臣尊不得比组、徽卿。臣年老居贫，死在旦暮，欲终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显坐微文夺爵为关内侯，臣愚以为宜复其爵邑，以报先入功德。”先是，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余万，司隶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请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旧恩，朕不忍绝。”免显官，夺邑四百户。后复以为城门校尉。显卒，子昌嗣爵关内侯。

成帝时，修废功，以吉旧恩尤重，鸿嘉元年制诏丞相御史：“盖闻褒功德，继绝统，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关内侯昌为博阳侯，奉吉后。”国绝三十二岁复续云。昌传子至孙，王莽时乃绝。

赞曰：古之制名，必繇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外。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祆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曰，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族子胜亦以儒显名。

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F749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祆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B17B、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宣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至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吏。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见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

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

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孙尧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蕃郡守、州牧、长乐少府。胜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

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私、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习、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

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房罢出，后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雍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遂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房至陕，复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

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房去月余，竟征下狱。

初，淮阳宪王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曰：“淮阳王上亲弟，敏达好政，欲为国忠。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无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荐士，何为不可？”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语在《宪王传》。初，房见道幽、厉事，出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房、博皆弃市，弘坐免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死时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B129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

时，平昌侯王临以宣帝外属侍中，称诏欲从奉学其术。奉不肯与言，而上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乡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已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平昌侯比三来见

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

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辰为客，时为主人。见于明主，侍者为主人。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正。辰为常事，时为一行。辰疏而时精，其效同功，必参五观之，然后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损苑马，诸官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刘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复震。上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今朕共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厌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动，天惟降灾，震惊朕躬。治有大亏，咎至于此。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怀郁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因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朕甚闵焉，D952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救贫民，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各条奏。悉意陈朕过失，靡有所讳。”因赦天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奉奏封事曰：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说，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今陛下明圣，深怀要道，烛临万方，布德流惠，靡有阙遗。罢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贫，赋医药，赐棺钱，恩泽甚厚。又举直言，求过失，盛德纯备，天下幸甚。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天，六体象地。故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历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BCA7是矣。唯陛下财察。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

上复延问以得失。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曰：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

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

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已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

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王，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书》则曰："王毋若殷王纣。"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今汉初取天下，起于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动，天气混浊，日光侵夺。繇此言之，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详察万世之策。

书奏，天子异其意，答曰："问奉：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奉对曰"昔成王徙洛，般庚迁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圣明，不能一变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

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

李寻字子长，平陵人也。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

《书》云"天聪明"，盖言紫宫极枢，通位帝纪，太微四门，广开大

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翼张舒布，烛临四海，少微处士，为比为辅，故次帝廷，女宫在后。圣人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天官上相上将，皆颛面正朝，忧责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败之机，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说諓々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几亡。悔过自责，思惟黄发，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祸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候，二十硃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措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

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日数湛于极阳之色。羽气乘宫，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盛冬雷电，潜龙为孽。继以陨星流彗，维、填上见，日蚀有背乡。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征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涤，流彗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亡期。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

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诸B222茸佞谄，抱虚求进，乃用残贼酷虐闻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坏天文，败地理，涌跃邪阴，湛溺太阳，为主结怨于民，宜以时废退，不当得居位。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卬，见效可信者也。及诸蓄水连泉，务通利之。修旧堤防，省池泽税，以助损邪阴之盛。案行事，考变易，讹言之效，未尝不至。请征韩放，掾周敞、王望可与图之。

相于是荐寻。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毋有所讳。"寻对曰：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惧变异，不忘疏贱之臣，幸使重臣临问，愚臣不足以奉明诏。窃见陛下新即位，开大明，除忌讳，博延名士，靡不并进。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见，亡以自效。复特见延问至诚，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愿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几万分有一可采。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经》，揆之圣意，以参天心。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

《易》曰："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将旦，清风发，群阴伏，君以临朝，不牵于色。日初出，炎以阳，君登朝，佞不行，忠直进，不蔽障。日中辉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将入，专以一，君就房，有常节。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亡光。各有云为：其于东方作，日初出时，阴云邪气起者，法为牵于女谒，有所畏难；日出后，为近臣乱政；日中，为大臣欺诬；日且入，为妻妾役使所营。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蜺数作。本起于晨，相连至昏，其日出后至日中间差愈。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伤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悲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谊，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则星辰放宽。阳不能制阴，阴桀得作。间者太白正昼经天。宜隆德克躬，以执不轨。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销息见伏，百里为品，千里立表，万里连纪，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间者，月数以春夏与日同道，过轩辕上后受气，入太微帝廷扬光辉，犯上将近臣，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为寒心。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臣闻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应王者号令为之节度。岁星主岁事，为统首，号令所纪，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为，未得其节也。又填星不避岁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娄，当以义断之。荧惑往来亡常，周历两宫，作态低卬，入天门，上明堂，贯尾乱宫。太白发越犯库，兵寇之应也。贯黄龙，入帝庭，当门而出，随荧惑入天门，至房而分，欲与荧惑为患，不敢当明堂之精。此陛下神灵，故祸乱不成也。荧惑厥弛，佞巧依势，微言毁誉，进类蔽善。太白出端门，臣有不

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时解，其忧凶。填、岁相守，又主内乱。宜察萧墙之内，毋急亲疏之微，诛放佞人，防绝萌牙，以荡涤浊濊，消散积恶，毋使得成祸乱。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早，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彗BD51。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讳。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笃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加以号令不顺四时，既往不咎，来事之师也。间者春三月治大狱，时贼阴立逆，恐岁小收；季夏举兵法，时寒气应，恐后有霜雹之灾；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湿奥，恐后有雷雹之变。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BB7A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纪，终始所生。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踊溢为败。《书》云"水曰润下"，阴动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则河出图，洛出书，故河、洛决溢，所为最大。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踊，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留意诗人之言，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震或于其国，国君之咎也。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间者关东地数震，五星作异，亦未大逆，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天下未闻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语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贤，不务于通人，故世陵夷。

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

之众，曾亡柱干之固守闻于四境，殆闻之不广，取之不明，劝之不笃，传曰："士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中人皆可使为君子。诏书进贤良，赦小过，无求备，以博聚英隽。如近世贡禹，以言事忠切蒙尊荣，当此之时，士厉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后，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诛灭，智者结舌，邪伪并兴，外戚颛命，君臣隔塞，至绝继嗣，女宫作乱。此行事之败，诚可畏而悲也。

本在积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渐，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也。先帝大圣，深见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统，欲矫正之也。宜少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然后可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从官，行能亡以异，又不通一艺，及博士无文雅者，宜皆使就南亩，以视天下，明朝廷皆贤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灭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诛，唯财留神，反复复愚臣之言。

是时，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谏争，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语在《丹传》。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故拜寻为骑都尉，使护河堤。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

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

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俱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它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会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广汉尽知其计议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计如此，且并灭家。"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

是时，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尊立宣帝。广汉以与议定策，赐爵关内侯。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

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CB6AD12F，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

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击匈奴，征遣广汉以太守将兵，属蒲类将军赵充国。从军还，复用守京兆尹，满岁为真。

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掾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发于至诚。吏见者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先闻知，风谕不改，乃收捕之，无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时伏辜。

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倾，广汉将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亭长既至，广汉与语，问事毕，谓曰：“界上亭长寄声谢我，何以不为致问？”亭长叩头服实有之。广汉因曰：“还为吾谢界上亭长，勉思职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发奸E74E伏如神，皆此类也。

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左冯翊、右扶风皆治长安中，犯法者从迹喜过京兆界。广汉叹曰：“乱吾治者，常二辅也！诚令广汉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及光薨后，广汉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CE5E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问广汉。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锋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广汉终以此败。

初，广汉客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苏贤言之，以语广汉。广汉使长安丞按贤，尉史禹故劾贤为骑士屯霸上，不诣屯所，乏军兴。贤父上书讼罪，告广汉，事下有司复治，禹坐要斩，请逮捕广汉。有诏即讯，辞服，会赦，贬秩一等。广汉疑其邑子荣畜教令，后以他法论杀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验甚急。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令微司丞相门内不法事。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而丞相奉斋酎入庙祠，广汉得此，使中郎赵奉寿风晓丞相，欲以胁之，毋令穷正己事。丞相不听，按验愈急。广汉欲告之。先问太史知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切，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婢事。丞相魏相上书自陈：“妻实不杀婢。广汉数犯罪法不伏辜，以诈巧迫胁臣相，幸臣相宽不奏。愿下明使者治广汉所验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弟乃死，不如广汉言。司直萧望

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又坐贼杀不辜，鞫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

广汉虽坐法诛，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人也，徙杜陵。翁归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

后去吏居家。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功曹以为此吏倨敖不逊，延年曰"何伤？"遂召上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便从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归，徙署督邮。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阎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举廉为缑氏尉，历守郡中，所居治理，迁补都内令，举廉为弘农都尉。

征拜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翁归治东海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莫能制。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

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脱。缓于小弱，急于

豪强。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C656，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B15E自刭而死。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盗贼课常为三辅最。

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视事数岁，元康四年病卒。家无余财，天子贤之，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翁归三子皆为郡守。少子岑历位九卿，至后将军。而闳孺应至广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称田延年为知人。

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徙杜陵。少为郡文学。父义为燕郎中。刺王之谋逆也，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为"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迁淮阳太守。治甚有名，徙颍川。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数年，徙为东郡太守，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B258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

因D627不能言。延寿闻之，对掾史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

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

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忧。”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一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开阁延见，内酒肉与相对饮食，厉勉以意告乡部，有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引见尉荐。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望之与丞相丙吉议，吉以为更大赦，不须考。会御史当问东郡，望之因令并问之。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廪牺吏掠治急，自引与望之为奸。延寿劾奏，移殿门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硃爵。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C97D，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C97D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DE48啕楚歌。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E96E罗后。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E96FE972居马上，抱弩负B36D。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钱帛，私假徭使吏。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

于是望之劾奏延寿上D9D4不道，又自称：“前为延寿所奏，今复举延寿罪，众庶皆以臣怀不正之心，侵冤延寿。愿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议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既无状，后复诬诉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根。”百姓莫不流涕。

延寿三子皆为郎吏。且死，属其子勿为吏，以己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孙威，乃复为吏至将军。威亦多恩信，能拊众，得士死力。威又坐奢D9D4诛，延寿之风类也。

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也。祖父孺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敞后随宣帝徙杜陵。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稍迁太仆丞，杜延年甚奇之。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后十余日王贺废，敞以切谏显名，擢为豫州刺史。以数上事有忠言，宣帝征敞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使主兵车出军省减用度，复出为函谷关都尉。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

久之，大将军霍光薨，宣帝始亲政事，封光兄孙山、云皆为列侯，以光子禹为大司马。顷之，山、云以过归第，霍氏诸婿亲属颇出补吏。敞闻之，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大夫赵衰有功于晋，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庸，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林，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以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其路无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书不能文也，故

伊尹五就桀，五就汤，萧相国荐淮阴累岁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书文谕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征也。

久之，勃海、胶东盗贼并起，敞上书自请治之，曰：“臣闻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夫小国中君犹有奋不顾身之臣，况于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于太平，劳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昼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课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驽，既无以佐思虑，久处闲郡，身逸乐而忘国事，非忠孝之节也。伏闻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盗贼并起，至攻宫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纲纪，奸轨不禁。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事即有业，所至郡条奏其所由废及所以兴之状。”书奏，天子征敞，拜胶东相，赐黄金三十斤。敞辞之官，自请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

敞到胶东，明设购赏，开群盗令相捕斩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由是盗贼解散，传相捕斩。吏民歙然，国中遂平。

居顷之，王太后数出游猎，敞奏书谏曰：“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楚严好田猎，樊BCA7为不食鸟兽之肉。口非恶旨甘，耳非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耆欲者，将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礼，君母出门则乘辎軿，下堂则从傅母，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义也。今太后资质淑美，慈爱宽仁，诸侯莫不闻，而少以田猎纵欲为名，于以上闻，亦未宜也。唯观览于往古，全行乎来今，令后BCA7得有所法则，下臣有所称诵，臣敞幸甚！”书奏，太后止不复出。

是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视事数月，不称，罢归颍川。于是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敞守京兆尹。”自赵广汉诛后，比更守尹，如霸等数人，皆不称职。京师浸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BB7A鼓稀鸣，市无偷盗，天子嘉之。

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

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唯广汉及敞为久任职。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

敞与萧望之、于定国相善。始敞与定国俱以谏昌邑王超迁。定国为大夫平尚书事，敞出为刺史，时望之为大行丞。后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国后至丞相，敞终不过郡守。为京兆九岁，坐与光禄勋杨恽厚善，后恽坐大逆诛，公卿奏恽党友，不宜处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独寝不下。敞使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私归其家。人或谏舜，舜曰："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案事吏昼夜验治舜，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杨恽不宜处位奏，免为庶人。敞免奏既下，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

数月，京师吏民解弛，BB7A鼓数起，而翼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复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贼连发，不得。敞以耳目发起贼主名区处，诛其渠帅。广川王BCA7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吏逐捕穷窘，踪迹皆入王宫。敞自将郡国吏，车数百辆，围守王宫，搜索调等，果得之殿屋重EC40中。敞傅吏皆捕格断头，县其头王宫门外。因劾奏广川

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岁余，冀州盗贼禁止。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太原郡清。

顷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敞所诛杀太原吏，吏家怨敞，随至杜陵刺杀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

初，敞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为梁相。是时，梁王骄贵，民多豪强，号为难治。敞问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惮兄，谦不肯言。敞使吏送至关，戒吏自问武。武应曰："驭黠马者利其衔策，梁国大都，吏民凋敝，且当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耳。"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还道之，敞笑曰："审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无后。

王尊字子赣，涿郡高阳人也。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久之，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数岁，以令举幽州刺史从事。而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数上书言便言事，事下丞相、御史。

初元中，举直言，迁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春正月，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尊闻之，遣吏收捕验问，辞服。尊曰："律无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书，此经所谓造狱者也。"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悬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惊骇。

后上行幸雍，过虢，尊供张如法而办。以高弟擢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B54D厉，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夫羽翮不修，则不可以致千里；B146内不理，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

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月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吏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诛伤伏辜者。坐残贼免。

起家，复为护羌将军转校尉，护送军粮委输。而羌人反，绝转道，兵数万围尊。尊以千余骑奔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署，会赦，免归家。

涿郡太守徐明荐尊不宜久在闾巷，上以尊为CD37令，迁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

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后，竭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王怒，起入后宫。尊亦直趋出就舍。先是，王数私出入，驱驰国中，与后BCA7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厩长：“大王当从官属，鸣和鸾乃出，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后尊朝王，王复延请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顾但负责，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变色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曰：“愿观相君佩刀。”尊举掖，顾谓傍侍郎：“前引佩刀视王，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欢。太后徵史奏尊：“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愚诚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复见尊。陛下不留意，妾愿先自杀，不忍见王之失义也。”尊竟坐免为庶人。大将军王凤奏请尊补军中司马，擢为司隶校尉。

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显徙为中太仆，不复典权。衡、谭乃奏显旧恶，请免显等。尊于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

臣辅政之义也，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又正月行幸典台，临飨罢卫士，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问行起居，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到，衡安坐，不变色改容。无怵惕肃敬之心，骄慢不谨，皆不敬。”有诏勿治。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下御史丞问状。劾奏尊：“妄诋欺非谤赦前事，猥历奏大臣，无正法，饰成小过，以涂污宰相，摧辱公卿，轻薄国家，奉使不敬。”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数月，以病免。

会南山群盗傭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将迹射士千人逐捕，岁余不能禽。或说大将军凤：“贼数百人在毂下，发军击之不能得，难以视四夷。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尊，往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迁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凡三岁。坐遇使者无礼。司隶遣假佐放奉诏书白尊发吏捕人，放谓尊：“诏书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令发吏。”尊又曰：“诏书无京兆文，不当发吏。”及长安系者三月间千人以上。尊出行县，男子郭赐自言尊：“许仲家十余人共杀赐兄赏，公归舍。”吏不敢捕。尊行县还，上奏曰：“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宽大之政行，和平之气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为大言，倨嫚姗上，威信日废，不宜备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盗贼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师露众，旷日烦费，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盗浸强，吏气伤沮，流闻四方，为国家忧。当此之时，有能捕斩，不爱金爵重赏。关内侯宽中使问所征故司隶校尉王尊捕群盗方略，拜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尊尽节劳心，夙夜思职，卑体下士，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二旬之间，大党震怀，渠率效首。贼乱蠲除，民反农业，拊循贫弱，锄耘豪强。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D179章、剪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浸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更数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尊以正法案诛，皆伏其辜。奸邪销释，吏民说服。尊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

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亦承用诏书之意，靖言庸违，象龚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故为尊书佐，素行阴贼，恶口不信，好以刀笔陷人于法。辅常醉过尊大奴利家，利家C378搏其颊，兄子闳拔刀欲刭之。辅以故深怨疾毒，欲伤害尊。疑辅内怀怨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浸润加诬，以复私怨。昔白起为秦将，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赐死杜邮；吴起为魏守西河，而秦、韩不敢犯，谗人间焉，斥逐奔楚。秦听浸润以诛良将，魏信谗言以逐贤守，此皆偏听不聪，失人之患也。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独掩怨仇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无所陈怨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路。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

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硃英等奏其状。下有司考，皆如言。于是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

数岁，卒官，吏民纪之。尊子伯亦为京兆尹，坐耎弱不胜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少以文学为官，稍迁至谏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与御史中丞陈咸相善，共毁中书令石显，为显所陷，咸减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

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语在《元后传》。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后章任官，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

章为京兆二岁，死不以其罪，众庶冤纪之，号为三王。王骏自有传。骏即王阳子也。

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杨雄亦如之。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翁归抱公洁己，为近世表。张敞衎衎，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惰之名。王尊文武自将，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王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

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劾奏卫将军张安世子侍中阳都侯彭祖不下殿门，并连及安世居位无补。彭祖时实下门，宽饶坐举奏大臣非是，左迁为卫司马。

先是时，卫司马在部，见卫尉拜谒，常为卫官繇使市买。宽饶视事，案旧令，遂揖官属以下行卫者。卫尉私使宽饶出，宽饶以令诣官府门上谒辞。尚书责问卫尉，由是卫官不复私使候、司马。候、司马不拜，出先置卫，辄上奏辞，自此正焉。

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以报宽饶厚德。宣帝嘉之，以宽饶为太中大夫，使行风俗，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意。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廷尉处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皆恐惧莫敢犯禁，京师为清。

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毕属目卑下之。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宽饶不说，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趋出，劾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许伯为谢，良久，上乃解。

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优容之，然亦不得迁。同列后进或至九卿，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数上疏谏争。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予书曰："明主知君洁白公正，不畏强御，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

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诎。《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裁省览。”宽饶不纳其言。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颂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球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

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劾章，欲奉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驰车去，丰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丰亦上奏，于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

丰上书谢曰：“臣丰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无以报厚德，使论议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故常愿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编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诚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犹有刎颈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秽浊混之气上感于天，是以灾变数见，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诚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载，物无不容，使尚书令尧赐臣丰书曰：‘夫司隶

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颛之也。勉处中和，顺经术意。’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甚。臣窃不胜愤懑，愿赐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许。

是后，所言益不用，丰复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弟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惧也。”

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丰为城门校尉，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终于家。

刘辅，河间宗室人也。举孝廉，为襄贲令。上书言得失，召见，上美其材，擢为谏大夫。会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先下诏封婕妤父临为列侯。辅上书言：“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以飨鱼乌之瑞，然犹君臣ECF3惧，动色相戒，况于季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异者虖！虽夙夜自责，改过易行，畏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庙，顺神ECF3心，塞天下望，子孙之详犹恐晚暮，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窃伤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污辱谏争之官，不敢不尽死，唯陛下深察。”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

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书曰：“臣闻明王垂宽容之听，崇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谄谀之士，元首无失道之愆。窃见谏大夫刘辅，前以县令求见，擢为谏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诡切至，当圣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间，收下秘狱，臣等愚，以为辅幸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独触忌讳，不足深过。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昔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今天心未豫，灾异屡

降，水旱迭臻，方当隆宽广问，褒直尽下之时也。而行惨急之诛于谏争之臣，震惊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辅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晓。同姓近臣本以言显，其于治亲养忠之义诚不宜幽囚于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进用辅亟，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销耎，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听，广德美之风也。臣等窃深伤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上乃徙系辅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终于家。

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弟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相友善。喜为大司马，荐崇，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

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闻师曰：‘逆阳者厥极弱，逆阴者厥极凶短折，犯人者有乱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祸。’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艰难，唯耽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阴之害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上遂下诏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养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礼，至于成人，惠泽茂焉。‘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前追号皇太太后父为崇祖侯，惟念德报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产子，小自保大，恩义最亲。其封商为汝昌侯，为崇祖侯后，更号崇祖侯为汝昌哀侯。”

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其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

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也，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设储偫。宝自劾去，忠固还之，心内不平。后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忠阴察，怪之，使所亲问宝：“前大夫为君设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为高节也。今两府高士俗不

为主簿，子既为之，徙舍甚说，何前后不相副也？”宝曰：“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伤？且不遭者可无不为，况主簿乎！”忠闻之，甚惭，上书荐宝经明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迁谏大夫。

鸿嘉中，广汉群盗起，选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扈商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姊子，软弱不任职。宝到部，亲入山谷，谕告群盗，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过自出，遣归田里。自劾矫制，奏商为乱首，《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商亦奏宝所纵或有渠率当坐者。商征下狱，宝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陈宝功效，言为车骑将军所排。上复拜宝为冀州刺史，迁丞相司直。

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有诏郡平田予直，钱有贵一万万以上。宝闻之，遣丞相史按验，发其奸，劾奏立、尚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狱死。立虽不坐，后兄大司马卫将军商薨，次当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阳侯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会益州蛮夷犯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蛮夷安辑，吏民称之。

征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常称疾不肯仕，宝以恩礼请文，欲为布衣友，日设酒食，妻子相对。文求受署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宝默然。稚季者大侠，与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皆厚善。宝前失车骑将军，与红阳侯有隙，自恐见危，时淳于长方贵幸，友宝，宝亦欲附之，始视事而长以稚季托宝，故宝穷，无以复应文。文怪宝气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下敢取稚季，当且阖阁，勿有所问。如此竟岁，吏民未敢诬明府也。即度稚季而谴它事，众口讠藿哗，终身自堕。”宝曰：“受教。”稚季耳目长，闻知之，杜门不通水火，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因文所厚自陈如此。文曰：“我与稚季幸同土壤，素无睚C55B，顾受将命，分当相直。诚能自改，严将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门户，适趣祸耳。”稚季遂不敢犯法，宝亦竟岁无所谴。明年，稚季病死。宝为京兆尹三岁，京师称之。会淳于长败，宝与萧育等皆坐免官。文复去吏，死于家。稚季子杜苍，字君敖，名出稚季右，在游侠中。

哀帝即位，征宝为谏大夫，迁司隶。初，傅太后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俱事元帝，有隙，傅太后使有司考冯太后，令自杀，众庶冤之。宝奏请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E74E觖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

顷之，郑崇下狱，宝上书曰：“臣闻疏不图亲，外不虑内。臣幸得衔命奉使，职在刺举，不敢避贵幸之势，以塞视听之明。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下狱复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内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天子不说，以宝名臣不忍诛，乃制诏丞相、大司空：“司隶宝奏故尚书仆射崇冤，请狱治尚书令昌。案崇近臣，罪恶暴著，而宝怀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传不云乎？‘恶利口之覆国家。’其免宝为庶人。”

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征宝以为光禄大夫，与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宝为大司农。会越巂郡上黄龙游江中，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会宝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独遣妻子。司直陈崇以奏宝，事下三公即讯。宝对曰：“年七十悖眊，恩衰共养，营妻子，如章。”宝坐免，终于家。建武中，录旧德臣，以宝孙伉为诸长。

B227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也。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内领尚书，外典兵马，踵故选置从事中郎与参谋议，奏请隆为从事中郎，迁谏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老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其后上竟立定陶王为太子，隆迁翼州牧、颍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为京兆尹，迁执金吾。

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曰：“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

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大夫：“交让之礼兴，则虞、芮之讼息。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程奏显言，众莫不闻。举错不由谊理，争求之名自此始，无以示百僚，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迁南郡太守。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本中谒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史立时为中太仆，丁玄奏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谮郑崇者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并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舆徙平陵。并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节，举能治剧，为长陵令，道不拾遗。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贵，而侍中王林卿通轻侠，倾京师。后坐法免，宾客愈盛，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并恐其犯法，自造门上谒，谓林卿曰：“冢间单外，君宜以时归。”林卿曰：“诺。”先是，林卿杀婢婿埋冢舍，并具知之，以非己时，又见其新免。故不发举，欲无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谒传送。林卿素骄，惭于宾客，并度其为变，储兵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并自从吏兵追林卿。行数十里，林卿迫窘，及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车从童骑，身变服从间径驰去。会日暮追及，收缚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并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称奴，得脱死邪？”叱吏断头持还，县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杀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门鼓。”吏民惊骇。林卿因亡命，众庶讠藿哗，以为实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爱林卿故，闻之涕泣，为言哀帝。哀帝问状而善之，迁并陇西太守。

徙颍川太守，代陵阳严诩。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阁自责，终不大言。郡中乱，王莽遣使征诩，官属数百人为设祖道，诩据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征，不宜若此。”诩曰：“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吊耳。”诩至，拜为美俗使者。是时，颍川钟元为尚书令，领廷尉，用事有权。弟威为郡掾，臧千金。并为太守，过辞钟廷尉，廷尉免冠为弟请一

等之罪，愿蚤就髡钳。并曰：“罪在弟身与君律，不在于太守。”元惧，驰遣人呼弟。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闻并且至，皆亡去。并下车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狱，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负太守，乃负王法，不得不治。钟威所犯多在赦前，驱使入函谷关，勿令污民间；不入关，乃收之。赵、李桀恶，虽远去，当得其头，以谢百姓。”钟威负其兄，止雒阳，吏格杀之。亦得赵、李它郡，持头还，并皆悬头及其具狱于市。郡中清静，表善好士，见纪颍川，名次黄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数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葬为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为关都尉。建武中以并孙为郎。

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以数子之名迹，然B227将污于冀州，孙宝桡于定陵，况俗人乎！何并之节，亚尹翁归云。

卷七十八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

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皆召见。先是，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光既诛桀等，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望之独不肯听，自引出阁曰："不愿见。"吏牵持匈匈。光闻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说光曰："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兒，下车趋门，传呼甚宠，顾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

后数年，坐弟犯法，不得宿卫，免归为郡吏。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无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其后霍氏竟谋反诛，望之浸益任用。

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远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

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愿陛下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忧政，亡有阙遗。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几乎！外郡不治，岂足忧哉？”书闻，征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视事。

是岁，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京兆尹张敞上书言：“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余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穷辟之处，买亡所得，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务益致谷以豫备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与少府李强议，以为：“民函明阳之气，有好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政教一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复。古者臧于民，不足则取，有余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

于是天子复下其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赎；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赎，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乱？《甫刑》之罚，小过赦，薄罪赎，有金选之品，所从来久矣，何贼之所生？敞备阜衣二十余年，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敞幸得备列卿，以辅两府为职，不敢不尽愚。”

望之、强复对曰：“先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永惟边竟之不赡，故《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固为军旅卒暴之事也。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夺假B229，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诛者过半，然后衰止。愚以为此使死罪赎之败也，故曰不便。”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为羌虏且破，转输略足相给，遂不施敞议。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迁大鸿胪。

先是，乌孙昆弥翁归靡因长罗侯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复尚少主，结婚内附，畔去匈奴。诏下公卿议，望之以为：乌孙绝域，信其美言，万里结婚，非长策也。天子不听。神爵二年，遣长罗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贵靡。未出塞，翁归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约自立。惠从塞下上书，愿留少主敦煌郡。惠至乌孙，责以负约，因立元贵靡，还迎少主。诏下公卿议，望之复以为：“不可。乌孙持两端，亡坚约，其效可见。前少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得立而还，信无负于四夷，此中国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其议，征少主还。后乌孙虽分国两立，以元贵靡为大昆弥，汉遂不复与结婚。

三年，代丙吉为御史大夫。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问望之计策，望之对曰：“《春秋》恶士B04F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后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是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上善之，望之非寿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侍中建章卫尉金安上、光禄勋杨恽、御史中丞王忠，并诘问望之。望之免冠置对，天子由是不说。

后丞相司直繇延寿奏：“侍中谒者良使承制诏望之，望之再拜已。良

与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谓御史曰‘良礼不备’。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朝奏事会庭中，差居丞相后，丞相谢，大夫少进，揖。今丞相数病，望之不问病；会庭中，与丞相钧礼。时议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宁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给车马，之杜陵护视家事。少史冠法冠，为妻先引，又使卖买，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经术，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逊攘，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上于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责使者礼，遇丞相亡礼，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帅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秽，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禄勋恽策诏，左迁君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与，帅意亡愆，靡有后言。”

望之既左迁，而黄霸代为御史大夫。数月间，丙吉薨，霸为丞相。霸薨，于定国复代焉。望之遂见废，不得相。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

初，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云：‘率礼不越，遂视既发；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如朝享，不为畔臣。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恭、显又时倾仄见诎。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

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将军体周、召之德，秉公绰之质，有卞庄之威。至乎耳顺之年，履折冲之位，号至将军，诚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欢喜，咸曰将军其人也。今将军规B22A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修农圃之畴，畜鸡种黍，俟见二子，没齿而已矣。如将军昭然度行，积思塞邪枉之险蹊，宣中庸之常政，兴周、召之遗业，亲日仄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奉万分之一。"望之见纳朋，接待以意。朋数称述望之，短车骑将军，言许、史过失。

后朋行倾邪，望之绝不与通。朋与大司农史李官俱待诏，堪独白宫为黄门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望之闻之，以问弘恭、石显。显、恭恐望之自讼，下于它吏，即挟朋及待诏华龙。龙者，宣帝时与张子蟜等待诏，以行污秽不进，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故与朋相结。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而朋为黄门郎。

后数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

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

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

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亻及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为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史数百人拜谒车下。后坐失大将军指免官。复为中郎将使匈奴。历冀州、青州两部刺史，长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鸿胪。以鄠名贼梁子政阻山为害，久不伏辜，育为右扶风数月，尽诛子政等。坐与定陵侯淳于长厚善免官。

哀帝时，南郡江中多盗贼，拜育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盗贼群辈为害，朕甚忧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于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赐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盗贼静。病去官，起家复为光禄大夫执金吾，以寿终于官。

育为人严猛尚威，居官数免，稀迁。少与陈咸、硃博为友，著闻当世。往者有王阳、贡公，故长安语曰“萧、硃结绶，王、贡弹冠”，言其

相荐达也。始育与陈咸俱以公卿子显名，咸最先进，年十八，为左曹，二十余，御史中丞。时，硃博尚为杜陵亭长，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后遂并历刺史、郡守相，及为九卿，而博先至将军上卿，历位多于咸、育，遂至丞相。育与博后有隙，不能终，故世以交为难。

咸字仲君，为丞相史，举茂材，好畤令，迁淮阳、泗水内史，张掖、弘农、河东太守。所居有迹，数增秩赐金。后免官，复为越骑校尉、护军都尉、中郎将，使匈奴，至大司农，终官。

由字子骄，为丞相西曹卫将军掾，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后举贤良，为定陶令，迁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声，多称荐者。初，哀帝为定陶王时，由为定陶令，失王指，顷之，制书免由为庶人。哀帝崩，为复土校尉、京辅左辅都尉，迁江夏太守。平江贼成重等有功，增秩为陈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由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还归故官，病免。复为中散大夫，终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赞曰：萧望之历位将相，籍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卷七十九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距秦，战死于长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赵。在赵者为官帅将，官帅将子为代相。及秦灭六国，而冯亭之后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秦将相焉。

汉兴，文帝时冯唐显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选为郎。昭帝时，以功次补武安长。失官，年三十余矣，乃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前将军韩增奏以为军司空令。本始中，从军击匈奴。军罢，复为郎。

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而西域诸国新辑，汉方善遇，欲以安之，选可使外国者。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苑。大苑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下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士之赏。"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元帝即位，为执金吾。上郡属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右将军典属国常惠薨，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加诸吏之号。数岁，为光禄勋。

永光二年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

弘、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奉世入议。是时，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奉世曰："羌虏近在境内背畔，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軵，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秏，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外，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

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典属国为右军，屯白石；护军都尉为前军，屯临洮；奉世为中军，屯首阳西极上。前军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与羌争地利，又别遣校尉救民于广阳谷。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焉。奉世上言："愿得其众，不须烦大将。"因陈转输之费。

上于是以玺书劳奉世，且让之，曰："皇帝问将兵右将军，甚苦暴露。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以昔不闲习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约不明也？朕甚怪之。上书言羌虏依深山，多径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须得后发营士，足以决事，部署已定，势不可复置大将，闻之。前为将军兵少，不足自守，故发近所骑，日夜诣，非为击也。今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迹射、佽飞、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累、嗕种，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败者，患策不豫定，料敌不审也，故复遣奋武将军。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夫爱吏士，得众心，举而无悔，禽敌必全，将军之职也。若乃转输之费，则有司存，将军勿忧。须奋武将军兵到，合击羌虏。"

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

未进，闻羌破，还。上曰：“羌虏破散创艾，亡逃出塞，其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明年二月，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光禄勋如故。其后录功拜爵，下诏曰：“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余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良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裨将、校尉三十余人，皆拜。

后岁余，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后十年，为折冲宿将，功名次赵充国。

奋武将军任千秋者，其父宫，昭帝时以丞相征事捕斩反者左将军上官桀，封侯，宣帝时为太常，薨。千秋嗣后，复为太常。成帝时，乐昌侯王商代奉世为左将军，而千秋为右将军，后亦为左将军。子孙传国，至王莽乃绝云。

奉世死后二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以诛郅支单于封为列侯。时，丞相匡衡亦用延寿矫制生事，据萧望之前议，以为不当封，而议者咸美其功，上从众而侯之。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奉世前功曰：“前莎车王杀汉使者，约诸国背畔。左将军奉世以卫候便宜发兵诛莎车王，策定城郭，功施边境。议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故不得侯。令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亡保康居，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吏士四万余人以诛斩之，封为列侯。臣愚以为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于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深。其违命而擅生事同，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钧刑殊则百姓惑；疑生无常，惑生不知所从；亡常则节趋不立，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手足。奉世图难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为世使表，独抑厌而不扬，非圣主所以塞疑厉节之意也。愿下有司议。”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长女媛以选充兵宫，为元帝昭仪，产中山孝王。元帝崩，媛为中山太后，随王就国。奉世长子谭，太常举孝廉为郎，功次补天水司马。奉世击西羌，谭为校尉，随父从军有功，未拜病死。谭弟野王、逡、立、参至大官。

野王字君卿，受业博士，通《诗》。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书愿试守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后

以功次补当阳长，迁为栎阳令，徙夏阳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岁余，而池阳令并素行贪污，轻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邮掾礻殳翎赵都案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并不首吏，都格杀。并家上书陈冤，事下廷尉。都诣吏自杀以明野王，京师称其威信，迁为大鸿胪。

数年，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在位多举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乃下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谭，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仪兄故也。野王乃叹曰："人皆以女宠贵，我兄弟独以贱！"野王虽不为三公，甚见器重，有名当世。

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以秩出为上郡太守，加赐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言："野王行能高妙，内足与图身，外足以虑化。窃惜野王怀国之宝，而不得陪朝廷与朝者并。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国家乐进贤也。"上自为太子时闻知野王。会其病免，复以故二千石使行河堤，因拜为琅邪太守。是时，成帝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八九年矣，时数有灾异，京兆尹王章讥凤专权不可任用，荐野王代凤。上初纳其言，而后诛章，语在《元后传》。于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杜钦时在大将军莫府，钦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记于凤，为野王言曰："窃见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不分别予赐。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是一律两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满三月赐告，诏恩也。令告则得，诏恩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

初，野王嗣父爵为关内侯，免归。数年，年老，终于家。子座嗣爵，至孙坐中山太后事绝。

逡字子产，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光禄勋于永举茂材，为美阳令。功次迁长乐屯卫司马，清河都

尉，陇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余卒。为都尉时，言河堤方略，在《沟洫志》。

立字圣卿，通《春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竟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数年，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后迁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痹。天子闻之，徙立为太原太守。更历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参字叔平，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卫十余年，参为人矜严，好修容仪，进退恂恂，甚可观也。参，昭仪少弟，行又敕备，以严见惮，终不得亲近侍帷幄。竟宁中，以王舅出补渭陵食官令。以数病徙为寝中郎，有诏勿事。阳朔中，中山王来朝，参擢为上河农都尉。病免官，复为渭陵寝中郎。永始中，超迁代郡太守。以边郡道远，徙为安定太守。数岁，病免，复为谏大夫，使领护左冯翊都水。绥和中，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中山王见废，故封王舅参为宜乡侯，以慰王意。参之国，上书愿至中山见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时，上奏愿贬参爵以关内侯食邑留长安。上怜之，下诏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愿以舅宜乡侯参为关内侯，归家，朕甚愍之。其还参京师，以列侯奉朝请。"五侯皆敬惮之。丞相翟方进亦甚重焉，数谓参："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见废，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贵也，与之并列，宜少诎节卑体，视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严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参性好礼仪，终不改其恒操。

顷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参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诅大逆之罪，语在《外戚传》。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且死，仰天叹曰："参父子兄弟皆备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恶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伤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宗族徙归故郡。

赞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冯参姊弟，亦云悲矣！

卷八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许皇后生孝元帝，张婕妤生淮阳宪王钦，卫婕妤生楚孝王嚣，公孙婕妤生东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阳宪王钦，元康三年立，母张婕妤有宠于宣帝。霍皇后废后，上欲立张婕妤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乃立长陵王婕妤为后，令母养太子。后无宠，希御见，唯张婕妤最幸。而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上数嗟叹宪王，辅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张婕妤与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韦贤子玄成阳狂让侯兄，经明行高，称于朝廷，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欲感谕宪王，辅以推让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宪王之国。

时，张婕妤已卒，宪王有外祖母，舅张博兄弟三人岁至淮阳见亲，辄受王赐。后王上书，请徙外家张氏于国。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王恨之。后博至淮阳，王赐之少。博言："负责数百万，愿王为偿。"王不许，博辞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书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还书谢，为谄语盛称誉王，因言："当今朝廷无贤臣，灾变数见，足为寒心。万姓咸归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见，辅助主上乎？"使弟光数说王宜听博计，令于京师说用事贵人为王求朝。许不纳其言。

后光欲至长安，辞王，复言"愿尽力与博共为王求朝。王即日至长安，可因平阳侯。"光得王欲求朝语，驰使人语博。博知王意动，复遗王书曰："博幸得肺腑，数进愚策，未见省察。北游燕、赵，欲循行郡国求幽隐之士，闻齐有驷先生者，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材也，博得谒见，承间进问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尔非世俗之所知。今边境不安，天下骚动，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闻北海之濒有贤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难致也。得此二人而荐之，功亦不细矣。博愿驰西以此赴助汉急，无财币以通显之。赵王使谒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劳博，博不受；复使人愿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会得光书云大王已遣光西，与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大王还意反义，结以硃颜，愿杀身报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诚赐咳唾，使得尽死，汤、禹所以成大功也。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愿知大王所好，请得辄上。"王得书喜说，报博书曰："子高乃幸左顾存恤，发心恻隐，显至诚，纳以嘉谋，语以至事，虽

亦不敏，敢不谕意！今遣有司为子高偿责二百万。”

是时，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数召见言事。自谓为石显、五鹿充宗所排，谋不得用，数为博道之。博常欲诳耀淮阳王，即具记房诸所说灾异及召见密语，持予淮阳王以为信验，诈言：“已见中书令石君求朝，许以金五百斤。贤圣制事，盖虑功而不计费。昔禹治鸿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今闻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死者且半，鸿水之害殆不过此。大王绪欲救世，将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与大儒知道者为大王为便宜奏，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上必大说。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变节，功德亡比，而梁、赵之宠必归大王，外家亦将富贵，何复望大王之金钱？”王喜说，报博书曰：“乃者诏下，止诸侯朝者，寡人D952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颜、冉之资，臧武之智，子贡之辩，卞庄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鲜。既开端绪，愿卒成之。求朝，义事也，奈何行金钱乎！”博报曰：“已许石君，须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

会房出为郡守，离左右，显具有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语，博兄弟诖误诸侯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狱。有司奏请逮捕钦，上不忍致法，遣谏大夫王骏赐钦玺书曰：“皇帝问淮阳王。有司奏王，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谄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为王伤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王其勉之！”

骏谕指曰：“礼为诸侯制相朝聘之义，盖以考礼一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学《诗》乎？《诗》云：‘俾侯于鲁，为周室辅。’今王舅博数遗王书，所言悖逆。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竟。天子普覆，德布于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钱，与相报应，不忠莫大焉。故事，诸侯王获罪京师，罪恶轻重，纵不伏诛，必蒙迁削贬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圣主赦王之罪，又怜王失计忘本，为博所惑，加赐玺书，使谏大夫申谕至意，殷勤之恩，岂有量哉！博等所犯恶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来，王毋复以博等累心，务与众弃之。《春秋》之义，大能变改。《易》曰‘借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过自新，洁己以承上，然后免于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

于是淮阳王钦免冠稽首谢曰：“奉籓无状，过恶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谕道术守籓之义。伏念博罪恶尤深，当伏重诛。臣钦愿悉心自新，奉承诏策。顿首死罪。”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边。

至成帝即位，以淮阳王属为叔父，敬宠之，异于它国。王上书自陈舅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籓臣礼，不敬。”上加恩，许王还徙者。

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王莽时绝。

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子闵之，下诏曰：“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余年，ED54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今乃遭命，离于恶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闵焉。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勖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人俱，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为广戚侯。”明年，嚣薨。子怀王文嗣，一年薨，无子，绝。明年，成帝复立文弟平陆侯衍，是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纡嗣，王莽时绝。

初，成帝时又立纡弟景为定陶王。广戚侯勋薨，谥曰炀侯，子显嗣。平帝崩，无子，王莽立显子婴为孺子，奉平帝后。莽篡位，以婴为定安公。汉既诛莽，更始时婴在长安，平陵方望等颇知天文，以为更始必败，婴本统当立者也，共起兵将婴至临泾，立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破杀婴云。

东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国。壮大，通奸犯法，上以至亲贳弗罪，傅相连坐。

久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书言之，求守杜陵园。上于是遣太中大夫张子蟜奉玺书敕谕之，曰：“皇帝问东平王。盖闻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大于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冀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僭焉，为王惧之。《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刚，忽于道德，意有

所移，忠言未纳，故临遣太中大夫子蟜谕王朕意。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王其深惟孰思之，无违朕意。”

又特以玺书赐王太后，曰：“皇帝使诸吏宦者令承问东平王太后。朕有闻，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门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今东平王出襁褓之中而托于南面之位，以年齿方刚，涉学日寡，骜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以是之间，能无失礼义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详。闺门之内，母子之间，同气异息，骨肉之恩，岂可忽哉！岂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可弃也，毋求备于一人。’夫以故旧之恩，犹忍小恶，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谕王，王既悔过服罪，太后宽忍以贳之，后宜不敢。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爱。”

字惭俱，因使者顿首谢死罪，愿洒心自改。诏书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于耆欲，故五常销而邪心作，情乱其性，利胜其义，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气力勇武，获师傅之教浅，加以少所闻见，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谓中谒者信等曰：“汉大臣议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辅佐天子。我见尚书晨夜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今暑热，县官年少，持服恐无处所，我危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饮酒食肉，妻妾不离侧。又姬朐臑故亲幸，后疏远，数叹息呼天。宇闻，斥朐臑为家人子，扫除永巷，数笞击之。朐臑私疏宇过失，数令家告之。宇觉知，绞杀朐臑。有司奏请逮捕，有诏削樊、亢父二县。后三岁，天子诏有司曰：“盖闻仁以亲亲，古之道也。前东平王有阙，有司请废，朕不忍。又请削，朕不敢专。惟王之至亲，未尝忘于心。今闻王改行自新，尊修经术，亲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其复前所削县如故。”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

与。

立三十三年薨，子炀王云嗣。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孙宠等共因幸臣董贤告之。是时，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云又与知灾异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云当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弃市。立十七年，国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云太子开明为东平王，又立思王孙成都为中山王。开明立三年，薨，无子。复立开明兄严乡侯信子匡为东平王，奉开明后。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与严乡侯信谋举兵诛莽，立信为天子。兵败，皆为莽所灭。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国。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无子，绝。太后归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仪生定陶共王康，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兴。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爱，长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母昭仪又幸，几代皇后太子。语在《元后》及《史丹传》。

成帝即位，缘先帝意，厚遇异于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无子，征入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乃立楚思王子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成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为共皇帝，置寝庙京师，序昭穆，仪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为信都王云。

中山孝王兴，建昭二年立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议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为《尚书》有殷及王，兄终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为后。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庙。外家王氏与赵昭仪皆欲用哀帝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冯参为宜乡侯，而益封孝王万户，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BD60嗣。七年，哀帝崩，无子，征中山王衎入即位，是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为成帝后，故立东平思王孙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王莽时绝。

赞曰：孝元之后，遍有天下，然而世绝于孙，岂非天哉！淮阳宪王于时诸侯为聪察矣，张博诱之，几陷无道。《诗》云“贪人败类”，古今一也。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

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

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桢F8B5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B22D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宠于皇后、太子。衡复上疏曰：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

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

陛下秉至考，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

之本也。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上报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

欺，加非于君，朕甚闵焉。方下有司问状，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因赐上尊酒、养牛。衡起视事。上以新即位，褒优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久之，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事发觉，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也。至禹父徙家莲勺。禹为兒，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学经。”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宫。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荐言禹善说《论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

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

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秋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是时，帝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辅政专权。而上富于春秋，谦让，方乡经学，敬重师傅。而禹与凤并领尚书，内不相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上报曰："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禹惶恐，复起视事，河平四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

为相六岁，鸿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优再三，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

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

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阳侯根闻而争之："此地当平陵寝庙衣冠所出游道，禹为师傅，不遵谦让，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坏旧亭，重非所宜。孔子称'赐爱其羊，我爱其礼'，宜更赐禹它地。"根虽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虽切，犹不见从，卒以肥牛亭地赐禹。根由是害禹宠，数毁恶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顿首谢恩，因归诚，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其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宫，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为黄门郎，给事中。

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而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辟左

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自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贛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曲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禹见时有变异，若上体不安，常择日洁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有忧色。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谥曰节侯。禹四子，长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B025，B025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顺，顺为魏相。顺生鲋，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长沙太博。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

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贡禹卒，及薛广德免，辄欲拜霸。霸让位，自陈至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曰烈君。

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诸曹。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年未二十，举为议郎。光禄勋匡衡举光方正，为谏大夫。坐议有不合，左迁虹长，自免归教授。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

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光，帝师傅子，少以经行自著，进官蚤成。不结党友，养游说，有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势然也。徙光禄勋为御史大夫。

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学多材，子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故皆劝上。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硃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傅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光以议不中意，左迁廷尉。

光久典尚书，练法令，号称详平。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B07A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用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长犯大逆时，B07A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弃去，于法无以解。请论。"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B07A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是岁，右将军褒、后将军博坐定陵、红阳侯皆免为庶人。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数月，丞相方进薨，召左将军光，当拜，已刻侯印书赞，上暴崩，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

治焉。褒赏大臣，益封光千户。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直道行。顷之，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尤倾邪，上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免归故郡。'复有诏止。天下疑惑，无所取信，亏损圣德，诚不小愆。陛下以变异连见，避正殿，见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应天戒。"卒不得遣，复为侍中。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群下多顺诣，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师丹与光持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猗违者连岁。丹以罪免，而硃博代为大司空。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硃博为表里，共毁谮光。后数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为御史大夫，辅翼先帝，出入八年，卒无忠言嘉谋；今相朕，出入三年，忧国之风复无闻焉。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数以问君，君无怵惕忧惧之意，对毋能为。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上无以匡朕之阙，下不能绥安百姓。《书》不云乎？'毋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ECB6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绶，罢归。"

光退闾里，杜门自守。而硃博代为丞相，数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杀。平当代为丞相，数月薨。王嘉复为丞相，数谏争忤指。旬岁间阅三相，议者皆以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有蚀之，后十余日傅太后崩。是月，征光诣公车，问日蚀事。光对曰："臣闻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如貌、言、视、听、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谓朓、侧匿，甚则薄蚀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岁之朝曰三朝，其应至重。

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变见三朝之会。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皆谓不惧者凶，惧之则吉也。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承顺天戒，敬畏变异，勤心虚己，延见群臣，思求其故，然后敕躬自约，总正万事，放远谗说之党，援纳断断之介，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天下幸甚。《书》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顺天也。又曰‘天C97B谌辞’，言有诚道，天辅之也。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至诚，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

书奏，上说，赐光束帛，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诏光举可尚书令者封上，光谢曰：“臣以朽材，前比历位典天职，卒无尺寸之效，幸免罪诛，全保首领，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CC21，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踔绝之能，不相逾越。尚书仆射敞，公正勤职，通敏于事，可尚书令。谨封上。”敞以举故，为东平太守。敞姓成公，东海人也。

光为大夫月余，丞相嘉下狱死，御史大夫贾延免。光复为御史大夫，二月为丞相，复故国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过近臣毁短光者，复免傅嘉，曰：“前为侍中，毁谮仁贤，诬诉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倾覆巧伪，挟奸以罔上，崇党以蔽朝，伤善以肆意。《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免嘉为庶人，归故郡。”

明年，定三公官，光更为大司徒。会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是为平帝。帝年幼，太后称制，委政于莽。初，哀帝罢黜王氏，故太后与莽怨丁、傅、董贤之党。莽以光为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备礼事光。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诛伤。莽权日盛，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明年，徙为太师，而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有诏朝朔望，领城门兵。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光愈恐，固称疾辞位。太后诏曰：“太师光，圣人之后，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不通明，居四辅职，辅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国之重，其犹不可以阙焉。

《书》曰‘无遗B22F老’，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十七物，然后归老于第，官属按职如故。”

光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张，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迹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E6C1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将作穿复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谥曰简烈侯。

初，光以丞相封，后益封，凡食邑万一千户。疾甚，上书让还七千户，及还所赐一第。

子放嗣。莽篡位后，以光兄子永为大司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还长子福名数于鲁，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后为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为褒成侯，后避王莽，更名均。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以射策甲科为郎，迁楚长史，免官。后为丞相史司直。师丹荐宫行能高洁，迁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见称。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为太师薨，宫复代光为太师，兼司徒官。

初，宫哀帝时与丞相、御史杂议帝祖母傅太后谥，及元始中，王莽发傅太后陵徙归定陶，以民葬之，追诛前议者。宫为莽所厚，独不及，内惭惧，上书谢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诏赐宫策曰：

太师、大师徒、扶德侯上书言：“前以光禄勋议故定陶共王母谥，曰‘妇人以夫爵尊为号，谥宜曰孝元傅皇后，称渭陵东园。’臣知妾不得体君，卑不得敌尊，而希指雷同，诡经辟说，以惑误上。为臣不忠，当伏

斧钺之诛，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领。伏自惟念，入称四辅，出备三公，爵为列侯，诚无颜复望阙廷，无心复居官府，无宜复食国邑。愿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印绶，避贤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为四辅之职为国维纲，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鲜明固守，无以居位。如君言至诚可听，惟君之恶在洒心前，不敢文过，朕甚多之，不夺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义。其上太师、大司徒印绶使者，以侯就第。

王莽篡位，以宫为太子师，卒官。

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云。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公武、武兄无故，皆以宣帝舅封。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语在《外戚传》。

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父薨，商嗣为侯，推财以分异母诸弟，身无所受，居丧哀戚。于是大臣荐商行可以厉群臣，义足以厚风俗，宜备近臣。繇是擢为诸曹、侍中、中郎将。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是时，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商为外戚重臣辅政，拥佑太子，颇有力焉。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为左将军。而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颛权，行多骄僭。商论议不能平凤，凤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明年，商代匡衡为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为人多质有威重，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单于前，拜谒商。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

初，大将军凤连昏杨肜为琅邪太守，其郡有灾害十四，已上。商部属按问，凤以晓商曰："灾异天事，非人力所为。肜素善吏，宜以为后。"商不听，竟奏免肜，奏果寝不下，凤重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人上书言商闺门内事。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

先是，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

会日有蚀之，太中大夫蜀郡张匡，其人佞巧，上书愿对近臣陈日蚀咎。下朝者左将军丹等问匡，对曰："窃见丞相商作威作福，从外制中，

取必于上，性残贼不仁，遣票轻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怼。商子俊欲上书告商，俊妻左将军丹女，持其书以示丹，丹恶其父子乘迕，为女求去。商不尽忠纳善以辅至德，知圣主崇孝，远别不亲，后庭之事皆爱命皇太后，太后前闻商有女，欲以备后宫，商言有固疾，后有耿定事，更诡道因李贵人家内女，执左道以乱政，诬罔悖大臣节，故应是而日蚀。《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易》曰：‘日中见昧，则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时纤介怨恨，而日为之蚀，于是退勃使就国，卒无怵惕忧。今商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宠至盛。审有内乱杀人怨怼之端，宜究竟考问。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自汉兴几遭吕、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以内女，其奸谋未可测度。前孝景世七国反，将军周亚夫以为即得雒阳剧孟，关东非汉之有。今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亲戚畔之，闺门内乱，父子相讦，而欲使之宜明圣化，调和海内，岂不谬哉！商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为圣主富于春秋，即位以来，未有惩奸之威，加以继嗣未立，大异并见，尤宜诛讨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

于是左将军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辟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为上戮，罪名明白。臣请诏谒者召商诣若卢诏狱。”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险，制曰“勿治”。凤固争之，于是制诏御史：“盖丞相以德辅翼国家，典领百寮，协和万国，为职任莫重焉。今乐昌侯商为丞相，出入五年，未闻忠言嘉谋，而有不忠执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内行不修，奴贼杀人，疑商教使，为商重臣，故抑而不穷。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惟商与先帝有外亲，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绶。”

商免相三日，发病呕血薨，谥曰戾侯。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有司奏商罪过未决，请除国邑。有诏长子安嗣爵为乐昌侯，至长乐卫尉、光禄勋。

商死后，连年日蚀、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开，讼商忠直

无罪，言凤颛权蔽主。凤竟以法诛章，语在《元后传》。至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诛不附己者，乐昌侯安见被以罪，自杀，国除。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时为卫太子良娣，产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时依倚史氏。语在《史良娣传》。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属旧恩封：曾为将陵侯，玄平台侯。高侍中，贵幸，以发举反者大司马霍禹功封乐陵侯。宣帝疾病，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高辅政五年，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第。薨，谥曰安侯。

自元帝为太子时，丹以父高任为中庶子，侍从十余年。元帝即位，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常骖乘，甚有宠。上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是时，傅昭仪子定陶共王有材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

建昭之后，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E74E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了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其后，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上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丹之辅相，皆此类也。

竟宁元年，上寝疾，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侯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

浸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为嗣矣。

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为长乐卫尉，迁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给事中，后徙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上遂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一，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

丹为人足知，恺弟爱人，貌若傥荡不备，然心甚谨密，故尤得信于上。丹兄嗣父爵为侯，让不受分。丹尽得父财，身又食大国邑，重以旧恩，数见褒赏，赏赐累千金，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为将军前后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赐策曰：“左将军寝病不衰，愿归治疾，朕愍以官职之事久留将军，使躬不瘳。使光禄勋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其上将军印绶。宜专精神，务近医药，以辅不衰。”

丹归第数月薨，谥曰顷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余人，皆讫王莽乃绝，唯将陵侯曾无子，绝于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从父弟。少好学问，有志行。哀帝立为太子，成帝选喜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为卫尉，迁右将军。是时，王莽为大司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听莽退，众庶归望于喜。喜从弟孔乡侯晏亲与喜等，而女为皇后。又帝舅阳安侯丁明，皆亲以外属封。喜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于是用左将军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

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则文公侧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庆。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师丹为大司空，而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丁、傅骄奢，皆嫉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

尊，喜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执正议。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后数月，遂策免喜曰：“君辅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马印绶，就第。”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无功而封，内怀不忠，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亏损德化，罪恶虽在赦前，不宜奉朝请，其遣就国。”后又欲夺喜侯，上亦不听。

喜在国三岁余，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宫爵归故郡，晏将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诏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悫，论议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终不顺指从邪，介然守节，以故斥逐就国。传不云乎？‘岁寒然后知松伯之后凋也’。其还喜长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赐喜，位特进，奉朝请。”喜虽外见褒赏，孤立忧惧，后复遣就国，以寿终。莽赐谥曰贞侯。子嗣，莽败乃绝。

赞曰：自宜、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阳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旷贵最久。然至于莽，亦以覆国。王商有刚毅节，废黜以忧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道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哀、平际会，祸福速哉！

卷八十三 薛宣硃博传第五十三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人也。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吏。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琅邪太守赵贡行县，见宣，甚说其能。从宣历行属县，还至府，令妻子与相见，戒曰："赣君至丞相，我两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幽州刺史举茂材，为宛句令。大将军王凤闻其能，荐宣为长安令，治果有名，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

是时，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闵元元，躬有日仄之劳，而亡佚豫之乐，允执圣道，刑罚惟中，然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是臣下未称，而圣化独有不洽者也。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纳之。

宣数言政事便宜，举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为临淮太守，政教大行。会陈留郡有大贼废乱，上徙宣为陈留太守，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

始高陵令杨湛、栎阳令谢游皆贪猾不逊，持郡短长，前二千石数案不能竟。及宣视事，诣府谒，宣设酒饭与相对，接待甚备。已而阴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节敬宣之效，乃手自牒书，条其奸臧，封与湛曰："吏民条言君如牒，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书相晓，欲君自图进退，可复伸眉于后。即无其事，复封还记，得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应记，而宣辞语温润，无伤害意。湛即时解印绶付吏，为记谢宣，终无怨言。而栎阳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轻宣。宣独移书显，责之曰："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適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证验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镌令。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详思之，方调守。"游得檄，亦解印绶去。

又频阳县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办。而栗邑县小，辟在山中，民谨朴易治。令巨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在栗。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宣因移书劳勉之曰："昔孟公绰优于赵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显，或以功举，'君子之道，焉可怃也！'属县各有贤君，冯翊垂拱蒙成。愿勉所职，卒功业。"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辄召告其县长吏，使自行罚。晓曰："府所以不自发举者，不欲代县治，夺贤令长名也。"长吏莫不喜惧，免冠谢宣归恩受戒者。

宣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赇，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府掾史素与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贯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扶惭愧。官属善之。

宣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甚可观也。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利用而省费。吏民称之，郡中清静。迁为少府，共张职办。

月余，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

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今当选于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则万姓欣喜，百僚说服；不得其人则大职堕B231，王功不兴。虞帝之明，在兹一举，可不致详！窃见少府宣，材茂行洁，达于从政，前为御史中丞，执宪毂下，不吐刚茹柔，举错时当；出守临淮、陈留，二郡称治；为左冯翊，崇教养善，威德并行，众职修理，奸轨绝息，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赦后余盗贼什分三辅之一。功效卓尔，自左内史初置以来未尝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宣考绩功课，简在两府，不敢过称以奸

欺诬之罪。臣闻贤材莫大于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余，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身兼数器，有“退食自公”之节。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臣恐陛下忽于《羔羊》之诗，舍公实之臣，任华虚之誉，是用越职，陈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上然之，遂以宣为御史大夫。

数月，代张禹为丞相，封高阳侯，食邑千户。宣除赵贡两子为史。贡者，赵广汉之兄子也，为吏亦有能名。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也。时天子好儒雅，宣经术又浅，上亦轻焉。

久之，广汉郡盗贼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乃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以军法从事。数月，斩其渠帅郑躬，降者数千人，乃平。会邛成太后崩，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其后上闻之，以过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恻然伤之，数以问君，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隔绝，几不为郡。三辅赋敛无度，酷吏并缘为奸，侵扰百姓，诏君案验，复无欲得事实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风指，同时陷于谩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领职解嫚，开谩欺之路，伤薄风化，无以帅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阳侯印绶，罢归。”

初，宣为丞相，而翟方进为司直。宣知方进名儒，有宰相器，深结厚焉。后方进竟代为丞相，思宣旧恩，宣免后二岁，荐宣明习文法，练国制度，前所坐过薄，可复进用。上征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给事中，视尚书事。宣复尊重。任政数年，后坐善定陵侯淳于长罢就第。

初，宣有两弟，明、修：明至南阳太守；修历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称。后母常从修居官。宣为丞相时，修为临菑令，宣迎后母，修不遣。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

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

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脣，身八创。

事不有司，御史中丞众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谤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众人所共见，公家所宜闻。况知咸给事中，恐为司隶举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阙，要遮创戮近臣于大道人众中，欲以隔塞聪明，杜绝论议之端。桀黠无所畏忌，万众讠藿哗，流闻四方，不与凡民忿怒争斗者同。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礼，下公门，式路马，君畜产且犹敬之。《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为："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诏书无以诋欺成罪。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C055者，与C54D人之罪钧，恶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本争私变，虽于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上以问公卿议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自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皆是廷尉。况竟减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为庶人，归故郡，卒于家。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数日，案行舍中，处置什器，观视园菜，终不问惠以吏事。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遣门下掾送宣至陈留，令掾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初，宣复封为侯时，妻死，而敬武长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归故郡，公主留京师。后宣卒，主上书愿还宣葬延陵，奏可。况私从敦煌归长安，会赦，因留与主私乱。哀帝外家丁、傅贵，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为安汉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与吕宽相善，及宽事觉时，莽并治况，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主怒曰："刘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挤宗室，且嫂何与取妹披抉其闺门而杀之？"使者迫守主，遂饮药死。况枭首于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

临其丧，莽固争，乃止。

硃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迁为功曹，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时，诸陵县属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后去官入京兆，历曹史列掾。出为督邮书掾，所部职办，郡中称之。

而陈咸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语下狱。博去吏，间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笃，博诈得为医人狱，得见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狱，又变性名，为咸验治数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论出，而博以此显名，为郡功曹。

久之，成帝即位，大将军王凤秉政，奏请陈咸为长史。咸荐萧育、硃博除莫府属，凤甚奇之，举博栎阳令，徙云阳、平陵二县，以高弟入为长安令。京师治理，迁冀州刺史。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州郡畏博威严。徙为并州刺史、护漕都尉，迁琅邪太守。

齐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兒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顷之，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主簿："赣老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C67A，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其折逆人如此。视事数年，大改其俗，掾史礼节如梦、赵吏。

博治郡，常令属县各用其豪桀以为大吏，文武从宜。县有剧贼及它非常，博辄移书以诡责之。其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以是豪强慹服。姑幕县有群辈八人报仇廷中，皆不得。长吏自系书言府，贼曹掾史自白请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诸掾即皆自白，复不出。于是府丞诣阁，博乃见丕丞掾曰："以为县自有长吏，府未尝与也，丞掾谓府当与之邪？"阁下书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贼发不得，有书。檄到，令丞就职，游檄王卿力有余，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亲属失色，昼夜驰骛，十余日间捕得五人。博复移书曰："王卿忧公甚效！檄到，赍伐阅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渐尽其余矣。"其操持下，皆此类也。

以高弟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其治左冯翊，文理聪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谲，网络张设，少爱利，敢诛杀。然亦纵舍，时有大贷，下吏以此为尽力。

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B032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它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有所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对以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迁为大司农。岁余，坐小法，左迁犍为太守。先是，南蛮若兒数为寇盗，博厚结其昆弟，使为反间，袭杀之，郡中清。

徙为山阳太守，病免官。复征为光禄大夫，迁廷尉，职典决疑，当讞献平天下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正监以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官属咸服博之疏略，材过人也。每迁徙易官，所到辄出奇谲如此，以明示下为不可欺者。

久之，迁后将军，与红阳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国，有司奏立党友，博坐免。后岁余，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见，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为京兆尹，数月超为大司空。

初，汉兴袭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罢太尉，始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非有印绶官属也。及成帝时，何武为九卿，建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其后上以问师安昌侯张禹，禹以为然。时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而何武为御史大夫。于是上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票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官焉。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下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后二岁余，硃博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袭，各由时务。高皇帝以圣德受命，建立鸿业，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历载二百年，天下安宁。今更为大司空，与丞相同位，未获嘉祐。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哀帝从之，乃更拜博为御史大夫。会大司马喜免，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后四岁，哀帝遂改丞相为大司徒，复置大司空、大司马焉。

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及博奏复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奏

可。

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怀，夜寝早起，妻希见其面。有一女，无男。然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称尊号，太后从弟高武侯傅喜为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共持正议。孔乡侯傅晏亦太后从弟，谄谀欲顺指，会博新征用为京兆尹，与交结，谋成尊号，以广孝道。由是师丹先免，博代为大司空，数燕见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忧国；大司马喜至尊至亲，阿党大臣，无益政治。"上遂罢喜遣就国，免光为庶人，以博代光为丞相，封阳乡侯，食邑二千户。博上书让曰："故事封丞相不满千户，而独臣过制，诚惭惧，愿还千户。"上许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乡侯晏风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诏，与御史大夫赵玄议，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士之封非所当得也。请皆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亲封位特进，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诚奉公，务广恩化，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诏决，事更三赦，博执正道，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义附从，大不敬；晏与博议免喜，失礼不敬。臣请诏谒者召博、玄、晏诣廷尉诏狱。"

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右将军蟜望等四十四人以为："如宣等言，可许。"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谮其族兄季孙行父于晋，晋执囚行父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宜与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博自杀，国除。

初，博以御史为丞相，封阳乡侯，玄以少府为御史大夫，并拜于前殿，廷登受策，有音如钟声。语在《五行志》。

赞曰：薛宣、硃博皆起佐史，历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诚有极也。博驰聘进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又见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权。世主已更，好恶异前，复附丁、傅称顺孔乡。事发见诘，遂陷诬罔，辞穷情得，仰药饮鸩。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博亦然哉！

卷八十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贱，至方进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号迟顿不及事，数为掾史所詈辱。方进自伤，乃从汝南蔡父相问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谓曰："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方进既厌为小史，闻蔡父言，心喜，因病归家，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

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

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入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前我为尚书时，尝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余。"方进于是举劾庆曰："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庆坐免官。

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无状者，奏可。司隶校尉涓勋奏言："《春秋》之义，王人微者序乎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请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顺之理。宣本不师受经术，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祸耳，而宣欲专权作威，乃害于国，不可之大者。愿下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正国法度。"议者以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皆趣司隶。会浩商捕得伏诛，家属徙合浦。

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谒两府，其有所会，居中二千石前，与司直并迎丞相、御史。初，方进新视事，而涓勋亦初拜为司

隶，不肯谒丞相、御史大夫，后朝会相见，礼节又倨。方进阴察之，勋私过光禄勋辛庆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车立，B232过，乃就车。于是方进举奏其状，因曰："臣闻国家之兴，尊尊而敬长，爵位上下之礼，王道纲纪。《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群臣宜皆承顺圣化，以视四方。勋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礼仪，轻谩宰相，贱易上卿，而又诎节失度，邪谄无常，色厉内荏。堕国体，乱朝廷之序，不宜处位。臣请下丞相免勋。"

时，太中大夫平当给事中奏言："方进国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下，前亲犯令行驰道中，司隶庆平心举劾，方进不自责悔而内挟私恨，伺记庆之从容语言，以诋欺成罪。后丞相宣以一不道贼，请遣掾督趣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勋自奏暴于朝廷，今方进复举奏勋。议者以为方进不以道德辅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胜立威，宜抑绝其原。勋素行公直，奸人所恶，可少宽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进所举应科，不得用逆诈废正法，遂贬勋为昌陵令。方进旬岁间免两司隶，朝廷由是惮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诫掾史："谨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

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方进部掾史复案，发大奸赃数千万。上以为任公卿，欲试以治民，徙方进为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时，胡常为青州刺史，闻之，与方进书曰："窃闻政令甚明，为京兆能，则恐有所不宜。"方进心知所谓，其后少弛威严。

居官三岁，永始二年迁御史大夫。数月，会丞相薛宣坐广汉盗贼群起及太皇太后丧时三辅吏并征发为奸，免为庶人。方进亦坐为京兆尹时奉丧事烦扰百姓，左迁执金吾。二十余日，丞相官缺，群臣多举方进，上亦器其能，遂擢方进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身既富贵，而后母尚在，方进内行修饰，供养甚笃。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为相公洁，请托不行郡国。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如陈咸、硃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皆京师世家，以材能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而方进特立后起，十余年间至宰相，据法以弹咸等，皆罢退之。

初，咸最先进，自元帝初为卿史中丞显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为部刺史，历楚国、北海、东郡太守。阳朔中，京兆尹王章讥切大臣，而荐琅邪太守冯野王可代大将军王凤辅政，东郡太守陈咸可御史大夫。是时，方进甫从博士为刺史云。后方进为京兆尹，咸从南阳太守入为少

府，与方进厚善。先是，逢信已从高第郡守历京兆、太仆为卫尉矣，官簿皆在方进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选中，而方进得之。会丞相宣有事与方进相连，上使五二千石杂问丞相、御史，咸诘责方进，冀得其处，方进心恨。初，大将军凤奏除陈汤为中郎，与从事。凤薨后，从弟车骑将军音代凤辅政，亦厚汤。逢信、陈咸皆与汤善，汤数称之于凤、音所。久之，音薨，凤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司卫马将军，辅政。商素憎陈汤，白其罪过，下有司案验，遂免汤，徙敦煌。时，方进新为丞相，陈咸内惧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观其意，微自解说。子夏既过方进，揣知其指，不敢发言。居无何，方进奏咸与逢信："邪枉贪污，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后为少府，数馈遗汤。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咸、信之谓也。过恶暴见，不宜处位，臣请免以示天下。"奏可。

后二岁余，诏举方正直言之士，红阳侯立举咸对策，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方进复奏："咸前为九卿，坐为贪邪免，自知罪恶暴陈，依托红阳侯立徼幸，有司莫敢举奏。冒浊苟容，不顾耻辱，不当蒙方正举，备内朝臣。"并劾红阳侯立选举故不以实。有诏免咸，勿劾立。

后数年，皇太后姊子侍中卫尉定陵侯淳于长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请遣长就国，长以金钱与立，立上封事为长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诚不可更有它计。"后长阴事发，遂下狱。方进劾立："怀奸邪，乱朝政，欲倾误要主上，狡猾不道，请下狱。"上曰："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国。"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曰："立素行积为不善，众人所共知。邪臣自结，附托为党，庶几立与政事，欲获其利。今立斥还就国，所交结尤著者，不宜备大臣，为郡守。案后将军硃博、巨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过绝人伦，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无纤介爱利之风。天下所共知，愚者犹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怀奸猾，国之所患，而深相与结，信于贵戚奸臣，此国家大忧，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昔季孙行父有害曰：'见有善于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鹯之逐鸟爵也。'翅翼虽伤，不避也。贵戚强党之众诚难犯，犯之，众敌并怨，善恶相冒。臣幸得备宰相，不敢不尽死。请免博、闳、咸归故郡，以销奸雄

之党，绝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废锢，复徙故郡，以忧死。

方进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当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长虽外戚，然以能谋议为九卿，新用事，方进独与长交，称荐之。及长坐大逆诛，诸所厚善皆坐长免，上以方进大臣，又素重之，为隐讳。方进内惭，上疏谢罪乞骸骨。上报曰：“定陵侯长已伏其辜，君虽交通，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君何疑焉？其专心一意毋怠，近医药以自持。”方进乃起视事，条奏长所厚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余人，其见任如此。

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厚李寻，以为议曹。为相九岁，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寻奏记言：“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为寒心。今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金历库，士逆度，辅湛没，火守舍，万岁之期，近慎朝暮。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欲当大位，为具臣以全身，难矣！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

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曰：“皇帝问丞相：君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吏民残贼，殴杀良民，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朕惟往时之用，与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数。君有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C82D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后议者以为不便，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醪。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醪。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务便百姓以辅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外焉。”

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

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谥曰恭侯。长子宣嗣。

宣字少伯，亦明经笃行，君子人也。及方进在，为关都尉、南郡太守。

少子曰义。义字文仲，少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年二十出为南阳都尉。宛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又素著名州郡，轻义年少。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立持酒肴谒丞相史，对饮未讫，会义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语言身若。须臾义至，内谒径入，立乃走下。义既还，大怒，阳以他事召立至，以主守盗十金，贼杀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缚立，传送邓狱。恢亦以宛大县，恐见篡夺，白义可因随后行县送邓。义曰："欲令都尉自送，则如勿收邪？"载环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动，威震南阳。

立家轻骑驰从武关入语曲阳侯，曲阳侯白成帝，帝以问丞相。方进遣吏敕义出宛令。宛令已出，吏还白状。方进曰："小兒未知为吏也，其意以为入狱当辄死矣。"

后义坐法免，起家而为弘农太守，迁河内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风烈。徙为东郡太守。

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谓姊子上蔡陈丰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渐于先帝。今欲发之，乃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

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及车郡王孙庆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征在京师，义乃诈移书以重罪传逮庆。于是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严乡侯信者，东平王云子也。云诛死，信兄开明嗣为王，薨，无子，而信子匡复立为王，故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以东平王傅苏隆为丞相，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莽闻之，大惧，乃拜其党亲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光禄勋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春王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中郎将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复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屯函谷关，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野将军屯武关，羲和红休侯刘歆为扬武将军屯宛，太保后丞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屯霸上，常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屯平乐馆，骑都尉王晏为建威将军屯城北，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皆勒兵自奋。

莽日抱孺子会群臣而称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莽于是依《周书》作《大诰》，曰：

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当承继嗣无疆大历服事，予未遭其明哲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岂敢自比于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宁帝室，遗我居摄宝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绍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

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BA49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粤其闻日，宗室之俟有四百人，民献仪九万夫，予敬以终于此谋继嗣图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东郡严乡逋播臣。"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难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官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违卜，故予为冲人长思厥难曰："呜呼！义、信所犯，诚动鳏寡，哀哉！"予遭天役遗，大解难于予身，以为孺子，不身自恤。

予义彼国君泉陵侯上书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乐，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顺天心，成居摄之义。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为子，知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养成就，加元服，然后复子明辟。"

熙！为我孺子之故，予惟赵、傅、丁、董之乱，遏绝继嗣，变剥

適、庶，危乱汉朝，以成三厄，队极厥命。呜呼！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兴我汉国，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绍我后嗣，以继我汉功。厥害適统不宗元绪者，辟不违亲，辜不避戚。夫岂不爱？亦唯帝室。是以广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师，绥抚宇内；博征儒生，讲道于廷，论序乖缪，制礼作乐，同律度量，混一风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礼，定五畤庙祧，咸秩亡文；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绥西域，以受白虎威胜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野。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呜呼！天明威辅汉始而大大矣。尔有惟旧人泉陵侯之言，尔不克远省，尔岂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天毖劳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安皇帝之所图事。肆予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辅诚辞，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于祖宗安人图功所终？天亦惟劳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辅？予闻孝子善继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构之；厥父菑，厥子播而获之。予害敢不于身抚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乃有效汤、武伐厥子，民长其劝弗救。呜呼肆哉！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国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仪，迪知上帝命。粤天辅诚，尔不得易定！况今天降定于汉国，惟大艰人翟义、刘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岂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啬夫，予害敢不终予亩？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极卜，害敢不于从？率宁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卜陈惟若此。

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立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里附城。

诸将东至陈留菑，与义会战，破之，斩刘璜首。莽大喜，复下诏曰：

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国统三绝，绝辄复续，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诏予居摄。予承明诏，奉社稷之任，持

大宗之重，养六尺之托，受天下之寄，战战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经艺分析，王道离散，汉家制作之业独未成就，故博征儒士，大兴典制，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业既著，千载之废，百世之遗，于今乃成，道德庶几于唐、虞，功烈比齐于殷、周。今翟义、刘信等谋反大逆，流言惑众，欲以篡位，贼害我孺子，罪深于管、蔡，恶甚于禽兽。信父故东平王云，不孝不谨，亲毒杀其父思王，名曰巨鼠，后云竟坐大逆诛死。义父故丞相方进，险波阴贼，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内嫉，所杀乡邑汝南者数十人。今积恶二家，迷惑相得，此时命当殄。天所灭也。义始发兵，上书言宇、信等与东平相辅谋反，执捕械系，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恶，转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证也。已捕斩断信二子穀乡侯章、德广侯鲔，义母练、兄宣、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当其斩时，观者重叠，天气和清，可谓当矣。命遣大将军共行皇天之罚，讨诲内之仇，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马法》不云乎？“赏不逾时”。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今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户邑之数别下。遣使者持黄金印、赤绂縋、硃轮车，即军中拜授。

因大赦天下。于是吏士精锐遂功围义于圉城，破之，义与刘信弃军庸亡。至固始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卒不得信。

初，三辅闻翟义起，自茂陵以西至B651二十三县盗贼并发，赵明、霍鸿等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EA69令，劫略吏民，众十余万，火见未央宫前殿。莽昼夜抱孺子祷宗庙。复拜卫尉王级为虎贲将军，大鸿胪望乡侯阎迁为折冲将军，与甄邯、王晏西击赵明等。正月，虎牙将军王邑等自关东还，便引兵西。强弩将军王骏以无功免，扬武将军刘歆归故官。复以邑弟侍中王奇为扬武将军，城门将军赵恢为强弩将军，中郎将李C97C为厌难将军，复将兵西。二月，明等殄灭，诸县悉平，还师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劳飨将帅，大封拜。先是，益州蛮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时州郡击破之。莽乃并隶，以小大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奋怒，东指西击，羌寇蛮盗，反虏逆贼，不得旋踵，应时殄灭，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

初，义所收宛令刘立闻义举兵，上书愿备军吏为国讨贼，内报私怨。莽擢立为陈留太守，封明德侯。

始，义兄宣居长安，先义未发，家数有怪，夜闻哭声，听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雁数十，比惊救之，已

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谓后母曰：“东郡太守文仲素BE21傥，今数有恶怪，恐有妄为而大祸至也。大夫人可归，为弃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后数月败。

莽尽坏义第宅，污池之。发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诏曰：“盖闻古者伐不敬，取其鲸鲵筑武军，封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EDAB。乃者反虏刘信、翟义悖逆作乱于东，而芒竹群盗赵明、霍鸿造逆西土，遣武将征讨，咸伏其辜。惟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殄灭于圉。赵明依阻槐里环堤，霍鸿负倚盩厔芒竹，咸用破碎，亡有余类。其取反虏逆贼之鲸鲵，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E441B748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筑为武军，封以为大戮，荐树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书曰‘反虏逆贼鲸鲵’，在所长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坏败，以惩淫EDAB焉。”

初，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里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

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传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云，长安人也。父吉，为卫司马，使送郅支单于侍子，为郅支所杀，语在《陈汤传》。永少为长安小史，后博学经书。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寿闻其有茂材，除补属，举为太常丞，数上疏言得失。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举永待诏公车。对曰：

陛下秉至圣之纯德，惧天地之戒异，饬身修政，纳问公卿，又下明诏，帅举直言，燕见□绎，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圣问。臣材朽学浅，不通政事。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船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妨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

陛下践至尊之祚为天下主，奉帝王之职以统群生，方内之治乱，在陛下所执。诚留意于正身，勉强于力行，损燕私之闲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罢归倡优之笑，绝却不享之义，慎节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致行无倦，安服若性。经曰：“继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际，王事纲纪，安危之机，圣王所致慎也。昔舜饬正二女，以崇至德；楚庄忍绝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鲁桓胁于齐女，社稷以倾。诚修后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贵者不得嫉妨专庞，以绝骄嫚之端，抑褒、阎之乱，贱者咸得秩进，各得厥职，以广继嗣之统，息《白华》之怨，后宫亲属，饶之以财，勿与政事，以远皇父之类，损妻党之权，未有闺门治而天下乱者也。

治远自近始，习善在左右。昔龙管纳言，而帝命惟允；四辅既备，成王靡有过事。诚敕正左右齐栗之臣，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皆

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义，济济谨孚，无敖戏骄恣之地，则左右肃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经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无用比周之虚誉，毋听浸润之谮诉，则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

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制远之道微而无乖畔之难者，德厚恩深，无怨于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罚深酷，吏行残贼也。夫违天害德，为上取怨于下，莫甚乎残贼之吏。诚放退残贼酷暴之吏锢废勿用，益选温良上德之士以亲万胜，平刑释冤以理民命，务省繇役，毋夺民时，薄收赋税，毋殚民财，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不苦逾时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虽有唐尧之大灾，民无离上之心。经曰：“怀保小人，惠于鳏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经曰：“飨用五福，畏用六极。”传曰：“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今三年之间，灾异锋起，小大毕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无所改正，疏举广谋，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无谢过之实也，天责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纲纪。南面之急务，唯陛下留神。

对奏，天子异焉，特召见永。

其夏，皆令诸方正对策，语在《杜钦传》。永对毕，因曰：“臣前幸得条对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于圣聪。书陈于前，陛下委弃不纳，而更使方正对策，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论，废承天之至言，角无用之虚文，欲末杀灾异，满谰诬天，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己之间暴风三溱，拔树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复问永，永对曰：“日食、地震，皇后、贵妾专宠所致。”语在《五行志》。

是时，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复曰：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薰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不可归咎诸舅。及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中尚书宦官，槛塞大异，皆EEAD说欺天者也。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EEAD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陛下即位，委任遵旧，未有过政。元年正月，白气较然起乎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申以大水，著以震蚀。各有占应，相为表里，百官庶事无所归倚，陛下独不怪与？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夫贱人当起而京师道微，二者已丑。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反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吏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陛下则不深察愚臣之言，忽于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异，将发不久；发则灾异已极，天变成形，臣虽欲捐身关策，不及事已。

疏贱之臣，至敢直陈天意，斥讥帷幄之私，欲间离贵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于汤镬之诛。此天保右汉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后得召；待诏一旬，然后得见。夫由疏贱纳至忠，甚苦；由至尊闻天意，甚难。语不可露，愿具书所言，因待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为非天意，臣当伏妄言之诛；即以为诚天意也，奈何忘国家大本，背天意而从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为宗庙计。

时，对者数十人，永与杜钦为上第焉。上皆以其书示后宫。后上尝赐许皇后书，采永言以责之，语在《外戚传》。

永既阴为大将军凤说矣，能实最高，由是擢为光禄大夫。永奏书谢凤曰："永斗筲之材，质薄学朽，无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将军说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厕之争臣之末，不听浸润之谮，不食肤受之诉，虽齐桓、晋文用士笃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昔豫子吞炭坏形以奉见异，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知氏、孟尝犹有死士，何况将军之门！"凤遂厚之。

数年，出为安定太守。时，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平阿侯谭年次当继大将军凤辅政，尤与永善。阳朔中，凤薨。凤病困，荐从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从之，以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之，与谭书曰："君侯躬周、召之德，执管、晏之操，敬贤下士，乐善不倦，宜在上将久矣，以大将军在，故抑郁于家，不得舒愤。今大将军不幸蚤薨，累亲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师士大夫怅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扬万分。属闻以特进领城门兵，是则车骑将军秉政雍容于内，而至戚贤舅执管B36E于外也。愚窃不为君侯喜。宜深辞职，自陈浅薄不足以固城门之守，收太伯之让，保谦谦之路，阖门高枕，为知者首。愿君侯与博览者参之，小子为君侯安此。"谭得其书大感，遂辞让不受领城门职。由是谭、音相与不平。

永远为郡吏，恐为音所危，病满三月免。音奏请永补营军司马，永数谢罪自陈，得转为长史。

音用从舅越亲辅政，威权损于凤时，永复说音曰："将军覆上将之位，食豪腴之都，任周、召之职，拥天下之枢，可谓富贵之极，人臣无二，天下之责四面至矣，将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执伊尹之强德，以守职匡上，诛恶不避亲爱，举善不避仇雠，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笃行三者，乃可以长堪重任，久享盛宠。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当参天，今已过期，尚在桑榆之间，质弱而行迟，形小而光微。荧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变也。意岂将军忘湛渐之义，委曲从顺，所执不强，不广用士，尚有好恶之忌，荡荡之德未纯，方与将相大臣乖离之萌也？何故始袭司马之号，俄而金火并有此变？上天至明，不虚见异，唯将军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犹不平，荐永为护菀使者。

音薨，成都侯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永乃迁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不惧于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龙阳德，由小之大，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元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昌邑之类？臣愚不能处也。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没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F868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棰B236于砲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CD6B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面媟嫚，混淆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下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

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肯发明圣之德，昭然远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惧危亡之征兆，荡涤邪辟之恶志，厉精致政，专心反道，绝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诏除，悉罢北宫私奴车马B237出之具，克己复礼，毋二微行出饮之过，以防迫切之祸，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毋听后宫之请谒，除掖庭之乱狱，出砲格之陷阱，诛戮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寝初陵之作，止诸缮治宫室，阙更减赋，尽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远方，厉崇忠直，放退残贼，无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贯行，固执无违，夙夜孳孳，屡省无怠，旧愆毕改，新德既章，纤介之邪不复载心，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复，熟省臣言。臣幸得备边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EEAD言触忌讳，罪当万死。

成帝性宽而好文辞，又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每言事辄见答礼。至上此对，上大怒。卫将军商密E74E永令发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过交道厩者勿追，御史不及永，还，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

元延元年，为此地太守。时，灾异尤数，永当之官，上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永对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备拾遗之臣，从朝者之后，进不能尽思纳忠辅宣圣德，退无被坚执锐讨不义之功，猥蒙厚恩，仍迁至北地太过。绝命陨首，身膏野草，不足以报塞万分。陛下圣德宽仁，不遗易忘之臣，垂周文之听，下及刍荛之愚，有诏使卫尉受臣永所欲言。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臣永幸得免于言责之辜，有官守之任，当毕力遵职，养绥百姓而已，不宜复关得失之辞。忠臣之于上，志在过厚，是故远不违君，死不忘国。昔史鱼既没，余忠未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汲黯身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经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戈守边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是以敢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

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屡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BD51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四顾，此惟予宅。"

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八世著记，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会，四月丁酉四方众星白昼流陨，七月辛未彗星横天。乘三难之际会，畜众多之灾异，因之以饥馑，接之以不赡。彗星，极异也，土精所生，流陨之应出于饥变之后，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积善，惧不克济。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徵舒、崔杼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内乱朝暮，日戒诸夏，举兵以火角为期。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

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媟黩燕饮；中黄门后庭素骄慢不谨尝以醉酒失臣礼者，悉出勿留。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宪，崇近婉顺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怀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觐法出而后驾，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

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亡。"《訞辞》曰："关动牡飞，辟为无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王者遭衰难之世，有饥馑之灾，不损用而大自润，故凶；百姓困贫无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禾黍不入。今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五十有余。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大异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穷困如

此，宜损常税小自润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布怨趋祸之道也。牡飞之状，殆为此发。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屡至损服，凶年不C831涂，明王之制也《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大官、导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牺用度，止尚方、织室、京师郡国工服官发输造作，以助大司农。流恩广施，振赡困乏，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基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臣闻上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聪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难，深畏大异，定心为善，捐忘邪志，毋二旧愆，厉精致政，至诚应天，则积异塞于上，祸乱伏于下，何忧患之有？窃恐陛下公志未专，私好颇存，尚爱群小，不肯为耳！对奏，天子甚感其言。

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鄴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

永所居任职，为北地太守岁余，卫将军商薨，曲阳侯根为票骑将军，荐永，征入为大司农。岁余，永病，三月，有司奏请免。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数月，卒于家。本名并，以尉氏樊并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人也。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张敞女。鄴。鄴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以郎。

与车骑将军王音善。平阿侯谭不受城门职，后薨，上闵悔之，乃复令谭弟成都侯商位特进，领城门兵，得举吏如将军府。鄴见音前与平阿有隙，即说音曰：“鄴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详。夫戚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此《棠棣》、《角弓》之诗所以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书而讥焉。周、召则不然，忠以相辅，义以相匡，同己之亲，等己之尊，不以圣德独兼国宠，又不为长专受荣任，分职于陕，并为弼疑。故内无感恨之隙，外无侵侮之羞，俱享天晁，两荷高名者，盖以此也。窃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复有诏得

举吏如五府，此明诏所欲庞也。将军宜承顺圣意，加异往时，每事凡议，必与及之，指为诚父，出于将军，则孰敢不说谕？昔文侯寤大雁之献而父子益亲，陈平共一饭之馔而将相加欢，所接虽在楹阶俎豆之间，其于为国折冲厌难，岂不远哉！窃慕仓唐、陆子之义，所白奥内，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二人皆重鄴。后以病去郎。商为大司马卫将军，除鄴主簿，以为腹心，举侍御史。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鄴居职宽舒，少威严，数年以病免。

是时，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称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称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从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郑业为阳信侯。傅太后尤与政专权。元寿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而帝舅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临拜，日食，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鄴方正，鄴对曰：

臣闻禽息忧国，碎首不恨；卞和献宝，刖足愿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诏，无二者之危，敢不极陈！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又以外孙为孝惠后，是时继嗣不明，凡事多暗，昼昏冬雷之变，不可胜载。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卦》乘《离》，《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大阴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前大司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诏策决，复遣就国。高昌侯宏去蕃自绝，犹受封土。制书侍中、驸马都尉迁不忠巧佞，免归故郡，间未旬月，则有诏还，大臣奏正其罚，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显宠过故。及阳信侯业，皆缘私君国，非功义所止。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稀见所稀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暗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

此，殆不在它。由后视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疏贱独偏见，疑内亦有此类。天变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应！

臣闻野鸡著怪，高宗深动；大风暴过，成王怛然。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

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讹言行筹，及谷永言王者买私田，彗星陨石牡飞之占，语在《五行志》。

初，鄴从张吉学，吉子竦又幼孤，从鄴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鄴于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鄴、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

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鄴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及钦欲挹损凤权，而鄴附会音、商。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凤，隙平阿于车骑，指金、火以求合，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者。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

卷八十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

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坐法免归。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

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隶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

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

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驾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

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其守法见惮如此。

为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为清河太守，数岁，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武，征为谏大夫。迁兖州刺史，入为司隶校尉，徙京兆尹。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B231辩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迁沛郡太守，复入为廷尉。绥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迁廷尉，武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建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武更为大司空，封汜乡侯，食邑千户。汜乡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赏大臣，更以南阳F568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增吧千户。

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将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及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一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逾，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制曰："可。"以内史为中尉。初，武为九卿时，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方进共奏罢刺史，更置州牧，后皆复复故，语在《硃博传》。唯内史事施行。

多所举奏，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经术正直过之。武后母在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后五岁，谏大夫鲍宣数称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对，而高安侯董贤亦荐武，武由是复征为御史大夫，月余，徙为前将军。

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国，数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莽从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为莽求特进给事中。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后有诏举大常，莽私从武求举，武不敢举。后数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

光以下举朝皆举莽。武为前将军，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

武就国后，莽寝盛，为宰衡，阴诛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吕宽等事起。时，大司空甄丰承莽风指，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连引诸所欲诛，上党鲍宣，南阳彭伟、杜公子，郡国豪桀坐死者数百人。武在见诬中，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众人多冤武者，莽欲厌众意，令武子况嗣为侯，谥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光禄勋于永除为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能直言，召见宣室，对政事得失，超迁太中大夫。出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声。征入为大鸿胪，徙京兆尹，迁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

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嘉上疏曰：

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断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长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刻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下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

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一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为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会息夫躬、孙宠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又与后舅伍宏谋弑上为逆，云等伏诛，躬、宠擢为吏二千石。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傅嘉劝上因东平事以封贤。上于是定躬、宠告东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欲封贤等，上心惮嘉，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数月，遂下诏封贤等，因以切责公卿曰：“朕居位以来，寝疾未瘳，反逆之谋相连不绝，贼乱之臣近侍帷幄。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之故。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

后数月，日食，举直言，嘉复奏封事曰：

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箕子戒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EDAB。”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乱阴阳之统，而害及王者，其国极危。国人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败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后，纵心恣欲，法度陵迟，至于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孝文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资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讠藿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宠臣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

于是上寝不说，而愈爱贤，不能自胜。

会祖母傅太后薨，上因托傅太后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嘉封还诏书，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晁，奈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天下闻之，故不敢自劾。愚戆数犯忌讳，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复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雠之意，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奏封事荐相等明习治狱，"相计谋深沉，谭颇知雅文，凤经明行修，圣王有计功除过，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今所称相等材美，足以相计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总方略一统万类分明善恶为职，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对状。"嘉免冠谢罪。

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胜独以为嘉备宰相，诸事并废，咎由嘉生；嘉坐荐相等，微薄，以应迷国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光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制曰：“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光等言可许。”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无所执守，不任宰相之职，宜夺爵士，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则起，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为罪，罪恶虽著，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今春月寒气错缪，霜露数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唯陛下察焉。”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兒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

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势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素重嘉而怜之，上遂免明，以董贤代之，语在《贤传》。

嘉为相三年诛，国除。死后上览其对而思嘉言，复以孔光代嘉为丞相，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诏书追录忠臣，封嘉子崇为新甫侯，追谥嘉为忠侯。

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免。建始中，州举茂才，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丞相方进、御史大夫孔光举丹论议深博、廉正守道，征入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数月，复以光禄大夫给事中，由是为少府、光禄勋、侍中，

甚见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余，徙为大司空。

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夺王氏权。丹自以师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书言："古者谅E63D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王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之应也。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先帝不量臣愚，以为太傅，陛下以臣托师傅，故亡功德而备鼎足，封大国，加赐黄金，位为三公，职在左右，不能尽忠补过，而令庶人窃议，灾异数见，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归于海滨，恐嫌于伪。诚惭负重责，义不得不尽死。"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称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称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高昌侯董宏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帝，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蕃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有司皆以为宜如褒、犹言。丹议独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晁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

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今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而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后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臣不密则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尚书劾咸、钦：“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议罪处罚，国之所慎，咸、钦初傅经义以为当治，事以暴列，乃复上书妄称誉丹，前后相违，不敬。”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屡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百姓流连，无所归心，司空之职尤废焉。君在位也出入三年，未闻忠言嘉谋，而反有朋党相进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议改币章示君，君内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众雷同，外以为不便，令观听者归非于朕。朕隐忍不宣，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伪坏化，寝以成俗，故屡以书饬君，几君省过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后言。及君奏封事，传于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获虚采名，谤讥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谓疏者何？殆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将何以率示群下，附亲远方？朕惟君位尊任重，虑不周密，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复异言，甚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意。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B22F，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

邑爵，使奉朝请，四方所瞻仰也。惟陛下财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丹既免数月，上用硃博议，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仪如孝元皇帝。博迁为丞相，复与御史大夫赵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圣仁，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丹于是废归乡里者数年。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授，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数月，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先圣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甚悖义理。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有司条奏邪臣建定称号者已放退，而丹功赏未加，殆缪乎先赏后罚之义，非所以章有德报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月余薨，谥曰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

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

卷八十七 扬雄传第五十七

上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其辞曰：

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乎皇波，因江潭而氵往托兮，钦吊楚之湘累。

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渙涊兮，暗累以其缤纷。

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E！资娵、娃炎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

凤皇翔于蓬陼兮，岂驾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蝯□穴拟而不敢下，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

衿芰茄之绿衣兮，被夫容之硃裳，芳酷烈而莫闻兮，不如襞而幽之离房。闺中容竞淖约兮，相态以丽佳，知众厶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

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举，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所处？愍吾累之众芬兮，扬烨烨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庆夭悴而丧荣。

横江、湘以南氵往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泛溢兮，将折衷乎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解扶桑之总辔兮，纵令之遂奔驰，鸾皇腾而不属兮，岂独飞廉与云师！

卷薜芷与若蕙兮，临湘渊而投之；棍申椒与菌桂兮，赴江湖而沤之。费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琼茅，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于江皋！

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鶤圭□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

初累弃彼虑妃兮，更思瑶台之逸女，抨雄鸩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一耦！乘云蜺之旖柅兮，，望昆仑以樛流，览四荒而顾怀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既亡鸾车之幽蔼兮，驾八龙之委蛇？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斐々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庶彭咸之所遗！

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

风。其辞曰：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F22B而抶DA71狂。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齐总总撙撙，其相胶葛兮，CA76骇云讯，奋以方攘；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柴B07A参差，鱼颉而鸟□行；翕赫B85E霍，雾集蒙合兮，半散照烂，粲以成章。

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B978，蠖略蕤绥，漓乎幓纟丽。帅尔阴闭，DD5E然阳开，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B241旐郅偈之旖BB70也！流星ECB8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声駍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馺遗风。陵高衍之CE4E嵸兮，超纡谲之清澄。登椽栾而BD3B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兢。

是时未辏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潜以惨凛兮，上洪纷而相错；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坛曼兮，列新雉于林薄；攒并闾与B974{艹舌}兮，纷被丽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騢兮，深沟嵌岩而为谷；B243B243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乎延属。

于是大夏云谲波诡，D438D439而成观，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C558而亡见。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据軨轩而周流兮，忽□夹轧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B246。金人仡仡其承钟D73B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B936々，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台掘其独出兮，□北极之D939D939，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BB74C43A，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籓。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左EF37枪右玄冥兮，前DA60阙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仑。览樛流于高光兮，溶方皇于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骈交错而曼衍兮，□妥B248虖其相婴。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C42C成。曳红采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冤延。袭C53E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乎临渊。

回飙肆其砀骇兮，翍桂椒，郁栘杨。香芬茀以穷隆兮，击薄栌而将

荣。芗咦肸以掍根兮，声駍隐而历钟，排玉户而扬金铺兮，发兰惠与穹穷。惟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靓深。阴阳清浊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调琴。般、倕弃其剞厥兮，王尔投其钩绳。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仿佛其若梦。

于是事变物化，目骇耳回，盖天子穆然珍台闲馆璇题玉英B24A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储精垂思，感动天地，逆釐三神者。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技以为芳，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集虖礼神之囿，登乎颂祇之堂。建光耀之长旃兮，昭华覆之威威，攀璇玑而下视兮，行游目乎三危，陈众车于东坑兮，肆玉釱而下驰，漂龙渊而还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风傱々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濛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

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举洪颐，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东烛仓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炀丹崖。玄瓚觩，秬鬯泔淡，肸向丰融，懿懿芬芬。炎感黄龙兮，熛讹硕麟，选巫咸兮叫帝閽，开天庭兮延群神。傧暗蔼兮降清坛，瑞穰穰兮委如山。

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梨。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趣兮勇士厉，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

乱曰：崇崇圜丘，隆隐天兮，登降峛崺，单埢坦兮。增宫□差，骈嵯峨兮，岭□菅嶙峋，洞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圣皇穆穆，信厥对兮。侏祇效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迟B251兮。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亡极兮。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崖、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虑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

之，天子异焉。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辞曰：

伊年暮春，将瘗后土，礼灵祇，谒汾阴于东郊，因兹以勒崇垂鸿，发祥隤祉，饮若神明者，盛哉铄乎，越不可载已！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F253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飙拂，神腾鬼DC75；千乘霆乱，万骑屈桥，嘻嘻旭旭，天地稠{山敖}。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謷，跖魂负沴；河灵矍踢，掌华蹈衰。遂臻阴宫，穆穆肃肃，蹲蹲如也。

灵祇既乡，五位时叙，絪B254玄黄，将绍厥后。于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洒沈灾于豁渎兮，播九河于东瀕。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C55A隆周之大宁。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秽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峣崝。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渗漓而下降，郁萧条其幽蔼兮，滃泛沛以丰隆。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参天地而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

遵逝乎归来，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与比功？建《乾》、《坤》之贞兆兮，将悉总之以群龙。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触。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CD58于穆之缉熙兮，过《清庙》之雍雍；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瀕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

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其辞曰：

或称戏、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乌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訾，贵正与天乎比崇。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B12E三王之厄薜，峤高举而大兴；历五帝之寥郭，涉三皇之登闳；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终始颛顼、玄冥之统。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B256阖。储积共偫，戍卒夹道，斩丛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经营DBBA、镐，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与地杳。尔乃虎路三B077以为司马，围经百里而为殿门。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鸿F8D3沆茫，碣以崇山。营合围会，然后先置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其余荷垂天之毕，张竟野之罘，靡日月之诛竿，曳彗星之飞旗。青云为纷，红蜺为缳，属之乎昆仑之虚，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淫淫与与，前后要遮。EF67枪为B259，明月为候，荧惑司命，天弧发射，鲜扁陆离，骈衍佖路。徽车轻武，鸿絧B25A猎，殷殷轸轸，被陵缘阪，穷冥极远者，相与C22D乎高原之上；羽骑营营，昈分殊事，缤纷往来，B25C轳不绝，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

于是天子乃以阳B158始出乎玄宫，撞鸿钟，建九旒，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立历天之旂，曳捎星之旃，辟历列缺，吐火施鞭。萃傱允溶，淋离廓落，戏八镇而开关；飞廉、云师，吸嚊潚率，鳞罗布列，攒以龙翰。秋秋跄跄，入西园，切神光；望平乐，径竹林，蹂蕙圃，践兰唐。举烽烈火，辔者施披，方驰千驷，校骑万师。B25D虎之陈，从横胶輵，CA76泣雷厉，驞□平駖磕，汹汹旭旭，天动地岋。羡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

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聘耆奔欲。拖苍豨，跋犀B254，蹶浮麋。C958巨C537，捕玄DC42，腾空虚，距连卷。F5D6夭蟜，BE5B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飙，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

徒，蹶松柏，掌疾梨；猎蒙茏，辚轻飞；履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揿象犀；CD22峦坑，超唐陂。车骑云会，登降暗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储与乎大溥，聊浪乎宇内。

于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訾，羿氏控弦，皇车幽輵，光纯天地，望舒弥辔，翼乎徐至于上兰。移围徙陈，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壁垒天旋，神扌失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乃至B16F车飞扬，武骑聿皇；蹈飞豹，绢嗥阳；追天宝，出一方；应駍声，击流光。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遥噱乎B163中。三军芒然，穷B37D阏与，亶观夫票禽之绁CD58，犀D9EE之抵触，熊罴之BF26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抢题注，□戚竦詹怖，魂亡魄失，触辐关脰。妄发期中，进退履获，创淫轮夷，丘累陵聚。

于是禽殚中衰，相与集于靖冥之馆，以临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东瞰目尽，西暢亡厓，随珠和氏，ECCC烁其陂。玉石D93EC359，眩耀青荧，汉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殚形。玄鸾孔雀，翡翠垂荣，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BE5B乎其中，噍噍昆鸣；凫鹭振鹭，上下砰磕，声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D06F，薄索蛟螭，蹈獱獭，据鼋鼍，B846灵F363。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虙妃，饷屈原与彭胥。

于兹乎鸿生巨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蚤B85E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前入围口，后陈卢山。群公常伯杨硃、墨翟之徒喟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厦、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太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

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发黄龙之穴，窥凤皇之巢，临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云梦，侈孟诸，非章华，是灵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雕，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放雉菟，收C13C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盖所以臻兹也。于是醇洪DBCB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

下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罴罘，捕熊罴、豪猪、虎豹、B93FF261、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BA24，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其辞曰：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C96E巀DE65而为弋，纡南山以为C13C，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DC79BA24，锡戎获胡。扼熊罴，拖豪猪，木雍枪累，以为储胥，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民。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淡泊为德，今乐远出以露威灵，数摇动以罢车甲，本非人主之急务也，蒙窃或焉。”

翰林主人曰：“吁，谓之兹邪！若客，所谓知其一未睹其二，见其外不识其内者也。仆尝倦谈，不能一二其详，请略举凡，而客自览其切焉。”

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士，D64A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巨海，票昆仑，提剑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殚记。当此之勤，头蓬不暇疏，饥不及餐，E96F鍪生虮虱，介胄被沾汗，以为万姓请命乎皇天。乃展民之所诎，振民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E64B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D046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EBBC整其旅，乃命票、卫，汾B653沸

渭，云合电发，飙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砰轒B25F，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驱橐它，烧B260蠡，分梨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淡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故意者以为事罔隆而不杀，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乃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莋，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东震日域。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F76E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EF7C，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然后陈钟鼓之乐，鸣D846磬之和，建碣DB2F之B45F，拮隔鸣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铄，肴乐胥，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颂，吹合雅。其勤苦此，故真神之所劳也。方将俟元符，以禅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将来，比荣乎往号，岂徒欲淫览浮观，驰聘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B93FF261之收，多麋鹿之获哉！且盲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体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发F8D，廓然已昭矣！”

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辞曰：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怀人之符，分人之禄，纡青拖紫，硃丹其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一从一衡，论者莫当，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

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欲硃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战士或自盛以橐，或凿坏以遁。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铁，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粤伯，五C13E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DFA1而危穰侯，蔡泽虽噤吟而笑唐举。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BF26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EBBC清EBBC静，游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DC35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鹊，悲夫！”

客曰：“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拉髂，免于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鎖颐折頞，涕涎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扼其咽，炕其气，附其背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世，则悖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BA25隤，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票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庆，亦有颛顼之历焉。扌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知。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C423》、《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

客难扬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聘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E5BB。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

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独不见夫翠B978绛螭之将登乎天，必耸身于仓梧之渊；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D95D胶葛，腾九闳。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B163；泰山之高不D93D嶢，则不能BF6DCF73云而散歊C02C。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族《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F145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斫。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颛蒙，恣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撰《学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终后诞章乖离，诸子图微。撰《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陈施于亿，动不克咸，本诸身。撰《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

神心B85E恍，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谊礼。撰《问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烛亡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撰《问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幽弘横广，绝于迩言。撰《寡见》第

七。

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第八。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

仲尼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概诸圣。撰《重黎》第十。

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EBBC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第十一。

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旁开圣则。撰《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撰《孝至》第十三。

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B85E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醒潭以为绝伦。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B14B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B14B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B14B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EBBC清静，作符命。”

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

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

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卷八十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衷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DA3E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適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

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分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

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讎、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施讎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讎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讎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讎问。讎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讎："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讎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讎授张禹、琅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及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讎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C14B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人说，上善之，

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筮有应，由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B227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认，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鸓。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由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殴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

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宽。宽又受业孔安国，至御史大夫，自有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馀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及地馀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赐钱百万。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林尊字长宾，济南人也。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当至丞相，自有传。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自有传。而平当授九江硃普公文、上党鲍宣。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自有传。徒众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胜，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F749卿。F749卿者，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胜至长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

周堪字少卿，齐人也。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为石显等所谮，皆免官。望之自杀，上愍之，乃擢堪为光禄勋，语在《刘向传》。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传。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章为王莽所诛。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寻善说灾异，为骑都

尉，自有传。宽中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甚尊重。会疾卒，谷永上疏曰："臣闻圣王尊师傅，褒贤俊，显有功，生则致其爵禄，死则异其礼谥。昔周公薨，成王葬以变礼，而当天心。公叔文子卒，卫侯加以美谥，著为后法。近事，大司空硃邑、右扶风翁归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赐，赞命之臣靡不激扬。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之美质，包商、偃之文学，严然总《五经》之眇论，立师傅之显位，入则乡唐、虞之闳道，王法纳乎圣听，出则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门不开，散赐九族，田亩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终，尤可悼痛！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赐之令谥，以章尊师褒贤显功之德。"上吊赠宽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

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B262地。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

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人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罪。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传。

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萧望之、匡衡。奉为谏大夫，望之前将军，衡丞相，皆有传。衡授琅邪师丹、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传业。丹大司空，自有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嘒

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资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援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

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

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管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管、冥之学。路授孙宝，为大司农，自有传。丰授马宫、琅邪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宫至大司徒，自有传。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

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卷八十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硃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

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D@##

五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计。簿书正，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

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廷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逾冬，积三岁乃出，语在《胜传》。胜出，复为谏大夫，令左冯翊宋畸举霸贤良。胜又口荐霸于上，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

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

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DA3E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发民治驰道不先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五凤三年，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鹞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鹞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鹞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为淮阳守，辞去之官，谓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

意，以倾朝廷，公不早白，与俱受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霸甚惭。

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霸荐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霸：“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如国家不虞，边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将率也。夫宣明教化，通达幽隐，使狱无冤刑，邑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为相五岁，甘露三年薨，谥曰定侯。霸死后，乐陵侯高竟为大司马。霸子思侯赏嗣，为关都尉。薨，子忠侯辅嗣，至卫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讫王莽乃绝。子孙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始，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载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娶为妻，与之终身。为丞相后徙杜陵。

硃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补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是时，张敞为胶东相，与邑书曰：“明主游心太古，广延茂士，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直敞远守剧郡，驭于绳墨，匈臆约结，固亡奇也。虽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业，犹饥者甘糟糠，穰岁余粱肉。何则？有亡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公而后信。故事各达其时之英俊，若必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邑感敞言，贡荐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为列

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神爵元年卒。天子闵惜，下诏称扬曰：“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脩之馈，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

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畏惮焉。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拟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尝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通《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忧，宫室将空，语在《昌邑王传》。会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乱废。昌邑群臣坐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唯遂与中尉王阳以数谏争得减死，髡为城旦。

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

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数年，上遣使者征遂，议曹王生愿从。功曹以为王生素耆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忍逆，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以褒显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张宫馆，为宗庙取牲，官职亲近，上甚重之。以官寿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穀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

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太

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乃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信臣年老以官卒。

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

卷九十 酷吏传第六十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号为罔漏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被戮。其后有郅都、甯成之伦。

郅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由此重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称曰："已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魏其侯使人间予临江王。临江王既得，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匈奴患

之。乃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也。

甯成，南阳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猾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善遇，与结欢。久之，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人皆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及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貲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为郎，事文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谨，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陵太守，夺之治。汲黯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冯。后由为河东都尉，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

自甯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类多成、由等矣。

赵禹，EA69人也。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时，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中大夫。与张汤论定律令，作见知，吏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

禹为人廉裾，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法辄取，亦不复案求官属阴罪。尝中废，已为廷尉。始条侯以禹贼深，及禹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名为平。王温舒等后起，治峻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悖乱有罪，免归。后十余年，以寿卒

于家。

义纵，河东人也。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按太后外孙脩成子中，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封为岸头侯。

甯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甯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余，关吏税肄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甯成家居南阳，及至关，甯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硃强、杜衍杜周为纵爪牙之吏，任用，迁为廷尉史。

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是时，赵禹、张汤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所为弗先言纵，纵必以气陵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吏为务，阎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

王温舒，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县亭长，数废。数为吏，以治狱至廷尉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灭宗。以故齐赵之郊盗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追求，会春，温舒顿足汉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此。

上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徒请召猜祸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扬赣、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之，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它C370C370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吏苛察淫恶少年，投CB6A购告言奸，置伯落长以收司奸。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氐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复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如故操。

岁余，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它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累千金。

尹齐，东郡茌平人也。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事张汤，汤数称以为廉。武帝使督盗贼，斩伐不避贵势。迁关都尉，声甚于甯成。上以为能，拜为中尉。吏民益凋敝，轻齐木强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后复为淮阳都尉。王温舒败后数年，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

杨仆，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举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敢击行。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狭，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

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

咸宣，杨人也。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官事办，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为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小大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宝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为小治辩，然独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CD37令将吏卒，阑入上林中蚕室门攻亭格杀信，射中苑门，宣下吏，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是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

田广明字子公，郑人也。以郎为天水司马。攻次迁河南都尉，以杀伐为治。郡国盗贼并起，迁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

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为当涂侯，德EC40阳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于前，小史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为侯者得东归不？"上曰："女欲不？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史爵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

上以广明连禽大奸，征入为大鸿胪，擢广明兄云中代为淮阳太守。昭帝时，广明将兵击益州，还，赐爵关内侯，徙卫尉。后出为左冯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义为御史大夫，以前为冯翊与议定策，封昌水侯。岁余，以祁连将军将兵击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丧柩在堂，广明召其寡妻与奸。既出不至质，引军空还。下太仆杜延年簿责，广明自杀阙下，国除。兄云中为淮阳守，亦敢诛杀，吏民守阙告之，竟坐弃市。

田延年字子宾，先齐诸田也，徙阳陵。延年以材略给事大将军莫府，霍光重之，迁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选拔尹翁归等以为爪牙，诛锄豪强，奸邪不敢发。以选入为大司农。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乱，霍将军忧惧，与公卿议废之，莫敢发言。延年按剑，廷叱群臣，即日议决，语在《光传》。宣帝即位，延年以决疑定策封阳成侯。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奏可。富人亡财者皆怨，出钱求延年罪。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霍将军召问延年，欲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将军之门，蒙此爵位，无有是事。"光曰："即无事，当穷竟。"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三千万自乞之何哉？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实勇士也！当发大议时，震动朝廷。"光因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谢田大夫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语延年，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也。其父为丞相掾，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以选除补御史掾，举侍御史。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

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廷肃焉敬惮。延年后复劾大司农田延年持兵干属车，大司农自讼不干属车。事下御史中丞，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得出入宫。于是复劾延年阑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会赦出，丞相、御史府征书同日到，延年以御史书先至，诣御史府，复为掾。宣帝识之，拜为平陵令，坐杀不辜，去官。后为丞相掾，复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将军许延寿请延年为长史，从军败西羌，还为涿郡太守。

时，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C26C，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赵绣按高氏得其死罪。绣见延年新将，心内惧，即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赵掾至，果白其轻者，延年索怀中，得重劾，即收送狱。夜入，晨将至市论杀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吏忠尽节者，厚遇之如骨肉，皆亲乡之，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泰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是时，张敞为京兆尹，素与延年善。敞治虽严，然尚颇有纵舍，闻延年用刑刻急，乃以书谕之曰：“昔朝卢之取菟也，上观下获，不甚多杀。愿次卿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余毙，莠盛苗秽，何可不锄也？”自矜伐其能，终不衰止。时，黄霸在颍川以宽恕为治，郡中亦平，屡蒙丰年，凤皇下，上贤焉，下诏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延年素轻霸为人，及比郡为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义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岂凤皇食邪？”义又道司农中丞耿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为也，当避位去。寿昌安得权此？”后左冯翊缺，上欲征延年，符

已发，为其名酷复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贺毁之，心恨。会琅邪太守以视事久病，满三月免，延年自知见废，谓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狱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选举不实贬秩，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丞义年老颇悖，素畏延年，恐见中伤。延年本尝与义俱为丞相史，实亲厚之，无意毁伤也，馈遗之甚厚。义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饮药自杀，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验，有此数事，以结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

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雒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责延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顿首谢，因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谓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东海号曰“万石严妪”。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传》。

尹赏字子心，巨鹿杨氏人也。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粟邑令。左冯翊薛宣奏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坐残贼免。后以御史举为郑令。

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墓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BB7A鼓不绝。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CF43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DF4F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赏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财数十百人，皆贳其罪，诡令立功

以自赎。尽力有效者，因亲用之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奸恶，甚于凡吏。赏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

江湖中多盗贼，以常为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南山群盗起，以赏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三辅吏民甚畏之。

数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赏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浸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

卷九十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B670隶、抱关、击D23E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B267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C13C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E449弋不施于CE60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DC41鱼EF50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C444，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

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硃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硃。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E827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D174。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D174；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瓿，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F746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DE48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C15C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鯊千斤，B269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B26A山之下沃野，下有D773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ED54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ED54，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贇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CD58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卷九十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

硃家，鲁人，高祖同时也。鲁人皆以儒教，而硃家用侠闻。所臧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饮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亡余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既阴脱季布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

楚田仲以侠闻，父事硃家，自以为行弗及也。田仲死后，有剧孟。

剧孟者，洛阳人也。周人以商贾为资，剧孟以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硃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孟死，家无十金之财。而符离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瞷氏、陈周肤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寒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河内轵人也，温善相人许负外孙也。解父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静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感概，不快意，所杀甚众。以躯借友报仇，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

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本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F36B，非其任，强灌之。人怒，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时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当，吾兒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问其姓名，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请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践更时脱之。”每至直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谓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听。”

解为人短小，恭俭，出未尝有骑，不敢乘车入其县庭。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此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解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隔之，解兄子断杨掾头。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邑人又杀杨季主，季主家上书人又杀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关。籍少翁已出解，解传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处。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杀，口绝。久之得解，穷治所犯为，而解所杀，皆在赦前。

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之，杀此生，断舌。吏以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解。

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长卿，东阳陈君孺，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佗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盗跖而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硃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萬章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

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至成帝初，石显坐专权擅势免官，徙归故郡。显资巨万，当去，留床席器物数百万直，欲以与章，章不受。宾客或问其故，章叹曰："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萬氏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服而称之。

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

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

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脣舌”，言其见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

久之，平阿侯举护方正，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数百金之费。使还，奏事称意，擢为天水太守。数岁免，家长安中。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罢朝，欲候护，其主簿谏：“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护家。家狭小，官属立车下，久住移时，天欲雨，主簿谓西曹诸掾曰：“不肯强谏，反雨立闾巷！”商还，或白主簿语，商恨，以他职事去主簿，终身废锢。

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专政，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欲惧莽令归政。发觉，莽大怒，杀宇，而吕宽亡。宽父素与护相知，宽至广汉过护，不以事实语也。到数日，名捕宽诏书至，护执宽。莽大喜，征护入为前D025光，封息乡侯，列子九卿。

莽居摄，槐里大贼赵朋、霍鸿等群起，延入前D025光界，护坐免为庶人。其居位，爵禄赂遗所得亦缘手尽。既退居里巷，时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势，宾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旧恩召见护，封为楼旧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为大司空，贵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护自安如旧节，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阙。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乡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

初，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妪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护卒，子嗣其爵。

陈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长子，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于是辞谢，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见厚如此。元帝时，征遂为京兆尹，至廷尉。

遵少孤，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史。竦博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遵放纵不拘，操行虽异，然相亲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为后进冠。并入

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上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事数废。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辄诣寺舍白遵曰：“陈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满百乃相闻。”故事，有百適者斥，满百，西曹白请斥。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乃举遵能治三辅剧县，补郁夷令。久之，与扶风相失，自免去。

槐里大贼赵朋、霍鸿等起，遵为校尉，击朋、鸿有功，封嘉威侯。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废。

长八尺余，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怀之，唯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

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称誉者，由是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数月免。

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遵爵列侯，备郡守，级州牧奉使，皆以举直察枉宣扬圣化为职，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籓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为侍婢扶卧。遵知饮酒饫宴有节，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闻。臣请皆免。”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

久之，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凡三为二千石。而张竦亦至丹阳太守，封淑德侯。后俱免官，以列侯归长安。竦居贫，无宾客，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而遵昼夜呼号，车骑满门，酒肉相属。

先是，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曰：“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B26C碍，为B26D所B270，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遵大喜之，常谓张竦：“吾与尔犹是矣。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竦曰：“人各有性，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吾常道也。”

及王莽败，二人俱客于池阳，竦为贼兵所杀。更始至长安，大臣荐遵为大司马护军，与归德侯刘飒俱使匈奴。单于欲胁诎遵，遵陈利害，为言曲直，单于大奇之，遣还。会更始败，遵留朔方，为贼所败，时醉见杀。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列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衣冠慕之辐辏。为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时年二十余。谷口闻其名，不言而治。

先是，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桀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或讥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

涉自以为前让南阳赙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仟，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人不肯从，谓之原氏仟。费用皆仰富人长者，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人尝置酒请涉，涉入里门，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门。家哭，涉因入吊，问以丧事。家无所有，涉曰：“但洁扫除沐浴，待涉。”还至主人，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涉何心乡此！愿撤去酒食。”宾客争问所当得，涉乃侧席而坐，削牍

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涉亲阅视已，谓主人："愿受赐矣。"既共饮食，涉独不饱，乃载棺物，从宾客往至丧家，为棺敛劳倮毕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后人有毁涉者曰"奸人之雄也"，丧家子即时刺杀言者。

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涉惧，求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丧时，守复土校尉。已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涉单车驱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见人。遣奴至市买肉，奴乘涉气与屠争言，斫伤屠者，亡。是时，茂陵守令尹公新视事，涉未谒也，闻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众厉俗，遣两吏胁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杀涉去。涉迫窘不知所为。会涉所与期上冢者车数十乘到，皆诸豪也，共说尹公。尹公不听，诸豪则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缚，箭贯耳，诣廷门谢罪，于君威亦足矣。"尹公许之。涉如言谢，复服遣去。

初，涉写新丰富人祁太伯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时为县门下掾，说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复单车归为府吏，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逾制，罪恶暴著，主上知之。今为君计，莫若堕坏涉冢舍，条奏其旧恶，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计，莽果以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选宾客，遣长子初从车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诸客见之皆拜，传曰"无惊祁夫人"。遂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

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王莽末，东方兵起，诸王子弟多荐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见，责以罪恶，赦贳，拜镇戎大尹。涉至官无几，长安败，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诸假号素闻涉名，争问原尹何在，拜谒之。时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传送致涉长安，更始西屏将军申徒建请涉与相见，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坏涉冢舍者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从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谓曰："易世矣，宜勿复相怨！"涉曰："尹君，何一鱼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杀主簿。

涉欲亡去，申徒建内恨耻之，阳言"吾欲与原巨先共镇三辅，岂以一吏易之哉！"宾客通言，令涉自系狱谢，建许之。宾客车数十乘共送涉至狱。建遣兵道徼取涉于车上，送车分散驰，遂斩涉，悬之长安市。

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

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皆有谦退之风。王莽居慑，诛锄豪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强弩将军孙建，莽疑建藏匿，泛以问建。建曰：“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莽性果贼，无所容忍，然重建，不竟问，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复以侠闻于世云。

卷九十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孝武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孝元时宦者则弘恭、石显；孝成时士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磾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其人谨敕，无所亏损，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犹登也，文帝甚说，尊幸之，日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

文帝时间如通家游戏，然通无他技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之。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问疾，上使太子齰痈。太子齰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齰之，太子惭，由是心恨通。

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入之，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赵谈者，以星气幸，北宫伯子长者爱人，故亲近，然皆不比邓通。

韩嫣字王孙，弓高侯頹当之孙也。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

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从上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旁。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衔嫣。

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

嫣弟说，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子增封龙雒侯、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B175，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是后，宠臣大氐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

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不得复进用，语在《望之传》。后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尝奏封事，或召见，言显短。显求索其罪，房、捐之弃市，猛自杀于公车，咸抵罪，髡为城旦。及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以它事论死。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

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

显见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颛权，天子大怒，罢逡归郎官。其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逡兄大鸿胪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乃下诏嘉美野王，废而不用，语在《野王传》。

显内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

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望之当世名儒，显恐天下学士姗己，病之。是时，明经著节士琅邪贡禹为谏大夫，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显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元帝晚节寝疾，定陶恭王爱幸，显拥祐太子颇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迁显为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失倚，离权数月，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满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长安谣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

淳于长字子鸿，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为黄门郎，未进幸。会大将军王凤病，长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为甥舅之恩。凤且终，以长属托太后及帝。帝嘉长义，拜为列校尉诸曹，迁水衡都尉侍中，至卫尉九卿。

久之，赵飞燕贵幸，上欲立以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难之。长主往来通语东宫。岁余，赵皇后得立，上甚德之，乃追显长前功，下诏曰："前将作大匠解万年奏请营作昌陵，罢弊海内，侍中卫尉长数白宜止徙家反故处，朕以长言下公卿，议者皆合长计。首建至策，民以康宁。其赐长爵关内侯。"后遂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巨万。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

初，许皇后坐执左道废处长定宫，而后姊嬖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嬖私通，因取为小妻。许后因嬖赂遗长，欲求复为婕妤。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以为左皇后。嬖每入长定宫，辄与嬖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是时，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数岁，久病，数乞骸骨。长以外亲居九卿位，次第当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长宠，私闻长取许嬖，受长定宫赂遗。莽侍曲阳侯疾，因言："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对莽母上车，私与长定贵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

初，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红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立自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也，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为长言。于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验。史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坐者徙合浦，母若归故郡。红阳侯立就国。将军、卿、大夫、郡守坐长免罢者数十人。莽遂代根为大司马。久之，还长母及子酺于长安。后酺有罪，莽复杀之，徙其家属归故郡。

始，长以外亲亲近，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放常与上卧起，俱为微行出入。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

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上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待诏孙宠、息夫躬等告东平王云后谒祠祀祝诅，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于是令躬、宠为因贤告东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躬宜陵侯，宠方阳侯，食邑各千户。顷之，复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内疑东平事冤，甚恶躬等，数谏争，以贤为乱国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狱死。

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两家先贵。傅太后从弟喜先为大司马辅政，数谏，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为大司马，亦任职，颇害贤宠，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怜之。上浸重贤，欲极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东平王云贪欲上位，祠祭祝诅，云后舅伍宏以医待诏，与校秘书郎杨闳结谋反逆，祸甚迫切。赖宗庙神灵，董贤等以闻，咸伏其辜。将军从弟侍中奉车都尉吴、族父左曹屯骑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诸侯王后亲，而宣除用丹为御属，吴与宏交通厚善，数称荐宏。宏以附吴得兴其恶心，因医技进，几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将军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义，折消未萌，又不深疾云、宏之恶，而怀非君上，阿为宣、吴，反痛恨云等扬言为群下所冤，又亲见言伍宏善医，死可惜也，贤等获封极幸。嫉妒忠良，非毁有功，於戏伤哉！盖'君亲无将，将而诛之'。是以季友鸩叔牙，《春秋》贤之；赵盾不讨贼，谓之弑君。朕闵将军陷于重刑，故以书饬。将军遂非不改，复与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将军请狱治，朕惟噬肤之恩未忍，其上票骑将军印绶，罢归就第。"遂以贤代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其中。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以将为命，以兵为威，可不慎与！"

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

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

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

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贤父恭为御史，事光。及贤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私过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贤归，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

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为太子时为庶子得幸，及即位，为侍中、骑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旧恩亲近去疾，复进其弟闳为中常侍，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意不说。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贤第新成，功坚，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后数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莽复风大司徒光奏："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治第宅，造冢圹，放效无极，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父子骄蹇，至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罪恶暴著。贤自杀伏辜，

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于诛，不宜在中土。臣请收没入财物县官。诸以贤为官者皆免。”父恭、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别归故郡巨鹿。长安中小民讠藿哔，乡其第哭，几获盗之。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贤既见发，裸诊其尸，因埋狱中。

贤所厚吏沛硃诩自劾去大司马府，买棺衣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而大怒，以它罪击杀诩。诩子浮建武中贵显，至大司马、司空，封侯。而王闳王莽时为牧守，所居见纪，莽败乃去官。世祖下诏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闾，闳修善谨敕，兵起，吏民独不争其头首。今以闳子补吏。”至墨绶卒官。萧咸外孙云。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卷九十四 匈奴传第六十四

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B276騠、B12F駼驒奚。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E1D9。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E1D9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吕刑》之辟。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至于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攻杀幽王于丽山之下，遂取周之地，卤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镐而东徙于雒邑。当时秦襄公伐戎至支阝，始列为诸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后二十余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郑之氾邑。初，襄王欲伐郑，故取翟女为后，与翟共伐郑。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继母曰惠后，有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翟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带为王。于是戎翟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戎翟，诛子带，迎内襄王子雒邑。

当是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陇以西有绵诸、畎戎、狄D03E之戎，在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之，并代以临胡貉。后与韩、魏共灭知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当是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素，北徙。十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行猎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善马，左右或莫敢射，冒顿立斩之。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复斩之。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于是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时东胡强，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曰："欲得头

曼时号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宝马也，勿予。”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使使谓冒顿曰：“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骄，西侵。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诸言与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胡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世姓官号可得而记云。

单于姓挛E96F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F3BB、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尝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F3BB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E940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战而扶F041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后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艹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为贤。

是时，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騅，北方尽骊，南方尽骅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开围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是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雁门、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收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数率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复后，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

考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

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来至新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孝文前六年，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系虖浅遗朕书，云‘愿寝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毘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

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弊，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F93F，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爱。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

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F93F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C738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犭己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汉复与匈奴和亲。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国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建造兵谋而不

进，诛恢。自是后，凶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

其后冬，军臣单于死，其弟左右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陟安侯，数月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共友，略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其明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将军得右贤王人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其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硃央，略千余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三千余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介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单于从之。其明年，胡数万骑入上谷，杀数百人。

明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

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尽亡其军。合骑侯后票骑将军期，及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票骑将军迎之。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

其明年春，汉谋以为“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票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DB3F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走，其兵往往与汉军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右谷蠡乃去号，复其故位。

票骑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票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武帝始出巡狩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

乌维立三年，汉已灭两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

是时，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阳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也，单于不亲。欲召入，不肯去节，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兵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等如匈奴。匈奴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服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送其丧，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汉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乃E4B7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

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单于立，汉使两使，一人吊单于，一人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悉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之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汉即来兵近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其明年春，汉使E4B7野侯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E4B7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兵击浞野侯。E4B7野侯行捕首虏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万骑围之。E4B7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E4B7野侯，因急击其军。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边而去。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

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其秋，匈奴大人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其所得而去。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

句黎湖单于立一岁死，其弟左大都尉且E96F侯立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且E96F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于汉。单于乃自谓："我兒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汉遣中郎

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明年，E4B7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后二岁，汉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亡所得。因杅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明年，且E96F侯单于死，立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是岁，太始元年也。

初，且E96F侯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

狐鹿姑单于立，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日逐王者，贱于左贤王。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

乃遣阊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

其明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阊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F93F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遣使者报送其使，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曰："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后三年，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初，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复会单于庭。又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及单于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谋，匿单于死，诈矫单于令，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E96F单于。是岁，始元二年也。

壶衍E96F单于既立，风谓汉使者，言欲和亲。左贤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众欲南归汉。恐不能自致，即胁卢屠王，欲与西降乌孙，谋击匈奴。卢屠王告之，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卢屠王，国人皆冤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

后二年秋，匈奴入代，杀都尉。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归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时，单于立三岁矣。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是时，卫律已死。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其后，左谷蠡王死。明年，单于使犁B028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B028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B028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B028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其明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犭已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犭已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朋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

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乌孙，求欲得汉公主。击乌孙，

取车延、恶师地。乌孙公主上书，下公卿议救，未决。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复上书言：“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

度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卤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至乌员，斩首捕虏，至候山百余级，卤马、牛、羊二千余。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闻虏已引去，皆不至期还。天子蒲其过，宽而不罪。祁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至鸡秩山，斩首捕虏十九级，获牛、马、羊百余。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祁连不听，遂引兵还。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卤马、牛、羊七万余，引兵还。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卤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留不进，皆下吏自杀。擢公孙益寿为侍御史。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B028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汉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壶衍E96F单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是岁，地节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以右大将女为大阏氏，而黜前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行未到，会三骑亡降汉，言匈奴欲为寇。于是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捕得虏各数十人而还。时匈奴亡其三骑，不敢入，即引去。是岁也，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CE24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E96E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其明年，单于将十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月余，单于病欧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是岁，神爵二年也。

虚闾权渠单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颛渠阏氏，颛渠阏氏即与右贤王私通。右贤王会龙城而去，颛渠阏氏语以单于病甚，且勿远。后数日，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诸王，未至，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E96F单于。握衍朐E96F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乌维单于耳孙也。

握衍朐E96F单于立，复修和亲，遣弟伊酋若王胜之入汉献见。单于初立，凶恶，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犭册既不得立，亡归妻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选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E96F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明年，单于又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请之，不听，心恚。其后左奥E96E王死，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奥E96E王，留庭。奥E96E贵人共立故奥E96E王子为王，与俱东徙。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击之，失亡数千人，不胜。时单于已立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及太子、左贤王数谗左地贵人，左地贵人皆怨。其明年，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姑夕王恐，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犭册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E96F单于，至姑且水北。未战，握衍朐E96F单于兵败走，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发兵助我乎？"右贤王曰："若不爱人，杀昆弟诸贵人。各自死若处，无来污我。"握衍朐E96F单于恚，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贤王所，其民众尽降呼韩邪单于。是岁，神爵四年也。握衍朐E96F单于立三年而败。

下

呼韩邪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立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贤贵人，欲令杀右贤王。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走，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单于庭。

明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E96E王为乌藉都尉各二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谋，共谗右贤王，言欲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复杀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E96E王闻之，即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屠耆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与呼揭单于兵合为四万人。乌藉、呼揭皆去单于号，共并力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闻之，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骑分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自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西南，留B230敦地。

其明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闻之，即自将六万骑击呼韩邪单于，行千里，未至CE24姑地，逢呼韩邪单于兵可四万人，合战。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乃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亡归汉，车犁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速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屠

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将所主五六百骑，击杀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其后，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其后二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单于庭。

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E96F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

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C97D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E067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E05F，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是岁，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

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

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余兵得数

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皆杀之。呼韩邪单于使来，汉辄簿责之甚急。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以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去，犹不能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夷狄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家，伤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上薄其过，有诏昌、猛以赎论，勿解盟。其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郅支既杀使者，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厄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长无匈奴忧矣。即使使至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其后，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兵即康居诛斩郅支，语在《延寿、汤传》。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

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乎，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凯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威，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边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大司马车骑将军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左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竟宁中，呼韩邪来朝，与伊

穆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晁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韩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子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余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E96F单于。

复株累若E96F单于立，遣子右致卢兒王醯谐屠奴侯入侍，以且糜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河平元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归。”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诎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汉家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对奏，天子从之。遣中郎将王舜往问降状。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归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见汉使。

明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复株累单于立十岁，鸿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E96F单于。

搜谐单于立，遣子左祝都韩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车为左贤王。搜谐单于立八岁。元延元年，为朝二年发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车立，为车牙若E96F单于。

车牙单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掸王乌夷当入侍，以囊知牙斯为左贤王。车牙单于立四岁，绥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为乌珠留若E96F单于。

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遣子右股奴王乌E96F牙斯入侍。汉遣中郎将夏侯籓、副校尉韩容使匈奴。时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卖，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即但以上指晓籓，令从籓所说而求之。籓至匈奴，以语次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塞苦，候望久劳。单于宜上书献此地，直断阏之，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以复天子厚恩，其报必大。"单于曰："此天子诏语邪，将从使者所求也？"籓曰："诏指也，然籓亦为单于画善计耳。"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籓、容归汉。后复使匈奴，至则求地。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駼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籓还，迁为太原太守。单于遣使上书，以籓求地状闻。诏报单于曰："籓擅称诏从单于求地，法当死，更大赦二，今徙籓为济南太守，不令当匈奴。"明年，侍子死，归葬。复遣子左於駼仇掸王稽留昆入侍。

至哀帝建平二年，乌孙庶子卑援D626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八，略千余人，驱牛畜去。卑援D626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D626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

曰：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CE4A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尉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慈甚，未易可轻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单于又上书言："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许之。

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单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车田卢水，道里回远。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失期不还五十余日。

初，上遣稽留昆随单于去，到国，复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与妇入待。还归，复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与妇人侍。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常赐之甚厚。

会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语在《西域传》。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诏遣中郎将韩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谒者帛敞、长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国几绝，蒙中国大恩，危亡复续，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宜有以报厚恩。"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诏使中郎将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逆受。单于遣使送

到国，因请其罪。使者以闻，有诏不听，会西域诸国王斩以示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窍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单于闻之，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责杀使者，因攻击之。乌桓分散，或走上山，或东保塞。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乌桓见略者亲属二千余人持财畜往赎，匈奴受，留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绂，诏令上故印拔。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苏复曰："未见印文，且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变更！"遂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著新绂，不解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率陈饶谓诸将率曰："乡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如令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将率犹与，莫有应者。饶，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坏之。明日，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率曰："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即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率示以故印，谓曰："新室顺天制作，故印随将率所自为破坏。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当还白，单于知已无可奈何，又多得赂遗，即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随将率入谢，因上书求故印。

将率还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见乌桓民多，以问咸。咸具言状，将率曰："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降者，亟还之。"咸阳："请密与单于相

闻，得语，归之。”单于使咸报曰：“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将率不敢颛决，以闻。诏报，从塞外还之。

单于始用夏侯簿求地有距汉语，后以求税乌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衅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闻。

明年，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谋降匈奴，都护但钦诛斩之。置离兄狐兰支将人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单于受之。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

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将军所，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单于号良、带曰乌桓都将军，留居单于所，数呼与饮食。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冠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手，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他。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

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莽新即位，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

莽将严尤谏曰：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

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犹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E05F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E05F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

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天下骚动。

咸既受莽孝单于之号，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于粟置支侯，匈侯贱官也。后助病死，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

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屯云中葛邪塞。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众。捕得虏生口验问，皆曰孝单于咸子角数为寇。两将以闻。四年，莽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越舆而立咸为乌累若E96F单于。

乌累单于咸立，以弟舆为左谷蠡王。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以弟屠耆阏氏子卢浑为右贤王。乌珠留单于在时，左贤王数死，以

为其号不祥，更易命左贤王曰“护于”。护于之尊最贵，次当为单于，故乌珠留单于授其长子以为护于，欲传以国。咸怨乌珠留单于贬贱己号，不欲传国，及立，贬护于为左屠耆王。云、当遂劝咸和亲。

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虏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校尉刀护贼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飒。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单于贪莽赂遗，帮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还，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

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率伏黯、丁业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至塞下，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咸、歙又以陈良等购金付云、当，令自差与之。十二月，还入塞，莽大喜，赐歙钱二百万，悉封黯等。

单于咸立五岁，天凤五年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E96F单于。匈奴谓孝曰“若E96F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E96F”。

呼都而尸单于舆既立，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当于居次子醯椟王俱奉献至长安。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与云、当会，因以兵迫胁，将至长安。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归匈奴。当至长安，莽拜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会当病死，莽以其庶女陆逮任妻后安公奢，所以尊宠之甚厚，终为欲出兵立之者。会汉兵诛莽，云、奢亦死。

更始二年冬，汉遗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印绶，因送云、当余亲属贵人从者。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

我！”遵与相B27C距，单于终持此言。其明年夏，还。会赤眉入长安，更始败。

赞曰：《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李武时王恢、韩安国、硃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

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故呼韩邪始朝于汉，汉议其仪，而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其后嗣遁逃窜伏，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及孝元时，议罢守塞之备，侯应以为不可，可谓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至单于咸弃其爱子，昧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偷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卷九十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EC3D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EC3D者，楚庄王苗裔也。EC3D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当是时，巴、蜀西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餧，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时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

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子、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巂郡，作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听。劳、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曰：“钅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钅句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后间岁，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適建、龙额侯韩增与大鸿胪广明将兵击之。

至城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钅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BD3D，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

闻。如此，则复旷一时，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远臧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设，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牙，早断绝之，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

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这。及至牂柯，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钅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立还归郡，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翁指等。翁指据厄为垒，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都尉万年曰：“兵久不决，费不可共。”引兵独进，败走，趋立营。立怒，叱戏下令格之。都尉复还战，立引兵救之。时天大旱，立攻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会巴郡有盗贼，复以立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赐爵左庶长。徙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最，赐金四十斤。入为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卒官。

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钅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嶲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

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与粤杂处。十三岁，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侍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

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吏，以其党为守假。秦已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召丞相平举可使粤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粤。上召贾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赐佗书曰："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

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羊、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籓、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陆贾还报，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遣使入朝请。然其居国，窃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立三年，闽粤王郢兴兵南击边邑。粤使人上书曰：“两粤俱为籓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粤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粤。兵未逾领，闽粤王弟馀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严助往谕意，南粤王胡顿首曰：“天子乃兴兵诛闽粤，死亡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曰文王。

婴齐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玺。婴齐在长安时，取邯郸D469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D469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犹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曰明王。

太子兴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妻时，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谕王、王太后入朝，令

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决，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劝王及幸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诸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资，为入朝具。

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不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欲介使者权，谋诛嘉等。置酒请使者，大臣皆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南粤内属，国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趋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谋作乱。王素亡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独欲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之，罪使者怯亡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参曰："以好往，数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兵。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粤，又有王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D469乐将二千人往。入粤境，吕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取自脱一时利，亡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太后、王，尽杀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之入也，破数小邑。其后粤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击千秋等，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亡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D469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B12C，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为海常侯；粤郎都稽得嘉，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为随桃侯。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为安道侯。粤将毕取以军降，为E121侯。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

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时，项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粤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粤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曰东瓯王。

后数世，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粤，闽粤未肯行，独东瓯从。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得不诛。

吴王子驹亡走闽粤，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粤击东瓯。建元三年，闽粤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分，□分对曰："粤人相攻击，固其常，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中大夫严助诘□分，言当救。天子遣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语具在《助传》。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

六年，闽粤击南粤，南粤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领，闽粤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

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王头至，不战而殒，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军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乃使郎中将立丑为粤繇王，奉闽粤祭祀。

馀善以杀郢，威行国中，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制。上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粤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粤反，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

明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留境，且往，乃遂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领，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东粤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唐D523终古斩徇北将军，为语□侯。自兵未往。

故粤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不听。及横海军至，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军于汉阳。及故粤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军。封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敖为开陵侯；封阳为卯石侯，横海将军说为按道侯，横海校尉福为缭B27D侯。福者，城阳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爵，从军亡功，以宗室故侯。及东粤将多军，汉兵至，弃军降，封为无锡侯。故瓯骆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封为下鄘侯。

于是天子曰“东粤狭多阻，闽粤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

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

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

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临浿水，使驭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水，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弗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诛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多率辽东士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击楼船，楼船军败走。将军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之，遂不度浿水，复引归。山报，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城守，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困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得。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不能颛决，与左将军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楼船数期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

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军计事，即令左将军戏下执缚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诛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陶、尼溪相参、将军王□夹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封参为E424清侯，陶为秋苴侯，唊为平州侯，长为几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沮阳侯。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列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赞曰：楚、粤之先，历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践亦以粤伯。秦灭诸侯，唯楚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粤灭国迁众，繇王居股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硃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

卷九十六 西域传第六十六

上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DBB7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DBB7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DBB7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不草，不田作，仰DBB7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后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DBB7善，乃当道云。

DBB7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DBB7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

初，武帝咸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指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征和元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复责其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后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

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DBB7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DBB7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辅国侯、左右将、译长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

小宛国，王治B472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B472弥四百六十里。

戎卢国，王治卑品城，去长安八千三百里。户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

B472弥国，王治B472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

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胜兵三百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B472弥接。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国，王治皮山城，去长安万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胜兵五百人。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竺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E47B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胜兵七百四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县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十里。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胜兵二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东至莎车五百四

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

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

无雷国，王治无雷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南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E47B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金、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属E47B宾。

E47B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E47B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E47B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ED63、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E47B，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

自武帝始通E47B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E47B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E47B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E47B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

曰：“前E47B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厄，非E47B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城，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B04F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E47B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E47B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

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

乌戈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E47B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子。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DBB7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E47B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

行旁国。书草，旁行为书记。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E47B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昌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翕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翕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B967顿翕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离附翕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其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语在《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

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距。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其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B321王，治苏B321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E47B王，治E47B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

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

焉。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桃槐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户七百，口五千，胜兵千人。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领，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

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铁山，出青玉。

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

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骑君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

下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B322。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语在《张骞传》。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住。昆莫见骞如单于礼，骞大惭，谓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初，昆莫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将众万余骑别居。大禄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太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陬为太子。"昆莫哀许之。大禄怒，乃收其昆弟，将众畔，谋攻岑陬。昆莫与芩陬万余骑，令别居，昆莫亦自有万余骑以自备。国分为三，大总羁属昆莫。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

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

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妇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

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

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兵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语在《匈奴传》。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氵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原聘马、骡各千匹。"诏下公卿议，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域，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

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郭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靡，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郭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靡，还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已验也。令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将兴，其原起此。"天子从之，征还少主。

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会，罢，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因收和意、昌系锁，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留验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主不服，叩头谢，张翁捽主头骂詈。主上书，翁还，坐死。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都还，坐知狂王当诛，见便不发，下蚕室。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五伤时惊，与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郭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初，楚主侍者冯D92D能史书，习事，尝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

汉遣之，卒百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后都护韩宣复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会宗为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汉徙已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人诈亡从日贰，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

后安日为降民所杀，汉立其弟末振将代。时大昆弥雌栗靡健，翕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马畜无使人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末振将兄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还，赐爵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

会宗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虽不指为汉，合于讨贼，奏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吏、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D626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

哀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卑爰D626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D626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时，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

渠梨，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B323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

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电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受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

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

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国。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东且弥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护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出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车师都尉国，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胜兵八十四人。

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

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得降者，言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

乌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冠，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书言状。是时，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属。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逢受。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

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

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冠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时戊己校尉刀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燔积薪，分告诸壁曰："匈奴十万骑来人，吏士皆持兵，后者斩！"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然。校尉开门击鼓收吏士，良等随人，遂杀校尉刀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兒。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单于以良、带为乌贲都尉。

后三岁，单于死，弟乌累单于咸立，复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赍金币赂单于，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刀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车付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

天凤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慈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劉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E47B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禹即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E47B，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卷九十七 外戚传第六十七

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过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及有{新女}，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B324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B324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

高祖吕皇后，父吕公，单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时，吕公见而异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鲁元公主。高祖为汉王，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二年立孝惠为太子。

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益疏。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赖公卿大臣争之，及叔孙通谏，用留侯之策，得无易。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泽为周吕侯，次兄释之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临泗侯

吕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赵王诛之。使者三反，赵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赵相，相征至长安。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帝晨出射，赵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迟帝还，赵王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D627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

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军，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立孝惠后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复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

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祸而崩，语在《五行志》。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戒产、禄曰：“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硃虚侯刘章等共诛产、禄、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而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

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乃使阳为有身，取后宫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为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所为。”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作乱，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下诏废之，语在《高后纪》。遂幽

死，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吕太后崩，大臣正之，卒灭吕氏。少帝恒山、淮南、济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诛。独置孝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坟。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吴人，秦时与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阴，因葬焉。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喜，因背汉而中立，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

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兒相爱，约曰："先贵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兒先幸汉王。汉王四年，坐河南成皋灵台，此两美人侍，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自有子后，希见。高祖崩，诸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暴，皆称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尊太后为皇太后，封弟昭为轵侯。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乃追尊太后父为灵文侯，会稽郡致园邑三百家，长丞以下使奉守寝庙，上食祠如法。栎阳亦置灵文夫人园，令如灵文侯园仪。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乃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

太后后文帝二岁，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用吕后不合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家在清河，愿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乃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男最长，立为

太子。窦姬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明年，封少子武为代王，后徙梁，是为梁孝王。

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封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皇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识，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传舍中，B04F沐沐我，已，饭我，乃去。"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赐之，家于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又复放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窦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无子。文帝崩，景帝位，皇后为皇太后，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先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反时，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侠，喜士，为大将军，破吴、楚、封魏其侯。窦氏侯者凡三人。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至武帝时，魏其侯窦婴为丞相，后诛。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取以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为皇后，无子无宠。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废。废后四年薨，葬长安城东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故燕王臧荼孙也，为仲妻，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臧□更嫁为长陵田氏妇，生男□分、胜。臧□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卜筮曰两女当贵，欲倚两女，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决，乃内太子宫。太子幸爱子，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时，薄皇后无子。后数岁，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

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

长公主日誉王夫子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

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后女弟□姁亦复入，生四男。□姁蚤卒，四子皆为王。皇后长女为平阳公主，次南宫公主，次隆虑公主。

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为平原君，封田□分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盖侯信好酒，田□分、胜贪，巧于文辞。□分至丞相，追尊王仲为共侯，槐里起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及平原君薨，从田氏葬长陵，亦置园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时所为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盖讳之也。武这始立，韩嫣白之。帝曰："何为不蚤言？"乃车驾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家人惊恐，女逃匿。扶将出拜，帝下车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载至长乐宫，与俱谒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因赐汤沐邑，号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于京师。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后景帝十五岁，元朔三年崩，合葬阳陵。

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陈婴与项羽俱起，后归汉，为堂邑侯。传子至孙午，午尚长公主，生女。

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余年，主薨。须坐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后数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入宫岁余，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

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票骑将军。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卫氏支属侯者五人。青还，尚平阳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蚤卒。后有尹婕妤、钩弋夫人更幸。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发兵，兵败，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卫氏悉灭。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

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B325见帝。"上曰："夫人弟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言。"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于是上不说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

见上属托兄弟邪？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

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D952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B460。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蓄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荑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浸淫敞恍，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硃荣兮，嫉妒B222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沬怅兮。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懰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官，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其后李延年弟季坐奸乱怕宫，广利降匈奴，家族灭矣。

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

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

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

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后上疾病，乃立钩弋子为皇太子。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诏右扶风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顺成侯有姊君姁，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诸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赵氏无在位者，唯赵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人邽人也。少时为羽林期门郎，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授桀。桀奉盖，虽风常属车；雨下，盖辄御。上奇其材力，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道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武帝疾病，以霍光为大将军，太仆桀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以前捕斩反者莽通功，封桀为安阳侯。

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盖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上与大将军闻之，不绝主欢，有诏外人侍长主。长主内周阳氏女，令配耦帝。时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内之。光以为尚幼，不听。安素与丁外人善，说外人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婕妤，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

安以后父封桑乐侯，食邑千五百户，迁车骑将军，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出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安醉则裸行内，与后母及父诸良人、侍御皆乱。子病死，仰而骂天。数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禄外人，光执正，皆不听。又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于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盖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记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书称：“子路丧姊，期而不

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观过知仁’。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号。”书奏，上以问光，光执不许。及告光罪过，上又疑之，愈亲光而疏桀、安。桀安浸恚，遂结党与谋杀光，诱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当顾菟邪！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事发觉，燕王、盖主皆自杀。语在《霍光传》。

桀、安宗族既灭，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亦光外孙，故得不废。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东，追尊曰敬夫人，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

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裤，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皇后立十岁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贺征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光与太后共废王贺，立孝宣帝。宣帝好位，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卫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史良娣家本鲁国，有母贞君，史恭。以元鼎四年人为良娣，生男进，号史皇孙。

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及良娣、史皇孙皆遭害。史皇孙有一男，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坐太子系狱，积五岁乃遭赦。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

后曾孙收养于掖庭，遂登至尊位，是为宣帝。而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旧恩封。长子高为乐陵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丹左将军，自有传。

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须，太始中得幸于史皇孙。皇孙妻、帝无号位，皆称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数月，卫太子、皇孙败，家人子皆坐诛，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后，追尊母五夫人谥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园邑，长丞奉守。语在《戾太子传》。地节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无故，无故弟武皆

随使者诣阙。时乘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妪。

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B07A始妇，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B07A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B07A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B07A即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B07A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B07A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B07A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辞，皆验。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顷之，制诏御史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封舅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食邑各六千户。

初，B07A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后三岁，家乃富贵，追赐谥曰思成侯。诏涿郡治冢室，置园邑四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岁余，博平君薨，谥曰思成夫人，诏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顾成庙南，置园邑长丞，罢涿郡思成园。王氏侯者二人，无故子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传。

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父广汉，昌邑人，少时为昌邑王郎。从武帝上甘泉，误取它郎鞍以被其马，发觉，吏劾从行而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后为宦者丞。上官桀谋反时，广汉部索，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入者数千枚，满一箧缄封，广汉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后为暴室啬夫。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广汉同寺居。时掖庭令张贺，本卫太子家吏，及太子败，贺坐下刑，以旧恩养视皇曾孙甚厚。及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

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嗇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广汉刑人不宜君国，岁余乃封为昌成君。

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道无从。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赏为掖庭户卫，谓衍：“可过辞霍夫人行，为我求安池监。”衍如言报显。显因生心，辟左右，字谓衍：“少夫幸报我以事，我亦欲报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显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成君即得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药杂治，当先尝，安宁？”显曰：“在少夫为之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意耳！”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捣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衍出，过见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后人有上书告诸医待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劾不道。显恐急，即以状具语光，因曰：“既失计为之，无令吏急衍！”光惊鄂，默然不应。其后奏上，署衍勿论。

许后立三年而崩，谥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后五年，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后四年，复封广汉两弟，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许氏侯者凡三人。广汉薨，谥曰戴侯，无子，绝。葬南园旁，置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元帝即位，复封延寿中子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亦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孝宣霍皇后，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光女也。母显，即使淳于衍阴杀许后，显因为成君衣补，治入宫具，劝光内之，果立为皇后。

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皇后F041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县绝矣。上亦宠之，颛房燕。立三岁而光薨。

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昌成君者为平恩侯。显怒恚不食，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後杀许后事颇泄，显遂与诸婿昆弟谋反，发觉，谐诛灭。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荧惑失道，怀不德，挟毒与母博陆宣成侯夫人显谋欲危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哉！其退避宫，上玺绶有司。"霍后立五年，废处昭台宫。后十二岁，徙云林馆，乃自杀，葬昆吾亭东。

初，霍光及兄骠骑将军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孙山、山弟云，皆为列侯，侯者前后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沛徙长陵，传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奉光有女年十余岁，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后宫，稍进为婕妤。是时，馆陶王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皆爱幸。

霍皇后废後，上怜许太子蚤失母，几为霍氏所害，于是乃选后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自为后後，希见，无宠。封父奉光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为安平侯。后二年，奉光薨，谥曰共侯，葬长门南，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复爵太皇太后弟骏为关内侯，食邑千户。王氏列侯二人，关内侯一人。舜子章，章从弟咸，皆至左右将军。时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号太皇太后为邛成太后。

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余，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奉光孙勋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诏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于心。惟邛成共侯国废祀绝，朕甚闵焉。其封共侯曾孙坚固为邛成侯。"至王莽乃绝。

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自有传。

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伤母恭哀后居

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了家，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欢说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久之，有一男，失之。乃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

初，后父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之敬之，无失其意。盖轻细微眇之渐，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卫将军之日盛于盖侯，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久之，上欲专委任凤，乃策嘉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斤，以特进侯就朝位。"后岁余薨，谥曰恭侯。

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皇太后及帝诸舅忧上无继嗣，时又数有灾异，刘向、谷永等皆陈其咎在于后宫。上然其言，于是省减椒房掖廷用度。皇后及上疏曰：

妾夸布服粝粮，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扫除。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托，污秽不修，旷职尸官，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乃壬寅日大长秋受诏："椒房仪法，御服舆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来，遗赐外家未尝逾故事，每辄决上，可复问也。今诚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纤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一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无得发取诸官，殆谓未央官不属妾，不宜独取也。言妾家府亦不当得，妾窃惑焉。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亦小发取其中，何害于谊而不可哉？又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宁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二事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宦吏忮佷，必欲自胜。幸妾尚贵时，犹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获此诏，其操约人，岂有所诉？陛下见妾在椒房，终不肯给妾纤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将安所仰乎？旧故，中官乃私夺左右之贱缯，乃发乘舆服缯，言为待诏补，已而贸易其中。左右多窃怨者，甚耻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

今吏甫受诏读记，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损车驾，及毋若未央官有所发，遗赐衣服如故事，则可矣。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竟宁前于今世而比之，岂可邪？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辄上表乃决。又故杜陵梁美人岁时遗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遗田八子诚不可若是。事率众多，不可胜以文陈。俟自见，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上于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曰：

皇帝向皇后，所言事闻之。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贱逾贵之变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变异为众，莫若日蚀大。自汉兴，日蚀亦为吕、霍之属见。以今揆之，岂有此等之效与？诸侯拘迫汉制，牧相执持之也，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将相大臣怀诚秉忠，唯义是从，又恶有上官、博陆、宣成之谋？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顿、郅支之伦也。方外内乡，百蛮宾服，殊俗慕义，八州怀德，虽使其怀挟邪意，狄不足忧，又况其无乎？求于夷狄无有，求于臣下无有，微后官也当，何以塞之？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官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皇极之月，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著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相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槛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日蚀东井，转旅且索，与既无异。己犹戊也，亥复水也，明阴盛，咎在内。于戊己，亏君体，著绝世于皇极，显祸败及京都。于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寝屡深，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

《书》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饬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条刺，使大长秋来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纳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遭事制宜，因时而移，旧之非者，何可放焉！郡子之道，乐因循而重改作。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盖恶之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违先后之制度，力谊勉行，称顺妇道，减省群事，谦约为右，其孝东宫，毋厥朔望，推诚永究，爰何不臧！养名显行，以息众讠藿，垂则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是时，大将军凤用事，威权尤盛。其后，比三年日蚀，言事者颇归咎于凤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许氏，许氏自知为凤所不佑。久之，皇后宠亦益衰，而后宫多新爱。后姊平安刚侯夫人谒等为媚道祝诅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坐废处昭台宫，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国。凡立十四年而废，在昭台岁余，还徙长定宫。

后九年，上怜许氏，下诏曰："盖闻仁不遗远，谊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于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是岁，废后败。先是，废后姊嬖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长绐之曰："我能白东宫，复立许后为左皇后。"废后因嬖私赂遗长，数通书记相报谢。长书有悖谩，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

自鸿嘉后，上稍隆于内宠。婕妤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婕妤。

上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婕妤也。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浸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孝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

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其辞曰：

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蕃华之不滋。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暗莫而昧幽，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废捐于罪邮。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ECE7。华殿尘兮玉阶，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綷彡G-*3祭兮纨素声。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惟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已独享兮高明，处生民兮极休。勉虞精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

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

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后月余，乃立婕妤为皇后。追以长前白罢昌陵功，封为定陵侯。

皇后既立，后宽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硃，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

末年，定陶王来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定陶王竟为太子。

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裤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众讠藿哗怪之。掖庭令辅等在后庭左右，侍燕迫近，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哀帝既立，尊赵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驸马都尉钦为新成侯。赵氏侯者凡二人。后数月，司隶解光奏言：

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

臣遣从事掾业、史望验问知状者掖庭狱丞籍武，故中黄门王舜、吴恭、靳严，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房与宫对食，元延元年中宫语房曰："陛下幸宫。"后数月，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兒，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兒男女，谁兒也！"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兒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兒见在，未死。"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兒，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与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瞠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诏，内兒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兒，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为乳母，时兒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

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召入，出语武曰：“昭仪言‘女无过。宁自杀邪，若外家也？’我曹言愿自杀。”即自缪死。武皆表奏状。弃所养兒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兒去，不知所置。

许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馆，数召入饰室中若舍，一岁再三召，留数月或半岁御幸。元延二年怀子，其十一月乳。诏使严持乳医及五种和药丸三，送美人所。后客子、偏、兼闻昭仪谓成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兒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为何？陛下常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严持绿囊书予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受来，置饰室中帘南。”美人以苇箧一合盛所生兒，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严持箧书，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偏、兼，使缄封箧及绿绨方底，推置屏风东。恭受诏，持箧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箧中有死兒，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故长定许贵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业、任孋、公孙习前免为庶人，诏召入，属昭仪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宫，仓卒悲哀之时，昭仪自知罪恶大，知业等故许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赐予业等各且十人，以尉其意，属“无道我家过失。”

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谓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与昭仪合通，无可与语者，独欲与武有所言。我无子，武有子，是家轻族人，得无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堕者无数，欲与武共言之大臣，票骑将军贪耆钱，不足计事，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遵后病困，谓武：“今我已死，前所语事，武不能独为也，慎语！”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不当所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鲁严公夫人杀世子，齐桓召而诛焉，《春秋》予之。

赵昭仪倾乱圣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帏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谊示四方也。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

哀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成阳侯□，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时议郎耿育上疏言：

臣闻继嗣失统，废適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怕见历知適，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媚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

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

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为太子，亦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

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诏有司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弟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后月余，复下诏曰："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希阔，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仇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诚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乱大谋，

恩之所不能已者义之所割也。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是日自杀。立十六年而诛。先是，有童谣曰：“燕燕，尾涎々，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仓琅根，宫门铜锾也。

孝元傅昭仪，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蚤卒，母更嫁为魏郡郑翁妻，生男恽。昭仪少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为太子，得进幸。元帝即位，立为婕妤，甚有宠。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产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艺，尤爱于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冯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后宫，以二人皆有子为王，上尚在，未得称太后，乃更号曰昭仪，赐以印绶，在婕妤上。昭其仪，尊之也。至成、哀时，赵昭仪、董昭仪皆无子，犹称焉。

元帝崩，傅昭仪随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后十年，恭王薨，子代为王。王母曰丁BCA7。傅太后躬自养视，既壮大，成帝无继嗣。时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宝赂遗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王根，阴为王求汉嗣。昭仪及根皆见上无子，欲豫自结为久长计，更称誉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征定陶王立为太子，语在《哀纪》。月余，天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恭王后。太子议欲谢，少傅阎崇以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为人后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诏问所以谢状，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诏傅太后与太子母丁BCA7自居定陶国邸，下有司议皇太子得与傅太后、丁BCA7相见不，有司秦议不得相见。顷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BCA7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BCA7以不安养太子，独不得。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诏令傅太后、丁BCA7十日一至未央宫。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宜立丁BCA7为帝太后。师丹劾奏：“宏怀邪误朝，不道。”上初即位，谦让，从师丹言止。后乃白令王太后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BCA7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恭皇太后父为崇祖侯，恭皇后父为褒德侯。”后岁余，遂下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又更号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帝太后称中安宫，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成帝赵后为皇太后，并

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

傅太后父同产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子孟子喜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马，封孔乡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为太后父崇祖侯后，更号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郑恽前死，以恽子业为阳信侯，追尊恽为阳信节侯。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

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诅罪，令自杀。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BCA7，哀帝母也，《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家在山阳瑕丘，父至庐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为山阳王，而丁氏内其女为BCA7。王后姓张氏，其母郑礼，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亲戚故，欲其有子，然终无有。唯丁BCA7河平四年生哀帝。丁BCA7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诗》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昔季武子成寝，杜氏之墓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附葬之礼，自周兴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举奏丁、傅罪恶。莽以太皇太后诏皆免官爵，丁氏徙归故郡。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BCA7。

元始五年，莽复言："共王母、丁BCA7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BCA7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BCA7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BCA7复其故。"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BCA7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

入，烧燔椁中器物。

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BCA7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BCA7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BCA7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簿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BCA7媵妾之次。”奏可。既开傅太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BCA7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BCA7穿中。丁、傅既败，孔乡侯晏将家属徙合浦，宗族皆归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传。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从弟子也。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欲重亲，取以配王。王入为汉太子，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为孔乡侯，与帝舅阳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时师丹谏，以为：“天下自王者所有，亲戚何患不富贵？而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晏封后月余，傅妃立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曰：“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专恣不轨，与至尊同称号，终没，至乃配食于左坐，悖逆无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后月余，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就其园自杀。

孝元冯昭仪，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选入后宫。时父奉世为执金吾。昭仪始为长使，数月至美人，后五年就馆生男，拜为婕妤。时父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奉世长男野王为左冯翊，父子并居朝廷，议者以为器能当其位，非用女宠故也。而冯婕妤内宠与傅昭仪等。

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明年夏，冯婕妤男立为信都王，尊婕妤为昭仪。元帝崩，为信都太后，与王俱居储元宫。河平中，随王之国。后徙中山，是为孝王。

后征定陶王为太子，封中山王舅参为宜乡侯。参，冯太后少弟也。是岁，孝王薨，有一男，嗣为王，时未满岁，有眚病，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

哀帝即位，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仪也，素常怨冯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雒阳、魏郡、巨鹿。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与丞相长史、大鸿胪丞杂治。立受傅太后指，几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寡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巫刘吾服祝诅。医徐遂成言习、君之曰："武帝时医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杀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诅谋反，大逆。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

先未死，有司请诛之，上不忍致法，废为庶人，徙云阳宫。既死，有司复奏："太后死在未废前。"有诏以诸侯王太后仪葬之。宜乡侯参、君之、习夫及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参女弁为孝王后，有两女，有司奏免为庶人，与冯氏宗族徙归故郡。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诬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为国家结怨于天下，以取秩迁，获爵邑，幸蒙赦令，请免为庶人，徒合浦"云。

中山卫BCA7，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卢奴人，官至卫尉。子豪女弟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长女又为元帝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上以卫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平帝年二岁，孝王薨，代为王。哀帝崩，无嗣。太皇太后与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为帝。莽欲颛国权，惩丁、傅行事，以帝为成帝后，母卫BCA7及外家不当得至京师。乃更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奉孝王后，遣少傅左将军甄丰赐卫BCA7玺绶，即拜为中山孝王后，以苦陉县为汤沐邑。又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三妹，谒臣号修义君，哉皮为承礼君，鬲子为尊德君，食邑各二千户。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久后受祸，即私与卫宝通书记，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几得至京师。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为人后之义，条陈故定陶傅太后、丁BCA7悖天逆理，上僭位号，徙定陶王于信都，为共王立庙于京师，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圣人言，坏乱法度，居非其制，称非其号。是以皇天震怒，火烧其殿，六年之间大命不遂，祸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余灾，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

绝废，精魂无所依归。朕惟孝王后深说经义，明镜圣法，惧古人之祸败，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圣言，是乃久保一国，长获天禄，而令孝王永享无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义赏善，圣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卫后日夜啼泣，思见帝，而但益户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会事发觉，莽杀宇，尽诛卫氏支属。卫宝女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卫后在，王莽篡国，废为家人，后岁余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岁，成帝母太皇太后称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传》。太后不得已而许之，遣长乐少府夏侯籓、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纳采、太师光、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执金吾尹赏、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刘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赐皮弁素绩，以礼杂卜筮，太牢祠宗庙，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司空丰、左将军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舆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公第。宫、丰、歆授皇后玺绂，登车称警跸，便时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礼，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汉公地满百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自三公以下至驺宰执事长乐、未央宫、安汉公第者，皆增秩，赐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尊父安汉公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赐公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封公子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

后立岁余，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莽摄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婴为定安公，改皇太后号为定安公太后。太后时年十八矣，为人婉E032有节操。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E87C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复强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赞曰：《易》著吉凶而言谦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

卷九十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姑也。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留当坐者，翁孺皆纵不诛。它部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语见《酷吏传》。翁孺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者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

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真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学法律长安，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长男凤孝卿，次曼元卿，谭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时委卿，唯凤、崇与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后以妒去，更嫁为河内苟宾妻。

初，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BCA7，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

岁余，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怜之，且以为然。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因以过怒诸娣妾，莫得进见者。久之，宣帝闻太子恨过诸娣妾，欲顺适其意，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与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乃见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长御问知

太子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绛缘诸于，长御即以为是。皇后使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交送政君太子宫，见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后宫娣妾以十数，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一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適皇孙。宣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太孙，常置左右。

后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元帝。立太孙为太子，以母王妃为婕妤，封父禁为阳平侯。后三日，婕妤立为皇后，禁位特进，禁弟弘至长乐卫尉。永光二年，禁薨，谥曰顷侯。长子凤嗣侯，为卫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后，希复进见。太子壮大，宽博恭慎，语在《成纪》。其后幸酒，乐燕乐，元帝不以为能。而傅昭仪有宠于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艺，上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时凤在位，与皇后、太子同心忧惧，刺侍中史丹拥右太子，语在《丹传》。上亦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

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王氏之兴自凤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凤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食邑。

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王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言事者多以为然。凤于是惧，上书辞谢曰：“陛下即位，思慕谅B033，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今有BD51星天地赤黄之异，咎在臣凤，当伏显戮，以谢天下。今谅门B033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辞职。上报曰：“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将军乃引过自予，欲上尚书事，归大将军印绶，罢大司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将军以事，诚欲庶几有成，显先祖之功德。将军其专心固意，辅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后五年，诸吏散骑安成侯崇薨，谥曰共侯。有遗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太后同产唯曼蚤卒，余毕侯矣。太后母李亲，苟氏妻，生一男名参，寡居。顷侯禁在时，太后令禁还李亲。太后怜参，欲以田□分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参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

大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颛。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

上即位数年，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蚀，凤因言："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以为凤建遣共王之国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蚀之咎矣。天子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义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蚀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蚀，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诎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余，及它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余。野王以王舅出，以贤复人，明圣主乐进贤也。"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声誉出凤远甚，方倚欲以代凤。

初，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称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谢上曰：“臣材驽愚戇，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靡骨死辇毂下，不当以无益之故有离寝门之心，诚岁余以来，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胜大愿，愿乞骸骨，归自治养，冀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期月之间，幸得瘳愈，复望帷幄，不然，必置沟壑。臣以非材见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知臣被恩见哀，重巍巍也。进退于国为厚，万无纤介之议。唯陛下哀怜！”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报凤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娄臻，咸在朕躬。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向焉！《书》不云乎？‘公毋困我’。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廖，称朕意焉。”于是凤起视事。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死狱中，妻子徙合浦。

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吏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为奢移，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廷BCA7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

凤辅政凡十一岁。阳朔三年秋，凤疾，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及凤且死，上疏谢上，复固荐音自代，言谭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谭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子，故荐之。凤薨，天子临吊赠宠，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自长安至渭陵，谥曰敬成侯。子襄嗣

侯，为卫尉。御史大夫音竟代凤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谷永说谭，令让不受城门职，由是与音不平，语在《永传》。

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岁余，上下诏曰："车骑将军音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前为御史大夫，以外亲宜典兵马，入为将军，不获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俱三千户。"

初，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辑濯越歌。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澧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又赐车骑将军音策书曰："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以危乱国！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寝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车骑将军音藉槁请罪，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

久之，平阿侯谭薨，谥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怜弟曼蚤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语。平阿侯谭、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称莽者。久之，上复下诏追封曼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为新都侯。后又封太后姊子淳天长为定陵侯。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

上悔废平阿侯谭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成都侯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杜鄴说车骑将军音令亲附商，语在《鄴传》。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吊赠如大将军，谥曰敬侯。子舜嗣侯，为太仆侍中。特进成都侯商代音为大司马卫将军，而红阳侯立位特进，领城门兵。商辅政四岁，病乞骸骨，天子悯之，更以为大将军，益封二千户，赐钱百万。商薨，吊赠如大将军故事，谥曰景成侯，子况嗣侯。红阳侯立次当辅政，有罪过，语在《孙宝传》。上乃废立，而用光禄勋曲阳侯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岁余益封千七百户。高平侯逢时无材能名称，是岁薨，谥曰戴侯，子买之嗣侯。

绥和元年，上即位二十余年无继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赂遗票骑将军根，为王求汉嗣，根为言，上亦欲立之，遂征定陶王为太子。时根辅政五岁矣，乞骸骨，上乃益封根五千户，赐安车驷马，黄金五百斤，罢就第。

先是，定陵侯淳于长以外属能谋议，为卫尉侍中，在辅政之次。是岁，新都侯莽告长伏罪与红阳侯立相连，长下狱死，立就国，语在《长传》。故曲阳侯根荐莽以自代，上亦以为莽有忠直节，遂擢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为大司马。

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优莽，不听。莽上书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诏曰："曲阳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仆安阳侯舜往时护太子家，导朕，忠诚专一，有旧恩。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休就第，朕甚闵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为特进，朝朔望。"又还红阳侯立京师。哀帝少而闻知五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优之。

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根行贪邪，臧累巨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青琐；游观射猎，使奴从者被甲持弓弩，陈为步兵；止宿离宫，水衡共张，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管朝政，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籓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案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不思报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后二岁，傅太后、帝母丁BCA7皆称尊号。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就国。"天下多冤王氏。

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

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时登高远望，独不渐于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复封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元寿元年，日蚀。贤良对策多讼新都侯莽者，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曲阳侯根薨，国除。

明年，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莽颛威福。红阳侯立莽诸父，平阿侯仁素刚直，莽内惮之，令大臣以罪过奏遣立、仁就国。莽日诳耀太后，言辅政致太平，群臣奏请尊莽为安汉公。后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杀。赐立谥曰荒侯，子柱嗣，仁谥曰刺侯，子术嗣。是岁，元始三年也。

明年，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又奏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太子皆封为列侯，语在《莽传》。

莽既外一群臣，令称已功德，又内媚事旁侧长御以下，赂遗以千万数。白尊太后姊妹君侠为广恩君，君力为广惠君，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日夜共誉莽。莽又知太后妇人厌居深宫中，莽欲虞乐以市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贞妇。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游E467宿、鄠、杜之间；秋历东馆，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飨饮飞羽，校猎上兰，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太后所至属县，辄施恩惠，赐民钱、帛、牛、酒，岁以为常。太后从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时，见于丙殿，至今五六十岁尚颇识之。”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一往游观，不足以为劳。”于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说。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亲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俄而宗室安众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等恶之，更举兵欲诛莽。太后闻之，曰：“人心不相远也。我虽妇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后，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

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

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详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乃车驾至东宫，亲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曰：“予视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于祗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听许。莽于是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

初，莽为安汉公时，又谄太后，奏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及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E058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莽以太后好出游观，乃车驾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晁乎！”饮酒不乐而罢。

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然愈不说。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

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著其

协于元城沙麓。太阴精者，谓梦月也。太后崩后十年，汉兵诛莽。

初，红阳侯立就国南阳，与诸刘结恩，立少子丹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为将军，战死。上闵之，封丹子泓为武桓侯，至今。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来，《春秋》所记，王公国君，与其失世，稀不以女宠。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

卷九十九 王莽传第六十九

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硃子元无子，莽闻此兒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

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先帝委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

时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BCA7在，高昌侯董宏上书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BCA7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劾宏误朝不道，语在《丹传》。后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簿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哀帝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使家，中黄门十日一赐餐。下诏曰：“新都侯莽忧劳国家，执义坚固，朕庶几与为治。太皇太后诏莽就第，朕甚闵焉。其以黄邮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车驾乘绿车从。”后二岁，傅太后、丁BCA7皆称尊号，丞相硃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

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始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后莽疾，休侯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D046耳。”即解其D046，休复辞让。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及莽征去，欲见休，休称疾不见。

莽还京师岁余，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

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语在《外戚传》。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令邯持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B14B、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始，风益州令塞处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太后诏尚书具其事。

莽上书言："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今愿独条光等功赏，寝置臣莽，勿随辈列。"甄邯白太后下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属有亲者，义不得阿。君有安宗庙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隐不扬。君其勿辞。"莽复上书让。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箱，莽称疾不肯入。太后使尚书令恂诏之曰："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莽遂固辞。太后复使长信太仆闳承制召莽，莽固称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夺莽意，但条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诏曰："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世为傅相，忠考仁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益封万户，以

光为太师，与四辅之政。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忠信仁笃，使迎中山王，辅导共养，以安宗庙，封丰为广阳侯，食邑五千户，以丰为少傅。皆授四辅之职，畴其爵邑，各赐第一区。侍中奉车都尉邯宿卫勤劳，建议定策，封邯为承阳侯，食邑二千四百户。”四人既受赏，莽尚未起，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

莽既说众庶，又欲专断，知太后厌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莽欲以虚名说太后，白言：“新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后，百姓未赡者多，太后宜且衣缯练，颇损膳，以视天下。”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师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练，减御膳，诚非所以辅精气，育皇帝，安宗庙也。臣莽数叩头省户下，白争未见许。今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D67E荚、硃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臣莽等不

胜大愿，愿陛下爱精休神，阔略思虑，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尽欢心，备共养。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诏曰：“盖闻母后之义，思不出乎门阈。国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战战兢兢，惧于宗庙之不安。国家之大纲，微朕孰当统之？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勤身极思，忧劳未绥，故国奢则视之以俭，矫枉者过其正，而朕不身帅，将谓天下何！夙夜梦想，五谷丰熟，百姓家给，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诚未皇于轻靡而备味，庶几与百僚有成，其勖之哉！”每有水旱，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

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又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入待。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长秋宫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国家之难，本从亡嗣，配取不正。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以广继嗣。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莽恐其与已女争，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以为至诚，乃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安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莽女。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莽白：“愿见女。”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见女，还奏言：“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杂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封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乡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将娶于纪，则褒纪子称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佟言应礼，可许。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莽谢曰：“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复听众议，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获爵士，如使子女诚能奉称圣德，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太后许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

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群臣复言：“今皇后受骋，逾群妾亡几。”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莽复以其千万分予九族贫者。

陈崇时为大司徒司直，与张敞孙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为崇草奏，称莽功德，崇奏之，曰：

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

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周公诛管、蔡，季子鸩叔牙，公之谓矣。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委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统，公手劾之，以定大纲。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舆幄坐，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公之谓矣。

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定陶太后欲立僭号，惮彼面刺幄坐之义，佞惑之雄，硃博之畴，惩此长、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谗贼交乱，诡辟制度，遂成篡号，斥逐仁贤，诛残戚属，而公被胥、原之诉，远去就国，朝政崩坏，纲纪废驰，危亡之祸，不隧如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赖，”公之谓矣。

当此之时，官亡储主，董贤据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结仇中山，则必同忧，断金相翼，借假遗诏，频用赏诛，先除所惮，急引所附，遂诬往冤，更惩远属，事势张见，其不难矣！赖公方入，即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远独见之明，奋亡前之威，盱衡厉色，振扬武怒，乘其未坚，厌其未发，震起机动，敌人摧折，虽有贲、育不及持刺，虽有樗里不及回知，虽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

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EA69令邯，与大司徒光、车骑将军舜建

定社稷，奉节东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哲”，公之谓也。

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宜赐号安汉公，益封二县，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

将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为首，公深辞让，迫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于为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当时之会千载希有，然而公惟国家之统，揖大福之恩，事事谦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德不嗣，”公之谓矣。

自公受策，以至于今，F258F258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国，逡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乎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B421市，日阕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菇园葵，公之谓矣。

开门延士，下及白屋，娄省朝政，综管众治，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

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安国家，四海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

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配，纪立而褒不副，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余人。乐善无厌，班赏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

之，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繇旄头，一明樊哙，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录军功，裂三万户以封卫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增户命畴，封者三人，延及兄孙。夫绛侯即因汉籓之固，杖硃虚之鲠，依诸将之递，据相扶之势，其事虽丑，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胜之威，未尝遭时不行，陷假离朝，朝之执事，亡非同类，割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及至青、戎，D465末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课功绛、霍，造之与因也；比于青、戎，地之与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诚惑之！

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检。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王曰："叔父，建尔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谓不检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诗》曰："亡言不雠，亡德不报。"报当知之，不如非报也。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郑伯献乐，悼公于是以半赐之。绛深辞让，晋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辞功，君知臣以遂赏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较然输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诚输忠，民诚感德，则于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仪形虞、周之盛，敕尽伯禽之赐，无遴周公之报，令天法有设，后世有祖，天下幸甚！

太后以视群公，群公方议其事，会吕宽事起。

初，莽欲擅权，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挠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BCA7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即私遣人与宝等通书，教令帝母上书求入。语在《卫后传》。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

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莽奏言："宇为吕宽等所诖误，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诛。"甄邯等白太后下诏曰："夫唐尧有丹硃，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圣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致平。"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已者，内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杀。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大司马护军褒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子受至重，为帝室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则生有大赏，终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请"还前所益二县及黄邮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称'敢言之'。群吏毋得与公同名。出众期门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后大车十乘。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韨。封公子男二人，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万，合为一万万，以明大礼"。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辞让，出奏封事，愿独受母号，还安、临印韨及号位户邑。事下太师光等，皆曰："赏未足以直功，谦约退让，公之常节，终不可听。"莽求见固让。太后下诏曰："公每见，叩头流涕固辞，今移病，固当听其让，令视事邪？将当遂行其赏，遣归就第也？"光等曰："安、临亲受印韨，策号通天，其义昭昭。黄邮、召陵、新野之田为入尤多，皆止于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宜可听许。治平之化当以时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纳征钱，乃以尊皇后，非为公也。功显君户，止身不传。褒新、赏都两国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节，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义。宜遣大司徙、大司空持节承制，诏公亟入视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奏可。

莽乃起视事，上书言："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瘐申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备四辅官；今年四月甲子复拜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据元始三年，天下岁已复，官属宜皆置。《穀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莽无兼官之材，今圣朝既过误而用之，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太后诏曰："可。韪如相国，朕亲临授焉。"莽乃复以所益纳征钱千万，遗与长乐长御奉共养者。太保舜奏言："天下闻公不受干乘之土，辞万金之币，散财施予千万数，莫不乡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奏可。宰衡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事尚书郎、待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宰衡常持节，所止，谒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称"敢言之"。

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唐、虞发举，成周造业，诚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诏曰："可。其议九锡之法。"

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第三十六人为列侯，余皆益户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于是莽上书曰："臣以外属，越次备位，未能奉称。伏念圣德纯茂。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四海奔走，百蛮并臻，辞去之日，莫不陨涕，非有款诚，岂可虚致？自诸侯王已下至于吏

民，咸知臣莽上与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职，每归功列德者，辄以臣莽为余言。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尝不流汗而渐愧也。虽性愚鄙，至诚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圣朝。今天下治平，风俗齐风，百蛮率服，毕陛下圣德所自躬亲，太师光、太保舜等辅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间至致此焉。臣莽实无奇策异谋。奉承太后圣诏，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贤之筹画，而上以闻，不得能什伍。当被无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诚上休陛下余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众言，辄下其章于议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礼已行，助祭者毕辞，不胜至愿，愿诸章下议者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事成，以传示天下，与海内平之。即有所间非，则臣莽当被诖上误朝之罪。如无他谴，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是臣之私愿也。惟陛下哀怜财幸！”

甄邯等白太后，诏曰：“可。惟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言愿不受赏，赏即加不敢当位。方制作未定，事须公而决，故且听公。制作毕成，群公以闻。究于前议，其九锡礼仪亟奏。”

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皆曰：“圣帝明王招贤劝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赏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今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于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于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谓异时而兴，如合符者也。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奏可。策曰：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延登，亲诏之曰：公进，虚听朕言。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纳策尽忠，白诛故定陵侯淳于长，以弥乱发奸，登大司马，职在内辅。孝哀皇帝即位，骄妾窥欲，奸臣萌动，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据经。以病辞位，归于第家，为贼臣所陷。就国之后，孝哀皇帝觉寤，复还公长安，临病加剧，犹不忘公，复特进位。是夜仓卒，国无储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国之计莫宜于公，引纳于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忠策辄建，纲纪咸张。绥和、元寿，再遭大行，万事皆举，祸乱不作。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

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禘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寻旧本道，遵术重古，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显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为上公。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厥祖。於戏，岂不休哉！

于是莽稽首再拜，受绿韨衮冕衣赏，B252琫B252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旂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硃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硃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官汉公。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硃户纳陛。陈崇又奏："安汉公祠祖祢，出城门，城门校尉宜将骑士从。入有门卫，出有骑士，所以重国也。"奏可。

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

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籓蔽。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宜以时处业，置属国领护。"事下莽，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

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郡臣皆曰：“宜如庆言。”

冬，荧惑入月中。

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广戚侯显等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命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谓太后：“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听许。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然后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书》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统国政，几加元服，委政而属之。今短命而崩，呜呼哀哉！已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D025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具礼仪奏。”

于是群臣奏言：“太后圣德昭然，深见天意，诏令安汉公居摄。臣闻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失天命。《书》曰：‘我嗣事子孙，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应F647谌，乃亡队命。’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说也。《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

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说。时武王崩，E065粗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了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义，隆治平之化。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臣昧死请。”太后诏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摄”。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绍等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绍者，张竦之从兄也。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曰：

建平、元寿之间，大统几绝，宗室几弃。赖蒙陛下圣德，扶服振救，遮扞匡卫，国命复延，宗室明目。临明统政，发号施令，动以宗室为始，登用九族为先。并录支亲，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计以百数。收复绝属，存亡续废，得比肩首，复为人者，嫔然成行，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圣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领而叹，颂声洋洋，满耳而入。国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飨此福，受此荣者，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谓？乱则统其理，危则致其安，祸则引其福，绝则继其统，幼则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无时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为天，厚刘氏也。

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而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操

畔逆之虑，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诚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溃畔而弃其兵，进不跬步，退伏其殃。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为计若此，岂不悖哉！

臣闻古者畔逆之国，既以诛讨，则猪其宫室以为污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虽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墙其社，覆上栈下，示不得通。辨社诸侯，出门见之，著以为戒。方今天下闻崇之反也，咸欲骞衣手剑而叱之。其先至者，则拂其颈，冲其匈，刃其躯，切其肌；后至者，欲拔其门，仆其墙，夷其屋，焚其器，应声涤地，则时成创。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齿焉。何则？以其背畔恩义，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远，嘉幸得先闻，不胜愤愤之愿，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锸，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愿下四辅公卿大夫议，以明好恶，视四方。

于是莽大说。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诏曰："惟嘉父子兄弟，虽与崇有属，不敢阿私，或见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祸成，同共雠之，应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师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莽又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余人，污池刘崇室宅。后谋反者，皆污池云。

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群臣奏请："益安汉公宫及家吏，置率更令，庙、厩、厨长丞，中庶子，虎贲以下百余人，又置卫士三百人。安汉公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奏可。

莽白太后下诏曰："故太师光虽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了匡为同心侯，林为说德侯，光孙寿为合意侯，丰孙匡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

是岁，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

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

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九月，东郡太守翟义都试，勒车骑，因发奔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郡国疑惑，众十余万。莽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孙建等八将军击义，分屯诸关，守厄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且十万人，莽恐，遣将军王奇、王级将兵拒之。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王舜、甄丰昼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义于圉。司威陈崇使监军上书言：“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豫知成败，咸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仍破；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共愚虑，而事已决矣。”莽大说。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明、鸿，皆破灭，语在《翟义传》。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诏陈崇治校军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则加赏焉。至于夏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余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余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

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击西海者以“羌”为号，槐里以“武”为号，翟义以“虏”为号。

群臣复奏言：“太后修功录德，远者千载，近者当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浅大小，靡不毕举。今摄皇帝背依践祚，宜异于宰国之时，制作虽未毕已，宜进二子爵皆为公。《春秋》‘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后，宜有土地’。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汉家名相大将萧、霍之属，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为列侯；诸孙，制度毕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诏书。”太后诏曰：“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赏都侯临为褒新公，封光为衍功侯。”是时，莽还归新都国，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

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摄之义，所以统立天功，兴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辑海内也。昔殷成汤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以兴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错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犹仲尼之闻《韶》，日月之不可阶，非圣哲之至，孰能若兹！纲幻咸张，成在一匮，此其所以保佑圣汉，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莽遂行焉，凡一吊再会，而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云。

司威陈崇奏，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系，致其法。莽大怒，切责光。光母曰：“女自视孰与长孙、中孙？”遂母子自杀，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悖虐，复以示公义焉。令光子嘉嗣爵为侯。

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

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太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骑都尉崔发等视说。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奏可。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

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共劫莽，立楚王。发觉，诛死。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置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

书皆书莽大臣八兴，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皆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中

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为皇后。本生四男：宇、获、安、临。二子前诛死，安颇荒忽，乃以临为皇太子，安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千为功隆公，寿为功明公，吉为功成公，宗为功崇以，世为功昭公，利为功著公。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於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DF4F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

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余皆拜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凡数百人。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

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敕阿乳母不得与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莽以女孙宇子妻之。

莽策群司曰："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哲，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B235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职，如典诰之文。

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赘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更名秩百名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以司过。策曰："予闻上圣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绥于远，是用建尔司于五事。毋隐尤，毋将虚，好恶不愆，立于厥中。於戏，勖哉！"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封王氏齐缜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皆授印韨。令诸侯立太夫人、夫人、

世子，亦受印韨。

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这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于是封姚恂为初睦侯，奉黄帝后；梁护为脩远伯，奉少昊后；皇孙功隆公千，奉帝喾后；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妫昌为始睦侯，奉虞帝后；山遵为褒谋子，奉皋陶后；伊玄为褒衡子，奉伊尹后。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周后卫公姬党，更封为章平公，亦为宾。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移，更封为章昭侯，位为恪。夏后辽西姒丰，封为章功侯，亦为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后褒鲁子姬就、宣尼公后褒成子孔钧，已前定焉。

莽又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祇报况，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或典气熏C02C，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济南伯王，高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新都侯东弟为大禖，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书》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封陈崇为统睦侯，奉胡王后；田丰为世睦侯，奉敬王后。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赵明等领州郡，怀忠孝，封牧为男，守以附城。又封旧恩戴崇、金涉、箕闳、杨并等子皆为男。

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其庙当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于明堂太庙。

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四月，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快兄殷，故汉胶东王，时改为扶崇公。快举兵攻即墨，殷闭城门，自系狱。吏民距快，快败走，至长广死。莽曰："昔予之祖济南愍王困于燕寇，自齐临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单广设奇谋，获杀燕将，复定齐国。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反虏，予甚嘉其忠者，怜其无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亲属当坐者皆勿治。吊问死伤，赐亡者葬钱，人五万。殷知大命，深疾恶快，以故辄伏厥辜。其满殷国户万，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余人。

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总有说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威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浸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以龟书。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行十余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F258々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鹫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语在《匈奴传》。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饶还，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

冬，雷，桐华。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门。策命统睦侯陈崇曰："咨尔崇。夫不用命者，乱之原也；大奸猾者，贼之本也；铸伪金钱者，妨宝货之道也；骄奢逾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禄去公室，政从亡矣：凡此六条，国之纲纪。是用建尔作司命，'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帝命帅由，统睦于朝。"命说符侯崔发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将军，中德既成，天下说符。"命明威侯王级曰："绕B346之固，南当荆楚。女作五威前关将军，振武奋卫，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头之厄，北当燕、赵。女作五威后关将军，壶口捶扼，尉睦于后。"命掌威侯王奇曰："肴、黾之险，东当郑、卫。女作五威左关将军，函谷批难，掌威于左。"命怀羌子王福曰："汧陇之阻，西当戎狄。女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地，怀羌于右。"

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是岁，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莽收捕杀之。治者掌寇大夫陈咸自免去官。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皆诛。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二月，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封将为子，帅为男。

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

郡一人，乘传督酒利，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

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

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西域将钦上言，九月辛已，戊己校尉中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违命，大逆无道。请论仲及陈良等亲属当坐者。奏可。汉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罢吏卒，为宾食，诚欲承天心，全子孙也。其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今狂狡之虏或妄自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此圣恩不蚤绝其萌牙故也。芳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上当天心，称高皇帝神灵，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务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唯国师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改定安太后号曰"黄皇室主"，绝之于汉也。

冬十二月，雷。

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犭册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犭册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犭册子孙十五人为单于。遣中郎将蔺苞、戴级驰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将军苗□、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C97C、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皆具乃同时出。

莽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

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B03C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

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煇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兒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君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余捕得，辞连国师公歆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B14B，B14B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关将军掌威侯奇，及歆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乃流B14B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

莽为人侈口蹶頤，露眼赤精，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DA3E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

是岁，以初睦侯姚恂为宁始将军。

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

遣尚书大夫赵B03C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B03C为田禾将军，以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遣著武将军逮B03C等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莽下书曰：“虏知罪当夷灭，故遣猛将分十二部，将同时出，一举而决绝之矣。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今则不然，各为权势，恐猲良民，妄封人颈，得钱者去。毒B063并作，农民离散。司监若此，可谓称不？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犹放纵自若。

而蔺苞、戴级到塞下，招诱单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胁拜咸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遣去；将登至长安，拜为顺单于，留邸。

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后病悸，浸剧，死。莽曰：“昔齐太公以淑德累世，为周氏太师，盖予之所监也。其以舜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为太师将军，永为新室辅。”

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是为四师；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将廉丹为御侮，是为四友。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遣谒者持安车印绶，即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

宁始将军姚恂免，侍中、崇禄侯孔永为宁始将军。

是岁，池阳县有小人景，长尺余，或乘车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大各相称，三日止。

濒河郡蝗生。

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

四年二月，赦天下。

夏，赤气出东南，竟天。

厌难将军陈钦言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莽怒，斩其子登于长安，以视诸蛮夷。

大司马甄邯死，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侍中大赘侯辅为宁始将军。

莽每当出，辄先搜索城中，名曰“横搜”。是月，横搜五日。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惑，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布遍九州。《殷颂》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城。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萎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硃鸟堂。予数与群公祭酒上卿亲听视，咸已通矣。夫褒德赏功，所以显仁贤也；九族和睦，所以褒亲亲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将章黜陟，以明好恶，安元元焉。”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

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夏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冠。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复下书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终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霹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观晋掌岁，龟策告从，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群公奏请募吏民人马布帛绵，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常安，前后毋相须。至者过半，莽下书曰：“文母太后体不安，其且止待后。”

是岁，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葬为太倔服丧三年。

大司马孔永乞骸骨，赐安车驷马，以特进就朝位。同风侯逯B03C为大司马。

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

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

是岁，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大昆弥者，中国外孙也。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之。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

是岁，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

明年改元曰“天凤”。

天凤元年正月，赦天下。

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太官赍E05F干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予之东巡，必躬载耒，每县则耕，以劝东作。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耨，以劝南伪。予之西巡，必躬载铚，每县则获，以劝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盖藏。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敢有趋讠藿犯法，辄以军法从事。”群公奏言：“皇帝至考，往年文母圣体不豫，躬亲供养，衣冠稀解。因遭弃群臣悲哀，颜色未复，饮食损少。今一岁四巡，道路万里，春秋尊，非E05F干肉之所能堪。且无巡狩，须阕大服，以安圣体，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莽曰：“群公、群牧、群司、诸侯、庶尹愿尽力相帅养牧兆民，欲以称予，繇此敬听，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即土之中雒阳之都。”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逯B03C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领尚书事，省侍中、诸曹兼官者。以?男苗□为大司马。”

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

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差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四月，陨霜，杀草木，海濒尤甚。六月，黄雾四塞。七月，大风拔树，飞北阙直城门屋瓦。雨雹，杀牛羊。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州长各一人，人主五县。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缘边又置竟尉，以男为之。诸侯国闲田，为黜陟增减云。莽下书曰："常安西都曰六乡，众县曰六尉。义阳东都曰六州，众县曰六队。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其号令变易，皆此类也。

今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冠以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百姓多不从者。

匈奴单于知死，弟咸立为单于，求和亲。莽遣使者厚赂之，诈还许其侍子登，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即执良等付使者，槛车诣长安。莽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会观之。

缘边大饥，人相食。谏大夫如普行边兵，还言"军士久屯塞苦，边郡

无以相赡。今单于新和，宜因是罢兵。”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莽壮其言，以威为将军。然采普言，征还诸将在边者。免陈钦等十八人，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会匈奴使还，单于知侍子登前诛死，发兵寇边，莽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

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三边尽反。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

宁始将军侯辅免，讲《易》祭酒戴参为宁始将军。

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赦天下。

是时，日中见星。

大司马苗□左迁司命，以延德侯陈茂为大司马。

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以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单于咸既和亲，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当诛侍子者故将军陈钦，以他罪系狱。钦曰：“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遂自杀。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五威将琅邪伏黯等为帅，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争，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略边民生口在者皆还之。莽好为大言如此。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为伯，伏黯等皆为子。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前，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

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谷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若。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与兵郡县合击，岁余乃定，边郡亦略将尽。

邯郸以北大雨雾，水出，深者数丈，流杀数千人。

立国将军孙建死，司命赵闳为立国将军。宁始将军戴参归故官，南城将军廉丹为宁始将军。

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书言："视事八年，功业不效，司空之职尤独废顿，至乃有地震之变。愿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灾异之变，各有云为。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诸吏散骑司禄大卫脩宁男遵谕予意焉。"

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B32F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厄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国师宁始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国将卫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马保纳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队、右队、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乐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队、前队、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师尉、列尉、祈队、后队、中部洎后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随所属之公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损其禄。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灾害。几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是月戊辰，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

行视，还奏状，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

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

十月戊辰，王路硃鸟门鸣，昼夜不绝，崔发等曰：“虞帝辟四门，通四聪。门鸣者，明当修先圣之礼，招四方之士也。”于是令群臣皆贺，所举四行从硃鸟门入而对策焉。

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颇斩首，有胜。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大尹冯英不肯给，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后颇觉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复以英为长沙连率。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是岁，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贡献焉。诸国前杀都护但钦，骏欲袭之，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焉耆诈降，伏兵击骏等，旨死。钦、封后到，袭击老弱，从车师还入塞。莽拜钦为填外将军，封剿胡子。何封为集胡男。西域自此绝。

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师友祭酒唐林、故谏议祭酒琅邪纪逡，孝弟忠恕，敬上爱下，博通旧闻，德行醇备，至于黄发，靡有愆失。其封林为建德侯，逡为封德侯，位皆特进，见礼如三公。赐弟一区，钱三百万，授几杖焉。”

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

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予亲设文石之平，陈菁茅四色之土，钦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国，养牧民人，用成功业。其在缘边，若江南，非诏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纳言掌货大夫且调都内故钱，予其禄，公岁八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然复不能尽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

是岁，复明六管之令。每一管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以六管谏，莽大怒，免常官。置执法左右刺奸。选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队，如汉刺史，与三公士郡一人从事。

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初，吕母子为县吏，为宰所冤杀。母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阴厚贫穷少年，得百余人，遂攻海曲县，杀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莽遣使者即赦盗贼，还言：“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莽大怒，免之。其或顺指，言“民骄黠当诛”。及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莽说，辄迁之。

是岁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五年正月朔，北军南门灾。

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

皇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二曰“肃圣宝继”，三曰“德封昌图”。又宗舅吕宽家前徙合浦，私与宗通，发觉按验，宗自杀。莽曰：“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知宽等叛逆族类，而与交通；刻铜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厌足，窥欲非望。《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迷惑失道，自取此事，乌呼哀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谷城郡。”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恽{带足}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杀。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驾‘神’马，左苍龙，右白虎，前硃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诏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

以真道侯王涉为卫将军。涉者，曲阳侯根子也。根，成帝世为大司马，荐莽自代，莽恩之，以为曲阳非令称，乃追谥根曰直道让公，涉嗣其爵。

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抄掠，众皆万数。遗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益贼。众皆笑之。

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是时，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浸多，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益贼。而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

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诱呼当至塞下，胁将诣长安，强立以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始欲诱迎当，大司马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槁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即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徵氏，号二徵将军，当诛单于舆而立当代之。出车城西横厩，未发。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数谏不从，著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边事凡三篇，奏以风谏莽。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乃策尤曰："视事四年，蛮夷猾夏不能遏绝，寇贼奸宄不能殄灭，不畏天威，不用诏命，貌很自臧，持必不移，怀执异心，非沮军议。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韨，归故郡。"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

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莽复三十税一。以况忠言忧国，进爵为伯，赐钱二百万。众庶皆詈之。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博意欲以风莽。莽闻恶之，留霸在所新丰，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明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讠襄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候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应协于《易》‘孤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

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餔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老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侯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优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千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错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正，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是月，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见者以闻，莽恶之，下书曰：“宝黄厮亦，其令郎从官皆衣绛。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士功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下书曰：“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府帑空虚，百姓匮乏，宗庙未修，且祫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新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持节，及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将作。崔发、张邯说莽曰：“德盛者文缛，宜崇

其制度，宣视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乃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犬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称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

巨鹿男子马適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大司空士王丹发觉以闻。莽遣三公大夫逮治党与，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皆诛死。封丹为辅国侯。

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惟设此一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夏一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是岁，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真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马柴车，藉槁，瓦器，又以历遗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

是时，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武功中水乡民三舍垫为池。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举怠解，更置牧监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汉刺史。

是月，莽候妻死，谥曰：“孝睦皇后”，莽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亿年”。初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临居中

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后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愔，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正，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莽，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使侍中票骑将军同说侯林赐魂衣玺韨，策书曰："符命文立临为统义阳王，此言新室即位三万六千岁后，为临之后者乃当龙阳而起。前过听议者，以临为太子，有烈风之变，辄顺符命，立为统义阳正。在此之前，自此之后，不作信顺，弗蒙厥佑，夭年陨命，呜呼哀哉！迹行赐谥，谥曰：'缪王'。"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愔忆自杀。

是月，新迁王安病死。初，葬为侯就国实，幸侍者增秩、怀能、开明。怀能生男兴，增秩生男匡、女晔，开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国，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无子，为安作奏，使上言："兴等母虽微贱，属犹皇子，不可以弃。"章视群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于是以王车遣使者迎兴等，封兴为功脩任，匡为功建公，晔为睦脩任，捷为睦逮任。孙公明公寿病死，旬月四丧焉。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

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谋，况谓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当为汉辅。"因为焉作讖书言："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雒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杨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会合十余万言。焉令吏写其书，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狱治皆死。

三辅盗贼麻起，乃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遣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国师和仲曹放助郭兴击句町。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

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

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兒女子步，以

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孙喜、景尚、曹放等击贼不能克，军师放纵，百姓重困。

莽以王况谶言刑楚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乃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梦为大将军、扬州牧，赐名圣，使将兵奋击。

上谷储夏自请愿说瓜田仪，莽以为中郎，使出仪。仪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为起冢、词室，谥曰“瓜宁殇男”，几以招来其余，然无肯降者。

闰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诏书前亦释除。

郎阳成脩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

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尸，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成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是岁，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博经以八投，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管，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管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臣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

谕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下狱以为诬罔。因下书责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养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诛盗贼，义之节也。今则不然。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今俗人议者率多若此。惟贫困饥寒，犯法为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过二科，今乃结谋连常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七公其严敕卿大夫、卒正、连率、庶尹，谨牧养善民，急捕殄盗贼。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糜闻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让况：“未赐虑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且勿治。”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乃遣将率，多发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寒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浸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况随使者西，到，拜为师尉大夫。况去，齐地遂败。

三年正月，九庙盖构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华盖车，元戎十乘有前。因赐治庙者司徒、大司空饯客千万，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

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下书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为名。乃二月癸巳之夜，

甲午之辰，火烧霸桥，从东方西行，至甲午夕，桥尽火灭。大司空行视考问，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遗统受命，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

是月，赤眉杀太师牺仲景尚。关东人相食。

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祖都门外，天大雨，沾衣止。长老叹曰：“是为泣军！”莽曰：“惟阳九之厄，与害气会，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褒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全元元。太师公因与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马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兖州，填抚所掌，及青、徐故不轨盗贼未尽解散，后复屯聚者，皆清洁之，期于安兆黎矣。”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

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莽下书曰：“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书》云：‘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咨乎群公，可不忧哉！”

是时，下江兵盛，新市硃鲔、平林陈牧等皆复聚众，攻击乡聚。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尤谓茂曰：“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

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莽以天下谷贵，欲厌之，为大仓，置卫交戟，名曰“政始掖门”。

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禀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禀，饥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贱取于民，民甚患之。业以省费为功，赐爵附城。莽闻城中饥馑，以问业，业

曰："皆流民也。"乃市所卖梁餀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余级。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匡，进爵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余人。

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韨符节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莽伤之，下书曰："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忽于诏策，离其威节，骑马呵噪，为狂刃所害，乌呼哀哉！赐谥曰'果公'。

国将哀章谓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今臣中黄直之位，愿平山东。"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填南宫，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司徒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钺。寻士房扬素狂直，乃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自劾去。莽击杀扬。

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会世祖与兄齐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帅舂陵子弟数千人，招致新市平林硃鲔、陈牧等合攻拔棘阳。是时，严尤、陈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数千人别走，入南阳界。

十只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疸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四年正月，汉兵得下江王常等以为助兵，击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皆斩之，杀其众数万人。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好事者窃言："此岂如古三皇无文书号谥邪？"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笭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硃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闻之愈恐。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须发，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莽亲迎于前殿两阶间，成同牢之礼于上西堂。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封皇后父谌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谌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风发屋折木。群臣上寿曰："乃庚子雨水洒道，辛丑清靓无尘，其夕谷风迅疾，从东北来。辛丑。《巽》之宫日也。《巽》为风为顺，后谊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礼》曰：'承天之庆，万福无疆。'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尹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大赦天下，然犹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又诏："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属，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虏破坏，西击则逆贼靡碎，此乃新室威宝之臣也。如黠贼不解散，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遣七公干士隗嚣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晓谕云。嚣等既出，因逃亡矣。

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州，下昆阳、郾、定陵。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伟至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室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严尤曰："称尊号者在宛下，宜亟进。彼破，诸城自定矣。"邑曰："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属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围城数十重。城中请降，不许。严尤又曰："'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使得

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听。会世祖悉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飞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

又闻汉兵言，莽鸩杀孝平帝。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开所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泣以视群臣。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莽’，皇帝之名，‘升’谓刘伯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也。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世，犹殄灭不兴也。”群臣皆称万岁。又令东方槛车传送数人，言“刘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诈也。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伊休侯者，歆长子也，为侍中五官中朗将，莽素爱之。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亻及亦主兵，复与亻及谋。亻及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七月，亻及与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时忠方进兵都肄，护军王咸谓忠谋久不发，恐漏泄，不如遂斩使者，勒兵入。忠不听，遂与歆、涉会省户下。莽令{带足}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忠拔剑欲自刎，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黄门持剑共格杀之。省中相惊传，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张弩。更始将军史谌行诸署，告郎吏曰：“大司马有狂病，发，已诛。”皆令驰兵，莽欲以厌凶，使虎贲以斩马剑挫忠，盛以竹器，传曰“反虏出”。下书赦大司马官属吏士为忠所诖误，谋反未发觉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药、尺白刃丛棘并一坎而埋之。刘歆、王涉皆自杀。莽以二人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伊休侯叠又以素谨，歆讫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将，更为中散大夫。后日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郎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忧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

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复远念郡国，欲呼邑与计议。崔发曰：“邑素小心，今失大众而征，恐其执节引决，宜有以大慰其意。”于是莽遣发驰传谕邑：“我年老毋適子，欲传邑以天下。敕亡得谢，见勿复道。”邑到，以为大司马。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司中寿容苗□为国师，同说侯林为卫将军。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寐，不复就枕矣。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号将至曰“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鶡，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属不可胜记。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烛地如月光。

成纪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万于桀、纣。

是月，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时析宰将兵数千屯鄗亭，备武关。晔、匡谓宰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请降，尽得其众。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硃萌降。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杀之，西拔湖。莽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啕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带足}恽将领之。

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九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内其妻子宫中以为质。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意。九虎至华阴回溪，距隘，北从河南至山。于匡持数千弩，乘堆挑战。邓晔将二万余人从阌乡南出枣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后击之。六虎败走。史熊、王况诣阙归死，莽使使责死者按在，皆自杀；其四虎亡。三虎郭钦、陈DB57、成重收散卒，保京师仓。

邓晔开武关迎汉，丞相司直李松将二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度渭，入左冯翊界，降

城略地。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与莽波水将军战，波水走。韩臣等追奔，遂至长门宫。王宪北至频阳，所过迎降。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EA69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

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帝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具。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闻天水隗氏兵方到，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

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谓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

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张邯行城门，逢兵见杀。王邑、王林、王巡、{带足}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汉兵贪莽封力战者七百余人。会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硃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讠藿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女啼呼曰："当奈何！"时莽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莽时不食，少气困矣。

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子、{带足}恽、王巡战死，莽入室。下DD6F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

六日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莽扬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兵败山东，圣格死，仁将其众降，已而叹曰："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剑自刺死。及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皆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赏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始义之，皆封为侯。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降雒阳，传诣宛，斩之。严尤、陈茂败昆阳下，走至沛郡谯，自称汉将，召会吏邱。尤为称说王莽篡位天时所亡、圣汉复兴状，茂伏而涕泣。闻故汉钟武侯刘圣聚众汝南称尊号，尤、茂降之。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十余日败，尤、茂并死。郡县皆举城降，天下悉归汉。

初，申屠建尝事崔发为《诗》，建至，发降之。后复称说，建令丞相刘赐斩发以徇。史谌、王延、王林、王吴、赵闳亦降，复见杀。初，诸假号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斩王宪，又扬言三辅黠共杀其主，吏民惶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驰白更始。

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

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

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卷一百 叙传第七十

上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

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

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林为长子令。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资累千金，徒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

况生三子：伯、斿、稚。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绝，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

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会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并奉玺书印绶，即拜伯为定襄太守。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孔礼。郡中益弛。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伯曰：“是所望于父师矣。”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咸称神明。岁余，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道病中风，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数年未能起。

会许皇后废，班婕妤供养东宫，进侍者李平为婕妤，而赵飞燕为皇后，伯遂称笃。久之，上出过临侯阳，伯惶恐，起视事。

自大将军薨后，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舆执辔；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呼'，《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放等不怿，稍自引起更衣，因罢出。时，长信庭林表适使来，闻见之。

后上朝东宫，太后泣曰："帝间颜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益求其比，以辅圣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国。"上曰："诺。"车骑将军王音闻之，以风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过，上乃出放为边都尉。后复证入，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上谢曰："请今奉诏。"是时，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大夫，上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勋，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有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丞相方进复奏，富平侯竟就国。会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

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为太子，数遣中盾请问近臣，稚独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

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斿之卒也，修缌麻，赙赠甚厚。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而稚无所上。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详，稚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且后宫贤家，我所哀也。"闳独下狱诛。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食故禄终身。由是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

初，成帝性宽，进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进等绳法举过，而刘向、杜鄴、王章、硃云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师安昌侯，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后宫外属史、许之家有贵宠者，莫不被文伤诋。唯谷永尝言："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尚矣；今之后起，无所不飨，仁倍于前。"永指以驳饥赵、李，亦无间云。

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桓生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CB5C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

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垄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讴吟思汉，乡仰刘氏，已可知矣。"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其辞曰：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

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失！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

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亵，儋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咸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亨醢分裂，又况幺B337，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乎！是故驽蹇之乘不聘千里之途，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次呆}棁之材不荷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DD71，”不胜其任也。

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刑，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端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端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气之寿，遇折足之凶，伏B15E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知隗嚣终不寤，乃避地于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访问焉。举茂材，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其辞曰：“

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由凯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飏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E5DC愍以行谣，终保已而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咨孤矇之眇眇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韪世业之可怀。

靖潜处以永思兮，经日月而弥远，匪党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茕茕与神交兮，精诚发于宵寐，梦登山而迥眺兮，觌幽人之仿佛，揽葛EB65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隧。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曰乘高而B339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盖惴惴之临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谇尔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

承灵训其虚徐兮，伫盘桓而且俟，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生。纷屯亶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上圣寤而后拔兮，岂群黎之所御！昔卫叔之御昆兮，昆为寇而丧予。管弯弧欲毙雠兮，雠作后而成已。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豫其终始！雍造怨而先赏兮，丁繇惠而被戮，B33C取吊于逌吉兮，王膺庆于所慼。畔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单治里而外凋兮，张修襮而内逼，聿中和为庶几兮，颇与冉又不得。溺招路以从已兮，谓孔氏犹未可，安慆々而不萉兮，卒陨身乎世祸，游圣门而靡救兮，顾覆醢其何处？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盗乱为赖道；形气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恐网□两之责景兮，庆未得其云已。

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嬴取威于百仪兮，姜本支乎三止：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轨。东邻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丧孝兮，伯徂归于龙虎：发还师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鳞DA3F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BCA7；《巽》羽化于宣官兮，弥五辟而成灾。

道悠长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妫巢姜于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龟。宣、曹兴败于下梦兮，鲁、卫名谥于铭谣。妣聆呱而刻石兮，许相理而鞠条。道混成而自然兮，术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翰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赢缩。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盈然不忒。洞参差其纷错兮，斯众兆之所惑。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服。

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E225德而无累。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齐声。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茧以存荆。纪焚躬以卫上兮，晧颐志而弗营。侯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而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观天罔之C133覆兮，实棐谌而相顺，谟先圣之大繇兮，亦邻德而助信。虞《韶》美而仪凤兮，孔忘味于千载。素文信而底麟兮，汉宾祚于异代。精通灵而感物兮，神动气而入微。养游睇而猿号兮，李虎发而石开。非精诚其焉通兮，苟无实其孰信！操末技犹必然兮，矧湛躬于道真！

登孔、颢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已而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以通情。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贤圣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昊尔太素，曷渝色兮？尚粤其几，沦神城兮！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其辞曰：

宾戏主人曰："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

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章，是以圣哲之治，栖栖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冕之服，浮英华，湛道德，F259龙虎之文，旧矣。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振拔洿涂，跨腾风云，使见之者景骇，闻之者响震。徒乐枕经籍书，纡体衡门，上无所蒂，下无所根。独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豪芒之内，潜神默记，恒以年岁。然而器不贾于当已，用不效于一世，虽驰辩如涛波，摛藻如春华，犹无益于殿最。意者，且运朝夕之策，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乎？”

主人逌尔而笑曰：“若宾之言，斯所谓见势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突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B25D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游说之徒，风扬电激，并起而救之，其余CA76飞景附，煜霅其间者，盖不可胜载，当此之时，搦朽摩钝，铅刀皆能一断，是故鲁连飞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顾眄而捐相印也。夫啾发投曲，感耳之声，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听者，非《韶》、《夏》之乐也；因势合变，偶时之会，风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羁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且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韩设辩以徼君，吕行诈以贾国。《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隧。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方今大汉洒扫群秽，夷险芟荒，廓帝C133，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养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叶著，譬犹草木之殖山林，鸟鱼之毓川泽，得气者蕃滋，失时者苓落，参天地而施化，岂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觌，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怀B440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

宾曰：“若夫鞅、斯之伦，衰周之凶人，既闻命矣。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而已乎？”

主人曰：“何为其然也！昔咎繇谟虞，箕子访周，言通帝王，谋合圣神；殷说梦发于傅岩，周望兆动于渭滨，齐甯激声于康衢，汉良受书于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词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无穷之勋也。近者陆子优由，《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怀籍，

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所，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B461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纳；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乎？历世莫视，不知其将含景耀，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夜光也。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不睹其能奋灵德，合风云，超忽荒，而EE51颢苍也。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随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豪分；逢蒙绝技于弧矢，班输榷巧于斧斤；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

汉书卷一百下传第七十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一]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二]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四]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五]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六]其曰：[七]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一]爰兹发姞，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二]项氏畔换，黜我巴、汉，[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四]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五]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一]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殆不收孥，[一]宫不新馆，陵不崇墓．[二]我德如风，民应如屮，[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四]述文纪第四．

孝景莅政，诸侯方命，[一]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着于甲令，民用宁康．[二]述景纪第五．

世宗晔晔，思弘祖业，[一]畴咨熙载，髦俊并作．[二]厥作伊何？百蛮是攘，[三]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四]武功既抗，亦迪斯文，[五]宪章六学，统壹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六]述武纪第六．

孝昭幼冲，頔宰惟忠．燕、盖诲张，实叡实聪，[一]孺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纪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一]时举傅纳，听断惟精．[二]柔远能迩，燀耀威灵，[三]龙荒幕朔，莫不来庭．[四]丕显祖烈，尚于有成．[五]述宣纪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一]宾礼故老，优繇亮直．[二]外割禁囿，内损御服，离宫不鞻，山陵不邑．[三]阉尹之，秽我明德．[四]述元纪第九．

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壶闱恣赵，朝政在王，[一]炎炎燎火，亦允不阳．[二]述成纪第十．

孝哀彬彬，克威神，[一]雕落洪支，底剭鼎臣．[二]婉娈董公，惟亮天功，大过之困，实桡实凶．[三]述哀纪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一]述平纪第十二．

汉初受命，诸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述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叶硕茂．[一]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赞功剖符，奕世弘业，爵土乃昭．[一]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吴楚，武兴师旅，后昆承平，亦有绍土．[一]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报，爰存二代，[一]宰相外戚，昭韪见戒．[二]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汉迪于秦，有革有因，[一]牺举僚职，并列其人．[二]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数始于一，[一]产气黄锺，造计秒忽．[二]八音七始，五声六律，[三]度量权衡，历算逌出．[四]官失学微，六家分乖，[五]壹彼壹此，庶研其几．述律历志第一．

上天下泽，春赖奋作，[一]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鞳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二]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

赖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一]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详，背本争末，[二]吴、孙狙诈，申、商酷烈．[三]汉章九法，太宗改作，[四]轻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搉古今，监世盈虚．[一]述食货志第四．

昔在上圣，昭事百神，类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丰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一]大夫胪岱，侯伯僭畤，[二]放诞之徒，缘间而起．[三]瞻前顾后，正其终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县象着明，[一]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二]降应王政，景以烛形．[三]三季之后，厥事放纷，[四]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一]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势，高下九则，[一]自昔黄、唐，经略万国，(变)[潆]定东西，疆理南北．[二]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僄五等，制立郡县．[三]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载，百川是导．[一]唯河为骨，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二]自兹汉，北亡八支．[三]文酸枣野，武作瓠歌，[四]成有平年，后遂滂沱．[五]爰及沟渠，利我国家．述沟洫志第九．

虙羲画卦，书契后作，[一]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三]六学既登，遭世罔弘，[四]髑言纷乱，诸子相腾．[五]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六]爰着目录，略序洪烈．[七]述艺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盗是伐，[一]胜、广熛起，梁、籍扇烈．[二]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述陈胜项籍传第一．

张、陈之交，斿如父子，携手秦，拊翼俱起．[一]据国争权，还为豺虎，[二]耳(谏)[谋]甘公，作汉藩辅．述张耳陈余传第二．

三之起，本根既朽，[一]枯杨生华，曷惟其旧！[二]横虽雄材，伏于海，沐浴尸乡，北面奉首，旅人慕殉，义过黄鸟．[三]述魏豹田儋韩信传第三．

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一]云起龙襄，化为侯王，[二]割有齐、楚，跨制淮、梁．[三]绾自同闱，镇我北疆，[四]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长．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贾廑从旅，为镇淮、楚．[一]泽王琅邪，权激诸吕．濞之受吴，疆土踰矩，[二]虽戒东南，终用齐斧．[三]述荆燕吴传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一]戊实淫，平陆乃绍．[二]其在于京，奕世宗正，[三]劬劳王室，用侯阳成．子政博学，三世成名，[四]述楚元王传第六．

季氏之诎，辱身毁节，信于上将，议臣震栗．[一]栾公哭梁，田叔殉赵，见危授命，谊动明主．布历燕、齐，叔亦相鲁，民思其政，或金或社．[二]述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赵不辜，淮厉自亡，燕灵绝嗣，齐悼特昌．掩有东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后九子．六国诛毙，适齐亡祀．城阳、济北，后承我国．[一]赳赳景王，匡汉社稷．[二]述高五王传第八．

猗与元勋，包汉举信，[一]镇守关中，足食成军，营都立宫，定制修文．平阳玄默，继而弗革，[二]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汉之宗臣，是谓相国．述萧何曹参传第九．

留侯袭秦，作汉腹心，[一]图折武关，解鸿门．[二]推齐销印，驱致越、信；[三]招宾四老，惟宁嗣君．陈公扰攘，归汉乃安，[四]毙范亡项，走狄擒韩，[五]六奇既设，我罔艰难．[六]安国廷争，致仕杜门．绛侯矫矫，诛吕尊文．亚夫守节，吴楚有勋．述张陈王周传第十．

舞阳鼓刀，滕公驺，[一]颍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二]述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一]定汉章程，律度之绪．建平质直，犯上干色；[二]广阿之廑，食厥旧德．[三]故安执节，责通请错，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四]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食其监门，长揖汉王，画袭陈留，进收敖仓，塞隘杜津，王基以张．[一]贾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风议，博我以文．[二]敬繇役夫，迁京定都，[三]内强关中，外和匈奴．叔孙奉常，与时抑扬，税介免胄，礼义是创．[四]或悊或谋，观国之光．[五]述郦陆朱娄叔孙传第十三．[六]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辩而邪，赐顽以荒，敢行称乱，窘世荐亡．[一]述淮南衡山济北传第十四．

蒯通壹说，三雄是败，覆郦骄韩，田横颠沛．被之拘系，乃成患害．[一]充、躬罔极，交乱弘大．[二]述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万石温温，幼寤圣君，[一]宜尔子孙，夭夭伸伸，[二]庆社于齐，不言动民．[三]鞳、直、周、张，淑慎其身．[四]述万石鞳直周张传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一]怀折亡嗣，孝乃尊光．[二]内为母弟，外捍吴楚，怙宠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擠告妖．[三]帝庸亲亲，厥国五分，[四]德不堪宠，四支不传．[五]述文三王传第十七．

贾生矫矫，弱冠登朝．[一]遭文叡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二]吴楚合从，赖谊之虑．[三]述贾谊传第十八．

子丝慷慨，激辞纳说，[一]辔正席，显陈成败．[二]错之琐材，智小谋大，[三]擗如发机，先寇受害．[四]述爰盎朝错传第十九．

释之典刑，国宪以平．冯公矫魏，增主之明．[一]长孺刚直，义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二]庄之推贤，于兹为德．述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荣如辱如，有机有枢，[一]自下摩上，惟德之隅．[二]赖依忠正，君子采诸．[三]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节慕声，[一]灌夫矜勇，武安骄盈，凶德相挻，擗败用成．[二]安国壮趾，王恢兵首，[三]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四]述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庆．[一]鲁恭馆室，江都訬轻；[二]赵敬险诐，中山淫酇；[三]长沙寂漠，广川亡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四国绝祀，河间贤明，[五]礼乐是修，为汉宗英．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李广恂恂，实获士心，控弦贯石，威动北邻，[一]躬战七十，遂死于军．敢怨鞴青，见讨去病．陵不引决，忝世灭姓．[二]苏武信节，不诎王命．[三]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长平桓桓，上将之元，[一]薄伐猃允，恢我朔边，[二]戎车七征，冲輣闲闲，[三]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四]长驱六举，电击雷震，[五]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述鞴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诸侯，[一]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二]谠言访对，为世纯儒．[三]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一]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二]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跻金门，[一]既登爵位，禄赐颐贤，[二]布衾簏食，用俭饬身．[三]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试．儿生亹亹，束发修学，[四]偕列名臣，从政辅治．述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张汤遂达，用事任职，媚兹一人，日旰忘食，[一]既成宠禄，亦罗咎慝．安世温良，塞渊其德，[二]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述张汤传第二

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浅深，[一]用取世资，幸而免身．延年宽和，列于名臣．钦用材谋，有异厥伦．[二]述杜周传第三十．

博望杖节，收功大夏；贰师秉钺，身衅胡社．[一]致死为福，每生作擦．[二]述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乌呼史迁，熏胥以刑！[一]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髑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二]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齐亡嗣．[一]燕刺谋逆，广陵祝诅．昌邑短命，贺失据．戾园不幸，宣承天序．[二]述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淑淑，[一]文武方作，是庸四克．[二]助、偃、淮南，数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谋于国．[三]述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东方赡辞，诙谐倡优，[一]讥苑捍偃，正谏举邮，[二]怀肉污殿，弛张沉浮．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葛绎内宠，屈牦王子．[一]千秋时发，宜春旧仕．[二]敞、义依霍，庶几云已．[三]弘惟政事，万年容己．咸睡厥诲，孰为不子？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王孙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刺凤，[一]是谓狂狷，敞近其衷．[二]述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博陆堂堂，受遗武皇，[一]拥毓孝昭，末命导扬．[二]遭家不造，立帝废王，权定社黻，配忠阿衡．怀禄耽宠，渐化不详，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三]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四]奕世载德，貤于子孙．[五]述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战．营平皤皤，立功立论，[一]以不济可，上谕其信．[二]武贤父子，虎臣之俊．述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义阳楼兰，长罗昆弥，安远日逐，义成郅支．陈汤诞节，救在三悊；[一]会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不疑肤敏，应变当理，[一]辞霍不婚，逡遁致仕．[二]疏克有终，散

金娱老．定国之祚，于其仁考．广德、当、宣，近于知耻．[三]述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一]吉困于贺，涅而不缁；禹既黄发，以德来仕．[二]舍惟正身，胜死善道；郭钦、蒋诩，近遯之好．[三]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扶阳济济，闻诗闻礼．玄成退让，仍世作相．[一]汉之宗庙，叔孙是谟，革自孝元，诸儒变度．[二]国之诞章，博载其路．[三]述韦贤传第四十三．

高平师师，惟辟作威，图黜凶害，天子是毗．[一]博阳不伐，含弘光大，天诱其衷，庆流苗裔．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占往知来，幽赞神明，[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二]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觾迕世，[三]浅为尤悔，深作敦害．[四]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广汉尹京，克聪克明；延寿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讦上，俱陷极刑．翁归承风，帝扬厥声．[一]敞；亦平平，文雅自赞；[二]尊实赳赳，邦家之彦；[三]章死非殆，士民所叹．述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宽饶正色，国之司直．丰繄好刚，辅亦慕直．[一]皆陷狂狷，不典不式．[二]崇执言责，隆持官守．[三]宝曲定陵，并有立志．[四]述盖诸葛刘郑毋将孙何传第四十七．[五]

长倩　，觌霍不举，[一]遇宣乃拔，傅元作辅，不图不虑，见蹶石、许．[二]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发殡西疆，列于御侮，厥子亦良．述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阳聪敏，[一]舅氏蘧蒢，几陷大理．[二]楚孝恶疾，东平失轨，[三]中山凶短，母归戎里．[四]元之二王，孙后大宗，[五]昭而不穆，大命更登．[六]述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乐安苅苅，古之文学，[一]民具尔瞻，困于二司．[二]安昌货殖，朱云作娸．[三]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四]述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乐昌笃实，不桡不诎，遘闵既多，是用废黜．[一]武阳殷勤，辅导副君，既忠且谋，飨兹旧勋．高武守正，因用济身．[二]述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高阳文法，扬乡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过厥任，鲜终其禄．[一]博之翰音，鼓妖先作．[二]述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养威，用合时宜，器周世资．义得其勇，如虎如貔，进不跬步，宗为鲸鲵．[一]述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哀、平之恤，丁、傅、莽、贤．武、嘉戚之，乃丧厥身．高乐废黜，咸列贞臣．述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篹玄，[一]斟酌六经，放易象论，[二]潜于篇籍，以章厥身．[三]述扬雄传第五十七．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一]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着其终始．[二]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一]泯泯髇黎，化成良吏．[二]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一]报虐以威，殃亦凶终．[二]述酷吏传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一]靡法靡度，民肆其诈，[二]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三]侯服玉食，败俗伤化．[四]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二]如台不匡，礼法是谓！[三]述游侠传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一]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于惟帝典，戎夷猾夏；[一]周宣攘之，亦列风雅．[二]宗幽既，淫于

曬女，[三]戎败我骊，遂亡酆鄗．[四]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寇侵边境．[五]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六]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七]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述匈奴传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一]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二]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一]周穆观兵，荒服不旅．[二]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驒驒，致诛大宛．[三]姼姼公主，乃女乌孙，[四]使命乃通，条支之濒．[五]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述西城传第六十六．

诡矣祸福，刑于外戚．[一]高后首命，吕宗颠覆．薄姬魏，宗文产德．[二]窦后违意，考盘于代．[三]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兴，扇而不终．[四]輊弋忧伤，孝昭以登．上官幼尊，类禡厥宗．[五]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飨国，二族后光．恭哀产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六]飞燕之妖，祸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无辜，乃丧冯、鞜．[七]惠张、景薄，武陈、宣霍，成许、哀傅，平王之作，事虽歆羡，非天所度．[八]怨咎若兹，如何不恪！[九]述外戚传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见表．[一]遭成之逸，政自诸舅．[二]阳平作威，诛加卿宰．[三]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四]曲阳( )[歊歊]，亦朱其堂．[五]新都亢极，作乱以亡．述元后传第六十八．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二]觿怨神怒，恶复诛臻．[三]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

凡汉书，帝皇，[一]列官司，建侯王．[二]准天地，统阴阳，[三]阐元极，步三光．[四]分州域，物土疆，[五]穷人理，该万方．[六]纬六经，缀道纲，[七]总百氏，赞篇章．[八]函雅故，通古今，[九]正文字，惟学林．[一０]述传第七十．

校勘记四二三六页四行不言(然)[作]而改言述，景佑本作「作」．四二三八页三行谁(能)[可]任用，景佑、殿本都作「可」．王先谦说作

「可」是．四二三九页八行一曰(王)[主]奄闭门者．景佑、殿本都作「主」，此误．四二四０页六行言其自号(宁)[宰]衡，景佑、殿、局本都作「宰」，此误．四二四三页四行秦文公造(四)[西]畤祭天是也．殿本作「西」．王先谦说作「西」是．四二四三页一六行(变)[潆]定东西，钱大昭说「变」当作「潆」．按景佑、殿、局本都作「潆」．注同．四二四五页一一行言陈胜初起而项羽(益)[烈]盛也．景佑、殿本都作「烈」．四二四五页一二行耳(谏)[谋]甘公，钱大昭说「谏」当作「谋」．按景佑、殿本都作「谋」．四二五一页四行遝，遇(之)也．景佑、殿本都无「之」字．四二五二页二行(子)[支]，父母之四支也．殿本作「支」．王先谦说作「支」是．四二五七页一五行六(者)谓武帝也．王先谦说「六者」当为「六世」．按景佑本无「者」字．四二五九页五行武帝临终之命，(也)[霍]光能导达显扬也．殿本「也」作「霍」．王先谦说殿本是．四二六一页一行仍，(类)[频]也．景佑、殿本都作「频」，此误．四二六一页二行造迭毁之(义)[议]也．景佑本作「义」，殿本作「议」．王先谦说作「议」是．四二六二页五行以文雅助治(述)[术]也．景佑、殿、局本都作「术」，此误．四二六三页一六行音弋()[救]反．景佑、殿本都作「救」，此误．四二七０页七行曲阳(　　)[歊歊]，景佑、殿本都作「歊」，此误．

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一]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二]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四]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五]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六]其曰：[七]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一]爰兹发豁，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二]项氏畔换，黜我巴、汉，[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四]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五]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一]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殽不收孥，[一]宫不新馆，陵不崇墓．[二]我德如风，民应如屮，[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四]述文纪第四．

孝景莅政，诸侯方命，[一]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着于甲令，民用宁康．[二]述景纪第五．

世宗晔晔，思弘祖业，[一]畴咨熙载，髦俊并作．[二]厥作伊何？百蛮是攘，[三]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四]武功既抗，亦迪斯文，[五]宪章六学，统壹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六]述武纪第六．

孝昭幼冲，頔宰惟忠．燕、盖诲张，实叡实聪，[一]殽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纪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一]时举傅纳，听断惟精．[二]柔远能迩，燀耀威灵，[三]龙荒幕朔，莫不来庭．[四]丕显祖烈，尚于有成．[五]述宣纪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一]宾礼故老，优繇亮直．[二]外割禁囿，内损御服，离宫不鞳，山陵不邑．[三]阉尹之，秽我明德．[四]述元纪第九．

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壶闱恣赵，朝政在王，[一]炎炎燎火，亦允不阳．[二]述成纪第十．

孝哀彬彬，克威神，[一]雕落洪支，底剭鼎臣．[二]婉娈董公，惟亮天功，大过之困，实桡实凶．[三]述哀纪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一]述平纪第十二．

汉初受命，诸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述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叶硕茂．[一]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赞功剖符，奕世弘业，爵土乃昭．[一]述高惠高后孝文

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吴楚，武兴师旅，后昆承平，亦有绍土．[一]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报，爰存二代，[一]宰相外戚，昭韪见戒．[二]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汉迪于秦，有革有因，[一]犄举僚职，并列其人．[二]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数始于一，[一]产气黄锺，造计秒忽．[二]八音七始，五声六律，[三]度量权衡，历算逌出．[四]官失学微，六家分乖，[五]壹彼壹此，庶研其几．述律历志第一．

上天下泽，春赖奋作，[一]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鞯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二]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

赖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一]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详，背本争末，[二]吴、孙狙诈，申、商酷烈．[三]汉章九法，太宗改作，[四]轻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扬搉古今，监世盈虚．[一]述食货志第四．

昔在上圣，昭事百神，类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丰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一]大夫胪岱，侯伯僭畤，[二]放诞之徒，缘间而起．[三]瞻前顾后，正其终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县象着明，[一]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二]降应王政，景以烛形．[三]三季之后，厥事放纷，[四]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一]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势，高下九则，[一]自昔黄、唐，经略万国，(变)[潆]定东西，疆理南北．[二]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僄五等，制立郡县．[三]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载，百川是导．[一]唯河为骨，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二]自兹汉，北亡八支．[三]文馥枣野，武作瓠歌，[四]成有平年，后遂滂沱．[五]爰及沟渠，利我国家．述沟洫志第九．

虙羲画卦，书契后作，[一]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三]六学既登，遭世罔弘，[四]髇言纷乱，诸子相腾．[五]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六]爰着目录，略序洪烈．[七]述艺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盗是伐，[一]胜、广熛起，梁、籍扇烈．[二]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述陈胜项籍传第一．

张、陈之交，斿如父子，携手秦，拊翼俱起．[一]据国争权，还为豺虎，[二]耳(谏)[谋]甘公，作汉藩辅．述张耳陈余传第二．

三之起，本根既朽，[一]枯杨生华，曷惟其旧！[二]横虽雄材，伏于海，沐浴尸乡，北面奉首，旅人慕殉，义过黄鸟．[三]述魏豹田儋韩信传第三．

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一]云起龙襄，化为侯王，[二]割有齐、楚，跨制淮、梁．[三]绾自同闭，镇我北疆，[四]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长．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贾廑从旅，为镇淮、楚．[一]泽王琅邪，权激诸吕．濞之受吴，疆土踰矩，[二]虽戒东南，终用齐斧．[三]述荆燕吴传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一]戊实淫，平陆乃绍．[二]其在于京，奕世宗正，[三]劬劳王室，用侯阳成．子政博学，三世成名，[四]述楚元王传第六．

季氏之诎，辱身毁节，信于上将，议臣震栗．[一]栾公哭梁，田叔殉赵，见危授命，谊动明主．布历燕、齐，叔亦相鲁，民思其政，或金或社．[二]述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赵不辜，淮厉自亡，燕灵绝嗣，齐悼特昌．掩有东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后九子．六国诛毙，适齐亡祀．城阳、济北，后承我国．[一]赳赳景王，匡汉社稷．[二]述高五王传第八．

猗与元勋，包汉举信，[一]镇守关中，足食成军，营都立宫，定制修文．平阳玄默，继而弗革，[二]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汉之宗臣，是谓相国．述萧何曹参传第九．

留侯袭秦，作汉腹心，[一]图折武关，解鸿门．[二]推齐销印，驱致越、信；[三]招宾四老，惟宁嗣君．陈公扰攘，归汉乃安，[四]毙范亡项，走狄擒韩，[五]六奇既设，我罔艰难．[六]安国廷争，致仕杜门．绛侯矫矫，诛吕尊文．亚夫守节，吴楚有勋．述张陈王周传第十．

舞阳鼓刀，滕公驺，[一]颍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二]述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一]定汉章程，律度之绪．建平质直，犯上干色；[二]广阿之廑，食厥旧德．[三]故安执节，责通请错，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四]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食其监门，长揖汉王，画袭陈留，进收敖仓，塞隘杜津，王基以张．[一]贾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风议，博我以文．[二]敬繇役夫，迁京定都，[三]内强关中，外和匈奴．叔孙奉常，与时抑扬，税介免胄，礼义是创．[四]或悊或谋，观国之光．[五]述郦陆朱娄叔孙传第十三．[六]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辩而邪，赐顽以荒，敢行称乱，窘世荐亡．[一]述淮南衡山济北传第十四．

蒯通壹说，三雄是败，覆郦骄韩，田横颠沛．被之拘系，乃成患害．[一]充、躬罔极，交乱弘大．[二]述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万石温温，幼寤圣君，[一]宜尔子孙，夭夭伸伸，[二]庆社于齐，不言动民．[三]鞳、直、周、张，淑慎其身．[四]述万石鞳直周张传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一]怀折亡嗣，孝乃尊光．[二]内为母弟，外捍吴楚，怙宠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摛告妖．[三]帝庸亲亲，

厥国五分，[四]德不堪宠，四支不传．[五]述文三王传第十七．

贾生矫矫，弱冠登朝．[一]遭文叡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二]吴楚合从，赖谊之虑．[三]述贾谊传第十八．

子丝慷慨，激辞纳说，[一]辔正席，显陈成败．[二]错之琐材，智小谋大，[三]擿如发机，先寇受害．[四]述爰盎朝错传第十九．

释之典刑，国宪以平．冯公矫魏，增主之明．[一]长孺刚直，义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二]庄之推贤，于兹为德．述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荣如辱如，有机有枢，[一]自下摩上，惟德之隅．[二]赖依忠正，君子采诸．[三]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节慕声，[一]灌夫矜勇，武安骄盈，凶德相挺，擿败用成．[二]安国壮趾，王恢兵首，[三]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四]述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庆．[一]鲁恭馆室，江都訬轻；[二]赵敬险诐，中山淫酇；[三]长沙寂漠，广川亡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四国绝祀，河间贤明，[五]礼乐是修，为汉宗英．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李广恂恂，实获士心，控弦贯石，威动北邻，[一]躬战七十，遂死于军．敢怨鞻青，见讨去病．陵不引决，忝世灭姓．[二]苏武信节，不诎王命．[三]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长平桓桓，上将之元，[一]薄伐猃允，恢我朔边，[二]戎车七征，冲輣闲闲，[三]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四]长驱六举，电击雷震，[五]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述鞻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诸侯，[一]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二]谠言访对，为世纯儒．[三]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一]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二]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跻金门，[一]既登爵位，禄赐颐贤，[二]布衾簏食，用俭饬身．[三]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试．儿生亹亹，束发修学，[四]偕列名臣，从政辅治．述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张汤遂达，用事任职，媚兹一人，日旰忘食，[一]既成宠禄，亦罗咎慝．安世温良，塞渊其德，[二]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述张汤传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浅深，[一]用取世资，幸而免身．延年宽和，列于名臣．钦用材谋，有异厥伦．[二]述杜周传第三十．

博望杖节，收功大夏；贰师秉钺，身衅胡社．[一]致死为福，每生作擳．[二]述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乌呼史迁，熏胥以刑！[一]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髑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二]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齐亡嗣．[一]燕刺谋逆，广陵祝诅．昌邑短命，贺失据．戾园不幸，宣承天序．[二]述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淑淑，[一]文武方作，是庸四克．[二]助、偃、淮南，数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谋于国．[三]述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东方赡辞，诙谐倡优，[一]讥苑捍偃，正谏举邮，[二]怀肉污殿，弛张沉浮．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葛绎内宠，屈牦王子．[一]千秋时发，宜春旧仕．[二]敞、义依霍，庶几云已．[三]弘惟政事，万年容己．咸睡厥诲，孰为不子？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王孙赢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刺凤，[一]是谓狂狷，敞近其衷．[二]述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博陆堂堂，受遗武皇，[一]拥毓孝昭，末命导扬．[二]遭家不造，立帝废王，权定社黻，配忠阿衡．怀禄耽宠，渐化不详，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三]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四]奕世载德，貤于子孙．[五]述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战．营平皤皤，立功立论，[一]以不济可，上谕其信．[二]武贤父子，虎臣之俊．述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义阳楼兰，长罗昆弥，安远日逐，义成郅支．陈汤诞节，救在三悊；[一]会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不疑肤敏，应变当理，[一]辞霍不婚，逡遁致仕．[二]疏克有终，散金娱老．定国之祚，于其仁考．广德、当、宣，近于知耻．[三]述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一]吉困于贺，涅而不缁；禹既黄发，以德来仕．[二]舍惟正身，胜死善道；郭钦、蒋诩，近遯之好．[三]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扶阳济济，闻诗闻礼．玄成退让，仍世作相．[一]汉之宗庙，叔孙是谟，革自孝元，诸儒变度．[二]国之诞章，博载其路．[三]述韦贤传第四十三．

高平师师，惟辟作威，图黜凶害，天子是毗．[一]博阳不伐，含弘光大，天诱其衷，庆流苗裔．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占往知来，幽赞神明，[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二]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觿迕世，[三]浅为尤悔，深作敦害．[四]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广汉尹京，克聪克明；延寿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讦上，俱陷极刑．翁归承风，帝扬厥声．[一]敞；亦平平，文雅自赞；[二]尊实赳赳，邦家之彦；[三]章死非矜，士民所叹．述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宽饶正色，国之司直．丰繄好刚，辅亦慕直．[一]皆陷狂狷，不典不式．[二]崇执言责，隆持官守．[三]宝曲定陵，并有立志．[四]述盖诸葛刘郑毋将孙何传第四十七．[五]

长倩　，觌霍不举，[一]遇宣乃拔，傅元作辅，不图不虑，见踬石、许．[二]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发殍西疆，列于御侮，厥子亦良．述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阳聪敏，[一]舅氏蘧蒢，几陷大理．[二]楚孝恶疾，东平失轨，[三]中山凶短，母归戎里．[四]元之二王，孙后大宗，[五]昭而不穆，大命更登．[六]述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乐安苅苅，古之文学，[一]民具尔瞻，困于二司．[二]安昌货殖，朱云作娸．[三]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四]述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乐昌笃实，不桡不诎，遘闵既多，是用废黜．[一]武阳殷勤，辅导副君，既忠且谋，飨兹旧勋．高武守正，因用济身．[二]述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高阳文法，扬乡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过厥任，鲜终其禄．[一]博之翰音，鼓妖先作．[二]述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养威，用合时宜，器周世资．义得其勇，如虎如貔，进不跬步，宗为鲸鲵．[一]述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哀、平之恤，丁、傅、莽、贤．武、嘉戚之，乃丧厥身．高乐废黜，咸列贞臣．述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篹玄，[一]斟酌六经，放易象论，[二]潜于篇籍，以章厥身．[三]述扬雄传第五十七．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一]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着其终始．[二]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一]泯泯髇黎，化成良吏．[二]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一]报虐以威，殃亦凶终．[二]述酷吏传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一]靡法靡度，民肆其诈，[二]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三]侯服玉食，败俗伤化．[四]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国不专杀．[一]矧乃齐民，作威作惠，[二]如台不匡，礼法是谓！[三]述游侠传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一]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于惟帝典，戎夷猾夏；[一]周宣攘之，亦列风雅．[二]宗幽既，淫于曌女，[三]戎败我骊，遂亡酆鄗．[四]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寇侵边境．[五]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六]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七]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述匈奴传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闽越、东瓯．[一]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二]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一]周穆观兵，荒服不旅．[二]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驒驒，致诛大宛．[三]姼姼公主，乃女乌孙，[四]使命乃通，条支之濒．[五]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述西城传第六十六．

诡矣祸福，刑于外戚．[一]高后首命，吕宗颠覆．薄姬魏，宗文产德．[二]窦后违意，考盘于代．[三]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兴，扇而不终．[四]軶弋忧伤，孝昭以登．上官幼尊，类禡厥宗．[五]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飨国，二族后光．恭哀产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六]飞燕之妖，祸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无辜，乃丧冯、鞨．[七]惠张、景薄，武陈、宣霍，成许、哀傅，平王之作，事虽歆羡，非天所度．[八]怨咎若兹，如何不恪！[九]述外戚传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见表．[一]遭成之逸，政自诸舅．[二]阳平作威，诛加卿宰．[三]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四]曲阳( )[歊歊]，亦朱其堂．[五]新都亢极，作乱以亡．述元后传第六十八．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二]觿怨神怒，恶复诛臻．[三]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

凡汉书，帝皇，[一]列官司，建侯王．[二]准天地，统阴阳，[三]阐

元极，步三光．[四]分州域，物土疆，[五]穷人理，该万方．[六]纬六经，缀道纲，[七]总百氏，赞篇章．[八]函雅故，通古今，[九]正文字，惟学林．

（完）

后汉书

卷一 光武帝纪第一

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

卷九 孝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 皇后纪第十上

卷十下 皇后纪第十下

卷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卷十六 邓寇列传第六

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第七

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卷十九　耿弇列传第九

卷二十　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卷二十一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五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卷二十八下　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上　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卷三十下　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　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卷三十九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上　　班彪列传第三十上（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

卷四十下　　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卷四十一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　　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　　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　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上　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卷六十一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　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卷八十八　西域传第七十八

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返回主目录

卷一 光武帝纪第一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讖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于是招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阳，进围宛城。

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

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讼逋租于尤，尤见而奇之。及是时，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尤笑曰：「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光。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B16E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童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D926其书。寻、邑得之，不憙。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

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九月庚戌，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

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B170，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人。」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贳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

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部，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人赵界。

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

育所破，亡失辎重。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会上谷大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飨士卒，遂东围巨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光武逆战于南B171，斩首数千级。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众。秋，光武击铜马于鄗，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

赤眉别帅与大肜、青犊十余万众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众皆散走。使吴汉、岑彭袭杀谢躬于鄴。青犊、赤眉贼人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

光武北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

嗤。」弇频射却贼，得免。士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殁，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交，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人渔阳，乃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潞东，及平谷，大破灭之。

朱鲔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彊。于是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武曰：「诸将尽然。」光武使出晓之，乃引军还至蓟。

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

光武从蓟还，过范阳，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诸将复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光武又不听。

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

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是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甲子，前将军邓禹击更始定国公王匡于安邑，大破之，斩其将刘均。

秋七月辛未，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壬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

时，宗室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众降，封为中山王。

己亥，幸怀。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

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进幸河阳。更始廪丘王田立降。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

甲申，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

辛卯，朱鲔举城降。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遣岑彭击荆州群贼。

十一月甲午，幸怀。

刘永自称天子。

十二月丙戌，至自怀。

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破虏大将军叔寿击五校贼于曲梁，战殁。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于鄴东，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下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詶，各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乃遣谒者即授印绶，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籓。」

壬午，更始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降，皆复爵位。

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寇掠关中。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纯诛之。

二月己酉，幸修武。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

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征虏将军祭遵等二将军击弘农贼，破之，因遣祭遵围蛮中贼张满。

渔阳太守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

延岑自称武安王于汉中。

辛卯，至自修武。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遣执金吾贾复率二将军击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

骁骑将军刘植击密贼，战殁。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永。夏四月，围永于睢阳。更始将苏茂杀淮阳太守潘蹇而附刘永。

甲午，封叔父良为广阳王，兄子章为太原王，章弟兴为鲁王，舂陵侯嫡子祉为城阳王。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为泗水王，故真定王杨子得为真定王，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癸未，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彊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谒者、从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八月，帝自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B172阳，降之。

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

盖延拔睢阳，刘永奔谯。

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

九月壬戌，至自内黄。

骠骑大将军景丹薨。

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

关中饥，民相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五

万余人降。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徐二州，招张步降之。

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是岁，盖延等大破刘永于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B173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溪，禹、异败绩。

征虏将军祭遵破蛮中，斩张满。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壬午，大赦天下。

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

冯异与赤眉战于崤底，大破之，余众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己亥，幸宜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望见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以属城门校尉。戊申，至自宜阳。己酉，诏曰：「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

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

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步杀光禄大夫伏隆而反。幸怀，遣吴汉率二将军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

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彭宠陷蓟城，宠自立为燕王。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

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冯异与延岑战于上林，破之。吴汉率七将军与刘永将苏茂战于广东，大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围刘永于睢阳。

五月己酉，车驾不宫。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与延岑战于穰，大破之。

秋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伐秦丰，战于黎丘，大破之，获其将蔡宏。庚辰，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

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

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涿郡太守张丰反。

是岁，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与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

二月壬子，幸怀。壬申，至自怀。

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

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进幸临平。

遣大司马吴汉击五校贼于箕山，大破之。

五月，进幸元氏。辛巳，进幸卢奴。遣征虏将军祭遵率四将军讨张丰于涿郡，斩丰。

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七月丁亥，幸谯。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董宪将贲休以兰陵城降，宪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救贲休，不克，兰陵为宪所陷。

秋八月戊午，进幸寿春。

太中大夫徐恽擅杀临淮太守刘度，恽坐诛。遣扬武将军马成率三将军伐李宪。

九月，围宪于舒。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义大将军朱祐率二将军围秦丰于黎丘。

十二月丙寅，进幸黎丘。

是岁，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将程焉战于陈仓，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己，车驾还宫。

二月丙午，大赦天下。

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壬申，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为其苍头所杀，渔阳平。大司马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降之。夏遣耿弇率二将军讨张步。

三月癸未，徙广阳王良为赵王，始就国。

平狄将军庞萌反，杀楚郡太守孙萌而东附董宪。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

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将军窦融始遣使贡献。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

六月，建义大将军朱祐拔黎丘，获秦丰；而庞廕、苏茂围桃城。帝时幸蒙，因自将征之。先理兵任城，乃进救桃城，大破萌等。

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进幸湖陵，征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

八月己酉，进幸郯，留吴汉攻刘纡、董宪等，车驾转徇彭城、下

邳。吴汉拔郯，获刘纡；汉进围董宪、庞萌于朐。

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等与张步战于临淄，大破之。帝幸临淄，进幸剧。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状湛免，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

十二月，卢苏自称天子于九原。西州大将军隗嚣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诏复济阳二年徭役。

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辛酉，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

扬武将军马成等拔舒，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拔朐，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

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

五月己未，至自长安。

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阪，诸将败绩。辛丑，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殁。

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遣前将军李通率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

夏，蝗。

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隗嚣遣将行巡寇扶风，征西大将军冯异拒破之。

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匈奴遣使来献，使中郎将报命。

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五月戊戌，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是夏，连雨水。

汉忠将军王常为横野大将军。

八月丁亥，封前河间王邵为河间王。

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却之。

冬，卢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

是岁，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

夏四月，司隶校尉傅抗下狱死。隗嚣攻来歙，不能下。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陇右溃，隗嚣奔西城，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之；进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弇攻之。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

秋，大水。

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

九月乙卯，车驾还宫。庚申，帝自征颍川盗贼，皆降。安丘侯张步叛归琅邪，琅邪太守陈俊讨获之。戊寅，至自颍川。

冬十月丙午，幸怀。

十一月乙丑，至自怀。

公孙述遣兵救隗器，吴汉、盖延等还军长安。天水、陇西复反归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

是岁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器病死，其将王元、周宗复立嚣子纯为王。徙雁门吏人于太原。

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

公孙述遣将田戎、任满据荆门。

夏六月丙戌，幸缑氏，登EE58辕。

遣大司马吴汉率四将军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不利。

秋八月，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畤，茂军败绩。

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率捕虏将军王霸等五将军击贾览于高柳，匈奴遣骑救览，诸将与战，却之。

修理长安高庙。

夏，征西大将军冯异破公孙述将赵匡于天水，斩之。征西大将军冯异薨。

秋八月己亥，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戊戌，进幸B174。隗嚣将高峻降。

冬十月，中郎将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其将王元奔蜀，纯与周宗降，陇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溪，大破之。庚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终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城阳王祉薨。庚午，车驾还宫。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与公孙述将田戎、任满战于荆门，大破之，获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围田戎于江州，岑彭遂率舟师伐公孙述，平巴郡。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

先零羌寇临洮。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安遣间人刺杀中郎将来歙。帝自将征公孙述。

秋七月，次长安。

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延岑战于沈水，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长安。癸亥，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

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公孙述遣间人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舟师伐公孙述。

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断州牧自还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与公孙述将史兴战于武阳，斩之。

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

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龙见东阿。

秋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获田戎。

九月，吴汉大破公孙述将谢丰于广都，斩之。辅威将军臧宫拔涪城，斩公孙恢。大司空李通罢。

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巳，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辛卯，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是岁，九真徼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省金城郡属陇西。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横野大将军王常薨。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

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滹沱河以备匈奴。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马成罢。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弇罢。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五月，匈奴寇河东。

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

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复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匈奴遣使奉献，使中郎将报命。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褒成侯。

越嶲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

秋九月，平城人贾丹杀卢芳将尹由来降。

是岁，会稽大疫。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

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丁未，有星孛于昴。

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建义大将军朱祐罢。

丁未，有星孛于营室。

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三月，乃诏群臣议。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故《诗》云：'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高祖圣德，光有天下，亦务亲亲，封立兄弟诸子，不违旧章。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褒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众心。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制曰：「可。」

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庙。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庙，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

六月庚午，复置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

十二月庚午，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卢芳自匈奴入居高柳。

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免。虎牙大将军盖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微侧反，略有城邑。

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

秋九月，河南尹张亻及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E74E，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B053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

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

十七年春正月，赵公良薨。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

五月乙卯，车驾还宫。

六月癸巳，临淮公衡薨。

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

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

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

十二月，至自章陵。

是岁，莎车国遣使贡献。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长安。

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甲戌，诏曰：「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微侧等。甲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

五月，旱。

卢芳复亡入匈奴。

秋七月，吴汉拔成都，斩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冬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

十二月乙丑，车驾还宫。

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遵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

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围之。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阯，斩微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

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

五月辛亥，大司马吴汉薨。

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左

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乙未，徙中山王辅为沛王。

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

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遣将兵长史陈□讨平之。

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大破之。

冬十月，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击乌桓，不克。

匈奴寇上谷、中山。

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长安。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司隶校尉苏鄴下狱死。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B175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是岁，齐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

十二月，武陵蛮叛，寇掠郡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殁。

是岁，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

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

南单于遣使诣厥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遗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

伏波将军马援等破武陵蛮于临沅。冬十月，叛蛮悉降。夫馀王遣使奉献。

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厥朝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五月丁丑，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

冬，鲁王兴、齐王石始就国。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赐东海王B433虎贲、旄头、钟D73B之乐。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彊、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冬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北匈奴遣使贡献，乞和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

庚申，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

二月，东巡狩。甲子，幸鲁，进幸济南。闰月癸丑，车驾还宫。

有星孛于紫宫。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为中山王。

五月，大水。

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秋七月丁酉。幸鲁国。复济阳县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戊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癸酉晦，日有食之。

是夏，蝗。

秋九月甲辰，诏令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北匈奴遣使奉献。

中元元年春正月，东海王B226、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赵王盱皆来朝。丁卯，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太山。北海王兴、齐王石朝于东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

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大赦天下。复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刍稿。改年为中元。

行幸长安。戊子，祀长陵。五月乙丑，至自长安。

六月辛卯，太仆冯魴为司空。乙未，司徒冯勤薨。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秋，郡国三蝗。

冬十月辛未，司隶校尉东莱李□为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复济阳、南顿是年徭役。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

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昔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沈几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坛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

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显宗孝明皇帝讳庄，光武第四子也。母阴皇后。帝生而丰下，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东海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十九年立为皇太子。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有司奏上尊庙曰世祖。

夏四月丙辰，诏曰：「予未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大尉憙告谥南郊，司徒□奉安梓宫，司空鲂将校复土。其封憙为节乡侯，□为安乡侯，鲂为杨邑侯。

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

十二月甲寅，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人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

夏五月，太傅邓禹薨。戊寅，东海王彊薨，遣司空冯魴持节视丧事，赐升龙旄头、銮辂，龙旂。

六月乙卯，葬东海恭王。

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

是岁，辽东太守祭肜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越巂姑复夷叛，州郡讨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胤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踧DC7C惟惭。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

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秋九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东海王政来朝。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颤。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

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中山王焉始就国。

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

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进幸河东，所过赐二千石、令长已下至于掾史，各有差。癸卯，车驾还宫。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

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少府阴就子丰杀其妻郦邑公主，就坐自杀。

三年春正月癸巳，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螫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二月甲寅，太尉赵憙、司徒李□免。丙辰，左冯翊郭丹为司徒。己未，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BC4B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羡为广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壬申晦，日有蚀之。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

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观旧庐。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

是岁，起北宫及诸官府。京师及郡国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奏。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

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魴免。丙辰，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

十二月，陵乡侯梁松下狱死。

五年春二月庚戌，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罢归藩；琅邪王京就国。

冬十月，行幸鄴。与赵王栩会鄴。常山三老言于帝曰：「上生于元氏，愿蒙优复。」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适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至自鄴。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却之。

是岁，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六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赵王盱、北海王兴、齐王石来朝。

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B95E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

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

十二月，还，幸阳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车驾还宫。东平王苍、琅邪王京从驾来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阴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秋八月戊辰，北海王兴薨。

是岁，北匈奴遣使乞和亲。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迁薨。

三月辛卯，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憙行太尉事。

遣越骑司马郑众报使北匈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

秋，郡国十四雨水。

冬十月，北宫成。

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粮。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北匈奴寇西河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

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

是岁，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夏四月戊子，诏曰：「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长养之时，荡涤宿恶，以报农功。百姓勉务桑稼，以备灾害。吏敬厥职，无令愆堕。

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D652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

冬十一月，征淮阳王延会平舆，征沛王辅会睢阳。

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东海王政来朝。

秋七月，司隶校尉郭霸下狱死。

是岁，D55C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

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

五月丙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罢。乙未，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冬十月，司隶校尉王康下狱死。

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礼毕，赐观者食。

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狱死。

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荥阳，巡行河渠。乙酉，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CB62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登太行，进幸上党。壬寅，车驾还宫。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卫有忠臣，灵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鳏孤，勉思职焉。

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迁于泾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

是岁，齐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杀。夏四月丁巳，巨鹿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前楚王英自杀。

夏五月，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初作寿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东巡狩。辛丑，幸偃师，诏亡命自殊死以下

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征沛王辅会睢阳。进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

三月，征琅邪王京会良成，征东平王苍会阳都，又征广陵侯及其三弟会鲁。祠东海恭王陵。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又幸东平。辛卯，进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夏四月庚子，车驾还宫。

改信都为乐成国，临淮为下邳国。封皇子恭为巨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暢为汝南王、昞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赐天下男子爵，人三级；郎、从官视事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十二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屯凉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耿秉、来苗、祭肜并无功而还。

夏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癸丑，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所连及诛死者甚众。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

秋七月，淮阳王延徙封阜陵王。

九月丁卯，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

是岁，北匈奴寇云中，云中太守廉范击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于甘陵。北海王睦薨。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B231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

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

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人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是岁，改天水为汉阳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夏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

六月己未，有星孛于太微。

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悉没其众。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尉耿恭。

秋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B647水脯E05F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

擅议宗庙法从事。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B062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

赞曰：显宗丕承，业业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胜。备章朝物，省薄坟陵。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懋惟帝绩，增光文考。

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肃宗孝章皇帝讳，显宗第五子也。母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

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憙，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憙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诏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

甲辰晦，日有食之。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昊，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谶。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扫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凄怆。陛下至孝烝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DC4C祫，于光武之堂，间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制曰：「可。」

是岁，年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

其以见谷赈给贫人。

建初元年春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

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酒泉太守段彭讨击车师，大破之。罢戊己校尉官。

二月，武陵澧中蛮叛。

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B04B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夏五月辛酉，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秋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B054田赋与贫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冬十月，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

十一月，阜陵王延谋反，贬为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

甲辰，罢伊吾庐屯兵。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破平之。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E067、吹纶絮。

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罢常山呼沱石臼河漕。

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击姑墨，大破之。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溇中蛮叛。

是岁，零陵献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

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巨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暢为梁王，常山王昞为淮阳王。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五月丙辰，车骑将军马防罢。甲戌，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冬，牛大疫。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EA52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是岁，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甲申，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令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三月甲寅，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荆、豫诸郡兵讨破武陵溇中叛蛮。

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戊辰，太傅赵憙薨。

冬，始行月令迎气乐。

是岁，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西域假司马班超击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

夏五月辛酉，赵王盱薨。

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辅、济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

夏六月甲寅，废皇太子庆为清河王，立皇子肇为皇太子。

己未，徙广平王羡为西平王。

秋八月，饮酎高庙，DC4C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曰：「《书》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DC4C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祭亡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岂亡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

九月甲戌，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使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遂览淇园。己酉，进幸

鄴，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辛卯，车驾还宫。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者，恣听之；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论。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历年，以中牢祠萧何、霍光。进幸槐里。岐山得铜器，形似酒樽，献之。又获白鹿。帝曰：「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人之无良，想怨一方。'斯器亦曷为来哉？」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每所到幸，辄会郡县吏人，劳赐作乐。

十一月，诏劳赐河东守、令、掾以下。

十二月丁亥，车驾还宫。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东平王苍薨。三月辛卯，葬东平宪王，赐銮辂、龙旂。

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众款塞降。

冬十二月甲午，东巡狩，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车驾还宫。

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闰月辛丑，济阴王长薨。

二月甲戌，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

耒F1EA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饣尚，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宪王苍子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王辅薨。

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惊者唯得榜、苔、立'。又《令丙》，B258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大司农郑弘为太尉。癸酉，诏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谕，抵罪于下。寇贼争心不息，边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与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各有差。」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D266。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乙未，东平王忠薨。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有差。

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还，幸宛。

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赐从者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孳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逼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历》。

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丙辰，东巡狩。己未，凤皇集肥城。乙丑，帝耕于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于宫屋，翱翔升降。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会外内群臣。丙子，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后，先圣之胤，东后蕃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百僚从臣，宗室众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领之西，冒耏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郊C549，咸来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惭愧祗栗。《诗》不云乎：'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历数既从，灵耀著明，亦欲与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者，皆除之。复博、奉高、嬴，无出今年田租、刍稿。」戊寅，进幸济南。

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壬辰，进幸东平，祠宪王陵。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

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宫。乙卯，车驾还宫。庚辰，假于祖祢，告祠高庙。

五月戊申，诏曰：「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乌、神雀、甘露屡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

人三级；高年、鳏、寡、孤、独帛，人一匹。《经》曰：'无侮鳏寡，惠此茕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赐公卿已下钱、帛各有差；及洛阳人当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改庐江为六安国，江陵复为南郡。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九月壬辰，诏：「凤皇、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它如赐爵故事。」

丙申，征济南王康、中山王焉会烝祭。

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闭关梁。

三年春正月乙酉，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D952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兒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丙申，北巡狩，济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羡、六发王恭、乐成王党、淮阳王□丙、任城王尚、沛王定皆从。辛丑，帝耕于怀。

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C566贷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咸曰'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B54D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构，朕甚惭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

避，引避之；騑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

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姓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复元氏七年徭役。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辛卯，车驾还宫。赐从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丙寅，太尉郑弘免，大司农宋田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罢，太仆袁安为司空。

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观盐池。九月，至自安邑。

冬十月，北海王基薨。

烧当羌叛，寇陇西。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斩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殁。

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秋七月癸卯，齐王晃有罪，贬为芜湖侯。壬子，淮阳王暝薨。

鲜卑击破北单于，斩之。

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

壬戌，诏曰：「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B06C，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

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

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灵后于小黄园。甲申，征任城王尚会睢阳。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庙，丰枌榆社。乙未，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辛亥，幸寿春。壬子，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减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F7D5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复封阜陵侯延为阜陵王。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北匈奴屋兰储等率众降。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二年春正月，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来朝。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

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赞曰：肃宗济济，天性恺悌。于穆后德，谅惟渊体。左右艺文，斟酌律礼。思服帝道，弘此长懋。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气调时豫，宪平人富。

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和帝殇帝

孝和皇帝讳肇，肃宗第四子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建初七年，立为皇太子。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三月丁酉，改淮阳为陈国，楚郡为彭城国，西平并汝南郡，六安复为庐江郡。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六安王恭为彭城王。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皇太后诏曰：

先帝以明圣，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静，庶事咸宁。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外有大国贤王并为蕃屏，内有公卿大夫统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忧哉！然守文之际，必有内辅以参听断。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当以旧典辅斯职焉。宪固执谦让，节不可夺。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故太尉邓彪，元功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聪明康强，可谓老成黄B177矣。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朕庶几得专心内位。於戏！群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职，爰养元元，绥以中和，称朕意焉。

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国。

夏四月丙子，谒高庙。丁丑，谒世祖庙。

戊寅，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

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京师旱。诏长乐少府桓郁侍讲禁中。

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

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

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贡献。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闰月丙子，诏曰：「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旧典，告类荐功，以章休烈。」

九月庚申，以车骑将军窦宪为大将军，以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十月，令郡国B175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者，刑虽未竟，皆免归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

是岁，郡国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己亥，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

夏五月庚戌，分太山为济北国，分乐成、E4C3郡、勃海为河间国。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间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阳王昞子侧为常山王。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布各有差。己未，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丁卯，绍封故齐王晃子无忌为齐王，北海王睦子威为北海王。

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月氏国遣兵攻西域长史班超，超击降之。

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

秋七月乙卯，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

九月，北匈奴遣使称臣。

冬十月，遣行中郎将班固报命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赐京师民酺，布两户共一匹。

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

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阳公主为长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

冬十月癸未，行幸长安。诏曰：「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寤寐叹息，想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已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忠义获宠，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求近亲宜为嗣者，须景风绍封，以章厥功。」

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庚辰，至自长安，减B175刑徒从驾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款塞乞降。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玺绶。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闰月丁丑，太常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国十三地震。窦宪潜图弑逆。庚

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狱死。使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弟笃、景就国，到皆自杀。

是夏、旱、蝗。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党宪自杀。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录尚书事。丁巳，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谷各有差。

冬十月己亥，宗正刘方为司空。

十二月壬辰，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稿；有不满者，以实除之。」

武陵零陵澧中蛮叛。烧当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戊子，千乘王伉薨。辛卯，封皇帝万岁为广宗王。

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丁未，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B17A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甲寅，太傅邓彪薨。戊午，陇西地震。

三月戊子，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庚寅，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禀三十余郡。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鲂为阜陵王。

六月丁酉，郡国三雨雹。

秋九月辛酉，广宗王万岁薨，无子，国除。

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朗将任尚讨灭之。壬午，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仆张酺为太尉。

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护羌校尉贯友讨烧当羌，羌乃遁去。南单于安国叛，骨都侯喜斩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己卯，司徒丁鸿薨。

二月乙未，遣谒者分行禀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许阳侯马光自杀。丁未，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丙寅，诏曰：「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

五月，城阳王淑薨，无子，国除。

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

秋七月，京师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还宫而澍雨。

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南单于安国从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禄勋邓鸿行

车骑将军事，与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讨之。冬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大破逢侯，冯柱遣兵追击，复破之。

诏以勃海郡属冀州。

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车骑将军邓鸿、度辽将军朱徽、中郎将杜崇皆下狱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

五月辛卯，改千乘国为乐安国。

六月丙寅，沛王定薨。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

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癸亥，乐成王党薨。甲子，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五月，河内、陈留蝗。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车师后王叛，击其前王。

八月辛酉，饮酎。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赎，各有差。

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忧衅。昔楚严无灾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庚子，复置广阳郡。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陈王羡薨。

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

三月庚辰，陇西地震。癸巳，济南王康薨。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夏四月丁卯，封乐成王党子巡为乐成王。

六月，蝗、旱。戊辰，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稿；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

秋七月，蝗虫飞过京师。

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

闰月辛巳，皇太后窦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

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

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自杀。甲子，追尊皇妣梁贵人为皇太后。

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怀梁皇后于西陵。

十一月癸卯，当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

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太仆韩B179为司空。己丑，复置

若庐狱官。

十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B175，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

夏五月，京师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韩B179薨。

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为司空。

九月庚戌，复置廪牺官。

冬十月，五州雨水。

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

戊寅，梁王暢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国，禀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

丙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己巳，复置右校尉官。

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B435薄夷率种人内属。

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

三月丙申，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

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势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罚？咎罚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廖。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闰月，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戊辰，秭归山崩。

六月，舞阳大水，赐被水灾尤贫者谷，人三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午，太尉张酺免。丙寅，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是岁，烧当羌复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

二月，任城王尚薨。丙午，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

秋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

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护羌校尉周鲔击烧当羌，破之，荆州雨水。

九月壬子，诏曰：「荆州比岁不节，今兹淫水为害，余虽颇登，而多不均浃，深惟四民农食之本，惨然怀矜。其今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稿；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

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丙辰，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脩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

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戊辰，司徒吕盖罢。

十二月丁丑，光禄勋鲁恭为司徒。辛卯，巫蛮叛，寇南郡。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东海王政薨。

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

庚辰，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

六月辛卯，废皇后阴氏，后父特进纲自杀。

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稿二岁。壬子，常山王侧薨。

是秋，三州雨水。

冬十月甲申，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稿；其不满者，以实除之。」辛卯，立贵人邓氏为皇后。丁酉，司空巢堪罢。

十一月癸卯，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是岁，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十五年春闰月乙未，诏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疾病加致医药；其不欲还归者，勿强。

二月，诏禀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五月戊寅，南阳大风。

六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

秋七月丙寅，济南王错薨。

复置涿郡故安铁官。

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

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

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赐从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

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

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

是岁，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

二月己未，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

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

五月壬午，赵王商薨。

秋七月，旱。戊午，诏曰：「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沾，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辛酉，司徒鲁恭免。庚午，光禄勋张酺为司徒。辛巳，诏今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刍稿；其被灾害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粮及田租、刍稿，皆勿收责。

八月己酉，司徒张酺薨。

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十一月己丑，行幸缑氏，登百岯山，赐百官从臣布，各有差。

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

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

元兴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高句骊寇郡界。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

五月癸酉，雍地裂。

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自窦宪诛后，帝躬亲万机。每有灾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前后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

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B175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

孝殇皇帝讳隆，和帝少子也。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封皇兄胜为平原王。癸卯，当禄勋梁鲔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庙曰穆宗。丙戌，清河王庆、济

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

夏四月庚申，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司空陈宠薨。

五月辛卯，皇太后诏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壬辰，河东垣山崩。

六月丁未，太常尹勤为司空。郡国三十七雨水。己未，诏曰：「自夏以来，阴雨过节，暖气不效，将有厥咎。寤寐忧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恶衣服，菲饮食，孔子曰'吾无间然'。今新遭大忧，且岁节未和，彻膳损服，庶有补焉。其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

丁卯，诏司徒、大司农、长乐少府曰：「朕以无德，佐助统政，夙夜经营，惧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远，先内后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

秋七月庚寅，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稿。」

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年二岁。

赞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则。王赫自中，赐命强慝。抑没祥符，登显时德。殇世何早，平原弗克。

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恭宗孝安皇帝讳祜，肃宗孙也。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床第之间。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

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

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祜。《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

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六州大水。己未，遣谒者分行虚实，举灾害，赈乏绝。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庚陵。乙亥，陨石于陈留。

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击破之。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节吊祭，车骑将军邓骘护丧事。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内属。戊寅，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禀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

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丁卯，分清河

国封帝弟常保为广川王。庚午，司徒梁鲔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己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甲申，葬清河孝王，赠龙旗、虎贲。

夏五月甲戌，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上内属。

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阴氏为新野君。丁巳，河东地陷。壬戌，罢西域都护。

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癸酉，调杨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丁丑，诏曰：「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庚寅，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谋废立，策免，自杀。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十二月乙卯，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风，雨雹。

二年春正月，禀河南、下邳、东莱、河内贫民。

车骑将军邓骘为种羌所败于冀西。

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行冀、兖二州，禀贷流民。

夏四月甲寅，汉阳城中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

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庐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秋七月戊辰，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

闰月辛丑，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九月庚子，诏王国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冬十月庚寅，禀济阴、山阳、玄菟贫民。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尚军败绩。

十一月辛酉，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

十二月辛卯，禀东郡、巨鹿、广阳、安定、定襄、沛国贫民。

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

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为父后，及三老、考悌、力田爵，人二级，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遣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临洮。高句

骊遣使贡献。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坠渊水。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癸巳，诏以鸿池假与贫民。壬寅，司徒鲁恭免。

夏四月丙寅，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

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己巳，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甲申，清河王虎威薨。

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丁酉，沛王正薨。癸丑，京师大风。

六月，乌桓寇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庚子，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

九月，雁门乌桓及鲜卑叛，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

冬十月，南单于叛，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

十一月，遣行车骑将军何熙讨之。

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会，彻乐，不陈充庭车。辛卯，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禀上郡贫民各有差。

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度辽将军梁慬、辽东太守耿夔讨破南单于於属国故城。丙午，诏减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差。

二月丁巳，禀九江贫民。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长安、雍二营都尉官。乙亥，诏自建初以来，诸祆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三月，南单于降。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戊子，杜陵园火。癸巳，郡国九地震。

夏四月，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

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己卯，骑都尉任仁下狱死。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护丧事。大将军邓骘罢。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国十地震。

己丑，太尉张禹免。甲申，光禄勋李脩为太尉。

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夫馀夷犯塞，杀伤吏人。

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戊戌，诏曰：

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毘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厄，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不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六月甲辰，乐成王巡薨。

秋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

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

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额刺杀杜琦。

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诏越嶲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

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己卯，太常刘恺为司空。

五月，旱。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狱。

六月壬辰，豫章、员谿、原山崩。辛巳，大赦天下。遣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

冬十一月辛丑，护乌桓校尉吴祉下狱死。

是岁，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复袭伪号。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妇谒宗庙。

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王胜薨。丙申晦，日有食之。

五月庚子，京师大雩。

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

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

九月，调零陵、桂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

京师及郡国五旱、蝗。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六月丁巳，河东地陷。

秋七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罢。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辛未，大司农山阳司马苞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十一月。是岁，郡国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冗贫人。蜀郡青衣道夷奉献内属。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

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三月癸亥，京师大风。

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

夏四月丙午，立贵人阎氏为皇后。

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甲戌，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悼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即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

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

洛阳新城地裂。

秋七月辛巳，太仆太山马英为太尉。

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

九月，又攻夫犁营，杀县令。壬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遣中郎将任尚屯三辅。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

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叛，州、郡击破之。己酉，司徒夏勤罢。庚戌，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

东平陆上言木连理。

苍、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CD35督州、郡兵讨之。郡国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丙辰，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

夏四月，京师旱。

五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破之。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越嶲徼外夷举种内属。

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平之。缑氏地坼。

九月辛己，赵王宏薨。

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丙戌，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癸卯，郡国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库灾。

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

五月丁丑，太常李郃为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秋七月辛丑，陈王钧薨。

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

十二月，赵嶲夷寇遂久，杀县令。

甲子，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众降，陇右平。

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嶲夷叛。

二月壬戌，中山王宪薨。

三月，京师及郡国五旱，诏禀遭旱贫人。

夏六月，高句骊与秽貊寇玄菟。

秋七月，越嶲蛮夷及旄牛豪叛，杀长吏。

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聚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谷，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鲜卑寇代郡，杀长吏。冬十月，鲜卑寇上谷。

十二月丁巳，中郎将任尚有罪，弃市。

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于洛城西北。

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田赋。沛国，勃海大风，雨雹。

五月，京师旱。

六月丁丑，乐成王宾薨。丙戌，平原王得薨。

秋七月，鲜卑寇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破之。

九月癸巳，陈王竦薨。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国八地震。

是岁，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与越巂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

永宁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

三月丁酉，济北王寿薨。

车师后王叛，杀部司马。沈氐羌寇张掖。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改元永宁，大赦天下。赐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从官金、帛；又赐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绍封陈王羡子崇为陈王，济北王子苌为乐成王，河间王子翼为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寿薨。

六月，沈氐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沈氐羌，破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卫尉庐江陈褒为司空。

自三月至是月，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风，雨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谴使贡献。戊辰，司徒刘恺罢。辽西鲜卑降。癸酉，太常杨震为司徒。

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夫馀王遣子诣阙贡献。烧当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冯焕率二郡太守讨高句骊、秽貊，不克。

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乐安王宠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皇后。

夏四月，秽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殁。丙辰，以广川并清河国。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为甘陵大贵人。甲子，乐成王苌有罪，废为临湖侯。己巳，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赐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甲戌，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承伪玺书杀玄菟太守姚光。

五月庚辰，特进邓骘及度辽将军邓遵，并以谮自杀。丙申，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

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马英薨。

八月，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于金城，不利。甲子，前司徒刘恺为太尉。

鲜卑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战殁。鲜卑围乌桓校尉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救之。戊子，幸卫尉冯石府。

是秋，京师及郡国二十九雨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

鲜卑寇玄菟。

庚子，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癸卯，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丙午，诏京师及郡国被水雨份稼者，随顷亩减田租。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馀王遣子与州、郡并

力讨破之。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馀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

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还徙者，复户邑属籍。赐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加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贞妇帛，人二匹。

夏四月癸未，京师郡国二十一雨雹。癸巳，司空陈褒免。

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己巳，改乐成国为安平，封河间王开子得为安平王。

六月，郡国蝗。

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高句骊降。虔人羌叛，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八月戊子，阳陵园寝火。辛卯，九真言黄龙见无功。己亥，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赖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冬十月，鲜卑寇雁门、定襄。

十一月，鲜卑寇太原。

烧光羌豪降。

十二月，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诏赐压、溺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其坏败庐舍、失亡谷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伤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灾害而弱小存者，郡、县为收敛之。虔人羌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灵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之。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东、颍川大风。

夏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九真言嘉禾生。丙申，北海王普薨。

秋七月，丹阳山崩。

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

九月，郡国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憙为司徒。

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鲜卑败南匈奴于曼柏。

是岁，分蜀郡西部为属国都尉。京师及郡国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稿。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齐王无忌、北海王翼、乐安王延来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

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壬戌，车驾还京师，幸太学。是日，太尉杨震免。

夏四月乙丑，车驾入宫，假于祖祢。壬戌，沛国言甘露降丰县。戊辰，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曰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将马翼讨破之。曰南徼外蛮夷内属。

六月，鲜卑寇玄菟。庚午，阆中山崩。辛未，扶风言白鹿见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录盗贼。

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左校令丞官。

日南徼外蛮豪帅诣阙贡献。

冯翊言甘露降频阳、衙。颍川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鲜卑寇高柳。梁王坚薨。

八月辛巳，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戊子，颍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见阳翟。

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

乙巳，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辛亥，济南上言黄龙见历城。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行幸长安。壬午，新丰上言凤皇集西界亭。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史于长安，作乐。闰月乙未，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观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长安。

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龙见诸县。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风，雨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东郡言黄龙二、麒麟一见濮阳。

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巡狩。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将军耿宝行太尉事。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庚午，还宫。辛未夕，乃发丧。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以后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立章帝孙济北惠王寿子北乡侯懿。甲戌，济南王香薨。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

司空李郃为司徒。辛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宝自杀，圣徙雁门。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

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诏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

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击车师后王，斩之。丙午，东海王肃薨。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辛亥，少帝薨。是冬，京师大疫。

论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

赞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降夺储嫡，开萌邪蠹。冯石承欢，杨公逢怒。彼日而微，遂祲天路。

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孝顺皇帝讳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为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立，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征立诸国王子，乃闭宫门，屯兵自守。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尚书令刘光等奏言：「孝安皇帝圣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统，当奉宗庙，而奸臣交构，遂令陛下龙潜蕃国，群僚远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乡不永。汉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践祚，奉遵鸿绪，为郊庙主，承续祖宗无穷之烈，上当天心，下民望。而即位仓卒，典章多缺，请条案礼仪，分别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己未，开门，罢屯兵。壬戌，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壬申，谒高庙。癸酉，谒光武庙。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己卯，葬少帝以诸王礼。司空刘授免。赐公卿以下钱、谷各有差。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登卯，尚书奏请下有司，收还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为济阴王诏书。奏可。

京师大疫。

辛亥，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尚书令以下从辇幸南宫者，皆增秩赐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

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

辛未，皇太后阎氏崩。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司徒李郃免。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九江朱伥为司徒。赐百官随辇宿卫及拜除者布各有差。

陇西钟羌叛，护羌校尉马贤讨破之。

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

六月己亥，封济南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秋七月庚午，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八月，鲜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战殁。

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

冬十月辛巳，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丁亥，司空陶敦免。

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缘边郡增置步兵，死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壬寅，廷尉张皓为司空。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

十二月辛巳，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乐安王鸿来朝。丁卯，常山王章薨。

二月，鲜卑寇辽东、玄菟。甲辰，诏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

护乌桓校尉耿畔率南单于击鲜卑，破之。

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

疏勒国遣使奉献。

夏六月乙酉，追尊谥皇妣李氏为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破之；并遣子贡献。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罢。庚子，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许敬为司徒。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甲午，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乙未，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田赋。

夏四月癸卯，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甲寅，济南王显薨。

秋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

九月，鲜卑寇渔阳。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是岁，车骑将军来历罢。

四年春正月丙寅，诏曰：「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疢如疾首。《诗》云：'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三朝之会，朔旦立春，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已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其阎显、江京等知识婚姻禁锢，一原除之。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

丙子，帝加元服。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赐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帛，人一匹。

二月戊戌，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实核死亡，收敛禀赐。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癸酉，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鲜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宗正刘崎为司徒。

是岁，分会稽为吴郡。拘弥国遣使贡献。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车王皆奉使贡献。

夏四月，京师旱。辛巳，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京师及郡国十二蝗。

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乙亥，定远侯班始坐杀其妻阴城公主，腰斩，同产皆弃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间王开薨。

三月辛亥，复伊吾屯田，复置伊吾司马一人。

秋九月辛巳，缮起太学。

护乌桓校尉耿晔遣兵击鲜卑，破之。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

冬十一月辛亥，诏曰：「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姓犹有弃业，流亡不绝。疑郡县用心怠惰，恩泽不宣。《易》美'损上益下'，《书》称'安民则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刍

稿。」

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壬申，客星出牵牛。

于阗王遣侍子诣阙贡献。

阳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丁巳，皇后谒高庙、光武庙，诏禀甘陵贫人，大小口各有差。

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戊辰，雩。

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禀贷，劝农功，赈乏绝。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萦。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

三月，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阳嘉。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

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

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风地动铜仪。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

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

鲜卑寇辽东。

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阴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十二月丁未，东平王敞薨。庚戌，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闰月丁亥，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诏曰：「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灭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精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庚子，恭陵百丈庑灾。

是岁，起西苑，修饰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

三月，使匈奴中郎将王稠率左骨都侯等击鲜卑，破之。辛酉，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夏四月，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官。己亥，京师地震。

五月庚子，诏曰：「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答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戊午，司空王龚免。

六月辛未，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疏勒国献师子、封牛。丁丑，洛阳地陷。是月，旱。

秋七月己未，太尉庞参免。

八月己巳，大鸿胪沛国施延为太尉。

鲜卑寇代郡。

冬十月庚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

三年春二月己丑，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

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夏四月丙寅，车师后部司马率后部王加特奴等掩击匈奴，大破之，获其季母。

五月戊戌，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B06C。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秋七月庚戌，钟羌寇陇西、汉阳。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农南郡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驱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

自去冬旱，至于是月。

谒者马贤击钟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前太尉庞参为太尉。

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济北王登薨。

闰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乌桓寇云中。十一月，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发诸郡兵救之，乌桓退走。

十二月甲寅，京师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馀王来朝。

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秋七月，偃师蝗。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云台。

十一月丙子，太尉庞参罢。

十二月，象林蛮夷叛。乙巳，以前司空王龚为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蛮叛，围充县，又寇夷道。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

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

三月辛亥，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禄勋冯翊郭虔为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师地震。

五月，日南叛蛮攻郡府。

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

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

江夏盗贼杀邾长。

冬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

十一月丙午，祠高庙。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师地震。

十二月乙亥，至自长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荧惑。

夏四月，九江贼蔡伯流寇郡界，及广陵，杀江都长。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

闰月，蔡伯流等率众诣徐州刺史应志降。己酉，京师地震。

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

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张乔慰诱日南叛蛮，降之，岭外平。

秋七月丙戌，济北王多薨。

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

九月己酉，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冬十月，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马贤击破之，羌遂相招而叛。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有罪诛，连及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晧，下狱死。

三月乙亥，京师地震。

夏四月癸卯，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五月戊辰，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子安为济北王。

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

冬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十一月丙寅，幸广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师地震。

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

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叛，围美稷。

五月，度辽将军马续讨吾斯、车纽，破之，使匈奴中郎将陈龟迫杀

南单于。己丑晦，日有食之。

目冻羌寇三辅，杀令长。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

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龚罢。

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壬午，太常桓焉为太尉。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

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击破之，车纽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

诏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月，恐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营室。

三月，武威太守赵冲讨巩唐羌，破之。庚子，司空郭虔免。乙巳，河间王政薨。丙午，太仆赵戒为司空。

夏五月庚子，齐王无忌薨。

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恐唐羌寇北地。

秋七月甲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

八月丙辰，大将军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为大将军。

九月，诸种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翔。

十一月庚子，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将兵屯三辅。

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汉安。

二月丙辰，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秋七月，始置承华厩。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龙吾斯与薁鞬台耆等反叛。丁卯，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九月庚寅，广陵盗贼张婴等寇郡县。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甲戌，行车骑将军张乔罢。

十一月壬午，司隶校尉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癸卯，诏大将军、三公选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者各一人。

是岁，广陵贼张婴等诣太守张纲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国遣使贡献。

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B171，破之。

六月乙丑，荧惑犯镇星。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

冬十月辛丑，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殊死以下出缣赎，各有差；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羌县居作二岁。甲辰，减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王，赵冲击烧当羌于阿阳，破之。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遣人刺杀句龙吾斯。

十二月，杨、徐盗贼攻烧城寺，杀略吏民。

是岁，凉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暢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三月庚子，沛王广薨。

领护羌校尉卫琚追讨叛羌，破之。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左部，破之，于是胡羌、乌桓悉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赐人爵各有差。

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

八月，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论曰：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

孝冲皇帝讳炳，顺帝之子也。母曰虞贵人。

建康元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是日，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己未，九江太守丘腾有罪，下狱死。

杨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等于历阳，军败，耀、显为贼所殁。

冬十月，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诱降之。壬申，常山王仪薨。己卯，零陵太守刘康坐杀无辜，下狱死。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己酉，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

是岁，群盗发宪陵。护羌校尉赵冲追击叛羌于鹫阴河，战役。

永憙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清河王蒜征至京师。

孝质皇帝讳缵，肃宗玄孙。曾祖父千乘贞王伉，祖父乐安夷王宠，父勃海孝王鸿，母陈夫人。冲帝不豫，大将军梁冀征帝到洛阳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与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

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怀陵。

广陵贼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江都长。九江贼徐凤等攻杀曲阳、东城长。

甲申，谒高庙。乙酉，谒光武庙。

二月，豫章太守虞续坐赃，下狱死。乙酉，大赦天下。赐人爵及粟、帛各有差。还王侯所削户、邑。

彭城王道薨。叛羌诣左冯翊梁并降。

三月，九江贼马勉称「黄帝」。九江都尉滕抚讨马勉、范容、周生，大破斩之。

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济北王安薨。

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

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是月，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等，斩之。

丙辰，诏曰：「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

六月，鲜卑寇代郡。

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

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赵峻薨。

冬十一月己丑，南阳太守韩昭坐赃下狱死。丙午，中郎将滕抚击广陵贼张婴，破之。丁未，中郎将赵序坐事弃市。

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孟等，大破斩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诏曰：「昔尧命四子，以钦天道，《鸿范》九畴，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异因逆感，禁微应大，前圣所重。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书》云：'明德慎罚。'方春东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

壬子，广陵太守王喜坐讨贼逗留，下狱死。

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为之，况我元元，婴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掩骼埋胔之时。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朕意。」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上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

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庚戌，太白犯荧惑。

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闰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

赞曰：孝顺初立，时髦允集。匪砥匪革，终沧嬖习。保阿传士，后家世及。冲夭未识，质弑以聪。陵折在运，天绪三终。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孝桓皇帝讳志，肃宗曾孙也。祖父河间孝王开，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袭爵为侯。

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

齐王喜薨。

辛巳，谒高庙、光武庙。丙戌，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详。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后。」

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为孝崇博园贵人。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赐史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灾害所伤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遣四府掾分行赈给。

沛国言黄龙见谯。

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壬辰，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

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丙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节，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倘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

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为阜陵王。

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芝草生中黄藏府。

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

秋七月，勃海王鸿薨，立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九月丁卯，京师地震。

太尉杜乔免。

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十一月，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于己氏。戊午，减天下死罪一等，戍边。

清河刘文反，杀国相射暠，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事觉伏诛。蒜坐贬为尉氏候，徙桂阳，自杀。前太尉李固、杜乔皆下狱死。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伏诛。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河间、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梁冀府。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硕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嘉禾生大司农帑藏。

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

秋七月，京师大水。河东言木连理。

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五月乙亥，诏曰：「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征见乎象。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

六月庚子，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乙卯，震宪陵寝屋。

秋七月庚申，廉县雨肉。

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京师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郡国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赵戒免。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E346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

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乙丑，诏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续之福，询谋台辅，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统业，天人协和，万国咸宁。元服已加，将即委付，而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远览'复子明辟'之义，近慕先姑归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称制。群公卿士，虔恭尔位，F57C力一意，勉同断金。'展也大成'，则所望矣。」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甲寅，皇太后梁氏崩。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甲午，葬顺烈皇后。

夏五月庚辰，尊博园匽贵人曰孝崇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冬十一月辛巳，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二月，九江、庐江大疫。甲午，河间王建薨。

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司徒张歆罢，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秋七月，武陵蛮叛。

冬十月，司空胡广罢。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

闰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琼为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B17D国所杀。丙辰，京师地震。

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

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八月，济阴言黄龙见句阳，金城言黄龙见允街。

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

十二月，特进赵戒为司空。

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臧，下狱死。

永兴元年春二月，张掖言白鹿见。

三月丁亥，幸鸿池。

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兴。丁酉，济南王广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十一月丁丑，诏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是岁，武陵太守应奉招诱叛蛮，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癸卯，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诏曰：「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京师蝗。东海朐山崩。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孽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

闰月，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

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

永寿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寿。

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貸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

夏四月，白乌见齐国。

六月，洛水溢，坏鸿德苑。南阳大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韩縯为司空。

诏太山、琅琊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算三年。又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坏败庐舍，亡失谷食，尤贫者禀，人二斛。」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

南匈奴左奠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讨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

二月甲申，东海王臻薨。

三月，蜀郡属国夷叛。

秋七月，鲜卑寇云中。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二州，遣中郎将段颎讨，破斩之。

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监丞官。

十二月，京师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

夏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式讨之，战殁；遣九真都尉魏朗击破之。复屯据日南。

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

京师蝗。秋七月，河东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长沙蛮叛，寇益阳。

司空韩縯为司徒，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

夏五月己酉，大会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

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师蝗。

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大雩。

秋七月己巳，云阳地裂。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

冬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鲜卑寇边，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击破之。

二年春二月，鲜卑寇雁门。己亥，阜陵王便薨。

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夏，京师雨水。

六月，鲜卑寇辽东。

秋七月，初造显阳苑，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大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太尉胡广坐免。司徒韩纟寅、司空孙朗下狱。

壬午，立皇后邓氏，追废懿陵为贵人冢。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敏早茂，冀心怀忌畏，私行杀毒。永乐太后亲尊莫二，冀又遏绝，禁还京师，使朕离母子之爱，隔顾复之恩。祸害深大，罪衅日滋。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漏刻之间，桀逆枭夷。斯诚社稷之佑，臣下之力，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于是旧故恩私，多受封爵。

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初置秘书监官。

冬十月壬申，行幸长安。乙酉，幸未中宫。甲午，祠高庙。

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单超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己巳，至自长安，赐长安民粟人十斛，园陵人五斛，行所过

县三斛。

烧当等八种羌叛，寇陇右，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罗亭，破之。

天竺国来献。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车骑将军单超薨。

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积石，大破之。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

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蛮寇郡界。

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讨之。丁亥，诏无事之官权绝奉，丰年如故。

冬十一月，日南蛮贼率众诣郡降。勒姐羌围允街，段颎击破之。

太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

武陵蛮寇江陵，车骑将军冯绲讨，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

二月壬辰，武库火。

司徒盛允免，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三月，省冗从右仆射官。太尉黄琼免。

夏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甲寅，封河间王开子博为任城王。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己卯，京师雨雹。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穨裂。己酉，大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

秋七月，京师雩。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九月，司空黄琼免，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冬十月，天竺国来献。南阳黄武与襄城惠得、昆阳乐季訞言相署，皆伏诛。

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十二月，夫馀王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监丞。壬午，南宫丙署火。

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壬午，济北王次薨。

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惊马逸象突入宫殿。乙丑，恭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己巳。太学西门自坏。

五月，康陵园寝火。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乙亥，京师地震。诏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

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火。

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

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

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又零陵蛮亦叛，寇长沙。己卯，罢琅邪都尉官。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辛丑，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讨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

十一月，冯绲大破叛蛮于武陵。

京兆虎牙都尉宗谦坐臧，下狱死。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太尉刘矩免，太常杨秉为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大赦天下。

卫尉颍川许栩为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

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桂阳盗贼李研等寇郡界。

武陵蛮复叛，太守陈奉与战，大破降之。陇西太守孙羌讨滇那羌，破之。

八月，车骑将军冯绲免。

冬十月丙辰，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刘宠免。南海贼寇郡界。

十二月，卫尉周景为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荣薨。

三月癸亥，陨石于鄠。

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

五月己丑，京师雨雹。

秋七月辛卯，赵王乾薨。

野王山上有死龙。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盗贼及蛮夷，大破平之。

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新野公主、鲁哀王、寿张敬侯庙。

护羌校尉段颎击当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勃海王悝谋反，降为瘿陶王。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见。千秋万岁殿火。

太仆左称有罪自杀。

癸亥，皇后邓氏废。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下狱死。

护羌校尉段颎击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丁巳，坏郡国诸房祀。

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

五月壬申，罢太山都尉官。丙戌，太尉杨秉薨。

六月丙辰，缑氏地裂。

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遣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等击兰、盖，大破斩之。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又桂阳太守任胤背敌畏懦，皆弃市。

闰月甲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楯、掖庭、朔平署火。

六月，段颎击当煎羌于湟中，大破之。

秋七月，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刘茂为司空。辛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

十一月壬子，德阳殿西F8B9、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

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馀郡悉半入。」

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

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掾赈禀之。

陈留太守韦毅坐臧自杀。

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许栩免。五月，太常胡广为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诏举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陈蕃免。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

遣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南匈奴、乌桓、鲜卑。

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质，并以谮弃市。司空刘茂免。大秦国王遣使奉献。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伤。

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南匈奴、乌桓率众诣张奂降。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当煎羌寇武威，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鸾鸟，大破之。西羌悉平。

夫馀王寇玄菟，太守公孙域与战，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

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

庐江贼起，寇郡界。壬子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丙寅，阜陵王统薨。

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黄龙见。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禀人三斛。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破之。

十一月，西河言白菟见。

十二月壬申，复瘿陶王悝为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年三

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是岁，复博陵、河间二郡，比丰、沛。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赞曰：桓自宗支，越跻天禄。政移五幸，刑淫三狱。倾宫虽积，皇身靡续。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

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EA52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

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使护羌校尉段颎讨先零羌。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

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祖庙。大赦天下。赐民爵及帛各有差。

段颎大破先零羌于逢义山。

闰月甲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考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

夏四月戊辰，大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长乐卫尉王暢为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遗惠、为众所归者，皆诣公车。

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六月，京师雨水。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复破先零羌于泾阳。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司徒胡广为太傅，隶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十一月，太尉刘矩免，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

十二月，鲜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三月乙巳，尊慎园董贵人为孝仁皇后。

夏四月癸巳，大风，雨雹。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五月，大尉闻人袭罢，司空许栩免。六月，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大破先零羌于射虎塞外谷。东羌悉平。

九月，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

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D4A2、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刘宠免，太仆郭禧为太尉。

鲜卑寇并州。

是岁，长乐太仆曹节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郭禧罢，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秋七月，司空刘嚣罢。

八月，大鸿胪桥玄为司空。

九月，执金吾董宠下狱死。

冬，济南贼起，攻东平陵。

郁林乌浒民相率内属。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闻人袭免，太仆李咸为太尉。诏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司徒许训免，司空桥玄为司徒。

夏四月，太常来艳为司空。

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秋七月，司空来艳免。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

司徒桥玄免。太常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冬，鲜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

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长乐太仆侯览有罪，自杀。

六月，京师雨水。癸巳，皇太后窦氏崩。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

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

冬十月，渤海王悝被诬谋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杀。

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杨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

十二月，司徒许栩罢，大鸿胪袁隗为司徒。鲜卑寇并州。

是岁，甘陵王恢薨。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大赦天下。

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

沛相师迁坐诬罔国王，下狱死。

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

秋七月，司空杨赐免，太常颍川唐珍为司空。

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太尉段颎罢。鲜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馀国遣使贡献。

二月己巳，大赦天下。

太常陈耽为太尉。

三月，中山王暢薨，无子，国除。

夏六月，封河间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秋，洛水溢。

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杨州刺史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任城王博薨。

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

司空唐珍罢，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封河间王建子佗为任城王。

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延陵园灾，遣使者持节告祠延陵。

鲜卑寇幽州。

六月，弘农、三辅螟。

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令郡国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伤害十四以上，勿收责。

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拜冲帝母虞美人为宪园贵人，质帝母陈夫人为勃海孝王妃。

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

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颙讨平之。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大雩。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

五月，太尉陈耽罢，司空许训为太尉。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六月壬戌，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秋七月，太尉许训罢，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冬十月壬午，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

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十二月，甘陵王定薨。

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是岁，鲜卑寇幽州。沛国言黄龙见谯。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南宫平城门及武库东垣屋自坏。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鲜卑寇三边。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刘逸免，卫尉陈球为司空。

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

帝临辟雍。

辛丑，京师地震。辛亥，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

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有彧＞为太尉。庚辰，司徒杨赐免。太常陈耽为司空。

鲜卑寇辽西。

永安太仆王旻下狱死。

光和五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太尉孟＜有彧＞罢。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己未，地震。

始置鸿都门学生。

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司空陈耽免，太常来艳为司空。

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阳殿门，亡去不获。

六月丁丑，有黑气堕所御温德殿庭中。

秋七月壬子，青虹见御坐玉堂后殿庭中。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太尉张颢罢，太常陈球为太尉。司空来艳薨。

冬十月，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皇后宋氏废，后父执金吾酆下狱死。丙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陈球免。

十二月丁巳，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是岁，鲜卑寇酒泉。京师马生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

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鸿胪刘郃为司徒。乙丑，太尉桥玄罢，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

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罢，太常张济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颎并下狱死。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东平王端薨。

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

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脩有罪，下狱死。

冬十月甲申，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巴郡板楯蛮叛，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

十二月，光禄勋杨赐为司徒。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河间王利薨。洛阳女子生兒，两头四臂。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

三月，梁王元薨。

夏四月，江夏蛮叛。

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秋，表是地震，涌水出。

八月，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冬闰月，有星孛于狼、弧。鲜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己巳，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是岁，作毕圭、灵昆苑。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

二月，郡国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

交阯刺史朱俊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

六月庚辰，雨雹。秋七月，河南言凤皇见新城，群鸟随之；赐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卫尉许＜有彧＞为太尉。

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陈耽免。

夏四月，旱。太常袁隗为司徒。

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巴郡板楯蛮诣太守曹谦降。癸酉，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许＜有彧＞罢，太常杨赐为太尉。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二月，复长陵县，比丰、沛。

三月辛未，大赦天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始置圃囿署，以宦者为令。

冬，东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

夏四月，太尉杨赐免，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司空张济罢，大司农张温为司空。朱俊为黄巾波才所败。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五月，皇甫嵩、朱俊复与波才等战于长社，大破之。

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交阯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阯刺史贾琮讨平之。皇甫嵩、朱俊大破

汝南黄巾于西华。诏嵩讨东郡，朱俊讨南阳。卢植破黄巾，围张角于广宗。宦官诬奏植，抵罪。遣中郎将董卓攻张角，不克。

洛阳女子生兒，两头共身。

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河南尹徐灌下狱死。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仓亭，获其帅。乙巳，诏皇甫嵩北讨张角。

九月，安平王续有罪诛，国除。

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

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角弟宝。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癸巳，朱俊拔宛城，斩黄巾别帅孙夏。诏减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

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是岁，下邳王意薨，无子，国除。郡国生异草，备龙蛇鸟兽之形。

二年春正月，大疫。

琅邪王据薨。

二月己酉，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癸亥，广阳门外屋自坏。

税天下田，亩十钱。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所在寇钞。

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为司徒。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

夏四月庚戌，大风，雨雹。

五月，太尉邓盛罢，太仆河内张延为太尉。

秋七月，三辅螟。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免。

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

九月，特进杨赐为司空。

冬十月庚寅，司空杨赐薨，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

前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坐直言，下狱死。

十一月，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美阳，因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之，围榆中；又遣中郎将董卓讨先零羌。慎、卓并不克。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造万金堂于西园。洛阳民生兒，两头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頡。

庚戌，大赦天下。

大尉张延罢。车骑将军张温为太尉，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

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车骑将军赵忠罢。

秋八月，怀陵上有雀万数，悲鸣，因斗相杀。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郡界，郡兵讨破之。前太尉张延为宦人所谮，下狱死。

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

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己亥，南宫内殿罘D66D自坏。

三月，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破之，拜苗为车骑将军。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太尉张温免，司徒崔烈为太尉。

五月，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

六月，洛阳民生男，两头共身。

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

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

十一月，太尉崔烈罢，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丁酉，大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县。太尉曹嵩罢。

五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

六月丙寅，大风。

太尉樊陵罢。

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郡国七大水。

秋七月，射声校尉马日磾为太尉。

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司徒许相罢，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卫尉董重为票骑将军。

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渔阳贼张纯等。

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E771兵于平乐观。

十一月，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右将军皇甫嵩救之。

遣下军校尉鲍鸿讨葛陂黄巾。巴郡板CF48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公孙瓒与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

是岁，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将军皇甫嵩大破王国于陈仓。

三月，幽州牧刘虞购斩渔阳贼张纯。下军校尉鲍鸿下狱死。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太尉马日磾免，幽州牧刘虞为太尉。丙辰，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封皇弟协为渤海王。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

五月辛巳，票骑将军董重下狱死。

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

雨水。

秋七月，甘陵王忠薨。庚寅，孝仁皇后归葬河间慎陵。

徙渤海王协为陈留王。司徒丁宫罢。

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段珪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辛未，司隶校尉袁绍勒后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辛未，还宫。大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

并州牧董卓杀执金吾丁原。司空刘弘免，董卓自为司空。

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论曰：《秦本纪》说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绐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

赞曰：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麋鹿霜露，遂栖宫卫。

卷九孝献帝纪第九

孝献皇帝讳协，灵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为勃海王，徙封陈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

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

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加鈇钺、虎贲。丙戌，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遣使吊祠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

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

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十一月癸酉，董卓自为相国。

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都护。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杀弘农王。

白波贼寇东郡。

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壬辰，白虹贯日。

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

大鸿胪韩融、少府阴脩、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脩、越骑校尉王瑰安集关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各执而杀之，唯韩融获免。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冬十一月庚戌，镇星、荧惑、太白合于尾。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孙坚杀荆州刺史王DE43，又杀南阳太守张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丁丑，董卓自为太师。

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轸军大败。董卓遂发掘洛阳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长安。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

冬十月壬戌，董卓杀卫尉张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是岁，长沙有人死经月复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坚战殁。

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

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

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董卓部曲将李C765、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并战殁，吏民死者万余人。李C765等并自为将军。己未，大赦天下。李C765杀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杀司徒王允，皆灭其族。丙子，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秋七月庚子，太尉马日磾为太傅，录尚书事。

八月，遣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尉抚天下。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司徒赵谦罢。

九月，李C765自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济出屯弘农。甲申，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并录尚书事。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

三月，袁术杀杨州刺史陈温，据淮南。

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

夏五月癸酉，无云而雷。

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仆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下邳贼阙宣自称天子。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

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

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辛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杨彪免，太常赵温为司空。

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赵温免，乙巳，卫尉张喜为司空。

是岁，琅邪王容薨。

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兴平。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壬午，追尊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

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殁。

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EF63州。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大蝗。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俊免。戊午，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上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八月，冯翊羌叛，寇属县，郭汜、樊稠击破之。

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罢。

冬十月，长安市门自坏。以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十二月，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

是岁，杨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太傅马日磾薨于寿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二月乙亥，李C765杀樊稠而与郭汜相攻。

三月丙寅，李C765胁帝幸其营，焚宫室。

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丁酉，郭汜攻李C765，矢及御前。是日，李C765移帝幸北坞。

大旱。

五月壬午，李C765自为大司马。

六月庚午，张济自陕来和C765、汜。

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郭汜自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侍送乘舆。张济为票骑将军，还屯陕。

八月甲辰，幸新丰。

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将伍习夜烧所幸学舍，逼胁乘舆。杨定、杨奉与郭汜战，破之。壬寅，幸华阴，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气贯紫宫。张济复反，与李C765、郭汜合。

十一月庚午，李C765、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C765等战，破之。

十二月庚辰，车驾乃进。李C765等复来追战，王师大败，杀掠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殁。进幸陕，夜度河。乙亥，幸安邑。

是岁，袁绍遣将F4F0义与公孙瓒战于鲍丘，瓒军大败。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月，韩暹攻卫将军董承。

夏六月乙未，幸闻喜。

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谒太庙。

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

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

夏五月，蝗。

秋九月，汉水溢。

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孙策遣使奉贡。

三年夏四月，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C765，夷三族。

吕布叛。

冬十一月，盗杀大司马张杨。

十二月癸酉，曹操击吕布于徐州，斩之。

四年春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

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夏六月，袁术死。

是岁，初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复活。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南阳王冯薨。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

曹操与袁绍战于官度，绍败走。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东海王祗薨。

是岁，孙策死，弟权袭其余业。

六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

于B17D国献驯象。

是岁，越巂男子化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务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

十二月，赐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斩之。

夏四月，墨山贼张燕率众降。

秋九月，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F8B5于并州，获之。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郸商。

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八国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乙巳，黄巾贼杀济南王赟。

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八月丁未，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是月，刘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遂等大败，关西

平。

是岁，赵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洧水、颍水溢。螟。

八月，马超破凉州，杀刺史韦康。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B223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大雨水。

徙赵王珪为博陵王。

是岁，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

五月，雨水。

刘备破刘璋，据益州。

冬十月，曹操遣将夏侯渊讨宋建于BB7A罕，获之。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悌、力田二级。赐诸王侯公卿以下谷，各有差。

秋七月，曹操破汉中，张鲁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冬，有星孛于东北。

是岁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刘备取汉中。

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

八月，汉水溢。

冬十一月，孙权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

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太子早卒，孙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为胡贼所杀，国除。

论曰：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

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

光武郭皇后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贾贵人章德窦皇后和帝阴皇后和熹邓皇后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驰防，先色后德者也。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然而选纳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

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汉法常因八月D12D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向使国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己有度，而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B053，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DF76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

沧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

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稾人也。为郡著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

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况小心谨慎，年始十六，拜黄门侍郎。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彊为皇太子，封况绵蛮侯。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十四年，迁城门校尉。其后，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十七年，遂废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徙封况大国，为阳安侯。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C745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终，无子。其婿南阳陈茂，以恩泽封南B171侯。

二十年，中山王辅复徙封沛王，后为沛太后。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亲临丧送葬，百官大会，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追赠昌阳安侯印绶，谥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

帝怜郭氏，诏况子璜尚BF73阳公主，除璜为郎。显宗即位，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教授赏赐，恩宠俱渥。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赠赐甚厚，帝亲自临丧，谥曰节侯，子璜嗣。

元和三年，肃宗北巡狩，过真定，会诸郭，朝见上寿，引入倡饮甚欢。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赐粟万斛，钱五十万。永元初，璜为长乐少府，子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及大将军窦宪被诛，举以宪女婿谋逆，故父子俱下狱死，家属徙合浦，宗族为郎吏者，悉免官。新C745侯竟初为骑将，从征伐有功，拜东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国废。建初二年，章帝绍封嵩子勤为伊亭侯，勤无子，国除。发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勋嗣；勋卒，子骏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国，失国。建初三年，复封骏为观都侯，卒，无子，国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绝国。

论曰：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当其接床第，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EA5F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队，故九服无所逃其命。斯诚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扬，未或违之者也。郭后以衰离见贬，恚怨成尤，而犹恩加别馆，增宠党戚。至乎东海逡巡，去就以礼，使后世不见隆薄进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时年十九。及光武为司隶校尉，方西之洛阳，令后归新野。及邓奉起兵，后兄识为之将，后随家属徙BF73阴，止于奉舍。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与胡阳、宁平主诸宫人俱到洛阳，以后为贵人。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从征彭宠，生显宗于元氏。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士，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绶，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十七年，废皇后郭氏而立贵人。制诏三公曰：「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F37D。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七岁失父，虽已数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见，常叹息。

显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从太后幸章陵，置酒旧宅，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

明帝性孝爱，追慕无已。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

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少丧父母。兄客卿惠敏早夭，母蔺夫人悲伤发疾慌惚。后时年十岁，干理家事，敕制僮御，内外咨禀，事同成人。初，诸家莫知者，后闻之，咸叹异焉。后尝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虽有患状而当大贵，兆不可言也。」后又呼相者使占诸女，见后，大惊曰：「我必为此女称臣。然贵而少子，若养它子者得力，乃当逾于所生。」

初，援征五溪蛮，卒于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谮之，由是家益失势，又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乃上书曰：「臣叔父援孤恩不报，而妻子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于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严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缘先姑，当充后宫。」由是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常居后堂。

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肃宗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后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右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立为皇后。

先是数日，梦有小飞虫无数赴着身，又入皮肤中而复飞出。即正位宫闱，愈自谦肃。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E067，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侧，请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

十五年，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千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间言及，恻然。帝感悟之，夜起仿C251，为思所纳，卒多有所降宥。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毘补，而未尝以家私干。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C170、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B224，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

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

太后报曰：「吾反复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

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时，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阁后殿。太后以为己过，起居不欢。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惭见陵园，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军服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巨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乃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乃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圣人设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齐也。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而复'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

太后其年寝疾，不信巫祝小医，数赖绝祷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余。合葬显节陵。

贾贵人，南阳人。建武末选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肃宗，而显宗以为贵人。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乃策书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诸史并阙后事，故不知所终。

章德窦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大司空融之曾孙也。祖穆，父勋，坐事死，事在《窦融传》。勋尚东海恭王彊女B036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肃宗先闻后有才色，数以讯诸姬傅。及见，雅以为美，马太后亦异焉，因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给，倾心承接，称誉日闻。明年，遂立为皇后，妹为贵人。七年，追爵谥后父勋为

安成思侯。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

初，宋贵人生皇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既无子，并疾忌之，数间于帝，渐致疏嫌。因诬宋贵人挟邪媚道，遂自杀，废庆为清河王，语在《庆传》。

梁贵人者，褒亲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为伯母舞阴长公主所养。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自是宫房C928息，后爱日隆。

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尊母B036阳公主为长公主，益汤沐邑三千户。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后遂密谋不轨，永元四年，发觉被诛。

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D423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太尉张D825、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于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

帝以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仪比敬园。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艺。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

自和熹邓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立七年，葬临平亭部。父特进纲自杀。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宗亲外内昆弟皆免官还田里。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阴氏诸徙者悉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剪发。夫人年高目冥，

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后尝梦扪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BA46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见后惊曰：「此成汤之法也。」家人窃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叹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

七年，后复与诸家子俱选入宫。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左右皆惊。八年冬，入掖庭为贵人，时年十六。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夙夜战兢。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爱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每有宴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采，衤圭裳鲜明，而后独着素，装服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阴后言。帝知后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渐疏，每当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后忧继嗣不广，恒垂涕叹息，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

阴后见后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帝尝寝病危甚，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祐，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后信以为然，乃止。明日，帝果廖。

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

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太后赐周、冯贵人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不获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

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常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乃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人。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敕止，日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B143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E067、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峙米E05F薪炭，悉令省之。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

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轻薄E92AD24C，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

无所假贷。太后愍阴氏之罪废，赦其徙者归乡，敕还资财五百余万。永初元年，爵号太夫人为新野君，万户供汤沐邑。

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BA29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常。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骘等遂固让钱、布不受。使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太后谅E63D既终，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

七年正月，初入太庙，斋七日，赐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

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誉，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

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克已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B228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逾阈。未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县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帝从之。

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

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功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太后使内人问之。时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耆宿者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尔敢尔鸦！」婢怒，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因北至太子新所缮宫。还，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群僚钱、布各有差。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厄运，危于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

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顺陵。

论曰：对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斁之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爰侄微愆，髡剔谢罪。将杜根逢诛，未值其诚乎！但蹊田之牛，夺之已甚。

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顺烈梁皇后虞美人陈夫人孝崇匽皇后桓帝懿献梁皇后桓帝邓皇后桓思窦皇后孝仁董皇后灵帝宋皇后灵思何皇后献帝伏皇后献穆曹皇后附皇女

安思阎皇后讳姬，河南荥阳人也。祖父章，永平中为尚书，以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显宗为后宫亲属，竟不用，出为步兵校尉。章生暢，暢生后。

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暢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暢卒，谥曰文侯，子显嗣。

建光元年，邓太后崩，帝始亲政事。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显长社候，食邑万三千五百户，追尊后母宗为荥阳君。显、景诸子年皆童龀，并为黄门侍郎。后宠既盛，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

四年春，后从帝幸章陵，帝道疾，崩于叶县。后、显兄弟及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行四日，驱驰还宫。明日，诈遣司徒刘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乃发丧。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宓、严减死，髡钳；贬宝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王圣母子徙雁门。于是景为卫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

少帝立二百余日而疾笃，显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显屏语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前不用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又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

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

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至瘗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为策书金匮，藏于世祖庙。

顺烈梁皇后讳B569，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父商深异之，窃谓诸弟曰：「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倘兴此女乎？」

永建三年，与姑俱选入掖庭，时年十三，相工茅通见后，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于帝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之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帝从之，乃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后既少聪惠，深览前世得失，虽以德进，不敢有骄专之心，每日月见谪，辄降服求愆。

建康元年，帝崩。后无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为冲帝。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寻崩，复立质帝，犹秉朝政。

时，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慝，多见诛废。分兵讨伐，群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而兄大将军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诛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

和平元年春，归政于帝，太后寝疾遂笃，乃御辇幸宣德殿，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诏曰：「朕素有心下结气，从间以来，加以浮肿，逆

害饮食，浸以沉困，比使内外劳心请祷。私自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复与群公卿士共相终竟。援立圣嗣，恨不久育养，见其终始。今以皇帝、将军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后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宪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祐、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尊先世，垂示后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遣太常以三牲告宪陵、怀陵、静陵焉。

孝崇郾皇后讳明，为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节奉策授玺绶，赍乘舆器服，备法物。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又置虎贲、羽林卫士，起宫室，分巨鹿九县为后汤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赙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诏安平王豹、河间王建、勃海王悝，长社、益阳二长公主，与诸国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长、相，皆会葬。将作大匠复土，缮庙，合葬博陵。

桓帝懿献梁皇后讳女莹，顺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为蠡吾侯，梁太后征，欲与后为婚，未及嘉礼，会质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纪，在涂则称后。今大将军冀女弟，膺绍圣善。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征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为皇后。

时，太后秉政而梁冀专朝，故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借姊

兄廕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爱稍衰。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见御转稀。至延熹二年，后以忧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岁，诛梁冀，废懿陵为贵人冢焉。

桓帝邓皇后讳猛女，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也。母宣，初适香，生后。改嫁梁纪，纪者，大将军梁冀妻孙寿之舅也。后少孤，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见后貌美，永兴中进入掖庭，为采女，绝幸。明年，封兄邓演为南顿侯，位特进。演卒，子康嗣。及懿献后崩，梁冀诛，立后为皇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封后母宣为长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邓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于是复为邓氏。追封赠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更封宣、康大县，宣为昆阳君，康为B036阳侯，赏赐巨万计。宣卒，赗赠葬礼，皆依后母旧仪。以康弟统袭封昆阳侯，位侍中；统从兄会袭安阳侯，为虎贲中郎将；又封统弟秉为BF73阳侯。宗族皆列校、郎将。

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八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立七年。葬于北邙。从父河南尹万世及会皆下狱死。统筹亦系暴室，免官爵，归本郡，财物没入县官。

桓思窦皇后讳妙，章德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父武。延熹八年，邓皇后废，后以选入掖庭为贵人，其冬，立为皇后，而御见甚稀，帝所宠唯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及崩，无嗣，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定策，立解犊亭侯宏，是为灵帝。

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时太后父大将军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

窦氏虽诛，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中常侍曹节、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讳某，河间人。为解犊亭侯苌夫人，生灵帝。建宁元年，帝即位，追尊苌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

诛，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贵人，并征贵人兄宠到京师，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拜宠执金吾。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下狱死。

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脩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初，后自养皇子协，数劝帝立为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议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势相害，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辏张，怙汝兄耶？当敕票骑断何进头来。」何太后闻，以告进。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师，舆服有章，膳羞有品。请永乐后迁宫本国。」奏可。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重，重免官自杀。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间归咎何氏。丧还河间，合葬慎陵。

灵帝宋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也，肃宗宋贵人之从曾孙也。建宁三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明年，立为皇后。父酆，执金吾，封不其乡侯。

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茔皋门亭。

帝后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以事问于羽林左监许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永对曰：「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而虚听谗妒之说，以致无辜之罪，身婴极诛，祸及家族，天下臣妾，咸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处国奉藩，未尝有过。陛下曾不证审，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天道明察，鬼神难诬。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复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

灵思何皇后讳某，南阳宛人。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长七尺一寸。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拜后为贵人，甚有宠幸。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

光和三年，立为皇后。明年，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时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曰董侯。

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帝愍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辩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后兄大将军进欲诛宦官，反为所害；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并州牧董卓被征，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庭，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鲠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议太后DD22迫永乐宫，至今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鸩，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举哀，公卿皆白衣会，不成丧也。合葬文昭陵。

初，太后新立，当竭二祖庙，欲斋，辄有变故，如此者数，竟不克。时有识之士心独怪之，后遂因何氏倾没汉祚焉。

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穨，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DF4F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C765破长安，遣兵抄关东，略得姬。C765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

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谥曰怀王。

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将妻子诣长安，赐第宅田业，拜奉车都尉。

兴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朕禀受不弘，遭

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礼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戚，盖不言吉，且须其后。」于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昭陵，仪比敬、恭二陵，使光禄大夫持节行司空事奉玺绶，斌与河南尹骆业复土。

斌还，迁执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赠前将军印绶，谒者监护丧事。长子端袭爵。

献帝伏皇后讳寿，琅邪东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孙也。父完，沉深有大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为侍中。

初平元年，从大驾西迁长安，后时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完迁执金吾。帝寻而东归，李C765、郭B023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枣栗为粮。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

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论曰：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其后并以德为配，至于贤愚优劣，混同一贯，故马、窦二后惧称德焉。其余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统，以追尊之重，特为其号，如恭怀、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其安思、顺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赞曰：坤惟厚载，阴正乎内《诗》美好逑，《易》称归妹。祁祁皇孋，言观贞淑。媚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兰闺，宣礼椒屋。既云德升，亦曰幸进。身当隆极，族渐河润。视景争晖，方山并峻。乘刚多阻，行地必顺。咎集骄满，福协贞信。庆延自己，祸成谁衅。

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

皇女义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阳长公主，适陵乡侯太仆梁松。松坐诽谤诛。

皇女中礼，十五年封涅阳公主，适显亲侯大鸿胪窦固，肃宗尊为长公主。

皇女红夫，十五年封馆陶公主，适驸马都尉韩光。光坐与淮阳王延谋反诛。

皇女礼刘，十七年封BF73阳公主，适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璜坐与窦宪谋反诛。

皇女绶，二十一年封郦邑公主，适新阳侯世子阴丰。丰害主，诛死。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获嘉长公主，适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

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适大鸿胪冯顺。

皇女迎，三年封隆虑公主，适牟平侯耿袭。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适高密侯邓乾。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适昌安侯侍中邓蕃。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仪公主，适軮侯黄门侍郎王度。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适征羌侯世子黄门侍郎来棱，安帝尊为长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鲁阳公主。

皇女小迎，元年封乐平公主。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显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长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适黄门侍郎冯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阴安公主。

肃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脩武长公主。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皇女利，元年封临颍公主，适即墨侯侍中贾建。

皇女兴，元年封闻喜公主。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阳长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军长公主。

皇女广，永和六年封汝阳长公主。

顺帝三女。

皇女华，延熹元年封阳安长公主，适不其侯辅国将军伏完。

皇女坚，七年封颍阴长公主。

皇女脩，七年封阳翟长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万年公主。

灵帝一女。

志第一律历上

律准候气

古之人论数也，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矣。记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万事。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后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

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

《律术》曰：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以阳生阴，倍之；以阴生阳，四之：皆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清。皆参天两地，圆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蔟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以九三之，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于律为寸，于准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余正其强弱。

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钟。黄钟为宫，太蔟商，林钟徵。

一日。律，九寸。准，九尺。

色育，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商，谦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准，八尺九寸万五千九百七十三。

执始，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灭。执始为宫，时息商，去灭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准，八尺八寸万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万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为宫，屈齐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准，八尺七寸万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动，十七万八十九。

下生归嘉。分动为宫，随期商，归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准，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质末，十六万七千八百。

下生否与。质末为宫，形晋商，否与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准，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则。大吕为宫，夹钟商，夷则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准，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为宫，开时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准，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阴，十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阴为宫，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准，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积。少出为宫，争南商，分积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准，八尺万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吕。太蔟为宫，姑洗商，南吕徵。

一日。律，八寸。准，八尺。

未知，十五万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吕。未知为宫，南授商，白吕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准，七尺九寸万六千三百八十三。

时息，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结躬。时息为宫，变虞商，结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准，七尺八寸万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齐，十五万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归期。屈齐为宫，路时商，归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准，七尺七寸万六千九百三十九。

随期，十五万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随期为宫，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七尺六寸万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晋，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

下生夷汗。形晋为宫，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准，七尺五寸万五千三百三十五。

夹钟，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无射。夹钟为宫，中吕商，无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准，七尺四寸万八千一十八。

开时，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闭掩。开时为宫，南中商，闭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强。准，七尺三寸七万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邻齐。族喜为宫，内负商，邻齐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准，七尺二寸万七千九百五十四。

争南，十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争南为宫，物应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准，七尺一寸万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应钟。姑洗为宫，蕤宾商，应钟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准，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四。

下生分乌。南授为宫，南事商，分乌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准，七尺万八千九百三十。

变虞，十三万八千八十四。

下生迟内。变虞为宫，盛变商，迟内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强。准，七尺三千三十。

路时，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时为宫，离宫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迟时。形始为宫，制时商，迟时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准，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为宫，谦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半强。准，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

上生执始。中吕为宫，去灭商，执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准，六尺六寸万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万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为宫，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徵弱。准，六尺五寸万三千六百八十五。

内负，十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动。内负为宫，归嘉商，分动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准，六尺四寸万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应，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质末。物应为宫，否与商，质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准，六尺三寸万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宾，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吕。蕤宾为宫，夷则商，大吕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

不生。南事穷，无商、徵，不为宫。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准，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一十一。盛变，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变为宫，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半强。准，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离宫，十二万一千八十九。

上生凌阴。离宫为宫，去南商，凌阴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准，六尺一寸万二百二十七。

制时，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时为宫，分积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准，六尺万三千六百二十。

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蔟。林钟为宫，南吕商，太蔟徵。

一日。律，六寸。准，六尺。

谦待，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谦待为宫，白吕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准，五尺九寸万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灭，十一万六千五百八。

上生时息。去灭为宫，结躬商，时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准，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齐。安度为宫，归期商，屈齐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准，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归嘉，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随期。归嘉为宫，未卯商，随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准，五尺七寸万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与，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晋。否与为宫，夷汗商，形晋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五尺六寸万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则，十一万五百九十二。

上生夹钟。夷则为宫，无射商，夹钟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准，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万九千一百三。

上生开时。解形为宫，闭掩商，开时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准，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为宫，邻齐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准，五尺四寸万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积，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七。

上生争南。分积为宫，期保商，争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准，五尺三寸万八千六百七十一。

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吕为宫，应钟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准，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万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吕为宫，分乌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准，五尺三寸四千三百六十一。

结躬，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变虞。结躬为宫，迟内商，变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强。准，五尺二寸万二一百一十四。

归期，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时。归期为宫，未育商，路时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准，五尺一寸万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万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为宫，迟时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准，五尺一寸四千一百七。

夷汗，九万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为宫，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准，五尺万二百二十。

无射，九万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吕。无射为宫，执始商，中吕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准，四尺九寸万八千五百七十三。

闭掩，九万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闭掩为宫，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准，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邻齐，九万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内负。邻齐为宫，分动商，内负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准，四尺八寸万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万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应。期保为宫，质末商，物应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半强。准，四尺七寸万八千七百七十九。

应钟，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宾。应钟为宫，大吕商，蕤宾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准，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乌，九万三千一百一十六。

上生南事。分乌穷次，无徵，不为宫。

七百。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准，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迟内，九万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变。迟内为宫，分否商，盛变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准，四尺六寸万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万八百一十七。

上生离宫。未育为宫，凌阴商，离宫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准，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迟时，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时。迟时为宫，少出商，制时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准，四尺五寸万二百一十五。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暢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音声精微，综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CE73常数及候气而已。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

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郊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志第二律历中

贾逵论历永元论历延光论历汉安论历熹平论历论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考其行，日有退无进，月有进无退。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朔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既缩用算上为日，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历皆失，岑皆中。庚寅，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复令待诏张盛、景防、鲍鄴等以《四分法》与岑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诏书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时。《四分》之术，始颇施行。是时盛、防等未能分明历元，综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

先是，九年，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历者杂议，讫十年四月，无能分明据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后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二月甲寅，遂下诏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祗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托在于数终，曷以续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尚书璇玑钤》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乎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

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谬错。琁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傥获咸熙，以明予祖之遗功。」于是《四分》施行。而□、梵犹以为元首十一月当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岁不得七闰，晦朔失实。行之未期，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谶，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勖、太子舍人徐震、钜鹿公乘苏统及□、梵等十人。以为月当先小，据《春秋经》书朔不书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则一月再朔，后月无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为当先大，无文正验，取欲谐耦十六日望，月BF44昏，晦当灭而已。又晦与合同时，不得异日。又上知□、梵穴见，敕毋拘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当小。定，后年历数遂正。永元中，复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验无有差跌。逵论集状，后之议者，用得折衷，故详录焉。

逵论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鲁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牵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十五度。'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与行事候注天度相应。《尚书考灵曜》'斗二十二度，无余分，冬至在牵牛所起'。又编□等据今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与《考灵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诏书曰'石不可离'，令两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岁中课日行及冬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历建星《考灵曜》日所起，其星间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术以为冬至日在牵牛初者，自此遂黜也。」

逵论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历上考

《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参差不齐，必有余，余又有长短，不可以等齐。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消长，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封《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谶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汉兴，常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逵论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辄奏以为变，至以为日却缩退行。于黄道，自得行度，不为变。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与待诏星象考校。奏可。臣谨案：前对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洪范》'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其斗、牵牛、东井、舆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行东壁、奎、娄、轸、角、亢，赤道七度，黄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谓之日却。案黄道值牵牛，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其直东井、舆鬼，出赤道北二十四度。赤道者为中天，去极俱九十一度，非日月道，而以遥准度日月，失其实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来月行牵牛、东井四十九事，无行十一度者；行娄、角三十七事，无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问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有验，合天，日无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论，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以角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牵牛七，须女十一，虚十，危十六，营室十八，东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东井三十，舆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部日月行，参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注日。仪，黄道与度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逵论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永平中，诏书令故太史待诏张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时。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应，或异日，不中天乃益远，至十余度。梵、统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当有迟疾，不必在牵牛、东井、娄、角之间，又非所谓BF44，侧匿，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凡九章，百七十一岁，复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统》九道终数，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据官法天度为分率，以其术法上考建武以来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课试上。」

案史官旧有《九道术》，废而不修。熹平中，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九道术》，诏书下太史，以参旧术，相应。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恂亦复作《九道术》，增损其分，与整术并校，差为近。太史令飏上以恂术参弦、望。然而加时犹复先后天，远则十余度。

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诏书下太常，令史官与融以仪校天，课度远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节时分，定昏明。昏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年，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当据仪度，下参晷景。今官漏以计率分昏明，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至为疏数，以耦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运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为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昔《太初历》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元凤，积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施于元和，讫于永元，七十余年，然后仪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却二日。学士修之于草泽，信何以为得正。及《太初历》以后天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百七十一岁当弃朔余六十三，中余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

十一年，百七十一，当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阔。此二家常挟其术，庶几施行，每有讼者，百寮会议，群儒骋思，论之有方，益于多闻识之，故详录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廷等议：「《太初》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见西方，食不与天相应；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佥议，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议：「即用甲寅元，当除《元命苞》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推闰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气宿度不相应者非一。用《九道》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远。元和变历，以应《保乾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恺等八十四人议，宜从《太初》。尚书令忠上奏：「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仗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后。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犴以错，五是以备。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D058祸非一。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众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表其休；近讥后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上纳其言，遂寝改历事。

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

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摅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凿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C72A密，《太初》为最。其后刘

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岁，进退余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元和二年，小终之数浸过，余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乾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阏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案弦望足以知之。

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等议：

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一岁二蔀一章，小余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数出于杪B85E，以成毫DA3E，毫DA3E积累，以成分寸。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粗，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牦，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余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浑。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号，苌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

帝数下诏书，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征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

奏可。

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乞本庚申元经炜明文，受虚欺重诛。」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

议郎蔡邕议，以为：

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无常是。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皇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后，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已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

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

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雒》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香、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义著，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

《太初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后闰食，术以八月。其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绀上书言：「今月十六日月当食，而历以二月。」至期如绀言。太史令巡上绀有益官用，除待诏。甲辰，诏书以绀法署。施行五十六岁。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历以后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历食者十六事。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甲辰，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复作《八元术》，固等作《月食术》，并已相参。固术与《七曜术》同。月食所失，皆以岁在己未当食四月，恂术以三月，官历以五月。太官上课，到时施行中者。丁巳，诏书报可。

其四年，绀孙诚上书言：「受绀法术，当复改，今年十二月当食，而官历以后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诚为舍人。丙申，诏书听行诚法。

光和二年，岁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阴，太史令修、部舍人张恂等推计行度，以为三月近，四月远。诚以四月。奏废诚术，施用恂术。其三年，诚兄整前后上书言：「去年三月不食，当以四月。史官废诚正

术，用恂不正术。」整所上正属太史，太史主者终不自言三月近，四月远。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穀城门候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复校注记，平议难问。恂、诚各对。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而除成分，空加县法，推建武以来，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错。案其官素注，天见食九十八，与两术相应，其错辟二千一百。诚术以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为法，乘除成月，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建康以来减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术改易旧法，诚术中复减损，论其长短，无以相逾。各引书纬自证，文无义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皆不应率不行。以是言之，则术不差不改，不验不用。天道精微，度数难定，术法多端，历纪非一，未验无以知其是，未差无以知其失。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此谓允执其中。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以无验改未失，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诚术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学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业，经纬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详心善意，能揆仪度，定立术数，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然协历正纪，钦若昊天，宜率旧章，如甲辰、丙申诏书，以见食为比。今宜施用诚术，弃放恂术，史官课之，后有效验，乃行其法，以审术数，以顺改易。耽以说等议奏闻，诏书可。恂、整、诚各复上书，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恂术。为洪议所侵，事下永安台复实，皆不如恂、诚等言。劾奏谩欺。诏书报，恂、诚各以二月奉赎罪。整CACA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诚术。

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合百九十六食；与官历河平元年月错，以己巳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汉作所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尚书召穀城门候刘洪。敕曰：「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今洪其诣修，与汉相参，推元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洪便从汉受；不能，对。」洪上言：「推汉己巳元，则《考灵曜》旃蒙之岁，乙卯元也。与光、晃甲寅元相经纬。于以追天作历，校三光之步，今为疏阔。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明历兴废，随天为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己巳《颛顼》，秦所施用，汉兴草创，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阔不审，更用《太初》，应期三百改宪之节。甲寅、己巳谶虽有文，略其年数，是以学人各传所闻，至于课校，罔得

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课两元端，闰余差百五十二分之三，朔三百四，中节之余二十九。以效信难聚，汉不解说，但言先人有书而已。以汉成注参官施行，术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见食二事。案汉习书，见己巳元，谓朝不闻，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史官有附天密术。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后格而不用。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近密。其说蔀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遣汉归乡里。

志第三律历下

历法

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琁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所建，青龙所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

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居以列宿，终于四七，受以甲乙，终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舒先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月。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是故日以实之，月以闰之，时以分之，岁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纪以记之，元以原之。然后虽有变化万殊，赢朒无方，莫不结系于此而禀正焉。

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琁衡追日，以察发敛，光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会望衡，邻于所交，亏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见，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归一也，步术生焉。金、水承阳，先后日下，速则先日，迟而后留，留而后逆，逆与日违，违而后速，速与日竞，竞又先日，迟速顺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纬，各有终原，

而七元生焉。见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数生焉。参差齐之，多少均之，会终生焉。引而伸之，触而长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无幽辟潜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阴阳有分，寒暑有节，天地贞观，日月贞明。

若夫祐术开业，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圣帝之命若昊天，典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闰定时，以成岁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创制，治历明时，应天顺民，汤、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无道之君乱之于上，顽愚之史失之于下。夏后之时，羲和淫湎，废时乱日，胤乃征之。纣作淫虐，丧其甲子，武王诛之。夫能贞而明之者，其兴也勃焉；回而败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纲纪，帝王之壮事，是以圣人宝焉，君子勤之。

夫历有圣人之德六焉：以本气者尚其体，以综数者尚其文，以考类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时，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来者尚其流。大业载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受命而莫之违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过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斗之二十一度，去极至远也，日在焉而冬至，群物于是乎生。故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当汉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岁，阳在上章，阴在执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闰积之数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谓之《汉历》。又上两元，而月食五星之元，并发端焉。

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日日行一度，亦为天度。察日月俱发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复会于端，是则月行之终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岁周天之数。以日一周减之，余十二十九分之七，则月行过周及日行之数也，为一岁之月。以除一岁日，为一月之数。月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月，月成则其岁大。月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无中者为闰月。中之始曰节，与中为二十四气。以除一岁日，为一气之日数也。其分积而成日为没，并岁气之分，如法为一岁没。没分于终中，中终于冬至，冬至之分积如其法，得一日，四岁而终。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

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纪法，千五百二十。

纪月，万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数，二十一。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为章闰。

日余，百六十八。

中法，三十二。

大周，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数之生也，乃记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其月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月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岁之月，得岁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也。分终其法，因以与蔀相约，得四与二十七，互之，会二千五十二，二十而与元会。

元会，四万一千四十。

蔀会，二千五十二。

岁数，五百一十三。

食数，千八十一。

月数，百三十五。

食法，二十三。

推入蔀术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余以纪法除之，所得数从天纪，算外则所入纪也。不满纪法者，入纪年数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数从甲子蔀起，算外，所入纪岁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推月食所入蔀会年，以元会除去上元，其余以蔀会除之，所得以二十七乘之，满六十除去之，余以二十除所得数，从天纪，算外，所入纪，不满二十者，数从甲子蔀起，算外，所入蔀会也。其初不满蔀会者，入蔀会年数也。各以所入纪岁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

天纪岁名|地纪岁名|人纪岁名|蔀首

□□□□□□□□□□□□□□□□□□□□□□□□□□□□□□

庚辰|庚子|庚申|甲子一

丙申|丙辰|丙子|癸卯二

壬子|壬申|壬辰|壬午三

戊辰|戊子|戊申|辛酉四

甲申|甲辰|甲子|庚子五

庚子|庚申|庚辰|己卯六

丙辰|丙子|丙申|戊午七

壬申|壬辰|壬子|丁酉八

戊子|戊申|戊辰|丙子九

甲辰|甲子|甲申|乙卯十

庚申|庚辰|庚子|甲午十一

丙子|丙申|丙辰|癸酉十二

壬辰|壬子|壬申|壬子十三

戊申|戊辰|戊子|辛卯十四

甲子|甲申|甲辰|庚午十五

庚辰|庚子|庚申|己酉十六

丙申|丙辰|丙子|戊子十七

壬子|壬申|壬辰|丁卯十八

戊辰|戊子|戊申|丙午十九

甲申|甲辰|甲子|乙酉二十

□□□

则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闰月所在，以闰余减章法，余以十二乘之，满章闰数得一，满四以上亦得一算之数，从前年十一月起，算尽之外，闰月也。或进退，以中气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余之数，皆加大余七，小余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后月朔。其弦、望小余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满蔀月得一刻，不满其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以算上为日。

推没灭术，置入蔀年减一，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名为积没，不尽为没余。以通法乘积没，满没法得一，名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后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四，小余满没法，从大余，命之如前，无分为灭。

一术，以十五乘冬至小余，以减通法，余满没法得一，则天正后没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以蔀月乘之，满大周除去之，其余满蔀月得一，名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满宿，则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后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满蔀月得一度，经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术，以闰余乘周天，以减大周余，满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则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蔀法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则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经斗除十九分。

一术，以朔小余减合朔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约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月周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分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十九分，除如上法，则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度，分满法得一度，经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谓昼漏分后尽漏尽也。

一术，以蔀法除朔小余，所得以减日半度也。余以减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月节气夜漏之数，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为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减蔀法，其余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节气夜漏之数，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为积分。积分满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月明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积分减月周，其余满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则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术曰：置合朔度分之数，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三，以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满四从大分，大分满蔀月从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术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数，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满蔀月从度。

推月食术曰：「置入蔀会年数，减一，以食数乘之，满岁数得一，名曰积食，不满为食余。以月数乘积食，满食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月余分。积月以章月除去之，其余为入章月数。当先除入章闰，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满者命以十一月，算尽之外，则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闰者，置入章月，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则入章闰数

也。余分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为食在闰月。闰或进退，以朔日定之。求后食，加五月二十分，满法得一月数，命之如法，其分尽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术曰：「置食积月之数，以二十九乘之，为积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积月，满蔀月得一，以并积日，以六十除之，其余以所会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余十四，小余七百一十九半，小余满蔀月为大余，大余命如前，则食日也。

求后食朔及日，皆加大余二十七，小余六百一十五。其月余分不满二十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其余小余者，当以漏刻课之，夜漏未尽，以算上为日。

一术，以岁数去上元，余以为积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满月数去之，余满食法得一，则天正后食也。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余，先减如法之半，得一时，其余乃以法除之，所得算之数从夜半子起，算尽之外，则所加时也。

推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满法什之，满法得一分。积刻先减所入节气夜漏之半，其余为昼上水之数。过昼漏去之，余为夜上水数。其刻不满夜漏半者，乃减之，余为昨夜未尽，其弦望其日。

五星数之生也，各记于日，与周天度相约而为率。以章法乘周率为月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为积月月余。以月之日乘积月，为朔大小余。乘为入月日余。以日法乘周率为日度法。以周率去日率，余以乘周天，如日度法。为积度度余也。日率相约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亿五十八万二千三百，而五星终，如蔀之数，与元通。

术，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积月，十三。月余，四万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万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余，二十三。

小余，八百四十七。

虚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余，万四千六百四十一。

日度法，万七千三百八。

积度，三十三。

度余，万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积月，二十六。

月余，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万六千七百一。

大余，四十七。

小余，七百五十四。

虚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二。

日余，千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积度，四十九。

度余，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积月，十二。

月余，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万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余，五十四。

小余，三百四十八。

虚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日，二十四。

日余，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四。

积度，十二。

度余，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积月，九。

月余，九万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万七百七十。

大余，二十五。

小余，七百三十一。

虚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余，二百八十一。

日度法，三万三千三百二十。

积度，二百九十二。

度余，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万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积月，一。

月余，二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

月法，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余，二十九。

小余，四百九十九。

虚分，四百四十一。入月日，二十八。日余，四万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二。积度，五十七。

度余，四万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术：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满日率得一，名为积合；不尽名为合余。合余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岁；无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积合奇为晨，偶为夕。其不满周率者反减之，余为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积月乘积合为小积，又以月余乘积合，满其月法得一，从小积为积月，不尽为月余。积月满纪月去之，余为入纪月。每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不尽为闰余。以闰减入纪月，其余以十二去之，余为入岁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闰余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闰月。闰或进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蔀日乘入纪月，满蔀月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积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命以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余，以其月法乘朔小余，从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约之，所得满日度法得一，为入月日，不尽为日余。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度余。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术，加退岁一，以减上元，满八十除去之，余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为大余，不尽为小余。以甲子命大余，则星合岁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乘小余，并度余，余满日度法从度，即至后星合日数也，命以冬至。求后合月，加合积月于入岁月，加月余于月余，满其月法得一，从入岁月。入岁月满十二去之，有闰计焉，余命如前，算外，后合月也。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余加今所得，其月余得一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日。其前合月朔小余满其虚分者，空加一日。日满月先去二十九，其后合月朔小余不满四百九十九，又减一日，其余命如前。

求合度，以积度度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度，命如前，经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后十三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复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有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三度与万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后十六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

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微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六百三十六日，行三百三度。伏复，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与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后十五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三日。复顺，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复，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与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后九度，而见东方。见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顺，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后九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迟，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迟，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后十六度，而见东方。见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顺，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后十六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

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而与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迟，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术，以步法伏日度分，加星合日度余，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度也。行分母乘之，分如日度法而一，分不尽如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经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其分有损益，前后相放。其以赤道命度，进加退减之。其步以黄道。

月名

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处暑秋分霜降小雪

斗二十六四分一退二牛八女十二进一虚十进二

危十七进二室十六进三壁九进一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娄十二退一胃十四退一昴十一退二

毕十六退三觜二退三参九退四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退三鬼四柳十五星七进一

张十八进一翼十八进二轸十七进一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亢九退一氐十五退二房五退三

心五退三尾十八退三箕十一退三

◇东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四分一牛七女十一虚十

危十六室十八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

毕十六觜三参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

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

心五尾十八箕十

◇东方七十七度

右黄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黄道去极，日景之生，据仪、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极远近差乘节气之差。如远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损。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昼漏，夜漏减之，二百而一，为定度。以减天度，余为明；加定度一为昏。其余四

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不尽，三之，如法为强，余半法以上以成强。强三为少，少四为度，其强二为少弱也。又以日度余为少强，而各加焉。

二十四气

◇冬至

日所在：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黄道去极：百一十五度晷景：丈三尺

昼漏刻：四十五夜漏刻：五十五昏中星：奎六弱旦中星：亢二少强退一

◇小寒

日所在：女二度七分进一黄道去极：百一十三强晷景：丈二尺三寸昼漏刻：四十五八分夜漏刻：五十四二分昏中星：娄六半强退一旦中星：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日所在：虚五度十四分进二黄道去极：百一十大弱晷景：丈一尺昼漏刻：四十六八分夜漏刻：五十三八分昏中星：胃十一半强退一旦中星：心半退三

◇立春

日所在：危十度二十一分进二黄道去极：百六少强晷景：九尺六寸

昼漏刻：四十八六分夜漏刻：五十一四分昏中星：毕五少弱退三

旦中星：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日所在：室八度二十八分进三黄道去极：百一强晷景：七尺九寸五分昼漏刻：五十八分夜漏刻：四十九二分昏中星：参六半弱退四旦中星：箕大弱退三

◇惊蛰

日所在：壁八度三分进一黄道去极：九十五强晷景：六尺五寸昼漏刻：五十三三分夜漏刻：四十六七分昏中星：井十七少弱退三旦中星：斗少退二

◇春分

日所在：奎十四度十分黄道去极：八十九强晷景：五尺二寸五分

昼漏刻：五十五八分夜漏刻：四十四二分

昏中星鬼四旦中星：斗十一弱退二

◇清明

日所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一黄道去极：八十三少弱晷景：四尺一寸五分昼漏刻：五十八三分夜漏刻：四十一七分昏中星：星四大进一

旦中星：斗二十一半退二

◇谷雨

日所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黄道去极：七十七大强晷影：三尺二寸昼漏刻：六十五分夜漏刻：三十九五分昏中星：张十七进一旦中星：牛六半

◇立夏

日所在：毕六度三十一分退三黄道去极：七十三少弱晷景：二尺五寸二分昼漏刻：六十二四分夜漏刻：三十七六分昏中星：翼十七大进三旦中星：女十少进一

◇小满

日所在：参四度六分退四黄道去极：六十九大弱晷景：尺九寸八分

昼漏刻：六十三九分夜漏刻：三十六一分昏中星：角大弱旦中星：危大弱进二

◇芒种

日所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黄道去极：六十七少弱晷景：尺六寸八

分昼漏刻：六十四九分夜漏刻：三十五一分昏中星：亢五大退一

旦中星：危十四强进二

◇夏至

日所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黄道去极：六十七强晷景：尺五寸

昼漏刻：六十五夜漏刻：三十五昏中星：氐十二少弱退二旦中星：室十二少弱进三

◇小暑

日所在：柳三度二十七分黄道去极：六十七大强晷景：尺七寸昼漏刻：六十四七分夜漏刻：三十五三分昏中星：尾一大强退三旦中星：奎二大强

◇大暑

日所在：星四度二分进一黄道去极：七十晷景：二尺昼漏刻：六十三八分夜漏刻：三十六二分昏中星：尾十五半弱退三旦中星：娄三大退一

◇立秋

日所在：张十二度九分进一黄道去极：七十三半强晷景：二尺五寸五分昼漏刻：六十二三分夜漏刻：三十七七分昏中星：箕九大强退三旦中星：胃九大弱退一

◇处暑

日所在：翼九度十六分进二黄道去极：七十八半强晷景：三尺三寸三分昼漏刻：六十二分夜漏刻：三十九八分昏中星：斗十少退二

旦中星：毕三大退三

◇白露

日所在：轸六度二十三分进一黄道去极：八十四少强晷景：四尺三寸五分昼漏刻：五十七八分夜漏刻：四十二二分昏中星：斗二十一强退

二旦中星：参五半弱退四

◇秋分

日所在：角四度三十分黄道去极：九十半强晷景：五尺五寸昼漏刻：五十五二分夜漏刻：四十四八分昏中星：牛五少旦中星：井十六少强退三

◇寒露

日所在：亢八度五分退一黄道去极；九十六大强晷景：六尺八寸五分昼漏刻：五十二六分夜漏刻：四十七四分昏中星：女七大进一

旦中星：鬼三少强

◇霜降

日所在：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黄道去极：百二少强晷景：八尺四寸

昼漏刻：五十三分夜漏刻：四十九七分昏中星：虚六大进二旦中星：星三大强进一

◇立冬

日所在：尾四度十九分退三黄道去极：百七少强晷景：丈昼漏刻：四十八二分夜漏刻：五十一八分昏中星：危八强进二旦中星：张十五大强进一

◇小雪

日所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黄道去极：百一十一弱晷景：丈一尺四寸昼漏刻：四十六七分夜漏刻：五十三三分昏中星：室三半强进三旦中星：翼十五大强进二

◇大雪

日所在：斗六度一分退二黄道去极：百一十三大强晷景：丈二尺五寸六分昼漏刻：四十五五分夜漏刻：五十四五分昏中星：壁半强进一旦中星：轸十五弱进一

中星以日所在为正，日行四岁乃终，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为少、大，余不尽，三之，如法为强、弱，以减节气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强，正；弱，负也。其强弱相减，同名相去，异名从之。从强进少为弱，从弱退少而强。从上元太岁在庚辰以来，尽熹平三年，岁在甲寅，积九千四百五十五岁也。

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之分尚矣，乃有皇牺。皇牺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于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记註，象应著名，始终相验，准度追元，乃立历数。天难谌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兴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与天合，乃会术士作《太初历》，元以丁丑。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追《太初》前卅一元，得五星会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太初历》到章帝元和，旋复疏阔，征能术者课校诸历，定朔稽元，追汉四十五年庚辰之岁，追朔一日，乃与天合，以为《四分历》元。加六百五元一纪，上得庚申。有近于纬，而岁不摄提，以辨历者得开其说，而其元鲜与纬同，同则或不得于天。然历之兴废，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算，述叙三光。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

赞曰：象因物生，数本杪{勿曰}。律均前起，准调后发。该核衡琁，检会日月。

志第四礼仪上

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高禖养老先蠶祓禊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

礼威仪，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皁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

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

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倅行礼。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

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讫，皆于高祖庙如礼谒。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

正月，天郊，夕牲。昼漏未尽十八刻初纳，夜漏未尽八刻初纳，进孰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毕。

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讫，有司告事毕。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

仲春之月，立高礻某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皆服都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王杖。五更一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祝鲠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

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

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暢，万物讫出，始洁之矣。

志第五礼仪中

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貙刘案户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

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皁，兴土龙，立土人舞憧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萦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

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皇太子当御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臣某，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供赐礼毕，罢。

拜诸侯王公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光禄勋前。谒者引当拜者前，当坐伏殿下。光禄勋前，一拜，举手曰：「制诏其以某为某。」读

策书毕，谒者称臣某再拜。尚书郎以玺印绶付侍御史。侍御史前，东面立，授玺印绶。王公再拜顿首三。赞谒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谢。」中谒者报谨谢。赞者立曰：「皇帝为公兴。」重坐，受策者拜谢，起就位。供赐礼毕。罢。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CF3E。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领缘中衣，迎气于白郊。礼毕，皆衣绛，至立冬。

立秋之日，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EF50。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驷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貙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貙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弱。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坛心星庙。

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王时变服，执

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

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

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大予具乐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钟为端。守宫设席于器南，北面东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仪东北。三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二刻，侍中、尚书、御史、谒者皆陛。一刻，乘舆亲御临轩，安体静居以听之。太史令前，当轩溜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事以备，请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诺」。起立少退，顾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诺」。皆旋复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间音以竽。」八能曰「诺」。五音各三十为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阕，皆音以竽。讫，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报闻。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太史令前白礼毕。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诺」。太史命八能士诣太官受赐。陛者以次罢。日夏至礼亦如之。

冬季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先腊一日，大亻难，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位定，大鸿胪言具，谒者以闻。皇后东向，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以次立后；皇太子、皇子在

东，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鸿胪传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珪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礼。东园匠、武士下钉衽，截去牙。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次奠，执事者如礼。太常、大鸿胪传哭如仪。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诏开城门、宫门，罢屯卫兵。群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礼。

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临。既葬，释服，无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绖带无过三寸，临庭中。武吏布帻大冠。大司农出见钱谷，给六丈布直。以葬，大红十日五，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

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历，裹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辅輹，疏布恶轮。走卒皆布B224帻。太仆驾四轮辎为宾车，大练为屋幕。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旂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C959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战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著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鐸司马八人，执鐸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亻难人师讫，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其每朔，唯十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

志第六礼仪下

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岳、四渎、群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

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启手足色肤如礼。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礼。沐浴如礼。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槃冰如礼。百

官哭临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尽哀。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D73B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大敛于两楹之间。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将，各将所部，执虎贲戟、屯殿端门陛左右厢，中黄门持兵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下。遏者引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诸侯、四姓小侯在后，西面北上。治礼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进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后；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策，掌故在后，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笥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槃B431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D73B。B37B四，无D73B。磬十六，无D73B。□熏一，萧四，笙一，D652一，祝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輓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尊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哭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纁周缘；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B37C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进醴献。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

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礻付于庙，如礼。

先大驾日游冠衣于诸宫诸殿，群臣皆吉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B37D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B37D小红，服纤，B37D纤，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皁。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司徒、光禄勋备三爵如礼。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谥于祖庙如仪。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仪。

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已下，反虞立主如礼。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余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宫殿后阁室。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楼。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椁，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君临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绖去杖望马首如礼。免绖去杖，不敢以戚凶服当尊者。自王、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车骑导从吏卒，各如其官府。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络前后，云气画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辎，左龙右虎，朱鸟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缁布盖墙，鱼龙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下陵，群臣B37D粗服如仪，主人如礼。

赞曰：大礼虽简，鸿仪则容。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

志第七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

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簒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遗，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DD3C，合四百六十四DD3C。五帝陛郭，帝七十二DD3C，合三百六十五DD3C。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遗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至七年五月，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起不因缘尧，与殷、周异宜，而旧制以高帝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从之。语在《林传》。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DD3C。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巳地。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罢诸儒不用。三月，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

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方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

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觐东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

《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曰矢}，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僚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受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赢勿出元年租、刍稿。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志第八祭祀中

北郊明堂辟雍灵臺迎气增祀六宗老子

是年初营北郊，明堂、辟雍、灵台未用事。迁吕太后于园。上簿太后尊号曰高皇后，当配地，郊高庙。语在《光武纪》。

北效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西渎河西，济北，淮来，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DD3C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实于坛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北，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貙刘。语在《礼仪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

二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灵台。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坛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礼。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后，飨赐王侯群臣。因行郡国，幸鲁，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庙、世祖，各一特牛。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无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

延光三年，上东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顺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钅□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志第九祭祀下

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

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时议有异，不著。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礻合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

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禘礻合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察。旧制，三年三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禘之为言谛，禘諟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礻合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语在《纯传》。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以元帝于光武为穆，故虽非宗，不毁也。后遂为常。

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孝章即位，不敢违，以更衣有小别，上尊号曰显宗庙，间祠于更衣，四时合祭于世祖庙。语在《章纪》。章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违，上尊号曰肃宗。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生三百余日而崩，邓太后摄政，以尚婴孩，故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

及崩，无上宗之奏。后以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号称恭宗。顺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寝祭，如敬北陵。顺帝崩，上尊号曰敬宗。冲质帝皆小崩，梁太后摄政，以殇帝故事，就陵寝祭。凡祠庙讫，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间孝王孙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国奉祀。语在《章和八王传》。桓帝崩，上尊号曰威宗，无嗣。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犊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语在《章和八王传》。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F5B9。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国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礼简于社稷云。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F5B9。

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论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为不知。《汉书·郊祀志》著自秦以来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类众焉。世祖中兴，蠲除非常，修复旧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有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且唯封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废复兴，不闻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实继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争，以为必改。乃当夫既封之后，未有福，而松卒被诛死。虽罪由身，盖亦诬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无六宗在中之象。若信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为失所，难以为诚矣！

赞曰：天地禋郊，宗庙享祀，咸秩无文，山川具止。淫乃国紊，典惟皇纪。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志第十天文上

王莽三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象于天，谓日月星辰。观法于地，谓水土州分。形成于下，象见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运机授度张百精。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摄提之属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应十二子。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

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于书契之兴，五帝是作。轩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苌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石申夫，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步变E74E微，通洞密至；采祸福之原，睹成败之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故《秦史》书始皇之时，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与小星斗于宫中，是其废亡之征。至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氏之后，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五纪皇极之论，以参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今绍《汉书》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孛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孛。孛之为言，犹有所伤害，有所妨蔽。或谓之彗星，所以除秽而布新也。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B421、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杀其士众数万人。更始为天子，都雒阳，西入长安，败死。光武兴于河北，复都雒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诸郡兵，号曰百万众，已至者四十二万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为将帅，持其图书器械。军出关东，牵从群象虎狼猛兽，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东。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求降不听，请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军事，不协计虑。莽有覆败之变见焉。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奔击二公兵，并力CA76发，号呼声动天地，虎豹惊怖败振。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乱败，自相贼，就死者数万人。竞赴滍水，死者委积，滍水为之不流。杀司徒王寻。军皆散走归本郡。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诛死。营头之变，覆军流血之应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烛地如月光。太白为兵，太微为天廷。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将入天子廷也。是时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九虎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邓晔、李松所破。进攻京师，仓将军韩臣至长门。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商人杜吴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长安，赤眉贼立刘盆子为天子，皆以大兵入宫廷，是其应也。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轩辕。轩辕者，后宫之官，大星为皇后，金犯之为失势。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后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立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从太微出，入北斗魏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余枚，灭则有声如雷，食顷止。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星从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所伐杀。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轸。且灭时，分为十余，如遗火状。须臾有声，隐隐如雷。柳为周，轸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轸者，是大使从周入蜀。是时光武帝使大司马吴汉发南阳卒三万人，乘船溯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又命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汉进兵击述从弟卫尉永，遂至广都，杀述女婿史兴。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斩述将田戎。吴汉又击述大司马谢丰，斩首五千余级。臧宫破涪，杀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汉护军将军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汉入屠蜀城，诛述大将公孙晃、延岑等，所杀数万人，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是大将出伐杀之应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遗火分为十余，皆小将随从之象。有声如雷隐隐者，兵将怒之征也。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二夜止。六月戊戌辰，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类。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是时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见昴，稍西北行，入营室，犯离宫，三月乙

未，至东壁灭，见四十九日。彗星为兵入除秽，昴为边兵，彗星出之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阴承反，太守随诛之。卢芳从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玺绶。一曰，昴星为狱事。是时，大司徒欧阳歙以事系狱，逾岁死。营室，天子之常宫；离宫，妃后之所居。彗星入营室，犯离宫，是除宫室也。是时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废为中山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除宫之象也。

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于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赢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白气为丧，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后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舆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轩辕大星。又七星间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舆鬼东北六尺所灭，凡见百一十三日。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轩辕为后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为死丧。其后二年，光武崩。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从西南东北行，声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为将相。后太尉赵憙、司徒李□坐事免官。大流星为使。中郎将窦固、扬虚侯马武、扬乡侯王赏将兵征西也。

志第十一天文中

明十二章五和三十三殇一安四十六顺二十三质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楼，西南行，光照地。流星为外兵，西南行为西南夷。是时，益州发兵击姑复蛮夷大牟替灭陵，斩首传诣雒阳。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长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见三十五日去。天船为水，彗出之为大水。是岁伊、雒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贯索，七十日去。梗河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

阳。贯索，贵人之牢。其十二月，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诽谤朝廷下狱死，妻子家属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从织女西行，光照地。织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忧。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八年六月壬午，长星出柳、张三十七度，犯轩辕，刺天船，陵太微，气至上阶，凡见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岁，多雨水，郡十四伤稼。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南灭，见至五十日。牵牛主吴、越，房、心为宋。后广陵王荆与沈凉、楚王英与颜忠各谋逆，事觉，皆自杀。广陵属吴，彭城古宋地。

十三年闰月丁亥，火犯舆鬼，为大丧，质星为大臣诛戮。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轩辕右角稍灭。昴主边兵。后一年，汉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肜，将兵击匈奴。一曰，轩辕右角为贵相，昴为狱事，客星守之为大狱。是时，考楚事未讫，司徒虞延与楚王英党与黄初、公孙弘等交通，皆自杀。或下狱伏诛。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岁星犯房右骖，北第一星不见，辛巳乃见。房右骖为贵臣，岁星犯之为见诛。是后司徒邢穆，坐与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谋，自杀。

四月癸未，太白犯毕。毕为边兵。后北匈奴寇边，入云中，至渔阳。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讨，无所得。太仆祭肜坐不进下狱。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张，长三尺，转在郎将，南入太微，皆属张。张，周地，为东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为兵丧。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长二尺所，稍行入牵牛三度，积四十日稍灭。太白在昴为边兵，彗

星出天市为外军，牵牛为吴、越。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CF3D榆，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又，阜陵王延与子男魴谋反，大逆无道，得不诛，废为侯。

二年九月甲寅，流星过紫宫中，长数丈，散为三，灭。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娄三度，长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灭。流星过，入紫宫，皆大人忌。后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元和二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东方，在胃八度，长三尺，历阁道入紫宫，留四十日灭。阁道、紫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为大丧。后四年，孝章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参，长四丈，有光，色黄白。二月，流星起天C964，东北行三丈所，灭，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东蕃，长三丈。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天将军，东北行。参为边兵，天C964为兵，太微天廷，天津为水，天将军为兵，流星起之皆为兵。其六月，汉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与度辽将军邓鸿出朔方，并进兵临私渠北鞮海，斩虏首万余级，获生口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余万人。追单于至西海。是岁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应。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奎主武库兵，三星会又为兵丧。辛未，水、金、木在娄，亦为兵，又为匿谋。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东蕃，西北行五丈稍灭。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东北，西南行至少微西灭。有顷，音如雷声，已而金在轩辕大星东北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鸡子，起太微西，东南行四丈所灭。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宫，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鸡子，起紫宫，西南至北斗柄间消。紫宫天子宫，文昌、少微为贵臣，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起，历紫宫、文昌、少微、天津，文昌为天子使，出有兵诛也。窦宪为大将军，宪弟笃、景等皆卿、校尉，宪女弟婿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至四年六月丙辰发觉，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宫，闭城门，捕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宪弟笃、景等皆自杀。金犯轩辕，女主失势。窦氏被诛，太后失势。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荧惑、辰星俱在东井。七月壬午，岁星犯轩辕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东井，秦地，为法。三星合，内外有兵，又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为大将将死。火犯房北第一星，为将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鸿薨。七月水，大漂杀人民，伤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九月，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合四万骑，与度辽将军朱徵、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车骑将军鸿坐追虏失利，下狱死；度辽将军徵、中郎将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灭。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参。戊寅，金、火俱在东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轸。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为大丧。三星合轸，为白衣之会，金、火俱在参、东井，皆为外兵，有死将。三星俱在斗，有戮将，若有死相。八年四月乐成王党，七月乐成王宗皆薨。将兵长史吴棼坐事征下狱诛。十月，北海王威自杀。十二月，陈王羡薨。其九年闰月，皇太后窦氏崩。辽东鲜卑反，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九月，司徒刘方坐事免官，自杀。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占曰：「流星白，为有使客，大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迟亦迟。大如瓜为近，小行稍有光为迟也。又正王日，边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缯等率种人口十七万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苍白气，长三丈，起天园，东北指军市，见积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岁。」明年十一月，辽东鲜卑二千余骑寇右北平。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轩辕第四星间有小客星，色青黄。轩辕为后宫，星出之，为失势。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阴皇后废。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七月庚午，水在舆鬼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钩陈，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气生紫宫中为丧。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昴为赵。舆鬼为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之为中使。后一年，元兴元年十

二月，和帝崩，殇帝即位一年又崩，无嗣，邓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为孝安皇帝，是其应也。清河，赵地也。

元兴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东北行到须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闰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斗，东北行至须女。须女，燕地。天市为外军。水、金会为兵诛。其年，辽东貊人反，抄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

孝殇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娄。金、火合为烁，为大人忧。是岁八月辛亥，孝殇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心为天子明堂，荧惑逆行守之，为反臣。客星在东井，为大水。是时，安帝未临朝，邓太后摄政，邓骘为车骑将军，弟弘、悝、阊皆以校尉封侯，秉国势。司空周章意不平，与王尊、叔元茂等谋，欲闭宫门，辅将军兄弟，诛常侍郑众、蔡伦，劫刺尚书，废皇太后，封皇帝为远国王。事觉，章自杀。东井、弧皆秦地。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昼见。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后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东北指，长六七尺，色苍白。太白昼见，为强臣。是时，邓氏方盛，月犯心后星，不利子。心为宋。五月丁酉，沛王正薨。太白入斗中，为贵相凶。天菀为外军，彗星出其南为外兵。是后使羌、氐讨贼李贵，又使乌桓击鲜卑，又使中郎将任尚、护羌校尉马贤击羌，皆降。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苍白，芒气长二尺，西南指上阶星。癸酉，太白入舆鬼。指上阶，为三公。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太白入舆鬼，为将凶。后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槛车征，弃市。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昼见，经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荧惑入舆鬼。二年九月辛酉，荧惑入舆鬼中。三年三月，荧惑入舆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毕口。七月甲寅，岁星入舆鬼。闰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执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见西方，己亥在虚、危，南至胃、昴。四年正月丙戌，岁星留舆鬼中。乙未，太白昼见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舆鬼

中。己巳，辰星入舆鬼中。五月己卯，辰星犯岁星。六月丙申，荧惑人舆鬼中，戊戌，犯舆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人南斗口中。五年三月丙申，镇星犯东井钺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舆鬼质星。丙戌，太白犯钺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舆鬼。六月丙戌，荧惑在舆鬼中。丁卯，镇星在舆鬼中。辛巳，太白犯左执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宁，十年之中，太白一昼见经天，再入舆鬼，一守毕，再犯左执法，入南斗，犯钺星。荧惑五入舆鬼。镇星一犯东井钺星，一入舆鬼。岁星、辰星再入舆鬼。凡五星入舆鬼中，皆为死丧。荧惑、太白甚犯钺、质星为诛戮。斗为贵将。执法为近臣。客星在虚、危为丧，为哭泣。昴、毕为边兵，又为狱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骘等七侯皆免官，自杀，是其应也。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荧惑出太微端门。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毕。九月壬寅，镇星犯左执法。四年，太白入舆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见天市。荧惑出太微，为乱臣。太白犯昴、毕，为边兵，一曰大人当之。镇星犯左执法，有诛臣。太白入舆鬼中，为大丧。太白出太微，为中宫有兵；入斗口，为贵将相有诛者。客星见天市中，为贵丧。是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樊丰、小黄门刘安与阿母王圣、圣子女永等并构谮太子保，并恶太子乳母男、厨监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懿代。杀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阎后与兄卫尉显、中常侍江京等共隐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刘喜等分诣郊庙，告天请命，载入北宫。庚午夕发丧，尊阎氏为太后。北乡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征诸王子择所立。中黄门孙程、王国、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谋诛显、京等，立保为天子，是为孝顺皇帝。皆奸人强臣狂乱王室，其于死亡诛戮，兵起宫中，是其应。

孝顺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昼见三十九日。闰月乙酉，太白昼见东南维四十一日。八月乙巳，荧惑入舆鬼。太白昼见，为强臣。荧惑为凶，舆鬼为死丧。质星为诛戮。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D825、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郎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市，梵、防、D825、芝、敦、凤、就、国皆抵罪。又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斗争杀坚得，坐要斩马市，同产皆弃市。

六年四月，荧惑入太微中，犯左、右执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

卯，太白昼见。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气长二尺余，西南指，色苍白，在牵牛六度。客星芒气白为兵。牵牛为吴、越。后一年，会稽海贼曾於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逆贼章何等称将军，犯四十九县，大攻略吏民。

阳嘉元年闰月戊子，客星气白，广二尺，长五丈，起天菀西南。主马牛，为外军，色白为兵。是时，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盘等兵二万人入于竇界，虏掠斩首三百余级。乌桓校尉耿晔使乌桓亲汉都尉戎末DB25等出塞，抄鲜卑，斩首，获生口、财物；鲜卑怨恨，抄辽东、代郡，杀伤吏民。是后，西戎、北狄为寇害，以马、牛起兵，马、牛亦死伤于兵中，至十余年乃息。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斗为吴。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杀珍等。又九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昼见，戊子，在荧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从西北东行，长八九尺，色赤黄，有声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昼见。六月丙午，太白昼见。八月乙卯，太白昼见。闰月甲寅，辰星入舆鬼。己酉，荧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昼见。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流星为使，声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舆鬼，为大臣有死者。荧惑入太微，乱臣在廷中。是时，大将军梁商父子秉势，故太白常昼见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争权，白帝言腾、贲与商谋反，矫诏命收腾、贲，贲自解说，顺帝寤，解腾、贲缚。逵等自知事不从，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蝉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

四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昼见。八月己酉，荧惑入太微。斗为贵相，为扬州，荧惑犯入之为兵丧。其六年，大将军商薨。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梁氏又专权于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里。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长六尺；癸未，昏见，西北历昴、毕；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柳、七星、张，光炎及三台，至轩辕中灭。营

室者，天子常宫。坟墓主死。彗星起而在营室、坟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丧。后四年，孝顺帝崩。昂为边兵，又为赵。羌周马父子后遂为寇。又刘文劫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为天子，暠不听，杀暠，王闭门距文，官兵捕诛文，蒜以恶人所劫，废为尉氏侯，又徙为犍阳都乡侯，薨，国绝。历东井、舆鬼为秦，皆羌所攻抄。炎及三台，为三公。是时，太尉杜乔及故太尉李固为梁冀所陷入，坐文书死。及至注、张为周，灭于轩辕中为后宫。其后懿献后以忧死，梁氏被诛，是其应也。

汉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昼见。五月丁亥，辰星犯舆鬼。六月乙丑，荧惑光芒犯镇星。七月甲申，太白昼见。辰星犯舆鬼为大丧。荧惑犯镇星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明年正月又崩。

孝质本初元年三月癸丑，荧惑入舆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舆鬼，皆为大丧。五月庚戌，太白犯荧惑，为逆谋。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崩。

志第十二天文下

桓三十八灵二十献九陨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二年二月辛卯，荧惑行在舆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门，留十五日，出端门。丙申，荧惑入东井。八月己亥，镇星犯舆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长五尺，见天市中，东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见。荧惑犯舆鬼为死丧，质星为戮臣，入太微为乱臣。镇星犯舆鬼为丧。彗星见天市中为贵人。至和平元年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骄乱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昼见。永兴二年闰月丁酉，太白昼见。时，上幸后宫采女邓猛，明年，封猛兄演为南顿侯。后四岁，梁皇后崩，梁冀被诛，猛立为皇后，恩宠甚盛。

永寿元年三月丙申，镇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门。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门。八月己巳，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镇星为贵臣妃后，逆行为匿谋。辰星入太微为大水，一曰后宫有忧。是岁雒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荧惑留入太微中，又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九月己酉，昼有流星长二尺所，色黄白。癸巳，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见。辰星为水，为兵，为妃

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荧惑入东井口中，为大臣有诛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二年七月，懿献皇后以忧死。大将军梁冀使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又欲杀邓后母宣。事觉，桓帝收冀及妻寿襄城君印绶，皆自杀。诛诸梁及孙氏宗族，或徙边。是其应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五月辛酉，客星在营室，稍顺行，生芒长五尺所，至心一度，转为彗。荧惑犯舆鬼质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取财物一亿以上，入府取铜虎符，肃背敌走，不救城郭；又临黎阳竭者燕乔坐赃，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坐赃，下狱死。客星在营室至心作彗，为大丧。后四年，邓后以忧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昼见。是时，邓后家贵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质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荧惑犯轩辕第二星。辰星犯岁星为兵。荧惑犯质星有戮臣。岁星犯轩辕为女主忧。太白犯房北星为后宫。其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胜弟中常侍上蔡侯C369、北乡侯党皆自杀。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桐宫死，宗亲侍中B036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阳侯邓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BF73阳侯邓秉、议郎邓循皆系暴室，万、会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为贼所拘略，桂阳太守任胤背敌走，皆弃市，荧惑犯舆鬼质星之应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舆鬼质星。壬午，荧惑入太微右执法。闰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六月壬戌，太白行人舆鬼。七月乙未，荧惑行舆鬼中，犯质星。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门。七月丙戌，太白昼见经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舆鬼质星有戮臣。荧惑入太微为贼臣。太白犯心前星为兵丧。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将相有诛者。岁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为人主。太白、荧惑入舆鬼，皆为死丧，又犯质星为戮臣。荧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为人主。太白昼见经天为兵，忧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瑨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玛坐受金漏言，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陈蕃、

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荧惑留守太微之应也。

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觉之，矫制杀蕃、武等，家属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无身，赤色，有光、B058垣墙。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气如一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六年，司徒刘B060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白气冲北斗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B857、丹阳太守陈寅，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轩辕第二星，东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余宿，八十余日，乃消于天菀中。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上遣中郎将皇甫嵩、朱俊等征之，斩首十万余级。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元年，献帝迁都长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为周地，彗星犯之为兵乱。后四年，京都大发兵击黄巾贼。

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东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余日而消。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相去各五六寸，如连珠。占曰：「荧惑在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为奸乱。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地。明年，琅邪王据薨。

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中平六年，官车晏驾，大将军何进令司隶校尉

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D266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卓部曲将郭汜、李C765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占曰：「为兵。」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诛灭中官，大将军部曲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数千人。

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后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后星。占曰：「为大丧。」后三年而灵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后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长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触宦者星，色白，长二三丈，后尾再屈，食顷乃灭，状似枉矢。占曰：「枉矢流发，其宫射，所谓矢当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俱两破灭，天下由此遂大坏乱。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将吴匡所杀。

孝献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其后丞相曹公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两角间，东北行入天市中而灭。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是时上在长安，后二年东迁，明年七月，至雒阳，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许。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后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据荆州，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伐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周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益州牧刘璋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别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宗建别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宗建，韩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鲁降。

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余日。占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锋炎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象也。」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陨石陈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传曰陨星也。董仲舒以为从高反下之象。或以为庶人惟星，陨，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陨石右扶风一，鄠又陨石二，皆有声如雷。

志第十三五行一

貌不恭淫雨服妖雞祸青眚屋自坏讹言旱谣狼食人

《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B928木。」说云：气之相伤谓之B928

建武元年，赤眉贼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刘盆子为天子。然崇等视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后正旦至，君臣欲共飨，既坐，酒食

未下，群臣更起，乱不可整。时，大司农杨音案剑怒曰：「小兒戏尚不如此！」其后遂破坏，崇、安等皆诛死。唯音为关内侯，以寿终。

光武崩，山阳王荆哭不哀，作飞书与东海王，劝使作乱。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隐之。后徙王广陵，荆遂坐复谋反自杀也。

章帝时，窦皇后兄宪以皇后甚幸于上，故人人莫不畏宪。宪于是强请夺沁水长公主田，公主畏宪，与之，宪乃贱顾之。后上幸公主田，觉之，问宪，宪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谴敕之，不治其罪。后章帝崩，窦太后摄政，宪秉机密，忠直之臣与宪忤者，宪多害之，其后宪兄弟遂皆被诛。

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号之曰「梁氏灭门驱驰」。后遂诛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

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是时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国二十七淫雨伤稼。

二年，郡国五连雨伤稼。

顺帝永建四年，司隶、荆、豫、兖、冀部淫雨伤稼。

六年，冀州淫雨伤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余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谋害上所幸邓贵人母宣，冀又擅杀议郎邴尊。上欲诛冀，惧其持权日久，威势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与近臣中常侍单超等图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诛灭。

灵帝建宁元年夏，霖雨六十余日。是时，大将军窦武谋变废中官。其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瑀等共与中常侍曹节起兵，先诛武，交兵阙下，败走，追斩武兄弟，死者数百人。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余日。是时，中常侍曹节等，共诬白勃海王悝谋反，其十月诛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余日。是时，灵帝新弃群臣，大行尚在梓宫，大将军何进与佐军校尉袁绍等共谋欲诛废中官。下文陵毕，中常侍张让等共杀进，兵战京都，死者数千。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B37E。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齲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齲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DD22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

延熹中，梁冀诛后，京都帻颜短耳长，短上长下。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海内愠曰：一将军死，五将军出。家有数侯，子弟列布州郡，宾客杂袭腾翥，上短下长，与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蚀之变，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以次诛鉏，京都正清。

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党事始发，传黄门北寺，临时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之象也。

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妆具，下士尽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谳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当有罪谳于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诏书，吏民依党禁锢者赦除之，有不见文，他以类比疑者谳。于是诸有党郡皆谳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诗》云：「四牡骙々，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

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后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此服妖也。其后天下大乱。

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还，遂大乱。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鸣将。是岁后父禁为阳平侯，女立为皇后。至哀帝晏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窃推之：头，元首，人君之象。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B94B各一。钩长七寸二分，B94B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此青祥也，玉，金类也。七寸二分，商数也。五寸四分，徵数也。商为臣，徵为事，盖为人臣引决事者不肃，将有祸也。是时梁冀秉政专恣，后四

岁，梁氏诛灭也。

延熹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前疑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是后天下遂至丧乱。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宫平城门内屋自坏。金B928木，木动也。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坏。蔡邕对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桓，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显位乱法之咎也。」其后黄巾贼先起东方，库兵大动。皇后同父兄何进为大将军，同母弟苗为车骑将军，兄弟并贵盛，皆统兵在京都。其后进欲诛废中官，为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所杀，兵战宫中阙下，更相诛灭，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南北三十余间。

中平一年二月癸亥，广阳城门外上屋自坏也。

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坏。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将吕布杀太师董卓，夷三族。

兴平元年十月，长安市门无故自坏。至二年春，李C765、郭汜斗长安中，C765追劫天子，移置C765坞，尽烧宫殿、城门、官府、民舍，放兵寇抄公卿以下。冬，天子东还雒阳，C765、汜追上到曹阳，虏掠乘舆辎重，杀光禄勋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数十人。

《五行传》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B06C。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B928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B06C，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皇专政。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主事，此不从而僭也。

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阴。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是时，天下僭逆者未尽诛，军多过时。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时，章帝崩后，窦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雒阳有冤囚，和帝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降。

安帝永初六年夏，旱。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二年夏，旱。六年夏，旱。

顺帝永建三年夏，旱。五年夏，旱。

阳嘉二年夏，旱。时，李固对策，以为奢僭所致也。

冲帝永熹元年夏，旱。时，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劝太后兄梁冀立嗣帝，择年长有德者，天下赖之，则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后不善，悔无所及。时太后及冀贪立年幼，欲久自传，遂立质帝，八岁。此不用德。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时，梁冀秉政，妻、子并受封，宠逾节。

延熹元年六月，旱。

灵帝熹平五年夏，旱。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六年夏，旱。是时，常侍、黄门僭作威福。

献帝兴平元年秋，长安旱。是时，李C765、郭汜专权纵事。

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时，更始在长安，世祖为大司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并僭专权，故谣妖作也。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是更始之不谐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兴。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

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郭门名也。缇群，山名也。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案顺帝即世，孝质短祚，大将军梁冀贪树疏幼，以为己功，专国号令，以赡其私。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雅性聪明，敦诗悦礼，加又属亲，立长则顺，置善则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征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毙于狱，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厨亭侯、司空袁汤安国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叛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邓皇后以谴自杀，乃以窦贵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门校尉。及太后摄政，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合心戮力，惟德是

建，印绶所加，咸得其人，豪贤大姓，皆绝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案《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喻群贤也。井者，法也。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代作脣齿。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由是传考黄门北寺，始见废阁。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案解犊亭属饶阳河间县也。居无几何而桓帝崩，使者与解犊侯皆白盖车从河间来。延延，众貌也。是时御史刘EA52建议立灵帝，以EA52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EA52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朝廷少长，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为合谐也。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无破乱，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此逮八九年。当

始衰者，谓刘表妻当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言十三年表又当死，民当移诣冀州也。

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兒九十七人。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

灵帝建宁中，群狼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

志第十四五行二

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厥咎舒，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B928火。」蠃虫，刘歆传以为羽虫。

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时宠与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见浸谮，故意狐疑，其妻劝无应征，遂反叛攻浮，卒诛灭。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时和帝幸北宫，窦太后在南宫。明年，窦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后宠衰怨恨，上有欲废之意。明年，会得阴后挟伪道事，遂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立邓贵人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汉中城固南城门灾。此孝和皇帝将绝世之象也。其后二年，宫车晏驾，殇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绝。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汉阳阿阳城中失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胜长，邓皇后贪殇帝少，欲自养长立之。延平元年，殇帝崩。胜有厥疾不笃，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胜，遂更立清河王子，是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厌服，谋欲诛邓氏，废太后、安帝，而更立胜。元年十一月，事觅，章等被诛。其后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及太后崩，邓氏被诛。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园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库火。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殿火。凡灾发于先陵，此太子将废之象也。若曰：不当废太子以自剪，则火不当害先陵之寝也。明年，上以谗言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后二年，宫车宴驾。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诛贼臣，立济阴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渔阳城门楼灾。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

阳嘉元年，恭陵庑灾，及东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祸及枯骨，规广治之尤饰。又上欲更造宫室，益台观，故火起莫府。烧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先是爵号阿母宋娥为山阳君；后父梁商本国侯，又多益商封；商长子冀当继商爵，以商生在，复更封冀为襄邑侯；追号后母为开封君；皆过差非礼。

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后四年，宫车比三晏驾，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火，及左掖门。先是梁太后兄冀挟奸枉，以故太尉李固、杜乔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诬奏固、乔而诛灭之。是后梁太后崩，而梁氏诛灭。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库火。五月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先是，亳后因贱人得幸，号贵人。为后。上以后母宣为长安君，封其兄弟，爱宠隆崇，又多封无功者。去年春，白马令李云坐直谏死。至此彗除心、尾，火连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五月，康陵园寝火。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千秋万岁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闰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阳前殿西阁及黄门北寺火，杀人。

九年三月癸己，京都夜有火光转行，民相惊噪。

灵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园灾。

光和四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五年五月庚申，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是时，黄巾作慝，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命将出众，虽颇有所禽，然宛、广宗、曲阳尚未破坏，役起负海，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矣。而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天戒若曰：放贤赏淫，何以旧典为？故焚其台门秘府也。其后三年，灵帝暴崩，续以董卓之乱，火三日不绝，京都为丘墟矣。

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灾。其后三年，董卓见杀。

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生，八瓜同蒂，时以为嘉瓜。或以为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也。是时，阎皇后初立，后阎后与外亲耿宝等共谮太子，废为济阴王，更外迎济北王子犊立之，草妖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占曰：「天子凶。」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余，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备具。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人状。」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后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在上。

中平元年夏，东郡，陈留济阳、长桓，济阴冤句、离狐县界，有草生，其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鸠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是岁，黄巾贼始起。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领兵。后苗封济阴侯，进、苗遂秉威权，特国柄，汉遂微弱，自此始焉。

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鬓。

献帝兴平元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鸟集济南台，十月，又集新丰，时以为凤皇。或以为凤皇阳明之应，故非明主，则隐不见。凡五色大鸟似凤者，多羽虫之孽。是时，安帝信中常侍樊丰、江京、阿母王圣及外属耿宝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太子为济阴王，不悫之异也。章帝末，号凤皇百四十九见。时，直臣何敞以为羽孽，似凤，翱翔殿屋，不察也。记者以为其后章帝崩，以为验。案宣帝、明帝时，五色鸟群翔殿屋，贾逵以为胡降征也。帝多善政，虽有过，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万口，是其验也。帝之时，羌胡外叛，谗慝内兴，羽孽之时也。《乐叶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济阴己氏。时以为凤皇。此时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毫后，皆羽孽时也。

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于新城，众鸟随之，时以为凤皇。时，灵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门专权，羽孽之时也。众鸟之性，见非常班驳，好聚观之，至于小爵希见枭者，虣见犹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爵，先极悲鸣，已因乱斗相杀，皆断头，悬著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大将军何进以内宠外嬖，积恶日久，欲悉纠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决。进从中出，于省内见杀，因是有司荡涤虔刘，后禄而尊厚者无余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时梁太后摄政，兄梁冀专权，枉诛汉良臣故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志第十五五行三

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疴，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B928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其兄窦宪干事，及宪诸弟皆贵显，并作威虣虐，尝所怨恨，辄任客杀之。其后窦氏诛灭。

十二年六月，颍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有欲废阴后之意，阴后亦怀恚怨。一曰，先是恭怀皇后葬礼有阙，窦太后崩后，乃改殡梁后，葬西陵，征舅三人皆为列侯，位特进，赏赐累千金。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董仲舒曰：「水者，阴气盛也。」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专政。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是时司空周章等以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子，故谋欲废置。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是年郡国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谶》曰：「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专制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

二年，大水。三年，大水。四年，大水。五年，大水。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是时，邓太后犹专政。

延光三年，大水，流杀民人，伤苗稼。是时安帝信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皇太子。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是时帝幼，

梁太后专政。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师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杀故太尉李固、杜乔。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时，梁太后犹专政。

永兴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

永寿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阳城门，漂流人、物。是时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权震主。后遂诛灭。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规京都计邪？」其明年，宫车晏驾，征解犊亭侯为汉嗣，即尊位，是为孝灵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没杀人。是时，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无嗣。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五月，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三年秋，雒水出。四年夏，郡国三水，伤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

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

献帝建安二年九月，汉水流，害民人。是时，天下大乱。十八年六月，大水。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流，害民人。

庶征之恒寒。

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和帝用酷吏周纡为司隶校尉，刑诛深刻。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鸡子。三年，雨雹，大如雁子，伤稼。刘向以为雹，阴胁阳也。是时邓太后以阴专阳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国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鸡子，杀六畜。

延光元年四月，郡国二十一雨雹，大如鸡子，伤稼。是时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三年，雨雹，大如鸡子。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鸡子。是时，桓帝诛杀过差，又宠小人。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时，皇后邓氏僭侈，骄恣专幸。明年废，以忧死，其家皆诛。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东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常侍、黄门用权。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伤稼。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雹如斗。

和帝元兴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国四冬雷。是时皇子数不遂，皆隐之民间。是岁，宫车晏驾，殇帝生百余日，立以为君；帝兄有疾，封为平原王，卒，皆夭无嗣。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陈留雷，有石陨地四。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七年十月戊子，郡国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国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乐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国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国五冬雷。

永宁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国十九冬雷。是时，太后摄政，上无所与。太后既崩，阿母王圣及皇后兄阎显兄弟更秉威权，上遂不亲万机，从容宽仁任臣下。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先是梁太后听兄冀枉杀李

固、杜乔。

灵帝熹平六年冬十月，东莱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电。雹。

献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无云而雷。四年五月癸酉，无云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响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并薨。

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内、陈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从夏至秋。先是，西羌数反，遣将军将北军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时，西羌寇乱，军众征距，连十余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蝗处复蝗子生。七年夏，蝗。元初元年夏，郡国五蝗。二年夏，郡国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国蝗。

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蝗。是时，鲜卑寇朔方，用众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师蝗。去年冬，乌桓寇沙南，用众征之。

桓帝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是时，梁冀秉政无谋宪，苟贪权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寿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灵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光和元年诏策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对曰：

「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是时，百官迁徙，皆私上礼西园以为府。

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

建安二年五月，蝗。

志第十六五行四

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厥咎F178，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疴，时则有黄眚、黄祥，惟金、水、木、火B928土。」华孽，刘歆传为蠃虫之孽，谓螟属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其后武谿蛮夷反，为寇害，至南郡，发荆州诸郡兵，遣武威将军刘尚击之，为夷所围，复发兵赴之，尚遂为所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后五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五年二月戊午，陇西地震。懦说民安土者也，将大动，行大震。九月，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使发边郡兵讨之。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说奄官无阳施，犹妇人也。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九年三月庚辰，陇西地震。闰月，塞外羌犯塞，杀略吏民，使征西将军刘尚击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是时，邓太后摄政专事，讫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于是阴类并胜，西羌乱夏，连十余年。二年，郡国十二地震。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四年三月癸巳，郡国四地震。五年正月丙戌，郡国十地震。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国十五地震。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三年二月，郡国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国九地震。四年，郡国十三地震。五年，郡国十四地震。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坏败城郭、民室屋，压杀人。冬，郡国八地震。

永宁元年，郡国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是时，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言，破坏邓太后家，于是专听信圣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丰等皆得用权。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国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国二十七地震。二年，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三年，京都、郡国二十三地震。是时，以谗免太尉杨震，废太子。四年十一月丁巳，京都、郡国十六地震。时安帝既崩，阎太后摄政，兄弟阎显等并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征诸国王子，未至，中黄门遂诛显兄弟。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汉阳屋坏杀人，地坼涌水出。是时，顺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张昉等用权。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时，爵号宋娥为山阳君。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丙申，京都地震。是时宋娥构奸诬罔，五月事觉，收印绶，归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昉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时龚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止云。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闰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余骑入金城塞，为凉州害。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尚书栾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持权。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犹秉政专事，至延熹二年，乃诛灭。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寿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风、凉州地震。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时，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谋诛除梁冀，听之，并使用事专权。又邓皇后本小人，性行无恒，苟有颜色，立以为后，后卒坐执左道废，以忧死。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皆专权。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灵帝时宦者专恣。二年三月，京兆地震。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献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兴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刘尚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君道崩坏，百姓失所也。刘歆以为崩犹弛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七年七月，赵国易阳地裂。京房《易传》曰：「地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是时，南单于众乖离，汉军追讨。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溪，杀百余人。明年冬，巫蛮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万余人击之。

元兴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风雍地裂。是后西羌大寇凉州。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东垣山崩。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殇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东杨地陷。东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员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劫掠吏民。二年六月，河南雒阳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阳山崩四十七所。三年六月庚午，巴都阆中山崩。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杀四百余人。丙午，天子会日也。是时，阎太后摄政。其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杀江京，立顺帝，诛阎后兄弟，明年，阎后崩。

顺帝阳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近郊地。时，李固时策，以为「阴类专恣，将有分离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诫陛下也。」是时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权分争，后中常侍张逵、蘧政与大将军梁商争权，为商作飞语，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坏寺屋，杀人。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枉杀李固、杜乔。三年，郡国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广汉梓潼山崩。

永兴二年六月，东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盗贼群起。

永寿三年七月，河东地裂。时，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冯翊云阳地裂。三年五月甲戌，汉中山崩。是时上宠恣中常侍单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八年六月丙辰，缑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阳高平永寿亭、上党泫氏地各裂。是时，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专恣。冬，桓帝崩。明年，窦氏等欲诛常侍、黄山，不果，更为所诛。

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地裂十二处，裂合长十里百七十步，广者三十余步，深不见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阳大风，拔树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风拔树。是时，邓太后摄政，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故立之，是为安帝。不立皇太子胜，以为安帝贤，必当德邓氏也；后安帝亲谗，废免邓氏，令郡具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坏。此

为DB2DF178也。是后西羌亦大乱凉州十有余年。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风拔树。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风拔树。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余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东、颍川大风拔树。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拔树。是时，安帝亲谗，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其后晨迎气黄郊，道于雒水西桥，逢暴风雨，道卤簿车或发盖，百官沾濡，还，不至郊；使有司行礼。迎气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风拔树。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大风，发屋拔木。

中兴以来，脂夜之妖无录者。

章帝七八年间，郡县大螟伤稼，语在《鲁恭传》，而纪不录也。是时，章帝用窦皇后谗，害宋、梁二贵人，废皇太子。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弘农，三辅螟虫为害。是时，灵帝用中常侍曹节等谗言，禁锢海内清英之士，谓之党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辅螟虫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于是大怒，欲复发兴讨，会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章帝不知窦太后不善，厥咎F178也。或曰，是年六月马太后崩，士功非时兴故也。

志第十七五行五

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痾人化死复生疫投蜺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则时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极，中也。眊，不明也。说云：「此B928天也。不言B928天者，至尊之辞也。《春秋》「王师败绩」，以自败为文。

恒阴，中兴以来无录者。

灵帝光和中，雒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吏收考问，辞「居贫负责，无所聊生，因买弓箭以射」。近射妖也。其后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兵还相猜疑，对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人，雒阳宫室内人烧尽。

安帝延光三年，济南言黄龙见历城，琅邪言黄龙见诸。是时安帝听谗，免太尉杨震，震自杀。又帝独有一子，以为太子，信谗废之。是皇不中，故有龙孽，是时多用佞媚，故以为瑞应。明年正月，东郡又言黄龙二见濮阳。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襄楷以为夫龙者为帝王瑞，《易》论大人。天凤中，黄山宫有死龙，汉兵诛莽而世祖复兴，此易代之征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汉。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傅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言。」时，史以书帝纪。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又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薛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

更始二年二月，发雒阳，欲入长安，司直李松奉引，车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马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惊马与逸象突人宫殿。近马祸也。是时，桓帝政衰缺。

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后冯巡迁甘陵相，黄巾初起，为所残杀，而国家亦四面受敌。其后关东州郡各举义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与京房同。

光和中，雒阳水西桥民马逸走，遂啮杀人。是时，公卿大臣及左右数有被诛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转相惊走，弃什物，去庐舍。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妇食夫，河南夫食妇。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万，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餧，牵而胜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辞「我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何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时，蔡邕以成帝时男子王褒绛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后王莽篡位。今此与成帝时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称梁伯夏，皆轻于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其事不成。其后张角称黄天作乱，竟破坏。

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兒，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此之后，朝廷F178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

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后宫禁，落屋欢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知。」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

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黿，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

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敛，瘗于城外数里上。已十四日，有行闻其冢中有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声，便发出，遂活。

七年，越嶲有男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异，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于山阳。

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讯，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龙》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变不空生，占不空言。」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斋，常谒祖庙，辄有变异，不得谒。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烧郡国，山东七州，处处应角。遣兵外讨角等，内使皇后二兄为大将统

兵。其年，宫车晏驾，皇后摄政，二兄秉权。谴让帝母永乐后，令自杀。阴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诛中官。中官逆杀大将军进，兵相攻讨，京都战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为太尉卓等所废黜，皆死。天下之败，兵先兴于宫省，外延海内。二三十岁，其殃祸起自何氏。

志第十八五行六

日蚀日抱日赤无光日黄珥日中黑虹贯日月蚀非其月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在危八度。《日蚀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有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其候杂说，《汉书·五行志》著之必矣。儒说诸侯专权，则其应多在日所宿之国。诸象附从，则多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则咎害除。是时，世祖初兴，天下贼乱未除。虚、危，齐也。贼张步拥兵据齐，上遣伏隆谕步，许降。旋复叛称王，至五年中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时，世祖在雒阳，赤眉降贼樊崇谋作乱，其七月发觉，皆伏诛。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郡以闻。在尾八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蚀之，在毕五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冬，卢芳所置朔方、云中太守各举郡降。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独之，在昴七度。昂为狱事。时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世祖怒，杀十余人，然后深悔之。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养之官也。其十月，废郭皇后，诏曰「不可以奉供养」。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为上仓，祭祀谷也，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十九年中，有司奏请立近帝四庙以祭之，有诏「庙处所未定，且就高庙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庙。有简堕心，奉祖宗之道有阙，故示象也。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蚀之，在毕十五度。毕为边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蛮夷为寇害，伏波将军马援将兵击之。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在东壁五度。东壁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诸王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于是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故天示象。世祖于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后二年，宫车晏驾。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度。斗为庙，主爵禄。儒说十一月甲子，时王日也，又为星纪，主爵禄，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蚀之，在氐二度。氐为宿宫。是时明帝作北宫。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蚀之，既，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广陵于天文属吴。后二年，广陵王荆坐谋反自杀。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七度。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蚀之，在柳十五度。儒说五月戊午，犹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后二岁，宫车晏驾。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时，明帝既崩，马太后制爵禄，故阳不胜。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东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时，群臣争经，多相非毁者。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蚀之，在翼六度。翼主远客。冬，东平王苍等来朝，明年正月，苍薨。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佗官以闻。日在氐四度。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蚀之。史官不见，涿郡以闻。日在奎八度。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轩辕，在左角，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后兄弟窦宪等官，遣就国，选严能相，于国蹙迫自杀。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嘴B424，为葆旅，主收敛。儒说葆旅宫中之象，收敛贪妒之象。是岁邓贵人始人。明年三月，阴皇后立，邓贵人有宠，阴后妒忌之，后遂坐废。一曰是将入参，参、伐为斩刈。明年七月，越骑校尉冯柱捕斩匈奴温禺犊王乌居战。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蛮夷反，为寇。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二度。东井，主酒食之宿也。妇人之职，无非无仪，酒食是议。去年冬，邓皇后立，有丈夫之性，与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伤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蚀之，在胃二度。胃主禀仓。是时，邓太后专政，去年大水伤稼，仓禀为虚。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虚八度。正月，王者统事之正日也。虚，空名也。是时邓太后摄

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虚，故于正月阳不克，示象也。于是阴预乘阳，故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在尾十度。尾为后宫。继嗣之宫也。是时上甚幸阎贵人，将立，故示不善，将为继嗣祸也。明年四月，遂立为后。后遂与江京、耿宝等共谗太子，废之。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蚀之，在心四度。心为王者，明久失位也。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蚀之，在娄五度。史官不见，辽东以闻。四年二月乙已朔，日有蚀之，在奎九度。史官不见，七郡以闻。奎主武库兵。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库火，烧兵器也。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见，张掖以闻。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几尽，地如昏状。在须女十一度，女主恶之。后二岁三月，邓太后崩。

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在张十五度。史官不见，酒泉以闻。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在氐十五度。氐为宿宫。宫，中宫也。时上听中常侍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废皇太子。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史官不觉。

顺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蚀之，在翼九度。

阳嘉四年闰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史官不见，零陵以闻。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独之，在须女十一度。史官不见，会稽以闻。明年，中常侍张逵等谋谮皇后父梁商欲作乱，推考，逵等伏诛也。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三十三度。东井，三辅宿。又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其秋，西羌为寇，至三辅陵园。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后宫，继嗣之宫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是时梁太后摄政。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东井主法，梁太后又听兄冀枉杀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蚀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见，广陵以闻。翼主倡乐。时上好乐过。

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角，郑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贼群起，劫杀长吏。泰山于天文属郑。

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例在永元四年。后二岁，梁皇后崩，翼兄弟被诛。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八年正月丙甲晦，日有蚀之，在营室十三度。营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邓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杀，家属被诛。吕太后崩时亦然。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谷永以为三朝尊者恶之。其明年，宫车晏驾。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蚀之，在舆鬼一度。儒说壬子淳水日，而阳不克，将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右扶风以闻。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蚀之。梁相以闻。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蚀之。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虚二度。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专权。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蚀之。赵相以闻。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蚀之，在箕四度。箕为后宫口舌。是月，上听谗废宋皇后。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蚀之。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蚀之，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蚀之。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蚀之。其月浃辰，宫车晏驾。

献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在营室四度。是时，李C765、郭汜专政。

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六年二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在尾十二度。十五年二月乙巳朔，

日有蚀之。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蚀之。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

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晕抱，白虹贯晕，在毕八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

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其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黄气抱日，黄白珥在其表。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贯日。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贯日。

桓帝永寿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蚀非其月。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蚀非其月。

赞曰：皇极惟建，五事克端。罚咎入B928，逆乱浸干。火下水腾，木弱金酸。妖岂或妄，气炎以观。

志第十九郡国一

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

--司隶

《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

后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唐聚。有上程聚。有士乡聚。有褚氏聚。有荣锜涧。有前亭。有圉乡。有大解城。

〖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东城门名鼎门，北城门名乾祭。又有甘城，有蒯乡。

〖梁〗故国，伯翳后。有霍阳山。有注城。

〖荧阳〗有鸿沟水。有广武城。有虢亭，虢叔国。有陇城。有薄亭。有敖亭。有荧泽。

〖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有扈城亭。

〖原武〗

〖阳武〗

〖中牟〗有圃田泽。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

〖开封〗

〖菀陵〗有C97B林。有制泽。有琐候亭。

〖平阴〗

〖穀城〗E767水出。有函谷关。

〖缑氏〗有邬聚。有轘辕关。

〖巩〗有寻谷水。有东訾聚，今名訾城。有坎C279聚。有黄亭。有湟水。有明谿泉。

〖成睾〗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

〖京〗

〖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陉山。

〖新城〗有高都城。有广成聚。有D822聚，古D822氏，今名蛮中。

〖匽师〗有尸乡，春秋时曰尸氏。

〖新郑〗《诗》郑国，祝融墟。平

◎河内郡高帝置。雒阳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怀〗有DAF4城。

〖河阳〗有湛城。

〖轵〗有原乡。有CA4D梁。

〖波〗有D13D城。

〖沁水〗

〖野王〗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B534城。

〖温〗苏子所都。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

〖州〗

〖平皋〗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有李城。

〖山阳〗邑。有雍城。有蔡城。

〖武德〗

〖获嘉〗侯国。

〖脩武〗故南阳，秦始皇更名。有南阳城，阳樊、攒茅田。有小脩武聚。有隤城。

〖共〗本国。淇水出。有B02A亭。

〖汲〗

〖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南有宁乡。

〖荡阴〗有BD39里城。

〖林虑〗故隆虑，殇帝改。有铁。

◎河东郡秦置，雒阳西北五百里。二十城，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万八百三。

〖安邑〗有铁，有盐池。

〖杨〗有高梁亭。

〖平阳〗侯国。有铁。尧都此。

〖临汾〗有董亭。

〖汾阴〗有介山。

〖蒲板〗有雷首山。有沙丘亭。

〖大阳〗有吴山，上有虞城。有下阳城。有茅津。有颠軨坂。

〖解〗有桑泉城。有臼城。有解城。有瑕城。

〖皮氏〗有耿乡。有铁。有冀亭。

〖闻喜〗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泽。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

〖绛〗邑。有翼城。

〖永安〗故E5E9，阳嘉二年更名。有霍大山。

〖河北〗《诗》魏国。有韩亭。

〖猗氏〗

〖垣〗有王屋山，兖水出。有壶丘亭。有邵亭。

〖襄陵〗

〖北屈〗有壶口山。有采桑津。

〖蒲子〗

〖濩泽〗侯国。有析城门。

〖端氏〗

◎弘农郡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农〗故秦函谷关，烛水出。有枯枞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务乡。有曹阳亭。

〖陕〗本虢仲国。有焦城。有陕陌。

〖黾池〗穀水出。有二崤。

〖新安〗涧水出。

〖宜阳〗

〖陆浑〗西有虢略地。

〖卢氏〗有熊耳门，伊水、清水出。

〖湖〗故属京兆。有E640乡。

〖华阴〗故属京兆。有太华山。

◎京兆尹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十城，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

〖长安〗高帝所都。镐，在上林菀中。有细柳聚。有兰池。有曲邮，有杜邮。

〖霸陵〗有枳道亭。有长门亭。

〖杜陵〗酆在西南。

〖郑〗

〖新丰〗有骊山，东有鸿门亭及戏亭。有C37D城。

〖蓝田〗出美玉。

〖长陵〗故属冯翊。

〖商〗故属弘农。

〖上雒〗侯国。有冢领山，雒水出。故属弘农。有菟和山。有苍野聚。

〖阳陵〗故属冯翊。

◎左冯翊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雒阳西六百八十八里。十三城，户三万七千九十，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

〖高陵〗

〖池阳〗

〖云阳〗

〖礻殳祤〗永元九年夏。1111

〖频阳〗

〖万年〗

〖莲勺〗

〖重泉〗

〖临晋〗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乡。有王城。

〖郃阳〗永平二年夏。

〖夏阳〗有梁山、龙门山。

〖衙〗

〖粟邑〗永元九年夏。

◎右扶风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

〖槐里〗周曰大丘，高帝改。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丰水出。有甘亭。

〖眉阝〗有郃亭。

〖武功〗永平八年夏。有太一山，本终南。垂山，本郭物。有斜谷。

〖陈仓〗

〖汧〗有吴岳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

〖渝麋〗侯国。

〖雍〗有铁。

〖栒邑〗有豳乡。

〖美阳〗有岐山，有周城。

〖漆〗有漆水。有铁。

〖杜阳〗永和二年夏。

右司隶校尉部，郡七，县、邑、侯国百六。

志第二十郡国二

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

--豫州

魏郡钜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赵国勃海

--冀州

◎颍川郡秦置。雒阳东南五百里。十七城，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

〖阳翟〗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襄〗有养阴里。

〖襄城〗有西不羹。有汜城。有汾丘。有鱼齿山。

〖昆阳〗有湛水。

〖定陵〗有东不羹。

〖舞阳〗邑。

〖郾〗

〖临颍〗

〖颍阳〗

〖颍阴〗有狐宗乡，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

〖许〗

〖新汲〗

〖□焉陵〗春秋时曰阝焉。

〖长社〗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

〖阳城〗有嵩高山，洧水、颍水出。有铁。有负黍聚。

〖父城〗有应乡。

〖轮氏〗建初四年置。

◎汝南郡高帝置。雒阳东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

〖平舆〗有沈亭，故国，姬姓。

〖新阳〗侯国。

〖西平〗有铁。有柏亭，故柏国。

〖上蔡〗本蔡国。

〖南顿〗本顿国。

〖汝阴〗本胡国。

〖汝阳〗

〖新息〗侯国。

〖北宜春〗

〖氵隐强〗侯国。

〖灌阳〗

〖期思〗有蒋乡，故蒋国。

〖阳安〗有道亭，故国。

〖项〗

〖西华〗

〖细阳〗

〖安城〗侯国。有武城亭。

〖吴房〗有棠谿亭。

〖鲖阳〗侯国。

〖慎阳〗

〖慎〗

〖新蔡〗有大吕亭。

〖安阳〗侯国。有江亭，故国，嬴姓。

〖富波〗侯国，永元中复。

〖宜禄〗永元中复。

〖郎陵〗侯国。

〖弋阳〗侯国。有黄亭，故黄国，嬴姓。

〖召陵〗有陉亭。有安陵乡。

〖征羌〗侯国。有安陵亭。

〖思善〗侯国。

〖宋〗公国，周名C745丘，汉改为新C745，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于此。有繁阳亭。

〖褒信〗侯国。有赖亭，故国。

〖原鹿〗侯国。

〖定颍〗侯国。

〖固始〗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丘。

〖山桑〗侯国，故属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

〖城父〗故属沛，春秋时曰夷。有章华台。

◎梁国秦砀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

〖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

〖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

〖砀山〗出文石。

〖蒙〗有蒙泽。

〖穀熟〗有新城。有邳亭。

〖□焉〗故属陈留。

〖宁陵〗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

〖薄〗故属山阳，汤所都。

◎沛国秦泗水郡，高帝改。雒阳东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户二十万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

〖相〗

〖萧〗本国。

〖沛〗有泗水亭。

〖丰〗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在枌榆亭。

〖酇〗有D279聚。

〖穀阳〗

〖谯〗刺史治。

〖洨〗有垓下聚。

〖蕲〗有大泽乡，陈涉起此

〖铚〗

〖郫〗

〖建平〗

〖临睢〗故芒，光武更名。

〖竹邑〗侯国，故竹。

〖公丘〗本滕国。

〖龙亢〗

〖向〗本国。

〖符离〗

〖虹〗

〖太丘〗

〖杼秋〗故属梁国，有澶渊聚。

◎陈国高帝置为淮阳，章和二年改。雒阳东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

〖陈〗

〖阳夏〗有固陵聚。

〖宁平〗

〖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

〖柘〗

〖新平〗

〖扶乐〗

〖武平〗

〖长平〗故属汝南。有辰亭。有赭丘城。

◎鲁国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六城，户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

〖鲁国〗古奄国。有大庭氏库。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

〖驺〗本邾国。

〖蕃〗有南梁水。

〖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

〖卞〗有盗泉。有郜乡城。

〖汶阳〗

右豫州刺史部，郡、国六，县、邑公、侯国九十九。

◎魏郡高帝置。雒阳东北七百里。十五城，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

〖鄴〗有故大河。有滏水。有氵釜水，有氵于城。有平阳城。有武城。有九侯城。

〖繁阳〗

〖内黄〗清河水出。有C62E阳聚。有黄泽。

〖魏〗

〖元城〗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

〖黎阳〗

〖阴安〗邑

〖馆陶〗

〖清渊〗

〖平恩〗

〖沙〗侯国。

〖斥丘〗有葛。

〖武安〗有铁。

〖曲梁〗侯国，故属广平。有鸡泽。

〖梁期〗

◎钜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以其县属。雒阳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户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万二千九十六。

〖B425陶〗有薄落亭。

〖钜鹿〗故大鹿，有大陆泽。

〖杨氏〗

〖鄡〗

〖下曲阳〗有鼓聚，故翟鼓子国。有昔阳亭。

〖任〗

〖南和〗

〖广平〗

〖斥章〗

〖广宗〗

〖曲周〗

〖列人〗

〖广年〗

〖平乡〗

〖南□〗

◎常山国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国，以其县属。十三城，户九万七千五百，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元氏〗

〖高邑〗故B225，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于上此矣。

〖都乡〗侯国。有铁。

〖南行唐〗有石臼谷。

〖房子〗赞皇山，济水所出。

〖平棘〗有塞。

〖栾城〗

〖九门〗

〖灵寿〗卫水出。

〖蒲吾〗

〖井陉〗

〖真定〗

〖上艾〗故属太原。

◎中山国高祖置。雒阳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城，户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卢奴〗

〖北平〗有铁。

〖毋极〗

〖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

〖望都〗

〖唐〗有中人亭，有左人乡。

〖安国〗

〖安憙〗本安险，章帝更名。

〖汉昌〗本苦陉，章帝更名。

〖蠡吾〗侯国，故属涿。

〖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

〖蒲阴〗本曲逆，章帝更名。有阳城。

〖广昌〗故属代郡。

◎安平国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乐成，延光元年改。雒阳北二千里。十三城，户九万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有绛水、呼沱河。

〖阜城〗故昌城。

〖南宫〗

〖扶柳〗

〖下博〗

〖武邑〗

〖观津〗经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

〖堂阳〗故属钜鹿。

〖武遂〗故属河间。

〖饶阳〗故名饶，属涿。有无蒌亭。

〖安平〗故属涿。

〖南深〗泽故属涿。

◎河间国文帝置，世祖省属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复故。雒阳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九万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一。

〖乐成〗

〖弓高〗

〖易〗故属涿。

〖武垣〗故属涿。

〖中水〗故属涿。

〖鄚〗故属涿。

高阳〗故属涿。有葛城。

〖文安〗故属勃海。

〖束州〗故属勃海。

〖成平〗故属勃海。

〖东平舒〗故属勃海。

◎清河国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雒阳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户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万四百一十八。

〖甘陵〗故厝，安帝更名。

〖贝丘〗

〖东武城〗

〖鄃〗

〖灵〗和帝永元九年夏。

〖绎幕〗

〖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

◎赵国秦邯郸郡，高帝改名。雒阳北千一百里。五城，户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郸〗有丛台。

〖易阳〗

〖襄国〗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有檀台。有苏人亭。

〖柏人〗

〖中丘〗

◎勃海郡高帝置。雒阳北千六百里。八城，户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万六千五百

〖南皮〗

〖高城〗侯国。

〖重合〗侯国。

〖浮阳〗侯国

〖东光〗

〖章武〗

〖阳信〗延光元年复。

〖脩〗故属信都。

右冀州刺史部，郡、国九，县、邑、侯国百。

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

--兖州

东海琅邪彭城广陵下邳

--徐州

◎陈留郡武帝置。雒阳东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陈留〗有鸣雁亭。

〖浚仪〗本大梁。

〖尉氏〗

〖雍丘〗本F56B国。

〖襄邑〗有滑亭。有承匡城。

〖外黄〗有葵丘聚，齐桓公会此，城中有曲棘里。有繁阳城。

〖小黄〗

〖东昏〗

〖济阳〗

〖平丘〗有临济亭，田儋死此。有匡。有黄池亭。

〖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

〖酸枣〗

〖长垣〗侯国。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

〖己吾〗有大棘乡。有首乡。

〖考城〗故菑，章帝更名。故属梁。

〖圉〗故属淮阳。有高阳亭。

〖扶沟〗故属淮阳。

◎东郡秦置。去雒阳八百余里。十五城，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阳〗古昆吾国，春秋时曰濮。有咸城，或曰古咸国。有清丘。有鉏城。

〖燕〗本南燕国。有雍乡。有胙城，占胙国。有平阳亭。有瓦亭。有桃城。

〖白马〗有韦乡。

〖顿丘〗

〖东阿〗有清亭。

〖东武阳〗湿水出。

〖范〗有秦亭。

〖临邑〗有B925庙。

〖博平〗

〖聊城〗有夷仪聚。有聂城。

〖发干〗

〖乐平〗侯国。故清，章帝更名。

〖阳平〗侯国。有莘亭。有冈成城。

〖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竿城。

〖穀城〗春秋时小穀。有嶲下聚。

◎东平国故梁，景帝分为济东国，宣帝改。雒阳东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户七万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

〖无盐〗本宿国，任姓。有章城。

〖东平陆〗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有堂阳亭。

〖富成〗

〖章〗

〖寿张〗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曰寿张。有堂聚，故聚属东郡。

〖须昌〗故属东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阳穀城。

〖宁阳〗故属泰山。

◎任城国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雒阳东千一百里。三城，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本任国。有桃聚。

〖亢父〗

〖樊〗

◎泰山郡高帝置。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

〖奉高〗有明堂，武帝造。

〖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有龟山。有龙乡城。

〖梁甫〗侯国。有菟裘聚。

〖钜平〗侯国。有亭禅山。有阳关亭。

〖嬴〗有铁。

〖山茌〗侯国。

〖莱芜〗有原山，潘水出。

〖盖〗沂水出。

〖南武阳〗侯国。有颛臾城。

〖南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

〖费〗侯国，故属东海。有BD25亭。有台亭。

〖牟〗故国。

◎济北国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雒阳东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户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卢〗有平阴城。有防门。有光里。有景兹山。有敖山。有清亭。有长城至东海。

〖蛇丘〗有遂乡。有下F446亭。有铸乡城。

〖成〗本国。

〖茌平〗本属东郡。

〖刚〗

◎山阳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一十里。十城，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

〖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有甲父亭。

〖东缗〗春秋时曰缗。

〖钜野〗有大野泽。

〖高平〗侯国。故橐，章帝更名。有茅乡城。

〖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

〖南平阳〗侯国。有漆亭。有闾丘亭。

〖方与〗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

〖瑕丘〗

〖金乡〗

〖防东〗

◎济阴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ED24亭。

〖冤句〗有煮枣城。

〖成阳〗有尧冢、灵台，有雷泽。

〖乘氏〗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

〖句阳〗有垂亭。

〖鄄城〗

〖离狐〗故属东郡。

〖廪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

〖单父〗侯国，故属山阳。

〖成武〗故属山阳。有郜城。

〖己氏〗故属梁。

右兖州刺史部，郡、国八，县、邑、公、侯国八十。

◎东海郡高帝置，雒阳东千五百里。十三城，户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四百一十六。

〖郯〗本国，刺史治。

〖兰陵〗有次室亭。

〖戚〗

〖朐〗有铁。有伊卢乡。

〖襄贲〗

〖昌虑〗有蓝乡。

〖承〗

〖阴平〗

〖利城〗

〖合乡〗

〖祝其〗有羽山。春秋时曰祝其，夹谷地。

〖厚丘〗

〖赣榆〗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

◎琅邪国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八百四，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

〖开阳〗故属东海，建初五年属。

〖东武〗

〖琅邪〗

〖东莞〗有郓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

〖西海〗

〖诸〗

〖莒〗本国，故属城阳。有铁。有峥嵘谷。

〖东安〗故属城阳。

〖阳都〗故属城阳。有牟台。

〖临沂〗故属东海。有丛亭。

〖即丘〗侯国，故属东海，春秋曰祝丘。

〖缯〗侯国，故属东海。有概亭。

〖姑幕〗

◎彭城国高祖置为楚，章帝改。雒阳东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户八万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万三千二十七。

〖彭城〗有铁。

〖武原〗

〖傅阳〗有BB72水。

〖吕〗

〖留〗

〖梧〗

〖菑丘〗

〖广戚〗故属沛。

◆广陵郡景帝置为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城，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万百九十。

〖广陵〗有东陵亭。

〖江都〗有江水祠。

〖高邮〗

〖平安〗

〖氵夌〗故属泗水。

〖东阳〗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

〖射阳〗故属临淮。

〖盐渎〗故属临淮

〖舆〗侯国，故属临淮。

〖堂邑〗故属临淮。有铁。春秋时曰堂。

〖海西〗故属东海。

◎下邳国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万一千八十三。

〖下邳〗本属东海。有葛峄山，本峄阳山。有铁。

〖徐〗本国。有楼亭，或曰古蒌林。

〖僮〗侯国。

〖睢陵〗

〖下相〗

〖淮阴〗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虑〗有蒲姑陂。

〖东成〗

〖曲阳〗侯国，故属东海。

〖司吾〗侯国，故属东海。

〖良成〗故属东海。春秋时曰良。

〖夏丘〗故属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国五，县、邑、侯国六十二。

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济南平原乐安北海东莱齐国

--青州

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荆州

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豫章

--扬州

◎济南国故齐，文帝分。雒阳东千八百里。十城，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

〖东平陵〗有铁。有谭城。有天山。

〖著〗

〖於陵〗

〖台〗

〖菅〗有赖亭。

〖土鼓〗

〖梁邹〗

〖邹平〗

〖东朝阳〗

〖历城〗有铁。有巨里聚。

◎平原郡高帝置。雒阳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

〖高唐〗湿水出。

〖般〗

〖鬲〗侯国。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祝阿〗春秋时曰祝柯。有野井亭。

〖乐陵〗

〖湿阴〗

〖安德〗侯国。

〖厌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阳东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

〖临济〗本狄，安帝更名。

〖千乘〗

〖高菀〗

〖乐安〗

〖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

〖蓼城〗侯国。

〖利〗故属齐。

〖益〗侯国。故属北海。

〖寿光〗故属北海。有灌亭。

◎北海国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

〖剧〗有纪亭，古纪国。

〖营陵〗

〖平寿〗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

〖都昌〗

〖安丘〗有渠丘亭。

〖淳于〗永元九年夏。有密乡。

〖平昌〗侯国，故属琅邪，有蒌乡。

〖朱虚〗侯国，故属琅邪，永初元年属。

〖东安平〗故属菑川。六国时曰安平。有F043亭。

〖高密〗侯国。

〖昌安〗侯国，安帝复。

〖夷安〗侯国，安帝复。

〖胶东〗侯国。

〖即墨〗侯国。有棠乡。

〖壮武〗安帝复。

〖下密〗安帝复。

〖挺〗

◎东莱郡高帝置。雒阳东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

〖牟平〗

〖惤〗侯国。

〖曲成〗侯国。

〖掖〗侯国。有过乡。

〖当利〗侯国

〖东牟〗侯国。

〖昌阳〗

〖卢乡〗

〖长广〗故属琅邪。

〖黔陬〗侯国，故属琅邪。有介亭。

〖葛卢〗有尤涉亭。

〖不其〗侯国，故属琅邪。

◎齐国秦置。雒阳东千八百里。六城，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临菑〗本齐，刺史治。

〖西安〗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古渠丘。

〖昌国〗

〖临朐〗有三亭，古BD69邑。

〖广〗

〖般阳〗故属济南。

右青州刺史部，郡、国六，县六十五。

◎南阳郡秦置。雒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本申伯国。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阳聚。有东武亭。

〖冠军〗邑。

〖叶〗有长山，曰方城。有卷城。

〖新野〗有东乡，故新都。有黄邮聚。

〖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有上唐乡。

〖西鄂〗

〖雉〗

〖鲁阳〗有鲁山。有牛兰累亭。

〖犨〗

〖堵阳〗

〖博望〗

〖舞阴〗邑。

〖比阳〗

〖复阳〗侯国。有杏聚。

〖平氏〗桐柏大复山，淮水出。有宜秋聚。

〖棘阳〗有蓝乡。有黄淳聚。

〖湖阳〗邑。

〖随〗西有断蛇丘。

〖育阳〗邑。有小长安，有东阳聚。

〖涅阳〗

〖阴〗

〖酇〗

〖邓〗有E94A聚。

〖山都〗侯国。

〖郦〗侯国

〖穰〗

〖朝阳〗

〖蔡阳〗侯国。

〖安众〗侯国。

〖筑阳〗侯国。有涉都乡。

〖武当〗有和成聚。

〖顺阳〗侯国，故博山。有须聚。

〖成都〗

〖襄乡〗

〖南乡〗

〖丹水〗故属弘农。有章密乡。有三户亭。

〖析〗故属弘农，故楚白羽邑。有武关，在县西。有丰乡城。

◎南郡秦置。雒阳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

〖江陵〗有津乡。

〖巫〗西有白帝城。

〖秭归〗本国。

〖中卢〗侯国。

〖编〗有蓝口聚。

〖当阳〗

〖华容〗侯国。云梦泽在南。

〖襄阳〗有阿头山。

〖邔〗侯国。有犁丘城。

〖宜城〗侯国。

〖鄀〗侯国。永平元年夏。

〖临沮〗侯国。有荆山。

〖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

〖夷道〗

〖夷陵〗有荆门，虎牙山。

〖州陵〗

〖很山〗故属武陵。

◎江夏郡高帝置。雒阳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五万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阳〗

〖轶〗侯国。

〖郦〗

〖竟陵〗侯国。有郧乡。有章山，本内方。

〖云杜〗

〖沙羡〗

〖邾〗

〖下雉〗

〖蕲春〗侯国。

〖鄂〗

〖平春〗侯国。

〖南新市〗侯国。

〖安陆〗

◎零陵郡武帝置。雒阳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有阳朔山，湘水出。

〖营道〗南有九疑山。

〖营浦〗

〖泠道〗

〖洮阳〗

〖都梁〗有路山。

〖夫夷〗侯国。

〖始安〗侯国。

〖重安〗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乡〗

〖昭阳〗侯国。

〖烝阳〗侯国，故属长沙

◎桂阳郡高帝置。山领山。在雒阳南三千九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口五十五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岭山。

〖便〗

〖耒阳〗有铁。

〖阴山〗

〖南平〗

〖临武〗

〖桂阳〗

〖含洭〗

〖浈阳〗有领山。

〖曲江〗

〖汉宁〗永和元年置。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

〖临沅〗

〖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

〖孱陵〗

〖零阳〗

〖充〗

〖沅陵〗先有壶头山。

〖辰阳〗

〖酉阳〗

〖迁陵〗

〖镡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长沙郡秦置。雒阳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

〖临湘〗

〖攸〗

〖荼陵〗

〖安城〗

〖霝阝〗

〖湘南〗侯国。衡山在东南。

〖连道〗

〖昭陵〗

〖益阳〗

〖下隽〗

〖罗〗

〖醴陵〗

〖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

◎九江郡秦置。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

〖阴陵〗

〖寿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阳〗

〖合肥〗侯国

〖历阳〗侯国，刺史治。

〖当涂〗有马丘聚，徐凤反于此。

〖全椒〗

〖钟离〗侯国。

〖阜陵〗

〖下蔡〗故属沛。

〖平阿〗故属沛。有徐山。

〖义成〗故属沛。

◆丹阳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户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五百四十五。

〖宛陵〗

〖溧阳〗

〖丹阳〗

〖故鄣〗

〖於潜〗

〖泾〗

〖歙〗

〖黝〗

〖陵阳〗

〖芜湖〗中江在西。

〖秣陵〗南有牛渚。

〖湖熟〗侯国。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户十万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有桐乡。

〖雩娄〗侯国。

〖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

〖潜〗

〖临湖〗侯国。

〖龙舒〗侯国。

〖襄安〗

〖皖〗有铁。

〖居巢〗侯国。

〖六安〗国。

〖蓼〗侯国。

〖安丰〗有大别山。

〖阳泉〗侯国。

〖安风〗侯国。

◎会稽郡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雒阳东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鄮〗

〖乌伤〗

〖诸暨〗

〖馀暨〗

〖太末〗

〖上虞〗

〖剡〗

〖馀姚〗

〖句章〗

〖鄞〗

〖章安〗故治，闽越地，光武更名。

〖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

〖东部〗侯国。

◎吴郡顺帝分会稽置。雒阳东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万七百八十二。

〖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

〖海盐〗

〖乌程〗

〖馀杭〗

〖毘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阳羡〗邑。

〖无锡〗侯国。

〖娄〗

◎豫章郡高帝置。雒阳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

〖庐陵〗

〖赣〗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台领山。

〖南城〗

〖鄱阳〗有鄱水。黄金采。

〖历陵〗有傅易山。

〖馀汗〗

〖鄡阳〗

〖彭泽〗彭蠡泽在西。

〖柴桑〗

〖艾〗

〖海昏〗侯国。

〖平都〗侯国，故安平。

〖石阳〗

〖临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

右扬州刺史部，郡六、县邑、侯国九十二。

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

--益州

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

--凉州

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

--并州

涿郡广阳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辽东属国

--幽州

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交州

◎汉中郡秦置。雒阳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

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

〖南郑〗

〖成固〗妫墟在西北。

〖西城〗

〖褒中〗

〖沔阳〗有铁。

〖安阳〗

〖锡〗有锡，春秋时曰锡穴。

〖上庸〗本庸国。

〖房陵〗

◎巴陵秦置。雒阳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城，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

〖江州〗

〖宕渠〗有铁。

〖朐忍〗

〖阆中〗

〖鱼复〗扞水有扞关。

〖临江〗

〖枳〗

〖涪陵〗出丹。

〖垫江〗

〖安汉〗

〖平都〗

〖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

〖宣汉〗

〖汉昌〗永元中置。

◎广汉郡高帝置。雒阳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

〖雒〗刺史治。

〖新都〗

〖绵竹〗

〖什邡〗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

〖郪〗

〖广汉〗有沈水。

〖德阳〗

◎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

〖成都〗

〖郫〗

〖江原〗

〖繁〗

〖广都〗

〖临邛〗有铁。

〖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

〖汶江道〗

〖八陵〗

〖广柔〗

〖绵虒道〗

◎犍为郡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刘璋分立江阳郡。九城，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阳〗有彭亡聚。

〖资中〗

〖牛鞞〗

〖南安〗有鱼涪津。

〖僰道〗

〖江阳〗

〖符节〗

〖南广〗

〖汉安〗

◎牂牁郡武帝置。雒阳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兰〗

〖平夷〗

〖鹭〗

〖毋敛〗

〖谈指〗出丹。

〖夜郎〗出雄黄、雌黄。

〖同并〗

〖谈稾〗

〖漏江〗

〖毋单〗

〖宛温〗

〖镡封〗

〖漏卧〗

〖句町〗

〖进乘〗

〖西随〗

◎越巂郡武帝置。雒阳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南山出铜。

〖遂久〗

〖灵关道〗

〖台登〗出铁。

〖青蛉〗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

〖卑水〗

〖三缝〗

〖会无〗出铁。

〖定莋〗

〖阐〗

〖苏示〗

〖大莋〗

〖莋秦〗

〖姑复〗

◆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国。雒阳西五千六百里。诸葛亮表有耽文山、泽山、司弥瘗山、娄山、辟龙山，此等并皆未详所在县。十七城，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

〖滇池〗出铁。有池泽。北有黑水祠。

〖胜休〗

〖俞元〗装山出铜。

〖律高〗石室山出锡。B428町山出银、铅。

〖贲古〗采山出铜、锡。羊山出银、铅。

〖毋棳〗

〖建伶〗

〖穀昌〗

〖牧靡〗

〖味〗

〖昆泽〗

〖同濑〗

〖同劳〗

〖双柏〗出银。

〖连然〗

〖桥栋〗

〖秦臧〗

◎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阳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出铁。

〖嶲唐〗

〖比苏〗

〖楪榆〗

〖邪龙〗

〖云南〗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广汉属国故北部都尉，属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

〖阴平道〗

〖甸氐道〗

〖刚氐道〗

◎蜀郡属国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

〖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有蒙山。

〖严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邮置。

〖徙〗

〖旄牛〗

◎犍为属国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二城。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山出银、铜。

〖汉阳〗

右益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一百一十八。

◎陇西郡秦置。雒阳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养水出此。

〖首阳〗有鸟鼠同穴山，渭水出。

〖大夏〗

〖襄武〗有五鸡聚。

〖临洮〗有西顷山。

〖枹罕〗故属金城。

〖白石〗故属金城。

〖鄣〗

〖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汉阳郡武帝置，为天水，永元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十三城，户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万一百三十八。

〖冀〗有朱圄山。有缇群山。有雒门聚。

〖望恒〗

〖阿阳〗

〖略阳〗有街泉亭。

〖勇士〗

〖成纪〗

〖陇〗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

〖豲道〗

〖兰干〗

〖平襄〗

〖显亲〗

〖上邽〗故属陇西。

〖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

◎武都郡武帝置。雒阳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城，户二万一百二，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

〖武都道〗

〖上禄〗

〖故道〗

〖河池〗

〖沮〗沔水出东狼谷。

〖羌道〗

◎金城郡昭帝置。雒阳西二千八百里。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阳〗

〖金城〗

〖榆中〗

〖临羌〗有昆仑山。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武帝置。雒阳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

〖临泾〗

〖高平〗有第一城。

〖朝那〗

〖乌枝〗有瓦亭，出薄落谷。

〖三水〗

〖阴盘〗

〖彭阳〗

〖鹑觚〗故属北地。

◎北地郡秦置。雒阳西千一百里。六城，户三千一百二十二，口万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

〖泥阳〗有五柞亭。

〖弋居〗有铁。

〖廉〗

〖参□〗故属安定。

〖灵州〗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万四十二，口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六。

〖姑臧〗

〖张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鸾鸟〗

〖朴B459〗

〖媪围〗

〖宣威〗

〖仓松〗

〖鹫阴〗故属安定。

〖租厉〗故属安定。

〖显美〗故属张掖。

〖左骑〗千人官。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阳西四千二百里。献帝分置西郡。八城，户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万六千四十。

〖觻得〗

〖昭武〗

〖删丹〗弱水出。

〖氐池〗

〖屋兰〗

〖日勒〗

〖骊靬〗

〖番和〗

◎酒泉郡武帝置。雒阳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户万二千七百六。

〖福禄〗

〖表氏〗

〖乐涫〗

〖玉门〗

〖会水〗

〖沙头〗

〖安弥〗故曰绥弥。

〖乾齐〗

〖延寿〗

◎敦煌郡武帝置。雒阳西五千里。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

〖冥安〗

〖效穀〗

〖拼泉〗

〖广至〗

〖龙勒〗有玉门关。

◎张掖属国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万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

〖左骑〗

〖千人〗

〖司马官〗

〖千人官〗

◎张掖居延属国故郡都尉，安帝别领一城。户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

右凉州刺史部，郡十二，县、道、候官九十八。

◎上党郡秦置。雒阳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

〖长子〗

〖屯留〗绛水出。

〖铜鞮〗

〖沾〗

〖涅〗有阏与聚。

〖襄垣〗

〖壶关〗有黎亭，故黎国。

〖泫氏〗有长平亭。

〖高都〗

〖潞〗本国。

〖猗氏〗

〖阳阿〗侯国。

〖穀远〗

◎太原郡秦置。十六城，户三万九百二，口二十万一百二十四。

〖晋阳〗本唐国。有龙山，晋水所出。刺史治。

〖界休〗有界山，有绵上聚。有千亩聚。

〖榆次〗有凿壶。

〖中都〗

〖于离〗

〖兹氏〗

〖狼孟〗

〖邬〗

〖盂〗

〖平陶〗

〖京陵〗春秋时九京。

〖阳曲〗

〖大陵〗有铁。

〖祁〗

〖虑虒〗

〖阳邑〗有箕城。

◎上郡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

〖肤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阴〗

〖桢林〗

〖定阳〗

〖高奴〗

〖龟兹属国〗

〖候官〗

◎西河郡武帝置。雒阳北千二百里。十三城，户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万八百三十八。

〖离石〗

〖平定〗

〖美稷〗

〖乐街〗

〖中阳〗

〖皋狼〗

〖平周〗

〖平陆〗

〖益兰〗

〖圜阴〗

〖蔺〗

〖圜阳〗

〖广衍〗

◎五原郡秦置为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

〖五原〗

〖临沃〗

〖文国〗

〖河阴〗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阳〗北有阴山。

◎云中郡秦置。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万六千四百三十。

〖云中〗

〖咸阳〗

〖箕陵〗

〖沙陵〗

〖沙南〗

〖北舆〗

〖武泉〗

〖原阳〗

〖定襄〗故属定襄。

〖成乐〗故属定襄。

〖武进〗故属定襄。

◎定襄郡高帝置。五城，户三千一百五十三，口万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无〗故属雁门。

〖桐过〗

〖武成〗

〖骆〗

〖中陵〗故属雁门。

◎雁门郡秦置。雒阳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万九千。

〖阴馆〗

〖繁畤〗

〖楼烦〗

〖武州〗

〖汪陶〗

〖剧阳〗

〖崞〗

〖平城〗

〖埒〗

〖马邑〗

〖卤城〗故属代郡。

〖广武〗故属太原。有夏屋山。

〖原平〗故属太原。

〖彊阴〗

◎朔方郡武帝置。六城，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临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广牧〗

〖大城〗故属西河。

右并州刺吏部，郡九，县、邑、侯国九十八。

◎涿郡高帝置。雒阳东北千八百里。七城，户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遒〗侯国。

〖故安〗易水出，雹水出。

〖范阳〗侯国。

〖良乡〗

〖北新城〗有汾水门。

〖方城〗故属广阳。有临乡。有督亢亭。

◎广阳郡高帝置，为燕国，昭帝更名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元八年复。五城，户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万六百。

〖蓟〗本燕国。刺史治。

〖广阳〗

〖昌平〗故属上谷。

〖军都〗故属上谷。

〖安次〗故属勃海。

◎代郡秦置。雒阳东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二万一百二十三，口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乾〗

〖道人〗

〖当城〗

〖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永元八年复。

〖东安阳〗

〖平舒〗

〖代〗

◎上谷郡秦置。雒阳东北三千二百里。八城，户万三百五十二，口五万一千二百四。

〖沮阳〗

〖潘〗永元十一年复。

〖甯〗

〖广甯〗

〖居庸〗

〖雎聳〗

〖涿鹿〗

〖下落〗

◎渔阳郡秦置。雒阳东北二千里。九城，户六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

〖渔阳〗有铁。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有铁。

〖平谷〗

〖安乐〗

〖亻虒奚〗

〖犷平〗

◎右北平郡秦置。雒阳东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户九千一百七十，口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无〗

〖俊靡〗

〖无终〗

◎辽西郡秦置。雒阳东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户万四千一百五十，口

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阳乐〗

〖海阳〗

〖令支〗有孤竹城。

〖肥如〗

〖临渝〗

◎辽东郡秦置。雒阳东北三千六百里。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无虑〗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铁。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武帝置。雒阳东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高句骊〗辽山，辽水出。

〖西盖马〗

〖上殷台〗

〖高显〗故属辽东。

〖候城〗故属辽东。

〖辽阳〗故属辽东。

◎乐浪郡武帝置。雒阳东北五千里。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

〖朝鲜〗

〖讠冉邯〗

〖浿水〗

〖含资〗

〖占蝉〗

〖遂城〗

〖增地〗

〖带方〗

〖驷望〗

〖海冥〗

〖列口〗

〖长岑〗

〖屯有〗

〖昭明〗

〖镂方〗

〖提奚〗

〖浑弥〗

〖乐都〗

◆辽东属国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六城。雒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辽〗故天辽，属辽西。

〖宾徒〗故属辽西。

〖徒河〗故属辽西。

〖无虑〗有医无虑山。

〖险渎〗

〖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国十一，县、邑、侯国九十。

◎南海郡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

〖番禺〗

〖博罗〗

〖中宿〗

〖龙川〗

〖四会〗

〖揭阳〗

〖增城〗有劳领山。

◎苍梧郡武帝置。雒阳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

〖广信〗

〖谢沐〗

〖高要〗

〖封阳〗

〖临贺〗

〖端谿〗

〖冯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鄣平〗

〖郁林郡〗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阳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

〖布山〗

〖安广〗

〖阿林〗

〖广郁〗

〖中溜〗

〖桂林〗

〖潭中〗

〖临尘〗

〖定周〗

〖增食〗

〖领方〗

◎合浦郡武帝置。雒阳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闻〗

〖高凉〗

〖临元〗

〖朱崖〗

◎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阳王国。雒阳南万一千里。十二城。

〖龙编〗

〖羸□娄〗

〖安定〗

〖苟漏〗

〖麋泠〗

〖曲阳〗

〖北带〗

〖稽徐〗

〖西于〗

〖朱B42B〗

〖封谿〗建武十九年置。

〖望海〗建武十九年置。

◎九真郡武帝置，雒阳南万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风〗

〖咸懽〗

〖无功〗

〖无编〗

◎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万六百七十六。

〖西卷〗

〖朱吾〗

〖卢容〗

〖象林〗

〖比景〗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县五十六。

《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赞曰：众安后载，政洽区分；侯罢守列，民无常君。称号迁隔，封割纠纷；略存减益，多证前闻。

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将军

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来事之范，殆未有所穷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

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世祖即位，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

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史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从事。

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

后，注不说石数。御属主为公卿。阁下令史主阁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

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氵翟，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属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印绶，罢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位如宪，数年复罢。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

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

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丞一人，比千石。六百石。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馔具之物。凡国祭祀，掌陈馔具。丞一人。

大予乐令一人，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丞一人。

高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庙，掌案行扫除。无丞。

世祖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庙。

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戎盗贼事。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时节祭祀。

右属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后转属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后省并太史。中兴以来，省前凡十官。

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献。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右中朗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朗，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虎贲中朗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贲宿卫。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仆射，主虎贲郎习射。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节从虎贲，比二百石。本注曰：皆无员。掌宿卫侍从。自节从虎贲久者转迁，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本武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

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骑。丞一人。

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骑。丞一人。

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

驸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驸马。

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本监羽林骑。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无员。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议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时节威仪。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掌使吊。本员七十人，中兴但三十人。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

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有请室令，车驾出，在前请所幸，徼车迎白，示重慎。中兴但以郎兼，事讫罢，又省车、户、骑凡三将，及羽林令。

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

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宫卫士。丞一人。

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宫卫士。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官长史为封C97D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属卫尉。本注曰：中兴省旅贲令，卫士一人丞。

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御。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

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诸车。丞一人。

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

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范，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正、左监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决诏狱。

右属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雒阳有诏狱。

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

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诸郎。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

右属大鸿胪。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

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宗正大司农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丞一人，比千石。

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余属吏增减无常。

右属宗正。本注曰：中兴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贾，主练染，作采色。丞一人。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E05F。导，择也。丞一人。

右属大司农。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雒阳市长、荥阳敖仓

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丞一人，比千石。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兽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

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黄门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

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宫别处。

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

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丞、织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离官。果丞主果园。鸿池，池名，在雒阳东二十里。南园在雒水南。濯龙监、直里监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龙亦园名，近北宫。直里亦园名也，在雒阳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中布张诸亵物。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丞一人。

尚方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

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署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

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书。后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节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书。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旧别监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后又属少府。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

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貙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汤官、织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监，胞人长丞，宦者、昆台、佽飞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

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执金吾太子太传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尉北军中候司隶校尉

城门校尉北军中候司隶校尉

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犹御也。丞一人，比千石。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

武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属执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中兴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属。

大长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将行，宦者。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士人。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宫仆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驭。本注曰：太仆，秩二千石，中兴省「太」，减秩千石，以属长秋。

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宫谒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报中章。

中宫尚书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书。

中宫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

中宫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宫请署天子数。女骑六人，丞、复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复道丞主中阁道。

中宫药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属大长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以其职并长秋。是后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后，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长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员数秩次如中宫。本注曰：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

府，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则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辅导为职，悉主太子官属。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二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

太子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仓谷。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饮食。

太子仆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车马，职如太仆。

太子厩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车马。

太子门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职比郎将。旧有左右户将，别主左右户直郎，建武以来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太子卫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门卫士。

右属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领属少府。

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右属将作大匠。

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

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BD2A门，中东门，上东门，穀门，夏门，凡十二门。

右属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

屯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卫，主乌桓骑。

射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右属北军中候。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声。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司隶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

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主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其余都官书佐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司隶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王国宋卫国列侯关内侯四夷国百官奉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

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

豫州部郡国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扬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国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属国都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县四百余所，后世稍复增之。

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王国之相亦如之。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各一人，讥出入。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

夷降者。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

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

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乌桓胡。

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其长史，如郡丞。

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时，吴、楚七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及其诛灭，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至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仆主车及驭，如太仆。本曰太仆，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仆，又皆减其秩。治书，比六百石。本注曰：治书本尚书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后去节。谒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后减。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永巷长。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曰：无员。

卫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军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BD4A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

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礼也。列土、特进、朝侯贺正月执

璧云。

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

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赞曰：帝道渊默，冢帅修德。寡以御众，分职乃克。不置不监，无骄无忒。程是师徒，宁民康国。

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畊车青盖车绿车皁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小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导从卒车马饰

《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昏暴陵之灾。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夫爱之者欲其长久，不惮力役，相与起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长久也；敬之者欲其尊严，不惮劳烦，相与起作舆轮旌旗章表，以尊严之。斯爱之至，敬之极也。苟心爱敬，虽报之至，情由未尽。或杀身以为之，尽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与天地比长。后世圣人，知恤民之忧思深大者，必飨其乐；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为之制礼以节之，使夫上仁继天统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谢。《老子》曰：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之谓也。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圣人不得其位，贤者隐伏，是以天子微弱，诸侯胁矣。于此相贵以等，相讟以货，相赂以利，天下之礼乱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诸侯，此天子失礼，微弱之始也。自是诸侯宫县乐食，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钖，冕而儛《大武》。大夫台门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镂簋朱B42C，此大夫之僭诸侯礼也。《诗》刺「彼己之子，不称其服」，伤其败化。《易》讥「负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盗思夺之矣。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次呆}藻B42D。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争锥刀之利，杀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灭。荣利在己，虽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故撰《舆服》著之于篇，以观古今损益之义云。

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辀，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乾》，谓之《大壮》，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BB5CC959，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周室大备，官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龙旂九BB5C，七仞齐轸，以象大火；鸟B133七BB5C，五仞齐较，以象鹑火；熊旗六BB5C，五仞齐肩，以象参、伐；龟C959四BB5C，四仞齐首，以象营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

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钖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BB5C，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D12F，鸾雀立衡，B42E文画辀，羽盖华蚤，建大旂，十有二BB5C，画日月升龙，驾六马，象镳镂钖，金B42F方鈁，插翟尾，朱兼樊纓，赤E47B易苴，金就十有二，左纛以DA3E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鬣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

耕车，其饰皆如之。有三盖。一曰芝车，置＜辐车＞耒耜之D655，上亲耕所乘也。

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辐车＞胄甲弩之D655。

猎车，其饰皆如之。重辋缦轮，缪龙绕之。一曰＜门翕＞猪车，亲校猎乘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络帐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云B42E文画辀，黄金涂五末，盖蚤。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赤罽軿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皆右騑而已。

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B42E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騑，驾三。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皁缯盖，黑轓，右輣。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D12F。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盖，千石以上皁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騑，加交络帷裳，皆皁。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軿车，铜五末。

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

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东都唯大行乃大驾。大驾，太仆校驾；法驾，黄门令校驾。

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前驱有九BB5C云罕，凤皇＜门翕＞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幢旁。民或谓之鸡翘，非也。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

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皁盖赤里，朱轓，戈矛弩D655，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后罢。

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辐车＞辄弩服。藏在武库。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诸车有矛戟，其饰幡BB5C旗帜皆五采，制度从《周礼》。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大车，伍伯DA7A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

小使车，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近小使车，兰舆赤毂，白盖赤帷。从驺骑四十人。此谓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

诸使车皆朱班轮，四辐，赤衡轭。其送葬，白垩已下，洒车而后还。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B42E文画曲轓，长悬车等。太仆御，驾六布施马。布施马者，淳白骆马也，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既

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门。当用，太仆考工乃内饰治，礼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立乘。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騑，驾两。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铃下、侍阁、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云。

古者军出，师旅皆从；秦省其卒，取其师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戟为前列，揵弓＜韦蜀＞九鞬。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导从事毕，皆罢所假。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文画辎，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文画辎轓，吉阳，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降龙。卿，朱两轓，五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有吉阳。

诸马之文：案乘舆，金方鈘，插翟象镳，龙画纟忽，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燕尾。驸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

志第三十舆服下

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鹖冠帻佩刀印黄赤绶赤绶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青绀纶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翠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

「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旂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

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纓。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纓，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裤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裤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皁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曰吁}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

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钅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D12F为述，乘舆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礼记》「孔子衣逢掖之衣。」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D12F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D12F，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为展D12F，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以缕鹿。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传》曰：「郑子臧好鹬冠。」前圆，以为此则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

方山冠，似进贤，以五采E067为之。祠宗庙《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卫士服之。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或曰，樊哙常持铁CF48，闻项羽有意杀汉王，哙裂裳以裹CF48，冠之入军门，立汉王旁，视项羽。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图注。

诸冠皆有纓蕤，执事及武吏皆缩纓，垂五寸。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纓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E067单衣。虎贲将虎文裤，白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贡；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谒者，古者一名洗马。

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支页＞，所以安物。故《诗》曰：「有＜支页＞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皁衣群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微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却摞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丧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々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其玉视冕旒，为祭服云。

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鲛。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为钊剽口之饰。乘舆者，加翡翠山，纡婴其侧。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繇赤丝蕤，縢繇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紺，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紺，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舆同，皇后亦如之。

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加特也。

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紺，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绶。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綖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綖者，古佩璲也。佩绶相迎受，故曰綖。紫绶以上，綖绶之间得施玉环鐍

云。

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长同。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綖绶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绀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

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粗，皆广尺六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皁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絛。剪DA3E𦋞，簪珥。珥。耳珰垂珠也。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𦋞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

皇后谒庙服，绀上皁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絛。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贵人助蚕服，纯缥上下，深衣制。大手结，墨玳瑁，又加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采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黄金辟邪，首为带鐍，饰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𦋞，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

公、列侯以下皆单缘襈，制文绣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诸

古丽圭襂闺缘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绝之，建初、永元又复中重，于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绝矣。

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宗庙以下，祠祀皆冠长冠，皁缯袍单衣，绛缘领袖中衣，绛裤袜，五郊各从其色焉。

赞曰：车辂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

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刘玄刘盆子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常朱鲔、张B421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圣公因往从牧等，为其军安集掾。

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为更始将军。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坛场于BF73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五朋，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诛之，以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前钟武侯刘望起兵，略有汝南。时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藏既败于昆阳，往归之。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值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长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更始时在便坐黄堂，取视之，喜曰：「莽不如是，当与

霍光等。」宠姬韩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悦，乃悬莽首于宛城市。是月，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十月，使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更始遂北都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舆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

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鲔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后遂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B421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鲔辞曰：「臣非刘宗，不敢干典。」遂让不受。乃徙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威福自己。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B421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裤、EB7CB25D、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谏曰：

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而当辅佐纲维之任。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毘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陛下惜此举厝。败材伤锦，所宜至虑。惟割既往廖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

更始怒，系淑诏狱。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十二月，赤眉西入关。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初，望见更始政乱，度其必败，谓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于长安求得婴，将至临泾立之。聚党数千人，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更始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击破，皆斩之。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茂军败，死者千余人。

三月，遣李松会朱鲔与赤眉战于{艹务}乡，松等大败，弃军走，死者三万余人。

时王匡、张B421守河东，为邓禹所破，还奔长安。B421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间，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人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及赤眉立刘盆子，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C37D，以拒之。

张B421、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貙膢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侍中刘能卿知其谋，以告之。更始托病不出，召张B421等。B421等皆入，将悉诛之，唯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B421等四人且待于外庐。B421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B421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明旦，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越萌于新丰。

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B421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B421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B421于城内。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而进。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战，败，死者二千余人，赤眉生得松。时松弟B02A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B02A即开门。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

初，侍中刘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步从至高陵，止传舍。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将兵在外，号为屯卫而实囚之。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

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刎，赤眉帅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B421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臧其尸。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

有三子；求，歆，鲤。明年夏，求兄弟与母东诣洛阳，帝封求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为穀孰侯，鲤为寿光侯。求后徙封成阳侯。求卒，子巡嗣，复徙封B324泽侯。巡卒，子姚嗣。

论曰：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汉起，驱轻黠乌合之众，不当天下万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捻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非唯汉人余思，固亦几运之会也。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

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

天凤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

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后数岁，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众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还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穷为冠，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军，杀万余人，追至无盐，廉丹战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余万，复还围莒，数月。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时吕母病死，其众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人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

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既未有国邑，而留众稍有离叛，乃遂亡归其营，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崇、安攻拔长社，南击宛，斩县令；而宣、禄等亦拔阳翟，引之梁，击杀河南太守。赤眉众虽数战胜，而疲敝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

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

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盛，前及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史刘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俠卿。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EB7C络，而犹从牧兒遨。

崇虽起勇力而为众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军及高陵，与更始叛将张B421等连和，遂攻东都门，入长安城，更始来降。

盆子居长东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F446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也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请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CA36乱，兒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人，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刘恭见赤眉众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建武二年正朔，崇等大会，刘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崇等谢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

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众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CD37，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

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屯杜陵，逢安将十余万人击之。邓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与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会谢禄救至，夜战稾街中，禹兵败走。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旌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逢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时三辅大乱，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众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

光武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二道，以要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明年正月，邓禹自河北度，击赤眉于湖，禹复败走，赤眉遂出关南向。征西大将军冯异破之于崤底。帝闻，乃自将幸宜阳，盛兵以邀其走路。

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敛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餧，十余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无蚩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

其夏，樊崇、逢安谋反，诛死。杨音在长安时，遇赵王良有恩，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俱归乡里，卒于家。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

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赞曰：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赤眉阻乱，盆子探符。虽盗皇器，乃食均输。

卷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王昌刘永庞萌张步王闳李宪彭宠卢芳

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馆。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林等愈动疑惑，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会人间传赤眉将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至，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土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睹朕之沉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祚称之，以从人望。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明年，光武自蓟得郎檄，南走信都，发兵徇帝县，遂攻柏人，不下。议者以为守柏人不如定巨鹿，光武乃引兵东北围巨鹿。郎太守王饶据城，数十日连攻不克。耿纯说曰：「久守王饶，士众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王饶不战自服矣。」光武善其计，乃留将军邓满守巨鹿，而进军邯郸，屯其郭北门。

郎数出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光武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郸虽鄙，并力固守，

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辞而去。因急攻之，二十余日，郎少傅李立为反间，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道死，追斩之。

刘永者，梁郡睢阳人，梁孝王八世孙也。传国至父立。元始中，立与平帝外家卫氏交通，为王莽所诛。

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永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以弟防为辅国大将军，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鲁王。遂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彊为横行将军。是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而张步亦定齐地。永遣使拜宪翼汉大将军、步辅汉大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

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永。初，陈留人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与朱鲔等守洛阳。鲔既降汉，茂亦归命，光武因使茂与盖延俱攻永。军中不相能，茂遂反，杀淮阳太守，掠得数县。据广乐而臣于永。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盖延遂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彊、周建合军救永，为盖延所败，茂奔还广乐，彊、建从永走保湖陵。

三年春，永遣使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于是遣大司马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周建率众救茂，茂、建战败，弃城复还湖陵，而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酇。诸将追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封吾为列侯。苏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彊还保西防。

四年秋，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纡、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救之，纡、建亦出兵与武等战，不克，而建兄子诵反，闭城门拒之。建、茂、纡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纡奔佼彊。五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攻佼彊于西防，彊与刘纡奔董宪。

时，平狄将军庞萌反叛，遂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

庞萌，山阳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及躬败，萌乃归降，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

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

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宪闻帝自讨庞萌，乃与刘纡、苏茂、佼彊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

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乡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贼亦勒兵挑战，帝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众心益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余日，众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与诸将到，乃率众军进桃战，而帝亲自搏战，大破之。萌、茂、彊夜弃辎重逃奔，董宪乃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自将锐卒拒新阳。帝先遣吴汉击破之，宪走还昌虑。汉进守之，宪恐，乃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

帝王蕃，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复大破之，众皆奔散。遣吴汉追击之，佼彊将其众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入缯山。数日，吏士闻宪尚在，复往往相聚，得数百骑，迎宪入郯城。吴汉等复攻拔郯，宪与庞萌走保朐。刘纡不知所归，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

吴汉进围朐。明年，城中谷尽，宪、萌潜出，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攻之，宪、萌走泽中。会吴汉下朐城，进尽获其妻子。宪乃流涕谢其将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诸卿。」乃将数十骑夜去，欲从间道归降，而吴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方与人黔陵亦斩萌，皆传首洛阳。封韩湛为列侯，黔陵关内侯。

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汉兵之起，步亦聚众数千，转攻傍县，下数城，自为五威将军，遂据本郡。

更始遣魏郡王闳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进。闳为檄，晓喻吏人降，得赣榆等六县，收兵数千人，与步战，不胜。时梁王刘永自以更始所立，贪步兵强，承制拜步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从命者。步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于剧，以弟弘为卫将军，弘弟蓝玄武大将军，蓝弟寿高密太守。遣将徇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

海、济南、齐诸郡，皆下之。

步拓地浸广，兵甲日盛。王闳惧其众散，乃诣步相见，欲诱以义方。步大陈兵引闳，怒曰：「步有何过，君前见攻之甚乎！」闳按剑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距，闳攻贼耳，何谓甚邪！」步嘿然，良久，离席跪谢，乃陈乐献酒，待以上宾之礼，令闳关掌郡事。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闻隆至剧，乃驰遣立步为齐王，步即杀隆而受永命。

是时，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及刘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置百官。王闳谏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今尊立其子，将疑众心。且齐人多诈，宜且详之。」步乃止。五年，步闻帝将攻之，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冬，建威大将军耿弇破斩费邑，进拔临淄。步以弇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众攻弇于临淄。步兵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后与家属居洛阳。王闳亦诣剧降。

八年夏，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众，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击斩之。

王闳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谭之子也，哀帝时为中常侍。时幸臣董贤为大司马，宠爱贵盛，闳屡谏，忤旨。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时国无嗣主，内外恇惧，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后阏，举手叱贤曰：「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贤知闳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玺绶。闳持上太后，朝廷壮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闳，乃出为东郡太守。闳惧诛，常系药手内。莽败，汉兵起，闳独完全东郡三十余万户，归降更始。

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侯。

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EF69山，攻杀安风令。杨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EF69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也。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伟容貌，能饮饭，有威于边。王莽居摄，诛不附己者，宏与何武、鲍宣并遇害。

宠少为郡吏，地皇中，为大司空士，从王邑东拒汉军。到洛阳，闻同产弟在汉兵中，惧诛，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抵父时吏。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鸿至蓟，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

及光武镇慰河北，至蓟，以书招宠。宠具牛、酒，将上谒。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吴汉说宠从光武，语在《汉传》。会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诣宠，结谋共归光武。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

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B22B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

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又自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

秋，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

其妻数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着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兒，我素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匹，使妻缝两缣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明旦，B22B门不开，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国师韩利斩午首，诣征虏将军祭遵降。夷其宗族。

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入，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

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曰：「匈怒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程为中郎将，

将胡骑还入安定。

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昱弟宪武进侯。

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曰：「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众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BD4A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与闵堪、闵林相攻连月。匈妈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

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驳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种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乃遣将兵长史陈讠斤，率三千骑击之，少伯乃降。徙于冀县。

论曰：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若数子者，岂有国之远图哉！因时扰攘，苟瓷纵而已耳，然犹以附假宗室，能掘强岁月之间。观

其智略，固无足以惮汉祖，发其英灵者也。

赞曰：天地闭革，野战群龙。昌、芳僭诈，梁、齐连锋。宠负强地，宪萦深江。实惟非律，代委神邦。

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隗嚣公孙述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国师刘歆引嚣为士。歆死，嚣归乡里。季父崔，素豪侠，能得众。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BD6A人杨广、冀人周宗谋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遂聚众数千人，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崔、广等以为举事宜立主以一众心，咸谓嚣素有名，好经书，遂共推为上将军。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望至，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于庭，牵马操刀，奉盘错鍉，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有司奉血鍉进，护军举手揖诸将军曰：「鍉不濡血，ECA6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罚如盟。」既而C3EA血加书，一如古礼。

事毕，移檄告郡国曰：

汉复元年七月已酉朔。已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使民。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

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冢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复按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众庶。行砲格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醯，袭以五毒。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相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是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妻子颠殒，还自诛刈。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茂，举众外降。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兴灭继绝，封定万国，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命，武军平之。驰命四夷，复其爵号。然后还师振旅，橐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

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将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复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长安中亦起兵诛王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曰：

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故钦承大旨，顺风不让。将军以至德尊贤，广其谋虑，动有功，发中权，基业已定，大勋方缉。今俊乂并会，羽翮并肩，望无耆考之德，而猥托宾客之上，诚自愧也。虽怀介然之节，欲CB62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何

则？范蠡收责句践，乘偏舟于五湖；舅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贤，勒铭两国，犹削迹归愆，请命乞身，望之无劳，盖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

愿将军勉之。

嚣等遂至长安，更始以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其冬，崔、义谋欲叛归，嚣惧并祸，即以事告之，崔、义诛死。更始感嚣忠，以为御史大夫。

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事发觉，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杜陵、金丹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屯云阳，禹裨将冯C924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

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时，陈仓人吕鲔拥众数万，与公孙述通，寇三辅。嚣复遣兵佐征西大将军冯异击之，走鲔，遣歙上状。帝报以手书曰：

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驽马铅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群。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

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踯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傥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

自是恩礼愈笃。

其后公孙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嚣。嚣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乃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器，因使讨蜀，以效其信。器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不欲东，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方，退伏闾里。五年，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鼓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元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厄，欲专方面，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

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间，以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嚣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辞答，尤加意焉，嚣复遣使周游诣阙，先到冯异营，游为仇家所杀。帝遣卫尉铫期持珍宝缯帛赐嚣，期至郑被盗，亡失财物。帝常称嚣长者，务欲招之，闻而叹曰：「吾与隗嚣事欲不谐，使来见杀，得赐道亡。」

会公孙述遣兵寇南郡，乃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又多设支阂。帝知其终不为用，叵欲讨之。遂西幸长安，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先使来歙奉玺书喻旨。嚣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谋欲杀歙。歙得亡归。

诸将与嚣战，大败，各引退。嚣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等击破之。嚣乃上疏谢曰：「吏人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嚣言慢，请诛其子恂，帝不忍，复使来歙至B651，赐嚣书曰：「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嚣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明年，述以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势。秋，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槃，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B651，兵并无利，乃引还。

帝因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曾于天水私于来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效万分耳。」又数劝嚣遣子入侍，前后辞谏切甚，嚣不从，故去焉。

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围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器攻略阳，连月不下。亲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使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

遵知嚣必败灭，而与牛邯旧故，知其有归义意，以书喻之曰：

遵与隗王ECA6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时周洛以西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

朝。生民以来，臣人之势，未有便于此时者也。而王之将吏，群居穴处之徒，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遵与孺卿日夜所争，害几及身者，岂一事哉！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扼腕，垂涕登车。幸蒙封拜，得延论论，每及西州之事，未尝敢忘孺卿之言。今车驾大众，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距要厄，当军冲，视其形势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故夷吾束缚而相齐，黥布杖敛以归汉，去愚就义，功名并著。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可为怖栗。宜断之心胸，参之有识。

邯得书，沉吟十余日，乃谢士众，归命洛阳，拜为太中大夫。于是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众万，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嚣将妻子奔西域，从杨广，而田弇、李育保上BD6A。诏告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BD6A。车驾东归。月余，杨广死，嚣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数月，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众方至！」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嚣归冀。会吴汉等食尽退去，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

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E05F，恚愤而死。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明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苛宇、赵恢等将纯降。宗、恢及诸隗分徙京师以东，纯与巡、宇徙弘农。唯王元留为蜀将。及辅威将军臧宫破延岑，元举众诣宫降。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及降，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与来歙平陇右。

十八年，纯与宾客数十骑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论曰：隗嚣援旗纠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势，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

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后父仁为河南都尉，而述补清水长。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余，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后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具，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居临邛，复有能名。

及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略汉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众合数万人。述闻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意恶之，召县中豪桀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头曰：「愿效死。」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乃选精兵千余人，西击成等。比至成都，众数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将垣副杀成，以其众降。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述恃其地险众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于绵竹击宝、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述曰：「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B473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

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会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越巂任贵亦杀王莽大尹而据郡降。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B473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众出陈仓，与吕鲔徇三辅。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鲔、育于陈仓，大败之，鲔、育奔汉中。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

岑字叔牙，南阳人。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转寇郡县，众数万人。岑、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及丰败，故二人皆降于述。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监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

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并还刘氏。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明年，隗嚣称臣于述。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自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

述以问群臣。博士吴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以广封疆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上。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鸾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八年，帝使诸将攻隗嚣，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嚣败，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众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俄而嚣将王元降，述以为将军。明年，使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B02A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

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彭遂长驱至武阳。帝及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降、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中郎将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刺客杀歙；述复令刺杀岑彭。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诏喻述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述终无降意。

九月，吴汉又破斩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遂守成都。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兒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十一月，臧宫军至咸门。述视占书，云「虏死城下」，大喜，谓汉等当之。乃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胸，堕马。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汉副将刘尚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兒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ED47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初，常少、张隆劝述降，不从，并以忧死。帝下诏追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程乌、李育以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论曰：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述虽为汉吏，无所冯资，徒以文俗自憙，逐能集其志计。道未足而意有余，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昔吴起所以惭魏侯也。及其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

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D266。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齐武王縯子北海靖王兴赵孝王良城阳恭王祉泗水王歙安成孝侯赐成武孝侯顺顺阳怀侯嘉

齐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长兄也。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因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王莽前队大夫酎阜、属正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姊元弟仲皆遇害，宗从死者数十人。伯升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

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B036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乃往为说合从之势，下江从之。语在《王常传》。伯升于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旦，汉军自西南攻酎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攻丘赐。至食时，赐陈溃，阜军望见散走，汉兵急追之，却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

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阜、赐军败，引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尤、茂弃军走，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

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诸将多曰「善」。将军张B421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

圣公既即位，拜伯升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B94B，更始竟不能发。及罢会，伯升舅樊宏谓伯升曰：「昔鸿门之会，范增举B94B以示项羽。今建此意，得无不善乎？」伯升笑而不应。初，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又不受。

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长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十一年，徙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伯升为齐武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迁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谥曰哀王。子炀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国。三十年，封石弟张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为乡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张以善论议，十六年，与奉车都尉窦固等并出击匈奴，后进者多害其能，数被谮诉。建初中卒，肃宗下诏褒扬之，复封张子它人奉其祀。

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太BCA7宗更相诬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请免晃、刚爵，为庶人，徙丹阳。帝不忍，下诏曰：「朕闻人君正屏，有所不

听。宗尊为小君，宫卫周备，出有辎軿之饰，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谮者之言。晃、刚愆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於戏！小子不勖大道，控于法理，以堕宗绪。其遣谒者收晃及太BCA7玺绶。」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无忌嗣。

帝以伯升首创大业，而后嗣罪废，心常愍之。时北海亦绝无后。及崩，遗诏令复二国。永元二年，乃复封无忌为齐王，是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顷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国除。

论曰：大丈夫之鼓动拔起，其志致盖远矣。若夫齐武王之破家厚士，岂游侠下客之为哉！其虑将存乎配天之绝业，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发举大谋，在仓卒扰攘之中，使信先成于敌人，赦岑彭以显义，若此足以见其度矣。志高虑远，祸发所忽。呜呼！古人以蜂虿为戒，盖畏此也。《诗》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北海靖五兴，建武二年封为鲁王，嗣光武兄仲。

初，南顿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娴都。娴都性婉顺，自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BCA7。皇妣以初起兵时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敛焉。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BCA7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

兴其岁试守缑氏令。为人有明略，善听讼，甚得名称。迁弘农太守，亦有善政。视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征还京师，奉朝请。二十七年，始就国。明年，以鲁国益东海，故徙兴为北海王。三十年，封兴子复为临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兴二子为县侯。显宗器重兴，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廷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廷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初，靖王薨，悉推财产与诸弟，虽王车服珍宝非列侯制，皆以为分，然后随以金、帛赎之。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

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为县侯，二弟为乡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无子，肃宗怜之，不除其国。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乡侯威为北海王，奉睦后。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诽谤，槛车征诣廷尉，道自杀。

永初元年，邓太后复封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是为顷王。延光二年，复封睦少子为亭侯。普立十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无后，建安十一年，国除。

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B05A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B05A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B05A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

赵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汉兵大败，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为国三老，从入关。更始败。良闻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阳。建武二年，封良为广阳王。五年，徙为赵王，始就国。十三年，降为赵公。频岁来朝。十七年，薨于京师。凡六十六年。子节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为乡侯。建初二年，复封栩十子为亭侯。

栩立四十年薨，子顷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嗣。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

元初五年，封乾二弟为亭侯。是岁，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娉小妻，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时郎中南阳程坚素有志行，拜为乾傅。坚辅以礼义，乾改悔前过，坚列上，复所削县。本初元年，封乾一子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怀王豫嗣。豫薨，子献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为崇德侯。

城阳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

敞曾祖父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巨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刑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岁余，会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王莽畏恶刘氏，征敞至长安，免归国。

先是平帝时，敞与崇俱朝京师，助祭明堂。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汉公擅国权，群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败，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会宣弟义起兵欲攻莽，南阳捕杀宣女，祉坐系狱。敞因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莽新居摄，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

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从军，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为太常将军，绍封舂陵侯。从西入关，封为定陶王。别将击破刘婴于临泾。

及更始降于赤眉，祉乃间行亡奔洛阳。是时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见之欢甚。建武二年，封为城阳王，赐乘舆、御物、车马、衣服。追谥敞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

十三年，封祉嫡子平为蔡阳侯，以奉祉祀；平弟坚为高乡侯。

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啬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啬夫、佐吏各一人。

平后坐与诸王交通，国除。永平五年，显宗更封平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父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汉兵起，始及唐子，终诱杀湖阳尉。更始立，歙从入关，封为元氏王，终为

侍中。更始败，歙、终东奔洛阳。建武二年，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燀为堂B32F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八日，亦薨。封长子柱为B43E侯，以奉终祀，又封终子凤曲阳侯。

歙从父弟茂，年十八，汉兵之起，茂自号刘失职，亦聚众亦、密间，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众十余万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众降，封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为王者皆降为侯，更封茂为穰侯。

茂弟匡，亦与汉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为人谦逊，永平中为宗正。子浮嗣，封朝阳侯。

浮弟尚，永元中为征西将军。浮传国至孙护，无子，封绝。延光中，护从兄B22E与安帝乳母王圣女伯荣私通，遂取伯荣为妻，得绍护封为朝阳侯，位侍中。及王圣败，贬爵为亭侯。

安城孝侯赐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苍梧太守。赐少孤。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信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皆亡命逃伏遭赦日。会伯升起兵，乃随从攻击诸县。

更始既立，以赐为光禄勋，封广汉侯。及伯升被害，代为大司徒，将兵讨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为奋威大将军，代赐击汝南，赐与更始俱到洛阳。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未知所使，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是日以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封赐为宛王，拜前大司马，使持节镇抚关东。二年春，赐就国于宛，典将六部兵。后赤眉破更始，赐所领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阳。

闻光武即位，乃西之武关，迎更始妻子将诣洛阳。帝嘉赐忠，建武二年，封为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为安成侯，奉朝请。以赐有恩信，故亲厚之，数蒙宴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赐辄赈与故旧，有无遗积。帝为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闵嗣。

三十年，帝复封闵弟嵩为白牛侯。坐楚事，辞语相连，国除。闵卒，子商嗣，徙封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初，信为更始讨平汝南，因封为汝阴王。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光武即位，桂阳太守张隆击破之，信乃诣洛阳降，以为汝阴侯。永

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国除。

成武孝侯顺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庆，舂陵侯敞同产弟。顺与光武同里闬，少相厚。

更始即位，以庆为燕王，顺为虎牙将军。会更始降赤眉，庆为乱兵所杀，顺乃间行诣光武，拜为南阳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八年，使击破六安贼，因拜为六安太守。数年，帝欲征之，吏人上书请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丧，亲自临吊。子遵嗣，坐与诸王交通，降为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无嗣，国除。永平十年，显宗幸章陵，追念旧恩，封顺弟子，三人为乡侯。

初，顺叔父弘娶于樊氏，皇妣之从妹也。生二子：敏，国。与母随更始在长安。建武二年，诣洛阳，光武封敏为甘里侯，国为弋阳侯。敏通经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骑校尉。

弘弟梁，以侠气闻，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东，自号「就汉大将军」，暴病卒。

顺阳怀侯嘉字孙，光武族兄也。父宪，舂陵侯敞同产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顿君养视如子，后与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

及义兵起，嘉随更始征伐。汉军之败小长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为偏将军。及攻破宛，封兴德侯，迁大将军。击延岑于冠军，降之。更始既都长安，以嘉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持节就国，都于南郑，众数十万。建武二年，延岑复反，攻汉中，围南郑，嘉兵败走。岑遂定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更始邓王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嘉，嘉与战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杀湛，遂到云C924阳就谷。

李宝等闻邓禹西征，拥兵自守，马嘉且观成败。光武闻之，告禹曰：「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兒误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来歙诣禹于云阳。三年，到洛阳，从征伐，拜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书乞骸骨，征诣京师。十三年，封为顺阳侯。秋，复封嘉子DE6C为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参嗣，有罪，削为南乡侯。永平

中，参为城门校尉。参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赞曰：齐武沉雄，义戈乘风。仓卒匪图，亡我天工。城阳早协，赵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李通王常邓晨来歙曾孙历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贷殖著姓。父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且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亦素好事，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光武避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通因具言谶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时守在长安，光武乃微观通曰：「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复备言其计。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乃使光武与轶归舂陵，举兵以相应。遣从兄子季之长安，以事报守。

季于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归。素与邑人黄显相善，时显为中郎将，闻之，谓守曰：「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心，将以此安之？不如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章未及报，留阙下。会事发觉，通得亡走，莽闻之，乃系守于狱。而黄显为请曰：「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莽然其言。会前队复上通起兵之状，莽怒，欲杀守，显争之，遂并被诛，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时，汉兵亦已大合。通与光武、李轶相遇棘阳，遂共破前队，杀甄阜、梁丘赐。

更始立，以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从至长安，更拜为大将军，封西平王；轶为舞阴王；通从弟松为丞相。更始使通持节还镇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BCA7，是为宁平公主。光武即位，征通为卫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农。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百姓，修宫室，起学宫。五年春，代王梁为前将军。六年夏，领破奸将军侯

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公孙述遣兵赴救，通等与战于西城，破之，还，屯田顺阳。时，天下略定，通思欲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诏下公卿群臣议。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汉，倾乱天下。通怀伊、吕、萧、曹之谋，建造大策，扶助神灵，辅成圣德。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功德最高，海内所闻。通以天下平定，谦让辞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职疗疾。欲就诸侯，不可听。」于是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其夏，引拜为大司空。

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势。素有消疾，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通复固辞。积二岁，乃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谥曰恭侯。帝及皇后亲临吊，送葬。

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寿嗣。

李轶后为朱鲔所杀。更始之败，李松战死，唯通能以功名终。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

论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李通岂知夫所欲而未识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负书，不徇楚难；即墨用齐，义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与通异乎？

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人也。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众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傍县。后与成丹、张B421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王莽遣严尤、陈茂击破之。常与丹、B421收散卒入蒌B32F，劫略钟、龙间，众复振。引军与刑州牧战于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是时，汉兵与新市、平林众俱败于小长安，各欲解去。伯升闻下江军在宜秋，即与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成丹、张B421共推遣常。伯升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簒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丹、B421言之。丹、B421负其从，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独归

汉，乃稍晓说其将帅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间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势，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破杀甄阜、梁丘赐。

及诸将议立宗室，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鲔、张B421等不听。及更始立，以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别徇汝南、沛郡，还入昆阳，与光武共击破王寻、王邑。更始西都长安，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常性恭俭，遵法度，南方称之。

更始败，建武二年夏，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光武见常甚欢，劳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时共更艰厄，何日忘之。莫往莫来，岂违平生之言乎？」常顿首谢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后会昆阳，幸赖灵武，辄成断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庭，死于遗恨。」帝笑曰：「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具为群臣言：「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后帝于大会中指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迁常为汉忠将军，遣南击邓奉、董□，令诸将皆属焉。又诏常北击河间、渔阳，平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与帝会任城，因从破苏茂、庞萌。进攻下邳，常部当城门战，一日数合，贼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从百余骑自城南高处望，常战力甚，驰遣中黄门诏使引还，贼遂降。又别率骑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贼。六年春，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冢。西屯长安，拒隗嚣。七年，使使者持玺书，即拜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九年，击内黄贼，破降之。后北屯故安，拒卢芳。十二年，薨于屯所，谥曰节侯。

子广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与楚事相连，国除。

邓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预章都尉。晨初聚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光武与家属避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晨因谓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耶？」光武笑不答。

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BCA7，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元，超令上马。元以手捻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最终无恨色。

更始立，以晨为偏将军。与光武略地颍川，俱夜出昆阳城，击破王寻、王邑。又别徇阳翟以东，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阳，以晨为常山太守。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间行会于巨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归郡。光武追铜马、高胡群贼于冀州，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于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立庙于县西。封晨长子汎为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建武三年，征晨还京师，数宴见，说故旧平生为欢。晨从容谓帝曰：「仆竟办之。」帝大笑。从幸章陵，拜光禄大夫，使持节监执金吾贾复等击平邵陵、新息贼。四年，从幸寿春，留镇九江。

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常为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B171侯。入奉朝请，复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征晨行廷尉事。从至新野，置酒酣宴，赏赐数百千万，复遣归郡。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明年，定封西华侯，复征奉朝请。二十五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舆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谥曰惠侯。

小子棠嗣，后徙封武当。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国嗣。国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无子，国除。

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也。六世祖汉，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父仲，哀帝时为谏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

汉兵起，王莽以歙刘氏外属，乃收系之，宾客共篡夺，得免。更始即位，以歙为吏，从入关。数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为汉中王刘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汉中。更始败，歙劝嘉归光武，遂与嘉俱东诣洛阳。

帝见歙，大欢，即解衣为衣之，拜为太中大夫。是时方以陇、蜀为忧，独谓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歙因自请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入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

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嚣。五年，复持节送马援，因奉玺书于嚣。既还，复往说嚣。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拜歙为中郎将。时山东略定，帝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复使歙喻旨嚣将王元说嚣，多设疑，故久B37D豫不决。歙素刚毅，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暢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愈怒，王元劝嚣杀歙，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欲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战也，何况承王命籍重质而犯之哉？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案复，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众溃走，围解。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诏使

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

歙因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籓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转粮运，诏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明年，攻拔落门，隗嚣支党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皆降。

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及嚣亡后，五B32F、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歙乃倾仓廪，转运诸县，以赈赡之，于是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耶！」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乃赐策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送葬。以歙有平羌、陇之功，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

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节，复封歙弟由为宜西侯。褒子B179，尚显宗女武安公主。B179早殁，褒卒，以B179子历为嗣。

论曰：「世称来君叔天下信士。夫专使乎二国之间，岂厌诈谋哉？而能独以信称者，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而己不私其功也。

历字伯珍，少袭爵，以公主子，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永初

三年，迁射声校尉。永宁元年，代冯石为执金吾。延光元年，尊历母为长公主。二年，迁历太仆。

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历谓侍御中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会议废立。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太子当废。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议曰：「经说，年未满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帝不从，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历乃要结光禄勋BD27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颉，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卫尉守丞乐闱，长乐、未央厩令郑安世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龚调据法律明之，以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当坐。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B05B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公主不得会见。历遂杜门不与亲戚通，时人为之震栗。

及帝崩，阎太后起历为将作大匠。顺帝即位，朝廷咸称社稷臣，于是迁为卫尉。BD27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任职；征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籍建、高梵等，悉蒙显擢。永建元年，拜历车骑将军，弟祉为步兵校尉，超为黄门侍郎。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归第；服阕，复为大鸿胪。阳嘉二年，卒官。

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为虎贲中郎将。定卒，子虎嗣，桓帝时，为屯骑校尉。弟艳，字季德，少好学下士，开馆养

徒，少历显位，灵帝时，再迁司空。

赞曰：「李、邓豪赡，舍家从谶。少公虽孚，宗卿未验。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无玷。方献三捷，永坠一剑。

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邓禹子训孙骘寇恂曾孙荣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

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杰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闲语。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悦。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使别将骑，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贼所围。禹遂进与战，破之，生获其大将。从光武追贼至蒲阳，连大克获，北州略定。

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众大集，王匡等莫能当。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EE3A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C924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关将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

日，破之，获辎重千余乘。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禹遣诸将逆击于解南，大破之，斩参首。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幕，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众。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广。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缰，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承制拜李文为河东太守，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是月，光武即位于B225，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策曰：「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酇侯，食邑万户。敬之哉！」禹时年二十四。

遂渡汾阴河，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重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BF51邑。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诣京师。

帝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兵，下敕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遣冯C924、宗歆守BF51邑。二人争权相攻，C924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问使人：「C924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C924、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C924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C924，将其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等皆诣广降，与共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

悉斩之。C924至洛阳，赦不诛。

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汉中王刘嘉诣禹降。嘉相李宝倨慢无礼，禹斩之。宝弟收宝部曲击禹，杀将军耿□。自冯C924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帝乃征禹还，敕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禹惭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三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众皆死散。事在《冯异传》。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谢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有诏归侯印绶。数月，拜右将军。

延岑自败于东阳，遂与秦丰合。四年春，复寇顺阳间。遣禹护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击破岑于邓；追至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

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帝以禹功高，封弟宽为明亲侯。其后左右将军官罢，以特进奉朝请。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从东巡狩，封岱宗。

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居岁余，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谥曰元侯。

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

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引入与议边事，帝以为能，拜将兵长史，率五营士屯雁门。肃宗时，为度辽将军。永元中，与大将军窦宪俱出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狱死。

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显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阴皇后巫蛊事发，乾从兄奉以后舅被诛，乾从坐，国除。元兴元年，和帝复封

乾本国，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为少府。褒卒，长子某嗣。少子昌袭母爵为舞阴侯，拜黄门侍郎。

昌安侯袭嗣子簿，亦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和帝时为侍中。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以侍祠侯为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亦敢尔耶？」婢怨恚，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及从兄骘诛，安帝征康为侍中。顺帝立，为太仆，有方正称，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进。阳嘉三年卒，谥曰义侯。

论曰：「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邓公嬴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损BF51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训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学，禹常非之。显宗即位，初以为郎中。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

永平中，理C664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

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会上谷太守任兴欲诛赤沙乌桓，乌桓怨恨谋反，诏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以防其变。训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

六年，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人多携将老幼，乐随训徙边。鲜卑闻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坐私与扈通书，征免归闾里。

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竭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绣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渡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缘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万余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破散。其春，复欲归故地就田业，训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B236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斩获。复追逐奔北，会尚等夜为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遂收其余部，远徙庐落，西行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惟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宪以训晓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及宪诛，故不离其祸。

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

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僞。僞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

元兴元年，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策追封，谥曰平寿敬侯。中宫自临，百官大会。

训五子：骘、京、悝、弘、阊。

骘字昭伯，少辟大将军窦宪府。及女弟为贵人，骘兄弟皆除郎中。及贵人立，是为和熹皇后。骘三迁虎贲中郎将，京、悝、弘、阊皆黄门侍郎。京卒于官。延平元年，拜骘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骘也。悝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侍中。

殇帝崩，太后与步骘等定策立安帝，悝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骘兄弟常居禁中。骘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

永初元年，封骘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阊西华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骘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间关诣阙，上疏自陈曰：「臣兄弟污濊，无分可采，过以外戚，遭值明时，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并统列位，光昭当世。不能宣赞风美，补助清化，诚惭诚惧，无以处心。陛下躬天然之姿，体仁圣之德，遭国不造，仍离大忧，开日月之明，运独断之虑，援立皇统，奉承大宗。圣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万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闻诏书，惊惶惭怖。追观前世倾覆之诫，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虽无逮及远见之虑，犹有庶几戒惧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冀以端悫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终不敢横受爵士，以增罪累。惶窘征营，昧死陈乞。」太后不听。骘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

其夏，凉部畔羌援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贺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BD27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四年，母新野君寝病，骘兄弟并上书求还侍养。太后以阊最少，孝行尤著，特听之，赐安车驷马。及新野君薨，骘等复乞身行服，章连上，太后许之。骘等既还里第，并居冢次。阊至孝骨立，有闻当时。及服阕，诏喻骘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多归附之。初疾病，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骘等复辞不受。诏大鸿胪持节，即弘殡封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门侍郎珍为阳安侯，邑三千五百户。

五年，悝、阊相继并卒，皆遗言薄葬，不受爵赠，太后并从之。乃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阊子忠为西华侯。

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

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骘为上蔡侯，位特进。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私、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德、叶侯广宗、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资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君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暢皆自杀，惟广德兄弟以母阎后戚属得留京师。

大司农朱宠痛骘无罪遇祸，乃肉舆榇，上疏追讼骘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宗庙有主，王室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外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祐，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遂令骘等罹此酷滥。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诏免官归田里。众庶多为骘称枉，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洛阳北芒旧茔，公卿皆会丧，莫不悲伤之。诏遣使者祠以中牢，诸从昆弟皆归京师。及顺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训，愍骘无辜，乃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骘宗亲内外，朝见皆如故事。除骘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擢朱宠为太尉，录尚书事。

宠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骘府，稍迁颍川太守，治理有声。及拜太尉，封安乡侯，甚加优礼。

广德早卒。甫德更召征为开封令。学传父业。丧母，遂不仕。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后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

禹曾孙香之女为桓帝后，帝又绍封度辽将军遵子万世为南乡侯，拜河南尹。及后废，万世下狱死，其余宗亲皆复归故郡。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论曰：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骘、悝兄弟，季远时柄，忠劳王室，而终莫之免，斯乐生所以泣而辞燕也！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著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

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

就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沮向化之心，生离畔之隙，将复何以号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使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紧则只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郸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群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及并州未定，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四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朱鲔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于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渡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时，光武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

时，军食急乏，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尚书升斗以禀百官。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郡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求从军。帝曰：「河内未可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

建武二年，恂坐系考上书者免。是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众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恂免数月，复拜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俱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万户。

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复以为耻，叹。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馔。恂乃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使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恂归颍川。三年，遣使者即拜为汝南太守，又使骠骑将军杜茂将兵助恂讨盗贼。盗贼清静，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逾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使人，受纳余降。

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阻。及嚣

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

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谥曰威侯。子损嗣。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初所与谋闵业者，恂数为帝言其忠，赐爵关内侯，官至辽西太守。

十三年，复封损庶兄寿为洨侯。后徙封损扶柳侯。损卒，子B341嗣，徙封商乡侯。B341卒，子袭嗣。

恂女孙为大将军邓骘夫人，由是寇氏得志于永初间。

恂曾孙荣。

论曰：传称「喜怒以类者鲜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难者，其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寇公而见之矣。

荣少知名，桓帝时为侍中。性矜洁自贵，于人少所与，以此见害于权宠。而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聘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恶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奔阙自讼。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

逃窜数年，会赦令，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

臣闻天地之于万物也好生，帝王之于万人也慈爱。陛下统天理物，为万国覆，作人父母，先慈爱，后威武，先宽容，后刑辟，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以臣婚姻王室，谓臣将抚其背，夺其位，退其身，受其执。于是遂作飞章以被于臣，欲使坠万仞之坑，践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尚书背绳墨，案空劾，不复质确其过，置于严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隶校尉冯羡佞邪承旨，废于王命，驱逐臣等，不得旅踵。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

刺史张敬，好为谄谀，张设机网，复令陛下兴雷电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圹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不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欲使严朝必加滥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俊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拒逸慝之谤，绝邪巧之言，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顺时怠，遂驰使邮驿，布告锭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张罗海内，设置万里，逐臣者穷人迹，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

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扫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精诚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恶大憝，足以陈于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BD4A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阊阖九重，陷阱步设，举趾触罘罝，动行絓罗网，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矣。

国君不可仇匹夫，仇之则一国尽惧。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风为号令，春夏布德，议狱缓死之时。愿陛下思帝尧五教在宽之德，企成汤避远谗夫之诚，以宁风旱，以弭灾兵。臣闻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触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子炽爨之下，九死而未

悔。

悲夫，久生亦复何卿！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廪浚井之难，甲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议，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涕泣，泣血涟如。

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赞曰：元侯渊谟，乃作司徒。明启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诛文屈贾，有刚有折。

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

冯异岑彭贾复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能《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光武南还宛，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异坚守不下；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异因荐邑子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为椽史，以至洛阳。

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竟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

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异复因间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载。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是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至邯郸，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C664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间兵。还，拜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

军，光武以此多之。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B230顿王，因从平河北。

时，更始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宗，仓廪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执，以拒朱鲔等。

异乃遗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歧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

初，轶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惟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东十三县，及诸屯集，皆平之，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引军度河，与勃战于士乡下，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轶又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鲔知之。鲔怒，遂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鲔乃遣讨难将军苏茂将数万人攻温，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异遣校尉护军将兵，与寇恂合击茂，破之。异因度河击鲔，鲔走；异追至洛阳，环城一匝而归。

移檄上伏，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异诣鄗，问四方动静。异曰：「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军议上尊号。

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

焉。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舆七尺具剑。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农群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

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归，与异相遇，禹、弘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黾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得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上回谿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时，赤眉虽降，众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E441B748，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称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引张邯、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岑走攻析，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岑，大破之，隆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岑遂自武关走南阳。

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委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

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惟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复破之，还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其后蜀复数遣将间出，异辄摧挫之。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混淆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C664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数引宴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

夏，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栒邑。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栒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足，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将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玺书曰：「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栒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

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

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诸将共攻冀，不能拔，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常为众军锋。

明年夏，与诸将攻落门，未拔，病发，薨于军，谥曰节侯。

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缗侯，食三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诏曰：「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善及子孙，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勋烈，披图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讖记有征。盖萧、曹绍封，传继于今；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其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叙旧德，显兹遗功焉。」于是绍封普子晨为平乡侯。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衬。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

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令属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复为大司马朱鲔校尉，从鲔击王莽杨州牧李圣，杀之，定淮阳城。鲔荐彭为淮阳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张B421与将军徭伟镇淮阳。伟反，击走B421。彭引兵攻伟，破之。迁颍川太守。

会舂陵刘茂起兵，略下颍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麾下数百人从河内太守邑人韩歆。会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

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祐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永恨于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纳之。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贯歆，以为邓禹军师。

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众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归德侯如故，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右将军万脩，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植，杨化将军坚镡，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围洛阳数月。朱鲔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后五日，鲔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轘辕，归郾王。」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鲔，淮阳人，后为少府，传封累代。

建武二年，使彭击荆州，下ED77、叶等十余城。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二县；董讠斤起堵乡；许邯起杏；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秋，彭破杏，降许邯，迁征南大将军。复遣朱祐、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与彭并力讨邓奉。先击堵乡，而奉将万余人救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将南征，至叶，董讠斤别将将数千人遮首，车骑不可得前。彭奔击，大破之。帝至堵阳，邓奉夜逃归淯阳，董讠斤降。彭复与耿弇、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帝率诸将

亲战，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彭与耿弇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祐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奉者，西华侯邓晨之兄子也。

车驾引还，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采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鼓，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

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时田戎拥众夷陵，闻秦丰被围，惧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岂况吾邪？降计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溯沔止黎丘，刻期日当降，而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于彭，而以书招戎。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百反与秦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大破之，其大将伍公诣彭降，戎亡归夷陵。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与傅俊南击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戎与数十骑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

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耻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宴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冢，大长称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

八年，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域。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联BB32围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

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弇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故诸将能全师东归。彭还津乡。

九年，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筩下江关，击破冯骏及田鸿、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彭数攻之，不利，于是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

十一年春，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攒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以，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让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

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豪无犯。邛穀王任贵闻彭威

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薨，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谥曰壮侯。蜀人怜之，为立庙武阳，岁时祠焉。

子遵嗣，徒封细阳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复封遵弟淮为穀阳侯。遵永平中为屯骑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国。建光元年，安帝复封杞细阳侯，顺帝时为光禄勋。

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阳长公主。少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朝廷多称其能。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舆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DA3E。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

熙卒，子福嗣，为黄门侍郎。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

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更始立，乃将其众归汉中王刘嘉，以为校尉。复见更始政乱，诸将放纵，乃说嘉曰：「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室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藩辅，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书往。」复遂辞嘉，受书北度河，及光武于柏人，因邓禹得召见。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鄗尉，光武曰：「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

光武至信都，以复为偏将军。及拔邯郸，迁都护将军。从击青犊于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

也。 」复病寻愈，追及光武于蓟，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居前，击鄴贼，破之。

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先度河攻朱鲔于洛阳，与白虎公陈侨战，连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阳二县。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 」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B233」。遂遣复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南度五社津击郾，连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氾，氾降，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迁左将军，别击赤眉于新城、渑池间，连破之。与帝会宜阳，降赤眉。

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

十三年，定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观阳，凡六县。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祐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惟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谥曰刚侯。

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诬告母杀人。国除。肃宗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一县。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长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迁，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E74E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征为长水校尉。宗兼通儒术，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

子参嗣。参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临颍长公主。主兼食颍阴、许，合三县，数万户。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以建为侍中，顺帝时为光禄勋。

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惟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岂几虑自有明惑，将期数使之然乎？

赞曰：阳夏师克，实在和德。胶东盐吏，征南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吴汉盖延陈俊臧宫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更始立，使使者韩鸿徇河北。或谓鸿曰：「吴子颜，奇士也，可与计事。」鸿召见汉，其悦之，遂承制拜为安乐令。

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县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

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我知之。数相荐举，及得召见，遂见亲信，赏居门下。

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禹曰：「间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肯应调。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捻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清阳。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邪？」及汉至莫府，上兵簿，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惭。

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郸，而躬裨将虏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于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鄴。时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势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虏，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犊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

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鄴，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曰：「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云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众心，公所知也。公今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祸，免下愚之败，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康然之。于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鄴，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众悉降。

躬字子张，南阳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备，终受制矣。」躬不纳，故及于难。

光武北击群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河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光武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舞阳侯。

建武二年春，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鄴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复率诸将击鄴西山贼黎伯卿等，及河内脩武，悉破诸屯聚。车驾亲幸抚劳。复遣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郦、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引兵南，与秦丰战黄邮水上，破之。又与偏将军冯异击昌城五楼贼张文等，又攻铜马、五幡于新安，皆破之。

明年春，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又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令军中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旦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汉留杜茂、陈俊等守广乐，自将兵助盖延围刘永于睢阳。永既死，二城皆降。

明年，又率陈俊及前将军王梁，击破五校贼于临平，追至东郡箕山，大破之。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冬，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明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朐城。明年春，拔朐，斩宪。事已见《刘永传》。东方悉定，振旅还京师。

会隗嚣畔，夏，复遣汉西屯长安。八年，从东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孙述救至，汉遂退败。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B175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会岑彭为刺客所杀，汉并将其军。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其众，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废，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门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

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余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事已见《述传》。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阳。明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

十五年，复率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

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自称大司马，攻太守张穆，穆逾城走广都，歆遂移檄郡县，而宕渠杨伟、朐□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言。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二十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亦攵而已。」及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子哀侯成嗣，为奴所杀。二十八年，分汉封为三国：成子旦为EF6A阳侯，以奉汉嗣；旦弟盱为筑阳侯；成弟国为新蔡侯。旦卒，无子，国除。建初八年，徙封盱为平春侯，以奉汉后。盱卒，子胜嗣。初，汉兄尉为将军，从征战死，封尉子彤为安阳侯。帝以汉功大，复封弟翕为褒亲侯。吴氏侯者凡五国。

初，渔阳都尉严宣与汉俱会光武于广阿，光武以为偏将军，封建信

侯。

论曰：吴汉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盖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也。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历郡列掾、州从事，所在职办。彭宠为太守，召延署营尉，行护军。

及王郎起，延与吴汉同谋归光武。延至广阿，拜偏将军，号建功侯，从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为虎牙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击敖仓，转攻酸枣、封丘，皆拔。其夏，督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南伐刘永，先攻拔襄邑，进取麻乡，遂围永于睢阳。数月，尽收野麦，夜梯其城入。永惊惧，引兵走出东门，延追击，大破之。永弃军走谯，延进攻，拔薛，斩其鲁郡太守，而彭城、扶阳、杼秋、萧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斩之。永将苏茂、佼彊、周建等三万余人救永，共攻延，延与战于沛西，大破之。永军乱，遁没溺死者大半。永弃城走湖陵，苏茂奔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修高祖庙，置啬夫、祝宰、乐人。

三年，睢阳复反城迎刘永，延复率诸将围之百日，收其野谷。永乏食，突走，延追击，尽得辎重。永为其所杀，永弟防举城降。

四年春，延又击苏茂、周建于蕲，进与董宪战留下，皆破之。因率平狄将军庞萌攻西防，拔之。复追败周建、苏茂于彭城，茂、建亡奔董宪，董宪将贲休举兰陵城降。宪闻之，自郯围休。时，延及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捣郯，则兰陵必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延等逐退，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让之曰：「间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延等往来要击宪别将于彭城、郯、邳之间，战或日数合，颇有克获。帝以延轻敌深入，数以书诫之。及庞萌反，攻杀楚郡太守，引军袭败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坏津梁，仅而得免。帝自将而东，征延与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讨庞萌于桃乡，又并从征

董宪于昌虑，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长安。

九年，隗嚣死，延西击街泉、略阳、清水诸屯聚，皆定。

十一年，与中郎将来歙攻河池，未克，以病引还，拜为左冯翊，将军如故。十三年，增封定食万户。十五年，薨于位。

子扶嗣。扶卒，子侧嗣。永平十三年，坐与舅王平谋反，伏诛，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延曾孙恢为芦亭侯。恢卒，子遂嗣。

陈俊字子昭，西阳西鄂人也。少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俊为长史。光武徇河北，嘉遣书荐俊，光武以为安集掾。

从击铜马于清阳，进至蒲阳，拜强弩将军。与五校战于安次，俊下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余里，斩其渠帅而还。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俊言于光武曰：「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光武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及即位，封俊为列侯。

建武二年春，攻匡贼，下四县，更封新处侯。引击顿丘，降三城。其秋，大司马吴汉承制拜俊为强弩大将军，别击金门、白马贼于河内，皆破之。四年，转徇汝阳及项，又拔南武阳。是时，太山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吴汉言于帝曰：「非陈俊莫能定此郡。」于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将军事。张步闻之，遣其将击俊，战于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济南，收得印绶九十余，稍攻下诸县，遂定太山。五年，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共破张步。事在《弇传》。

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征奉朝请。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薪春侯。浮卒，子专诸嗣。专诸卒，子笃嗣。

臧宫字君翁，颍川郏人也。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宾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从破群贼，数陷陈却敌。

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将突骑与征虏将军祭遵击更始将左防、韦颜于涅阳、郦，悉降之。五年，将兵徇江夏，击代乡、钟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宫为辅威将军。七年，更封期思侯。击梁郡、济阴，皆平之。

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距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酾酒，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宫与岑彭等破荆门，别至垂鹊山，通道出秭归，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公孙述将延岑盛兵于沈水，时宫众多食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从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

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众降。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是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饮酒高会。汉见之甚欢，谓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它道矣。」宫不从，复路而归，贼亦不敢近之。进军咸门，与吴汉并灭公孙述。

帝以蜀地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F16F侯。十五年，征还京师，以列侯奉朝请，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

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众分散，遂斩臣、镇等。宫还，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溪贼，至江陵，降之。

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恒、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宫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与母别居，国除。永宁元年，邓太后绍封松弟由为郎陵侯。

论曰：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然敌无秦、项之强，人资附汉之思，虽怀玺纡绂，跨陵州县，殊名诡号，千队为群，尚未足以为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威临天下，戎竭丧其精胆，群帅贾其余壮，斯诚雄心尚武之几，先志玩兵之日。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乎？

赞曰：吴公鸷强，实为龙骧。电扫群孽，风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阳。宫、俊休休，是亦鹰扬。

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耿弇弟国国子秉秉弟夔国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亻及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及王莽败，更始立，诸将略地者，前后多擅威权，辄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怀不自安。时，弇年二十一，乃辞况奉奏诣更始，因赍贡献，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会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起兵邯郸，弇从吏孙仓、卫包于道共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不从，遂亡降王郎。

弇道闻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光武留署门下吏。BB32因说护军朱祐，求归发兵，以定邯郸。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数召见加恩慰。弇因从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会蓟中乱，光武遂南驰，官属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从拔邯郸。

时，更始征代郡太守赵永，而况劝永不应召，令诣于光武。光武遣永复郡。永北还，而代令张晔据城反畔，乃招迎匈奴、乌桓以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为复胡将军，使击晔，破之。永乃得复郡。时，五校贼二十余万北寇上谷，况与舒连击破之，贼皆退走。

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时，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弇入造床下请间，因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光武大说，乃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从光武击破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弇常将精骑为军锋，辄破走之。光武乘胜战顺水上，虏危急，殊死战。时，军士疲弊，遂大败奔还，壁范阳，数日乃振，贼亦退去，从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连战破之。光武还蓟，复遣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祐、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镡、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至俊靡而还。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抄击，略尽。

光武即位，拜弇为建威大将军。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C549侯，食好C549、美阳二县。三年，延岑自武关出攻南阳，下数城。穰人杜弘率其众以从岑。弇与岑等战于穰，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其将士五千余人，得印绶三百。杜弘降，岑与数骑遁走东阳。

弇从幸舂陵，因见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乃许之。四年，诏弇进攻渔阳。弇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舒弟国入侍。帝善之，进封况为CD58糜侯。乃命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击望都、故安西山贼十余营，皆破之。时，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以拒彭宠。宠遣弟纯将匈奴二千余骑，宠自引兵数万，分为两道以击遵、喜。胡骑经军都，舒袭破其众，斩匈奴两王，宠乃退走。况复与

舒攻宠，取军都。五年，宠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禄大夫持节迎况，赐甲第，奉朝请。封舒为牟平侯。遣弇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

因诏弇进讨张步。弇悉收集降卒，结部曲，置将吏，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从朝阳桥济河以度。张步闻之，乃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度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会，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日之间，不战而困。诸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大惧，遂将其众亡归剧。

弇乃令军中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BB32。弇先出兵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BB32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弇明旦复勒兵出。是时，帝在鲁，闻弇

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弇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

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劲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复追步，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锓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弇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

六年，西拒隗嚣，屯兵于漆。八年，从上陇。明年，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十二年，况疾病，乘舆数自临幸。复以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及况卒，谥烈侯，少子霸袭况爵。

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将军印绶，罢，以列侯奉朝请。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谥为愍侯。

子忠嗣。忠以骑都尉击匈奴于天山，有功。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协嗣。

CD58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为羽林左监。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为河东太守。后曹操诛耿氏，唯援孙弘存焉。

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

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为孝德皇后，以妃为甘园大贵人。帝以宝元舅之重，使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而附事内宠，与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谮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及排陷太尉杨震，议者怨之。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B062，共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于道自杀，国除。大贵人数为耿氏请，阳嘉三年，顺帝遂绍封宝子箕牟平侯，为侍中。以恒为阳亭侯，承为羽林中郎将。其后贵人薨，大将军梁冀从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风有司奏夺其封。承惶恐，遂亡匿于穰。数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余人。

论曰：淮阴延论项王，审料成势，则知高祖之庙胜矣。耿弇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亦见光武之业成矣。然弇自克拔全齐，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隆也！

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为黄门侍郎，应对左右，帝以为能，迁射声校尉。七年，射声官罢，拜驸马都尉。父况卒，国于次当嗣，上疏以先侯爱少子霸，固自陈让，有诏许焉。后历顿丘、阳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称之。征为五官中郎将。

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元，款塞称藩，愿B473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B473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农。又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显宗追思国言，后遂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如其议焉。

国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伟体，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既有志北伐，阴然其言。永平中，召诣省闼，问前后所上便宜方略，拜谒者仆射，遂见亲幸。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

十五年，拜驸马都尉。十六年，以骑都尉秦彭为副，与奉车都尉窦固等俱伐北匈奴。虏皆奔走，不战而还。

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若，欲攻前王。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即驰谓安得曰：「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婿，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安得乃还，更令其诸将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枭其首。」固大惊曰：「且止，将败事！」秉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明年秋，肃宗即位，拜秉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拜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征为执金吾，甚见亲重。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除三子为郎。章和二年，复拜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窦宪击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见《宪传》。封秉美阳侯，食邑三千户。

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永远二年，代桓虞为光禄勋。明年夏卒，时年五十余。赐以未棺、玉衣，将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谥曰恒侯。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

长子冲嗣。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冲官至汉阳太守。

曾孙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三年，与太医令吉B234、丞相司直韦晃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

夔字定公。少有气决。永元初，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北击匈奴，转骑都尉。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

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夔为中郎将，持节卫护之。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爵士。

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永初三年，南单于檀反畔，使夔率鲜卑及诸郡兵屯雁门，与车骑将军何熙共击之。熙推夔为先锋，而遣其司马耿E4DF、刘祉将二千人与夔俱进。到属国故城，单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余人遮汉兵。夔自击其左，令鲜卑攻其右，虏遂败走，追斩千余级，杀其名王六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马畜生口甚众。鲜卑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独进，以不穷追，左转云中太守，后迁行度辽将军事。

夔勇而有气，数侵陵使匈奴中郎将郑戬。元初元年，坐征下狱，以减死论，笞二百。建光中，复拜度辽将军。时，鲜卑攻杀云中太守成严，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夔与幽州刺史庞参救之，追虏出塞而还。后坐法免，卒于家。

恭字伯宗，国弟广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

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历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赍牛、酒释服。

明年，迁长水校尉。其秋，金城、陇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将五校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恭屯枹罕，数与羌接战。明年秋，烧当羌降，防还京师，恭留击诸未服者，首虏千余人，获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初，恭出陇西，上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

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由是大忤于防。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征下狱，免官归本郡，卒于家。

子溥，为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击畔羌于丁奚城，军败，遂殁。诏拜溥子宏、晔并为郎。

晔字季遇。顺帝初，为乌桓校尉。时，鲜卑寇缘边，杀代郡太守。晔率乌桓及诸郡卒出塞讨击，大破之。鲜卑震怖，数万人诣辽东降。自后频出辄克获，威振北方。迁度辽将军。

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

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质于柯盟，相如申威于河表，盖以决一旦之负，异乎百死之地也。以为二汉当疏高爵，宥十世。而苏君恩不及嗣，恭亦终填牢户。追诵龙蛇之章，以为叹息。

赞曰：好C549经武，能画能兵。往收燕卒，来集汉营。请间赵殿，酾酒齐城。况、舒率从，亦既有成。国图久策，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夔单虏迹。慊慊伯宗，枯泉飞液。

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铫期王霸祭遵从弟肜

铫期字次况，颍川郏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从徇蓟。时，王郎檄书到蓟，蓟中起兵应郎。光武趋驾出，百姓聚观，喧呼满道，遮路不得行，期骑马奋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跸」，众皆披靡。及至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俱属邓禹。徇傍县，又发房子兵。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宽、晏各数百人。还言其状，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真定宋子，攻拔乐阳、槁、肥累。

从击王郎将□宏、刘奉于巨鹿下，期先登陷陈，手杀五十余人，被创中额，摄帻复战，遂大破之。王郎灭，拜期虎牙大将军。乃因间说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众，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跸邪？」时，铜马数十万众入清阳、博平，期与诸将迎击之，连战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战，所杀伤甚多。会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馆陶，皆降之。从击青犊、赤眉于射犬，贼袭期辎重，期还击之，手杀伤数十人，身被三创，而战方力，遂破走之。

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时，檀乡、五楼贼入繁阳、内黄，又魏郡大姓数反复，而更始将卓京谋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期发郡兵击卓京，破之，斩首六百余级。京亡入山，追斩其将校数十人，获京妻子。进击繁阳、内黄，复斩数百级，群界清平。督盗贼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陆谋欲反城迎檀乡。或以告期，期不应，告者三四，期乃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鄴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为太中大夫。从还洛阳，又拜卫尉。

期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及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帝尝轻与期门近出，期顿首车前曰：

「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十年卒，帝亲临E831敛，赠以卫尉、安成侯印绶，谥曰忠侯。

子丹嗣。复封丹弟统为建平侯。后徒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武过颍阳，霸率宾客上谒，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

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过颍阳，霸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DE71而还。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C664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跪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祐，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光武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以为军正，爵关内侯。既至信都，发兵攻拔邯郸。霸追斩王郎，得其玺绶。封王乡侯。

从平河北，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光武即位，以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将臧宫、傅俊兵，而以宫、俊为骑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四年秋，帝幸谯，使霸与捕虏将军马武东讨周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

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侥一切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关。击荥阳、中牟盗贼，皆平之。

九年，霸与吴汉及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破奸将军侯进等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匈奴遣骑助芳，汉军遇雨，战不利。吴汉还洛阳，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进屯渔阳。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霸复与吴汉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诏霸与渔阳太守陈□将兵为诸军锋。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霸等连战于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斩首数百级。霸及诸将还入雁门，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会攻卢芳将尹由于崞、繁C549，不克。

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侯。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恒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霸在上谷二十余岁。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

子符嗣，徙封钦侯。符卒，子度嗣。度尚显宗女浚仪长公主，为黄门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

及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

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贯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寻拜为偏将军，从平河北，以功封列侯。

建武二年春，拜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骑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关，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众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蔡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衍，破之。

时，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四年，遵与朱祐及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俱击之。遵兵先至，急攻丰，丰功曹孟B235执丰降。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遵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所恨！」诸将皆引还，遵受诏留屯良乡拒彭宠。因遣护军傅玄袭击宠将李豪于潞，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相拒岁余，数挫其锋，党与多降者。及宠死，遵进定其地。

六年春，诏遵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从天水伐公孙述。师次长安，时车驾亦至，而隗嚣不欲汉兵上陇，辞说解故。帝召诸将议，皆曰：「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遵曰：「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帝从之，乃遣遵为前行。隗嚣使其将王元拒陇坻，遵进击，破之，追至新关。及诸将到，与嚣战，并败，引退下陇。乃诏遵军B651、耿BB32军漆，征西大将军冯异军栒邑，大司马吴汉等还屯长安。自是后，遵数挫隗嚣。事已见《冯异传》。

八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嚣破，帝东归过B651，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时，遵有疾，诏赐重茵，覆以御盖。复令进屯陇下。及公孙述遣兵救嚣，吴汉、耿弇等悉奔还，遵独留不却。九年春，卒于军。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裤，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县，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如宣帝临霍光故事。诏大长秋、谒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臣闻先王崇政，尊美屏恶。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庞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八，历载数百，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褒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征虏将军颍阳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为之感伤，远迎河南，恻怛之恸，形于圣躬，丧事用度，仰给县官，重赐妻子，不可胜数。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过存，矫俗厉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视，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迟以来久矣。及至陛下，复兴斯礼，群下感动，莫不自励。臣窃见遵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众兵既退，独守冲难。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众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谥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无子，国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从弟肜。

肜字次孙，早孤，以至孝见称。遇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独在冢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肜为黄门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肜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肜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时，天下郡国尚未悉平，襄贲盗贼白日公行。肜至，诛破奸猾，殄其支党，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

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过。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肜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肜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击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肜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众。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乌恒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肜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肜，塞外震慑。肜之威声，暢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

十二年，征为太仆。肜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约，拜日，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帝每见肜，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十六年，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坐逗留畏懦下狱免。肜性沉毅内重，自恨见诈无功，出狱数日，欧血死。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微绩不立，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赐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召问逢疾状，嗟叹者良久焉。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肜既葬，子参遂诣奉车都尉窦固，从军击车师有功，稍迁辽东太

守。永元中，鲜卑入郡界，参坐沮败，下狱死。肜子孙多为边吏者，皆有名称。

论曰：祭肜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且临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请符以立信，胡貊数级于效下，至乃卧鼓边亭，灭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谓「必世而后仁」，岂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愤，惜哉，畏法之敝也！

赞曰：期启燕门，霸冰C664河。祭遵好礼，临戎雅歌。肜抗辽左，边廷怀和。

卷二十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任光子隗李忠万脩邳彤刘植耿纯

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也。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啬夫、郡县吏。汉兵至宛，军人见光冠服鲜明，令解衣，将杀而夺之。会光禄勋刘赐适至，视光容貌长者，乃救全之。光因率党与从赐，为安集掾，拜偏将军，与世祖破王寻、王邑。

更始至洛阳，以光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国皆降之，光独不肯，遂与都尉李忠、令万脩、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诣府白光，光斩之于市，以徇百姓，发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蓟还，狼狈不知所向，传闻信都独为汉拒邯郸，即驰赴之。光等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即时开门，与李忠、万脩率官属迎谒。世祖入传舍，谓光曰：「伯卿，今势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世祖从之。拜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光将兵从。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世祖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间，兵众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郸，乃遣光归郡。

城头子路者，东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诩起兵卢城头，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曾自称「都从事」，诩称「校三老」，寇掠河、济间，众至二十余万。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郡太守，诩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是岁，曾为其将所杀，众推诩为主，更始封诩助国侯，令罢兵归本郡。

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抄击徐、兖界，众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岁，更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其冬

卒。子隗嗣。

后阮况为南阳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显宗闻之，擢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肃宗即位，雅相敬爱，数称其行，以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自建武以来常谒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迁太仆，八年，代窦固为光禄勋，所历皆有称。章和元年，拜司空。

隗义行内修，不求名誉，而以沈正见重于世。和帝即位，大将军窦宪秉权，专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慑。时，宪击匈奴，国用劳费，隗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独与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语在《袁安传》。

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为郎，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王莽时为新博属长，郡中咸敬信之。

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国，即拜忠都尉官。忠遂与任光同奉世祖，以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时，世祖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因从攻下属县。至苦陉，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唯忠独无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赐，李忠，诸卿得无望乎？」即以所乘大骊马及绣被衣物赐之。

进围巨鹿，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即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世祖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诚不敢内顾宗亲。」世祖乃使任光将兵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无功而还。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及任光归郡，忠乃还复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征拜五官中郎将，从平宠

萌，董宪等。

六年，迁丹阳太守。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征诣京师。十九年，卒。

子威嗣。威卒，子纯嗣，永平九年，坐母杀纯叔父。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纯琴亭侯。纯卒，子广嗣。

万脩字君游，扶风茂陵人也。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及破邯郸，拜右将军，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与扬化将军坚镡俱击南阳，未克而病，卒于军。

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普卒，子亲嗣，徙封扶柳侯。亲卒，无子，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脩曾孙丰为曲平亭侯。丰卒，子炽嗣。永建元年，炽卒，无子，国除。延熹二年，桓帝绍封脩玄孙恭为门德亭侯。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父吉，为辽西太守。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世祖北至蓟，会王郎兵起，使其将徇地，所到县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坚守不下。彤闻世祖从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精骑二千余匹，缘路迎世祖军。彤寻与世祖会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众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廷对曰：

议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要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

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为后大将军，和成太守如故，使将兵居前。比至堂阳，堂阳已反属王郎，彤使张万、尹绥先晓譬吏民，世祖夜至，即开门出迎。引兵击破白奢贼于中山。自此常从战攻。

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及拔邯郸，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

彤卒，子汤嗣，九年，徙封乐陵侯。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元初元年，邓太后绍封彤孙音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

初，张万，尹绥与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将军，亦从征伐。万封重平侯，绥封平台侯。

论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难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议者欲因二郡之众，建入关之策，委成业，临不测，而世主未悟，谋夫景同，邳彤之廷对，其为几乎！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斯近之矣。

刘植字伯先，巨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建武二年，更封植为昌城侯。讨密县贼，战殁。子向嗣。帝使喜代将植营，复为骁骑将军，封观津侯。喜卒，复以歆为骁骑将军，封浮阳侯。喜、歆从征伐，皆传国于后。向徙封东武阳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与楚王英谋反，国除。

耿纯字伯山，巨鹿宋子人也。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王莽败，更始立，使舞阴王李轶降诸郡国，纯父艾降，还为济南太守。时李轶兄弟用事，专制方面，宾客游说者甚众。纯连求谒不得通，久之乃得见，因说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而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犹惧不终，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轶奇之，且以其巨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

会世祖度河至邯郸，纯即谒见，世祖深接之。纯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纯邯郸。会王郎反，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

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宿归烧其庐舍。世祖问纯故，对曰：「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众乐附。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世祖汉息。及至鄗，世祖止传舍，鄗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从平邯郸，又破铜马。

时，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十余万众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将击之。纯军在前，去众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驰骑白世祖。世祖明旦与诸将俱至营，劳纯曰：「昨夜困乎？」纯曰：「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乃以纯族人耿B025为蒲吾长，悉令将亲属居焉。

世祖即位，封纯高阳侯。击刘永于济阴，下定陶。初，纯从攻王郎，堕马折肩，时疾发，乃还诣怀宫。帝问：「卿兄弟谁可使者？」纯举从弟植，于是使植将纯营，纯犹以前将军从。

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讖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

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扬称病不谒，以纯真定宗室之出，遣使与纯书，欲相见。纯报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时，扬弟临邑侯让及从兄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众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B22B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

纯还京师，因自请曰：「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备位列将，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志，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乃拜纯为东郡太守。时，东郡未平，纯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四年，诏纯将兵击更始东平太守范荆，荆降。进击太山济南及平原贼，皆平之。居东郡四岁，时发干长有罪，纯案奏，围守之，奏未下，长自杀。纯坐免，以列侯奉朝请。从击董宪，道过东郡，百姓老小数千随东驾涕泣，云「愿复得耿君」。帝谓公卿曰：「纯年少被甲胄为军吏耳，治郡乃能见思若是乎？」

六年，定封为东光侯。纯辞就国，帝曰：「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纯受诏而去。至鄴，赐谷万斛。到国，吊死问病，民爱敬之。八年，东郡、济阴盗贼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击之。帝以纯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十三年，卒官，谥曰成侯。子阜嗣。

植后为辅威将军，封威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乡侯。□为赤眉将军，封著武侯，从邓禹西征，战死云阳。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

阜徙封B43F乡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与楚人颜忠辞语相连，国除。建初二年，肃宗追思纯功，绍封阜子盱为高亭侯。盱卒，无嗣，帝复封盱弟腾。卒，子忠嗣。忠卒，孙绪嗣。

赞曰：任、邳识几，严城解扉。委佗还旅，二守焉依。纯、植义发，奉兵佐威。

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马成刘隆傅俊坚镡马武

朱祐字仲先，南阳宛人也。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往来舂陵，世祖与伯升皆亲爱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为护军。及世祖为大司马，讨河北，复以祐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于中。祐侍宴，从容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护军！」祐乃不敢复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冬，与诸将击邓奉于淯阳，祐军败，为奉所获。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复祐位而厚加慰赐。遣击新野、随，皆平之。

延岑自败于穰，遂与秦丰将张成合，祐率征虏将军祭遵与战于东阳，大破之，临阵斩成，延岑败走归丰。祐收得印绶九十七。进击黄邮，降之，赐祐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祐方略，祐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车传丰送洛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祐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祐还，与骑都尉臧宫会击延岑余党阴、酇、筑阳三县贼，悉平之。

祐为人质直，尚儒学。将兵率众，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后遂从其议。

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二十四年，卒。

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以兄伯为外孙阴皇后巫蛊事，免为庶人。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演子冲为鬲侯。

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迁朔调连率副贰。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与连率耿况降，复为上谷长史。王郎起，丹与况共谋拒之。况使丹与子弇及寇恂等将兵南归世祖，世祖引见丹等，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卿应言然，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从击王郎将□宏等于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遂从征河北。

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威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群臣所推惟吴汉及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丹为骠骑大将军。

建武二年，定封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秋，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执金吾贾复、偏将军冯异、强弩将军陈俊、左曹王常、骑都尉臧宫等从击破五校于C62E阳，降其众五万人。会陕贼苏况攻破弘农，生获郡守。丹时病，帝以其旧将，欲令强起领郡事，乃夜召入，谓曰：「贼迫近京师，但得将军威重，卧以镇之足矣。」丹不敢辞，乃力疾拜命，将营到郡，十余日薨。

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临嗣，无子，国绝。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

王梁字君严，渔阳要阳人也。为郡吏，太守彭宠以梁守狐奴令，与盖延、吴汉俱将兵南及世祖于广阿，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从平河北，拜野王令，与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阳，北守天井关，朱鲔等不敢出兵，世祖以来梁功。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建武二年，与大司马吴汉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

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北守箕关，击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转击五校，追至信都、赵国，破之，悉平诸屯聚。冬，遣使者持节拜梁前将军。四年春，击肥城、文阳，拔之。进与骠骑大将军杜茂击佼缰、苏茂于楚、沛间，拔大梁、啮桑，而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亦分道并进，岁余悉平之。五年，从救桃城，破庞萌等，梁战尤力，拜山阳太守，镇抚新附，将兵如故。

数月征人，代欧阳歙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F530，谈者F446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

子禹嗣。禹卒，子坚石嗣。坚石追坐父禹及弟平与楚王英谋反，弃市，国除。

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也。初归光武于河北，为中坚将军，常从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将军，封乐乡侯。北击五校于真定，进降广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陉侯。与中郎将王梁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降其持节大将三十余人，三郡清静，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节拜茂为骠骑大将军，击沛郡，拔芒。时，西防复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拔之，彊奔董宪。

东方既平，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C549，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东转运。先是，雁门人贾丹、霍匡、解胜等为尹由所略，由以为将帅，与共守平城。丹等闻芳败，遂共杀由诣郭凉；凉上状，皆封为列侯，诏送委输金帛赐茂、凉军吏及平城降民。自是卢芳城邑稍稍来降，凉诛其豪右郇氏之属，镇抚羸弱，旬月间雁门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凉子为中郎，宿卫左右。

凉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长八尺，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为兵曹掾，击彭宠有功，封广武侯。

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十五年，坐断兵马禀缣，使军吏杀人，免官，削户邑，定封参蘧乡侯。十九年，卒。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茂孙奉为安乐亭侯。

马成字君迁，南阳棘阳人也。少为县吏。世祖徇颍川，以成为安集掾，调守郏令。及世祖讨河北，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世祖即位，再迁护军都尉。

建武四年，拜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进围宪于舒，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守之岁余。至六年春，城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斩李宪，追及其党与，尽平江淮地。

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从征破隗嚣，以成为天水太守，将军如故。冬，征还京师。九年，代来歙守中郎将，率武威将军刘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罢，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数月复拜扬武将军。

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祐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鄴，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征还京师。边人多上书求请者，复遣成还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

二十四年，南击武B32F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国。三十二年卒。

子卫嗣。卫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丰嗣。丰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丑嗣，桓帝时以罪失国。延熹二年，帝复封成玄孙昌为益阳亭侯。

刘隆字元伯，南阳安众侯宗室也。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众侯崇起兵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故得免。及壮，学于长安，更始拜为骑都尉。谒归，迎妻、子置洛阳。闻世祖在河内，即追及于射犬，以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鲔、李轶等，轶遂杀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诛虏将军，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岁余，上将军印绶。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物免为庶人。

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以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击交阯蛮夷徵侧等，隆别于禁谿口破之，获其帅徵贰，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还，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及大司马吴汉薨，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请。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谥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卫，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从破王寻等，以为偏将军。别击京、密，破之，遣归颍川，收葬家属。

及世祖讨河北，俊与宾客十余人北追，及于邯郸，上谒，世祖使将颍川兵，常从征伐。世祖即位，以俊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阳侯。三年，拜俊积弩将军，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破秦丰，因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七年，卒，谥曰威侯。

子昌嗣，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肃宗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昌子铁为高置亭侯。

坚镡字子亻及，颍川襄城人也。为郡县吏。世祖讨河北，或荐镡者，因得召见。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别击破大枪于卢奴。世祖即位，拜镡扬化将军，封氵隐强侯。

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鲔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间，私约镡晨开上东门。镡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乘朝而入，与鲔大战武库下，杀伤甚众，至旦食乃罢，朱鲔由是遂降。又别击内黄，平之。建武二年，与右将军万脩徇南阳诸县，而堵乡人董□反宛城，获南阳太守刘驎。镡乃引军赴宛，选敢死士夜自登城，斩关而入，□遂弃城走还堵乡。邓奉复反新野，攻破吴汉。时，万脩病卒，镡独孤绝，南拒邓奉，北当董□，一年间道路隔塞，粮馈不至，镡食蔬菜，与士卒共劳苦。每急，辄先当矢石，身被三创，以此能全其众。及帝征南阳，击破□、奉，以镡为左曹，常从征伐。六年，定封合肥候。二十六年，卒。

子鸿嗣。鸿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更始立，以武为侍郎，与世祖破王寻等。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

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武登丛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武曰：「驽怯无方略。」世祖曰：「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武由是归心。

及谢躬诛死，武驰至射犬降，世祖见之甚悦，引置左右，每劳飨诸将，武辄起斟酌于前，世祖以为欢。复使将其部曲至鄴，武叩头辞以不愿，世祖愈美其意，因从击群贼。世祖击尤来、五幡等，败于慎水，武独殿，还陷阵，故贼不得迫及。进至安次、小广阳，武常为军锋，力战无前，诸将皆引而随之，故遂破贼，穷追至平谷，浚靡而还。

世祖即位，以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与虎牙将军盖延等讨刘永，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拜捕虏将军。明年，庞萌反，攻桃城，武先与战，破之；会车驾至，萌遂败走。六年夏，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西击隗嚣，汉军不利，引下陇，嚣追急，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诸军得还长安。

十三年，增邑，更封CD40侯。将兵北屯下曲阳，备匈奴。坐杀军吏，受诏将妻子就国。武径诣洛阳，上将军印绶，削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因留奉朝请。

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将将兵击武陵蛮夷，还，上印绶，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讠斤，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到金城浩B238，与羌战，斩首六百级。又战于洛都谷，为羌所败，死者千余人。羌乃率众引出塞，武复追击到东、西邯，大破之，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余皆降散。武振旅还京师，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

子檀嗣，坐兄伯济与楚王英党颜忠谋反，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武孙震为D54F亭侯。震卒，子侧嗣。

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执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而郭B025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

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太傅高密侯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

建威大将军好C549侯耿弇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坚镡

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右将军槐里侯万脩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太常灵寿侯邳彤

卫尉安成侯铫期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大司空安丰侯窦融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太傅宣德侯卓茂

赞曰：帝绩思B06C，庸功是存。有来群后，捷我戎轩。婉娈龙姿，俪景同翻。

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窦融弟子固曾孙宪玄孙章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司马，东击翟义，还攻槐里，以军功封建武男。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然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王莽末，青、徐贼起，太师王匡请融为助军，与共东征。

及汉兵起，融复从王邑败于昆阳下，归长安。汉兵长驱入关，王邑荐融，拜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引兵至新丰。莽败，融以军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萌以为校尉，甚重之，荐融为巨鹿太守。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巨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B239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湖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B239钧为金城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B06C，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发使遗融书，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玺书既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网罗张立之情。融即复遣钧上书曰：「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友至高平，会嚣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封间行

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慰藉之甚备。

融既深知帝意，乃与隗嚣书责让之曰：

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BE7B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周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融闻智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幸赖天运少还，而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疴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大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区区所献，惟将军省焉。

嚣不纳。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

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诏报曰：「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祐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目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采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毁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融被诏，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

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因并河扬威武，伺候车驾。时，

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诏右扶风修理融父坟茔，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梁统乃使人刺杀张玄，绝与嚣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为武锋将军，更以辛肜代之。

秋，隗嚣发兵寇安定，帝将自西征之，先戒融期。会遇雨，道断，且嚣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诏罢归。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书曰：「隗嚣闻车驾当西，臣融东下，士众骚动，计且不战。嚣将高峻之属皆欲逢迎大军，后闻兵罢，峻等复疑。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杰遂复附从。嚣又引公孙述将，令守突门。臣融孤弱，介在其间，虽承威灵，宜速救助。国家当其前，臣融促其后，缓急迭用，首尾相资，嚣势排迮，不得进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进，久生持疑，则外长寇仇，内示困弱，复令谗邪得有因缘，臣窃忧之。惟陛下哀怜！」帝深美之。

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拜弟友为奉车都尉，从弟士太中大夫。遂共进军，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武锋将军竺曾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为褒义侯，金城太守B239钧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肜为扶义侯。封爵既毕，乘舆东归，悉遣融等西还所镇。

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

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

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它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进。二十三年，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融复乞骸骨，辄赐钱、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为城门校尉。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彊女B036阳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显宗即位，以融从兄子林为护羌校尉，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此。

永平二年，林以罪诛，事在《西羌传》。帝由是数下诏切责融，戒以窦婴、田C170祸败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岁余，听上卫尉印绶，赐养牛，上樽酒。融在宿卫十余年，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以封在安丰，欲令姻戚悉据故六安国，遂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乃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穆等西至函谷关，有诏悉复追还。会融卒，时年七十八，谥曰戴侯，赙送甚厚。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拥富资，居大第，常令谒者一人监护其家。居数年，谒者奏穆父子自失势，数出怨望语，帝令将家属归本郡，唯勋以B036阳主婿留京师。穆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勋亦死洛阳狱。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洛阳家舍。

十四年，封勋弟嘉为安丰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后。和帝初，为少府。及勋子大将军宪被诛，免就国。嘉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会宗嗣。万全弟子武，别有传。

论曰：窦融始以豪侠为名，拔起风尘之中，以投天隙。遂蝉蜕王侯之尊，终膺卿相之位，此则徼功趣势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

固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袭父友封显亲侯。显宗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后坐从兄穆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B06C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十五年冬，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

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肜、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为庶人。时，诸将唯固有功，加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事已具《耿秉传》。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

肃宗即位，以公主修敕慈爱，累世崇重，加号长公主，增邑三千户；征固代魏应为大鸿胪。帝以其晓习边事，每被访及。建初三年，追录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马防为光禄勋。明年，复代马防为卫尉。

固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赀累巨亿，而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章和二年卒。谥曰文侯。子彪，至射声校尉，先固卒，无子，国除。

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向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过，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皱腐鼠耳。」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初，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暢来吊国忧，暢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暢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暢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后事发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

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曰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既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鳄。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宪乃班师而还。遣军司马吴氾、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氾、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及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致以诏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

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是时，笃为卫尉，景、瑰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明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士。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郾侯，景汝阳侯，瑰夏阳侯，各六千户。」宪独不受封，遂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

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车谐储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破，被创遁走，固至私渠海而还。宪以北虏微弱，遂欲灭之。明年，夏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而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瑰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景官，以特进就朝位。瑰少好经书，节约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褒将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为侍中、

将、大夫、郎吏十余人。

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磊、璜、举，皆下狱诛，家属自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瑰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瑰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谮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瑰令自杀。后和熹邓后临朝，永初三年，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丰侯万全俱还京师。万全少子章。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所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是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永初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勒孝养，然讲然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人东观为校书郎。

顺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擢章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章谦虚下士。收进时辈，甚得名誉。是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间，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

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贵人殁

后，帝礼待之无衰。永和五年，迁少府。汉安二年，转大鸿胪。建康元年，梁后称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贲中郎将。

赞曰：悃悃安丰，亦称才雄。提B23A河石，奉图归忠。孟孙明边，伐北开西。宪实空漠，远兵金山。听笳龙庭，镂石燕然。虽则折鼎，王灵以宣。

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马援子廖子防兄子严族孙棱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裤。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荐之于莽。莽以涉为镇戎大尹，援为新成大尹。及莽败，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与援俱去郡，复避地凉州。世祖即位，员先诣洛阳，帝遣员复郡，卒于官。援因留西州，嚣隗甚敬重之，以援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

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冬，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

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援从南幸黎兵，转至东海。及还，以为待诏，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

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宴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会隗嚣用王元计，意更狐疑，援数以书记责譬于嚣，嚣怨援背己，得书增怒，其后遂发兵拒汉。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归身圣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臣不自陈，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触冒罪忌，昧死陈诚。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嚣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谲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陇亩，死无所恨。」帝乃召援计事，援具言谋画。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

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

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间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婉转尘中。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众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毁伤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

共陆陆，欲往附之，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兒曹共槽枥而食，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伤而拘游哉！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从族乎？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

广竟不答。

八年，帝自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B37D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嚣众大溃。

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氵兆，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诣种有数万，屯聚寇抄，拒浩B238隘。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羌因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大惊坏，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援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援中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

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于是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

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授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乃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初，卷人维汜，訞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晥城，杀晥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

又交阯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徵侧等至禁谿，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CD24CD24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

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群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奇，中帛氏口齿，谢氏脣EF2E，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

初，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兒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

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瞿铄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援夜与送者诀，谓友人谓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兒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嶮，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

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畤侯弇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初，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衤离，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为山都长，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士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又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曰：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将据聊而不下。岂其甘心末规哉，悼巧言之伤类也。

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惟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势如转规，遂救倒县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铢锄先零，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徵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夫明主醲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谗，此邹阳之所悲也。《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

书奏，报，归田里。

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肃宗即位，追赐勃子谷二千斛。

初，援兄子婿王磐子石，王莽从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败，磐拥富资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后游京师，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章共相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余，磐果与司隶校尉苏鄴、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而磐子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豫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

建初三年，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曰忠成侯。

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歧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尝有死罪亡命者来过，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讷而内沈敏。援甚奇之，以为将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后，客卿亦夭没。

论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

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显宗崩，受遗诏典掌门禁，遂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

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

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董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

太后深纳之。朝廷大议。辄以询访。

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势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

子豫，为步兵校尉。太后崩后，马氏失势，廖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孙，豫遂投书怨诽。又防、光奢侈，好树党与。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诏还廖京师。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赗赙，使者吊祭，王主会丧，谥曰安侯。

子遵嗣，徙封程乡侯。遵卒，无子，国除。元初三年，邓太后诏封廖孙度为颍阳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肃宗即位，拜防中郎将，稍迁城门校尉。

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

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军到冀，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防开以恩信，烧当种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于和罗谷，死者数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马夏骏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潜遣司马马彭将五千人从间道冲其心腹，又令将兵长史李调等将四千人绕其西，三道俱击，复破之，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夏骏追之，反为所败。防乃引兵与战于索西，又破之。布桥迫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拜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如故。

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显宗寝疾，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屡上表让位，俱以特进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禄勋，光为卫尉。防数言政事，多见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气乐，防所上也。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以钜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明年，防复以病乞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以特进就第。

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闾，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谤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B23D田庐，有司勿复请，以尉朕《渭阳》之情。」

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子康，黄门侍郎。永元二年，光为太仆，康为侍中。及窦宪诛，光坐与厚善，复免就封。后宪奴诬光与宪逆，自杀，家属归本郡。本郡复杀康，而防及寥子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十年，卒。

子钜嗣，后为长水校尉。永初七年，邓太后诏诸马子孙还京师，随

四时见会如故事，复绍封光子郎为合乡侯。

严字威卿。父余。王莽时为杨州牧。严少孤，而好击剑，习骑射。后乃白援，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仕郡督邮，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后，严乃与敦俱归安陵，居钜下，三辅称其义行，号曰「钜下二卿」。

明德皇后既立，严乃闭门自守，犹复虑致讥嫌，遂更徙北地，断绝宾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阳。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后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敕严过武库，祭蚩尤，帝亲御阿阁，观其士众，时人荣之。

肃宗即位，征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为郎，令劝学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灾，严上封事曰：

臣闻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绩黜陟，以明褒贬。无功不黜，则阴盛陵阳。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遵前制。旧，丞相、御史亲治职事，唯丙吉以年老优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习为常俗，更共罔养，以崇虚名，或未晓其职，便复迁徙，诚非建官赋禄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知言，裁以法令。传曰：「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列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入狎而玩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如此，绥御有体，灾眚消矣。

书奏，帝纳其言而免酺等官。

建初元年，迁五官中郎将，除三子为郎。严数荐达贤能，申解冤结，多见纳用。复以五官中郎将行长乐卫尉事。二年，拜陈留太守。严当之职，乃言于帝曰：「昔显亲侯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卢屯，

烦费无益。又窦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是时，勋女为皇后，窦氏方宠，时有侧听严言者，以告窦宪兄弟，由是失权贵心。严下车，明赏罚，发奸慝，郡界清静。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遑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备。诏书敕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典郡四年，坐与宗正刘轶、少府丁鸿等更相属托，征拜太中大夫；十余日，迁将作大匠。七年，复坐事免。后既为窦氏所忌，遂不复在位。及帝崩，窦太后临朝，严乃退居自守，训教子孙。永元十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二。

弟敦，官至虎贲中郎将。严七子，唯续、融知名。续字季则，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顺帝时，为护羌校尉，迁度辽将军，所在有威恩称。融自有传。

棱字伯威，援之族孙也。少孤，依从兄毅共居业，恩犹同产。毅卒无子，棱心丧三年。

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拜谒者。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有威严称。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宪诛，坐抵罪。后数年，江湖多剧贼，以棱为丹阳太守。棱发兵掩击，皆禽灭之。转会稽太守，治亦有声。转河内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赞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兴。廖乏三趣，防遂骄陵。

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卓茂鲁恭弟丕魏霸刘宽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称为长者。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诸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人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浊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能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

是时，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迁茂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

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酒，从至长安，知更始政乱，以年老乞骸骨归。

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

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建武四年，薨，赐棺椁冢地，车驾素服亲临送葬。

子崇嗣，徙封汎乡侯，官至大司农。崇卒，子棽嗣。棽卒，子□嗣。□，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无子，国除。

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后王莽秉权，休去官归家。及莽篡位，遣使赍玄纁、束帛，请为国师，遂欧血托病，杜门自绝。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刘宣字子高，安众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乃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众侯。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胜、鲍宣事在《前书》。勋事在玄孙邕传。

论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

太尉赵憙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建初初，丕举方正，恭始为郡吏。太傅赵憙闻而辟之。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

憙复举恭直言，特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

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长乃惭悔，还牛，诣狱受罪，薛贯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兒，亲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所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

后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曰：

陛下亲劳圣思，日昊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畜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桀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孕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自山之难，不绝如綖，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

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

书奏，不从。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

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宴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群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恭上以汉补博昌尉，其余遂自相捕击，尽破平之，州郡以安。

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十三年，代吕盖为司徒。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郎中，赐驸马从驾。时弟丕亦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坐事策免。殇帝即位，以恭为长乐卫尉。永初元年，复代梁鲔为司徒。

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

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

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

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伤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

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驳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恭议奏曰：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为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臧，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

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

后卒施行。

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否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不以刚直为称。三年，以老病策罢。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

以两子为郎。长子谦，为陇西太守，有名绩。谦子旭，官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及李B23F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后归郡，为督邮功曹，所事之将，无不师友待之。

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

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视事期年，州课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务在表贤明，慎刑罚。七年，坐事下狱司寇论。

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科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信，诏书下丕。丕奏曰：「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诏丛丕言，王以此惮之。其后帝巡狩之赵，特被引见，难问经传，厚加赏赐。在职六年，嘉瑞屡降，吏人重之。

永元二年，迁东郡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数荐达幽隐名士。明年，拜陈留太守。视事三期，后坐禀贫人不实，征司寇论。

十一年复征，再迁中散大夫。时，侍中贾逵荐丕道艺深明，宜见任用。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歪因上疏曰：「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謇謇以开四聪，无令刍荛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

十三年，迁为侍中，免。

永初二年，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大将军邓骘举丕，再迁，复为侍中、左中郎将，再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乔卿，济阴句阳人也。世有礼义。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

建初中，举孝廉，八迁，和帝时为巨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掾史有过，霸先诲其失，不改者乃罢之。吏或相毁诉，霸辄称它吏之长，终不及人短，言者怀惭，谮讼遂息。

永元十六年，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

冻，中使督促，数罚县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倍功。

延平元年，代尹勤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为光禄大夫。永初五年，拜长乐卫尉，以病乞身，复为光禄大夫，卒于官。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父崎，顺帝时为司徒。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

桓帝时，大将军辟，五迁司徒长史。时、京师地震，特见询问。再迁，出为东海相。延熹八年，征拜尚书令，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传讲华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转屯骑校尉，迁宗正，转光禄勋。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宽尝于坐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帝重其言。

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迁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熟甚焉！故吾惧其死也。」夫人欲试宽令恚，伺当朝会，装严已讫，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羹烂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称为长者。

后以日食策免。拜卫尉。光和二年，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谥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赞曰：卓、鲁款款，情悫德满。仁感昆虫，爱及胎卵。宽、霸临政，亦称优缓。

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伏湛子隆侯霸宋弘族孙汉蔡茂郭贺冯勤赵熹牟融章彪族子义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

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

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时门下督素有气力，谋欲为湛起兵，湛恶其惑众，即收斩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向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信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

时，彭宠反于渔阳，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谏曰：「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士马罢劳，转粮限阻，今兖、豫、青、翼，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恐惧，诚臣之所惑也。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帝览其奏，竟不亲征。

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连攻之不下，唯云：「愿降司徒伏公。」帝知湛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异卿等即日归降，护送洛阳。

湛虽在仓卒，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

其冬，车驾征张步，留湛居守。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国。后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湛曰：「臣闻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书》曰'良哉'。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爱，则而象之。遭时反复，不离兵凶，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显以宰相之重，众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有识所惜，儒士痛心，臣窃伤之。湛容貌堂堂，国之光辉；智略谋虑，朝之渊薮。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后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师。柱石之臣，宜居辅弼，出入禁门，补缺拾遗。臣诗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窃怀区区，敢不自竭。臣前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旧制九州五尚书，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颇为执事所非。但臣诗蒙恩深渥，所言诚有益于国，虽死无恨，故复越职触冒以闻。」

十三年夏，征，敕尚书择拜吏日，未及就位，因宴见中暑，病卒。赐秘器，帝亲吊祠，遣使者送丧修冢。

二子：隆、翕。

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

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

云。

隆字伯文，少以节操立名，仕郡督邮。建武二年，诣怀宫，光武甚亲接之。

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据有齐地，拜隆为太中大夫，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而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从横，忤逆天心，卒为赤眉所害。皇天祐汉，圣哲应期，陛下神武奋发，以少制众。故寻、邑以百万之军，溃散于昆阳，王郎以全赵之师，土崩于邯郸，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刘永，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不知厌足，自求祸弃，遂封爵牧守，造为诈逆。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拔睢阳，刘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诸君所闻也。不先自图。后悔何及！」青、徐群盗得此惶怖，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即时皆降。张步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

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步，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隆招怀绥缉，多来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郦生。即拜步为东莱太守，而刘永复遣使立步为齐王。步贪受王爵，B37D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时人莫不怜哀焉。

五年，张步平，车驾幸北海，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诏告琅邪作冢，以子瑗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为元都讲。王莽初，王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霸到，即案诛豪猾，分捕山贼，县中清静。再迁为执法刺奸，纠案势位者，无所疑惮。后为淮平大尹，政

理有能名。及王莽之败，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合。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具以状闻。会更始败，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征霸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为大司徒，封关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十三年，霸薨，帝深伤惜之，亲自临吊。下诏曰：「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曰，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于是追封谥霸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后千乘欧阳歙、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其后，河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冯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聪敏，为陈留太守，以德行化人，迁司徒，四年薨。

昱后徒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仆。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贤，违忤抵罪。弘少而温顺，哀、平间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赤眉入长安，遣使征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桥，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获免。

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徙封宣平侯。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醒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醒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或相及为公卿者。

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竭。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弘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数年卒，无子，国除。

弘弟嵩，以刚强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元和间为太尉，坐阿党窦宪，策免归本郡，自杀。由二子：汉、登。登在《儒林传》。

汉字仲和，以经行著名，举茂才，四迁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为东平相、度辽将军，立名节，以威恩著称。迁太仆，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因病退让，守约弥坚，将授三事，未克而终。朝廷愍悼，怛其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相大夫会葬，加赐钱十万，及其在殡，以全素丝羔羊之洁焉。」

子则，字元矩，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韦著、扶风法真，称为知人。则子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苍头弦断矢激，误中之，即死。奴叩头就诛，则察而恕之。颍川荀爽深以为美，时人亦服焉。

论曰：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

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贵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声，戒淫色，其有《关雎》之风乎！

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融欲以为张掖太守，固辞不就；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后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辄纠案，无所回避。会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刚正，欲令朝廷禁制贵戚，乃上书曰：「臣闻兴化致教，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理恶。陛下圣德系兴，再隆大命，即位以来，四海晏然。诚宜夙兴夜寐，虽休勿休。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臣恐绳墨弃而不用，斧斤废而不举。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而与主共舆，出入宫省，逋罪积日，冤魂不报。洛阳令董宣，直道不顾，干主讨奸。陛下不先澄审，召欲加B258。当宣受怒之初，京师侧耳；及其蒙宥，天下试目。今者，外戚憍逸，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案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光武纳之。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时年七十二。赐东园梓棺，赙赠甚厚。

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衮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乃辟贺为掾。

贺字乔卿，洛人。祖父坚伯，父游君，并修清节，不仕王莽。贺能明法，累官，建武中为尚书令，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见赏赐，恩宠隆异，及到宫，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显宗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经过，吏人指以相示，莫不荣之。永平四年，征拜河南尹，以清静称。在官三年卒，诏书慭惜，赐车一乘，钱四十万。

冯勤字伟伯，魏郡繁阳人也。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兄弟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八岁善计。

初为太守铫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县冯巡等举兵应光武，谋未成而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期，期悉以为腹心，荐于光武。初未被用，后乃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

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还，陈霸本意，申释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书仆射。职事十五年，以勤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令，拜大司农，三岁迁司徒。

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勤母年八十，每会见，诏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顾谓诸王主曰：「使勤贵宠者，此母也。」其见亲重如此。

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赐东园秘器，赠赠有加。

勤七子。长子宗嗣，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顺，尚平阳长公主，终于大鸿胪。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永元七年，诏书复封奋兄羽林右监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奋弟由，黄门侍郎，尚平安公主。劲薨，子卯嗣。卯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

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

远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后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

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憙，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见，更始笑曰：「茧栗犊，岂能负重致远乎？」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憙因进入颍川，击诸不下者，历汝南界，还宛。更始大悦，谓憙曰：「卿名家驹，努力勉之。」会王莽遣王寻、王邑将兵出关，更始乃拜憙为五威偏将军，使助诸将拒寻、邑于昆阳。光武破寻、邑，憙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更始败，憙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逾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弃之于道。憙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伯仲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每道逢贼，或欲逼略，憙辄言其病状，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憙见之悲感，所装缣制资粮，悉以与之，将护归乡里。

时，邓奉反于南阳，憙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方憙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憙书，乃惊曰：「赵憙真长者也。」即征憙，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憙守简阳侯相。憙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憙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贯出子春。

其年，迁憙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憙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宴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憙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憙所济活」。帝甚嘉之。后征憙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插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久长规。憙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禅，正三雍之礼。中元元年，从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遗诏，典丧礼。是时，藩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憙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时，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憙乃表奏谒者将护，分止它县，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

永平元年，封节乡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实免。其冬，代窦融为卫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后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憙内典宿卫，外干宰职，正身立朝，未尝懈惰。及帝崩，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事修举。肃宗即位，进为太傅，录尚书事。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长子代，给事黄门。

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子代嗣，官至越骑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将军刘尚征羌，坐事下狱，疾病物故。和帝怜之，赐秘器钱布，赠越骑校尉、节乡侯印绶。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无子，国除。

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

司徒范迁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永平五年，入代鲍昱为司隶校尉，多所举正，百僚敬惮之。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代鲑阳鸿为大司农。

是时，显宗方勤万机，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融经明才高，善论议，朝廷皆服其能；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

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得大臣节。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憙为太尉，与憙参录尚书事。

建初四年薨，车驾亲临其丧。时融长子麟归乡里，帝以其余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赠赠恩宠笃密焉。又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除麟为郎。

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

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显宗闻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肃宗即位，以病免。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数陈政术，每归宽厚。比上疏乞骸骨，拜为奉车都尉，秩中二千石，赏赐恩宠，俟于亲戚。

建初七年，车驾西巡府，以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帝纳之。行至长安，乃制诏京兆尹、右扶风求萧何、霍光后。时光无苗裔，唯封何末孙熊为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故不复及焉。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还，拜大鸿胪。

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伏惟明诏，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

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啬夫捷急之对，沉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又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财謇正，有补益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书奏，帝纳之。

元和二年春，东巡狩，以彪行司徒事从行。还，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门、太医问病，赐以食物。彪遂称困笃。章和二年夏，使谒者策诏曰：「彪以将相之裔，勤身饬行，出自州里，在位历载。中被笃疾，连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复以加增，恐职事烦碎，重有损焉。其上大鸿胪印绶。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臧府，受赐钱二十万。」永元元年，卒，诏尚书：「故大鸿胪韦彪，在位无愆，方欲录用，奄忽而卒。其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

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

兄顺，字淑文，平舆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数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径去不顾。安帝西巡，征拜议郎。

义少与二兄齐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举理剧，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讥切左右，贬刺窦氏。言既无感，而久抑不迁，以兄顺丧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

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车备礼征，至霸陵，称病归，乃入云阳山，采

药不反。有司举奏加罪，帝特原之。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著遂不就征。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以陈蕃、窦氏既诛，海内多怨，欲借宠时贤以为名，白帝就家拜著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又后妻骄姿乱政，以之失名，竟归，为奸人所害，隐者耻之。

赞曰：「湛、霸奋庸，维宁两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实体远，仁不忘本。憙政多迹，彪明理损。牟公简帝，身终上衮。

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

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也。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更始即位，征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明年，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

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尝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六年，卒于官，帝敏惜之，除子彪为郎。

张湛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湛伪诈，湛闻而笑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

成、哀间，为二千石。王莽时，历太守、都尉。

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湛曰：「《礼》，下公门，轼辂马。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五年，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帝数存问赏赐。后大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后数年，卒于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

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丹资性方洁，疾恶强豪。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惭色。自以知名，欲结交于丹，丹拒而不许。

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表二千斛。禹在领左冯翊，称疾不视事，免归。后征为太子少傅。

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丹子有同门生丧家，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挞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时人服其言。

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惭惧自绝，而丹终无所言。寻复征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谓曰：「子之自绝，何量丹之薄也？」不为设食以罚之，相待如旧。其后逊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不应。三年，征拜谏议太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

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

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

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诮，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道逢贼数千人，遂掠取财装，褫夺衣服，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冀仰曰：「愿一言而死。将军知天神乎？赤眉兵众百万，所向无前，而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以数千之众，欲规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俱免于难。

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

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B240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

《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从林议。

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林荐同郡范逡、赵秉、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归之。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

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敬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鉴失得，故破矩为圆，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后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诏；唯林守慎，有召必至。余人虽不见谴，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

明年，代丁恭为少府。二十二年，复为光禄勋。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明年薨，帝亲自临丧送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

论曰：夫威强以自御，力损则身危；饰诈以图己，诈穷则道屈；而忠信笃敬，蛮貊行焉者，诚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赵孟怀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义，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信」，有不诬矣。

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父稚，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名。丹七岁而孤，小心孝顺，后母哀怜之，为鬻衣装，买产业。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大司马严尤请丹，辞病不就。王莽又征之，遂与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

更始败，诸将悉归光武，并获封爵；丹独保平氏不下，为更始发丧，衰绖尽哀。建武二年，遂潜逃去，敝衣间行，涉历险阻，求谒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太守杜诗请为功曹，丹荐乡人长者自代而去。诗乃叹曰：「昔明王兴化，卿士让位，今功曹推贤，可谓至德。敕以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

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再迁并州牧，有清平称。转使匈奴中郎将，迁左冯翊。永平三年，代李□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亻及齐名相善。明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策免。五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迁有清行，代为司徒。

迁字子庐，沛国人，初为渔阳太守，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尝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奉禄，以为后世业。」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后显宗因朝会问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刘匡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寝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长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济，赵相。

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也。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史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诌称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进曰：「望佞邪之人，欺诌无状，愿勿受其觞。」太守敛容而止。宴罢，转良为功曹；耻以言受进，终不肯谒。

时，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署为西曹。苍甚相敬受，上疏荐良曰：「臣闻为国所重，必在得人；报恩之义，莫大荐士。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臣苍荣

宠绝矣，忧责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义，惧于臧文窃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严禁。」显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诏书谴匡，匡乃自系。良上言曰：「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舆，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弛。」帝虽赦匡，犹左转良为即丘长。后迁司徒长史。每处大议，辄据经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后坐事免，复拜议郎，卒于官。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

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悫，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敕自整饰，宫对曰：「夷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肃宗褒叹，赐以冢地。妻上书乞归葬乡里，复赐钱三十万。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兒，恩礼敦至。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谲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均于是客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辟之，后举直言，并不诣。六年，公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

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脩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

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 」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永元中，卒于家。

赵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也。父戒，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荐，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时，帝欲广开鸿池，典谏曰：「鸿池泛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遵孝之爱人也。 」帝纳其言而止。

父卒，袭封。出为弘农太守，转右扶风。公事去官，征拜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少府，又转大鸿胪。时，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群臣不悦而莫敢谏，典独奏曰：「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士，以存旧典。 」帝不从。顷之，转太仆，迁太常。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咨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后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

会帝崩，时禁籓国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从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鸟乌反哺报德，况于士邪！」遂解印绶符策付县，而驰到京师。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义，表请以租自赎，诏书许之。再迁长乐少府、卫尉。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会病卒，使者吊祠。窦太后复遣使兼赠印绶，谥曰献侯。

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谦字产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献帝迁都长安，以谦行车骑将军，为前置。明年病罢。复为司隶校尉。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转为前将军，遣击白波贼，有功，封郫侯。李C765杀司徒王允，复代允为司徒。数月病免，拜尚书令。是年卒，溢曰忠侯。

温字子柔，初为京兆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献帝西迁都，为侍中，同舆辇至长安，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顷之，复为司徒，录尚书事。

时，李C765与郭汜相攻，C765遂虏掠禁省，动帝幸北坞，外内隔

绝。C765素疑温不与己同，乃内温于坞中，又欲移乘舆于黄白城。温与C765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仇，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仇，人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舆，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岂不幸甚。」C765大怒，欲遣人杀温。李C765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获免。

温从车驾都许。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是岁卒，年七十二。

赞曰：宣、郑、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据古，张湛矜庄。典以义黜，宫由德扬。大仪鹄发，见表宪王。少卿志仕，终乘高箱。

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桓谭冯衍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廉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居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

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得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孤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

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

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晳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伏念天上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拏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C77C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

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悉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暢，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遗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

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郧，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

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邑报书曰：

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兒横分，邑之愿也。

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媚张舒诱降涅城，舒家

在上党，邑悉系之。又书劝永降，永不答，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殁，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

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是由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也复与亲故通。

卷二十八下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马衍子豹

建武末，上疏自陈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以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势，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求时之利，事君无倾邪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臣自惟无三益之才，不敢处三损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苍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时，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垅亩之臣，无望高阙之下，惶恐自陈，以救罪尤。

书奏，犹以前过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曰：

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俶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

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DBBAB225，周秦之丘，客观之墟，通

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退而幽居。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欷，孝子入旧室而哀叹。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C133。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睹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辞曰：

开岁发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发轫新丰兮，B242回镐京。陵飞廉而太息兮，登平阳而怀伤。悲时俗之险厄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憙？沮先圣之成论兮，B224名贤之高风；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众夫之所眩兮，孰能观于无形？行劲直以离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惭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党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发愤而扬情兮，将以荡夫忧心。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病没世之不称兮，愿横逝而无由。

陟雍畤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B245而临B247DE65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则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汍澜而雨集兮，气滂浡而云披；心怫郁而纡结兮，意沉抑而内悲。

瞰太行之嵯峨兮，观壶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芜秽兮，恨昭穆之不荣。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无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贞而莫达；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韩卢抑而不纵兮，骐骥绊而不试；独慷慨而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时之代谢兮，分五土之刑德；林相麓之所产兮，尝水泉之所殖。修神农之本业兮，采轩辕之奇策；追周弃之遗教兮，轶范蠡之绝迹。陟陇山以逾望兮，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河华之泱漭兮，望秦晋之故国。愤冯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流山岳而周览兮，徇碣石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溯淮济而上征。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国之为墟。驰中夏而升降兮，路纡轸而多艰；讲圣哲之通论兮，心C925忆而纷纭。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悇憛而洞疑；高阳B244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暢兮，至汤、武而勃兴。昔三后之纯粹兮，每季世而穷祸；吊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纣于牧野。诏伊尹于亳郊兮，享吕望于DBBA州；功与日月齐光兮，名与三王争流。

杨朱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谲功。忿战国之遘祸兮，憎权臣之擅强；黜楚子于南郢兮，执赵武于CA4D梁。善忠信之救时兮，恶诈谋之妄作；聘申叔于陈蔡兮，禽荀息于虞虢。诛犁锄之介圣兮，讨臧仓之诉知；□巽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夷仪。疾兵革之CE49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从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CE49淫而弘大。援前圣以制中兮，矫二主之骄奢；馐女齐于绛台兮，飨椒举于章华。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风；褒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华兮，激乱国之末流；观郑侨于溱洧兮，访晏婴于营丘。日□壹々其将暮兮，独于邑而烦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驷素B978而驰聘兮，乘翠云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钦真人之德美兮，淹踌躇而弗去。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风而容与；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许由于负黍。轫吾车于箕阳兮，秣吾马于颍浒；闻至言而晓领兮，还吾反乎故宇。

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篡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寇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揵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廷兮，列杜衡于外

术。攒射干杂蘼芜兮，构木兰与新夷；光扈扈而炀燿兮，纷郁郁而暢美；华芳晔其发越兮，时恍忽而莫贵；非惜身之C279轲兮，怜众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於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俶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

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衍娶北地住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C279壈于时。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贱贫。居常慷慨叹曰：「衍少事名贤，经历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云之志。三公之贵，千金之富，不得其愿，不概于怀。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终身名，为后世法。」居贫年老，卒于家。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B22B，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敕令勿惊，由是数加赏赐。是时，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谋，拜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数言边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诸国复率旧职。迁武威太守，视事二年，河西称之，复征入为尚书。永元十四年，卒于官。

论曰：夫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冯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纳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则不能。何也？岂非反妒情易，而恕义情难。光武虽得之于鲍永，犹失之于冯衍。夫然，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呜呼！

赞曰：谭非谶术，衍晚委质。道不相谋，诡时同失。体兼上才，荣微下秩。

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申屠刚鲍永子昱郅恽子寿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时为丞相。刚质性方直，常慕史□、汲黯之为人。仕郡功曹。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臣闻王事失则神祇怨怨，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

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不贤，均权市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卫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势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寒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余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

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官，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书奏，莽令元后下诏曰：「刚听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

后莽篡位，刚遂避地河西，转入巴、蜀，往来二十许年。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圣德，举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与？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复愚老之言。」嚣不纳，遂畔从述。

建武七年，诏书征刚。刚将归，与嚣书曰：「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众，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忧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势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可不慎哉！」嚣不纳。刚到，拜侍御史，迁尚书令。

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

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于家。

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时任司隶校尉，为王莽所杀。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初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不其子孙。都尉路平承望风旨，规欲害永。太守苟谏拥护，召以为吏，常置府中，永因数为谏陈兴复汉室，剪灭篡逆之策。谏每戒永曰：「君长几事不密，祸倚人门。」永感其言。及谏卒，自送丧归扶风，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赵兴到，闻乃叹曰：「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宣死之，岂可害其子也！」敕县出升，复署永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举秀才，不应。

更始二年征，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辄行军法。永至河东，因击青犊，大破之，更始封为中阳侯。永虽为将率，而车服敝素，为道路所识。

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时攻怀未拔，帝谓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关东畏服御，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乃说更始河内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帝大喜，赐永洛阳商里宅，固辞不受。

时，董宪裨将屯兵于鲁，侵害百姓，乃拜永为鲁郡太守。永到，击讨，大破之，降者数千人。唯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余人，称「将军」，不胀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邪？」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禽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飨，而潜挟兵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迁杨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辔，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安之。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

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后大司徒韩歆坐事，永固请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事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视事三年，病卒。子昱。

论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于东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剧贼，太守戴涉闻昱鲍永子，有智略，乃就谒，请署守高都长，昱应之，遂讨击群贼，诛其渠帅，道路开通，由是知名。后为沘阳长，政化仁爱，境内清净。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迁，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今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迟，免。

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十七年，代王敏为司徒，赐钱帛什器帷帐，除子得为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太甚。将何以消复灾眚？」对曰：「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四年，代牟融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余。

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荒灾，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

子昂，字叔雅，有孝义节行。初，德被病数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缓带；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举孝廉，辟公府，连征不至，卒于家。

郅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王莽时，寇贼群发，恽乃仰占玄象，叹谓友人曰：「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时左队大夫逯B228素好士，恽说之曰：「当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辅商，立功全人。恽窃不逊，敢希伊尹之踪，应天人之变。明府傥不疑逆，俾成天德。」B228奇之，使署为吏。恽不谒，曰：「昔文王拔吕尚于渭滨，高宗礼傅说于岩筑，桓公取管仲于射钩，故能立弘烈，就元勋。未闻师相仲父，而可为吏位也。非窥天者不可与图远。君不授骥以重任，骥亦俯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

西至长安，乃上书王莽曰：

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运机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类，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莽大怒，即收系诏狱，劾以大逆。犹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使黄门近臣胁恽，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觉所言。恽乃瞋目詈曰：「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系须冬，会赦得出，乃与同郡郑敬南遁苍梧。

建武三年，又至庐江，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俊素闻恽名，

乃礼请之，上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恽乃誓众曰：「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厄，不得断人支体，裸人形骸，放淫妇女。」俊军士犹发冢陈尸，掠夺百姓。恽谏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从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七年，俊还京师，而上论之。恽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县令卑身崇礼，请以为门下掾。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殁，视恽，歔欷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令跣而追恽，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恽曰：「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久之，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时临飨礼讫，歙教曰：「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养德。」主簿读教，户曹引延受赐。恽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歙色惭动，不知所言。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实歙罪也，敬奉觥。」恽乃免寇谢曰：「昔虞舜辅尧，四罪咸服，谗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恽不忠，孔任是昭，豺虎从政，既陷诽谤，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请收恽、延，以明好恶。」歙曰：「是重吾过也。」遂不宴而罢。恽归府，称病，延亦自退。

郑敬素与恽厚，见其言许歙，乃相招去，曰：「子廷争繇延，君犹不纳。延今虽去，其势必还。直心无讳，诚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吾不能忍见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恽业已强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职，罪也。延退而恽又去，不可。」敬乃独隐于弋阳山中，居数月，歙果复召延，恽于是乃去，从敬止，渔钓自娱，留数十

日。恽志在从政，既乃喟然而叹，谓敬曰：「天生俊士，以为人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子从我为伊、吕乎？将为巢、许，而父老尧、舜乎？」敬曰：「吾足矣。初从生步重华于南野，谓来归为松子，今幸得全躯树类，还奉坟墓，尽学问道，虽不从政，施之有政，是亦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从子？子勉正性命，勿劳神以害生。」恽于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连征不到。

恽遂客居江夏教授，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及郭皇后废。恽乃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也。」后既废，而太子意不自安，恽乃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太子从之，帝竟听许。

恽再迁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后坐事左转芒长，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以病卒。子寿。

寿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于是籓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三迁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议，常独进见。肃宗奇其智策，擢为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三辅素闻寿在冀州，皆怀震竦，各相检敕，莫敢干犯。寿虽威严，而推诚下吏，皆愿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复征为尚书仆射。

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是时，宪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费，百宪及其弟笃、景并起第宅，骄奢非法，百姓苦之。寿以府臧空虚，军旅未休，遂因朝会讥刺宪等，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曰：「臣闻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照，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贼伤和气，忤逆阴阳。臣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赞曰：鲍永沈吟，晚乃归正。志达义全，先号后庆。申屠对策，郅恽上书。有道虽直，无道不愚。

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苏竟杨厚

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拜代郡中尉。时匈奴扰乱，北边多罹其祸，竟终完辑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卢芳略得北边诸郡，帝使偏将军随弟屯代郡。竟病笃，以兵属弟，诣京师谢罪。拜侍中，数月，以病免。

初，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竟时在南阳，与龚书晓之曰：

君执事无恙。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从事出入，校定秘书，窃自依依，末由自远。盖闻君子愍同类而伤不遇。人无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后求利，先定志然后求名。昔智果见智伯穷兵必亡，故变名远逝，陈平知项王为天所弃，故归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闻郡前权时屈节，北面延牙，乃后觉悟，栖迟养德。先世数子，又何以加。君处阴中，土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何自负畔乱之困，不移守恶之名乎？与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二者之论，岂其然乎？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蜘蹰，忧汉子孙者也。论者若不本之于天，参之于圣，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

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时谬错，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过度，荧惑进退见态，镇星绕带天街，岁星不舍氐、房。以为诸如此占，归之国家。盖灾不徒设，皆应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东海是也。尾为燕分，渔阳是也。东海董宪迷惑未降，渔阳彭宠逆乱拥兵，王赫斯怒，命将并征，故荧惑应此，宪、宠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于今，或守东井，或没羽林，或裴回箓屏，或

踯躅帝宫，或经天反明，或潜臧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缩成钩，或偃蹇不禁，皆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也。贼臣乱子，往往错互，指麾妄说，传相坏误。由此论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广可十丈，长可万丈，正临倚弥。倚弥即黎丘，秦丰之都也。是时月入于毕。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主退恶攘逆。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奎为毒螫，主库兵。此二变，郡中及延牙士众所共见也。是故延牙遂之武当，托言发兵，实避其殃。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胜土，刑制德，今年兵事毕已，中国安宁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累》之诗，「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无忽鄙言！

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从管、蔡之乱也；景帝之悦济北，以不从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来，孤恩背逆，归义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欤！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故天之所坏，人不得支。宜密与太守刘君共谋降议。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忧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岂求报利？尽忠博爱之诚，愤懑不能已耳。

又与仲况书谏之，文多不载，于是仲况与龚遂降。

龚字孟公，长安人，善论议，扶风马援、班彪并器重之。竟终不伐其功，潜乐道术，作《记诲篇》及文章传于世。年七十，卒于家。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建初中为彭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求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灾异，多以访之。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角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

统生厚。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

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三年，太白入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又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为中郎。太后特引见，问以图讖，厚对不合，免归。复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正特征，皆不就。

永建二年，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汉改宪之道，及消伏灾异，凡五事。制书褒述，有诏太医致药，太宫赐羊酒。及至，拜议郎，三迁为侍中，特蒙引见，访以时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后又连上「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车驾临当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阳嘉三年，西羌寇陇右，明年，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永和元年，复上「京师应有水患，又当火灾，三公有免者，蛮夷当反畔」。是夏，洛阳暴水，杀千余人；至冬，承福殿灾，太尉庞参免；荆、交二州蛮夷贼杀长吏，寇城郭。又言「阴臣、近戚、妃党当受祸。」明年，宋阿母与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奸废退；后二年，中常侍张逵等复坐诬罔大将军梁商专恣，悉伏诛。每有灾异，厚辄上消救之法，而阉宦专政，言不得信。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答，固称病救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之。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郎顗襄楷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县印绶于县廷而遁去，遂终身不仕。

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正征，顗乃诣阙拜章曰：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祇悔。

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者末浊。天地之道，其犹鼓B36E，以虚为德，自近及远者也。伏见往年以来，园陵数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自顷缮理西苍，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昔盘庚迁殷，去奢即俭，夏后卑室，尽力致美。又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何必改作。」臣愚以为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庆也，仁之本也，俭之要也。焉有应天养人，为仁为俭，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阴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时，敬而勿扰。窃见正月以来，阴暗连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又曰：「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又顷前数日，

寒过其节，冰既解释，还复凝合。夫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

臣伏案《飞侯》，参察众政，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节彼南山」，咏自《周诗》；「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非不能面誉也。

臣生长草野，不晓禁忌，披露肝胆，书不择言。伏锧鼎镬，死不敢恨。谨诣阙奉章，伏待重诛。

书奏，帝复使对尚书。顗对曰：

臣闻明王圣主好闻其过，忠臣孝子言无隐情。臣备生人伦视听之类，而禀性愚悫，不识忌讳，故出死亡命，恳恳重言。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开日月之明，披图籍，案经典，览帝王之务，识先后之政。如有阙遗，退而自改。本文、武之业，拟尧、舜之道，攘灾延庆，号令天下。此诚臣顗区区之愿，夙夜梦寤，尽心所计。谨条序前章，暢其旨趣，条便宜七事，具如状对：

一事：陵园至重，圣神攸冯，而灾火炎赫，迫近寝殿，魂而有灵，犹将惊动。寻宫殿宫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设，禽畜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条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是故鲁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钟鼓之县，休缮治之官，虽则不宁，而时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应人，敏于景响。今月十七日戊午，征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征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疱厨之馔，退宴私之乐。《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B928息矣。

二事：去年以来，《兑卦》用事，类多不效。《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立春前后温气应节者，诏令宽也。其后复寒者，无宽之实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岂无贞贤，未闻朝廷有所赏拔，非所以求善赞务，弘济元元。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

三事：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今年少阳之岁，法当乘起，恐后年已往，将遂惊动，涉历天门，灾成戊已。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未灾眚之来，缘类而应。行有玷缺，则气逆于天，精感变出，以戒人君。王者之义，时有不登，则损滋彻膳。数年以来，谷收稍减，家贫户馑，岁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水旱之灾，虽尚未至，然君子远览，防微虑萌。《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绨袍革舄，木器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今陛下圣德中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天下幸甚。《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窃见皇子未立，储宫无主，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毕县。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车，出倾宫之女，表商容之间，以理人伦，以表贤德，故天授以圣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方今之福，莫若广嗣，广嗣之术，可不深思？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则天自降福，子孙千亿。惟陛下丁宁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贵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盖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愿访问百僚，有违臣言者，臣当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窃见去年闰月十七日已丑夜，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入玉井，数日乃灭。《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又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连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无节，政教乱逆，威武衰微，则此三星

以应之也。罚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国赵、魏，变见西方，亦应三辅。凡金气为变，发在秋节。臣恐立秋以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诸郡，使敬授人时，轻徭役，薄赋敛，勿妄缮起，坚仓狱，备守卫，回选贤能，以镇抚之。金精之变，责归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B241，书玉板之策，引白气之异，于西郊责躬求愆，谢咎皇天，消灭妖气。盖以火胜金，转祸为福也。

六事：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贯日中者，侵太阳也；见于春者，政变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务。又恭陵火灾，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备经考毒。寻火为天戒，以悟人君，可顺而不可违，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内省，以备后灾。凡诸考察，并须立秋。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后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久无虚已进贤之策，天下兴议，异人同咨。且立春以来，金气再见，金能胜木，必有兵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将负臣言，遗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汜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

臣陈引际会，恐犯忌讳，书不尽言，未敢究暢。

台诘顗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又言'当大蠲法令，革易官号'。或云变常以致灾，或改旧以除异，何也？又阳嘉初建，复欲改元，据何经典？其以实对。」顗对曰：

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尊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后，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见，掩蔽日曜。凡邪气乘阳，则虹霓在日，斯皆臣

下执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优宽之本。此其变常之咎也。又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戇，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又孔子曰：「汉三百载，斗历改宪。」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岁，五行更用。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者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故《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同归殊涂，一致百虑。」是知变常而善，可以除灾，变常而恶，必致于异。今年仲竟，来年入季，仲终季始，历运变改，故可改元，所以顺天道也。

臣顗愚蔽，不足以答圣问。

顗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曰：

臣前对七事，要政急务，宜于今者，所当施用。诚知愚浅，不合圣听，人贱言废，当受诛罚，征营惶怖，靡知厝身。

臣闻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海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昔唐尧在上，群龙为用，文、武创德，周、召作辅，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诗》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赖，以致雍熙。陛下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是以灾害屡臻，四国未宁。臣考之国典，验之闻见，莫不以得贤为功，失士为败。且贤者出处，翔而后集，爵以德进，则其情不苟，然后使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矣。若有德不报，有言不酬，来无所乐，进无所趋，则皆怀归薮泽，修其故志矣。夫求贤者，上以承天，下以为人。不用之，则逆天统，违人望。逆天统则灾眚降，违人望则化不行。灾眚降则下呼嗟，化不行则君道亏。四始之缺，五际之厄，其咎由此。岂可不刚健笃实，矜矜栗栗，以守天功盛德大业乎？

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朝廷前加优宠，宾于上位。琼入朝日浅，谋谟未就，因以丧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善人为固，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复怪其不

时还任。陛下宜加降崇之恩，极养贤之礼，征反京师，以慰天下。又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艺，履颜、闵之仁。洁白之节，情同璥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为圣汉，宜蒙特征，以示四方。夫有出伦之才，不应限以官次。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子奇稚齿，化阿有声。若还琼征固，任以时政，伊尹、傅说，不足为此，则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听众言，百姓所归，臧否共叹。愿泛问百僚，核其名行，有一不合，则臣为欺国。惟留圣神，不以人废言。

谨复条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自立春以来，累经旬朔，未见仁德有所施布，但闻罪罚考掠之声。夫天之应人，疾如景响，而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应于天。清浊之占，随政抑扬。天之见异，事无虚作。岂独陛下倦于万机，帷幄之政有所阙欤？何天戒之数见也！臣愿陛下发扬乾刚，援引贤能，勤求机衡之寄，以获断金之利。臣之所陈，辄以太阳为先者，明其不可久暗，急当改正。其异虽微，其事甚重。臣言虽约，其旨甚广。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王道兴也。《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雷者，所以开发萌牙，辟阴除害。万物须雷而解，资雨而润。故《经》曰：「雷以动之，雨以润之。」王者崇宽大，顺春令，则雷应节，不则发动于冬，当震反潜。故《易传》曰：「当雷不雷，太阳弱也。」今蒙气不除，日月变色，则其效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随时进退，应政得失。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琁玑动作，与天相应。雷者号令，其德生养。号令殆废，当生而杀，则雷反作，其时无岁。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顺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则太皓悦和，雷声乃发。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岁星在南，相离数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经钩命决》曰：「岁星守心年谷丰。」《尚书洪范记》曰：「月行中

道，移节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重华者，谓岁星在心也。今太白从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贼，而反同合，此以阴陵阳，臣下专权之异也。房、心东方，其国主宋。《石氏经》曰：「岁星出左有年，出右无年。」今金木俱东，岁星在南，是为出右，恐年谷不成，宋人饥也。陛下宜审详明堂布政之务，然后妖异可消，五纬顺序矣。

四事：《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阴僭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已。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臣闻恭陵火处，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风，掩蔽天地。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连月无雨，将害宿麦。若一谷不登，则饥者十三四矣。陛下诚宜广被恩泽，贷赡元元。昔尧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载之蓄者，简税防灾，为其方也。愿陛下早宣德泽，以应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后乃有澍雨，于今之际未可望也。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则臣为诬上，愚不知量，分当鼎镬。

书奏，特诏拜郎中，辞病不就，即去归家。至四月京师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鲜卑入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陇右。皆略如顗言。后复公车征，不行。

同县孙礼者，积恶凶暴，好游侠，与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与亲善。顗不顾，以此结怨，遂为礼所杀。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

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尧、舜虽圣，必历象日月星辰，察五纬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寿，为万世之法。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良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今年岁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门，还切执汉。岁为木精，好生恶杀，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诛罚太酷。前七年十二月，荧惑与岁星俱入轩辕，逆行四十余日，而邓皇后诛。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今洛阳城中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人声正喧，于占亦与竹柏枯同。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诛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质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

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玩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诞至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扶风有星陨为石，声闻三郡。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或闻河内龙死，讳以为蛇。夫龙能变化，蛇亦有神，皆不当死。昔秦之将衰，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曰「今年祖龙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凤二年，讹言黄山宫有死龙之异，后汉诛莽，光武复兴。虚言犹然，况于实邪？夫星辰丽天，犹万国之附王者也。下将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类，坠者失势。春秋五石陨宋，其后襄公为楚所执。秦之亡也，石陨东郡。今损扶风，与先帝园陵相近，不有大丧，必有畔逆。

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

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臣闻布谷鸣子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

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

臣伏见太白北入数日，复出东方，其占当有大兵，中国弱，四夷强。臣又推步，荧惑今当出而潜，必有阴谋。皆由狱多冤结，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执法，亦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狱，为刘□质、成瑨亏除罪辟，追录李云、杜众等子孙。

夫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臣又闻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为生虐。故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殷纣好色，妲已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书上，即召诣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

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清。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

论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而张衡亦云：「天文历数，阴阳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

赞曰：仲桓术深，蒲车屡寻。苏竟飞书，清我旧阴。襄、郎灾戒，实由政淫。

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王堂苏章族孙不韦羊续贾琮陆康

郭B025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时以任侠闻。父梵，为蜀郡太守。B025少有志行，哀、平间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更始素闻B025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

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明年，彭宠灭，转为渔阳太守。渔阳既离王莽之乱，重以彭宠之败，民多猾恶，寇贼充斥。B025到，示以信赏，纠戮渠帅，盗贼销散。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B025整勒士马，设攻守之略，匈奴畏惮远迹，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在职五岁，户口增倍。后颍川盗贼群起，九年，征拜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君虽精于追捕，而山道险厄，自斗当一士耳，深宜慎之。」B025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B025降，悉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B025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B025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B025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B025前在并州，素结恩德，及后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设几杖之礼，朝夕与参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B025问：「兒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B025辞谢之。及事讫，诸兒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B025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B025为违信于诸兒，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是时，朝廷多举B025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B025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B025，芳及亡入匈奴。

B025以老病上书乞骸骨。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B025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明年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吊，赐冢茔地。

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元年，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扰，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世祖召见，赐以C97D戟，复使之河东，诛降逆贼杨异等。诗到大阳，闻贼规欲北度，乃与长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将突骑趁击，斩异等，贼遂剪灭。拜成皋令，视事三岁，举政尤异。再迁为沛郡都尉，转汝南都尉，所在称治。

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诗自以无劳，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济大业，偃兵修文，群帅反旅，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圣德，威侮三垂，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将虽勤，亦未得解甲EA72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劳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师，难复责功。臣伏睹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世愚以为「师克在和不在众」，陛下虽垂念北边，亦当颇泄用之。昔汤、武善御众，故无忿鸷之师。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将帅和睦，士卒凫B24B。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则将帅自厉；士卒之复，比于宿卫，则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怀乐土，不雠其功而厉其用，无以劝也。陛下诚宜虚缺数郡，以俊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缘边屯戍之师，竞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辞其劳，则烽火精明，守战坚固。圣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诚非其宜。

臣诗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间，超受大恩，牧养不称，奉职无效，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愠，诚惶诚恐。八年，上书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许放退。臣诗蒙恩尤深，义不敢苟冒虚请，诚不胜至愿，愿退大郡，受小职。及臣齿壮，力能经营剧事，如使臣诗必有补益，复受大位，虽析珪授爵，所不辞也。

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许之。

诗雅好推贤，数进知名士清河刘统及鲁阳长董崇等。

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诗身虽在外，尽心朝廷，谠言善策，随事献纳。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征，会病卒。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诏使治丧郡邸，赙绢千匹。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

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奋既立节，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于大门，引入见母。

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竟川泽。惟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既至京师，除武都郡丞。

时，陇西余贼隗茂等夜攻府舍，残杀郡守，贼畏奋追急，乃执其妻子，欲以为质。奋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终不顾望，遂穷力讨之。吏民感义，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习山谷，其大豪齐钟留者，为群氐所信向。奋乃率厉钟留等令要遮抄击，共为表里。贼窘惧逼急，乃推奋

妻子以置军前，冀当退却，而击之愈厉，遂禽灭茂等，奋妻、子亦为所杀。世祖下诏褒美，拜为武都太守。

奋自为府丞，已见敬重，及拜太守，举郡莫不改操。为政明断，甄善疾非，见有美德，爱之如亲，其无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称为清平。

弟奇，游学洛阳。奋以奇经明当仕，上病去官，守约乡闾，卒于家。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左氏说》云。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

世祖微时，见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将来歙荐堪，召拜郎中，三迁为谒者。使送委输缣帛，并领骑七千匹，诣大司马吴汉伐公孙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时汉军余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挑敌，述果自出，战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捡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

在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洋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F8C7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为鱼复长。方征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或葬陇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间为右将军，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郡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范无所受，与客步负丧归葭萌。载船触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众伤其义，钩

求得之，疗救仅免于死。穆闻，复驰遣使持前资物追范，范又固辞。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京兆、陇西二郡更请召，皆不应，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于是东至洛阳，变名姓，求代廷尉狱卒。居无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勤劳。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邪！」语遂绝。融系出因病，范随而养视，及死，竟不言，身自将车送丧致南阳，葬毕乃去。

后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戇，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帝怒稍解，问范曰：「卿廉颇后邪？与右将军褒、大司马丹有亲属乎？」范对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胆敢尔！」因贳之。由是显名。

举茂才，数月，再迁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傍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而范兵不敌。会日暮，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EB26火，营中星列。虏遥望火多，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

后频历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建中初，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墓？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

肃宗崩，范奔赴敬陵。时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俱会于路。麟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见而愍然，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谓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穷急，今奔国丧，独单是耳。」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世伏其好义，然依倚大将军窦宪，以此为讥。卒于家。

初，范与洛阳庆鸿为刎颈交，时人称曰：「前有管、鲍，后有庆、廉。」鸿慷慨有义节，位至琅邪、会稽二郡太守，所在有异迹。

论曰：「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厄，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发其志，就戮更延其宠，闻义能徙，诚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枢，亦有开塞之感焉。

王堂字敬伯，广汉C745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为民患，诏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连年不克。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堂驰兵赴贼，斩虏千余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刺史张乔表其治能，迁右扶风。

安帝西巡，阿母王圣、中常侍江京等并请属于堂，堂不为用。掾史固谏之，堂曰：「吾蒙国恩，岂可为权宠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属归，闭B441上病。果有诬奏堂者，会帝崩，京等悉诛，堂以守正见称。永建二年，征入为将作大臣。四年，坐公事左转议郎。复拜鲁相，政存简一，至数年无辞讼。迁汝南太守，搜才礼士，不苟自专，乃教掾史曰：「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缉于下。其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委功曹陈蕃。匡政理务，拾遗补阙，任主簿应嗣。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自是委诚求当，不复妄有辞教，郡内称治。时大将军梁商及尚书令袁汤，以求属不行，并恨之。后庐江贼迸入弋阳界，堂勒兵追讨，即便奔散，而商、汤犹因此风州奏堂在任无警，免归家。

年八十六卒。遗令薄敛，瓦棺以葬。子稚，清行不仕。曾孙商，益州牧刘焉以为蜀郡太守，有治声。

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祖父纯，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毁誉，士友咸惮之，至乃相谓曰：「见苏桓公，患其教责人，不见，又思之。」三辅号为「大人」。永平中，为奉车都尉窦固军，出击北匈奴、车师有功，封中陵乡侯，官至南阳太守。

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数陈得失，其言甚直。出为武原令，时岁饥，辄开仓廪，活三千余户。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

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换为并州刺史，以推折权豪，忤旨，坐免。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后征为河南尹，不就。时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论者举章有干国才，朝廷不能复用，卒于家。兄曾孙不韦。

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因刑其尸，以报昔怨。

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B068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B068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兒，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欧血死。

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众，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仇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焦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暠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议者于是贵之。

后太傅陈蕃辟，不应，为郡五官掾。初，弘农张奂睦于苏氏，而武威段颎与暠素善，后奂、颎有隙。及颎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颎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暠事，以为暠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乃先以鸩与贤父曰：「若

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到扶风，郡守使不韦奉谒迎贤，即时收执，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诸苏以是衰破。乃段颎为阳球所诛，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

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时司隶校尉。父儒，桓帝时为太常。

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去官后，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及党禁解，复辟太尉府，四迁为庐江太守。后扬州黄巾贼攻舒，焚烧城郭，续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悉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执力战，大破之，郡界平。后安风贼戴风等作乱，续复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渠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

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叛，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拜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挈，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续为上言，宥其枝附。贼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

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内妻，自将秘行，其资藏惟有布衾、敝衹B23B，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

六年，灵帝欲以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缊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惟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征为太常，未及行，会病卒，时年四十八。遗言薄敛，不受赗遗。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府丞焦俭遵续先意，一无所受。诏书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续家云。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令，有政理迹。

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

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惟瘿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陆康字季宁，吴郡吴人也。祖父续，在《独行传》。父褒，有志操，连征不至。康少仕郡，以义烈称，刺史臧旻举为茂才，除高成令。县在边垂，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康至，皆罢遣，百姓大悦。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州郡表上其状。光和元年，迁武陵太守，转守桂阳、乐安二郡，所在称之。

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而比水旱伤稼，百姓贫苦。康上疏谏曰：「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DC41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书奏，内幸因此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待御史刘岱典考其事，岱为表陈解释，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

会庐江贼黄穰等与江夏蛮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申明赏罚，击破穰等，余党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孙尚为郎中。

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政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俊为郎中。

少子绩，仕吴为郁林太守，博学善政，见称当时。幼年曾谒袁术，怀橘堕地者也，有名称。

赞曰：B025牧朔籓，信立童昏。诗守南楚，民作谣言。奋驰单乘，堪驾毁辕。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苏劲烈，羊、贾廉能。季宁拒策，城陨冲輣。

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樊宏子儵族曾孙准阴识弟兴

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宏少有志行。王莽末，义兵起，刘伯升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阳，城守不下。赐女弟为宏妻，湖阳由是收系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阳军帅欲杀其妻子，长吏以下共相谓曰：「樊重子父，礼义恩德行于乡里，虽有罪，且当在后。」会汉兵日盛，湖阳惶急，未敢杀之，遂得免脱。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进，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长罗侯。十三年，封弟丹为射阳侯，兄子寻玄乡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寿张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过湖阳，祠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于湖阳，车驾每南巡，常幸其墓，赏赐大会。

宏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时至乃起。帝闻之，常敕驺骑临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车驾临视，留宿，问其所欲言。宏顿首自陈：「无功享食大国，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惭负黄泉，愿还寿张，食小乡

亭。」帝悲伤其言，而竟不许。

二十七年，卒。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臧，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臧。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赙钱千万，布万匹，谥为恭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子B34A嗣。帝悼宏不已，复封少子茂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国。明年，赐B34A弟鲔及从昆弟七人合钱五千万。

论曰：昔楚顷襄王问阳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对曰：「假人不德不责，食人不使不役，亲戚爱之，众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讼，其庶几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实廪以崇礼节，取诸理化，则亦可以施于政也。与夫爱而畏者，何殊间哉！

B34A字长鱼，谨约有父风。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B17E粥。服阕，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B34A外戚，争遣致之，而B34A清静自保，无所交结。及沛王辅事发，贵戚子弟多见收捕，B34A以不豫得免。帝崩，B34A为复土校尉。

永平元年，拜长水校尉，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讖记正《五经》异说。北海周泽、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B34A皆以为师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又议刑辟宜须秋月，以顺时气。显宗并从之。二年，以寿张国益东平王，徙封B34A燕侯。其后广陵王荆有罪，帝以至亲悼伤之，诏B34A与羽林监南阳任隗杂理其狱。事竟，奏请诛荆。引见宣明殿，帝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B34A仰而对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良久。B34A益以此知名。其后弟鲔为子赏求楚王英女敬乡公主，B34A闻而止之，曰：「建武时，吾家并受荣宠，一宗五侯。时特进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贵宠过盛，即为祸患，故不为也。且尔一子，奈何弃之于楚乎？」鲔不从。

十年，B34A卒，赗赠甚厚，谥曰哀侯。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B34A常疾之。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餳，每辄扰

人，吏以为利。B34A并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敕二郡并令从之。

长子汜嗣，以次子郴、梵为郎。其后楚事发觉，帝追念B34A谨恪，又闻其止鲔婚事，故其诸子得不坐焉。

梵字文高，为郎二十余年，三署服其重惧。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官至大鸿胪。

汜卒，子时嗣。时卒，子建嗣。建卒，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复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

初，B34A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颍川李脩、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勤字伯宗，为京、宛二县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称。安帝时，位至司徒。

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孙也。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阳，准为郡功曹，召见，帝器之，拜郎中，从车驾还宫，特补尚书郎。邓太后临朝，儒学陵替，准乃上疏曰：

臣闻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德，孳孳为善；成王贤主，崇明师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BD60BD60，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

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讠戋々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

宫者，征诣公车，以侯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廷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

太后深纳其言，是后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

准再迁御史中丞。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准上疏曰：

臣闻传曰：「饥而不损兹曰太，厥灾水。」《春秋穀梁传》曰：「五谷不登，谓之大侵。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群神祷而不祠。」由是言之，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B253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及四方，人劳省息。

伏见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旧士，转尤贫者过所衣食，诚父母之计也。愿以臣言下公卿平议。

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准到部，开仓廪食，尉安生业，流人咸得苏息。还，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抄暴，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

五年，转河内太守。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为光禄勋。五年，卒于官。

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

及刘伯升起义兵，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伯升乃以识为校尉。更始元年，迁偏将军，从攻宛，别降新野、BF73阳、杜衍、冠军、湖阳。二年，更始封识阴德

侯，行大将军事。

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阴贵人于新野，并征识。识随贵人至，以为骑都尉，更封阴乡侯。二年，以征伐军功增封，识叩头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为关都尉，镇函谷。迁侍中，以母忧辞归。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入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厉左右焉。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如虞廷、傅宽、薛C924等，多至公卿校尉。

显宗即位，拜为执金吾，位特进。永平二年，卒，赠以本官印绶，谥曰贞侯。

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为奴所杀，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以璜弟淑绍封。淑卒，子鲔嗣。

躬弟子纲女为和帝皇后，封纲吴房侯，位特进，三子秩、辅、敞，皆黄门侍郎。后坐巫蛊事废，纲自杀，辅下狱死，轶、敞徙日南。识弟兴。

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为黄门侍郎，守期门仆射，典将武骑，从征伐，平定郡国。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D9F6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风雨。

九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士，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心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廉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廖，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

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二十三年，卒，时年三十九。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以群臣能不。兴顿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经行明深，逾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勋；嵩为中郎将，监羽林十余年，以谨敕见幸。显宗即位，拜长乐卫尉，迁执金吾。

永平元年诏曰：「故侍中卫尉关内侯兴，典领禁兵，从平天下，当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兴皆固让，安乎里巷。辅导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闵之行，不幸早卒，朕甚伤之。贤者子孙，宜加优异。其以汝南之鲖鲖阳封兴子庆为鲖阳侯，庆弟博为氵隐强侯。」博弟员、丹并为郎，庆推田宅财物悉与员、丹。帝以庆义让，擢为黄门侍郎。庆卒，子琴嗣。建初五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曰翼侯。琴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桂嗣。

兴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后改封为新阳侯。就善谈论，朝臣莫及，然性刚傲，不得众誉。显宗即位，以就为少府，位特进。就子丰尚郦邑公主。公主娇妒，丰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杀主，被诛，父母当坐，皆自杀，国除。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

阴氏侯者凡四人。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赞曰：权族好倾，后门多毁。樊氏世笃，阴亦戒侈。恂恂苗胤，传龟袭紫。

卷三十三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朱浮冯魴虞延郑弘周章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

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实。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宠亦很强，歉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之，遂大怒，而举兵攻浮。浮以书质责之曰：

盖闻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临人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族灭之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枭鸱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廉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骄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群后恶

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仇，勿以前事自误，愿留意顾老母幼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宠得书愈怒，攻浮转急。明年，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

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

昔楚、宋列国，俱为诸侯，庄王以宋执其使，遂有投袂之师。魏公子顾朋友之要，触冒强秦之锋。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施，上下焦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后丰、宠并自败。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六年，有日食之异，浮因上疏曰：

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动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罹祸毒，保宥生人，使得苏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如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呆，各自顾望，

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矢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

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天道信诚，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不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赖举之宫，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复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夫事积久则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戆，不胜忄卷々，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七年，转太仆。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

夫太学者，礼义之官，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官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惟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惟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征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

帝然之。

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B34A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论曰：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长者之言哉！

冯魴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

王莽末，四方溃畔，魴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魴，魴将季欲还其宫，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魴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素故，士穷想归，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魴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惭不敢复言。魴自是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

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闻而嘉之，建武三年，征诣行在所，见于云台，拜虞令。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迁郏令。后车驾西征隗嚣，颍川资贼群起，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围县舍，魴率吏士七十许人，力战连日，弩矢尽，城陷，魴乃遁去。帝闻郡国反，即驰赴颍川，魴诣行在所。帝案行斗处，知魴力战，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当讨击，勿拘州郡。」褒等闻帝至，皆自髡剔，负鈇锧，将其众请罪。帝且赦之，使魴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诏乃悉以褒等还魴诛之。魴责让以行军法，皆叩头曰：「今日受诛，死无所恨。」魴曰：「汝知悔过伏罪，今一切相赦，听各反农桑，为令作耳目。」皆称万岁。是时每有盗贼，并为褒等所发，无敢动者，县界清静。

十三年，迁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等入代赵憙为太仆。中元元年，从东封岱宗，行卫尉事。还，代张纯为司空，赐爵关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节起原陵，更封杨邑乡侯，食三百五十户。永平四年，坐

考陇西太守邓融，听任奸吏，策免，削爵士。六年，显宗幸鲁，复行卫尉事。七年，代阴嵩为执金吾。

鲂性矜严公正，在位数进忠言，多见纳用。十四年，诏复爵士。明年，东巡郡国，留鲂宿卫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肃宗许之。其冬为五更，诏鲂朝贺，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时年八十六。

子柱嗣。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少为侍中，以恭肃谦约称，位至将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将。定卒，无子，国除。

定弟石，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卫尉。能取悦当世，为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剑、佩刀、紫艾绶、玉B94B各一，拜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于是特诏以它县租税足石，今如旧限，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迁光禄勋，遂代杨震为太尉。及北乡侯立，迁太傅，与太尉东莱刘喜参录尚书事。顺帝既立，石与喜皆以阿党阎显、江京等策免，复为卫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为步兵校尉。

石弟珖，和帝时诏封杨邑侯，亦以石宠，官至城门校尉。卒，子肃嗣，为黄门侍郎。

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练，遂上升上，占者以为吉。及长，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力能扛鼎。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见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常婴甲胄，拥卫亲族，B473御抄盗，赖其全者甚众。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建武初，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于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殡于门外，百姓感悦之。

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延谏曰：「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宗不悦，延即辞退。居有顷，宗果以侈从被诛，临当伏刑，揽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光武闻而奇之。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蘖，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

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挞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诰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贳御史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

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辟焉。时元正朝贺，帝望而识延，遣小黄门驰问之，即日召拜公车令。明年，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E054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诛，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在县三年，迁南阳太守。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众，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帝既异之，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衍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之，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衍惭而退，由是以延为明。

三年，征代赵憙为太尉；八年，代范迁为司徒，历位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会楚王英谋反，阴氏欲中伤之，使人私之楚谋告延，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家至清贫，子孙不免寒餧。

延从曾孙放，字子仲。少为太尉杨震门徒，及震被谗自杀，顺帝初，放诣阙追讼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时为尚书，以议诛大将军梁冀功封都亭侯，后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恶宦官，遂为所陷，灵帝初，与长乐少府李膺等俱以党事诛。

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弘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

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鈇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显宗觉悟，

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贶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

拜为骆令，政有仁惠，民称苏息。迁淮阴太守。四迁，建初初，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令史为长。帝从其议。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为故事。

出为平原相，征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息省三亿万计。时岁天下遭旱，边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人。帝顺其议。

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而素行臧秽，又上洛阳令杨光，宪之宾客，在官贪残，并不宜处位。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收上印绶。弘自诣廷尉，诏敕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并言窦宪之短。帝省章，遣医占弘病，比至已卒。临殁悉还赐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殡殓，以还乡里。

周章子次叔，南阳随人也。初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曰：「今日公行春，岂可越仪私交。且宪椒房之亲，势倾王室，而退就藩国，祸福难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举止进退，其可轻乎？」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于是乃止。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举孝廉，六迁为五官中郎将。延平元年，为光禄勋。

永初元年，代魏霸为太常。其冬，代尹勤为司空。是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皆秉势豫政，章数进直言。初，和帝崩，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之，以胜为平原王。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为安帝。章以众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胜。事觉，策免，章自杀。家无余财，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论曰：孔子称「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也者，反常者也。将从反常之事，必资非常之会，使夫举无违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负图之托，德乏万夫之望，主无绝天之EE3A？地有既安之执，而创虑于难图，希功于理绝，不已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议，即斗筲必能叨天业，狂夫竖臣亦自奋矣。孟轲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则可，无伊尹之心则篡矣。」於戏，方来之人戒之哉！

赞曰：朱定北州，激成宠尤。鲂用降帑，延感归囚。郑、窦怨偶，代相为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谋。

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梁统子松子竦曾孙商玄孙冀

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统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资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

统性刚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补中郎将，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会更始败，赤眉入长安，统与窦融及诸郡守起兵保境，谋共立帅。初以位次，咸共推统，统固辞曰：「昔陈婴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统内有尊亲，又德薄能寡，诚不足以当之。」遂共推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统为武威大守。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建武五年，统筹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愿得诣行在所，诏加统宣德将军。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嚣，统与窦融等将兵会车驾。及嚣败，封统为成义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部尉，悉遣还河西。十二年，统与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

统在朝廷，数陈便宜。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哀二交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劝，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宽惠柔克，遭世康平，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宣帝聪明正直，总御海内，臣下奉宪，无所失坠，因循先典，天下称理。至哀、平继体，而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权时拨乱，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诚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轨。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者以为隆刑竣法，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统今所定，不宜开可。

统复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寻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经传，宜比方今事，验之往古，聿遵前典，事无难改，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要。」帝令尚书问状，统对曰：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

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谟谋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岁以万数。间者三辅从横，群辈并起，至燔烧茂陵，桂见未央。其后坤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势，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

议上，遂寝不报。

后出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统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爱之。卒于官。子松嗣。

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迁太仆。

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国除。

子扈，后以恭怀皇后从兄，永元中，擢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温恭谦让，亦敦《诗》、《书》。永初中，为长乐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习《孟习易》，弱冠能教授。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

显宗后诏听还本郡。竦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姓好施，不事产业。长嫂舞阴公主赡给诸梁，亲疏有序，特重敬竦，虽衣食器物，必有加异。竦悉分与亲族，自无所服。

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身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辞语连及舞阴公主，坐徙新城，使者护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窦太后崩，松子扈遣从兄禅奏记三府，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尊号，求得申议。太尉张酺引禅讯问事理，会后召见，因白禅奏记之状。帝感恸良久，曰：「于君意若何？」酺对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汉兴以来，母氏莫不降显，臣愚以为宜上尊号，追慰圣灵，存录诸舅，以明亲亲。」帝悲泣曰：「非君孰为朕思之！」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D423上书自讼曰：

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遗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无由自达。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海内旷然，各获其宜。妾得苏息，拭目更视，乃敢昧死自陈所天。妾闻太宗即位，薄氏蒙荣；宣帝继统，史族复兴。妾门虽有薄、史之亲，独无外戚余恩，诚自悼伤。妾父既冤，不可复生，母氏年殊七十，乃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则施过天地，存殁幸赖。

帝览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验问之，D423辞证明审，遂得引见，具陈其状。乃留D423止宫中，连月乃出，赏赐衣被钱帛第宅奴卑，旬月之间，累资千万。D423素有行操，帝益爱之，加号梁夫人；擢樊调为羽林左监。调，光禄大夫宏兄曾孙也。

于是追尊恭怀皇后。其冬，制诏三公、大鸿胪曰：「夫孝莫大于尊尊亲亲，其义一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实有旧典，追命外祖，以笃亲亲。其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比灵文、顺成、恩成侯。魂而有灵，嘉斯宠荣，好爵显服，以慰母心。」遣中谒者与D423及扈，备礼西迎竦丧，诣京师改殡，赐东园画馆、玉匣、衣衾，建茔于恭怀皇后陵傍。帝亲临送葬，百官毕会。

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单父侯，邑各五千户，位皆特进，赏赐第宅、奴卑、车马、兵弩、什物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诸梁内外以亲疏并补郎、谒者。

棠官至大鸿胪，雍少府。棠卒，子安国嗣，延光中为侍中，有罪免官，诸梁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永建元年，袭父封乘氏侯。三年，顺帝选商女及妹入掖庭，迁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其岁拜执金吾。二年，封子冀为襄邑侯，商让不受。三年，以商为大将军，固称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明年，夫人阴氏薨，追号开封君，赠印绶。

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椽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而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俗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

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B06C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帝乃纳之，罪止坐者。

六年秋，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废帑臧，衣衾饭□含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氏增尘垢，虽云礼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及薨，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朱寿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钱五百万，布万匹。及葬，赠轻车介士，赐谥忠侯。中宫亲送，帝幸宣阳亭，瞻望车骑。

子冀嗣。

冀字伯卓。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目党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颇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商薨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临朝，诏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冀虽辞不肯当，而侈暴滋甚。

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

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弘农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于冀，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齵齿笑，以为媚惑。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軿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寿性钳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之。

初，父商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于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仓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寿寻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中。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宫内外兼宠，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

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资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资财亿七千余万。

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欧击吏卒，所在怨毒。

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竞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

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卑，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敛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人，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人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以椒房之重，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宛为大都，土之渊薮，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嘿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深怨之。树后为荆州刺史，临去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又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

时，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见冀凶纵，不胜其愤，乃诣阙上书曰：

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卑贱，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资，而和气未应，贤愚失序者，势分权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权盛，将无以全其身矣。左右闻臣言，将侧目切齿，臣特以童蒙见拔，故敢忘忌讳。昔舜、禹相戒无若丹朱，周公戒成王无如殷王纣，愿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

书得奏御，冀闻而密遣掩捕著。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廉问知其诈，阴求得，笞杀之，隐蔽其事。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素善于著，冀召补令史以辱之。时，太原郝CB62、胡武，皆危言高论，与著友善。先是，CB62等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又疑为著党，敕中部官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

之，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CB62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榇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诛，有诏以礼祀著等。冀诸忍忌，皆此类也。

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转为光禄勋，又讽众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诛，明遂死于路。

永兴二年，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帝即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

初，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婿邴尊为议郎，冀恐尊沮败宣意，乃结刺客于偃城，刺杀尊，而又欲杀宣。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以白帝，帝大怒，遂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语在《宦者传》。

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骆、虎贲、羽林、都候敛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骑校尉让，及亲从卫尉淑、越骑校尉忠、长水校尉戟等，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惟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郸义在焉。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

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者，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论曰：顺帝之世，梁商称为贤辅，岂以其地居亢满，而能以愿谨自终者乎？夫宰相运动枢极，感会天人，中于道则易以兴政，乖于务则难乎御物。商协回天之势，属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闻上述，憔悴之音，载谣人口。虽舆粟盈门，何救阻饥之厄；永言终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倾侧孽臣，传宠凶嗣，以致破家伤国，而岂徒然哉！

赞曰：在河西佐汉，统亦定算。褒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

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张纯子奋曹褒郑玄

张纯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时为大司马卫将军，封富平侯。父放，为成帝侍中。纯少袭爵士，哀、平间为侍中，王莽时至列卿。遭值篡伪，多亡爵士，纯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国。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将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杨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反又将兵屯田南阳，迁五官中郎将。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义，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又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帝从之。是时宗庙未备，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其南顿四世，随所在而祭焉。

明年，纯代朱浮为太仆。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于无为，选辟椽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二十六年，诏纯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

「《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良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孰，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定从之，自是禘、祫遂定。

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未及上，会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纯议同荣，帝乃许之。

三十年，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今摄提之岁，仓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三月，薨，谥曰节候。

奋字稚通。父纯，临终敕家丞曰：「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士，身死之后，勿议传国。」奋兄根，少被病，光武诏奋嗣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帝以奋违诏，敕收下狱，奋惶怖，乃袭封。永平四年，随例归国。

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十七年，儋耳降附，奋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显宗异其才，以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七年，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复拜城门校尉。四年，迁长乐卫尉。明年，代桓郁为太常。六年，代刘方为司空。

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饥匮，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岁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疏奏。」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

奋在位清白，无他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无子，国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此。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

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初举孝廉，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时它郡盗徒五人来入圉界，吏捕得入，陈留太守马严闻而疾恶，风县杀之。褒敕吏曰：「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遂不为杀。严奏褒耎弱，免官归郡，为功曹。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

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族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D825、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褒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不得埋掩。」褒乃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祀之。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七年，出为河内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谷踊贵。褒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孰，百姓给足，流冗皆还。后坐上灾害不实免。有顷征，再迁，复为侍中。

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论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算，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夫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氵公乐，所以《咸》、《茎》异调，中都殊绝。况物运迁回，情数万化，制则不能随其流变，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且乐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修补旧文，独何猜焉？礼云礼云，曷其然哉！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

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避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履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土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贾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B255B255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饥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

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D63AC565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损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

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郑兴子众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子楷楷子陵陵弟玄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

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称疾不起。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

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冀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E067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子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

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众。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惟众不染于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众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氈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急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

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众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鹜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

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如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CA75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

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已，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复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

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B257小文，C841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E74E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F8B6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EAAB，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F446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

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

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自为兒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宫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鷟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用《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E74E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讖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讖，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善，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

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B241。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都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殁，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B34A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B34A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赖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将作大匠翟D825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

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藉，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惭色。陵弟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氈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桓荣子郁郁子焉焉孙典郁孙鸾鸾子晔郁曾孙彬丁鸿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也。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至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时，显宗始立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曰：「事沛国桓荣。」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弘为议郎。

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E74E，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见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听得出，旦一入而已。荣尝寝病，太子朝夕遣中傅问病，赐以珍羞、帷、帐、奴婢，谓曰：「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后病愈，复入侍进。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而以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荣以太子经学成毕，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斯诚国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师道已尽，皆在太子，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太子报书曰：「庄以童蒙，学道九载，而典训不明，无所晓识。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

精，岂能与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去家慕乡，求谢师门。今蒙下列，不敢有辞，愿君慎疾加餐，重爱玉体。」

三十年，拜为太常。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荣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乘与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仗，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士。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论曰：张佚讦切阴侯，以取高位，危言犯众，义动明后，知其直有余也。若夫一言纳赏，志士为之怀耻；受爵不让，风人所以兴歌。而佚廷议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乐羊食子，有功见疑；西巴放ED47，以罪作傅。盖推仁审伪，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则真邪几于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郁当袭爵，上书让于兄子汎，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迁越骑校尉，诏敕太子、诸王各奉贺致礼。郁数进忠言，多见纳录。肃宗即位，郁以母忧乞身，诏听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迁屯骑校尉。

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

《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D825、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明年，病卒。

郁经授二帝，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显于当世。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

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子普嗣，传爵至曾孙。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孙鸾、曾孙彬，并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为郎。明经笃行，有名称。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逾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焉与太仆来历、廷尉张晧谏，不能得，事已具《来历传》。

顺帝即位，拜太傅，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焉复入授经禁中，因宴见，建言宜引三公、尚书入省事，帝从之。以焉前廷议守正，封阳平侯，固让不受。视事三年，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复拜光禄大夫。阳嘉二年，代来历为大鸿胪，数日，迁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龚为太尉。汉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于家。

弟子传业者数百人，黄琼、杨赐最为显贵。焉孙典。

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居无几，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

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及黄巾贼起荥阳，典奉使督军。贼破，还，以牾宦官赏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调，后出为郎。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秉政，典与同谋议，三迁羽林中郎将。献帝即位，三公奏典前与何进谋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诏拜家一人为郎，赐钱二十万。

从西入关，拜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车驾都许，迁光禄勋。建安六年，卒官。

鸾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B25B袍糟食，不求盈余。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后为巳吾、汲二县令，甚有名迹。诸公并荐，复征拜议郎。上陈五事：举贤才，审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赋。书奏御，牾内竖，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晔。

晔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忮若此。宾客从者，皆祗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仕为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

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

彬字彦林，焉之兄孙也。

父麟，字元凤，早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

牾左右，出为许令，病免。会母终，麟不胜丧，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

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女婿冯方亦为郎，彬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事下尚书令刘猛，雅善彬等，不举正其事，节大怒，劾奏猛，以为阿党，请收下诏狱，在朝者为之寒心，猛意气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锢。彬遂以废。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诸儒莫不伤之。

所著《七说》及书凡三篇，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C07E，洁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

刘猛，琅邪人。桓帝时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归家。灵帝即位，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辅政，复征用之。

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

丁鸿字孝公，颍川定陵人也。

公綝，字幼春，王莽末守颍阳尉。世祖略地颍阳，颍阳城守不下，綝说其宰，遂与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赏劳，以綝为偏将军，因从征伐。綝将兵先度河，移檄郡国，攻营略地，下河南、陈留、颍川二十一县。

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乐，诸将皆占丰邑美县，惟綝愿封本乡。或谓綝曰：「人皆欲县，子独求乡，何也？」綝曰：「昔孙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硗埆之地，今綝能蒲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之，封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后徙封陵阳侯。

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

初，綝从世祖征伐，鸿独与弟盛居，怜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鸿当袭封，上书让国于盛，不报。既葬，乃挂缳绥于冢庐而逃去，留书

与盛曰：「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BE3F，皇天先祖，并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状，愿辞爵仲公，章寝不报，迫且当袭封。谨自放弃。逐求良医。如遂不瘳，永归沟壑。」鸿初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甚相友善，及鸿亡封，与骏遇于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止而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悟，垂涕叹息，乃还就国，开门教授。鲍骏亦上书言鸿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

永平十年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顷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声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鲁阳乡侯。

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擢徙校书，遂代成封为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马亭乡侯。

和帝即位，迁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为司徒。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擅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属专权于外，党类强盛，侵夺主势，则日月薄食，故《诗》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是以三桓专鲁，田氏擅齐，六卿分严；诸吕握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不得行其势也。

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间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若敕政责

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

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臣愚以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权门，倾覆谄谀，以者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诛。间者大将军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赋敛吏人，遣使贡献。大将军虽云不受，而物不还主，部署之吏无所畏惮，纵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贪猾，竞为奸吏，小民吁嗟，怨气满腹。臣闻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从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书奏十余日，帝以鸿行太尉兼卫尉，屯南、北宫。于是收窦宪大将军印绶，宪及诸弟皆自杀。

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六年，鸿薨，赐赠有加常礼。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论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违周，伯夷率洁情以去国，并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后世闻其让而慕其风，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至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于义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原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乎？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夫数子类乎徇名者焉。

赞曰：五更待问，应若鸣钟。庭列辎驾，堂修礼容。穆穆帝则，拥经以从。丁鸿翼翼，让而不饰。高论白虎，深言日食。

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张宗法雄滕抚冯绲度尚杨琁

张宗字诸君，南阳鲁阳人也。王莽时，为县阳泉乡佐。会莽败，义兵起，宗乃率阳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长安，更始以宗为偏将军。宗见更始政乱，因将家属客安邑。

及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定诣禹自归。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BF51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BF51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为后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署其前后，乱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张宗岂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曰：「将军有亲弱在营，奈何不顾？」宗曰：「愚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遂留为后拒。诸营既引兵，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禹到前县，议曰：「以张将军之众，当百万之师，犹以小雪投沸汤，虽欲戮力，其势不全也。」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宗引兵始发，而赤眉卒至，宗与战，却之，乃得归营，于是诸将服其勇。及还到长安，宗夜将锐士入城袭赤眉，中矛贯胛，又转攻诸营保，为流矢所激，皆几至于死。

及邓禹征还，光武以宗为京辅都尉，将突骑与征西大将军冯异共击关中诸营保，破之，还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颍川桑中盗贼群起，宗将兵击定之。后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宗督二郡兵讨之，乃设方略，明购赏，皆悉破散，于是沛、楚、东海、临淮群贼惧其威武，相捕斩者数千人，青、徐震栗。后迁琅邪相，其政好严猛，敢杀伐。永平二年，卒于官。

法雄字文彊，扶风CD37人也，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举雄高第，除平氏长。善政事，好发E74E奸伏，盗贼稀发，吏人畏爱之。南阳太守鲍得上其理状，迁宛陵令。

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初，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

者」，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共朝谒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党众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乃征雄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并力讨之。连战破贼，斩首溺死者数百人，余皆奔走，收器械财物甚众。会赦诏到，贼犹以军甲未解，不敢归降。于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战，危事。勇不可恃，胜不可必。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势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罢兵。贼闻大喜，乃还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上。五年春，乏食，复抄东莱间，雄率郡兵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平之，于是州界清静。

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

在州四年，迁南郡太守，断狱省少，户口益增。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大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狱安。在郡数岁，岁常丰稔。元初中卒官。

子真，在《逸人传》。

滕抚字叔辅，北海剧人也。初仕州郡，稍迁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职，兼领六县。风政修明，流爱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遗。

顺帝末，扬、徐盗贼群起，磐牙连岁。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乱，屯据历阳，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冯绲将兵督扬州刺史尹E771、九江太守邓显讨之。E771、显军败，为贼所杀。又阴陵人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杀略吏人。凤衣绛衣，带黑绶，称「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黄帝」，筑营于当涂山中。乃建年号，置百官，遣别帅黄虎攻没合肥。明年，广陵贼张婴等复聚众数千人反，据广陵。朝廷博求将帅，三公举抚有文武才，拜为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绲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又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梁太后虑群贼屯结，诸将不能制，又议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会抚等进击，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遂将余众攻烧东城

县。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邑三千户。拜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抚复进击张婴，斩获千余人。赵序坐畏懦不进，诈增首级，征还弃市。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抚乘胜进击，破之，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人，牛、马、财物不可胜算。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以抚为左冯翊，除一子为郎。抚所得赏赐，尽分于麾下。

性方直，不交权势，宦官怀忿。及论功当封，太尉胡广时录尚书事，承旨奏黜抚，天下怨之。卒于家。

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时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即斩光收焕。焕欲自杀，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会焕病死狱中，帝愍之，赐焕、光钱各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初举孝廉，七迁为广汉属国都尉，征拜御史中丞。顺帝末，以绲持节督扬州诸郡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迁陇西太守。后鲜卑寇边，以绲为辽东太守，晓喻降集，虏皆弭散。征拜京兆尹，转司隶校尉，所在立威刑。迁廷尉、太常。

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间，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于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之，诏策绲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阚如C163虎，敷敦淮DA41，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

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性烈直，不行贿赂，惧为所中，乃上疏曰：「势得容奸，伯夷可疑；荀曰无猜，盗跖可信。故乐羊陈功，文侯示以谤书。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

朱穆奏绲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

绲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诏书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于从事中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而上书乞骸骨，朝廷不许。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奏绲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又辄于江陵刻石纪功，请下吏案理。尚书令黄B25E奏议，以为罪无正法，不合致纠。会长沙贼复起，攻桂阳、武陵，绲以军还盗贼复发，策免。

顷之，拜将作大匠，转河南尹。上言「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帝不纳。复为廷尉。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绲考致其死。迁，故车骑将军单超之弟，中官相党，遂共诽章诬绲，坐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祐俱输左校。应奉上疏理绲等，得免。后拜屯骑校尉，复为廷尉，卒于宫。

绲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拜降虏校尉，终于家。

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明于发E74E奸非，吏人谓之神明。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尚开仓廪给，营救疾者，百姓蒙其济。时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见尚甚奇之。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豫章艾县人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众渐盛。又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桓帝诏公卿举任代刘度者，尚书朱穆举向，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

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尔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相与从禽。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

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闻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大破平之。

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明年，征还京师。时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复作乱，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焚烧郡县，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太守陈球固守拒之。于是以尚为中郎将，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救球，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发诸郡兵，并势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五百级，余贼走苍梧。诏赐尚钱百万，余人各有差。

时抗徐与尚俱为名将，数有功。徐字伯徐，丹阳人，乡邦称其胆智。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后为中郎将宗资别部司马，击太山贼公孙举等，破平之，斩首三千余级，封乌程东乡侯五百户。迁太山都尉，寇盗望风奔亡。及在长沙，宿贼皆平。卒于官。桓帝下诏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

复以尚为荆州刺史。尚见胡兰余党南走苍梧，惧为已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征交阯刺中张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可乎？」磐因自列曰：「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余党散入交阯。磐身婴甲胄，涉危履险，讨击凶患，斩殄渠帅，余尽鸟窜冒遁，还奔荆州。刺史度尚惧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见诬。磐备位方伯，为国爪牙，而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征者，磐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枉。」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征尚到廷尉，辞穷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阳人，以清白称，终于庐江太守。

尚后为辽东太守，数月，鲜卑率兵攻尚，与战，破之，戎狄惮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杨琁字机平，会稽乌伤人也。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琁初举孝廉，稍迁，灵帝时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琁力弱，吏人忧恐，琁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琁实非身破贼，而妄有其功。琁与相章奏，凯有党助，遂槛车征琁。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之。诏书原琁，拜议郎，凯反受诬人之罪。

琁三迁为勃海太守，所在有异政，以事免。后尚书令张温特表荐之，征拜尚书仆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CE49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益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数将者，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而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难乎以免。

赞曰：张宗裨禹，敢殿后拒。江、淮、海、岱，虔刘寇阻。其谁清之？雄、尚、绲、抚。琁能用谲，亦云振旅。

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刘平王望王扶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子恺周磐赵咨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子曰：「啜菽饮水，孝也。」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诏褒宠义，赐谷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寿终于家。

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致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年八十余，以寿终。

若二子者，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禄致礼，斯可谓能以孝养也。若夫江革、刘般数公者之义行，犹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旷，显宗后改为平。王莽时为郡吏，守CC41丘长，政教大行。其后每属县有剧贼，辄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称其能。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亨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因涕泣。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众皆大惊，相谓曰：「常闻烈士，乃今见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

建武初，平狄将军庞萌反于彭城，攻败郡守孙萌。平时复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创，困顿不知所为，号泣请曰：「愿以身代府君。」贼乃敛兵止，曰：「此义士也，勿杀。」遂解去。萌伤甚气绝，有顷苏，渴求饮，平倾其创血以饮之。后数日萌竟死，平乃裹创，扶送萌丧，至其本县。

后举孝廉，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刺使、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后以病免。

显宗初，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东莱王扶曰：「臣窃见琅邪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皆年七十，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应在朝次。臣诚不足知人，窃慕推士进贤之义。」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数荐达名士承宫、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于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会稽，自议郎迁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法有常条。钟离意独曰：「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帝嘉意议，赦其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国相张宗谒请，不应，欲强致之，遂杖策归乡里。连请，固病不起。太傅邓禹辟，不至。后拜议郎，会见，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沈正，

不可干以非义，当世高之。永平中，临邑侯刘复著《汉德颂》，盛称扶为名臣云。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也。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担。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及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可且归，更持米E05F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亨。众异之，遂不害。乡常服其义。州郡辟召，进退必以礼。举孝廉，不应。

永平中，辟太尉府，显宗素闻其行，诏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又迁长乐卫尉。复征弟礼为御史中丞。礼亦恭谦行已，类于孝。帝嘉其兄弟笃行，欲宠异之，诏礼十日一就卫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对尽欢。数年，礼卒，帝令孝从官属送丧归葬。后岁余，复以卫尉赐告归，卒于家。孝无子，拜礼两子为郎。

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余岁丧父母。因遭大乱，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独守冢庐，号泣不绝。弟季，出遇赤眉，将为所哺，琳自缚，请先季死，贼矜而放遣，由是显名乡邑。后辟司徒府，荐士而退。

琅邪魏谭少闲者，时亦为饥寇所获，等辈数十人皆束缚，以次当亨。贼见谭似谨厚，独令主B261，暮辄执缚。贼有夷长公，特哀念谭，密解其缚，语曰：「汝曹皆应就食，急从此去。」对曰：「谭为诸君B261，恒得遗余，余人皆菇草莱，不如食我。」长公义之，相晓赦遣，并得俱免。谭永平中为主家令。

又齐国B6F9萌子明、梁郡车成子威二人，兄弟并见执于赤眉，将食之，萌、成叩头，乞以身代，贼亦哀而两释焉。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

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亨，恭请代，得俱免。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B258，以感悟之，兒惭而改过。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恭常独力田耕，乡人止之曰：

「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恭曰：「纵我不得，他人何伤。」垦耨不辍。后州郡连召，不应，遂幽居养志，潜于山泽。举动周旋，必由礼度。建武中，郡举孝廉，司空辟，皆不应，客隐琅邪黔陬山，遂数十年。

建初元年，肃宗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匹，遣诣公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礼待甚优。其所荐名贤，无不征用。进对陈政，皆本道德，帝与之言，未尝不称善。五年，病笃，使者数存问，卒于官。诏书褒叹，赐谷千斛，刻石表闾。除子孝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气愿款，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革转客下邳，穷贫裸跣，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给。

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

永平初，举孝廉为郎，补楚太仆。月余，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

建妆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朗将。每朝会，帝常使虎贲扶侍，及进拜，恒目礼焉。时有疾不会，辄太官送醪膳，恩宠有殊。于是京师贵戚卫尉马廖、侍中窦宪慕其行，各奉书致礼，革无所报受。帝闻而益善之。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议大夫，赐告归，因谢病称笃。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及卒，诏复赐谷千斛。

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宣帝封子嚣于楚，是为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衍生王纡，纡生般。自嚣至般，积累仁义，世有名节，而纡尤慈笃。早失母，同产弟原乡侯平尚幼，纡亲自鞠养，常与共卧起饮食。及成人，未尝离左右。平病卒，纡哭泣欧血，数月亦殁。初，纡袭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废为庶人，因家于彭城。

般数岁而孤，独与母居。王莽败，天下乱，太夫人闻更始即位，乃将般俱奔长安。会更始败，复与般转侧兵革中，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般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其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

建武八年，隗嚣败，河西始通，般即将家属东至洛阳，修经学于师门。明年，光武下诏，封般为CC41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国。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侯。

十九年，行幸沛，诏问郡中诸侯行能。太守荐言般束修至行，为诸侯师。帝闻而嘉之，乃赐般绶，钱百万，缯二百匹。二十年，复与车驾会沛，因从还洛阳，赐谷什物，留为侍祠侯。

永平元年，以国属沛，徙封居巢侯，复随诸侯就国。数年，杨州刺史观恂荐般在国口无择言，行元怨恶，宜蒙旌显。显宗嘉之。十年，征般行执金吾事，从至南阳，还为朝侯。明年，兼屯骑校尉。时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

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时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

肃宗即位，以为长乐少府。建初二年，迁宗正。般妻卒，厚加E171赠，及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般在位数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义尤著，时人称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宪嗣。宪卒，子重嗣。宪兄恺。

恺字伯豫，以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请绝恺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恺犹不出。积十余岁，至永元十年，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恺，素行孝友，谦逊洁清，让封弟宪，潜身远迹。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郿侯邓彪，并以高行洁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恺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和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乃征恺，拜为郎，稍迁侍中。

恺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迁步兵校尉。十三年，迁宗正，免。复拜侍中，迁长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为太常。恺性笃古，贵处士，每有征举，必先岩穴。论议引正，辞气高雅。六年，代张敏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为司徒。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恺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

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尚曾副太将军邓骘，骘党护之，而太尉马英、司空李郃承望骘旨，不复先请，即独解尚臧锢，恺不肯与议。后尚书案其事，二府并受谴咎，朝廷以此称之。

视事五岁，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致仕，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时安帝始亲政事，朝廷多称恺之德，帝乃遣问起居，厚加赏赐。会马英策罢，尚书陈忠上疏荐恺曰：

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职，未议其人。臣窃差次诸卿，考合众议，咸称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父宠，前忝司空，伥、迁并为掾属，具知其能。伥能

说经书而用心褊狭，迁严毅刚直而薄于艺文。伏见前司徒刘恺，沈重渊懿，道德博备，克让爵土，致祚弱弟，躬浮云之志，兼浩然之气，频历二司，举动得礼。以疾致仕，侧身里巷，处约思纯，进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归怀。往者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D825，皆去宰相，复序上司。诚宜简练卓异，以CA75众望。

书奏，诏引恺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是时居延都尉范B723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太尉议是。」

视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许之，下河南尹礼秩如前。岁余，卒于家。诏使者护丧事，赐东园秘器，钱五十万，布千匹。

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礼让，历位出纳，桓帝时为司空。会司隶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质下狱当死，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帝不悦，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宁中，复为太中大夫，卒于宫。

周磐字坚伯，汝南安成人，征士燮之宗也。祖父业，建武初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

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建光元年，年七十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其月望日，无病忽终，学者以为知命焉。

磐同郡蔡顺，字君仲，亦以至孝称。顺少孤，养母。尝出求薪，有

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弃薪驰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太守韩崇召为东B22B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冢泣，曰：「顺在此。」崇闻之，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后太守鲍众举孝廉，顺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年八十，终于家。

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也。父暢，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举孝廉，并不就。

延憙元年，大司农陈奇举咨至孝有道，仍迁博士。灵帝初，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宦者所诛，咨乃谢病去。太尉杨赐特辟，使饰巾出入，请与讲议。举高第，累迁敦煌太守。以病免还，躬率子孙耕农为养。

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量衣粮。」妻子物余，一无所请。盗皆惭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言毕奔出，咨追以物与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征拜议郎，辞疾不到，诏书切让，州郡以礼发遣，前后再三，不得已应召。

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

咨在官清简，计日受奉，豪党畏其俭节。视事三年，以疾自乞，征拜议郎。抗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祗、萧建等，使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乃遗书F64D子胤曰：

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年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见形之毁，乃有掩骼埋F1B9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犹尚简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复重以墙D66F之饰，表以旌铭之仪，招复含

敛之礼，殡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称袭之数，其事烦而害实，品物碎而难备。然而秩爵异级，贵贱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战国，渐至EB3E陵，法度衰毁，上下僭杂。终使晋侯请隧，秦伯殉葬，陈大夫设参门之木，宋司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

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今则不然，并棺合椁，以为孝恺，丰资重EB78，以昭恻隐，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有匹配之会，守常之所乎？圣主明王，其犹若斯，况于品庶，礼所不及。古人时同即会，时乖则别，动静应礼，临事合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梁伯鸾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B164，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异。恐尔等目CA75所见，耳讳所议，必欲改殡，以乖吾志，故远采古圣，近揆行事，以悟尔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归即葬，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於戏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复有言矣！

朱祇、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祇、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时称咨明达。

赞曰：公子、长平，临寇让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读，遂承家禄。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终，丧朽惟速。周能感亲，啬神养福。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

班彪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限，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

《檮杌》之事遂E63D，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为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浮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

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C841黩，广其敬也。

书奏，帝纳之。

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别有传。

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B22B，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E149，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踪，体私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CA75，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

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盖清庙之光晖，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材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洁，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宜令考绩，以参万事。京

兆督邮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艺，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已」。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乐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丞谷、二崤之阻，表以太

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CB3C秦领，CB3D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平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聘骛乎其中。

苦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城，黼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千里，CD35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C869，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BD4C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B14B。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体，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DF3B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D57B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于是左F838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D73B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槃业峨，登降B058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茞若若椒风，披香发

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D23E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E771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犀釦切，玉阶彤庭，彊E041采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

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贲赘衣，阉尹阍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涂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絙长乐，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瓜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嶢，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馺娑，洞□兮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CD6B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干而未半，目C558转而意迷，舍棂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B268而不见阳。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后太液，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嵷々，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崒，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E349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匪吾人之所宁。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罘罔连B163，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乘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镐，历上兰，六师发胄，百兽骇殚，震震□龠々，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覆，蹂EC3A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斯门佽飞，列刃钻鍭，要C739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B270掎，弦不再控，矢无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

血，氵丽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D9EE触F96D。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CD6B狡，扼猛噬，脱角挫B140，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牦，曳豪罴，超迥壑，越峻崖，F96DB357岩，巨石隤，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

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厉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厌，兽相枕藉。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BC4D，腾酒车而斟酌，割鲜野食，举燧命爵。飨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鸾，容与徘回，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崖，茂树廕蔚，芳草被堤，兰C15F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烛耀乎其陂。玄鹤白鹭，黄鹄□鹳，鸽鸹鸨B06B，凫B26B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戋路，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翟女讴，鼓吹震，声激越，B26E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间，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鹜，俯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领，后越九C869，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音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借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C549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若臣者，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子固

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顾E771后嗣之末造，不亦B164乎？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监乎太清，以变子之或志。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CA75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故下民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纷后辟，理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C663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

「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矛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发B271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驺，义合乎灵囿。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B272》，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舆乃出。于是发鲸

鱼，铿华钟，登玉铬，乘时龙，凤盖疯洒，和鸾玲珑，天官景从，CB4A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鋋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爝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鹬，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B442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ECF3，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D54E，北动幽崖，南F03C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詹水果，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EF7A，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钅坚B274，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B44A》、《休》、《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B275，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纪，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今论者但知育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且失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领九C869，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

泉，馆御列侧，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飞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价，C928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喻子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非惟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诵之。」其诗曰：「

《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鸿化惟神，永观厥成。《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于皇乐胥。《宝鼎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B254，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照灵德兮弥亿年。

《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翘英，容洁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

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口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以自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惮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

窃自惟思，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

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

固又作《曲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其辞曰：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B275B275，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B277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虽前圣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熛，胡缢莽分，不莅其诛。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捻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仪，诰誓所不及已。铺观二代洪纤之度，其赜可探也。并开迹于一匮，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统牧。乘其命赐彤弧黄戚之威，用讨韦、顾、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是故义士伟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惭德，不其然与？然犹于穆猗那，翕纯E825绎，以崇严相考，殷荐宗祀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F4AA奕乎千载。岂不克自神明哉！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混元，内浸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乃始虔巩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葸欤！

于是三事岳牧之僚，佥尔而进曰：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躬奉天经，惇睦辩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燔瘞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B75E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乌、玄C073、黄婺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此。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亦以宠灵文武，贻燕后昆，覆以懿铄，岂其为身而有颛辞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F639，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

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遣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

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做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谠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絣万嗣，炀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

免官。

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F131F131而不CA75，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廖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赞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第五伦曾孙种钟离意宋均族子意寒朗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伦少介然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后褒坐事左转高唐令，临去，握伦臂诀曰：「恨相知晚。」

伦后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

数年，鲜于褒荐之于京兆尹阎兴，兴即召伦为主簿。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乎？」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建武二十七年，举孝廉，补淮阳国医工长，随王之国。光武召见，甚异之。二十九年，从王朝京师，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政道，帝大悦。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E054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伦出，有诏以为扶夷长，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虽为二千石，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宫，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

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啼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众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得免归田里。

身自耕种，不交通人物。

数岁，拜为宕渠令，显拔乡佐玄贺，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洁称，所在化行，终于大司农。

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资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所举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时以为知人。

视事七岁，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疏曰：

臣闻忠不隐讳，直不避害。不胜愚狷，昧死自表。《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传曰：「大夫无境外之交，束修之馈。」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威，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譬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臣常刻著五臧，书诸绅带。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及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伦又上疏曰：

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苟有所怀，敢不自闻。

并不见省用。

伦虽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为三公，值帝长者，屡有善政，乃

上疏褒称盛美，因以劝成风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体晏晏之姿，以宽弘临下，出入四年，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者六人。斯皆明圣所鉴，非群下所及。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辩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非徒应坐豫、协，亦当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下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宜皆召见，可因博问四方，兼以观察其人。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报归田里，不宜过加喜怒，以明在宽。臣愚不足采。

及诸马得罪归国，而窦氏始贵，伦复上疏曰：

臣得以空虚之质，当辅弼之任。素性驽怯，位尊爵重，抱迫大义，思自策厉，虽遭百死，不敢择地，又况亲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感趋邪路，莫能守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诐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至所愿也。

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诸子或时谏止，辄叱遣之，吏人奏记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无私若此。性质悫，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时人方之前朝贡禹。然少蕴藉，不修威仪，亦以此见轻。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连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赐策罢，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区。后数年卒，时年八十余，诏赐秘器、衣衾、钱布。

少子颉嗣，历桂阳、庐江、南阳太守，所在见称。顺帝之为太子废也，颉为太中大夫，与太仆来历等共守阙固争。帝即位，擢为将作大匠，卒官。伦曾孙种。

论曰：第五伦峭核为方，非夫恺悌之士，省其奏议，B129B129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韦为佩，盖犹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俭不逼下，岂尊临千里而与牧圉等庸乎？讵非矫激，则未可以中和言也。

种字兴先，少厉志义，为吏，冠名州郡。永寿中，以司徒掾清诏使冀州，廉察灾害，举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众，弃官奔走者数十人。还，以奉使称职，拜高密侯相。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辈，高密在二州之郊，种乃大储粮□畜，勤厉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以能换为卫相。

迁兖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势贪放，种欲收举，未知所使。会闻从事卫羽素抗厉，乃召羽具告之。谓曰：「闻公不畏强御，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对曰：「愿庶几于一割。」羽出，遂驰至定陶，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六七日中，纠发其臧五六千万。种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觉其奸，乃收系客，具得情状。州内震栗，朝廷嗟叹之。

是时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讨。羽说种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而太山险阻，寇猾不制。今虽有精兵，难以赴敌，羽请往譬降之。」种敬诺。羽乃往，备说祸福，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余人降。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种，竟坐徙朔方。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稿怒以待之。初，种为卫相，以门下掾孙斌贤，善遇之。及当徙斥，斌具闻超谋，乃谓其友人同县闾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

种匿于闾、甄氏数年，徐州从事臧B857上书讼之曰：

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可以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

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成业，齐桓之兴伯，遗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钩之仇，拔于囚虏之中，信其佐国之谋，勋效传于百世，君臣载于篇籍。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沉名于沟壑，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建其奇奥之术乎？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天性疾恶，公方不曲，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序直士以种为首。《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种所坐以盗贼公负，筋力未就，罪至征徙，非有大恶。昔虞舜事亲，大杖则走。故种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

会赦出，卒于家。

钟离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

举孝廉，再迁，辟大司徒侯霸府。诏部送徒诣河内，时冬寒，徒病不能行。路过弘农，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县不得已与之，而上书言状，意亦具以闻。光武得奏，以视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诚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或违者。还，以病免。

后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盗窃县内，意屏人问状，建叩头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长休。建父闻之，为建设酒，谓曰：「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遂令建进药而死。二十五年，迁堂邑令。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车驾数幸广成苑，意以为从禽废

政，常当年阵谏般乐游田之事，天子即时还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诣阙免冤上疏曰；

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并，不胜愚戇征营，罪当万死

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

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复冠而贯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入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惟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意复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郊祀天地，畏敬鬼神，忧恤黎元，劳心不怠。而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垂之无极。

帝虽不能用，然知其至诚。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为鲁相。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

立。」

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赐钱二十万。

药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杻，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阜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阳太守。

宋均字叔痒，南阳安众人也。父伯，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

后为谒者。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会伏波将军马援至，诏因令均监军，与诸将俱进，贼拒厄不得前。及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其后每有四方异议，数访问焉。

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黿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

永平元年，迁东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颍川。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显宗以其能，七年，征拜尚书令。每有驳议，多合上旨。均尝删剪疑事，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缚格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均顾厉色曰：「盖忠臣执义，无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虽死，不易志。」小黄门在傍，入具以闻。帝善其不挠，即令贯郎，迁均司隶校尉。数月，出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

均尝寝病，百姓耆老为祷请，旦夕问起居，其为民爱若此。以疾上书乞免，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均自扶舆诣阙谢恩，帝使中黄门慰问，因留养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视其疾，令两骀扶之。均拜谢曰：「天罚有罪，所苦浸笃，不复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辞。帝甚伤之，召条扶侍均出，赐钱三十万。

均性宽和，不喜文法，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书，恒欲叩头争之，以时方严切，故遂不敢陈。帝后闻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建初中，征为尚书。

肃宗性宽仁，而亲亲之恩笃，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及诸昆弟并留京师，不遣就国。意以为人臣有节，不宜逾礼过恩，乃上疏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受隆深，以济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礼宠，圣情恋恋，不忍远离，比年朝见，久留京师，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礼，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昔周公怀圣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后王曰叔父，加以锡币。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即位，蠲除前过，还所削黜，衍食他县，男女少长，并受爵邑，恩宠逾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具，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众，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今诸国之封，并皆豪腴，风气平调，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来不难。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羡等速就便时，以塞众望。」帝纳之。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

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会南单于竟不北徙。

迁司隶校尉。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兄弟贵盛，步兵校尉邓叠、河南尹王调、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党，出入宪门，负势放纵。意随违举奏，无所回避，由是与窦氏有隙。二年，病卒。

孙俱，灵帝时为司空。

寒朗字伯奇，鲁国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乱，弃之荆刺；数日兵解，母往视，犹尚气息，遂收养之。及长，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举孝廉。

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乃召朗人，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狱竟而久系至今邪？」郎对曰：「臣虽考之无事，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帝怒骂曰：「吏持两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帝问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

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后平、忠死狱中，朗乃自系。会赦，免官。复举孝廉。

建初中，肃宗大会群臣，朗前谢恩，诏以朗纳忠先帝，拜为易长。岁余，迁济阳令，以母丧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东巡狩，过济阳，三老吏人上书陈朗前政治状。帝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迁清河太守，坐法免。

永初三年，太尉张禹荐朗为博士，征诣公车，会卒，时年八十四。

论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齐侯省刑。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寒朗之廷争冤狱，笃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于忠诚则不诡，本于谏争则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赞曰：伯鱼、子阿，矫急去苛。临官以洁，匡帝以奢。宋均达政，禁此妖祭。禽虫畏德，子民请病。意明尊尊，割恩蕃屏。C928C928楚黎，寒君为命。

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东海恭王彊沛献王辅楚王英济南安王康东平宪王苍子任城孝王尚阜陵质王延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中山简王焉琅邪孝王京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彊、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

东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为皇后，彊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废，彊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乃许焉。十九年，封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帝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D73B之县，拟于乘舆。彊临之国，数上书让还东海，又因皇太子固辞。帝不许，深嘉叹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鲁恭王好宫室，起灵光殿，甚壮丽，是时犹存，故诏彊都鲁。中元元年入朝，从封岱山，因留京师。明年春，帝崩。冬，归国。

永平元年，彊病，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诏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诣鲁。及薨，临命上疏谢曰：

臣蒙恩得备藩辅，特受二国，宫室礼乐，事事殊异，巍巍无量，讫无报称。而自修不谨，连年被疾，为朝廷忧念。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彊，感动发中，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伎道术，络绎不绝。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视，气力羸劣，日夜浸困，终不复望见阙庭，奉承帷幄，孤负重恩，衔恨黄泉。身既夭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惭。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诚愿还东海郡。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今天下新罹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尽意。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

天子览书悲恸，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使司空持节护丧事，大鸿胪副，宗正、将作大匠视丧事，赠以殊礼，升龙、旄头、鸾辂、龙旂、虎贲百人。诏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馆陶公主、比阳公主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皆会葬。帝追惟彊深执谦俭，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中常侍杜岑及东海傅相曰：「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

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

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后中山简王薨，政诣中山会葬，私取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

立四十四年薨，子顷王肃嗣。永元十六年，封肃弟二十一人皆为列侯。肃性谦俭，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钱二千万。元初中，复上缣万匹，以助国费，邓太后下诏褒纳焉。

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俭为乡侯。臻及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母卒，皆吐血毁C55B。至服练红，兄弟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赈给诸父昆弟。国相籍褒具以状闻，顺帝美之，制诏大将军、三公、大鸿胪曰：「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弘，朕甚嘉焉。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母如礼，有增户之封。《诗》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光启土宇，以酬厥德。」

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长安奉章，献帝封琬汶阳侯，拜为平原相。

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羡嗣。二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沛献王辅，建武十五年封右翊公。十七年，郭后废为中山太后，故徙辅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复徙封沛王。

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寿光侯刘鲤，更始子也，得幸于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国。中元二年，封辅子宝为沛侯。永平元年，封宝弟嘉为僮侯。

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教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加赏赐。

立四十六年薨，子B279王定嗣。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为乡侯。

定立十一年薨，子节王正嗣。元兴元年，封正弟二人为县侯。

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广嗣。有固疾。安帝诏广祖母周领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礼，汉安中薨，顺帝下诏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导王以仁，使光禄大夫赠以妃印绶。」

广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荣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讖，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俾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帽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制诏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十五年，帝幸彭城，见许太后及英妻子于内殿，悲泣，感动左右。建初二年，肃宗封英子种楚侯，五弟皆为列侯，并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许太后薨，复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因留护丧事，赙钱五百万。又遣谒者备王官属迎英丧，改葬彭城，加王赤绶羽盖华藻，如嗣王仪，追爵，谥曰楚厉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见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赠赐。

种后徙封六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传国于后。

济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济南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隰阴、重丘六县益济南国。中元二年，封康子德为东武城侯。

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

建初八年，肃宗复还所削地，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永元初，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

盖闻诸侯之义，制节谨度，然后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官婢闭隔，失其天性，惑乱和气。又多起内第，触犯防禁，费以巨万，而功犹未半。夫文繁者质荒，木盛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礼承上，传福无穷者也。故楚作章华以凶，吴兴姑苏而灭，景公千驷，民无称焉。今数游诸第，晨夜无节，又非所以远防未然，临深履薄之法也。愿大王修恭俭，遵古制，省奴婢之口，减乘马之数，斥私田之富，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则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虑愚言。

康素敬重敞，虽无所嫌忤，然终不能改。

立五十九年薨，子简王错嗣。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使医张尊招之不得，错怒，自以剑刺杀尊。国相举奏，有诏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错弟七人为列侯。

错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为列侯。香笃

行，好经书。初，叔父笃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书分爵士封笃子丸、昱子嵩，皆为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无子，国绝。

永建元年，顺帝立错子阜阳侯显为嗣，是为B279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广嗣。永建五年，封广弟文为乐城亭侯。

广立二十五年，永兴元年薨，无子，国除。

东平宪王苍，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腰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永平元年，封苍子二人为且侯。二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帝每巡狩，苍常留镇，侍卫皇太后。

四年春，车驾近出，观览城第，寻闻当遂校猎河内，苍即上书谏曰：「臣闻时令，盛春农事，不聚众兴功。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车驾今出，事从约省，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虽然，动不以礼，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视稼穑，消摇仿佯，弭节而旋。至秋冬，乃振威灵，整法驾，备周卫，设羽旄。《诗》云：'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臣不胜愤懑，伏自手书，乞诣行在所，极陈至诚。」帝览奏，即还宫。

苍在朝数载，多所隆益，而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归职曰：

臣苍疲驽，特为陛下慈恩覆护，在家备教导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书褒美，班之四海，举负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箪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气之亲哉！宜当暴骸膏野，为百僚先，而愚顽之质，加以固病，诚羞负乘，辱污辅将之位，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可并省，武职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诚由爱深，不忍扬其过恶。前事之不忘，来事之师也。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

者。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遵承旧典，终卒厚恩。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蕃国，愿蒙哀怜。

帝优诏不听。其后数陈乞，辞甚恳切。五年，乃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六年冬，帝幸鲁，征苍从还京师。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苍乃归国，特赐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万匹，及珍宝服御器物。

十一年，苍与诸王朝京师。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肃宗即位，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建初元年，地震，苍上便宜，其事留中。帝报书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亲自览读，反复数周，心开目明，旷然发矇。间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傥是，复虑为非，何者？灾异之降，缘政而见。今改元之后，年饥人流，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广，虽内用克责，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诗》不云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思惟嘉谋，以次奉行，冀蒙福应。彰报至德，特赐王钱五百万。」

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闻之，遽上疏谏曰：

伏闻当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颇谓道路之言，疑不审实，近令从官古霸问涅阳主疾，使还，乃知诏书已下。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故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至于自所营创，尤为俭省，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又以

吉凶俗数言之，亦不欲无故缮修丘墓，有所兴起。考之古法则不合，稽之时宜则违人，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然惧左右过议，以累圣心。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暢于无穷也。惟蒙哀览。

帝从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咨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三年，帝飨卫士于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

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嘉之何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间飨卫士于南宫，因阅视旧时衣特，闻于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彡介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又欲令后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赋诸国，故不复送。并遗宛马一匹，血从前EF2D上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顷反虏尚屯，将帅在外，忧念遑遑，未有闲宁。愿王宝精神，加供养。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六年冬，苍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许之。特赐装钱千五百万，其余诸王各千万。帝以苍冒涉寒露，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乃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下诏曰：「《礼》云伯父归宁乃国，《诗》云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皆勿名。」苍既至，升殿乃拜，天子亲答之。其后诸王入宫，辄以辇迎，至省B22B乃下。苍以受恩过礼，情不自宁，上疏辞曰：「臣闻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广施，慈爱骨肉，既赐奉朝请，咫尺天仪，而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臣惶怖战栗，诚不自安，每会见，DD22DC7C无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叹息，愈褒贵焉。旧典，诸王女皆封乡主，乃独封苍五女为县公主。

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至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

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苍还国，疾病，帝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安、歌诗，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副监丧，及将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赐钱前后一亿，布九万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辅，克慎明德，率礼不越，傅闻在下。吴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艹冗}々，靡有所终。今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龙旂九旒，虎贲百人，奉送王行。匪我宪王，其孰离之！魂而有灵，保兹宠荣。呜呼哀哉！」

立四十五年，子怀王忠嗣。明年，帝乃分东平国封忠弟尚为任城王，余五人为列侯。

忠立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东巡守，幸东平宫，帝追感念苍，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苍陵，为陈虎贲、鸾辂、龙旂，以章显之，祠以太牢，亲拜祠坐，哭泣尽哀，赐御剑于陵前。初，苍归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皆引见于前，既愍其淹滞，且欲扬苍德美，即皆擢拜议郎。牧至齐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苍孙梁为矜阳亭侯，敞弟六人为列侯。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

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顷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凯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论曰：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若东平宪王，可谓好礼者也。若其辞至戚，去母后，岂欲苟立名行而忘亲遗义哉！盖位疑则隙生，累近则丧大，斯盖明哲之所为叹息。呜呼！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夫凯宪王之志哉！东海恭王逊而知废，「为吴太伯，不亦可乎」！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县。

立十八年薨，子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为桃乡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为当涂乡侯。安性轻易贪吝，数微服出入，游观国中，取官属车马刀剑，下至卫士米肉，皆不与直。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安立十九年薨，子节王崇嗣。顺帝时，羌虏数反，崇辄上钱帛佐边费。及帝崩，复上钱三百万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无子，国绝。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间孝王子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以奉其祀。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立十三年薨，无子，国绝。

熹平四年，灵帝复立河间贞王建子新昌侯佗为任城王，奉孝王后。立四十六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阜陵质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汝南之长平、西华、新阳、扶乐四县益淮阳国。

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显宗以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

延既徙封，数怀怨望。建初中，复有告延与子男鲂造逆谋者，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肃宗下诏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自子鲂发，诚非本朝之所乐闻。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获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戏诫哉！」赦鲂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

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赐延书与车驾会寿春。帝见延及妻子，愍然伤之，乃下诏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桢干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与侯相见，侯志意衰落，形体非故，瞻省怀感，以喜以悲。今复侯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以阜陵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安车一乘，夫人诸子赏赐各有差。明年入朝。

立五十一年薨，子殇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诏尽削除前班下延事。

冲立二年薨，无嗣，和帝复封冲兄鲂，是为顷王。永元八年，封鲂弟十二人为乡、亭侯。

鲂立三十年薨，子怀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为乡、亭侯。

恢立十年薨，子节王代嗣。阳嘉二年，封代兄便亲为勃B27A亭侯。

代立十四年薨，无子，国绝。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B27A亭侯便亲为恢嗣，是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统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无子，国除。

广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彊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彊曰：

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丧，已弩张设甚备。间梁松敕虎贲史曰：「吏以便宜见非，勿有所拘，封侯难再得也。」郎宫窃悲之，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宁有量邪！若归并二国之众，可聚百万，君王为之主，鼓行无前，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今年轩辕星有白气，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气者丧，轩辕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当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辄变赤。夫黑为病，赤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窃见诸相工言王贵，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谋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地。

彊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

显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时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

王，遣之国。其后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犹不改。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立二十九年死。帝怜伤之，赐谥曰思王。

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明年，帝东巡狩，征元寿兄弟会东平宫，班赐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舆马，悉以与之。建初七年，肃宗诏元寿兄弟与诸王俱朝京师。

元寿卒，子商嗣。商卒，子条嗣，传国于后。

临淮怀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无子，国除。

中山简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翊公，十七年进爵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三十年，徒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诏焉与俱就国，从以虚贲官骑。焉上疏辞让，显宗报曰：「凡诸侯出境，必备左右，故夹谷之会，司马以从。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BE5A前行，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职也。王其勿辞。」帝以焉郭太后偏爱，特加恩宠，独得往来京师。十五年，焉姬韩序有过，焉缢杀之，国相举奏，坐削安险县。元和中，肃宗复以安险还中山。

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是时，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擅权，太后及宪等，东海出也，故睦于焉而重于礼，加赙钱一亿。诏济南、东海二王皆会。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巨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子夷王宪嗣。永元四年，封宪弟十一人为列侯。

宪立二十二年薨，子教王弘嗣。永宁元年，封弘二弟为亭侯。

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为南乡侯。

暢立三十四年薨，子节王稚嗣，无子，国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京性恭孝，好经学，显宗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昌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五年，乃就国。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宫开阳，以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临沂，肃宗许之。立三十一年薨，葬东海即丘广平亭，有诏割亭属开阳。

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孙二人为列侯。

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寿嗣。永初元年，封寿弟八人为列侯。

立十七年薨，子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为乡侯。

尊立十八年薨，子字王据嗣。永和五年，封据弟三人为乡侯。

据立四十七年薨，子顺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长安奉章贡献，帝以邈为九江太守，封阳都侯。

容立八年薨，国绝。

初，貌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操以此德于邈。建安十一年，复立容子熙为王。在位十一年，坐谋欲过江，被诛，国除。

赞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献尊节，楚英流放。延既怨诅，荆亦觖望。济南阴谋，琅邪骄宕。中山、临淮，无闻夭丧。东平好善，辞中委相。谦谦恭王，实惟三让。

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朱晖孙穆乐恢何敞

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

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为郎。晖寻以病去，卒业于太学。性矜严，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

永平初，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侯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丞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就闻，叹曰：「志士也，勿夺其节。」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人或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闻命，诚恐以财货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爱也。」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正月朔旦，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憿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绐之曰：「我数闻璧而未尝见，试请观之。」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曰：「朱椽义士，勿复求。」更以他璧朝。苍既罢，召晖谓曰：「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帝闻壮之。及当幸长安，欲严宿卫，故以晖为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

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即时僵仆。吏人畏爱，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数年，坐法免。

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初，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干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

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虞叹息，遂召之。其义烈若此。

元和中，肃宗巡狩，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召拜为尚书仆射。岁中迁太山太守。晖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上便宜，陈密事，深见嘉纳。诏报曰：「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适我愿也。生其勉之！」

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后迁为尚书令，以老病乞身，拜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晖复上疏谏。顷之，病卒」

子颉，修儒术，安帝时至陈相。颉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差乃复常。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队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数马足。穆愈更精笃。

初举孝廉。顺帝末，江淮盗贼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说大将军梁冀

曰：「朱公叔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若以为谋主，贼不足平也。」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及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穆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曰：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侯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

又荐种暠、栾巴等。而明年严鲔谋立清河王蒜，又黄龙二见沛国。冀无术学，遂以穆「龙战」之言为应，于是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

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

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其辞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兵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已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BA3D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

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

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首道，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分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B179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穆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

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惧其衅积招祸，复奏记谏曰：

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CE72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CA75，遇人如虏，或绝命于B258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

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E771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

冀不纳，而纵放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穆言切，然亦不甚罪也。

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至有自杀者。以威略权宜，尽诛贼渠帅。举劾权贵，或乃死狱中。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待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F82F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帝览其秦，乃赦之。

穆居家数年，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于是征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

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

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策诏褒述，追赠益州太守。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节，仕至河南君。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

论曰：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盖孔子称「上交不谄，下交不黩」，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之门人亦问交于子张。故《易》明「断金」之义，《诗》载「宴朋」之谣。若夫文会辅仁，直谅多闻之友，时济其益，B076衣倾盖，弹冠结绶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又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皆以利害移心，怀德成节，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语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绝同志之求；党侠生敝，而忘得朋之义。蔡氏贞孤之言，其为然也！古之善交者详矣。汉兴称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有廉范、庆鸿、陈重、雷义云。

乐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也。父亲，为县吏，得罪于令，收将杀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令闻而矜之，即解出亲。

恢长好经学，事博士焦永，永为河东太守，恢随之官，闭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永以事被考，诸弟子皆以通关被系，恢独E367然不污于

法，遂笃志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虽贵不与交。信阳侯阴就数致礼请恢，恢绝不答。

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坐以抵罪。归，复为功曹，选举不阿，请托无所容。同郡杨政数众毁恢，后举政子为孝廉，由是乡里归之。辟司空牟融府。会蜀郡太守第五伦代融为司空，恢以与伦同郡，不肯留，荐颍川杜安而退。诸公多其行，连辟之，遂皆不应。

后征拜议郎。会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恢数上书谏争，朝廷称其忠。入为尚书仆射。是时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之。宪弟夏阳侯瑰欲往候恢，恢谢不与通。宪兄弟放纵，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谏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汉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谏曰：「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大臣持国，常以势盛为咎。伏念先帝，圣德未永，早弃万国。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经曰：'天地乖互，众物夭伤。君臣失序，万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极不测。方今之宜，上以义自割，下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书奏不省。

时，窦太后临朝，和帝未亲万机，恢以意不得行，乃称疾气骸骨。诏赐钱，太医视疾。恢荐任城郭均、成阳高凤，而遂称笃。拜骑都尉，上书辞谢曰：「仍受厚恩，无以报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权，《春秋》以戒。圣人恳恻，不虚言也。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诸舅宠盛，权行四方。若不能自损，诛罚必加。臣寿命垂尽，临死竭愚，惟蒙留神。」诏听上印绶，乃归乡里。窦宪因是风厉州郡迫胁，恢遂饮药死。弟子缑经挽者数百人，众庶痛伤之。

后窦氏诛，帝始亲事，恢门生何融等上书陈恢忠节，除子己为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阴。六世祖比干，学《尚书》于朝错，武帝时为廷尉正，与张汤同时。汤持法深而比干务仁恕，数与汤争，虽不能尽得，然所济活者以千数。后迁丹阳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宠，建武中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隐居不仕。

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时务，每请召，常称疾不应。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礼。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时京师及四方累有奇异鸟兽草木，言事者以为祥瑞。敞通经传，能为天官，意甚恶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故鸲鹆来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获麟，孔子有两楹之殡。海鸟避风，臧文祀之，君子讥焉。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然不敢答，居无何而肃宗崩。

时，窦氏专政，外戚奢侈，赏赐过制，仓帑为虚。敞奏记由曰：

敞闻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历观世主时臣，无不各欲为化，垂之无穷，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视事，出入再期，宜当克已，以酬四海之心。《礼》，一谷不升，则损服彻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赏赉过度，但闻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群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暢，黎庶悦豫，上天聪明，必有立应。使百姓歌诵，史官纪德，岂但子文逃禄，公仪退食之比哉！

由不能用。

时齐殇王子都乡侯暢奔吊国忧，上书未报，侍中窦宪遂令人刺杀暢于城门屯卫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说由曰：「刘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卫，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迹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昔陈平生于征战之世，犹知宰相之分，云'外镇四夷，内抚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惟明公运独见之明，昭然勿疑，敞不胜所见，请独奏案。」由乃许焉。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京师称其正。

以高第拜侍御史。时遂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大发军击匈奴，而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兴造劳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D425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而猥复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臣虽斗筲之人，诚窃怀怪，以为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若，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人之困。」书奏不省。

后拜为尚书，复止封事曰：

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见往事，国之危乱，家之将凶，皆有所由，较然易知。昔郑武妾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都，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悦喜。今逾年无几，大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官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凶凶，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

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祐。然臧获之谋，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犹不免于严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复以愚陋，旬年之间，历显位，备机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虽知言必夷灭，而冒死自尽者，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驸马都尉瑰，虽在弱冠，有不隐之忠，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

敞数切谏，言诸窦罪过，宪等深怨之。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敞至国，辅康以道义，数引法度谏正之，康敬礼焉。

岁余，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

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置立礼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鲷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

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瑰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复征，三迁五官中郎将。常忿疾中常侍蔡伦，伦深憾之。元兴元年，敞以祠庙严肃，微疾不斋，后邓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随百官会，伦因奏敞祚病，坐抵罪。卒于家。

论曰：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夫窦氏之间，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废黜，不显大位。惜乎，过矣哉！

赞曰：「朱生受寄，诚不愆义。公叔壁梁，允纳明刺。绝交面朋，崇厚浮伪。恢举谤己，敞非祥瑞。永言国逼，甘心强诐。

卷四十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

邓彪字智伯，南阳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兴初以功封鄳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励志，修孝行。父卒，让国于异母弟荆凤，显宗高其节，下诏许焉。

后仕州郡，辟公府，五迁桂阳太守。永平十七年，征入为太仆。数年，丧后母，辞疾乞身，诏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车都尉，迁大司农。数月，代鲍昱为太尉。彪在位清白，为百僚式。视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赐策罢，赠钱三十万，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河南尹遣丞存问，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和帝即位，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赐爵关内侯。永元初，窦氏专权骄纵，朝廷多有谏争，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尝奏免御史中丞周纡，纡前失窦氏旨，故颇以此致讥，然当时宗其礼让。及窦氏诛，以老病上还枢机职，诏赐养牛、酒而许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新临吊临。

张禹字伯达，赵国襄国人也。

祖父况族姊为皇祖考夫人，数往来南顿，见光武。光武为大司马，过邯郸，况为郡吏，谒见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与俱北，到高邑，以为元氏令。迁涿郡太守。后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况战殁。父歆，初以报仇逃亡，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令。

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身自寄止。

永平八年，举孝廉，稍迁；建初中，拜杨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上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过。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怨德美恶，莫不自归焉。

元和二年，转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称。三年，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孰田

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

永元六年，入为大司农，拜太尉，和帝甚礼之。十五年，南巡祠园庙，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闻车驾当进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驿马上谏。诏报曰：「祠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及行还，禹持蒙赏赐。

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给帷帐床褥，太官朝夕进食，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禹上言：「方谅B240密静之时，不宜依常有事于苑囿。其广成、上林空地，宜用以假贫民。」太后从之。及安帝即位，数上疾乞身。诏遣小黄门问疾，赐牛一头，酒十斛，劝令就第。其钱布、刀剑、衣物，前后累至。

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侯，食邑千二百户，与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贼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车驾幸其第。禹与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车驾连日宿止，臣等诚窃惶惧。臣闻王者动设先置，止则交戟，清道而后行，清室而后御，离宫不宿，所以重宿卫也。陛下体烝烝之至孝，亲省方药，恩情发中，久处单外，百官露止，议者所不安。宜且还宫，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万国子民。」比三上，固争，乃还宫。后连岁灾荒，府藏空虚，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以助郡国禀假。诏许之。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吊祭。除小子EAD7为郎中。长子盛嗣。

徐防字谒卿，沛国铚人也。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

防少习父祖学，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防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补尚书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尝有过。和帝时，稍迁司隶校尉，出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

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

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谢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

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

十六年，拜为司徒。延平元年，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

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防卒，子衡当嗣，让封于其弟崇。数岁，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张敏字伯达，河间D821人也。建初二年，举孝廉，四迁，五年，为尚书。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贯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曰：

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议寝不省。敏复上疏曰：

臣敏蒙恩，特见拔擢，愚心所不晓，迷意所不解，诚不敢苟随众议。臣伏见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议者或曰：「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天下幸甚。

和帝从之。

九年，拜司隶校尉。视事二岁，迁汝南太守。清约不烦，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颍川太守。永初元年，征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视事三岁，以病乞身，不听。六年春，行大射礼，陪位顿仆，乃策罢之。因病笃，卒于家。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平帝时，大司徒马宫辟之。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乡里。父贡，交阯都尉。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侃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政令犹汗，往而不反。诏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是以焦心，冒昧陈闻。」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立为皇后。

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止书驳之，曰：

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书》载稽疑，谋及

卿士；《诗》美先人，询于刍荛。国有大政，必议之于前训，咨之于故老，是以虑无失策，举无过事，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明诏既许，复令臣等得与相参。窃惟王命之重，载在篇典，当令县于日月，固于金石，遗则百王，施之万世。《诗》云：「天难谌斯，不易惟王。」可不慎与！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划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CA75。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纳焉。

帝不从。

时，陈留郡缺职，尚书史敞等荐广。曰：「臣闻德以旌贤，爵以建事，'明试以功'《典谟》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丰其宠，举不失德，下忘其死。窃见尚书仆射胡广，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劳，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余年，心不外顾，志不苟进。臣等窃以为广在尚书，劬劳日久，后母年老，既蒙简照，宜试职千里，匡宁方国。陈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愿以参选，纪纲颓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劝仰。」

广典机事十年，出为济阴太守，以举吏不实免。复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汉安元年，迁司徒。质帝崩，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以病逊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寻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以日食免。复为太常，拜太尉。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

灵帝立，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复封故国。以病自乞。会蕃被诛，代为太傅，总录如故。

时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

称老。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愆。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时。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朗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缟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EA25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篇。

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

论曰：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桓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大纡于物则非己，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涂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迟迟于岐路之间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古人以宴安为戒，岂数公之谓乎？

赞曰：邓、张作傅，无咎无誉。敏正疑律，防议章句，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

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袁安子京子敞玄孙闳张酺韩棱周荣孙景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

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复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岁余，征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迁太仆。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CA75，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B27EB27EBD60BD60，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从安议。明年，代第五伦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

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惟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卫尉笃、执金吾景各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时，窦宪复出屯武威。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B473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同安议。事奏，未以时定。安惧宪计遂行，乃独上封事曰：

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事有易断，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余万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洪业，大开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尊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二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

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宪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为单于，后遂反叛，卒和安策。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后数月，窦氏败，帝始亲万机，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为太尉，刘方为司空。睦，河南人，薨于位。方，平原人，后坐事免归，自杀。

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

京字仲誉。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初拜郎中，稍迁侍中，出为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传父业，历广汉、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禄勋，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于议郎。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洁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未蒙显赠，当时皆嗟叹之。

彭弟汤，字仲河，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累迁司徒、太尉，以灾异策免。卒，谥曰康侯。

汤长子成，左中郎将。早卒，次子逢嗣。

逢字周阳，以累世三公子，宽厚笃信，著称于时。灵帝立，逢以太仆豫议，增封三百户。后为司空，卒于执金吾。朝廷以逢尝为三老，特优礼之，赐以珠画特诏秘器，饭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以车骑将军印绶，加号特进，谥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仆。

逢弟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时中党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惟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献帝初，隗为太傅。

成子绍，逢子术，自有传。董卓忿绍、术背己，遂诛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

敞字叔平，少传《易经》教授，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和帝时，历位将军、大夫、侍中，出为东郡太守，征拜太仆、光禄勋。无初三年，代刘恺为司空。明年，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敞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遂自杀。

张俊者，蜀郡人，有才能，与兄龛并为尚书郎，年少励锋气。朗朱济、丁盛立行不修，俊欲举奏之，二人闻，恐，因郎陈重、雷义往请俊，俊不听，因共私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书与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狱，当死。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书奏而俊狱已报。廷尉将出穀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俊假名上书谢曰：

臣孤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后，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其状貌，伤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遍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椁，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腐烂，所报万一。臣俊徒也，不得上书；不胜去死就生，惊喜踊跃，触冒拜章。

当时皆哀其文。

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隐其死，以三公礼葬之，复其官。子盱。

盱后至光禄勋。时大将军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惟盱与廷尉邯郸义正身自守，及桓帝诛冀，使盱持节收其印绶，事已具《梁冀传》。

闳字夏甫，彭之孙也。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父贺，为彭城相。闳往省谒，变名姓，徒行无旅。既至府门，连日吏不为通，会阿母出，见闳惊，入白夫人，乃密呼见。既而辞去，驾遣车送之，闳称眩疾不肯乘，反，郡界无知者，及贺卒郡，闳兄弟迎丧，不受赙赠，缞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

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C23B矣。」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

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二弟忠、弘，节操皆亚于闳。

忠字正甫，与同郡范滂为友，俱证党事得释，语在《滂传》。初平中，为沛相，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及天下大乱，忠弃官客会稽上虞。夜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献帝都许，征为卫尉，未到，卒。

弘字邵甫，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终于家。

忠子B072，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B072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B072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B473刃，皆死于陈，谦以得免。诏B072等门闾号曰「七贤」。

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火起观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后数年，兄得举，观乃称损而仕郡焉。

论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不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未可致诘，其大致归然矣。袁公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张D825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敖之后也。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

D825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永平九年，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D825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D825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D825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D825自以尝经亲近，未悟见出，意不自得，上疏辞曰：「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少不更职，不晓文法，猥当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臣窃私自分，殊不虑出城阙，冀蒙留恩，托备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闻见，不敢避好丑。」诏报曰：「经云：'身虽在外，乃心不

离王室。'典城临民，益所以报效也，好丑必上，不在远近。今赐装钱三十万，其亟之官。 」D825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长吏有杀盗徒者，D825辄案之，以为令长受臧，犹不至死，盗徒皆饥寒佣保，何足穷其法乎！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王莽，及义败，余众悉降，翁独守节力战，莽遂燔烧之。父隆，建武初为都尉功曹，青为小史。与父俱从都尉行县，道遇贼，隆以身卫全都尉，遂死于难；青亦被矢贯咽，音声流渴。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举。D825见之，叹息曰：「 岂有一门忠义而爵赏不及乎？ 」遂擢用极右曹，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

由D825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 张D825前入侍讲，屡有谏正，B27EB27E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 」元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D825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D825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

D825视事十五年，和帝初，迁魏郡太守。郡人郑据时为司隶校尉，奏免执金吾窦景。景后复位，遣掾夏猛私谢D825曰：「 郑据小人，为所侵冤。闻其兒为吏，放纵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惊百。 」D825大怒，即收猛系狱，檄言执金吾府，疑猛与据子不平，矫称卿意，以报私仇。会有赎罪令，猛乃得出。顷之，征入为河南尹。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D825部吏杨章等穷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欲因报之。章等惶恐，入白D825，愿自引臧罪，以辞景命。D825即上言其状。窦太后诏报：「 自今执金吾辟吏，皆勿遣。 」

及窦氏败，D825乃上疏曰：「 臣实愚蠢，不及大体，以为窦氏虽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后世不见其事，但闻其诛，非所以垂示国典，贻之将来。宜下理官，与天下平之。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瑰，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过厚不过薄。今议者为瑰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 」和帝感D825言，徙瑰封，就国而已。

永元五年，迁D825为太仆。数月，代尹睦为太尉。数上疏以疾乞身，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羞，赐钱三

十万。D825遂称笃。时子蕃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敕蕃曰：「阴阳不和，万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与国同心，而托病自洁，求去重任，谁当与吾同忧责者？非有望地断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伛偻，勿露所敕。」D825皇恐诣阙谢，还复视事。D825虽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D825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尝来候D825，适会岁节，公卿罢朝，俱诣D825府奉酒上寿，极欢卒日，众人皆庆羡之。及父卒，既葬，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

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于朝堂，D825从容谓称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称归，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D825本以私言，不意称奏之，甚怀恨。会复共谢阙下，D825因责让于称，称辞语不顺，D825怒，遂廷叱之，称乃劾奏D825有怨言。天子以D825先帝师，有诏公卿、博士、朝臣会议。司徒吕盖奏D825位居三司，知公门有仪，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反作色大言，怨让使臣，不可以示四远。于是策免。

D825归里舍，谢遣诸生，闭门不通宾客。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D825公忠，帝亦雅重之。十六年，复拜为光禄勋。数月，代鲁恭为司徒。月余薨。乘舆缟素临吊，赐冢茔地，赠赠恩宠异于它相。D825病临危，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已。」

曾孙济，好儒学，光和中至司空，病罢。及卒，灵帝以旧恩赠车骑将军、关内侯印绶。其年，追济侍讲有劳，封子根为蔡阳乡侯。

济弟喜，初平中为司空。

韩棱字伯师，颍川舞阳人，弓高侯穨当之后也。世为乡里著姓。父寻，建武中为陇西太守。

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病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兴子尝发教欲署吏，棱拒执不从，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验，吏以棱掩蔽兴病，专典郡职，遂致禁锢。显宗知其忠，后诏特原之。由是征辟，五迁为尚书令，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

外，故得椎成。

和帝即位，侍中窦宪使人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暢于上东门，有司畏宪，咸委疑于暢兄弟。诏遣侍御史之齐案其事。棱上疏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及事发，果如所言。宪惶恐，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棱复上疏谏，太后不从。及宪有功，还为大将军，威震天下，复出屯武威。会帝西祠园陵，诏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棱举奏龙，论为城旦。棱在朝数荐举良吏应顺、吕章、周纡等，皆有名当时。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

迁南阳太守，特听棱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棱发E74E奸盗，郡中震栗，政号严平。数岁，征入为太仆。九年冬，代张奋为司空。明年薨。

子辅，安帝时至赵相。

棱孙演，顺帝时为丹阳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时为司徒。大将军梁冀被诛，演坐阿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后复征拜司隶校尉。

周荣字平孙，庐江舒人也。肃宗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安数与论议，甚器之。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窦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恶之，胁荣曰：「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荣曰：「荣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历宰二城。今复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飞祸，无得殡敛，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及窦氏败，荣由此显名。自郾令擢为尚书令。出为颍川太守，坐法，当下狱，和帝思荣忠节，左转共令。岁余，复以为山阳太守。所历郡县，皆见称纪。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诏特赐钱二十万，除子男兴为郎中。

兴少有名誉，永宁中，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心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臣窃见光禄郎周兴，孝友之行，著于闺门，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蕴椟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属文著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

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怀能，随辈栖迟，诚可叹惜。」诏乃拜兴为尚书郎。卒。兴子景。

景子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贵，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景后征入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顷之，复引拜尚书令。迁太仆、卫尉。六年，代刘宠为司空。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东武阳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称之。视事二年，以地震策免。岁余，复代陈蕃为太尉。建宁元年薨。以豫议定策立灵帝，追封安阳乡侯。

长子崇嗣，至甘陵相。

中子忠，少历列位，累迁大司农。忠子晖，前为洛阳令，去官归。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及帝崩，晖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录尚书事，以灾异免。复为卫尉，从献帝东归洛阳。

赞曰：袁公持重，诚单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宠。孟侯经博，侍言帝D440。棱、荣事君，志同鹫雀。

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郭躬弟子镇陈宠子忠

郭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固奏彭专擅，请诛之。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议。议者皆然固奏，躬独曰：「于法，彭得斩之。」帝曰：「军征，校尉一统于督。彭既无斧钺，可得专杀人乎？」躬对曰：「一统于督者，谓在部曲也。今彭专军别将，有异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关督帅。且汉制C97D戟即为斧钺，于法不合罪。」帝从躬议。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氏，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迁躬廷尉正，坐法免。

后三迁，元和三年，拜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肃宗善之，即下诏赦焉。躬奏谳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BF40，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镇。

镇字桓钟，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传》。再迁尚书令。太傅、三公奏镇冒犯白刃，手剑贼臣，奸党殄灭，宗庙以宁，功比刘章，宜显爵土，以励忠贞。乃封镇为

定颍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尹，转廷尉，免。水建四年，卒于家。诏赐冢茔地。

长子贺当嗣爵，让与小弟时而逃去。积数年，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贺不得已，乃出受封。累迁，复至廷尉。及贺卒，顺帝追思镇功，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贺曰成侯。

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

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建宁二年，代刘宠为太尉。禧子鸿，至司隶校尉，封城安乡侯。

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

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字，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称。孙安世，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

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论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夫贤人君子断狱，其必主于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

陈宠字昭公，沛国BC31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

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宫，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建武初，钦子躬为廷尉左监，早卒。

躬生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心物务，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

三迁，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政，常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E054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交，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B258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

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人俗和平，屡有嘉瑞。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

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

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B228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异自为它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

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宠性周密，常称人臣之义，苦不畏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皇后弟侍中窦宪，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帝以问宠，宠对「林虽有才能，而素行贪浊」，宪以此深恨宠。林卒被用，而以臧污抵罪。及帝崩，宪等秉权，常衔宠，乃白太后，令典丧事，欲因过中之。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说宪弟夏阳侯瑰曰：「陈宠奉事先帝，深见纳任，故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瑰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为太山太守。

后转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诛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先是，洛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案行。还言：「世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傥在于是？」宠怆然矜叹，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声遂绝。

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

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

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未及施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诏特免刑，拜为尚书。迁大鸿胪。

宠历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见称当时。十六年，代徐防为司空。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

勤字叔梁，笃性好学，屏居人外，荆棘生门，时人重其节。后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伤稼，策免就国。病卒，无子，国除。

宠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以才能有声称。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忠以为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车礼聘良、燮等。后连有灾异，诏举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

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E5C0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敦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咨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

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延后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忠内怀惧懑而未敢陈谏，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文多，故不载。

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忠独以为忧，上疏曰：

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诗》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所以崇本绝末，钩深之虑也。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觅，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B23F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冠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纠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觅，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纠罚。冀以猛济宽，惊惧奸慝。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所举有道之士，可策问国典所务，王事过差，令处暖气不效之意。庶有谠言，以承天诫。

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绖服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凋损。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

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遂著于令。

忠以久次；转为仆射。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而伯荣负宠骄蹇，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又霖雨积时，河水涌溢，百姓骚动。忠上疏曰：

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DC41滋生，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牛轩輧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D266，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

有万计，贿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已，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

书奏不省。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

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是故临事战惧，不敢穴见有所兴造，又不敢杀意同僚，以谬平典，而谤读言日闻，罪足万死。近以地震B2DF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贲丽纳说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城。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害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礼。其九卿有疾，使者临问，加赐钱布，皆忠所建奏。顷之，迁尚书令。延光三年，拜司隶校尉。纠正中官外戚宾客，近幸惮之，不欲忠在内。明年，出为江夏太守，复留拜尚书令，会疾卒。

初，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乃从二府议。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骘，宠不从，骘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邓氏。及骘等败，众庶多怨之。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遂诋劾大司农朱宠。顺帝之为太子废也，诸名臣来历、祝讽等守阙固争，时忠为尚书令，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隶校尉虞诩追

奏忠等罪过，当世以此讥焉。

论曰：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相幼主则正不僭宠，可谓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风，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然其听狂易杀人，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谬矣。是则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也。

赞曰：陈、郭主刑，人赖其平。宠矜枯胔，躬断以情。忠用详密，损益有程。施于孙子，且公且卿。

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班超子勇梁慬何熙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惧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待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

是时，于窴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窴。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B231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刎。超还至于窴，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居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曰：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城，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CD4B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

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F8B5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F8B5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F8B5适至，超遂与F8B5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历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F8B5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始到于竇，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F8B5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谐超，超因发疏勒、于竇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

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猗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

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窴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求之。超召将校及于窴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窴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窴。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将，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庶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F8B5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徐F8B5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

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B02A及北革建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

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B02A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抄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遣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

死为超求衰，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

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胸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赗甚厚。子雄嗣。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有三子。长子雄，累迁屯骑校尉。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主顺帝之姑，贵骄淫乱，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杀主。帝大怒，腰斩始，同产皆弃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风。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勇上议曰：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

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CA75，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B473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郭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B473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CA75，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抄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

于是从勇议，复郭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绥。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传首京师。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俟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惟焉耆王元孟未降。

二年，勇上请攻元孟，于是遗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元孟竟不肯面缚，惟遣子诣阙贡献。朗遂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梁D454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令先赍金帛使北单于，宣国威德，其归附者万余人。后坐失宪意，髡输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杀之。窦氏既灭，和帝知其为宪所诬，征D454，除为郎中。

D454有勇气，常慷慨好功名。初为车骑将军邓鸿司马，再迁，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D454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D454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D454未至而尚已得解。会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

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D454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人固谏，白霸不听，懂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D454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岁余，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D454、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还至敦煌。会众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D454留为诸军援。D454至张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侯，杀略吏人。D454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虏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乃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D454降，并慰譬遣还故地，河西四郡复安。

D454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D454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众，羌遂奔散。朝延嘉之，数玺书劳勉，委以西方事，令为诸军节度。

三年冬，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宠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又辽东太守耿夔率将鲜卑种众共击之，诏D454行度辽将军事。庞雄与耿夔共击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单于乃自将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连战数月，攻之转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D454将八千余人驰往赴之，至属国故城，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破斩其渠帅，杀三千余人，虏其妻子，获财物甚众。单于复自将七八千骑迎攻，围D454。D454被甲奔击，所向皆破，虏遂引还虎泽。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进，遣庞雄与D454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卑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诣D454乞降，D454乃大陈兵受之。单于脱帽徒跣，面缚稽颡，纳质。会熙卒于师，即拜D454度辽将军。庞雄还为大鸿胪。雄，巴郡人，有勇略，称为名将。

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谷贵人流，不能自立。诏D454发边兵迎三郡太守，使将吏人徙扶风界。D454即遣南单于兄子优孤涂奴将兵迎之。既还，D454以涂奴接其家属有劳，辄授以羌侯印绶，坐专擅，征下狱，抵罪。明年，校书郎马融上书讼D454与护羌校尉庞参，有诏原刑。语在《庞参传》。

会叛羌寇三辅，关中盗贼起，拜D454谒者，将兵击之。至胡县，病卒。

何熙字孟孙，陈国人。少有大志。永元中，为谒者。身长八尺五寸，善为威容，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擢为御史中丞，历司隶校尉、大司农。及在军临殁，遗言薄葬。三子：临、瑾、阜。临、瑾并有政能。阜俊才早没。临子衡，为尚书，以正直称，坐讼李膺等下狱，免官，废于家。

论曰：时政平则文德用，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D454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

赞曰：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D454亦抗愤，勇乃负荷。

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杨终李法翟酺应奉子劭霍谞爰延徐璆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

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臣窃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徒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

书奏，肃宗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书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己'，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时，太后兄卫尉马廖，谨笃自守，不训诸子。终与廖交善，以书戒之曰：

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搏，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

廖不纳。子豫后坐县书诽谤，廖以就国。

终兄凤为郡吏，太守廉范为州所考，遣凤侯终，终为范游说，坐徙北地。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贯还故郡。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永元十二年，征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也。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艮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故人儒生时有侯之者，言谈之次，问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尝应对。友人固问之，法曰：「鄙夫可与事君乎哉？敬患失之，无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征拜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无改于旧。出为汝南太守，政有声迹。后归乡里，卒于家。

翟D825字子超，广汉雒人也。四世传《诗》。D825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遇赦还。仕郡，征拜议郎，迁侍中。

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D825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其先用，乃往侯懿。既坐，言无所及，唯涕泣流连。懿怪而问之，D825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D825受恩接，凄怆君

之祸耳！」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D825对第一，拜尚书。

时，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D825上疏谏曰：

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孙通背秦而归汉，彼非自疏其君，时不可也。臣何殊绝之恩，蒙值不讳之政，岂敢雷同受宠，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应天履祚，历值中兴，当建太平之功，而未闻致化之道。盖远者难明，请以近事征之。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堕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未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议，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权外假，归之良难，虎翼一奋，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

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皁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至仓谷腐而不可食，钱贯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凋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容，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数子之佐，虽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

自去年已来，灾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修身恐惧，则转祸为福；轻慢天戒，则其害弥深。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

书奏不省，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

延光三年，出为酒泉太守。叛羌千余骑徙敦煌来抄郡界，D825赴击，斩首九百级，羌众几尽，威名大震。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

大夫，迁将作大匠。损省经用，岁息四五千万。屡因灾异，多所匡正。由是权贵共诬D825及尚书令高堂芝等交通属托，坐减死归家。复被章云D825前与河南张楷等谋反，逮诣廷尉。及杜真等上书讼之，事得明释。卒于家。

著《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

初，D825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D825免后，遂起太学。更开拓房室，学者为D825立碑铭于学云。

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公廉约己，明达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

奉少聪明，自为童兒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奉口说罪系姓名，坐状轻重，无所遣脱，时人奇之。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大将军梁冀举茂才。

先是，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执县令，屯结连年。诏下公卿议，四府举奉才堪将帅。永兴元元，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山等皆悉降散。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坐公事免。

延熹中，武陵蛮复寇乱荆州，车骑将军冯绲以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上请与俱征。拜从事中郎。奉勤设方略，贼破军罢，绲推功于奉，荐为司隶校尉。纠举奸违，不避豪威，以严厉为名。

及邓皇后败，而田贵人见幸，桓帝有建立之议。奉以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上书谏曰：「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帝纳其言，竟立窦皇后。

及党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诸公多荐举，会病卒。子劭。

劭字仲远。少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

中平二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后甫嵩西讨之。嵩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侯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邵驳之曰：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抄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直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沉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

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众入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人，辎重二千两，贼皆退却，郡内以安。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初，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而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议活次、玉。劭后追驳之，据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议曰：

《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孙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赏庆、刑威，皆以类相从，使当其实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称官，赏不酬功，刑不应罪，不祥莫大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

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关，虽尚约法，然杀人者死，亦无宽降。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时轻时重」，此之谓也。

今次、玉公以清时释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思在宽，幸至冬狱，而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读，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错刻峻，遂能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知赵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夫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E771杀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则为灾，秋一木华亦为异。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败法乱政，悔其可追。

劭凡为驳议三十篇，皆此类也。

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遣，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纪》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E478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乾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B250十重。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弃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

献帝善之。

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

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鄴。

弟子B252、璩，并以文才称。

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B252七世通显。

霍谞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为诸生，明经。有人诬谞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谞时年十五，奏记于商曰：

将军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结，前者温教许为平议，虽未下吏断决其事，已蒙神明顾省之听。皇天后土，实闻德音。窃独踊跃，私自庆幸。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传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盖谓大小窳隆丑美之形，至于鼻目众窍毛发之状，未有不然者也。情之异者，刚柔舒急倨敬之间。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

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征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C74C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幽灵感革，天应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伤和致灾，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应复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岂有冤谤无征，反不得理？是为刑宥正罪，戮加诬侵也。不偏不党，其若是乎？明将军德盛位尊，人臣无二，言行动天地，举厝移阴阳，诚能留神，沛然晓察，必有于公高门之福，和气立应，天下幸甚。

商高谞才志，即为奏原光罪，由是显名。

仕郡，举孝廉，稍迁金城太守。性明达笃厚，能以恩信化诱殊俗，

甚为羌胡所敬服。遭母忧，自上归行丧。服阙，公车征，再迁北海相，入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梁冀贵戚秉权，自公卿以下莫敢违忤。谓与尚书令尹勋数奏其事，又因陛见陈闻罪失。及冀诛后，桓帝嘉其忠节，封鄴都亭侯。前后固让，不许。出为河南尹，迁司隶校尉，转少府、廷尉，卒官。

子F651，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也。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性质悫，少言辞。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籍，常共言谈而已。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在事二年，州府礼请，不就。桓帝时征博士，太尉杨秉等举贤良方正，再迁为侍中。

帝游上林苑，从容问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转长水校尉，迁魏郡太守，征拜大鸿胪。

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见。时，太史令上言客星经帝坐，帝密以问延。延因上封事曰：

臣闻天子尊无为上，故天以为子，位临臣庶，威重四海。动静以礼，则星辰顺序；意在邪僻，则晷度错违。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C841黩，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列妇人于侧，积此无礼，以致大灾。武帝与幸臣李延年、韩嫣同卧起，尊爵重赐，情欲无CA75，遂生骄淫之心，行不义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事。夫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滥，物情生怨。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邪臣惑君，乱妾危主，以非所言则悦于耳，以非所行则玩于目，故令人君不能远之。仲尼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盖圣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上天之异，其夕即见。夫以光武之圣德，严光之高贤，君臣合道，尚降此变，幸况陛下今所亲幸，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哉？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权，寤宦官之敝。使积

善日熙，佞恶消殄，则乾灾可除。

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还家。灵帝复特征，不行，病卒。

子骥，白马令，亦称善士。

徐DA78字孟玉，广陵海西人也。父淑，度辽将军，有名于边。DA78少博学，辟公府，举高第。稍迁荆州刺史。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因势放滥，臧罢数亿。DA78临当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属DA78。DA78对曰：「臣身为国，不敢闻命。」太后怒，遽征忠为司隶校尉，以相威临。DA78到州，举奏忠臧余一亿，使冠军县上簿诣大司农，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征案罪，威风大行。中平元年，与中郎将朱俊击黄巾贼于宛，破之。张忠怨DA78，与诸阉官构造无端，DA78遂以罪征。有破贼功，得免官归家。后再征，迁汝南太守，转东海相，所在化行。

献帝迁许，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授DA78以上公之位。DA78乃叹曰：「龚胜、鲍宣，独何人哉？守之必死！」术不敢逼。术死军破，DA78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司徒赵温谓DA78曰：「君遭大难，犹存此邪？」DA78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队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

后拜太常，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操以相让DA78，DA78不敢当。卒于官。

论曰：孙懿以高明见忌，而受欺于阴计；翟酺资谲数取通，而终之以謇谏。岂性智自有周偏，先后之要殊度乎？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延、DA78应对辩正，而不犯陵上之尤，斯固辞之不可以已也。

赞曰：杨终、李法，华阳有闻。二应克聪，亦表汝濆。翟酺诈懿，霍谞请舅。延能讦帝，DA78亦忤后。

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

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兒子其何异哉？婴兒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兒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夫贪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邀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兒，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

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诬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E067，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锈绮纨，葛子升越，D12F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栽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失，而东至乐浪，西达郭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

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政，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

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勤赦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继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贷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

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 」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F8B5，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F8B5，F8B5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F8B5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 」F8B5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F8B5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BB79。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牴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伐，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

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贷，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B23F高天，E575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损益篇》曰：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借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惠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

纶之命，而窍三辰龙章之肥；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穷，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失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堕，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五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

遗漏，拱柙天人矣。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畜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洁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法诫篇》曰：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

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宦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滕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飞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

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入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地。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C841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乘F775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时居晦，回B879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

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防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千乘哀王建陈敬王羡彭城靖王恭乐成靖王党下邳惠王衍梁节王畅淮阳顷王昞济阴悼王长

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暢；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无子，国除。

陈敬王羡，永平三年封广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羡与巨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羡博涉经书，有威严，与诸儒讲论于白虎殿。七年，帝以广平在北，多有边费，乃徙羡为西平王，分汝南八县为国。及帝崩，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阳郡，其年就国。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钧嗣。

钧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礼。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杀仪家属。吏捕得久，系长平狱。钧欲断绝辞语，复使结客篡杀久。事发觉，有司举奏，钧坐削西华、项、新阳三县。十二年，封钧六弟为列侯。后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复坐削圉、宜禄、扶沟三县。永初七年，封敬王孙安国为耕亭侯。

钧立二十一年薨，子怀王竦嗣。立二年薨，无子，国绝。

永宁元年，立敬王子安寿亭侯崇为陈王，是为顷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

承薨，子愍王宠嗣。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勃海王悝，灵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酺等奏愔职在匡正，而所为不端，迁诬靠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

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

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感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赈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夫人姬妾多为丹陵兵乌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十五年，封为臣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恭敦厚威重，举动有节度，吏人敬爱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杀。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书自讼。朝廷以其素著行义，今考实，无征，牧坐下狱，会赦免死。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为乡侯，恭孙顺为东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顷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为亭侯。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瘠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和敬贤乐施，国中爱之。初平中，天下大乱，和为贼昌务所攻，避奔东阿，后得还国。

立六十四年薨，孙祗嗣。立七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乐成靖王党，永平九年赐号重熹王，十五年封乐成王。党聪惠，善《史书》，喜正文字。与肃宗同年，尤相亲爱。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观津，勃海之东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饶阳、安平、南深泽八县益乐成国。及帝崩，其年就国。党急刻不遵法度。旧禁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为男子章初妻，党召哀置入宫与通，初欲上书告之，党恐惧，乃密赂哀置姊焦使杀初。事发觉，党乃缢杀内侍三人，以绝口语。又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永远七年，国相举奏之。和帝诏削东光、鄡二县。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无子，国绝。

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为乐成王，是为B341王。立十五年薨，子隐王宾嗣。立八年薨，无子，国绝。

明年，复立济北惠王子苌为乐成王后。苌到国数月，骄淫不法，愆过累积，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苌罪至不道。安帝诏曰：「苌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娉取人妻，馈遗婢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爵为临湖侯。朕无'则哲'之明，致简统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怀永叹。」

延光元年，以河间孝王子得嗣靖王后。以乐成比废绝，故改国曰安平，是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续立。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为所劫质，囚于广宗。贼平复国。其年秋，坐不道被诛。立三十四年，国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肃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诏赐衍师傅已下官属金、帛各有差。四年，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帝崩，其年就国。衍后病荒忽，而太子B421有罪废，诸姬争欲立子为嗣，连上书相告言。和帝怜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为太子。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孙二人皆为列侯。

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阳嘉元年，封意弟八人为乡、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黄巾，弃国走。贼平复国，数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

子哀王宜嗣，数月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梁节王暢，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母阴贵人有宠，暢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肃宗立，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二年，封暢舅阴棠为西陵侯。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帝崩，其年就国。

暢性聪惠，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暢数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暢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暢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暢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暢国，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单父二县。暢惭惧，上疏辞谢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长养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归国，不知防禁。从官侍史利臣财物，荧惑臣暢。臣暢无所昭见，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栗心悸，自悔无所复及。自谓当即时伏显就，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战栗连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诚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臣暢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穀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臣暢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什物。愿陛下加大恩，开臣自悔之门，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颇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常置于前，昼夜诵读。臣小人，贪见明时，不能即时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听许，臣实无颜以久生，下入黄泉，无以见先帝，此诚臣至心。臣欲多还所受，恐天恩不听许，节量所留，于臣暢饶足。

诏报曰：「朕惟王至亲之属，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纷纷有言。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朕恻然伤之。志匪由王，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谦而四益。小有言，终吉。'强食自爱。」暢固让，章数上，卒不许。

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坚嗣。永元十六年，封坚弟二人为乡、亭侯。

坚立二十六年薨，子怀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为乡、亭侯。

匡立十一年薨，无子，顺帝封匡弟孝阳亭侯成为梁王，是为夷王。

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弥嗣。立四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淮阳顷王昞，永平十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为淮阳王，以汝南之新安、西华益淮阳国。

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侧复为常山王，奉昞后，是为殇王。

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国，并葬京师。侧无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和帝怜章早孤，数加赏赐。延平元年就国。

立二十五年薨，是为靖王。子顷王仪嗣。永建二年，封仪兄二人为亭侯。

仪立十七年薨，子节王豹嗣。元嘉元年，封豹兄四人为亭侯。

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黄巾贼，弃国走。建安十一年国除。

济阴悼王长，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东郡之离狐、陈留之长垣益济阴国。立十三年，薨于京师，无子，国除。

论曰：晏子称「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谓之幅利」。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贤哉！岂徒俭约而已乎！知骄贵之无CA75，嗜欲之难极也，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

赞曰：孝明传胤，维城八国。陈敬严重，彭城厚德。下邳婴疴，梁节邪惑。三籓夙龄，党惟荒忒。

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李恂陈禅庞参陈龟桥玄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既葬，留起冢坟，持丧三年。

辟司徒桓虞府。后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恂奉公不阿，为宪所奏免。

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伊吾，陇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设购赏，遂斩虏帅，悬首军门。自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

迁武威太守。后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会西羌反畔，恂到田舍，为所执获。羌素闻其名，放遣之。恂因诣洛阳谢。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实以自资。年九十六卒。

陈禅字纪山，巴郡安汉人也。仕郡功曹，举善黜恶，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从事。时刺史为人所上受纳臧赂，禅当传考，无它所赍，但持丧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无算，五毒毕加，禅神意自若，辞对无变，事遂散释。车骑将军邓骘闻其名而辟焉，举茂才。时汉中蛮夷反畔，以禅为汉中太守。夷贼素闻其声，即时降服。迁左冯翊，入拜谏议大夫。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曰：「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韎》、《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有诏勿收，左

转为玄菟候城障尉，诏「敢不之官，上妻子从者名」。禅既行，朝廷多讼之。会北匈奴入辽东，追拜禅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货而去。

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复为车骑将军阎显长史。顺帝即位，迁司隶校尉。明年，卒于官。

子澄，有清名，官至汉中太守。

禅曾孙宝，亦刚壮有禅风，为州别驾从事，显名州里。

庞参字仲达，河南缑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输作若卢。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

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辞，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

书奏，会御史中丞樊准上疏荐参曰：

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昔孝文皇帝悟冯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为边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难者，选用得也。臣伏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前坐微法，输作经时。今羌戎为患，大军西屯，臣以为如参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诏采前世之举，观魏尚之功，免赦参刑，以为军锋，必有成效，宣助国威。

邓太后纳其言，即擢参于徒中，召拜竭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而征邓骘还。

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

骘曰：

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抄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众多不同，乃止。

拜参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兒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兒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元初元年，迁护羌校尉，畔羌怀其恩信。明年，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通河西路。时，先零羌豪僭号北地，诏参将降羌及湟中义从胡七千人，与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期会北地击之。参于道为羌所败。既已失期，乃称病引兵还，坐以诈疾征下狱。校书郎中马融上书请之曰：

伏见西戎反畔，寇抄五州，陛下愍百姓之伤痍，哀黎元之失业，单竭府库以奉军师。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两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窃见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果毅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又度辽将军粱D454，前统西域，勤苦数年，还留三辅，攻效克立，间在北边，单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网。昔荀林父败绩于邲晋侯使复其位；孟明视丧师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晋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远览二君，使参、D454得在宽宥之科，诚有益于折冲，毘佐

于圣化。

书奏，赦参等。

后以参为辽东太守。永建元年，迁度辽将军。四年，入为大鸿胪。尚书仆射虞诩荐参有宰相器能，以为太尉，录尚书事。是时三公之中，参名忠直，数为左右所陷毁，以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得会。上计掾广汉段恭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郡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臣犹冀在陛下之世，当蒙安全，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诫。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夫国以贤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

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良闻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有司以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坐系诏狱。良能得百姓心，洛阳吏人守阙请代其罪者，日有数千万人，诏乃原刑。

阳嘉四年，复以参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罢，卒于家。

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也。家世边将，便习弓马，雄于北州。

龟少有志气。永建中，举孝廉，五迁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将。时南匈奴左部反乱，龟以单于不能制下，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坐征下狱免。后再迁，拜京兆尹。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龟到，厉威严，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悦。

会羌胡寇边，杀长吏，驱略百姓，桓帝以龟世谙边俗，拜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

臣龟蒙恩累世，驰聘边垂，虽展鹰犬之用，顿毙胡虏之庭，魂骸不返，荐享狐狸，犹无以塞厚责，答万分也。臣至顽驽，器无铅刀一割之用，过受国恩，荣秩兼优，生年死日，永惧不报。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才，而忝鹰扬之任，上惭圣明，下惧素餐，虽殁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CE2CB326，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自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

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兒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罄。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老者虑不终年，少壮惧于困厄。陛下以百姓为子，品庶以陛下为父，焉可不日昊劳神，垂抚循之恩哉！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是欲民遭圣君，不令遇恶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归之。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贤主。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扫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祐，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

帝觉悟，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既到职，州郡重足震栗，鲜卑不敢近塞，省息经用，岁以亿计。

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征还，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征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凉民庶，咸为举哀，吊祭其墓。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

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梁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

举孝廉，补洛阳左尉。时梁不疑为河南尹，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耻为所辱，弃官还乡里。后四迁为齐相，坐事为城旦。刑竟，征，再迁上谷太守，又为汉阳太守。时上BD6A令皇甫祯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BD6A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

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后谢病免，复公车征为司徒长史，拜将作大匠。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抄，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

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玄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岁余，拜尚书令。时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玄奏免升禁锢，没入财赇。帝不从，而迁升侍中。玄托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

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B256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B327，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玄以光和六年卒，时年七十五。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俭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当时称之。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自为其文曰：「故太尉桥公，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B328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论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结甕牖而辞三命，殆汉阳之幽人

乎？庞参躬求贤之礼，故民悦其政；桥玄厉邦君之威，而众失其情。夫岂力不足欤？将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则强梁胜矣。语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子贡曰：「宁丧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闭门不纳穆公之请。贵必有所屈，贱亦有所申矣。

赞曰：李叟勤身，甘饥辞馈。禅为君隐，之死靡贰。龟习边功，参起徒中。桥公识运，先觉时雄。

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崔骃子瑗孙寔

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刺王通。及刺王败，擢为侍御史。生子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舒小子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篆辞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不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遂投劾归。

莽嫌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伤之。时，篆兄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

后以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及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

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辞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B329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倕而裁之。协准EB37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濯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D425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偷存兮，亦号咷以詶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

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嵬以幽处。竫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EF67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BD3C，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篆生毅，以疾隐身不仕。

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其辞曰：

或说己曰：「《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EBBC登其质。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乾，穷至赜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黩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群。盖高树靡阴，独木不林，随时之宜，道贵从凡。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B129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选利器于良材，求镆铘于明智。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蒙窃惑焉。故英人乘斯时也，犹逸禽之赴深林，虻蚋之趣大沛。胡为嘿嘿而久沈滞也？」

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阴阳始分，天地初制，皇纲云绪，帝纪乃设，传序历数，三代兴灭。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淳朴散离，人物错乖。高辛攸降，厥趣各违。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EEC2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若夫纷纆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垫之厄，主有畴咨之忧，条垂EB65蔓，上下相求。于是乎贤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时也。昔尧含戚而皋陶谟，高祖叹而子

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结不解而陈平权。及其策合道从，克乱弭冲，乃将镂玄珪，册显功，铭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钟。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人溺不拯，则非仁也。当其无事，则躐缨整襟，规矩其步。德让不修，则非忠也。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

「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济兹兆庶，出于平易之路，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夫广厦成而茂木暢，远求存而良马絷，阴事终而水宿臧，场功毕而大火入。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悠悠罔极，亦各有得。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臧，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毘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楼处。叫呼C674鬻，悬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滞，吾亦病子B32AB32A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曹刿举节于柯盟，卞严克捷于强御；范蠡错C276于会稽，五员树功于柏举；鲁连辩言以退燕，包胥单辞而存楚；唐且华颠以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原衮见廉于壶□食，宣孟收德于束脯；吴札结信于丘木，展季效贞于门女；颜回明仁于度毂，程婴显义于赵武。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

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居无几何，帝幸宪第，时骃适在宪所，帝闻而欲召见之。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帝悟曰：「吾能令骃朝夕在傍，何必于此！」适欲官之，会帝崩。

窦太后临朝，宪以重戚出内诏命。骃献书诫之曰：

骃闻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未信而纳忠者，谤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区区，愤盈而不能已也。窃见足下体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之风。骃幸得充下馆，序后陈，是以竭其拳拳，敢进一言。

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已复礼，终受多福。郑氏之宗，非不尊也；阳平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将，建天枢，执斗柄。其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何也？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

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丰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国，垂祉于今。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B647。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

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因亡命。会赦，归家。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邑化之。

年四十余，始为郡吏。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瑗间考讯时，辄问以《礼》说。其专心好学，虽颠沛必于是。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瑚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时阎太后称制，显入参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蓬废立，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征，于斯复见。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焉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禅犹豫未敢从。会北乡侯薨，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门生苏祇具知瑗谋，欲上书言状，瑗闻而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第听祇上书，禅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兒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久之，大将军梁商初开莫府，复首辟瑗。自以再为贵戚吏，不遇被斥，遂以戚固辞。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

汉安初，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瑗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迁济北相。时，李固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书礼致殷勤。岁余，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臧罪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年六十六。临终，顾命子寔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归乡里。其帽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令，遂留葬洛阳。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辞曰：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B83B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衤定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笔夺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贡，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

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捅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BB7D，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纪，練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备棺B24E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

寔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

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鹖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祸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烈惭而止。烈后拜太尉。

钧少交结英豪，有名称，为西河太守。献帝初，钧语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眉阝狱，锢之，锒铛铁锁。卓既诛，拜烈城门校尉。及李C765入长安，为乱兵所杀。

烈有文才，所著诗、书蜨教、颂等凡四篇。

论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李固，高洁之士也，与瑗邻郡，奉贽以结好。由此知杜乔之劾，殆其过矣。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祐错之徒不能过也。

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建新耻洁，摧志求容。永矣长岑，于辽之阴。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禄，亦离冤辱。子真持论，感起昏俗。

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周变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诚也。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

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复以博士征，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寿终。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县广武，闻恁名节，相约不入荀氏闾。光武征，以病不至。永平初，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开东B22B延贤俊，辟而应焉。及后朝会，显宗戏之曰：「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君而来，何也？」对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来。骠骑执法以检下，故臣不敢不至。」后月余，罢归，卒于家。

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喂桓生行死归，宗诸子何有哉！」遂引身不出。

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夫然，岂其枯槁苟而己哉？盖诡时审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风流，区而载之。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决曹掾燕之后也。燮生而钦颐折頞，丑状骇人。其母欲弃之，其父不听，曰：「吾闻贤圣多有异貌。兴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养之。

始在髫ED23，而知廉让；十岁就学，能通《诗》、《论》；及长，

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非身所耕渔，则不食也。乡党宗族希得见者。

举孝廉，贤良方正，特征，皆以疾辞。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币聘燮，及南阳冯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礼。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自先世以来，勋宠相承，君独何为呜东冈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绮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因自载到颍川阳城，遣门生送敬，遂辞疾而归。良亦载病到近县，送礼而还。诏书告二郡，岁以羊、酒养病。

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燮、良年皆七十余终。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

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族，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邪？」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兒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明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B239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

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C045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

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

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荐稺等曰：「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政之所由也。《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天挺俊B06C，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帝因问蕃曰：「徐稺、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稺者，EBBC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稺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稺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稺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涂，容为设饭，共言稼穑之事。临诀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及林宗有母忧，稺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

灵帝初，欲蒲轮聘稺，会卒，时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太守华歆礼请相见，固病不诣。汉末寇贼从横，皆敬胤礼行，转相约敕，不犯其闾。建安中卒。

李昙字云，少孤，继母严酷，昙事之愈谨，为乡里所称法。养亲行道，终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

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时人慕之。

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后与徐穉俱征，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

中常侍曹节等专执朝事，新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欲借宠贤德，以释众望，乃白征肱为太守。肱得诏，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虚获实，遂藉身价。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乃隐身遁命，远浮海滨。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诏书至门。肱使家人对云「久病就医」。遂羸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食。召命得断，家亦不知其处，历年乃还。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终于家。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颂之。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

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

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遂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

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

「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再举有道，不就。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E45D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后蟠友人陈郡冯雍坐事系狱，豫州牧黄琬欲杀之。或劝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黄子琰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虽往何益！」琬闻之，遂免雍罪。

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进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书劝曰：「前莫府初开，至如先生，特加殊礼，优而不名，申以手笔，设几杖之坐。经过二载，而先生抗志弥高，所尚益固。窃论先生高节有余，于时则未也。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今先生处平壤，游人间，吟典籍，袭衣裳，事异昔人，而欲远蹈其迹，不亦难乎！孔氏可师，何必首阳。」蟠不答。

中平五年，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惟蟠不到。众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居无几，爽等为卓所胁迫，西都长安，京师扰乱。及大驾西迁，公卿多遇兵饥，室家流散，融等仅以身脱。唯蟠处乱末，终全高志。年七十四，终于家。

赞曰：琛宝可怀，贞期难对。道苟违运，理用同废。与其遐栖，岂若蒙秽？凄凄硕人，陵阿穷退。韬伏明姿，甘是堙暧。

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杨震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脩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特征，老病不到，卒于家。

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后有冠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元初四年，征入为太仆，迁太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曰：

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俟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

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而伯荣骄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瑰交通，瑰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疏曰：

臣闻高祖与群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故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瑰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爵有德。今瑰无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

书奏不省。

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

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弟，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

臣闻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故尧遭洪水，人无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抄掠，三边震扰，战斗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天下F446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

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

震因地震，复上疏曰：

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官，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F446哗，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DF76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书》曰：「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

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不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

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忽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

岁余，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

潼亭，远近毕至。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郡以状上。时连有灾异，帝感震之枉，乃下诏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籓。上天降威，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傥其歆享。」于是时人立石鸟象于其墓所。

震之被谮也，高舒亦得罪，以减死论。及震事显，舒拜侍御史，至荆州刺史。

震五子。长子牧，富波相。

牧孙奇，灵帝时为侍中，帝尝从容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出为汝南太守。帝崩后，复入为侍中卫尉，从献帝西迁，有功勤。及李C765胁帝归其营，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C765部曲将宋晔、杨昂令反C765，C765由此孤弱，帝乃得东。后徙都许，追封奇子亮为阳成亭侯。

震少子奉，奉子敷，笃志博闻，议者以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累迁御史中丞。及帝东还，夜走度河，众率诸官属步从至太阳，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DB7D亭侯。

震中子秉。

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迁侍中、尚书。帝时微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秉因上疏谏曰：

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

庙，致孝享也」。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B231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绂玺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又以薄学，充在讲劝，特蒙哀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义使士死，敢惮摧折，略陈其愚。

帝不纳。秉以病乞退，出为右扶风。太尉黄琼惜其去朝廷，上秉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是时，大将军梁冀用权，秉称病。六年，冀诛后，乃拜太仆，廷太常。

延熹三年，白马令李云以谏受罪，秉争之不能得，坐免官，归田里。其年冬，复征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单超弟匡为济阴太守，以臧罪为刺史第五种所劾，窘急，乃赂客任方刺兖州从事卫羽。事已见《种传》。及捕得方，囚系洛阳，匡虑秉当穷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秉对曰：「《春秋》不诛黎比而鲁多盗，方等无状，衅由单匡。刺执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复令逃窜，宽纵罪身，元恶大憝，终为国害。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踪绪，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输作左校，以久旱赦出。

会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规等讼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诏公车征秉及处士韦著，二人各称疾不至。有司并效秉、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秉儒学侍讲，常在谦虚；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俱征不至，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下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重征，乃到，拜太常。

五年冬，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征，皆特拜不试，致盗窃纵恣，怨讼纷错。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諠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臧空虚，

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

七年，南巡园陵，特召秉从。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以车驾当至，因傍发调，多以入私。秉闻之，下书责让荆州刺史，以状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拜。秉复上疏谏曰：「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皋陶诫虞，在于官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穆清朝，远近莫观。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时，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惶恐，道自杀。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曰：

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虽季氏专鲁，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春秋》书之，以为至戒。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众服。以此观之，容可近乎？览宜急屏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

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奏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

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八年薨，时年七十四，赐茔陪陵。子赐。

赐字伯献。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公车征不至，连辞三公之命。后以司空高第，再迁侍中、越骑校尉。

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迁少府、光禄勋。

熹平元年，青蛇见御坐，帝以问赐，赐上封事曰：

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故殷汤以之自戒，终济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祯祥立应。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二年，代唐珍为司空，以灾异免。复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为司徒。是时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赐复上疏曰：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长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业业，周文日昊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职，三载考绩，以观厥成。而今所序用无佗德，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北山》之诗，所为训作。又闻数微行出幸苑囿，观鹰犬之势，极B231游之荒，政事日堕，大化陵迟。陛下不顾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绝慢傲之戏，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贯鱼之次，无令丑女有四殆之叹，遐迩有愤怨之声。臣受恩偏特，忝任师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谨自手书密上。

后坐辟党人免。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使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赐仰天而叹，谓节等曰：「吾每读《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既不能竭忠尽情，极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学，充先师之末，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死而后已。」乃书对曰：

臣闻之经传，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

诗人所谓D742蝀者也。于《中孚经》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今复投蜺，可谓孰矣。案《春秋谶》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昔虹贯牛山，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B079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田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B231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老臣过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之恩，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忄娄々之心哉！

书奏，甚忤曹节等。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赐以师傅之恩，故得免咎。

其冬，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复拜少府、光禄勋，代刘郃为司徒。帝欲造毕圭灵琨苑，赐复上疏谏曰：

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

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令筑苑。

四年，赐以病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五年冬，复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贼起，赐被召会议诣省B22B，

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

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E771百姓，天下繇负归之。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初，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拜赐尚书令。数日出为廷尉，赐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与焉，盖吝之也。」遂固辞，以特进就第。

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赠东园梓器EB78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进，五登衮职，弭难B06C宁。虽受茅土，未答厥勋，哲人其萎，将谁谥度！朕甚惧焉。礼设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谥文烈侯。及小祥，又会焉。子彪嗣。

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愜心。征还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迁颍川、南阳太守，复拜侍中，三迁永乐少府、太仆、卫尉。

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明年，关东兵起，董卓惧，欲迁都以违其难。乃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无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无虞，百姓乐安，明公建立圣主，光隆汉祚，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室

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

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议罢，卓使司隶校尉宣播以灾异奏免琬、彪等，诣阙谢，即拜光禄大夫。十余日，迁大鸿胪。从入关，转少府、太常，以病免。复为京兆尹、光禄勋，再迁光禄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为司空，以地震免。复拜太常。兴平元年，代朱F651为太尉，录尚书事。及李C765、郭B023之乱，彪尽节卫主，崎岖危难之间，几不免于害。语在《董卓传》。及车驾还洛阳，复守尚书令。

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后子脩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脩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脩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脩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

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脩。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脩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

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论曰：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诚以负荷之寄，不可以虚冒，崇高之位，忧重责深也。延、光之间，震为上相，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信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世韦、平，方之蔑矣。

赞曰：「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赐亦无讳，彪诚匪忒。脩虽才子，渝我淳则。

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千乘贞王伉平春悼王全清河孝王庆济北惠王寿河間孝王开城阳怀王淑广宗殇王万岁平原怀王胜和帝子

孝章皇帝八子：宋贵人生清河孝王庆，梁贵人生和帝，申贵人生济北惠王寿、河间孝王开，四王不载母氏。

千乘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长兄，甚见尊礼立十五年薨。

子宠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国名乐安。立二十八年薨，是为夷王。父子薨于京师，皆葬洛阳。

子鸿嗣，安帝崩，始就国。鸿生质帝，质帝立，梁太后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改封鸿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为孝王。

无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奉鸿祀。延熹八年，悝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帝不忍，乃贬为B07E陶王，食一县。

悝后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帝临崩，遗诏复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甫怒，阴求其过。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抄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王甫司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飒送北寺狱。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招冀州刺史收悝考实，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责悝。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悝立二十五年国除。众庶莫不怜之。

平春悼王全，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

清河孝王庆，母宋贵人。贵人，宋昌八世孙，扶风平陵人也。父杨，以恭孝称于乡闾，不应州郡之命。杨姑即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马后闻杨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训之。永平末，选入太子宫，甚有宠。肃宗即位，并为贵人。建初三年，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征杨为议郎，褒赐甚渥。贵人长于人事，供奉长乐宫，身执馈馔，太后怜之。太后崩后，窦皇后宠盛，以贵人姊妹并幸，庆为太子，心内恶之，与母比阳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后于掖庭门邀

遮得贵人书，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日夜毁谮，贵人母子遂渐见疏。

庆出居承禄观，数月，窦后讽掖庭令诬奏前事，请加验实。七年，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B32C。B32C，梁贵人子也。乃下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袭其母凶恶之风，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B32C保育皇后，承训怀衽，导达善性，将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终身之恩，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今以B32C为皇太子。」遂出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皆承讽旨傅致其事，乃载送暴室。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帝犹伤之，敕掖庭令葬于樊濯聚。于是免杨归本郡。郡县因事复捕系之，杨友人前怀令山阳张峻、左冯翊沛国刘均等奔走解释，得以免罪。杨失志憔悴，卒于家。庆时虽幼，而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特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及太子即位，是为和帝，待庆尤渥，诸王莫得为比，常共议私事。

后庆以长，别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及大将军窦宪诛，庆出居邸，赐奴婢三百人。舆马、钱帛、帷帐、珍宝、玩好充仞其第，又赐中傅以下至左右钱帛各有差。

庆多被病，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庆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约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常以贵人葬礼有阙，每窃感恨，至四节伏腊，辄祭于私室。窦氏诛后，始使乳母于城北遥祠。及窦太后崩，庆求上冢致哀，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具。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忧病，下土B14B药，愿乞诣洛阳疗疾。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除庆舅衍、俊、盖、暹等皆为郎。

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侯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至冬，从祠章陵，诏假诸王羽林骑各四十人。后中傅卫□私为臧盗千余万，诏使案理之，并责庆不举之状。庆曰：「□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

纠察。」帝嘉其对，悉以□臧财赐庆。及帝崩，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

明年，诸王就国，邓太后特听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赐什物皆取乘舆上御，以宋衍等并为清河中大夫。庆到国，下令：「寡人生于深宫，长于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祐，早离顾复，属遭大忧，悲怀感伤。蒙恩大国，职惟籓辅，新去京师，忧心茕茕，夙夜屏营，未知所立。盖闻智不独理，必须明贤。今官属并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纠督非枉，明察典禁，无令孤获怠慢之罪焉。」

邓太后以殇帝襁抱，远虑不虞，留庆长子祐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为嗣，是为安帝。太后使中黄门送耿姬归国。

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为人也。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及长，并有才色。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庆初闻其美，赏傅母以求之。及后幸爱极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师。

庆立凡二十五年，乃归国。其年病笃，谓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骸骨于贵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犹当应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死复何恨？」乃上书太后曰：「臣国土下湿，愿乞骸骨，下从贵人于樊濯，虽殁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视，冒昧干请。命在呼吸，愿蒙哀怜。」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又使长乐谒者仆射、中谒者二人副护丧事；赐龙旂九旒，虎贲百人，仪比东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与王合葬广丘。

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为盛乡侯，分清河为二国，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无子，国除。

虎威立三年薨，亦无子。邓太后复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是为恭王。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载育明圣，承天奉祚，为郊庙主。汉兴，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宣帝号父为皇考，序昭穆，置园邑。大宗之义，旧章不忘。宜上尊号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贵人追谥曰敬隐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上遵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比章陵。复以广川益清河国。尊耿姬为甘陵大贵人。又封女弟侍男为涅阳长公主，别得为舞阴长公主，久长为濮阳长公主，直得为平氏长公主。余七主并早卒，故不及进爵，追赠敬隐后女弟小贵人印绶，追封谥宋杨为当阳穆侯。杨四子皆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孝德后异母弟次及达生二人，诸子九人，皆为清河国郎中。耿贵人者，牟平侯舒之孙也。贵人兄宝，袭封牟平侯。帝以宝嫡舅，宠遇甚渥，位至大将军，事已见《耿舒传》。

延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征蒜诣京师，将议为嗣。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罢归国。

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语在《李固传》。蒜由此得罪。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讹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欲共立蒜。事发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暠，将至王宫司马门，曰：「当立王为天子，暠为公。」暠不听，骂之，文因刺杀暠。于是捕文、鲔诛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立三年，国绝。

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为威王。

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贞王定嗣。

定立四年薨，子献王忠嗣。黄巾贼起，忠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灵帝以亲亲故，诏复忠国。忠立十三年薨，嗣子为黄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无后，国除。

济北惠王寿，母申贵人，颍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贵人年十三，入掖庭。寿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为国。和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恩宠笃密。有司请遣诸王归藩，不忍许之，及帝崩，乃就国。永初元年，邓太后封寿舅申转为新亭侯。寿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布万区；嗣王薨五百万，布五千匹。时，唯寿最尊亲，特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

子节王登嗣。永宁元年，封登弟五人为乡侯，皆别食太山邑。

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

多立三年薨，无子。永和四年，立战乡侯安国为济北王，是为B341王。

安国立七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为亭侯。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籓，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批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字，以尉孝子恻隐之劳。」

次立十七年薨，子鸾嗣。鸾薨，子政嗣。政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河间孝王开，以永元二年封，分乐成、勃海、涿郡为国。延平元年就国。开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奉怀王胜祀；子德为安平王，奉乐成王党祀。

开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B72E，不奉法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阳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为亭侯。

政立十年薨，子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河间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留在京师。岁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窥觎神器，怀大逆心。贬为都乡侯，遣归河间。翼于是谢宾客，闭门自处。永建五年，父开上书，愿分蠡吾县以封翼，顺帝从之。

翼卒，子志嗣，为大将军梁冀所立，是为桓帝。梁太后诏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庙曰列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弟都乡侯硕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后。尊翼夫人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以涿郡之良乡、故安，河间之蠡吾三县为汤沐邑。硕嗜酒，多过失，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国除。

解渎亭侯淑，以河间孝王子封。淑卒，子B32E嗣。B32E卒，子宏嗣，为大将军窦武所立，是为灵帝。建宁元年，窦太后诏追遵皇祖淑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庙曰靖庙；皇考B32E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陵曰慎陵，庙曰奂庙。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之河间奉策书、玺绶，祠以太守，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间奉祠。

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间安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EC34嗣，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害。子开嗣，立十三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城阳怀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济阴为国。立五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还并济阴。

广宗殇王万岁，以永元五年封，分巨鹿为国。其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并还巨鹿。

平原怀王胜，和帝长子也。不载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师。无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奉胜后，是为哀王。

得立六年薨，无子，永宁元年，太后又立河间王开子都乡侯翼为平原王嗣。安帝废之。国除。

论曰：传称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国者，必其子孙。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赞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质惟伉孙，安亦庆子。河间多福，桓、灵承祀。济北无骄，皇恩宠饶。平原抱痼，三王薨朝。振振子孙，或秀或苗。

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张晧子纲王龚子畅种暠子岱子拂捄子劭陈球

张晧字叔明，犍为武阳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时为太子少傅，封留侯。□告少游学京师，永元中，归仕州郡，辟大将军邓骘府，五迁尚书仆射，职事八年，出为彭城相。

永宁元年，征拜廷尉。晧虽非法家，而留心刑断，数与尚书辩正疑狱，多以详当见从。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晧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廷争之，不能得。事已具《来历传》。退而上疏曰：「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壶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书奏不省。

及顺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晧上疏谏曰：「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采善书恶，圣主不罪刍荛。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争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帝乃悟，减腾死罪一等，余皆司寇。四年，以阴阳不和策免。

阳嘉元年，复为廷尉。其年卒官，时年八十三。遣使者吊祭，赐葬地于河南县。子纲。

纲字文纪。少明经学。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举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为侍御史。时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纲常感激，慨然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退而上书曰：

《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寻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礼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而皆者以来，不遵旧典，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人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伏愿陛下少留圣思，割损左右，以奉天心。

书奏不省。

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食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冀乃讽尚书，以纲为广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马，纲独请单车之职。既到，乃将吏卒十余人，径造婴垒，以慰安之，求得与长老相见，申示国恩。婴初大惊，既见纲诚信，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乃譬之曰：

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扬、兖、豫大兵云合，岂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充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

婴闻，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纲约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婴深感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绝，乃止。天子嘉美，征欲擢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

纲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吏人咸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曰：「故广陵太守张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导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张婴万人，息干戈之役，济蒸庶之困，未升显爵，不幸早卒。婴等缟杖，若丧考妣，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王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旁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为司隶校尉，明年迁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请见，言曰：「闻之传曰'人臣不见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贤见引，不宜退以非礼。」龚改容谢曰：「是吾过也。」乃复厚遇待之。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阆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

永建元年，征袭为太仆，转太常。四年，迁司空，以地震策免。

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书记。其所辟命，皆海内长者。龚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自实。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乃奏记于商曰：

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未审其事深浅何如。王公束B13F厉节，敦乐艺文，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但以坚贞之操，违俗失众，横为谗佞所构毁，众人闻知，莫不叹栗。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极，未有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概，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沈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群臣无救护之节矣。昔绛侯得罪，袁盎解其过，魏尚获戾，冯唐诉其冤，时君善之，列在书传。今将军内倚至尊，外典国柄，言重信著，指捻无违，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

商即言之于帝，事乃得释。

龚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论曰：张晧、王龚，称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发升荐，仁人之情也。夫士进则世收其器，贤用即人献其能。能献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昔柳下惠见抑于臧文，淳于长受称于方进。然则立德者以幽陋好遗，显登者以贵涂易引。故晨门有抱关之夫，柱下无朱文之轸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

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

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暢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功曹张敞奏记谏曰：

五教在宽，著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武王入殷，先去砲格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缇萦，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暢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敞。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暢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暢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遣烈。」

后征为长乐卫尉。建宁元年，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

子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也。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

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谌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暠于庭，辩诘职事。暠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举孝谦，辟太尉府，举高第。

顺帝末，为侍御使。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周举等，多所纠奏，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事皆被寝遏。暠自以职主刺举，志案奸违，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宜伏欧刀。又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免遭案罪。帝乃从之。擢暠监太子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仁乔等疑不欲从，惶惑不知所为。暠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命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暠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出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槃木、唐CC31、邛、D358诸国，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暠至，乃复举种向化。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暠纠发逮捕，驰传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衔怒于暠。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自称「天王」，暠与太守应承讨捕，不克，吏人多被伤害。冀因此陷之，传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暠、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比盗贼群起，处处未绝。暠、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

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迁使匈奴中郎将。时，辽东乌桓反叛，复转辽东太守，乌桓望风率服，迎拜于界上。坐事免归。

后司隶校尉举暠贤良方正，不应。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会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擢暠为度辽将军。暠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D477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

入为大司农。延熹四年，迁司徒。推达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学养志。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车特征，病卒。

初，岱与李固子燮同征议郎，燮闻岱卒，痛惜甚，乃上书求加礼于岱。曰：「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政化明而万姓宁。伏见故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禀命不永，奄然殂殒。若不槃桓难进，等辈皆已公卿矣。昔先贤既没，有加赠之典，《周礼》盛德，有铭诔之文，而岱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虽未建忠效用，而为圣恩所拔，遐迩具瞻，宜有异赏。」朝廷竟不能从。

拂字颖伯。初为司隶从事，拜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迁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复为太常。

李C765、郭B023之乱。长安城溃，百官多避兵冲，拂挥剑而出曰：「为国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贼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战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为谏议大夫。

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渑池，而进意更狐疑，遣劭宣诏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劭。劭怒，称诏大呼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

及进败，献帝即位，拜劭为侍中。卓既擅权，而恶劭强力，遂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会父拂战死，竟不之职。服终，征为少府、大鸿胪，皆辞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国，吾为臣子，不能除残复怨，何面目朝觐明主哉！」遂与马腾、韩遂及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C765、郭B023，以报其仇。与B023战于长平观下，军败，劭等皆死。腾遂还凉州。

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历世著名。父F131，广汉太守。球少

涉儒学，善律令。阳嘉中，举孝廉，稍迁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

复辟公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桂阳黠贼李研等群聚寇抄，陆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杨秉表球为零陵太守。球到，设方略，期月间，贼虏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反，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重乎？复言者斩！」乃悉内吏人老弱，与共城守，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贼复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十余日，不能下。会中郎将度尚将救兵至，球募士卒，与尚共破斩朱盖等。赐钱五十万，拜子一人为郎。迁魏郡太守。

征拜将作大匠，作桓帝陵园，所省巨万以上。迁南阳太守，以纠举豪古，为势家所谤，征诣廷尉抵罪。会赦，归家。

征拜廷尉。熹平元年，窦太后崩。太后本迁南宫云台，宦者积怨窦氏，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中常侍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及将葬，节等复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礻付。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乃扶舆而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顾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先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墓被发，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公卿以下，皆从球议。

李咸始不敢先发，见球辞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谓宜尔，诚与臣意合。」会者皆为之愧。曹节、王甫复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虽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诣阙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

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坤育天下，且授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谓曹节等曰：「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节等无复言，于是议者乃定。咸字元贞，汝南人。累经洲郡，以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权幸惮之。

六年，迁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乃潜与司徒河间刘郃谋诛宦官。

初，郃兄侍中B34A，与大将军窦武同谋俱死，故郃与球相结。事未及发，球复以书劝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永乐太后所亲知也。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平，可翘足而待也。」又，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亦深劝于郃。郃曰：「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纳曰：「公为国栋梁，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许诺，亦结谋阳球。

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于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郃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数称永乐声势，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策免郃，郃与球及刘纳、阳球皆下狱死。球时年六十二。

子瑀，吴郡太守；瑀弟琮，汝阴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广陵太守：并知名。

赞曰：安储遭谮，张卿有请，龚纠便佞，以直为眚。二子过正，埋车堙井。种公自微，临官以威。陈球专议，桓思同归。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

杜根字伯坚，颍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遣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声。

根性方实，好绞直。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顺帝时，稍迁济阴太守。去官还家，年七十八卒。

翊世字秀明，少好学，深明道术。延光中，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及济阴王立，是为顺帝，司空张□告辟之。晧以翊世前讼太子之废，荐为议郎。翊世自以其功不显，耻于受位，自劾归。三公比辟，不应。尚书仆射虞诩雅重之，欲引与共参朝政，乃上书荐之，征拜议郎。后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非其好也。性质直，学览经典，虽在中官，不与诸常侍交接。后阳气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迁桂杨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政事明察。视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迹，征拜议郎，守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

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还，再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迁沛相。所在有绩，征拜尚书。会帝崩，营起宪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坟冢，主者欲有所侵毁，巴连上书苦谏。时梁太后临朝，诏诘巴曰：「大行皇帝晏驾有日，卜择陵园，务从省约，茔域所极，裁二十顷，而巴虚言主者坏人冢墓。事既非实，寝不报下，巴犹固遂其愚，复上诽谤。苟肆狂瞽，益不可长。」巴坐下狱，抵罪，禁锢还家。

二十余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政，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谪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窦之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子贺，官至云中太守。

刘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颍阴人，济北贞王勃之后。陶为人居简，不修上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同宗刘恺，以雅德知名，独深器陶。

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曰：

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夫天之与帝，帝之与人，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称号，袭常存之庆，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遣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ED47场，豺狼乳于春囿。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竟；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已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原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

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说，以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济夷、厉之荒。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穆前在冀州，奉宪操平，摧破奸党，扫清万里。膺历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马，威扬朔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上齐七燿，下镇万国。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书奏不省。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

圣王承天制物，与人行止，建功则众悦其事，兴戎而师乐其旅。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武旅有凫藻之士，皆举合时宜，动顺人道也。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议，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谬延逮及。

盖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货。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E827之事，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CA75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纸役禁夺，则百姓不劳饵足。陛掀圣灯，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

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之劳，哀勤堵之事，每喟尔长怀，中

篇而叹。近听征夫饥劳之声，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四妇吟鲁之忧，始于此乎？见白驹之意，屏营傍徨，不能监寐。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乌抄求饱，吞肌及骨，并释无CA75。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虽方尺之钱。何能有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絓纤枯之末，诗人所以眷袒顾之，潸焉出涕者也。

臣东野狂暗，不达大义，缘广及之时，对过所问，知必以身脂鼎镬，为天下笑。

帝竟不铸钱。

后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过，要以后效，使各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于是复案奸轨，所发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

顷之，拜侍御史。灵帝宿闻其名，数引纳之。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曰：

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切敕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虽会赦令，而谋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明年，张角反乱，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以所举将为尚书，难与齐列，乞从冗散，拜侍中。以数切谏，以权臣所惮，徙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征拜谏议大夫。

是时，天下日危，寇贼方炽，陶忧致崩乱，复上疏曰：

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忍，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DA5E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臣常惧其轻出河东、冯翊，抄西军之后，东之函谷，据厄高望。今果已攻河东，恐遂转更豕突上京。如是则南道断绝，车骑之军孤立，关东破胆，四方动摇，威之不来，叫之不应，虽有田单、陈平之策，计无所用。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连至今，莫肯求间。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共存者尚十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寇浸前，去营咫尺，胡骑分布，已至诸陵。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军无后殿，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入事，乞须臾之间，深垂纳省。

其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陶曰：「前张解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

时，司徒东海陈耽，亦以非罪与陶俱死，耽以忠正称，历位三司。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馘、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帝以让馘、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

李云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学，善阴阳。初举孝廉，再迁白马令。

桓帝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民女D9F1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

人，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

臣闻皇后天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之戒，可谓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糯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榼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钡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

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即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诡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过祠云墓，刻石表之。

论曰：礼有五谏，讽为上。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曷其绞讦摩上，以C674沽成名哉？李云草茅之生，不识失身之义，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于诛死而不顾，斯岂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故说者识其难焉。

刘瑜字季节，广陵人也。高祖父广陵靖王。父辩，清河太守。瑜少好经学，尤善图谶、天文、历算之术。州郡礼请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及到京师，上书陈事曰：

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被蒙复除，不给卒伍。故太尉杨秉知臣窃窥典籍，猥见显举，诚冀臣愚直，有补万一。而秉忠谟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

窃为辛楚，泣血涟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

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兒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皆当盛其玩饰，冗食空宫，劳散精神，生长六疾。此国之费也，生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并。《诗》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怨旷作歌，仲尼所录。况从幼至长，幽藏殁身。及常侍、黄门，亦广妻娶。怨毒之气，结成妖眚。行路之言，官发略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熟不悉然，无缘空生此谤。邹衍匹夫，杞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况乃群辈咨怨，能无感乎！

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正法。民无罪而复入之，民有田而复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达道艺，而各正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及开东序金滕史官之书，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臣悾々推情，言不足采，惧以触忤，征营慑悸。

于是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指事案经谶以对。势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而更策以它事。瑜复悉心以对，八千余言，有切于前，帝竟不能用。拜为议郎。

及帝崩，大将军窦武欲大诛宦官，乃引瑜为侍中，又以侍中尹勋为尚书令，共同谋画。及武败，瑜、勋并被诛。事在《武传》。

勋字伯元，河南人。从祖睦为太尉，睦孙颂为司徒。勋为人刚毅直方。少时每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仰叹。自以行不合于

当时，不应州郡公府礼命。桓帝时，以有道征，四迁尚书令。延熹中，诛大将军梁冀，帝召勋部分众职，甚有方略，封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欧阳参、李伟、虞放、周永，并封亭侯。勋后再迁至九卿，以病免，拜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忄官等有罪免，夺封邑，因黜勋等爵。

瑜诛后，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

子琬，传瑜学，明占候，能著灾异。举方正，不行。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也。中直方正，为乡邑所宗师。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皆除郎中。

时，青蛇见前殿，大风拔木，诏公卿以下陈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闻和气应于有德，妖异生乎失政。上天告谴，则王者思其愆；政道或亏，则奸臣当其罚。夫蛇者，阴气所生；鳞者，甲兵之符也。《鸿范传》曰：「厥极弱，时则有蛇龙之孽。」又荧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谋乱，发于左右。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亲信者为谁？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官闼，授立圣明，《书》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有如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绝窦后之恩，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边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济之！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凯风》慰母之念。

臣又闻爵赏之设，必酬庸勋；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其为酷滥，骇动天下，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继。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灾异，并加罢黜。征故司空王暢，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臣山薮顽暗，未达国典。策曰「无有所隐」，敢不尽愚，用忘讳忌。伏惟陛下裁其诛罚。

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

中常侍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忿疾于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狱中，时人悼伤焉。初平二年，司隶校尉赵廉讼弼忠节，求报其怨魂，乃收绍斩之。

赞曰：邓不明辟，梁不损陵。慊慊栾、杜，讽辞以兴。黄寇方炽，子奇有识。武谋允臧，瑜亦协志。弼忤宦情，云犯时忌，成仁丧己，同方殊事。

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虞诩傅变盖勋臧洪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也。祖父经，为郡县狱吏，案法平允，务存宽恕，每冬月上其状，恒流涕随之。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

诩年十二，能通《尚书》。早孤，孝养祖母。县举顺孙，国相奇之，欲以为吏。诩辞曰：「祖母九十，非诩不养。」相乃止。后祖母终，服阕，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诩闻之，乃说李脩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并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彦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邓骘兄弟以诩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E5B8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何衰！」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槃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谒河内大守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反在朝歌邪？」诩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以诩讠寿之，知其无能为也。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

劫库兵，守城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CA75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不。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綖缝其裾为帜，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迁怀令。

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众，贼由是败散，南入益州。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人，郡遂以安。

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及绥聚荒余，招还流散，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坐法免。

永建元年，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数月间，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为吏人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顺帝省其章，乃为免司空陶敦。

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宦者孙程、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下诏出诩，还假印绶。」时，防立在帝后，程乃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顗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嫡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诩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诩驳之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人，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答之而已。诩因谓诸尚书曰：「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岂臣下之义？君与浊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闻者皆惭。诩又上言：「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及诸奏议，多见从用。

诩好刺举，无所回容，数以此忤权戚，遂九见谴考，三遭刑罚，而刚正之性，终老不屈。永和初，迁尚书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复征之，会卒。临终，谓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

一口，斯获罪于天也。」

恭有俊才，官至上党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复白珪，乃易字焉。身长八尺，有威容。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后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

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

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殛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鈇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

书奏，宦者赵忠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谮之，灵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以疾免。

后拜议郎。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燮对曰：

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顾计当从与不耳，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宗世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

帝以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

顷之，赵忠为车骑将军，诏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纳其言，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延谓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然惮其名，不敢害。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

初，郡将范津明知人，举燮孝廉。及津为汉阳，与燮交代，合符而去，乡邦荣之。津字文渊，南阳人。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

时，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为通奸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韩遂等。燮知鄙失众，必败，谏曰：

使君统政日浅，人未知数。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今率不习之人，越大陇之阻，将十举十危，而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人，讨已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为万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祸，窃为使君不取。

鄙不从。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F8B5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呼F8B5小子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如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F8B5哽咽不能复言，左右皆泣下。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成败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

有霸王之业，下成伊、吕之勋。天下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师乎？」燮案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殁。谥曰壮节侯。

F8B5知名，位至扶风太守。

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乃访之于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可因此报隙。勋曰：「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绁食鹰鸢欲其鸷，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新盗数千万。勋固谏，昌怒，乃使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边章等遂攻金城，杀郡守陈懿，勋劝昌救之，不从。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惧而召勋。勋初与从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阳，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哉！」曾等惧而从之。勋即率兵救昌。到，乃诮让章等，责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而去。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枭代之。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枭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

时，叛羌围护羌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B231，为羌所破。勋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陈。羌精骑夹攻之急，士卒多死。勋被三创，坚不动，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素为勋所厚，乃以兵扞众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贼所执。羌戎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即表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勋调谷禀之，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

后去官，征拜讨虏校尉。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

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燿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秖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勋时与宗正刘虞、佐军校尉袁绍同典禁兵。勋谓虞、绍曰：「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岂不快乎！」虞、绍亦素有谋，因相连结，未及发，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

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勋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勋虽在外，每军国密事，帝常手诏问之。数加赏赐，甚见亲信，在朝臣右。

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勋与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书，意甚惮之。征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勋密相要结，将以讨卓。会嵩亦被征，勋以众弱不能独立，遂并还京师。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乃以为越骑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复出为颍川太守。未及至郡，征还京师。时，河南尹朱F651为卓陈军事。卓折F651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戏之耳。」勋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乃谢F651。勋虽强直不屈，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时年五十一。遗令勿受卓赙赠，卓欲外示宽容，表赐东园秘器帽襚，送之如礼。葬于安陵。

子顺，官至永阳太守。

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父B857，有干事才。熹平元年，会稽

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拜B857扬州刺史。B857率丹阳太守陈夤击昭，破之。昭遂复更屯结，大为人患。B857等进兵。连战三年，破平之，获昭父子，斩首数千级。迁B857为使匈奴中郎将。

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洪体貌魁梧，有异姿。举孝廉，补即丘长。

中平末，弃官还家，太守张超请为功曹。时，董卓弑帝，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虎视，此诚义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唱义，不亦宜乎！」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邈先谓超曰：「闻弟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略智数不比于超矣。」邈即引洪与语，大异之。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亻由，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谋约，会超至，定议，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坛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摄衣升坛，操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亻由、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一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慷慨，闻其言者，无不激扬。自是之后，诸军各怀迟疑，莫适先进，遂使粮储单竭，兵众乖散。

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虞有隙，超乃遣洪诣虞，共谋其难。行至河间而值幽、冀交兵，行涂阻绝，因寓于袁绍。绍见洪，甚奇之，与结友好，以洪领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时黄巾群贼处处飙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众。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

在事二年，袁绍惮其能，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时曹操围张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谓军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来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为绍所用，恐不能败好远来，违福取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非背本者也，或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闻超围，乃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以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

之，历年不下，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示其祸福，责以恩义。洪答曰：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趋舍异规，其为怆恨，胡可胜言！前日不遗，比辱雅况，述叙祸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暗于大道，不达余趣哉？是以损弃翰墨，一无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识鄙性。重获来命，援引纷纭，虽欲无对，而义笃其言。

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倾盖，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每登城临兵，观主人之旗鼓，瞻望帐幄，感故友人周旋，抚弦搦矢，不觉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郡将E5DC厄，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

昔张景明登坛C77C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复见斫刺。刘子璜奉使逾时，辞不获命，畏君怀亲，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亦复僵尸麾下，不蒙亏除。慕进者蒙荣，违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是以鉴戒前人，守死穷城，亦以君子之违，不适敌国故也。

足下当见久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推平生之好，以为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但惧秋风扬尘，伯珪马首南向，张扬、飞燕旅力作难，北鄙将告倒悬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记耳。主人当鉴戒曹辈，反旌退师，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

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昔高祖取彭越于巨野，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受命，中兴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本同末

离，怒力努力，夫复何言！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尽，外无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谓曰：「袁绍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破，将妻子出。」将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郡将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所复食，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稍为饘粥，洪曰：「何能独甘此邪？」使为薄糜，遍班士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城陷，生执洪。绍盛帷慢，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将军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为国除害，坐拥兵众，观人屠灭。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屈服赦之，见其辞切，知终不为用，乃命杀焉。

洪邑人陈容，少为诸生，亲慕于洪，随为东郡丞。先城未败，洪使归绍。时，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奈何杀之！」绍惭，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畴，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

论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想其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县之会。忿BE7B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也。

赞曰：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盖勋抗董，终然允刚。洪怀偏节，力屈志扬。

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闲》以见其志云：

有闲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伊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实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已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曩滞日官，今又原之。虽老氏曲全，进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学非所用，术有所仰，故临川将济，而舟楫不存焉。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銛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后勋，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谁靳也。

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

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则簋□食馔餔犹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袭黼黻，或委BD4C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

浑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纷错，人用朣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迹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当少吴清阳之末，实或乱德，人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颛顼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人各有能，因艺授任，鸟师别名，四叔三正，官无二业，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考不齐，如何可一？

夫战国交争，戎车竞够，君若缀旒，人无所丽。浊武县缒而秦伯退师，鲁连系箭而聊城B12D柝。从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郦生。当此之会，乃鼋鸣而鳖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而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沍而鼋鼍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于兹搢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摅，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世易俗异，事执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剑，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践事此，故厥绪不永。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B421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慴，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忧朱泙曼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子睹木雕独飞，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蛙附鸱，悲尔先笑而后号也。

斐豹以毙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萦带全城；贯高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B331且以飞赠逞巧，詹何以沈钩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誉，王豹以清讴流声。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数子。愍《三坟》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晋、楚，敢告诚于知己。

阳嘉元年，夏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曰：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继体承天，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今乘云高跻，磐桓天位，诚所谓将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亲履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易者达物伪。故能一贯万机，靡所疑惑，百揆允当，庶绩咸熙。宜获福祉神祇，受誉黎庶。而阴阳未和，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诌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情胜其性，流遁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顾后，援镜自戒，则何陷于凶患乎！贵宠之臣，众所属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讥恶，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祸辟也。顷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则《洪范》所得「僭恒阳若」者也。惧群臣奢侈，昏逾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扰也。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政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已，思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鉴孔明，虽疏不失。灾异示人，前后数矣，而未见所革，以复往悔。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封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其辞曰：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纟隽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蓠。美襞积以酷裂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夸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B332虞兮，喜傅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B334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

合。

彼无合其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旦荻讟于群弟兮，启《金滕》而乃信。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烦毒以迷或兮，羌孰可与言已？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圜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千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黻衣兮，披礼义之绣裳。辫贞亮以为B336兮，杂技艺以为珩。昭采藻与雕琢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迟以恣欲兮，燿灵忽其西藏。恃已知而华予兮，鶗鴂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时F131F131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妒厶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惭冉而无成兮，留则敝而不章。

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址而摅情。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历众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酗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峥。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龟以观祯。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而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雕鹗竞于贪婪兮，我修洁以益荣。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无辰而俶装。旦余沐于清原兮，晞余发于朝阳。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EB53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票轻。登蓬莱而容与兮，鰲虽抃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凭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为粮。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相濒。流目覜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远兮，越B421州而愉敖。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扬芒熛而绛天兮，水泫沄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怒郁邑其难聊。髁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

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举麾兮，纚朱鸟以承

旗。躔建木于广都兮，拓若华而踌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

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乱弱水之潺湲兮，逗华阴之湍渚。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会帝轩之未归兮，忄辰相佯而延伫。□四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黄灵詹而访命兮，B443天道其焉如。日近信而远疑兮，六籍阙而不书。神逵昧其难复兮，畴克谟而从诸？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无繁庑。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B338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E5DC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穆负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祛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通人暗于好恶兮，岂爱惑之能剖？嬴E74E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慎、灶显于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亲所睇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绵挛以涬己兮，思百忧以自B05A。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汤蠲体以祷祈兮，蒙BA3D褫以拯人。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它辰。魏颗亮以从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无言而不仇兮，又何往而不复？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

仰矫首以遥望兮，魂忄敞惘而无畴。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行积冰之□岂々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中兮，E14C蛇蜿而自纠。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坐太阴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阳之相寓兮，亻曲颛顼之宅幽。庸织络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B144乎不周。迅飙潚其媵我兮，鹜翩飘而不禁。趋谽B33D之洞穴兮，摽通渊之碄碄。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

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出右密之暗野兮，不识蹊之所由。速烛龙令执拒兮，过钟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见刘。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DE70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厶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衤圭徽。离朱脣而微笑兮，颜的砺以遗光。献环琨与玙缡兮，申厥好以玄黄。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歌曰：天地烟B275，百卉含花。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

将答赋而不暇兮，爰整驾而亟行。瞻昆仑之巍巍兮，临萦河之洋洋。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登阆风之曾城兮，构不死而为床。屑瑶E845以为糇兮，＜奭斗＞白水以为浆。抨巫咸以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禾以为敷。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

戒庶寮以夙会兮，佥恭职而并迓。丰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晔其照夜。云师＜云甚＞以交集兮，涷雨沛其洒涂。轙琱舆而树葩兮，扰应龙以服辂。百神森其备从兮，屯骑罗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车兮，修剑揭以低昂。冠BA4ABA4A其映盖兮，佩綝纚以辉煌。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摅而超骧。氛旄溶以天旋兮，霓旌飘而飞扬。抚軨轵而还睨兮，心灼药其如汤。羡上都之赫戏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钲。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属箕伯以函风兮，澄渊涊而为清。曳云旗之离离兮，鸣玉鸾之B33EB33E。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纷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扬灵。叫帝阍使辟扉兮，觌天皇于琼宫。聆广乐之九奏兮，展泄泄以肜肜。考理乱于律钧兮，意建始而思终。惟盘逸之无B277兮，俱乐往而哀来。素抚弦而余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静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大微之阆阆。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刺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摇、摄提以低回B340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E22F皇。偃蹇夭矫□勉以连卷兮，杂沓丛赖疯以方骧。＜有彧＞汨EE7E戾沛以罔象兮，烂漫丽靡B343以迭B345。凌惊雷之砦□盖兮，弄狂电之淫裔。逾BA3D颃于宕冥兮，贯倒景而高厉。廓荡荡其无涯B344，乃今穷乎天外。

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BE7BBE7B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辎而俳回。虽遨游以偷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飙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B241。缤联翩兮纷暗暖，倏眩眩兮反常闾。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B06D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嶮。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愆兮，惧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B444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D266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思！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B05A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

论曰：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赞曰：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D12D，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晰？

卷六十上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因，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监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

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已来，遭值厄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废B12D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以过礼数。重以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稀有旷绝。时时宁息，又无以自娱乐，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小臣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蒐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浅陋鄙薄，不足观省。

臣闻昔命师于鞬EA72，偃伯于灵台，或人嘉而称焉。彼固未识夫雷霆之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黄、炎之前，传道罔记；三、五以来，越可略闻。且区区之DBBA郊，犹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诗》咏甫草，乐奏《驺虞》。是以大汉之初基也，宅兹天邑，总风雨之会，交阴阳之和。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徒观其B348场区宇，恢胎旷

荡，蕦敻勿罔，寥豁郁泱，骋望千里，天与地莽。于是周阹环渎，右{亦目}三涂，左概嵩岳，面据衡阴，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荥、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岂々，锵锵□佳々，隆穹B231回，嵎峞错崔。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昆于其陂。其土毛则CE73牧荐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蒩，昌本，深蒱，芝荋、堇、荁，蘘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籓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柏、柜、柳、枫、杨，丰彤对蔚，崟＜名页＞槮爽。翕习春风，含津吐荣，铺于布B349，蓶扈B34A荧，恶可殚形。

至于阳月，阴慝害作，百草毕落，蕦林衡戒田，焚莱柞木。然后举天网，顿八B163，揪敛九薮之动物，缳橐四野之飞征。鸠之乎兹囿之中，山敦云移，群鸣胶胶，鄙骙噪F446，子野听耸，离朱目眩，隶首策乱，陈子筹昏。于时营围恢廓，充斥川谷，B34BB34C罗B34D，弥纶坑泽，皋牢陵山。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

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登于疏镂之金路，六骉骧之玄龙，建雄虹之旌夏，揭鸣鸢之修橦。曳长庚之飞髯，载日月之太常，栖招摇与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纷其髟鼬，扬金B34E而扡玉镶。屯田车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冈，旃B34F掺其如林，错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俊良。司徒勒卒，司马平行，车攻马同，教达戒通。伐咎鼓，撞华钟，错徒纵，赴榛丛。徽婳霍奕，别骛分奔，骚扰聿皇，往来交舛，纷纷回回，南北东西。风行云转，匈□盖隐訇，黄尘勃滃，暗若雾昏。日月为之笼光，列宿为之翳昧，僄狡课才，劲勇程气。狗马角逐，鹰■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猑蹄，鏦特肩，脰完羝，捻介鲜，散毛族，梏羽群。然后飞鋋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质，不期俱殪，窜伏扔轮，发作梧轛。祋殳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颠狈顿B350，蠕蠕蟫々，充衢塞隧，葩华B351布，不可胜计。

若夫鸷兽＜彖殳＞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温巡欧纡，负隅依阻，莫敢嬰御。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柘，槎棘枳，穷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狱{制齿}熊，抾封豨。或轻訬EC36悍，CE5E疏嵝领，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B353踔遢枝，杪标端，尾苍蜼，掎玄猿，木产尽，寓属单。罕罔合部，B354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飞流，纤罗络縸，游雉群惊，晨岛辈作，翠然云起，霅尔雹落。

尔乃B343观高蹈，改乘回辕，溯恢方，抚冯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阳，厉云汉，横天潢。导鬼区，径神场，诏灵保，召方相，驱厉疫，走蜮祥。捎罔两，拂游光，枷天狗，B144坟羊。然后缓节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E467，川衡泽虞，矢鱼陈罟。兹飞，宿沙、田开、古蛊，翚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测潜鳞，踵介旅。逆猎湍濑，渀薄汾桡，沦灭潭渊，左挈夔龙，右提蛟鼉，舂献王鲔，夏荐鳖黿。于是流览遍照，殚变极态，上下究竟，山谷萧条，原野D436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虞人植C42F，猎者效具，车弊田罢，旋入禁囿。栖迟乎昭明之观，休息乎高光之榭，以临乎宏池。镇以瑶台，纯以金堤，树以蒲柳，被以绿莎，瀇瀁沆漭，错C627B231委，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生东，月朔西陂。乃命壶涿，驱水蛊，逐罔、螭，灭短狐，E460鲸、鲵。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B355风，陵迅流，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水禽鸿鹄，鸳鸯、鸥、鹭、鸲鹆、鸬、鹚，鹭、雁、□B356，乃安斯寝，戢翮其涯。鲂、鱮、鳣、F6FD、EF31、鲤、鲿、魦，乐我纯德，腾踊相随，虽灵沼之白鸟，孟津之跃鱼，方斯蔑矣。然犹咏歌于伶萧，载陈于方策，岂不哀哉！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攻，群师叠伍，伯校千重，山EF7A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阐蛙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愔，骇恫底伏，锽锽枪枪，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灵暢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致获于仁义之渊，忽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暗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亦方将刊禁台之秘藏，发天府之官常，由质要之故业，率典刑之旧章。采清原，嘉岐阳，登俊桀，命贤良，举淹滞，拔幽荒。察淫侈之华誉，顾介特之实功，聘畎亩之群雅，宗重渊之潜龙。乃储精山薮。历思河泽，目矋鼎俎，耳听康衢，营傅说于胥靡，求伊尹于庖厨，索胶鬲于鱼盐，听宁戚于大车。俾之昌言而宏议，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悉览休祥，总括群瑞。遂栖凤皇于高梧，宿麒麟于西园，纳僬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永逍摇乎宇内，与二仪乎无疆，贰造化于后土，参神施于昊乾，超特达而无俦，焕巍巍而无原。丰千亿之子孙，历万载而永延。礼

乐既阕，北辕反B445，至自新城，背伊阙，反洛京。

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

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乡侯即位，融移病去，为郡功曹。

阳嘉二年，诏举敦朴，城门校尉岑起举融，征诣公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曰：

今杂种诸羌转相抄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习学艺，不更武职，猥陈此言，必受诬罔之辜。昔毛遂厮养，为众所蚩，终以一言，克定从要。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

朝廷不能用。又陈：「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三迁，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遗令薄葬。族孙日磾，献帝时位至太傅。

论曰：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眉阝令。王莽初，授以B446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C674，仲尼设执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韫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扫六合之秽慝，清宇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涂要至，俯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睹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守，唐、虞之至时。三代之隆，亦有缉熙，五伯扶徽，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人B163B12D，王涂坏，太极B12D，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聘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珪。连衡者六印磊落，合从者骈组流离。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

以忘其危。夫华离蔕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毂，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歜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

「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隐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ぶ，泯々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群品，济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职司，圣主垂拱乎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綖，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累珪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余裕。

「夫世臣、门子，B358御之族，天隆其祜，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余官委贵。其取进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赡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矇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淡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殉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暗谦盈之效，迷损益之数。骋驽骀于修路，慕骐骥而增驱，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薰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E575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

「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盈溢，非一B359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惧烟炎之毁B35A，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井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眺，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路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阊阖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从，已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龟凤山翳，雾露不

除，踊跃草莱，只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B277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豢龙，奚仲供德于衡辀，倕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瞫取右于禽囚，弓父毕精于筋角，B447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上官效力于执盖，弘羊据相于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

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暢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

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擢授剧州。岂复顾循三互，继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而不顾争臣之义，苟避轻微之科，选用稽滞，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书奏不省。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

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从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众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

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涂。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群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众庶解悦。臣

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纲网B12D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昔刘向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群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木。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七事：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侧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许伪。

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

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郡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阜囊封上。」邕对曰：

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褒臣末学，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所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祆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蜺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赀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姓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触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

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

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自陈曰：

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郃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郃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窃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如臣父子欲相伤陷，当明言台阁，具陈恨状所缘。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郃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操管御前，姓名貌状，微简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赍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戇，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愚冗，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设，并入坑C279，诚冤诚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丐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

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

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僬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可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董卓宾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皁盖车。

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

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C765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屡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

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徒，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左雄周举子勰黄瓊孙琬

左雄字伯豪，南阳涅阳人也。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

永建初，公车征拜议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阙政，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上疏陈事曰：

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CA56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褒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刬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端，建中兴之功。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曲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已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讎，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B05A，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停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

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谦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师、汉阳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复有大水。雄推较灾异，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又上疏言：「宜密为备，以俟不虞。」寻而青、冀、杨、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其后天下大赦，贼虽颇解，而官犹无备，流叛之余，数月复起。雄与仆射郭虔共上疏，以为：「寇贼连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举宗群亡。宜及其尚微，开令改悔。若告党与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明加其赏。」书奏，并不省。

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

初，帝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禀贷。陛下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帝不听。雄复谏曰：

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

会复有地震、缑氏山崩之异，雄复上疏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雄言数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后阿母遂以交遘失爵。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痒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迁司隶校尉。

初，雄荐周举为尚书，举既称职，议者咸称焉。及在司隶，又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以为将帅，而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厥之举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卒。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陈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传》。举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从横周宣光。」

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举谓郃曰：「昔郑武姜谋杀严公，严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循复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皇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厉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

后长乐少府朱伥代郃为司徒，举犹为吏。时孙程等坐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悉徙封远县，敕洛阳令促期发遣。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虽韩、彭、吴、贾之功，何以加诸！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怒，二尚书已奏其事，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举后举茂才，为平丘令。上书言当世得失，辞甚切正。尚书郭虔、应贺等见之叹息，共上疏称举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为规诫。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ECE0，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转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荐举，征拜尚书。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名重朝廷，左右惮之。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

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诏书以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举对曰：

臣闻《易》称「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顺四节之宜，适阴阳之和，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灾异，训之以嘉祥。此先圣承乾养物之始也。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已；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皆以精诚，转祸为福。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鲁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求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俭，尊孝明之教，则时雨必应。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视事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愚心在此。」其后以事免司徒刘崎，迁举司隶校尉。

永和元年，灾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问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北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灾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群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举独对曰：「昔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章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逾岁，年号未改，皇天不

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今北乡侯无它功德，以王礼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称谥。灾眚之来，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议，帝从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历显位，亦以政事称。

举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B321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时，连有灾异，帝思商言，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举对曰：「陛下初立，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序德。观天察人，准今方古，诚可危惧。《书》曰：'僭恒旸若。'夫僭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正；阳无以制，则上扰下竭。宜密严敕州郡，察强宗大奸，以时禽讨。」其后江淮猾贼周生、徐凤等处处并起，如举所陈。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迁河内太守，征为大鸿胪。

及梁太后临朝，诏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太常马访奏宜如诏书，谏议大夫吕勃以为应依昭穆之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下公卿。举议曰：「《春秋》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于闵上。孔子讥之，书曰：'有事于太庙，跻僖公。'《传》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经曰'从祀先公'，为万世法也。今殇帝在先，于秩为父，顺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吕勃议是也。」太后下诏从之。迁光禄勋，会遭母忧去职，后拜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先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轼闾，以光贤

哲。故公叔见诔，翁归蒙述，所以昭忠厉俗，作范后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忠逾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子勰。

勰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蔡邕以为知命。自勰曾祖父扬至勰孙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遗之曰：

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亦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嶢嶢者易缺，E825E825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曰：「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

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自帝即位以后，不行籍田之礼。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上疏奏

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怠遑，《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阕，而祈谷洁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官，飨醴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已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书奏，帝从之。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

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赍赏，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B67D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七年，疾笃，上疏谏曰；

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寇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剑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寇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绝陵B12D，民鬼惨怆，赖皇乾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众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积，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妄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

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夭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侯封。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兴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论。可不察欤？臣至顽驽，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

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辩慧。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就，知名京师。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

稍迁五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韪。韪、暢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暢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韪字子荣，彭城人。后陈蕃被征，而言事者多讼韪，复拜议郎，迁尚书。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性抗厉，有明略，所在称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见D926容焉。

琬被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大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

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芹、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

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征为司徒，迁太仆，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郡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时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谏之。琬对曰：「昔白公作乱于楚，屈庐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德，诚慕古人之节。」琬竟坐免。卓犹敬其名德旧族，不敢害。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C765、郭汜攻破长安，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

论曰：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士。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纁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B06C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暢、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荀淑子爽孙悦韩韶钟皓陈寔子纪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二县皆为立祠。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

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颍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终，号曰玄行先生。

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无智。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

爽字慈明，一名谞。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B448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

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

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B341降二女于妫B658，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睹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则昆山象夫，卑泽象妻。睹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鸲，雌则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乾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C14B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寇》、《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遵法尧、汤，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谬，质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则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韪咸备，各以其叙矣。

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众礼之中，婚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倾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天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后世之人，好福不务其本，恶祸不易其轨。传曰：

「B35B趾适屦，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春秋传》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伤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范》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

奏闻，即弃官去。

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后公车征为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进恐其不至，迎荐为侍中，及进败而诏命中绝。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复征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复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从迁都长安。

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等为内谋。会病薨，年六十三。

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

兄子悦、BE77并知名。BE77自有传。

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故逶迤也。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BE77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BE77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伤，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

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日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

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赢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赢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无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皓顷之自劾去。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皆不就。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尝屈志。膺谓之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训所安，多此类也。

年六十九，终于家。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

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兒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乃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B35E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意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

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有六子，纪、谌最贤。

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党禁解，四府并命，无所屈就。遭父忧，每哀至，辄欧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董卓入洛阳，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不得已，到京师，迁侍中。出为平原相，往谒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起兵，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西迁何如？」纪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时议欲以为司徙，纪见祸乱方作，不复辨严，即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

子群，为魏司空。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

弟谌，字季方。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时旌命，羔雁成群，当世者靡不荣之。谌早终。

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C370，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赢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淳。庆基既启，有蔚颍滨，二方承则，八慈继尘。

卷六十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李固子燮杜乔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术传》。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才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薛女}，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戚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

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下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毘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罪不能复禁，化导以之C85D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得，指E74E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

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进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议郎。

出为广汉＜召隹＞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岁中，梁商请为从事中郎。商以后父辅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异数见，下权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风化，退辞高满，乃奏记曰：

《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朝廷初立，颇存清静，未能数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洇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群下继望。可令中宫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

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明将军望尊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沉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刑，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侧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容不尽乎！

商不能用。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

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

迁将作大匠。上疏陈事曰：

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昔秦欲谋楚，王孙E0F6设坛西门，陈列名臣，秦使F256然，遂为寝兵。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孽孽，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息。宜征还厚等，以副群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光禄大夫周举，才谟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

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B231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杨、徐盗贼盛强，恐惊扰致乱，使中常侍诏固等，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固对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从之，即暮发丧。

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年八岁，是为质帝。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B361：「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贼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

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軿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B231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

矫旧政，善则称已，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琁机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

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

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苦烦甚，促使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因议立嗣，固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

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

等数十人亦要鈇锜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

州郡收固二子基、兹子郾城，皆死狱中。小子燮得脱亡命。冀乃封广、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鈇锜，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亭长叹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B23F，地厚不敢不E575。耳目适宜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闻而不诛。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听得EB78敛归葬。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

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司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已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入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

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余年间，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追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

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州郡礼命，四府并辟，皆无所就，后征拜议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时，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世称其平正。

灵帝时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国家赎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燮上奏曰：「续在国无政，为妖贼所虏，守籓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时议者不同，而续竟归籓。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京师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擢迁河南尹。时既以货赂为官，诏书复横发钱三亿，以实西园。燮上书陈谏，辞议深切，帝乃止。先是，颍川甄邵诌附梁冀，为鄴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邵还至洛阳，燮行涂遇之，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乃具表其状。邵遂废锢终身。燮在职二年卒，时人感其世忠正，咸伤惜焉。

杜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也。少为诸生，举孝廉，辟司徒杨震府。稍迁为南郡太守，转东海相，入拜侍中。

汉安元年，以乔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还，拜太子太傅，迁大司农。

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籓臣，龙飞即位，天人瞩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世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

益州刺史种暠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遗梁冀，事发觉，以蛇输

司农。冀从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始为恨。累迁大鸿胪。时，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往，冀又衔之。

迁光禄勋。建和元年，代胡广为太尉。桓帝将纳梁冀未，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又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宫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由是海内叹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数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C369等因共谮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讽有司劾乔及李固与刘鲔等交通，请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乔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胁乔曰：「早从宜，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执系之，死狱中。妻、子归故郡。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

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梁太后义而不罪。匡于是带鈇锧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匡初好学，常在外黄大泽教授门徒。补蕲长，政有异绩，迁平原令。时国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与接事，托疾牧豕云。

论曰：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燮同赵孤，世载弦直。

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吴祐延笃史弼卢植赵岐

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今大人逾越五领，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及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檐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坦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

后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祐越坛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与结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请黜之。太守曰：「吴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后亦举孝廉，除新蔡长，世称其清节。时，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祐赁舂。祐与语大惊，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

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B22B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啬夫孙性私贼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惭惧，诣阁持衣自首。祐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祐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人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祐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兒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

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

固，祐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去。冀遂出祐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长子凤，官至乐浪太守；少子恺，新息令；凤子冯，鲷阳侯相：皆有名于世。

延笃字叔坚，南阳ED77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为之语曰：「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加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已。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在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

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曰：

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赦。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所著诗、论、铭、书、应讯、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谦，陈留考城人也。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弼少笃学，聚徒数百。仕州郡，辟公府，迁北军中候。

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

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骄梁孝王，而二弟阶宠，终用□慢，卒周有播荡之祸，汉有爰盎之变。窃闻渤海王悝，凭至亲之属，恃偏私之爱，失奉上之节，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后诏公卿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

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职典禁兵，备御非常，而妄知籓国，干犯至戚，罪不容诛。不胜愤懑，谨冒死以闻。

帝以至亲，不忍下其事。后悝竟坐逆谋，贬为B07E陶王。

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却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谄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人廷，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渑之间，大言于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弼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诈为家僮，瞻护于弼。弼遂受诬，事当弃市。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时人或讥曰：「平原行货以免君，无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闳、散怀金。史弼遭患，义夫献宝。亦何疑焉！」于是议者乃息。刑竟归田里，称病闭门不出。数为公卿所荐，议郎何休又讼弼有干国之器，宜登台相，征拜议郎。侯览等恶之。光和中，出为彭城相，会病卒。裴瑜位至尚书。

论曰：「夫刚烈表性，鲜能优宽；仁柔用情，多乏贞直。吴季英视人畏伤，发言烝烝，似夫儒者；而怀愤激扬，折让权枉，又何壮也！仁以矜物，义以退身，君子哉！语曰：「活千人者子孙必封。」史弼颉颃严吏，终全平原之党，而其后不大，斯亦未可论也。

卢植字子F8B5，涿郡涿人也。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

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学终辞归，阖门教授。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

时，皇太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初秉机政，朝议欲加封爵。植虽布衣，以武素有名誉，乃献书以规之曰：

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EEAD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B247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已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竞，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

武并不能用。州郡数命，植皆不就。建宁中，征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

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原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

中，迁尚书。光和元年，有日食之异，植上封事谏曰：

臣闻《五行传》「日晦而月见谓之朓，王侯其舒」。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春秋传》曰「天子避位移时」，言其相掩不过移时。而间者日食自巳过午，既食之后，云雾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见。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变，皆阳失阴侵，消御灾凶，宜有其道。谨略陈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举贤良，随方委用，责求选举。原禁者，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备寇者，侯王之家，赋税减削，愁穷思乱，必致非常，宜使给足，以防未然。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服灾咎。遵尧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御下者，请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

帝不省。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比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及车骑将军皇甫嵩讨平黄巾，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济成其功。以其年复为尚书。

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会，将诛植，语在《卓传》。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卓，故往请植事。又议郎彭伯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植以老病求归，惧不免祸，乃诡道从B139辕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怀，不及。遂隐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DD3C，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论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虿起怀，雷霆骇耳，虽贲、育、荆、诸之论，未有不B37D豫夺常者也。当植抽白刃严阁之下，追帝河津之间，排戈刃，赴戕折，岂先计哉？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年三十余，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其后疾瘳。

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其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为陈损益求贤之策，冀不纳。举理剧，为皮氏长。会河东太守刘祜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归。京兆尹延笃复以为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BC62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BC62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BC62深毒恨。延熹元年，BC62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BC62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骑屏行人。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飨之极欢。藏岐复壁中数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后诸唐死灭，因赦乃出。三府闻之，同时并辟。九年，乃应司徒胡广之命。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诏选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征岐拜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补长史，别屯安定。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与新除诸郡太守数人俱为贼边章等所执。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安。

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及李C765专政，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磾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

是时，袁绍、曹操与公孙瓒争冀州，绍及操闻岐至，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岐深陈天子恩德，宜罢兵安人之道，又移书公孙瓒，为言利害。绍等各引兵去，皆与岐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岐南到陈留，得笃疾，经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兴平元年，诏书征岐，会帝当还洛阳，先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址，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时，孙嵩亦寓于表，表不为礼，岐乃称嵩素行笃烈，因共上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

曹操时为司空，举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

赞曰：吴翁温爱，义干刚烈。延、史字人，风和恩结。梁使显刑，诬党潜绝。子F8B5兼姿，逢掖临师。邠卿出疆，专命朝威。

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皇甫规张奂段颎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征西将军民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乃上书言状。寻而贤果为羌所没。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举规上计掾。其后羌众大合，攻烧陇西，朝廷患之。规乃上疏求乞自效，曰：

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

时帝不能用。

冲、质之间，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曰：

伏惟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纪纲四方，几以获安。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余维纲，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地震之后，雾气白浊，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从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谴诫累至，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无状者，亟便黜遣，披埽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

以答天诫。

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处周、邵之任，为社稷之镇，加与王室世为姻族，今日立号虽尊可也，实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乖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B12D，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臣诚知阿谀有福，深言近祸，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臣生长边远，希涉紫庭，恢慑失守，言不尽心。

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后梁冀被诛，旬月之间，礼命五至，皆不就。

时，太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公车特征规，拜太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抄关中，护羌校尉段颎坐征。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效，乃上疏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就灭，太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邠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

先是，安定太守孙F651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大守越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

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

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他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疏自讼曰：

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明诏不以臣愚驽，急使军就道。幸蒙威灵，遂振国命，羌戎诸种，大小稽首，辄移书营郡，以访诛纳，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孙F651，次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旋师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贽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讟，云臣私报诸羌，谢其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音，前世尚遗匈奴以官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味略上。

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忄官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乘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及奂迁大司农，规复代为度辽将军。

规为人多意算，自以连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旻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公违禁宪，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涂，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及

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在事数岁，北边威服，永康元年，征为尚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规对曰：

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祜、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暢、孔翊，洁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今兴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群臣杜口，鉴畏前害，互相瞻顾，莫肯正言。伏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

对奏，不省。

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

论曰：孔子称「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也难」。察皇甫规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审己则干禄，见贤则委位，故干禄不为贪，而委位不求让；称己不疑伐，而让人无惧情。故能功成于戎狄，身全于邦家也。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享，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

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

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B362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

迁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坑，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

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奂与皇甫规友善，奂既被锢，凡诸交旧莫敢为言，唯规荐举前后七上。在家四岁，复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常为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

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

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BD27C561，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E552等胁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建宁元年，振旅而还。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大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遭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奂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奂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

明年夏，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诏使百僚各言灾应。奂上疏曰：

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相须乃明。蛇能屈申，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征，逆来为殃咎。阴气专用，则凝精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深纳奂言，以问诸黄门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

转奂太常，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同荐王暢、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公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

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颎争击羌，不相平。及颎为司隶校尉，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奂忧惧，奏记谢颎曰：

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怜，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党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而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

颎虽刚猛，省书哀之，卒不忍也。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

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勋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遗命曰：「吾前后仕进，十要

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B54D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诸子从之。武威多为立祠，世世不绝。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

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

初，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讯之占者，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楼。」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之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烧而死，卒如占云。

论曰：自鄴乡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数十年间，四海之内，莫不切齿愤盈，愿投兵于其族。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而张奂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阳陵令，所在有能政。

迁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颎，颎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颎。颎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征拜议郎。

时，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颂荐颎，乃拜为中郎将。击窦、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颎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中。

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颎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虏皆奔走。

明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

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DA5E军。DA5E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DA5E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烧当种九十余口诣DA5E降。又杂种羌屯聚白石，DA5E复进击，首虏三千余人。冬，勒姐、零吾种围允街，杀略吏民，DA5E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

四年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DA5E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DA5E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亦恋旧，皆悉反叛。郭闳归罪于DA5E，DA5E坐征下狱，输作左校。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于是吏人守阙讼DA5E以千数。朝廷知DA5E为郭闳所诬，诏问其状。DA5E但谢罪，不敢言枉，京师称为长者。起于徒中，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

时，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张掖、酒泉，烧人庐舍。六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冬，复以DA5E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明年春，羌封B162、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DA5E降。当煎、勒姐种犹自屯结。冬，DA5E将万余人击破之，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

八年春，DA5E复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夏，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DA5E兵败，被围三日，用隐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首虏数千人。DA5E遂穷追，展转山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北略武威间。

DA5E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封DA5E都乡侯，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DA5E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而东羌先零等，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朝廷不能讨，遂数寇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DA5E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DA5E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DA5E因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势，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

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子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

建宁元年春，DA5E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DA5E众恐。DA5E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DA5E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时，窦太后临朝，下诏曰：「先零东羌历载为患，DA5E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曾未浃日，凶丑奔破，连尸积俘，掠获无算。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DA5E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拜DA5E破羌将军。

夏，DA5E复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上。寻闻虏在奢延泽，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赋，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DA5E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DA5E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DA5E士卒饥渴，乃勒众推方夺其水，虏复散走。DA5E遂与相连缀，且斗且引，及于灵武谷。DA5E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羌遂大败，弃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茧。既到泾阳，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

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DA5E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DA5E。DA5E复上言：

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

利，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按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二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DA5E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知乘虚放兵，势必殄灭。夏，DA5E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将五千人据其山上。羌悉众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军中恐，晏等劝激兵士，殊死大战，遂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DA5E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DA5E自率步骑进击水上，羌却走。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DA5E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氈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骡驴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DA5E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转执金吾河南尹。有

盗发冯贵人冢，坐左转谏议大夫，再迁司隶校尉。

DA5E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

明年，代李咸为太尉，其冬病罢，复为司隶校尉。数岁，转DA5E川太守，征拜太中大夫。

光和二年，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DA5E，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后中常侍吕强上疏，追讼颍功，灵帝诏颍妻子还本郡。

初，DA5E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赞曰：山西多猛，「三明」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奂审策，亟遏嚣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

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陈蕃王允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祖河东太守。蕃年十年，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忧，弃官行丧。服阕，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以谏争不合，投传而去。后公府辟举方正，皆不就。

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DA78，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DA78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及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坐左转脩武令。稍迁，拜尚书。

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又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蕃上疏驳之曰：「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余人，三府掾属过限未除，但当择善而授之，简恶而去之。岂烦一切之诏，以长请属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

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蕃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蕃乃上疏谏曰：

臣闻有事社稷者，社稷是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今臣蒙恩圣朝，备位九列，见非不谏，则容悦也。夫诸侯上象四七，垂E771在天，下应分土，籓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F651先人之绝封，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官灾。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狱以禁止奸违，官以称才理物。若法亏于平，官失其人，则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

帝颇纳其言，为出宫女五百余人，但赐F651爵关内侯，则万世南乡侯。

延熹六年，车驾幸广成校猎。蕃上疏谏曰：

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故皋陶戒舜「无教逸游」，周公戒成王「无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狱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时，尚宜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举首嚬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以止其心。诚恶逸游之害人也。

书奏不纳。

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宫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顷之，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八年，代杨秉为太尉。蕃让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暢。聪明亮达，文武兼姿，臣不如B327刑徒李膺。」帝不许。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为之抵罪。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复，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等，奉事中官，乘势犯法，二郡太守刘□质、成瑨考案其罪，虽经赦令，而并竟考杀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质、瑨罪当弃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谏请□质、瑨、超、浮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

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敕，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已，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王晋，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BE7BBE7B？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

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于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

帝得奏愈怒，意无所纳，朝廷众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质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陕人。并有经术称，处位敢直言，多所搏击，知名当时，皆死于狱中。

九年，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蕃因上疏极谏曰：

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下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所谓「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々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

帝讳基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永康元年，帝崩。窦后临朝，诏曰：「夫民生树君，使司牧之，必须良佐，以固王业。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其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胃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

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曰：「盖褒功以劝善，表义以厉俗，无德不报，《大雅》所叹。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华首弥固。今封蕃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

蕃上疏让曰：

使者即臣庐，授高阳乡侯印绶，臣诚悼心，不知所裁。臣闻让，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为名。窃惟割地之封，功德是为。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他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顾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

窦太后不许，蕃复固让，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已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多行贪虐。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自以既从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谓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摄位，顺天行诛，苏康、管霸并伏其辜。是时，天地清明，人鬼欢喜，奈何数月复纵左右？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

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蕃因与窦武谋之，语在《武传》。

用理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DD22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

蕃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铚令，闻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后黄巾贼起，大赦党人，乃追还逸，官至鲁相。

震字伯厚，初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论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嶮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

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而津兄弟谄事宦官，因缘谮诉，桓帝震怒，征太守刘□质，遂下狱死。允送丧还平原，终毕三年，然后归家。复还仕，郡人有路佛者，少无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补吏，允犯颜固争，球怒，收允欲杀之。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上除禁党。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F651等受降数十万。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

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司徒杨赐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又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大将军何进、大尉袁DAF3、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曰：「夫内视反听，则忠臣谒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书奏，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是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

及帝崩，乃奔丧京师。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请

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

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邪？」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

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瓒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彗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几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

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

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C765、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C765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C765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C765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戬弃官营丧。

王宏字长文，少有气力，不拘细行。初为弘农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者，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杀数十人，威动邻界。素与司隶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狱，种遂迫促杀之。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胡种乐人之祸，祸将及之。」种后眠辄见宏以杖击之，因发病，数日死。

后迁都于许，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颇有才谋。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故归功不侯，所以获免于难。后为国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长安之乱，客于荆州，刘表厚礼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执戬手曰：「恨相见晚。」卒相国钟繇长

史。

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当此之时，天下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

赞曰：陈蕃芜室，志清天纲。人谋虽缉，幽运未当。言观殄瘁，曷非云亡？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刘淑李膺杜密刘祐魏朗夏馥宗慈巴肃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刘儒贾彪何颙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汉祖杖敛，武夫□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C32E直之风，于斯行矣。

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BF40，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暢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

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B13F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又张俭乡人朱B228，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诋、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B363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

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陈蕃、窦武、王暢、刘表、度尚、郭林宗别有传。荀翌附祖《淑传》。张邈附《吕布传》。胡母班附《袁绍传》。王考字文祖，东平寿张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曲城人，少府卿：位行并不显。翟超，山阳太守，事在《陈蕃传》，字及郡县未详。朱□，沛人，与杜密等俱死狱中。唯赵典名见而已。

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也。祖父称，司隶校尉。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恒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舆病诣京师。淑不得已而赴洛阳，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再迁尚书，纳忠建议，多所补益。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上疏以为宜罢宦官，辞甚切直，帝虽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灵帝即位，宦官谮淑与窦武等通谋，下狱自杀。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为师友。

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转护乌桓校尉。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惮慑。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永寿二年，鲜卑寇云中，桓帝闻膺能，乃复征为度辽将军。先是，羌虏及疏勒、龟兹数出攻抄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自

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自是之后，声振远域。

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B364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

初，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心志，纠罚奸幸，绲、祐时亦得罪输作。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观宝于楚，昭奚恤莅以群贤；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齐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B12D刑徒前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众庶称宜。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逐出莒仆，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强御，毕力致罪，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宣帝征张敞于亡命。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菇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

书奏，乃悉免其刑。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贫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八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意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隳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

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天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辉，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稍迁代郡太守。征，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

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埽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后桓帝征拜尚书令，迁河南尹，转太仆。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后太傅陈蕃辅政，复为太仆。明年，会党事被征，自杀。

刘祐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

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是时会稽太守梁旻，大将军冀之从弟也。祐举奏其罪，旻坐征。复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

再迁，延熹四年，拜尚书令，又出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

拜宗正，三转大司农。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论祐输左校。

后得赦出，复历三卿，辄以疾辞，乞骸骨归田里。诏拜中散大夫，遂杜门绝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属意于祐，以谮毁不用。延笃贻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夏仰风。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休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劭与！」

灵帝初，陈蕃辅政，以祐为河南尹。及蕃败，祐黜归，卒于家。明年，大诛党人，幸不及祸。

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C23B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会九真贼起，乃共荐郎为九真都尉。到官，奖厉吏兵，讨破群贼，斩首二千级。桓帝美其功，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屡陈便宜。有所补益。出为河内太守，政称三河表。尚书令陈蕃荐朗公忠亮直，宜在机密，复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

朗性矜严，闭门整法度，家人不见憛容。后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

征，行至牛渚，自杀。著书数篇，号《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书生，言行质直。同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桓帝初，举直言，不就。

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俱被诬陷，诏下州郡，捕为党魁。

及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遍天下。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治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后馥弟静，乘车马，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遇馥不识，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馥避不与语，静追随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静曰：「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明旦，别去。党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阳安众人也。举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征，不就。后为脩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

巴肃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历慎令、贝丘长，皆以郡守非其人，辞病去。辟公府。稍迁拜议郎。与窦武、陈蕃等谋诛阉官，武等遇害，肃亦坐党禁锢。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蕃乃谢焉。

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

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洁。滂睹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后牢脩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脣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

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而勋独持清操，不以地势尚人。州郡连辟，察孝廉，三迁邯郸令，政有异迹。后举高第，五迁尚书令。及桓帝诛大将军梁冀，勋参建大谋，封都乡侯。迁汝南太守。上书解释范滂、袁忠等党议禁锢。寻征拜将作大匠，转大司农。坐窦武等事，下狱自杀。

蔡衍字孟喜，汝南项人也。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

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中堂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衍不受，乃收赍书者案之。又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堂侍腾之弟也。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衍不答，鼎竟坐输作左校。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梁冀闻衍贤，请欲相见，衍辞疾不往，冀恨之。时南阳太守成瑨等以收纠宦官考廷尉，衍与议郎刘瑜表救之，言甚切厉，坐免官还家，杜门不出。灵帝即位，复拜议郎，会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学行，举孝廉，辟太尉李固府，举高第，拜侍御史。会固被诛，陟以故吏禁锢历年。复举高第，再迁冀州刺史。奏案贪浊，所在肃然。又再迁虎贲中郎将、城门校尉，三迁尚书令。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并奏罢黜之，不纳。以前太尉刘宠、司隶校尉许冰、幽州刺史杨熙、凉州刺史刘恭、益州刺史庞艾清亮在公，荐举升进。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会党事起，免官禁锢。卒于家。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后也。父成，江夏太守，俭初举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谢病不起。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县车，不豫政事。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

论曰：昔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

岑晊字公孝，南阳棘阳人也。父豫，为南郡太守，以贪叨诛死。晊年少未知名，往侯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晊留门下数日，晚乃引入。慈与语，大奇之，遂将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

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暢称其有干国器，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农成瑨下车，欲振威严，闻晊高名，请为功曹，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晊与牧劝B449收捕汎等，既而同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汎妻上书讼其兔。帝大震怒，征B449，下狱死。晊与牧亡匿齐鲁之间。会赦出。后州郡察举，三府交辟，并不就。及李、杜之诛，因复逃窜，终于江夏山中云。

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隶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结。察孝廉，太尉周景辟举高第，拜侍御史。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亲时历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弃官，卒于家。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业太学，与郭林宗亲善。举孝廉，再迁颍阴令，有能迹。

迁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

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征康诣廷尉狱，减死罪一等，徙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卒于家。

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桓帝时，数有灾异，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会窦武事，下狱自杀。

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师，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

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

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冠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

延熹九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是，岑晊以党事逃亡，亲友多匿焉，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以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

以党禁锢，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DD3C其墓。

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及党锢解，颙辟司空府。每三府会议，莫不推颙之长。累迁。及董卓秉政，逼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他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尝称「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为尚书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颙尸，而葬之爽之冢傍。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郭太符融许劭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

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宋果字仲乙，扶风人也。性轻悍，憙与人殷仇，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后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

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沈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亻由等三人，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DA78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

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邵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乃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不逡巡。

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窦武何进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丐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疏简奢侈。武每数切厉相戒，犹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又自责不能训导，当先受罪。由是绍更遵节，大小莫敢违犯。

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谏曰：

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暢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爰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脩，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B365、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

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

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

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帝不许，有诏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系囚罪轻者皆出之。

其冬，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EA52，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EA52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剪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嶲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

会五月日食，蕃复说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又赵夫人及女尚书，旦夕乱太后，急宜退绝。惟将军虑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B37D豫未忍，故事久不发。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于是以朱□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B366，送北寺狱。蕃谓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

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杂考B366，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C77C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C97D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送B366。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B366等持节，及侍御使、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待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阵。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梟首洛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徒徙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

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武府掾桂阳胡腾，少师事武，独殡敛行丧，坐以禁锢。

武孙辅，时年二岁，逃窜得全。事觉，节等捕之急。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诈云已死，腾以为己子，而使聘娶焉。后举桂阳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以为从事，使还窦姓，以事列上。会表卒，曹操定荆州，辅与宗人徙居于鄴，辟丞相府。从征马超，为流矢所中死。

初，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腾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阳，以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征求费役，不可胜极。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自是肃

然，莫敢妄有干欲，腾以此显名。党锢解，官至尚书。

张敞者，太尉温之弟也。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拜进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出为颍川太守。光和三年，贵人立为皇后，征进入，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

四年，荥阳贼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苗攻破群贼，平定而还。诏遣使者迎于成皋，拜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硕虽擅兵于中，而犹畏忌于进，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韩遂。帝从之，赐兵车百乘，虎贲斧钺。进阴知其谋，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须绍还，即戎事，以稽行期。

初，何皇后生皇子辩，王贵人生皇子协。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遣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B367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

书事。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虑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

袁绍复说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将军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遂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入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无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

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进意更狐疑。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

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诸宦官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郯入省，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又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阁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阁。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

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

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穀门，奔小平津。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贡至，手剑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以贡为郎中，封都亭侯。

董卓遂废帝，又迫杀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论曰：窦武、何进借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

赞曰：武生蛇祥，进自屠羊。惟女惟弟，来仪紫房。上惛下嬖，人灵动怨。将纠邪慝，以合人愿。道之屈矣，代离凶困。

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郑太孔融荀彧

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少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初，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及大将军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待郎，迁待御史。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CA75。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进不能用，乃弃官去。谓颍川人旬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进寻见害，卓果作乱。公业等与侍中伍琼、卓长史何颙共说卓，以袁绍为勃海太守，以发山东之谋。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公业恐其众多益横，凶强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

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洲，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勇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如，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旅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

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强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泰；吴、楚七国非不众也，卒败荥阳。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衣，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

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

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杨州刺。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二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

后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DA78、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

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

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

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

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

古者敦BE75，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诵，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曰：

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重，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陛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用之不可逾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王师败绩，不书晋人。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萎。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

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殁，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融对曰：

圣恩敦睦，盛时增思，悼二王之灵，发哀愍之诏，稽度前典，以正

礼制。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若临时所施，则不列传纪。臣愚以为诸在冲B368，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谥者，宜称上恩，祭祀礼毕，而后绝之。至于一岁之限，不合礼意，又违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处。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操故书激厉融曰：

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国为国。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报。故晁错念国，遘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困，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融报曰：

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智非晁错，窃位为过，免罪为

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如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洛，大炉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穀巨瓠，坚而无窃，当以无用罪之耳。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C23B穀，不轻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爱，训诲发中。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

岁余，复拜太中大夫。必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官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及被害，许下莫敢

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后得赦出。

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大夫。

论曰：昔谏大夫郑是有言：「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平仲立朝，有纾盗齐之望。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己。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DB28DB28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父绲，为济南相。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B473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C765所杀略焉。

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

兴平元年，操东击陶谦，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操，而潜迎吕布。布即至，诸城悉应之。邈乃使人谲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军实。」彧知邈有变，即勒兵设备，故邈计不行。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求见彧。彧将往，东郡太守夏侯淳等止之。曰：「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而轻欲见之。今君为一州之镇，往必危也。」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者，计必未定，及其犹豫，宜时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怀疑嫌，彼将怒而成谋，不如往也。」贡既见彧无惧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说范、东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

二年，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定吕布。彧谏曰：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间而收熟麦，约食稽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东，未见其便。多留兵则力不胜敌，少留兵则后不足因。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数城或全，其余非复己有，则将军尚安归乎？且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惧而相结，共为表里，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掠之无获，不出一旬，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愿将军虑焉。

操于是大收熟麦，复与布战。布败走，因分定诸县，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众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劝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纵之。

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唯严象为杨州，韦康为凉州，后并负败焉。

袁绍既兼河朔之地，有骄气。而操败于张绣，绍与操书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敌，以谋于彧。彧量绍虽强，终为操所制，乃说先取吕布，然后图绍，操从之。三年，遂擒吕布，定徐州。

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少府孔融谓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点而擒也。」

后皆如彧所筹，事在《袁绍传》。

操保官度，与绍连战，虽胜而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致绍师。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绍，绍退走。封彧万岁亭侯，邑一千户。

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但欲留兵卫之，自欲南征刘表，以计问彧。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九年，操拔鄴，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苦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主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

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度，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B357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度，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苦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

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

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操将伐刘表，问彧所策。彧曰：「今华夏以平，荆、汉知亡矣，可声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操从之。会表病死。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C85D。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县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E578，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文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赞曰：公业称豪，骏声升腾。权诡时逼，挥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顿挫。越俗易惊，孤音少和。直辔安归，高谋谁佐？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迹疑心一。

卷七十一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皇甫嵩朱儁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父节，雁门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F550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万。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鄴。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B139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召群臣会议。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俊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风，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苣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

封嵩都乡侯。嵩、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

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生擒卜己，斩首七千余级。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并无功而还，乃诏嵩进兵讨之。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

以黄巾既平，故改年为中平。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曹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

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地。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捻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兒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

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奏、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会边章、韩遂作乱陇右，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章等遂复入寇三辅，使嵩因讨之。

初，嵩讨张角，路由鄴，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此为憾，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其秋征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二千户。

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民。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

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及后秉政，初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曰：「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义真D574未乎？」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

及卓被诛，以嵩为征西将军，又迁车骑将军。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复拜光禄大夫，迁太常。寻李C765作乱，嵩亦病卒，赠骠骑将军印绶，拜家一人为郎。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而附之。

坚寿亦显名，后为侍中，辞不拜，病卒。

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母既失产业，深恚责之。俊曰：「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俊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弃市。俊乃赢服间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俊亦终无所言。

后太守徐珪举俊孝廉，再迁除兰陵令，政有异能，为东海相所表。会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软弱不能禁。又交阯贼梁龙等万余人，与南海

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即拜俊交阯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征为谏议大夫。

及黄巾起，公卿多荐俊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俊，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俊与荆州刺史徐DA78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征俊。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以有攻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有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灵帝乃止。俊因急击弘，斩之。

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DA78、秦颉皆欲听之。俊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俊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复斩万余级，贼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俊右车骑将军，振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加位特进。以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匠，转少府、太仆。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BE3A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

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EC39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复拜俊为光禄大夫，转顿骑，寻拜城门校尉、河南尹。

时，董卓擅政，以俊隽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及关东兵盛，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俊辄止之。卓虽恶俊异己，然贪其名重，乃表迁太仆，以为己副。使者拜，俊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使者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其故何也？」俊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计，非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迁都之事，不闻其计，就有未露，何所承受？」俊曰：「相国董卓具为臣说，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为副。

卓后入关，留C765守洛阳，而俊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农场懿为河南尹，守洛阳。俊闻，复进兵还洛，懿走。俊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俊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C765、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俊。俊逆击，为C765、汜所破。俊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

及董卓被诛，C765、汜作战，俊时犹在中牟。陶谦以俊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杰共推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C765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俊曰：

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DA78、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国家既曹董卓，重以李C765、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搢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

能克济祸乱！自起兵已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谘诹，议消国难。佥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颙颙。」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旨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

会李C765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F651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F651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C765、汜小竖，樊稠庸兒，无他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遂辞谦议而就C765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

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未发，会李C765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C765相攻，长安中乱，故俊止不出，留拜大司农。献帝诏俊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令与李C765和。汜不肯，遂留质俊等。俊素刚，即日发病卒。

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论曰：皇甫嵩、朱俊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乎！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俊，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己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而能终以归全者，其致不亦贵乎！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斯亦行身之要与！

赞曰：黄妖冲发，嵩乃奋钺。孰是振旅，不居不伐。俊捷陈、颍，亦弭於越。言肃王命，并遘屯蹶。

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以卫园陵。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章、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

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狭，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温时亦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焉，以为捕鱼，而潜从□焉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屯于扶风，封EA69乡侯，邑千户。

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马扶风马

腾，亦拥兵反叛，又汉阳王国，自号「合众将军」，皆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悉令领其众，寇掠三辅。五年，围陈仓。乃拜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韩遂等复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耻为众所胁，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

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C85D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及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卓未至而何进败，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欲讨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卓兵士大盛。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明日复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议太后B369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迁于永安宫，遂以弑崩。

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CD37侯。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锓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封母为池阳君，置令丞。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兆，乃铸铜人。卓，监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BC60、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亻由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BC60阴为内主。

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又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会公卿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廷争不能得，而伍琼、周BC60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BC60。而彪、琬恐惧，诣卓谢曰：「小人恋旧，非欲沮国事也，请以不及为罪。」卓既杀琼、BC60，旋亦悔之，故表彪、琬为光禄大夫。于是迁天子西都。

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末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群兵讨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B857、亨之。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C765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黾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埽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池间，以＜雀戈＞卓后。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E02A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以弟B857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于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髫B062，男皆封侯，女为邑君。

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CD37，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CD37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B169，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时，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遂笞温于市，杀之，以塞天变。前温出屯美阳，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温召又不时应命，既到而辞对不逊。时孙坚为温参军，劝温陈兵斩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坚曰：「明公亲帅王师，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赖之乎？坚闻古之名将，杖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若纵之，自亏威重，后悔何及！」温不能从，而卓犹怀忌恨，故及于难。

温字伯慎，少有名誉，累登公卿，亦队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事未

及发而见害。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D926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眉阝坞，杀得母妻男女，尽灭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E067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C765、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其后朱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逾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

C765、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牛辅既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去。C765等恐，乃先遗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C765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C765军，说之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C765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抄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

王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荣战死，轸以众

降。C765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C765众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杀卫尉种拂等。吕布战败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于是大赦天下。李C765、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遂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后数日见杀。C765等葬董卓于眉阝，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C765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C765、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乃此。更以为尚书典选。

明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其中有为C765所枉系者，C765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故，请收之。诏曰：「灾异屡降，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释冤结而复罪之乎！一切勿问。」

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C765，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合兵攻C765，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众来欲和腾、C765，既而复与腾合。C765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与腾等战于长平观下。遂、腾败，斩首万余级，种劭、刘范等皆死。遂、腾走还凉州，稠等又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军还，利告C765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C765、稠始相猜疑。犹加稠及郭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C765、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前自加临检。既知不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后多得全济。

明年春，C765因会刺杀樊稠于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异，C765、汜遂复理兵相攻。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C765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C765知其计，即使兄子暹将数千人围宫。以车三乘迎子、皇后，太尉杨彪谓暹曰：「古今帝王，无在人臣家者。诸君举事，当上顺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决矣。」帝于是遂幸C765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C765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宫府居人悉尽。帝使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C765、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彪谓汜曰：「将军达人间事，奈何君臣分争，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左右多谏，汜乃止。遂引兵攻C765，矢及帝前，又贯C765耳。C765将杨奉本白波贼帅，乃将兵救C765，于是汜众乃退。

是日，C765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C765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司徒赵温深解譬之，乃止。诏遣谒者仆射皇甫郦和C765、汜。郦先譬汜，汜即从命。又诣C765，C765不听。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欲与我同邪！必诛之。君观我方略士众，足办郭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郦曰：「今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C765怒，呵遣郦，因令虎贲王昌追杀之。昌伪不及，郦得以免。C765乃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郭请C765求东归，十反乃许。车驾即日发迈。李C765出屯曹阳。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发集将军。汜等并侍送乘舆。汜遂复欲胁帝幸眉阝，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弃军还就李C765。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而精犹奉给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

李C765、郭汜既悔令天子东，乃来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杨定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C765、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俊被创坠马。李C765谓左右曰：「尚可活不？」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C765使杀之。天子遂露次曹阳。承、奉乃谲C765等与连和，而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

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C765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拥卫左右，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距。

C765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皆有离心。承、奉等夜乃潜议过河，使李乐先度具舟舡，举火为应。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唯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C765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既到大阳，止于人家，然后幸李东营。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C765、汜等连和。C765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宫人妇女，及乘舆器服。

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C765、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乃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扞外难，何事京师？」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

暹矜功盗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于是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间。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害，乐自病死。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三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C765，夷三族。以段煨为安南将军，封E255乡侯。

四年，张杨为将杨丑所杀。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

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操方事河北，虑其乘间为乱，七年，乃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后征段煨为大鸿胪，病卒。复征马腾为卫尉，封槐里侯。腾乃应召，而留子超领其部典。十六年，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复据陇右。十九年，天水人杨阜破超，超奔汉中，降刘备。韩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初，陇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署置百官三十许年。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斩之，凉州番平。

论曰：董卓初以虓虎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版》、《荡》之篇，于焉而极。呜呼，人之生也难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无礼虽及，余CB4A遂广。矢延王辂，后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c

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叛还本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薊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朝廷虞威信素著。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薊，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

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

初，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默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赍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虞乃止。

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从合十万人以攻瓒。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瓒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敕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先坐而咒曰：「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时，旱势炎盛，遂斩焉。传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瓒乃上训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众，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

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和后从袁绍报瓒云。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

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

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人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张纯复与叛胡丘力居等寇渔阳、河间、勃海，入平原，多所杀略。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虏遂大败，弃妻子逾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煮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时多雨雪，队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诏拜瓒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

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瓒志埽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

瓒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而惧术知怨之，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术遣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越为流矢所中死。瓒因此怒绍，遂出军屯槃河，将以报绍。乃上疏曰：

臣闻皇羲已来，君臣道著，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车骑将军袁绍，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行浮薄。昔为司隶，值国多难，太后承摄，何氏辅朝。绍不能举直措枉，而专为邪媚，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卓既无礼，帝主见质。绍不能开设权谋，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违人主，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

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载，不恤国难，广自封植，乃多引资粮，专为不急，割刻无方，考责百姓，其为痛怨，莫不咨嗟。绍罪四也。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皁囊施检，文称诏书。昔亡新僭侈，渐以即真。观绍所拟，将必阶乱。绍罪五也。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抄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惏，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埽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故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章无礼。臣虽E962茸，名非先贤，蒙被朝恩，负荷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

遂举兵攻绍，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瓒。

绍惧，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相结。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瓒。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众，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揩与战，败退还。

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言：「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瓒。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F4F0义合兵十万，共攻瓒。兴平二年，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F4F0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

重。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兒。所在侵暴，自姓怨之。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櫥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瓒。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山以断绍后。长史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老小，而恃将军为主故耳。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后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而待也。」瓒乃止。绍渐相攻逼，瓒众日蹙，乃却，筑三重营以自固。

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鸟厄归人，滏水陵高，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绍候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瓒遂大败，复还保中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

关靖见瓒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田揩与袁绍战死。

鲜于辅将其众归曹操，操以辅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阎柔将部曲从曹操击乌桓，拜护乌桓校尉，封关内侯。

张燕既为绍所败，人众稍散。曹操将定冀州，乃率众诣鄴降，拜平

北将军，封安国亭侯。

论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穑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少为诸生，仕州郡，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

时，董卓虽诛，而李E765、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而并其众。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C765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惧不免，欲走归丹阳。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操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后为杨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昱字元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赞曰：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卫国。伯珪疏犷，武才EC39猛。虞好无终，绍势难并。徐方歼耗，实谦为梗。

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兒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

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语已见《何进传》。及卓将兵至，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剑吆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BC60、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琼等阴为绍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勃海太守，封B67D乡侯。绍犹称兼司隶。

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亻由、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E8A3、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

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亻由屯颍川，馥屯鄴，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B22E譬解绍等诸军。绍使王匡杀班、B22E、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是时，豪杰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E8A3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明年，馥将F4F0义反畔，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谓绍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绍乃使外甥陈留高F8B5及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

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兒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衣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请以拒绍，馥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

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引沮授为别驾，因谓授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将何以匡济之乎？」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为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乃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甚见器任。馥自怀猜惧，辞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

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B231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F4F0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F4F0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众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F4F0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瓒因此以书譬绍曰：「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舆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愿也。」绍于是引军南还。

三月上已，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鄴城，杀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容貌自若，不敢常度。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

卫，送到斥丘。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F4F0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C765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稽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B44A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处甥高F8B5为并州刺史。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曰：

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悲哭而崩城者。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杞妇何能感彻。

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谘臣

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厄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辣剑翼室，虎吆群司，奋击凶丑，曾不浃辰，罪人斯殄。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

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乎。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

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扬、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势，争战阵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春秋》所贬，苟云利国，专之不疑。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太仆赵岐衔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

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明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士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纷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众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B36B矢之命哉？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白起歔欷于杜邮也。太傅日磾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

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则；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援贬矣。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镬，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鸠》之平，绝邪谄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

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鄴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四年春，击公孙瓒，遂定幽土，事在《瓒传》。

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不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

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救敌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

绍纳图言。图等因是B44D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

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未及行。

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兒病失其会，惜哉！」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

曹操畏绍过河，乃急击备，遂破之。备奔绍，绍于是进军攻许。田丰以既失前几，不宜便行，谏绍曰：

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绍不从。丰强谏忤绍，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乃先宣檄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已，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产专政，擅断万机，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薛□}，饕餮放横，伤化虐人。父嵩，乞B323携养，因臧买位，舆金替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广罗英难，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奖就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F651逸，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

弱枝之义，且不登畔人之党，故复援C42F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而有大造于操也。

会后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效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口，尚书记期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元纲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E054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矰缴充蹊，坑F737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C279，是以兖、豫有无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莫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善，专为枭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见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乃欲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莫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聘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乏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覆沧海而注□票炭，有何不消灭者哉？

当今汉道陵迟，纲弛网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

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

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敝，而主骄将怯，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杨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今之谓乎！」曹操遂救刘延，击颜良，斩之。绍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临船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退，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绍使刘备、文丑挑战，曹操又击破之，斩文丑。再战而禽二将，绍军中大震。操还屯官度，绍进保阳武。沮授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军；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此。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渐逼官度，遂合战。操军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而行。操乃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奇兵袭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食。

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粮运。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琼等时宿在乌巢，去绍军四十里。操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

初，绍闻操击琼，谓长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郃等攻操营，不下。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沮授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见授谓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得也。」授对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乃诛之。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及军还，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丰曰：「公貌宽而内忌，

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许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出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绍还，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官度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鄴。护军逢纪与配不睦，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曰：「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曰：「善」。乃不废配，配、纪由是更协。

冀州城邑多畔，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纪、审配宿以骄侈为谭所病，辛评、郭图皆比干谭而与配、纪有隙。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

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绍子谭刘表

谭自称车骑将军，出军黎阳。尚少与其兵，而使逢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逢纪。

曹操度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乃留审配守鄴，自将助谭，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谭、尚败退。操将围之，乃夜遁还鄴。操军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战于外门。谭败，乃引兵还南皮。

别驾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谭，谭还欲更攻尚，问脩曰：「计将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毘诣曹操请救。

刘表以书谏谭曰：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B277。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鄴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不谓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

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士B323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

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唯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

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疴，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曹操遂还救谭，十月至黎阳。尚闻操度河，乃释平原还鄴。尚将吕旷、高翔畔归曹氏，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

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鄴，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

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诛。何则？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沈之迹，放兵抄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鄴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献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铺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敷躬布体以听斧锓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凶吉，以赐环玦。

谭不纳。

曹操因此进攻鄴，审配将冯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鄴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曲漳为营，操复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求降，不听。尚还走蓝口，操复进，急围之。尚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生获配。操谓配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和桡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高F8B5以并州降，复为刺史。

曹操之围鄴也，谭复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熙，而谭悉收其众，还屯龙凑。

十二月，曹操讨谭，军其门。谭夜遁走南皮，临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谭欲出战，军未合而破。谭被发驱驰，追者意非恒人，趋奔之。谭坠马，顾曰：「咄，兒过我，我能富贵汝。」言未绝口，头已断地。于是斩郭图等，戮其妻子。

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者斩！」众莫敢仰视，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卒于家。

高F8B5复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十一年，曹操自征F8B5，F8B5乃留其将守城，自诣匈奴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

十二年，曹操征辽西，击乌桓。尚、熙与乌桓逆操军，战败走，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尚有勇力，先与熙谋曰：「今到辽东，

康必见我，我独为兄手击之，且据其郡，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熙疑不欲进，尚强之，遂与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下，坐于冻地。尚谓康曰：「未死之间，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送之。

康，辽东人。父度，初避吏为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还为本郡守。在职敢杀伐，郡中名豪与己夙无恩者，遂诛灭百余家。因东击高句骊，西攻乌桓，威行海畔。时王室方乱，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端。初平元年，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B44E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死，康嗣，故遂据辽土焉。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DE43，诏书以表为蒯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荆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表谓越曰：「宗贼虽盛而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对曰：「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袁术骄而无谋，宗贼率多贪暴。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赵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众。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及李C765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C765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因攻穰城，中飞矢而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

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皆服从。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度，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今豪桀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操，观望虚实。谓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嵩对曰：「嵩观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若欲归之，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嵩不为动容，徐陈临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贤，谏止之。表犹怒，乃考杀从行者。知无他意，但囚嵩而已。

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悌，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

及表病甚，琦归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擅来，必

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人众闻而伤焉。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降。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操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释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以交友礼待之。蒯越光禄勋，刘先尚书令。初，表之结袁绍也，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义以疾退，终表世不仕，操以为侍中，其余多至大官。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

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韩非》曰：「佷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

选曰：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擅强南夏。鱼俪汉舳，云屯冀马。窥图讯鼎，禋天类社。既云天工，亦资人亮。矜强少成，坐谈奚望。回皇冢嬖，身穨业丧。

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鲁恭王后也。肃宗时，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阯，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脩而并其众。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C765，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卒。

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韪以此遂屯兵朐□备表。

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

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韩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

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璋因遣别驾从事张松诣操，而操不相接礼。松怀恨而还，劝璋绝曹氏，而结好刘备。璋从之。

十六年，璋闻曹操当遣兵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松复说璋迎刘备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将兵迎备。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备有枭名，今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备自江陵驰至涪城，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张松劝备于会袭璋，备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乃以松谋白璋，收松斩之，敕诸关戍勿复通。备大怒，还兵击璋，所在战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归其财宝，后以病卒。

明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

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

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阎圃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四面险固，财富土沃，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方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遽称王号，必为祸先。」鲁从之。

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尉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论曰：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时，董卓将欲废立，以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破董卓于阳人。

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初平三年，术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坚战死。公孙瓒使刘备与术合谋共逼绍，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於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杨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李C765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恣无CA75，百姓患之。又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也。」术嘿然，使召张范。范辞疾，遣弟承往应之。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可乎？」承对曰：「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说。

自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术遣击杨州刺史刘繇，破之，策因据江东。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

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橐弓戢戈。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讨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熟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

术不纳，策遂绝之。

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娉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术又率兵击陈国，诱杀其王宠及相骆俊，曹操乃自征之。术闻大骇，即走度淮，留张勋、桥蕤于蕲阳，以拒操。操击破斩蕤，而勋退走。术兵

弱，大将死，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

术虽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窃伪号，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自下饥困，莫之简恤。于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EF69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困穷，士卒散走。忧懑不知所为，遂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虽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篑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

论曰：「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侍。灵帝崩，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进败，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封温侯。

允既不赦凉州人，由是卓将李C765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布与C765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C765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C765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布既恃其功，更请兵于绍，绍不许，而将士多暴横，绍患之。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使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于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归张杨。道经陈留，太守张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

邈字孟卓，东平人，少以侠闻。初辟公府，稍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与曹操共举义兵。及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义责之。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操不听，然邈心不自安。兴平元年，曹操东击陶谦，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虞无前，迎之共据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变通，此亦从横一时也。」邈从之，遂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之。

曹操闻而引军击布，累战，相持百余日。是时，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阳。二年间，操复尽收诸城，破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邈诣袁术求救，留超将家属屯雍丘。操围超数月，屠之，灭其三族。邈未至寿春，为其兵所害。

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术举兵诣阙，未能屠裂董卓。将军诛卓，为术报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为曹操所败。将军伐之，令术复明目于遐迩，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死生。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非唯此止，当骆驿复致。凡所短长亦唯命。」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走海西，饥困，请降于布。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号徐州牧。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婚，布复许之。

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以攻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布谓灵曰：「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谢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术遣韩胤以僭号事告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则徐、杨合从，为难未已。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助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术，而女已在涂，乃追还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

陈珪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许，会使至，拜布为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行，并令奉章谢恩。登见曹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究其情伪。」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众，以为内应。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术怒布杀韩胤，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势，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时兵有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谓陈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谋无素定，不能相维。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势不俱栖，立可离也。」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今袁术造逆，宜共诛讨，奈何与贼还来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又许破术兵，悉以军资与之。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生禽桥蕤，余众溃走，其所杀伤、堕水死者殆尽。

时，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许布财币以相结，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止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

固守拒之，无获而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将众整齐，每战必克。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事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

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操乃自将击布，至下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深沮其计，而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军食毕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而潜遣人求救于袁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术亦不能救。

曹操堑围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马，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诣布而言曰：「蒙将军威灵，得所亡马，诸将齐贺，未敢尝也，故先以奉贡。」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乃与诸将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令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意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见从，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操复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固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赞曰：焉作庸牧，以希后福。曷云负荷？地堕身逐。术既叨贪，布亦翻覆。

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卫飒任延王景秦彭王涣许荆孟尝第五访刘矩刘宠仇览童恢

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B36C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今缀集殊闻显迹，以为《循吏篇》云。

卫飒字子产，河内脩武人也。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王莽时，仕郡历州宰。

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

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

二十五年，征还。光武欲以为少府，会飒被疾，不能拜起，敕以桂阳太守归家，须后诏书。居二岁，载病诣阙，自陈困笃，乃收印绶，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B076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值仓卒，避兵之陇西。时隗嚣已据四郡，遣使请延，延不应。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埽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B36D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建武初，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缯，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谢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CACA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延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以病稽留，左转睢阳令，九真吏人生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后坐擅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显宗即位，拜颍川太守。永平二年，征会辟雍，因以为河内太守。视事九年，病卒。

少子恺，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乐浪讲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座。

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塙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逡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

事。」光武得此遂止。

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车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秦袁字伯平，扶风茂陵人也。自汉兴之后，世位相承。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彭同产女弟，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有宠。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十五年，拜骑都尉，副驸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

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CE2C，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B23FE575，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在职六年，转颍川太守，仍有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肃宗巡行，再幸颍川，辄赏赐钱谷，恩宠甚异。章和二年卒。鼓弟忄享、褒，并为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由此显名。

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

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E74E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DD3C以千数。

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B231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抄，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

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莫大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政迹茂异，令名显闻，孝宣皇帝嘉叹悯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

镡显后亦知名，安帝时为豫州刺史。时，天下肌荒，竞为盗贼，州

界收捕且万余人。显愍其困穷，自陷刑辟，辄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诏勿理。后位至长乐卫尉。

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

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长年，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闻，乃出门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誉益著。太守黄兢举孝廉。

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病自上，征拜谏议大夫，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

荆孙＜有彧＞，灵帝时为太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上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谷稼以登。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留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

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B231木朽珠，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

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

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更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

迁南阳太守，去官。拜护羌校尉，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人也。叔父光，顺帝时为司徒。矩少有高节，以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

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在县四年，以母忧去官。

后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四迁为尚书令。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势，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出为常山相，以疾去官。时冀妻兄孙祉为沛相，矩惧为所害，不敢还乡里，乃投彭城友人家。岁余，冀意少悟，乃止。补从事中郎，复为尚书令，迁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太尉。琼复为司空，矩与琼及司徒种暠同心辅政，号为贤相。时，连有灾异，司隶校尉以劾三公。尚书朱穆上疏，称矩等良辅，以言殷汤、高宗不罪臣下之义。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后复拜太中大夫。

灵帝初，代周景为太尉。矩再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与州郡交通。顺辞默谏，多见省用。复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父丕，博学，号为通儒。

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陈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B36E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转为宗正、大鸿胪。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司空、以阴雾愆阳免。顷之，拜将作大匠，得为宗正。建宁元年，代王暢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

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约省素，家无货积。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埽，以待刘公，不可得止。」宠无言而去，时人称其长者。以老病卒于家。

弟方，官至山阳太守。方有二子：贷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

董卓入洛阳，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虚己爱物，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贼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岱击之，战死。

兴平中，繇为杨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袁术遣孙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除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史，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耻。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节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鸮枭哺所生。」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览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常，守之何因？」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览学毕归乡里，州郡并请，皆以疾辞。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后征方正，遇疾而卒。

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汉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玉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仲玉早卒。

恢少仕州郡为吏，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乃辟之。乃赐被劾当免，掾属悉投刺去，恢独诣阙争之。乃得理，掾属悉归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论者归美。

复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伤，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

弟翊字汉文，名高于恢，宰府先辟之。翊阳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弃官归。后举茂才，不就。卒于家。

赞曰：「政界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统。怀我风爱，永载遗贤。

卷七十七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董宣樊晔李章周紜黄昌阳球王吉

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穴井}，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岂虚也哉！若其揣挫强伤，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

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俭知名，故附《党人篇》。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人也。初为司徒侯霸所辟，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以丹前附王莽、虑交通海贼，乃悉收系剧狱，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青州以其多滥，奏宣考岑，宣坐征诣廷尉。在狱，晨夜讽诵，无忧色。及当出刑，官属具馔送之，宣乃厉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车而去。时，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隶校尉。

后江夏有剧贼夏喜等寇乱郡境，以宣为江夏太守。到界，移书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闻，惧，即归降散。外戚阴氏为郡都尉，宣轻慢之，坐免。

后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B258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从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B258，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

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主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困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以宣尝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拜子并为郎中，后官至齐相。

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引见云台。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餽饵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赐晔御食，及乘舆服物。因戏之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晔顿首辞谢。及至郡，诛讨大姓马CACA匡等。盗贼清，吏人畏之。数年，迁杨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坐法左转积长。

隗嚣灭后，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好申、韩法、善恶立断。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视事十四年，卒官。

永平中，显宗追思晔在天水时政能，以为后人莫之及，诏赐家钱百万。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光武为大司马，平定河北，召章置江曹属，数从征伐。

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宴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

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岁中拜侍御史，出为琅邪太守。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章

闻，即发兵千人，驰往击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章按剑怒曰：「逆虏无状，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讨贼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烧城门，与长思战，斩之，获三百余级，得牛马五百余头而还。兴归郡，以状上帝，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冠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周纟亏字文通，下邳徐人也。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之术。少为廷尉史。

永平中，补南行唐长。到官，晓吏人曰：「朝廷不以长不肖，使牧黎民，而性仇猾吏，志除豪贼，且勿相试！」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过博平令。收考奸臧，无出狱者。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为州内所则。后坐杀无辜，复左转博平令。

建初中，为勃海太守。每敕令到郡，辄隐闭不出，先遣使属县尽决刑罪，乃出诏书。坐征诣廷尉，免归。

纟亏廉洁无资，常筑DBD4以自给，肃宗闻而怜之，复以为郎，再迁召陵侯相。廷掾惮纟亏严明，欲损其威，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纟亏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又问铃下：「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问，具服「不杀人，取道边死人。」后人莫敢欺者。

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名主，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纟亏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B23FE575，京师肃清。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剑拟笃，而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纟亏送廷尉诏狱。数日贯出。帝知纟亏奉法疾奸，不事贵戚，然苛惨失中，数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后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邓彪奏纟亏在任过酷，不宜典司京辇。免归田里。后窦氏贵盛，笃兄弟秉权，睚眦宿怨，无不僵仆。纟亏自谓无全，乃柴门自守，以待其祸。然笃等以纟亏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永元五年，复征为御史中丞。诸窦虽诛，而夏阳侯B22E犹尚在朝。纟亏疾之，乃上疏曰：「臣联臧文仲之事君也，见有礼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鹫之逐鸟雀。案夏阳侯B22E，本出轻薄，志在邪僻，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轻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禅上书，惑众不道，当伏诛戮，而主者营私，不为国计。夫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渐，可不惩革？宜寻吕产专窃之乱，永惟王莽篡逆之祸，上安社稷之计，下解万夫之惑。」会B22E归国，纟亏迁司隶校尉。

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七年，迁将作大匠。九年，卒于官。

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刺史行部，见昌，甚奇之，辟从事。

后拜宛令，政尚严猛，好发奸伏。人有盗其车盖者，昌初无所言，后乃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大姓战惧，皆称神明。

朝廷举能，迁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讼者七百余人，悉为断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宿恶大奸，皆奔走他境。

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妻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为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

视事四年，征，再迁陈相。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敕收付狱，案杀之。

又迁为河内太守，又再迁颍川太守。永和五年，征拜将作大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卒于官。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

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常为台阁所崇信。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会赦见原。

辟司徒刘宠府，举高第。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

迁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奸鄙，遂为贵郡所见枉举。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仇，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虽以不德，敢忘前义。况君臣分定，而可怀宿者哉！今一蠲往愆，期诸来效。若受教之后而不改奸状者，不得复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皆罢免之。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

迁将作大匠，坐事论。顷之，拜尚书令。奏罢鸿都文学，曰：

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

书奏不省。

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球尝拊髀发愤曰：「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曰羽}、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DA5E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恶无状，死不灭责，乃欲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如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B258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颎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球既诛甫，复欲以次表曹节等，乃敕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权门闻之，莫不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滕，不敢陈设。京师畏震。

时，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泪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语诸常侍，今且俱人，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帝乃徙球为卫尉。时，球出谒陵，节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叩头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颎、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卫尉扞诏邪！」至于再三，乃受拜。

其冬，司徒刘郃与球议收案张让、曹节，节等知之，共诬白郃等。语已见《陈球传》。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

王吉者，陈留浚仪人，中常侍甫之养子也。甫在《宦者传》。吉少好诵读书传，喜名声，而性残忍。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众议。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如贬弃，注其名籍。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

论曰：古者郭BE75，善恶易分。至于画衣冠，异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遂乃严刑痛杀，随而绳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济忍苛之虐情。汉世所谓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喧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严君蚩黄霸之术，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尝鞫人臧罪，而猾恶自禁，人不敢犯。何者？以为威辟既用，而苟免这行兴；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则奸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则刑讼繁措，可得而求乎！

赞曰：大道既往，刑礼为薄。斯人斯矣，机诈萌作。去杀由仁，济宽非虐。末暴虽胜，崇本或略。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郑众蔡伦孙程曹腾单超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庵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E067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兒、歌单、舞女之玩，充

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C674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败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郑众字季产，南阳ED77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十四年，帝念众功美，封为鄛乡侯，食邑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元初元年卒，养子闳嗣。闳卒，子安嗣。后国绝。桓帝延熹二年，绍封众曾孙石雠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F6C5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闰、京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遂枉杀太尉杨震，废皇太子为济阴王。

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显等遂专朝争权，乃讽有司奏诛樊丰，废耿宝、王圣，及党与皆见死徙。

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阎显白太后，征诸五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戴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扞内外。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朔平门，以御程等。诱诗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显以诗所将众少，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白：「无干兵。」镇即下车，持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听镇，不中。镇引剑击景墮车，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于是遂定。下诏曰：

夫表功录善，古今之通义也。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倾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汎、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怀忠愤发，戮力协谋，遂埽灭元恶，以定王室。《诗》不云乎：「无言不F6C5，元德不报。」程为谋首，康、国协同。其封程为浮阳侯，食邑五户；康为华容侯，国为郦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汎为临沮侯，马国为文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B36F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

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遂擢拜程骑都尉。

永建元年，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程既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士，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程与王道、李元皆拜骑都尉，余悉奉朝请。阳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车都尉，位特进。及卒，使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乘舆幸北部尉传，瞻望车骑。

程临终，遗言上书，以国传弟美。帝许之，而分程半，封程养子寿为浮阳侯。后诏书录微功，封兴渠为高望亭侯。四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祖四分之一。宋娥夺爵归田舍。唯马国、陈予、苗光保全封邑。

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

侍。梵坐臧罪，减死一等。建后封东乡侯，三百户。

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固辞之。及卒，帝思贺忠，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

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

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何如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

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超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明年薨，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墮。」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耳毛＞，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皆为所在蠹害。

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县，遂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埋著寺内。时，下邳县属东海，汝南黄浮为东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谏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栗。璜于是诉怨于帝，帝大怒，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七年，衡卒，亦赠车骑将军，如超故事。璜卒，赙赠钱布，赐冢茔地。

明年，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租入岁皆三百万，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

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锐。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

侯。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大怨，以事诉帝，延坐多杀无辜，征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后为京兆尹，有理名，世称为长者。

览等得此愈放纵。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

熹平元年，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阿党者皆免。

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顺帝初，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长安乡侯，六百户。

时，窦太后临朝，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事已具《蕃》、《武传》。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

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太官给塞具，赐瑀钱五千万，余各有差，后更封华容侯。二年，节病困，诏拜为车骑将军。有顷

疾瘳，上印绶，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寻转大长秋。

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DA5E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恕猛不已，使颍以他事奏猛，抵罪输左校。朝臣多以为言，乃免刑，复公车征之。

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五百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其淫暴无道，多此类也。

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狱中。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乃上书曰：

臣闻理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汤举伊尹不仁者远。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闼，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鉏无状。昔高宗以雉B228之变，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祇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仇。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人，身E5DC其祸。虞公抱宝牵马，鲁昭见逐乾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驹以至灭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瑀之所为，诚皇后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埽灭丑类，以答天怒。与瑀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

章寝不报。节遂领尚书令。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后瑀亦病卒，皆养子传国。审忠字公诚，宦官诛后，辟公府。

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为小黄门，再迁中常侍。为人清忠奉公。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因上疏陈事曰：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B450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修厥德，而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陛下或其琐才，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刺，稼穑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

臣又闻后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余，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则西官致灾，况终年积聚，岂无忧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则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犹日月，虽时有征税，犹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储君副主，宜讽诵斯言；南面当国，宜履行其事。

又承诏书，当于河间故国起解渎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从藩国，然处九天之高，岂宜有顾恋之意。且河间疏远，解渎邈绝，而当劳民单力，未见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穀梁传》曰：「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则水方，杅圆则水圆。」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暢。」此之谓也。

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

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脣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B451，武勇冠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勋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征邕更授任，反B451家属，则忠卢路开，众怨以弭矣。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时，帝多稿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强上疏谏曰：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

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

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C045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欲明镜之见C045，则不当照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C045为责。

书奏不省。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纳之，乃先赦党人。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构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处草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宗亲，没入财产焉。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

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

又小黄门甘陵吴伉，善为风角，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云。

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者中，桓帝时为小黄门。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熹八年，黜为关内侯，食本县租千斛。

灵帝时，让、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后，忠领大长秋。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谒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指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轝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

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

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帐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B227。」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候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外，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复以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

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

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

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刘昆洼丹任安杨政张兴戴憑孙期欧阳歙牟长宋登张驯尹敏周防孔僖杨伦

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

使天下咸取则焉。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E06D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

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

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轶，字君文，传昆业，门徒亦盛。永平中，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迁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

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永平中为少府。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初仕州郡。后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之，时王涂隔塞，诏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

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后辟司徒冯勤府，勤举为教廉，稍迁博士。永平初，迁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于

官。

子鲂，传兴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钱二十万。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济阴成武人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终于家。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前书》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B6F9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

书》古文学，未得立。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

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更始立，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见歙在县修政，迁河南都尉，后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推用贤俊，政称异迹。九年，更封夜侯。

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

子复嗣。复卒，无子，国除。

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仕为蕲长。

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国灭，因氏焉。

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复征为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也。父由，为太尉。

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曲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

张驯字子F6C1，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讖，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讖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

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

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稍迁陈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于家。

子举，自有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乘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B367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

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线、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冬，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

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

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及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也。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乘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辞疾不就。

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是岁，安帝崩，伦辄弃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伦言切直，辞不逊顺，下之。尚书奏伦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诏书以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伦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帝乃下诏曰：「伦出幽升高，宠以籓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遂征诣廷尉，有诏原罪。

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卒于家。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高诩包咸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卫宏董钧丁恭周泽钟兴甄宇楼望程曾张玄李育何休服虔颍容谢该许慎蔡玄

《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

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诩，征为郎，除符离长。去官，后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十三年，卒官，赐钱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

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

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为上党太守，征拜骑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郭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仪。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

子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

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父建武中为卷令，俶傥不拘小节。

驯小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出拜陈留太守，赐刀剑钱物。元和二年，入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冢茔陪园陵。

孙休，位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

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帝嘉之，赐以缣钱。

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谮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垦田千余顷。行兄丧去官。

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后为阆中令，卒于官。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

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后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

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

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禀牺令。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钧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于家。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又瑕丘江公传《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也。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EA52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周泽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黾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永平五年，迁右中郎将。十年，拜太常。

泽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堪字子穉，河南缑氏人也。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然一毫未尝取于人，以节介气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间，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

建武中，仕郡县。公正廉洁，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及为长吏，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谴堪御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后复仕为左冯翊，坐遇下促急，司隶校尉举奏免官。数月，征为侍御史，再迁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勋。

堪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十八年，以病乞身，为侍中骑都尉，卒于官。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穉」。

十二年，以泽行司徒事，如真。泽性简，忽威仪，颇失宰相之望。数月，复为太常。清洁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脆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斋。」十八年，拜侍中骑都尉。后数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于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也。清净少欲。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为州从事，征拜博士，稍迁太子少傅，卒于官。

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建武中，赵节王栩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后仕郡功曹。永平初，为侍中、越骑校尉，入讲省内。十六年，迁大司农。十八年，代周泽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F8D5矣！」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后玄去官，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廉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

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

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单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傅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建安中卒。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病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

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修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劳谦厄运，三年乃F446。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能入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B36F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间以父母老疾，弃官欲归，道路险塞，无自由致。猥使良才抱朴而逃，逾越山河，沉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

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

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

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譊々之学，各习其师」也。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方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

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杜笃王隆夏恭傅毅黄香刘毅李尤苏顺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

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美帝之，赐帛免刑。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昔般庚去奢，行俭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时制都，不常厥邑。贤圣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势，同归异术；或弃去阻厄，务处平易；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或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或知而不从，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厄于崤、黾，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覲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方亢＞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B723郊。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霸、浐，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D243平乐，仪建章。

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C279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霸自岐、雍，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蹈沧海，跨昆仑，奋彗光，扫项军，遂

济人难，荡涤于泗、沂。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已，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坑岸，获昆弥，虏亻数侲，驱骡驴，御宛马，鞭B147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侯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D358，寥狼B421、C657。东摩乌桓，蹂辚濊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F444。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

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暢。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田田相如，鐇□株林。火耕流种，功浅得深。既有蓄积，厄塞四临：四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关函守□尧，山东道穷；置列汧、陇，壅偃西戎；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纱；朔南暨声，诸夏是和。城池百尺，厄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一卒举EE25，千夫沉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地势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为赡腴。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势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诛自京师。天畀更始，不能引维。慢藏招寇，复致赤眉。海内云扰，诸夏灭微。群龙并战，未知是非。于时圣帝，赫然申

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祇。立号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运筹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师之攸向，无不靡披。盖夫燔鱼剸蛇，莫之方斯。大呼山东，响动流沙。要龙渊，首镆铘，命腾太白，亲发狼、弧。南禽公孙，北背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成兆庶之F131F131，遂兴复乎大汉。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F045鐫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籓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笃后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

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女弟适扶风马氏。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

子硕，豪侠，以货殖闻。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

《复神》、《说疾》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国蒙人也。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

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诸儒共谥曰宣明君。

子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傅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

咨尔庶士，迨时斯勖。日月逾迈，岂云旋复！哀我经营，旅力靡及。在兹弱寇，靡所庶立。

于赫我祖，显于殷国。二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万邦是纪。

奕世载德，迄我显考。保膺淑懿，缵修其道。汉之中叶，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勋绪。

伊余小子，秽陋靡逮。惧我世烈，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濯溉？谁能昭暗，启我童昧？

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爰率朋友，寻此旧则。契阔夙夜，庶不懈忒。

秩秩大猷，纪纲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测。农夫不怠，越有黍稷，谁能云作，考之居息？

二事败业，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则罔所极。二志靡成，聿劳我心。如彼兼听，则溷于音。

於戏君子，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暇日。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李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大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六年，累迁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香上疏让曰：「臣江淮孤贱，愚F8D5小生，经学行能，无可算录。遭值太平，先人余福，得以弱冠特蒙征用，连阶累任，遂极台阁。讫无纤介称，报恩效死，诚不意悟。卒被非望，显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闻量能授官，则职无废事；因劳施爵，则贤愚得宜。臣香小丑，少为诸生，典郡从政，固非所堪。诚恐F8D5顿，孤忝圣恩。又惟机密端首，至为尊要，复非臣香所当久奉。承诏惊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刚，适可驱使。愿乞余恩，留备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以毕臣香蝼蚁小志，诚瞑目至愿，土灰极荣。」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是后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香亦ECF3勤物务，忧公如家。

十二年，东平清河奏訞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香料别据奏，全活甚众。每郡国疑罪，辄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又晓习边

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数加恩赏。疾病存问，赐医药。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

延平元年，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时被水年肌，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赡贫者，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禀贷，荒民获全。后坐水潦事免，数月，卒于家。

所著贼、笺、奏、书、令、凡五篇。子琼，自有传。

刘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

苏顺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间以才学见称。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所著贼、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

时，三辅多士，扶风曹众伯师亦有才学，著诔、书、论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B05A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观》、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B05A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

葛龚字元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性慷慨壮

烈，勇力过人。安帝永初中，举孝廉，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举茂才，为临汾令。居二县，皆有称绩。著文、贼、碑、诔、书记，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济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考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辞曰。

赦赦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兴三母，有莘崇汤。宣王晏起，姜后脱簪。齐桓好乐，卫BCA7不音。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

爰暨末叶，渐已穨亐。贯鱼不叙，九御差池。晋国之难，祸起于丽。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擅爱，显已蔽人。陵长间旧，圮剥至亲。并后匹嫡，淫女毙陈。匪贤是上，番为司徒。荷爵负乘，采食名都。诗人是刺，德用无怃。暴辛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纵毒不辜。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国家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妲已亡殷，赵灵沙丘。戚BCA7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琦对曰：「昔管仲相齐，乐闻机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

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

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绶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后竟捕杀之。

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考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韶之才捷皆此类也。

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张升赵壹刘梁边让郦炎侯瑾高彪张超祢衡

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真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

仕郡为纲纪，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对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遇党锢去官，后竟见诛，年四十九。

著贼、诔、颂、碑、书，凡六十篇。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也。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其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E05F脯出乎车軨，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軨之E05F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毕网加上，机F737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思。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曰：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

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谒诚而尽忠，路绝嶮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于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揄，孰知辩其蚩妍？故法禁屈挠干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饬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及西还，道经弘农，过侯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门吏惧，以白之，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今

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更启乃知已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宁当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责。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则何福如之！谨遣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壹报曰：「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君，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谢也可食，诚则顽薄，实识其趣。但关节B05A动，膝炙坏溃，请俟他日，乃奉其情。辄诵来贶，永以自慰。」遂去不顾。

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过郡吏」，竟如其言。

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其文不存。

又著《辩和同之论》。其辞曰：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

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

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

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殁，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众之。此讳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穀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B05A也。B05A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盖善其知义，讥其违道也。

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暗也。暗为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这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

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雠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周公之害，勃E96F以逆文为成，傅瑕以顺厉为败，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

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D632E042。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徙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

特召入拜尚书郎。累迁，后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边让字文礼，除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其辞曰：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E257，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聘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乾谿之

室，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

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灵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达皇佐之高勋兮，驰仁声之显赫。惠风春施，神武电断，华夏肃清，五服攸乱。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EA5F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

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神轻F95C，曳华文，罗衣飘B444，组绮缤纷。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EA5F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纡绕兮，若绿繁之垂干；忽飘B444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B36E发徵，《激楚》扬风。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鸣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夏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惘焉若酲，抚剑而叹。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沈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官，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醒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

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

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鬼。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B368夙孤，不尽家训。及就学庐，便受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传曰：「函牛之鼎以亨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计则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窃BE7B邑，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脔割之间。愿明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让后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

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文多遗失。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郦食其之后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曰：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冀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B370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炎后风病慌忽。性至孝，遭母忧，病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理对，嘉平六年，遂死狱中，时年二十八。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常以礼自牧，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

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也。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复刺遗融书曰：「承服风问，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疴傲士，故其宜也。」融省书惭，追谢还之，彪逝而不顾。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

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葵邑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川；人有计策，六奇五间。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

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彪到官，有德政，上书荐县人申徒蟠等。病卒于官，文章多亡。

子岱，亦知名。

张超字子B228，河间D821人也，留侯良之后也。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F651征黄巾，为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

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兒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脩。常称曰：「大兒孔文举，小兒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

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俊。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陛下睿圣，纂承基绪，遭遇厄运，劳谦日昃。惟岳降神，异人并出。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伯，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纓，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飞兔、騕褭，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臣等区区，敢不以闻。

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B371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袒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着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桡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吏曰：「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临发，众人为之

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

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躬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呵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B258。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谯玄李业刘茂温序彭脩索卢放周嘉范式李善王忳张武陆续戴封李充缪肜陈重雷义范冉戴就赵苞向栩谅辅刘翊王烈

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矣。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

谯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也。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州举玄，诣公车，对策高第，拜议郎。

帝始作期门，数为微行。立赵飞燕为皇后，后专宠怀忌，皇子多横夭。玄上书谏曰：「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众多之福。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臣闻之怛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卫不修，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下之至重，爱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

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既不省纳，故久稽郎官。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

后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玄不肯起，便赐以毒药。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著，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方今国家，东有严敌，兵师四出。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听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终述之世。

时，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学业，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美之，策诏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还玄家钱。

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薮十余年。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

瑛善说《易》，以授显宗，为北宫卫士令。

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习《鲁诗》，师博士许晃。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

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咸怒，出教曰：「贤者不避害，譬犹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欲杀之。客有说咸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逝。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咸乃出之，因举方正。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

及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之，欲以为博士，业固疾不起。数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数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见业辞志不屈，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闻业死，大惊，又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翚，逃避不受。

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纪》载其高节，图画形象。

初，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恐不至，遂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

是时，犍为任永及业同郡冯信，并好爱博古。公孙述连征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自杀。光武闻而征之，并会病卒。

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也。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服竟后为沮阳令。会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

建武二年归，为郡门下掾。时，赤眉二十余万众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逾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县。昼则逃隐，夜求粮食。积百余日，贼去，乃得归府。明年，诏书求天下义士。福言茂曰：「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死，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逾城，出保盂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诏书即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后拜侍中，卒官。

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显蹙令进，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显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虏射中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赴之，显遂堕马，福以身拥蔽，虏并杀之。朝廷愍授等节，诏书褒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为郎中。

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前叩头求哀，愿以身代雄。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从事。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

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戍见序奇之，上疏荐焉。于是征为侍御史，迁武陵都尉，病免官。

六年，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曰：「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宇等复晓譬之。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槁杀数人。贼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

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敛。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冢地，赙谷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

彭脩字子阳，会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时，父为郡吏，得休，与脩俱归，道为盗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父辱子死，卿不顾死邪？」盗相谓曰：「此童子义士也，不宜逼之。」遂辞谢而去。乡党称其名。

后仕郡为功曹。时，西部都尉宰祐行太守事，以微过收吴县狱吏，将杀之。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祐怒，使收缚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谏。脩排阁直入，拜于庭，曰：「明府发雷霆于主薄，请闻其过。」祐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云攀毁栏槛，自非贤君，焉得忠臣？今庆明府为贤君，主簿为忠臣。」祐遂原意罚，贳狱吏罪。

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脩守吴令。脩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脩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

索卢放字君阳，东郡人也。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初署郡门下掾。更始时，使者督行郡国，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而传车所过，未闻恩泽。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建武六年，征为洛阳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后以疾去。

建武末，复征不起，光武使人舆之，见于南宫云台，赐谷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卒于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守阙称冤，诏遣复考。燕见太守曰：「愿谨定文书，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出谓掾史曰：「诸君被问，悉当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剑相刃。」使者乃收燕系狱。屡被掠楚，辞无屈桡。当下蚕室，乃叹曰：「我平王之后，正公玄孙，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嘉仕郡为主簿。王莽末，郡贼入汝阳城，嘉从太守何敞讨贼，敞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贼围绕数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拥敞，以身扞之。因呵贼曰：「卿曹皆人隶也。为贼既逆，岂有还害其君者邪？嘉请以死赎君命。」因仰天号泣。群贼于是两两相视，曰：「此义士也！」给其车马，遣送之。

后太守寇恂举为孝廉，拜尚书侍郎。光武引见，问以遭难之事。嘉对曰：「太守被伤，命悬寇手。臣实驽怯，不能死难。」帝曰：「此长者也。」诏嘉尚公主，嘉称病笃，不肯当。

稍迁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嘉从弟暢，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B372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式仕为郡功曹。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

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B837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后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后，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兒，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

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抱关。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嵩在阿里，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遂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寻问知其嵩也，乃相责让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于是送马谢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式后迁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孙，南阳BF73阳人也，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兒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B14F。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

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BF73阳，过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锄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执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尽哀，数日乃去。到官，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迁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续至河间相。

王B62A字少林，广汉新都人也。B62A尝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书生谓B62A曰：「我当到洛阳，而被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B62A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后归数年，县署B62A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B62A前，即言之于县，县以归B62A。B62A后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B62A入它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B62A所由得马，B62A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B62A自念有葬书生之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主人大惊，号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报，天以此章卿德耳。」B62A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B62A。B62A辞让而去。时，彦父为州从事，因告新都令，假B62A休，自与俱迎彦丧，余金俱存。B62A由是显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从事。举茂才，除CD37令。到官，至EA69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B62A曰：「仁胜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B62A咒曰：「有何枉状，可前求理乎？」女子曰：「无衣，不敢进。」B62A便投衣与之。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贼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取财货。」B62A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B62A曰：「汝何故数杀过客？」对曰：「妾不得白日自诉，每夜陈冤，客辄眠不见应，不胜感恚，故杀之。」B62A曰：「当为汝理此冤，勿复杀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见，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即收系，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遣吏送其丧归乡里，于是亭遂清安。

张武者，吴郡由拳人也。父业，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遂亡失尸骸。武时年幼，不及识父。后之太学受业，每节，常持父遗剑，至亡处祭DD3C，泣而还。太守第五伦嘉其行，举孝廉。遭母丧过毁，伤父魂灵不返，因哀恸绝命。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续幼孤，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续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余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兴异之。刺史行部，见续，辟为别驾从事。以病去，还为郡门下掾。

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远至京师，觇候消息，狱事特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续虽见考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禁锢终身。续以老病卒。

长子稠，广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乐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褒子康，已见前传。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鄮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封后遇贼，财物悉被略夺，唯余缣七匹，贼不知处，封乃追以与之，曰：「知诸君乏，故送相遗。」贼惊曰：「此贤人也。」尽还其器物。

后举孝廉，光禄主事，遭伯父丧去官。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公卿郡守各举一人。郡及大司农俱举封。公车征，陛见，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迁西华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是远近叹服。

迁中山相。时诸县囚四百余人，辞状已定，当行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诏书策美焉。

永元十二年，征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逊，陈留人也。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醞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晏客。充于坐中前跪曰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坐中惊肃，因遂罢散。充后遭母丧，行服墓次，人有盗其墓树者，充手自杀之。服阕，立精舍讲授。

太守鲁平请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谪署县都亭长。不得已，起亲职役。后和帝公车征，不行。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每与集会，常叹服焉。

充迁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无所下借，以充高节，每卑敬之。尝置酒请充，宾客满堂，酒酣，骘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骘欲绝其说，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曰：「说士犹甘于肉！」遂出，径去。骘甚望之。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责，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由是见非于贵戚。

迁左中郎将，年八十八，为国三老。安帝常特进见，赐以几杖。卒于家。

缪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斗争之言。肜深怀愤叹，乃掩户自挝曰：「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

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更为敦睦之行。

仕县为主簿。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据其事。掠考苦毒，至乃体生虫蛆，因复传换五狱，逾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它郡，肜独留不去，为起坟冢。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肜不受而归乡里。

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县近京师，多权豪。肜到，诛诸奸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百有余人，威名遂行。卒于官。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后十余通记，云不听。义明年举孝廉，重与俱在郎署。

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责主日至，诡求无已，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后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归宁者，误持邻舍郎绔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说，而市绔以偿之。后宁丧者归，以绔还主，其事乃显。

重后与义俱拜尚书郎，义代同时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见义去，亦以病免。

后举茂才，除细阳令。政有异化，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后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初为郡功曹，尝擢举善人，不伐其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

后举孝廉，拜尚书侍郎，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义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论司寇。同台郎觉之，委位自上，乞赎义罪。顺帝诏皆除刑。

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义遂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

御史，除南顿令，卒官。

子授，官至苍梧太守。

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也。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

冉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亲善，而鄙贾伟节、郭林宗焉。奂后为考城令，境接外黄，屡遣书请冉，冉不至。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冉见奂车徒骆驿，遂不自闻，惟与弟共辩论于路。奂识其声，即下车与相揖对。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从，以贱质自绝豪友耳。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故轻行相候，以展诀别。如其相追，将有慕贵之讥矣。」便起告违，拂衣而去。奂瞻望弗及，冉长逝不顾。

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遭母忧，不到官。后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

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廕。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及党禁解，为三府所辟，乃应司空命。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诏书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于家。临命遗令敕其子曰：「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会葬者二千余人，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杨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

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鋘斧，使就挟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墯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状白安，安呼见就，谓曰：「太守罪秽狼藉，受命考实，君何故以骨肉拒B473邪？」就据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当以死报国。卿虽衔命，固宜申断冤毒，奈何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薛安庸騃，忸行无义，就考死之日，当白之于天，与群鬼杀汝于亭中。如蒙生全，当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壮节，即解械，更与美谈，表其言辞，解释郡事。征浮还京师，免归乡里。

太守刘宠举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势，不与忠交通。

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振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CD40侯。

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或悉要诸乞兒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与彭城姜肱、京兆韦著并征，栩不应。

后特征，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己，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B16B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志诚。

刘翊字子相，颍川颍阴人也。家世丰产，常能周旋而不有其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而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临郡，引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为起焉。拂以其择时而仕，甚敬任之。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拂召翊问曰：「程氏贵盛，在帝左右，不听则恐见怨，与之则夺民利，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泽不以封，盖为民也。明府听之，则被佞B062之名矣。若以此获祸，贵子申甫，则自以不孤也。」拂从翊言，遂不与之。乃举翊为孝廉，不就。

后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盗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

献帝迁都西京，翊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

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州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

赞曰：乘方不忒，临义罔惑。惟此刚洁，果行育德。

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任文公郭宪许杨高获王乔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段翳廖扶折像樊英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F639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恒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硅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

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父文孙，明晓天官风角秘要。文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当有逆变来害人者，因起驾速驱。诸从事未能自发，郡果使兵杀之，文公独得免。

后为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云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余丈，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文公遂以占术驰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称疾归家。

王莽篡后，文公推数，知当大乱，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后兵寇并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负粮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余年不被兵革。

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自是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后三月果卒。故益部为之语曰：「任文公，智无双。」

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宪曰：「今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仲子从之，日晏乃往。莽问：「君来何迟？」仲子具以宪言对，莽阴奇之。及后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再迁，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八年，车驾西征隗嚣。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帝不从，遂上陇。其后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

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

里。

汝南旧有鸿C23B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杨曰：「昔成帝用方进之言，寻而自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多致饥困。时有谣歌曰：'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诚愿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

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遂共谮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狱吏恐，遽白晨。晨惊曰：「果滥矣。太守闻忠信可以感灵，今其效乎！」即夜出杨，遣归。时天大阴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时人异焉。后以病卒。晨于都宫为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为人尼首方面。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帝虽不赦，而引见之。谓曰：「敬公，朕欲用子为吏，宜改常性。」获对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辞去。

三公争辟，不应。后太守鲍昱请获，既至门，令主簿就迎，主簿但使骑吏迎之，获闻之，即去。昱遣追请获，获顾曰：「府君但为主簿所欺，不足与谈。」遂不留。时郡境大旱。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每行县，辄轼其闾。获遂远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上方讠尔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吏人祈祷，无不如应。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

也。

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时，乌程长有臧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阁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及还，白伦曰：「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伦听其言，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伦以此益礼信之。

举孝廉，为寿张令，稍迁荆州刺史，迁钜鹿太守。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及伦作司徒，令班固为文荐夷吾曰：

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虽有高宗、昌、发之君，犹赖傅说、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业，允协大中。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昔为陪隶，与臣从事，奋忠毅之操，躬史鱼之节，董臣严纲，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实赖厥勋。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异，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国。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迁守钜鹿，政合时雍。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鹜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焉绝俗。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必致休征克昌之庆，非徒循法奉职而已。臣以顽驽，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后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史，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豫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

时，博士勃海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

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

候。为郡文学掾。时，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太守廉范以问由。由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后二十余日，广柔县蛮夷反，杀伤长吏，郡发库兵击之。又有风吹削哺，太守以问由。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橘数包。

由尝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趣去。后主人舍有斗相杀者，人请问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鸠斗，此兵贼之象也。」其言多验。著书十余篇，名曰《其平》。终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少笃学，明于风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当诣廷尉，吏民不宁，南特通谒贺。棱意有恨，谓曰：「太守不德，今当即罪，而君反相贺邪？」南曰：「旦有善风，明日中时，应有吉问，故来称庆。」旦日，棱延望景晏，以为无征；至晡，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南问其迟留之状。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方亢＞，马DC77足，是以不得速。」棱乃服焉。后举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终于家。

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爨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卒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亡之应。」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县召署幕门候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郃候舍。时，夏夕露坐，郃因仰观，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惊相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后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汉中太守，郃犹为吏。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时，大将军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郡亦遣使。郃进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礼德，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郃遂所在留迟，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自杀，支党悉伏其诛。凡交通宪者，皆为免官，唯汉中太守不豫焉。

郃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数陈得失，有忠臣节。在位四年，坐请托事免。

安帝崩，北乡侯立，复为司徒。及北乡侯病，郃阴与少府河南陶范、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会孙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显。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异，赐策免。将作大匠翟酺上郃「潜图大计，以安社稷」，于是录阴谋之功，封郃涉都侯，辞让不受。年八十余，卒于家。门人上党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

胄字世威，奉世之后也。常慕周伯况、闵仲叔之为人，隐处山泽，不应征辟。

郃子固，已见前传。弟子历，字季子。清白有节，博学善交，与郑玄、陈纪等相结。为新城长，政贵无为。亦好方术。时，天下旱，县界特雨。官至奉车都尉。

段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后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槁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翳遂隐居窜迹，终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

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

二子，孟举、伟举，并知名。

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

国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或谏像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斗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闻之，咸服焉。

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时年八十四。家无余资，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后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于是天下称其术艺。

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昺、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英初被诏命，佥以为必不降志，及后应对，又无奇谟深策，谈者以为失望。初，河南张楷与英俱征，既而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英既善术，朝廷每有灾异，诏辄下问变复之效，所言多验。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颍川陈寔，少从英学。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床答拜。寔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其恭谨若是。年七十余，卒于家。

孙陵，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

陈郡郤巡，学传英业，官至侍中。

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疏。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至乃诮噪远术，贱斥国华，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

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唐檀公沙穆许曼赵彦樊志张单颺韩说董扶郭玉华陀徐登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上成公解奴辜甘始王真王和平

唐檀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

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以问檀。檀对曰：「方今外戚豪盛，阳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四子，祗复问檀变异之应。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至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立济阴王为天子，果如所占。

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书奏，弃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卒于家。

公沙穆字文B06C，北海胶东人也。家贫贱，自为兒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居建成山中，依林阻为室，独宿无侣。时，暴风震雷，有声于外，呼穆者三，穆不与语。有顷，呼者自EBBB而入，音状甚怪，穆诵经自若，终亦无它妖异，时人奇之。后遂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有富人王仲，致产千金。谓穆曰：「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子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

后举孝廉，以高第为主事，迁缯相。时缯侯刘敞，东海恭王之后也，所为多不法，废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谒曰：「臣始除之日，京师咸谓臣曰'缯有恶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丑声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体，传茅土之重，不战战兢兢，而违越法度，故朝廷使臣为辅。愿改往修来，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还立嫡嗣。其苍头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辞谏敞，敞涕泣为谢，多从其所规。

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惧。穆乃设坛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不终日，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穆明晓占候，

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

迁辽东属国都尉，善得吏人欢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曼少传峻学。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封成，曼曰：「三岁之后，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其余多此类云。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延熹三年，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杀都尉。攻没琅邪属县，残害吏民。朝廷以南阳宗资为讨寇中郎将，杖钺将兵，督州郡合讨无忌。彦为陈「孤虚」之法，以贼屯在莒，莒有五阳之地，宜发五阳郡兵，从孤击虚以讨之。资具以状上，诏书遣五阳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燔烧屯坞，徐、兖二州，一时平夷。

樊志张者，汉中南郑人也。博学多通，隐身不仕。尝游陇西，时破羌将军段DA5E出征西羌，请见志张。其夕，DA5E军为羌所围数重，因留军中，三日不得去。夜谓DA5E曰：「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DA5E从之，果以破贼。于是以状表闻。又说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识，宜冀圣朝，咨询奇异。于是有诏特征，会病终。

单B348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后拜尚书，卒于官。

初，熹平末，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B348：「此何祥也？」B348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

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说言于灵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严装。帝从之，果如所言。

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迁说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于家。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

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年八十二卒。

后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长。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云。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B373。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

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于车而候佗。时佗小兒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

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B256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

有李将军者，妻病，呼佗视脉。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间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势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皆此类也。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独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初，军吏李成苦咳，昼夜不寐。佗以为肠痈，与散两钱服之，即吐

二升脓血，于此渐愈。乃戒之曰：「后十八岁，疾当发动，若不得此药，不可差也。」复分散与之，后五六岁，有里人如成先病，请药甚急，成愍而与之，乃故往谯更从佗求，适值见收，意不忍言。后十八年，成病发，无药而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疗，多所全济。

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恰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匈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B375散：漆叶屑一斗，青B375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B375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间。

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基美者列于传末：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鷮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唐虞道赤眉、张步家居里落，若与相及，死于乡里不其县。鲁女生数说显宗时事，甚明了，议者疑其时人也。董卓乱后，莫知所在。

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

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后登物故，炳东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

ECE0，主人见之惊DE71，炳笑不应。既而ECE0孰，屋无损异。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与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

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众蛇竞来啮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

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

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

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鲊，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

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兒，故失手D926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兒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兒，乞不用复见也。」兒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兒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兒，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

后乃驾驴车，与诸生俱诣许下。道过荥阳，止主人舍，而所驾之驴忽然卒僵，蛆虫流出，主遽白之。子训曰：「乃尔乎？」方安坐饭，食毕，徐出以杖扣之，驴应声奋起，行步如初，即复进道。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

后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见白云腾起，从旦至暮，如是数十处。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兒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于是而绝。

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兒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

「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会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

计子勋者，不知何郡县人，皆谓数百步，行来于人间。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县人也。其初行久而不还，后归，语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辞家而去。家人见其举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陈寔、韩韶同见其事。

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

又河南有F4F0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

又有编盲意，亦与鬼物交通。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者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帝闻而征之。乃试问之：「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君达号「青牛师」。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王真、郝孟节者，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

赞曰：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歇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

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野王二老向长逢萌周党王霸严光井丹梁鸿高凤台佟韩康矫慎戴良法真汉阴老父陈留老父庞公

《易》称「《DD33》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B376B376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薛女}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初，光武贰于更始，会关中扰乱，遣前将军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者即禽。光武问曰：「禽何向？」并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谬邪！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郏D27A。彼二王者，其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顾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而去，莫知所在。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

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CF48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长安游学。

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自后贼暴从横，残灭郡县，唯至广武，过城不入。

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黾池。复被征，不得已，乃着短布单衣，榖皮绡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

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贤而祠之。

初，党与同郡谭贤伯升、雁门殷谟君长，俱守节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征，并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EE34，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

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风CD37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修人。

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脩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宛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

间。

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

逝旧帮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C36E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竟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分哑々。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遥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倘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BB3CBB3C兮谁留？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相念恢兮EBBC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于西唐山中。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

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推其财产，悉与孤兄子。隐身渔钓，终于家。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

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

台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贽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知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

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

慎不答。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慎同郡马瑶，隐于B651山，以兔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

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

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者之风焉。

法真字高卿，扶风眉阝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F256然，不敢复言。

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衮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

「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列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

鲍宣妻王霸妻姜诗妻周郁妻曹世叔妻乐羊子妻程文矩妻孝女曹娥许升妻袁隗妻庞淯母刘长卿妻皇甫规妻阴瑜妻盛道妻孝女叔先雄董祀妻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如马、邓、梁后，别见前纪；梁D423、李姬，各附家传。若斯之类，并不兼书。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即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甕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见前传。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兒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后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姑嗜鱼□会，又不

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会，呼邻母共之。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鱼，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贼经诗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永平三年，察孝廉，显宗诏曰：「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诗寻除江阳令，卒于官。所居治，乡人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赵孝之女也，字阿。少习仪训，闲于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杀。莫不伤之。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荛之谋虑。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B723，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世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

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

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

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穀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B573；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C841黩。C841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EEC2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华；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和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

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

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B377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己，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日。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

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

后盗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人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举刀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其姑。太守闻之，即捕杀贼盗，而赐妻缣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汉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为安众令，丧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抚字益隆，衣食资供，皆兼倍所生。或谓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远之？」对曰：「吾方以义相导，使其自迁善也。」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兴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虽母道益隆，我曹过恶亦已深矣！」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许以修革。自后训导愈明，并为良士。

穆姜年八十余卒。临终敕诸子曰：「吾弟伯度，智达士也。所论薄

葬，其义至矣。又临亡遗令，贤圣法也。令汝曹遵承，勿与俗同，增吾之累。」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吴许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厉，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道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已见前传。伦少有才辩。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诉。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年六十余卒。

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

酒泉庞BF73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缓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

沛刘长卿妻者，同郡桓鸾之女也。鸾已见前传。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愍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B341」，县邑有祀必E122焉。

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清，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听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县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艺。年十七，适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诈称病笃，召采。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敕卫甚严。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办浴。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左右玩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

犍为盛道妻者，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众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粮货。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乘船D926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常有自沉之计。所生男女二人，并数岁，雄乃各作囊，盛珠环以系兒，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经百许日后稍懈，雄因乘小船，于父D926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后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象其形焉。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察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子遗，尸骸相撑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今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兒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

辞。兒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DF4F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其二章曰：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曼曼，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C55B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岁聿幕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菅，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赞曰：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夫余挹娄高句骊东沃沮濊三韩倭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昔尧命羲仲宅C868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奴□}、B16E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分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貊、D9C1、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待兒于后{任女}身，王还，欲杀之。侍兒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噓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B44B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貁，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居。自汉兴以后，臣属夫馀。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B16E，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余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

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洁净自熹，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E831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昏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

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

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B473讽，俱殁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

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D173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言语、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焉。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者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益，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

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

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丐。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乐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瓔珠，以缀衣为饰，及县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纟介，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BD2B，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俗喜歌舞、饮酒、鼓瑟。兒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弁辰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语言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

美发，衣服洁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马韩之西，海岛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B076、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CF48、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乡介，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各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

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鲲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而燕人卫满扰杂其风，于是从而浇异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

赞曰：宅是C868夷，曰乃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嬴末纷乱，燕人违难。杂华浇本，遂通有汉。眇眇偏译，或从或畔。

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南蛮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西南夷西南夷夜郎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白马氐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B769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谿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

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兒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兒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兒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F155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CFBE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

郎。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瘳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D875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B77C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BD3C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

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B44C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珪人诗索妻，

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谿，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CD35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便金印紫绶。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

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槃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

首者，许以封侯列士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阯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二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俊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E442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以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CE56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D553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

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B8B4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降散。

板CF48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BD77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CF48蛮珍。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CF48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CF48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CF48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CF48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CF48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CF48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CF48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B258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CF48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E967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B15F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B15F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DD33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兒，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E8E6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E5DF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滇王者，庄B452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怯。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徙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CF3D榆、C437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

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

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太尉椽巴郡李颙建策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CF48蛮击破平之。还，得雍陟。颙卒后，夷人复叛，以广汉景毅为太守，讨定之。毅初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云。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任女}，十月，产子男十人。反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力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聚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B236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C158，鹿C158人弱，为所擒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B236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C158，鹿C158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C158，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种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B453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

先是，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寻奔CF3D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见。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穀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嶲。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后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CF3D榆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天子以张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后顺、桓间，广汉冯颢为太守，政化尤多异迹云。

C657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C657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夭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CC31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种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CC31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毘纟甚纟甫。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籓。夏多和雨。C657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沪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墝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C15F菌毘。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

肃宗初，辅坐事免。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BF62，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

冉B15F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

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BF62。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麈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曷毛＞鸡、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顿、毝B453、羊羧之属。特多杂药。地有咸土，煮以为盐。B454羊牛马，食之皆肥。

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CACA建、龙＜名页＞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C7F5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论曰：汉氐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门。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赞曰：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凭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参差聚落，纡余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输宝。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羌无弋爰劒滇良东号子麻奴湟中月氏胡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B341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乃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郦山，周乃

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豸原＞、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B139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分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B174、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B421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DA3E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服南度。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BB7A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寒，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觇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元帝时，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燿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

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

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

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首千余级，余悉降。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余人。

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显宗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

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

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

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湳等战，斩首虏数百人。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外校尉耿恭副，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

章和元年，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会，育军独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虏数里，须旦击之，不设备。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余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显宗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威声闻于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赡给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肃宗下诏追褒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以陇西太守张纡代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迷吾既杀傅育，狃忕边利。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

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永元元年，纡坐征，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间之，由是诸种少解。

东吾子东号立。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明年，充坐征，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代屯BB7A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穷迫，率其精强大战。盱斩虏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BB7A罕，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遂复背叛，乃胁将湟中诸胡，寇抄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以酒泉太守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阵，斩首四百余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

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明年，周鲔坐畏懦征，侯霸代为校尉。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西戎为害，？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隆，户不满数十。

东号子麻奴立。初随父降，居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

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校尉侯霸坐众羌反叛征免，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骘为大将军，封任尚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

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时，羌复攻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B473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任仁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段禧病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张掖。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刘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B455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入上BD6A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入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任尚复坐征免。

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于奚城。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以畀得者。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为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抄掠武都、汉中。巴郡板CF48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号多退走，还断陇道，与零昌通谋。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丁BB7A罕击之，斩首二百余级。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余人，杨坐征免。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

二年春，号多等率众七千余人诣参降，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

之。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余人，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于是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大克获。杜季贡率众伪逃。钧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遁还，坐征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后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入，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抄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余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万骑，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封须沈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余级，得D9D4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

四年春，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复募效功种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因合势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

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

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弃市，没入田卢奴婢财物。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

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春，上郡沈氐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初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明日复战，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蒙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匆心}、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匆心}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玺书封贤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延光元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麻奴等孤弱饥困，其年冬，将种众三千余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

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

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

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其冬，贤坐征免，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夏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

三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马续遣兵击良封，斩首数百级。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马贤代为校尉。

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明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

四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征贤为弘农太守，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到州之日，多所扰发。

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

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B060阳令任E260追击，战死。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为凉州援。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羌二千余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B429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

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亶阴河。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B228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CA44、狐奴等五万余户诣B228降，陇右复平。B228，大将军冀之宗人。封为D77C侯，邑二千户。

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CF48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DA5E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DA5E击大破之。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DA5E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

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胡闳疾，复以段DA5E为校尉。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DA5E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DA5E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见《董卓传》。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F67E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CF48蛮讨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

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师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之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

动，则属鞬以鸟惊。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弃；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DA5E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阵；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诉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D9D4泾阳。朝劳内谋，兵惫外攘。

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拘弥于窴西夜子合德若条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栗弋严奄蔡莎车疏勒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车师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窴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军司马班超留于窴，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槃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依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

关，以绝其患。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梨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

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赂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

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抄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领。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领东流，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与葱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

顺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除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窴，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其国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国，居西城，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建武末，莎车王贤强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目葱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顺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元嘉元年，长史赵评在于窴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窴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窴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窴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窴，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

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窴侯将输D358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于窴侯将遂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D358欲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焉。马达闻之，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窴，桓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窴，令自斩输D358。时输D358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出兵，于窴恃此遂骄。

自于窴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

子合国，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领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

德若国，领户百余，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临领诸小城焉。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

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C831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市。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

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翕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D543□、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

酒特有名焉。

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九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姁塞王自以国远，遂杀贤使者，贤击灭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姁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姁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贤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贤又徙于窴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窴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位侍子戎亡降汉。封为守节侯。

莎车将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无射我，我乃为汝杀君得。」都末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窴王，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引兵归。于是贤遣其太子、国相，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霸迎与战，莎车兵败走，杀万余人。贤复发诸国数万人，自将击休莫霸，霸复破之，斩杀过半，贤脱身走归国。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兵乃退。

于窴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窴。于窴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窴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窴，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徵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时，长史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大破之，由是遂降汉。事已惧《班超传》。

莎车东北至疏勒。

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百里。领户二万一千，胜兵三万余人。

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忠后反畔，超击斩之。事已具《超传》。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磐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磐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磐槁城侯。后莎车连畔于窴，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窴为敌国焉。

顺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磐复献师子、封牛。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永平末，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遂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时，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为西域长史，复讨定诸国。元孟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户八百余，口二千余，胜兵七百余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抄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

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

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

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

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匈奴遣兵击之，复降北虏。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废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卖己，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鞮，获首虏千余人。涿鞮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鞮弟农奇为王。至永宁元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长史班勇击军就，大破，斩之。

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B473，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

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

永兴元年，军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F73A金以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

赞曰：D275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晔因去其单于二字

南匈奴B374落尸逐鞮单于比者，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若鞮单于之子也。自呼韩邪后，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

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抄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

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因白单于，言薁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皆轻骑亡去，以告单于。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时人见者或相谓曰：「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见，皆泣下。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夏，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共立薁鞬左贤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ED7C緺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C97D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E05F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宫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有，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

匈奴俗，岁有三岁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其大臣贵者左

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抄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

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靶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

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

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栽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使宜所欲，遣驿以闻。」

帝悉纳从之。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单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卫护之。比弟左贤王莫立，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拜授玺绶，遗冠帻，绛单衣三袭，童子佩刀、绲带各一，又赐缯彩四千匹，令赏赐诸王、骨都侯已下。其后单于薨，吊祭慰赐，以此为常。

丘浮尤鞮单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单于比之子CACA立。

B374僮尸逐侯鞮单于CACA，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

单于CACA立四年薨，单于莫子苏立，是为丘除车林鞮单于。敏月复薨，单于CACA之弟长立。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永平六年立。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复数寇抄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

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其年，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无所得。

建初元年，来苗迁济阴太守，以征西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七年，耿秉迁执金吾，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南单于闻，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抄掠牛、马，驱还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单于汗之子宣立。

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元和二年立。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因战，获其首级而还。冬，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肃宗从太仆袁安议，许之。乃下诏曰：「昔猃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墝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

孤兒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传曰：'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于是南单于复令薁鞮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

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单于宣立三年薨，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畤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

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逐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

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用。太后从之。

永元元年，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事已具《窦宪传》。

二年春，邓鸿迁大鸿□户，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降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於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

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单于宣弟安国立。

单于安国，永远五年立。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皆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安国既立为单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六年春，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无由自闻。而崇因

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诸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覆，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它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客赐，亦足以威示百蛮」。帝从之。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

安国立一年，单于CACA之子师子立。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师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未下。冬，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CE5D、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正月，军还。

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罢遣鲜卑、乌桓、羌胡兵、封苏拔CE5D为率众王，又赐金、帛。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后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反畔，皆征下狱死，以雁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畔，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秋，庞奋、冯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其众降，于是徙乌居战众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冯柱还，迁将作大匠。逢侯部众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

单于师子立四年薨，单于长之子檀立。

万氏尸逐鞮单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庞奋迁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辽将军。南单于比岁遣兵击逢侯，多所虏获，收还生口前后以千数，逢侯转困迫。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加赏赐，不答其使。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

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檀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D454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D454》、《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抄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五年，梁D454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

无初元年，夔免，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遵，皇太后之从弟，故始为真将军焉。

四年，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皆归北虏。五年春，逢侯将百余骑亡还，诣朔方塞降，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

建光元年，邓遵免，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时鲜卑冠边，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而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悉恨谋畔。

单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复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众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妻子辎重亡去，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获马、牛、羊万余头。冬，法度卒。四年，汉阳太守傅众代为将军。其冬，傅众复卒。永建元年，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冠南部，杀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单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庞参迁大鸿胪，以东平相宋汉代为度辽将军。阳嘉二年，汉迁太仆，以乌桓校尉耿晔代为度辽将军。永和元年，晔病征，以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单于林利立十三年。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续及诸郡并各遵行。于是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诣续降。

秋，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畔虏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众。车纽等将诸豪帅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抄。六年春，马续率鲜卑五千骑到穀城击之，斩首数百级。张耽性勇锐，而善抚士卒，军中皆为用命。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夏，马续复免，以城门校尉吴武代为将军。

汉安元年秋，吾斯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B228部。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軿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冬，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句龙吾斯，送首洛阳。建康元年，进击余党，斩首千二百级。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寔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

单于兜楼储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兒，建和元年立。至永寿元年，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畔，寇抄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事已具《奂传》。

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B6F9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单于居车B6F9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B857出雁门击鲜卑檀石槐，大败而还。是岁，单于薨，子呼徵立。

单于呼徵，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将张脩与单于不相能，脩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脩以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B374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於扶罗立。

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

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抄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单于於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抄。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待卫天子，拒击李C765、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鄴，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犹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间侵佚，害流傍境。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徒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中，奉籓称臣，永为外扞。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同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干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B05A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

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赞曰：匈奴既分，羽书稀闻。野心难悔，终亦纷纭。

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乌桓鲜卑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蓄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B378步摇。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氍＜曷毛＞。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E04C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E04C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贷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于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

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及王莽簒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赦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龙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D454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CE5D为亲汉都尉。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乌桓遂围晔

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余众悉降。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人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健而多计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献定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部，众皆从其号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操平河北，阎柔率鲜卑、乌桓归附，操即以柔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又禽盖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C733、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

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事已具《肜传》，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

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

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邓太后策书褒叹，赐显钱六十万，以家二人为郎，授、福、咸各钱十万，除一子为郎。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

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吏。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於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五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烧官寺，杀长吏而生。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

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各有差。

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为两道救之；常夜得潜出，与夔等并力并进，攻贼围，解之。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意转

盛，控弦数万骑。延光元年冬，复寇雁门、定襄，遂攻太原，掠杀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奠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

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时，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三年，四年，鲜卑频寇渔阳、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与鲜卑战，辄陷敌，诏赐号「率众君」。

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CE5D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众王、侯、长，赐彩缯各有差。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击鲜卑，破之，斩获甚众，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缣彩各有差。秋，鲜卑穿塞入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能克。后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

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任女}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EA76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

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猃狁、蛮荆之师，汉有阗颜、瀚海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借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鈇钺而并出。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B379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B379，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B37A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

夫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不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可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充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

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缘边莫不被毒。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集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光和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论曰：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赞曰：二虏首施，鲠我北垂。道畅则驯，时薄先离。

三国志

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三国志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三国志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三国志卷五　魏书五　后妃传第五

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三国志卷七　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三国志卷八　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诸夏侯曹传

荀彧攸贾诩传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钟繇华歆王朗传

程郭董刘蒋刘传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任苏杜郑仓传

张乐于张徐传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任城陈萧王传

武文世王公传

王卫二刘傅传

桓二陈徐卫卢传

和常杨杜赵裴传

韩崔高孙王传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满田牵郭传

徐胡二王传

王毋丘诸葛邓钟传

方技传

乌丸鲜卑东夷传

刘二牧传

刘二牧传

后主传

二主妃子传

诸葛亮传

关张马黄赵传

庞统法正传

许麋孙简伊秦传

董刘马陈董吕传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霍王向张杨费传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黄李吕马王张传

蒋琬费祎姜维传

邓张宗杨传

孙破虏讨逆传

吴主传

三嗣主传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妃嫔传

宗室传

张顾诸葛步传

张严程阚薛传

周瑜鲁肃吕蒙传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陆逊传

吴主五子传

贺全吕周钟离传

潘浚陆凯传

是仪胡综传

吴范刘惇赵达传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王楼贺韦华传

返回主目录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一]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二]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三]嵩生太祖。

注[一]*[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

注[二]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符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艬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

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帝曰："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着，封费亭侯，加位特进。太和三年，追尊腾曰高皇帝。

注[三]续汉书曰：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一]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二]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

部尉，迁顿丘令，[三]征拜议郎。[四]

注[一]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注[二]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鬻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

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髳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注[三]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注[四]魏书曰：太祖从妹夫□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诏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

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一]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

不就，称疾归乡里。[二]

注[一]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注[二]魏书曰：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鞾。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一]

注[一]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

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

政之重，外有髑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鬻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觿连党，何若七国？

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觿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一]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二]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三]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四]是岁中平六年也。

注[一]魏书曰：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

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注[二]魏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注[三]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鋋，因白令释之。

注[四]世语曰：陈留孝廉鞳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觿有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一]豫州刺史孔□、[二]兖州刺史刘岱、[三]河内太守王匡、[四]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五]山阳太守袁遗、[六]济北相鲍信[七]同时俱起兵，觿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注[一]英雄记曰：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勃海，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

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注[二]英雄记曰：□字公绪，陈留人。张璠汉纪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

注[三]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

注[四]英雄记曰：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谢承后汉书曰：匡少与蔡邕善。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

注[五]英雄记曰：瑁字符伟，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

注[六]遗字伯业，绍从兄。为长安令。河间张超尝荐遗于太尉朱鈵，称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鬻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事在超集。英雄记曰：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语在文帝典论。

注[七]信事见子勋传。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屯颍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觿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鞬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觿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

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一]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

注[一]魏书曰：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

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一]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二]

注[一]魏书载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觿、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注[二]魏书曰：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髑英，孰踰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

夏四月，卓还长安。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眭，申随反。*十余万觿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一]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二]

注[一]魏书曰：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

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乃行。

注[二]魏书曰：于夫罗者，南单于子也。中平中，发匈奴兵，于夫罗率以助汉。会本国反，杀南单于，于夫罗遂将其觿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

青州黄巾觿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觿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志，不可敌也。观贼觿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觿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死，仅而破之。[二]购求信丧不得，觿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注[一]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

注[二]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觿乃复奋，承闲讨击，贼稍折退。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见檄书，呵骂之，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四年春，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

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

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下邳阙宣聚觿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闲遂有江东。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一]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二]

注[一]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鞻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注[二]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

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

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一]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注[一]袁暐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闲，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

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

秋九月，太祖还鄄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冬十月，太祖至东阿。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遂斩兰等。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一]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

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觿所杀，兖州平，遂东略陈地。

注[一]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

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

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鞯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觿各数万，初应袁

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觿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一]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鞯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二]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

注[一]献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使张杨缮治宫室，名殿曰扬安殿，八月，帝乃迁居。

注[二]献帝纪曰：又领司隶校尉。

注[三]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

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天子之东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一]

注[一]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髃贼，克平天下。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觿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觿。二年春正月，公到宛。

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

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一]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

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遂还许。[二]

注[一]魏书曰：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语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注[二]世语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豊、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

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一]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

注[一]魏书曰：临淯水，祠亡将士，歔欷流涕，觻皆感恸。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一]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觻，破绣必矣。"到安觻，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注[一]献帝春秋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围。

吕布复为袁术使高顺攻刘备，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备为顺所败。九月，公东征布。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获其骁将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陈宫等沮

其计，求救于术，劝布出战，战又败，乃还固守，攻之不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余，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禽布、宫，皆杀之。太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各聚觿。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布败，获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觿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一]

注[一]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讎而髃情以安，如何忘之？"绍以为公外托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以其觿属袁绍，屯射犬。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固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留守，自将兵北迎绍求救，与涣、仁相遇犬城。交战，大破之，斩固。公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觿降，封为列侯，还军敖仓。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觿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觿降，封列侯。

十二月，公军官渡。

袁术自败于陈，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一]

注[一]献帝春秋曰：备谓岱等曰：“使汝百人来，其无如我何；曹公自来，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国人。以司空长史从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噉人，随辈南向武关。值娄子伯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击之，夺其兵，聚觿千余人以归公。拜忠中郎将，从征讨。五官将知忠尝噉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頓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

庐江太守刘勋率觿降，封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

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一]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

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

注[一]孙盛魏氏春秋云：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

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

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

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

关羽亡归刘备。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一]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二]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觿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觿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注[一]羽凿齿汉晋春秋曰：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攸怒。

注[二]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觿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觿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觿，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

诸书皆云公坑绍觿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觿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

“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

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

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觿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一]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绍觿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

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觿。[二]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三]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

注[一]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

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

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时有夜得仲简，将以诣麾下，公谓曰："何为如是？"仲简曰："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公意欲不杀。

许攸曰："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乃杀之。

注[二]献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鄄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

注[三]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觿人乎！"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馗，古逵字，见三苍。*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六年夏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九月，公还许。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共都等应之。遣蔡扬击都，不利，为都所破。公南征备。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一]进军官渡。

注[一]褒赏令载公祀文曰："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

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绍自军破后，发病欧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

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一]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二]

注[一]魏书曰：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

注[二]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

秋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一]公乃引军还。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二]尚闻公北，乃释平原还邺。东平吕旷、吕翔叛尚，屯阳平，率其觿降，封为列侯。[三]

注[一]魏书曰：公云：“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许之。

注[二]臣松之案：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儘之内以行吉礼，悖矣。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今云结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礼。

注[三]魏书曰：谭之围解，阴以将军印绶假旷。旷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谭之有小计也。

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闲略民聚觿，尚之破，可得自强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邺，为土山、地道。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粮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邺，公自将击楷，破之而还。尚将沮鹄守邯郸，[一]又击拔之。易阳令韩范、涉长梁岐举县降，赐爵关内侯。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燎，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秋七月，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二]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遂围其营。未合，尚惧，*[遣]*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公不许，为围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击之。其将马延、张顗等临陈降，觿大溃，尚走中山。尽获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三]

注[一]沮音菹，河朔闲今犹有此姓。鹄，沮授子也。

注[二]曹瞒传曰：遣候者数部前后参之，皆曰"定从西道，已在邯郸"。公大喜，会诸将曰：

"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诸君方见不久也。"

注[三]孙盛云：昔者先王之为诛赏也，将以惩恶劝善，永彰鉴戒。绍因世艰危，遂怀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尽哀于逆臣之頓，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蹶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昔汉高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岂非百虑之一失也。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

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觿，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一]

注[一]傅子曰：太祖又云：“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一]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

注[一]魏书载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衔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公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尚败，还中山。谭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觿。公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谭惧，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诸县。

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一]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初讨谭时，民亡椎冰，[二]令不得降。

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

民垂泣而去；后竟捕得。

注[一]魏书曰：公攻谭，旦及日中不决；公乃自执桴鼓，士卒咸奋，应时破陷。

注[二]臣松之以为讨谭时，川渠水冻，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惮役而亡。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觿十余万降，封为列侯。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

三郡乌丸攻鲜于辅于犷平。[一]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救犷平，乌丸奔走出塞。

注[一]续汉书郡国志曰：犷平，县名，属渔阳郡。

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冬十月，公还邺。

初，袁绍以甥高干领并州牧，公之拔邺，干降，遂以为刺史。干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遣乐进、李典击之，干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干。干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公围壶关三月，拔之。干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

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一]

注[一]魏书载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觿，建立辅弼，诚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沟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虏渠；又从洵河口*洵音句。*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月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丁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一]

注[一]魏书载公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髑士不遗其力，是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觿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觿人悉共飨之。”

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夏五用，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

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觿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觿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觿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一]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

注[一]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觿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一]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二]

注[一]肄，以四反。三苍曰：“肄，习也。”

注[二]献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绶。御史大夫不领中丞，置长史一人。先贤行状曰：

璆字*(孟平)**[孟玉]*，广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历任城、汝南、东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征当还，为袁术所劫。术僭号，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终不为屈。术死后，璆得术玺，致之汉朝，拜鞬尉太常；公为丞相，以位让璆焉。

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一]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二]

注[一]鞬恒四体书势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至选部尚书。于是公欲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鹄后依刘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鹄，鹄惧，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勒]*书自效。公尝悬着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鹄字孟黄，安定人。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皇甫谧逸士传曰：汝南王鈵，字子文，少为范滂、许章所识，与南阳岑晊善。公之为布衣，特爱鈵；鈵亦称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鈵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公于外密语鈵曰："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鈵曰：

"如卿之言，济天下者，舍卿复谁？"相对而笑。鈵为人外静而内明，不应州郡三府之命。

公车征，不到，避地居武陵，归鈵者一百余家。帝之都许，复征为尚书，又不就。刘表见绍强，阴与绍通，鈵谓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表不从。鈵年六十四，以寿终于武陵，公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迎丧，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

注[二]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觿。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

所及。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冬，作铜雀台。[一]

注[一]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觿。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觿，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

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天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觿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十六年春正月，[一]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渊、徐晃围破之。张鲁据汉中，三月，遣钟繇讨之。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

注[一]魏书曰：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

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秋七月，公西征，[一]与超等夹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

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二]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拒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三]超等数挑战，又不许；

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

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四]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

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艨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

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五]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艨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注[一]魏书曰：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曰：

"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注[二]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默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注[三]曹瞒传曰：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军尽得渡渭。或疑于时九月，水未应冻。臣松之按魏书：

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则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

注[四]魏书曰：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精光耀日，贼益震惧。

注[五]臣松之案：汉高祖二年，与楚战荥阳京、索之间，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

“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

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一]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

注[一]魏略曰：杨秋，黄初中迁讨寇将军，位特进，封临泾侯，以寿终。

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马超余觿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孙权。

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夏四月，至邺。

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一]曰： Us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于唐、鞯。当此之时，若缀旒然，[二]宗庙乏祀，社稷无位；髡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即

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三]其孰能恤朕躬”？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 Us昔者董卓初兴国难，髡后释位以谋王室，[四]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君则致讨，克黜其难，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此又君之功也。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惮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桥蕤授首，棱威南迈，术以陨溃，此又君之功也。回戈东征，吕布就戮，乘辕将返，张杨殂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绍逆乱天常，谋危社稷，凭恃其觿，称兵内侮，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执大节，精贯白日，奋其武怒，运其神策，致届官渡，大歼丑类，[五]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袁谭、高干，咸枭其首，海盗奔迸，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乌丸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县车，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刘表背诞，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箪于]*、白屋，请吏率职，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敦崇帝族，表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Us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翰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缓爰九域，莫不率俾，[六]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冰，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頔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

敬听朕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穑人昏作，[七]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髃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八]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君秬鬯一卣，珪瓒副焉。魏国置丞相已下髃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觿，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九]

注[一]续汉书曰：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业于郑玄，建安初为侍中。虞溥江表传曰：

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

注[二]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何休云："赘犹缀也。旒，旗旒也。以旒譬者，言为下所执持东西也。"

注[三]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郑玄云："先正，先臣。谓公卿大夫也。"

注[四]左氏传曰："诸侯释位以闲王政。"服虔曰："言诸侯释其私政而佐王室。"

注[五]诗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郑玄云："届，极也。"鸿范曰："鲧则殛死。"

注[六]盘庚曰："绥爰有觿。"郑玄曰："爰，于也，安隐于其觿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也。

注[七]盘庚曰：“堕农自安，不昏作劳。”郑玄云：“昏，勉也。”

注[八]“纠虔天刑”语出国语，韦昭注曰：“纠，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注[九]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辞也。勖字符茂，陈留中牟人。魏书载公令曰：“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后三让。于是中军师*(王)*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鞯也。往者天下崩乱，髑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余年，书契已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绪，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髑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攸等复曰：“伏见魏国初封，圣朝发虑，稽谋髑寮，然后策命；而明公久违上指，不即大礼。今既虔奉诏命，副顺觿望，又欲辞多当少，让九受一，是犹汉朝之赏不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昔齐、鲁之封，奄有东海，疆域井赋，四百万家，基隆业广，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勋，立一匡之绩。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藩鞯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公乃受

命。魏略载公上书谢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毕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几显达。会董卓作乱，义当死难，故敢奋身出命，摧锋率觿，遂值千载之运，奉役目下。当二袁炎沸侵侮之际，陛下与臣寒心同忧，顾瞻京师，进受猛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诚不自意能全首领。赖祖宗灵佑，丑类夷灭，得使微臣窃名其间。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口与心计，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遗付子孙，自托圣世，永无忧责。不意陛下乃发盛意，开国备锡，以贶愚臣，地比齐、鲁，礼同藩王，非臣无功所宜膺据。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将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一]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二]

注[一]献帝起居注曰：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介者五人，皆以议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注[二]魏氏春秋曰：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鞠䜣、和洽为侍中。

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使夏侯渊讨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枭其妻子，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省安东、永阳郡。

安定太守□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一]

注[一]献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宗正刘艾，皆持节，介者五人，赍束帛驷马，及给事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贵人于魏公国。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庙授二贵人印绶。甲子，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丞相掾属侍送贵人。癸酉，二贵人至洧仓中，遣侍中丹将冗从虎贲前后骆驿往迎之。乙亥，二贵人入宫，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会殿中，魏国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与汉公卿并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一]

注[一]献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孙权。[一]

注[一]九州春秋曰：参军傅干谏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

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觿，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干字彦材，北地人，终于丞相仓曹属。有子曰玄。

初，陇西宋建自称河首平汉王，聚觿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

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

公自合肥还。

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一]

注[一]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

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属。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

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合、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觵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曲演、蒋石等共斩送韩遂首。[一]秋七月，公至阳平。张鲁使弟鞭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解□、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鞭，鞭等夜遁，鲁溃奔巴中。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二]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

注[一]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章为督军从事。遂奉计诣京师，何进宿闻其名，特与相见，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进不从，乃求归。会凉州宋扬、北宫玉等反，举章、遂为主，章寻病卒，遂为扬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为乱，积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余矣。刘艾灵帝纪曰：章，一名*(元)**[允]*。

注[二]魏书曰：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公于是大飨，莫不忘其劳。

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一]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二]

注[一]孙盛曰：朴音浮。濩音户。

注[二]孔衍汉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诏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日'者，欲民速鸎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损益，盖所用速示威怀而着鸿勋也。其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须之间，停赏俟诏以滞世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相鋂励，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一]

注[一]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

十一月，鲁自巴中将其余觿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刘备袭刘璋，取益州，遂据巴中；遣张合击之。

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一]

注[一]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踰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一]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二]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三]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天子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四]

注[一]魏书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勋于庙，甲午始春祠，令曰：“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而]*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幕而立，须奏乐毕竟，似若不*(愆)**[衎]*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

受胙纳*(神)**[袖]*，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古者亲执祭事，故吾亲纳于*(神)**[袖]*，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觺，吾从下’，诚哉斯言也。”

注[二]魏书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已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

注[三]献帝传载诏曰：“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于子孙，庶姓之与亲，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业肇基，造我区夏，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万嗣。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

朕以不德，继序弘业，遭率土分崩，髡凶纵毒，自西徂东，辛苦卑约。当此之际，唯恐溺入于难，以羞先帝之圣德。赖皇天之灵，俾君秉义奋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艰难，获保宗庙，华夏遗民，含气之伦，莫不蒙焉。君勤过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谦让，守之以弥恭，是以往者初开魏国，锡君土宇，惧君之违命，虑君之固辞，故且怀志屈意，封君为上公，欲以钦顺高义，须俟勋绩。韩遂、宋建，南结巴、蜀，髡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盖唐、虞之盛，三后树功，文、武之兴，旦、奭作辅，二祖成业，英豪佐命；夫以圣哲之君，事为己任，犹锡土班瑞以报功臣，岂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济，而赏典不丰，将何以答神只慰万方哉？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玺绶符册。敬

服朕命，简恤尔觿，克绥庶绩，以扬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又手诏曰：“大圣以功德为高美，以忠和为典训，故□业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义，使力行可效，是以勋烈无穷，休光茂着。稷、契载元首之聪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虽经营庶官，仰叹俯思，其对岂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绩，茂之如此，是以每将镂符析瑞，陈礼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违朕命，固辞恳切，非所以称朕心而训后世也。其抑志撙节，勿复固辞。”四体书势序曰：梁鹄以公为北部尉。

曹瞒传曰：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马彪序传，建公不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隐晋书云赵王篡位，欲尊祖为帝，博士马平议称京兆府君昔举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如此则为有征。

注[四]魏书曰：始置奉常宗正官。

冬十月，治兵，[一]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

注[一]魏书曰：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注[一]魏书曰：初置鞾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一]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二]

注[一]魏武故事载令曰："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

注[二]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鬻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纪字季行，少有美名，为丞相掾，王甚敬异之，迁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因以闲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

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文然等率杂人及家僮千余人夜烧门攻必，祎遣人为内应，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为谁，以素与祎善，走投祎，夜唤德祎，祎家不知是必，谓为文然等，错应曰："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祎，其帐下督谓必曰："今日事竟知谁门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会天明，必犹在，文然等觿散，故败。后十余日，必竟以创死。献帝春秋曰：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髑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于死。山阳公载记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觿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讨破之。[一]

注[一]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

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頍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

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一]

注[一]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闲苦繇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箧)**[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暻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

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

备因险拒守。[一]

注[一]九州春秋曰：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

夏五月，引军还长安。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一]

注[一]世语曰：讽字子京，沛人，有惑觿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鞬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

冬十月，军还洛阳。[一]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

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

注[一]曹瞒传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

注[二]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侍中陈髡、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

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髡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孙盛评曰：夏侯惇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阶方惇，有义直之节；考其传记，世语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一]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

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二]

注[一]世语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注[二]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髡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

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髃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取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皁帐，从婢不过十人。张华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潟，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蜪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傅子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觿，太祖谓主者曰：

“特当借君死以厌觿，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

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掺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闐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第二

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一]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三]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注[一]魏书曰：帝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举茂才，不行。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三]*年，为司徒赵温所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温官。

注[二]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

“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注[三]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髑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绩，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负扆二十有余载。天不憖遗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潜神，哀悼伤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绍熙前绪。

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方今外有遗虏，遐夷未宾，旗鼓犹在边境，干戈不得韬刃，斯乃播扬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岂得修谅闇之礼，究曾、闵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忧怀，旁祗厥绪，时亮庶功，以称朕意。于戏，可不勉与！”

元年二月[一]王戌，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着令，藏之石室。

注[一]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辛亥，赐

诸侯王将相已下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扬之言，其验兹乎！"[一]

注[一]魏书曰：王召见登，谓之曰："昔成风闻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邓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纳光武。登以笃老，服膺占术，记识天道，岂有是乎！"赐登谷三百斛，遣归家。

已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一]

注[一]魏书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时。

臣松之案：魏书有是言而不闻其职也。丁亥令曰："故尚书仆射毛玠、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万潜、中尉徐奕、国渊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并早即世，而子孙陵迟，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为郎中。"

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一]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二]

注[一]魏书曰：赐饶安田租，勃海郡百户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庙。

注[二]魏书曰：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孙盛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为武德侯。[一]是月，冯翊山贼郑甘、王照率觿降，皆封列侯。[二]

注[一]魏略曰：以侍中郑称为武德侯傅，令曰："龙渊、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砻之以砥砺，错之以他山，故能致连城之价，为命世之宝。学亦人之砥砺也。称笃学大儒，勉以经学辅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注[二]魏书曰：初，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王得降书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讨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一]

注[一]华后为兖州刺史，见王凌传。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一]庚午，遂南征。[二]

注[一]魏书曰：公卿相仪，王御华盖，视金鼓之节。

注[二]魏略曰：王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曰：“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危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豳王不争，周道用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诚愿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一]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

注[一]管子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兵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廷，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

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艬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一]

注[一]魏略载王自手笔令曰：“*(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

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觿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一]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

注[一]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丙申，亲祠谯陵。孙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闇，寄政頍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义惇，臣子之恩笃，雍熙之化隆，经国之道固，圣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

是故丧礼素冠，郐人着庶见之讥，宰予降儘，仲尼发不仁之叹，子颓忘戚，君子以为乐祸，鲁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终，岂不以坠至痛之诚心，丧哀乐之大节者哉？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犹未有废缞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缞素夺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义感阙于髃后，大化坠于君亲；虽心存贬约，虑在经纶，至于树德垂声，崇化变俗，固以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且武王载主而牧野不陈，晋襄墨缞而三帅为俘，应务济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槥音鞲。*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一]丙午，行至曲蠡。

注[一]汉书高祖八月令曰：“士卒从军死，为槥。”应劭曰：“槥，小棺也，今谓之椟。”应璩百一诗曰：“槥车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陆机大墓赋曰：“观细木而闷迟，鬻洪椟而念槥。”

汉帝以觿望在魏，乃召髃公卿士，[一]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髑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二]乃为坛于繁阳。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三]

注[一]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

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注[二]献帝传载禅代觿事曰：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合长于内学，关右知名。鲁虽有怀国之心，沉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合先迎王师，往岁病亡于邺。自臣在朝，每为所亲宣说此意，时未有宜，弗敢显言。殿下即位初年，祯祥觿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着见。然圣德洞达，符表豫明，实乾坤挺庆，万国作孚。臣每庆贺，欲言合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泽被四表，灵恩格天地，海内翕习，殊方归服，兆应并集，以扬休命，始终允臧。臣不胜喜舞，谨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 Ui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髑、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尧称历数在躬，璇玑以明天道；周武未战而赤乌衔书；汉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叶；光武布衣，名已勒谶。是天之所命以着圣哲，非有言语之声，芬芳之臭，

可得而知也，徒县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

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暨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着，以彰至德。殿下践阼未儘，而灵象变于上，髃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臣妾远近，莫不凫藻。”

王令曰：“儭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鸗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书仆射宣告官寮，咸使闻知。 Ui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

“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着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着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

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余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余年。

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

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践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觾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鸟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伐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圣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春秋大传曰：‘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京房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征，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只，下宁万姓，流称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余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庶欲保全发齿，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望狭志局，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五色无主。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栗手悼，书不成字，辞不宣心。吾闲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于是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矗、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等奏曰：“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令书恳切，允执谦让，虽舜、禹、汤、文，义无以过。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着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诚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应录者代兴于前，失道数尽者

迭废于后，传讥苌弘欲支天之所坏，而说蔡墨‘雷乘干’之说，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汉室衰替，帝纲堕坠，天子之诏，歇灭无闻，皇天将舍旧而命新，百姓既去汉而为魏，昭然着明，是可知也。先王拨乱平世，将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当历数之运，即位以来，天应人事，粲然大备，神灵图籍，兼仍往古，休征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黄、运期姓纬之谶，斯文乃着于前世，与汉并见。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颙颙，咸注嘉愿，惟殿下览图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义，辄宣令外内，布告州郡，使知符命着明，而殿下谦虚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览余辞，岂余所谓哉？宁所堪哉？诸卿指论，未若孤自料之审也。夫虚谈谬称，鄙薄所弗当也。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

是以上惭觿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议，无重吾不德，使逝之后，不愧后之君子。” Ui癸丑，宣告髃寮。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臣等闻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则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髃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义也，所有余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贱所不足，贵所有余，故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孤虽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贵。夫‘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质，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于陵仲子以仁为富，柏成子高以义为贵，鲍焦感子贡之言，弃其蔬而槁死，薪者讥季札失辞，皆委重而弗视。吾独何人？昔周武，大圣也，使叔旦盟胶鬲于四内，使召公约微子于共头，故伯夷、叔齐相与笑之曰：‘昔神农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为周之伐殷以暴也。

吾德非周武而义惭夷、齐，庶欲远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夺，迈于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贵，执鲍焦之贞至，遵薪者之清节。故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吾之斯志，岂可夺哉？” Ui乙卯，册诏魏王

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

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着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

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灾，遭无妄厄运之会，值炎精幽昧之期。变兴辇毂，祸由阉宦。董卓乘衅，恶甚浇、豷，劫迁省御，*(太仆)**[火扑]*宫庙，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当斯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乂皇家。今王缵承前绪，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优远，声教被四海，仁风扇鬼区，是以四方效珍，人神响应，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只，绍天明命，厘降二女，以嫔于魏。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曰：“汉氏以天子位禅之陛下，陛下以圣明之德，历数之序，承汉之禅，允当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违，臣请会列侯诸将、髑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令曰：“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

Ui尚书令等又奏曰：“昔尧、舜禅于文祖，至汉氏，以师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当受禅代之命，宜会百寮髑司，六军之士，皆在行位，使咸鬻天命。

营中促狭，可于平敞之处设坛场，奉答休命。臣辄与侍中常侍会议礼仪，太史官择吉日讫，复奏。”令曰：“吾殊不敢当之，外亦何豫事也！” Ui侍中刘廙、常侍鞴臻等奏议曰：“汉氏遵唐尧公天下之议，陛下以圣德膺历数之运，天人同欢，靡不得所，宜顺灵符，速践皇阼。

问太史丞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直成，可受禅命，辄治坛场之处，所当施行别奏。”令曰；

“属出见外，便设坛场，斯何谓乎？今当辞让不受诏也。但于帐前发玺书，威仪如常，且天寒，罢作坛士使归。”既发玺书，王令曰：“当奉还玺绶为让章。吾岂奉此诏承此贶邪？昔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亦让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或退而耕颍之阳，或辞以幽忧之疾，或远入山林，莫知其处，或携子入海，终身不反，或以为辱，自投

深渊；且颜烛惧太朴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乐丹穴之潜处，被熏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贵易其介，曾参不以晋、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节而尚义，轻富而贱贵，故书名千载，于今称焉。求仁得仁，仁岂在远？孤独何为不如哉？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宣之天下，使咸闻焉。”己未，宣告髃僚，下魏，又下天下。　　Ui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百二十人上书曰：“伏读令书，深执克让，圣意恳恻，至诚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户、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义，事不经见者，是以史迁谓之不然，诚非圣明所当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勋之禅，夏禹亦无辞位之语，故传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诚圣人知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也。伏惟陛下应干符运，至德发闻，升昭于天，是三灵降瑞，人神以和，休征杂沓，万国响应，虽欲勿用，将焉避之？而固执谦虚，违天逆觿，慕匹夫之微分，背上圣之所蹈，违经谶之明文，信百氏之穿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觿望也。

臣等昧死以请，辄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别写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颜阖辞鲁币而远迹，夫以王者之重，诸侯之贵，而二子忽之，何则？其节高也。故烈士徇荣名，义夫高贞介，虽蔬食瓢饮，乐在其中。是以仲尼师王骀，而子产嘉申徒。今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则诸卿游于形骸之内，而孤求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

Ui辅国将军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闻符命不虚见，觿心不可违，故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是以舜向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气尽，炎上数终，帝迁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鳩，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应，虽有虞仪凤，成周跃鱼，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违天命以饰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非所以扬圣道之高衢，乘无穷之懿勋也。臣等闻事君有献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鳞固争之义，臣等敢以死请。”令曰：“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

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者未室，寡者未嫁；权、备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将整以齐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鬻击壤之戏，婴儿未可托于高巢，余粮未可以宿于田亩：人事未备，至于

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龙马，山未出象车，蓂荚未植阶庭，萐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献白环，渠搜未见珍裘：灵瑞未效，又如彼也。昔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觿事备，髃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为让章，上还玺绶，无重吾不德也。”　Ui侍中刘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圣之纯懿，当天命之历数，观天象则符瑞着明，考图纬则文义焕炳，察人事则四海齐心，稽前代则异世同归；而固拒禅命，未践尊位，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辄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得而称焉，仲尼叹其至德，孤独何人？” Ui庚申，魏王上书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圣恩听许。臣虽无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实其私愿。不寤陛下猥损过谬之命，发不世之诏，以加无德之臣。且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璇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历数之谘，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且许由匹夫，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并上玺绶。”　Ui辛酉，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十二次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岁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于]*时将讨黄巾。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与*(时)**[诗]*协矣。

颛顼受命，岁在豕韦，鞲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鞲，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禅，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圣人当之，昭然不疑，故尧捐骨肉而禅有虞，终无□色，舜发陇亩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闲不替漏；天下已传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阶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征，丁宁详悉，反复备至，虽言语相

喻，无以代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臣谨案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阶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圣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天瑞虽彰，须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当之？今让，冀见听许，外内咸使闻知。” Ui壬戌，册诏曰：“皇帝问魏王言：遣宗奉庚申书到，所称引，闻之。朕惟汉家世踰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大命有所厎止，神器当归圣德，违觿不顺，逆天不祥。王其体有虞之盛德，应历数之嘉会，是以祯祥告符，图谶表录，神人同应，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违，觿不可拂。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载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当称慕。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Ui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奉曰：“今汉使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渎。周武中流有白鱼之应，不待师期而大号已建，舜受大麓，桑荫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道信于神灵，符合于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今陛下应期运之数，为皇天所子，而复稽滞于辞让，低回于大号，非所以则天地之道，副万国之望。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令曰：“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 Ui甲子，魏王上书曰：“奉今月壬戌玺书，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禅代重事，故尧将禅舜，纳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风不迷，九州攸平，询事考言，然后乃命，而犹执谦让于德不嗣。况臣顽固，质非二圣，乃应天统，受终明诏；敢守微节，归志箕山，不胜大愿。谨拜表陈情，使并奉上玺绶。” Ui侍中刘廙等奏曰：“臣等闻圣帝不违时，明主不逆人，故易称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伏惟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当亢阳明夷之会，应汉氏祚终之数，合契皇极，同符两仪。是以圣瑞表征，天下同应，历运去就，深切着明；论之天命，无所与议，比之时宜，无所与争。故受命之期，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是乃天道悦怿，民心欣戴，而仍见闭拒，于礼何居？且髑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故臣有违君以成业，下有矫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请。”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 Ui丁卯，册诏魏王曰：“天讫汉祚，辰象着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陈历数于诏册，喻符运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辞拒，皇位不可以谦让，稽于天命，至于再三。

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机不可以斯须无统，故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是以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圣人达节，不亦远乎！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向应之望焉。” Ui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见太史丞许芝、左中郎将李伏所上图谶、符命，侍中刘廙等宣□觿心，人灵同谋。又汉朝知陛下圣化通于神明，圣德参于虞、夏，因瑞应之备至，听历数之所在，遂献玺绶，固让尊号。能言之伦，莫不抃舞，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而陛下性秉劳谦，体尚克让，明诏恳切，未肯听许，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虽怀克让之意迫，髃后执玉帛而朝之，兆民怀欣戴而归之，率土扬歌谣而咏之，故其守节之拘，不可得而常处，达节之权，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逊位而不□，或受禅而不辞，不□者未必厌皇宠，不辞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禅之后，则唐氏之子为宾于有虞，虞氏之胄为客于夏代，然则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与有余庆焉。汉自章、和之后，世多变故，稍以陵迟，洎乎孝灵，不恒其心，虐贤害仁，聚敛无度，政在嬖竖，视民如绚，遂令上天震怒，百姓从风如归；当时则四海鼎沸，既没则祸发宫庭，宠势并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节，犹择圣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犹思良工而刊之，况汉国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圣哲，固其宜也。汉朝委质，既愿礼禅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将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不可久违，臣等慺慺，不胜大愿。伏请陛下割撝谦之志，修受禅之礼，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愿。”令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髃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 Ui己巳，魏王上书曰：“臣闻舜有宾于四门之勋，乃受禅于陶唐，禹有存国七百之功，乃承禄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当天统，不敢闻命。敢屡抗疏，略陈私愿，庶章通紫庭，得全微节，情达宸极，永守本志。而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宗奉书。” Ui相国歆、太尉诩、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读诏书，于邑益甚。臣等闻易称圣人奉天时，论语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在尔躬，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己，故不得不禅舜，舜知历数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汉朝虽承季末陵迟之余，犹务奉天命以则尧之道，是以愿禅帝位而

归二女。而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犹为陛下陋之。没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大禹必郁悒于会稽之山阴，武王必不悦于*(商)**[高]*陵之玄宫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阉宦，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则活万国，为世拨乱，则致升平，鸠民而立长，筑宫而置吏，元元无过，罔于前业，而始有造于华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隐，视之如伤，惧者宁之，劳者息之，寒者以暖，饥者以充，远人以*(恩复)**[德服]*，寇敌以恩降，迈恩种德，光被四表；稽古笃睦，茂于放勋，网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儘，人神并和，皇天则降甘露而臻四灵，后土则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鸠燕雀，亦白其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骼于其间者，无不毕备。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交横于旷野矣。伏省髙臣外内前后章奏，所以陈□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因汉朝之款诚，宣万方之景附，可谓信矣*(省)**[着]*矣；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民命之悬于魏*[邦，民心之系于魏]*政，三十有余年矣，此乃千世时至之会，万载一遇之秋；达节广度，宜昭于斯际，拘牵小节，不施于此时。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髙神之礼，须禋祭毕，会髙寮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施行，上。”复令曰：“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尧禅，被*(珍)**[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则顺天命也。髙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 Ui庚午，册诏魏王曰：“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鬻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今天既讫我汉命，乃眷北顾，帝皇之业，实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窃古义，顾视前事，犹有惭德，而王逊让至于三四，朕用惧焉。夫不辞万乘之位者，知命达节之数也，虞、夏之君，处之不疑，故勋烈垂于万载，美名传于无穷。

今遣守尚书令侍中*(顗)**[凯]*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

Ui于是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今汉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后固辞，臣等伏以为上帝之临圣德，期运之隆大魏，斯岂数载？传称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诗序商汤，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录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汉氏衰废，

行次已绝，三辰垂其征，史官着其验，耆老记先古之占，百姓协歌谣之声。陛下应天受禅，当速即坛场，柴燎上帝，诚不宜久停神器，拒亿兆之愿。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王公髑卿，具条礼仪别奏。”令曰：“可。”

注[三]献帝传曰：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髑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髑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髑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遂制诏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风俗，然百姓顺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 Ui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髑臣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Ui干窦搜神记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

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邪，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二级。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大农为大司农。郡国县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

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一]

注[一]臣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髙臣，门曰承明，陈思王植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

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

是岁，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乙亥，朝日于东郊。[一]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辛巳，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壬午，复颍川郡一年田租。[二]改许县为许昌县。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三]

注[一]臣松之以为礼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寻此年正月郊祀，有月无日，乙亥朝日，则有日无月，盖文之脱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礼文，故知此纪为误者也。

注[二]魏书载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注[三]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

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鞜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鬻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

百户吏卒以守鞬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春)*三月，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初复五铢钱。夏四月，以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五月，郑甘复叛，遣曹仁讨斩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髃祀。[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注[一]魏书：甲辰，以京师宗庙未成，帝亲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执馈奠，如家人之礼。

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一]以谷贵，罢五铢钱。[二]己卯，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十二月，行东巡。是岁筑陵云台。

注[一]魏书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诏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赐，所以宾礼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兹嘉锡。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踰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章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冯几；谒请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着鹿皮冠。"彪辞让不听，竟着布单衣、皮弁以见。

续汉书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让，帝不听，又为门施行马，致吏卒，以优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见陈思王传。

注[二]魏书曰：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觿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诸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庚午，行幸许昌宫。诏曰：“今之计、*(考)**[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一]

注[一]魏书曰：癸亥，孙权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帝报曰：“昔隗嚣之弊，祸发栒邑，子阳之禽，变起扞关，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

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一]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注[一]应劭汉书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

三月乙丑，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癸亥，行还许昌宫。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

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髑臣曰：

“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

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振之。八月，蜀大将黄权率觿降。[一]

注[一]魏书曰：权及领南郡太守史合等三百一十八人，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绶、棨戟、幢麾、牙门、鼓车。权等诣行在所，帝置酒设乐，引见于承光殿。权、合等人人前自陈，帝为论说军旅成败去就之分，诸将无不喜悦。赐权金帛、车马、衣裘、帷帐、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及封史合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髃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一]庚子，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注[一]孙盛曰：夫经国营治，必凭俊篑之辅，贤达令德，必居参乱之任，故虽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然则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从之礼，谓之至顺，至于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昔在申、吕，实匡有周。苟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则亲簋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远之哉？二汉之季世，王道陵迟，故令外戚凭宠，职为乱阶。*(于)*此自时昏道丧，运祚将移，纵无王、吕之难，岂乏田、赵之祸乎？而后世观其若此，深怀酖毒之戒也。

至于魏文，遂发一概之诏，可谓有识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议。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椑音扶历反。*存不忘亡也。[一]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二]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顿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

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

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闲，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

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注[一]臣松之按：礼，天子诸侯之棺，各有重数；棺之亲身者曰椑。

注[二]吕氏春秋：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廛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

是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岁，穿灵芝池。

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讎者皆族之。”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一]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

注[一]魏书载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中军、征南，攻围江陵，左将军张合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

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鉨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一]

注[一]魏书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

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贾诩薨。太白昼见。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一]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二]辛未，校猎于荥阳，遂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已下进爵

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许昌宫。[三]

注[一]魏书曰：七月乙未，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书卢毓议祀厉殃事云："具牺牲祭器，如前后师出告郊之礼。"如此，则魏氏出师，皆告郊也。

注[二]魏书曰：有司奏改汉氏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翻)**[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昭)**[始]*舞曰大*(昭)**[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注[三]魏书曰：十二月丙寅，赐山阳公夫人汤沐邑，公女曼为长乐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户。

是冬，甘露降芳林园。臣松之按：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辨得失。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一]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廪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注[一]魏书载癸酉诏曰："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翫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闲，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着于令典。"是岁穿天渊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一]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乙巳，还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幸谯。壬

戌，荧惑入太微。

注[一]魏略载诏曰："昔轩辕建四面之号，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骘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艨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一]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

注[一]魏书载帝于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七年春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三月，筑九华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骘、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一]六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二]

注[一]魏书曰：殡于崇华前殿。

注[二]魏氏春秋曰：明帝将送葬，曹真、陈骘、王朗等以暑热固

谏，乃止。孙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髡等之谏，弃孰甚焉！鄄城侯植为诔曰：“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呼嗟，万国悲伤，若丧考妣，*(恩过慕)**[思慕过]*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苍，佥曰何辜，早世殒丧，呜呼哀哉！

悲夫大行，忽焉光灭，永弃万国，云往雨绝。承问荒忽，惛懵哽咽，袖锋抽刃，叹自僵毙，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风，惟以郁滞，终于偕没，指景自誓。考诸先记，寻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论，朝闻夕逝，孔志所存。皇虽一没，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

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乃作诔曰：皓皓太素，两仪始分，中和产物，肇有人伦，爰暨三皇，实秉道真，降逮五帝，继以懿纯，三代制作，踵武立勋。季嗣不维，网漏于秦，崩乐灭学，儒坑礼焚，二世而歼，汉氏乃因，弗求古训，嬴政是遵，王纲帝典，阒尔无闻。末光幽昧，道究运迁，乾坤回历，简圣授贤，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启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纪，改号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

仁风偃物，德以礼宣；祥惟圣质，嶷在幼妍。庶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罔，抗志青冥。

才秀藻朗，如玉之莹，听察无向，瞻鷽未形。其刚如金，其贞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

爵公无私，戮违无轻，心镜万机，揽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吕，搜扬侧陋，举汤代禹；

拔才岩穴，取士蓬户，唯德是萦，弗拘祢祖。宅土之表，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是虞。

齐契共遵，下以纯民，恢拓规矩，克绍前人。科条品制，曜贬以因。乘殷之辂，行夏之辰。

金根黄屋，翠葆龙鳞，绋冕崇丽，衡紞维新，尊肃礼容，瞩之若神。方牧妙举，钦于恤民，虎将荷节，镇彼四邻；朱旗所剿，九壤被震，畴克不若？孰敢不臣？县旌海表，万里无尘。

虏备凶彻，鸟殪江岷，权若涸鱼，干腊矫鳞，肃慎纳贡，越裳效珍，条支绝域，侍子内宾。

德侪先皇，功侔太古。上灵降瑞，黄初叔祜：河龙洛龟，凌波游下；平钧应绳，神鸾翔舞；

数荚阶除，系风扇暑；皓兽素禽，飞走郊野；神钟宝鼎，形自旧土；云英甘露，瀸涂被宇；

灵芝冒沼，朱华荫渚。回回凯风，祁祁甘雨，稼穑丰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户蒙慈父。

图致太和，洽德全义。将登介山，先皇作俪。镌石纪勋，兼录觿瑞，方隆封禅，归功天地，宾礼百灵，勋命视规，望祭四岳，燎封奉柴，肃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尝，元侯佐祭，献璧奉璋。鸾舆幽蔼，龙旗太常，爰迄太庙，钟鼓锽锽，颂德咏功，八佾锵锵。

皇祖既飨，烈考来享，神具醉止，降兹福祥。天地震荡，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

皇纮绝维，大行纲之；神器莫统，大行当之；礼乐废弛，大行张之；仁义陆沉，大行扬之；

潜龙隐凤，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载，元功仍举，将永太和，绝迹三五，宜作物师，长为神主，寿终金石，等算东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靡瞻靡顾。

嗟嗟皇穹，胡宁忍务？呜呼哀哉！明监吉凶，体远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圣上虔奉，是顺是将，乃□玄宇，基为首阳，拟葬谷林，追尧慕唐，合山同陵，不树不疆，涂车刍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来宾幽堂，耕禽田兽，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练元辰之淑祯，潜华体于梓宫兮，冯正殿以居灵。顾望嗣之号咷兮，存临者之悲声，悼晏驾之既修兮，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于轻霄兮，就黄墟以灭形，背三光之昭晰兮，归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闼之长扃。咨远臣之眇眇兮，感凶讳以怛惊，心孤绝而靡告兮，纷流涕而交颈。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峣峥，顾衰绖以轻举兮，迫关防之我婴。欲高飞而遥憩兮，惮天网之远经，遥投骨于山足兮，报恩养于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惧施重而命轻，嗟微驱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

生，几司命之役籍兮，先黄发而陨零，天盖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听。独郁伊而莫愬兮，追顾景而怜形，奏斯文以写思兮，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一]

注[一]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着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着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着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

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他日又从容言曰：“顾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蓺兼该；[一]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注[一]典论帝自□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鞬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鬻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

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鸎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

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潟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博物志曰：

帝善弹潟，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着葛巾角撇潟。

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第三

明皇帝讳叡，字符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一]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二]七年夏五月，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诸臣封爵各有差。

[三]癸未，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为阳平王。

注[一]魏书曰：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

注[二]魏略曰：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养帝。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后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文帝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传曰：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注[三]世语曰：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髑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觿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于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权退走。

辛巳，立皇子冏为清河王。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论功行赏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髑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曲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

遣将军郝昭、鹿盘讨斩之。二月辛未，帝耕于籍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丁亥，朝日于东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甲申，初营宗庙。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东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十二月，封后父毛嘉为列侯。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一]

注[一]三辅决录曰：伯郎，凉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

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觿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觿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觿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

他生达，少入蜀。其处蜀事结在刘封传。魏略曰：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簟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觿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觿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

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

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干宝晋纪曰：达初入新城，登白马塞，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一]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

注[一]魏略曰：宣王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达被围旬有六日而败，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

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一]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合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长安。[二]夏四月丁酉，还洛阳宫。[三]赦系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论讨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战于石亭，败绩。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庚子，大司马曹休薨。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拒之。[四]辽东太守公孙恭兄子渊，劫夺恭位，遂以渊领辽东太守。

注[一]魏书曰：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

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

注[二]魏略载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亮又侮易益士，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智)*[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

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

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

猛锐踊跃，咸思长驱。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

注[三]魏略曰：是时斗言，云帝已崩，从驾髃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髃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注[四]魏略曰：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遂镇守河西十余年，民夷畏服。亮围陈仓，使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之，昭于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无为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乃去。亮自以有觿数万，而昭兵纔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及还，帝引见慰劳之，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仍欲大用之。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礼薨。六月癸卯，繁阳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着于令典。”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

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十一月，庙始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一]

注[一]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庙，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特立武帝庙，百世不毁。今此无高祖神主，盖以亲尽毁也。此则魏初唯立亲庙，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庙之制。孙盛曰：事亡犹存，祭如神在，迎迁神主，正斯宜矣。

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癸巳，以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夏四月，太傅钟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一]乙未，幸许昌宫。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冬十月乙卯，行还洛阳宫。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岁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丙寅，诏公卿举贤良。

注[一]魏书曰：行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

臣松之按：汉纪章帝元和三年，诏高邑县祠即位坛，五成陌，比腊祠门户。此虽前代已行故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求之义典，未详所据。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籍田。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

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儿禅诣幽州贡名马。复置护匈奴中郎将。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一]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注[一]魏书曰：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

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着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着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戊戌晦，日有蚀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镇星。戊午，太尉华歆薨。

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寡孤独，赐谷帛。乙亥，月犯轩辕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甲子，初进新果于庙。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谥安平哀王。秋七月，以鞯尉董昭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将军田豫帅觿讨吴将周贺于成山，杀贺。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庚寅，陈思王植薨。十二月，行还许昌宫。

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三月甲子，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一]戊寅，北海王蕤薨。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诸王女皆为邑主。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阳宫鞠室灾。

注[一]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着，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飨。

保塞鲜卑大人步度根与叛鲜卑大人轲比能私通，并州刺史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适使二部惊合为一，何所威镇乎？”促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以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败]*没。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与比能合寇边。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虏乃走漠北。

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

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诣并州降，朗引军还。[一]

注[一]魏氏春秋曰：朗字符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铤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

朗游遨诸侯间，历武、文之世而无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稣，数加赏赐，为起大第于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世语曰：朗子秀，劲厉能直言，为晋武帝博士。魏略以朗与孔桂俱在佞幸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数为将军杨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桂性便辟，晓博弈、□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桂察太祖意，喜乐之时，因言次曲有所陈，事多见从，数得赏赐，人多馈遗，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例转拜驸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鱼豢曰：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伐檀之叹，内无

尸素之刺，雍熙之美着，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一]

注[一]世语曰：并州刺史毕轨送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奴云："霍显，光后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时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官徙送彼县，令故义传供食之；一二年中，一乡中辄为之俭。傅子曰：时太原发頔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頔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邪？将一朝欻生，偶与发頔者会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荧惑。癸酉，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

其减鞭杖之制，着于令。"三月庚寅，山阳公薨，帝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华殿灾。丙寅，诏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庙。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一]

注[一]献帝传曰：帝变服，率髙臣哭之，使使持节行司徒太常和洽吊祭，又使持节行大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诏曰："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昔放勋殂落，四海如丧考妣，遏密八音，明丧葬之礼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丧礼比诸侯王，此岂古之遗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谥公汉孝献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庙，曰："叡闻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亲亲，咸有尚焉。今山阳公寝疾弃国，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

叡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圣躬，传祚禅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初受终，命公于国行汉正朔，郊天祀祖礼乐制度率乃汉旧，斯亦舜、禹明堂之义也。

上考遂初，皇极攸建，允熙克让，莫朗于兹。盖子以继志嗣训为

孝，臣以配命钦述为忠，故诗称‘匪棘其犹，聿追来孝’，书曰‘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髑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

丧葬所供髑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于是赠册曰：

“呜呼，昔皇天降戾于汉，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灭京都，劫迁大驾。于时六合云扰，奸雄熛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兹洛邑。畴咨圣贤，聿改乘辕，又迁许昌，武皇帝是依。

岁在玄枵，皇师肇征，迄于鹑尾，十有八载，髑寇歼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兹魏国，大启土宇。爰及文皇帝，齐圣广渊，仁声旁流，柔远能迩，殊俗向义，干精承祚，坤灵吐曜，稽极玉衡，允膺历数，度于轨仪，克厌帝心。乃仰钦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岳之谋，不俟师锡之举，幽赞神明，承天禅位。祚*(建)**[逮]*朕躬，统承洪业。盖闻昔帝尧，元恺既举，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后百揆时序，内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终天禄，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岳。自往迄今，弥历七代，岁暨三千，而大运来复，庸命厎绩，纂我民主，作建皇极。念重光，绍咸池，继韶夏，超群后之遐踪，邈商、周之惭德，可谓高朗令终，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汉、魏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合信，动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献享年不永，钦若顾命，考之典谟，恭述皇考先灵遗意，阐崇弘谥，奉成圣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传亿载不朽之荣。魂而有灵，嘉兹弘休。呜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葬之日，帝制锡衰弁绖，哭之恸。适孙桂氏乡侯康，嗣立为山阳公。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一]

注[一]魏氏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

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县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髡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辛巳，行还许昌宫。

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

冬十月乙丑，月犯镇星及轩辕。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南来，隐隐有声，摇动屋瓦。十二月，诏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己亥，复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陨石于寿光县。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营陵于首阳陵涧西，如终制。[一]

注[一]顾恺之启蒙注曰：魏时人有开周王頔者，得殉葬女子，经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

年可二十。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十余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

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一]

注[一]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

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贯，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惠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绚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愿陛下沛然下诏，万几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于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髡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

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茂字彦林，沛人。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丁巳，行还洛阳宫。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兖薨。壬申，太白昼见。十一月丁酉，行幸许昌宫。[一]

注[一]魏氏春秋曰：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

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关盖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告)**[吉]*开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语曰：又有一鸡象。搜神记曰：

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着，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按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适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满焉。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复昼见，月犯太白，又犯轩辕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肃慎氏献楛矢。

六月壬申，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觿，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孀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以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鞯等首，诣幽州。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冬十月己卯，行还洛阳宫。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陈髑薨。乙未，行幸许昌宫。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茌音仕狸反。*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一]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二]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

注[一]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着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着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髑艺，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

注[二]臣松之按：魏为土行，故服色尚黄。行殷之时，以建丑为正，故牺牲旗旗一用殷礼。

礼记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骍。"郑玄云："夏后氏以建寅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为正，物牙色白；

周以建子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马也，易曰'白马翰如'。"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五月己巳，行还洛阳宫。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尚书*(左)**[右]*仆射鞫臻为司空。丁未，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

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一]

注[一]孙盛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着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

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髑司，于是乎失正。

秋七月丁卯，司徒陈矫薨。孙权遣将朱然等二万人围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然退走。

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遣幽州刺史□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玺书征公孙渊。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居辽东，率部觿随俭内附。己卯，诏辽东将吏士民为渊所胁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昼见。渊自俭还，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称绍汉元年。

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荧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一]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邔音其己反。*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分襄阳郡之都叶县属义阳郡。[二]

注[一]魏书载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着，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只兆位，多不见经，是以制度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祀。

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

地郊所祭曰皇地之只，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晋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于南北郊。

注[二]魏略曰：是岁，徙长安诸钟廙、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髑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汉晋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魏略载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上书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怀郁结，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又谁当干万乘以死为戏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

将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后为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帅觿讨辽东。[一]

注[一]干窦晋纪曰：帝问宣王："度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宣王对曰："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县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帝曰："住还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载散骑常侍何曾表曰："臣闻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则置假辅，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陨缺不预，则才足相代，其为固防，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前世之结，着在篇志。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余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边诸将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戒，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盛其礼秩，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军主有储，则无患矣。"□丘俭志记云，时以俭为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韩暨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韩暨薨。壬寅，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

虹音绛。*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一]六月，省渔阳郡之狐奴县，复置安乐县。

注[一]魏书载戊子诏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秋八月，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注诣首。癸丑，有彗星见张宿。

[一]

注[一]汉晋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魏书曰：九月，蜀阴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营。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赟、南安太守游奕将兵讨惇。淮上书："赟、奕等分兵夹山东西，围落贼表，破在旦夕。"帝曰：

"兵势恶离。"促诏淮敕奕诸别营非要处者，还令据便地。诏敕未到，奕军为惇所破；赟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马宣王围公孙渊于襄平，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冬十一月，录讨渊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议遣宣王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髡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诏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壬午，以司空鞯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闰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谷。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鞯将军曹爽代之。[一]

注[一]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

武鞾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闲，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

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黙，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鞾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一]即日，帝崩于嘉福殿，[二]时年三十六。[三]癸丑，葬高平陵。[四]

注[一]魏略曰：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

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

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

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

注[二]魏书曰：殡于九龙前殿。

注[三]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注[四]魏书曰：帝容止可观，望之俨然。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

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觿，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孙监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鞬，悲夫！

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

齐王讳芳，字兰卿。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一]青龙三年，立为齐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诏曰："朕以眇身，继承鸿业，茕茕在疚，靡所控告。大将军、太尉奉受末命，夹辅朕躬，司徒、司空、頃宰、元辅总率百寮，以宁社稷，其与髑卿大夫勉勖乃心，称朕意焉。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为良人。"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二]

注[一]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注[二]异物志曰：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傅子曰：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晔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记曰：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着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又东方朔神异经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续其毛，织以为布。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夏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亲临朝，听公卿奏事。八月，

大赦。冬十月，镇南将军黄权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书监刘放、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丙戌，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

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诏令狱官亟平囏枉，理出轻微；髙公卿士谠言嘉谋，各悉乃心。夏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秋七月，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觿拒之。[一]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东将军王凌为车骑将军。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注[一]干宝晋纪曰：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督诸军南征，车驾送津阳城门外。宣王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杀获。

三年春正月，东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满宠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赐髙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诏祀故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髙、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

合、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冬十二月，倭国女王俾弥呼遣使奉献。

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觿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蚀之。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赐太传、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丙午，大将军曹爽引军还。秋八月，秦王询薨。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一]己酉，复秦国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注[一]臣松之以为故魏氏配飨不及荀彧，盖以其末年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遗郭嘉，先钟繇而后荀攸，则未详厥趣也。*(徐佗)**[徐他]*谋逆而许褚心动，忠诚之至远同于日磾，且潼关之危，非褚不济，褚之功烈有过典韦，今祀韦而不及褚，又所未达也。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骠骑将军赵俨为司空；夏六月，俨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为司空。癸巳，以左光禄大夫刘放为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孙资为鞯将军。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庙，始祀前所论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乙亥，诏曰："明日大会髑臣，其令太傅乘舆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秋八月戊申，诏曰："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之。"[一]

注[一]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诏"官奴婢六十以上免为良人"。既有此诏，则宜遂为永制。

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残病，并非可售之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难解。

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之。"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

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一]

注[一]习凿齿汉晋春秋曰：是年，吴将朱然入柤中，斩获数千；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司马宣王谓曹爽曰：“若便令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长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觿之要，不可不审。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爽不听，卒令还。然后袭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吴楚之民□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

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钞掠之故哉！

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夏五月，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

秋七月，尚书何晏奏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亵狎，乱生近昵，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诗)**[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可自今以后，御幸式干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奏曰：“礼，天子之宫，有斲砻之制，无朱丹之饰，宜循礼复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当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审赏罚以使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

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晏、乂咸因阙以进规谏。

九年春二月，鞯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鞯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固辞不受。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冬十月，大风发屋折树。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车驾谒高平陵。[一]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爽弟中领军羲、武鞯将军训、散骑常侍彦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黄门张当付廷尉，考实其辞，爽与谋不轨。又尚书丁谧、邓扬、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谋，夷三族。语在爽传。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固让乃止。[二]

注[一]孙盛魏世谱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注[二]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髡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太傅上书辞让曰：“臣亲受顾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摧弊奸凶，赎罪为幸，功不足论。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着之典礼。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汉氏因之，无复变改。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革圣明之经，袭秦汉之路，虽在异人，臣所宜正，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书十余上，诏乃许之，复加九锡之礼。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此乃历代异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议也。”又辞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蒋济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为太尉。庚子，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冬十月，以特进孙资为骠骑将军。十一月，司空孙礼薨。十二月甲辰，东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将军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

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陈泰)**[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县以居降附。三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壬辰，大赦。丙午，闻太尉王凌谋废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马宣王东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杀。六月，彪赐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马孚为太尉。戊寅，太傅司马宣王薨，以鞯将军司马景王为抚军大将

军，录尚书事。乙未，葬怀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骠骑将军孙资薨。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禄勋郑冲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抚军大将军司马景王为大将军。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夏五月，鱼二，见于武库屋上。[一]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丘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艨军于东关。不利而还。[二]

注[一]汉晋春秋曰：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后征淮南，坏不复修。是岁诸葛恪帅军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

注[二]汉晋春秋曰：□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诏太尉司马孚拒之。[一]秋七月，恪退还。[二]

注[一]汉晋春秋曰：是时姜维亦出围狄道。司马景王问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

"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艨，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艨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景王曰：

“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觿，解狄道之围；敕□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兵，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

注[二]是时，张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觿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

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八月，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修郡，为所执略。

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髑觿，阴图窥□，道经汉寿，请会觿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鍗劝将来。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一]

注[一]魏氏春秋曰：修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修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修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臣松之以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

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

六年春二月己丑，镇东将军□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

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的)**[靮]*头面缚，将绕城表，□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昔解杨执楚，有陨无贰，齐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

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觅，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车都尉王夔为广明乡侯、光禄大夫，位特进，妻田氏为宣阳乡君。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乱男女之节；

恭孝日亏，悖毛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二]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使者持节送鞶，营齐王宫于河内*[之]*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三]

注[一]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觿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传及魏略，许允此年春与李丰事相连。丰既诛，即出允为镇北将军，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追杀之。允此

秋不得故为领军而建此谋。

注[二]魏书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髑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诸君所以望师者重，师安所避之？”于是乃与髑臣共为奏永宁宫曰：“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孚、大将军武阳侯臣师、司徒万岁亭侯臣柔、司空文阳亭侯臣冲、行征西安东将军新城侯臣昭、光禄大夫关内侯臣邕、太常臣晏、鞯尉昌邑侯臣伟、太仆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毓]*、大鸿胪臣芝、大司农臣祥、少府臣*(褒)**[袤]*、永宁鞯尉臣*(祯)**[桢]*、永宁太仆臣*(闳)**[阁]*、大长秋臣模、司隶校尉颍昌侯臣曾、河南尹兰陵侯臣肃、城门校尉臣虑、中护军永安亭侯臣望、武鞯将军安寿亭侯臣演、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廙、屯骑校尉关内侯臣陔、步兵校尉临晋侯臣建、射声校尉安阳乡侯臣温、越骑校尉睢阳侯臣初、长水校尉关内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书监安阳亭侯臣诞、散骑常侍臣缺、臣仪、关内侯臣芝、尚书仆射光禄大夫高乐亭侯臣毓、尚书关内侯臣观、臣嘏、长合乡侯臣亮、臣赞、臣骞、中书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钤、博士臣范、臣峻等稽首言：

臣等闻天子者，所以济育髑生，永安万国，三祖勋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燕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

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怀、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华、勋曰：‘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职，何以得尔？’华、勋数谗毁景。帝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景语帝曰：

‘先帝持门户急，今陛下日将妃后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不可令皇太后闻。

景不爱死，为陛下计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与我事！’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甄后崩后，帝欲立王贵人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语景等：‘魏家前后立皇后，皆从所爱耳，太后必违我

意，知我当往不也？’后卒待张皇后疏薄。太后遭*(合)**[合]*阳君丧，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皇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语景等：‘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数往至故处啼哭，私使暴室厚殡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后园竹间戏，或与从官携手共行。熙白：‘从官不宜与至尊相提挈。’帝怒，复以弹弹熙。日游后园，每有外文书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视。太后令帝常在式干殿上讲学，不欲，使行来，帝径去；太后来问，辄诈令黄门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更共谄媚。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寖盛。臣等忧惧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虽杀身毙命不足以塞责。今帝不可以承天绪，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使司徒臣柔持节，与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庙。臣谨昧死以闻。”奏可。

注[三]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

“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着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髡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王出后，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太后曰：

“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绝嗣乎？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详议之。”景王乃更召髡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是时太常已发二日，待玺绶于温。事定，又请玺绶。太后令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明日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

丁丑，令曰：“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一]

注[一]魏书曰：景王复与髡臣共奏永宁宫曰：“臣等闻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为人后者，为之子也。东海定王子高贵乡公，文皇帝之孙，宜承正统，以嗣烈祖明皇帝

后。率土有赖，万邦幸甚，臣请征公诣洛阳宫。”奏可。使中护军望、兼太常河南尹肃持节，与少府*(褒)**[袤]*、尚书亮、侍中表等奉法驾，迎公于元城。

魏世谱曰：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

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县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髑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髑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髑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

“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一]诏曰：“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齐王嗣位，肆行非度，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纳宰辅之谋，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惧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训，恢中兴之弘业，战战兢兢，如临于谷。今髑公卿士股肱之辅，四方征镇宣力之佐，皆积德累功，忠勤帝室；庶凭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盖闻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润泽施四海，先之以慈爱，示之以好恶，然后教化行于上，兆民听于下。朕虽不德，昧于大道，思与宇内共臻兹路。书不云乎：‘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大赦，改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

注[一]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鉥，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

“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嚆枉失职者。癸巳，假大将军司马景王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戊戌，黄龙见于邺井中。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戊戌)**[戊

寅]*，大将军司马景王征之。癸未，车骑将军郭淮薨。闰月己亥，破钦于乐嘉。钦遁走，遂奔吴。甲辰，*(安风淮津)**[安风津]*都尉斩俭，传首京都。[一]壬子，复特赦淮南士民诸为俭、钦所诖误者。以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司马景王薨于许昌。二月丁巳，以鞯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注[一]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着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甲子，吴大将孙峻等艞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斩吴左将军留赞，献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秋七月，以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

八月辛亥，蜀大将军姜维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经与战洮西，经大败，还保狄道城。辛未，以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并力拒维。戊辰，复遣太尉司马孚为后继。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维退还。冬十月，诏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或没命战场，嚇魂不反，或牵掣虏手，流离异域，吾深痛愍，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甲午，以陇右四郡及金城，连年受敌，或亡叛投贼，其亲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诏曰："往者洮西之战，将吏士民或临陈战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弃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将军，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尸丧，收敛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乙巳，沛王林薨。[一]

注[一]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髙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

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问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觿，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鉥，芟夷秦、项，包举□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顗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于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县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鞲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具论详之。”翌日丁巳，讲业既毕，顗、亮等议曰：“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鉥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诗、书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过于二宗，其为大雅明矣。少康为优，宜如诏旨。”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豷无亲，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帝曰：“诸卿论少康因资，高祖创造，诚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于高祖哉？但夏书沦亡，旧文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于是髑臣咸悦服。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

陛下既垂心远鉴，考详古昔，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帝曰：“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于所论，未获其宜；纵有可采，亿则屡中，又不足贵，无乃致笑后贤，彰吾闇昧乎！”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

夏四月庚戌，赐大将军司马文王兖冕之服，赤舄副焉。

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

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云]*气，连天地也；归藏者，万事莫不归藏于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

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帝又问曰：“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农之世为无衣裳。但圣人化天下，何殊异尔邪？”俊对曰：“三皇之时，人寡而禽兽鷇，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鷇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济时变也。”帝又问：“干为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与细物并邪？”俊对曰：“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取诸物，远则天地。”

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次及四岳举鲧，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亦所以成圣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

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次及“有□在下曰虞舜”，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于尧，此盖圣人欲尽觿心也。”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狱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于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

于是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

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一]

注[一]帝集载帝自□始生祯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祯祥，盖所以彰显神异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谬为灵只之所相佑也，岂敢自比于前篑，聊记录以示后世焉。其辞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时也，天气清明，日月辉光，爰有黄气，烟熅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论之曰：未者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应嘉名也；鞭熅之气，神之精也；无灾无害，蒙神灵也。齐王不吊，颠覆厥度，髑公受予，绍继祚皇。以眇眇之身，质性顽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临深履冰，涕泗忧惧。古人有云，惧则不亡。

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尝。”傅畅晋诸公赞曰：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

五月，邺及*(上谷)**[上洛]*并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为甘露。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秋七月己卯，鞯将军胡遵薨。

癸未，安西将军邓艾大破蜀大将姜维于上邽，诏曰：“兵未极武，丑虏摧破，斩首获生，动以万计，自顷战克，无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赐将

士，大会临飨，饮宴终日，称朕意焉。”

八月庚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癸酉，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三月，司空卢毓薨。

夏四月癸卯，诏曰：“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长郑熙为贼所杀。民王简负担熙丧，晨夜星行，远致本州，忠节可嘉。其特拜简为忠义都尉，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

五月辛未，帝幸辟雍，会命髙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

“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自今以后，髙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

乙亥，诸葛诞不就征，发兵反，杀扬州刺史乐綝。丙子，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诖误者。丁丑，诏曰：“诸葛诞造为凶乱，荡覆扬州。昔黥布逆叛，汉祖亲戎，隗嚣违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时宁东夏。”己卯，诏曰：“诸葛诞造构逆乱，迫胁忠义，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各将左右，斩门突出，忠壮勇烈，所宜嘉异。其进会爵乡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诏：“吴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贼之枝属，位为上将，畏天知命，深鉴祸福，翻然举艬，远归大国，虽微子去殷，乐毅遁燕，无以加之。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兖冕赤舄，事从丰厚。”[一]

注[一]臣松之以为壹畏逼归命，事无可嘉，格以古义，欲盖而名彰者也。当时之宜，未得远遵式典，固应量才受赏，足以荬其来情而已。

至乃光锡八命，礼同台鼎，不亦过乎！于招携致远，又无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将守，与时无嫌，终不悦于殊宠，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忧危将及，非奔不免，则必逃死苟存，无希荣利矣，然则高位厚禄何为者哉？

魏初有孟达、黄权，在晋有孙秀、孙楷；达、权爵赏，比壹为轻，秀、楷礼秩，优异尤甚。

及至吴平，而降黜数等，不承权舆，岂不缘在始失中乎？

甲子，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秋八月，诏曰：

"昔燕刺王谋反，韩谊等谏而死，汉朝显登其子。诸葛诞创造凶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节守义，临事固争，为诞所杀，所谓无比干之亲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为骑都尉，加以赠赐，光示远近，以殊忠义。"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吴大将全端、全怿等率觿降。

三年春二月，大将军司马文王陷寿春城，斩诸葛诞。三月，诏曰："古者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所以惩昏逆而章武功也。汉孝武元鼎中，改桐乡为闻喜，新乡为获嘉，以着南越之亡。

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髑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

夏五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锡，文王前后九让乃止。

六月丙子，诏曰："昔南阳郡山贼扰攘，欲劫质故太守东里衮，功曹应余独身捍衮，遂免于难。余颠沛殒毙，杀身济君。其下司徒，署余孙伦吏，使蒙伏节之报。"[一]

注[一]楚国先贤传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义，建安二十三年为郡功曹。是时吴、蜀不宾，疆埸多虞。宛将侯音扇动山民，保城以叛。余与太守东里衮当扰攘之际、迸窜得出。

音即遣骑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贼便射衮，飞矢交流。余前以身当箭，被七创，因谓追贼曰：

“侯音狂狡，造为凶逆，大军寻至，诛夷在近。谓卿曹本是善人，素无恶心，当思反善，何为受其指挥？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创，若身死君全，陨没无恨。”因仰天号哭泣涕，血泪俱下。贼见其义烈，释衮不害。贼去之后，余亦命绝。征南将军曹仁讨平音，表余行状，并修祭醊。太祖闻之，嗟叹良久，下荆州复表门闾，赐谷千斛。衮后为于禁司马，见魏略游说传。

辛卯，大论淮南之功，封爵行赏各有差。

秋八月甲戌，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丙寅，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着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

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髇司，躬行古礼焉。[一]

注[一]汉晋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祥事别见吕虔传。小同，郑玄孙也。玄别传曰：“玄有子，为孔融吏，举孝廉。融之被围，往赴，为贼所害。有遗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岁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载太尉华歆表曰：“臣闻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爵，莫美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着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气量。结其所履，有质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静默，色养其亲，不治可见之美，不竞人间之名，斯诚清时所宜式□，前后明诏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顿，无益视听，谨具以闻。”魏氏春秋曰：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郑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乐记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论云：

“更”应作“叟”。叟，长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以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为“更”，以此验知应为“叟”也。臣松

之以为邕谓“更”为“叟”，诚为有似，而诸儒莫之从，未知孰是。

是岁，青龙、黄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一]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陈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复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车骑将军孙壹为婢所杀。

注[一]汉晋春秋曰：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一]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二]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沉、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鞳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注[一]汉晋春秋曰：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

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鞳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觿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觿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

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世语曰：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

晋诸公赞曰：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干宝晋纪曰：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

乃抽戈犯跸。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将□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帅殿中宿鞳苍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觿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

“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注[二]世语曰：业，武陵人，后为晋中护军。

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

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一]

注[一]汉晋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臣松之以为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帝卯，髑公奏太后曰：“殿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

癸卯，大将车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太后诏曰：“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

戊申，大将军文王上言：“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隕命；

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一]太后诏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二]

注[一]魏氏春秋曰：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注[二]世语曰：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后擢为尚书郎，历青州刺史、镇东将军。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苞：“何淹留也？”苞

曰：“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

六月癸丑，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

陈留王讳奐，字景明，武帝孙，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县常道乡公。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阳，见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年，赐民爵及谷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增封二郡，并前满十，加九锡之礼，一如前*(奏)**[诏]*；诸髃从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文王固让乃止。己未，故汉献帝夫人节薨，帝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癸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冬十月，观薨。

十一月，燕王上表贺冬至，称臣。诏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又当为报。夫后大宗者，降其私亲，况所继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礼典处，当务尽其宜。”有司奏，以为“礼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陛下稽德期运，抚临万国，绍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体尊戚属，正位藩服，躬秉虔肃，率蹈恭德以先万国；其于正典，阐济大顺，所不得制。圣朝诚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礼。臣等平议以为燕王章表，可听如旧式。中诏所施，或存好问，准之义类，则‘*(宴)**[燕]*觌之*(族)**[敬]*’也，可少顺圣敬，加崇仪称，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制书，国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轨仪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诏燕王’。

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诸称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以彰殊礼，加于髃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顺圣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礼实宜之，可普告施行。”

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井中。甲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乐浪外夷韩、濊貊各率其属来朝贡。八月戊寅，赵王干薨。甲寅，复命大将军进爵晋公，加位相国，备礼崇锡，一如前诏；又固辞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龙见于轵县井中。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

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将姜维寇洮阳，镇西将军邓艾拒之，破维于侯和，维遁走。是岁，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

四年春二月，复命大将军进位爵赐一如前诏，又固辞乃止。

夏五月，诏曰："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觿，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觿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趣甘松、沓中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高楼，首尾嚯讨。若擒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又命镇西将军钟会由骆谷伐蜀。

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复命大将军进位爵赐一如前诏。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

自邓艾、钟会率觿伐蜀，所至辄克。是月，蜀主刘禅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壬子，分益州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

乙卯，以征西将军邓艾为太尉，镇西将军钟会为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槛车征邓艾。甲子，行幸长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币祀华山。是月，钟会反于蜀，为觿所讨；邓艾亦见杀。二月辛卯，特赦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顗为司空。己卯，进晋公爵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一]丁亥，封刘禅为安乐公。夏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六月，镇西将军鞬瓘上雍州兵于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归禾之义，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二]

注[一]汉晋春秋曰：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

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

注[二]孙盛曰：昔公孙述自以起成都，号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后，吴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诸军掎角赴救。七月，贼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抚军司马炎副贰相国事，以同鲁公拜后之义。

癸巳，诏曰：“前逆臣钟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逼胁觿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慑。相国左司马夏侯和、骑士曹属朱抚时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郎中羊琇各参会军事；和、琇、抚皆抗节不挠，拒会凶言，临危不顾，词指正烈。辅语散将王起，说‘会奸逆凶暴，欲尽杀将士’，又云‘相国已率三十万觿西行讨会’，欲以称张形势，感激觿心。起出，以辅言宣语诸军，遂使将士益怀奋励。宜加显宠，以彰忠义。其进和、辅爵为乡侯，琇、抚爵关内侯。起宣传辅言，告令将士，所宜赏异。其以起为部曲将。”

癸卯，以鞯将军司马望为骠骑将军。九月戊午，以中抚军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辛未，诏曰：“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孙休遣使邓句，□交址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

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郡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又交址将吏各上表，言‘兴创造事业，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连诸郡，惧其计异，各有携贰。

权时之宜，以兴为督交址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乞赐褒鋋，以慰边荒’。乃心款诚，形于辞旨。昔仪父朝鲁，春秋所美；窦融归汉，待以殊礼。今国威远震，抚怀六合，方包举殊裔，混一四表。兴首向王化，举觿稽服，万里驰义，请吏帅职，宜加宠遇，崇其爵位。

既使兴等怀忠感悦，远人闻之，必皆竞劝。其以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得以便宜从事，先行后上。”策

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

冬十月丁亥，诏曰：“昔圣帝明王，静乱济世，保大定功，文武殊涂，勋烈同归。是故或舞干戚以训不庭，或陈师旅以威暴慢。至于爱民全国，康惠庶类，必先修文教，示之轨仪，不得已然后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刘备、孙权乘间作祸。三祖绥宁中夏，日不暇给，遂使遗寇僭逆历世。幸赖宗庙威灵，宰辅忠武，爰发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时，一征而克。自顷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汉平定，孤危无援，交、荆、扬、越，靡然向风。今交址伪将吕兴已帅三郡，万里归命；武陵邑侯相严等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鰋叛吴，以助北将军为号。又孙休病死，主帅改易，国内乖违，人各有心。伪将施绩，贼之名臣，怀疑自猜，深见忌恶。鰋叛亲离，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征若此之甚。若六军震曜，南临江、汉，吴会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师，必然之理也。然兴动大鰋，犹有劳费，宜告喻威德，开示仁信，使知顺附和同之利。相国参军事徐绍、水曹掾孙彧，昔在寿春，并见虏获。绍本伪南陵督，才质开壮；彧，孙权支属，忠良见事。其遣绍南还，以彧为副，宣扬国命，告喻吴人，诸所示语，皆以事实，若其觉悟，不损征伐之计，盖庙胜长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绍兼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绍等所赐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以明国恩，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

丙午，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安弥、福禄县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县获灵龟以献，归之于相国府。庚戌，以虎贲张修昔于成都驰马至诸营言钟会反逆，以至没身，赐修弟倚爵关内侯。夏四月，南深泽县言甘露降。吴遣使纪陟、弘璆请和。

五月，诏曰：“相国晋王诞敷神虑，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则威盖殊荒，流风迈化，则旁洽无外。愍恤江表，务存济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风向慕，遣使纳献，以明委顺，方宝纤珍，欢以效意。而王谦让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从其款愿也。孙皓诸所献致，其皆还送，归之于王，以协古义。”王固辞乃止。又命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如旧仪。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国晋王薨。壬辰，晋太子炎绍封袭位，总摄百揆，备物典册，一皆如前。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征南大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乙亥，葬晋文王。闰月庚辰，康居、大宛献名马，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

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髑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终馆于邺，时年二十。

[一]

注[一]魏世谱曰：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评曰：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三国志卷五魏书五后妃传第五

易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废兴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说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

汉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余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有容华，有美人。文帝增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除顺成官。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修容比亭侯；修仪比关内侯；□□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一]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

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二]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

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

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注[一]魏书曰：后以汉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注[二]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

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

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魏书曰：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珰数具，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问其故，对曰：

"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

二十四年，拜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髃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践阼，尊后曰皇太后，称永寿宫。[一]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注[一]魏书曰：后以国用不足，灭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臣松之案：文帝梦磨钱，欲使文灭而更愈明，以问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

则太后用意，不得如此书所言也。魏书又曰：太后每随军征行，见高年白首，辄住车呼问，赐与绢帛，对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时也。"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

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

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着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及*(恭)**[敬]*侯夫人，皆赠印绶。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一]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二]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兰薨，子晖嗣。[三]又分秉爵，封兰弟琳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兰子隆女为高贵乡公皇后，隆以后父为光禄大夫，位特进，封睢阳乡侯，妻王为显阳乡君。追封隆前妻刘为顺阳乡君，后亲母故也。琳女又为陈留王皇后，时琳已没，封琳妻刘为广阳乡君。

注[一]魏略曰：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后常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

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

注[二]魏略曰：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由是遂见亲敬。

注[三]魏略曰：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一]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

后年十余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二]

注[一]魏书曰：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

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脱，次道，次荣，次即后。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

每寝寐，家中髣□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号慕，内外益奇之。后相者刘良相后及诸子，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言："此岂女人之所观邪？"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

注[二]魏略曰：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事处其劳，拊养俨子，慈爱甚笃。后母性严，待诸妇有常，后数谏母："兄不幸早终，嫂年少守节，顾留一子，以大义言之，待之当如妇，爱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与嫂共止，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一]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二]

注[一]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世语曰：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闾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魏书曰：后宠愈隆而弥自挹损，后宫有宠者劝勉之，其无宠者慰诲之，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鸇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请于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顺，前后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请曰："妾受敬遇之恩，鸇人所知，必谓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愿重留意！"帝不听，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帝居守邺。时武宣皇后

体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左右骤以差问告，后犹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动，辄历时，今疾便差，何速也？

此欲慰我意耳！”忧愈甚。后得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欢悦。十七年正月，大军还邺，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武宣皇后见后如此，亦泣，且谓之曰：“新妇谓吾前病如昔时困邪？吾时小小耳，十余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嗟叹曰：“此真孝妇也。”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后与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后颜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讳)**[叡]*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后之贤明以礼自持如此。

注[二]魏书曰：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令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别立寝庙。[一]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逸，谥曰敬侯；适孙像袭爵。四月，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于是差次舅氏亲疏高下，□用各有差，赏赐累钜万；以像为虎贲中郎将。是月，后母薨，帝制缌服临丧，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节诣邺，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像还，迁散骑常侍。青龙二年春，追谥后兄俨曰安城乡穆侯。

夏，吴贼寇扬州，以像为伏波将军，持节监诸将东征，还，复为射声校尉。三年薨，追赠鞬将军，改封魏昌县，谥曰贞侯；子畅嗣。又封畅弟温、□、艳皆为列侯。四年，改逸、俨本封皆曰魏昌侯，谥因故。封俨世妇刘为东乡君，又追封逸世妇张为安喜君。

注[一]魏书载三公奏曰："盖孝敬之道，笃乎其亲，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谓生则致其养，殁则光其灵，诵述以尽其美，宣扬以显其名者也。今陛下以圣懿之德，绍承洪业，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罹殷忧，每劳谦让。先帝迁神山陵，大礼既备，至于先后，未有显谥。伏惟先后恭让着于幽微，至行显于不言，化流邦国，德侔二南，故能膺神灵嘉祥，为大魏世妃。虽夙年登遐，万载之后，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谥法：'圣闻周达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谥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万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妃]*之尊，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礼)**[祀]*，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

并奏可之。

景初元年夏，有司议定七庙。冬，又奏曰："盖帝王之兴，既有受命之君，又有圣妃协于神灵，然后克昌厥世，以成王业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挚、陶唐、商、周代兴。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庙，世世享尝，周礼所谓'奏夷则，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诗人颂之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诗、礼所称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运，继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弥隆，庙祧之数，实与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无穷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灵符，诞育明圣，功济生民，德盈宇宙，开诸后嗣，乃道化之所兴也。寝庙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着不毁之制，惧论功报德之义，万世或阙焉，非所以昭孝示后世也。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着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于是与七庙议并勒金策，藏之金匮。

帝思念舅氏不已。畅尚幼，景初末，以畅为射声校尉，加散骑常侍，又特为起大第，车驾亲自临之。又于其后园为像母起观庙，名其里曰渭阳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畅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恭侯；子绍嗣。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从弟箕为之后，承甄氏姓，封箕为平原侯，袭公主爵。[一]青龙中，又封后从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为列侯。毅数上疏陈时政，官至越骑校尉。嘉平中，复封畅子二人为列侯。后兄俨孙女为齐王皇后，后父已没，封后母为广乐乡君。

注[一]孙盛曰：于礼，妇人既无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箕自异族，援继非类，匪功匪亲，而袭母爵，违情背典，于此为甚。陈髡虽抗言，杨阜引事比并，然皆不能极陈先王之礼，明封建继嗣之义，忠至之辞，犹有阙乎！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宰辅之职，其可略哉！晋诸公赞曰：箕字彦孙。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箕。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箕虽无才学，而恭谨谦顺。甄温字仲舒，与郭建及箕等皆后族，以事宜见宠。咸熙初，封郭建为临渭县公，箕广安县公，邑皆千八百户。温本国侯，进为辅国大将军，加侍中，领射声校尉，箕镇军大将军。

泰始元年，晋受禅，加建、箕、温三人位特进。箕为人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贵当世。

箕暮年官更转为宗正，迁侍中。太康中，大司马齐王攸当之藩，箕与左鞾将军王济共谏请，时人嘉之。世祖以此望箕，由此出箕为大鸿胪，加侍中、光禄大夫，寻疾薨，赠中军大将军，开府侍中如故，谥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历中书郎、右鞾将军、侍中，位至辅国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喜与国姻亲，而经赵王伦、齐王冏事故，能不豫际会，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静免之。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一]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黄初三年，将登后位，文帝欲立为后，中郎栈潜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纣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文帝不从，遂立为皇后。[二]

注[一]魏书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谥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阳君，生三男二女：长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汉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异常。

注[二]魏书曰：后上表谢曰：“妾无皇、英厘降之节，又非姜、任思齐之伦，诚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处中馈之重任。”后自在东宫，及即尊位，虽有异宠，心愈恭肃，供养永寿宫，以孝闻。是时柴贵人亦有宠，后教训鉥导之。后宫诸贵人时有过失，常弥覆之，有谴让，辄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为之顿首请罪，是以六宫无怨。性俭约，不好音乐，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

后早丧兄弟，以从兄表继永后，拜奉车都尉。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一]

注[一]魏书曰：后常敕戒表、武等曰：“汉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骄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东征，后留许昌永始台。时霖雨百余日，城楼多坏，有司奏请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渐台，江水至，使者迎而无符，不去，卒没。今帝在远，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髑臣莫敢复言。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后留谯宫。时表留宿鞯，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

明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太和四年，诏封表安阳亭侯，又进爵乡侯，增邑并前五百户，迁中垒将军。以表子详为骑都尉。其年，帝追谥太后父永为安阳乡敬侯，母董为都乡君。迁表昭德将军，加金紫，位特进，表第二子训为骑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一]帝进表爵为观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迁详为驸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为观津敬侯，世妇董为堂阳君。追封谥后兄浮为梁里亭戴侯，都为武城亭孝侯，成为新乐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详嗣，又分表爵封详弟述为列侯。详薨，子钊嗣。

注[一]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

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

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殡者使如甄后故事。魏书载哀策曰：“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咷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舆辇。

及即帝立，以为贵嫔。太和元年，立为皇后。后父嘉，拜骑都尉，后弟曾，郎中。

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虞氏遂绌还邺宫。进嘉为奉车都尉，曾骑都尉，宠赐隆渥。顷之，封嘉博平乡侯，迁光禄大夫，曾驸马都尉。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騃，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一]后又加嘉位特进，曾迁散骑侍郎。青龙三年，嘉薨，追赠光禄大夫，改封安国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谥曰节侯。四年，追封后母夏为野王君。

注[一]孙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于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诗云：“絺兮绺兮，凄其以风。”

其此之谓乎！

帝之幸郭元后也，后爱宠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见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

杀十余人。赐后死，然犹加谥，葬愍陵。迁曾散骑常侍，后徙为羽林虎贲中郎将、原武典农。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见爱幸，拜为夫人。叔父立为骑都尉，从父芝为虎贲中郎将。帝疾困，遂立为皇后。齐王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追封谥太后父满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绍其爵。封太后母杜为合阳君。

芝迁散骑常侍、长水校尉，[一]立，宣德将军，皆封列侯。建兄箕，出养甄氏。箕及建俱为镇护将军，皆封列侯，并掌宿鞯。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丘俭、钟会等作乱，咸假其命而以为辞焉。景元四年十二日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注[一]魏略曰：诸郭之中，芝最壮直。先时自以他功封侯。

注[二]晋诸公赞曰：建安叔始，有器局而强问，泰始中疾薨。子嘏嗣，为给事中。

评曰：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鉴往易轨，于斯为美。

追观陈髡之议，栈潜之论，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矣。

三国志卷六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一]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二]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弛射。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迁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三]迁中郎将，讨黄巾，军败抵罪。韩遂等起凉州，复为中郎将，西拒遂。于望垣硖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粮食乏绝。

卓伪欲捕鱼，堰其还道当所渡水为池，使水渟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堰。比羌、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觿而还，屯住扶风。拜前将军，封□乡侯，征为并州牧。[四]

注[一]英雄记曰：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

注[二]吴书曰：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

注[三]英雄记曰：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注[四]灵帝纪曰：中平五年，征卓为少府，敕以营吏士属左将军皇甫嵩，诣行在所。卓上言：

“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嗟命之秋。吏士踊跃，恋恩念报，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辄且行前将军事，尽心慰恤，嗟力行陈。”六年，以卓为并州牧，又敕以吏兵属皇甫嵩。卓复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乐为国家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州，效力边陲。”卓再违诏敕，会为何进所召。

灵帝崩，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

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卓未至，进败。[一]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觿迎帝于北芒，还宫。[二]时进弟车骑将军苗为进觿所杀，[三]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觿，故京都兵权唯在卓。[四]

注[一]续汉书曰：进字遂高，南阳人，太后异母兄也。进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后，进以妹倚黄门得入掖庭，有宠，光和三年立为皇后，进由是贵幸。中平元年，黄巾起，拜进大将军。典略载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鸾起。臣前奉诏讨于扶罗，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注[二]张璠汉纪曰：帝以八月庚午为诸黄门所劫，步出谷门，走至河上。诸黄门既投河死。

时帝年十四，陈留王年九岁，兄弟独夜步行欲还宫，闇暝，逐萤火而行，数里，得民家以露车载送。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献帝春秋曰：先是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芒。”卓时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还，率觿迎帝。典略曰：帝望见卓兵涕泣。髡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献帝纪曰：卓与帝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英雄记曰：河南中部掾闵贡扶帝及陈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于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导。卓将步骑数千来迎，烈呵使避，卓骂烈曰：“昼夜三百里来，何云避，我不能断卿头邪？”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又趋陈留王，曰：“我董卓也，从我抱来。”乃于贡抱中取王。英雄记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与王并马而行也。

注[三]英雄记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进部曲将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车骑也。”遂引兵与卓弟旻共攻杀苗于朱爵阙下。

注[四]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先是，进遣骑都尉太山鲍信所在募兵，适至，信谓绍曰：“卓拥强兵，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及其初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遂还乡里。

于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刘弘而卓代之，俄迁太尉，假节钺虎贲。遂废帝为弘农王。寻又杀王及何太后。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一]卓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又封卓母为池阳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觿，睚鹅之隙必报，人不自保。[二]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注[一]献帝纪曰：卓谋废帝，会髑臣于朝堂，议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尚书卢植曰：“案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故霍光废之。

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罢坐，欲诛植，侍中蔡邕劝之，得免。

九月甲戌，卓复大会髑臣曰：“太后逼迫永乐太后，令以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

天子幼质，软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着在典籍，佥以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陈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献帝起居注载策曰：“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觿论惑焉。

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

性，有周成之懿。休声美称，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可以承宗庙。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尚书读册毕，髑臣莫有言，尚书丁宫曰：“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卓以太后见废，故公卿以下不布服，会葬，素衣而已。

注[二]魏书曰：卓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英雄记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

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于苑枳落中，不复收敛。

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张资)**[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

[一]

注[一]英雄记曰：毖字仲远，武威人。琼字德瑜，汝南人。谢承后汉书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长乎？更乞授他吏。”

太守奇而听之。后大将军何进辟为东曹属，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着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卓送至合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

遂杀孚。谢承记孚字及本郡，则与琼同，而致死事乃与孚异也，不知孚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

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觿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一]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

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时人号曰竿摩车。[二]卓弟旻为左将

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典兵；宗族内外并列朝廷。[三]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四]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五]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横音光。*卓豫施帐幔饮，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未死，偃转杯案闲，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张温时为鞲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变，欲以塞咎，使人言温与袁术交关，遂笞杀之。[六]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嚇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七]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注[一]华峤汉书曰：卓欲迁长安，召公卿以下大议。司徒杨彪曰："昔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晓天下之民。*(而)**[今]*海内安稳，无故移都，恐百姓惊动，麋沸蚁聚为乱。"

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今徙西京，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蹴之，可使诣沧海。"彪曰："海内动之甚易，安之甚难。又长安宫室坏败，不可卒复。"卓曰："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计邪？边章、韩约有书来，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来)**[东]*下，我不能复相救，公便可与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径也，顾未知天下何如耳！"议罢。卓敕司隶校尉宣璠以灾异劾奏，因策免彪。续汉书曰：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俱诣卓，卓言："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坐中皆惊愕，无敢应者。彪曰："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昔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晓之。往者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

今方建立圣主，光隆汉祚，而无故捐宫庙，弃园陵，恐百姓惊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蚁聚以致扰乱。石苞室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作色曰："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又陇右取材，功夫不难。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宫室官府，盖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寮恐怖失色。琬谓卓曰："此大事。杨公之语，得无重思！"卓罢坐，即日令司隶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驾即西。卓部兵

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献帝纪曰：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余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煮杀之。卓所爱胡，恃宠放纵，为司隶校尉赵谦所杀。卓大怒曰："我爱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隶都官挝杀之。

注[二]魏书曰：言其逼天子也。献帝纪曰；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今公之功德诚为巍巍，宜须关东悉定，车驾东还，然后议之。"乃止。京师地震，卓又问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更乘金华皂盖车也。

注[三]英雄记曰：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

于郿城东起坛，从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

注[四]山阳公载记曰：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后卓征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怒。及为太师，嵩为御史中丞，拜于车下。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张璠汉纪曰：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

注[五]英雄记曰：郿去长安二百六十里。

注[六]傅子曰：灵帝时牓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颎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风俗通曰：司隶刘嚣，以党诸常侍，致位公辅。续汉书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张颢，中常侍张奉弟。

注[七]魏书曰：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爱憎互起，民多冤死。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着鞳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一]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二]

注[一]英雄记曰：时有谣言曰：“千里艹，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髑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于郿者，敛聚董氏尸于其侧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

注[二]谢承后汉书曰：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张璠汉纪曰：初，蔡邕以言事见徙，名闻天下，义动志士。及还，内宠恶之。

邕恐，乃亡命海滨，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年。卓为太尉，辟为

掾，以高第为侍御史治书，三日中遂至尚书。后迁巴东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长安为左中郎将。卓重其才，厚遇之。

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将杀邕，时名士多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貁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卓死，吕布使李肃至陕，欲以诏命诛辅。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肃。[一]其后辅营兵有夜叛出者，营中惊，辅以为皆叛，乃取金宝，独与素所厚*(友)**[攴]*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踰城北渡河，赤儿等利其金宝，斩首送长安。

注[一]魏书曰：辅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锧致其旁，欲以自强。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得兑下离上，筮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实时杀越。献帝纪云：筮人常为越所鞭，故因此以报之。

比傕等还，辅已败，觿无所依，欲各散归。既无赦书，而闻长安中欲尽诛凉州人，忧恐不知所为。用贾诩策，遂将其觿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觿十余万，[一]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二]葬卓于郿，大风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椁。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汜为后将军、美阳侯。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傕、汜、稠擅朝政。[三]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屯弘农。

注[一]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陕，皆恐怖，急拥兵自守。胡文才、杨整修皆凉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

注[二]张璠汉纪曰：布兵败，驻马青琐门外，谓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国家，吾之上愿也，若不获，则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为也。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傕、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傕等于城门下拜，伏地叩头。帝谓傕等曰："卿无作威福，而乃放兵纵横，

欲何为乎？”傕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卓报绚，弗敢为逆也。请事竟，诣廷尉受罪。”允穷逼出见傕，傕诛允及妻子宗族十余人。长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少有大节，郭泰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虽先达，遂与定交。三公并辟，历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为从事，迁河南尹、尚书令。及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节，自天子以下，皆倚赖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华峤曰：夫士以正立，以谋济，以义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权，伺其间而弊其罪。当此之时，天下之难解矣，本之皆主于忠义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不义，伺闲不为狙诈，是以谋济义成，而归于正也。

注[三]英雄记曰：傕，北地人。汜，张掖人，一名多。

是岁，韩遂、马腾等降，率觿诣长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凉州，腾征西将军，屯郿。侍中马宇与谏议大夫种邵、左中郎将刘范等谋，欲使腾袭长安，己为内应，以诛傕等。腾引兵至长平观，宇等谋泄，出奔槐里。稠击腾，腾败走，还凉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闲相啖食略尽。[一]

注[一]献帝纪曰：是时新迁都，宫人多亡衣服，帝欲发御府缯以与之，李傕弗欲，曰：“宫中有衣，胡为复作邪？”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司农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阁储偫少”，乃悉载置其营。贾诩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从之。

诸将争权，遂杀稠，并其觿。[一]汜与傕转相疑，战□长安中。[二]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三]傕使公卿诣汜请和，汜皆执之。[四]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五]

注[一]九州春秋曰：马腾、韩遂之败，樊稠追至陈仓。遂语稠曰：“天地反复，未可知也。

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相与善语以别。邂逅万一不如意，后可复相见乎！”俱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傕兄子利随稠，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

注[二]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闲之。

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

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注[三]献帝起居注曰：初，汜谋迎天子幸其营，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将数千兵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杨彪曰："自古帝王无在人臣家者。举事当合天下心，诸君作此，非是也。"

暹曰："将军计定矣。"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是日，傕复移乘舆幸北坞，使校尉监坞门，内外隔绝。诸侍臣皆有饥色，时盛暑热，人尽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傕曰："朝餔上饭，何用米为？"

乃与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诘责之。侍中杨琦上封事曰："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辅车驾幸黄白城以纾其愤。臣愿陛下忍之，未可显其罪也。"帝纳之。初，傕屯黄白城，故谋欲徙之。傕以司徒赵温不与己同，乃内温坞中。温闻傕欲移乘舆，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绚，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释也。今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绚，民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诏命不行，恩泽日损，而复欲辅乘舆于黄白城，此诚老夫所不解也。于易，一过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还屯，上安万乘，下全生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止。帝闻温与傕书，问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温言太切，可为寒心。"对曰："李应已解之矣。"帝乃悦。

注[四]华峤汉书曰：汜飨公卿，议欲攻傕。杨彪曰："群臣共□，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将杨密及左右多谏，汜乃归之。

注[五]献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又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羊祠之，讫，过省合问起居，求入见。傕带三刀，

手复与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见傕带仗，皆惶恐，亦带剑持刀，先入在帝侧。傕对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为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答应之。

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贤圣主”，意遂自信，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虽然，犹不欲令近臣带剑在帝边，谓人言“此曹子将欲图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祯，傕州里，素与傕通，语傕“所以持刀者，军中不可不尔，此国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谒者仆射皇甫郦凉州旧姓，有专对之才，遣令和傕、汜。郦先诣汜，汜受诏命。诣傕，傕不肯，曰：“我有*[讨]*吕布之功，辅政四年，三辅清静，天下所知也。郭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等邪？必欲诛之。君为凉州人，观吾方略士觿，足办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胆自知之。”郦答曰：“昔有穷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难，以至于毙。近董公之强，明将军目所见，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头县竿端，此有勇而无谋也。今将军身为上将，把钺仗节，子孙握权，宗族荷宠，国家好爵而皆据之。今郭多劫质公卿，将军胁至尊，谁为轻重邪？张济与郭多、杨定有谋，又为冠带所附。杨奉，白波帅耳，犹知将军所为非是，将军虽拜宠之，犹不肯尽力也。”傕不纳郦言，而呵之令出。郦出，诣省门，白傕不肯从诏，辞语不顺。侍中胡邈为傕所幸，呼传诏者令饰其辞。又谓郦曰：“李将军于卿不薄，又皇甫公为太尉，李将军力也。”郦答曰：“胡敬才，卿为国家常伯，辅弼之臣也，语言如此，宁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将军意，恐不易耳！我与卿何事者？”郦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帏幄，君辱臣死，当坐国家，为李傕所杀，则天命也。”天子闻郦答语切，恐傕闻之，便敕遣郦。郦裁出营门，傕遣虎贲王昌呼之。昌知郦忠直，纵令去，还答傕，言追之不及。

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为得鬼神之力，乃厚赐诸巫。

傕将杨奉与傕军吏宋果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傕觿叛，稍衰弱。张济自陕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丰、霸陵闲。[一]郭汜复欲胁天子还都郿。天子奔奉营，奉击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将军董承以天子还洛阳。傕、汜悔遣天子，复相与和，追及天子于弘农之曹阳。

奉急招河东故白波帅韩暹、胡才、李乐等合，与傕、汜大战。奉兵败，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入弘农。[二]天子走陕，北渡河，失辎重，步行，唯皇后贵人从，至大阳，止人家屋中。[三]奉、暹等遂以

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以暹为征东、才为征西、乐征北将军，并与奉、承持政。遣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还所略宫人公卿百官，及乘舆车马数乘。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四]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奉、暹、承乃以天子还洛阳。出箕关，下轵道，张杨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马。语在杨传。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闲。州郡各拥兵自鞯，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闲。

注[一]献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汜兵数百人遮桥问“是天子邪”？车不得前。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左右，侍中刘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言诸兵：“汝不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桥，士觿咸呼万岁。

注[二]献帝纪曰：时尚书令士孙瑞为乱兵所害。三辅决录注曰：瑞字君荣，扶风人，世为学门。瑞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仕历显位。卓既诛，迁大司农，为国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选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赵温，司空杨彪、张喜等为公，皆辞拜让瑞。

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学，与王粲善。临当就国，粲作诗以赠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注[三]献帝纪曰：初，议者欲令天子浮河东下，太尉杨彪曰：“臣弘农人，从此已东，有三十六滩，非万乘所当从也。”刘艾曰：“臣前为陕令，知其危险，有师犹有倾覆，况今无师，太尉谋是也。”乃止。及当北渡，使李乐具船。天子步行趋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谋欲以马羁相续以系帝腰。时中宫仆伏德扶中宫，一手持十匹绢，乃取德绢连续为辇。行军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负帝，乃得下登船。其余不得渡者甚觿，复遣船收诸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注[四]魏书曰：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合，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竞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

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

太祖乃迎天子都许。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扬间，为刘备所杀。[一]董承从太祖岁余，诛。建安二年，遣谒者仆射裴茂率关西诸将诛傕，夷三族。[二]汜为其将五习所袭，死于郿。济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杀，从子绣摄其觿。才、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杀，乐病死。遂、腾自还凉州，更相寇，后腾入为鞳尉，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语在武纪。遂奔金城，为其将所杀。超据汉阳，腾坐夷三族。赵衢等举义兵讨超，超走汉中从张鲁，后奔刘备，死于蜀。

注[一]英雄记曰：备诱奉与相见，因于坐上执之。暹失奉势孤，时欲走还并州，为杼秋屯帅张宣所邀杀。

注[二]典略曰：傕头至，有诏高县。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

[一]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二]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

注[一]华峤汉书曰：安字邵公，好学有威重。明帝时为楚郡太守，治楚王狱，所申理者四百余家，皆蒙全济，安遂为名臣。章帝时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为司空。京子汤，太尉。汤四子：长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将，并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魏书曰：自安以下，皆博爱容觿，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绍即逢之庶子，术异母兄也，出后成为子。英雄记曰：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

注[二]英雄记曰：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頃庐六年。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臣松之案：魏书云"绍，逢之庶子，出后伯父成"。如此记所言，则似实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礼无其

文，况于所后而可以行之！二书未详孰是。

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官，[一]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常侍、黄门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时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而进不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中常侍段珪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二]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陈留王走小平津。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遂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还宫。

注[一]续汉书曰：绍使客张津说进曰："黄门、常侍秉权日久，又永乐太后与诸常侍专通财利，将军宜整顿天下，为海内除患。"进以为然，遂与绍结谋。

注[二]九州春秋曰：初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内，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今将军以元舅之尊，二府并领劲兵，其部曲将吏，皆英雄名士，乐尽死力，事在掌握，天赞其时也。今为天下诛除贪秽，功勋显著，垂名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将军以诏书领兵鞯守，可勿入宫。"进纳其言，后更狐疑。绍惧进之改变，胁进曰："今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进不从，遂败。

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一]绍既出，遂亡奔冀州。

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簪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觿，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拜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

注[一]献帝春秋曰：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

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觿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臣松之以为绍于时与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谘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疆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

绍遂以勃海起兵，将以诛卓。语在武纪。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后馥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内欲袭馥。馥怀不自安。[一]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干、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向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之。”馥曰：“为之奈何？”谌曰：“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从事赵浮、程奂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乃让绍，[二]绍遂领冀州牧。

注[一]英雄记曰：逢纪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答云：

“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纪曰：“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

绍从其言而瓒果来。

注[二]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艨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己离散，虽有张杨、于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合高枕，何忧何惧！"馥不从，乃避位，出居赵忠故舍。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

从事沮授*沮音葅。*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艨，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艨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艨，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监军、奋威将军。[一]卓遣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赍诏书喻绍，绍使河内太守王匡杀之。[二]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窃起，莫不假其名。馥怀惧，从绍索去，往依张邈。[三]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馥在坐上，谓见图构，无何起至溷自杀。[四]

注[一]献帝纪曰：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又为韩馥别驾，表拜骑都尉。袁绍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记曰：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

注[二]汉末名士录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

谢承后汉书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诏到河内，解释义兵。匡受袁绍旨。收班系狱，欲杀之以徇军。班与匡书云："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刘向传曰'掷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仆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修俱受诏命。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独囚仆于狱，欲以衅鼓，此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有何亲戚，义岂同恶？而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悬之毒，恚卓迁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机，今日着矣。曩为一体，今为血绚。亡人子二

人，则君之甥，身没之后，慎勿令临仆尸骸也。”匡得书，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于狱。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

注[三]英雄记曰：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时为馥所不礼，内怀怨恨，且欲邀迎绍意，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绍亦立收汉，杀之。

馥犹忧怖，故报绍索去。

注[四]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

绍令曲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

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瓒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营中余觿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瓒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自随。瓒部迸骑二千余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死，而入墙闲，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瓒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却；会曲义□迎，乃散去。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数千，多乘白马，故以号焉，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余部，觿数万人，聚会邺中。坐上诸客有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啼泣，绍容貌不变，自若也。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觿踰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鞶，送到斥丘乃还。绍到，遂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

绍复还屯邺。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岐别诣河北，绍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时人以为荣。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曲义后恃功而骄恣，绍乃杀之。

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一]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二]绍让侯不受。顷之。击破瓒于易京，并其艦。[三]出长子谭为青州，沮授谏绍："必为祸始。"绍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四]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艦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五]

注[一]献帝传曰：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艦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案此书称*(郭图)**[沮授]*之计，则与本传违也。

注[二]献帝春秋曰：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

注[三]典略曰：自此绍贡御希慢，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

绍以苞密白事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绍延征北海郑玄而不礼，赵融闻之曰："贤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礼贤，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为之君，不敢失万民之欢心，况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难乎以有为矣。"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辞

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余书不见，故载录之。

注[四]九州春秋载授谏辞曰："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

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绍曰："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授出曰："祸其始此乎！"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时百姓无主，欣戴之矣。然信用髑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穑之艰难。华彦、孔顺皆奸佞小人也，信以为腹心；王修等备官而已。然能接待宾客，慕名敬士。使妇弟领兵在内，至令草窃，市井而外，虏掠田野；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着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

注[五]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觿"。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献帝传曰：绍将南师，沮授、田丰谏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审配、郭图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强觿，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觿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曰不义，况兵加曹氏而云无名！且公师武臣*(竭)*力，将士愤怒，人思自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虑之失也。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计在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

绍从之。图等因是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觿于外，不宜知内。”绍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刘备诣徐州拒袁术。术死，备杀刺史车胄，引军屯沛。绍遣骑佐之。太祖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太祖至，击破备；备奔绍。

[一]

注[一]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曰：“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产专政，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乱，尊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昔统鹰扬，扫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耱，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錦蹙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县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唯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觿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后会銮驾东反，髃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鞾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髃谈者蒙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寮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历典三司，享国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权，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

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充蹊，坑藕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

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相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材，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鞍飞蓬，覆沧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当今汉道陵迟，纲弛纪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鞶，内以拘执，惧其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此陈琳之辞。

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

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一]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再战，禽绍大将。绍军大震。[二]太祖还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数觿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

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觿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觿号曰霹雳车。[三]绍为地道，欲袭太祖营。

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沮授说绍：“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绍复不从。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绍遣骑救之，败走。破琼等，悉斩之。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合等率其觿降。绍觿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觿伪降，尽坑之。[四]沮授不及绍渡，为人所执，诣太祖，[四]太

祖厚待之。后谋还袁氏，见杀。

注[一]献帝传曰：绍临发，沮授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觿实疲弊，而将骄主□，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扬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今之谓也。”

注[二]献帝传曰：绍将济河，沮授谏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设其有难，觿弗可还。”绍弗从。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绍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

注[三]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旝动而鼓”，说*[文]*曰“旝，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

注[四]张璠汉纪云：杀绍卒凡八万人。

注[五]献帝传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对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见禽耳。”太祖曰：“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太祖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觿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

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觿，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

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觿，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一]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

注[一]先贤行状曰：丰字符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丰天姿缺

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虽过，笑不至矧。博览多识，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待御史。阉宦□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劝绍迎天子，绍不纳。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军之败也，土崩奔北，师徒略尽，军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绍谓逢纪曰："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觿不同，吾亦惭见之。"纪复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初，太祖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孙盛曰：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伯王之业隆，臣奉闇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丰知绍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规，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

冀州城邑多叛，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忧死。

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一]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觿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

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由是谭、尚有隙。太祖北征谭、尚。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逢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二]太祖渡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谭，恐谭遂夺其觿，乃使审配守邺，尚自将兵助谭，与太祖相拒于黎阳。自[二]*[九]*月至*(九)**[二]*月，大战城下，谭、尚败退，入城守。太祖将围之，乃夜遁。追至邺，收其麦，拔阴安，引军还许。太祖南征荆州，军至西平。谭、尚遂举兵相攻，谭败奔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诣太祖请救。太祖乃还救谭，十月至黎阳。[三]尚闻太祖北，释平原还邺。

其将吕旷、吕翔叛尚归太祖，谭复阴刻将军印假旷、翔。太祖知谭诈，与结婚以安之，乃引军还。尚使审配、苏由守邺，复攻谭平原。太祖进军将攻邺，到洹水，去邺五十里，由欲为内应，谋泄，与配战城中，败，出奔太祖。太祖遂进攻之，为地道，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

配将冯礼开突门，内太祖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

中栅门，栅门闭，入者皆没。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太祖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兵万余人还救之，依西山来，东至阳平亭，去邺十七里，临滏水，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

配出兵城北，欲与尚对决围。太祖逆击之，败还，尚亦破走，依曲漳为营，太祖遂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乞降，不听。尚还走滥口，进复围之急，其将马延等临陈降，觿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四]高干以并州降，复以干为刺史。

注[一]典论曰：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㝡头墨面以毁其形。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

注[二]英雄记曰：纪字符图。初，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后审配任用，与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

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

注[三]魏氏春秋载刘表遗谭书曰：“天笃降害，祸难殷流，尊公殂殒，四海悼心。贤胤承统，遐迩属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虽亡之日，犹存之愿也。何寤青蝇飞于干旍，无极游于二垒，使股肱分为二体，背膂绝为异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父子相残，盖有之矣；

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显宗主，或欲以固頍嗣，未有弃亲即异，扤其本根，而能崇业济功，垂祚后世者也。若齐襄复九世之雠，士□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文公)**[太公]*之忿曹；宣子之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之违难不适雠国，岂可忘先君之怨，弃至亲之好，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

冀州不弟之杉，既已然矣；仁君当降志辱身，以匡国为务；虽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也。然庄公有大隧之乐，象受有鼻之封。愿弃捐前忿，远思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又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忘常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虽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武有商、奄之师，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事)*争，喜怒之忿也。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义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不亦善乎！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长驱，共鋪王室，若迷而不反，违而无改，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暻力为君之役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愤踊鹤望，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谭、尚尽不从。

汉晋春秋载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针叔之鸩。何则？

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鞴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入戚以篡，鞴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我]*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鞴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纪纲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

拨，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㞑□发肤，割截支体，嚇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

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隕先公高世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辱谷)**[屠各]*二三其心，临陈叛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贶以缓追之惠，而乃寻踪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以干严行，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

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雠，散锋于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埸，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县，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典略曰：谭得书怅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图，亦以兵锋累交，遂战不解。

注[四]先贤行状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袁绍领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为治中别驾，并总幕府。初，谭之去，皆呼辛毗、郭图家得出，而辛评家独被收。

及配兄子开城门内兵，时配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忿辛、郭坏败冀州，乃遣人驰诣邺狱，指杀仲治家。是时，辛毗在军，闻门开，驰走诣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缚配，将诣帐下，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有顷，公引见，谓配：“知谁开卿城门？”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子]荣耳。”配曰：“小儿不足用乃至此！”公复谓曰：“曩日孤之行围，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尔也。”

有意欲活之。配既无挠辞，而辛毗等号哭不已，乃杀之。初，冀州人张子谦先降，素与配不善，笑谓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厉声曰：“汝为降虏，审配为忠臣，虽死，岂若汝生邪！”临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乐资山阳公载记及袁暐献帝春秋并云太祖兵入城，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

太祖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尚于中山。尚走故安从熙，谭悉收其觿。

太祖将讨之，谭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龙凑。十二月，太祖军其门，谭不出，夜遁奔南皮，临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斩谭及图等。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丸。

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命者斩！”

觿莫敢语，各以次歃。至别驾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兴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励事君。”高干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遣乐进、李典击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干。干乃留其将夏昭、邓升守城，自诣匈奴单于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一]十二年，太祖至辽西击乌丸。尚、熙与乌丸逆军战，败走奔辽东，公孙康诱斩之，送其首。[二]太祖高韩珩节，屡辟不至，卒于家。[三]

注[一]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干，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

注[二]典略曰：尚为人有勇力，欲夺取康觿，与熙谋曰：“今到，康必相见，欲与兄手击之，有辽东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计曰：“今不取熙、尚，无以为说于国家。”乃先置其精勇于厩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谭，字显思。熙，字显奕。尚，字显甫。吴书

曰：尚有弟名买，与尚俱走辽东。曹瞒传云：买，尚兄子。未详。

注[三]先贤行状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丧父母，奉养兄姊，宗族称孝悌焉。

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董卓之将废帝，以术为后将军；术亦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术得据其郡。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

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一]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余觿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二]以张勋、桥蕤等为大将军。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术夺日磾节，拘留不遣。[三]

注[一]吴书曰：时议者以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

幽州牧刘虞宿有德望，绍等欲立之以安当时，使人报术。术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绍复与术书曰：“前与韩文节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今西名有幼君，无血桩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违天不祥，愿详思之。”

术答曰：“圣主聪叡，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乱尚未厌，复欲兴之。乃云今主‘无血桩之属’，岂不诬乎！先人以来，奕世相承，忠义为先。

太傅公仁慈恻隐，虽知贼卓必为祸害，以信徇义，不忍去也。门户灭绝，死亡流漫，幸蒙远近来相赴助，不因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图于此，非所闻也。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雠，况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它。”

注[二]臣松之案英雄记：“陈温字符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南向寿春，瑀拒术

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如此，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

注[三]三辅决录注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历位九卿，遂登台辅。献帝春秋曰：术从日磾借节观之，因夺不还，备军中千余人，使促辟之。日磾谓术曰：“卿家先世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谓公府掾可劫得乎！”从术求去，而术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

时沛相下邳陈珪，故太尉球弟子也。术与珪俱公族子孙，少共交游，书与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髃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乂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珪中子应时在下邳，术并胁质应，图必致珪。珪答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以为足下当暻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

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兴平二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术会髃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鷵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嘿然不悦。用河内张髀之符命，遂僭号[一]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二]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术前为吕布所破，后为太祖所败，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山，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三]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于权子奋。

注[一]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

注[二]九州春秋曰：司隶冯方女，国色也，避乱扬州，术登城见而

悦之，遂纳焉，甚爱幸。

诸妇害其宠，语之曰：“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时涕泣忧愁，必长见敬重。”冯氏以为然，后见术辄垂涕，术以有心志，益哀之。诸妇人因共绞杀，悬之厕梁，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殡敛。

注[三]魏书曰：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吴书曰：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觿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榻黙上，叹息良久，乃大箢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黙下，呕血斗余而死。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俊。[一]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灵帝崩，代王叡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二]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坚为流矢所中死，军败，术遂不能胜表。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三]羲辞疾而退，终表之世。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觿；觿闻之喜，遂服从。长沙太守张羡叛表，[四]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五]

注[一]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公绪恭]*、刘祗、田林为八交，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敷字文友、张俭字符节、南阳岑晊字公孝为八友。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

注[二]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觿。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

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觿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觿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觿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觿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觿，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觿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注[三]汉晋春秋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

注[四]英雄记曰：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焉。

注[五]英雄记曰：州界髑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觿，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质。表疑嵩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嵩，考杀随嵩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一]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类也。

注[一]傅子曰：初表谓嵩曰：“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曹公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

嵩对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佑，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

唯将军重思，无负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迁零陵太守，还称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为怀贰，大会寮属数百人，陈兵见嵩，盛怒，持节将斩之，数曰：“韩嵩敢怀贰邪！”觿皆恐，欲令嵩谢。嵩不动，谓表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具陈前言。

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弗诛而囚之。

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一]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

注[一]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谓备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觿遂奉琮为嗣。琦与琮遂为雠隙。[一]越、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二]

注[一]典略曰：表疾病，琦还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觿而来，必见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

注[二]傅子曰：巽子公悌，缺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传。汉晋春秋曰：王威说刘琮曰："曹操得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解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纳。搜神记曰：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言自*(中兴)**[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子遗者，表当又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

"刘荆州今日死。"华谷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

"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一]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二]嵩，大鸿胪；[三]羲，侍中；[四]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五]

注[一]魏武故事载令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疆，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觿，笃中正之体，教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

注[二]傅子曰：越，蒯通之后也，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

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

诏书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建安十九年卒。临终，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

注[三]先贤行状曰：嵩字德高，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知世将乱，不应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郦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别驾，转从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谏不从，渐见违忤。奉使到许，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鸿胪印绶。

注[四]羲，章陵人。

注[五]零陵先贤传曰：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为刘表别驾，奉章诣许，见太祖。时宾客并会，太祖问先：“刘牧如何郊天也？”先对曰：“刘牧托汉室肺腑，处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髡凶塞路，抱玉帛而无所聘俯，修章表而不获达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诚。”太祖曰：“髡凶为谁？”先曰：“举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先曰：“汉道陵迟，髡生憔悴，既无忠义之士，翼戴天子，绥宁海内，使万邦归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既蚩尤、智伯复见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为汉尚书，后为魏国尚书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符直，零陵人。先贤传称不疑幼有异才，聪明敏达，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当。太祖爱子仓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俦。及仓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谏以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乃遣刺客杀之。挚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时年十七，着文论四首。世语曰：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頔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

评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一]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二]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注[一]英雄记曰：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世有卓而大乱作，大乱作而卓身灭，抑有以也。

注[二]臣松之以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觿恶乃着。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寔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虽复恭俭节用，而犹必覆亡不暇，而评但云“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

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灵帝崩，原将兵诣洛阳。[一]与何进谋诛诸黄门，拜执金吾。进败，董卓入京都，将为乱，欲杀原，并其兵觿。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

注[一]英雄记曰：原子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麤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

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鞶。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一]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注[一]诗曰："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注："拳，力也。"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语在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一]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卓死后六旬，布亦败。[二]将数百骑出武关，欲诣袁术。

注[一]英雄记曰：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

注[二]臣松之案英雄记曰：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

布自以杀卓为术报雠，欲以德之。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

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一]常与其亲近成廉、魏

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

而求益兵觿，将士钞掠，绍患忌之。布觉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二]与张杨合。绍令觿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三]

注[一]曹瞒传曰：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注[二]英雄记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相署置，不足贵也。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斫布黪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

注[三]英雄记曰：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

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鞯兹将兵随太祖。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

太祖之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

吕布之拾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

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觿，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觿东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

守。太祖引军还，与布战于濮阳，太祖军不利，相持百余日。是时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布东屯山阳。二年间，太祖乃尽复收诸城，击破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一]邈从布，留超将家属屯雍丘。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邈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二]

注[一]英雄记曰：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尔。"请备于帐中坐妇黙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

注[二]献帝春秋曰：袁术议称尊号，邈谓术曰："汉据火德，绝而复扬，德泽丰流，诞生明公。公居轴处中，入则享于上席，出则为觾目之所属，华、霍不能增其高，渊泉不能同其量，可谓巍巍荡荡，无与为贰。何为舍此而欲称制？恐福不盈眦，祸将溢世。庄周之称郊祭牺牛，养饲经年，衣以文绣，宰执鸾刀，以入庙门，当此之时，求为孤犊不可得也！"按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

备东击术，布袭取下邳，备还归布。布遣备屯小沛。布自称徐州刺史。[一]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

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但喜解□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注[一]英雄记曰：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雠耻，使术明目于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

若兵器战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书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与同郡韦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号为三休。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术僭号，欲以尚为太尉，不敢显言，私使人讽之，尚无屈意，术亦不敢强也。建安初，尚逃还，为术所害。其后尚丧与太傅马日磾丧俱至京师，天子嘉尚忠烈，为之咨嗟，诏百官吊祭，拜子玮郎中，而日磾不与焉。英雄记曰：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

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合外，同声大呼攻合，合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觿；萌觿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斫萌一臂。顺斫萌首，黙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觿。

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术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并求迎妇。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珪欲使子登诣太祖，布不肯遣。会使者至，拜布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往，并令奉章谢恩。[一]登见太祖，因陈布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太祖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阴合部觿以为内应。

注[一]英雄记曰：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

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奉等。布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

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一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为卿所卖耳！卿为吾言，其说云何？”登不为动容，徐喻之曰；

“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术怒，与韩暹、杨奉等连势，遣大将张勋攻布。布谓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军耳，策谋不素定，不能相维持，子登策之，比之连鸡，势不俱栖，可解离也。”布用珪策，遣人说暹、奉，使与己并力共击术军，军资所有，悉许暹、奉。于是暹、奉从之，勋大破败。[一]

注[一]九州春秋载布与暹、奉书曰：“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暹、奉得书，即回计从布。布进军，去勋等营百步，暹、奉兵同时并发，斩十将首，杀伤堕水死者不可胜数。英雄记曰：布后又与暹、奉二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略。到钟离，大获而还。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闲，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

古者兵交，使在其闲，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

闻。”布渡毕，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于水北大咍笑之而还。时有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

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建得书，即遣主簿赍笺上礼，贡良马五匹。

建寻为臧霸所袭破，得建资实。布闻之，自将步骑向莒。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霸畏布*(引还)*钞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还下邳。霸后复与布和。

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陈宫等自以负罪深，沮其计。[一]布遣人求救于术，*(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二]术亦不能救。布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但信诸将。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多败。太祖堑围之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宋宪、魏续缚陈宫，将其觿降。[三]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四]于是缢杀布。布与宫、顺等皆枭首送许，然后葬之。[五]

注[一]献帝春秋曰：太祖军至彭城。陈宫谓布：“宜逆击之，以逸击劳，无不克也。”布曰：

“不如待其来攻，蹙着泗水中。”及太祖军攻之急，布于白门楼上谓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自首当)**[当自首]*明公。”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

注[二]英雄记曰：布遣许汜、王楷告急于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自当败，何为复来相闻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

布破，明上亦破也。”术时僭号，故呼为明上。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与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将军自出断曹公粮道是也。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愿将军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魏氏春秋曰：陈宫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觿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布然之。

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

注[三]九州春秋曰：初，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得马还。诸将合礼贺成，成酿五六斛酒，猎得十余头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诣布前，跪言：“闲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诸将来相贺，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酿酒，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布邪？”

成大惧而去，弃所酿酒，还诸将礼。由是自疑，会太祖围下邳，成遂领觿降。

注[四]英雄记曰：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尔。”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献帝春秋曰：布问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识孤？”布曰：“昔在洛，会温氏园。”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

布曰：“齐桓舍射钩，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为公前驱，可乎？”布缚急，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缚。主簿王必趋进曰：“布，勍虏也。其觿近在外，不可宽也。”

太祖曰：“本欲相缓，主簿复不听，如之何？”

注[五]英雄记曰：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

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

太祖之禽宫也，问宫欲活老母及女不？宫对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一]

注[一]鱼氏典略曰：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下邳败，军士执布及宫，太祖皆见之，与语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谓宫曰：“公台，卿平常自谓智计有余，今竟何如？”宫顾指布曰：“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当云何？”宫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宫曰：“宫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

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宫曰：“宫闻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复言。宫曰：“请出就戮，以明军法。”遂趋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宫不还顾。宫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厚于初。

陈登者，字符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

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默卧，使客卧下默。”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默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一]

注[一]先贤行状曰：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年二十五，举孝廉，

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繕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令阴合艬以图吕布。登在广陵，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为军先驱。时登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质执登三弟，欲求和同。登执意不挠，进围日急。布刺奸张弘，惧于后累，夜将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闲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髃下咸以今贼艬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

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髃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

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登晓语令还，曰："太守在卿郡，频致吴寇，幸而克济。诸卿何患无令君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肃为郎中。

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父旻，历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一]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举孝廉为郎。时选三署郎以补县长；琅邪赵昱为莒长，东莱刘繇下邑长，东海王朗菑丘长，洪即丘长。灵帝末，弃官还家，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

注[一]谢承后汉书曰：旻有干事才，达于从政，为汉良吏。初从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卢奴令，冀州举尤异，迁扬州刺史、丹杨太守。是时边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举能，迁旻匈奴中郎将。讨贼有功，征拜议郎，还京师。见太尉袁逢，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近远，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

不与中国同者，悉口陈其状，手画地形。

逢奇其才，叹息言：“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加此？”旻转拜长水校尉，终太原太守。

董卓杀帝，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未枭，此诚天下义烈报恩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动枹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倡先，义之大者也。”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邈亦素有心，会于酸枣，邈谓超曰：“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数优超，超甚爱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见洪，与语大异之。致之于刘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绪，皆与洪亲善。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莫敢当，咸共推洪。

洪乃升□操盘歃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暵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

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卒伍厮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一]顷之，诸军莫适先进，而食尽觿散。

注[一]臣松之案：于时此盟止有刘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横内刘表等数人，皆非事实。表保据江、汉，身未尝出境，何由得与洪同□而盟乎？

超遣洪诣大司马刘虞谋，值公孙瓒之难，至河间，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达。而袁绍见洪，又奇重之，与结分合好。会青州刺史焦和卒，绍使洪领青州以抚其觿。[一]洪在州二年，髑盗奔走。绍叹其能，徙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注[一]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觿，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贼不得渡，祷祈髑神，求用

兵必利，耆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

太祖围张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臧洪，当来救吾。"觿人以为袁、曹方睦，而洪为绍所表用，必不败好招祸，远来赴此。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者，但恐见禁制，不相及逮耳。"洪闻之，果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兵，又从绍请兵马，求欲救超，而绍终不听许。

超遂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洪，喻以祸福，责以恩义。洪答曰：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间耳，而以趣舍异规，不得相见，其为怆恨，可为心哉！

前日不遗，比辱雅贶，述叙祸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学薄才钝，不足塞诘；亦以吾子携负侧室，息肩主人，家在东州，仆为仇敌。以是事人，虽披中情，堕肝胆，犹身疏有罪，言甘见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闇于大道，不达余趣哉！然犹复云云者，仆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将以救祸也。必欲算计长短，辩谘是非，是非之论，言满天下，陈之更不明，不言无所损。又言伤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

仆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窃大州，恩深分厚，宁乐今日自还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抚弦搦矢，不觉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当受任之初，自谓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岂悟天子不悦，本州见侵，郡将遘牖里之厄，陈留克创兵之谋，谋计栖迟，丧忠孝之名，杖策携背，亏交友之分。揆此二者，与其不得已，丧忠孝之名与亏交友之道，轻重殊涂，亲疏异画，故便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侧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离友，信刑戮以自辅，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何以效之？昔张景明亲登□哺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一]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复见斫刺，滨于死亡。刘子琪奉使踰时，辞不获命，畏威怀亲，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者也；然辄僵毙麾下，不蒙亏除。[二]仆虽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见终，鬻微知着，窃度主人之心，岂谓三子宜死，罚当刑中哉？

实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雠，惧战士狐疑，无以沮劝，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慕义者蒙荣，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故仆鉴戒前人，困穷死战。仆虽下愚，亦尝闻君子之言矣。此实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国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违，不适敌国故也。是以获罪主人，见攻踰时，而足下更引此义以为吾规，无乃辞同趋异，非君子所为休戚者哉！

吾闻之也，义不背亲，忠不违君，故东宗本州以为亲援，中扶郡将以安社稷，一举二得以徼忠孝，何以为非？而足下欲吾轻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为吾兄，分为笃友，道乖告去，以安君亲，可谓顺矣。若子之言，则包胥宜致命于伍员，不当号哭于秦庭矣。苟区区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见城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惟平生之好，以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生，故身着图象，名垂后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但惧秋风扬尘，伯珪马首南向，张杨、飞燕，膂力作难，北鄙将告倒县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诚耳。主人当鉴我曹辈，反旌退师，治兵邺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加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中兴，以成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悲哉！本同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

注[一]臣松之案英雄记云："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然*[则]*馥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

其余之事未详。

注[二]臣松之案：公孙瓒表列绍罪过云："绍与故虎牙将军刘勋首共造兵，勋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勋，绍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谷以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谓曰：

"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诸

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觿分歠之，杀其爱妾以食将士。

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城陷，绍生执洪。绍素亲洪，盛施帏幔，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同共暵力，为国除害，何为拥觿观人屠灭！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见洪辞切，知终不为己用，乃杀之。[一]洪邑人陈容少为书生，亲慕洪，随洪为东郡丞；城未败，洪遣出。绍令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奈何杀之！”绍惭，左右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杀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

注[一]徐觿三国评曰：洪敦天下名义，救旧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义足以励薄俗。然袁亦知己亲友，致位州郡，虽非君臣，且实盟主，既受其命，义不应贰。袁、曹方睦，夹辅王室，吕布反复无义，志在逆乱，而邈、超□立布为州牧，其于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讨之，袁氏弗救，未为非理也。洪本不当就袁请兵，又不当还为怨雠。为洪计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国以求赴救，若谋力未展以待事机，则宜徐更观衅，效死于超。何必誓守穷城而无变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昔汉光武谬于庞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张邈。知人则哲，唯帝难之，信矣！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儿反。*为郡门下书佐。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一]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刘道得赦还。瓒以孝廉为郎，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迁为涿令。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军到蓟中，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二]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注[一]典略曰：瓒性辩慧，每白事不肯梢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

注[二]九州春秋曰：纯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

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既有德义，昔为幽州刺史，恩信流着，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觿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一]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责使送纯首。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瓒害虞有功，乃阴使人徼杀胡使。胡知其情，闲行诣虞。虞上罢诸屯兵，但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纯乃弃妻子，逃入鲜卑，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

封政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贲侯。[二]会董卓至洛阳，迁虞大司马，瓒奋武将军，封蓟侯。

注[一]吴书曰：虞，东海恭王之后也。遭世衰乱，又与时主疏远，仕县为户曹吏。以能治身奉职，召为郡吏，以孝廉为郎，累迁至幽州刺史，转甘陵相，甚得东土戎狄之心。后以疾归家，常降身隐约，与邑党州闾同乐共恤，等齐有无，不以名位自殊，乡曲咸共宗之。时乡曲有所

诉讼，不以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为之论判，皆大小敬从，不以为恨。尝有失牛者，骨体毛色，与虞牛相似，因以为是，虞便推与之；后主自得本牛，乃还谢罪。会甘陵复乱，吏民思虞治行，复以为甘陵相，甘陵大治。征拜尚书令、光禄勋，以公族有礼，更为宗正。英雄记曰：虞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

魏书曰：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富者以私财辨，或发民钱以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灵帝以虞清贫，特不使出钱。

注[二]英雄记曰：虞让太尉，因荐鞳尉赵谟、益州牧刘焉、豫州牧黄琬、南阳太守羊续，并任为公。

关东义兵起，卓遂劫帝西迁，征虞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绍、韩馥议，以为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为帝。遣使诣虞，虞终不肯受。绍等复劝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又不听，然犹与绍等连和。[一]虞子和为侍中，在长安。天子思东归，使和伪逃卓，潜出武关诣虞，令将兵来迎。和道经袁术，为说天子意。

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和书，乃遣数千骑诣和。瓒知术有异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益有隙。和逃术来北，复为绍所留。

注[一]九州春秋曰：绍、馥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使即尊号。虞厉声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济。孤受国恩，天下扰乱，未能竭命以除国耻，望诸州郡烈义之士暵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谋，欲涂污忠臣邪！"吴书曰：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称虞功德治行，华夏少二，当今公室枝属，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马领河北，耿弇、冯异劝即尊号，卒代更始。今刘公自恭王枝别，其数亦五，以大司马领幽州牧，此其与光武同。"是时有四星会于箕尾，馥称谶云神人将在燕分。又言济阴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为天子"。又见两日出于代郡，谓虞当代立。绍又别书报术。

是时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主，外托公义以答拒之。绍亦使人私报虞，虞以国有正统，非人臣所宜言，固辞不许；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虞于是奉职修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

是时，术遣孙坚屯阳城拒卓，绍使周昂夺其处。术遣越与坚攻昂，不胜，越为流矢所中死。

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遂出军屯盘河，将以报绍。绍惧，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结援。范遂以勃海兵助瓒，破青、徐黄巾，兵益盛；进军界桥。[一]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绍军广川，令将曲义先登与瓒战，生禽纲。瓒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于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

注[一]典略载瓒表绍罪状曰："臣闻皇、羲以来，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张化以导民，刑罚以禁暴。今行车骑将军袁绍，托其先轨，寇窃人爵，既性暴乱，厥行淫秽。昔为司隶校尉，会值国家丧祸之际，太后承摄，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绍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见质，绍不能权谲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太守，默选戎马，当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门户，太仆母子，一旦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年，不恤国难，广自封殖，乃多以资粮专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绍罪四也。韩馥之迫，窃其虚位，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皁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邟，口浪反。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绍罪五也。绍令崔巨业候视星日，财货赂遗，与共饮食，克期会合，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宜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仍有效，又降伏张杨，而以小忿枉害于勋，信用谗慝，杀害有功，绍罪七也。绍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其功莫大；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绍罪十也。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绍之罪戾，虽南山之竹不能载。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鞬以彰无礼。臣虽阛茸，名非先贤，蒙被朝

恩，当此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兵讨绍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攻战形状，前后续上。”遂举兵与绍对战，绍不胜。

虞惧瓒为变，遂举兵袭瓒。虞为瓒所败，出奔居庸。瓒攻拔居庸，生获虞，执虞还蓟。会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

[一]瓒上训为幽州刺史。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二]虞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大破之，斩丹。袁绍又遣曲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三]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四]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绍。绍遣将攻之，连年不能拔。[五]建安四年，绍悉军围之。瓒遣子求救于黑山贼，复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南山，拥黑山之觿，陆梁冀州，横断绍后。长史关靖说瓒曰：“今将军将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顾恋其居处老小，以将军为主耳。将军坚守旷日，袁绍要当自退；自退之后，四方之觿必复可合也。若将军今舍之而去，军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将军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瓒遂止不出。[六]救至，欲内外击绍。遣人与子书，刻期兵至，举火为应。[七]绍侯者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兵至，遂出欲战。绍设伏击，大破之，复还守。绍为地道，突坏其楼，稍至中京。[八]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九]

注[一]魏氏春秋曰：初，刘虞和辑戎狄，瓒以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故虞所赏赐，瓒辄钞夺。虞数请会，称疾不往。至是战败，虞欲讨之，告东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

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乃止。后一年，攸病死。虞又与官属议，密令觿袭瓒。瓒部曲放散在外，自惧败，掘东城门欲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故瓒得放火，因以精锐冲突。虞觿大溃，奔居庸城。瓒攻及家属以还，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典略曰：瓒曝虞于市而祝曰：“若应为天子者，天当降雨救之。”时盛暑，竟日不雨，遂杀虞。英雄记曰：虞之见杀，故常山相孙

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

注[二]英雄记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

“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

注[三]英雄记曰：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

瓒以易当之，乃筑京固守。瓒别将有为敌所围，义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力战；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是以袁绍始北击之时，瓒南界上别营自度守则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见救，是以或自杀其将帅，或为绍兵所破，遂令绍军径至其门。臣松之以为童谣之言，无不皆验；至如此记，似若无征。谣言之作，盖令瓒终始保易，无事远略。而瓒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遂置三州刺史，图灭袁氏，所以致败也。

注[四]英雄记曰：瓒诸将家家各作高楼，楼以千计。瓒作铁门，居楼上，屏去左右，婢妾侍侧，汲上文书。

注[五]汉晋春秋曰：袁绍与瓒书曰：“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以讨乱之誓，爱过夷、叔，分着丹青，谓为旅力同轨，足踵齐、晋，故解印释绂，以北带南，分割膏腴，以奉执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寻祸亡之险踪，辍而改虑，以好易怨，盗遣士马，犯暴豫州。始闻甲卒在南，亲临战陈，惧于飞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祸，徒增孤*(子)*之咎衅也，故为荐书恳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诈，谓天罔可吞，豪雄可灭，果令贵弟殒于锋刃之端。斯言犹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无疆之怒，不顾逆顺之津，匿怨害民，聘于余躬。遂跃马控弦，处我疆土，毒簎生民，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机械不严，强弱殊科，觿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遂陵蹑奔背，因垒馆谷，此非天威棐谌，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乃复纠合余烬，率我蛑贼，以焚爇勃海。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大军未济，而足下胆破觿散，不鼓而

败，兵觿扰乱，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之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后，祸隙弥深，孤之师旅，不胜其忿，遂至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未尝不慨然失涕也。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修来之言。仆既欣于旧好克复，且愍兆民之不宁，每辄引师南驾，以顺简书。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错情。夫处三军之帅，当列将之任，宜令怒如严霜，喜如时雨，臧否好恶，坦然可观。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易谋，急则曲躬，缓则放逸，行无定端，言无质要，为壮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残杀老弱，幽土愤怨，觿叛亲离，孑然无党。又乌丸、濊貊，皆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夫当荒危之世，处干戈之险，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壤，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曲义余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始闻足下镌金纡紫，命以元帅，谓当因兹奋发，以报孟明之耻，是故战夫引领，竦望旌□，怪遂含光匿影，寂尔无闻，卒臻屠灭，相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长世之功，权御师徒，带养戎马，叛者无讨，服者不收，威怀并丧，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天罔云补，罪人斯亡，忠干翼化，华夏俨然，望于穆之作，将戢干戈，放散牛马，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士，保军内之广，甘恶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非良策也。宜释憾除嫌，敦我旧好。

若斯言之玷，皇天是闻。”瓒不答，而增修戎备。谓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注[六]英雄记曰：关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谄而无大谋，特为瓒所信幸。

注[七]典略曰：瓒遣行人文则赍书告子续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汝当碎首于张燕，速致轻骑，到者当起烽火于北，吾当从内出。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献帝春秋曰：瓒梦薊城崩，知必败，乃遣闲使与续书。

绍候者得之，使陈琳更其书曰：“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户流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其余语与典略所载同。

注[八]英雄记曰：袁绍分部攻者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

注[九]汉晋春秋曰：关靖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绍悉送其首于许。

鲜于辅将其觿奉王命。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而辅身诣太祖，拜左度辽将军，封亭侯，遣还镇抚本州。[一]太祖破南皮，柔将部曲及鲜卑献名马以奉军，从征三郡乌丸，以功封关内侯。[二]辅亦率其觿从。文帝践阼，拜辅虎牙将军，柔度辽将军，皆进封县侯。位特进。

注[一]魏略曰：辅从太祖于官渡。袁绍破走，太祖喜，顾谓辅曰：“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头来，孤自视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注[二]魏略曰：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柔由此自托于五官将，如兄弟。

陶谦字恭祖，丹杨人。[一]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邵，举茂才，除卢令，[二]迁幽州刺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三]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四]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觿。

注[一]吴书曰：谦父，故余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涂，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

“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注[二]吴书曰：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守张盘，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与觿还城，因以公事进见，坐罢，盘常私还入，与谦饮宴，或拒不为留。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盘曰：“不当转邪？”

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祠灵星，有赢钱五百，欲以臧之。谦委官而去。

注[三]吴书曰：会西羌寇边，皇甫嵩为征西将军，表请武将。召拜谦扬武都尉，与嵩征羌，大破之。后边章、韩遂为乱，司空张温衔命征讨；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而谦轻其行事，心怀不服。及军罢还，百寮高会，温属谦行酒，谦觾辱温。温怒，徙谦于边。或说温曰：

“陶恭祖本以材略见重于公，一朝以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于以远闻德美。”温然其言，乃追还谦。谦至，或又谓谦曰：“足下轻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释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辞以谢之。”谦曰：“诺。”

又谓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责，思在变革。谢天子礼毕，必诣公门。公宜见之，以慰其意。”时温于宫门见谦，谦仰曰：“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温曰：“恭祖痴病尚未除邪？”遂为之置酒，待之如初。

注[四]谢承后汉书曰：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毋君受公羊传，兼该髇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簟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絜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谟、陈遵共召，不起；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宣扬五教，政为国表。会黄巾作乱，陆梁五郡，郡县发兵，以为先办。徐州刺史巴只表功第一，当受迁赏，昱深以为耻，委官还家。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贼笮融从临淮见讨，迸入郡界，昱将兵拒战，败绩见害。

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太祖以粮少引军还。[一]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是岁，谦病死。[二]

注[一]吴书曰：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缘讨捕，侵侮黎民，离害者觾；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髇恶，此何异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虽悔往者之迷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连觾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

据，欲止而不敢散也。诏书到，其各罢遣甲士，还亲农桑，惟留常员吏以供官署，慰示远近，咸使闻知。”谦被诏，乃上书曰：“臣闻怀远柔服，非德不集；克难平乱，非兵不济。

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师，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扬威以弭乱，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乱治，受策长驱，匪遑启处。虽宪章敕戒，奉宣威灵，敬行天诛，每伐辄克，然妖寇类觿，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若承命解甲，弱国自虚，释武备以资乱，损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罢，明日难必至，上忝朝廷宠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强干弱枝遏恶止乱之务也。臣虽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报，所不忍行。辄勒部曲，申令警备。出芟强寇，惟力是视，入宣德泽，躬奉职事，冀效微劳，以赎罪负。”又曰：“华夏沸扰，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职贡多阙，寤寐忧叹，无日敢宁。诚思贡献必至，荐羞获通，然后销锋解甲，臣之愿也。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鞻送。”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多杀人民。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谦。公引兵还。臣松之案：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

注[二]吴书曰：谦死时，年六十三，张昭等为之哀辞曰：“猗欤使君，君侯将军，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赖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宁。唯帝念绩，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启土溧阳。遂升上将，受号安东，将平世难，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呜呼哀哉！”谦二子：商、应，皆不仕。

张杨字稚叔，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灵帝末，天下乱，帝以所宠小黄门蹇硕为西园上军校尉，军京都，欲以御四方，征天下豪杰以为偏裨。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属之。[一]并州刺史丁原遣杨将兵诣硕，为假司马。灵帝崩，硕为何进所杀。杨复为进所遣，归本州募兵，得千余人，因留上党，击山贼。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壶关，不下，略诸县，觿至数千人。山东兵起，欲诛卓。袁绍至河内，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单于欲叛，绍、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绍使将曲义追击于邺南，破之。单于执杨至黎阳，攻破度辽将军耿祉军，觿复振。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天子之在河东，杨将兵至安邑，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遂还野王。即拜为大司马。[二]杨素与吕布善。太祖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杨将眭固杀丑，将其觿，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觿也。[三]

注[一]灵帝纪曰：以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冯芳为助军校尉，夏牟、淳于琼为左右校尉。

注[二]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

注[三]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杀杨丑，军屯射犬。时有巫诫固曰："将军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见犬，其势必惊，宜急移去。"固不从，遂战死。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子同年，□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

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

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栗。

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

"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一]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

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与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而三公为辅也。"

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頔，剖棺焚尸，诛其宗族。[二]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太祖表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

是岁建安九年也。

注[一]魏书曰：度语毅、仪："谶书云孙登当为天子，太守姓公孙，字升济，升即登也。"

注[二]晋阳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余年不娶。州里徐邈责之曰："不孝莫大于无后，何可终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丧之礼，不胜忧，数年而卒。胤生不识父母，及有识，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丧。以祖父不知存亡，设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传云敏将家入海，而复与子相失，未详其故。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袁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语在武纪。封康襄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觿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

初，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渊胁夺恭位。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一]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二]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三]使者至，渊设甲兵为军陈，出见使者，又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四]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丘俭等赍玺书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隧，与俭等战。

俭等不利而还。渊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五]二年春，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六月，军至辽东。[六]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宣王军至，令衍逆战。宣王遣将军胡遵等击破之。宣王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

造城下，为围堑。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霁，起土山、修橹，为发石连弩射城中。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将军杨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长数十丈，从首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壬午，渊觿溃，与其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当流星所坠处，斩渊父子。

城破，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

注[一]吴书载渊表权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运；王路未夷，倾侧扰攘。自先人以来，历事汉、魏，阶缘际会，为国效节，继世享任，得守藩表，犹知符命未有攸归。每感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

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荡析。仰此天命将有眷顾，私从一隅永瞻云日。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斗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

田饶适齐，乐毅走赵，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陈平、耿况，亦鬻时变，卒归于汉，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时不世遇，是以慺慺怀慕自纳，望远视险，有如近易。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国家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叉手，北向稽颡。假人臣之宠，受人臣之荣，未有如权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难移，卒归反复，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号。恃江湖之险阻，王诛未加。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

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沉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十室之邑，犹有忠信，陷君于恶，春秋所书也。今辽东、玄菟奉事国朝，纡青拖紫，以千百为数，戴纚垂缨，咸佩印绶，曾无匡正纳善之言。龟玉毁于椁，虎兕出于匣，

是谁之过欤？国朝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贰，何以事君？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乃阿顺邪谋，胁从奸惑，岂独父兄之教不详，子弟之举习非而已哉！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别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见，不及鉴古成败，书传所载也。

江南海北有万里之限，辽东君臣无怵惕之患，利则义所不利，贵则义所不贵，此为厌安乐之居，求危亡之祸，贱忠贞之节，重背叛之名。蛮、貊之长，犹知爱礼，以此事人，亦难为颜！

且又宿舒无罪，挤使入吴，奉不义之使，始与家诀，涕泣而行。及至贺死之日，覆艦成山，舒虽脱死，魂魄离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将，咸忿辽东反复携贰，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劳动干戈，远涉大川，费役如彼，又悼边陲遗余黎民，迷误如此，故遣郎中鞯慎、邵瑁等且先奉诏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节立信以辅时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傥恐自嫌已为恶逆所见染污，不敢倡言，永怀伊戚。其诸与贼使交通，皆赦除之，与之更始。”

注[二]魏略载渊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甘言厚礼，以诱吴贼。幸赖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贼虏暗然迷惑，违戾群下，不从艦谏，承信臣言，远遣船使，多将士卒，来致封拜。臣之所执，得如本志，虽忧罪衅，私怀幸甚。贼艦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伪使者张弥、许晏与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将吏兵四百余人，赍文书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潜别赍致遗货物，欲因市马。军将贺达、虞咨领余艦在船所。臣本欲须凉节乃取弥等，而弥等人兵艦多，见臣不便承受吴命，意有猜疑。惧其先作，变态妄生，即进兵围取，斩弥、晏、泰、潜等首级。其吏从兵艦，皆士伍小人，给使东西，不得自由，面缚乞降，不忍诛杀，辄听纳受，徙充边城。别遣将韩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使领长史柳远设宾主礼诱请达、咨，三军潜伏以待其下，又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达、咨怀疑不下，使诸市买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锋矢乱发，斩首三百余级，被创赴水没溺者可二百余人，其散走山谷，来归降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得银印、铜印、兵器、资货，不可胜数。谨遣西曹掾公孙珩奉送贼权所假臣节、印绶、符策、九锡、什物，及弥等伪节、印绶、首级。”又曰：“宿舒、孙综前到吴，贼权问臣家内小大，舒、综对臣有三息，修别属亡弟。权敢奸巧，便□拜命。谨封送印绶、符策。臣虽无昔人洗耳之风，惭为贼权污损所加，既行天诛，犹有余忿。”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讎隙。今乃谲欺，遗使诱致，令权倾心，虚国竭禄，远命上卿，宠

授极位，震动南土，备尽礼数。又权待舒、综，契阔委曲，君臣上下，毕欢竭情。而令四使见杀，枭示万里，士觻流离，屠戮津渚，惭耻远布，痛辱弥天。权之怨疾，将刻肌骨。若天衰其业，使至丧陨，权将内伤愤激而死。若期运未讫，将播毒螫，必恐长憝来为寇害。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如有船觻后年向海门，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备豫。”又曰：“臣门户受恩，实深实重，自臣承摄即事以来，连被荣宠，殊特无量，分当陨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计迷闇，不即禽贼，以至见疑。前章表所陈情趣事势，实但欲罢弊此贼，使困自绝，诚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盗之虏也。

而后爱憎之人，缘事加诬，伪生节目，卒令明听疑于市虎，移恩改爱，兴动威怒，几至沉没，长为负忝。幸赖慈恩，犹垂三宥，使得补过，解除愆责。如天威远加，不见假借，早当麋碎，辱先废祀，何缘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畴昔，至此变故，余怖踊跃，未敢便宁。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纤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长令抱戴，衔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荣，恩情未报，而以罪衅，自招谴怒，分当即戮，为觻社戒。所以越典诡常，伪通于吴，诚自念穷迫，报效未立，而为天威督罚所加，长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阙替废于一年，遣使诱吴，知其必来，权之求郡，积有年岁，初无倡答一言之应，今权得使，来必不疑，至此一举，果如所规，上卿大觻，翕赫丰盛，财货赂遗，倾国极位，到见禽取，流离死亡，千有余人，灭绝不反。此诚暴猾贼之锋，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损其业，足以惭之矣。臣之慺慺念效于国，虽有非常之过，亦有非常之功，愿陛下原其踰阙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国恩，保全终始矣。”

注[三]魏名臣奏载中领军夏侯献表曰：“公孙渊昔年敢违王命，废绝计贡者，实挟两端。既恃阻险，又怙孙权。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亲见贼权军觻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濊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因斯之时，宜遣使示以祸福。奉车都尉䨓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

弘以受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以弘奉使称意，赐爵关内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国，夙夜拳拳，念自竭嗟。冠族子孙，少好学问，博通书记，多所关涉，口论速捷，辩而不俗，附依典诰，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当遣使，以为可使弘行。弘乃自旧土，习其国俗，为说利

害，辩足以动其意，明足以见其事，才足以行之，辞足以见信。若其计从，虽郦生之降齐王，陆贾之说尉佗，亦无以远过也。欲进远路，不宜释骐骥；将已笃疾，不宜废扁鹊。愿察愚言也。”

注[四]吴书曰：魏遣使者傅容、聂夔拜渊为乐浪公。渊计吏从洛阳还，语渊曰：“使者左骏伯，使皆择勇力者，非凡人也。”渊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学馆中。渊先以步骑围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还洛言状。

注[五]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诏书，伏读恳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当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蝼蚁小丑，器非时用，遭值千载，被受公孙渊祖考以来光明之德，惠泽沾渥，滋润荣华，无寸尺之功，有负乘之累；

遂蒙褒奖，登名天府，并以驽蹇附龙托骥，纡青拖紫，飞腾云梯，感恩惟报，死不择地。臣等闻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得无隐情，是以因缘诉让，冒犯愬嚗。郡在藩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然犹跋扈，虔刘边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门昼闭，路无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没。渊祖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耀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

辽土之不坏，实度是赖。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而民系于虏廷矣。遗风余爱，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践统洪绪，克壮徽猷，文昭武烈，迈德种仁；乃心京辇，翼翼虔恭，佐国平乱，效绩纷纭，功隆事大，勋藏王府。度、康当值武皇帝休明之会，合策名之计，夹辅汉室，降身委质，卑己事魏。匪处小厌大，畏而服焉，乃慕托高风，怀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虚心接纳，待以不次，功无巨细，每不见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皇天后土，实闻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渊生有兰石之姿，少含恺悌之训，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钦仰，莫弗怀爱。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为国以礼，淑化流行，独见先鷽，罗结遐方，勤王之义，视险如夷，世载忠亮，不陨厥名。孙权慕义，不远万里，连年遣使，欲自结援，虽见绝杀，不念旧怨，纤纤往来，求成恩好。渊执节弥固，不为利回，守志匪石，确乎弥坚。犹惧丹心未见保明，乃卑辞厚

币，诱致权使，枭截献馘，以示无二。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渊不顾敌雠之深，念存人臣之节，绝强吴之欢，昭事魏之心，灵只明鉴，普天咸闻。陛下嘉美洪烈，懿兹武功，诞锡休命，宠亚齐、鲁，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诚以天覆之恩，当卒终始，得竭股肱，永保禄位，不虞一旦，横被残酷。

惟育养之厚，念积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见弃，举国号咷，拊膺泣血。夫三军所伐，蛮夷戎狄，骄逸不虔，于是致武，不闻义国反受诛讨。盖圣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职，则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后征伐。渊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谓勉矣。尽忠竭节，还被患祸。小弁之作，离骚之兴，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盗言孔甘，犹当清览，憎而知善；谗巧似直，惑乱圣听，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当垂三宥；若不改寤，计功减降，当在八议。而潜军伺袭，大兵奄至，舞戈长驱，冲击辽土。犬马恶死，况于人类！吏民昧死，挫辱王师。渊虽嚇枉，方临危殆，犹恃圣恩，怅然重奔，冀必奸臣矫制，妄肆威虐，乃谓臣等曰：‘汉安帝建光元年，辽东属国都尉庞奋，受三月乙未诏书，曰收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推案无乙未诏书，遣侍御史幽州*(牧)**[收]*考奸臣矫制者。今刺史或傥谬承矫制乎？’臣等议：以为刺史兴兵，摇动天下，殆非矫制，必是诏命。渊乃俛仰叹息，自伤无罪。深惟土地所以养人，窃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释绂，逝归林麓。臣等维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门，不听所执。而七营虎士，五部蛮夷，各怀素饱，不谋同心，奋臂大呼，排门遁出。近郊农民，释其耨镈，伐薪制梃，改案为橹，奔驰赴难，军旅行成，虽蹈汤火，死不顾生。渊虽见孤弃，怨而不怒，比遣敕军，勿得干犯，及手书告语，恳恻至诚。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毕命，投死无悔。渊惧吏士不从教令，乃躬驰骛，自往化解，仅乃止之。一饭之惠，匹夫所死，况渊累叶信结百姓，恩着民心。自先帝初兴，爰暨陛下，荣渊累叶，丰功懿德，策名褒扬，辩着廊庙，胜衣举履，诵咏明文，以为口实。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诸侯，犹慕着信，以隆霸业。诗美文王作孚万邦，论语称仲尼去食存信；信之为德，固亦大矣。今吴、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摇荡，无所统一，臣等每为陛下惧此危心。渊据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国殷兵强，可以横行。策名委质，守死善道，忠至义尽，为九州表。方今二敌窥□，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渊是害。茹柔吐刚，非王者之道也。臣等虽鄙，诚窃耻之。若无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惧焉！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窦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昔蒯通言直，汉祖赦其诛；郑詹辞顺，晋文

原其死。臣等顽愚，不达大节，苟执一介，披露肝胆，言逆龙鳞，罪当万死。惟陛下恢崇抚育，亮其控告，使疏远之臣，永有保持。”

注[六]汉晋春秋曰：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

吴人欲戮其使，羊駿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

初，渊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屋，炊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据辽东，至渊三世，凡五十年而灭。[一]

注[一]魏略曰：始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闻渊劫夺恭位，谓渊终不可保，数自表闻，欲令国家讨渊。帝以渊已秉权，故因而抚之。及渊叛，遂以国法系晃。晃虽有前言，冀不坐，然内以骨肉，知渊破则己从及。渊首到，晃自审必死，与其子相对啼哭。时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为不可，遂杀之。

张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闲转攻，还真定，觿万余人。博陵张牛角亦起觿，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廮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觿奉燕，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觿奉燕，故改姓张。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其后人觿寖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觿从燕，觿至百万，号曰黑山。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

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一]是后，董卓迁天子于长安，天下兵数起，燕遂以其觿与豪杰相结。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人觿稍散，太祖将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师，拜平北将军；率觿诣邺，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二]

注[一]九州春秋曰：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张璠汉纪云：又有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部也。

注[二]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曰：门下通事令史张林，飞燕之曾孙。林与赵王伦为乱，未及周年，位至尚书令、鞯将军，封郡公。寻为伦所杀。

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济族子也。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曲胜袭杀祖厉长刘隽。

绣为县吏，闲伺杀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董卓败，济与李傕等击吕布，为卓报仇。语在卓传。绣随济，以军功稍迁至建忠将军，封宣威侯。济屯弘农，士卒饥饿，南攻穰，为流矢所中死。绣领其觿，屯宛，与刘表合。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觿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

绣还保穰，[一]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绍于官渡，绣从贾诩计，复以觿降。语在诩传。绣至，太祖执其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官渡之役，绣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从破袁谭于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从征乌丸于柳城，未至，薨，谥曰定侯。[二]子泉嗣，坐与魏讽谋反诛，国除。

注[一]傅子曰：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其军。太祖爱其骁健，手以金与之。绣闻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吴书曰：绣降，*(凌统)*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绣，皆听之。绣乃严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备，故败。

注[二]魏略曰：五官将数因请会，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自安，乃自杀。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䴊。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䴊，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一]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注[一]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䴊不肯，率䴊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顙*[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

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二]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三]

注[一]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曰：“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觿，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守易，虽有精兵虎将，势不能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

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世语曰：鲁遣五官掾降，弟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鞫觿遇，祚等多鸣鼓角会觿。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注[二]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燋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魏略曰：

黄初中，增圃爵邑，在礼请中。后十余岁病死。晋书云：西戎司马阎缵，圃孙也。

注[三]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

郭、李之乱，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为小将。马超等反，不肯从，超破之。后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部党不欲降，遂劫以反，诸亡命皆往依之，有觿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徙勃海。时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各有觿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陈死。银、选南入汉中，汉中破，诣太祖降，皆复官爵。

评曰：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残暴而不节，渊仍业以载凶，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绣、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则于彼为愈焉。

诸夏侯曹传

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妆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颐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转领河南尹。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录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将军，数月薨。

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谥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孙毕侯，分惇邑千户，赐惇七子二孙爵皆关内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韩浩者，河内人。（及）沛国史涣与浩俱以忠勇显。浩至中护军，涣至中领军，皆掌禁兵，封列侯。

夏侯渊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

太守。及与袁绍战于官渡，行督军校尉。绍破，使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昌狶反，遣于禁击之，未拔。复遣渊与禁并力，遂击狶，降其十余屯，狶诣禁降。渊还，拜典军校尉。济南、乐安黄巾徐和、司马俱等攻城，杀长吏，渊将泰山、齐、平原郡兵击，大破之，斩和，平诸县，收其粮谷以给军士。十四年，以渊为行领军。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屠其城。从征韩遂等，战于渭南。又督朱灵平隃糜、（氵干干）氐。与太祖会安定，降杨秋。

十七年，太祖乃还邺，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击破南山贼刘雄，降其众。围遂、超余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封博昌亭侯。马超围凉州刺史韦康于冀。渊救康，未到，康败。去冀二百余里，超来逆战，军不利。（氵干干）氐反，渊引军还。十九年，赵衢、尹奉等谋讨超，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衢等谲说超，使出击叙，于后尽杀超妻子。超奔汉中，还围祁山。叙等急求救，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度。渊曰："公在邺，反复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从陈仓狭道入，渊自督粮在后。郃至渭水上，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郃进军收超军器械。渊到，诸县皆己降。韩遂在显亲，渊欲袭取之，遂走。渊收遂军粮，追至略阳城，去遂二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舍]羌独守则孤，救长离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轻兵步骑到长离，攻烧羌屯，斩获其众。诸羌在遂军者，各还种落。遂果救长离，与渊军对陈。诸将见遂众，恶之，欲结营作堑乃与战。渊曰："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堑，则士众罢弊，不可久。贼虽众，易与耳。"乃鼓之，大破遂军，得其旌麾，还略阳，进军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转击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乃假渊节。

初，枹罕宋建因凉州乱，自号河首平汉王。太祖使渊帅诸将讨建。渊至，围枹罕。月余拔之，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渊别遣张郃等平河关，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于尔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户，并前八百户。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太祖西征张鲁，渊等将凉州诸将侯王已下，与太祖会休亭。太祖每引见羌、胡，以渊畏之。会鲁降，汉中平，以渊行都护将

军，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还邺。留渊守汉中，即拜渊征西将军。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跳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谥曰愍侯。

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渊妻，太祖内妹。长子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恩宠特隆。衡袭爵，转封安宁亭侯。黄初中，赐中子霸，太和中，赐霸四弟，爵皆关内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闻爽诛，自疑，亡入蜀。以渊旧勋赦霸子，徙乐浪郡。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威弟惠，乐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衡薨，子绩嗣，为虎贲中郎将。绩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太祖之破袁术，仁所斩获颇多。从征徐州，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别攻陶谦将吕由，破之。还与大军合彭城，大破谦军。后攻费、华、即墨、开阳，谦遣别将救诸县，仁以骑击破之。太祖征吕布，仁别攻句阳，拔之，生获布将刘何。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许。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太祖征张绣，仁别徇旁县，虏其男女三千余人。太祖军还，为绣所追，军不利，士卒丧气，仁率厉将士甚奋，太祖壮之，遂破绣。

太祖与袁绍久相持于官渡，绍遣刘备徇（氵隐）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为忧。仁曰："南方以大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固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绍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仁击荀于鸡洛山，大破之。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出。复与史涣等抄绍运车，烧其粮谷。

河北既定，从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仁言于太祖曰："围城必示之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降。于是录仁前后功，封都亭侯。

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太祖益壮之，转封安平亭侯。

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仁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鄢陵侯彰北征乌丸，文帝在东宫，为书戒彰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进封陈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户。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置守家十家。后召还屯宛。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人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颖，迁大司马，复督诸军据乌江，还屯合肥。黄初四年薨，谥曰忠侯。子泰嗣，官至镇东将军，假节，转封宁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范，皆为列侯，而牛金官至后将军。

仁弟纯，初以仪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袁谭出战，士卒多死。太祖欲缓之，纯曰："今千里蹈敌，进不能克，退必丧威。且县师深入，难以持久，彼胜而骄，我败而惧，以惧敌骄，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谭败。纯麾下骑斩谭首。及北征三郡，纯部骑获单于蹋顿。以前后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户。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率。进降江陵，从还谯。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谥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领军将军，正元中进封平乐乡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从弟也。太祖起义兵讨董卓，至荧阳，为卓将徐荣所败。太祖失马，贼追甚急。洪下，以马授太祖，太祖辞让，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遂步从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不得船，与太祖俱济，还奔谯。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干人，与太祖会龙亢。太祖征徐州，张邈举兖州叛迎吕布。时大饥荒，洪将兵在前，先据东平、范，聚粮谷以继军。太祖讨邈、布于濮阳，布破走，遂据东阿，转击济阴、山阳、中牟、阳武、京、密十余县，皆拔之。以前后功拜鹰扬校尉，迁扬武中郎将。天子都许，拜洪谏议大夫。别征刘表。破表别将于舞阳、阴叶、堵阳、博望，有功，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事侯。累从征伐，拜都护将军。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后徙封都阳侯。

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于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士。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明帝即位，拜后将军，更封乐城侯，邑千户，位特进，复拜骠骑将军。太和六年薨，谥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户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笃敬，官至卫将军，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以太祖举义兵，易姓名转至荆州，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参洪军事。太祖谓休曰："欲虽参军，其实帅也。"洪闻此令，亦委事于休。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休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则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录前后功，封东阳亭侯。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车驾临送，上乃下舆执手而别。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列，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破之。拜扬州牧。明帝即位，进封长平侯。吴将审慝屯皖，休击破之，斩慝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户，迁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太和二年，帝为二道征吴，遣司马宣王从汉水下，

督休诸军向寻阳。贼将伪降，休深入，战不利，退还宿石亭。军夜惊，士卒乱，弃甲兵辎重甚多。休上书谢罪，帝遣屯骑校尉杨暨慰谕，礼赐益隆。休因此痈发背薨，谥曰壮侯，子肇嗣。

肇有当世才度，为散骑常侍、屯骑校尉。明帝寝疾，方与燕王宇等属以后事。帝意寻变，诏肇以侯归第。正始中薨，追赠卫将军，子兴嗣。初，文帝分休户三百封肇弟纂为列侯，后为殄吴将军，薨，追赠前将军。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讨灵丘贼，拔之，封灵寿亭侯。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于辩，破之，拜中坚将军。从至长安，领中领军。是时，夏侯渊没于阳平，太祖忧之。以真为征蜀护军，督徐晃等破刘备别将高详于阳平。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张进等反于酒泉，真遣费曜讨破之。斩进等。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等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位，进封邵陵侯，迁大将军。

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安定民杨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进军围之条谓其众曰："大将军自来，吾愿早降耳。"遂自缚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户。四年，朝洛阳，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真少与宗人曹遵、乡人朱赞并事太祖。遵，赞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赞子。诏曰："大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笃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听分真邑赐遵、赞子爵关内侯，各百户。"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真病还洛阳，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谥曰元侯，于爽嗣。帝追思真功，诏曰："大司

马蹈履忠节，佐命二祖，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可谓能封盈守位，劳谦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训、则、彦、皑皆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户，封真弟彬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至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宠待有殊。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爽帝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园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率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飏与伟争于爽前，伟曰：“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乃引军还。

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倢伃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泣而起。宣王密为之备。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往诣宣王。宣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胜不能觉，谓之信然。

十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奏爽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为念）此

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昔赵高极意，奏氏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鉴，臣受命之时也。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范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范重谓羲曰：“当今白，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羲犹不能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于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

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会公卿朝臣廷议，以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嘉平中，绍功臣世，封真族孙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后。

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魏国初建，迁黄门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讨之，以尚参彰军事，定代地，还。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

南方诸军事。尚奏："刘备别军在上庸，山道险难，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潜行，出其不意，则独克之势也。"遂勒诸军击破上庸，平三郡九县，迁征南大将军。孙权虽称藩，尚益修攻讨之备，权后果有贰心。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城末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益封六百户，并前千九百户，假钺，进为牧。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多服从者。五六年间，降附数千家。五年，徙封昌陵乡侯。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适室。适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绞杀之。尚悲感，发病恍惚，既葬埋妾，不胜思见，复出视之。文帝闻而恚之曰："杜袭之轻薄尚，良有以也。"然以旧臣，恩宠不衰。六年，尚疾笃，还京都，帝数临幸，执手涕泣。尚薨，谥曰悼侯，子玄嗣。又分尚户三百，赐尚弟子奉爵关内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

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怨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已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备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

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又以为：“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专，一则宫任定而上下安，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夫事简业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末之有也。先王建万国，虽其详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画界，各守土境，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贵贱之差，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夫官统不一，则职业不修；职业不修，则事何得而简?事之不简，则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则邪恶并兴，而奸伪滋长矣。先王达其如此，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虽难卒复，可粗立仪准以一治制。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大县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讼，每生意异，顺从则安，直己则争。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二也。又干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乡邑旧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则乱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贤才鲜少，任事者寡，郡县良吏，往往非一，郡受县成，其剧在下，而吏之上选，郡当先足，此为亲民之吏，专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顽鄙，今如并之，吏多选清良者造职，大化宣流，民物获宁，四也。制使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长如故，自长以上，考课迁用，转以能升，所牧亦增，此进才效功之叙也，若经制一定，则官才有次，治功齐名，五也。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又以为：“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王者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济通之，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承百王之末，秦汉余流，世俗弥文，宜大改之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

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宣王报书曰：“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昔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绨，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玄又书曰：“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拟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夫当宜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末喻焉。”

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爽诛，征玄为大鸿胪，数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丰既内握权柄，子尚公主，又与缉俱冯翊人，故缉信之。丰阴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并力起。会翼求朝，不听。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大将军，以玄代之，以缉为骠骑将军。丰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曰：“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铄等皆许以从命。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廷尉钟毓奏：“丰等谋迫胁至尊，擅诛冢宰，大逆无道，请论如法。”于是会公卿朝臣廷尉仪，咸以为“丰等各受殊宠，典综机密，缉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备世臣，并居列位，而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交关阉竖，授以奸计，畏惮天威，不敢显谋，乃欲要君胁上，肆其诈虐，谋诛良辅，擅相建立，将以倾覆京室，颠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报毓施行。”诏书：“齐长公主，先帝遗爱，原其三子死命。”于是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其余亲属徙乐浪郡。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正元中，绍功臣世，封尚从孙本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后。

初，中领军高阳许允与丰、玄亲善。先是有诈作尺一诏书，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马以诏版付允门吏，

曰“有诏”因便驰走。允即投书烧之。不以呈司马景王。后丰等事觉，徒允为镇北将军，假节，督河北诸军事。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道死。

渭河王经亦与允俱称冀州名士。甘露中为尚书，坐高贵乡公事诛。始经为郡守。经母谓经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过不祥，可以止矣。”经不能从，历二州刺史，司隶校尉，终以致败。允友人同郡崔赞，亦尝以处世太盛戒允云。

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伏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然与曹爽中外缱绻；荣位如斯，曾未闻匡弼其非，援致良才。举兹以论，焉能免之。

荀彧攸贾诩传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彧父绲，济南相。叔父爽，司空。

彧年少时，南阳何颙异之，曰："王佐才也。"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是时，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问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明年，太祖领兖州牧，后为镇东将军，彧常以司马从。兴平元年，太祖征陶谦，任彧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布既至，翅乃使刘翊告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或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贡求见彧，彧将往。惇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与程昱计，使说范、东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还击布濮阳，布东走。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

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闲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

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太祖乃止。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逼、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彧劝太祖曰：“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众皆谓以失利于张绣故也。钟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则见太祖问之，太祖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太祖悦。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

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

三年，太祖既破张绣，东擒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五年，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仪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绍退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

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克？、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绍病死。太祖渡河，击绍子谭、尚，而高干、郭援侵略河东，关右震动，钟繇帅马腾等击破之。语在《繇传》。八年，太祖录彧前后功，表封彧为万岁亭侯。九年，太祖拔邺，领冀州牧。彧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旦生变，虽有（善守）[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

是时荀攸常为谋主。彧兄衍以监军校尉守邺，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干密遣兵谋袭邺，衍逆觉，尽诛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

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彧及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十二年，复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

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己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恃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子恽，嗣侯，官至虎贲中郎将。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勔、霙。以外甥故犹宠待。恽弟俣，御史中丞，俣弟诜，大将军从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诜弟顗，咸熙中为司空。恽子勔，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年三十薨。子頵嗣。霙官至中领军，薨，谥曰贞侯，追赠骠骑将军。子恺嗣。霙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与亲善。咸熙中，开建五等，霙以著勋前朝，改封恺南顿子。

荀攸字公达，彧从子也。祖父昙，广陵太守。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权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寐，乃推问，果杀人亡命。由是异之。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攸到，拜黄门侍郎。董卓之乱，关东兵起，卓徙都长安。攸与议郎郑泰、何颙、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殽、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事垂就而觉，收颙、攸系狱，颙忧惧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弃官归，复辟公府，举高第，还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道绝不得至，驻荆州。

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人为尚书。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建安三年，从征张绣。攸言于太祖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太祖不从，遂进军之穰，与

战。绣急，表果救之。军不利。太祖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设奇兵复战，大破之。

是岁，太祖自宛征吕布，至下邳，布败退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太祖欲还。攸与郭嘉说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溃，生擒布。

后从救刘延于白马，攸画策斩颜良。语在《武纪》。太祖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袁绍渡河追，卒与太祖遇。诸将皆恐，说太祖还保营，攸曰："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贼，贼竞奔之，阵乱。乃纵步骑击，大破之，斩其骑将文丑，太祖遂与绍相拒于官渡。军食方尽，攸言于太祖曰："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荀＋大）锐而轻敌，击可破也。"太祖曰："谁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涣邀击破走之，烧其辎重。会许攸来降，言绍遣淳于琼等将万余兵迎运粮，将骄卒惰，可要击也。众皆疑，唯攸与贾诩劝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将攻破之，尽斩琼等。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绍遂弃军走。郃之来，洪疑不敢受，攸谓洪曰："郃计不用，怒而来，君何疑?"乃受之。

七年，从讨袁谭、尚于黎阳。明年，太祖方征刘表，谭、尚争冀州。谭遣辛毗乞降请救，太祖将许之，以问群下。群下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许谭和亲，遂还击破尚。其后谭叛，从斩谭于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于是封陵树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转为中军师。魏国初建，为尚书令。

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称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攸曾病，世子问病，独拜床下，其见尊异如此。攸与钟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复思惟，自

谓无以易；以咨公达，辄复过人意。”公达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会薨，故世不得尽闻也。攸从征孙权，道薨。太祖言则流涕。

长子缉，有攸风，早没。次子适嗣，无子，绝。黄初中，绍封攸孙彪为陵树亭侯，邑三百户，后转封丘阳亭侯。正始中，追谥攸曰敬侯。

贾诩宇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贾诩有良、平之奇。察孝廉为郎，疾病去官，西还至？（氵千千）？，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为所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时太尉段颎，昔久为边将，威震西土，故诩假以惧氐。氐果不敢害，与盟而送之，其余悉死。诩实非段甥，权以济事，咸此类也。

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壻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众恐惧，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众以为然。傕乃西攻长安。语在《卓传》。后诩为左冯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不受。又以为尚书仆射，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乃更拜诩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会母丧去官，拜光禄大夫。傕、汜等斗长安中，傕复请诩为宣义将军。傕等和，出天子，祐护大臣，诩有力焉。天子既出，诩上还印绶。是时将军段煨屯华阴，与诩同郡，遂去傕托煨。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

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诩将行，或谓诩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诩说绣与刘表连和。太祖比征之，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诩谓绣曰：“不可追也，追必败。”绣不从，进兵交战，大败而还。诩谓绣曰：“促更追之，更战必胜。”绣谢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锈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战，果以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退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验也?”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

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乃服。是后，太祖拒袁绍于官渡，绍遣人招绣，并与诩书结援。绣欲许之，诩显于绣坐上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绣从之，率众归太祖。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迁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参司空军事。袁绍围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围击绍三十余里营，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太祖领冀州牧，徙诩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诩以为可伪许之。又问诩计策，诩曰：“离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诩谋。语在《武纪》。卒破遂、超，诩本谋也。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顾。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文帝即位，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访为列侯。以长子穆为驸马都尉。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

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诩年七十七，薨，溢曰肃侯，子穆嗣，历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评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袁涣宇曜卿，陈郡扶乐人也。父滂，为汉司徒。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郡命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除谯令，不就。刘备之为豫州，举涣茂才。后避地江、淮间，为袁术所命。术每有所咨访，涣常正议，术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礼也。顷之，吕布击术于阜陵，涣往从之，遂复为布所拘留。布初与刘备和亲，后离隙。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有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独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布诛，涣得归太祖。

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自大乱以来十数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悬，然而暴乱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欤!涣闻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以义，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赖公，得免于危亡之祸，然而民未知义，其惟公所以训之，则天下幸甚!"大祖深纳焉。拜为沛南部都尉。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迁为梁相。涣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为政崇教训，恕思而后行，外温柔而内能断。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后征为谏仪大夫、丞相军祭酒。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于人，不为皦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

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时有

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涣以尝为备举吏，独不贺。居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又帝闻涣昔拒吕布之事。问涣从弟敏：“涣勇怯何如?”敏对曰：“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涣子侃，亦清粹间素，有父风，历位郡守、尚书。

初，涣从弟霸，公恪有功干，魏初为大司农，及同郡何夔并知名于时。而霸子亮，夔子曾，与侃复齐声友善。亮贞固有学行，疾何晏、邓风飏等，著论以讥切之，位至河南尹、尚书。霸弟徽，以儒素称。遭天下乱，避难交州。司徒辟，不至。徽弟敏，有武艺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谒者。

张范，字公仪，河内修武人也。祖父歆，为汉司徒。父延，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范，范辞不受。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征命无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征，拜议郎，迁伊阙都尉。董卓作乱，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承弟昭时为议郎，适从长安来，谓承曰：“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绶间行归家，与范避地扬州。袁术备礼招请，范称疾不往，术不强屈也。遣承与相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若苟僭拟，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是时，太祖将征冀州，术复问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子以为何如?”承乃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术作色不怿，承去之。

太祖平冀州，遣使迎范。范以疾留彭城，遣承诣太祖，太祖表以为谏议大夫。范子陵及承子戬为山东贼所得，范直诣贼请二子，贼以陵还范。范谢曰：“诸君相还儿厚矣。夫人情虽爱其子，然吾怜戬之小，请以陵易之。”贼义其言，悉以还范。太祖自荆州还，范得见于陈，以为议郎，参丞相军事，甚见敬重。太祖征伐，常令范及邴原留，与世子居守。太祖谓文帝：“举动必谘此二人。”世子执子孙礼。救恤穷乏，家无所余，中外孤寡皆归焉。赠遣无所逆，亦终不用。及去，皆以还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国初建，承以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将西征，征承参军事，至长安，病卒。

凉茂字伯方，山阳昌邑人也。少好学，论议常据经典，以处是非。太祖辟为司空掾，举高第，补侍御史。时泰山多盗贼，以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转为乐浪太守。公孙度在辽东，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终不为屈。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诸将皆曰："然。"又顾谓茂曰："于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成败。夫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责将军之罪耳!而将军乃欲称兵西向，则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将军其勉之!"诸将闻茂言，皆震动。良久，度曰："凉君言是也。"后征迁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绩。文帝为五官将，茂以选为长史，迁左军师。魏国初建，迁尚书仆射，后为中尉、奉常。文帝在东宫，茂复为太子太傅，甚见敬礼。卒官。

国渊字子尼，乐安盖人也，师事郑玄。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既还旧土，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反问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迁太仆。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卒官。

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好读书，善击剑。初平元年，义兵起，董卓迁帝于长安。幽州牧刘虞叹曰："贼臣作乱，朝廷播荡，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备宗室遗老，不得自同于众。今欲奉使展效臣节，安得不辱命之士乎?"众议咸曰："田畴虽年少，多称其奇。"畴时年二十二矣。虞乃备礼请与相见，大悦之，遂署为从事，具其车骑。将行，畴曰："今道路阻绝，寇虏纵横，称官奉使，为众所指名。愿以私行，期于

得达而已。”虞从之。畴乃归，自选其家客与年少之勇壮慕从者二十骑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诏拜骑都尉。畴以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固辞不受。朝廷高其义。三府并辟，皆不就。得报，驰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瓒闻之大怒，购求获畴，谓曰：“妆何自哭刘虞墓，而不送章报于我也?”畴答曰：“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章报所言，于将军未美，恐非所乐闻，故不进也。且将军方举大事以求所欲，既灭无罪之君，又仇守义之臣，诚行此事，则燕、赵之士将皆蹈东海而死耳，岂忍有从将军者乎!”瓒壮其对，释不诛也。拘之军下，禁其故人莫得与通。或说瓒曰：“田畴义士，君弗能礼，而又囚之，恐失众心。”瓒乃纵遣畴。

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备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乌丸。未至，先遣使辟畴，又命田豫喻指。畴戒其门下趣治严。门人谓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笑而应之曰：“此非君所识也。”遂随使者到军，署司空户曹掾，引见谘议。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举茂才，拜为蓨令，不之官，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乎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

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陈，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军还入塞，论功行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畴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固让。太祖知其至心，许而不夺。

辽东斩送袁尚首，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畴以尝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问。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太祖赐畴车马谷帛，皆散之宗族知旧。从征荆州还，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太祖犹欲侯之。畴素与夏侯惇善，太祖语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惇就畴宿，如太祖所戒。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惇临去，乃拊畴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踌答曰：“是何言之过也!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践阼，高畴德义，赐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

王修字叔治，北海营陵人也。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以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举孝廉，修让邴原，融不听。时天下乱，遂不行。顷之，郡中有反者。修闻融有难，夜往奔融。贼初发，融谓左右曰：“能冒难来，唯王修耳!”官终而修至。复署功曹。时胶东多贼寇，复令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修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修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难，修虽休归在家，无不至。融常赖修以免。

袁谭在青州，辟修为治中从事，别驾刘献数毁短修。后献以事当死，修理之，得免。时人益以此多焉。袁绍又辟修除即墨令，后复为谭别驾。绍死，谭、尚有隙。尚攻谭，谭军败，修率吏民往救谭。谭喜曰："成吾军者，王别驾也。"谭之败，刘询起兵漯阴，诸城皆应。谭叹息曰："今举州背叛，岂孤之不德邪!"修曰："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后十余日，统果弃其妻子来赴谭，妻子为贼所杀，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谭复欲攻尚，修谏曰："兄弟还相攻击，是败亡之道也。"谭不悦，然知其忠节。后又问修："计安出?"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固将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明使君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以横行天下。"谭不听，遂与尚相攻击，请救于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谭又叛。太祖遂引军攻谭于南皮。修时运粮在乐安，闻谭急，将所领兵及诸从事数十人往赴谭。至高密，闻谭死，下马号哭曰："无君焉归?"遂诣太祖，乞收葬谭尸。太祖欲观修意，默然不应。修复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太祖嘉其义，听之。以修为督军粮，还乐安。谭之破，诸城皆服，唯管统以乐安不从命。太祖命取统首，修以统亡国之忠臣，因解其缚，使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及破南皮，阅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魏国既建，为大司农郎中令。太祖议行肉刑，修以为时未可行，太祖采其议。徙为奉常。其后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人攻掖门。修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太祖在铜爵台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相国钟繇谓修："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顷之，病卒官。子忠，官至东莱太守、散骑常侍。初，修识高柔于弱冠，异王基于幼童，终皆远至，世称其知人。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与同郡刘政俱有勇略雄气。辽东太守公孙度畏恶欲杀之，尽收捕其家，政得脱。度告诸县："敢有藏政者与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余，时东莱太史慈当归，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谓度曰："将军前日欲杀刘政，以其为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岂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将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无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资送政

家，皆得归故郡。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

后得归，太祖辟为司空掾。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征事。崔琰为东曹掾，记让曰："征事邴原、议郎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历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风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吴。原从行，卒。

是后大鸿胪巨鹿张泰、河南尹扶风庞迪以清贤称，永宁太仆东郡张阁以简质闻。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年十六丧父，中表愍其孤贫，咸共赠赈，悉辞不受，称财以送终。长八尺，美须眉。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并敬善陈仲弓。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宜。

王烈者，字彦方，于时名闻在原、宁之右。辞公孙度长史，高贾自秽。太祖命为丞相掾，征事，未至，卒于海表。

中国少安，客人皆还，唯宁晏然若将终焉。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徙华歆荐宁。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自宁之东也，度、康、恭前后所资遗，皆受而藏诸。既已西渡，尽封还之。诏以宁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明帝即位，太尉华歆逊位让宁，遂下诏曰："大中大夫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囊？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则襁负而至，斯盖应龙潜升之道，圣贤用舍之义。而黄初以来，征命屡下，每辄辞疾，拒违不至。岂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将安乐山，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圣，而考德不降，则鸣鸟弗闻。以秦穆之贤，犹思询乎黄发。况朕寡德，曷能不愿闻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宁为光禄勋。礼有大伦，君臣之道，不可废也。望必速至，称朕意焉。"又诏青州刺史曰："宁抱道怀贞，潜翳海隅，比下征书，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虽有素履幽人之贞，而失考父兹恭之义，使朕虚心引领历年，其何谓邪?徒欲怀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节以隆斯民乎!日逝月

除，时方已过，澡身浴德，将以曷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哉!’其命别驾从事郡丞掾，奉诏以礼发遣宁诣行在所，给安车、吏从、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宁称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滨孤微，罢农无伍，禄运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绪，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泽，积祀一纪，不能仰答陛下恩养之福。沈委笃疴，寝疾弥留，逋违臣隶颠倒之节，夙宵战怖，无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车司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诏书征臣，更赐安车、衣被、茵蓐，以礼发遣，光宠并臻，优命屡至，怔营竦息，悼心失图。思自陈闻，申展愚情，而明诏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郁滞，讫于今日。诚谓乾覆，思有纪极，不意灵润，弥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诏书，重赐安车、衣服，别驾从事与郡功曹以礼发遣，又特被玺书，以臣为光禄勋，躬秉劳谦，引喻周、秦，损上益下。受诏之日，精魄飞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而蒙玺封之宠，粲桡驽下，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之位，惧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不任扶舆进路以赛元责。望慕阊阖，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恩听放，无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黄初至于青龙，征命相仍，常以八月赐牛酒。诏书问青州刺史程喜：“宁为守节高乎，审老疾尪顿邪?”喜上言：“宁有族有人管贡为州吏，与宁邻比，臣常使经营消息。贡说：“宁常著？皂？帽、布襦？裤？、布裙，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任杖，不须扶持。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拜馔馈，跪拜成礼。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又居宅离水七八十步，夏时诣水中澡洒手足，窥于园圃。臣揆宁前后辞让让意，独自以生长潜逸，曹艾智哀，是以栖迟，每执谦退。此宁志行所欲必全，不为守高。”

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待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荐宁曰：“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候时而动。是以鸑鷟鸣岐，周道隆兴，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中平之际，黄巾陆梁，华夏倾荡，王纲弛顿。遂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余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养浩，韬韫儒墨，潜化傍流，畅于殊俗。

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畴谘群公，思求俊乂。故司徒华歆举宁应选，公车特征，振冀遐裔，翻然来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为光禄勋。宁疾弥留，未能进道。今宁

旧疾已瘳，行年八十，志无衰倦。环堵筚门，偃息穷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困而能通，遭难必济，经危蹈险，不易其节，金声玉色，久而弥彰。揆其终始，殆天所祚，当赞大魏，辅亮雍熙。衮职有阙，群下属望。昔高宗刻象，营求贤哲，周文启龟，以卜良佐。况宁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迟，未时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训，继成前志也。陛下践阼，纂承洪绪。圣敬日跻，超越周成。每发德音，动谘师傅。若继二祖招贤故典，宾礼俊迈，以广缉熙，济济之化，侔于前代。

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历观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俦，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诚宜束帛加璧，备礼征聘，仍授几杖，延登东序，敷陈坟素，坐而论道，上正璇玑，协和皇极，下阜群生、彝伦攸叙，必有可观，光益大化。若宁固执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参踪巢、许。斯亦圣朝同符唐、虞，优贤扬历，垂声千载。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也。”

于是特具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聘焉。会宁卒，时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后为博士。初，宁妻先率，知故劝更娶，宁曰：“每省曾子、王骏之言，意常嘉之，岂自遭之而违本心哉?”

时巨鹿张琼，字子明，颍川胡昭，字孔明，亦养志不仕。琼少游太学，学兼内外，后归乡里。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并州牧高干表除乐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门徒且数百人，迁居任县。太祖为丞相，辟，不诣。太和中，诏求隐学之士能消灾复异者，郡累上琼，发遣，老病不行，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纲纪白承前致版谒琼。毓教曰：“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此岂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青龙四年辛亥诏书：“张掖郡玄川溢涌，激彼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宅于川西，嶷然磐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事颁天下。任令于绰连赍以问琼，琼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祯祥先见而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征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瑞也。”正始元年，戴凭之鸟巢琼门阴。琼告门人曰：“夫戴鵀阳鸟，而巢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诗二篇，旬日而卒，时年一百五岁。是岁，广平太守王肃至官，教下县曰：“前在京都，闻张子明。来至问之，会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昔绛县老人屈在泥举涂，赵孟升之，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荣宠，

书到，遣吏劳问其家，显题门户，务加殊异，以慰既往，以劝将来。”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到陆浑南长乐亭，自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赖昭，咸无怵惕。天下安辑，徙宅宜阳。正始中，膘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郭彝、散骑常侍荀顗、钟毓、太仆庚嶷、弘农太守何桢等递荐昭曰：“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宜蒙征命，以励风俗。”至嘉平二年，公车特征，会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顗、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

评曰：“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盖是贡禹、两龚之匹。凉茂、国渊亦其次也。张承名行亚范，可谓能弟矣。田畴抗节，王修忠贞，足以矫俗；管宁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张臻、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故并录焉。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学未期，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籴县乏，玄罢谢诸生。琰既受遣，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归，以琴书自娱。

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琰谏曰："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俺骼埋胔，示憎怛之爱，追文王之仁。"绍以为骑都尉。后绍治兵黎阳，次于延津，琰复谦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绍不听，遂败于官渡。及绍卒，二子交争，争欲得琰。琰称疾固辞，由是获罪，幽于囹圄，赖阴夔、陈琳营救得免。

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

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琰书谏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于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罴？壮士，堕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拥徒百万，跨有河朔，无所容足也。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世子报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诲诸。"

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椽属征事。初授东曹时，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故授东曹，往践厥职。”魏国初建，拜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渭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及琰友人公孙方、宋阶早卒，琰抚其遗孤，恩若己子。其鉴识笃义，类皆如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也。少为县吏，以清公称。将避乱荆州。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遂往鲁阳。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太祖敬纳其言，转幕府功曹。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

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迁右军师。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僚会，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大理钟繇诘玠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一以宽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负于神明之意，而当致旱?案典谋，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宽则亢阳，所以为旱。玠之吐言，以为宽邪，以为急也?急当阴霖，何以反旱?成汤圣世，野无生草，周宣令主，旱魃为虐。亢旱以来，积三十年，归咎黥面，为相值不?卫人伐邢，师兴而雨，罪恶无征，何以应天?玠讥谤之言，流于下民，不悦之声，上闻圣听。玠之吐言，势不独语，时见黥面，凡为几人?黥面奴婢，所识知邪?何缘得见，对之叹言?时以语谁?见答云何?以何日月?于何处所?事已发露，不得隐欺，具以状对。"玠曰："臣闻萧生缢死，困于石显；贾子放外，谗在绛、灌；白起赐剑于杜邮；晁错致诛于东市；伍员绝命于吴都：斯数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后。臣垂龆执简，累勤取官，职在机近，人事所窜。属臣以私，无势不绝，语臣以冤，无细不理。人情淫利，为法所禁，法禁于利，势能害之。青蝇横生，为臣作谤，谤臣之人，势不在他。昔王叔、陈生争正王廷，宣子平理，命举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书之。臣不言此，无有时、人。说臣此言，必有征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对。若臣以曲闻，即刑之日，方之安驷之赠；赐剑之来，比之重赏之惠。谨以状对。"时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太祖赐棺器钱帛，拜子机郎中。

徐奕字季才，东莞人也。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辟为掾属，从西征马超。超破，军还。时关中新

服，未甚安，留奕为丞相长史，镇抚西京，西京称其威信。转为雍州刺史、复还为东曹属。丁仪等见宠于时，并害之，而奕终不为动。出为魏郡太守。太祖征孙权，徙为留府长史，谓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过也，然微太严。昔西门豹佩韦以自缓，夫能以柔弱制刚强者，望之于君也。今使君统留事，孤无复还顾之忧也。"魏国既建，为尚书，复典选举，迁尚书令。

太祖征汉中，魏讽等谋反，中尉杨俊左迁。太祖叹曰："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桓阶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与!"在职数月，疾笃乞退，拜谏议大夫，卒。

何夔字叔龙，陈郡阳夏人也。曾祖父熙，汉安帝时官至车骑将军。夔幼丧父，与母兄居，以孝友称。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避乱淮南。后袁术至寿春，辟之，夔不应，然遂为术所留。久之，术与桥蕤惧攻围蕲阳，蕲阳为太祖固守。术以夔彼郡人。欲胁令说蕲阳。夔谓术谋臣李业曰："昔柳下惠闻伐国之谋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斯言何为至于我哉'!遂遁匿灊山。术知夔终不为己用，乃止。术从兄山阳太守遗母，夔从姑也，是以虽恨夔而不加害。

建安二年，夔将还乡里，度术必急追，乃问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顷之，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时有传袁术军乱者，太祖问夔曰："君以为信不?"夔对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主，亲戚叛之，而况于左右乎!以夔观之，其乱必矣。"太祖曰："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乱，不亦宜乎!"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不辱，是以终不见及。出为城父令。迁长广太守。郡滨山海，黄巾未平，豪杰多背叛，衰谭就加以官位。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议者欲举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乐乱也，习于乱，不能自还，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灭，必并力战。攻之既未易拔，虽胜，必伤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烦兵而定。"乃遣郡丞黄珍在，为陈成败，承等皆请服。夔遣吏成弘领校尉，长广县丞等郊迎奉牛酒，诣郡。牟平贼从钱，众亦数千，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东牟人王营，众三千余家，胁昌阳县为乱。夔遣吏王钦等，授以计略，使离散之。旬月皆平定。

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

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太祖从其言。征还，参丞相军事。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长广有威信，拜乐安太守。到官数月，诸城悉平。

人为丞相东曹掾。夔言于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太祖称善。魏国既建，拜尚书仆射。文帝为太子，以凉茂为太傅，夔为少傅；特命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见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礼焉；他日无会仪。夔迁太仆，太子欲与辞，宿戒供，夔无往意；乃与书请之，夔以国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文帝践阼，封成阳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屡乞逊位。诏报曰：“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今君疾虽未瘳，神明听之矣。君其即安，以顺朕意。”薨，谥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为司徒。

刑顒、字子昂，河间鄚人也。举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适右北平，从田畴游。积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刑顒，民之先觉也。”乃见太祖，求为乡导以克柳城。

太祖辟顒为冀州从事，时人称之曰：“德行堂堂刑子昂。”除广宗长，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太祖曰：“顒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勿问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劝民农桑，风化大行。人为丞相门下督，迁左冯翊，病，去官。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刑顒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刑顒，北王之彦，少秉高

节，玄静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后参丞相军事，转东曹掾。初，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丁仪等并赞冀其美。太祖问颙，颙对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太子识其意，后遂以为太子少傅，迁太傅。文帝践阼，为侍中尚书仆射，赐爵关内侯，出为司隶校尉，徙太常。黄四年薨，子友嗣。

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也，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宣后嗣有从上党能泰山者，遂家焉。勋父信，灵帝时为骑都尉，大将军何进遣东募兵。后为济北相，协规太祖，身以遇害。语在《董卓传》、《武帝纪》。建安十七年，太祖追录信功，表封勋兄邵新都亭侯。辟勋丞相掾。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勋为中庶子。徙黄门侍郎，出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会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勋宫。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勋以驸马都尉兼侍中。

文帝受禅，勋每陈“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休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现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因奏：“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昔梁丘据取媚于遄台，晔之谓也。请有司议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

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严惮，罔不肃然。六年秋，帝欲征吴，群臣大议，勋面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履，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

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帝益忿之，左迁勋为治书执法。

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后二旬，文帝亦崩，莫不为勋叹恨。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少为书生，避乱荆州，于鲁阳山遇贼，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条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迁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

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拆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历甘陵、沛、阳平太守，所在有绩。黄初中，人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会内官欲以事托芝，不敢发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犹惮芝，不为通。芝为教与群下曰：“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于上，吏祸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于是下吏莫不

自励。门下循行尝疑门干盗簪，干辞不符，曹执为狱。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难分者，自非离娄，鲜能不惑。就其实然，循行何忍重借一簪轻伤同类乎!其寝勿问。”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顷之，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而上疏曰：“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帝手报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间，直道而行。会诸王来朝，与京都人交通，坐免。

后为大司农。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人。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熯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明帝从之。

每上官有所召问，常先见掾史，为断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状，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卒于官，家无余财，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芝。

芝亡，子岐嗣，从河南丞转廷尉正，迁陈留相。梁郡有系囚，多所连及，数岁不决。诏书徙狱于岐属县，县请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数十，既巧诈难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见。岂当复久处囹圄邪!”及囚至，诘之，皆莫敢匿诈，一朝决竟，遂超为廷尉。是时大将军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为之辅翼。南阳圭泰尝以言进指，考系廷尉。飏讯狱，将致泰重刑。岐数飏曰：“夫枢机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辅化成

德，齐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论无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飏于是惭怒而退。岐终恐久获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期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评曰：“徐奕、何夔、刑颙贵尚峻厉，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马芝忠亮不倾，庶乎不吐刚茹柔。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借哉!《大雅》贵“既明且哲”，《虞书》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畴克备诸!

钟繇华歆王朗传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举孝廉，除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数听荀彧之称繇，又闻其说傕、祀，益虚心。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备遣子人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其后匈奴单于作乱平阳，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张既说马腾会击援，腾遣子超将精兵逆之。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斩援，降单干。语在《既传》。其后河东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及高干等并为寇，繇又率诸将讨破之。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数年，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

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干八百户，迁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初，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繇以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及文帝临飨群臣，诏谓“大理欲夏肉刑，此诚圣王之法。公卿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人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苦诚行之，斯民永济。”书奏，诏曰：“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司徒王朗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仇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则易钛钻骇耳之声。”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临吊，谥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孙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贵庙胜，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车驾宜镇守中土，以为四方威势之援。今

大军西征，虽有百倍之威，于关中之费，所损非一。且盛暑行师，诗人所重，实非至尊动轫之时也。”迁黄门待郎。时大兴洛阳宫室，车驾便幸许昌，天下当朝正许昌。许昌偪狭，于城南以毡为殿，备设鱼龙曼延，民罢劳役。毓谏，以为“水旱不时，帑藏空虚，凡此之类，可须丰年。”又上“宜复关内开荒地，使民肆力于农。”事遂施行。正始中，为散骑（侍郎）[常侍]。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于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后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爽既诛，入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

正元中，毋丘俭、文钦反，毓持节至扬、豫州班行赦令，告渝士民，还为尚书。诸葛诞反，大将军司马文王议自诣寿春讨涎。会吴大将孙壹率众降，或以为“吴新有衅，必不能复出军。东兵已多，可须后问。”毓以为“夫论事料放，当以己度人。今诞举淮南之地以与吴国，孙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过三百。吴之所失，盖为无几。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之内转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将军曰：“善。”遂将毓行。淮南既平，为青州刺史，加后将军，迁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转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惠侯。子骏嗣。毓弟会，自有传。

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高唐为齐名都，衣冠无不游行市里。歆为吏，休沐出府，则归家阖门。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见过歆。时王芬与豪杰谋废灵帝。语在《武纪》。芬阴呼歆、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拱从歆言而止。后芬果败，洪乃服，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征河南郑泰、颍川荀攸及歆等。歆到，为尚书郎。董卓迁天于长安，歆求出为下（圭阝）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时袁术在穰，留歆。歆说术使进军讨卓，术不能用。歆欲弃去，会天子使太傅马日（石单）安集关东，日（石单）辟歆为掾。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末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

也。”权悦，乃遣歆。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歆皆无所拒，密各题识，至临去，悉聚诸物，谓诸宾客曰：“本无拒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愿宾客为之计。”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

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太祖征孙权，表歆为军师。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践阼，改为司徒。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叹息，下诏曰：“司徒，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黄初中，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歆举管宁，帝以安车征之。明帝即位，进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转拜太尉。歆称病乞退，让位于宁。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屡以疾辞位。夫量主择君，不居其朝，委荣弃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顾以为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徇节，常人为之，不望之于君。君其力疾就会，以惠予一人。将立席几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又诏袭：“须歆必起，乃还。”歆不得已，乃起。

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士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太和五年，歆薨，谥曰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封歆弟缉列侯。表，威熙中为尚书。

王郎字景兴，东海郡人也。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师太尉杨赐。赐薨，弃官行服。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郎为廉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郎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郎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治。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诘让而不害。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

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初建，以军祭多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钟繇明察当法，惧以治狱见

称。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劝育民省刑曰："兵起已来三十余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莫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狗吠，达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戍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囊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著祥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餧饿之俘；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

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时帝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同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师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

初，建安末，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诏议："当兴师与吴

并取蜀不”?朗议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光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帝纳其计。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朗荐光禄大夫杨彪，且称疾，让位于彪。帝乃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诏口：“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朗乃起。

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馈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权有遣子之盲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独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谈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是时，帝以成军遂行，权子不至，车驾临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邺省文昭皇后陵，见百姓或有不足。是时方营修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厥猥闶，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祟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修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作，未

之有也。”转为司徒。

时屡失皇子，而后宫就馆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广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鲜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树圣德，无以相过，比其子孙之祚，则不相如。盖生育有早晚，所产有众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圣，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时矣，而子发未举于椒兰之奥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众室。以成王为喻，虽未为晚，取譬伯邑，则不为夙。《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至于秦汉之末，或以千百为数矣。”然虽弥猥，而就时于吉馆者或甚鲜，明‘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也。老臣（忄娄）（忄娄），顾国家同祚于轩辕之五五，而未及同文之二五，用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缦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帝报曰：“夫忠至者辞骂，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朕继嗣未立，以为君忧，钦纳至言，思闻良规。”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子肃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

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黄初中，为散骑黄门待郎。太和三年，拜散骑常侍。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疑？，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圣上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罢。又上疏：“宜遵旧礼，为大臣发哀，荐果宗庙。”事皆施行。又上疏陈政本曰：“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能之与否，简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后惟龙为纳言，犹今尚书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详。《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则备矣，五日视朝，公卿大夫并进，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记》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

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及汉之初，依拟前代，公卿皆亲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书五人。自是陵迟，朝礼遂阙。可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废礼复兴，光宣圣绪，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

青龙中，山阳公薨，汉主也。肃上疏曰：“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明帝不从，使称帝，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

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率。肃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蓄积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余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安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汗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延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

帝尝问曰：“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帝者，谛也。是帝欲不谛’。当何得不死?”肃对曰：“但为言失逆顺之节。原其本意，皆欲尽心，念存补国。且帝者之威，过于雷霆，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故臣以为杀之未必为是也。”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正始元年，出为广平太守。公事征还，拜仪郎。顷之，为待中，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坐宗庙事免。后为光禄勋。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徙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

明年春，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景王谓肃曰：“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安国宁主，其术焉在?”肃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士崩之势矣。”景王从之，遂破俭，钦。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薨，门生缑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子恽嗣。恽薨，无子，国绝。景元四年，封肃子恂为兰陵侯。咸熙中，开建五等，以肃著勋前朝，改封恂为丞子。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著书十余篇。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评曰："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

程郭董刘蒋刘传

程昱宇仲德，东郡东阿人也。长八尺三寸，美须髯。黄巾起，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县令逾城走，吏民负老幼东奔渠丘山。昱使人侦视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谓县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势可知。此不过欲虏掠财物，非有坚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还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谷米，今若还求令，共坚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为然。吏民不肯从，曰："贼在西，但有东耳。"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于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大呼言"贼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随之，求得县令，遂共城守。度等来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开城门急击之，度等破走。东阿由此得全。

初平中，兖州刺史刘岱辟昱，昱不应。是时，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后绍与瓒有隙。瓒击破绍军，乃遣使语岱，令遣绍妻子，使与绍绝。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岱议连日不决，别驾王彧白岱："程昱有谋，能断大事。"岱乃召见昱，问计。昱曰："若弃绍近援而求瓒远助，此假人于越以救溺子之说也。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今虽坏绍军，然终为绍所禽。夫趣一朝之权而不虑远计，将军终败。"岱从之。范方将其骑归，未至，瓒大为绍所破。岱表昱为骑都尉，昱辞以疾。

刘岱为黄巾所杀。太祖临兖州，辟昱。昱将行，其乡人谓曰："何前后之相背也!"昱笑而不应。太祖与语，说之，以昱守寿张令。太祖征徐州，使昱与荀彧留守鄄城。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布军降者，言陈宫欲自将兵取东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谓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临之，非有以深结其心，三城必动。君，民之望也，归而说之，殆可!"昱乃归，过范，说其令勒允曰："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孰与违忠从恶而母于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时氾嶷已在县，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

归勒兵守。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阿令枣祗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又兖州从事薛悌与昱协谋，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乃表昱为东平相，屯范。

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数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时昱使适还，引见，因言曰："窃闻将军欲遣家，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

天子都许，以昱为尚书。兖州尚未安集，复以昱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刘备失徐州，来归太祖。昱说太祖杀备，太祖不听。语在《武纪》。后又遣备至徐州要击袁术，昱与郭嘉说太祖曰："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太祖悔，追之不及。会术病死，备至徐州，遂杀车胄，举兵背太祖。顷之，昱迁振威将军。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衰谭、袁尚。谭、尚破走，拜昱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是后中夏渐平，太祖抚昱背曰："兖州之败，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会，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归兵，阖门不出。

昱性刚戾，与人多迕。人有告昱谋反，太祖赐待益厚。魏国既建，为卫尉，与中尉邢贞争威仪，免。文帝践阼，复为卫尉，进封安乡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分封少于延及孙晓列侯。方欲以为公，会薨，帝为流涕，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侯。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

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周礼》云：‘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春秋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临贤，贱不得临贵。于是并建圣哲，树之风声。明试以功，九载考绩。各修厥业，思不出位。故栾书欲拯晋候，其子不听；死人横于街路，邴吉不问。上不责非职之功，下不务分外之赏，吏无兼统之势，民无二事之役，斯诚为国要道，治乱所由也。远览典志，近观奏汉，虽官名改易，职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显分明例，其致一也。初无校事之官干与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诃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既非《周礼》设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义也。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昔桑弘羊为汉求利，卜式以为独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于是遂罢校事官。晓迁汝南太守，年四十余薨。

郭嘉宇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语在《荀攸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宫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惧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大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难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天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曰贞侯。子奕嗣。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为太子文学，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猎嗣。

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举孝廉，除瘿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绍逆公孙瓒于界桥，巨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

欲属瓒。绍闻之，使昭领巨鹿。问："御以何术?"对曰："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欲诱致其心，唱与同议，及得其情，乃当权以制之耳。计在临时，未可得言。"财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谋主，惊动吏民。昭至郡，伪作绍檄告郡云："得贼罗候安平张吉辞，当攻巨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贾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昭弟访，在张邈军中。邈与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昭。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因杨上还印绶，拜骑都尉。时太祖领兖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直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太祖上事，表荐太祖。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天子在安邑，昭从河内往，诏拜议郎。

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昭以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冀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昭迁符节令。

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又闻书命申束，足以见信。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

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诣奉。徙大驾至许。奉由是失望，与韩暹等到定陵钞暴。太祖不应，密往攻其梁营，降诛即定。奉、暹失众，东降袁术。三年，昭迁河南尹。时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城守待绍救。太祖令昭单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以昭为冀州牧。

太祖令刘备拒袁术，昭曰：“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太祖曰：“吾已许之矣。”备到下邳，杀徐州刺史车胄，反。太祖自征备，徙昭为徐州牧。袁绍遣将颜良攻东郡，又徙昭为魏郡太守，从讨良。良死后，进围邺城。袁绍同族春卿为魏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长在扬州，太祖遣人迎之。昭书与春卿曰：“盖闻孝者不背亲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乱以？徽？幸，智者不诡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难，南游百越，非疏骨肉，乐被吴会，智者深识，独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离群寡俦，故特遣使江东，或迎或送，今将至矣。就令足下处偏平之地，依德义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为乔桥之偶，以义言之，犹宜背被向此，舍民趣父也。旦邾仪父始与隐公盟，鲁人嘉之，而不书爵。然则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义也。况足下今日之所托者乃危乱之国，所受者乃矫诬之命乎?苟不逞之与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职，难可以言忠。忠孝并替，难以言智。又足下昔日为曹公所礼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王室，怀邪禄而叛知己，远福禄而近危亡，弃明义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节，奉帝养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坠，荣名彰矣。宜深留计，早决良图。”邺既定，以昭为谏议大夫。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转拜司空军祭酒。

后昭建议：“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宣稍建立，以自藩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

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

有备。”太祖诘群臣，群臣咸言宜当密之。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

文帝即王位，拜昭将作大匠。及践阼，迁大鸿胪，进封右乡候。二年，分邑百户，赐昭弟访爵关内候，徙昭为侍中。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度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侥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进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

大驾幸宛，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时江水浅狭，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多以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过人，而用兵畏敌，不敢轻之若此也。夫兵好进恶退，常然之数。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臣私戚之，忘寝与食，而议者怡然不以为忧，岂不惑哉!加江水向长，一旦暴增，何以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奈何乘危，不以为惧?事将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诏尚等促出。贼两头并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时得泄，将军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军出旬日，江水暴长。帝曰：“君论此事，何其审也！正使张、陈当之，何以复加。”五年，徙封成都乡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禄大夫、给事中。从大驾东征，七年还，拜太仆。明帝即位，进爵乐平侯，邑千户，转卫尉。分邑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

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台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昭年八十一薨，谥曰定侯。子胄嗣。胄历位郡守、九卿。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惠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父普，母修，产涣及晔。涣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涣、晔以“普之侍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惊，白普。普怒，遣人迫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杨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纳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蹶，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擒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溪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策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岂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仓曹掾。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

黄初元年，以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朝臣皆贺，独晔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杨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

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即位，进爵东亭侯，邑三百户。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修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晔议曰：“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已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于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尚书卫臻与晔议同，事遂施行。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

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间，为大鸿胪，在位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薨。谥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郡计吏、州别驾。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张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谯，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抄。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露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

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大军南征还，以温恢为扬州刺史，济为别驾。令曰：“季子为臣，吴宜有君。今君还州，吾无忧矣。”民有诬告济为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前令与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关羽围樊、襄阳。太祖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西袭公安、江陵。羽遂见擒。

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及践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未为后也。”挤上《万机论》，帝善之。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所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于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诏。黄初三年，与大司马曹仁征吴，济别袭羡溪。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败。仁薨，复以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顷之，征为尚书。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人淮中。帝还洛阳，谓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池中，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又每得所陈，实入吾意。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大司马曹休帅军向皖，济表以为“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军至皖，吴出兵安陆，济又上疏曰：“今贼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图东，宜急诏诸军往救之。”会休军已败，尽弃器仗辎重退还。吴欲塞夹口，遇救兵至，是以官军得不没。迁为中护军。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济上疏曰：“大臣

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有此端，因当内设自完，以此众语，私招所交，为之内援。若此，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岂近习而已哉!然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适己明，当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机败官之弊。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诏曰：“夫骨鲠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济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军国大事，现有奏议，忠诚奋发，吾甚壮之。”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曰：“陛下方当恢崇前绪，光济遗业，诚未得高枕而治也。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宗庙宫室，百事草创，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劾之民，傥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夫欲大兴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不攻不灭，不事即侵，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又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形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诏曰：“微护军，吾弗闻斯言也。”

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济以为舜本姓妫，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诘隆。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

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随太傅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济上疏曰：“臣忝宠上司，而爽敢苞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诚恐冒赏之渐自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固辞，不许。是岁薨，谥曰景侯。子秀嗣。秀薨，子凯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济著勋前朝，改封凯为下蔡子。

刘放，字子弃，涿郡人。汉广阳顺王子西乡侯宏后也。历郡纲纪，举孝廉。遭世大乱，时渔阳王松据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说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强，守则淮南冰消，战则官渡大败；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势以见。速至者渐福，后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终日驰骛之时也。昔黥布弃南面之尊，仗剑归汉，诚识废兴之理，审去就之分也。将军宜投身委命，厚自结纳。”松然之。会太祖讨衰潭于南皮，以书招松，松举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为松答太祖书，其文甚丽。太祖既善之，又闻其说，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与松俱至。太祖大悦，谓放曰：“昔班彪依窦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参司空军事，历主簿记室，出为郃阳、诩、赞令。

魏国既建，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先是，资亦历县令，参丞相军事。文帝即位，放、资转为左右丞。数月，放徙为令。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各加给事中；放赐爵关内侯，资为关中侯，遂掌机密。三年，放进爵魏寿亭侯，资关内侯。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同加散骑常侍；进放爵西乡侯，资乐阳亭侯。太和末，吴遣将周贺浮海诣辽东，招诱公孙渊。帝欲邀讨之，朝议多以为不可。惟资决行策，果大破之。近爵左乡侯。放善为书檄，三祖诏命有所招喻，多放所为。青龙初，孙权与诸葛亮连和，欲惧出为寇。边候得权书，放乃改易其辞，往往换其本文而傅合之，与征东将军满宠，若欲归化，封以示亮。亮腾与吴大将步止骘等，骘等以见权。权惧亮自疑，深自解说。是岁，俱加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二年，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近爵，封本县，放方城侯，资中都侯。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夏侯献、武卫将军

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惧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齐王即位，以放、资决定大谋，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资千户；封爱子一人亭侯，次子骑都尉，余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禄大夫，资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仪同三司。六年，放转骠骑，资卫将军，领监、令如故。七年，复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逊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曹爽诛后，复以资为侍中，领中书令。嘉平二年，放薨，谥曰敬侯。子正嗣。资复逊位归第，就拜骠骑将军，转侍中，特进如故。三年薨，谥曰贞侯。子宏嗣。

放才计优资，丽自修不如也。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获讥于世。然时因群臣谰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导谀言云。及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放、资著勋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离石子。

评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刘放文翰，孙资勤慎，并管喉舌，权闻当时，雅亮非体。是故讥谀之声，每过其实矣。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也。避乱扬州，建安初，说袁术将戚寄、秦翊，使率众与俱诣太祖。太祖悦之，司徒辟为掾。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数众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芍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商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扬州士民益追思之，以为虽董安于之守晋阳，不能过也。及陂塘之利，至今为用。

馥子靖，黄初中从黄门侍郎迁庐江太守，诏曰："卿父昔为彼州，今卿复据此郡，可谓克负荷者也。"转在河内，迁尚书，赐爵关内侯，出为河南尹。散骑常侍应璩书与靖曰："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廪振之实。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有馥遗风。母丧去官，后为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邑三百户。上疏陈儒训之本曰："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直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靖以"经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迫赠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谥曰景

侯。子熙嗣。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后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险，欲徙居温。朗谓邵曰："唇齿之喻，岂唯虞、虢，温与野王即是也；今年去彼而居此，是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国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带山之县必骇，是摇动民之心而开奸宄之原也，切为郡内忧之。"邵不从。边山之民果乱，内徙，或为寇抄。

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卓因留洛阳。朗父防为治书御史，当徙西，以四方云扰，乃遣朗将家属还本县。或有告朗欲逃亡者，执以诣卓，卓谓朗曰："卿与吾亡儿同岁，几大相负!"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阳九之会，清除群秽，广举贤士，此诚虚心垂虑，将兴至治也。威德以隆，功业以著，而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此朗之所以于邑也。愿明公监观往事，少加三思，即荣名并于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到谓父老曰："董卓悖逆，为天下所仇，此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也。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于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黎阳。黎阳有营兵，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惧与朗往焉。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其见爱如此，迁元城令，人为丞相主簿。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

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迁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雅好人伦典籍，乡人李觊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后觊等败，时人服焉。钟繇、王粲著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朗以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遣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州人追思之。明帝即位，封朗子遗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又以子望继朗后。遗薨，望子洪嗣。

初，朗所与俱徙赵咨。官至太常，为世好士。

梁习字子虞，陈郡柘人也，为郡纲纪。太祖为司空，辟召为漳长，累转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还为西曹令史，迁为属。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计分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语在《常林传》。太祖嘉之，赐爵关内侯，更拜为真。长者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又使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政治常为天下最。太和二年，征拜大司农。习在州二十余年，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明帝异之，礼赐甚厚。四年，薨，子施嗣。

初，济阴王思与习俱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极大怒，教召主者，将加重辟。时思近出，习代往对，已被收执矣，思乃驰还，自陈己罪，罪应受死。太祖叹习之不言，思之识分，曰："何意吾军中有二义士乎?"后同时擢为刺史，思领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无大体，官至九卿，封列侯。

张既字德容，冯翊高陵人也。年十六，为郡小吏。后历右职，举孝廉，不行。太祖为司空，辟，未至，举茂才，除新丰令，治为三辅第

一。袁尚拒太祖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及匈奴单于取平阳，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司隶校尉钟繇遣既说将军马腾等，既为言利害，腾等从之。腾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击干、援，大破之，斩援首。干及单于皆降。其后干复举并州反。河内张晟众万余人无所属，寇崤、渑间，河东卫固、弘农张琰各起兵以应之。太祖以既为议郎，参繇军事，使西征诺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琰、固首，干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将征荆州，而腾等分据关中。太祖复遣既喻腾等，令释部曲求还。腾己许之而更犹豫，既恐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太祖表腾为卫尉，子超为将军，统其众。后超反，既从太祖破超于华阴，西定关右。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认征张鲁，别从散关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辩，又与夏侯渊讨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太祖为质，求助。太祖问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刺虎，坐收其毙也。"大祖曰："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祕又杀鸾。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既进兵为获羌校尉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既进爵都乡侯。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帝忧之，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邹岐，以既代之。诏曰："昔贾复请击郾贼，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向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时。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既至金城，欲渡河，诸将守以为"兵少道险，未可深入。"既曰："道虽险，非井陉之隘，夷狄乌合，无左车之计，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贼七千余骑逆拒军于鹑阴口，既扬声军由鹑阴，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既已据武威，曜乃至，儒等犹未达。既劳赐将士，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气锐，难与争锋。"既曰："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

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抄。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遂前军显美。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率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诏曰：“卿逾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逾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徙封西乡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户。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书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光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冀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抄击，重其赏募，所虏获皆以界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渝诸羌，为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十余年，政惠著闻，其所礼辟扶风庞延、天水杨阜、安定胡遵、酒泉宠淯、敦煌张恭、周生烈等，终皆有名位。黄初四年薨。诏曰：“昔荀桓子立勋翟土，晋侯赏以干室之邑；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蓄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朕甚愍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明帝即位，追谥曰肃候。子缉嗣。

缉以中书郎稍迁东莞太守。嘉平中，女为皇后，征拜光禄大夫，位特近，封妻向为安城乡君。缉与中书李丰同谋，诛。语在《夏侯玄传》。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丧还回乡里，内足于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朝尽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举孝廉，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所在见称。人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亲近，顾以为不如此州事大。故《书》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时济见为丹杨太守，乃遣济还州。又语张辽、乐进等曰：“扬州刺史晓达军事，动静与共咨议。”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斐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

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近，必将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文帝践阼，以恢为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数年，迁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道病卒，时年四十五。诏曰：“恢有柱石之质，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其愍之！”赐恢子生爵关内侯。生早卒，爵绝。恢卒后，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

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也。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妆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初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初，逵过皮氏，曰：“争地先据者胜。”及围急，知不免，乃使人间行送印绶归郡，且曰：“急据皮氏。”援既并绛众，将进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从逵言，故得无败。

后举茂才，除渑池令。高干之反，张琰兵以应之。逵不知其谋，往见琰。闻变起，欲还，恐见执，乃为琰画计，如与同谋者，琰信之。时县寄治蠡城，城堑不固，逵从琰求兵修城。诸欲为乱者皆不隐其谋，故建得尽诛之。遂修城拒琰。琰败，适以丧祖父去官，司徒辟为掾，以仪郎参司隶军事。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为丞相主簿。太祖征刘备，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道逢水衡，载囚人数十车，逵以军事急，辄竟重者一人，皆放其余。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生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

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月

余，迁魏郡太守。大军出征，复为丞相主簿祭酒。逵尝坐人为罪，王曰："叔向犹十世有之，况逵功德亲在其身乎?"从至黎阳，津渡者乱行，逵斩之，乃整。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吏。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兵曹从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爵关内侯。

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守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黄初中，与诸将并征吴，破吕范于洞浦，进封阳里亭侯，加建威将军。

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时孙权在东关，当豫州南，去江四百余里。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国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时州军在项，汝南、弋阳诸郡，守境而已。权无北方之虞，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逵以为宜开直道临江，若权自守，则二方无救；若二方无救，则东关可取。乃移屯潦口，陈攻取之计，帝善之。

吴将张婴、王崇率众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逵至五将山，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座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虽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刚，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

会病笃。谓左右曰："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丧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词。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神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途存有忠勋，没而见思，

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充，咸熙中为中护军。

评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见述于后也。

任苏杜郑仓传

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抄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氐，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抄，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乃

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察。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常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子怡嗣。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县囚系数百人，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举孝廉，除汉中府丞。会天下乱下，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近之太祖，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或谓畿曰："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

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郧津度。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群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訾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资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人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从离矣。会白骑攻东垣，高干入濩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缔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免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肠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肃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旦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

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子恕嗣。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恃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帮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遭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时又大仪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钧，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

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

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益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昭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之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东太守，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吏，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薊，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至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本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

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

时梁兴等略吏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硊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余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人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索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

仓慈宇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敦煌大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

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庾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纶治体，盖有可观焉。

张乐于张徐传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有战功，迁裨将军。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豨于东海，数月粮尽，仪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太祖遣豨还，责辽曰："此非大将法也。"辽谢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辽奉圣旨，豨必不敢害故也。"从讨袁谭、袁尚于黎阳，有功，行中坚将军。从攻尚于邺，尚坚守不下。太祖还许，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复从攻邺，邺破，辽别徇赵国、常山，招降缘山诸贼及黑山孙轻等。从攻袁谭，谭破，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复别击荆州，定江夏诸县，还屯临颍，封都亭侯。从征袁尚于柳城，率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

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牛盖等讨兰。成伪降禁，禁还。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狭，步径裁通，兰等壁其上。辽欲进，诸将曰："兵少道险，难用深入。"辽曰："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太祖论诸将功，曰："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增邑，假节。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

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关羽围曹仁于樊，会权称藩，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辽与太祖会摩陂。辽军至，太祖乘辇出劳之，还屯陈郡。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分封兄汛及一子列侯。孙权复叛，遣辽还屯台肥，进辽爵都乡侯。给辽母舆车，及兵马送辽家诣屯，敕辽母至，导从出迎。所督诸军将吏皆罗拜道侧，观者荣之。文帝践阼，封晋阳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十六百户。黄初二年，辽朝洛阳宫，文帝引辽会建始殿，亲问破吴意状。帝叹息顾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以辽所从破吴军应募步卒，皆为虎贲。孙权复称藩。辽还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疾未瘳，帝迎辽就行在所，车驾亲临，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还屯。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帝为流涕，谥曰刚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虎为偏将军，薨。子统嗣。

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人也。容貌短小，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遣还本郡募兵，得千余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陈都尉。从击吕布于濮阳，张超于雍丘，桥蕤于苦，皆先登有功，封广昌亭侯。从征张绣于安众，围吕布于下邳，破别将，击眭固于射犬，攻刘备于沛，皆破之，拜讨寇校尉。渡河攻获嘉，还，从击袁绍于官渡，力战，斩绍将淳于琼。从击谭、尚于黎阳，斩其大将严敬，行游击将军。别击黄巾，破之，定乐安郡。从围邺，邺定，从击袁谭于南皮，先登，入谭东门。谭

败，别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汉帝，称进及于禁、张辽曰：“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桴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于是禁为虎威；进，折冲；辽，汤寇将军。

进别征高干，从北道入上党，回出其后。干等还守壶关，连战斩首。干坚守未下，会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荆州未服，遣屯阳翟。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县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施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后从征孙权，假进节。太祖还，留进与张辽、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进数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进迁右将军。建安二十三年薨，谥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风，官至扬州刺史。诸葛诞反，掩袭杀綝，诏悼惜之，追赠卫尉，谥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则，泰山巨平人也。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禁附从焉。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太祖召见与语，拜军司马，使将兵诣徐州，攻广戚，拔之，拜陷陈都尉。从讨吕布于濮阳，别破布二营于城南，又别将破高雅于须昌。从攻寿张、定陶、离狐，围张超于雍丘，皆拔之。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袭太祖营，禁帅麾下击破之，斩（辟）邵等，尽降其众。迁平虏校尉。从围桥蕤于苦，斩蕤等四将。从至宛，降张绣。绣复叛，太祖与战不利，军败，还舞阴。是时军乱，各间行求太祖，禁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虏追稍缓，禁徐整行队，鸣鼓而还。未至太祖所，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禁问其故，曰：“为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禁怒，令其众曰：“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数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诣太祖自诉。禁既至，先立营垒，不时谒太祖。或谓禁：“青州兵已诉君矣，宜促诣公辨之。”禁曰：“今贼在后，追至无时，不先为备，何以待敌?且公聪明，谮诉何缘！”徐凿堑安营讫，乃入谒，具陈其状。太祖悦，谓禁曰：“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于是录禁前后功，封益寿亭侯。复从攻张绣于穰，禽吕布于下邳，别与史涣、曹仁攻眭固于射犬，破斩之。

太祖初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太祖壮之，乃选步骑二千人，使禁将，守延津以拒绍，太祖引军还官渡。刘备以徐州叛，太沮东

征之。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绍别营于杜氏津，破之。迁裨将军，后从还官渡。太祖与绍连营，起土山相对。绍射营中，士卒多死伤，军中惧。禁督守土山，力战，气益奋。绍破，迁偏将军。冀州平。昌豨复叛，遣禁征之。禁急近攻豨；豨与禁有旧，诣禁降。诸将皆以为豨已降，当送诣太祖，禁曰："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自临与豨决，陨涕而斩之。是时太祖军淳于，闻而叹曰："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耶!"益重禁。东海平，拜禁虎威将军。后与臧霸等攻梅成，张辽、张郃等讨陈兰。禁到，成举众三千余人降。既降复叛，其众奔兰。辽等与兰相持，军食少，禁运粮前后相属，辽遂斩兰、成。增邑二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而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太祖常恨朱灵，欲夺其营。以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乃以灵为禁部下督，众皆震服，其见惮如此。迁左将军，假节钺，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太祖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会孙权禽羽，获其众，禁复在吴。文帝践阼，权称潘，遣禁还。帝引见禁，须发皓白，形容憔瘁，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子圭嗣封益寿亭侯。谥禁曰厉侯。

张郃字俊乂，河间鄚人也。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绍以郃为校尉，使拒公孙瓒。瓒破，郃功多，辽宁国中郎将。太祖与袁相距于官渡，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

太祖。

太祖得郃甚喜，谓曰："昔子胥不早寐，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拜郃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以众，从攻邺，拔之。又从击袁谭于渤海，别将军围雍奴，大破之。从讨柳城，与张辽俱为军锋，以功迁平狄将军。别征东莱，讨管承，又与张辽讨陈兰、梅成等，破之。从破马超、韩遂于渭南。围安定，降杨秋。与夏侯渊讨鄜贼梁兴及武都氐。又破马超，平宁建。太祖征张鲁，先遣郃督诸军讨兴和氐王窦茂。太祖从散关入汉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至阳平，鲁降，太祖还，留郃与夏侯渊等守汉中，拒刘备。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近军容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拜汤寇将军。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郃还阳平。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郃出，勒兵安陈，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太祖在长安，遣使假郃节。太祖遂自至汉中，刘备保高山不敢战。太祖乃引出汉中诸军，郃还屯陈仓。

文帝即王位，以郃为左将军，进爵都乡侯。及践阼，进封鄚侯。诏郃部与曹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真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郃皆破平之。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力虎）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诸葛亮复出，急攻陈仓，帝驿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因问郃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诏郃部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

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经明修行，诏曰："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耀湛为博士。"

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谥曰壮侯。子雄嗣。郃前后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赐小子爵关内侯。

徐晃字公明，河东杨人也。为郡吏，从车骑将军杨奉讨贼有功，拜骑都尉。李傕、郭汜之乱长安也，晃说奉令与天子还洛阳，奉从其计。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阳，韩暹、董承日争斗，晃说奉令归太祖；奉欲从之，后悔。太祖讨奉于梁，晃遂归太祖。太祖授晃兵，使击卷、原武贼，破之，拜裨将军。从征吕布，别降布将赵庶、李邹等。与史涣斩眭固于河内。从破刘备，又从破颜良，拔白马，进至延津，破文丑，拜偏将军。与曹洪击（氵隐）强贼祝臂，破之，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于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围邺，破邯郸，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飞矢城中，为陈成败。范侮，晃辄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愿公降易阳以示诸诚，则莫不望风。"太祖善之。别讨毛城，设伏兵掩击，破三屯。从破袁谭于南皮，讨平原叛贼，克之。从征蹋顿，拜横野将军。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

十五年，讨太原反者，围大陵，拔之，斩贼帅商曜。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蒲渡坂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使晃与夏侯渊平隃麋，汧诸氐，与太祖会安定。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余贼，斩梁兴，降三千余户。从征张鲁。别遣讨攻棫、仇夷诸山氐，皆降之。迁平寇将军。解将军张顺围。击贼陈福等三十余屯，皆破之。

太祖还邺，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贼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闻，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阳平，引出汉中诸军。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贼屯偃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

营，稍前，去贼围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贼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惧入围，破之，或自投两水死。太祖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晃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时诸军皆集，太祖案行诸营，士卒咸离陈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陈不动。太祖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

文帝即王位，以晃为右将军，进封逮乡侯，及践阼，进封杨侯，与夏侯尚讨刘备于上庸，破之。以晃镇阳平，徙封阳平侯。明帝即位，拒吴将诸葛瑾于襄阳。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户。病笃，遗令敛以时服。

性俭约畏慎，将军常远斥候。先为不可胜，然后战，追奔争利，士不暇食，常叹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终不广交援。太和元年薨，谥曰壮侯。子盖嗣。盖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户，封晃子孙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绍所遣诸将各罢归，灵曰："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遂留不去。所将士卒慕之，皆随灵留。灵后遂为好将，名亚晃等，至后将军，封高唐亭侯。

评曰：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郃以巧变为称，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知张辽、徐晃之备详也。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李典字曼成，山阳巨野人也。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又从击袁术，征徐州。吕布之乱，太祖遣乾还乘氏，慰劳诸县。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乾，欲惧叛，乾不听，遂杀乾。太祖使乾子整将乾兵，与诸将击兰、封。兰、封破，从平兖州诸县有功，稍迁青州刺史。整卒，典徙颍阴令，为中郎将，将整军，迁离狐太守。

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绍破，以典为裨将军，屯安民。太祖击谭、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典与诸将议曰："蕃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军不内御；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亟击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从围邺，邺定，与乐进围高干于壶关，击管承于长广，皆破之。迁捕虏将军，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

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年三十六薨，子祯嗣。文帝践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祯邑百户，赐典一子爵关内侯，邑百户；谥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达，江夏平春人也。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时有周直者，众二千余家，与恭、通外和内违。通欲图杀直而恭难之。通知恭无断，乃独定策，与直克会，酒酣杀直。众人大扰，通率恭诛其党帅，尽并其营。后恭其妻弟陈郃，杀恭而据其众。通攻破郃军，斩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帅吴霸而降其

属。遭岁大饥，通倾家振施，与士分糟糠，皆争为用。由是盗贼不敢犯。

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拜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残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通道得病薨，时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文帝践阼，谥曰刚侯。诏曰："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虽已袭爵，未足酬其庸勋。基兄绪，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笃其劳，其以基为奉义中郎将，绪平虏中郎将，以宠异焉。

臧霸字宣高，泰山华人也。父戒，为县狱掾，据法不听欲所私杀。太守大怒，令收戒诣府，时送者百余人。霸年十八，将客数十人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太祖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既擒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太祖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礼东莞、观北海、康城阳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兖州定，翕、晖亡命投霸。太祖语刘备，令语霸送二人首。霸谓备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太祖，太祖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时太祖方与袁绍相拒，而霸数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

人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东州扰攘，霸等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又与于禁讨昌豨，与夏侯渊讨黄巾余贼徐和等，有功，迁徐州史。沛国公武周为下邳令，霸敬异周，身诣令舍。部从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张辽之讨陈兰，霸别遣至皖，讨吴将韩当，使权不得救兰。当遣兵逆霸，霸与战于逢龙，当复遣兵邀霸于夹石，与战破之，还屯舒。权遣数万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兰，闻霸军在舒，遁还。霸夜追之，比明，行百余里，邀贼前后击之。贼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众。由是贼不得救兰，辽遂破之。霸从讨孙权于濡须口，与张辽为前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及，水遂长，贼船稍近，将士皆不安。辽欲去，霸止之曰：“公明于利钝，宁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辽至，以语太祖。太祖善之，拜扬威武将军，假节。后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

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近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及践阼，进封开阳侯，徙封良成侯。与曹休讨吴贼，破吕范于洞浦，征为执金吾，位特进。每有军事，帝常咨访焉。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户，薨，谥曰威候。子艾嗣。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谥曰恭侯。子权嗣。霸前后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赐一人爵关内侯。而孙观亦至青州刺史，假节，从太祖讨孙权，战被创，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文聘宇仲业，南阳宛人也，为刘表大将，使御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举州降，呼聘欲与俱，聘曰：“聘不能全州，当待罪而已。”太祖济汉，聘乃诣太祖，太祖问曰：“来何迟邪?”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川汉，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得已，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欷歔流涕。太祖为之怆然，曰：“仲业，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阪。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下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近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又攻羽重辎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文帝践阼，进爵长安乡侯，假节。与夏侯尚围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当一队，御贼有功，迁后将军，封新野侯。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九百户。聘在江夏数十年，有威恩，名震敌国，贼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岱为列侯，又赐聘从子厚

爵关内侯。聘薨，谥曰壮侯。岱又先亡，聘养子休嗣。卒，子武嗣。

嘉平中，谯郡桓禺为江夏太守，清俭有威惠，名亚于聘。

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乱，与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诱炅母渠率及同恶数十人，赐酒食。简壮士伏其侧，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尽格杀之。抚其余众，群贼乃平。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士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济南黄巾徐和等，所在劫长吏，攻城邑。虔引兵与夏侯渊会击之，前后数十战，斩首获生数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诸郡兵以讨东莱群贼李条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来，禽奸讨暴，百姓获安，躬蹈矢石，所征辄克。昔寇恂立名于汝、颍，耿弇建策于青、兖，古今一也。"举茂才，加骑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将军，封益寿亭侯，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请琅邪王祥将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贤。讨利城叛贼，斩获有功。明帝即位，徙封万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许褚字仲康，谯国谯人也。长八尺余，腰大十围，容貌雄毅，勇力绝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褚众不少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冶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粮乏，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贼来取牛，牛辄奔还。褚乃出陈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贼众惊，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

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太祖见而壮之，曰："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从征张绣，先登，斩首万计，迁校尉。从讨袁绍于官渡。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太祖益亲信之，出入同行，不离左右。从围邺，力战有功，赐爵关内侯。从讨韩遂、马超于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

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泝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危。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后数日会战，大破超等，褚身斩首级，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是以超问虎侯，至今天下称焉，皆谓其姓名也。

褚性谨慎奉法，质重少言。曹仁自荆州来朝谒，太祖未出，入与褚相见于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语，褚曰："王将出。"便还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责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辞?"褚曰："彼虽亲重，外藩也。褚备内臣，众谈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闻，愈爱待之，迁中坚将军。太祖崩，褚号泣呕血。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明帝即位，进牟乡侯，邑七百户，赐子爵一人关内侯。褚薨，谥曰壮侯。子仪嗣。褚兄定，亦以军功封为振威将军，都督徼道虎贲。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诏褒赞，复赐褚子孙二人爵关内侯。仪为钟会所杀。泰始初，子综嗣。

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转战得脱。由是为豪杰所识。初平中，张邈举义兵，韦为士，属司马赵宠。牙门旗长大，人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宠异其才力。后属夏侯惇，数斩首有功，拜司马。太祖讨吕布于濮阳。布有别屯在濮阳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袭，比明破之。未及还，会布救兵至，三面掉战。时布身自搏战，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陈，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十人，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戟。时西面又急，韦进当之，贼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韦都尉，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率，每战斗，常先登陷陈。迁为校尉。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好酒食，饮啖兼人，每赐食于前，大饮长歠，左右相属，数人益乃供，太祖壮之。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

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

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釜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兵遂散从他门并入。时韦校尚有十余人，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贼前后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左右死伤者略尽。韦被数十创，短兵接战，贼前搏之。韦双挟两贼击杀之，余贼不敢前。韦复前突贼，杀数人，创重发，瞋目大骂而死。贼乃敢前，取其头，传观之，覆军就视其躯。太祖退住舞阴，闻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拜子满为郎中。车驾每过，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韦，拜满为司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满为都尉，赐爵关内侯。

庞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为郡吏、州从事。初平中，从马腾击反羌叛氐，数有功，稍迁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讨袁谭、尚于黎阳，谭遣郭援、高干等略取河东，太祖使钟繇率关中诸将讨之。德随腾子超拒援、干于平阳，德为军锋，进攻援、干，大破之，亲斩援首。拜中郎将，封都亭侯。后张白骑叛于弘农，德复随腾征之，破自骑于两殽间。每战，常陷陈却敌，勇冠腾军。后腾征为卫尉，德留属超。太祖破超于渭南，德随超亡入汉阳，保冀城。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户。

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樊下诸将以德兄在汉中，颇疑之。德常曰："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后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虚发。将军董衡、部典将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斩之。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战。德谓督将成何曰："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与麾下将一人，五伯二人，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焉?"德骂羽曰："坚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赐谥，策曰："昔先轸丧元，王蠋绝脰，陨身徇

节，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又赐子会等四人爵关内侯，邑各百户。会勇烈有父风，官至中卫将军，封列侯。

庞淯字子异，酒泉表氏人也。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会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猛令曰：“敢有临商丧，死不赦。”淯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门，衷匕首，欲因见以杀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太守徐捐请为主簿。后郡人黄昂反，围城。淯弃妻子，夜逾城出围，告急于张掖、敦煌二郡。初疑未肯发兵，淯欲伏剑，二郡感其义，遂为兴兵。军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捐揖死。淯乃收敛揖丧，送还本郡，行服三年乃还。太祖闻之，辟为掾属，文帝践阼。拜附马都尉，迁西海太守，赐爵关内侯。后征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

初，淯外祖父安赵安为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会赦得免，州郡叹贵，刊石表闾。

阎温字伯俭，天水西城人也。以凉州别驾守上邽令。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养等举众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驰还州。超复围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于夏侯渊。贼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贼见其迹，遣人追遮之，于显亲界得温，执还诣超。超解其缚，谓曰：“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而执于人手，义何所施，若从吾言，反谓城中‘东方无救’，此转祸为福之计也。不然，今为戮矣。”温伪许之，超乃载温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怒数之曰：“足下不为命计邪?”温不应。时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诱温，冀其改意。复谓温曰：“城中故人，有欲与吾同者不?”温又不应。遂切责之，温曰：“夫事君有死贰，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吾岂苟生者乎?”超遂杀之。

先是，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东诣太祖，请太守。时酒泉黄华、张掖张进各据其郡，欲与恭艾并势。就至酒泉，为华所拘执，劫以白刃。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敦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乐羊食子，李通覆家，经国之臣，宁怀妻孥邪?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也。“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恭又连兵寻继华后，

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史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于是张进须黄华之助；华欲救进，西顾恭兵，恐急击其后，遂诣金城太守苏则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数岁征还，将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敦煌，固辞疾笃。太和中卒，赠执金吾。就后为金城太守，父子著称于西州。

评曰："李典贵尚儒雅，义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吕虔镇卫州郡，并著威惠。许褚、典韦折冲左右，抑亦汉之樊哙也。庞德授命叱敌，有周苛之节。庞淯不惮伏剑，而诚感邻国。阎温向城大呼，齐解、路之烈焉。

任城陈萧王传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保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发，太祖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遂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余里。长史诸将皆以为新涉远，士马疲顿，以受节度不得过代，不可深近，违令轻敌。彰曰："率师而行，唯利所在，何节度乎?胡走未远，追之必破。从令纵敌，非良将也。"遂上马，令军中："后出者斩。"一日一夜与虏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鲜卑大人柯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时太祖在长安，召彰诣行在所。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彰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

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诏曰："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至葬，赐銮辂、龙旂，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食五县二千五百户。青龙三年，楷坐私遣官属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济南，三千户。正元、景元初，连增邑，凡四千四百户。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

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沦，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罔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考无复执珪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廷，踊跃之怀，瞻望反仄。谨拜表献诗二篇，其辞曰：“于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朱旗所拂，九土被攘，玄化滂流，荒服来王。超商越周，与唐比踪。笃生我皇，奕世再聪，武则肃烈，文则时雍，受禅炎汉，临君万邦。万邦既化，率由旧则；广命懿亲，以藩王国。帝日尔侯，君兹青上，奄有海滨，方周于鲁，车服有辉，旗章有叙，济济隽义，我弼我辅。伊予小于，恃宠骄盈，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堕，做我皇使，犯我朝仪。国有典刑，我削我绌，将置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改封兖

邑，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嗟予小于，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遗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绂。朱绂光大，使我荣华，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齿金玺，俯执圣策，皇恩过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顽凶是婴，逝惭陵墓，存愧阙廷。匪敢憝德，实恩是恃，威灵改加，足以没齿。昊天罔极，性命不图，常惧颠沛，抱罪黄垆。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天启其衷，得会京畿，迟奉圣颜，如渴如饥。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又曰：“肃承明诏，应会皇都，星陈夙驾，秣马脂车。命彼掌徒，肃我征旅，朝发鸾台，夕宿兰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经彼公田，乐我稷黍。爰有瓀木，重阴匪息；虽有（饣侯）粮，饥不遑食。望城不过，面邑匪游，仆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驷蔼蔼，扬镳剽沫；流风翼衡，轻云承盖。涉涧之滨，缘山之隈，遵彼河浒，黄阪是阶。西济关谷，或降或升；騑骖倦路，再寝再兴。将朝圣皇，匪敢晏宁；弭节长骛，指日遄征。前驱举燧，后乘抗旌；轮不缀运，鸾无废声。爰暨帝室，税此西墉；嘉诏未赐，朝觐莫从。仰瞻城阈，俯惟阙廷；长怀永慕，忧心如醒。”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太和元年，徒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曰：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旦、爽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可谓厚幸矣。而窃位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镇御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渊鱼未悬于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击张步，言不以贼遗于君父。故车右

伏剑于鸣毂，雍门刎首于齐境，若此二士，岂恶生而尚死哉?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缨其王，羁致北阙。此二臣，岂好为夸主而耀世哉?志或郁结，欲逞其才力，输能干明君也。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

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将，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衂，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奏、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乾，而身名并灭。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者也。

夫临博而企竦，闻乐而窃抃者，或有赏音而识道也。昔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

三年，徙封东阿。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曰："医闻天

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

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思，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未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窍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窃不愿于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忄娄）（忄娄）之诚，窃所独守，实怀鹤立企伫之心。敢复陈闻者，冀陛下傥发天聪而垂神听也。”

诏报曰：“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曰：臣闻天地协气而万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既时有举贤之名，而无得贤之实，必各援其类而进矣。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致雍熙，稷、契、夔、龙是也；武功烈，则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于汤武、周文，诚道合志同，玄谟神通，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龌龊近步，遵常守故，安足为陛下言哉?故阴阳不和，三光不畅，官旷无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责也。疆场骚动，方隅内侵，没军丧众，干戈不息者，边将之忧也。岂可虚荷国宠而不称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负益重，位益高者责益深，《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恩其忧”，此其义也。

陛下体天真之淑圣，登神机以继统，冀闻‘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加东有覆败之军，西有殪没之将，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鼲鼬讙哗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尝不辍食而挥餐，临觞而搤腕矣。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骐骥之于吴阪，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邮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盖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伯乐驰千里，明君致太平；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万机内理，武将行师，方难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劳动銮驾，暴露于边境哉?

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乐毅奔赵，心不忘燕；廉颇在楚，思为赵将。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优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掳舒蕴积，死不恨矣。

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撮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驱，毕命轮毂，虽无大益，冀有小补。然天高听远，情不上通，徒独望青云而拊心，仰高天而叹息耳。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叔鱼陷刑，叔向匡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故《传》曰："无周公之亲，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汉氏广建藩王，丰则连城数十，约则飨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树国，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苏之谏始皇，淳于越之难周青臣，可谓知时变矣。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臣闻孟子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豪厘少挂圣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辄优文答报。

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遗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子志嗣，徙封济北王。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志累增邑，并前吁九百九十户。

萧怀王熊，早薨。黄初二年追封谥萧怀公。太和三年，又追封爵为王。青龙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户。六年薨，无子，国除。

评曰：任城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克让远防，终致携隙。《传》曰“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其此之谓欤!

武文世王公传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王昭仪生赵王干，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灵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

丰愍王昂字子修。弱冠举孝廉。随太祖南征，为张绣所害。无子。黄初二年追封，谥曰丰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后，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长子公。五年，追加昂号曰丰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谥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袭昂爵为丰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户。琬薨，谥曰恭王。于廉嗣。

相殇王铄，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谥。青龙元年，子愍王潜嗣，其年薨。二年，子怀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户，四年薨。无子，国除。正元二年，以乐陵王茂子阳都乡公竦继铄后。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锐，即施行焉。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而为鼠所齧，库吏惧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谓曰："待三日中，然后自归。"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齧，是以忧戚。"太祖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齧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齧，况鞍县柱手?"一无所问。冲仁爱识达，皆此类也。凡应罪戳，而为冲微所辩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

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赠骑都尉印绶，命宛侯据子琮奉冲后。二十二年，封琮为邓侯。黄初二年，追赠谥冲曰邓哀候，又追加号为公。三年，进琮爵，徙封冠军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冲号曰邓哀王。景初元

年，琮坐于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三百，贬爵为都乡侯。三年，复为己氏公。正始七年，转封平阳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彭城王据，建安十年封范阳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章陵王，其年徙封义阳。文帝以南方下湿，又以环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济阴。五年，诏曰："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据改封定陶县。太和六年，改封诸王，皆以郡为国，据复封彭城。景初元年，据坐私遣人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三年复所削户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户。

燕王宇安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乡侯。二十二年，改封鲁阳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下邳王。五年，改封单父县。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三年夏，还邺。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常道乡公奂，宇之子，入继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饶阳侯。二十二年，徙封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谯王。五年，改封谯县。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纬嗣。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乡侯。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二十二年，徙封东乡侯，其年又改封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官属皆贺，衮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多骄逸之失。诸贤既庆其休，宜辅其阙。"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文学防辅相与言曰："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及有善，亦宜以闻，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称陈衮美。兖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为北海王。其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诏赐黄金十斤，诏曰："昔唐叔归禾，东平献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闻。"四年，改封赞王。七年，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纴，习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

初，衮来朝，犯京都禁。青龙元年，有司奏衮褒。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衮忧惧，戒敕宫属愈谨。帝嘉其意，二年，复所削县。三年秋，衮得疾病，调遣太医视疾，殿中、虎贲赍手诏、赐珍膳相属，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衮疾困，敕令官属曰：“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托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礼》：男子不卒妇人之手。亟以时成东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闻义方，早为人君，但知乐，不知苦；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也。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渭大罪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嗟尔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闺闱之内，奉令于太妃；阃阈之外，受教于沛王。无怠乃心，以慰予灵。”其年薨。诏沛王林留讫葬，使大鸿胪持节典护丧事，宗正吊祭，赠赗甚厚。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济阳侯怀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乡侯。早薨，无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赞袭玹爵邑，早薨，无子。文帝复以赞弟壹绍玹后。黄初二年，改封济阳侯。四年，进爵为公，太和四年，追进玹爵，谥曰怀公。六年，又进号曰怀王，追谥赞曰西乡哀侯。壹薨，谥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陈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陈留王。五年，改封襄邑县。太和六年，又封陈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范阳闵王矩，早薨，无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后，封临晋侯。黄初三年追封谥矩为范阳闵公。五年，改封敏范阳王。七年，徙封句阳，太和六年，追进矩号曰范阳闵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敏薨，谥曰原王。子焜嗣。

赵王干，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赖亭侯。其年改

封弘农侯。黄初二年，进爵，徙封燕公。三年，为河间王。五年，改封乐城县。七年，徙封巨鹿。太和六年，改封赵王。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干母有力。文帝临崩，有遗诏，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龙二年，私通宾客，为有司所奏，赐干玺书诫诲之，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诗》著'大车惟尘'之诫。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侮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感诗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令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顺之素，加受先帝顾命，欲崇恩礼，延乎后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圣人，孰能无过?已诏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弗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焉。'叔父兹率先圣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遗命，战战兢兢，靖恭厥位，称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临邑殇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

楚王彪宇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寿春侯。黄初二年，进爵，徙封汝阳公。三年，封弋阳王。其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来朝，犯禁，元年，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二年，大赦，复所削县。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迎彪都许昌。语在《淩传》。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国案验，收治诸相连及者。廷尉请征彪治罪。于是依汉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鸿胪持节赐彪玺书切责之，使自图焉。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国除为淮南郡。正元元年诏曰："放楚王彪，背国附奸，身死嗣替，虽自取之，犹哀矜焉。夫含垢藏疾，亲亲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为常山真定王。"景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

刚殇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谷城殇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郿戴公子整，奉从叔父郎中绍后。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无子。黄初二年追进爵，谥曰戴公。以彭城王据子范奉整后。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进爵为公。青龙三年薨。谥曰悼公。无后。四年，诏以范弟东安乡公阐

为郿公，奉整后。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户。

灵殇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樊安公均，奉叔父蓟恭公彬后。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进公爵，谥曰安公。三年，徙封抗蓟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谥曰定公。子谌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广宗殇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东平灵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后。建安二十二年，封历城侯。

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庐江王。四年，徙封寿张王。五年，改封寿张县。太和六年，改封东平。青龙二年，徽使官属挝寿张县吏，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一，户五百。其年复所削县。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乐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万岁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舆侯。黄初三年，进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憿佷，少无宠于太祖。及文帝世，又独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为王。诏曰："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庳。近汉氏淮南、阜陵，皆为乱臣逆子，而犹或及身而复国，或至于而锡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汉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亲亲之厚义也。聊城公茂少不闲礼教，长不务善道。先帝以为古之立诸候也，皆命贤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独不王茂。太皇太后数以为言，如闻茂顷来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将来。君子与其进，不保其往也。今封茂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阳王。

正始三年，东平灵王薨，茂称嗌痛，不肯发哀，居处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国土，诏削县一，户五百。五年，徙封乐陵，诏以茂租奉少，诸子多，复所削户，又增户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贵人生赞哀王协，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东武阳怀王鉴，仇昭仪生东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礼，苏姬生邯郸怀王邕，张姬生清河悼王贡，宋姬生广平哀王俨。

赞哀王协，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曰经殇公。青龙二年，更追改号谥。三年，子殇王寻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

薨。无子、国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为阳平县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龙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赞奉蕤后，封昌乡公。景初二年，立为饶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东武阳怀王鉴，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龙三年赐谥。无子，国除。东海定王霖，黄初三年立为河东王。六年，改封馆陶县。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霖异干诸国。而霖性粗暴，闺门之内，婢妾之间，多所残害。太和六年，改封东海。嘉平元年薨。子启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户。高贵乡公髦，霖之子也，入继大宗。

元城哀王礼，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改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礼后。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邯郸怀王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三年，进为淮南王。四年，改封陈。六年，改封邯郸。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后。六年，改封鲁阳。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清河悼王贡，黄初三年封。四年薨。无子。国除。

广平哀王俨，黄初三年封。四年薨。无于。国除。

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思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王卫二刘傅传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不甚重也。表卒。

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谙诵乎?"曰："能。"固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帀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帧宇公干并见友善。

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

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

项、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赋数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借其体弱，不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

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园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浑舆经》，依道以见意。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

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

属，除茂陵令、尚书郎。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觊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表军。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乃白召觊还，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闵乡侯，三百户。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貍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绵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人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

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凯并以文章显。凯薨，谥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

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年十岁，戏于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廙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促尼回轮。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则宜模范蠡迁化于外。坐而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廙惧，奔扬州，遂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有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刘，乐毅自至，霸业以隆。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国初建，为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廙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暗浅，愿自比于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太祖遂进前而报廙曰："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徙署丞相仓曹属。廙上疏谢曰："臣罪应顷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燋烂；起烟于寒

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虞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无子。帝以弟子阜嗣。

刘助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建安中，为计吏，诣许。

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招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助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

助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时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

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辉耀日新矣。”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曲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矇，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又以为宣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

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早卒。著《昌言》，词佳可观省。散骑常侍陈留苏林、光禄大夫京兆韦诞、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陈郡太守任城孙该、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于世。

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嘏弱冠知名，司空陈郡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目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痒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

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诶。”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人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激乾没乎?恪不过遣偏串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沂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钟会传》。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太常，谥曰元侯。子祗

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著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

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卫瓘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

桓二陈徐卫卢传

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会坚击刘表战死，阶冒难诣表乞坚丧，表义而与之。后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表举州以应绍。阶说其太守张羡，曰："夫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者也。故齐桓率诸侯以尊周，晋文逐叔带以纳王。今袁氏反此，而刘牧应之，取祸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义，全福远祸，不宜与之同也。"羡曰："然则何向而可?"阶曰："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羡曰："善。"乃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太祖。太祖大悦。会绍与太祖连战，军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城陷，阶遂自匿。久之，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阶自陈已结婚，拒而不受，因辞疾告退。

太祖定荆州，闻其为张羡谋也。异之，辟为丞相掾主簿，迁赵郡太守。魏国初建，为虎贲中郎将、恃中。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又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阶左右以自全保。其将顺匡救，多此类也。迁尚书，典选举。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大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贼遂退。

文帝践阼，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阶疾病，帝自临省，谓曰："吾方托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于卿。勉之!"徙封安乐乡侯，邑六百户，又赐阶三子爵关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赠关内侯。后阶疾笃，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为之流涕，谥曰贞侯。子嘉嗣。以阶弟纂为散骑侍郎，赐爵关内侯。嘉尚升迁亭公主，会嘉平中，以乐安太守与吴战于东关，军败，没。谥曰壮侯。子翊嗣。

陈群字长文，颍川许昌人也。祖父实，父纪，叔父湛，皆有盛名。群为儿时，实常奇异之，谓宗人父老曰："此儿必兴吾宗。"鲁国孔融高才倔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

名。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时陶谦病死，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备遂东，与袁术战。布果袭下邳，遣兵助术，大破备军，备恨不用群言。举茂才，除柘令，不行，随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除萧、赞、长平令，父卒去官。后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迁为御史中丞。

时太祖议复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渭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

《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干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时钟繇与群议同，王朗及议者多以为未可行。大祖深善繇、群言，以军事未罢，顾众议，故且寝。

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在朝无适无莫，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帝征孙权，至广陵，使群领中领军。帝还，假节，都督水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帝寝疾，群与曹真、司马宣王等并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使，进封颖阴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与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开府。顷之，为司空，故录尚书事。

是时，帝初莅政，群上疏，曰：“《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丧乱以来，干戈未戢，百姓不识王教之中，惧其陵迟已甚。陛下当盛魏

之隆，荷二祖之业，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则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于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

后皇女淑薨，追封谥平原懿公主。群上疏曰：“长短有命，存亡有分。故圣人制礼，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俭，嬴、博有不归之魂。夫大人动合天地，垂之无穷，又大德不逾闲，动为师表故也。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已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但悉听群臣送葬，乞车驾不行，此万国之至望也。闻车驾欲幸摩陂，实到许昌，二宫上下，皆悉惧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处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徙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可无举宫暴露野次，废损盛节蚕农之要。又贼地闻之，以为大衰。加所烦费，不可计量。且（由）吉士贤人，当盛衰，处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宁，乡邑从其风化，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万国之主，静则天下安，动则天下扰；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帝不听。

青龙中，营治宫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富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且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群又曰：“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

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于是有所减省。

初，太祖时，刘廙坐弟与魏讽谋反。当诛。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复位。廙深德群，群曰：“夫议刑为国，非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类也。青龙四年薨，谥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户邑，封一子列侯。泰字玄伯。青龙中，除散骑侍郎。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嘉平初，代郭淮为雍州刺史，加奋威将军。蜀大将军姜维率众依麴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等寇逼诸郡。征西将军郭淮与泰谋所以御之。泰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也。”淮从泰计，使泰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维果来救，出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擒也。”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可并取维。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进率诸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孤县，遂皆降。

淮薨，泰代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后年，雍州刺史王经白泰，云姜维、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营、金城，求进兵为翅。使凉州军至枹罕，讨蜀护军向祁山。泰量贼势终不能三道，且兵势恶分，凉州未宜越境，报经：“审其定问，知所趣向，须东西势合乃进。”时维等将数万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救经进屯狄道，须军到，乃规取之。泰进军陈仓。会经所统诸军于故关与贼战不利，经辄渡洮。泰以经不坚据狄道。必有他变，并遣五营在前，泰串诸军继之。经已与维战，大败，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余皆奔散。维乘胜围狄道，泰军上邽，分兵守要，晨夜进前。邓艾、胡奋、王祕亦到，即与艾，秘等分为三军，进到陇西。艾等以为“王经精卒破衄于西，贼众大盛，乘胜之兵既不可当，而将军以乌合之卒，继败军之后，将士失气，陇右倾荡。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其腕。’《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宁。’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陇右之害，过于腹蛇，狄道之地，

非徒不守之谓。姜维之兵，是所辟之锋。不如割险自保，观衅待弊，然后进救，此计之得者也。”

泰曰：“姜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王经当高壁深垒，挫其锐气。今乃与战，使贼得计，走破王经，封之狄道。若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而维以乘胜之兵，挫峻城之下，锐气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势殊，客主不同。兵书云：‘修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诚非轻军远人，继之诡谋仓率所办，县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寇不可纵，围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逐进军度高城岭，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者至，皆愤踊。维始谓官救兵当须众集乃发，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宿谋，上下震惧。自军之发陇西也。以山道深险，贼必设伏。泰诡从南道。维果三日施伏，定军潜行卒出其南，维乃缘山突至，泰与交战，维退还。凉州军从金城南至沃干阪。泰与经共密期，当共向其还路，维等闻之，遂遁，城中将士得出。经叹曰：“粮不至旬，向不应机，举城屠裂，覆丧一州矣。”泰慰劳将士，前后遣还，更差军守，并冶城垒，还屯上邽。

初、泰闻经见围，以州军将士索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维所能卒倾。表上进军晨夜速到还。众议以“经奔北，城不足自固，维若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敢能没经军而屠陇右。宜须大兵四集，乃致攻讨。”大将军司马文王曰：“昔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谋远，非维所任也。且城非仓卒所拔，而粮少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司马文王语荀凯曰：“玄伯沉勇能断，荷方伯之重，救将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简上事，必能办贼故也。都督大将，不当尔邪!”

后征泰为尚书右仆射，典选举，加倍中光禄大夫。吴大将孙峻出淮、泗。以泰为镇军将军，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诏徐州监军己下受泰节度。

峻退，军还，转为左仆射。诸葛诞作乱寿春，司马文王率六军军丘头，泰总署行台。司马景王、文王皆与泰亲友，及沛国武陔亦与泰善。文王问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统）[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泰前后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赐子弟一人亭侯，二人关内侯。景元元年薨，追赠司

空，谥曰穆侯。子恂嗣。恂薨，无嗣。弟温绍封。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泰著勋前朝，改封温为慎子。

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议，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郡为孙权所围于匡奇，登令矫求救于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藩，则吴人挫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悬，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矫为司空掾属，除相令，征南长史。彭城、乐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矫曰："此孝子也。"表赦之。迁魏郡太守。时系囚千数，至有历年。矫以为周有三典之制，汉约三章之法，今借轻重之理，而忽久系之患，可谓谬矣。悉自览罪状，一时论决。大军东征，入为丞相长史。军还，复为魏郡，转西曹属。从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太祖崩洛阳，郡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

文帝曰："陈季弼临大节，明略过人，信一时之俊杰也。"帝既践阼，转置吏部，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令。明帝即位，进爵东乡侯，邑六百户。车驾尝牢至尚书门，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禄大夫，迁司徒。景初元年薨，谥曰贞侯。

于本嗣，历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纲领，举大体，能使群下自尽。有统御之才，不亲小事，不读法律。而得廷尉之称优于司马峻等。精练文理。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薨，子粲嗣。本弟骞，咸熙中为车骑将军。

初，矫为郡功曹，使过泰山。泰山太守东郡薛悌异之，结为亲友。戏谓矫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邻国君屈从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后为魏郡及尚书令，皆承代矫云。

徐宣字宝坚，广陵海西人也。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二人齐名而私好不协，然惧见器于太守陈登，与登并心于太祖。海西、淮浦二县民作乱，都尉卫弥、令梁习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军扈质来讨贼，以兵少不进。宣潜见责之，示以形势，质乃进破贼。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东缗、发干令，迁齐郡在守，入为门下督，从到寿春。会马超作乱，大军西征，太祖见官属曰："今当远征，而此方未定，以为后忧，宣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乃以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还，为丞相东曹掾，出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帝既践阼，为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徙城门校尉，旬月迁司隶校尉，转散骑常侍。从至广陵，六军乘舟，风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后，陵波面前，群寮莫先至者。帝壮之，迁尚书。

明帝即位，封津阳亭侯，邑二百户。中领军桓范荐宣曰："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也。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今仆射缺，宣行掌后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为左仆射，后加待中光禄大夫。车驾幸许昌，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尚方令坐猥见考竟，宣上疏陈威刑大过，又谏作宫殿穷尽民力，帝皆手诏嘉纳。宣曰："七十有县车之礼，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辞疾逊位，帝终不许。青龙四年薨，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诏曰："宣体履至实，直内方外，历在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节，可谓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辅，未及登台辅，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赠车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子钦嗣。

卫臻宇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兹，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荧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交，命妇出宴，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惇怒，执臻。既而赦之。后为汉黄门侍郎。东郡朱越谋反，引臻。太祖令曰："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

书，具亮忠诚。”

会奉诏命，聘贵人于魏，因表留臻参丞相军事。追录臻父旧勋，赐爵关内侯，转为户曹掾。文帝即王位，为散骑常侍。及践阼，封安国亭侯。时郡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迁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帝幸广陵，行中领军，从。征东大将军曾休表得降贼辞，“孙权已在濡须口”。臻曰：“权恃长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伪辞耳。”考核降者，果守将诈所作也。

明帝即位，进封康乡侯，后转为右仆射，典选举如前，加侍中。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答曰：“古人遗智慧而任度量，须考绩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乃以臻为征蜀将军，假节督诸军事，到长安，亮退。还，复职，加光禄大夫。是时，帝方隆意于殿舍，臻数切深。及殿中监擅收兰台令史；臻奏案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军已过荆城。”臻曰：“然，吴之骁将，必下从权，且为势以缀征南耳。”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幽州刺史毋丘俭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示可卒平，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案甲养士，未果寻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且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俭行，军遂不利。

臻迁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进爵长垣侯，邑千户，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贵临菑侯。丁仪等为之羽翼，劝臻自结，臻以大义拒之，及文帝即位，东海王霖有宠，帝问臻：“平原侯何如?”臻称明德美丽终不言。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诏曰：“昔干木倡息，义压强秦留侯颐神，不忘楚事。谠言嘉谋，望不吝焉。”赐宅一区，位特进，秩如三

司。薨，追赠太尉I谥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为光禄勋。

卢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于世。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文帝为五官将，召毓署门下贼曹。崔琰弃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故《诗》云'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又《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则若同牢合卺之后，罪何所加?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重。"

太祖曰："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由是为丞相法曹议令史，转西曹仪令吏。

魏国既建，为吏部郎。文帝践阼，徙黄门侍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土尧）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必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迁安平、广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青龙二年，入为侍中。先是，散骑常侍刘劭受诏定律，未就。毓上论古今科律之意，以为法宜一正，不宜有两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有敢谏之鼓。近臣尽规，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诸生，名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职三年，多所驳争。诏曰："官人秩才，圣帝所难，必须良佐，近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可谓明试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为吏部尚书。"使毓自选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举常侍郑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举吾所未闻者。"乃举阮武、孙邕，帝于是用邕。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

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会司徒缺，毓举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毓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

齐王即位，赐爵关内侯。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封高乐亭侯，转为仆射，故典选举，加光禄大夫。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大梁乡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出征，毓纲纪后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逊位。迁为司空，固推骠骑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王祥。诏使使者即授印绶，近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户。甘露三年薨，谥曰成侯。孙藩嗣。毓子钦、珽，咸熙中钦为尚书，珽泰山太守。

评曰：桓阶识睹成败，才周当世。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泰弘济简至，允克堂构矣。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故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陈、徐、卫、卢，久居斯位，矫、宣刚断骨鲠，臻、毓规鉴清理，咸不忝厥职云。

和常杨杜赵裴传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惧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黜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

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主之言，当肆之市朝；若玠无此，言市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

博咨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虎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加赐谷帛。薨，谥曰简侯。子禽嗣。禽弟适，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洽同郡许混者，许助子也。清醇有鉴识，明帝时为尚书。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遣诸生于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匡怒收治。举宗惶怖，不知所责多少，惧系者不救。林往见匡同县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临吾鄙郡。鄙郡表里山河，土广民殷，又多贤能，惟所择用。今主上幼冲，贼臣虎据，华夏震慄，雄才奋用之秋也。若欲诛天下之贼，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风，应之若响，克乱在和，何征不捷，苟无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将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说叔父见拘之意。彪即书责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并州刺史高于表为骑都尉，林辞不受。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林及杨俊、王淩、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迁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绩。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欲亲自讨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贼之形势，可料度也。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智小谋大，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也，轻动远举，虽克不武。”文帝从之，遣将往伐，应时克灭。出为平原太守、魏郡东部都尉，入为丞相东曹属。魏国既建。拜尚书。文帝践阼，迁少府，封乐阳亭侯，转大司农。明帝即位，进封高阳乡侯，徙光禄勋太常。晋宣王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

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时论以林节操清峻，欲致之公辅，而林遂称疾笃。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赠骠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子岢嗣。为泰山太守。坐法诛。岢弟静绍封。

杨俊字季才，河内获嘉人也。受学陈留边让，让器异之。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入之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俊转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太祖除俊曲梁长，入为丞相掾属，举茂才，安陵令，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徙为征南军师。魏国既建，迁中尉。太祖征汉中，魏讽反于来邺，俊自劾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笺辞太子。太子不悦曰：“杨中尉便去，何太高远邪!”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文帝践阼，复在南阳。时王象为散骑常恃。荐俊曰：“伏见南阳太守杨俊，秉纯粹之茂质，履忠肃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笃实足以动众。克长后进，惠训不倦，外宽内直，仁而有断。自初弹冠，所历垂化，再守南阳，恩德流著，殊邻异党，襁负而至。今境守清静，无所展其智能，宜还本朝，宣力辇毂，熙帝之载。”

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其明鉴行义，多此类也。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

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惧来者，徙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袭遂南适长沙。

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时长吏皆敛民保城郭，不得农业。野荒民困。仓庾空虚。袭自知思结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备守，吏民欢悦。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与之要誓。其亲戚在外欲自营护者，恣听遣出；皆叩头愿致死。于是身执矢石，率与戮力。吏民感恩，咸为用命。临陈斩数百级，而袭众死者三十余人，其余十八人尽被创，贼得入城。袭帅伤痍吏民决围得出，死丧略尽，而无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营，吏民慕而从之如归。

司隶钟繇表拜议郎参军事。荀彧又荐袭，太祖以为丞相军祭酒。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后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夏侯渊为刘备所没，军丧元帅，将士失色。袭与张郃、郭淮纠摄诸军事，权宜以郃为督，以一众心，三军遂定。太祖东还，当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主者所选多不当。太祖令曰："释骐冀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袭为留府长吏，驻关中。

时将军许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可招怀攸，共讨强敌。"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听。袭入欲谏，太祖逆谓之曰："吾计以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邪，虽'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阐乎?"太祖曰："许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袭曰："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袭曰："夫'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抚攸，攸即归服。时夏侯尚暱于太子，情好至密。袭谓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闻太祖。文帝初甚不悦，后乃追思。语在《尚传》。其柔而不犯，皆此类也。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及践阼，为督军粮御史，封武平亭侯，更为督军粮执法，入为尚书。文帝即位，进封平阳乡侯。诸葛亮出秦川，大将军曹真督军拒亮，徙袭为大将军军师，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户。以疾征还，拜太中大夫。薨，追赠少府，谥曰定侯。子会嗣。赵俨字伯

然，颖川阳翟人也。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太祖始迎献帝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思并著。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夏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劝。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以为国家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

人为司空掾属主簿。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使俨并参三军，每事训喻，遂相亲睦。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复为丞相主簿，迁扶风太守。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以俨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羌虏数来寇害，俨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俨夏率署等攻之，贼即破灭。

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还宿雍州刺史张既舍。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俨欲还，既等以为“今本营党已扰乱，一身赴之无益，可须定问”。俨曰：“虽疑本营与叛者同谋，要当闻行者变，乃发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犹豫，促抚守之。且为之元帅，既不能安辑，身受祸难，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马息，尽呼所从人，喻以成败，慰励恳切。皆慷慨曰：“死生当随护军，不敢有二”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郡县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还降。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俨谓诸将曰：“旧兵既少，东兵未到，是以诸营图为

邪谋。若或成变，为难不测。因其狐疑，当令早决。”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便见主者，内诸营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与俨同心。其当去者亦不敢动，俨一日尽遣上道，因使所留干人，分布罗落之。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关羽围征南将军曹仁于樊。俨以议郎参仁军事南行，迁平寇将军徐晃俱前。既到，羽围仁遂坚。余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呵责晃促救。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弊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军当之。”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北军亦至，并势大战。羽军既退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而孙权袭取羽辎重，羽闻之，即走南还。

仁会诸将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必可追擒也。”俨曰：“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乃解严。太祖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如俨所策。

文帝即王位，为侍中。顷之，拜驸马都慰。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黄初三年，赐爵关内侯。孙权寇边，征东大将军曹休统五州军御之，征俨为军师。权众退，军还，封宜士亭侯，转为度支中郎将，迁尚书。从征吴，到广陵，复留为征东军师。明帝即位，进封都乡侯，邑六百户，监荆州诸军事，假节。会疾，不行，复为尚书，出监豫州诸军事，转大司马军师，人为大司农。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正始四年，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迁司空。薨，谥曰穆侯。子亭嗣。初，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云。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太祖定荆州，以潜参丞相军事，出历三县令，入为仓曹属。太祖问潜曰：“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何如?”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

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曰：“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掠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

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计者必以潜为理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忽，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讼争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征之。

潜出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叹其军陈齐整，特加赏赐。文帝践阼，人为散骑常侍。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迁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入为尚书。出为河南尹，转太尉军师、大司农，封清阳亭侯，邑二百户。入为尚书令，奏正分职，料简名实，出事使断官府者百五十余条。丧父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赠太常，谥曰贞侯。子秀嗣。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秀，咸熙中为尚书仆射。

评曰：和洽清和干理，常林素业纯固，杨俊人伦行义，杜袭温粹识统，赵俨则毅有度，裴潜平恒贞干，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系心于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韩崔高孙王传

韩暨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至大辟。暨阳不以为言，庸赁积资，阴结死士，遂追呼寻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显名。

举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变名姓，隐居避乱鲁阳山中。山民合党，欲行寇掠。暨散家财以供牛酒，请其渠帅，为陈安危。山民化之，终不为害。避袁术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刘表礼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见敬爱，而表深恨之。暨惧，应命，除宜城长。

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士曹属。后迁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文帝践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迁太常，进封南乡亭侯，邑二百户。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而宗庙主杨皆在邺都，暨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洛阳庙，四时蒸尝，亲奉粢盛。崇明正礼，废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逊位。景初二年春，诏曰："太中大夫韩暨，澡身浴德，志节高洁，年逾八十。守道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夏四月薨，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谥曰恭侯。子肇嗣。肇薨，于邦嗣。

崔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时晚成，宗族莫知，惟从兄琰异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邬长，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太祖征壶关，问长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张陟以林对，于是擢为冀州主簿，徙署别驾、丞相掾属。魏国既建，稍迁御史中丞。文帝践阼，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吴中郎将，上所亲重，国之贵臣也。仗节统事，州郡莫不奉笺致敬，而崔使君初不与相闻。若以边塞不修斩卿，使君宁能护卿邪?"别驾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视去此州如脱屣，宁当相累邪?此州与胡虏接，宜镇之以静，扰之则动其逆心，特为国家生北顾忧，以此为寄。"在官一期，寇窃寝息。犹以不事上司，左迁河间太守，清论多为林怨也。

迁大鸿胪。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遗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囊时之所患也。乃移书燉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

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转光禄勋、司隶校尉。属郡皆罢非法除过员吏。林为政推诚，简存大体，是以去后每辄见思。

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林议曰："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迟。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乱。《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并缺，散骑侍郎孟康荐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窃见司隶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论其所长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为外司，万里肃齐，诚台辅之妙器，衮职之良才也。"后年遂为司空，封安阳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顷之，又进封安阳乡侯。鲁相上言："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嗣，辟雍行礼，必祭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吏奉祀，尊为贵神。"制三府议，博士傅只以《春秋传》言立在祀典，则孔于是也。宗圣适足继绝世，章盛德耳。至于显立言，崇明德，则宜如鲁相所上。林议以为"宗圣侯亦以王命祀，不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尧、舜之后，及立三恪，禹、汤之世，不列于时，复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达于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礼经亦存其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谥曰孝侯。子述嗣。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父靖，为蜀郡都尉。柔留乡里。谓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从兄干，袁绍甥也。在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会靖卒于西州，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

太祖平袁氏，以柔为管长。县中素闻其名，奸吏数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临政，吏尝有非，犹尚容之。况此诸吏，于吾未有失

乎!其召复之。”咸还皆自励，咸为佳吏。高干既降，顷之以并州叛。柔自归太祖，太祖欲因事诛之，以为刺奸令史：处法允当，狱无留滞，辟为丞相仓曹属。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繇入关，遂、超等果反。

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已，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大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转加治书执法。[时]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诚非所以息奸省讼，缉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祖宗，咸不顾小人之怨。在汉太宗，亦除妖言诽谤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于是遂绝。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四年，迁为廷尉。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萧、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铺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

事情，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帝嘉纳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明帝即位、封柔延寿亭侯。时博士执经，柔上疏，曰：“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使，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光济先轨，虽夏启之承基，周成之继业，诚无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惰也。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故楚礼申公，学士锐精，汉隆卓茂，搢绅竞慕。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帝纳之。

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虏狡猾，潜自讲肄，谋动干戈，未图束手。宜畜养将士，缮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顷兴造殿舍，上下劳扰；若使吴、蜀知人虚实，通谋并势，复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乞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昔轩辕以二十五子，传祚弥远。周室以姬国四十，历年滋多。陛下聪达，穷理尽性，而顷皇子连多夭逝，熊罴之祥又未感应。群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以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宫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帝报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他复以闻。”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柔表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

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

原之。”

初，公孙渊兄晃，为叔父恭任内侍。先渊未反，数陈其变。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柔上疏，曰：“《书》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类，诚应枭县，勿使遗育。而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祁奚明叔向之过，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

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上疏曰：“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中间已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荧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

顷之，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于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干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于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己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葬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诏书复盈母于为平民。班下天下，以礼为戒。在官二十三年，转为太常，旬日迁司空，后徙司徒。太傅司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诏召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傅谓柔曰：“君为周勃矣。”爽诛，进封万岁乡侯。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安国侯，转为太尉。常道乡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后封二子亭侯。

景元四年，年九十薨，於日元侯。孙浑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柔等著勋前朝，改封浑昌陆子。

孙礼字德达，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为司空军谋掾。初丧乱时，礼与母相失，同郡马台求得礼母，礼推家财尽以与台。台后坐法当死，礼私导令逾狱自首，既而曰："臣无逃亡之义。"径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减死一等。后除河间郡丞，稍迁荧阳都尉。鲁山中贼数百人，保固险阻，为民作害。乃徙礼为鲁相。礼至官，出俸谷，发吏民，募首级，招纳降附，使还为闲，应时平泰。历山阳、平原、平昌、琅邪太守。从大司马曹休征吴于夹石口，礼谏以为不可深入，不从而败。迁阳平太守，入为尚书。

明帝方修宫室，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礼固争罢役。诏曰："敬纳谠言，促遣民作。"时李惠监作，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也。

帝猎于大石山，虎趋乘舆，礼便投鞭下马，欲奋剑斫虎，诏令礼上马。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于床下受遗诏。拜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待。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军全琮帅数万众来侵寇，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礼躬勒卫兵御之，战于芍陂，自旦及暮，将士死伤过半。礼犯蹈白刃，马被数创，手秉枹鼓，奋不顾身，贼众乃退。诏书慰劳，赐绢七百匹。礼为死事者设祀哭临，哀号发心，皆以绢付亡者家，无以入身。

征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摩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礼曰："讼者据墟墓为验，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迁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何必推古问故，以益辞讼?昔成王以桐叶戏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犹能夺伯氏骈邑，使没齿无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鄃以马丹候为验，诈以鸣犊河为界。假虚讼诉，疑误台阁。窃闻众口铄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擿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提，爵堤在高唐西

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谓长叹息流涕者也。案解与图奏而鄃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辄束带著履，驾车待放。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

时匈奴王刘靖部众强盛，而鲜卑数寇边，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特节，护匈奴中郎将。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当远别，何不欢也!”礼曰：“何明公言之乖细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诛后，入为司隶校尉，凡临七郡五州，皆有威信。迁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礼与卢毓同郡时辈，而情好不睦。为人虽互有长短，然名位略齐云。嘉平二年薨，谥曰景侯。孙元嗣。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少孤贫励志，太祖召为丞相文学掾，出为高唐、阳泉、鄴、任令。所在称治，文帝践阼，入为尚书郎、廷尉监，出为南阳、源郡太守。涿北接鲜卑，数有寇盗，观令边民十家已上，屯居，筑京候。时或有不愿者，观乃假遣朝吏，使归助子弟，不与期会，但敕事讫各还。于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劝，旬日之中，一时惧成。守御有备，寇钞以息。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后送任子诣邺。时观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观治身清素，帅下以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

明帝幸许昌，召观为治书侍御史，典行台狱。时多有仓卒喜怒，而观不阿意顺指。太尉，司马宣王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加驸马都尉。高贵乡公即位，封中乡亭侯。顷之，加光禄大夫，转为右仆射。常道乡公即位，进封阳乡侯，增邑干户，并前二千五百户。迁司空，固辞，不许，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数日，上送印绶，辄自舆归里舍。薨于家，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器，不封不树。谥曰肃侯。子悝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观著勋前朝，改封悝胶东子。

评曰：韩暨处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职流称。崔林简朴知能。高柔明于法理。孙礼刚断伉厉。王观清劲贞白：咸克致公辅。及暨年过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比之徐邈、常林，于兹为疚矣。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辛毗字佐治，颖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及袁尚攻兄谭于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太祖将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大悦。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连年战伐，而介胄生虮虱，加以旱蝗，饥谨并臻，国无囷仓，行无裹粮，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j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袁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干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许谭平，次于黎阳。明年攻邺，克之，表毗为议郎。久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僭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末老，童齔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毗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苟时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颖乡侯，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帝报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青龙二年，诸葛亮串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亮卒，复还为卫尉。薨，谥曰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内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以州从事为牧韦端使诣许，拜安定长史。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

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长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征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辟阜为别驾。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将引军东还。阜时奉使，言于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同。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不固于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遂号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超入，拘岳于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皋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救叙从阜计。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卤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扞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于义当细，于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太祖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上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于地矣。”

太祖征汉中，以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袭遂故事，安之而已。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

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觳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约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索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为政举大纲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崩。在郡十余年，征拜城门校尉。

阜常见明帝著绣帽、被缥绫半裒。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迁将作大匠。时初治富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曰：“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绨。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有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暗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后迁少府，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

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国。《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徙使六军团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仪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四甚，并诏公卿郡园，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帝爱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将自临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从。

帝既新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彫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约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富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闃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无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天子感

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不听，乃屡乞逊位，未许。会卒，家无余财。孙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以选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征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策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孝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成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昭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

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

《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也）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萆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厥，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馅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只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于是帝改容动色。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废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向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顺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只耸之礼，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财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

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城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

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塘、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复者也。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兴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祟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被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器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天府掌九伐之则，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梧。”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讥其不正谏，而为世诫。

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响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

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不夷子隶，纣县自旗，粲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宁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冀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沉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诏曰：“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郦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盲，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于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易由兴哉、方今宿生臣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

田猎，晨出夜还。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

《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景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悬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祖来之松，刊出穷谷，怪石瑊玦，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稿秸铚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楼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恩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千溪。臣恐民力凋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杌，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冀，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政，阖、吕、召、华，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满田牵郭传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也。年十八，为郡督邮。时郡内李朔等各拥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宠纠焉。朔等请罪，不复抄略。守高平令。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太祖临兖州，辟为从事。及为大将军，辟署西曹属，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故太尉杨彪收付县狱，尚书令荀彧、少府孔融等并属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数日，求见太祖，言之曰：“杨彪考讯无他辞语。当杀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闻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宠。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孙权数扰东陲，复召宠还为汝南大守，赐爵关内侯。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将军于禁等军以霖雨水长为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宠乃沉白马，与军人盟誓。会徐晃等救至，宠力战有功，羽遂退。进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破吴于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将军，屯新野。大军南征，到精湖，宠帅诸军在前，与贼隔水相对。宠敕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宜为其备。”诸军皆警。

夜半，贼果遣十部伏夜来烧，宠掩击破之，进封南乡侯。黄初三年，假宠节钺。五年，拜前将军。明帝即使，进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领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称吴大严，扬声欲诣江北猎，孙权欲自出。宠度其必袭西阳而为之备，权闻之，退还。秋，使曹休从庐江南人合

肥，令宠向夏口。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若入无强口，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遂深入。贼果从无强口断夹石，要休还路。休战不利，退走。会朱灵等从后来断道，与贼相遇。贼惊走，休军乃得还。是岁休薨，宠以前将军代都督扬州诸军事。汝南军民恋慕，大小相率，奔随道路，不可禁止。护军表上，欲杀其为首者。诏使宠将亲兵千人自随，其余一无所问。

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其明年，吴将孙布遣人诣扬州求降，辞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刺史王淩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淩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宠会被书当入朝，敕留府长史：“若淩欲往迎，勿与兵也。”淩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初，宠与淩共事不平，淩支党毁宠疲老悖谬，故明帝召之。既至，体气康强，见而遣还。宠屡表求留，诏报曰：“昔廉颇强食，马援据鞍，今君未老而自谓已老，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其思安边境，惠此中国。”

明年，吴将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整军趋杨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遁。时权岁有来计。青龙元年，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以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

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

景初二年，以宠年老征还，迁为太尉。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宠前后增邑，凡九千六百户，封子孙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谥曰景侯。子伟嗣。伟以格度知名，官至卫尉。

田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人也。刘备之奔公孙瓒也，豫时年少，自托于备，备甚奇之。备为豫州刺史，豫以老母求归，备涕泣与别。曰：“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

公孙瓒使豫守东州令，瓒将王门叛瓒，为袁绍将军万余人来攻。众惧欲降。豫登城谓门曰：“卿为公孙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还作贼，乃知卿乱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门惭而退。瓒虽知豫有权谋，而不能任也。瓒败而鲜于辅为国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为长史。时雄杰并起，辅莫知所从。豫谓辅曰：“终能定于下者，必曹氏也。宜速归命，无后祸期。”辅从其计，用受封宠。太祖召豫为丞相军谋掾，除颍阴、朗陵令，迁七阳太守，所在有治。

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为相。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圜陈，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际。胡不能近，散去。追击，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迁南阳太守。先时，郡人侯音反，众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大为郡患。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余人，表奏皆当死。豫悉见诸系囚，慰谕，开其自新之路，一时破械遣之。诸囚皆叩头，愿自效，即相告语，群贼一朝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状上，太祖善之。

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

俊并护鲜卑。自高柳以东，（氵岁）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攻，求救于豫，豫恐遂相兼并，为害滋深，宣救善讨恶，示信众狄。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截归路。豫乃进军，去虏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然之，从他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去，行数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马城，围之十重，豫密严，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虏不意，虏众散乱，皆弃弓马步走，迫讨二十余里，僵尸蔽地。

又乌丸王骨进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单将麾下百余骑人进部。进逆拜，遂使左右斩进，显其罪恶以令众。众皆怖慑不敢动，便以进弟代进。自是胡人破胆，威震沙漠。山贼高艾，众数千人，寇钞，为幽、冀害，豫诱使鲜素利部斩艾，传首京都。封豫长乐亭侯。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凡通亡奸宄，为胡作计不利官者，豫皆构刺搅离，使凶邪之谋不遂，聚居之类不安。事业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党欲令雄领乌丸校尉，毁豫乱边，为国生事。遂转豫为汝南太守，加珍夷将军。

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逃窜，尽虏其众。初，诸将皆笑于空地待贼，及贼破，竟欲与谋，求人海钩取浪船。豫惧穷虏死战，皆不听。

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相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纳官。"由是功不见列。

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人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后吴复来

寇，豫往拒之，贼即退。诸军夜惊云：“贼复来!”豫卧不起，令众‘敢动者斩’。有顷，竟无贼。

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迁使持节护匈中郎将军，加振威将军，领并州刺史。外胡闻其威名，相率来献。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征为卫尉。屡乞逊佼，太傅司马宣王以为豫克壮，书喻未听。豫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称疾笃。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嘉平六年，下诏褒扬，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

牵招字子经，安平观津人也。年十余岁，诣同县乐隐受学。后隐为车骑将军何苗长史，招随卒业。值京都乱，苗、隐见害，招惧与隐门生史路等触蹈锋刃，共殡敛隐尸，送丧还归。道遇寇钞，路等皆悉散走。贼欲斫棺取钉，招垂泪请赦。贼义之，乃释而去。由此显名。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绍卒，又事绍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围邺。尚遣招至上党，督致军粮。未还，尚破走，到中山。时尚外兄高干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带甲五万，北阻强胡，劝干迎尚，并力观变。干既不能，而阴欲害招。招闻之，间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东诣太祖。太祖领冀州，辟为从事。太祖将讨袁谭，而柳城乌丸欲出骑助谭。太祖以招尝领乌丸，遣诣柳城。到，值峭王严，以五千骑当遣诣潭。又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遣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是也。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氵岁）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独问得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冀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嚣，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促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招乃还坐，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

太祖灭谭于南皮，署招军谋掾，从讨乌丸。至柳城，拜护乌丸校

尉。还邺，辽东送衰尚首，县在马市，招睹之悲感，设祭头下。太祖义之，举为茂才。从平汉中，太祖还，留招为中护军。事罢，还邺，拜平虏校尉，将兵督青、徐州郡军事，击东来贼，斩其渠率，东土宁静。文帝践阼，拜招使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招广布恩信，招诱降附。建义中郎将公孙集等，率将部曲，咸各归命。使还本郡。又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

大军欲征吴，召招还，至。值军罢，拜右中郎将，出为雁门太守。郡在边睡，虽有候望之备，而寇钞不断。招既教民战陈，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远遣侦候。虏每犯塞，勒兵逆击，来辄摧破，于是吏民胆气日锐，荒野无虞。又构间离散，使虏更相猜疑。鲜卑大人步度根、泄归泥等与轲比能为隙，将部落三万余家诣郡附塞。救令还击比能，杀比能弟苴侯，及叛乌丸归义侯王同、王寄等，大结怨仇。是以招自出，率将归泥等讨比能于云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鲜卑附头等十余万家，缮治陉北故上馆城，置屯戍以镇内外，夷虏大小，莫不归心，诸叛亡虽亲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于是野居晏闭，寇贼静息。招乃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授教，数年中库序大兴。郡所治广武，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直，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

太和二年，护乌丸校尉田豫出塞，为轲比能所围于故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宪禁招，招以为节将见围，不可拘于吏议，自表辄行。又并驰布羽檄，称陈形势，云“当西北掩取虏家，然后东行，会诛虏身”。檄到，豫军踊跃。又遣一通于虏蹊要，虏即恐怖，种类离散。军到故平城，便皆溃走。比能复大合骑来，到故平州塞北。招潜行扑讨，大斩首级。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县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时比能已还漠南，招与刺史华轨议曰：“胡虏迁徙无常。若劳师远追，则迟速不相及。若欲潜袭，则山溪艰险，资粮转运，难以密办。可使守新兴、雁门二牙门，出屯陉北，外以镇抚，内令兵田，储畜资粮，秋冬马肥，州郡兵合，乘衅征讨，计必全克。”未及施行，会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风远振。其治边之称，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渔阳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招后，在辽东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风，以陇西太守随邓艾伐蜀有功，咸熙中为振威护军。嘉与晋司徒李胤同母，早卒。郭淮字伯济，太原阳

曲人也。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为五官将，召淮署为门下贼曹，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从征汉中。太祖还，留征西将军夏侯渊拒刘备，以淮为渊司马。渊与备战，淮时有疾不出。渊遇害，军中扰扰，淮收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郃为军主，诸营乃定。其明日，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议众寡不敌，备便乘胜，欲依水为陈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陈，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备可破也。"既陈，备疑不渡，淮遂坚守，示无还心。以状闻，太祖善之，假郃节，复以淮为司马。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转为镇西长史。又行征羌护军，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皆破平之。关中始定，民得安业。

黄初元年，奉使贺文帝践阼。而道路得疾，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全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安定羌大师辟蹏反，讨破降之。每羌、胡来降，淮辄先使人推问其亲理，男女多少，年岁长幼。及见，一二知其款曲，讯问阂至，咸称神明。

太和二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张郃击谡，淮攻详营，皆破之。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加建威将军。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暂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大至，淮逆击[走]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正始元年，蜀将姜维出陇西。淮遂进军，追至强中，维退，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迁左将军。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川都尉。转拜前将军，领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诸军为前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还假淮节。八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结叛乱，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无戴复叛应之。讨蜀护军夏侯霸督诸军屯为翅。淮军始到狄道，议者佥谓宜先讨定枹罕，内平恶羌，外折贼

谋。淮策维必来攻霸，遂入沨中，转南迎霸。维果攻为翅，会淮军适至，维遁退。进讨叛羌，斩饿何、烧戈，降服者万余落；九年，遮塞等屯河关、白土故城，据河拒军。淮见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土城，击，大破之。治无戴围武威，家属留在西海。淮进军趋西海，欲掩取其累重，会无戴折还，与战于龙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恶虏在石头山之西，当大道止，断绝王使。淮还过讨，大破之。姜继出石营，从强川，乃西迎治无戴，留阴平太守廖化于成重山筑城，敛破羌保质。淮欲分兵取之。诸将以维众西接强胡，化以据险，分军两持，兵势转弱，进不制维，退不拔化，非计也，不如合而惧西，及胡蜀未接，绝其内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贼不意，维必狼顾。比维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维疲于奔命。兵不远西，而胡交自离，此一举而两全之策也。"乃别遣夏侯霸等追维于沓中，淮自串诸军就攻化等。维果驰还救化，皆如淮计。进封都乡侯。

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是岁，与雍州刺史陈泰协策。降蜀牙门将句安等于翅上。二年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在关右三十余年，外征寇虏，内绥民夷。比岁以来，摧破廖化，禽虏旬安，功绩显著，朕甚嘉之。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进封阳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正元二年薨，追赠大将军，谥曰贞侯。子统嗣。统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淮著勋前朝，改封汾阳子。

评曰：满宠立志刚毅，勇而有谋。田豫居身清白，规略明练。牵招秉义壮烈，威绩显著。郭淮方策精详，垂问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终于郡守，末尽其用也。

徐胡二王传

徐邈宇景山，燕国苏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人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俯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了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右问

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将济、未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

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马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宫，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几年，交民便安，将士用命。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揖，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刺史，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卒于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

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感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不而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杆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于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矣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入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其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

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绵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绅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威；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秦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人江陵城，迫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修，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近，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兴，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发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囊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

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竟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仪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公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若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狎，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传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高贵乡公即尊位，近封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悬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仪者咸以俭、钦慄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检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好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氵隐）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

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饱不继，军覆上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泣，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

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著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王毋丘诸葛邓钟传

王淩字彦云，太原祁人也。叔父允，为汉司徒，诛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为卓报仇，入长安、杀允，尽害其家。淩及兄晨，时年皆少，逾城得脱，亡命归乡里。淩举孝廉，为发干长，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为丞相掾属。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临江，夜大风，吴将吕范等船漂至北岸，淩与诸将逆击，捕斩首虏，获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转在青州。是时海滨乘丧乱之后，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于夹石，休军失利，淩力战决围，休得免难。仍徙为扬、豫州刺史，咸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初，淩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兖、豫，继其名迹，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众寇芍陂，淩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进封南乡侯，邑千三百五十户，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是时，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淩就迁为司空。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淩为太尉，假节钺。淩、愚密协计，渭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淩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广。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二年，荧惑守南斗。淩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三年春，吴贼塞涂水。淩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扬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先下赦淩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淩，大军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淩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淩，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宣王遂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璀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淩、愚罪宜如旧典。乃发淩、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进弘、华爵为乡侯。广有志尚学行，死时年四十余。

毋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人也。父兴，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讨贼张进及讨叛胡有功，封高阳乡侯。入为将作大匠。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富之旧，甚见亲待。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迁荆州刺史。

青龙中，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串众王护留等，昔随袁尚奔辽东者，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缮彩各有差。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明年，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俭以功进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

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乃令诞、俭对换。诞为镇南，都督豫州。俭为镇东，都督扬州。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初，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杨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骁果粗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以徼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俭以计厚待钦，情限好洽。钦亦感戴，投心无二。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样。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园，举兵反。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

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诺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

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关，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大将军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万余人至乐嘉，示弱以诱之，大将军寻自洙至。钦不知，果夜来欲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大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比至慎县，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独与小弟秀及孙重藏水边草中。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属封侯。秀、重走入吴。将士诸为俭、钦所迫胁者，悉归降。俭字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发，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夷俭三族。钦亡入吴，吴以钦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

诸葛诞字公休，琅邪阳都人。诸葛丰后也。初以尚书郎为荣阳令，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御史中巫、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会帝崩，正始初，玄等并在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王淩之阴谋也，太傅司马宣王潜军东伐，以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之诸军事，封山亭侯。诸葛恪兴东关，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还，徙为镇南将军。后毋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使诞豫州诸军。渡安风津向寿春。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以延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吴大将孙峻、吕据、留赞等闻淮南乱，会文钦往，乃帅众将钦径至寿春。时诞诸军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诞遣将军蒋班追击之，斩赞，传首，收其印节。进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转为征东大将军。

诞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淩、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涎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綝，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

文钦俱来应诞。以为诞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督诸军围寿春，未合。咨、钦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众突入城。六月，车驾东征至项。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丘头。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吴将朱异再以大众来迎诞等，渡黎浆水，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綝以异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恃。将军蒋班、焦彝，皆诞爪牙计事者也，弃诞，逾城自归大将军。大将军乃使反间，以奇变说全怿等，怿等率众数千人开门来出。城中震惧，不知所为。

三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鸯、虎单走，逾城出，自归大将军。军吏请诛之，大将军令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表鸯、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内喜且扰，又日讥困，诞、咨等智力穷。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涎，传首，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诸裨将皆面缚降，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

初围寿春，议者多欲急攻之，大将军以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诞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灭。六军按甲，深沟高垒，而诞自困，竟不烦攻而克。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因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杀太守徐箕，推咨为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将军。封侯、持节。诞、钦屠戮，咨亦生擒，三叛皆获，天下快焉。拜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号位，吴众悦服。江东感之，皆不诛其家。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诞所

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秋赦之。听鸯、虎收敛钦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为农民养犊。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贫，资给甚厚，艾初不稍谢。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出参征西军事，迁南安太。

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郭淮拒蜀偏将军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迁城阳太守。

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严？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丽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干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士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迫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迁汝南太守，至则寻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己死，遣吏祭之，重遗其母、举其子与计吏。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诸葛

恪围合肥新城，不克，退归。艾言景王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殃、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恪归，果见诛。迁兖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上言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

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方城亭侯。毋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欲疑惑大众，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据之。文钦以后大军破败于城下，艾追之至丘头。钦奔吴。吴大将军孙峻等号十万众，将渡江，镇东将军诸葛诞遣艾据肥阳，艾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辄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遂走之。其年征拜长水校尉。以破钦等功，进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解雍州刺史王经围于狄道，姜维退驻钟提，乃以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诏曰：“逆贼姜继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士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二年，拒姜维于长城，维退还。迁征西将军，前后增邑凡六千六百户。

景元三年，又破维干侯和，维却保沓中。四年秋，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艾与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寸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

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引，还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艾至成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执节解缚焚榇。受而宥之。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大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使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己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有识者笑之。

十二月，诏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擒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大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徒，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

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变衅已结。诏书槛车征艾。艾父子既囚，钟会至成都。先送艾，然后作乱。会已死。艾本营将士追出艾槛车，迎还。瓘遣田续等讨艾，遇于绵竹西，斩之。子忠与艾俱死，余子在洛阳者悉诛，缇艾妻子及孙于。

初，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殄虏护军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

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土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干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天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三年，议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借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门、段谷之战，以少击多，摧破强贼。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庙胜，授以长策。艾受命忘身，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士众乘势，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诚恃养育之恩，心不自疑，矫命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本在可论。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陛下龙兴，阐弘大度，释诸嫌忌，受诛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立祠。

今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犹是也。臣以为艾身首分离，捐弃草土，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归其义，所为者寡而悦者众矣。”九年，诏曰：“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

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艾州里时辈南阳州泰，亦好立功业。善用兵。官至征虏将军、假节都督江南诸军事。景元二年薨，追赠卫将军，谥日壮侯。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恃郎。高贵乡公即尊位，赐爵关内侯。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黄门恃郎．封东武亭候，邑三百户。

甘田二年，征诸葛诞为司空，时会丧宁在家，策诞必不从命，驰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复追改。及诞反，车驾任项，文王至寿春，会复从行。初，吴大将全琮，孔权之婚亲重臣也。琮子怿、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诞。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自归文王。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皆蒙封宠，城中由是乖离。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军还。迁为太仆，固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诏曰：“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执，以成其美。”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

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文王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仪者，许褚之于，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诸军闻之，莫不震竦。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

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辅围乐城。会径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会移檄蜀将吏士民曰：

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财、发廪、表闾之义。今镇西奉辞衔命，摄统戎重，庶弘文告之训，以济元元之命，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兴兵朔野，困蹶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与隆大好。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诺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氐、羌，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边境乂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难以敌堂堂之陈。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此皆诸贤所亲见也。蜀相壮见擒于秦，公孙述授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岂安酖毒，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隆天覆之思，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仇贼，还为戎首。咨因逼擒获，钦二于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壹等穷蹶归命，犹加盛宠，况巴蜀贤知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旧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邓艾迫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

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军保险拒守。艾遂至绵竹，大战，斩诸葛瞻。维等闻瞻已破，率其众东入于巴，会乃进军至涪，遣胡烈、田续、庞会等追维。艾进军向成都，刘禅诣艾降，遣使敕维等令降于会。维至广汉郪县，令兵悉放器仗，送节传于胡烈，便从东道诣会降。会上言曰："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径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青乡）、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师，商旅倒戈。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圣德，侔踪前代，翼辅忠明，齐轨公旦，仁育群生，义征不譿，殊俗向化，无思不服，师不逾时，兵不血刃，万里同风，九州共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思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会于是禁检士众不得抄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与维情好欢甚。十二月诏曰："会所向摧弊，前无强敌，缄制众城，网罗进逸。蜀之豪帅，面缚归命，谋无遗策，举无废功。凡所降诛，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会为司徒，进封县侯。增邑万户。封予二人亭侯，邑各千户。"

会内有异志，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征艾。司马文王惧艾或不从命，敕会并进军成都，监军卫瓘在会前行，以文王手笔令宣喻艾军，艾军皆释仗，遂收艾入槛车。会所惮惟艾，艾既擒而会寻至，独统大众，威震西土。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率皆在己手，遂谋反。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得文王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请护军、郡守、

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宫，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会帐下督丘建本届胡烈，烈荐之文王，会请以自随，任爱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纳—人。烈绐语亲兵及疏与其子曰：“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焰？，拜为散将，以次棓杀坑中。”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遍。或渭会：“可尽杀牙门骑督以上。”会犹豫未决。十八日日中，烈军兵与烈儿擂鼓出门，诸军兵不期皆鼓噪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方给与姜维铠杖，白外有匈匈声，似失火，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柱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门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卒兵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会时年四十，将士死者数百人。

初，艾为太尉，会为司徒。皆持节、都督诸军如故，咸未受命而毙。会兄毓，以四年冬薨，会竟未知问。会兄子邕，随会与惧死。会所养兄子毅及峻，迪等下狱，当伏诛，司马文王表天子下诏，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极位台司，佐命立勋，飨食庙庭。父毓，历职内外，干事有绩。昔楚思子文之治，不灭斗氏之祀。晋录成宣之忠，用存赵氏之后，以会、邕之罪，而绝繇、毓之类，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有峻等云。

初，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擒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国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及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西，悌复曰：“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虽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护军问我。言‘颇疑钟会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

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军至长安，会果已死，咸如所策。

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评曰：“王淩风节格尚，毋丘俭才识拔干，诺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迁，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邪!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此盖古人所谓自论者也。

方技传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府吏儿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盐渎严昕与数人共候佗，适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己差，诣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督邮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谓佗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问佗，佗曰：“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佗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厕。虿螫其手，呻呼无赖。佗令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数为易汤，汤令暖之，其旦即愈。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

顷，佗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校，县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迫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惧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去。"将军言："（闻）[间]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所。

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篙笃，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

命所县，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吾侮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初，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寤，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臃，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快自养，一月可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散，亦行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样?先持贷我，我差，为卿从华佗更索。”成与之。已故到谯，适值佗见收，匆匆不忍从求。后十八岁，成病竟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治，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輓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胸藏针下五六寸，而病辄皆瘳。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时屑一升，青粘屑十四两，以是为率，盲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于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云。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曰：“今将军号（不）为天于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

黄初中，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汉铸钟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知。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夔、玉更相白干

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文帝爱待玉，又尝令夔与左愿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难色，由是帝意不悦。后因他事系夔．使愿等就学，夔自谓所习者雅，仕宦有本，意犹不满，遂黜免以卒。

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备至太乐丞，下邳陈颃司律中即将。自左延年等虽妙于音，咸善郑声，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谓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为州牧，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于兵。宜善防之。"

初，颍川荀攸、钟繇相与亲善。攸先亡，子幼。繇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付钟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此子竟早陨没，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骛，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也!"

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遗令及送丧之备，咸使素办。至下旬转差，垂以平复。三十日日昃，请纪纲大吏设酒，曰："吾报苦渐平，明日鸡鸣，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过矣。"威罢客之后，合瞑疾动，夜关遂卒。璩六十一为待中，直省内，欻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与王淩通谋，赐死。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故粗记数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将军程喜、中领军王肃有蹉跌云。肃年六十二，疾笃，众医并以为不愈。肃夫人问遗言。肃云："建平相我逾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将何虑也乎!"而肃竟卒。建平又善相马。文帝将出，取马外入，建平道遇之语曰："此马之相，今日死矣。"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啮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杀之。建平黄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乐安人也。为郡吏。太守杨沛梦人曰："八月—日曹公

当至，必与君杖，饮以药酒。”使宣占之。是时黄巾贼起。宣对曰：“夫杖起弱者，药治人病，八月一日，贼必除灭。”至期，贼果破。后东平刘桢梦蛇生四足，穴居门中，使宣占之，宣曰：“此为国梦，非君家之事也。当杀女子而作贼者。”顷之，女贼郑、姜遂惧夷讨，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问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坠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帝曰：“吾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毕，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无几，帝复问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入迫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以宣为中郎，属太史。尝有问宣曰：“吾昨夜梦见刍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顷，出行，果遇丰膳。后又问宣曰：“昨夜尝见刍狗，何也?”宣曰：“君欲堕车折脚，宜戒慎之。”顿之，果如宣言。后又问宣：“昨夜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当善护之。”俄遂火起。语宣曰：“前后三时，皆不梦也。聊试君耳，何以皆验邪?”宣对曰：“此神灵动君使言，故与真梦无异也。”又问宣曰：“三梦刍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梦，当得饮食也。祭祀既讫，则刍狗为车所轹，故中梦当堕车折脚也。刍狗既车轹之后，必载以为樵，故后梦忧失火也。”宣之叙梦，凡此类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余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丑，无威仪而嗜酒，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父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著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于是恩涕泣服罪。

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买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辂往见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辂曰：“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小大共视，须臾去之也，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基大惊，问其吉凶。辂曰：“直官舍久远，魑魅魍魉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直老铃下耳。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知非妖咎之征，自都忧也。”后卒无患。

时信都令家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县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清河王经去官还家，辂与相见。经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辂曰：“爻吉，不为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怀中，殷殷有声，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妇人，觅索余光。”经大笑曰：“实如君言。”辂曰：“吉，迁官之征也，其应行至。”顷之，经为江夏太守。

辂又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鸣甚悲。辂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携豚一头，酒一壶。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节酒、戒肉，慎火，而射鸡作食，箭从树间激中数岁女子手，流血惊怖。

辂至安德令刘长仁家，有鸣鹊来在的阁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离娄，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北同伍民来告邻妇手杀其夫。诈言“西家人与夫有嫌，来杀我婿”。辂至列人典农王弘直许，有飘风高三尺余，从申上来，在庭中幢幢回转，息以复起，良久乃止。直以问辂，辂曰：“东方当有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胶东吏到，直子果亡。直问其故，辂曰：“其日乙卯，则长子之候也。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死丧之候也。日加午而风发，则马之候也。离为文章，则吏之候也。申未为虎，虎为大人，则父之候也。”有雄雉飞来，登直内铃柱头，直大以不安，令辂作卦，辂曰：“到五月必迁。”时三月也。至期，直果为勃海太守。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蜜、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冀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辂族兄孝国，居在斥丘，辂往从之，与二客会。客去后，辂谓孝国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宅，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少许时当并死也。”复数十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当此之时，辂之邻里，外户不闭，无相偷窃者。清河太守华表，召辂为文学掾。安平赵孔曜荐辂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天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使君

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宣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徽于是辟为文学从事，引与相见，大善友之。徙部巨鹿，迁治中别驾。初应州召，与弟季儒共载，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语儒云：“当在故城中见貍，尔者乃显。”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见貍共踞城侧，兄弟并喜。正始九年举秀才。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何晏请之，邓飏在晏许。晏谓辂曰：“闻君著乂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夫飞鸮，天下贱鸟，及其在食椹，则怀我好音，况辂心非草木，敢不尽忠?昔元、凯之弼重华，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此乃履道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日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裒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后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辂答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晏曰：“过岁更当相见。”辂还邑舍，具以此言语舅氏，舅氏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谓辂狂悖。岁朝，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晏、飏皆诛，然后舅氏乃服。

始路过魏郡太守钟毓，共论《易》义。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毓问辂：“天下当太平否?”辂曰：“方今四九天飞，利见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忧不平?”毓未解辂言，无几，曹爽等诛，乃觉寤云。

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著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冀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邠曰：“此郡官舍，连有变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辂曰：“或因汉末之乱，兵马扰攘，军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愿安百禄，以光休宠。”

清河令徐季龙使人行猎，令辂筮其所得。辂曰：“当获小兽，复非食禽，虽有爪牙，微而不强，虽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暮归，果如辂言。季龙取十三种物，著大箧中，使辂射。

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种物。”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惟到梳为枇耳。

辂随军西行，过毋丘头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后得休，过清河倪太守。时天旱，倪问辂雨期。辂曰：“今夕当雨。”是日暘燥，昼无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谓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风云并起，竟成快雨。于是倪盛修主人礼，共为欢乐。

正元二年，弟辰谓辂曰：“大将军待君意厚，冀当富贵乎?”辂长叹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阳令，可使路不拾遗，枹鼓不鸣。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问其故。辂曰：“吾额上无生骨，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校，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讳，但人不知耳。吾前后相当死者过百人，略无错也。”

是岁八月，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

乌丸鲜卑东夷传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

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干入朝，遂留内待，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

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雄百蛮。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己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

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中山太守张纯叛人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灵帝末，以刘虞为幽州牧，募胡斩纯首，北州乃定。后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小，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后楼班大，峭王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多画计策。广阳阎柔，少没乌九、鲜卑中，为其种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丸校尉邢举代之，绍因宠慰以安北边。后袁尚败奔蹋顿，凭其势，复图冀州。会太祖平河北，柔帅鲜卑、乌丸归附，遂因以柔为校尉，犹持汉使节，治广宁如旧。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

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虏陈，柳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陈斩蹋顿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楼班、乌延等走辽东，辽东悉斩，传送其首。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鲜卑步度根既立，众稍衰弱。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后代郡乌丸能臣氐等叛，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干，氐等议，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恐不见济，更遣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当共盟誓。比能便于会上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属比能。比能自以杀归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践阼，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后数与轲比能更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寡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归泥曰："汝父为比能所杀，不念报仇，反属怨家。今虽厚待汝，是欲杀汝计也。不如还我，我与汝是骨肉至亲，岂与仇等?"由是归泥将其部落逃归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黄初五年，步度根诣阙贡献，厚加赏赐，是后一心守边，不为寇害，而轲比能众遂强盛。明帝即位，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而已。至青龙元年，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寇钞并州，杀略吏民。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为比能所杀。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实中，因阎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余骑随柔击破银。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

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于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后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斗，更相攻击。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复击素利，豫帅轻骑径进掎其后。比能使别小帅琐奴拒豫，豫进讨，破走之，由是怀贰。乃与辅国将军鲜于辅书曰："夷狄不识文字，故校尉阎柔保我于天子。我与素利为

仇，往年攻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临陈使琐奴往，闻使君来，即便引军退。步度根数数抄盗，又杀我弟，而诬我以抄盗。我夷狄虽不知礼义，兄弟子孙受天子印绶，牛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将军当保明我于天子。”辅得书以闻，帝复使豫招纳安慰。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然犹未能及檀石槐也。

太和二年，豫遣译夏舍诣比能女婿郁筑鞬部舍为鞬所杀。其秋，豫将西部鲜卑蒲头、泄归泥出塞讨郁筑鞬，大破之。还至马城，比能自将三万骑围豫七日。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倍。志往解喻，即解围去。后幽州刺史王雄并领校尉，抚以恩信。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至青龙元年，比能诱纳步度根，使叛并州，与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并州刺史毕轨遣将军苏尚、董弼等击之，比能遣子将骑与尚等会战于楼烦，临陈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弥加、厥机皆为大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初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太祖皆表宠以为王。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素利与比能更相攻击。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代摄其众。

《书》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园，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汉宫得详载焉。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而公孙渊仍父祖三世有辽东，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致讨，穷追极远，逾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故撰次其国，列其同异，以接前史之所未备焉。

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人

粗大，性强勇谨厚，不寇钞。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僧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枣。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作城栅皆员，有似牢狱。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厚葬，有槨无棺。

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

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簿敛送官。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璧、珪、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氵岁）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氵岁）城，盖本（氵岁）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氵岁）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祠灵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

东夷旧语以为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涓奴都、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

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漊。沟漊者，句丽名城也。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远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监供给之。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与夫余异，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人妻子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沃沮、东（氵岁）皆属焉。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有小水，南流人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騶。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騶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

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辽东太守蔡风、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宫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宫死，于伯固立。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嘉）[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

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于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怒为兄而不得立，与渭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其曾祖名宫，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及长大，果凶虐，数寇抄，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亦能开目视人，句丽呼相似为位，似其祖，故名之为位宫。位宫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其五年，为幽州刺史毋丘俭所破。语在《俭传》。

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氵岁）貊接。户五千，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

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汉光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氵岁）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氵岁）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人性质直强勇，少牛马，便持矛步战。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其葬作大木槨，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槨中。举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随死者为数。又有瓦（钅历），置米其中，编县之于槨户边。

毋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近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余级，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颀别遣追

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常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沃沮东大海中。

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土气寒，剧于夫余。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其人不洁，作溷在中央，人围其表居，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

善射，射人者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

（氵岁）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淮僭号称王。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魋结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无大君长，自汉已来，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其耆老旧自渭与句丽同种。其人性愿悫，少嗜欲，有廉耻，不请句丽。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自单单大山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氵岁）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氵岁）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想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乐浪擅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

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氵岁）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其八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氵岁）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日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有爰襄国、牟水国、桑外国、小石索国、大石索国、优休牟涿国、臣濆沽国、伯济国、速卢不斯国、日华国、古诞者国、古离国、怒蓝国、月支国、咨离牟卢国、素谓干国、古爰国、莫卢国、卑弥国、占离卑园、臣衅国、支侵国、狗卢国、卑离国、监奚卑离国、古蒲国、致利鞠国、冉路国、儿林国、驰卢国、内卑离国、感奚国、万卢国、辟卑离因、日斯乌旦国、一离国、不弥国、支半国、狗素国、捷卢国、牟卢卑离国、臣苏涂国、莫卢国、古腊国、临素半国、臣云新国、如来卑离国、楚山涂卑离国、一难国、狗奚国、不云国，不斯濆邪国、爰池国、干马国、楚离国、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王治月支国。臣智或加优呼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支濆臣离儿不例拘邪秦支廉之号。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即将、都尉、伯长。

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人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桓、灵之末，韩（氵岁）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

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氵岁），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郡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余有人。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槨无棺，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以瓔珠为财宝。或以缀衣为饰，或以县颈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其人性强勇，魁头露紒。如灵兵，衣布袍，足履革（足乔）蹋。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

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欢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惧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

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园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其立苏涂之义，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恶有异。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无他珍宝。禽兽草木略与中国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细尾鸡。其尾皆长五尺余。其男子时时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乘船往来，市买韩中。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入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弁辰亦十二国，又有诸小别邑，备有渠帅，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险侧，次有樊（氵岁），次有杀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国、不斯国、弁辰弥离弥弥冻国、并辰接涂国、勤耆国、难弥离冻国、弁辰古资弥冻国、弁辰古淳是国、冉奚国、弁辰半路国、弁辰乐奴园、军弥国弁军弥国、弁辰弥乌邪马国、如湛国、弁辰甘路国、户路国、州鲜国、马延国、弁辰狗邪国，弁辰走漕马国、弁辰安邪国、马延国、弁辰渎卢国、斯卢国、优由园、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国出铁，韩、（氵岁）、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其渎卢国与倭接界。十二国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洁清，长发。亦作广幅细布。法俗特严峻。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渤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漠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奴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园，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簇，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徐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

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虱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

若行者吉善，共顿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杼栎、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竿、桃支。有姜、桔、椒、蓑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猕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妨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备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合如刺史。王遣有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遣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阂旋可五千余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于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沼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勒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紺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厅。皆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评曰：《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

刘二牧传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汉鲁恭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后以师祝公丧去官。居阳城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卻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俭治罪；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

是时（凉）［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

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惟（小）［叔］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献帝使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焉及范与腾通谋，引兵袭长安。范谋泄，奔槐里，腾败，退还凉州，范应时见杀，于是收诞行刑。议郎河南庞羲与焉通家，乃募将焉诸孙入蜀。时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

璋，字季玉，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

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后羲与璋情好携隙，赵韪称兵内向，众散见杀，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

会曹公军不利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正遂还。后松复说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耀目，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

明年，先主至葭萌，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

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丞相诸葛亮平南土，阐还吴，为御史中丞。初，璋长子循妻，庞羲女也。先主定蜀，羲为左将军司马，璋时从羲启留循，先主以为奉车中郎将。是以璋二子之后，分在吴、蜀。

评曰：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

刘二牧传

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是由得用合徒众。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笃，谓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履，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彼）[鄙]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袁术来攻先主，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阳。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

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先主遣关羽守下邳。

先主还小沛，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为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擒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觅，承等皆伏诛。

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连和，曹公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驻月余日，所失亡士卒稍稍来集。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

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十二月，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

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

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

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

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领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破张郃等，收兵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成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军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

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冯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惴惴，战栗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子，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御王冠于先主。

先主上言汉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寐寤永叹，夕惕若厉。今臣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励翼，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

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于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取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

晖景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征验。今上天吉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篡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瘞，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

五月，立皇后吴氏，子禅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车骑将军张飞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广数十丈。后十余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司徒许靖卒。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遣将军陈笏讨元，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亮上言于后主曰："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啕，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后主传

后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立为王太子。及即尊号，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禅，朕遭汉运艰难，贼臣篡盗，社稷无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继大统。今以禅为皇太子，以承宗庙，祗肃社稷。使使持节丞相亮授印绶，敬听师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与！"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

建兴元年夏，臧柯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是岁，立皇后张氏。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

三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臧柯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

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还住江州，筑大城。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

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成都、阴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从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是岁，孙权称帝，与蜀约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秋八月，都护李严废徙梓潼郡。

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军师杨仪废徙汉嘉郡。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成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张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大赦，攻元。立子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

二年春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咨论事计，岁尽还。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

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还汉中，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七年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向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兴势围，大将军费祎督诸军往赴救，魏军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祎还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

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

居之于繁县。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维往讨，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十五年，吴王孙权薨。立子琮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脩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

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

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

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瓒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吴大将军孙琳废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谌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

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岁，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

破，还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兴徒从众，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道并攻。于是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为炎兴。冬，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用光禄大夫谯周策，降于艾，奉书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即报书，遣绍良先还。艾至城北，后主兴榇自缚，诣军垒门。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因承制拜后主为骠骑将军。诸围守悉被后主敕，然后降下。艾使后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资严未发，明年春正月，艾见收。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

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临轩，使太常嘉命刘禅为安乐县公。于戏，其进听朕命！盖统天载物，以咸宁为大，光宅天下，以时雍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顺承天者，坤元之义也。上下交畅，然后万物协和，庶类获乂。乃者汉氏失统，六合震扰。我太祖承运龙兴，弘济八极，是用应天顺民，抚有区夏。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乘间阻远，保据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以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几将五纪。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覆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朕嘉与君公长飨显禄，用考咨前训，开国胙土，率遵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往钦哉！公其只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卻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公泰始七年薨于洛阳。

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二主妃子传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坂，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谥皇思夫人，迁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将，嫔妃作合，载育圣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飘，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朝。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昭灵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贵人，尊号曰恭怀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号曰灵怀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辄与恭等案谥法，宜曰昭烈皇后。《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陈留人也。兄吴壹，少孤，壹父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焉有异志，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瑁同族，法正进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纳后为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联承天命，奉至尊，临万国。今以后为皇后，遣使持节丞相亮授玺绶，承宗庙，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兴元年五月，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长乐宫。壹官至车骑将军，封县侯。延熙八年，后薨惠陵。

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章陵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后主张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联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今以贵人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将军（向）朗持节授玺绶。勉修中馈，恪肃堙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随后主迁于洛阳。

刘永字公寿，先主子，后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为鲁王，策曰：“小子永，受兹青土。联承天序，继统大业，遵修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奄有龟蒙，世为藩辅。呜呼，恭联之诏；惟彼鲁邦，一变适道，风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礼，绶尔士民，是飨是宜，其戒之哉！”建兴八年，改封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谮构永于后主，后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咸熙元年，永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

刘理字奉孝，亦后主庶弟也，与永异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为梁王，策曰：“小子理，联统承汉序，祗顺天命，遵修典秩，建尔于东，为汉藩辅。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导以礼。往悉乃心，怀保黎庶，以永尔国，王其敬之哉！”建兴八年，改封理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谥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殇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诏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国嗣颓绝，联用伤悼。其以武邑侯辑袭王位。”辑，理子也，咸熙元年，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乡侯。

后主太子璇，字文衡。母王贵人，本敬哀张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继体立嗣，副贰国统，古今常道。今以璇为皇太子，昭显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将军朗持节授印绶。其勉修茂质，祗恪道义，咨询典礼，敬友师傅，斟酌众善，翼成尔德，可不务修以自勖哉！”时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钟会作乱于成都，璇为乱兵所害。

评曰：《易》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人伦之始，恩纪之隆，莫尚于此矣。是故纪录，以究一国之体焉。

诸葛亮传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

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造汉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寫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薄。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中书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关张马黄赵传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还小沛。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乃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

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自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张飞字翼德，涿郡人也，少与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先主从曹公破吕布，随还许，曹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

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近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假节。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业，除残靖乱，未烛厥理。今寇虏作害，民被荼毒，思汉之士，延颈鹤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军诰誓，将行天罚。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名宣遐迩，故特显命，高墉进爵，兼司于京。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诗》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国来极。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可不勉欤！”

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追谥飞曰桓侯。长子苞，早夭。次子绍嗣，官至侍中、尚书仆射。苞子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于绵竹，与邓艾战，死。

马超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人也。父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遂、腾率众诣长安。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钟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干于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于是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

超既统众，遂与韩遂合从，及杨秋、李堪、成宜等相结，进军至潼关。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阴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将许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动。曹公用贾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杨阜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超果率诸戎发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康故吏民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合谋击超。阜、叙起于卤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宽、衢闭冀城门，超不得入。进退狼狈，乃奔汉中依张鲁。鲁不足与计事，内怀于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

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先主为汉中王，拜超为左将军，假节。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犨乡侯，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飏虓虎，鉴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二年卒，时年四十七。临没上疏曰："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追谥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将军，进爵陈仓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作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太守韩玄。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自葭萌受任，还攻刘璋，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益州既定，拜为讨虏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基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是岁，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遂与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明年卒，追谥刚侯。子叙，早没，无后。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本属公孙瓒，瓒遣先主为田楷拒袁绍，云遂随从，为先主主骑。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迁为牙门将军。先主入蜀，云留荆州。

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召诸葛亮。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县。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建兴元年，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明年，亮出军，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

七年卒，追谥顺平侯。

初，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蒋琬、费祎荷国之重，亦见谥；陈祗宠待，特加殊奖，夏侯霸远来归国，故复得谥；于是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及云乃追谥，时论以为荣。云子统嗣，官至虎贲中郎，督行领军。次子广，牙门将，随姜维沓中，临阵战死。

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马超阻戎负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穷致泰，不犹愈乎！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腾之徒欤？

庞统法正传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劭，不亦可乎？"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遣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

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复说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进围雒县，统率众攻战，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拜统父为议郎，迁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统子宏，字巨师，刚简有臧否，轻傲尚书令陈祗，为祗所抑，卒于涪陵太守。统弟林，以荆州治中从事参镇北将军黄权征吴，值军败，随权入魏，魏封列侯，至巨鹿太守。

法正字孝直，右扶风郿人也。祖父真，有清节高名。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宣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

郑度说璋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先主闻而恶之，以问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璋果如正言，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及军围雒城，正笺与璋曰："正受性无术，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末，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圣听秽恶其声，故中间不有笺敬，顾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暗策薄，精诚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虽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余忠。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若]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

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余屈曲，难以辞极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当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复，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山]势作

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往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评曰：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儷邪？

许麋孙简伊秦传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协。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颍川刘翊为汝南太守，乃举靖计吏，察孝廉，除尚书郎，典选举。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而迁靖巴郡太守，不就，补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毖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诸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查负！"叱毖令出，于外斩之。靖从兄陈相玛，又与伷合规，靖惧诛，奔伷。伷卒，依扬州刺史陈祎。祎死，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靖收恤亲里，经纪振赡，出于仁厚。

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崖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陈国袁徽以寄寓交州，徽与尚书令荀玉书曰："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已，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流。其纪纲同类，仁恕恻隐，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耳。"巨鹿张翔衔王命使交部，乘势募靖，欲与誓要，靖拒而不许。靖与曹公书曰："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于袁术方命圮族，扇动群逆，津涂四塞，虽县心北风，欲行靡由。正礼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济南海，与领守儿孝德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饬元戎，西迎大驾，巡省中岳。承此休问，且悲且憙，即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夷、越蜂起，州府倾覆，道路阻绝，元贤被害，老弱并杀。靖寻循渚崖五千余里，复遇疾疠，伯母陨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侍，前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基，岂可具陈哉！惧卒颠仆，永为亡虏，忧瘁惨惨，忘寝与食。欲附奉朝贡使，自获济通，归死阙庭，而荆州水陆无津，交部驿使断绝。欲上益州，复有峻防，故官长吏，一不得入。

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托于益州兄弟，又靖亦自与书，辛苦恳恻，而复寂寞，未有报应。虽仰瞻光灵，延颈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圣主允明，显授足下专征之任，凡诸逆节，多所诛讨，想力竞者一心，顺从者同规矣。又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泽南至，足下忽有声命于子云，勤见保属，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倘天假其年，人缓其祸，得归死国家，解逋逃之负，泯驱九泉，将复何恨！若时有险易，事有利钝，人命无常，陨没不达者，则永衔罪责，入于裔土矣。

“昔营邱翼周，杖钺专征，博陆佐汉，虎贲警跸。今日足下扶危持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足下据爵高之任，当责重之地，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于执事。自华及夷，颙颙注望。足下任此，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弃忘旧恶，宽和群司，审量五材，为官择人？苟得其人，虽雠必举；苟其非人，虽亲不授。以宁社稷，以济下民，事立功成，则系音于管弦，勒勋于金石，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翔恨靖之不自纳，搜索靖所寄书疏，尽投之于水。

后刘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南阳宋仲子于荆州与蜀郡太守王商书曰：“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建安十六年，转在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史，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及即尊号，策靖曰：“联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宵惶惶，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宽。君其勖哉！秉德无怠，称联意焉。”

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钦，先靖夭没。钦子游，景耀中为尚书。始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子群，魏初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文多故不载。

麋竺字子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后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谦卒，竺奉谦遗命，迎先主于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

匮，赖此复振。后曹公表竺领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先主将适荆州，遣竺先与刘表相闻，以竺为左将军从事中郎。益州既平，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

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羽因覆败。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惭恚发病，岁馀卒。子威，官至虎贲中郎将。威子照，虎骑监。自竺至照，皆便弓马，善射御云。

孙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后随从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结袁绍，将适荆州，乾又与麋竺俱使刘表，皆如意指。后表与袁尚书，说其兄弟分争之变，曰："每与刘左将军、孙公祐共论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其见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顷之，卒。

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先主入益州，刘璋见雍，甚爱之。后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子]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雍之滑稽，皆此类也。

伊籍字伯机，山阳人。少依邑人镇南将军刘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来自托。表卒，遂随先主南渡江，从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见待亚于简雍、孙乾等。遣东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籍之机捷，类皆如此，权甚异之。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敕，广汉绵竹人也。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奏记州牧刘焉，荐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书》美黄发，而《易》称颜渊，固知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乃者以来，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众论

不齐，异同相伴，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乱世之急务也。夫欲救危抚乱，修己以安人，则宜卓荦超伦，与时殊趣，震惊邻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昔楚叶公好龙，神龙下之，好伪彻天，何况于真？今处士任安，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今见察，则一州斯服。昔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何武贡二龚，双名竹帛，故贪寻常之高而忽万仞之嵩，乐面前之饰而忘天下之誉，斯诚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随、和炳然，有如皎日，复何疑哉！诚知昼不操烛，日有余光，但愚情区区，贪陈所见。”

刘璋时，宓同郡王商为治中从事，与宓书曰：“贫贱困苦，亦何时可以终身！卞和炫玉以耀世，宜一来，与州尊相见。”宓答书曰：“昔尧优许由，非不弘也，洗其两耳；楚聘庄周，非不广也，执竿不顾。《易》曰‘确乎其不可拔’，夫何炫之有？且以国君之贤，子为良辅，不以是时建萧、张之策，未足为智也。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于林泽，与沮、溺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斯乃仆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后商为严君平、李弘立祠，宓与书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扬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如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幡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

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覆。

《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瑰颖乎？”宓答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夫虎生而文??，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

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宓称疾，卧在第舍，纂将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谈，

宓卧如故。纂问朴曰：“至于贵州养生之具，实绝余州矣，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朴对曰：“乃自先汉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余州耳，至于著作为世师式，不负于余州也。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

《易》作《太言》，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主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

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击颊，曰：“愿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

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

民徐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于天下乎？”于是纂逡巡无以复答。

益州辟宓为从事祭酒。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

“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

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迁大司农，四年卒。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论皇帝王霸（养）[豢]龙之说，

甚有道理，谯允南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文多故不载。

评曰：许靖夙有名誉，既以笃厚为称，又以人物为意，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廊庙器”也。麋竺、孙乾、简雍、伊藉，皆雍容风议，见礼于世。秦宓始慕肥遁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余，

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

董刘马陈董吕传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移，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说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数千人，璋听留二年，还迁益州太守，其清约如前。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

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自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馀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也。少知名，荆州牧刘表连辟，及举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阯，先主深以为恨。

巴复从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巴为尚书，后代法正为尚书令。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称尊号，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后，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

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及先主入蜀，诸葛亮亦从后往，良留荆州，与亮书曰："闻雒

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远矣。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适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闭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钟期，敢不击节！”先主辟良为左将军掾。

后遣使吴，良谓亮曰：“今衔国命，协穆二家，幸为良介于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为草曰：“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助。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于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权敬待之。

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会先主败绩于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

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希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良死时年三十六，谡年三十九。

陈震字孝起，南阳人也。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部诸郡，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转在犍为。建兴三年，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奉命使吴。七年，孙权称尊号，以震为卫尉，贺权践阼，诸葛亮与兄瑾书曰：“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震入吴界，移关候曰：“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东尊应保圣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响应，各有所归。于此时也，以同心讨贼，则何寇不灭哉！西朝君臣，引领欣赖。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践界踊跃，入则如归。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望必启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张旍诰众，各自约誓。顺流漂疾，国典异制，惧或有违，幸必斟诲，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震还，封城阳亭侯。九年，都护李平坐诬罔启废；诸葛亮

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济嗣。

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选为舍人，徒洗马。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诸葛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又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允固辞不受。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取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共期游宴，严驾已办，而郎中襄阳董恢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见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许，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阔积，舍此之谈，就彼之宴，非所谓也。”乃命解骖，祎等罢驾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类也。延熙六年，加辅国将军。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九年，卒。

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及邓艾至蜀，闻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

祗字奉宗，汝南人，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弱冠知名，稍迁至选曹郎，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坚，深见信爱，权重于维。景耀元年卒，后主痛惜，以言流涕，乃下诏曰：“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干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联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赐子??爵关内侯，拨次子裕为黄门侍郎。自祗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媚兹一人，

皓构间浸润故耳。允孙宏，晋巴西太守。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父常，送故将（军）刘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乂少孤，好读书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乂迁新都、绵竹令，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迁巴西太守。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以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后入为尚书，代董允为尚书令，众事无留，门无停宾。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为成都令。辰弟雅，谒者。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

杜祺历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干官至巴西太守，皆与乂亲善，亦有当时之称，而俭素守法，不及于吕。

评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刘巴履清尚之节，马良贞实，称为令士，陈震忠恪，老而益笃，董允匡主，义形于色，皆属臣之良矣。吕乂临郡则垂称，处朝则被损，亦黄、薛之流亚矣。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军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将军，迁松为副军将军。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都郡，以]达领新城太守。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达与封书曰："古人有言：'疏不间亲，新不加旧'。此谓上明下直，谗慝不行也。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种、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类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乎！故申生、卫伋、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正，而犹如此。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间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间，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违难背祸，犹皆如斯。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见正不从而疑之，非义也。

自号为丈夫，为此三者，何所贵乎？以足下之才，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怒不致乱，以免危亡，不以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禅命，虚心侧席，以德怀远，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与仆为伦，受三百户封，继统罗国而已，当更剖符大邦，为始封之君。陛下大军，金鼓以震，当转都宛、邓；若二敌不平，军无还期。足下宜因此时早定良计。《易》有'利见大人'，《诗》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无使狐突闭门不出。"封不从达言。

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徒居南阳，仪魏兴太守，封（真乡侯）[员乡侯]，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达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彭□[音漾]字永年，广汉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荐之于太守许靖曰："昔高宗梦傅说，周文求吕尚，爰及汉祖，纳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业垂统，缉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极，允执神灵，体公刘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庙》之作于是乎始，褒贬之义于是乎兴，然而六翮未之备也。伏见处士绵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隽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云□[音蕴]偃息于仁义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节行，守直不亏，虽古人潜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谠落落之誉，丰功厚利，建迹立勋，然后纪功于王府，飞声于来世，不亦美哉！"

□仕州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州牧刘璋，璋髡钳□为徒隶。会先主入蜀，溯流北行。□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统与□非故人，又适有宾客，□径上床卧，谓统曰："须客罢当与卿善谈。"统客既罢，往就□坐，□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统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遂并致之先主。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拔□为治中从事。□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行事，意以稍疏，左迁□为阳江太守。

□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

退，具表囗辞，于是收囗付有司。

囗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仆昔有事于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暗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会人来西，仆因法孝直自炫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谭，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仆于故州不免凡庸，优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囗一朝狂悖，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懈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脱失‘老’语。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孟起说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堕之，将复谁怨！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灵，复何言哉！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爱，自爱！”囗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因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亮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建安二十年，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先主素识待之，不深责也，以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立为侍中。后主袭位，徒长水校尉。

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后丞相掾（李郃）[李邵]、蒋琬至，立计曰：“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主）[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子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无纲纪；朗昔奉马良兄弟，谓为圣人，今作长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不足与经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邵]、琬具白其言于诸葛亮。亮表立曰：“长水校尉廖

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于是废立为民，徒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后监军姜维率偏军经汶山，诣立，称立意气不衰，言论自若。立遂终徒所。妻子还蜀。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也。少为郡职吏，以才干称。荆牧刘表使历诸郡县。曹公入荆州时，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产。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又越囗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加辅汉将军，领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建兴元年，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转为前将军。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亮亦与达书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其见贵重如此。八年，迁骠骑将军。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亮命严将二万人赴汉中。亮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为后事。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改名为平。

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代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乃废平

为民，徒梓潼郡。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丰官至朱提太守。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先主定益州，以琰为固陵太守。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琰与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间埏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于是亮遣琰还成都，官位如故。

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捕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请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

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给延曰：“当为郡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邀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也。建安中，为荆州刺史傅群主薄，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羽命为功曹，遣奉命西诣先主。先主与语论军围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及先主为汉中王，拔仪为尚书。先主称尊号，东征吴，仪与尚书令刘巴不睦，左迁遥署弘农太守。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徒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

评曰：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彭囗、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干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霍王向张杨费传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笃卒，荆州牧刘表令峻摄其众。表卒，峻率众归先主，先主以峻为中郎将。先主自葭萌南还袭刘璋，留峻守葭萌城。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攻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广汉为梓潼郡，以峻为梓潼太守、裨将军。在官三年，年四十卒，还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诏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爵。"遂亲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

子弋，字绍先，行主末年为太子舍人。后主践阼，除谒者。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亮卒，为黄门侍郎。后主立太子璿，以弋为中庶子，璿好骑射，出入无度，弋援引古义，尽言规谏，甚得切磋之体。后为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又转护军，统事如前。时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事。景耀六年，进号安南将军。是岁，蜀并于魏，弋与巴东领军襄阳罗宪各保全一方，举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宠待有加。

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也。刘璋时入蜀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连闭城不降，先主义之，不强逼也。及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建兴元年，拜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子山嗣，官至江阳太守。

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山）、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顷之转任牂牁，又徒房陵。后主践阼，为步兵校尉，代王连领丞相长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数

年，为光禄勋，亮卒后徒左将军，追论旧功，封显明亭侯，位特进。初，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条嗣，景耀中为御史中丞。

朗兄子宠，先主时为牙门将。秭归之败，宠营特完。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诸葛亮当北行，表与后主曰："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论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也。"迁中领军。延熙三年，征汉嘉蛮夷，遇害。宠弟充，历射声校尉、尚书。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汝南许文休入蜀，谓裔干里敏捷，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刘璋时，举孝廉，为鱼复长，还州署从事，领帐下司马。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璋授裔兵，拒张飞于德阳陌下，军败，还成都。为璋奉使诣先主，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裔还，城门乃开。先主以裔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

会先主薨，诸葛亮遣邓芝使吴，亮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数年，流徒伏匿，权未之知也，故许芝遣裔。裔临发，权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裔对曰："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权又谓裔曰："君还，必用事西朝，终不作田父子闾里也，将何以报我？"裔对曰："裔负罪而归，将委命有司。若蒙侥幸得全首领，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后大王之赐也。"权言笑欢悦，有器裔之色。裔出阁，深悔不能阳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权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数十里，追者不能及。

既至蜀，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亮出驻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诣亮谘事，送者数百，车乘盈路，裔还书与所亲曰："近者涉道，昼夜接客，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谈啁流速，皆此类也。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迎

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抚恤故旧，振赡衰宗，行义甚至。加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建兴八年卒。子翘嗣，历三郡守、监军。翘郁，太子中庶子。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也。刘璋时历部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严命为功曹。严欲徒郡治舍，洪固谏不听，遂辞功曹，请退。严（欲）荐洪于州，为（蜀部从事）[部蜀从事]。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

先主既称尊号，征吴不克，还住永安。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洪即启太子，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众议以为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巂据南中。洪曰："元素信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不过乘水东下，冀主上平安，面缚归死；如其有异，奔吴求活耳。敕曶、绰但于南安峡口遮即便得矣。"曶、绰承洪言，果生获元。洪建兴元年赐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为越骑校尉，领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欲用张裔为留府长史，问洪何如？洪对曰："裔天姿明察，长于治剧，才诚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专任，不如留向朗。朗情伪差少，裔随从目下，效其器能，于事两善。"初，裔少与洪亲善。裔流放在吴，洪临裔郡，裔子郁给郡吏，微过受罚，不特原假。裔后还闻之，深以为恨，与洪情好有损。及洪见亮出，至裔许，具说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时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长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愿裔处要职，典后事也。后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与裔书曰："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洪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论者由是明洪无私。

洪少不好学问，而忠清款亮，忧公如家，事继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费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也。刘璋时为绵竹令，先主攻绵竹时，诗先举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诗为督军从事，出为牂牁太守，还为州前部司马。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天敌未克，而先主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建兴三年，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鸿曰："闻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言。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亮谓琬、诗曰："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诗进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未及]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乘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蒋琬秉政，以诗为谏议大夫，卒于家。

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魏以冲为乐陵太守。

评曰：霍峻孤城不倾，王连固节不移，向朗好学不倦，张裔肤敏应机，杨洪乃心忠公，费诗率意而言，皆有可纪焉。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杜微字国辅，锌潼涪人也。少受学于广汉任安。刘障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微固辞，举而致之。既致，亮引见微，微自陈谢。亮以微不闻人语，于坐上与书曰："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觏。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每叹高志，未见如旧。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以谓贤愚下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归，亮又与书答曰："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为谏议大夫，以从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为南安人也，以儒学节操称。从议郎迁谏义大夫、五官中朗将。

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数被征，终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群少受学于舒，专心候业。于庭中做小楼，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气候，无不见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成都，皆没不还，悉如群言。于是举群茂才。

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入密白其言。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

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莫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后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常不扑之于地也。

群卒，子臣颇传其术。

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刘璋时辟为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琼为议曹从事。后主践阼，拜谏议大夫，迁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蒋琬、费祎等皆器重之。虽学业入深，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后近通儒谯周常问其意，琼答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后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琼年八十余，延熙十三年卒。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秦穆候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候、董候，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候，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候、灵帝之名子。”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己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

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时又有魏郡胡潜，字公兴，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

克伐，谤讟忿急，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撼。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潜先没，慈后主世稍迁至大长秋，卒。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灵帝末为讲部吏。献帝迁都长安，遂逃人蜀，刘焉父子待以客礼。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譊譊讙咋。先主定益州，拜为仪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主践阼，为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迁大司农。

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于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穷谓其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于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痒，多如是类。故执政重臣，心不能悦，爵位不登，每直言无所回避，为代所嫌。太常广汉镡承、光禄动河东斐俊等，年资皆在光后，而登据上列，处光之右，盖以此也。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数从光谘访，光问正太子所习读性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调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既不得妄有所施为，且智调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设也?"光解正慎宜，不为放谈，乃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每弹射利病，为世人所讥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语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虽有自然，然不可力强致也。此储君读书，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后光坐事免官，年九十余，卒。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来歙之后也。父艳，为汉司空。汉末大乱，敏随姊夫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母之侄，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客。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后主践阼，为虎贲中郎将。丞相亮住汉中，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坐事去职。亮卒后，还成都为大长秋，又免，后累迁为光禄大夫，复坐过黜。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时孟

光亦以枢机不慎，议论干时，然犹愈于敏，俱以耆宿学士见礼于世。而敏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特加优待，是故废而复起。后以敏为执慎将军，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览经学，有敏风，与尚书向充等并能协赞大将军姜维。维善之，以为参军。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后主践阼，拜谏议大夫。丞相亮住汉中，请为军祭酒。亮卒，还成都，拜大中大夫，卒。子宗传其业，为博士。

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惧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始为州书佐、尚书令史。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譔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太子爱其多知，甚悦之。然体轻脱，好戏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景耀中卒。时又有汉中陈术，字申伯，亦博学多闻，著《释部》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位历三郡太守。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父（山并），字荣始，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州郡辟请，皆不应，州就假师友从事。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

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转家令。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己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尊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望风慕德者邳彤、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繦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铫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颖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颖川贼必即降。’遂至颖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徙为中散大夫，犹侍太子。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恩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囊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候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候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

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黜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

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人阴平，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臣群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之，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疑于入南，周上疏曰："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适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郸僭号，时世祖在信都，畏逼于郎，欲弃还关中。邳彤谏曰：'明公西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彤之言复信于今，四也。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绶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于是遂从周策。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周。周语次，因书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

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五年，予常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往与周别。周语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杨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杨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疑周以术知之，假而此言也。六年秋，为散骑常侍，疾笃不拜，至冬卒。凡所著述，择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周三子，熙、贤、同，少子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也。祖父俭，灵帝末为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会天下大乱，故正父揖因留蜀。揖为将军孟达都督，随达降魏，为中书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单茕双立，而安贫好学，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性淡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宫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其文继于崔駰《达旨》。其辞曰："或有讥余者曰：'闻之前记，夫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然则名之与事，前哲之急务也。是故创制作范，匪时不立，流称垂名，匪功不记，名必须功而乃显，事亦俟时以行止，身没名灭，君子所耻。是以达人研道，探頤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风激电飞，量时揆宜，用取世资，小屈大申，存公忽私，虽尺枉而寻直，终扬光以发辉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婴丁祸败，嗟道义之沉塞，愍生民之颠沛，此诚圣贤拯救之秋，烈士树功之会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质，兼览博窥，留心道术，无远不致，无幽不悉；挺身取命，干兹奥秘，踌躇紫闼，喉舌是执，九考不移，有入无出，究古今之真伪，计时务之得失。虽时献一策，偶进一言，释彼官责，慰此素飧，固未能输竭忠款，尽沥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并有闻焉也。盍亦绥衡绥辔，回轨易涂，舆安驾肆，思马斯徂，审历揭以投济，要夷庚之赫怳，播秋兰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图，不亦盛与!'余闻而叹曰：'呜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管窥筐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纮之形埒，信万事之精练也。'或人率尔，仰而扬衡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余应之曰：“虞帝以面从为戒，孔圣以悦己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将为吾子论而释之。昔在鸿荒，朦昧肇初，三皇应箓，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书。姬衰道缺，霸者冀扶，嬴氏惨虐，吞嚼八区，于是从横云起，狙诈如星，奇衺蠭动，智故萌生；或饰真以仇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无定分，义无常经。故鞅法穷而慝作，斯义败而奸成，吕门大而宗灭，韩辩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宠耀其目，赫赫龙章，铄铄车服。偷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极，和鸾未调而身在辕侧，庭宁未践而栎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缩其泽，人吊其躬，鬼芟其额。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属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汉，应天顺民，政治之隆，皓若阳春，俯宪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泽以熙世，扬茂化之酢醇，君臣覆度，各守厥真，上垂询纳之弘，下有匡救之责，士无虚华之宠，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兴废，有声有寂，有光有翳。朱阳否于素秋，玄阴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系，运气匿而耀灵陈。冲、质不永，桓、灵坠败，英雄云布，豪杰盖世，家挟殊议，人怀异计。故从横者欻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也。

今天纲已缀，德树西邻，丕显祖之宏规，縻好爵于士人，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济民，肃明祀以礿祭，几皇道以辅真。虽跱者未一，伪者未分，圣人垂戒，盖均无贫；故君臣协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动若重规，静若叠矩。济济伟彦，元凯之伦也，有过必知，颜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鹰扬鸷腾，伊、望之事也；总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计，敷张、陈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化英而不遑，岂暇修枯箨于榛秽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纪，托身所天，心焉是恃。乐沧海之广深，叹篙岳之高跱，闻仲尼之赞商，感乡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近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说，时有攸献，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闾，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广福祥，输力规谏。若其合也，则以暗协明，进应灵符；如其违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进退任数，不矫不诬，循性乐天，夫何恨诸?此其所既入不出，有而若无者也。狭屈氏之常醒，浊渔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等辱，编夷、叔之高怼。合不以得，违以不失，得不克诎，失不惨悸。不乐前以顾轩，不就后以虑轾，不鬻誉以干泽，不辞愆以忌绌。何责之释?何飧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执也。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游禽逝不为之鲜，浮鲂臻不为之殷。且阳灵幽于唐叶，阴精应于商

时，阳盱请而洪灾息，桑林祷而甘泽滋。行止有道，启塞有期。我师遗训，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辞?辞穷路单，将反初节，综坟典之流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尽先轨而投制，题叔肸之优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归，泛皓然以容裔，欣环堵以恬娱，免咎悔于斯世，顾兹心之未泰，惧末涂之泥滞，仍求激而增愤，肆中怀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贵，秦牙沈思于殊形；薛烛察宝以飞誉，瓠梁托弦以流声；齐隶拊髀以济文，楚客潜寇以保荆：雍门援琴而挟说，韩哀秉辔而驰名；卢敖翱翔乎玄阙，若士竦身于云清。余实不能齐技于数子，故乃静然守己而自宁。”

景耀六年，后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钟会作乱成都，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冀从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后主赖正相导宜适，举动无阙，乃慨然叹息，恨知正之晚，时论嘉之。赐爵关内候。泰始中，除安阳令，迁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诏曰：“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咸宁四年卒。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评曰：“杜微修身隐静，不役当世，庶凡夷、皓之概。周群占天有征，杜琼沉默慎密，诸生之纯也。许、孟、来、李，博涉多闻，尹默精于《左氏》，虽不以德业为称，信皆一时学士。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扬之规，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处晋事少，有蜀事多，故著于篇。

黄李吕马王张传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少为郡吏，州牧刘璋召为主簿。时别驾张松建议，宜迎先主，使伐张鲁。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璋不听，竟遣使迎先生，出权为广汉长，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风景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乃诣降先主。先主假权偏将军。及曹公破张鲁，鲁走入巴中，权进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先主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还南郑，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杀夏候渊，据汉中，皆权本谋也。

先主为汉中王，犹领益州牧，以权为治中从事，及称尊号，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及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从陈、韩邪?”权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候，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后得审问，果如所言。及先主薨问至，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文帝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遣左右诏权，末至之间，累催相属，马使奔驰，交错于道，官属侍从莫碎魄，而权举止颜色自若。

后领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将军司马宣王深器之，问权曰：“蜀中有卿辈几人?”权笑而答曰：“不图明公见顾之重也!”宣王与诸葛亮书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明年卒，谥曰景候。子邕嗣、邕无子，绝。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近，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仕郡督邮，姑夫囊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后贡恢于

州，涉道末至，闻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也，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先主嘉之，从至洛城，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后为亡虏所诬，引恢谋反，有司执送。先主明其不然，更迁恢为别驾从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先主问恢："谁可代者?"恢对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则臣下尽情，是以先零之役，赵充国日'莫若老臣'。臣窃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俊，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俊，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绘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

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建兴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子遗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随诸葛瞻拒邓艾，临阵授命，死于绵竹。

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其桀慢如此。闿又降于吴，吴遥署凯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闿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凯答檄曰："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伏惟将军世受汉思，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陨于苍梧，书籍嘉之，流声无穷。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覆河冰，火灭水泮，将何所依附?曩者将军先君雍候，造怨而封，窦融知兴，归志世祖，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

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桓是责，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况臣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凯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

及丞相亮南征讨阎，既发在道，而阎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为永昌太守。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也。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先主东征，败绩猇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遣阙，遣忠送往。先主已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以忠为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州治中从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戍事。军还，督将军张嶷等讨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冀还，以忠代冀。忠遂斩胄，平南土。加忠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由此就加安南将军，进封彭乡亭侯。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面大将军。七年春，大将军费韦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祎还，忠乃归南。十二年卒，子脩嗣。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恢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思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张表，时名士，清望逾忠。阎宇宿有功干，于事精勤。继踵在忠后，其威风称绩，皆不及忠。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随杜濩、朴胡诣洛阳，假校尉，从曹公征汉中，因降先主，拜牙门将、裨将军。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干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

十二年，亮卒于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军汉中太守。十五年，进封安汉侯，代壹督汉中。延熙元年，大将军蒋琬住沔阳，平更为前护军，署琬府事。六年，琬还住涪，拜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汉中。

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戏谑，从朝至夕，端坐彻日，怀无武将之体。然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焉。十一年卒，子训嗣。初，平同郡汉昌句忠勇宽厚，数有战功，功名爵位亚平，官至左将军，封宕渠侯。

张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也。弱冠为县功曹。先主定蜀之际，山寇攻县，县长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负夫人，夫人得免。由是显名，州召为从事。时郡内士人龚禄、姚伷位二千石，当世有声名，皆与嶷友善。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禽。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珍。寻其余类，旬日清泰。后得疾病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太守蜀郡何祗，名为通厚，嶷宿与疏阔，乃自舆诣祗，托以治疾。祗倾托医疗，数年除愈。其党道信义皆此类也。拜为牙门将，属马忠，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辄有筹画战克之功。

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巂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

恩情，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嶷以功赐爵关内侯。

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魄渠等，已降复反。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计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又斯都耆帅李求承昔手杀龚禄，嶷求募捕得，数其宿恶而诛之。始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

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盘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午飨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赡。

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遣叔父离将，逢众相度形势。嶷逆遣亲近赍牛酒劳赐，又令离姊逆逢妻宣畅意旨。离既受赐，并见其姊，姊弟欢悦，悉率所领将诣嶷，嶷厚加赏待，遣还。旄牛由是辄不为患。

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遣左右资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绎。奏封路为旋牛毗王，遣使将路朝贡。后主于是加嶷抚戎将军，领郡如故。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泛爱，待信新附不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后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攻取。侍中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从弟也。嶷与书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亲以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

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识见多如是类。

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屡乞求还，乃征诣成都。夷民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嶷至，拜荡寇将军，慷慨壮烈，士人咸多贵之。然放荡少礼，人亦以此讥焉，是岁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卫将军姜维率嶷等因简之资以出陇西。既到狄道，简悉率城中吏民出迎军。军前与魏将徐质交锋，嶷临阵陨身，然其所杀伤亦过倍。既亡，封长子瑛西乡侯，次子护雄袭爵。南土越崔嶲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

评曰：黄权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业，吕凯守节不回，马忠扰而能毅，王平忠勇而严整，张嶷识断明果，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

蒋琬费祎姜维传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琬见推之后，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呼问占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征也。”顷之，为什邡令。先主为汉中王，琬人为尚书郎。

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迁为参军。五年，亮住汉中，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八年，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睿骄凶，辽东三郡劳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囊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畔。”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

东曹掾杨戏索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构戏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人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由是琬遂还住涪。疾转增剧，至九年卒，谥曰恭。

子斌嗣，为绥武将军、汉城护军。魏大将军钟会至汉城，与斌书曰："巴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当洒扫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斌答书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来谓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修敬坟墓。视予犹父，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会得斌书报，嘉叹意义，及至涪如其书云。后主既降邓艾，斌诣会于涪，待以交友之礼。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斌弟显，为太子仆。会亦爱其才学，与斌同时死。

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惧镇汉巾。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人，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会大将军费祎从成都至，魏军即退。敏以功封云亭侯。

费祎字文伟，江夏（黾阝）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将祎游学入蜀。会先主定蜀，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时许靖丧子，允与韦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从前先上。及于丧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集，车乘甚鲜，允犹神色未泰，而韦晏然自若。持车人还，和问之，知其如此，乃谓允曰："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

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丞

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諃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谓祎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还，迁为侍中。亮住北住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祎至，敌遂退，封成乡侯。琬固让州职，祎复领益州刺史。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十一年，出住汉中，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比屯汉寿。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子承嗣，为黄门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祎长女配太子璿为妃。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也。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亮辟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

十二年，亮卒，维还成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琬既迁大司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迁卫将军，

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是岁，汉山平康夷反，维率众讨定之。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维将还安处之。十二年，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明年，加督中外军事。复出陇西，守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间狄道、临洮三县民还。后十八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维却住钟题。

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二十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维欲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维前住芒水，皆倚山为营。望、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人。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臣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五年，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

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故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人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比至阴平，闻魏将诸葛绪向建威，故住待之。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会攻乐城，不能克。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适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会。会与维书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维不答书，列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人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

会厚待维等，皆权还其印号节盖。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会既构邓艾，艾槛车征，因将维等诣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魏将士愤发，杀会及维，维妻子皆伏诛。

郤正著论论维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维昔所俱至蜀，梁绪官至大鸿胪，尹赏执金吾，梁虔大长秋，皆先蜀亡没。

评曰：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固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

邓张宗杨传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汉司徒禹之后也。汉末人蜀，末见知待。时益州从事张裕善相，芝往从之，裕谓芝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芝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所在清严有治绩，人为尚书。

先主薨于永安。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

权果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权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未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

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权与亮书曰："丁友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及亮北住汉中，以芝为中监军、杨武将军。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阳武亭侯，顷之，为督江州。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延熙六年，就迁为车骑将军，后假节。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串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十四年卒。

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简。不饰意气，不得士类之和。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晋朝广汉大守。

张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有迹。先主定益州，领牧，翼为书佐。建安末，举孝廉，为江阳长，徙涪陵令，迁梓潼太守，累迁至广汉、蜀郡太守。建兴九年，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冀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耆率刘胄北叛作乱，冀举兵讨胄。胄未破，会被征当还，群下咸宜便驰骑即罪，冀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亮卒，拜前领军，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延熙元年，入为尚书，稍迁督建威、假节、近封都亭侯、征西大将军。

十八年，与卫将军姜维俱还城都。维议复出军，唯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将冀等行，进冀位镇南大将军。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近，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画足。"维竟围经于狄道城，不能克。自冀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迁左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六年，与维咸在剑阁，共诣降钟会于涪。明年正月，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

宗预，字德艳，南阳安众人也。建安中，随张飞入蜀。建兴初，丞相亮以为主簿，迁参军、右中郎将。及亮卒，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闻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预将命使吴。孙权问预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自帝之守，何也?"预对曰："臣以为东益马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权大笑，嘉其抗尽，甚爱待之，见敬亚于邓芝、费祎。迁为侍中，徙尚书。延熙十年，为屯骑校尉。时车骑将军邓芝自江州还，来朝，谓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邪?"芝性骄傲，自大将军费祎等皆避下之，而预独不为屈。预复东聘吴，孙权捉预手，涕泣而别曰："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遗预大珠一斛，乃还。迁后将军，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将军，赐爵关内侯。景耀元年，以疾征还成都。后为镇军大将军，领兖州刺史。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期事，廖化过预，欲与预共诣瞻许。预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窃已过，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辈而屑屑造门邪?"遂不往。

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

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先主薨，为丞相参军。后为督广武，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以果烈称。官位与张冀齐，而在宗预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

杨戏，字文然，犍为武阳人也。小与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杨汰季儒、蜀郡张表伯达并知名。戏每推祁以为冠首，丞相亮深识之。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亮卒，为尚书右选部郎，刺史蒋琬请为治中从事史。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为东曹掾，迁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领建宁太守。以疾征还成都，拜护军、监军，出领梓潼太守，入为射声校尉，所在清约不烦。延熙二十年，随大将军姜维出军至芒水。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后景耀四年卒。戏性虽简隋省略，未常以甘言加入、过情接物，书符指事，杀有盈纸；然笃于旧故，居诚存厚。与巴西韩俨、黎韬童幼相亲厚，后俨痼疾废顿，韬无行见捐。戏经纪振恤，恩好如初。又时人谓谯周无当世才，少归敬者，唯戏重之，常称曰："吾等后世，终自不如此长儿也。"有识以此贵戏。

张表有威仪风观，始名位与戏齐，后至尚书，督庲降、后将军，先戏没。祁、汰各早死。

戏以延熙四的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自此之后卒者，则不追谥，故或有应见称纪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戏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辞下，可以觕知其仿佛云尔。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兴。夫命世之主，树身行道，非唯一时，亦由开基植绪，光于来世者也。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雄豪并起，役殷难结，生人涂地。于是世主感而虑之，初自燕、代则仁声洽著，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荆、郢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然而奸凶怼险，天征未加，犹孟律之翔师，复须战于鸣条也。天禄有终，奄忽不豫。虽摄归一统，万国合从者，当时俊乂扶的摧冀戴，明德之所怀致也。盖济济有可观焉。

遂乃并述休风，动于后听。其辞曰：皇帝遣植，爰滋八方，别自中山，灵精是钟，顺期挺生，杰起龙骧。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

凭赖，望风请盟，挟巴跨蜀，庸汉以并。乾坤复秩，宗祀惟宁，蹑履覆迹，播德芳声。华夏思美，西伯其音，开庆来世，历载攸兴。赞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赞诸葛丞相

司徒清风，是咨是臧，识爱人伦，孔音锵锵。

赞许司徒

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齐声双德。交待无礼，并致奸慝，悼惟轻虑，陨身匡国。

赞关云长、张益德

骠骑夺起，连横合从，首事三秦，保据河、潼。宗计于朝，或异或同，敌以乘衅，家破军亡。乖道反德，托凤攀龙。

赞马孟起

翼侯良谋，料世兴衰，委质于主，是训是谘，暂思经算，睹事知机。

赞法孝直

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

赞庞士元

将军敦壮，摧锋登难，立功立事，于时之干。

赞黄汉升

掌军情节，亢然恒常，谠言惟司，民思其纲。

赞董幼宰

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

赞邓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犍为属国都尉，因易郡名，为朱提太守，迁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住南昌县。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

扬威才干，欷歔文武，当官理任，衎衎辩举，图殖财施，有义有叙。

赞费宾伯

宾伯名观。江夏（黾阝）人也。刘璋母。观之族姑，璋又女妻子观。观建安十八年参李严军，拒先主于绵竹，与严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将军。观为人善于交接，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相次，而严不与亲亵。观年少严二十余岁，而与严通狎如时辈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屯骑主旧，固节不移，既就初命，尽心世规，军资所恃，是辨是裨。

赞王文仪

尚书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义；味览典文，倚其高风，好侔古人。

赞刘子初

安汉雍容，或婚或宾，见礼当时，是谓循臣。

赞糜子仲

少府修慎，鸿胪明真，谏义隐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赞王元泰、何彦英、杜辅国、周仲直

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

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勋，谋为少府。建兴初，赐爵关内侯，后代赖恭为太常。恭、柱、谋皆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恭子厹为丞相西曹令史，随诸葛亮于汉中，早夭。亮甚惜之，与留府长史参军张裔、蒋琬书曰："令史失赖厹，据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颙亦荆州人也。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

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广汉任安学，精究安术。与杜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后，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子双，安汉偶。滑稽谈笑，有淳于髡、东方朔之风。为双柏长。早卒。

车骑高劲，惟其泛爱，以弱制强，不陷危坠。

赞吴子远

子远，名壹。陈留人也。随刘焉入蜀。刘璋时为中郎将，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先主定益州，以益为护军、讨逆将军，纳壹妹为夫人。章武元年，为关中都督。建兴八年，与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将费瑶。徙亭侯，进封高阳乡侯，迁左将军。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汉中，车骑将军，假节，和雍州刺史，进封济阳侯。十五年率。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将军何进官属吴匡之子也。以豪侠称，官位常与壹相亚。先主时，为领军。后主世，稍迁至骠骑将军，假节，封绵竹侯。安汉宰南，奋击旧乡，翦除芜秽，惟刑以张，广迁变、濮，国用用强。

赞李德昂

辅汉惟聪，既机且惠，因言远思，切问近对，赞时休美，和我业世。

赞张君嗣

镇北敏思，筹画有方，导师禳秽，遂事成章。偏任东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赞黄公衡

越骑惟忠，历志自祗，职于内外，念公忘私。

赞扬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烈。

赞赵子龙、陈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惧以忠勇称。建兴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将军，封亭侯。镇南粗强，监军尚笃，并豫戎任。任自封裔。

赞辅元弼、刘南和

辅元弼名匡，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巴郡太守。建兴中，徙镇南，为右将军，封中乡侯。

刘南和名邕，义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江阳太守。建兴中，稍迁至监军、后将军，赐爵关内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与樊建齐名，官亦至尚书。司农性才，敷述允章，藻丽辞理，斐斐有光。

赞秦子勑

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

赞李正方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赞魏文长

威公狷狭，取异众人；闲则及理，逼则伤侵，舍顺入凶，《大易》之云。

赞杨威公

季常良实，文经勤类，士元言规，处仁闻计。孔休、文祥，或才或

臧，播播述志，楚之兰芳。

赞马季常、卫文经、韩士远、张处仁、殷孔休、习文祥

文经、士元，皆失其名实、行事、郡县。处仁本名存，南阳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为广汉太守。存素不服庞统，统中矢卒。先主发言嘉叹，存曰："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先主怒曰："统杀身成仁，更为非也?"免存官。顷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

孔休名观。为荆州主簿、别驾从事，见《先主传》。失其郡县。文祥名祯，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历雒、郫令，南广汉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书郎。

国山休风，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时；孙德果锐，伟南笃常。德绪，义强，志壮气刚。济济修志，蜀之芬香。

赞王国山，李永南，马盛衡，马承伯，李孙德，李伟南，龚德绪，王义强

国山名甫，广汉郪人也。好人流言议。刘璋时为州书佐。先主定蜀后，为绵竹令，还为荆州议曹从事。随先主征吴，军败于秭归，遇害。子祐有父风，官至尚书右选郎。永南名邵，广汉郪人也。先主定蜀后，为州书佐部从事。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为治中从事，是岁卒。

盛衡名勋，承伯名齐，皆巴西阆中人也。勋，刘璋时为州书佐，先主定蜀，辟为左将军属，后转州别驾从事，卒。齐为太守张飞功曹。飞贡之先主，为尚书郎。建兴中，从事丞相掾，迁广汉太守，复为飞参军。亮卒，为尚书。勋、齐皆以才干自显见；归信于州党，不如姚伷，伷字子绪，亦阆中人。先主定益州后，为功曹书佐。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并进文武之士，亮称曰："忠益者莫大干进入，进入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迁为参军。亮卒，稍迁为尚书仆射。时人服其真诚笃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赞之后。

孙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后，为书佐、西充国长、成都令。建兴元年，徙巴西太守，为江州督、扬威将军，入为尚书仆射，封平阳候。延熙初，大将军蒋琬出征汉中，福以前监军领司马，卒。

伟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举孝廉，临邛令，入为别驾从事，随先主东征吴。章武二年卒于永安。

德绪名禄，巴西安汉人也。先主定益州，为郡从事牙门将。建兴三年，为越巂太守，随丞相亮南征，为蛮夷所害，时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为领军。义强名士，广汉郪人，国山从兄也。从先主入蜀后，举孝廉，为符节长，迁牙门将，出为宕渠太守，徙在犍为。会丞相亮南征，转为益州太守，将南行，为蛮夷所害。

休元轻寇，损时致害，文进奋身，同此颠沛。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赞冯休元、张文进

休元名习，南郡人。随先主入蜀。先主东征吴，习为领军，统诸军，大败于猇亭。

文进名南，亦自荆州随先主入蜀，领兵从先主征吴，与习俱死。时又有义阳傅肜，先主退军，断后拒战，兵人死尽。吴将语肜令降，肜骂曰："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死。拜子佥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景耀六年，又临危授命。论者嘉其父子奕世忠义。江阳刚烈，立节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单夫只役，陨命于军。

赞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阆中人也。刘璋时为汉昌长。县有賨人，种类刚猛。昔高祖以定关中，巴西太守宠羲以天下扰乱，郡宜有武卫，颇招合部曲。有谗于璋，说羲欲叛者，璋阴疑之。羲闻，甚惧，将谋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报曰："郡合部曲，本不为叛，虽有交构，要在尽城；若必以惧，遂怀异志，非畿之所闻。"并敕郁曰："我受州恩，当为州牧尽节。汝为郡吏，当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异志也。"羲使人告畿曰："尔子在郡，不从太守，家将及祸!"畿曰："昔乐羊为将，饮子之羹，非父子无恩，大义然也。今虽复羹子，吾必饮之。"羲知畿必不为己，厚陈谢于璋以致无咎。璋闻之，迁畿江阳太守。先主领益州牧，辟为从事祭酒。后随先主征吴，遇大军败绩，溯江而还。或告之曰："后追已至，解船轻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执戟战。敌船有覆者。众大至，共击之，乃死。

公弘后生，卓尔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赞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自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赞糜芳、士仁、郝普、潘浚

糜芳字子方，东海人也，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郝普，字子太，义阳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谲，开城诣蒙。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普至廷尉，浚至太常，封候。

评曰："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张翼亢姜维之锐，宗预御孙权之严，咸有可称。杨戏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难云。

孙破虏讨逆传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

少为县吏。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日："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嘉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监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中平元年，黄巾贼师张角起于魏郡。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汉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俊将兵讨击之。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俊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

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汉朝录前后功，封坚

为乌程侯。

灵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慄，无求不获。

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鲁阳城。当进军讨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幔于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闲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阳人去鲁阳百余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术踧踖，即调发军粮。坚还屯。卓惮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讫，引军还，住鲁阳。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

坚四子：策、权、翊、匡。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杨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太傅马日磾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术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杨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策昔曾诣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常衔恨。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

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扬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于历阳，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扬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

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安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

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封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绍卒，子奉嗣。孙皓时，讹言谓奉当立，诛死。

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祟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吴主传

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羡长。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七年，权母吴氏薨。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九年，权弟丹杨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代翊。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淩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同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

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仪，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淩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淩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虔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生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酇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

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五月，建业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

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尹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是岁，刘备师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立登为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待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

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杖，故遂俛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权遂改年，临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是岁，改夷陵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历。三月，曹仁遣将军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彫等。是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麋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

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邵卒。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皖口言木连理。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是岁地连震。

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苍梧言凤凰见。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

容，虽闇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

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闰月，韩当子综以其众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虑为建昌侯，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近爵加赏。

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阊昌门，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睿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虞舜征焉。今日灭曹，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棐湛，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士，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固府不改馆，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淩，淩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俟之，淩觉而走。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元年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虑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二年春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今普天率土备闻斯庆。”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琼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

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九月朔，陨霜伤谷。冬十一月，太常潘浚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卒。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贼彭旦等为乱。

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绎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综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

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夏，吕岱讨卢陵贼，毕，还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赠皇后。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

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羡。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都，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三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即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瑾卒。秋八月，陆逊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夏四月，禁进献御，减太官膳。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亮恪自皖迁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无谋，如权所筹。

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楹。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柤中，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骠骑步骘为丞相，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诺葛恪为大将军。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卒。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夏五月，丞相步骘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宫成。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鹊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通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冬十月，魏将文钦伪叛以诱朱异，权遣吕据就异以迎钦。异等待重，钦不敢进。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权祭南郊还，寝疾。十二月，驿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琊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翼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三嗣主传

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常谮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

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为皇后。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

闰月，以恪为帝太傅，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上大将军吕岱为大司马，诸文武在位皆近爵班赏，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敌。戊午，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灾武昌端门。改作端门，又灾内殿。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军还自东兴，大行封赏。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冬十月，大飨。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恪于殿堂。大赦，以峻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凤元年夏，大水。秋，吴侯英谋杀峻，觉，英自杀。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

二年春正月，魏镇东大将军毋丘俭、前将军文钦以淮南之众西入，战于乐嘉。闰月壬辰，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军及东兴，闻钦等败。壬寅，兵进于橐皋，钦诣峻降，淮南余众数万口来奔。魏诸葛诞入寿春，峻引军还。二月，及魏将军曹珍遇于高亭，交战，珍败绩。留赞为诞别将蒋班所败于菰陂，赞及将军孙楞、蒋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镇南将军朱异袭安丰，不克。秋七月，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谋杀峻，发觉，仪自杀，恂等伏辜。阳羡离里山大石自立。使卫尉冯朝城广陵，拜将军吴穰为广陵太守，留略为东海太守。是岁大旱。十二月，作太庙，以冯朝为监军使者，督徐州诸军事。民饥，军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业火。峻用征北大将军文钦计，将征魏。八月，先遣钦及骠骑吕据、车骑刘纂、镇南朱异、前将军唐咨军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从弟偏将军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召还据等。闻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马吕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据、钦、咨等表荐卫将军滕胤为丞相，綝不听。癸卯，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欲讨綝。綝遣使以诏书告喻钦、咨等，使取据。冬十月丁未，遣孙宪及丁奉、施宽等以舟兵逆据于江都。遣将军刘丞督步骑攻胤。胤兵败夷灭。己酉，大赦，改年。辛亥，获吕据于新州。十一月，以綝为大将军、假节，封（永康侯）。孙宪与将军王惇谋杀綝。事觉，綝杀惇，迫宪令自杀。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豫章东部为临川郡。夏四月，亮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綝所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亮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日于苑中习焉。

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六月，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步骑三万救诞。朱异自虎林率众袭夏口，夏口督孙壹奔魏。秋七月，綝率众救寿春，次于镬里。朱异至自夏口，綝使异为前部督，与丁奉等将介士五万解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郑胄、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朱异以军士乏食引还，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杀异于镬里。辛未，綝自镬里还建业。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绪子祎、仪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怿等自寿春城诣司马文王。

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齐王奋为章安候。诏州郡伐宫材。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亮以綝专恣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谋诛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杀丞于苍龙门外。召大臣会宫门，黜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

孙休字子烈。权第六子。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权薨，休弟亮承统。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于丹杨郡。太守李衡数以事侵休，休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

而异之。孙亮废，己未，孙綝使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迎休。休初闻问，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发。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头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愿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进及布塞亭。武卫将军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于永昌亭，筑宫。以武帐为便殿，设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孙楷先见恩。楷还，休乘辇进，群臣再拜称臣。休升便殿，谦不即御坐，止东厢。户曹尚书前即阶下赞奏，丞相奉玺符。休三让，群臣三请。休曰："将相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玺符。群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舆。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于半野，拜于道侧。休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曰："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授）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亭侯。长水校尉张布辅导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董朝亲迎，封为乡侯。"又诏曰："丹杨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钩斩袪，在君为君，遣衡还郡，勿令自疑。"己丑，封孙皓为乌程侯，皓弟德钱唐侯，谦永安侯。

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有所陈述，敬而不违，于是益恣。休恐其有变，数加赏赐。丙申，诏曰："大将军忠款内发，首建大计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赞其议，并有勋劳。昔霍光定计，百僚同心，无复是过。亟案前日与议定策告庙人名，依故事应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壬子，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其不从。"又曰："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顷之，休闻綝逆谋，阴与张布图计。十二月戊辰腊，百僚朝贺，公卿升殿，诏武士缚綝，即日伏诛。己巳，诏以左将军张布讨奸臣，加布为中军督。封布弟惇为都亭侯，给兵三百人，惇弟恂为校尉。

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二年春正月，震电。三月，备九卿官，诏曰：“朕以不德，托于王公之上，夙夜战战，忘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管子》有言：‘仓凛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末之有也。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则爱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后刑罚不用，风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贤，若尽心于时，虽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汉文升平，庶几可及。及之则臣主俱荣，不及则损削侵辱，何可从容俯仰而已?诸卿尚书，可共咨度，务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后时。事定施行，称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乌见。秋，用都尉严密议，作浦里塘。会稽郡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恶言。有司以闻，黜为候官侯，遣之国。道自杀，卫送者伏罪。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春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九月，布山言白龙见。是岁，安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门北楼灾。秋七月，始新言黄龙见。八月壬午，大雨震电，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雨＋单）为太子，大赦。冬十月，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兴及左将军张布有旧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令己不得专，因妄饰说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今曜等人，但欲与论讲书耳，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纵复如此，亦何所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曜等然后乃解也。此都无所损，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诏陈谢，重自序述，又言惧妨政事。休答曰：“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头，休答曰：“聊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

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君其终之。”初休为王时，布为左右将督。素见信爱，及至践阼，厚加宠待，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自嫌瑕短，惧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虽解此旨，心不能悦，更恐其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冲等人。是岁使察战到交阯调孔爵、大猪。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黄龙见。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谓。谓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而察战至，恐复见取，故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见伐来告。癸未，建业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刘禅降魏问至，然后罢。吕兴既杀孙谓，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丞相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分武陵为天门郡。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镇军陆抗、抚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众围蜀巴东守将罗宪。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赏林）及男女二百余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使中书郎刘川发兵庐陵。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复分交州置广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时年三十，谥曰景皇帝。

孙皓字元宗，权孙，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孙休立，封皓为乌程侯，遣就国。西湖民景养相皓当大贵，皓阴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兴、布说休妃太后朱，欲以皓为嗣。朱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于是遂迎立皓，时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

元兴元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九月，贬太后为景皇后，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雨＋单）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陈王，立皇后滕氏。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兴、布窃悔之。或以谮皓，十一月，诛兴、布。十二月，孙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为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岁，魏置交阯太守之都。晋文帝为魏相国，遣昔吴寿

春城降将徐绍、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皓。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随绍、彧报书曰："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宫中郎将弘璆宣明至怀。"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夏四月，蒋陵言甘露降，于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杀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于苑中小屋治丧，众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于吴小城，寻复追杀大者二人。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部诸葛靓镇建业。陟、璆至洛，遇晋文帝崩，十一月，乃遣还。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桂阳南部为始兴郡。十二月，晋受禅。

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文帝。及还，俨道病死。忠说皓，曰："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皓访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车骑将军刘纂曰："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皓阴纳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绝。八月，所在言得大鼎，于是改年，大赦。以陆凯为左丞相，常侍万彧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杨为吴兴郡。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万彧上镇巴丘。夏六月，起显明宫，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秋九月，皓出东关，丁奉至合肥。是岁，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脩则等人击交阯。为晋将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

二年春，万彧还建业。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三月，天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马施绩卒。殿中列将何定曰："少府李勖枉杀冯斐，擅彻军退还。"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秋九月，何定将兵五千人上夏口猎。都督孙秀奔晋。是岁，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举大众出华里，皓母及妃妾皆行，东观令华核等固争，乃还。是岁，汜、璜破交阯，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大赦，分交址为新昌郡。诸将破扶严，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为太尉。右大司马丁奉、司空孟仁卒。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

凰皇元年秋八月，征西陵督步阐。阐不应，据城降晋。遣乐乡都督陆抗围取阐，阐众悉降。阐及同计数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岁，右丞相万彧被谴忧死，徙其子弟于庐陵。何定奸秽发闻，伏诛。皓以其恶似张布，追改定名为布。

二年春三月，以陆抗为大司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是岁，太尉范慎卒。

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涎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发兵自卫，断绝海道。熙部曲杀熙，送首建业，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马陆抗卒。自改年及是岁，连大疫。分郁林为桂林郡。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年。

天玺元年，吴都言临平湖自汉末草岁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秋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

天纪元年夏，夏口督孙慎出江夏、汝南，烧略居民。初，驺子张俶多所谮白，累迁为司直中郎将，封侯，甚见宠爱。是岁，奸情发闻，伏诛。

二年秋七月，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皓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合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八月。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执金吾滕循为司空，未拜，转镇南将军，假节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与族遇于始兴，未得前。马杀南海太守刘略，逐广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浚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

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份。又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买菜作平虑草，遂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

冬，晋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陶浚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

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岑冒险谀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若。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浚、彬所至，则土崩瓦解，靡有御者。预又斩江陵督伍延，浑复斩丞相张悌、丹杨太守沈莹等，所在战克。

三月丙寅，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皓杀岑昏，皓惶愦从之。戊辰，陶浚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于是合众，授浚节钺，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逃走。而王浚顺流将至，司马伷、王浑皆临近境。皓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分遣使奉书于浚、伷、浑，曰："昔汉室失统，九州分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与魏乖隔。今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路次，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印绶，委质请命，惟垂信纳。以济元元。"

壬申，王浚最先到。于是受皓之降，解缚焚榇，延请相见。伷以皓致印绶于己，遣使送皓，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诏曰："孙皓穷迫归降，前诏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犹愍之，其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五年，皓死于洛阳。

评曰：孙亮童孺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休以旧爱宿恩，任用兴、布，不能拔近良才，改弦易张。虽志善好学，何益救乱乎?又使既废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义薄矣。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违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既蒙不死之诏，复加归命之宠，岂非旷荡之恩，过厚之泽也哉！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齐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繇伯父宠，为汉太尉。繇兄岱，字公山，历位侍中，兖州刺史。

繇年十九，从父韪为贼所劫质。繇篡取以归，由是显名。举孝廉，为郎中，除下邑长。时郡守以贵戚托之，遂弃官去。州辟部济南，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吏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礼于后，所谓御二龙于长涂，骋骐骥于千里，不亦可乎?"会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乱淮浦，诏书以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繇畏惮，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术图为僭逆，攻没诸郡县。繇遣樊能、张英屯江边以拒之。以景、贲术所授用，乃迫逐使去。于是术乃自置扬州刺史，与景、贲并力攻英、能等，岁余不下。汉命加繇为牧，振武将军，众数万人。孙策东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驻彭泽。笮融先至。杀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人山。为民所杀。繇寻病卒，时年四十二。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数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过杀礼，然后杀皓。

后策西伐江夏，还过豫章，收载繇丧，善遇其家。王朗遗策书曰："刘正礼昔初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为之先后。用能济江成治，有所处定。践境之礼，感分结意，情在终始。后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还为仇敌，原其本心，实非所乐。康宁之后，常愿渝平更成，复践宿好。一尔分离，款意不昭，奄然殂陨，可为伤恨。知敦以厉薄，德以报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诚深恩重分，美名厚实也。昔鲁人虽有齐怨，不废丧纪，《春秋》善之，

谓之得礼，诚良史之所宜借，乡校之所叹闻。正礼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异。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优哉!”

繇长子基，字敬舆。年十四，居繇丧尽礼，故吏馈饷，皆无所受。姿容美好，孙权爱敬之。权为骠骑将军，辟东曹掾，拜辅义校尉、建忠中郎将。权为吴王，迁基大农。权尝宴饮，骑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权欲杀之，威怒甚盛，由基谏争，翻以得免。权大暑时，尝于船中宴饮，于船楼上值雷雨，权以盖自覆，又命覆基，余人不得也。其见待如此。徙郎中令。权称尊号，改为光禄勋，分平尚书事。年四十九卒。后权为子霸纳基女，赐第一区。四时宠赐，与全、张比。基二弟，铄、尚，皆骑都尉。

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人也。少好学，仕郡奏曹吏。会郡与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守恐后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见州吏始欲求通。慈问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问：“章安在?”曰：“车上。”慈曰：“章题署得无误耶?取来视之。”吏殊不知其东莱人也，因为取章，慈已先怀刀，便截败之。吏踊跃大呼，言“人坏我章”！慈将至车间，与语曰：“向使君不以章相与，吾亦无因得败之，是为吉凶祸福等耳，吾不独受此罪。岂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无事俱就刑辟。”吏言：“君为郡败吾章，已得如意，欲复亡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来视章通与未耳。吾用意太过，乃相败章。今还，亦恐以此见谴怒，故俱欲去尔。”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与出城，因遁还通郡章。州家闻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复见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恐受其祸，乃避之辽东。

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时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因求兵出斫贼。融不听，欲待外救，未有至者，而围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刘备，城中人无由得出，慈自请求行。融曰：“今贼围甚密，众人皆言不可，卿意虽壮，无乃实难乎?”慈对曰：“昔府君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来必有益也。今众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岂府君爱顾之义，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已急矣，愿府君无疑。”融乃然之。于是严行蓐食，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

下人或起或卧。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于是下鞭马直突围中驰去。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遂到平原，说备曰："慈，东莱之鄙人也，与孔北海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灾共患之义。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贼闻兵至，解围散走。融既得济，益奇贵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毕，还启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报孔北海也。"

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慈自辽东还，未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繇，未去，会孙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时独与一骑卒遇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

慈当与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杨太守。是时，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策即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末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即署门下督，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后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

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赏从策讨麻保贼．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曹公闻其名，遣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子享，官至越骑校尉。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

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

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磐，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武先病没。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吏，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

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人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

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而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署匡师友从事，先移书交阯，告喻祸福，又遣匡见徽，说令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岱寻匡后至，徽兄祗，弟干、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谢令复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次入，宾客满坐。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徽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昌。壹、（黄＋有）。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数岁，壹、（黄＋有）坐法诛。廞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

评曰：刘繇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攘之时，据万里之士，非其长也。太史慈信义笃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至子不慎，自贻凶咎。盖庸才玩富贵而恃阻险，使之然也。

妃嫔传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

景常随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杨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孙策与孙河、吕范依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郎败走。会为刘繇所迫，景复北依术，术以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共讨樊能、于麋于横江，又击笮融、薛礼于秣陵。时策被创牛渚，降贼复反，景攻讨，尽禽之。从讨刘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贲到寿春报术。术方与刘备争徐州，以景为为广陵太守。术后僭号。策以书喻术，术不纳，便绝江津，不与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东归，策复以景为丹扬太守。汉遣议郎王誧衔命南行，表景为扬武将军，领郡如故。

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建安七年，临薨，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合葬高陵。

八年，景卒宫，子奋授兵为将，封新亭侯，卒。子安嗣，安坐党鲁王霸死。奋弟祺嗣，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诛，并遇害。

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父煚，汉尚书郎、徐令。权母吴，为权聘以为妃，爱幸有宠。后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谢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

吴主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祖父真，与权父坚相亲，坚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汉末扰乱，去吏，随坚征伐有功，拜偏将军。坚薨，随孙策讨樊能、于糜等于横江，击张英于当利口。而船少，欲驻军更求。琨母时在军中，谓琨曰："恐州家多发水军来逆人，则不利矣，如何可驻邪?宜伐芦苇以为泭，佐船渡军。"琨具启策，策即行之。众悉俱济，遂破英，击走笮融、刘繇，事业克定。策表琨领丹杨太守，会吴景委广陵来东，复为丹杨守。琨以督军中郎将领兵，从破庐江太守李术，封广德侯，迁平虏将军。后从讨黄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适同郡陆尚。尚卒，极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后权迁移，以夫人妒忌，废处吴。积十余年，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后以疾卒。兄矫，嗣父琨侯，讨平山越，拜偏将军，先夫人卒，无子。弟祚袭封，亦以战功至（于）芜湖督、平魏将军。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近，故久见爱待。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指，请追正名号，乃赠印绶，策命曰："惟赤乌元年闰月戊子，皇帝曰：呜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与朕均劳。内教修整，礼义不愆。宽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悬望，远近归心。朕以世难未夷，大统未一，缘后雅志，每怀谦损。是以于时未授名号，亦必谓后降年有永，永与朕躬对扬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显，伤后殂逝，不终天禄。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节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号，配食先后。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葬于蒋陵。

吴主权王夫人，琅邪人也。夫人以选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孙）和，宠次步氏。步氏薨后，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吴主权王夫人，南阳人也。以选人宫，嘉禾中得幸，生（孙）休。及和为太子，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怀皇后，改葬敬陵。王氏无后，封同母弟文雍为亭侯。

吴主权潘夫人，会稽句章人也。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得幸有娠，梦有以龙头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孙）亮。赤乌十三年，亮立为太子，请出嫁夫人之姊，权听许之。明年，立夫人为皇后。性险妒容媚，自始至卒，谮害袁夫人等甚众。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宫人伺其昏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权寻薨，合葬蒋陵。孙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谭绍为骑都尉，授兵。亮废，绍与家属送本部庐陵。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夫人立为皇后，以尚为城门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进封永平侯，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及魏大将诸葛诞以寿春来附，而全怿、全端、全祎、全仪等并因此际降魏。全熙谋泄见杀，由是诸全衰弱。会孙綝废亮为会稽王，后又黜为候官侯。夫人随之国，居候官，尚将家属徙零陵，追见杀。

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乌末，权为休纳以为妃。休为琅邪王，随居丹杨。建兴中，孙峻专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五凤中，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休惧，遣夫人还建业，执手泣别。既至，峻遣还休。太平中，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全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据二子熊、损所白。"亮杀熊、损。损妻是峻妹也，孙綝益忌亮，遂废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为皇后。休卒，群臣尊夫人为皇太后，孙皓即位月余，贬为景皇后。称安定宫。甘露元年七月，见逼薨，合葬定陵。

孙和何姬，丹杨句容人也。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权望见异之，命宦者召入，以赐子和。生男，权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为昭献皇帝，何姬为昭献皇后，称升平宫，月余，进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蒋溧阳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为武陵监军，为晋所杀。植官至大司徒。吴末昏乱，何氏骄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故民讹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孙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灭，夫人父牧，以疏远徙边郡。孙休即位，大赦，得还，以牧为五官中郎。皓既封乌程侯，聘牧女为妃。皓即位，立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后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而夫人宠渐衰，皓滋不悦，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于运历，后不可易，皓信巫觋，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

牧见遣居苍梧郡，虽爵位不夺，其实裔也，遂道路忧死。长秋官僚，备员而已，受朝贺表疏如故。而皓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天纪四年，随皓迁于洛阳。

评曰：《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宗室传

孙静字幼台，坚季弟也。坚始举事，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家属与策会于钱唐。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数渡水战，不能克。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吾当自帅众为军前队，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诈令军中曰："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至昏暮，罗以然火诳朗，便分军夜投查渎道，袭高迁屯。朗大惊。遣故丹杨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表拜静为奋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静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求留镇守。策从之。权统事，就迁昭义中郎将，终于家。有五子，皓、瑜、皎、奂、谦。皓三子：绰、超、恭。超为偏将军。恭生峻。绰生綝。

瑜字仲异，以恭义校尉始领兵众。是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瑜虚心绥抚，得其欢心。建安九年，领丹杨太守，为众所附，至万余人。加绥远将军。十一年，与周瑜共讨麻、保二屯，破之。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迁奋威将军，领郡如故，自溧阳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饶助为襄安长，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使招纳庐江二郡，各得降附。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弥、熙、耀、曼、纮。曼至将军，封侯。

孙皎字叔朗，始拜护军校尉，领众二千余人。是时曹公数出濡须，皎每赴拒，号为精锐。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黄盖及兄瑜卒，又并其军。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自置长吏。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委庐江刘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众事，广陵吴硕、河南张梁以军旅，而倾心亲待，莫不自尽。皎尝遣兵候获魏边将吏美女以进皎，皎更其衣服送还之，下令曰："今所诛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击其老弱。"由是江淮间多归附者。尝以小故与甘宁忿争，或以谏宁，宁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当输效力命，以报所天，诚不能随俗屈典矣。"权闻之，以书让皎曰："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初时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

都护诸将于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扬威于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闻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此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我亲爱之，卿疏憎之。卿所为每与吾违，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简，可以临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远，御寇济难乎?卿行长大，特受重任，上有远方瞻望之视，下有部曲朝夕从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谁无过，贵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责。今故烦诸葛子瑜重宣吾意。临书摧怆，心悲泪下。”皎得书，上疏陈谢，遂与宁结厚。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汇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皖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权追录其功，封子胤为丹杨侯。胤卒，无子。弟晞嗣。领兵，有罪自杀，国除。弟咨、弥。仪皆将军，封侯。咨羽林督，仪无难督。咨为滕胤所杀，仪为孙峻所害。

孙奂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统其众，以扬武中郎将领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旧迹，礼刘靖、李允、吴硕、张梁及江夏闾举等，并纳其善。奂讷于造次而敏于当宫，军民称之。黄武五年，权攻石阳，奂以地主，使所部将军鲜于丹帅五千人先断淮道。自帅吴硕、张梁五千人为军前锋，降高城，得三将。大军引还，权诏使在前住，驾过其军，见奂军陈整齐，权叹曰：“初吾忧其迟钝，今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吾无忧矣。”拜扬威将军，封沙羡侯。吴硕、张梁皆裨将军，赐爵关内侯。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将代统兵，领郡。赤乌六年卒，无子，封承庶弟壹奉奂后，袭业为将。孙峻之诛诸葛恪也，壹与全熙、施绩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杀。壹从镇南迁镇军，假节督夏口。及孙綝诛滕胤、吕据，据、胤皆壹皆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据谋，自杀。綝遣朱异潜袭壹。异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余口过将胤妻奔魏。魏以壹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子。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壹入魏（黄初）三年死。

孙贲字伯阳；父羌字（圣壹），坚同产兄也，贲早失二亲，弟辅婴孩，贲自赡育，友爱甚笃。为郡督邮守长。坚于长沙举义兵，贲去吏从征伐。坚薨，贲摄帅余众，扶送灵柩。后袁术徙寿春，贲又依之。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术表

贲领豫州刺史，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为杨州刺史刘繇所迫逐，因将士众还住历阳。顷之，术复使贲与吴景共击樊能、张英等，未能拔。及策东渡，助贲、景破英、能等，遂进击刘繇。繇走豫章。策遣贲、景还寿春报术，值术僭号，署置百官。除贲九江太守。贲不就，弃妻孥还江南。时策已平吴、会二郡，贲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军旋，闻繇病死，过定豫章，上贲领太守，后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邻嗣。

邻年九岁，代领豫章，近封都乡侯。在郡垂二十年，讨平叛贼，功绩修理。召还武昌，为绕帐督。时太常潘浚掌荆州事，重安长陈留舒燮有罪下狱，浚尝失燮，欲置之于法。论者多为有言，浚犹不释。邻谓浚曰："舒伯膺兄弟争死，海内义之，以为美谈，仲膺又奉国旧意。今君杀其子弟，若天下一统，青盖北巡，中州士人必问仲膺继嗣，答者云潘承明杀燮，于事何如?"浚意即解，燮用得济。邻迁夏口沔中督、威远将军，所居任职。赤乌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绩，皆历列位。

孙辅字国仪，贲弟也，以扬武校尉佐孙策平三郡。策讨丹杨七县，使辅西屯历阳以拒袁术，并招诱余民，鸠合遗散。又从策讨陵阳，生得祖郎等。策西袭庐江太守刘勋，辅随从，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辅为庐陵太守，抚定属城，分置长吏。迁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遣使与曹公相闻，事觉，权幽系之。数岁卒。子兴、昭、伟、昕，皆历列位。

孙翊字叔弼，权弟也，骁悍果烈，有兄策风。太守朱治举孝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将军领丹杨太守，时年二十。后卒为左右边鸿所杀，鸿亦即诛。

子松为射声校尉、都乡侯。黄龙三年卒。蜀丞相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见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养子乔咨述故云。

孙匡字季佐，翊弟也。举孝廉茂才，未试用，卒。时年二十余。子泰，曹氏之甥也，为长水校尉。嘉禾三年，从权围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为前将军、夏口督。秀公室至亲，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将五千人至夏口猎。先是，民间佥言秀当见图，而定远猎，秀遂惊，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晋以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

孙韶字公礼。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吴人也。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后为将军，屯京城。

初，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宪故孝廉妫览、戴员亡匿山中，孙翊为丹杨，皆礼致之。览为大都督督兵，员为郡丞。及翊遇害，河驰赴宛陵，责怒览、员，以不能全权，令使奸变得施。二人议曰："伯海与将军疏远，而责我乃耳。讨虏若来，吾属无遗矣。"遂杀河，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会翊帐下徐元、孙高、傅婴等杀览、员。

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议御敌。权闻乱，从椒丘还，过定丹杨，引军归吴。夜至京城下营，试攻惊之，兵皆乘城传檄备警，欢声动地，颇射外人，权使晓喻乃止。明日见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统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一如河旧。后为广陵太守、偏将军。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建德侯。权称尊号，为镇北将军。韶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故鲜有负败。青、徐、汝、沛颇来归附，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自权西征，还都武昌，韶不进见者十余年。权还建业，乃得朝觐。权问青、徐诸屯要害，远近人马众寡，魏将帅姓名，尽具识之，有问咸对。身长八尺，仪貌都雅。权欢悦曰："吾久不见公礼，不图进益乃尔。"加领幽州牧、假节。赤乌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将军，越兄楷武卫大将军、临成侯，代越为京下督。楷弟异至领军将军，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玺元年，征楷为宫下镇骠骑将军。初永安贼施但等劫皓弟谦，袭建业，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讨者，皓数遣诘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归晋，晋以为车骑将军，封丹杨侯。

孙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年二十五，拜安东中郎将，与陆逊共拒刘备。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桓投力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桓斩上（兜）（夔）道，截其径要。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将军，封丹徒侯，下督牛港，作横江坞，会卒。

评曰：夫亲亲恩义，古今之常。宗子维城，诗人所称。况此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克堪厥任，不忝其荣者乎!故详著云。

张顾诸葛步传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谓权曰："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以成勋业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何得寝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后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拜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

《论语》注。权尝问卫尉严畯：“宁念小时所暗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

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使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权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权辞谢焉。

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权与相反复，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昭熟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门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权素服临吊，谥曰文侯。长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袭爵。

昭弟子奋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车，为步骘所荐。昭不愿曰：“妆年尚少，何为自委于军旅乎?”奋对曰：“昔童汪死难，子奇治阿，奋实不才耳，于年不为少也。”遂领兵为将军，连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乐乡亭侯。

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后为濡须都督、奋威将军，封都乡侯，领部曲五千人。承为人壮毅忠谠，能甄识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阳谢景于孤微童幼，后并为国士，款

至卫尉，景豫章太守。又诸葛恪年少时，众人奇其英才。承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勤于长进，笃于物类，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门，年六十七，赤乌七年卒，谥曰定侯。子震嗣。初，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震诸葛恪诛时亦死。

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从中庶子转为右弼都尉。权常游猎，迨幕乃归，休上疏谏戒，权大善之，以示于昭。及登卒后，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军事，迁扬武将军。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中书令孙弘佞伪险诐，休素所忿，弘因是谮诉，下诏书赐休死，时年四十一。

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州郡表荐，弱冠为合肥长，后转在娄、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数年，入为左司马。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

黄武四年，迎母于吴。既至，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是岁，改为太常。进封醴陵侯，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权尝咨问得失，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默然，顾问雍曰："君以为何如?"雍对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后壹奸罪发露，收系延尉。雍往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

雍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乌六年卒。初疾微时，权令医赵泉视之。拜其少子济为骑都尉。雍闻，悲曰："泉善别生死，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见济拜也。"权素服临吊，谥曰肃侯。长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笃

疾，少子济嗣，无后，绝。永安元年，诏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而侯统废绝。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袭爵为醴陵候，以明著旧勋。”

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权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初，钱唐丁谞出于役伍，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乌程吴粲、云阳殷礼起乎微贱，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秉遭大丧，亲为制服结绖。邵当之豫章，发在近路，值秉疾病，时送者百数。邵辞宾客曰：“张仲节有疾，苦不能来别，恨不见之，暂还与诀，诸君少时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类也。谞至典军中郎，秉云阳太守，礼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谭、承云。

谭字子默，弱冠与诸葛恪等为太子四友，从中庶子转辅正都尉。赤乌中，代恪为左节度。每省簿书，未尝下筹，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车都尉。薛综为选曹尚书，固让谭曰：“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照人物，德允众望，诚非愚臣所可越先。”后遂代综。祖父雍卒数月，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仪，陈人彘之戒，帝既悦怪，夫人亦悟。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霸与谭有隙。时长公主婿卫将军全琮子寄为霸宾客，寄素倾邪，谭所不纳。先是，谭弟承与张休俱北征寿春，全琮时为大都督，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军不利，魏兵乘胜陷没五营将（秦儿），军，休、承奋击之。遂驻魏师。时琮群子绪、端亦并为将，因敌既住，乃进击之。淩军用退。时论功行赏。以为功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仁十篇。其《知难篇》盖以自悼伤也。见流二年，年四十二，卒于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与舅陆瑁俱以礼征。权赐丞相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为君嘉之。”拜骑都尉，领羽林

兵。后为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阬，拜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芍陂之役，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数年，与兄谭，张休等惧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人也。汉末避乱江东。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于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耶?"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复，推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权闻之怆然，乃曰："特为君赦之。"

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末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翻与所亲书曰："诸葛敦仁，则天活物，比蒙清论，有以保分。恶积罪深，见忌殷重，虽有祁老之救，德无羊舌，解释难冀也。"

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

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善守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及吕壹诛，权又有诏切磋瑾等，语在《权传》。瑾辄因事以答，辞顺理正。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遣命令素棺敛以时服，事从省约。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部曲吏士亲附之。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孙权薨，徙奋威将军。后恪征淮南，假融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恪既诛，遗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只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骘为主记。除海盐长，还辟车骑将军东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由是加拜平戎将军，封广信侯。

延康元年，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武二年，迁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临湘侯。五年，假节，徙屯沤口。

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顷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职。时权太子登驻武昌，爱人好善，与骘书曰："夫贤人君子，所以兴隆大化，佐理时务者也。受性暗蔽，不达道数，虽实区区欲尽心于明德，归分于君子，至于远近士人，先后之宜，犹或缅焉，未之能详。《传》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斯其义也，岂非所望于君子哉!"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浚，斐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十一人。甄别行状，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近汉高祖揽三杰以兴帝业，西楚失雄俊以丧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郅都守边，匈奴窜迹。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祟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汉北，河、洛之滨尚有僭逆之丑，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之时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慄?昔之狱官，惟贤是任，故皋陶作士，吕侯赎刑，张、于廷尉，民无冤枉，休泰之祚，实由此兴。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为亏，甚可仇疾。明德慎罚，哲人惟刑，书传所美。自今蔽狱，都下则宜谘顾雍，武昌则陆逊、潘浚，平心专意，务在得情，骘党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动法列宿。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七曜循度。至于今日，官寮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频年枯旱，亢阳之应也。

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地阴类，臣之象，阴气盛故动，臣下专政之故也。夫天地见异，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又曰：“悬赏以显善，设刑以威奸，任贤而使能，审明于法术，则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经纬，如是，庶政岂不康哉!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权亦觉悟，遂诛吕壹。骘前后荐达屈滞，救解患难，书数十上。权虽不能悉纳，然时采其言，多蒙济赖。

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

十（一）年卒，子协嗣，统骘所领，加抚军将军。协卒，子玑嗣侯。协弟阐，继业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封西亭侯，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遣玑与弟璿诣洛阳为任，晋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领交州牧，封宜都公。玑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庐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给事中、宣威将军，封都乡侯。命车骑将军羊祜、荆州刺吏杨肇往赴救阐。孙皓使陆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斩阐等，步氏泯灭，惟璿绍祀。

颍川周昭著书称步骘及严畯等曰：“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归，总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当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岂独古人乎!然论其绝异，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之为美也。《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诱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豫章有之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卫尉，奋威蹈之矣。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于趣舍大检，不犯四者，惧一揆也。昔丁谞出于孤家，吾粲由于牧坚，豫章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使

君、丞相、卫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诸论者因各叙其优劣。

初，先卫尉，次丞相，而后有使君也。其后并事明主，经营世务，出处之才有不同，先后之名须反其初，此世常人所决勤薄也。至于三君分好，卒无亏损，岂非古人交哉!又鲁横江昔杖万兵，屯据陆口，当世之美业也，能与不能，孰不愿焉?而横江既亡，卫尉应其选，自以才非将帅，深辞固让，终于不就。后徙九列，迁典八座，荣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于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卫尉既无求欲，二君又不称荐，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有风矣。又奋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当一方之戍，受上将之任，与使君、丞相不异也。然历国事，论功劳，实有先后；故爵位之荣殊焉。而奋威将处此，决能明其部分，心无失道之欲，事无充诎之求。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叔嗣虽亲贵，言忧其败，蔡文至虽疏贱，谈称其贤。女配太子，受礼若吊，慷忾之趋，惟笃人物，成败得失，皆如所虑，可谓守道见机，好古之士也。若乃经国家，当军旅，于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故粗论其事，以示后之君子。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核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核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

评曰：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顾雍依杖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张承，顾邵虚心长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谭献纳在公，有忠贞之节。休、承修志，咸庶为善。爱恶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张严程阚薛传

张纮字子纲，广陵人。少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孙策创业，遂委质焉。表为正议校尉，从讨丹扬，策身临行陈，纮谏曰："夫主将乃筹谟之所自出，三军之所系命也，不宜轻脱。自敌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无令国内上下危惧。"

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纮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既还，明年将复出军，纮又谏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于是遂止不行。

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令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靖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近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时年六十卒。权省书流涕。

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玄子尚，孙皓时为侍郎，以言语辩捷见知，擢为侍中、中书令。皓使尚鼓琴，尚对曰："素不能。"敕使学之。后宴言次说琴之精妙，尚因道"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言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皓意谓尚以斯喻己，不悦。后积他事下狱，皆追此为诘，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诛。初，纮同郡秦

松字文表，陈端字子正，并与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各早卒。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于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及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畯代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众人咸为畯喜。畯前后固辞："朴素书生，不闲军事，非才而据，咎悔必至。"发言慷慨，至于流涕，权乃听焉，世嘉其能以实让。权为吴王，及称尊号，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不畜禄赐，皆散之亲戚知故，家常不充。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权闻征之，以疾不就。其弟略为零陵太守，卒官，颖往赴丧，权知其诈病，急驿收录。畯亦驰语颖，使还谢权。权怒废畯，而颖得免罪。久之，以畯为尚书令，后卒。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玄字彦黄，下邳人也，亦有学行，官至太中大夫。问子钦齐桓、晋文、夷、惠四人优劣，钦答所见，与玄相反复，各有文理。钦与太子登游处，登称其翰采。

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权亲幸秉船，深见优礼。既还，秉从容进说登曰："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存《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登笑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诚所赖于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征崇亦笃学立行云。

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察孝廉，除钱唐长，迁郴令。孙权为骠骑将军，辟补西曹掾；及称尊号，以泽为尚书。嘉禾中，为中书令，加待中。赤乌五年，拜太子太傅，领中书如故。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性谦恭笃慎，宫府小吏，呼召对问，皆为抗礼。人有非短，口未尝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闻少穷。权常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释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初，以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权

以访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权从之。又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检御臣下，泽每曰：“宜依礼、律”，其和而有正，皆此类也。六年冬卒，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仪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尚书仆射，卒。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

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毕还都，守遏者仆射。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泰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宫之南是也。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腼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薄，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辄）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博之徒尚多，骘以次锄治，纲纪适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故敢竭愚情，以广圣思。”

黄龙三年，建昌侯虑为镇军大将军，屯半州，以综为长史，外掌众事，内授书籍。虑卒，入守贼曹尚书，迁尚书仆射。时公孙渊降而复叛，权盛怒，欲自亲征。综上疏谏曰：“夫帝王者，万国之元首，天下之所系命也。是以居则重门击柝以戒不虞，行则清道案节以养威严，盖所以存万安之福，镇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时，托乘桴浮海之语，季由斯喜，拒以无所取才。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乎?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池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埆，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显以符瑞，当乘平丧乱，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虏凶虐，灭亡在近。中国一平，辽东自毙，但当拱手以待耳。今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桥之安，远履冰之险，则臣子赖祉，天下幸甚。”时群臣多谏，权遂不行。

正月乙未，权敕综祝祖不得用常文，综承诏，卒造文义，信辞粲

烂。权曰：“复为两头。使满三也。”综复再祝，辞令皆新，众咸称善。赤乌三年，徙选曹尚书。五年，为太子少傅，领选职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子翊，官至威南将军，征交阯还，道病死。翊弟莹，字道言，初为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数年，以病去官。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及立太子，又领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汉，奕世绵绵，颇涉台观。暨臣父综，遭时之难，卯金失御，邦家毁乱。适兹乐土，庶存孑遗，天启其心，东南是归。厥初流隶，困于蛮垂，大皇开基，恩德远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污，释放巾褐，受职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迁入京辇，遂升机枢。枯瘁更荣，绝统复纪，自微而显，非愿之始。亦惟宠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号东宫，乃作少傅，光华益隆。明明圣嗣，至德谦祟，礼遇兼加，惟渥惟丰。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报，委世以终。嗟臣蔑贱，惟昆及弟，幸生幸育，托综遗体。过庭既训，顽蔽难启。堂构弗克，志存耦耕。岂悟圣朝，仁泽流盈。追录先臣，愍其无成，是济是拔，被以殊荣。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备物，金革扬声。及臣斯陋，实暗实微，既显前轨，人物之机。复傅东宫，继世荷辉，才不逮先，是忝是违。乾德博好，文雅是贵，追悼亡臣，冀存遗类。如何愚胤，曾无仿佛!瞻彼旧宠，顾此顽虚，孰能忍愧，臣实与居。夙夜反侧，克心自论，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结草，生誓杀身，虽则灰陨，无报万分。”是岁，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皓令莹督万人往，遂以多盘石难施功，罢还，出为武昌左部督，后定被诛，皓追圣谿事，下莹狱，徙广州。右国史华核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臣愚浅才劣，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损当世之盛美。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沟壑，无所复恨。”皓遂召莹还，为左国史。顷之，选曹尚书同郡缪祎以执意不移，为群小所疾，左迁衡阳太守。既拜，又追以职事见诘责，拜表陈谢。因过诣莹，复为人所白，云祎不惧罪，多

将宾客会聚莹许，乃收祎下狱，徙桂阳，莹还广州。未至，召莹还，复职。是时法政多谬，举措烦苛，莹每上便宜，陈缓刑简役，以济育百姓，事或施行。迁光禄勋。

天纪四年，督军征皓，皓奉书司马伷、王浑、王浚请降，其文，莹所造也。莹既至洛阳，特先见叙，为散骑常侍，答问处当，皆有条理。太康三年卒。著书八篇，名曰《新议》。

评曰：张纮文理意正，为世令器，孙策待之亚于张昭，诚有以也，严、程、阚生，一时儒林也。至畯辞荣济旧，不亦长者乎!薛综学识规纳，为吴良臣。及莹纂蹈，允有先风，然于暴酷之朝，屡登显列，君子殆诸。

周瑜鲁肃吕蒙传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瑜长壮有姿貌。初，孙坚与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兴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瑜还。顷之，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导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复近寻阳，破刘勋，讨江夏，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官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

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陡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台，此天以君授孤也。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淩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马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

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循弟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曰：“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于兴继，为胤归诉，乞丐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权答曰：“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骘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陈乞，权乃许之。会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护为将。权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袁术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

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极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

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近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

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十九年，从权破皖城，转横江将军。

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近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肃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权为举哀，又临其葬。诸葛亮亦为发哀。权称尊号，临坛，愿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肃遣腹子淑既壮，濡须督张承谓终当到至。永安中，为昭武将军、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节，迁夏口督。所在严整，有方干。凤皇三年卒。子睦袭爵，领兵马。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旦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时当职吏以蒙年小轻之，曰："彼坚子何能为?此欲以肉喂虎耳。"他日与蒙会，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逃邑子郑长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间为言，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拜别部司马。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阴赊贯，为兵作绛衣行滕，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从讨丹杨，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以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使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足分，蒙谓瑜、普曰："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又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还，拜偏将军，领寻阳令。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近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蒙还寻阳，未期而卢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禽，权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士，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备自蜀亲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而飞书召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初，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酃，载南阳邓玄之，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刘备请盟，权乃归普等。割湘水，以零陵还之。以寻阳、阳新为蒙奉邑。

师还，遂征合肥，既撤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淩统以死扞卫。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护军、虎威将军。

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

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擒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

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蒙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耶?"于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霸卒，兄琮袭候。琮卒，弟睦嗣。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

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从孙坚征伐，讨黄巾于宛、邓，破董卓于阳人，攻城野战，身被创夷。坚薨，复随孙策在淮南，从攻庐江，拔之，还俱东渡。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骑五十匹。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杭，普功为多。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后徙丹扬都尉，居石城。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皆破之。策尝攻祖郎，大为所围，普与一骑共蔽扞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后拜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从讨刘勋于寻阳，进攻黄祖于沙羡，还镇石城。

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又从征江夏，还过豫章，别讨乐安。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与，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卒。权称尊号，追论普功，封子咨为亭候。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坚薨，盖随策及权，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擿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杀之。县中震慄。后转春谷长，寻阳令。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盖姿貌严毅，善于养众。每所征讨，士卒皆争为先。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拜武锋中郎将。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

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加偏将军，病卒于官。

盖当官决断，事无留滞，国人思之。及权践阼，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同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及孙策东渡，从讨三郡，迁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骑五十匹。从征刘勋，破黄祖，还讨鄱阳，领乐安长，山越畏服。后以中郎将与周瑜等拒破曹公，又与吕蒙袭取南郡，迁偏将军，领永昌太守。宜都之役，与陆逊、朱然等共攻蜀军于涿乡，大破之，徙威烈将军，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当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权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杨贼，破之。会病卒，子综袭侯领兵。

其年，权征石阳，以综有忧，使守武昌，而综淫乱不轨。权虽以父故不问，综内怀惧，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魏以为将军，封广阳侯。数犯边境，杀害人民，权常切齿。东兴之役。综为前锋，军败身死，诸葛恪斩送其首，以白权庙。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人也。孙策之袭袁术，钦随从给事。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授兵。与策同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会稽冶贼吕合、秦狼等为乱，钦将兵讨击，遂禽台、狼，五县平定，徙讨越中郎将，以经拘、昭阳为奉邑。贺齐讨黟贼，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黟贼平定。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钦力战有功，迁汤寇将军，领濡须督。后召还都，拜津右护军，典领辞讼。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初，钦屯宣城，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盛由是自嫌于钦。曹公出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盛常畏钦因事害己，而钦每称其善。盛既服德，论者美焉。

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子壹封宣城候，领兵拒刘备有功，还赴南郡，与魏交战，临陈卒。壹无子，弟休领兵，后有罪失业。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

战有功。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策深德之，补春谷长。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

从讨黄祖有功。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荆州平定，将兵屯岑。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时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黄武中卒。子邵以骑都尉领兵。曹仁出濡须，战有功，又从攻破曹休，进位裨将军，黄龙二年卒。弟承领兵袭侯。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孙策在寿春，武往修谒，时年十八，长七尺七寸，因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及权统事，转督五校。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尤为权所亲爱，数至其家。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葬。子脩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脩都亭候，为解烦督。黄龙元年卒。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皆共亲友。尚书暨艳亦与表善，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冀正都尉。兄脩亡后，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表于大义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表欲得战士之力，倾意接待，士皆爱附，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

封都亭侯，以继旧爵。表皆陈让，乞以传脩子延，权不许。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杨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复为司马代敖。延弟永，将军，封侯。始施明感表，自变行为善，遂成健将，致位将军。

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策见而伟之，到署门下贼曹。时山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策自出讨，袭身斩罗、勃首，还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从策攻皖，又讨刘勋于寻阳，伐黄祖于江夏。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淩统、步骘、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族旗，便散走，旬日尽平，拜威越校尉，迁偏将军。

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矶，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淩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搂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权改服临殡，供给甚厚。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颇读诸

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于是归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

后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后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后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

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于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

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淩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

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毕，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歔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宁卒，权痛惜之。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淩统字公绩，吴郡余杭人也。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守永平长，平治山越，奸猾敛手，迁破贼校尉。及权统军，从讨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近，中流矢死。

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后从击山贼，权破保屯先还，余麻屯万人。统与督张异等留攻围之，克日当攻。先期，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祭酒，陵辱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用。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于军正。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

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权以统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又从破皖，拜汤寇中郎将，领沛相。与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往合肥，为右部督。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己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拜偏将军，倍给本兵。时有荐同郡盛暹于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于统，权曰："且令如统足矣。"后召暹夜至。时统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怀三版，恭敬尽礼，亲旧故人，恩意益隆，事毕当出，会病卒，时年四十九。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

徐盛字文响，琅邪莒人也。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余人。已乃开门出战，大破之。射遂绝迹不复为寇。权以为校尉、芜湖令。复讨临城南阿山贼有功，徙中郎将，督校兵。

曹公出濡须，从权御之。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还，权大壮之。及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张昭既怒，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后迁建武将军，封都亭候，领庐江太守，赐临成县为奉邑。刘备次西陵，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余兵，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盛以少御多，敌不能克，各引军退。迁安东将军，封芜湖侯。后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计从建业筑围。作薄落，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诸将以为无益，盛不听，固立之。文帝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诸将乃伏。

黄武中卒。子楷，袭爵领兵。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人也。孙权为阳羡长，始往随权。性博荡嗜酒，居贫，好赊酤，债家至门，辄言后豪富相还。权奇爱之，因使召募，得百余人，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署别部司马。后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迁豫章西安长。刘表在荆州，民数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

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权甚壮之，拜偏将军，遂领百校，屯半州。

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至）、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璋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拜平北将军、襄阳太守。

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当下，尚便引退。璋下备陆口。权称尊号。拜右将军

璋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业，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嘉禾三年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也。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身被创夷。稍迁偏将军。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

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悉许、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俱从山西上。奉曰："今诸军行迟，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乃辟诸军使下道，帅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徐塘。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著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迁灭寇将军，进封都亭侯。魏将文钦来降，以奉为虎威将军，从孙峻至寿春迎之，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

太平二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围之。遣朱异、唐咨

等往救，复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屯于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孙休即位，与张布谋，欲诛孙綝，布曰："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休纳其计，因会请綝，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迁大将军，加左右都护。永安三年，假节领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

休薨，奉与丞相濮阳兴等从万彧之言，共迎立孙皓，迁右大司马、左军师。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建衡元年，奉复帅众治徐塘，因攻晋穀阳。穀阳民知之，引去，奉无所获。皓怒，斩奉导军。三年，卒。奉贵而有功，渐以骄矜。或有毁之者，皓追以前出军事，徙奉家于临川。奉弟封，官至后将军，先奉死。

评曰："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朱治字君理，丹杨故鄣人也。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马。从讨长沙、零、桂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坚表治行都尉。从破董卓于阳人，入洛阳。表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会坚薨，治扶冀策，依就袁术。后知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时太傅马日碑在寿春，辟治为掾，迁吴郡都尉。是时吴景已在丹杨，而策为术攻庐江。于是刘繇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而策家门尽在州下，治乃使人于曲阿迎太妃及权兄弟。所以供奉辅护，甚有恩纪。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治与战，大破之。贡南就山贼严自虎，治遂入郡，领太守事。策既走刘繇，东定会稽。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

建安七年，权表治为（九真）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征讨夷越，佐定东南，禽截黄巾余类陈败、万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领郡如故。

二年，拜安国将军，金印紫绶，徙封故鄣。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觌，其见异如此。

初，权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数责数，谕以道义。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治闻之，求往见贲，为陈安危，贲由此遂止。权常叹治忧勤王事。性俭约，虽在富贵，车服惟供事。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贡献御，权答报过厚。是时丹杨深地，颇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扶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在故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

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朱然字义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

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然为馀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杨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须，然备大坞及三关屯，拜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

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觅，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由是然名震于敌国，改封当阳侯。

六年，权自率众攻石阳，及至旋师，潘璋断后。夜出错乱，敌追击璋，璋不能禁。然即还住拒敌，使前船得引极远，徐乃后发。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顷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职。嘉禾三年，权与蜀克期大举，权自向新城，然与全琮备受斧钺，为左右督。会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赤乌五年，征柤中，魏将蒲忠、胡质各将数千人，忠要遮险隘。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时然所督兵将先四出，闻问不暇收合，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质等皆退。九年，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然夜出逆之，军以胜反。先是，归义马茂怀奸，觅诛，权深忿之。然临行上疏曰："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权时抑表不出。然既献捷，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

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

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又陆逊亦本，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淩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子绩嗣。绩字公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浚讨五溪，以胆力称。迁偏将军营下督，领盗贼事，持法不倾。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

明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

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乡，假节。太平二年，拜骠骑将军。孙綝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兴元年，就拜左大司马。初，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绩以五凤中表还为施氏，建衡二年卒。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遂与之婚。后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时太妃在江都，策遣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范为袁氏觇候，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跨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后从策攻破庐江，还俱东渡，到横江、当利，破长英、于麋，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余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

是时下邳陈瑀自号吴都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

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又从攻祖郎于陵阳，太史慈于勇里。七县平定，拜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策薨，奔丧于吴。后权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刘备诣京见权，范密请留备。后迁平南将军，屯柴桑。

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候，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候。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拜扬州牧。

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初策使范曲主财计，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薄书，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范长子先卒，次子据嗣。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诸深恶剧地，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浚讨五溪，复有功。朱然攻樊，据与朱异破城外围，还拜偏将军。入补马闲右部督，迁越骑校尉。太元元年，大风，江水溢流，渐淹城门，权使视水，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权嘉之，拜荡魏将军。权寝疾，以据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将军。魏出东兴，据赴讨有功。明年，孙峻杀诸葛恪，迁据为骠骑将军，平西宫事。五凤二年，假节，与峻等袭寿春，还遇魏将曹珍，破之于高亭。太平元年，帅师侵魏，未及淮，闻孙峻死，以从弟綝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綝。綝闻之，使中书奉诏，诏文钦、刘纂，唐咨等使取据，又遣从兄虑以都下兵逆据于江都。左右劝据降魏，据曰："耻为叛臣。"遂自杀。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除馀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迁汤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

间，得万余人。后丹杨、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稍迁裨将军，封新城亭候。

后代周泰为濡须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问。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复为泰等后拒。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余。权嘉桓功，封嘉兴侯，迁奋武将军，领彭城相。

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谲诱魏大司马曹休，休将步骑十万至皖城以迎鲂。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邀于一战。桓进计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定。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阨，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近取寿春，割有淮面，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

黄龙元年，拜桓前将军，领青州牧，假节。嘉禾六年，魏庐江主簿吕习请大兵自迎，欲开门为应。桓与卫将军全琮俱以师迎。既至，事露，军当引还。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广三十余丈，深者八九尺，浅者半之，诸军勒兵渡去，桓自断后。时庐江太守李膺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是时全琮为督，权又令偏将军胡综宣传诏命，参与军事。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

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

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异摄领部曲，令医视护，数月复遣还中洲。权自出祖送，谓曰：“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欲令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桓曰：“天授陛下圣姿，当君临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当自愈。”

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然轻财贵义，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年六十二，赤乌元年卒。吏士男女，无不号慕。又家无余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子异嗣。

异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后拜骑都尉，代桓领兵，赤乌四年，随朱然攻魏樊城，建计破其外围，还拜偏将军。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寨，置诸道要，以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定，见之复过所闻。十三年，文钦诈降，密书与异，欲令自迎。异表呈钦书，因陈其伪，不可便迎。权诏曰：“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建兴元年，迁镇南将军。是岁魏遣胡遵、谱葛诞等出东兴，异督水军攻浮梁，坏之，魏军大破。太平二元年，假节，为大都督，救寿春围，不解。还军，为孙綝所枉害。

评曰：朱治、吕范以旧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闻，吕据、朱异、施绩咸有将领之才，克绍堂构。若范、桓之越隘，得以吉终，至于据、异无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时殊也。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候官，候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曰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翻出为富春长。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使，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渭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答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帐然不平。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

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翻常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劳，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初，山阴丁览，太末徐陵，或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咸显名。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墓，妻子得还。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从选曹朗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次子睿，长水校尉。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卒。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

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温对曰：“臣入无腹心之规，出无专对之用，惧无张老延誉之功，又无子产陈事之效。然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温至蜀，诣阙拜章曰：“昔高宗以谅闇昌殷祚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于良佐，参列精这炳耀，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兴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入）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悚怛若惊。谨奉所赍函书一封。”蜀甚贵其才。还，顷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业未究。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权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近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问，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棨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

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作御史，语蒋康，当用卿代贾原，专衒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于四方，署俊乂于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者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于天下，失彰于后世，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武，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有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交于温也。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今于屈建。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于赵鞅。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其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

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昭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睿，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于前，臣耻废之于后，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于圣听，实尽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权终不纳。

后六年，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父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统时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其母送之，拜辞上车，面而不顾，其母泣涕于后。御者曰：“夫人犹在也。”统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顾耳。”事适母甚谨。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归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统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今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出为建忠中郎将，领武射吏三千人，及淩统死，复领其兵。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

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场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馀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馀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以随陆逊破蜀军于宜都，迁偏将军。黄武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数陈便宜，前后书数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载。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权与相反覆，终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又瑁从父绩早亡，二男一女，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州郡辟举，皆不就。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

嘉禾元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曹尚书。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复，欲亲征之，瑁上疏谏曰：“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托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

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权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馀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住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优于宗脩，惟瑁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赤乌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伦，孙皓时为选曹尚书。

吾粲字孔休，吴郡乌程人也。孙河为县长，粲为小吏，河深奇之。河后为将军，得自选长吏，表粲为曲阿丞，迁为长史，治有名迹。虽起孤微，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矣。孙权为车骑将军，召为主簿，出为山阴令，还为参军校尉。

黄武元年，与吕范、贺齐等俱以舟师拒魏将曹休于洞口。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余人。

还，迁会稽太守，召处士谢谭为功曹，谭以疾不诣，粲教曰：“夫应龙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陷形于天外，潜鳞于重渊者哉?”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将，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朱据字子范，吴都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

权咨嗟将率，发愤叹息，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自是拜建义校尉，领兵屯湖孰。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据尚公主，拜左将军，封云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的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谓，皆死。永安中，迫录前功，以熊子宣袭爵云阳侯，尚公主。孙皓时，宣至骠骑将军。

评曰："虞翻古之狂直，因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陆绩之于扬《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聘之严周矣；以瑚琏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贼夫人欤!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值权方闭不开。陆瑁笃义规谏，君子有称焉。吾粲、朱据遭罹屯蹇，以正丧身，悲夫!

陆逊传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幕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军屯利浦。

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规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

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色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

沙靡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候。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魴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近，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遣还西陵。

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时建昌候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候宜勤览经典以自新

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射声校尉松于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上疏陈时事曰：“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近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非奸秽人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怒，非怀远弘规也。”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这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祖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逊上疏曰：“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仇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爱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涎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闔，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借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权用纳焉。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栾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憾，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

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千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遗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又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史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

时谢渊、谢厹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以事下逊。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末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赤乌七年，代顾雍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其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弥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欤，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石单），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仪，逊上疏

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工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孙休时，追谥逊曰昭侯。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权意渐解。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建兴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三年，假节。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建衡二年，o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

抗闻都下政令多阙，忧深虑远。乃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曲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慽，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怛，念至情惨。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时何定弄权，阉官预政。抗上疏曰："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谮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

所不至。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冀雍熙之声作，肃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渐道孝；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

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于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而竟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

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旋军击之，矢石雨下，肇众伤死者相属。肇至经月。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阐畜力项领，伺视间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蹑之，肇大破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

加拜都护。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征下狱。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皆当世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殛，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盖《周礼》有赦贤之辟，《春秋》有宥善之义。

《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经忠义，身被极刑，岂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耸，士民同憾。蕃、勖永已，悔亦靡及，诚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顷闻薛莹卒见逮录。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惧有司未详其事，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

时师旅仍动，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闻《易》贵随时，《传》美观衅，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苟无其时，玉台有忧伤之虑，孟津有反旆之军。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赏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无众，古之明鉴，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

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憾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龙骧将军王浚顺流东下。所至辄克，终如抗虑。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既领抗兵，

拜偏将军、中夏督，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二月壬戌，晏为王浚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景妻，孙皓适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

评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

吴主五子传

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封万户侯，登辞侯不受。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太傅张温言于权曰："夫中庶子官最亲密，切问近对，宜用隽德。"于是乃用表等为中庶子。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整巾侍坐。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权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登或射猎，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间之地，其不欲烦民如此。尝乘马出，有弹丸过，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丸，比之非类，乃见释。又失盛水金马盂，觉得其主，左右所为，不忍致罚，呼责数之，长遣归家，敕亲近勿言。后弟虑卒，权为之降损，登昼夜兼行，到赖乡，自闻，即时召见。见权悲泣，因谏曰："虑寝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减损太官殽馔，过于礼制，臣窃忧惶。"权纳其言，为之加膳。住十余日，欲遣西还，深自陈乞，以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权遂留焉。嘉禾三年，权征新城，使登居守，总知留事。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步氏有赐，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临终，上疏曰："臣以无状，婴抱笃疾，自省微劣，惧卒陨毙。臣不自惜，念当委离供养，埋胔后土，长不复奉望宫省，朝觐日月，生无益于国，死贻陛下重憾，以此为哽结耳，世闻死生有命，长短自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过其寿，生为国嗣，没享荣祚，于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讨，万国喁喁，系命陛下，危者望安，乱者仰治。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

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则率土幸赖，臣死无恨也。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道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脩、虞翻，志节分明。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置臣官，得与从事，备知情素，敢以陈闻。臣重惟当今方外多虞，师旅未休，当厉六军，以图进取。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

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故子囊临终，遗言戒时，君子以为忠，岂况臣登，其能已乎?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既绝而后书闻，权益以摧感，言则陨涕。是岁，赤乌四年也。谢景时为豫章太守，不胜哀情，弃官奔赴，拜表自劾。权曰：“君与太子从事，异于他吏。”使中使慰劳，听复本职，发遣还郡。谥登曰宣太子。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觅自杀，国除。谢景者字叔发。南阳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称之，以为前有顾劭，其次即景。数年卒官。’

孙虑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艺，权器爱之。黄武七年，封建昌候。后二年，丞相雍等奏虑性聪体达，所尚日新，比方近汉，宜进爵称王，权未许。久之，尚书仆射存上疏曰：“帝王之兴，莫不褒崇至亲，以光群后，故鲁卫于周，宠冠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汉，所以藩屏本朝，为国镇卫。建昌侯虑廪性聪敏，才兼文武，于古典制，宜正名号。陛下谦光，未肯如旧，群寮大小，咸用于邑。方今奸寇恣眼，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亲与贤。辄与丞相雍等议，咸以虑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于是假节开府，治半州，虑以皇子之尊，富于春秋，远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临事，遵奉法度，敬纳师友，过于众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无子，国除。

孙和字子孝，虑弟也。少以母王有宠见爱，年十四。为置宫卫，使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妄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又都督刘宝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宝。和谓晏曰："文武在事，当能几人，因隙构薄，图相危害。岂有福哉?"遂两释之，使之从厚。常言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后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且志士爱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长久，而人居其间，有白驹过隙之喻，年齿一暮，荣华不再。凡所患者，在于人情所不能绝，诚能绝无益之欲以奉德义之涂，弃不急之务以修功业之基，其于名行，岂不善哉?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于是中庶子韦曜退而论奏。和以示宾客。时蔡颖好弈，直事在署者颇敦焉，故以此讽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适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寄、杨竺为鲁王霸支党，谮诉日兴。粲遂下狱诛，谭徙交州。权沈吟者历年，后遂幽闭和。于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忿忿。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于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举邦伤焉。

孙休立，封和子皓为乌程侯，自新都之本国。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

月，又分吴郡、丹杨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置太守，四时奉祠。有司奏言，直立庙京邑。宝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皓引见仁，亲拜送于庭。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其翌日，拜庙荐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有司奏言“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孙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督军使者羊衜上疏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适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称宜，斯乃大吴兴隆之基。顷闻二宫并绝宾客，远近悚然，大小失望。窃从下风，听采众论，咸谓二宫智达英茂，自正名建号，于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称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闻。谓陛下当副顺遐迩所以归德，勤命二宫宾延四远，使异国闻声，恩为臣妾。今既末垂意于此，而发明诏，省夺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陛下敦尚古义，欲令二宫专志于学，不复顾虑观听小宜，期于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倾企喁喁之至愿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异同之语，易以闻达。闻达之日，声论当兴，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若无以解异国，则亦无以释境内。境内守疑，异国兴谤，非所以育巍巍，镇社稷也。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地晏，万国幸甚矣。”

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凤中，封其为吴侯，壹宛陵候。基侍孙亮在内，太平二年，盗乘御马，收付狱。亮问侍中刁玄曰：“盗乘御马罪云何?”玄对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亲亲故邪?当思惟可以释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旧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随意所及。”亮曰：“解人不当尔邪!”乃赦宫中，基以得免。孙皓即位，迫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

孙奋字子扬，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为齐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奋怒，不从

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为臣妾。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近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适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

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芽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殷勤，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世相承，无凶国害家之侮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敬之节，下当裁抑骄恣荒乱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怀忧怖。华锜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陈道，当纳用之，而闻怒锜，有收缚之语。又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大小惊怪，莫不寒心。

里语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夫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

奋得笺惧，遂移南昌，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及恪诛，奋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坐废为庶人，徙章安县。太平三年，封为章安侯。

建衡二年，孙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皓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茔。皓闻之，车裂俊，夷三族，诛奋及其五子，国除。

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虑、和并有好善之姿，规自砥砺，或短命早终，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适，奋不遵轨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奋之诛夷，横遇飞祸矣。

贺全吕周钟离传

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众。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后太末、丰浦民反，转守太末长，诛恶养善，期用尽平。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时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强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强称会稽太守。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雅与女婿何雄争势两乖，齐令越人因事交构。遂至疑隙，阻兵相图。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强党震惧，率众出降。

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大潭同出馀汗。军讨汉兴，经馀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余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三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

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戈拓斩山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齐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

新，加偏将军。

十六年，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县。被命诣所在，及当还郡，权出祖道，作乐舞象。赐齐軿车骏马，罢坐住驾，使齐就车。齐辞不敢，权使左右扶齐上车，令导吏卒兵骑，如在郡仪。权望之笑曰："人当努力，非积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余步乃旋。

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迁奋武将军。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杨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

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以道远后至，因住新市为拒。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赖齐未济，偏军独全，诸将倚以为势。

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爪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休等惮之，遂引军还。迁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

初，晋宗为戏口将，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图袭安乐，取其保质。权以为耻忿，因军初罢，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诏齐督麋芳、鲜于丹等袭蕲春，遂生虏宗。后四年卒，子达及弟景皆有令名，为佳将。

全综字子璜，吴郡钱唐人也。父柔，汉灵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董卓之乱，弃官归。州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尉。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柔为长史，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县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仪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抄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迁琮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四年，假节领九江太守。七年，权到皖，使琮与辅国将军陆逊击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黄龙元年，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尚公主。

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侥倖，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赤乌九年，迁右大司马、左军师。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迕。初，权将围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言次及之，琮对曰："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赐累千金，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十二年卒，子怿嗣。后袭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怿兄子祎、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出守吴丞。权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岱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召署录事，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擒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砀据攸县，龙

在醴陵。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砀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斩龙。迁庐陵太守。

延康元年，代步骘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又郁林夷贼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权又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迁安南将军，假节，封都乡侯。

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屯长沙沤口。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嘉禾三年，权令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后徙蒲圻。四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权复诏岱督刘纂、唐咨等分部讨击，春即时首降，岱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桓、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

权诏岱曰："厉负险作乱，自致枭首；桓凶狡反复，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枭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者。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潘浚卒，岱代浚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顷之，廖式作乱。攻围城邑，零陵、苍梧、郁林诸郡骚扰，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骆驿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复还武昌。

时年已八十，然体素精勤，躬亲王事。奋威将军张承与岱书曰：“昔旦奭翼同，《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何其事事决也。《周易》有之，礼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尽此美耶!”及陆逊卒，诸葛恪代逊，权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拜子凯副军校尉，监兵蒲圻，孙亮即位，拜大司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

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褠，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谈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凯嗣。遣令殡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务从俭约，凯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鱼，吴郡阳羡人也。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转在怀安。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魴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魴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攻讨，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

其一曰：“魴以千载饶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敬恪未显，瞻望云景，天实为之。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而逼所制，奉觌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时事变故，列于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其二曰：“魴远在边隅，江汜分绝；恩泽教化，未蒙抚及，而于山谷之间，遥陈所怀，惧以大义，未见信纳。夫物有感激，计因变生，古今同揆；魴仕东典郡，始愿已获，铭心立报，永矣无贰。岂图顷者中被横谴，祸在漏刻，危于投卵，进有离合去就之宜，退有诬罔枉死之咎，虽志行轻微，存没一节，顾非其所，能不怅然!敢缘古人，因知所归，拳拳

输情，陈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润，哀拯其急，不复猜疑，绝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测，一则伤慈损计，二则杜绝向化者心，惟明使君远览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质，速赐秘报。魴当候望举动，俟须响应。”

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广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靖勤自陈释，而终不解，因立密计，欲北归命，不幸事露，诛及婴孩。魴既目见靖事，且观东主一所非薄，婳不复厚，虽或暂舍，终见翦除。今又令魴领郡者，是欲责后效，必杀魴之趣也。虽尚视息，忧惕焦灼，未知躯命，竟在何时。人居世间，犹白驹过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当陈愚，重自披尽，惧以卑贱，未能采纳。愿明使君少垂详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魴命讫矣。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东主中营自掩石阳，别遣从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又命诸葛亮进指关西，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魴便从此率厉吏民，以为内应。此方诸郡，前后举事，垂成而败者，由无外援使其然耳；若北军临境，传檄属城，思咏之民，谁不企踵?愿明使君上观天时，下察人事，中参蓍龟，则足昭往言之不虚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长家门。亲之信之，有如儿子。是以特令赍笺，托叛为辞，目语心计，不宣唇齿，骨肉至亲，无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当言往降，欲北叛来者得传之也。魴建此计，任之于天，若其济也，则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则受夷灭之祸。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成之微，岂能上感，然事急孤穷，惟天是诉耳。遣使之日，载生载死，形存气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为后信。一赍教还，教还故当言悔叛还首。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无端原。县命西望，涕笔俱下。”

其五曰：“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抃。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而今东主图兴大众，举国悉出。江边空旷，屯坞虚损，惟有诸刺奸耳。若因是际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得更会，然要恃外援，表里机互，不尔以往，无所成也。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魴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石阳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

腹心。”

其六曰：“东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阳，今此后举，大合新兵，并使潘浚发夷民，人数甚多，闻豫设科条，当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后，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堑，使即时破，虽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阳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济，试宜疾密。王靖之变，其鉴不远。今鲂归命，非复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见救以往，则功可必成，如见救不时，则与靖等同祸。前彭绮时，闻旗麾在逢龙，此郡民大小欢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间，事当大成，恨去电速，东得增众专力讨绮，绮始败耳。愿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曰：“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厉其志，并乞请幢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知去就之分己决，承引所救画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阔狭之间，辄得闻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鲂笺，乞加隐秘。伏知智度有常，防虑必深，鲂怀忧震灼，启事蒸仍，乞未罪怪。”

鲂因别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诛，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举善。上以光赞洪化，下以输展万一，忧心如捣，假寐忘寝。圣朝天覆，含臣无效，猥发优命。敕臣以前诱致贼休，恨不如计，令于郡界求山谷魁帅为北贼所闻知者。令与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窃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惧不可信，不如令臣谲休，于计为便。此臣得以经年之冀愿。逢值千载之一会，辄自督竭，竭尽顽蔽，撰立笺草以诳诱休者，如别纸。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加卒奉大略，伦矇狼狈，惧以轻愚，忝负特施。豫怀忧灼。臣闻唐尧先天而天弗违，博询刍荛，以成盛勋。朝廷神谟，欲必致休于步度之中，灵赞圣规，休必自送，使六军囊括，虏无孑遗，威风电迈，天下幸甚。谨拜表以闻，并呈笺草，惧于浅局，追用悚息。”被报施行。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

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官奉诏诘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军旋，权大会诸将欢宴，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吾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鲂在郡十三年卒，赏善罚恶。威恩并行。子处，亦有文武材干，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也。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长曰："君慕承宫，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寝公宪而从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故来暂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赤乌五年，从郎中补太子辅义都尉，迁南海太守。还为丞相长史，转司直，迁中书令。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筹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骑校尉。

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掾史沮仪者便行军法。抚夷将军尚说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于余级，纯等散，五溪平。迁公安督、扬武将军，封都乡侯，徙濡须督。复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卒官。家无余财，士民思之。子祎嗣，代领兵。

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鲂谲略多奇；钟离牧蹈长者之规；全琮有当世之才，贵重于时，然不检奸子，获讥毁名云。

潘浚陆凯传

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浚按杀之，一郡震辣。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浚为治中从事。备人蜀，留典州事。

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郡蛮衰弱，一方宁静。

先是，浚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还复故。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黄门侍郎谢厹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厹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厹。厹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宏谓曰："播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刀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浚每进见，无不陈壹之奸险也。由此壹宠渐衰，后遂诛戮。权引咎责躬，因诮让大臣，语在《权传》。

赤二年卒，浚卒，子翥嗣。浚女配建昌侯孙虑。陆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丞相逊族子也。黄武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与诸将共赴寿春；还，累迁荡魏、绥远将军。孙休即位，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孙皓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孙皓与晋平，使者丁忠自北还，说皓弋阳可袭，凯谏止，语在《皓传》。宝鼎元年，迁左丞相。

皓性不好人视己，郡臣侍见，精莫敢进。凯说皓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率有不虞，不知所赴。"皓听凯自视。皓时徒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无穷匮。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

不久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顷年以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暗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因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廪库，以待天时。而更倾动天心，骚扰万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

臣闻吉凶在天，犹影之在形，响之在声也，形动则影动，形止则影止。此分数乃有所系，非在口之所进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赏轻而罚重，政刑错乱，民力尽于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浊于财宝。邪臣在位，贤哲隐藏，百姓业业，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汉所以强者，躬行诚信，听谏纳贤，惠及负薪，躬请岩穴，广采博察，以成其谋。此往事之明证也。

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又益州危险。兵多精强，闭门固守，可保万世，而刘氏以夺乖错，赏罚失所，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

“臣暗于大理，文不及义，智慧浅劣，无复冀望，窃为陛下惜天下耳。臣谨奏耳目所闻见，百姓所为烦苛，刑政所为错乱，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

“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旦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如民所若也。”

臣闻国无三年之储，渭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此臣下责也。而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因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姓之心。此犹色鳖得免毒螫之渊，乌兽得离罗网之纲，四方之民襁负而至。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国存焉。

“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此无益于政，有损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余。先帝崩后，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宫廪，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臣闻殷汤取士于商贾，齐桓取士于车辕，周武取士于负新，大汉取士于奴仆。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辅国匡时，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愿陛下简文将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尽其忠，拾贵万一。则康哉之歌作，刑错之理清。愿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时殿上列将何定佞巧便辟，贵幸任事。凯面责定曰：“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寿终者邪!何以专为佞邪，秽尘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定大恨凯，思中伤之，凯终不以为意，乃心公家，义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饰，忠恳内发。

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任用，宣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姚信、楼玄、贺劭、张悌、郭逞、薛莹、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桢干，国家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各尽其忠，拾遗万一。”遂卒，时年七十二。子祎。初为黄门侍郎，出领部曲，拜偏将军。凯亡后，入为太子中庶子。右国史华核表荐祎曰：“祎体质方刚，器干强固，董率之才，鲁肃不过。及被召当下，径还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顾，器械军资，一无所取，在戎果毅，临财有节。夫夏口，贼之冲要，直选名将以镇戍之，臣窃思惟，莫善于祎。”

初，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加何定谮构非—，既以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抗卒后，竟徙凯家于建安。或曰宝鼎元年十二月，凯与大司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谋，因皓谒庙，欲废皓立孙休子。时左将军留平领兵先驱，故密语平，平拒而不许，誓以不泄，是以所图不果。太史郎陈苗奏皓久阴不雨，风气回逆，将有阴谋，皓深警惧云。

予连从荆、扬来者得凯所谏皓二十事，博问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为凯藏之箧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问欲言，因以付之。虚实难明，故不著于篇，然爱其指擿皓事，足为后戒，故抄列于《凯传》左云。

皓遣亲近赵钦口诏报凯前表曰："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又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须谋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凯上疏曰："贸窃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兴，受之于天，修之由德，岂在宫乎？而陛下不咨之公辅，便盛意驱驰，六军流离悲惧，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谣。纵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劳，何以用治？此不遵选帝一也；臣闻有国以贤为本，夏杀龙逢，殷获伊挚。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师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处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咸以吴国夫差复存，先帝亲贤，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闻宰相国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曹之佐，先帝有顾、步之相。而万彧琐才凡庸之质，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于彧已丰，于器已溢，而陛下爱其细介，不访大趣，荣以尊辅，越尚旧臣。贤良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爱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理先帝四也；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帝先五也；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阼以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令庶事多旷，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宫无高台，物不雕饰，故国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士被玄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

"先帝每宴见群臣，抑损醇（酉农），臣下终日无失慢之尤，百寮庶尹，并展所陈。而陛下拘以视瞻之敬，惧以不尽之酒。夫酒以成札，过则败德，此无异商辛长夜之饮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若江渚有难，烽燧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

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是不遵先之十一也；先帝在时，亦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不然，浮华者登，朋党者进，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赏以劝功，罚以禁邪，赏罚不中，则士民散失。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监司，民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实由兹起，是为遵景帝之阙，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之十八也；先帝时，居宫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今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坛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狱无冤囚，死者吞声。今则违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录，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愿陛下留意。”

胤字敬宗，凯弟也。始为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后为衡阳督军都尉。赤乌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永安元年，征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左虎林。中书丞华核表荐胤曰：“胤天姿聪朗，才通行洁，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旧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沙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

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宜在辇毂，股肱王室，以赞唐虞康哉之颂。江边任轻，不尽其才，虎林选督，堪之者众。若召还都，宠以上司则天工毕修，庶绩咸熙矣。”

胤率，子式嗣。为柴桑督、扬武将军。天策元年，与从兄祎俱徙建安。天纪二年，召还建业，复将军、候。

评曰：潘浚公清害断，陆凯忠壮质直，皆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胤身洁事济，著称南土，可谓良牧矣。

是仪胡综传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改，仪徙会稽。孙权承摄大业，优文征仪。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拜骑都尉。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仪陈谢，权令曰：“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将军，后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复授兵，仪自以非材，固辞不受。黄武中，遣仪之皖就将军刘邵，欲诱致曹休。休到，大破之，迁偏将军，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都诸公于书学。

大驾东迁，太子登留镇武昌，使仪辅太子。太子敬之，事先咨询，然后施行。进封都乡侯。后从太子还建业，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典校郎吕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仙国政，权怒，收嘉系狱，悉验问。时同坐人皆怖畏壹，并言闻之，仪独云无闻。于是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仪对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权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仪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称意，后拜尚书仆射。南、鲁二宫初立，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事上勤，与人恭。

不治产业，不受施惠，为屋舍财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室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权曰：“仪俭，必非也。”问果他家。其见知信如此。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畜。权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俸赐，益田宅。仪累辞让，以恩为戚。

时时有所进达，未尝盲人之短。权常责仪以不言事，无是所非，仪对曰：“圣主在上，臣下守职，惧于不称，实不敢以愚管之畜，上干天听。”事国数十年，未尝有过。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权叹曰：“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

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年八十一卒。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策薨，权为讨虏将军，以综为金曹从事，从讨黄祖，拜鄂长。权为将军，都京，召综还，为书部。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六千人，立解烦两部，详领左部、综领右部督。吴将晋宗叛归魏，魏以宗为蕲春太守，去江数百里，数为寇害。权使综与贺齐轻行掩袭，生虏得宗。加建武中郎将。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详皆为亭侯。

黄武八年夏，黄龙见举口，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综作贼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实惟兵精；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农创代，拓定皇基，上顺天心，下息民灾。高辛诛共，舜征有苗，启有甘师，汤有鸣条。周之牧野，汉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绪。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历五代，继世在下。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将恢大繇，革我区夏。乃律天时，制为神军，取象太一，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实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佥曰惟休。"蜀闻权践阼，遣使重申前好。综为盟文，文义甚美，语在《权传》。

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兼左、右领军。时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颇见猜疑，综乃伪质为作降文三条：

其一曰："天纲弛绝，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无居民，风尘烟火，往往而处。自三代以来，大乱之极，未有若今时者也。臣质志薄，处时无方，系于土壤，不能翻飞，遂为曹氏执事戎役。远处河朔，天衢隔绝，虽望风慕义，思托大命，愧无因缘，得展其志。每往来者，窃听风化，伏知陛下齐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极，流化万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焘。英雄俊杰，上达之士，莫不心歌腹咏，乐在归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闻吉日，龙兴践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纲，将使遗民，睹见定主。营武王伐殷，殷氏倒戈；高祖诛项，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质不胜吴天至愿，谨遣所亲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间关求达，其欲所陈，载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人商，陈平委楚归汉，书功竹帛，遗名陵后世，世主不谓之背诞者，以为知天命也。臣昔为曹氏所见交接，外托群臣，内如骨肉，恩义绸缪，有合无离，遂受偏方之任，总河北之军。当此之时，志望高大，永与曹氏同死惧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位，幼冲统政，谗言弥兴。同侪者以势相害，异趣者得间其言，而臣受性简略，素不下人，视彼数子，意实迫之，此亦臣之过也。遂为邪议所见构会，招至猜疑，诬臣欲叛。虽识真者保明其心，世乱谗胜，余嫌犹在，常惧一旦横受无辜，忧心孔疚，如覆冰炭。昔乐毅为燕昭王立功于齐，惠王即位，疑夺其任，遂去燕之赵，休烈不亏。彼岂欲二三其德，盖畏功名不建，而惧祸之将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贾贩为名，托叛南诣，宣达密计。时以仓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传而已。以为天下大归可见，天意所在，非吴复谁?此方之民，思为臣妾，延颈举踵，惟恐兵来之迟耳。若使圣恩少加信纳，当以河北承望王师，疑心赤实，天日是鉴。而光去经年，不闻咳唾，未审此意竟得达不?瞻望长叹，日月以几，鲁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见待稍薄，苍蝇之声，绵绵不绝，必受此祸，迟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质贯穿仁义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谓光所传，多虚少实，或谓比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质构谗见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质著有罪之日，自当奔赴鼎镬，束身待罪，此盖人臣之宜也。今日无罪，横见谮毁，将有商鞅、白起之祸。寻惟事势，去亦直也。死而弗义，不去何为!乐毅之出，吴起之走，君子伤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愿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于臣质也。又念人臣获罪，当如伍员奉己自效，不当绕幸因事为利。然今与古，厥势不同，南北悠远。江湖隔绝，自不举事，何得济免!是以忘志士之节，而思立功之义也之也。且臣质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乱，柄夺于臣，诸将专威于外，各自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虚，纲纪毁废，上下并昏，想前后数得降叛，具闻此问，兼弱攻昧，宜应天时，此实陛下进取之秋。是以区区敢献其计。今若内兵淮、泗，据有下邳，荆、扬二州，闻声响应，臣从河北席眷而南，形势一连，根牙永固。关西之兵系于所卫，青、徐二州不敢彻守，许，洛余兵众不满万，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此城千载一会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计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时，驱马来出，隐度今者，可得三千余匹。陛下出军，当投此时，多将骑士来就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两军不能相究虚实，今此间实羸，易可克定，陛下举动，应者必多。上定洪业，使普天一统，下令臣质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见纳，此亦天也。愿陛下思之，不复多陈。"

其三曰："昔远子舍袁就曹，规画计较，应见纳受，遂破袁军，以定

曹业。向使曹氏不信子远，怀疑犹豫，不决于心，则今天下袁氏有也。愿陛下思之。间闻界上将阎浮、赵楫欲归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远授其命，若复怀疑，不时举动，令臣孤绝，受此厚祸，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复托命陛下矣，愿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实闻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质已人为侍中矣。

二年，青州人隐蕃归吴。上书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北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徽言妙旨，不得上达。于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权即召入。蕃谢答问，及陈时务，甚有辞观。综时侍坐，权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弥衡。而才皆不及。”权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以都辇小职。”权以蕃盛论刑狱，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后蕃谋叛，事觉伏诛，晋见责自杀。据禁止，历时乃解。拜综偏将军，兼左执法，领辞讼。辽东之事，辅吴将军张昭以谏权言辞切至，权亦大怒，其和协彼此，使之无隙，综有力焉。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凡自权统事，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也。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长吏遭丧，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权患之，使朝臣下议。综议以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后必绝。遂用综言，由是奔丧乃断，

赤乌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干，天纪中为中书令。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先综死。

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譬之广夏，其榱椽之佐乎！

吴范刘惇赵达传

吴范字文则，全稽上虞人也。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

初，权在吴，欲讨黄祖。范曰："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刘表亦身死国亡。"权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军出，行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权恐失之，范曰："未远，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刘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岁，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降诈话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自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后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刘备盛兵西陵，范曰："后当和亲。"终皆如言。其占验明审如此。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

初，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权曰："若终如言，以君为候。"及立为吴王，范时侍宴。曰："昔在吴中，尝言此事，大王识之邪?"权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绶带范。范权知权欲以厌当前言，辄手推不受。及后论功行封，以范为都亭侯，诏临当出，权恚其爱道于己也，削除其名。

范为人刚直，颇好自称，然与亲故交接有终始。素与魏滕同邑相善。滕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谓滕曰："与汝偕死。"滕曰："死而无益，何用死为?"范曰："安能虑此坐观汝邪?"乃髡头自缚诣门下，使铃下以闻。铃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范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为吴范死，子以属我。"铃下曰："诺。"乃排阁入。言未卒，权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范因突入，叩头流血，

言与涕并。良久，权释，乃免滕。滕见范谢曰：“父母能生长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为!”

黄武五年，范病卒。长子先死，少子尚幼，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刘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乱避地，客游庐陵，事孙辅。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辅异焉，以为军师，军中咸敬事之，号曰神明。

建安中，孙权在豫章，时有星变，以问惇。惇曰：“灾在丹杨。”权曰：“何如？”曰：“客胜主人，到某日当得问。”是时边鸿作乱，卒如惇言。惇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惇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赵达，河南人也。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或难达曰：飞者固不可校，谁知其然，此殆妄耳。”达使其人取小豆数斗，播之席上，立处其数，验覆果信。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卒乏酒，又无佳看，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时坐有他宾，内得主人情。主有惭曰：“以卿善射有无，欲相试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饮。又有书简上作千万数，著空仓中封之，令达算之。达处如数，云：“但有名无实。”其精微若是。

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孙滕少师事达，勤劳累年，达许教之者有年数矣，临当喻语而辄复止。滕他日赍酒具，侯颜色，拜跪而请。达曰：“吾先人得此术，欲图为帝王师，至仕来三世，不过太史郎，诚不欲复传之。且此术微妙，头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语。然以子笃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饮酒数行，达起取素书两眷，大如手指，达曰：“当写读此，由自解也。吾久废，不复省之。今欲思论一过，数日当以相与。”滕如期往，至乃阳求索书，惊言失之，云：“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遂从此绝。

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达常笑谓诸星气风术者曰：“当回算帷幕，

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昼夜暴露以望气样，不亦难乎!”闲居无为，引算自校，乃叹曰：“吾算讫尽某年月日，其终矣。”达妻数见达效，闻而哭泣。达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谬误耳，尚未也。”后如期死。权闻达有书，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及发棺无所得，法术绝焉。

评曰：“三子各于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于大者远者，是以有识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竺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绩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好，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使至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面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赵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土。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无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思饮至之旧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稿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

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徒恪屯于柴桑。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赐不受命，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予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

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为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浸润之谮，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张、陈至于血刃，萧、朱不终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会逊卒，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

久之，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与弟公安督融书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践酋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敕，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但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若苟违戾，非徒小故。以亲正疏，古人明戒也。"

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谕众意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候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

来向荆州，当时虽有吞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于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穴国，不能半之。然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淩，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自本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

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治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而受大吴萧、霍之任，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俯仰年老，而仇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右其虑其大危而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风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

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责、徐。

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太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初，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事屋栋中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及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人。"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所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乃除地更饮。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

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面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中子辣，长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闻恪诛，车载其母而定。峻遣骑督承追斩竦于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数千里，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

初，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及亡，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杀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于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索性刚履，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帮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候俱受先帝嘱寄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聂，躬持白刃，枭恪殿堂，勋超朱虚，功越东牟。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实宗庙之神灵，天人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华见。人情之于品物，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项籍受殡葬之施，韩信获收敛之恩，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朝哀察。"于是亮、峻听恪故吏敛葬，遂求之于石子冈。

始恪退军还，聂友知其将败。书与滕胤曰："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人也。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以世扰乱，渡江依繇。孙权为车骑将军，拜耽右司马，以宽厚称，早卒，无

嗣。胄善属文，权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之，亦不幸短命。权为吴王，迫录旧恩，封胤都亭侯。少有节操，美容仪。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为丹杨太守，徙吴郡、会稽，所在见称。太元元年，权寝疾，诣都，留为太常；与诺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孙亮即位，加卫将军。

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臣民，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借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以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胤白日接宾客，夜省文书，或通晓不寐。

孙峻字子远，孙坚弟静之曾孙也。静生皓，皓生恭，为散骑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马，精果胆决。孙权末，徙武卫都尉，为侍中。权临薨，受遗辅政，领武卫将军，故典宿卫，封都乡侯。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峻、胤虽内不沾洽，而外相包容，进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五凤元年，吴侯英谋杀峻，英事泄死。

二年，魏毋丘俭、文钦以众叛，与魏人战于乐嘉，峻帅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会钦败降，军还。是岁，蜀使来聘，将军孙仪、孙邵綝恂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

峻欲城广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不从，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车骑刘纂、镇南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人淮、泗，以图青、徐。峻与胤至石头，因饯之，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据御军齐整，峻恶之，称心痛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以后事付綝。

孙綝字子通，与峻同祖。綝父绰为安民都尉。綝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待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吕据闻之大恐，与诸

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綝。綝闻之，遣从兄虑将兵逆据于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合众击据，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胤取据，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扬崇、将军孙咨，告以綝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綝。綝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急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融等不从，胤皆杀之。胤颜色不变，谈笑若常。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富，乃约令部曲，说吕侯以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时大风，比晓，据不至。綝兵大会，遂杀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

綝迁大将军，假节，封永宁侯，负贵倨傲，多行无礼。初，峻从弟虑与诸葛恪之谋，峻厚之，至右将军、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官事。綝遇虑薄于峻时，虑怒，与将军王惇谋杀綝。綝杀惇。虑服药死。

魏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叛，保城请降。吴遣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三万人救之。魏镇南将军王基围入诞。钦等突围城。魏悉中外军二十余万增诞之围。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为文钦势。魏兖州刺史州泰据异于阳渊，异败退，为泰所追，死伤二千人。林于是大发率出屯镬里，复遣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万人攻魏，留辎重于都陆。异屯黎浆，遣将军任度、张震等慕勇敢六千人，于屯西六里为浮桥夜渡，筑偃月垒。为魏监军石苞及州泰所破，军却退就高。异复作车箱围趣五木城。苞、泰攻异，异败归，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尽焚异资粮。綝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异不从，綝斩之于镬里，而遣弟恩救。会诞败引还。綝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

綝以孙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还建业，称疾不朝。筑室干朱雀桥南，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弟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干、长水校尉闿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亮内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綝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綝。亮妃，綝从姊女也，以其谋告綝。綝率众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遂围宫。使光禄勋孟宗告庙废亮，召群司仪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以告先帝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皆震怖。曰：“唯将军令。”綝遣中书郎李崇夺亮玺绶，以亮罪状班告远近。尚书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杀之。

典军施正劝綝征立琅邪王休，綝从之。遣宗正楷奉书于休曰：“綝以酶才，见授大任，不能辅导陛下。顷月以来，多所造立。亲近刘承，悦于美色；发吏民妇女，料其好者，留于宫内，取兵弟十八已下三千余人，习之苑中，连日续夜，大小呼嗟，败坏藏中矛戈五千余枚，以作戏具。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议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未，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帝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诸宗亲，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过重，曾无一言以谏陛下，而与敌往来，使传国消息，惧必倾危社稷。推案旧典，运集大王，辄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斩承。以帝为会稽王，遣楷牵迎。百寮喁喁。立任道侧。”

綝遣将军孙耽送亮之国，徙尚于零陵，迁公主于豫章。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休既即位，称草莽臣。诣阙上书曰：“臣伏自省，才非干国，因缘肺腑，位极人臣，伤锦败驾，罪负彰露，寻愆惟阙，夙夜忧惧。臣闻天命棐谌，必就有德，是以幽、厉失度，阂宣中兴，陛下圣德，纂承大统，宜得良辅；以协雍熙，虽尧之盛，犹求稷契之佐；以协明圣之德。古人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虽自展竭，无益庶政，谨上印绶节钺，退还田里，以避贤路。”休引见慰喻。又下诏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兹际会，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庙。朕用抚然，若涉渊冰。大将军忠计内发，扶危定倾，安康社稷，功勋赫然。昔汉孝宣践阼，霍光尊显，褒德赏功，古今之通义也。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干杂号将军、亭侯。阖亦封亭侯。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綝奉牛酒诣休，休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彻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言闻休，休衔之。巩其有变，数加赏赐，又复加恩侍中，与綝分省文书。或有告綝怀怨侮上欲图反者，休执以付綝，綝杀之。由是愈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许焉，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所取武库兵器，咸令给与。将军魏邈说休曰“綝居外必有变”，武卫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征”休密问张布，布与丁奉谋于会杀綝。

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綝闻之，不悦。夜大风发木扬沙，綝益恐。戊辰腊会，綝称疾。休强起之，使者十余辈。綝不得已，将人，众止焉。綝曰：“国家屡有命，不可辞。可豫整兵，令府

内起火，因是可得速还。”遂入，寻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烦丞相也。”綝起离席，奉、布目左右缚之。綝叩首曰：“愿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据?”綝复曰：“愿没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以綝首令其众曰：“诸与綝同谋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闾乘船欲北降，追杀之。夷三族。发孙峻棺，取其印绶，綝其木而埋之，以杀鲁育等故也。

綝死时年二十八。休耽与峻、綝同族，特除其属籍，称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诏曰：“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綝兄弟所见残害，可为痛心，促皆改葬，各为祭奠。其罹恪等事见远徙者，一切召还。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也。父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兴少有士名，孙权时除上虞令，稍迁至尚书左曹，以五官中郎将使蜀，还为会稽太守。时琅邪王休居会稽，兴深与相结。及休即位，征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

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杨湖田，作浦里塘。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兴迁为丞相，与休宠臣左将军张共布相表里，邦内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皓善，乃劝兴、布，于是兴、布废休适子而迎立皓。皓既践阼，加兴侍中，领青州牧。俄彧谮兴、布追悔前事。十一年朔入朝，皓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

评曰：“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则悔吝不至，何尤祸之有哉?滕胤厉修士操，遵蹈规矩，而孙峻之时犹保其贵，必危之理也。峻、綝凶竖盈溢，固无足论者。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诛夷其宣矣。

王楼贺韦华传

王蕃字永元，庐江人也。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始为尚书郎，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驸马都尉。时论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称焉，还为夏口监军。

孙皓初。复入为常侍，与万彧同官。彧与皓有旧，俗士挟侵，谓蕃自轻。又中书丞陈声，皓之嬖臣，数谮毁蕃。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时或迕意，积以见责。

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群臣，蕃沉醉顿伏。皓疑而不悦，举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

丞相陆凯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时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属广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马起事，不为马用，见害。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人也。孙休时为监农御史。孙皓即位，与王蕃、郭逞、万彧俱为散骑中常侍，出为会稽太守，入为大司农。旧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彧陈亲密近职宜用好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应其选，遂用玄为宫下镇禁中候，主殿中事，玄从九卿持刀侍卫，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皓意，渐见责怒。后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遂被诏诘责，送付广州。东观令华核上疏曰："臣窃以治国之体，其犹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总其条目，为作维纲，众事乃理。

《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放优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无大小，皆当关闻，动经御坐，劳损圣虑。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与天同极。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干之事，足委丈者，无胜于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失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责其后效。使为官择人，随才授任，则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话玄名声，复徙玄及

子据，付交阯将张奕，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奕令杀之。据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随亦讨贼，持刀步涉，见亦辄拜，亦未忍杀。会亦暴卒，玄殡敛亦，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

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也，孙休即位，从中郎为期骑中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孙皓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皓凶暴骄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谏曰："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冀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重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闻。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是以古之人君，捐让以进贤，虚己以求过，譬天位于乘犇，以虎尾为警戒。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沉沦近习之言。昔高宗思佐，梦寐得贤，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遗。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辅弼，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戮。近鸿胪葛奚，先帝旧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后，礼所不讳，陛下猥发雷霆，谓之轻慢，饮之醇酒，中毒陨命。自是之后，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臣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趋走小人，仆隶之下，身无锱铢之行，能无鹰犬之用，而陛下爱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宠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国议，手弄天机，上亏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人，必进奸利，定间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结置山陵，芟夷林莽，殚其九野之兽，聚于重围之内，上无益时之分，下有损耗之费。而兵士疲于运送，人力竭于驱逐，老弱饥冻，大小怨叹。臣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臣尝览书传，验诸行事，灾祥之应，所为寒栗。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异，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诮，下追二君攘灾之道，远览前代任贤之功，近寤今日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夺奸势。如是之辈，一匆复用，广延淹滞，容受直辞，祗承乾指，敬奉先业，则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陛下昔韬神光，潜德东夏，以圣哲茂姿，龙飞应天，四海延颈，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莱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瞻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戚。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愿陛下宽赋除烦，振恤穷乏，省诸不急，荡禁约法，则海内乐业，大化普洽。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敌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穷，而轻虏之不为难，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体，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士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余庆遗祚，至于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爱民养士，保全先轨，何可忽显祖之功勤，轻难得之大业。忘天下之不振，替兴衰之巨变哉?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号，据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倾覆。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愿陛下远考前事，近览世变，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而圣祖之祚隆矣。书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贞正，亲近所惮。乃共谮邵与楼玄谤毁国事，俱被诘责。玄见送南州，邵原复职。后邵中恶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皓疑其托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无一语，竟见杀害，家属徙临海。并下诏诛玄子孙，是岁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时蔡颖亦在东宫，性好博奕。太子和以为无益，命曜论之。其辞曰："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设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逸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

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士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式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兖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和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又欲延曜侍讲，而左将军张布近习宠幸，事行多玷，惮曜侍讲儒士，又性精确，惧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语在《休传》。然曜竟止不入。孙皓即位，封高陵亭候，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时所在承指数言瑞应。皓以问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曜益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书，以从业别有所付，皓终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愈急。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

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荼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衍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曜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也，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而已。皓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遂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是岁凤皇二年也。

曜因狱吏上辞曰："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氂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忄娄）（忄娄），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记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纪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乘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特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迫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书之垢故，又以诘曜。曜对曰："囚撰此书，实欲表上，惧有误谬，数数省读，不觉点污。被问寒战，形气呐吃，谨追辞叩头五百下，两手自搏。"而华核连上疏救曜曰："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貂蝉内侍，承答天问，圣朝仁笃，慎终追远，迎神之际，垂涕敕曜。曜愚惑不达。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击史官，使圣趣不叙，至行不彰，实曜愚蔽当死之罪，然臣（忄娄）（忄娄），见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伏见前后符瑞彰著。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

事乎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涂，损益异体，宜得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年《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吏，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

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水足传未，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皓不许，遂诛曜，徙百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学也。

华核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始为上虞尉、曲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蜀为魏所并，核诣宫门发表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孙皓即位，封除陵亭候。实鼎二年，皓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核上疏谏曰：“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之也。至于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末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囊时之事，揆今之势。

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余术，乘戎刀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从议，忘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及耳。遂使军盗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惟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自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

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修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异类，言发于口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冀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荣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余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征样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少，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慢。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著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于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沉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忄娄）（忄娄），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书奏，皓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吏，核上疏辞让。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扬、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备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核上疏曰：“今冠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宣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定送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乡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遂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物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斩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妨农事，锦绣之害女红，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台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皓以核年老，敕令草表，核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核为文曰：“咨核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璅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达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核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核

所论事章疏，咸传于世也。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矛观核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

晋书

帝纪第一

帝纪第二

帝纪第三

帝纪第四

帝纪第五

帝纪第六

帝纪第七

帝纪第八

帝纪第九

帝纪第十

志第一

志第二

志第三

志第四

志第五

志第六

志第七

志第八

甲子纪第一

甲戌纪第二

甲申纪第三

甲午纪第四

甲辰纪第五

甲寅纪第六

志第九

志第十

志第十一

志第十二

志第十三

志第十四

志第十五

志第十六

志第十七

志第十八

志第十九

志第二十

列传第一

列传第二

列传第三

列传第四

列传第五

列传第六

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

载记第一

载记第二

载记第三

载记第四

载记第五

载记第六

载记第七

载记第八

载记第九

载记第十

载记第十一

载记第十二

载记第十三

载记第十四

载记第十五

载记第十六

载记第十七

载记第十八

载记第十九

载记第二十

载记第二十一

载记第二十二

载记第二十三

载记第二十四

载记第二十五

载记第二十六

载记第二十七

载记第二十八

载记第二十九

载记第三十

返回主目录

帝纪第一

宣帝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仰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于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既而从讨孙权，破之。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硃乐号曰四友。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

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

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从之。其后诸亡者悉复业。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

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

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留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

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埸，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余人来降。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捶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屯于宛。

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张郃劝帝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

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

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帝弟孚书问军事，帝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

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关东饥，帝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

四年，获白鹿，献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千载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征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行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

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是时大修宫室，加之以军旅，百姓饥弊。帝将即戎，乃谏曰：“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假绝内务，以救时急。”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沈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帝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救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慑。文懿大惧，乃使其所署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

请解围而缚。不许，执建等，皆斩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文懿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帝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文懿攻南围突出，帝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将反，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谏，文懿皆杀之。帝乃释恭之囚，封直等之墓，显其遗嗣。令曰：“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诖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乃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将吏从军死亡者致丧还家。遂班师。天子遣使者劳军于蓟，增封食昆阳，并前二县。初，帝至襄平，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嫁娶丧葬取给于官，以世子师为散骑常侍，子弟三人为列侯，四人为骑都尉。帝固让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天子归美宰辅，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

二年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硃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掠柤中，帝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帝曰：“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

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天子遣侍中常侍劳军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郾、临颍，并前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帝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恆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谥皇考京兆尹为舞阳成侯。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帝欲自击恪。议者多以贼据坚城，积谷，欲引致官兵，今悬军远攻，其救必至，进退不易，未见其便。帝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帝以灭贼之耍，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节劳军。尚书邓扬、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诏帝朝会乘舆升殿。

七年春正月，吴寇柤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长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耍，不可以不审。设令贼以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梁柤中，将何以救之？"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柤中，所失万计。

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

人。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为之备，爽之徒属亦颇疑帝。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帝。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霑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于是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帝列阵阙下，经爽门。爽帐下督严世上楼，引弩将射帝，孙谦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大司农桓范出赴爽，蒋济言于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桥，上奏曰："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群官耍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根据盘牙，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前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鉴，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车驾，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诣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桓范果劝爽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万端，终不能从。乃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范拊膺曰："坐卿。灭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初，爽司马鲁芝、主簿杨综斩关奔爽。及爽之将归罪也，芝、综泣谏曰："公居伊周之

任，挟天子，杖天威，孰敢不从？舍此而欲就东市，岂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综科罪，帝赦之，曰：“以劝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请，每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谘访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帝潜知其计，不听。夏四月，帝自帅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曰：“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帝曰：“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即以凌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至项，仰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策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侯者十九人。固让相国、郡公不受。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凌为祟，甚恶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天子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追赠相国、郡公。弟孚表陈先志，辞郡公及韫椋车。九月庚申，葬于河阴，谥曰文贞，后改谥文宣。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晋国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庙称高祖。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已来，处其忧而为乐。

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帝纪第二

景帝文帝

景皇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宣穆皇后崩，居丧以至孝闻。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寻加卫将军。及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裳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羡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镮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因下诏曰："奸臣李丰等靖谮庸回，阴构凶慝。大将军纠虔天刑，致之诛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

曷以过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帝让不受。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帝召群臣会议，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权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惟命是从。”帝曰：“诸君见望者重，安敢避之？”乃与群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皇帝春秋已长，未亲万机，日使小优郭怀、袁信等裸袒淫戏。又于广望观下作辽东妖妇，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谏帝，帝烧铁炙之。太后遭合阳君丧，帝嬉乐自若。清商丞庞熙谏帝，帝弗听。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帝甚恚望。熙谏，帝怒，复以弹弹熙。每文书入，帝不省视。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讲学，帝又不从。不可以承天序。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皇帝玺绶，以齐王归藩。”奏可，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庙，王就乘舆副车，群臣从至西掖门。帝泣曰：“先臣受历世殊遇，先帝临崩，托以遣诏。臣复忝重任，不能献可替否。群公卿士，远翟旧典，为社稷深计，宁负圣躬，使宗庙血食。”于是使使者持节卫送，舍河内之重门，诛郭怀、袁信等。是日，与群臣议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虏争衡，四海之主，惟在贤哲。彭城王据，太祖之子，以贤，则仁圣明允；以年，则皇室之长。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宁济六合。”乃兴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则烈祖之世永无承嗣。东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贵乡公髦。帝固争不获，乃从太后令，遣使迎高贵乡公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玺惰，举趾高，帝闻而忧之。及将大会，帝训于天了曰：“夫圣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当大会，万众瞻穆穆之容，公卿听玉振之音。诗云：‘示人不佻，是则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虽礼仪周备，犹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颙颙式仰。”癸巳，天子诏曰：“朕闻创业之君，必须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赖匡佐之辅。是故文武以吕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兴之业。大将军世载明德，应期作辅。遭天降险，帝室多难，齐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义执忠，以宁区夏，式是百辟，总齐庶事。内摧寇虐，外静奸宄，日昃忧勤，劬劳夙夜。德声光于上下，勋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议，首建明策，权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庙获安，亿兆庆赖。伊挚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义也。其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赐钱五百万，帛五千匹，以彰元勋。”帝固辞相国。又上书训

于天子曰：“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颜冉之才虽茂，不学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观黄轩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禀则，颛顼受学于绿图，高辛问道于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辅，故能离经辩志，安道乐业。夫然，故君道明于上，兆庶顺于下。刑措之隆，实由于此。宜遵先王下问之义，使讲诵之业屡闻于听，典谟之言日陈于侧也。”时天子颇修华饰，帝又谏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朴。”并敬纳焉。十一月，有白气经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之分，西北竟天。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作乱，矫太后令移檄郡国，为坛盟于西门之外，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二月，俭、钦帅众六万，渡淮而西。帝会公卿谋征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劝帝自行。戊午，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甲申，次于隐桥，俭将史招、李绩相次来降。俭、钦移入项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帝深壁高垒，以待东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其城，帝曰：“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且俭、钦欲蹈纵横之迹，习仪秦之说，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绩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也。”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向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帝屯汝阳，遣竞州刺史邓艾督太山诸军进屯乐嘉，示弱以诱之。钦进军将攻艾，帝潜军衔枚，轻造乐嘉，与钦相遇。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请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三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帝谓诸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皆曰：“钦旧将，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长史司马琏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使将军乐林等督步兵继其后。比至沙阳，频陷钦阵，弩矢雨下，钦蒙盾而驰。大破其军。众皆投戈而降，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俭闻钦败，弃众宵遁淮南。安风津都尉追俭，斩之，传首京都。钦遂奔吴，淮南平。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疾笃，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时年四十八。二月，帝之丧至自许昌，天子素服

临吊，诏曰：“公有济世宁国之勋，克定祸乱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礼。其令公卿议制。”有司议以为忠安社稷，功济宇内，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马之号以冠大将军，增邑五万户，谥曰武公。文帝表让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诚以太祖常所阶历也。今谥与二祖同，必所祗惧。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谥文终，良谥文成，光谥宣成。。必以文武为谥，请依何等就加。”诏许之，谥曰忠武。晋国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禅，上尊号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庙称世宗。

文皇帝讳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乡侯。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转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势。蜀将王林夜袭帝营，帝坚卧不动。林退，帝谓玄曰：“费祎以据险距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后图。”爽等引旋，祎果驰兵趣三岭，争险乃得过。遂还，拜议郎。及诛曹爽，帅众卫二宫，以功增邑千户。蜀将姜维之寇陇右也，征西将军郭淮自长安距之。进帝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淮攻维别将句安于麴，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帅众来降。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及大军讨王凌，帝督淮北诸军事，帅师会于项。增邑三百户，假金印紫绶。寻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蜀将姜维又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将军，次长安。雍州刺史陈泰欲先贼据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若实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扬声言出，此欲归也。”维果烧营而去。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以功复封新城乡侯。高贵乡公之立也，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帝固辞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又固辞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钺，增封三县。

二年夏五月辛未，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綝，以淮南作乱，遣子靓为质于吴以请救。议者请速伐之，帝曰：“诞以毌丘俭轻疾倾

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甲戌，帝进军丘头。吴使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三万余人来救诞，诸将逆击，不能御。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八月，吴将硃异帅兵万余人，留辎重于都陆，轻兵至黎浆。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御之，异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袭都陆，焚其粮运。苞、泰复进击异，大破之。异之余卒馁甚，食葛叶而遁，吴人杀异。帝曰：“异不得至寿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杀之，适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若其不尔，彼当突围，决一旦之命。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三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禀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石苞、王基并请攻之，帝曰：“诞之逆谋，非一朝一夕也，聚粮完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钦既同恶相济，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戮。吾当以长策縻之，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仪兄静时在寿春，用钟会计，作祎、仪书以谲静。静兄弟五人帅其众来降，城中大骇。

三年春正月壬寅，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会钦计事与诞忤，诞手刃杀钦。钦子鸯攻诞，不克，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而呼。帝见城上持弓者不发，谓诸将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斩诞，夷三族。吴将唐咨、孙弥、徐韶等帅其属皆降，表加爵位，禀其馁疾。或言吴兵必不为用，请坑之。帝曰：“就令亡还，适见中国之弘耳。”于是徙之三河。夏四月，归于京师，魏帝命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九让，乃止。于是增邑万户，食三县，诸子之无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了，随才叙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使石苞都督扬州，陈骞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钧监青州诸军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复命帝爵秩如前，又让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帝召百僚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太后令曰："昔汉昌邑王以罪发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礼葬之，使外内咸知其所行也。"杀尚书王经，贰于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入兵阵，伤公至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贰，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济家属，付廷尉。"太后从之，夷济三族。与公卿议，立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为帝。六月，改元。丙辰，天子进帝为相国，封晋公，增十郡，加九锡如初，群从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固让，乃止。冬十一月，吴吉阳督萧慎以书诣镇东将军石苞伪降，求迎。帝知其诈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内为之备。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

三年夏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复命帝如前，又固让。三月，诏大将军府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

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颀趣甘松。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于乐城，又使步将易恺攻蒋斌于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于强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钟会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诸侯献捷交至，乃申前命曰：

朕以寡德，获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难，不明于训。曩者奸逆屡兴，方寇内侮，大惧沦丧四海，以堕三祖之弘业。惟公经德履哲，明允广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辅乂皇家。栉风沐雨，周旋征伐，劬劳王室，二十有余载。毗翼前人，乃断大政，克厌不端，维安社稷。暨俭、钦之乱，公绥援有众，分命兴师，统纪有方，用缉宁淮浦。其后巴蜀屡侵，西土不靖，公奇画指授，制胜千里。是以段谷之战，乘衅大捷，斩将搴旗，效首万计。孙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车首路，威灵先迈，黄钺未启，鲸鲵窜迹。孙壹构隙，自相疑阻，幽鉴远照，奇策洞微，远人归命，作藩南夏，爰授锐卒，毕力戎行。暨诸葛诞，滔天作逆，称兵扬楚，钦、咨逋罪，同恶相济，帅其蝥贼，以入寿春，凭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胄，龚行在罚，玄谋庙算，遵养时晦。奇兵震击，而硃异摧破；神变应机，而全琮稽服；取乱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战不穷武，而大敌歼溃；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吴之隽臣，系亡命之逋虏。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万积尸成京。雪宗庙之滞耻，拯兆庶之艰难。扫平区域，信威吴会，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获乂。乃者王室之难，变起萧墙，赖公之灵，弘济艰险。宗庙危而获安，社稷坠而复宁。忠格皇天，功济六合。是用畴咨古训，稽诸典籍，命公崇位相国，加于群后，启土参墟，封以晋域。所以方轨齐鲁，翰屏帝室。而公远蹈谦损，深履冲让，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朕重违让德，抑礼亏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载。上阙在昔建侯之典，下违兆庶具瞻之望。

惟公严虔王度，阐济大猷，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养之德，鳏寡蒙矜恤之施，仁风兴于中夏，流泽布于遐荒。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维翼朕躬，下匡万国，思靖殊方，宁济八极。以庸蜀未宾，蛮荆作猾，潜谋独断，整军经武。简练将帅，授以成策，始践贼境，应时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溃，禽其戎帅，屠其城邑。巴汉震叠，江源云彻，地平天成，诚在斯举。公有济六合之勋，加以茂德，实总百揆，允厘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训。而靖恭夙夜，劳谦昧旦，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

昔先王选建明德，光启诸侯，体国经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齐鲁之封，于周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难，桓文以翼戴之劳，犹受锡命之礼，咸用光畴大德，作范于后。惟公功迈于前烈，而赏阙于旧式，百辟于邑，人神同恨焉，岂可以公谦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凡十郡，南至于华，北至于陉，东至于壶口，西逾于河，提封之数，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实纪纲诸夏，用率旧职。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以永藩魏室。

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加绿綟绶。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礼，仪刑作范，旁训四方，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道和阴阳，敬授人时，啬夫反本，农殖维丰，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显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顺，庶尹允谐，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镇靖宇宙，翼播声教，海外怀服，荒裔款附，殊方驰义，诸夏顺轨，是用锡公硃户以居。公简贤料材，营求俊逸，爰升多士，置彼周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严恭寅畏，底平四国，式遏寇虐，苛厉不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简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纠不虔，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爰整六军，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维诛殛，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ＪＦ弓十、ＪＦ矢千。公飨祀蒸蒸，孝思维则，笃诚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晋国置官司以下，率由

旧式。

往钦哉！祗服朕命，弘敷训典，光泽庶方，永终尔明德，丕显余一人之休命。

公卿将校皆诣府喻旨，帝以礼辞让。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曰："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吕尚，磻溪之渔者也，一朝指麾，乃封营丘。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秕政，人无谤言。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来驰，回首内向，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虏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时俗畏怀，东夷献舞。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明公宜承奉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愆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济江，扫除吴会，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回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海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帝乃受命。十一月，邓艾帅万余人自阴平逾绝险至江由，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斩瞻，传首。进军雒县，刘禅降。天子命晋公以相国总百揆，于是上节传，去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之号焉。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会潜谋叛逆，因密使谮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槛车征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鄴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鄴，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汉中。钟会遂反于蜀，监军卫瓘、右将军胡烈攻会，斩之。初，会之伐蜀也，西曹属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众人皆言不可，唯会与吾意同。灭蜀之后，中国将士，人自思归，蜀之遗黎，犹怀震恐，纵有异志，无能为也。"卒如所量。丙辰，帝至自长安。三月己卯，进帝爵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吴人相国参军徐劭、散骑常侍水曹属孙彧使吴，喻孙皓以平蜀之事，致马锦等物，以示威怀。丙午，天子命中抚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县献灵龟，归于相府。夏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帝皆奏除之。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

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寝，时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淮静乱，桐宫胥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挚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

赞曰：世宗继文，邦权未分。三千之士，其从如云。世祖无外，灵关静氛。反虽讨贼，终为弑君。

帝纪第三

武帝

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国内行服三日。是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十一月，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

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礼毕，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祇，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于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鄴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迫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几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圭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凌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在差。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赐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附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

路，置谏官以掌之。”是月，凤皇六、青龙三、白龙二、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请建七庙，帝重其役，不许。庚寅，罢鸡鸣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宫曰弘训。丙午，立皇后杨氏。二月，除汉宗室禁锢。己未，常山王衡薨。诏曰：“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传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三月戊戌，吴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佗、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羁縻未宾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夏五月戊辰，诏曰：“陈留王操尚谦冲，每事辄表，非所以优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骠骑将军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济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戊戌，谯王逊薨。丙午晦，日有蚀之。八月丙辰，省右将军官。初，帝虽从汉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戊辰，有司奏改服进膳，不许，遂礼终而后复吉。及太后之丧，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领谏官，上书谏诤，有司奏请寝之。诏曰：“凡关言人主，人臣所至难，而苦不能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陈事出付主者，多从深刻，乃云恩贷当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详评议。”戊戌，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丁未，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辛卯，迁祖祢神主于太庙。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是岁，凤皇六、青龙十、黄龙九、麒麟各一见于郡国。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龙二见于弘农渑池。丁卯，立皇子衷为皇太子。诏曰：“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

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丁未，昼昏。罢武卫将军官。以李憙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张掖太守焦胜上言，氐池县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画成文，实大晋之休祥，图之以献。诏以制币告于太庙，藏之天府。秋八月，罢都护将军，以其五署还光禄勋。九月甲申，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议增吏俸。”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司空荀顗为司徒。冬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山阳公刘康来朝。禁星气谶纬之学。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丙戌，律令成，封爵赐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轸。丁亥，帝耕于藉田。戊子，诏曰：“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长吏、郡丞、长史各赐马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阳公国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各有差。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候官。甲寅，以东海刘俭有至行，拜为郎。以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东莞王伷为尚书右仆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于崇阳陵。罢振威、扬威护军官，置左右积弩将军。六月甲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众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谒崇阳陵。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诏曰：“虽诏有所欲，及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郁寇襄阳。遣太尉义阳王望屯龙

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郁。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十一月，吴将丁奉等出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丙申，帝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青龙二见于荥阳。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辛巳，白龙二见于赵国。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丁亥，诏曰："古者岁书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诛赏之。诸令史前后，但简遣疏劣，而无有劝进，非黜陟之谓也。其条勤能有称尤异者，岁以为常。吾将议其功劳。"己未，诏蜀相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吏。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凤皇见于赵国。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六月，鄴奚官督郭曷上疏陈五事以谏，言甚切直，擢为屯留令，西平人曲路伐登闻彭，言多祆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而不问。罢镇军将军，复置左右将军官。秋七月，延群公，询谠言。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冬十月丙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绩，赐谷千斛。十一月，追封谥皇弟兆为城阳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临轩，不设乐。吴将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击走之。三月，赦五岁刑已下。夏四月，白龙二见于东莞。五月，立寿安亭侯承为南宫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之。秋七月丁酉，复陇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赋，不能自存者禀贷之。乙巳，城阳王景度薨。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冬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为汝南王。十二月，吴夏口督、前将军孙秀帅众来奔，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戊辰，复置镇军官。

七年春正月丙子，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帅刘猛叛出塞。二月，孙皓帅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丙戌，司空、巨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护军王业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

珪为尚书右仆射。孙秀部将何崇帅众五千人来降。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五月，立皇子宪为城阳王。雍、凉、秦三州饥，赦其境内殊死以下。闰月，大雩，太官减膳。诏交趾三郡、南中诸郡无出今年户调。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辛丑，大司马义阳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八月丙戌，以征东大将军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丙申，城阳王宪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冬十月丁丑，日有蚀之。十一月丁巳，卫公姬署薨。十二月，大雪。罢中领军，并北军中候。以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

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癸亥，帝耕于藉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谠言謇谔，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后将军，以备四军。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壬辰，大赦。丙申，诏复陇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来降，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宜都公。吴将陆抗攻阐，遣车骑将军羊祜帅众出江陵，荆州刺史杨肇迎阐于西陵，巴东监军徐胤击建平以救阐。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还。阐城陷，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郑袤薨。二月癸巳，司徒、乐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为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祗为东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领司徒。六月乙未，东海王祗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蚀之。吴将鲁淑围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击败之。罢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十一月丁酉，临宣武观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闰月癸酉，太傅、寿光公郑冲薨。己卯，高阳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瑰薨。丁亥，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

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蚀之。夏四月己未，太尉、临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临听讼观录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崩。壬午，吴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帅众降。八月，凉州虏寇金城诸郡，镇西将军、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阳陵。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骞为大尉。攻拔吴枳里城，获吴立信校尉庄祜。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立河桥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庚午，帝临宣武观，大阅诸军。十二月，有星孛于轸。置藉田令。立太原王子缉为高阳王。吴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硃买来降。是岁，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

咸宁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辛酉，以故鄴令夏谡有清称，赐谷百斛。以奉禄薄，赐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夏五月，下邳、广陵大风，拔木，坏庐舍。六月，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戊申，置太子詹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郡国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权薨。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宜武观，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封裴頠为钜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二月丙戌，河间王洪薨。甲午，赦五岁刑以下。东夷八国归化。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夏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立国子学。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荐荔支于太庙。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吴京下督孙楷帅众来降，以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白龙二见于新兴井中。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吴临平湖自汉末壅塞，至是自开。父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东夷十七国内附。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诏给

棺。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八月庚辰，河东、平阳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为太傅，太尉陈骞为大司马，司空贾充为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攸为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闰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余家。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赐王公以下及于鳏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龙二见于梁国。十二月，征处士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询、前广平太守孟桓清白有闻，询赐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立皇子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为安平王。诏曰："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棠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于西方。使征北大将军卫讠藿讨鲜卑力微。三月，平虏护军文淑讨叛虏树机能等，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将射雉，虑损麦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吴将邵凯、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中山王睦以罪废为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伷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大风拔树，暴寒且冰，郡国五陨霜，伤谷。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诏振给之。立齐王子蕤为辽东王，赞为广汉王。冬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十二月，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三月甲申，尚书左仆射卢钦卒。辛酉，以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东夷六国来献。夏四月，蚩尤旗见于东井。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弘训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献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阳王缉薨。癸巳，范阳王绥薨。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大傅何曾为太宰。辛巳，以尚书令李

胤为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吴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降。辛卯，以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郎陵公何曾薨。是岁，东夷九国内附。

五年春正月，虏帅树机能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二月甲午，白麟见于平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乙亥，以百姓饥馑，减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丁亥，郡国八雨雹，伤秋稼，坏百姓庐舍。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九月甲午，麟见于河南。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机能，大破，斩之，凉州平。肃慎来献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癸丑，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二月戊午，王浚、唐棼等克丹阳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浚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王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浚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浚、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浚，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败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孙皓穷蹙请降，送玺绶于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浚以舟师至于建鄴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浚杖节解缚焚榇，送于京都。收其图籍，得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

困穷。夏四月，河东、高平雨雹，伤秋稼。遣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硃震分使扬越，尉其初附。白麟见于顿丘。三河、魏郡、弘农雨雹，伤宿麦。五月辛亥，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丙寅，帝临轩大会，引皓升殿，群臣咸称万岁。丁卯，荐酃渌酒于太庙。郡国六雹，伤秋稼。庚午，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庚辰，以王浚为辅国大将军、襄阳侯，杜预当阳侯，王戎安丰侯，唐彬上庸侯，贾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于是论功行封，赐公卿以下帛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军校尉官。封丹水侯睦为高阳王。甲申，东夷十国归化。秋七月，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东夷二十国朝献。庚寅，以尚书魏舒为尚书右仆射。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为乐平王。白龙三见于永昌。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复。十二月戊辰，广汉王赞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阳地震。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东夷五国朝献。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郡国十六雨雹，大风拔树，坏百姓庐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余家。秋七月，上党又暴风雨雹，伤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张。冬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马陈骞薨。有星孛于轩辕。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罢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鲁公贾充薨。闰月丙子，司徒、广陆侯李胤薨。癸丑，白龙二见于济南。秋八月，罢平州、宁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吴故将荛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为抚军大将军，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丙申，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右仆射魏舒为尚书左仆射，下邳王晃为尚书右仆射。戊午，司徒山涛薨。二月己丑，立长乐亭侯寔为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癸丑，大司马齐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将军、琅邪王伷薨。徙辽东王蕤为东莱王。六月，增九卿礼秩。牂柯獠二千余落内属。秋七月壬子，以尚书右仆射、下邳王晃为都督青州诸军事。丙寅，衮州大水，复田租。八月，鄯善国遣子人侍，

假其归义侯。以陇西王泰为尚书右仆射。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以尚书左仆射魏舒为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阅于宣武观。是岁，河南及荆州、扬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龙二见于武库井中。二月丙寅，立南宫王子玷为长乐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鲁国池水赤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庙梁折。六月，初置黄沙狱。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国、中山雨雹，伤秋稼。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风折木。郡国五大水，陨霜，伤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辅薨。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闰月，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岁不登，免租贷宿负。戊辰，以征南大将军王浑为尚书左仆射，尚书褚契都督扬州诸军事，扬济都督荆州诸军事。三月，郡国六陨霜，伤桑麦。夏四月，扶南等十国来献，参离四千余落内附。郡国四旱，十大水，坏百姓庐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减百姓绵绢三分之一。白龙见于京兆。以镇军大将军王浚为抚军大将军。九月丙子，山阳公刘康薨。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阳郡获两足兽。龟兹、焉耆国遣子人侍。十二月甲申，大阅于宣武观，旬日而罢。庚寅，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卯，诏曰："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夏五月，郡国十三旱。鲜卑慕容廆寇辽东。秋七月，硃提山崩，犍为地震。八月，东夷十一国内附。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骠骑将军、扶风王骏薨。郡国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诸郡。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三百七十人归于家。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己亥，河阴雨赤雪二顷。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太庙殿陷。三月乙丑，临商观震。夏四月，齐国、天水陨霜，伤麦。六月，鲁国大风，拔树木，坏百姓庐舍。郡国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数丈，中有破船。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月，改营太庙。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州郡捕讨，皆伏诛。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是岁，郡国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蚀之。诏曰：“兴化之本，由政平讼理也。二千石长吏不能勤恤人隐，而轻挟私故，兴长刑狱，又多贪浊，烦挠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纠其秽浊，举其公清，有司议其黜陟。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江东四郡地震。二月，尚书右仆射、阳夏侯胡奋卒，以尚书硃整为尚书右仆射。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赐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为一。夏四月，江南郡国八地震；陇西陨霜，伤宿麦。五月，义阳王奇有罪，黜为三纵亭侯。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徙章武王威为义阳王。郡国三十二大旱，伤麦。秋八月壬子，星陨如雨。诏郡国五岁刑以下决遣，无留庶狱。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郡国二十四螟。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间平王洪子英为章武王。戊申，青龙、黄龙各一见于鲁国。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刘霄、阳平太守梁柳有政绩，各赐谷千斛。郡国八陨霜。太庙成。乙巳，迁神主于新庙，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庙者二等。丁未，尚书右仆射、广兴侯硃整卒。癸丑，崇圣殿灾。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六月庚子，山阳公刘瑾薨。复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宫王承为武邑王。十一月丙辰，守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卒。帝疾瘳，赐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为西阳公。徙扶风王暢为顺阳王，暢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改诸王国相为内史。十二月庚寅，太庙梁折。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壬戌，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司空卫瓘为太保。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琅邪王觐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葬峻阳陵，庙号世祖。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绊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恆。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

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帝纪第四

惠帝

孝惠皇帝讳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为永熙。尊皇后杨氏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于峻阳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以太尉杨骏为太傅，辅政。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遹为皇太子，以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子太傅，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将石崇、射声校尉胡奕、长水校尉赵俊、扬烈将军赵欢将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鉴为太尉，前镇西将军、陇西王泰为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临朝，不设乐。诏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赖祖宗遗灵，宰辅忠贤，得以眇身托于群后之上，昧于大道，不明于训，战战兢兢，夕惕若厉。乃者哀迷之际，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又诏子弟及郡官并不得谒陵。丙午，皇太子冠，丁未，见于太庙。二月甲寅，赐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镇南将军楚王玮、镇东将军淮南王允来朝。戊寅，复置秘书监官。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同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贾后矫诏废皇太后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庙。诛太后母庞氏。壬寅，征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东安王。督将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东安王繇及东平王楙，繇徙带方。夏四月癸亥，以征东将军、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西诸军事，太子少傅阮垣为平东将军、监青徐二州诸军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为尚书右仆射。五月甲戌，毗陵王轨薨。壬午，除天下户调绵绢，赐孝悌、高年、鳏寡、力田者帛，人三匹。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阳公卫瓘。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以广陵王师刘寔为太子太保，司空、陇西王泰录尚书事。秋七月，分扬州、荆州十郡为江州。八月庚申，以赵王伦为征东将军、都

督徐兖二州诸军事；河间王颙为北中郎将，镇鄴；太子太师何劭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徙长沙王乂为常山王。己巳，进西阳公羡爵为王。辛未，立陇西世子越为东海王。九月甲午，大将军、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师地震。是岁，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冬十一月，大疫。是岁，沛国雨雹，伤麦。

三年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鉴薨。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及百姓庐舍。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六月，寿春地大震，死者二十余家。上庸郡山崩，杀二十余人。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饥。九月丙辰，赦诸州之遭地灾者。甲午，枉矢东北竟天。是岁，京师及郡国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见于西方，孛于奎，至轩辕。六月，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丹杨雨雹。有石生于京师宜年里。是岁，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诏遣御史巡行振贷。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大尉、陇西王泰为尚书令，卫将军、梁王肜为太子太保。丁丑，地震。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彭城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夏四月，大风。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将军夏侯俊、建威将军周处等讨万年，梁王肜屯好畤。关中饥，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夏

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诏发仓禀，振雍州饥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为二。秋九月，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鄴。夏四月，鄴人张承基等妖言署置，聚党数千。郡县逮捕，皆伏诛。六月戊戌，太尉、陇西王泰薨。秋八月，以尚书裴頠为尚书仆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京师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蚀之。丙子，皇孙霖卒。二月丁酉，大风，飞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见于南方。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遹于许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蚀之。癸巳，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追复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淮南王允为骠骑将军。己亥，赵王伦矫诏害贾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孙臧为皇太孙，尚为襄阳王。六月壬寅，葬怀愍太子于显平陵。抚军将军、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阳陵标。秋八月，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汉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阳。平东将军、彭城王植薨。改封吴王晏为宾徒县王。以齐王冏为平东将军，镇许昌；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录尚书事。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梁王肜为之。冬十月，黄务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见于东方。益州刺史赵廞与洛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

永宁元年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丙寅，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臧为濮阳王。五星经天，纵横无常。癸酉，伦害濮阳王臧。洛阳流人李特杀赵廞，传首京师。三月，平东将军、齐王冏起兵以讨伦，传檄州郡，屯于阳翟。征北大将军、成都

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朗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伦遣其将闾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堮坂以距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距颖。及颖将赵骧、石超战于溴水，会等大败，弃军走。闰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夏四月，岁星昼见。冏将何勖等击张泓于阳翟，大破之，斩孙辅等。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陵王漼勒兵入宫，禽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骆休等，皆斩之。逐伦归第，即日乘舆反正。群臣顿首谢罪，帝曰："非诸卿之过也。癸亥，诏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统，远不能光济大业，靖绥四方；近不能开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孙秀敢肆凶虐，窥间王室，遂奉赵王伦饕据天位。镇东大将军、齐王冏，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颙，并以明德茂亲，忠规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国难。尚书漼共立大谋，左卫将军王舆与群公卿士，协同谋略，亲勒本营，斩秀及其二子。前赵王伦为秀所误，与其子等已诣金墉迎朕幽宫，旋轸阊阖。岂在予一人独飨其庆，宗庙社稷实有赖焉。"于是大赦，改元，孤寡赐谷五斛，大酺五日。诛赵王伦、义阳王威、九门侯质等及伦之党与。五月，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复封宾徒王晏为吴王。庚午，东莱王蕤、左卫将军王舆谋废齐王冏，事泄，蕤废为庶人，舆伏诛，夷三族。甲戌，以齐王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颙为太尉。罢丞相，复置司徒官。已卯，以梁王肜为太宰，领司徒。封齐王冏功臣葛ＣＭ牟平公，路季小黄公，卫毅平阴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吴王晏子国为汉王，复封常山王乂为长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边者。益州刺史罗尚讨羌，破之，己巳，徙南平王祥为宜都王。下邳王韡薨。以东平王楙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九月，追东安王繇复其爵。丁丑，封楚王玮子范为襄阳王。冬十月，流人李特反于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封齐王冏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是岁，郡国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东将军、谯王随薨。三月癸卯，赦司、冀、兖、豫四州。皇太孙尚薨。夏四月，彗星昼见。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领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太傅。太尉、河间王颙遣将衙博击李特于蜀，为特所败。特遂陷梓潼、巴西，害广汉太守张微，自号大将军。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为皇太子，赐孤寡帛，大酺五日。以齐王冏为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间王颙表齐王冏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同会洛阳，请废冏还第。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幽其诸子于金墉城，废

冏弟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莱王蕤子照为齐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岁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击特，斩之，传首京师。夏四月，特子雄复据益州。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南阳太守刘彬，平南将军羊尹，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并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王师败绩。秋七月，中书令卞粹、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等贰于长沙王乂，乂疑而害之。张昌陷江南诸郡，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太守阎济、武昌太守刘根皆遇害。昌别帅石冰寇扬州，刺史陈徽与战，大败，诸郡尽没。临淮人封云举兵应之，自阜陵寇徐州。八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庚申，刘弘及张昌战于清水，斩之。颙遣其将张方，颖遣其将陆机、牵秀、石超等来逼京师。乙丑，帝幸十三里桥，遣将军皇甫商距方于宜阳。己巳，帝旋军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楼。天中裂，无云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桥。壬午，皇甫商为张方所败。甲申，帝军于芒山。丁亥，幸偃师。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书右仆射、兴晋侯羊玄之卒。帝旋于城东。丙申，进军缑氏，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逼乘舆于缑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宫。石超焚缑氏，服御无遗。丁未，破牵秀、范阳王虓于东阳门外。戊申，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走，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张方退屯十三里桥。十一月辛巳，星昼陨，声如雷。师王攻方垒，不利。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禀，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蹶，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气竟天，隐隐有声。丙辰，地震。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所害。甲子，大赦。丙寅，扬州秀才周□、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兴内史顾秘起义军以讨石冰。冰退，自临淮趣寿阳。征东将军刘准遣广陵度支陈敏击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尚委城而遁，雄尽有成都之地。封鲜卑段勿尘为辽西公。

永兴元年春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卒。成都王颖自鄴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帝逼于河间王颙，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沈举举兵攻长安，为颙所败。张方大掠洛中，还长安。于是军中大馁，人相食。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二月乙酉，废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复为清河王。三月，陈敏攻石

冰，斩之，扬、徐二州平。河间王颙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戊申，诏曰：“朕以不德，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圮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承相如故。”大赦，赐鳏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丙辰，盗窃太庙服器。以太尉颙为太宰，太傅刘实为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门。秋七月丙申朔，右卫将军陈□□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戊戌，大赦，复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东海王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右仆射荀籓等奉帝北征，至安阳，众十余万，颖遣其将石超距战。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矢及乘舆，百官分散，侍中嵇绍死之。帝伤颊，中三矢，亡六玺。帝遂幸超军，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颖帅群官迎谒道左。帝下舆涕泣，其夕幸于颖军。颖府有九锡之仪，陈留王送貂蝉文衣鹖尾，明日，乃备法驾幸于鄴，唯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籓从。庚申，大赦，改元为建武。八月戊辰，颖杀东安王繇。张方复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反于离石，自号大单于。安北将军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鄴，大败之。颖舆帝单车走洛阳，服御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余粔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御中黄门布被。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盂。有老父献蒸鸡，帝受之。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赏从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请帝谒庙，因劫帝幸长安。方以所乘车入殿中，帝驰避后园竹中。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唯中书监卢志侍侧。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进面衣，帝嘉之。河间王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帝下车止之。以征西府为宫。唯仆射荀籓、司隶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焉。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辛丑，复皇后羊氏。李雄僭号成都王，刘元海僭号汉王。十二月丁亥，诏曰：“天祸晋邦，冢嗣莫继。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闻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以隆我晋邦。以司空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朕躬。司徒王戎参录朝政，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安南将军虓、安北将军浚、平北将军腾各守本镇。高密王简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权镇洛阳；东中郎将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镇于鄴；镇南大将军刘弘领荆州，以镇南土。周馥、缪胤各还本

部，百官皆复职。齐王冏前应还第，长沙王乂轻陷重刑，封其子绍为乐平县王，以奉其嗣。自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蠲除苛政，爱人务本。清通之后，当还东京。”大赦，改元。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四月，诏封乐平王绍为齐王。丙子，张方废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丰侯王戎薨。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李雄僭即帝位，国号蜀。秋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烧崇礼闼。东海王越严兵徐方，将西迎大驾。成都王颖部将公师籓等聚众攻陷郡县，害阳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张延等，转攻鄴，平昌公模遣将军赵骧击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骠骑将军、范阳王虓逐冀州刺史李义。扬州刺史曹武杀丹阳太守硃建。李雄遣其将李骧寇汉安。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九月庚寅朔，公师籓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冯熊。庚子，豫州刺史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败之。壬子，以成都王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镇鄴。河间王颙遣将军吕郎屯洛阳。冬十月丙子，诏曰：“得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颍川太守刘舆迫胁骠骑将军虓，距逆诏令，造构凶逆，擅劫郡县，合聚兵众，擅用苟晞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等，其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建武将军吕郎、广武将军骞貙、建威将军刁默等为军前锋，共会许昌，除舆兄弟。”丁丑，使前车骑将军石超、北中郎将王阐讨舆等。赤气见于北方，东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等屯河桥。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皇后羊氏。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皇后。十二月，吕朗等东屯荥阳，成都王颖进据洛阳，张方、刘弘等并桉兵不能御。范阳王虓济自官渡，拔荥阳，斩石超，袭许昌，破刘乔于萧，乔奔南阳。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应邈奔弋阳。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帝在长安。河间王颙闻刘乔破，大惧，遂杀张方，请和于东海王越，越不听。宋胄等破颖将楼裒，进逼洛阳，颖奔长安。甲子，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三月，东莱惤令刘柏根反，自称惤公，袭临淄，高密王简奔聊城。王浚遣将讨柏根，斩之。夏四月己巳，东海王越屯于温。颙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与刁默战，默大败，颙、颍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

之。己亥，弘等奉帝还洛阳，帝乘牛车，行宫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骠骑、范阳王虓杀司隶校尉刑乔。己酉，盗取太庙金匮及策文各四。六月丙辰朔，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谒于太庙。复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太庙吏贾苞盗太庙灵衣及剑，伏诛。八月，以太傅、东海王越录尚书，骠骑将军、范阳王虓为司空。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执成都王颖，送之于鄴。进东嬴公腾爵为车燕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冬十月，司空、范阳王虓薨。虓长史刘舆害成都王颖。十一月庚午，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四十八，葬太阳陵。

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帝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帝文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后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

史臣曰：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迩宵人。褒姒共叔带并兴，襄后与犬戎俱运。昔者，丹硃不肖，赧王逃责，相彼凶德，事关休咎，方乎土梗，以坠其情。溽暑之气将阑，淫蛙之音罕记，乃彰蚩笑，用符颠陨。岂通才俊彦犹形于前代，增淫助虐独擅于当今者欤？物号忠良，于兹拔本，人称祆孽，自此疏源。长乐不祥，承华非命，生灵版荡，社稷丘墟。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轸，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岂明神丧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赞曰：惠皇居尊，临朝听言。厥体斯昧，其情则昏。高台望子，长夜奚冤。金墉毁冕，汤阴释胄，及尔皆亡，滔天来遘。

帝纪第五

孝怀帝孝愍帝

孝怀皇帝讳炽，字丰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属孝惠之时，宗室构祸，帝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交世事，专玩史籍，有誉于时。初拜散骑常侍，及赵王伦篡，见收。伦败，为射声校尉。累迁车骑大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未之镇。永兴元年，改授镇北大将军、都督鄴城守诸军事。十二月丁亥，立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庐陵修肃曰："二相经营王室，志宁社稷，储贰之重，宜归时望，亲贤之举，非大王而谁？清河幼弱，未允众心，是以既升东宫，复赞藩国。今乘舆播越，二宫久旷，常恐氐羌饮马于泾川，蚁众控弦于霸水。宜及吉辰，时登储副，上翼大驾，早宁东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从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于太弟为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为惠皇后，居弘训宫，追尊所生太妃王氏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蚀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城县王。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司徒，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阳陵。李雄别帅李离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东海王越辅政，杀御史中丞诸葛玫。二月辛巳，东莱人王弥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长广太守宋罴、东牟太守庞伉并遇害。三月己未朔，平东将军周馥斩送陈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杨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诠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东海王越出镇许昌。以征东将军、高密王简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改封安北将军、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镇鄴；以征南将军、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镇长安。并州诸郡为刘元海所陷，刺史刘琨独保晋阳。夏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反，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腾。烧鄴宫，火旬日不灭。又杀前幽州刺史石鲜于乐陵，入掠平原，山阳公刘秋遇害。洛阳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色苍者冲天，白者不能飞。建宁郡夷攻陷宁州，死者三千余人。秋七月己酉朔，东海王越进屯官渡，以讨汲桑。己未，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

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鄴。八月己卯朔，抚军将军苟晞败汲桑于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兖、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八郡为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垒。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于东北，天尽赤，俄有声如雷。始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蚀之。甲寅，以尚书右仆射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甲午，以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庚子，以光禄大夫、延陵公高光为尚书令。东海王越矫诏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为丞相。以抚军将军苟晞为征东大将军。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日有蚀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为东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将军王浚讨破之。三月，东海王越镇鄄城。刘元海侵汲郡，略有顿丘、河内之地。王弥寇青、徐、兖、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许昌，诸郡守将皆奔走。五月甲子，弥遂寇洛阳，司徒王衍帅众御之，弥退走。秋七月甲辰，刘元海寇平阳，太守宋抽奔京师，河东太守路述力战，死之。八月丁亥，东海王越自鄄城迁屯于濮阳。九月，石勒寇赵郡，征北将军和郁自鄴奔于卫国。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于平阳，仍称汉。十一月乙巳，尚书令高光卒；丁卯，以太子少傅荀籓为尚书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战败，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长沙王乂子硕为长沙王，鲜为临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释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将军、高密王简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尉荆湘交广等四州诸军事，司隶校尉刘暾为尚书左仆射。丁巳，东海王越归京师。乙丑，勒兵人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刘寔请老，以司徒王衍为太尉。东海王越领司徒。刘元海冠黎阳，遣车骑将军王堪击之，王师败绩于延津，死者三万余人。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积弩将军硃诞叛奔于刘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县百余壁。秋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各广三丈，长三百余步。辛未，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刘元海遣子聪及王弥寇上党，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聪所败。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及聪战，又败，超、融死之。上党太守庞淳以郡降贼。九月丙寅，刘聪围浚仪，遣平北将军曹武讨之。丁丑，王师败绩。东海王越人保京城。聪至西明门，越御之，战于宣阳门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将军王浚使鲜卑骑救之，大破勒于飞龙山。

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使其将淳于定破刘芒荡、五斗叟，并斩之。使车骑将军王堪、平北将军曹武讨刘聪，王师败绩，堪奔还京师。李雄别帅罗羡以梓潼归顺。刘聪攻洛阳西明门，不克。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长乐，安北将军王斌遇害。因屠黎阳。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气如带，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袭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战败，为其部下所害。勒又袭白马，车骑将军王堪死之。李雄将文硕杀雄大将军李国，以巴西归顺。戊午，吴兴人钱璯反，自称平西将军。三月，丞相仓曹属周□帅乡人讨璯，斩之。夏四月，大水。将军祁弘破刘元海将刘灵曜于广宗。李雄陷梓潼。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执太守胡宠，遂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建鄴。大风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六月，刘元海死，其子和嗣伪位，和弟聪杀和而自立。秋七月，刘聪从弟曜及其将石勒围怀，诏征虏将军宋抽救之，为曜所败，抽死之。九月，河内人乐仰执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监军王隆自下邳弃军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举兵反于宛，杀害令长，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大掠汉沔，新平人庞寔、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应之。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将杜蕤并遣兵援京师，及如战于宛，诸军皆大败；王澄独以众进至沶口，众溃而归。冬十月辛卯，昼昏，至于庚子。大星西南坠，有声。壬寅，石勒围仓垣，陈留内史王赞击败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骠骑将军王浚为司空，平北将军刘琨为平北大将军。京师饥。东海王越羽檄征天下兵，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旷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鲜卑文鸯帅骑救之，勒退。浚又遣别将王申始讨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东海王越帅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越军次项，自领豫州牧，以太尉王衍为军司。丁丑，流氐隗伯等袭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王申始攻刘曜、王弥于瓶垒，破之。镇东将军周馥表迎大驾迁都寿阳，越使裴硕讨馥，为馥所败，走保东城，请救于琅邪王睿。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十二月，征东大将军苟晞攻王弥别帅曹嶷，破之。乙酉，平阳人李洪帅流人入定陵作乱。

五年春正月，帝密诏苟晞讨东海王越。壬申，晞为曹嶷所破。乙未，越遣从事中郎将杨瑁、徐州刺史裴盾共击晞。癸酉，石勒入江夏，

太守杨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谯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据长沙反。戊寅，安东将军、琅邪王睿使将军甘卓攻镇东将军周馥于寿春，馥众溃。庚辰，太保、平原王干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诏下东海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以证东大将军苟晞为大将军。丙子，东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东海王越丧，及于东郡，将军钱端战死，军溃，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尚书郑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寻又没于石勒。贼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济淮，至于历阳。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抚作乱于湘州，虏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诸郡，东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劭陵太守郑融、衡阳内史滕育并遇害。进司空王浚为大司马，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为太尉，太子太傅傅祗为司徒，尚书令荀籓为司空，安东将军、琅邪王睿为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将军苟晞表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滔，不敢奉诏，且宫中及黄门恋资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会议，将行而警卫不备。帝抚手叹曰："如何会无车舆！"乃使司徒傅祗出诣河阴，修舟楫，为水行之备。朝士数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驰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庚寅，司空荀籓、光禄大夫荀组奔轘辕，太子左率温几夜开广莫门奔小平津。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荀籓移檄州镇，以琅邪王为盟主。豫章王端东奔苟晞，晞立为皇太子，自领尚书令，具置官属，保梁国之蒙县。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秋七月，大司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镇。石勒寇谷阳，沛王滋战败遇害。八月，刘聪使子粲攻陷长安，太尉、征西将军、南阳王模遇害，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九月癸亥，石勒袭阳夏，至于蒙县，大将军苟晞、豫章王端并没于贼。冬十月，勒寇豫州，诸军至江而还。十一月，猗卢寇太原，平北将军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刘聪寇太原。故镇南府牙门将胡亢聚众寇荆土，自号楚公。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大司马王浚移檄天下，称被中诏承制，以荀籓为太尉。汝阳王熙为石勒所害。夏四月丙寅，征南将军山简卒。秋七月，岁星、荧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刘粲寇晋阳，平北将军

刘琨遣部将郝诜帅众御粲，诜败绩，死之，太原太守高乔以晋阳降粲。八月庚戌，刘琨奔于常山。辛亥，阴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鉴，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刘琨乞师于猗卢，表卢为代公。九月己卯，猗卢使子利孙赴琨，不得进。辛巳，前雍州刺史贾疋讨刘粲于三辅，走之，关中小定，乃与卫将军梁芬、京兆太守梁综共奉秦王鄴为皇太子于长安。冬十月，猗卢自将六万骑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刘粲遁走，刘琨收其遗众，保于阳曲。是岁大疫。

七年春正月，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三十。

帝初诞，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子气”，其后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在东宫，恂恂谦损，接引朝士，讲论书籍。及即位，始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秘书监荀崧又常谓人曰：“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

孝愍皇帝讳鄴，字彦旗，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及洛阳倾覆，避难于荥阳密县，与舅荀籓、荀组相遇，自密南趋许颍。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籓、组等同谋奉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涂复叛，鼎追杀之，籓、组仅而获免。鼎遂挟帝乘牛车，自宛趣武关，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鼎告雍州刺史贾疋，疋遽遣州兵迎卫，达于长安，又使辅国将军梁综助守之。时有玉龟出霸水，神马鸣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为皇太子，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贾疋讨贼张连，遇害，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为盟主，承制选置。

建兴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怀帝崩问，举哀成礼。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使持节、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京兆大守索綝为尚书右仆射。石勒攻龙骧将军李恽于上白，恽败，死之。五月壬辰，以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大司马、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又诏二王曰：“夫阳九百六之灾，虽在盛世，犹或遘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绪，庶凭祖宗之灵，群公义士之力，荡灭凶寇，拯拔幽宫，瞻望

未达，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陕，姬氏以隆；平王东迁，晋郑为辅。今左右丞相茂德齐圣，国之昵属，当恃二公，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复中兴。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赴同大限，克成元勋。”又诏琅邪王曰：“朕以冲昧，纂承洪绪，未能枭夷凶逆，奉迎梓宫，枕戈烦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已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达洛阳。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连旗万里，已到氵幵陇；梁州刺史张光，亦遣巴汉之卒，屯在骆谷：秦川骁勇，其会如林。间遣使适还，具知平阳定问，云幽并隆盛，余胡衰破，然犹恃险，当须大举。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马，未便进军。今为已至何许，当须来旨，便乘舆自出，会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谋猷，勖济远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赖。故遣殿中都尉刘蜀、苏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属，宣隆东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谁！但洛都陵庙，不可空旷，公宜镇抚，以绥山东。右丞相当入辅弼，追踪周邵，以隆中兴也。”六月，石勒害兖州刺史田徽。是时，山东郡邑相继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刘蜀等达于扬州。改建鄴为建康，改鄴为临漳。杜弢寇武昌，焚烧城邑。弢别将王真袭沔阳，荆州刺史周顗奔于健康。九月，司空荀籓薨于荥阳。刘聪寇河南，河南尹张髦死之。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党杜曾于石城，为曾所败。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杨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雾著人如墨，连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丁丑，大赦。杨武大略汉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为大司马，卫将军荀组为司空，凉州刺史张轨为太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刘琨为大将军。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杀侍中、大司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杜弢别帅王真袭荆州刺史陶侃于林鄣，侃奔溷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领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张轨薨。六月，刘曜、赵冉寇新丰诸县，安东将军索綝讨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领军将军麴允讨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将刘演克顿丘，斩石勒所署太守邵攀。丙戌，麟见襄平。单于代公猗卢遣使献马。蒲子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盗杀晋昌太守赵佩。吴兴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二月丙子，进左丞相、琅邪王睿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南阳王保为相国，司空荀组为太尉，大将军刘

琨为司空。进封代公猗卢为代王。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真于巴陵。杜弢别将杜弘、张彦与临川内史谢摛战于海昏，摛败绩，死之。三月，豫率内史周访击杜弘，走之，斩张彦于陈。夏四月，大赦。五月，刘聪寇并州。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敕雍州掩骼埋胔，修复陵墓，有犯者诛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濮阳，害太守韩弘。刘聪寇上党，刘琨遣将救之。八月癸亥，战于襄垣，王师败绩。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败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刘曜寇北地，命领军将军麴允讨之。冬十月，允进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东将军索綝为尚书仆射、都督宫城诸军事。刘聪陷冯翊，太守梁肃奔万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寔送皇帝行玺一纽。盗杀安定太守赵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夏四月丁丑，刘曜寇上郡，太守籍韦率其众奔于南郑。凉州刺史张寔遣步骑五千来赴京都。石勒陷廪丘，北中郎将刘演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照害南广太守孟桓，帅二郡三千余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蝗。秋七月，刘曜攻北地，麴允帅步骑三万救之。王师不战而溃，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师。曜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建威将军鲁克、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等皆死之。八月，刘曜逼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国难，麴允与公卿守长安小城以自固，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东屯霸上，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冬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曲数饼，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帝泣谓允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因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行矣遣书，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末，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之手，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吉朗自杀。曜焚榇受璧，使宋敞奉帝还宫。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以应之。及帝如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辛丑，帝蒙尘于平阳，麴允及群官并从。刘聪假帝光禄大夫、怀安侯。壬寅，聪临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恸哭，因自杀。尚书梁允、侍中梁浚、散骑常侍严敦、左丞臧振、黄门侍郎任播、张伟、杜曼及诸郡守并为曜所害，华辑奔南山。石勒围乐平，司空刘琨遣兵援之，为勒所败，乐平太守韩据出奔。司空长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己未，刘琨奔蓟，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庚子，虹霓弥天，三日并照。平东将军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将李恭、罗寅寇巴东。二月，刘聪使其将刘暢攻荥阳，太守李矩击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建康。夏五月丙子，日有蚀之。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竞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八月，刘聪使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定颍，遂害之。冬十月丙子，日有蚀之。刘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十八。

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故君臣窘迫，以至杀辱云。

史臣曰：昔炎晖杪暮，英雄多假于宗室。金德韬华，颠沛共推于怀愍。樊阳寂寥，兵车靡会，岂力不足而情有余乎？喋喋遗萌，苟存其主，譬彼诗人，爰其棠树。夫有非常之事，而无非常之功，详观发迹，用非天启，是以舆棺齿剑，可得而言焉。于时五岳三涂，并皆沦寇，龙州、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战之秋，刘石有滔天之势，疗饥中断，婴戈外绝，两京沦狄，再驾徂戎。周王陨首于骊峰，卫公亡肝于淇上，思为一郡，其可得乎！干宝有言曰：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大小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内夷曹爽，外袭王凌。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然后推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埽，而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故民咏维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杖王杜之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

陵未乾，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朝为伊周，夕成桀蹠，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杨，元海、王弥挠之于青冀，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彼元海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重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御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薮泽也。然后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辟消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

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于公刘，遭夏人之乱，去邰之豳，身服厥劳。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从之如归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维新其命。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黄耇，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瀚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妇道。是以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以三圣之知，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

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耍，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纪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提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未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驰之所由也。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赞曰：怀佩玉玺，愍居黄屋。鰲坠三山，鲸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圜颅尽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阳。主忧臣哭，于何不臧！

帝纪第六

元帝明帝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闻。及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也，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害。帝惧祸及，将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卫严警，帝无由得去，甚窘迫。有顷，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驰，因得潜出。颖先令诸关无得出贵人，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俱归国。东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鄴，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增封宣城郡二万户，加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受越命，讨征东将军周馥，走之。及怀帝蒙尘于平阳，司空荀籓等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使豫章内史周广、前江州刺史卫展讨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遣诸将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于宣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荆扬。及西都不守，帝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征天下之兵，克日进讨。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诏曰："遭运迍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诏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三月，帝素服出次，举哀三日。西阳王羕及群僚参佐、州征牧守等上尊号，帝不许。羕等以死固请，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节死义，以雪天下之耻，庶赎鈇钺之诛。吾本琅邪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乃不敢逼，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

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诸参军拜奉车都尉，掾属驸马都尉。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时四方竞上符瑞，帝曰：“孤负四海之责，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丙辰，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以抚军大将军、西阳王羕为太保，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右将军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将军，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王子宣城公裒琅邪王。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劭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曰：

臣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监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飨，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籓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区夏，三叶重光，四圣继轨，惠泽侔于有虞，卜世过于周氏。自元康以来，艰难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赖先后之德、宗庙之灵，皇帝嗣建，旧物克甄。诞授钦明，服膺聪哲，玉质幼彰，金声夙振。冢宰摄其纲，百辟辅其政，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不图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忘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还，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复沈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等荷宠三世，位厕鼎司，闻问震惶，精爽飞越，且惊且惋，五情无主，举哀朔垂，上下泣血。

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是以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丽姬之难，而重耳以主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黔首几绝，必将有以继其绪。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符瑞之表，天人有征；中兴之兆，图谶垂典。自京畿陨丧，九服崩离，天下嚣然，无所归怀，虽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离犬戎，蔑以过之。陛下抚征江左，奄有旧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摄不类，杖大顺以号宇内。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暢，则遐方企踵。百揆时叙于上，四门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训以

为美谈；宣王中兴，周诗以为休咏。况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苍生颙然，莫不欣戴，声教所加，愿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意兆攸归，曾无与二。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以为休征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愿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由巢抗矫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尉宗庙乃顾之怀，下释普天倾首之勤。则所谓生繁华于枯荑，育丰肌于朽骨，神人获安，无不幸甚。

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浃辰，则万机以乱。方今踵百王之季，当阳九之会，狡寇窥窬，伺国瑕隙，黎元波荡，无所系心，安可废而不恤哉？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虏秦，晋国震骇，吕去阝之谋，欲立子圉，外以绝敌人之志，内以固阖境之情。故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睦，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陛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猷，出自胸怀。不胜犬马忧国之情，迟睹人神开泰之路，是以陈其乃诚，布之执事。臣等忝于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阙庭，与睹盛礼，踊跃之怀，南望罔极。

帝优令答之。语在琨传。

石勒将石季龙围谯城，平西将军祖逖击走之。己巳，帝傅檄天下曰：“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鸩毒。平西将军祖逖帅众讨击，应时溃散。今遣车骑将军，琅邪王裒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迳造贼场，受逖节度。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又贼党能枭送季龙首，封赏亦同之。”七月，散骑侍郎硃嵩、尚书郎顾球卒，帝痛之，将为举哀。有司奏，旧尚书郎不在举哀之例。帝曰：“衰乱之弊，特相痛悼。”于是遂举哀，哭之甚恸。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组为司徒。弛山泽之禁。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翘为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为贼帅杜曾所推，遂与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硃轨、陵江将军黄峻讨猗，为其将杜曾所败，诱等皆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华谞。梁州刺史周访讨杜曾，大破之。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为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刘琨为太尉。置史官，立太学。是岁，扬州大旱。

太兴元年春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三月癸丑，愍帝崩问至，帝斩缑居庐。丙辰，百僚上尊号。令曰：“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今宗庙废绝，亿兆无系，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辞，辄敬从所执。”是日，即皇帝位。诏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诞应期运，廓开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缉熙诸夏。爰暨世祖，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济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怀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祸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无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畴咨庶尹，至于华戎，致葺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违。遂登坛南狱，受终文祖，焚柴颁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缵我洪绪，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罴之臣，用能弼宁晋室，辅余一人。思与万国，共同休庆。”于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壬申，诏曰：“昔之为政者，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其有政绩可述，刑狱得中，人无怨讼，久而日新，及当官软弱，茹柔吐刚，行身秽浊，修饰时誉者，各以名闻。令在事之人，仰鉴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宽众息役，惠益百姓，无废朕命。远近礼贽，一切断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将军王敦江州牧，进骠骑将军王导开府仪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节、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为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亲雩。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甲申，以尚书左仆射刁协为尚书令，平南将军、曲陵公荀崧为尚书左仆射。庚寅，以荥阳太守李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为武陵王。初置谏鼓谤木。秋七月戊申，诏曰：“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纲驰坠，颠覆大猷。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夙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暗塞之责。各明慎奉行。”刘聪死，其子粲嗣伪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准弑刘粲，自号汉王。冬十月癸未，加广州刺史陶侃平南将军。刘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蔡王弼薨。加大将军王敦荆州牧。庚申，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上不能调和阴阳，下不能济育群生，灾异屡兴，咎徵仍见。壬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灾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有所讳，将亲览焉。”新作听讼观。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十二月，刘聪故将王腾、马忠等诛靳准，送传国玺于刘曜。武昌地震。丁丑，封显义亭侯焕为琅邪王。己卯，琅邪王焕薨。癸巳，诏曰：“汉高经大梁，美无忌之贤；齐师

入鲁，修柳下惠之墓。其吴之高德名贤或未旌录者，具条列以闻。”江东三郡饥，遣使振给之。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修复山陵。迎梓宫于平阳，不克而还。二月，太山太守徐龛斩周抚，传首京师。夏四月，龙骧将军陈川以浚仪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龛以郡叛，自号兖州刺史，寇济岱。秦州刺史陈安叛，降于刘曜。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徐杨及江西诸郡蝗。吴郡大饥。平北将军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壬戌，诏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天生蒸黎而树之以君，选建明哲以左右之，当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为楚悼王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除废公族疏远，以附益将士，而国富兵强。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当去非急之务，非军事所须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访及杜曾战于武当，斩之，禽第五猗。六月丙子，加周访安南将军。罢御府及诸郡丞，置博士员五人。己亥，加太常贺循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贺循卒。八月，肃慎献楛矢石砮。徐龛寇东莞，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冬十月，平北将军祖逖使督护陈超袭石勒将桃豹，超败，没于阵。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国号赵。十二月乙亥，大赦，诏百官各上封事，并省众役。鲜卑慕容廆袭辽东，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骊。是岁，南阳王保称晋王于祁山。三吴大饥。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晋王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二月辛未，石勒将石季龙寇厌次，平北将军、冀州刺史邵续击之，续败，没于阵。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玺三纽。闰月，以尚书周顗为尚书仆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轸。五月丙寅，孝怀帝太子诠遇害于平阳，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晋王保为其将张春所害。刘曜使陈安攻春，灭之，安因叛曜。石勒将徐龛帅众来降。六月，大水。丁酉，盗杀西中郎将、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寔，寔弟茂嗣，领平西将军、凉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朕应天符，创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祖逖部将卫策大破石勒别军于汴水。加逖为镇西将军。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为敬皇后。辛酉，迁神主于太庙。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将军周访卒。皇太子释尊于太学。以湘州刺史甘卓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九月，徐龛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诛。王敦杀武陵内

史向硕。

四年春二月，徐龛又帅众来降。鲜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玺。庚戌，告于太庙，乃受之。癸亥，日斗。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癸酉，以平东将军曹嶷为安东将军。夏四月辛亥，帝亲览庶狱。石勒攻厌次，陷之。抚军将军、幽州刺史段匹磾没于勒。五月，旱。庚申，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壬千，以骠骑将军王导为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将军王敦举兵于武昌，以诛刘隗为名，龙骧将军沈充帅众应之。三月，徵征西将军戴若思、镇北将军刘隗还卫京都。以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若思为骠骑将军，丹阳诸郡皆加军号。加仆射周顗尚书左仆射，领军王邃尚书右仆射。以太子右卫率周筵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甲午，封皇子昱为琅邪王。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六师于郊外。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帅所统以蹑敦后。四月，敦前锋攻石头，周札开城门应之，奋威将军侯礼死之。敦据石头，戴若思、刘隗帅众攻之，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战，六军败绩。尚书令刁协奔于江乘，为贼所害。镇北将军刘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腾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辛未，大赦。敦乃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丙子，骠骑将军、秣陵侯戴若思，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武城侯周顗为敦所害。敦将沈充陷吴国，魏乂陷湘州，吴国内史张茂，湘州刺史、谯王承并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阳王羕为太宰，加司空王导尚书令。乙亥，镇南大将军甘卓为襄阳太守周虑所害。蜀贼张龙寇巴东，建平太守柳纯击走之。石勒遣骑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郗鉴为安北将军。石勒将石季龙攻陷太山，执守将徐龛。兖州刺史郗鉴自邹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见含为卫将军，自领宁、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孙默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暠卒。辛卯，以下邳内史王邃为征北将

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新昌太守梁硕起兵反。京师大务，黑气蔽天，日月无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围谯，破祖约别军，约退据寿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组为太尉。己酉，太尉荀组薨。罢司徒，并丞相。闰月己丑，帝崩于内殿，时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庙号中宗。

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王导深以为言，帝命酌，引觞覆之，于此遂绝。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曰："汉文集上书皁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綀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彩。从母弟王暠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然晋室遘纷，皇舆播越，天命未改，人谋叶赞。元戎屡动，不出江畿，经略区区，仅全吴楚。终于下陵上辱，忧愤告谢。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咸宁初，风吹太社树折，社中有青气，占者以为东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东莞王于琅邪，即武王也。及吴之亡，王濬实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远归玺于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庙隳尊，滔天方驾，则民怀其旧德者矣。昔光武以数郡加名，元皇以一州临极，岂武宣余化犹暢于琅邪，文景垂仁传芳于南顿，所谓后乎天时，先诸人事者也。驰章献号，高盖成阴，星斗呈祥，金陵表庆。陶士行拥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回首朝阳，仰希乾栋，帝犹六让不居，七辞而不免也。布帐綀帷，详刑简化，抑扬前轨，光启中兴。古首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为威福，王之常制，以训股肱。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两京胡羯，风埃相望。虽复六月之驾无闻，而鸿雁之歌方远，享国无几，哀哉！

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

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

建兴初，拜东中郎将，镇广陵。元帝为晋王，立为晋王太子。及帝即尊号，立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于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及王敦之乱，六军败绩，帝欲帅将士决战，升车将出，中庶子温峤固谏，抽剑斩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大会百官而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必欲使有言。峤对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众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止。

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为建安郡君。

太宁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京师火。李雄使其将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玖死之。越巂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以郡叛，降于骧。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进华恆为骠骑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乙丑，黄雾四塞。丙寅，陨霜。壬申，又陨霜，杀谷。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丙戌，陨霜，杀草。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灾，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献皇帝信玺一纽。敦将谋篡逆，讽朝廷徵己，帝乃手诏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转司空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巴东监军柳纯为敦所害。以尚书陈□□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幽州刺史。五月，京师大水。李骧等寇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姚岳距战于堂狼，大破之。梁硕攻陷交州，刺史王谅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将军陶侃遣参军高宝攻梁硕，斩之，传首京师。进侃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极殿柱。是月，刘曜攻陈安于陇城，灭之。八月，以安北将军郗鉴为尚书令。石勒将石季龙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将军含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以军事饥乏，调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临朝，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庚辰，赦五岁刑以下。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石勒将石季龙寇兖州，刺史刘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刘曜将康平寇魏兴，及南阳。夏五月，王敦矫诏拜其子应为武卫将军，兄含为骠骑大将军。帝所亲信常从督公

乘雄、冉曾并为敦所害。六月，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书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丁卯，加司徒王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硃雀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尚书卞壼行中军将军。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硃雀桁，以挫其锋。帝躬率六军，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钟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义师于会稽。沈充帅万余人来会含等，庚辰，筑垒于陵口。丁亥，刘遐、苏峻等帅精卒万人以至，帝夜见，劳之，赐将士各有差。义兴人周蹇杀敦所署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寿春。乙未，贼众济水，护军将军应詹帅建威将军赵胤等距战，不利。贼至宣阳门，北中郎将刘遐、苏峻等自南塘横击，大破之。刘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贼烧营宵遁。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悉平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阳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壼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郗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胤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其余封赏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太宰、西阳王羕领太尉，应詹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刘遐为监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庾亮为护军将军。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是时，石勒将石生屯洛阳，豫州刺史祖约退保寿阳。十二月壬子，帝谒建平陵，从大祥之礼。梁水太守爨亮、盗窃州太守李逸以兴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将顾飏反于武康，攻烧城邑，州县讨斩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

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癸巳，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为博士。夏四月，诏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又诏曰：“餐直言，引亮正，想群贤达吾此怀矣。予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也。吾虽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谈。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勖之。”己亥，雨雹。石勒将石良寇兖州，刺史檀赟力战，死之。将军李矩等并众溃而归，石勒尽陷司、兖、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舒为安南将军、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六月，石勒将石季龙攻刘曜将刘岳于新安，陷之。以广州刺史王舒为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刘顗为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假节，镇广陵，领军将军卞壼为尚书令。诏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兴灭继绝，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勋于大晋受命之际者，佐命功臣，硕德名贤，三祖所与共维大业，咸开国胙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废绝，禋祀不传，甚用怀伤。主者其祥议诸应立后者以闻。”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八月，诏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汉高过赵，录乐毅之后，追显既往，以劝将来也。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闰月，以尚书左仆射荀崧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尚书左仆射。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壼，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丁亥，诏曰：“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终堂构，大耻未雪，百姓涂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衍以幼弱，猥当大重，当赖忠贤，训而成之。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拥育孝昭，义行前典，功冠二代，岂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时之望也。敬听顾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断金，以谋王室。诸方岳征镇，刺史将守，皆朕扞城，推毂于外，虽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譬若脣齿，表里相资。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缉事为期。百辟卿士，其总己以听于冢宰，保祐冲幼，弘济艰难，永令祖宗之灵，宁于九天之上，则朕没于地下，无恨黄泉。”戊子，帝崩于东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庙号肃祖。

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

史臣曰：维扬作宇，凭带洪流，楚江恆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权外假，嫌隙内兴，彼有顺流之师，此无强籓之援。商逢九乱，尧止八音，明皇负图，属在兹日。运龙韬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余烬，有若秋原。去缟绖而践戎场，斩鲸鲵而拜园阙。镇削威权，州分江汉，覆车不践。贻厥孙谋。其后七十余年，终罹敬道之害。或曰："兴亡在运，非止上流。"岂创制不殊，而弘之者异也。

赞曰：倾天起害，猛兽呈灾。琅邪之子，仁义归来，龚行赵璧，命箠荆台。云瞻北晦，江望南开。晋阳御敌，河西全壤。胡寇虽艰，灵心弗爽。三方驰骛，百蛮从响。宝命还昌，金辉载明。明后岐嶷，军书接要。莽首晨悬，董脐昏燎。厥德不回，余风可劭。

帝纪第七

成帝康帝

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鳏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临朝称制。司徒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参辅朝政。以抚军将军、南顿王宗为骠骑将军，领军将军、汝南王祐为卫将军。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广陵相曹浑有罪，下狱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赐鳏寡孤老米，二人斛，京师百里内复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将石生寇汝南，汝南人执内史祖济以叛。甲子，尚书左仆射邓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节、散骑常侍、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泉陵公刘遐卒。癸酉，以车骑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征虏将军郭默为北中郎将、假节、监淮北诸军。刘遐部曲将李龙、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临淮太守刘矫击破之，斩龙，传首京师。秋七月癸丑，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平南将军、观阳伯应詹卒。八月，以给事中、前将军、丹阳尹温峤为平南将军、假节、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将张龙寇涪陵，执太守谢俊。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孙曹励为陈留王，以绍魏。丙寅，卫将军、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为吴王。车骑将军、南顿王宗有罪，伏诛，贬其族为马氏。免太宰、西阳王羕，降为弋阳县王。庚辰，赦百里内五岁以下刑。是月，刘曜将黄秀、帛成寇酇，平北将军魏该帅众奔襄阳。十一月壬子，大阅于南郊。改定王侯国秩，九分食一。石勒将石聪攻寿阳，不克，遂侵逡遒、阜陵。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征讨诸军事以御之。历阳太守苏峻遣其将韩晃讨石聪，走之。时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十二月，济岷太守刘阖杀下邳内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翘薨。

二年春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义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雄遣其将罗恆、费黑救之。宁州刺史尹奉遣裨将姚岳、硃提太守杨术援遗，战于台登，岳等败绩，术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丙戌，加豫州刺史祖约为镇西将军。戊子，京师大水。冬十月，刘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历阳太守苏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苏峻使其将韩

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师戒严。假护军将军庾亮节为征讨都督，以右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使与左将军司马流帅师距峻，战于慈湖，流败，死之。假骁骑将军钟雅节，帅舟军，与赵胤为前锋，以距峻。丙寅，徒封琅邪王昱为会稽王，吴王岳为琅邪王。辛未，宣城内桓彝及峻战于芜湖，彝军败绩。军骑将军郗鉴遣广陵相刘矩帅师赴京师。

三年春正月，平南将军温峤帅师救京师，次于寻阳，遣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太守纪睦为前锋。征西大将军陶侃遣督护龚登受峤节度。钟雅、赵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邓岳等次直渎。丁未，峻济自横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蒋山。假领军将军卞壼节，帅六军，及峻战于西陵，王师败绩。丙辰，峻攻青溪栅，因风纵火，王师又大败。尚书令、领军将军卞壼，丹阳尹羊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并遇害，死者数千人。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内，遂携其诸弟与郭默、赵胤奔寻阳。于是司徒王导、右光禄大夫陆晔、荀崧等卫帝于太极殿，太常孔愉守宗庙。贼乘胜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后宫，左右侍人皆见掠夺。是时太官唯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百姓号泣，响震都邑。丁巳，峻矫诏大赦，又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吴郡太守庾冰奔于会稽。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阳太守王国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迁天子于石头，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峻以仓屋为宫，遣管商、张瑾、弘徽寇晋陵，韩晃寇义兴。吴兴太守虞潭与庚冰、王舒等起义兵于三吴。丙午，征西大将军陶侃、平南将军温峤、护军将军庾亮、平北将军魏该舟军四万，次于蔡洲。六月，韩晃攻宣城，内史桓彝力战，死之。壬辰，平北将军、雍州刺史魏该卒于师。庐江太守毛宝攻贼合肥戍，拔之。秋七月，祖约为石勒将石聪所攻，众溃，奔于历阳。石勒将石季龙攻刘曜于蒲坂。八月，曜及石季龙战于高候，季龙败绩，曜遂围石生于洛阳。九月戊申，司徒王导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护杨谦攻峻于石头。温峤、庾亮阵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阳距贼南偏。峻轻骑出战，坠马，斩之，众遂大溃。贼党复立峻弟逸为帅。前交州刺史张琏据始兴反，进攻广州，镇南司马曾勰等击破之。冬十月，李雄将张龙寇涪陵，太守赵弼没于贼。十二月乙未，石勒败刘曜于洛阳，获之。是岁，石勒将石季龙攻氐帅蒲洪于陇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头，贼将匡术以苑城归顺，百官赴焉。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谋奉帝出，为贼所害。戊辰，冠军将军赵胤遣将甘苗讨祖约于历阳，败之，约奔于石勒，其将牵腾帅众降。峻子硕攻台城，

又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城中大饥，米斗万钱。二月，大雨霖。丙戌，诸军攻石头。李阳与苏逸战于柤浦，阳军败。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之，逸等大败。含奉帝御于温峤舟，群臣顿首号泣请罪。弋阳王羕有罪，伏诛。丁亥，大赦。时兵火之后，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甲午，苏逸以万余人自延陵湖将入吴兴。乙未，将军王允之及逸战于溧阳，获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刘曜太子毗与其大司马刘胤帅百官奔于上邽，关中大乱。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封长沙郡公；车骑将军郗鉴为司空，封南昌县公；平南将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余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禄大夫陆晔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复封高密王纮为彭城王。以护军将军庾亮为平西将军、都督扬州之宣城江西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镇芜湖。夏四月乙未，骠骑将军、始安公温峤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会稽、吴兴、宣城、丹阳大水。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八月，利曜将刘胤等帅众侵石生，次于雍。九月，石勒将石季龙击胤，斩之，进屠上邽，尽灭刘氏，坑其党三千余人。冬十月，庐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将军郭默害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刘胤，太尉陶侃帅众讨默。是岁，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诏除诸将任子。二月，以尚书陆玩为尚书左仆射，孔愉为右仆射。夏五月，旱，且饥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于寻阳，斩之。石勒将刘徵寇南沙，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税田，亩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将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退归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阳，屯于樊城。九月，造新宫，始缮苑城。甲辰，徒乐成王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纮子浚为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导第，置酒大会。李雄将李寿寇巴东、建平，监军毌丘奥、太守杨谦退归宜都。十二月，张骏称臣于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刘徵复寇娄县，遂掠武进。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已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单于段辽为骠骑将军。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癸未，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丙申，复故河间王颙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成王，章武王混子珍为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将李寿侵阴平，武都氐帅杨难敌降之。八月庚子，以左仆射陆玩为尚书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将赵胤、司徒中郎匡术攻石勒马头坞，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将郭敬陷襄阳。

五月，大水。秋七月丙辰，诏诸养兽之属，损费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进太尉陶侃为大将军。诏举贤良。十二月庚戌，帝迁于新宫。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诏曰："昔犬贼纵暴，宫室焚荡，元恶虽翦，未暇营筑。有司屡陈，朝会逼狭，遂作斯宫，子来之劳，不日而成。既获临御，大飨群后，九宾充诞，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矣。思蠲密纲，咸同斯惠，其赦五岁刑以下。"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丙寅，李雄将李寿陷宁州，刺史尹奉及建宁太守霍彪并降之。癸酉，以张骏为镇西大将军。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夏四月，诏封故新蔡王弼弟邈为新蔡王。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五月，有星陨于肥乡。麒麟、驺虞见于辽东。乙未，车骑将军、辽东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抚军将军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伪位，其将石聪以谯来降。冬十月，石弘将石生起兵于关中，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石弘将石季龙攻石朗于洛阳，因进击石生，俱灭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将郭权遣使请降。

九年春正月，陨石于凉州二。以郭权为镇西将军、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镇西大将军张骏为大将军。三月丁酉，会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将石季龙使石斌攻郭权于郿，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伪位。乙卯，太尉、长沙公陶侃薨。大旱，诏太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贬费节用。辛未，加平西将军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骑常侍，卫将军、江陵公陆晔卒。冬十月，李雄子期弑李班而自立，班弟玝与其将焦会、罗凯等并来降。十一月，石季龙弑石弘，自立为天王。十二月丁卯，以东海王冲为车骑将军，琅邪王岳为骠骑将军。兰陵人硃纵斩石季龙将郭祥，以彭城来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亲释奠。扬州诸郡饥，遣使振给。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石季龙将石遇寇中庐，南中郎将王国退保襄阳。秋八月，长沙、武陵大水。束帛徵处士翟汤、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是岁，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

价，人相卖。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见于奎。以吴国内史虞潭为卫将军。二月，算军用税米，空悬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巳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骊遣使贡方物。三月，旱，诏太官减膳，免所旱郡县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见于太庙。雨雹。秋七月，扬州会稽饥，开仓振给。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诏曰："历观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宾礼三恪。故杞宋启土，光于周典；宗姬侯卫，垂美汉册。自顷丧乱，庶邦殄悴，周汉之后，绝而莫继。其祥求卫公、山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新作硃雀浮桁。十一月，遣建威将军司马勋安集汉中，为李期将李寿所败。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丁卯，慕容皝自立为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龙帅众七万，击段辽于辽西，辽奔于平岗。夏四月，李寿弑李期。僭即伪位，国号汉。石季龙为慕容皝所败，癸丑，加皝征北大将军。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郗鉴为太尉，征西将军庾亮为司空。六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太傅王导为之。秋八月丙午，分宁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广州刺史邓岳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将军庾亮遣参军赵松击巴郡、江阳，获石季龙将李闳、黄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节、侍中、丞相、领扬州刺史、始兴公王导薨。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八月壬午，复改丞相为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九月，石季龙将夔安、李农陷沔南，张貉陷邾城，因寇江夏、义阳，征虏将军毛宝、西阳太守樊俊、义阳太守郑进并死之。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距战，破之，斩首五千余级。安乃退，遂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冬十二月丙戌，以骠骑将军、琅邪王岳为司徒。李寿将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扬战败，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节、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广七州诸军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陆玩为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季龙将石成战于辽西，败之，献捷于京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车骑将军、东海王冲为骠骑将军。李寿陷丹川，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

堂。冬十月，林邑献驯象。十一月癸卯，复琅邪，比汉丰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玺，许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兴平陵。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秋八月辛酉，骠骑将军、东海王冲薨。九月，罢太仆官。冬十二月癸酉，司空、兴平伯陆玩薨。除乐府杂伎。罢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蚀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杨皇后配飨武帝庙。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诏曰："朕以眇年，获嗣洪绪，托于王公之上，于兹十有八年。未能阐融政道。翦除逋昆，夙夜战兢，匪遑宁处。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龄眇眇，未堪艰难。司徒、琅邪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协和内外，允执其中。呜呼，敬之哉！无坠祖宗之显命。"壬辰，引武陵王晞、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二，葬兴平陵，庙号显宗。

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之知，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庾怿尝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与犬，犬毙，惧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药而死。然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及长，颇留心万机，务在简约，常欲于后园作射堂，计用四十金，以劳费乃止。雄武之度，虽有愧于前王；恭俭之德，足追踪于住烈矣。

康皇帝讳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骑常侍，加骠骑将军，咸康五年迁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诏以琅邪王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长，不得辄离所局而来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时帝谅阴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兴平陵。帝亲奉奠于西阶，既发引，徒行至阊阖门，升素舆，至于陵所。己未，以中书令何充为骠骑将军。八月辛丑，彭城王纮薨。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九月，诏琅邪国及府史进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卫将军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鳏寡孤独。三月，以中书监庾冰为车

骑将军。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李寿，败其将恆于江阳。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请改素服，御进膳如旧。壬寅，诏曰："礼之降杀，因时而寝兴，诚无常矣。至于君亲相准，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权制之作，盖出近代，虽曰适事，实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后世犹怠，而况因循，又从轻降，义弗可矣。"石季龙帅众伐慕容皝，皝大败之。秋七月，石季龙将戴开帅众来降。丁巳，诏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万余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筹量。且戴开已帅部党归顺，宜见慰劳。其遣使诣安西、骠骑，咨谋诸军事。"以辅国将军、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帅众入临淮，安西将军庾翼为征讨大都督，迁镇襄阳。庚申，晋陵、吴郡灾。八月，李寿死，子势嗣伪位。石季龙使其将刘宁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车骑将军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骠骑将军何充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龙侵张骏，骏使其将军谢艾拒之，大战于河西，季龙败绩。十二月，高句骊遣使朝献。

二年春正月，张骏遣其将和麟、谢艾讨南羌于阗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鲜卑帅宇文归战于昌黎，归众大败，奔于漠北。四月，张骏将张瓘败石季龙将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丙子，进安西将军庾翼为征西将军。庚辰，持节、都督司雍梁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平北将军、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卫将军褚裒为特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金城。九月，巴东太守杨谦击李势将申阳，走之，获其将乐高。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时年二十三，葬崇平陵。

初，成帝有疾，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遂以帝为嗣。制度年号，再兴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谓冰曰："郭璞谶云'立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验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岂伊朝夕。若乃详刑不怨，庶情犹仰，又可以见逆顺之机焉。成帝因削弱之资，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阳，声乖威服。凶徒既纵，神器阽危，京华元敖之资，宫室类咸阳之火。桀犬吠尧。封狐嗣乱，方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驾，不有晋文之师，系于苞桑，且赖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则避宫北面，闻

诸遗策，用为恆范。显宗于王导之门，敛衣前拜，岂鲁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俭于躬，庶能激扬流弊者也。

赞曰：惟皇夙表，余舅为毗。勤于致寇，拙于行师。火及君屋，兵缠帝帷。石头之驾，海内含悲。康后天资，居哀礼缛。坠典方兴，降龄奚促。

帝纪第八

穆帝哀帝海西公

穆皇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岁。大赦，尊皇后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临朝摄政。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于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车骑将军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改元。甲申，进镇军将军、武陵王晞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镇军将军顾众为尚书右仆射。夏四月壬戌，诏会稽王昱录尚书六条事。五月戊寅，大雩。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节、都尉江荆司梁雍益宁七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征西将军、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将于瓒、戴羲等杀冠军将军曹据，举兵反，安西司马硃焘讨平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季龙。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春。九月丙申，皇太后诏曰："今百姓劳弊，其共思详所以振恤之宜。及岁常调非军国要急者，并宜停之。"冬十二月，李势将爨頠来奔。凉州牧张骏伐焉耆，降之。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骠骑将军、录尚书事、都乡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葵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及谟并辅政。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五月丙戌，凉州牧张骏卒，子重华嗣。六月。石季龙将王擢袭武街，执张重华护军胡宣。又使麻秋、孙伏都伐金城，太守张冲降之。重华将谢艾击秋，败之。秋七月，以兖州刺史褚裒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将军桓温帅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无忌，建武将军袁乔伐蜀，拜表辄行。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竟天。

三年春正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势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邓定、隗文举兵反，桓温又击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抚镇彭模。丁巳，邓定、隗文复入据成都，征虏将军杨谦弃涪城，退保德阳。五月戊申，进

慕容皝为安北将军。石季龙又使其将石宁、麻秋等伐凉州，次于曲柳。张重华使将军牛旋御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范文复陷日南，害督护刘雄。隗文立范贲为帝。八月戊午，张重华将谢艾进击麻秋，大败之。九月，地震。冬十月乙丑，假凉州刺史张重华大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大将军，武都氐王杨初为征南将军、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并假节。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害征虏将军杨谦，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汉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杀害。五月，大水。秋八月，进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西中郎将谢尚为安西将军。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隽嗣伪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龙使其将苻健寇竟陵。十二月，豫章人黄韬自号孝神皇帝，聚众数千，寇临川，太守庾条讨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龙僭即皇帝位于鄴。二月，征北大将军褚裒使部将王龛北伐，获石季龙将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硃焘击范贲，获之，益州平。封周抚为建城公。假慕容隽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大单于、燕王。征西大将军桓温遣督军滕畯讨范文，为文所败。石季龙死，子世嗣伪位。五月，石遵废世而自立。六月，桓温屯安陆，遣诸将讨河北。石遵扬州刺史王浃以寿阳来降。秋七月，褚裒进次彭城，遣部将王龛、李迈及石遵将李农战于代陂，王师败绩，王龛为农所执，李迈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广陵，西中郎将陈逵焚寿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马勋功石遵长城戍，仇池公杨初袭西城，皆破之。冬十月，石遵将石遇攻宛，陷之，执南阳太守郭启。司马勋进次悬钩，石季龙故将麻秋距之，勋退还梁州。十一月丙辰，石鉴弑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乡侯褚裒卒。以建武将军、吴国内史荀羡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临朝，以褚裒丧故，悬而不乐。闰月，冉闵弑石鉴，僭称天王，国号魏。鉴弟祗僭帝号于襄国。丁丑，彗星见于亢。己丑，加中军将军殷浩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假节。氐帅苻洪遣使来降，以为氐王，封广川郡公。假洪子健节，监河北诸军事、右将军，封襄国县公。三月，石季龙故将麻秋鸩杀苻洪于枋头。夏五月，大水。庐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克之。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闵将王泰于邯郸，琨师败绩。秋八月，辅国将军、谯王无忌薨。苻健帅众入关。冬十一月，冉闵围襄国。十二月，免司徒蔡谟为庶人。是岁，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蚀之。辛丑，鲜卑段龛以青州来降。苻健僭称王，国号秦。二月戊寅，以段龛为镇北将军，封齐公。石祗大败冉闵于襄国。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出步骑三万，自汉中入秦川，与苻健战于五丈原，王师败绩。加尚书令顾和开府仪同三司。刘显杀石祗。五月，祗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秋七月，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顾和卒。甲辰，涛水入石头，溺死者数百人。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拜镇西将军。九月，峻阳、太阳二陵崩。甲辰，帝素服临于太极殿三日，遣兼太常赵拔修复山陵。冬十月，雷雨，震电。十一月，石祗将姚弋仲、冉闵将魏脱各遣使来降，以弋仲为车骑将军、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为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脱为安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将军桓温帅众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时石季龙故将周成屯廪丘，高昌屯野王，乐立屯许昌，李历屯卫国，皆相次来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蚀之。刘显僭帝号于襄国，冉闵击破，杀之。苻健僭帝号于长安。二月，峻平、崇阳二陵崩。戊辰，帝临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阳，以卫五陵。镇西将军张遇反于许昌，使其党上官恩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三月，使北中郎荀羡镇淮阴。苻健别帅侵顺阳，太守薛珍击破之。夏四月，冉闵为慕容隽所灭。隽僭帝号于中山，称燕。安西将军谢尚帅姚襄与张遇战于许昌之诫桥，王师败绩。苻健使其弟雄袭遇，虏之。秋七月，大雩。石季龙故将王擢遣使请降，拜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丁酉，以镇军大将军、武陵王晞为太宰，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为司徒，征西大将军桓温为太尉。八月，平西将军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冉闵子智以鄴降，督护戴施获其传国玺，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百僚毕贺。九月，冉智为其将马愿所执，降于慕容恪。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遂戍仓垣。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为苻健所逼，奔于凉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张重华使王擢与苻健将苻雄战，擢师败绩。丙寅，皇太后与帝同拜建平陵。三月，旱。交州刺史阮敷讨林邑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夏四月，以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五月，大疫。张重华复使王擢袭秦州，取之。仇池公杨初为苻雄所败。秋七月丁酉，地震，有声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间王钦修复五陵。冬十月，中军将军殷浩进次山桑，使平北将军姚襄为前锋，襄叛，反击浩，浩弃辎重，退保谯城。丁未，凉州牧张重华卒，子耀灵嗣。是月，张祚弑耀灵而自称凉州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将刘启、王彬之讨姚襄，

复为襄所败，襄遂进据芍陂。十二月，加尚书仆射谢尚为都督豫、扬、江西诸军事，领豫州刺史，镇历阳。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凉州牧张祚僭帝位。冉闵降将周成举兵反，自宛陵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丁卯，地震，有声如雷。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将军桓温帅师伐关中。废扬州刺史殷浩为庶人，以前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温及苻健子苌战于蓝田，大败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六月，苻健将苻雄悉众及桓温战于白鹿原，王师败绩。秋九月辛酉，桓温粮尽，引还。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统薨。平羌校尉、仇池公杨初为其部将梁式所害，初子国嗣位，因拜镇北将军、秦州刺史。齐公段龛袭慕容隽将荣国于郎山，败之。夏四月壬申，陨霜。乙酉，地震。姚襄帅众寇外黄，冠军将军高季大破之。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伪位。秋七月，宋混、张瓘弑张祚，而立耀灵弟玄靓为大将军、凉州牧，遣使来降。以吏部尚书周闵为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王彪之为尚书右仆射。冬十月，进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镇马头。十二月，慕容恪帅众寇广固。壬戌，上党人冯鸯自称太守，背苻生遣使来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临朝，以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镇北将军段龛及慕容恪战于广固，大败之，恪退据安平。二月辛丑，帝讲《孝经》。三月，姚襄入于许昌，以太尉桓温为征讨大都督以讨之。秋八月己亥，桓温及姚襄战于伊水，大败之，襄走平阳，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而归。使扬武将军毛穆之，督护陈午，辅国将军、河南太守戴施镇洛阳。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慕容恪攻段龛于广固，使北中郎将荀羡帅师次于琅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临三日。是岁，仇池公杨国为其从父俊所杀，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天太庙，始亲万机。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丁丑，陨石于槐里一。是月，镇北将军、齐公段龛为慕容恪所陷，遇害。扶南竺旃檀献驯象，诏曰："昔先帝以殊方异兽或为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还本土。"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镇西将

军谢尚卒。苻生将苻眉、苻坚击姚襄，战于三原，斩之。六月，苻坚杀苻生而自立。以军司谢奕为使持节、都督、安西将军、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坚将张平以并州降，遂以为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赐孝悌鳏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债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见于太庙。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为尚书左仆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会稽王昱稽首归政，帝不许。三月，慕容隽陷冀州诸郡，诏安西将军谢奕、北中郎将荀羡北伐。三月，佽飞督王饶献鸩鸟，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鸟于四达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并州刺史张平为苻坚所逼，帅众三千奔于平阳，坚追败之。慕容恪进据上党，冠军将军冯鸯以众叛归慕容隽，隽尽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将军谢奕卒。壬申，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冬十月乙丑，陈留王曹劢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十二月，北中郎将荀羡及慕容隽战于山荏，王师败绩。

三年春三月甲辰，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秋七月，平北将军高昌为慕容隽所逼，自白马奔于荥阳。冬十月慕容隽寇东阿，遣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北中郎将郗昙次高平以击之，王师败绩。十一月戊子，进扬州刺史王述为卫将军。十二月，又以中军将军、琅邪王丕为骠骑将军，东海王奕为车骑将军。封武陵王晞子□逢为梁王。交州刺史温放之帅兵讨林邑参黎、耽潦，并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杨俊卒，子世嗣。丙戌，慕容隽死，子□嗣伪位。二月，凤皇将九雏见于丰城。秋七月，以军役繁兴，省用撤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郡公。凤皇复见丰城，众鸟随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卒。二月，以镇军将军范汪为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平南将军、广州刺史、阳夏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温镇宛，使其弟豁将兵取许昌。凤皇见于沔北。

五月丁巳，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葬永平陵，庙号孝宗。

哀皇帝讳丕，字千龄，成帝长子也。咸康八年，封为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骑常侍，十二年加中军将军，升平三年除骠骑将军。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诏曰：“朕获承明命，入纂大统。顾惟先王宗庙，蒸尝无主，太妃丧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内抽割。宗国之尊，情礼兼隆，胤嗣之重，义无与二。东海王奕，戚属亲近，宜奉本统，其以奕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将吕护退保荥阳。八月己卯夜，天裂，广数丈，有声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称永安宫。吕护叛奔于莫容□。冬十月，安北将军范汪有罪废为庶人。十一月丙辰，诏曰：“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育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十二月，加凉州刺史张玄靓为大都督陇右诸军事、护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减田税，亩收二升。是月，慕容□将吕护、傅末波攻陷小垒，以逼洛阳。二月辛未，以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前锋监军、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汝南，并假节。丙子，尊所生周氏为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旱。诏出轻系，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浩衅山崩。吕护复寇洛阳。乙酉，辅国将军、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将庾希、竟陵太守邓遐以舟师救洛阳。秋七月，吕护等退守小平津。进琅邪王奕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邓遐进屯新城，庾希部将何谦及慕容□将刘则战于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次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冬十月，赐贫乏者米，人五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诏曰：“戎旅路次，未得轻简赋役。玄象失度，亢旱为患，岂政事未洽，将有板筑、渭滨之士邪！其搜扬隐滞，蠲除苛碎，详议法令，咸从损耍。”庾希自下邳退镇山阳，袁真自汝南退镇寿阳。

兴宁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夏四月，慕容□寇荥阳，太守刘远奔鲁阳。甲戌，扬州地震，湖渎溢。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复以西中郎

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瘦希都督青州诸军事。癸卯，慕容□陷密城，荥阳太守刘远奔于江陵。秋七月，张天锡弑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玄靓，自称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马桓温帅众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陈留王世子恢为王。十一月，姚襄故将张骏杀江州督护赵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冲讨斩之。是岁，慕容□将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平。汝南太守硃斌承虚袭许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将慕容评袭许昌，颍川太守李福死之。评遂侵汝南，太守硃斌遁于寿阳。又进围陈郡，太守硃辅婴城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刘岵击退之。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癸卯，帝亲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夏四月甲申，慕容□遣其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绩于悬瓠，硃斌奔于淮南，硃辅退保彭城。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阳仪道以通运，温帅舟师次于合肥，慕容尘复屯许昌。五月，迁陈人于陆以避之。戊辰，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卫将军。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遣使喻温入相，温不从。秋七月丁卯，复征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坚别帅侵河南，慕容□寇洛阳。九月，冠军将军陈祐留长史沈劲守洛阳，帅众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将军桓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监江州荆州之江夏随郡豫州之汝南西阳新蔡颍川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并假节。

丙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为东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骑常侍，寻加镇军将军；升平四年拜车骑将军。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崩，无嗣。丁酉，皇太后诏曰：“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于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骑常侍、河间王钦薨。丙子，慕容□将慕容恪陷洛阳，宁朔将军竺瑶奔于襄阳，冠军长史、

扬武将军沈劲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节、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抚卒。秋七月，匈奴左贤王卫辰、右贤王曹谷帅众二万侵苻坚杏城。己酉，改封会稽王昱为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为会稽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帅众人剑阁，攻涪，西夷校尉毋丘□弃城而遁。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温遣江夏相硃序救之。十二月戊戌，以会稽内史王彪之为尚书仆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凉州刺史张天锡为大将军、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西平郡公。丙申，以宣城内史桓秘为持节、监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三月辛亥，新蔡王邈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护桓罴攻南郑，魏兴人毕钦举兵以应罴。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硃序攻司马勋于成都，众溃，执勋，斩之。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坚将王猛、杨安攻南乡，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师次新野而猛、安退。以会稽王昱为丞相。十二月，南阳人赵弘、赵忆等据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将慕容厉陷鲁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将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将慕容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苻坚将王猛寇凉州，张天锡距之，猛师败绩。五月，右将军桓豁击赵忆，走之，进获慕容□将赵槃，送于京师。秋九月，以会稽内史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风折木。秋八月壬寅，尚书令、卫将军、蓝田侯王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帅众伐慕容□。秋七月辛卯，□将慕容垂帅众距温，温击败之。九月戊寅，桓温裨将邓遐、硃序遇□将傅末波于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温至枋头。丙申，以粮运不继，焚舟而归。辛丑，慕容垂追败温后军于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声如雷。己巳，温收散卒，屯于山阳。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叛。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十二月，遂城广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双之、爱之害梁国内史硃宪、汝南内史硃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陈郡太守硃辅立真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夏四月辛未，桓温部将竺瑶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八月癸丑，桓温击袁瑾于寿阳，败之。九月，苻坚将猛伐慕容□，陷其上党。

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众万余人，梓潼太守周虓讨平之。冬十月，王猛大破慕容□将慕容评于潞川。十一月，猛克鄴，获慕容□，尽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坚遣将王鉴来援袁瑾，将军桓伊逆击，大破之。丁亥，桓温克寿阳，斩袁瑾。三月壬辰，监益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夏四月戊午，大赦，赐穷独米，人五斛。苻坚将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杨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并大水。秋八月，以前宁州刺史周仕孙为假节、监益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十一月癸卯，桓温自广陵屯于白石。丁未，诣阙，因图废立，诬帝在簿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硃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温因讽太后以伊霍之举。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于是百官入太极前殿，即日桓温使散骑侍郎刘享收帝玺绶。帝著白帢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兽门。群臣拜辞，莫不颤欷。侍御史、殿中监将兵百人卫送东海第。

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逐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阐重闷，床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为海西县公。四月，徙居吴县，敕吴国内史刁彝防卫，又遣御史顾允监察之。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其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帝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龙曰："大事将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哉！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汝必为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暢，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时人怜之，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吴，时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繈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埸；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哀皇宽惠，可以为君，而鸿祀禳天，用尘其德。东海违许龙之驾，屈放命之臣，所谓柔弱胜刚强，得尽于天年者也。

赞曰：委裘称化，大孝为宗，遵彼圣善，成兹允恭。西旌玉垒，北旆金墉。迁殷旧僰，莫不来从。哀后宽仁，惟灵既集。海西多故，时灾见及。彼异阿衡，我非昌邑。

帝纪第九

简文帝孝武帝

简文皇帝讳昱，字道万，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为元帝所爱。郭璞见而谓人曰：“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长，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临琅邪。继世相承，国嗣未立，蒸尝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庙，以慰罔极之恩。其封昱为琅邪王，食会稽、宣城如旧。”咸和元年，所生郑夫人薨。帝时年七岁，号慕泣血，固请服重。成帝哀而许之，故徙封会稽王，拜散骑常侍。九年，迁右将军，加侍中。咸康六年，进抚军将军，领秘书监。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诏曰：“太常职奉天地，兼掌宗庙，其为任也，可谓重矣。是以古今选建，未尝不妙简时望，兼之儒雅。会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无倦，优游上列，讽议朝肆。其领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临朝，进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二年，骠骑何充卒，崇德太后诏帝专总万机。八年，进位司徒，固让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归政，不许。废帝即位，以琅邪王绝嗣，复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为会稽王。帝固让，故虽封琅邪而不去会稽之号。太和元年，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又固让。及废帝废，皇太后诏曰：“丞相、录尚书、会稽王体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虚，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宜从天人之心，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于是大司马桓温率百官进太极前殿，具乘舆法驾，奉迎帝于会稽邸，于朝堂变服，著平巾帻单衣，东向拜受玺绶。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温出次中堂，令兵屯卫。乙卯，温奏废太宰、武陵王晞及子总。诏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内，改元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颐告于太庙。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自列与太宰、武陵王晞等谋反。帝对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癸丑，杀东海二子及其母。初，帝以冲虚简贵，历宰三世，温素所敬惮。及初即位，温乃撰辞欲自陈述，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诛武陵王晞，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乙卯，废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阳。戊午，诏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

迁，神器无主。东海王以母弟近属，入纂大统，嗣位经年，昏暗乱常，人伦亏丧，大祸将及，则我祖宗之灵靡知所托。皇太后深惧皇基，时定大计。大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帅群后，恭承明命。云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弘绪。虽伊尹之宁殷朝，博陆之安汉室，无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实惧眇然，不克负荷，战战兢兢，罔知攸济。思与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顺忠贞鳏寡孤独米人五斛。”己未，赐温军三万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马桓温为丞相，不受。辛酉，温旋自白石，因镇姑孰。以冠军将军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扬州之义城诸军事。十二月戊子，诏以京都有经年之储，权停一年之运。庚寅，废东海王奕为海西公，食邑四千户。辛卯，初荐酃渌酒于太庙。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王各遣使贡方物。二月，苻坚伐慕容桓于辽东，灭之。三月丁酉，诏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济彼时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倾皇祚。赖祖宗灵祇之德，皇太后淑体应期，藩辅忠贤，百官戮力，用能荡气务于昊苍，耀晨辉于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赖群贤，以弼其阙。夫敦本息末，抑绝华竞，使清浊异流，能否殊贯，官无秕政，士无谤讟，不有惩劝，则德礼焉施？且强寇未殄，劳役未息，自非军国戎祀之耍，其华饰烦费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穷谷之贤，滑泥扬波之士，虽抗志玄霄，潜默幽岫，贪屈高尚之道，以隆协赞之美，孰与自足山水，栖迟丘壑，徇匹夫之洁，而忘兼济之大邪？古人不借贤于曩代，朕所以虚想于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令诗人元素餐之刺，而吾获虚心之求焉。”癸丑，诏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惧不能允厘天工，克隆先业，夕惕惟忧，若涉泉冰。赖宰辅忠德，道济伊望，群后竭诚，协契断金，内外尽匡翼之规，文武致匪躬之节，冀因斯道，终克弘济。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镇有疆理之务，征戍怀东山之勤，或白首戎阵，忠劳未叙，或行役弥久，担石靡储，何尝不昧旦晨兴，夜分忘寝。虽未能抚而巡之，且欲达其此心。可遣大使诣大司马，并问方伯，逮于边戍，宣诏大飨，求其所安。又筹量赐给，悉令周普。”乙卯，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约，盖随时之义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俸。”驺虞见豫章。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吴县西柴里。追贬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戊子，前护军将军庚希举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晋陵太守卞眈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希，擒之，斩于建康市。己未，立会稽王昌明为皇太子，皇子道子为琅邪王，领会稽内史。是日，帝崩于东堂，时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庙号

太宗。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

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版桥，温遽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晞大恐，求下车，而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入太微，寻而海西废。及帝登阼，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虽神识恬暢，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岙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

孝武皇帝讳曜，字昌明，简文帝第三子也。兴宁三年七月甲申，初封会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为皇太子。是日，简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诏曰："朕以不造，奄丁闵凶，号天扣地。靡知所诉。藐然幼冲，眇若缀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惧不克负荷。仰凭祖宗之灵，积德之祀。先帝淳风玄化，遗咏在民。宰辅英贤，勋隆德盛。顾命之托，实赖匡训。群后率职，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极之基不坠。先恩遗惠，播于四海，思弘余润，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会稽王妃曰顺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简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贼卢悚晨人殿庭，游击将军毛安之等讨擒之。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诏所在振给。苻坚陷仇池，执秦州刺史杨世。

宁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三月癸丑，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夏五月，旱。秋七月己亥，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庚戌，进右将军桓豁为征西将军。以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镇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九月，苻坚将杨安寇成都。丙申，以尚书仆射王彪之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安为尚书仆射，吴国内史刁彝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复置光禄勋、大司农、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张天锡贡方物。十一月，苻坚将杨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孙帅骑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谥故会稽世子郁为临川献王。己

酉，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丑，以丹阳尹王坦之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虚。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氐。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诏曰："顷玄象忒愆，上天表异，仰观斯变，震惧于怀。夫因变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克意复心，以思厥中？又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夙夜惟忧，不能忘怀，宜时拯恤，救其雕困。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振贷者即以赐之。"五月，蜀人张育自号蜀王，帅众围成都，遣使称藩。秋七月，凉州地震，山崩。苻坚将邓羌攻张育，灭之。八月，以长秋将建，权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门蜑贼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将军桓豁遣师讨平之。长城人钱步射、钱弘等作乱，吴兴太守硃序讨平之。癸酉，镇远将军桓石虔破苻坚将姚苌于垫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蓝田侯王坦之卒。甲寅，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桓冲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镇丹徒，尚书仆射谢安领扬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讲《孝经》。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十二月癸未，神兽门灾。甲申，皇太后诏曰："顷日蚀告变，水旱不适，虽克己思救，未尽其方。其赐百姓穷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以征西将军桓豁为征西大将军，领军将军郗愔为镇军大将军，中军将军桓冲为车骑将军，加尚书仆射谢安中书监、录尚书事。甲子，谒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诏曰："顷者上天垂监，谴告屡彰，朕有惧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议狱缓死，赦过宥罪，庶因大变，与之更始。"于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六月，封河间王钦子范之为章武王。秋七月，苻坚将苟苌陷凉州，虏刺史张天锡，尽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准北流人于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蚀之。诏太官撤膳。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执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继绝世，绍功臣。三月，以兖州刺史硃序为南中郎将、梁州刺史、监沔中诸军，镇襄阳。闰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风，折木发屋。夏四月己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己巳，暴风，扬沙石。林邑贡方物。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见。八月壬辰，四骑将军桓冲来朝。丁未，以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丙辰，使持节、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车骑将

军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尚书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征西司马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壬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尚书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书王劭为尚书仆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风，发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陈留王曹恢薨。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宫。乙酉，老人星见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丙子，谒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坚使其子丕攻陷襄阳，执南中郎将硃序。又陷顺阳。三月，大疫。壬戌，诏曰："狡寇纵逸，藩守倾没，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众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谷不登，百姓多匮。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时务。"癸未，使右将军毛武生帅师伐蜀。夏四月，苻坚将韦钟陷魏兴，太守吉挹死之。五月，苻坚将句难、彭超陷盱眙、高密内史毛璪之为贼所执。六月，大旱。戊子，征虏将军谢玄及超、难战于君川，大破之。秋八月丁亥，以左将军王蕴为尚书仆射。乙未，暴风，扬沙石。九月，盗杀安太守傅湛。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乙巳，谒崇平陵。夏四月，大旱。癸酉，大赦五岁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杀内侍二人。甲子，以比岁荒俭，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其鳏寡穷独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五斛。丁卯，以骠骑将军、琅邪王道子为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丁酉，以尚书谢石为尚书仆射。初置督运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扬、荆、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减烦费，损吏士员七百人。秋七月丙子，赦五岁刑已下。甲午，交址太守杜瑗斩李逊，交州平。大饥。冬十一月己亥，以镇军大将军郗愔为司空。会稽人檀元之反，自号安东将军，镇军参军谢蔼之讨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坚遣其襄阳太守阎震寇竟陵，襄阳太守桓石虔讨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献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苻坚将都贵焚烧沔北田谷，略襄阳百姓而去。冬

十月丙子，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辅国将军杨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坚将魏光。秋七月，鹰扬将军郭洽及苻坚将张崇战于武当，大败之。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九月，诏司徒、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冬十月，苻坚弟融陷寿春。乙亥，诸将及苻坚战于肥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获坚舆辇及云母车。十一月庚申，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壬子，立陈留王世子灵诞为陈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难初平，大赦。以中军将军谢石为尚书令。开酒禁。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辽背苻坚，举兵于河南，慕容垂自鄴与辽合，遂攻坚子晖于洛阳。仇池公杨世奔还陇右，遣使称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孙宝为临川王。戊午，立新宁王晞子遵为新宁王。辛亥，谒建平等四陵。龙骧将军刘牢之克谯城。车骑将军桓冲部将郭宝伐新城、魏兴、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节、都督荆江梁宁益交广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桓冲卒。慕容垂自洛阳与翟辽攻苻坚子丕于鄴。三月，以卫将军谢安为太保。苻坚北地长史慕容泓、平阳太守慕容冲并起兵背坚。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学生百人。封张天锡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苻坚将姚苌背坚，起兵于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慕容泓为其叔父冲所杀，冲自称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纯之修谒洛阳五陵。己酉，葬康献皇后于崇平陵。百济遣使来贡方物。苻坚及慕容冲战于郑西，坚师败绩。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锋都督谢玄攻苻坚将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谢安大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丁巳，河间王昙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为新蔡王。苻坚青州刺史苻朗帅众来降。十二月，苻坚将吕光称制于河右，自号酒泉公。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谒诸陵。二月，立国学。蜀郡太守任权斩苻坚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来降。苻坚国乱，使使奉表请迎。龙骧将军刘牢之及慕容垂战于黎阳，王师败绩。夏四月丙辰，刘牢之与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战于五桥泽，王师又败绩。壬戌，太保谢安帅众救苻坚。五月，大水。苻坚留太子宏守长安，奔于五将山。六月，宏来降，慕容冲入长安。秋七月，苻丕自枋头西走，龙骧将军檀玄追

之，为丕所败。旱，饥。丁巳，老人星见。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节、侍中、中书监、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卫将军、太保谢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月，姚苌杀苻坚而僭即皇帝位。九月，吕光据姑臧，自称凉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冬十月丁亥，论淮肥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余封拜各有差。是岁，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辽袭黎阳，执太守滕恬之。乙酉。谒诸陵。慕容冲将许木末杀慕容冲于长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张愿以郡叛，降于翟辽。夏四月，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代王拓拔圭始改称魏。癸巳，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尚书左仆射，谯王恬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镇卫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邃之薨。翟辽寇谯，龙骧将军硃序击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东，丕走东垣，扬威将军冯该击斩之，传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将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陇东。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硃序为青、兖二州刺史，镇淮阴。丁未，大赦。壬子，暴风，发屋折木。戊午，慕容垂寇河东，济北太守温详奔彭城。翟辽遣子钊寇陈、颍，硃序击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为皇太妃。己丑，雨雹。高平人翟暢执太守徐含远，以郡降于翟辽。六月癸卯，束帛聘处士戴逵、袭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赐百官布帛各有差。九月戊午，复新宁王遵为武陵王，立梁王□逢子和为梁王。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讨翟辽于洛口，败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兖二州刺史硃序为持节、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诸军事、雍州刺史，谯王恬之为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夏六月，旱。乞伏国仁死，弟乾归嗣伪位，僭号河南王。秋七月，翟辽将翟发寇洛阳，河南太守郭给距破之。冬十二月戊子，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杀人。乙未，大风，昼晦，延贤堂灾。丙申，蠡斯则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己亥，加尚书令谢石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子，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谢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沿线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

立一县以居之。彭城妖贼刘黎僭称皇帝于皇丘，龙骧将军刘宰之讨平之。二月，扶南献方物。吕光僭号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六月壬寅，使持节、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宣阳门四柱灾。八月，姚苌袭破苻登，获其伪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镇北将军、谯王恬之薨。龙骧将军刘牢之及翟辽、张愿战于太山，王师败绩。征虏将军硃序破慕容永于太行。二月辛己，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月，永嘉人李耽举兵反，太守刘怀之讨平之。己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沔中诸郡及兖州大水。龙骧将军硃序攻翟辽于滑台，大败之，张愿来降。九月丁未，以吴郡太守王珣为尚书仆射。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筑太庙。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杨佺期击破之。己未，章武王范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尚书左仆射，以太子詹事谢琰为尚书右仆射。新庙成。冬十一月，姚苌败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债。夏四月，齐国内史蒋喆杀乐安太守辟闾浚，据青州反，北平原太守辟闾浑讨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六月癸卯，京师地震。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者。乙卯，大风，折木。戊午，梁王薨。慕容垂袭翟钊于黎阳，败之，钊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昼见。八月，新作东宫。冬十月丁酉，太白昼见。辛亥，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为会稽王，封皇子德文为琅邪王。十二月己未，地震。是岁，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三月，翟钊寇河南。夏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闰月，妖贼司马徽聚党于马头山，刘牢之遣部将讨平之。九月丙戌，龙骧将军杨佺期击氐帅杨佛嵩于潼谷，败之。冬十月，姚苌死，子兴嗣伪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会稽王太妃郑氏为简文宣太后。秋七月，

荆、徐二州大水，伤秋稼，遣使振恤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宫曰崇训。慕容垂击慕容永于长子，斩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东平太守韦简及垂将尹国战于平陆，简死之。是岁，苻登为姚兴所杀，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称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庙。甲寅，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陆纳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夏六月，荆、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圭击慕容垂子宝于黍谷，败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夏四月，新作永安宫。丁亥，雨雹。慕容垂死，子宝嗣伪位。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谢琰为尚书左仆射。大水。六月，吕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时年三十五。葬隆平陵。

帝幼称聪悟。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为名焉。简文帝后悟，乃流涕。及为清暑殿，有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倾矣。

史臣曰：前史称"不有废也，吾何以兴"，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迈油云而骧首，济沈川而能跃。少康一旅之众，所以阐帝图；成汤七十之基，所以兴王业；静河海于既泄，补穹圆于已紊；事异于斯，则弗由也。简皇以虚白之姿，在屯如之会，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陨。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尽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

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

赞曰：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贻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帝纪第十

安帝恭帝

安皇帝讳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长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摄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会稽王道子稽首归政。以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尚书左仆射。二月，吕光将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单于，国号南凉。击光将窦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为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吕光子纂为乞伏乾归所败。光建康太守段业自号凉州牧。慕容宝败魏师于蓟。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及绪以悦于恭，恭乃罢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长史王廞以吴郡反，王恭讨平之。慕容宝将慕容详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宝奔黄龙。秋八月，吕光为其仆射杨轨、散骑常侍郭馨所攻，光子纂击走之。九月，慕容宝将慕容麟斩慕容祥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为魏师所败。

二年春三月，龙舟二灾。夏五月，兰汗弑慕容宝而自称大将军、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宝子盛斩兰汗，僭称长乐王，摄天子位。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佺期等举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临川。丙子，宁朔将军邓启方及慕容德将慕容法战于管城，王师败绩。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于黄龙。桓玄大败王师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会稽王道子黄钺。遣征虏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前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讨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午，会稽王道子屯中堂，元显守石头。己酉，前将军王珣守北郊，右将军谢琰备宣阳门。辅国将军刘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击败恭，恭奔曲阿长塘湖，湖尉收送京师，斩之。于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寻阳。冬十月，新野言驺虞见。丙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寻阳，推桓玄为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天兴。京兆人韦礼帅襄阳流人叛，降于姚兴。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秃发乌孤自称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蕴为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间王国镇薨。林邑范胡达陷日南、九真，遂寇交址，太守杜瑗讨破之。段业自称凉王。仇池公杨盛遣使称藩，献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陈夫人为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书令王珣卫将军，以会稽王世子元显为扬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龙骧将军辟闾浑，遂僭即皇帝位于广固。秋八月，秃发乌孤死，其弟利鹿孤嗣伪位。冬十月，姚兴陷洛阳，执河南太守辛恭靖。十一月甲寅，妖贼孙恩陷会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崇、义兴太守魏隐并委官而遁，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皆遇害。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走之。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绍而自立。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娄，进至紫微。三月，彗星见于太微。夏四月，地震。孙恩寇浃口。五月丙寅，散骑常侍、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己卯，会稽内史谢琰为孙恩所败，死之。恩转寇临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旱。辅国司马刘裕破恩于南山。恩将卢循陷广陵，死者三千余人。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兴伐乞伏乾归，降之。八月丁亥，尚书右仆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宁朔将军高雅之及孙恩战于余姚，王师败绩。以扬州刺史元显为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十六州诸军事，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封元显子彦璋为东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岁，河右诸郡奉凉武昭王李玄盛为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孙恩复寇浃口。吕超杀吕纂，以其兄隆僭即伪位。三月甲寅，众星西流，历太微。夏五月，孙恩寇吴国，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逊杀段业，自号大都督、北凉州牧。六月甲戌，孙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严，百官入居于省。冠军将军高素、右卫将军张崇之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南岸，冠军将军桓谦、辅国将军司马允之、游击将军毛邃备白石，左卫将军王嘏、领军将军孔安国屯中皇堂。征豫州刺史、谯王尚之卫京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孙恩于广陵之郁洲，为贼所执。秋七月，段玑杀慕容盛，盛叔父熙尽诛段氏，因僭称尊号。九月，吕隆降于姚兴。冬十月，姚兴帅侵魏，大败而旋。是岁，饥，禁酒。

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后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

军、征讨大都督，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元显前锋，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以讨桓玄。二月丙午，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败王师于姑孰，谯王尚之、齐王柔之并死之。以右将军吴隐之为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三月己巳，刘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师败绩于新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壬申，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以桓谦为尚书仆射，迁太傅、会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临海太守辛景击孙恩，斩之。是月，秃发利鹿孤死，弟辱檀嗣伪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为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书下舍灾。冬十月，冀州刺史刘轨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曲赦广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阳。乙卯，桓玄自称大将军。丁巳，冀州刺史孙无终为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秋八月，玄又自号相国、楚王。九月，南阳太守庾仄起义兵，为玄所败。冬十一月壬午，玄迁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庙神主于琅邪国。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为平固王。辛亥，帝蒙尘于寻阳。

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丙辰，斩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丁巳，义师济江。三月戊午，刘裕斩玄将吴甫之于江乘，斩皇甫敷于罗落。己未，玄众溃而逃。庚申，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刘裕以谧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辛酉，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辛未，桓玄逼帝西上。丙戌，密诏以幽逼于玄，万机虚旷，令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余如故。并大赦谋反大逆己下，惟桓玄一祖之后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将军、武陵王遵称制，总万机。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及桓玄将庾稚、何澹之战于湓口，大破之。玄复逼帝东下。五月癸酉，冠军将军刘毅及桓玄战于峥嵘洲，又破之。己卯，帝复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乘兴反正于江陵。甲申，诏曰：“奸凶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渐，以致播越。赖镇军将军裕英略奋发，忠勇绝世，冠军将军毅等诚心宿著，协助同嘉谋。义声既振，士庶效节，社稷载安，四海齐庆。其大赦，凡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无所问。”戊寅，奉神

主人于太庙。闰月己丑，桓玄故将扬武将军桓振陷江陵，刘毅、何无忌退守寻阳，帝复蒙尘于贼营。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讨伪梁州刺史桓希，斩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给事中刁骋、秘书丞王迈之谋反，伏诛。冬十月，卢循寇广州，刺史吴隐之为循所败。执始兴相阮腆之而还。慕容德死，兄子超嗣伪位。

义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破襄阳。己丑，刘毅次于马头。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次纪南，为振所败。振武将军刘道规击桓谦，走之。乘舆反正，帝与琅邪王幸道规舟。戊戌，诏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绪。不能缉熙遐迩，式遏奸宄。逆臣桓玄乘衅肆乱，乃诬罔天人，篡据极位。朕躬播越，沦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坠。赖镇军将军裕忠武英断，诚冠终古。运谋机始，贞贤协其契；抆泪誓众，义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挥。巨猾奔迸，三率棱威，大憝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义旗载捷，狡徒沮溃，朕获反正。斯实宗庙之灵，勤王之勋。岂朕一人独享伊祜，思与亿兆幸兹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官爵二级，鳏寡孤独谷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台备乘舆法驾，迎帝于江陵。弘农太守戴宁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谋反，伏诛。平西参军谯纵害平西将军、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于襄阳。建威将军刘怀肃讨振，斩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曰："此非诸卿之过，其还率职。"戊戌，举章皇后哀三日，临于西堂。刘裕及何无忌等抗表逊位，不许。庚子，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武陵王遵为太保，加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甲辰，诏曰："自顷国难之后，人物凋残，常所供奉，犹不改旧，岂所以视人如伤，禹汤归过之诫哉！可筹量减省。"夏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戊辰，饯于东堂。五月癸未，禁绢扇及撉蒲。游击将军、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伏诛。桓玄故将桓亮、苻宏、刁预寇湘州，守将击走之。秋八月甲子，封临川王子修之为会稽王。冬十一月，乞付乾归伐仇池，仇池公杨盛大破之。是岁，凉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称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击谯纵将谯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莲为高阳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杨孜敬有罪，伏诛。冬十月，论匡复之功，封车骑将军刘裕为豫章郡公，抚军将军刘毅南平郡公，右将军何无忌安成郡公，自余封赏各有差。乙亥，以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盗杀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车骑将军刘裕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南蛮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骆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兴将赫连勃勃僭称天王于朔方，国号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诛。八月，遣冠军将军刘敬宣持节监征蜀诸军事。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秃发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岁，高云、冯跋杀慕容熙，云僭即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领司徒，车骑将军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卒。甲午，加吏部尚书孟昶尚书左仆射。冬十一月辛卯，雷。梁州刺史杨思平有罪，弃市。癸丑，大风拔树。是月，秃发傉檀僭即凉王位。十二月，陈留王曹灵诞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庚戌，以抚军将军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辅国将军何无忌镇南将军。庚戌，寻阳地震。二月，慕容超将慕容兴宗寇宿豫，阳平太守刘千载、南阳太守赵元并为贼所执。三月己亥，大雪，平地数尺。车骑将军刘裕帅师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于太庙。刘裕大破慕容超于临朐。秋七月，姚兴将乞伏乾归僭称西秦王于苑川。九月戊辰，离班弑高云，云将冯跋攻班，杀之。跋僭即王位，仍号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绍弑其主圭。

六年春正月丁亥，刘裕攻慕容超，克之，齐地悉平。是月，广州刺史卢循反，寇江州。三月，秃发傉檀及沮渠蒙逊战于穷泉，傉檀败绩。壬申，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及循战于豫章，王师败绩，无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乃入卫京师。五月丙子，大风，拔木。戊子，卫将军刘毅及卢循战于桑落洲，王师败绩。尚书左仆射孟昶惧，自杀。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内外戒严。大司马、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次中皇堂，太尉刘裕次石头，梁王珍之屯南掖门，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南岸，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怀默屯建阳门，淮口筑柤浦、药园、廷尉三垒以距之。丙寅，震太庙鸱尾。秋七月庚申，卢循遁走。甲子，使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内史蒯恩等帅众追之。是月，卢循寇荆州，刺史刘道规、雍州刺史鲁宗之等败之。又破徐道覆于华容，贼复走寻阳。八月，姚兴将桓谦寇江陵，刘道规败之。冬十一月，蜀贼谯纵陷巴东，守将温祚、时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刘裕破卢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夏四

月，卢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秋七月丁卯，以荆州刺史刘道规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逊伐凉，凉武昭王玄盛与战，败之。

八年春二月丙子，以吴兴太守孔靖为尚书右仆射。三月甲寅，山阴地陷四尺，有声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弑乞伏乾归，乾归子炽盘诛公府，僭即伪位。六月，以平北将军鲁宗之为镇北将军。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将军刘道规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纯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刘裕害右将军兖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庚辰，裕矫诏曰："刘毅苞藏祸心，构逆南夏，藩、混助乱，志肆奸宄。赖宁辅玄鉴，抚机挫锐，凶党即戮，社稷乂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实资玄泽。况事兴大憝，祸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刘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孝顺忠义，隐滞遗逸，必令闻达。"己丑，刘裕帅师讨毅。裕参军王镇恶陷江陵城，毅自杀。冬十一月，沮渠蒙逊僭号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硃龄石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帅师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岁，庐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刘裕害前将军诸葛长民及其弟辅国大将军黎民、从弟宁朔将军秀之。戊寅，加刘裕镇西将军、豫州刺史。林邑范胡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弛湖池之禁。封镇北将军鲁宗之为南阳郡公。秋七月，硃龄石克成都，斩谯纵，益州平。九月，封刘裕次子义真为桂阳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炽盘帅师伐秃发傉檀，灭之。秋七月，淮北大风，坏庐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林邑遣使来献方物。是岁，城东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贰于刘裕，裕帅师讨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二月丁未，姚兴死，子泓嗣伪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蕴薨。壬午，刘裕及休之战于江津，休之败，奔襄阳。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刘敬宣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见。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论平蜀功，封刘裕子义隆彭城公，硃龄石丰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铜钟六枚。秋七月丙戌，京师大水，坏太庙。辛亥晦，日有蚀之。八月丁未，尚书左仆射谢裕卒，以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尚书左仆

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将鲁轨寇襄阳，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走之。二月，加刘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连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尚书令、都乡亭侯刘柳卒。秋八月，刘裕及琅邪王德文帅众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将姚光以洛阳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二月，凉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业嗣位为凉州牧、凉公。三月，龙骧将军王镇恶大破姚泓将姚绍于潼关。夏，刘裕败魏将鹅青于河曲，斩青裨将阿薄干。是月，凉公李士业大败沮渠蒙逊于鲜支涧。五月，刘裕克潼关。丁亥，会稽王修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秋七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归诸京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龙骧将军王镇恶于长安。夏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冬十月，以凉公士业为镇西将军，封酒泉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北。雍州刺史硃龄石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寻又大溃，龄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东堂，时年三十七。葬休平陵。

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纂，因此获全。初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缢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

恭帝讳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元兴初，迁车骑大将军。桓玄执政，进位太宰，加兖冕之服，绿綟绶。玄篡位，以帝为石阳县公，与安帝俱居寻阳。及玄败，随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跃马奋戈，直至阶下，瞋目谓安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帝乃下床谓振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马致拜。振平，复为琅邪王，又领徐州刺史，寻拜大司马，领司徒，加殊礼。义熙二年，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诏曰：“大司马明德懋亲，大尉道勋光大，并徽序彝伦，燮和二气，髦俊引领，思佐鼎饪。而雅尚冲挹，四门弗辟，诚合大雅谦虚之道，实违急贤赞世之务。昔蒲轮载征，异人并出，东平开府，奇士向臻，济济之盛，朕有钦焉。可敕二府，依旧辟召，必将明易女俊乂，嗣轨前贤矣。”于是

始辟召掾属。时太尉裕都督中外诸军，诏曰："大司马地隆任重，亲贤莫贰。虽府受节度，可身无致敬。"刘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请帅所莅，启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从之，乃与裕俱发。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辞陵庙，帝复上疏曰："臣推毂阃外，将革寒暑，不获展情埏璲，私心罔极。伏愿天慈，特垂听许，使臣微诚粗申，即路无恨。"许之。及姚泓灭，归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刘裕矫称遗诏曰："唯我有晋，诞膺明命，业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属当多难，幸赖宰辅，拯厥颠覆。仍恃保祐，克黜祸乱，遂冕旒辰极，混一六合。方凭阿衡，惟新洪业，而遘疾大渐，将遂弗兴。仰惟祖宗灵命。亲贤是荷。咨尔大司马、琅邪王，体自先皇，明德光懋，属惟储贰，众望攸集。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会。立皇后褚氏。甲午，征刘裕还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悬而不乐。以骠骑将军刘道怜为司空。秋八月，刘裕移镇寿阳。以刘怀慎为前将军、北徐州刺史，镇彭城。九月，刘裕自解扬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阳公义真为扬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礼。己卯，太史奏，黑龙四见于东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帝自是之后，深虑祸机，褚后常在帝侧，饮食所资，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请后，有间，兵人逾垣而入，弑帝于内房。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

帝幼时性颇忍急，及在籓国，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后复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凉寝食之节，以恭谨闻，时人称焉。始，元帝以丁丑岁称晋王，置宗庙，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禅代之岁，年在庚申，为一百四岁。然丁丑始系西晋，庚申终入宋年，所余惟一百有二岁耳。璞盖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钟无妄之日，道子、元显并倾朝政，主昏臣乱，未有如斯不亡者也。虽有手握戎麾，心存旧国，回首无良，忽焉

萧散。于是桓玄乘衅，势逾飙指，六师咸泯，只马徂迁。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孙恩岂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颠覆，则恭皇斯甚。于越之民，讵熏丹穴，会稽之侣，宁叹人臣。去皇屋而归来，洒丹书而不恨。夫五运攸革，三微数尽，犹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观其摇落，人有为之流涟者也。

赞曰：安承流湎，大盗斯张。恭乃寓命，他人是纲。犹存周赧，始立怀王。虚尊假号，异术同亡。

志第一

天文上（天体仪象天文经星二十八舍二十八宿外星天汉起没十二次度数州郡躔次

昔在庖牺，观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故《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然则三皇迈德，七曜顺轨，日月无薄蚀之变，星辰靡错乱之妖。黄帝创受《河图》，始明休咎，故其《星传》尚有存焉。降在高阳，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喾，亦式序三辰。唐虞则羲和继轨，有夏则昆吾绍德。年代绵邈，文籍靡传。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遗记，于今不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官星占，存而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著《天官书》，以明天人之道。其后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皇极论》，以参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谯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今详众说，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

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恆八万里。日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

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日入下，故不见。天之居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是其证也。极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日朝出阳中，暮入阴中，阴气暗冥，故没不见也。夏时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日同辉，故日出即见，无蔽之者，故夏日长也。冬天阴气多，阳气少，阴气暗冥，掩日之光，虽出犹隐不见，故冬日短也。”

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闻而讥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复云有之而不动乎？”由此而谈，稚川可谓知言之选也。

虞喜族祖河间相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馀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

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云：“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

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至于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有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所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从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下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

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

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

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

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众日月宜随夫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

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还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

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于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敝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仪象

《虞书》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考灵曜》云：“分寸之咎，代天气生，以制方员。方员以成，参以规矩。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观玉仪之游。”郑玄谓以玉为浑仪也。《春秋文曜钩》云：“唐尧既位，羲和立浑仪。”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

暨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至和帝时，贾逵逵系作，又加黄道。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开落。

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果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

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应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没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漏昼五十

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陆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

《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也。"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日邪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员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邪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以句股法言之，旁万五千里，句也；立八万里，股也；从日邪射阳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曜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七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四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

分黄赤二道，相兴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员如弹丸也。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员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天文经星

《洪范传曰》：“清而明者，天之体也。天忽变色，是谓易常。天裂，阳不足，是谓臣强。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有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生也。”

马续云：“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

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得总而理诸？”后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今略其昭昭者，以备天官云。

◎中宫

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谓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忧。钩陈，后宫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常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宫，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抱北极四星曰四辅，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华盖下五星曰五帝内坐，设叙顺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宫中坐，大臣犯主。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阴阳而配节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农时也。极东一星曰柱下史，主记过；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妇人之微者，主传漏，故汉有侍史。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主胡人入中国。客星守之，备奸使，亦曰胡兵起。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其西河中九星如钩状，曰钩星，直则地动。天一星在紫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谨、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

紫宫垣十五星，其西番七，东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一曰旗星，为番卫，备番臣也。宫阙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将宫中兵。东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悬图法。门内东南维五星曰尚书，主纳言，夙夜谘谋；龙作纳言，此之象也。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抚。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埋，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后妃夫人与太子宴饮。东北维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馔。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旋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璇，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祸。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燕，六主赵，七主齐。"

魁中四星为贵人之牢，曰天理也。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宜德化，调七政，和阴阳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军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太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冠，大理佐理宝。所谓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阶者也。明润，大小齐，天瑞臻。

文昌北六星曰内阶，天皇之阶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总领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国，集众事也。其星明，吉。太阳守一星，在相西，大将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设武备。西北四星曰势。势，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

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辅也。东西蕃有芒及动摇者，诸侯谋。执法移，刑罚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轨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

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左执法东北一星曰谒者，主赞宾客也。谒者东北三星曰三公内坐，朝会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内坐，治万事。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诸侯，内待天子，不之国也。辟雍之礼得，则太微、诸侯明。

黄帝坐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也。天子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则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黄帝坐不明，人主求贤士以辅法，不然则夺势。四帝星夹黄帝坐，东方苍帝，灵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纪之神也。

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储也。太子北一星曰从官，侍臣也。帝坐东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门之内，近右执法。屏，所以雍蔽学帝也。执法主刺举；臣尊敬君上，则星光明润泽。郎位十五星在帝坐东北。一曰依乌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汉官之光禄、中散、谏议、议郎、三署郎中，是其职也。郎，主守卫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诛。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大臣为乱。郎将在郎位北，主阅具，所以为武备也。武贲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常陈七星，如毕状，在帝坐北，天子宿卫武贲之士，以设强御也。星摇动，天子自出，明则武兵用，微则兵弱。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住，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宜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有变则占其人。

南四星曰内平，近职执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贵戚也。

摄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时节，伺禨祥。摄提为楯，以夹拥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圣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摄提间。大角者，天王座也。又为天栋，正经纪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献酬酢。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锋，主胡兵。又为丧，故其变动应以兵丧也。星亡，其国有兵谋。其北一星曰招摇，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与梗河略相类也。招摇与北斗杓间曰天库。星去其所，则有库开之祥也。招摇欲与栋星、梗河、北斗相应，则胡兵当来受命于中国。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败。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天之武备也。故在紫宫之左，所以御难也。女床三星，在纪星北，后宫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主分争与刑罚，藏兵亦所以御难也。枪、棓，皆以备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国兵起。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七公七星，在招摇东，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贯索九星在其前，贱人之牢也。一曰连索，一曰连营，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也。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七星见，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动则斧钺质用，中空则更元。《汉志》云十五星。天纪九星，在贯索东，九卿也，主万事之纪，理怨讼也。明则天下多辞讼；亡则政理坏，国纪乱；散绝则地震山崩。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则织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贵。东足四星曰渐台，临水之台也，主晷漏律吕之事。西足五星曰辇道，王者得嬉游之道也，汉辇道通南北宫，其象也。

左右角间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进贤，主卿相举逸才。亢、东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户，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则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阴谋。键闭一星，在房东北，近钩钤，主关籥。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权衡，主聚众。一曰天旗庭，主斩戮之事也。市中星众润泽，则岁实。荧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贵丧。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

候一星，在帝坐东北，主伺阴阳也。明大，辅臣强，四夷开；候细微，则国安；亡则主失位；移则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余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夏。宗正二星，在帝坐东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号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东，主录亲疏享祀。族人有序，则如绮文而明正。动则天子亲属有变；客星守之，贵人死。宗星二，在候星东，宗室之象，帝辅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阴。江星不具，天下津河关道不通。明若动摇，大水出，大兵起；参差则马贵。荧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绝。

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主关闭。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关也。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南二星，天库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钺质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间，三光道也。星动则众劳。月晕之，蛟龙见，牛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谮有谋，亦为关梁不通，有大水。东南四星曰狗国，主鲜卑、乌丸、沃且。荧惑守之，外夷为变。狗国北二星曰天鸡，主候时。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长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籴贵，囚徒起兵。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鈇钺。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左星，南星也，所以备关梁而距难也，设守阴险，知谋徽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泽，将吉；不正，为兵忧也。星怒，马贵。动则兵起，曲则将失计夺势。旗星差戾，乱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时。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为桴鼓用。

离珠五星，在须女北，须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备，津关道不通。

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天蛇也，主水虫。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其星动，为策马，车骑满野。亦曰梁，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故或占车骑，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桥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仆，在王良旁。若移在马后，是谓策马，则车骑满野。阁道六星，在王良前，飞道也。从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阁道星，

天子游别宫之道也。傅路一星，在阁道南，旁别道也。东壁北十星曰天厩，主马之官，若今驿亭也，主传令置驿，逐漏驰骛，谓其行急疾，兴晷漏竞驰也。

天将军十二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南一星曰军南门，主谁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积京，主大丧也。积京中星众，则诸侯有丧，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积尸，明则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济不通也。中一星曰积水，候水灾。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关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语，以知佞谗也。曲，吉；直而动，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谗，主巫医。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北。五车者，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谷丰耗。西北大星曰天库，主太白，主秦。次东北星曰狱，主辰星，主燕赵。次东星曰天仓，主岁星，主鲁卫。次东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荧惑，主魏。五星有变，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乱。五车南六星曰诸王，察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谷，主候岁。八谷一星亡，一谷不登。天关一星，在五车南，亦曰天门，日月之所行也，主边事，主关闭。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贵人多死。

东井钺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变异及鸟兽草木之妖，明主闻灾，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设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台谢之高，主远望气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变。南河、北河各三星，夹东井。一曰天高，天之关门也，主关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阳门，一曰越门，一曰权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阴门，一曰胡门，一曰衡星，主水。两河戍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动摇，中国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阙丘，主宫门外象魏也。五诸侯五星，在东井北，主刺举，戒不虞。又曰理阴阳，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为帝定疑议。星明大润泽，则天下大治；芒角，则祸在中。五诸侯南三星曰天□尊，主盛饘粥以给贪馁。积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积薪一星在积水束北，供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积薪柬，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

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

主，土职也。一曰东陵，一曰权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将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将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也。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轩辕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边亭之警候。

爟北四星曰内平，平罪之官，明刑罚。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卫掖门。南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议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也。月、五星犯守之，处士、女主忧，宰相易。南四星曰长垣，主界域及胡夷。荧惑入之，胡入中国；太白入之，九卿谋。

◎二十八舍

东方。角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为天田，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道。盖天之三门，犹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贤者在朝；动摇移徙，王者行。

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者也。一曰疏庙，主疾疫。星明大，辅纳忠，天下宁。

氐四星，王者之宿宫，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后二星，妾也。后二星大，则臣奉度。

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辅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为天衢，为天关，黄道之所经也。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间，其北曰太阴。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平和；由阳道则旱丧；由阴道则水兵。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南星曰左骖，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骖。亦曰天厩，又主开闭，为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则王者明；骖星大，则兵起；星离，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钩钤，房之钤键，天之管籥，主闭键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钩钤间有星及疏坼，则地动河清。

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

罚。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心星直，则王失势。

尾九星，后宫之场，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嫔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宫，解衣之内室。尾亦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有叙，多子孙。

箕四星，亦后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鸡，主八风。凡日月宿在箕、东壁、翼、轸者风起。又主口舌，主客蛮夷胡貉；故蛮胡将动，先表箕焉。

北方。南斗六星，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贤进士，禀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为寿命之期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行。

牵牛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摇动变色则占之。星明大，王道昌，关梁通。

须女四星，天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

虚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

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余同虚占。坟墓四星，属危之下，主死丧哭泣，为坟墓也。

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庙，又为军粮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国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离宫六星，天子之别宫，主隐藏休息之所。

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星明，王者兴，道术行，国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经士不用，图书隐；星动，则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亦曰大将，欲其明。

娄三星，为天狱，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食廪，五谷府也，明则和平。

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也。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之所经也。昴明，则天下牢狱平。昴六星皆明，与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黄，兵大起。一星亡，为兵丧；摇动，有大臣下狱，及有白衣之会。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

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附耳一星，在毕下，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则中国微，有盗贼，边候惊，外国反；移动，佞谗行。月入毕，多雨。

觜觿三星，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主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储盈，将得势。

参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钺，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伐。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也。参，白兽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故《黄帝占》参应七将。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鲜卑、戎、狄之国，故不欲明。七将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则芒角张。伐星明与参等，大臣皆谋，兵起。参星失色，军散败。参芒角动摇，边候有急，兵起，有斩伐之事。参星移，客伐主。参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丧，山石为怪。参星差戾，王臣贰。

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故不欲其明，明与井齐，则用钺于大臣。月宿井，有风雨。

舆鬼五星，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星为积尸，主死丧祠祀。一曰鈇锧，主诛斩。鬼星明，大谷成；不明，百姓散。锧欲其忽忽不明，明则兵起，大臣诛。

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绣，又主急兵盗贼。故星明王道昌；暗则贤良不处，天下空。

张六星，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饮食赏赉之事。星明则王者行五礼，得天之中。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俳倡，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夷宝。动则蛮夷使来，离徙则天子举兵。

轸四星，主冥宰，辅臣也；主车骑，主载任。有军出入，皆占于轸。又主风，主死丧。轸星明，则车驾备；动则车驾用。辖星傅轸两傍，主王侯，左辖为王者同姓，右辖为异姓，星明，兵大起。远轸，凶。辖举，南蛮侵。长沙一星，在轸之中，主寿命。明则主寿长，子孙昌。又曰，车无辖，国有忧；轸就聚，兵大起。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库楼十星，六大星为库，南四星为楼，在角南。一曰天库，兵车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陈兵。东北二星曰阳门，主守隘塞也。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库楼北，平天下之法狱事，廷尉之象也。天门二星，在平星北。

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斩杀。顿顽二星，在折威东南，主考囚情状，察诈伪也。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贲，主宿卫。东端一星骑阵将军，骑将也。南三星车骑，车骑之将也。阵车三星，在骑官东北，革车也。

积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为卫也。他星守之，近臣诛。从官二星，在积卒西北。

龟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主章祝，巫官也。鱼一星，在尾后河中，主阴事，知云雨之期也。

杵三星，在箕南，杵给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星在箕舌前杵西北。

鳖十四星，在南斗南。鳖为水虫，归太阴。有星守之，白衣会，主有水令。农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农主穑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

天田九星，在牛南。罗堰九星，在牵牛东，岠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沟渠也。九坎九星，在牵牛南。坎，沟渠也，所以导达泉源，疏盈泻溢，通沟洫也。九坎间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畴事。

虚南二星曰哭，哭东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坟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垒城，如贯索状，主北夷于丁零、匈奴。南二星曰盖屋，治宫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虚梁，园陵寝庙之所也。

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又主翼王也。垒壁阵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垒也，主军卫为营壅也。五星有在天军中者，皆为兵起，荧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籓落也；师，众也；师门，犹军门也。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虏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钱。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纲，主武帐。北落东南九星曰八魁，主张禽兽。

天仓六星，在娄南，仓谷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积厨粟之所也。

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仓廪之属也，主给御粮也。

天廪四星在昴南，一曰天ＢＷ，主蓄黍稷以供飨祀；《春秋》所谓御廪，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天子之苑囿，养兽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园，植果菜之所也。

毕附耳南八星曰天节，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节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晓方俗之官，通重译者也。

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候变御难。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主水浆以给厨。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东南四星曰军井，行军之井也。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名取此也。军市十三星在参东南，天军贸易之市，使有无通也。野鸡一星，主变怪，在军市中。军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东二星曰子，子东二星曰孙。

东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财。弧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主备盗贼，常向于狼。弧矢动移不如常者，多盗贼，胡兵大起。狼弧张，害及胡，天下乖乱。又曰，天弓张，天下尽兵。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纪，主禽兽之齿。

稷五星，在七星南。稷，农正也，取乎百谷之长以为号也。

张南十四星曰天庙，天子之祖庙也。客星守之，祠官有忧。

翼南五星曰东区，蛮夷星也。

轸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乐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轸东南，蛮夷之国号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军门，主营候彪尾威旗。

天汉起没

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十二次度数

十二次。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后。魏太史令陈卓更言郡国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于辰在辰，郑之分野，属兖州。费直《周易分野》，寿星起轸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寿星起轸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属豫州。费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属幽州。费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属扬州。费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须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为玄枵，于辰在子，齐之分野，属青州。费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十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诹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属并州。费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戌，鲁之分野，属徐州。费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于辰在酉，赵之分野，属冀州。费直，起娄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费直，起毕九度。蔡邕，起毕六度。

自东井十六度至柳八度为鹑首，于辰在未，秦之分野，属雍州。费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费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尾，于辰在已，楚之分野，属荆州。费直，起张十三度。蔡邕，起张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并云：

角、亢、氐，郑，兖州：

东郡入角一度东平、任城、山阳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济北陈留入亢五度

济阴入氐二度东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颍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梁国入房五度

淮阳入心一度鲁国入心三度，

楚国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凉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

渔阳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辽西东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乐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广阳入箕九度。

斗、牵牛、须女，吴、越，扬州：

九江入斗一度庐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丹阳入斗十六度

会稽入牛一度临淮入牛四度

广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虚、危，齐，青州：

齐国入虚六度北海入虚九度

济南入危一度乐安入危四度

东莱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营室、东壁，卫，并州：

安定入营室一度天水入营室八度

陇西入营室四度酒泉入营室十一度

张掖入营室十二度武都入东壁一度

金城入东壁四度武威入东壁六度

敦煌入东壁八度。

奎、娄、胃，鲁，徐州：

东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娄一度城阳入娄九度

胶东入胃一度

昴、毕，赵、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钜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广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毕三度赵郡入毕八度

安平入毕四度河间入毕十度

真定入毕十三度

觜、参，魏，益州：

广汉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

蜀郡入参一度犍为人参三度

牂柯入参五度巴郡入参八度

汉中入参九度益州入参七度

东井、舆鬼，秦，雍州：

云中入东井一度定襄入东井八度

雁门入东井十六度代郡入东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东井二十九度上党入舆鬼二度。

柳、七星、张，周，三辅：

弘农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东入张一度河内入张九度

翼、轸，楚。荆州：

南阳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轸十一度

桂阳入轸六度武陵入轸十度

长沙入轸十六度

志第二

天文中（七曜杂星气史传事验）

○七曜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宁。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无主。日变色，有军，军破；无军，丧侯王。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日昼昏，行人无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去一年有大水。日昼昏，乌鸟群鸣，国失政。日中乌见，主不明，为政乱，国有白衣会，将军出，旌旗举。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故君明，则月行依度；臣执权，则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则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权，则或进或退。月变色，将有殃。月昼明，奸邪并作，君臣争明，女主失行，阴国兵强，中国饥，天下谋僭。数月重见，国以乱亡。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岁星盈缩，以其舍命国。其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安静中度，吉。盈缩失次，其国有忧，不可举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润泽，德合同。又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又主福，主大司农，主齐吴，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主岁五谷。赤而角，其国昌；赤黄而沈，其野大穰。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荧惑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舍命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国受殃。环绕钩已，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乍左乍右，其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丧。周旋止息，乃为死丧；寇乱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顺之战胜。又曰，荧惑主大鸿胪，主死丧，主司空。又为司马，主楚吴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过，司骄奢亡乱妖孽，主岁成败。又曰，荧惑不动，兵不战，有诛将。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钩已，战凶，有围军；钩已，有芒角如锋刃，

人主无出宫，下有伏兵；芒大则人众怒。又为理，外则理兵，内则理政，为天子之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房、心，主命恶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德，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缩，有军不复。所居之宿，国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忧。居宿久，国福厚；易则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缩，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一曰，填为黄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司天下女主之过。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则填星大动。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进退以候兵，高埤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若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号上公也，大司马位谨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辰星见，则主刑，主廷尉，主燕赵，又为燕、赵、代以北；宰相之象。亦为杀伐之气，战斗之象。又曰，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为刑事。和阴阳，应效不效，其时不和。出失其时，寒暑失其节，邦当大饥。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在于房心间，地动。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蛮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黄而小，地大动。光明与月相逮，其国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岁星以德，荧惑有礼，填星有福，太白兵强，辰星阴阳和。所行所直之辰，顺其色而有角者胜，其色害者败。居实，有德也；居虚，无德也。色胜位，行胜色，行得尽胜之。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心为明堂，荧惑庙也。南斗为文太室，填星庙也。亢为疏庙，太白庙也。七星为员宫，辰星庙也。五星行至其庙，谨候其命。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兒，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

凡五星，木与土合，为内乱，饥；与水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合，为饥，为旱；与金合，为白衣之会，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曰牝牡，年谷大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年或有或无。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从军，为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分宅；出其阳，偏将战。与土合，为忧，主孽卿。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一曰，火与水合，为焠，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下师。一曰，为变谋更事，必为旱。与金合，为疾，为白衣会，为内兵，国亡地。与木合，国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环绕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凡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凡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毋伤，七寸以内必之。

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杀，太白以强国战，辰以女乱。

凡五星入月，岁，其野有逐相；太白，将僇。

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从，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百姓饥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谓大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承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皆圜，白为丧，为旱；赤中不平，为兵；青为忧，为水；黑为疾疫，为多死；黄为吉。皆角，赤，犯我城；黄，地之争；白，哭泣声；青，有兵忧；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凡五星，岁，政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填，缓则不还，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辰，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

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及各出一方，为格，野虽有军，不战。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

○杂星气

图纬旧说，及汉末刘表为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刘睿集天文众占，名《荆州占》。其杂星之体，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气，有妖气，有日月傍气，皆略其名状，举其占验，次之于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黄星在赤方气中，亦名德星。

二曰周伯星，黄色，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

三曰含誉，光耀似慧，喜则含誉射。

四曰格泽，如炎火，下大上锐，色黄白，起地而上。见则不种而获，有土功，有大客。

○妖星

一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

二曰孛星，彗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暗蔽不明，有所伤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由是言之，灾甚于彗。

三曰天棓，一名觉星。本类星，末锐，长四丈。或出东北方西方，主奋争。

四曰天枪。其出，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殃之不尽，当为旱饥暴疾。

五曰天欃。石氏曰，云如牛状。甘氏，本类星，末锐。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长可三丈，主捕制。

六曰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赤云独见。或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藿而长，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长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乱，所见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丧。

七曰天冲，出如人，苍衣赤头，不动。见则臣谋主，武卒发，天子亡。

八曰国皇，大而赤，类南极老人星。或曰，去地一二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难。或曰，其下起兵，兵强。或曰，外内有兵丧。

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为昭明，昭明灭光，以为起霸起德之征，所起国兵多变。一曰，大人凶，兵大起。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两角。或曰，类太白，数动，察之而赤，为乖争之征，主击强兵。见则主失法，豪杰起，天子以不义失国，有声之臣行主德。

十一曰天谗，彗出西北，状如剑，长四五丈。或曰，如钩，长四丈。或曰，状白小，数动，主杀罚。出则其国内乱，其下相谗，为饥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十二曰五残，一名五鋒，出正东，东方之星。状类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苍彗散为五残，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气如晕，有毛。或曰，大而赤，数动，察之而青。主乖亡；为五分，毁败之征，亦为备急兵。见则主诛，政在伯，野乱成，有急兵，有丧，不利冲。

十三曰六贼，见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动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残、六贼出，祸合天下，逆侵关枢；其下有兵，

冲不利。

十四曰狱汉，一名咸汉，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从横。主遂王，主刺王。出则阴精横，兵起其下。又为丧，动则诸侯惊。

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鸡。其怒，有青黑，象伏鳖。或曰，怒，雌也，主争兵。又曰，黄彗分为旬始，为立主之题，主乱，主招横。见则臣乱兵作，诸侯虐，期十年，圣人起伐，群猾横恣。或曰，出则诸侯雄鸣。

十六曰天锋，彗象矛锋。天下从横，则天锋星见。

十七曰烛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不久而灭。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乱，有大盗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状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长数丈，左右兑。出而易处。星见，不出三年，有乱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谷不收，人相食。

十九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见则兵起。

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余，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时出。见，十月而兵起，皆为兵起其下。

二十一曰地维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见则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河图》云：

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反登、苍彗。

荧惑散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赤彗。

填星散为五残、狱汉、大贲、昭星、绌流、旬始、蚩尤、虹蜺、击咎、黄彗。

太白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白彗。

辰星散为枉矢、破女、拂枢、灭宝、绕綖、惊理、大奋祀、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长短，曲折应象。

汉京房著《风角书》有《集星章》，所载妖星皆见于月旁，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见，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枪、天根、天荆、真若、天榬，天楼、天垣，皆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其星咸有两青方在其旁。

天阴、晋若、官张、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荧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

天上、天伐、从星、天枢、天翟、天沸、荆彗，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

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墙星、榬星、白翟，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共旁。

天美、天欃、天杜、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气所生，皆出于月左右方气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将出不出日数期候之。当其未出之前而见，见则有水旱，兵丧，饥乱；所指亡国，失地，王死，破军，杀将。

○客星

张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荆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见之国，为饥为凶，为善为恶，为喜为怒。周伯星黄色煌煌，所至之国大昌。蓬絮星色青而荧荧然，所至之国风雨不节，焦旱，物不生，五谷不登，多蝗虫。"又云："东南有三星出，名曰盗星，出则人下有大盗。西南有三星出，名曰种陵，出则天下谷贵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东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见则有大丧。"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

行迟者期迟。大而无光者。众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贵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贵且众也。乍明乍灭者，贼败成也。前大后小者，恐忧也；前小后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坠，其下有兵。无风云，有流星见，良久间乃入，为大风，发屋折木。小流星百数四面行者，众庶流移之象。

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鸣，天保也；所坠国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坠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长二三丈，名曰天雁，军中之精华也；其国起兵，将军当从星所之。流星晖然有光，光白，长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将军从星所之。

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然白，前卑后高，此谓顿顽，其所从者多死亡。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然皎白，星灭后，白者曲环如车轮，此谓解衔，其国人相斩为爵禄。飞星大如缶若甕，其后皎然白，长数丈，星灭后，白者化为云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积骨。

枉矢，类流星，色苍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长数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见则谋反之兵合射所诛，亦为以乱伐乱。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顷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状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主候兵讨贼。见则四方相射，千里破军杀将。或曰，五将斗，人相食，所往之乡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国易政，戒守御。

营头，有云如坏山堕，所谓营头之星，所堕，其下覆军，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昼陨名营头。

○云气

瑞气：一曰庆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庆云，亦曰景云。此喜气也，太平之应。二曰归邪。如星非星，如云非云。或曰，星有两赤彗向上，有盖，下连星。见，必有归国者。三曰昌光，赤，如龙状，圣人起，帝受终，则见。

妖气：一曰虹蜺，日旁气也，斗之乱精。主惑心，主内淫，主臣谋君，天子诎，后妃颛，妻不一。二曰□云，如狗，赤色，长尾；为乱君，

为兵丧。

○十煇

《周礼》眡昆氐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昆，谓阴阳五色之气，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属，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谓云气成形，象如赤乌，夹日以飞之类是也。三曰觿日傍气，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觿。四曰监，谓云气临在日上也。五曰闇，谓日月蚀，或曰脱光也。六曰瞢，谓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弥，谓白虹弥天而贯日也。八曰序，谓气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谓晕气也。或曰，虹也，《诗》所谓“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谓气五色有形想也，青饥，赤兵，白丧，黑忧，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气为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游气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风雨之候也，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有云障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日蒙蒙无光，士卒内乱。又曰，数日俱出，若斗，天下兵起，大战。日斗，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状，其上微起，在日上为戴。戴者，德也，国有喜也。一云，立日上为戴。青赤气抱在日上，小者为冠，国有喜事。青赤气小而交于日下为缨，青赤气小而员，一二在日下左右者为纽。青赤气如小半晕状，在日上为负，负者得地为喜。又曰，青赤气长斜倚日旁为戟。青赤气员而小，在日左右为珥，黄白者有喜。又曰，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在日东，东军战胜。南北亦如之。无军而珥，为拜将。又日旁如半环向日为抱。青赤气如月初生，背日者为背，又曰，背气青赤而曲，外向为叛象，分为反城。璚者如带，璚在日四方。青赤气长而立日旁为直，日旁有一直，敌在一旁欲自立，从直所击者胜。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顺抱击者胜，杀将。气形三角，在日西方为提，青赤气横在日上下为格。气如半晕，在日下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气如履，在日下者为履。日旁抱五重，战顺抱者胜。日一抱一背，为破走。抱者，顺气也；背者，逆气也。两军相当，顺抱击逆者胜，故曰破走。日抱且两珥，一虹贯抱至日，顺虹击者胜，杀将。日抱两珥且璚，二虹贯抱至日，顺虹击者胜。日重抱，内有璚，顺抱击者胜。亦曰，军内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贯抱，顺抱击胜，得二将。有三虹，得三将。日抱黄白润泽，内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亲来降者；军不战，敌降，军罢。色青黄，将喜；赤，将兵争，白，将有丧，黑，将死。日重抱且背，顺抱击者胜，得地，若有罢师。日重抱，抱内外有璚，两珥，顺抱击者胜，破军，军中不和，不相

信。日旁有气，员而周匝，内赤外青，名为晕。日晕者，军营之象。周环匝日，无厚薄，敌与军势齐等。若无军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晕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忧。

凡占，两军相当，必谨审日月晕气，知其所起，留止远近，应与不应，疾迟，大小，厚薄，长短，抱背为多小，有无，虚实，久亟，密疏，泽枯。相应等者势等。近胜远，疾胜迟，大胜小，厚胜薄，长胜短，抱胜背，多胜少，有胜无，实胜虚，久胜亟，密胜疏，泽胜枯。重背，大破；重抱为和亲；抱多，亲者益多；背为天下不和，分离相去，背于内者离于内，背于外者离于外也。

○杂气

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恆带杀气森森然。或如华盖在雾气中，或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或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此皆帝王气。

猛将之气，如龙，如猛兽；或如火烟之状；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状，夜照人；或白而赤气绕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门上楼；或上黑下赤，状似黑旌；或如张弩；或如埃尘，头锐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将之气也。气发渐渐如云，变作山形，将有深谋。

凡军胜之气，如堤如坂，前后磨地。或如水光；将军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将士骁勇。或如埃尘粉沸，其色黄白；或如人持斧向敌；或如蛇举首向敌，或气如覆舟，云如牵牛；或有云如斗鸡，赤白相随，在气中；或发黄气，皆将士精勇。

凡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敌欲求和退。

凡负气，如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类偃盖，或类偃鱼；或黑气如坏山坠军上者，名曰营头之气；或如群牛群猪，在气中。此衰气也。或如悬衣，如人相随；或纷纷如转蓬，或如扬灰；或云如卷席，如匹布乱穰者，皆为败征。气如系牛，如人卧，如双蛇，如飞鸟，如决堤垣，如坏屋，如惊鹿相逐，如两鸡相向，此皆为败军之气。

凡降人气，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头；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气如黑山，以黄为缘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坚城之上，有黑云如星，名曰军精。或白气如旌旗，或青云黄云临城。皆有大喜庆。或气青色如牛头触人，或城上气如烟火。如双蛇，如杵形向外，或有云分为两彗状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气，或赤如飞鸟，或赤气如败车，或有赤黑气如狸皮斑，或城中气聚如楼，出见于外；营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其城营皆可屠。气如雄雉临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气，浑浑员长，赤气在其中：或白气粉沸，起如楼状；或如幢节状，在乌云中；或如赤杵在乌云中，或如乌人在赤云中。

凡暴兵气，白，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或白气如仙人，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来。或气如人持刀楯，云如人，色赤，所临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气如人持节，兵来未息。云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战气，青白如膏；如人无头；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气随之，必大战，杀将。四望无云，见赤气如狗入营，其下有流血。

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蒙，臣有谋。雾气若昼若夜，其色青黄，更相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者，其下贤人隐也。青云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云气如乱穰，大风将至，视所从来。云甚润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云气如阵，厚大重者，多雨。气若雾非雾，衣冠不濡，见则其城带甲而趣。日出没时有雾气横截之，白者丧，乌者惊，三日内雨者各解。有云如蛟龙，所见处将军失魄。有云如鹄尾来廕国上，三日亡。有云赤黄色四塞，终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纵恣。有云如气，昧而浊，贤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雾者，众邪之气，阴来冒阳。

凡白虹雾，奸臣谋君，擅权立威。昼雾夜明，臣志得申。

凡夜雾白虹见，臣有忧；昼雾白虹见，君有忧。虹头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雾气不顺四时，逆相交错，微风小雨，为阴阳气乱之象。积日不解，昼夜昏暗，天下欲分离。

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蜄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北夷之气如牛羊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恆山之北，气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正黑；江淮之间，气皆白；东海气如员簦；附汉河水，气如引布；江汉气劲如杼，济水气如黑□，渭水气如狼白尾，淮南气如白羊，少室气如白兔青尾，恆山气如黑牛青尾。东夷气如树，西夷气如室屋，南夷气如阁台，或类舟船。

阵云如立垣。杼轴云类轴，搏，两端兑。杓云如绳，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ＪＨ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兵必起，合斗其直。云气如三匹帛，广前兑后，大军行气也。

韩云如布，赵云如牛，楚云如日，宋云如车，鲁云如马，卫云如犬，周云如车轮，秦云如行人，魏云如鼠，郑云如绛衣，越云如龙，蜀云如囷。

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搏。前卑后高者，疾。前方而高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后卑者，不止而返。校骑之气，正苍黑，长数百丈。游兵之气如彗扫，一云长数百丈，无根本。喜气上黄下赤，怒气上下赤，忧气上下黑。土功气黄白。徙气白。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若雾非雾，仿佛若可见。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视则千里，举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内。平望，桑榆间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属地者，三千里。敌在东，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气见以知大，占期内有大风雨，久阴，则灾不成。

◎史传事验

○天变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刘向说：“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是时人主昏瞀，妃后专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为二，有声如雷者三。君道亏而臣下专僭之象也。是日，长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间二王，后成都、河间、东海又迭专威命，是其应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已卯夜，天中裂，广三四丈，有声如雷，野雉皆鸣。是后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临朝，太宗总万机，桓温专权，威振内外，阴气盛，阳气微。

元帝太兴二年八月戊戌，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声，人主忧。"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鸣，甲午止。其后王敦入石头，王师败绩。元帝屈辱，制于强臣，即而晏驾，大耻不雪。

安帝隆安五年闰月癸丑，天东南鸣。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是后桓玄篡位，安帝播越，忧莫大焉。鸣每东南者，盖中兴江外，天随之而鸣也。

义熙元年八月，天鸣，在东南，京房《易传》曰："万姓劳，厥妖天鸣。"是时安帝虽反正，而兵革岁动，众庶勤劳也。

○日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蚀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已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腹劾三公。"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蚀之。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蚀之。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台祈禳。帝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即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天上有寤之。宜敕政自修，有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谴上公与太史令俱穰祠之，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蚀之。见吴历。

青龙元年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蚀之。五年四月丙辰朔，日有蚀之。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蚀之。十月戊申朔，又日有蚀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

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会有日蚀之变，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塞变应天，乃实人事。”济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嘉平元年二月二月已示朔，日有蚀之。

高贵乡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蚀之。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蚀之。京房易占曰：“日有蚀乙酉，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济之变。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三年十一月已亥朔，日有蚀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蚀之。十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蚀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又，七月丁酉朔，日有蚀之。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并日有蚀之。

咸宁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蚀之。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并日有蚀之。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惠帝元庚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十二月，废皇太子为庶人，寻杀之。

永康元年正月已卯，四月辛卯朔，并日有蚀之。

永宁元年闰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并日有蚀之。十一月，惠帝崩。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蚀之。

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二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

愍帝建兴四年六月丁巳朔，十二月甲申朔，并日有蚀之。五年五月丙子，十一月丙子，并日有蚀之。时帝蒙尘于平阳。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蚀之。

明帝太宁三年十一月癸已朔，日有蚀之，在卯至斗。斗，吴分也。其后苏峻作乱。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忧崩。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是时帝已年长，每幸司徒第，犹出入见王导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礼。以入君而警敬人臣之妻，有亏君德之象也。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是时帝既冠，当亲万机，而委政大臣，著君道有亏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三月，杜皇后崩。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京都大雨，郡国以闻。是谓三朝，王者恶之。六月而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卯，并日有蚀之。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在尾。燕分，北狄之象也。是时边表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忧劳，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几既在角。凡蚀，浅者祸浅，深者祸大。角为天门，入主恶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甲寅朔，十二月戊午朔，并日有蚀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识万机。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并日有蚀之。皆海西被废之应也。

孝武帝宁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

太元四年闰月己酉朔，日有蚀之。是时苻坚攻没襄阳，执硃序。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是时元显执政。

元兴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其冬桓玄篡位。

义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自义熙元年至是，日蚀皆从上始，皆为革命之征。

《周礼》只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辩吉凶，有祲、象、镌、监、闇、瞢、弥、序、隮、想凡十。后代名变，说者莫同。今录其著应以次之云。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白虹贯日。权发诏戒惧。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晕再重，白虹贯之。

太康元年正月已丑朔，五色气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为斗牛，主吴越。"是时孙皓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晕，再重，青赤有光。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飞燕者，数日乃消。王隐以为愍怀废死之征。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晕，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黄雾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气。京房《易传》曰："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中有黑气。"

永宁元年九月甲申，月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则有此变。"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气。

永兴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气分日。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气掩日，所照皆黄。案《河图》占曰："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朔晦，有不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日光也。"占类日蚀。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贯日，二月癸卯，白虹贯日，青黄晕，五重。占曰："白虹贯日，近臣为乱，不则诸侯有反者。晕五重，有国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

地。”明年，司马越暴蔑人主。五年，刘聪破京都，帝蒙尘于寇庭。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飞燕者。

愍帝建兴二年正月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并照，虹蜺弥天。日有重晕，左右两珥。占曰：“白虹，兵气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数。”又曰：“三日并出，不过三旬，诸侯争为帝。日重晕，天下有立王。晕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陈卓曰：“当有大庆，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东改元为建武、刘聪、李雄亦跨曹刘疆宇，于是兵连累叶。

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斗。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亲录讯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时帝宠幸刘隗，擅威福，亏伤君道，王敦因之举兵，逼京都，祸及忠贤。

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乙卯朔，日晕无光。癸巳，黄雾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阴阳昏，臣有阴谋。”京房曰：“下专刑，兹谓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书令刁协、仆射周顗、骠骑将军戴若思等，是专刑之应。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丙子，白虹贯日。史官不见，桂阳太守华包以闻。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贯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贯日。二年七月，白虹贯日。自后庾氏专政，由后族而贵，盖亦妇人擅国之义，故频年白虹贯日。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灭。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为乌，形见分明，五日乃止。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时天子幼弱，久不亲国政。

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少时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见东方。四年四月戊辰，日晕，厚密，白虹贯日中。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日，日晕，五重。十一月，桓温废帝，即简文咸安元年也。

简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孝武宁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鸭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时帝已长，而康献皇后以从嫂临朝，实伤君道，故日有瑕也。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时会稽王以母弟干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晕，有背璚。是后不亲万机，会稽王世子元显专行威罚。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贯日。未几，桓玄克京都，王师败绩。明年，玄篡位。

义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六年五月丙子，日晕，有璚。时有庐循逼京都，内外戒严。七月，循走。七年七月，五虹见东方。占曰："天子黜。"其后刘裕代晋。。十年，日在东井，有白虹十余丈在南干日。灾在秦分，秦亡之象。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气贯日，东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气贯之交匝。

○月变

魏文帝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晕北斗。占曰："有大丧，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帝既位，大赦天下。

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蚀，既。丁夜又蚀，既。占曰："月蚀尽，大人忧。"又曰："其国贵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闰月乙亥，月晕轸，复有白晕贯月北，晕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恶之。"六年，桓温废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齿。占曰："月生齿，天子有贼臣，群下自相残。"桓玄篡逆之征也。

义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犹见东方。是谓之仄匿，则侯王其肃。是时刘裕辅政，威刑自己，仄匿之应云。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舆鬼

而晕。占曰：“主忧，财宝出。”一曰：“月晕，有赦。”

○月奄犯五纬

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

青龙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文懿叛。二年正月，遣宣帝讨之。三年正月，天子崩。四年三月已巳，太白与月俱加景昼见，月犯太白。占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韩既薨。

齐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袭月。宣帝奏永宁太后废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岁星入月中。占曰：“国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三年正月乙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龙元年。七月，左卫将军陈□□等率众奉帝伐成都王，六军败绩，兵逼乘舆。后二年，帝崩。

元帝太兴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荧惑。占曰：“有乱臣。”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曰：“其国兵饥，人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乱，率江荆之众来攻，败京都，杀将相。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百姓并去南亩。困于兵革。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镇南将军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四年四月已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人主恶之。”明年，石季龙之众大冠沔南，于是内外戒严。五年四月辛示，月犯岁星，在胃。占曰：“国饥，人流。”乙未，月犯岁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恶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东井，犯岁星。占曰：秦饥，人流亡。”是时兵革连起。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舆鬼。占曰：“秦有

兵。”时桓温伐苻健，健坚壁长安，温退。十二年八月，桓温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岁星，在房。占曰：“人饥。”一曰：“豫州有灾。”二年闰三月乙亥，月犯岁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谢万败。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胡不安。”四年正月，暮容俊卒。五年正月乙丑辰时，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大丧。”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拔之，护奔走。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

哀帝兴宁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须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灾在扬州。”三年，洛阳没。其后桓温倾扬州资实北讨，败绩，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残破。后慕容□及苻坚互来侵境。三年正月乙卯，月奄岁星，在参。占曰：“参，益州分也。”六月，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周抚卒。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益州以叛。硃序率众助刺史周楚讨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荧惑，在参。占曰：“为内乱，帝不终之征。”一曰：“参，魏地。”五年，慕容□为苻坚所灭。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荧惑入月。占曰：“有乱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亲为政，天下乱。”是时琅邪王辅政，王妃从兄王国宝以姻昵受宠。又陈郡人袁悦昧私苟进，交遘主相，扇扬朋党。十三年，帝杀悦于市。于是主相有隙，乱阶兴矣。十三年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岁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据司兖，众军累讨弗克，慕容氏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十八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月。占曰：“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一曰：“有乱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又，王国宝邪狡，卒伏其辜。十九年四月已巳，月奄岁星，在尾。占曰：“为饥，燕国亡。”二十年，慕容垂遣宝伐魏，反为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门外。占曰：“国受兵。”乙酉，月奄岁星，在东壁。占曰：“为饥，卫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邓启方等以万人伐慕容宝于滑台，启方败。三年九月，桓玄等并举兵，于是内外戒严。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牵牛。占曰：“吴越

有兵丧，女主忧。”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在牵牛。十月乙未，月奄岁星，在北河。占曰：“为饥，胡有兵。”其四年五月，孙恩破会稽，杀内史谢琰。后又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元兴元年，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

元兴元年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大饥，人相食。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荧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三年二月甲辰，月腌岁星于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二月丙辰，刘裕起义兵，杀桓修等。明年正月，众军攻桓振，卒灭诸桓。

义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地亡国。”一曰：“贵人死。”七月己未，月奄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国以伐己。”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营室。占同上。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三年，恆徒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薨。二年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齐亡国。”一曰：“强国君死。”五年四月，刘裕大军北讨慕容超，卒灭之。七年六月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占曰：“有边兵，且饥。”八月乙未，月犯岁星，在参。占曰：“益州兵饥。”七月，硃龄石克蜀，蜀人寻反，又讨之。八年正月庚戌，月犯岁星，在毕。占同上。九年七月，硃龄石灭蜀。十二年五月五月甲申，月犯岁星，在左角。占曰：“为饥。”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于张。占曰：“天下有大丧。”其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岁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六月，帝逊位，禅宋。

○五星聚舍

魏明帝太和四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岁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诸葛亮以大众寇天水。时宣帝为大将军，距退之。

青龙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是年四月，诸葛亮据渭南，吴亦起兵应之，魏东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岁星、太白三星聚于毕昴。占曰：“为兵丧。毕昴，赵地也。”後贾后陷杀太子，赵王废后，又杀之，斩张华、裴頠，遂篡位，废帝为太上皇，天下从此遘乱连祸。

永宁二年十一月，荧惑、太白斗于虚危。占曰：“大兵起，破军杀将。虚危，又齐分也。”十二月，荧惑袭太白于营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齐王冏之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傲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寔以下二千余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太安三年正月，荧惑犯岁星。占曰：“有战。”七月。左卫将军陈□□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岁星。占曰：“填与岁合，为内乱。”是时司马越专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为内兵，有大战。”是后河间王为东海王越所杀。明年正月，东海王越杀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冯嵩，杀东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怀帝永嘉六年七月，荧惑、岁星、太白聚牛、女之间，徘徊进退。案占曰：“牛女，扬州分”，是后两都倾覆，而元帝中兴场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东井。占曰：“金火合曰烁，为丧。”是时愍帝蒙尘于平阳，七月崩于寇庭。

元帝太兴二年七月甲午，岁星、荧惑会于东井。八月乙未，太白犯岁星，合在翼。占曰：“为兵饥。”三年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占同上。永昌元年王敦攻京师，六军败绩。王敦寻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岁星于营室。占曰：“为兵饥。”四年二月，石季龙破幽州，迁万余家以南。五年，季龙众五万寇沔南，略七千余家而去。又骑二万围陷邾城，杀略五千余人。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称燕王。七年三月，太白荧惑合于太微中，犯左执法。明年，显宗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荧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后庾翼大发兵，谋伐石季龙，专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岁星，在轸。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龙将刘宁寇没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荧惑入娄，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丧，灾在赵。”其年石季龙死，来年冉闵杀石遵及诸胡十万余人，其后褚裒北

伐，丧众而薨。六年三月戊戌，荧惑犯岁星。占曰：“为战。”七年三月戊子，岁星、荧惑合于奎。其年刘显杀石祗及诸胡帅，中士大乱。十二有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温伐苻健，退，因破姚襄于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荧惑犯填星，在张。占曰：“兵大起。”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恶之。”五年十月丁卯，荧惑犯岁星，在营室。占曰：“大臣有匿谋。”一曰：“卫地有兵。”时桓温擅权，谋移晋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岁星，在太微中。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荧惑，在太微端门中。六年，海西公废。

简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岁星犯填星，在须女。占曰：“为内乱。”七月，帝崩，桓温擅权，谋杀侍中王坦之等，内乱之应。

孝武宁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荧惑，在营室。占曰：“金火合为烁，为兵丧。”太元元年七月，苻坚伐凉州，破之，虏张天锡。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是时河朔未平，兵连在外，冬大饥。十七年九月丁丑，岁星、荧惑、填星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星去，荧惑、岁星犹合。占曰：“三星合，是谓惊立绝行，内外有兵丧与饥，改立王公。”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荧惑辰星合于氐。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岁星，在斗。占曰：“为乱饥，为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字元年，王恭等举兵，显王国宝之罪，朝廷杀之。是后连岁水旱饥。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岁星、荧惑皆入羽林。占曰：“中军兵起。”四月，王恭等举兵，内外戒严。

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在上将东南。占曰：“楚兵饥。”一曰：“灾在上将。”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刘裕尽诛桓氏。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娄。占同上。三年二月壬辰，太白、荧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三年二月，刘裕起义兵，桓玄逼帝东下。

义熙二年十二月丁未，荧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刘敬宣伐蜀。三年二月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徐州分。是时，

慕容超僭号于齐，兵连徐兖，连岁寇抄，至于淮泗，姚兴、谯纵僭号秦蜀，卢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刘裕北殄慕容超。其六月辛卯，荧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荧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众征赫连勃勃，大为所破。五年四月甲戌，荧惑犯辰星，在东井。占曰：“皆为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岁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鲁有兵。”是年四月，刘裕讨慕容超。六年二月，灭慕容超于鲁地。七年七月丁卯，岁星犯填星，在参。占曰：“岁填合，为内乱。”一曰：“益州战，不胜，亡地。”是时硃龄石伐蜀，后竟灭之。明年，诛谢混、刘毅。八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东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二月丙午，荧惑、填星皆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东井，从岁星也。东井，秦分。十三年，刘裕定关中，其后遂移晋祚。十四年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顺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将西三尺许，又顺还入太微。时填星在太微，荧惑绕填星成钩己，其年四月丙戌，从端门出。占曰：“荧惑填星钩己天庭，天下更纪。”十二月，安帝母弟琅邪王践阼，是曰恭帝。来年，禅于宋。

志第三

天文下（月五星犯列舍经星变附见妖星客星星流陨云气）

○月五星犯列舍经星变附见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六月甲申，太白昼见。案刘向《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是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距守。其十二月丙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昼见。占同上。又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至壬申，兴岁星相及，俱犯右执法，至癸酉乃出。占曰：“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又曰：“月、五星犯左右执法，大臣有忧。”一曰：“执法者诛，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东武阳王鉴薨。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四月，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吴遂围江夏，寇襄阳，大将军宣帝救襄阳，斩吴将张霸等，兵丧更王之应也。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荧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将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将相有忧。”其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亮所害。十二月，太尉华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轩辕大星。十一月寅，太白昼见南斗，遂历八十余日，恆见。占曰：“吴有兵。”明年，孙权遣张弥等将兵万人，锡授公孙文懿为燕王，文懿斩弥等，虏其众。青龙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青龙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舆鬼。舆鬼主斩杀。占曰：“人多病，国有忧。”又曰：“大臣忧。”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昼见，积三十余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是时，诸葛亮据渭南，宣帝与相持；孙权寇合肥，又遣陛议、孙韶等人淮沔，天子亲东征。蜀本秦地，则为秦魏及楚兵悉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楗闭。占曰：“有火灾。”三年七月，崇华殿灾。三年六月丁未，填星

犯井钺。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钺，悉为兵灾。”一曰：“斧钺用，大臣诛。”七月己丑，填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忧。”行近距，为行阴。其占曰：“大水，五谷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伤五谷。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恆昼见。占曰：“尾为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钩钤。占曰：“王者忧。”四年闰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钺。三月癸卯，填星犯东井。己巳，太白与月加景昼见。五月壬寅，太白犯毕左股第一星。占曰：“毕为边兵，又主刑罚。”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使侵犯诸国，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斩首捕虏万计。其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将军有忧。”其七月，司徒陈矫薨。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其七月辛卯，太白昼见，积二百八十余日。时公孙文懿自立为燕王，署置百官，发兵距守，宣帝讨灭之。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恶之。犯前星，太子有忧。”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见废。其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将军死。”正始元年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其闰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斗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鲜卑阿妙兒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破之，斩二万余级。三年，又斩鲜卑大师及千余级。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舆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占曰：“有钱令。”一曰：“大臣忧。”三年三月，太尉满宠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钱各有差。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钺。是月，宣帝讨诸葛恪，恪弃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蜀。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诸侯有失国者。”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将军死。”七月乙亥，荧惑犯毕距星。占曰；“有边兵。”一曰：“刑罚用。”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将军死。”七月癸丑，填星犯楗闭。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嘉平元年，天子谒陵，宣帝奏诛曹爽等。天子野宿，于是失势。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东井距星。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四月辛巳，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与楚王彪有谋，皆伏诛，人主遂卑。

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东。《汉晋春秋》云“逆行”。案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是时，王凌谋立楚王彪，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以问知星人浩详。详疑有故，欲悦其意，不言吴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丙申，月犯舆鬼。三年四月戊寅，月犯东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将军死。”一曰：“为兵。”是月，王凌、楚王彪等诛。七月，皇后甄氏崩。四年三月，吴将为寇，镇东将军诸葛诞破走之。其年七月己巳，月犯舆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乱。”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积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谋，不成。”庚辰，月犯箕星。占曰：“将军死。”七月，月犯井钺。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国有忧。”十一月癸酉，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将军死。”正元元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兵俱败，诛死。二月，李丰及弟翼、后父张缉等谋乱，事泄，悉诛，皇后张氏废。九月，帝废为齐王。蜀将姜维攻陇西，车骑将军郭淮讨破之。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东井钺星。壬戌，月又犯钺星。八月辛亥，月犯箕。

吴废孙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书也。占曰：“太白犯斗，国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诸葛诞反。又明年，孙綝废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东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八月壬子，岁星犯井钺。九月庚寅，岁星逆行，乘井钺。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为乱，人君忧。”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济之变及诸葛诞诛，皆其应也。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夜，岁星又犯东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三年八月壬辰，岁星犯舆鬼锜星。占曰：“斧锜用，大臣诛。”四年四月甲申，岁星又犯舆鬼东南星。占曰：“鬼东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诛。”景元元年，杀尚书王经。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谮。”是后钟会、邓艾破蜀，会谮艾。二年四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

法。占曰：“人主有大忧。”一云：“大臣忧。”四年十月，岁星守房。占曰：“将相忧。”一云：“有大赦。”明年，邓艾、钟会皆夷灭，赦蜀土。五年，帝逊位。

武帝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亡国。”是时羊祜表求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皓面缚请罪，吴国遂亡。

太康八年三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帝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诸侯三公谋其上，必有斩臣。”一曰：“天子亡国。”是春太白守毕，至是百余日。占曰：“有急令之忧。”一曰：“相死。”又为边境不安。后贾后陷杀太子。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昼见。九年六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其后，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赵王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太白昼见。占曰：“台星失常，三公忧。太白昼见，为不臣。”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斩司空张华。其五月，荧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吴分野。”是时，赵王伦为相，明年，篡位，三王兴师诛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扬州。其八月，荧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赵王伦篡位，改元。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奢，明年，诛死。

永宁元年，自正月至于闰月，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星传》曰：“日阳，君道也；星阴，臣道也。日出则星亡，臣不得专也。昼而星见午上者为经天，其占‘为不臣，为更王’。”今五星悉经天，天变所未有也。石氏说曰：“辰星昼见，其国不亡则大乱。”是后，台鼎方伯，互执大权，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据华夏，亦载籍所未有也。其四月，岁星昼见。五月，太白昼见。占同前。七月，岁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忧。虚危，齐分。”一曰：“守虚，饥；守危，徭役烦多，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为内乱”，一曰“群臣相杀”。太白守右掖门，占曰：“为兵，为乱，为贼。”八月戊午，填星犯左执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忧”。荧惑守昴，占曰“赵魏有灾”。辰星守舆鬼，占曰“秦有灾”。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忧。”一曰：“左卫将军

死，天下有兵。”二年四月癸酉，岁星昼见。占曰：“为臣强。”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愎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寔以下二十余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扰，兵大起。”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国乱。”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将。占曰：“上将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间攻洛阳。八月，长沙王奉帝出距二王。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三年正月，荧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卫将军陈□□率众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兵逼乘舆。是时，天下盗贼群起，张昌尤盛。

永兴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经房、心，历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战；犯亢，有大兵，人君忧；入房心，为兵丧；犯尾箕，女主忧。”一曰：“天下大乱。入南斗，有兵丧。”一曰：“将军为乱。其所犯守，又兖、豫、幽、冀、扬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荡阴之役。九月，王浚杀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溃，于是兖豫为天下兵冲。陈敏又乱扬土。刘元海、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贱，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数被幽废。皆其应也。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荀晞破公师藩，张方破范阳王虓，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颙，颙奔走，东海王迎杀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冯嵩出战，大败，桑遂害东燕王腾，杀万余人，焚烧魏时宫室皆尽。其九月丁未，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填守房，多祸丧；守心，国内乱，天下赦。”是时，司马越专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一月，帝崩，怀帝即位，大赦天下。

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刘向说，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众小星无名者，众庶之类。此百官众庶将流散之象也。是后天下大乱，百官万姓，流移转死矣。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见，二月庚子，始晨见东方，是谓当见不见，占同上条。其后破军杀将，不可胜数，帝崩虏庭，中夏沦覆。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占曰：“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是时太史令高堂冲奏，乘兴宜迁幸，不然必无洛阳。五年六月，刘曜、王弥入京都，焚烧宫廊，执帝归平阳。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国有福。”是时，安东将军、琅

邪王始有扬土。其年十一月，地动，陈卓以为是地动应也。五年十月，荧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恶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临。

元帝太兴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忧。"二年二月甲申，荧惑犯东井。占曰："兵起，贵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后宫忧。"三年五月己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将星。占曰："天子自将，上将诛。"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己亥，荧惑在东井，居五诸侯南，踟蹰留积三十日。占曰："荧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忧。守五诸侯，诸侯有诛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距战，败绩，人主谢过而已。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顗、尚书令刁协、骠骑将军戴若思。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镇南将军甘卓。闰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宁三年正月，荧惑逆行，入太微。占曰："为兵丧，王者恶之。"闰八月，帝崩。后二年，苏峻反，攻焚宫室，太后以忧逼崩，天子幽劫于石头城，远近兵乱，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月，石勒杀略娄、武进二县人。明年，石勒众又抄略南沙、海虞。其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龙自立。是时，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与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谯，石生以长安，郭权以秦州并归顺。于是遣督护乔球率众救彪，彪败，球退。又，石季龙、石斌攻灭生、权。其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龙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三月己亥，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时，石弘虽袭勒位，而石季龙擅威横暴，十一月废弘自立，遂幽杀之。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岁中旱。"四月，石季龙略骑至历阳，加司徒王道大司马，治兵列戍冲要。是时，石季龙又围襄阳。六月，旱。其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荧惑入东井。占曰："无兵，兵起；有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昼见。占曰："斗为宰相，又扬州分，金犯之，死丧之象。昼见，为不臣，又为兵丧。"其后，石季龙僭称天王，发众七万；四年二月自陇西攻杀段辽于蓟，又袭慕容皝于棘城，不克，皝击破其将麻秋，

并虏段辽杀之。三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八月，荧惑入舆鬼，犯积尸。甲戌，月犯东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昼见，在柳。占曰："为兵，为不臣。"明年，石季龙大寇沔南，于是内外戒严。其五月戊戌，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死，执政者忧。"九月，太白又犯右执法。案占："五星灾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忧。"五年四月乙未，月犯毕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占曰："将相忧。"是月庾申，丞相王导薨，庾冰代辅政。八月，太尉郗鉴薨。又有沔南邾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六年三月甲辰，荧惑犯太微外将星。占曰："上将忧。"四月丁丑，荧惑犯右执法。占曰："执政者忧。"六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星。占曰："大将忧。"是时，尚书今何充为执法，有谴，欲避其咎，明年求为中书今。其四月丙午，太白犯毕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忧。"六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己丑，太白入舆鬼。五月，太白昼见。八月辛丑，月犯舆鬼。八年六月，荧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忧。"八月壬寅，月犯毕。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毕大星。占同上。其建元二年，车骑将军庾冰薨。庾翼大发兵，谋伐石季龙，专制上流，朝廷惮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赵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昼见。是年，石季龙杀其子邃，又遣将寇没狄道，及屯蓟东，谋慕容皝。二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分。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季龙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愦愦，无阜白之征也。"其闰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为丧，天下受爵禄。"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赐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毕。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关。占曰："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为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月入太微，犯屏西南星。占曰："辅臣有免罢者。"七月、八月，月皆犯毕。占同上。己未，月犯舆鬼。占曰："大臣有诛。"九月庚戌，月又犯毕。是年初，庾翼在襄阳。七月，翼疾将终，辄以子爰之为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寻被废。明年，桓温又辄率众伐蜀，执李势，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八月壬申，太白犯左执法。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将军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东

井距星。占曰：“将军死，国有忧。”戍戌，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为丧，为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执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将军死。”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将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陈逵征寿春，败而还。七月，氐蜀余寇反，乱益土。九月，石季龙伐凉州。五年，征北大将军褚裒卒。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时，戎晋相侵，赵地连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轩辕。占曰：“在赵，及为兵丧。”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将军死。”八月，石季龙太子宣杀第韬，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将星。五年正月，石季龙僭号称皇帝，寻死。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为兵。”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忧，将军死。”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月，关中二十余举兵内附。石遵攻没南阳。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赵魏大乱。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刘显、苻健、慕容俊并僭号。殷浩北伐，败绩，见废。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忧，又豫州分野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将相忧。”六月已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将军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将军死。”丙寅，荧惑犯钺星。占曰：“大臣有诛。”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昼见，在南斗。月犯右执法。占并同上。是岁，司徒蔡谟免为庶人。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贵人有忧。”五月乙未，荧惑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太白入毕口，犯左股。占曰：“将相当之。”六月乙亥，月犯箕。占曰：“国有兵。”丙子，月犯斗。丁丑，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轩辕。戊子，太白犯右执法。占悉同上。七年，刘显杀石祗及诸将帅，山东大乱，疾疫死亡。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轩辕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岁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内乱兵起。”八月戊戌，荧惑入舆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将为乱。”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占曰：“兵起。”是时，帝幼冲，母后称制，将相有隙，兵革连起，慕容俊僭号称燕王，攻伐不休。十年正月乙卯，月蚀昴星。占曰：“赵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钺星。占曰：“斧钺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七月庚午，太白昼见。晷度推之，灾在秦郑。九月辛酉，太白犯左执法。是时，桓温擅命，朝臣多见迫胁。四月，温伐苻健，破其嶢柳军。十二月，慕容恪攻齐。十一年三月辛亥，

月奄轩辕。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国有忧。”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昼见，在东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钺星。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太微东蕃上相星。十二年十一月，齐城陷，执段龛，杀三千余人。永和三年，鲜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奔散，河津隔绝。时权在方伯，九服交兵。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舆鬼。丁亥，月奄井南辕西头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将死。”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轸。占同上。轸是楚分野。壬子，月犯毕。占曰：“为边兵。”七月辛巳，荧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岁星犯房。占曰：“豫州有灾。”其年五月，苻坚杀苻生而立。十二月，慕容ＪＩ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谢奕薨。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轩辕大星。占曰：“人主恶之。”甲午，月犯东井。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有大哭泣。”三年正月壬辰，荧惑犯楗闭星。案占曰：“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钩钤。案占：“王者恶之。”六月，太白犯东井。七月乙酉，荧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舆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大星，将军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轩辕大星。甲子，月犯毕大星。占曰：“为边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诸葛攸舟军入河，败绩。豫州刺史谢万入颍，众溃而归，万除名。十一月，司徒会稽王以郗昙、谢万二镇败，求自败，求自贬三等。四年正月，慕容俊死，子□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骛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忧。”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从端门出。占曰：“贵夺势。”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门，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国有忧。”丙辰，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星。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为丧，有赦，天下受爵禄。”十二月甲寅，荧惑犯房。丙寅，太白昼见。庚寅，月犯健闭，占曰：“人君恶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谋。”是时，殷浩败绩，卒致迁徙。其月辛亥，月犯牵牛宿。占曰：“国有忧。”六月癸亥，月犯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当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将郗昙薨。五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赐爵，褚后失势。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护奔荥阳。是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军当之。”九月乙酉，月奄毕。占曰：“有边兵。”十月丁未，月犯毕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边兵。”八月，范汪废。隆和元年，慕容□遣将

寇河阴。

哀帝兴宁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忧。"岁星犯舆鬼。占曰："人君忧。"十月，太白昼见，在亢。占曰："亢为朝廷，有兵丧，为臣强。"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为苻坚所灭，又据司、冀、幽、并四州。六年闰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占曰："天子亡国。"又曰："诸侯三公谋其上。"一曰："有斩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十一月，桓温废帝，并奏诛武陵王，简文不许，温乃徙之新安，皆臣强之应也。

简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犹不退。占曰："国不安，有忧。"是时，帝有桓温之逼。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关。占曰："兵起。"岁星形色如太白。占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岁星于仲夏当细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为臣强。"六月，太白昼见，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帝崩，桓温以兵威擅权，将诛王坦之等，内外迫胁。又，庾希入京城，卢悚入宫，并诛灭之。

孝武宁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上曰："灾不在王者，则在豫州。"一曰："主命恶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忧，有死亡。"一曰："将军死。"七月，桓温薨。九月癸巳，荧惑入太微。是时，女主临朝，政事多缺。二年闰月己未，月奄牵牛南星。占曰："左将军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三年五月丙午，北中郎将五坦之薨。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东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荧惑奄左执法。占曰："执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坚破凉州。二年十月，尚书令王彪之卒。太元元年四月丙戌，荧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国饥。"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九月，荧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军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氐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国有忧。"二年二月，荧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角。角，兖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樊、邓、襄阳、彭城。四年二月，襄阳陷，硃序没。四月，魏兴陷，贼聚广陵、三河，众五六万。于是诸军外次冲要，丹阳尹屯卫京都。六月，兖州刺史谢玄讨贼，大破之。是时，中外连兵，比年荒俭。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癸

未，皇后王氏崩。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昼见。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昼见，在斗。占曰："吴有兵丧。"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占曰："魏有兵丧。"是月，桓冲征沔汉，杨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坚自将，号百万，九月，攻没寿阳。十月，刘牢之破苻坚将梁成，斩之，杀获万余人。谢玄等又破苻坚于淝水，斩其弟融，坚大众奔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矣。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昼见。十一月丁巳，又昼见。十年四月乙亥，又昼见于毕昴。占曰："魏国有兵丧。"是时苻坚大众奔溃，赵魏连兵相攻，坚为姚苌所杀。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申，又昼见于舆鬼。占曰："秦有兵。"时魏、姚苌、苻登连兵，相征不息。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东阿，翟辽寇河上，姚苌假号安定，苻登自立陇上，吕光窃据凉土。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昼见，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十三年正月丙戌，又昼见。十二月，荧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围泰山，向钦之击走之。是年，翟辽又攻没荥阳，侵略陈项。于时政事多弊，君道陵迟矣。十四年四月乙巳，太白昼见于柳。六月辛卯，又昼见于翼。九月丙寅，又昼见于轸。十二月，荧惑入羽林。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掠司兖，众军累讨不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十五年九月癸未，荧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昼见。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忧。"是时，太子常有笃疾。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昼见。十月丁酉，又昼见。十八年六月，又昼见。十九年五月，又昼见于柳。六月辛酉，又昼见于舆鬼。九月，又见于轸。二十年六年，荧惑入天囷。占曰："大饥。"七月丁亥，太白昼见，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国有忧。昼见为兵丧。"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闭及东西咸。占曰："楗闭司心腹喉舌，东西咸主阴谋。"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昼见。三月癸卯，太白连昼见，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丧，中军兵起。"三月，太白昼见于胃。占曰："中军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为饥。"六月，岁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胁朝廷，于是内外戒严，杀王国宝以谢之。又连岁水旱，三方动，众人饥。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荧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丧。"六月，姚兴攻洛阳，郗

恢遣兵救之。冬姚苌死，子略代立。魏王圭即位于中山。其八月，荧惑守井钺。占曰：“大臣有诛。”二年六月戊辰，摄提移度失常。岁星昼见，在胃，兖州分野。是年六月，郗恢遣郑启方等以万人伐慕容宝于滑台，败而还。闰月，太白昼见，在羽林。丁丑，月犯东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东上相。辛未，辰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庾楷等举兵，表诛王愉等，于是内外戒严。三年六月，洛阳没于冠。桓玄破荆州，雍州杀殷仲堪等。孙恩聚众攻没会稽，杀内史。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五年正月，太白昼见。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昼见，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灾在吴越。”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关。占曰：“王者忧。”九月庚子，荧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处士诛。”十月甲子，月犯东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贼大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孙恩攻侵郡县，杀内史，至京口，进军蒲洲，于是内外戒严。恩遣别将攻广陵，杀三千余人，退据郁洲，是时刘裕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马元显大治水军，将以伐玄。元兴元年正月，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军。三月，桓玄，克京都，杀司马元显，放太傅会稽王道子。

元兴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因昼见。占曰：“诸侯有诛。”七月戊寅，荧惑在东井。荧惑犯舆鬼、积尸。占并同上。八月丙寅，太白奄右执法。九月癸未，太白犯进贤。占曰：“进贤者诛。”二年二月，岁星犯西上将。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诛，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岁星犯进贤，荧惑犯西上将。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荧惑犯东上相。十二月乙巳，月奄轩辕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魏破姚兴军。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三年正月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战于野，上相死。”二月丙辰，荧惑逆行，在左执法西北。占曰：“执法者诛。”四月甲午，月奄轩辕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并同上。是年二月丙辰，刘裕杀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军西讨。辛巳，诛左仆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峥嵘洲，义军破灭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崩。

义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执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灾”。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昼见，在翼、轸。占曰：“为臣强，荆州有兵丧。”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

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忧。”九月甲子，荧惑犯少微。占曰：“处士诛。”庚寅，荧惑犯右执法。癸卯，荧惑犯左执法。占并同上。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钩钤。占曰：“喉舌忧。”十二月己卯，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薨。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四月，姚兴伐仇池公杨盛，击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自后政在刘裕，人主端拱而已。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己丑，月犯心后星。占曰：“豫州有灾。”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将。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将军死，天下有兵。”壬寅，荧惑犯氐。占曰：“氐为宿宫，人主忧。”六月庚午，荧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荧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为兵。”九月壬午，荧惑犯哭星，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又，慕容超侵略徐、兖，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谧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复寇淮北。四月，刘裕大军讨之，拔临朐。又围广固拔之。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后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昼见，在参。占曰：“益州有兵丧，臣强。”八月己卯，太白犯左执法。辛卯，荧惑犯左执法。九月壬子，荧惑犯进贤星。是年八月，刘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七月，司马叔璠等攻没邹山，鲁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众征赫连勃勃，大为破所。五年，刘裕讨慕容超，灭之。四年正月庚子，荧惑犯天关。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廪。占曰：“天下饥，仓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将。乙卯又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刘裕讨慕容超，后南北军旅运转不息。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岁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荧惑犯氐。闰月丁酉，月犯昴。辛亥，荧惑犯钩钤。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是年四月，刘裕讨慕容超。十月，魏王圭遇弑殂。六年五月，卢循逼郊甸，宫卫被甲。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灾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吴，吴地兵起。”太白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国有忧。”一曰：“有白衣之会。”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昼见。七月己亥，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灾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诛。”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

少微而昼见。九月甲寅，太白犯左执法。丁丑，填星犯毕。占曰：“有边兵。”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四月，卢循寇湘中，没巴陵，率众逼京畿。是月，左仆射孟昶惧王威不振，仰药自杀。七年十二月，刘蕃枭徐道覆首，杜慧度斩卢循，并传首京都。八年六月，刘道规卒，时为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刘蕃、尚书左仆射谢混伏诛。刘裕西讨刘毅，斩首徇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七年四月辛丑，荧惑入舆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灾。”六月，太白昼见，在翼。己亥，填星犯天关。占曰：“臣谋主。”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子，太白犯哭星。其七月，硃龄石克蜀。蜀又反，讨灭之。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钺。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关。占曰：“有兵。”十一月丁丑，填星犯东井。占曰：“大人忧。”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钺。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诛刘蕃、谢混，讨灭刘毅。十二月，硃龄石灭蜀。九年二月，荧惑入舆鬼。占曰：“有兵丧。”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右执法，昼见。七月庚午，月奄钩钤。占曰：“喉舌臣忧。”九月庚午，岁星犯轩辕大星。己丑，月犯左角。时刘裕擅命，兵革不休。十年，裕讨司马休之。王师不利，休之等奔长安。十年正月丁卯，月犯毕。占曰：“将相有以象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牵牛南星。乙丑，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将死之，国有诛者。”七月庚辰，月犯天关。占曰：曰：“兵起。”荧惑犯井钺。填星犯舆鬼，遂守之。占曰：“大人忧，宗庙改。”八月丁酉，月奄牵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舆鬼。占曰：“人主忧。”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阴谋。”十一年，林邑冠交州，距败之。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毕。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边兵。”己卯，荧惑入舆鬼。闰月丙午，填星

又入舆鬼。占曰：“为旱，大疫，为乱臣。”五月癸卯，荧惑入太微。甲辰，犯右执法。六月己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辛丑，月犯毕。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顺行，从右掖门入太微。丁卯，奄左执法。十一月癸亥，月入毕。占同上。乙未，月入舆鬼而晕。十二年五月甲申，岁星留房心之间，宋之分野。始封刘裕为宋公。六月壬子，太白顺行入太微右掖门。己巳，月犯毕。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丙戌，月入毕。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轩辕。丁亥，犯牵牛。癸巳，荧惑犯右执法。八月己酉，月犯牵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忧。”九月壬辰，荧惑犯轩辕。十月戊申，月犯毕。占悉同上。月犯箕。

占曰："国有忧。"甲寅，月犯毕。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积七十余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荧惑犯舆鬼。占曰："秦有兵，又为旱，为兵丧。"亦曰："大人忧，宗庙改，亦为乱臣。"时刘裕擅命，军旅数兴，饥旱相属，其后卒移晋室。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八月甲子，太白犯轩辕。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执法，因留太微中，积二百余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执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忧。"十月甲申，月入太微。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顺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义熙十二年七月，刘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禽姚泓，司、兖、秦、雍悉平。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硃龄石诸军陷没，官军舍而东。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五月丙申，月皆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轩辕。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昼见。自义熙元年至是，太白经天者九，日蚀者四，皆从上始，革代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刘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逊位于宋。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掖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丧。"十月，帝南征孙权。是后，累有征役。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占："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时帝军广陵，辛丑，亲御甲胄观兵。明年五月，帝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占曰："为兵丧。"甘氏曰："孛彗所当之国，是受其殃。翼又楚分野，孙权封略也。"明年，权有辽东之败。又明年，诸葛亮入秦川。孙权发兵，缘江淮屯要冲，权自围新城以应亮，天子东征权。

青龙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长三尺。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占曰："大辰为天王，天下有丧。"刘向《五纪论》曰："《春秋》，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为中外有兵。天纪为地震，孛彗主兵丧。"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将硃然围江夏。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讨公孙文

懿。三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同上。张，周分野。十月癸巳，客星见危，逆行，在离宫北、腾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灭。占曰："客星所出有兵丧。虚危为宗庙，又为坟墓。客星近离宫，则宫中将有大丧，就先君于宗庙之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见西方，在尾，长三丈，拂牵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进犯羽林。占曰："尾为燕，又为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为上将，羽林中军兵。为吴越有丧，中军兵动。"二年五月，吴遣三将寇边。吴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讨诸葛恪于皖。太尉满宠薨。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见七星，长二尺，色白，进至张，积二十三日灭。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见轸，长一尺，积百五十六日灭。九年三月，又见昴，长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见翼，长二尺，进至轸，积四十二日灭。案占曰："七星张为周分野，翼轸为楚，昴为赵魏。彗所以除旧布新，主兵丧也。"嘉平元年，宣帝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三族，京师严兵。三年，诛楚王彪，又袭王凌于淮南。淮南，东楚也。魏诸王幽于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营室，西行，积九十日灭。占曰："有兵丧。室为后宫，后宫且有乱。"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见西方，在胃，长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贯参，积二十日灭。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见轸，长五丈，在太微左执法西，东南指，积百九十日灭。案占："胃，兖州之分野。参，主兵。太微，天子庭。执法，为执政。孛彗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丰、丰弟翼、后父张缉等谋乱，皆诛，皇后亦废。九月，帝废为齐王。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气出南斗侧，广数丈，长竟天。王肃曰："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分，西北竟天。镇东大将军毋丘俭等据淮南叛，景帝讨平之。案占："蚩尤旗见，王者征伐四方。"自后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岁，吴主孙亮五凤元年也。斗牛，吴越分。案占："吴有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孙綝盛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故《国志》又书于吴也。淮南江东同扬州地，故于时变见吴、楚。楚之分则魏之淮南，多与吴同灾。是以毋丘俭以孛为己应，遂起兵而败。后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又反淮南，吴遣将救之。及城陷，诞众与吴兵死没各数万人，犹前长星之应也。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见角，色白。占曰：“彗星见两角间色白者，军起不战，邦有大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为成济所害。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见太微中，转东南行，历轸宿，积七日灭。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被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见亢，色白，长五寸，转北行，积四十五日灭。占曰：“为兵丧。”一曰：“彗星见亢，天子失德。’四年，钟会、邓艾伐蜀，克之。二将反乱，皆诛。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见王良，长丈余，色白，东南指，积十二日灭。占曰：“王良，天子御驷。彗星扫之，禅代之表，除旧布新之象也。白色为丧。王良在东壁宿，又并州之分野。”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禅。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见轸，青白色，西北行，又转东行。占曰：“为兵丧，轸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吴寇江夏、襄阳。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轸。占曰：“天下兵起，轸又楚分野。”

咸宁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兖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为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恶之。”一曰：“有改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杀罚，三台为三公。”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为后宫。五月，又孛于东方。七月，星孛紫宫。上曰：“天下易主。”四年四月，蚩尤旗见东井。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也。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宫。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为王者。”明年吴亡，是其应也。孛主兵丧。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战于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枭戮十数，偏裨行阵之徒馘斩万计，皆其征也。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张。占曰：“为兵丧。”十一月，星孛于斩辕。占曰：“后宫当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齐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该薨。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长数十丈余日灭。占曰：“斗主爵禄，国有大忧。”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乱兵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为兵丧。”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贾后诛杨骏及其党与，皆夷三族，杨太后亦见弑。又诛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楚王玮，王室兵丧之应也。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轩辕、太微，经三台、太陵。占曰：“奎为鲁，又为库兵，轩辕为后宫，太微天子庭，三台为三司，太陵有积尸死丧之事。”其后武库火，西羌反。后五年，司空张华遇祸，贾后废死，鲁公贾谧诛。又明年，赵王伦篡位。于是三王兴兵讨伦，兵士战死十余万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见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将起。”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斩司空张华，又废帝自立。于是三王并起，迭总天权。其十二月，彗星出牵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号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赵王伦篡位，改元，寻为大兵所灭。二年四月，彗星见齐分。占曰：“齐有兵丧。”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奢。明年，诛死。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昼见。二年三月，彗星见东方，指三台。占曰：“兵丧之象。三台为三公。”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太尉、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

永兴元年五月，客星守毕。占曰：“天子绝嗣。”一曰：“大臣有诛。”时诸王拥兵，其后惠帝失统，终无继嗣。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毕。占曰：“为兵丧。昴毕又赵魏分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玑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强国发兵，诸侯争权。”是后，诸王交兵，皆有应。明年，惠帝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灭。占曰：“为兵乱。”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荆州刺史陶侃讨默，斩之。时石勒又始僭号。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见西方，在奎。占曰：“为兵丧。奎，又为边兵。”三年正月，石季龙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龙伐慕容皝，不克。既退，皝追击之，又破麻秋。时皝称蕃，边兵之应也。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见亢，长七尺，白色。占曰：“亢为朝廷，主兵丧。”二年，康帝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见于亢。芒西向，色白，长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见于亢。占曰：“为兵丧、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为兵丧，除旧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为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兴宁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为兵丧。”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没洛阳，沈劲等战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见紫宫西垣，至七月乃灭。占曰：“客星守紫宫，臣弑主。”六年，桓温废帝为海西公。

孝武宁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经氐、亢、角、轸、翼、张。至三月丙戌，彗星，见于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占曰：“为兵丧。”太元元年七月，苻坚破凉州，虏张天锡。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有赦。”是后司、雍、兖、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戍，经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长十余丈。八月戊戌，入紫宫乃减。占曰：“北河戍一名胡门，胡有兵丧。扫太微，入紫微，王者当之。三台为三公，文昌为将相，将相三公有灾。入北斗，诸侯戮。”一曰：“扫北斗，强国发兵，诸侯争权，大人忧。”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并发兵，表以诛王国宝为名。朝廷顺而杀之，并斩其从弟绪，司马道子由是失势，祸乱成矣。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灭。占曰：“燕有兵丧。”二十年，慕容垂息宝伐魏，为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见，不出三年，必有乱臣戮死于市。”是时，王国宝交构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兴兵，而朝廷杀王国宝、王绪。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长三丈，上至阁道、紫宫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经于太微帝坐端门。占曰："彗星扫天子庭阁道，易主之象。"经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条。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贯索、天市、天津。占曰："贵臣狱死，内外有兵丧。天津为贼断，王道天下不通。"案占："灾在吴越。"五年二月，有孙恩兵乱，攻侵郡国。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栅断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其后玄遂篡位，乱京都，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应也。

元兴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刘裕尽诛桓氏。

义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扫帝坐，在房心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兴，除旧布新，宋兴之象。"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渐长至十余丈，进扫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征。"其年，宋有天下。

○星流陨

蜀后主建兴十三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坠军中者，皆破败之征也。"九月，亮卒于军，焚营而退，群帅交怨，多相诛残。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围公孙文懿于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白色有芒鬣，从首山东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文懿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并如斗，见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声。案占："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钟、邓克蜀，二星盖二帅之象。二帅相背，又分流南北之应。钟会既叛，三军愤

怒，隆隆有声，兵将怒之征也。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陨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陨为百姓叛。西流，吴人归晋之象好。"二年，吴夏口督孙秀率部曲二千余人来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陨如雨。《刘向传》云："下去其上之象。"后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乱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东北行，竟天。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东南行。案占曰："以乱伐乱。北斗主执杀，出斗魁，居中执杀者，不直之象也。"是后，赵王杀张、裴，废贾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盗，以至屠灭，以乱伐乱之应也。一曰，氐帅齐万年反之应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昼陨中天北下，光变白，有声如雷。案占："名曰营首。营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刘元海、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残灭。王浚起燕代，引鲜卑攻掠鄴中，百姓涂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

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占同上。是后，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时，司马越西破河间兵，奉迎大驾，寻收缪胤、何绥等，肆无君之心，天下恶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尸柩，是其应也。

怀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于东北，小者如斗，相随，天尽赤，声如雷。占曰："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杀东燕王腾，遂据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斩于乐陵。于是以甄为汲郡太守，弟兰钜鹿太守。小星相随者，小将别帅之象也。司马越忿魏郡以东平原以南皆党于桑，以赏甄等，于是侵掠赤地。有声如雷，忿怒之象也。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坠，有声。寻而帝蒙尘于平阳。

元帝太兴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虚、危，没翼、轸。占曰："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翼、轸，荆州之分野。"太宁二年，王敦杀谯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枭夷，枉矢触翼之应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甕，长百余丈，青赤色，从西方来，尾分为百余岐，或散。时王敦之乱，百姓流亡之应也。

成帝咸康三年元月辛末，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娄北。案占："为饥，五谷不藏。"是月，大旱，饥。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人太微。占曰："大人当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从辰巳上，东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间，盖燕分也。案占："为营首。营首之下，流血滂沱。"是时，慕容俊僭称大燕，攻伐无已。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织女，没造父，有声如雷。占曰："燕齐有兵，百姓流亡。"其年十二月，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奔散，河津隔绝。慕容恪攻齐。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见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声如雷。明年，遣使免袁真为庶人。桓温在寿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于苻坚。温破苻坚军。六年，寿春城陷。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东南经翼、轸，声如雷。占曰："楚地有兵，军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坚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伐竟陵，桓石虔击大破之，生擒震，斩首七千，获生口万人。声如雷，将帅怒之象也。十三年闰月戊辰，天狗东北下，有声。占曰："有大战，流血。"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伪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太山，向钦之击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众多西行，经牵牛、虚、危、天津、阁道，贯太微、紫宫。占曰："星庶人类，众多西行，众将西流之象。经天子庭，主弱臣强，诸侯兵不制。"其年五月，孙恩侵吴郡，杀内史。六月，至京口。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刘裕追破之。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以东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万计。十月，桓玄遣将击刘轨，破走之。轨奔青州。

○云气

惠帝永兴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气亘天，砰隐有声。二年十月丁丑，赤气见北方，东西竟天。占曰："并为大兵。砰隐有声，怒之象

也。”是后，四海云扰，九服交兵。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气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见五日乃灭。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毒流天下。

怀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有白气如带，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贯参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马越收缪胤等。又，三方云扰，攻战不休。五年三月，司马越死于宁平城，石勒攻破其众，死者十余万人。六月，京都焚灭，帝如虏庭。

愍帝建兴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气曜于西北。荆州刺史陶侃讨杜弢之党于石城，战败。

志第四

地理上

昔者元胎无象，太素流形，对越在天，以为元首，则《记》所谓冬居营窟，夏居橧巢，饮血茹毛，未有麻丝者也。及燧人钻火，庖牺出震，风宗下武，炎胤昌基，画野无闻，其归一揆。黄帝则东海南江，登空蹑岱，至于昆峰振辔，崆山防道，存诸汗竹，不可厚诬。高阳任地依神，帝喾顺天行义。东逾蟠木，西济流沙，北至幽陵，南抚交址，日月所经，舟车所至，莫匪王臣，不逾兹域。帝尧时，禹平水土，以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弥劭，表提类而分区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创并部之名，燕齐起幽营之号，则《书》所谓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尧，殷因无所损益。周武克商，自丰徂镐。至成王时，改作《禹贡》，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并。职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辩九州之野，皆有分星。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惩{乂心}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也。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他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西带，皆临大海。汉祖龙兴，革秦之弊，分内史为三部，更置郡国二十有三，桂阳、江夏、豫章、河内、魏郡、东海、楚国、平原、梁国、定襄、泰山、汝南、淮阳、千乘、东莱、燕国、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广汉、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内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为京兆、冯翊、扶风是为三辅也。文增厥九，广平、城阳、淄川、济南、胶西、胶东、河间、庐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济北、济阴、山阳、北海也。宣改济北曰东平。武帝开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耻、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犍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农、临淮、西河、朔方、酒泉、陈留、安定、天水、玄菟、乐浪、广陵、敦煌、武威、张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国七十有一，与秦四十，合一

百一十有一。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复夏旧号，南置交址，北有朔方，凡为十三部。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址、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岁，在雕秏之辰，郡国萧条，并省者八。城阳、淄川、高密、胶东、六安、真定、泗水、广阳。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复为刺史，员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吴郡。和顺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济北、广阳，顺改淮阳为陈，改楚为彭城，济东为东平，临淮为下邳，千乘为六安，信都为安平，天水为汉阳。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隶，凡十三部，其与西汉不同者，司隶校尉部郡治河南，朔方隶于并部。而郡国百有八焉。省前汉八，分置五，改旧名七，因旧九十六，少前汉三也。桓灵颇增于前，复置六郡。桓，高阳、高凉、博陵；灵，南安、鄱阳、庐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宁版荡，关洛荒芜，所置者十二，新兴、乐平、西平、新平、略阳、阴平、带方、谯、乐陵、章武、南乡、襄阳。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渔阳、庐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阳平、弋阳、魏兴、新城、义阳、安丰。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阳也。得汉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于汉建安之间初置郡九，巴东、巴西、梓潼、江阳、汶山、汉嘉、硃提、宕渠、涪陵。后主增二，云南、兴古。得汉郡者十有一焉。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临川、临海、衡阳、湘东。景，天门、建安、建平、合浦北部。归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兴、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兴、东阳、桂林、荥阳、宜都。得汉郡者十有八焉。

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孙氏，凡增置郡国二十有三，荥阳、上洛、顿丘、临淮、东莞、襄城、汝阴、长广、广宁、昌黎、新野、随郡、阴平、义阳、毗陵、宣城、南康、晋安、宁浦、始平、咯阳、乐平、南平。省司隶置司州，别立梁、秦、宁、平四州，仍吴之广州，凡十九州，司、冀、兖、豫、荆、徐、扬、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州。郡国一百七十三，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汉旧九十三，置二十三。以为冠带之国，尽有殷周之土。若乃敦庞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牺农之世，用长黎元，未争疆埸。而玉环楛矢，夷裘风驾，南翚表贶，东风入律，光乎上德，奚远弗臻。然则星象丽天，山河纪地，端掖裁其弘敞，崤函判其都邑，仰观俯察，万物攸归。是以洛沚咸阳，宛然秦汉，晋滨河西，同知尧禹，于兹新邑，宅是镐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诵者，史官弗之书也。

昔庖牺氏生于成纪，而为天子，都于陈。神农氏都陈，而别营于曲

阜。黄帝生于寿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穷桑，而迁都曲阜。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号，建都于亳。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万物资生，载昆华而不坠，倾河海而宁泄。考卜惟王，乘飞驻轸，睨□弇山而镌勒，览曾城以为玩。时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东迁，星离豆剖，当涂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余，当八尧之禅，先王桑梓，罄宇来归，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尽弃，永嘉南度，纶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观于浊河而受绿字，寰瀛之内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维，地有四渎。八纮之外，名为八极。地不足东南，天不足西北。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极之数，自下亦如之。昔黄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案，凡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国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祁、酉、燕、齐，在乎兹域。

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昔在帝尧，叶和万邦，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声教，穷竖亥所步，莫不率俾，会群臣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于是九州之内，作为五服。天子之国，内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候。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讫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不失旧物。自孔甲之后，以至于桀，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矣。成汤败桀于焦，迁鼎于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宪典。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班，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

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天子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武王归丰，监于二代，设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余国，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封于齐，表东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大司徒以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小司徒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遗人则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馆，馆有积。遂人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时治致太平，政称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盖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则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强吞弱而众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鲁、邾、郑、宋、纪、卫、西、莒、齐、陈、杞、蔡、邢、郕、晋、薛、许、邓、秦、曹、楚、随、黄、梁、虞、郧、小邾、徐、燕、鄀、麇、舒、庸、郯、莱、吴、越、有穷、三苗、瓜州、有虞、东、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郜、芮、魏、淳于、谷、巴、州、蓼、罗、赖、牟、葛、谭、萧、遂、滑、权、鄣、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鄫、厉、项、密、任、须句、颛臾、顿、管、雍、毕、丰、邘、应、蒋、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寻、过、有过、

戈、偪阳、郜、铸、豕韦、唐杜、杨、豳、郐、观、扈、邳、胡、黎、大庭、骀、岐、邶、锺吾、浦姑、昆吾、房、密须、甲父、鄢、桐、亳、韩、赵。三十一国尽亡其处，祭、极、荀、贾、贰、轸、绞、于余丘、阳、箕、英氏、毛、聃、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鄟、庸、姺、奄、商奄、褒姒、蓐、有缗、阙巩、飂、鬷、穷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遂有七王，韩、魏、赵、燕、齐、秦、楚。又有宋、卫、中山，不断如线，如三晋篡夺，亦称孤也。

《司马法》广陈三代，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受耕之，爰自其处。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口。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供车马甲兵士从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旱。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环庐种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于疆埸，鸡□狗豕无失其时。闾有序，乡有庠，序有明教，庠以行礼。司马之法，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令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井四为邑，邑四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区，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谓乘车之制。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谓诸侯之大者也，谓之千乘之国。天子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二万人，故天子称万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于天下，访周之败，以为处士横议，诸侯寻戈，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焉。汉兴，创艾亡秦孤立而败，于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余邑。于时民罹秦项，户口凋弊，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而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注，奄有龟蒙，为梁楚。东

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不西至巴蜀，北至云中，西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朝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籓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自文景与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光武中兴，不逾前制，东海王疆以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二十九县，其余称为宠锡者，兼一郡而已。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献帝建安元年拜曹操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魏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侯之庶子为亭伯。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九十万。孙叔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案《禹贡》豫州之地。及汉武帝，初置司隶校尉，所部三辅、三河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北得冀州分河东、河内二郡，东得豫州之弘农、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银印青绶。及光武都洛阳，司隶所部与前汉不异。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晋仍居魏都，乃以三辅还属雍州，分河南立荥阳，分雍州之京兆立

上洛，废东郡立顿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隶校尉统之。州统郡一十二，县一百，户四十七万五千七百。

河南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一十一万四千四百。置尹。

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平昌、宣阳、建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司隶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内也。河南周东都王城郏鄏也。巩周孝王封周桓公孙惠公于巩，号东周，故战国时有东、西周号。芒山、首阳其界也。河阴新安函谷关所居。成皋有关，郑之武牢。缑氏有刘聚，周大夫刘子邑。有延寿城、仙人祠。阳城有鄂阪关。此邑是为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阳城山、箕山，许由墓在焉。新城有延寿关。故戎蛮子之国。陆浑故蛮子国，楚壮王伐陆浑是也。梁战国时谓为南梁，别少梁也。阳翟

荥阳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八，户三万四千。

荥阳地名敖，秦置敖仓者。京郑太叔段所居。密故周畿内。卷有博浪长沙，张良击秦始皇处。阳武苑陵中牟六国时，赵献侯都。开封宋蓬池在东北，或曰蓬泽。

弘农郡汉置。统县六，户一万四千。

弘农本函谷关。汉武帝迁于新安县。湖故曰胡，汉武更名湖。陕故虢国，周分陕东西，二相主之。宜阳黾池华阴华山在县南。

上洛郡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统县三，户万七千。

上洛峣关在县西北。商秦相卫商鞅邑。庐氏熊耳山在东，伊水所出。

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

平阳旧尧都。侯国。杨故杨侯国。端氏韩、魏。赵既为诸侯，以端氏封晋君也。永安故霍伯国。霍山在东。浦子狐讘襄陵公国相。绛邑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濩泽析城山在西南。临汾公国相。北屈壶口山在东南。有南屈，故称北。皮氏故耿国。

河东郡秦置。统县九，户四万二千五百。

安邑旧舜都。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垣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汾阳公国相。大阳吴山在西。　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后于此猗氏古猗顿城。解有盐池。蒲坂有历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　夷齐居其阳，所谓首阳山。河北

汲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六，户三万七千。

汲有铜关。朝歌纣所都。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林虑

获嘉故汲新中乡。汉武帝行过时，获吕嘉首，因改名。修武晋所启南阳，秦改名修武。

河内郡汉置。统县九，户五万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州故晋邑。怀平皋邢侯自襄国徙此。河阳

沁水轵故周原邑。山阳温故国也，苏忿生封。

广平郡魏置。统县十五，户三万五千二百。

广平邯郸秦置为郡。易阳武安涉　襄国故邢侯国都。南和任曲梁列人肥乡临水广年侯相。　斥漳平恩

阳平郡魏置。统县七，户五万一千。

元城汉元后生邑。馆陶清泉发干东武阳阳平乐平

魏郡汉置。统县八，户四万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长乐魏斥丘安阳荡阴内黄黄池在西。黎阳故黎侯国。

顿丘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四，户六千三百。

顿丘繁阳阴安卫

永嘉之后，司州沦没刘聪。聪以洛阳为荆州，及石勒，复以为司州。石季龙又分司州之河南、河东、弘农、荥阳，兖州之陈留、东燕为洛州。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后以弘农人流寓寻阳者侨立为弘农郡。又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郡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

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县。并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温入洛，复置河南郡，属司州。

兖州。案《禹贡》济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河东曰兖州。”《春秋元命包》云命：“五星流为兖州。兖，瑞也，信也。”又云：“盖取兖水以名焉。”汉武帝置十三州，以旧名为兖州，自此不改。州统郡国八，县五十六，户八万三千三百。

陈留国汉置。统县十，户三万。魏武帝封。

小黄浚仪有洪沟，汉高祖项羽欲分处。封丘　酸枣乌巢地在东南。济阳长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雍丘故杞国。尉氏襄邑 外黄

濮阳国故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统县四，户二万一千。

濮阳古昆吾国。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即而投此水。公国相。廪丘公国相。有羊角城。白马有瓠子堤。鄄城公国相。

济阴郡汉置。统县九，户七千六百。

定陶汉高祖封彭越为梁王，都此。乘氏故侯国。句阳离狐宛句己氏成武有楚丘亭。单父故侯国。城阳舜所渔，尧冢在西。

高平国。故属梁国，晋初分山阳置。统县七，户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钜野鲁获麟所。方与金乡湖陆高平侯国。南平阳侯国。有漆亭。

任城国汉置。统县三，户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国。亢父樊

东平国汉置。统县七，户六千四百。

须昌寿张有蚩尤祠。范无盐富城东平陆刚平

济北国汉置。统县五，户三千五百。

庐扁鹊所生。县西有石门。临邑东阿谷城有乌下聚。蛇丘有下灌亭。

泰山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九千三百。

奉高西南有明堂。博有龟山。嬴南武城梁父侯国。有菟裘聚。山茌茌山在东北。新泰故曰平阳。南武阳有颛臾城。莱芜有原山。东牟故牟国。钜平有阳关亭。

惠帝之末，兖州阖境沦没石勒。后石季龙改陈留郡为建昌郡，属洛州。是时遗黎南渡，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太山等郡。后改为南兖州，或还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阳。后始割地为境，常居广陵，南与京口对岸。咸康四年，于北谯界立陈留郡。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

豫州。案《禹贡》为荆河之地。《周礼》："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钩钤星别为豫州。"地界，西自华山，东至于淮，北自济，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为三川、河东、南阳、颍川、砀、泗水、薛七郡。汉改三川为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旧名不改，以河南、河东二郡属司隶，又以南阳属荆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砀郡曰梁，改薛曰鲁，分梁沛立汝南郡，分颍川立淮阳郡。后汉章帝改淮阳曰陈郡。魏武分沛立谯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阳郡。及武帝受命，又分颍川立襄城都，分汝南立汝阴郡，合陈郡于梁国。州统郡国十，县八十五，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六。

颍川郡秦置。统县九，户二万八千三百。

许昌汉献帝都许。魏禅，徙都洛阳，许宫室武库存焉，改为许昌。长社

颍阴临颍公国相。郾邵陵公国相。鄢陵公国相。新汲

长平

汝南郡汉置。统县十五，户二万一千五百。

新息南安阳安成侯相。慎阳北宜春朗陵阳安故江国。有江亭。上蔡平舆故沈子国。有沈亭。定颍灈阳南顿汝阳吴房故房子国。西平故柏国。有龙泉，水可用淬刀剑。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统县七，户一万八千。

襄城侯相。有西不羹城。繁昌魏文受禅于此。郏　定陵侯相。父城侯相。昆阳公国相。舞阳宣帝始封此邑。

汝阴郡魏置郡，后废，泰始二年复置。统县八，户八千五百。

汝阴故胡子国。慎故楚邑。原鹿固始鲖阳新蔡宋侯相褒信

梁国汉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三千。

睢阳春秋时宋都。蒙虞下邑有阳山，山有文石。宁陵故葛伯国。谷熟陈项长平阳夏武平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

沛国汉置。统县九，户五千九十六。

相沛汉高祖所起处。丰竺邑符离杼秋汶 虹萧

谯郡魏置。统县七，户一千。

谯城父酇山桑龙亢蕲铚

鲁郡汉置。统县七，户三千五百。

鲁曲阜之地，鲁侯伯禽所居。汶阳卞邹有绎山。番故小邾之国。薛奚仲所封。公丘

弋阳郡魏置。统县七，户一万六千七百。

西阳故弦子国。轵蕲春邾西陵期思弋阳

安丰郡魏置。统县五，户一千二百。

安风雩娄安丰侯相。蓼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阴立新蔡，分梁国立陈郡，分汝南立南顿。永嘉之乱，豫州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宁康元年，移镇姑孰。孝武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县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又于汉庐江郡之南部置晋熙郡。

冀州。案《禹贡》、《周礼》并为河内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

也。《春秋元命包》云：“昴毕散为冀州，分为赵国。”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舜以冀州南北阔大，分卫以西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周人因焉。及汉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旧名焉冀州，历后汉至晋不改。州统郡国十三，县八十三，户三十二万六千。

赵国。汉置。统县九，户四万二千。

房子元氏平棘高邑。公国相。中丘柏人平乡下曲阳故鼓子国。邬

钜鹿国秦置。统县二，户一万四十。

黾陶钜鹿

安平国汉置。统县八，户二万一千。

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观津侯相。扶柳 广宗侯国。

经

平原国汉置。统县五。户五万一千。

平原高唐茌平博平聊城安德西平昌般鬲

乐陵国汉置。统县五，户三万三千。

厌次阳信漯沃新乐乐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汉置。统县十，户四万。

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修广川侯相。阜城

章武国泰始元年置。统县四，户一万三千。

东平舒文安章武束州

河间国汉置。统县六，户二万七千。

乐城侯相。武垣鄚侯相。易城中水成平

高阳国泰始元年置。统县四，户七千。

博陆高阳北新城侯相蠡吾

博陵郡汉置。统县四，户一万。

安平饶阳南深泽安国

清河国汉置。统县六，户二万二千。

清河东武城绎幕侯相。贝丘灵

中山国汉置。统县八，户三万三千。

卢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阴望都唐北平

常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二万四千。

真定石邑井陉上曲阳恆山在县西北，有坂号飞狐口。蒲吾

南行唐灵寿九门侯相。

惠帝之后，冀州沦没于石勒。勒以太兴二年僭号于襄国，称赵。后为慕容俊所灭，慕容氏又为苻坚所灭。孝武太元八年，坚败，其地入慕容垂。垂僭号于中山，是为后燕。后燕卒灭于魏。

幽州。案《禹贡》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言北方太阴，故以幽冥为号。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与六国俱称王。及秦灭燕，以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汉高祖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旧名不改。其后开东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皆属焉。元凤元年，改燕曰广阳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晋不改。幽州统都国七，县三十四，户五万九千二十。

范阳国汉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阳郡。武帝置国，封宣帝弟子绥为王。统县八，户一万一千。

涿良乡方城长乡遒故安范阳容城侯相。

燕国汉置，孝昭改为广阳郡。统县十，户二万九千。

蓟安次侯相。昌平军都有关。广阳潞安乐国相。蜀主刘禅封此县

公。泉州侯相。雍奴狐奴

北平郡秦置。统县四，户五千。

徐无土垠俊靡无终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统县二，户四千七十。

沮阳居庸

广宁郡故属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统县三，户三千九百五十。

下洛潘涿鹿

代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四百。

代广昌平舒当城

辽西郡秦置。统县三，户二千八百。

阳乐肥如海阳

惠帝之后，幽州没于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俊僭早于蓟，是为前燕。七年，俊移都于鄴。俊死，子□为苻坚所灭。坚败，地复入慕容垂，是为后燕。垂死，宝迁于和龙。

平州。案《禹贡》冀州之域，于周为幽州界，汉属右北平郡。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八千一百。

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置郡。统县二，户九百。

昌黎宾徒

辽东国秦立为郡。汉光武以辽东等属青州，后还幽州。统县八，户五千四百。

襄平东夷校尉所居。汶居就乐就安市西安平新昌

力城

乐浪郡汉置。统县六，户三千七百。

朝鲜周封箕子地。屯有浑弥遂城秦筑长城之所起。镂方

驷望

玄菟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二百。

高句丽望平高显

带方郡公孙度置。统县七，户四千九百。

带方列口南新长岑提奚含资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为刺史，遂属永嘉之乱，廆为众所推。及其孙俊移都于蓟。其后慕容垂子宝又迁于和龙，自幽州至子庐溥镇以南地入于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镇令支，青州刺史镇新城，并州刺史镇凡城，营州刺史镇宿军，冀州刺史镇肥如。高云以幽、冀二州牧镇肥如，并州刺史镇白狼。后为冯跋所篡，跋僭号于和龙，是为后燕，卒灭于魏。

并州。案《禹贡》盖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北曰并州，其镇曰恆山。《春秋元命包》云："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恆山为称，而云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汉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旧名不改，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后汉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并州统郡国六，县四十五，户五万九千二百。

太原国秦置。统县十三，户一万四千。

晋阳侯相。阳曲榆次于离盂狼孟阳邑 大陵祁平陶京陵中都邬

上党郡秦置。统县十，户一万三千。

潞屯留壶关长子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武乡

西河国汉置。统县四，户六千三百。

离石隰城中阳介休

乐平郡泰始中置。统县五，户四千三百。

沾上艾寿阳□□阳乐平

雁门郡秦置。统县八，户一万二千七百。

广武崞氵枉陶平城葰人繁畤原平马邑

新兴郡魏置。统县五，户九千。

九原定襄云中广牧晋昌

惠帝改新兴为晋昌郡。及永兴元年，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镇平阳，幽州刺史镇离石。及刘聪攻陷洛阳，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刘曜徙都长安，其平阳以东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怀之间，离石县荒废，勒于其处置永石郡，又别置武乡郡。及苻坚、姚兴、赫连勃勃，并州并徙置河东，又姚兴以河东为并、冀二州云。

雍州。案《禹贡》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谓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阏也。《周礼》：西曰雍州。盖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于酆镐，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则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国。秦灭，汉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为凉州，其余并属司隶，不统于州。后汉光武都洛阳，关中复置雍州。后罢，复置司隶校尉，统三辅如旧。献帝时又置雍州，自三辅距西域皆属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分陇右为秦州，改京兆尹为太守，冯翊、扶风各除左右，仍以三辅属司隶。晋初于长安置雍州，统郡国七，县三十九，户九万九千五百。

京兆郡汉置。统县九，户四万。

长安杜陵霸城蓝田高陆万年故栎阳县。新丰阴般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

冯翊郡汉置，名左冯翊。统县八，户七千七百。

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祠临晋水，故名。下邽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重泉频阳秦厉公置，在频水之阳。粟邑莲芍郃阳夏阳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风郡汉武帝以为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风。统县六，户二万三千。

池阳汉惠帝置。有巀{山辟}山。郿成国渠首受渭。雍侯相。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陈仓

美阳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汉置。统县七，户五千五百。

临泾朝那乌氏都卢鹑觚阴密殷时密国。西川

北地郡秦置。统县二，户二千六百。

泥阳富平

始平郡泰始二年置。统县五，户一万八千。

槐里秦曰废丘，汉高帝更名。有黄山宫。始平武功太一山在东，古文以为终南。鄠古国，夏启所伐。蒯城

新平郡汉置。统县二，户二千七百。

漆漆水在西。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风国为秦国。徙都。建兴之后，雍州没于刘聪。及刘曜徙都长安，改号曰赵，以秦、凉二州牧镇上邽，朔州牧镇高平，幽州刺史镇北地，并州牧镇蒲坂。石勒克长安，复置雍州。石氏既败，苻健僭据关中，又都长安，是为前秦。于是乃于雍州置司隶校尉，以豫州刺史镇许昌，秦州刺史镇上邽，荆州刺史镇丰阳，洛州刺史镇宜阳，并州刺史镇蒲坂。苻坚时，分司隶为雍州，分京兆为咸阳郡，洛州刺史镇

陕城。灭燕之后，分幽州置平州，镇龙城，幽州刺史镇蓟城，河州刺史镇桴罕，并州刺史镇晋阳，豫州刺史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雍州刺史镇蒲坂。于是移洛州居丰阳，以许昌置东豫州，以荆州刺史镇襄阳，徐州刺史镇彭城。即而姚苌灭苻氏，是为后秦。及苌子兴克洛阳，以并、冀二州牧镇蒲坂，豫州牧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分司隶领北五郡，置幽州刺史镇安定。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勃勃僭号于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又平刘义真于长安，遣子璝镇焉，号曰南台。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牧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荆州刺史镇陕，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遥领。初以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酇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有秦国流人至江南，改堂邑为秦郡，侨立尉氏县属焉。康帝时，庾翼为荆州刺史，迁镇襄阳。其后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襄阳故属荆州。

凉州。案《禹贡》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为狄。秦兴美阳甘泉宫，本匈奴铸金人祭天之处。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浑邪王等居凉州之地。二王后以地降汉，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关右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统郡八，县四十六，户三万七百。

金城郡汉置。统县五，户二千。

榆中允街金城白土浩亹

西平郡汉置。统县四，户四千

西都临羌长宁安夷

武威郡汉置。统县七，户五千九百。

姑臧宣威揖次仓松显美骊靬番禾

张掖郡汉置。统县三，户三千七百。

永平临泽汉昭武县，避文帝讳改也。屋兰汉因屋兰名焉。

西郡汉置。统县五，户一千九百。

日勒删丹仙提万岁兰池一云兰绝池。

酒泉郡汉置。统县九，户四千四百。

福禄会水安弥骅马乐涫表氏延寿玉门沙头

敦煌郡汉置。统县十二，户六千三百。

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广至宜禾宜安深泉伊吾新乡乾齐

西海郡故属张掖，汉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统县一，户二千五百。

居延泽在东南，《尚书》所谓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及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张茂分武兴、金城、西平、安故为定州。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为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张祚又以敦煌郡为商州。永兴中，置汉阳县以守牧地，张玄靓改为祁连郡。张天锡又别置临松郡。天锡降于苻氏，其地寻为吕光所据。吕光都于姑臧后，以郭馨言谶，改昌松为东张掖郡。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

秦州。案《禹贡》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陇右置焉，刺史领护羌校尉，中间暂废。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

阴平，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太康三年，罢秦州，并雍州。七年，复立，镇上邽。统郡六，县二十四，户三万二千一百。

陇西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

襄武首阳乌鼠山在东。临洮狄道

南安郡汉置。统县三，户四千三百。

獂道新兴中陶

天水郡汉武置，孝明改为汉阳，晋复为天水。统县六，户八千五百。

上邽冀秦州故居。始昌新阳显新汉显亲县。成纪

略阳郡本名广魏，泰始中更名焉。统县四，户九千三百二十。

临渭平襄略阳清水

武都郡汉置。统县五，户三千。

下辩河池沮武都故道

阴平郡泰始中置。统县二，户三千。

阴平平广

惠帝分陇西之狄道、临洮、河关，又立洮阳、遂平、武街、始兴、第五、真仇六县，合九县置狄道郡，属秦州。张骏分属凉州，又以狄道县立武始郡。江左分梁为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为北秦州。

梁州。案《禹贡》华阳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名焉。《周礼》职方氏以梁并雍。汉不立州名，以其地为益州。及献帝初平六年，以临江县属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分巴郡垫江置巴西郡。刘备据蜀，又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汉、汉昌三县宕渠郡，寻省，以县并属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又分广汉置新都郡。梁州统郡八，县四十四，户七万六千三百。

汉中郡秦置，统县八，户一万五千。

南郑蒲池褒中沔阳成固西乡黄金兴道

梓潼郡蜀置。统县八，户一万二百。

梓潼涪城武连黄安汉德晋寿剑阁白水

广汉郡汉置。统县三，户五千一百。

广汉德阳五城

新都郡泰始二年置。统县四，户二万四千五百。

雒什方绵竹新都

涪陵郡蜀置。统县五，户四千二百。

汉复涪陵汉平汉葭万宁

巴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三百。

江州垫江临江枳

巴西郡蜀置。统县九，户一万二千。

阆中 西充国苍溪岐愜南充国汉昌宕渠安汉

平州

巴东郡汉置。统县三，户六千五百。

鱼复朐□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罢新都郡并广汉郡。惠帝复分巴西置宕渠郡，统宕渠、汉昌，宣汉三县，并以新城、魏兴、上庸合四郡以属梁州。寻而梁州郡县没于李特，永嘉中又分属杨茂搜，其晋人流寓于梁益者，仍于二州立南北二阴平郡。及桓温平蜀之后，以巴汉流人立晋昌郡，领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宣汉、宁都、新兴、吉阳、东关、永安十县；又置益昌、晋兴二县，属巴西郡；于德阳界东南置遂宁郡；又于晋寿置剑阁县，属梁州。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寿郡，统晋寿、白水、邵欢、兴安

四县；梓潼郡徙居梓潼，罢剑阁县；又别置南汉中郡，分巴西、梓潼为金山郡。及安帝时，又立新巴、汶阳二郡，又有北新巴、华阳、南阴平、北阴平四郡，其后又立巴渠、怀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怀汉、新兴、安康等十郡。

益州。案《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厄也。"言其所在之地险厄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灭蜀，置郡，以张若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始此也。及后汉，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诸道置蜀、广汉、犍为三郡属国都尉，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献帝初平元年，刘璋分巴郡立永宁郡。建安六年，改永宁为巴东，以巴郡为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刘备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为巴东郡，巴西郡为巴郡，又分广汉立梓潼郡，分犍为立江阳郡，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以犍为属国为硃提郡。刘禅建兴二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分建宁永昌立云南郡，分建宁柯立兴古郡，分广汉立东广汉郡。魏景元中，蜀平，省东广汉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益州统郡八，县四十四，户十四万九千三百。

蜀郡秦置。统县六，户五万。

成都广都繁江原临邛郫

犍为郡汉置。统县五，户一万。

武阳南安僰道资中牛鞞

汶山郡汉置。统县八，户一万六千。

汶山升迁都安广阳兴乐平康蚕陵广柔

汉嘉郡蜀置。统县四，户一万三千。

汉嘉徙阳严道旄牛

江阳郡蜀置。统县三，户三千一百。

江阳符汉安

硃提郡蜀置。统县五，户二千六百。

硃提南广汉阳南秦堂狼

越巂郡汉置。统县五，户五万三千四百。

会无邛都卑水定苲台登

牂柯郡汉置。统县八，户一千二百。

万寿且兰谈指夜郎毋敛并渠鄨平夷

惠帝之后，李特僭号于蜀，称汉，益州郡县皆没于特。李雄又分汉嘉、蜀二郡立沈黎、汉原二郡。是时益州郡县虽没李氏，江左并遥置之。桓温灭蜀，其地复为晋有，省汉原、沈黎而立南阴平、晋原、宁蜀、始宁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复没于苻氏。太元八年，复为晋有。隆安二年，又立晋熙、遂宁、晋宁三郡云。

宁州。于汉魏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广，分益州之建宁、兴古、云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户八万三千。

云南郡蜀置。统县九，户九千二百。

云平云南梇栋青蛉姑复邪龙榆遂久永宁

兴古郡蜀置。统县十一，户六千二百。

律高句町宛温漏卧毋掇贲古滕休镡封汉兴进乘都簏

建宁郡蜀置。统县十七，户二万九千。

味昆泽存□邑新定谈槁母单同濑漏江牧麻谷昌连然秦臧双柏

俞元修云泠丘滇池

永昌郡汉置。统县八，户三万八千。

不韦永寿比苏雍乡南涪巂唐哀牢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太安二年，惠帝复置宁州，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晋宁，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时其地再为李特所有。其后李寿分宁州兴古、永昌、云南、硃提、越嶲、河阳六郡为汉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硃提、越嶲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罢并宁州。以越嶲还属益州，省永昌郡焉。

志第五

地理下（青州徐州荆州扬州交州广州）

青州。案《禹贡》为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为营州，则辽东本为青州矣。《周礼》：“正东曰青州。”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虚危流为青州。”汉武帝置十三州，因旧名，历后汉至晋不改。州统郡国六，县三十七，户五万三千。

齐国秦置郡，汉以为国。景帝以为北海郡。统县五，户一万四千。

临淄西安有棘里亭。东安平汝水出东北。广饶昌国乐毅所封。

济南郡汉置。统县五，户五千。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未之详。

平寿古国。寒浞封此。下密有三石祠。胶东侯国。即墨有天山祠。祝阿

乐安国汉置。统县八，户一万一千。

高苑临济有蚩尤祠。博昌有薄姑祠。利益侯相。蓼城侯国。

邹寿光古斟灌氏所封国。东朝阳

城阳郡汉置，属北海，自魏至晋，分北海而立焉。郡统县十，户一万二千。

莒故莒子国。姑幕古薄姑氏国。诸淳于故淳于公国。东武

高密汉改为郡。壮武黔陬平昌昌安

东莱国汉置郡。统县六，户六千五百。

掖侯相。当利侯国。庐乡曲城黄有莱山、松林莱君祠□弦侯国。有百支莱王祠。

长广郡咸宁三年置。统县三，户四千五百。

不其侯国。长广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又分城阳之黔陬、壮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营陵、安丘、大、剧、临朐十一县为高密国。自永嘉丧乱，青州沦没石氏。东莱人曹嶷为刺史。造广固城，后为石季龙所灭。季龙末，辽西段龛自号齐王，据青州。慕容恪灭赵，克青州。苻氏平燕，尽有其地。及苻氏败后，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别驾辟闾浑为刺史，镇广固。隆安四年，为慕容德所灭，遂都之，是为南燕，复改为青州。德以并州牧镇阴平，幽州刺史镇发干，徐州刺史镇莒城，青州刺史镇东莱，兖州刺史镇梁父。慕容超移青州于东莱郡，后为刘裕所灭，留长史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筑东阳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于广陵侨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镇东阳城，以侨立州为南青州。而后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案《禹贡》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则其一也。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氐流为徐州。"盖取舒缓之义，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楚汉之际，分置东阳郡。汉又分置东海郡，改泗水为沛，改薛为鲁，分沛置楚国，以东阳属吴国。景帝改吴为江都，武帝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改江都为广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为徐州，统楚国及东海、琅邪、临淮、广陵四郡。宣帝改楚为彭城郡，后汉改为彭城国，以沛郡之广戚县来属，改临淮为下邳国。及太康元年，复分下邳属县在淮南者置临淮郡，分琅邪置东莞郡。州凡领郡国七，县六十一，户八万一千二十一。

彭城国汉以为郡。统县七，户四千一百二十一。

彭城故殷伯太彭国。留张良所封。广戚傅阳武原 吕梧

下邳国汉置为临淮郡。统县七，户七千五百。

下邳葛峄山在西，古峄阳也。韩信为楚王，都之。凌　良城侯相。睢陵夏丘取虑僮

东海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一千一百。

郯故郯子国。祝其羽山在县之西。朐襄贲利城　赣榆厚丘兰陵承昌虑合乡戚

琅邪国秦置郡。统县九，户二万九千五百。

开阳侯相。临沂阳都缯即丘华费鲁季氏邑。东安蒙阴山在西南。

东莞郡太康中置。统县八，户一万。

东莞故鲁郓邑。硃虚营陵尚父吕望所封。安丘故莒渠丘父封邑。

盖临朐有海水祠。剧广

广陵郡汉置。统县八，户八千八百。

淮阴射阳舆海陵有江海会祠。广陵盐渎淮浦江都有江水祠。

临淮郡汉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复立。统县十，户一万。

盱眙东阳高山赘其潘旌高邮淮陵司吾下相徐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阳郡之莒、姑幕、诸、东武四县属东莞。元康元年，分东海置兰陵郡。七年，又分东莞置东安郡，分临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领州。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又于汉故九江郡界置钟离郡，属南徐州，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州，淮南但为徐州，统彭城、沛、下邳、兰陵、东莞、东安、琅邪、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统考城、直渎、阳城三县，又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后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并合兖州。

荆州。案《禹贡》荆及衡阳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轸星散为荆州。"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取楚鄢郢

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灭楚之后，分黔中为长沙郡。汉高祖分长沙为桂阳郡，改黔中为武陵郡，分南郡为江夏郡。武帝又分长沙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旧名为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吴后遂与蜀分荆州。于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没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复属吴。魏文帝以汉中遗黎立魏兴、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苍梧立临贺郡，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孙休分武陵立天门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孙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零陵、桂阳、衡阳、湘东、邵陵、临贺、始兴、始安十五郡，其南阳、江夏、襄阳、南乡、魏兴、新城、上庸七郡属魏之荆州。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改南乡顺阳郡，又以始兴、始安、临贺三郡属广州，以扬州之安成郡来属。州统郡二十二，县一百六十九，户三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汉置。统县七，户二万四千。

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之陪尾山。云杜故云子国。曲陵平春

邑阝竟陵章山在东北，古之方山。南新市

南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五千。

江陵故楚都。编有云梦官。当阳华容都故都子国。枝江故罗国。旌阳州陵楚嬖人州侯所邑。监利松滋石首

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

宜城故鄢也。中庐临沮荆山在东北。巳阝襄阳侯相。山都邓城ＪＭ

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

宛西鄂侯相。雉鲁阳公国相。犨淯阳公国相。博望公国相。堵阳叶侯相。有长城山，号曰方城。 舞阴公国相。比阳公国相。涅阳冠军郦

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

酇顺阳南乡丹水武当侯相。阴筑阳析

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

新野侯相。穰邓故邓侯国。蔡阳随故随国。安昌棘阳厥西平氏桐柏山在南。义阳平林朝阳

新城郡魏置。统县四，户一万五千二百。

房陵绥阳昌魏沶乡

魏兴郡魏置。统县六，户一万二千。

晋兴安康西城锡长利洵阳

上庸郡魏置。统县六，户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八。

上庸侯相。安富北巫武陵上廉微阳

建平郡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

巫北井秦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故楚子国。沙渠

宜都郡吴置。统县三，户八千七百。

夷陵夷道佷山

南平郡吴置，以为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统县四，户七千。

作唐孱陵南安江安

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

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黚阳酉阳镡城 沅南迁陵

舞阳

天门郡吴置。统县五，户三千一百。

零阳湲中衮临澧澧阳

长沙郡汉置。统县十，户三万三千。

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建宁吴昌罗 蒲沂巴陵

衡阳郡吴置，故属长沙。统县九，户二万三千。

湘乡重安湘南湘西烝阳衡山连道新康益阳

湘东郡吴置，故属长沙。统县七，户一万九千五百。

酃茶陵临烝利阳阴山新平新宁

零陵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二万五千一百。

泉陵有香茅，云古贡之以缩酒。祁阳零陵营浦洮阳永昌观阳营道春陵泠道应阳东界有鼻墟，云象所封。

邵陵郡吴置。统县六。户一万二千。

邵陵都梁夫夷建兴邵阳高平

桂阳郡汉置。统县六，户一万一千三百。

郴项羽义帝之邑。耒阳便临武晋宁南平

武昌郡吴置。统县七，户一万四千八百。

武昌故东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此。柴桑。有湓口关。阳新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沙阳鄂有新兴、马头铁官官陵

安成郡吴置。统县七，户三千。

平都宜春新谕永新安复萍乡广兴

惠帝分桂阳、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属梁州，又分义阳立随郡，分南阳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怀帝又分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及广州之始安、始兴、临贺九郡置湘州。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愍帝建兴中，并还南郡，亦并丰

都于监利。元帝渡江，又侨立新兴、南河东二郡。穆帝时，又分零陵立营阳郡，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立为义阳郡。又以广州之临贺、始兴、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阳，益州之巴东，合五郡来属，以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六郡属湘州。桓温又分南郡立武宁郡。安帝又侨立南义阳、东义阳、长宁三郡。义熙十三年，省湘州，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还入荆州。

扬州。案《禹贡》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东南曰扬州。"《春秋元命包》云："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以为江南之气躁劲，厥性轻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于古则荒服之国，战国时其地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会稽、九江三郡。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尽有其地。汉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诛，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刘濞为吴王，二国尽得扬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庐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非为江都王，并得鄣、会稽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广陵，封皇子胥为王而以属徐州。元封二年，改鄣曰丹杨，改淮南复为九江。后汉顺帝分会稽立吴郡，扬州统会稽、丹杨、吴、豫章、九江、庐江六郡，省六安并庐江郡。献帝兴平中，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孙权又分豫章立鄱阳郡，分丹杨立新都郡。孙亮又分豫章立临川郡，分会稽立临海郡。孙休又分会稽立建安郡。孙皓分会稽立东阳郡，分吴立吴兴郡，分豫章、庐陵、长沙立安成郡，分庐陵立庐陵南部都尉，扬州统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庐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寿春悉属魏。及晋平吴，以安成属荆州，分丹杨之宣城、宛陵、陵阳、安吴、泾、广德、宁国、怀安、石城、临城、春谷十一县立宣城郡，理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庐陵南部为南康郡，分建安立晋安郡，又分丹杨立毗陵郡。扬州合统郡十八，县一百七十三，户三十一万一千四百。

丹阳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一千五百。

建鄴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鄴，改业为鄴。江宁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杨丹杨山多赤柳，在西也。于湖芜湖永世溧阳溧水所出。江乘句容有茅山。

湖熟秣陵

宣城郡太康二年置。统县十一，户二万三千五百。

宛陵侯相。彭泽聚在西南。宣城陵阳淮水出东北入江。仙人陵阳子明所居。安吴临城石城泾春谷孝武改春为阳。 广德宁国怀安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汉以为淮南国，汉武帝置为九江郡。武帝改为淮南郡。统县十六，户三万三千四百。

寿春成德下蔡义城西曲阳平阿有涂山。历阳全椒阜陵汉明帝时沦为麻湖。钟离故州来邑。合肥逡遒阴陵当涂古涂山国。东城乌江

庐江郡汉置。统县十，户四千二百。

阳泉舒故国，有桐乡。灊天柱山在南，有祠。皖寻阳居巢桀死于此。临湖襄安龙舒六故六国。

毗陵郡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为毗陵郡。统县七，户一万二千。

丹徒故硃方。曲阿故云阳。武进延陵毗陵既阳无锡有磨山、春申君祠。

吴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二万五千。

吴故国。具区在西。嘉兴海盐盐官钱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富阳桐庐建德寿昌海庐娄

吴兴郡吴置。统县十，户二万四千。

乌程临安余杭武康。故防风氏国。东迁于潜有潜水。

故鄣安吉原乡长城

会稽郡秦置。统县十，户三万。

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上虞有仇亭，舜避丹硃于此地。余姚有句余山在南。句章鄞有鲒埼亭。鄮始宁剡永兴诸暨

东阳郡吴置。统县九，户一万二千。

长山有赤松子庙。永康乌伤吴宁太末信安 丰安定阳遂昌

新安郡吴置。统县六，户五千。

始新遂安黝歙海宁黎阳

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

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

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

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

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

原丰新罗宛平同安候官罗江晋安温麻

豫章郡汉置。统县十六，户三万五千。

南昌海昏新淦建城望蔡永修建昌吴平豫章彭泽艾康乐丰城新吴宜丰钟陵

临川郡吴置。统县十，户八千五百。

临汝西丰南城东兴南丰永成宜黄安浦西宁新建

鄱阳郡吴置。统县八，户六千一百。

广晋鄱阳乐安余汗鄡阳历陵葛阳晋兴

庐陵郡吴置。统县十，户一万二千二百。

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平阳丰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统县五，户一千四百。

赣雩都平固南康揭阳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揭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分淮南之乌江、历阳二县置历阳

郡。又以周□创义讨石冰，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置义乡、国山、临津并阳羡四县，又分丹阳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县，立义兴郡，以表纪之功，并属扬州。又以毗陵郡封东海王世子毗，避毗讳，改为晋陵。怀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泽县属寻阳郡。愍帝立，避帝讳改建鄴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扬州，改丹阳太守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寻阳郡又置九江、上甲二县，寻又省九江县入寻阳。是时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皆沦没，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永嘉郡，流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而扬州统丹阳、吴郡、吴兴、新安、东阳、临海、永嘉、宣城、义兴、晋陵十一郡。

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又于寻阳侨置松滋郡，遥隶扬州。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改陵阳为广阳。孝武宁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宁县置乐成县。是时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寻又省上党郡为县，又罢襄城郡为繁昌县，并以属淮南。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后又省上甲县入彭泽县。旧江州督荆州之竟陵郡，及何无忌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辽远，去江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绥安郡人户入境，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郡还荆州。又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寻阳，人户难居，并宜建督。安帝从之。后又省松滋郡为松滋县，弘农郡为弘农县，并属寻阳郡。

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即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后使任嚣、赵他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汉初，以岭南三郡及长沙、豫章封吴芮为长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陆贾使还，拜赵他为南越王，割长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讨平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盖秦时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顺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曰高凉。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交趾太守，共表

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值乱不得入，吕岱击平之，复还并交部。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部。永安七年，复以前三郡立广州。及孙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统郡七，县五十三，户二万五千六百。

合浦郡汉置。统县六，户二千。

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

交趾郡汉置。统县十四，户一万二千。

龙编苟漏望海[B231]□娄西于武宁硃鸢 曲易

交兴北带稽徐安定南定海平

新昌郡吴置。统县六，户三千。

麋泠妇人征侧为主处，马援平之。嘉宁吴定封山临西西道

武平郡吴置。统县七，户五千。

武宁武兴进山根宁安武扶安封溪

九真郡汉置。统县七，户三千。

胥浦移风津梧建初常乐扶乐松原

九德郡吴置，周时越常氏地。统县八，无户。

九德咸驩南陵阳遂扶苓曲胥浦阳都浚

日南郡秦置象郡，汉武帝改名焉。统县五，户六百。

象林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贡金供税也。卢容象郡所居。硃吾西卷比景

广州。案《禹贡》扬州之域，秦末赵他所据之地。及汉武帝，以其

地为交址郡。至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领之。孙皓分郁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吴平，遂以荆州始安、始兴、临贺三郡来属。合统郡十，县六十八，户四万三千一百二十。

南海郡秦置。统县六，户九千五百。

番禺四会增城博罗龙川平夷

临贺郡吴置。统县六，户二千五百。

临贺谢沐冯乘封阳兴安富川

始安郡吴置。统县七，户六千。

始安始阳平乐荔浦常安熙平永丰

始兴郡吴置。统县七 ，户五千。

曲江桂阳始兴含洭浈阳中宿阳山

苍梧郡汉置。统县十二，户七千七百。

广信端溪高要建陵新宁猛陵鄣平农城元谿临允都罗武城

郁林郡秦置桂林郡，武帝更名。统县九，户六千。

布山阿林新邑晋平始建郁平领方武熙安广

桂林郡吴置。统县八，户二千。

潭中武丰粟平羊平龙刚夹阳武城军腾

高凉郡吴置。统县三，户二千。

安宁高凉思平

高兴郡吴置。统县五，户一千二百。

广化海安化平黄阳西平

宁浦郡吴置。统县五，户一千二百二十。

宁浦连道吴安昌平平山

武帝后省高兴郡。怀帝永嘉元年，又以临贺、始兴、始安三郡凡二十县为湘州。元帝分郁林立晋兴郡。成帝分南海立东官郡，以始兴、临贺二郡还蜀荆州。穆帝分苍梧立晋康、新宁、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会郡。

志第六

律历上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神道广大，妙本于阴阳；形器精微，义先于律吕。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察五行之声，铸金均其清浊，所以遂八风而宣九德，和大乐而成政道。然金质从革，侈弇无方；竹体圆虚，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写钟声，乃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故可以范围百度，化成万品，则《虞书》所谓"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声节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备，则可以动天地，感鬼神，道性情，移风俗。叶言志于咏歌，鉴盛衰于治乱，故君子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盖由兹道。太史公律书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之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及秦氏灭学，其道浸微。汉室初兴，丞相张苍首言律，未能审备。孝武帝创置协律之官，司马迁言律吕相生之次详矣。及王莽际，考论音律，刘歆条奏，大率有五：一曰备数，一、十、百、千、万也；二曰和声，宫、商、角、徵、羽也；三曰审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权衡，铢、两、斤、钧、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记建武已后言律吕者，至司马绍统采而续之。汉末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堙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乐器声调。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元康中，勖子籓嗣其事，未及成功，属永嘉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后言音律度量者，以声明于篇云。

《传》云："十二律，黄帝之所作也。使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雨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写凤之鸣，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吕。则律之始造，以竹为管，取其自然圆虚也。"又云"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这二十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

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则古者又以玉为管矣。以玉者，取其体含廉润也。而汉平帝时，王莽又以铜为之。铜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改节，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周礼》太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六律阳声，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六吕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也。又有太师则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之和，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皆以十有二律而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而为之齐量焉。

及周景王将铸无射，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羞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德，平人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间南吕，赞阳秀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此皆所以律述时气效节物也。

及秦始皇焚书荡覆，典策缺亡，诸子琐言时有遗记。吕不韦《春秋》言：黄钟之宫，律之本也，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三分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后代之言音律者多宗此说。

及汉兴，承秦之弊，张苍首治律历，颇未能详。故孝武帝正乐，乃置协律之官，虽律吕清浊之体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准，然徒捃采遗存，以成一时之制，而数犹用五。

时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为律吕。云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位在子。林钟位在未，其数五十四。太蔟其数七十二，南吕之数四十八，姑洗之数六十四，应钟之数四十二，蕤宾之数五十七，大吕之数七十六，夷则之数五十一，夹钟之数六十八，无射之数四十五，中吕之数六十，极不生。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应钟，不比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

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

司马迁八书言律吕，粗举大经，著于前史。则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而始动于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于是参一于丑得三，因而九三之，举本位合十辰，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谓之成数，以为黄钟之法。又参之律于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谓之该数，以为黄钟之实。实如法而一，得黄钟之律长九寸，十一月冬至之气应焉。盖阴阳合德，气钟于子，而化生万物，则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径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损益以三。其术则因黄钟之长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所以明阳下生阴，阴上生阳。

起子，为黄钟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之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为阳，则当位自得而下生阴，在六吕为阴，则得其所衡而上生于阳，推算之术无重上生之法也。所谓律取妻，吕生子，阴阳升降，律吕之大经也。而迁又言十二律之长，今依淮南九九之数，则蕤宾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宫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宫。求其理用，罔见通途。

及元始中，王莽辅政，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音义，使羲和刘歆典领调奏。班固《汉书》采而志之，其序论虽博，而言十二律损益次第，自黄钟长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而左旋，八八为位。一上一下，终于无射，下生中吕。校其相生所得，与司马迁正同。班固采以为志。

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于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而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牺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

京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而长丈，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效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暢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则无不如数而应者矣。《续汉志》具载其六十律准度数，其相生之次与《吕览》、《淮南》同。

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原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

乃为能传崇学耳。”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

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

汉末纷乱，亡失雅乐。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

勖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献，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和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仪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徽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今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

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辄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硃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则歌奏之义，若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周礼》、《国语》载六律六同，《礼记》又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刘歆、班固撰《律历志》亦纪十二律，惟京房始创六十律。至章帝时，其法己绝，蔡邕追纪其言，亦曰今无能为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于乐。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如别，省图，不如视笛之孔，故复重作蕤宾伏孔笛。其制云：

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正声调法，以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翕笛之声应姑洗，故以四角之长

为黄钟之笛也。其宫声正而不倍，故曰正声。

正声调法：黄钟为宫，第一孔也。应钟为变宫，第二孔也。南吕为羽，第三孔也。林钟为徵，第四孔也。蕤宾为变徵，第五附孔也。姑洗为角，笛体中声。太蔟为商。笛后出孔也。商声浊于角，当在角下，而角声以在体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于宫也。然则宫商正也，余声皆倍也；是故从宫以下，孔转下转浊也。此章记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说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声调法，黄钟为宫。作黄钟之笛，将求宫孔，以始洗及黄钟律，从笛首下度之，尽二律之长而为孔，则得宫声也。宫生徵，黄钟生林钟也。以林钟之律从宫孔下度之。尽律作孔，则得徵声也。徵生商，林钟生太蔟也。以太蔟律从徵孔上度之，尽律以为孔，则得商声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从商孔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羽声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从羽孔上行度之，尽律而为孔，则得角声也。然则出于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从羽孔下行度之，尽律而为孔，亦得角声，出于商附孔之下，则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复倍其均，是以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音家旧法，虽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适足为唱和之声，无害于曲均故也。《国语》曰，匏竹利制，议宜，谓便于事用从宜者也。角生变宫，姑洗生应钟也。上句所谓当为角孔而出于商上者，墨点识之，以应钟律。从此点下行度之，尽律为孔，则得变宫之声也。变宫生变徵，应钟生蕤宾也。以蕤宾律从变宫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变徵之声。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也。

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徵。徵清，当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浊下，故曰下徵。下徵更为宫者，《记》所谓“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也。然则正声清，下徵为浊也。南吕为商，第三孔也。本正声黄钟之羽，今为下徵之商也。应钟为角，第二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变宫，今为下徵之角也。黄钟为变徵，下徵之调，林钟为宫，大吕当为变徵，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假用之法，当为变徵之声，则俱发黄钟及太蔟、应钟三孔。黄钟应浊而太蔟清，大吕律在二律之间，俱发三孔而徵硠□蔞之，则得大吕变徵之声矣。诸笛下徵调求变徵之法，皆如此也。太蔟为徵，笛后出孔。本正声之商，今为下徵之徵也。姑洗为羽，笛体中翕声。本正声之角，今为下徵之羽。蕤宾为变宫。附孔是也。本正声之变徵也，今为下徵之变宫也。然则正声之调，孔转下转浊，下徵之调，孔转上转清也。

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即是笛体中翕声。于正声为角，于下徵为

羽。清角之调乃以为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为宛诗谣俗之曲，不合雅乐也。蕤宾为商，正也。林钟为角，非正也。南吕为变徵，非正也。应钟为徵，正也。黄钟为羽，非正也。太蔟为变宫。非正也。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体用律，长者八之，蕤宾、林钟也。短者四之。其余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实容，长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长短大小不合于此，或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之齐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齐，必不得已，取其声均合。三宫，一曰正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变也。宫有七声，错综用之，故二十一变也。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于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变宫，近于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变徵，远于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则于琴徽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应退上下之法，所以协声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隐而不见，故曰伏孔也。

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

太蔟之笛，正声应太蔟，下徵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

夹钟之笛，正声应夹钟，下徵应无射，长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声应姑洗，下徵应应钟，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

蕤宾之笛，正声应蕤宾，下徵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变宫近宫孔，故倍半令下，便于用也。林钟亦如之一。林钟之笛，正声应林钟，下徵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七厘有奇。

夷则之笛，正声应夷则，下徵应夹钟，长三尽六寸。变宫之法，亦如蕤宾，体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吕之笛，正声应南吕，下徵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有奇。

无射之笛，正声应无射，下徵应中吕，长三尺二寸。

应钟之笛，正声应应钟，下徵应蕤宾，长二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

五音十二律

土音宫，数八十一，为声之始。属土者，以其最浊，君之象也。季夏之气和，则宫声调。宫乱则荒，其君骄。黄钟之宫，律最长也。

火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其数五十四。属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气和，则徵声调。徵乱则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数七十二。属金者，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秋气和，则商声调。商乱则诐，其官坏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数四十八。属水者，以为最清，物之象也。冬气和，则羽声调。羽乱则危，其财匮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数六十四。属木者，以其清浊中，人之象也。春气和，则角声调。角乱则忧，其人怨也。

凡声尊卑，取象五行，数多者浊，数少者清；大不过宫，细不过羽。

十一月，律中黄钟，律之始也，长九寸。仲冬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班固三分损一，下生林钟。

十二月，律中大吕，司马迁未下生之律，长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为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助宣物也。三分益一，上生夷则；京房三分损一，下生夷则。

正月，律中太蔟，未上生之律，长八寸。孟春气至，则其律应，所以赞阳出滞也。三分损一，下生南吕。

二月，律中夹钟，酉下生之律，长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为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出四隙之细也。三分益一，上生无射；京房三分损一，下生无射。

三月，律中姑洗，酉上生之律，长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气至，则其律应，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纳宾也。三分损一，下生应钟。

四月，律中中吕，亥下生之律，长三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为六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宣中气也。

五月，律中蕤宾，亥上生之律，长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安静人神，献酬交酢也。三分损一，下生大吕；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吕。

六月，律中林钟，丑下生之律，长六寸。季夏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律中夷则，丑上生之律，长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咏歌九则，平百姓而无贷也。三分损一，下生夹钟；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夹钟。

八月，律中南吕，卯下生之律，长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气至，则其律应，所以赞阳秀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律中无射，卯上生之律，长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轨仪也。三分损一，下生中吕；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吕。

十月，律中应钟，巳下生之律，长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气至，则其律应，所以均利器用，俾应复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

淮南、京房、郑玄诸儒言律历，皆上下相生，至蕤宾又重上生大吕，长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则上生夹钟，长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无射上生中吕，长六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品于司马迁、班固所生之寸数及分皆倍焉，余则并同。斯则泠州鸠所谓六间之道，扬沈伏，黜散越，假之为用者也。变通相半，随事之宜，赞助之法也。凡音声之体，务在和均，益则加倍，损则减半，其于本音恆为无爽。然则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于蕤宾重上生者，适会为用之数，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杨子云曰："声生于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也。律生于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也。声以情质，质，正也。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和也。"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

夫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

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灰除，是故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令封上。效则和，否则占。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周密，布缇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房中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杨泉记云："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縠覆律吕，气至吹灰动縠。小动为和，大动，君弱臣强；不动，君严暴之应也。

审度

起度之正，《汉志》言之详矣。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闇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律命之皆应。勖铭其尺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余与此尺同。"铭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荀勖造新钟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会咸病卒，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故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勖尺四分，时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案："勖于千载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数既宜，声韵又契，可谓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时人寡识，据无闻之一尺，忽周汉之两器，雷同臧否，何其谬哉！《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己所治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又，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为尺，相传谓之汉官尺。以校荀勖尺，勖尺短四分；汉官、始平两尺，长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调律尺，比勖新尺，得一尺四分七厘。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云：王莽时

刘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厘；即荀勖所谓今尺长四分半是也。元帝后，江东所用尺，比荀勖尺一尺六分二厘。赵刘曜光初四年铸浑仪，八年铸土圭，其尺比荀勖尺一尺五分。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

嘉量

《周礼》：“栗氏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春秋左氏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为区，区斗六升也。四区为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则钟，六十四斗也。郑玄以为釜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术考之，古斛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傍一厘八毫，其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荅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曰：“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长，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衡权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古有黍、垒、锤、锱、镮、钧、锊、镒之目，历代参差。《汉志》言衡权名理甚备，自后变更，其详未闻。元康中，裴頠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不见省。赵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圆石，状如水碓，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咸议，是王莽时物。

志第七

律历中

昔者圣人拟宸极以运璿玑，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历，敬农时，兴物利，皆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者也。然则观象设卦，扐闰成爻，历数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节以始农功，轩辕纪三纲而阐书契，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余，述而著焉，谓之《调历》。洎于少昊则凤鸟司历，颛顼则南正司天，陶唐则分命羲和，虞舜则因循尧法。及夏殷承运，周氏应期，正朔既殊，创法斯异。《传》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诸侯有日御，以和万国，以协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皆应躔次而无淫流，故能该浃生灵，堪舆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职，畴人分散，禨祥不理。秦并天下，颇推五胜，自以获水德之瑞，用十月为正。汉氏初兴，多所未暇，百有余载，袭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诏司马迁等议造《汉历》，乃行夏正。其后刘歆更造夏《三统》，以说《左传》，辩而非实，班固惑之，采以为志。逮光武中兴，太仆硃浮数言历有乖谬，于时天下初定，未能详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余年，仪式乃备。及光和中，乃命刘洪、蔡邕共修律历，其后司马彪因之，以继班史。今采魏文黄初已后言历数行事者，以续司马彪云。

汉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考史官自古迄今历注，原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终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阔，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术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名为《乾象历》。又创制日行迟速，兼考月行，阴阳交错于黄道表里，日行黄道，于赤道宿度复有进退。方于前法，转为精密矣。献帝建安元年，郑玄受其法，以为穷幽极微，又加注释焉。

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复详议历数，更有改革。太史丞韩翊以为《乾象》减斗分太过，后当先天，造《黄初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千二百五为斗分。

其后尚书令陈群奏，以为："历数难明，前代通儒多共纷争。《黄

初》之元以《四分历》久远疏阔，大魏受命，宜改历明时，韩翊首建，犹巩不审，故以《乾象》互相参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历三年，更相是非，无时而决。案三公议皆综尽典理，殊涂同归，欲使效之璿玑，各尽其法，一年之间，得失足定。”奏可。

太史令许芝云：“刘洪月行术用以来且四十余年，以复觉失一辰有奇。”

孙饮议：“史迁造《太初》，其后刘歆以为疏，复为《三统》。章和中，改为《四分》，以仪天度，考合符应，时有差跌，日蚀觉过半日。至熹平中，刘洪改为《乾象》，推天七曜之符，与天地合其叙。”

董巴议云：“圣人迹太阳于晷景，效太阴于弦望，明五星于见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见者，历数之纲纪，检验之明者也。”

徐岳议：“刘洪以历后天，潜精内思二十余载，参校汉家《太初》、《三统》、《四分》历术，课弦望于两仪郭间。而月行九岁一终，谓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岁，九道小终；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终，进退牛前四度五分。学者务追合《四分》，但减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阔，皆由斗分多故也。课弦望当以昏明度月所在，则知加时先后之意，不宜用两仪郭间。洪加《太初》元十二纪，减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为月行迟疾交会及黄道去极度、五星术，理实粹密，信可长行。今韩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错无几。翊所增减，致亦留思，然十术新立，犹未就悉，至于日蚀，有不尽效。效历之要，要在日蚀。熹平之际，时洪为郎，欲改《四分》，先上验日蚀：日蚀在晏，加时在辰，蚀从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后如洪言，海内识真，莫不闻见，刘歆以来，未有洪比。夫以黄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戊辰加时未日蚀，《乾象术》加时申半强，于消息就加未，《黄初》以为加辛强，《乾象》后天一辰半强为近，《黄初》二辰半为远，消息与天近。三年正月丙寅朔加时申北日蚀，《黄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黄初》后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于消息先天一辰强，为远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加时西南维日蚀，《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黄初》加未强，《乾象》先天一辰远，《黄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加丙蚀，《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黄初》月加子强，入甲申日，《乾象》后天二辰，消息后一辰为近，《黄初》后天六辰远。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蚀，《乾象》月加巳半，于消息加午，《黄初》以丙午月加酉强，《乾象》先天二辰近，《黄初》后天二

辰强为远，于消息于《乾象》先一辰。凡课日月蚀五事，《乾象》四远，《黄初》一近。”

翊于课难徐岳：“《乾象》消息但可减，不可加。加之无可说，不可用。”岳云：本术自有消息，受师法，以消息为奇，辞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术自疏。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见；《黄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见，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见，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见；《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见，先五日；《黄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见，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黄初》已下十月七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见；《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见，先七日；《黄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见，先十日。

金以三年闰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黄初》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见；《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见，先二十三日；《黄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见，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见；《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见，先四日；《黄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见，先五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后二日；《黄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后一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见；《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见；《黄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见，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丙午伏；《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后七日；《黄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后六日。

水以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见；《乾象》以闰月九日辛未见，先十六日；《黄初》闰月八日庚午见，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后四日；《黄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后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于晷度十四日甲辰伏；《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黄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见；二历同以十二月壬申见，俱先十六日。

凡四星见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黄初》五近一中。

郎中李恩议："以太史天度与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与天度日皆差异，月蚀加时乃后天六时半，非从三度之谓，定为后天过半日也。"

董巴议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历。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汤作《殷历》弗复以正月朔旦立春为节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据正四时。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

杨伟请："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从法，是校方员弃规矩，考轻重背权衡，课长短废尺寸，论是非违分理。若不先定校历之本法，而悬听弃法之末争，则孟轲所谓'方寸之基，可使高于岑楼'者也。今韩翊据刘洪术者，知贵其术，珍其法。而弃其论，背其术，废其言，违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传来世。若知而违之，是挟故而背师也；若不知而据之，是为挟不知而罔知也。"校议未定，会帝崩而寝。

至明帝景初元年，尚书郎杨伟造《景初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伟历，以建丑之月为正，改其年三月为孟夏，其孟、仲、季月虽与夏正不同，至于郊祀蒐狩，班宣时令，皆以建寅为正。三年正月帝崩，复用夏正。

其刘氏在蜀，仍汉《四分历》。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于东莱徐岳，又加解注。中常待王蕃以洪术精妙，用推浑天之理，以制仪象及论，故孙氏用《乾象历》，至吴亡。

武帝践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历》，改名《泰始历》。杨伟推五星尤疏阔，故元帝渡江左以后，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伟历。自黄初已后，改作历术，皆斟酌《乾象》所减斗分、朔余、月行阴阳迟疾，以求折衷。洪术为后代推步之师表，故先列之云。

乾象历

上元己丑以来，至建安十一年丙戌，岁积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八。

会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纪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

通法，四万三千二十六。

通数，三十一。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岁中，十二。

余数，三千九十。

章岁，十九。

没法，百三。

章闰，七。

会数，四十七。

会岁，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三十五。

会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数，九百四十一。

会月，万一千四十五。

纪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万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纪

置上元尽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满乾法，以纪法除之，余不满纪法者，入内纪甲子年也。满法去之，入外纪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纪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岁而一，所得为定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十二以上，岁有闰。以通法乘定积月，为假积日，满日法为定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日为大余，命以所入纪，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七百七十三，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小余六百八十四已上，其月大。

推冬至

置入纪年，外所求，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大余，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之，命以纪，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气

置冬至小余，加大余十五，小余五百一十五，满二千三百五十六从大余，命如法。

推闰月

以闰余减章岁，余以岁中乘之，满章闰为一月。不尽，半法己上亦一，有进退，以无中月。

推弦望

加大余七，小余五百五十七半，小余如日法从大余，余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后月朔。其弦望定小余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满日法得一刻，不尽什之，求分，以课所近节气夜漏未尽，以算上为日。

推没

置入纪年，外所求，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积没，有余加尽积为一。以会通乘之，满没法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命以纪，算外，冬至后没日。

求次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六十四，满其法从大余，无分为灭。

推日度

以纪法乘积日，满周天去之，余以纪法除之，所得为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满宿，即天正朔夜半日所在。

求次日，加一度，经斗除分；分少，损一度为纪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积日，满周天去之，余满纪法为度，不尽为分，命如上，则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满法得一度。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

推合朔度

以章岁乘朔小余，满会数为大分；不尽，小分。以大分从朔夜半日分，满纪法从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会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满会数从大分，大分满纪法后度，经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则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则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纪法，月以月周，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分。日以减纪法，月以减月周，余为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为度。

推月蚀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会岁去之，其余年以会率乘之，如会岁为积蚀，有余加积一。会月乘之，如会率为积月，不尽为月余。以章闰乘余年，满章岁为积闰，以减积月，余以岁中去之，不尽，数起天正。

求次蚀，加五月，月余千六百三十五，满会率得一月，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余，倍其小余，坎用事日也。加小余千七十五，满乾法从大余，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余六，小余百三。其四正各因共中日，而倍其小余。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余，加大余二十七，小余九百二十七，满二千三百五十六从大余，得土用事日也。加大余十八，小余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余七十三，小余百一十六，复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加时

以十二乘小余，满其法得一辰，数从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余。

推漏刻

以百乘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尽什之，求分，课所近节气，起夜分尽；夜上水未尽，以所近言之。

推有进退，进加退减所得也。进退有差，起二分度后，率四度转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转之，差满三止，历五度而减如初。

月行三道术

月行迟疾，周进有恆。会数从天地凡数，乘余率自乘，如会数而一，为过周分。以从周天，月周除之，历日数也。迟疾有衰，其变者势也。以衰减加月行率，为日转度分。衰左右相加，为损益率。益转相益，损转相损，盈缩积也。半小周乘通法，如通数而一，以历周减焉，为朔行分也。日转度分 列衰 损益率 盈缩积月行分一日十四度十分 一退减 益二十二 盈初二百七十六二日十四度九分 二退减 益二十一 盈二十二二百七十五三日十四度七分 三退减 益十九 盈四十三二百七十三四日十四度四分 四退减 益十六 盈六十二二百七十五日十四度 四退减 益十二 盈七十八二百六十六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减 益八 盈九十二百六十二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减 益四 盈九十八二百五十八八日十三度七分 四退减 损 盈百二二百五十四九日十三度三分 四退加 损四 盈百二二百五十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加 损八 盈九十八二百四十六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损十一 盈九十二百四十三十二日十二度十一分 三退加 损十五 盈七十九二百三十九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损十八 盈六十四二百三十六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损二十 盈四十六二百三十四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一进减 损二十一 盈二十六二百三十三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进减 损二十损不足反减五为益，盈有五谓益

而损缩初二十，故不足。

盈五缩初二百三十四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进减 益十八 缩十五二百三十六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进减 益十五 缩二十三二百三十九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进减 益十一 缩四十八二百四十三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四进减 益八 缩五十九二百四十六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进减 益四 缩六十七二百五十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进加 损 缩七十一二百五十四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进加 损四 缩七十一二百五十八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进加 损八 缩六十七二百六十二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进加 损十二 缩五十九二百六十六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 三进加 损十六 缩四十七二百七十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 三历初进加损十九缩三十一二百七十三

三大周日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进加 损二十一 缩十二二百七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虚，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万五千三十九。

历周，十六万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万一千八百一。

小分，二十五。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历

以上元积月乘朔行大小分，小分满通数三十一从大分，大分满历周去之，余满周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日余命算外，所求合朔入历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余五千八百三十二，小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余二千二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满二十七日去之。余如周分。不足除，减一日，加周虚。

求弦望定大小余

置所入历盈缩积，以通周乘之为实。令通数乘日余分，以乘损益率，以损益实，为加时盈缩也。章岁减月行分，乘周半为差法，以除之，所得盈减缩加大小余，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时在前后日。弦望进退大余，为定小余。

求朔弦望加时定度

以章岁乘加时盈缩，差法除之，所得满会数为盈缩大小分，以盈减缩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纪法进退度，为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历

以周半乘朔小余，如通数而一，以减入历日余。余不足，加周法而

减焉，却一日。却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历。

求次日，转一日，因日余到二十七日，日余满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满直之，加周虚于余，余皆次日入历日余也。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历日余，乘损益率，如周法得一，不尽为余，以损益缩积，余无所损，破全为法损之，为夜半盈缩也。满章岁为度，不尽为分。通数乘分及余，余如周法从分，分满纪法从度，以盈加缩减本夜半度及余，为定度。

求变衰法

以入历日余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尽为余，即谷知其日变衰也。

求次历

以周虚乘列衰，如周法为常数，历竟，辄以加变衰，满列衰去之，转为次历变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变衰进加退减历日转分，分盈不足，章岁出入度也。通数乘分及余，而日转加夜定度，为次日也。竟历不直周日，减余三十八，乃以通数乘之，直周日者加余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历变衰，转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盈缩

以变衰减加损益率，为变损益率，而以转损益夜半盈缩。历竟损不足，反减为入次历，减加余如上数。

求昏明月度

以历月行分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分。以减月行分为昏分。分如章岁为度，以通数乘分，以加夜半定度，为昏明定度。余分半法以上成，不满废之。

求月行迟疾

月经四表，出入三道，交错分天，以月率除之，为历之日。周天乘朔望合，如会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数乘合数，余如会数而一，退分也。以从月周，为日进分。会数而一，为差率也。

阴阳历衰损益率 兼数

一日一减益十七 初

二日限余千二百九十微分四百五十七

一减益十六 十七

此为前限

三日三减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四减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四减益八 六十

六日三减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减减不足，反损为加，谓益有一，当减三，为不足

益一 七十二

八日四加损二过极损之，谓月行半周，

度已过极，则当损之。

九日四加损六 七十一

十日三加损十 六十五

十一日二加损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一加损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限余三千九百一十二， 微分一千七百五十二。

此为后限

一加历初大，分日。损十六 二十七

分日五千二百而三少加少者损十六大 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历周，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万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万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阴阳历

以会月去上元积月，余以朔合分及微分各乘之，微分满其法从合分，合分满周天去之，其余不满历周者，为入阳历；满去之，余为入阴历。余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月合朔入历，不尽为日余。

求次月

加二日，日余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满十三去之，除余如分日。阴阳历竟互入端，入历在前限余前，后限余后者月行中道也。

求朔望定数

各置入迟疾历盈缩大小分，会数乘小分为微分，盈减缩加阴阳日余，日余盈不足，进退日而定。以定日余乘损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损益兼数，为加时定数。

推夜半入历

以差率乘朔小余，如微分法得一，以减入历日余，不足，加月周而减之，却一日。却得分日加其分，以会数约微分为小分，即朔日夜半入历。

求次日，加一日，日余三十一，小分三十一，小分如会数从余，余

满月周去之，又加一日，历竟下，日余满分日去之，为入历初也。不满分日者直之，加余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为入次历。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数乘入迟疾历夜半盈缩及余，余满周半为小分，以盈加缩减入阴阳日余，日余盈不足，以月周进退日而定也。以定日余乘损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损益兼数，为夜半定数也。

求昏明数

以损益率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以减损益率为昏，而以损益夜半数为昏明定数。

求月去极度

置加时若昏明定数，以十二除之为度，其余三而一为少，不尽一为强，二少弱也，所得为月去黄道度也。其阳历以加日所在黄道历去极度，阴历以减之，则月去极度。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从，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二强进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来，至建安十一年丙戌，岁积七千三百七十八。

己丑戊寅丁卯丙辰乙巳甲午癸未

壬申辛酉庚戌己亥戊子丁丑丙寅

推五星

五行：木，岁星；火，荧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终日与天度相约，为周率、日率。章岁乘周，为月法。章月乘日，为月分。分如法，为月数。通数乘月法，日度法也。斗分乘周率，为斗分。日度法用纪法乘周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余、小余。以通法各乘月数，日法各除之，为大余，不尽为小余。以六十去大余。

五星入月日、日余。各以通法乘月余，以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之，会数约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则皆是。

五星度数、度余。减多为度余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约之，所得为度，不尽为度余，过周天去之及斗分。

纪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闰，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岁中，十二。

通法，四万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会数，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

斗分，一百四十五。

木：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数，十三。

月余，六万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万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万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余，二十三。

朔小余，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余，三百四十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六。

朔虚分，一百五十。

斗分，九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

度数，三十三。

度余，二百五十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周率，三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数，二十六。

月余，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万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万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余，四十七。

朔小余，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

日余，九十七万三千一十三。

朔虚分，三百。

斗分，四十九万四千一十五。

度数，四十八。

度余，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七百六。

土：周度，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数，十二。

月余，五万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万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一。

朔大余，五十四。

朔小余，五百三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余，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虚分，九百二十三。

斗分，五十一万一千七百五。

度数，十二。

度余，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数，九。

月余，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万一千四百一十八。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余，二十五。

朔小余，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余，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虚分，三百二十八。

斗分，一百三十万八千一百九十。

度数，二百九十二。

度余，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周率，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数，一。

月余，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万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余，二十九。

朔小余，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余，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

朔虚分，六百八十四。

斗分，一百六十七万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数，五十七。

度余，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尽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满日率得一，名积合，不尽为合余。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无所得，合其年。合余减周率为度分。金、水积合，奇为晨，耦为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数、月余各乘积合，满合月法从月，不尽为月余。以纪月去积月，余为入纪月。副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闰，以减入纪月，余以岁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其在闰交际，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余，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以会数约之，所得满日度法得一，则星合入月日也。不满为日余，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度，不尽为余，命度以牛前五起。

右求星合。

求后合月

以月数加月数，以月余加月余，满合月法得一月，不满岁中，即合其年，满去之，有闰计焉，余为后年；再满，在后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后合朔日

以朔大小余，加合月大小余，上成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七百七十三，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

求后入月日术

以入月日、日余，加合入月日及余，余满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余满其虚分者，减一日。。后小余满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二十九日，不满，去三十日，其余则后合，入月日也。

求后度

以度加度，度余加度余，满日度法得一度。

木：

伏三十二日。三百四十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见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二百五十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见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九十七万三千一十三分。

见六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见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见三百四十五日。

伏行三度。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见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东方八十二日。十一万三千九百八分。

见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十一万三千九百八分。

见东方。日度加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六百一万二千五百五分。

见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六百一万二千五百五分。

见东方。日度如西，伏十八日，退十四度

五星历步术

以法伏日度及余，加星合日度余，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全命之如

前，得星见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见度，余如日度法得一，分不尽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当行分也。留者承前，递则减之，伏不尽度，经斗除分，以行母为率，分有损益，前后相御。凡言如盈约满，皆求实之除也；去及除之，取尽之除也。

木：晨与日合，伏，顺，十六日百七十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顺，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而顺，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顺，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万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七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四十三度二百五十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与日合，伏，顺，七十一日百四十八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万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顺，迟，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而顺，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复顺，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万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万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万三千一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土：晨与日合，伏，顺，十六日百一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日行三十五分之三，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复三十四日而顺，日行三分，八十七日行七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与日合也。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十六万六千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金：晨与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顺，迟，日行四十

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顺，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四十一日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之。

金：夕与日合，伏，顺，四十一日五万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万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顺，减疾，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顺。迟，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疾，五日退四度，而与日合。凡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十一万三千九百八分，行星亦如之。

水：晨与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顺，迟，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顺。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六日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分，而与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

水：夕与日合，伏，顺，十六日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万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顺。迟，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迟，九日退七度，与日合。凡再合一终，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万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志第八

律历下

魏尚书郎杨伟表曰："臣览载籍，断考历数，时以纪农，月以纪事，其所由来，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则玄鸟司分，颛顼、帝喾，则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则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则世有日官。日官司历，则颁之诸侯，诸侯受之，则颁于境内。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则《书》载《胤徵》。由此观之，审农时而重人事，历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战国横骛，告朔之羊，废而不绍，登台之礼，灭而不遵，闰分乖次而不识，孟陬失纪而莫悟，大火犹西流，而怪蛰虫之不藏也。是时也，天子不协时，司历不书日。诸侯不受职，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废弃农时。仲尼之拨乱于《春秋》，托褒贬纠正，司历失闰，则讥而书之，登台颁朔，则谓之有礼。自此以降，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闰为后九月，中节乖错，时月纰缪。加时后天，蚀不在朔，累载相袭，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缪焉，于是改正朔，更历数，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历》，校中朔所差，以正闰分，课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为正朔，以黄钟之月为历初。其历斗分太多，后遂疏阔。至元和二年，复用《四分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蚀，率常在晦，是则斗分太多，故先密后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余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验之以蚀朔，详而精之，更建密历，则不先不后，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协日正时，允厘百工，咸熙庶绩也。欲使当今国之典礼，凡百制度，皆韬合往古，郁然备足，乃改正朔，更历数，以大吕之月为岁首，以建子之月为历初。臣以为昔在帝代，则法曰《颛顼》，曩自轩辕，则历曰《黄帝》，暨至汉之孝武，革正朔，更历数，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历》。今改元为景初，宜曰《景初历》。臣之所建《景初历》，法数则约要，施用则近密，治之则省功，学之则易知。虽复使研桑心算，隶首运筹，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验日月，究极精微，尽术数之极者，皆未能并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历数，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来，常改革不已。"

壬辰以来，至景初元年丁巳岁，积四千四十六，算上。

此元以天正建子黄钟之月为历初，元首之岁，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万一千五十八。

纪法，千八百四十三。

纪月，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岁。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闰，七。

通数，十三万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余数，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万三千一百五十。

纪岁中，十二。

气法，十二。

没分，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会通，七十九万百一十。

朔望合数，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数，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余，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虚，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纪第一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四十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九。

迟疾差率，十万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纪第二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五十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九。

迟疾差率，七万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纪第三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六十二万一百三十九。

迟疾差率，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纪第四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七十二万三千七百四十九。

迟疾差率，一 万三千四百七。

甲辰纪第五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九。

迟疾差率，十万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纪第六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十四万八百五十九。

迟疾差率，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会纪差十万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数之所生者，置一纪积月，以通数乘之，会通去之，所去之余，纪差之数也。以之转加前纪，则得后纪。加之未满会通者，则纪首之岁天正合朔月在日道里；满去之，则月在日道表。加表，满在里；加里，满在表。

迟疾纪差三万一百八十。求其数之所生者，置一纪积月，以通数乘之，通周去之，余以减通周，所减之余，纪差之数也。以之转减前纪，则得后纪。不足减者，加通周。求次元纪差率，转减前元甲寅纪差率，余则次元甲子纪差率也。求次纪，如上法也。

推朔积月术曰：置壬辰元以来，尽所求年，外所求，以纪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纪第也，余则入纪年数也。以章月乘之，如章岁而一，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十二以上，其年有闰。闰月以无中气为正。

推朔术曰：以通数乘积月，为朔积分。如日法而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十去积日，余为大余。大余命以纪，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余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余七，小余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满二从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朔。其月蚀望者，定小余如在中节者定小余如所近中节间限数、限数以下者，算上为日。望在中节前后各四日以还者，视限数；望在中节前后各五日以上者，视间限。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所入纪年，外所求，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纪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气日也。

推闰月术曰：以闰余减章岁，余以岁中乘之，满章闰得一月，余满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闰月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御之。

大雪十一月节限数千二百四十二间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限数千二百五十四间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节限数千二百三十五间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限数千二百一十三间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节限数千一百七十二间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限数千一百二十二间限千九十三

惊蛰二月节限数千六十五间限千三十六

春分二月中限数千八间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节限数九百五十一间限九百二十五

谷雨三月中限数九百间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节限数八百五十七间限八百四十

小满四月中限数八百二十三间限八百一十二

芒种五月节限数八百间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限数七百九十八间限八百一

小暑六月节限数八百五间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限数八百二十五间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节限数八百五十九间限八百八十三

处暑七月中限数九百七间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节限数九百六十二间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限数千二十一间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节限数千八十间即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限数千一百三十三间限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节限数千一百八十一间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限数千二百一十五间限千二百二十九

推没灭术曰：因冬至积日有小余者，加积一，以没分乘之，以没法除之，所得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即去年冬至后日也。

求次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五百九十二，小余满没法得一，从大余，命如前。小余尽，为灭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减其大余十八，小余四百八十三，小分六，余命以纪，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余不足减者，加六十；小余不足者，减大余一，加纪法；小分不足减者，减小余一，加气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余，六其小余，即《坎卦》用事日也。加小余万九十一，满元法从大余，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余六，小余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余。推日度术曰：以纪法朔积日，满周天去之，余以纪法除之，所得为度，不尽为分。命度从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满宿，则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经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

推月度术曰：以月周乘朔积日，满周天去之，余以纪法除之，所得为度，不尽为分，命如上法，则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

六百七十九；分满纪法得一度，则并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分及也。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

推合朔度术曰：以章岁乘朔小余，满通法为大分，不尽为小分。以大分从朔夜半日度分，分满纪法从度，命如前，则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满通法从大分，大分满纪法从度，经斗除其分，则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满二从小分，小分满通法从大分，大分满纪法从度，命如前，则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数满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术曰：日以纪法，月以月周，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分。日以减纪法，月以减月周，余为昏分。各以分加夜半，如法为度。

推合朔交会月蚀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下交会差率之数加之，以会通去之，余则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数加之，满会通去之，余则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数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满会通去之，余则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数以下，入交限数以上者，朔则交会，望则月蚀。

推合朔交会月蚀月在日道表里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下交会差率之数加之，倍会通去之，余不满会通者，纪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纪首里，天正合朔月在里。满会通去之，表满在里，里满在表。

求次月，以通数加之，满会通去之，加里满在表，加表满在里。先交会后月蚀者，朔在表则望在表，朔在裏则望在里。先月蚀后交会者，看蚀月朔在里则望在表，朔在表则望在里。交会月蚀如朔望合数以下，则前交后会；如入交限数以上，则前会后交。其前交后会近于限数者，则豫伺之；前会后交近于限数者，则后伺之。

求去交度术曰：其前交后会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则却交度分也。其前会后交者，以去交度分减会通，余如日法而一，所得则

前去交度也。余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虽交不蚀也，十以下是蚀，十以上，亏蚀微少，光晷相及而已。亏之多少，以十五为法。

求日蚀亏起角术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后会者，亏蚀西南角起；先会后交者，亏蚀东南角起。其月在内道，先交后会者，亏蚀西北角起；先会后交者，亏蚀东北角起。亏蚀分多少，如上以十五为法。会交中者，蚀尽。月蚀在日之冲，亏角与上反也。

月行迟疾度损益率盈缩积分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四分益二十六盈初二百八十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益二十三盈积分118534二百七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益二十盈积分223391二百七十四

四日十四度五分益十七盈积分314571二百七十一

五日十四度一分益十三盈积分392714二百六十七

六日十三度十四分益七盈积分451341二百六十一

七日十三度七分损盈积分483254二百五十四

八日十三度一分损六盈积分483254二百四十八

九日十二度十六分损十盈积分455900二百四十四

十日十二度十三分损十三盈积分410310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损十五盈积分351413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八分损十八盈积分282658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五分损二十一盈积分200596二百三十三

十四日十二度三分损二十三盈积分104857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益二十一缩初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七分益十九缩积分 95739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十二度九分益十七缩积分182336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益十四缩积分259863二百四十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益十一缩积分323689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益八缩积分373838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益四缩积分410311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损缩积分428546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二分损五缩积分428546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损十一缩积分405751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损十七缩积分355602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损二十三缩积分278099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二分损二十四缩积分173242二百七十八

周日十四度十三分有小分六百二十六分损二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缩积分 63826二百七十九

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会月蚀入迟疾历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下迟疾差率数加之，以通周去之，余满日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则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余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余三千四百八十九。日余满日法成日，日满二十七去之。又除余如周日余，日余不足除者，减一日，加周虚。

推合朔交会月蚀定大小余：以入历日余乘所入历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为定积分。以章岁减所入历月行分，余以除之，所得以盈减缩加本小余。加之满日法者，交会加时在后日；减之不足者，交会加时在前日。月蚀者，随定大小余为日加时。入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余乘缩积分，为定积分。以损率乘入历日余，又以周日日余乘之，以周日日度

小分并之，以损定积分，余为后定积分。以章岁减周日月行分，余以周日日余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后定积分，所得以加本小余，如上法。

推加时：以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得一辰，数从子起，算外，则朔望加时所在辰也。有余不尽者四之，如日法而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有余者三之，如日法而一为强，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满半法废弃之。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强者为少弱，以之并少为半弱，以之并半为太弱，以之并太为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则各得其少、太、半及强，弱也。其月蚀望在中节前后四日以还者，视限数；在中节前后五日以上者，视间限。定小余如间限、限数以下者，以算上为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牛八女十二虚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张十八翼十八轸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

东方七十五度

表略

右中节二十四气，如术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节，加节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为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得一为少；不尽少，三之，如法为强；所得以减其节气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术

五星者，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迟有疾，有留有逆。曩自开辟，清浊始分，则日月

五星聚于星纪。发自星纪，并而行天，迟疾留逆，互相逮及。星与日会，同宿共度，则谓之合。从合至合之日，则谓之终。各一以终之日与一岁之日通分相约，终而率之，岁数岁则谓之合终岁数，岁终则谓之合终合数。二率既定，则法数生焉。以章岁乘合数，为合月法。以纪法乘合数，为日度法。以章月乘岁数，为合月分；如合月法为合月数，合月之余为月余。以通数乘合月数，如日法而一，为大余。以六十去大余，余为星合朔大余。大余之余为朔小余。以通数乘月余，以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数也。余以通法约之，为入月日余。以朔小余减日法，余为朔虚分。以历斗分乘合数，为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数减岁数，余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则行星度数也，余则度余。金、水以周天乘岁数，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则行星度数也，余则度余也。

木：合终岁数，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终合数，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万七千六百七。

合月数。一十三。

月余，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余，二十三。

朔小余，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日余，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虚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余，一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合终岁数，五千一百五。

合终合数，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万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万一千八十四。

合月数，二十六。

月余，二万三。

朔大余，四十七。

朔小余，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日余，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

朔虚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一百八万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余，一百四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终岁数，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终合数，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万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数，一十二。

月余，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余，五十四。

朔小余，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余，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虚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度余，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终岁数，一千九百七。

合终合数，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数，九。

月余，四万三百一十。

朔大余，二十五。

朔小余，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余，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

朔虚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万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余，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终岁数，一千八百七十。

合终合数，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数，一。

月余，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余，二十九。

朔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余，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虚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万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余，二千三十四万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术曰：置壬辰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合终合数乘之，满合终岁数得一，名积合，不尽名为合余。以合终合数减合余，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无所得，合其年。余以减合终合数，为度分。金、水积合，偶为晨，奇为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数、月余各乘积合，余满合月法从月，为积月，不尽为月余。以纪月除积月，所得算外，所入纪也，余为入纪月。副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以减入纪月，余以岁中去之，余为入岁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闰交际，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数乘入纪月，满日法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十去积日，余为大余，命以所入纪，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数乘月余，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之，通法约之，所得满日度法得一，则星合入月日也，不满日余。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度，不尽为余。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后全月：以月数加入岁月，以余加月余，余满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满岁中，即在其年；满去之，有闰计焉，余为后年；再满，在后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后合朔：以朔大、小余数加合朔月大、小余，其月余上成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法。

求后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入月日及余，余满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余满其虚分者，去一日；后小余满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满，去三十日，其余则后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后合度，以度数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与日合，伏，顺，十六日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顺，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复留。二十七日复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复顺。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六日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与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复留。十一日复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复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七十二日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八十日三百

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万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与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复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复顺，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与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而逆。迟，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顺，迟，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顺。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后，而晨伏东方。顺，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与日合，伏，顺，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顺。迟，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顺。益迟，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与日合。凡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万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与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顺，迟，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顺。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与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与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顺。迟，日行八分之

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与日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历步术

以法伏日度余加星合日度余，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全，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及度余也。以星行分母乘见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尽，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当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除斗分，以行母为率。分有损益，前后相御。

武帝侍中平原刘智，以斗历改宪，推《四分法》，三百年而减一日，以百五十为度法，三十七为斗分。推甲子为上元，至泰始十年，岁在甲午，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岁，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纪，得元首之端。饰以浮说，名为《正历》。

当阳侯杜预著《春秋长历》，说云：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当会集此之迟疾，以考成晦朔，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所以异于他月。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则事叙而不愆。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

刘子骏造《三正历》以修《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历》惟得一蚀，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

自古已来，诸论《春秋》者多违谬，或造家术，或用黄帝已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日蚀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蚀，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

余感《春秋》之事，尝著《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蚀者，有旷年不蚀者，理不得一，而算守

恆数，故历无不有先后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远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蚀，以考晦朔，以推时验；而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于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善算者李修、卜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乾度》与《泰始历》参校古今记注，《乾度历》殊胜《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之最疏也。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经》，三百八十六《传》。其三十七日食。三无甲乙。

《黄帝》历得四百六十六日，一蚀。

《颛顼历》得五百九日，八蚀。

《夏历》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蚀。

《真夏历》得四百六十六日，一蚀。

《殷历》得五百三日，十三蚀。

《周历》得五百六日，十三蚀。

《真周历》得四百八十五日，一蚀。

《鲁历》得五百二十九日，十三蚀。

《三统历》得四百八十四日，一蚀。

《乾象历》得四百九十五日，七蚀。

《泰始历》得五百一十日，十九蚀。

《乾度历》得五百三十八日，十九蚀。

今《长历》得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蚀。失三十三日，《经传》误；四日蚀，三无甲乙。

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真周历》也。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王朔之造《通历》，以甲子为上元，积九万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千二百五为斗分，因其上元为开辟之始。

后秦姚兴时，当孝武太元九年，岁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纪甲子元历》，其略曰："治历之道，必审日月之行，然后可以上考天时，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则四时变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继月，月以继时，时以继年，年以首事，明天时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汉魏，各自制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会薄蚀可以验之。然书契所记，惟《春秋》著日蚀之变，自隐公讫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历也。班固以为《春秋》因《鲁历》，《鲁历》不正，故置闰失其序。鲁以闰余一之岁为蔀首，检《春秋》置闰不与此蔀相符也。《命历序》曰：孔子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历，使其数可传于后。如是，《春秋》宜用《殷历》正之。今考其交会，不与《殷历》相应，以《殷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检《经》，率多一日，《传》率少一日。但《公羊》、《经》、《传》异朔，于理可从，而《经》有蚀朔之验，《传》为失之也。服虔解《传》用太极上元，太极上元乃《三统历》刘歆所造元也，何缘施于《春秋》？于《春秋》而用《汉历》，于义无乃远乎？《传》之违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蚀之。《传》曰：'辰在申，司历过，再失闰也。'考其去交分，交会应在此月，而不为再失闰也。案歆历于《春秋》日蚀一朔，其余多在二日。因附《五行传》，著朓与侧匿之说云：春秋时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恆迟。歆不以历失天，而为之差说。日之食朔，此乃天验也，而歆反以历非此，冤天而负时历也。杜预又以为周衰世乱，学者莫得其真，今之所传七历，皆未必是时王之术也。今诚以七家之历，以考古今交会，信无其验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历》以四分一为斗分，《三统》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为斗分，疏密不同，法数各异。《殷历》斗分粗，故不施于

今。《乾象》斗分细，故不得通于古。《景初》斗分虽在粗细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亏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东井而蚀，以月验之，乃在参六度，差违乃尔，安可以考天时人事乎？今治新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验于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蚀，正朔者二十有五，蚀二日者二，蚀晦者二，误者五，凡三十三蚀，其余蚀经无日讳之名，无以考其得失。图纬皆云“三百岁斗历改宪”。以今新施于春秋之世，日蚀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凡一千余岁，交会弦望故进退于三蚀之间，此法乃可永载用之，岂三百岁斗历改宪者乎？

甲子上元以来，至鲁隐公元年已未岁，凡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晋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岁，凡八万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三。

纪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数，十七万九千四十四。

日法，六千六十二。

月周，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六。

气分，万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万九百四十五。

纪月，三万三百一十五。

没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一。

没法，六百四十三。

斗分，六百五。

周天，八十九万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纪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岁，十九。

章闰，七。

岁中，十二。

会数，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岁，凡四十七会，分尽。

气中，十二。

甲子纪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纪交差，六千三百三十七。

甲辰纪交差，三千五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数，九百四十一。

会岁，八百九十三。

会月，万一千四十五。

小分，二千一百九十六。

章数，一百二十九。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闰大分，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九。

历周，四十四万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会分，三万八千一百三十四。

差分，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

会率，一千八百八十二。

小分法，二千二百九。

入交限，一万一百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纪差率，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纪差率，五万八千二百三十一。

甲辰纪差率，六万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万七千六十三。

周日日余，三千三百六十二。

周虚，二千七百一。

五星约法，据出见以为正，不系于元本。然则算步究于元初，约法施于今用，曲求其趣，则各有宜，故作者两设其法也。岌以月食检日宿度所在，为历术者宗焉。又著《浑天论》，以步日于黄道，驳前儒之失，并得其中矣。

志第九

礼上

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乃圣垂范，以为民极，节其骄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钻火，志有暢于恭俭，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涧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无得而阙焉。轩顼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备。或垂百官之范，置不刊之法；或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浇讹，王风陵谢，事睽光国，礼亦愆家。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天经地义之道，自兹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时无明后，道噎不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弃；浇讹异术，洙泗之风斯泯。是以汉文罢再期之丧，中兴为一郊之祭，随时之义，不其然欤！而西京元鼎之辰，中兴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带，启儒门而引诸生，两京之盛，于斯为美。及山鱼登俎，泽豕睽经，礼乐恆委，浮华相尚，而郊禋之制，纲纪或存。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世属雕墙，时逢秕政，周因之典，务多违俗，而遗编残册，犹有可观者也。景初元年，营洛阳南委粟山以为圆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鱼，陶樽玄酒，非搢绅为之纲纪，其孰能兴于此者哉！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其吉礼也，则三茅不翦，日观停瑄；其凶礼也，则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谦三益之义，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是以常侍戴邈诣阙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舆，荡近世之流弊，创千龄之英范。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兴起礼文，劝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猷渐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晖执事，主威长谢，臣道专行。《记》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乐"，岂斯之谓欤！

晋始则有荀顗、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周官》五礼，吉凶军宾嘉，而吉礼之大，莫过祭祀，故《洪范》八

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硃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以今礼篇卷烦重，宜随类通合。事久不出，惧见寝嘿。

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谓之齐衰，及孔子没而门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仲尼，渐渍圣训，讲肄积年，及遇丧事，尤尚若此，明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况自此已来，篇章焚散，去圣弥远，丧制诡谬，固其宜矣。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顗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又此礼当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案《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余则但曰“如初”。《周礼》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三分之一。

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

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丙寅，武皇帝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是时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礼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

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礼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月。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七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时高堂隆等以为礼祭天不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已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走之。已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辩也。郊之兴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介子执事，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纳之又曰："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使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也。"于是从纳之议。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汉则但云犊，未辩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庙社同以赤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于南郊，他无闻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江左则废。

礼，春分祀朝日于东，秋分祀夕月于西。汉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明，又不在东西郊也。后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西拜日月，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东门之外，又违礼二分之义。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礼。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也。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祀朝日也。此后废。

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汉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齐王亦行其礼。

晋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寻复还以文帝配，其余无所变革。是则郊与明堂，同配异配，参差不同矣。挚虞议以为："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诏从之。江左以后，未遑修建。

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以为"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黄无令。"斯则魏氏

不读大暑令也。

及晋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恆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加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恆议，依故事阙而不读。”诏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祇述天和隆杀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藉田。

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随宜使换，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

江左元帝将修耕藉，尚书符问“藉田至尊应躬祠先农不”？贺循答：“汉仪无，止有至尊应自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汉仪，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则迎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魏氏虽天子耕藉，籓镇阙诸侯百亩之礼。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藉田百亩，躬执耒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修耕藉之义。”然竟未施行。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

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缺。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先桑二日，蚕室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设飨宴，赐绢各有差。

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一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藉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藉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大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论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

故称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众庶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案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见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书·召告》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义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曰，举社则稷可知。苟可举社以明稷，何独不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

《周礼》封人掌设社壝，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义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门，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旧，一如魏制。”

其后挚虞奏，以为：“臣案《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又有军旅宜乎社，则王社也。太社为群姓祈报，祈报有时，主不可废。故凡祓社衅鼓，主奉以从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书·召告》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诗》称‘乃立冢土’，无两社之交，故废帝社，惟立太社。《诗书》所称，各指

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礼》之明典，《祭法》之正义。前改建庙社，营一社之处，朝议斐然，执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发明诏，定二社之义，以为永制。宜定新礼，从二社。”诏从之。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来造。”

汉仪，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后二日，牵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长冠，衣绛领袖缘中衣、绛缘以行礼，如故事。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侯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谘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尤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

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邵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邵为不得礼意，荀彧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

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而邵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察，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引此，可谓失其义旨。刘邵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

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议。

《尚书》“禋于六宗”，诸儒互说，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时疑其事，以问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故不废。及晋受命，司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应特立新礼，于是遂罢其祀。其后挚虞奏之，又以为：“案舜受终，‘类于上帝，系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周礼》肆师职曰：‘用牲于社宗。’党正职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师之宗，与社并列，则班与社同也。党正之禜，文不系社，则神与社异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则贵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则《周礼》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汉光武即位高邑，依《虞书》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礼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议其神，朝士纷纭，各有所执。惟散骑常侍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是时考论异同，而从其议。汉魏相仍，著为贵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兴之，则莫敢废之。宜定新礼，祀六宗如旧。”诏从之。

《礼》，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灶。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诗》《丝衣篇》，高子曰灵星之尸。汉兴，高帝亦立灵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汉仪》云，国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则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星庙。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坛心星庙。元康时，洛阳犹有高禖坛，百姓祠其旁，或谓之落星。是后诸祀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祀，灵星则配飨南郊，不

复特置焉。

左氏传“龙见而雩”，经典尚矣。汉仪，自立春到立夏，尽立秋，郡国尚旱，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皁，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已，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之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则禜祭，赤帻硃衣，闭诸阴，硃索萦社，伐硃鼓焉。

《周礼》，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兆四类四望，亦如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长安，使使者以璧币礼祠华山。

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顺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及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纪，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旧台选百户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缺，礼俗穨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繁滋。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众，咸蒙德泽。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黩。”时不见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车而封先代之后，盖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圣而终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

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

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礼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政。挚虞以为："案《虞书》，皋陶作士师，惟明克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狱官礼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断狱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学之设，义重太常，故祭于太学，是崇圣而从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轻也。律非正署，废兴无常，宜如旧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义取重生，改用孟秋，以应刑杀，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礼，皆如旧。"制："可。"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案汉仪则仲夏设之，有桃印，无磔鸡。及魏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鸡特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魏明帝青龙元年，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曰："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祆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礼文详矣。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鄴，

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礼。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

文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归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别立寝庙。"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鄴。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鄴庙。

魏元帝咸熙元年，进文帝爵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宣王，忠武侯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庙。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辩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远旨。昔舜承尧禅，受终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

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议以为夏侯初嫔之时，未有王业。帝不从。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周汉未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平原主庙，晋又异魏也。六年，因庙陷，当改修创，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尔。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及武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祔庙，元帝世，怀帝殇太子又祔庙，号为阴室四殇。怀帝初，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祠弘训宫，不列于庙。

元帝既即尊位，上继武帝，于元为祢，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毁主权居别室。至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恆议："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又曰："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并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议："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剑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务神其事，以应九世之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蒸尝，于经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恆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峤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不及庶人。"帝从峤议，悉施用之。于是乃更定制，还复豫章、颍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义，在庙不替也。

及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颍川又迁，犹十室也。于时续广太庙，故三迁主并还西储，名之曰祧，以准远庙。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

祔于庙，配飨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

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续奉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议："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立别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暢，替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岁祫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墠。"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是时简文为抚军、与尚书郎刘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及祭，如先朝旧仪。"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则筑一室，亲未尽则禘祫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之毁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于是京兆迁入西储，同谓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犹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除。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世秩登进，于是颍川、京兆二主复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中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辩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

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援立，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耳。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祫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方圆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辩。案《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从俗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时朝议多同，于是奉行，一无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庙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六间，栋高八丈四尺。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脯醢之奠。及新庙成，神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祠，诏博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设，理可推矣。宜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时刘裕作辅，意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祠行事改制。会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终焉。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后不作乐。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1111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

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

魏故事，天子为次殿于庙殿之北东，天子入自北门。新礼，设次殿于南门中门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门。挚虞以为：“次殿所以为解息之处，凡适尊以不显为恭，以由隐为顺，而设之于上位，入自南门，非谦厌之义。宜定新礼，皆如旧说。”从之。

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秦汉久废。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谥策于南郊。自是迄晋相承，告郊之后仍以告庙，至江左其礼废。至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立行庙于白石，复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侃、臣峤、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

志第十

礼中

五礼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则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汉礼，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丧纪之制，与夫三代变易。魏晋以来，大体同汉。然自汉文革丧礼之制，后代遵之，无复三年之礼。及魏武临终，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是为不逾月也。

及宣帝、景帝之崩，并从权制。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逾。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柰何！柰何！”孚等重奏：“伏读圣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圣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稿，水饮疏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柰何！柰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诉告，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礼终三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诏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烦毒，欲诏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安平王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哀毁疏食，有损神和。今虽秋节，尚有余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竦息，以为宜降抑圣情，以慰万国。”诏曰：“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耳。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以衰绖行。”孚等重奏曰：“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后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绖，进退无当。不敢奉诏。”诏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案旧制。”孚等又奏曰：“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参议宜如前奏。”诏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庐中施白缣帐、蓐、素床，以布巾裹塊草，轺辇、版舆、细犊车皆施缣里。”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之制，不改礼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晡临位，御除服讫，各还所次除衰服。”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险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由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犹戴冕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释，谅闇之礼，自远代而废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诏曰：“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所不堪也。当叙吾哀怀，言用断绝，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请。诏曰：“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耳，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固请，帝流涕久之乃许。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于穆帝为从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书答表朝廷无其仪，诏下议。尚书仆射江[A170]等四人并云，闵僖兄弟也，

而为父子，则哀帝应为帝嗣。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亲爱，越授天伦，康帝受命显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继康皇。”尚书谢奉等六人云：“继体之正，宜本天属，考之人情，宜继显宗也。”诏从述等议，上继显宗。

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崩再周而遇闰。博士谢攸、孔粲议：“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实闰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丧事先远，则应用博士吴商之言，以闰月祥。”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意皆同。康曰：“过七月而未及八月，岂可谓之逾期。必所不了，则当从其重者。”宏曰：“假值闰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则岁未终，固不可得矣。《汉书》以闰为后九月，明其同体也。”袭曰：“中宗、肃祖皆以闰月崩，祥除之变皆用闰之后月。先朝尚用闰之后月，今闰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远日申情之言。又闰是后七而非八也，岂逾月之嫌乎！”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右丞戴谧等议异，彪之曰：“吴商中才小官，非名贤硕儒、公辅重臣、为时所准则者。又取闰无证据，直揽远日之义，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远之理。又丞相桓公尝论云，《礼》二十五月大祥。何缘越期取闰，乃二十六月乎？”于是启曰：“或以闰附七月，宜用闰月除者。或以闰名虽除七月，而实以三旬别为一月，故应以七月除者。臣等与中军将军冲参详，一代大礼，宜准经典。三年之丧，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毕，《礼》之明文也。《阳秋》之义，闰在年内，则略而不数。明闰在年外，则不应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礼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缟即吉。徐广论曰：“凡辨义详理，无显据明文可以折中夺易，则非疑如何。礼疑从重，丧易宁戚，顺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义，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虚受，心无适莫，岂其然哉！执政从而行之，其殆过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妓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武帝以来，国有大丧，辄废乐终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及元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元会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也。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断。”

汉仪，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魏晋亦同天子之仪。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闇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谓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闇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于是尚书仆射卢饮、尚书魏舒问杜预证据所依。预云：“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君子谓之得礼。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闇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来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谁；下推将来，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于是饮、舒从之，遂命预造议，奏曰：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除于外，非礼所谓称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钦、臣舒、臣预谨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哀乐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

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旦，乃称“殷之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尧崩，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端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犹多荒宁。自从废谅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遗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禫之除。虽不合高宗谅闇之义，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闇，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天下歌德，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机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谅闇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

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倅。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传》

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禫既毕，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

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杀；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唯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咷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彳旁徨寝殿。若不变从谅闇，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闇终制。

于是太子遂以厌降之议，从国制除衰麻，谅闇终制。

于时外内卒闻预异议，多怪之。或者乃谓其违礼以合时。时预亦不自解说，退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为之证据，令大义著明，足以垂示将来。暢承预旨，遂撰集书传旧文，条诸实事成言，以为定证，以弘指趣。其传记有与今议同者，亦具列之，博举二隅，明其会归，以证斯事。文多不载。

武帝杨悼皇后既母养怀帝，后遇难时，怀帝尚幼，及即位，中诏述后恩爱。及后祖载，群官议帝应为追制服，或以庶母慈己，依礼制小功五月，或以谓慈母服如母服齐衰者，众议不同。闾丘冲议云：“杨后母养圣上，盖以曲情。今以恩礼追崇，不配世祖庙。王者无慈养之服，谓宜祖载之日，可三朝素服发哀而已。”于是从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应改服。诏曰：“君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于近代耳。”于是素服如旧，固非汉魏之典也。

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A170]启：“先王制礼，应在缌服。”诏欲降期，[A170]又启：“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于是制缌麻三月。

孝武宁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服。博士徐

藻议，以为：“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其夫属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资母之义。鲁讥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服齐衰期。”于是帝制期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议、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期。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期。”诏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置家令典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从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下通议。散骑常侍谢衡以为：“诸侯之太子，誓与未誓，尊卑体殊。《丧服》云为嫡子长殇，谓未誓也，已誓则不殇也。”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议已誓不殇，则无服之子当斩衰三年；未誓而殇，则虽十九当大功九月。誓与未誓，其为升降也微；斩衰与大功，其为轻重也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嫡殇重’。嫌于无服，以大功为重嫡之服，则虽誓，无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卫社稷，女能奉妇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无殇，非孩龀之谓也。为殇后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止殇服，况以天子之尊，而为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邪！凡诸宜重之殇，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重，未之前闻也。”博士蔡克同粹。秘书监挚虞云：“太子初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无服殇之义，绝期故也。”于是从之。

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以帛为绶囊，以布为剑衣。新礼，以传称“去丧无所不佩”，明在丧则无佩也，更制齐斩之丧不佩剑绶。挚虞以为“《周礼》武贲氏，士大夫之职也，皆以兵守王宫，国有丧故，则衰葛执戈楯守门，葬则从车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诸大夫以

干戈内外警设。明丧故之际，盖重宿卫之防。去丧无所不佩，谓服饰之事，不谓防御之用。宜定新礼布衣剑如旧，其余如新制。”诏丛之。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挚虞以为：“葬有祥车旷左，则今之容车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还。《春秋传》，郑大夫公孙虿卒，天子追赐大路，使以行。《士丧礼》，葬有稿车乘车，以载生之服。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既设吉驾，则宜有导从，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义。臣子衰麻不得为身而释，以为君父则无不可。《顾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诏从之。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诏从之。

咸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无嗣，以母弟敦上继献王后，移太常问应何服。博士张靖答，宜依鲁僖服闵三年例。尚书符诘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继穆，与闵僖不同。”孙毓、宋昌议，以穆王不之国，敦不仕诸侯，不应三年。以义处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丧祭三年毕，乃吉祭献王。毓云：“《礼》，君之子孙所以臣诸兄者，以临国故也。《礼》又与诸侯为兄弟服斩者，谓邻国之臣于邻国之君，有犹君之义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国，不臣兄弟，敦不仕诸侯，无邻臣之义，异于闵僖，如符旨也。但丧无主，敦既奉诏绍国，受重主丧，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氏《注》云，‘谓死者之从父昆弟来为丧主也。”有三年者，谓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谓大小祥也’。穆妃及国臣于礼皆当三年，此为有三年者，敦当为之主大小两祥祭也。且哀乐不相杂，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宫，哭泣未绝。敦遽主穆王之丧，而国制未除，则不得以己本亲服除而吉祭献王也。”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于王为从父，有司奏应服期，不以亲疏尊卑为降。诏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亲。”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继，不复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国妃亦宜同除。诏曰：“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事夺之，非为变礼也。妇人传重义大，若从权制，义将安托！”于是国妃终

三年之礼。孙盛以为："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源，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俱违，哀乐失所乎！"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谨案《丧服礼经》，庶子为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麻？以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经》《传》之明文，圣贤之格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礼记》曰，'为父后，出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礼，天子父母之丧，未葬，越绋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严至敬，不敢以私废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烝尝之事。五庙阙祀，由一妾之终，求之情礼，失莫大焉。举世皆然，莫之裁贬。就心不同，而事不敢异。故正礼遂隳，而习非成俗。此《国风》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叹。当今九服渐宁，王化惟新，诚宜崇明礼训，以一风俗。请台省考修经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违礼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经年，未被告报，未审朝议以何为疑。若以所陈或谬，则经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谨案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古礼今制，并无居庐三年之文，而顷年已来，各申私情，更相拟袭，渐以成俗。纵而不禁，则圣典灭矣。夫尊尊亲亲，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设教，务弘其极，尊郊社之敬，制越绋之礼，严宗庙之祀，厌庶子之服，所以经纬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厌私恩于祖宗，岂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时而替，宜厌之情触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礼亏矣。严恪微于祖宗，致敬亏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难乎！区区所惜，实在于斯。职之所司，不敢不言。请台参详。"尚书奏："案如辞辄下主者详寻。依礼，庶子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此尊祖敬宗之义。自顷陵迟，斯礼遂废。封国之君废五庙之重，士庶匹夫阙烝尝之礼，习成隳俗，宜被革正。辄内外参详，谓宜听胤所上，可依乐安王大功为正。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诏可。

《礼》，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绖。天子诸侯皆为贵臣贵妾服三月。汉为大臣制服无闻焉。汉明帝时，东海恭王薨，

帝出幸津门亭发哀。

及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诏“诸王公大臣薨，应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其一朝发哀者，三日不举乐也”。

元帝姨广昌乡君丧，未葬，中丞熊远表云：“案《礼》‘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恻隐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书符，冬至后二日小会。臣以为广昌乡君丧殡日，圣恩垂悼。礼，大夫死，废一时之祭。祭犹可废，而况馀事。冬至唯可群下奉贺而已，未便小会。”诏以远表示贺循，又曰：“咸宁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发哀，逾月不举乐，其一朝发哀，三日不举乐’，此旧事明文。”贺循答曰：“案《礼·杂记》，‘君于卿大夫之丧，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古者君臣义重，虽以至尊之义，降而无服，三月之内，犹锡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晋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乐，为屠蒯所讥。如远所答，合于古义。咸宁诏书虽不会经典，然随时立宜，以为定制，诚非群下所得称论。”升平元年，帝姑庐陵公主未葬，符问太常，冬至小会应作乐不。博士胡讷议云：“君于卿大夫，比卒哭不举乐。公主有骨肉之亲，宜阙乐。”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诏，三朝举哀，三旬乃举乐；其一朝举哀者，三日则举乐。泰始十年春，长乐长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风王骏薨，武帝并举哀三日而已。中兴已后，更参论不改此制。今小会宜作乐。”二议竟不知所取。

《丧服记》，公为所寓，齐衰三月。新礼以今无此事，除此一章。挚虞以为：“《周礼》作于刑厝之时，而著荒政十二。礼备制待物，不以时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阙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称寄公。是时天下又多此比，皆礼之所及。宜定新礼自如旧经。”诏从之。

汉魏故事无五等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新礼王公五等诸侯成国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亲绝期，而旁亲为之服斩衰，卿校位从大夫者皆绝緦。挚虞以为：“古者诸侯君临其国，臣诸父兄，今之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便从绝期之制，而令傍亲服斩衰之重也。诸侯既然，则公孤之爵亦宜如旧。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汉朝依古为制，事与古异，皆不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晋采以著令，宜定新礼皆如旧。”诏从之。

《丧服》无弟子为师服之制，新礼弟子为师齐衰三月。挚虞以为：“自古无师服之制，故仲尼之丧，门人疑于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则怀

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群居，入则经，出则否，所谓吊服加麻也。先圣为礼，必易从而可传。师徒义诚重，而服制不著，历代相袭，不以为缺。且寻师者以弥高为得，故屡迁而不嫌；修业者以日新为益，故舍旧而不疑。仲尼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贡云，‘夫何常师之有’。浅学之师，暂学之师，不可皆为之服。义有轻重，服有废兴，则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争，爱恶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礼无服如旧。”诏从之。

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

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填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文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系于木，裹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礼，礼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即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之。

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

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及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丧，既葬，当依旧摄职，固陈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终丧三年。然元康中，陈准、傅咸之徒，犹以权夺，不得终礼，自兹已往，以为成比也。

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

守博士谢衡议曰：“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议宜更相为服。”守博士许猛以为“地绝，又无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没则绝故也。前母虽在，犹不应服。”段暢、秦秀、骆冲从猛。散骑常侍刘智安议：“礼为常事制，不为非常设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礼。平生不相见，去其加隆，以期为断。”都令史虞溥议曰：“臣以为礼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议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未有遭变而二嫡。苟不二，则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专堂，两妇执祭，同为之齐也。”秦秀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养，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义不命二嫡依此礼乎！父之执友有如子之礼，况事兄之母乎！”许猛又议：“夫少妇稚，则不可许以改娶更适矣。今妻在许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绝而何。”侍中领博士张恽议：“昔舜不告而娶，婚礼盖阙，

故《尧典》以厘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传记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圣人之弘，帝者嫡子，犹权事而变，以定典礼。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时论许之。推姬氏之让，执黄卿之决，宜使各自服其母。”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议。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陈寿以为：“溥驳一与之齐，非大夫也，礼无二嫡，不可以并耳。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各存者，则前母不废，已有明徵也。设令昌父将前母之子来入中国尚在者，当从出母之服。苟昌父无弃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则昌无疑于不服。”贼曹属卞粹议：“昌父当莫审之时而娶后妻，则前妻同之于死而义不绝。若生相及而后妻不去，则妾列于前志矣。死而会乎，则同祔于葬，无并嫡之实。必欲使子孙于没世之后，追计二母隔绝之时，以为并嫡，则背违死父，追出亡母。议者以为礼无前母之服者，可谓以文害意。愚以为母之不亲而服三年，非一无异于前母也。仓曹属卫恆议：“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绝。此为夺旧与新，违母从子，礼律所不许，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绝与死同，无嫌二嫡，据其相及，欲令有服。此为论嫡则死，议服则生，还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为地绝死绝，诚无异也，宜一如前母，不复追服。”主薄刘卞议：“毖在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何至王路既通，更当逐其今妻，废其嫡子！不书姜氏，绝不为亲，以其犯至恶也。赵姬虽贵，必推叔隗；原同虽宠，必嫡宣孟。若违礼苟让，何则《春秋》所当善也！论者谓地绝，其情终已不得往来。今地既通，何为故当追而绝之邪！黄昌见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齐王攸议：“《礼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诸儒皆以为父以他故子生异域，不及此亲存时归见之，父虽追服，子不从税，不责非时之恩也。但不相见，尚不服其先终，而况前母非亲所生，义不逾祖，莫往莫来，恩绝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称情立文之谓也。以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议：“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况于毖之义，可得以为妻乎！”大司马骞不议，太尉充、抚军大将军妆南王亮皆从主者。溥又驳粹曰：“丧从宁戚，谓丧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亲也。夫死者终也，终事已故无绝道。分居两存，则离否由人。夫妇以判合为义，今土隔人殊，则配合理绝。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于死妇哉！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也。且既已为嫡后服，复云为妾，生则或贬或离，死则同祔于葬，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教，于以纯化笃俗，不亦难乎！今昌二母虽土地殊隔，据同时并存，何得为前母后母乎！设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绝，远闻丧问，当复相为制何服邪！夫制不应礼，动而愈失。夫孝子不纳亲于不义，贞妇不昧进而苟容。今同前嫡于死妇，使后妻居正而或废，于二子之心，曾无恧乎！而云诬父弃母，

恐此文致之言，难以定臧否也。礼，违诸侯适天子，不服旧君，然则昌父绝前君矣，更纳后室，废旧妻矣，又何取于宜诛宜抚乎！且妇人之有恶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诚以在人理应绝故也。今夫妇殊域，与无妻同，方之恶疾，理无以异。据己更娶，有绝前之证。而云应服，于义何居！”尚书八座以为“设令有人于此，父为敦煌太守，而子后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见，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养已者情哀，而不相见名制，虽戚念之心殊，而为之服一也。又，两后匹嫡，自谓违礼，不谓非常之事而以常礼处之也。昔子思哭出母于庙，其门人曰：‘庶氏之女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子思惧，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为罪人。何则？异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妇人牵夫，犹有所尊，赵姬之举，礼得权通，故先史详之，不讥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终亡，尚无并主轻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则昌不应复服。生及母存，自应如礼以名服三年。辄正定为文，章下太常报楙奉行。”

制曰：“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议此事，称引赵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后狄与晋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吴寇隔塞，毖与前妻，终始永绝。必义无两嫡，则赵衰可以专制隗氏。昌为人子，岂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并以绝亡，其子犹后母之子耳，昌故不应制服也。”

太兴初，著作郎干宝论之曰：“礼有经有变有权，王毖之事，有为为之也。有不可责以始终之义，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议之纷错！同产者无嫡侧之别，而先生为兄；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今二妻之入，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顺序义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也。且夫吉凶哀乐，动乎情者也，五礼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来亲，而恩否于时，敬不及生，爱不及丧，夫何追服之道哉！张恽、刘卞，得其先后之节，齐王、卫恆，通于服绝之制，可以断矣。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长少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师友之礼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体接后，而后妻不敢抗，及其子孙交相为服，礼之善物也。然则王昌兄弟相得之日，盖宜祫祭二母，等其礼馈，序其先后，配以左右，兄弟肃雍，交酬奏献，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齐兄弟之好，使义风弘于王教，慈让洽乎急难，不亦得礼之本

乎！”

是时，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则二人。毌丘俭反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许。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缞裳缀络，数十年弗得从，以至死亡。

时吴国硃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妻某氏，生子绥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雍雍人无间焉。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君子以为贤。

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中书令张华造甲乙之问曰：“甲娶乙为妻，后又娶丙，匿不说有乙，居家如二嫡，无有贵贱之差。乙亡，丙之子当何服？本实并列，嫡庶不殊，虽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专制析其亲也。若为庶母服，又不成为庶。进退不知所从。”太傅郑冲议曰：“甲失礼于家，二嫡并在，诚非人子所得正。则乙丙之子并当三年，礼疑从重。”车骑贾充、侍中少传任恺议略与郑同。太尉荀顗议曰：“《春秋》并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礼并立二妻，不别尊卑而遂其失也。故当断之以礼，先至为嫡，后至为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为违礼而得礼。丙子非为抑其亲，斯自奉礼先后贵贱顺叙之义也。”中书监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字元衅，为陈氏服嫡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族兄宗伯曾责元衅，谓抑其亲，乡里先达以元衅为合宜。不审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温峤为散骑侍郎，峤以母亡值寇，不临殡葬，欲营改葬，固让不拜。元帝诏曰：“温峤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议又颇有异同。为审由此邪？天下有阙塞，行礼制物者当使理可经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尽，盖存亡有断，不以死伤生耳。要经而服金革之役者，岂营官邪？随王事之缓急也。今桀逆未枭，平阳道断，奉迎诸军犹未得径进，峤特一身，于何济其私艰，而以理阂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外内群臣，详共通议如峤比，吾将亲裁其中。”于是太宰、西阳王羕，司徒临颍公组，骠骑将军、即丘子导，侍中纪瞻，尚书周顗，散骑常侍荀邃等议，以“昔伍员挟弓去楚，为吴行人以谋楚，诚志在报仇，不苟灭身也。温峤遭难，昔在河朔，日寻干戈，志刷雠恶，万里投身，归赴朝廷，将欲因时竭力，凭赖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峤之志也。无缘道路未通，师旅未进，而更中辞王事，留志家巷也。以为诚

宜如明诏。”于是有司奏曰：“案如众议，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书，依礼文，父丧未葬，唯丧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殡而除，故期于毕葬，无远近之断也。若亡遇贼难，丧灵无处，求索理绝，固应三年而除，不得故从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歼于寇害，死亡漫于中原，而继以遗贼未灭，亡者无收殡之实，存者又阙于奔赴之礼，而人子之情，哀痛无断，辄依未葬之义，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则人居无限之丧，非有礼无时不得之义也。诸如此，皆依东关故事，限行三年之礼毕而除也。唯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峤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设疾辞。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断，皆不得复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亏法宪。参议可如前诏峤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诸如峤比者，依东关故事辛未令书之制。”峤不得已，乃拜。

是时中原丧乱，室家离析，朝廷议二亲陷没寇难，应制服不。太常贺循曰：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允当人情。”元帝令以循议为然。太兴二年，司徒荀组云：“二亲陷没寇难，万无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随例行丧。”庾蔚之云：“二亲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尽寻求之理。寻求之理绝，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绝，王政不可废故也。犹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庆之事，待中寿而服之也。若境内贼乱清平，肆眚之后，寻觉无踪迹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适南平郡陈诜为妻，产四子而遭贼。姊投身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姊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领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平议，时议亦往往异同。司马王愆期议曰：“案礼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诸侯犹尔，况庶人乎！《士丧礼》曰，继母本实继室，故称继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诜不能远虑避难，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见绝于诜。始不见绝，终又见迎，养姑于堂，子为首嫡，列名黄籍，则诜之妻也。为诜也妻，则为晖也母，晖之制服无所疑矣。礼为继母服而不为前母服者，如李比类，旷世所希。前母既终，乃有继母，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也。然陇亩之夫，不达礼义，考之传记不胜。有施孝叔之妻失身于郤犨而不弃者，以非其罪也。诜有两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临危请活姑命，险不忘顺，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

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诜虽不应娶妻，耍以严为妻，妻则继室，本非嫡也。虽云非嫡，义在始终，宁可以诜不应二妻而己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嫡后继，有自来矣。众议贬讥太峻，故略序异怀。”亮从愆期议定。

《五经通义》以为有德则谥善，无德则谥恶，故虽君臣可同。魏朝初谥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表不宜与二祖同，于是改谥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晋王之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忠武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陵男郭奕为景侯。有司奏云：“晋受命以来，祖宗号谥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为景，与景皇同，不可听，宜谥曰穆。”王济、羊璞等并云：“夫无穷之祚，名谥不一，若皆相避，于制难全。如悉不避，复非推崇事尊之礼。宜依讳名之义，但及七庙祖宗而已，不及迁毁之庙。”成粲、武茂、刘讷并云：“同谥非嫌。号谥者，国之大典，所以厉时作教，经天人之远旨也。固虽君父，义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显。故能使上下迈德，罔有怠荒。臣愿圣世同符尧舜，行周同谥之礼，舍汉魏近制相避之议。”又引周公父子同谥曰文。武帝诏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谥景不相当耳，宜谥曰简。”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之嫌同谥，尚书奏以欣之言为然。诏可。

骠骑将军温峤前妻李氏，在峤微时便卒。又娶王氏、何氏，并在峤前死。及峤薨，朝廷以问陈舒：“三人并得为夫人不？”舒云：“《礼记》‘其妻为夫人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然则夫荣于朝，妻贵于室，虽先夫没，荣辱常随于夫也。《礼记》曰‘妻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其亲者’。如礼，则三人皆为夫人也。自秦汉已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苟生加礼，则亡不应贬。”庾蔚之云：“贱时之妻不得并为夫人，若有追赠之命则不论耳。”《峤传》，赠王、何二人夫人印绶，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求谥。博士曹耽之议：“夫妇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谥谥妇。《春秋》妇人有谥甚多，经无讥文，知礼得谥也。”胡讷云：“礼，妇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谥。《春秋》夫人有谥，不复依礼耳。安平献王李妃、琅邪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并无谥，今宜率旧典。”王彪之云：“妇人有谥，礼坏故耳。声子为谥，服虔诸儒以为非。杜预亦云‘礼，妇人无谥’。《春秋》无讥之文，所谓不待贬绝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谥耳。”

太尉荀顗上谥法云：“若赐谥而道远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属，遣所承

长吏奉策即冢祭赐谥。”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国为侍中。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有司议云：“名终讳之，有心所同，闻名心瞿，亦明前诰。而《礼》复云‘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无私讳。又云‘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岂非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哉！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启，莫知其极。夫皇朝礼大，百僚备职，编官列署，动相经涉。若以私讳，人遂其心，则移官易职，迁流莫已，既违典法，有亏政体。请一断之。”从之。

志第十一

礼下

五礼之别，三曰宾，盖朝宗、觐遇、会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礼弥繁。自秦灭学之后，旧典残缺。汉兴，始使叔孙通制礼，参用先代之仪，然亦往往改异焉。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鄴，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

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

《咸宁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设。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阁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百官及受贽郎官以下至计吏皆入立其次，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坐，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坐。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掌礼郎赞'皇帝延太尉等'。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公等登'。掌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乐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后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樽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还。王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王等还本位。陛下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

歌乐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具御饭，到阶，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持节，持节跪进御坐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妓’。乃召诸郡计吏前，受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则，夜漏未尽七刻谓之晨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

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白兽樽乃杜举之遗式也，为白兽盖，是后代所为，示忌惮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朝礼皆亲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且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于十月朔，犹常飨会。其仪，夜漏未尽七刻，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赞曰‘皇帝为君兴’。三公伏。皇帝坐，乃前进璧。百官皆贺，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食，司徒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舆亟动，役无宁岁，盖应时之务，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狩，所过存问高年，恤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县，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及武帝泰始四年，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顺省。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下

情上通，上指远谕，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川，夙兴夕惕，明发不寝，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姓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虑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新礼，巡狩方岳，柴望告设壝宫如礼。诸侯之觐者，宾及执贽皆如朝仪，而不建旗。挚虞以为：“觐礼，诸侯觐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诗》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旗’。宜定新礼，建旗如旧礼。”诏可其议。然终晋代，其礼不行。

封禅之说，经典无闻。礼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谶纬诸说皆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秦汉行其典，前史各陈其制矣。

魏文帝黄初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顺所繇于前，谨遗教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而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厄，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代之废业。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废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屈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且去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

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馀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天子虽距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不复行之。

及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奏曰：“臣闻肇自生灵，则有后辟，年载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惟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遐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号前载，象以数表，言以事告，虽古《河图洛书》之徵，不是过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百姓未宁，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瓘等又奏曰：“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芒芒禹迹，今实过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礼地祇，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也。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刑政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诏不许。

瓘等又奏曰：“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期，天命之应；济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敢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人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故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礼。至于克定岁月，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乂，与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

瓘等又奏：“臣闻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

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灵祇之款望，何以使大晋之典谟，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复纷纭也。”

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俗省方，《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藩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数。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一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人望绝塞。今不羁之寇，二代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服大化，目睹太平，至公至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复上。”诏曰：“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议宜称太夫人。尚书仆射江[A170]议曰：“虞舜体仁孝之性，尽事亲之礼，贵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无立锥之地，一级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极，宁当忍父卑贱，不以徽号显之，岂不以子无爵父之道，理穷义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经》曰‘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曰‘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为子尊不加父母，则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兴，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寻前绪，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案《礼》‘幼不诔长，贱不诔贵’，幼贱犹不得表彰长贵，况敢锡之以荣命邪！汉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悦以为孝莫大于严父，而以子贵加之父母，家令之言过矣。爰逮孝章，不上贾贵人以尊号，而厚其金宝币帛，非子道之不至也，盖圣典不可逾也。当春秋时，庶子承国，其母得为夫人。不审直子命母邪，故当告于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窃见诏书，当临轩拜授贵人为皇太妃。今称皇帝策命命贵人，斯则子爵母也。贵人北面拜受，斯则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贵子贱，人伦序矣。虽欲加崇贵人，而实卑之；虽显明国典，而实废之。且人主举动，史必书之。如当载之方策，以示后世，无乃不顺乎！窃谓应告显宗

之庙，称贵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礼，以酬鞠育之惠。奉先灵之命，事不在己。妃后虽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无称妃焉。桓公谓宜进号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于名礼顺矣。”帝特下诏拜皇太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玺绶仪服，一如太后。又诏曰：“朝臣不为太妃敬，为合礼不？”太常江逌议：“位号不极，不应尽敬。”

孝武追崇会稽郑太妃为简文太后，诏问“当开墓不”。王珣答：“据三祖追赠及中宗敬后，并不开墓位，更为茔域制度耳。”

褚太后临朝时，议褚裒进见之典。蔡谟、王彪之并以：“虞舜、汉高祖犹执子道，况后乎！王者父无拜礼。”尚书八座议以为：“纯子则王道缺，纯臣则孝道亏。谓公庭如臣，私觌则严父为允。”

汉魏故事，皇太子称臣。新礼以太子既以子为名，而又称臣，臣子兼称，于义不通，除太子称臣之制。挚虞以为：“《孝经》‘资于事父以事君’，义兼臣子，则不嫌称臣，宜定新礼皇太子称臣如旧。”诏从之。

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为皇太子。癸巳，诏曰：“礼无生而贵者，故帝元子方之于士。而汉魏以来，尊崇储贰，使官属称臣，朝臣咸拜，此甚无谓。吾昔在东宫，未及启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达，将令日习所见，谓之自然，此岂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议，使必允礼中。”尚书令卞壼议以为：“《周礼》王后太子不会，明礼同于君，皆所以重储贰，异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谦冲，故宜答拜。臣以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储宫，岂得同之皇子揖让而已。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从之。

太元中，尚书符问王公已下见皇太子仪及所衣服。侍中领国子博士车胤议：“朝臣宜硃衣襦帻，拜敬，太子答拜。案经传不见其文，故太傅羊祜笺庆太子，称叩头死罪，此则拜之证也。又太宁三年诏议其典，尚书卞壼谓宜稽则汉魏，阖朝同拜。其硃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襦帻而已。”朝议多同。

太元十二年，议二王后与太子先后。博士庾弘之及尚书参议，并以为：“陈留，国之上宾。皇太子虽国之储贰，犹在臣位，陈留王坐应在太子上。”陈留王劢表称疾病积年，求放罢，诏礼官博士议之。博士曹耽云：“劢为祭主而无执祭之期，宜与穆子、孟挚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后，不宜轻致废立。记传未见有已为君而疾病退罢者，当知古无此

礼。孟縶、穆子是方应为君，非陈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仪注》，太乐宿悬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宴飨，则无设乐之制。太常蔡谟议曰：“凡敬其事则备其礼，礼备则制有乐。乐者，所以敬事而明义，非为耳目之娱，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飨。宴飨之有乐，亦所以敬宾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飨之，郤至辞曰：‘不忘先君之好，贶之以大礼，重之以备乐。’寻斯辞也，则宴乐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言称伯舅。《传》曰‘国卿，君之贰也’，是以命使之日，御亲临轩，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飨下国之使，及命将帅，遣使臣，皆有乐。故《诗序》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皆作乐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辅相，比于下国之臣，轻重殊矣。轻诚有之，重亦宜然。故谓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议奏从焉。

汉魏故事，王公群妾见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礼以为礼无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挚虞以为：“礼，妾事女君如妇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报，则敬与妇同而又加贱也。名位不同，本无酬报。礼无不答，义不谓此。先圣殊嫡庶之别，以绝陵替之渐。峻明其防，犹有僭违。宜定新礼，自如其旧。”诏可其议。

五礼之别，其四曰军，所以和外宁内，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搜狩而习之。

汉仪，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硃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既还，公卿已下陈阳前街，乘舆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车，公卿亲识颜色，然后还宫。古语曰在车下车，则惟此时施行。汉世率以为常。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讲。今金革未偃，士众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阅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阅兵，魏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阅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阅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守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

观，大阅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后藩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受节钺，依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

五礼之别，其五曰嘉，宴飨冠婚之道于是乎备。周末崩离，宾射宴飨之则罕复能行，冠婚饮食之法又多迁变。

《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又《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

然汉代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仪。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以礼谒见世祖庙。王公已下，初加进贤而已。案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

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下，尊极德备，岂得与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

《礼》醮辞曰："令月吉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案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而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非必岁首。

礼冠于庙，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穆帝、孝武将冠，皆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惠帝之为太子，将冠，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暠赞冠。

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

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帝绛纱服，加衮服冕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案《仪注》，一加帻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而冠，不复加使命。

王彪之云，《礼》、《传》冠皆在庙。案成帝既加元服，车驾出拜于太庙，以告成也。盖亦犹拟在庙之仪。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皇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婚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帛五匹，及纳徵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惟璋，官为具致之。”尚书硃整议：“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惟给璋，余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持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贺，非礼也。王者婚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传》说与《公羊》又不同。而自汉魏遗事，并皆阙略。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如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皇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旗，旄头罼{罒干}并出即用，故致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罼{罒干}之物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惟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定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不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恆所上礼合于旧。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华恆所定之礼，依汉旧及晋已行之制，故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如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顿首，再拜承诏。”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乎内，必俟令族，重申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孔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

玄纁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祀。今使使侍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请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泰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亲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礼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惟纳徵羊一头，玄纁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兽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

古者婚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不”。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太常王彪之以为：“婚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婚礼。今宜备设而不作。”时用此议。

永和二年纳后，议贺不。王述云：“婚是嘉礼。《春秋传》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传》曰：‘郑子罕如晋，贺夫人。’邻国犹相贺，况臣下邪！如此，便应贺，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庙见成礼而贺，亦是一节也。”王彪之议云：“婚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传》不云礼也。《礼》，取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后自当乐。至于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后故无应贺之礼。”又云：“《礼记》所以言贺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庆语也。愚谓无直相贺之体，而有礼贶共庆会之义，今世所共行。”于时竟不贺。

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问王彪之，答云：“礼无忌月，不敢以所不见，便谓无之。”博士曹耽、荀讷等并谓无忌月之文，不应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当复有忌岁。”

太元十二年，台符问“皇太子既拜庙，朝臣奉贺，应上礼与不？国子

博士车胤云："百辟卿士，咸预盛礼，展敬拜伏，不须复上礼。惟方伯牧守，不睹大礼，自非酒牢贡羞，无以表其乃诚，故宜有上礼。犹如元正大庆，方伯莫不上礼，朝臣奉璧而已。"太学博士庾弘之议："案咸宁三年始平、濮阳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听京城近臣诸王公主应朝贺者复上礼。今皇太子国之储副，既已崇建，普天同庆。谓应上礼奉贺。"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庆在于此。封诸王及新宫上礼，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觞上寿，应亦无疑也。

江左以来，太子婚，纳徵礼用玉璧一，兽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兽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温润。寻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肃纳徵辞云："玄纁束帛，俪皮雁羊。"前汉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亦无用羊之旨。郑氏《婚物赞》曰"羊者祥也"，然则婚之有羊，自汉末始也。王者六礼，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纳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马二驷。"

武帝泰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

汉魏之礼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太元中，公主纳徵以兽豹皮各一具礼，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兽豹以尊崇其事乎！

《礼》有三王养老胶庠之文，飨射饮酒之制，周末沦废。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天子亲帅群司行养老之礼。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其《仪注》不存，然汉礼犹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

魏正始中，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及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复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

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

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泉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泉池，赋诗。陆机云：“天泉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本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海西于钟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象立秋之礼也”。

志第十二

乐上

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感动之端，不知所以关于手足。生于心者谓之道，成于形者谓之用。譬诸天地，其犹影响，百兽率舞，而况于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丧乱，以兹援律，乃播其声焉。

农瑟羲琴，倕钟和磬，达灵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来自远。殷氏不纲，遗风馀孽，淫奏既兴，雅章奔散，《英》《茎》之制，盖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风》兼六代。昔黄帝作《云门》，尧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谓因前王之礼，设俯仰之容，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书》称命夔典乐，教胄子，则《周官》所谓奏大吕，歌黄钟。天贶来下，人祗动色，抑扬周监，以弘雅音。及褒艳兴灾，平王逢乱，礼废亲疏，乐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闻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而列壤称孤，各兴吟咏。魏文侯聆古乐而恐卧，晋平公听新声而忘食，先王之道，渐以陵夷。八方殊风，九州异则。秦氏并吞，遂专刑宪，至于弦歌《诗》《颂》，干戚旄羽，投诸烟火，扫地无遗。

汉祖提剑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于制作。太后摈儒家之道，大臣排贾氏之言，搢绅先生所以长叹，而子政、仲舒犹不能已也。炎汉中兴，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陈《清庙》，树槐阴而疏璧流；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上帝；召桓荣于太学，袒而割牲；济济焉，皇皇焉，有足观者。自斯厥后，礼乐弥殷。永平三年，官之司乐，改名大予，式扬典礼，旁求图谶，道邻《雅》《颂》，事迩中和。其有五方之乐者，则所谓"大乐九变，天神可得而礼"也。其有宗庙之乐者，则所谓"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者也。其有社稷之乐者，则所谓"琴瑟击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乐者，则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其有黄门之乐者，则所谓"宴乐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

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时逢吞灭，宪章咸荡。及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

武皇帝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调声韵，仍以张华等所制高文，陈诸下管。永嘉之乱，伶官既减，曲台宣榭，咸变污莱。虽复《象舞》歌工，自胡归晋，至于孤竹之管，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磬，其能备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灵，蕴菁华之气，刚柔递用，哀乐分情。经春阳而自喜，遇秋雕而不悦。游乎金石之端，出乎管弦之外，因物迁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轻轩于彭蠡，汉顺听鸣鸟于樊衢。圣人功成作乐，化平裁曲，乃扬节奏，以暢中和，饰其欢欣，止于哀思者也。

凡乐之道，五声、八音、六律、十二管，为之纲纪云。

五声：宫为君，宫之为言中也。中和之道，无往而不理焉。商为臣，商之为言强也，谓金性之坚强也。角为民，角之为言触也，谓象诸阳气触物而生也。徵为事，徵之为言止也，言物盛则止也。羽为物，羽之为言舒也，言阳气将复，万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化上迁善，有如不及。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八音，八方之风也。乾之音石，其风不周。坎之音革，其风广莫。艮之音匏，其风融。震之音竹，其风明庶。巽之音木，其风清明。离之音丝，其风景。坤之音土，其风凉。兑之音金，其风阊阖。

阳六为律，谓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为吕，谓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为言法也，言阳气施生各有法也；吕之为言助也，所以助成阳功也。

正月之辰谓之寅，寅者津也，谓生物之津涂也。二月之辰名为卯，卯者茂也，言阳气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为辰，辰者震也，谓时物尽震动而长也。四月之辰谓为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时毕尽而起也。五月之辰谓为午，午者长也，大也，言物皆长大也。六月之辰谓之未，未者味也，言时万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谓为申，申者身也，言时万物身体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谓为酉，酉者繓也，谓时物皆緧缩也。九月之辰谓为戌，戌者灭也，谓时物皆衰灭也。十月之辰谓为亥，亥者劾也，言时阴气劾杀万物也。十一月之辰谓为子，子者孳也，谓阳气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谓为丑，丑者纽也，言终始之际，以纽结为名

也。

十一月之管谓之黄钟，黄者，阴阳之中色也。天有六气，地有五才，而天地数毕焉。或曰，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正月之管谓为太蔟，蔟者蔟也，谓万物随于阳气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为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谓物生新洁，洗除其枯，改柯易叶也。五月之管名为蕤宾，蕤蕤，垂下貌也；宾，敬也，谓时阳气下降，阴气始起，相宾敬也。七月之管名为夷则，夷，平也；则，法也，谓万物将成，平均皆有法则也。九月之管名为无射，射者出也，言时阳气上升，万物收藏无复出也。十二月之管名为大吕，吕者助也，谓阳气方之，阴气助也。十月之管名为应钟，应者和也，谓岁功皆成，应和阳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为南吕，南者任也，谓时物皆秀，有怀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为林钟，林者茂也，谓时物茂盛于野也。四月之管名为仲吕者，吕，助也，谓阳气盛长，阴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为夹钟者，夹，佐也，谓时物尚未尽出，阴德佐阳而出物也。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

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灵。常于时假，迄用其成。于荐玄牡，进夕其牲。崇德作乐，神祇是听。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乐殷荐，灵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无疆。

飨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终于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怀和百

神。丕显遗烈，之德之纯。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来格，福禄是臻。

时迈其犹，昊天子之。祐享有晋，肇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时。丕显丕承，于犹绎思。皇极斯建，庶绩咸熙。庶几夙夜，惟晋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抚宁四海，保有康年。于乎缉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礼纪。作民之极，莫匪资始。克昌厥后，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晋，时迈其德。受终于天，光济万国。万国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飨。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于赫大晋，应天景祥。二帝迈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万方。郊祀配享，礼乐孔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后，保祚无疆。

天郊飨神歌

整泰坛，礼皇神。精气感，百灵宾。蕴硃火，缭芳薪。紫烟游，冠青云。神之体，靡象形。旷无方，幽以清。神之来，光景昭。听无闻，视无兆。神之至，举歆歆。灵爽协，动余心。神之坐，同欢娱。泽云翔，化风舒。嘉乐奏，文中声。八音谐，神是听。咸契齐，并芬芳。烹牷牲，享玉觞。神悦飨，歆禋祀。祐大晋，降繁祉。作京邑，广四海。保天年，穷地纪。

地郊飨神歌

整泰折，竢皇祇。众神感，群灵仪。阴祀设，吉礼施。夜将极，时未移。祇之体，无形象。潜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蔓若有。灵无远，天下母。祇之来，遗光景。昭若存，终冥冥。祇之至，举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欢豫。泽雨施，化云布。乐八变，声教敷。物咸亨，祇是娱。齐既洁，侍者肃。玉觞进，咸穆穆。飨嘉豢，歆德馨。

祚有晋，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万寿，延亿龄。

明堂飨神歌

经始明堂，享祀匪懈。于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圣考是配，明德显融。率土敬职，万方来祭。常于时假，保祚永世。

祠庙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欤敬止。嘉豢孔时，供兹享祀。神鉴厥诚，博硕斯歆。祖考降飨，以虞孝孙之心。

祠庙迎送神歌

呜呼悠哉，日监在兹。以时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飨之。祚我无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圣祖。明明烈考，丕承继序。

祠征西将军登歌

经始宗庙，神明戾止。申锡无疆，祗承享祀。假哉皇祖，绥予孙子。燕及后昆，锡兹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乐肆筵，荐祀在堂。皇皇宗庙，乃祖乃皇。济济辟公，相予蒸尝。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祠颍川府君登歌

于邈先后，实司于天。显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枝克昌，资始开元。惠我无疆，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于惟曾皇，显显令德。商明清亮，匪竞柔克，保乂命祐，基命惟则。笃生圣祖，光济四国。

祠宣皇帝登歌

于铄皇祖，圣德钦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载敷文教，载扬武烈。匡定社稷，龚行天罚。经始大业，造创帝基。畏天之命，于时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执竞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祗惟畏。纂宣之绪，耆定厥功。登此隽乂，纠彼群凶。业业在位，帝既勤止。惟天之命，于穆之已。

祠文皇帝登歌

于皇时晋，允文文皇，聪明睿智，圣敬神武。万机莫综，皇斯清之。蛇豕放命，皇斯平之。柔远能迩，简授英贤。创业垂统，勋格皇天。

祠庙飨神歌二篇

曰晋是常，享祀时序。宗庙致敬，礼乐具举。惟其来祭，普天率土。牺樽既奠，清酤既载。亦有和羹，荐羞斯备。蒸蒸永慕，感时兴思。登歌奏舞，神乐其和。祖考来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

肃肃在位，济济臣工。四海来格，神仪有容。钟鼓振，管弦理，舞开元，歌永始，神胥乐兮！肃肃在位，臣工济济。小大咸敬，上下有礼。理管弦，振鼓钟，舞象德，歌咏功，神胥乐兮！肃肃在位，有来雍雍。穆穆天子，相维辟公。礼有仪，乐有则，舞象功，歌咏德，神胥乐兮！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后又改三篇之行礼诗。第一日《于赫篇》，咏武帝，声节与古《鹿鸣》同。第二曰《巍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日《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声。第四曰复用《鹿鸣》。《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云：‘魏氏行礼、食举，

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张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今并采列之云。

四厢乐歌

正旦大会行礼歌成公绥

穆穆天子，光临万国。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极，王猷允塞。嘉会置酒，嘉宾充庭。羽旄曜宸极，钟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仪形。济济锵锵，金声玉振。

礼乐具，宴嘉宾。眉寿祚圣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来雍雍。献酬纳贽，崇此礼容。丰羞万俎，旨酒千钟。嘉乐尽宴乐，福禄咸攸同。

乐哉！天下安宁。道化行，风俗清。箫《韶》作，咏九成。年丰穰，世泰平。至治哉，乐无穷。元首聪明，股肱忠。澍丰泽，扬清风。

嘉瑞出，灵应彰。麒麟见，凤皇翔。醴泉涌，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圣皇。承天位，统万国。受命应期，授圣德，四世重光。宣开洪业，景克昌，文钦明，德弥彰。肇启晋邦，流祚无疆。

泰始建元，凤皇龙兴。龙兴伊何，享祚万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图书既焕，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万嗣，明明显融，高朗令终。保兹永祚，与天比崇。

圣皇君四海，顺人应天期。三叶合重光，泰始开洪基。明曜参日月，功化侔四时。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翼仁祐圣。于穆三皇，载德弥盛。总齐璇玑，光统七

政。百揆时序，化若神圣。四海同风，兴至仁。济民育物，拟陶均。拟陶均，垂惠润。皇皇群贤，峨峨英隽。德化宣，芬芳播来胤。播来胤，垂后昆。清庙何穆穆，皇极辟四门。皇极辟四门，万机无不综。亹亹翼翼，乐不及荒，饥不遑食。大礼既行，乐无极。

登昆仑，上层城。乘飞龙，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扬虹霓，建簪旌。披庆云，廕繁荣。览八极，游天庭。顺天地，和阴阳。序四时，曜三光。张帝纲，正皇纲。播仁风，流惠康。迈洪化，振灵威。怀万方，纳九夷。朝阊阖，宴紫微。建五旗，罗钟虡。列四悬，奏《韶》《武》。铿金石，扬旌羽。纵八佾，《巴渝舞》。咏雅颂，和律吕。于胥乐，乐圣主。

化荡荡，清风泄。总英雄，御俊杰。开宇宙，扫四裔。光缉熙，美圣哲。超百代，扬休烈。流景祚，显万世。

皇皇显祖，翼世佐时。宁济六合，受命应期。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无竞惟烈。匡时拯俗，休功盖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监，启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隽。实天生德，诞应灵运。肇建帝业，开国有晋。载德奕世，垂庆洪胤。

明明圣帝，龙飞在天。与灵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云，俯育重川。受灵之祐，于万斯年。

正旦大会王公上寿酒歌荀勖

践元辰，延显融。献羽觞，祈令终。我皇寿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奋百世，休祚钟圣躬。

食举乐东西厢歌荀勖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宾，是应是贶。邦政既图，接以大飨。人之好我，式遵德让。

宾之初筵，藹藹济济。既朝乃宴，以洽百礼。颁以位叙，或庭或陛。登傧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宪兹度楷。观颐养正，降福孔

偕。

昔我三后，大业是维。今我圣皇，焜炔前晖。奕世重规，明照九畿。思辑用光，时罔有违。陟禹之迹，莫不来威。天被显禄，福履是绥。

赫矣太祖，克广明德。廓开宇宙，正世立则。变化不经，民无瑕慝。创业垂统，兆我晋国。

烈文伯考，时维帝景。夷险平乱，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涂焕景。七德咸宣，其宁惟永。

猗欤盛欤！先皇圣文。则天作孚，大哉为君。慎徽五典，帝载是勤。文武发挥，茂建嘉勋。修己济治，民用宁殷。怀远烛幽，玄教氤氲。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昌无垠。

隆化洋洋，帝命溥将。登我晋道，越惟圣王。龙飞革运，临焘八荒。睿哲钦明，配踪虞唐。封建厥福，骏发其祥。三朝习吉，终然允臧。其臧维何，总彼万方。元侯列辟，四岳藩王。时见世享，率兹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卫既臻，陈留山阳。有宾有使，观国之光。贡贤纳计，献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锡无疆。

振鹭于飞，鸿渐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无竞维人，王纲允敕。君子来朝，言观其极。

暠郧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匮。将远不仁，训以醇粹。幽明有伦，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顺比。开元布宪，四海鳞萃。协时正统，殊涂同致。厚德载物，灵心隆贵。敷奏谠言，纳以无讳。树之典象，诲之义类。上教如风，下应如卉。一人有废，群萌以遂。我后宴喜，令问不坠。

既宴既喜，翕是万邦。礼仪卒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喤々鼓钟。笙磬咏德，万舞象功。八音克谐，俗易化从。其和如乐，庶品时邕。

时邕斌斌，六合同尘。往我祖宣，威静殊邻。首定荆楚，遂平燕秦。亹亹文皇，迈德流仁。爰造草昧，应乾顺民。灵瑞告符，休徵响震。天地弗违，以和神人。既禽庸蜀，吴会是宾。肃慎率职，楛矢来陈。韩濊进乐，宫徵清钧。西旅献獒，扶南效珍。蛮裔重译，玄齿文

身。我皇抚之，景命惟新。

愔愔嘉会，有闻无声。清酤既奠，笾豆既升。礼充乐备，箫《韶》九成。恺乐饮酒，酣而不盈。率土欢豫，邦国以宁。王猷允塞，万载无倾。

冬至初岁小会歌张华

日月不留，四气回周。节庆代序，万国同休。庶尹群后，奉寿升朝。我有寿礼，式宴百僚。繁肴绮错，旨酒泉渟。笙镛和奏，磬管流声。上隆其爱，下尽其心。宣其壅滞，训之德音。乃宣乃训，配享交泰。永载仁风，长抚无外。

宴会歌张华

亹亹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经览无方。听朝有暇，延命众臣。冠盖云集，樽俎星陈。肴蒸多品，八珍代变。羽爵无算，究乐极宴。歌者流声，舞者投袂。动容有节，丝竹并设。宜扬四体，繁手趣挚。欢足发和，酣不忘礼。好乐无荒，翼翼济济。

命将出征歌张华

重华隆帝道，戎蛮或不宾。徐夷兴有周，鬼方亦违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动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号穹旻。元帅统方夏，出车抚凉秦。众贞必以律，臧否实在人。威信加殊类，疏逖思自亲。单醪岂有味，挟纩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远迹由斯举，永世无风尘。

劳还师歌张华

玁狁允背天德，构乱扰邦畿。戎车震朔野，群帅赞皇威。将士齐心旅，感义忘其私。积势如□郭弩，赴节如发机。嚣声动山谷，金光曜素晖。挥戈陵劲敌，武步蹈横尸。鲸鲵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收荣于舍爵，燕喜在凯归。

中宫所歌张华

先王统大业，玄化渐八维。仪刑孚万邦，内训隆壶闱。皇英垂帝

典，《大雅》咏三妃。执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机。含章体柔顺，帅礼蹈谦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风，高义邈不追。遗荣参日月，百世仰余晖。

宗亲会歌张华

族燕明礼顺，啜食序亲亲。骨肉散不殊，昆弟岂他人。本枝笃同庆，《棠棣》著先民。于皇圣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礼崇亲戚，旁施协族姻。式宴尽酣娱，饮御备羞珍。和乐既宣洽，上下同欢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无垠。

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乐章亦张华之所作云。

正德舞歌张华

日皇上天，玄鉴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晋，世有哲王。弘济区夏，陶甄万方。大明垂曜，旁烛无疆。蚩蚩庶类，风德永康。皇道惟清，礼乐斯经。金石在悬，万舞在庭。象容表庆，协律被声。轶《武》超《濩》，取节《六英》。同进退让，化渐无形。大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张华

惟天之命，符运有归。赫赫大晋，三后重晖。继明绍世，光抚九围。我皇绍期，遂在璇玑。群生属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万方同轨，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协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虫。亿兆夷人，悦仰皇风。丕显大业，永世弥崇。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调律吕，正雅乐，正会殿庭作之，自谓宫商克谐，然论者犹谓勖暗解。时阮咸妙达八音，论者谓之神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乐作，勖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咸之妙，复徵咸归。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钟声。会勖薨，未竟其业。元康三年，诏其

子籓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莫有记之者。

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志第十三

乐下

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太宁末，明帝又访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亻隽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鄴下乐人亦颇有来者。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面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今列其词于后云。

歌宣帝曹毗

于赫高祖，德协灵符。应运拨乱，厘整天衢。勋格宇宙，化动八区。肃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灵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景帝曹毗

景皇承运，纂隆洪绪。皇罗重抗，天晖再举。蠢矣二寇，扰我扬楚。乃整元戎，以膏齐斧。亹亹神算，赫赫王旅。鲸鲵既平，功冠帝宇。

歌文帝曹毗

太祖齐圣，王猷诞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难，严清紫宫。威厉秋霜，惠过春风。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参墟，声流无穷。

歌武帝曹毗

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歌元帝曹毗

运屯百六，天罗解贯。元皇勃兴，网笼江汉。仰齐七政，俯平祸乱。化若风行，泽犹雨散。沦光更曜，金辉复焕。德冠千载，蔚有余粲。

歌明帝曹毗

明明肃祖，阐弘帝祚。英风夙发，清晖载路。奸逆纵忒，罔式皇度。躬振硃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罗云布。品物咸宁，洪基永固。

歌成帝曹毗

于休显宗，道泽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迈德蹈仁，匪礼不过。敷以纯风，濯以清波。连理映阜，鸣凤栖柯。同规放勋，义盖山河。

歌康帝曹毗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为而不宰，雅音四塞。闲邪以诚，镇物以默。威静区宇，道宣邦国。

歌穆帝曹毗

孝宗夙哲，休音久臧。如彼晨离，耀景扶桑。垂训华幄，流润八荒。幽赞玄妙，爰该典章。西平僭蜀，北静旧疆。高猷远暢，朝有遗芳。

歌哀帝曹毗

于穆哀皇，圣心虚远。雅好玄古，大庭是践。道尚无为，治存易简。化若风行，时犹草偃。虽曰登遐，徽音弥阐。愔愔《云》《韶》，尽美尽善。

歌简文帝王珣

皇矣简文，于昭于天。灵明若神，周淡如川。冲应其来，实与其迁。亹亹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亲，简而可传。观流弥远，求本逾玄。

歌孝武帝王珣

天监有晋，钦哉烈宗。同规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猛，约而能通。神钲一震，九域来同。道积淮海，雅颂自东。气陶醇露，化协时雍。

四时祠祀曹毗

肃肃清庙，巍巍圣功。万国来宾，礼仪有容。钟鼓振，金石熙。宣兆祚，武开基。神斯乐兮！理管弦，有来斯和。说功德，吐清歌。神斯乐兮！洋洋玄化，润被九壤。民无不悦，道无不往。礼有仪，乐有式。咏九功，永无极。神斯乐兮！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硃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硃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雍离》为《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芳树》为《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

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硃鹭》为《炎精

缺》，言汉室衰，孙坚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为《汉之季》，言坚悼汉之微，痛董卓之乱，兴兵奋击，功盖海内也。改《艾如张》为《摅武师》，言权卒父之业而征伐也。改《上之回》为《乌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权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改《雍离》为《秋风》，言权悦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战城南》为《克皖城》，言魏武志图并兼，而权亲征，破之于皖也。改《巫山高》为《关背德》，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权引师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为通荆州，言权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愆，终复初好也。改《将进酒》为《章洪德》，言权章其大德，而远方来附也。改《有所思》为《顺历数》，言权顺箓图之符，而建大号也。改《芳树》为《承天命》，言其时主圣德践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为《玄化》，言其时主修文武，则天而行，仁泽流洽，天下喜乐也。其余亦用旧名不改。

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硃鹭》为《灵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诛孟达之逆命也。改《思悲翁》为《宣受命》，言宣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张》为《征辽东》，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讨灭公孙氏而枭其首也。改《上之回》为《宣辅政》，言宣帝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之才，以定二仪之序也。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为《平玉衡》，言景帝一万国之殊风，齐四海之乖心，礼贤养士，而纂洪业也。改《上陵》为《文皇统百揆》，言文帝始统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将进酒》为《因时运》，言因时运变，圣谋潜施，解长蛇之交，离群桀之党，以武济文，以迈其德也。改《有所思》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改《芳树》为《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弘济大化，用人各尽其才也。改《上邪》为《大晋承运期》，言圣皇应箓受图，化象神明也。改《君马黄》为《金灵运》，言圣皇践阼，致敬宗庙，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子班》为《于穆我皇》，言圣皇受禅，德合神明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改《临高台》为《夏苗田》，言大晋畋狩顺时，为苗除害也。改《远如期》为《仲秋狝田》，言大晋虽有文德，不废武事，顺时以杀伐也。改《石留》为《顺天道》，言仲冬大阅，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改《务成》为《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云》依旧名，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改《黄爵行》为《伯益》，言赤乌衔书，有周

以兴，今圣皇受命，神雀来也。《钓竿》依旧名，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济大功，致太平也。其辞并列之于后云。

灵之祥

灵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降命，授宣皇。应期运，时龙骧。继大舜，佐陶唐。赞武文，建帝纲。孟氏叛，据南疆。追有扈，乱五常。吴寇叛，蜀虏强。交誓盟，连遐荒。宣赫怒，奋鹰扬。震乾威，曜电光。陵九天，陷石城。枭逆命，拯有生。万国安，四海宁。

宣受命

宣受命，应天机，风云时动神龙飞。御葛亮，镇雍梁。边境安，夷夏康。务节事，勤定倾。揽英雄，保持盈。深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经。养威重，运神兵。亮乃震毙，天下安宁。

征辽东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宣辅政

宣皇辅政，圣烈深。拨乱反正，顺天心。网罗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贤，遗教施。安上治民，化风移。肇创帝基，洪业垂。于铄明明，时赫戏。功济万世，定二仪。定二仪，云行雨施，海外风驰。

时运多难

时运多难，道教痛。天地变化，有盈虚。蠢尔吴蛮，武视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诛。有征无战，弭其图。天威横被，廓东隅。

景龙飞

景龙飞，御天威。聪鉴玄察，动与神明协机。从之者显，逆之者灭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万邦望风，莫不来绥。圣德潜断，先天弗违。弗违祥，享世永长。猛以致宽，道化光。赫明明，祚隆无疆。帝绩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纠奸回。万国殊风，四海乖。礼贤养士，羁御英雄，思心齐。纂戎洪业，崇皇阶。品物咸亨，圣敬日跻。聪鉴尽下情，明明综天机。

文皇统百揆

文皇统百揆，继天理万方。武将镇四隅，英佐盈朝堂，谋言协秋兰，清风发其芳。洪泽所渐润，砾石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逾三王。咸光大，上参天与地，至化无内外。无内外，六合并康乂。并康乂，遘兹嘉会。在昔羲与农，大晋德斯迈。镇征及诸州，为籓卫。功济四海，洪烈流万世。

因时运

因时运，圣策施。长蛇交解，群桀离。势穷奔吴，兽骑厉。惟武进，审大计。时迈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僭号天一隅。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余。拥众数十万，窥隙乘我虚。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维屡寇边，陇上为荒芜。文皇愍斯民，历世受罪辜。外谟籓屏臣，内谟众士夫。爪牙应指受，腹心献良图。良图协成文，大兴百万军。雷鼓震地起，猛势陵浮云。逋虏畏天诛，面缚造垒门。万里同风教，逆命称妾臣。光建五等，纪纲天人。

天序

天序，应历受禅，承灵祜。御群龙，勒螭武。弘济大化，英隽作辅。明明统万机，赫赫镇四方，咎繇稷契之畴，协兰芳。礼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与地，谁敢爱其身？

大晋承运期

大晋承运期，德隆圣皇。时清晏，白日垂光。应箓图，陟帝位，继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与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时太康，隆隆赫赫，福祚盈无疆。

金灵运

金灵运，天符发。圣徵见，参日月。惟我皇，体神圣。受魏禅，应

天命。皇之兴，灵有徵。登大麓，御万乘。皇之辅，若阚武。爪牙奋，莫之御。皇之佐，赞清化。百事理，万邦贺。神祇应，嘉瑞章。恭享礼，荐先皇。乐时奏，磬管锵。鼓殷殷，钟锽锽。奠樽俎，实玉觞。神歆飨，咸悦康。宴孙子，祐无疆。大孝蒸蒸，德教被万方。

于穆我皇

于穆我皇，盛德圣且明。受禅君世，光济群生。普天率土，莫不来庭。颙颙六合内，望风仰泰清。万国雍雍，兴颂声。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齐，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济济群英。夙夜乾乾，万机是经。虽治兴，匪荒宁。谦道乐，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荣。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从，于显天，垂景星。龙凤臻，甘露宵零。肃神祇，祇上灵。万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大致人，武教于时日新。师执提，工执鼓。坐作从，节有序。盛矣允文允武！搜田表礼，申法誓。遂围禁，献社祭。允以时，明国制。文武并用，礼之经。列车如战，大教明，古今谁能去兵？大晋继天，济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运将徂。军国异容，文武殊。乃命群吏，撰车徒，辩其号名，赞契书。王军启八门，行同上帝居。时路建大麾，云旗翳紫虚。百官象其事，疾则疾，徐则徐。回衡旋轸，罢阵弊车。献禽享祀，蒸蒸配有虞。惟大晋，德参两仪，化云敷。

仲秋狝田

仲秋狝田，金德常纲。凉风清且厉，凝露结为霜。白藏司辰，金隼时鹰扬。鹰扬犹尚父，顺天以杀伐，春秋时序。雷霆震威曜，进退由钲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军府。赫赫大晋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虽安不废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顺天道

顺天道，握神契，三时示，讲武事。冬大阅，鸣镯振鼓铎，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穷武。动军誓众，礼成而义举。三驱以崇仁，进

止不失其序。兵卒练，将如阚武。惟阚武，气陵青云。解围三面，杀不殄群。偃旌麾，班六军。献享蒸，修典文。嘉大晋，德配天。禄报功，爵俟贤。飨燕乐，受兹百禄，寿万年。

唐尧

唐尧谘务成，谦谦德其兴。积渐终光大，履霜致坚冰。神明道自成，河海犹可凝。舜禹统百揆，元凯以次升。禅让应大历，睿圣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准绳。德化飞四表，祥气见其徵。兴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远由近始，覆篑成山陵。披图案先籍，有其证灵液。

玄云

玄云起丘山，祥气万里会。龙飞何蜿蜿，凤翔何翊翊。昔在唐虞朝，时见青云际。今亲游万国，流兴溢天外。鹤鸣在后园，清音随风迈。成汤隆显命，伊挚来如飞。周文猎渭滨，遂载吕望归。符合如影响，先天天不违。辍耕综地纲，解褐衿天维。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济济理万机。神化感无方，髦才盈帝畿。丕显惟昧旦，日新孔所谘。茂哉明圣德，日月同光辉。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职掌山与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无间。智理周万物，下知众鸟言。黄雀应清化，翔习何翩翩。和鸣栖庭树，徘徊云日间。夏桀为无道，密网施山河。酷祝振纤网，当柰黄雀何。殷汤崇天德，去其三面罗。逍遥群飞来，鸣声乃复和。硃雀作南宿，凤皇统羽群。赤乌衔书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来游，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泽隆青云。兰风发芳气，盖世同其芬。

钓竿

钓竿何冉冉，甘饵芳且鲜。临川运思心，微纶沈九泉。太公宝此术，乃在《灵秘》篇。机变随物移，精妙贯未然。游鱼惊著钓，潜龙飞戾天。戾天安所至？抚翼翔太清。太清一何异，两仪出浑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赋群形。退愿辅圣君，与神合其灵。我君弘远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时，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兴二皇。蚩尤乱生灵，黄帝用兵征万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与唐。我皇盛德配尧

舜，受禅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肃，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禄，保无极，永太平。

鼙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旧曲有五篇，一、《关东有贤女》，二、《章和二年中》，三、《乐久长》，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树》，其辞并亡。曹植《鼙舞诗序》云："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制其辞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将僭位，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泰始中歌辞今列之后云。

鼙舞歌诗五篇

洪业篇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

宣文创洪业，盛德在泰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唐尧禅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与时移。大赦荡萌渐，文教被黄支。象天则地，体无为。聪明配日月，神圣参两仪。虽有三凶类，静言无所施。象天则地，体无为。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兰芷登朝肆，下无失宿人。声发响自应，表立景来附。哮阚顺羁制，潜龙升天路。备物立成器，变通极其数。百事以时叙，万机有常度。训之以克让，纳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风，海外同欢慕。象天则地，化云布。昔日贵雕饰，今尚俭与素。昔日多纤介，今去情与故。象天则地，化云布。济济大朝士，夙夜综万机。万机无废理，明明降训谘。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辉。事业并通济，功烈何巍巍。五帝继三皇，三皇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

天命篇当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入则综万机，出则征四方。朝廷无遗理，方表宁且康。道隆舜臣尧，积德逾太王。孟度阻穷险，造乱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诛。赦善罚有罪，元恶宗为虚。威风震劲蜀，武烈慑强吴。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执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盈虚自然运，时变故多艰。东征陵海表，万里克朝鲜。受遗齐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诛殛，百禄咸来臻。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

景皇篇当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

景皇帝，聪明命世生，盛德参天地。帝王道大，创基既已难，继世亦未易。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构逆，乱帝纪。顺天行诛，穷其奸宄。边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振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顺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云霓既已辟，清和未几间，羽檄首尾至，变起东南藩。俭钦为长蛇，外则凭吴蛮。万国纷骚扰，戚戚天下惧不安。神武御六军，我皇执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豹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因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大晋篇当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晋，于穆文王。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彰。思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武臣，时惟鹰扬。靡顺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内，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西蜀猾夏，僭号方域。命将致讨，委国稽服。吴人放命，冯海阻江。飞书告喻，响应来同。先王建万国，九服为藩卫。亡秦坏诸侯，序祚不二世。历代不能复，忽逾五百岁。我皇迈圣德，应期创典制。分土五等，藩国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会。洪泽溢区内，仁风翔海外。

明君篇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

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谒忠身必荣。兰芷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罗浸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岐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人。虽薄供时用，白茅犹为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顺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恆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

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亦陈于殿庭。杨泓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矣。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今列之于后云。

拂舞歌诗五篇

白鸠篇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皎皎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驰。与君周旋，乐道忘饥。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攀龙附凤，自望身轻。

济济篇

暢暢飞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去失有，时可行，去来时同此未央。时冉冉，近桑榆，但当饮酒为欢娱。衰老逝，有何期，多忧耿耿内怀思，深池旷，鱼独希，愿得黄浦众所依。恩感人，世无比，悲歌且舞无极已。

独禄篇

独独禄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摇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帏，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鞘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兽班班，游戏山间。兽欲啮人，不避豪贤。

碣石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雁过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耨鐪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塞。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之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土不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渡河河无梁，愿作双黄鹄，还故乡。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若身不已。繁舞奇歌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鼓角横吹曲。鼓，案《周礼》“以GW鼓鼓军事”。角，说者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中鸣，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案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故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今古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硃等之遗则也。

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硃生、宋职、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之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

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

《凤将雏歌》者，旧曲也。应璩《百一诗》云“言是《凤将雏》”，然则其来久矣。《前溪歌》者，车骑将军沈充所制。

《阿子》及《欢闻歌》者，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衍其声，以为此二曲。

《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闻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

《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

凡此诸曲，始皆徒歌，即而被之管弦。又有因丝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调歌辞之类是也。

《杯柈舞》，案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务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此则汉世惟有

柈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项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然案《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

《白纟宁舞》，案舞辞有巾袍之言。纟宁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纟宁，疑白纟宁即白绪也。

《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

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

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

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尽不作。"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以为"王者观时设教，至于吉凶殊断，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观礼，陵有傧吊之位，庭奏宫悬之乐，二礼兼用，哀乐不分，体国经制，莫大于此"。诏曰："今既以天下体大，礼从权宜，三正之飨，宜尽用吉礼也。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阙之耳。事之大者，不过上寿酒，称万岁，已许其大，不足复阙钟鼓鼓吹也。"

澄、逵又启："今大礼虽降，事吉于朝。然傧吊显于园陵，则未灭有哀；礼服定于典文，义无尽吉。是以咸宁之会，有撤乐之典，实先朝稽古宪章，垂式万世者也。"诏曰："若元日大飨，万国朝宗，庭废钟鼓之奏，遂阙起居之节，朝无磬制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于事义，不亦阙乎！惟可量轻重，以制事中。"

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政道，养以仁义，防其淫佚，上享宗庙，下训黎元，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物。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歌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易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灵，而不侧怆。加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诸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下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惟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廪。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志第十四

职官

《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奖导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执法在南宫之右，上相处端门之外，而鸟龙居位，云火垂名，前史详之，其以尚矣。黄帝置三公之秩，以亲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为农正，命重黎于天地，诏融冥于水火，则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汤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凡厥枢会，仰承君命。总及周武下车，成康垂则，六卿分职，二公弘化，咸树司存，各题标准，苟非其道，人弗虚荣。贻厥孙谋，其固本也如此。及秦变周官，汉遵嬴旧，或随时适用，或因务迁革，霸王之典，义在于斯，既获厥安，所谓得其时制者也。四征兴于汉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镇通于柔远，四平止于丧乱，其渡辽、凌江，轻车、强弩，式扬遐外，用表攻伐，兴而复毁，厥号弥繁。及当涂得志，克平诸夏，初有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罢汉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世所谓八公同辰，攀云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栋宇，非一枝之势；处乎经纶，称万夫之敌。或牵羊以叶于梦，或垂钓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献其术，或操版以启其心。卧龙飞鸿，方金拟璧，秦奚、郑产，楚材晋用，斯亦曩时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以备天官。及兰卿受羁，贵公显戮，虽复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晋。及文王纂业，初启晋台，始置二卫，有前驱养由之弩；及设三部，有熊渠佽飞之众。是以武帝龙飞，乘兹奋翼，犹武王以周之十乱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尽于太康，乔柯茂叶，来居斯位；自太兴讫于建元，南金北铣，用处兹秩。虽未拟乎夔拊龙言，天工人代，亦庶几乎任官惟贤，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国，并秦官也。晋受魏禅，并不置，自惠帝之后，省置无恆。为之者，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南阳王保、王敦、王导之徒，皆非复寻常人臣之职。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

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以安平献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后，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恆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禅，因其制，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自义阳王望为大司马之后，定令如旧，在三司上。

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及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至景帝为大将军，亦受非常之任。后以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及晋受命，犹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后复旧，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迁大将军，复制在三司下，伷薨后如旧。

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郑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

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开府位从公者为文官公，冠进贤三梁，黑介帻。

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帻。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绶，著五时服。其相国、丞相，皆衮冕，绿盭绶，所以殊于常公也。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给

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西东阁祭酒、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各一人；御属阁下令史、西东曹仓户贼曹令史、门令史、记室省事令史、阁下记室书令史、西东曹学事各一人。给武贲二十人，持班剑。给朝车驾驷、安车黑耳驾三各一乘，祭酒掾属白盖小车七乘，轺车施耳后户、阜轮犊车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阜零辟朝服。太尉虽不加兵者，吏属皆绛服。司徒加置左右长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属各一人，西曹称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数如旧令。司空加置导桥掾一人。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铠、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绛服。司马给吏卒如长史，从事中郎给侍二人，主簿、记室督各给侍一人。其余临时增崇者，则褒加各因其时为节文，不为定制。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车为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仆羊琇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无余官，故给吏卒车服。其余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位其班位而已，不别给特进吏卒车服，后定令。特进品秩第二，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冠进贤两梁，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无章绶，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赐春服绢五十匹，秋绢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给安车黑耳驾御一人，轺车施耳后户一乘。

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品秩第二，禄赐、班位、冠帻、车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诸所赐给皆与特进同。其以为加官者，唯假章绶、禄赐班位而已，不别给车服吏卒也。又卒赠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复重给吏卒，其余皆给。

光禄大夫假银章青绶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将军下，诸卿上。汉时所置无定员，多以为拜假赠赠之使，及监护丧事。魏氏已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其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显职，复用加之，及晋受命，仍旧不改，复以为优崇之制。而诸公逊位，不复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

内外之职加此者，前后甚众。由是或因得开府，或进加金章紫绶，又复以为礼赠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杨珧加给事中光禄大夫。加兵之制，诸所供给依三品将军。其余自如旧制，终武、惠、孝怀三世。

光禄大夫与卿同秩中二千石，著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给春赐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

骠骑已下及诸大将军不开府非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禄与特进同。置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门下督，录事，兵铠士贼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功曹书佐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其假节为都督者，所置与四征镇加大将军不开府为都督者同。

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参佐吏卒，幕府兵骑如常都督制，唯朝会禄赐从二品将军之例。然则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为相，始遣大将军督之。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临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

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春秋赐绵绢、菜田、田驺如光禄大夫诸卿制。置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门下都督，录事，兵铠士贼曹，营军、刺奸吏、帐下都督，功曹书佐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

录尚书，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后汉章帝以太傅赵憙、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憙、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

尚书令，秩千石，假铜印墨绶，冠进贤两梁冠，纳言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则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给赐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贾充为尚书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盖自此始。

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恆，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书，案尚书本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后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是为五曹。后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而无五兵。咸宁二年，省驾部尚书。四年，省一仆射，又置驾部尚书。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尚书，又无驾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恆置，以右仆射摄之，若右仆射阙，则以祠部尚书摄知右事。

左右丞，自汉武帝建始四年置尚书，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减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盖自此始也。自此至晋不改。晋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汉旧制，并集都座交礼，迁职又解交焉。

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其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及光武分尚书为六

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选有吏能者为之。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及晋受命，武帝罢农部、定课，置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及江左，无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运曹十曹郎。康穆以后，又无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又省主客、起部、水部，余十五曹云。

侍中，案黄帝时风后为侍中，于周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秦汉俱无定员，以功高者一人为仆射。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及江左哀帝兴宁四年，桓温奏省二人，后复旧。

给事黄门侍郎，秦官也。汉已后并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

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榼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后遂止。常为显职。

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因之。及汉东京省，魏世复置，至晋不改。在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无员。

通直散骑常侍，案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江左置四人。

员外散骑常侍，魏末置，无员。

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

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及太兴元年，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

员外散骑侍郎，武帝置，无员。

奉朝请，本不为官，无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

中书监及令，案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

中书侍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中书侍郎盖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书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

中书舍人，案晋初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而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

秘书监，案汉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后省。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后以何祯为秘书丞，而秘书先自有丞，乃以祯为秘书右丞。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

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晋因之。掌引导乘舆。王公已下应追谥者，则博士议定之。

协律校尉，汉协律都尉之职也，魏杜夔为之。及晋，改为协律校尉。

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及江左初，减为九人。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

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复置。

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及渡江，省卫尉。

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后或省或置。太仆省，故骅骝为门下之职。

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

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则权置，无事则省。

宗正，统皇族宗人图谍，又统太医令史，又有司牧掾员。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医以给门下省。

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

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

将作大匠，有事则置，无事则罢。

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汉置，皆随太后宫为官号，在同名卿上，无太后则阙。魏改汉制，在九卿下。及晋复旧，在同号卿上。

大长秋，皇后卿也，有后则置，无后则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汉东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为台主。

治书侍御史，案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及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晋，唯置治书侍御史，员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黄沙狱治书侍御史一人，秩与中丞同，掌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治之。后并河南，遂省黄沙治书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书侍御史二员。

侍御史，案二汉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护驾。魏置八人。及晋，置员九人，品同治书，而有十三曹：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垒曹、营军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课第曹，置库曹，掌厩牧牛马市租，后分曹，置外左库、内左库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及晋，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案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检校御史吴琨，则此二职亦兰台之职也。

符节御史，秦符玺令之职也。汉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掌授节、铜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掌其事焉。

司隶校尉，案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其官不替。属官有功曹、都官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主簿、录事、门下书佐、省事、记室书佐、诸曹书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员，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罢司隶校尉官，其职乃扬州刺史也。

谒者仆射，秦官也，自汉至魏因之。魏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及武帝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

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也。汉又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堤谒者为都水官属。及江左，省河堤谒者，置谒者六人。

中领军将军，魏官也。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践阼，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卫等营，即领军之任也。怀帝永嘉中，改中军曰中领军。永昌元年，改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成帝世，复为中候，寻复为领军。

护军将军，案本秦护军都尉官也。汉因之，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武帝复以为护军都尉，属大司马。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资重者为领军、护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左右卫将军，案文帝初置中卫。及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以羊琇为左、赵序为右。并置长史、司马、功曹、主薄员，江左罢长史。

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及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

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为镇卫军，其左右营校尉自如旧，皆中领军统之。

二卫始制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各置督史。左卫，熊渠武贲；右卫，佽飞武贲。二卫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贲，骁骑、游击各领之。又置武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中为五督。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比骁骑。持椎斧武贲，分属二卫。尉中武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常从人数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陈勰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太康末，武帝尝出射雉，勰时已为都水使者，散从。车驾逼暗乃还，漏已尽，当合函，停乘舆，良久不得合，乃诏勰合之。勰举白兽幡指麾，须臾之间而函成。皆谢勰闲解，甚为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无大小，皆由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训导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皇太子先拜，诸傅然后答之。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命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时侍中任恺，武帝所亲敬，复使领之，盖一时之制也。咸宁元年，以给事黄门侍郎杨珧为詹事，掌宫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杨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遂崇广傅训，命太尉贾充领太保，司空齐王攸领太傅，所置吏属复如旧。二傅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给春赐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其后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皆领傅保，犹不置詹事，以终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复置詹事，二傅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

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记门下史、录事、户曹法曹仓曹贼曹功曹书佐、门下亭长、门下书佐、省事各一人，给赤耳安车一乘。及愍怀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保，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后，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复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之后，有太傅少傅，不立师保。

中庶子四人，职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宁四年置，以舍人才学美者为之，与中庶子共掌文翰，职如黄门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马上。

食官令一人，职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职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

舍人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

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

率更令，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

家令，主刑狱、谷货、饮食，职比司农、少府。汉东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晋自为官，不复属家令。

仆，主车马、亲族，职如太仆、宗正。

左右卫率，案武帝建东宫，置卫率，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率。及江左，省前后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师、友、文学各一人，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号。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及仆。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大国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丞各一人，治书四人，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各一人，谒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

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于武帝，以为“古者

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有司奏，从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领之。于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追进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为郡公，钜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又南宫王承、随王万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国，侯之制度如不满五千户国，亦置一军千人，中尉领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军。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士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及吴平后，齐王攸遂之国。

中朝制，典书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则侍郎次常侍，而典书令居三军下。公国则无中尉、常侍、三军，侯国又无大农、侍郎，伯子男唯典书以下，又无学官、令史职，皆以次损焉。公侯以下置官属，随国大小无定制，其余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其仕在天朝者，与之国同，皆自选其文武官。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壮者，皆遣莅国。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玺，车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所领中郡以上及江阳、硃提郡，郡各置部从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诸州边远，或有山险，滨近寇贼羌夷者，又置弓马从事五十余人。徐州又置淮海，凉州置河津，诸州置都水从事各一人。凉、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荆州又置监佃督一人。

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师所在，则曰尹。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记室、门下贼曹、议生、门下史、记室史、录事史、

书佐、循行、干、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书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员。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掾一人。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门干、金仓贼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等员。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又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县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阳县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鄴、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四中郎将，并后汉置，历魏及晋，并有其职，江左弥重。

护羌、夷、蛮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

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案武帝置四中郎将，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

志第十五

舆服

史臣曰：昔者乘云效驾，卷领垂衣，则黄帝阜衣纁裳，放勋彤车白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会相晖。若乃参旗分景，帝车含曜，又所以营卫南宫，增华北极。《月令》季夏之月，“命妇官染彩”，赪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视有威仪之选，衣兼鞙珮，衡载鸣和，是以闲邪屏弃，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补缉四维，疏怀山之水，静倾天之害，功尤彰者饰弥焕，德愈盛者服弥尊，莫不质良，用成其美。《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礼记》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韨火山龙，以通其意。前史以为，圣人见鸟兽容貌，草木英华，始创衣冠，而玄黄殊采；见秋蓬孤转，杓觿旁建，乃作舆轮，而方圆异则。遇物成象，触类兴端。周因于殷，其来已旧。成王之会，坛垂阴羽，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马鸟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礼》，巾车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遗范，宾入异宪，师行殊则，是以有严有翼，用光其武，钩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时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礼业雕讹，人情驰爽，诸侯征伐，宪度沦亡，一紫乱于齐饰，长缨混于邹玩。孔子曰：“君子其学也博，其服也乡。”若乃豪杰不经，庶人干典，彯鹬冠于郑伯之门，蹑珠履于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国，揽其余轨，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头罕车之饰，写九王之廷于咸阳北坂，车舆之彩，各树其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及凝脂布网，经书咸烬，削灭三代，以金根为帝轸，除弃六冕，以袀玄为祭服。高祖入关，既因秦制。世宗挺英雄之略，总文景之资，扬霓拂翳，皮轩记鼓，横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献仪，谓之大驾，车千乘而骑万匹。至于成帝，以幸姬赵飞燕置属车间豹尾中，又杨雄所谓彏天狼之威弧，张曜日之灵旄，骈罗列布，雾集云合者也。于后王氏擅朝，武车常轫，赤眉之乱，文物无遗。建武十三年，吴汉平蜀，始送葆车舆辇，充庭之饰，渐以周备。明帝采《周官》、《礼记》，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玺。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随章傧略，而捐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号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也。”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为景初元年，服色尚黄，从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贶，开典午之基，受终之礼，皆如唐虞故事。晋氏金行，而服色尚赤，岂有司失其传欤！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为五路，并天子之法车，皆硃班漆轮，画为□虡文。三十幅，法月之数；重毂，贰辖，以赤油，广八寸，长三尺，注地，系两轴头，谓之飞軨。金薄缪龙绕之为舆倚较，较重，为文兽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衡，□虡文画辕及轓。青盖，黄为里，谓之黄屋。金华施□□末，□□二十八以象宿。两箱之后，皆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世人亦谓之金鹍车。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又加棨戟于车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韬以黻绣，上为亚字，系大蛙蟆幡。轭长丈余。于戟之杪，以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马轭上，是为左纛。辕皆曲向上，取《礼纬》“山车垂句”之义，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饰车，因以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画日月升龙，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会万国之宾，亦以赐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无画，所以视朝，亦以赐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赐四镇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猎，其麾色黑，亦以赐藩国。玉路驾六黑马，余四路皆驾四马，马并以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象镳而镂锡，锡在马面，所谓当颅者也。金[B080]而方鈗，金[B080]谓以金[B080]为文。鈗以铁为之，其大三寸，中央两头高，如山形，贯中以翟尾而结著之也。繁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缨，马饰缨，在马膺前，如索裙。五路皆有锡鸾之饰，和铃之响，钩膺玉瓖，钩膺，即繁缨也。瓖，马带玦名也。龙辅华轙，辅，车辕也，头为龙象。轙，谓车衡上环受鸾者也。硃幩。幩，饰也，人君以硃缠镳扇汗，以为饰也。法驾行则五路各有所主，不惧出；临轩大会则陈乘舆车辇旌鼓于其殿庭。

车，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案《周礼》，惟王后有安车也，王亦无之。自汉以来制乘舆，乃有之。有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俗谓之五帝车。天子所御则驾六，其余并驾四。建旂十二，各如车色。立车则正竖其旂，安车则邪注。驾马，马亦各随五时之色，白马则硃其□□尾，左右騑骖，金[B080]镂锡，黄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则从后。五牛旗，平吴后所造，以五牛建旗，车设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竖旗于牛背，行则使人舆之。牛之为义，盖取其负重致远而安稳也。旗常缠不舒，所谓德车结旌也。天子亲戎则舒，谓武车绥旌也。

金根车，驾四马，不建旗帜，其上如画轮车，下犹金根之饰。

耕根车，驾四马，建赤旂，十有二旒，天子亲耕所乘者也。一名芝

车，一名三盖车。置耒耜于轼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朝会则建大白，行殷之时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车，并以建赤旗。"帝从之。

辇，案自汉以来为人君之乘，魏晋御小出即乘之。

戎车，驾四马，天子亲戎所乘者也。载金鼓、羽旗、幢翳，置弩于轼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猎车，驾四马，天子校猎所乘也。重辋漫轮，缪龙绕之。一名阖戟车，一名蹋猪车。魏文帝改名蹋兽车。《记》云"国君不乘奇车"，奇车亦猎车也。古天子猎则乘木辂，后人代以猎车也。

游车，九乘，驾四，先驱之乘是也。

云罕车，驾四。

皮轩车，驾四，以兽皮为轩。

鸾旗车，驾四，先辂所载也。鸾旗者，谓析羽旄而编之，列系幢傍也。

建华车，驾四，凡二乘，行则分居左右。

轻车，驾二，古之战车也。前后二十乘，分居左右。舆轮洞硃，不巾不盖，建矛戟麾幢，置弩{□服}于轼上。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吏士、战士载，以次属车。

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

记里鼓车，驾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执棰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棰。

羊车，一名辇车，其上如轺，伏兔箱，漆画轮轭。武帝时，护军羊琇辄乘羊车，司隶刘毅纠劾其罪。

画轮车，驾牛，以彩漆画轮毂，故名曰画轮车。上起四夹杖，左右

开四望，绿油幢，硃丝络，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辇，其下犹如犊车耳。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

属车，一曰副车，一曰贰车，一曰左车。汉因秦制，大驾属车八十一乘，行则中央左右分为行。

法驾属车三十六乘。最后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属车皆皁盖硃里云。

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皆驾牛。

阳遂四望繐窗皁轮小形车，驾牛。

象车，汉卤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

中朝大驾卤簿

先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静室令，驾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驾一，分左右也。

次洛阳尉二人，骑，分左右。

次洛阳亭长九人，赤车，驾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

次洛阳令，皁车，驾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桥掾在左， 功曹史在右，并驾一。

次河南尹，驾驷，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驾一，中道。

次河南主记，驾一，中道。

次司隶部河南从事，中道。都部从事居左，别驾从事居右，并驾一。

次司隶校尉，驾三，戟吏八人。

次司隶主簿，驾一，中道。

次司隶主记，驾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并驾一。

次廷尉卿，驾驷，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记，并驾一，在左。太仆引从如廷尉，在中。宗正引从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驾驷，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吏居右，并驾一。

次光禄引从，中道。太常主簿、主记居左，卫尉引从居右，并驾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驾一，中道。

次西东贼仓户等曹属，并驾一，引从。

次太尉，驾驷，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并驾一，在左。

次司徒引从，驾驷，中道。

次司空引从，驾驷，中道。三公骑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护军，中道，驾驷。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 ，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长水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声校尉在左，翊军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骁骑将军在左，游击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骑队，五在左，五在右，队

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领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独揭，鼓在队前。

次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盾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黄门麾骑，中道。

次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驷。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并熊渠、佽飞督领之。

次司南车，驾驷，中道。护驾御史，骑，夹左右。

次谒者仆射，驾驷，中道。

次御史中丞，驾一，中道。

次武贲中郎将，骑，中道。

次九游车，中道，武刚车夹左右，并驾驷。

次云罕车，驾驷，中道。

次阖戟车，驾驷，中道，长戟邪偃向后。

次皮轩车，驾驷，中道。

次鸾旗车，中道，建华车分左右，并驾驷。

次护驾尚书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驾部在左，中兵在右，并骑。又有护驾尚书一人，骑，督摄前后无常。

次相风，中道。

次司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次刀楯。

次弓矢，次弩。

次五时车，左右有遮列骑。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摄前却无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监，并骑。

次高盖，中道，左畢，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节郎各四人。

次华盖，中道。

次殿中司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细楯一行在弩内，又殿中司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扌罡鼓，中道。

次金根车，驾六马，中道。太仆卿御，大将军参乘。左右又各增三行，为九行。司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细弩一行，迹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连细楯，殿中司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车建青旂十二。左将军骑在左，右将军骑在右，殿中将军持凿脑斧夹车，车后衣书主职步从，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华盖，中道。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并骑，分左右。

次黄钺车，驾一，在左，御麾骑在右。

次相风，中道。

次中书监骑左，秘书监骑右。

次殿中御史骑左，殿中监骑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辇，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医令丞在右。

次金根车，驾驷，不建旗。

次青立车，次青安车，次赤立车，次赤安车，次黄立车，次黄安车，次白立车，次白安车，次黑立车，次黑安车，合十乘，并驾驷。建

旗十二，如车色。立车正竖旗，安东邪拖之。

次蹋猪车，驾驷，中道，无旗。

次耕根车，驾驷，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飞督右。

次御轺车，次御四望车，次御衣车，次御书车，次御药车，并驾牛，中道。

次尚书令在左，尚书仆射在右，又尚书郎六人，分次左右，并驾。又治书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兰台令史分次左右，并骑。

次豹尾车，驾一。自豹尾车后而卤簿尽矣。但以神弩二十张夹道，至后部鼓吹。其五张神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

次轻车二十乘，左右分驾。

次流苏马六十匹。

次金钺车，驾三，中道。左右护驾尚书郎并令史，并骑，各一人。

次金钲车，驾三，中道。左右护驾侍御史并令史等，并骑，各一人。

次黄门后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车，驾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鸿胪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并驾。

次大鸿胪，驾驷，钺吏六人。

次大司农引从，中道，左大鸿胪主簿、主记，右少府引从。

次三卿，并骑，吏四人，铃下二人，执马鞭辟车六人，执方扇羽林十人，硃衣。

次领军将军，中道。卤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如护军。

次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各卤簿鼓吹如左军、前军。

次越骑校尉在左，屯骑校尉在右，各卤簿鼓吹如步兵、射声。

次领护骁骑、游军校尉，皆骑，吏四人，乘马夹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马在中。骑将军四人，骑校、靴角、金鼓、铃下、信幡、军校并驾一。功曹吏、主簿并骑从。□散扇幢麾各一骑，鼓吹一部，七骑。

次领护军，加大车斧，五官掾骑从。

次骑十队，队各五十匹。将一人，持幢一人，靴一人，并骑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并骑在后，羽林骑督、幽州突骑督分领之。郎簿十队，队各五十人。绛袍将一人，骑、靴各一人，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在后。骑皆持槊。

次大戟一队，九尺楯一队，刀楯一队，弓一队，弩一队，队各五十人。黑袴褶将一人，骑校、靴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在后。金颜督将并领之。

皇太子安车，驾三，左右騑。硃班轮，倚兽较，伏鹿轼。九旒，画降龙。青盖，金华蚤二十八枚。黑□虡文画轓，文辀，黄金涂五采。亦谓之鸾路。非法驾则乘画轮车，上开四望，绿油幢，硃丝绳络，两箱里饰以金锦，黄金涂五采。其副车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画轮耳。

王青盖车，皇孙绿盖车，并驾三，左右騑。

云母车，以云母饰犊车。臣下不得乘，以赐王公耳。

皁轮车，驾四牛，形制犹如犊车，但皁漆轮毂，上加青油幢，硃丝绳络。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夹望车。

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皁轮，但不漆毂耳。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

通幰车，驾牛，犹如今犊车制，但举其幰通覆车上也。诸王三公并乘之。

诸公给朝车驾四、安车黑耳驾三各一乘，皁轮犊车各一乘。自祭酒掾属以下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别给大车。

特进及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以下诸大将军不开府非持节都督者，给安车黑耳驾二，轺车施耳后户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谒者仆射、郊庙明堂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前后导从大车驾二，右騑。他出乘安车。其去位致仕告老，赐安车驷马。

郡县公侯，安车驾二，右騑。皆硃班轮，倚鹿较，伏熊轼，黑犊，皁缯盖。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画降龙。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盖，硃两轓，铜五采，驾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硃左轓。车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

王公之世子摄命理国者，安车，驾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汉故事，给九卿朝车驾四及安车各一乘。"八年，诏："诸尚书军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给传事乘轺车，给剑，得入殿省中，与侍臣升降相随。"

大使车，立乘，驾四，赤帷裳，驺骑导从。旧公卿二千石郊庙上陵从驾，乘大使车，他出乘安车也。

小使车，不立乘，驾四，轻车之流也。兰舆皆硃，赤毂，赤屏泥，白盖，赤帷裳，从驺骑四十人。又别有小使车，赤毂皁盖，追捕考案有所执取者之所乘也。凡诸使车皆硃班轮，赤衡轭。

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幰，如轺车，驾二。追锋之名，盖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

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汉世贵辎軿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辎軿。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轺车黑耳有后户，仆射但有后户无耳，并皁轮。尚书及四品将军则无后户，漆毂轮。其中书监令如仆射，侍中、黄门、散骑，初拜及谒陵庙，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驾，乘重翟羽盖金根车，驾青辂，青帷裳，云□虡画辕，黄金涂五采，盖爪施金华，驾三，左右騑。其庙见小驾，则乘紫罽軿车，云□虡画辎，黄金涂五采，驾三。非法驾则皇太后乘辇，皇后乘画轮车。皇后先蚕，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騩，浅黑色。油画两辕

安车，驾五騩马，为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绛罽軿车，皆驾三騩马，为副。女旄头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载安车，俪驾。女尚辇十二人，乘辎车，俪驾。女长御八人，乘安车，俪驾。三夫人油軿车，驾两马，左騑。其贵人驾节画辎。三夫人助蚕，乘青交路，安车，驾三，皆以紫绛罽軿车。九嫔世妇乘軿车，驾三。

长公主赤罽軿车，驾两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车，驾两马，右騑。公主油画安车，驾三，青交路，以紫绛罽軿车驾三为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蚕，乘油画安车，驾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车，驾三。

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县乡君、诸郡公侯特进夫人助蚕，乘皁交路安车，驾三。

诸侯监国世子之世妇、侍中常侍尚书中书监令卿校世妇、命妇助蚕，乘皁交路安车，俪驾。

郡县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及蚕，各乘其夫之安车，皆右騑，皁交路，皁帷裳。自非公会则不得乘轺车，止乘漆布辎軿，铜五采而已。

王妃、特进夫人、封郡君，安车，驾三，皁交路。封县乡君油軿车，驾两马，右騑。

自过江之后，旧章多缺。元帝践极，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无复充庭之仪。至于郊祀大事，则权饰余车以周用。六师亲征则用戎路，去其盖而乘之，属车但五乘而已。加绿油幢，硃丝路，饰青交路，黄金涂五采，其轮毂犹素，两箱无金锦之饰。其一车又是轺车，旧仪，天子所乘驾六，是时无复六马之乘，五路皆驾四而已，同用黑，是为玄牡。无复五时车，有事则权以马车代之，建旗其上。其后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时车，竖旗于牛背，行则使人舆之。牛之义，盖取其负重致远安而稳也。旗常缠而不舒旆，所谓德车结旌者也。惟天子亲戎，五旗舒旆，所谓武车绥旌者也。指南车，过江亡失，及义熙五年，刘裕屠广固，始复获焉，乃使工人张纲补缉周用。十三年，裕定关中，又获司南、记里诸车，制度始备。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坚于淮上，获京都旧辇，形制无差，大小如一，时人服其精记。义熙五年，刘裕执慕容超，获金钲辇、豹尾，旧式犹存。

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释奠。制曰：“今草创，未有高车，可乘安车也。”太元中，东宫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议，太子既不备五路，赤旂宜省。汉制，太子鸾路皆以安车为名。自晋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惟有东宫礼秩崇异，上次辰极，下纳侯王。而安帝为皇太子乘石山安车，制如金路，义不经见，事无所出。

中宫初建及祀先蚕，皆用法驾，太仆妻御，大将军妻参乘，侍中妻陪乘，丹阳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车服，多以宫人权领其职。

《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变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旧法扫地尽矣。汉承秦弊，西京二百余年犹未能有所制立。及中兴后，明帝乃始采《周官》、《礼记》、《尚书》及诸儒记说，还备衮冕之服。天子车乘冠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备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及晋受命，遵而无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黑介帻，通天冠，平冕。冕，皁表，硃绿里，广七寸，长二尺二寸，加于通天冠上，前圆后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硃组为纓，无緌。佩白玉，垂珠黄大旒，绶黄赤缥绀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后四幅，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带广四寸，硃里，以硃绿裨饰其侧。中衣以絳缘其领袖。赤皮为韨，絳袴袜，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顶介帻。其释奠先圣，则皁纱袍，絳缘中衣，絳袴袜，黑舄，其临轩，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颜，黑介帻，絳纱袍，皁缘中衣。其拜陵，黑介帻，单衣。其杂服，有青赤黄白缃黑色，介帻，五色纱袍，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帻武冠。其素服，白□单衣。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从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筒，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

远游冠，傅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无山述，有展筒横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后、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后常冠焉。太子则以翠羽为緌，缀以白珠，其余但青丝而已。

缁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齐则缁之。缁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进贤，其一上方其下如帻颜，其一刺上而方下。行乡射礼则公卿委貌冠，以皁绢为之。形如覆杯，与皮弁同制，长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缘领袖。其执事之人皮弁，以鹿皮为之。

进贤冠，古缁布遗象也，斯盖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史、并冠一梁。汉建初中，太官令冠两梁，亲省御膳为重也。博士两梁，崇儒也。宗室刘氏亦得两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笼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赵惠文王所造，因以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轻细如蝉翼，故名惠文。或云，齐人见千岁涸泽之神，名曰庆忌，冠大冠，乘小车，好疾驰，因象其冠而服焉。汉幸臣闳孺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广曰："昔赵武灵王为胡服，以金貂饰首。秦灭赵，以其君冠赐侍臣。"应劭《汉官》云："说者以为金取刚强，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清，口在掖下。貂内劲悍而外柔缛。"又以蝉取清高饮露而不食，貂则紫蔚柔润而毛采不彰灼，金则贵其宝莹，于义亦有所取。或以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温额，后世效此，遂以附冠。汉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制似通天。顶直竖，不斜却，无山述展筒。高山者，《诗》云"高山仰止"，取其矜庄宾远者也。中外官、谒者、谒者仆射所服。胡广曰："高山，齐王冠也。傅曰'桓公好高冠大带'。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近臣。"应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汉官仪》云"乘舆冠高山之冠，飞翮之纓"，然则天子亦有时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远

游，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后，或谓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为展筒。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执法官皆服之。或谓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异物志》云：“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广曰：“《春秋左氏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即楚冠。秦灭楚，以其冠服赐执法臣也。”

长冠，一名齐冠。高七寸，广三寸，漆纚为之，制如版，以竹为里。汉高祖微时，以竹皮为此冠，其世因谓刘氏冠。后除竹用漆纚。司马彪曰：“长冠盖楚制。人间或谓之鹊尾冠，非也。救日蚀则服长冠，而祠宗庙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后世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古用杂木珠，原宪所冠华冠是也。又《春秋左氏传》郑子臧好聚鹬冠，谓建华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汉《育命舞》乐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进贤。郑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汉《大予》、《八佾》、《五行》乐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此冠不常用，汉氏惟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夹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或云，扫除从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长冠。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凡当殿门卫士服之。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汉会于鸿门，项籍图危高祖，樊哙常持铁楯，闻急，乃裂裳苞楯，戴以为冠，排入羽营，因数羽罪，汉王乘间得出。后人壮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门司马卫士服之。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或曰，楚庄王复仇冠是也。

鹖冠，加双鹖尾，竖插两边。鹖，鸟名也，形类鹖而微黑，性果勇，其斗到死乃止。上党贡之，赵武灵王以表显壮士。至秦汉，犹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浅毛黄白色者为之。《礼》“王皮弁，会五采玉□綦，象邸玉笄”，谓之合皮为弁。其缝中名曰会，以采玉硃为□綦。□綦，结也。天子五采，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为之，音帝也。天子则缝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韦弁，制似皮弁，顶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浅绛。

爵弁，一名广冕。高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增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遂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也。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纳言帻，帻后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帻，骑吏、武吏、乘舆鼓吹所服。救日蚀，文武官皆免冠著帻，对朝服，示武威也。

汉仪，立秋日猎，服缃帻。及江左，哀帝从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案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徐爰曰：“俗说□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触树枝成岐，谓之为善，因而弗改。”今通以为庆吊服。

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汉末妖贼以黄为巾，世谓黄巾贼。

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缨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白□低帏，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官著乌纱□。然则往往士人宴居皆著□矣。而江左时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

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乘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蓝田玉玺，螭兽纽，在六玺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后世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斩白蛇剑至惠帝时武库火烧之，遂亡。及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没于石勒。及石季龙死，胡乱，穆帝世乃还江南。

革带，古之鞶带也，谓之鞶革，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其有囊绶，则以缀于革带，其戎服则以皮络带代之。八坐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昔周公负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

车前五百者，卿行旅从，五百人为一旅。汉氏一统，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摽，摽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有络带以代鞶。中官紫摽，外官绛摽。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摽，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猎巡幸，则惟从官戎服带鞶革，文官不下缨，武官脱冠。

汉制，一岁五郊，天子与执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服常服绛衣以从。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绛衣而已。”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

诸假印绶而官不给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绶者，不得佩绶鞶，古制也。汉世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紫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

笏，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绅垂长三尺。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版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玺龟钮，硃黄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

远游冠，介帻、翠緌。佩瑜玉，垂组。硃衣绛纱襮，皁缘白纱，其中衣白曲领。带剑，火珠素首。革带，玉钩燮兽头鞶囊。其大小会、祠宗庙、朔望、五日还朝皆朝服，常还上宫则硃服，预上宫正会则于殿下脱剑舄。又有三梁进贤冠。其侍祀则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纱绛缘中单，绛繒韠，采画织成衮带，金辟邪首，紫绿二色带，采画广领、曲领各一，赤舄绛袜。若讲，则著介帻单衣。释奠，则远游冠，玄朝服，绛缘中单，绛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则中舍人执冕从，介帻单衣玄服。

诸王金玺龟钮，纁硃绶，四采：硃、黄、缥、绀。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亦有三梁进贤冠。硃衣绛纱襮皁缘，中衣表素。革带，黑舄，佩山玄玉，垂组，大带。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谒庙，其服皁上皁下，亲蚕则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絛。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支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榼，绕以翡翠为华。元康六年，诏曰："魏以来皇后蚕服皆以文绣，非古义也。今宜纯服青，以为永制。"

贵人、夫人、贵嫔，是为三夫人，皆金章紫绶，章文曰贵人、夫人、贵嫔之章。佩于阗玉。

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银印青绶，佩采瓆玉。

贵人、贵嫔、夫人助蚕，服纯缥为上与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钅奠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嫔及公主、夫人五钅奠，世妇三钅奠。助蚕之义，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玺龟钮，纁硃绶，佩瑜玉。

诸王太妃、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绶，佩山玄玉。

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髻，七钅奠蔽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彩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金辟邪首为带玦。

郡公侯县公侯太夫人，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进侯卿校世妇、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

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志第十六

食货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节其务，敬四序以成其业，观其谣俗而正其纪纲。勖农桑之本，通鱼盐之利，登良山而采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玑。日中为市，总天下之隶，先诸布帛，继以货泉，贸迁有无，各得其所。《周礼》，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亩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赋，施阳礼以兴其让，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诗》曰："三之日于，四之日举趾。"是以农官泽虞，各有攸次，父兄之习，不玩而成，十五从务，始胜衣服，乡无游手，邑不废时，所谓厥初生民，各从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货，以致齐国之强；鸱夷善发敛之居，以盛中陶之业。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鳥以耕稼，召夏鳥以耘锄，秋鳥所以收敛，冬鳥于焉盖藏。《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范，东吴有齿角之饶，西蜀有丹沙之富，兖豫漆丝之ＢＷ，燕齐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迴带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车，辽西旃罽之乡，葱右蒲梢之骏，殖物怪错，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无外，因天地之利，而总山海之饶，百亩之田，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长孺齿，可以养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国，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仪，宴飨由其制，家殷国阜，远至迩安。救水旱之灾，恤寰瀛之弊，然后王之常膳，乃间笙镛。商周之兴，用此道也。辛纣暴虐，玩其经费，金镂倾宫，广延百里，玉饰鹿台，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赋以实鹿台之钱，大敛以增钜桥之粟，多发妖冶以充倾宫之丽，广收珍玩以备沙丘之游。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余人，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及周王诛纣，肃拜殷墟，乃尽振鹿财，并颁桥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沦没，二南堙尽，贷于百姓，无以偿之，乃上层台以避其责，周人谓王所居为逃责台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职方陈其九贡，颁财内府，永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鲁侯初践亩之税，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范，靡有孑遗。史臣曰：班固为《殖货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诛，网罗前载，其文详悉。

光武宽仁，龚行天讨，王莽之后，赤眉新败，虽复三晖乃眷，而九

服萧条，及得陇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铢之钱，田租三十税一，民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奸回不用，礼义专行。于时东方既明，百官诣阙，戚里侯家，自相驰骛，车如流水，马若飞龙，照映轩庑，光华前载。传曰："三统之元，有阴阳之九焉"，盖天地之恆数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鸿陂之地假与贫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请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云。桓帝永兴元年，郡国少半遭蝗，河泛数千里，流人十余万户，所在廪给。迨建宁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冲质短祚，桓灵不轨。中平二年，南宫灾，延及北阙。于是复收天下田亩十钱，用营宫宇。帝出自侯门，居贫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故于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私钱，家至巨亿。于是悬鸿都之，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室钱，大郡至二千万钱，不毕者或至自杀。献帝作五铢钱，而有四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京师破坏，此钱四出也。"

及董卓寻戈，火焚宫室，乃劫鸾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兴毁不同，凶讹相类。及卓诛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经日颁布而死者愈多。帝于是始疑有司盗其粮廪，乃亲于御前自加临给，饥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东归也，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夜潜渡河，六宫皆步。初出营栏，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旁侍者，血溅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宫闱荡涤，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

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掠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于时天下未并，

戎车岁动，孔子曰，“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言兵凶之谋而沴气应之也。于时三方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吴上大将军陆逊抗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籞，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农祥晨正，平秩东作，荷锸赢粮，有同云布。若夫因天而资五纬，因地而兴五材，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惠后北征，荡阴反驾，寒桃在御，只鸡以给，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十之曲，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恆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于时石勒勇锐，挺乱淮南，帝惧其侵逼，甚患之，乃诏方镇云，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云。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祗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当黄初中，四方郡守恳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时济北颜斐为京兆太守，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殖，乃无车牛。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

材，转相教匠。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郑浑为沛郡太守，郡居下湿，水涝为患，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兴陂堨，开稻田，郡人皆不以为便。浑以为终有经久之利，遂躬率百姓兴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郡中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马，通供中国之费，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后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耧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乃教作耧犁，又教使灌溉。岁终率计，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西方以丰。

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诸军伐吴将诸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弱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

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精于稼墙。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藉田。庚寅，诏曰：“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诏以“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遇年普饥而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以劝教，时同功异者矣。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有所循行。”帝从之。事见《石苞传》。苞既明于劝课，百姓安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顷。

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杜预上疏曰：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蟀，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

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

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预又言：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溢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朝廷从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元帝时使黄门侍郎虞□斐、桓彝开仓廪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

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寒并至，虽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升平初，荀羡为北府都督，镇下邳，起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僭号于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帝。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也。至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于是事下尚书通议。尚书硃晖议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为

是，得晖议，因发怒，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

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 之义，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 谬延逮及。

盖以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窃以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

夫欲民财殷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列火之上。木水，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也。

帝竟不铸钱。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

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

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

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人时，各从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同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以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昔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宝其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师之位，典斯大范。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虚己而问焉。箕子对以禹所得《雒书》，授之以垂训。然则《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更为表里。殷道绝，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阴阳，郊洪范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虑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班固据《大传》，采仲舒、刘向、刘歆著《五行志》，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博通祥变，以传《春秋》。

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辄举斯例，错综时变，婉而成章，有足观者。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

《经》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三驱之制，饮

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人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农时；作为奸诈，以伤人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案刘歆说，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氛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杀太守徐质，据郡反。太守，古之诸侯，贵臣有害之应也。一说以木冰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岁，既讨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戍卒十余万，连旌数百里，临江观兵，又属常雨也。

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阳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军败，十年废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关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藩，八月庾楷为西藩，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夷灭，是其应也。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淮南，后所坐听事栋中折。恪妄兴征役，夺农时，作邪谋，伤国财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师而诛灭，于《周易》又为“栋挠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离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乱。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使陆机率众向京都，击长沙王乂，及军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战败，机被诛，颖遂奔溃，卒赐死。此奸谋之罚，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宝以为狂华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华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一

说亦华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桓玄始篡，龙旂竿折。时玄田猎无度，饮食奢恣，土木妨农，又多奸谋，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挂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败。

《传》：“弃法津，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焚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不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

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灾。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案《旧占》曰：‘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今宜罢散作役，务从节约，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营造，萆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帝不从。遂复崇华殿，改曰九龙。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以为名。多弃法度，疲众逞欲，以妾为妻之应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又灾。内殿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葛恪执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要之首者，恪果丧众殄人，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撤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孙綝始执政，矫以亮

诏杀吕据、滕胤。明年，又辄杀硃异。弃法律逐功臣之罚也。

孙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门北楼灾。六年十月，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内史，惊扰州郡，致使交□止反乱，是其咎也。

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齐大灾，刘向以为桓公好内，听女口，妻妾数更之罚也。时皓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绶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一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火。时有上书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由是杨珧求退。是时帝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明年，宫车宴驾。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八万器械，一时荡尽。是后愍怀太子见杀之罚也。天戒若曰，夫设险击柝，所以固其国，储积戒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将倾，社稷将泯，禁兵无所复施，皇旅又将谁卫。帝后不悟，终丧四海，是其应也。张华、阎纂皆曰，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时贾后凶恣，贾谧擅朝，恶积罪稔，宜见诛绝。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虽亲贵莫比，犹宜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张华又不纳裴頠、刘卞之谋，故后遂与谧杀太子也。干宝以为"高原陵火，太子废之应。汉武帝世，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与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永兴元年，成都王遂废后，处之金墉城。是后还立，立而复废者四。又诏赐死，荀籓表全之。虽来还在位，然忧逼折辱，终古未闻。此孽火之应也。

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起，延崇礼闼及阁道。夫百揆王化

之本，王者弃法津之应也。后清河王覃入嗣，不终于位，又杀太子之罚也。

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火，烧死者三千余人。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此下陵上，阳失其节之应也。

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灾，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旧说所谓“滥炎妄起，虽兴师众，不能救之”之谓也。干宝以为“此臣而君行，亢阳失节，是为王敦陵上，有无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师大火。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火，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

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时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内外臣下咸怀怨毒，极阴生阳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师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吴郡灾。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龙太武殿及两庙端门。震灾月余乃灭，金石皆尽。其后季龙死，大乱，遂灭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为会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此亦桓温强盛，将废海西，极阴生阳之应也。

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师风火大起。是时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践位，人怀忧恐，此与太宁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此不哲之罚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贤堂灾。是月丙申，蠡斯则百堂及客馆、骠骑府库皆灾。于时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罚，皆有象类。主相不悟，终至乱亡。会稽王道子宠幸尼及姑母，各树用其亲戚，乃至出入宫掖，礼见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贤堂及客馆者多非其人，故灾之也。

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宠幸微贱张夫人，夫人骄妒，皇子不繁，乖“螽斯则百”之道，故灾其殿焉。道子复赏赐不节，故府库被灾，斯亦其罚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龙舟二乘灾，是水沴火也。其后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迁，不复御龙舟，故灾之耳。

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尚书下舍曹火。时桓玄遥录尚书，故天火，示不复居也。

三年，卢循攻略广州，刺史吴隐之闭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时百姓避寇盈满城内，隐之惧有应贼者，但务严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荡，烧死者万余人，因遂散溃，悉为贼擒。

义熙四年七月丁酉，尚书殿中吏部曹火。九年，京都大火，烧数千家。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灾，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犹自不绝。王弘时为吴郡，昼在听事，见天上有一赤物下，状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发。弘知天为之灾，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应也。

《传》曰：“修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兄弟，则稼穑不成。”

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熟，是为稼穑不成。

吴孙皓时，常岁无水旱，苗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阖境皆然，连岁不已。吴人以为伤露，非也。案刘向《春秋说》曰“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无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此其义也。皓初迁都武昌，寻还建鄴，又起新馆，缀饰珠玉，壮丽过甚，破坏诸营，增广苑囿，犯暑妨农，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兴土功，

皓皆冒之。此修宫室饰台榭之罚也。

元帝太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

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穆帝永和十年，三麦不登。十二年，大无麦。

孝武太元六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安帝元兴元年，无麦禾，天下大饥。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乱也。《诗》云："有虔执钺，如火烈烈。"又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动静应宜，说以犯难，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人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乃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

魏时张掖石瑞，虽是晋之符命，而于魏为妖。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图发于非常之文，此不从革之异也。晋定大业，多毙曹氏，石瑞文"大讨曹"之应也。案刘歆以《春秋》石言于晋，为金石同类也，是为金不从革，失其性也，刘向以为石白色为主，属白祥。

魏明帝青龙中，盛修宫室，西取长安金狄，承露槃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泣，于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为异也。

吴时，历阳县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发，天下太平"。孙皓天玺元年，印发。又，阳羡山有石穴，长十余丈。皓初修武昌宫，有迁都之意。是时武昌为离宫。班固云"离宫与城郭同占"，饰城郭之谓也。其宝鼎三年后，皓出东关，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举出华里，侵边境之谓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缚而吴亡。

惠帝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钟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墉城，而贾后为恶不止，故钟出涕，犹伤之也。

永兴元年，成都伐长沙，每夜戈戟锋有火光如悬烛。此轻人命，好攻战，金失其性而为光变也。天戒若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成都不悟，终以败亡。

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从革而为变也。五月，汲桑作乱，群寇飙起。

清河王覃为世子时，所佩金铃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毁弃之。及后为惠帝太子，不终于位，卒为司马越所杀。

愍帝建兴五年，石言于平阳。是时帝蒙尘亦在平阳，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照镜不见其头。此金失其性而为妖也。寻为敦所袭，遂夷灭。

石季龙时，鄴城凤阳门上金凤皇二头飞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凿地得两大船，满中钱，钱皆轮文大形。时日向暮，凿者驰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严。至明旦，失钱所在，惟有船存。视其状，悉有钱处。

安帝义熙初，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不见其头，寻亦诛翦，占与甘卓同也。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说曰：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藏，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祷祈神祇，望秩山川，怀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斋戒，致其严敬，是故鬼神歆飨，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及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

京房《易传》曰："颛事者加，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以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大水，水杀人。避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也。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董仲舒曰："交兵结仇，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阴气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

杀人。初，帝即位，自鄴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鄴，尝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礼，终黄初不复还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荼陵县鸿水溢出，漂二百余家。十三年秋，丹阳、故鄣等县又鸿水溢出。案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鄴创七庙。惟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祀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祀罗阳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权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故示此罚，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吴又有大风涌水之异。是冬，权南郊，宜是鉴咎征乎！还而寝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权时信纳谮诉，虽陆逊勋重，子和储贰，犹不得其终，与汉安帝听谗免杨震、废太子同事也。且赤乌中无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将军马茂等又图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杀人，漂失财产。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此水不润下之应也。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权庙。又终吴世不上祖宗之号，不修严父之礼，昭穆之数有阙。亮及休、皓又并废二郊，不秩群神。此简宗庙不祭祀之罚也。又，是时孙峻专政，阴胜阳之应乎！

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岁作浦里塘，功费无数，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贼杀，百姓愁怨，阴气盛也。休又专任张布，退盛冲等，吴人贼之应也。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电，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杀二百余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号。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称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

咸宁元年九月，徐州大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闰月，荆州郡国五大水，流四千余家。去年采择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亲简阅，务在姿色，不访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论，搢绅愁怨，天下非之，阴盛之应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国八暴水，杀三百余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时贾充等用事专恣，而正人疏外者多，阴气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扬郡国二十大水，伤秋稼，坏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杀六十余人，江夏亦杀人。时平吴后，王浚为元功而诋劾妄加，荀、贾为无谋而并蒙重赏，收吴姬五千，纳之后宫，此其应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扬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国四大水，又陨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国十大水，坏庐舍。七年九月，郡国八大水。八月六月，郡国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灾。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大水，杀人，荆、扬、徐、兖、豫五州又水。是时帝即位已五载，犹未郊祀，其蒸尝亦多不亲行事。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

六年五月，刑、扬二州大水。是时贾后乱朝，宠树贾、郭，女主专政，阴气盛之应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汉志》，成帝时有此妖，后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赵王伦篡位，伦废帝于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扬、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时贾后暴戾滋甚，韩谧骄猜弥扇，卒害太子，旋以祸灭。九年四月，宫中井水沸溢。

永宁元年七月，南阳、东海大水。是时齐王冏专政，阴盛之应也。

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时将相力政，无尊主心，阴盛故也。

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

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大水。是时王敦内怀不臣，傲很陵上，此阴气盛也。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大水。

明帝太宁元年五月，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大水。是时王敦威权震主，阴气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阴胜阳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苏峻称兵，都邑涂地。

四年七月，丹阳、宣城、吴兴、会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乱，荆豫共讨之，半岁乃定，兵役之应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时帝未亲机务，政在大臣，阴胜阳也。

咸康元年八月，长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五年五月，大水。六年五月，又大水。时幼主冲弱，母后临朝，又将相大臣各执权政，与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是时殷浩以私忿废蔡谟，遐迩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恶，选徒聚甲，各崇私权，阴胜阳之应也。一说，涛水入石头，以为兵占。是后殷浩、桓温、谢尚、荀羡连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时桓温权制朝廷，专征伐，阴胜阳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师大水，平地数尺，浸及太庙。硃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馑。初，四年桓温北伐败绩，十丧其九，五年又征淮南，逾岁乃克，百姓愁怨之应也。

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涛水入石头。明年，妖贼卢竦率其属数百人入殿，略取武库三库甲仗，游击将军毛安之讨灭之，兵兴、阴盛之应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时帝幼弱，政在将相。五年五月，大水。六年六月，扬、荆、江三州大水。八年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坚后，有事中州，役无宁岁，愁怨之应也。

十三年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明年，慕容氏寇扰司兖，镇戍西北，疲于奔命，愁怨之应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诸郡及兖州大水。是时缘河纷争，征戍勤瘁之应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涛入杀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多死。后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师，京师亦发众以御之，兵彼频兴，百姓愁怨之应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大水，深五丈。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伤秋稼。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时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举兵向京师，是年春又杀郗恢，阴盛作威之应也。仲堪寻亦败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时会稽王世子元显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孙恩乱东国，阴胜阳之应也。

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江左虽频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三月，义军克京都，玄败走，遂夷灭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

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涛水入石头。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涛水入石头。明年，骆球父环潜结桓胤、殷仲文等谋作乱，刘稚亦谋反，凡所诛灭数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涛水入石头。明年，王旅北讨。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卢循至蔡洲。

八年六月，大水。九年五月辛巳，大水。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风灾，大水杀人。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渍太庙，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讨关河。

《经》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休徵：曰肃，时雨若；乂，时暘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雨瞀}，恆风若。"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恆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说曰：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也。虫豸之类谓之孽。孽则芽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痾。痾，病貌也，言浸深也。甚则有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则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宄并作，故其极恶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为威，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多鸡死及为怪，亦是也。上失威仪，则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兑》在西方，为秋为金；《离》在南方，为夏为火；《坎》在北方，为冬为水。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燠、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刘歆《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痾。说以为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祸与妖痾祥眚同类，不得独异。

魏尚书邓飏扬行步驰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辂谓之鬼躁。鬼躁者，凶终之征，后卒诛也。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五胡之乱，此又失在狂也。

元康中，贾谧亲贵，数入二宫，与储君游戏，无降下心。又尝因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厉色曰："皇太子国之储贰，贾谧何敢无礼！"谧犹不悛，故及于祸，貌不恭之罚也。

齐王冏既诛赵王伦，因留辅政，坐拜百官，符敕台府，淫ＪＴ专骄，不一朝觐，此狂恣不肃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虑其亡也，冏终弗改，遂致夷灭。

司马道子于府园内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贸易。干宝以为贵者失位，降在皁隶之象也。俄而道子见废，以庶人终，此貌不恭之应也。

安帝义熙七年，将拜授刘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拜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王人将反命，毅方知之，大以为恨，免郎中令刘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礼不肃之妖也。其后毅遂被杀焉。

庶征恆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刘向以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数大雨，多暴卒，雷电非常，至杀鸟雀。案杨阜上疏，此恆雨之罚也。时天子居丧不哀，出入弋猎无度，奢侈繁兴，夺农时，故水失其性而恆雨为罚。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

吴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案刘歆说，此时当雨而不当大，大雨，恆雨之罚也。于始震电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臣将起。先震电而后雪者，阴见间隙，起而胜阳，逆弑之祸将成也。亮不悟，寻见废。此与《春秋》鲁隐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时并溢，

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国暴雨，害豆麦。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树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县、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伤秋稼。

惠帝永宁元年十月、义阳、南阳、东海霖雨，淹害秋麦。

元帝太兴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时王敦执权，不恭之罚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余日，昼夜雷电震五十余日。是时王敦兴兵，王师败绩之应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余日，恆雷电。是时虽斩苏峻，其余党犹据守石头，至其灭后，淫雨乃霁。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浮漂屋室，杀人，损秋稼。是时帝幼，权在于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也”。名之为帢，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劫杀之妖也。

魏明帝著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缥，非礼之色。亵服尚不以红紫，况接臣下乎？人主亲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后嗣不终，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发铜铸为巨人二，号曰翁仲，置之司马门外。案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亡国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盖服妖也。

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钩膺镂锡’，歌其文也。《小雅》云‘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咏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随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吴妇人修容者，急束其发而劘角过于耳，盖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谓也。故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诸葛患之，著《正交论》，虽不可以经训整乱，盖亦救时之作也。

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宝曰："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至孙皓，果奢暴恣情于上，而百姓雕困于下，卒以亡国，是其应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衤要，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篾为纯，盖古丧车之遗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盖君子立心无恆，事不崇实也。干宝以为晋之祸征也。及惠帝践阼，权制在于宠臣，下掩上之应也。至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冗没于戎狄，内出外之应也。及天下挠乱，宰辅方伯多负其任，又数改易不崇实之应也。

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氈为紬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氈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紬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后，刘、石遂篡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服妖之应也。

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贾后专妒之征也。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手接杯盘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识者曰："夫乐生人心，所以观事也。今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盘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晋世宁》，言晋世之士苟偷于酒食之间，而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以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是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紒。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后贾后废害太子之应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镦，住则植之。夫

木，东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体之器，乌其头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则植之，言木因于金，能孤立也。及怀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至社稷无主，海内归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独立之应也。

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视之复如故。或云，见狸衔聚之。干宝以为‘夫屩者，人之贱服，处于劳辱，黔庶之象也。败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来，所以交通王命也。今败屩聚于道者，象黔庶罢病，将相聚为乱，以绝王命也”。太安中，发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张昌唱乱，荆楚从之如流。于是兵革岁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怀帝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指之曰：“此则古者繐衰，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其后遂有胡贼之乱，帝遇害焉。

元帝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紒。识者曰：“紒者在首，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硃囊缚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于是王敦陵上焉。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自中兴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者，将执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为八者，将未备夺已备也。此殆敦之擅权以制朝廷之柄，又将以无德之材欲窃非据也。”是时，为衣者又上短，带才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为袴者直幅为口，无杀，下大之象。寻而王敦谋逆，再攻京师。

海西嗣位，忘设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仪服之主，大人所以豹变也。而海西豹变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终也。寻而被废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复著帩头。天戒若曰，头者元首，帩者助元首为仪饰者也。今忽废之，若人君独立无辅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彻，名日阴卯。识者以为卯，谋也，必有阴谋之事。至烈宗末，骠骑参军袁悦之始揽构内外，隆安中遂谋诈相倾，以致大乱。

太元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髲既多，不可恆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无几时，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至于大殓，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是假头之应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绛帐，镂黄金为颜，四角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群下相谓曰："颇类轜车。"寻而玄败，此服之妖也。

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识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禅代之象也。"寻而宋受终焉。

鸡祸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鸡化为雄，不鸣不将。干宝曰："是岁宣帝平辽东，百姓始有与能之义，此其象也。然晋三后并以人臣终，不鸣不将，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坠坑而死。王隐以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鸡生无翅，坠坑而死，此子无羽翼，为母所陷害乎？"于后贾后诬杀愍怀，此其应也。

太安中，周□家雌鸡逃承溜中，六七日而下，奋翼鸣将，独毛羽不变。其后有陈敏之事。敏虽控制江表，终无纪纲文章，殆其象也。卒为□所灭。鸡祸见□家，又天意也。京房《易传》曰："牝鸡雄鸣，主不荣。"

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其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雌鸡生无右翅，彭城人刘象之家鸡有三足。京房《易传》曰："君用妇人言，则鸡生妖。"是时，主

相并用尼媪之言，宠赐过厚，故妖象见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鸡化为赤雄鸡，不鸣不将。桓玄将篡，不能成业之象。

四年，荆州有鸡生角，角寻堕落。是时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肃，故有鸡祸。天戒若曰，角，兵象，寻堕落者，暂起不终之妖也。后皆应也。

元兴二年，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阳，桓玄楚国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败，此其应也。

青祥

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大风折大社树，有青气出焉，此青祥也。占曰："东莞当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时，帝大父武王封东莞，由是徙封琅邪。孙盛以为中兴之表。晋室之乱，武帝子孙无子遗，社树折之应，又常风之罚。

惠帝元康中，洛阳南山有虻作声，曰"韩尸尸"。识者曰："韩氏将尸也，言尸尸者，尽死意也。"其后韩谧诛而韩族歼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还洛阳。此金沴木，木动之也。五月，宫车晏驾。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门坏。"

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米庑无故自坏。天戒若曰，夫米庑，货籴之屋，无故自坏，此五谷踊贵，所以无籴卖也。是岁遂大饥，死者千数焉。

明帝太宁元年，周莚自归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间六梁，一时跃出坠地，余桁犹亘柱头。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钱凤谋乱，遂族灭莚，而湖熟寻亦为墟矣。

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会稽王世子元显将讨桓玄，建牙竿于扬州南门，其东者难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显寻为玄所擒。

三年五月，乐贤堂坏。时帝嚣眊，无乐贤之心，故此堂是沴。

义熙九年五月，国子圣堂坏。天戒若曰，圣堂，礼乐之本，无故自坏，业祚将坠之象。未及十年而禅位焉。

志第十八

五行中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恆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人心，虚譁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其类也。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刘歆《言传》曰时则有毛虫之孽。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兽星，故为毛虫。

魏齐王嘉平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闻此言，遂与王凌谋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诛，彪赐死。此言不从之罚也。《诗》云："人之讹言，宁莫之惩。"

蜀刘禅嗣位，谯周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晋穆侯、汉灵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从也。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谓亟而不知礼义矣。后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维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案宗庙之制，祖宗之号，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礼。故虽功赫天壤，德

迈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盖言之不从失之甚者也。后二年而宫车晏驾，于是统微政逸。

吴孙休时，乌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所过十数里。其邻人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为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偵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从之咎也。

魏时起安世殿，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群臣，多说平生常事，未尝及经国远图。此言之不从也。何曾谓子遵曰："国家无贻厥之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自永熙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及何绥以非辜被杀，皆如曾言。

赵王伦废惠帝于金墉城，改号金墉城为永安宫。帝寻复位而伦诛。

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礼传国以胤不以勋，故虽公旦之圣不易成王之嗣，所以远绝觊觎，永一宗祧。后代遵履，改之则乱。今拟非其实，僭差已甚。且既为国嗣，则不应复开封土，兼领庶职。此言之不从，进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颖亦不终，是其咎僭也。后犹不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终流弑，不永厥祚，又其应也。语曰，"变古易常，不乱则亡"，此之谓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下据姑孰。百姓讹言行虫病，食人大孔，数日入腹，入腹则死；疗之有方，当得白犬胆以为药。自淮泗遂及京都，数日之间，百姓惊扰，人人皆自云已得虫病。又云，始在外时，当烧铁以灼之。于是翕然，被烧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贵，至相请夺，其价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烧铁灼者，赁灼百姓，日得五六万，惫而后已。四五日渐静。说曰："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今云虫食人，言本同臭类而相残贼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卫之性，白者金色，而胆，用武之主也。帝王之运，王霸会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烧铁以疗疾者，言必去其类而来火与金合德，共除虫害也。"案中兴之际，大将军本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谅闇，又有异谋，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烂也。及钱凤、沈充等逆兵四合，而为王师所挫，逾月而不能济水，北中郎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故其谣言首作于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胆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宴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

太元中，小兒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

桓玄初改年为大亨，遐迩欢言曰“二月了”，故义谋以仲春发也。玄篡立，又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又易为永始，永始复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马道子于安成。安帝逊位，出永安宫，封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公，并使住寻阳城。识者皆以为言不从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

庶征恆阳，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礼》谓之大雩。不伤二谷谓之不雨。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际。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为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达，置二郡，张郃西破诸葛亮，毙马谡。亢阳自大，又其应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已，大雩。

齐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岁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转宣帝为太傅，外示尊崇，内实欲令事先由已。是时宣帝功盖魏朝，欲德不用之应也。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时文帝围诸葛诞，众出过时之应也。初，寿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诞为天亡。

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百姓饥。是岁征役烦兴，军士怨叛。此亢

阳自大，劳役失众之罚也。其役弥岁，故旱亦竟年。

孙皓宝鼎元年，春夏旱。时孙皓迁都武昌，劳役动众之应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闰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时帝纳荀勖邪说，留贾充不复西镇，而任恺渐疏，上下皆蔽之应也。及李憙、鲁芝、李胤等并在散职，近厥德不用之谓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庙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择卿校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余人入殿简选。又取小将吏女数十人，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积阴生阳，上缘求妃之应也。

咸宁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乙酉诏司空齐王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录讯系囚，事从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阴，解而复合。刘毅上疏曰："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时荀勖、冯紞僭作威福，乱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国旱。六月，济阴、武陵旱，伤麦。七年夏，郡国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郡国三十三旱，扶风、始平、京兆、安定旱，伤麦。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后，虽正人满朝，不被亲仗，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紞等迭居要重，所以无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节之罚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其九月，郡国五旱。

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

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汉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马越归京都，遣兵入宫，收中书令缪播等九人杀

之，皆僭逾之罚也。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应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岁十一月，司马越以行台自随，斥黜宫卫，无君臣之节。

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干宝曰“杀淳于伯之后旱三年”是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也。

元帝太兴四年五月，旱。是时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头之变，二宫陵辱，大臣诛死，僭逾无上，故旱尤甚也。其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宁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时庾太后临朝称制，言不从而僭逾之罚也。

二年夏，旱。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旱。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时成帝冲弱，未亲万机，内外之政，决之将相。此僭逾之罚，连岁旱也。至四年，王导固让太傅，复子明辟。是后不旱，殆其应也。时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时王导以天下新定，务在遵养，不任刑罚，遂盗贼公行，频五年亢旱，亦舒绶之应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时帝在衤强褓，褚太后临朝，如明穆太后故事。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时桓温强恣，权制朝廷，僭逾之罚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四年冬，旱。凉州春旱至夏。

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饥。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温陵

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旱。是时桓温入觐高平陵，阖朝致拜，逾僭之应也。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饥。初，八年破苻坚，九年诸将略地，有事徐豫，杨亮、赵统攻讨巴沔。是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使子琰进次彭城，频有军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岁北府遣戍胡陆，荆州经略河南。是年夏，郭铨置戍野王，又遣军破黄淮。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时烈宗仁恕，信任会稽王道子，政事舒缓。又茹千秋为骠骑谘议，窃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亲党及婢仆之子阶缘近习，临部领众。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既甚。此又僭逾不从冤滥之罚。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四年五月，旱。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时孙恩作乱，桓玄疑贰，迫杀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马元显又讽百僚悉使敬己，内外骚动，兵革烦兴。此皆陵僭忧愁之应也。

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时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三年八月，不雨。

义熙四年冬，不雨。六年九月，不雨。八年十月，不雨。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渎多竭。是时军役烦兴。

诗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

景初初，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来还当柰何！”及宣帝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如童谣之言。

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硃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

赐死。

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篾钩络，于何相求常子阁。”“常子阁”者，反语石子堈也。钩络，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堈云。

孙亮初，公安有白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南郡城中可长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诸葛恪败，弟融镇公安，亦见袭，融刮金印龟服之而死。鼍有鳞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兒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孙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书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闻之，意益张，曰：“从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复谁！”恣虐逾甚，寻以降亡，近诗妖也。

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武帝闻之，加王浚龙骧将军。及征吴，江西众军无过者，而王浚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案“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元帝兴几四十年，元帝兴于江东，皆如童谣之言焉。元帝丫而而少断，“局缩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被族灭，太后废黜，幽死中宫，“折杨柳”之应也。

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终为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伤。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也。雨火，武帝讳，兰，杨后

字也。其时又有童谣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此时杨骏专权，楚王用事，故言“荆笔杨板”。二人不诛，则君臣礼悖，故云“几作驴”也。

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呦，此至来年缠女閤。”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而赵王因衅咀嚼豪贤，以成篡夺，不得其死之应也。

元康中，天下商农通著大鄣日。时童谣曰：“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兒作天子。”及赵王伦篡位，其目实眇焉。赵王伦既篡，洛中童谣曰：“兽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河灌灌。”数月而齐王、成都、河间义兵同会诛伦。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兽从北来。”齐东藩而在许，故曰“龙从南来。”河间水源而在关中，故曰“水从西来”。齐留辅政，居于宫西，又有无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藩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东，而元帝嗣统矣。

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由是越恶晞，夺其兖州，隙难遂构焉。

愍帝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兴四年，帝降刘曜，在城东豆田壁中。

建兴中，江南谣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甄。”案白者，晋行。坑器有口属甕，瓦甕质刚，亦金之类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倾覆，王室大坏也。“合集持作”者，元帝鸠集遗余，以主社稷，未能克复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喻也。及石头之事，六军大溃，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后三年，钱凤复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余日，焚烧城邑，井堙木刊矣。凤等败退，沈充将其党还吴兴，官军踵之，蹈藉郡县，充父子授首，党与诛者以百数。所谓“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甄”，瓿甄瓦器，又小于也。

明帝太宁初，童谣曰：“恻恻力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为苏峻所逼，迁于石头，御膳不足，此“大马死，小马饿”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寻死。石，峻弟苏石

也。峻死后，石据石头，寻为诸公所破，复是崩山石破之应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谣曰：“□盖□盖何隆隆，驾车入梓宫。”少日而宫车晏驾。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

庾亮初镇武昌，出至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乌。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于镇，以丧还都葬，皆如谣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闻不？”

升平末，俗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庭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穆帝晏驾。

哀帝隆和初，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朝廷闻而恶之，改年曰兴宁。人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旁寿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满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识者曰：“白者，金行，马者，国族。紫为夺正之色，明以紫间硃也。”海西公寻废，其三子并非海西公之子，缢以马缰。死之明日，南方献甘露马。

太和末，童谣曰：“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及海西公被废，百姓耕其门以种小麦，遂如谣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凤皇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昙子”。曲中又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顷之而桓石民死，王忱为荆州。黄昙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谣曰：“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寻而王恭起兵诛王国宝，旋为刘牢之所败，故言“拉飒栖”也。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无几而孙恩作乱，再践会稽。会稽，道子所封；灵秀，孙恩之字也

庾楷镇历阳，百姓歌曰：“重罗黎，重罗黎，使君南上无还时。”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

殷仲堪在荆州，童谣曰：“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未几而仲堪败，桓玄遂有荆州。

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识者曰：“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天公将加谴谪而诛之也。捻咙喉，气不通，死之祥也。败复败，丁宁之辞也。”恭寻死，京都又大行亥□疾，而喉并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间忽云；“黄头小兒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又云：“黄头小人欲作乱，赖得金刀作籓扞。”黄字上恭字头也，小人恭字下也，寻如谣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兒可揽撷。”寻而桓玄篡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诛之。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故言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撷也。

桓玄既篡，童谣曰：“草生及马腹，乌啄桓玄目。”及玄败，走至江陵，时正五月中，诛如其期焉。

安帝义熙初，童谣曰：“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其时官养卢龙，宠以金紫，奉以名州，养之极也。而龙不能怀我好音，举兵内伐，遂成仇敌也。“芦生不止自成积”，及卢龙之败，斩伐其党，犹如草木以成积也。

卢龙据广州，人为之谣曰：“芦生漫漫竟天半。”后挤上流数州之地，内逼京辇，应“天半”之言。

义熙二年，小兒相逢于道，辄举其两手曰“卢健健”，次曰“斗叹斗叹”，末曰“翁年老翁年老”。当时莫知所谓。其后卢龙内逼，舟舰盖川，“健健”之谓也。既至查浦，屡克期欲与官斗，“斗叹”之应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颐之庆，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时复有谣言曰；“卢橙橙，逐水流，东风忽如起，那得入石头！”卢龙果败，不得入石头也。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于是协同讨灭王敦。

苻坚初，童谣云：“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及坚在位凡三十年，败于淝水，是其应也。又谣语云：“河水清复清，苻坚死新城。”及坚为姚苌所杀，死于新城。复谣歌云：“鱼羊田升当灭秦。”识者以为“鱼羊，鲜也；田升，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初为慕容冲所攻，又为姚苌所杀，身死国灭。

毛虫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阳献两足猛兽，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兽失仪，圣主应天，期异何为！”言兆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以为：“兽者阴精，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颙获以献。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乱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

怀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纯筮之曰：“此郡东之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亦寻自死矣。”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馥亦时灭，是其应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麕见于前，获之。孙盛以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麕兴于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东海第。百姓欢言曰：“麈入东海第”，识者怪之。及海西废为东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庙毕，有兔行庙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庙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祸

公孙文懿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

魏侍中应璩在直庐，欻见一白狗出门，问众人，无见者。逾年卒，近犬祸也。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有顷复起，犬又衔衣，乃令逐犬，遂升车，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余步。天戒若曰，是时帝不思和峤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乱，是言不从之罚也。

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人家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雌雄各一。还置窟中，覆以磨石，经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籓王相谮，故有犬祸。

永兴元年，丹阳内史硃逵家犬生三子，皆无头。后逵为扬州刺史曹武所杀。

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愍帝建兴元年，狗与猪交。案《汉书》，景帝时有此，以为悖乱之气，亦犬豕祸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异类相交，必生害也。饿而帝没于胡，是其应也。

元帝太兴中，吴郡太守张懋闻斋内床下犬声，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见有二犬子，取而养之，皆死。寻而懋为沈充所害。京房《易传》曰：“谗臣在侧，则犬生妖。”

太兴四年，庐江灊县何旭家忽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状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视其处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养之，雌死雄活。及长为犬，善噬兽。其后旭里中为蛮所没。

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觇视之云："一狗假有两三头，皆前向乱吠。"无几，孙恩乱于吴会焉。是时辅国将军孙无终家于既阳，地中闻犬子声，寻而地□斥，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养之，皆死。后无终为桓玄所诛灭。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贾。"此盖自然之物，不应出而出，为犬祸也。

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无德而叨窃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据之甚也。八十日玄败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陨石于寿光。案《左氏传》"陨石，星也"，刘歆说曰："庶众惟星陨于宋者，象宋襄公将得诸侯而不终也。"秦始皇时有陨石，班固以为："石，阴类也。又白祥，臣将危君。"是后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陨石于温及河阳各二。六年正月，陨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陨于肥乡，一。九年正月，陨石于凉州，二。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鈊形，后如伛人，槃薄不可掘。案刘向说，此白眚也。明年宫车晏驾，王室始骚，卒以乱亡。京房《易传》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永康元年，襄阳郡上言，得鸣石，撞之，声闻七八里。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

二百步而登岸，民惊噪相告曰：“石来。”干宝曰：“寻有石冰入建鄴。”

车骑大将军、东嬴王腾自并州迁镇鄴，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门前方数丈独消释，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缺。腾以马者国姓，上送之，以为瑞。然马无齿则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征。案占，此白祥也。是后腾为汲桑所杀，而天下遂乱。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时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从事何旅固谏，不从，牙门张弘等困众之怨，诬晏谋逆，害之。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贵人出走。”三占皆应。

惠帝永宁元军，齐王冏举义军。军中有小兒，出于襄城繁昌县，年八岁，发体悉白，颇能卜，于《洪范》，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人劳之异也。是后石季龙灭而中原向化，将相皆甘心焉。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其间征伐征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贼次襄国，围彭城，向广陵，征戍仍出，兵连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时苻坚灭后，经略多事，人劳之应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后江陵见袭，交战者数矣。

义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讨司马休之。又明年，北扫关洛。

木沴金

魏齐王正始末，河南尹李胜治听事，有小材激堕，槁受符吏石彪头，断之，此木沴金也。胜后旬日而败。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坛石中破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坛者，求子之神位，无故自毁，太子将危之象也。明年愍怀废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镇广陵，始发石头，金鼓无故自破。此木沴金之异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扬经略之声，终无其实，钲鼓不用之象也。月余，以疾还而薨。

《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恒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痾，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哲，知也。《诗》云："尔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尔德，以亡背亡侧。"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习，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燠也。燠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疾人，其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故有草妖。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虫，故有蠃虫之孽，谓螟螣之类当死不死，当生而不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于《易》，刚而苞柔为《离》，《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蹄，刚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日，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说以为于天文南方硃张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于《易》自在《巽》，说非是。

庶征之恒燠，刘向以为《春秋》无冰也。小燠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厮咎燠。其燠，雨云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燠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燠，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征，其咎当寒而燠尽六日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人凋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一说桃李寒华为草妖，或属华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时少帝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此其应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华，结子如麦，可食。时帝初即位，楚王玮矫诏诛汝南王亮及太保卫瓘，帝不能察。今非时草结实，此恒燠宽舒之罚。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华，是时简文辅政，事多驰略，舒缓之应也。

草妖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盖草妖，又赤祥，是岁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止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蜀刘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秽塞，是时一夕忽开除无草。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吴寻亡而九服为一。

天纪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于工黄狗家生，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二分。又有荬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萆，荬菜作平虑，遂以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干宝曰：明年平吴，王浚止船正得平渚，姓名显然，指事之征也。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敢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东宫西厢，日长尺余，甲辰枯死。此与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废戮也。班固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居大臣之位，危国亡家之象，朝将为墟也。"是后孙秀、张林用事，遂至大乱。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孙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就东宫，桑又生于西厢。明年，赵王伦篡位，鸩杀臧，此与愍怀同妖也。是月，壮武国有桑化为柏，而张华遇害。壮武，华之封邑也。

孝怀帝永嘉二年冬，项县桑树有声如解材，人谓之桑树哭。案刘向说，“桑者丧也”，又为哭声，不祥之甚。是时京师虚弱，胡寇交侵，东海王越无卫国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众，围而射之，王公以下至众庶，死者十余万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败也，中原无所请命，洛京亦寻覆没，桑哭之应也。

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景纯筮延陵蝘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傥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后徐馥果作乱，亦草妖也。郭又以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是月忽更荣茂，与汉昌邑枯社复生同占。是怀愍沦陷之征，元帝中兴之应也。

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剡县木生如人面。是后王敦称兵作逆，祸败无成。昔汉哀成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备具，故春祸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变也轻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树枯倒六载，是日忽复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吴县吴雄家有死榆树，是日因风雨起生，与汉上林断柳起生同象。初，康帝为吴王，于时虽改封琅邪，而犹食吴郡为邑，是帝越正体飨国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见吴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僵栗树，是日忽复起生。时孝武年始四岁，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几而废，简文越自藩王，入纂大业，登阼享国，又不逾二年，而孝武嗣统。帝讳昌明，识者窃谓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焉。是亦与汉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今松生于杨，岂非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邪？是时张天锡称雄于凉州，寻而降苻坚。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郡铜乐县枯树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正道多僻，其后张夫人专宠，及旁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实，如麦。

义熙二年九月，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与吴终同象。识者以为苦荬者，买

勤苦也。自后岁岁征讨，百姓劳苦，是买苦也。十余年中，姚泓灭，兵始戢，是苦荬之应也。

义熙中，宫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不听政，虽有宫室驰道，若空废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曰："此诗人所谓汙泽者也。《曹诗》'刺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哉！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些所谓睹妖知惧者也。然犹不能优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鸟集于国中"。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生鹰，口爪俱赤，此与商纣、宋隐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宣帝起诛曹爽，遂有魏室。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鹫鸟集鄴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阳芳林园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园池。已前再至，辄有大丧，帝恶之。其年，明帝崩。

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此与汉时楚国乌斗堕泗水粗类矣。

景初元年，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鹊体白黑杂色，此羽虫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虑。"于是帝改颜动色。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硃据燎鹊

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硃据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有鹊巢其帆樯。和故宫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象。是后果不得其死。

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吴人以为凤皇。明年，改元为五凤。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司马彪云："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孙皓建衡三年，西苑言凤皇集，以之改元，义同于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飞上阊阖门。天戒若曰，阊阖门非雉所止，犹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赵王伦既篡，京师得异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问人。积日，宫西有小兒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翳。"持者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兒户中，明日视之，悉不见。此羽虫之孽。时赵王伦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谓伦留将服其罪也。寻而伦诛。

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天戒若曰，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赵王伦不当居此位也。《诗》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其此之谓乎！寻而伦诛。

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苍白二色鹅出，苍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白祥也。陈留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国之行也。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乱华。

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鸟二，苍黑色，翼广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杀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获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及闰月戊子而帝崩，后遂有苏峻、祖约之乱。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鸥鸟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时庾亮苟违

众谋，将召苏峻，有言不从之咎，故白祥先见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乱，宫掖焚毁，化为汙莱，此其应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鹭集殿屋。是时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后涉再期而帝崩。案刘向曰："野鸟入处，宫室将空。"此其应也。

海西初以兴守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风。此羽虫之孽也。寻为桓温所废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鹊巢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十八年东宫始成，十九年正月鹊又巢其西门。此殆与魏景初同占。学堂，风教所聚；西头，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后，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风教乃穨，金行不竞之象也。

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硃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敢，婢驱遂不去。有猎狗咋杀两乌，余乌因共啄杀狗，又□敢其肉，唯余骨存。此亦羽虫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应也。

羊祸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厩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破京都，导与帝俱幽石头，仅乃得免，是其应也。

赤眚赤祥

公孙文懿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不声，其国灭亡。"文懿寻为魏所诛。

吴戍将邓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近赤祥也。后人白喜谋北叛，阖门被诛。京房《易传》曰："山见葆，江于邑，邑有兵，状如人头，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鲁国池水变赤如血。

七年十月，河阴有赤雪二顷。此赤祥也。是后四载而帝崩，王室遂乱。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穷凶极乱，僵尸流血之应也。干宝以为“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是其应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缓，则有常燠赤祥之妖。此岁正月，送愍怀太子，幽于许宫。天戒若曰，不宜缓恣奸人，将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怀遂毙。于是王室成衅，祸流天下。淖齿杀齐湣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谓乎？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下有恶心，不出三年，无其宗。”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赃罪，依军法戮之。其息诉称：“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已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不问，遂频旱三年。干宝以为冤气之应也。郭景纯曰：“血者水类，同属于《坎》。《坎》为法象，水平润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

刘聪伪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其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是时，刘聪纳刘殷三女，并为其后。天戒若曰，聪既自称刘姓，三后又俱刘氏，逆骨肉之纲，成人伦之则。陨肉诸妖，其眚亦大。俄而刘氏死，哭声自绝矣。

志第十九

五行下

《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恆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痾，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听之不聪，是谓不谋，言上偏听不聪，下情隔塞，则谋虑利害，失在严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杀物，政促迫，故其罚常寒也。寒则不生百谷，上下俱贫，故其极贫也。君严猛而闭下，臣战栗而塞耳，则妄闻之气发于音声，故有鼓妖。寒气动，故有鱼孽。而龟能为孽，龟能陆处，非极阴也，鱼去水而死，极阴之薛也。于《易》，《坎》为水，为豕，豕大耳而不聪察，听气毁，故有豕祸也。一曰，寒岁豕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听伤者，病水敢；水气病，则火沴之。其极贫者，顺之，其福曰富。刘歆《听传》曰有介虫之孽也。

庶征之恆寒，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菽草，皆恆寒之罚也。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罚过深，当燠而寒，尽六日，亦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飞禽。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而出。战不量敌帮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闻善不予，厥咎聋。"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朔，陨霜伤谷。案刘向说，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校事吕壹专作威福，与汉元帝时石显用事陨霜同应。班固书九月二日，陈寿言朔，皆明未可以伤谷也。壹后亦伏诛。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案刘向说，"雹者，阴协阳也"。是时，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获封侯宠异，与春秋时公子遂专任雨雹同应也。汉安帝信谗，多杀无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为有胁，行专一之政故也。"

赤乌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将军攻略淮南、襄阳，战死者千余人。其后，权以谗邪数责让陆

议，议愤恚致卒，与汉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时权听谗，将危太子。其后，硃据、屈晃以迕意黜辱，陈正、陈象以忠谏族诛，而太子终废。此有德遭险，诛罚过深之应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阐、杨肇之败，死伤甚众，不聪之罚也。

九年四月辛未，陨霜。是时，贾充亲党比周用事，与鲁定公、汉元帝时陨霜同应也。

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间暴风寒冰，郡国五陨霜伤谷。是后大举征吴，马隆又帅精勇讨凉州。

五年五月丁亥，钜鹿、魏郡雨雹，伤禾麦。辛卯，雁门雨雹，伤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丙辰，又雨雹，陨霜，伤秋麦千三百余顷，坏屋百二十余间。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闰月壬子，新兴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东、弘农又雨雹，兼伤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霜雹，伤桑麦。四月，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雨雹，伤麦豆。是月庚午，畿内县二及东平、范阳雨雹。癸酉，畿内县五又雨雹。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雨雹，伤禾麦三豆。是时王浚有大功，而权戚互加陷抑，帝从容不断，阴胁阳之应也。

二年二月辛酉，陨霜于济南、琅邪，伤麦。壬申，琅邪雨雹，伤麦。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五月丙戌，城阳、章武、琅邪伤麦。庚寅，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雨雹，伤禾稼。六月，郡国十七雨雹。七月，上党雨雹。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东平雨雹，伤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东海陨霜，伤桑麦。三月戊辰，齐郡临淄、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邪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新

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六月，荥阳、汲郡、雁门雨雹。

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陨霜。十二月，大雪。九年正月，京都大风雨雹，发屋拔木。四月，陇西陨霜。十年四月，郡国八陨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荡阴雨雹。三年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湖、华阴又雨雹，深三尺。是时，贾后凶淫专恣，与春秋鲁桓夫人同事，阴气盛也。

五年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阳建鄴雨雹。是月，丹阳建鄴大雪。六年三月，东海陨雪，杀桑麦。七年五月，鲁国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荥阳、颍川陨霜，伤禾。五月、雨雹。是时，贾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废愍怀。

永宁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阳又风雹，折木伤稼。

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朔，霰雪。刘向曰："盛阳雨水，伤热，阴气胁之，则转而为雹。盛阴雨雪，凝滞，阳气薄之，则散而为霰。今雪非其时，此听不聪之应。"是年，帝崩。

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兴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风雹，杀人。三年三月，海盐雨雹。是时，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宁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二年四月庚子，京都雨雹，燕雀死。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陨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寻有苏峻之乱。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时，帝幼弱，政在大臣。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岁，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见于太庙，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时，政在将相，阴气盛也。刘向

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五年六月，临漳暴风震电，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凉州雪。明年八月，张祚枹罕护军张瓘率宋混等攻灭祚，更立张耀灵弟玄靓。京房《易传》曰："夏雪，戒臣为乱。"此其乱之应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雪。是时帝幼，母后称制，政在大臣，阴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时帝幼，政在将相，阴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时，张夫人专宠，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雨雪二十三日。是时嗣主幼冲，冢宰专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称兵内侮，终皆诛之也。

元兴二年十二月，酷寒过甚。是时，桓玄篡位，政事烦苛。识者以为朝政失在舒缓，玄则反之以酷。案刘向曰："周衰无寒岁，秦灭无燠年。"此之谓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时，皆失节之应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时，安帝蒙尘。

义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时，四方未一，钲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数尺。五月癸巳，溧阳雨雹。九月己丑，广陵雨雹。明年，卢循至蔡洲。

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八年四月辛未朔，雨

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风发屋。是秋，诛刘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桓楹同日三处俱时震。寻又震西城上候风木飞鸟。时劳役大起，帝寻晏驾。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震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桓楹。

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朔，大风震电。是月，又雷雨。义同前说，亮终废。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电。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电，南沙司盐都尉戴亮以闻。十年十二月癸卯，庐江、建安雷电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是时，贾后陷害鼎辅，宠树私戚，与汉桓帝时震宪陵寝同事也。后终诛灭。

永兴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怀帝永嘉四年十月，震电。

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会稽大雨震电。己巳夜，赤气曜于西北。是夕，大雨震电。庚午，大雪。案刘同说，“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电者，阳不闭藏也。既发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节之异也。是时，刘聪僭号平阳，李雄称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为君失时之象也。赤气，赤祥也。

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电。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极殿柱。十二月，会稽、吴郡雷震电。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会稽郡大雨震电。三年六月辛卯，临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杀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会稽雷电。四年十一月，吴郡、会稽大震电。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电。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发东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杀内侍二人。十年十二月，雷声在南方。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烧宣阳门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兴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将设仪导入宫，天雷震，人马各一俱殪焉。

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风发。癸丑，雷。五年六月丙寅，雷震太庙，破东鸱尾，彻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时，帝不亲蒸尝，故天震之，明简宗庙也。西池是明帝为太子时所造次，故号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无嗣，故天震之，明无后也。

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声若牛，出许昌城。十二月，废愍怀太子，幽于许宫。明年，贾后遣黄门孙虑杀太子，击以药杵，声闻于外，是其应也。

苏峻在历阳外营，将军鼓自鸣，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乡土时有此，则城空矣。"俄而作乱夷灭，此听不聪之罚也。

石季龙末，洛阳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鸣，声闻四十里。季龙遣人打落两耳及尾，铁钉钉四脚。寻而季龙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东北方有声如雷。案刘向说，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无云而雷，此君不恤于下，下人将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渐乱，孙恩、桓玄交陵京邑。

吴兴长城夏架山有石鼓，长丈余，面迳三尺许，下有盘石为足，鸣则声如金鼓，三吴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鸣，后有孙恩之乱。

鱼孽

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鱼集于武库屋上，此鱼孽也。王肃曰：“鱼生于水，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后果有东关之败。干宝又以为高贵乡公兵祸之应。二说皆与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鲤鱼二见武库屋上。干宝以为：“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兵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见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至惠帝初，诛杨骏，废太后，矢交馆阁。元康末，贾后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传》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蝗虫

《春秋》，螽。刘歆从介虫之孽，与鱼同占。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饥。案蔡邕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是时，孙权归顺，帝因其有西陵之役，举大众袭之，权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时，荀、贾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宁元年，郡国六蝗。

怀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是时，天下兵乱，渔猎黔黎，存亡所继，惟司马越、苟晞而已。竞为暴刻，经略无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大蝗。去岁刘曜频攻北地、冯翊，麴允等悉众御之，卒为刘曜所破，西京遂溃。五年，帝在平阳，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兰陵合乡蝗，害禾稼。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尽，至于二年。是时，中州沦丧，暴乱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五郡蝗虫食秋麦。是

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郡百姓多饿死。是年，王敦并领荆州，苛暴之衅自此兴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时，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苗稼。是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又边将连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祸

吴孙皓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而反。皓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万彧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皓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豕祸之应也。龚遂曰，"山野之兽，来入宫室，宫室将空"，又其象也。

怀帝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时识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诸侯，俄为元帝所败，是其应也。石勒亦寻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听不聪之罚，又所任邪也。是后有刘隗之变。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钱唐人家豭豕产两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状，其身犹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头豕身者，危且乱。今此豭豕而产，异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头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产子，一头二身八足，并与建武同妖也。是后，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习用事，渐乱国纲，至于大坏也。

黑眚黑祥

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气四塞，近黑祥也。帝寻沦陷，王室丘墟，是其应也。

愍帝建兴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雾著人如墨，连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刘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蔽天，日月无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池水皆赤如血。案刘向说，近水沴水，听之不聪之罚也。京房《易传》曰："君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东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泽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张天锡杀中护军张邕。邕，执政之人也。

安帝元兴二年十月，钱唐临平湖水赤，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己瑞，俄而桓玄败。

《传》曰："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雨瞀}，厥罚恆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容，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进皆失，则区{雨瞀}无识，故其咎{雨瞀}也。雨旱寒燠，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恆风也。恆风伤物，故其极凶短折也。伤人曰凶，禽兽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丧弟曰短，父丧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区{雨瞀}则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为妖，若脂夜污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螟螣，有裸虫之孽。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一曰，地气盛同秋冬复华。一曰，华者色也，土为内事，谓女孽也。于《易》，《坤》为土，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虑，心气毁，故有牛祸。一曰，牛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伤者，病土气；土气病，则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其极凶短折者，顺之，其福曰考终命。刘歆《思心传》曰："时有蠃虫之孽，谓螟螣之属也。"

庶征恆风

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动太极东阁。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案管辂说，此为时刑大臣，执政之忧也。是时，曹爽区{雨瞀}自专，骄僭过度，天戒数见，终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风之罚也。后逾旬而爽等诛灭。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眊，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飙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纪，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政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诸侯不朝兹谓畔，厥风无恆，地变赤，雨杀人。"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案华核对，役繁赋重，区{雨瞀}不容之罚也。明年，权薨。

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风震电。是岁，魏遣大众三道来攻，诸葛恪破其东兴军，二军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丧众太半，还，伏诛。

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是时，孙綝一门五侯，权倾吴主，风雾之灾，与汉五侯、丁、傅同应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风，发木扬沙。明日，綝诛。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广平大风，折木。

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大风，坏千余家，折树木。其月甲申，广陵、司吾、下邳大风，折木。三年八月，河间大风，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济南暴风，折木，伤麦。六月，高平大风，折木，发坏邸阁四十余区。七月，上党又大风，伤秋稼。八年六月，郡国八大风。九年正月，京都风雹，发屋拔树。后二年，宫车晏驾。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风雨，拔木。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风，城东渠波浪杀人。七月，下邳大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灾风伤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讨。

九年六月，飙风吹贾谧朝服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十一月甲子朔，京都连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废，幽于许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木。三月，愍怀被害。己卯，丧柩发许昌还洛。是日，又大风雷电，帏盖飞裂。四月，张华第舍飙风起，折木飞缯，折轴六七。是月，华遇害。十一月戊午朔，大风从西北来，折木飞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赵王伦篡位。

永宁元年八月，郡国三大风。

永兴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风。赵王伦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赵士伦祠太庙，灾风暴起，尘四合。其年四月，伦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风拔木，屋瓦皆飞。八月，暴风坏屋，拔御道柳树百余株。其风纵横无常，若风自八方来者。是时，王敦专权，害尚书令刁协、仆射周顗等，故风纵横若非一处也。此臣易上政，诸侯不朝之罚也。十一月，宫车晏驾。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风，发屋折木。四月，李寿袭杀李期，自立。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风。后桓玄篡位，乃降后为零陵县君，不睿之罚也。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风。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风迅急，是年被废。

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风，火大起。是时，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怀忧恐，斯不睿之征也。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风迅起，从丑上来，须臾逆转，从子上来，飞沙扬砾。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风折木。闰三月甲子朔，暴风疾雨俱至，发屋折木。三年六月，长安大风，拔苻坚宫中树。其后，坚再南伐，遂有淝水之败，身戮国亡。四年八月乙未，暴风扬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子夜，暴风。七月甲辰，大风折木。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风，昼晦。其后帝崩而诸侯违命，权夺于元显，祸成于桓玄，是其应也。十七年六月乙卯，大风折木。

安帝元兴二年二月甲辰夜，大风雨，大航门屋瓦飞落。明年，桓玄

篡位，由此门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大航南，飘风飞其□卑輗盖，经三月而玄败归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风折木。是月，桓玄败于峥嵘洲，身亦屠裂。十一月丁酉，大风，江陵多死者。

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起。五年闰十月丁亥，大风发屋。明年，卢循至蔡洲。六年五月壬申，大风拔北郊树，树几百年也。并吹琅邪、扬州二射堂倒坏。是日，卢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风，发屋折木。是冬，王师南讨。九年正月，大风，白马寺浮图刹柱折坏。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风拔木。六月辛亥，大风拔木。七月，淮北大风，坏庐舍。明年，西讨司马休之应。

夜妖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讨毋丘俭，大风晦暝，行者皆顿伏，近夜妖也。刘向曰："正昼而暝，阴为阳，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昼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刘向《春秋说》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令专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见此妖，晋有天下之应也。

怀帝永嘉四年十月辛卯，昼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后年，刘曜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帝蒙尘于平阳。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风晦暝。其后帝崩，而诸侯违命，干戈内侮，权夺于元显，祸成于桓玄。

蠃虫之孽

京房《易传》曰："臣安禄位兹谓贪，厥灾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茎。蔽恶生孽，虫食心。"

武帝咸宁元年七月，郡国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国有青虫食其禾稼。四年，司、冀、兖、豫、荆、扬郡国二十螟。

太康四年，会稽彭蜞及蟹皆化为鼠，甚众，复大食稻为灾。九年八

月，郡国二十四螟。九月，虫又伤秋稼。是时，帝听谗谀，宠任贾充、杨骏，故有虫蝗之灾，不绌无德之罚。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带方等六县螟，食禾叶尽。

永宁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时，齐王冏执政，贪苛之应也。十月，南安、巴西、江阳、太原、新兴、北海青虫食禾叶，甚者十伤五六。十二月，郡国六螟。

牛祸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近牛祸也。是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瞀乱之应也。案师旷曰："怨讟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义也。京房《易传》曰："杀无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张骋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何之！"骋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也？"寻后牛又人立而行。骋使善卜者卦之，谓曰："天下将有兵乱，为祸非止一家。"其年，张昌反，先略江夏，骋为将帅，于是五州残乱，骋亦族灭。京房"易传"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气枢》曰："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食，则有六畜谈言。"时天子诸侯不以惠下为务，又其应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陈门才牛生犊，一体两头。案京房《易传》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是时，愍帝蒙尘于平阳，寻为逆胡所杀。元帝即位江东，天下分为二，是其应也。

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三年后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案司马彪说，"两头者，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胜任也。"其后王敦等乱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案刘向说《春秋》效牛死曰："宣公区{雨瞀}昏乱，故天不飨其祀。"今元帝中兴之业，实王导之谋也。刘隗探会上意，以得亲幸，导见疏外，此区{雨瞀}不睿之祸。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护军牛生犊，两头六足。是冬，苏峻作乱。七年，九德人袁荣家牛产犊，两头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国，在荆州诣刺史殷仲堪，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青牛，形色瑰异，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泾溪，骏驶非常，息驾饮牛，牛迳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觇守，经日无所见。于后玄败被诛。

黄眚黄祥

蜀刘备章武二年，东伐。二月，自秭归进屯夷道。六月，秭归有黄气见，长十余里，广数十丈。后逾旬，备为陆议所破，近黄祥也。

魏齐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阜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复入穴。斯须更出，语如向。日适欲中，鼠入须臾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视，俱如常鼠。案班固说，此黄祥也。是时，曹爽专政，竞为比周，故鼠作变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雾。帝时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区{雨瞀}之妖。

元帝太兴四年八月，黄雾四寒，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贯天，日无光。

明帝太守元年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二月，又黄雾四塞。是时王敦擅权，谋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是时，张重华纳谮，出谢艾为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见杀，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闻善不予兹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灾至绝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雾四塞。是时，道子专政，亲近佞人，朝纲方替。

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雾昏浊不雨。是时桓玄谋逆之应。

义熙五年十一月，大雾。十年十一月，又大雾。是时，帝室衰微，臣下权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应也。

地震

刘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阳甫曰："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人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

吴孙权黄武四年，江东地连震。是时，权受魏爵命为大将军、吴王，改元专制，不修臣迹。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摇政兹谓不阴，厥震摇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刘向并云；"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

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来，隐隐有声，摇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将硃然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击退之。又，公孙文懿叛，自立为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讨平之。

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江东地震。

赤乌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时，吕壹专事，步骘上疏曰："伏闻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无罪无辜，横受重刑，虽有大臣，不见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地连震动，臣下专政之应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后卒败。

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江东地仍震。是时，权听谗，寻黜硃据，废太子。

蜀刘禅炎兴元年，蜀地震。是时宦人黄皓专权。案司马彪说，"阉官无阳施，犹妇人也"。皓见任之应，与汉和帝时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孙皓遣大众入涡口。七年六月丙申，地震。

咸宁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东、平阳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阳地震。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师地震。六年七月己丑，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为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阴平地震。八月，丹阳地震。九年正月，会稽、丹阳、吴兴地震。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郡国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声如雷。九月，临贺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杨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于贾充，终于杨骏，阿党昧利，苟窃朝权。至于末年，所任转弊，故频年地震，过其序也，终丧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贾后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及太保卫瓘，此阴道盛、阳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辽东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寿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坏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杀百余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时，贾后乱朝，终至祸败之应也。汉邓太后摄政时，郡国地震。李固以为："地，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传》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又曰："阴背阳则地裂，父子分离，夷羌叛去。"

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时齐王冏专政之应。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时，长沙王乂专政之应也。

孝杯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时司马越专政。四年四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执太守胡宠，遂南济河，是其应也。

愍帝建兴二年四月甲辰，地震。三年六月丁卯，长安又地震。是时主幼，权倾于下，四方云扰，兵乱不息之应也。

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干宝以为王敦陵上之应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杀人。是时，相国南阳王保在祁

山，称晋王不终之象也。三年五月庚寅，丹阳、吴郡、晋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苏峻作乱。九年三月丁酉，会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政在臣下，所以连年地震。二年十月，地震。三年正月丙辰，地震。九月，地又震。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时，石季龙僭即皇帝位，亦过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声如雷。十年正月丁卯，地震，声如雷，鸡雉皆鸣□句。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五年八月，凉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时，政在将相，人主南面而已。

兴宁元年四月甲戌，扬州地震，湖渎溢。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时，桓温专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将废之应也。

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凉州地又震，山崩。是时，嗣主幼冲，权在将相，阴盛之应也。

太元二年闰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后缘河诸将连岁兵役，人劳之应也。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时，群小弄权，天下侧目。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时，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义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声。十月癸亥，地震。五年正月戊戌夜，寻阳地震，有声如雷。明年，卢循下。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庐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讨荆益。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案刘向说，“山，阳，君也。水，阴，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与”！春秋梁山崩，汉齐、楚众山发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吴虽称帝，其实列国，灾发丹阳，其天意矣。刘歆以为：“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后二年而权薨，又二十六年而吴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征也。其冬，晋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四年七月，泰山崩坠三里。京房《易传》曰：“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王受命人君虏。”及帝晏驾，而禄去王室，惠皇懦弱，怀愍二帝俱辱虏庭，沦胥于北，元帝中兴于南，此其应也。

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庙地陷。六年十月，南安新兴山崩，涌水出。七年二月，硃提之大泸山崩，震坏郡舍，阴平之仇池崖陨。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杀人。五月壬子，寿春山崩，洪水出，城坏，地陷方三十丈，杀人。六月，寿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出，大饥。上庸四处山崩，地坠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皆贾后乱朝之应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怀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司马越恶之，迁于濮阳，此见沴之异也。越卒以陵上受祸。三年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广三丈，长三百余步。京房《易传》曰：“地坼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其后司马越苟晞交恶，四方牧伯莫不离散，王室遂亡。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四年四月，湘东需阝黑石山崩。

元帝太兴元年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阳地震山崩。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杀人。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数千斤。时王敦陵傲，帝优容之，示含养祸萌也。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

溢，大木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庐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刘胤为郭默所杀。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阳二陵崩。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骑常侍车灌修峻平陵，开埏道，崩压，杀数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门马足陷地，得钟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张天锡亡征也。

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阴地陷，方四丈，有声如雷。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扇及限，此水沴土也。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铜钟六枚。十三年七月，汉中成固县水涯有声若雷，既而岸崩，出铜钟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谧床帐，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载也。明年，谧诛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时，礼乐征伐自诸候出。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恆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万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恆阴，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礼，春而大射，以顺阳气。上微弱则下奋惊动，故有射妖。《易》曰："云从龙。"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于《易》，《乾》为君，为马。任用而强力，君气毁，故有马祸。一曰，马多死及为怪，亦是也。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杀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伤者，病天气。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者，为若下不敢沴天，犹《春秋》曰"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败之者，以自败为文，尊尊之意也。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于上之痾。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痾云。

恆阴

吴孙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是时，将诛孙綝，谋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此恆阴之罚也。

吴孙皓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阴不雨，将有阴谋。孙皓惊惧。时陆凯等谋因其谒庙废之。及出，留平领兵前驱，凯先语平，平不许，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群下多怀异图，终至降亡

射妖

蜀车骑将军邓芝征涪陵，见玄猨缘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叶塞其创。芝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猨母抱子，芝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芝叹息，投弩水中，自知当死。

恭帝为琅邪王，好奇戏，尝闲一马于门内，令人射之，欲观几箭死，左右有谏者曰："马，国姓也。今射之，不祥。"于是乃止，而马已被十许箭矣。此盖射妖也。俄而禅位于宋焉。

龙蛇之孽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兴废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能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

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龙见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六月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三年，黄龙、青龙俱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井中。三年二月，龙见轵县井中。

吴孙皓天册中，龙乳于长沙人家，啖鸡雏。京房《易妖》曰：“龙乳人家，王者为庶人。”其后皓降晋。

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午，白龙二见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龙见武库井中。帝观之，有喜色。百僚将贺，刘毅独表曰：“昔龙漦夏庭，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应受嘉祥。”遂不贺也。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但非其所处，实为妖灾。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瑞，今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汉惠帝二年，两龙见兰陵井中，本志以为其后赵王幽死之象。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非龙所处。是后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二逆皆字曰龙，此之表异，为有证矣。

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产一龙子，色似锦，文常就母乳，遥见神光，少得就视。此亦皇之不建，于是帝竟沦没。

吕纂末，龙出东厢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龙升其宫门。纂咸以为美瑞。或曰：“龙者阴类，出入有时，今而屡见，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后纂果为吕超所杀。

武帝咸宁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听事平□□上而人不知，但数年怪府中数失小兒及猪犬之属。后有一蛇夜出，被刃伤不能去，乃觉之，发徒攻击，移时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极不建，故蛇孽见之。汉灵帝时，蛇见御座，杨赐云为帝溺于色之应也。魏代宫人猥多，晋又过之，燕游是湎，此其孽也。《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淄有大蛇，长十余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迳从市入汉城阳景王祠中，不见。天戒若曰，昔汉景王有定倾之功，而不厉节忠慎，以至失职夺功之辱。今齐王冏不寤，虽建兴复之功，而骄陵取祸，此其征也。

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寻有王敦之逆。

马祸

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案刘向说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马有生角。”及惠帝践阼，昏愚失道，又亲征伐成都，是其应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将释奠，太傅赵王伦骖乘，至南城门，马止，力士推之不能动。伦入轺车，乃进。此马祸也。天戒若曰，伦不知义方，终为乱逆，非傅导行礼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骝马惊奔至廷尉讯堂，悲鸣而死。天戒若曰，愍怀冤死之象也。见廷尉讯堂，其天意乎！

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鸣南城门。

愍帝建兴二年九月，蒲子县马生人。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是时，帝室衰微，不绝如线，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寻而帝亦沦陷，故此妖见也。

元帝太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演马生驹，两头，自项前别，生而死。司马彪说曰：“此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其后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马色赤如血，自宣阳门直走入于殿前，盘旋走出，寻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马祸，又赤祥也。是年，张重华在凉州，将诛其西河相张祚，厩马数十匹，同时悉无后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马生角，刺史郭铨送示桓玄。案刘向说曰，马不当生角，犹玄不当举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灭。

石季龙在鄴，有一马尾有烧状，入其中阳门，出显阳门，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术者佛图澄叹曰：“灾其及矣！”逾年季龙死，其国遂灭。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为鳖，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农女死复生。时又有开周世冢，得殉

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不能言，郭太后爱养之。又，太原人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墓木，可三十岁。案京房《易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宣帝起之象也。汉平帝、献帝并有此异，占以为王莽、曹操之征。

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生，穿冢出。干宝曰："此与汉宣帝同事，乌程侯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黿，兄弟闭户卫之。掘堂上作大坎，实水其中，黿入坎游戏，一二日恆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远潭，遂不复还。与汉灵帝时黄氏母同事，吴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发白，著黄巾黄单衣，柱杖呼王始语曰："今当太平。"晋寻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赵王伦篡乱之象也。

咸宁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颜畿病死，棺敛已久，家人咸梦畿谓己曰；"我当复生，可急开棺。"遂出之，渐能饮食屈伸视瞻，不能行语，二年复死。京房《易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其后刘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晋室，下为上之应也。

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此亦刘元海、石勒荡覆天下之妖也。

永宁初，齐王冏唱义兵，诛除乱逆，乘舆反正。忽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门者诘之，妇曰；"我截脐便去耳。"是时，齐王冏匡复王室，天下归功，识者为其恶之，后果斩戮。

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头公入齐王冏大司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杀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败，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干宝以为"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径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北迁鄴，又迁长安，宫阙遂空焉。

元康中，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娉，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其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迳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知，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惠帝世，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开冢更生，犹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会稽谢真生子，头大而有发，两蹠反向上，有男女两体，生便作丈夫声，经一日死。此皇之不极，下人伐上之痾，于是诸王有僭乱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乱气所生。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

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婢生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尾黄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乱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严根妓产一龙，一女，一鹅。京房《易传》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是时，帝承惠皇之后，四海沸腾，寻而陷于平阳，为逆胡所害，此其征也。

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吏任侨妻产二女，腹与心相合，自胸以上、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案《瑞应图》，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亩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异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盖四海同心之瑞也。"时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沦没。

元帝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其性淫而不产。又有女子阴在首，渡在扬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天下大乱；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无后。"于时王敦据上流，将欲为乱，是其征。

三年十二月，尚书驺谢平妻生女，堕地濞濞有声，须臾便死。鼻目皆在顶上，面处如项，口有齿，都连为一，胸如鳖，手足爪如鸟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后二年，有石头之败。

明帝太宁二年七月，丹阳江宁侯纪妻死，经三日复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侨居暨阳，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来还，得征瑞印绶，当母天下。晋陵太守以为妖，收付狱。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绛衣诣止车门，口列为圣人使求见天子。门侯受辞，辞称姓吕名赐，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今命可为天下母。奏闻，即伏诛，并下晋陵诛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台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明年，帝崩，献后临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宁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渐化为丈夫。

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未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须蔚然，三日而死。

义熙中，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

义熙末，吴豫章人有二阳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阳道无头，正平，本下作女人形体。

志第二十

刑法

传曰：“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则昊岁比于牺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后刑，衢樽先惠，将以屏除灾害，引导休和，取譬琴瑟，不忘衔策，拟阳秋之成化，若尧舜之为心也。效原布肃，轩皇有辔野之师；雷电扬威，高辛有触山之务。陈乎兵甲而肆诸市朝，具严天刑，以惩乱首，论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兴仁，羽山咸服。而世属侥幸，事关攸蠹，政失礼微，狱成刑起，则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及周氏龚行，却收锋刃，祖述生成，宪章尧禹，政有膏露，威兼礼乐，或观辞以明其趣，或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恶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网，此所谓酌其遗美，而爱民治国者焉。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虐，与夫《甘棠》流咏，未或同归。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抽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交泰。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衣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日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魏明帝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宫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流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惛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则《书》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则犯黥者阜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屦，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奸宄弘多，乱离斯永，则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乱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梁统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高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

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乱，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

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麻，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籓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钛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

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时有大女刘硃，挝子妇酷暴，前后三妇自杀，论硃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

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后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载。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

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

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欧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

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之。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是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

及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

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

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戳，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肉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沟壑，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于自非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后世，以时嶮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塞，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内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奸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

疏上，又不见省。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恆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内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邪十五处。或是始瓦时邪，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竟相禁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

咎，不从臣言，禁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氏有盗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内，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得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顗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

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遇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恆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卫其身。断当恆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恆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

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

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

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及帝即位，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议，以：“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暢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

尚书顗、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余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诱人于罪，残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邪！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

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咸康之世，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长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流润，厉严霜以肃威，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人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于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

列传第一

后妃上宣穆张皇后景怀夏侯皇后景献羊皇后文明王皇后武元杨皇后武悼杨皇后（左贵嫔胡贵嫔诸葛夫人惠贾皇后惠羊皇后（谢

夫人怀王皇太后元夏侯太妃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俪之义同归，贵贱之名异等。若乃作配皇极，齐体紫宸，象玉床之连后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谓元妃；降及中年，乃称王后。四人并列，光于帝喾之宫；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宫之制，其详靡得而闻焉。姬刘以降，五翟之规，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礼，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王者内政。故《婚义》曰："天子之与后，如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由斯而谈，其所从来远矣。故能母仪天□，助宣王化，德均载物，比大坤维，宗庙歆其荐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宪，尤重造舟之礼；诗人立言，先奖《葛覃》之训。后烛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乐希声，是用节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谓欤！若乃娉纳有方，防闲有礼，肃尊仪而修四德，体柔范而弘六义，阴教洽于宫闱，淑誉腾于区域。则玄云入户，上帝锡母萌之符；黄神降征，坤灵赞寿丘之道，终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俪极亏闲，凭天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朓侧于弦望。则龙漦结衅，宗周鞠为黍苗。燕尾挺灾，隆汉坠其枌搁社矣。自曹刘内主，位以色登，甄卫之家，荣非德举。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礼容；婉娈含辞，作南国之奇态。诐谒由斯外入，秽德于是内宣。椒掖播晨牝之风，兰殿绝河雎之响。永言彤史，大练之范逾微；缅视青蒲，脱珥之猷替矣。晋承其末，与世污隆，宣皇创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绩侔于十乱。洎乎世祖，始亲选良家，既而帝掩纨扇，躬行请托。后采长白，实彰妒忌之情；贾纳短青，竟践覆亡之辙。得失遗迹，焕在绨缃，兴灭所由，义同画一。故列其本事，以为后妃传云。

宣穆张皇后，讳春华，河内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涛之从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识过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干、南阳公主。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其后柏夫人有宠，后罕得进见。帝尝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

不食。帝惊而致谢，后乃止。帝退而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时年五十九，葬洛阳高原陵，追赠广平县君。咸熙元年，追号宣穆妃。及武帝受禅，追尊为皇后。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训太后每以为言，泰始二年始加号谥。后无男，生五女。

景献羊皇后，讳徽瑜，泰山南城人。父[A155]，上党太守。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后聪敏有才行。景怀皇后崩，景帝更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女，见黜，复纳后，无子。武帝受禅，居弘训宫，号弘训太后。泰始九年，追赠蔡氏济阳县君，谥曰穆。咸宁四年，太后崩，时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讳元姬，东海郯人也。父肃，魏中领军、兰陵侯。后年八岁，诵《诗》《论》，尤善丧服。苟有文义，目所一见，必贯于心。年九岁，遇母疾，扶侍不舍左右，衣不解带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动中所适，由是父母令摄家事，每尽其理。祖郎甚爱异之，曰：“兴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为男矣！”年十二，郎薨。后哀戚哭泣，发于自然，其父益加敬异。既笄，归于文帝，生武帝及辽东悼王定国、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广汉殇王广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尽妇道，谦冲接下，嫔御有序。及居父丧，身不胜衣，言与泪俱。时钟会以才能见任，后每言于帝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会后果反。

武帝受禅，尊为皇太后，宫曰崇化。初置宫卿，重选其职，以太常诸葛绪为卫尉，太仆刘原为太仆，宗正曹楷为少府。后虽处尊位，不忘素业，躬执纺绩，器服无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参味。而敦睦九族，垂心万物，言必典礼，浸润不行。

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谥号，泰始三年下诏曰：“昔汉文追崇灵文之号，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广亲亲之恩也。故卫将军、兰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体顺，仁德醇备，内承世胄，出嫔大国，三从之行，率礼无违。仍遭不造，频丧统嗣，抚育众胤，克成家道。母仪之教，光于邦族，诞启圣明，祚流万国，而早世殂陨，不遇休宠。皇

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极。朕感存遗训，追远伤怀。其封夫人为县君，依德纪谥，主者详如旧典”于是使使持节、谒者何融追谥为平阳靖君。

四年，后崩，时年五十二，合葬崇阳陵。将迁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为哀策曰：

明明先后，兴我晋道。晖章淑问，以翼皇考。迈德宣猷，大业有造，贻庆孤矇，堂构是保。庶资复顾，永享难老。奄然登遐，弃我何早！沈哀罔诉，如何穹昊。呜呼哀哉！

厥初生民，树之惠康。帝迁明德，顾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对，德音无疆。愍予不吊，天笃降殃。日没《明夷》，中年陨丧。茕茕在疚，永怀摧伤。寻惟景行，于穆不已。海岱降灵，世荷繁祉。永锡祚胤，笃生文母。诞膺纯和，淑慎容止。质直不渝，体兹孝友。《诗》《书》是悦，礼籍是纪。三从无违，中馈允理。追惟先后，劳谦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养。嫔于大邦，皇基是相。谧静隆化，帝业以创。内叙嫔御，外协时望。履信居顺，德行洽暢。密勿无荒，劬劳克让。崇俭抑华，冲素是放。虽享崇高，欢嘉未飨。胡宁弃之，我将曷仰？咨余不造，大罚荐臻。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亲，冀无后艰。凶灾仍集，何辜于天。呜呼哀哉！

灵轜夙驾，设祖中闱。辒辌动轸，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潜灵晖。进攀梓宫，顾援素旂。屏营穷痛，谁告谁依？诉情赠策，以舒伤悲。尚或有闻，顾予孤遗。呜呼哀哉！

其后帝追慕不已，复下诏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郎夫人杨氏，舅氏尊属，郑、刘二从母，先后至爱。每惟圣善，敦睦遗旨，渭阳之感，永怀靡及。其封杨夫人及从母为乡君，邑各五百户。”太康七年，追赠继祖母夏侯氏为荥阳乡君。

武元杨皇后，讳艳，字琼芝，弘农华阴人也。父文宗，见《外戚传》。母天水赵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爱，亲乳养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长，又随后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聪慧，善书，姿质美丽，闲于女工。有善相者尝相后，当极贵，文帝闻而为世子聘焉。甚被宠遇，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平阳、新丰、阳平公主。武帝即位，立为皇后。有司奏依汉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汤沐邑四十县，而帝以非古典，不许。后追怀舅氏之恩，显官赵俊，纳俊兄虞女粲于后宫为夫人。

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使后拣择。后性妒，惟取洁白长大，其端正美丽者并不见留。时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谓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

及后有疾，见帝素幸胡夫人，恐后立之，虑太子不安。临终，枕帝膝曰：“叔父骏女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许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绝子帝膝，时年三十七。诏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终始永奉宗庙，一旦殂陨，痛悼伤怀。每自以夙丧二亲，于家门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顷者务崇俭约，初不有言，近垂困，说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时，主者供给葬事。赐谥母赵氏为县君，以继母段氏为乡君。传不云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于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怀。其词曰：

天地配序，成化两仪。王假有家，道在伉俪。姜嫄佐喾，二妃兴妫。仰希古昔，冀亦同规。今胡不然，景命夙亏。呜呼哀哉！

我应图ＬＢ，统临万方。正位于内，实在嫔嫱。天作之合，骏发之祥。河岳降灵，启祚华阳。奕世丰衍，硃绋斯煌。缵女惟行，受命溥将。来翼家邦，宪度是常。缉熙阴教，德声显扬。昔我先妣，晖曜休光。后承前训，奉述遗芳。宜嗣徽音，继序无荒。如何不吊，背世陨丧。望齐无主，长去烝尝。追怀永悼，率土摧伤。呜呼哀哉！

陵兆既窆，将迁幽都，宵陈夙驾，元妃其徂。宫闱遏密，阶庭空虚。设祖布绋，告驾启涂。服翟褕狄，寄象容车。金路晻藹，裳帐不舒。千乘动轸，六骥踌躇。铭旌树表，翣柳云敷。祁祁同轨，岌岌烝徒。孰不云怀，哀感万夫。宁神虞卜，安体玄庐。土房陶簋，齐制遂初。依行纪谥，声被八区。虽背明光，亦归皇姑。没而不朽，世德作谟。呜呼哀哉！

乃葬于峻阳陵。

武悼杨皇后，讳芷，字季兰，小字男胤，元后从妹。父骏，别有传。以咸宁二年立为皇后。婉[A148]有妇德，美映椒房，甚有宠。生渤海殇王，早薨，遂无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命妇躬桑于西郊，赐帛各有差。

太子妃贾氏妒忌，帝将废之。后言于帝曰："贾公闾有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数诫厉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帝，忿怨弥深。及帝崩，尊为皇太后。贾后凶悖，忌后父骏执权，遂诬骏为乱，使楚王玮与东安王繇称诏诛骏。内外隔塞，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太后同逆。

骏既死，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后于永宁宫。特全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听就后居止。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鲁侯绝文姜，《春秋》所许，盖以奉顺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虽怀无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诏。可宣敕王公于朝堂会议。"诏曰："此大事，更详之。"有司又奏："骏藉外戚之资，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谅闇，委以重权，至乃阴图凶逆，布树私党。皇太后内为脣齿，协同逆谋，祸衅既彰，背捍诏命，阻兵负众，血刃宫省，而复流书募众，以奖凶党，上背祖宗之灵，下绝亿兆之望。昔文姜与乱，《春秋》所贬，吕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废皇太后为峻阳庶人。"中书监张华等以为"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孝成赵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处之离宫，以全贵终之恩"。尚书令、下邳王晃等议曰："皇太后与骏潜谋，欲危社稷，不可复奉承宗庙，配合先帝。宜贬尊号，废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请从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庙，以奉承祖宗之命，称万国之望。至于诸所供奉，可顺圣恩，务从丰厚。"诏不许。有司又固请，乃可之。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曰："听庞与庶人相随。"有司希贾后旨，固请，乃从之。庞临刑，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见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馀人，贾后夺之，绝膳而崩，时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贾后又信妖巫，谓太后必诉冤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

永嘉元年，追复尊号，别立庙，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诏使内外详议。卫将军虞潭议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应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继作，至杨骏肆逆，祸延天母。孝怀皇帝追复号谥，岂不以鲧殛禹兴，义在不替者乎！又太宁二年，臣ＬＣ宗正，帝谱

泯弃，罔所循按。时博谘旧齿，以定昭穆，与故骠骑将军华恆、尚书荀崧、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尊号之重，一无改替。今圣上孝思，祗肃禋祀，询及群司，将以恢定大礼。臣辄思详，伏见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议奏，列骏作逆谋，危社稷，引鲁之文姜，汉之吕后。臣窃以文姜虽庄公之母，实为父仇；吕后宠树私戚，几危刘氏，按此二事异于今日，昔汉章帝窦后杀和帝之母，和帝即位尽诛诸窦。当时议者欲贬窦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礼葬。和帝以奉事十年，义不可违，臣子之道，务从丰厚，仁明之称，表于往代。又见故尚书仆射裴頠议悼后故事，称继母虽出，追服无改。是以孝怀皇帝尊崇号谥，还葬峻陵。此则母子道全，而废事荡革也。于时祭于弘训之宫，未入太庙。盖是事之未尽，非义典也。若以悼后复位为宜，则应配食世祖；若以复之为非，则谱谥宜阙，未有位号居正，而偏祠别室者也。若以孝怀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为立庙者，此苟崇私情，有亏国典，则国谱帝讳，皆宜除弃，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也。”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尚书谢广、光禄勋留擢、丹杨尹殷融、护军将军冯怀、散骑常侍邓逸等咸从潭议，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贵嫔，名芬。兄思，别有传。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受诏作愁思之文，因为《离思赋》曰：

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不见图画之妙像兮，不闻先哲之典谟。既愚陋而寡识兮，谬ＬＣ厕于紫庐。非草苗之所处兮，恆怵惕以忧惧。怀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终之万虑。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意惨愦而无聊兮，思缠绵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晻曖而无光兮，气懰栗以冽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

昔伯瑜之婉娈兮，每彩衣以娱亲。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咷，心不自聊，泣涟氵而兮。援笔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

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

及元杨皇后崩，芬献诔曰：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晋元皇后杨氏崩，呜呼哀哉！昔有莘适殷，姜姒归周，宣德中闱，徽音永流。樊卫二姬，匡齐翼楚；马邓两妃，亦毗汉主。峨峨元后，光嫔晋宇。伉俪圣皇，比踪往古。遭命不永，背阳即阴。六宫号咷，四海恸心。嗟余鄙妾，衔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纪述？托辞翰林。乃作诔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杨。奕世硃轮，耀彼华阳。惟岳降神，显兹祯祥。笃生英媛，休有烈光。含灵握文，异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厉秋霜。疾彼攸遂，敦此义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亲，徽音显扬。显扬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纳，聿嫔圣皇。正位闺阈，惟德是将。鸣珮有节，发言有章。仰观列图，俯览篇籍。顾问女史，咨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厘中馈，执事有恪。

于礼斯劳，于敬斯勤。虽曰齐圣，迈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广弘仁。终温且惠，帝妹是亲。经纬六宫，罔不弥纶。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阳，鸣鸠告时，躬执桑曲，率导媵姬。修成蚕蔟，分茧理丝。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庙，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涂山翼禹。惟卫惟樊，二霸是辅。明明我后，异世同矩。亦能有乱，谋及天府。内敷阴教，外毗阳化。绸缪庶正，密勿夙夜。恩从风翔，泽随雨播。中外禔福，遐迩咏歌。

天祚贞吉，克昌克繁。则百斯庆，育圣育贤。教逾妊姒，训迈姜嫄。堂堂太子，惟国之元。济济南阳，为屏为藩。本支菴蔼，四海廕焉。微斯皇妣，孰兹克臻。曰乾盖聪，曰圣允诚。积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陨匪倾。如彭之齿，如聃之龄。云胡不造，于兹祸殃。寝疾弥留，寤寐不康。巫咸骋术，和鹊奏方。祈祷无应，尝药无良。形神将离，载昏载荒。奄忽崩殂，湮精灭光。哀哀太子，南阳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伤。呜呼哀哉！阖宫号咷，宇内震惊。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恸雷骇，流泪雨零。歔欷不已，若丧所生。

惟帝与后，契阔在昔。比翼白屋，双飞紫阁。悼后伤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陨落。追惟我后，实聪实哲。通于性命，达于俭

节。送终之礼，比素上世。襚无珍宝，啥无明月。潜辉梓宫，永背昭晰。臣妾哀号，同此断绝。庭宇遏密，幽室增阴。空设帏帐，虚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难寻。悠悠精爽，岂浮岂沈。丰奠日陈，冀魂之临。孰云元后，不闻其音。

乃议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龟筮，龟筮袭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启明始出。星陈夙驾，灵舆结驷。其舆伊何？金根玉箱。其驷伊何？二骆双黄。习习容车，硃服丹章。隐隐轜轩，弁绖繐裳。华毂曜野，素盖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挽童引歌，白骥鸣辕。观者夹涂，士女涕涟。千乘万骑，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弘高显敞，据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诸姑姊妹，娣□以媵御。追送尘轨，号咣衢路。王侯卿士，云会星布。群官庶僚，缟盖无数。咨嗟通夜，东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临，同哀并慕。涕如连云，泪如湛露。扃闇既阖，窈窈冥冥。有夜无昼，曷用其明。不封不树，山坂同形。

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过，今亦孟秋。自我衔恤，倏忽一周。衣服将变，痛心若抽。逼彼礼制，惟以增忧。去此素衣，结恋灵丘。有始有终，天地之经。自非三光，谁能不零。存播令德，没图丹青。先哲之志，以此为荣。温温元后，实宣慈焉。抚育群生，恩惠滋焉。遗爱不已，永见思焉。悬名日月，垂万春焉。呜呼庶妾，感四时焉。言思言慕，涕涟氵而焉。

咸宁二年，纳悼后，芬于座受诏作颂，其辞曰：

峨峨华狱，峻极泰清。巨灵导流，河渎是经。惟渎之神，惟岳之灵。钟于杨族，载育盛明。穆穆我后，应期挺生。含聪履喆，岐嶷夙成。如兰之茂，如玉之荣。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飞声八极，翕习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备礼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归韩，诗人是咏。我后戾止，车服晖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庆。

翼翼圣皇，睿喆孔纯。愍兹狂戾，阐惠播仁。蠲衅涤秽，与时惟新。沛然洪赦，恩诏遐震。后之践阼，囹圄虚陈。万国齐欢，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载悦。兴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气烟熅，三光朗烈。既获嘉时，寻播甘雪。玄云晻蔼，灵液霏霏，既储既积，待阳而晞。曣晛沾濡，柔润中畿。长享丰年，福禄永绥。

及帝女万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诏芬为诔，其文甚丽。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以是屡获恩赐焉。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并行于世。

胡贵嫔名芳。父奋，别有传。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而芳既入选，下殿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阳令司马肇策拜芳为贵嫔。帝每有顾问，不饰言辞，率尔而答，进退方雅。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官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然芳最蒙爱幸，殆有专房之宠焉，侍御服饰亚于皇后。帝尝与之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芳生武安公主。

诸葛夫人，名婉，琅邪阳都人也。父冲，字茂长，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宫，帝临轩，使使持节、洛阳令司马肇拜为夫人。兄铨，字德林，散骑常侍。铨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妇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与玫劝东海王越废怀帝，立覃，越不许。重言之，越怒，遂斩玫及穆。临刑，玫谓穆曰："我语卿何道？"穆曰："今日复何所说。"时人方知谋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贾皇后，讳南风，平阳人也，小名ＬＤ。父充，别有传。初，武帝欲为太子取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妃大惧，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蹴□，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充密遣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

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帝闻之，大

怒，已修金墉城，将废之。充华赵粲从容言曰：“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其后杨珧亦为之言曰：“陛下忘贾公闾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废。惠帝即位，立为皇后，生河东、临海、始平公主、哀献皇女。

后暴戾日甚。侍中贾模，后之族兄，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以才望居位，与楚王玮、东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广城君养孙贾谧干预国事，权侔人主。繇密欲废后，贾氏惮之。及太宰亮、卫瓘等表繇徙带方，夺楚王中候，后知玮怨之，乃使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裴頠、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

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及河东公主有疾，师巫以为宜施宽令，乃称诏大赦天下。

初，后诈有身，内稿物为产具，遂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托谅闇所生，故弗显。遂谋废太子，以所养代立。时洛中谣曰：“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后母广城君以后无子，甚敬重愍怀，每劝厉后，使加慈爱。贾谧恃贵骄纵，不能推崇太子，广城君恆切责之，及广城君病笃，占术谓不宜封广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余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宜城临终执后手，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及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后不能遵之，遂专制天下，威服内外。更与粲、午专为奸谋，诬害太子，众恶彰著。初，诛杨骏及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楚王玮等，皆临机专断。宦人董猛参预其事。猛，武帝时为寺人监，侍东宫，得亲信于后，预诛杨骏，封武安侯，猛三兄皆为亭侯，天下咸怨。

及太子废黜，赵王伦、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后数遣宫婢微服于人间视听，其谋颇泄。后甚惧，遂害太子，以绝众望。赵王伦乃率兵入宫，使翊军校尉齐王冏入殿废后。后与冏母有隙，故伦使之。后惊曰：“卿何为来！”冏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

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又问冏曰：“起事者谁？”冏曰：“梁、赵。”后曰：“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至宫西，见谧尸，再举声而哭遽止。伦乃矫诏遣尚书刘弘等持节赍金屑酒赐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赵粲、贾午、韩寿、董猛等皆伏诛。

临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阳之乱，为人所略，传卖吴兴钱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镇建鄴，主诣县自言。元帝诛温及女，改封临海，宗正曹统尚之。

惠羊皇后，讳献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并见《外戚传》。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旂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太安元年立为皇后。将入宫，衣中有火。

成都王颖伐长沙王乂，以讨玄之为名。乂败，颖奏废后为庶人，处金墉城。陈□□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复后位。张方入洛，又废后。方逼迁大驾幸长安，留台复后位。永兴初，张方又废后。河间王颙矫诏，以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累至，司隶校尉刘暾与尚书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驰上奏曰：“奉被手诏，伏读惶悴。臣按古今书籍，亡国破家，毁丧宗祊，皆由犯众违人之所致也。陛下迁幸，旧京廓然，众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銮舆之声，思望大德，释兵归农。而兵缠不解，处处互起，岂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阙称兵，焚烧宫省，百姓喧骇，宜镇之以静。而大使卒至，赫然执药，当诣金墉，内外震动，谓非圣意。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若绝天地，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智愚，皆谓不然，刑书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愤，易致兴动。夫杀一人而天下喜悦者，宗庙社稷之福也。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臣惧凶竖乘间，妄生变故。臣ＬＣ司京辇，观察众心，实以深忧，宜当含忍。不胜所见，谨密启闻。愿陛下更深与太宰参详，勿令远近疑惑，取谤天下。”颙见表大怒，乃遣陈颜、吕朗东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还洛，迎后复位。后洛阳令何乔又废后。及张方首至，其日复后位。

会帝崩，后虑太弟立为嫂叔，不得称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将立之，不果。怀帝即位，尊后为惠帝皇后，居弘训宫。洛阳败，没于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兒？”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

耳。”曜甚爱宠之，生曜二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

谢夫人，名玖。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玖清惠贞正而有淑姿，选入后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贾后妒忌之，玖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年三四岁，惠帝不知也。入朝，见愍怀与诸皇子共戏，执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为太子，拜玖为淑媛。贾后不听太子与玖相见，处之一室。及愍怀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诏改葬太子，因赠玖夫人印绶，葬显平陵。

怀王皇太后，讳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宫，拜中才人，早卒。怀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国谯人也。祖威，兖州刺史。父庄，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华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为世子觐纳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称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国。初有谶云“铜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铜环，而元帝中兴于江左焉。

列传第二

后妃下元敬虞皇后豫章君明穆庾皇后成恭杜皇后章太妃康献褚皇后穆章何皇后哀靖王皇后废帝孝庾皇后简文宣郑太后简文顺王皇

后孝武文李太后孝武定王皇后安德陈太后安僖王皇后恭思褚皇后

元敬虞皇后，讳孟母，济阳外黄人也。父豫，见《外戚传》。帝为琅邪王，纳后为妃，无子。永嘉六年薨，时年三十五。

帝为晋王，追尊为王后。有司奏王后应别立庙。令曰："今宗庙未成，不宜更兴作，便修饰陵上屋以为庙。"太兴三年，册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顺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潜翳，御于家邦，靡所仪刑，阴教有亏，用伤于怀。追号制谥，先王之典。今遣使持节兼太尉万胜奉册赠皇后玺绶，祀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乃祔于太庙，葬建平陵。太宁初，明帝追怀母养之恩，赠豫妻王氏为云阝阳县君，从母散骑常侍新野王罕妻为平阳乡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宠，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怀怨望，为帝所谴，渐见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帝迎还台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诏曰："朕少遭悯凶，慈训无禀，抚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实思报复，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赠豫章郡君，别立庙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讳文君，颍川鄢陵人也。父琛，见《外戚传》。后性仁慈，美姿仪。元帝闻之，聘为太子妃，以德行见重。明帝即位，立为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嫔东宫，虔恭中馈，思媚轨则。履信思顺，以成肃雍之道；正位闺房，以著协德之美。朕夙罹不造，茕茕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佥以崇嫡明统，载在典谟，宜建长秋，以奉宗庙。是以追述先志，不替旧命，使使持节兼太尉授皇后玺绶。夫坤德尚柔，妇道承姑，崇粢盛之礼，敦螽斯之义，是以利在永贞，克隆堂基，母仪天下，潜暢阴教。鉴于六列，考之篇籍，祸福无门，盛衰由人，虽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欤！"

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辞让数四，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后兄中书令亮管诏命，公卿奏

事称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请追赠后父及夫人毌丘氏，后陈让不许，三请不从。及苏峻作逆，京都倾覆，后见逼辱，遂以忧崩，时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后帝孝思罔极，赠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毌丘氏安陵县君。从母荀氏永宁县君，何氏建安县君。亮表陈先志，让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讳陵阳，京兆人，镇南将军预之曾孙也。父乂，见《外戚传》。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备礼拜为皇后，即日入宫。帝御太极前殿，群臣毕贺，昼漏尽，悬籥，百官乃罢。，后少有姿色，然长犹无齿，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帝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临，内官旦一入，葬讫止。后在位六年，无子。

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诏曰："吉凶典仪，诚宜备设。然丰约之度，亦当随时，况重壤之下，而崇饰无用邪！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有司奏造凶门柏历及调挽郎，皆不许，又禁远近遣使，明年元会，有司奏废乐。诏废管弦，奏金石如故。

孝武帝立，宁康二年，以后母裴氏为广德县君。裴氏名穆，长水校尉绰孙，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孙。中表之美，高于当世。遐随东海王越遇害，无子，唯穆渡江，遂享荣庆，立第南掖门外，世所谓杜姥宅云。

章太妃周氏以选入成帝宫，有宠，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为贵人。哀帝即位，诏有司议贵人位号，太尉桓温议宜称夫人，尚书仆射江[A170]议应曰太夫人，诏崇为皇太妃，仪服与太后同。又诏"朝臣不为太妃敬，合礼典不。"太常江逌议"位号不极，不应尽敬"。兴宁元年薨。帝欲服重，江[A170]启应缌麻三月。诏欲降为期年，[A170]又启"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帝从之。

康献褚皇后，讳蒜子，河南阳翟人也。父裒，见《外戚传》。后聪明有器识，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为皇后，封母谢氏为寻阳乡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时帝幼冲，未亲国政。领司徒蔡谟等上奏曰："嗣皇诞哲岐嶷，继承天统，率土宅心，兆庶蒙赖。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昔涂山光夏，简狄熙殷，实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妫，淑美《关雎》，临朝摄政，以宁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章惶，一日万机，事运之期，天禄所钟，非复冲

虚高让之日。汉和熹、顺烈，并亦临朝，近明穆故事，以为先制。臣等不胜悲怖，谨伏地上请。乞陛下上顺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协天人，则万邦承庆，群黎更生。”太后诏曰：“帝幼冲，当赖群公卿士将顺匡救，以酬先帝礼贤之意，且是旧德世济之美，则莫重之命不坠，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恳到，形于翰墨，执省未究，以悲以惧。先后允恭谦抑，思顺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为国计。岂敢执守冲暗，以违先旨。辄敬从所奏。”于是临朝称制。

有司奏，谢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应追赠，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许。太常殷融议依郑玄义，卫将军裒在宫庭则尽臣敬，太后归宁之日自如家人之礼。太后诏曰：“典礼诚所未详，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详之。”征西将军翼、南中郎尚议谓“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郑玄义合情礼之中”。太后从之。自后朝臣皆敬裒焉。

帝既冠，太后诏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于是居崇德宫，手诏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桓温之废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户前视奏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温始呈诏草，虑太后意异，悚动流汗，见于颜色。及诏出，温大喜。

简文帝即位，尊后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启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太后诏曰：“王室不

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于是太后复临朝。帝既冠，乃诏曰：“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于是复称崇德太后。

太元九年，崩于显阳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于帝为从嫂，朝议疑其服。太学博士徐藻议曰：“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云‘其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齐，母之义也。鲁讥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齐衰期。”从之。

穆章何皇后，讳法倪，庐江灊人也。父准，见《外戚传》。以名家膺选。升平元年八月，下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混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琦答曰：“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顿首再拜。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如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领军洽，持节奉册立为皇后。

后无子。哀帝即位，称穆皇后，居永安宫。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经太庙，后停舆恸哭，哀感路人。玄闻而怒曰：“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为零陵县君，与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刘裕建义，殷仲文奉后还京都，下令曰：“戎车屡警，黎元阻饥。而饍御丰靡，岂与百姓同其俭约。减损供给，勿令游过。”后时以远还，欲奉拜陵庙。有司以寇难未平，奏停。元兴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讳穆之，太原晋阳人也。司徒左长史濛之女也。后初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为皇后，追赠母爰氏为安国乡君。后在位三年，无子。兴宁二年崩。

废帝孝庾皇后，讳道怜，颍川□焉陵人也。父冰，自有传。初为东海王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废为海西公，追贬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十一年，海西公薨于吴，又以后合葬于吴陵。

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河南荥阳人也。世为冠族。祖合，临济令。父恺，字祖元，安丰太守。后少孤，无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长。先适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阳吴氏。元帝为丞相，敬后先崩，将纳吴氏女为夫人。后及吴氏女并游后园，或见之，言于帝曰："郑氏女虽嫠，贤于吴氏远矣。"建武元年，纳为琅邪王夫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恆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褒，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帝召王褒为尚书郎，以悦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简文帝、寻阳公主。帝称尊号，后虽为夫人，诏太子及东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称建平国夫人。

咸和元年薨，简文帝时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继，宜降所生，国臣不能匡正，奏免国相诸葛颐。王上疏曰："亡母生临臣国，没留国第，臣虽出后，亦无所厌，则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继，亦还服重。此则明比，臣所宪章也。"明穆皇后不夺其志，乃徙琅邪王为会稽王，追号后曰会稽太妃。及简文帝即位，未及追尊。临崩，封皇子道子为琅邪王，领会稽国，奉太妃祀。

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诏曰："会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诞载圣明，光延于晋。先帝追尊圣善，朝议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遗旨，依《阳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太后。"于是立庙于太庙路西，陵曰嘉平。时群臣希旨，多谓郑太后应配食于元帝者。帝以问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阳秋》之义，母以子贵。鲁隐尊桓母，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于惠庙。又平素之时，不伉俪于先帝，至于子孙，岂可为祖考立配？其崇尊尽礼，由于臣子，故得称太后，陵庙备典。若乃祔葬配食，则义所不可。"从之。

简文顺王皇后，讳简姬，太原晋阳人也。父遐，见《外戚传》。后以冠族，初为会稽王妃，生子道生，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并失帝意，俱被幽废，后遂以忧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顺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赠后父遐特进、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讳陵容，本出微贱。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废黜，献王早世，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帝令卜者扈谦筮之，曰："后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时徐贵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见宠。帝常冀之有娠，而弥年无子，会有道士许迈者，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帝从容问焉，答曰："迈是好山水人，本无道术，

斯事岂所能判！但殿下德厚庆深，宜隆奕世之绪，当从扈谦之言，以存广接之道。”帝然之，更加采纳。又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以为吉祥，向侪类说之，帝闻而异焉，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

及孝武帝初即位，尊为淑妃。太元三年，进为贵人，九年，又进为夫人。十二年，加为皇太妃，仪服一同太后。十九年，会稽王道子启：“母以子贵，庆厚礼崇。伏惟皇太妃纯德光大，休祐攸钟，启嘉祚于圣明，嗣徽音于上列。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八月辛巳，帝临轩，遣兼太保刘耽尊为皇太后，称崇训宫。安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议疑其服制，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等议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兼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母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追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从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齐衰期，永安皇后一举哀。于是设庐于西堂，凶仪施于神兽门，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庙。

孝武定王皇后，讳法慧，哀靖皇后之侄也。父蕴，见《外戚传》。初，帝将纳后，访于公卿。于时蕴子恭以弱冠见仆射谢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谓人曰：“昔毛嘉耻于魏朝，杨骏几倾晋室。若帝纳后，有父者，唯瘿望如王蕴乃可。”既而访蕴女，容德淑令，乃举以应选。宁康三年，中军将军桓冲等奏曰：“臣闻天地之道，盖相须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协而政隆。然后品物流形，彝伦攸叙，灵根长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涂山作俪，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长秋将建，宜时简择。伏闻试守晋陵太守王蕴女，天性柔顺，四业允备。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积。臣等参议，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徽音六宫，母仪天下。”于是帝始纳焉。封蕴妻刘氏为乐平乡君。后性嗜酒骄妒，帝深患之。乃召蕴于东堂，具说后过状，令加训诫。蕴免冠谢焉。后于是少自改饰。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陈太后，讳归女，松滋浔阳人也。父广，以倡进，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弹，入宫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赠

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庙，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讳神爱，琅邪临沂人也。父献之，见别传。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纳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为皇后。无子。义熙八年崩于徽音殿，时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讳灵媛，河南阳翟人，义兴太守爽之女也。后初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为皇后，生海盐、富阳公主。及帝禅位于宋，降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时年五十三，祔葬冲平陵。

史臣曰：方祇体安，俪乾仪而合德；圆舒循晷，配羲曜以齐明。故知阳烁阴凝，万物假其陶铸；火炎水润，六气由其调理。取譬贤淑，作伉文思，灵根式固，实资于此。宣穆阅礼，偶德潜鳞，翊天造之艰虞，嗣涂山之逸响，宝运归其后胤，盖有母仪之助焉。武元杨氏预闻朝政，明不逮远，爱弱私情，深杜卫瓘之言，不晓张泓之诈，运其阴沴，韬映乾明，晋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禀质，天纵其聞，识暗鸣蛙，智昏文蛤。南风肆狡，扇祸稽天。初践椒宫，逞枭心于长乐；方观梓树，颁鸩羽于离明。褒后灭周，方之盖小；妹妃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于鸣镝，其兆彰于此焉。昔者高宗谅闇，总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托万机于上公。太后御宸，谅知非古。而明穆、康献，仍世临朝，时属委裘，躬行负扆。各免华阳之衅，竟蹑和熹之踪，保陵迟以克终，所幸实为多矣。

赞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褒进亡幽。家邦兴灭，职此之由。穆后沈断，忘情执爨。故剑辞恩，池蒲起叹。崇化繁祉，肇基商乱。二杨继宠，福极灾生。南风炽虐，国丧身倾。献容幸乱，居辱疑荣。援笔废主，持尺威帝。契阔终罹，殷忧以毙。芬实窈窕，芳菲婉[A148]。吕妾变嬴，黄姬化芈。石文远著，金行潜徙。妇德倾城，迷硃夺紫。

列传第三

王祥（王览）郑冲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欧阳健孙铄）

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硃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

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览劝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毌丘俭，增邑四百户，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顷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

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武帝践阼，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帝新爱命，虚己以求谠言。祥与何曾、郑冲等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

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逊位，帝不许。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阙朝会礼，请免祥官。诏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遂寝光奏。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赐如前。诏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访之。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置官骑二十人。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使常优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洁清素，家无宅宇，其权留本府，须所赐第成乃出。"

及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Я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泰始五年薨，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帛百匹。时文明皇太后崩始逾月，其后诏曰："为睢陵公发哀，事乃至今。虽每为之感伤，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谥曰元。

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族孙戎叹曰："太保可谓清达矣！"又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

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宁初，以祥家甚贫俭，赐绢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谥曰孝。子根嗣，散骑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郁林太守。烈、芬并幼知名，为祥所爱。二子亦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

览字玄通。母硃，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其母少止凶虐。硃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硃患之，乃止。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硃深疾之，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硃遽夺反之。自后硃赐祥馔，览辄先尝。硃惧览致毙，遂止。

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及祥仕进，览亦应本郡之召，稍迁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弘训少府。职省，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咸宁初，诏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顷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诏听之，以太中大夫归老，赐钱二十万，床帐荐褥，遣殿中医疗疾给药。后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咸宁四年卒，时年七十三，谥曰贞。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

裁字士初，抚军长史。基字士先，治书御史。会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则，尚书郎。彦字士治，中护军。琛字士玮，国子祭酒。

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祥临薨，以刀授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裁子导，别有传。

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也。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由是州郡久不加礼。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累迁尚书郎，出补陈留太守。冲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大将军曹爽引为从事中郎，转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侍中郑小同俱被赏赐。俄转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寿光侯。冲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时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

及魏帝告禅，使冲奉策。武帝践阼，拜太傅，进爵为公。顷之，司隶李憙、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应免官。帝不许。冲遂不视事，表乞骸骨。优诏不许，遣使申喻。冲固辞，上貂蝉印绶，诏又不许。泰始六年，诏曰："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

勋劳，归美三俊。遂与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庙，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勋，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俊，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太尉临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笃诚，翼亮先皇，光济帝业。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肃居正，朕甚嘉之。《书》不云乎：‘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其为寿光、郎陵、临淮、博陵、钜平国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绶，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诏曰：“太傅韫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确然绝世。艾服王事，六十余载，忠肃在公，虑不及私。遂应众举，历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绸缪论道之任，光辅奕世，亮兹天工，迪宣谋猷，弘济大烈，可谓朝之俊老，众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训，导扬厥蒙，庶赖显德，缉熙有成。而公屡以年高疾笃，致仕告退。惟从公志，则朕孰与谘谋？譬彼涉川，罔知攸济。是用未许，迄于累载。而高让弥笃，至意难违，览其盛指，俾朕怃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与焉。岂必遂朕凭赖之心，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今听其所执，以寿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颐精养神，保卫太和，以究遐福。其赐几杖，不朝。古之哲王，钦祗国老，宪行乞言，以弥缝其阙。若朝有大政，皆就谘之。又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骑二十人，以世子徽为散骑常侍，使常优游定省。禄赐所供，策命仪制，一如旧典而有加焉。”

明年薨。帝于朝堂发哀，追赠太傅，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成。咸宁初，有司奏，冲与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铭太常，配食于庙。

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

冲无子，以从子徽为嗣，位至平原内史。徽卒，子简嗣。

何曾，字颖考，陈国阳夏人也。父夔，魏太仆、阳武亭侯。曾少袭爵，好学博闻，与同郡袁侃齐名。魏明帝初为平原侯，曾为文学。及即位，累迁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上疏曰：“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权虽轻，犹专任千里，比之于古，则列国之

君也。上当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当兴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则可安，非其人则为患。故汉宣称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诚可谓知政之本也。方今国家大举，新有发调，军师远征，上下劬劳。夫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愚惑之人，能厌目前之小勤，而忘为乱之大祸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虽难备，犹宜粗有威恩，为百姓所信惮者。臣闻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为意。在官积年，惠泽不加于人。然于考课之限，罪亦不至诎免。故得经延岁月，而无斥罢之期。臣愚以为可密诏主者，使隐核参访郡守，其有老病不隐亲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烦挠百姓者，皆可征还，为更选代。”顷之，迁散骑常侍。

及宣帝将伐辽东，曾上疏魏帝曰：“臣闻先王制法，必全于慎。故建官受任，则置副佐；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又参御右，盖以尽思谋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隕缺不豫，则才足相代。其为国防，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辞诛罪，精甲锐锋，步骑数万，道路迥阻，且四千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引日月。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军诸将及太尉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统御之尊，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裁。臣愚以为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成其礼秩，遣诣北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变，军主有储，则无患矣。”帝不从。出补河内太守，在任有威严之称。征拜侍中，母忧去官。

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称焉。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

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毋丘俭诛，子甸、妻荀应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并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丐其命。诏听离婚，荀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辞诣曾乞恩曰：“芝系在廷尉，顾影知命，计日备

法。乞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腾辞上议。朝廷佥以为当，遂改法。语在《刑法志》。

曾在司隶积年，迁尚书，正元年中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帝既出，又过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过汝，汝当豫严。”劭不冠带，停帝良久，曾深以谴劭。曾见崇重如此。迁征北将军，进封颍昌乡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郎陵侯。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

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践阼，拜太尉，进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泰始初，诏曰：“盖谟明弼谐，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训，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执心忠亮，博物洽闻，明识弘达，翼佐先皇，勋庸显著。朕纂洪业，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实佐命兴化，光赞政道。夫三司之任，虽左右王事，若乃予违汝弼，匡奖不逮，则存平保傅。故将明衮职，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领司徒。曾固让，不许。遣散骑常侍谕旨，乃视事。进位太傅。曾以老年，屡乞逊位。诏曰：“太傅明朗高亮，执心弘毅，可谓旧德老成，国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屡辞禄位。朕以寡德，凭赖保佑，省览章表，实用怃然。虽欲成人之美，岂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务烦，不可久劳耆艾。其进太宰，侍中如故。朝会剑履乘舆上殿，如汉相国萧何、田千秋、魏太傅锺繇故事。赐钱百万，绢五百匹及八尺床帐簟褥自副。置长史掾属祭酒及员吏，一依旧制。所给亲兵官骑如前。主者依次按礼典，务使优备。”后每召见，敕以常所饮食服物自随，令二子侍从。

咸宁四年薨，时年八十。帝于朝堂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将葬，下礼官议谥。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帝不从，策谥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谥为元。

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初，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乐中正之道也。”又

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颍昌侯之事亲，其尽孝子之道乎！存尽其和，事尽其敬，亡尽其哀，予于颍昌侯见之矣。"又曰："见其亲之党，如见其亲，六十而孺慕，予于颍昌侯见之矣。"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忕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轶车，莹牛蹄角。后曾辟享为掾，或劝勿应，享谓至公之体，不以私憾，遂应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其外宽内忌，亦此类也。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曾议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劭字敬祖，少与武帝同年，有总角之好。帝为王太子，以劭为中庶子。及即位，转散骑常侍，甚见亲待。劭雅有姿望，远客朝见，必以劭侍直。每诸方贡献，帝辄赐之，而观其占谢焉。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迁侍中尚书。

惠帝即位，初建东宫，太子年幼，欲令亲万机，故盛选六傅，以劭为太子太师，通省尚书事。后转特进，累迁尚书左仆射。

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永康初，迁司徒。赵王伦篡位，以劭为太宰。及三王交争，劭以轩冕而游其间，无怨之者。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然优游自足，不贪权势。尝语乡人王诠曰："仆虽名位过幸，少无可书之事，惟与夏侯长容谏授博士，可传史册耳。"所撰《荀粲》、《王弼传》及诸奏议文章并行于世。永宁元年薨，赠司徒，谥曰康。子岐嗣。

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干能。起家散骑黄门郎、散骑常侍、侍中，累转大鸿胪。性亦奢忕，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为司隶刘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为魏郡太守，迁太仆卿，又免官，卒于

家，四子，嵩、绥、机、羡。

嵩字泰基，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

绥字伯蔚，位至侍中尚书。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傲。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刘舆、潘滔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及绥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圣乎！"

机为邹平令。性亦矜傲，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拜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

羡为离狐令。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闾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仲容，姣无双。"县召为吏，给农司马。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求人为御，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行十余里，玄信谓二人曰："子后并当至卿相。"苞曰："御隶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决，乃贩铁于鄴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见苞，异之，因与结交。叹苞远量，当至公辅，由是知名，见吏部郎许允，求为小县。允谓苞曰；"卿是我辈人，当相引在朝廷，何欲小县乎？"苞还叹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

稍迁景帝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徙鄴典农中郎将。时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见称。历东莱、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迁徐州刺史。

文帝之败于东关也，苞独全军而退。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迁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锐卒为

游军，以备外寇。吴遣大将硃异、丁奉等来迎，诞等留辎重于都陆，轻兵渡黎水。苞等逆击，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诡道袭都陆，尽焚其委输。异等收余众而退，寿春平。拜苞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假节。顷之，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后进位征东大将军，俄迁骠骑将军。

文帝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后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武帝践阼，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

自诸葛破灭，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

时鄴奚官督郭鬲上书理苞。帝诏曰："前大司马苞忠允清亮，才经世务，干用之绩，所历可纪。宜掌教典，以赞时政。其以苞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诏曰："吴人轻脆，终无能为。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备，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计画不同，虑敌过甚，故征还更授。昔邓禹挠于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于是就位。

苞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焉。"诏曰："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而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古道稼穑树艺，司徒掌之。今虽登论道，然经国立政，惟时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为重。今司徒位当其任，乃心王事，有毁家纾国，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

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苞在位称为忠勤，帝每委任焉。

泰始八年薨。帝发哀于朝堂，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车驾临送于东掖门外。策谥曰武。咸宁初，诏苞等并为王功，列于铭飨。

苞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况于合礼典者耶？”诸子皆奉遵遗令，又断亲戚故吏设祭。有六子：越、乔、统、浚、俊、崇。以统为嗣。

统字弘绪，历位射声校尉、大鸿胪。子顺，为尚书郎。

越字弘伦，早卒。

乔字弘祖，历尚书郎、散骑侍郎。帝既召乔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惭色，谓之曰“卿子几破卿门”。苞遂废之，终身不听仕。又以有秽行，徙顿丘，与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颖之起义也，以超为折冲将军，讨孙秀，以功封侯。又为振武将军，征荆州贼李辰。颖与长沙王乂相攻，超常为前锋，迁中护军。陈□□等挟惠帝北伐，超走还鄴。颖使超距帝于荡阴，王师败绩，超逼帝幸鄴宫。会王浚攻颖于鄴，颖以超为右将军以距浚，大败而归。从驾之洛阳，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距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右将军王阐与典兵中郎赵则并受超节度，为豫州刺史刘乔继援。范阳王虓逆击斩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为太傅越参军。

浚字景伦，清俭有鉴识，敬爱人物。位至黄门侍郎，为当世名士，早卒。

俊字彦伦，少有名誉，议者称为令器。官至阳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伦，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兒虽小，后自能得。”年二十余，为修武令，有能名。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在郡虽有职务，好学不倦，以疾自解。顷之，拜黄门郎。

兄统忤扶风王骏，有司承旨奏统，将加重罚，既而见原。以崇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崇自表曰：“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出入清显，历位尽勤。伏度圣心，有以垂察。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臣兄弟跼蹐，忧心如悸。骏戚属尊重，权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风承旨。苟有所恶，易于投卵。自统枉劾以来，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钳口，惟须刑书。古人称“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诚哉斯言，于今信矣。是以虽董司直绳，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谤，不得不输其理。幸赖陛下天听四达，灵鉴昭远，存先父勋德之重，察臣等勉励之志。中诏申料，罪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报。臣即以今月十四日，与兄统、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伏度奏御之日，暂经天听。此月二十日，忽被兰台禁止符，以统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门，曾不陈谢，复见弹奏，讪辱理尽。臣始闻此，惶惧狼狈，静而思之，固无怪也。苟尊势所驱，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绳，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显重，不能负载析薪，以答万分。一月之中，奏劾频加，曲之与直，非臣所计。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由是事解。累迁散骑常侍、侍中。

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杨骏辅政，大开封赏，多树党援。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奏于惠帝曰：“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东宫，二十余年，道化宣流，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会僭逆，几于百年，边境被其荼毒，朝廷为之旰食。先帝决独断之聪，奋神武之略，荡灭逋寇，易于摧枯。然谋臣猛将，犹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书奏，弗纳。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崇在南中，得鸩鸟雏，以与后军将军王恺。时制，鸩鸟不得过江，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诏原之，烧鸩于都街。

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征为大司农，以征书未至擅去官免。顷之，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至镇，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免

官。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台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忄兄然自失矣。

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萍齑。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恺每以此三事为根，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豆至难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牛奔不迟，良由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听蹁辕则駃矣。”于是悉从之，遂争长焉。崇后知之，因杀所告者。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类此。

刘舆兄弟少时为王恺所嫉，恺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与舆等善，闻当有变，夜驰诣恺，问二刘所在，恺迫卒不得隐。崇径进于后斋索出，同车而去。语曰：“年少何以轻就人宿！”舆深德之。

及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

死者十五人，崇时年五十二。

初，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时人以为族灭之应。有司簿阅崇水碓三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及惠帝复阼，诏以卿礼葬之。封崇从孙演为乐陵公。

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

欧阳建字坚石，世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甚得时誉。及遇祸，莫不悼惜之，年三十余。临命作诗，文甚哀楚。

孙铄字巨鄴，河内怀人也。少乐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司隶校尉刘讷甚知赏之。时奋又荐铄于大司马石苞，苞辟为掾。铄将应命，行达许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于时汝阴王镇许，铄过谒之。王先识铄，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无与祸。"铄即出，即驰诣寿春，为苞画计，苞赖而获免。迁尚书郎，在职驳议十有余事，为当时所称。

史臣曰：若夫经为帝师，郑冲于焉无愧；孝为德本，王祥所以当仁；何曾善其亲而及其亲之党者也。夏禹恭俭，殷因损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诸侯不恆牛，命士不恆豕。御而骄奢，其关乎治政。乘时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学乃多闻，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竞爽。春畦{艹霾}靡，列于凝冱之晨；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钟舞女，流宕忘归，至于金谷含悲，吹楼将坠，所谓高蝉处乎轻阴，不知螳□良袭其后也。

赞曰：郑冲含素，王祥迟暮。百行斯融，双飞天路。何石殊操，芳饪标奇。帝风流靡，崇心载驰。矜奢不极，寇害成赀。邦分身坠，乐往哀随。

列传第四

羊祜杜预（杜锡）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祖续，仕汉南阳太守。父[A155]，上党太守。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祜年十二丧父，孝思过礼，事叔父耽甚谨。尝游汶水之滨，遇父老谓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长，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郡将夏侯威异之，以兄霸之子妻之。举上计吏，州四辟从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见之曰："此今日之颜子也。"与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沈以故吏免，因谓祜曰："常识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其先识不伐如此。

夏侯霸之降蜀也，姻亲多告绝，祜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寻遭母忧，长兄发又卒，毁慕寝顿十余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

文帝为大将军，辟祜，未就，公车征拜中书侍郎，俄迁给事中、黄门郎。时高贵乡公好属文，在位者多献诗赋，汝南和逌以忤意见斥，祜在其间，不得而亲疏，有识尚焉。陈留王立，赐爵关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愿为侍臣，求出补吏，徙秘书监。及五等建，封钜平子，邑六百户。钟会有宠而忌，祜亦惮之。及会诛，拜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

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让封不受，乃进本爵为侯，置郎中令，备九官之职，加夫人印绶。泰始初，诏曰："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其以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

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

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閤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畋渔废政。尝欲夜出，军司徐胤执棨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祜改容谢之，此后稀出矣。

后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祜上表固让曰："臣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来，适十数年，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顿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悚，以荣为忧。臣闻古人之言，德未为人所服而受高爵，则使才臣不进；功未为人所归而荷厚禄，则使劳臣不劝。今臣身托外戚，事连运会，诚在过宠，不患见遗。而猥降发中之诏，加非次之荣。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倾覆寻至，愿守先人弊庐，岂可得哉！违命诚忤天威，曲从即复若此。盖闻古人申于见知，大臣之节，不可则止。臣虽小人，敢缘所蒙，念存斯义。今天下自服化以来，方渐八年，虽侧席求贤，不遗幽贱，然臣不尔推有德，达有功，使圣听知胜臣者多，未达者不少。假令有遗德于版筑之下，有隐才于屠钓之间，而朝议用臣不以为非，臣处之不以为愧，所失岂不大哉！臣忝窃虽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等宰辅之高位也。且臣虽所见者狭，据今光禄大夫李憙执节高亮，在公正色；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简素，立身在朝，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位外内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节，无苟进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还屯。不尔留连，必于外虞有阙。匹夫之志，有不可夺。"不听。

及还镇，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阐竟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贬为平南将军，而免杨肇为庶人。

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兒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顗等来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

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

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咸宁初，除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初，祐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又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浚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

祜缮甲训卒，广为戎备。至是上疏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谓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谕。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

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籓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孙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之。

会秦凉屡败，祜复表曰：“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而议者多不同，祜叹曰：“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

其后，诏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祜为南城侯，置相，与郡公同。祜让曰：“昔张良请受留万户，汉祖不夺其志。臣受钜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固执不拜，帝许之。祜每被登进，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是以名德远播，朝野具瞻，搢绅佥议，当居台辅。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东南之任，故寝之。祜历职二朝，任典枢要，政事损益，皆谘访焉，势利之求，无所关与。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或谓祜慎密太过者，祜曰：“是何言欤！夫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君臣不密之诫，吾惟惧其不及。不能举贤取异，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且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

祜女夫尝劝祜“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应，退告诸子曰：“此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识吾此意。”尝与从弟琇书曰：“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疏广是吾师也。”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

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祜当讨吴贼功，将进爵土，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关内侯，邑三百户。

会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诏遣侍臣移书诘祐不追讨之意，并欲移州复旧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去亦已经日矣。步军方往，安能救之哉！劳师以免责，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以兵势好合恶离。疆埸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辄徙州，贼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使者不能诘。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中诏申谕，扶疾引见，命乘辇入殿，无下拜，甚见优礼。及侍坐，面陈伐吴之计。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书令张华问其筹策。祜曰：“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华深赞成其计。祜谓华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

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千所感如此。赐以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诏曰：“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远。始在内职，值登大命，乃心笃诚，左右王事，入综机密，出统方岳。当终显烈，永辅朕躬，而奄忽殂陨，悼之伤怀。其追赠侍中、太傅，持节如故。”

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从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谥曰成。祜丧既引，帝于大司马门南临送。祜甥齐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敛之意，帝乃诏曰：“祜固让历年，志不可夺。身没让存，遗操益厉，此夷叔所以称贤，季子所以全节也。今听复本封，以彰高美。”

初，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丧礼实行，除服何为邪！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以敦风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为但有有父子，无复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

祜所著文章及为《老子传》并行于世。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

祜开府累年，谦让不辟士，始有所命，会卒，不得除署。故参佐刘侩、赵寅、刘弥、孙勃等笺诣预曰：“昔以谬选，忝备官属，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祜参同庶事。祜执德冲虚，操尚清远，德高而体卑，位优而行恭。前膺显命，来抚南夏，既有三司之仪，复加大将军之号。虽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伫，群俊望风。涉其门者，贪夫反廉，懦夫立志，虽夷惠之操，无以尚也。自镇此境，政化被乎江汉，潜谋远计，辟国开疆，诸所规摹，皆有轨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陨。夫举贤报国，台辅之远任也；搜扬侧陋，亦台辅之宿心也；中道而废，亦台辅之私恨也。履谦积稔，晚节不遂，此远近所以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爰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树。夫思其人，尚及其树，况生存所辟之士，便当随例放弃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属。”预表曰：“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引谦之至，宜见显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无胤嗣，官无命士，此方之望，隐忧载怀。夫笃终追远，人德归厚，汉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赵子弟心。请议之。”诏不许。

祜卒二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仍依萧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谒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祜：昔吴为不恭，负险称号，郊境不辟，多历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静其难，外扬王化，内经庙略，著德推诚，江汉归心，举有成资，谋有全策。昊天不吊，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帅，致天之讨，兵不逾时，一征而灭，畴昔之规，若合符契。夫赏不失劳，国有彝典，宜增启土宇，以崇前命，而重违公高让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又赐帛万匹，谷万斛。”

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堕马折臂，位至公而无子。

帝以祜兄子暨为嗣，暨以父没不得为人后。帝又令暨弟伊为祜后，又不奉诏。帝怒，并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为钜平侯，奉祜嗣。篇历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位至散骑常侍，早卒。

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孙之子法兴为钜平侯，邑五千户。以桓玄党诛，国除。尚书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讼之曰：“臣闻咎繇亡嗣，臧文以为深叹；伯氏夺邑，管仲所以称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滥赏无得崇朝。故太傅、钜平侯羊祜明德通贤，国之宗主，勋参佐命，功成平吴，而后嗣阙然，烝尝莫寄。汉以萧何元功，故绝世辄继，愚谓钜平封宜同酇国。故太尉广陵公准党翼贼伦，祸加淮南，因逆为利，窃飨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兴因而不夺。今王道维新，岂可不大判臧否，谓广陵国宜在削除。故太保卫瓘本爵菑阳县公，既被横害，乃进茅土，始赠兰陵，又转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终，瓘功德无殊，而独受偏赏，谓宜罢其郡封，复邑菑阳，则与夺有伦，善恶分矣。”竟寝不报。

祜前母，孔融女，生兄发，官至都督淮北护军。初，发与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故得济，而承竟死。

发长子伦，高阳相。伦弟暨，阳平太守。暨弟伊，初为车骑贾充掾，后历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宛，为张昌所杀，追赠镇南将军。祜伯父秘，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秘孙亮，字长玄，有才能，多计数。与之交者，必伪尽款诚，人皆谓得其心，而殊非其实也。初为太傅杨骏参军，时京兆多盗窃。骏欲更重其法，盗百钱加大辟，请官属会议，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为盗由令尹。公若无欲，盗宜自止，何重法为？”骏惭而止。累转大鸿胪。时惠帝在长安，亮与关东连谋，内不自安，奔于并州，为刘元海所害。亮弟陶，为徐州刺史。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初，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

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

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纲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诏班于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预以京师王化之始，自近及远，凡所施论，务崇大体。受诏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

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阔，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数年，复拜度支尚书。

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旧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书奏，皇太子亦宜释服。预议“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闇终制”，从之。

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咸宁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事在《食货志》。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表陈至计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预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

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

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者万余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预攻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

王浚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

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初，攻江陵，吴人知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

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不许。

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ＪＣ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

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沈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其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预先为遗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

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子锡嗣。

锡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长沙王乂文学，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屡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患之。后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问锡：“向著何事？”锡对：“醉不知。”太子诘之曰：“君喜责人，何自作过也。”后转卫将军长史。赵王伦篡位，以为治书御史。孙秀求交于锡，而锡拒之，秀虽衔之，惮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迁吏部郎、城阳太守，不拜，仍迁尚书左丞。年四十八卒，赠散骑常侍。子乂嗣，在《外戚传》。

史臣曰：泰始之际，人祇呈贶，羊公起平吴之策，其见天地之心焉。昔齐有黔夫，燕人祭北门之鬼；赵有李牧，秦王罢东并之势。桑枝不竞，瓜润空惭。垂大信于南服，倾吴人于汉渚，江衢如砥，襁袂同归。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穷巷，落落焉其有风飚者也。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夫三年之丧，云无贵贱。轻纤夺于在位，可以兴嗟；既葬释于储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当代之元良，为诸侯之庶子，檀弓习于变礼者也，杜预其有焉。

赞曰：汉池西险，吴江左回。羊公恩信，百万归来。昔之誓旅，怀经罕素。元凯文场，称为武库。

列传第五

陈骞子舆裴秀子頠秀从弟楷楷子宪

陈骞，临淮东阳人也。父矫，魏司徒。矫本广陵刘氏，为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焉。骞沈厚有智谋。初，矫为尚书令，侍中刘晔见幸于魏明帝，谮矫专权。矫忧惧，以问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后帝意果释，骞尚少，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异之。

起家尚书郎，迁中山、安平太守，并著称绩。征为相国司马、长史、御吏中丞，迁尚书，封安国亭侯。蜀贼寇陇右，以尚书持节行征蜀将军，破贼而还。会诸葛诞之乱，复以尚书行安东将军。寿春平，拜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安东将军，进爵广陵侯。转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又转都督江南诸军事，徙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封郯侯。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余如故，假黄钺。攻拔吴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赐骞兄子惺爵关中侯。

咸宁初，迁太尉，转大司马。骞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时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骞命。帝以为不协相构，于是征弘，既至，寻复以为凉州刺史。骞窃叹息，以为必败。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

骞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而骞智度过之，充等亦自以为不及也。累处方任，为士庶所怀。既位极人臣，年逾致仕，思欲退身。咸宁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赐衮冕之服，诏曰："骞元勋旧德，统乂东夏，方弘远绩，以一吴会，而所苦未除，每表恳切，重劳以方事。今听留京城，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皆如前，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经用皆留给焉。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萧何故事。"骞累称疾辞位，诏曰："骞履德论道，朕所谘询。方赖谋猷，以弘庶绩，宜时视事。可遣散骑常侍谕意。"骞辄归第，诏又遣侍中敦谕还府。遂固请，许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赐以几杖，不朝，安车驷马，以高平公还第。帝以其勋旧耆老，礼之甚重。又以骞有疾，听乘舆上殿。

骞素无謇谔之风，然与帝语傲；及见皇太子加敬，时人以为谄。弟稚与其子舆忿争，遂说骞子女秽行，骞表徙弟，以此获讥于世。

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敛，赠太傅，谥曰武。及葬，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礼依大司马石苞故事。子舆嗣爵。

舆字显初，拜散骑侍郎、洛阳令，迁黄门侍郎，历将校左军、大司农、侍中。坐与叔父不睦，出为河内太守。舆虽无检正，而有力致。寻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骑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骞玄孙袭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禅，国除。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尝使进馔于客，见者皆为之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后遂止。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

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爽乃辟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迁散骑常侍。

帝之讨诸葛诞也，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锺会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及诞平，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常道乡公立，以豫议定策，进爵县侯，增邑七百户，迁尚书仆射。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顗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于是秀封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加给事中。及帝受禅，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邑三千户。

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有

司奏免秀官，诏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此古人所难。交关人事，诩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司隶校尉李憙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久之，诏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成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远，先帝登庸，赞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泰始七年薨，时年四十八。诏曰："司空经德履哲，体蹈儒雅，佐命翼世，勋业弘茂。方将宣献敷制，为世宗范，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元。"

初，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乃封以上闻。诏报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有二子：浚、頠。浚嗣位，至散骑常侍，早卒。浚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阳亭侯，以浚少弟頠嗣。

頠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贾充即頠从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诏頠袭爵，頠固让，不许。太康二年，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既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

初，頠兄子憬为白衣，頠论述世勋，赐爵高阳亭侯。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而去。寻而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及骏诛，以功当封武昌侯，頠请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该。頠苦陈憬本承嫡，宜袭钜鹿，先帝恩旨，辞不获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请以封憬。该时尚主，故帝不听。累迁侍中。

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籓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頠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

顗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迁尚书，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

顗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顗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顗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或说顗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则可辞病屏退。若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顗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迁尚书左仆射，侍中如故。顗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复使顗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顗上言："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又表云："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优诏敦譬。

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顗谏曰："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愍怀太子之废也，顗与张华苦争不从，语在《华传》。

顗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

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

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杨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征。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頠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又著《辩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

初，赵王伦谄事贾后，頠甚恶之，伦数求官，頠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伦又潜怀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时年三十四。二子嵩、该，伦亦欲害之。梁王肜、东海王越称頠父秀有勋王室，配食太庙，不宜灭其后嗣，故得不死，徙带方；惠帝反正，追复頠本官，改葬以卿礼，谥曰成。以嵩嗣爵，为中书黄门侍郎。该出后从伯凯，为散骑常侍，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

楷字叔则。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锺会荐之于文帝，辟相国掾，迁尚书郎。贾充改定律令，以楷为定科郎。事毕，诏楷于御前执读，平议当否。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忘倦。武帝为抚军，妙选僚采，以楷为参军事。吏部郎缺，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以楷为吏部郎。

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

又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转中书郎，出入宫省，见者肃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俄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侍中。

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与楷志趣各异，不与之交。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酣燕，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

楷性宽厚，与物无忤。不持俭素，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服，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尝营别宅，其从兄衍见而悦之，即以宅与衍。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安于毁誉，其行己任率，皆此类也。与山涛、和峤并以盛德居位，帝尝问曰：“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充纳女于太子，乃止。平吴之后，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与论政道。楷陈三五之风，次叙汉魏盛衰之迹。帝称善，坐者叹服焉。

楷子瓒娶杨骏女，然楷素轻骏，与之不平。骏既执政，乃转为卫尉，迁太子少师，优游无事，默如也。及骏诛，楷以婚亲收付廷尉，将加法。是日事仓卒，诛戮纵横，众人为之震恐。楷容色不变，举动自若，索纸笔与亲故书。赖侍中傅祗救护得免，犹坐去官。太保卫瓘、太宰亮称楷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临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玮为北军中候，加散骑常侍。玮怨瓘、亮斥己任楷，楷闻之，不敢拜，转为尚书。

楷长子舆先娶亮女，女适卫瓘子，楷虑内难未已，求出外镇，除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垂当发而玮果矫诏诛亮、瓘。玮以楷前夺己中候，又与亮、瓘婚亲，密遣讨楷。楷素知玮有望于己，闻有变，单车入城，匿于妻父王浑家，与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难。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

楷有渴利疾，不乐处势。王浑为楷请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复蒙陛下宠遇，诚竭节之秋也。然楷性不竞于物，昔为常侍，求出为河内太

守；后为侍中，复求出为河南尹；与杨骏不平，求为卫尉；及转东宫，班在时类之下，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楷今委顿，臣深忧之。光禄勋缺，以为可用。今张华在中书，王戎在尚书，足举其契，无为复令楷入，名臣不多，当见将养，不违其志，要其远济之益。”不听，就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及疾笃，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瞩之曰：“竟未相识。衍深叹其神俊。

楷有知人之鉴，初在河南，乐广侨居郡界，未知名，楷见而奇之，致之于宰府。尝目夏侯玄云“肃肃如入宗庙中，但见礼乐器”，锺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见”，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初，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其年而卒，时年五十五，谥曰元。有五子：舆、瓒、宪、礼、逊。

舆字祖明。少袭父爵，官至散骑侍郎，卒谥曰简。

瓒字国宝，中书郎，风神高迈，见者皆敬之。特为王绥所重，每从其游。绥父戎谓之曰：“国宝初不来，汝数往，何也？”对曰：“国宝虽不知绥，绥自知国宝。”杨骏之诛，为乱兵所害。

宪字景思。少而颖悟，好交轻侠。及弱冠，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足不逾阈者数年。陈郡谢鲲、颍川庾敳皆俊郎士也，见而奇之，相谓曰：“裴宪鲠亮宏达，通机识命，不知其何如父；至于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婴心者，其殆过之。”

初，侍讲东宫，历黄门吏部郎、侍中。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王浚承制，以宪为尚书。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勒素闻其名，召而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宪，拯兹黎元，羁旧咸欢，庆谢交路。二君齐恶傲威，诚信岨绝，防风之戮，将谁归乎？”宪神色侃然，泣而对曰：“臣等世荷晋荣，恩遇隆重。王浚凶粗丑正，尚晋之遗簪。虽欣圣化，义岨诚心。且武王伐纣，表商容之闾，未闻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厉物，必于刑忍为治者，防风之戮，臣之分也。请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宾礼。勒乃簿王浚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惟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数斛而已。勒闻之，谓其长史张宾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署从事中郎，出为长乐太守。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

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迁司徒。

及季龙之世，弥加礼重。宪有二子：挹、□，并以文才知名。□仕季龙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挹、□俱豪侠耽酒，好臧否人物。与河间邢鱼有隙，鱼窃乘□马奔段辽，为人所获，鱼诬□使己以季龙当袭鲜卑，告之为备。时季龙适谋伐辽，而与鱼辞正合。季龙悉诛挹、□，宪亦坐免。未几，复以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宪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竟卒于石氏，以族人峙子迈为嗣。

楷长兄黎，次兄康，并知名。康子盾，少历显位。永嘉中，为徐州刺史，委任长史司马奥。奥劝盾刑杀立威，大发良人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东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寻而刘元海遣将王桑、赵固向彭城，前锋数骑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奥奔淮阴，妻子为贼人所得。奥又诱盾降赵固。固妻盾女，有宠，盾向女涕泣，固遂杀之。

盾弟邵，字道期。元帝为安东将军，以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二人相与为深交。征为太子中庶子，复转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淮北诸军事、东中郎将，随越出项，而卒于军中。及王导为司空，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导子仲豫与康同字，导思旧好，乃改为敬豫焉。

楷弟绰，字季舒，器宇宏旷，官至黄门侍郎、长水校尉。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又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东海王越引为主簿，后为越子毗所害。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瓒比王敦，遐比王导，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取类星象，颉颃符契。时乏名流，多以干翮相许，自家光国，岂陈骞之谓欤！秀则声盖朋僚，称为领袖。楷则机神幼发，目以清通。俱为晋氏名臣，良有以也。

赞曰：世既顺才，才膺世至。高平沈敏，蕴兹名器。钜鹿自然，亦

云经笥。娲皇炼石，晋图开秘。颃有清规，承家来媚。

列传第六

卫瓘子恆孙璪玠张华子祎韪刘卞

卫瓘，字伯玉，河河东安邑人也。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袭父爵阌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职称，累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以定议功，增邑户。数岁转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听讼，小大以情。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阴怀异志，因艾专擅，密与瓘俱奏其状。诏使槛车征之，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艾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趣瓘营。瓘轻出迎之，伪作表草，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俄而会至，乃悉请诸将胡烈等，因执之，囚益州解舍，遂发兵反。于是士卒思归，内外骚动，人情忧惧。会留瓘谋议，乃书版云“欲杀胡烈等”，举以示瓘，瓘不许，因相疑贰。瓘如厕，见胡烈故给使，使宣语三军，言会反。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诸军已潜欲攻会。瓘既不出，未敢先发。会使瓘慰劳诸军。瓘心欲去，且坚其意，曰：“卿三军主，宜自行。”会曰：“卿监司，且先行，吾当后出。”瓘便下殿。会悔遣之，使呼瓘。瓘辞眩疾动，诈仆地。比出阁，数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盐汤，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笃。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邓艾本营将士复追破槛车出艾，还向成都。瓘自以与会共陷艾，惧为变，又欲专诛会之功，乃遣护军田续至绵竹，夜袭艾于三造亭，斩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续不进，将斩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续，谓之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

事平，朝议封瓘。瓘以克蜀之功，群帅之力，二将跋扈，自取灭亡，虽运智谋，而无搴旗之效，固让不受。除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寻迁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封菑阳侯，以余爵封弟实开阳亭侯。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除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至镇，表立平州，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嘉其功，赐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为亭侯。瓘六男无爵，悉让二弟，远近称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镇。咸宁初，征拜尚书令，加侍中。性严整，以法御下，视尚书若参佐，尚书郎若掾属。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迁司空，侍中、令如故。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不许。又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以日蚀，瓘与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逊位，帝不听。

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与太尉亮等上疏曰：“昔圣王崇贤，举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让，野无邪行。诚以闾伍之政，足以相检，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虚求，故还修其身。是以崇贤而俗益穆，黜恶而行弥笃。斯则乡举里选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迟。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今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诚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

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

宣尚公主，数有酒色之过。杨骏素与瓘不平，骏复欲自专权重，宣若离婚，瓘必逊位，于是遂与黄门等毁之，讽帝夺宣公主。瓘惭惧，告老逊立。乃下诏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逊让历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风，实感吾心。今听其所执，进位太保，以公就第。给亲兵百人，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诸威仪，一如旧典。给厨田十顷、园五十亩、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主者务令优备，以称吾崇贤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诏不许。帝后知黄门虚构，欲还复主，而宣疾亡。

惠帝即位，复瓘千兵。及杨骏诛，以瓘录尚书事，加绿綟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给骑司马，与汝南王亮共辅朝政。亮奏遣诸王还藩，与朝臣廷议，无敢应者，唯瓘赞其事，楚王玮由是憾焉。贾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骋己淫虐；又闻瓘与玮有隙，遂谤瓘与亮欲为伊霍之事，启帝作手诏，使玮免瓘等官。黄门赍诏授玮，玮性轻险，欲聘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矫诏，咸谏曰：“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瓘不从，遂与子恆、岳、裔及孙等九人同被害，时年七十二。恆二子璪、玠，时在医家得免。

初，杜预闻瓘杀邓艾，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终如预言。初，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余而及祸。太保主簿刘繇等冒难收瓘而葬之。

初，瓘为司空，时帐下督荣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难作，随兵讨瓘，故子孙皆及于祸。

楚王玮之伏诛也，瓘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无异凡人，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愤感慨，故以示意。”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上言曰：“初，矫诏者至，公承诏当免，即便奉送章绶，虽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单车从命。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右军以下即承诈伪，违其本文，辄戮宰辅，不复表上，横收公子孙辄皆行刑，贼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见诏书‘为楚王所诳误，非本同谋者皆弛遣’。如书之旨，谓里舍人被驱逼赍白杖者耳。律，受教杀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贼杀忠良，虽云非谋，理所不赦。今元恶虽诛，杀贼犹存。臣惧有司未详事实，或有纵漏，不加精尽，使公父子仇

贼不灭，冤魂永恨，诉于穹苍，酷痛之臣，悲于明世。臣等身被创痍，殡敛始讫。谨条瓘前在司空时，帐下给使荣晦无情被黜，知瓘家人数、小孙名字。晦后转给右军，其夜晦在门外扬声大呼，宣诏免公还第。及门开，晦前到中门，复读所赍伪诏，手取公章绶貂蝉，催公出第。晦按次录瓘家口及其子孙，皆兵仗将送，著东亭道北围守，一时之间，便皆斩斫。害公子孙，实由于晦。及将人劫盗府库，皆晦所为。考晦一人，众奸皆出。乞验尽情伪，加以族诛。”诏从之。

朝廷以瓘举门无辜受祸，乃追瓘伐蜀勋，封兰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谥曰成，赠假黄钺。

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

恆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恆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恆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艹尊}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

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势》曰：“鸟遗迹，皇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龟文钅咸列，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缊；扬波振擎，鹰峙鸟震；延颈胁翼，势似陵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绿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歉胗胗。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驿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捻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郤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观。摛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

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锺虡设张，庭燎尽烟，嶄岩□截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书势》曰："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爰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志大飞

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忄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揵毒缘□戏，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崔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及瓘为楚王玮所构，恆闻变，以何劭，嫂之父也，从墙孔中诣之，以问消息。劭知而不告。恆还经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后赠长水校尉，谥兰陵贞世子。二子：璪、玠。

璪字仲宝，袭瓘爵。后东海王越以兰陵益其国，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怀帝即位，为散骑侍郎。永嘉五年，没于刘聪。元帝以瓘玄孙崇嗣。

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祖父瓘曰：“此兒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骠骑将军王济，玠之舅也，俊爽有风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又尝语人曰：“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及长，好言玄理。其后多病体羸，母恆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澄及王玄、王济并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兒。”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

辟命屡至，皆不就。久之，为太傅西阁祭酒，拜太子洗马。璪为散骑侍郎，内侍怀帝。玠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宝去也。”玠启谕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临别，玠谓兄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可谓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舆母转至江夏。

玠妻先亡。征南将军山简见之，甚相钦重。简曰：“昔戴叔鸾嫁女，唯贤是与，不问贵贱，况卫氏权贵门户令望之人乎！”于是以女妻焉。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玠尝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容。

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国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师人

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葬于南昌。谢鲲哭之恸，人问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栋梁折矣，不觉哀耳。”咸和中，改茔于江宁。丞相王导教曰：“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后刘惔、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乂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乂肤清，叔宝神清。”其为有识者所重若此。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云。

恆族弟展字道舒，历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中，为江州刺史，累迁晋王大理。诏有考子证父，或鞭父母问子所在，展以为恐伤正教，并奏除之。中兴建，为廷尉，上疏宜复肉刑，语在《刑法志》。卒，赠光禄大夫。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词曰：

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无施于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鹰鹯过犹戢翼，尚何惧于{罒童}罻！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扬，翔不翕集。其居易容， 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而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雕鹗介其觜距，鸲鹭轶于云际，鹍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逝，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塊幽絷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恋锺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于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爰居，避风而至；条支巨爵，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飖逼畏。夫惟体大妨物，而形瑰足伟也。阴阳陶烝，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冥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而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

顷之，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遭母忧，哀毁过礼，中诏勉励，逼令摄事。

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宠于帝。紞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臣窃谓锺会之衅，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谢曰；"臣愚冗瞽言，罪应万死。然臣微意，犹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为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势，善政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进，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锺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嘉其谋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势，委以大兵，故使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辖张跋扈，遂构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而生，乱事无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曰："当今岂有如会者乎？"紞曰："东

方朔有言‘谈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则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极言之。”紞曰：“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

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及骏诛后，将废皇太后，会群臣于朝堂，议者皆承望风旨，以为《春秋》绝文姜，今太后自绝于宗庙，亦宜废黜。”惟华议以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不从，遂废太后为庶人。

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败。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

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数年，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

及贾后谋废太子，左卫率刘卞甚为太子所信遇，每会宴，卞必预焉。屡见贾谧骄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谧亦不能平。卞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卞曰：“卞以寒悴，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会群臣于式乾殿，出太子手书，遍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华谏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恆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尚书左仆射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

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

初，赵王伦为镇西将军，挠乱关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说华曰："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华从之，肜许诺。秀友人辛冉从西来，言于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为。"故得免死。伦既还，谄事贾后，因求录尚书事，后又求尚书令。华与裴頠皆固执不可，由是致怨，伦、秀疾华如仇。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初，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识者以为不详。又华第舍及监省数有妖怪。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頠俱被收。华将死，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称诏诘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须臾，使者至曰："诏斩公。"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时年六十九。

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惠帝中，人有得鸟毛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华曰："此必蛇化为雉也。"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挚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冏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维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皁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纳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议者各有所执，而多称其冤。壮武国臣竺道又诣长沙王，求复华爵位，依违者久之。

太安二年，诏曰：“夫爱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前以华弼济之功，宜同封建，而华固让至于八九，深陈大制不可得尔，终有颠败危辱之虑，辞义恳诚，足劝远近。华之至心，誓于神明。华以伐吴之勋，受爵于先帝。后封既非国体，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赏，华之见害，俱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

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二子：祎、韪。

祎字彦仲，好学，谦敬有父风，历位散骑常侍。韪儒博，晓天文，散骑侍郎。同时遇害。祎子舆，字公安，袭华爵。避难过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百事疏简，不能周密。令问卞：“能学不？”答曰：“愿之。”即使就学。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即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吏。或谓卞曰：“君才简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从其言。

后为吏部令史，迁齐王攸司空主簿，转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书郎，所历皆称职。累迁散骑侍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知贾后废太子之谋，甚忧之。以计干张华而不见用，益以不平。贾后亲党微服听察外间，颇闻卞言，乃迁卞为轻车将军、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为贾后所诛，乃饮药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时为须昌小吏者十余人祖饯之，其一人轻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为令德，学乃国华，譬众星之有礼义，人伦之有冠冕也。卫瓘抚武帝之床，张华距赵伦之命，进谏则伯玉居多，临危则茂先

为美。遵乎险辙，理有可言：昏乱方凝，则事睽其趣；松筠无改，则死胜于生，固以赴蹈为期，而不辞乎倾覆者也。俱陷淫网，同嗟承剑，邦家殄瘁，不亦伤哉！

赞曰：贤人委质，道映陵寒。尸禄观败，吾生未安。卫以贾灭，张由赵残。忠于乱世，自古为难。

列传第七

宗室安平献王孚（子邕邕弟义阳成王望望子河间平王洪　洪子威洪弟随穆王整整弟竟陵王楙望弟太原成王辅辅弟翼翼弟下邳献王晃晃

弟太原烈王瑰瑰弟高阳元王珪珪弟常山孝王衡衡弟沛顺王景彭城穆王权曾孙纮纮子俊高密文献王泰子孝王略略兄新蔡武哀王腾范阳康王绥子虓济南惠王遂曾孙勋谯刚王逊子闵王承等高阳王睦任城景王陵弟顺

安平献王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初，孚长兄朗字伯达，宣帝字仲达，孚弟馗字季达，恂字显达，进字惠达，通字雅达，敏字幼达，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焉。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性通恕，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于人。陈留殷武有名于海内，尝罹罪谴，孚往省之，遂与同处分食，谈者称焉。

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迁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

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

时孙权称藩，请送任子，当遣前将军于禁还，久而不至。天子以问孚，孚曰：“先王设九服之制，诚以要荒难以德怀，不以诸夏礼责也。陛下承绪，远人率贡。权虽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犹宜以宽待之，畜养士马，以观其变。不可以嫌疑责让，恐伤怀远之义。自孙策至权，奕世相继，惟强与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当有他故耳。”后禁至，果以疾迟留，而任子竟不至。大军临江，责其违言，吴遂绝不贡献。后出为河内典农，赐爵关内侯，转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问左右曰：“有

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

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及宣帝诛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以功进爵长社县侯，加侍中。

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毌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称姓，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魏乎？尊称皇后，彰以谥号，何待于姓乎？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遂从孚议。

迁司空。代王凌太尉。及蜀将姜维寇陇右，雍州刺史王经战败，遣孚西镇关中，统诸军事。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击维，维退。孚还京师，转太傅。

及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会太后令以庶人礼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从之。孚性至慎。宣帝执政，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后进封长乐公。

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诏曰："太傅勋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导弘训，镇静宇内，愿奉以不臣之礼。其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司奏，诸王未之国者，所置官属，权未有备。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焉。又以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奉绢二千匹。及元会，诏孚舆车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给以云母辇、青盖车。

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泰始八年薨，时年九十三。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诏曰："王勋德超世，尊宠无二，期颐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龄，谘仰训导，奄忽殂陨，哀慕感切。其以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绯练百匹、绢布各五百匹、钱百万，谷千斛以供丧事。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其家遵孚遗旨，所给器物，一不施用。帝再临丧，亲拜尽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动左右。给銮辂轻车，介士武贲百人，吉凶导从二千余人，前后鼓吹，配飨太庙。九子：邕、望、辅、翼、晃、瑰、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赠辅国将军，谥曰贞。邕子崇为世孙，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阳亭侯隆为安平王。立四年，咸宁二年薨，谥曰穆，无子，国绝。

义阳成王望，字子初，出继伯父朗，宽厚有父风。仕郡上计吏，举孝廉，辟司徒掾，历平阳太守、洛阳典农中郎将。从宣帝讨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迁护军将军，改封安乐乡侯，加散骑常侍。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沈、锺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职，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肃。先是蜀将姜维屡寇关中，及望至，广设方略，维不得为寇，关中赖之。进封顺阳侯。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寻加骠骑将军、开府。顷之，代何曾为司徒。

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诏曰："夫尚贤庸勋，尊宗茂亲，所以体国经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职，政典为首。司徒、中领军，以明德近属，世济其

美；祖考创业，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赞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统军戎，内辅帝室，外隆威重，其进位太尉，中领军如故。置太尉军司一人，参军事六人，骑司马五人。又增置官骑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吴将施绩寇江夏，边境骚动。以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出屯龙陂，为二方重镇，假节，加大都督诸军事。会荆州刺史胡烈距绩，破之，望乃班师。俄而吴将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诸军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马。孙皓率众向寿春，诏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据淮北。皓退，军罢。泰始七年薨，时年六十七，赙赠有加，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四子：弈、洪、整、楙。

弈至黄门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弈子奇袭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诏贬为三纵亭侯。更以章武王威为望嗣。后威诛，复立奇为棘阳王以嗣望。

河间平王洪，字孔业，出继叔父昌武亭侯遗。仕魏，历位典农中郎将、原武太守，封襄贲男。武帝受禅，封河间王。立十二年，咸宁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后威既继义阳王望，更立混为洪嗣。混历位散常侍，薨。

及洛阳陷，混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确，亦与其兄俱没。后得南还，与新蔡太妃不协。太兴二年上疏，以兄弟并没在辽东，章武国绝，宜还所生。太妃讼之，事下太常。太常贺循议：“章武、新蔡俱承一国不绝之统，义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后傍亲。按滔既已被命为人后矣，必须无复兄弟，本国永绝，然后得还所生。今兄弟在远，不得言无，道里虽阻，复非绝域。且鲜卑恭命，信使不绝。自宜诏下辽东，依刘群、卢谌等例，发遣令还，继嗣本封。谓滔今未得便委离所后也。”元帝诏曰：“滔虽出养，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执意如此。如其不听，终当纷纭，更为不可。今便顺其所执，还袭章武。”

滔历位散骑常侍，薨，子休嗣。休与彭城王雄俱奔苏峻。峻平，休已战死。弟珍年八岁，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袭爵，位至大宗正。薨，无嗣，河间王钦以子范之继，位至游击将军。薨，子秀嗣。义熙元年，为桂阳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谋反，伏诛，国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宁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义阳王望。威凶暴无操行，谄附赵王伦。元康末，为散骑常侍，伦将篡，使威

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

随穆王整，兄弈卒，以整为世子。历南中郎将，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赠冠军将军。武帝以义阳国一县追封为随县王。子迈嗣。太康九年，以义阳之平林益迈为随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伟，初封乐陵亭侯，起家参相国军事。武帝受禅，封东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户。入为散骑常侍、尚书。

楙善谄谀，曲事杨骏。及骏诛，依法当死，东安公繇与楙善，故得不坐。寻迁大鸿胪，加侍中。繇欲擅朝政，与汝南王亮不平。帝托以繇讨骏顾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国。楙殖财货，奢僭逾制。赵王伦篡位，召还。及义兵起，伦以楙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伦败，楙免官。齐王冏辅政，繇复为仆射，举楙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成都王颖辅政，进楙为卫将军。

会惠帝北征，即以楙为车骑将军，都督如故，使率众赴鄴。荡阴之役，东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纳，越乃还国。帝既西幸，越总兵谋迎大驾，楙甚惧。长史王修说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楙从之，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车骑将军，表于天子。时帝在长安，遣使者刘虔即拜焉。

楙虑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己，乃给虔兵，使称诏诛晞。晞时已避位，楙在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虓遣晞还兖州，徙楙都督青州诸军事。楙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豫州刺史刘乔相结。虓遣将田徽击楙，破之，楙走还国。帝还洛阳，楙乃诣阙。

及怀帝践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禄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党何伦访察宫省。楙白帝讨越，乃合众袭伦，不克。帝委罪于楙，楙奔窜获免。越薨，乃出。及洛阳倾覆，为乱兵所害。

太原成王辅，魏末为野王太守。武帝受禅，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泰始二年之国。后为卫尉，出为东中郎将，转南中郎将，咸宁三年，徙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赠镇北将军。永平元年，更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为散骑常侍，后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铄立。

翼字子世，少历显位，官至武贲中郎将。武帝未受禅而卒，以兄邕

之支子承为嗣，封南宫县王。薨，子祐嗣立，承遂无后。

下邳献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黄门侍郎，改封西安男，出为东莞太守。武帝受禅，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国。

晃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后为长水校尉、南中郎将。九年，诏曰："南中郎将、下邳王晃清亮中正，体行明洁，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识。其以晃为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书，迁右仆射。久之，出为镇东将军、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惠帝即位，入为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将诛杨骏，以晃领护军，屯东掖门，寻守尚书令。迁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追赠太傅。

二子：裒、绰。裒早卒，绰有笃疾，别封良城县王，以太原王辅第三子韡为嗣。官至侍中、尚书，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瑰，字子泉，魏长乐亭侯，改封贵寿乡侯。历振威将军，秘书监，封固始子。武帝受禅，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国。四年入朝，赐衮冕之服，迁东中郎将。十年薨，诏曰："瑰乃心忠笃，智器雅亮。历位文武，有干事之绩。出临封土，夷夏怀附，镇守许都，思谋可纪。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赠前将军。"子颙立，徙封河间王，别有传。

高阳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阳乡侯。历河南令，进封浈阳子，拜给事黄门侍郎。武帝受禅，封高阳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历北中郎将、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养。拜尚书，迁右仆射。十年薨，诏遣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珪有美誉于世，而帝甚悼惜之。无子，诏以太原王辅子缉袭爵。缉立五年，咸宁四年薨，谥曰哀。无子，太康二年诏以太原王瑰世子颙子讼为缉后，封真定县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阳乡侯。进封汝阳子，为驸马都尉。武帝受禅，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户。二年薨，无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为嗣。

沛顺王景，字子文，魏乐安亭侯。历谏议大夫。武帝受禅，封沛

王，邑三千四百户。立十一年，咸宁元年薨，子韬立。

彭城穆王权，字子舆，宣帝弟魏鲁相东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袭封，拜冗从仆射。武帝受禅，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户。出为北中郎将、都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中入朝，赐衮冕之服。咸宁元年薨，子元王植立。历位后将军，寻拜国子祭酒、太仆卿、侍中、尚书。出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淮南王允镇寿春，未发。或云植助允攻赵王伦，遂以忧薨。赠车骑将军，增封万五千户。子康王释立，官至南中郎将、持节、平南将军，分鲁国蕃、薛二县以益其国，心二万三千户。薨，子雄立，坐奔苏峻伏诛，更以释子纮嗣。

纮字伟德，初封堂邑县公。建兴末，元帝承制，以纮继高密王据。及帝即位，拜散骑侍郎，迁翊军校尉、前将军。雄之诛也，纮入继本宗。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寻迁大宗正、秘书监。有风疾，性理不恆。或欲上疏陈事，历示公卿。又杜门让还章印貂蝉，著《杜门赋》以显其志。由是更拜光禄大夫，领大宗师，常侍如故。后疾甚，驰骋无度，或攻劫军寺，或扞伤官属，丑言悖詈，诽谤上下。又乘车突入端门，至太极殿前。于是御史中丞车灌奏劾，请免纮官，下其国严加防录。成帝诏曰："王以明德茂亲，居宗师之重，宜敷道养德，静一其操。而顷游行烦数，冒履风尘。宜令官属已下，各以职奉卫，不得令王复有此劳。内外职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禄、宗师，先所给车牛可录取，赐米布床帐以养疾。"咸康八年薨，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子：玄、俊。

玄嗣立。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书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骑常侍。薨，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缉之立。宋受禅，国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骑常侍。薨，子敬王纯之立，历临川内史、司农少府卿、太宰右长史。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宋受禅，国除。

高密文献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权之弟，魏阳亭侯，补阳翟令，迁扶风太守。武帝受禅，封陇西王，邑三千二百户，拜游击将军。出为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迁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称疾不行。转安北将军，代兄权督鄴城守事。安西将军、都督关中事。太康初，入为散骑常侍、前将军，领鄴城门校尉，以疾去官。后代下邳王晃为尚书左仆射。出为镇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假

节，代扶风王骏都督关中军事，以疾还京师。永熙初，代石鉴为司空，寻领太子太保。及杨骏诛，泰领骏营，加侍中，给步兵二千五百人，骑五百匹。泰固辞，乃给千兵百骑。

楚王玮之被收，泰严兵将救之，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卒，宜遣人参审定问。"泰从之。玮既诛，乃以泰录尚书事，迁太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邑万户。元康九年薨，追赠太傅。

泰性廉静，不近声色。虽为宰辅，食大国之租，服饰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简率，每朝会，不识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视恭谨，居丧哀戚，谦虚下物，为宗室仪表。当时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节制见称。虽并不能振施，其余莫得比焉。泰四子：越、腾、略、模。越自有传。腾出后叔父，弟略立。

孝王略，字元简，孝敬慈顺，小心下士，少有父风。元康初，愍怀太子在东宫，选大臣子弟有名称者以为宾友，略与华恆等并侍左右。历散骑黄门侍郎、散骑骑常侍、秘书监，出为安南将军、持节、都督沔南诸军事，迁安北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领州。永兴初，□弦令刘根起兵东莱，诳惑百姓，众以万数，攻略于临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怀帝即位，迁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略遣参军崔旷率将军皮初、张洛等讨逌，为逌所谲，战败。略更遣左司马曹摅统旷等进逼逌。将大战，旷在后密自退走，摅军无继，战败，死之。略乃赦旷罪，复遣部将韩松又督旷攻逌，逌降。寻进开府，加散骑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赠侍中、太尉，子据立。薨，无子，以彭城康王子纮为嗣。其后纮归本宗，立纮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腾，字元迈，少拜冗从仆射，封东赢公，历南阳、魏郡太守，所在称职，征为宗正，迁太常，转持节、宁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惠帝讨成都王颖，六军败绩。腾与安北将军王浚共杀颖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众讨颖。颖遣北中郎将王斌距战，浚率鲜卑骑击斌，腾为后系，大破之。颖惧，挟帝归洛阳，进腾位安将军。永嘉初，迁车骑将军，都督鄴城守诸军事，镇鄴。又以迎驾之勋，改封新蔡王。

初，腾发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数尺，营门前方数丈雪融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表献之。其后公师籓与平阳人汲

桑等为群盗，起于清河鄃县，众千余人，寇顿丘，以葬成都王颖为辞，载颖主而行，与张泓故将李丰等将攻鄴。腾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围城不能克。汲桑小贼，何足忧也。”及丰等至，腾不能守，率轻骑而走，为丰所害。四子：虞、矫、绍、确。虞有勇力，腾之被害，虞逐丰，丰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矫、绍并钜鹿太守崔曼、车骑长史羊恆、从事中郎蔡克等又为丰余党所害，及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并尽。初，鄴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性俭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为用，遂致于祸。及苟晞救鄴，桑还平阳。于时盛夏，尸烂坏不可复识，腾及三子骸骨不获。庶子确立。

庄王确，字嗣安，历东中郎将、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永嘉末，为石勒所害。无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后复以汝南威王祐子弼为确后。太兴元年薨，无子，又以弼弟邈嗣确，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骑侍郎。桓温废武陵王，免晃为庶人，徙衡阳。孝武帝立晃弟崇继邈后，为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禅，国除。

南阳王模，字元表，少好学，与元帝及范阳王虓俱有称于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从仆射，累迁太子庶子、员外散骑常侍。成都王颖奔长安，东海王越以模为北中郎将，镇鄴。永兴初，成都王颖故帐下督公师籓、楼权、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谋应之。广平太守丁邵率众救模，范阳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籓等散走。迁镇东大将军，镇许昌。进爵南阳王。永嘉初，转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代河间王颙镇关中。模感丁邵之德，敕国人为邵生立碑。

时关中饥荒，百姓相□敢，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遣中书监傅祗代之。模谋臣淳于定说模曰：“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绥抚而还，既于声望有亏，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非公之利也。”模纳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率众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贾疋以郡迎苞，模遣军司谢班伐疋，疋退卢水。其年，进位太尉、大都督。

洛京倾覆，模使牙门赵染戍蒲坂，染求冯翊太守不得，怒，率众降于刘聪。聪使其子粲及染攻长安，模使淳于定距之，为染所败。士众离叛，仓库虚竭，军祭酒韦辅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从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数模之罪，送诣粲。粲杀之，以模妃刘氏赐胡张本为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义，好述作。初拜南阳国世子。模遇害，保在邽上。其后贾疋死，裴苞又为张轨所杀，保全有秦州之地，自号大司马，承制置百官。陇右氐羌并从之，凉州刺史张寔遣使贡献。及愍帝即位，以保为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陕西诸军事。寻进位相国。

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归于保，保命统精勇千余人以讨羌，宠遇甚厚。保将张春等疾之，谮安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等辄伏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遣使诣保，贡献不绝。

愍帝之蒙尘也，保自称晋王。时上邽大饥，士众窘困，张春奉保之南安。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于刘曜。春复奉保奔桑城，将投于张寔。寔使兵迎保，实御之也。是岁，保病薨，时年二十七。保体质丰伟，尝自称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妇人。无子，张春立宗室司马瞻奉保后。陈安举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诣刘曜，曜杀之。安迎保丧，以天子礼葬于上邽，谥曰元。

范阳康王绥，字子都，彭城王权季弟也，初为谏议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宁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会，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出为安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许昌，进位征南将军。

河间王颙表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为王浚所破，挟天子还洛阳。虓与东平王楙、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怀被害，皇储不建，委重前相，辄失臣节。是以前年太宰与臣，永惟社稷之贰，不可久空，所以共启成都王颖，以为国副。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讠皮宜远，而谗说殄行。此皆臣等不聪不明，失所宗赖。遂令陛下谬于降授，虽戮臣等，不足以谢天下。今大驾还宫，文武空旷，制度荒破，靡有孑遗，臣等虽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谓张方与臣等不同。既惜所在兴异，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张方受其指教，为国效节。昔年之举，有死无贰。此即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节，且虑事翻之后，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还耳。原其本事，实无深责。臣闻先代明主，未尝不全护功臣，令福流子孙。自中间以来，陛下功臣初无全者，非独人才皆劣，其于取祸，实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丧其积年之勋，既违《周礼》议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复为陛

下致节者。臣等此言，岂独为一张方，实为社稷远计，欲令功臣长守富贵。臣愚以为宜委太宰以关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废兴损益，每辄畴谘。此则二伯述职，周召分陕之义，陛下复行于今时。遣方还郡，令群后申志，时定王室。所加方官，请悉如旧。此则忠臣义士有劝，功臣必全矣。司徒戎，异姓之贤；司空越，公族之望，并忠国爱主，小心翼翼，宜干机事，委以朝政。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则四祖之业，必隆于今，日月之晖，昧而复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

又表曰：“成都王失道，为奸邪所误，论王之身，不宜深责。且先帝遗体，陛下群弟，自元康以来，罪戮相等，实海内所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废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许。若废黜寻有祸害，既伤陛下矜慈之恩，又令远近恆谓公族无复骨肉之情，此实臣等内省悲惭，无颜于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于是虓先率众自许屯于荥阳。

会惠帝西迁，虓与从兄平昌公模、长史冯嵩等刑白马□盟血而盟，推东海王越为盟主，虓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将军、持节，领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等节度，乘虚破许。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领翼州刺史，资以兵马。虓入翼州发兵，又南济河，破乔等。河间王颙闻乔败，斩张方，传首于越。越与虓西迎帝，而颙出奔。于是奉天子还都，拜虓为司徒。永兴三年暴疾薨，时年三十七。无子，养模子黎为嗣，黎随模就国，于长安遇害。

济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鸿胪丞恂之子也。仕魏关内侯，进封平昌亭侯，历典军郎将。景元二年，转封武城乡侯、督鄴城守诸军事、北中郎将。五等建，封祝阿伯，累迁冠军将军。武帝受禅，封济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缉。耽嗣立，咸宁三年徙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缉继。成都王颖以缉为建威将军，与石熙等率众距王浚，没于阵，薨。无子，国除。

后遂之曾孙勋字伟长，年十余岁，愍帝末，长安陷，刘曜将令狐泥养为子。及壮，便弓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关右还，自列云“是大长秋恂之玄孙，冠军将军济南惠王遂之曾孙，略阳太守瓘之子”，遂拜谒者仆射，以勇闻。

庾翼之镇襄阳，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请勋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当。时石季龙死，中国乱，雍州诸豪帅驰告勋。勋率众出骆谷，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里，遣部将刘焕攻长安，又拔贺城。于是关中皆杀季龙太守令长以应勋。勋兵少，未能自固，复还梁州。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召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众攻勋，频战不利，请和，归梁州。后桓温伐关中，命勋出子午道，而为苻雄所败，退屯于女娲堡。

俄迁征虏将军，监关中军事，领西戎校尉，赐爵通吉亭侯。为政暴酷，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怀据蜀，有僭伪之意。桓温闻之，务相绥怀，以其子康为汉中太守。勋逆谋已成，惮益州刺史周抚，未发。及抚卒，遂拥众人剑阁。梁州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并切谏，勋皆诛之，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遣硃序讨勋，勋兵溃，为序所获，及息陇子、长史梁惮、司马金壹等送于温，并斩之，传首京师。

谯刚王逊，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进之子也。仕魏关内侯，改封城阳亭侯，参镇东军事，拜轻车将军、羽林左监。五等建，徙封泾阳男。武帝受禅，封谯王，邑四千四百户。泰始二年薨。二子：随、承。定王随立。薨，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逊。

闵王承字敬才，少笃厚有志行。拜奉车都尉、奉朝请，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从惠帝还洛阳，拜游击将军。永嘉中，天下渐乱，间行依征南将军山简，会简卒，进至武昌。元帝初镇扬州，承归建康，补军谘祭酒。愍帝征为龙骧将军，不行。元帝为晋王，承制更封承为谯王。太兴初，拜屯骑校尉，加辅国将军，领左军将军。

承居官俭约，家无别室。寻加散骑常侍，辅国、左军如故。王敦有无君之心，表疏轻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将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难将作矣。”帝欲树藩屏，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帝谓承曰：“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托末属，身当宿卫，未有驱驰之劳，频受过厚之遇，夙夜自厉，思报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视，敢有辞焉！然湘州蜀寇之余，人物凋尽，若上凭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请从戎役。若未及此，虽复灰身，亦无益也。”于是诏曰：“夫王者体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济其务。外建贤哲，以树风声，内睦亲亲，以广藩屏。是以太公封

齐，伯禽居鲁，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义也。我晋开基，列国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镇统东夏；汝南文成，总一淮许；扶风、梁王，迭据关右；爰暨东嬴，作司并州。今公族虽寡，不逮曩时，岂得替旧章乎！散骑常侍、左将军、谯王承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肃弥著。今以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

初，刘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诸心腹，以镇方隅。故先以承为湘州，续用隗及戴若思等，并为州牧。承行达武昌，释戎备见王敦。敦与之宴，欲观其意，谓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承曰：“公未见知耳，铅刀岂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测其情，故发此言。敦果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也。”听承之镇。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承躬自俭约，乘苇茭车，而倾心绥抚，甚有能名。敦恐其为己患，诈称北伐，悉召承境内船乘。承知其奸计，分半与之。

敦寻构难，遣参军桓罴说承，以刘隗专宠，今便讨击，请承以为军司，以军期上道。承叹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鲜，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惟忠与义，夫复何求！”便欲唱义，而众心疑惑。承曰：“吾受国恩，义无有贰。”府长史虞悝慷慨有志节，谓承曰：“王敦居分陕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宁可从其伪邪！便宜电奋，存亡以之。”于是与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等共盟誓，囚桓罴，驰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义谋，出军营阳，于是一州之内，皆同义举。乃使虞望讨诸不服，斩湘东太守郑澹。澹，敦姊夫也。

敦遣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恆、田嵩等甲卒二万以攻承。承且战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劝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据零桂。承曰：“吾举义众，志在死节，宁偷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初，安南将军甘卓与承书，劝使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敦归路，则湘围自解。承答书曰：“季思足下：劳于王事。天纲暂圮，中原丘墟。四海义士，方谋克复，中兴江左，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暗短，托宗皇属。仰豫密命，作镇南夏，亲奉中诏，成规在心。伯仁诸贤，扼腕歧路，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豺狼易惊，遂肆丑毒，闻知骇踊，神气冲越。子来之义，人思自百，不命而至，众过数千。诚足以决一旦之机。摅山海之愤矣。然迫于仓卒，舟楫未备，魏乂、李恆，寻见围逼，是故事与意违，志力未展。猥辱来使，深同大趣；嘉谋英算，发

自深衷。执读周复，欣无以量。足下若能卷甲电赴，犹或有济，若其狐疑，求我枯鱼之肆矣。兵闻拙速，未睹工迟。季思足下，勉之勉之！书不尽意，绝笔而已。”

卓军次□者口，闻王师败绩，停师不进，乂等攻战日逼，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内知朝廷不守，莫不怅惋。刘翼战死，相持百余日，城遂没。乂槛送承荆州，刺史王暠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时年五十九。敦平，诏赠车骑将军。子无忌立。

烈王无忌字公寿，承之难，以年小获免。咸和中，拜散骑侍郎，累迁屯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江州刺史褚裒当之镇，无忌及丹阳尹桓景等饯于版桥。时王暠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仇，拔刀将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获免。御史中丞车灌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曰：“王敦作乱，闵王遇祸，寻事原情，今王何责。然公私宪制，亦已有断，王当以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于是听以赎论。

建元初迁散骑常侍，转御史中丞，出为辅国将军、长沙相，又领江夏相，寻转南郡、河东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随桓温伐蜀，以勋赐少子愔爵广晋伯，进号前将军，永和六年薨，赠卫将军。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废，简文帝登阼，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请科罪。温视奏叹曰：“此兒乃敢弹我，真可畏也。”

恬忠正有干局，在朝惮之。迁右卫将军、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书，转侍中，领左卫将军，补吴国内史，又领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时深杖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太元十五年薨，追赠车骑将军。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书郎，迁散骑侍郎。恬镇京口，尚之为振威将军、广陵相，父忧去职。服阕，为骠骑谘议参军。宗室之内，世有人物。王国宝之诛也，散骑常侍刘镇之、彭城内史刘涓子，徐州别驾徐放并以同党被收，将加大辟。尚之言于会稽王道子曰：“刑狱不可广，宜释镇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并居列职，每事仗焉，乃从之。

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与豫州刺史庾楷并称兵，以讨尚之为名，南连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讨恭，尚之距楷。允之与楷子鸿战于当利，鸿败走，斩楷将段方，楷单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假节，一依楷故事，寻进号前将军；允之为吴国内史；恢之骠骑司马、丹杨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拥兵马，势倾朝廷。后将军元显执政，亦倚以为援。

元显宠幸张法顺，每宴会，坐起无别。尚之入朝，正色谓元显曰："张法顺驱走小人，有何才异，而暴被拔擢。当今圣世，不宜如此。"元显默然。尚之又曰："宗室虽多，匡谏者少，王者尚纳刍荛之言，况下官与使君骨肉不远，蒙眷累世，何可坐视得失而不尽言。"因叱法顺令下。举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显深衔之。后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与，曰："西藩滨接荒余，寇虏无常，兵止数千，不足戍卫，无复可分彻者。"元显尤怒，会欲伐桓玄，故无他。

及元显称诏西伐，命尚之为前锋，尚之子文仲为宁远将军、宣城内史。桓玄至姑熟，遣冯该等攻历阳，断洞浦，焚尚之舟舰。尚之率步卒九千阵于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秋奔于玄军，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十余日。谯国人韩连、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于建康市。玄上疏以闵王不宜绝嗣，乃更封尚之从弟康之为谯县王。安帝反正，追赠尚之卫将军，以休之长子文思为尚之嗣，袭封谯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违轨度，多杀弗辜。好田猎，烧人坟墓，数为有司所纠，遂与群小谋逆。刘裕闻之，诛其党与，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训厉。后与休之同怨望称兵，为裕所败而死，国除。

恢之字季明，历官骠骑司马、丹杨尹。尚之为桓玄所害，徙恢之等于广州，而于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赠抚军将军。

休之字季预。少仕清涂，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龙骧将军、襄城太守，镇历阳。桓玄攻历阳，休之婴城固守。及尚之战败，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战，不捷，乃还城，携子侄奔于慕容超。闻义军起，复还京师。大将军武陵王令曰："前龙骧将军休之，才干贞审，功业既成。历阳之战，事在机捷。及至势乖力屈，奉身出奔，犹鸠集义徒，崎岖险阻。既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可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到镇无几，桓振复袭江陵，休之战败，出奔襄阳。宁朔将军张暢之、高平相刘怀肃自沔攻振，走之。休之还镇，御史中丞王桢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咏之代之，征休之还

京师，拜后将军、会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与尚书虞啸父犯禁嬉戏，降号征虏将军，寻复为后将军。

及卢循作逆，加督渐江东五郡军事，坐公事免。刘毅诛，复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子文思为乱，上疏谢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贻罪戾，忧惧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无方，威训不振，致使子侄愆法，仰负圣朝。悚赧兼怀，胡颜自处，请解所任，归罪阙庭。"不许。

后以文思事怨望，遂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将共诛执政。时休之次子文宝及兄子文祖并在都，收付廷尉赐死。刘裕亲自征之，密使遗休之治中韩延之书曰："文思事意，远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君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无愧心，久绝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之驱逼，一无所问。往年郗僧施、谢劭、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规谋，所以至此。今卿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衅。吾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是诸贤济身之日。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兰艾杂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怀诸人。"

延之报曰："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恇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怀，道未及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弊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裕得书叹息，以示诸佐曰："事人当应如此！"

宗之闻裕向荆州，自襄阳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轨以兵距裕，战于江津。休之大败，遂与宗之俱奔于姚兴。裕平姚泓，休之将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后叔父愔，袭爵广晋伯，历位辅国将军、吴国宣城

谯梁内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内伐也，会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兴初，与兄恢之同徙广州，于道被害。义军起，追赠太常卿。从弟康之以子文惠袭爵。宋受禅，国除。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赭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少以分义称。安帝时为建威将军、荆州治中，转平西府录事参军。以刘裕父名翘字显宗，延之遂字显宗，名兒为翘，以示不臣刘氏。与休之俱奔姚兴。刘裕入关，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广晋伯。早卒，无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阳王睦，字子友，谯王逊之弟也。魏安平亭侯，历侍御史。武帝受禅，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户。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鄫杞祀相立庙。事下太常，依礼典平议。博士祭酒刘憙等议："《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是则立始祖之庙，谓嫡统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并为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庙也。今睦非为正统，若立祖庙，中山不得并也。后世中山乃得为睦立庙，为后世子孙之始祖耳。"诏曰："礼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详审，可下礼官博议，乃处当之。"

咸宁三年，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览奏甚用怃然。广树亲戚，将以上辅王室，下惠百姓也。岂徒荣崇其身，而使民逾典宪乎！此事当大论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国，何论于赦令之间耶。其贬睦为县侯。"乃封丹水县侯。

及吴平，太康初诏复爵。有司奏封江阳王，帝曰："睦退静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阳险远，其以高阳郡封之。"乃封为高阳王。元康元年，为宗正。薨于位，世子蔚早卒，孙毅立。拜散骑侍郎，永嘉中没于石勒。隆安元年，诏以谯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继毅后。立五年，薨，无嗣，复以高密王纯之子法莲继之。宋受禅，国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议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户。三年，转封任城王，之国。咸宁五年薨，子济立。拜散骑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随东海王越在项，为石勒所害，二子俱没。有二弟：顺、斌。

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缪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禅，封陈王，邑千七百一十户。三年，改封西河。咸宁四年薨，子隐立。薨，子ＬＥ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籓翰。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鲁卫之祉，以为历纪长久，本支百世。安平风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义，外阐忠贞。洎高贵薨殂，则枕尸流恸；陈留就国，则拜辞陨涕。语曰‘疾风彰劲草’，献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寿，清徽至范，为晋宗英，子孙遵业，世笃其庆。高密风监清远，简素寡欲，孝以承亲，忠以奉上，方诸枝庶，实谓国桢。新蔡、南阳，俱莅方岳。值王室多难，中原芜梗，表义甄节，效绩艰危。于时丑类实繁，凶威日逞，势悬众衅，相继沦亡，悲夫！谯闵沈雄壮勇，作镇南服。属奸回肆乱，称兵内侮。怀忠愤发，建义湘州，荆沔响应，群才致力。虽元勋不立，而诚节克彰，垂裕后昆，奕世贞烈，岂不休哉！勋托末属，禀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觳梁□民，遂弃亲背主，负恩放命。凭庸蜀之饶，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奸谋日深。是以搢绅切齿，摅积愤之志；义士思奋，厉忘身之节。天道祸淫，应时荡定。昔汲黯犹在，淮南寝谋，周抚若存，凶渠未发，以邪忌正，异代同规。《诗》云“自贻伊戚”，其勋之谓矣。习阳凭庆枝叶，守约怀逸，栖情尘外，希踪物表，顾匹夫之独善，贵达节之弘规，言出身播，犹为幸也。

赞曰：安平立节，雅性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祸，忠全元丧。谯闵徇义，力屈志扬。勋自贻戚，名陨身亡。顺不恤忌，流播遐方。

列传第八

宣五王平原王榦琅邪王伷子覲澹繇漼清惠亭侯京扶风王骏子暢歆梁王肜文六王

宣帝九男，穆张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干，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风武王骏，张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赵王伦。亮及伦别有传。

平原王榦，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时封安阳亭侯，稍迁抚军中郎将，进爵平阳乡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践阼，封平原王，邑万一千三百户，给鼓吹、驸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宁初，遣诸王之国，干有笃疾，性理不恆，而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故特诏留之。太康末，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绶，班次三司。惠帝即位，进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榦虽王大国，不事其务，有所调补，必以才能。虽有爵禄，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积腐烂。阴雨则出犊车而内露车，或问其故，对曰："露者宜内也。"朝士造之，虽通姓名，必令立车马于门外，或终夕不见。时有得观，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前后爱妾死，既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室中，数日一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之。

赵王伦辅政，以榦为卫将军。惠帝反正，复为侍中，加太保。齐王冏之平赵王伦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劳冏，榦独怀百钱，见冏义之，曰："赵王逆乱，汝能义举，是汝之功，今以百钱贺汝。虽然，大势难居，不可不慎。"冏既辅政，榦诣之，冏出迎拜。榦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语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伦也。及冏诛，榦哭之恸，谓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东海王越兴义，至洛阳，往视干，干闭门不通。越驻车良久，干乃使人谢遣，而自于门间窥之。当时莫能测其意，或谓之有疾，或以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时年八十。会刘聪寇洛，不遑赠谥，有二子，世子广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县公，散骑常侍，皆为善士。遇难，合门堙灭。

琅邪武王伷，字子将，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为宁朔

将军，监守鄴城，有绥怀之称。累迁散骑常侍，进封东武乡侯，拜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转征虏将军、假节，。武帝践阼，封东莞郡王，邑万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入为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徐州诸军事，代卫瓘镇下邳。伷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吴人惮之。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东莞益其国。

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孙皓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诏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统，连据涂中，使贼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贼震惧，遣使奉伪玺绶。又使长史王恆率诸军渡江，破贼边守，获督蔡机，斩道降附五六万计，诸葛靓、孙奕皆归命请死，功勋茂著。其封子二人为亭侯，各三千户，赐绢六千匹。"顷之，并督青州诸军事，加侍中之服。进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伷既戚属尊重，加有平吴之功，克己恭俭，无矜满之色，僚吏尽力，百姓怀化。疾笃，赐床帐、衣服、钱帛、秔粱等物，遣侍中问焉。太康四年薨，时年五十七。临终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国封四子，帝许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为武陵王，繇为东安王，漼为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从仆射。太熙元年薨，时年三十五。子睿立，是为元帝。中兴初，以皇子裒为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更以皇子焕为琅邪王。其日薨，复以皇子昱为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会稽，成帝又以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长子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以会稽王摄行琅邪国祀。简文帝登阼，琅邪王无嗣。及帝临崩，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道子后为会稽王，更以恭帝为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国除。

武陵庄王澹字思弘。初为冗从仆射，后封东武公，邑五千二百户。转前将军、中护军。性忌害，无孝友之行。弟东安王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澹恶之如仇，遂谮繇于汝南王亮，亮素与繇有隙，奏废徙之。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澹素与河内郭俶、俶弟侃亲善。酒酣，俶等言张华之冤，澹性酗酒，因并杀之，送首于伦，其酗虐如此。

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初恃势，无礼于澹母。齐王冏辅政，澹母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还繇，由是澹与妻子徙辽东。其子禧年五岁，不肯随去，曰："耍当为父求还，无为俱徙。"陈诉历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后得还。拜光禄大夫、尚书、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为

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骑常侍，亦为勒所害。无子，其后元帝立皇子晞为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东安王繇字思玄。初拜东安公，历散骑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美须髯，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诛杨骏之际，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以功拜右卫将军，领射声校尉，进封郡王，邑二万户，加侍中，兼典军大将军，领右卫如故。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日诛赏三百余人，皆自繇出。东夷校尉文俶父钦为繇外祖诸葛诞所杀，繇虑俶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诛俶。

繇兄澹屡构繇于汝南王亮，亮不纳。至是以繇专行诛赏，澹因隙谮之，亮惑其说，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废徙带方。永康初，征繇，复封，拜宗正卿，迁尚书，转左仆射。惠帝之讨成都王颖，时繇遭母丧在鄴，劝颖解兵而降。及王师败绩，颖怨繇，乃害之。后立琅邪王覲子长乐亭侯浑为东安王，以奉繇祀。寻薨，国除。

淮陵元王灌字思冲。初封广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户。历左将军、散骑常侍。赵王伦之篡也，三王起义，灌与左卫将军王舆攻杀孙秀，因而废伦。以功进封淮陵王，入为尚书，加侍中，转宗正、光禄大夫。薨，子贞王融立。薨，无子，安帝时立武陵威王孙蕴为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骑常侍。薨，无子，以临川王宝子安之为嗣。宋受禅，国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赐爵。年二十四薨，追赠射声校尉，以文帝子机字太玄为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镇东将军、假节，以北平、上谷、广宁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国为二万户。薨，无子，齐王冏表以子几嗣。后冏败，国除。

扶风武王骏，字子臧。幼聪惠，年五六岁能书疏，讽诵经籍，见者奇之。及长，清贞守道，宗室之中最为俊望，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寻迁步兵、屯骑校尉，常侍如故。进爵乡侯，出为平南将军、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改封平寿侯，转安东将军。咸熙初，徙封东牟侯，转安东大将军，镇许昌。

武帝践阼，进封汝阴王，邑万户，都督豫州诸军事。吴将丁奉寇芍陂，骏督诸军距退之。迁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代石苞镇寿春。寻复都督豫州，还镇许昌。迁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

事，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加衮冕侍中之服。

骏善扶御，有威恩，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

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又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俶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给羽葆、鼓吹。太康初，进拜骠骑将军，开府、持节、都督如故。

骏有孝行，母伏太妃随兄亮在官，骏常涕泣思慕，若闻有疾，辄忧惧不食，或时委官定省。少好学，能著论，与荀顗论仁孝先后，文有可称。及齐王攸出镇，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顺阳王，拜给事中、屯骑校尉、游击将军。永嘉末，刘聪入洛，不知所终。

新野庄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后，兄暢推恩请分国封歆。太康中，诏封新野县公，邑千八百户，仪比县王。歆虽少贵，而谨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丧过礼，以孝闻。拜散骑常侍。

赵王伦篡位，以为南中郎将。齐王冏举义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从。嬖人王绥曰："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参军孙洵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讨之，大义灭亲，古之明典。"歆从之。乃使洵诣冏，冏迎执其手曰："使我得成大节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贯甲胄，率所领导冏。以勋进封新野郡王，邑二万户。迁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歆将之镇，与冏同乘谒陵，因说冏曰："成都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冏不从。俄而冏败，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

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及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

时孙洵为从事中郎，谓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公荷籓屏之任，居推毂之重，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维翰王室，镇静方夏之谓乎！”歆将出军，王绥又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不烦违帝命，亲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众溃，为昌所害。追赠骠骑将军。无子，以兄子劭为后，永嘉末没于石勒。

梁孝王肜，字子徽，清修恭慎，无他才能，以公子封平乐亭侯。及五等建，改封开平子。武帝践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及之国，迁北中郎将，督鄴城守事。

时诸王自选官属，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蕃素无行，本名雄，妻刘氏解音乐，为曹爽教伎，蕃又往来何晏所，而恣为奸淫。晏诛，徙河间，乃变名自结于肜。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咸宁中，复以陈国、汝南南顿增封为次国。太康中，代孔洵监豫州军事，加平东将军，镇许昌。顷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监青徐州军事，进号安东将军。

元康初，转征西将军，代秦王柬都督关中军事，领护西戎校尉。加侍中，进督梁州。寻征为卫将军、录尚书事，行太子太保，给千兵百骑。久之，复为征西大将军，代赵王伦镇关中，都督凉、雍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又领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肜与处有隙，促令进军而绝其后，播又不救之，故处见害。朝廷尤之。寻征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

肜尝大会，谓参军王铨曰：“我从兄为尚书令，不能啖大脔。大脔故难。”铨曰：“公在此独嚼，尚难矣。”肜曰：“长史大脔为谁？”曰：“卢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隐之耳。”铨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复行。”肜又曰：“我在长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单衣补幰以为清。铨答曰：“朝野望公举荐贤才，使不仁者远。而位居公辅，以衣补幰，以此为清，无足称也。”肜有惭色。

永康初，共赵王伦废贾后，诏以肜为太宰、守尚书令，增封二万户。赵王伦辅政，有星变，占曰“不利上相。”孙秀惧伦受灾，乃省司徒为丞相，以授肜，猥加崇进，欲以应之。或曰：“肜无权，不益也。”肜固让不受。及伦篡位，以肜为阿衡，给武贲百人，轩悬之乐十人。伦灭，诏以肜为太宰，领司徒，又代高密王泰为宗师。

永康二年薨，丧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陈留蔡克议谥曰：“肜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且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临大节，无不可夺之志；当危事，不能舍生取义；愍怀之废，不闻一言之谏；淮南之难，不能因势辅义；赵王伦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荡氏之乱，华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训，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区区之宋，犹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贬，法将何施！谨案《谥法》‘不勤成名曰灵”，肜见义不为，不可谓勤，宜谥曰灵。”梁国常侍孙霖及肜亲党称枉，台乃下符曰：“贾氏专权，赵王伦篡逆，皆力制朝野，肜势不得去，而责其不能引身去朝，义何所据？”克重议曰：“肜为宗臣，而国乱不能匡，主颠不能扶，非所以为相。故《春秋》讥华元乐举，谓之不臣。且贾氏之酷烈，不甚于吕后，而王陵犹得杜门；赵王伦之无道，不甚于殷纣，而微子犹得去之。近者太尉陈准，异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钩之隙，亦得托疾辞位，不涉伪朝。何至于肜亲伦之兄，而独不得去乎？赵盾入谏不从，出亡不远，犹不免于责，况肜不能去位，北面事伪主乎？宜如前议，加其贬责，以广为臣之节，明事君之道。”于是朝廷从克议。肜故吏复追诉不已，故改焉。

无子，以武陵王澹子禧为后，是为怀王，拜征虏将军，与澹俱没于石勒。元帝时，以西阳王羕子悝为肜嗣，早薨，是为殇王。至是怀王子翘自石氏归国得立，是为声王，官至散骑常侍。薨，无子，诏以武陵威王子□逢为翘嗣，历永安太仆，与父晞俱废徙新安。薨，太元中复国，子和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国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寿阳，义熙初乃归，累迁左卫将军、太常卿。刘裕伐姚泓，请为谘议参军，为裕所害。国除。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辽东悼惠王定国、广汉殇王广德，其乐安平王鉴、燕王机、皇子永祚、乐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机继清惠亭侯，别有传。永祚早亡，无传。

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从征王凌，封长乐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岁，哀动左右，大见称叹。袭封舞阳侯。奉景献羊后于别第，事后以孝闻。复历散骑常侍、步兵校尉，时年十八，绥抚营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迁卫将军。居文帝丧，哀毁过礼，杖而后起。左右以稻米干饭杂理中丸进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若万一加以他疾，将复如何！宜远虑深计，不可专守一志。”常遣人逼进饮食，司马嵇喜又谏

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亲，任惟元辅。匹夫犹惜其命，以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业，辅帝室之重任，而可尽无极之哀，与颜闵争孝！不可令贤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进食，攸不得已，为之强饭。喜退，攸谓左右曰："嵇司马将令我不忘居丧之节，得存区区之身耳。"

武帝践阼，封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吏，攸奏议曰；"昔圣王封建万国，以亲诸侯，轨迹相承，莫之能改。诚以君不世居，则人心偷幸；人无常主，则风俗伪薄。是以先帝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应期创业，树建亲戚，听使藩国自除长吏。而今草创，制度初立，虽庸蜀顺轨，吴犹未宾，宜俟清泰，乃议复古之制。"书比三上，辄报不许。其后国相上长吏缺，典书令请求差选。攸下令曰："忝受恩礼，不称惟忧。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请之。"时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绝之。前后十余上，帝又不许。攸虽未之国，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

迁骠骑将军，开府辟召，礼同三司。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常叹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复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驭世，明罚敕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犹须督责。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惧烦简之宜，未审其要，故令刘、程二君详定。然思惟之，郑铸刑书，叔向不韪；范宣议制，仲尼讥之。令皆如旧，无所增损。其常节度所不及者，随事处决。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节。如有所阙，以赖股肱匡救之规，庶以免负。"于是内外祗肃。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

攸每朝政大议，悉心陈之。诏以比年饥馑，议所节省，攸奏议曰："臣闻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今方隅清穆，武夫释甲，广分休假，以就农业。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尽地利。昔汉宣叹曰：'与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赏罚，黜陟幽明，于时翕然，用多名守。计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通天下谋之，则饥者必不少矣。今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则天下之谷可复古政，岂患于暂一水旱，便忧饥馁哉！考绩黜陟，毕使严明，畏威怀惠，莫不自厉。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

化日浅，靡财害谷，动复万计。宜申明旧法，必禁绝之。使去奢即俭，不夺农时，毕力稼穑，以实仓廪。则荣辱礼节，由之而生，兴化反本，于兹为盛。”

转镇军大将军，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数年，授太子太傅，献箴于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国立君，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业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统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贰己，储德既立，邦有所恃。夫亲仁者功成，迩佞者国倾，故保相之材，必择贤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辅，内以亲亲立固，德以义济，亲则自然。嬴废公族，其崩如山；刘建子弟，汉祚永傅。楚以无极作乱，宋以伊戾兴难。张禹佞给，卒危强汉。辅弼不忠，祸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丧乃邦。无曰父子不间，昔有江充；无曰至亲匪贰，或容潘崇。谀言乱真，谮润离亲，骊姬之谗。晋侯疑申。固亲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以尊。自损者有余，自益者弥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见亡戒危，睹安思存。冢子司义，敢告在阍。”世以为工。

咸宁二年，代贾充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及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恆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帝既信勖言，又纳紞说，太康三年乃下诏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周之吕望，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侍中、司空、齐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笃诚。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登显位，以称具瞻。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骑满二十人，置骑司马五人。余主者详案旧制施行。”攸不悦，主簿丁颐曰：“昔太公封齐，犹表东海；桓公九合，以长五伯。况殿下诞德钦明，恢弼大藩，穆然东

轸，莫不得所。何必绛阙，乃弘帝载！”攸曰：“吾无匡时之用，卿言何多。”

明年，策攸曰：“於戏！惟命不于常，天既迁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顺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国于东土，锡兹青社，用籓翼我邦家。茂哉无怠，以永保宗庙。”又诏下太常，议崇锡之物，以济南郡益齐国。又以攸子寔为北海王。于是备物典策，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

攸知勖、紞构己，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帝哭之恸，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诏丧礼依安平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配飨太庙。子冏立，别有传。

攸以礼自拘，鲜有过事。就人借书，必手刊其谬，然后反之。加以至性过人，有触其讳者，辄泫然流涕。虽武帝亦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三子：蕤、赞、寔。

蕤字景回，出继辽东王定国。太康初，徙封东莱王。元康中，历步兵、屯骑校尉。蕤性强暴，使酒，数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义兵，赵王伦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系廷尉，当诛。伦太子中庶子祖纳上疏谏曰：“罪不相反，恶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谟，百王之达制也。是故鲧既殛死，禹乃嗣兴；二叔诛放，而邢卫无责。逮乎战国，及至秦汉，明恕之道寝，猜嫌之情用，乃立质任以御众，设从罪以发奸，其所由来，盖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献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亲之典。”会孙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拥众入洛，蕤于路迎之。冏不即见，须符付前顿。蕤恚曰：“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

及冏辅政，诏以蕤为散骑常侍，加大将军，领后军、侍中、特进，增邑满二万户。又从冏求开府，冏曰：“武帝子吴、豫章尚未开府，宜且须后。”蕤以是益怨，密表冏专权，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共废冏。事觅，免为庶人。寻诏曰：“大司马以经识明断，高谋远略，猥率同盟，安复社稷。自书契所载，周召之美未足比勋，故授公上宰。东莱王蕤潜怀怨妒，包藏祸心，与王舆密谋，图欲谮害。收舆之日，蕤与青衣共载，微服奔走，经宿乃还。奸凶赫然，妖惑外内。又前表冏所言深重，虽管蔡失道，牙庆乱宗，不复过也。《春秋》之典，大义灭亲，其徙蕤上

庸。”后封微阳侯。永宁初，上庸内史陈锺承冏旨害蕤。死，诏诛锺，复蕤封，改葬以王礼。

赞字景期，继广汉殇王广德后。年六岁，太康元年薨，谥冲王。

寔字景深，初为长乐亭侯。攸以赞薨，又以寔继广汉殇王后，改封北海王。永宁初为平东将军、假节，加散骑常侍，代齐王冏镇许昌。寻进安南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增邑满二万户。未发，留为侍中、上军将军，给千兵百骑。

城阳哀王兆，字千秋，年十岁而夭。武帝践阼，诏曰：“亡弟千秋，少聪慧，有夙成之质，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绍立其后，而竟未遂，每追遗意，情怀感伤。其以皇子景度为千秋后，虽非典礼，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于是追加兆封谥。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复以第五子宪继哀王后。薨，复以第六子祗为东海王，继哀王后。薨，咸宁初又封第十三子遐为清河王，以继兆后。

辽东悼惠王定国，年三岁薨。咸宁初追加封谥，齐王攸以长子蕤为嗣。蕤薨，子遵嗣。

广汉殇王广德，年二岁薨。咸宁初追加封谥，齐王攸以第五子赞绍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广德。

乐安平王鉴，字大明，初封临泗亭侯。武帝践阼，封乐安王。帝为鉴及燕王机高选师友，下诏曰：“乐安王鉴、燕王机并以长大，宜得辅导师友，取明经儒学，有行义节俭，使足严惮。昔韩起与田苏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骑校尉。咸宁初，以齐之梁邹益封，因之国，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征为散骑常侍、上军大将军，领射声校尉。寻迁使持节、都督豫州军事、安南将军，代清河王遐镇许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殇王籍立。薨，无子，齐王冏以子冰绍鉴后。以济阴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为广阳国，立冰为广阳王。冏败，废。

乐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笃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诏曰：“弟祚早孤无识，情所哀愍。幼得笃疾，日冀其差，今遂废痼，无复后望，意甚伤之。其封为乐平王，使有名号，以慰吾心。”寻薨，无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测。及其处乱离之际，属交争之秋，而能远害全身，享兹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饰之以温恭，扶风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称者也。齐王以两献之

亲，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万方属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见疵，紞勖陈蔓草之邪谋，武皇深翼子之滞爱。遂乃褫龙章于衮职，徙侯服于下藩，未及戒涂，终于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缀衣之命，膺负图之托，光辅嗣君，允厘邦政，求诸冥兆，或废兴之有期，徵之人事，庶胜残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攸实有之；“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荀冯之谓也。

赞曰：文宣孙子，或贤或鄙。扶风遗爱，琅邪克己。澹谄凶魁，肜参衅始。干虽静退，性乖恆理。彼美齐献，卓尔不群。自家刑国，纬武经文。木摧于秀，兰烧以薰。

列传第九

王沈（子浚）荀顗荀勖（子籓籓子邃闾籓弟组组子奕）冯紞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人也。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魏东郡太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

寻迁尚书，出监豫州诸军事、奋武将军、豫州刺史。至镇，乃下教曰："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陈廞、褚□曰："奉省教旨，伏用感叹。劳谦日昃，思闻苦言。愚谓上之所好，下无不应。而近未有极谏之辞，远无传言之箴者，诚得失之事将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赏劝，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赇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谓设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须后。"

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轻而禄重，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处也。若陈至言于刺史，兴益于本州，达幽隐之贤，去祝鮀之佞，立德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辞赏，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怀其道而迷其国哉！"褚□复白曰："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以其款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臣，将济济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实不可以同冰炭，虽悬重赏，忠谏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绛由和戎之功，蒙女乐之赐，管仲有兴齐之勋，而加上卿

之礼，功勋明著，然后赏劝随之。未闻张重赏以待谏臣，悬谷帛以求尽言也。”沈无以夺之，遂从□议。

沈探寻善政，案贾逵以来法制禁令，诸所施行，择善者而从之。又教曰：“后生不闻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兴，不可得也。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俗化陵迟，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实在敦学。昔原伯鲁不悦学，闵马父知其必亡。将吏子弟，优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致游戏，伤毁风俗矣。”于是九郡之士，咸悦道教，移风易俗。

迁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国。平蜀之役，吴人大出，声为救蜀，振荡边境，沈镇御有方，寇闻而退。转镇南将军。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书令，加给事中。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

及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封博陵郡公，固让不受，乃进爵为县公，邑千八百户。帝方欲委以万机，泰始二年薨。帝素服举哀，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葬田一顷，谥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勋，诏曰：“夫表扬往行，所以崇贤垂训，慎终纪远，厚德兴教也。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沈蹈礼居正，执心清粹，经纶坟典，才识通洽。入历常伯纳言之位，出干监牧方岳之任，内著谋猷，外宣威略。建国设官，首登公辅，兼统中朝，出纳大命，实有翼亮佐世之勋。其赠沈司空公，以宠灵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赞之勋，当受郡公之封，而固辞恳至，嘉其让德，不夺其志。可以郡公官属送葬。沈素清俭，不营产业。其使所领兵作屋五十间。”子浚嗣。后沈夫人荀氏卒，将合葬，沈棺椋已毁，更赐东园秘器。咸宁中，复追封沈为郡公。

浚字彭祖。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拜驸马都尉。太康初，与诸王侯俱就国。三年来朝，除员外散骑侍郎。元康初，转员外常侍，迁越骑校尉、右军将军。出补河内太守，以郡公不得为二千石，转东中郎将，镇许昌。

及愍怀太子幽于许昌，浚承贾后旨，与黄门孙虑共害太子。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寻徙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

及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兵，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伦诛，进号安北将军。及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兴兵内向，害长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演杀浚，并其众。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于是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蓟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从一道。演与浚欲合卤簿，因而图之。值天暴雨，兵器沾湿，不果而还。单于由是与其种人谋曰："演图杀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违天不祥，我不可久与演同。"乃以谋告浚。浚密严兵，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诣浚降，遂斩之，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以主溥祁弘为前锋，遇颖将石超于平棘，击败之。浚乘胜遂克鄴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浚还蓟，声实益盛。东海王越将迎大驾，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惠帝旋洛阳，转浚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增博陵之封。怀帝即位，以浚为司空，领乌丸校尉，务勿尘为大单于。浚又表封务勿尘辽西郡公，其别部大飘滑及其弟渴末别部大屠甕等皆为亲晋王。

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鲜卑文鸯讨勒，勒走南阳。明年，勒复寇冀州，刺史王斌为勒所害，浚又领冀州。诏进浚为大司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使者未及发，会洛京倾覆，浚大树威令，专征伐，遣督护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诸军及务勿尘世子疾陆眷，并弟文鸯、从弟末柸，攻石勒于襄国，勒率众来距，昌逆击败之。末柸逐北入其垒门，为勒所获。勒质末柸，遣间使来和，疾陆眷遂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柸，结盟而退。

其后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乃以司空荀籓为太尉，光禄大夫荀组为司隶，大司农华荟为太常，中书令李絙为河南尹。又遣祁弘讨勒，及于广宗。时大雾，弘引军就道，卒与勒遇，为勒所杀。由是刘琨与浚争冀州。琨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浚患之，遂辍讨勒之师，而与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驱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复能争。

浚还，欲讨勒，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疾陆眷，将与之俱攻襄国。浚为政苛暴，将吏又贪残，并广占山泽，引水灌田，渍陷冢墓，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从事韩咸切谏，浚怒，杀之。疾陆眷

自以前后违命，恐浚诛之。勒亦遣使厚赂，疾陆眷等由是不应召。浚怒，以重币诱单于猗卢子右贤王日律孙，令攻疾陆眷，反为所破。

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日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浚自领尚书令，以枣嵩、裴宪并为尚书，使其子居王宫，持节，领护匈奴中郎将，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又使嵩监司冀并兖诸军事、行安北将军，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恽为石勒所杀，以薄盛代之。

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胡矩谏浚，盛陈其不可。浚忿之，出矩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浚素不平长史燕国王悌，遂因他事杀之。时童谣曰：“十囊五囊入枣郎。”枣嵩，浚之子婿也。浚闻，责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谣曰：“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门，翟雉入听事。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以矜豪日甚，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灾蝗，士卒衰弱。

浚之承制也，参佐皆内叙，唯司马游统外出。统怨，密与石勒通谋。勒乃诈降于浚，许奉浚为主。时百姓内叛，疾陆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为卑辞以事之。献遗珍宝，使驿相继。浚以勒为诚，不复设备。勒乃遣使克日上尊号于浚，浚许之。

勒屯兵易水，督护孙纬疑其诈，驰白浚，而引军逆勒。浚不听，使勒直前。众议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诈，请距之。”浚怒，欲斩诸言者，众遂不敢复谏。盛张设以待勒。勒至城，便纵兵大掠。浚左右复请讨之，不许。及勒登听事，浚乃走出堂皇，勒众执以见勒。勒遂与浚妻并坐，立浚于前。浚骂曰：“胡奴调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数浚不忠于晋，并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遂遣五百骑先送浚于襄国，收浚麾下精兵万人，尽杀之。停二日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而得免。勒至襄国，斩浚，而浚竟不为之屈，大骂而死。无子。

太元二年，诏兴灭继绝，封沈从孙道素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义熙十一年，改封东莞郡公。宋受禅，国除。

荀顗，字景倩，颍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为姊婿陈群所赏。性至孝，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魏时以父勋除中郎。宣帝辅政，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累迁侍中。

为魏少帝执经，拜骑都尉，赐爵关内侯。难钟会《易》无互体，又与扶风王骏论仁孝孰先，见称于世。

时曹爽专权，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营救得免。及高贵乡公立，顗言于景帝曰："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毌丘俭、文钦果不服，举兵反。顗预讨俭等有功，进爵万岁亭侯，邑四百户。文帝辅政，迁尚书。帝征诸葛诞，留顗镇守。顗甥陈泰卒，顗代泰为仆射，领吏部，四辞而后就职。顗承泰后，加之淑慎，综核名实，风俗澄正。咸熙中，迁司空，进爵乡侯。

顗年逾耳顺，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文帝奏，宜依汉太傅胡广丧母故事，给司空吉凶导从。及蜀平，兴复五等，命顗定礼仪。顗上请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共删改旧文，撰定晋礼。

咸熙初，封临淮侯。武帝践阼，进爵为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诏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轨仪也。朕承洪业，昧于大道，思训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笃诚，思心通远，翼亮先皇，遂辅朕躬，实有佐命弼导之勋。宜掌教典，以隆时雍。其以顗为司徒。"寻加侍中，迁太尉、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置司马亲兵百人。顷之，又诏曰："侍中、太尉顗，温恭忠允，至行纯备，博古洽闻，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时以《正德》、《大豫》雅颂未合，命顗定乐。事未终，以泰始十年薨。帝为举哀，皇太子临丧，二宫赙赠，礼秩有加。诏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临淮公顗，清纯体道，忠允立朝，历司外内，茂绩既崇，训傅东宫，徽猷弘著，可谓行归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谥曰康。"又诏曰："太尉不恤私门，居无馆宇，素丝之志，没而弥显。其赐家钱二百万，使立宅舍。"咸宁初，诏论次功臣，将配飨宗庙。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铭功太常，配飨清庙。

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

顗无子，以从孙徽嗣。中兴初，以顗兄玄孙序为顗后，封临淮公。序卒，又绝，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继顗后。恆卒，子龙符嗣。宋受禅，国

除。

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祖棐，射声校尉。父肸，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余岁能属文。从外祖魏太傅钟繇曰："此兒当及其曾祖。"既长，遂博学，达于从政。仕魏，辟大将军曹爽掾，迁中书通事郎。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为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勖有遗爱，安阳生为立祠。迁廷尉正，参文帝大将军军事，赐爵关内侯，转从事中郎，领记室。

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闾阖门。帝弟安阳侯干闻难欲入，佑谓干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及干至，帝迟之，干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勖谏曰："孙佑不纳安阳，诚宜深责。然事有逆顺，用刑不可以喜怒为轻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时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勖言于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义以伐违贰。而名以刺客除贼，非所谓刑于四海，以德服远也。"帝称善。

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勖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勖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帝不纳，而使勖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勖启"伐蜀，宜以卫瓘为监军"。及蜀中乱，赖瓘以济。会平，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

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帝用勖所作。皓既报命和亲，帝谓勖曰："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帝即晋王位，以勖为侍中，封安阳子，邑千户。武帝受禅，改封济北郡公。勖以羊祜让，乃固辞为侯。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定律令。

充将镇关右也，勖谓冯紞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为妃，则不留而自停矣。"勖与紞伺帝间并称"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遂成婚。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焉。久之，进位光禄大夫。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初，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又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举世伏其明识。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佐命功臣，列于铭飨。及王浚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而吴果灭。以专典诏命，论功封子一人为亭侯，邑一千户，赐绢千匹。又封孙显为颍阳亭侯。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

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勖，勖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诚为佳矣。然分裂旧土，犹惧多所摇动，必使人心聪扰，思惟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实不成制度。然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后裁度。凡事虽有久而益善者，若临时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勖言为允，多从其意。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汉文垂拱，几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员，县官国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则宜以省事为先。凡居位者，使务思萧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笃义行，崇敦睦，使昧宠忘本者不得容，而伪行自息，浮华者惧矣。重敬让，尚止足，令贱不妨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矣。位不可以进趣得，誉不可以朋党求，则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听矣。去奇技，抑异说，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诛，则官业有常，人心不迁矣。事留则政稽，政稽则功废。处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职司者而夙夜不懈，则虽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简文案，略细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视听，愿之如阳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烦挠，为百吏所黩，二三之命，为百姓所餍，则吏竭其诚，下悦上命矣。设官分职，委事责成。君子心竞而不力争，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则官无异业，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谓省事之本也。苟无此愆，虽不省吏，天下必谓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实以为善。若直作大例，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及事之兴废，不得皆同。凡发号施令，典而当则安，傥有驳者，或致壅否。凡职所临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

长，各裁其中，先条上言之。然后混齐大体，详宜所省，则令下必行，不可摇动。如其不尔，恐适惑人听，比前行所省，皆须臾辄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勖论议损益多此类。

太康中诏曰：“勖明哲聪达，经识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内任，著勋弘茂，询事考言，谋猷允诚。宜登大位，毗赞朝政。今以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开府辟召，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并薨，太子太傅又缺，勖表陈：“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杨珧参辅东宫，必当仰称圣意。尚书令卫瓘、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若以瓘新为令未出者，涛即其人。”帝并从之。

明年秋，诸州郡大水，兖土尤甚。勖陈宜立都水使者。其后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羡、赵咸为舍人，对掌文法。诏以问勖，勖曰：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六合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将来。而门下上称程咸、张恽，下称此等，欲以文法为政，皆愚臣所未达者。昔张释之谏汉文，谓兽圈啬夫不宜见用；邴吉住车，明调和阴阳之本。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之惠，诚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明帝时犹以付内常侍。以臣所闻，明帝时唯有通事刘泰等官，不过与殿中同号耳。又顷言论者皆云省官减事，而求益吏者相寻矣。多云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文书，乃委付书令史及干，诚吏多则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

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帝将废贾妃，勖与冯紞等谏请，故得不废。时议以勖倾国害时，孙资、刘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诏令大事，虽已宣布，然终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闻也。族弟良曾劝勖曰：“公大失物情，有所进益者自可语之，则怀恩多矣。”其婿武统亦说勖“宜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勖并默然不应，退而语诸子曰：“人臣不密则失身，树私则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当宦达人间，宜识吾此意。”久之，以勖守尚书令。

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及在尚书，课试令史以下，核其才能，有暗于文法，不能决疑处事者，即时遣出。帝尝谓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于君也。”居职月余，以母忧上还印绶，帝不许。遣常侍周恢喻旨，勖乃奉诏视职。

勖久管机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太康十年卒，诏赠司徒，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钱五十万、布百匹。遣兼御史持节护丧，谥曰成。勖有十子，其达者辑、籓、组。

辑嗣，官至卫尉。卒，谥曰简。子畯嗣。卒，谥曰烈。无嫡子，以弟息识为嗣。辑子绰。

绰字彦舒，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

籓字大坚。元康中，为黄门侍郎，受诏成父所治钟磬。以从驾讨齐王冏勋，封西华县公。累迁尚书令。永嘉末，转司空，未拜而洛阳陷没，籓出奔密。王浚承制，奉籓为留台太尉。及愍帝为太子，委籓督摄远近。建兴元年薨于开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谥曰成，追赠太保。籓二子：邃、闿。

邃字道玄，解音乐，善谈论。弱冠辟赵王伦相国掾，迁太子洗马。长沙王乂以为参军。乂败，成都王为皇太弟，精选僚属，以邃为中舍人。鄴城不守，随籓在密。元帝召为丞相从事中郎，以道险不就。愍帝就加左将军、陈留相。父忧去职，服阕，袭封。愍帝欲纳邃女，先征为散骑常侍。邃惧西都危逼，故不应命，而东渡江，元帝以为军谘祭酒。太兴初，拜侍中。邃与刁协婚亲，时协执权，欲以邃为吏部尚书，邃深距之。寻而王敦讨协，协党与并及于难，唯邃以疏协获免。敦表为廷尉，以疾不拜。迁太常，转尚书。苏峻作乱，邃与王导、荀崧并侍天子于石头。峻平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靖。子汪嗣。

闿字道明，亦有名称，京都为之语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马、齐王冏辟为掾。冏败，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闿与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请葬，朝议听之，论者称焉。为太傅主簿、中书郎。与邃俱渡江，拜丞相军谘祭酒。中兴建，迁右军将军，转少府。明帝尝从容问王暠曰："二荀兄弟孰贤？"暠答以闿才明过邃。帝以语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闿所不及。"由是议者莫能定其兄弟优劣。历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封射阳公。太宁二年卒，追赠卫尉，谥曰定。子达嗣。

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见而称之曰："夷雅有才识。"初为司徒左西属，补太子舍人。司徒王浑请为从事中郎，转左长史，历太子中庶子、荥阳太守。

赵王伦为相国，欲收大名，选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堪沛国刘谟为左右司马。伦篡，以组为侍中。及长沙王乂败，惠帝遣组及散骑常侍闾丘冲诣成都王颖，慰劳其军。帝西幸长安，以组为河南尹。迁尚书，转卫尉，赐爵成阳县男，加散骑常侍、中书监。转司隶校尉，加特进、光禄大夫，常侍如故。于时天下已乱，组兄弟贵盛，惧不容于世，虽居大官，并讽议而已。

永嘉末，复以组为侍中，领太子太保。未拜，会刘曜、王弥逼洛阳，组与籓俱出奔。怀帝蒙尘，司空王浚以组为司隶校尉。组与籓移檄天下，以琅邪王为盟主。

愍帝称皇太子，组即太子之舅，又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事，与籓并保荥阳之开封。建兴初，诏籓行留台事。俄而籓薨，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进封临颍县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绶。明年，进位太尉，领豫州牧、假节。

元帝承制，以组都督司州诸军，加散骑常侍，余如故。顷之，又除尚书令，表让不拜。及西都不守，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劝进。帝欲以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

组逼于石勒，不能自立。太兴初，自许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给千兵百骑，组先所领仍皆统摄。顷之，诏组与太保、西阳王羕并录尚书事，各加班剑六十人。永昌初，迁太尉，领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谥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驸马都尉，侍讲东宫。出为镇东参军，行扬武将军、新汲令。愍帝为皇太子，召为中舍人，寻拜散骑侍郎，皆不就。随父渡江。元帝践阼，拜中庶子，迁给事黄门郎。父忧去职，服阕，补散骑常侍、侍中。

时将缮宫城，尚书符下陈留王，使出城夫。奕驳曰："昔虞宾在位，《书》称其美；《诗》咏《有客》，载在《雅》《颂》。今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右，故答表曰书，赐物曰与。此古今之所崇，体国之高义也。谓宜除夫役。"时尚书张闿、仆射孔愉难奕，以为："昔宋不城周，《阳秋》所讥。特蠲非体，宜应减夫。"奕重驳，以为："《阳秋》之末，文武之道将坠于地，新有子朝之乱，于时诸侯逋替，莫肯率

职。宋之于周，实有列国之权。且同巳勤王而主之者晋，客而辞役，责之可也。今之陈留，无列国之势，此之作否，何益有无！臣以为宜除，于国职为全。”诏从之。

时又通议元会日帝应敬司徒王导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曰：“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当尔之日，犹拜三老，况今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事下门下，奕议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又至尊与公书手诏则曰‘顿首言’，中书为诏则云‘敬问’，散骑优册则曰：‘制命’。今诏文尚异，况大会之与小会，理岂得同！”诏从之。

咸和七年卒，追赠太仆，谥曰定。

冯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隶校尉。父员，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经史，识悟机辩。历仕为魏郡太守，转步兵校尉，徙越骑。得幸于武帝，稍迁左卫将军。承颜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充女之为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将废，紞、勖干没救请，故得不废。伐吴之役，紞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浚入秣陵。迁御史中丞，转侍中。

帝病笃得愈，紞与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乃使紞言于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纳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笃，既纳紞、勖邪说，遂为身后之虑，以固储位。既闻攸殒，哀恸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齐王名过于实，今得自终，此乃大晋之福。陛下何乃过哀！”帝收泪而止。

初谋伐吴，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讎。及华外镇，威德大著，朝论当征为尚书令。紞从容侍帝，论晋魏故事，因讽帝，言华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华传》。

太康七年，紞疾，诏以紞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寻卒。二子：播、熊。播，大长秋。熊字文罴，中书郎。紞兄恢，自有传。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与义。动静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门》之情；渭滨之叟，匪西山之节。汤武有以济其功，夏殷

不能讥其志。王沈才经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参席上之珍，居晋为幄中之士，桐宫之谋遽泄，武闱之祸遂臻。是知田光之口，岂燕丹之可绝；豫让之形，非智氏之能变。动静之际，有据蒺藜，仁义之方，求之弥远矣。彭祖谒由捧雉，孕本贸丝，因家乏主，遂登显秩。拥北州之士马，偶东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诸侯，宣力王室。而乘间伺隙，潜图不轨，放肆獯虏，迁播乘舆。遂使漳滏萧然，黎元涂地。纵贪夫于藏户，戮高士于燕垂，阻越石之内难，邀世龙之外府。恶稔毒{疒甫}，坐致焚燎，假手仇敌，方申凶犷，庆封之戮，慢骂何补哉！公曾，慈明之孙；景倩，文若之子，践隆堂而高视，齐逸轨而长骛。孝敬足以承亲，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旧典，采萧相之遗法。然而援硃均以贰极，煽褒阎而偶震。虽废兴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于斗粟兴谣，逾里成咏，勖之阶祸，又已甚焉。冯紞外骋戚施，内穷狙诈，毙攸安贾，交勖仇张，心滔楚费，过逾晋伍。爰丝献寿，空取慰于仁心，紞之陈说，幸收哀于迷虑，投畀之罚无闻，《青蝇》之诗不作矣。

赞曰：处道文林，胡贰尔心？彭祖凶孽，自贻伊戚。临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阳英英，匪懈其职。倾齐附鲁，是为螫贼。紞之不臧，交乱罔极。

列传第十

贾充郭彰杨骏

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阳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充少孤，居丧以孝闻。袭父爵为侯。拜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参大将军军事，从景帝讨毌丘俭、文钦于乐嘉。帝疾笃，还许昌，留充监诸军事，以劳增邑三百五十户。

后为文帝大将军司马，转右长史。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图欲伐吴，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历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及还，白帝曰："诞在再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今征之，反速而事小；不征，事迟而祸大。"帝乃征诞为司空，而诞果叛。复从征诞，充进计曰："楚兵轻而锐，若深沟高垒以逼贼城，可不战而克也。"帝从之。城陷，帝登垒以劳充。帝先归洛阳，使充统后事，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户。迁廷尉，充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

转中护军，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跸。及常道乡公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增邑千二百户，统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

钟会谋反于蜀，帝假充节，以本官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西据汉中，未至而会死。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

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及受禅，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母柳氏为鲁国太夫人。

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诏曰：“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奖明圣意，谘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荀煇、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朕每鉴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昔萧何以定律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车骑以下，皆加禄赏。其详依故典。”于是赐充子弟一人关内侯，绢五百匹。固让，不许。

后代裴秀为尚书令，常侍、车骑将军如故。寻改常侍为侍中，赐绢七百匹。以母忧去职，诏遣黄门侍郎慰问。又以东南有事，遣典军将军杨嚣宣谕，使六旬还内。

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又以文武异容，求罢所领兵。及羊祜等出镇，充复上表欲立勋边境，帝并不许。从容任职，褒贬在已，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帝舅王恂尝毁充，而充更进恂。或有背充以要权贵者，充皆阳以素意待之。而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

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时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乃下诏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毂委成，大匡其弊，恐为患未已。每虑斯难，忘寝与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念，而远近获安矣。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驸马。”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

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对曰：“勖请行之。”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

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顗亦并称之。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诏充居本职。先是羊祜密启留充，及是，帝以语充。充谢祜曰："始知君长者。"

时吴将孙秀降，拜为骠骑大将军。帝以充旧臣。欲改班，使车骑居骠骑之右。充固让，见听。寻迁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

会帝寝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及疾愈，赐绢各五百匹。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寻转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咸宁三年，日蚀于三朝，充请逊位，不许。更以沛国之公丘益其封，宠幸愈甚，朝臣咸侧目焉。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充议以为："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议，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丧服从诸侯之例。"帝从充议。

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给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充虑大功不捷，表陈"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为诸军节度，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南屯襄阳。吴江陵诸守皆降，充乃徙屯项。

王浚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华豫平吴之策，故充以为言。中书监荀勖奏，宜如充表。帝不从。杜预闻充有奏，驰表固争，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辕，而孙皓已降。吴平，军罢。帝遣侍中程咸犒劳，赐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分封从孙暢新城亭侯，盖安阳亭侯；弟阳里亭侯混、从孙关内侯众增户邑。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及师出而吴平，大惭惧，议欲请罪。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罢节钺、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与群臣上告成之礼，请有司具其事。帝谦让不许。

及疾笃，上印绶逊位。帝遣侍臣谕旨问疾，殿中太医致汤药，赐床帐钱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时年六十六。帝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綟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缇麾，大路、銮路、辒辌车、帐下司马大车，椎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与石苞等为王功配飨庙庭，谥曰武。追赠充子黎民为鲁殇公。

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阁。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槐曰："礼，大宗无后，以小宗支子后之，无异姓为后之文。无令先公怀腆后土，良史书过，岂不痛心。"槐不从。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曰："太宰、鲁公充，崇德立勋，勤劳佐命，背世殂陨，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终，世嗣未立。古者列国无嗣，取始封支庶，以绍其统，而近代更除其国。至于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于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博士秦秀议谥曰荒，帝不纳。博士段暢希旨，建议谥曰武，帝乃从之。自充薨至葬，赙赐二千万。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郭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

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浚。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即广城君也。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曰："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而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毋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俱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浚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浚惧充遂去，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

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后荃恚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及女为妃，槐乃盛威仪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觉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辄使人寻之，恐其过李也。初，充母柳见古今重节义，竟不知充与成济事，以济不忠，数追骂之。侍者闻之，无不窃笑。及将亡，充问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遂无言。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训》行于世。

谧字长深。母贾午，充少女也。父韩寿，字德真，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曾孙。美姿貌，善容止，贾充辟为司空掾。充每宴宾僚，其女辄于青钅巢中窥之，见寿而悦焉。问其左右识此人不，有一婢说寿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发于寤寐。婢后往寿家，具说女意，并言其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赠结，呼寿夕入。寿劲捷过人，逾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觉其女悦暢异于常日。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而其门阁严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阳惊，托言有盗，因使循墙以观其变。左右白曰："无余异，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赠骠骑将军。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徙，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

历位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广城君薨，去职。丧未终。起为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籓、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寻转侍中。领秘书监如故。谧时从帝幸宣武观校猎，讽尚书于会中召谧受拜，诫左右勿使人知，于是众疑其有异志矣。谧既亲贵，数入二宫，共愍怀太子游处，无屈降心。常与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谧惧，言之于后，遂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鄴。

及为常侍，侍讲东宫，太子意有不悦，谧患之。而其家数有妖异，飘风吹其朝服飞上数百丈，坠于中丞台，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压毁床帐，谧益恐。及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及赵王伦废后，以诏召谧于殿前，将戮之。走入西钟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斩之。韩寿少弟蔚有器望，及寿兄巩令保、弟散骑侍郎预、吴王友鉴、谧母贾午皆伏诛。

初，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迳。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南坐，声色甚历，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虡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及是，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赵王伦之败，朝廷追述充勋，议立其后。欲以充从孙散骑侍郎众为嗣，众阳狂自免。以子秃后充，封鲁公，又病死。永兴中，立充从曾孙湛为鲁公，奉充后，遭乱死，国除。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充弟混，字宫奇，笃厚自守，无殊才能。太康中，为宗正卿。历镇军将军，领城门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赠中军大将军、仪同三司。

充从子彝、遵并有鉴裁，俱为黄门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范，少有志尚。颇览载籍，而沈深有智算，确然难夺。深为充所信爱，每事筹之焉。充年衰疾剧，恆忧己谥传，模曰："是非久自

见，不可掩也。”起家为邵陵令，遂历事二宫尚书吏部郎，以公事免，起为车骑司马。豫诛杨骏，封平阳乡侯，邑千户。及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太保卫瓘，诏使模将中驺二百人救之。

是时贾后既豫朝政，欲委信亲党，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裴頠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禄大夫。然模潜执权势，外形欲远之，每有启奏贾后事，入辄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惮之。加贪冒聚敛，富拟王公。但贾后性甚强暴，模每尽言为陈祸福，后不能从，反谓模毁己。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谗间之徒遂进。模不得志，忧愤成疾。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子游字彦将嗣，历官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与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谓谧及彰也。卒，谥曰烈。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籓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尚书褚□、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从。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及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所用者非，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暠、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曰：“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诏成，后对暠、劭以呈

帝，帝亲视而无言。自是二日而崩，骏遂当寄托之重，居太极殿。梓宫将殡，六宫出辞，而骏不下殿，以武贲百人自卫。不恭之迹，自此而始。

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虑左右间己，乃以其甥段广、张劭为近侍之职。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骏弟珧、济并有俊才，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骏暗于古义，动违旧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议者咸以为违《春秋》逾年书即位之义。朝廷惜于前失，令史官没之，故明年正月复改年焉。

骏自知素无美望，惧不能辑和远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冯翊太守孙楚素与骏厚，说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权，辅弱主。当仰思古人至公至诚谦顺之道。于周则周召为宰，在汉则硃虚、东牟，未有庶姓专朝，而克终庆祚者也。今宗室亲重，藩王方壮，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骏不能从。弘训少府蒯钦，骏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屡以正言犯骏，珧、济为之寒心。钦曰："杨文长虽暗，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必当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与俱死。不然，倾宗覆族，其能久乎！"

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妇道事皇太后。黄门董猛，始自帝之为太子即为寺人监，在东宫给事于贾后。后密通消息于猛，谋废太后。猛乃与肇、观潜相结托。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汝南王亮，使连兵讨骏。亮曰："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骏素惮玮，先欲召入，防其为变，因遂听之。及玮至，观、肇乃启帝，夜作诏，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段广跪而言于帝曰："杨骏受恩先帝，竭心辅政。且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

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硃振说骏曰："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都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可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侍中傅祗夜白骏，请与武茂俱入云龙门观察事势。祗因谓群僚"宫中不宜空"，便起揖，于是皆走。

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士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又令李肇焚骏家私书，贾后不欲令武帝顾命手诏闻于四海也。骏既诛，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阎纂殡敛之。

初，骏征高士孙登，遗以布被。登截被于门，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托疾诈死，及是，其言果验。永熙中，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及骏居内府，以戟为卫焉。

永宁初，诏曰："舅氏失道，宗族陨坠，渭阳之思，孔怀感伤。其以{艹务}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历位尚书令、卫将军。素有名称，得幸于武帝，时望在骏前。以兄贵盛，知权宠不可居，自乞逊位，前后恳至，终不获许。初，聘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右军督赵休上书陈："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而天变屡见，臣窃为陛下忧之。"由此珧益惧。固求逊位，听之，赐钱百万、绢五千匹。

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转为太仆。自是举朝莫敢枝梧，而素论尽矣。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合依钟毓事例。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斩之。时人莫不嗟叹焉。

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与兄珧深虑盛满，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

初，骏忌大司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济与斌数谏止之，骏遂疏济。济谓傅咸曰："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不尔，行当赤族。"咸曰："但征还，共崇至公，便立太平，无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脣齿相依，计之善者。"济益惧而问石崇曰："人

心云何？”崇曰：“贤兄执政，疏外宗室，宜与四海共之。”济曰：“见兄，可及此。”崇见骏，及焉，骏不纳。后与诸兄俱见害。难发之夕，东宫召济。济谓裴楷曰：“吾将何之？”楷曰：“子为保傅，当至东宫。”济好施，久典兵马，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皆欲救济。济已入宫，莫不叹恨。

史臣曰：贾充以谄谀陋质，刀笔常材，幸属昌辰，滥叨非据。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杖钺推亡，遽有知难之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然犹身极宠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可谓无德而禄，殃将及矣。逮乎贻厥，乃乞丐之徒，嗣恶稔之余基，纵奸邪之凶德。煽兹哲妇，索彼惟家，虽及诛夷，曷云塞责。昔当涂阙翦，公闾实肆其劳，典午分崩，南风亦尽其力，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杨骏阶缘宠幸，遂荷栋梁之任，敬之犹恐弗逮，骄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会昆以先言获宥，文琚识同曩烈，而罚异昔人，裴夫！

赞曰：公闾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时来，遂阶荣命。乞丐承绪，凶家乱政。琐琐文长，遂居栋梁。据非其位，乃底灭亡。珧虽先觉，亦罹祸殃。

列传第十一

魏舒李憙刘寔高光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别居。身长八尺二寸，姿望秀伟，饮酒石余，而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节，不为皎历之事，每欲容才长物，终不显人之短。性好骑射，著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事。唯太原王乂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饥寒，吾当助卿营之。"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舒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兒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迁浚仪令，入为尚书郎。时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罢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无清论者咸有愧色，谈者称之。

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一事哉！"转相国参军，封剧阳子。府朝碎务，未尝见是非；至于废兴大事，众人莫能断者，舒徐为筹之，多出众议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迁宜阳、荥阳二郡太守，甚有声称。征拜散骑常侍。出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简惠称。入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赐绢百匹。迁尚书，以公事当免官，诏以赎论。舒三娶妻皆亡，是岁自表乞假还本郡葬妻，诏赐葬地一顷，钱五十万。

太康初，拜右仆射。舒与卫瓘、山涛、张华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禅东岳，前后累陈其事，帝谦让不许。以舒为左仆射，领吏部。舒上言："今选六宫，聘以玉帛，而旧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礼，贽重使轻。以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嫔使五官中郎将，美人、良人使谒者，于

典制为弘。”有诏详之，众议异同，遂寝。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及山涛薨，以舒领司徒，有顷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赐散之九族，家无余财。陈留周震累为诸府所辟，辟书既下，公辄丧亡，佥号震为杀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无患，识者以此称其达命。以年老，每称疾逊位。中复暂起，署兖州中正，寻又称疾。尚书左丞郤诜与舒书曰：“公久疾小差，视事是也，唯上所念。何竟起讫还卧，曲身回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弃之，可不惜哉！”舒称疾如初。后以灾异逊位，帝不听。后因正旦朝罢还第，表送章绶。帝手诏敦勉。而舒执意弥固，乃下诏曰：“司徒、剧阳子舒，体道弘粹，思量经远，忠肃居正，在公尽规。入管铨衡，官人允叙；出赞衮职，敷弘五教。惠训播流，德声茂著，可谓朝之俊乂者也。而屡执冲让，辞旨恳诚，申览反覆，省用怃然。盖成人之美，先典所与，难违至情。今听其所执，以剧阳子就第，位同三司，禄赐如前。几杖不朝，赐钱百万，床帐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为剧阳子舍人，置官骑十人。使光禄勋奉策，主者详案典礼，令皆如旧制。”于是赐安车驷马，门施行马。舒为事必先行而后言，逊位之际，莫有知者。时论以为晋兴以来，三公能辞荣善终者，未之有也。司空卫瓘与舒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太熙元年薨，时年八十二。帝甚伤悼，赠赙优厚，谥曰康。

子混，字延广，清惠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为舒悲惜。舒每哀恸，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乎！”于是终服不复哭。诏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处穷独之苦，每念怛然，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养气，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给赐阳燧四望繐窗户皁轮车牛一乘，庶出入观望，或足散忧也。”以庶孙融嗣。又早卒，从孙晃嗣。

李憙，字季和，上党铜鞮人也。父牷，汉大鸿胪。憙少有高行，博学研精，与北海管宁以贤良征，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复辟憙为太傅属，固辞疾，郡县扶舆上道，时憙母疾笃，乃窃逾泫氏城而徒还，遂遭母丧，论者嘉其志节。后为并州别驾，时骁骑将军秦朗过并州，州将毕轨敬焉。令乘车至阁。憙固谏以为不可，轨不得已从之。

景帝辅政，命憙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憙到，引见，谓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对曰：“先君以礼见待，憙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转司马，寻拜右长史。从讨毌丘俭还，迁御史中丞。当官正色，不惮强御，百僚震肃焉。

荐乐安孙璞，亦以道德显，时人称为知人。寻迁大司马，以公事免。

司马伷为宁北将军，镇鄴，以憙为军司。顷之，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假节，领护羌校尉，绥御华夷，甚有声绩。羌虏犯塞，憙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以功重免谴，时人比之汉朝冯、甘焉。于是请还，许之。居家月余，拜冀州刺史，累迁司隶校尉。及魏帝告禅于晋，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郑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

憙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谥。"诏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者，皆勿有所问。《易》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岂其然乎！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憙为二代司隶，朝野称之。以公事免。

其年，皇太子立，以憙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后，久旷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官并未置，唯置卫率令典兵，二傅并摄众事。憙在位累年，训道尽规。迁尚书仆射，拜特进、光禄大夫，以年老逊位。诏曰："光禄大夫、特进李憙，杖德居义，当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虽优游无为，可以颐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怃然！其因光禄之号，改假金紫，置官骑十人，赐钱五十万，禄赐班礼，一如三司，门施行马。"

初，憙为仆射时，凉州虏寇边，憙唱义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后虏果大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贫俭，赐绢百匹。及齐王攸出镇，憙上疏谏争，辞甚恳切。憙自历仕，虽清非异众，而家无储积，亲旧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尝私以王官。及卒，追赠太保，谥曰成。子赞嗣。

少子俭，字仲约，历左积弩将军、屯骑校尉。俭子弘字世彦，少有清节，永嘉末，历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也，父广，斥丘令。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以计吏入洛，调

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

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

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故曰，荡荡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见尧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议者佥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

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参错相乱，真伪同贯，更复由此而甚。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硃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

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虽复令三府参举官，本不委以举选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不用精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已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春秋传》曰："范宣子之让，其下皆让。栾黶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上下有礼，谗慝远黜，由不争也。及其乱也，国家之弊，恆必由之。笃论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泰始初，进爵为伯，累迁少府。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

初，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华氏将以女妻之。寔弟智谏曰："华家类贪，必破门户。"辞之不得，竟婚华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赂，免官。顷之为大司农，又以夏罪免。

寔每还州里，乡人载酒肉以候之。寔难逆其意，辄共啖而返其余。或谓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过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闻见，不相祖习，岂复教诲之所得乎！"世以寔言为当。

后起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高选师友，以寔为师。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

太安初，寔以老病逊位，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就第。及长沙成都之相攻也，寔为军人所掠，潜归乡里。

惠帝崩，寔赴山陵。怀帝即位，复授太尉。寔自陈年老，固辞，不许。左丞刘坦上言曰："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致仕，亦所以优异旧德，厉廉高之风。太尉寔体清素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寔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舆，冒险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阙庭，大臣之节备矣。圣诏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饪鼎实，断章敦喻，经涉二年。而寔频上露板，辞旨恳诚。臣以为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寔所守。"

三年，诏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汉相萧何，兴宁一之誉，故能光隆于当时，垂裕于百代。朕绍天明命，临御万邦，所以崇显政道者，亦赖之于元臣庶尹，毕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准旧，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国之大政，将就谘于君，副朕意焉。"岁余薨，时年九十一，谥曰元。

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裀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赡恤亲故。虽礼教陵迟，而行己以正。丧妻为庐杖之制，终丧不御内。轻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笃学不倦，虽居职务，卷弗离手。尤精《三传》，辨正《公羊》，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祭仲失为臣之节，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有二子，跻、夏。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夏以贪污弃放于世。

弟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少贫窭，每负薪自给，读诵不辍，竟以儒行称。历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寝矣。"入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尚书、太常。著《丧服释疑论》，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谥曰成。

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迁尚书郎，出为幽州刺史、颍州太守。是时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时赵王伦篡逆，光于其际，守道全贞。及伦赐死，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迁尚书，加奉车都尉。后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封延陵县公，邑千八百户。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惠帝为张方所逼，幸长安，朝臣奔散，莫有从者，光独侍帝而西。迁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光兄诞为上官巳等所用，历徐、雍二州刺史。诞性任放无伦次，而决烈过人，与光异操。常谓光小节，恆轻侮之，光事诞愈谨。帝既还洛阳，时太弟新立，重选傅训，以光为少傅，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及怀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与傅祗并见推崇。寻为尚书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赠司空、侍中。属京洛倾覆，竟未加谥。

子韬字子远，放佚无检。光为廷尉时，韬受货赇，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时人虽非光不能防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为累。初，光诣长安留台，以韬兼右卫将军。韬与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于丧中往来不绝。时东海王越辅政，不朝观。韬知人心有望，密与太傅参军姜赜、京兆杜概等谋讨越，事泄伏诛。

史臣曰：下士竞而文，中庸静而质，不若进不足而退有余也。魏舒、刘寔发虑精华，结绶登槐，览止成务。季和切问近对，当官正色。诗云“贪人败类”，岂刘夏之谓欤！

赞曰：舒言不矜，憙对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难陵。进忠能举，退让攸兴。皎皎瑚器，来光玉绳。

列传第十二

王浑（子济）王濬唐彬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中为越骑校尉。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时年荒岁饥，浑开仓振赡，百姓赖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迁东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镇许昌。数陈损益，多见纳用。

转征虏将军、监豫州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浑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裁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以功封次子尚为关内侯。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浑遂陈兵东疆，视其地形险易，历观敌城，察攻取之势。

及大举伐吴，浑率师出横江，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濑乡，又击吴牙门将孔忠，皆破之，获吴将周兴等五人。又遣殄吴护军李纯据高望城，讨吴将俞恭，破之，多所斩获。吴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硃明惧而来降。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众数万指城阳，浑遣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击破之，临阵斩二将，及首虏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孙皓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送印节诣浑降。既而王濬破石头，降孙皓，威名益振。明日，浑始济江，登建鄴宫，酾酒高会。自以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频奏濬罪状，时人讥之。帝下诏曰："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王浑，督率所统，遂逼秣陵，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途穷势尽，面缚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其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转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浑不尚刑名，处断明允。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浑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于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

征拜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藩，浑上书谏曰：“伏承圣诏，宪章古典，进齐王攸为上公，崇其礼仪，遣攸之国。昔周氏建国，大封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宪。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辅济大业，不使归藩。明至亲义著，不可远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忠诚著于《金縢》，光述文武仁圣之德。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攸今之国，适足长异同之论，以损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窥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义在尽言，心之所见，不能默已。私慕鲁女存国之志，敢陈愚见，触犯天威。欲陛下事每尽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谁当言者。”帝不纳。

太熙初，迁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诛杨骏，崇重旧臣，乃加浑兵。浑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属绛衣。自以偶因时宠，权得持兵，非是旧典，皆令皁服。论者美其谦而识体。

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孙宏说玮曰：“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玮从之。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俄而玮以矫诏伏诛，浑乃率兵赴官。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

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又诏浑录尚书事。

浑所历之职，前后著称，及居台辅，声望日减。元康七年薨，时年七十五，谥曰元。长子尚早亡，次子济嗣。

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有名当世，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书郎，以母忧去官。起为骁骑将军，累迁侍中，与侍中孔恂、王恂、杨济同列，为一时秀彦。武帝尝会公卿籓牧于式乾殿，顾济、恂而谓诸公曰：“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每侍见，未尝不谘论人物及万机得失。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讽议将顺，朝臣莫能尚焉。帝益亲贵之。仕进虽速，论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谓才能致之。然外虽弘雅，而内多忌刻，好以言伤物，侪类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时议讥焉。

齐王攸当之籓，济既陈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常侍如故。数年，入为侍中。时浑为仆射，主者处事或不当，济性峻厉，明法绳之。素与从兄佑不平，佑党颇谓济不能顾其父，由是长同异之言。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见委任。而济遂被斥外，于是乃移第北芒山下。

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帝求之，不过数十。济候其上直，率少年诣园，共啖毕，伐树而去。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乾鄣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帝尝谓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爵之，何如？"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济，切让之，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帝尝与济弈棋，而孙皓在侧，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济时伸脚局下，而皓讥焉。

寻使白衣领太仆。年四十六，先浑卒，追赠骠骑将军。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雅敬济，而后来，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

初，济尚主，主两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终无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浑爵，拜给事中。次聿，字茂宣，袭公主封敏阳侯。济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辩慧有才藻，并历清显。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坟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为乡曲所称。晚乃变节，疏通亮达，恢廓有大志。尝起宅，开门前路广数十步。人或谓之何太过，濬曰："吾欲使容长戟幡旗。"众咸笑之，濬曰："陈胜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州郡辟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后参征南军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志太，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转车骑从事中郎，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

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转广汉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赖之。濬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警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濬设方略，悉诛弘等，以勋封关内侯。怀辑殊俗，待以威信，蛮夷徼外，多来归降。征拜右卫将军，除大司农。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

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寻以谣言拜濬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语在《羊祜传》。

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深纳焉。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分命诸方节度。濬于是统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乙亥，诏进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象军望旗而降。皓闻濬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威势甚盛，莫不破胆。用光禄薛莹、中书令胡冲计，送降文于濬曰："吴郡孙皓叩头死罪。昔汉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阻山河，与魏乖隔。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露次，还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委质请命。"壬寅，濬入于石头。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濬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军无私焉。帝遣使者犒濬军。

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

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濬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预书。及濬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濬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王浑久破皓中军，斩张悌等，顿兵不敢进。而濬乘胜纳降，浑耻而且忿，乃表濬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有司遂按濬槛车征，帝弗许，诏让濬曰：“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车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将军功勋，简在朕心，当率由诏书，崇成王法，而于事终恃功肆意，朕将何以令天下？”濬上书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盆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伷及浑、濬、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臣自连巴丘，所向风靡，知孙皓穷蹶，势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遣使归命。臣即报浑书，并写皓笺，具以示浑，使速来，当于石头相待。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无缘共合空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卒，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诏谓臣忽弃明制，专擅自由。伏读严诏，惊怖悚忄栗，不知躯命当所投厝。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臣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负圣朝，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被蒙宽恕之恩，得从临履之宜。是以凭赖威灵，幸而能济，皆是陛下神策庙算。臣承指授，效鹰犬之用耳，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宁敢昧利而违圣诏。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而臣轻军单入，有所亏丧，罪之可也。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皓以众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语噂□沓，不可听闻。

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由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君之

道，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输写肝脑，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庶必扫除凶逆，清一宇宙，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识其欲自效之诚，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讨之事。虽燕主之信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报，而以顽疏，举错失宜。陛下弘恩，财加切让，惶怖怔营，无地自厝，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浑又腾周浚书，云濬军得吴宝物。濬复表曰：

被壬戌诏书，下安东将所上扬州刺史周浚书，谓臣诸军得孙皓宝物，又谓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辄公文上尚书，具列本末。又闻浑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举动，信心而前，期于不负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公于圣世，反白为黑。

夫佞邪害国，自古而然。故无极破楚，宰嚭灭吴，及至石显，倾乱汉朝，皆载在典籍，为世所戒。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乐羊既反，谤书盈箧。况臣顽疏，能免谗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领者，实赖陛下圣哲钦明，使浸润之谮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处雷霆之冲；茧栗之质，当豺狼之路，其见吞噬，岂抗脣齿！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 臣，则祸在不测。故硃云折槛， 婴逆鳞之怒，庆忌救之，成帝不问。望之、周堪违忤石显，虽阖朝嗟叹，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ＬＦ，并处世位。闻遣人在洛中，专共交构，盗言孔甘，疑惑观听。夫曾参之不杀人，亦以明矣，然三人传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参之著；而谗构沸腾，非徒三夫之对，外内扇助，为二五之应。夫猛兽当途，麒麟恐惧，况臣脆弱，敢不悚忄栗。

伪吴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验问，以明虚实。前伪中郎将孔摅说，去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皓案行石头还，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皓意大喜，谓必能然，便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持走，皓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皓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时遣记室吏往视书籍，浚使收缚。若

有遗宝，则浚前得，不应移踪后人，欲求苟免也。

臣前在三山得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疑臣军得之。言语反覆，无复本末。臣复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紞等共入观皓宫，乃无席可坐。后日又与牧等共视皓舟船，浑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浑所知见。臣之案行，皆出其后，若有宝货，浑应得之。

又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余军纵横，诈称臣军，而臣军类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岂独浚之将士皆是夷齐，而臣诸军悉聚盗跖耶！时有八百余人，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臣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并疏其督将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结，而寂无反报，疑皆纵遣，绝其端绪也。

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以吴刚子为主簿，而遣刚至洛，欲令刚增斩级之数。可具问孙皓及其诸臣，则知其定审。若信如所闻，浚等虚诈，尚欺陛下，岂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皆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忿。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沓，故其宜耳。

浑案臣"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既无孟侧策马之好，而令济济之朝有谗邪之人，亏穆穆之风，损皇代之美。由臣顽疏，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识次。

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曰："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曰"勿推"。拜濬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旧校唯五，置此营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辅国依比，未为达官，不置司马，不给官骑。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

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濬之外亲也。谓濬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濬曰："何谓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颜老之不伐，龚遂之雅对，将何以过之。蔺生所以屈廉颇，王浑能无愧乎！"濬曰："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不得无言，亦不能遣诸胸中，是吾偏也。"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讼濬之屈。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王浑诣濬，濬严设备卫，然后见之，其相猜防如此。

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遗故旧也。后又转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谥曰武。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子矩嗣。

矩弟暢，散骑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诏粹尚颍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

濬有二孙，过江不见齿录。安西将军恆温镇江陵，表言之曰："臣闻崇德赏功，为政之所先；兴灭继绝，百王之所务。故德参时雍，则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则永锡祚胤。案故抚军王濬历职内外，任兼文武，料敌制胜，明勇独断，义存社稷之利，不顾专辄之罪。荷戈长鹭，席卷万里，僭号之吴，面缚象魏，今皇泽被于九州，玄风洽于区外，襄阳之封，废而莫续；恩宠之号，坠于近嗣。遐迩酸怀，臣窃悼之。濬今有二孙，年出六十，室如悬磬，糊口江滨，四节蒸尝，菜羹不给。昔汉高定业，求乐毅之嗣；世祖旌贤，建葛亮之胤。夫效忠异代，立功异国，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弃，况濬建元勋于当年，著喜庆于身后，灵基托根于南垂，皇祚中兴于江左，旧物克彰，神器重耀，岂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诚宜加恩，少垂矜悯，追录旧勋，纂锡茅土。则圣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坠于地矣。"卒不见省。

唐彬，字儒宗，鲁国邹人也。父台，太山太守。彬有经国大度，而不拘行检。少便弓马，好游猎，身长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恆数百人。初为郡门下掾，转主簿。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彬与谯郡主张恽俱陈吴有可兼之势，沈善其对。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而

辞理皆屈。还迁功曹，举孝廉，州辟主簿，累迁别驾。

彬忠肃公亮，尽规匡救，不显谏以自彰，又奉使诣相府计事，于时僚佐皆当世英彦，见彬莫不钦悦，称之于文帝，荐为掾属。帝以问其参军孔颢，颢忌其能，良久不答。陈骞在坐，敛板而称曰："彬之为人，胜骞甚远。"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论于胜。"因辟彬为铠曹属。帝问曰："卿何以致辟？"对曰："修业陋巷，观古人之遗迹，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帝顾四坐曰："名不虚行。"他日，谓孔颢曰："近见唐彬，卿受蔽贤之责矣。"

初，邓艾之诛也，文帝以艾久在陇右，素得士心，一旦夷灭，恐边情搔动，使彬密察之。彬还，白帝曰："邓艾忌克诡狭，矜能负才，顺从者谓为见事，直言者谓之触迕。虽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答对失指，辄见骂辱。处身无礼，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数劳众力。陇右甚患苦之，喜闻其祸，不肯为用。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

俄除尚书水部郎。泰始初，赐爵关内侯。出补鄴令，彬道德齐礼，期月化成。迁弋阳太守，明设禁防，百姓安之。以母丧去官。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寻又诏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

后与王濬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每设疑兵，应机制胜，陷西陵、乐乡，多所擒获。自巴陵、沔口以东，诸贼所聚，莫不震惧，倒戈肉袒。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吴平，诏曰："广武将军唐彬受任方隅，东御吴寇，南监蛮越，抚宁疆埸，有绥御之绩。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顷者征讨，扶疾奉命，首启戎行，献俘授馘，勋效显著。其以彬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朝有疑议，每参预焉。

北虏侵掠北平，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撼何等并遣侍子入贡。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无犬吠

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鲜卑诸种畏惧，遂杀大莫廆。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参军许祗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见释。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

彬初受学于东海阎德，门徒甚多，独目彬有廊庙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为之立碑。

元康初，拜使持节、前将军、领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践境望风，虚心饥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见，论道而已，岂以吏职，屈染高规。郡国备礼发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时年六十，谥曰襄，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嗣，官至广陵太守。少子岐，征虏司马。

史臣曰：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二王属当戎旅，受律遄征，浑既献捷横江，濬亦克清建鄴。于时讨吴之役，将帅虽多，定吴之功，此焉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阳夏之推功，上禀庙堂，下凭将士。岂非茂勋茂德，善始善终者欤！此而不存，彼焉是务。或矜功负气，或恃势骄陵，竞构南箕，成兹贝锦。遂乃喧黩宸扆，斁乱彝伦，既为戒于功臣，亦致讥于清论，岂不惜哉！王济遂骄父之褊心，乖争子之明义，俊材虽多，亦奚以为也。唐彬畏避交争，属疾迟留，退让之风，贤于浑濬远矣。传云"不拘行检"，安得长者之行哉！

赞曰：二王总戎，淮海攸同。浑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参朝列。逞欲牛心，纡情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节。

列传第十三

山涛（子简简子遐）王戎（从弟衍衍弟澄）郭舒乐广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

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鄴，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鄴。

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时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恆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及武帝受禅，以涛守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鄴。泰始初，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转北中郎将，督鄴城守事。入为侍中，迁尚书。以母老辞职，诏曰："君虽乃心在于色

养，然职有上下，旦夕不废医药，且当割情，以隆在公。”涛心求退，表疏数十上，久乃见听。除议郎，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褥。礼秩崇重，时莫为比。

后除太常卿，以疾不就。会遭母丧，归乡里。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诏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欲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山太常虽尚居谅闇，情在难夺，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涛为吏部尚书。”涛辞以丧病，章表恳切。会元皇后崩，遂扶兴还洛。逼迫诏命，自力就职。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问。”涛不自安，表谢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臣亦何必屡陈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诏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岂当介意邪！便当摄职，令断章表也。”涛志必欲退，因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诏曰：“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岂吾侧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诏谕旨，若体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舆车舆还寺舍。”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后以年衰疾笃，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乃免冠徒跣，上还印绶。诏曰：“天下事广，加吴土初平，凡百草创，当共尽意化之。君不深识往心而以小疾求退，岂所望于君邪！朕犹侧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当崇至公，勿复为虚饰之烦。”涛苦表请退，诏又不许。尚书令卫瓘奏：“涛以微苦，久不视职。手诏频烦，犹未顺旨。参议以为无专节之尚，违在公之义。若实沈笃，亦不宜居位。可

免涛官。”中诏瓘曰：“涛以德素为朝之望，而常深退让，至于恳切。故比有诏，欲必夺其志，以匡辅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诏旨，而反深加诋案。亏崇贤之风，以重吾不德，何以示远近邪！”涛不得已，又起视事。

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涛以老疾固辞，手诏曰：“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其志耶！吾之至怀故不足以喻乎，何来言至恳切也。且当以时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涛又上表固让，不许。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后拜司徒，涛复固让。”诏曰：“郡年耆德茂，朝之硕老，是以授君台辅之位。而远崇克让，至于反覆，良用于邑。君当终始朝政，翼辅朕躬。”涛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诏曰：“君翼赞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帮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已敕断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绶。涛曰：“垂没之人，岂可污官府乎！”舆疾归家。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策赠司徒，蜜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硃绶，祭以太牢，谥曰康。将葬，赐钱四十万、布百匹。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帝为之立室。

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

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有五子：该、淳、允、谟、简。

该字伯伦，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赠长水校尉。该子玮字彦祖，翊军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骑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车都尉，并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聪敏过人。武帝闻而欲见之，涛不敢辞，以问于允。允自以尪陋，不肯行。涛以为胜己，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绝人事，不敢受诏。"谟字季长，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简字季伦。性温雅，有父风，年二十余，涛不之知也。简叹曰："吾年几三十，而不为家公所知！"后与谯国嵇绍、氵市郡刘谟、弘农杨准齐名。初为太子舍人，累迁太子庶子、黄门郎，出为青州刺史。征拜侍中，顷之，转尚书。历镇军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不行，复拜尚书。光熙初，转吏部尚书。永嘉初，出为雍州刺史、镇西将军。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简欲令朝臣各举所知，以广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为自古兴替，实在官人；苟得其才，则无物不理。《书》言：'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盛，元恺登庸；周室之隆，济济多士。秦、汉已来，风雅渐丧。至于后汉，女君临朝，尊官大位，出于阿保，斯乱之始也。是以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于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于朝廷。然后君臣名节，古今遗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佐命之臣，咸皆率职。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臣以为不先所难，而辨其所易。陛下初临万国，人思尽诚，每于听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各言所见后进俊才、乡邑尤异、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随缺先叙。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也。"朝廷从之。

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

寻加督宁、益军事。时刘聪入寇，京师危逼。简遣督护王万率师赴

难，次于涅阳，为宛城贼王如所破，遂婴城自守。及洛阳陷没，简又为贼严嶷所逼，乃迁于夏口。招纳流亡，江、汉归附。时华轶以江州作难，或劝简讨之。简曰："与彦夏旧友，为之惆怅。简岂利人之机，以为功伐乎！"其笃厚如此。时乐府伶人避难，多奔沔汉，宴会之日，僚佐或劝奏之。简曰："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子遐。

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后为东阳太守，为政严猛。康帝诏曰："东阳顷来竟囚，每多入重。岂郡多罪人，将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处之自若，郡境肃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洁其务，欲以启天下之方，事亲以终其身，将以劝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与于此者哉！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若乃余风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铨综，则群情自抑；通乎鱼水，则专用生疑。将矫前失，归诸后正，惠绝臣名，恩驰天口，世称《山公启事》者，岂斯之谓欤！若卢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灿灿，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又尝与群兒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朝贤尝上巳禊契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其为识鉴者所赏如此。

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他日问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胜公荣，不可不与饮；若减公荣，则不敢不共饮；惟公荣可不与饮。”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戎督大军临江，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降。吴平，进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戎渡江，绥慰新附，宣扬威惠。吴光禄勋石伟方直，不容皓朝，称疾归家。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禄终其身。荆土悦服。征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

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

杨骏执政，拜太子太傅。骏诛之后，东安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戎诫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之。”繇不从，果得罪。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给恩信五十人。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

免戎官，以敦风俗。”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寻转司徒。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裴頠，戎之婿也，頠诛，戎坐免官。齐王冏起义，孙秀禄戎于城内，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宫，以戎为尚书令。既而河间王颙遣使就说成都王颖，将诛齐王冏。檄书至，冏谓戎曰：“孙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纠合义兵，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听谗，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卿其善为我筹之。”戎曰：“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开辟以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冏谋臣葛ＣＭ怒曰：“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恆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遣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恆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

其后从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戎复诣鄴，随帝还洛阳。车驾之西迁也，戎出奔于郏。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永兴二年，薨于郏县，时年七十二，谥曰元。

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頠拙于用长，荀勖工于用短，陈道宁纟叟纟叟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尝先见如此。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

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兴，戎所不齿。以从弟阳平太守愔子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兒！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衍年十四，时在京师，造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众咸异之。杨骏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阳狂自免。武帝闻其名，问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从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累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出就洛城西田园而居焉。后为太子舍人，还尚书郎。出补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也。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

诬，衍惧祸，自表离婚。贾后既废，有司奏衍，曰：“衍与司徒梁王肜书，写呈皇太子手与妃及衍书，陈见诬见状。肜等伏读，辞旨恳恻。衍备位大臣，应以议责也。太子被诬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宜加显责，以厉臣节。可禁锢终身。”从之。

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及伦诛，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时齐王乂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公卿皆为之拜，衍独长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颖以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

及石勒、王弥寇京师，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距之。衍使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退之，获其辎重。迁太尉，尚书令如故。封武陵侯，辞封不受。时洛阳危逼，多欲迁都以避其难，而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

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为人所尚如此。

子玄，字眉子，少慕简旷，亦有俊才，与卫玠齐名。荀籓用为陈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气，荒弊之时，人情不附，将赴祖逖，

为盗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虽未能言，见人举动，便识其意。衍妻郭性贪鄙，欲令婢路上担粪。澄年十四，谏郭以为不可。郭大怒，谓澄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属新妇，不以新妇属小郎。"因捉其衣裾，将杖之。澄争得脱，逾窗而走。

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澄尝谓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衍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显名。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辄云"已经平子矣"。

少历显位，累迁成都王颖从事中郎。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澄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及颖败，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以迎大驾勋，封南乡侯。迁建威将军、雍州刺史，不之职。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宴纵诞，穷欢极娱。

惠帝末，衍白越以澄为荆州刺史、持节、都督，领南蛮校尉，敦为青州。衍因问以方略，敦曰："当临事制变，不可豫论。"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一坐嗟服。澄将之镇，送者倾朝。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探而弄之，神气萧然，傍若无人。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不答。

澄既至镇，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擢顺阳人郭舒于寒悴之中，以为别驾，委以州府。时京师危逼，澄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会王如寇襄阳，澄前锋至宜城，遣使诣山简，为如党严嶷所获。嶷伪使人从襄阳来而问之曰："襄阳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获山简。"乃阴缓澄使，令得亡去。澄闻襄阳陷，以为信然，散众而还。既而耻之，托粮运不赡，委罪长史蒋俊而斩之，竟不能进。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沈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南破零桂，东掠武昌，败王机于巴陵。澄亦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杀富人李才，取其家资以赐郭舒。南平太守应詹骤谏，不纳。于是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澄望实虽损，犹傲然自得。后出军击杜弢，次于作塘。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澄惧，使杜蕤守江陵。澄迁于孱陵，寻奔沓中。郭舒谏

曰："使君临州，虽无异政，未失众心。今西收华容向义之兵，足以擒此小丑，奈何自弃。"澄不能从。

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杜弢，天门太守扈瑰次于益阳。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夷所害，瑰以孤军引还。澄怒，以杜曾代瑰。夷袁遂，瑰故吏也，托为瑰报仇，遂举兵逐曾，自称平晋将军。澄使司马毌丘邈讨之，为遂所败。会元帝征澄为军谘祭酒，于是赴召。

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杀之。而澄左右有二十绝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尝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发。后敦赐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观之。因下床而谓澄曰："何与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验。"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绝带。乃登于梁，因骂敦曰："行事如此，殃将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杀之，时年四十四，载尸还其家。刘琨闻澄之死，叹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请加赠谥。诏复澄本官，谥曰宪。长子詹，早卒。次子徽，右军司马。

郭舒，字稚行。幼请其母从师，岁余便归，粗识大义。乡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称舒当为后来之秀，终成国器。始为领军校尉，坐擅放司马彪，系廷尉，世多义之。刺史夏侯含辟为西曹，转主簿。含坐事，舒自系理含，事得释。刺史宗岱命为治中，丧母去职。刘弘牧荆州，引为治中。弘卒，舒率将士推弘子璠为主，讨逆贼郭劢。灭之，保全一州。

王澄闻其名，引为别驾。澄终日酣饮，不以众务在意，舒常切谏之。及天下大乱，又劝澄修德养威，保完州境。澄以为乱自京都起，非复一州所能匡御，虽不能从，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庾廞尝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厉色谓左右曰："使君过醉，汝辈何敢妄动！"澄恚曰："别驾狂邪，诳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头，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释，而廞遂得免。

澄之奔败也，以舒领南郡。澄又欲将舒东下，舒曰："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泽以自给。乡人盗食舒牛，事觉，来谢。舒曰："卿饥，所以食牛耳，余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舒少与杜曾厚，曾尝召之，不往，曾衔之。至是，澄又转舒为顺阳

太守，曾密遣兵袭舒，遁逃得免。

王敦召为参军，转从事中郎。襄阳都督周访卒，敦遣舒监襄阳军。甘卓至，乃还。朝廷征舒为右丞，敦留不遣。敦谋为逆，舒谏不从，使守武昌。荆州别驾宗澹忌舒才能，数谮之于王暠。暠疑舒与甘卓同谋，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护缪坦尝请武昌城西地为营，太守乐凯言于敦曰："百姓久买此地，种菜自赡，不宜夺之。"敦大怒曰："王处仲不来江湖，当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凯惧，不敢言。舒曰："公听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头，旧疢复发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硃云不狂也。昔尧立诽谤之木，舜置敢谏之鼓，然后事无枉纵。公为胜尧、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与古人相远！"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缪坦可谓小人，疑误视听，夺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称：君曰其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还地，众咸壮之。敦重舒公亮，给赐转丰，数诣其家。表为梁州刺史。病卒。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人也。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八岁，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郎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方早卒。广孤贫，侨居山阳，寒素为业，人无知者。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尝引广共谈，自夕申旦，雅相钦挹，叹曰："我所不如也。"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尝，乃举为秀才。楷又荐广于贾充，遂辟太尉掾，转太子舍人。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其为识者所叹美如此。

出补元城令，迁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顿愈。卫玠

总角时，尝问广梦，广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广曰：“因也。”玠思之经月不得，遂以成疾。广闻故，命驾为剖析之，玠病即愈。广叹曰：“此贤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广所在为政，无当时功誉，然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凡所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而自见矣。人有过，先尽弘恕，然后善恶自彰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少与弘农杨准相善。准之二子曰乔曰髦，皆知名于世。准使先诣裴頠，頠性弘方，爱乔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少减也。”又使诣广，广性清淳，爱髦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笑曰：“我二兒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以为乔虽有高韵，而神检不足，乐为得之矣。

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其居才爱物，动有理中，皆此类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乱，清己中立，任诚保素而已。时人莫有见其际焉。

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处正寝，广居之不疑。尝外户自闭，左右皆惊，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亦绝。

愍怀太子之废也，诏故臣不得辞送，众官不胜愤叹，皆冒禁拜辞。司隶校尉满奋敕河南中部收缚拜者送狱，广即便解遣。众人代广危惧。孙琰说贾谧曰：“前以太子罪恶，有斯废黜，其臣不惧严诏，冒罪而送。今若系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释去。”谧然其言，广故得不坐。

迁吏部尚书左仆射，后东安王繇当为仆射，转广为右仆射，领吏部，代王戎为尚书令，始戎荐广，而终践其位，时人美之。

成都王颖，广之婿也，及与长沙王乂遘难，而广既处朝望，群小谗谤之。乂以问广，广神色不变，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乂犹以为疑，广竟以忧卒。荀籓闻广之不免也，为之流涕。三子：凯、肇、谟。

凯字弘绪，大司马齐王掾，参骠骑军事。肇字弘茂，太傅东海王掾。洛阳陷，兄弟相携南渡江。谟字弘范，征虏将军、吴郡内史。

史臣曰：汉相清静，见机于旷务；周史清虚，不嫌于尸禄。岂台揆之任，有异于常班者欤！濬冲善发谈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显列，顾漆圆而高视。彼既凭虚，朝章已乱。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及三方构乱，六戎藉手，犬羊之侣，锋镝如云。夷甫区区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贷，颓墙之陨，犹有礼也。平子肆情傲物，对镜难堪，终失厥生，自贻伊败。且夫衣服表容，珪璋范德，声移宫羽，采照山华，布武有章，立言成训。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扪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轻薄是效，风流讵及。道睽将圣，事乖跰指，操情独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婴哭庄公之尸，乐令解愍怀之客，岂闻伯夷之风欤，懦夫能立志者也。

赞曰：晋家求士，乃构仙台，陵云切汉，山叟知材。濬冲居鼎，谈优务劣。夷甫两顾，退求三穴。神乱当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于用拙。乐令披云，高天澄彻。

列传第十四

郑袤（子默默子球）李胤卢钦（弟珽珽子志志子谌）华表（子廙廙子恆廙弟峤）石鉴温羡

郑袤，字林叔，荥阳开封人也。高祖众，汉大司农。父泰，扬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识鉴。荀攸见之曰："郑公业为不亡矣。"随叔父浑避难江东。时华歆为豫章太守，浑往依之，歆素与泰善，抚养袤如己子。年十七，乃还乡里。性清正。时济阴魏讽为相国掾，名重当世，袤同郡任览与结交。袤以讽奸雄，终必为祸，劝览远之。及讽败，论者称焉。

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转司隶功曹从事。司空王朗辟为掾，袤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朗皆命之，后咸至大位，有重名。袤迁尚书郎。出为黎阳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属城，特见甄异，为诸县之最。迁尚书右丞。转济阴太守，下车旌表孝悌，敬礼贤能，兴立庠序，开诱后进。调补大将军从事中郎，拜散骑常侍。会广平太守缺，宣帝谓袤曰："贤叔大匠垂称于阳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卢子家、王子雍继踵此郡，使世不乏贤，故复相屈。"袤在广平，以德化为先，善作条教，郡中爱之。征拜侍中，百姓恋慕，涕泣路隅。迁少府。高贵乡公即位，袤与河南尹王肃备法驾奉迎于元城，封广昌亭侯。徙光禄勋，领宗正。

毌丘俭作乱，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东，袤疾病不任会。帝谓中领军王肃曰："唯不见郑光禄为恨。"肃以语袤，袤自舆追帝，及于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来也。"遂与袤共载，曰："计将何先？"袤曰："昔与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也。"帝称善。转太常。高贵乡公议立明堂辟雍，精选博士，袤举刘毅、刘寔、程咸、庾峻，后并至公辅大位。及常道乡公立，与议定策，进封安城乡侯，邑千户。景元初，疾病失明，屡乞骸骨，不许。拜光禄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

武帝践阼，进爵为侯。虽寝疾十余年，而时贤并相推荐。泰始中，诏曰："光禄密陵侯袤，履行纯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登三阶之曜，补衮职之阙。今以袤为司空。"天子临轩，遣五官中郎将国坦就第拜授。袤前后辞让，遣息称上送印绶，至于十数。谓坦

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吾时为侍中，受诏譬旨。徐公语吾曰：'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终于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务乎！"固辞，久之见许，以侯就第，拜仪同三司，置舍人官骑，赐床帐簟褥、钱五十万。

九年薨，时年八十五。帝于东堂发哀，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绢布各百匹，以供丧事。谥曰元。有子六人，长子默嗣，次质、舒、诩、称、予，位并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硃紫别矣。"转尚书考功郎，专典伐蜀事，封关内侯，迁司徒左长史。武帝受禅，与太原郭奕俱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于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事遂施行。出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诏书褒叹，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县有此比者，皆听出给。入为散骑常侍。

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文帝与袤书曰："小兒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窍贤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遂问政事，对曰："劝穑务农，为国之基。选人得才，济世之道。居官久职，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劝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导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后以父丧去官，寻起为廷尉。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唯默兄弟以洁慎不染其流。迁太常。时仆射山涛欲举一亲亲为博士，谓默曰："卿似尹翁归，令吾不敢复言。"默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类也。

及齐王攸当之国，下礼官议崇锡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并立异议，默容过其事，坐免。寻拜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自陈恳至，久而见许。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自默始也。服阕，为大司农，转光禄勋。

太康元年卒，时年六十八，谥曰成。尚书令卫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论道，五升九卿，位未称德，宜赠三司。"而后父杨骏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读《隽不疑传》，常想其人。畏远权贵，奕世所守。"遂辞之。骏深为恨。至此，骏议不同，遂不施行。默宽冲博爱，谦

虚温谨，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礼，遇下以和，虽僮竖厮养不加声色，而犹有嫌怨，故士君子以为居世之难。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宫。成都王为大将军，起义讨赵王伦，球自顿丘太守为右长史，以功封平寿公。累迁侍中、尚书、散骑常侍、中护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元。球弟豫，永嘉末为尚书。

李胤，字宣伯，辽东襄平人也。祖敏，汉河内太守，去官还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敏乘轻舟浮沧海，莫知所终。胤父信追求积年，浮海出塞，竟无所见，欲行丧制服，则疑父尚存，情若居丧而不聘娶。后有邻居故人与其父同年者亡，因行丧制服。燕国徐邈与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于无后，劝使娶妻。既生胤，遂绝房室，恆如居丧礼，不堪其忧，数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识之后，降食哀戚，亦以丧礼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闻。容貌质素，颓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则。

初仕郡上计掾，州辟部从事、治中，举孝廉，参镇北军事。迁乐平侯相，政尚清简。入为尚书郎，迁中护军司马、吏部郎，铨综廉平。赐爵关中侯，出补安丰太守。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迁御史中丞，恭恪直绳，百官惮之。伐蜀之役，为西中郎将、督关中诸军事。后为河南尹，封广陆伯。泰始初，拜尚书，进爵为侯。胤奏以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内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或处三槐，兼听狱讼，稽疑之典，谋及卿士。陛下圣德钦明，垂心万机，猥发明诏，仪刑古式，虽唐、虞畴谘，周文翼翼，无以加也。自今以往，国有大政，可亲延群公，询纳谠言。其军国所疑，延诣省中，使侍中、尚书谘论所宜。若有疾病，不任觐会，临时遣侍臣讯访。"诏从之。迁吏部尚书仆射，寻转太子少傅。诏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节，使领司隶校尉。胤屡自表让，忝傅储宫，不宜兼监司之官。武帝以二职并须忠贤，故每不许。

咸宁初，皇太子出居东宫，帝以司录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辅导之务，胤素羸，不宜久劳之，转拜侍中，加特进。俄迁尚书令，侍中、特进如故。胤虽历职内外，而家至贫俭，兒病无以市药。帝闻之，赐钱十万。其后帝以司徒旧丞相之职，诏以胤为司徒。在位五年，简亮持重，称为任职。以吴会初平，大臣多有勋劳，宜有登进，乃上疏逊位。帝不听，遣侍中宣旨，优诏敦谕，绝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视事。

太康三年薨，诏遣御史持节监丧致祠，谥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赞

诔之，文义甚美。帝后思胤清节，诏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并履忠清俭，身没，家无余积，赐胤家钱二百万、谷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长、修。固字万基，散骑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历位散骑侍郎、建威将军、阳平太守。真长位至太仆卿。修黄门侍郎、太弟中庶子。

卢钦，字子若，范阳涿人也。祖植，汉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业显。钦清淡有远识，笃志经史，举孝廉，不行，魏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爽弟尝有所属请，钦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纳之，而罚其弟。除尚书郎。爽诛，免官。后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为太傅，辟从事中郎，出为阳平太守，迁淮北都督、伏波将军，甚有称绩。征拜散骑常侍、大司农，迁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武帝受禅，以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给追锋轺卧车各一乘、第二驸马二乘、骑具刀器、御府人马铠等，及钱三十万。钦在镇宽猛得中，疆埸无虞。入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领吏部。以清贫，特赐绢百匹。钦举必以材，称为廉平。

咸宁四年卒，诏曰：“钦履道清正，执德贞素。文武之称，著于方夏。入跻机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节。不幸薨没，朕甚悼之。其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布五十匹、钱三十万。”谥曰元。又以钦忠清高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所庇，特赐钱五十万，为立第舍。复下诏曰：“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钦历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为务。禄俸散之亲故，不营赀产。动循礼典，妻亡，制庐杖，终丧居外。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云，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废。然朝廷器重之，以为国子博士、祭酒、秘书监，皆不就。

钦弟珽字子笏，卫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书郎，出为鄴令。成都王颖之镇鄴也，爱其才量，委以心膂，遂为谋主。齐王冏起义，遣使告颖。颖召志计事，志曰：“赵王无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愤怒。今殿下总率三军，应期电发，子来之众，不召自至。扫夷凶逆，必有征无战。然兵事至重，圣人所慎。宜旌贤任才，以收时望。”颖深然之，改选上佐，高辟掾属，以志为谘议参军，仍补左长史，专掌文翰。颖前锋都督赵骧为伦

所败，士众震骇，议者多欲还保朝歌。志曰："今我军失利，敌新得胜，必有轻易陵轹之情，若顿兵不进，三军畏衄，惧不可用。且战何能无胜负，宜更选精兵，星行倍道，出贼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颖从之。及伦败，志劝颖曰："齐王众号百万，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迳得济河，此之大勋，莫之与比，而齐王今当与大王共辅朝政。志闻两雄不俱处，功名不并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还定省，推崇齐王，徐结四海之心，此计之上也。"颖纳之，遂以母疾还籓，委重于冏。由是颖获四海之誉，天下归心。朝廷封志为武强侯，加散骑常侍。

及河间王颙纳李含之说，欲内除二王，树颖储副，遣报颖，颖将应之，志正谏，不从。及冏灭，颖遥执期权，遂怀觖望之心。以长沙王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时荆州有张昌之乱，颖表求亲征，朝廷许之。会昌等平，乃回兵以讨乂。志谏曰："公前有复皇祚之大勋，及事平，归功于齐，辞九锡之赏，不当朝政之权，振阳翟饥人，葬黄桥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赖矣。逆寇纵肆，猾扰荆、楚，今公扫清群难，南土以宁，振旅而旋，顿军关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颖不纳。

及乂死，颖表志为中书监，留鄴，参署相府事。乘与败于荡阴，颖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众皆成列，而程太妃恋鄴不欲去，颖未能决。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志复劝颖早发。时有道士姓黄，号曰圣人，太妃信之。及使呼人，道士求两杯酒，饮讫，抛杯而去，于是志计始决。而人马复散，志于营阵间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八千守洛阳，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于复振，启天子宜下赦书，与百姓同其休庆。既达洛阳，志启以满奋为司隶校尉。奔散者多还，百官粗备，帝悦，赐志绢二百匹、绵百斤、衣一袭、鹤绫袍一领。

初，河间王颙闻王浚起兵，遣右将军张方救鄴。方闻成都军败，顿兵洛阳，不敢进，纵兵虏掠，密欲迁都长安，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心。志说方曰："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垒。帝垂泣就舆，唯志侍侧，曰："陛下今日之事，当一从右将军。臣驽怯，无所云补，唯知尽微诚，不离左右而已。"停方垒三日便西，志复从至长安。颖被黜，志亦免官。

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颙启帝复颖还鄴，以志为魏郡太守，加左将军，随颖北镇。行达洛阳，而平昌公模遣前锋督护冯嵩距颖。颖还长安，未至而闻颙斩张方，求和于越。颖住华阴，志进长安，诣阙陈谢，即还就颖于武关。奔南阳，复为刘陶所驱，回诣河北。及颖薨，官属奔散，唯志亲自殡送，时人嘉之。越命志为军谘祭酒，迁卫尉，永嘉末，转尚书。洛阳没，志将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刘琨。至阳邑，为刘粲所虏，与次子谧、诜等俱遇害于平阳。长子谌。

谌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选尚武帝女荥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未成礼而公主卒。后州举秀才，辟太尉掾。洛阳没，随志北依刘琨，与志俱为刘粲所虏。粲据晋阳，留谌为参军。琨收散卒，引猗卢骑还攻粲。粲败走，谌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悉为刘聪所害。琨为司空，以谌为主薄，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谌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

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谌为别驾。匹磾既害琨，寻亦败丧。时南路阻绝，段末波在辽西，谌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谌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即加吊祭。累徵谌为散骑中书侍郎，而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辽代立，谌流离世故且二十载。石季龙破辽西，复为季龙所得，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属冉闵诛石氏，谌随闵军，于襄国遇害，时年六十七，是岁永和六年也。

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颖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暢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恆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

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孙，刘琨妻子之侄也。与谌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后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其绰、宪、暢并别有传。

华表，字伟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骑黄门郎，累迁侍中。正元初，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时闻者流汗沾背，表惧祸作，频称疾归下舍，故免于大难。后迁尚书。五等建，封观阳伯。坐供给丧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转光禄勋。迁太常卿。数岁，以老病乞骸骨。诏曰："表清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干王事，静恭匪懈。而以疾固辞，章表恳至。今听如所上，以为太中大夫，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禄赐与卿同，门施行

马。”表以苦节垂名，司徒李胤、司隶王宏等并叹美表清澹退静，以为不可得贵贱而亲疏也。咸宁元年八月卒，时年七十二，谥曰康，诏赐朝服。有六子：暠、岑、峤、鉴、澹、简。

暠字长骏，弘敏有才义。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故暠年三十五不得调，晚为中书通事郎。泰始初，迁冗从仆射。少为武帝所礼，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疾笃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暠固辞，迕旨。

初，表有赐客在鬲，使暠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暠，而毅亦卢氏婿也。又中书监荀勖先为中子求暠女，暠不许，为恨，因密启帝，以袁毅货赇者多，不可尽罪，宜责最所亲者一人，因指暠当之。又绿暠有违忤之咎，遂于丧服中免暠官，削爵土。大鸿胪何遵奏暠免为庶人，不应袭封，请以表世孙混嗣表。有司奏曰：“暠所坐除名削爵，一时之制。暠为世子，著在名簿，不听袭嗣，此为刑罚再加。诸侯犯法，八议平处者，褒功重爵也。嫡统非犯终身弃罪，废之为重，依律应听袭封。”诏曰：“诸侯薨，子逾年即位，此古制也。应即位而废之，爵命皆去矣，何为罪罚再加？且吾之责暠，以肃贪秽，本不论常法也。诸贤不能将明此意，乃更诡易礼律，不顾宪度，君命废之，而群下复之，此为上下正相反也。”于是有司奏免议者官，诏皆以赎论。混以世孙当受封，逃避，断发阳狂，病喑不能语，故得不拜，世咸称之。

暠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与陈勰共造猪阑于宅侧，帝尝出视之，问其故，左右以实对，帝心怜之。帝后又登陵云台，望见廙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封。久之，拜城门校尉，迁左卫将军。数年，以为中书监。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进爵为公。暠应杨骏召，不时还，有司奏免官。寻迁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动遵礼典，得傅导之义。后年衰病笃，诏遣太医疗病，进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时河南尹韩寿因托贾后求以女配暠孙陶，暠距而不许，后深以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谥曰元。三子：混、荟、恆。

混字敬伦，嗣父爵，清贞简正，历位侍中、尚书，卒官。子陶嗣，补巩令，没于石勒。

荟字敬叔，为河南尹。与荀籓、荀组俱避贼，至临颍，父子并遇害。

恆字敬则，博学以清素为称。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元康初，东宫建，恆以选为太子宾友，赐爵关内侯，食邑百户。辟司徒王浑仓曹掾，属除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北军中候，俄拜领军，加散骑常侍。

愍帝即位，以恆为尚书，进爵苑陵县公。顷之，刘聪逼长安，诏出恆为镇军将军，领颍川太守，以为外援。恆兴合义军，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关中陷没。时群贼方盛，所在州郡相继奔败，恆亦欲弃郡东渡，而从兄轶为元帝所诛，以此为疑。先书与骠骑将军王导，导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从乎！"即召恆，补光禄勋。恆到，未及拜，更以为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

寻拜太常，议立郊祀。尚书刁协、国子祭酒杜彝议，须还洛乃修郊祀。恆议，汉献帝居许，即便郊柴，宜于此修立。司徒荀组、骠骑将军王导同恆议，遂定郊祀。寻以疾求解，诏曰："太常职主宗庙，烝尝敬重，而华恆所疾，不堪亲奉职事。夫子称'吾不与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职所司邪！今转恆为廷尉。"顷之，加特进。

太宁初，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督石头水陆诸军事。王敦表转恆为护军，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禄大夫，又领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时赐爵进封一皆削除，恆更以讨王敦功封苑陵县侯，复领太常。苏峻之乱，恆侍帝左右，从至石头，备履艰危，困悴逾年。

初，恆为州大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恆所黜。及让在峻军中，任势多所杀害，见恆辄恭敬，不肆其虐。钟雅、刘超之死，亦将及恆，让尽心救卫，故得免。

及帝加元服，又将纳后。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据。恆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迁左光禄大夫、开府，常侍如故，固让未拜。会卒，时年六十九，册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谥曰敬。

恆清恪俭素，虽居显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笃。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子俊嗣，为尚书郎。俊子仰之，大长秋。

峤字叔骏，才学深博，少有令闻。文帝为大将军，辟为掾属，补尚

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泰始初，赐爵关内侯。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安平太守。辞亲老不行，更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

太康末，武帝颇亲宴乐，又多疾病。属小瘳，峤与侍臣表贺，因微谏曰："伏惟圣体渐就平和，上下同庆，不觉抃舞。臣等愚戇，窃有微怀，以为收功于所忽，事乃无悔；虑福于垂成，祚乃日新。唯愿陛下深垂圣明，远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静和气，啬养精神，颐身于清简之宇，留心于虚旷之域。无厌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则丰庆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诏报曰："辄自消息，无所为虑。"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诛杨骏，改封乐乡侯，迁尚书。

后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汉后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后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为东宫傅，列上通讲，事遂施行。峤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还宫及安边、雩祭、明堂辟雍、浚导河渠，巡禹之旧迹置都水官，修蚕宫之礼置长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赠少府，谥曰简。

峤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徵又奏峤少子暢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永嘉丧乱，经籍遗没，峤书存者五十余卷。

峤有三子：颐、彻、暢。颐嗣，官至长乐内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数万言。遭寇乱，避难荆州，为贼所害，时年四十。

石鉴，字林伯，乐陵厌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历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纠正，朝廷惮之，出为并州刺史、假节、护匈奴中郎将。武帝受禅，封堂阳子。入为司隶校尉，转尚书。时秦、凉为虏所败，遣鉴都督陇右诸军事，坐论功虚伪免官。后

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诏曰：“昔云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虏获自杀，诬罔败法，古今所疾。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已后，废不复行。至鉴，有诏令会，遂以为常。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

武帝崩，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时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傅杨骏所疑，不敢临丧，出营城外。时有告亮欲举兵讨骏，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诏鉴及张劭使率陵兵讨亮。劭，骏甥也，便率所领催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觇视亮，已别道还许昌，于是骏止，论者称之。山陵讫，封昌安县侯。元康初，为太尉。年八十余，克壮慷慨，自遇若少年，时人美之。寻薨，谥曰元。子陋，字处贱，袭封，历屯骑校尉。

温羡，字长卿，太原祁人，汉护羌校尉序之后也。祖恢，魏扬州刺史。父恭，济南太守。兄弟六人并知名于世，号曰“六龙”。羡少以朗寤见称，齐王攸辟为掾，迁尚书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为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及齐王冏辅政，以羡攸之故吏，意特亲之，转吏部尚书。

先是，张华被诛，冏建议欲复其官爵。论者或以为非，羡驳之曰：“自天子已下，争臣各有差，不得归罪于一人也。故晏子曰：‘为已死亡，非其亲昵，谁能任之？”里克之杀二庶，陈乞之立阳生，汉朝之诛诸吕，皆积年之后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见存，而得行其志于数月之内者也。式乾之会，张华独谏。上宰不和，不能承风赞善，望其指麾从命，不亦难乎！况今皇后谮害其子，内难不预，礼非所在。且后体齐于帝，尊同皇极，罪在枉子，事不为逆，义非所讨。今以华不能废枉子之后，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而贬责之，于义不经通也。”华竟得追复爵位。

其后以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封大陵县公，邑千八百户。出为冀州刺史，加后将军，范阳王虓败于许昌也，自牧冀州，羡乃避之。惠帝之幸长安，以羡为中书令，不就。及帝还洛阳，征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未拜，会帝崩。怀帝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论者佥谓为速。在位未几，病卒，赠司徒，谥曰元。有三子：祗、允、裕。

祗字敬齐，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长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晋氏中朝，承累世之资，建兼并之业，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数公者，或以雅望处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时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参缄于论道之辰，独善于兼济之日，良图鲠议，无足多谈。然退已进贤，林叔弘推让之美；自家刑国，宣伯协恭孝之规。子若之儒素为基，伟容之苦节流誉，庆垂来叶，不亦宜哉！石鉴以公亮升，温羡以明寤显，属于危乱，不陨其名。岁寒见松柏之后凋，斯人之谓矣。

赞曰：让矣密陵，孝哉广陆。钦既博雅，表亦贞肃。鉴绩克宣，温声载穆。同锵玉振，争芬兰郁。

列传第十五

刘毅（子暾）程卫和峤武陔任恺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父喈，丞相属。毅幼有孝行，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京邑肃然。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投传而去。同郡王基荐毅于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硃紫有分，《郑》、《卫》不杂，孝弟著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骐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前已口白，谨复申请。"太常郑袤举博士，文帝辟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怒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转主薄。

武帝受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转城门校尉，迁太仆，拜尚书，坐事免官。咸宁初，复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时人以毅方之诸葛丰、盖宽饶。皇太子朝，鼓吹将入东掖门，毅以为不敬，止之于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得入。

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骑常侍邹湛进曰："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卿初无言。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湛曰："臣闻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陛下发不世之诏，出思虑之表，臣之喜庆，不亦宜乎！"

在职六年，迁尚书左仆射。时龙见武库井中，帝亲观之，有喜色。百官将贺，毅独表曰：“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祸衅乃发。《易》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曰：“正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来示，以为瞿然。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动静数示。”尚书郎刘汉等议，以为：“龙体既苍，杂以素文，意者大晋之行，戢武兴文之应也。而毅乃引衰世妖异，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龙在井为潜，皆失其意。潜之为言，隐而不见。今龙彩质明焕，示人以物，非潜之谓也。毅应推处。”诏不听。后阴气解而复合，毅上言：“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诛故也。

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

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欲成。天下讼讼，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衅。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牺，莫不有失，则皆不堪，何独责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选。

今重其任而轻其人，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今访之，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以长谗构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已有数人。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雠之隙结于大臣。夫桑妾之讼，祸及吴、楚；斗鸡之变，难兴鲁邦。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之体，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今之中正，务自远者，则抑割一国，使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容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

陛下践阼，开天地之德，弘不讳之诏，纳忠直之言，以览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尝罚，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尝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政之道四也。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宫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虽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门外之事，以义断恩。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絷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损政七也。

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损政八也。

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尝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或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雠，子孙离其殃咎。斯乃历世之患，非徒当今之害也。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优诏答之。后司空卫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复古乡议里选。帝竟不施行。

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为朝野之所式瞻。尝散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请解斋。妻子有过，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辅。帝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日给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以光禄大夫归第，门施行马，复赐钱百万。

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表曰："礼，凡卑者执劳，尊得居逸，是顺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毅年齿相近，往者同为散骑常侍，后分授外内之职，资途所经，出处一致。今询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舒所统殷广，兼执九品，铨十六州论议，主者不以为剧。毅但以知一州，便谓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优，询、舒太劣。若以前听致仕，不宜复与迁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是也。夫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尚可复委以宰辅之任，不可谘以人伦之论，臣窃所未安。昔郑武公

年过八十，入为周司徒，虽过悬车之年，必有可用。毅前为司隶，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按劾。谚曰：‘受尧之诛，不能称尧。’直臣无党，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阳，董仲舒裁为诸侯之相。而毅独遭圣明，不离辇毂，当世之士咸以为荣。毅虽身偏有风疾，而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疾恶之心小过，主者必疑其论议伤物，故高其优礼，令去事实，此为机阁毅，使绝人伦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于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凭毅取正。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谨按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今虽不充于旧，而遗训犹存，是以人伦归行，士识所守也。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光禄大夫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虽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壮，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诚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风之所动，清浊必偃，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窃以为礼贤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夺与，动为开塞，而士之所归，人伦为大。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按尹所执，非惟惜名议于毅之身，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以为尹言当否，应蒙评议。”

由是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抚几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赠仪同三司，使者监护丧事。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曰：“中诏以毅忠允匪躬，赠班台司，斯诚圣朝考绩以毅著勋之美事也。臣谨按，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于义不体。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迹所殊，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制，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若以革旧毁制，非所仓卒，则毅之忠益，虽不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亦应在例。臣敢惟行甫请周之义，谨牒毅功行如石。”帝出其表使八坐议之，多同宫议。奏寝不报。二子：暾、总。

暾字长升，正直有父风。太康初为博士，会议齐王攸之国，加崇典礼，暾与诸博士坐议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会赦得出，免官。初，暾父毅疾冯紞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无患。”

后为酸枣令，转侍御史。会司徒王浑主簿刘舆狱辞连暾，将收付廷

尉。浑不欲使府有过，欲距劾自举之。与暾更相曲直，浑怒，便逊位还第。暾乃奏浑曰："谨按司徒王浑，蒙国厚恩，备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调和阴阳，下遂万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刘舆拒扞诏使，私欲大府兴长狱讼。昔陈平不答汉文之问，邴吉不问死人之变，诚得宰相之体也。既兴刑狱，怨怼而退，举动轻速，无大臣之节，请免浑官。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诸闻暾此奏者，皆叹美之。

其后武库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暾正色诘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谓彰曰："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纸笔奏之，彰伏不敢言，众人解释，乃止。彰久贵豪侈，每出辄众百余人。自此之后，务从简素。

暾迁太原内史，赵王伦篡位，假征虏将军，不受，与三王共举义。惠帝复阼，暾为左丞，正色立朝，三台清肃。寻兼御史中丞，奏免尚书仆射、东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余人。朝廷嘉之，遂即真。迁中庶子、左卫将军、司隶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绥、刘坦、温畿、李晅等。长沙王乂讨齐王冏，暾豫谋，封硃虚县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顷之，复为司隶。

及惠帝之幸长安也，留暾守洛阳。河间王颙遣使鸩羊皇后，暾乃与留台仆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无罪。语在《后传》。颙见表，大怒，遣陈颜、吕朗率骑五千收暾，暾东奔高密王略。会刘根作逆，略以暾为大都督，加镇军将军讨根。暾战失利，还洛。至酸枣，值东海王越奉迎大驾。及帝还洛，羊后反宫。后遣使谢暾曰："赖刘司隶忠诚之志，得有今日。"以旧勋复封爵，加光禄大夫。

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先是，洛阳令王棱为越所信，而轻暾，暾每欲绳之，棱以为怨。时刘聪、王弥屯河北，京邑危惧。棱告越，云暾与弥乡亲而欲投之。越严骑将追暾，右长史傅宣明暾不然。暾闻之，未至墓而反，以正义责越，越甚惭。

及刘曜寇京师，以暾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城守诸军事。曜退，迁尚书仆射。越惮暾久居监司，又为众情所归，乃以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外示崇进，实夺其权。怀帝又诏暾领卫尉，加特进。后复以暾为司隶，加侍中。暾五为司隶，允协物情故也。

王弥入洛，百官歼焉。弥以暾乡里宿望，故免于难。暾因说弥曰：“今英雄竞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将军自兴兵已来，何攻不克，何战不胜，而复与刘曜不协，宜思文种之祸，以范蠡为师。且将军可无帝王之意，东王本州，以观时势，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岂失孙、刘乎！蒯通有言，将军宜图之。”弥以为然，使暾于青州，与曹嶷谋，且征之。暾至东阿，为石勒游骑所获，见弥与嶷书而大怒，乃杀之。暾有二子：佑、白。

佑为太傅属，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东海王越忌之，窃遣上军何伦率百余人入暾第，为劫取财物，杀白而去。

总字弘纪，好学直亮，后叔父彪，位至北军中候。

程卫，字长玄，广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强正方严。刘毅闻其名，辟为都官从事。毅奏中护军羊琇犯宪应死。武帝与琇有旧，乃遣齐王攸喻毅，毅许之。卫正色以为不可，径自驰车入护军营，收琇属吏，考问阴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后言于毅。由是名振遐迩，百官厉行。遂辟公府掾，迁尚事郎、侍御史，在职皆以事干显。补洛阳令，历安定、顿丘太守，所莅著绩。卒于官。

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书令。父逌，魏吏部尚书。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许其能风俗，理人伦。袭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迁颍川太守，为政清简，甚得百姓欢心。太傅从事中郎庾顗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磥□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贾充亦重之，称于武帝，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

吴平，以参谋议功，赐弟郁爵汝南亭侯。峤转侍中，愈被亲礼，与任恺、张华相善。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即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恆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后与峤语，不及来事。或以告贾妃，妃衔之。太康末，为尚书，以母忧去职。

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太子朝西宫，峤从入。贾后使帝问峤曰：“卿昔谓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谥曰简。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峤有钱癖。以弟郁子济嗣，位至中书郎。

郁字仲舆，才望不及峤，而以清干称，历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洛阳倾没，奔于荀晞，疾卒。

武陔，字元夏，沛国竹邑人也。父周，魏卫尉。陔沈敏有器量，早获时誉，与二弟韶叔夏、茂季夏并总角知名，虽诸父兄弟及乡闾宿望，莫能觉其优劣。同郡刘公荣有知人之鉴，常造周，周见其三子焉。公荣曰：“皆国士也。元夏最优，有辅佐之才，陈力就列，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

陔少好人伦，与颍川陈泰友善。魏明帝世，累迁下邳太守。景帝为大将军，引为从事中郎，累迁司隶校尉，转太仆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县侯。文帝甚亲重之，数与诠论时人。尝问陈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称其所长，以为群、泰略无优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书，掌吏部，迁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陔以宿齿旧臣，名位隆重，自以无佐命之功，又在魏已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怀逊让，终始全洁，当世以为美谈。卒于位，谥曰定。子辅嗣。

韶历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

茂以德素称，名亚于陔，为上洛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尚书。颍川荀恺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负贵戚，欲与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杨骏诛，恺时为仆射，以茂骏之姨弟，陷为逆党，遂见害。茂清正方直，闻于朝野，一旦枉酷，天下伤焉。侍中傅祗上申明之，后追赠光禄勋。

任恺，字元褒，乐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恺少有识量，尚魏明帝女，累迁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国建，为侍中，封昌国县侯。

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泰始初，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

老疾归第。帝优宠大臣，不欲劳以筋力，数遣恺谕旨于诸公，谘以当世大政，参议得失。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会秦、雍寇扰，天子以为忧。恺因曰："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帝曰："谁可任者？"恺曰："贾充其人也。"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充用荀勖计得留。

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暠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恺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外相崇重，内甚不平。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帝不之疑，谓充举得其才。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

恺既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然侍觐转希。充与荀勖、冯紞承间浸润，谓恺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奏恺，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检核，是恺妻齐长公主得赐魏时御器也。恺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然山涛明恺为人通敏有智局，举为河南尹。坐贼发不获，又免官。复迁光禄勋。

恺素有识鉴，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称誉。而贾充朋党又讽有司奏恺与立进令刘友交关。事下尚书，恺对不伏。尚书杜友、廷尉刘良并忠公士也，知恺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迟留而未断，以是恺及友、良皆免官。恺既失职，乃纵酒耽乐，极滋味以自奉养。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恺时因朝请，帝或慰谕之，恺初无复言，惟泣而已。后起为太仆，转太常。

初，魏舒虽历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恺为侍中，荐舒为散骑常侍。至是舒为右光禄、开府，领司徒，帝临轩使恺拜授。舒虽以弘量宽简为称，时以恺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恺止守散卿，莫不为之愤叹也。恺不得志，竟以忧卒，时年六十一，谥曰元，子罕嗣。

罕字子伦，幼有门风，才望不及恺，以淑行致称，为清平佳士。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大鸿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汉代。父赞，魏吏部尚书、左仆射，以雅量见称。洪少以清厉显名，骨鲠不同于物，人之有过，辄面折之，而退无后言。武帝世，为御史治书。时长乐冯恢父为弘农太守，爱少子淑，欲以爵传之。恢父终，服阕，乃还乡里，结草为庐，阳喑不能言，淑得袭爵。恢始仕为博士祭酒，散骑常侍翟婴荐恢高行迈俗，侔继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学生番直左右，虽有让侯微善，不得称无伦辈，婴为浮华之目。遂免婴官，朝廷惮之。寻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丛生棘刺，来自博陵。在南为鹞，在北为鹰。"选吏部尚书，举用甄明，门无私谒。荐雍州刺史郤诜代己为左丞。诜后纠洪，洪谓人曰："我举郤丞而还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诜闻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以军法戮宣子之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我选厥也任其事。'崔侯为国举才，我以才见举，惟官是视，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闻其言而重之。

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常晏公卿，以琉璃钟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然实乖其常性，故为诡说。杨骏诛，洪与都水使者王佑亲，坐见黜。后为大司农，卒于官。子廓，散骑侍郎，亦以正直称。

郭奕，字大业，太原阳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初为野王令，羊祜常过之，奕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少选复往，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遂送祜出界数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为文帝相国主薄。时钟会反于蜀，荀勖即会之从甥，少长会家，勖为文帝掾，奕启出之。帝虽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践阼，初建东宫，以奕及郑默并为中庶子。迁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迁雍州刺史、鹰扬将军，寻假赤幢曲盖、鼓吹。奕有寡姊，随奕之官，姊下僮仆多有奸犯，而为人所纠。奕省按毕，曰："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问。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

太康中，征为尚书。奕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时帝委任杨骏，奕表骏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听，骏后果诛。及奕疾病，诏赐钱二十万，日给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谥为景。有司议以贵贱不同号，谥与景皇同，不可，请谥曰穆。诏曰："谥所以旌德表行，按谥法一德不懈为简。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于是遂赐谥曰简。

侯史光，字孝明，东莱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学于同县刘夏。举孝廉，州辟别驾。咸熙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泰始初，拜散

骑常侍，寻兼侍中。与皇甫陶、荀曇持节循省风俗，及还，奏事称旨，转城门校尉，进爵临海侯。其年诏曰：“光忠亮笃素，有居正执义之心，历职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为御史中丞。虽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职宽而不纵。太保王祥久疾废朝，光奏请免之，诏优祥而寝光奏。后迁少府，卒官，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又诏曰：“光厉志守约，有清忠之节。家极贫俭，其赐钱五十万。”光儒学博古，历官著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长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东莞太守。

何攀，字惠兴，蜀郡郫人也。仕州为主薄。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害，诬以大逆。时攀适丁母丧，遂诣梁州拜表，证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为益州，辟为别驾。濬谋伐吴，遣攀奉表诣台，口陈事机，诏再引见，乃令张华与攀筹量进时讨之宜。濬兼遣攀过羊祜，面陈伐吴之策。攀善于将命，帝善之，诏攀参濬军事。及孙皓降于濬，而王浑恚于后机，欲攻濬，攀劝濬送皓与浑，由是事解。以攀为濬辅国司马，封关内侯。转荥阳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称。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迁宣城太守，不行，转散骑侍郎。杨骏执政，多树亲属，大开封尝，欲以恩泽自卫。攀以为非，乃与石崇共立议奏之。语在崇传。帝不纳。以豫诛骏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赐绢万匹，弟逢平卿侯，兄子逵关中侯。攀固让所封户及绢之半，余所受者分给中外宗亲，略不入己。迁翊军校尉，顷之，出为东羌校尉。征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迁大司农。转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固让不就。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攀涖职，中诏又加切厉，攀竟称疾不起。及赵王伦篡位，遣使召攀，更称疾笃。伦怒，将诛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阳，时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氵位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乂、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攀虽居显职，家甚贫素，无妾媵伎乐，惟以周穷济乏为事。子璋嗣，亦有父风。

史臣曰：幽厉不君，上德犹怀进善；共驩在位，大圣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宁求苟合！怀其宠秩，所以系其存亡者也。虽复自口销金，投光抚剑，驰书北阙，败车犹践，而谏主不易，讥臣实难。刘毅一遇宽容，任和两遭肤受，详观余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怀魏臣之志，崔洪爱郤诜之道，长升劝王弥之尊，何攀从赵伦之命，君子之人，观乎临事者也。

赞曰：仲雄初令，忠謇扬庭。身方诸葛，帝拟桓、灵。大业非杨，

元褒诮贾。和氏条暢，堪施大厦。崔门不谒，声飞朝野。侯史、武陔，辅佐之才。何攀平允，冤滥多回。

列传第十六

刘颂李重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迁议郎，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在职六年，号为详平。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藩，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

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隳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藩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隳，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

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

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

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馈。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

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

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孙秀素恨之，不听。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历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二人俱云：“刘友屈。”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愷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

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韬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列传第十七

傅玄（子咸咸子敷、咸从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干，魏扶风太守。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为子，加附马都尉。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玄上疏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

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俄迁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

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

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

其后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

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益。咸上言曰：“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

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

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愷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愷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逆畏以直

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鳞！’自知所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穨，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

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阑，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靦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戇，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

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咸累自上称引故事，条理灼然，朝廷无以易之。

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偏亮可贵也。”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诏赠司隶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谥曰贞。有三子：敷、晞、纂。长子敷嗣。

敷字颖根，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羸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舆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曹属。

祗字子庄。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母忧去职。及葬母，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自此始也。服终，为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寻表兼廷尉，迁常侍、左军将军。

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瓒，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迁司隶校尉。以讨杨骏勋，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降封灵川县公，千八百户，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为武乡亭侯。又以本封赐兄子隽为东明亭侯。

楚王玮之矫诏也，祗以闻奏稽留，免官。期年，迁光禄勋，复以公事免。氐人齐万年举兵反，以祗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迁卫尉，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寻加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及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常侍如故，以镇众心。祗辞之以疾，伦遣御史舆祗就职。王戎、陈准等相与言曰："傅公在事，吾属无忧矣。"其为物所倚信如此。

伦篡，又为右光禄、开府，加侍中。惠帝还宫，祗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初，伦之篡也，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常侍骆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祗罪，会赦得原。后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子宣，尚弘农公主。

寻迁太子少傅，上章逊位还第。及成都王颖为太傅，复以祗为少傅，加侍中。怀帝即位，迁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仆射、中书监。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谦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达国体，朝廷制度多所经综。历左光禄、开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笃逊位，不许。迁司徒，以足疾，诏版舆上殿，不拜。

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遣子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阴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祗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暢，辞旨深切，览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

宣字世弘。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及长，好学，赵王伦以为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迁司徒西曹掾。去职，累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郎。惠帝至自长安，以宣为左丞，不就，迁黄门郎。怀帝即位，转吏部郎，又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无子，以暢子冲为嗣。

暢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暢衣，取其金环与侍者，暢

不之惜，以此赏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恆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咏，过江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览观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启沃，任切争臣。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长虞风格凝峻，弗坠家声。及其纳谏汝南，献书临晋，居谅直之地，有先见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树风猷，崎岖危乱之朝，匡救君臣之际，卒能保全禄位，可谓有道存焉。

赞曰：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长虞刚简，无亏风尚。子庄才识，爰膺衮职。忠绩未申，泉途遽逼。

列传第十八

向雄段灼阎缵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阳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为主簿，事太守王经。及经之死也，雄哭之尽哀，市人咸为之悲。后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及吴奋代毅为太守，又以少谴系雄于狱。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王经于东市，我不问也。今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为将来仁贤之资，不亦惜乎！"帝甚悦，与谈宴而遣之。

累迁黄门侍郎。时吴奋、刘毅俱为侍中，同在门下，雄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令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诣毅，再拜曰："向被诏命，君臣义绝，如何？"于是即去。帝闻而大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故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进人若加诸膝，退人若坠诸川。刘河内于臣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帝从之。

泰始中，累迁秦州刺史，假赤幢、曲盖、鼓吹，赐钱二十万。咸宁初，入为御史中丞，迁侍中，又出为征虏将军。太康初，为河南尹，赐爵关内侯。齐王攸将归藩，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帝不纳。雄固谏忤旨，起而径出，遂以愤卒。

弟匡，惠帝世为护军将军。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辩。少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

故征西将军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

不反之状。

艾本屯田掌犊人，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显之于宰府之职。处内外之官，据文武之任，所在辄有名绩，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会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当尔之时，二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先帝以为深忧重虑，思惟可以安边杀敌莫贤于艾，故授之以兵马，解狄道之围。围解，留屯上邽。承官军大败之后，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殚尽。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所统万数，而身不离仆虏之劳，亲执士卒之役。故落门、段谷之战，能以少击多，摧破强贼，斩首万计。遂委艾以庙胜成图，指授长策。艾受命忘身，龙骧麟振，前无坚敌。蜀地阻险，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满二万，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将士乘势，故能使刘禅震怖，君臣面缚。军不逾时，而巴、蜀荡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

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艾以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事可详论。故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自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参佐官属、部曲将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是以狼狈失据。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杰，然后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故见之者垂涕，闻之者叹息。此贾谊所以慷慨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良有以也。

陛下龙兴，阐弘大度，受诛之家，不拘叙用，听艾立后，祭祀不绝。昔秦人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之立祠。天下之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柩，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

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后复陈时宜曰：

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谷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

结固人心。人心苟和，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虽金城汤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广其义，舜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而天下自理，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难，奸雄屡起，搅乱众心，刀锯相乘，流死之孤，哀声未绝。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杜渐防萌，弹琴咏诗，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后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后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诫，诚来事之鉴也。

又陈曰：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兒，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臣闻鱼悬由于甘饵，勇夫死于重报。故荆轲慕燕丹之义，专诸感阖闾之爱，匕首振于秦庭，吴刀耀于鱼腹，视死如归，岂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赏，士之所竞，不平致怨，由来久矣。《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臣以为此等宜蒙爵封。

灼前后陈事，辄见省览。然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遣息上表曰：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试用无绩，沈伏数年，犬马之力，无所复堪。陛下弘广纳之听，采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问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臣闻忠臣之于其君，犹孝子之于其亲：进则有欣然之庆，非贪官也；退则有戚然之忧，非怀禄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荣亲，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怀至恨：生长荒裔，而久在外任，自还抱疾，未尝觐见，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运会之世，值有事之时，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圣明之君，而尪悴羸劣，陈力又不能，当归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亲早亡陨，兄弟并凋丧，孝敬无复施于家门，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过，冬之夜寻复来，人生百岁，尚以为不足，而臣中年婴灾，此臣之恨五也。惭日月之所养，愧昊苍而无报，此臣之所以怀五恨而叹息，临归路而自悼者也。

语有之曰："华言虚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灵龟神狐未见，仙芝蓂莆未生，麒麟未游乎灵禽之囿，凤皇未仪于太极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华言而为佞者也。昔汉高祖初定天下，于时戍卒娄敬上书谏曰："陛下取天下不与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窃以为不侔。"于是汉祖感悟，深纳其言，赐姓为刘氏。又顾谓陆贾曰："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贾乃作《新语》之书，述叙前世成败，以为劝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计，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而受千金之赐。故世称汉祖之宽明博纳，所以能成帝业也。

今之言世者，皆曰尧舜复兴，天下已太平矣。臣独以为未，亦窃有所劝焉。且百王垂制，圣贤吐言，来事之明鉴也。孟子曰："尧不能以天下与舜，则舜之有天下也，天与之也。昔舜为相，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天下诸侯朝觐者、狱讼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若居尧之宫，逼尧之子，非天所与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东有僭号之吴，三主鼎足，并称天子。魏文帝率万乘之众，受禅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为汉献即是古之尧，自谓即是今之舜，乃谓孟柯、孙卿不通禅代之变，遂作禅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传之后世，亦安能使将来君子皆晓然心服其义乎！然魏文徒希慕尧、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宾服，混一皇化，而于时群臣莫有谏者，不其过矣哉！孙卿曰："尧、舜禅让，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由此言之，孙卿、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禅，从东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虽应天顺人，同

符唐、虞，然法度损益，则亦不异于昔魏文矣，故宜资三至以强制之。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又蜀地有自然之险，是历世奸雄之所窥觎，逋逃之所聚也，而无亲戚子弟之守，此岂深思远虑，杜渐防萌者乎！

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而贾谊上疏陈当时之势，犹以为譬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此言诚存不忘亡，安不忘乱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窃愿陛下居安思危，无曰高高在上，常念临深之义，不忘履冰之戒。尽除魏世之弊法，绥以新政之大化，使万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虫草木，咸蒙恩泽。朝廷咏康哉之歌，山薮无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视望者也。陛下自初践阼，发无讳之诏，置箴谏之官，赫然宠异谔谔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结舌，祥瑞亦曷由来哉！

臣无陆生之才，不在顾问之地，盖闻主圣臣直，义在于有犯无隐。臣不惟疏远，未信而言，敢历论前代隆名之君及亡败之主废兴所由，又博陈举贤之路，广开养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张设议者之难，凡五事以闻。臣之所言，皆直陈古今已行故事，非新声异端也。辞义实浅，不足采纳。然臣私心，诚谓有可发起觉悟遗忘。愿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无使天下以言者为戒。疾痛增笃，退念桑梓之诗，惟狐死之义，辄取长休，归近坟墓。顾瞻宫阙，系情皇极，不胜丹款，遣息颖表言。

其一曰：臣闻善有章也，著在经典；恶有罚也，戒在刑书。上自远古，下洎秦、汉，其明王霸主及亡国暗君，故可得而称；至于忠蹇贤相及佞谄奸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谔谔尽规之臣，无不昌也；任用阿谀唯唯之士，无不亡也。是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举贤以自佐；而亡国破家者相继，皆由任失其人。所谓贤者不贤，忠者不忠也。臣谨言前任贤所由兴，任不肖所以亡者。尧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举，然致天平地宁，四门穆穆，其功固在重华之为相。夏癸放于鸣条，商辛枭于牧野，此俱万乘之主，而国灭身擒，由不能属任贤相，用妇人之言，荒淫无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乐，长夜之饮，于是登糟丘，临酒池，观牛饮，望肉林，龙逄忠而被害，比干谏而剖心，天下之所以归恶者也。太甲暴虐，颠覆汤之典制，于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后归于亳。既已放而复还，殷道微而复兴，诸侯咸服，号称太宗，实赖阿衡之尽忠也。周室既衰，诸侯并争，天王微弱，政遂陵迟。齐桓公，淫乱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诚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门，岂非任竖貂之过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竖貂，其乱如此。夫荣辱存亡，实在所任，

可不审哉！秦本伯翳之后，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豹于晋乡，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兼称皇帝，由谋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诈自悞，不能弘济统绪，克成堂构，而乃残贼仁义，毒流黔首。故陈胜、吴广，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于是赵高逆乱，阎乐承指，二世穷迫，自戮望夷。子婴虽立，去帝为王，孤危无辅，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为马，所以速秦之祸也。秦失其鹿，豪杰竞逐，项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韩生，而范增之谋不用。假令羽既距项伯之邪说，斩沛公于鸿门，都咸阳以号令诸侯，则天下无敌矣。而羽距韩生之忠谏，背范增之深计，自谓霸王之业已定，都彭城，还故乡，为昼被文绣，此盖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荣之。是故五载为汉所擒，至此尚不知觉悟，乃曰“天亡我，非战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归仁，犹水之归下，禽之走旷野，故曰“为川驱鱼者獭也，为薮驱雀者鹫也，为汤、武驱人者桀、纣也。”汉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国之资，无唐、虞之禅，岂徒赖良、平之奇谋，尽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项氏为驱人也。子孙承基二百余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权势外移。安昌侯张禹者，汉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亲幸其家，拜禹床下，深问天灾人事。禹当惟大臣之节，为社稷深虑，忠言嘉谋，陈其灾患，则王氏不得专权宠，王莽无缘乘势位，遂托云龙而登天衢，令汉祚中绝也。禹佞谄不忠，挟怀私计，徒低仰于五侯之间，苟取容媚而已。是以硃云抗节求尚方斩马剑，欲以斩禹，以戒其余，可谓忠矣。而成帝尚复不寤，乃以为居下讪上，廷辱保傅，罪死无赦，诏御史将云下，欲急烹之。云攀殿折槛，幸赖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以死争之。若不然，则云已摧碎矣。后虽释槛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诚足以为后世之戒，何益于汉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论者以为乱臣贼子无道之甚者莫过于莽，此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传称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朋友归仁。及其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动见称述。然于时人士诣阙上书荐莽者不可称纪，内外群臣莫不归莽功德。遭遇汉室中微，国嗣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夺其位也。昔汤、武之兴，亦逆取而顺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术，崇道德，务仁义，履信实，去华伪，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义足以结英雄，人怀其德，豪杰并用，如此，宗庙社稷宜未灭也，光武虽复贤才，大业讵可冀哉！莽即位之后，自谓得天人之助，以为功广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骄矜，奋其威诈，班宣符讖，震暴残酷，穷凶极恶，人怨神怒，冬雷电以惊其耳目，夏地动以惕其心腹。而莽犹不知觉悟，方复重行不顺时之令，竟连伍之刑，佞媚者

亲幸，忠谏者诛夷。由是天下忿愤，内外俱发，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为天下笑，岂不异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过，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云扰，刘圣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败，公孙述又称帝于蜀汉。如此数子，固非所谓应天顺人者，徒为光武之驱除者耳。夫天下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则天下归之，无德则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劳心远虑，常如临川无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时，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远佞人。仁孝著乎宫墙，弘化洽乎兆庶；为平直如砥矢，信义感人神。虽有椒房外戚之宠，不受其委曲之言；虽有近习爱幸之竖，不听其姑息之辞。四门穆穆，辟而不阖，待谏者而无忌。恆战战栗栗，不忘戒惧，所以欲永终天禄，恐为将来贤圣之驱除也。且臣闻之，惧危者，常安者也；忧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国之君能安不忘危，则本枝百

世，长保荣祚，名位与天地无穷，亦何虑乎为来者之驱除哉！传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其二曰：士之立业，行非一概。吴起贪官，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曾参、闵骞，诚孝子也，不能宿夕离其亲，岂肯出身致死，涉危险之地哉！今大晋应期运之所授，齐圣美于有虞，而吴人不臣，称帝私附，此亦国之羞也。陛下诚欲致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奋威淮浦、震服蛮荆者，故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匪俊莫用。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养老马，而穷士知所归，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圣主，无不养老。老人众多，未必皆贤，不可悉养。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虽定，而华山之阳无放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吴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天下元元瞻望新政。愿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马之劳，思帷盖之报，发仁惠之诏，广开养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赏罚，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

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晋文犹不贪原而失信，齐桓不惜地而背盟，况圣主乎！

其五曰：昔周、汉之兴，树亲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汉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夺于重臣，国祚移于他人。故灭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汉者魏，非刘氏也。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复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大晋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将谓大晋世世贤圣，而诸侯之胤常不肖邪，则放勋钦明而有丹硃，瞽瞍顽凶面虞舜。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籓，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为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

臣闻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也，与死人同病者未尝生也，与亡国同法者未尝存也。况夫巍巍大晋，方将登太山，禅梁父，刻石书勋，垂示无穷。宜远鉴往代兴废，深为严防，使著事奋笔，必有纪焉。昔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此臣所以私怀慷慨，自忘轻贱者也。

灼书奏，帝览而异焉，擢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卒于官。

阎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也。祖圃，为张鲁功曹，劝鲁降魏，封平乐乡侯。父璞，嗣爵，仕吴至牂柯太守。缵侨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结，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缵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骏之诛也，缵弃官归，要骏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缵为主。墓成，当葬，骏从弟模告武陵王澹，将表杀造意者。众咸惧，填冢而逃，缵独以家财成墓，葬骏而去。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间王颙引为西戎校尉司马，有功，封平乐乡

侯。

愍怀太子之废也，缵舆棺诣阙，上书理太子之冤曰：

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为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赖天慈，全其首领。臣伏念遹生于圣父而至此者，由于长养深宫，沈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也。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弈，岂有切磋，能相长益！臣常恐公族迟陵，以此叹息。今遹可以为戒，恐其被斥，弃逐远郊，始当悔过，无所复及。

昔戾太子无状，称兵距命，而壶关三老上书，有田千秋之言，犹曰："子弄父兵，罪应笞耳！"汉武感悟之，筑思子之台。今遹无状，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选保傅。如司空张华，道德深远，乃心忠诚，以为之师。光禄大夫刘寔，寒苦自立，终始不衰，年同吕望，经藉不废，以为之保。尚书仆射裴頠，明允恭肃，体道居正，以为之友。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艰难、事君事亲、名行素闻者，使与共处。使严御史监护其家，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如此，左右前后，莫非正人。师傅文学，可令十日一讲，使共论议于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之义，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复，为殷明王。又魏文帝惧于见废，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为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兢兢慎罚，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谨，闻于天下，于今称之。汉高皇帝数置酒于庭，欲废太子，后四皓为师，子房为傅，竟复成就。前事不忘，后事之戒。孟轲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由陛下骄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来，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宁，将伺国隙。储副大事，不宜空虚。宜为大计，小复停留。先加严诲。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

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情不私遹。念昔楚国处女谏其王

曰“有龙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尝备近职，虽未得自结天日，情同阍寺，悾悾之诚，皆为国计。臣老母见臣为表，乃为臣卜卦，云“书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见止。臣独以为频见拔擢，尝为近职，此恩难忘，何以报德？唯当陈诚，以死献忠。辄具棺絮，伏须刑诛。

书御不省。

及张华遇害，贾谧被诛，朝野震悚，缵独抚华尸恸哭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过叱贾谧尸曰：“小兒乱国之由，诛其晚矣！”

皇太孙立，缵复上疏曰：

臣前上书讼太子之枉，不见省览。昔壶关三老陈卫太子之冤，而汉武筑思子之台。高庙令田千秋上书，不敢正言，托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迁，位至丞相，乘车入殿，号曰车氏。恨臣精诚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离，没命许昌。向令陛下即纳臣言，不致此祸。天赞圣意，三公献谋，庶人赐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无所复及。诏书慈悼，迎丧反葬，复其礼秩，诚副众望，不意吕、霍之变复生于今日！伏见诏书建立太孙，斯诚陛下上顺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万国心有所系。追惟庶人，所为无状，几倾宗庙，赖相国、太宰至忠愤发，潜谋俱断，奉赞圣意，以成神武。虽周诛二叔，汉扫诸吕，未足以喻。臣愿陛下因此大更厘改，以为永制。礼置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为置官属，皆如朋友，不为纯臣。既使上厌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严惮，易相规正。

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太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距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无往不可。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已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敢复为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向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太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太子

不夭也。

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今皇孙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强臣专制，奸邪矫诈，虽有相国保训东宫，拥佑之恩同于邴吉，适可使玉体安全，宜开来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后，诸有废兴仓卒，群臣皆得辄严，须录诣殿前，面受口诏，然后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节，下听臣子隐亲，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责，则永固储副，以后安嗣之远虑也。来事难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见詹事裴权用心恳恻，舍人秦戢数上疏启谏；而爰倩赠以九列，权有忠意，独不蒙赏。谓宜依倩为比，以宠其魂。推寻表疏，如秦戢辈及司隶所奏，诸敢拜辞于道路者，明诏称扬，使微异于众，以劝为善，以奖将来也。

缵又陈：

今相国虽已保傅东宫，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训诲，辅导出入，动静劬劳，宜选寒苦之士，忠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门校尉梁柳、白衣南安硃冲比者，以为师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将吏，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贾、郭之党。如此之辈，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皆非所补益于吾少主者也。皆可择寒门笃行、学问素士、更履险易、节义足称者，以备群臣，可轻其礼仪，使与古同，于相切磋为益。

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干、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吴太子登，顾谭为友，诸葛恪为宾，卧同床帐，行则参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则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骄盈，不闻其过，不知稼穑之艰难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亲挞伯禽，曹参笞窋二百，圣考慈父皆不伤恩。今不忍小相维持，令至阙失顿相罪责，不亦误哉！

在礼太子朝夕视膳，昏定晨省，跪问安否，于情得尽。五日一朝，于敬既简，于恩亦疏，易致构间。故曰“一朝不朝，其间容刀”。五日之制，起汉高祖，身为天子，父为庶人，万机事多，故阙私敬耳。今主上临朝，太子无事，专主孝养，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饭亦一饭，再饭亦再饭。”安有逸豫五日一觐哉！

缵又陈：

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独行，太孙幼冲，不可涉道。谓可遣妃奉迎远路，令其父衍随行卫护。皇太子初见诬陷，臣家门无祐，三世假亲，具尝辛苦，以家观国，固知太子有变。臣故求副监国，欲依邴吉故事，距违来使，供养拥护，身亲饮食医药，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资轻浅，不肯见与。世人见笑，谓为此职进退难居，有必死忧。臣独以为苟全储君，贾氏所诛，甘心所愿。今监国御史直副皆当三族，侍卫无状，实自宜然。臣谓其小人，不足具责。故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是以圣王慎选。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难葬故将钟会，文帝嘉之，始拔显用，至于先帝，以为右率。如间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则岂可触哉！此二使者，但为愚怯，亦非与谋，但可诛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则于刑为当。

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孙幼冲，选置兵卫，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兒，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兒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后，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征等皆谧父党，共相沈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为汉中太守。赵王伦死，既葬，缵以车轹其冢。时张华兄子景后徙汉中，缵又表宜还。缵不护细行，而慷慨好大节。卒于官，时年五十九。缵五子，皆开朗有才力。

长子亨为辽西太守，属王濬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数切谏，为晞所害。

史臣曰：愍怀之废也，天下称其冤。然皆惧乱政之参夷，慑淫嬖之凶忍，遂使谋臣怀忠而结舌，义士蓄愤而吞声。阎续伯官既微于侍郎，位不登于执戟，轻生重义，视死如归，伏奏而待严诛，舆棺以趋鼎镬，察言观行，岂非忠直壮乎！顾视晋朝公卿，曾不得与其徒隶齿也。茂伯笃终，哭王经以全节。休然追远，理邓艾以成名。故得义感明时，仁流枯骨。虽硃勃追论新息，栾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赞曰：感义收会，笃终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续伯区区，舆榇陈蓍。偪兹淫嬖，弗遂良图。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列传第十九

阮籍（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从子修族弟放放弟裕）嵇康向秀刘伶谢鲲胡毋辅之（子谦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恆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

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太康中，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

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而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

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与从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趋之，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

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瞻为记室参军，与王承、谢鲲、邓攸俱在越府。越与瞻等书曰：“礼，年八岁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师训之则；十年曰幼学，明可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入浅，体之所安深。是以闲习礼容，不如式瞻仪度；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小兒毗既无令淑之质，不闻道德之风，望诸君时以闲豫，周旋诲接。”

永嘉中，为太子舍人。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后岁余，病卒于仓垣，时年三十。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迁骑兵属。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恆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

琅邪王裒为车骑将军，镇广陵，高选纲佐，以孚为长史。帝谓曰：“卿既统军府，郊垒多事，宜节饮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ＦＣ勉从事，不敢有言者，窃以今王莅镇，威风赫然，皇泽遐被，贼寇敛迹，氛昆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爵火不息？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耳。”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转太子中庶子、左卫率，领屯骑校尉。

明帝即位，迁侍中。从平王敦，赐爵南安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称疾不拜。诏就家用之，尚书令郗鉴以为非礼。帝曰：“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及帝疾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

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暢。于是胜负始分。

咸和初，拜丹阴尹。时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孚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会广州刺史刘顗卒，遂苦求出。王导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至镇，卒，年四十九。寻而苏峻作逆，识者以为知几。无子，从孙广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尝有论鬼神有无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论者服焉。后遂伐社树，或止之，修曰：“若社而为树，伐树则社移；树而为社，伐树则社亡矣。”

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尔褰

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对。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暢。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家无儋石之储，宴如也。与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间。

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宣子可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亹癖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暢，衍乃叹服焉。

梁国张伟志趣不常，自隐于屠钓，修爱其才美，而知其不真。伟后为黄门郎、陈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

修居贫，年四十余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

修所著述甚寡，尝作《大鹏赞》曰：“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莺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王敦时为鸿胪卿，谓修曰：“卿常无食，鸿胪丞差有禄，能作不？”修曰：“亦复可尔耳！”遂为之。转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避乱南行，至西阳期思县，为贼所害，时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齐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少与孚并知名。中兴，除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时虽戎车屡驾，而放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明帝甚友爱之。转黄门侍郎，迁吏部郎，在铨管之任，甚有称绩。

时成帝幼冲，庾氏执政，放求为交州，乃除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行达宁浦，逢陶侃将高宝平梁硕自交州还，放设馔请宝，伏兵杀之。宝众击放，败走，保简阳城，得免。到州少时，暴发渴，见宝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赠廷尉。

放素知名，而性清约，不营产业，为吏部郎，不免饥寒。王导、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给衣食。子晞之，南顿太守。

裕字思旷。宏达不及放，而以德业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将军王敦命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觞，以酒废职。

敦谓裕非当世实才，徒有虚誉而已，出为溧阳令，复以公事免官。由是得违敦难，论者以此贵之。

咸和初，除尚书郎。时事故之后，公私弛废，裕遂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固辞不就。朝廷将欲征之，裕知不得已，乃求为王舒抚军长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临海太守，少时去职。司空郗鉴请为长史，诏征秘书监，皆以疾辞。复除东阳太守。寻征侍中，不就。还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问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人云，裕骨气不及逸少，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毕便还。诸人相与追之，裕亦审时流必当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刘惔叹曰："我入东，正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裕尝以人不须广学，正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静默，无所修综，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车，借无不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后裕闻之，乃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命焚之。

在东山久之，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俄而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琅邪王师。经年敦逼，并无所就。御史中丞周闵奏裕及谢安违诏累载，并应有罪，禁锢终身，诏书贯之。或问裕曰："子屡辞征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虽屡辞王命，非敢为高也。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佣、宁、普。

佣，早卒。宁，鄱阳太守。普，骠骑谘议参军。佣子歆之，中领军。宁子腆，秘书监。腆弟万龄及歆之子弥之，元熙中并列显位。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

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

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罄。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

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只搅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子绍，别有传。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二子：纯、悌。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兒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其辞曰：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

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祖缵，典农中郎将。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永兴中，长沙王乂入辅政，时有疾鲲者，言其将出奔。乂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既舍之，又无喜色。太傅东海王越闻其名，辟为掾，任达不拘，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暢，而恬于荣辱。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敖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越寻更辟之，转参军事。鲲以时方多故，乃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将晓，有黄衣人呼鲲字令开户，鲲憺然无惧色，便于窗中度手牵之，胛断，视之，鹿也，寻血获焉。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左将军王敦引为长史，以讨杜弢功封咸亭侯。母忧去职，服阕，迁敦大将军长史。时王澄在敦坐，见鲲谈话无勘，惟叹谢长史可与言，都不眄敦，其为人所慕如此。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

尝使至都，明帝在东宫见之，甚相亲重。问曰："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何如？"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温峤尝谓鲲子尚曰："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

及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出鲲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与俱下。敦至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谓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及至都，复曰："近来人情何如？"鲲对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鲲弗知，敦怒

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与顗素相亲重，闻之愕然，若丧诸己。参军王骄以敦诛顗，谏之甚切，敦大怒，命斩峤，时人士畏惧，莫敢言者。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止。

敦既诛害忠贤，而称疾不朝，将还武昌。鲲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勋，然天下之心实有未达。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杖众望以顺群情，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矣。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是时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鲲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悦。军还，使之郡，涖政清肃，百姓爱之。寻卒官，时年四十三。敦死后，追赠太常，谥曰康。子尚嗣，别有传。

胡毋辅之，字彦国，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汉执金吾。父原，练习兵马，山涛称其才堪边任，举为太尉长史，终河南令。辅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鉴。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号曰四友。澄尝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后进领袖也。"

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始节酒自厉，甚有能名。迁尚书郎。豫讨齐王冏，赐爵阴平男。累转司徒左长史。复求外出，为建武将军、乐安太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成都王颖为太弟，召为中庶子，遂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

尝过河南门下饮，河南驺王子博箕坐其傍，辅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则已，安复为人使！"辅之因就与语，叹曰："吾不及也！"荐之河南尹乐广，广召见，甚悦之，擢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东海王越闻辅之名，引为从事中郎，复补振威将军、陈留太守。王弥经其郡，辅之不能讨，坐免官。寻除宁远将军、扬州刺史，不之职，越复以为右司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迁扬武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到州未几卒，时年四十九。子谦之。

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谈者以为狂。辅之正酣饮，谦之规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其所为如此。年未三十卒。

毕卓字茂世，新蔡鲖阳人也。父谌，中书郎。卓少希放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甕侧，致醉而去。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过江，为温峤平南长史，卒官。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摅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辅之等赍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尼时以给府养马，辅之等入，遂坐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东嬴公腾辟为车骑府舍人，不就。时尚书何绥奢侈过度，尼谓人曰：“绥居乱世，矜豪乃尔，将死不久。”人曰：“伯蔚闻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语，已死矣。”未几，绥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初入洛，尼诣越不拜。越问其故，尼曰：“公无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数之，言甚切。又云：“公负尼物。”越大惊曰：“宁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谓令尹盗之。今尼屋舍资财，悉为公军人所略，尼今饥冻，是亦明公之负也。”越大笑，即赐绢五十匹。诸贵人闻，竞往饷之。洛阳陷，避乱江夏。时王登为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丧妇，止有一子。无居宅，惟畜露车，有牛一头，每行，辄使子御之，暮则共宿车上。常叹曰：“沧海横流，处处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饥荒，尼不得食，乃杀牛坏车，煮肉啖之。既尽，父子俱饿死。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父暨，阳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参军，转丞相主簿，委以机密。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达穨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壼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豁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

王敦既与朝廷乖贰，羁录朝士，曼为右长史。曼知敦不臣，终日酣醉，讽议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礼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难。敦败，代阮孚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相饰供馔。曼拜丹阳，客来早者得佳设，日宴则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有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苏峻作乱，加前将军，率文武守云龙门。王师不振，或劝曼避峻。曼曰："朝廷破败，吾安所求生？"勒众不动，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赠太常。子贲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书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经学，时论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号，其后更有四伯。大鸿胪陈留江泉以能食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以大肥为笨伯，散骑郎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而聃以狼戾为琐伯，盖拟古之四凶。

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迁庐陵太守。刚克粗暴，恃国戚，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及婴孩，所髡锁复百余。庾亮执之，归于京都。有司奏聃罪当死，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应八议。成帝诏曰："此事古今所无，何八议之有！犹未忍肆之市朝，其赐命狱所。"兄子贲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诏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虽极法，于贲何有！其特不听离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头请命。王导又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戚成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太妃惟此一舅，发言摧咽，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弊，朕亦何颜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思。"于是除名。顷之，遇疾，恆见简良等为祟，旬日而死。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也。初为博昌小吏，县令使逸送客，冒寒举体冻湿，还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还，大怒，将加严罚。逸曰："家贫衣单，沾湿无可代。若不暂温，势必冻死，奈何惜一被而杀一人乎！君子仁爱，必不尔也，故寝而不疑。"令奇而释之。后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与荀邃共诣令家，望见逸，谓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车，与谈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与光逸语。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后举孝廉，为州从事，弃官投辅之。辅之时为太傅越从事中郎，荐逸于越，越以门寒而不召。越后因闲宴，责辅之无所举荐。辅之曰：“前举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举也。”越即辟焉。书到郡县，皆以为误，审知是逸，乃备礼遣之。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元帝以逸补军谘祭酒。中兴建，为给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原，体无为之用，分其华叶，开寓言之道，是以伯阳垂范，鸣谦置式，欲崇诸己，先下于人，犹大乐无声，而跲鸾斯应者也。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穷；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舐痔兼车，鸣鸢吞腐。以兹自口，于焉玩物，殊异虚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若夫仪天布宪，百官从轨，经礼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盍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濑，松萝低举，用以优贤，岩水澄华，兹焉赐隐；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临锻灶而不回，登广武而长叹，则嵇琴绝响，阮气徒存。通其旁径，必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轨躅之外，或有可观者焉。咸能符契情灵，各敦终始，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史臣是以拾其遗事，附于篇云。

赞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相彼非礼，遵乎达生。秋水扬波，春云敛映。旨酒厥德，凭虚其性。不玩斯风，谁亏王政？

列传第二十

曹志庾峻（子珉敳）郭象庾纯（子舅）秦秀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大度，兼善骑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为嗣。后改封济北王。武帝为抚军将军，迎陈留王于鄴，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及帝受禅，降为鄄城县公。诏曰："昔在前世，虽历运迭兴，至于先代苗裔，传祚不替，或列籓九服，式序王官。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之道也。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壅滞旷久，前虽有诏，当须简授，而自顷众职少缺，未得式叙。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才高行洁，好古博物，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为乐平太守。"志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请为博士置吏卒。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

咸宁初，诏曰："鄄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

后迁祭酒。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籓。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籓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后虽有五霸代兴，桓、文谲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谲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诗之咏《鸱鸮》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骾不存，皮肤不充。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故天之聪明，自我人之聪明。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自圣主

之深虑，日月之所照。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议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议成当上，见其从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议甚切，百年之后必书晋史，目下将见责邪。”帝览议，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议者不指答所问，横造异论，策免太常郑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

顷之，志复为散骑常侍。遭母忧，居丧过礼，因此笃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恶谥。崔褒叹曰：“魏颗不从乱，以病为乱故也。今谥曹志而谥其病，岂谓其病不为乱乎！”于是谥为定。

庾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学洽闻，汉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简素，仕魏为太仆。父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牛马有踶啮者，恐伤人，不货于市。及诸子贵，赐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学，有才思。尝游京师，闻魏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尝就乘学，见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泛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君二父孩抱经乱，独至今日，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

历郡功曹，举计掾，州辟从事。太常郑袤见峻，大奇之，举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骏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暢疑滞，对答详悉。迁秘书丞。长安有大狱，久不决，拜峻侍御史，往断之，朝野称允。武帝践阼，赐爵关中侯，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常侍帝讲《诗》，中庶子何劭论《风》《雅》正变之义，峻起难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曰：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

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汉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之后；盖公之贱，而曹相谘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后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执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主无穷武之悔也。

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涖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

又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以非之，文繁不载。九年卒，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临终，敕子珉朝卒夕殡，幅巾布衣，葬勿择日。珉奉遵遗命，敛以时服。二子：珉、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学，行己忠恕。少历散骑常侍、本国中正、侍中，封长岑男。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大会，因使帝行酒，珉不胜悲愤，再拜上酒，因大号哭，贼恶之。会有告珉及王彳隽等谋应刘琨者，元海因图弑逆，珉等并遇害。初，洛阳之未陷也，珉为侍中，直于省内，谓同僚许遐曰："世路如此，祸难将及，吾当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谥曰贞。

敳字子嵩。长不满七尺，而腰带十围，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暢，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服鸟》也。其词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摇玄旷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隽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瘐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敳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都官从事温峤奏之，岂攵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穨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王衍不与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时年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暢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厉声名公，临时喧饶，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养老父，而怀禄贪荣，乌鸟之不若。充为三公，论道兴化，以教义责臣，是也。而以枉错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得以凡才，擢授显任。《易》戒濡首，《论》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过言盈庭，黩幔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训。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鸿胪削爵土。敕身不谨，伏须罪诛。"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请免官。诏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备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遂免纯官。

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攸议曰："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礼、律。八十者，一子不

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新令亦如之。按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纯不求供养，其于礼、律未有违也。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纯荒醉，肆其忿怒。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而近习常人之失，应在讥贬。”司徒石苞议：“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以为：“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纯兄峻以父老求归，峻若得归，纯无不归之势；峻不得归，纯无得归之理。纯虽自闻，同不见听。近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皆不见听。且纯近为京尹，父在界内，时得自启定省，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斌愚以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纯有二弟在家，不为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今纯父实未九十，不为犯令。骂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无所清议。”河南功曹史庞札等表曰：

臣郡前尹关内侯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免尹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其家不从政，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先王制礼垂训，莫尚于周。当其时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鲁，孝子不匮，典礼无愆。今公府议，七十时制，八十月制，欲以驳夺从政之限，削除爵土。是为公旦立法，还自越之，鲁侯为子，即为罚首也。石奋期颐，四子列郡。近太宰献王诸子，亦有籓外。古今同符，忠孝并济。

臣闻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饮多，遂至沈醉。尹醒闻知，悼恨前失，执谦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谓傲很，是为重罪过醉之言，而没迷复之义也。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议云，礼律虽有常限，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如此则为礼禁正直，而陷人以诈，违越王制，开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亲色养，历职内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众后己，实是宿心。一旦由醉，责以暴慢。按奏状不忠不孝，群公建议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按今父母年过八十，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今

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屡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养不废。兄侍中峻，家之嫡长，往比自表，求归供养，诏喻不听。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臣惧长假饰之名，而损忠诚之实也。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顺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旧章。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尹以犯违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义见责，而所因者忿。积忿以立义，由醉以得罪，礼律不复为断，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帝复下诏曰："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复以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后将军荀眅于朝会中奏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曰："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眅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眅坐免官。

初，眅与纯俱为大将军所辟，眅整丽车服，纯率素而已，眅以为愧恨。至是，毁纯。眅既免黜，纯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时人称纯通恕。

迁侍中，以父忧去官。起为御史中丞，转尚书。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胤。

胤字允臧。少有清节，历位博士。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胤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曰：

《书》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六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元勋睦亲，显以殊礼，而鲁、卫、齐、晋大启土宇，并受分器。所谓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大晋龙兴，隆唐、周之远迹，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吴、会已平，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当遂抚其国家，将准古典，以垂永制。

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则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及召、芮、毕、毛诸国，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

重，守地之位轻也，未闻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

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边”，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细不在庭”，先儒以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为政也。又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谚所谓芘焉而纵寻斧柯者也。

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周室大坏，宣王中兴，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

舅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尚书硃整、褚□等奏：“舅等侵官离局，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舅等八人付廷尉科罪。”舅父纯诣廷尉自首：“舅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

廷尉刘颂又奏舅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又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谓硃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座，正为此时，卿可共驳正之。”整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舅等备为儒官，不念奉宪制，不指答所问，敢肆其诬罔之言，以干乱视听。而舅是议主，应为戮首。但舅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夺。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复不以为惧，当加罪戮，以彰凶慝。犹复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舅等并除名。”后数岁，复起为散骑侍郎。终于国子祭酒。

秦秀，字玄良，新兴云中人也。父朗，魏骁骑将军。秀少敦学行，以忠直知名。咸宁中，为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议谥。秀议曰：

故太宰何曾，虽阶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严肃，显登王朝。事亲有色养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资性骄奢，不

循轨则。《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人具尔瞻。"言其德行高峻，动必以礼耳。丘明有言："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大晋受命，劳廉隐约，曾受宠二代，显赫累世。暨乎耳顺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国之租，荷保傅之贵，执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侧。方之古人，责深负重，虽举门尽死，犹不称位。而乃骄奢过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义言之，非惟失辅相之宜，违断金之利也。秽皇代之美，坏人伦之教，生天下之丑，示后生之傲，莫大于此。自近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垢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

周公吊二季之陵迟，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谥以纪其终。曾参奉之，启手归全，易簀而没，盖明慎终，死而后已。齐之史氏，乱世陪臣耳，犹书君贼，累死不惩。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尽礼。管子有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是则帝室无正刑也。王公贵人，复何畏哉！所谓四维，复何寄乎！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曾之行己，皆与此同，宜谥缪丑公。

时虽不同秀议，而闻者惧焉。

秀性忌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及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军必败，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无道，国有自亡之形，群率践境，将不战而溃。子之哭也，既为不智，乃不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孙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充表与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佥以秀为知言。

及充薨，秀议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后，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鄫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鄫'。圣人岂不知外孙亲邪！但以义推之，则无父子耳。又案诏书'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为比'。然则以外孙为后，自非元功显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礼，盖可然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

王濬有平吴之勋，而为王浑所谮毁。帝虽不从，无明赏罚，以濬为辅国大将军，天下咸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晋启祚，辅国之号，率以旧恩。此为王濬无功之时，受九列之显位，立功之后更得宠人之辱号也。四海视之，孰不失望！蜀小吴大，平蜀之后，二将皆就加三事，今

濬还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今濬举蜀、汉之卒，数旬而平吴，虽举吴人之财宝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与计校乎？”

后与刘暾等同议齐王攸事，忤旨，除名。寻复起为博士。秀性悻直，与物多忤。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卒于官。

史臣曰：齐献王以明德茂亲，经邦论道，允厘庶绩，式叙彝伦。武帝纳奸谄之邪谋，怀绍终之远虑，遂乃君兹青土，作牧东藩。远迩惊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义，方轨儒门，蹇蹇匪躬，慺慺体国。故能抗言凤阙，忤犯龙鳞，身虽暂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汝颍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谋甫素疾佞邪，而发因醉饱，投鼠忌器，岂易由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子玄假誉攘善，将非盗乎！

赞曰：魏氏维城，济北知名。颍川多士，峻亦飞英。长岑徇义，祭酒遗荣。谋甫三爵，酗[QBDM]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瘅恶。剪献嘉谋，几趋鼎镬。

列传第二十一

皇甫谧子方回挚虞束皙王接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隤，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

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

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糅之彫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戋戋'，《易》之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

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牺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

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摯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礼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门辄下而进。王敦遣从弟暠代侃，迁侃为广州。侃将诣敦，方回谏曰："吾闻敌国灭，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与二，欲无危，其可得乎！"侃不从而行。敦果欲杀侃，赖周访获免。暠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暠迎杜弢。暠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其辞曰：

有轩辕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华颖于末叶兮，晞灵根于上世。准乾坤以斡度兮，仪阴阳以定制。匪时运其焉行兮，乘太虚而摇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缀太白之明璜。制文霓以为衣兮，袭采云以为裳。要华电之煜□龠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鉴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诡好于凡观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缇袭以华国兮，和璞遥弃于南荆。夏像韬尘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两楹。鸾皇耿介而偏栖兮，兰桂背时而独荣。关寒暑以练真兮，岂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怀晖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灵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鸣蜩之号节兮，恐陨叶于凝露。希前轨而增骛兮，眷后尘而旋顾。往者倏忽而不逮兮，来者冥昧而未著。二仪泊焉其无央兮，四节环转而靡穷。星鸟逝而时反兮，夕景潜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与蕙若兮，时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惧独美之有伤。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处幽而弥馨兮，宝在夜而愈光。逼区内之迫胁兮，思摅翼乎八荒。望云阶之崇壮兮，愿轻举而高翔。

造庖牺以问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将远游于太初兮，鉴形魄之未分。四灵俨而为卫兮，六气纷以成群。骖白兽于商风兮，御苍龙于景云。简厮徒于灵圉兮，从冯夷而问津。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形飘飘而遂遐兮，气亹癖而愈新。挹玉膏于莱嵎兮，掇紫英于瀛滨。揖太昊以假憩兮，听赋政于三春。洪范翕而复张兮，百卉陨而更震。睇玉女之纷彯兮，执懿筐于扶木。览玄象之韡晔兮，仍腾跃乎阳谷。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廪泉而濯足。将纵辔以逍遥兮，恨东极之路促。诏纤阿而右回兮，觌硃明之赫戏。莅群神于夏庭兮，回苍梧而结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驵天马而高驰。谗羲和于丹丘兮，诮倒景之乱仪。寻凯风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闻碧鸡之长晨兮，吾将往乎西游。奥浮鹚于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诚沈羽以泛舟。轶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讯硕老于金室兮，采旧闻于前修。讥沦阴于危山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乌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毚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爰揽辔而旋驱兮，访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济兮，凌固阴之所滀。探龟蛇于幽穴兮，□敢罔养之潜育。哂倏忽之躁狂兮，丧中黄于耳目，偭烛龙而游衍兮，穷大明于北陆。

攀招摇而上跻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阊阖而遗眷兮，颓玄黄于地舆。召黔雷以先导兮，觐天帝于清都。观浑仪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炉。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则天而民咨兮，癸乱常而感虞。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也四位为匠，乾巛为均。散而为物，结而为人。阳降阴升，一替一兴。流而为川，滞而为陵。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

兮有数。成形兮未察，灵像兮巳固。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

斐陈辞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叹。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会难。愿大飨以致好兮，盍息驾于一飧。会司仪于有始兮，延嘉宾于九乾。陈钧天之广乐兮，展万舞之至欢。枉矢铄其在手兮，狼弧翾其斯弯。睨翟犬于帝侧兮，殪熊罴于灵轩。

尔乃清道夙跸，载轮修祖。班命授号，轙辀整旅。兆司郁以郕路兮，万灵森而陈庭。丰隆轩其警众兮，钩陈帅以属兵。堪舆竦而进时兮，文昌肃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俯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扦纚。前湛湛而摄进兮，后亻禁僸而方驰。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跨列缺兮规乾巛，挥玉关兮出天门。涉汉津兮望昆仑，经赤霄兮临玄根。观品物兮终复魂，形已消兮气犹存。眺悬舟之离离兮，怀旧都之蔼蔼。仍繁荣而督引兮，将遄降而速迈。华云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盖。蹈烟熅兮辞天衢，心闇□兮识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恆娱。

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

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唯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擢为太子舍人，除闻喜令。

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其辞曰：

于休上古，人之资始。四隩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侯卫内圮。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骙骙，风于华阳。弓矢櫜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

以母忧解职。久之，召补尚书郎。

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

之用，当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又表论封禅，见《礼志》。

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

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

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顗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元皇后崩，杜预奏：“谅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答预书曰：“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令博士议。虞曰：“太子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从之。虞又议玉辂、两社事，见《舆服志》。

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虞善观玄象，尝谓友人曰：“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性爱士人，有表荐者，恆为其辞。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更相嗤笑，纷然于世云。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太守，并有名誉。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皙与卫恆厚善，闻恆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椟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夸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鹞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徒屈蟠于陷井，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蠏蛁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纮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牦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雉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緌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皙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爨，二曰地

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雨脉}霂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畎于原隰，勤薰蓺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齕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駞在坰，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臿，多稌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

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而著《至机论》，辞义甚美。官至夏阳侯相。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骅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

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原即礼命，接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曰：“接薄祜，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及母终，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转功曹史。州辟部平阳从事。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荐之于司隶校尉王堪，出补都官从事。

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除中郎，补征虏将军司马。

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

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与关东乖异，以接成都王佐，难之，表转临汾公相国。及东海王越率诸候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时秘书丞卫恆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又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

长子愆期，流寓江南，缘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后

传》云。

史臣曰：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或摄官延阁，裁成言事之书；或莅政秩宗，参定禋郊之礼。虞既厄于从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报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骥足，嗟夫！

赞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挚虞博闻，广微绝群。财成礼度，刊缉遗文。魏篇式序，汉册斯分。祖游后出，亦播清芬。

列传第二十二

郤诜阮种华谭袁甫

郤诜，字广基，济阴单父人也。父晞，尚书左丞。诜博学多才，瑰伟倜傥，不拘细行，州郡礼命并不应。泰始中，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举诜应选。

诏曰："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文质之变，其理何由？虞、夏之际，圣明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补乎？何陵迟之不反也？岂霸德之浅欤？期运不可致欤？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为政，革乱亡之弊，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不用，岂非化之盛欤？何修而向兹？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人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乎？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氓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将有司非其任欤？各悉乃心，究而论之。上明古制，下切当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补。其正议无隐，将敬听之。"

诜对曰：

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犹垂意于博采，故招贤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问也。是以窃有自疑之心，虽致身于阙庭，亦ＦＣ俯矣。伏读圣策，乃知下问之旨笃焉。臣闻上古推贤让位，教同德一，故易简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后整。虞、夏之相因，而损益不同，非帝王之道异，救弊之路殊也。周当二代之流，承凋伪之极，尽礼乐之致，穷制度之理，其文详备，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非殊论也。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五霸之兴勤政刑。礼乐之化深，政刑之用浅。勤之则可以小安，堕之则遂陵迟。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补之功不侔也。而齐桓失之葵丘，夷吾沦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兹？"臣以为莫大于择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无一统，宰牧之才，优劣异绩，或以之兴，或以之替，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

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謟，诬謟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推贤不伐，相下无厌，主听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静，虽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动，虽复夙夜，俗不一也。且人无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饰正于外，藏邪于内，故邪正之人难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则众正益至；若得其邪，则众邪亦集。物繁其类，谁能止之！故亡国失世者，未尝不为众邪所积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绝，其终乃著。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隆替。故寒暑渐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宦者无关梁，邪门启矣；朝廷不责贤，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则有罚。故古者诸侯必贡士，不贡者削，贡而不适亦削。夫士者，难知也；不适者，薄过也。不得不责，强其所不知也；罚其所不适，深其薄过，非恕也。且天子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斯责之矣。施行之道，宁纵不滥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贤者天地之纪，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宁滥以得之，无纵以失之也。今则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并不可必，于公则政事纷乱。于私则污秽狼籍。自顷长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有缚束而绞戮者矣。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漏网吞舟，何以过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后人复起，如彼此无已，谁止之者？风流日竞，谁忧之者？虽今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恆得此属，欲圣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创举贤之典，峻关梁之防。其制既立，则人慎其举而不苟，则贤者可知。知贤而试，则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则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则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则生生丰植，人用资给，和乐兴焉。是故寡过而远刑，知耻以近礼，此所以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策曰：“自顷夷狄内侵，灾眚屡降，将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闻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其本也。夫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政惠则下仰其施，刑恕则人怀其勇。施以殖其财，勇以结其心。故人居则资赡而知方，动则亲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虽死不贰；以逸道劳之者，虽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战则克，以攻则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恶者畏惧而削迹。止戈而武，义实在文，唯任贤然后无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

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

臣诚愚鄙不足以奉对圣朝，犹进之于廷者，将使取诸其怀而献之乎！臣惧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则可矣，是以辞鄙不隐也。

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

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坟。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

吏部尚书崔洪荐诜为左丞。及在职，尝以事劾洪，洪怨诜，诜以公正距之，语在《洪传》。洪闻而惭服。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诜官，帝曰："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诜在任威严明断，甚得四方声誉。卒于官。子延登为州别驾。

阮种，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汉侍中胥卿八世孙也。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康著《养生论》，所称阮生，即种也。察孝廉，为公府掾。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举种贤良。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规矩乾坤，惠康品类，休风流衍，弥于千载。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兴惕厉，未烛厥猷。子大夫韫韇道术，俨然而进，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种对曰："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远。故能开物成务，而功业不匮，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德逮群生，泽被区宇，声施无穷，而典垂百代。故《经》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

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对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礼乐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务，所以防遏暴慢，感动心术，制节生灵，而陶化万姓也。礼以体德，乐以咏功，乐本于和，而礼师于敬矣。”

又问戎蛮猾夏。对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有此虞。故《诗》称‘猃狁孔炽’，《书》叹‘蛮夷帅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不闻以兵。夫兵凶器，而战危事也。兵兴则伤农，众集则费积；农伤则人匮，积费则国虚。昔汉武之世，承文帝之业，资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竞战胜之功，贪攻取之利，良将劲卒，屈于沙漠，胜败相若，克不过当，夭百姓之命，填饿狼之口。及其以众制寡，令匈奴远迹，收功祁连，饮马瀚海，天下之耗，已过太半矣。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是以盗贼蜂起，山东不振。暨宣元之时，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此则折冲厌难，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问咎征作见。对曰：“阴阳否泰，六沴之灾，则人主修政以御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极之首，详庶征之用。《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

又问经化之务。对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赏以劝其能，威以惩其废。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勋业长世也。故上有克让之风，则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凋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其于政也，如农者之殖硗野，旱年之望丰穑，必不几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长久，风醇俗美，皆数百年保天之禄。而秦二世而弊者，盖其所由之涂殊也。”

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后曷先？”对曰：“夫文武经德，所以成功丕业，咸熙庶绩者，莫先于选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当其官而功称其职，则万机咸理，庶僚不旷。

《书》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则继天理物，宁国安家，非贤无以成也。夫贤才之畜于国，由良工之须利器，巧匠之待绳墨也。器用利，则斫削易而材不病；绳墨设，则曲直正而众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贤，而佚以任之也。贤臣之于主，进则忠国爱人，退则砥节洁志，营职不干私义，出心必由公途，明度量以呈其能，审经制以效其功。此昔之圣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钧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贤与所贤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倾望休光，希心紫极，唯明主之所趣舍。若开四聪之听，广畴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职，呈能制官，朝无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极，树功不朽矣。”

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虽战战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当何修以应其变？人遇水旱饥馑者，何以救之？中间多事，未得宁静，思以省息烦务，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损益，使公私两济者，委曲陈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闻事实，勿务华辞，莫有所讳也。”

种对曰：“伏惟陛下以圣哲玄览，降血⅊⅊黎蒸，将济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辅至化，此诚尧、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顽鲁之质，应清明之举，前者对策，不足以畴塞圣诏，所陈不究，臣诚蒙昧，所以为罪。臣闻天生蒸庶，树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则彝伦攸序，五福来备。若政有愆失，刑理颇僻，则庶征不应，而淫亢为灾。此则天人之理，而兴废之由也。昔之圣王，政道备而制先具，轨人以务，致之于本，是以虽有水旱之眚，而无饥馑之患也。自顷阴阳隔并，水旱为灾，亦犹期运之致。不然，则亦有司之不帅，不能宣承圣德，以赞扬大化，故和气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无储，诚在于休役静人，劝啬务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烦网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烦则百姓失业，网密则下背其诚，信道未孚则人无固志。此则损益之至务，安危之大端也。传曰：‘始与善，善进，则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隐逸之士，幽贱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谨竭愚以对。”

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进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惮其威容。每为驳议，事皆施用，遂为楷则。

迁平原相。时襄邑卫京自南阳太守迁于河内，与种俱拜，帝望而叹

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忧乎！"种为政简惠，百姓称之，卒于郡。

华谭，字令思，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谘，吴黄门郎。谭期岁而孤，母年十八，便守节鞠养，动劳备至。及长，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

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将行，别驾陈总饯之，因问曰："思贤之主以求才为务，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贾谊失分汉文之时？此吴、晋之滞论，可辨此理而后别。"谭曰："夫圣人在上，物无不理，百揆之职，非贤不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门不栖迟。至承统之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居圣人之器，处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隤，风俗渐弊。又中才之君，所资者偏，物以类感，必于其党，党言虽非，彼以为是。以所授有颜、冉之贤，所用有廊庙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凯之功，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彼岂知其政渐毁哉！朝虽有求贤之名，而无知才之实。言虽当，彼以为诬；策虽奇，彼以为妄。诬则毁己之言入，妄则不忠之责生，岂故为哉？浅明不见深理，近才不睹远体也。是以言不用，计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论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贾谊失于汉文，盖复是其轻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贤之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得贤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业岂可得而成哉！"

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对曰："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祖乾纲以流化，顺谷风以兴仁，兼三才以御物，开四聪以招贤。故劳谦日昃，务在择才，宣明岩穴，垂光隐滞。俊乂龙跃，帝道以光；清德风翔，王化克举。是以皋陶见举，不仁者远；陆贾重汉，远夷折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汉席卷；干戈西征，羌蛮慕化，诚阐四门之秋，兴礼教之日也。故髦俊闻声而响赴，殊才望险而云集。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急善过于饥渴，用人疾于影响，杜佞谄之门，废郑声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安边之术也。"

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

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又策曰：“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羁，羌、氐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如此，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对曰：“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纮，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猃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设，所以随时制也。时险则峻法以取平，时泰则宽网以将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将就无为而乂。至于律令，应有所损益不？”对曰：“臣闻五帝殊礼，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今诚风教大同，四海无虞，人皆感化，去邪从正。夫以尧、舜之盛，而犹设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道四达，礼乐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励节，刑罚悬而不用，律令存而无施，适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飞仁风乎无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对曰：“臣闻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宣其业。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张皇纲以罗远，飞仁风以被物。故得贤则教兴，失人则政废。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纮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谭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谭答曰：“秀异固产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贝，生于江、郁之滨；夜光之璞，出乎荆、蓝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闻乎？昔武王克商，迁殷顽民于洛邑，诸君得非其苗裔乎？”济又曰：“夫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至于君臣失位，国亡无主，凡在冠带，将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运，兴衰有期，天之所废，人不能支。徐偃修仁义而失国，仲尼逐鲁而逼齐，段干偃息而成名，谅否泰有时，曷人力之所能哉！”济甚礼之。

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以母忧去职。服阕，为鄄城令，过濮水，作《庄子赞》以示功曹。而廷掾张延为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见升擢。及谭为庐江，延已为淮陵太守。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以父墓毁去官。寻除尚书郎。

永宁初，出为郏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血ß。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谭甚有政绩，再迁庐江内史，加绥远将军。时石冰之党陆圭等屯据诸县，谭遣司马褚敦讨平之。又遣别军击冰都督孟徐，获其骁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千匹。

陈敏之乱，吴士多为其所逼。顾荣先受敏官，而潜谋图之。谭不悟荣旨，露檄远近，极言其非，由此为荣所怨。又在郡政严，而与上司多忤。扬州刺史刘陶素与谭不善，因法收谭，下寿阳狱。镇东将军周馥与谭素相亲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讨馥，百姓奔散，馥谓谭已去，遣人视之，而更移近馥。馥叹曰：“吾尝谓华令思是臧子源之畴，今果效矣。”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华侯安在？吾甘扬威使也。”谭答不知，遗绢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华侯也。”复求之，谭已亡矣。后为纪瞻所荐，而为顾荣所止遏，遂数年不得调。

建兴初，元帝命为镇东军谘祭酒。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转丞相军谘祭酒，领郡大中正。谭荐干宝、范珧于朝，乃上笺求退曰：“谭闻霸主远听，以求才为务；僚属量身，以审己为分。故疏广告老，汉宣不违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庐。谭无古人之贤，窃有怀远之慕。自登清显，出入二

载，执笔无赞事之功，拾遗无补阙之绩；过在纳言，暗于举善；狂寇未宾，复乏谋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无劳，实宜辞退。谨奉还所假左丞相军谘祭酒版。”不听。

建武初，授秘书监，固让不拜。太兴初，拜前军，以疾复转秘书监。自负宿名，恆怏怏不得志。时晋陵硃凤、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老而未调，谭皆荐为著作佐郎。

或问谭曰：“谚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昔许由、巢父让天子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

戴若思弟邈，则谭女婿也。谭平生时常抑若思而进邈，若思每衔之。殆用事，恆毁谭于帝，由是官涂不至。谭每怀觖望，尝从容言于帝曰：“臣已老矣，将待死秘阁。汲黯之言，复存于今。”帝不怿。久之，加散骑常侍，屡以疾辞。及王敦作逆，谭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加散骑常侍，谥曰胡。二子：化、茂。

化字长风，为征虏司马，讨汲桑，战没。茂嗣爵。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以词辩称。尝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唯欲宰县，不为台阁职，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缯中之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谷中之美莫过稻，稻不可以为赟。是以圣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长！黄霸驰名于州郡，而息誉于京邑。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转淮南国大农、郎中令。石珩问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恆旱？寿阳已东何以恆水？”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叹甚积，积忧成阴，阴积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涝也。寿阳已西皆是中国，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公羊》有言，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后亲，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观者叹其敏捷。年八十余，卒于家。

史臣曰：夫缉政厘俗，拔群才以成务；振景观光，俟明主而宣绩。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属意于求贤，轴有怀于干禄。郤诜等并韫价州里，裒然应召，对扬天问，高步云衢，求之前哲，亦足称矣。令思行己徇义，志笃周、甘，仁者必通，抑斯之谓！虽才行夙章，而待终秘阁，积薪之恨，岂独古人乎！

赞曰：郤、阮洽闻，含章体政。华生毓德，褫巾应命。鸟路曾飞，龙津派泳。素业可久，高芬斯盛。

列传第二十三

愍怀太子（子[A170]臧尚）

愍怀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长子，母曰谢才人。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恆在左右。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惠帝来朝，执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时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帝问其故，太子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由是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抚其背，谓廷尉傅祗曰："此兒当兴我家。"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

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故封为广陵王，邑五万户。以刘寔为师，孟珩为友，杨准、冯荪为文学。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盛选德望以为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东宫，又诏曰："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于是使太保卫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祎、尚书令华暠息恆与太子游处，以相辅导焉。

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阉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恆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太子所幸蒋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赏赐，多为皇孙造玩弄之器，太子从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废朝侍，恆在后园游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或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性拘小忌，不许缮壁修墙，正瓦动屋。而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恆探取二月，以供嬖宠。洗马江统陈五事以谏之，太子不纳，语在《统传》中。舍人杜锡以太子非贾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为忧，每尽忠规劝太子修德进善，远于谗谤。太子怒，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氈中而刺之。

太子性刚，知贾谧恃后之贵，不能假借之。谧至东宫，或舍之而于

后庭游戏。詹事裴权谏曰：“贾谧甚有宠于中宫，而有不顺之色，若一旦交构，大事去矣。宜深自谦屈，以防其变，广延贤士，用自辅翼。”太子不能从。初，贾后母郭槐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而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风。太子闻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聘之，心不能平，颇以为言。谧尝与太子围棋，争道，成都王颖见而诃谧，谧意愈不平，因此谮太子于后曰：“太子广买田业，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后纳其言，又宣扬太子之短，布诸远近。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

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宫西厢，日长尺余，数日而枯。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遹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惟张华、裴頠证明太子。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从诏，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于是使尚书和郁持节，解结为副，及大将军梁王肜、镇东将军淮南王允、前将军东武公澹、赵王伦、太保何劭诣东宫，废太子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闻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贤门，再拜受诏，步出承华门，乘粗犊车。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孙于金墉城，考竟谢淑妃及太子保林蒋俊。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先是，有童谣曰：“东宫马子莫聋空，前至腊月缠汝閤。”又曰：“南风起兮吹白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南风，后名；沙门，太子小字也。

初，太子之废也，妃父王衍表请离婚。太子至许，遗妃书曰：“鄙虽顽愚，心念为善，欲尽忠孝之节，无有恶逆之心。虽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亲母。自为太子以来，敕见禁检，不得见母。自宜城君亡，不见存

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笃，父子之情，实相怜愍。于时表国家乞加徽号，不见听许。疾病既笃，为之求请恩福，无有恶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来，题言东宫发，疏云：‘言天教欲见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须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陈舞见语：‘中宫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须臾中宫遣陈舞见语：‘闻汝表陛下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国耳。’中宫遥呼陈舞：‘昨天教与太子酒枣。’便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与，使饮酒啖枣尽。鄙素不饮酒，即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饮？天与汝酒，当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会同一日见赐，故不敢辞，通日不饮三升酒也。且实未食，恐不堪。又未见殿下，饮此或至颠倒。’陈舞复传语云：‘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遂可饮二升，余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逼迫不得已，更饮一升。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父母至亲，实不相疑，事理如此，实为见诬，想众人见明也。”

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怨。右卫督司马雅，宗室之疏属也，与常从督许超并有宠于太子，二人深伤之，说赵王伦谋臣孙秀曰：“国无适嗣，社稷将危，大臣之祸必起。而公奉事中宫，与贾后亲密，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祸必及矣。何不先谋之！”秀言于赵王伦，伦深纳焉。计既定，而秀说伦曰：“太子为人刚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贾后，街谈巷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太子虽将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赏于公，当谓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衅，犹不免诛。不若迁延却期，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贾后，为太子报仇，犹足以为功，乃可以得志。”伦然之。秀因使反间，言殿中人欲废贾后，迎太子。贾后闻之忧怖，乃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矫诏使黄门孙虑斋至许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见鸩，恆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不与食，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时年二十三。将以庶人礼葬之，贾后表曰：“遹不幸丧亡，伤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怀，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规为稽颡，正其名号。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虽罪在莫大，犹王者子孙，便以匹庶送终，情实怜愍，特乞天恩，赐以王礼。妾诚暗浅不识礼义，不胜至情，冒昧陈闻。”诏以广陵王礼葬之。

及贾庶人死，乃诛刘振、孙虑、程据等，册复太子曰：“皇帝使使持节、兼司空、卫尉伊策故皇太子之灵曰：呜呼！维尔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大启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遗旨，越建尔储副，以光显我祖宗。祗尔德行，以从保傅，事亲孝敬，礼无违者。而朕昧于凶构，致尔于非命之祸，俾申生、孝己复见于今。赖宰相贤明，人神愤怨，用启朕心，讨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补于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动于五内。今追复皇太子丧礼，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尚获尔心。”帝为太子服长子斩衰，群臣齐衰，使尚书和郁率东宫官属具吉凶之制，迎太子丧于许昌。

丧之发也，大风雷电，帏盖飞裂。又为哀策曰：“皇帝临轩，使洗马刘务告于皇太子之殡曰：咨尔遹！幼禀英挺，芬馨诞茂。既表髫龀，高明逸秀。昔尔圣祖，嘉尔淑美。显诏仍崇，名振同轨。是用建尔储副，永统皇基。如何凶戾潜构，祸害如兹！哀感和气，痛贯四时。呜呼哀哉！尔之降废，实我不明。牝乱沈[C102]，衅结祸成。尔之逝矣，谁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讼。今尔之负，抱冤于东。悠悠有识，孰不哀恸！壶关干主，千秋悟己。异世同规，古今一理。皇孙启建，隆祚尔子。虽悴前终，庶荣后始。窀穸既营，将宁尔神。华髦电逝，戎车雷震。芒芒羽盖，翼翼缙绅。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来叶，永世不泯。”谥曰愍怀。六月己卯，葬于显平陵。帝感阎缵之言，立思子台，故臣江统、陆机并作诔颂焉。太子三子：[A170]、臧、尚，并与父同幽金墉。

[A170]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阳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临淮王。己巳，诏曰：“咎征数发，奸回作变，遹既逼废，非命而没。今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称太孙太妃。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赵王伦行太孙太傅。”五月，伦与太孙俱之东宫，太孙自西掖门出，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也。到铜驼街，宫人哭，侍从者皆哽咽，路人抆泪焉。桑复生于西厢，太孙废，乃枯。永宁元年正月，赵王伦篡位，废为濮阳王，与帝俱迁金墉，寻被害。太安初，追谥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为襄阳王。永宁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孙。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齐衰期，谥曰冲太孙。

史臣曰：愍怀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质。武皇钟爱，既深诒厥之谋；天下归心，颇有后来之望。及于继明宸极，守器春坊，四教不勤，

三朝或阙，豹姿未变，凤德已衰，信惑奸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贱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怀危害之心，外戚谄谀，竞进谗邪之说；坎牲之谋已构，毙犬之谮遂行；一人乏探隐之聪，百辟无争臣之节。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园。虽复礼备哀荣，情深悯恸，亦何补于荼毒者哉！

赞曰：愍怀聪颖，谅惟天挺。皇祖钟心，庶僚引领。震宫肇建，储德不恢。掇蜂构隙，归胙生灾。既罹凶忍，徒望归来。

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孙拯弟云云弟耽从父兄喜）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其上篇曰：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顿，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荡，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猋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族雾合。虽兵以义动，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饬法修师，则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坐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逸轨，睿心因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敬，申之以节俭，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晞光而景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于是张公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硃桓、硃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惇以风义举政，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计，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

万计，龙跃顺流，锐师千旅，武步原隰，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凭帝王之号，帅巴、汉之人，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茏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财匮，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涘，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铩，望猋而奋。庶尹尽规于上，黎元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于外闲，明珠玮宝，耀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輶轩骋于南荒，冲棚息于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钟离斐以武毅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邵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陈，众奔于邑，城池无籓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

其下篇曰：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掩有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人怨。刘翁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弘远矣。其求贤如弗及，血阝人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于戎行，试潘浚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偪。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

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忾，归鲁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谟，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鄴，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弗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虽醲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术，敦率遗典，勤人谨政，修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脣齿之国也，夫蜀灭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以谘之大司马陆公，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擒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资重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旍江介，筑垒遵渚，衿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反虏宛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惊，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欤！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在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兴而祸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庶之爱。是

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同患，则其难不足血阝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也。

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又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张华荐之诸公。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会骏诛，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

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

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其序曰：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则？修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存乎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彼者，丰约惟所遭遇。落叶俟微飙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烦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人，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世也。历观今古，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神器晖其顾眄，万物随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饱从谀之说，岂识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

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节，故曰天可仇乎。而时有玄服荷戟，立乎庙门之下，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己，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惧万方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伤心之怨。然后威穷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众心日陊，危机将发，而方偃仰瞪眄，谓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有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逾量，盖为此也。

夫恶欲之大端，贤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盖世之业，名莫盛焉；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观来籍，而大欲不止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为，而彼之必昧，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一匮之衅积成山岳，名编凶顽之条，身厌荼毒之痛，岂不谬哉！故聊为赋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冏不之悟，而竟以败。

机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曰：

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

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化，主尊赖群后之图身，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获乂。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废兴，系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谅，明道有时而暗。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侵弱之衅遘自三委，陵夷之祸终乎七雄。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兴化之具。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于翼戴。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垂后嗣，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事势使之然欤！

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是盖思五等之小怨，亡万国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余世。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一朝振矜，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虽则无道，有与共亡，覆灭之祸，岂在曩日！

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故贾生忧其危，晁错痛其乱。是以诸侯岨其国家之富，凭其士庶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病于东帝。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吕氏之难，朝士外顾；宋昌策汉，必称诸侯。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国；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弃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衡，而城池自夷，岂不危

哉！

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乱哉！

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扼腕，终委寇仇之手；中人变节，以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

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郡无所容过，何则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财，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屯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

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乂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将军贾棱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并为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而没。玖疑机杀之，遂谮机于颖，言其有异志。将军王阐、郝昌、公师籓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幰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著白帢，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

孙拯者，字显世，吴都富春人也。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吴平后，为涿令，有称绩。机既为孟玖等所诬收拯考掠，两踝骨见，终不变辞。门生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拯譬遣之曰：“吾义不可诬枉知故，卿何宜复尔？”二人曰：“仆亦安得负君！”拯遂死狱中，而慈、意亦死。

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幼时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龙驹，当是凤雏。”后举云贤良，时年十六。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尝著缟绖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青云睹

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刺史周浚召为从事，谓人曰：“陆士龙当今之颜子也。”

俄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屡谴责之，云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图画形象，配食县社。

寻拜吴王晏郎中令。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曰：“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国家纂承，务在遵奉，而世俗陵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滋广。每观诏书，众庶叹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时，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恳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海内听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遗教日以陵替，今与国家协崇大化、追阐前踪者，实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然后上厌帝心，下允时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节以报所受之施，是以不虑犯迕，敢陈所怀。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时晏信任部将，使覆察诸官钱帛，云又陈曰：“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臣愚以圣德龙兴，光有大国，选众官材，庶工肄业。中尉该、大农诞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众官，悉州闾一介，疏暗之咎，虽可日闻，至于处义用情，庶无大戾。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大臣所关，犹谓未详，咸等督察，然后得信，既非开国勿用之义，又伤殿下推诚旷荡之量。虽使咸等能尽节益国，而功利百倍，至于光辅国美，犹未若开怀信士之无失。况所益不过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备位大臣，职在献可，苟有管见，敢不尽规。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众事一付治书，则大信临下，人思尽节矣。”

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移书太常府荐同郡张赡曰：“盖闻在昔圣王，承天御世，殷荐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谟以教思，兴礼学以陶远。是以帝尧昭焕而道协人天，西伯质文而周隆二代。大晋建皇，崇配

天地，区夏既混，礼乐将庸。君侯应历运之会，赞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载典。伏见卫将军舍人同郡张赡，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圣门，栖心重仞，启涂及阶，遂升枢奥。抽灵匮于秘宫，披金滕于玄夏，思乐百氏，博采其珍；辞迈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论道属书，篇章光觌。含奇宰府，婆娑公门。栖静隐宝，沦虚藏器；褧裳袭锦，缁衣被玉。曾泉改路，悬车将迈，考盘下位，岁聿屡迁。搢绅之士，具怀忾恨。方今太清辟宇，四门启籥，玄纲括地，天网广罗；庆云兴以招龙，和风起而仪凤，诚岩穴耀颖之秋，河津托乘之日也。而赡沈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垂缨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广乐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变，必飨上帝之祀矣。”

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颖将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会冏诛，转大将军右司马。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张昌为乱，颖上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昌。会伐长沙王，乃止。

机之败也，并收云。颖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上疏曰：“统等闻人主圣明，臣下尽规，苟有所怀，不敢不献。昨闻教以陆机后失军期，师徒败绩，以法加刑，莫不谓当。诚足以肃齐三军，威示远近，所谓一人受戮，天下知诫者也。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兴举义兵，以除国难，四海同心，云合响应，罪人之命，悬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则夕矣。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刑诛事大，言机有反逆之征，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后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戇，以备诽谤。”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卢志又曰：“昔赵王杀中护军赵浚，赦其子骧，骧诣明公而击赵，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时年四十

二。有二女，无男。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云弟耽为平东祭酒，亦有清誉，与云同遇害。大将军参军孙惠与淮南内史硃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其为州里所痛悼如此。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

喜字恭仲。父瑁，吴吏部尚书。喜仕吴，累迁吏部尚书。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鉴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其书近百篇。

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有《较论格品篇》曰："或问予，薛莹最是国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间，问者愕然请问。答曰：'夫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已往，不足复数。故第二已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已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顺也。'问者曰：'始闻高论，终年启寤矣。'"

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乃以喜为散骑常侍，寻卒。子育，为尚书郎、弋阳太守。

赞曰：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

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吴运，文武奕叶，将相连华。而机以廊庙蕴才，瑚琏标器，宜其承俊乂之庆，奉佐时之业，申能展用，保誉流功。属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矫翮南辞，翻栖火树；飞鳞北逝，卒委汤池。遂使穴碎双龙，巢倾两凤。激浪之心未骋，遽骨修鳞；陵云之意将腾，先灰劲翮。望其翔跃，焉可得哉！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非兰怨而桂亲，岂涂害而壑利？而生灭有殊者，隐显之势异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钟来叶；诛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列传第二十五

夏侯湛（弟淳淳子承）潘岳（从子尼）张载（弟协协弟亢）

夏侯湛，字孝若，谯国谯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庄，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

少为太尉掾。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

当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谓之曰：“吾闻有其才而不遇者，时也；有其时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声，长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挥翼初仪，而受卿尹之举。荡典籍之华，谈先王之言。入阊阖，蹑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凤栖五期，龙蟠六年，英耀秃落，羽仪摧残。而独雍容艺文，荡骀儒林，志不轰著述之业，口不释《雅》《颂》之音，徒费情而耗力，劳神而苦心，此术亦以薄矣。而终莫之辩，宜吾子之陆沈也。且以言乎才，则吾子优矣。以言乎时，则子之所与二三公者，义则骨肉之固，交则明道之观也。富于德，贵于官，其所发明，虽叩牛操筑之客，佣赁拘关之隶，负俗怀讥之士，犹将登为大夫，显为卿尹。于何有宝咳唾之音，爱锱铢之力？向若垂一鳞，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飞腾之势，挂其羽翼之末，犹奋迅于云霄之际，腾骧于四极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迟穷巷，守此困极，心有穷志，貌有饥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东壁之光，不以寓贫妇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贤也，实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过，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丑之所堪也。然过承古人之诲，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岂能隐几以览其概乎！”

客曰：“敢祗以听。”

夏侯子曰：“吾闻先大夫孔圣之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颇窥《六经》之文，览百家之学。弱年而入公

朝，蒙蔽而当显举，进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当世，志则乍显乍昧，文则乍幽乍蔚。知之者则谓之欲逍遥以养生，不知之者则谓之欲遑遑以求达，此皆未是仆之所匮也。

仆又闻，世有道，则士无所执其节；黜陟明，则下不在量其力。是以当举而不辞，入朝而酬问。仆，东野之鄙人，顽直之陋生也。不识当世之便，不达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倾，逐巧点妍，呕喁辩佞。随群班之次，伏简墨之后。当此之时，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行不胜衣，言不出口，安能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适足以露狂简而增尘垢。纵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诚，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以八方六合为四境，海内无虞，万国玄静，九夷之从王化，犹洪声之收清响；黎苗之乐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出草苗，起林薮，御青琐，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台之寺，盈中书之阁。有司不能竟其文，当年不能编其籍，此执政之所厌闻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硃佩紫，耀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若仆之言，皆粪土之说，消磨灰烂，垢辱招秽，适可充卫士之爨，盈扫除之器。譬犹投盈寸之胶，而欲使江海易色；烧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炉增势。若燎原之烟，弥天之云，嘘之不益其热，翕之不减其气。今子见仆入朝暂对，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数百，谓陵□曾一世，何吾子之失评也！仆固脂车以须放，秣马以待却，反耕于枳落，归志乎涡濑，从容乎农夫，优游乎卒岁矣。

古者天子画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国以临其邦，悬大赏以乐其成，列九伐以讨其违，兴衰相形，安危相倾。故在位者以求贤为务，受任者以进才为急。今也则九州为一家，万国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训，因循而礼乐自定，揖让而天下大顺。夫道学之贵游，闾邑之搢绅，皆高门之子，世臣之胤，弘风长誉，推成而进，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仆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简仆于凡庸之肆，显仆于细猥之中，则为功也重矣；时而清谈，则为亲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则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对食而肴乾。今也则否。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不知士者无公诽，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伦，叔豹、仲熊之俦，稽古则逾黄、唐，经纬则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勋，抵□管仲，蹉雹晏婴。其远则欲升鼎湖，近则欲超太平。方将保保重啬神，独善其身，玄白冲虚，仡尔养真。虽力挟太山，将不举一羽；扬波万里，将不濯一鳞。咳唾成珠玉，

挥袂出风云。岂肯□敝□薜鄙事，取才进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独不闻夫神人乎！噙风饮露，不食五谷。登太清，游山岳，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独备，无假而自足。不与人路同嗜欲，不与世务齐荣辱。故能入无穷之门，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进贤！”

客曰：“圣人有言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当太平之会，不攘袂奋气，发谋出奇。使鸣鹤受和，好爵见縻。抑乃沈身郎署，约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汤，宁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饭牛，明废兴之机，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义感齐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宁戚出车下而阶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请谒，矫身擢手，径蹑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贤以自厉，希古以慷慨乎！”

夏侯子曰：“呜呼！是何言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非仆之所恶也。夫干将之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而钅公刀不能入泥。骐骥骅骝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驽蹇不能迈亩。百炼之监，别须眉之数，而壁土不见泰山。鸿鹄一举，横四海之区，出青云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钝之觉，优劣之决也，夫欲进其身者，不过千万乘，而仆以上朝堂，答世问，不过显所知。仆以竭心思，尽才学，意无雅正可准，论无片言可采，是以顿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仆何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仆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犹反镜而索照，登木而下钓，仆未以此为不肖也。

若乃伊尹负鼎以干汤，吕尚隐游以徼文，傅说操筑以寤主，宁戚击角以要君，此非仆所能也。庄周骀荡以放言，君平卖卜以自贤，接舆阳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仆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杨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于人怀，柳惠三绌于士官，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

后选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为野王令。以血阝隐为急，而缓于公调。政清务闲，优游多暇，乃作《昆弟诰》。其辞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尔弟淳、琬、瑶、谟、总、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戏！古之载于训籍，传于《诗》《书》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尔其专乃心，一乃听，砥砺乃性，以听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

湛若曰：“呜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厘厥德厥功，以左右汉祖，弘济于嗣君，用垂祚于后。世世增敷前轨，济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继，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启土宇，以大综厥勋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厘显志，用恢阐我令业。维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钦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绪。钦若稽古训，用敷训典籍，乃综其微言。呜呼！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图纬六艺，及百家众流，罔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继尼父之大业，斯文在兹。且九龄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极，惟以奉于穆侯之继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礼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骋其永慕，厥乃以疾辞位，用逊于厥家，布衣席稿，以终于三载。厥乃古训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聪明睿智，奕世载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诲，用增茂我敦笃，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钻其道，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用欲罢不敢。岂唯予躬是惧，实令迹是奉。厥乃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岂唯令迹是畏，实尔犹是仪。呜呼，予其敬哉！俞！予闻之，周之有至德，有妇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我有识惟与汝服厥诲，惟仁义惟孝友是尚，忧深思远，祗以防于微。翳义形于色，厚爱平恕，以济其宽裕。用缉和我七子，训谐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实母氏是凭。予其为政蕞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宽。狱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训，予其纳戒思详。呜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师，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余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阶。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顺，琬乃沈毅笃固，惟瑶厥清粹平理，谟茂哉亻隽哲寅亮，总其弘肃简雅，瞻乃纯铄惠和。惟我蒙蔽，极否于义训。嗟尔六弟，汝其滋义洗心，以补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阙。呜呼！小子瞻，汝其见予之长于仁，未见予之长于义也。”

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总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学于先载，纳诲于严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纤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过未曾不知，予知之逌改，惟冲子是赖。予亲于心，爱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择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刿，肃而不厉，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训，庶明厉翼，迩可远在兹。”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爱人。”瞻曰：“吁！惟圣其难

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难，厥行惟易。”

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恆，显而贤，同而疑，厉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训。”湛曰：“来！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敢堕于勤，厥故维新。”湛曰：“俞！瑵亦昌言。”瑵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无忘有耻。”湛曰：“俞！谟亦昌言。”谟曰：“俞！无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访心于虞。”湛曰：“俞！总亦昌言。”总曰：“俞！若忧厥忧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复外惟内，取诸内，不忘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复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讯德恭哉，训翼从哉，内外康哉！”皆拜曰：“钦哉！”

居邑累年，朝野多叹其屈。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迁太子仆，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为散骑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论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

初，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风诗》。

湛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砺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与湛俱知名。官至弋阳太守。遭中原倾覆，子侄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参安东军事，稍迁南平太守。太兴末，王敦举兵内向，承与梁州刺史甘卓、巴东监军柳纯、宜都太守谭该等，并露檄远近，列敦罪状。会甘卓怀疑不进，王师败绩，敦悉诛灭异己者，收承，欲杀之，承外兄王暠苦请得免。寻为散骑常侍。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

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曰：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

使甸师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壝宫，掌舍设桓。青坛郁其岳立兮，翠幕黕以云布。结崇基之灵阯兮，启四涂之广阼。沃野坟腴，膏壤平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遐阡绳直，迩陌如矢。{++□}犗服于缥轭兮，绀辕缀于黛耜。俨储驾于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职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辚辚。微风生于轻幰兮，纤埃起乎硃轮。森奉璋以阶列兮，望皇轩而肃震。若湛露之晞朝阳兮，众星之拱北辰也。

于是前驱鱼丽，属车鳞萃，阊阖洞启，参途方驷，常伯陪乘，太仆执辔。后妃献穜[QXDV]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跸。天子乃御玉辇，廕华盖，冲牙铮鎗，绡纨綷彡蔡。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表硃玄于离坎兮，飞青缟于震兑。中黄晔以发辉兮，方彩纷其繁会。五路呜銮，九旗扬旆，琼鈒入蘂，云罕晻蔼。箫管嘲□哲以啾嘈兮，鼓鼙硡□急以砰盖，笋虡嶷以轩翥兮，洪钟越乎区外。震震填填，尘雾连天，以幸乎藉田。蝉冕颍以灼灼兮，碧色肃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颠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游场染屦，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靡都鄙，人无华裔，长幼杂遝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髻，蹑踵侧肩，掎裳连襼。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情欣乐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而悦使兮，岂严刑而猛制哉！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高以下为基，人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业之务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无储蓄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图匮于丰，防俭于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廪于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诹日，簠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时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显焉，不亦远乎，不亦重平！敢作颂曰：

“思乐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农。其农三推，万国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齐。我仓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辞。神只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鞥，和峤刺促不得休。”

转怀令。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当除之。十里一官槅，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

“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也。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圣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廕，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

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轨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槅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槅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槅，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槅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

请曹列上，朝廷从之。

岳频宰二邑，勤于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于河阳，善鼓琴，颇能属文。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

待之甚厚。至是，宏为楚王玮长史，专杀生之政。时骏纲纪皆当从坐，同署主簿硃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玮，谓之假吏，故得免。未几，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辞多不录。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

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

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评。今天子谅暗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称多者，吾岂敢；言拙，则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遨坟素之长圃，步先哲之高衢。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于宁蘧。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溯伊，面郊后市。浮梁黝以迳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睹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溪子巨黍，异絫同归，砲石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萦映，圆海回泉，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祗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服枨枨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

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犹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檎，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硃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奈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葵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痾有痊。于是席长筵，列孙子柳垂廕，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而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

初，芘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而狡黠自喜。岳恶其为人，数挞辱之，秀常衔忿。及赵王伦辅政，秀为中书令。岳于省内谓秀曰：“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岳母及兄侍御史释、弟燕令豹、司徒掾据、据弟诜，兄弟之子，己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唯释子伯武逃难得免。而豹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会诏原之。

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兒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岳从子尼。

尼字正叔。祖勖，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史。并以学行称。尼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

身论》以明所守，其辞曰：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系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则殆，言不从则悖，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行乎中，则忧患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构，危害及之，得不惧乎？

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沓，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馈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

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遘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不忘危而已。有期进者，非谓穷贵宠之荣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谓严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乱而已。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虽坐华殿，载文轩，服黼绣，御方丈，重门而处，成列而行，不得与之齐荣。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薮泽，沾体涂足，耕而后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

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虽繁计策，广术艺，审刑名，峻法制，文辩流离，论议绝世，不得与之争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

然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惧乱所以保治，戒亡所以获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旷神远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无垠之外，不自贵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亲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远也。亲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举之如易胜，而当世莫之能困也。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夫荣之所不能动者，则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劝者，则害之所不能婴也。誉之所不能益者，则毁之所不能损也。

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动则行乎至通之路，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否则沦乎浑冥之泉，邪气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扰其神，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

初应州辟，后以父老，辞位致养。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陆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释奠颂》。其辞曰：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实应天纵生知之量，微言奥义，发自圣问，业终而体达。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齐，舆驾次于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恂恂乎弘保训之道；宫臣毕从，三率备卫，济济乎肃翼赞之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辩位。二学儒官，搢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罍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谦光之美弥劭，阙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业，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馈之事既终，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驰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咸来

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闛閤，般辟俯仰，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尼昔忝礼官，尝闻俎豆。今厕末列，亲睹盛美，瀸渍徽猷，沐浴芳润，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形容，光圣明之遐度。其辞曰：

三元迭运，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灵乃晖。有皇承天，造我晋畿。祚以大宝，登以龙飞。宣基诞命，景熙遐绪，三分自文，受终惟武。席卷要蛮，荡定荒阻；道济群生，化流率土。后帝承哉，丕隆曾构。奄有万方，光宅宇宙。

笃生上嗣，继期挺秀。圣敬日跻，浚哲闳茂。留精儒术，敦阅古训。遵道让齿，降心下问。铺以金声，光以玉润。如日之升，如乾之运。乃延台保，乃命学臣。圣容穆穆，侍讲闇闇。抽演微言，启发道真。探幽穷赜，温故知新。讲业既终，精义既研。崇圣重师，卜日告奠。陈其三牢，引其四县。既戒既式，乃盥乃荐。

恂恂孔圣，百王攸希。亹亹颜生，好学无违。曰皇储后，体神合几。兆吉先见，知来洞微。济济二宫，蔼蔼庶僚。俊乂鳞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如彼仪凤，乐我《云》《韶》。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奚乐？神人允谐。蝉冕耀庭。细珮振阶。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莘莘胄子，祁祁学生。洗心自百，观国之荣。学犹莳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万邦蝉蜕，矧乃俊造。钻蚌莹珠，剖石摛藻。丝匪玄黄，水罔方圆。引之斯流，染之斯鲜。若金受范，若埴在甄。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昔在周兴，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时惟世子。今我皇储，齐圣通理。缉熙重光，于穆不已。于穆伊何？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实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纯嘏自晋，永世昌阜。微微下臣，过充近侍。猥蹑风云，鸾龙是厕。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诚作颂，祗咏圣志。

出为宛令，在任宽而不纵，恤隐勤政，厉公平而遗人事。入补尚书郎，俄转著作郎。为《乘舆箴》，其辞曰：

《易》称“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传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将以导群生之性，而理万物之情。岂以宠一人之身，极无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为君者，无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阶之俭；而后之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台琼室之侈。无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极，虽禅代犹脱屣；争之之极，虽劫杀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

夫修诸己而化诸人，出乎迩而见乎远者，言行之谓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无过，唯其言而莫之违，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杅之铭，无讳之史，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其自维持如此之备。故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当神器之运，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余，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故以“乘舆”目篇。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变至众，文繁而义诡，意局而辞野，将欲希企前贤，仿佛崇轨，譬犹丘坻之望华岱，恆星之系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颂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浊同流，玄黄错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纪。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极启建，两仪既分。彝伦需永序，万邦已纷。国事明王，家奉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农已降，暨于夏、殷。或禅或传，乃质乃文。

太上无名，下知有之。仁义不存，而人归孝慈。无为无执，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礼刑实滋。既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蔼蔼万乘，菲誓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

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征。枢机之动，式以废兴。殷监不远，若之何勿惩！

且厚味腊毒，丰屋生灾。辛作ＦＭ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龙肝豹胎。惟此哲妇，职为乱阶。殷用丧师，夏亦不恢。是以帝尧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显。夫德輶如毛，而或举之者鲜。故《濩》有惭德，《武》未尽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不遵王路，而覆车是践。成败之效，载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人是司牧。视之犹伤，而知其寒□奥。故能抚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弛逐；不修政事，而终于颠覆？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汤，克殷伊武。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四岳三涂，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纣之百克，卒于绝绪。故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倾盖惟旧，白首乃新。望由钓夫，伊起有莘。负鼎鼓刀，而谋合圣神。夫岂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盖有国有家者，莫云我聪，或此面从；莫谓我智，听受未易。甘言美疾，鲜不为累。由夷逃宠，远于脱屣。奈何人主，位极则侈？

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圣，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有皇司国，敢告纳言。

及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忠良之士皆罹祸酷。尼遂疾笃，取假拜扫坟墓。闻齐王冏起义，乃赴许昌。冏引为参军，与谋时务，兼管书记。事平，封安昌公。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为中书令。时三王战争，皇家多故，尼职居显要，从容而已。虽忧虞不及，而备尝艰难。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年六十余。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曰：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僰，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

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见屈吴起。洞庭孟门，二国不祀。兴实由德，险亦难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壁。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

载又为《榷论》曰：

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故尝试论之：殷汤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无牧野之阵，则吕牙，渭滨之钓翁也。若兹之类，不可胜纪。盖声发响应，形动影从，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岂不信欤！设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时致隆平，则汉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侠客耳，况乎附丽者哉！故当其有事也，则足非千里，不入于舆；刃非斩鸿，不韬于鞘。是以驽蹇望风而退，顽钝未试而废。及其无事也，则牛骥共牢，利钝齐列，而无长涂犀革以决之，此离硃与瞽者同眼之说也。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居太平之际，而吐违俗之谋，此犹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汉文帝见李广而叹曰："惜子不遇，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故智无所运其筹，勇无所奋其气，则勇怯一也；才无所骋其能，辩无所展其说，则顽慧均也。是以吴榜越船，不能无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无云而飞。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潜重川，非遇其人，焉有连城之价，照车之名乎！青骸繁霜，絷于笼中，何以效其撮东郭于韝下也？白猨玄豹，藏于棂槛，何以知其接垂条于千仞也？孱夫与乌获讼力，非龙文赤鼎，无以明之；盖聂政与荆卿争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饿夫庸隶，抱关屠钓之伦，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号者，或有怀颜、孟之术，抱伊、管之略，没世而不齿者，此言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若斯湮灭而不称，曾不足以多说。

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则自以为枉伏。莫不饰小辩、立小善以偶时，结朋党、聚虚誉以驱俗。进之无补于时，退之无损于化。而世主相与雷同齐口，吹而煦之，岂不哀哉！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若夫魁梧俊杰，卓跞俶傥之徒，直将伏死嵚岑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至如轩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荣求利，厚自封之资，丰私家之积，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载又为《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协字景阳，少有俊才，与载齐名。辟公府掾，转秘书郎，补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

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其辞曰：

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遯龙蟠，超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玩志乎众妙，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于是徇华大夫闻而造焉。乃整云辂，骖飞黄，越奔沙，辗流霜，陵扶摇之风，蹑坚冰之津，旌拂霄崿，轨出苍垠，天清泠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遂适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峥嵘幽蔼，萧瑟虚玄，溟海浑濩涌其后，嶰谷□嶆张其前，寻竹竦茎廕其壑，百籁群鸣笼其山，冲飙发而回日，飞砾起而洒天。于是登绝巘，逆长风，陈辨惑之辞，命公子于岩中。曰："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智士不遗身而匿迹，生必耀华名于玉牒，没则勒鸿伐于金册。今公子违世陆沈，避地独窜，有生之欢灭，资父之义废。愁洽百年，苦溢千载，何异促鳞之游汀泞，短羽之栖翳荟！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悦子以纵性之至娱，穷地而游，中天而居，倾四海之欢，殚九州之腴，钻屈谷之瓠，解疏属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遗，来萃荒外，虽在不敏，敬听嘉话。"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既乃琼巘层崚，金岸崥崹，右当风谷，左临云溪，上无陵虚之巢，下无跖实之蹊，摇刖峻挺，茗邈嶕嶢，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零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后绿，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构云梯，陟峥嵘，翦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器举乐奏，促调高张，音朗号钟，韵清绕梁。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启中黄之妙宫，发蓐收之变商。若乃龙火西颓，暄气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俦，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奏《渌水》，吐《白雪》，激楚回，流风结，悲蓂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茕嫠为之擗摽，孀老为之呜咽，王子拂缨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兰宫秘宇，雕堂绮栊，云屏烂旰，琼壁青葱，应门八袭，ＦＭ台九重，表以百常之阙，圜以万雉之墉。尔乃峣榭迎风，秀出中天，翠观岑青，彤阁霞连，长翼临云，飞陛陵山，望玉绳而结极，承倒景而开轩。赪素焕烂，枌栱嵯峨，阴虬负檐，阳马承阿。错以瑶英，镂以金华，方疏含秀，圆井吐葩。重殿叠起，交绮对榥。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冥飞而风生，尺蠖动而成响。若乃目厌常玩，体倦帷幄，携公子而双游，时娱观于林麓。登翠阜，临丹谷，华草锦繁，飞采星烛，阳叶春青，阴条秋绿，华实代新，承意恣观。仰折神[B241]，俯采朝兰，诉惠风于蘅薄，眷椒涂于瑶坛。尔乃浮三翼，戏中沚，潜鳃骇，惊翰起，沈丝结，飞矰理，挂归翮于赤霄之表，出华鳞于紫潭之里。然后纵棹随风，弭楫乘波，吹孤竹，抚云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鹚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乐以忘戚，游以卒时，穷夜为日，毕岁为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节，月既授衣，天凝地闭，风厉霜飞，柔条夕劲，密叶晨稀，将因气以效杀，临金郊而讲师。尔乃列轻武，整戎刚，建云髦，启雄芒。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之骝骝，屯羽队于外林，纵轻翼于中荒。尔乃张修罠，布飞罗，陵黄岑，挂青峦，画长壑以为限，带流溪以为关。既乃内无疏蹊，外无漏迹，叩钲散校，举麾赞获，彀金机，驰鸣镝，翦刚豪，落劲翮，连骑竞骛，骈武齐辙，翕忽挥霍，云回风烈，声动响飞，形移影发，举戈林耸，挥锋电灭，仰倾云巢，俯殚地穴。乃有圆文之豜，斑题之豵，彭鬣风生，怒目电瞛，口咬霜刃，足拨飞锋，甗林蹶石，扣跋幽丛。于是飞、黄奋锐，贲、育逞伎。□戚封犭希，扌费冯豕，拉麀，挫解，钩爪摧，踞牙摆。澜漫狼藉，倾榛倒壑，陨胔挂山，僵踣掩泽，薮为毛林，隰为丹薄。于是彻围顿网，卷旆收鸢，虞人数兽，林衡计鲜；论最犒勤，息马韬弦；肴驷连□麃，酒驾方轩，千钟电釂，万燧星繁，陵阜沾流膏，溪谷厌芳烟。欢极乐殚，回节而旋。此亦畋游之壮观，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邪溪之铤，赤山之精，销逾羊头，鍱越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神器化成，阳文阴漫。既乃流绮星连，浮采艳发，光如散电，质如耀雪，霜锷水凝，冰刃露洁，形冠豪曹，名珍巨阙，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岂徒水截蛟鸿，陆洒奔驷，断浮翮以为工，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若其灵宝，则舒辟无方，奇锋异模，形震薛烛，光骇风胡，价兼三乡，

声贵二都，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是以功冠万载，威曜无穷，挥之者无前，拥之者身雄，可以从服九国，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风。此盖希世之神兵，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骥之骏，逸态超越，禀气灵川，受精皎月，眸瞷黑照，玄采绀发，沫如挥红，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识其众尺，方堙不能睹其若灭。尔乃巾云轩，践朝雾，赴春衢，整秋御，虬踊螭腾，麟超龙翥，望山载奔，视林载赴。气盛怒发，星飞电骇，志陵九州，势越四海。影不及形，尘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践千里。尔乃逾天根，越地隔，过汗漫之所下游，蹑章、亥之所未迹，阳乌为之顿羽，夸父为之投策。斯盖天下之俊乘，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琼山之禾，唐、稷播其根，农帝尝其华。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穷海之错，极陆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挥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药，晨凫露鹄，霜黄雀，圆案星乱，方丈华错。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残象白，灵川之龟，莱黄之鲐，丹穴之鹨，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怀。范公之鳞，出自九溪，赪尾丹腮，紫翼青鬐。尔乃命支离，飞霜锷，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娄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繁肴既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汉皋之榛，析龙眼之房，剖椰子之壳。芳旨万选，承意代奏。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虮星沸，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羡，观听之所炜晔也，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馔，甘腊毒之味，服腐肠之药，御亡国之器，虽子大夫之所荣，顾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盖有晋之融皇风也，金华启征，大人有作，继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处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风不能暢其化，离毕之云无以丰其泽。皇道昭焕，帝载缉熙。导气以乐，宣德以诗，教清乎云官之世，政穆乎鸟纪之时。玉猷四塞，函夏谧静，丹冥投锋，青徼释警，却马于粪车之辕，铭德于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时文载郁，耕父推畔，渔竖让陆，樵夫耻危冠之饰，舆台笑短后之服。六合时雍，巍巍荡荡，玄髫巷歌，黄发击壤，解羲皇之绳，错陶唐之象。若乃华裔之夷，流荒之貊，语不传于輶轩，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骏奔稽颡，委质重译。于时昆蚊感惠，无思不扰。苑戏九尾之禽，囿栖三足之鸟，鸣凤在林，夥于黄帝之园；有龙游川，盈于孔甲之沼。万物烟熅，天地交泰，义怀靡内，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韦带。皆象刻于百工，兆发乎灵蔡，搢绅济济，轩冕蔼蔼，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

仪比大。”言未终，公子蹶然而兴曰：“鄙夫固陋，守兹狂狷。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言有怒之，而齐王之疾痊。向子诱我以聋耳之乐，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驰荡，利刃骏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应子。至闻皇风载韪，时圣道醇，举实为秋，摛藻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虽不敏，请从后尘。”

世以为工。

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

亢字季阳。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属缀，又解音乐伎术。时人谓载、协、亢、陆机、云曰：“二陆”“三张”。中兴初过江，拜散骑侍郎。秘书监荀崧举亢领佐著作郎，出补乌程令，入为散骑常侍，复领佐著作。述《历赞》一篇，见《律历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华，时标丽藻。睹其《抵疑》诠理，本穷通于自天；作诰敷文，流英声于孝悌，旨深致远，殊有大雅之风烈焉。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俦于贾谊，先达方之士衡。贾论政范，源王化之幽赜；潘著哀词，贯人灵之情性。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混三家以通校，为二贤之亚匹矣。然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乾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正叔含咀艺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后动，契其心而后言，著论究人道之纲，裁箴悬乘舆之鉴，可谓玉质而金相者矣。孟阳镂石之文，见奇于张敏；《蒙汜》之咏，取重于傅玄，为名流之所挹，亦当代之文宗矣。景阳摛光王府，棣萼相辉。洎乎二陆入洛，三张减价。考核遗文，非徒语也。

赞曰：湛称弄翰，缛彩雕焕。才高位卑，往哲攸叹。岳实含章，藻思抑扬。趋权冒势，终亦罹殃。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

列传第二十六

江统（子[A170]惇）孙楚（孙统）绰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祖蕤，以义行称，为谯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统静默有远志，时人为之语曰：“嶷然稀言江应元。”与乡人蔡克俱知名。袭父爵，除山阴令。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

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氐，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怯，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土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

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爰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迁中郎。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臣以为父祖改选者，盖为臣子开地，不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若指实而语，则违经礼讳尊之义；若诡辞避回，则为废官擅犯宪制。今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宠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所以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职，则违《春秋》不夺人亲之义。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体例既全，于义为弘。”朝廷从之。

转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太子颇阙朝觐，又奢费过度，多诸禁忌，统上书谏曰：

臣闻古之为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献可替否，拾遗补阙。是以人主得以举无失行，言无口过，德音发闻，扬名后世。臣等不逮，无能云补，思竭愚诚，谨陈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纳。

其一曰，六行之义，以孝为首，虞舜之德，以孝为称，故太子以朝夕视君膳为职，左右就养无方。文王之为世子，可谓笃于事亲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为百王之宗。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远近观听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愿殿下虽有微苦，可堪扶舆，则宜自力。《易》曰：“君子终日乾乾。”盖自勉强不息之谓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虽有聪明之姿，睿喆之质，必须辅弼之助，相导之功，故虞舜以五臣兴，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为太子也，则周、召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闻道早备，登崇大业，刑措不用，流声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聪鉴特达，臣谓犹宜时发圣令，宣扬德音，谘询保傅，访逮侍臣，觐见宾客，得令接尽，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焕然光明。如此，则高朗之风，扇于前人；弘范令轨，永为后式。

其三曰，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故尧称采椽茅茨，禹称卑宫恶服，汉文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为明王，没见宗祀。及诸侯修之者，鲁僖以躬俭节用，声列《雅颂》；蚡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鲁，妾不衣帛；晏婴相齐，鹿裘不补，亦能匡君济俗，兴国隆家。庶人修之者，颜回以箪食瓢饮，扬其仁声；原宪以蓬户绳枢，迈其清德。此皆圣主明君贤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悬名日月，永世不朽，盖俭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则有瑶台琼室，玉怀象箸，肴膳之珍则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诸侯为之

者，至于丹楹刻桷，饩征百牢。大夫有琼弁玉缨，庶人有击钟鼎食。亦罔不亡国丧宗，破家失身，丑名彰闻，以为后戒。窃闻后园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臣等以为今四海之广，万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汉光武皇帝时，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头裘者，即诏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风。臣等以为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后园杂作，一皆罢遣，肃然清静，优游道德，则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诸侯，故王侯食藉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资禄，莫有不赡者也。是以士农工商四业不杂。交易而退，以通有无者，庶人之业也。《周礼》三市，旦则百族，昼则商贾，夕则贩夫贩妇。买贱卖贵，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为庶人之贫贱者也。樊迟匹夫，请学为圃，仲尼不答；鲁大夫臧文仲使妾织蒲，又讥其不仁；公仪子相鲁，则拔其园葵，言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也。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

朝廷善之。

及太子废，徙许昌，贾后讽有司不听宫臣追送。统与宫臣冒禁至伊水，拜辞道左，悲泣流涟。都官从事悉收统等付河南、洛阳狱。付郡者，河南尹乐广悉散遣之，系洛阳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所以废徙太子，以为恶故耳。东宫故臣冒罪拜辞，涕泣路次，不顾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释之。"谧语洛阳令曹摅，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统作诔叙哀，为世所重。

后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冏骄荒将败，统切谏，文多不载。迁廷尉正，每州郡疑狱，断处从轻。成都王颖请为记室，多所箴谏。申论陆云兄弟，辞甚切至。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为兖州牧，以统为别驾，委以州事，与统书曰："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此者不？"统举高平郗鉴为贤良，陈留阮修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寻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难奔于

成皋，病卒。凡所造赋颂表奏皆传于后。二子：[A170]，惇。

[A170]字思玄，本州辟举秀才，平南将军温峤以为参军。复为州别驾，辟司空郗鉴掾，除长山令。鉴又请为司马，转黄门郎。车骑将军庾冰镇江州，请为长史。冰薨，庾翼以为谘议参军，俄而复补长史。翼薨，大将干瓒作难，[A170]讨平之。除尚书吏部郎，仍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永和中，代桓景为护军将军。出补会稽内史，加右军将军。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哀帝即位，疑周贵人名号所宜，[A170]议见《礼志》。帝欲于殿庭立鸿祀，又欲躬自藉田，[A170]并以为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谓宜停之。为仆射积年，简文帝为相，每访政事，[A170]多所补益，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卒官。子敳，历琅邪内史、骠骑谘议。敳子恆，元熙中为西中郎长史。恆弟夷，尚书。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节迈俗。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虽隐显殊途，未有不傍礼教者也。若乃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苏峻之乱，避地东阳山，太尉郗鉴檄为兖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为司徒，亦辟焉；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征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谘而后行。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皆一时名士，并与惇游处，深相钦重。养志二十余年，永和九年卒，时年四十九，友朋相与刊石立颂，以表德美云。

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资，魏骠骑将军。父宏，南阳太守。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文帝遣符劭、孙郁使吴，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曰：

盖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所由生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曹谭以无礼取灭。载藉既记其成败，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苟以夸大为名，更丧忠告之实。今粗论事要，以相觉悟。

昔炎精幽昧，历数将终，恆、灵失德，灾衅并兴，豺狼抗爪牙之毒，生灵罹涂炭之难。由是九州绝贯，王纲解纽，四海萧条，非复汉有。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则神州中岳，器则九鼎犹存，世载淑美，重光相袭，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壮观也。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拥带燕胡，凭陵险远，讲武游盘，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

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自以控弦十万，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齐，左震扶桑，輮轹沙漠，南面称王。宣王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枹鼓暂鸣，而元凶折首。于是远近疆埸，列郡大荒，收离聚散，大安其居，众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

吴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时扰攘，潜播江表。刘备震惧，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积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气游魂，迄兹四纪。两邦合从，东西唱和，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也。相国晋王辅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厉秋霜，庙胜之算，应变无穷，独见之鉴，与众绝虑。主上钦明，委以万机，长辔远御，妙略潜授，偏师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奋伐，[QFDP]入其阻，并敌一向，夺其胆气。小战江由，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则姜维面缚。开地六千，领郡三十。兵不逾时，梁、益肃清，使窃号之雄，稽颡绛阙，球琳重锦，充于府库。夫韩并魏徙，虢灭虞亡，此皆前鉴，后事之表。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蝉蜕内附，愿为臣妾。外失辅车脣齿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渐，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为强，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济济，俊乂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已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师也。然主相眷眷未便电发者，犹以为爱人治国，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开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审势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锡，追慕南越，婴齐入侍，北面称臣，伏听告策，则世祚江表，永为魏藩，丰功显报，隆于今日矣。若犹侮慢，未顺王命，然后谋力云合，指麾从风，雍、梁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列江而西，荆、扬兖、豫，争驱八冲，征东甲卒，武步秣陵，尔乃王舆整驾，六戎徐征，羽校烛日，旌旗星流，龙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迈，其会如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沦覆，取戒万世，引领南望，良助寒心！夫疗膏肓之疾者，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之虑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犹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见其已死，扁鹊知其无功矣。勉思良图，惟所去就。

劭等至吴，不敢为通。

楚后迁佐著作郎，复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纭经年，事未判，又与乡人郭奕忿争。武帝虽不显明其罪，然以少贱受责，遂湮废积年。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征西将军，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转梁令，迁卫将军司马，时龙见武库井中，群臣将上贺，楚上言曰：“顷闻武库井中有二龙，群臣或有谓之祯祥而称贺者，或有谓之非祥无所贺者，可谓楚既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夫龙或俯鳞潜于重泉，或仰攀云汉游乎苍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虾者，岂独管库之士或有隐伏，厮役之贤没于行伍？故龙见光景，有所感悟。愿陛下赦小过，举贤才，垂梦于傅岩，望想于渭滨，修学官，起淹滞，申命公卿，举独行君子可惇风厉俗者，又举亮拔秀异之才可以拨烦理难矫世抗言者，无系世族，必先逸贱。夫战胜攻取之势，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韩、白之功耳；至于制礼作乐，阐扬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愿陛下择狂夫之言。”

惠帝初，为冯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初，楚与同郡王济友善，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时欲隐居，谓济曰：“当欲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济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济。初，楚除妇服，作诗以示济，济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三子：众、洵、纂。众及洵俱未仕而早终，惟纂子统、绰并知名。

统字承公。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时人以为有楚风。征北将军褚裒闻其名，命为参军，辞不就，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后为余姚令，卒。

子腾嗣，以博学著称，位至廷尉。腾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书郎，早终。

绰字兴公。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尝鄙山涛，而谓人

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所居斋前种一株松，恆自守护，邻人谓之曰："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恐永无栋梁日耳。"绰答曰："枫柳虽复合抱，亦何所施邪！"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除著作佐郎，袭爵长乐侯。"

绰性通率，好讥调。尝与习凿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

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补章安令，征拜太学博士，迁尚书郎。杨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

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绰乃上疏曰：

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便当躬率三军，讨除二寇，荡涤河、渭，清洒旧京，然后神旂电舒，朝服济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极。"斯超世之弘图，千载之盛事。然臣之所怀，窃有未安，以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贵能以义平暴，因而抚之。怀愍不建，沧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绝纲，土崩之衅，诚由道丧。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举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

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谋，独任天下之至难也。今发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

感！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蹶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夫国以人为本，疾寇所以为人，众丧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使德不可胜，家有三年之积，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今天时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无乃顿而难举乎？

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壮其猷，君臣相与，弘养德业，括囊元吉，岂不快乎！

今温唱高议，圣朝互同，臣以轻微，独献管见。出言之难，实在今日，而臣区区必闻天听者，窃以无讳之朝，狂瞽进说，刍荛之谋，圣贤所察，所以不胜至忧，触冒干陈。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顾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显戮，使丹诚上达，退受刑诛，虽没泉壤，尸且不朽。

桓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寻转廷尉卿，领著作。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子嗣，有绰风，文章相亚，位至中军参军，早亡。

史臣曰：江统风检操行，良有可称，陈留多士，斯为其冠。《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逮愍怀废徙，冒禁拜辞，所谓命轻鸿毛，义贵熊掌。[A170]位隆端石，竭诚献替。惇遗忽荣利，聿修天爵。虽出处异途，俱难兄弟矣。孙楚体英绚之姿，超然出类，见知武子，诚无愧色。

览其贻皓之书，谅曩代之佳笔也。而负才诞傲，蔑苞忿奕，违逊让之道，肆陵愤之气，丁年沈废，谅自取矣。统、绰棣华秀发，名显中兴，可谓无忝尔祖。统竟沦迹下邑，穷观胜地，会其心焉。绰献直论辞，都不慑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

赞曰：应元蹈义，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孙贻摈辱。[A170]、统昆弟，江左驰声。彬彬藻思，绰冠群英。

列传第二十七

罗宪（兄子尚）滕修马隆胡奋陶璜吾彦张光赵诱

罗宪，字令则，襄阳人也。父蒙，蜀广汉太守。宪年十三，能属文，早知名。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性方亮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不营产业。仕蜀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于吴，吴人称焉。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介然。皓恚之，左迁巴东太守。时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拜宪领军，为宇副贰。魏之伐蜀，召宇西还，宪守永安城。及成都败，城中扰动，边江长吏皆弃城走，宪斩乱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刘禅降，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败，遣将军盛宪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脣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乃归顺。于是缮甲完聚，厉以节义，士皆用命。及钟会、邓艾死，百城无主，吴又使步协西征，宪大破其军。孙休怒，又遣陆抗助协。宪距守经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劝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宪曰："夫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会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将军、监巴东军事、使持节，领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诏曰："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干，可给鼓吹。"又赐山玄玉佩剑。泰始六年卒，赠使持节、安南将军、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谥曰烈。

初，宪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皆西国之良器，武帝并召而任之。

子袭，历给事中、陵江将军，统其父部曲，至广汉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柯太守。尚少孤，依叔父宪。善属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刘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太康末，为梁州刺史。及赵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其败耳。"乃假尚节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时李特亦起于蜀，攻蜀，杀赵廞。又攻尚于成都，尚退保江阳，初，尚乞师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击，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遂据有蜀土。

滕修，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也。仕吴为将帅，封西鄂侯。孙皓时，代熊睦为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征为执金吾。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未克而王师伐吴，修率众赴难。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缟素流涕而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

太康九年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谥曰声。修之子并上表曰："亡父修羁绁吴壤，为所驱驰；幸逢开通，沐浴至化，得从俘虏握戎马之要；未觐圣颜，委南籓之重，实由勋劳少闻天听故也。年衰疾笃，屡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陨。臣承遗意，舆榇还都，瞻望云阙，实怀痛裂。窃闻博士谥修曰声，直彰流播，不称行绩，不胜愚情，冒昧闻诉。"帝乃赐谥曰忠。

并子含，初为庾冰轻车长史，讨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在任积年，甚有威惠，卒谥曰戴。含弟子遁，交州刺史。

修曾孙恬之，龙骧将军、魏郡太守，戍黎阳，为翟辽所执，死之。

马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人。少而智勇，好立名节。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诛，举州无敢收者。隆以武吏托称愚客，以私财殡葬，服丧三年，列植松柏，礼毕乃还，一州以为美谈。署武猛从事。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稍迁司马督。

初，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

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隆到武威，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万余落归降，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朝议将加隆将士勋赏，有司奏隆将士皆先加显爵，不应更授，卫将军杨珧驳曰：“前精募将士，少加爵命者，此适所以为诱引。今隆全军独克，西土获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后功，宜皆听许，以明要信。”乃从珧议，赐爵加秩各有差。

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时兴复，以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将所领精兵，又给牙门一军，屯据西平。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隆至，帅军讨之。虏据险距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太熙初，封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时略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蜜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氐、羌聚结，百姓惊惧。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竟卒于官。

子咸嗣，亦骁勇。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以咸为鹰扬将军，率兵屯河桥中渚，为乂将王瑚所败，没于阵。

胡奋，字玄威，安定临泾人也，魏车骑将军阴密侯遵之子也。奋性开朗，有筹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辽东也，以白衣侍从左右，甚见接待。还为校尉，稍迁徐州刺史，封夏阳子。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硜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以功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奋家世将门，晚乃好学，有刀笔之用，所在有声绩，居边特有威惠。

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于色，大采择公卿女以充六宫，奋女选入为贵人。奋唯有一子，为南阳王友，早亡。及闻女为贵人，哭曰：“老奴

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奋既旧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见宠待。迁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奋谓骏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时人皆为之惧，骏虽衔之，而不能害。后卒于官，赠车骑将军，谥曰壮。奋兄弟六人，兄广，弟烈，并知名。

广字宣祖，位至散骑常侍、少府。广子喜，字林甫，亦以开济为称，仕至凉州刺史、建武将军、假节、护羌校尉。

列字武玄，为将伐蜀。钟会之反也，烈与诸将皆被闭。烈子世元，时年十八，为士卒先，攻杀会，名驰远近。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谘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谘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珝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甚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去志。”乃就杀之。珝、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炅所杀，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炅密谋袭璜，事觉，收炅，呵曰：“晋贼！”炅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京都，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为交□止太守，印缓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炅及松能子并关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尪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清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脣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址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

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会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

吾彦，字士则，吴郡吴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仕吴为通江吏。时将军薛珝杖节南征，军容甚盛，彦观之，慨然而叹。有善相者刘札谓之曰：“以君之相，后当至此，不足慕也。”初为小将，给吴大司马陆抗。抗奇其勇略，将拔用之，患众情不允，乃会诸将，密使人阳狂拔刀跳跃而来，坐上诸将皆惧而走，唯彦不动，举几御之，众服其勇，乃擢用焉。

稍迁建平太守。时王濬将伐吴，造船于蜀，彦觉之，请增兵为备，皓不从，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及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

吴亡，彦始归降，武帝以为金城太守。帝尝从容问薛莹曰：“孙皓所以亡国者何也？”莹对曰：“归命侯臣皓之君吴，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败亡之衅，由此而作矣。”其后帝又问彦，对曰：“吴主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君明臣贤，何为亡国？”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所以为陛下擒。此盖天时，岂人事也！”张华时在坐，谓彦曰：“君为吴将，积有岁年，蔑尔无闻，窃所惑矣。”彦厉声曰：“陛下知我，而卿不闻乎？”帝甚嘉之。”

转在敦煌，威恩甚著。迁雁门太守。时顺阳王暢骄纵，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乃彦为顺阳内史，彦清身率下，威刑严肃，众皆畏惧。暢不能诬，乃更荐之，冀其去职。迁员外散骑常侍。帝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会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饷陆机兄弟，机将受之，云曰："彦本微贱，为先公所拔，而答诏不善，安可爱之！"机乃止。因此每毁之。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自古由贱而兴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并起自寒役，皆内侍外镇，人无讥者。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于是机等意始解，毁言渐息矣。

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乱，逐其太守，九真贼帅赵祉围郡城，彦悉讨平之。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自表求代，征为大长秋。卒于官。

张光，字景武，江夏钟武人也。身长八尺，明眉目，美音声。少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门将伐吴有功，迁江夏西部都尉，转北地都尉。

初，赵王伦为关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张损战没，郡县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余人戍马兰山北，贼围之百余日。光抚厉将士，屡出奇兵击贼，破之。光以兵少路远，自分败没。会梁王肜遣司马索靖将兵迎光，举军悲泣，遂还长安。肜表光"处绝围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赏，以明奖劝"。于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

属雍州刺史刘沈被密诏讨河间王颙，光起兵助沈。沈时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关西大族，心每轻光，谋多不用。及二州军溃，为颙所擒，颙谓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颙壮之，引与欢宴弥日，表为右卫司马。

陈敏作乱，除光顺阳太守，加陵江将军，率步骑五千诣荆州讨之。刺史刘弘雅敬重光，称为南楚之秀。时江夏太守陶侃与敏大将钱端相距于长岐，将战，襄阳太守皮初为步军，使光设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为水军，藏舟舰于沔水。皮初等与贼交战，光发伏兵应之，水陆同奋，贼众大败。弘表光有殊勋，迁材官将军，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成固，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

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定，燕退，定遂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兴，殷亦弃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于魏兴，乃结诸郡守共谋进取。燕唱言曰："汉中荒败，迫近大贼，克复之事，当俟英雄。"正冲曰："张燕受贼金银，不时进讨，阻兵缓寇，致丧汉中，实燕之罪也。"光于是发怒，呵燕令出，斩之以徇。绥抚荒残，百姓悦服。光于是却镇汉中。

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光遣参军晋邈率众于黄金距之。邈受运重赂，劝光纳运。光从邈言，使居成固。既而邈以运多珍货，又欲夺之，复言于光曰："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杖，意在难测，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众讨运，不克。光乞师于氐王杨茂搜，茂搜遣子难敌助之。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武乃厚赂难敌，谓之曰"流人宝物悉在光处，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声言助光，内与运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众助邈。运与难敌夹攻邈等，援为流矢所中死，贼遂大盛。光婴城固守，自夏迄冬，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劝光退据魏兴，光按剑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翦除寇贼，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还也！"声绝而卒，时年五十五。百姓悲泣，远近伤惜之。有二子炅、迈。

炅少辟太宰掾。迈多才略，有父风。州人推迈权领州事，与贼战没。别驾范旷及督护王乔奉光妻息，率其遗众，还据魏兴。其后义阳太守任愔为梁州，光妻子归本郡。南平太守应詹白都督王敦，称"光在梁州能兴微继绝，威振巴汉。值中原倾覆，征镇失守，外无救助，内阙资储，以寡敌众，经年抗御，厉节不挠，宜应追论显赠，以慰存亡"。敦不能从。

赵诱，字元孙，淮南人也。世以将显。州辟言簿。值刺史郗隆被齐王冏檄，使起兵讨赵王伦，隆欲承檄举义，而诸子侄并在洛阳；欲坐观成败，恐为冏所讨，进退有疑，会群吏计议。诱说隆曰："赵王篡逆，海内所病。今义兵飙起，其败必矣。今为明使君计，莫若自将精兵，径赴许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后，遣猛将将兵会盟，亦中策也。若遣小军随形助胜。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诱与治中留宝、主簿张褒等谏隆："若无所助，变难将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犹豫不决，遂为其下所害。诱还家，杜门不出。左将军王敦以为参军，加广武将军，与甘卓、周访共讨华轶，破之。又击杜弢于西湘，太兴初，复与卓攻弢，灭之。累功赐爵平阿县侯，代陶侃为武昌太守。时杜曾迎第五猗于荆州作乱，敦遣诱与襄阳太守硃轨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时望，为荆楚所归。诱等苦战皆没，敦甚悼惜之，表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曰敬。

子龚，与诱俱死。元帝为晋王，下令赠新昌太守。龚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访击杜曾，胤请从行。访惮曾之强，欲先以胤饵曾，使其众疲而后击之。胤多枭首级。王导引为从事中郎。南顿王宗反，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转冠军将军，迁西豫州刺史，卒于官。

史臣曰：忠为令德，贞曰事君，徇国家而竭身，历夷险而一节。罗宪、滕修，濯缨入仕，指巴东而受脤，出岭峤而扬麾。属鼎命沦胥，本朝失守，郧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临。古之忠烈，罕辈子兹！孝兴之智勇，玄威之武艺，灭丑虏于河西，制凶酋于硜北，审杨欣之必败，讥杨骏之速祸。陶璜、吾彦，逸足齐驱，毛炅屈其深谋，陆抗奇其茂略。薪楢之任，清规自远；鼙鼓之臣，厥声弥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孙，累叶将门，赴死喻于登仙。效诚陈于上策，竟而俱毙，贞则斯存。

赞曰：宪居玉叠，才博流誉。修赴石门，惠政攸著。孝兴、玄威，操履无违。愚坟毕礼，杨门致讥。璜谋超绝，彦材雄杰。潜师袭董，观兵叹薛。惟赵与张，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列传第二十八

周处（子□□子勰□弟札札兄子筵）周访（子抚抚子楚楚子琼琼子虓抚弟光光子仲孙）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为无难督。及吴平，王浑登建鄴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入洛，稍迁新平太守。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土美之。转广汉太守。郡多滞讼，有经三十年而不决者，处详其枉直，一朝决遣。以母老罢归。寻除楚内史，未之官，征拜散骑常侍。处曰："古人辞大不辞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处敦以教义，又检尸骸无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征，远近称叹。

及居近侍，多所规讽。迁御史中丞，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肜违法，处深文案之。及氐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处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伏波将军孙秀知其将死，谓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辞也。"处曰："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万年闻之，曰："周府君昔临新平，我知其为人，才兼文武，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处知肜不平，必当陷己，自以人臣尽节，不宜辞惮，乃悲慨即路，志不生还。中书令陈准知肜将逞宿憾，乃言于朝曰："骏及梁王皆是贵戚，非将率之

才，进不求名，退不畏咎。周处吴人，忠勇果劲，有怨无援，将必丧身。宜诏孟观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必能殄寇。不然，肜当使处先驱，其败必也。”朝廷不从。时贼屯梁山，有众七万，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肜复命处进讨，乃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将战，处军人未食，肜促令速进，而绝其后继。处知必败，赋诗曰：“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言毕而战，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播、系不救。左右劝退，处按剑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徇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没。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诏曰：“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愍念，给其医药酒米，赐以终年。”

处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集《吴书》。时潘岳奉诏作《关中诗》曰：“周徇师令，身膏齐斧。人之云亡，贞节克举。”又西戎校尉阎缵亦上诗云：“周全其节，令问不已。身虽云没，书名良史。”及元帝为晋王，将加处策谥，太常贺循议曰：“处履德清方，才量高出；历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贞节不挠；在戎致身，见危授命：此皆忠贤之茂实，烈士之远节。案谥法执德不回曰孝。”遂以谥焉。有三子：□、靖、札。靖早卒，□、札并知名。

□字宣佩。强毅沈断有父风，而文学不及。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风敬惮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为别驾从事，虚己备礼，方始应命。累荐名宰府，举秀才，除议郎。

太安初，妖贼张昌、丘沈等聚众于江夏，百姓从之如归。惠帝使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昌等浸盛，杀平南将军羊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没。昌别率封云攻徐州，石冰攻扬州，刺史陈徽出奔，冰遂略有扬土。□密欲讨冰，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及江东人士同起义兵，斩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史。冰遣其将羌毒领数万人距□，□临阵斩毒。时右将军陈敏自广陵率众助□，斩冰别率赵鸎于芜湖，因与□俱前攻冰于建康。冰北走投封云，云司马张统斩云、冰以降，徐、扬并平。□不言功赏，散众还家。

陈敏反于扬州，以□为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称疾不行，密遣使告镇东将军刘准，令发兵临江，己为内应，翦发为信。准在寿春，遣督护衡彦率众而东。时敏弟昶为广武将军、历阳内史，以吴兴钱广为司

马。□密讽广杀昶。□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单马北走，获之于江乘界，斩之于建康，夷三族。东海王越闻其名，召为参军。诏补尚书郎、散骑郎，并不行。元帝初镇江左，以□为仓曹属。

初，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讨陈敏，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帝促以军期，璯乃谋反。时王敦迁尚书，当应征与璯俱西。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来寇□县。帝遣将军郭逸、郡尉宋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璯，斩之，传首于建康。

□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甚有威惠，百姓敬爱之，期年之间，境内宁谧。帝以□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

□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凯所侮，乃与□阴谋诛诸执政，推□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先是，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以三吴应之。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时年五十六。将卒，谓之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赠辅国将军，谥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彦和。常缄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时札以疾归家，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太守陶猷灭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勰为札所责，失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人生几时，但当快意

耳。”终于临淮太守。

勰弟彝，少知名，元帝辟为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险好利，外方内荏，少以豪右自处，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马齐王冏参军。出补句容令，迁吴国上军将军。辟东海王越参军，不就。以讨钱璯功，赐爵漳浦亭侯。元帝为丞相，表札为宁远将军、历阳内史，不之职，转从事中郎。徐馥平，以札为奋武将军、吴兴内史，录前后功，改封东迁县侯，进号征虏将军、临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镇涂中，未之职，转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有司弹奏，不得已乃视职。加散骑常侍。

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故王师败绩。敦转札为光禄勋，寻补尚书。顷之，迁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札兄靖子懋晋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虏将军，吴兴内史，筵弟赞大将军从事中郎、武康县侯，赞弟缙太子文学、都乡侯，次兄子勰临淮太守、乌程公。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筵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及敦疾，钱风以周氏宗强，与沈充权势相侔，欲自托于充，谋灭周氏，使充得专威扬土，乃说敦曰：“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衅难恆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后嗣可安，国家可保耳。”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兵散见杀。札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弊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

及敦死，札、莚故吏并诣阙讼周氏之冤，宜加赠谥。事下八坐，尚书卞壼议以“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札之责也。追赠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复本位。”司徒王导议以“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此言实贯于圣鉴，论者见奸逆既彰，便欲征往年已有不臣之渐。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札亦寻取枭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为逆党。邪正失所，进退无据，诚国体所宜深惜。臣谓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书令希鉴议

曰："夫褒贬臧否，宜令体明例通。今周、戴以死节复位，周札以开门同例，事异赏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议，谓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此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礼，华乐荷不臣之罚；齐灵嬖孽，高厚有从昏之戮。以古况今，谯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责，何加赠复位之有乎！今据已显复，则札宜贬责明矣。"导重议曰："省令君议，必札之开门与谯王、周、戴异。今札开门，直出风言，竟实事邪？便以风言定褒贬，意莫若原情考征也。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也。后敦悖谬出所不图，札亦阖门不同，以此灭族，是其死于为义也。夫信敦当时之匡救，不图将来之大逆，恶隗、协之乱政，不失为臣之贞节者，于时朝士岂惟周、札邪！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各以死卫国，斯亦人臣之节也。但所见有同异，然期之于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议，宋华、齐高其在隗、协矣。昔子纠之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为贤，则管仲当贬；若以不死为贤，则召忽死为失。先典何以两通之？明为忠之情同也。死虽是忠之一目，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汉祖遗约，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违命天下共诛之。后吕后王诸吕，周勃从之，王陵廷争，可不谓忠乎？周勃诛吕尊文，安汉社稷，忠莫尚焉，则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两为美谈。固知死与不死，争与不争，苟原情尽意，不可定于一概也。且札阖棺定谥，违逆党顺，受戮凶邪，不负忠义明矣。"鉴又驳不同，而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札长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筵卓荦有才干，拜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迁黄门侍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续亦聚众应之。元帝议欲讨之，王导以为"兵少则不足制寇，多遣则根本空虚。黄门侍郎周筵忠烈至到，为一郡所敬。意谓直遣筵，足能杀续"。于是诏以力士百人给筵，使轻骑还阳羡。筵即日取道，昼夜兼行。既至郡，将入，遇续于门，筵谓续曰："宜与君共诣孔府君，有所论。"续不肯入，筵逼牵与俱。坐定，筵谓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贼在坐？"续衣里带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传教吴曾："何不举手！"曾有胆力，便以刀环筑续，杀之。筵因欲诛勰，札拒不许，委罪于从兄邵，诛之。筵不归家省母，遂长驱而去，母狼狈追之。其忠公如此。

迁太子右卫率。及王敦作难，加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率水军三千人讨沈充，未发而王师败绩。筵闻札开城纳敦，愤咤慷慨形于辞色。寻遇害。敦平后，与札同被复官。

初，筵于姑孰立屋五间，而六梁一时跃出堕地，衡独立柱头零节之上，甚危，虽以人功，不能然也。后竟覆族。

筵弟缙，少无行检，尝在建康、乌衣道中逢孔氏婢，时与同僚二人共载，便令左右捉婢上车，其强暴若此。

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访少沈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无余财。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访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乡人盗访牛于冢间杀之，访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及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时有与访同姓名者，罪当死，吏误收访，访奋击收者，数十人皆散走，而自归于帝，帝不之罪。寻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所统厉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访收斩之。逸来攻访，访率众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札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湓口，约等又败。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与轶水军将硃矩等战，又败之。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轶众溃，访执轶，斩之，遂平江州。

帝以访为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加鼓吹、曲盖。复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访作长岐枨以距之，桔槔不得为害。而贼从青草湖密抄官军，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王敦时镇湓口，遣督护缪蕤、李恆受访节度，共击彦。蕤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彦军退走，访率怅下将李午等追彦，破之，临阵斩彦。时访为流矢所中，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称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必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于是遂归湘州。访复以舟师造湘城，军达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时湓口骚动，访步上柴桑，偷渡，与贼战，斩首数百。贼退保庐陵，访追击败之，贼婴城处自守。寻而军粮为贼所掠，退住巴丘。粮廪既至，复围弘于庐陵。弘大掷宝物于城外，军人竞拾之，弘因阵乱突围而出。访率军追之，获鞍马铠杖不可胜数。弘入南康，太守将率兵逆击，又破之，奔于临贺。帝又进访龙骧将军。王敦表为豫章太守。加征讨都督，赐爵寻阳县侯。

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数万，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将军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从弟暠为荆州刺史，令督护征虏将军赵诱、襄阳太守硃轨、陵江将军黄峻等讨曾，而大败于女观湖，诱、轨并遇害。曾遂逐暠，径造沔口，大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恆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领其父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以功迁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屯襄阳。访谓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晋文以得臣不死而有忧色，今不斩曾，祸难未已。"于是出其不意，又击破之，曾遁走。访部将苏温收曾诣军，并获第五猗、胡混、挚瞻等，送于王敦。又白敦，说猗逼于曾，不宜杀。敦不从而斩之。进位安南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

初，王敦惧杜曾之难，谓访曰："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访大怒。敦手书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投碗于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悦乎！"阴欲图之。即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性谦虚，未尝论功伐。或问访曰："人有小善，鲜不自称。卿功勋如此，初无一言何也？"访曰："朝廷威灵，将士用命，访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访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恆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

初，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访小侃一岁，太兴三年卒，时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恸，诏赠征西将军，谥曰壮，立碑于本

郡。二子：抚、光。

抚字道和。强毅有父风，而将御不及。元帝辟为丞相掾，父丧去官。服阕，袭爵，除鹰扬将军、武昌太守。王敦命为从事中郎，与邓岳俱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抚为沔北诸军事、南中郎将，镇沔中。及敦作逆，抚领二千人从之。敦败，抚与岳俱亡走。抚弟光将资遗其兄，而阴欲取岳。抚怒曰："我与伯山同亡，何不先斩我！"会岳至，抚出门遥谓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回船而走，抚遂共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初，岳为西阳，欲伐诸蛮，及是诸蛮皆怨，将杀之。蚕不听，曰："邓府君穷来归我，我何忍杀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诏原敦党，岳、抚诣阙请罪，有诏禁锢之。

咸和初，司徒王导以抚为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苏峻作逆，率所领从温峤讨之。峻平，迁监沔北军事、南中郎将，镇襄阳。石勒将郭敬率骑攻抚，抚不能守，率所领奔于武昌，坐免官。寻迁振威将军、豫章太守，后代毋丘奥监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寻进征虏将军，加督宁州诸军事。永和初，桓温征蜀，进抚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镇彭模。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初，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贲遂有众一万。抚与龙骧将军硃焘击破斩之，以功进爵建城县公。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自号益州牧。恆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升平中，进镇西将军。在州三十余年，兴宁三年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孙。起家参征西军事，从父入蜀，拜鹰扬将军、犍为太守。父卒，以楚监梁、益二州、假节，袭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作逆，楚与硃序讨平之，进冠军将军。太和中，蜀盗李金银、广汉妖贼李弘并聚众为寇，伪称李势子，当以圣道王，年号凤皇。又陇西人李高诈称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杨亮失守，楚遣其子诗平之。是岁，楚卒，谥曰定。子琼嗣。

琼劲烈有将略，历数郡，代杨亮为梁州刺史、建武将军，领西戎校尉。初，氐人窦冲求降，朝廷以为东羌校尉。后冲反，欲入汉中，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冲，琼密知之，收钊、勋等斩之。寻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节操。州召为祭酒，后历位至西夷校尉，领梓潼太守。宁康初，苻坚将扬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从汉水将抵江陵，为坚将硃肜邀而获之，虓遂降于安。坚欲以为尚书郎，虓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坚乃止。自是每入见坚，辄箕锯而坐，呼之为氐贼。坚不悦。属元会，威仪甚整，坚因谓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攘袂厉声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坚出饯之，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又问虓曰："朕众力何如？"虓曰："戎狄已来，未之有也。"坚党以虓不逊，屡请除之。坚待之弥厚。虓乃密书与桓冲，说贼奸计。太元三年，虓潜至汉中，坚追得之。后又与坚兄子苞谋袭坚，事泄，坚引虓问其状，虓曰："昔渐离、豫让，燕、智之微臣，犹漆身吞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晋恩，岂敢忘也。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坚曰："今杀之，适成其名矣。"遂挞之，徙于太原。后坚复陷顺阳、魏兴，获二守，皆执节不挠，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虓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兴迎致其丧，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曰："臣闻旌善表功，崇义明节，所以振扬声教，垂美来叶。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执心忠烈，厉节寇庭，遂婴祸荒裔，痛窴泉壤。臣每悲其志，以为苏武之贤，不复过也。前宣告并州，访求虓丧，并索其家。负荷数千，始得来至。即以资送，还其旧陇。伏愿圣朝追其志心，表其殊节，使负霜之志不坠于地，则荣慰存亡，惠被幽显矣。"孝武帝诏曰："虓厉志贞亮，无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陨厥命。甄表义节，国之典也。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赙钱二十万，布百匹。"又赡赐其家。

光少有父风，年十一，见王敦，敦谓曰："贵郡未有将，谁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问，窃谓无复见胜。"敦笑以为宁远将军、寻阳太守。及敦举兵，光率千余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见敦。王应秘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远来而不得见王公，公其死乎？"遽见其兄抚曰："王公已死，兄何为与钱凤作贼？"众并愕然。其夕，众散，钱凤走出，至阖庐洲，光捕凤，诣阙赎罪，故得不废。苏峻作逆，随温峤力战有功。峻平，赐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孙，兴宁初督宁州军事、振武将军、宁州刺史。在州贪暴，人不堪命。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称，复除仲孙监益、豫、梁州之三郡。宁康初，杨安寇蜀，仲孙失守，免官。后征为光禄勋，卒。

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隐以跅弛之材，负不羁之行，比凶蛟猛兽，纵毒乡闾，终能克己厉精，朝闻夕改，轻生重义，徇国亡躯，可谓志节之士也。宣佩奋兹忠勇，屡殄妖氛，威略冠于本朝，庸绩书于王府。既而结憾朝宰，潜构异图，忿不思难，斯为隘矣。终于愤恚，岂不惜哉！札、筵等负俊逸之材，以雄豪自许，始见疑于朝廷，终获戾于权右，强弗如弱，信有征矣。而札受委扞城，乃开门揖盗，去顺效逆，彼实有之。后虽假手凶徒，可谓罪人斯得。朝廷议加荣赠，不其僭乎！有晋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访器兼文武，任在折冲，戡定湘、罗，克清江、汉，谋孙翼子，杖节拥旄，西蜀仰其威风，中兴推为名将，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虏廷，抗辞伪主，虽图史所载，何以加焉！

赞曰：平西果劲，始邪末正。勇足除残，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东。札虽启敌，筵实怀忠。寻阳纬武，拥旄持斧。曰子曰孙，重规叠矩。孟威抗烈，心存旧主。

列传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亮（子粹矩子祐羡宗熙）楚隐王玮　赵王伦王冏（郑方）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孝献王越

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蕃屏，崇固维城。唐、虞以前，宪章盖阙，夏、殷以后，遗迹可知。然而玉帛会于涂山，虽云万国，至于分疆胙土，犹或未详。泊乎周室，粲焉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当其兴也，周、召赞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辅其危乱。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禄已终，虚位无主，三十余载。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业之远图，谓王室之陵迟，由诸候之强大。于是罢侯置守，独尊诸己，至乎子弟，并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顾谋孙翼子。枝叶微弱，宗祐孤危，内无社稷之臣，外阙藩维之助。陈、项一呼，海内沸腾，陨身于望夷，系颈于轵道。事不师古，二世而灭。汉祖勃兴，爰革斯弊。于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锡之山川，誓以带砺。然而矫枉过直，惩羹吹齑，土地封疆，逾越往古。始则韩、彭菹醢，次乃吴、楚称乱。然虽克灭权偪，犹足维翰王畿。洎成、哀之后，戚藩陵替，君臣乘兹间隙，窃位偷安。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遂能除凶静乱，复禹配天，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宗支继绝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廕，遂乃三叶而亡。

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盘石，或出拥旄节，{艹涖}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恆，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朝为伊、周，夕为莽、卓。机权失于上，祸乱作于下。楚、赵诸王，相仍构衅，徒兴晋阳之甲，竟匪勤王之师。始则为身择利，利未加而害及；初乃无心忧国，国非忧而奚拯！遂使昭阳兴废，有甚弈棋；乘舆幽絷，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庙丘墟，良可悲也。

夫为国之有藩屏，犹济川之有舟楫，安危成败，义实相资。舟楫且完，波涛不足称其险；藩屏式固，祸乱何以成其阶！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繄赖，如梁王之御大故，若硃虚之除大憝，则外寇焉敢凭陵，内难奚由窃发！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马济江，奄有

吴会，存重宗社，百有余年。虽曰天时，抑亦人事。岂如赵伦、齐冏之辈，河间、东海之徒，家国俱亡，身名并灭。善恶之数，此非其效欤！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 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为散骑侍郎、万岁亭侯，拜东中郎将，进封广阳乡侯。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顷之，拜左将军，加散骑常侍、假节，出监豫州诸军事。五等建，改封祁阳伯，转镇西将军。武帝践阼，封扶风郡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诏曰："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诏惟免官。顷之，拜抚军将军。是岁，吴将步阐来降，假亮节都督诸军事以纳之。寻加侍中之服。

咸宁初，以扶风池阳四千一百户为太妃伏氏汤沐邑，置家令丞仆，后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尝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从，并持节鼓吹，震耀洛滨。武帝登陵云台望见，曰："伏妃可谓富贵矣。"其年进号卫将军，加侍中。时宗室殷盛，无相统摄，乃以亮为宗师，本官如故，使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

三年，徙封汝南，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开府、假节，之国，给追锋车、皁轮犊车，钱五十万。顷之，征亮为侍中、抚军大将军，领后军将军，统冠军、步兵、射声、长水等营，给兵五百人，骑百匹。迁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及武帝寝疾，为杨骏所排，乃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加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封子羡为西阳公。未发，帝大渐，诏留亮委以后事。杨骏闻之，从中书监华暠索诏视，遂不还。帝崩，亮惧骏疑己，辞疾不入，于大司马门外叙哀而已，表求过葬。骏欲讨亮，亮知之，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廷皆归心于公，公何不讨人而惧为人所讨！"或说亮率所领入废骏，亮不能用，夜驰赴许昌，故得免。及骏诛，诏曰："大司马、汝南王亮体道冲粹，通识政理，宣翼之绩，显于本朝，《二南》之风，流于方夏，将凭远猷，以康王化。其以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增掾属十人，给千兵百骑，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亮论赏诛杨骏之功过差，欲以

苟悦众心，由是失望。

楚王玮有勋而好立威，亮惮之，欲夺其兵权。玮甚憾，乃承贾后旨，诬亮与瓘有废立之谋，矫诏遣其长史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夜以兵围之。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距之，亮不听。俄然楚兵登墙而呼，亮惊曰："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宏等不许，促兵攻之。长史刘准谓亮曰："观此必是奸谋，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又弗听，遂为肇所执，而叹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无道，枉杀不辜！"是时大热，兵人坐亮于车下，时人怜之，为之交扇。将及日中，无敢害者。玮出令曰："能斩亮者，赏布千匹。"遂为乱兵所害，投于北门之壁，鬓发耳鼻皆悉毁焉。及玮诛，追复亮爵位，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袭，钱三百万，布绢三百匹，丧葬之礼如安平献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有五子：粹、矩、羡、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为屯骑校尉，与父亮同被害。追赠典军将军，谥怀王。子祐立，是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从惠帝北征。帝迁长安，祐反国。及帝还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给之，特置四部牙门。永兴初，率众依东海王越，讨刘乔有功，拜扬武将军，以江夏云杜益封，并前二万五千户。越征汲桑，表留祐领兵三千守许昌，加鼓吹、麾旗。越还，祐归国。永嘉末，以寇贼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为军谘祭酒。建武初，为镇军将军。太兴末，领左军将军，太宁中，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咸和元年，薨，赠侍中、特进。

子恭王统立，以南顿王宗谋反，被废。其后成帝哀亮一门殄绝，诏统复封，累迁秘书监、侍中。薨，追赠光禄勋。子义立，官至散骑常侍。薨，子遵之立。义熙初，梁州刺史刘稚谋反，推遵之为主，事泄，伏诛。弟楷之子莲扶立。宋受禅，国除。

羡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阳县公，拜散骑常侍。亮之被害也，羡时年八岁，镇南将军裴楷与之亲姻，窃之以逃，一夜八迁，故得免。及玮诛，进爵为王，历步兵校尉、左军骁骑将军。元康初，进封郡王。永兴初，拜侍中。以长沙王乂党，废为庶人。惠帝还洛，复羡封，为抚军将军，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国。永嘉初，拜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复以邾、蕲春益之，并前三万五千户。随东海王越东出鄄

城，遂南渡江。

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及元帝践阼，进位侍中、太保。以羡属尊，元会特为设床。太兴初，录尚书事，寻领大宗师，加羽葆、斧钺，班剑六十人，进位太宰。及王敦平，领太尉。明帝即位，以羡宗室元老，特为之拜。羡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羡官，诏不问。及帝寝疾，羡与王导同受顾命辅成帝。时帝幼冲，诏羡依安平献王孚故事，设床帐于殿上，帝亲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顿王宗免官，降为弋阳县王。及苏峻作乱，羡诣峻称述其勋，峻大悦，矫诏复羡爵位。峻平，赐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并伏诛，国除。咸康初，复其属籍，以羡孙珉为奉车都尉、奉朝请。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顿县侯，寻进爵为公。讨刘乔有功，进封王，增邑五千，并前万户，为征虏将军。与兄羡俱过江。元帝承制，拜散骑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为平东将军。元帝即位，拜抚军将军，领左将军。明帝践阼，加长水校尉，转左卫将军。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

宗与王导、庾亮志趣不同，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转为骠骑将军。胤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于辞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距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徙妻子于晋安，既而原之。三子：绰、超、演，废为庶人。咸康中，复其属籍。绰为奉车都尉、奉朝请。

熙初封汝阳公，讨刘乔有功，进爵为王。永嘉末，没于石勒。

楚隐王玮，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历屯骑校尉。太康末，徙封于楚，出之国，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转镇南将军。武帝崩，入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

杨骏之诛也，玮屯司马门。玮少年果锐，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卫瓘以玮性很戾，不可大任，建议使与诸王之国，玮甚忿之。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并薄于行，为玮所昵。瓘等恶其为人，虑致祸乱，将收盛。盛知之，遂与宏谋，因积弩将军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为诏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

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覆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密诏本意也。”玮乃止。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手令告诸军曰：“天祸晋室，凶乱相仍。间者杨骏之难，实赖诸君克平祸乱。而二公潜图不轨，欲废陛下以绝武帝之祀。今辄奉诏，免二公官。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天所福也。悬赏开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又矫诏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又矫诏赦亮、瓘官属曰：“二公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官属以下，一无所问。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杀之。

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惟一奴年十四，驾牛车将赴秦王柬。帝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贲署，遂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遂斩之，时年二十一。其日大风，雷雨霹雳。诏曰：“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曰：“受诏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见申列。”颂亦歔欷不能仰视。公孙宏、岐盛并夷三族。

玮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及此莫不陨泪，百姓为之立祠。贾后先恶瓘、亮，又忌玮，故以计相次诛之。永宁元年，追赠骠骑将军，封其子范为襄阳王，拜散骑常侍，后为石勒所害。

赵王伦，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乐亭侯。五等建，改封东安子，拜谏议大夫。武帝受禅，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宜自于一时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驳，然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及之国，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中，改封于赵，迁平北将军、督鄴城守事，进安北将军。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寻拜车骑将军、太子太傅。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求录尚书，张华、裴頠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华、頠复不许。

愍怀太子废，使伦领右军将军。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頠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中宫凶妒无道，与贾谧等共废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何不先谋之乎？"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事将起，而秀知太子聪明，若还东宫，将与贤人图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说伦曰："太子为人刚猛，不可私请。明公素事贾后，时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赏于明公矣。当谓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祸也。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后，为太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伦从之。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

太子既遇害，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阁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坐，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尚书始疑诏有诈，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伦等以为沮众，斩之以徇。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封济阳王；虔黄门郎，封汝阴王；羽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于伦。

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浑诱颢奴晋兴，伪告颢有异志。秀不详察，即收颢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

待晋兴，以为己部曲督。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

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发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增封五万户。伦伪为饰让，诏遣百官诣府敦劝，侍中宣诏，然后受之。加荂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馥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虔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诩为侍中。又以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橹，断宫东西道为外徼。或谓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

伦无学，不知书；秀亦以狡黠小才，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荂浅薄鄙陋，馥、虔暗很强戾，诩愚鬻轻訬，而各乖异，互相憎毁。秀子会，年二十，为射声校尉，尚帝女河东公主。公主母丧未期，便纳聘礼。会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初与富室兒于城西贩马，百姓忽闻其尚主，莫不骇愕。

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谓逆谋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军将军卞粹等二十人为从事中郎，掾属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诸军，分布腹心，使散骑常侍、义阳王威兼侍中，出纳诏命，矫作禅让之诏，使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伦伪让不受。于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伦乃许之。左卫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其夜，使张林等屯守诸门。义阳王威及骆休等逼夺天子玺绶。夜漏未尽，内外百官以乘舆法驾迎伦。惠帝乘云母车，卤簿数百人，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尚书和郁，兼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睿，中书侍郎陆机从，到城下而反。使张衡卫帝，实幽之也。

伦从兵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进玺绶于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计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史。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

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颜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伦亲祠太庙，还，遇大风，飘折麾盖。孙秀既立非常之事，伦敬重焉。秀住文帝为相国时所居内府，事无巨细，必谘而后行。伦之诏令，秀辄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者数四，百官转易如流矣。时有雉入殿中，自太极东阶上殿，驱之，更飞西钟下，有顷，飞去。又伦于殿上得异鸟，问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刘鸟。伦使录小兒并鸟闭置牢室，明旦开视，户如故，并失人鸟所在。伦目上有瘤，时以为妖焉。

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秀本与张林有隙，虽外相推崇，内实忌之。及林为卫将军，深怨不得开府，潜与萼笺，具说秀专权，动违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挠乱朝廷，要一时诛之。萼以书白伦，伦以示秀。秀劝伦诛林，伦从之。于是伦请宗室会于华林园，召林、秀及王舆入，因收林，杀之，诛三族。

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召东平王楙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诸军以距义师。使杨珍昼夜诣宣帝别庙祈请，辄言宣帝谢陛下，某日当破贼。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福祐。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使巫祝选择战日。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仙人王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秀欲遣馥、虔领兵助诸军战，馥、虔不肯。虔素亲爱刘舆，秀乃使舆说虔，虔然后率众八千为三军继援。而泓、雅等连战虽胜，义军散而辄合，雅等不得前。许超等与成都王颖军战于黄桥，杀伤万余人。泓径造阳翟，又于城南破齐王冏辎重，杀数千人，遂据城保邸阁。而冏军已在颍阴，去阳翟四十里。冏分军渡颍，攻泓等不利。泓乘胜至于颍上，夜临颍而阵。冏纵轻兵击之，诸军不动，而孙辅、徐建军夜乱，径归洛自首。辅、建之走也，不知诸军督尚存，乃云："齐王兵盛，不可当，泓等已没。"伦大震，秘之，而召虔及超还。会泓败冏露布至，伦大喜，及复遣超，而虔还已至庾仓。超还济河，将士疑阻，锐气内挫。泓等悉其诸

军济颍，进攻冏营，冏出兵击其别率孙髦、司马谭、孙辅，皆破之，士卒散归洛阳，泓等收众还营。秀等知三方日急，诈传破冏营，执得冏，以诳惑其众，令百官皆贺，而士猗、伏胤、孙会皆杖节各不相从。伦复授太子詹事刘琨节，督河北将军，率步骑千人催诸军战。会等与义军战于激水，大败，退保河上，刘琨烧断河桥。

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难犯，不敢出省。及闻河北军悉败，忧懑不知所为。义阳王威劝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诣司隶，从伦出战。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许超、士猗、孙会等军既并还，乃与秀谋，或欲收余卒出战，或欲焚烧宫室，诛杀不附己者，挟伦南就孙旂、孟观等，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许未决。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付廷尉诛之。执前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于殿中斩之。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阁。八坐皆入殿中，坐东除树下。王舆屯云龙门，使伦为诏曰："吾为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及荂皆还汶阳里第。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荂等付金墉城。

初，秀惧西军至，复召虔还。是日宿九曲，诏遣使者免虔官，虔惧，弃军将数十人归于汶阳里。

梁王肜表伦父子凶逆，宜伏诛。百官会议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饮以金屑苦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孙秀误我！"于是收荂、馥、虔、诩付廷尉狱，考竟。馥临死谓虔曰："坐尔破家也！"百官是伦所用者，皆斥免之，台省府卫仅有存者，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

凡与伦为逆豫谋大事者：张林为秀所杀；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与秀为王舆所诛；张衡、闾和、孙髦、高越自阳翟还，伏胤战败还洛阳，皆斩于东市；蔡璜自阳翟降齐王冏，还洛自杀；王舆以功免诛，后与东莱王蕤谋杀冏，又伏法。

齐武闵王冏，字景治，献王攸之子也。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

风。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医诊候，皆言无病。及攸薨，帝往临丧，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由是见称，遂得为嗣。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伦篡，迁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欲以宠安之。

冏因众心怨望，潜与离狐王盛、颍川王处穆谋起兵诛伦。伦遣腹心张乌觇之，乌反，曰："齐无异志。"冏既有成谋未发，恐或泄，乃与军司管袭杀处穆，送首于伦，以安其意。谋定，乃收袭杀之。遂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军，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镇、州郡县国，咸使闻知。扬州刺史郗隆承檄，犹豫未决，参军王邃斩之，送首于冏。冏屯军阳翟，伦遣其将闾和、张泓、孙辅出堮坂，与冏交战。冏军失利，坚垒自守。会成都军破伦众于黄桥，冏乃出军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冏于是辅政，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封葛为牟平公，路秀小黄公，卫毅阴平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号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考竟之。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主簿王豹屡有箴规，冏并不能用，遂奏豹杀之。有白头公入大司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杀之。

冏骄恣日甚，终无悛志。前贼曹属孙惠复上谏曰：

惠闻天下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庙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贯甲胄，犯冒锋刃，此一难也。奋三百之卒，决全胜之策，集四方之众，致英豪之士，此二难也。舍殿堂之尊，居单幕之陋，安嚣尘之惨，同将士之劳，此三难也。驱乌合之众，当凶强之敌，任神武之略，无疑阻之惧，此四难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复皇祚之业，此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难而不以为难，遗其不可而谓之为可。惠窃所不安也。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书过，后嗣何观！天下所以不去于晋，符命长存于世者，主无严虐之暴，朝无酷烈之政，武帝余恩，献王遗爱，圣慈惠和，尚经人心。四海所系，实在于兹。

今明公建不世之义，而未为不世之让，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长沙、成都，鲁、卫之密，国之亲亲，与明公计功受赏，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勋，迈臧、札之风，刍狗万物，不仁其化，崇亲推近，功遂身退，委万机于二王，命方岳于群后，燿义让之旗，鸣思归之銮，宅大齐之墟，振泱泱之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营丘之籓。金石不足以铭高，八音不足以赞美，姬文不得专圣于前，太伯不得独贤于后。今明公忘亢极之悔，忽穷高之凶，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权势受疑，内以百揆损神。虽处高台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忧，过于颍、翟之虑。群下竦战，莫之敢言。

惠以衰亡之余，遭阳九之运，甘矢石之祸，赴大王之义，脱褐冠胄，从戎于许。契阔战阵，功无可记，当随风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乐毅适赵，志恋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识养，虽复暂违，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诚，冒昧干迕。言入身戮，义让功举，退就鈇锧，此惠之死贤于生也。

冏不纳，亦不加罪。

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冏，因导以利谋。颙从之，上表曰：

王室多故，祸难罔已。大司马冏虽唱义有兴复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宁社稷，实成都王勋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节，实协异望。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官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仪。京城大清，篡逆诛夷，而率百万之众来绕洛城。阻兵经年，不一朝觐，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坏乐官市署，用自增广。辄取武库秘杖，严列不解。故东莱王蕤知其逆节，表陈事状，而见诬陷，加罪黜徙。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沈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纵，无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张伟惚恫，拥停诏可，葛旟小竖，维持国命。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署腹心，实为货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臣受重任，蕃卫方岳，见冏所行，实怀激愤。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臣伏读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冏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冏阿衡之任。

颙表既至，冏大惧，会百僚曰："昔孙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倾覆，莫能御难。孤纠合义众，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今日听信谗言，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耳。"司徒王戎、司空东海王越说冏委权崇让。冏从事中郎葛旟怒曰："赵庶人听任孙秀，移天易日，当时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贯甲胄，攻围陷阵，得济今日。计功行封，事殷未遍。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僭逆，当共诛讨，虚承伪书，令公就第。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

长沙王乂径入宫，发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陈兵宫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烧诸观阁及千秋、神武门。冏令黄门令王湖悉盗驺虞幡，唱云："长沙王矫诏。"乂又称："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败，乂擒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牵出，冏犹再顾，遂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诸党属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乐安王冰、济阳王英于金墉。暴冏尸于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敛。冏故掾属荀闿等表乞殡葬，许之。

初，冏之盛也，有一妇人诣大司马府求寄产。吏诘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耳。"识者闻而恶之。时又谣曰："著布袙腹，为齐持服。"俄而冏诛。

永兴初，诏以冏轻陷重刑，前勋不宜堙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还第，封超为县王，以继冏祀，历员外散骑常侍。光熙初，追册冏曰："咨故大司马、齐王冏：王昔以宗籓穆胤绍世，绪于东国，作翰许京，允镇静我王室。涎率义徒，同盟触泽，克成元勋，大济颍东。朕用应嘉茂绩，谓笃尔劳，俾式先典，以畴兹显懿。廓士殊分，跨兼吴楚，崇礼备物，宠侔萧、霍，庶凭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犹思其人。'况王功济朕身，勋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于厥心哉！今复王本封，命嗣子还绍厥绪，礼秩典度，一如旧制。使使持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

太牢。魂而有灵，祗服朕命，肆宁尔心，嘉兹宠荣。”子超嗣爵。

永嘉中，怀帝下诏，重述冏唱义元勋，还赠大司马，加侍中、假节，追谥。及洛阳倾覆，超兄弟皆没于刘聪，冏遂无后。太元中，诏以故南顿王宗子柔之袭封齐王，绍攸、冏之祀，历散骑常待。元兴初，会稽王道子将讨桓玄，诏柔之兼侍中，以驺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为玄前锋所害。赠光禄勋。子建之立。宋受禅，国除。

郑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节，博涉史传，卓荦不常，乡闾有识者叹其奇，而未能荐达。及冏辅政专恣，方发愤步诣洛阳，自称荆楚逸民，献书于冏曰：“方闻圣明辅世，夙夜祗惧，泰而不骄，所以长守贵也。今大王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当使天下穆如清风，宗室骨肉永无纤介，今则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边境不静，大王自以功业兴隆，不以为念，其失三也。大王兴义，群庶竞赴，天下虽宁，人劳穷苦，不闻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与义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自清泰已来，论功未分，此则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谤声盈涂，人怀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陈诚。”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阙，若无子，则不闻其过矣。”未几而败焉。

长沙厉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员外散骑常侍。及武帝崩，乂时年十五，孺慕过礼。会楚王玮奔丧，诸王皆近路迎之，乂独至陵所，号恸以俟玮。拜步兵校尉。及玮之诛二公也，乂守东掖门。会驺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诏，是以从之，安知其非！”玮既诛，乂以同母，贬为常山王，之国。

乂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三王之举义也，乂率国兵应之，过赵国，房子令距守，乂杀之，进军为成都后系。常山内史程恢将贰于乂，乂到鄴，斩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

乂见齐王冏渐专权，尝与成都王颖俱拜陵，因谓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时闻其言者皆惮之。及河间王颙将诛冏，传檄以乂为内主。冏遣其将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手斫车幰，露乘驰赴宫，闭诸门，奉天子与冏相攻，起火烧冏府，连战三日，冏败，斩之，并诛诸党与二千余人。

颙本以乂弱冏强，冀乂为冏所擒，然后以乂为辞，宣告四方共讨

之，因废帝立成都王，己为宰相，专制天下。即而乂杀冏，其计不果，乃潜使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袭乂。乂并诛之。颙遂与颖同伐京都。颖遣刺客图乂，时长沙国左常侍王矩侍直，见客色动，遂杀之。诏以乂为大都督以距颙。连战自八月至十月，朝议以乂、颖兄弟，可以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行太尉，光禄勋石陋行司徒，使说颖，令与乂分陕而居，颖不从。乂因致书于颖曰："先帝应乾抚运，统摄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业，六合清泰，庆流子孙。孙秀作逆，反易天常，卿兴义众，还复帝位。齐王恃功，肆行非法，上无宰相之心，下无忠臣之行，遂其谗恶，离逖骨肉，主上怨伤，寻已荡除。吾之与卿，友于十人，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今卿复与太尉共起大众，阻兵百万，重围宫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将，示宣国威，未拟摧殄。自投沟涧，荡平山谷，死者日万，酷痛无罪。岂国恩之不慈，则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陆机不乐受卿节钺，将其所领，私通国家。想来逆者，当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还镇，以宁四海，令宗族无羞，子孙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复遣书。"

颖复书曰："文、景受图，武皇乘运，庶几尧、舜，共康政道，恩隆洪业，本枝百世。岂期骨肉豫祸，后族专权，杨、贾纵毒，齐、赵内篡。幸以诛夷，而未静息。每忧王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宠作祸，能不兴慨！于是征西羽檄，四海云应。本谓仁兄同其所怀，便当内擒商等，收级远送。如何迷惑，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推移辇毂，妄动兵威，还任豺狼，弃戮亲善。行恶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陆机董督节钺，虽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一彼一此，未足增庆也。今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要当与兄整顿海内。若能从太尉之命，斩商等首，投戈退让，自求多福，颖亦自归鄴都，与兄同之。奉览来告，缅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进退也！"

乂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而乂奉上之礼未有亏失，张方以为未可克，欲还长安。而东海王越虑事不济，潜与殿中将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笃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承谬，率众见责，朝臣无正，各虑私困，收臣别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枝党欲尽，陛下孤危。若臣死国宁，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无益于陛下耳。"

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败，谋劫出之，更以距颖。越惧难作，欲遂诛乂。黄门郎潘滔劝越密告张方，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营，炙而杀之。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时年

二十八。

乂将殡于城东，官属莫敢往，故掾刘佑独送之，步持丧车，悲号断绝，哀感路人。张方以其义士，不之问也。初，乂执权之始，洛下谣曰："草木萌牙杀长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废，二十七日死，如谣言焉。永嘉中，怀帝以乂子硕嗣，拜散骑常侍，后没于刘聪。

成都王颖，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万户。后拜越骑校尉，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贾谧尝与皇太子博，争道。颖在坐，厉声呵谧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谧惧，由此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鄴。转镇北大将军。

赵王伦之篡也，进征北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及齐王冏举义，颖发兵应冏，以鄴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羽檄所及，莫不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赵骧至黄桥，为伦将士猗、许超所败，死者八千余人，士众震骇。颖欲退保朝歌，用卢志、王彦策，又使赵骧率众八万，与王彦俱进。伦复遣孙会、刘琨等率三万人，与猗、超合兵距骧等，精甲耀日，铁骑前驱。猗既战胜，有轻骧之心。未及温十余里，复大战，猗等奔溃。颖遂过河，乘胜长驱。左将军王舆杀孙秀，幽赵王伦，迎天子反正。及颖入京都，诛伦。使赵骧、石超等助齐王冏攻张泓于阳翟，泓等遂降。冏始率众入洛，自以首建大谋，遂擅威权。颖营于太学，及入朝，天子亲劳焉。颖拜谢曰："此大司马臣冏之勋，臣无豫焉。"见讫，即辞出，不复还营，便谒太庙，出自东阳城门，遂归鄴。遣信与冏别，冏大惊，驰出送颖，至七里涧及之。颖住车言别，流涕，不及时事，惟以太妃疾苦形于颜色，百姓观者莫不倾心。

至鄴，诏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锡殊礼，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颖拜受徽号，让殊礼九锡，表论兴义功臣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等五人，皆封开国公侯。又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既久，百姓创痍，饥饿冻馁，宜急振救。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卢志言于颖曰："黄桥战亡者有八千余人，既经夏暑，露骨中野，可为伤恻。昔周王葬枯骨，故《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颖乃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葬于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纪其赴义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时祭祀有所。仍表其门闾，加常战亡二等。又命河内温县埋

藏赵伦战死士卒万四千余人。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

及齐王冏骄侈无礼，于是众望归之。诏遣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喻颖入辅政，并使受九锡。颖犹让不拜。寻加太子太保。颖嬖人孟玖不欲还洛，又程太妃爱恋鄴都，以此议久不决。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鄴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败，颖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鄴谘之。后张昌扰乱荆土，颖拜表南征，所在响赴。既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

颖方恣其欲，而惮长沙王乂在内，遂与河间王颙表请诛后父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与颙将张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锋都督、前将军、假节。颖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垒井中皆有龙象。进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造浮桥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系桥，名曰石鳖。陆机战败，死者甚众，机又为孟玖所谮，颖收机斩之，夷其三族，语在《机传》。于是进攻京城。时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欲袭颖，会乂被执，其党斩舆降。颖既入京师，复旋镇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间王颙表颖宜为储副，遂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鄴。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众望。

永兴初，左卫将军陈□□，殿中中郎禀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奉大驾讨颖，驰檄四方，赴者云集。军次安阳，众十余万，鄴中震惧。颖欲走，其掾步熊有道术，曰："勿动！南军必败。"颖会其众问计，东安王繇乃曰："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司马王混、参军崔旷劝颖距战，颖从之，乃遣奋武将军石超率众五万，次于荡阴。□□二弟匡、规自鄴赴王师，云："鄴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超众奄至，王师败绩，矢及乘舆，侍中嵇绍死于帝侧，左右皆奔散，乃弃天子于藁中。超遂奉帝幸鄴。颖改元建武，害东安王繇，署置百官，杀生自己，立郊于鄴南。

安北将军王浚、宁北将军东嬴公腾杀颖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颖征浚，浚屯冀州不进，与腾及乌丸、羯硃袭颖。候骑至鄴，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为羯硃等所败。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颖惧，将帐下数十骑，拥天子，与中书监虑志单车而走，五日至洛。羯硃追至朝歌，不及而还。河间王颙遣张方率甲卒二万救颖，至

洛，方乃挟帝，拥颖及豫章王并高光、虑志等归于长安。颙废颖归藩，以豫章王为皇太弟。

颖既废，河北思之。鄴中故将公师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颖，众情翕然。颙复拜颖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给兵千人，镇鄴。颖至洛，而东海王越率众迎大驾，所在锋起。颖以北方盛强，惧不可进，自洛阳奔关中。值大驾还洛，颖自华阴趋武关，出新野。帝诏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收捕颖，于是弃母妻，单车与二子庐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将士数百人，欲就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执颖及普、廓送鄴，范阳王虓幽之，而无他意。属虓暴薨，虓长史刘舆见颖为鄴都所服，虑为后患，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颖谓守者田徽曰："范阳王亡乎？"徽曰："不知。"颖曰："卿年几？'徽曰："五十。"颖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颖曰："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其二子号泣，颖敕人将去。乃散发东首卧，命徽缢之，时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颖之败也，官属并奔散，惟卢志随从不怠，论者称之。其后汲桑害东赢公腾，称为颖报仇，遂出颖棺，载之于军中，每事启灵，以行军令。桑败，度棺于故井中。颖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阳，怀帝加以县王礼。

颖死后数年，开封间有传颖子年十余岁，流离百姓家，东海王越遣人杀之。永嘉中，立东莱王蕤子遵为颖嗣，封华容县王。后没于贼，国除。

河间王颙，字文载，安平献王孚孙，太原烈王瑰之子也。初袭父爵，咸宁二年就国。三年，改封河间。少有清名，轻财爱士。与诸王俱来朝，武帝叹颙可以为诸国仪表。元康初，为北中郎将，监鄴城。九年，代梁王肜为平西将军，镇关中。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

及赵王伦篡位，齐王冏谋讨之。前安西参军夏侯奭自称侍御史，在始平合众，得数千人，以应冏，遣信要颙。颙遣主簿房阳、河间国人张方讨擒奭，及其党十数人，于长安市腰斩之。及冏檄至，颙执冏使，送之于伦。伦征兵于颙，颙遣方率关右健将赴之。方至华阴，颙闻二王兵盛，乃加长史李含龙骧将军，领督护席薳等追方军回，以应二王。义兵至潼关，而伦、秀已诛，天子反正，含、方各率众还。及冏论功，虽怒

颙初不同，而终能济义，进位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后含为翊军校尉，与冏参军皇甫商、司马赵骧等有憾，遂奔颙，诡称受密诏伐冏，因说利害。颙纳之，便发兵，遣使邀成都王颖。以含为都督，率诸军屯阴盘，前锋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长沙王乂讨冏。及冏败，颙以含为河南尹，使与冯荪、卞粹等潜图害乂。商知含前矫妄及与颙阴谋，具以告乂。乂乃诛含等。颙闻含死，即起兵以讨商为名，使张方为都督，领精卒七万向洛。方攻商，商距战而溃，方遂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方初于馱水桥西为营，于是筑垒数重，外引廪谷，以足军资。乂复从天子出攻方，战辄不利。及乂死，方还长安。诏以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颙废皇太子覃，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改年，大赦。

左卫将军陈□□奉天子伐颖，颙又遣方率兵二万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阳。及王浚等伐颖，颖挟天子归洛阳。方将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垒，掠府库，将焚宫庙以绝众心。卢志谏，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长安。颙及选置百官，改秦州为定州。及东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驾，关中大惧，方谓颙曰："方所领犹有十余万众，奉送大驾还洛宫，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镇关中，方北讨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无复举手者。"颙虑事大难济，不许。乃假刘乔节，进位镇东大将军，遣成都王颖总统楼褒、王阐等诸军，据河桥以距越。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

初，越以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唱义与山东诸侯克期奉迎，先遣说颙，令送帝还都，与颙分陕而居。颙欲从之，而方不同。及东军大捷，成都等败，颙乃令方亲信将郅辅夜斩方，送首以示东军。寻变计，更遣刁默守潼关，乃咎辅杀方，又斩辅。颙先遣将吕朗等据荥阳，范阳王虓司马刘琨以方首示朗，于是朗降。时东军既盛，破刁默以入关，颙惧，又遣马瞻、郭传于霸水御之，瞻等战败散走。颙乘单马，逃于太白山。东军入长安，大驾旋，以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马瞻等出诣柳，因共杀柳于城内。瞻等与始平太守梁迈合从，迎颙于南山。颙初不肯入府，长安令苏众、记室督硃永劝颙表称柳病卒，辄知方事。弘农太守裴暠、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起义讨颙，斩马瞻、梁迈等。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率国兵伐颙。至郑，颙将牵秀距晃，晃斩秀，并其二子。义军据有关中，颙保城而已。

永嘉祖，诏书以颙为司徒，乃就征。南阳王模遣将梁臣于新安雍谷

车上扼杀之，并其三子。诏以彭城元王植子融为颙嗣，改封乐成县王。薨，无子。建兴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释子钦为融嗣。

东海孝献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与驸马都尉杨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迁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领游击将军。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给温信五十人，别封东海王，食六县。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迁司空，领中书监。

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硃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称疾逊位。帝不许，加守尚书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为大都督。六军败，越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楙不纳，越径还东海。成都王颖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帝西幸，以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朝政，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越以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既起兵，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楙领兖州刺史。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辄选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间王颙挟天子，发诏罢越等，皆令就国。越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军败。范阳王虓遣督护田徽以突骑八百迎越，遇祐于谯，祐众溃，越进屯阳武。山东兵盛，关中大惧，颙斩送张方首求和，寻变计距越。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驹次宿归等步骑迎惠帝反洛阳。诏越以太傅录尚书，以下邳、济阳二郡增封。

及怀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与其妹夫诸葛玫共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为群凶所废。先帝暴崩，多疑东宫。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邪！"遂叱左右斩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亲万机，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帝不许。越遂出镇许昌。

永嘉初，自许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讨汲桑，破之。越还于许，长史潘滔说之曰："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及转苟晞为青州刺史，由是与晞有隙。

寻诏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辞丞相不受，自许迁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终为储副，矫诏收付金墉城，

寻害之。

王弥入许，越遣左司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卫京都。鄄城自坏，越恶之，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嬴公腾之镇鄴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鄴，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大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越自诛王延等，大失众望，而多有猜嫌。散骑侍郎高韬有忧国之言，越诬以讪谤时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见，请讨石勒，且镇集兖、豫以援京师。帝曰："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对曰："臣今率众邀贼，势必灭之。贼灭则不逞消殄，已东诸州职贡流通。此所以宣暢国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辇以失机会，则衅弊日滋，所忧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并何伦等守卫京都。表以行台随军，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诏加九锡。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纲失御，社稷多难，孤以弱才，备当大任。自顷胡寇内逼，偏裨失利，帝乡便为戎州，冠带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为忧惧。皆由诸侯蹉跎，遂及此难。投袂忘履，讨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义奋。当须合会之众，以俟战守之备。宗庙主上，相赖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风奋发，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所征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讨越，语在《晞传》。越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

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天下归罪于越。帝发诏贬

越为县王。

何伦、李恽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李恽杀妻子奔广宗，何伦走下邳。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庙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

初，元帝镇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数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后。薨，无子，成帝以少子奕继之。哀帝徙奕为琅邪王，而东海无嗣。隆安初，安帝更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继冲为曾孙。为桓玄所害，国除。

史臣曰：昔高辛抚运，衅起参商；宗周嗣历，祸缠管、蔡。祥观曩册，逖听前古，乱臣贼子，昭鉴在焉。有晋郁兴，载崇藩翰，分茅锡瑞，道光恆典；仪台饰衮，礼备彝章。汝南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习果锐之性，遂成凶很。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伦实庸琐，见欺孙秀，潜构异图，煽成奸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诛夷，乾耀以之暂倾，皇纲于焉中圮。遂裂冠毁冕，幸百六之会；绾玺扬纛，窥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鸿名岂容妄假！而欲托兹淫祀，享彼天年，凶暗之极，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义勤王，摧伪业于既成，拯皇舆于已坠，策勋考绩，良足可称。然而临祸忘忧，逞心纵欲，曾不知乐不可极，盈难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采王豹之奇策，纳孙惠之嘉谋，高谢衮章，永表东海，虽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长沙材力绝人，忠概迈俗，投弓掖门，落落标壮夫之气；驰车魏阙，懔懔怀烈士之风。虽复阳九数屯，在三之情无夺。抚其遗节，终始可观。颖既入总大权，出居重镇，中台藉以成务，东夏资其宅心，乃协契河间，共图进取。而颙任李含之狙诈，杖张方之陵虐，遂使武闵丧元，长沙授首，逞其无君之志，矜其不义之强。銮驾北巡，异乎有征无战；乘舆西幸，非由望秩观风。若火燎原，犹可扑灭，矧兹安忍，能无及乎！东海纠合同盟，创为义举，匡复之功未立，陵暴之衅已彰，罄彼车徒，固求出镇。既而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虽及焚如，犹为幸也。自惠皇失

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闭，戎兵接而宫庙隳，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诗》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八王之谓矣。

赞曰：亮总朝政，玮怀职竞。谗巧乘间，艳妻过听。构怨连祸，递遭非命。伦实下愚，敢窃龙图，乱常奸位，遄及严诛。伟哉武闵！首创宏谟。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长沙奉国，始终靡慝；功亏一篑，奄罹残贼。章度勤王，效立名扬；合从关右，犯顺争强，事穷势蹙，俱为乱亡。元超作辅，出征入抚，败国丧师，无君震主。焚如之变，抑惟自取。

列传第三十

解系（弟结结弟育）孙旂孟观牵秀缪播（从弟胤）皇甫重张辅李含张方阎鼎索靖（子綝）贾疋

解系，字少连，济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绩为天下第一。武帝受禅，封梁邹侯。系及二弟结、育并清身洁己，甚得声誉。时荀勖门宗强盛，朝野畏惮之。勖诸子谓系等曰："我与卿为友，应向我公拜。"勖又曰："我与尊先使君亲厚。"系曰："不奉先君遗教。公若与先君厚，往日哀顿，当垂书问。亲厚之诲，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惭，当世壮之。后辟公府掾，历中书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史，迁尚书，出为雍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假节。会氐羌叛，与征西将军赵王伦讨之。伦信用佞人孙秀，与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挠，而召伦还。系表杀秀以谢氐羌，不从。伦、秀谮之，系坐免官，以白衣还第，阖门自守。及张华、裴頠之被诛也，伦、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伦怒曰："我于水中见蟹且恶之，况此人兄弟轻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争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

后齐王冏起义时，以裴、解为冤首。伦、秀既诛，冏乃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主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谈。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至如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系、结同以羔羊被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皁隶，而《春秋》传其人；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右职，思竭股肱，献纳愚诚。若合圣意，可群官通议。"八坐议以"系等清公正直，为奸邪所疾，无罪横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马所启，彰明枉直，显宣当否，使冤魂无愧无恨，为恩大矣。"永宁二年，追赠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焉。

结字叔连，少与系齐名。辟公府掾，累迁黄门侍郎，历散骑常恃、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时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后赠结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

结弟育，字稚连，名亚二兄。历公府掾、太子洗马、尚书郎、卫军

长史、弘农太守，与二兄俱被害，妻子徙边。

孙旂，字伯旗，乐安人也。父历，魏晋际为幽州刺史、右将军。旂洁静，少自修立。察孝廉，累迁黄门侍郎，出为荆州刺史，名位与二解相亚。永熙中，征拜太子詹事，转卫尉，坐武库火，免官。岁余，出为兖州刺史，迁平南将军、假节。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夜从秀开神武门下观阅器械。兄弟旬月相次为公府掾、尚书郎。弼又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领射声校尉。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琰为武威将军，领太子左率。皆赐爵开国郡侯。推崇旂为车骑将军、开府。初，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回责让弼等，以过差之事，必为家祸。弼等终不从，旂制之不可，但恸哭而已。及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太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

弟尹，字文旗，历陈留、阳平太守，早卒。

孟观，字叔时，渤海东光人也。少好读书，解天文。惠帝即位，稍迁殿中中郎。贾后悖妇姑之礼，阴欲诛杨骏而废太后，因骏专权，数言之于帝，又使人讽观。会楚王玮将讨骏，观受贾后旨宣诏，颇加诬其事。及骏诛，以观为黄门侍郎，特给亲信四十人。迁积弩将军，封上谷郡公。氐帅齐万年反于关中，众数十万，诸将覆败相继。中书令陈准、监张华，以赵、梁诸王在关中，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周处丧败，职此之由，上下离心，难以胜敌。以观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启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威慑氐羌。转东羌校尉，征拜右将军。

赵王伦篡位，以观所在著绩，署为安南将军、监河北诸军事、假节，屯宛。观子平为淮南王允前锋将军，讨伦，战死。孙秀以观杖兵在外，假言平为允兵所害，赠积弩将军以安观。义军既起，多劝观应齐王冏，观以紫宫帝坐无他变，谓伦应之，遂不从众议而为伦守。及帝反正，永饶冶令空桐机斩观首，传于洛阳，遂夷三族。

牵秀，字成叔，武邑观津人也。祖招，魏雁门太守。秀博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得美名，为太保卫瓘、尚书崔洪所知。太康中，调补新安令，累迁司空从事中郎。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以讥抵外戚。于时朝臣虽多证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誉由是而损，遂坐免

官。后司空张华请为长史。

秀任气，好为将帅。张昌作乱，长沙王乂遣秀讨昌，秀出关，因奔成都王颖。颖伐乂，以秀为冠军将军，与陆机、王粹等共为河桥之役。机战败，秀证成其罪，又谄事黄门孟玖，故见亲于颖。惠帝西幸长安，以秀为尚书。秀少在京辇，见司隶刘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谓居司直之任，当能激浊扬清；处鼓鞞之间，必建将帅之勋。及在常伯纳言，亦未曾有规献弼违之奇也。

河间王颙甚亲任之。关东诸军奉迎大驾，以秀为平北将军，镇冯翊。秀与颙将马瞻等将辅颙以守关中，颙密遣使就东海王越求迎，越遣将麋晃等迎颙。时秀拥众在冯翊，晃不敢进。颙长史杨腾前不应越军，惧越讨之，欲取秀以自效，与冯翊大姓诸严诈称颙命，使秀罢兵，秀信之，腾遂杀秀于万年。

缪播，字宣则，兰陵人也。父悦，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辩，有意义。高密王泰为司空，以播为祭酒，累迁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长安，河间王颙欲挟天子令诸侯。东海王越将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时故吏，委以心膂。播从弟右卫率胤，颙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播、胤素为颙所敬信，既相见，虚怀从之。颙将张方自以罪重，惧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颙惑方所谋，犹豫不决。方恶播、胤为越游说，阴欲杀之。播等亦虑方为难，不敢复言。时越兵锋甚盛，颙深忧之，播、胤乃复说颙，急斩方以谢，可不劳而安。颙从之，于是斩方以谢山东诸侯。颙后悔之，又以兵距越，屡为越所败。帝反旧都，播亦从太弟还洛，契阔艰难，深相亲狎。

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为怀帝，以播为给事黄门侍郎。俄转侍中，徙中书令，任遇日隆，专管诏命。时越威权自己，帝力不能讨，心甚恶之。以播、胤等有公辅之量，又尽忠于国，故委以心膂。越惧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宫，执播等于帝侧。帝叹曰："奸臣贼子无世无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哀哉！"起执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愤惋，咸曰："善人，国之纪也，而加虐焉，其能终乎！"及越薨，帝赠播卫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献王外孙也，与播名誉略齐。初为尚书郎，后迁太弟左卫率，转魏郡太守。及王浚军逼鄴，石超等大败，胤奔东海王越于

徐州，越使胤与播俱入关，而所说得行，大驾东还。越以胤为冠军将军、南阳太守。胤从蓝田出武关，之南阳，前守卫展距胤不受，胤乃还洛。怀帝即位，拜胤左卫将军，转散骑常侍、太仆卿。既而与播及帝舅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为东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伦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为司空张华所知，稍迁新平太守。元康中，华版为秦州刺史。齐王冏辅政，以重弟商为参军。冏诛，长沙王乂又以为参军。时河间王颙镇关中，其将李含先与商、重有隙，每衔之，及此，说颙曰："商为乂所任，重终不为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迁重为内职，因其经长安，乃执之。"重知其谋，乃露檄上尚书，以颙信任李含，将欲为乱，召集陇上士众，以讨含为名。乂以兵革累兴，今始宁息，表请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含既就征，重不奉诏，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

顷之，成都王颖与颙起兵共攻乂，以讨后父尚书仆射羊玄之及商为名。乂以商为左将军、河东太守，领万余人于关门距张方，为方所破，颙军遂进。乂既屡败，乃使商间行赍帝手诏，使游楷尽罢兵，令重进军讨颙。商行过长安，至新平，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得商，杀之。乂既败，重犹坚守，闭塞外门，城内莫知，而四郡兵筑土山攻城，重辄以连弩射之。所在为地窟以防外攻，权变百端，外军不得近城，将士为之死战。颙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诏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诏。获御史驺人问曰："我弟将兵来，欲至未？"驺云："已为河间王所害。"重失色，立杀驺。于是城内知无外救，遂共杀重。

先是，重被围急，遣养子昌请救于东海王越，越以颙新废成都王颖，与山东连和，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事起仓卒，百官初皆从之，俄而又共诛昌。

张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人，汉河间相衡之后也。少有干局，与从母兄刘乔齐名。初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时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也，故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转山阳令，太尉陈准家僮亦暴横，辅复击杀之。累迁尚书郎，封宜昌亭侯。

转御史中丞。时积弩将军孟观与明威将军郝彦不协，而观因军事害

彦，又贾谧、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乃义阳王威有诈冒事，辅并纠劾之。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论者称之。用孙秀执权，威构辅于秀，秀惑之，将绳辅以法。辅与秀笺曰："辅徒知希慕古人，当官而行，不复自知小为身计。今义阳王诚弘恕，不以介意。然辅母年七十六，常见忧虑，恐辅将以怨疾获罪。愿明公留神省察辅前后行事，是国之愚臣而已。"秀虽凶狡，知辅雅正，为威所诬，乃止。

后迁冯翊太守。是时长沙王乂以河间王颙专制关中，有不臣之迹，言于惠帝，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讨颙。于是沈等与颙战于长安，辅遂将兵救颙，沈等败绩。颙德之，乃以辅代重为秦州刺史。当赴颙之难，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转梁州刺史，不之官。楷闻辅之还，不时迎辅，阴图之。又杀天水太守封尚，欲扬威西土。召陇西太守韩稚会议，未决。稚子朴有武干，斩异议者，即收兵伐辅。辅与稚战于遮多谷口，辅军败绩，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

初，辅尝著论云："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词多不载。

李含，字世容，陇西狄道人也。侨居始平。少有才干，两郡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会州刺史郭奕素闻其贤，下车擢含为别驾，遂处群僚之右。寻举秀才，荐之公府，自太保掾转秦国郎中令。司徒迁含领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台仪，葬讫除丧。尚书赵浚有内宠，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应除丧。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义贬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

臣州秦国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经世务，实有史鱼秉直之风。虽以此不能协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厉，不可得掩，二郡并举孝廉异行。尚书郭奕临州，含寒门少年，而奕超为别驾。太保卫瓘辟含为掾，每语臣曰："李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

秦王之薨，悲恸感人，百僚会丧，皆所目见。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谓之背戚居荣，夺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国之丧，既葬而除。藩国欲同不除，乃当责引尊准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国服于下，此为藩国之义隆，而天朝之礼薄也。又云诸王公皆终丧，礼宁尽乃叙，明以丧制宜隆，务在敦重也。夫宁尽乃叙，明以哀其病耳。异于天朝，制使终丧，未见斯文。国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汉魏迄于圣晋，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过哀，陛下毁顿，衔疚谅闇，以终三年，率土臣妾岂无攀慕遂服之心，实以国制不可而逾，故于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丧，释除于上，藩国之臣，独遂于下，此不可安。复以秦王无后，含应为丧主，而王丧既除而附，则应吉祭。因曰王未有庙，主不应除服。秦王始封，无所连祔，灵主所居，即便为庙。不问国制云何，而以无庙为贬。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礼文，必也放勋之殂，遏密三载，世祖之崩，数旬即吉，引古绳今，阖世有贬，何但李含不应除服。今也无贬，王制故也。圣上谅闇，哀声不辍，股肱近侍，犹宜心丧，不宜便行婚娶欢乐之事，而莫云者，岂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丧，上为差代。尚书敕王葬日在近，葬讫，含应摄职，不听差代。葬讫，含犹踌躇，司徒屡罚访问，踧含摄职，而随击之，此为台敕府符陷含于恶。若谓台府为伤教义，则当据正，不正符敕，唯含是贬，含之困踬尚足惜乎！国制不可偏耳。

又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自初见使为中正，反复言辞，说非始平国人，不宜为中正。后为郎中令，又自以选官引台府为比，以让常山太守苏韶，辞意恳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让，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后踌躇，穷于对罚而摄职耳。臣从弟祗为州都，意在欲隆风教，议含已过，不良之人遂相扇动，冀挟名义，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庞腾便割含品。臣虽无祁大夫之德，见含为腾所侮，谨表以闻，乞朝廷以时博议，无令腾得妄弄刀尺。

帝不从，含遂被贬，退割为五品。归长安，岁余，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后为始平令。

及赵王伦篡位，或谓孙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无以资人。"秀以为东武阳令。河间王颙表请含为征西司马，甚见信任。顷之，转为长史。颙诛夏侯奭，送齐王冏使与赵王伦，遣张方率众赴伦，皆含谋也。后颙闻三王兵盛，乃加含龙骧将军，统席薳等铁骑，回遣张方军以应义师。天子反正，含至潼关而还。

初，梁州刺史皇甫商为赵王伦所任，伦败，去职诣颙，颙慰抚之甚厚。含谏颙曰：“商，伦之信臣，惧罪至此，不宜数与相见。”商知而恨之。及商当还都，颙置酒饯行，商因与含忿争，颙和释之。后含被征为翊军校尉。时商参齐王冏军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称奭立义，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马赵骧又与含有隙，冏将阅武，含惧骧因兵讨之，乃单马出奔于颙，矫称受密诏。颙即夜见之，乃说颙曰：“成都王至亲，有大功，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执威权，朝廷侧目。今檄长沙王令讨齐，使先闻于齐，齐必诛长沙，因传檄以加齐罪，则冏可擒也。既去齐，立成都，除逼建亲，以安社稷，大勋也。”颙从之，遂表请讨冏，拜含为都督，统张方等率诸军以向洛阳。含屯阴盘，而长沙王乂诛冏，含等旋师。

初，含之本谋欲并去乂、冏，使权归于颙，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长沙胜齐，颙、颖犹各守藩，志望未允。颙表含为河南尹。时商复被乂任遇，商兄重时为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复与重构隙。颙自含奔还之后，委以心膂，复虑重袭己，乃使兵围之，更相表罪。侍中冯荪党颙，请召重还。商说乂曰：“河间之奏，皆李含所交构也。若不早图，祸将至矣。且河间前举，由含之谋。”乂乃杀含。

张方，河间人也。世贫贱，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累迁兼振武将军。永宁中，颙表讨齐王冏，遣方领兵二万为前锋。及冏被长沙王乂所杀，颙及成都王颖复表讨乂，遣方率众自函谷人屯河南。惠帝遣左将军皇甫商距之，方以潜军破商之众，遂入城。乂奉帝讨方于城内，方军望见乘舆，于是小退，方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杀伤满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多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为意，忽闻方垒成，乃出战，败绩。东海王越等执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辅取乂还营，炙杀之。于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颙加方右将军、冯翊太守。

荡阴之役，颙又遣方镇洛阳，上官已、苗愿等距之，大败而退。清河王覃夜袭已、愿，已、愿出奔，方乃入洛阳。覃于广阳门迎方而拜，方驰下车扶止之。于是复废皇后羊氏。及帝自鄴还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骑奉迎。将渡河桥，方又以所乘阳燧车、青盖素升三百人为小卤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帅万余骑奉云母舆及旌旗之饰，卫帝而进。初，方见帝将拜，帝下车自止之。

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军人喧喧，无复留意，议

欲西迁，尚匿其迹，欲须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请帝谒庙，帝不许。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见兵至，避之于竹林中，军人引帝出，方于马上稽首曰："胡贼纵逸，宿卫单少，陛下今日幸臣垒，臣当捍御寇难，致死无二。"于是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帔。方奉帝至弘农，颙遣司马周弼报方，欲废太弟，方以为不可。

帝至长安，以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时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颍川太守刘舆迫胁范阳王虓距逆诏命，及东海王越等起兵于山东，乃遣方率步骑十万往讨之。方屯兵霸上，而刘乔为虓等所破。颙闻乔败，大惧，将罢兵，恐方不从，迟疑未决。

初，方从山东来，甚微贱，长安富人郅辅厚相供给。及贵，以辅为帐下督，甚昵之。颙参军毕垣，河间冠族，为方所侮，忿而说颙曰："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贼盛，盘桓不进，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矣。"而缪播等先亦构之，颙因使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何辞以对？"辅惊曰："实不闻方反，为之若何？"垣曰："王若问卿，但言尔尔。不然，必不免祸。"辅既入，颙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颙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颙于是使辅送书于方，因令杀之。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因火下发函，便斩方头。颙以辅为安定太守。初缪播等议斩方，送首与越，冀东军可罢。及闻方死，更争入关，颙颇恨之，又使人杀辅。

史臣曰：晋氏之祸难荐臻，实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时之用，处危乱之辰，并托迹府朝，参谋王室。或抗忠尽节，或饰诈怀奸。虽邪正殊途，而咸至诛戮，岂非时艰政紊，利深祸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戒惧于此也。

阎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转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遭母丧，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值京师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隶校尉组，及中领军华恆、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颍。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恆、太傅参军骆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皆来赴畴。佥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

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归，欲立功乡里，乃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传逊怀翼戴秦王之计，谓畴、捷等曰："山东非霸王处，不如关

中。”河阳令傅暢遗鼎书，劝奉秦王过洛阳，谒拜山陵，径据长安，绥合夷晋，兴起义众，克复宗庙，雪社稷之耻。鼎得书，便欲诣洛，流人谓北道近河，惧有抄截，欲南自武关向长安。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籓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籓不及，□恆等见杀，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为山贼所袭，杀百余人，率余众西至蓝田。时刘聪向长安，为雍州刺史贾疋所逐，走还平阳。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长安，而与大司马南阳王保、卫将军梁芬、京兆尹梁综等并同心推戴，立王为皇太子，登坛告天，立社稷宗庙，以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

梁综与鼎争权，鼎杀综，以王毗为京兆尹。鼎首建大谋，立功天下。始平太守曲允、抚夷护军索綝并害其功，且欲专权，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并综母弟，綝之姻也，谋欲除鼎，乃证其有无君之心，专戮大臣，请讨之，遂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传首长安。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泛衷、张龃、索纟□、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傅玄、张华与靖一面，皆厚与之相结。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同郡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靖与尚书令卫瓘俱以善草书知名，帝爱之。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

靖在台积年，除雁门太守，迁鲁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

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伦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庄。

靖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辩理阴阳气运。又撰《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又作《草书状》，其辞曰：

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乌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类阿那以羸形，欻奋衅而桓桓。及其逸游肸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隆扬其波。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猿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俶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磥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

先时，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

靖有五子：鲠、绻、璆、聿、綝，皆举秀才。聿，安昌乡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举秀才，除郎中。尝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时人壮之。俄转太宰参军，除好畤令，人为黄门侍郎，出参征西军事，转长安令，在官有称。

及成都王颖劫迁惠帝幸鄴，颖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间王颙使张方及綝东迎乘舆，以功拜鹰杨将军，转南阳王模从事中郎。刘聪侵掠关东，以綝为奋威将军以御之，斩聪将吕逸，又破聪党刘丰，迁新平太守。聪将苏铁、刘五斗等劫掠三辅，除綝安西将军、冯翊太守。綝有威恩，华夷向服，贼不敢犯。

及怀帝蒙尘，长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与其俱死，宁为伍子胥。"乃赴安定，与雍州刺史贾疋、扶风太守梁综、安夷护军麴允等纠合

义众，频破贼党，修复旧馆，迁定宗庙。进救新平，小大百战，綝手擒贼帅李羌，与阎鼎立秦王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为愍帝。綝迁侍中、太仆，以首迎大驾、升坛授玺之功，封弋居伯。又迁前将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加平东将军，进号征东。寻又诏曰："朕昔遇厄运，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旧京。幸宗庙宠灵，百辟宣力，得从藩卫，托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陨，实公是赖，宜赞百揆，傅弼朕躬。其授卫将军，领太尉，位特进，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及刘曜侵逼王城，以綝为都督征东大将军，持节讨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万户，拜夫人荀氏为新丰君，子石元为世子，赐子弟二人乡亭侯。刘曜入关芟麦苗，綝又击破之。自长安伐刘聪，聪将赵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帅精骑数百与綝战，大败之，染单马而走。转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

刘曜复率众人冯翊，帝累征兵于南阳王保，保左右议曰；"蝮蛇在手，壮士解其腕。且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诜曰："蛇已螫头，头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锋都督，须诸军集，乃当发。麴允欲挟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自存。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

后刘曜又率众围京城、綝与麴允固守长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灵台。崧虑国家威举，则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还槐里。城中饥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笺降于曜。綝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食犹足支一岁，未易可克也。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帝王之师，以义行也。孤将军十五年，未尝以谲诡败人，必穷兵极势，然后取之。今索綝所说如是，天下之恶一也，辄相为戮之。若审兵食未尽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粮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随帝至平阳，刘聪以其不忠于本朝，戮之于东市。

贾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诩之曾孙也。少有志略，器望甚伟，见之者莫不悦附，特为武夫之所瞻仰，愿为致命。初辟公府，遂历显职，迁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横失百姓心，乃谮疋于南阳王

模，模以军司谢班伐之。疋奔泸水，与胡彭荡仲及氐窦首结为兄弟，聚众攻班。绰奔武都，疋复入安定，杀班。愍帝以疋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时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疋帅戎晋二万余人，将伐长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刘粲闻之，使刘曜、刘雅及赵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击，大败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桥袭荡仲，杀之。遂迎秦王，奉为皇太子。后荡仲子夫保持帅群胡攻之，疋败走，夜堕于涧，为夫护所害。疋勇略有志节，以匡复晋室为己任，不幸颠堕，时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荡覆，宇内横流，亿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时武皇之胤，惟有建兴，众望攸归，曾无与二。阎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经纶，乃契阔艰难，扶持幼孺，遂得纂尧承绪，祀夏配天，校绩论功，有足称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凋弊之余基，威略未申，寻至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东徙，有晋违犷狄而西迁，彼既灵庆悠长，此则祸难遄及，岂愍皇地非奥主，将綝允材谢辅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败之异数者也？

赞曰：怀惠不竞，戚籓力争。狙诈参谋，凭凶乱政。为恶不已，并罗非命。解缪忠肃，无闻余庆。愍皇纂戎，实赖群公。鼎图福始，綝遂凶终。

列传第三十一

周浚（子嵩谟从父弟馥成公简苟晞华轶刘乔（孙耽耽子柳

周浚，字开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见知，有人伦鉴识。乡人史曜素微贱，众所未知，浚独引之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于世。浚初不应州郡之辟，后仕魏为尚书郎。累迁御史中丞，拜折冲将军、扬州刺史，封射阳侯。

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进军屯于横江。时闻龙骧将军王濬既破上方，别驾何恽说浚曰："张悌率精锐之卒，悉吴国之众，殄灭于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慑。今王龙骧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顺流而下，所向辄克，土崩之势见矣。窃谓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浚善其谋，便使白浑。恽曰："浑暗于事机，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从。"浚固使白之，浑果曰："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恽曰："龙骧克万里之寇，以既济之功来受节度，未之闻也。且握兵之要，可则夺之，所谓受命不受辞也。今渡江必全克获，将有何虑？若疑于不济，不可谓智；知而不行，不可谓忠，实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浑执不听。居无何而濬至，浑召之不来，乃直指三山，孙皓遂降于浚。浑深恨之，而欲与浚争功。恽笺与浚曰："《书》贵克让，《易》大谦光，斯古文所咏，道家所崇。前破张悌，吴人失气，龙骧因之，陷其区宇。论其前后，我实缓师，动则为伤，事则不及。而今方竞其功。彼既不吞声，将亏雍穆之弘，兴矜争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笺，即谏止浑，浑不能纳，遂相表奏。

浚既济江，与浑共行吴城垒，绥抚新附，以功进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明年，移镇秣陵。时吴初平，屡有逃亡者，频讨平之。宾礼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吴人悦服。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

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

迁侍中。武帝问浚：“卿宗后生，称谁为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称重臣宗；从父子馥，称清臣宗。”帝并召用。浚转少府，以本官领将作大匠。改营宗庙讫，增邑五百户。后代王浑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卒于位。三子：顗、嵩、谟。顗嗣爵，别有传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元帝作相，引为参军。及帝为晋王，又拜奉朝请。嵩上疏曰：“臣闻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应天顺时，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议者以殿下化流江汉，泽被六州，功济苍生，欲推崇尊号。臣谓今梓宫未反，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震动；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尽忠言嘉谋之助，以时济弘仁之功，崇谦谦之美，推后己之诚；然后揖让以谢天下，谁敢不应，谁敢不从！”由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

嵩怏怏不悦，临发，与散骑郎张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贬朝士，又诋毁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责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轻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谢曰：“昔唐虞至圣，四凶在朝。陛下虽圣明御世，亦安能无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华恆以嵩大不敬弃市论，嶷以扇和减罪除名。时顗方贵重，帝隐忍。久之，补庐陵太守，不之职，更拜御史中丞。

是时帝以王敦势盛，渐疏忌王导等。嵩上疏曰：

臣闻明君思隆其道，故贤智之士乐在其朝；忠臣将明其节，故量时而后仕。乐在其朝，故无过任之讥；将明其节，故无过宠之谤。是以君臣并隆，功格天地。近代以来，德废道衰，君怀术以御臣，臣挟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祸乱相寻，故得失之迹难可详言。臣请较而明之。

夫傅说之相高宗，申召之辅宣王，管仲之佐齐桓，衰范之翼晋文，或宗师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权重，终至匡主，未有忧其逼己，还为国蠹者也。始田氏擅齐，王莽篡汉，皆藉封土之强，假累世之宠，因暗弱之主，资母后之权，树比周之党，阶绝灭之势，然后乃能行其私谋，以成篡夺之祸耳。岂遇立功之主，为天人所相，而能运其奸计，以济其不轨者哉！光武以王族奋于闾阎，因时之望，收揽英奇，遂续汉业，以美中兴之功。及天下既定，颇废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达国体，以立一时之功，不可久假以权势，其兴废之事，亦可见矣。近者三国鼎

峙，并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赖俊哲，终成功业，贻之后嗣，未有愆失遗方来之恨者也。

今王导、王广等，方之前贤，犹有所后。至于忠素竭诚，义以辅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亦昔之亮也。虽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会，割据江东，奄有南极，龙飞海颙，兴复旧物，此亦群才之明，岂独陛下之力也。今王业虽建，羯寇未枭，天下荡荡，不宾者众，公私匮竭，仓庾未充，梓宫沈沦，妃后不反，正委贤任能推毂之日也。功业垂就，晋祚方隆，而一旦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乃更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远亏既往之明，顾伤伊管之交，倾巍巍之望，丧如山之功，将令贤智杜心，义士丧志，近招当时之患，远遗来世之笑。夫安危在号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岂可不寒心而哀叹哉！

臣兄弟受遇，无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时讳，触忤龙鳞者何？诚念社稷之忧，欲报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思闻其过，悟逆旅之言，以明成败之由，故采纳愚言，以考虚实，上为宗庙无穷之计，下收亿兆元元之命。臣不胜忧愤，竭愚以闻。

疏奏，帝感悟，故导等获全。

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为天下人所杀，复何所吊！"敦甚衔之，惧失人情，故未加害，用为从事中郎。嵩，王应嫂父也，以顗横遇祸，意恆愤愤，尝众中云："应不宜统兵。"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筵潜相署置，遂害之。嵩精于事佛，临刑犹于市诵经云。

谟以顗故，频居显职。王敦死后，诏赠戴若思、谯王承等，而未及顗。时谟为后军将军，上疏曰：

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顾眄之施，特垂表启，以参戎佐，显居上列，遂管朝政，并与群后共隆中兴，仍典选曹，重蒙宠授，忝位师傅，得与陛下揖让抗礼，恩结特隆。加以鄙族结婚帝室，义深任重，庶竭股肱，以报所受。凶逆所忌，恶直丑正。身陷极祸，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陨无二。顗之云亡，谁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结！

王敦无君，由来实久，元恶之甚，古今无二。幸赖陛下圣聪神武，故能摧破凶强，拨乱反正，以宁区宇。前军事之际，圣恩不遗，取顗息闵，得充近侍。臣时面启，欲令闵还袭臣亡父侯爵。时卞壸、庾亮并侍御坐，壸云："事了当论显赠。"时未淹久，言犹在耳。至于谯王承、甘

卓，已蒙清复，王澄久远，犹在论议。况顗忠以卫主，身死王事，虽嵇绍之不违难，何以过之！至今不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不知顗有余责，独负殊恩，为朝廷急于时务，不暇论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叹者也。不胜辛酸，冒陈愚款。

疏奏，不报。谟复重表，然后追赠顗官。

谟历少府、丹阳尹、侍中、中护军，封西平侯。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

馥字祖宣，浚从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与友人成公简齐名，俱起家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许之。稍迁司徒左长史、吏部郎，选举精密，论望益美。转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军将军、假节。征为廷尉。

惠帝幸鄴，成都王颖以馥守河南尹。陈□□、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为太子，加馥卫将军、录尚书，馥辞不受。覃令馥与上官已合军，馥认已小人纵暴，终为国贼，乃共司隶满奋等谋共除之，谋泄，为已所袭，奋被害，馥走得免。及已为张方所败，召馥还摄河南尹。暨东海王越迎大驾，以馥为中领军，未就，迁司隶校尉，加散骑常侍、假节，都督诸军事于渑池。帝还宫，出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刘准为镇东将军，与周□等讨陈敏，灭之，以功封永宁伯。

馥自经世故，每欲维正朝廷，忠情恳至。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馥睹群贼孔炽，洛阳孤危，乃建策迎天子迁都寿春。永嘉四年，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识上书曰：“不图厄运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辄与祖纳、裴宪、华谭、孙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计，佥以殷人有屡迁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虽圣上神聪，元辅贤明，居俭守约，用保宗庙，未若相土迁宅，以享永祚。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辄檄前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监豫州诸军事、东中郎将，风驰即路。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启南路。迁都弭寇，其计并得。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王略。知无不为，古人所务，敢竭忠诚，庶报万分。朝遂夕陨，犹生之

愿。”

越与苟晞不协，馥不先白于越，而直上书，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硕退保东城，求救于元帝。帝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郭逸攻馥于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帅众应之，使谢摛为檄。摛，馥之故将也。馥见檄，流涕曰：“必谢摛之辞。”摛闻之，遂毁草。旬日而馥众溃，奔于项，为新蔡王确所拘，忧愤发病卒。

初，华谭之失庐江也，往寿春依馥，及馥军败，归于元帝。帝问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谭封曰：“周馥虽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见寇贼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纾国难。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逾时，而京都沦没。若使从馥之谋，或可后亡也。原情求实，何得为反！”帝曰：“馥位为征镇，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谭曰：“然。馥振缨中朝，素有俊彦之称；出据方岳，实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举，往往失和，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然谓之反，不亦诬乎！”帝意始解。

馥有二子：密、矫。密字泰玄，性虚简，时人称为清士，位至尚书郎，矫字正玄，亦有才干。

成公简，字宗舒，东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识过人。张茂先每言：“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后为中书郎。时馥已为司隶校尉，迁镇东将军。简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谓馥曰：“扬雄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贤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惭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永嘉末，奔苟晞，与晞同没。

苟晞，字道将，河内山阳人也。少为司隶部从事，校尉石鉴深器之。东海王越为侍中，引为通事令史，累迁阳平太守。齐王冏辅政，晞参冏军事，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廉察诸曹，八坐以下皆侧目惮之。及冏诛，晞亦坐免。长沙王乂为骠骑将军，以晞为从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颖，以为北军中候。及帝还洛阳，晞奔范阳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

汲桑之破鄴也，东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讨之，命晞为前锋。桑素惮之，于城外为栅以自守。晞将至，顿军休士，先遣单骑示以祸福。桑众

大震，弃栅宵遁，婴城固守。晞陷其九垒，遂定鄴而还。西讨吕朗等，灭之。后高密王泰讨青州贼刘根，破汲桑故将公师籓，败石勒于河北，威名甚盛，时人拟之韩白。进位抚军将军、假节、都督青兖诸军事，封东平郡侯，邑万户。

晞练于官事，文簿盈积，断决如流，人不敢欺。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从母子求为将，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固欲之，晞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杖节斩之，从母叩头请救，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其杖法如此。

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而多所交结，每得珍物，即贻都下亲贵。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鲜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暮还。

初，东海王越以晞复其仇耻，甚德之，引升堂，结为兄弟。越司马潘滔等说曰："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经纬诸夏，籓卫本朝，此所谓谋之于未有，为之于未乱也。"越以为然，乃迁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进为郡公。晞乃多置参佐，转易守令，以严刻立功，日加斩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号曰"屠伯"。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晞出屯无盐，以弟纯领青州，刑杀更甚于晞，百姓号"小苟酷于大苟"。晞寻破植。

时潘滔及尚书刘望等共诬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请越从事中郎刘洽为军司，越皆不许。晞于是昌言曰："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苟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韩信不忍衣食之惠，死于妇人之手。今将诛国贼，尊王室，桓文岂远哉！"乃移告诸州，称己功伐，陈越罪状。

时怀帝恶越专权，乃诏晞曰："朕以不德，戎车屡兴，上惧宗庙之累，下愍兆庶之困，当赖方岳，为国籓翰。公威震赫然，枭斩籓、桑，走降乔、朗，魏植之徒复以诛除，岂非高识明断，朕用委成。加王弥、石勒为社稷之忧，故有诏委统六州。而公谦分小节，稽违大命，非所谓与国同忧也。今复遣诏，便施檄六州，协同大举，翦除国难，称朕意焉。"晞复移诸征镇州郡曰："天步艰险，祸难殷流，刘元海造逆于汾阴，石世龙阶乱于三魏，荐食畿甸，覆丧鄴都，结垒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杀二都督，郡守官长，堙没数十，百姓流离，肝脑涂地。晞

以虚薄，负荷国重，是以弭节海隅，援枹曹卫。猥被中诏，委以关东，督统诸军，钦承诏命。克今月二日，当西经济黎阳，即日得荣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怀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为贼所执。宿卫阙乏，天子蒙难，宗庙之危，甚于累卵。承问之日，忧叹累息。晞以为先王选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无俾城坏。是以舟楫不固，齐桓责楚；襄王逼狄，晋文致讨。夫翼奖皇家，宣力本朝，虽陷汤火，大义所甘。加诸方牧，俱受荣宠，义同毕力，以报国恩。晞虽不武，首启戎行，秣马裹粮，以俟方镇。凡我同盟，宜同赴救。显立名节，在此行矣。”

会王弥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齐地。苟纯城守，嶷众转盛，连营数十里。晞还，登城望之，有惧色，与贼连战，辄破之。后简精锐，与贼大战，会大风扬尘，遂败绩，弃城夜走。嶷追至东山，部众皆降嶷。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

帝又密诏晞讨越，晞复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东海王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至使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尚书何绥、中书令缪播、太仆缪胤、黄门侍郎应绍，皆是圣诏亲所抽拔，而滔等妄构，陷以重戮。带甲临宫，诛讨后弟，翦除宿卫，私树国人。崇奖魏植，招诱逋亡，覆丧州郡。王途圮隔，方贡乖绝，宗庙阙蒸尝之飨，圣上有约食之匮。镇东将军周馥、豫州刺史冯嵩、前北中郎将裴宪，并以天朝空旷，权臣专制，事难之兴，虑在旦夕，各率士马，奉迎皇舆，思隆王室，以尽臣礼。而滔、邈等劫越出关，矫立行台，逼徙公卿，擅为诏令，纵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镇失职，城邑萧条，淮豫之萌，陷离涂炭。臣虽愤懑，守局东颙，自奉明诏，三军奋厉，卷甲长驱，次于仓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书，称殿中中郎刘权赍诏，敕浚与臣共克大举。辄遣前锋征虏将军王赞径至项城，使越稽首归政，斩送滔等。伏愿陛下宽宥宗臣，听越还国。其余逼迫，宜蒙旷荡。辄写诏宣示征镇，显明义举。遣扬烈将军阎弘步骑五千，镇卫宗庙。”

五年，帝复诏晞曰：“太傅信用奸佞，阻兵专权，内不遵奉皇宪，外不协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军何伦抄掠宫寺，劫剥公主，杀害贤士，悖乱天下，不可忍闻。虽惟亲亲，宜明九伐。诏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齐大举，桓文之绩，一以委公。其思尽诸宜，善建弘略。道涩，故练写副，手笔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诏，委臣征讨，喻以桓文，纸练兼备，伏读跪叹，五情惶怛。自顷宰臣专制，委杖佞

邪，内擅朝威，外残兆庶，矫诏专征，遂图不轨，纵兵寇掠，陵践宫寺。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广平、武安公主，先帝遗体，咸被逼辱。逆节虐乱，莫此之甚。辄祗奉前诏，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

初，越疑晞与帝有谋，使游骑于成皐间，获晞使，果得诏令及朝廷书，遂大构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讨晞，复下檄说晞罪恶，遣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使骑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及执尚书刘会、侍中程延，斩之。会越薨，盾败，诏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增邑二万户，加黄钺，先官如故。

晞以京邑荒馑日甚，寇难交至，表请迁都，遣从事中郎刘会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人，献谷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异同。俄而京师陷，晞与王赞屯仓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东奔晞，晞群官尊端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自仓垣徙屯蒙城，赞屯阳夏。

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纵情肆欲。辽西阎亨以书固谏，晞怒，杀之。晞从事中郎明预有疾居家，闻之，乃举病谏晞曰：“皇晋遭百六之数，当危难之机，明公亲禀庙算，将为国家除暴。阎亨美士，奈何无罪一旦杀之！”晞怒白；“我自杀阎亨，何关人事，而举病来骂我！”左右为之战栗，预曰：“以明公以礼见进，预欲以礼自尽。今明公怒预，其若远近怒明公何！昔尧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兴；桀纣之在上也，以恶逆而灭。天子且犹如此，况人臣乎！愿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预之言。”晞有惭色。由是众心稍离，莫为致用，加以疾疫饥馑，其将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阳夏，灭王赞，驰袭蒙城，执晞，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晞无子，弟纯亦遇害。

华轶，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孙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轶少有才气，闻于当世，泛爱博纳，众论美之。初为博士，累迁散骑常侍。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振威将军、江州刺史。虽逢丧乱，每崇典礼，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训，乃下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军谘祭酒杜夷，栖情玄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讨诸贼，轶遣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以为声援。轶在州其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

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县多谏之，轶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时帝遣扬烈将军周访率众屯彭泽以备轶，访过姑孰，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访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泽，彭泽，江州西门也。华彦夏有忧天下之诚，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顷来纷纭，粗有嫌隙。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将成其衅。吾当屯寻阳故县，既在江西，可以捍御北方，又无嫌于相逼也。”寻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长吏，轶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之。轶遣别驾陈雄屯彭泽以距敦，自为舟军以为外援。武昌太守冯逸次于湓口，访击逸，破之。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轶所礼，心常怏怏。至是，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轶，轶众溃，奔于安城，追斩之，及其五子，传首建鄴。

初，广陵高悝寓居江州，轶避为西曹掾，寻而轶败，悝藏匿轶二子及妻，崎岖经年。既而遇赦，悝携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刘乔，字仲彦，南阳人也。其先汉宗室，封安众侯，传袭历三代。祖暠，魏侍中。父阜，陈留相。乔少为秘书郎，建威将军王戎引为参军。伐吴之役，戎使乔与参军罗尚济江，破武昌，还授荥阳令，迁太子洗马。以诛杨骏功，赐爵关中侯，拜尚书右丞。豫诛贾谧，封安众男，累迁散骑常侍。

齐王冏为大司马，初，嵇绍为冏所重，每下阶迎之。乔言于冏曰；“裴、张之诛，朝臣畏惮孙秀，故不敢不受财物。嵇绍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车牛、张家奴婢邪？乐彦辅来，公未尝下床，何独加敬于绍？”冏乃止。绍谓乔曰：“大司马何故不复迎客？”。乔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绍曰：“正人为谁？”乔曰：“其则不远。”绍默然。顷之，迁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势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乔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衅者六。艾讽尚书右丞苟晞免乔官，复为屯骑校尉。张昌之乱，乔出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与荆州刺史刘弘共讨昌，进左将军。

惠帝西幸长安，乔与诸州郡举兵迎大驾。东海王越承制转乔安北将军、冀州刺史，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乔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发兵距之。颍川太守刘舆昵于虓，乔上尚书列舆罪恶。河间王颙得乔所上，乃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与乔

并力攻虓于许昌。舆弟琨率众救虓，未至而虓败，虓乃与琨俱奔河北。未几，琨率突骑五千济河攻乔，乔劫琨父蕃，以槛车载之，据考城以距虓，众不敌而溃。

乔复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间王颙进乔镇东将军、假节，以其长子祐为东郡太守，又遣刘弘、刘准、彭城王释等率兵援乔。弘与乔笺曰："适承范阳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当官而行，同奖王室，横见迁代，诚为不允。然古人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为戎首，窃以为过。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犹宜俯就，况于换代之嫌，纤介之衅哉！范阳国属，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间亲，曲直既均，责有所在。廉蔺区区战国之将，犹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纷纭，主上播越，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弘实暗劣，过蒙国恩，愿与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风，扫除凶寇，救苍生之倒悬，反北辰于太极。此功未立，不宜乖离。备蒙顾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诚，不敢不尽。春秋之时，诸侯相伐，复为和亲者多矣。愿明使君回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踪，解连环之结，修如初之好。范阳亦将悔前之失，思崇后信矣。

东海王越将讨乔，弘又与越书曰："适闻以吾州将擅举兵逐范阳，当讨之，诚明同异、惩祸乱之宜。然吾窃谓不可。何者？今北辰迁居，元首移幸，群后抗义以谋王室，吾州将荷国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阳代之，吾州将不从，由代之不允，但矫枉过正，更以为罪耳。昔齐桓赦射钩之仇而相管仲，晋文忘斩祛之怨而亲勃鞮，方之于今，当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今奸臣弄权，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惧，宜释私嫌，共存公义，含垢匿瑕，忍所难忍，以大逆为先，奉迎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连旗推锋，各致臣节，吾州将必输写肝胆，以报所蒙，实不足计一朝之谬，发赫然之怒，使韩卢东郭相困而为豺狼之擒也。吾虽庶姓，负乘过分，实愿足下率齐内外，以康王室，窃耻同侪自为蠹害。贪献所怀，惟足下图之。"又上表曰："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虓，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臣以为乔忝受殊恩，显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时，以徇国难，无他罪阙，而范阳代之，代之为非。然乔亦不得以虓之非，专威辄讨，诚应显戮以惩不恪。然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

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若诚濯之，必无灼烂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时河间王颙方距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东海王越移檄天下，帅甲士三万，将入关迎大驾，军次于萧，乔惧，遣子祐距越于萧县之灵壁。刘琨分兵向许昌，许昌人纳之。琨自荥阳率兵迎越，遇祐，众溃见杀。乔众遂散，与五百骑奔平氐。帝还洛阳，大赦，越复表乔为太傅军谘祭酒。越薨，复以乔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东将军、豫州刺史。卒于官，时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赠司空。子挺，颍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历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在职公平廉慎，所莅著绩。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誉。少登清官，历尚书左右仆射。时右丞傅迪好广读书而不解其义，柳唯读《老子》而已，迪每轻之。柳云：“卿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矣。”时人重其言。出为徐、兖、江三州刺史。卒，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乔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阳尹。

史臣曰：周浚人伦鉴悟，周馥理识精详，华轶动顾礼经，刘乔志存谅直，用能历官内外，咸著勋庸。而祖宣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彦夏系心宸极，获罪于琅邪，乃被以恶名，加其显戮，岂不哀哉！向若违左衽任于伊川，建右社于淮服，据方城之险，藉全楚之资，简练吴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纵未能祈天永命，犹足以纾难缓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谓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将，释位之功未立，贪暴之衅已彰，假手世龙，以至屠戮，斯所谓“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

赞曰：开林才理，爰登贵仕，绩著折冲，化行江汜。轶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时获戾，违天不祥。乔为戎首，未识行藏。道将鞠旅，威名克举，领虐有闻，忠勤未取。

列传第三十二

刘琨（子群琨兄舆舆子演祖逖（兄纳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汉中山靖王胜之后也。祖迈，有经国之才，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蕃，清高冲俭，位至光禄大夫。琨少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为掾，频迁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

赵王伦执政，以琨为记室督，转从事中郎。伦子荟，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及篡，荟为皇太子，琨为荟詹事。三王之讨伦也，以琨为冠军、假节，与孙秀子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战于黄桥，琨大败而还，焚河桥以自固。及齐王冏辅政，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舆为中书郎，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冏败，范阳王虓镇许昌，引为司马。

及惠帝幸长安，东海王越谋迎大驾，以琨父蕃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舆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败，琨舆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为刘乔所执。琨乃说冀州刺史温羡，使让位于虓。及虓领冀州，遗琨诣幽州，乞师于王浚，得突骑八百人，与虓济河，共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始得其父母。又斩石超，降吕朗，因统诸军奉迎大驾于长安。以动封广武侯，邑二千户。

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顽蔽，志望有限，因缘际会，遂忝过任。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唯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九州之阴，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臣伏思此州虽去边朔，实迩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虏，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

之所出也。当须委输，乃全其命。今上尚书，请此州谷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愿陛下时出臣表，速见听处。”朝廷许之。

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鄴，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继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恆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抚循劳徠，甚得物情。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护军令狐盛性亢直，数以此为谏，并劝琨除润，琨不纳。初，单于猗□以救东嬴公腾之功，琨表其弟猗卢为代郡公，与刘希合众于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数来击琨，琨不能抗，由是声实稍损。徐润又谮令狐盛于琨曰：“盛将劝公称帝矣。”琨不之察，便杀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济！如是，祸必及我。”不从。盛子泥奔于刘聪，具言虚实。聪大喜，以泥为乡导。属上党太守袭醇降于聪，雁门乌丸复反，琨亲率精兵出御之。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晋阳，太原太守高乔以郡降聪，琨父母并遇害。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琨乘胜追之，更不能克。猗卢以为聪未可灭，遗琨牛羊车马而去，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琨志在复仇，而屈于力弱，泣血尸立，抚慰伤痍，移居阳邑城，以招集亡散。

愍帝即位，拜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琨上疏谢曰：

陛下略臣大愆，录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宠，显以蝉冕之荣，崇以上将之位。伏省诏书，五情飞越。

臣闻晋文以郤縠为元帅而定霸功，高祖以韩信为大将而成王业，咸有敦诗阅礼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丰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况臣凡陋，拟踪前哲，俯惧折鼎，虑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冯异垂翅，而奋翼于渑池，皆能因败为成，以功补过。陛下宥过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虽不逮，预闻前训，恭让之节，臣犹庶

几。所以冒承宠命者，实欲没身报国，辄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场，尽其臣节。至于宠荣之施，非言辞所谢。又谒者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继至，奉诏，臣俯寻圣旨，伏纸饮泪。

臣闻夷险流行，古今代有，灵厌皇德，曾未悔祸。蚁狄续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国，七庙阙禋祀之飨，百官丧彝伦之序，梓宫沦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龙姿日茂，睿质弥光，升区宇于既颓，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内，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复睹典制。伏惟陛下蒙尘于外，越在秦郊，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备位历年，才质驽下，丘山之衅已彰，毫厘之效未著。顷以时宜，权假位号，竟无殪戎之绩，而有负乘之累，当肆刑书，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闻，敢缘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师之职，赦其三败之愆，必其一功之用，得骋志虏场，快意大逆，虽身膏野草，无恨黄墟。陛下偏恩过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将，位兼常伯，征讨之务，得从事宜。拜命惊惶，五情战悸，惧于陨越，以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举，而成公壻之勋；伍员不从城父，而济入郢之庸。臣虽顽凶，无觊古人，其于被坚执锐，致身寇仇，所谓天地之施，群生莫谢不胜。受恩至深，谨拜表陈闻。

及麴允败，刘曜斩赵冉，琨又表曰：

逆胡刘聪，敢率犬羊，冯陵辇毂，人神发愤，遐迩奋怒。伏省诏书，相国、南阳王保，太尉、凉州刺史轨，纠合二州，同恤王室，冠军将军允、护军将军綝，总齐六军，戮力国难，王旅大捷，俘馘千计，旌旗首于晋路，金鼓振于河曲，崤函无虔刘之警，汧陇有安业之庆，斯诚宗庙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气之类，莫不引领，况臣之心，能无踊跃。

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会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径掩蓟城，大司马、博陵公浚受其伪和，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长叹者也。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秋谷既登，胡马已肥，前锋诸军并有至者，臣当首启

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三年，帝遣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琨上表让司空，受都督，克期与猗卢讨刘聪。寻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质于卢，众皆附之。及是，遵与箕澹等帅卢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悉来归琨，琨由是复振，率数百骑自平城抚纳之。属石勒攻乐平，太守韩据请救于琨，而琨自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勒先据险要，设伏以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并土震骇。寻又炎旱，琨穷蹙不能复守。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数遣信要琨，欲与同奖王室。琨由是率众赴之，从飞狐人蓟。匹磾见之，甚相崇重，与琨结婚，约为兄弟。

是时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于是河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语在《元纪》。令报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亿兆颙颙，延首罔系。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复圣主，扫荡雠耻，岂可猥当隆极，此孤之至诚著于遐迩者也。公受奕世之宠，极人臣之位，忠允义诚，精感天地。实赖远谋，共济艰难。南北迥邈，同契一致，万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抚宁华戎，致罚丑类。动静以闻。"

建武元年，琨与匹磾期讨石勒，匹磾推琨为大都督，□歃血载书，檄诸方守，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以俟众军。匹磾从弟末波纳勒厚赂，独不进，乃沮其计。琨、匹磾以势弱而退。是岁，元帝转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如故，并赠名刀。琨答曰："谨当躬自执佩，馘截二虏。"

匹磾奔其兄丧，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众要击匹磾而败走之，群为末波所得。末波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共结盟而袭匹磾，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而为匹磾逻骑所得。时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来见匹磾，匹磾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志奖王室，仰凭威力，庶雪国家之耻。若兒书密达，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忘义也。"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志，将听还屯。其中弟叔军好学有智谋，为匹磾所信，谓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构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

起，吾族尽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磾谕之不得，因纵兵攻之。琨将龙季猛迫于乏食，遂斩桥、绥而降。

初，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每见将佐，发言慷慨，悲其道穷，欲率部曲列于贼垒。斯谋未果，竟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谌曰：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硃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颂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琨诗托意非常，摅暢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诗赠之，乃谓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于晋室，素有重望，被拘经月，远近愤叹。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闾嵩，与琨所署雁门太守王据、后将军韩据连谋，密作攻具，欲以袭匹磾。而韩据女为匹磾兒妾，闻其谋而告之匹磾，于是执王据、辟闾嵩及其徒党悉诛之。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匹磾又惧众反己，遂称有诏收琨。初，琨闻敦使到，谓其子曰：“处仲使来而不我告，是杀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因歔欷不能自胜。匹磾遂缢之，时年四十八。子侄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强，当为国讨石勒，不举琨哀。

三年，琨故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

臣闻经国之体，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于固慎关塞。况方岳之臣，杀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惠帝扰攘之际，值群后鼎沸之难，戮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缚，社稷克宁，銮舆反驾，奉迎之勋，琨实为隆，此琨效忠之一验也。其后并州刺史、东赢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

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痍，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宴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困，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沈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西征讨。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使引衍告逊，前后章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磾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磾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迎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磾闻此，私怀顾望，留停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惧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磾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驎、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匹磾亲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仅以身免。百姓谓匹磾已没，皆凭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磾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营于人力。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磾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南凭朝廷。匹磾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崎岖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

匹磾之害琨，称陛下密诏。琨信有罪，陛下加诛，自当肆诸市朝，与众弃之，不令殊俗之竖戮台辅之臣，亦已明矣。然则擅诏有罪，虽小必诛；矫制有功，虽大不论，正以兴替之根咸在于此，开塞之由不可不闭故也。而匹磾无所顾忌，怙乱专杀，虚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诸夏之望，败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圣朝犹加隐忍，未明大体，则不逞之人袭匹磾之迹，杀生自由，好恶任意，陛下将何以诛之哉！折

冲厌难，唯存战胜之将；除暴讨乱，必须知略之臣。故古语云“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非虚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丑类有所顾惮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后，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无纤介，此又华夷小大所以长叹者也。

伏惟陛下睿圣之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经序万国。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辨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圣主之怀。臣等祖考以来，世受殊遇，人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负荷，播越遐荒，与琨周旋，接事终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义，谨陈本末，冒以上闻，仰希圣朝曲赐哀察。

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诏曰：“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亮开济，乃诚王家，不幸遭难，志节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吊祭。其下幽州，便依旧吊祭。”赠侍中、太尉，谥曰愍。

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子群嗣。

群字公度，少拜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逢寇乱，数领偏军征讨。性清慎，有裁断，得士类欢心。及琨为匹磾所害，琨从事中郎卢谌等率余众奉群依末波。温峤前后表称：“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谌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愚谓此等并有文思，于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录召，继绝兴亡，则陛下更生之恩，望古无二。”咸康二年，成帝诏征群等，为末波兄弟爱其才，托以道险不遣。

石季龙灭辽西，群及谌、悦同没胡中，季龙皆优礼之，以群为中书令。至冉闵败后，群遇害。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唯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暢及群、悦、谌等十余人而已。

舆字庆孙。隽朗有才局，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名著当时。京都为之语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辟宰府尚书郎。兄弟素侮孙秀，及赵王伦辅政，孙秀执权，并免其官。妹适伦世子荂，荂与秀不协，复以舆为散骑侍郎。齐王冏辅政，以舆为中书侍郎。东海王越、范阳王虓之

举兵也，以舆为颍川太守。及河间王颙檄刘乔讨虓于许昌，矫诏曰：“颍川太守刘舆迫协范王虓，距逆诏命，多树私党，擅劫郡县，合聚兵众。舆兄弟昔因赵王婚亲，擅弄权势，凶狡无道，久应诛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领。小人不忌，为恶日滋，辄用苟晞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大将军准，各勒所领，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这张方为大都督，督建威将军吕朗、阳平太守刁默，率步骑十万，同会许昌，以除舆兄弟。敢有举兵距违王命，诛及五族。能杀舆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虓之败，舆与之俱奔河北。虓既镇鄴，以舆为征虏将军、魏郡太守。

虓薨，东海王越将召之，或曰：“舆犹腻也，近则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舆既见越，应机辩画，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越既总录，以舆为上佐，宾客满筵，文案盈机，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或以夜继之，皆人人欢暢，莫不悦附。命议如流，酬对款备，时人服其能，比之陈遵。时称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裴邈清才。越诛缪播、王延等，皆舆谋也。延爱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殓，舆便娉之。未及迎，又为太傅从事中郎王俊所争夺。御史中取丞傅宣劾奏，越不问舆，而免俊官。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洛阳未败，病指疽卒，时年四十七。追赠骠骑将军。先有功封定襄侯，谥曰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书郎，以父忧去职。服阕，袭爵，太傅、东海王越引为主簿。迁太子中庶子，出为阳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为辅国将军、魏郡太守。琨将讨石勒，以演领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将、兖州刺史，镇廪丘。演斩王桑，走赵固，得众七千人。为石勒所攻，演距战，勒退。元帝拜为都督、后将军，假节。后为石季龙所围，求救于邵续、段鸯，鸯骑救之，季龙走，随鸯屯厌次，被害。

弟胤为琨引兵，路逢乌桓贼，战没。胤弟挹初为太傅、东海王越掾，与琨俱被害。挹弟启，启弟述，与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后并入石季龙。启为季龙尚书仆射，后归国，穆帝拜为前将军，加给事中。永和九年，随中军将军殷浩北伐，为姚襄所败，启战没。述为季龙侍中，随启归国，拜骁骑将军。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父武，晋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该、纳等并开爽有才干。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

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侨居阳平。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辟齐王冏大司马掾、长沙王乂骠骑祭酒，转主簿，累迁太子中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从惠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遂退还洛。大驾西幸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竞召之，皆不就。东海王越以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之官。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弱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初，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逖诱浮使取平，浮谲平与会，遂斩以献逖。帝嘉逖勋，使运粮给之，而道远不至，军中大饥。进据太丘。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拔戟大呼，直趣逖幕，军士大乱。逖命左右距之，督护董昭与贼战，走之。逖率众追讨，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

初，樊雅之据谯也，逖以力弱，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含遣桓宣领兵助逖。逖既克谯，宣等乃去。石季龙闻而引众围谯，含又遣宣救逖，

季龙闻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

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入归于逖，川益怒，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大获子女车马。逖遣将军卫策邀击于谷水，尽获所掠者，皆令归本，军无私焉。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遣韩潜、冯铁等追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退据东燕城，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候骑常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骑万人距逖，复为逖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刘琨与亲故书，盛赞逖威德。诏进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方当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时中原士庶咸谓逖当进据武牢，而反置家险厄，或谏之，不纳。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逖恐南无坚垒，必为贼所袭，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率众筑垒。未成，而逖病甚。先是，华谭、庾阐问术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当死。"初有妖

星见于豫州之分，历阳陈训又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俄卒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册赠车骑将军。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至是始得肆意焉。寻以逖弟约代领其众。约别有传。逖兄纳。

纳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性至孝，少孤贫，常自炊衅以养母，平北将军王敦闻之，遗其二婢，辟为从事中郎。有戏之曰：“奴价倍婢。”纳曰：“百里奚何必轻于五羖皮邪！”转尚书三公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历官多所驳正，有补于时。

齐王冏建义，越王伦收冏弟北海王实及前前黄门郎弘农董祚弟艾，与冏俱起，皆将害之，纳上疏救焉，并见宥。后为中护军、太子詹事，封晋昌公。以洛下将乱，乃避地东南。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奕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奕忘忧耳。”隐曰；“盖闻古人遭逢，则以功达其道，若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当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五都，游臣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于世，便成没而不朽。仆虽无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悉，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于帝曰：“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于大府，安可不置。”因举隐，称“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俊也。”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纳始也。

初，弟约与逖同母，偏相亲爱，纳与约异母，颇有不平，乃密以启帝，称：“约怀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显侍左右，假其权势，将为乱阶”。人谓纳与约异母，忌其宠贵，乃露其表以示约，约憎纳如仇，朝廷因此弃纳。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及约为逆，朝野叹纳有鉴裁焉。温峤以纳州里父党，敬而拜之。峤既为时用，盛言纳有名理，除光禄大夫。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

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卒于家。

史臣曰：刘琨弱龄，本无异操，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日，实佻巧之徒欤！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及金行中毁，乾维失统，三后流亡，递萦居彘之祸，六戎横噬，交肆长蛇之毒，于是素丝改色，跅弛易情，各运奇才，并腾英气，遇时屯而感激，因世乱以驱驰，陈力危邦，犯疾风而表劲，励其贞操，契寒松而立节，咸能自致三铉，成名一时。古人有言曰：“世乱识忠良。”益斯之谓矣。天不祚晋，方启戎心，越石区区，独御鲸鲵之锐，推心异类，竟终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兴，克复九州之半，而灾星告衅，笠毂徒招，惜矣！

赞曰：越石才雄，临危效忠，枕戈长息，投袂徼功，崎岖汾晋，契阔獯戎。见欺段氏，于嗟道穷！祖生烈烈，夙怀奇节。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邻丑景附，遗萌载悦。天妖是征，国耻奚雪！

列传第三十三

邵续李矩段匹磾魏浚（族子该郭默）

邵续，字嗣祖，魏郡安阳人也。父乘，散骑侍郎。续朴素有志烈，博览经史，善谈理义，妙解天文。初为成都王颖参军，颖将讨长沙王乂，续谏曰："续闻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当天下之敌，而欲去一手乎？续窃惑之。"颖不纳。后为苟晞参军，除沁水令。

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王浚假续绥集将军、乐陵太守，屯厌次，以续子乂为督护。续绥怀流散，多归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还招续，续以孤危无援，权附于勒，勒亦以乂为督护。既而段匹磾在蓟，遗书要续俱归元帝，续从之。其下谏曰："今弃勒归匹磾，任子危矣。"续垂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遂绝于勒，勒乃害乂。续惧勒攻，先求救于匹磾，匹磾遣弟文鸯救续。文鸯未至，勒已率八千骑围续。勒素畏鲜卑，又闻文鸯至，乃弃攻具东走。续与文鸯追勒至安陵，不及，虏勒所署官，并驱三千余家，又遣骑入抄勒北边，掠常山，亦二千家而还。

匹磾既杀刘琨，夷晋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续。勒南和令赵领等率广川、渤海千余家背勒归续。而帝以续为平原乐安太守、右将军、冀州刺史，进平北将军、假节，封祝阿子。续遣兄子武邑内史存与文鸯率匹磾众就食平原，为石季龙所破。续先与曹嶷互相侵掠，嶷因存等败，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续首尾相救，疲于奔命。太兴初，续遣存及文鸯屯济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惧，求和。俄而匹磾率众攻段末杯，石勒知续孤危，遣季龙乘虚围续。季龙骑至城下，掠其居人，续率众出救，季龙伏骑断其后，遂为季龙所得，使续降其城。续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国难，以报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为主，勿有二心。"

时帝既闻续没，下诏曰："邵续忠烈在公，义诚慷慨，绥集荒余，忧国亡身。功勋未遂，不幸陷没，朕用悼恨于怀。所统任重，宜时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缉为营主。续之忠诚，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众，一以续本位即授缉，使总率所统，效节国难，雪其家仇。"

季龙遣使送续于勒，勒使使徐光让之曰："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心，遗晋怖威，远窜扬越。而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

邪？何无上之甚也！国有常刑，于分甘乎？”续对曰：“晋末饥乱，奔控无所，保合乡宗，庶全老幼。属大王龙飞之始，委命纳质，精诚无感，不蒙慈恕。言归遗晋，仍荷宠授，誓尽忠节，实无二心。且受彼厚荣，而复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即伪，不得早叩天门者，大王负囚，囚不负大王也。衅鼓之刑，囚之恆分，但恨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张宝延之于馆，厚抚之，寻以为从事中郎。今自后诸克敌擒俊，皆送之，不得辄害，冀获如续之流。

初，季龙之攻续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续既为勒所执，身灌园鬻菜，以供衣食。勒屡遣察之，叹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贵乎！”嘉其清苦，数赐谷帛。每临朝嗟叹，以励群官。

续被获之后，存及竺、缉等与匹磾婴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扬武将军、武邑太守。勒屡遣季龙攻之，战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鸯与竺、缉等悉见获，惟存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续竟亦遇害。

李矩，字世回，平阳人也。童龀时，与群兒聚戏，便为其率，计画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征西将军梁王肜以为牙门。伐氐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督护。太守宋胄欲以所亲吴畿代之，矩谢病去。畿恐矩复还，阴使人刺矩，会有人救之，故得免。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

矩勇毅多权略，志在立功，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永嘉初，使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堨，以利运漕。及洛阳不守，太尉荀藩奔阳城，卫将军华荟奔成皋。时大饥，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荟部曲多为所啖。矩讨都等灭之，乃营护藩、荟，各为立屋宇，输谷以给之。及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

石勒亲率大众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军将军，轺车幢盖，进封阳武县侯，领河东、平阳太守。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会长安群盗东下，所在多虏掠，矩遣部将击破之，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诸将以

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国家臣妾，焉有此彼此！”乃一时遣之。

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乞归于矩，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而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率鲜卑范胜等五百馀骑往长安，属默被围，道路不通，将还依邵续，行至矩营，矩谓肇曰：“默是刘公所授，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屠各旧畏鲜卑，遂邀肇为声援，肇许之。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诵潜遣轻舟济河，使勇士夜袭怀城，掩贼留营，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属归于矩。后刘聪遣从弟暢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暢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暢，潜匿精勇，见其老弱。暢不以为虞，大飨渠帅，人皆醉饱。矩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使巫扬言：“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诵及督选杨璋等选勇敢千人，夜掩暢营，获铠马甚多，斩首数千级，暢仅以身免。

先是，郭默闻矩被攻，遣弟芝率众援之。既而闻破暢，芝复驰来赴矩。矩乃与芝马五百匹，分军为三道，夜追贼，复大获而旋。

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振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暢也，帐中得聪书，敕暢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后数月，聪遣其太子粲率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赵固于洛。固奔阳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诵屯洛口以救之。诵使将张皮简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众，不以为虞。既而诵等奄至，十道俱攻，粲众惊扰，一时奔溃，杀伤太半，因据其营，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粲见皮等人少，更与雅生悉余众攻之，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贼临河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将格增潜济入皮垒，与皮选精骑千余，而杀所获牛马，焚烧器械，夜穴围而出，奔武牢。聪追之，不及而退。聪因愤恚，发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军事、安西将军、荥阳太守，封修武县侯。

及刘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将靳准乃起兵杀粲，并其宗族，发聪冢，斩其尸，遣使归矩，称“刘元海屠各小丑，因大晋事故之际，作乱幽并，矫称天命，至令二帝幽没虏庭。辄率众扶侍梓宫，因请上闻”。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未至而准已为石勒、刘曜所没。矩以众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愤叹。及帝践阼，以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

刺史，改封平阳县侯，将军如故。时弘农太守尹安、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骑至洛以镇之。安等乃同谋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矩、默军皆退还。俄而四将复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将相谋，不能自安，乃虏宋始一军，渡河而南。百姓相率归矩，于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诵为扬武将军、阳翟令，阻水筑垒，且耕且守，为灭贼之计。属赵固死，石生遣骑袭诵，诵多计略，贼至，辄设伏破之，虏掠无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余骑暴掠诸县，因攻诵垒，接战须臾，退军堮坂。诵率劲勇五百追及生于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诵功多，表加赤幢曲盖，封吉阳亭侯。

郭默欲侵祖约，矩禁之不可，遂为约所破。石勒遣其养子匆袭默，默惧后患未已，将降于刘曜，遣参军郑雄诣矩谋之，矩距而不许。后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矩，矩逆击不利。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贼遣元以书说矩曰："去年东平曹嶷，西宾猗卢，矩如牛角，何不归命？"矩以示诵，诵曰："昔王陵母在贼，犹不改意，弟当何论！"勒复遗诵麈尾马鞭，以示殷勤，诵不答。勒将石生屯洛阳，大掠河南，矩、默大饥，默因复说矩降曜。矩既为石良所破遂，从默计，遣使于曜。曜遣从弟岳军于河阴，欲与矩谋攻石生。勒遣将围岳，岳闭门不敢出。默后为石匆所败，自密南奔建康。矩闻之大怒，遣其将郭诵等赍书与默，又敕诵曰："汝识脣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诵追及襄城，默自知负矩，弃妻子而遁。诵拥其余众而归，矩待其妻子如初。刘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龙。

矩所统将士有阴欲归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讨，乃率众南走，将归朝廷，众皆道亡，惟郭诵及参军郭方，功曹张景，主簿苟远，将军骞韬、江霸、梁志、司马尚、季弘、李瑰、段秀等百余人弃家送矩。至于鲁阳县，矩坠马卒，葬襄阳之岘山。

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种类劲健，世为大人。父务勿尘，遣军助东海王越征讨有功，王浚表为亲晋王，封辽西公，嫁女与务勿尘，以结邻援。怀帝即位，以务勿尘为大单于，匹磾为左贤王，率众助国征讨，假抚军大将军。务勿尘死，弟涉复辰以务勿尘子疾陆眷袭号。

刘曜逼洛阳，王浚遣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弟文鸯、从弟末杯攻石勒于襄国。勒败还垒，末杯追入垒门，为勒所获。勒质末杯，遣使求和于疾陆眷，疾陆眷将许之，文鸯谏曰："受命讨勒，宁以末杯一人，故纵成擒之冠？既失浚意，且有后忧，必不可许。"疾陆眷不听，以铠马二百

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赠末杯。勒归之，又厚以金宝采绢报疾陆眷。疾陆眷令文鸯与石季龙同盟，约为兄弟，遂引骑还。昌等不能独守，亦还。

建武初，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结盟讨勒，并檄涉复辰、疾陆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以候众军。勒惧，遣间使厚赂末杯。然末杯既思报其旧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袭夺其国，乃间匹磾于涉复辰、疾陆眷曰："以父兄而从子弟邪？虽一旦有功，匹磾独收之矣。"涉复辰等以为然，引军而还。匹磾亦止。会疾陆眷病死，匹磾自蓟奔丧，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将篡，出军击败之。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自立为单于。

及王浚败，匹磾领幽州刺史，刘琨自并州依之，复与匹磾结盟，俱讨石勒。匹磾复为末杯所败，士众离散，惧琨图己，遂害之，于是晋人离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续，末杯又攻败之。匹磾被疮，谓续曰："吾夷狄慕义，以至破家，君若不忘旧要，与吾进讨，君之惠也。"续曰："赖公威德，续得效节。今公有难，岂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斩获略尽。又令文鸯北讨末杯弟于蓟城，及还，去城八十里，闻续已没，众惧而散，复为石季龙所遮，文鸯以其亲兵数百人力战破之，始得入城。季龙复抄城下，文鸯登城临见，欲出击之，匹磾不许。文鸯曰："我以勇闻，故百姓杖我。见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众失望，谁复为我致死乎！"遂将壮士数十骑出战，杀胡甚多。遇马乏，伏不能起。季龙呼曰："大兄与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违愿，今日相见，何故复战？请释杖。"文鸯骂曰："汝为寇虐，久应合死，吾兄不用吾计，故令汝得至此，吾宁死，不为汝擒。"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城内大惧。

匹磾欲单骑归朝，续弟乐安内史洎协兵，不许，洎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季龙，匹磾正色责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归朝，亦以甚矣，复欲执天子使者，我虽胡素，所未闻也。"因谓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归罪朝廷，而见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黄河南。匹磾著朝服，持节，宾从出见季龙曰："我受国恩，志在灭汝。不幸吾国自乱，以至于此。既不能死，又不能为汝敬也。"勒及季龙素与匹磾结为兄弟，季龙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国，又不为勒礼，常著朝服，持晋节。经年，国中谋推匹磾为主，事露，被害。文鸯亦遇鸩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后从祖就陆眷之孙辽立。

自务勿尘已后，值晋丧乱，自称位号，据有辽西之地，而臣御晋人。其地西尽幽州，东界辽水。然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控弦可四五万骑，而与石季龙递相侵掠，连兵不息，竟为季龙所破，徙其遗黎数万家于司雍之地。其子兰复聚兵，与季龙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鸠集胡羯得万余人，保枉人山，自称赵王，附于慕容俊。俄为冉闵所败，徙于绎幕，僭即尊号。俊遣慕容恪击之，勤惧而降。

魏浚，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吏，河间王颙败乱之际，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有干用。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以乱不之官。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其有恃远不从命者，遣将讨之，服从而已，不加侵暴。于是远近感悦，襁负至者渐众。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时太尉荀籓建行台在密县，浚诣籓谘谋军事，籓甚悦，要李矩同会。矩将夜赴之，矩官属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将何疑乎！"及会，客主尽叹，浚因与矩相结而去。刘曜忌浚得众，率众军围之。刘演、郭默遣军来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隐处，以邀演、默军，大破之，尽虏演等骑。浚夜遁走，为曜所得，遂死之。追赠平西将军。族子该领其众。

该一名亥，本侨居京兆阴磐。河间王颙之伐赵王伦，以该为将兵都尉。及刘曜攻洛阳，随浚赴难，先领兵守金墉城，故得无他。曜引去，余众依之。

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其无备，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炬、郭默相结以距贼。荀籓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使讨刘曜。元帝承制，加冠军将军、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

曜尝攻李矩，该破之。及矩将迎郭默，该遣军助之，又与河南尹任愔相连结。后渐饥弊，曜寇日至，欲率众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帝又以为前锋都督、平北将军、雍州刺史。马瞻率该余众降曜。曜征发既苦，瞻又骄虐，部曲遣使呼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该迁于新野，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诏以该为顺阳太守。

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从，欲观该去就，试以敦旨动之。该

曰："我本去贼，惟忠于国。今王公举兵向天子，非吾所宜与也。"遂距而不应。及苏峻反，率众救台，军次石头，受陶侃节度。峻未平，该病笃还屯，卒于道，葬于武陵。从子雄统其众。

郭默，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默妇兄同郡陆嘉取官米数石饷妹，默以为违制，将杀嘉，嘉惧，奔石勒。默乃自射杀妇，以明无私。遣使谒刘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刘元海遣从子曜讨默，曜列三屯围之，欲使饿死。默送妻子为质，并请籴焉，籴毕，设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刘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缓其救。默更遣人告急。会芝出城浴马，使强与俱归。默乃遣芝质于石勒，勒以默多诈，封默书与刘曜。默使人伺得勒书，便突围投李矩。后与矩并力距刘、石，事见矩传。

太兴初，除颍川太守。默与石匆战败，矩转蹙弱，默深忧惧，解印授其参军殷峤，谓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弃去，无颜谢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阳翟。矩闻之，大怒，遣其将郭诵追默，至襄城，及之。默弃家人，单马驰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虏将军。刘遐卒，以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假节。遐故部曲李龙等谋反，诏默与右卫将军赵胤讨平之。

朝廷将征苏峻，惧其为乱，召默拜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初战有功，及六军败绩，南奔。郗鉴议于曲阿北大业里作垒，以分贼势，使默守之。峻遣韩晁等攻默甚急，垒中颇乏水，默惧，分人马出外，乃潜从南门荡出，留人坚守。会峻死，围解，征为右军将军。

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时当为官择才，若人臣自择官，安得不乱乎"胤曰："所论事虽然，非小人所及也。"当发，求资于胤。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方自申理，而骄侈更甚，远近怪之。

初，默之被征距苏峻也，下次寻阳，见胤，胤参佐张满等轻默，倮露视之，默常切齿。至是，胤腊日饷默酒一器，肫一头，默对信投之水中，忿愤益甚。又侨人盖肫先略取祖焕所杀孔炜女为妻，炜家求之，张满等使还其家，肫不与，因与胤、满有隙。至是，肫谓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日夜计谋，反逆已形，惟忌

郭侯一人，云当先除郭侯而后起事。祸将至矣，宜深备之。”默既怀恨，便率其徒候旦门开袭胤。胤将吏欲距默，默□句之曰：“我被诏有所讨，动者诛及三族。”遂入至内寝。胤尚与妾卧，默牵下斩之。出取胤僚佐张满、荀楷等，诬以大逆。传胤首于京师，诈作诏书，宜视内外。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船。初云下都，俄而还，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惧逼，劝默为平南、江州，默从之。愆期因逃庐山，桓宣固守不应。

司徒王导惧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邓岳驰白太尉陶侃，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日率众讨默，上疏陈默罪恶。导闻之，乃收胤首，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筑土山以临之。诸军大集，围之数重。侃惜默骁勇，欲活之，遣郭诵见默，默许降，而默将张丑、宋侯等恐为侃所杀，故致进退，不时得出。攻之转急，宋侯遂缚默求降，即斩于军门，同党死者四十人，传首京师。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诸将，契阔丧乱之辰，驱驰戎马之际，威怀足以容众，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据危城，折冲千里，招集义勇，抗御仇雠，虽艰阻备尝，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击众，战胜获多，遂使玄明愤恚，世龙挫衄。惜其寡弱，功亏一篑。方之数子，其最优乎！默既拔迹危亡，参陪朝伍，忿因眦睚，祸及诛夷，非夫狂悖，岂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系心朝廷，始则尽忠国难，终乃抗节虏廷，自苏子卿以来，一人而已。越石之见诛段氏，实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龙，亦由众望：祸福之应，何其速哉！《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赞曰：邵李诸将，实惟忠壮。蒙犯艰危，驱驰亭鄣。力小任重，功亏身丧。匹磾劲烈，陨身全节。默实凶残，自贻罪戾。

列传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元四王简文三子

武帝二十六男：杨元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审美人生城阳怀王景、楚隐王玮、长沙厉王乂。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宪。匽才人生东海冲王祗。赵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赵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允、吴孝王晏。庄保林生新都怀王该。陈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诸姬生汝阴哀王谟。程才人生成都王颖。王才人生孝怀帝。杨悼后生渤海殇王恢。余八子不显母氏，并早夭，又无封国及追谥，今并略之。其玮、乂、颖自有传。

毗陵悼王轨，字正则，初拜骑都尉，年二岁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谥，以楚王玮子义嗣。

秦献王柬，字弘度，沈敏有识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宁初，徙封南阳王，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不料校之，东一省便擿脱谬，帝异之，于诸子中尤见宠爱。以左将军居齐献王故府，甚贵宠，为天下所属目。性仁讷，无机辩之誉。太康十年，徙封于秦，邑八万户。于时诸王封中土者皆五万户，以柬与太子同产，故特加之。转镇西将军、西戎校尉、假节，与楚、淮南王俱之国。

及惠帝即位，来朝，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录尚书事，进位大将军。时杨骏伏诛，柬既痛舅氏覆灭，甚有忧危之虑，屡述武帝旨，请还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辅政。及亮与楚王玮被诛，时人谓柬有先识。

元康元年薨，时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礼如齐献文王攸故事，庙设轩悬之乐。无子，以淮南王允子郁为嗣，与允俱被害。永宁二年，追谥曰悼。又以吴王晏子鄴嗣。怀帝崩，鄴入纂帝位，国绝。

城阳怀王景，字景度，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后。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东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殇王薨，复以祗继兆，其年薨，时年三岁。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宁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岁。无子，以淮南王允子迪为嗣。太康十年，改封汉王，为赵王伦所害。

淮南忠壮王允，字钦度，咸宁三年，封濮阳王，拜越骑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国，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假节。元康九年入朝。

初，愍怀之废，议者将立允为太弟。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领中护军。允性沈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

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也。允称疾不拜。伦遣御史逼允，收官属以下，劾以太逆。允恚，视诏，乃孙秀手书也。大怒，便收御史，将斩之，御史走而获免，斩其令史二人。厉色谓左右曰："赵王欲破我家！"遂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于是归之者甚众。允将赴宫，尚书左丞舆闭东掖门，允不得人，遂围相府。允所将兵，皆淮南奇才剑客也。与战，频败之，伦兵死者千余人。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允结陈于承华门前，弓弩齐发，射伦，飞矢雨下。主书司马畦秘以身蔽伦，箭中其背而死。伦官属皆隐树而立，每树辄中数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时为中书令，遣麾驺虞以解斗。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陈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时年二十九。初，伦兵败，皆相传："已擒伦矣。"百姓大悦。既而闻允死，莫不叹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

及伦诛，齐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笃诚，忧国忘身，讨乱奋发，几于克捷。遭天凶运，奄至陨没，逆党进恶，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兴义兵，淮南国人自相率领，众过万人，人怀慷忾，愍国统灭绝，发言流涕。臣辄以息超继允后，以尉存亡。"有诏改葬，赐以殊礼，追赠司徒。冏败，超被幽金墉城。后更以吴王晏子祥为嗣，拜散骑常侍洛京倾覆，为刘聪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废疾，不之国，演常止于宫中。薨，无子，以成都王颖子廓为嗣，改封中都王，后与颖俱死。

新都王该，字玄度，咸宁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时年十二。无

子，国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仪，有精彩，武帝爱之。既受封，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兆。太康十年，封渤海郡，历右将军、散骑常侍、前将军。元康初，进抚军将军，加侍中，遐长而懦弱，无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玮之举兵也，使遐收卫瓘，而瓘故吏荣晦遂尽杀瓘子孙，遐不能禁，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时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铨、端。覃嗣立。

及冲太孙薨，齐王冏表曰："东宫旷然，冢嗣莫继。天下大业，帝王神器，必建储副，以固洪基。今者后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将来而虚天绪，非祖宗之遗志，社稷之长计也。礼，兄弟之子犹子，故汉成无嗣，继由定陶；孝和之绝，安以绍兴。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众孙之中，于今为嫡。昔薄姬贤明，文则承位。覃外祖恢世载名德，覃宜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以宁四海颙颙之望。覃兄弟虽并出绍，可简令淑还为国胤，不替其嗣。辄谘大将军颖及群公卿士，咸同大愿。请具礼仪，择日迎拜。"遂立覃为皇太子。既而河间王颙协迁大驾，表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废覃复为清河王。初，覃为清河世子，所佩金铃欻生隐起如麻粟，祖母陈太妃以为不祥，毁而卖之。占者以金是晋行大兴之祥，覃为皇胤，是其瑞也。毁而卖之，象覃见废不终之验也。永嘉初，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太子，事觉，幽于金墉城。未几，被害，时年十四，葬以庶人礼。

籥初封新蔡王，覃薨，还封清河王。

铨初封上庸王，怀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为皇太子。洛京倾覆，没于刘聪。

端初封广川王，铨之为皇太子也，转封豫章，礼秩如皇子，拜散骑常侍、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假节。当之国，会洛阳陷没，端东奔苟晞于蒙。晞立为皇太子，七十日，为石勒所没。

汝阴哀王谟，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时年十一。无后，国除。

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阳、吴兴并吴三郡，历射声校尉、后军将军。与兄淮南王允共攻赵王伦，允败，收晏付廷尉，欲杀之。傅祗于朝堂正色而争，于是群官并谏，伦乃贬为宾徒县王。后徙

封代王。伦诛，诏复晏本封，拜上军大将军、开府，加侍中。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之相攻也，乂以晏为前锋都督，数交战。永嘉中，为太尉、太将军。晏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又少有风疾，视瞻不端，后转增剧，不堪朝觐。及洛京倾覆，晏亦遇害，时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赠太保。五子，长子不显名，与晏同没。余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汉王，改封济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济阴，为散骑常侍。皆没于贼。

渤海殇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时年二岁，追加封谥。

元帝六男：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东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郑夫人生琅邪悼王焕及简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贱入宫，元帝命虞妃养之。裒初继叔父长乐亭侯浑，后徙封宣城郡公，拜后将军。及帝为晋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过于明帝，从容谓王导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导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隽之目，固当以年。"于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后，改食会稽、宣城邑五万二千户，拜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征还京师。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赠车骑大将军，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赠裒太保。子哀王安国立，未逾年薨。

东海哀王冲，字道让。元帝以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继毗后，称东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万户，又改食下邳、兰陵，以越妃裴氏为太妃，拜长水校尉。高选僚佐，以沛国刘耽为司马，颍川庾怿为功曹，吴郡顾和为主簿。永昌初，迁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及东海太妃薨，因发毗丧。冲即王位，以荥阳益东海国，转车骑将军，徙骠骑将军。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无子。

成帝临崩，诏曰："哀王无嗣，国统将绝，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继哀王为东海王。"以道远，罢荥阳，更以临川郡益东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为琅邪王，东海国阙，无嗣。奕后入纂大业，桓温废之，复为东海王，既而贬为海西公，东海国又阙嗣。隆安三年，安帝诏以会稽忠王次子彦璋为东海王，继哀王为曾孙，改食吴兴郡。为桓玄所害，国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继武陵王喆后，太兴元年受封。咸和初，

拜散骑常侍。后以湘东增武陵国，除左将军，迁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进。建元初，领秘书监。穆帝即位，转镇军大将军，迁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固让。

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及简文帝即位，温乃表晞曰："晞体自皇极，故宠灵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纳轻剽，苞藏亡命。又息综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自猜惧，将成乱阶。请免晞官，以王归藩，免其世子综官，解子□逢散骑常侍。"□逢以梁王随晞，晞既见黜，送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归温。温又逼新蔡王晁使自诬与晞、综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刘彊等谋逆，遂收付廷尉，请诛之。简文帝不许，温于是奏徙新安郡，家属悉从之，而族诛殷涓等，废晃徙冲阳郡。

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时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临于西堂，诏曰："感惟摧恸，便奉迎灵柩，并改移妃应氏及故世子梁王诸丧，家属悉还。"复下诏曰："故前武陵王体自皇极，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岂可情礼靡寄！其追封新宁郡王，邑千户。"晞三子：综、□逢、遵。以遵嗣。追赠综给事中，□逢散骑郎。十二年，追复晞武陵国，综、□逢各复先官，□逢还继梁国。

梁王□逢，字贤明，出继梁王翘，官至永安太仆，与父晞俱废。薨，子和嗣。太元中复国。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国人孔朴奉珍之奔于寿阳。桓玄败，珍之归朝廷。太将军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贞立，蒙险违难，抚义怀顺，载奔阙庭。值寿阳扰乱，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骑郎。"累迁游击将军、左卫、太常。刘裕伐姚泓，请为谘议参军。裕将弱王室，诬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远。初袭封新宁，时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将军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及晞追复封武陵王，以遵嗣，历位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常、中领军。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禄大夫。玄篡，贬为彭泽侯，遣之国。行次石头，夜涛水入淮，船破，未得发。会义旗兴，复还国第。朝廷称受密诏，使遵总摄万机，加侍中、大将军，移入东宫，内外毕敬。迁转百官，称制书；又教称令书。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剑二十人。义熙四年薨，时年三十五，诏赐东园温明神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策赠太传，葬加殊礼。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骑侍郎。薨，

子球之立。宋兴，国除。

琅邪悼王焕，字耀祖。母有宠，元帝特所钟爱。初继帝弟长乐亭侯浑，后封显义亭侯。尚书令刁协奏："昔魏临淄侯以邢颙为家丞，刘桢为庶子。今侯幼弱，宜选明德。"帝令曰："临淄万户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苏者。今晚生□蒙弱，何论于此！间封此兒，不以宠稚子也。亡弟当应继嗣，不获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摄祠祭而已，岂宜屈贤才以受无用乎！"及焕疾笃，帝为之撤膳，乃下诏封为琅邪王，嗣恭王后，俄而薨，年二岁。

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

臣闻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礼，事贵不过。是以世丰不使奢放，凶荒必务约杀。朝聘嘉会，足以展庠序之仪；殡葬送终，务以称哀荣之情。上无奢泰之谬，下无匮竭之困。故华元厚葬，君子谓之不臣；嬴博至俭，仲尼称其合。礼明伤财害时，古人之所讥；节省简约，圣贤之所嘉也。语曰，上之化下，如风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则，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龙飞践阼，兴微济弊，圣怀劳谦，务从简俭，宪章旧制，犹欲节省，礼典所无，而反尚饰，此臣愚情窃所不安也。棺椁舆服旒之属，礼典旧制，不可废阙。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不为大费，臣在机近，义所不言。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直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

又案《礼记》，国君之葬，棺椁之间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以壶甒为差，则柷财大于壶明矣，椁周于棺，椁不甚大也。语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则难为坚固，无益于送终，而有损于财力。凶荒杀礼，经国常典，既减杀而犹过旧，此为国之所厚惜也。又礼，将葬，迁柩于庙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则柩不宿于墓上也。圣人非不哀亲之在土而无情于丘墓，盖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殡宫。始则营草宫于山陵，迁神柩于墓侧，又非典也。非礼之事，不可以训万国。

臣至愚至贱，忽求革前之非，可谓狂瞽不知忌讳。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庙社稷，远托江表半州之地，凋残以甚。加之荒旱，百姓

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惧。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忧之至重也。正是匡矫末俗，改张易调之时，而犹当竭已罢之人，营无益之事，殚已困之财，修无用之费，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于天下，国之最大，若割损非礼之事，务遵古典，上以彰圣朝简易之至化，下以表万世无穷之规则，此刍荛之言有补万一，尘露之微有增山海。

表寝不报。

永昌元年，立焕母弟昱为琅邪王，即简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会稽，以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又以简文帝摄行琅邪王国祀。简文登阼，国遂无嗣。帝临崩，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为会稽王，更以恭帝为琅邪王。恭帝即位，于是琅邪国除。

简文帝七子：王皇后生会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仪生临川献王郁、皇子硃生。王淑仪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会稽文孝王道子。俞生、硃生、天流并早夭，今并略之。

会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长。帝为会稽王，立道生为世子，拜散骑侍郎、给事中。性疏躁，不修行业，多失礼度，竟以幽废而卒，时年二十四，无后。及孝武帝即位，尝昼日见道生及临川献王郁，郁曰："大郎饥乏辛苦。"言竟不见。帝伤感，因以西阳王录玄孙珣之为后。珣之历吴兴太守。刘裕之伐关中，以为谘议参军。时帝道方谢，珣之为宗室之美，与梁王珍之俱被害。

临川献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无礼失旨，郁数劝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纳，郁为之流涕，简文帝深器异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谥献世子。宁康初，赠左将军，加散骑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孙宝为嗣，追尊其母胡淑仪为临川太妃。

宝字弘文，历秘书监、太常、左将军、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宋兴，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降为西丰侯，食邑千户。

会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后琅邪孝王，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年十岁，封琅邪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摄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进骠骑将军。后公卿奏："道子亲贤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让不拜。使隶尚书六条事，寻加开府，领司徒。及谢安薨，诏曰："新丧哲辅，华戎未一，自非明贤懋

德，莫能绥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体道自然，神识颖远，实当旦奭之重，宜总二南之任，可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文武，一以配骠骑府。”让不受。数年，领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进位丞相、扬州牧、假黄钺，羽葆鼓吹。”并让不受。

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桓玄尝候道子，正遇其醉，宾客满坐，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道子颔曰：“侬知侬知。”因举酒属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

于时朝政既紊，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无卫霍之才，而比方古人，为患一也。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其违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滥无罪，必夭天命，其违三矣。盗者未必躬窃人财，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盗公行，其违四矣。在上化下，必信为本。昔年下书，敕使尽规，而众议兼集，无所采用，其违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诫粗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竞加敬事，又侵渔百姓，取财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陈“太子宜出临东宫，克奖德业”。疏奏，并不省。中书郎范宁亦深陈得失，帝由是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崇之。国宝即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国宝甚惧，复潜宁于帝。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专恣。

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谘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

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造弥甚。千秋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

又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博平令吴兴闻人奭上疏曰：“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辅宰相，起自微贱，窃弄威权，衒卖天官。其子寿龄为乐安令，赃私狼藉，畏法奔逃，竟无罪罚，傲然还县。又尼妲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又振武将军庾恆鸣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谏被囚，殆至没命。而恆以醉酒见怒，良夫以执忠废弃。又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传，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道子复委任王绪，由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

中书郎徐邈以国之至亲，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从容言于帝曰：“昔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世祖聪达，负愧齐王。兄弟之际，实宜深慎。”帝纳之，复委任道子如初。

时有人为《云中诗》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轻出教命。捕贼千秋，干豫朝政。王恺守常，国宝驰竞。荆州大度，散诞难名；盛德之流，法护、王宁；仲堪、仙民，特有言咏，东山安道，执操高抗，何不征之，以为朝匠？”荆州，谓王忱也；法护，即王殉；宁，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

及恭帝为琅邪王，道子受封会稽国，并宣城为五万九千户。安帝践阼，有司奏：“道子宜进位太傅、扬州牧、中书监，假黄钺，备殊礼。”固辞不拜，又解徐州。诏内外众事，动静谘之。帝既冠，道子稽首归政，王国宝始总国权，势倾朝廷。王恭乃举兵讨之。道子惧，收国实付廷尉，并其徒弟琅邪内史绪悉斩之，以谢于恭，恭即罢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录尚书以谢方岳，诏不许。

道子世子元显，时年十六，为侍中，心恶恭，请道子讨之。乃拜元显为征虏将军，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属道子妃薨，帝下诏曰：“会稽王妃尊贤莫二，朕义同所亲。今葬加殊礼，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显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诚孝性蒸蒸，至痛难夺。然不以家事辞王事，《阳秋》之明义；不以私限违公制，中代之变礼。故闵子腰绖，山王逼屈。良以至戚由中，轨容著外，有礼无时，贤哲斯顺。须妃葬

毕，可居职如故。”

于时王恭威振内外，道子甚惧，复引谯王尚之以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以备恭，与尚之等日夜谋议，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复举兵，以讨尚之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广州刺史桓玄并应之。道子使人说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卿今弃旧交，结新援，忘王恭畴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体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贵可保，祸败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奋。我事相王，无相负者。既不能距恭，反杀国宝。自尔已来，谁复敢攘袂于君之事乎！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当与天下同举，诛鉏奸臣，何忧府不开，爵不至乎！”时楷已应恭檄，正征士马。信反，朝廷忧惧，于是内外戒严。元显攘袂慷慨谓道子曰：“去年不讨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元显虽年少，而聪明多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尚之为之羽翼。时相傅会者，皆谓元显有明帝神武之风。于是以为征讨都督、假节，统前将军王珣、左将军谢琰及将军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灭之。

既而杨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复至石头，元显于竹里驰还京师，遣丹阳尹王恺、鄱阳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颍川太守温详、新安太守孙泰等，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距之。道子将出顿中堂，忽有惊马蹂藉军中，因而扰乱，赴江而死者甚众。仲堪既知王恭败死，狼狈西走，与桓玄屯于寻阳。朝廷严兵相距，内外骚然。诏元显甲杖百人入殿，寻加散骑常侍、中书令，又领中领军，持节、都督如故。

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元显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以刀笔之才，为元显谋主，交结朋援，多树亲党，自桓谦以下，诸贵游皆敛衽请交。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法顺屡谏，不纳。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加道子黄钺，元显为中军以讨之。又加元显录尚书事。然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正言弗闻，谄誉日至，或以为一时英杰，或谓为风流名士，由是自谓无敌天下，故骄侈日

增。帝又以元显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刘氏为会稽王夫人，金章紫绶。会洛阳覆没，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绶，请归藩，不许。及太皇太后崩，诏道子乘舆入殿。元显因讽礼官下议，称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内外群僚皆应尽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及谢琰为孙恩所害，元显求领徐州刺史，加侍中、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诸军事，封其子彦璋为东海王。寻以星变，元显解录，复加尚书令。

会孙恩至京口，元显栅断石头，率兵距战，频不利。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既而孙恩遁于北海，桓玄复据上流，致笺于道子曰："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元显览而大惧。张法顺谓之曰："桓玄承籍门资，素有豪气，既并殷、杨，专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孙恩为乱，东土涂地，编户饥馑，公私不赡，玄必乘此纵其奸凶，窃用忧之。"元显曰："为之奈何？"法顺曰："玄始据荆州，人情未辑，方就绥抚，未遑他计。及其如此，发兵诛之，使刘牢之为前锋，而第下以大军继进，桓玄之首必悬于麾下矣。"元显以为然，遣法顺至京口，谋于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顺还，说元显曰："观牢之颜色，必贰于我，未若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

道子寻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崇异之仪，备尽盛典。其骠骑将军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显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征讨大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加黄钺，班剑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为前锋。法顺又言于元显曰："自举大事，未有威断，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斩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济不，继在前军，而牢之反覆，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不贰。若不受命，当逆为其所。"元显曰："非牢之无以当桓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必动，二三不可。"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糈橡。

大军将发，玄从兄骠骑长史石生驰使告玄。玄进次寻阳，传檄京师，罪状元显。俄而玄至西阳，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显弃船退屯国子学堂。明日，列阵于宣阳门外，元显佐吏多散

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刘牢之遂降于玄。元显回入宣阳门，牢之参军张暢之率众遂之，众溃。元显奔入相府，唯张法顺随之。问计于道子，道子对之泣。玄遣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收元显送于新亭，缚于舫前而数之。元显答曰："为王诞、张法顺所误。"于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徒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卫，竟承玄旨C G杀之，时年三十九。帝三日哭于西堂。

及玄败，大将军、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阔皇家，亲贤之重，地无与二。骠骑大将军内总朝维，外宣威略，志荡世难，以宁国祚。天未静乱，祸酷备钟，悲动区宇，痛贯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陨。今皇祚反正，幽显式叙，宜崇明国体，以述旧典。便可追崇太傅为丞相，加殊礼，一依安平献王故事。追赠骠骑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填茔翳然，飘薄非所，须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迁改。可下太史祥吉日，定宅兆。"于是遣通直常侍司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时寇贼未平，丧不时达。义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谥元显曰忠。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嗣，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羡奴勺药也，竟坐弃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恸。修之复为嗣。薨，谥悼王，无子，国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终也，乃宪章往昔，稽古前王，广誓山河，大开藩屏，文昭武穆，方驾于鲁、卫、应、韩；磐石犬牙，连衡于吴、楚、齐、代。然而作法于乱，付托非才，何曾叹经国之无谋，郭钦识危亡之有兆。及宫车晏驾，填土未干，国难荐臻，朝章驰废。重以八王继乱，九服沸腾，戎羯交驰，乘舆幽逼，瑶枝琼萼，锋镝而消亡；硃芾绿车，与波尘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于豺狼；惵惵周余，竟沈沦于涂炭。呜呼！运极数穷，一至于此！详观载籍，未或前闻。道子地则亲贤，任惟元辅，耽荒曲蘖，信惑谗谀。遂使尼媪窃朝权，奸邪制国命，始则彝伦攸斁，终则宗社沦亡。元显以童丱之年，受栋梁之寄，专制朝廷，陵蔑君亲，奋庸琐之常材，抗奸凶之臣寇，丧师殄国。不亦宜乎！斯则元显为安帝之孙强，道子实晋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维城，用藩王室；有晋之分封子弟，实树乱阶。《诗》云："怀德惟宁，宗子维成。无俾城坏，无独期畏。"城既坏矣，畏也宜哉！典午之丧乱弘多，实此之由矣。

赞曰：帝子分封，婴此鞠凶。札瘥继及，祸难仍钟。秦献聪悟，清河内顾。淮南忠勇，宣城识度。道子昏凶，遂倾国祚。

列传第三十五

王导（子悦恬洽协劭荟洽子殉珉劭子谧）

王导，字茂弘，光禄大夫览之孙也。父裁，镇军司马。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初袭祖爵即丘子。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并不行。后参东海王越军事。

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昔秦为无道，百姓厌乱，巨猾陵暴，人怀汉德，革命反正，易以为功。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人乘衅，有亏至道。然否终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勋，一匡九合，管仲、乐毅，于是乎在，岂区区国臣所可拟议！愿深弘神虑，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瞻、周□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

永嘉末，迁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导上笺曰：“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仓舒，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以此格万物，得不局迹乎！今者临郡，不问贤愚豪贱，皆加重号，辄有鼓盖，动见相准。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天官混杂，朝望颓

毁。导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开导乱源，饕窃名位，取紊彝典，谨送鼓盖加崇之物，请从导始。庶令雅俗区别，群望无惑。”帝下令曰：“导德重勋高，孤所深倚，诚宜表彰殊礼。而更约己冲心，进思尽诚，以身率众，宜顺其雅志，式允开塞之机。”拜宁远将军，寻加振威将军。愍帝即位，征吏部郎，不拜。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俄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后坐事除节。

于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导上书曰：

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世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方今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礼仪胶固，淳风渐著，则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阙而复补，皇纲弛而更张，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

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

帝甚纳之。

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以讨华轶功，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会太山太守徐龛反，帝访可以镇抚河南者，导举太子左卫率羊鉴。既而鉴败，抵罪。导上疏曰："徐龛叛戾，久稽天诛，臣创议征讨，调举羊鉴。鉴暗懦覆师，有司极法。圣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领。然臣受重任，总录机衡，使三军挫衄，臣之责也。乞自贬黜，以穆朝伦。"诏不许。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时孝怀太子为胡所害，始奉讳，有司奏天子三朝举哀，群臣一哭而已。导以为皇太子副贰宸极，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从之。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

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及敦得志，加导守尚书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也，敦谓导曰："不从吾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自汉魏已来，赐谥多由封爵，虽位通德重，先无爵者，例不加谥。导乃上疏，称"武官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不谥，甚失制度之本意也"。从之。自后公卿无爵而谥，导所议也。

初，帝爱琅邪王裒，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曰："夫立子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导受遗诏辅政，解扬州，迁司徒，一依陈群辅魏故事。王敦又举兵内向。时敦始寝疾，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及帝伐敦，假导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敦平，进封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

名。固让。帝崩，导复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是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诏加导大司马、假黄钺，出讨之。军次江宁，帝亲饯于郊。俄而贼退，解大司马。

庾亮将征苏峻，访之于导。导曰："峻猜阻，必不奉诏。且山薮藏疾，宜包容之。"固争不从，亮遂召峻。既而难作，六军败绩，导入宫侍帝。峻以导德望，不敢加害，犹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舆幸石头，导争之不得。峻日来帝前肆丑言，导深惧有不测之祸。时路永、匡术、贾宁并说峻，令杀导，尽诛大臣，更树腹心。峻敬导，不纳，故永等贰于峻。导使参军袁耽潜讽诱永等，谋奉帝出奔义军。而峻衙御甚严，事遂不果。导乃携二子随永奔于白石。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

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

六年冬，烝，诏归胙于导，曰："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初，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自后元正，导入，帝犹为之兴焉。

时大旱，导上疏逊位。诏曰："夫圣王御世，动合至道，运无不周，故能人伦攸叙，万物获宜。朕荷祖宗之重，托于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风，俯洽宇宙，亢阳逾时，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体道明哲，弘犹深远，勋格四海，翼亮三世，国典之不坠，实仲山甫补之。而猥崇谦光，引咎克让，元道之愆，寄责宰辅，只增其阙。博综万机，不可一日有旷。公宜遗履谦之近节，遵经国之远略。门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导固让。诏累逼之，然后视事。

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帝知之，给布万匹，以供私费。导有羸疾，不堪朝会，帝幸其府，纵酒作乐，后令舆车入殿，其见

敬如此。

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匹。俄而贼退，解大司马，复转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难，祸乱旁兴。公文贯九功，武经七德，外缉四海，内齐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隽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绩。朕思凭高谟，弘济远猷，维稽古建尔于上公，永为晋辅。往践厥职，敬敷道训，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是岁，妻曹氏卒，赠金章紫绶。初，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兒也。"

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

咸康五年薨，时年六十四。帝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册曰："盖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勋；至乎阖棺标迹，莫尚号谥，风流百代，于是乎在。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栖迟务外，则名隽中夏，应期濯缨，则潜算独运。昔我中宗、肃祖之基中兴也，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梼杌易质；调阴阳之和，通彝伦之纪，辽陇承风，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复宣武之绩，旧物不失，公协其猷。若乃荷负顾命，保朕冲人，遭遇艰圮，夷险委顺；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扶其颓倾而弘之以仁，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方赖高谟，以穆四

海，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恸于心。虽有殷之殒保衡，有周之丧二南，曷谕兹怀！今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荣宠！”

二弟：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导六子：悦、恬、洽、协、邵、荟。

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奕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邪！”导性俭节，帐下甘果烂败，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悦少侍讲东宫，历吴王友、中书侍郎，先导卒，谥贞世子。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特至，不食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导问：“君是何人？”曰：“仆是蒋侯也。公兒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公勿复忧。”因求食，遂啖数升。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患，非可救者。”言讫不见，悦亦殒绝。悦与导语，恆以慎密为端。导还台，及行，悦未尝不送至车后，又恆为母曹氏襞敛箱篋中物。悦亡后，导还台，自悦常所送处哭至台门，其母长封作篋，不忍复开。

悦无子，以弟恬子琨为嗣，袭导爵丹阳尹，卒，赠太常。子嘏嗣，尚鄱阳公主，历中领军、尚书。卒，子恢嗣，义熙末，为游击将军。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州辟别驾，不行，袭爵即丘子。性傲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傲迈，竟无宾主之礼。万怅然而归。晚节更好士，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迁中书郎。帝欲以为中书令，导固让，从之。除后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导薨，去官。俄起为后将军，复镇石头。转吴国、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卒，赠中军将军，谥曰宪。

洽字敬和，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征拜领军，寻加中书令，固让，表疏十上。穆帝诏曰：“敬和清裁贵令，昔为中书郎，吾时尚小，数呼见，意甚亲之。今所以用为令，既机任须才，且欲时时相见，共讲文章，待以友臣之义。而累表固让，甚违本怀。其催洽令拜。”苦让，遂不受。升平二年卒于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希安旨，乃出珣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迁秘书监。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

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而与珣等不协，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隆安初，国宝用事，谋黜旧臣，迁珣尚书令。王恭赴山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拥强兵，窃发于京辇，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时望除之，亦无尤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旬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但问岁终何如耳。"恭寻起兵，国宝将杀珣等，仅而得免，语在国宝传。二年，恭复举兵，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事平，上所假节，加散骑常侍。

四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桓玄与会稽王道子书曰："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时事艰难，忽尔丧失，叹惧之深，岂但风流相悼而已！其崎岖九折，风霜备经，虽赖明公神鉴，亦识会居之故也。卒以寿终，殆无所哀。但情发去来，置之未易耳。"玄辅政，改赠司徒。

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昙首，宋世并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珣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僧弥，珉小字也。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

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举秀才，不行。后历著作、散骑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侍中，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二人素齐名，世谓献之为“大令”，珉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时年三十八，追赠太常。二子：朗、练。义熙中，并历侍中。

协字敬祖，元帝抚军参军，袭爵武冈侯，早卒，无子，以弟劭子谧为嗣。

谧字稚远。少有美誉，与谯国桓胤、太原王绥齐名。拜秘书郎，袭父爵，迁秘书丞，历中军长史、黄门郎、侍中。及桓玄举兵，诏谧衔命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未至郡，玄以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及玄将篡，以谧兼太保，奉玺册诣玄。玄篡，封武昌县开国公，加班剑二十人。

初，刘裕为布衣，众未之识也，惟谧独奇贵之，尝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及裕破恆玄，谧以本官加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既受宠桓氏，常不自安。护军将军刘毅尝问谧曰：“玺绶何在？”谧益惧。会王绥以桓氏甥自疑，谋反，父子兄弟皆伏诛。谧从弟谌，少骁果轻侠，欲诱谧还吴，起兵为乱，乃说谧曰：“王绥无罪，而义旗诛之，是除时望也。兄少立名誉，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谧惧而出奔。刘裕笺诣大将军、武陵王遵，遣人追蹑，谧既还，委任如先，加谧班剑二十人。义熙三年卒，时年四十八。追赠侍中、司徒，谥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伦，历东阳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丹阳尹。劭美姿容，有风操，虽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坠替之容。桓温甚器之。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出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赠车骑将军，谥曰简。三子：穆、默、恢。穆，临海太守。默，吴国内史，加二千石。恢，右卫将军。穆三子：简、智、超。默二子：鉴、惠。义熙中，并历显职。

荟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时年饥粟贵，人多饿死，荟以私米作饘粥，以饴饿者，所济活甚众。征补中领军，不拜。徙尚书，领中护军，复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顷之，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转督浙江东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卒于官，赠卫

将军。

子廞，历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以母丧，居于吴。王恭举兵，假廞建武将军、吴国内史，令起军，助为声援。廞即墨绖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廞自谓义兵一动，势必未宁，可乘间而取富贵。而曾不旬日，国宝赐死，恭罢兵符，廞去职。廞大怒，回众讨恭。恭遣司马刘牢之距战于曲阿，廞众溃奔走，遂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少子华以不知廞存亡，忧毁布衣蔬食。后从兄谧言其死所，华始发丧，入仕。

初，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其后子孙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飞龙御天，故资云雨之势；帝王兴运，必俟股肱之力。轩辕，圣人也，杖师臣而授图；商汤，哲后也，托负鼎而成业。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发踪，本于陵寡，金行抚运，无德在时。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荡覆，江左嗣兴，兆著玄石之图，乖少康之祀夏；时无思晋之士，异文叔之兴刘；辅佐中宗，艰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负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复之功，用成翌宣之道。于是王敦内侮，凭天邑而狼顾；苏峻连兵，指宸居而隼击。实赖元宰，固怀匪石之心；潜运忠谟，竟翦吞沙之寇。乃诚贯日，主垂饵以终全；贞志陵霜，国缀旒而不灭。观其开设学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栉风之际；虽则世道多故，而规模弘远矣。比夫萧曹弼汉，六合为家；爽望匡周，万方同轨，功未半古，不足为俦。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吕虔之赠刀；谧乃聩声，惭刘毅之征玺。语曰："深山大泽，有龙有蛇。"实斯之谓也。

赞曰：虎啸猋驰，龙升云映。武冈矫矫，匡时辑政。懿绩克宣，忠规靡竞。契叶三主，荣逾九命。贻刀表祥，巫水流庆。赫矣门族，重光斯盛。

列传第三十六

刘弘陶侃

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累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张华甚重之。由是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以勋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骧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败也，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余官如故。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恆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后斩首数万级。及到官，昌惧而逃，其众悉降，荆土平。

初，弘之退也，范阳王虓遣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奕不受代，与兵距弘。弘遣军讨奕，斩之，表曰："臣以凡才，谬荷国恩，作司方州，奉辞伐罪，不能奋扬雷霆，折冲万里，军退于宛，分受显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职，即进达所镇。而范阳王虓先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臣至，不受节度，擅举兵距臣。今张昌奸党初平，昌未枭擒，益梁流人萧条猥集，无赖之徒易相扇动，飙风骇荡，则沧海横波，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比须表上，虑失事机，辄遣军讨奕，即枭其首。奕虽贪乱，欲为荼毒，由臣劣弱，不胜其任，令奕肆心，以劳资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专辄之罪。"诏曰："将军文武兼资，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赵骧。将军所遣诸军，克灭群寇，张奕贪祸，距违诏命。将军致讨，传首阙庭，虽有不请之嫌，古人有专之之义。其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以副推毂之望焉。"张昌窜于下隽山，弘遣军讨昌，斩之，悉降其众。

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弘乃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乃表曰："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夫庆赏刑威，非臣所专，且知人则哲，圣帝所难，非臣暗蔽所能斟酌。然万事有机，豪厘宜慎，谨奉诏书，差所应用。盖崇化莫若贵德，则所以济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顷者多难，淳朴弥凋，臣辄以征士伍朝补零陵太守，庶以惩波荡之弊，养退让之操。臣以不武，前退于宛，长史陶

侃、参军蒯恆、牙门皮初，戮力致讨，荡灭奸凶，侃恆各以始终军事，初为都战帅，忠勇冠军，汉沔清肃，实初等之勋也。《司马法》‘赏不逾时’，欲人知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报，无以劝徇功之士，慰熊罴之志。臣以初补襄阳太守，侃为府行司马，使典论功事，恆为山都令。诏惟令臣以散补空缺，然沶乡令虞潭忠诚烈正，首唱义举，举善以教，不能者劝，臣辄特转潭补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拷掠，几至陨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皆功行相参，循名校实，条列行状，公文具上。”朝廷以初虽有功，襄阳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余并从之。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

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弘尝夜起，闻城上持更者叹声甚苦，遂呼省之。兵年过六十，羸疾无襦。弘愍之，乃谪罚主者，遂给韦袍复帽，转以相付。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与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齐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曲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尚。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固。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乃给其田种粮食，擢其贤才，随资叙用。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弘曰：“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吾常为之叹息。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论平张昌功，应封次子一人县侯，弘上疏固让，许之。进拜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惠帝幸长安，河间王颙挟天子，诏弘为刘乔继援。弘以张方残暴，知颙必败，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弘大怒，斩之。河间王颙使张光

为顺阳太守，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彭城王前东奔，有不善之言。张光，太宰腹心，宜斩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辅得失，岂张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为也。”展深恨之。

陈敏寇扬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军中候蒋超，统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众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督三郡水军，继蒋超。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或有间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为前锋督护，委以讨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为质，弘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何况大丈夫乎！”陈敏竟不敢窥境。永兴三年，诏进号车骑将军，开府及余官如故。

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弘遣参军刘盘为督护，率诸军会之。盘既旋，弘自以老疾，将解州及校尉，适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马郭劢欲推颖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于是墨绖率府兵计劢，战于浊水，斩之，襄沔肃清，初，东海王越疑弘与刘乔贰于己，虽下节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颖，璠又斩励，朝廷嘉之。越手书与璠赞美之，表赠弘新城郡公，谥曰元。

以高密王略代镇，寇盗不禁，诏起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翕然归心。及略薨，山简代之。简至，知璠得众心，恐百姓逼以为主，表陈之，由是征璠为越骑校尉。璠亦深虑逼迫，被书，便轻至洛阳，然后遣迎家累。侨人侯脱、路难等相率卫送至都，然后辞去。南夏遂乱。父老追思弘，虽《甘棠》之咏召伯，无以过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髟皮}，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

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侃，虚心敬悦，曰：“君终当有大名。”命其子与之结友而去。

夔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庆后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归，为郡小中正。

会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后以军功封东乡侯，邑千户。

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侃出兵御之。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为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击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

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顷之，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

东，大收其利。而帝使侃击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侃节度。侃令二将为前锋，兄子舆为左甄，击贼，破之。时周顗为荆州刺史，先镇浔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硃伺救之，贼退保泠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硃伺等逆击，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众。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贡对曰："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硃伺等讨江夏贼，杀之。贼王冲自称荆州刺史，据江陵。王贡还，至竟陵，矫侃命，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击侃督护郑攀于沌阳，破之，又败硃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溃中，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必不可。"侃惑之而不进。无何，贼至，果为所败。贼钩侃所乘舰，侃窘急，走入小船。硃伺力战，仅而获免。张奕竟奔于贼。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

侃复率周访等进军人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击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辞诣王敦曰："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荈，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脣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敦于是奏复侃官。

韬将王贡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诱五溪夷，以舟师断官运，径向武昌。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斩千余级，降万余口。贡遁还湘城。贼中离阻，杜弢遂疑张奕而杀之，众情益惧，降者滋多。王贡复挑战，侃遥谓之曰："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贡初横脚马上，侃言讫，贡敛容下脚，辞色甚顺。侃知其可动，复令谕之，截发为信，贡遂来降。而韬败走。进克长沙，获其将毛宝、高宝、梁堪而还。

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硃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广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俊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暠。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参军。侃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进至始兴。

先是，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机复遣使诣王敦，乞为交州。敦从之，而机未发。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劝弘取广州，弘遂与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俱谋反。或劝侃且住始兴，观察形势。侃不听，直至广州。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俄而弘率轻兵而至，知侃有备，乃退。侃追击破之，执刘沈于小桂。又遣部将许高讨机，斩之，传首京都。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于是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太兴初，进号平南将军，寻加都督交州军事。及王敦举兵反，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寻转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复本职，加散骑常侍。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侃遣将高宝进击平之。以侃领交州刺史。录前后功，封次子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迈，瞻丧至不临。五月，与温峤、庾亮等俱会石头。诸军即欲决战，侃以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侃不从，曰："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侃笑曰："卿良将也。"乃从根谋，夜修晓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业垒，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陈陵东，侃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贼众大溃。峻弟逸复聚众。侃与诸军斩逸于石头。

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苏峻之祸，职亮是由。及石头平，惧侃致讨，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寻以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降之。

属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辄领江州。侃闻之曰："此必

诈也。”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默遣使送妓婢绢百匹，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发使上表讨默。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曰：“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侃既至，默将宗侯缚默父子五人及默将张丑诣侃降，侃斩默等。默在中原，数与石勒等战，贼畏其勇，闻侃讨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苏峻将冯铁杀侃子，奔于石勒，勒以为戍将。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杀之。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增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达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

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阳。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上表固让，曰：“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笃，又上表逊位曰：

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籓。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谘，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

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

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

侃舆车出临津就船，明日，薨于樊溪，时年七十六。成帝下诏曰："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又策谥曰桓，祠以太牢。侃遗令葬国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

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苏峻之役，庾亮轻进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未亡一年，欲逊位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笃，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将出府门，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硃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

纸裒，“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卒，子绰之嗣。绰之卒，子延寿嗣。宋受禅，降为吴昌侯，五百户。

琦，司空掾。

旗，历位散骑常侍、郴县开国伯。咸和末，为散骑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袭之嗣。卒，子谦之嗣。宋受禅，国除。

斌，尚书郎。

称，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假节。性虓勇不伦，与诸弟不协。后加建威将军。咸康五年，庾亮以称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到夏口，轻将二百人下见亮。亮大会吏佐，责称前后罪恶，称拜谢，因罢出。亮使人于阁外收之，弃市，亮上疏曰：“案称，大司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丧位，荒耽于酒，昧利偷荣，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军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余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要结诸将，欲阻兵构难。诸将惶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臣以侃勋劳王室，是以依违容掩，故表为南中郎将，与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称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义有专断，辄收称伏法。”

范，最知名，太元初，为光禄勋。

岱，散骑侍郎。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谋，赐爵当阳亭侯。咸和中，为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假节。卒官，追赠平南将军，谥曰肃。

臻弟舆，果烈善战，以功累迁武威将军。初，贼张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乱，遂留蜀。至是，率三百余家欲就杜弢，为侃所获。诸将请杀其丁壮，取其妻息，舆曰："此本官兵，数经战阵，可赦之以为用。"侃赦之，以配舆。及侃与杜弢战败，贼以桔槔打没官军船舰，军中失色。舆率轻舸出其上流以击之，所向辄克。贼又率众将焚侃辎重，舆又击破之。自是每战辄克，贼望见舆军，相谓曰："避陶武威。"无敢当者。后与杜弢战，舆被重创，卒。侃哭之恸，曰："丧吾家宝！"三军皆为之垂泣。诏赠长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国也，下料疆宇，列为九州，辅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齐政，俯寄宣风。备连率之仪，威腾阃外；总颁条之务，礼缛区中。委称其才，《甘棠》以之流咏；据非其德，仇饷以是兴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节，并紊天纲。和季以同里之情，申卢绾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吴起之风。自幽徂荆，亟敛豺狼之迹；举贤登善，穷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毕力，华夷顺命，一州清晏，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静寝于稽天之际。犹独称善政，何其寡欤！《易》云"贞固足以干事"，于征南见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

赞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静荆塞，化扬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肃。长沙勤王，拥旆戎场。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赖之重，匪伊舟航。

列传第三十七

温峤郗鉴（子愔愔子超愔弟昙鉴叔父隆）

温峤，字太真，司徒羡弟之子也。父憺，河东太守。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后举秀才、灼然。司徒辟东阁祭酒，补上党潞令。

平北大将军刘琨妻，峤之从母也。琨深礼之，请为参军。琨迁大将军，峤为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将兵讨石勒，屡有战功。琨迁司空，以峤为右司马。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埸，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

属二都倾覆，社稷绝祀，元帝初镇江左，琨诚系王室，谓峤曰："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对曰："峤虽无管张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岂敢辞命。"乃以为左长史，檄告华夷，奉表劝进。峤既至，引见，具陈琨忠诚，志在效节，因说社稷无主，天人系望，辞旨慷慨。举朝属目，帝器而喜焉。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屡求反命，不许。会琨为段匹磾所害，峤表琨忠诚，虽勋业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

除散骑侍郎。初，峤欲将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其后母亡，峤阻乱不获归葬，由是固让不拜，苦请北归。诏三司、八坐议其事，皆曰："昔伍员志复私仇，先假诸侯之力，东奔阖闾，位为上将，然后鞭荆王之尸。若峤以母未葬没在胡虏者，乃应竭其智谋，仰凭皇灵，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岂可稍以乖嫌，废其远图哉！"峤不得已，乃受命。

后历骠骑王导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及在东宫，深见宠遇，太子与为布衣之交。数陈规讽，又献《侍臣箴》，甚有弘益。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

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

明帝即位，拜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转中书令。峤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甚为王敦所忌，因请为左司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纵，峤谏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劳谦吐握，岂好勤而恶逸哉！诚由处大任者不可不尔。而公自还辇毂，入辅朝政，阙拜觐之礼，简人臣之仪，不达圣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尧，伯禹竭身虞庭，文王虽盛，臣节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方烈奋乎百世，休风流乎万祀。至圣遗轨，所不宜忽。愿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则天下幸甚。"敦不纳。峤知其终不悟，于是谬为设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峤素有知人之称，凤闻而悦之，深结好于峤。会丹阳尹缺，峤说敦曰："京尹辇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选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尽理。"敦然之，问峤谁可作者。峤曰："愚谓钱凤可用。"凤亦推峤，峤伪辞之。敦不从，表补丹阳尹。峤犹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前，凤未及饮，峤因伪醉，以手版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两释之。临去言别，涕泗横流，出阁复入，如是再三，然后即路。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贰。"由是凤谋不行，而峤得还都，乃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

及敦构逆，加峤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敦与王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表诛奸臣，以峤为首。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及王含、钱凤奄至都下，峤烧硃雀桁以挫其锋，帝怒之，峤曰："今宿卫寡弱，征兵未至，若贼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桥。"贼果不得渡。峤自率众与贼夹水战，击王含，败之，复督刘遐追钱凤于江宁。事平，封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

时制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固，峤上疏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亲任小人，疏远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间。处其朝者恆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且敦为大逆之日，拘录人士，自免无路，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奸党，宜施之以宽。加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实负其心。陛下仁圣含弘，思求允中；臣阶缘博纳，干非其事，诚在爱才，不忘忠益。"帝从之。

是时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峤因奏军国要务。其一曰：“祖约退舍寿阳，有将来之难。今二方守御，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资之。选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择一偏将，将二千兵，以益寿阳，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己，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今宜依旧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则所益实弘矣。”其三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且军人累重者在外，有樵采蔬食之人，于事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则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时，入作卿辅，出将三军。后代建官渐多，诚由事有烦简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残，方之平日，数十分之一耳。三省军校无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领者，可有省半者，粗计闲剧，随事减之。荒残之县，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选既可精，禄俸可优，令足代耕，然后可责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旧置藉田、廪牺之官。今临时市求，既上黩至敬，下费生灵，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远，益宜得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议奏，多纳之。

帝疾笃，峤与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壶等同受顾命。时历阳太守苏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将军陶侃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为虞，故使峤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应詹为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甚有惠政，甄异行能，亲祭徐孺子之墓。又陈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寻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今以州贴府，进退不便。且古镇将多不领州，皆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诏不许。在镇见王敦画像，曰：“敦大逆，宜加斫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阖棺而定谥，《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图形于群下。”命削去之。

峤闻苏峻之征也，虑必有变，求还朝以备不虞，不听。未几而苏峻果反。峤屯寻阳，遣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等率舟师赴难。及京师倾覆，峤闻之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俄而庾亮

来奔，宣太后诏，进峤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峤曰：“今日之急，殄寇为先，未效勋庸而逆受荣宠，非所闻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辞不受。时亮虽奔败，峤每推崇之，分兵给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峤初从之，后用其部将毛宝说，复固请侃行，语在宝传。初，峤与庾亮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言于峤曰：“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于是遣王愆期奉侃为盟主。侃许之，遣督护袭登率兵诣峤。峤于是列上尚书，陈峻罪状，有众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镇曰：

贼臣祖约、苏峻同恶相济，用生邪心。天夺其魄，死期将至。谴负天地，自绝人伦。寇不可纵，宜增军讨扑，辄屯次湓口。即日护军庾亮至，宣太后诏，寇逼宫城，王旅挠败，出告藩臣，谋宁社稷。后将军郭默、冠军将军赵胤、奋宗将军袭保与峤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率其所领，相寻而至。逆贼肆凶，陵蹈宗庙，火延宫掖，矢流太极，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残虐朝士，劫辱子女。承问悲惶，精魂飞散。峤暗弱不武，不能徇难，哀恨自咎，五情摧陨，惭负先帝托寄之重，义在毕力，死而后已。今躬率所统，为士卒先，催进诸军，一时电击。西阳太守邓岳、寻阳太守褚诞等连旗相继，宣城内史桓彝已勒所属屯滨江之要，江夏相周抚乃心求征，军已向路。

昔包胥楚国之微臣，重趼致诚，义感诸侯。蔺相如赵邦之陪隶，耻君之辱，按剑秦庭。皇汉之季，董卓作乱，劫迁献帝，虐害忠良，兰东州郡相率同盟。广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坛□歃血，涕泪横流，慷慨之节，实厉群后。况今居台鼎，据方州，列名邦，受国恩者哉！不期而会，不谋而同，不亦宜乎！

二贼合众，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饥乏，后将军郭默即于战阵俘杀贼千人。贼今虽残破都邑，其宿卫兵人即时出散，不为贼用。且祖约情性褊厄，忌克不仁，苏峻小子，惟利是视，残酷骄猜，权相假合。江表兴义，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蹑其后，运漕隔绝，资食空悬，内乏外孤，势何得久！

群公征镇，职在御侮。征西陶公，国之耆德，忠肃义正，勋庸弘著。诸方镇州郡咸齐断金，同禀规略，以雪国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峤虽怯劣，忝据一方，赖忠贤之规，文武之助，君子竭诚，小人尽力，高操之士被褐而从戎，负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仆，致其私杖，人士之诚，竹帛不能载也。岂峤无德而致之哉？士禀义风，人感皇泽。且护军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后军、赵、龚三将，与峤

戮力，得有资凭，且悲且庆，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统，无后事机。赏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斩约峻者，封五等侯，赏布万匹。夫忠为令德，为仁由己，万里一契，义不在言也。

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发，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曰：

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克后月半大举。南康、建安、晋安三郡军并在路次，同赴此会，惟须仁公所统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

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当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卫，又脣齿之喻也。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

惟仆偏当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

约峻凶逆无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见。骨肉生离，痛感天地，人心齐一，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副三军之望。

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戎卒六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直指石头，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时祖约据历阳，与峻为首尾，见峤等军盛，谓其党曰："吾本知峤能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峻闻峤将至，逼大驾幸石头。时峻军多马，南军杖舟楫，不敢轻与交锋。用将军李根计，据白石筑垒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贼步骑万余来攻，不下而退，追斩二百余级。峤又于四望矶筑垒以逼贼，曰："贼必争之，设伏以逸待劳，是制贼之一奇也。"是时义军屡战失利，峤军食尽，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将士，惟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廪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但今岁计，殄贼不为晚也。"峤曰："不然。自古成监，师克在

和。光武之济昆阳，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敌众，杖义故也。峻、约小竖，为海内所患，今日之举，决在一战。峻勇而无谋，藉骄胜之势，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则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脑涂地，峤等与公并受国恩，是臻命之日，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虽灰灭，不足以谢责于先帝。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侃无以对，遂留不去。

峤于是创建行庙，广设坛场，告皇天后土祖宗之灵，亲读祝文，声气激扬，流涕覆面，三军莫能仰视。其日侃督水军向石头，亮、峤等率精勇一万从白石以挑战。时峻劳其将士，因醉，突阵马踬，为侃将所斩，峻弟逸及子硕婴城自固。峤乃立行台，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台郎御史以下，皆令赴台。于是至者云集。司徒王导因奏峤、侃录尚书，遣间使宣旨，并让不受。贼将匡术以台城来降，为逸所击，求救于峤。江州别驾罗洞曰：“今水暴长，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军若败，术围自解。”峤从之，遂破贼石头军。奋威长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峤船。时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及贼灭，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

初，峻党路永、匡术、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王导将褒显之，峤曰：“术辈首乱，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补前失。全其首领，为幸已过，何可复宠授哉！”导无以夺。

朝议将留辅政，峤以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复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峤借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帝下册书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绪，不能光阐大道，化洽时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鉴特达，识心经远，惧皇纲之不维，忿凶寇之纵暴，唱率群后，五州响应，首启戎行，元恶授馘。王室危而复安，三光幽而复明，功格宇宙，勋著八表。方赖大猷以拯区夏，天不憖遗，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铭动，先王之明典，今追赠公侍中、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公如故，赐钱百万，布千匹，谥曰忠武，祠以太牢。”

初葬于豫章，后朝廷追峤勋德，将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

陈。临卒之际，与臣书别，臣藏之箧笥，时时省视，每一思述，未尝不中夜抚膺，临饭酸噎。‘人之云亡’，峤实当之。谨写峤书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伤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国耻，将臣戮力，救济艰难，使亡而有知，抱恨结草，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峤棺柩无风波之危，魂灵安于后土。”诏从之。其后峤后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载丧还都。诏葬建平陵北，并赠峤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绶。

放之嗣爵，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王述与会稽王笺曰：“放之温峤之子，宜见优异，而投之岭外，窃用愕然。愿远存周礼，近参人情，则望实惟允。”时竟不纳。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将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宝、别驾阮朗并不从，放之以其沮众，诛之，勒兵进，遂破林邑而还。卒于官。

弟式之，新建县侯，位至散骑常侍。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惠帝反正，参司空军事，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征东大将军苟晞檄为从事中郎。晞与越方以力争，鉴不应其召。从兄旭，晞之别驾，恐祸及己，劝之赴召，鉴终不回，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师不守，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实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实大惭而退。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

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时荀籓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又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帝就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

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时明帝初即

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敦忌之，表为尚书令，征还。道经姑孰，与敦相见，敦谓曰："乐彦辅短才耳。后生流宕，言违名检，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拟人必于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可谓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怀废徙之际，交有危机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减明矣。"鉴曰："丈夫既洁身北面，义同在三，岂可偷生屈节，靦颜天壤邪！苟道数终极，固当存亡以之耳。"敦素怀无君之心，闻鉴言，大忿之，遂不复相见，拘留不遣。敦之党与谮毁日至，鉴举止自若，初无惧心。敦谓钱凤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还台。鉴遂与帝谋灭敦。

既而钱凤攻逼京都，假鉴节，加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鉴以无益事实，固辞不受军号。时议者以王含、钱凤众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军势未成，大驾自出距战。鉴曰："群逆纵逸，其势不可当，可以算屈，难以力竞。且含等号令不一，抄盗相寻，百姓惩往年之暴，皆人自为守。乘逆顺之势，何往不克！且贼无经略远图，惟恃豕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启义士之心，令谋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敌彼强寇，决胜负于一朝，定成败于呼吸，虽有申胥之徒，义存投袂，何补于既往哉！"帝从之。鉴以尚书令领诸屯营。

及凤等平，温峤上议，请宥敦佐吏，鉴以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贵伏死之节；昏亡之主，故开待放之门。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居逆乱之朝，无出关之操，准之前训，宜加义责。又奏钱凤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从之。封高平侯，赐绢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万机动静辄问之，乃诏鉴特草上表疏，以从简易。王导议欲赠周札官，鉴以为不合，语在札传。导不从。鉴于是驳之曰："敦之逆谋，履霜日久，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朝臣虽无以难，而不能从。俄而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寻而帝崩，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辅少主，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

咸和初，领徐州刺史。及祖约、苏峻反，鉴闻难，便欲率所领东赴。诏以北寇不许。于是遣司马刘矩领三千人宿卫京都。寻而王师败绩，矩遂退还。中书令庾亮宣太后口诏，进鉴为司空。鉴去贼密迩，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奉诏流涕，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曰："贼臣祖约、苏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诛，凶戾肆逆，干国之纪，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胁幽主，拔本塞原，残害忠良，祸虐黎庶，使天

地神祇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昔戎狄泯周，齐桓纠盟；董卓陵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枭，义无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残之！”鉴登坛慷慨，三军争为用命。乃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平南将军温峤曰：“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及陶侃为盟主，进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时抚军将军王舒、辅军将军虞潭皆受鉴节度，率众渡江，与侃会于茄子浦。鉴筑白石垒而据之。会舒、潭战不利，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距贼。而贼将张健来攻大业，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围而出，三军失色。参军曹纳以为大业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贼方轨而前，劝鉴退还广陵以俟后举。鉴乃大会僚佐，责纳曰：“吾蒙先帝厚顾，荷托付之重，正复捐躯九泉不足以报。今强寇在郊，众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长异端，当何以率先义众，镇一三军邪！”将斩之，久而乃释。会峻死，大业围解。及苏逸等走吴兴，鉴遣参军李闳追斩之，降男女万余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县公，以先爵封其子昙。

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进位太尉。后以寝疾，上疏逊位曰：“臣疾弥留，遂至沈笃，自忖气力，差理难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过才，会无以报，上惭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叹，抱恨黄泉。臣今虚乏，救命朝夕，辄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乞骸骨归丘园。惟愿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济大猷，任贤使能，事从简易，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则臣虽死，犹生之日耳。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兴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疏奏，以蔡谟为鉴军司。鉴寻薨，时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赠一依温峤故事。册曰：“惟公道德冲邃，体识弘远，忠亮雅正，行为世表，历位内外，勋庸弥著。乃者约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赖公以宁。功侔古烈，勋迈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时难，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显德，谥以表行，所以崇明轨迹，丕扬徽劭。今赠太宰，谥

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嘉兹宠荣。”

初，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兒，后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县令。鉴之薨也，翼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二子：愔、昙。

愔字方回。少不交竞，弱冠，除散骑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忧，殆将灭性。服阕，袭爵南昌公，征拜中书侍郎。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镇京口，皆以愔为长史。再迁黄门侍郎。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

简文帝辅政，与尚书仆射江[A170]等荐愔，以为执德存正，识怀沈敏，而辞职遗荣，有不拔之操，成务须才，岂得遂其独善，宜见征引，以参政术。于是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让不拜。深抱冲退，乐补远郡，从之，出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虽居藩镇，非其好也。

俄属桓温北伐，愔请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计，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又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

及帝践阼，就加镇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会稽。征拜司空，诏书优美，敦奖殷勤，固辞不起。太元九年卒，时年七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超字景兴，一字嘉宾。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其任心独诣，皆此类也。

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温迁大司马，又转为参军。温英气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谓不能测，遂倾意礼待。超亦深自结纳。时王珣

为温主簿，亦为温所重。府中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寻除散骑侍郎。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恆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遣笺诣温，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超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笺，自陈老病，甚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温得笺大喜，即转愔为会稽太守。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温论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

太和中，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超又进策于温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鄴，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寻而有寿阳之捷，问超曰：“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厌有识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有虑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计，深纳其言，遂定废立，超始谋也。

迁中书侍郎。谢安尝与王文度共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其权重当时如此。转司徒左长史，母丧去职。常谓其父名公之子，位遇应在谢安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而已，恆怀愤愤，发言慷慨，由是与谢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阕，除散骑常侍，不起。以为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

初，超虽实党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时秀美，虽寒门后进，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贵贱操笔而为诔者四十余人，其为众所宗贵如此。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迁延

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性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又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风流胜贵，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超无子，从弟俭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脱，袭爵南昌公。弱冠，与王绥、桓胤齐名，累居清显，领宣城内史，入补丹阳尹。刘毅镇江陵，请为南蛮校尉、假节。与毅俱诛，国除。

昙字重熙，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引为司马。寻除尚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顷之，羡征还，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寻卒，年四十二。追赠北中郎，谥曰简。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袭父爵，散骑侍郎，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领太子右卫率。恢身长八尺，美鬓髯，孝武帝深器之，以为有藩伯之望。会硃序自表去职，擢恢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恢甚得关陇之和，降附者动有千计。

初，姚苌将窦冲来降，拜东羌校尉。冲后举兵反，入汉川，袭梁州。时关中有巴蜀之众，皆背苌，据弘农以结苻登。而登署冲为左丞相，徙屯华阴。河南太守杨佺期遣上党太守荀静戍皇天坞以距之。冲数来攻，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众次湖城，讨冲，走之。

寻而慕容垂围慕容永于潞川，永穷蹙，遣其子弘求救于恢，并献玉玺一纽，恢献玺于台，又陈“垂若并永，其势难测。今于国计，谓宜救永。永垂并存，自为仇雠，连鸡不栖，无能为患。然后乘机双毙，则河北可平”。孝武帝以为然，诏王恭、庾楷救之，未及发而永没。杨佺期以疾去职。

恢以随郡太守夏侯宗之为河南太守，戍洛阳。姚苌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将杨佛嵩围洛阳。恢遣建武将军辛恭靖救洛阳，梁州刺史王正胤率众出子午谷，以为声援。略惧而退。恢以功进征虏将军，又领秦州刺史，加督陇上军。

时魏氏强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邓启方等以万人距之，与魏主拓跋珪战于荥阳，大败而还。

及王恭计王国宝，桓玄、殷仲堪皆举兵应恭，恢与朝廷掎角玄等。襄阳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马郭毗并以为不可，恢皆杀之。既而玄等退守寻阳。以恢为尚书，将家还都，至杨口，仲堪阴使人于道杀之，及其四子，托以群蛮所杀。丧还京师，赠镇军将军。子循嗣。

隆字弘始，蹇亮有匪躬之节。初为尚书郎，转左丞，在朝为百僚所惮，坐漏泄事免。顷之，为吏部郎，复免。补东郡太守。

隆少为赵王伦所善，及伦专擅，召为散骑常侍。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僚属有犯，辄依台阁峻制绳之，远近咸怨。寻加宁东将军，未拜，而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主簿赵诱、前秀才虞潭白隆曰："当今上计，明使君自将精兵径赴齐王；中计，明使君可留督摄，速遣猛将率精兵疾赴；下计，示遣兵将助，而称背伦。"隆素敬别驾顾彦，密与谋之。彦曰："赵诱下计，乃上策也。"西曹留承闻彦言，请见，曰："不审明使君当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积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齐王应天顺时，成败之事可见。使君若顾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将。若其疑惑，此州岂可得保也！"隆无所言，而停檄六日。时宁远将军陈留王邃领东海都尉，镇石头，隆军人西赴邃甚众。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将士愤怒，夜扶邃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顾彦亦被害，诬隆聚合远近，图为不轨。隆之死也，时议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资乎爱亲，自家刑国，于期极矣。太真性履纯深，誉流邦族，始则承颜候色，老莱弗之加也；既而辞亲蹈义，申胥何以尚焉！封狐万里，投躯而弗顾；猰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扬名本朝，负荷受遗，继之全节。言念主辱，义声动于天地；祗赴国屯，信誓明于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舆旋轸，卒复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诚恳，大盗几移国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协德始安，颇均连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为饰，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隐者献！爱子云亡，省遗文而辍泣，殊有大义之风矣。

赞曰：太真怀贞，勤宣乃诚。谋敦翦峻，奋节摛名。道徽忠劲，高芬远映。愔克负荷，超惭雅正。

列传第三十八

顾荣纪瞻贺循杨方薛兼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人也，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机神朗悟，弱冠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纵酒酣暢，谓友人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

会赵王伦诛淮南王允，收允僚属付廷尉，皆欲诛之，荣平心处当，多所全宥。及伦篡位，伦子虔为大将军，以荣为长史。初，荣与同僚宴饮，见执炙者貌状不凡，有欲炙之色，荣割炙啖之。坐者问其故，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及伦败，荣被执，将诛，而执炙者为督率，遂救之，得免。

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冏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以情告友人长乐冯熊。熊谓冏长史葛旟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荣江南望士，且居职日浅，不宜轻代易之。”熊曰：“可转为中书侍郎，荣不失清显，而府更收实才。”旟然之，白冏，以为中书侍郎。在职不复饮酒。人或问之曰：“何前醉而后醒邪？”荣惧罪，乃复更饮。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恆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及旟诛，荣以讨葛旟功，封喜兴伯，转太子中庶子。

长沙王乂为骠骑，复以荣为长史。乂败，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惠帝幸临漳，以荣兼侍中，遣行园陵。会张方据洛，不得进，避之陈留。及帝西迁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

属广陵相陈敏反，南渡江，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之计。假荣右将军、丹阳内史。荣数践危亡之际，恆以恭逊自勉。会敏欲诛诸士人，荣说之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江南虽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将军怀神武之略，有孙吴之能，功勋效于已著，勇略冠于当世，

带甲数万，舳舻山积，上方虽有数州，亦可传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尽怀，散蒂芥之恨，塞谗谄之口，则大事可图也。”敏纳其言，悉引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尽以委之。荣私于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计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卓从之。明年，周□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永嘉初，征拜侍中，行至彭城，见祸难方作，遂轻舟而还，语在《纪瞻传》。

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谘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时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机，荣上笺谏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圣，可谓穷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哉？诚以一日万机，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当今衰季之末，属乱离之运，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营野次，星言夙驾，伏轼怒蛙以募勇士，悬胆于庭以表辛苦。贵嫔未安，药石实急；祷祀之事，诚复可修；岂有便塞参佐白事，断宾客问讯？今强贼临境，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愿冲虚纳下，广延俊彦，思画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则群生有赖，开泰有期矣。”

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荣又言：“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尽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书奏，皆纳之。

六年，卒官。帝临丧尽哀，欲表赠荣，依齐王功臣格。吴郡内史殷祐笺曰：

昔贼臣陈敏凭宠藉权，滔天作乱，兄弟姻娅盘固州郡，威逼士庶以为臣仆，于时贤愚计无所出。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经德体道，谋猷弘远，忠贞之节，在困弥厉。崎岖艰险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发愤慷忾。密结腹心，同谋致讨。信著群士，名冠东夏，德声所振，莫不响应，荷戈骏奔，其会如林。荣躬当矢石，为众率先，忠义奋发，忘家为国，历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勋茂上代，义彰天下。

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不在帷幕密谋参议之例，下附州征野战之比，不得进爵拓土，赐拜子弟，遐迩同叹，江表失望。齐王亲则近属，位为方岳，杖节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称兵弥时，役连天下，元功虽建，所丧亦多。荣众无一旅，任非藩翰，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徇国，官无一金之费，人无终朝之劳。元恶既殄，高尚成功，封闭仓廪，以俟大军，故国安物阜，以义成俗，今日匡霸事举，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齐，强弱不同，优劣亦异。至于齐府参佐，扶义助强，非创谋之主，皆锡珪受瑞，或公或侯。荣首建密谋，为方面盟主，功高元帅，赏卑下佐，上亏经国纪功之班，下孤忠义授命之士。

夫考绩幽明，王教所崇，况若荣者，济难宁国，应天先事，历观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报如此者也。

由是赠荣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及帝为晋王，追封为公，开国，食邑。

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骑侍郎。

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也。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

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则又反之于忠。然则王道之反覆其无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业各异也？自无圣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损益，百姓之变迁，其故可得而闻邪？今将反古以救其弊，明风以荡其秽，三代之制将何所从？太古之化有何异道？"瞻对曰："瞻闻有国有家者，皆欲迈化隆政，以康庶绩，垂歌亿载，永传于后。然而俗变事弊，得不随时，虽经圣哲，无以易也。故忠弊质野，敬失多仪。周鉴二王之弊，崇文以辩等差，而流遁者归薄而无款诚，款诚之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今大晋阐元，圣功日隮，承天顺时，九有一贯，荒服之君，莫不来同。然而大道既往，人变由久，谓当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则兆庶渐化，太和可致也。"

又问："在昔哲王象事备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庙所以宁祖考，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此盖有国之盛典，为帮之大司。亡秦废学，制度荒阙。诸儒之论，损益异物。汉氏遗作，居为异事，而蔡邕《月令》谓之一物。将何所从？"对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数有六。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其六则以明堂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庙，以顺天时，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肄，朝诸侯而选造士，备礼辩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类，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白璧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是以蔡邕谓之一物。"

又问："庶明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恆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对曰："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才，故二八登庸，则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滨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国政，故能龙奋天衢，垂勋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祇来应，翔凤飘飖，甘露丰坠，醴泉吐液，硃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颂声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贡贤之途已阎，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恆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符契往代，明良来应，金兰复存也。"

又问："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诛之律，淫刑沦胥，虐滥已甚。汉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险泰不同，而救世异术，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宽克之中，将何立而可？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对曰："二仪分则兆庶生，兆庶生则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时，化道德之教，贱勇力而贵仁义。仁义贵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三皇结绳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远狱。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狱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兴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诛，淫刑沦胥，感伤和气，化染后代，不能变改。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魏承汉末，因而未革，将以俗变由久，权时之宜也。今四海

一统，人思反本，渐尚简朴，则贪夫不竞；尊贤黜否，则不仁者远。尔则斟参夷之刑，除族诛之律，品物各顺其生，缉熙异世而偕也。”

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若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此应同之至验，不偏之明证也。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闻辩之，以释不同之理。”对曰：“盖闻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又问曰：“夫穷神知化，才之尽称；备物致用，功之极目。以之为政，则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纲，夏殷繁帝者之约法，机心起而日进，淳德往而莫返。岂太朴一离，理不可振，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对曰：“政因时以兴，机随物而动，故圣王究穷通之源，审始终之理，适时之宜，期于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作，结绳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离，智惠扰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故唐虞密皇人之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废兴有由，轻重以节，此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之宜，非有降杀也。”

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国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家，与顾荣等共诛陈敏，语在荣传。

召拜尚书郎，与荣同赴洛，在途共论《易》太极。荣曰：“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闿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末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冲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为准也。”瞻曰：“昔疱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

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谓二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荣遂止。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元帝为安东将军，引为军谘祭酒，转镇东长史。帝亲幸瞻宅，与之同乘而归。以讨周馥、华轶功，封都乡侯。石勒入寇，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以距勒。勒退，除会稽内史。时有诈作大将军府符收诸暨令，令已受拘，瞻觉其诈，便破槛出之，讯问使者，果伏诈妄。寻迁丞相军谘祭酒。论讨陈敏功，封临湘县侯。西台除侍中，不就。

及长安不守，与王导俱入劝进。帝不许。瞻曰：“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观古人之成败，今世事举目可知，不为难见。二帝失御，宗庙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载，梓宫未殡，人神失御。陛下膺录受图，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来庭，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兆向风，殊俗毕至，若列宿之绾北极，百川之归巨海，而犹欲守匹夫之谦，非所以阐七庙，隆中兴也。但国贼宜诛，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而欲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匡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适时之宜万端，其可纲维大业者，惟理与当。晋祚屯否，理尽于今。促之则得，可以隆中兴之祚；纵之则失，所以资奸寇之权：此所谓理也。陛下身当厄运，纂承帝绪，顾望宗室，谁复与让！当承大位，此所谓当也。四祖廓开宇宙，大业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庙无主，刘载窃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臣等区区，尚所不许，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机后时哉！”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改容。

及帝践位，拜侍中，转尚书，上疏谏诤，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会久疾，不堪朝请，上疏曰：

臣疾疢不痊，旷废转久，比陈诚款，未见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忧责之重，不知垂没之余当所投厝。臣闻易失者时，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义人负鼎趣走，商歌于市，诚欲及时效其忠规，名传不朽也。然失之者亿万，得之者一两耳。常人之情，贪求荣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劳无负鼎，口不商歌，横逢大运，频烦饔窃。虽思慕古人自效之

志，竟无毫厘报塞之效，而犬马齿衰，众疾废顿，僵卧救命，百有余日，叩棺曳衾，日顿一日。如复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苇之惠，适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无由复厕八坐，升降台阁也。臣目冥齿堕，胸腹冰冷，创既不差，足复偏跛，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礼典所遗，衰老之征，皎然露见。臣虽欲勤自藏护，隐伏何地！

臣之职掌，户口租税，国之所重。方今六合波荡，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创，发卒转运，皆须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当久停机职，使王事有废。若朝廷以之广恩，则忧责日重；以之序官，则官废事弊；须臣差，则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旷事滞，臣受偏私之宥，于大望亦有亏损。今万国革面，贤俊比迹，而当虚停好爵，不以縻贤，以臣秽病之余，妨官固职，诚非古今黜进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赐以敝帷，陨仆之日，得以藉尸；时铨俊乂，使官修事举，臣免罪戮，死生厚幸！

因以疾免。寻除尚书右仆射，屡辞不听，遂称病笃，还第，不许。

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曰："臣闻皇代之兴，必有爪牙之佐，捍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举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衮职之阙。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问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

明帝尝独引瞻于广室，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欲无复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辞让。帝曰："方欲与君善语，复云何崇谦让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称其忠亮雅正。俄转领军将军，当时服其严毅。虽恆疾病，六军敬惮之。瞻以久病，请去官，不听，复加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但为朕卧护六军，所益多矣。"乃赐布千匹。瞻不以归家，分赏将士。贼平，复自表还家，帝不许，固辞不起。诏曰："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屡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诚。朕深明此操，重违高志，今听所执，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旧典。"遣使就拜，止家为府。寻卒，时年七十二。册赠

本官、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穆，遣御史持节监护丧事。论讨王含功，追封华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尽其妙。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慎行爱士，老而弥笃。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并与瞻素疏，咸藉其高义，临终托后于瞻。瞻悉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少与陆机兄弟亲善，及机被诛，赡恤其家周至，及嫁机女，资送同于所生。长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鉴，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先瞻卒。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皓所杀，徙家属边郡。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齿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国相丁乂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谨条资品，乞蒙简察。"久之，召补太子舍人。

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后除南中郎长史，不就，会逆贼李辰起兵江夏，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辰别帅石冰略有扬州，逐会稽相张景，以前宁远护军程超代之，以其长史宰与领山阴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等唱义，传檄州郡以讨之，循亦合众应之。冰大将抗宠有众数千，屯郡讲堂。循移檄于宠，为陈逆顺，宠遂遁走，超、与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还郡，即谢遣兵士，杜门不出，论功报赏，一无豫焉。

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阳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时州内豪杰皆见维絷，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与吴郡硃诞不豫其事。及敏破，征东将军周馥上循领会稽相，寻除吴国内史，公车征贤良，皆不就。

元帝为安东将军，复上循为吴国内史，与循言及吴时事，因问曰："孙皓尝烧锯截一贺头，是谁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循创巨痛深，无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东海王越命为参军，征拜博士，并不起。

及帝迁镇东大将军，以军司顾荣卒，引循代之。循称疾笃，笺疏十余上。帝遗之书曰：

夫百行不同，故出处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当宇宙清泰，彝伦攸序，随运所遇，动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轻举绝俗，逍遥养和，恬神自足，斯盖道隆人逸，势使其然。若乃时运屯弊，主危国急，义士救时，驱驰拯世，烛之武乘缒以入秦，园绮弹冠而匡汉，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备近亲，谬荷宠位，受任方镇，餐服玄风，景羡高矩，常愿弃结驷之轩轨，策柴筚而造门，徒有其怀，而无从贤之实者何？良以寇逆殷扰，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忧怀，慷慨发愤，志在竭节耳。前者顾公临朝，深赖高算。元凯既登，巢许获逸。至于今日，所谓道之云亡，邦国殄悴，群望颙颙，实在君侯。苟义之所在，岂得让劳居逸！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庶禀徽猷，以弘远规。今上尚书，屈德为军司，谨遣参军沈祯衔命奉授，望必屈临，以副倾迟。

循犹不起。

及帝承制，复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敦逼不得已，乃舁疾至。帝亲幸其舟，因谘以政道。循羸疾不拜谒，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循辞让，一无所受。

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论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

时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江道

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或使诸县领兵。愚谓令长威弱，而兼才难备，发惮役之人，而御之不肃，恐未必为用。以循所闻，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地势险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备戍，随势讨除，绝其根带。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行，恆使徼行，峻其纲目，严其刑赏，使越常科，勤则有殊荣之报，堕则有一身之罪，谓于大理不得不肃。所给人以时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独制者，可指其纵迹，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与军家杂其徼备，两情俱堕，莫适任负，故所以徒有备名而不能为益者也。”帝从之。

及愍帝即位，征为宗正，元帝在镇，又表为侍中，道险不行。以讨华轶功，将封乡侯，循自以卧疾私门，固让不受。建武初，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又以老疾固辞。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当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凭。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实赖其谋猷，以康万机。疾患有素，犹望卧相规辅，而固守捻谦，自陈恳至，此贤履信思顺，苟以让为高者也。今从其所执。”于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处此职，惟拜太常而已。

时宗庙始建，旧仪多阙，或以惠怀二帝应各为世，则颍川世数过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议以为：

礼，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以承代为世。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别立庙寝，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继之著义也。惠帝无后，怀帝承统，弟不后兄，则怀帝自上继世祖，不继惠帝，当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议者以圣德冲远，未便改旧。诸如此礼，通所未论。是以惠帝尚在太庙，而怀帝复人，数则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迁也。下世既升，上世乃迁，迁毁对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怀二帝俱继世祖，兄弟旁亲，同为一世，而上毁二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怀帝之入复毁颍川，如此则一世再迁，祖位横析。求之古义，未见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轻论，况可轻毁一祖而无义例乎？颍川既无可毁之理，则见神之数居然自八，此尽有由而然，非谓数之常也。既有八神，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自上后世祖，不继二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不为庙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旧例也。

又议者以景帝俱已在庙，则惠怀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义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庙，且亦世代尚近，数得相容，安神而已，无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满，终应别庙也。以今方之，既轻重义异，又七庙七世之亲；昭穆，父子位也。若当兄弟旁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后成七哉！今七庙之义，出于王氏。从祢以上至于高祖，亲庙四世，高祖以上复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故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庙礼，京兆、颍川会、高之亲，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应此义。今至尊继统，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颍川五世，俱不应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当重毁颍川，此为庙中之亲惟从高祖已下，无复高祖以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义，三昭三穆废阙其二，其非宗庙之本所据承，又违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礼所阙不少。

时尚书仆射刁协与循异议，循答义深备，辞多不载，竟从循议焉。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

其后帝以循清贫，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让，不许，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践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循又议曰："案礼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纳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

循自以枕疾废顿，臣节不修，上隆降尊之义，不替交叙之敬，惧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让。帝以循体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厉备至，期于不许，命皇太子亲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对；诏断宾客，其崇遇如此。疾渐笃，表乞骸骨，上还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帝临轩，遣使持节，加印绶。循虽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车驾亲幸，执手流涕。太子亲临者三焉，往还皆拜，儒者以为荣。太兴二年卒，时年六十。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恸。赠司空，谥曰穆。将葬，帝又出临其柩，哭之尽哀，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

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子隰，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

杨方，字公回。少好学，有异才。初为郡铃下威仪，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知。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待以门人之礼，由是始得周旋贵人间。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方，为之延誉。恢尝遣

方为文，荐郡功曹主簿。虞预称美之，送以示循。循报书曰：“此子开拔有志，意只言异于凡猥耳，不图伟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国所推，岂但牧竖中逸群邪！闻处旧党之中，好有谦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丧，人物凋弊，每闻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愿之。如方者乃荒莱之特苗，卤田之善秀，姿质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丰壤，必成嘉竖。足下才为世英，位为朝右，道隆化立，然后为贵。昔许子将拔樊仲昭于贾坚，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畎亩。足下志隆此业，二贤之功不为难及也。”循遂称方于京师。司徒王导辟为掾，转东安太守，迁司徒参军事。方在都邑，搢绅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愿久留京华，求补远郡，欲闲居著述。导从之，上补高梁太守。在郡积年，著《五经钩沈》，更撰《吴越春秋》，并杂文笔，皆行于世。以年老，弃郡归。导将进之台阁，固辞还乡里，终于家。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也。祖综，仕吴为尚书仆射。父莹，有名吴朝。吴平，为散骑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谦，辟公府，除比阳相，莅任有能名。历太子洗马、散骑常侍、怀令。司空、东海王越引为参军，转祭酒，赐爵安阳亭侯。元帝为安东将军，以为军谘祭酒，稍迁丞相长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优，每自约损，取周而已。进爵安阳乡侯，拜丹阳太守。中兴建，转尹，加秩中二千石，迁尚书，领太子少傅。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谈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帝以东宫时师傅，犹宜尽敬，乃下诏曰：“朕以不德，夙遭闵凶。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哀茕在疚，靡所谘仰，忧怀惴惴，如临于谷。孔子有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朕将祗奉先师之礼，以谘有德。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在贵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邈，勋德兼备，先帝执友，朕之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训保朕躬，忠肃笃诚。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是岁，卒。诏曰：“太常、安阳乡侯兼履德冲素，尽忠恪己。方赖德训，弘济政道，不幸殂殒，痛于厥心。今遣持节侍御史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魂而有灵，嘉兹荣宠。”及葬，属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议谥，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颙，先兼卒，无后。

史臣曰：元帝树基淮海，百度权舆，梦想群材，共康庶绩。顾、纪、贺、薛等并南金东箭，世胄高门，委质霸朝，豫闻邦政；典宪资其刊辑，帷幄伫其谋猷；望重搢绅，任惟元凯，官成名立，光国荣家。非

惟感会所钟，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銮跸降临，承明下拜。虽西汉之恩崇张禹，东都之礼重桓荣，弗是过也。

赞曰：彦先通识，思远方直。薛既清贞，贺惟学植。逢时遇主，抟风矫翼。

列传第三十九

刘隗（孙波）刁协（子彝彝子逵）戴若思（弟邈周顗）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籓，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嚚。请免抗官，下狱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丧亡，不复追贬。愚蠢意暗，未达斯义。昔郑人ＪＸ子家之棺，汉明追讨史迁，经传褒贬，皆追书先世数百年间，非徒区区欲厘当时，亦将作法垂于来世，当朝亡夕没便无善恶也。请曹如前追除挺名为民，录妾还本，显证恶人，班下远近。"从之。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请参佐及守长二十许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弹奏不畏强御，皆此类也。

建兴中，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得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自顷蒸荒，杀戮无度，罪同断异，刑罚失宜。谨按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华，士女纵观，咸曰其冤。伯息忠诉辞称枉，云伯督运讫去二月，事毕代还，无有稽乏。受赇使役，罪不及死。军是戍军，非为征军，以乏军兴论，于理为枉。四年之中，供给运漕，凡诸征发租调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军

兴论，至于伯也，何独明之？捶楚之下，无求不得，囚人畏痛，饰辞应之。理曹，国之典刑，而使忠等称冤明时。谨按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属李匡幸荷殊宠，并登列曹，当思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嗟叹甚于杞梁，血妖过于崩城，故有陨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昼见，彭生为豕，刑杀失中，妖眚并见，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胜其任，请皆免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帝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寻示愧惧，思闻忠告，以补其阙。而引过求退，岂所望也！”由是导等一无所问。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顗坐免官。

太兴初，长兼侍中，赐爵都乡侯，寻代薛兼为丹阳尹，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隗虽在外，万机秘密皆豫闻之。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率万人镇泗口。

初，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故以谯王承为湘州，续用隗及戴若思为都督。敦甚恶之，与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及敦作乱，以讨隗为名，诏征隗还京师，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帻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奏请诛王氏。不从，有惧色，率众屯金城。及敦克石头，隗攻之不拔，入宫告辞，帝雪涕与之别。隗至淮阴，为刘遐所袭，携妻子及亲信二百余人奔于石勒，勒以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绥，初举秀才，除驸马都尉、奉朝请。随隗奔勒，卒。孙波嗣。

波字道则。初为石季龙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及季龙死，洽与波俱降。穆帝以波为襄城太守，累迁桓冲中军谘议参军。大司马桓温西征袁贞，朝廷空虚，以波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领五千人镇石头。寿阳平，除尚书左丞，不拜，转冠军将军、南郡相。时苻坚弟融围雍州刺史硃序于襄阳，波率众八千救之，以敌强不敢进，序竟陷没。波以畏懦免

官。后复以波为冠军将军，累迁散骑常侍。

苻坚败，朝廷欲镇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

臣闻天地以弘济为仁，君道以惠下为德，是以禹汤有身勤之绩，唐虞有在予之诰，用能惠被苍生，勋流后叶。宣帝开拓洪图，始基成命；爰及文武，历数在躬，而犹虚心侧席，卑己崇物。然后知积累之功重，勤王之业艰，先君之德弘，贻厥之赐厚。惠皇不怀，委政内任，遂使神器幽沦，三光翳曜；园陵怀九泉之感，宫庙集胡马之迹；所谓肉食失之于朝，黎庶暴骸于外也。赖元皇帝神武应期，祚隆淮海，振乾纲于已坠，纽绝维而更张。陛下承宣帝开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终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静乱。故使负鳞横海之鲸，僭位滔天之寇，望云旗而宵溃，睹太阳而雾散，巍巍荡荡，人无名焉。而顷年已来，天文违错，妖怪屡生。会稽先帝本封，而地动经年。昔周之文武有鱼乌之瑞，君臣犹怀震悚，况今灾变众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诫，贾谊有积薪之喻。臣鉴先征，窃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无讳。

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而钧台之咏弗闻，景亳之命未布。将群臣之不称，陛不用之不尽乎？

凡圣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弃邪。伤化毁俗者，虽亲虽贵，必疏而远之；清公贞修者，虽微虽贱，必亲而近之。今则不然。此风既替，利竞滋甚，朋党比周，毁誉交兴，钻求苟进，人希分外。见贤而居其上，受禄每过其量，希旨承意者以为奉公，共相赞白者以为忠节。举世见之，谁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绝穿鉴之源者，恐脱因疲倦以误视听。且苻坚灭亡，于今五年，旧京残毁，山陵无卫，百姓涂炭，未蒙拯接。伏愿远观汉魏衰灭之由，近览西朝倾覆之际，超然易虑，为于未有，则灵根永固，社稷无虞。臣岂诬一朝之人皆无忠节，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

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分去三。百姓怀浮游之叹，《下泉》兴周京之思。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今则不然。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古者为百姓立

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蚕食，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于此！

陛下虽躬自节俭，哀矜于上，而群僚肆欲，纵心于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识者睹人事以叹息，观妖眚而大惧。昔宋景退荧惑之灾，殷宗消鼎雉之异。伏愿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远思《国风》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暂回圣恩，大询群后，延纳众贤，访以得失；令百僚率职，人言损益。察其所由，观其所以，审识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圣，以答天休。则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宠，匪躬之操，犹存旧史，有志无时，怀恨黄泉。及臣凡劣，复蒙罔极之眷，恩隆累世，实非糜身倾宗所能上报。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婴笃疾，恐命在奄忽，贪及视息，望达愚情。气力慑然，不能自宣。

疏奏而卒。追赠前将军。子淡嗣。元熙初，为庐江太守。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终于司隶校尉。

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畴兄子劭，有才干，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历御史中丞、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

邵族子黄老，太元中，为尚书郎，有义学，注《慎子》、《老子》，并传于世。

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人也。祖恭，魏齐郡太守。父攸，武帝时御史中丞。协少好经籍，博闻强记，释褐濮阳王文学，累转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颖请为平北司马，后历赵王伦相国参军，长沙王乂骠骑司马。及东嬴公腾镇临漳，以协为长史，转颍川太守。永嘉初，为

河南尹，未拜，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愍帝即位，征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为丞相，以协为左长史。中兴建，拜尚书左仆射。于时朝廷草创，宪章未立，朝臣无习旧仪者。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皆禀于协焉，深为当时所称许。太兴初，迁尚书令，在职数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令如故。

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及王敦构逆，上疏罪协。帝使协出督六军。既而王师败绩，协与刘隗俱侍帝于太极东除，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协曰："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给协、隗人马，使自为计。协年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敦德刁氏，收葬之。帝痛协不免，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

敦平后，周顗、戴若思等皆被显赠，惟协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协子彝上疏讼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贬已定，非所得更议，且协不能抗节陨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复其官爵也。丹阳尹殷融议曰："王敦恶逆，罪不容诛，则协之善亦不容赏。若以忠非良图，谋事失算，以此为责者，盖在于讥议之间耳。即凶残之诛以为国刑，将何以沮劝乎！当敦专逼之时，庆赏威刑专自己出，是以元帝虑深崇本，以协为比，事由国计，盖不为私。昔孔宁、仪行父从君于昏，楚复其位者，君之党故也。况协之比君，在于义顺。且中兴四佐，位为朝首。于时事穷计屈，奉命违寇，非为逃刑。谓宜显赠，以明忠义。"时庾冰辅政，疑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与冰书曰：

夫爵人者，宜显其功；罚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犹尚如此，刁令中兴上佐，有死难之名，天下不闻其罪，而见其贬，致令刁氏称冤，此乃为王敦复仇也。内沮忠臣之节，论者惑之。若实有大罪，宜显其事，令天下知之，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春秋》之义，以功补过。过轻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轻过重者，不免诛绝；功足赎罪者无黜。虽先有邪佞之罪，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不绝之也。孔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君杀国灭，由此二臣，而楚尚纳之。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君之党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仪，绝之可也。若无此罪，宜见追论。

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今不宜复改，吾又以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涂一致。万机之事，或异或同，同不相善，异不相讥。故尧抑元

凯而舜举之，尧不为失，舜不为非，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汉萧何之后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后复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车驾释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非诛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诛，而今日所赠，岂以改前为嫌乎！凡处事者，当上合古义，下准今例，然后谈者不惑，受罪者无怨耳。案周仆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事定后乃见害耳；周筵、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自平居见杀耳，皆见褒赠，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况刁令位亚三司。若先自寿终，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就不蒙赠，不失以本官殡葬也。此为一人之身，寿终则蒙赠，死难则见绝，岂所以明事君之道，厉为臣之节乎！宜显评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论。

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冰然之。事奏，成帝诏曰："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原，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虽于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于是追赠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伦。少遭家难。王敦诛后，彝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历尚书吏部郎、吴国内史，累迁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广陵，卒于官。

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远；次子弘，字叔仁，并历显职。隆安中，达为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假节；暢为始兴相；弘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桓玄篡位，以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镇历阳；暢右卫将军；弘抚军桓修司马。刘裕起义，斩桓修，时暢、弘谋起兵袭裕，裕遣刘毅讨之，暢伏诛；弘亡，不知所在。逵在历阳执刘裕参军诸葛长民，槛车送于桓玄，至当利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长民，遂趣历阳。逵弃城而走，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今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

之以济焉。

戴若思，广陵人也，名犯高祖庙讳。祖烈，吴左将军。父昌，会稽太守。若思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机察见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剑就之。机与言，深加赏异，遂与定交焉。

若思后举孝廉，入洛，机荐之于赵王伦曰："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迩之器，蕴椟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辩物；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騄；曜质廊庙，必能垂光玙璠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伦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时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鉴，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与语，既而称若思有公辅之才。累转东海王越军谘祭酒，出补豫章太守，加振威将军，领义军都督。以讨贼有功，赐爵秣陵侯，迁治书侍御史、骠骑司马，拜散骑侍郎。

元帝召为镇东右司马。将征杜弢，加若思前将军，未发而弢灭。帝为晋王，以为尚书。中兴建，为中护军，转护军将军、尚书仆射，皆辞不拜。出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镇寿阳，与刘隗同出。帝亲幸其营，劳勉将士，临发祖饯，置酒赋诗。

若思至合肥，而王敦举兵，诏追若思还镇京都，进骠骑将军，与右卫将军郭逸夹道筑垒于大桁之北。寻而石头失守，若思与诸军攻石头，王师败绩。若思率麾下百余人赴宫受诏，与公卿百官于石头见敦。敦问若思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若思不谢而答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举动，天下以为如何？"若思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敦参军吕猗昔为台郎，有刀笔才，性尤奸谄，若思为尚书，恶其为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说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举之患，为将来之忧耳。"敦以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邓岳、缪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贼平，册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简。

邈字望之。少好学，尤精《史》《汉》，才不逮若思，儒博过之。弱冠举秀才，寻迁太子洗马，出补西阳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军谘祭酒，出为征南军司。于时凡百草创，学校未立，邈上疏曰：

臣闻天道之所大，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1111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身达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绝尘。岂天下小于鲁卫，贤哲乏于曩时？励与不励故也。

自顷国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鸱张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元怀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戴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仪，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图谶无遗，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嗟叹也。夫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递用，长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

今或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磨莹之功，荆璞发采琢之荣，不亦良可惜乎！

臣愚以世丧道久，人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奉诵明令，慷慨下风，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修建。

疏奏，纳焉，于是始修礼学。

代刘隗为丹阳尹。王敦作逆，加左将军。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诛后，拜尚书仆射。卒官，赠卫将军，谥曰穆。子谧嗣，历义兴太守、大司农。

周顗，字伯仁，安东将军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彻，虽时辈亲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贲嵩有清操，见顗，叹曰："汝颖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广陵戴若思东南之美，举秀才，入洛，素闻顗名，往候之，终坐而出，不敢显其才辩。顗从弟穆亦有美誉，欲陵折顗，顗陶然弗与之校，于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袭父爵武城侯，拜秘书郎，累迁尚书吏部郎。东海王越子毗为镇军将军，以顗为长史。

元帝初镇江左，请为军谘祭酒，出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贼杜弢，顗狼狈失据。陶侃遣将吴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于豫章。敦留之。军司戴邈曰："顗虽退败，未有莅众之咎，德望素重，宜还复之。"敦不从。帝召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顗还建康，帝留顗不遣，复以为军谘祭酒，寻转右长史。中兴建，补吏部尚书。顷之，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复坐门生斫伤人，免官。

太兴初，更拜太子少傅，尚书如故。顗上疏让曰："臣退自循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不悟天鉴忘臣顽弊，乃欲使臣内管铨衡，外忝傅训，质轻蝉翼，事重千钧，此之不可，不待识而明矣。若臣受负乘之责，必贻圣朝惟尘之耻，俯仰愧惧，不知所图。"诏曰："绍幼冲便居储副之贵，当赖轨匠以祛蒙蔽。望之俨然，斯不言之益，何学之习邪，所谓与田苏游忘其鄙心者。便当副往意，不宜冲让。"转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如故。

庾亮尝谓顗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顗曰："何乃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也。"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从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邪？"顗因醉厉声曰："今虽同人主，何得复比圣世！"帝大怒而起，手诏付廷尉，将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寻代戴若思为护军将军。尚书纪瞻置酒请顗及王导等，顗荒醉失仪，复为有司所奏。诏曰："顗参副朝右，职掌铨衡，当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吾亮其极叹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诫也。顗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

初，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颇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谓凤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偶有旧对从北来，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顗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

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因酒□真目谓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顗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导甚重之，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导亦不以为忤。又于导坐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及王敦构逆，温峤谓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岂可得举兵以协主！共相推戴，未能数年，一旦如此，岂云非乱乎！处仲刚愎强忍，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既而王师败绩，顗奉诏诣敦，敦曰：“伯仁，卿负我！”顗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率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敦惮其辞正，不知所答。帝召顗于广室，谓之曰：“近日大事，二宫无恙，诸人平安，大将军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宫自如明诏，于臣等故未可知。”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顗避敦，顗曰：“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与戴若思俱被收，路经太庙，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未终，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遂于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时年五十四。

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参军樗蒱，马于博头被杀，因谓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敦曰：“伯仁总角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襟，便许之三事，何图不幸自贻王法。”敦素惮顗，每见顗辄面热，虽复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缪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数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数石，在位者服其清约。敦卒后，追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顗三子：闵、恬、颐。

闵字子骞，方直有父风。历衡阳、建安、临川太守，侍中，中领军，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加中军将军，转护军，领秘书监。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烈。无子，以弟颐长子琳为嗣。琳仕至东阳太守。恬、颐并历卿守。琳少子文，骠骑谘议参军

史臣曰：夫太刚则折，至察无徒，以之为政，则害于而国；用之行己，则凶于乃家。诚以器乖容众，非先王之道也。大连司宪，阴候主情，当约法之秋，献斫棺之议。玄亮刚愎，与物多违，虽有崇上之心，专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济，并运天机。是使贤宰见疏，致物情于解体；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既而谋人之国，国危而苟免；见昵于主，主辱而图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闲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处腴能约。咸以高才雅道，参豫畴咨。及京室沦胥，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盖事君而尽节者欤！顗招时论，尤其酒德，《礼经》曰“瑕不掩瑜”，未足韬其美也。

赞曰：刘刁亮直，志奉兴王。奸回丑正，终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谟允塞。道属屯蒙，祸罹凶慝。

列传第四十

应詹甘卓邓骞卞壼（从父兄敦刘超钟雅）

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孙也。詹幼孤，为祖母所养。年十余岁，祖母又终，居丧毁顿，杖而后起，遂以孝闻。家富于财，年又稚弱，乃请族人共居，委以资产，情若至亲，世以此异焉。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物虽犯而弗之校，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劭见之曰："君子哉若人！"

初辟公府，为太子舍人。赵王伦以为征东长史。伦诛，坐免。成都王颖辟为掾。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鄴，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詹与玫有旧，叹曰："诸葛成林，何与乐毅之相诡乎！"卒不见之。玫闻甚愧。镇南大将军刘弘，詹之祖舅也，请为长史，谓之曰："君器识弘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仍委以军政。弘著绩汉南，詹之力也。迁南平太守。

王澄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及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然竟不能从也。天门、武陵溪蛮并反，詹讨降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镇南将军山简复假詹督五郡军事。会蜀贼杜畴作乱，来攻詹郡，力战摧之。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元帝假詹建武将军，王敦又上詹监巴东五郡军事，赐爵颍阳乡侯。陈人王冲拥众荆州，素服詹名，迎为刺史。詹以冲等无赖，弃还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迁益州刺史，领巴东监军。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车号泣，若恋所生。

俄拜后军将军。詹上疏陈便宜，曰："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无苟且之志，下无觊觎之心。下至亡奏，罢侯置守，本替末陵，纲纪废绝。汉兴，虽未能兴复旧典，犹杂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参古迹。今大荒之后，制度改创，宜因斯会，厘正宪则，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

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纳之。

顷之，出补吴国内史，以公事免。镇北将军刘隗出镇，以詹为军司。加散骑常侍，累迁光禄勋。詹以王敦专制自树，故优游讽咏，无所标明。及敦作逆，明帝问詹计将安出。詹厉然慷慨曰：“陛下宜奋赫斯之威，臣等当得负戈前驱，庶凭宗庙之灵，有征无战。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都督硃雀桥南。贼从竹格渡江，詹与建威将军赵胤等击败之，斩贼率杜发，枭首数千级。贼平，封观阳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赐绢五千匹。上疏让曰：“臣闻开国承家，光启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锡。臣虽忝当一队，策无微略，劳不汗马。猥以疏贱，伦亚亲密，暂厕被练，列勤司勋。乞回谬恩，听其所守。”不许。

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詹将行，上疏曰：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岂礼也哉？有由而然。自经荒弊，纲纪颓陵，清直之风既浇，糟秕之俗犹在，诚宜濯以沧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网，则幽显明别，于变时雍矣。弘济兹务，在乎官人。今南北杂错，属托者无保负之累，而轻举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职理所以多阙。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赏；子玉败军，子文受蔿贾之责。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观采得失，举善弹违，断截苟且，则入不敢为非矣。汉宣帝时，二千石有居职修明者，则入为公卿；其不称职免官者，皆还为平人。惩劝必行，故历世长久。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或有进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虽美，当以素论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后。以此责成，臣未见其兆也。今宜峻左降旧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末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后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顷大事之后，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纲领，肃起群望。

时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得其欢心，百姓赖之。

疾笃，与陶侃书曰：“每忆密计，自沔入湘，颉颃缱绻，齐好断金。子南我东，忽然一纪，其间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峤南，旋镇旧楚。吾承乏幸会，来忝此州，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报恩幼主，退以申寻平生，缠绵旧好。岂悟时不我与，长即幽冥，永言莫从，能不慨怅！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以咸和六年卒，时年五十三。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骑侍郎。玄弟诞，有器干，历六郡太守、龙骧将军，追赠冀州刺史。

初，京兆韦泓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客游洛阳，素闻詹名，遂依托之。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随从积年，为营伉俪，置居宅，并荐之于元帝曰：“自遭丧乱，人士易操，至乃任运固穷，耿介守节者鲜矣。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执心清冲，才识备济，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厉，不游非类。颜回称不改其乐，泓有其分。明公辅亮皇室，恢维宇宙，四门开辟，英彦凫藻，收春华于京辇，采秋实于岩薮。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铨召，付以列曹，必能协隆鼎味，缉熙庶绩者也。”帝即辟之。自后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赵氏祀程婴、杵臼之义，祭詹终身。

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茂之后也。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父昌，太子太傅。吴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谦，州举秀才，为吴王常侍。讨石冰，以功赐爵都亭侯。东海王越引为参军，出补离狐令。卓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前至历阳，与陈敏相遇。敏甚悦，共图纵横之计，遂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结托。会周□唱义，密使钱广攻敏弟昶，敏遣卓讨广，顿硃雀桥南。会广杀昶，□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卓素敬服荣，且以昶死怀惧，良久乃从之。遂诈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共灭敏，传首于京都。

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其后讨周馥，征杜弢，屡经苦战，多所擒获。以前后功，进爵南乡侯，拜豫章太守。寻迁湘州刺史，将军如故。复进爵于湖侯。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

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令，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藉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俭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经史。于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唯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又耻衒耀取达，遂归，终身不仕，卒于家。

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恆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王敦称兵，遣使告卓。卓乃伪许，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闻双言，大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卓不能决。或说卓且伪许敦，待敦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谓惧逼面谋之。虽吾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恆愧之。今若复尔，谁能明我！"时湘州刺史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曰："刘大连虽乘权宠，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象魏，虽托讨乱之名，实失天下之望，此忠臣义士匡救之时也。昔鲁连匹夫，犹怀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体国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举，杖大顺以扫逆节，拥义兵以勤王室，斯千载之运，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岂吾所能。至于尽力国难，乃其心也。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乱陇右，窦融保河西以归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将军有重名于天下，但当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将军胜，方当崇将军以方面之重；如其不胜，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创业，中国未平，故隗嚣断陇右，窦融兼河西，各据一方，鼎足之势，故得文服天子，从容顾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终于陇右倾覆，河西入朝。何则？向之文服，义所不容也。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喻也。襄阳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义，安忍国难而不陈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将军平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守，绝荆湘之粟，将军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卓尚持疑未决，骞又谓卓曰："今既不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虚实者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将军威名天下所

闻也，此府精锐，战胜之兵也。拥强众，藉威名，杖节而行，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顾虑乎！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施惠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敌也。如是，大将军可不战而自溃。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计矣。愿将军熟虑之。”

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说卓袭之，语在融传。卓既素不欲从敦，得道融说，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俱露檄远近，陈敦肆逆，率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令谯王承坚守。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武昌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诏书迁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

卓虽怀义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计虑犹豫，军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惧，遣卓兄子行参军仰求和，谢卓曰：“君此自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更结好。”时王师败绩，敦求台驺虞幡驻卓。卓闻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谓仰曰：“吾之所忧，正谓今日。每得朝廷人书，常以胡寇为先，不悟忽有萧墙之祸。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临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适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说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上下不得相赴，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既有忠节，中道而废，更为败军将，恐将军之下亦各便求西还，不可得守也。”卓不能从。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卓性先宽和，忽便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自照镜不见其头，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其家金柜鸣，声似槌镜，清而悲。巫云：“金柜将离，是以悲鸣。”主簿何无忌及家人皆劝令自警。卓转更很愎，闻谏辄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为备。功曹荣建固谏，不纳。襄阳太守周虑等密承敦意，知卓无备，诈言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皆捕鱼，乃袭害卓于寝，传首于敦。四子散骑郎蕃等皆被害。太宁中，追赠骠骑将军，谥曰敬。

邓骞，子长真，长沙人。少有志气，为乡邻所重。常推诚行己，能以正直全于多难之时。刺史谯王承命为主簿，便说甘卓。卓留为参军，欲与同行，以母老辞卓而反。承为魏乂所败，以虞悝兄弟为承党，乂尽诛之，而求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

杀忠良，是其求贤之时，岂以行人为罪！”乃往诣乂。乂喜曰：“君所谓古之解扬也。”以为别驾。骞有节操忠信，兼识量弘远，善与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称之，以为长者。历武陵、始兴太守，迁大司农，卒于官。

卞壼，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也。弟裒，尝忤其郡将，郡将怒讦其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议，陵迟积年。惠帝初，为尚书郎。杨骏执政，人多附会，而粹正直不阿。及骏诛，超拜右丞，封成阳子，稍迁至右军将军。张华之诛，粹以华婿免官。齐王冏辅政，为侍中、中书令，进爵为公。及长沙王乂专权，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厕，见物若两眼，俄而难作。

壼弱冠有名誉，司兖二州、齐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祸，还乡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袭父爵。征东将军周馥请为从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倾覆，东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广陵相。元帝镇建鄴，召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杖。出为明帝东中郎长史。遭继母忧，既葬，起复旧职，累辞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笺自陈曰：

壼天性狷狭，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毕志家门。亡父往为中书令，时壼蒙大例，望门见辟，信其所执，得不祗就。门户遇祸，进窜易名，得存视息，私志有素。加婴极难，流寄兰陵，为苟晞所召，恐见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见假授，思暂之郡，规得托身。寻蒙见召，为从事中郎，岂曰贪荣，直欲自致，规暂恭命，行当乞退。属华轶之难，不敢自陈。轶既枭悬，壼亦婴病，具自归闻，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选宠显望，复以无施，忝充元佐。荣则荣矣，实非素怀。顾以命重人轻，不敢辞惮。闻西台召壼为尚书郎，实欲因此以避贤路，未及陈诚，奄丁穷罚。

壼年九岁，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十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壼以陋贱，不能荣亲，家产屡空，养道多阙，存无欢娱，终不备礼，拊心永恨，五内抽割。于公无效如彼，私情艰苦如此，实无情颜昧冒荣进。若废壼一人，江北便有倾危之虑，壼居事之日功绩以隆者，诚不得私其身。今东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军司马、诸参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会无损益。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门。壼委质二府，渐冉五载，考效则不能已彰，论心则频累恭顺，奈何哀孤之日不见愍恕哉！

帝以其辞苦，不夺其志。

服阕，为世子师。壶前后居师佐之任，尽匡辅之节，一府贵而惮焉。中兴建，补太子中庶子，转散骑常侍，侍讲东宫。迁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寻复职，转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权贵屏迹。

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期。壶奏曰："就如式父临终许诺，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夫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当存时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临困谬乱，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不从其乱，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胜，犹正以礼，况其母乎！式母于夫，生事奉终，非为既绝之妻。夫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自云守节，非为更嫁。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后。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无所容居，没无所托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式父亡后，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意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后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士，闺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亏损世教，不可以居人伦诠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颍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壶迁吏部尚书。王含之难，加中军将军。含灭，以功封建兴县公，寻迁领军将军。

明帝不豫，领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复拜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大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皇太后临朝，壶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时召南阳乐谟为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壶奏曰："人无非父而生，职无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

悔。有家各私其子，此为王者无人，职不轨物，官不立政。如此则先圣之言废，五教之训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乐广以平夷称，庾珉以忠笃显，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嗣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戍者之父母皆当以命子，不以处也。若顺谟父之意，则人皆不为郡中正，人伦废矣。顺怡父之意，人皆不为狱官，则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听欤？若不可听，何以许谟、怡之得称父命乎！此为谟以名父子可亏法，怡是亲戚可以自专。以此二途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废公。绝其表疏，以为永制。”朝议以为然。谟、怡不得已，各居所职。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壶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壶断裁切直，不畏强御，皆此类也。

壶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恆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时王导以勋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王茂弘弩疴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当敢尔邪！”壶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固辞不受。后患面创，累乞解职。

拜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时庾亮将征苏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是朝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当时议者无以易之。壶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恐未可仓卒。”亮不纳。壶知必败，与平南将军温峤书曰：“元规召峻意定，怀此於邑。温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虑，是国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纵其群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诚桓桓，交须接锋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谏，必当相从。今内外戒严，四方有备，峻凶狂必无所至耳，恐不能使无伤，如何？”壶司马任台劝壶宜畜良马，以备不虞。壶笑曰：“以顺逆论之，理无不济。若万一不然，岂须马哉！”峻果称兵。壶复为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将军，余官如故。

峻至东陵口，诏以壶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复加领军将军、给事中，壶率郭默、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西陵，为峻所破。壶与钟雅皆退还，死伤者以千数。壶、雅并还节，诣阙谢罪。峻进攻青溪，壶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壶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

峻平，朝议赠壶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议以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贞之节，当书于竹帛。今之追赠，实未副众望，谓宜加鼎司之号，以旌忠烈之勋”。司徒王导见议，进赠骠骑将军，加侍中。讷重议曰：“夫事亲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尽敬竭诚；唯忠也，故能见危授命。此在三之大节，臣子之极行也。案壶委质三朝，尽规翼亮，遭世险难，存亡以之。受顾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拥卫至尊，则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则有匪躬之节。贼峻造逆，戮力致讨，身当矢ＫＱ，再对贼锋，父子并命，可谓破家为国，守死勤事。昔许男疾终，犹蒙二等之赠，况壶伏节国难者乎！夫赏疑从重，况在不疑！谓可上准许穆，下同嵇绍，则允合典谟，克厌众望。”于是改赠壶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赠世子□□散骑侍郎，□□弟盱奉车都尉。珍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子诞嗣。

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壶，下诏曰：“壶立朝忠恪，丧身凶寇，所封悬远，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为慨然！可给实口廪。”其后盗发壶墓，尸僵，鬓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修茔兆。

壶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瞻弟眈，尚书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检识，以名理著称。其乡人傲郤诜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门盛轻诜，相视如仇。诜以杨骏故吏被系，俊时为尚书郎，案其狱，诜惧不免，俊平心断决正之，诜卒以免，而犹不悛。后为左丞，复奏陷卞氏。俊历位汝南相、廷尉卿。

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迁太子舍人、尚书郎，朝士多称之。东海王越闻，召以为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辅之劝越击王弥，而王衍、潘滔共执不听，敦庭争苦至，众咸壮之。出补汝南内史。元帝之为镇东，请为军谘祭酒，不就。征南将军山简以为司马。寻而王如、杜曾

相继为乱，简乃使敦监沔北七郡军事、振威将军、领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讨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讨大都督。伐弢有功，赐爵安陵亭侯。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为军司。

中兴建，拜太子左卫率。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竟以畏懦贬秩三等，为鹰扬将军。征拜大司农。王敦表为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军事。明帝之讨王敦也。以为镇南将军、假节。事平，更拜尚书，以功封益阳侯。徙光禄勋，出为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寻进征南将军，固辞不拜。

苏峻反，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师。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唯遣督护荀璲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时朝野莫不怪叹，独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车收付廷尉。丞相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之职。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既不讨苏峻，常怀愧耻，名论自此亏矣。寻以忧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子滔嗣。

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章七世孙封临沂县慈乡侯，子孙因家焉。父和，为琅邪国上军将军。超少有志尚，为县小吏，稍迁琅邪国记室掾。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恆亲侍左右，遂从渡江，转安东府舍人，专掌文檄。相府建，又为舍人。于时天下扰乱，伐叛讨贰，超自以职在近密，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乃绝不与人交书。时出休沐，闭门不通宾客，由是渐得亲密。以左右勤劳，赐爵原乡亭侯，食邑七百户，转行参军。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时台阁初建，庶绩未康，超职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弥见亲待。加以处身清苦，衣不重帛，家无儋石之储。每帝所赐，皆固辞曰："凡陋小臣，横窃赏赐，无德而禄，殃咎足惧。"帝嘉之，不夺其志。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入为中书通事郎。以父忧去官。既葬，属王敦称兵，诏超复职，又领安东上将军。寻六军败散，唯超案兵直卫，帝感之，遣归终丧礼。及钱凤构祸，超招合义士，从明帝征凤。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贫，妻子不赡，帝手诏褒之，赐以鱼米，超辞不受。超后须纯色牛，市不可得，启买官外厩牛，诏便以赐之。出为义兴太守。未几，征拜中

书侍郎。拜受往还，朝廷莫有知者。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咸和初，遭母忧去官，衰服不离身，朝夕号泣，朔望辄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及苏峻谋逆，超代赵胤为左卫将军。时京邑大乱，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义兴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听，尽以妻孥入处宫内。及王师败绩，王导以超为右卫将军，亲侍成帝。属太后崩，军卫礼章损阙，超躬率将士奉营山陵。峻迁车驾石头，时天大雨，道路沈陷，超与侍中钟雅步侍左右，贼给马不肯骑，而悲哀慷慨。峻闻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时饥馑米贵，峻等问遗，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帝时年八岁，虽幽厄之中，超犹启授《孝经》、《论语》。温峤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为帝所亲遇，疑之尤甚。后王导出奔，超与怀德令匡术、建康令管旆等密谋，将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让将兵入收超及钟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任让不奉诏，因害之。及峻平，任让与陶侃有旧，侃欲特不诛之，乃请于帝。帝曰：“让是杀我侍中、右卫者，不可宥。”由是遂诛让。及超将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诏迁高显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赠卫尉，谥曰忠。超天性谦慎，历事三帝，恆在机密，并蒙亲遇，而不敢因宠骄谄，故士人皆安而敬之。

子讷嗣，谨饬有石庆之风，历中书侍郎、下邳内史。讷子享，亦清慎，为散骑郎。

钟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也。父晔，公府掾，早终。雅少孤，好学有才志，举四行，除汝阳令，入为佐著作郎。母忧去官，服阕复职。东海王越请为参军，迁尚书郎。

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迁临淮内史、振威将军。顷之，征拜散骑侍郎，转尚书右丞。时有事于太庙，雅奏曰：“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庙，亦宜除伯祖之文。”诏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称伯祖不安，如所奏。”转北军中候。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补宣城内史。钱凤作逆，加广武将军，率众屯青弋。时广德县人周□为凤起兵攻雅，雅退据泾县，收合士庶，讨□，斩之。凤平，征拜尚书左丞。

时帝崩，迁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缟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后临朝，特原不问。雅直法绳违，百僚皆惮之。

北中郎将刘遐卒，遐部曲作乱，诏郭默讨之，以雅监征讨军事、假节。事平，拜骁骑将军。苏峻之难，诏雅为前锋监军、假节，领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击，退还。拜侍中。寻王师败绩，雅与刘超并侍卫天子。或谓雅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随时之宜而坐待其毙。”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庾亮临去，顾谓雅曰：“后事深以相委。”雅曰：“栋折榱崩，谁之责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迁车驾幸石头，雅、超流涕步从。明年，并为贼所害。贼平，追赠光禄勋。其后以家贫，诏赐布帛百匹。子诞，位至中军参军，早卒。

史臣曰：应詹行业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则嘉谋屡陈；出抚籓条，则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宁乱，庸绩克宣，作镇扞城，威略具举。及凶渠犯顺，志在勤王。既而人挠其谋，天夺其鉴，疑留不断，自取诛夷。卞壼束带立朝，以匡正为己任；褰裳卫主，蹈忠义以成名。遂使臣死于君，子死于父，惟忠与孝，萃其一门。古称社稷之臣，忠贞之谓矣。刘超勤肃奉上，钟雅正直当官。属臣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岖寇难，契阔艰虞，匪石为心，寒松比操，贞轨皆没，亮迹双升。虽高赫在难弥恭，荀息继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赞曰：卓临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举，威惠兼修。应嗟运促，甘毙疑留。望之徇义，处死为易。惟子惟臣，名节斯寄。钟刘入仕，忠贞攸履。竭其股肱，继之以死。

列传第四十一

孙惠熊远王鉴陈頵高崧

孙惠，字德施，吴国富阳人，吴豫章太守贲曾孙也。父祖并仕吴。惠口讷，好学有才识，州辟不就，寓居萧沛之间。永宁初，赴齐王冏义，讨赵王伦，以功封晋兴县侯，辟大司马户曹掾，转东曹属。冏骄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献言于冏，讽以五难、四不可，劝令归藩，辞甚切至。冏不纳。惠惧罪，辞疾去。顷之，冏果败。成都王颖荐惠为大将军参军、领奋威将军、白沙督。是时，颖将征长沙王乂，以陆机为前锋都督。惠与机同乡里，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及机兄弟被戮，惠甚伤恨之。时惠又擅杀颖牙门将梁俊，惧罪，因改姓名以遁。

后东海王越举兵下邳，惠乃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越曰：

天祸晋国，遘兹厄运。历观危亡，其萌有渐，枝叶先零，根株乃毙。伏惟明公资睿哲之才，应神武之略，承衰乱之余，当倾险之运，侧身昏谗之俗，局蹐凶谄之间。执夷正立，则取疾奸佞；抱忠怀直，则见害贼臣。餔糟非圣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节，是以感激于世，发愤忘身。抗辞金门，则謇谔之言显；扶翼皇家，则匡主之功著。事虽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汉祖之贤，犹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阳之失。孟明三退，终于致果；勾践丧众，期于擒吴。今明公名著天下，声振九域，公族归美，万国宗贤。加以四王齐圣，仁明笃友，急难之感，同奖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维持。皇穹无亲，惟德是辅，恶盈福谦，鬼神所赞。以明公达存亡之符，察成败之变，审所履之运，思天人之功，武视东夏之藩，龙跃海嵎之野。西谘河间，南结征镇，东命劲吴锐卒之富，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宣喻青徐，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明其赏信。仰惟天子蒙尘鄴宫，外矫诏命，擅诛无辜，豺狼篡噬，其事无远。夫心火倾移，丧乱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杖，岁镇所去，天厌其德。玄象著明，谪谴彰见。违天不祥，奉时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应，虑祸败前后之征，弘劳谦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贤之义，倾府竭库以振贫乏，将有济世之才，渭滨之士，含奇谟于硃脣，握神策于玉掌，逍遥川岳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听非常之辅，举而任之，则元勋建矣。

秘之不天，值此衰运，窃慕墨翟、申包之诚，跋涉荆棘，重茧而至，栉风沐雨，来承祸难。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险时吝，未敢自显。

伏在川泥，系情宸极，谨先白笺，以启天虑。若犹沈吟际会，徘徊二端，徼幸在险，请从恕宥之例。

明公今旋轸臣子之邦，宛转名义之国，指麾则五岳可倾，呼噏则江湖可竭。况履顺讨逆，执正伐邪，是乌获摧冰，贲育拉朽，猛兽吞狐，泰山压卵，因风燎原，未足方也。今时至运集，天与神助，复不能鹊起于庆命之会，拔剑于时哉之机，恐流滥之祸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尸元曳于粪坏，形骸捐于沟涧，非其口无忠贞之辞，心无义正之节，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终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犹有刎颈之报，朝廷之内，而无死命之臣。非独秘之所耻，惜乎晋世之无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替而复绍，惟明公兄弟能弘济皇猷。国之存亡，在斯举矣。

秘之以下才之姿，而值危乱之运，竭其狗马之节，加之忠贞之心，左属平乱之鞬，右握灭逆之矢，控马鹄立，计日俟命。时难获而易失，机速变而成祸，介如石焉，实无终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越省书，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见。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职文疏，豫参谋议。除散骑郎、太子中庶子，复请补司空从事中郎。越诛周穆等，夜召参军王廙造表，廙战惧，坏数纸不成。时惠不在，越叹曰："孙中郎在，表久就矣。"越迁太傅，以惠为军谘祭酒，数谘访得失。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秘书监，不拜。转彭城内史、广陵相，迁广武将军、安丰内史。以迎大驾之功，封临湘县公。

元帝遣甘卓讨周馥于寿阳，惠乃率众应卓，馥败走。庐江何锐为安丰太守，惠权留郡境。锐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虑谗间，因此大惧，遂攻杀锐，奔入蛮中。寻病卒，时年四十七。丧还乡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吊赙。

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黄门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远有志尚，县召为功曹，不起，强与衣帻，扶之使谒。十余日荐于郡，由是辟为文学掾。远曰："辞大不辞小也。"固请留县。太守察远孝廉。属太守讨氐羌，远遂不行，送至陇右而还。后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及静去职，远送至会稽以归。州辟主簿、别驾，举秀才，除监军华轶司马、领武昌太守、宁远护军。

元帝作相，引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远上疏曰："园陵

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属有杜弢之难，不能从。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远建议曰：“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诗》云：‘弗躬弗亲，庶人不信。’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时议美之。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远谏曰；“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弢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纳之。

转丞相参军。是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远又上疏曰：“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杜弢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为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远以为“秦汉因赦赐爵，非长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可依汉法例，赐天下爵，于恩为普，无偏颇之失。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帝不从。

转御史中丞。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尚书郎卢綝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协令威仪牵捽綝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远奏免协官。

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曰：

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撤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不复论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时有言者，或不见用，是以朝少辩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书，武帝擢为屯留令，又置谏官，所以容受直言，诱进将来，故人得自尽，言无隐讳。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舜犹历试诸难，而今先禄不试，甚违古义，乱之所由

也。求才急于疏贱，用刑先于亲贵，然后令行禁止，野无遗滞。尧取舜于仄陋，舜拔贤于岩穴，姬公不曲绳于天伦，叔向不亏法于孔怀。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累迁侍中，出补会稽内史。时王敦作逆，沈充举兵应之，加远将军，距而不受，不输军资于充，保境安众为务。敦至石头，讽朝廷征远，乃拜太常卿，加散骑常侍。敦深惮其正而有谋，引为长史。数月病卒。

远弟缙，名亚于远，为王敦主簿，终于鄱阳太守。缙子鸣鹄，位至武昌太守。

王鉴，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鉴少以文笔著称，初为元帝琅邪国侍郎。时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为忧。鉴上疏劝帝征之，曰：

天祸晋室，四海颠覆，丧乱之极，开辟未有。明公遭历运之厄，当阳九之会，圣躬负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将振长辔而御八荒，扫河汉而清天途。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垂尽之余人耳。而百越鸱视于五岭，蛮蜀狼顾于湘汉，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残弱之源日深，全胜之势未举。鉴惧云旗反旆，元戎凯入，未在旦夕也。昔齐旅未期而申侯惧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虮虱，而可不深虑者哉！江扬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时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敌，彭蠡振摇，是贼逾我垣墙之内，窥我室家之好。黩武之众易动，惊弓之鸟难安，鉴之所甚惧也。去年已来，累丧偏将，军师屡失，送死之寇，兵厌奔命，贼量我力矣。虽继遣偏裨，惧未足成功也。愚谓尊驾宜亲幸江州，然后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罴之士，其锐可得而奋。进左军于武昌，为陶侃之重；建名将于安成，连甘卓之垒。南望交广，西抚蛮夷。要害之地，勒劲卒以保之；深沟坚壁，按精甲而守之。六军既赡，战士思奋，尔乃乘隙骋奇，扰其窟穴，显示大信，开以生途，杜弢之颈固已锁于麾下矣。

议者将以大举役重，人不可扰。鉴谓暂扰以制敌，愈于放敌而常扰

也。夫四体者，人之所甚爱，苟宜伐病，则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虚，鉴谓王导可委以萧何之任。或以小贼方毙，不足动千乘之重。鉴见王弥之初，亦小寇也，官军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变，卒令温怀不守，三河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验也。蔓草犹不可长，况狼兕之寇乎！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崇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旂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旍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略蒙险，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氵斥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后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前鉴不远，可谓蓍龟。

议者或以当今暑夏，非出军之时。鉴谓今宜严戒，须秋而动。高风启途，龙舟电举，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贼尚有千里之限，但临之以威灵，则百胜之理济矣。既扫清湘野，涤荡楚郢，然后班爵序功，酬将士之劳；卷甲韬旗，广农桑之务，播恺悌之惠，除烦苛之赋。比及数年，国富兵强，龙骧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济，桓文之功不难懋也。今惜一举之劳，而缓垂死之寇，诚国家之大耻，臣子之深忧也。

鉴以凡琐，谬蒙奖育，思竭遇忠以补万一。刍荛之言，圣王不弃，戍卒之谋，先后采之。乞留神鉴，思其所陈。

疏奏，帝深纳之，即命中外戒严，将自征弢。会弢已平，故止。

中兴建，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出补永兴令。大将军王敦请为记室参军，未就而卒，时年四十一。文集传于世。

鉴弟涛及弟子ρ，并有才笔。涛字茂略，历著作郎、无锡令。ρ字庭坚，亦为著作。并早卒。

陈頵，字延思，陈国苦人也。少好学，有文义。父□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笑而从之。仕为郡督邮，检获隐匿者三千人，为一州尤最。太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乘马车还家，宗党荣之。

劾案沛王韬狱，未竟，会解结代杨准为刺史，韬因河间王颙属结。结至大会，问主簿史凤曰：“沛王贵藩，州据何法而擅拘邪？”时頠在坐，对曰：“甲午诏书，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事征文墨，前后列上，七被诏书。如州所劾，无有违谬。”结曰：“众人之言不可妄听，宜依法穷竟。”又问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答曰：“《诗》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夫英伟大贤多出于山泽，河北土平气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结曰：“张彦真以为汝颍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頠曰：“彦真与元礼不协，故设过言。老子、庄周生陈梁，伏羲、傅说、师旷、大项出阳夏，汉魏二祖起于沛谯，准之众州，莫之与比。”结甚异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会结迁尚书，结恨不得尽其才用。

元康中，举孝廉，而州将留之。頠荐同县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禀质清冲，若得参嘉命，必能光赞大猷，允清朝望，使黄宪之徒不乏于豫土，令頠庶免臧文之责。”州乃辟保。

齐王冏起义，州遣頠将兵赴之，拜驸马都尉。遭贼避难于江西。历阳内史硃彦引为参军。镇东从事中郎袁琇荐頠于元帝，迁镇东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頠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硃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

建兴初制，版补录事参军。参佐掾属多设解故以避事任。頠议：“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余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故百寻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蚁垤而穿败，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临使称疾，须催乃行者，皆免官。”

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頠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圣王悬爵赏功，制罚纠违，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实，不可妄假，非才谓之致寇，宠厚戒在斯亡。昔孙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机，惠皇失御，九服无戴。三王建议，席卷四海，合起义之众，结天下之心，故设《己亥义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遭人为侯，或加兵

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黩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请自今以后宜停之。”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

大兴初，以疾征。久之，白衣兼尚书，因陈时务，以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又马隆、孟观虽出贫贱，勋济甚大，以所不习，而统戎事，鲜能以济。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尽其所能，然后随才授任。举十得一，犹胜不举，况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虏，七世内侍；由余戎狄，入为秦相。岂藉华宗之族，见齿于奔竞之流乎！宜引幽滞之隽，抑华校实，则天清地平，人神感应。”

后拜天门太守，殊俗安之。选腹心之吏为荆州参军，若有调发，动静驰白，故恆得宿办。陶侃征还，頵先至巴陵上礼。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字茂琰，广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闻。年十三，值岁饥，悝菜蔬不餍，每致甘肥于母。抚幼弟以友爱称。寓居江州，刺史华轶辟为西曹书佐。及轶败，悝藏匿轶子经年，会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为参军，遂历显位，至丹阳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

崧少好学，善史书。总角时，司空何充称其明惠。充为扬州，引崧为主簿，益相钦重。转骠骑主簿，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父艰去职。初，悝以纳妾致讼被黜，及终，崧乃自系廷尉讼冤，遂停丧五年不葬，表疏数十上。帝哀之，乃下诏曰：“悝备位大臣，违宪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无已。今特听传侯爵。”由是见称。拜中书郎、黄门侍郎。

简文帝辅政，引为抚军司马。时桓温擅威，率众北伐，军次武昌，简文患之。崧曰：“宜致书喻以祸福，自当反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若有异计，请先衅鼓。”便于坐为简文书草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此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之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须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其不然者，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

德。先存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温得书，还镇。

崧累迁侍中。是时谢万为豫州都督，疲于亲宾相送，方卧在室。崧径造之，谓曰：“卿令疆理西籓，何以为政？”万粗陈其意。崧便为叙刑政之要数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谏以为“非万乘所宜。陛下此事，实日月之一食也”。后以公事免，卒于家。子耆，官至散骑常侍。

史臣曰：昔张良拙说项氏，巧谋于沛公；孙惠沮计齐王，耀奇于东海，终而誓甘之旅炎运载昌，称狩之师金行不竞。岂遭时之会斯蹇，将谋国之道未通？迷于委质之贞，暗于所修之虑，本既颠矣，何以能终！熊远、王鉴有毗济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诋温，頵之距结，挫其劳役之策，申其汝颍之论，采郭嘉之风旨，挹硃育之余波，故桓温辍许攸之谋，解结钦王朗之迹。缉之时典，用此道欤！

赞曰：临湘游艺，才识英发。诡名违颖，陈书干越。孝文忠謇，嘉言斯践。茂高器鉴，雕章尤善。侯爵崧传，高门頵显。

列传第四十二

郭璞葛洪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襄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

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抵将军赵固，会固所乘良马死，固惜之，不接宾客。璞至，门吏不为通。璞曰："吾能活马。"吏惊入白固。固趋出，曰："君能活吾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长竿，东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庙者，便以竿打拍，当得一物，宜急持归。得此，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归。此物见死马，便嘘吸其鼻。顷之马起，奋迅嘶鸣，食如常，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

行至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谘祭酒。时江淮清宴，孟康安之，无心南渡。璞为占曰"败"。康不之信。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并，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类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遁》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武。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名之，是为驴鼠。"卜适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余，遂去不复见。郡纲纪上祠，请杀之。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共阝亭驴山君鼠，使诣荆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祐迁石头督护，璞复随之。时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东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后当有妖树生，然若瑞而非瑞，

辛螫之木也。傥有此者，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无锡县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连理者，其年盗杀吴兴太守袁琇。或以问璞，璞曰：“卯爻发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灾也。”王导深重之，引参己军事。尝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柏树粉碎。

时元帝初镇鄴，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兴初，会稽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璞曰：“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矣。观五铎启号于晋陵，栈钟告成于会稽，瑞不失类，出皆以方，岂不伟哉！若夫铎发其响，钟征其象，器以数臻，事以实应，天人之际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曰：

臣闻《春秋》之义，贵元慎始，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所以显天人之统，存休咎之征。臣不揆浅见，辄依岁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济》。案爻论思，方涉春木王龙德之时，而为废水之气来见乘，加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以义推之，皆为刑狱殷繁，理有壅滥。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蚀月。月者属《坎》，群阴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阳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坏其所以为法者也。臣术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又去秋以来，沈雨跨年，虽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狱充溢，怨叹之气所致。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标。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皇极之谪，事不虚降。不然，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劳也。

臣谨寻按旧经，《尚书》有五事供御之术，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所以缘咎而致庆，因异而迈政。故木不生庭，太戊无以隆；雉不鸣鼎，

武丁不为宗。夫寅畏者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为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臣窃观陛下贞明仁恕，体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区夏，启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灵表瑞，人鬼献谋，应天顺时，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职次数改则觊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国者之所慎也。臣窃为陛下惜之。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汉之中宗，聪悟独断，可谓令主，然厉意刑名，用亏纯德。《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夫无为而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体者也。耻其君不为尧舜者，亦岂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隐其怀。若臣言可采，或所以为尘露之益；若不足采，所以广听纳之门。愿陛下少留神鉴，赐察臣言。

疏奏，优诏报之。

其后日有黑气，璞复上疏曰：

臣以顽昧，近者冒陈所见，陛下不遗狂言，事蒙御省。伏读圣诏，欢惧交战。臣前云升阳未布，隆阴仍积，《坎》为法象，刑狱所丽，变《坎》加《离》，厥象不烛，疑将来必有薄蚀之变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潜昧，而色都赤，中有异物大如鸡子，又有青黑之气共相薄击，良久方解。案时在岁首纯阳之月，日在癸亥全阴之位，而有此异，殆元首供御之义不显，消复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计去微臣所陈，未及一月，而便有此变，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恳恳之至也。

往年岁末，太白蚀月，今在岁始，日有咎谪。会未数旬，大眚再见。日月告衅，见惧诗人，无曰天高，其鉴不远。故宋景言善，荧惑退次；光武宁乱，呼沱结冰。此明天人之悬符，有若形影之相应。应之以德，则休祥臻；酬之以怠，则咎征作。陛下宜恭承灵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谐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谤。

臣闻人之多幸，国之不幸。赦不宜数，实如圣旨。臣愚以为子产之铸刑书，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随时之宜，亦圣人所善者。此国家大信之要，诚非微臣所得干豫。今圣朝明哲，思弘谋猷，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况臣蒙珥笔朝末，而可不竭诚尽规哉！

顷之迁尚书郎。数言便宜，多研匡益。明帝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峤、亮，论者美之。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辞曰：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为宝，士以知名为贤。明月不妄映，兰葩岂虚鲜。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荟，廕弱根于庆云，陵扶摇而竦翮，挥清澜以濯鳞，而响不彻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进不为谐隐，退不为放言，无沈冥之韵，而希风乎严先，徒费思于赞味，摹《洞林》乎《连山》，尚何名乎！夫攀骊龙之髯，抚翠禽之毛，而不得绝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闻也。"

郭生粲然而笑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鰲。虽然，将祛子之惑，讯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维中绝，乾光坠采，皇运暂回，廓祚淮海。龙德时乘，群才云骇，蔼若邓林之会逸翰，烂若溟海之纳奔涛，不烦咨嗟之访，不假蒲帛之招，羁九有之奇骏，咸总之于一朝，岂惟丰沛之英，南阳之豪！昆吾挺锋，骝骊轩髦，杞梓竞敷，兰荑争翘，嘤声冠于伐木，援类繁乎拔茅。是以水无浪士，岩无幽人，刈兰不暇，爨桂不给，安事错薪乎！

"且夫窟泉之潜不思云翚，熙冰之采不羡旭晞，混光耀于埃蔼者，亦曷愿沧浪之深，秋阳之映乎！登降纷于九五，沦涌悬乎龙津。蚓蛾以不才陆槁，蟒蛇以腾骛暴鳞。连城之宝，藏于褐里，三秀虽艳，糜于丽采。香恶乎芬？贾恶乎在？是以不尘不冥，不骊不骅，支离其神，萧悴其形。形废则神王，迹粗而名生。体全者为牺，至独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觉者不足以涉无。故不恢心而形遗，不外累而智丧，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应机，洞鉴不以昭旷。不物物我

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不寿殇子，不夭彭涓，不壮秋豪，不小太山。蚊泪与天地齐流，蜉蝣与大椿齿年。然一阖一开，两仪之迹，一冲一溢，悬象之节，涣互期于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阳之翠秀，龙豹之委颖，骏狼之长晖，玄陆之短景。故皋壤为悲欣之府，胡蝶为物化之器矣。

“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颦蟪蛄之吟；豁云台之观者，必閟带索之欢。纵蹈而咏采荠，拥璧而叹抱关。战机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一弦。悟往复于嗟叹，安可与言乐天者乎！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岁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

永昌元年，皇孙生，璞上疏曰：

有道之君未尝不以危自持，乱世之主未尝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兴也；亡而自以为存者，三季之所以废也。是以古之令主开纳忠谠，以弼其违；标显切直，用攻其失。至乃闻一善则拜，见规诫则惧。何者？盖不私其身，处天下以至公也。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勋业至大，而中兴之祚不隆、圣敬之风未跻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众乖，此自然之势也。

臣去春启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不然，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蠹戾之妖。其后月余，日果薄斗。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征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愚险，共相扇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范传》，君道亏则日蚀，人愤怨则水涌益，阴气积则下代上。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谬中，必贻陛下侧席之忧。

今皇孙载育，天固灵基，黔首颙颙，实望惠润。又岁涉午位，金家所忌。宜于此时崇恩布泽，则火气潜消，灾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臻矣。

臣今所陈，暂而省之，或未允圣旨，久而寻之，终亮臣诚。若所启上合，愿陛下勿以臣身废臣之言。臣言无隐，而陛下纳之，适所以显君

明臣直之义耳。

疏奏，纳焉，即大赦改年。

时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后诣阙上书，自云有道术。帝留谷于宫中。璞复上疏曰："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所听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简默居正，动遵典刑。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为神灵所凭者，则应敬而远之。夫神，聪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则当投畀裔土，不宜令亵近紫闱。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谴、为国作眚者，则当克己修礼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变也。臣愚以为阴阳陶烝，变化万端，亦是狐狸魍魉凭假作慝。愿陛下采臣愚怀，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其后元帝崩，谷因亡走。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有美名，为敦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夫几而敦作难。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不载。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间，便入。璞曰："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后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发，衔刀设醊。璞见彝，抚心大惊曰："吾每属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天实为之，将以谁咎！"璞终婴王敦之祸，彝亦死苏峻之难。

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

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

初，庾翼幼时尝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倾，长顺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将改元为建元，或谓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号不宜用。”冰抚心叹恨。及帝崩，何充改元为永和，庾翼叹曰：“天道精微，乃当如是。长顺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后嗣，卦成，曰：“卿诸子并当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征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蕴知。狗转长大，蕴入，是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而弱，异于常狗，蕴甚怪之。将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祸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为桓温所灭，终如其言。璞之占验，皆如此类也。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子骜，官至临贺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擅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

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于鹪鷯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塊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暢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

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秽向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发从师，老而忘倦。□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

赞曰：景纯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鸟册，洞晓龟枚。匪宁国衅，坐致身灾。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

列传第四十三

庾亮（子彬羲龢弟怿冰条翼）

庾亮，字元规，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传》。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随父在会稽，嶷然自守。时人皆惮其方俨，莫敢造之。

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见，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为皇太子妃。亮固让，不许。转丞相参军。预讨华轶功，封都亭侯，转参丞相军事，掌书记。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与温峤俱为太子布衣之好。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时王敦在芜湖，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顾远矣！"因表为中领军。

明帝即位，以为中书监，亮上书让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不悟徼时之福，遭遇嘉运。先帝龙兴，垂异常之顾，既眷同国士，又申以婚姻，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缨，沐浴芳风，频烦省闼，出总六军，十余年间，位超先达。无劳受遇，无与臣比。小人禄薄，福过灾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荣昧进，日尔一日，谤讟既集，上尘圣朝。始欲自闻，而先帝登遐，区区微诚，竟未上达。

陛下践阼，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实存于至公。而国恩不已，复以臣领中书。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与骨肉中表不同。虽太上至公，圣德无私，然世之丧道，有自来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则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由姻昵。

臣历观庶姓在世，无党于朝，无援于时，植根之本轻也薄也。苟无

大瑕，犹或见容。至于外戚，凭托天地，连势四时，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权宠，四海侧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诛。身既招殃，国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则信，姻进则疑。疑积于百姓之心，则祸成于重闺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鉴，可为寒心者也。夫万物之所不通，圣贤因而不夺。冒亲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处心膂，外总兵权，以此求治，未之闻也；以此招祸，可立待也。虽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颇识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门到户说使皆坦然邪！

夫富贵荣宠，臣所不能忘也；刑罚贫贱，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则愈，违命则苦，臣虽不达，何事背时违上，自贻患责邪？实仰览殷鉴，量己知弊，身不足惜，为国取悔，是以悾悾屡陈丹款。而微诚浅薄，未垂察谅，忧惶屏营不知所措。愿陛下垂天地之鉴，察臣之愚，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疏奏，帝纳其言而止。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及敦举兵，加亮左卫将军，与诸将距钱凤。及沈充之走吴兴也，又假亮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固让不受。转护军将军。

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羕将有异谋。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加亮给事中，徙中书令。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

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以备之。会南顿王宗复谋废执政，亮杀宗而废宗兄羕。宗，帝室近属，羕，国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

琅邪人卞咸，宗之党也，与宗俱诛。咸兄阐亡奔苏峻，亮符峻送阐，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祸乱，征为大司农。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峻遂与祖约俱举兵反。温峤闻峻不受诏，便欲下卫京都，三吴又欲起义兵，亮并不

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将韩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胜至于京都。诏假亮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战于建阳门外。军未及阵，士众弃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贼，误中柂工，应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贼！”众心乃安。

亮携其三弟怿、条、翼南奔温峤，峤素钦重亮，虽在奔败，犹欲推为都统。亮固辞，乃与峤推陶侃为盟主。侃至寻阳，既有憾于亮，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亮甚惧，及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乃谓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耶！”便谈宴终日。亮啖薤，因留白。侃问曰：“安用此为？”亮云：“故可以种。”侃于是尤相称叹云：“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

既至石头，亮遣督护王彰讨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耳。”又曰：“朝政多门，用生国祸。丧乱之来，岂独由峻也！”亮时以二千人守白石垒，峻步兵万余，四面来攻，众皆震惧。亮激厉将士，并殊死战，峻军乃退，追斩数百级。

峻平，帝幸温峤舟，亮得进见，稽颡鲠噎，诏群臣与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阖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上疏曰：

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皇家多难，未敢告退，遂随牒展转，便烦显任。先帝不豫，臣参侍医药，登遐顾命，又豫闻后事，岂云德授，盖以亲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实以田夫之交犹有寄托，况君臣之义，道贯自然，哀悲眷恋，不敢违距。且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轻，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谅闇，先后亲览万机，宣通外内，臣当其地，是以激节驱驰，不敢依违。虽知无补，志以死报。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

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疏奏，诏曰：

省告恳恻，执以感叹，诚是仁舅处物宗之责，理亦尽矣。若大义既不开塞，舅所执理胜，何必区区其相易夺！

贼峻奸逆，书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当反，愚智所见也。舅与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者也。论情与义，何得谓之不忠乎！若以己总率征讨，事至败丧，有司宜明直绳，以肃国体，诚则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来下，舅躬贯甲胄，贼峻枭悬。大事既平，天下开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庙有奉，岂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陈力之勋邪！方当策勋行赏，岂复议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万计，而与桀寇对岸。舅且当上奉先帝顾托之旨，弘济艰难，使衍冲人永有凭赖，则天下幸甚。

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镇芜湖。

顷之，后将军郭默据湓口以叛，亮表求亲征，于是以本官加征讨都督，率将军路永、毛宝、赵胤、匡术、刘仕等步骑二万，会太尉陶侃俱讨破之。亮还芜湖，不受爵赏。侃移书曰："夫赏罚黜陟，国之大信，窃怪矫然，独为君子。"亮曰："元帅指揔，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辞不受。进号镇西将军，又固让。初，以诛王敦功，封永昌县公。亮比陈让，疏数十上，至是许之。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让开府，乃迁镇武昌。

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

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入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

时石勒新死，亮有开复中原之谋，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使与西阳太守樊峻精兵一万，俱戍邾城。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以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军伐蜀，至江阳，执伪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当率大众十万，据石城，为诸军声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大势一举，众知存亡，开反善之路，宥逼协之罪，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实圣朝之所先务也。愿陛下许其所陈，济其此举。淮泗寿阳所宜进据，臣辄简练部分。乞槐棘参议，以定经略。"帝下其议。时王导与亮意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亮又上疏，便欲迁镇。会寇陷邾城，毛宝赴水而死。亮陈谢，自贬三等，行安西将军。有诏复位。寻拜司空，余官如故，固让不拜。

亮自邾城陷没，忧慨发疾。会王导薨，征亮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又固辞，帝许之。咸康六年薨，时年五十二。追赠太尉，谥曰文康。丧至，车驾亲临。及葬，又赠永昌公印绶。亮弟冰上疏曰："臣谨详先事，亦会闻臣亮对臣等之言，恳恳于斯事。是以屡自陈请，将迄十年。岂直好让而不肃恭，顾曩时之衅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该，是以役不逾时，而凶强馘灭。计之以事，则功归圣主，推之于运，则胜非人力。至如亮等，因圣略之弘，得效所职，事将何论！功将何赏！及后伤蹶，责逾先功，是以陛下优诏听许。亮实思自效以报天德，何悟身潜圣世，微志长绝，存亡哀恨，痛贯心膂。愿陛下发明诏，遂先恩，则臣亮死且不朽。"帝从之。亮将葬，何充会之，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初，亮所乘马有的颅，殷浩以为不利于主，劝亮卖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惭而退。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三子彬、羲、龢。

彬年数岁，雅量过人。温峤尝隐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谓峤曰："君侯何至于此！"论者谓不减于亮。苏峻之乱，遇害。

羲少有时誉，初为吴国内史。时穆帝颇爱文义，羲至郡献诗，颇存讽谏。因上表曰："陛下以圣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旷，百姓凋残。以数州之资，经瞻四海之务，其为劳弊，岂可具言！昔汉文居隆盛之世，躬自俭约，断狱四百，殆致刑厝。贾谊叹息，犹有积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忧惧。陛下明鉴天挺，无幽不烛，弘济之道，岂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尽丝发。受任到东，亲临所见，敢缘弘政，献其丹愚。伏愿听断之暇，少垂察览。。"其诗文多不载。羲方见授用而卒。子准，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西中郎将，镇历阳，卒官。准子悦，义熙中江州刺史。准弟楷，自有传。

龢字道季，好学，有文章。叔父翼将迁襄阳，龢年十五，以书谏曰："承进据襄阳，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渐临河洛，使向化之萌怀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于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乐生守齐，遂至历载。今皇朝虽隆，无有殷之盛；凶羯虽衰，犹丑类有徒。而沔汉之水，无万仞之固；方城虽峻，无千寻之险。加以运漕供继有溯流之艰，征夫勤役有劳来之叹。若穷寇虑逼，送死一决，东西互出，道尾俱进，则廪粮有抄截之患，远略乏率然之势。进退惟思，不

见其可。此明暗所共见，贤愚所共闻，况于临事者乎！愿回师反旆，详择全胜，修城池，立垒壁，勤耕农，练兵甲。若凶运有极，天亡此虏，则可泛舟北济，方轨齐进，水陆骋迈，亦不逾旬朔矣。愿详思远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岩为丹阳尹，表除重役六十余事。太和初，代王恪为中领军，卒于官。子恆，尚书仆射，赠光禄大夫。

怿字叔预，少以通简为兄亮所称。弱冠，西阳王羕辟，不就。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清选纲纪，以怿为功曹，除暨阳令，又为冲中军司马，转散骑侍郎，迁左卫将军。以讨苏峻功，封广饶男，出补临川太守，历监梁、雍二州军事，转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魏兴。时兄亮总统六州，以怿宽厚容众，故授以远任，为东西势援。寻进监秦州氐羌诸军事。怿遣牙门霍佐迎将士妻子，佐驱三百余口亡入石季龙。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朝议欲召还，亮上疏曰：“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佐等同恶，大数不多。且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其文武之心转已安定，贼帅艾秀遣使归诚，上洛附贼降者五百余口，冀一安隐，无复怵惕。”从之。后以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

怿尝以白羽扇献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怿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后怿闻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遂饮鸩而卒，时年五十。赠侍中、卫将军，谥曰简。子统嗣。

统字长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调补抚军、会稽王司马，出为建威将军、宁夷护军、寻阳太守。年二十九，卒，时人称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坚。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司徒辟，不就，征秘书郎。预讨华轶功，封都乡侯。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出补吴兴内史。

会苏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御，便弃郡奔会稽。会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奋武将军，距峻别率张健于吴中。时健党甚众，诸将莫敢先进。冰率众击健走之，于是乘胜西进，赴于京都。又遣司马滕含攻贼石头城，拔之。冰勋为多，封新吴县侯，固辞不受。迁给事黄门侍郎，又让

不拜。司空郗鉴请为长史，不就。出补振威将军、会稽内史。征为领军将军，又辞。寻入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

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诏复论前功，冰上疏曰："臣门户不幸，以短才赞务，衅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晋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时颠沛，刑宪暂坠，遂令臣等复得为时陈力。徇国之臣，因之而奋，立功于大罪之后，建义于颠覆之余，此是臣等所以复得视息于天壤，王宪不复必明于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谓弘矣，岂复得计劳纳封，受赏司勋哉！愿陛下曲降灵泽，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则愚臣之愿于此毕矣。"许之。

成帝疾笃，时有妄为中书符，敕宫门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气自若，曰："是必虚妄。"推问，果诈，众心乃定。进号左将军。康帝即位，又进车骑将军。冰惧权盛，乃求外出。会弟翼当伐石季龙，于是以本号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援。冰临发，上疏曰：

臣因循家宠，冠冕当世，而志无殊操，量不及远。顷皇家多难，衅故频仍，朝望国器，与时殂落，遂令天眷下坠，降及臣身。俯仰伏事，于今五年。上不能光赞圣猷，下不能缉熙政道，而陛下遇之过分，求之不已，复策败驾之驷，以冀万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将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献血诚，愿陛下暂屏旒纩，以弘听纳。

今强寇未殄，戎车未戢，兵弱于郊，人疲于内，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尽也。而陛下崇高，事与下隔，视听察览，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进；百司宜勤，不督不劝。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纳，虽日总万机，犹兼听将相；或借讼舆人，或求谤刍荛，良有以也。况今日之弊，开辟之极，而陛下历数属当其运，否剥之难婴之圣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倾首于将来者也。实冀否终而泰，属运在今。诚愿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载之厚，宅冲虚以为本，勤训督以为务。广引时彦，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关圣听，人之情伪必达天聪。然后览其大当，以总国纲，躬俭节用，尧舜岂远！大布之

衣，卫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难，行之难；非行之难，安之难也。”愿陛下既思日侧于劳谦，纳其起予之情，则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犹不能暢，临疏徘徊，不觉辞尽。

顷之，献皇后临朝，征冰辅政，冰辞以疾笃。寻而卒，时年四十九。册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成，祠以太牢。

冰天性清慎，常以俭约自居。中子袭尝贷官绢十匹，冰怒，捶之，市绢还官。临卒，谓长史江[A170]曰：“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敛以时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绢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冰七子：希、袭、友、蕴、倩、邈、柔。

希字始彦。初拜秘书郎，累迁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复为长史兼右卫将军，迁侍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希既后之戚属，冰女又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显贵。太和中，希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蕴为广州刺史，并假节，友东阳太守，倩太宰长史，邈会稽王参军，柔散骑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温深忌之。

初，慕容厉围梁父，断涧水，太山太守诸葛攸奔邹山，鲁、高平等数郡皆没，希坐免官。顷之，征为护军将军。希怒，固辞。希初免时，多盗北府军资，温讽有司劾之，复以罪免，遂客于晋陵之暨阳。初，郭璞筮冰云：“子孙必有大祸，唯用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友为东阳，家于暨阳。

及海西公废，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党，杀之。希闻难，便与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蕴于广州饮鸩而死。及友当伏诛，友子妇，桓秘女也，请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从母兄也，潜饷给希经年。温后知逾之，遣兵捕希。武沈之子遵与希聚众于海滨，略渔人船，夜人京口城。平北司马卞耽逾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数百人，配以器杖，遵于外聚众，宣令云逆贼醒温废帝杀王，称海西公密旨，诛除凶逆。京都震扰，内外戒严，屯备六门。平北参军刘爽与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集众距之。卞耽又与典阿人弘戎发诸县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击希。希战败，闭城自守。温遣东海太守周少孙讨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侄五人斩于建康市，遵及党与并伏诛，唯友及蕴诸子获全。

友子叔宣，右卫将军。蕴子廓之，东阳太守。

条字幼序。初避太宰府，累迁黄门郎、豫章太守。征拜秘书监，赐爵乡亭侯，出为冠军将军、临川太守。豫章黄韬自称孝神皇帝，临川人李高为相，聚党数百人，乘犊车，衣皁袍，攻郡县，条讨平之。条于兄弟最凡劣，故禄位不至。卒官，赠左将军。

翼字稚恭。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京兆杜乂、陈郡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苏峻作逆，翼时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高败，与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转参军，累迁从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讽议。顷之，除振威将军、鄱阳太守。转建威将军、西阳太守。抚和百姓，甚得欢心。迁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加辅国将军、假节。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围，翼屡设奇兵，潜致粮杖。石城得全，翼之勋也。赐爵都亭侯。

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石季龙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又遣使东至辽东，西到凉州，要给二方，欲同大举。慕容皝、张骏并报使请期。翼雅有大志，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慷慨，形于辞色。将兵都尉钱颀陈事合旨，翼拔为五吕将军，赐谷二百斛。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人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东境国家所资，侵扰不已，逃逸渐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

时殷浩征命无所就，而翼请为司马及军司，并不肯赴。翼遗浩书，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羡为长沙，在郡贪残，，兄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始往，虽多骄豪，实有风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不令物情难之。自顷以来，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萧之也。既雅敬洪远，又与浩亲善，其父兄得失，岂以小小计之。大较江东政，以伛儜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斗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

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一二十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者复何异耶！”翼有风力格裁，发言立论皆如此。

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龙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皝虽骁果，未必能固。若北无掣手之虏，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欲北进，移镇安陆，人沔五百，浈水通流。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荡秦雍。御以长辔，用逸待劳，比及数年，兴复可冀。臣既临许洛，窃谓恆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洒赭圻，路永进屯合肥。伏愿表御之日便决圣听，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兵闻拙速，不闻工之久也。”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时欲向襄阳，虑朝迁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车骑参军孙绰亦致书谏。翼不从，遂违如辄行。至夏口，复上表曰：

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暂率所统，致讨山北，并分见众，略复江夏数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而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蓄，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踬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

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臣虽不武，意略浅短，荷国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习戎为务，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下藉士民义慨之诚，因寇衰弊，渐临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广农蓄谷，以伺二寇之衅，而值天高听邈，未垂察照，朝议纷纭，遂令微诚不暢。

自尔以来，上参天人之征，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灭，其日不远。臣虽未获长驱中原，馘截凶丑，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其谢尚、王愆期等，悉令还据本戍，须到所在，驰遣启闻。

翼时有众四万，诏加都督征讨军事。师次襄阳，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

其气十倍。初，翼迁襄阳，举朝谓之不可，议者或谓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谯王无忌赞成其计。至是，冰求镇武昌，为翼继援。朝议谓冰不宜出，冰乃止。又进翼征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胡贼五六百骑出樊城，翼遣冠军将军曹据追击于挠沟北，破之，死者近半，获马百匹。翼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客馆，置典宾参军。桓宣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宣众，司马应诞为龙骧将军、襄阳太守，参军司勋为建威将军、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国情事，留方之戍襄阳，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诏使翼还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辞豫州。复欲移镇乐乡，诏不许。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遣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破蜀将李桓于江阳。

翼如厕，见一物如方相，俄而疽发背。疾笃，表第二子爰之行辅国将军、荆州刺史，司马硃焘为南蛮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时年四十一。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翼卒未几，部将干瓒、戴羲等作乱，杀将军曹据。翼长史江[A170]、司马硃焘、将军袁真等共诛之。

爰之有翼风，寻为桓温所废。温既废爰之，又以征虏将军刘惔监沔中军事，领义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而方之、爰之并迁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连辉椒掖，舅氏之族，同气兰闺，靡不凭藉宠私，阶缘险谒。门藏金穴，地使其骄；马控龙媒，势成其逼。古者右贤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爱而知恶，深慎满覆之灾，是以厚赠琼瑰，罕升津要。涂山在夏，靡与禹稷同驱；姒氏居周，不预燕齐等列。圣人虑远，殊有旨哉！搢昵元规，参闻顾命。然其笔敷华藻，吻纵涛波，方驾搢绅，足为翘楚。而智小谋大，昧经邦之远图；才高识寡，阙安国之长算。璇萼见诛，物议称其拔本；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是使苏祖寻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谋黜负图。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与夫台、产、安、桀，亦何以异哉！幸漏吞舟，免沦昭宪，是庾宗之大福，非晋政之不纲明矣。怿恣凶怀，鸩加连率，再世之后，三阳存仅，余殃所及，盖其宜也。

赞曰：元规矫迹，宠阶椒掖。识暗厘道，乱由乘隙。下拜长沙，有惭忠益。季坚清贞，毓德驰名。处泰逾约，居权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声。

列传第四十四

桓彝（子云云弟豁豁子石虔虔子振虔弟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豁弟秘秘弟冲冲子嗣嗣子胤嗣弟谦谦弟修徐宁

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荣之九世孙也。父颢，官至郎中。彝少孤贫，虽箪瓢，处之晏如。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少与庾亮深交，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嵚崎历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齐王冏义，拜骑都尉。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遒令。寻辟丞相中兵属，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

于时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尝过舆县，县宰徐宁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结交而别。先是，庾亮每属彝觅一佳吏部，及至都，谓亮曰："为卿得一吏部矣。"亮问所在，彝曰："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徐宁真海岱清士。"因为叙之，即迁吏部郎，竟历显职。

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丹阳尹温峤上言："宣城阻带山川，频经变乱，宜得望实居之，窃谓桓彝可充其选。"帝手诏曰："适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须才，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今外务差轻，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揔挹，内外之任并非所堪，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苏峻之乱也，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夫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安。"乃遣将军硃绰讨贼别帅于芜湖，破之。彝寻出石硊。会朝廷遣将军司马流先据慈湖，为贼所破，遂长驱径进。彝以郡无坚城，遂退据广德。寻王师败绩，彝闻而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劝彝伪与通和，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因进军攻彝。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贼曰："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将士多劝彝伪降，更思后举。彝不从，辞气壮烈，志节不挠。城陷，为晃所害，年五十三。时贼尚未平，诸子

并流迸，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贼平，追赠廷尉，谥曰简。咸安中，改赠太常。俞纵亦以死节，追赠兴古太守。

初，彝与郭璞善，尝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坏之。彝问其故。曰："卦与吾同。丈夫当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云、豁、秘、冲。温别有传。

云字云子。初为骠骑何充参军、尚书郎，不拜。袭爵万宁男，历位建武将军、义成太守。遭母忧去职。葬毕，起为江州刺史，称疾，庐于墓次。诏书敦逼，固辞不行，服阕，然后莅职。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云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弹劾。升平四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秘书郎，皆不就。简文帝召为抚军从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辞。迁黄门郎，未拜。时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次陷没，西籓骚动。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军事、建威将军、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击慕容屈尘，破之，进号右将军。温既内镇，以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以梁益叛，豁使其参军桓罴讨之。而南阳督护赵弘、赵忆等逐太守桓淡，据宛城以叛，豁与竟陵太守罗崇讨破之。又攻伪南中郎将赵盘于宛，盘退走，豁追至鲁阳，获之，送于京师，置戍而旋。又监宁益军事。温薨，迁征西将军，进督交广并前五州军事。

苻坚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广汉太守赵长等战死，瑶引军退。顷之，坚又寇凉州，弟冲遣辅国将军硃序与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溯流就路，禀节度。豁遣督护桓罴与序等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俄而张天锡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事，兖州刺史硃序为南中郎将、监沔中军事，镇襄阳，以固北鄙。

太元初，迁征西大将军、开府。豁上疏固让曰："臣闻三台丽天，辰极以之增耀；论道作弼，王猷以之时邕。必将仰参神契，对扬成务，弘易简以翼化，暢玄风于宗极。故宜明扬仄陋，登庸贤俊，使版筑有冲天之举，渭滨无垂竿之逸。用乃功济苍生，道光千载。是以德非时望，成典所不虚授；功微赏厚，贤达不以拟心。臣实凡人，量无远致，阶藉门宠，遂叨非据。进不能阐扬皇风，赞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华戎。尸素积载，庸绩莫纪。是以敢冒成命，归陈丹款。伏愿陛下回神

玄览，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许。及苻坚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兴太守、督护梁州五郡军事，戍梁州。坚陷涪城，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并委戍奔溃。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败，又上疏陈谢，固辞，不拜开府。寻卒，时年五十八。赠司空，本官如故，谥曰敬。赠钱五十万，布五百匹，使者持节监护丧事。豁时誉虽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强寇，故功业不建。

初，豁闻符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镇恶。有才干，趫捷绝伦。从父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善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兽跳，石虔亦跳，高于兽身，猛兽伏，复拔一箭以归。从温入关。冲为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众之中而还，莫敢抗者。三军叹息，威震敌人。时有患虐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见畏如此。

初，袁真以寿阳叛，石虔以宁远将军、南顿太守帅诸将攻之，克其南城。又击苻坚将王鉴于石桥，获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忧去职。寻而苻坚又寇淮南，诏曰：“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人绝哭，金革弗避，况在余哀，岂得辞事！可授奋威将军、南平太守。”寻进冠军将军。苻坚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入寇竟陵，石虔与弟石民距之。贼阻敖水，屯管城。石虔设计夜渡水，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成以轻骑走保襄阳。石虔复领河东太守，进据樊城，逐坚兖州刺史张崇，纳降二千家而还。冲卒，石虔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寻以母忧去职。服阕，复本位。久之，命移镇马头，石虔求停历阳，许之。

太元十三年卒，追赠右将军。追论平阎震功，进爵作塘侯。第五子诞嗣。诞长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锐，而无行。玄为荆州，以振为扬武将军、淮南太守。转江夏相，以凶横见黜。及玄之败也，桓谦匿于沮中，振逃于华容之沮中。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报振云：“桓钦已克京邑，冯稚等复平寻阳，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振大喜。时安帝在江陵，振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比至城，有众二百。谦亦聚众而出，遂陷江陵，迎帝于行宫。振闻桓升死，大怒，将肆逆于帝，谦苦禁之，乃止。遂命群

臣，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更奉进玺绶，以琅邪王领徐州刺史，振为都督八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叹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

振营于江津。南阳太守鲁宗之自襄阳破振将温楷于柞溪，进屯纪南。振闻楷败，留其将冯该守营，自率众与宗之大战。振勇冠三军，众莫能御，宗之败绩。振追奔，遇宗之单骑于道，弗之识也，乃问宗之所在。绐曰："已前走矣。"宗之于是自后而退。寻而刘毅等破冯该，平江陵。振闻该败，众溃而走。后与该子宏出自浔城，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襄阳，振自号荆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怀肃率宁远将军索邈，与振战于沙桥。振兵虽少，左右皆力战，每一合，振辄瞋目奋击，众莫敢当。振时醉，且中流矢，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斩之。

石秀，幼有令名，风韵秀彻，博涉君书尤善《老》《庄》。常独处一室，简于应接，时人方之庾纯。甚为简文帝所重。豁为荆州，请为鹰扬将军、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寻代叔父冲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寻阳。性放旷，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善骑射，发则命中。尝从冲猎，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观者倾坐，石秀未尝属目，止啸咏而已。谢安尝访以世务，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语其从弟嗣，嗣以问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谙，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职。年四十三卒于家，朝野悼惜之。追赠后将军，后改赠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门之令，封稚玉为临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卫将军谢安引为参军。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军事、振武将军，领襄城太守，戍夏口，与石虔攻苻坚荆州刺史梁成等于竟陵。明年，又与随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坚将慕容垂、姜成等于漳口。复领谯国内史、梁郡太守。冲薨，诏以石民监；荆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

初，冲遣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至是，石民复遣兵助之。寻而苻坚败于淮肥，石民遣南阳太守高茂衔山陵。时坚虽破败，而慕容垂等复盛。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陕二戍。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石民遣将军冯该讨之，临隈斩丕，及其左仆射王孚、吏部尚书苟操等，传首京都。而丁零翟辽复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冯遵讨之。时乞活黄淮自

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石民复遣南平太守郭铨、松滋太守王遐之击淮，斩之，辽走河北。以前后功，进左将军。卒，无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历骠骑、太傅长史。会稽世子元显将伐桓玄，石生驰书报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寻卒于官。

石绥，元显时为司徒左长史。玄用事，拜黄门郎、左卫将军。玄败，石绥走江西涂中，聚众攻历阳，后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杀。

石康，偏为玄所亲爱，玄为荆州，以为振威将军。累迁荆州刺史。讨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传。

秘字穆子。少有才气，不伦于俗。初拜秘书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叛入蜀，秘以本官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勋平，还郡。后为散骑常侍，徙中领军。孝武帝初即位，妖贼卢竦入宫，秘与左卫将军殷康俱入击之。温入朝，窃考竦事，收尚书陆始等，罹罪者甚众。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愤愤有不平之色。温疾笃，秘与温子熙、济等谋共废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顷温气绝，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于是废弃，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园，好游山水。后起为散骑常侍，凡三表自陈。诏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频有让表，以栖尚告诚，兼有疾疢，省用增叹。可顺其所执。"秘素轻冲，冲时贵盛，秘耻常侍位卑，故不应朝命，与谢安书及诗十首，辞理可观，其文多引简文帝之眄遇。先冲卒。长子蔚，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玄篡，以为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诸弟中最淹识，有武干，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鹰扬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从温征伐有功，迁督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新野二郡太守，镇襄阳。又从温破姚襄。及虏周成，进号征虏将军，赐爵丰城公。寻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获襄将张骏、杨凝等，徙于寻阳。冲在江陵，未及之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掠武昌府库，将妻子北叛。冲遣将讨获之，遽还所镇。

初，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

也。”遂厚报之。顷之，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南中郎将、假节，州郡如故。

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诏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时诏赙温钱布漆蜡等物，而不及大殓。冲上疏陈温素怀每存清俭，且私物足举凶事，求还官库。诏不许，冲犹固执不受。初，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古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

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冲惧逼，宁康三年，乃解扬州，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处之澹然，不以为恨，忠言嘉谋，每尽心力。于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扬五州之六郡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军，镇京口，假节。又诏冲及谢安并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时丹阳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蕴为方伯，乃复解冲徐州，直以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自京口迁镇姑熟。

既而苻坚寇凉州，冲遣宣城内史硃序、豫州刺史桓伊率众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乘虚致讨，以救凉州，乃表曰：

氐贼自并东胡，丑类实繁，而蜀汉寡弱，西凉无备，斯诚暴与疾颠，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剿绝，屡为国患。臣闻胜于无形，功立事表，伐谋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贼陆梁，终必越逸。北狄陵纵，常在秋冬。今日月迅迈，高风行起，臣辄较量畿甸，守卫重复，又淮泗通流，长江如海，荆楚偏远，密迩寇仇，方城、汉水无天险之实，而过备之重势在西门。

臣虽凡庸，识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请率所统，径进南郡，与征西将军臣豁参同谋猷。贼若果驱犬羊，送死沔汉，庶仰凭正顺，因致人利，一举乘风，扫清氛秽，不复重劳王师，有事三秦，则先帝盛业永隆于圣世，宣武遗志无恨于在昔。如其慑惮皇威，窥窬计屈，则观兵伺衅，更议进取，振旅旋旆，迟速唯宜。伏愿陛下览臣所陈，特垂听许。

诏答曰：“丑类违天，比年纵肆，梁益不守，河西倾丧。每惟宇内未一，愤叹盈怀。将军经略深长，思算重复，忠国之诚，形于义旨。览省未周，以感以慨。寇虽乘间窃利，而以无道临之，黩武穷凶，虐用其

众，灭亡之期，势何得久！然备豫不虞，军之善政。辄询于群后，敬从高算。想与征西协参令图，嘉谋远猷，动静以闻。”会张天锡陷没，于是罢兵。俄而豁卒，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将军、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为江州刺史。冲将之镇，帝饯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谢安送至溧洲。

冲既到江陵，时苻坚强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兴以来，荆州所镇，随宜回转。臣亡兄温以石季龙死，经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镇之。事与时迁，势无常定。且兵者诡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于是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

坚遣其将苻融寇樊、邓，石越寇鲁阳，姚苌寇南乡，韦钟寇魏兴，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刘奭、南中郎将硃序击之，而奭畏懦不进，序又为贼所擒。冲深自咎责，上疏送章节，请解职，不许。遣左卫将军张玄之诣冲谘谋军事。冲率前将军刘波及兄子振威将军石民、冠军将军石虔等伐苻坚，拔坚筑阳。攻武当，走坚兖州刺史张崇。坚遣慕容垂、毛当寇邓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惮坚众，又以疾疫，还镇上明。表以“夏口江沔卫要，密迩强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振武将军、襄城太守。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冲使石虔伐坚襄阳太守阎震，擒之，及大小帅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诏归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谦宜阳侯。坚使其将郝贵守襄阳，冲使扬威将军硃绰讨之，遂焚烧沔北田稻，拔六百余户而还。又遣上庸太守郭宝伐坚魏兴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并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诏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初，冲之西镇，以贼寇方强，故移镇上明，谓江东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捍，以为己任。又与硃序款密。俄而序没于贼，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坚尽国内侵，冲深以根本为虑，乃遣精锐三千来赴京都。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而欲外示闲暇，闻军在近，固不听。报云：“朝廷处

分已定，兵革无阙，西籓宜以为防。”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冲谓不足以为废兴，召佐吏，对之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闻坚破，大勋克举，又知硃序因以得还，冲本疾病，加以惭耻，发病而卒，时年五十七。赠太尉，本官如故，谥曰宣穆。赙钱五十万，布五百匹。

冲性俭素，而谦虚爱士。尝浴后，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复送之，而谓曰：“衣不经新，何缘得故！”冲笑而服之。命处士南阳刘邻之为长史，邻之不屈，亲往迎之，礼之甚厚。又辟处士长沙邓粲为别驾，备礼尽恭。粲感其好贤，乃起应命。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唯冲独与谢安书云：“妙灵、灵宝尚小，亡兄寄托不终，以此为恨！”言不及私，论者益嘉之。及丧下江陵，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号哭尽哀。后玄篡位，追赠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谦、修、崇、弘、羡、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誉，与豁子石秀并为桓氏子侄之冠。冲既代豁西镇，诏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莅事简约，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转西阳、襄城二郡太守，镇夏口。后领江夏相，卒官。追赠南中郎将，谥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远。少有清操，虽奕世华贵，甚以恬退见称。初拜秘书丞，累迁中书郎、秘书监。玄甚钦爱之，迁中书令。玄篡位，为吏部尚书，随玄西奔。玄死，归降。诏曰：“夫善著则祚远，勋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后晋国；子文之德，世嗣获存。故太尉冲，昔籓陕西，忠诚王室。诸子染凶，自贻罪戮。念冲遗勤，用忄妻于怀。其孙胤宜见矜宥，以奖为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东阳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骆球等谋反，阴欲立胤为玄嗣，事觉，伏诛。

谦字敬祖，详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阳县开国侯，累迁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孙恩之乱，谦出奔无锡。征拜尚书，骠骑大将军元显引为谘议参军，转司马。元兴初，朝廷将伐玄，以桓氏世在陕西，谦父冲有遗惠于荆楚，惧人情向背，乃用谦为持节、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假节，以安荆楚。

玄既用事，以谦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加中军将军。谦兄弟显列，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谦为宁都侯，拜尚书令，加散骑

常侍。迁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玄篡位，复领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乱，谦保护乘舆，颇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劝振率军下战，己守江陵。振既轻谦用事，故不从。及振败，谦奔于姚兴。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纵与卢循通使，潜相影响，乃表兴请谦共顺流东下。兴问谦，谦曰："臣门著恩荆楚，从弟玄末虽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与纵东下，百姓自应骇动。"兴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纵才力足以济事，亦不假君为鳞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谦至蜀，欲虚怀引士，纵疑之，乃置谦于龙格，使人守之。谦向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后与纵引谯道福俱下，谦于道占募，百姓感冲遗惠，投者二万人。刘道规破谦，斩之。

修字承祖。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历吏部郎，稍迁左卫将军。王恭将伐谯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孙无终向句容。修以左卫领振武将军，与辅国将军陶无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败，无终遣书求降。修既旋军，而杨佺期已至石头，时朝廷无备，内外崩骇。修进说曰："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莫不失色。今若优诏用玄，玄必内喜，则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顺命。"朝廷纳之。以修为龙骧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转仲堪为广州。修未及发，而玄等盟于寻阳，求诛牢之。尚之并诉仲堪无罪，独被降黜。于是诏复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传不尽，以为身计，疑误朝算，请收付廷尉。特诏免官。寻代王凝之为中护军。顷之，玄破仲堪、佺期，诏以修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寻复为中护军。玄执政，以修都督六州、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寻进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玄篡，以为抚军大将军，封安成王。刘裕义旗起，斩之。

徐宁者，东海郯人也。少知名，为舆县令。时廷尉桓彝称有人伦鉴识，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忧悒，因上岸，见一室宇，有似廨署，访之，云是舆县。彝乃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数夕。彝大赏之，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语在彝传。即迁吏部郎、左将军、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醨风潜煽，醇源浸竭，遗道德于情性，显忠信于名教。首阳高节，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闻而夕死。原轸免胄，懔然于往策；季路绝缨，邈矣于前志。况交霜雪于杪岁，晦风雨于将晨，喈响或以变其音，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伦抱中和之气，怀不挠之节，迈周庾

之清尘，遵许郭之遐轨。惧临危于取免，知处死之为易，扬芬千载之上，沦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构迭污隆，龙蛇俱山泽，冲逡巡于内辅，豁陵厉于上游，虔振北门之威，秀坦西阳之务，外有捍城之用，里无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为亢极之资，玄遂履霜之业，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台之乱，宁俞之忠无救弈棋之祸。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赞曰：矫矫宣城，贞心莫陵。身随露夭，名与云兴。虔豁重世，冲秀双美。国赖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谦文，寻邑为群。归之篡乱，曷足以云。

列传第四十五

王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祎之坦之子恺愉国宝忱愉子绥承族子峤袁悦之祖台之）荀崧（子蕤羡）范汪（子宁叔坚）刘

惔张凭韩伯

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少有识度。身长七尺八寸，龙颡大鼻，少言语。初有隐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为痴，其父昶独异焉。遭父丧，居于墓次。服阕，阖门守静，不交当世，冲素简淡，器量隤然，有公辅之望。

兄子济轻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淇。湛命取菜蔬，对而食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既而辞去，湛送至门。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济益叹，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

湛少仕历秦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出为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贵异之，比南阳乐广焉。永宁初，为骠骑参军。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豫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

表，汝其师之。”在府数年，见朝政渐替，辞以母老，求出。越不许。久之，迁东海太守，政尚清净，不为细察。小吏有盗池不鱼者，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耶！”有犯夜者，为吏所拘，承问其故，答曰：“从师受书，不觉日暮。”承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归家。其从容宽恕若此。

寻去官，东渡江。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怀祖。少孤，事母以孝闻。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少袭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庾亮曰：“怀祖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

康帝为骠骑将军，召补功曹，出为宛陵令。太尉、司空频辟，又除尚书吏部郎，并不行。历庾冰征虏长史。时庾翼镇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兽入府，欲移镇避之。述与冰笺曰：

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不审此为算邪，将为情邪？若谓为算，则彼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造创移徙，方当兴立城壁，公私劳扰。若信要害之地，所宜进据，犹当计移徙之烦，权二者轻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陆梁，当畜力养锐，而无故迁动，自取非算。又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将，故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窬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则天道玄远，鬼神难言，妖祥吉凶，谁知其故！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谶，卒为刘项之资；周恶檿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此既然矣。历观古今，鉴其遗事，妖异速祸败者，盖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审，且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斯则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则其次也。乐乡

之举，咸谓不可。愿将军体国为家，固审此举。

时朝议亦不允，翼遂不移镇。

述出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莅政清肃，终日无事。母忧去职。服阕，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初至，主簿请讳。报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寻加中书监，固让，经年不拜。复加征虏将军，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寻迁散骑常侍、尚书令，将军如故。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有所辞，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谏，以为故事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谢安亦叹美之。

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但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掷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啮破而吐之。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性粗，尝忿述，极言骂之。述无所应，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复坐。人以此称之。

太和二年，以年迫悬车，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虽是笺书，乃实训诫。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礼敬废替。犹谓可有差理，日复一日，而年衰疾痼，永无复瞻华幄之期。乞奉先诫，归老丘园。"不许。述竟不起。三年卒，时年六十六。

初，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耳，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竟无以夺之。追赠侍中、骠骑

将军、开府，谥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简。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嘉宾，超小字也。仆射江[A170]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A170]遂止。简文帝为抚军将军，辟为掾。累迁参军、从事中郎，仍为司马，加散骑常侍。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寻以父忧去职，服阕。征拜侍中，袭父爵。时卒士韩怅逃之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海西公废，领左卫将军。

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曰：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夫独构之唱，唱虚而莫和；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动人由于兼忘，应物在乎无心。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胡为其然哉？不获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万不同，孰知正是！虽首阳之情，三黜之智，摩顶之甘，落毛之爱，枯槁之生，负石之死，格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悼司彻之贻悔，审褫带之所缘，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使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盖善暗者无怪，故所遇而无滞，执道以离俗，孰逾于不达！语道而失其为者，非其道也；辩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扬之以为风乎！且即濠以寻鱼，想彼之我同；推显以求隐，理得而情昧。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汉阴丈人修浑沌之术，孔子以为识其一不识其二。庄生之道，无乃类乎！与夫如愚之契，何殊间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癖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又领本州大中正。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

温薨，坦之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领丹阳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将之镇，上表曰：

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昔周成、汉昭，并以幼年纂承大统。当时天下未为无难，终能显扬祖考，保安社稷，盖尊尊亲亲，信纳大臣之所致也。

伏维陛下诞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广，方须训导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体，过于三母，先帝奉事积年，每称圣明。臣愿奉事之心，便当自同孝宗；太后慈爱之隆，亦不必异所生。琅邪王、余姚主及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诲，导习仪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属非至亲，自为疏疑。昔肃祖崩殂，成康幼冲，事无大小，必谘丞相导，所以克就圣德，实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军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绸缪缱绻，并志竭忠贞，尽心尽力，归诚陛下，以报先帝。愚谓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则周之旦奭，汉之霍光，显宗之于王导。冲虽在外，路不云远，事容信宿，必宜参详，然后情听获尽，庶事可毕。

又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尽。宜数引侍臣，询求谠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犹尚诫惧，日昃不倦；况今艰难理尽，虑经安危，祖宗之基系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务道，以申先帝尧舜之风。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

表奏，帝纳之。

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示废妓乐颇，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谏之。安遗坦之书曰："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

所不可为，卿复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各顺其方，以弘其业，则岁寒之功必有成矣。实吾子少立德行，体议淹允，加以令地，优游自居，佥曰之谈，咸以请远相许，至于此事，实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见其可。以此为濠上，悟之者得无鲜乎！且天下之宝，故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想君幸复三思。”书往反数四，安竟不从。

坦之又尝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义曰：

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由斯论之，公道体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谦义生于不足，故时弊而义著。故大禹、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名于彼，孟反、范燮殿军后入而全身于此。从此观之，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贵，我不可取。诚患人恶其上，众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损焉。隆名在于矫伐，而不在于期当，匿迹在于违显，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由亲誉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余；良药效于瘳疾，未若无病之为贵也。

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贵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观之，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谦伐之议险崄于人事。今存公而废谦，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根，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则玄指自显；若寻其末，弊无不至。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贪而忘于谅哉！

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难，坦之标章擿句，一一申而释之，莫不厌服。又孔严著《通葛论》，坦之与书赞美之。其忠公慷慨，标明贤胜，皆此类也。

初，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后经年，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耳。”言讫不见。坦之寻亦卒，时年四十六。临终，与谢安、桓冲

书，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赠安北将军，谥曰献。

祎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寻阳公主，历中书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赠散骑常侍。

坦之四子：恺、愉、国宝、忱。

恺字茂仁，愉字茂和，并少践清阶。恺袭父爵，愉稍迁骠骑司马，加辅国将军。恺太元末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多所献替。兄弟贵盛，当时莫比。

及王恭等讨国宝，恺、愉并请解职。以与国宝异生，又素不协，故得免祸。国宝既死，出恺为吴郡内史，愉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辅国将军、假节。未几，征恺为丹阳尹。及桓玄等至江宁，恺令兵守石头。俄而玄等走，复为吴郡。病卒，追赠太常。

愉至镇，未几，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举兵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既无备，惶遽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盟于寻阳，以愉置坛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会稽内史。玄篡位，以为尚书仆射。”刘裕义旗建，加前将军。愉既桓氏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刺史温详，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

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焉。

及道子辅政，以为秘书丞。俄迁琅邪内史，领堂邑太守，加辅国将军。人补侍中，迁中书令、中领军，与道子持威权，扇动内外。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并奔忱丧。诏特赐假，而盘桓不时进发，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故得原。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宴，国宝素骄贵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敢言，复为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并坐免官。顷之，复职，愈骄蹇不遵法度。起斋侔清暑殿，帝

恶其僭侈。国宝惧，遂谄媚于帝，而颇疏道子。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

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

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并为时之所疾。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

时王恭与殷仲堪并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恶道子、国宝乱政，屡有忧国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惮之，将谋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讨国宝为名，国宝惶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语在《珣传》。又问计于胤，胤曰："南北同举，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军，恭必城守。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祚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

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绪于市。以谢王恭。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及王恭伏法，诏追复国宝本官。元兴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属于交州。

忱字元达。弱冠知名，与王恭、王珣俱流誉一时。历位骠骑长史。尝造其舅范宁，与张玄相遇，宁使与玄语。玄正坐敛衽，待其有发，忱竟不与言，玄失望便去。宁让忱曰："张玄，吴中之秀，何不与语？"忱笑曰："张祖希欲相识，自可见诣。"宁谓曰："卿风流隽望，真后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宁使报玄，玄束带造之，始为宾主。

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慕王澄之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谈者忧之。及镇荆州，威风肃然，殊得物和。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玄尝诣忱，通人未出，乘舉直

进。忱对玄鞭门干，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尝朔日见客，仗卫甚盛，玄言欲猎，借数百人，忱悉给之。玄惮而服焉。

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币百而出。其所行多此类。数年卒官，追赠右将军，谥曰穆。

绥字彦猷。少有美称，厚自矜迈，实鄙而无行。愉为殷、桓所捕，绥未测存亡，在都有忧色，居处饮食，每事贬降，时人每谓为“试守孝子”。桓玄之为太尉，绥以桓氏甥甚见宠待，为太尉右长史。及玄篡，迁中书令。刘裕建义，以为冠军将军。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节。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初，绥与王谧、桓胤齐名，为后进之秀。谧位官既极，保身而终。胤以从坐诛，声称犹全。绥身死，名论殆尽，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汉雁门太守泽已有名称，忱又秀出，绥亦著称，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

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峤少有风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乱渡江。时元帝镇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不就。愍帝征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阳王保辟，皆以道险不行。元帝作相，以为水曹属，除长山令，迁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请为参军，爵九原县公。

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悦。敦将杀周顗、戴若思，峤于坐谏曰：“济济多士，交王以宁。安可戮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斩峤，赖谢鲲以免。敦犹衔之，出为领军长史。敦平后，除中书侍郎，兼大著作，固辞。转越骑校尉，频迁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领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阳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寻卒官，谥曰穆。子淡嗣，历位右卫将军、侍中、中护军、尚书、广州刺史。淡子度世，骁骑将军。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祖台之，字元辰，范阳人也。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志怪，书行于世。

荀崧，字景猷，颍川临颍人，魏太尉彧之玄孙也。父顗，羽林右监、安陵乡侯，与王济、何劭为拜亲之友。崧志操清纯，雅好文学。龆龀时，族曾祖顗见而奇之，以为必兴顗门。弱冠，太原王济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谓侃弟奥曰："近见荀监子，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人也。"其为名流所赏如此。泰始中，诏以崧代兄袭父爵，补濮阳王允文学。与王敦、顾荣、陆机等友善，赵王伦引为相国参军。伦篡，转护军司马、给事中，稍迁尚书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迁侍中、中护军。

王弥入洛，崧与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贼追将及，同旅散走，崧被发从车，守丧号泣。贼至，弃其母尸于地，夺车而去。崧被四创，气绝，至夜方苏。葬母于密山。服阕，族父籓承制，以崧监江北军事、南中郎将、后将军、假节、襄城太守。时山陵发掘，崧遣主簿石览将兵入洛，修复山陵。以勋进爵舞阳县公，迁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镇宛，改封曲陵公。为贼杜曾所围。石览时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中郎将周访。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阳中部尉王国、刘愿等潜军袭穰县，获曾从兄伪新野太守保，斩之。

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从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数岁，崧迎与共居，恩同其子。太尉、临淮公荀顗国胤废绝，朝庭以崧属近，欲以崧子袭封。崧哀序孤微，乃让封与序，论者称焉。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

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堕于地。陛下圣哲龙飞，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畴昔，犹千之一。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华实，儒风殊邈。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世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世。向、歆，汉之硕儒，犹父子各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其文将堕，与其过废，宁与过立。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

敦表以崧为尚书左仆射。及帝崩，群臣议庙号，王敦遣使谓曰：“豺

狼当路，梓宫未反，祖宗之号，宜别思详。”崧议以为：“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哲，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功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曰中宗。”既而与敦书曰：“承以长蛇未翦，别详祖宗。先帝应天受命，以隆中兴；中兴之主，宁可随世数而迁毁！敢率丹直。询之朝野，上号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请，专辄之愆，所不敢辞。”初，敦待崧甚厚，欲以为司空，于此衔之而止。

太宁初，加散骑常侍，后领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乐伯。坐使威仪为猛兽所食，免职。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录尚书事，散骑常侍如故。迁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如故。又领秘书监，给亲兵百二十人。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苏峻之役，崧与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及帝被逼幸石头，崧亦侍从不离帝侧。贼平，帝幸温峤舟，崧时年老病笃，犹力步而从。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

其后著作郎虞预与丞相王导笺曰：“伏见前秘书、光禄大夫荀公，生于积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称，历位内外，在贵能降。苏峻肆虐，乘舆失幸，公处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为之寒心，论者谓之不免。而公将之以智，险而不慑，扶侍至尊，缱绻不离。虽无扶迎之勋，宜蒙守节之报。且其宣慈之美，早彰远近，朝野之望，许以台司，虽未正位，已加仪同。至守终纯固，名定阖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没无鼎足之名，宠不增于前秩，荣不副于本望，此一时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后，淳风颓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况国之元老，志节若斯者乎！”不从。升平四年，崧改葬，诏赐钱百万，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羡。蕤嗣。

蕤字令远。起家秘书郎，稍迁尚书左丞。蕤有仪操风望，雅为简文帝所重。时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于帝曰：“若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于是乃止。转散骑常侍、少府，不拜，出补东阳太守。除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官。籍嗣位，至散骑常侍、大长秋。

羡字令则。清和有准。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恆置膝上。羡阴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曰：“无妄言！”年十五，将尚寻阳公主，羡不欲连婚帝室，仍远遁去。监司追，不获已，乃出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弱冠，与琅邪王洽齐名，沛国刘惔、太原王濛、陈郡殷浩并与交好。

骠骑将军何充出镇京口，请为参军。穆帝又以为抚军参军，征补太常博士，皆不就。后拜秘书丞、义兴太守。征北将军褚裒以为长史。既到，裒谓佐吏曰："荀生资逸群之气，将有冲天之举，诸君宜善事之。"寻迁建威将军、吴国内史。除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殷浩以羡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羡至镇，发二州兵，使参军郑袭戍准阴。羡寻北镇准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寻加监青州诸军事，又领兖州刺史，镇下邳。羡自镇来朝，时蔡谟固让司徒，不起，中军将军殷浩欲加大辟，以问于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浩乃止。

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诏使羡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羡讨之，擒腾，盘迸走。军次琅邪，而兰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鍇二千人守泰山。是时，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帝将封之，羡固辞不受。

先是，石季龙死，胡中大乱，羡抚纳降附，甚得众心。以疾笃解职。后除右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让不拜。升平二年卒，时年三十八。帝闻之，叹曰："荀令则、王敬和相继凋落，股肱腹心将复谁寄乎！"追赠骠骑将军。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邻哀之。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弱冠，至京师，属苏峻作难。王师败绩，汪乃遁逃西归。庾亮、温峤屯兵寻阳，时行李断绝，莫知峻之虚实，咸恐贼强，未敢轻进。及汪至，峤等访之，汪曰："贼政令不一，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是日，护军、平南二府礼命交至，始解褐，参护军事。贼平，赐爵都乡侯。复为庾亮平西参军、从讨郭默，进爵亭侯。辟司空郗鉴掾，除宛陵令。复参亮征西军事，转州别驾。汪为亮佐使十有余年，甚相钦待。转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征拜中书侍郎。

时庾翼将悉郢汉之众以事中原，军次安陆，寻转屯襄阳。汪上疏曰：

臣伏思安西将军翼今至襄阳，仓卒攻讨，凡百草创，安陆之调，不复为襄阳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汉乾涸，皆当鱼贯百行，排推而进。设一处有急，势不相救。臣所至虑一也。又既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臣所至虑二也。襄阳顿益数万口，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之难，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计。臣之所至虑三也。且申伯之尊，而与边将并驱。又东军不进，殊为孤悬。兵书云："知彼知此，百战不殆。知彼不知此，一胜一负。"贼诚衰弊，然得臣犹在；我虽方隆，今实未暇。而连兵不解，患难将起，臣所至虑四也。

翼岂不知兵家所患常在于此，顾以门户事任，忧责莫大，晏然终年，忧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辄行，毕命原野。以翼宏规经略，文武用命，忽遇衅会，大事便济。然国家之虑，常以万全，非至安至审，王者不举。臣谓宜严诏谕翼，还镇养锐，以为后图。若少合圣听，乞密出臣表，与车骑臣冰等详共集议。

寻而骠骑将军何充辅政，请为长史。桓温代翼为荆州，复以汪为安西长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进爵武兴县侯。而温频请为长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请还京，求为东阳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顷之，召入，频迁中领军、本州大中正。时简文帝作相，甚相亲昵，除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

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国，以失期，免为庶人。朝廷惮温不敢执，谈者为之叹恨。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不言枉直。后至姑孰，见温。温时方起屈滞以倾朝廷，谓汪远来诣己，倾身引望，谓袁宏曰："范公来，可作太常邪？"汪既至，才坐，温谢其远来意。汪实来造温，恐以趋时致损，乃曰："亡兒瘗此，故来视之。"温殊失望而止。时年六十五，卒于家。赠散骑常侍，谥曰穆。长子康嗣，早卒。康弟宁，最知名。

宁字武子。少笃学，多所通览。简文帝为相，将辟之，为桓温所讽，遂寝不行。故终温之世，兄弟无在列位者。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

或曰："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

周孔之尘网。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

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诫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载！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

宁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在职六年，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顷之，征拜中书侍郎。在职多所献替，有益政道。时更营新庙，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宁据经传奏上，皆有典证。孝武帝雅好文学，甚被亲爱，朝廷疑议，辄谘访之。宁指斥朝士，直言无讳。

王国宝，宁之甥也，以谄媚事会稽王道子，惧为宁所不容，乃相驱扇，因被疏隔。求补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试死邪？”宁不信卜占，固请行，临发，上疏曰：“臣闻道尚虚简，政贵平静，坦公亮于幽显，流子爱于百姓，然后可以经夷险而不忧，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兒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臣久欲粗启所怀，日复一日。今当永离左右，不欲令心有余恨。请出臣启事，付外详择。”帝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宁又陈时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

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適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狱愈滋。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找吏，牵置无常，或兼台职，或带府官。夫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如令互相领帖，则是下官反为上司，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

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人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夫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蒲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谓宜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否，然后升进。如此，匪惟家给人足，贤人岂不继踵而至哉！

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从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国信，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远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

帝善之。

初，宁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启多合旨。宁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

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续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宁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州既闻知，既符从事，制不复听。而宁严威属县，惟令速立。愿出臣表下太常，议之礼典。"诏曰："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宁果如凝之所表者，岂可复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时为天门太守，弃官称诉。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

初，宁尝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也上传。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筵，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年六十三，卒于家。

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

子泰，元熙中，为护军将军。

坚字子常。博学善属文。永嘉中，避乱江东，拜佐著作郎、抚军参军。讨苏峻，赐爵都亭侯。累迁尚书右丞。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硃暎议以为天下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坚亦同暎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坚驳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也。且既许宗等，宥广以死，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案主者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嚬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

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民！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后迁护军长史，卒官。

子启，字荣期，虽经学不及坚，而以才义显于当世。于时清谈之士庾龢、韩伯、袁宏等，并相知友。为秘书郎，累居显职，终于黄门侍郎。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

刘惔，字真长，沛国相人也。祖宏，字终嘏，光禄勋。宏兄粹，字纯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书。并有名中朝。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晋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虽荜门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惔喜，还告其母。其母，聪明妇人也，谓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复喜，母又不听。及惔年德转升，论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简文帝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俱蒙上宾礼。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一坐抚掌大笑，咸称美之。

累迁丹阳尹。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讪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流末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而不问。

性简贵，与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伧奴善知文章，羲之爱之，每称奴于忄炎。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尝问惔：“会稽王谈更进邪？”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其高自标置如此。

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及温伐蜀，时咸谓未易可制，惟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云：“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恐温终专制朝廷。”及后竟如其言。尝荐吴郡张凭，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知人。

尤好《老庄》，任自然趣。疾笃，百姓欲为之祈祷，家人又请祭神，惔曰："丘之祷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时人以为名言。后绰尝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裒大怒曰："真长生平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凭曰："阿翁岂宜以子戏父邪！"及长，有志气，为乡闾所称。举孝廉，负其才，自谓必参时彦。初，欲诣惔，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既至，惔处之下坐，神意不接，凭欲自发而无端。会王就濛惔清言，有所不通，凭于末坐判之，言旨深远，足暢彼我之怀，一坐皆惊。惔延之上坐，清言弥日，留宿至旦遣之。凭既还船，须臾，惔遣传教觅张孝廉船，便召与同载，遂言之于简文帝。帝召与语，叹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韩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贫窭，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作复衤军。"伯曰："不复须。"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母甚异之。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称之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颍川庾龢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伯及王坦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矣。"

举秀才，征佐著作郎，并不就。简文帝居籓，引为谈客，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为侍中。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

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所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才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冥，终莫近也。

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己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值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于不言。情存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余者也。

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后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

转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时年四十九，即赠太常。子璯，官至衡阳太守。

史臣曰：王湛门资台铉，地处膏腴，识表邻机，才惟王佐。叶宣尼之远契，玩道韦编；遵伯阳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谓天质不雕，合于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时，朝野挹其风流，人伦推其表烛。虽崇勋懋绩有阙于旂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矣。怀祖鉴局夷远，冲衿玉粹。坦之墙宇疑旷，逸操金贞。腾讽庾之良笺，情嗤语怪；演《庖庄》之宏论，道焕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于衮职；或任华纶阁，密勿于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荣秩，美矣！国宝检行无闻，坐升彼相，混暗识于心镜，开险路于情田。于时疆埸多虞，宪章罕备，天子居缀旒之连，人臣微覆餗之忧。于是窃势拥权，黩明王之彝典；穷奢纵侈，假凶竖之余威。绣桷雕楹，陵跨于宸极；丽珍冶质，充牣于帷房。亦犹犬彘腴肥，不知祸之将及。告尽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无惭往烈。范玄平陈谋献策，有会时机。崧则思业该通，缉遗经于已紊。汪则风飚直亮，抗高节于将颠，扬榷而言，俱为雅士。刘韩俊爽，标置轶群，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

赞曰：处冲纯懿，是称奇器。养素虚庭，同尘下位。雅道虽屈，高

风不坠。猗欤后胤，世传清德。帝室驰芬，士林扬则。国宝庸暗，托意骄奢。既丰其屋，终蔀其家。荀范令望，金声远暢。刘韩秀士，珠谈间起。异术同华，葳蕤青史。

列传第四十六

王舒（子允之）王廙（弟彬彬子彪之彬从兄棱）虞潭（孙啸父兄子□斐）顾众张闿

王舒，字处明，丞相导之从弟也。父会，侍御史。舒少为从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营当时名，恆处私门，潜心学植。年四十余，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为青州，舒往依焉。时敦被征为秘书监，以寇难路险，轻骑归洛阳，委弃公主。时辎重金宝甚多，亲宾无不竞取，惟舒一无所眄，益为敦所赏。

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参镇东军事，出补溧阳令。明帝之为东中郎将，妙选上佐，以舒为司马。转后将军、宣城公褚裒谘议参军，迁军司，固辞不受。裒镇广陵，复以舒为车骑司马。频领望府，咸称明练。裒薨，遂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顷之，征国子博士，加散骑常侍，未拜，转少府。太宁初，徙廷尉。敦表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荆州沔南诸军事。及敦败，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军逆之，并沈于江。进都督荆州、平西将军、假节。寻以陶侃代舒，迁舒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舒疾病，不乐越岭，朝议亦以其有功，不应远出，乃徙为湘州刺史，将军、都督、持节如故。征代邓攸为尚书仆射。

时将征苏峻，司徒王导欲出舒为外援，乃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郐”。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苏峻作逆，乃假舒节都督，行扬州刺史事。时吴国内史庾冰弃郡奔舒，舒移告属县，以吴王师虞□斐为军司，御史中丞谢藻行龙骧将军、监前锋征讨军事，率众一万，与庾冰俱渡浙江。前义兴太守顾众、护军参军顾飏等，皆起义军以应舒。舒假众扬威将军、督护吴中军事，飏监晋陵军事，于御亭筑垒。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舒率众次郡之西江，为冰、藻后继。冰、飏等遣前锋进据无锡，遇贼将张健等数千人，交战，大败，奔还御亭，复自相惊扰，冰、飏等并退于钱唐，藻守嘉兴。贼遂入吴，烧府舍，掠诸县，所在涂地。舒以轻进奔败，斩二军主者，免冰、飏督护，以白衣行事。更以顾众督护吴晋陵军，屯兵章埭。吴兴太守虞潭率所领讨健，屯乌苞亭，并不敢进。时暴雨大水，贼管商乘船旁出，袭潭及众。潭等奔败。潭还保吴兴，众退守

钱唐。舒更遣将军陈孺率精锐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筑垒。或劝舒宜还都，使谢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听，留藻守钱唐，使众、飏守紫壁。于是贼转攻吴兴，潭诸军复退。贼复掠东迁、余杭、武康诸县。舒遣子允之行扬烈将军，与将军徐逊、陈孺及扬烈司马硃焘，以精锐三千，轻邀贼于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斩首数百级，贼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进兵助潭。时贼韩晃既破宣城，转人故鄣、长城。允之遣硃焘、何准等于之，战击于湖。潭以强弩射之，晃等退走，斩首千余级，纳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时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舒分兵悉讨平之。会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并以屡战失利，移书盟府，自贬去节。侃遣使敦喻，不听。及侃立行台，上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允之督护吴郡、义兴、晋陵三郡征讨军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蹑于长塘湖，复大破之。贼平，以功封彭泽县侯，寻卒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穆。

长子晏之，苏峻时为护军参军，被害。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禅，国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恆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

舒为荆州，允之随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请曰："臣子尚少，不乐早官。"帝许随舒之会稽。及苏峻反，允之讨贼有功，封番禺县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将军、钱唐令，领司盐都尉。舒卒，去职。既葬，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安丰侯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康中，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时王恬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谥曰忠。

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暠，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书郎。暠少

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辟太傅掾，转参军。豫迎大驾，封武陵县侯，拜尚书郎，出为濮阳太守。元帝作镇江左，暠弃郡过江。帝见之大悦，以为司马。频守庐江、鄱阳二郡。豫讨周馥、杜韬，以功累增封邑，除冠军将军，镇石头，领丞相军谘祭酒。王敦启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

及帝即位，暠奏《中兴赋》，上疏曰：

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爱自龆龀，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阳，弃官远迹，扶持老母，携将细弱，越长江归陛下者，诚以道之所存，愿托余廕故也。天诱其愿，遇陛下中兴，当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礼，闻问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

又臣昔尝侍于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牵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后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

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寇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愆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虽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

文多不载。

初，王敦左迁陶侃，使暠代为荆州。将吏马俊、郑攀等上书请留侃，敦不许。暠为俊等所袭，奔于江安。贼杜曾与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暠。暠督诸军讨曾，又为曾所败。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广等助暠击曾，曾众溃，廙得到州。廙性俊率，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王导谓庾亮曰："世将为伤时识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气耳。"暠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及征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征暠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以母丧去职。服阕，拜征虏将军，进左卫将军。

及王敦构祸，帝遣暠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敦得志，以暠为平南将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寻病卒。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明帝与大将军温峤书曰："痛谢鲲未绝于口，世将复至于此。并盛年隽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暠明古多通，鲲远有识致。其言虽未足令人改听，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视尽，如何！"

子颐之嗣，仕至东海内史。颐之弟胡之，字修龄，弱冠有声誉，历郡守、侍中、丹阳尹。素有风眩疾，发动甚数，而神明不损。石季龙死，朝廷欲绥辑河洛，以胡之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以疾固辞，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誉，官至晋陵太守。子敬弘，义熙末为尚书。

彬字世儒。少称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傅祗辟为掾。后与兄暠俱渡江，为扬州刺史刘机建武长史。元帝引为镇东贼曹参军，转典兵参军。豫讨华轶功，封都亭侯，愍帝召为尚书郎，以道险不就。迁建安太守，徙义兴内史，未之职，转军谘祭酒。

中兴建，稍迁侍中。从兄敦举兵石头，帝使彬劳之。会周顗遇害，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甚恸。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惨容，而问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复何为者哉！"彬曰："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謇谔，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以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谋图不轨，祸及门户。"音辞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尔狂悖乃可至此，为吾不能杀汝邪！"时王导在坐，为之惧，劝彬起谢。彬曰："有脚疾已来，见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复何所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后敦议举兵向京师，彬谏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彬，彬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邪？"先是，彬从兄豫章太守棱为敦所害，敦以彬亲故容忍之。俄而以彬为豫章太守。彬为人朴素方直，乏风味之好，虽居显贵，常布衣蔬食。迁前将军、江州刺史。

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应劝含投彬。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睹衰厄，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闻应来，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为恨。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皆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亲。”乃原之。征拜光禄勋，转度支尚书。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长子彭之嗣，位至黄门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镇军将军、武陵王晞以为司马，累迁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

时永嘉太守谢毅。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疏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复。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比之张释之。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效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转吏部尚书。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郎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几，三品佳邑，敢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充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

太尉桓温欲北伐，屡诏不许。温辄下武昌，人情震惧。或劝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于简文曰：“此非保社稷为殿下计，皆自为计耳。若殷浩去职，人情崩骇，天子独坐。既尔，当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又谓浩曰：“彼抗表问罪，卿为其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构，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陈以成败，当必旋旆。若不顺命，即遣中诏。如复不奉，乃当以正义相裁。，无故匆匆，先自猖蹶。”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进。

时众官渐多，而迁徙每速，彪之上议曰：

为政之道，以得贤为急，非谓雍容廊庙，标的而已，固将莅任赞

时，职思其忧也。得贤之道，在于莅任；莅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采速成之誉。故勋格辰极，道融四海，风流遐邈，声冠百代。凡庸之族众，贤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贤鄙共贯，清浊同官！官众则阙多，阙多则迁速，前后去来，更相代补，非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职事未修，朝风未澄者也。职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风之澄，在于并职。官省则选清而得久，职并则吏简而俗静；选清则胜人久于其事，事久则中才犹足有成。

今内外百官，较而计之，固应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职重，然其所司，义高务约。宗正所统盖鲜，可以并太常。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四军皆罢，则左军之名不宜独立，宜改游击以对骁骑。内官自侍中以下，旧员皆四，中兴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对直，或有不周，愚谓三人，于事则无阙也。凡余诸官，无综事实者，可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若未能顿废，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职分，责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绩而著，清浊随黜陟而彰。虽缉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选差清，莅职之日差久，无奉禄之虚费，简吏寺之烦役矣。

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人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

既而长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诈云杀苻健、苻眉，请兵应接。时殷浩镇寿阳，便进据洛，营复山陵。属彪之疾归，上简文帝笺，陈弱兒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寻而弱兒果诈，姚襄反叛，浩大败，退守谯城。简文笑谓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顷以来，君谋无遗策，张、陈何以过之！"

转领军将军，迁尚书仆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领崇德卫尉。时或谓简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杖，将谋非常也。"简文以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尽于驰骋田猎耳。愿深静之，以怀异同者。"或复以此为言，简文甚悦。

复转尚书仆射。时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对曰："当今时贤，备简高监。"简文曰："人有举桓云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

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

后以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桓温下镇姑孰，威势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纲纪。彪之独曰：“大司马诚为富贵，朝廷既有宰相，动静之宜自当谘禀。修敬若遣纲纪，致贡天子复何以过之！”竟不遣。温以山阴县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见罪谪未上州台者，皆原散之。温复以为罪，乃槛收下吏。会赦，免，左降谪为尚书。

顷之，复仆为射。是时温将废海西公，百僚震栗，温亦色动，莫知所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夺。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当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曾无惧容。温叹曰：“作元凯不当如是邪！”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废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亲尊，未有显罪，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徙。公建立圣明，遐迩归心，当崇奖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详。”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复言。”

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闇，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行。

温遇疾，讽朝廷求九锡，袁宏为文，以示彪之。彪之视讫，叹其文辞之美，谓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时谢安见其文，又频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屡引日，乃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宏从之，温亦寻薨。

时桓冲及安夹辅朝政，安以新丧元辅，主上未能亲览万机，太皇太后宜临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政事，终是顾问仆与君诸人耳。今上年出十岁，垂婚冠，反令从嫂临朝，示人君幼弱，岂是翼戴赞扬立德之谓乎！二君必行此事，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时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自己。彪之不达安旨，故以为言。安竟不从。

寻迁尚书令，与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谘王公无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诏不许。转拜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安欲更营宫室，彪之曰：“中兴初，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营修筑。方之汉魏，诚为俭狭，复不至陋，殆合丰约之中，今自可随宜增益修补而已。强寇未殄，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可大兴功力，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彪之曰：”任天下事，当保国宁家，朝政惟允，岂以修屋宇为能邪！”安无以夺之。”故终彪之之世，不改营焉。

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拜。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为赠，谥曰简。二子：越之，抚军参军；临之，东阳太守。

棱字文子，彬季父国子祭酒琛之子也。少历清官。渡江，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从兄导以棱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为豫章太守，加广武将军。棱知从兄敦骄傲自负，有罔上心，日夕谏诤，以为宜自抑损，推崇盟主，且群从一门，并相与服事，应务相崇高，以隆勋业。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潜使人害之。

弟侃，亦知名，少历显职，位至吴国内史。

虞潭，字思奥，会稽余姚人，吴骑都尉翻之孙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吴之亡也，坚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贞有检操，州辟从事、主簿，举秀才，大司马、齐王冏请为祭酒，除祁乡令，徙醴陵令。值张昌作乱，郡县多从之，潭独起兵斩昌别率邓穆等。襄阳太守华恢上潭领建平太守，以疾固辞。遂周旋征讨，以军功赐爵都亭侯。陈敏反，潭东下讨敏弟赞于江州。广州刺史王矩上潭领庐陵太守。绥抚荒余，咸得其所。又与诸军共平陈恢，仍转南康太守，进爵东乡侯。寻被元帝檄，使讨江州刺史华轶。潭至庐陵，会轶已平，而湘川贼杜弢犹盛。江州刺史卫展上潭并领安成太守。时甘卓屯宜阳，为杜弢所逼。潭进军救卓，卓上潭领长沙太守，固辞不就。王敦版潭为湘东太守，复以疾辞。弢平后，元帝召补丞相军谘祭酒，转琅邪国中尉。

帝为晋王，除屯骑校尉，徙右卫将军，迁宗正卿，以疾告归。会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自假明威将军。乃进赴国难，至上虞。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时有野鹰飞集屋梁，众咸惧。

潭曰："起大义，而刚鸷之鸟来集，破贼必矣。"遣长史孔坦领前锋过浙江，追蹑充。潭次于西陵，为坦后继。会充已擒，罢兵，征拜尚书，寻补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成帝即位，出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辅国将军。以讨充功，进爵零县侯。苏峻反，加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会王师败绩，大驾逼迁，潭势弱，不能独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举。会陶侃等下，潭与郗鉴、王舒协同义举。侃等假潭节、监扬州浙江西军事。潭率众与诸军并势，东西猗角。遣督护沈伊距管商于吴县，为商所败，潭自贬还节。

寻而峻平，潭以母老，辄去官还余姚。诏转镇军将军、吴国内史。复徙会稽内史，未发，还复吴郡。以前后功，进爵武昌县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时军荒之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转赖之。

咸康中，进卫将军。潭貌虽和弱，而内坚明，有胆决，虽屡统军旅，而鲜有倾败。以毋忧去职。服阕，以侍中、卫将军征。既至，更拜光禄大人、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侍中如故，谥曰孝烈。子仡嗣，官至右将军司马。仡卒，子啸父嗣。

啸父少历显位，后至侍中，为孝武帝所亲爱，尝侍饮宴，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邪？"啸父家近海，谓帝有所求，对曰："天时尚温，{制鱼}鱼虾鲊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大笑。因饮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隆安初，为吴国内史。征补尚书，未发，而王廞举兵，版啸父行吴兴太守。啸父即入吴兴应廞。廞败，有司奏啸父与廞同谋，罪应斩。诏以祖潭旧勋，听以疾赎为庶人。四年，复拜尚书。桓玄用事，以为太尉左司马。寻迁护军将军，出为会稽内史。义熙初，去职，卒于家。

□斐字思行，潭之兄子也。虽机干不及于潭，然而素行过之。与谯国桓彝俱为吏部郎，情好甚笃。彝遣温拜□斐，□斐使子谷拜彝。历吴兴太守、金紫光禄大夫。王导尝谓□斐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达而丧，时人惜之。子谷，位至吴国内史。

顾众，字长始，吴郡吴人，骠骑将军荣之族弟也。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干。众出后伯父，早终，事伯母以孝闻。光禄硃诞器之。州辟主簿，举秀才，除余杭、秣陵令，并不行。元帝为镇东将军。命为参军。以讨华轶功，封东乡侯，辟丞相掾。秘卒，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为州人所害，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秘曾莅吴兴，吴兴义故以众经离寇难，共遗钱二百万，一无所受。

及帝践阼，征拜驸马都尉、奉朝请，转尚书郎。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上补南康太守。会诏除鄱阳太守，加广武将军。众径之鄱阳，不过敦，敦甚怪焉。及敦构逆，令众出军，众迟回不发。敦大怒，以军期召众还，诘之，声色甚厉。众不为动容，敦意渐释。时敦又怒宣城内史陆喈，众又辨明之。敦长史陆玩在坐，代众危惧，出谓众曰："卿真所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虽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众为吴兴内史。众固辞，举吏部郎桓彝，彝亦让众，事并不行。敦镇姑孰，复以众为从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为义兴太守，加扬威将军。

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时吴国内史庾冰奔于会稽，峻以蔡谟代之。前陵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合家兵，待时而奋，又与张悊克期效节。"谟乃檄众为本国督护，扬威将军仍旧，众从弟护军将军飏为威远将军、前锋督护。吴中人士同时响应。

峻遣将弘徽领甲卒五百，鼓行而前。众与飏、悊要击徽，战于高荈，大破之，收其军实。谟以冰当还任，故便去郡。众遣飏率诸军屯无锡。冰至，镇御亭，恐贼从海虞道入，众自往备之。而贼率张健、马流攻无锡，飏等大败，庚冰亦失守，健等遂据吴城。众自海虞由娄县东仓与贼别率交战，破之，义军又集进屯乌苞。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内史虞潭并檄众为五郡大督护，统诸义军讨健。潭遣将姚休为众前锋，与贼战没。众还守紫壁。

时贼党方锐，义军沮退，人咸劝众过浙江。众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钱唐以南五县。若越他境，便为寓军，控引无所，非长计也。"临平人范明亦谓众曰："此地险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众乃版明为参军。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凡四千人，复进讨健。健退于曲阿，留钱弘为吴令。军次路丘，即斩弘首。众进住吴城，遣督护硃祈等九军，与兰陵太守李闳共守虔亭。健遣马流、陶阳等往攻之。闳与祈等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峻平，论功，众以承檄备义，推功于谟，谟以众唱谋，非己之力，俱表相让，论者美之。封鄱阳县伯，除平南军司，不就。更拜丹阳尹、本国大中正，入为侍中，转尚书。咸康末，迁领军将军、扬州大中正，固让不拜。以母忧去职。

穆帝即位，何充执政，复征众为领军，不起。服阕，乃就。是时充与武陵王不平，众会通其间，遂得和释。充崇信佛教，众议其糜费，每以为言。尝与充同载，经佛寺，充要众入门。众不下车。充以众州里宿望，每优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诏书不许。迁尚书仆射。永和二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特进、光禄大夫，谥曰靖。长子昌嗣，为建康令。第三子会，中军谘议参军。时称美士。

张闿，字敬绪，丹阳人，吴辅吴将军昭之曾孙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进之于元帝，言闿才干贞固，当今之良器。即引为安东参军，甚加礼遇。转丞相从事中郎，以母忧去职。既葬，帝强起之，闿固辞疾笃。优命敦逼，遂起视事。及帝为晋王，拜给事黄门侍郎，领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勋，赐爵丹阳县侯，迁侍中。

帝践阼，出补晋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诏曰："夫二千石之任，当勉励其德，绥齐所莅，使宽而不纵，严而不苛，其于勤功督察，便国利人，抑强扶弱，使无杂滥，真太守之任也。若声过其实，古人所不取。功乎异端，为政之甚害，盖所贵者本也。"闿遵而行之。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计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兴造免官。后公卿并为之言曰："张闿兴陂溉田，可谓益国，而反被黜，使臣下难复为善。"帝感悟，乃下诏曰："丹阳侯闿昔以劳役部人免官，虽从吏议，犹未掩其忠节之志也。仓廪国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闿为大司农。"闿陈黜免始尔，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许，然后就职。帝晏驾，以闿为大匠卿，营建平陵，事毕，迁尚书。苏峻之役，闿与王导俱入宫侍卫。峻使闿持节权督东军。王导潜与闿谋，密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义军。陶侃等至，假闿节，行征虏将军，与振威将军陶回共督丹阳义军。闿到晋陵，使内史刘耽尽以一部谷，并遣吴郡度支运四部谷，以给车骑将军郗鉴。又与吴郡内史蔡谟、前吴兴内史虞潭、会稽内史王舒等招集义兵，以讨峻。峻平，以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宜阳伯。迁廷尉，以疾解职，拜金紫光禄大夫。寻卒，时年六十四。子混嗣。闿笺表文议传于世。

史臣曰：季孙行父称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诛鲋，前史以为美谭。王

敦之恶，不足矜其类。然而硃家容布，为大侠之首；郦寄载吕，兴卖友之讥。亦所以激扬风俗，弘长名教。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较之优劣，断乎可知。思行、彪之厉风规于多僻之日，虞潭、顾众徇贞心于危蹙之辰。龙管为出纳之端，{制鱼}鱼非献替之术，啸父之对，何其鄙欤！

赞曰：处明夙令，声颓暮年。允之骅角，无弃山川。暠称多艺，绸缪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丑。世儒愤发，恸颢陵敦。彪之不挠，宁浩旋温。顾实南金，虞惟东箭。铣质无改，筠心不变，公望公才，□斐为其选。

列传第四十七

陆晔（弟玩玩子纳何充褚翼蔡谟诸葛恢殷浩（顾悦之蔡裔）

陆晔，字士光，吴郡吴人也。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员外散骑常侍，晔少有雅望，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丧，以孝闻。同郡顾荣与乡人书曰："士光气息裁属，虑其性命，言之伤心矣。"后察孝廉，除永世、乌江二县令，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辟为祭酒，寻补振威将军、义兴太守，以疾不拜。预讨华轶功，封平望亭侯，累迁散骑常侍、本郡大中正。太兴元年，迁太子詹事。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徙尚书，领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转光禄勋，迁太常，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领太子少傅，寻加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壸为领军将军。以平钱凤功，进爵江陵伯。帝不豫，晔与王导、壸、庾亮、温峤、郗鉴并受顾命，辅皇太子，更入殿将兵直宿。遗诏曰："晔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忧国如家，岁寒不凋，体自门风。既委以六军，可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

成帝践阼，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给亲兵百人，常侍如故。苏峻之难，晔随帝左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峻以晔吴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台。匡术以苑城归顺，时共推晔督宫城军事。峻平，加卫将军。给千兵百骑，以勋进爵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

咸和中，求归乡里拜坟墓。有司奏，旧制假六十日。侍中颜含、黄门侍郎冯怀驳曰："晔内蕴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诏许归省填茔，大臣之义本在忘己，岂容有期而反，无期必远。愚谓宜还自还，不须制日。"帝从之，晔因归。以疾卒，时年七十四。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谥曰穆。子谌，散骑常侍。

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贺循每称其清允平当，郡檄纲纪，东海王越辟为掾，皆不就。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其轻易权贵如此。

累加奋武将军，征拜侍中，以疾辞。王敦请为长史，逼以军期，不得已，乃从命。敦平，尚书令郗鉴议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宜皆免官禁锢。会温峤上表申理，得不坐。复拜侍中，迁吏部尚书，领会稽王师，让不拜，转尚书左仆射，领本州大中正。及苏峻反，遣玩与兄晔俱守宫城。玩潜说匡术归顺，以功封兴平伯。转尚书令。又诏曰："玩体道清纯，雅量弘远，历位内外，风绩显著。宜居台司，以允众望。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余如故。"玩频自表，优诏褒扬。重复自陈曰："臣实凡短，风操不立，阶缘嘉会，便蕃荣显，遂总括宪台，豫闻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风，清一朝序，咎责之来，于臣已重。诚以身许国，义忘曲让。而慺慺所守，终于陈诉者，特以端右机要，事务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体气日弊，朝夕自励，非复所堪。若偃息苟免，职事并废，则莫大之悔，天下将谓臣何！乞陛下披豁圣怀，霈然垂允。"诏不许。玩重表曰："臣比披诚款，不足上暢天聪，圣恩徘徊，厉以体国。臣闻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负其长，量力不受其短。虽加官重禄无世不有，皆庸勋亲贤，时所须赖，兼统以济世务，非优崇以荣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宠厚，岂敢辞职事之劳，求冲让之誉。徒以端右要重，兴替所存，久以无任，妨贤旷职。臣犹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复外参论道，内统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愿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则天工弘坦，谁不谓允！"犹不许。寻而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国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给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诣之，索杯酒，泻置柱梁之间，咒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叹息，谓宾客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谈者以为知言。

玩虽登公辅，谦让不辟掾属。成帝闻而劝之。玩不得已而从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为人主所贵，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诱纳后进，谦若布衣，由是搢绅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后疾甚，上表曰："臣婴遘疾疢，沈顿历月，不蒙痊损，而日夕渐笃，自省微绵，无复生望。荷恩不报，孤负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陨涕。臣年向中寿，穷极宠荣，终身归全，将复何恨！惟愿陛下崇明圣德，弘敷洪化，曾构祖宗之基，道济群生之命。臣不胜临命遗恋之情，贪及视息，上表以闻。"薨年六十四，谥曰康，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勋，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兴平伯官属以卫墓。子始嗣，历侍中、尚书。

纳字祖言。少有清操，贞厉绝俗。初辟镇军大将军、武陵王掾，州

举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为建威长史。累迁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出为吴兴太守。将之郡，先至姑孰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致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闲，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杓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叹而罢。纳至郡，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其举措多此类。

后以爱子长生有疾，求解官营视，兄子禽又犯法应刑，乞免官谢罪。诏特许轻降。顷长生小佳，喻还摄职。寻迁尚书仆射，转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俄拜尚书令，常侍如故。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时会稽王道子以少年专政，委任群小，纳望阙而叹曰："好家居，纤兒欲撞坏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寻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为赠。长生先卒，无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为廷尉。

何充，字次道，庐江灊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祖恽，豫州刺史。父睿，安丰太守。充风韵淹雅，文义见称。初辟大将军王敦掾，转主簿。敦兄含时为庐江郡，贪污狼藉，敦尝于座中称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充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傍人皆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迁东海王文学，寻属敦败，累迁中书侍郎。

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早历显官。尝诣导，导以麈尾反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导缮扬州解会，顾而言曰："正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迁给事黄门侍郎。苏峻作乱，京都倾覆，导从驾在石头，充东奔义军。其后导奔白石，充亦得还。贼平，封都乡侯，拜散骑常侍，出为东阳太守，仍除建威将军、会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荐征士虞喜，拔郡人谢奉、魏顗等以为佐吏。后以墓被发去郡。诏征侍中，不拜。改葬毕，除建威将军、丹阳尹。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缉，社稷

无虞矣。”由是加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又领会稽王师。及导薨，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诏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车门。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充以内外统任，宜相纠正，若使事综一人，于课对为嫌，乃上疏固让。许之。徙中书令，加散骑常侍，领军如故。又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

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权侔人主，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将为外物所攻，谋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故武王不授圣弟，即其义也。昔汉景亦欲传祚梁王，朝臣咸以为亏乱典制，据而弗听。今琅邪践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庙，将其危乎！”冰等不从，既而康帝立，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惭色。

建元初，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领徐州刺史，镇京口，以避诸庾。顷之，庾翼将北伐，庾冰出镇江州，充入朝，言于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应远出。”朝议不从。于是征充入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领扬州刺史，将军如故。先是，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

俄而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太子，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献后临朝，诏曰：“骠骑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充自陈既录尚书，不宜复监中书，许之。复加侍中，羽林骑十人。

冰、翼等寻卒，充专辅幼主。翼临终，表以后任委息爰之。于时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温足能制之，诸君勿忧。”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充以卫将军褚裒皇太后父，宜综朝政，上疏荐裒参录尚书。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

充居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谈者以此重之。

然所昵庸杂，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阮裕尝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崇准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饮酒，雅为刘惔所贵。惔每云："见次道饮，令人欲倾家酿。"言其能温克也。

永和二年卒，时年五十五，赠司空，谥曰文穆。无子，弟子放嗣。卒，又无子，又以兄孙松嗣，位至骠骑咨议参军。充弟准，见《外戚传》。

褚翼，字谋远，太傅裒之从父兄也。父頠，少知名，早卒。翼以才艺桢干称。袭爵关内侯，补冠军参军。于时长沙王乂擅权，成都、河间阻兵于外，翼知内难方作，乃弃官避地幽州。后河北有寇难，复还乡里。河南尹举翼行本县事。及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将图过江，先移住阳城界。颍川庾敳，即翼之舅也，亦忧世乱，以家付翼。翼道断，不得前。东海王越以为参军，辞疾不就。

寻洛阳覆没，与荥阳太守郭秀共保万氏台，秀不能绥众，与将陈抚、郭重等构怨，遂相攻击。翼惧祸及，谓抚等曰："以诸君所以在此，谋逃难也。今宜共戮力以备贼，幸无外难，而内自相击，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诚为失理，应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内自溃，胡贼闻之，指来掩袭，诸君虽得杀秀，无解胡虏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抚等悔悟，与秀交和。时数万口赖翼获全。

明年，率数千家将谋东下，遇道险，不得进，因留密县。司隶校尉荀组以为参军、广威将军，复领本县，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阳城三郡诸营事。顷之，迁司隶司马，仍督营事。率众进至汝水柴肥口，复阻贼。翼乃单马至许昌，见司空荀藩，以为振威将军，行梁国内史。

建兴初，复为豫州司马，督司州军事。太傅参军王玄代翼为郡。时梁国部曲将耿奴甚得人情，而专势，翼常优遇之。玄为政既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杀已多，而人情难一，宜深慎之。"玄纳翼言，外羁縻奴，而内怀愤。会迁为陈留，将发，乃收奴斩之。翼奴余党聚众杀玄。梁郡既有内难，而徐州贼张平等欲掩袭之。郡人遑惑，将以郡归平。荀组遣翼往抚之，众心乃定。顷之，组举翼为吏部郎，不应召，遂东过江。

元帝为晋王，以翼为散骑郎，转太子中庶子，出为奋威将军、淮南内史。永昌初，王敦构逆，征西将军戴若思令翼出军赴难，翼遣将领五百人从之。明帝即位，征拜屯骑校尉，迁太子左卫率。成帝初，为左卫将军。苏峻之役，朝廷戒严，以翼为侍中，典征讨军事。既而王师败绩，司徒王导谓翼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翼即入上大阁，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升御床抱帝，翼及钟雅、刘超侍立左右。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执政，犹以为侍中，从乘舆幸石头。明年，与光禄大夫陆晔等出据苑城。苏逸、任让围之，翼等固守。贼平，以功封长平县伯，迁丹阳尹。时京邑焚荡，人物凋残，翼收集散亡，甚有惠政。

代庾亮为中护军，镇石头。寻为领军，徙五兵尚书，加奉车都尉，监新宫事。迁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久之，代何充为护军将军，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时年六十七，赠卫将军，谥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也。世为著姓。曾祖睦，魏尚书。祖德，乐平太守。父克，少好学，博涉书记，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虽富贵不交也。高平刘整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尝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克时为处士，而见惮如此。后为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颖为丞相，擢为东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选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初，克未仕时，河内山简尝与琅邪王衍书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书示众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称。"后衍闻克在选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验于今矣。"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琅邪王澄行经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人境问吏曰："此郡人士为谁？"吏曰："有蔡子尼、江应元。"是时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问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则何以但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问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谓豫曰："旧名此郡有风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绝不仕。东嬴公腾为车骑将军，镇河北，以克为从事中郎，知必不就，以军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数十日，腾为汲桑所攻，城陷，克见害。

谟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时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元帝拜丞相，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

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乃以谟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峻平，复为侍中，迁五兵尚书，领琅邪王师。谟上疏让曰："八坐之任，非贤莫居，前后所用，资名有常。孔愉、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少著名望。昔愉为御史中丞，臣尚为司徒长史；恢为会稽太守，臣为尚书郎；恢尹丹阳，臣守小郡。名辈不同，阶级殊悬。今猥以轻鄙，超伦逾等，上乱圣朝贯鱼之序，下违群士准平之论。岂惟微臣其亡之诫，实招圣政惟尘之累。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厕纳言，中兴已来，上德之举所未尝有。臣何人斯，而猥当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与其苟进以秽清涂，宁受违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许。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又让，不许。

冬蒸，谟领祠部，主者忘设明帝位，与太常张泉俱免，白衣领职。顷之，迁太常，领秘书监，以疾不堪亲职，上疏自解，不听。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会将作乐，宿县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事下太常。谟议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遂从之。临轩作乐，自此始也。彭城王纂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象，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塊然独存，斯诚神灵保祚之征，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于是遂寝。

时征西将军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镇石城，为灭贼之渐。事下公卿。谟议曰：

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忍辱于平城也。若争强于鸿门，则亡不终日。故萧何曰"百战百败，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终，归于大济而已。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夫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践见屈于会稽，故威申于强吴。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贼假息之命垂尽，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时。

或曰："抗威待时，时已可矣。"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贼之强弱在季龙之能否。季龙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则季龙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国，境土所据，同于魏世。及勒死之日，将相内外欲诛季龙。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杀嗣主，诛宠臣。内难既定，千里

远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战而斩石生，禽彭彪，杀石聪，灭郭权，还据根本，内外并定，四方镇守，不失尺土。详察此事，岂能乎，将不能也？假令不能者为之，其将济乎，将不济也？贼前襄阳而不能拔，诚有之矣。不信百战之效，而执一攻之验，弃多从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发而一不中，可谓之拙乎？且不拔襄阳者，非季龙身也。桓平北，守边之将耳。贼前攻之，争疆埸耳，得之为善，不得则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则异于是。何者？重镇也，名贤也，中国之人所闻而归心也。今而西度，实有席卷河南之势，贼所大惧，岂与桓宣同哉！季龙必率其精兵，身来距争。若欲与战，战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苏峻何如季龙？凡此数者，宜群校之。

愚谓石生猛将，关中精兵，征西之虎不能胜也。金墉险固，刘曜十万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又是时兖州、洛阳、关中皆举兵击季龙。今此三处反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觉也。若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季龙，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以沔水御季龙，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虑贼来攻，因以为资，故豫安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贼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是时贼唯据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御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贼若多来，则必无粮。"然致粮之难，莫过崤函。而季龙昔涉此险，深入敌国，平关中而后还。今至襄阳，路既无险，又行其国内，自相供给，方之于前，难易百倍。前已经至难，而谓今不能济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论，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尚未论道路之虑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若贼无宋襄之义，及我未阵而击之，将如之何？今王士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千，犹吞之有余，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

朝议同之，故亮不果移镇。

初，皇后每年拜陵，劳费甚多，谟建议曰："古者皇后庙见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

初，太尉郗鉴疾笃，出谟为太尉军司，加侍中。鉴卒，即拜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领徐州刺史、

假节。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

今寿阳城小而固。自帮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且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刘仕一军早已入淮，又遣数部北取坚壁，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非惟邻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若进攻未拔，胡骑卒至，惧桓子不知所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宜令所向有征无战。而顿之坚城之下，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今以国之上驷击寇之下邑，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惧非策之长者。臣愚以为闻寇而致讨，贼退而振旅，于事无失。不胜管见，谨冒陈闻。

季龙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所在杀戮，朝廷以为忧。谟遣龙骧将军徐玄等守中洲，并设募，若得贼大白船者，赏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先是，郗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帝并酬其功，未卒而鉴薨，断不复与。谟上疏以为先已许鉴，今不宜断。且鉴所上者皆积年勋效，百战之余，亦不可不报。诏听之。

康帝即位，征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又录尚书事，领司徒如故。初，谟冲让不辟僚佐，诏屡敦逼之，始取掾属。

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谟独谓不然，语所亲曰："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或曰："何哉？"谟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

迁侍中、司徒。上疏让曰："伏自惟省，昔阶谬恩，蒙忝非据，尸素累积而光宠更崇，谤讟弥兴而荣进复加，上亏圣朝栋隆之举，下增微臣覆餗之衅，惶惧战灼，寄颜无所。乞垂天鉴，回恩改谬，以允群望。"皇太后诏报不许。谟犹固让，谓所亲曰："我若为司徒，将为后代所哂，义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诏书屡下，谟固守所执。六年，复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印绶。章表

十余上。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A170]官。简文时为会稽王，命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复所以为政矣。"于是公卿奏曰："司徒谟顷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临轩，百僚齐立，俯偻之恭，有望于谟，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辞阙庭，安有人君卑劳终日而人臣曾无一酬之礼！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参议，宜明国宪，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谟惧，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颡，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诏曰："谟先帝师傅，服事累世。且归罪有司，内讼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旧制免为庶人。"

谟既被废，杜门不出，终日讲诵，教授子弟。数年，皇太后诏曰："前司徒谟以道素著称，轨行成名，故历事先朝，致位台辅，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责。自尔已来，阖门思愆，诚合大臣罪己之义。以谟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于是遣谒者仆射孟洪就加册命。谟上疏陈谢曰："臣以顽薄，皆忝殊宠，尸素累纪，加违慢诏命，当肆市朝。幸蒙宽宥，不悟天施复加光饰，非臣陨越所能上报。臣寝疾未损，不任诣阙。不胜仰感圣恩，谨遣拜章。"遂以疾笃，不复朝见。诏赐几杖，门施行马。十二年，卒，时年七十六。赠赠之礼，一依太尉陆玩故事。诏赠侍中、司空，谥曰文穆。

谟博学，于礼仪宗庙制度多所议定。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总应劭以来注班固《汉书》者，为之集解。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诣谢尚而说之。尚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谟性方雅。丞相王导作女伎，施设床席。谟先在坐，不悦而去，导亦不止之。性尤笃慎，每事必为过防。故时人云："蔡公过浮航，脱带腰舟。"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位至抚军长史。

诸葛恢，字道明，琅邪阳都人也。祖诞，魏司空，为文帝所诛。父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

恢弱冠知名，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为政和平。值天下大乱，避地江左，名亚王导、庾亮。导尝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及导拜司空，恢在从，导指冠谓曰：“君当复著此。”导尝与恢戏争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马驴，而言驴马，岂驴胜马邪！”其见亲狎如此。于时颍川荀闿字道明、陈留蔡谟字道明，与恢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人为之语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元帝为安东将军，以恢为主簿，再迁江宁令。讨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复为镇东参军。与卞壼并以时誉迁从事中郎，兼统记室。时四方多务，笺疏殷积，恢斟酌酬答，咸称折中。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愍帝即位，征用四方贤隽，召恢为尚书郎，元帝以经纬须才，上疏留之，承制调为会稽太守。临行，帝为置酒，谓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当匡振圮运。政之所先，君为言之。”恢陈谢，因对曰：“今天下丧乱，风俗陵迟，宜尊五美，屏四恶，进忠实，退浮华。”帝深纳焉。太兴初，以政绩第一，诏曰：“自顷多难，官长数易，益有诸弊，虽圣人犹久于其道，然后化成，况其余乎！汉宣帝称‘与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黄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济其中兴之勋也。赏罚黜陟，所以明政道也。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宜进其位班，以劝风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顷之，以母忧去官。服阕，拜中书令。王敦上恢为丹阳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为侍中，加奉车都尉。讨王含有功，进封建安伯，以先爵赐次子为关内侯。又拜恢后将军、会稽内史。征为侍中，迁左民尚书、武陵王师、吏部尚书。累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银青光禄大夫、领选本州大中正、尚书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践阼，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赠赠之礼，一依太尉兴平伯故事，谥曰敬。祠以太牢。子㧑嗣，位至散骑常侍。

恢兄颐，字道回，亦为元帝所器重，终于太常。

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父羡，字洪乔，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其资性介立如此。终于光禄勋。

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

《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或问浩曰："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时人以为名言。

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安西庾翼复请为司马。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几将十年，于时拟之管、葛。王蒙、谢尚犹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庾翼贻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浩固辞不起。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继卒。简文帝时在籓，始综万几，卫将军褚裒荐浩，征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浩上疏陈让，并致笺于简文，具自申叙。简文答之曰："属当厄运，危弊理尽。诚赖时有其才，不复远求版筑。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纮领不振，晋网不纲，愿蹈东海，复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弘思之，静算之，亦将有以深鉴可否。望必废本怀，率群情也。"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

及石季龙死，胡中大乱，朝过欲遂荡平关河，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浩既受命，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将发，坠马，时咸恶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陈逵、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开江西田千余顷，以

为军储。师次寿阳，潜诱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杀健，许以关右之任。初，降人魏脱卒，其弟憬代领部曲。姚襄杀憬，以并其众，浩大恶之，使龙骧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既而魏氏子弟往来寿阳，襄益猜惧。俄而襄部曲有欲归浩者，襄杀之，浩于是谋诛襄。会苻健杀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阳西奔，浩以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请进屯洛阳，修复园陵，使襄为前驱，冠军将军刘洽镇鹿台，建武将军刘遁据仓垣，又求解扬州，专镇洛阳，诏不许。浩既至许昌，会张遇反，谢尚又败绩，浩还寿阳。后复进军，次山桑，而襄反，浩惧，弃辎重退保谯城，器械军储皆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刘启、王彬之击襄于山桑，并为襄所杀。

桓温素忌浩，及闻其败，上疏罪浩曰：

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叨窃非据，宠灵超卓，再司京辇，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职次，而侵官离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谟执义履素，位居台辅，师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礼请退，虽临轩固辞，不顺恩旨，适足以明逊让之风，弘优贤之礼。而浩虚生狡说，疑误朝听，狱之有司，将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群凶殄灭，而百姓涂炭，企迟拯接。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遂使寇仇稽诛，奸逆并起，华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惧罪将及，不容于朝，外声进讨，内求苟免。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收合无赖，以自强卫，爵命无章，猜害罔顾。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奇德、龙会作变于肘腋。羌帅姚襄率众归化，遣其母弟入质京邑，浩不能抚而用之，阴图杀害，再遣刺客，为襄所觉。襄遂惶惧，用致逆命。生长乱阶，自浩始也。复不能以时扫灭，纵放小竖，鼓行毒害，身狼狈于山桑，军破碎于梁国，舟车焚烧，辎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臣所以忘寝屏营，启处无地。夫率正显义，所以致训，明罚敕法，所以齐众，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下鉴《春秋》无君之典。若圣上含弘，末忍诛殛，且宜遐弃，摈之荒裔。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

竟坐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之信安县。

浩少与温齐名，而每心竞。温尝问浩："君何如我？"浩曰："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许，每轻浩，浩不之惮也。至是，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又谓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

违其才耳。”

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韩伯，浩素赏爱之，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云：“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而泣下。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永和十二年卒。

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废太宰、武陵王晞，诬涓及庾倩与晞谋反，害之。

浩后将改葬，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浩曰：

伏见故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体德沈粹，识理淹长，风流雅胜，声盖当时，再临神州，万里肃清，勋绩茂著，圣朝钦嘉，遂授分陕推毂之任。戎旗既建，出镇寿阳，驱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仰凭皇威，群丑革面，进军河洛，修复园陵。不虞之变，中路猖蹶，遂令为山之功崩于垂成，忠款之志于是而废。既受削黜，自摈山海，杜门终身，与世两绝，可谓克己复礼，穷而无怨者也。寻浩所犯，盖负败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责。论其名德深诚则如彼，察其补过罪己则如此，岂可弃而不恤，使法有余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开，悬棺而窆，礼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无自诉之斯，仰感三良，昊天罔极。若使明诏爰发，旌我善人，崇复本官，远彰幽昧，斯则国家威恩有兼济之美，死而可作，无负心之恨。

疏奏，诏追复浩本官。

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帝问其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简文悦其对。始将抗表讼浩，浩亲故多谓非宜，悦之决意以闻，又与朝臣争论，故众无以夺焉。时人咸称之。为州别驾，历尚书右丞，卒。子凯之，别有传。

蔡裔者，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盗俱陨，故浩委以军锋焉。

史臣曰：陆晔等并以时望国华，效彰历试，迭居端揆，参掌机衡。然皆率由旧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虽屈压于权臣，翊奉储君，竟导扬于末命，频参大议，屡画嘉谋，可谓忠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

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戎律，唯闻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违方易任，以致播迁，悲失！蔡谟度德而处，弘斯止足，置以刑书，斯为过矣。

赞曰：士光时望，士瑶允当。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简率，遗风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概，谋远忠贞。中军鉴局，誉光雅俗。夷旷有余，经纶不足。舍长任短，功亏名辱。

列传第四十八

孔愉（子汪安国弟祗从子坦严从弟群群子沉丁潭张茂陶回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其先世居梁国。曾祖潜，太子少傅，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祖竺，吴豫章太守。父恬，湘东太守。从兄侃，大司农。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曰“会稽三康”。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行至江淮间，遇石冰、封云为乱，云逼愉为参军，不从将杀之，赖云司马张统营救获免。东还会稽，人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穑读书为务，信著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东将军镇扬土，命愉为参军。邦族寻求，莫知所在。建兴初，始出应召。为丞相掾，仍除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时年已五十矣。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愉尝行经余不亭，见笼龟于路者，愉买而放之溪中，龟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印龟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帝为晋王，使长兼中书郎。于时刁协、刘隗用事，王导颇见疏远。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谓事无大小皆宜谘访。由是不合旨，出为司徒左长史，累迁吴兴太守。沈充反，愉弃官还京师，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太常。及苏峻反，愉朝服守宗庙。初，愉为司徒长史，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不过其品。至是，峻平，而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道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寻徙大尚书，迁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不行。转尚书右仆射，领东海王师。寻迁左仆射。

咸和八年，诏曰：“尚书令玩、左仆射愉并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给玩亲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臣以朽暗，忝厕朝右，而以惰劣，无益毗佐。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臣等不能赞扬大化，纠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横受宠给，无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

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

后省左右仆射，以愉为尚书仆射。愉年在悬车，累乞骸骨，不许，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病笃，遗令敛以时服，乡邑义赠，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

三子：阖、汪、安国。阖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阖子静，字季恭，再为会稽内史，累迁尚书左仆射，加后将军。

汪字德泽，好学有志行，孝武帝时位至侍中。时茹千秋以佞媚见幸于会稽王道子，汪屡言之于帝，帝不纳。迁尚书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为假节、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甚有政绩，为岭表所称。太元十七年卒。

安国字安国，年小诸兄三十余岁。群从诸兄并乏才名，以富强自立，唯安国与汪少厉孤贫之操。汪既以直亮称，安国亦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国形素羸瘦，服衰绖，涕泗竟日，见者以为真孝，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为功曹史。札为沈充所害，故人宾吏莫敢近者。祗冒刃号哭，亲行殡礼，送丧还义兴，时人义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阳太守。父侃，大司农。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传》，解属文。完帝为晋王，以坦为世子文学。东宫建，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

臣闻经邦建国，教学为先，移风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于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惧于是始。

夫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临事改制，示短天下，人听有惑，臣窃惜之。愚以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汜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垂例，违旧造异。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夫信之与法，为政之纲，施之家室，犹弗可贰，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黩乎！

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诬，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将加大辟。坦独不署，由是被谴，遂弃官归会稽。久之，除领军司马，未赴召。会王敦反，与右卫将军虞潭俱在会稽起义，而讨沈充。事平，始就职。扬州刺史王导请为别驾。

咸和初，迁尚书左丞，深为台中之所敬惮。寻属苏峻反，坦与司徒司马陶回白王导曰：“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守江西当利诸口，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夺人之功，时不可失。”导然之。庾亮以为峻脱径来，是袭朝廷虚也，故计不行。峻遂破姑熟，取盐米，亮方悔之。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既而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时人称其先见。及峻挟天子幸石头，坦奔陶侃，侃引为长史。时侃等夜筑白石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咸惧来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动，决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果如所筹。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

会。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遣郭默屯大业，又令骁将李闳、曹统、周光与默并力，贼遂势分，卒如坦计。

及峻平，以坦为吴郡太守。自陈吴多贤豪，而坦年少，未宜临之。王导、庾亮并欲用坦为丹阳尹。时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坦固辞之。导等犹未之许。坦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据御床，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限。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脍截耳！"乃拂衣而去。导等亦止。于是迁吴兴内史，封晋陵男，加建威将军。以岁饥，运家米以振穷乏，百姓赖之。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寻拜侍中。

三康元年，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讨之，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季龙专恣，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坦与聪书曰：

华狄道乖，南北回邈，瞻河企宋，每怀饥渴。数会阳九，天祸晋国，奸凶猾夏，乘衅肆虐。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荡，遗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局蹐豺狼之穴，朝廷每临寐永叹，痛心疾首。天罚既集，罪人斯陨，王旅未加，自相鱼肉。岂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兰艾同焚，贤愚所叹，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旷廓，唯季龙是讨。彭谯使至，粗具动静，知将军忿疾丑类，翻然同举。承问欣豫，庆若在己。何知几之先觉，砺石之易悟哉！引领来仪，怪无声息。

将军出自名族，诞育洪胄。遭世多故，国倾家覆，生离亲属，假养异类。虽逼伪宠，将亦何赖！闻之者犹或有悼，况身婴之，能不愤慨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反族归正之秋，图义建功之日也。若将军喻纳往言，宣之同盟，率关右之众，辅河南之卒，申威赵魏，为国前驱，虽窦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项羽，比诸古今，未足为喻。圣上宽明，宰辅弘纳，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而遇天启之会，当如影响，有何迟疑！

今六军诫严，水陆齐举，熊罴踊跃，齕噬争先，锋镝一交，玉石同碎，虽复后悔，何嗟及矣！仆以不才，世荷国宠，虽实不敏，诚为行李之主，区区之情，还信所具。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

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怀恨。

坦在职数年，迁侍中。时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谏。时帝刻日纳后，而尚书左仆射王彬卒，议者以为欲却期。坦曰："婚礼之重，重于救日蚀。救日蚀，有后之丧，太子堕井，则止。纳后盛礼，岂可以臣丧而废！"从之。及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怏怏不悦，以疾去职。加散骑常侍，迁尚书，未拜。

疾笃，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兒女子相问邪！"冰深谢焉。临终，与庾亮书曰："不谓疾苦，遂至顿弊，自省绵绵，奄忽无日。修短命也，将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没，朝恩不报，所怀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眄，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愿下风。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俄卒，时年五十一。追赠光禄勋，谥曰简。亮报书曰："廷尉孔君，神游体离，呜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书，知疾患转笃，遂不起济，悲恨伤楚，不能自胜。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虽天命有在，亦祸出不图。且足下才经于世，世常须才，况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当大任，国耻未雪，夙夜忧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时事。此情未果，来书奄至。申寻往复，不觉涕陨。深明足下慷慨之怀，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复何言！谨遣报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飨之。"子混嗣。

严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过人。时有遗其酒者，始提入门，奕遥呵之曰："人饷吾两罂酒，其一何故非也？"检视之，一罂果是水。或问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轻，提酒者手有轻重之异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丧慈亲焉。父伦，黄门郎。严少仕州郡，历司徒掾、尚书殿中郎。殷浩临扬州，请为别驾。迁尚书左丞。时朝廷崇树浩，以抗拟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谋立功于阃外。严言于浩曰："当今时事艰难，可谓百六之运，使君屈己应务，属当其会。圣怀所以日昃匪懈，临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静边宁国耳，亦岂至私哉！而处任者所志不同，所见各异，人口云云，无所不至。顷来天时人情，良可寒心。古人为政，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间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怀，不审竟当何以镇之？《老子》云'夫唯不争，则万物不难与之争'，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谓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韩彭可专征伐，萧曹守管籥，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

义，令婉然通顺，人无间言，然后乃可保大定功，平济天下也。又观顷日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义感。而聚著都邑，杂处人间，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虚府库以拯之，足以疑惑视听耳。”浩深纳之。

及哀帝践阼，议所承统，时多异议。严与丹阳尹庾和议曰：“顺本居正，亲亲不可夺，宜继成皇帝。”诸儒咸以严议为长，竟从之。

隆和元年，诏曰：“天文失度，太史虽有禳祈之事，犹衅眚屡彰。今欲依鸿祀之制，于太极殿前庭亲执虔肃。”严谏曰：“鸿祀虽出《尚书大传》，先儒所不究，历代莫之兴，承天接神，岂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无亲，唯德是辅，陛下祗顺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灾复异。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祷久矣，岂须屈万乘之尊，修杂祀之事！君举必书，可不慎欤！”帝嘉之而止。以为扬州大中正，严不就。有司奏免，诏特以侯领尚书

时东海王奕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帝初从之，严谏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钱帛赐左右。严又启诸所别赐及给厨食，皆应减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赐，今通断之。又厨膳宜有减撤，思详具闻。”严多所匡益。

太和中，拜吴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于宰牧，甚得人和。余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远行未反，遇荒岁，不能两全，弃其子而活弟子。严并褒荐之。又甄赏才能之士，论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职，卒于家。

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骑侍郎；福民，太子洗马，皆为孙恩所害。

群字敬林，严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羁。苏峻入石头，时匡术有宠于峻，宾从甚盛。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遇之，愉止与语，而群初不视术。术怒，欲刃之。愉下车抱术曰：“吾弟发狂，卿为我宥之。”乃获免。后峻平，王导保存术，尝因众坐，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仕历中丞。性嗜酒，导尝戒之曰：“卿恆饮，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烂邪？”答曰：“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邪？”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其耽湎如此。卒于官。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荐沉于王导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门。”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学，并不就。从兄坦以裘遗之，辞不受。坦曰：“晏平仲俭，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于是受而服之。是时沉与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为四族之俊。

沉子廞，位至吴兴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书擅名，又为吴兴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会稽山阴人也。祖固，吴司徒。父弥，梁州刺史。潭初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迁丞相西阁祭酒。时元帝称制，使各陈时事损益，潭上书曰：

为国者恃人须才，盖二千石长吏是也。安可不明简其才，使必允当。既然得其人，使久于其职，在官者无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为政之较也。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古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中才处局，故难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御未然，镇压奸凶，周虽三圣，功成由武。今戎战之世，益宜留心，简选精锐，以备不虞。无事则优其身，有难则责其力。窃闻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陈不充。夫为国者，由为家也。计财力之所任，审趋舍之举动，不营难成之功，损弃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强，当审其宜，经涂远举，未献大捷，更使力单财尽而威望挫弱也。

及帝践阼，拜驸马都尉、奉朝请、尚书祠部郎。时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将用潭，以问中书令贺循。循曰：“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授。潭清淳贞粹，雅有隐正，圣明所简，才实宜之。”遂为琅邪王郎中令。会裒薨，潭上疏求行终丧礼，曰：“在三之义，礼有达制，近代已来，或随时降杀，宜一匡革，以敦于后，辄案令文，王侯之丧，官僚服斩，既葬而除。今国无继统，丧庭无主，臣实陋贱，不足当重，谬荷首任，礼宜终丧。”诏下博议。国子祭酒杜夷议：“古者谅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税衰效命。春秋之时，天子诸侯既葬而除。此所谓三代损益，礼有不同。故三年之丧，由此而废。然则汉文之诏，合于随时，凡有国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案礼，殇与无后，降于成人。有后，既葬而除。今不得以无后之故而独不除也。愚以丁郎中应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终三年。”太常贺循议：“礼，天子诸侯俱以至尊临人，上下之义，群臣之礼，自古以来，其例一也。故礼盛则并全其重，礼杀则从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为君服，亦宜以君为节，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

者。今法令，诸侯卿相官属为君斩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则臣子轻重无应除者也。若当皆除，无一人独重之文。礼有摄主而无摄重，故大功之亲主人丧者，必为之再祭练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丧者也。苟谓诸侯与天子同制，国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丧，素服主祭，三年不摄吉事，以尊令制。若当远迹三代，令复旧典，不依法令者，则侯之服贵贱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论。”于是诏使除服，心丧三年。

太兴三年，迁王导骠骑司马，转中书郎，出为广武将军、东阳太守，以清洁见称。征为太子左卫率，不拜。成帝践阼，以为散骑常侍、侍中。苏峻作乱，帝蒙尘于石头，唯潭及侍中钟雅、刘超等随从不离帝侧。峻诛，以功赐爵永安伯，迁大尚书，徙廷尉，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康帝即位，屡表乞骸骨。诏以光禄大夫还第，门施行马，禄秩一如旧制，给传诏二人，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年八十，卒。赠侍中，大夫如故，谥曰简。王导尝谓孔敬康有公才而无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无公才。子话，位至散骑侍郎。

张茂，字伟康，少单贫，有志行，为乡里所敬信。初起义兵，讨贼陈斌，一郡用全。元帝辟为掾属。官有老牛数十，将卖之，茂曰：“杀牛有禁，买者不得辄屠，齿力疲老，又不任耕驾，是以无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迁太子右卫率，出补吴兴内史。沈充之反也，茂与三子并遇害。茂弟盎，为周札将军，充讨札，盎又死之。赠茂太仆。茂少时梦得大象，以问占梦万推。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善也。”问其故，推曰：“象者大兽，兽者守也，故知当得大郡。然象以齿焚，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阳人也。祖基，吴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军、主簿，并不就。大将军王敦命为参军，转州别驾。敦死，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迁司马。苏峻之役，回与孔坦言于导，请早出兵守江口，语在坦传。峻将至，回复谓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宜伏兵要之，可一战而擒。”亮不从。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乡导。时峻夜行，甚无部分。亮闻之，深悔不从回等之言。寻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军，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韩晁，以功封康乐伯。

时大贼新平，纲维弛废，司徒王导以回有器干，擢补北军中候，俄转中护军。久之，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曰："当今天下不普荒俭，唯独东土谷价偏贵，便相鬻卖，声必远流，北贼闻之，将窥疆场。如愚臣意，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在郡四年，征拜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如故。

回性雅正，不惮强御。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昵。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谪。"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辞职，帝不许。徙护军将军，常侍、领军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谥曰威。

四子：汪、陋、隐、无忌。汪嗣爵，位至辅国将军、宣城内史，陋冠军将军，隐少府，无忌光禄勋，兄弟咸有于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筱簜之材，邀缔构之运，策名霸府，骋足高衢，历试清阶，遂登显要，外宣政绩，内尽谋猷，罄心力以佐时，竭股肱以卫主，并能保全名节，善始令终。而愉高谢百万之赀，辞荣数亩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让之风者矣。陶回陈邪佞之宜远，明鬻卖之非宜，并补阙弼违，良可称也。

赞曰：愉既公才，潭唯公望。领军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敌，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由匡厄。陶回规过，言同金石。

列传第四十九

谢尚谢安（子琰琰子混安兄奕奕子玄安弟万万弟石石兄子朗朗弟子邈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莫不叹异。十余岁，遭父忧，丹阳尹温峤吊之，尚号咷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而因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

转西曹属，时有遭乱与父母乖离，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尚议曰："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后之罪，三千所不过，今婚姻将以继百世，崇宗绪，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父子乖绝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夫以一体之小患，犹或忘思虑，损听察，况于抱伤心之巨痛，怀忉恆之至戚，方寸既乱，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决不冒荣苟进。冒荣苟进之畴，必非所求之旨，徒开偷薄之门而长流弊之路。或有执志丘园、守心不革者，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而况含艰履戚之人，勉之以荣贵邪？"

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尚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褚襦袴。建元二年，诏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会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

大司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众向寿春，进号安西将军。初，苻健将张遇降尚，尚不能绥怀之。遇怒，据许昌叛。尚讨之，为遇所败，

收付廷尉。时康献皇后临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号为建威将军。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将军、濮阳太守戴施据枋头。会冉闵之子智与其大将蒋干来附，复遣行人刘猗诣尚请救。施止猗，求传国玺，猗归，以告干。干谓尚已败，虑不能救己，犹豫不许。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入鄴，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可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玺，当遣单使驰白。天子闻玺已在吾许，知卿等至诚，必遣重军相救，并厚相饷。"干乃出玺付融，融赍玺驰还枋头。尚遣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迎玺致诸京师。时苻健将杨平戍许昌，尚遣兵袭破之，征授给事中，赐轺车、鼓吹，戍石头。

永和中，拜尚书仆射，出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给事中、仆射如故，镇历阳，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在任有政绩。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师，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

桓温北平洛阳，上疏请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将镇洛阳，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进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笃，征拜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未至，卒于历阳，时年五十。诏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

无子，从弟奕以子康袭爵，早卒。康弟静复以子肃嗣，又无子。静子虔以子灵佑继鲲后。

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兒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暢，善行书。弱冠，诣王蒙，清言良久，既去，蒙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蒙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扬州刺史庾冰就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县敦逼，不得已赴召，月余告归。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

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安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余矣。

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欢笑竟日。既出，温问左右："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进。"其见重如此。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笺求归。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简文帝疾笃，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惧，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尝以安所作简文帝谥议以示坐宾，曰："此谢安石碎金也。"

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沓，互生同异。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

寻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徐州刺史，诏安总关中书事。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是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又领扬州刺史，诏以甲仗百人入殿。时帝始亲万机，进安中书监、骠骑将军、录

尚书事，固让军号。于时悬象失度，亢旱弥年，安奏兴灭继绝，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顷之，加司徒，后军文武尽配大府，又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于玄，是日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兒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

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乃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其本官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让太保及爵，不许。是时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恐，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

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虏将军琰解甲息徒，命龙骧将军硃序进据洛阳，前锋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贼假延，来年水生，东西齐举。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

起乎！”乃上疏逊位，诏遣侍中、尚书喻旨。先是，安发石头，金鼓忽破，又语未尝谬，而忽一误，众亦怪异之。寻薨，时年六十六。帝三日临于朝堂，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蜡五百斤，赠太傅，谥曰文靖。以无下舍，诏府中备凶仪。及葬，加殊礼，依大司马桓温故事。又以平苻坚勋，更封庐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安有二子：瑶、琰。瑶袭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该嗣，终东阳太守。无子，弟光禄勋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国除。刘裕以安勋德济世，特更封该弟澹为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历显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数人相接。拜著作郎，转秘书丞，累迁散骑常侍、侍中。苻坚之役，安以琰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与从兄玄俱陷阵破坚，以勋封望蔡公，寻遭父忧去官，服阕，除征虏将军、会稽内史。顷之。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又遭母忧，朝廷疑其葬礼。时议者云：“潘岳为贾充妇《宜城宣君诔》云：‘昔在武侯，丧礼殊伦。伉俪一体，朝仪则均。’谓宜资给葬，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女，珣弟珉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珣时为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琰闻耻之，遂自造辒辌车以葬，议者讥之。

太元末，为护军将军，加右将军。会稽王道子以为司马，右将军如故。王恭举兵，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恭平，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孙恩作乱，加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讨恩。至义兴，斩贼许允之，迎太守魏鄢还郡。进讨吴兴贼丘尪，破之。又诏琰与辅国将军刘牢

之俱讨孙恩。恩逃于海岛，朝廷忧之，以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本官并如故。琰既以资望镇越土，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将帅皆谏曰："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令速就戮耳。"遂不从其言。恩后果复寇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去山阴北三十五里。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恩。既而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群贼锐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列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迮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傍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后刘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诏以琰父子陨于君亲，忠孝萃于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

三子：肇、峻、混。肇历骠骑参军，峻以琰勋封建昌侯。及没于贼，诏赠肇散骑常侍，峻散骑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誉，善属文。初，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婿，谓王珣曰："主婿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如王处仲、桓元子诚可，才小富贵，便豫人家事。"珣对曰："谢混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几，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脔。"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故珣因以为戏。混竟尚主，袭父爵。桓玄尝欲以安宅为营，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邪？"玄闻，惭而止。历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以党刘毅诛，国除。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益寿，混小字也。

奕字无奕，少有名誉。初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饮之，醉犹未已。安时年七八岁，在奕膝边，谏止之。奕为改容，遣之。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马。"奕每因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从兄尚有德政，既卒，为西蕃所思，朝议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迁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假节。未几。卒

官，赠镇西将军。

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誉，历义兴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

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襄阳既没，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逯于彭城。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欲遣间使报逯，令知救至，其道无由。小将田泓请行，乃没水潜行，将趣城，为贼所获。贼厚赂泓，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遂遇害。时彭超置辎重于留城，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超闻之，还保辎重。谦驰进，解彭城围。超复进军南侵，坚将句难、毛当自襄阳来会。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众六万。诏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准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玄于是自广陵西讨难等。何谦解田洛围，进据白马，与贼大战，破之，斩其伪将都颜。因复进击，又破之。斩其伪将邵保。超、难引退。玄率何谦、戴逯、田洛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之。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破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于是罢彭城、下邳二戍。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冠军，加领徐州刺史，还于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

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众号百万，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蜀汉顺流，幽并系至。先遣苻融、慕容□、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显等屯洛涧。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

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玄、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云，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擒坚伪将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前将军、假节，固让不受。赐钱百万，彩千匹。

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降坚青州刺史苻朗。又进伐冀州，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济北太守丁匡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夜袭据，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许之。丕告饥，玄馈丕米二千斛。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须总督，司州县远，应统豫州。以勋封康乐县公。玄请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复遣宁远将军{夭曰}演伐申凯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硃序镇梁国，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序镇寿阳。会翟辽据黎阳反，执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张愿举郡叛，河北骚动，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硃序代镇彭城。

玄既还，遇疾，上疏解职，诏书不许。玄又自陈，既不堪摄职，虑有旷废，诏又使移镇东阳城。玄即路，于道疾笃，上疏曰：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复自量，遂从戎政。驱驰十

载，不辞鸣镝之险，每有征事，辄请为军锋，由恩厚忘躯，甘死若生也。冀有毫厘，上报荣宠。天祚大晋，王威屡举，实由陛下神武英断，无思不服。亡叔臣安协赞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雾尚翳，六合未朗，遗黎涂炭，巢窟宜除，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此诚以形于文旨，达于圣听矣。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钟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臣不胜祸酷暴集，每一恸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虽哲辅倾落，圣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怀自厉，犹欲申臣本志，隆国保家，故能豁其情滞，同之无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逮问臣进止之宜。臣进不达事机，以蹙境为耻，退不自揆，故欲顺其宿心。岂谓经略不振，自贻斯戾。是以奉送章节，待罪有司，执徇常仪，实有愧心。而圣恩赦过，黩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犹感，而况臣乎！顾将身不良，动与衅会，谦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动，便至委笃，陛下体臣疢重，使还籓淮侧。甫欲休兵静众，绥怀善抚，兼苦自疗，冀日月渐瘳，缮甲俟会，思更奋迅。而所患沈顿，有增无损。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犹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内外天隔，永不复接，宁可卧居重任，以招患虑。

追寻前事，可为寒心。臣之微身，复何足惜，区区血诚，忧国实深。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伏愿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将绝之气，时遣军司镇慰荒杂，听臣所乞，尽医药消息，归诚道门，冀神祇之佑。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视息，瞻睹坟柏，以此之尽，公私真无恨矣，伏枕悲慨，不觉流涕。

诏遣高手医一人，令自消息，又使还京口疗疾。玄奉诏便还，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继，惟臣一己，孑然独存。在生荼酷，无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视息者，欲报之德，实怀罔极，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遣满目，顾之恻然，为欲极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愿陛下矜其所诉，霈然垂恕，不令微臣衔恨泉壤。"表寝不报。前后表疏十余上，久之。乃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时吴兴太守晋宁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玄既舆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

子瑛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瑛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瑛，瑛那得生灵运！"永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

始从玄征伐者，何谦字恭子，东海人，戴逯字安丘，处士逵之弟，并骁果多权略。逵历操东山，而逯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逯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改其乐。"逯以军功封广信侯，位至大司农。

万字万石，才器隽秀，虽器量不及安，而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工言论，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尝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与系争言。系推万落床，冠帽倾脱。万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谓系曰："卿几坏我面。"系曰："本不为卿面计。"然俱不以介意，时亦以此称之。

弱冠，辟司徒掾，迁右西属，不就。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太原王述，万之妻父也，为扬州刺史。万尝衣白纶巾，乘平肩舆，径至听事前，谓述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述曰："非无此论，但晚合耳。"万再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王羲之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温不从。

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城池，自率众入涡颍，以援洛阳。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后复以为散骑常侍，会卒，时年四十二，因以为赠。

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时谢氏忧彦秀者，称封、胡、羯、末。封谓韶，胡谓主朗，羯谓玄，末谓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并早卒，惟玄以功名终，韶至车骑司马。韶子恩，字景伯，宏达有远略，韶为黄门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历显位。

朗字长度。父据，早卒。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名亚于玄。总角

时，病新起，体甚羸，未堪劳，于叔父安前与沙门支遁朗论，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还，安欲留，使竟论，王氏因出云："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谓坐客曰："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朗终于东阳太守。

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为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尝因侍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因戏重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子绚，字宣映，曾于公坐戏调，无礼于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谓曰："汝父昔已轻舅，汝今复来加我，可谓世无渭阳情也。"绚父重，即王胡之外孙，与舅亦有不协之论，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秘书郎，累迁尚书仆射。征句难，以勋封兴平县伯。淮肥之役，诏石解仆射，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与兄子玄、琰破苻坚。先是，童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迁中军将军、尚书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

兄安薨，石迁卫将军，加散骑常侍。以公事与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长，恭甚忿恨，自陈褊厄不允，且疾源深固，乞还私门。石亦上疏逊位。有司奏，石辄去职，免官。诏曰："石以疾求退，岂准之常制！其喻令还。"岁余不起。表十余上，帝不许。石乞依故尚书令王彪之例，于府综摄，诏听之。疾笃，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时年六十二。

石少患面创，疗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疮，随舐随差，舐处甚白，故世呼为谢白面。石在职务存文刻，既无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才，遂居清显，而聚敛无餍，取讥当世。追赠司空，礼官议谥，博士范弘之议谥曰襄墨公，语在弘之传。朝议不从，单谥曰襄。

子汪嗣，早卒。汪从兄冲以子明慧嗣，为孙恩所害。明慧从兄喻复以子暠嗣。宋受禅，国除。

邈字茂度。父铁，永嘉太守。邈性刚鲠，无所屈挠，颇有理识。累迁侍中。时孝武帝觞乐之后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其他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论者以此多邈。后为吴兴太守。孙恩

之乱，为贼胡桀、郜骠等所执，害之。贼逼令北面，邈厉声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邈以其书非妇人词，疑其门下生仇玄达为之作，遂斥玄达。玄达怒，遂投孙恩，并害邈兄弟，竟至灭门。

史臣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简侯任总中台，效彰分阃；正议云唱，丧礼堕而复弘；遗音既补，雅乐缺而还备。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萝而袭硃组，去衡泌而践丹墀，庶绩于是用康，彝伦以之载穆。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衎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然激繁会于期服之辰，敦一欢于百金之费，废礼于偷薄之俗，崇侈于耕战之秋，虽欲混哀乐而同归，齐奢俭于一致，而不知颓风已扇，雅道日沦，国之仪刑，岂期若是！琰称贞干，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风流，竟以文词获誉：并阶时宰，无堕家风。奕万以放肆为高，石奴以褊浊兴累，虽曰微颖，犹称名实。康乐才兼文武，志存匡济，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涡颍之师，中州应之而席卷。方欲西平巩洛，北定幽燕，庙算有遗，良图不果，降龄何促，功败垂成，拊其遗文，经纶远矣。

赞曰：安西英爽，才兼辩博。宣力方镇，流声台阁。太保沈浮，旷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壮，奕万虚放。为龙为光，或卿或将。伟哉献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几清中宇。

列传第五十

王羲之（子玄之凝之徽之徽之子桢之徽之弟操之献之许迈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兒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复图再举，又遗浩书曰：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顾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

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与众共之。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又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

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

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成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

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恆恐兒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

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败。

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叹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雅性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

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傲达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子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位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为气咽。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皆悦。

操之字子重，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年数岁，尝观门生樗蒱，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兒，氈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兒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牸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尝经吴郡，闻顾辟彊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彊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彊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

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寻除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泮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ＡＸ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俊辅，义笃于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未几，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无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义兴太守。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桓玄雅爱其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始羲之所与共游者许迈。

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阳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未弱冠，尝造郭璞，璞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发。璞谓曰：“君元吉自天，宜学升遐之道。”时南海太守鲍靓隐迹潜遁，人莫之知。迈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违亲。谓余杭悬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于是立精舍于悬霤，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携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药于桐庐县之桓山，饵术涉三年，时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簿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登楼与语，以此为乐。常服气，一气千余息。永和二年，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赞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

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歙！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列传第五十一

王逊蔡豹羊鉴刘胤桓宣（族子伊硃伺毛宝（子穆之刘遐邓岳（子遐硃序）

王逊，字邵伯，魏兴人也。仕郡察孝廉，为吏部令史，转殿中将军。累迁上洛太守。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转魏兴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宁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不见省。孟固陈曰："君亡亲丧，幽闭穷城，万里诉哀，不垂愍救。既惭包胥无哭秦之感，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验，存不若亡，乞赐臣死。"朝廷怜之，乃以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使于郡便之镇。与孟俱行，道遇寇贼，逾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逊披荒纠厉，收聚离散，专杖威刑，鞭挞殊俗。逊未到州，遥举董联为秀才，建宁功曹周悦谓联非才，不下版檄。逊既到，收悦杀之。悦弟潜谋杀逊，以前建宁太守赵混子涛代为刺史。事觅，并诛之。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余，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又遣子澄奉表劝进于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校尉、刺史如故，赐爵褒中县公。逊以地势形便，上分牂柯为平夷郡，分硃提为南广郡，分建宁为夜郎郡，分永昌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事皆施行。

先是，越巂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复以钊为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骧、任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距之，战于温水，钊败绩，载遂以二郡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距之，战于堂狼，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透水死者千余人。崇以道远不敢渡水，逊以崇不穷追也，怒囚群帅，执崇，鞭之，怒甚，发上冲冠，冠为之裂，夜中卒。

逊在州十四年，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假节，谥逊曰壮。陶侃惧坚不能抗对蜀人，太宁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征坚还京，病卒。兄澄袭爵，历魏兴太守、散骑常侍。

蔡豹，字士宣，陈留圉城人。高祖质，汉卫尉，左中郎将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书。父宏，阴平太守。豹有气干，历河南丞，长乐、清河太守。避乱南渡，元帝以为振武将军、临淮太守，迁建威将军、徐州

刺史。初，祖逖为徐州，豹为司马，素易豹。至是，逖为豫州，而豹为徐州，俱受征讨之寄，逖甚愧之。

是时太山太守徐龛与彭城内史刘遐同讨反贼周抚于寒山，龛将于药斩抚。及论功，而遐先之。龛怒，以太山叛，自号安北将军、兖州刺史，攻破东莞太守侯史旄而据其坞。石季龙伐之，龛惧，求降，元帝许焉。既而复叛归石勒，勒遣其将王伏都、张景等数百骑助龛。诏征虏将军羊鉴、武威将军侯礼、临淮太守刘遐、鲜卑段文鸯等与豹共讨之。诸将畏懦，顿兵下邳，不敢前。豹欲进军，鉴固不许。龛遣使请救于勒，勒辞以外难，而多求于龛。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龛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纵暴，乃杀之，复求降。元帝恶其反覆不纳，敕豹、鉴以时进讨。鉴及刘遐等并疑惮不相听从，互有表闻，故豹久不得进。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厄，百夫不当。且运漕至难，一朝粮乏，非复智力所能防御也。《书》云宁致人，不致于人。宜顿兵所在，深壁固垒，至秋不了，乃进大军。"诏曰："知难而退，诚合兵家之言。然小贼虽狡猾，故成擒耳。未战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据贼垒，威势既振，不可退一步也。"于是遣治书御史郝嘏为行台，催摄令进讨。豹欲径进，鉴执不听。协又奏免鉴官，委豹为前锋，以鉴兵配之，降号折冲将军，以责后效。豹进据卞城，欲以逼龛。时石季龙屯钜平，将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龛袭取豹辎重于檀丘，将军留宠、陆党力战，死之。

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当摄职，为百姓障捍。贼退谢罪，不晚也。"豹从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难，率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至建康，斩之，尸于市三日，时年五十二。

豹在徐土，内抚将士，外怀诸众，甚得远近情，闻其死，多悼惜之。无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骑常侍、兖州刺史、高阳乡侯。殷浩北伐，使裔率众出彭城，卒于军。

羊鉴，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济，匈奴中郎将。兄炜，历太仆、兖徐二州刺史。鉴为东阳太守，累迁太子左卫率。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导以举鉴非才，请自贬，帝不从。有司正鉴斩刑，元帝诏以鉴太妃外属，特免死，除名。久之，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鉴敦舅，又素相亲党，

微被嫌责。及成帝即位，豫讨苏峻，以功封丰城县侯，徙光禄勋，卒。

刘胤，字承胤，东莱掖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结时豪，名著海岱间，士咸慕之。举贤良，辟司空掾，并不就。且天下大乱，携母欲避地辽东，路经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为渤海太守。浚败，转依冀州刺史邵续。续徒众寡弱，谋降于石勒，胤言于续曰："夫田单、包胥，齐楚之小吏耳，犹能存已灭之邦，全丧败之国。今将军杖精锐之众，居全胜之城，如何坠将登之功于一蒉，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项羽、袁绍非不强也，高祖缟冠，人应如响；曹公奉帝，而诸侯绥穆。何者？盖逆顺之理殊，自然之数定也。况夷戎丑类，屯结无赖，虽有犬羊之盛，终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结援，无乃殆哉！"续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胤曰："琅邪王以圣德钦明，创基江左，中兴之隆可企踵而待。今为将军计者，莫若抗大顺以激义士之心，奉忠正以厉军人之志。夫机事在密，时至难违，存亡废兴，在此举矣。"续从之，乃杀异议者数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续厚遣之。

既至，元帝命为丞相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胤闻石季龙攻厌次，言于元帝曰："北方镇皆没，惟余邵续而已。如使君为季龙所制，孤义士之心，阻归本之路。愚谓宜存救援。"元帝将遣救之，会续已没而止。王敦素与胤交，甚钦贵之，请为右司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视事，以是忤敦意，出为豫章太守，辞以脚疾，诏就家授印绶。郡人莫鸿，南土豪族，因乱，杀本县令，横恣无道，百姓患之。胤至，诛鸿及诸豪右，界内肃然。咸和初，为平南军司，加散骑常侍。苏峻作乱，温峤率众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勋赐爵丰城子。俄而代峤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

胤位任转高，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初，胤之代峤也，远近皆为谓非选。陶侃、郗鉴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从。或问王悦曰："今大难之后，纲纪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籓，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忕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悦曰："闻温平南语家公云，连得恶梦，思见代者。寻云可用刘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书始下，而胤为郭默所害，年四十九。

子赤松嗣，尚南平长公主，位至黄门郎、义兴太守。

桓宣，谯国铚人也。祖诩，义阳太守。父弼，冠军长史。宣开济笃

素，为元帝丞相舍人。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帝以宣信厚，又与平、雅同州里，转宣为参军，使就平、雅。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南中郎将王含请宣为参军。

顷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视其屋，云当持作马厩，见大镬，欲铸作铁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镬，天下定后方当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头不？而惜大镬邪！"平大怒，于坐斩乂，阻兵固守。岁余，逖攻平杀之，而雅据谯城。逖以力弱，求助于含，含遣宣领兵五百助逖。逖谓宣曰："卿先已说平、雅，信义大著于彼。今复为我说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复单马从两人诣雅，曰："祖逖方欲平荡二寇，每何卿为援。前殷乂轻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则忠勋可立，富贵可保。若犹固执，东府赫然更遣猛将，以卿乌合之众，凭阻穷城，强贼伺其北，国家攻其南，万无一全也。愿善量之。"雅与宣置酒结友，遣子随宣诣逖。少日，雅便自诣逖，逖遣雅还抚其众。雅佥谓前数骂辱，惧罪不敢降。雅复闭城自守。逖往攻之，复遣宣入说雅。雅即斩异己者，遂出降。未几，石勒别将围谯城，含又遣宣率众救逖，未至而贼退。逖留宣讨诸未服，皆破之。迁谯国内史。

祖约之弃谯城也，宣以笺谏，不从，由是石勒遂有陈留。及约与苏峻同反，宣谓祖智曰："今强胡未灭，将戮力以讨之，而与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为雄霸，何不助国讨峻，威名自举。"智等不能用。宣欲谏约，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约知宣必谏，不听。宣遂距约，不与之同。邵陵人陈光率部落数百家降宣，宣皆慰抚之。约还历阳，宣将数千家欲南投寻阳，营于马头山。值祖焕欲袭湓口，陶侃使毛宝救之。焕遣众攻宣，宣使戎求救于宝。宝击焕，破之，宣因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贼平，宣居于武昌，戎复为刘胤参军。郭默害胤，复以戎为参军。

陶侃讨默，默遣戎求救于宣，宣伪许之。西阳太守邓岳、武昌太守刘诩皆疑宣与默同。豫州西曹王随曰："宣尚背祖约，何缘同郭默邪！"岳、诩乃遣随诣宣以观之。随谓宣曰："明府心虽不尔，无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随耳。"宣乃遣戎与随俱迎陶侃。辟戎为掾，上宣为武昌太守。寻迁监沔中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

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阳。陶侃使其子平西参军斌与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阳又破新野。敬惧，遁走。宣与阳遂平襄阳，侃使宣镇之，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

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

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会侃薨。后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马王愆期、辅国将军毛宝救宣。贼三面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杀伤数百，多获铠马，贼解围退走。久之，宣遣步骑收南阳诸郡百姓没贼者八千余人以归。庾翼代亮，欲倾国北讨，更以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以前后功，封竟陵县男。

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庾翼迁镇襄阳，令宣进伐石季龙将李罴，军次丹水，为贼所败。翼怒，贬宣为建威将军，使移戍岘山。宣望实俱丧，兼以老疾，时南蛮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为镇南将军、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发愤卒。追赠镇南将军。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当世才干，仕至侍中、丹阳尹、中领军、护军将军、长社侯，伊有武干，标悟简率，为王濛、刘惔所知，频参诸府军事，累迁大司马参军。时苻坚强盛，边鄙多虞，朝议选能距捍疆场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绥御有方，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建威将军、历阳太守，淮南如故。与谢玄共破贼别将王鉴、张蚝等，以功封宣城县子，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及苻坚南寇，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俱破坚于肥水，以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ＪＴ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

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秏，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伊随宜拯抚，百姓赖焉。在任累年，征拜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配护军府。卒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

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豫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余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效力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伊忠诚不遂，益以伤怀，仍受其所上之铠。”

子肃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禅，国除。伊弟不才，亦有将略。讨孙恩，至冠军将军。

硃伺，字仲文，安陆人。少为吴牙门将陶丹给使。吴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讷口，不知书，为郡将督，见乡里士大夫，揖称名而已。及为将，遂以谦恭称。张昌之逆，太守弓钦走滠口，伺与同辈郴宝、布兴合众讨之，不克，乃与钦奔武昌。后更率部党攻灭之。转骑部曲督，加绥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诸县附昌，惟本部唱义讨逆，逆顺有嫌，求别立县，因此遂割安陆东界为滠阳县而贯焉。

其后陈敏作乱，陶侃时镇江夏，以伺能水战，晓作舟舰，乃遣作大舰，署为左甄，据江口，摧破敏前锋。敏弟恢称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诸军进讨，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领骑督。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太守杨珉每请督将议距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硃将军何以不言？”伺答曰：“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邪？”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珉大笑。

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与杨珉走夏口。及陶侃来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将军。随侃讨杜弢，有殊功，语在侃传。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贼挽船上岸，于水边作阵。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胫，气色不变。诸军寻至，贼溃，追击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太半。贼夜还长沙，伺追蒲圻，不及而反。加威远将军，赤幢曲盖。

建兴中，陈声率诸无赖二千余家断江抄掠，侃遣伺为督护讨声。声众虽少，伺容之不击，求遣弟诣侃降，伺外许之。及声去，伺乃遣劲勇要声弟斩之，潜军袭声。声正旦并出祭祀饮食，伺军入其门方觉。声将阎晋、郑进皆死战，伺军人多伤，乃还营。声东走，保董城。伺又率诸军围守之，遂重柴绕城，作高橹，以劲弩下射之，又断其水道。城中无水，杀牛饮血。阎晋，声妇弟也，乃斩声首出降。又以平蜀贼袭高之功，加伺广威将军，领竟陵内史。

时王敦欲用从弟暠代侃为荆州，侃故将郑攀、马俊等乞侃于敦，敦不许。攀等以侃始灭大贼，人皆乐附，又以暠忌戾难事，谋共距之。遂屯结溵口，遣使告伺。伺外许之，而称疾不赴。攀等遂进距暠。既而士众疑阻，复散还横桑口，欲入杜曾。时硃轨、赵诱、李桓率众将击之，攀等惧诛，以司马孙景造谋距暠，因斩之，降轨等。

廙将西出，遣长史刘浚留镇扬口垒。时杜曾会请讨第五猗于襄阳，伺谓廙曰："曾是猾贼，外示西还，以疑众心，欲诱引官军使西，然后兼道袭扬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厉自用，兼以伺老怯难信，遂西行。曾等果驰还。廙乃遣伺归，裁至垒，即为曾等所围。刘浚以垒北门危，欲令伺守之。或说浚云："伺与郑攀同者。"乃转守南门。贼知之，攻其北门。时郑攀党马俊等亦来攻垒，俊妻子先在垒内，或请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未能解围，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调弩忽噤不发，伺甚恶之。及贼攻陷北门，伺被伤退入船。初，浚开诸船底，以木掩之，名为船械。伺既入，贼举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贼。贼走上船屋，大唤云："贼帅在此！"伺从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遇医疗，创小差。杜曾遣说伺云："马俊等感卿恩，妻孥得活。尽以卿家外内百口付俊，俊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答曰："贼无白首者，今吾年六十余，不能复与卿作贼。吾死，当归南，妻子付汝。"乃还甑山。时王暠与李桓、杜曾相持，累战甑山下。军士数惊唤云："贼欲至！"伺惊创而卒。因葬甑山。

毛宝，字硕真，荥阳阳武人也。王敦以为临湘令。敦卒，为温峤平

南参军。苏峻作逆，峤将赴难，而征西将军陶侃怀疑不从。峤屡说不能回，更遣使顺侃意曰："仁公且守，仆宜先下。"遣信已二日，会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同，众克在和，不闻有异。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信，改旧书，说必应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信改书，侃果共征峻。宝领千人为峤前锋，俱次茄子浦。

初，峤以南军习水，峻军便步，欲以所长制之，宜令三军，有上岸者死。时苏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宝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不上岸邪！"乃设变力战，悉获其米，虏杀万计，约用大饥。峤嘉其勋，上为庐江太守。

约遣祖焕、桓抚等欲袭湓口，陶侃将自击之，宝曰："义军恃公，公不可动，宝请讨之。"侃顾谓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宝行。先是，桓宣背约，南屯马头山，为焕、抚所攻，求救于宝。宝众以宣本是约党，疑之。宣遣子戎重请，宝即随戎赴之。未至，而贼已与宣战。宝军悬兵少，器杖滥恶，大为焕、抚所破。宝中箭，贯髀彻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靴，夜奔船所百余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战亡将士，洗疮讫，夜还救宣。宝至宣营，而焕、抚亦退。宝进攻祖约，军次东关，破合肥，寻召归石头。陶侃、温峤未能破贼，侃欲率众南还。宝谓峤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说侃曰："公本应领芜湖，为南北势援，前既已下，势不可还。且军政有进无退，非直整齐三军，示众必死而已，亦谓退无所据，终至灭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灭之，何至于峻独不可破邪！贼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试与宝兵，使上岸断贼资粮，出其不意，使贼困蹙。若宝不立效，然后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宝督护。宝烧峻句容、湖孰积聚，峻颇乏食，侃遂留不去。

峻既死，匡术以苑城降。侃使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贼遣韩晃攻之，宝登城射杀数十人。晃问宝曰："君是毛庐江邪？"宝曰："是。"晃曰："君名壮勇，何不出斗！"宝曰："君若健将，何不入斗！"晃笑而退。贼平，封州陵县开国侯，千六百户。

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镇上明。又进南中郎。随亮讨郭默。默平，与亮司马王愆期救桓宣于章山，击贼将石遇，破之，进征虏将军。亮谋北伐，上疏解豫州，请以授宝。于是诏以宝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与西阳太守樊峻以万人守邾城。石季龙恶之，乃遣其子鉴与其将夔安、李菟等五万人来寇，张狢渡二万骑攻邾城。宝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时遣军，城遂陷。宝、

峻等率左右突围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宝亦溺死。亮哭之恸，因发疾，遂薨。

诏曰："宝之倾败，宜在贬裁。然苏峻之难，致力王室。今咎其过，故不加赠，祭之可也。"其后公卿言宝有重勋，加死王事，不宜夺爵。升平三年，乃下诏复本封。

初，宝在武昌，军人有于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养之渐大，放诸江中。邾城之败，养龟人被铠持刀，自投于水中，如觉堕一石上，视之，乃先所养白龟，长五六尺，送至东岸，遂得免焉。

宝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风，安西将军庾翼以为参军。袭爵州陵侯，翼等专威陕西，以子方之为建武将军，守襄阳。方之年少，翼选武将可信杖者为辅弼，乃以穆之为建武司马。俄而翼薨，大将干瓒、戴羲等作乱，穆之与安西长史江[A170]、司马硃焘等共平之。

桓温代翼，复取为参军。从温平蜀，以功赐次子都乡侯。寻除扬威将军、颍川太守，随温平洛，入关。温将旋师，以谢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卫山陵。升平初，迁督宁州诸军事、扬威将军、宁州刺史。以桓温封南郡，徙穆之为建安侯，复为温太尉参军。加冠军将军，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会于济川。及温焚舟步归，使穆之督东燕四郡军事。领东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寿阳叛，温将征之。穆之以冠军领淮南太守，守历阳。真平，余党分散，乃以穆之督扬州之江西军事，复领陈郡太守。俄而徙督扬州之义成荆州五郡雍州之兆军事、襄阳义成河南三郡太守，将军如故。寻进领梁州刺史。顷之，以疾解职，诏以冠军征还。

苻坚别将寇彭城，复以将军假节、监江北军事。镇广陵。迁右将军、宣城内史、假节，镇姑孰。穆之以为戍在近畿，无复军警，不宜加节，上疏辞让，许之。苻坚别将围襄阳，诏穆之就上明受桓冲节度。冲使穆之游军沔中。穆之始至，而硃序陷没，引军还郡。坚众又寇蜀汉，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周仲孙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军事、右将军、西蛮校尉、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假节，戍巴郡。以子球为梓潼太守。穆之与球伐坚，至于巴西郡，以粮运乏少，退屯巴东，病卒。追赠中军将军，谥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门太守。珍弟璩、球、璠、

瑾、瑗，璩最知名。

璩字叔琏。弱冠，右将军桓豁以为参军。寻遭父忧，服阙，为谢安卫将军参军，除尚书郎。安复请为参军，转安子琰征虏司马。淮肥之役，苻坚迸走，璩与田次之共蹑坚，至中阳，不及而归。迁宁朔将军、淮南太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讨人。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转西中郎司马、龙骧将军、谯梁二郡内史。寻代郭铨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

安帝初，进征虏将军。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仍率众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诚悫亮，自桓玄萌祸，常思蹑其后。今若平殄凶逆，肃清荆郢者，便当即授上流之任。"

初，璩弟宁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孙祐之及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丧，葬江陵。会玄败，谋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使入蜀，既而修之与祐之、费恬及汉嘉人冯迁共杀玄。约之等闻玄死，进军到枝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约之亦退。俄而季子、述皆病，约子诣振伪降，因欲袭振而桓振。事泄，被害。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等抚其余众，保涪陵。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西陵。处茂距击，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诏曰："夫贞松标于岁寒，忠臣亮于国危。益州刺史璩体识弘正，诚契义旗，受命偏师，次于近畿，匡翼之勋，实感朕心。可进征西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行宜都、宁蜀太守。文处茂宣赞蕃牧，蒙险夷难，可辅国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诏西夷校尉瑾为持节、监梁秦二州军事、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略阳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为辅国将军、宁州刺史。

初，璩闻振陷江陵，率众赴难，使瑾、瑗顺外江而下，使参军谯纵领巴西、梓潼二郡军下涪水，当与璩军会于巴郡。蜀人不乐东征，纵因人情思归，于五城水口反，还袭涪，害瑾，瑾留府长史郑纯之自成都驰使告璩。璩时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参军王琼讨反者，相距于广汉。僰道令何林聚党助纵，而璩下人受纵诱说，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时殄没。璩子弘之嗣。

义熙中，时延祖为始康太守，上疏讼璩兄弟，于是诏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虑外。葬送日近，益怀恻怆，可皆赠先所授官，给钱三十万、布三百匹。”论璩讨桓玄功，追封归乡公，千五百户。又以祐之斩玄功，封夷道县侯。

自宝至璩三叶，拥旄开国者四人，将帅之家，与寻阳周氏为辈，而人物不及也。

瑾子修之，频历清显，至右卫将军，从刘裕平姚泓。后为安西司马，没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干，累迁抚军参军、魏郡太守。简文辅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领兵从驾，使止宿宫中。寻拜游击将军。时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动，命安之督城门诸军事。孝武即位，妖贼卢悚突入殿廷。安之闻难，率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既而左卫将军殷康、领军将军桓秘等至，与安之并力，悚因剿灭。迁右卫将军。定后崩，领将作大匠。卒官。追赠光禄勋。

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历太傅从事中郎、后军谘议参军，与邃俱为会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论安之讨卢悚勋，赐爵平都子，命潭袭爵。元显尝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当取公脚。”元显大怒，奋衣而出，遂与元显有隙。及元显败，泰时为冠军将军、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为游击将军，遁为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显，遂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殴辱。俄并为玄所杀，惟遁被徙广州。义熙初，得还，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并没于贼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携南渡，皆有武干，荆州刺史刘道规以德祖为建武将军、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卢循之役，道规又以为参军，伐徐道覆于始兴。寻遭母忧。刘裕伐司马休之，版补太尉参军、义阳太守，赐爵迁陵县侯，转南阳太守，从刘裕伐姚泓，频攻荥阳、扶风、南安、冯翊数郡，所在克捷。裕嘉之，以为龙骧将军、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以德祖为中兵参军，领天水太守，从义真还。裕以德祖督河东平阳二郡军事、辅国将军、河东太守，代刘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败，德祖全军而归。裕方欲荡平关洛，先以德祖督九郡军事、冠军将军、荥阳京兆太守，以前后功，赐爵灌阳县男，寻迁督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戍武牢，为魏所没。

德祖次弟嶷，嶷弟辩，并有志节。嶷死于卢循之难，辩没于鲁宗之役，并奋不顾命，为世所叹。

刘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也。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勇壮。值天下大乱，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乡人冀州刺史邵续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朝廷嘉之，玺书慰勉，以为龙骧将军、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义诚可嘉。以遐为下邳内史，将军如故。"

初，沛人周坚，一名抚，与同郡周默因天下乱，各为坞主，以寇抄为事。默降祖逖，抚怒，遂袭杀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诏徙遐为临淮太守。徐龛复反，事平，以遐为北中郎将、兖州刺史。

太宁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赴京都。含败，随丹阳尹温峤追含至于淮南，遐颇放兵虏掠。峤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不可因乱为乱也。"遐深自陈而拜谢。事平，以功封泉陵公，迁散骑常侍、监淮北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假节，代王邃镇淮阴。咸和元年卒，追赠安北将军。

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诸郡讨之。默等始上道，而临淮太守刘矫率将士数百掩袭遐营，迭等迸走，斩田防及督护卞咸等，追斩迭、龙于下邳，传首诣阙。遐母妻子参佐将士悉还建康。

遐妻骁果有父风。遐尝为石季龙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及田防等欲为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甲杖都尽。

肇袭爵，官至散骑侍郎。肇卒，子举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龄嗣。宋受禅，国除。

邓岳，字伯山，陈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后竟改名为岱焉。少有将帅才略，为王敦参军。转从事中郎、西阳太守。王含构产逆，岳领兵随含向京都。及含败，岳与周抚俱奔蛮王向蚕。后遇赦，与抚俱出。久之，司徒王导命为从事中郎，后复为西阳太守。

及苏峻反，平南将军温峤遣岳与督护王愆期、鄱阳太守纪睦等率舟军赴难。峻平，还郡。郭默之杀刘胤也，大司马陶侃使岳率西阳之众讨之。默平，迁督交广二州军事、建武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录前后勋，封宜城县伯。咸康三年，岳遣军伐夜郎，破之，加督宁州，进征虏将军，迁平南将军。卒，子遐嗣。

遐字应远。勇力绝人，气盖当时，时人方之樊哙。桓温以为参军，数从温征伐，历冠军将军，数郡太守，号为名将。襄阳城北沔水中有蛟，常为人害，遐遂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枋头之役，温既怀耻忿，且忌惮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寻卒。宁康中，追赠庐陵太守。

岳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干。岳卒后，以逸监交广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

硃序，字次伦，义阳人也。父焘，以才干历西蛮校尉、益州刺史。序世为名将，累迁鹰扬将军、江夏相。兴宁末，梁州刺史司马勋反，桓温表序为征讨都护往讨之，以功拜征虏将军，封襄平子。太和中，迁兖州刺史。时长城人钱弘聚党百余人，藏匿原乡山。以序为中军司马、吴兴太守。序至郡，讨擒之。事讫，还兖州。

宁康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镇襄阳。是岁，苻坚遣其将苻不等率众围序，序固守，贼粮将尽，率众苦攻之。初，苻丕之来攻也，序母韩自登城履行，谡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序累战破贼，人情劳懈，又以贼退稍远，疑未能来，守备不谨，督护李伯护密与贼相应，襄阳遂没，序陷于苻坚。坚杀伯护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归，潜至宜阳，藏夏揆家。坚疑揆，收之，序乃诣苻晖自首，坚嘉而不问，以为尚书。

太元中，苻坚南侵，谢石率众距之。时坚大兵尚在项，苻融以三十万众先至。坚遣序说谢石，称己兵威。序反谓石曰："若坚百万之众悉到，莫可与敌，及其未会，击之，可以得志。"于是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序乃得归。拜龙骧将军、琅邪内史，转扬州豫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屯洛阳。

后丁零翟辽反，序遣将军秦膺、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又监兖青

二州诸军事、二州刺史，将军如故，进镇彭城。序求镇淮阴，帝许焉。翟辽又使其子钊寇陈颍，序还遣秦膺讨钊，走之，拜征虏将军。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听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军事。帝遣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杨佺期，南阳太守赵睦，各领兵千人隶序。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顷，并谷八万斛，给之。仍戍洛阳，卫山陵也。

其后慕容永率众向洛阳，序自河阴北济，与永伪将王次等相遇，乃战于沁水，次改走，斩其支将勿支首。参军赵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归上党。时杨楷聚众数千，在湖陕，闻永败，遣任子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党之白水，与永相持二旬。闻翟辽欲向金墉，乃还，遂攻翟钊于石门，遣参军赵蕃破翟辽于怀县，辽宵遁。序退次洛阳，留鹰扬将军硃党戍石门。序仍使子略督护洛城，赵蕃为助。序还襄阳。会稽王道子以序胜负相补，不加褒贬。

其后东羌校尉窦冲欲入汉川，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之。梁州刺史周琼失巴西三郡，众寡力弱，告急于序，序遣将军皇甫贞率众赴之。冲据长安东，钊、勋散走。

序以老病，累表解职，不许。诏断表，遂辄去任。数旬，归罪廷尉，诏原不问。太元十八年卒，赠左将军、散骑常侍。

史臣曰：晋氏沦丧，播迁江表，内难荐臻，外虞不息，经略之道，是所未弘，将帅之功，无闻焉尔。逊、豹、宣、胤服勤于太兴之间，毛、邓、刘、硃驰骛乎咸和之后。虽人不逮古，亦足列于当世焉。

赞曰：气分淮海，灾流瀍涧。覆类玄蚖，兴微《鸿雁》。鼓鞞在听，《兔罝》有作。赳赳群英，勤兹王略。

列传第五十二

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沉习凿齿徐广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冔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

王长文，字德睿，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太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干舍之，不谢而去。后成都王颖引为光源令。或问："前不降志，今何为屈？"长文曰："禄以养亲，非为身也。"梁王肜为丞相，引为从事中郎。在洛出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当时异焉。后终于洛。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坟籍。时疆场阅武，人争视之，溥未尝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尚书褚□并器重之。溥谓瓘曰："往者金马启符，大晋应天，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也。"瓘曰："历代叹此，而终未能改。"

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诏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积善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溥乃作诰以奖训之，曰：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杨斑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至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

学，累一以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

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行礼于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

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乌集于郡庭。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效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所六十余。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

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

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豫平王敦功，赐爵平陵乡侯。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家。

隐兄瑚，字处仲。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积功，累迁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瑚与奋等共谋除之，反为所害。

虞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预十二而孤，少好学，有文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预下愚，过有所怀。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预言，未半年，遂见斥退。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纪瞻到，预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仇贱必举。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竞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虽弊，人士虽寡，十室虽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骥，求则可致。而束帛未贲于丘园，蒲轮顿毂而不驾，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阙者也。

预以寇贼未平，当须良将，又上疏曰：

臣闻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拨乱之运，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战，吕望杖钺；淮夷作难，召伯专征；玁狁为暴，卫霍长驱。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三军不胜，拔卒为将。汉帝既定天下，犹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钜鹿，冯唐进说，魏尚复守。《诗》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冲之佐，岂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无一存，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即寇窃之幸脱。陛下登阼，威暢四远，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兽心，轻薄易动，羯虏未殄，益使难安。周抚、陈川相系背叛；徐龛骄黠，无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昔葛伯违道，汤献之牛；吴濞失礼，锡以几杖，恶成罪著，方复加戮。龛之小丑，可不足灭。然豫备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为防！为防之术，宜得良将。将不素简，难以应敌。寿春无镇，祖逖孤立，前有劲虏，后无系援，虽有智力，非可持久。愿陛下谘之群公，博举于众。若当局之才，必允其任，则宜奖厉，使不顾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宠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见慢，恚欲自裁，出观供置，然后致力。礼遇之恩，可不隆哉！

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况臣得厕朝堂之末，蒙冠带之荣者乎！

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

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诚。诚信者，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杀伐拟于震电，推恩象于云雨。刑罚在于必信，庆赏贵于平均。臣闻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榜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盖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醉酒流湎，无复限度，伤财败俗，所亏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楚国无灾，庄王是惧。盛德之君，未尝无眚，应以信顺，天佑乃隆。臣学见浅暗，言不足采。

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苏峻作乱，预先假归家，太守王舒请为谘议参军。峻平，进爵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祖楚，冯翊太守。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被害。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庾翼代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寻迁廷尉正。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军次彭模，温自以轻兵入蜀，盛领羸老辎重在后，贼数千忽至，众皆遑遽。盛部分诸将，并力距之，应时败走。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

侯，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笺，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盛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锒籍，槛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子潜、放。

潜字齐由，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潜时在郡，仲堪逼以为谘议参军，固辞不就，以忧卒。

放字齐庄，幼称令慧。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猎，亮谓曰："君亦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又问："欲齐何庄邪？"放曰："欲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辅嗣弗过也。"庾翼子爱客尝候盛，见放而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爱客大笑曰："诸孙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诸庾翼翼。"既而语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终于长沙相。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

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

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后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职，不听，令卧视事。后以病笃，乞骸骨，许之。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著《元明纪》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

谢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学多识，明练经史。郡命为主簿、功

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版为参军，皆不就。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康帝即位，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并称沉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时年五十二。沉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答曰："世祀方永。"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前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累迁别驾。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凿齿相亲善。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

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

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其风期俊迈如此。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

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临终上疏曰：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今沈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论曰：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

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宜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哙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辔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恆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

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于是止矣。”

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兖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举为祠部郎，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顺之，使广为议，广常以为愧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奉诏撰车服仪注，除镇军谘议，领记室，封乐成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尚书奏：“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乎鲁史。自圣代有造《中兴记》者，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于是敕广撰集焉。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大司家、仍领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晋纪》，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许。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广陪列，悲动左右。及刘裕受禅，恭帝逊位，广独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也。”广收泪而言曰：“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乃更歔欷。因辞衰老，乞归桑梓。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广《答礼问》行于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

世者也。丘明即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允源将率之子，笃志典坟；绍统戚籓之胤，研机载籍。咸能综缉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处叔区区，励精著述，混淆芜舛，良不足观。叔宁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国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流涟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赞曰：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列传第五十三

顾和袁瑰（子乔乔孙松瑰弟猷从祖准准孙耽耽子质质子湛豹）江逌（从弟灌灌子绩车胤殷顗王雅）

顾和，字君孝，侍中众之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临海太守。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时宗人球亦有令闻，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和尝诣导，导小极，对之疲睡。和欲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族叔元公道叶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导觉之，谓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

累迁司徒左曹掾。时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妙选僚属，以沛国刘耽为司马，和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掾。太宁初，王敦请为主簿，迁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为扬州，请为别驾，所历皆著称。迁散骑侍郎、尚书吏部。司空郗鉴请为长史，领晋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书左丞戴抗脏污百万，付法议罪，并免尚书傅玩、郎刘佣官，百僚惮之。迁侍中。初，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和奏："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旋珠。"成帝于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劳，欲假其名号，内外皆奉诏。和独上疏以为"周保佑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拟于戚属，恩泽所加已为过隆。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比，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举必书，将轨物垂则。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帝从之。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

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和议以为车驾宜亲行。帝从之，皆躬亲行礼。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物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寻朝议以端右之副不宜处外，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

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书令，遣散骑郎喻旨。和每见逼促，辄号□兆恸绝，谓所亲曰："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祗王命，盖以才足干时，故不得不体国徇义。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乱，将何以补于万分，只足以示轻忘孝道，贻素冠之义耳。"帝又下诏曰："百揆务殷，端右总要，而旷职经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

时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泾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脏罪，入甲戌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辄收行刑。干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时汝南王统、江夏公卫崇并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为人后者，降其所出，夺天属之性，显至公之义，降杀节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开国之绪，近丧所生，复行重制，违冒礼度，肆其私情。闾阎许其过厚，谈者莫以为非，则政道陵迟由乎礼废，宪章颓替始于容违。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若不祗王命，应加贬黜。"诏从之。和居任多所献纳，虽权臣不苟阿挠。

永和七年，以疾笃辞位，拜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尚书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赠侍中、司空，谥曰穆。

子淳，历尚书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

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曾孙也。祖、父并早卒。瑰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元帝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瑰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然之，虽许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诏禁之。寻除庐江太守。大将军王敦引为谘议参军。俄为临川太守。敦平，为镇南将军卡敦军司。寻自解还都，游于会稽。苏峻之难，与王舒共起义军，以功封长合乡侯，征补散骑常侍，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于时丧乱之后，礼教陵迟，瑰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垂于南蛮，颂声溢于四海，故延州聘鲁，闻《雅》而叹；韩起适鲁，观《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于斯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轲系之，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节时或有之。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以年在悬车，上疏告老，寻卒，追赠光禄大夫，谥曰恭。子乔嗣。

乔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辅国将军桓温请为司马，除司徒左西属，不就，拜尚书郎。桓温镇京口，复引为司马，领广陵相。初，乔与褚裒友善，及康献皇后临朝，乔与裒书曰："皇太后践登正阼，临御皇朝，将军之于国，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属，咸有揖让之礼，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体国而重矣。故友之好，请于此辞。染丝之变，墨翟致怀，岐路之感，杨硃兴叹，况于将军游处少长，虽世誉先后而臭味同归也。平昔之交，与礼数而降，箕踞之叹，随时事而替，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来物无停，变化迁代，岂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众以约，愿将军贻情无事，以理胜为任，亲杖贤达，以纳善为大。执笔惆怅，不能自尽。"论者以为得礼。

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乔劝温曰："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溯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

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温从之，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师次彭模，去贼已近，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者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温以为然，即一时俱进。去成都十里，与贼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李势既降，势将邓定、隗文以其属反，众各万余。温自击定，乔击文，破之。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寻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赠益州刺史，谥曰简。

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

子方平嗣，亦以轨素自立，辟大司马掾，历义兴、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山松历显位，为吴郡太守。孙恩作乱，山松守沪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与瑰齐名。代瑰为吕令，复相继为江都，由是俱渡江。瑰为丹阳，猷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论者美之。历位侍中、卫尉卿。猷孙宏，见《文苑传》。

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准子冲，字景玄，光禄勋。冲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气，倜傥不羁，为士类所称。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尚有负进，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济于耽，而耽在艰，试以告焉。耽略无难色，遂变服怀布帽，随温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者闻之而不相识，谓之曰：“卿当不办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万一掷，直上百万。耽投马绝叫，探布帽掷地，曰：“竟识袁彦道

不？”其通脱若此。苏峻之役，王导引为参军，随导在石头。初，路永、匡术、宁等皆峻心腹，闻祖约奔败，惧事不立，迭说峻诛大臣。峻既不纳，永等虑必败，阴结于导。导使耽潜说路永，使归顺。峻平，封秭归男，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时年二十五。子质。

质字道和。自涣至质五世，并以道素继业，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质又以孝行称。官历琅邪内史、东阳太守。质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隽，离群颇骞翥。”湛恨而不答。自中书令为仆射、左光禄大夫、晋宁男，卒于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学善文辞，有经国材，为刘裕所知。后为太尉长史、丹阳尹，卒。

江逌，字道载，陈留圉人也。曾祖蕤，谯郡太守。祖允，芜湖令。父济，安东参军。逌少孤，与从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获当时之誉。避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本州辟从事，除佐著作郎，并不就。征北将军蔡谟命为参军，何充复引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为太末令。县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朝廷嘉之。州檄为治中，转别驾，迁吴令。

中军将军殷浩将谋北伐，请为谘议参军。浩甚重之，迁长史。浩方修复洛阳，经营荒梗，逌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军中书檄皆以委逌。时羌及丁零叛，浩军震惧。姚襄去浩十里结营以逼浩，浩令逌击之。逌进兵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其堑栅甚固，难与校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襄营火发，其乱，随而击之，襄遂小败。及桓温奏废浩佐吏，遂免。顷之，除中书郎。升平中，迁吏部郎，长兼侍中。

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逌上疏曰：

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

物以殊贵贱。建灵台，浚辟雍，立宫馆，设苑囿，所以弘于皇之尊，彰临下之义。前圣创其礼，后代遵其矩，当代之君咸营斯事。周宣兴百堵之作，《鸿雁》歌安宅之欢；鲁僖修泮水之营，采芹有思乐之颂。盖上之有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劳为勤，此自古之令典，轨仪之大式也。

夫理无常然，三正相诡，司牧之体，与世而移。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损上益下，顺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至约之义。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过俭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圣行之以致至道。汉高祖当营建之始，怒宫库之壮；孝文处既富之世，爱十家之产，亦以播惠当时，著称来叶。

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来，水旱为害，远近之收普减常年，财伤人困，大役未已，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方之往代，丰弊相悬，损之又损，实在今日。伏惟陛下圣质天纵，凝旷清虚，阐日新之盛，茂钦明之量，无欲体于自然，冲素刑乎万国。《韶》既尽美，则必尽善。宜养以玄虚，守以无为，登览不以台观。游豫不以苑沼，偃息毕于仁义，驰骋极于六艺，观巍巍之隆，鉴二代之文，仰味羲农，俯寻周孔。其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辅，亲搢绅之秀。畴咨以时，顾问不倦，献替讽谏，日月而闻，则庶绩惟凝，六合咸熙，中兴之盛迈于殷宗，休嘉之庆流乎无穷。昔汉起德阳，钟离抗言；魏营宫殿，陈群正辞。臣虽才非若人，然职忝近侍，言不足采，而义在以闻。

帝嘉其言而止。复领本州大中正。升平末，迁太常，逌累让，不许。

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谏曰："以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Я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太妃罔已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谏曰：

臣寻《史》《汉》旧事，《艺文志》刘向《五行传》，洪祀出于其

中。然自前代以来，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说为祀，而不载仪注。此盖久远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参校。案《汉仪》，天子所亲之祠，惟宗庙而已。祭天于云阳，祭地于汾阴，在于别宫遥拜，不诣坛所。其余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圆丘方泽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设群神之坐，行躬亲之礼，准之旧典，有乖常式。

臣闻妖眚之发，所以鉴悟时主，故夤畏上通，则宋灾退度；德礼增修，则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验，不易之定理。顷者星辰颇有变异，陛下祗戒之诚达于天人，在予之惧，忘寝与食，仰虔玄象，俯疑庶政，嘉祥之应，实在今日。而犹乾乾夕惕，思广兹道，诚实圣怀殷勤之至。然洪祀有书无仪，不行于世，询访时学，莫识其礼。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阳曰神，阴曰灵。举国相率而行祀，顺四时之序，无令过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无适，不可得详。若不详而修，其失不小。

帝不纳，逌又上疏曰：

臣谨更思寻，参之时事。今强戎据于关雍，桀狄纵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刘神州，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人事弊于下，则七曜错于上，灾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顷者以来，无乃大异。彼月之蚀，义见诗人，星辰莫同，载于《五行》，故《洪范》不以为沴。

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轻变方之重眚，求己笃于禹汤，忧勤逾乎日昃，将修大祀，以礼神祇。传曰："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然则神必有号，祀必有义。案洪祀之文，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仪法所用，阙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则举义皆阂；有所施补，则不统其源。汉侍中卢植，时之达学，爰法不究，则不敢厝心。诚以五行深远，神道幽昧，探赜之求难以常思，错综之理不可一数。臣非至精，孰能与此！

帝犹敕撰定，逌又陈古义，帝乃止。逌在职多所匡谏。著《阮籍序赞》、《逸士箴》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病卒，时年五十八。子蔚，吴兴太守。

灌字道群。父瞢，尚书郎。灌少知名，才识亚于逌。州辟主簿，举秀才，为治中，转别驾，历司徒属、北中郎中长史，领晋陵太守。简文帝引为抚军从事中郎，后迁吏部郎。时谢奕为尚书，铨叙不允，灌每执正不从，奕托以他事免之，受黜无怨色。顷之，简文帝又以为抚军司马，甚相宾礼。迁御史中丞，转吴兴太守。灌性方正，视权贵蔑如也，

为大司马桓温所恶。温欲中伤之，征拜侍中，以在郡时公事有失，追免之。后为秘书监，寻复解职。时温方执权，朝廷希旨，故灌积年不调。温末年，以为谘议参军。会温薨，迁尚书、中护军，复出为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绩。

绩字仲元，有志气，除秘书郎。以父与谢氏不穆，故谢安之世辟召无所从，论者多之。安薨，始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多所规谏。历谘议参军，出为南郡相。会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以应王恭，仲堪要绩与南蛮校尉殷顗同行，并不从。仲堪等屡以为言，绩终不为之屈。顗虑绩及祸，乃于仲堪坐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获死所耳。"一坐为之惧。仲堪惮其坚正，以杨佺期代之。朝廷闻而征绩为御史中丞，奏劾无所屈挠。会稽世子元显专政，夜开六门，绩密启会稽王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车胤亦曰："元显骄纵，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显闻而谓众曰："江绩、车胤间我父子。"遣人密让之。俄而绩卒，朝野悼之。

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会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见胤于童幼之中，谓胤父曰："此兒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以辩识义理深重之。引为主簿，稍迁别驾、征西长史，遂显于朝廷。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又善于赏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

宁康初，以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累迁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又迁骠骑长史、太常，进爵临湘侯，以疾去职。俄为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乎！望实二三，并不宜尔，必大忤上意。"乃称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

尹。顷之，迁吏部尚书。元显有过，胤与江绩密言于道子，将奏之，事泄，元显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伤之。

殷顗，字伯通，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吴兴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气，少与从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书郎擢为南蛮校尉。莅职清明，政绩肃举。及仲堪得王恭书，将兴兵内伐，告顗，欲同举。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义，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辅之务，岂藩屏之所图也。晋阳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转切，顗怒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仲堪以为恨。犹密谏仲堪，辞甚切至。仲堪既贵，素情亦殊，而志望无厌，谓顗言为非。顗见江绩亦以正直为仲堪所斥，知仲堪当逐异己，树置所亲，因出行散，托疾不还。仲堪闻其病，出省之，谓顗曰："兄病殊为可忧。"顗曰："我病不过身死，但汝病在灭门，幸熟为虑，勿以我为念也。"仲堪不从，卒与杨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忧卒。隆安中，诏曰："故南蛮校尉殷顗忠绩未融，奄焉陨丧，可赠冠军将军。"弟仲文、叔献别有传。

王雅，字茂达，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祖隆，后将军。父景，大鸿胪。雅少知名，州檄主簿，举秀才，除郎中，出补永兴令，以干理著称。累迁尚书左右丞，历廷尉、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领太子左卫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礼遇，虽在外职，侍见甚数，朝廷大事多参谋议。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然任遇有过其才，时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

会稽王道子领太子太傅，以雅为太子少傅。时王珣兒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属珣，珣亦颇以自幸。及中诏用雅，众遂赴雅焉。将拜，遇雨，请以伞入。王珣不许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贵幸，威权甚震，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藩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雅以恭等无当世之才，不可大任，从从容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既居外戚之重，当亲贤之寄，然其禀性峻隘，无所苞容，执自是之操，无守节之志。仲堪虽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亦无弘量，且干略不长。若委以连率之重，据形胜之地，今四海无事，足能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矣。"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谓雅疾其胜己，故不从。二人皆被升用，其后竟败，有识之士称其知人。

迁领军、尚书、散骑常侍，方大崇进之，将参副相之重，而帝崩，仓卒不获顾命。雅素被优遇，一旦失权，又以朝廷方乱，内外携离，但慎默而已，无所辩正。虽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颜廷争，凡所谋谟，唯唯而已。寻迁左仆射。隆安四年卒，时年六十七。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长子准之，散骑侍郎。次协之，黄门。次少卿，侍中。并有士操，立名于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兴，玄风滋扇，溺王纲于拱默，挠国步于清虚，骨鲠蹇谔之风盖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礼而违显命，山甫献诚谠而振颓风，彦叔之兵谋，道载之正谏，洋洋盈耳，有足可称。灌不屈节于权臣，绩敢危言于贼将，道子殊物之礼，车胤沮之无惧心，仲堪反常之举，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于轩冕之辰，彦道欢博徒于衰绖之日，天心已丧，其能济乎！旋及于促龄，俄致于非命，宜哉！

赞曰：顾生轨物，屡申诚谠。袁子崇儒，拯斯颓丧。逌绩刚蹇，车殷忠壮。睠言遗直，莫之能尚。

列传第五十四

王恭庾楷刘牢之（子敬宣）殷仲堪杨佺期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恆有宰辅之望。与王忱齐名友善，慕刘惔之为人。谢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尝从其父自会稽至都，忱访之，见恭所坐六尺簟，忱谓其有余，因求之。恭辄以送焉，遂坐荐上。忱闻而大惊，恭曰："吾平生无长物。"其简率如此。

起家为佐著作郎，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因以疾辞。俄为秘书丞，转中书郎，未拜，遭父忧。服阕，除吏部郎，历建威将军。太元中，代沈嘉为丹阳尹，迁中书令，领太子詹事。

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钦重。时陈郡袁悦之以倾巧事会稽王道子，恭言之于帝，遂诛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道子甚悦之，令与宾客谈论，时人皆为降节。恭抗言曰："未闻宰相之坐有失行妇人。"坐宾莫不反侧，道子甚愧之。其后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镇北之号。恭表让军号，以超受为辞，而实恶其名，于是改号前将军。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师御之，失利，降号辅国将军。

及帝崩，会稽王道子执政，宠昵王国宝，委以机权。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及赴山陵，罢朝，叹曰："榱栋虽新，便有《黍离》之叹矣。"时国宝从弟绪说国宝，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之，国宝不许。而道子亦欲辑和内外，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恭多不顺，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王绪之说遂行，于是国难始结。或劝恭因人朝以兵诛国宝，而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敢发，遂还镇。临别，谓道子曰："主上谅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难，愿大王亲万机，纳直言，远郑声，放佞人。"辞色甚厉，故国宝等愈惧。以恭为安北将军，不拜。乃谋诛国宝，遣使与殷仲堪、桓玄相结，仲堪伪许之。恭得书，大喜，乃抗表京师曰："后将军国宝得以姻戚频登显列，不能感恩效力，以报时施，而专宠肆威，将危社稷。先帝登遐，夜

乃犯阖叩扉，欲矫遗诏。赖皇太后聪明，相王神武，故逆谋不果。又割东宫见兵以为己府，谗疾二昆甚于仇敌。与其从弟绪同党凶狡，共相扇动。此不忠不义之明白也。以臣忠诚，必亡身殉国，是以谮臣非一。赖先帝明鉴，浸润不行。昔赵鞅兴甲，诛君侧之恶，臣虽驽劣，敢忘斯义！”表至，内外戒严。国宝及绪惶惧不知所为，用王珣计，请解职。道子收国宝，赐死，斩绪于市，深谢愆失，恭乃还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虑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长史王廞为吴国内史，令起兵于东。会国宝死，令廞解军去职。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刘牢之击灭之，上疏自贬，诏不许。谯王尚之复说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宜多树置以自卫。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鸿说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欲假朝威贬削方镇，惩警前事，势转难测。及其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谋告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

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秆中，合镝漆之，楷送于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无动理，乃先期举兵。司马刘牢之谏曰：“将军今动以伯舅之重，执忠贞之节，相王以姬旦之尊，时望所系，昔年已戮宝、绪，送王廞书，是深伏将军也。顷所授用，虽非皆允，未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将军何损！晋阳之师，其可再乎！”恭不从，乃上表以封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辞。朝廷使元显及王珣、谢琰等距之。

恭梦牢之坐其处，旦谓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遣牢之率帐下督颜延先据竹里。元显使说牢之，啖以重利，牢之乃斩颜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军。轻骑击恭。恭败，将还，雅之已闭城门，恭遂与弟履单骑奔曲阿。恭久不骑乘，髀生疮，不复能去。曲阿人殷确，恭故参军也，以船载之，藏于苇席之下，将奔桓玄。至长塘湖，遇商人钱强。强宿憾于确，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师。道子闻其将至，欲出与语，面折之，而未之杀也。时桓玄等已至石头，惧其有变，即于建康之倪塘斩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书郎和及其党孟璞、张恪等皆杀之。

恭性抗直。深存节义，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为性不弘，以暗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

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

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见执，遇故吏戴耆之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举，在乳母家，卿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于夏口。桓玄抚养之，为立丧庭吊祭焉。及玄执政，上表理恭，诏赠侍中、太保，谥曰忠简。爽赠太常，和及子简并通直散骑郎，殷确散骑侍郎。腰斩湖浦尉及钱强等。恭庶子昙亨，义熙中为给事中。

庾楷，征西将军亮之孙，会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准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隆安初，进号左将军。时会稽王道子惮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险塞之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诏不许。时楷怀恨，使子鸿说王恭，以谯王尚之兄弟复握机权，势过国宝。恭亦素忌尚之。遂连谋举兵。事在恭传。诏使尚之讨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战于慈湖，方大败，被杀，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连名上疏自理，诏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为武昌太守。楷后惧玄必败，密遣使结会稽世子元显：“若朝廷讨玄，当为内应。”及玄得志，楷以谋泄，为玄所诛。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及坚将句难南侵，玄率何谦等距之。牢之破难辎重于盱眙，获其运船，迁鹰扬将军、广陵相。

时车骑将军桓冲击襄阳，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冲声援。牢之领卒二千，为彬后继。淮肥之役，苻坚遣其弟融及骁将张蚝攻陷寿阳，谢玄使彬与牢之距之。师次硖石，不敢进。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贼十里，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坚寻亦大败，归长安，余党所在屯结。牢之进平谯城，使安丰太守戴宝戍之。迁龙骧将军、彭城内史，以功赐爵武冈县男，食邑五百户。牢之进屯鄄城，讨诸未服，

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

时苻坚子丕据鄴，为慕容垂所逼，请降，牢之引兵救之。垂闻军至，出新城北走。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趣辎重，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脱。会丕救至，因入临漳，集亡散，兵复少振。牢之以军败征还。顷之，复为龙骧将军，守淮阴。后进戍彭城，复领太守。祆贼刘黎僭尊号于皇丘，牢之讨灭之。苻坚将张遇遣兵击破金乡。围太山太守羊迈，牢之遣参军向钦之击走之。会慕容垂叛将翟钊救遇，牢之引还。钊还，牢之进平太山，追钊于鄄城，钊走河北，因获张遇以归之彭城。祆贼司马徽聚党马头山，牢之遣参军竺朗之讨灭之。时慕容氏掠廪丘，高平太守徐含远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

及王恭将讨王国宝，引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恭使牢之讨破王廞，以牢之领晋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及恭之后举，元显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恭参军何澹之以其谋告恭。牢之与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纳。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行至竹里，牢之背恭归朝廷。恭既死，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时杨佺期、桓玄将兵上表理王恭，求诛牢之。牢之率北府之众驰赴京师，次于新亭。玄等受诏退兵，牢之还镇京口。

及孙恩攻陷会稽，牢之遣将桓宝率师救三吴，复遣子敬宣为宝后继。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谦已弃郡走，牢之乃率众东讨，拜表辄行。至吴，与卫将军谢琰击贼，屡胜，杀伤甚众，径临浙江。进拜前将军、都督吴郡诸军事。时谢琰屯乌程，遣司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众军济浙江，恩惧，逃于海。牢之还镇，恩复入会稽，害谢琰。牢之进号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率众东征，屯上虞，分军戍诸县。恩复攻破吴国，杀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参军刘裕讨之，恩复入海。顷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战士十万，楼船千余。牢之在山阴，使刘裕自海盐赴难，牢之率大众而还。裕兵不满千人，与贼战，破之。恩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洲，又为敬宣、刘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转振。

元兴初，朝廷将讨桓玄，以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元显遣使以讨玄事谘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

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说牢之曰：“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鄙语有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故文种诛于句践，韩白戮于秦汉。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犹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开辟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而谁？至如管仲相齐，雍齿侯汉，则往往有之，况君见与无射钩屡逼之仇邪！今君战败则倾宗，战胜亦覆族，欲以安归乎？孰若翻然改图，保其富贵，则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孰与头足异处，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惟君图之。”牢之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转沮，乃颇纳穆说，遣使与玄交通。其甥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之，并不从。俄令葆宣降玄。玄大喜，与敬宣置酒宴集，阴谋诛之，陈法书画图与敬宣共观，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

元显既败，玄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乃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时玄屯相府，敬宣劝牢之袭玄，犹豫不决，移屯班渎，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欲据江北以距玄，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还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谓其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将吏共殡敛牢之，丧归丹徒。桓玄令斫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

敬宣，牢之长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艺过之。孙恩之乱，随父征讨，所向有功。为元显从事中郎，又为桓玄谘议参军。牢之败，与广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梦丸土而服之，既觉，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当复土也。”旬日而玄败，遂与司马休之还京师。拜辅国将军、晋陵太守。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又击桓亮、苻宏于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征拜冠军将军、宣城内史，领襄城太守。谯纵反，以敬宣督征蜀军事、假节，与宁朔将军臧喜西伐。敬宣人自白帝，所攻皆克。军次黄兽，与伪将谯道福相持六十余日，遇疠疫，又以食尽，班师，为有司所劾，免官。顷之，为中军谘议，加冠军将军，寻迁镇蛮护军、安丰太守、梁国内史。会卢循反，以冠军将军从大军南讨。循平，迁左卫将军、散骑常侍，又迁征虏将军、青州刺史。寻改镇冀州，为其参军司马道赐所害。

殷仲堪，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书。父师，骠骑谘议参

军、晋陵太守、沙阳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调补佐著作郎。冠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除尚书郎，不拜。玄以为长史，厚任遇之。仲堪致书于玄曰：

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怨苦之气，感伤和理，诚丧乱之常，足以惩戒，复非王泽广润，爱育苍生之意也。当世大人既慨然经略，将以救其涂炭，而使理至于此，良可叹息！愿节下弘之以道德，运之以神明，隐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枯槁之类莫不同渐天润，仁义与干戈并运，德心与功业俱隆，实所期于明德也。

顷闻抄掠所得，多皆采梠饥人，壮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亲，行者倾筐以顾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絷，生离死绝，求之于情，可伤之甚。昔孟孙猎而得麑，使秦西以之归，其母随而悲鸣，不忍而放之，孟孙赦其罪以傅其子。禽兽犹不可离，况于人乎！夫飞鸮，恶鸟也，食桑葚，犹怀好音。虽曰戎狄，其无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难化也。必使边界无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发，必声振沙漠，二寇之党，将靡然向风，何忧黄河之不济，函谷之不开哉！

玄深然之。

领晋陵太守，居郡禁产子不举，久丧不葬，录父母以质亡叛者，所下条教甚有义理。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居丧哀毁，以孝闻。服阕，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甚相亲爱。仲堪父尝患耳聪，闻床下蚁动，谓之牛斗。帝素闻之而不知其人。至是，从容问仲堪曰："患此者为谁？"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惟谷。"帝有愧焉。复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尝示仲堪侍，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幸以为藩捍，乃授伸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将之任，又诏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仲堪虽有英誉，议者未以分陕许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属想，谓有异政。及在州，纲目不举，而好行小惠，夷夏颇安附之。先是，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称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洲，

君将为州。”言终而没。至是，果临荆州。桂阳人黄钦生父没已久，诈服衰麻，言迎父丧。府曹先依律诈取父母卒弃市，仲堪乃曰：“律诈取父母宁依驱詈法弃市。原此之旨，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情事悖逆，忍所不当，故同之驱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钦生父实终没，墓在旧邦，积年久远，方诈服迎丧，以此为大妄耳。比之于父存言亡，相殊远矣。”遂活之。又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唯令主其蒸尝，不听别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时朝廷征益州刺史郭铨，犍为太守卞苞于坐劝铨以蜀反，仲堪斩之以闻。朝廷以仲堪事不预察，降号鹰扬将军。尚书下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险分国，各有攸宜，剑阁之隘，实蜀之关键。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汉中辽远，在剑阁之内，成败与蜀为一，而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虑在后伏，所以分斗绝之势，开荷戟之路。自皇居南迁，守在岷邛，衿带之形，事异曩昔。是以李势初平，割此三郡配隶益州，将欲重复上流为习坎之防。事经英略，历年数纪。梁州以统接旷远，求还得三郡，忘王侯设险之义，背地势内外之实，盛陈事力之寡弱，饰哀矜之苦言。今华阳乂清，□陇顺轨，关中余烬，自相鱼肉，梁州以论求三郡，益州以本统有定，更相牵制，莫知所从。致令巴、宕二郡为群獠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獠有。今远虑长规，宜保全险塞。又蛮獠炽盛，兵力寡弱，如遂经理乖谬，号令不一，则剑阁非我保，丑类转难制。此乃藩捍之大机，上流之至要。

昔三郡全实，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没蛮獠，十不遗二，加逐食鸟散，资生未立，苟顺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无以堪命，则剑阁之守无击柝之储，号令选用不专于益州，虚有监统之名，而无制御之用，惧非分位之本旨，经国之远术。谓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旧贯。设梁州有急，蜀当倾力救之。

书奏，朝廷许焉。

桓玄在南郡，论四皓来仪汉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仇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赠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隐显默语，非贤达之心，盖所遇之时不同，故所乘之途必异。道无

所屈而天下以之获宁，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藩，无所容其怨。且争夺滋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暢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谓诸吕强盛，几危刘氏，如意若立，必无此患。夫祸福同门，倚伏万端，又未可断也。于时天下新定，权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谋之臣，森然比肩，岂琐琐之禄产所能倾夺之哉！此或四公所预，于今亦无以辩之，但求古贤之心，宜存之远大耳。端本正源者，虽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启竞津，虽未必不安，而其安难保。此最有国之要道。古今贤哲所同惜也。

玄屈之。

仲堪自在荆州，连年水旱，百姓饥馑，仲堪食常五碗，盘无余肴，饭粒落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也。每语子弟云："人物见我受任方州，谓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其存之！"其后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数千家。以堤防不严，复降为宁远将军。安帝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固让不受。

初，桓玄将应王恭，乃说仲堪，推恭为盟主，共兴晋阳之举，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远连兵，势不相及，乃伪许恭，而实不欲下。闻恭已诛王国宝等，始抗表兴师，遣龙骧将军杨佺期次巴陵。会稽王道子遣书止之，仲堪乃还。

初，桓玄弃官归国，仲堪惮其才地，深相交结。玄亦欲假其兵势，诱而悦之。国宝之役，仲堪既纳玄之诱，乃外结雍州刺史郗恢，内要从兄南蛮校尉顗、南郡相江绩等。恢、顗、绩并不同之，乃以杨佺期代绩，顗自逊位。

会王恭复与豫州刺史庾楷举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议，以为朝廷去年自戮国宝，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举，势无不克。而我去年缓师，已失信于彼，今可整棹晨征，参其霸功。于是使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佺期、玄至

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佺期等进至横江，庾楷败奔于玄，谯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领水军皆没。玄等至石头，仲堪至芜湖，忽闻王恭已死，刘牢之反恭，领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军失色，无复固志，乃回师屯于蔡洲。

时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测西方人心，仲堪等拥众数万，充斥郊畿，内外忧逼。玄从兄修告会稽王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道子纳之，乃以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黜仲堪为广州，以桓修为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诏回军。仲堪恚被贬退，以王恭虽败，己众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进军。玄等喜于宠授，并欲顺朝命，犹豫未决。会仲堪弟遹为佺期司马，夜奔仲堪，说佺期受朝命，纳桓修。仲堪遑遽，即于芜湖南归，使徇于玄等军曰："若不各散而归，大军至江陵，当悉戮余口。"仲堪将刘系先领二千人隶于佺期，辄率众而归。玄等大惧，狼狈追仲堪，至寻阳，及之。于是仲堪失职，倚玄为援，玄等又资仲堪之兵，虽互相疑阻，亦不得异。仲堪与佺期以子弟交质，遂于寻阳结盟，玄为盟主，临坛歃血，并不受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谯王尚之等。朝廷深惮之。于是诏仲堪曰："间以以将军凭寄失所，朝野怀忧。然既往之事，宜其两忘，用乃班师回旆，祗顺朝旨，所以改授方任，盖随时之宜。将军大义，诚感朕心，今还复本位，即抚所镇，释甲休兵，则内外宁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怀。"仲堪等并奉诏，各旋所镇。

顷之。桓玄将讨佺期，先告仲堪云："今当人沔讨除佺期，已顿兵江口。若见与无贰，可杀杨广；若其不然，便当率军入江。"仲堪乃执玄兄伟，遣从弟遹等水军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铨、苻宏击之，遹等败走。玄顿巴陵，而馆其谷。玄又破杨广于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积，又诸将皆败，江陵震骇。城内大饥，以胡麻为廪。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众赴之，直济江击玄，为玄所败，走还襄阳。仲堪出奔酇城，为玄追兵所获，逼令自杀，死于柞溪，弟子道获、参军罗企生等并被杀。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然善取人情，病者自为诊脉分药，而用计倚伏烦密，少于鉴略，以至于败。

子简之，载丧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侧。义旗建，率私僮客随义军蹑桓玄。玄死，简之食其肉。桓振之役，义军失利，简之没阵。弟旷之，有父风，仕至剡令。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曾祖准，太常。自震至

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佺期沈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

佺期少仕军府。咸康中，领众屯成固。苻坚将潘猛距守康回垒，佺期击走之，其众悉降，拜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戍洛阳。苻坚将窦冲率众攻平阳太守张元熙于皇天坞，佺期击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关，累战皆捷，斩获千计，降九百余家，归于洛阳，进号龙骧将军。以病，改为新野太守，领建威司马。迁唐邑太守，督石头军事，以疾去职。荆州刺史殷仲堪引为司马，代江绩为南郡相。

仲堪与恆玄举众应王恭、庾楷，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为前锋，与桓玄相次而下。至石头，恭死，楷败，朝廷未测玄军，乃以佺期代郗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迁换，于是俱还寻阳，结盟不奉诏。俄而朝廷复仲堪本职，乃各还镇。

初，玄未奉诏，欲自为雍州，以郗恢为广州。恢惧玄之来，问于众，咸曰："佺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既知佺期代己，乃谋于南阳太守闾丘羡，称兵距守。佺期虑事不济，乃声言玄来入沔，而佺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无复固志。恢军散请降，佺期入府斩闾丘羡，放恢还都，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

佺期、仲堪与桓玄素不穆，佺期屡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执政，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故以桓伟为南蛮校尉。佺期内怀忿惧，勒兵建牙，声云援洛，欲与仲堪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内疑其心，苦止之，又遣从弟遹屯北塞以驻之。佺期势不独举，乃解兵。

隆安三年，桓玄遂举兵讨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书，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当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自以保境全军，无缘弃城逆走，忧佺期不赴，乃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乃率众赴焉。步骑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乃不见仲堪。时玄在零口，佺期与兄广击玄。玄畏佺期之锐，乃渡军马头。明日，佺期率殷道护等精锐万人乘舰出战，玄距之，不得进。佺期乃率其麾下数十舰，直济江，

径向玄船。俄而回击郭铨，殆获铨，会玄诸军至，佺期退走，余众尽没，单马奔襄阳。玄追军至，佺期与兄广俱死之，传首京都，枭于硃雀门。弟思平，从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蛮。刘裕起义，始归国，历位州郡。

孜敬为人剽锐，果于行事。昔与佺期劝殷仲堪杀殷顗，仲堪不从，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己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为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满其志。经襄阳，见鲁宗之侍卫皆佺期之旧也，孜敬愈愤，见于辞色。宗之参军刘千期于座面折之，因大发怒，抽剑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斩之。思平、尚保后亦以罪诛，杨氏遂灭。

史臣曰：生灵道断，忠贞路绝，弃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见疑，势陵难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顺勤王，心乖抗节。王恭鲠言时政，有昔贤之风。国宝就诛，而晋阳犹起。是以仲堪侥幸，佺期无状，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静乱也。

赞曰：孝伯怀功，牢之总戎。王因起衅，刘亦惭忠。殷杨乃武，抽旆争雄。庾君含怨，交斗其中。猗欤群采，道睽心异。是曰乱阶，非关臣事。

列传第五十五

刘毅（兄迈）诸葛长民何无忌檀凭之魏咏之

刘毅，字希乐，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广陵相。叔父镇，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产业，仕为州从事，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桓玄篡位，毅与刘裕、何无忌、魏咏之等起义兵，密谋讨玄，毅讨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将皇甫敷、吴甫之北距义军，遇之于江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落桥，又斩敷首。玄大惧，使桓谦、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军至蒋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张旗帜，玄不之测，益以危惧。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慑伏裕，莫敢出斗。裕与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时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与何无忌、刘道规蹑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与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追及玄，战于峥嵘洲。毅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走。玄将郭铨、刘雅等袭陷寻阳，毅遣武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

及玄死，桓振、桓谦复聚众距毅于灵溪。玄将冯该以兵会振，毅进击，为振所败，退次寻阳，坐免官，寻原之。刘裕命何无忌受毅节度，无忌以督摄为烦，辄便解统。毅疾无忌专擅，免其琅邪内史，以辅国将军摄军事，无忌遂与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时论韪之。毅复与道规发寻阳。桓亮自号江州刺史，遣刘敬宣击走之。毅军次夏口。时振党冯该戍大岸，孟山图据鲁城，桓山客守偃月垒，众合万人，连舰二岸，水陆相援。毅督众军进讨，未至复口，遇风飘没千余人。毅与刘怀肃、索邈等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何无忌与檀祗列舰于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贯甲胄，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生擒山客，而冯该遁走。毅进平巴陵。以毅为使持节、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毅号令严整，所经墟邑，百姓安悦。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袭襄阳，破桓蔚。毅等诸军次江陵之马头。振拥乘舆，出营江津。宗之又破伪将温楷，振自击宗之。毅因率无忌、道规等诸军破冯该于豫章口，推锋而进，遂入江陵。振闻城陷，与谦北走，乘舆反正。毅执玄党卞范之、羊僧寿、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斩之。桓振复与苻宏自郧城袭陷江陵，与刘怀肃相持。毅遣部将击振，杀之，并斩伪辅将军桓珍。毅又攻拔迁陵，斩玄太守刘叔祖于临幛。其余拥众假号以十数，皆讨平之。二州既平，以毅为抚军将军。时刁预等作乱，屯于湘中，毅遣将分讨，皆灭之。

初，毅丁忧在家，及义旗初兴，遂墨绖从事。至是，军役渐宁，上表乞还京口，以终丧礼，曰："弘道为国者，理尽于仁孝。诉穷归天者，莫甚于丧亲。但臣凡庸，本无感概，不能陨越，故其宜耳。往年国难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鸾驾回轸，而狂狡未灭，虽奸凶时枭，余烬窜伏，威怀寡方，文武劳弊，微情未申，顾景悲愤。今皇威遐肃，海内清荡，臣穷毒艰秽，亦已具于圣听。兼羸患滋甚，众疾互动，如今寝顿无复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语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赐余骸，终其丘坟，庶几忠孝之道获宥于圣世。"不许。诏以毅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属。以匡复功，封南平郡开国公，兼都督宣城军事，给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刘稚反，毅遣将讨擒之。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毅小字盘龙，至是，遂居之。俄进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贼军乘胜而进，朝廷震骇。毅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会毅疾瘳，将率军南征，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籓往止之。毅大怒，谓籓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鄴，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循乃引兵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与贼战，败绩，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毅走，经涉蛮晋，饥困死亡，至得十二三。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仅而获免。刘裕深慰勉之，复其本职。毅乃以邃为谘议参军。

及裕讨循，诏毅知内外留事。毅以丧师，乞解任，降为后将军。寻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

臣闻天以盈虚为运，政以损益为道。时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损，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拯涂炭于将绝。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厘改，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

夫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养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兼而领之，盖出于权事，因藉既久，遂似常体。江州在腹心之内，凭接扬豫，籓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权尔

耳。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而统旅鳞次，未获减息，大而言之，足为国耻。况乃地在无虞，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资费非要，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自州郡边江，百姓辽落，加邮亭险阂，畏阻风波，转输往复，恆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镇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且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亦谓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刺史庾悦，自临莅以来，甚有恤隐之诚，但纲维不革，自非纲目所理。寻阳接蛮，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遣其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俄进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持节、公如故。毅表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请依先准。于是加督交、广二州。

毅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请籓为副。刘裕以毅贰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诏曰："刘毅傲很凶戾，履霜日久，中间覆败，宜即显戮。晋法含弘，复蒙宠授。曾不思愆内讼，怨望滋甚。赖宰辅藏疾，特加遵养，遂复推毂陕西，宠荣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长恶不悛，志为奸宄，陵上虐下，纵逸无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复所统，而辄徙兵众，略取军资，驱斥旧戍，厚树亲党。西府二局，文武盈万，悉皆割留，曾无片言。肆心恣欲，罔顾天朝。又与从弟籓远相影响，招聚剽狡，缮甲阻兵，外托省疾，实规伺隙，同恶想济，图会荆郢。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乃诛籓、混。

刘裕自率众讨毅，命王弘、王镇恶、蒯恩等率军至豫章口，于江津燔舟而进。毅参军硃显之逢镇恶，以所统千人赴毅。镇恶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锐尚数千人，战至日昃，镇恶以裕书示城内，毅怒，不发书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战。众知裕至，莫有斗心。既暮，镇恶焚诸门，齐力攻之，毅众乃散，毅自北门单骑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缢。经宿，居人以告，乃斩于市，子侄皆伏诛。毅兄模奔于襄阳，鲁宗之斩送之。

毅刚猛沈断，而专肆很愎，与刘裕协成大业，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又谓郗僧施曰："昔刘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

水。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而事同斯言。”众咸恶其陵傲不逊。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去己，弥复愤激。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后于东府聚樗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掇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既出西籓，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又颇自嫌事计，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图裕，以至于败。

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为司徒长史，曾至京口。毅时甚屯窭，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而悦后与僚佐径来诣堂，毅告之曰：“毅辈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难。君于诸堂并可，望以今日见让。”悦不许。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悦食鹅，毅求其余，悦又不答，毅常衔之。义熙中，故夺悦豫章，解其军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惧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迈字伯群。少有才干，为殷仲堪中兵参军。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过于仲堪。玄曾于仲堪□事前戏马，以槊拟仲堪。迈时在坐，谓玄曰：“马槊有余，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许之。仲堪为之失色，玄出，仲堪谓迈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杀卿，我岂能相救！”迈以正辞折仲堪，而不以为悔。仲堪使迈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迈仅而免祸。后玄得志，迈诣门称谒，玄谓迈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见？”迈对曰：“射钩、斩袪，与迈为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为刑狱参军。后为竟陵太守。及毅与刘裕等同谋起义，迈将应之，事泄，为玄所害。

诸葛长民，琅邪阳都人也。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桓玄引为参军平西军事，寻以贪刻免。及刘裕建义，与之定谋，为扬武将军。从裕讨桓玄，以功拜辅国将军、宣城内史。于时桓歆聚众向历阳，长民击走之，又与刘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县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诸军事，镇山阳。义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长民遣部将徐琰击走之，进位使持节、督青扬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领晋陵太守，镇丹徒，本号及公如故。

及何无忌为徐道覆所害，贼乘胜逼京师，朝廷震骇，长民率众人卫京都，因表曰：“妖贼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又深相保

明，屡欺无忌，罪合斩刑。”诏原澄之。及卢循之败刘毅也，循与道覆连旗而下，京都危惧，长民劝刘裕权移天子过江。裕不听，令长民与刘毅屯于北陵，以备石头。事平，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

及裕讨毅，以长民监太尉留府事，诏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长民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宝美色，营建第宅，不知纪极，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无礼，恆惧国宪。及刘毅被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祸其至矣！”谋欲为乱，问刘穆之曰：“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将军，何谓不平！”长民弟黎民轻狡好利，固劝之曰：“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刘毅之诛，亦诸葛氏之惧，可因裕未还以图之。”长民犹豫未发，既而叹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裕深疑之，骆驿继遣辎重兼行而下，前克至日，百司于道候之，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明旦，长民闻之，惊而至门，裕伏壮士丁旿于幕中，引长民进语，素所未尽皆说焉。长民悦，旿自后拉而杀之，舆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骁勇绝人，与捕者苦战而死。小弟幼民为大司马参军，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诸葛氏之诛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释桎梏焉。

初，长民富贵之后，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同宿，见之骇愕，问其故，长民答曰：“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其后来转数。屋中柱及椽桷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应刃隐藏，去辄复出。又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于壁见有巨手，长七八尺，臂大数围，令斫之，豁然不见。未几伏诛。

何无忌，东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气，人有不称其心者，辄形于言色。州辟从事，转太学博士。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时镇京口，每有大事，常与参议之。会稽世子元显子彦章封东海王，以无忌为国中尉，加广武将军。及桓玄害彦章于市，无忌入市恸哭而出，时人义焉。随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将降于玄也，无忌屡谏，辞旨甚切，牢之不从。及玄篡位，无忌与玄吏部郎曹靖之有旧，请莅小县。靖之白玄，玄不许，无忌乃还京口。

初，刘裕尝为刘牢之参军，与无忌素相亲结。至是，因密共图玄。刘毅家在京口，与无忌素善，言及兴复之事，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

曰："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见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因共要毅，与相推结，遂共举义兵，袭京口。无忌伪著传诏服，称敕使，城中无敢动者。

初，桓玄闻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甚惧。其党曰："刘裕乌合之众，势必无成，愿不以为虑。"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其见惮如此。及玄败走，武陵王遵承制以无忌为辅国将军、琅邪内史，以会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玄留其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无益。"无忌谓道规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则易获，因纵兵腾之，可以一鼓而败也。"道规从之，遂获贼舫，因传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谓为然。道规乘胜径进，无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溃。进据寻阳，遣使奉送宗庙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还京都。又与毅、道规破走玄于峥嵘洲。无忌进据巴陵。玄从兄谦、从子振乘间陷江陵，无忌、道规进攻谦于马头，攻桓蔚于龙泉，皆破之。既而为桓振所败，退还寻阳。无忌与毅、道规复进讨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进次马头。桓谦请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无忌不许。进军破江陵，谦等败走。无忌侍卫安帝还京师，以无忌督豫州扬州淮南庐江安丰历阳堂邑五郡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加节，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职。迁会稽内史、督江东五郡军事，持节、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随义阳绥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持节如故。以兴复之功，封安成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

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无忌将率众距之，长史邓潜之谏曰："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回山压卵，未足为譬。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闻其舟舰大盛。势居上流。蜂虿之毒，邾鲁成鉴。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后击之。若弃万全之长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从，遂以舟师距之。既及，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侧。俄而西风暴急，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无忌尚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乃躬执以督战。贼众云集，登舰者数十人。无忌辞色无挠，遂握节死之。诏曰："无忌秉哲履

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国，则契协英谟；经纶屯昧，则重氛载廓。及敷政方夏，实播风惠。妖寇构乱，侵扰邦畿，投袂致讨，志清王略。而事出虑外，临危弥厉，握节陨难，诚贯古贤，朕用伤恸于厥怀。其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忠肃。”子邕嗣。

初，桓玄克京邑，刘裕东征，无忌密至裕军所，潜谋举义，劝裕于山阴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远举事，克济为难。若玄遂窃天位，然后于京口图之，事未晚也。无忌乃还。及义师之举，参赞大勋，皆以算略攻取为效，而此举败于轻脱，朝野痛之。

檀凭之，字庆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闺门邕肃，为世所称。从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凭之抚养若己所生。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转桓修长流参军，领东莞太守，加宁远将军。与刘裕有州闾之旧，又数同东讨，情好甚密。义旗之建，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墨绖而赴。虽才望居毅之后，而官次及威声过之，故裕以为建武将军。裕将义举也，尝与何无忌、魏咏之同会凭之所。会善相者晋陵韦叟见凭之，大惊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过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轻出。”及桓玄将皇甫敷之至罗落桥也，凭之与裕各领一队而战，军败，为敷军所害。赠冀州刺史。义熙初，诏曰：“夫旌善纪功，有国之通典，没而不朽，节义之笃行。故冀州刺史檀凭之忠烈果毅，亡身为国。既义敦其情，故临危授命。考诸心迹，古人无以远过，近者之赠，意犹恨焉。可加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既陨身王事，亦宜追论封赏。可封曲阿县公，邑三千户。”

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丑如此，用活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咏之遂闭口不语，唯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

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隽，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咏之早与刘裕游款，及玄篡位，协赞义谋。玄败，授建威将军、豫州刺史。桓歆寇历阳，咏之率众击走之。义熙初，进征虏将军、吴国内史，寻转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六州，领南蛮校尉。咏之初在布衣，不以贫贱为耻；及居显位，亦不以富

贵骄人。始为殷仲堪之客，未几竟践其位，论者称之。寻卒于官。诏曰：“魏咏之器宇弘劭，识局贞隐，同奖之诚，实铭王府；敷绩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陨丧，恻怆于心。可赠太常，加散骑常侍。”其后录其赞义之功，追封江陵县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谥曰桓。弟顺之至琅邪内史。

史臣曰：臣观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业，莫先奇士。当衰晋陵夷之际，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内无平勃，不有雄杰，安能济之哉！此数子者，气足以冠时，才足以经世，属大亨数穷之运，乘义熙天启之资，建大功若转圜，翦群凶如拉朽，势倾百辟，禄极万钟，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乐陵傲而速祸，诸葛骄淫以成衅，造宋而乖同德，复晋而异纯臣，谋之不臧，自取夷灭。无忌挟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旧而恸感时人，率义而响震勍敌，因机效捷，处死不懦，比乎向时之辈，岂同日而言欤！

赞曰：刘生刚愎，葛侯凶恣。患结满盈，祸生疑贰。安成英武，体兹忠烈。舍家殉义，忘生存节。檀实棱威，身陨名飞。魏终协契，效绩扬辉。

列传第五十六

张轨（子寔寔弟茂寔子骏骏子重华华子耀灵灵伯父祚灵弟玄靓靓叔天锡）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也。家世孝廉，以儒学显。父温，为太官令。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锡官五品。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卫将军杨珧辟为掾，除太子舍人，累迁散骑常侍、征西军司。

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呕血而死。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至是，张氏遂霸河西。

永嘉初，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少府司马杨胤言于轨曰："今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杖钺一方，宜惩不恪，此亦《春秋》之义。诸侯相灭亡，桓公不能救，则恆公耻之。"轨从焉，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书曰："今天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适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义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

平世难也。”稚得书而降。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俄而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魴、阴浚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帝嘉其忠，进封西平郡公，不受。张掖临松山石有“金马”字，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姑臧又有玄石，白点成二十八宿。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

轨后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麴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而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模乃表停之。

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祛、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轨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任重，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便速脂辖，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暢蹋折镇檄，排阖谏曰：“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轨嘿然。副等出而戒严。武威太守张琠遣子坦驰诣京，表曰：“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谴，皆前史之所讥，今曰之明鉴也。顺阳之思刘陶，守阙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骚动一方。”寻以子寔为中督护，率兵讨镇。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舅何不审安危，明成败？主公西河著德，兵马如云，此犹烈火已焚，待江汉之水，溺于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今唯全老亲，存门户，输诚归官，必保万全之福。”镇流涕曰：“人误我也！”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诣寔归罪。南讨曹祛，走之。张坦至自京师，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祛。轨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祛，别遣从事田迥、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据长宁。怯遣麴晁距战于黄阪。寔诡道出浩亹，战于破羌。轨斩祛及牙门田嚣。

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诌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马魴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又闻秦王入关，乃驰檄关中曰："主上遘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夺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寔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琠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

俄而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固辞。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命宋配讨之。西平王叔与曹祛余党麴儒等劫前福禄令麴恪为主，执太守赵彝，东应裴苞。寔回师讨之，斩儒等，左督护阴预与苞战狭西，大败之，苞奔桑凶坞。是岁，北宫纯降刘聪。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辞。左司马窦涛言于轨曰："曲阜周旦弗辞，营丘齐望承命，所以明国宪，厉殊勋。天下崩乱，皇舆迁幸，州虽僻远，不忘匡卫，故朝廷倾怀，嘉命屡集。宜从朝旨，以副群心。"轨不从。

初，寔平麴懦，徙元恶六百余家。治中令狐浏曰："夫除恶人，犹农夫之去草，令绝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绝后患。"寔不纳。儒党果叛，寔进平之。

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让。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秏。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主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是时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麴陶领三千人卫长安。帝遣大鸿胪辛攀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轨又固辞。

在州十三年，寝疾，遗令曰：“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表立子寔为世子。卒年六十。谥曰武公。

寔字安逊，学尚明察，敬贤爱士，以秀才为郎中。永嘉初，固辞骁骑将军，请还凉州，许之，改授议郎。及至姑臧，以讨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寻迁西中郎将，进爵福禄县侯。建兴初，除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因下策书曰：“维乃父武公，著勋西夏。顷胡贼狡猾。侵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方贡远珍，府无虚岁。方委专征，荡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维尔隽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往钦哉！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

兰池长赵爽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师。下令国中曰：“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之。若恆内断圣心，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寔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

会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于寔曰：“天步厄运，祸降晋室，京师倾陷，先帝晏驾贼庭。朕流漂宛许，爰暨旧京。群臣以宗庙无主，归之于朕，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自践宝位，四载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难，元元兆庶仍遭涂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贼刘载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乘虚深寇，劫质羌胡，攻没北地。麴允总戎在外，六军败绩，侵逼京城，矢流宫阙。胡崧等虽赴国难，殿而无效，围堑十重，外救不至，粮尽人穷，遂为降虏。仰惭乾灵，俯痛宗庙。君世笃忠亮，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邪，共济难运。若不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

夜见公卿，属以后事，密遣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临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

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寔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龙，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寔知刘曜逼迁天子，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戒璞曰：“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御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复遗南阳王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孤州远域，首尾多难，是以前遣贾骞，瞻望公举。中被符命，敕骞还军。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胡崧不进，麴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是以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韩璞等，唯公命是从。”及璞次南安，诸羌断军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璞杀驾牛飨军，泣谓众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噪进战。会张阆率金城军继至，夹击，大败之，斩级数千。

时焦崧、陈安寇陇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焦崧、陈安逼上邽，南阳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威远将军宋毅及和苞、张阆、宋辑、辛韬、张选、董广步骑二万赴之。军次新阳，会愍帝崩问至，素服举哀，大临三日。

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于寔曰：“南阳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图箓，德不足以应运，终非济时救难者也。晋王明德昵藩，先帝凭属，宜表称圣德，劝即尊号，传檄诸藩，副言相府，则欲竞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从之。于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是岁，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兴，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

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

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叛，氐羌皆应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迁祁山，寔遣将韩璞步骑五千赴难。陈安退保绵诸，保归上邽。未几，保复为安所败，使诣寔乞师。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会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将谋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实御之也。会保薨，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寔自恃险远，颇自骄恣。

初，寔寝室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谥曰昭公，元帝赐谥曰元。子骏，年幼，弟茂摄事。

茂字成逊，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建兴初，南阳王保辟从事中郎，又荐为散骑侍郎、中垒将军，皆不就。二年，征为侍中，以父老固辞。寻拜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兴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赦其境内。复以兄子骏为抚军将军、武威太守、西平公。

岁余，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太府主簿马魴谏曰："今世骏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以来，转觉众务日奢于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所望于明公。"茂曰："吾过也，吾过也！"命止作役。

明年，刘曜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临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参军马岌劝茂亲征，长史氾祎怒曰："亡国之人复欲干乱大事，宜斩岌及安百姓。"岌曰："氾公书生糟粕，刺举近才，不惟国家大计。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贼自至，不烦远师，遐尔之情，实系此州，事势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茂曰："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头。茂谓参军陈珍曰："刘曜以乘胜之声握三秦之锐，缮兵积年，士卒习战，若以精骑奄克南安，席卷河外，长驱而至者，计将何出？"珍曰："曜虽乘威怙众，恩德未结于下，又其关东离贰，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终不能近舍关东之难，增陇上之戍，旷日持久与我争衡

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请为明公率弊卒数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为平虏护军，率卒骑一千八百救韩璞。曜阴欲引归，声言要先取陇西，然后回灭桑壁。珍募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克复南安。茂深嘉之，拜折冲将军。

未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曰：“伏惟修城筑台，盖是惩既往之事。愚以为恩德未洽于近侍，虽处层楼，适所以疑诸下，徒见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系托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势。遐方异境窥我之龌龊也，必有乘人之规。尝愿止役省劳，与下休息。而更兴功动众，百姓岂所望于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贲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邅之世。”绍无以对。

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永昌初，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

太宁三年卒，临终，执骏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初以来，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吾遭扰攘之运，承先人余德，假摄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负晋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气绝之日，白帢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谥曰成。茂无子，骏嗣位。

骏字公庭，幼而奇伟。建兴四年，封霸城侯。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而淫纵过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国中化之，及统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门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长史泛祎、右长史马谟等讽淑，令拜骏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后四率官，缮南宫。刘曜又使人拜骏凉州牧、凉王。

时辛晏兵于枹罕，骏宴群僚于闲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干没取胜，必须天时人事，然后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饥年大举，猛寒攻城！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曹公缓袁氏使自毙，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骏纳之。

遣参军王骘聘于刘曜，曜谓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顾谓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礼而遣之。

太宁元年，骏犹称建兴十二年，骏亲耕藉田。寻承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会有黄龙见于胥次之嘉泉，右长史氾祎言于骏曰：“案建兴之年，是少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改号，以章休征。”不从。初，骏之立也，姑臧谣曰：“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至是而复收河南之地。

咸和初，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秦州诸郡。曜遣其将刘胤来距，屯于狄道城。韩璞进度沃干岭。辛岩曰：“我握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曰：“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积七十余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于金城。胤闻之，大悦，谓其将士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廪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若败辛岩，璞等自溃。彼众我寡，宜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宜厉尔戈矛，竭汝智力。”众咸奋。于是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余人。面缚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骏遣皇甫该御之，赦其境内。

会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大蒐讲武，将袭秦雍，理曹郎中索询谏曰：“曜虽东征，胤犹守本。险阻路遥，为主人甚易，胤若轻骑凭氐羌以距我省，则奔突难测；辍彼东合而逆战者，则寇我未已。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岂是殿下子物之谓邪！”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

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四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

论，群心咸悦。骏观兵新乡，狩于北野，因讨轲没虏，破之。下令境中曰："或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于是刑清国富，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群僚又请骏立世子，骏不从。中坚将军宋辑言于骏曰："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周成、汉昭立于繈褓，诚以国嗣不可旷，储宫当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国，元王作储君。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阙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逾泰山，非所谓也。"骏纳之，遂立子重华为世子。

先是，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李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于南氐杨初，淳因说曰："南氐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百顷，次平上珪。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图之。"雄怒，伪许之，将覆淳于东峡。蜀人桥赞密以告淳。淳言于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蛮之域、万里表诚者，诚以陛下义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节故也。若欲杀臣者，当显于都市，宣示众目，云凉州不忘旧义，通使琅邪，为表忠诚，假途于我，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当令义声远著，天下畏威。今盗杀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扬休烈，示天下也！"雄大惊曰："安有此邪！当相放还河右耳。"雄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宜留任之。"雄曰："壮士岂为人留，且可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大，暑热，可且遣下吏，少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幽辱，梓宫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苍生之命倒悬，故遣淳来，表诚大国。所论事重，非下吏能传。若下吏所了者，则淳本亦不来，虽有火山汤海，无所辞难，岂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矫矫，不可得用也。"厚礼遣之。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淳还至龙鹤，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

骏议欲严刑峻制，众咸以为宜。参军黄斌进曰："臣未见其可。"骏

问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民行，不可洼隆也。若尊者犯令，则法不行矣。"骏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无高下。且微黄君，吾不闻过矣。黄君可谓忠之至也。"于坐擢为敦煌太守。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

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东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称臣。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硃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

咸和初，惧为刘曜所逼，使将军宋辑、魏纂将徙陇西南安人二千余家于姑臧，使聘于李雄，修邻好。及曜工攻枹罕，护军辛晏告急，骏使韩璞、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战于临洮，大为曜军所败，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骏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及石勒杀刘曜，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卫、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勒遣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兼贡方物，遣其使归。

骏境内尝大饥，谷价踊贵，市长谭详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从事阴据谏曰："昔西门豹宰鄴，积之于人；解扁莅东封之邑，计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饥，以要三倍，反裘伤皮，未足喻之。"骏纳之。

初，建兴中，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既而遇贼，不得反，奔汉中，因东渡江，以太兴二年至京都，屡上书，以本州未知中兴，宜遣大使，乞为乡导。时连有内难，许而未行。至是，始以访守治书御史，拜骏镇西大将军，校尉、刺史、公如故，选西方人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访停梁州七年，以驿道不通，召还。访以诏书付贾陵，托为贾客。到长安，不敢进，以咸和八年始达凉州。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九年，复使访随

丰等赍印板进骏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后骏遣参军麴护上疏曰：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余波莫及，虽肆力修涂，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季龙、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喧哗，向义之徒更思背诞，铅刀有干将之志，萤烛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且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靡识，忠良受枭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扬栗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后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宇、从事徐虓、华驭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亮上疏言陈宇等冒险远至，宜蒙铨叙，诏除寓西平相，虓等为县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骏在位二十二年卒，时年四十，私谥曰文公，穆帝追谥曰忠成公。

重华字泰临，骏之第二子也。宽和懿重，沈毅少言。父卒，时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称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尊其母严氏为太王太后，居永训宫；所生母马氏为王太后，居永寿宫。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

遣使奉章于石季龙。季龙使王擢、麻秋、孙伏都等侵寇不辍。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于是凉州振动。重华扫境内，使其征南将军裴恆御之。恆壁于广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今之所要，在于军师。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

举，非旧名也；穰宜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诸将不进，人情骚动，危机稍逼。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若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歼殄凶类。”重华召艾，问以讨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贼遗君父，黄权愿以万人当寇。乞假臣兵七千，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华大悦，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禄伯，善待之。诸宠贵恶其贤，共毁谮之，乃出为酒泉太守。

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夏，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义；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肯主偷生于世。”于是先杀妻子，自刎而死。

是月，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谢艾以《春秋》之义，国有大丧，省蒐狩之礼，宜待逾年。别驾从事索遐议曰：“礼，天子崩，诸侯薨，末殡，五祀不行，既殡而行之。鲁宣三年，天王崩，不废郊祀。今圣上统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立秋，万物将成，杀气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众，衅鼓礼神，所以讨逆除暴，成功济务，宁宗庙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废也。”重华从之。

俄而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城太守张悛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璩从之，固守大城。秋率众八万，围堑数重，云梯雹车，地突百道，皆通于内。城中亦应之，杀伤秋众已数万。季龙复遣其将刘浑等率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之不从，教军士李嘉潜与秋通，引贼千余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张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战，斩二百余人，贼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谓诸将曰：“我用兵于五都之间，攻城略地，往无不捷。及登秦陇，谓有征无战。岂悟南袭仇池，破军杀将；筑城长最，匹马不归；及攻此城，伤兵挫锐。殆天所赞，非人力也。”季龙闻而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真所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秋以三万众距之。艾乘轺车，冠白□，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

不敢进。张瑁从左南缘河而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斩秋将杜勋、汲鱼，俘斩一万三级，秋匹马奔大夏。重华论功，以谢艾为太府左长史，进封福禄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

麻秋又据枹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华议欲亲出距之，谢艾固谏以为不可。别驾从事索遐进曰："贼众甚盛，渐逼京畿。君者，国之镇也，不可以亲动。左长史谢艾，文武兼资，国之方邵，宜委以推毂之任。殿下居中作镇，授以算略，小贼不足平也。"重华纳之，于是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距之。艾建牙旗，盟将士，有西北风吹旌旗东南指。遐曰："风为号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赞也，破之必矣。"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斩首千余级，俘擒二千八百，获牛羊十余万头。

重华自以连破勍敌，颇怠政事，希接宾客。司直索遐谏曰："殿下承四圣之基，当升平之会，荷当今之任，忧率土之涂炭。宜躬亲万机，开延英乂，夙夜乾乾，勉于庶政。自顷内外嚣然，皆云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而弥日不接。国老朝贤，当虚己引纳，询访政事，比多经旬积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注情于棋弈之间，缱绻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将相远大之谋。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回惶忘寝与食也。今王室如毁，百姓倒悬，正是殿下衔胆茹辛厉心之日。深愿垂心朝政，延纳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习，弭塞外声，修政听朝，使下观而化。"重华览之大悦，优文答谢，然不之改也。

诏遣侍御史俞归拜重华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假节。是时石季龙西中郎将王擢屯结陇上，为苻雄所破，奔重华。重华厚宠之，以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假节，使张弘、宗悠率步骑万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硕御之，战于龙黎。擢等大败，单骑而还，弘、悠皆没。重华痛之，素服为战亡吏士举哀号恸，各遣吊问其家。复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遣使上疏曰："季龙自毙，遗烬游魂，取乱侮亡，睹机则发。臣今遣前都锋督裴恆步骑七万，遥出陇上，以俟圣朝赫然之威。山东骚扰不足厝怀，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末；猛将鹰扬，不豫告成之次，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于是康献皇后诏报，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

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方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信人沈猛

谓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对曰：“王者之制，异姓不得称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过公。汉高一时王异姓，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旧体也。故王陵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从此例。春秋时吴楚称王，而诸侯不以为非者，盖蛮夷畜之也。假令齐鲁称王，诸侯岂不伐之！故圣上以贵公忠贤，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鲜卑北狄，岂足为比哉！子失问也。且吾又闻之，有殊勋绝世者亦有不世之赏，若今便以贵公为王者，设贵公以河右之众南平巴蜀，东扫赵魏，修复旧都，以迎天子，天子复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赏？幸三思之。”猛具宣归言，重华遂止。

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征事索振谏曰：“先王寝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缮甲兵，积资实。大业未就，怀恨九泉。殿下遭巨寇于谅闇之中，赖重饵以挫勍敌。今遗烬尚广，仓帑虚竭，金帛之费，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亲万机，章奉诣阙，报不终日，故能隆中兴之业，定万世之功。今章奉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达，哀穷困于囹圄，盖非明主之事，臣窃未安。”重华善之。

将受诏，未及而卒，时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谥曰昭公，后改曰桓公，穆帝赐谥曰敬烈。子耀灵嗣。

耀灵字元舒。年十岁嗣事，称大司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长宁侯祚性倾巧，善承内外，初与重华宠臣赵长、尉缉等结异姓兄弟。长等矫称重华遗令，以祚为持节、督中外诸军、抚军将军，辅政。长待议以耀灵冲幼，时难未夷，宜立长君。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命废耀灵为凉宁侯而立祚。祚寻使杨秋胡害耀灵于东苑，埋之于沙坑，私谥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淫暴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阁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国人相目，咸赋《墙茨》之诗。

永和十年。祚纳尉缉、赵长等议，僭称帝位，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下书曰：“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我武公以神武拨乱，保宁西夏，贡款勤王，旬朔不绝。四祖承光，忠诚弥著。往受晋禅，天下所知，谦冲逊让，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丧乱，华裔无主，群后佥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神祇岳渎罔所凭系，逼孤摄行大

统，以一四海之心。辞不获已，勉从群议。待扫秽二京，荡清周魏，然后迎帝旧都，谢罪天阙，思与兆庶，同兹更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赦殊死，赐鳏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级，追崇曾祖轨为武王，祖寔为昭王，从祖茂为成王，父骏为文王，弟重华为明王。立妻辛氏为皇后，弟天锡为长宁王，子泰和为太子，庭坚为建康王，耀灵弟玄靓为凉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车盖，声若雷霆，震动城邑。明日，大风拔木。灾异屡见，而祚凶虐愈甚。其尚书马岌以切谏免官。郎中丁琪又谏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持盈守谦，五十作载，苍生所以鹄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凉，皇天垂赞，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逾西伯，万里通虔，任节不贰故也。能以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虏，师徒岁起，人不告疲。陛下虽以大圣雄姿纂戎鸿绪，勋德未高于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窃未见其可。华夷所以归系大凉、义兵所以千里响赴者，以陛下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竞，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城峻冲生，负乘致寇，惟陛下图之。”祚大怒，斩之于阙下。遣其将和昊率众伐丽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太尉桓温入关，王擢时镇陇西，驰使于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擢反噬，即召马岌复位而与之谋。密遣亲人刺擢，事觉，不克。祚益惧，大聚众，声言东征，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张芳率三千人击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国中五月霜降，杀苗稼果实。

祚宗人张瓘时镇枹罕，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时张掖人王鸾颇知神道，言于祚曰：“军出不复还，凉国将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鸾妖言沮众，斩之以徇，三军乃发。鸾临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军必败。”时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镇枹罕，为瓘所杀。玲等济河未毕，又为瓘兵所破。仍旧单骑奔走，瓘军蹑之。祚众震惧。敦煌人宋混与弟澄等聚众以应瓘。赵长、张璹等惧罪，入阁呼重华母马氏出殿，拜耀灵庶弟玄靓为主。揣等率众入殿伐长，杀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数百市人，扬声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到城东，敢有举手者诛三族。”祚众披散。琚、嵩率众入城，祚按剑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战。祚既失众心，莫有斗志，于是被杀。枭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国内咸称万岁。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靓字元安。既立，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国内，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诛祚二子，以张瓘为卫将军，领兵万人，行大将军事，改易僚属。

有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玄靓遣牛霸率众讨之，未达，而西平人卫綝又据郡叛。霸众溃，单骑而还。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为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经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勋解天文，不应州郡之命，綝礼聘之。勋曰："张氏应衰，卫氏当兴，岂得以一弟而灭一门，宜速伐瓘。"綝将从之。瓘遣弟琚领大众征綝败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马基背瓘应綝，旋谓基曰："綝击其东，我等绝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闭口捕舌也。"基许之。瓘遣司马张姚、王国将二千人伐基，败之，斩基、旋二人之首，传姑臧。

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辅国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玄靓以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辅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靓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靓乃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

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国人患之。天锡腹心郭增、刘肃二人，并年十八九，因寝，谓天锡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锡曰："何谓也？"二人曰："今护军出入，有似长宁。"天锡大惊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计当云何？"肃曰："政当速除之耳。"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是也。"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可与谋者。"肃曰："赵白驹及肃二人足以办之矣。"于是天锡从兵四百人，与邕俱入朝，肃与白驹剔刀鞘出刃，从天锡入。值邕于门下，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余人反攻禁门。天锡上屋大呼，谓将士曰："张邕凶逆，所行无道，诸宋何罪，尽诛灭之？倾覆国家，肆乱社稷。我不惜死，实惧先人废祀，事不获已故耳。我家门户事，而将士岂可以干戈见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灵，吾不食言。"邕众闻之，悉散走，邕以剑自刎而死。于是悉诛邕党。

玄靓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锡既克邕，专掌朝政，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兴宁元年，骏妻马氏卒，玄靓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事泄，钦等伏法。是岁，天锡率众入禁门，潜害玄靓，宣言暴薨，时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谥曰冲公，孝武帝赐谥曰敬悼公。

天锡字纯嘏，骏少子也，小名独活。初字公纯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靓死，国人立之，自号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马纶骞奉章请命，并送御史俞归还京都。太和初，诏以天锡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

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飚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庶无遗漏矣。”

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天锡自往讨之，以别驾杨遹为监前锋军事、前将军，趣金城。晋兴相常据为使持节、征东将军，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出白土，天锡自率三万人次仓松，伐俨。俨大败，入城固守，遣子纯求救于苻坚。坚使其将王猛救之。天锡败绩，死者十二三，天锡乃还。立子大怀为世子。

自天锡之嗣事也，连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为松，火生泥中。而天锡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又改其字，以为己子。天锡诸子皆以大为字，故景曰大奕，肃曰大诚。废大怀为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为世子，景、肃等俱参政事。人情怨惧，从弟从事中郎宪切谏，不纳。

时苻坚强盛，每攻之，兵无宁岁。天赐甚惧，乃立坛刑牲，率典军将军张宁、中坚将军马芮等，遥与晋三公盟誓，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六年夏誓同大举。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叹焉。

太元元年，苻坚遣其将苟苌、毛当、梁熙、姚苌来寇，渡石城津。天锡集议，中录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后变，此孙仲谋屈伸之略也。”众以仂为老怯，咸曰：“龙骧将军马达，精兵万人距之，必不敢进。”广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与晋兴相彭知正、西平相赵疑谋曰：“马达出于行阵，必不为用，则秦军深入。吾相与率三郡精卒，断其粮运，决一朝命矣。”征东常据亦欲先击姚苌，须天锡命。天锡率万人顿金昌城。马达万人逆苌等，因请降，兵人散走。常据、席仂皆战死。司兵赵充哲与苌苦战，又死。中卫将军史景亦没于阵。天锡大惧，出城自战，城内又反。天锡窘逼，降于苌等。初，天锡所居安昌门及平章殿无故而崩，旬日而国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轨为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坚先为天锡起宅，至，以为尚书，封归义侯。

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归国。诏曰：“昔孟明不替，终显厥功，岂以一眚而废才用！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左员外。”又诏曰：“故太尉、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世袭前劳。强兵纵害，遂至失守。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先祀沦替，用增矜慨，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禄大夫。

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后形神昏丧，虽处列位，不复被齿遇。隆安中，会稽世子元显用事，常延致之，以为戏弄。以其家贫，拜庐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时，欲招怀四远，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一。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史臣曰：长河外区，流沙作纪，玉关悬险，金城负固，有苗攸窜，帝舜投而不羁；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难，婴五郡以谁何；时遇兵凶，阻三边而高视。虽非久安之地，足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彦拥之布延世。挚虞观象，记洪灾之不流；侯瑾觇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势，抑亦有天道歟！茂、骏、重华资忠踵武，崎岖僻陋，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诸戎，东攘巨猾，绾累叶之珪组，赋绝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顺之效矣。祚以卑孽，阴倾冢嗣，播有茨于彤管，拟宸居于黑山，丁琪以切谏遇诛夷，王鸾以谠言婴显戮，境内云据，仇其窃名，卒致枭悬，自然之理也。纯嘏微弱，竟亡其众。奉身魏阙，齿迹朝流，再袭银黄，祖德之延庆矣。

赞曰：三象构氛，九土瓜分。鼎迁江介，地绝河濆。归诚晋室，美矣张君。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杖顺为基，盖天所佑。

列传第五十七

凉武昭王（子士业）

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遗腹生玄盛。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谷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于业，告归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馨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寻进号冠军，称藩于业。业以玄盛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及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玄盛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迫己。玄盛惊疑，将出迎之，效谷令经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业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玄盛曰："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觇嗣。繇见嗣，啖以甘言，还谓玄盛曰："嗣志骄兵弱，易擒耳。"于是遣其二子士业、让与邈、繇及以司马尹建兴等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玄盛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反为所构，故深恨之，乃罪状嗣于段业。业将且渠男又恶嗣，至是，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玄盛，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时有赤气起于玄盛后园，龙迹见于小城。

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追尊祖

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简公。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谡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谡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河湟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骅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初，吕光之称王也，遣使市六玺玉于于阗，至是，玉至敦煌，纳之郡府。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观之大悦。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

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

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数钟皇晋。高祖阐鸿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屯邅，蒙尘于外，悬象上分，九眼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扬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薮。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损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崐裔，遐迩款籓，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翳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束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于天府，妄臣无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

以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为》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干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脣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余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辕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旋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玄盛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张长史与孤同矣，夫复何疑！"乃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涫，征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居于酒泉。手令诫其诸子曰：

吾自立身，不营世利；经涉累朝，通否任时；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举，非本愿也。然事会相驱，遂荷州土，忧责不轻，门户事重。虽详人事，未知天心，登车理辔，百虑填胸。后事付汝等，粗举旦夕近事数条，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渐防萌，深识情变，此当任汝所见深浅，非吾敕诫所益也。汝等虽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当事业矣。苟其不然，虽至白首，亦复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案，听讼诉。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谘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宴飨馔食，事事留怀。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郭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吾临莅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涤除疵垢，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虽未足希准古人，粗亦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便为少，经远如有余，亦无愧于前志也。

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报聘，赠以方物。玄盛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且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余户而归。玄盛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弥安，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郭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馨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又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曰：

江山悠隔，朝宗无阶，延首云极，翘企遐方。伏惟陛下应期践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险旷，未知达不？吴凉悬邈，蜂虿充衢，方珍贡使，无由展御，谨副写前章，或希简达。

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

又臣州界回远，勍寇未除，当顺镇副为行留部分，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前锋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靖续闻。

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郡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既而蒙逊每

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时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皆栖其园囿，其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玄盛从之。寻而蒙逊背盟来侵，玄盛遣世子士业要击败之，获其将且渠百年。

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于是写诸葛亮训诫以勖诸子曰："吾负荷艰难，宁济之勋未建，虽外总良能，凭股肱之力，而戎务孔殷，坐而待旦。以维城之固，宜兼亲贤，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皆弱年受任。常惧弗克，以贻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僼檀入据姑臧，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其辞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廕朝云之庵蔼，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载，以育以成。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蔑玄冕于硃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秽鵕鸢之笼哧，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时誉之嘉声。超霄吟于崇岭。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军光；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渌浆；和吟凤之逸响，应鸣鸾于南冈。

时弗获青乡，心往形留，眷驾阳林，宛首一丘；冲风沐雨，载沈载浮。利害缤纷以交错，叹感循环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闭，天地绝津而无舟；悼贞信之道薄，谢惭德于圜流。遂乃去玄览，庆世宾，肇弱巾于东宫，并羽仪于英伦，践宣德之秘庭，翼明后于紫宸。赫赫谦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诜诜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

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恆数，起灭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暗王命而不寻，

邀非分于无象。故覆车接路而继轨，膏生灵于土壤。哀余类之忪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

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总奔驷之骇辔，接摧辕于峻峰。崇崖崨巂，重险万寻，玄邃窈窕，磐纡嵚岑，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鸮鵶群吟，挺非我以为用，任至当如影响；执同心以御物，怀自彼于握掌；匪矫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华德是用来庭，野逸所以就鞅。

休矣时英，茂哉隽哲，庶罩网以远笼，岂徒射钩与斩袂！或脱梏而缨蕤，或后至而先列，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荡秽；想孔明于草庐，运玄筹之罔滞；洪操盘而慷慨，起三军以激锐。咏群豪之高轨，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辉辉南珍，英英周鲁，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乌林，龙骧江浦。摧堂堂之劲阵，郁风翔而云举，绍攀韩之远踪，侔徽猷于召武，非刘孙之鸿度，孰能臻兹大祜！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风而润雨。

嵋益既荡，三江已清，穆穆盛勋，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硃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靡商风以抗旆，拂招摇之华旌，资神兆于皇极，协五纬之所宁。赳赳干城，翼翼上粥，恣馘奔鲸，截彼丑类。且洒游尘于当阳，拯凉德于已坠。间昌寓之骖乘，暨襄城而按辔。知去害之在兹，体牧童之所述，审机动之至微，思遗餐而忘寐，表略韵于纨素，托精诚于白日。

玄盛寝疾，顾命宋繇曰："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惙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诫危殆之机。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十三年，薨，时年六十七。国人上谥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庙号太祖。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吊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纳

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自余诗赋数十篇。世子谭早卒，第二子士业嗣。

凉后主讳歆，字士业。玄盛薨时，府僚奉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为嘉兴。尊母尹氏为太后，以宋繇为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谘祭酒、录三府事，索仙为征虏将军、张掖太守。

且渠蒙逊遣其张掖太守且渠广宗祚降诱士业，士业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后继。蒙逊率众三万，设伏于蓼泉。士业闻，引兵还，为逊所逼。士业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百余里，俘斩七千余级。明年，蒙逊又伐士业，士业将出距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秋稼而还。是岁，朝廷以士业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

士业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入岁已来，阴阳失序，屡有贼风暴雨，犯伤和气。今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致灾之咎，实此之由。"主簿氾称又上疏谏曰：

臣闻天之子爱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戒之。改者虽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虽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堂陷；八月，效谷地烈；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狐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颇五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敏谢仲舒，颇亦闻道于先师，且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

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烈，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师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有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子败于前，身戮于后。段业因群胡创乱，遂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余所，既而先王龙兴瓜州，蒙逊杀之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闻知。效谷，先王鸿渐之始，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陨于宋，襄公卒为楚所擒。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是以不避忤上之诛，昧死而进愚款。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待国有数年之积，庭盈文武之士，然后命韩白为前驱，纳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长驱可以饮马泾渭，方江面而争天下，岂蒙逊之足忧！不然，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

士业并不纳。

士业立四年而宋受禅，士业将谋东伐，张体顺切谏，乃止。士业闻蒙逊南伐秃发僝檀，命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氏固谏，不听，宋繇又固谏，士业并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士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镒于都渎涧。蒙逊自浩亹来，距战于怀城，为蒙逊所败。左右劝士业还酒泉，士业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害。士业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眺、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于酒泉。士业之未败也，有大蛇从南门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双雉飞出宫内；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帢而谓炽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言讫忽然不见。士业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蒙逊以索嗣子远绪行敦煌太守。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这，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隄，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恆农太守。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臧，岁余，北奔伊吾，后归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

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图，咸资世德，犹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气之生两仪。是以中阳勃兴，资豢龙之构趾；景亳垂统，本吞燕之开基。凉武昭王英姿杰出，运阴阳而纬武，应变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经天，成物之功若岁。故能怀茺弭暴，开国化家，宅五郡以称藩，屈三分而奉顺。若乃

《诗》褒秦仲，后嗣建削平之业；颂美公刘，末孙兴配天之祚。或发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篑创元天之基，疏涓开环海之宅。彼既有渐，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归，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积庆，其所由来远矣。

赞曰：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虽微，乃诚无替。遗黎饮德，绝壤沾惠。积祉丕基，克昌来裔。

列传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盛彦夏方王裒许孜庾衮孙晷颜含刘殷王延王谈桑虞何琦吴逵

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汇以顺名，功苞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备物，尊仁安义，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击鲜就养，亹癖忘劬，集包思艺黍之勤，循陔有采兰之咏，事亲之道也。属属如在，哀哀罔极，聚薪流恸，衔索兴嗟，晒风树以隤心，颡寒泉而沫泣，追远之情也。审德筮仕，正务移官，居高匪危，在丑无争，协修升以匡化，怀履冰而砥节，立身之行也。是以闵曾翼翼，遵六教而缉贞规；蔡董烝烝，弘七体而垂令迹。亦有至诚上感，明祗下赞，郭巨致锡金之庆。阳雍标莳玉之祉；乌驯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扰功文之庐。然则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综，义归一揆。夫天伦之重，共气分形，心睽则叶悴荆权，性合则华承棣萼。乃有推代瘦，徇急难之情；让果同衾，尽欢愉之致：缅窥缃素，载流尘躅者欤！

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王伟元之行己，许季义之立节，夏方、盛彦体至性以驰芬，庾衮、颜含笃友于而宣范，自余群士，咸标懿德。采其遗绚，足厉浇风，故著《孝友篇》以续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醮。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刘氏，躬自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有暇则讲学忘疲，而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

少仕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蜀平，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曰：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兒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早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自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明诏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恤，况臣孤苦尪羸之极。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殊私，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实所鉴见。伏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身，死当结草。

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次问："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华善之。

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二子：赐、兴。

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州辟别驾，举秀才，未行而终。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

盛彦，字翁子，广陵人也。少有异才。年八岁，诣吴太尉戴昌，昌赠诗以观之，彦于坐答之。辞甚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尝不流涕。于是不应辟召，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数见捶挞。婢忿恨，伺彦暂行，取蛴螬灸饴之。母食以为美，然疑是异物，密藏以示彦。彦见之，抱母恸哭，绝而复苏。母目豁然即开，从此遂愈。彦仕吴，至中书侍郎，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刘颂又举彦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会稽永兴人也。家遭疫疠，父母伯叔群从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则号哭，昼则负土，十有七载，葬送得毕，因庐于墓侧，种植松柏，乌鸟猛兽驯扰其旁。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吴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应加捶挞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举秀才，还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曰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

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良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廕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兒负盐豉草屐，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县以为耻。

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后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阳，裒后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子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由吾结好之本意

哉！”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随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北海郦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乡邑佥以为郦原复出。裒以春性险狭慕名，终必不成。其后春果无行，学业不终，有识以此归之。裒常以为人之所行期于当归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责人所不能。

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亲族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垄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害。

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俄而二亲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县之东山，躬自负土，不受乡人之助。或愍孜羸惫，苦求来助，孜昼助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号，鸟兽翔集。孜以方营大功，乃弃其妻，镇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时有鹿犯其松栽，改悲叹曰：“鹿独不念我乎！”明日，忽见鹿为猛兽所杀，置于所犯栽下。孜怅惋不已，乃为作冢，埋于隧侧。猛兽即于孜前自扑而死，孜益叹息，又取埋之。自后树木滋茂，而无犯者。积二十余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鹰雉栖其梁，檐鹿与猛兽扰其庭圃，交颈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终身。年八十余，卒于家。邑人号其居为孝顺里。

咸康中，太守张虞上疏曰：“臣闻圣贤明训存乎举善，褒贬所兴，不远千载。谨案所领吴宁县物故人许孜，至性孝友，立节清峻，与物恭让，言行不贰。当其奉师，则在三之义尽；及其丧亲，实古今之所难。咸称殊类致感，猛兽弭害。虽臣不及见，然备闻斯语，窃谓蔡顺、董黯无以过之。孜没积年，其子尚在，性行纯悫，今亦家于墓侧。臣以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标其令迹，甄其后嗣，以酬既往，以奖方来。《阳秋传》曰：‘善善及其子孙’。臣不达大体，请台量议。”疏奏，诏旌表门闾。蠲复子孙。其子生亦有孝行。图孜像于堂，朝夕拜焉。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俭，笃学好问，事亲以孝称。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其间复抚柩哀临不辍。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父老咸曰：“异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始疑疫疠之不相染也。”

初，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衮躬亲稼穑，以给供养，而执事勤恪，与弟子树篱，跪以授条。或曰：“今在隐屏，先生何恭之过？”衮曰：“幽显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卖以养母。母见其勤，曰：“我无所食。”对曰：“母食不甘，衮将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继妻乐氏，皆官族富室，及适衮，俱弃华丽，散资财，与衮共安贫苦，相敬如宾。母终，服丧居于墓侧。

岁大饥，藜羹不糁，门人欲进其饭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为设。及麦熟，获者已毕，而采捃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间。”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则亦大获，又与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险，序长幼，推易居难，礼无违者。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因叩头泣涕，谢祖祢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树，衮之罪也。”父老咸亦为之垂泣，自后人莫之犯。抚诸孤以慈，奉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义方，使长者体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诸子侄，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将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为箕帚，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之道也，故赐汝此。匪器之为美，欲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而以旧宅与其长兄子赓、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抚柩长号，哀感行路，闻者莫不垂涕。

初，衮父诫衮以酒，每醉，辄自责曰：“余废先父之诫，其何以训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邻人褚德逸者，善事其亲，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尝与诸兄过邑人陈准兄弟，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独不拜。准弟徽曰：“子不拜吾亲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亲者，将自同于人之子也，其义至重，衮敢轻之乎？”遂不拜。准、徽叹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欤！君若握兵，临大节，孰能夺之！方今征聘，君实宜之。”于是乡党荐之，州郡交命，察孝廉，举秀才、清白异行，皆不降志，世遂号之为异行。

元康末，颍川太守召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锸荷斧，不俟驾而行，曰：“请受下夫之役。”太守饰车而迎，衮逡巡辞退，请徒行入郡，将命者遂逼扶升车，纳于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己车而寝处焉，形虽恭而神有不可动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叹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为之礼而遣焉。

齐王冏之唱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如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蕃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时人语曰：“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其庾异行乎！”

及冏归于京师，逾年不朝，衮曰：“晋室卑矣，寇难方兴！”乃携其妻适林虑山，事其新乡如其故乡，言忠信，行笃敬。经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有终焉之志。及将收获，命子怞与之下山，中途目眩瞀，坠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独不可舍我贤乎！”时人伤之曰：“庾贤绝尘避地，超然远迹，固穷安陋，木食山栖，不与世同荣，不与人争利，不免遭命，悲夫！”

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人树碑焉。

有四子：怞、蔑、泽、捃。在泽生，故名泽，因捃生，故曰捃。蔑后南渡江，中兴初，为侍中。蔑生愿，安成太守。

孙晷，字文度，吴国富春人，吴伏波将军秀之曾孙也。晷为兒童，未尝被呵怒。顾荣见而称之，谓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审，志气贞立，非常童也。”及长，恭孝清约，学识有理义，每独处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尝倾邪。虽侯家丰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亲垄亩，诵咏不废，欣然独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优饶，而夙兴夜寐，无暂懈也。父母起居尝馔，虽诸兄亲馈，而晷不离左右。富春车道既少，动经江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所诣之处，则于门外树下籓屏之间

隐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尝笃疾经年，晷躬自扶侍，药石甘苦，必经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恳至。而闻人之善，欣若有得；闻人之恶，惨若有失。见人饥寒，并周赡之，乡里赠遗，一无所受。亲故有穷老者数人，恆往来告索，人多厌慢之，而晷见之。欣敬逾甚，寒则与同衾，食则与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时年饥谷贵，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见而避之，须去而出，既而自刈送与之。乡邻感愧，莫敢侵犯。

会稽虞喜隐居海嵎，有高世之风。晷钦其德，聘喜弟预女为妻。喜戒女弃华尚素，与晷同志。时人号为梁鸿夫妇。济阳江淳少有高操，闻晷学行过人，自东阳往候之，始面，便终日谭宴，结欢而别。

司空何充为扬州，檄晷为主簿，司徒蔡谟辟为掾属，并不就。尚书经国明，州士之望，表荐晷，公车径征。会卒，时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敛，有一老父缊袍草屦，不通姓名，径入抚柩而哭，哀声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门者告之丧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顾。同郡顾和等百余人叹其神貌有异，而莫之测也。

颜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钦，给事中。父默，汝阴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人迎丧，旐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旐乃解。及还，其妇梦之曰："吾当复生，可急开棺。"妇颇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饮哺将护，累月犹不能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阖家营视，顿废生业，虽在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赠以甘旨，含谢而不受。或问其故，答曰："病者绵昧，生理未全，既不能进□敢，又未识人惠，若当谬留，岂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含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屦束带。医人疏方，应须髯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

本州辟，不就。东海王赵以为太傅参军，出补阊阳令。元帝初镇下

邳，复命为参军。过江，以含为上虞令。转王国郎中、丞相东阁祭酒，出为东阳太守。东宫初建，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未之官，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迁光禄勋，以年老逊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门施行马，赐床帐被褥，敕太官四时致膳，固辞不受。

于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于含，含曰："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尝论少正卯、盗跖其恶孰深。或曰："正卯虽奸，不至剖人弃膳，盗跖为甚。"含曰："为恶彰露，人思加戮；隐伏之奸，非圣不诛。由此言之，少正为甚。"众咸服焉。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桓温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满，不许。惟与邓攸深交。或问江左群士优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如此。

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卒。遗命素棺薄敛。谥曰靖。丧在殡而邻家失火，移棺绋断，火将至而灭，佥以为淳诚所感也。

三子：髦、谦、约。髦历黄门郎、侍中、光禄勋，谦至安成太守，约零陵太守，并有声誉。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高祖陵，汉光禄大夫。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曾见齿。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饱者一旬矣。殷怪而问之，王言其故。殷时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曰："殷罪衅深重，幼丁艰罚，王母在堂，无旬月之养。殷为人子，而所思无获，皇天后土，愿垂哀愍。"声不绝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声。"殷收泪视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余而归，食而不减，至时，堇生乃尽。又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载方尽。时人嘉其至性通感，竞以谷帛遗之。殷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

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乡党亲族莫不称之。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司空、齐王攸辟为掾，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皆以疾辞。同郡张宣子，识达之士也，劝殷就征。殷曰："当今二公，有晋之栋楹也。吾方希达如榱椽耳，不凭之，岂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应他命，无容不竭尽臣礼，使不得就养。子舆所以辞齐大夫，良以色养无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岂庸人所识哉！而今而后，吾子当为吾师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财，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识如此，何虑不得为公侯妃，而遽以妻刘殷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诫其女曰："刘殷至孝冥感，兼才识超世，此人终当远达，为世名公，汝其谨事之。"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越烧东家。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自是名誉弥显。

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于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匹，谷五百斛。赵王伦纂位，孙秀重殷名，以散骑常侍征之，殷逃奔雁门。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谘祭酒。既至，谓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圣应期，先王以至德辅世，既尧舜为君，稷契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为不可回之图，幸遨唐虞之世，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残反政，然圣迹稍粗，严威滋肃，殷若复尔，恐招华士之诛，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转拜新兴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属永嘉之乱，没于刘聪。聪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殷恆戒子孙曰："事君之法，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而况万乘乎！夫犯颜之祸，将彰君过，宜上思召公咨商之义，下念鲍勋触鳞之诛也。"在聪之朝，与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无得入其门，然滞理不申，藉殷而济者，亦已百数。

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竟以寿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每至忌日，则悲啼至旬。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恆以薄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其姑闻而问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弥谨。卜氏尝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踊出水上，延取

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于是心悟，抚延如己生。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隆立盛寒，体无全衣，而亲极滋味。昼则佣赁，夜则诵书，遂究览经史，皆通大义。州郡礼辟，贪供养不起。父母终后，庐于墓侧，非其蚕不衣，非其耕不食。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家牛一生犊，他人认之，延牵而授与，初无吝色。其人后自知妄认，送犊还延，叩头谢罪，延仍以与之，不复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刘聪，稍迁尚书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聪死后，靳准将作乱，谋之于延，延不从。准既诛刘氏，自号汉天王，以延为左光禄大夫，延又大骂不受，准遂杀之。

王谈，吴兴乌程人也。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阴有复仇志，而惧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锸，阳若耕锄者。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谈伺度行还，伏草中，度既过，谈于桥上以锸斩之，应手而死。既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列上宥之。岩诸子为孙恩所害，无嗣，谈乃移居会稽，修理岩父子坟墓，尽其心力。后太守孔廞究其义行，元兴三年，举谈为孝廉，时称其得人。谈不应召，终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阳人也。父冲，有深识远量，惠帝时为黄门郎。河间王颙执权，引为司马。冲知颙必败，就职一旬，便称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丧父，毁瘠过礼，日以米百粒用糁藜藿，其姊谕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灭性，灭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杂米，足以胜哀。"虞有园在宅北数里，瓜果初熟，有人逾垣盗之。虞以园援多棘刺，恐偷见人惊走而致伤损，乃使奴为之开道。及偷负瓜将出，见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盗瓜，叩头请罪。虞乃欢然，尽以瓜与之。尝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主人曰："此舍数失鱼肉鸡鸭，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将脯主至山冢间寻求，果得之。客求还衣，虞投之不顾。

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会丁母忧，遂止。哀毁骨立，庐于墓侧。五年后，石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石季龙太守刘徵甚器重之，徵迁青州刺史，请虞长史，带祝阿郡。徵遇疾还鄴，令虞监行州府属。季龙死，国中大乱，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启，让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虽历伪朝，而不豫乱，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何琦，字万伦，司空充之从兄也。祖父龛，后将军。父阜，淮南内史。琦年十四丧父，哀毁过礼。性沈敏有识度，好古博学，居于宣城阳谷县，事母孜，朝夕色养。常患甘鲜不赡，乃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选补宣城泾县令。司徒王导引为参军，不就。及丁母忧，居丧泣血，杖而后起，停柩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计无从出，乃匍匐抚棺号哭。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免烧，其精诚所感如此。服阕，乃慨然叹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谓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实利微禄，私展供养。一旦茕然，无复恃怙，岂可复以朽钝之质尘默清朝哉！"于是养志衡门，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书自娱。不营产业，节俭寡欲，丰约与乡邻共之。乡里遭乱，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为购赎。然不为小谦，凡有赠遗，亦不苟让，但于己有余，辄复随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动，不占卜，无所事。司空陆玩、太尉桓温并辟命，皆不就。诏征博士，又不起。简文帝时为抚军，钦其名行，召为参军，固辞以疾。公车再征通直散骑侍郎、散骑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尝登琦县界山，喟然叹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养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述作为事，著《三国评论》，凡所撰录百许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吴逵，吴兴人也。经荒饥疾病，合门死者十有三人，逵时亦病笃，其丧皆邻里以苇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极贫窘，冬无衣被，昼则佣赁，夜烧砖甓，昼夜在山，未尝休止，遇毒虫猛兽，辄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时有赙赠，一无所受。太守张崇义之，以羔雁之礼礼焉。卒于家。

史臣曰：尊亲之道，礼经之明训；孝友之义，诗人之美谈，是知人伦之本，罔兹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异才，流恸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养，戴昌赏其清韵，陆云嘉其茂德。王裒隐居不从其辟，行己莫逾其礼，枯柏以应其诚，惊雷以危其虑。永言董蔡，异时均美。许孜少而敏学，礼备在三，驯雉栖其梁栋，猛兽扰其庭圃，居丧之礼，实古今之所难焉。庾叔褒不匮表于执勤，则裕存乎敬业，幽显不易其操，疫疠不骇其心，急病让夷之规，有古人之风烈矣。孙晷之匪懈，王谈之复仇，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刘殷幼丁艰酷，柴毁逾制，发三冬之堇，赐七年之粟，至诚之契，义形于兹。王延叩冰而召鳞，扇席而清暑，虽黄香、孟宗，抑为伦辈。其余群子，并孝养可崇，清风素范，高山景行，会其宗流，同斯志也。

赞曰：德之所届，有感和征。孝哉王许，永慕烝烝。挥泗凋柏，对榥巢鹰。密、彦、夏、庾，夙标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

友，载光谣咏。鸠驯长盛，鱼荐延元。谈桑义阐，琦吴道存。专洞之德，咸摛左言。□

列传第五十九

忠义

○嵇绍从子含王豹刘沉麴允焦嵩贾浑王育韦忠　辛勉刘敏元周该桓雄韩阶周崎易雄乐道融虞悝沈劲吉挹 王谅宋矩车济丁穆辛恭靖罗企生张祎

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晋自元康之后，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虽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载，而蹈节轻生之士无乏于时。至若嵇绍之卫难乘舆，卡壶之亡躯锋镝，桓雄之义高田叔，周崎之节迈解扬，罗丁致命于旧君，辛吉耻臣于戎虏，张祎引鸩以全节，王谅断臂以厉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贯白日，足以激清风于万古，厉薄俗于当年者欤！所谓乱世识忠臣，斯之谓也。卡壶、刘超、钟雅、周虓等已入列传，其余即叙其行事以为《忠义传》，用旌晋氏之有人焉。

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

绍始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复未见其父耳。"累迁汝阴太守。尚书左仆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为吏部尚书，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沛国戴晞少有才智，与绍从子含相友善，时人许以远致，绍以为必不成器。晞后为司州主簿，以无行被斥，州党称绍有知人之明。转豫章内史，以母忧，不之官。服阕，拜徐州刺史。时石崇为都督，性虽骄暴，而绍将之以道，崇甚亲敬之。后以长子丧去职。

元康初，为给事黄门侍郎。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托焉。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及谧诛，绍时在省，

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阳子，迁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太尉、广陵公陈准薨，太常奏谥，绍驳曰：“谥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文武显于功德，灵厉表于暗蔽。自顷礼官协情，谥不依本。准谥为过，宜谥曰缪。”事下太常。时虽不从，朝廷惮焉。

赵王伦篡位，署为侍中。惠帝复阼，遂居其职。司空张华为伦所诛，议者追理其事，欲复其爵，绍又驳曰：“臣之事君，当除烦去惑。华历位内外，虽粗有善事，然阖棺之责，著于远近，兆祸始乱，华实为之。故郑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鲁戮隐罪，终篇贬翚。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谓不宜复其爵位，理其无罪。”时帝初反正，绍又上疏曰：“臣闻改前辙者则车不倾，革往弊者则政不爽。太一统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兴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齐王冏既辅政，大兴第舍，骄奢滋甚，绍以书谏曰：“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丰屋蔀家，无益危亡。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此岂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万姓颙，咸待覆润，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复主之勋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虽谦顺以报之，而卒不能用。绍尝诣炯谘事，遇炯宴会，召董艾、葛旗等共论时政。艾言于炯曰：“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左右进琴，绍推不受。冏曰：“今日为欢，卿何吝此邪！”绍对曰：“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于后。绍虽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冏大惭。艾等不自得而退。顷之，以公事免，冏以为左司马。旬日，冏被诛。初，兵交，绍奔散赴宫，有持弩在东阁下者，将射之，遇有殿中将兵萧隆，见绍姿容长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于此得免。遂还荥阳旧宅。

寻征为御史中丞，未拜，复为侍中。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向京都，以讨长沙王乂，大驾次于城东。乂言于众曰：“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六军之士皆曰：“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遂拜绍使持节、平西将军。属乂被执，绍复为侍中。公王以下皆诣鄴谢罪于颖，绍等咸见废黜，免为庶人。寻而朝廷复有北征之役，征绍，复其爵位。绍以天子蒙尘，承诏驰诣行在所。值王师败绩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散溃，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初，绍之行也，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闻者莫不叹息。及张方逼帝迁长安，河间王颙表赠绍司空，进爵为公。会帝还洛阳，事遂未行。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碑，又表赠官爵。帝乃遣使册赠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进爵为侯，赐墓田一顷，客十户，祠以少牢。元帝为左丞相，承制，以绍死节事重，而赠礼未副勋德，更表赠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赐谥曰忠穆，复加太牢之祠。

绍诞于行己，不饰小节，然旷而有检，通而不杂。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门人故吏思慕遗爱，行服墓次，毕三年者三十余人。长子□□，有父风，早夭。以从孙翰袭封。成帝时追述绍忠，以翰为奉朝请。翰以无兄弟，自表还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诏曰：“褒德显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执德高邈，在否弥宣，贞洁之风，义著千载。每念其事，怆然伤怀。忠贞之胤，蒸尝宜远，所以大明至节，崇奖名教。可访其宗族，袭爵主祀。”于是复以翰孙旷为弋阳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亳丘，自号亳丘子，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楚王玮辟为掾。玮诛，坐免。举秀才，除郎中。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文不加点。其序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曰：“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资其量，器虚神清，穷玄极旷。人伪俗季，真风既散，野无讼屈之声，朝有争宠之叹，上下相陵，长幼失贯，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今王生沈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驰屈产于皇衢，画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齐王冏辟为征西参军，袭爵武昌乡侯。长沙王乂召为骠骑记室督、尚书郎。乂与成都王颖交战，颖军转盛，尚书郎旦出督战，夜还理事。含言于乂曰：“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以有军务，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拥塞，倒悬之急，不复过此。但居曹理事，尚须增郎，况今都官中骑三曹昼出督战，夜还理事，一人两役，内外废乏。含谓今有十万人，都督各有主帅，推毂授绥，委付大将，不宜复令台僚杂与其间。”乂从之，乃增郎及令史。

怀帝为抚军将军，以含为从事中郎。惠帝北征，转中书侍郎。及荡阴之败，含走归荥阳。永兴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阂，未得应召。范阳王虓为征南将军，屯许昌，复以含为从事中郎。寻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虓为刘乔所破，含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弘待以上宾之礼。含性通敏，好荐达才贤，常欲崇赵武之谥，加臧文之罪。属陈敏作乱，江扬震荡，南越险远，而广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发，会弘卒，时或欲留含领刑州。含性刚躁，素与弘司马郭劢有隙，劢疑含将为己害，夜掩杀之，时年四十四。怀帝即位，谥曰宪。

王豹，顺阳人也。少而抗直。初为豫州别驾，齐王冏为大司马，以豹为主簿。冏骄纵，失天下心，豹致笺于冏曰：

豹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将以安主定时，保存社稷者也。是以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罚不足以为诛；为人主而逆其谏者，灵厉不足以为谥。伏惟明公虚心下士，开怀纳善，款诚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于听。豹伏思晋政渐缺，始自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乃事势使然，未为辄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故复因前倾败之法，寻中间覆车之轨，欲冀长存，非所敢闻。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面贵王，各以方刚强盛，并典戎马，处险害之地。且明公兴义讨逆，功盖天下，圣德光茂，名震当世。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浅见，陈写愚情。

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所以然者，天下习于所奉故也。今诚能尊用周法，以成都为北州伯，统河北之王侯，明公为南州伯，以摄南土之官长，各因本职，出居其方，树德于外，尽忠于内，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简良才，命贤俊，以为天子百官，则四海长宁，万国幸甚，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危败路塞，社稷可保。顾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悟张良履足之谋，远临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圣思，宛许可都也。

书入，无报，豹重笺曰：

豹书御已来，十有二日，而圣旨高远，未垂采察，不赐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盖霸王之神宝，安危之秘术，不可须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挟大功，抱大名，怀大德，执大权，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贤

圣所以战战兢兢，日昃不暇食，虽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为兄，成王为君，伐纣有功，以亲辅政，执德弘深，圣思博远，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摄事之日，四国流言，离主出奔，居东三年，赖风雨之变，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应，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祸未知所限也。至于执政，犹与召公分陕为伯。今明公自视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来，宰相之患，危机窃发，不及容思，密祸潜起，辄在呼嗡，岂复晏然得全生计！前鉴不远，公所亲见也。君子不有远虑，必有近忧，忧至乃悟，悔无所及也。

今若从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国，北与成都分河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宽方千里，以与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结好要盟，同奖皇家；贡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圣规，可先旨与成都共论。虽以小才，愿备行人。昔厮养，燕赵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开其说，两国以宁。况豹虽陋，大州之纲纪，加明公起事险难之主簿也。故身虽轻，其言未必否也。

冏令曰："得前后白事，具意，辄别思量也。"会长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见豹笺，谓冏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杀！"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纳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颠坠，与成都、长沙、新野共兴义兵，安复社稷，唯欲戮力皇家，与亲亲宗室腹心从事，此臣夙夜自誓，无负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异端，谓臣忝备宰相，必遘危害，虑在一旦，不祥之声可蹻足而待，欲臣与成都分陕为伯，尽出藩王。上诬圣朝鉴御之威，下长妖惑，疑阻众心，噂□沓背憎，巧卖两端，讪上谤下，谗内间外，遘恶导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鲁，乃诛少正；子产相郑，先戮邓析，诚以交乱名实，若赵高诡怪之类也。豹为臣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将死，曰："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众庶冤之。俄而冏败。

刘沈，字道真，燕国蓟人也。世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学好古。太保卫瓘辟为掾，领本邑大中正。敦儒道，爱贤能，进霍原为二品，及申理张华，皆辞旨明峻，为当时所称。齐王冏辅政，引为左长史，迁侍中。于时李流乱蜀，诏沈以侍中、假节，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行次长安，河间王颙请留沉为军司，遣席薳代之。后领雍州刺史。及张昌作乱，诏颙遣沉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自蓝田关以讨之，颙不奉诏。沉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长沙王乂命沉将武吏四百人还州。

张方既逼京都，王师屡败，王瑚、祖逖言于乂曰："刘沈忠义果毅，

雍州兵力足制河间，宜启上诏与沈，使发兵袭颙，颙窘急，必召张方以自救，此计之良也。”乂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合七郡之众及守防诸军、坞壁甲士万余人，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登，袭长安。颙时顿于郑县之高平亭，为东军声援，闻沈兵起，还镇渭城，遣督护虞夔率步骑万余人逆沈于好畤。接战，夔众败，颙大惧，退入长安，果急呼张方。沈渡渭而垒，颙每遣兵出斗，辄不利，沈乘胜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从长安门而入，力战至颙帐下。沈军来迟，颙军见澹等无继，气益倍。冯翊太守张辅率众救颙，横击之，大战于府门，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颙奇澹壮勇，将活之。澹不为之屈，于是见杀。沈军遂败，率余卒屯于故营。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至，沈军大惊而溃，与麾下百余人南遁，为陈仓令所执。沈谓颙曰：“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辞义慷慨，见者哀之。颙怒，鞭之而后腰斩。有识者以颙干上犯顺，虐害忠义，知其灭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硃门，北望青楼。”洛阳倾覆，阎鼎等立秦王为皇太子于长安，鼎总摄百揆。允时为安夷护军、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规权势，因鼎杀京兆太守梁综，乃与综弟冯翊太守纬等攻鼎，走之。会雍州刺史贾疋为屠各所杀，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为尚书左仆射、领军、持节、西戎校尉、录尚书事，雍州如故。时刘曜、殷凯、赵染数万众逼长安，允击破之，擒凯于阵。曜复攻北地，允为太都督、骠骑将军，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闻而转寇上郡，允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曜后复围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骑赴之。去城数十里，群贼绕城放火，烟尘蔽天，纵反间诈允曰：“郡城已陷，焚烧向尽，无及矣。”允信之，众惧而溃。后数日，麴昌突围赴长安，北地遂陷。

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然诸将骄恣，恩不及下，人情颇离，由是羌胡因此跋扈，关中淆乱，刘曜复攻长安，百姓饥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将出降，叹曰：“误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阳，为刘聪所幽辱，允伏地号哭不能起。聪大怒，幽之于狱，允发愤自杀。聪嘉其忠烈，赠车骑将军，谥节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众据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难于嵩，嵩素侮允，曰：“须允困，当救之。”及京都败，嵩亦寻为寇所灭。

贾浑，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为介休令。及刘元海作乱，遣其将乔晞攻陷之。浑抗节不降，曰：“吾为晋守，不能全之，岂苟求生以事贼虏，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哉！”晞怒，执将杀之，晞将尹崧曰：“将军舍之，以劝事君。”晞不听，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身长八尺余，须长三尺，容貌绝异，音声动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为立别宅，分之资业，育受之无愧色。然行己任性，颇不偶俗。妻丧，吊之者不过四五人，然皆乡闾名士。太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鹞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蚀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浑辟为掾，除南武阳令。为政清约，宿盗逃奔他郡。迁并州督护。成都王颖在鄴，又以育为振武将军。刘元海之为北单于，育说颖曰：“元海今去，育请为殿下促之，不然，惧不至也。”颖然之，以育为破虏将军。元海遂拘之，其后以为太傅。

韦忠字子节，平阳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好学博通，性不虚诺。闭门修己，不交当世，每至吉凶，亲表赠遗，一无所受。年十二，丧父，哀慕毁悴，杖而后起。司空裴秀吊之，匍匐号诉，哀恸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长大必为佳器。”归而命子頠造焉。服阕，遂庐于墓所。頠慕而造之，皆托行不见。家贫，藜藿不充，人不堪其忧，而忠不改其乐。頠为仆射，数言之于司空张华，华辟之，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吾茨檐贱士，本无宦情。且茂先华而不实，裴頠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若此，岂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涛荡岳，余波见漂，况可临尾闾而窥沃焦哉！”太守陈楚迫为功曹。会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贼射之，中三创。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韦忠愿以身代君，乞诸君哀之。”亦遭五矢。贼相谓曰：“义士也！”舍之。忠于是负楚以归。后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平羌校尉，讨叛羌，矢尽，不屈节而死。

辛勉，字伯力，陇西狄道人也。父洪，左卫将军。勉博学，有贞固之操。怀帝世，累迁为侍中。及洛阳陷，随帝至平阳。刘聪将署为光禄大夫，勉固辞不受。聪遣其黄门侍郎乔度赍药酒逼之，勉曰：“大丈夫岂

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事二姓，下见武皇帝哉！”引药将饮，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试耳，君真高士也！”叹息而去。聪嘉其贞节，深敬异之，为筑室于平阳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辞而不受。年八十，卒。

勉族弟宾，愍帝时为尚书郎。及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使帝行酒洗爵，欲观晋臣在朝者意。宾起而抱帝大哭，聪曰：“前杀庾珉辈，故不足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永嘉之乱，自齐西奔。同县管平年七十余，随敏元而西，行及荥阳，为盗所劫。敏元已免，乃还谓贼曰：“此公孤老，余年无几，敏元请以身代，愿诸君舍之。”贼曰：“此公于君何亲？”敏元曰：“同邑人也。穷窭无子，依敏元为命。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复不如敏元，乞诸君哀也。”有一贼□真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忧不得汝乎！”敏元奋剑曰：“吾岂望生邪！当杀汝而后死。此公穷老，神祇尚当哀矜之。吾亲非骨肉，义非师友，但以见投之故，乞以身代。诸大夫慈惠，皆有听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发斯言！”顾谓诸盗长曰：“夫仁义何常，宁可失诸君子！上当为高皇、光武之事，下岂失为陈项乎！当取之由道，使所过称咏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损盛美！当为诸君除此人，以成诸君霸王之业。”前将斩之。盗长遽止之，而相谓曰：“义士也！害之犯义。”乃俱免之。后仕刘曜，为中书侍郎、太尉长史。

周该，天门人也。性果烈，以义勇称。虽不好学，而率由名教。叔父级为宜都内史，亦忠节士也。闻谯王承立义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举，而书檄不至，级谓该曰：“吾尝疾王敦挟陵上之心，今称兵构逆，有危社稷之势。谯王宗室之望，据方州之重，建旗誓众，图袭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马器械当今为盛，闻与谯王剋期举义，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时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谯王乎？”该欣然奉命，潜至湘州，与承相见，口陈至诚。承大悦。会王敦遣其将魏乂围承甚急，该乃与湘州从事周崎间出反命，俱为乂所见，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级由是获免王敦之难。

桓雄，长沙人也。少仕州郡。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命为主簿。王敦之逆，承为敦将魏又所执，佐吏奔散，雄与西曹韩阶，从事武延并毁服为僮竖，随承向武昌。乂见雄姿貌长者，进退有礼，知非凡人，有畏惮

之色，因害之。

韩阶，长沙人也。性廉谨笃慎，为闾里所敬爱。刺史、谯王承辟为议曹祭酒，转西曹书佐。及承为魏乂所执，送武昌，阶与武延等同心随从，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后，二人执志愈固。及承遇祸，阶、延亲营殡敛，送柩还都，朝夕哭奠，俱葬毕乃还。

周崎，邵陵人也。为湘州从事。王敦之难，谯王承使崎求救于外，与周该俱为魏乂侦人所执，乂责崎辞情，临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无定指，随时制宜耳。"又谓崎曰："汝为我语城中，称大将军已破刘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阳，无复异议，三江州郡，万里肃清，外援理绝。如是者，我当活汝。"崎伪许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军败于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众来赴此急，努力坚守，贼今散矣！"乂于是数而杀之。

易雄，字兴长，长沙浏阳人也。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仕郡，为主簿。张昌之乱也，执太守万嗣，将斩之，雄与贼争论曲直。贼怒，叱使牵雄斩之，雄趋出自若。贼又呼问之，雄对如初。如此者三，贼乃舍之。嗣由是获免，雄遂知名。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后为舂陵令。

刺史、谯王承既距王敦，将谋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驰檄远近，列敦罪恶，宣募县境，数日之中，有众千人，负粮荷戈而从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残荒之后，城池不完，兵资又阙。敦遣魏乂、李恆攻之，雄勉厉所统，捍御累旬，士卒死伤者相枕。力屈城陷，为乂所虏，意气慷慨，神无惧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王室如毁。雄安用生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愿也。"敦惮其辞正，释之。众人皆贺，雄笑曰："昨夜梦乘车，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傍有斤，吾其戮乎！"寻而敦遣杀之。当时见者，莫不伤惋。

乐道融，丹阳人也。少有大志，好学不倦，与朋友信，每约己而务周给，有国士之风。为王敦参军。敦将图逆，谋害朝贤，以告甘卓。卓以为不可，迟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虽为敦佐，忿其逆节，因说卓曰："主上躬统万机，非专任刘隗。今虑七国之祸，故割湘州以削诸侯，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被夺耳。王敦背恩肆逆，举兵伐主，国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岂不负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成

宗党之耻邪！君当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敦众闻之，必不战自散，大勋可就矣。”卓大然之，乃与巴东监军柳纯等露檄陈敦过逆，率所统致讨，又遣赍表诣台。卓怍不果决，且年老多疑，遂待诸方同进，出军稽迟。至猪口，敦闻卓已下兵，卓兄子仰时为敦参军，使仰求和于卓，令其旋军。卓信之，将旋，主簿邓骞与道融劝卓曰：“将军起义兵而中废，为败军之将，窃为将军不取。今将军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还，恐不可得也。”卓不从。道融昼夜涕泣谏卓，忧愤而死。

虞悝，长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孝悌廉信为乡党所称，而俱好臧否，以人伦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为治中、别驾。元帝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时人谓之“百六掾”。望亦被召，耻而不应。

谯王承临州，知其名，檄悝为长史。未到，遭母丧。会王敦作逆，承往吊悝，因留与语曰：“吾前被诏，遣镇此州，正以王敦专擅，防其为祸。今敦果为逆谋，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领驰赴朝廷，而众少粮乏，且始到贵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翘俊，而智勇远闻，古人墨绖即戎，况今鲸鲵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极之情，忘忠义之节乎！如今起事，将士器械可以济不？”悝、望对曰：“王敦居分陕之任，一旦构逆，图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驾访及，悝兄弟并受国恩，敢不自奋！今天朝中兴，人思晋德，大王以宗子之亲，奉信顺而诛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粮器空竭，舟舰寡少，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其势必分，然后图之，事可捷也。”承以为然，乃命悝为长史，望为司马，督护诸军。

湘东太守郑澹，敦之姊夫也，不顺承旨，遣望讨之。望率众一旅，直人郡斩澹，以徇四境。及魏乂来攻，望每先登，力战而死。城破，悝复为乂所执，将害之，子弟对之号泣，悝谓曰：“人生有死，阖门为忠义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赠悝襄阳太守，望荥阳太守，遣谒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劲，字世坚，吴兴武康人也。父充，与王敦构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平北将军、司马刺史，将镇洛阳，上疏曰：“臣当藩卫山陵，式遏戎狄，虽义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国恩，艰难急病，非才不济。吴兴男子沈劲，清操著于乡邦，贞固足以干事。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

人既悦，义附亦众。劲父充昔虽得罪先朝，然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否？”诏听之。劲既应命，胡之以疾病解职。

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频以寡制众。而粮尽援绝，祐惧不能保全。会贼寇许昌，祐因以救许昌为名，兴宁三年，留劲以五百人守城，祐率众而东。会许昌已没，祐因奔崖坞。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寻为恪所攻，城陷，被执，神气自若。恪奇而将宥之，其中军将军慕容虔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若赦之，必为后患。”遂遇害。恪还，从容言于慕容晞曰：“前平广固，不能济辟闾，今定洛阳而杀沈劲，实有愧于四海。”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子赤黔为大长秋。赤黔子叔任，义熙中为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冲，冯翊莲芍人也。祖朗，愍帝时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叹曰：“吾智不能谋，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随北面事贼虏乎！”乃自杀。挹少有志节。孝武帝初，苻坚陷梁益，桓豁表挹为魏兴太守，寻加轻车将军，领晋昌太守。以距坚之功，拜员外散骑侍郎。苻坚将韦钟攻魏兴，挹遣众距之，斩七百余级，加督五郡军事。钟率众欲趣襄阳，挹又邀击，斩五千余级。钟怒，回军围之，挹又屡挫其锐。其后贼众继至，挹力不能抗，城将陷，引刃欲自杀，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计，为计不立，死未晚也。”挹不从，友人逼夺其刀。会贼执之，挹闭口不言，不食而死。

车骑将军桓冲上言曰：“故轻车将军、魏兴太守吉挹祖朗，西台倾覆，陨身守节。挹世笃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阳，军次灞水，挹携将二弟，单马来奔，录其此诚，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转在魏兴。久处兵任，委以边戍，疆场归怀，著称所莅。前年狡氐纵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独立，众无一旅，外摧凶锐，内固津要，虏贼舟船，俘馘千计，而贼并力功围，经历时月，会襄阳失守，边情沮丧，加众寡势殊，以至陷设。挹辞气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陨，将吏持守，用不即毙，遂乃杜口无言，绝粒而死。挹参军史颖，近于贼中得还，赍挹临终手疏，并具说意状。挹之忠志，犹在可录。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则荣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赠益州刺史。

王谅，字幼成，丹阳人也。少有干略，为王敦所擢，参其府事，稍迁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硕专威交土，迎立陶咸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机为刺史，硕发兵距机，自领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

州事。永兴三年，敦以谅为交州刺史。谅将之任，敦谓曰："修湛、梁硕皆国贼也，卿至，便收斩之。"谅既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所，谅敕从人不得入阁，既前，执之。硕时在坐，曰："湛故州将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杀也。"谅曰："是君义故，无豫我事。"即斩之。硕怒而出。谅阴谋诛硕，使客刺之，弗克，遂率众围谅于龙编。陶侃遣军救之，未至而谅败。硕逼谅夺其节，谅固执不与，遂断谅右臂。谅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断何有！"十余日，愤恚而卒。硕据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为侃军所灭，传首京都。

宋矩，字处规，敦煌人也。慷慨有志节。张重华据凉州地，以矩为宛戍都尉。石季龙遣将麻秋攻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致矩。矩既至，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与义；苟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先杀妻子，自刎而死。秋曰："义士也！"命葬之。重华嘉其诚节，赠振威将军。

车济，字万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张重华以为金城令，为石季龙将麻秋所陷，济不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临之以兵。济辞色不挠，曰："吾虽才非庞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杀，志不可移。"乃伏剑而死。秋叹其忠节，以礼葬之。后重华迎致其丧，亲临恸哭，赠宜禾都尉。

丁穆，字彦远，谯国人也。积功劳，封真定侯，累迁为顺阳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将军、梁州刺史。受诏未发，会苻坚遣众寇顺阳，穆战败，被执至长安，称疾不仕伪朝。坚又倾国南寇，穆与关中人士唱义，谋袭长安，事泄，遇害，临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后周得至京师，诣阙上之。孝武帝下诏曰："故顺阳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诚节弥固，直亮壮劲，义贯古烈。其丧柩始反，言寻伤悼。可赠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赙赐一依周虓故事。为立屋宅，并给其妻衣食，以终厥身。"

辛恭靖，陇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干，才量过人。隆安中，为河南太守。会姚兴来寇，恭靖固守百余日，以无救而陷，被执至长安。兴谓之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可乎？"恭靖厉色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兴怒，幽之别室。经三年，至元兴中，诳守者，乃逾垣而遁，归于江东，安帝嘉之。桓玄请为谘议参军，置之朝首。寻而病卒。

罗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艺。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刺史王凝之请为别驾。殷仲堪之镇江陵，引为功曹。累迁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为谘议参军。仲堪

多疑少决，企生深忧之，谓弟遵生曰：“殷侯仁而无断，事必无成。成败，天也，吾当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无送者，唯企生从焉。路经家门，遵生曰：“作如此分离，何可不执手！”企生回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牵下之，谓曰：“家有老母，将欲何之？”企生挥泪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养不失子道，一门之中有忠与孝，亦复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于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愿少见待。”仲堪见企生无脱理，策马而去。

玄至荆州，人士无不诣者，企生独不往，而营理仲堪家。或谓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诚节，若遂不诣，祸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见遇以国士，为弟以力见制，遂不我从，不能共殄丑逆，致此奔败，亦何面目复就桓求生乎！”玄闻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谓曰：“若谢我，当释汝。”企生曰：“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颜复谢！”玄即收企生，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文帝杀嵇康，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玄许之。又引企生于前，谓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见负？今者死矣！”企生对曰：“使君既兴晋阳之甲，军次寻阳，并奉王命，各还所镇，升坛盟誓，口血未干，而生奸计。自伤力劣，不能翦灭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时年三十七，众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遗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张祎，吴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为琅邪王，以祎为郎中令。及帝践阼，刘裕以祎帝之故吏，素所亲信，封药酒一罂付祎密令鸩帝。祎既受命而叹曰：“鸩君而求生，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不如死也！”因自饮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肤受见诛，王仪以抗言获戾，时皆可谓死非其罪也。伟元耻臣晋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虽同，所趣之途即异，而并见称当世，垂芳竹帛，岂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独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绍兼济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谓兰桂异质而齐芳，《韶》《武》殊音而并美。或有论绍者以死难获讥，扬榷言之，未为笃论。夫君，天也，天可仇乎！安既享其荣，危乃违其祸，进退无据，何以立人！嵇生之陨身全节，用此道也。

赞曰：重义轻生，亡躯殉节。劲松方操，严霜比烈。白刃可陵，贞心难折。道光振古，芳流来哲。

列传第六十

良吏

○鲁芝胡威杜轸窦允王宏曹摅潘京范晷丁绍乔智明邓攸吴隐之

汉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则长吏之官，实为抚导之本。是以东里相郑，西门宰鄴，颍川黄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怀其惠，或教移齐鲁，或政务宽和，斯并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为准的。

有晋肇兹王业，光启霸图，授方任能，经文纬武。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娄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浸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爰及惠怀，中州鼎沸，逮于江左，晋政多门，元帝比少康之隆，处仲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乱常，既权逼是忧，故羁縻成俗。莅职者为身择利，铨综者为人择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势位必高门之胄，遂使良能之绩仅有存焉。虽复茂弘以明允赞经纶，安石以时宗镇雅俗，然外虞孔炽，内难方殷，而匡救弥缝，方免倾覆，弘风革弊，彼则未遑。今采其政绩可称者，以为《良吏传》。

鲁芝，字世英，扶风郿人也。世有名德，为西州豪族。父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离，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坟籍。郡举上计吏，州辟别驾。魏车骑将军郭淮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举孝廉，除郎中。会蜀相诸葛亮侵陇右，淮复请芝为别驾。事平，荐于公府，辟大司马曹真掾，转临淄侯文学。郑袤荐于司空王朗，朗即加礼命。后拜骑都尉、参军事、行安南太守，迁尚书郎。曹真出督关右，又参大司马军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参骠骑军事，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迁广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阙献书，乞留芝。魏明帝许焉，仍策书嘉叹，勉以黄霸之美，加讨寇将军。

曹爽辅政，引为司马。芝屡有谠言嘉谋，爽弗能纳。及宣帝起兵诛爽，芝率余众犯门斩关，驰出赴爽，劝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

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若挟天子保许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欲就东市，岂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狱，当死，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俄而起为使持节、领护匈奴中郎将、振威将军、并州刺史。以绥缉有方，迁大鸿胪。

高贵乡公即位，赐爵关内侯，邑二百户。毋丘俭平，随例增邑二百户，拜扬武将军、邢州刺史。诸葛诞以寿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诞平，进爵武进亭侯，又增邑九百户。迁大尚书，掌刑理。常道乡公即位，进爵鬃城乡侯，又增邑八百户，迁监青州诸军事、振武将军、青州刺史，转平东将军。五等建，封阴平伯。

武帝践阼，转镇东将军，进爵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芝以年及悬车，告老逊位，章表十余上，于是征为光禄大夫，位特进，给吏卒，门施行马。羊祜为车骑将军，乃以位让芝，曰：“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华发，以礼终始，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从。其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为举哀，赠赠有加，谥曰贞，赐茔田百亩。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寿春人也。父质，以忠清著称，少与乡人蒋济、硃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魏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威早厉志尚。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每至客舍，躬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侣进道。既至，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父赐绢一匹为装。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质帐下都督先威未发，请假还家，阴资装于百余里，要威为伴，每事佐助。行数百里，威疑而诱问之，既知，乃取所赐绢与都督，谢而遣之。后因他信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著闻。拜侍御史，历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勤于政术，风化大行。

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孰与父清？”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胜耶？”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入为尚书，加奉车都尉。

威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拜前将军、

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赠使持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余如故，谥曰烈。子奕嗣。

奕字次孙，仕至平东将军。威弟罴，字季象，亦有干用，仕至益州刺史、安东将军。

杜轸，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绵竹令。轸师事谯周，博涉经书。州辟不就，为郡功曹史。时邓艾至成都，轸白太守曰："今大军来征，必除旧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参军牵弘自之郡，弘问轸前守所在，轸正色对曰："前守达去就之机，辄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复为功曹，轸固辞。察孝廉，除建宁令，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满将归，群蛮追送，赂遗甚多，轸一无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阳令，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为立祠，得罪者无怨言。累迁尚书郎。轸博闻广涉，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时涪人李骧亦为尚书郎，与轸齐名，每有论议，朝廷莫能逾之，号蜀有二郎。轸后拜犍为太守，甚有声誉。当迁，会病卒，年五十一。子毗。

毗字长基。州举秀才，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迁尚书郎，参太傅军事。及洛阳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为益州刺史，将与宜都太守柳纯共固白帝。杜弢遣军要毗，遂遇害。

毗弟秀，字彦颖，为罗尚主簿。州没，为氐贼李骧所得，欲用为司马。秀不受，见害。毗次子歆，举秀才。

轸弟烈，明政事，察孝廉，历平康、安阳令，所居有异绩，迁衡阳太守。闻轸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诏转犍为太守，蜀土荣之。后迁湘东太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病卒。

烈弟良，举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补州大中正，卒。

窦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门，清尚自修。少仕县，稍迁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长。勤于为政，劝课田蚕，平均调役，百姓赖之。迁谒者。泰始中，诏曰："当官者能洁身修己，然后在公之节乃全。身善有章，虽贱必赏，此兴化立教之务也。谒者窦允前为浩亹长，以修勤清白见称河右。是辈当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劝。主者详复参访，有以旌表之。"拜临水令。克己厉俗，改修政事，士庶悦服，咸歌咏之。迁钜鹿太守，甚有政绩。卒于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从孙也。魏时辟公府，累迁尚

书郎，历给事中。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矣。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听以赎罪论。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帝常遣左右微行，观察风俗，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袒服，至褰发于路。论者以为暮年谬妄，由是获讥于世，复坐免官。后起为尚书。太康五年卒，追赠太常。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鞫，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以病去官。复为洛阳令。

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冏尝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今入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窃预下问，敢不尽情。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脂车秣马，高揖归籓，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冏不纳。寻转中书侍郎。长沙王乂以为骠骑司马。

乂败，免官。因丁母忧。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

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襄阳，以摅为征南司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众屯冠军，寇掠城邑。简遣参军崔旷讨之，令摅督护旷。旷，奸凶人也，谲摅前战，期为后继，既而不至。摅独与逌战于郦县，军败死之。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赵廞甚器之，尝问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于是名焉。"为州所辟，因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京曰："辟士为不孝邪？"京举版答曰："今为忠臣，不得复为孝子。"其机辩皆此类。后太庙立，州郡皆遣使贺，京白太守曰："夫太庙立，移神主，应问讯，不应贺。"遂遣京作文，使诣京师，以为永式。京仍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历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术，路不拾遗。迁桂林太守，不就，归家，年五十卒。

范晷，字彦长，南阳顺阳人也。少游学清河，遂徙家侨居。郡命为五官掾，历河内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荐为侍御史。调补上谷太守，遭丧，不之官。后为司徒左长史，转冯翊太守，甚有政能，善于绥抚，百姓爱悦之。征拜少府，出为凉州刺史，转雍州。于时西土荒毁，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倾心化导，劝以农桑，所部甚赖之。元康中，加左将军，卒于官。二子：广、稚。

广字仲将。举孝廉，除灵寿令，不之官。姊适孙氏，早亡，有孙名迈，广负以南奔，虽盗贼艰急，终不弃之。元帝承制，以为堂邑令。丞刘荣坐事当死，郡劾以付县。荣即县人，家有老母，至节，广辄听暂还，荣亦如期而反。县堂为野火所及，荣脱械救火，事毕，还自著械。后大旱，米贵，广散私谷振饥人，至数千斛，远近流寓归投之，户口十倍。卒于官。

稚少知名，辟大将军掾，早卒。子汪，别有传。

丁绍，字叔伦，谯国人也。少开朗公正，早历清官，为广平太守，

政平讼理，道化大行。于时河北骚扰，靡有完邑，而广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悦其法而从其令。及临漳被围，南阳王模窘急，绍率郡兵赴之，模赖以获全。模感绍恩，生为立碑。迁徐州刺史，士庶恋慕，攀附如归。未之官，复转荆州刺史。从车千乘，南渡河至许。时南阳王模为都督，留绍，启转为冀州刺史。到镇，率州兵讨破汲桑有功，加宁北将军、假节、监冀州诸军事。时境内羯贼为患，绍捕而诛之，号为严肃，河北人畏而爱之。绍自以为才足为物雄，当官莅政，每事克举，视天下之事若运于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时王浚盛于幽州，苟晞盛于青州，然绍视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临终叹曰："此乃天亡冀州，岂吾命哉！"怀帝策赠车骑将军。

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少丧二亲，哀毁过礼，长而以德行著称。成都王颖辟为辅国将军。颖之败赵王伦也，表智明为殄寇将军、隆虑、共二县令。二县爱之，号为"神君"。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人有劝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纵吾得免，作何面目视息世间！"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颖以智明为折冲将军、参丞相前锋军事。智明劝颖奉迎乘舆，颖大怒曰："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寻属永嘉之乱，仕于刘曜。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强正。钟会伐蜀，奇其才，自黾池令召为主簿。贾充伐吴，请殷为长史。后授皇太子《诗》，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盘囊。占者以为水边有女，汝字也，断盘囊者，新兽头代故兽头也，不作汝阴，当汝南也。果迁汝阴太守。后为中庶子。

攸七岁丧父，寻丧母及祖母，居丧九年，以孝致称。清和平简，贞正寡欲。少孤，与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赐官，敕攸受之。后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尝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历太子洗马、东海王越参军。越钦其为人，转为世子文学、吏部郎。越弟腾为东中郎将，请攸为长史。出为河东太守。

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闻攸在营，驰召，将杀之。攸至门，门干乃攸为郎时干，识攸，攸求纸笔作辞。干候勒和

悦，致之。勒重其辞，乃勿杀。勒长史张宾先与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称攸于勒。勒召至幕下，与语，悦之，以为参军，给车马。勒每东西，置攸车营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与胡邻毂，胡夜失火烧车。吏按问，胡乃诬攸。攸度不可与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缚诣勒以明攸，而阴遗攸马驴，诸胡莫不叹息宗敬之。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兒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

至新郑，投李矩。三年，将去，而矩不听。荀组以为陈郡、汝南太守，愍帝征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组于许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属还攸。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虞□斐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诏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百姓诣台乞留一岁，不听。拜侍中。岁余，转吏部尚书。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

永昌中，代周顗为护军将军。太宁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谋起兵，乃迁攸为会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后，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攸已出在家，不复知护军事，有恶攸者，诬攸尚白敦兵数。帝闻而未之信，转攸为太常。时帝南郊，攸病不能从。车驾过攸问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进退，无喜愠之色。久之，迁尚书右仆射。咸和元年卒，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祠以少年。

攸弃子之后，妻子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畜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兒。"弟子绥服攸丧三年。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也。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日晏歠菽，不飨非其粟，儋石无储，不取非其道。年十余，丁父忧，每号泣，行人

为之流涕。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哭临之时，恆有双鹤警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俱集，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至。尝食咸菹，以其味旨，掇而弃之。

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贤明妇人也，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箸，为之悲泣。既而谓康伯曰："汝若居铨衡，当举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转参征虏军事。兄坦之为袁真功曹，真败，将及祸，隐之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释之。遂为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累迁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入为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右卫率，转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孝武帝欲用为黄门郎，以隐之貌类简文帝，乃止。寻守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领著作如故，迁左卫将军。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元兴初，诏曰："夫孝行笃于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飧。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及卢循寇南海，隐之率厉将士，固守弥时，长子旷之战没。循攻击百有余日，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隐之携家累出，欲奔还都，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诏不许。刘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久方得反。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及至，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赐车牛，更为起宅，固辞。寻拜度支尚书、太常，以竹篷为屏风，坐无氈席。后迁中领军，清俭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余悉分振亲族，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身恆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

义熙八年，请老致事，优诏许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十万、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

初，隐之为奉朝请，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沈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

子延之复厉清操，为鄱阳太守。延之弟及子为郡县者，常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史臣曰：鲁芝等建旟剖竹，布政宣条，存树威恩，没留遗爱，咸见知明主，流誉当年。若伯武之洁己克勤，颜远之申冤缓狱，邓攸赢粮以述职，吴隐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而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世英尽节曹氏，犯门斩关，宣帝收雷霆之威，奖忠贞之烈，岂非既已在我，欲其骂人者欤！

赞曰：猗欤良宰，嗣美前贤。威同御黠，静若烹鲜。唯尝吴水，但挹贪泉。人风既偃，俗化斯迁。

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文立陈邵虞喜刘兆氾毓徐苗崔游范隆杜夷董景道续咸徐邈孔衍范宣韦謏范弘之王欢

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其后卜商、卫赐、田、吴、孙、孟之俦，或亲禀微言，或传闻大义，犹能强晋存鲁，籓魏却秦，既抗礼于邦君，亦驰声于海内。及嬴氏惨虐，弃德任刑，炀坟籍于埃尘，填儒林于坑阱，严是古之法，抵挟书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遗。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于是傍求蠹简，博访遗书，创甲乙之科，擢贤良之举，莫不纡青拖紫，服冕乘轩，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晋绅之士，靡然向风，余芳遗烈，焕乎可纪者也。洎当涂草创，深务兵权，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

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籓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其先铨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晞初，谢病还家，敦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征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

纪其德行。

三子：爽、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恆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济在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姓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时西域献马，帝问立："马何如？"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迁卫尉。咸宁末，卒。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

陈邵，字节良，东海襄贲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泰始中，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卒于官。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恆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

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

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硃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客去，已出门，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既去，兆令人视葬家，不见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脐。

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兒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十余载，至晦朔，躬扫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谘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

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余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曾祖华，有至行。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为魏尚书郎，以廉直见称。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郭，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己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武惠时计吏至台，帝辄访其安不。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

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疾。泰始初，武帝禄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余，犹敦学不倦，撰《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恸行路。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故弥不复出仕。与上党硃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

杜夷，字行齐，庐江灊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别驾，永嘉初，公车征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并不就。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乃上疏曰：“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

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槃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谠良谟，弘益政道矣。”敦于是逼夷赴洛。夷遁于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夷辞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诣夷，为起宅宇，供其医药。馥败，夷归旧居，道遇兵寇。刺史刘陶告卢江郡曰：“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闾，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征士杜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流离道路，闻其顿踬，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恆营恤之，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寻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导遣吏周赡之。元帝为丞相，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处士杜夷栖情遗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疾，未尝朝会。帝常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又除国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恆就夷谘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于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搢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太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夷临终，遗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于世。

晏仕至苍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节。惠帝时，俗多浮伪，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卫将军。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汭。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

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

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帝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每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是时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时议以此多邈。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邈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

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使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宁书曰：

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入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其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

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为王国宝所谗，出守远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会帝颇疏会稽王道子，邈欲和协之，因从容言于帝曰："昔淮南、齐王，汉晋成戒。会稽王虽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纯一，宜加弘贷，消散纷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焉。邈尝诣东府，遇众宾沈湎，引满喧哗。道子曰："君时有暢不？"邈对曰："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暢耳。"道子以邈业尚道素，笑而不以为忤也。道子将用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

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后。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

邈莅官简惠，达于从政，论议精密，当时多谘禀之，触类辩释，问则有对。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

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豁弟浩，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出补西阳太守，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邈弟广，别有传。

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大鸿胪。父毓，征南军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中兴初，与庾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尝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以太兴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

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

子启，卢陵太守。

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赠太仆。

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

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恆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皆行于世。

子辑，历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免归，亦以讲授为事。义熙中，连征不至。

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余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

至冉闵，又署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

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

謏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謏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

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

石阶藉门廕，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

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

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

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

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

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硜硜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又与王珣书曰：

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嶮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

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恆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

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年四十七。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硃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晞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晞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

史臣曰：范平等学府儒宗，誉隆望重，或质疑是属，或师范攸归，虽为未及古人，故亦一时之俊。若仲宁之清贞守道，抗志柴门；行齐之居室屡空，栖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铲迹销声；宣子之乐道安贫，弘风阐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协和主相，刊削繁辞，可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舒元入参机务，明主赏其博闻；出莅边隅，犷狄钦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石抵温，斯为当矣，遂乃厄三怨，以至陵迟，悲夫！

赞曰：郁郁周文，洋洋汉典。炙輠流誉，解颐飞辩。雅诰弗沦，微言复显。爰及晋代，斯风逾阐。

列传第六十二

文苑

○应贞成公绥左思赵至邹湛枣据褚陶王沉张翰庾阐曹毗李充袁宏伏滔罗含顾恺之郭澄之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洎姬历云季，歌颂滋繁，荀宋之流，导源自远，总金羁而齐骛，扬玉轨而并驰，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自时已降，轨躅同趋，西都贾马，耀灵蛇于掌握，东汉班张，发雕龙于绨椠，俱标称首，咸推雄伯。逮乎当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今撰其鸿笔之彦，著之《文苑》云。

应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举高第，频历显位。武帝为抚军大将军，以为参军。及践阼，迁给事中。帝于华林园宴射，贞赋诗最美。其辞曰：

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极肇建，彝伦攸敷。五德更运，应录受符。陶唐既谢，天历在虞。于时上帝，乃顾惟眷。光我晋祚，应期纳禅。位以龙飞，文以豹变。玄泽滂流，仁风潜扇。区内宅心，方隅回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凤鸣朝阳，龙翔景云。嘉禾重颖，蓂荚载芬。率土咸宁，人胥悦欣。

恢恢皇度，穆穆圣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视斯明。在听斯

聪。登庸以德，明试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显。无义不经，无理不践。行舍其华，言去其辩。游心至虚，同规易简。六府孔修，九有来践。泽罔不被，化莫不加。声教南暨，西渐流沙。幽人肆险，远国忘遐；越常重译，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内和五品，外威四宾。顺时贡职，入觐天人。备言锡命，羽盖硃轮。

贻宴好会，不常厥数。神心所授，不言而喻。于时肆射，弓矢斯具。发彼互的，有酒斯饫。文武之道，厥猷未坠。在昔先王，射御兹器。示武惧荒，过则有失。凡厥群后，无懈于位。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贞与护军长史孔恂俱为之。后迁散骑常侍，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于世。

弟纯。纯子绍，永嘉中，至黄门郎，为东海王越所害。纯弟秀，秀子詹，自有传。

成公绥，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也。幼而聪敏，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闲默自守，不求闻达。时有孝乌，每集其庐舍，绥谓有反哺之德，以为祥禽，乃作赋美之，文多不载。又以“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曰：

惟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太素纷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开辟而著形。尔乃清浊剖分，玄黄判离。太极既殊，是生两仪，星辰焕列，日月重规，天动以尊，地静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亏，阴阳协气而代谢，寒暑随时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异位，千变万化，繁育庶类，授之以形，禀之以气。色表文采，声有音律，覆载无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润以庆云，八风翱翔，六气氤氲。蚑行蠕动，方聚类分，鳞殊族别，羽毛异群，各含精而熔冶，咸受范于陶钧，何滋育之罔极兮，伟造化之至神！

若天悬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耀，五纬重光，河汉委蛇而带天，虹□兒偃蹇于昊苍，望舒弥节于九道，义和正辔于中黄，众星回而环极，招摇运而指方，白兽峙据于参伐，青龙垂尾于心房，玄龟匿首于女虚，硃鸟奋翼于注张，帝皇正坐于紫宫，辅臣列位于文昌，垣屏骆驿而珠连，三台差池而雁翔，轩辕华布而曲列，摄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征瑞表祥，灾变呈异，交会薄蚀，抱晕带珥，流逆犯历，谴悟象事，蓬容著

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黄而国吉祥，彗孛发而世所忌。

尔乃旁观四极，俯察地理，川渎浩汗而分流，山岳磊落而罗峙，沧海沆漭而四周，悬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于南极，烛龙曜于北址，扶桑高于万仞，寻木长于千里，昆仑镇于阴隅，赤县据于辰巳。于是八十一域，区分方别；风乖俗异，险断阻绝，万国罗布，九州并列。青冀白壤，荆衡涂泥，海岱赤埴，华梁青黎，兖带河洛，扬有江淮。辩方正土，经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国一同，连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达五通。东至阳谷，西极泰濛，南暨丹砲，北尽空同。遐方外区，绝域殊邻，人首蛇躯，乌翼龙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鳞，栖林浮水，若兽若人，居于大荒之外，处于巨海之滨。

于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结体而括囊，浑元运流而无穷，阴阳循度而率常，回动纠纷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统群生而载育，人托命于所系，尊太一于上皇，奉万神于五帝，故万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

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东南俄其既倾，西北豁而中裂，断鰲足而续毁，炼玉石而补缺。岂斯事之有征，将言者之虚设？何阴阳之难测，伟二仪之参阔！

坤厚德以载物，乾资始而至大，俯尽鉴于有形，仰蔽视于所盖，游万物而极思，故一言于天外。

绥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泠然成曲，因为《啸赋》曰：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敖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亻辟，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时曜灵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脣，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征，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余遗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脣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沈，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历而慷慨，徐婉约而

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右澎濞而奔壮。横郁鸣而滔涸，□列缭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飚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飚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廕修竹之蝉蜎，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磞硠震隐，訇□盖□聊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恆，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曜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

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儛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历秘书郎，转丞，迁中书郎。每与华受诏并为诗赋，又与贾充等参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小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

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祇增烦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湨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

初，至与康兄子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陈其志曰：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后，离群独逝，背荣宴，辞伦好，经

迥路，造沙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日薄西山，则马首靡托。寻历曲阻，则沈思纡结；登高远眺，则山川攸隔。或乃回风狂厉，白日寝光，徙倚交错，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颠，进无所由，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至若兰芷倾顿，桂林移殖，根萌未树而牙浅弦急，每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此所以怵惕于长衢也。又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今将殖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表龙章于裸壤，奏《韶》《武》于聋俗，固难以取贵矣。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飘飖远游之士，托身无人之乡，总辔遐路，则有前言之难；悬鞍陋宇，则有后虑之戒；朝霞启晖，则身疲而遄征；太阳戢曜，则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则寥廓而无睹；极听修原，则掩寂而无闻。吁其悲矣！心伤瘁矣！然后知步骤之士不足为贵也。

顾景中原，愤中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兽睇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渚，仰瘗游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畴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裹，从容顾眄，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曹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去矣嵇生，远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各敬尔仪，敦履璞沈，繁华流荡，君子弗钦。临纸意结，知复何云。

至身长七尺四寸，论议精辩，有从横才气。辽西举郡计吏，到洛，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邹湛，字润甫，南阳新野人也。父轨，魏左将军。湛少以才学知名，仕魏历通事郎、太学博士。泰始初，转尚书郎、廷尉平、征南从事中郎，深为羊祜所器重。入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骑常侍，出补渤海太守，转太傅杨骏长史，迁侍中。骏诛，以僚佐免官。寻起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诗及论事议二十五首，为时

所重。

初，湛尝梦见一人，自称甄舒仲，余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积土败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检之，果然，厚加敛葬。葬毕，遂梦此人来谢。

子捷，字太应，亦有文才。永康中，为散骑侍郎。及赵王伦篡逆，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伦诛，坐下廷尉，遇赦免。后为太傅参军。永嘉末，卒。

枣据，字道彦，颍川长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祎，魏钜鹿太守。据美容貌，善文辞。弱冠，辟大将军府，出为山阳令，有政绩。迁尚书郎，转右丞。贾充伐吴，请为从事中郎。军还，徙黄门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时年五十余。所著诗赋论四十五首，遇乱多亡失。

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显。永嘉中为襄城太守。弟嵩，字台产，才艺尤美，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为石勒所杀。

褚陶，字季雅，吴郡钱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聪慧，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年十三，作《鸥鸟》、《水硊》二赋，见者奇之。陶尝谓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张华见之，谓陆机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机曰："公但未睹不鸣不跃者耳。"华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岳之宝不匮矣。"迁九真太守，转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其辞曰：

东野丈人观时以居，隐耕污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冱寒之谷，过而问涂。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阴之乡。""奚适？"曰："欲适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诸热，无得热之方。"冰子瞿然曰："胡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热之士，其得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闻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前贤有解韦索而佩硃韨舍徒担而乘丹毂。由此言之，何恤而无禄！惟先生告我涂之速也。"

丈人曰："呜呼！子闻得之若是，不知时之在彼。吾将释子。夫道有安危，时有险易，才有所应，行有所适。英奇奋于从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当厄难则骋权谲以良图，值制作则展儒道以暢摅，是则衮龙出于缊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上圣下明，时隆道宁，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儜。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至乃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脢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韫蠢者以色厚为笃诚，瘖婪者以博纳为通济，眠々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嗛闪者得清剿之声，呛哼怯畏于谦让，阖茸勇敢于饕诤。斯皆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凡兹流也，视其用心，察其所安，责人必急，于己恆宽。德无厚而自贵，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向而远视，鼻而刺天。忌恶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慑吁权门。心以利倾，智以势惛，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历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今以子孤寒，怀真抱素，志陵云霄，偶景独步，直顺常道，关津难渡，欲骋韩卢，时无狡兔，众涂圮塞，投足何错！"

于是冰子释然乃悟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仆少长于孔颜之门，久处于清寒之路，不谓热势自共遮锢。敬承明诲，服我初素，弹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节可慕。丹毂灭族，吕霍哀吟，朝荣夕灭，旦飞暮沈。聃周道师，巢由德林。丰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积罚难任，三郤尸晋，宋华咎深，投扃正幅，实获我心。"

是时王政陵迟，官才失实，君子多退而穷处，遂终于里闾。

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字叔开，有才名，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也。父俨，吴大鸿胪。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

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著《首丘赋》，文多不载。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然府以其辄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性至孝，遭母忧，哀毁过礼。年五十七卒。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

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阐好学，九岁能属文。少随舅孙氏过江。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州举秀才，元帝为晋王，辟之，皆不行。后为太宰、西阳王羕掾，累迁尚书郎。苏峻之难，阐出奔郗鉴，为司空参军。峻平，以功赐爵吉阳县男，拜彭城内史。鉴复请为从事中郎。寻召为散骑侍郎，领大著作。顷之，出补零陵太守，入湘川，吊贾谊。其辞曰：

中兴二十三载，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过洞庭，涉湘川而观汨水，临贾生投书之川，慨以永怀矣。及造长沙，观其遗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伟哉兰生而芳，玉产而洁，阳葩熙冰，寒松负雪，莫邪挺锷，天骥汗血，苟云其隽，谁与比杰！是以高明倬茂，独发奇秀，道率天真，不议世疚，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矫乎若翔鸾拊翼而逸宇宙也。飞荣洛汭，擢颖山东，质清浮磬，声若孤桐，琅琅其璞，岩岩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为公，方驾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张高弘悲，声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虽有惠音，莫过《韶》《濩》；虽有腾鳞，终仆一壑。呜呼！大庭既邈，玄风悠缅，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显。三五亲誉，其辄可仰而标；霸功虽逸，其涂可翼而阐，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怀宝如玉，而生运之浅！

昔咎繇谟虞，吕尚归昌，德协充符，乃应帝王。夷吾相桓，汉登萧张；草庐三顾，臭若兰芳。是以道隐则蠖屈，数感则凤睹，若栖不择木，翔非九五，虽曰玉折，隽才何补！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

用，故能全生。奈何兰膏，扬芳汉庭，摧景飚风，独丧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来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见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渌水。

后以疾，征拜给事中，复领著作。吴国内史虞潭为太伯立碑，阐制其文。又作《扬都赋》，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谥曰贞，所著诗赋铭颂十卷行于世。

子肃之，亦有文藻著称，历给事中、相府记室、湘东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字辅佐，谯国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马。父识，右军将军。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服阕，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其辞曰：

或问曹子曰："夫宝以含珍为贵，士以藏器为峻，麟以绝迹标奇，松以负霜称隽，是以兰生幽涧，玉辉于仞。故子州浮沧澜而龙蟠，吴季忽万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颐神，梁生适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养和，夷迹洞润，陵冬扬芳，披雪独振也。

"今少子晞冥风，弱挺秀容，奇以幼龄，翰披孺童。吐辞则藻落杨班，抗心则志拟高鸿，味道则理贯庄肆，研妙则颖夺豪锋。固以腾广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礼为己任，申韩为宏通！既登东观，染史笔；又据太学，理儒功。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洞，养采幽翳，晦明蒙笼。不追林栖之迹，不希抱鳞之龙，不营练真之术，不慕内听之聪。而处泛位以核物，扇尘教以自濛，负盐车以显能，饰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园之场，出不蹑曾城之冲，游不践绰约之室，谌不希騄駬之踪；徒以区区之怀而整名目之典，覆蒉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检名实于俄顷之间，定得失乎一管之锋。

"子若谓我果是邪？则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则俗非不可以苟从。俗我纷以交争，利害浑而弥重，何异执朽辔以御逸驷，承劲风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劳府，对群物以耦怨双者乎？子不闻乎终军之颖，贾生之才，拔奇山东，玉映汉台，可谓响播六合，声骇婴孩，而见毁绛灌之口，身离狼狈之灾。由此言之，名为实宾，福萌祸胎，朝敷荣

华，夕归尘埃，未若澄虚心于玄圃，廕瑶林于蓬莱，绝世事而隽黄绮，鼓沧川而浪龙鳃者矣。蒙窃惑焉。”

主人焕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两仪既辟，阴阳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纷扰，万类云云，孰测其兆！故不登阆风，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观恢廓之表？是以迷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矫，岂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阳草！故大人达观，任化昏晓，出不极劳，处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运屈则纡其清晖，时申则散其龙藻，此盖员动之用舍，非寻常之所宝也。

“今三明互照，二气载宣，玄教夕凝，朗风晨鲜，道以才暢，化随理全。故五典克明于百揆，虞音齐响于五弦，安期解褐于秀林，渔父摆钩于长川。如斯则化无不融，道无不延，风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将舞黄虬于庆云，招仪凤于灵山，流玉醴乎华闼，秀硃草于庭前。何有违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辩其说而未测其源，明朝菌不可逾晦朔，蟪蛄无以观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对以终篇。”

累迁至光禄勋，卒。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著《学箴》，称：

《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李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载之遗风，则非圣不立。然则圣人之在世，吐言则为训辞，莅事则为物轨，运通则与时隆，理丧则与世弊矣。是以大为之论以标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责于圣人而遗累乎陈迹也。故化之以绝圣弃智，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觌千仞之门而遂适物之迹，逐迹逾笃，离本逾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惧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略言所怀，以补其阙。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义之违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

往之惑乎！其辞曰：

芒芒太初，悠悠鸿荒，蚩蚩万类，与道兼忘。圣迹未显，贤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资生既广，群涂思通，暗实师明，匪予求蒙，遗己济物而天下为公。大庭唱基，义农宏赞，六位时成，离晖大观，泽洽雨濡，化流风散，比屋同尘而人罔僭乱。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质文代作，礼统迭兴，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动非性扰，静岂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废，乃损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于德衰，三辟兴乎叔世，既敦既诱，乃矫乃厉。敦亦既备，矫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扬成音，群能骋技，众巧竭心，野无陆马，山无散林。风罔不动，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礼，不知希竞之为病，违彼夷涂而遵此险径。狡兔陵冈，游鱼遁川，至赜深妙，大象幽玄，弃饵收置而责功蹄筌，先统丧归而寄旨忘言。政异征辞，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寻响穷年，刻意离性而失其自然。世有险夷，运有通圮，损益适时，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以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力行犹惧不逮，希企邈以远矣。室有善言，应在千里，况乎行止复礼克己。风人司箴，敬贻君子。

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

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累迁中书侍郎，卒官。充注《尚书》及《周易旨》六篇、《释庄论》上下二篇、诗赋表颂等杂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

子颙，亦有文义，多所述作，郡举孝廉。

充从兄式，以平隐著称，善楷隶。中兴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也。父勖，临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谭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

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耳。"温疑不实，乃曰："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后为《三国名臣颂》曰：

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代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虽遭罹不同，迹有优劣，至于体分冥固，道契不坠，风美所扇，训革千载，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吕用而汤武宁，三贤进而小白兴，五臣显而重耳霸。中古陵迟，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员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宁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舆以之行歌，鲁连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时值龙颜，则当年控三杰，汉之得贤，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患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涂；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

文若怀独见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人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图霸朝，豫谋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人亡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

董卓之乱，神器迁逼，公达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谭，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义不可不明，

时宗举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达识摄其契。相与弘道，岂不远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执笏霸朝者，盖以汉主当阳，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进玺，君臣易位，则崔生所以不与，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岂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人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受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

公瑾卓尔，逸志不群，总角料主，则素契于伯符；晚节曜奇，则三分于赤壁。惜其龄促，志未可量。

子布佐策，致延誉之美，辍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謇谔而已哉！然杜门不用，登坛受讥。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况沈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

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纪德显功，虽大指同归，所托或乖。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复缀序所怀，以为之赞曰：

火德既微，运缠大过。洪飚扇海，二溟扬波。虬兽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川，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回乾轴。竞收杞梓，争采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停菊。

英英文若，灵鉴洞照。应变知微，颐奇赏要。日月在躬，隐之弥曜。文明□英心，赞之愈妙。沧海横流，玉石俱碎。达人兼善，废己存爱。谋解时纷，功济宇内。始救生灵，终明风概。

公达潜朗，思同蓍蔡。运用无方，动摄群会。爰初发迹，遘此颠沛。神情玄定，处之弥泰。愔愔幕裹，算无不经亹癖通韵，迹不暂停。虽怀尺璧，顾哂连城。智能极物，愚足全生。

郎中温雅，器识纯素。贞而不谅，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轨度。志成弱冠，道敷岁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尾，神气恬然。行不修饰，名节无愆。操不激切，素风愈鲜。

邈哉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岸高嶷。忠存轨迹，义形风色。思树芳兰，翦除荆棘。人恶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节。虽遇尘务，犹震霜雪。运极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诞，韵与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和而不同，通而不杂。遇醉忘辞，在醒贻答。

长文通雅，义格终始。思戴元首，拟伊同耻。人未知德，惧若在己。嘉谋肆庭，谠言盈耳。玉生虽丽，光不逾把。德积虽微，道暎天下。

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洿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靡寄。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存。

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端委兽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灵，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扫雰雾！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时栋。

士元弘长，雅性内融。崇善爱物，观始知终。丧乱备矣。胜涂未隆。先生标之，振起清风。绸缪哲后，无妄惟时。夙夜匪懈，义在缉熙。三略既陈，霸业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岂曰模拟，实在雅性。亦既羁勒，负荷时命。推贤恭己，久而可敬。

公衡冲达，秉志渊塞。媚兹一人，临难不惑。畴昔不造，假翮邻国。进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纷纭，人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

公瑾英达，朗心独见。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恃战忘敌。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吴魏同宝。遂赞宏谟，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业未纯。把臂托孤，惟贤与亲。轰哭止哀，临难忘身。成此南面，实由老臣。才为世生，世亦须才。得而能任，贵在无猜。

昂昂子敬，拔迹草莱。荷檐吐奇，乃构云台。

子瑜都长，体性纯懿。谏而不犯，正而不毅。将命公庭，退忘私位。岂无鹪鸮，固慎名器。

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献替。谋宁社稷，妥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

元叹邈远，神和形检。如彼白珪，质无尘点。立行以恆，匡主以渐。清不增洁，浊不加染。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

莘莘众贤，千载一遇。整辔高衢，骧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日月丽天，瞻之不坠。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遐风，载揖载味。后生击节，懦夫增气。

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读其《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答曰：“感不绝于余心，愬流风而独写。”珣诵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性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与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为“袁伏”。宏心耻之，每叹曰：“公之厚恩未优国士，而与滔比肩，何辱之甚。”

谢安常赏其机对辩速。后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

庶。”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

宏见汉时傅毅作《显宗颂》，辞甚典雅，乃作颂九章，颂简文之德，上之于孝武。

太元初，卒于东阳，时年四十九。撰《后汉纪》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

三子：长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风，最知名，官至临贺太守。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学，少知名。州举秀才，辟别驾，皆不就。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从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

淮南者，三代扬州之分也。当春秋时，吴、楚、陈、蔡之与地。战国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县，是为九江。刘项之际，号曰东楚。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试商较而论之。

夫悬象著明，而休征表于列宿；山河衿带，而地险彰于丘陵；治乱推移，而兴亡见于人事。由此而观，则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东南而弱楚以亡，飞孛横于天汉而刘安诛绝，近则火星晨见而王凌首谋，长彗宵暎而毋丘袭乱。斯则表乎天时也。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乎也。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

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屡迁其都，外迫强秦之威，内遘阳申之祸，逃死劫杀，三世而灭。黥布以三雄之选，功成垓下，淮阴既囚，梁越受戮，嫌结震主之威，虑生同体之祸，遂谋图全之计，庶几后亡之福，众溃于一战，身脂于汉斧。刘长支庶，奄王大国，承丧乱之余，御新化之俗，无德而宠，欲极祸发。王安内怀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说，招引宾客，

沈溺数术，藉二世之资，恃戈甲之盛，屈强江淮之上，西向而图宗国，言未绝口，身嗣俱灭。李宪因亡新之余，袁术当衰汉之末，负力幸乱，遂生僭逆之计，建号九江，称制下邑，狼狈奔亡，倾城受戮。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祖约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乱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则侵弱昏迷，以至绝灭，亡楚当之。恃强畏逼，遂谋叛乱，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宠之过也。公路僭伪，乘衅之盗也。二将以图功首难，士少以骄矜乐祸。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宠盛祸淫，福过灾生，而制之不渐，积之有由也。

其下篇曰：

昔高祖之诛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驰赦过之书，乘人主之威以除逆节之虏，然犹决战陈都，暴尸横野，仅乃克之，害亦深矣！长安之谋，虽兵未交于山东，祸未遍于天下，而驰说之士与阖境之人幽囚诛放者，亦已众矣。光武连兵于肥舒，魏祖驰马于蕲苦，而庐九之间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凌面缚，得之于砎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后觉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发疾，岂不勤哉！文皇挟万乘之威，杖伊周之权，内举京畿之众，外征四海之锐，云合雨集，推锋以临淮浦，而诞钦晏然，方婴城自固，凭轼以观王师。于是筑长围，起棼橹，高壁连堑，负戈击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后始知亡焉。然则屠城之祸，其可极言乎？约之出奔，淮左为墟，悲夫！

信哉鲁哀之言，夫生乎深宫，长于膏粱，忧惧不切于身，荣辱不交于前，则其仁义之本浅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险之居，养以众强之盛，而无德以临之，无制以节之，则厌溢乐祸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资坚城，伪令行于封内，邪惠结于人心，乘间幸济之说日交于侧，猾诈锢咎之群各驰于前，见利如归，安在其不为乱乎！况乘旧宠，挟前功，畏逼惧亡，以谋图身之举者，望其俯首就羁，不亦迂哉！《易》称“履霜坚冰，驯致之道，”盖言渐也。呜呼！斯所以乱臣贼子亡国覆家累世而不绝者欤！

昔先生之宰天下也，选于有德，访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级，画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无僭差之嫌，四人安业，无并兼之国。三载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迹，九伐时修，刑赏无所谬其实。令之有渐，轨之有度，宠之有节，权不外授，威不下黩，所以杜其萌际，重其名器，深根固本，传之百世。虽时有盛衰，弱者无所惧其亡；道有兴废，强者不得资其弊。夫如是，将使天下从风，穆然轨道，庆自一人，

惠流万国，安有向时之患哉！

寿阳平，以功封闻喜县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尝会于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卒官。

子系之，亦有文才，历黄门郎、侍中、尚书、光禄大夫。

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硃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硃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妻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后为殷仲堪参军，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还至荆

州，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语。恺之先曰：“火烧平原无遗燎。”玄曰：“白布缠根树旒旐。”仲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仲堪眇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恺之每食甘蔗，恆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恆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每写起人形，妙绝于时。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象，在石岩里，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图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仲堪乃从之。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绐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

恺之矜伐过实，少年因相称誉以为戏弄。又为吟咏，自谓得先贤风制。或请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义熙初，为散骑常侍，与谢瞻连省，夜于月下长咏，瞻每遥赞之，恺之弥自力忘倦。瞻将眠，令人代己，恺之不觉有异，遂申旦而止。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桓玄尝以一柳叶绐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喜，引叶自蔽，玄就溺焉，恺之信其不见己也，甚以珍之。

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蒙记》行于世。

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也。少有才思，机敏兼人。调补尚书郎，出为南康相。值卢循作逆，流离仅得还都。刘裕引为相国参军。从裕北伐，既克长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僚属议之，多不同。次问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诵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裕便意定，谓澄之曰：“当与卿共登霸陵岸耳。”因还。

澄之位至裕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所著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至于应贞宴射之文，极形言之美，华林群藻罕或畴之。子安幼标明敏，少蓄清思，怀天地之寥廓，赋辞人之所遗，特构新情，岂常均之所企！太冲含豪历载，以赋《三都》，士安见而称善，平原睹而韬翰，匪惟高步当年，故以腾华终古。邹湛之持论，枣据之缘情，实南阳之人杰，盖颍川之时秀。季雅摛属遒迈，夙备成德，称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尘，而屈乎卑位，《释时》宏论，亦足见其志耳。季鹰纵诞一时，不邀名爵，《黄花》之什，浚发神府。仲初之文，风流可尚，擢秀士林，《扬都》之美，尤重时彦。曹毗沈研秘籍，踠足下僚，绮靡降神之歌，朗暢《对儒》之论。李充之《学箴》，信清壮也。袁宏《东征》、《名臣》之作，抑潘陆之亚。玄度学艺优瞻，笔削擅奇，降帝问于西堂，故其荣观也。君章耀湘中之宝，挺荆楚之材，梦鸟发乎精诚，岂独日者之蛟凤！长康矜能过实，谭谐取容，而才多逸气，故有三绝之目。仲静机思通敏，延誉清流，德舆西伐之计，取定于微指者矣。

赞曰：爻彖垂法，宫征流音。美哉群彦，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子安、太冲，遒文绮烂。袁、庾、充、恺，缛藻霞焕。架彼辞人，共超清贯。

列传第六十三

外戚

○羊琇王恂杨文宗羊玄之虞豫庾琛杜乂褚裒何准 王濛王遐王蕴褚爽

详观往诰，逖听前闻，阶缘外戚以致显荣者，其所由来尚矣。而多至祸败，鲜克令终者，何哉？岂不由禄以恩升，位非德举；识惭明悊。材谢经通；假椒房之宠灵，总军国之枢要。或威权震主，或势力倾朝；居安而不虑危，务进而不知退；骄奢既至，衅隙随之者乎！是以吕霍之家，诛夷于西汉，梁邓之族，剿绝于东都，其余干纪乱常、害时蠹政者，不可胜载。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窦广国之弟兄，阴兴之守约戒奢，史丹之掩恶扬善，斯并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观之，干时纵溢者必以凶终，守道谦冲者永保贞吉，古人所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欤！

逮于晋难，始自宫掖。杨骏藉武帝之宠私，叨窃非据，贾谧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厉阶，遂使悼后遇云林之灾，愍怀滥湖城之酷。天人道尽，丧乱弘多，宗庙以之颠覆，黎庶于焉殄瘁。《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此之谓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车。庾亮世族羽仪，王恭高门领袖，既而职兼出纳，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规几于败国，岂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权，王叔仁之固求出镇，用能全身远害，有可称焉。贾充、杨骏、庾亮、王献之、王恭等已入列传，其余既叙其成败，以为《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书右仆射。琇少举郡计，参镇西钟会军事，从平蜀。及会谋反，琇正言苦谏，还，赐爵关内侯。琇涉学有智算，少与武帝通门，甚相亲狎，每接筵同席，尝谓帝曰："若富贵见用，任领护各十年。"帝戏而许之。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及帝为抚军，命琇参军事。帝即王位后，擢琇为左卫将军，封甘露亭侯。帝践阼，累迁中护军，加散骑常侍。琇在职十三年，典禁兵，豫机密，宠遇甚厚。

初，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琇与裴楷后至，

曰："杜元凯乃复以连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燕，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然党慕胜己，其所推举，便尽心无二。穷窘之徒，特能振恤。选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至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及齐王攸出镇也，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帝手诏曰："琇与朕有先后之亲，少小之恩，历位外内，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赠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威。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肃，魏兰陵侯。恂文义通博，在朝忠正，累迁河南尹，建立二学，崇明《五经》。鬲令袁毅尝馈以骏马，恂不受。及毅败，受货者皆被废黜焉。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宁四年卒，赠车骑将军。恂弟虔、恺。

虔字恭祖。以功干见称，累迁卫尉，封安寿亭侯，拜平东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征为光禄勋，转尚书，卒。子士文嗣，历右卫将军、南中郎将，镇许昌，为刘聪所害。

恺字君夫。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以讨杨骏勋，封山都县公，邑千八百户。迁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坐事免官。起为射声校尉，久之，转后将军。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论正重罪，诏特原之。由是众人佥畏恺，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无所顾惮焉。及卒，谥曰丑。

杨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汉，四世为三公。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艹务}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赠车骑将军，谥曰穆。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书右仆射瑾之子也。玄之初为尚书郎，以后父，拜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更封兴晋侯。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为公。成都王颖之攻长沙王乂也，以讨玄之为名，遂忧惧而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称，州郡礼辟，并不就。拜南阳王文学。早卒。明帝即位，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山县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骑常侍，迁步兵校尉。太宁末，追赠豫官，以胤袭侯爵，转右卫将军。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阴谋发觉，事连胤，帝隐忍不问，徙胤为宗正卿，加散骑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诛，左迁胤为桂阳太守，秩中二千石。频徙琅邪、卢陵太守。咸康元所卒，追赠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子洪袭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衮，在《孝友传》。琛永嘉初为建威将军，过江，为会稽太守，征为丞相军谘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赠左将军，妻毌丘氏追封乡君，子亮陈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诏追赠琛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亮又辞焉。亮在列传。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镇南将军预孙，尚书左丞锡之子也。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于江左。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卫玠神清，杜乂形清。"袭封当阳侯，辟公府掾，为丹阳丞。早卒，无男，生后而乂终，妻裴氏嫠居养后，以礼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穆。封裴氏为高安乡君，邑五百户。至孝武帝时，崇进为广德县君。裴氏寿考，百姓号曰杜姥。初，司徒蔡谟甚器重乂，尝言于朝曰："恨诸君不见杜乂也。"其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献皇后父也。祖□，有局量，以干用称。尝为县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为籓落也，愿明府垂察。"乃舍之。家贫，辞吏。年垂五十，镇南将军羊祜与□有旧，言于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东将军。父洽，武昌太守。

裒少有简贵之风，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谢安亦雅重之，恆云："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初辟西阳王掾、吴王文学。苏峻之构逆也，车骑将军郗鉴以裒为参军。峻平，以功封都乡亭侯，稍迁司徒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康帝为琅邪王时，将纳妃，妙选素望，诏娉裒女为妃，于是出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征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在官清约，虽居方伯，恆使私童樵采。顷之，征为卫将军，领中书令。裒以中书铨管诏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让，诏以为左将卦、兖州刺史、

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又领琅邪内史。

初，裒总角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骇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验。"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献皇太后临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议加不臣之礼，拜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籓，曰："臣以虚鄙，才不周用，过蒙国恩，累忝非据。无劳受宠，负愧实深，岂可复加殊特之命，显号重叠！臣有何勋可以克堪？何颜可以冒进？委身圣世，岂复遗力，实惧颠坠，所误者大。今王略未振，万机至殷，陛下宜委诚宰辅，一遵先帝任贤之道，虚己受成，坦平心于天下，无宜内示私亲之举，朝野失望，所损岂少！"于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扬州之晋陵吴国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

永和初，复征裒，将以为扬州、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说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焉，于是固辞归籓，朝野咸叹服之。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辞开府。裒又以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贤任能，升敬旧齿，乃荐前光禄大夫顾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为尚书令，浩为扬州刺史。

及石季龙死，裒上表请伐之，即日戒严，直指泗口。朝议以裒事任贵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师。裒重陈前所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示以威信，后遣督护麋嶷进军下邳，贼即奔溃，嶷率所领据其城池，今宜速发，以成声势，于是除征讨大都督青、扬、徐、兖、豫五州诸军事。裒率众三万径进彭城，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裒抚纳之，甚得其欢心。先遣督护徐龛伐沛，获伪相支重，郡中二千余人归降。鲁郡山有五百余家，亦建义请援，裒遣龛领锐卒三千迎之。龛违裒节度，军次代陂，为石遵将李菟所败，死伤太半，龛执节不挠，为贼所害。裒以《春秋》责帅，授任失所，威略亏损，上疏自贬，以征北将军行事，求留镇广陵。诏以偏帅之责，不应引咎，逋寇未殄，方镇任重，不宜贬降，使还镇京口，解征讨都督。

时石季龙新死，其国大乱，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乞师救援。会裒已旋，威势不接，莫能自拔，皆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死亡咸尽。裒以远图不就，忧慨发病。及至京口，闻哭声甚众，裒问："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惭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赠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谥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学行知名，历散骑常侍、秘书监。

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灭骠骑？"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征拜散骑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封晋兴县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洁，表让不受。三子：放、惔、澄。

放继充。

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阳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书。

澄字季玄，起家秘书郎，转丞，清正有器望，累迁秘书监、太常、中护军。孝武帝深爱之，以为冠军将军、吴国内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外第，妙选师傅，征拜尚书，领琅邪王师。安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典选、王师如故。时澄脚疾，固让，特听不朝，坐家视事。又领本州大中正。及桓玄执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赠金紫光禄大夫。长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为大司农。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历位尚书。祖佑，北军中候。父讷，新淦令。濛少时放纵不羁，不为乡曲所齿，晚节始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事诸母甚谨，奉禄资产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于色，不修小洁，而以清约见称。善隶书。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兒邪！"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每云："刘君知我，胜我自知。"时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

司徒王导辟为掾。导复引匡术弟孝，濛致笺于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将澄清彝伦，崇重名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形海内！"导不答。后出补长山令，复为司徒左西属。濛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徙中书郎。

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尝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辞简而有会。"及简文帝辅政，益贵幸之，与刘惔号为入室之宾。转司徒左长史。晚求为东阳，不许。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闻之

曰："人言会稽王痴，竟痴也！"疾渐笃，于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临殡，刘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恸绝久之。谢安亦常称濛云："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有二子：修、蕴。

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称，善隶书，号曰流奕清举。年十二，作《贤全论》。濛以示刘惔曰："敬仁此论，便足以参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学，转中军司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临终，叹曰："无愧古人，年与之齐矣。"

王遐，字桓子，简顺皇后父，骠骑将军述之从叔也。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宁康初，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谥曰靖。

长子恪，领军将军。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欢之，广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卫尉。

王蕴，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长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迁尚书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务存进达，各随其方，故不得者无怨焉。补吴兴太守，甚有德政。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主簿执谏，请先列表上待报，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饥馑，若表上须报，何以救将死之命乎！专辄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义而败，无所恨也。"于是大振贷之，赖蕴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违科免蕴官，士庶诣阙讼之，诏特左降晋陵太守。复有惠化，百姓歌之。

定后立，以后父，迁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本州大中正，封建昌县侯。蕴以恩泽赐爵，非三代令典，固辞不受。朝廷敦劝，终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复固让。谢安谓蕴曰："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菲薄，以亏时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贵权于事不事耳。可暂临此任，以纾国姻之重。"于是乃受命，镇于京口。顷之，征拜尚书左仆射，将军如故，迁丹阳尹，即本军号加散骑常侍。蕴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常侍如故。

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略少醒日，然犹以和简为百姓所悦。时王悦来拜墓，蕴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余日方还。蕴问其故，恭曰："与阿太语，蝉连不得归。"蕴曰："恐阿太非尔之友。"阿

太，悦小字也。后竟乖初好，时以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长子华，早卒。次恭，在列传。恭弟爽，字季明，强正有志力，历给事黄门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国宝夜欲开门入为遗诏，爽距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乃止。爽尝与会稽王道子饮，道子醉呼爽为小子，爽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及国宝执权，免爽官。后兄恭再起事，并以爽为宁朔将军，参预军事。恭败，被诛。

褚爽，字弘茂，小字斯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称，谢安甚重之，尝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矣。"为义兴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义熙中，并历大官。

史臣曰：羊琇托肺腑之亲，处多闻之益，遭逢潜跃之际，预参经始之谋，故得缱绻恩私，便蕃任遇。凭宠灵而逞欲，恃势位而骄陵，屡犯宪章，频干国纪，幸逢宽政，得免刑书。王恺地即渭阳，家承世禄，曾弗闻于恭俭，但崇纵于奢淫，竞爽于季伦，争先于武子，既尘清论，有斁王猷，虽复议行易名，未足惩恶劝善。弘理仪形外朗，季野神鉴内融，仲祖温润风流，幼道清虚寡欲，皆擅名江表，见重当时，岂惟后族之英华，抑亦搢绅之令望者也。

赞曰：托属丹掖，承辉紫宸。地既权宠，任惟执钧。约乃寡失，骄则陵人。覆车遗戒，谅足书绅。

列传第六十四

隐逸

○孙登董京夏统硃冲范粲鲁胜董养霍原郭琦伍朝鲁褒氾腾任旭郭文龚壮孟陋韩绩谯秀翟汤郭翻辛谧刘驎之索袭杨轲公孙凤公孙永张忠石垣宋纤郭荷郭瑀祈嘉瞿硎先生谢敷戴逵龚玄之陶淡陶潜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系》探幽，贞遁以成其象。故有避于言色，其道闻乎孔公；骄乎富贵，厥义详于孙子。是以处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之道，固无疆之休，长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无闷，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诗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于体天作制之后，讼息刑清之时，尚乃仄席幽贞以康神化，征聘之礼贲于岩穴，玉帛之贽委于窒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斯之谓欤！

自典午运开，旁求隐逸，谯元彦之杜绝人事，江思悛之啸咏林薮，峻其贞白之轨，成其出尘之迹，虽不应其嘉招，亦足激其贪竞。今美其高尚之德，缀集于篇。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终。

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也。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全帛

佳绵则不肯受。或见推排骂辱，曾无怒色。孙楚时为著作郎，数就社中与语，遂载与俱归，京不肯坐。楚乃贻之书，劝以今尧舜之世，胡为怀道迷邦。京答之以诗曰：“周道斁兮颂声没，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顾望而逝，洋洋乎满目，而作者七。岂不乐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时之不可与，对之以独处。无娱我以为欢，清流可饮，至道可餐，何为栖栖，自使疲单？鱼悬兽槛，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灵，缊袍不能令暖，轩冕不能令荣；动如川之流，静如川之渟。鹦鹉能言，泗滨浮磬，众人所玩，岂合物情！玄鸟纡幕，而不被害？尺□隼远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鱼，逡巡倒尾，沈吟不决，忽焉失水。嗟呼！鱼鸟相与，万世而不悟；以我观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达人，深穆其度，亦将窥我，颦而去。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后数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寝处惟有一石竹子及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也。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于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蠊□越以资养。雅善谈论。宗族劝之仕，谓之曰：“卿清亮质直，可作郡纲纪，与府朝接，自当显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毕性命于海滨也！”统悖然作色曰：“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白汗四匝，颜如渥丹，心热如炭，舌缩口张，两耳壁塞也。”言者大惭。统自此遂不与宗族相见。

会母疾，统侍医药，宗亲因得见之。其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儛，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于是共绐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庆，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卿可俱行乎？”统从之。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籓直出。归责诸人曰：“昔淫乱之俗兴，卫文公为之悲惋；蝀蝀之气见，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纳齐女，仲尼载驰而退；子路见夏南，愤恚而忼忾。吾常恨不得顿叔向之头，陷华父之眼。奈何诸君迎此妖物，夜与游戏，放傲逸之情，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何也？”遂隐床上，被发而卧，不复言。众亲蹴□，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后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答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大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又问“卿居海滨，颇能随水戏乎？”答曰：“可。”统乃操柂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鲻□鸟跃，后作鯆□孚引，飞鹚首，掇兽尾，夺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于是风波振骇，云雾杳冥，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充心尤异之，乃更就船与语，其应如响，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户，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佥曰：“善。”统于是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敕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卤簿，觊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硃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襭，炫金翠，绕其船三匝。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等各散曰：“此吴兒是木人石心也。”统归会稽，竟不知所终。

硃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于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刍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咸宁四年，诏补博士，冲称疾不应。寻又诏曰：“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为太子右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时人以为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卒以寿终。

范粲，字承明，陈留外黄人，汉莱芜长丹之孙也。粲高亮贞正，有丹风，而博涉强记，学皆可师，远近请益者甚众，性不矜庄，而见之皆肃如也。魏时州府交辟，皆无所就。久之，乃应命为治中，转别驾，辟

太尉掾、尚书郎，出为征西司马，所历职皆有声称。及宣帝辅政，迁武威太守。到郡，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是时戎夷颇侵疆场，粲明设防备，敌不敢犯，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粲检制之，息其华侈。以母老罢官。郡既接近寇戎，粲又重镇辄去职，朝廷尤之，左迁乐涫令。

顷之，转太宰从事中郎。遭母忧，以至孝称。服阕，复为太宰中郎。齐王芳被废，迁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恸左右。时景帝辅政，召群官会议，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时望，优容之。粲又称疾，阖门不出。于是特诏为侍中，持节使于雍州。粲因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武帝践阼，泰始中，粲同郡孙和时为太子中庶子，表荐粲，称其操行高洁，久婴疾病，可使郡县舆致京师，加以圣恩，赐其医药，若遂瘳除，必有益于政。乃诏郡县给医药，又以二千石禄养病，岁以为常，加赐帛百匹。子乔以父疾笃，辞不敢受，诏不许。以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长子乔。

乔字伯孙。年二岁时，祖馨临终，抚乔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涕泣。九岁请学，在同辈之中，言无媟辞。弱冠，受业于乐安蒋国明。济阴刘公荣有知人之鉴，见乔，深相器重。友人刘彦秋夙有声誉，尝谓人曰："范伯孙体应纯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错其一事而终不能。"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杨雄才学优于刘向，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刘杨优劣论》，文多不载。

乔好学不倦。父粲阳狂不言，乔与二弟并弃学业，绝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隶校尉刘毅尝抗论于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笃，是为伯夷、叔齐复存于今。如其信笃，益是圣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覆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乔供养衡门，至于白首，于是除乐安令。辞疾不拜。乔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

初，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人有告者，乔阳不闻，邑人愧而归之。乔往喻曰："卿节日取柴，欲与父母相欢娱耳，何以愧为！"其通物善导，皆此类也。外黄令高颢叹曰："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于官曹，士之贵异，于今而见。大道废而有仁义，信矣！"其行身不秽，为物所叹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鲁胜，字叔时，代郡人也。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论》云："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若臣言合理，当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纪。如无据验，甘即刑戮，以彰虚妄之罪。"事遂不报。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再征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

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荣。及杨后废，养因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因著《无化论》以非之。永嘉中，洛城东北步广里中地陷，有二鹅出焉，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养闻叹曰："昔周时所盟会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鹅，苍者胡象，白者国家之象，其可尽言乎！顾谓谢鲲、阮孚

曰：“《易》称知机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

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刘岱将举之，未果而病笃，临终，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后必荐之。”后归乡里。高阳许猛素服其名，会为幽州刺史，将诣之，主簿当车谏不可出界，猛叹恨而止。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燕王月致羊酒。及刘沈为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乃上表理之。诏下司徒参论，中书监张华令陈准奏为上品，诏可。元康末，原与王褒等俱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发遣，皆不到。后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悬其首。诸生悲哭，夜窃尸共埋殡之。远近骇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字公伟，太原晋阳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武帝欲以琦为佐著作郎，问琦族人尚书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识”。帝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兒能事卿，即堪为郎矣。”遂决意用之。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容复为今世吏。”终身处于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汉寿人也。少有雅操，闲居乐道，不修世事。性好学，以博士征，不就。刺史刘弘荐朝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选例，不听。尚书郎胡济奏曰：“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奏可，而朝不就，终于家。

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其略曰：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

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嬴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洛中硃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我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

氾腾，字无忌，敦煌人也。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太守张閎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两月余而卒。

任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也。父访，吴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时勤于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郡将蒋秀嘉其名，请为功曹。秀居官贪秽，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谏。秀既不纳，旭谢去，闭门讲习，养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狈营送，秀慨然叹曰："任功曹真人也。吾违其谠言，以至于此，复何言哉！"寻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固辞归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寻天下大乱，陈敏作逆，江东名豪并见羁絷，惟旭与贺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

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召为参军，手书与旭，欲使必到，旭固辞以疾。后帝进位镇东大将军，复召之；及为左丞相，辟为祭酒，并不就。中兴建，公车征，会遭母忧。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

之士，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事未行，会有王敦之难，寻而帝崩，事遂寝。明帝即位，又征拜给事中，旭称疾笃，经年不到，尚书以稽留除名，仆射荀崧议以为不可。太宁末，明帝复下诏备礼征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冯怀上疏谓宜赠九列值苏峻作乱，事竟不行。

子琚，位至大宗正，终于家。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恆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亦即与之。后人识文，不复贱酬。食有余谷，辄恤穷匮。人有臻遗，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兽杀大麀鹿于庵侧，文以语人，人取卖之，分钱与文。文曰："我若须此，自当卖之。所以相语，正以不须故也。"闻者皆嗟叹之。尝有猛兽忽张口向文，文视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猎者时往寄宿，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纳，辞归山中。飏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韦衣乃至烂于户内，竟不服用。

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踑踞，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又问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乎！"又问曰："猛兽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独不畏邪？"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曰："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导尝众客共集，丝竹并奏，试使呼之。文瞪眸不转，跨蹑华堂如行林野。于时坐者咸有钩深味远之言，文常称不达来语。天机铿宏，莫有窥其门者。温峤尝称曰："文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亚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导遗药，文曰："命在天，不在药也。夭寿长短，时也。"

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后逃归临安，结

庐舍于山中。临安令万宠迎置县中。及苏峻反，破余杭，而临安独全，人皆异之，以为知机。自后不复语，但举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还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殡葬，宠不听。不食二十余日，亦不瘦。宠问曰："先生复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以十五日终。宠葬之于所居之处而祭哭之，葛洪、庾阐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

龚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戍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于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赂遗一无所取。会天久雨，百姓饥垫，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省书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壮又谏之，寿又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即假寿杀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至李势时卒。

初，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难，无复学徒，乃著《迈德论》，文多不载。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吴司空宗之曾孙也。兄嘉，桓温征西长史。陋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时或弋钓，孤兴独往，虽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亲族迭谓之曰："少孤！谁无父母？谁有父母！圣人制礼，令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无嗣，更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后从吉。由是名著海内。简文帝辅政，命为参军，称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曰："孟陋高行，学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叹曰："会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桓公正当以我不往故耳。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由是名称益重。博学多通，长于《三礼》。注《论语》，行于世。卒以寿终。

韩绩，字兴齐，广陵人也。其先避乱，居于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导闻其名，辟以为掾，不就。咸康末，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诏以安车束帛征之。尚书令诸葛恢奏绩名望犹轻，未宜备礼，于是召拜博士。称老病不起，卒于家。

于时高密刘鲕字长鱼、城阳邴郁字弘文，并有高名。鲕幼不慕俗，长而希古，笃学厉行，化流邦邑。郁，魏征士原之曾孙，少有原风，敕身谨洁，口不妄说，耳不妄听，端拱恂恂，举动有礼。咸康中，成帝博求异行之士，鲕、郁并被公卿荐举，于是依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征之。郁辞以疾，鲕随使者到京师，自陈年老，不拜。各以寿终。

谯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学著称，显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骧、骧子寿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之，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龚壮常叹服焉。桓温灭蜀，上疏荐之，朝廷以秀年在笃老，兼道远，故不征，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寻而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余卒。

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饷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汤不起。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康帝复以散骑常侍征汤，固辞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子庄，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渔猎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且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晚节亦不复钓，端居筚门，歠菽饮水。州府礼命，及公车征，并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矫，亦有高操，屡辞辟命。矫子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征，亦不至。世有隐行云。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也。伯父讷，广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

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尝以车猎，去家百余里，道中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归。其渔猎所得，或从买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贵焉。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暂归武昌省坟墓，安西将军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以其船小狭，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终日而去。尝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沈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沈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卒于家。

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称冠族。谧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于刘聪，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勒、季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丧乱之中，颓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及冉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曰："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期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变，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刘麟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麟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麟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麟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麟之斟酌，父辞曰："若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虽冠冕之族，信仪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

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侯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其仁爱隐恻若此。卒以寿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反，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谘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曰：“今四表辑宁，将行乡射之礼，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时，养老之义，实系儒贤。既树非梧桐，而希鸾凤降翼；器谢曹公，而冀盖公枉驾，诚非所谓也。然夫子至圣，有召赴焉；孟轲大德，无聘不至，盖欲弘阐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会病卒，时年七十九。澹素服会葬，赠贱二万。澹曰：“世人之所有余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慌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乃谥曰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昨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刘曜僭号，征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于陇山。曜后为石勒所擒，秦人东徙，轲留长安。及石季龙嗣伪位。备玄纁束帛安车征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不从，下书任轲所尚。轲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饩，辄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季龙欲观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轲萧然不顾。又使人将其弟子尽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临之以兵，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轲视而不信，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蠲十户供之。自归秦州，仍教授不绝。其后秦人西奔凉州，轲弟子以牛负之，为戍军追擒，并为所害。

公孙凤，字子鸾，上谷人也。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

处士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异之，莫能测也。慕容□以安车征至鄴，及见□，不言不拜，衣食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鲜得与言。数年病卒。

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容□征至鄴，及见□，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与言，虽经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岁余，诈狂，□送之平郭。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乃遣使者致问。未至而永亡，坚深悼之，谥曰崇虚先生。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好事少年颇或问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阴阳之事非穷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诸外物，皆此类也。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苻坚遣使征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谓弟子曰："吾余年无几，不可以逆时主之意。"浴讫就车。及至长安，坚赐以冠衣，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从之。及见，坚谓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忠曰："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属尧舜之世，思一奉圣颜。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窃拟。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还余齿，归死岱宗。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使者驰驿白之，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谥曰安道先生。

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辄杖策吊之。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昼无差。姚苌之乱，莫知所终。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颙、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濑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

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后遣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兴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取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顷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遂不食而卒，时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

郭荷，字承休，略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四卒，谥曰玄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

张天赐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浦轮玄纁备礼征之，遗瑀书曰："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传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于左衽，创毒之甚，开避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窃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绥，鹤企先生，乃眷下国。"公明至山，瑀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公明拘其门人，瑀叹曰："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及至姑臧，值天赐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于南山。

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

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

穆惑于谗间，西伐索嘏，瑀谏曰："昔汉定天下，然后诛功臣。今事业未建而诛之，立见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从。瑀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与疾而归，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崖阁，饮气而卒。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余，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天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

谢敷，字庆绪，会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镇军郗愔召为主簿，台征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处士星，占者以陷士当之。谯国戴逵有美才，人或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硃，以其似硃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

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体备、暗蹈而当者，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拟规前修。苟迷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

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疏奏，帝许之，逵复还剡。

后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复请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传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会病卒。

长子勃，有父风。义熙初，以散骑侍郎征，不起，寻卒。

龚玄之，字道玄，武陵汉寿人也。父登，历长沙相、散骑常侍。玄之好学潜默，安于陋巷。州举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诏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扬幽隐，故空谷流絷维之咏，丘园旅束帛之观。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己贞鲜，学弘儒业，朕虚怀久矣。二三君子，岂其戢贤于怀抱哉！思挹雅言，虚诚讽议，可并以为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指下所在备礼发遣，不得循常，以稽侧席之望。"郡县敦逼，苦辞疾笃，不行。寻卒，时年五十八。

弟子元寿，亦有德操，高尚不仕，举秀才及州辟召，并称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学博士、散骑侍郎、给事中累征，遂不起。卒于家。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恆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其辞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

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而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暮，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赡。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兒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显晦之谓也。出则允釐庶政，以道济时；处则振拔嚣埃，以卑自牧。详求厥义，其来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

编草，诫叔夜而凝神鉴；威辇之处丛祠，衣无全帛，对子荆而陈贞则：并灭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亚。夏统远迩称其孝友，宗党高其谅直，歌《小海》之曲。则伍胥犹存；固贞石之心，则公闾尤愧，时幸洛滨之观，信乎兹言。宋纤幼怀远操，清规映拔，杨宣颂其画象，马岌叹其人龙，玄虚之号，实期为美。余之数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论而矫俗，或箕踞而对时人，或弋钓而栖衡泌，含和隐璞，乘道匿辉，不屈其志，激清风于来叶者矣。

赞曰：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

列传第六十五

艺术

○陈训戴洋韩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严卿隗炤卜珝鲍靓吴猛幸灵佛图澄麻襦单道开黄泓索紞孟钦 王嘉僧涉郭馨鸠摩罗什昙霍台产

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先王以是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曰神与智，藏往知来；幽赞冥符，弼成人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所谓神道设教，率由于此。然而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圣人不语怪力乱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梦以垂文，子长继作，援龟策以立传，自兹厥后，史不绝书。汉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谶术，遂使文成、五利，逞诡诈而取宠荣，尹敏、桓谭，由忤时而婴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虑之一失者乎！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载籍既务在博闻，笔削则理宜详备，晋谓之《乘》，义在于斯。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式备前史云。

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孙皓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侯。皓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敢言。时钱唐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皓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将有舆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训随例内徙，拜谏义大夫。俄而去职还乡。

及陈敏作乱，遣弟宏为历阳太守，训谓邑人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宏闻，将斩之。训乡人秦琚为宏参军，乃说训曰："训善风角，可试之。如不中，徐斩未晚也。"乃赦之。时宏攻征东参军衡彦于历阳，乃问训曰："城中有几千人？攻之可拔不？"训登牛渚山望气，曰："不过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败。"宏复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将士攻之，果为彦所败，方信训有道术，乃优遇之。

都水参军淮南周亢尝问训以官位，训曰："君至卯年当剖符近郡，酉年当有曲盖。"亢曰："脱如来言，当相荐拔。"训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后亢果为义兴太守、金紫将军。时刘聪、王弥寇洛阳，历阳太守武瑕问训曰："国家人事如何？"训曰："胡贼三逼，国家当败，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后怀愍二帝果有平阳之酷焉。或问其以明年吉凶者，

训曰：“扬州刺史当死，武昌大火，上方节将亦当死。”至时，刘陶、周访皆卒，武昌大火，烧数千家。时甘卓为历阳太守，训私谓所亲曰：“甘侯头低而视仰，相法名为眄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领兵则可以免。”卓果为王敦所害。丞相王导多病，每自忧虑，以问训。训曰：“公耳竖垂肩，必寿，亦大贵，子孙当兴于江东。”咸如其言。训年八十余卒。

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授符录，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恆、庐、衡等诸山。既而遣归，逢一老父，谓之曰：“汝后当得道，为贵人所识。”及长，遂善风角。

为人短陋，无风望，然好道术，妙解占侯卜数。吴末为台吏，知吴将亡，托病不仕。及吴平，还乡里。后行至濑乡，经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过老君而不下马，未达桥，坠马死者不？”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

扬州刺史尝问吉凶于洋，答曰：“荧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当有客军西南来。”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乱。冰既据扬州，洋谓人曰：“视贼云气，四月当破。”果如其言。时陈敏为右将军，堂邑令孙混见而羡之。洋曰：“敏当作贼族灭，何足愿也！”未几，敏果反而诛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当败，得腊不得正，岂可移家于贼中乎！”混便止。岁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单身走免。其后都水马武举洋为都水令史，洋请急还乡。将赴洛，梦神人谓之曰：“洛中当败，人尽南渡，后五年扬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梦。

庐江太守华谭问洋曰：“天下谁当复作贼者？”洋曰：“王机。”寻而机反。陈□□问洋曰：“人言江南当有贵人，顾彦先、周宣珮当是不？”洋曰：“顾不及腊，周不见来年八月。”荣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腊，□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导遇病，召洋问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使之主，而于申上石头立冶，火光照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导即移居东府，病遂差。

镇东从事中郎张阖举洋为丞相令史。时司马飏为乌程令，将赴职，洋曰：“君宜深慎下吏。”扬后果坐吏免官。洋又谓曰：“卿虽免官，十一月当作郡，加将军。”至期，为太山太守、镇武将军。飏卖宅将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当还，不可无宅。”飏果为徐龛所逼，不得之郡。元

帝增飏众二千，使助祖逖。洋劝飏不行，飏乃称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

元帝将登阼，使洋择日，洋以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陈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国，范蠡称在阳之前，当主尽出，上下尽空，德将出游，刑入中宫，今与此同。"洋曰："越王为吴所囚，虽当时逊媚，实怀怨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归，留刑吴宫。今大王内无含咎，外无怨愤，当承天洪命，纳祚无穷，何为追越王去国留殃故事邪！"乃从之。

及祖约代兄镇谯，请洋为中典军，迁督护。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洋谓约曰："十月必有贼到谯城东，至历阳，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为妖，白约收洋，付刺奸而绝其食五十日，言语如故。约知其有神术，乃赦之而让振。振后有罪被收，洋救之。约曰："振往日相系，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识风角，非有宿嫌。振往时垂饿死，洋养活之，振犹尚遗忘。夫处富贵而不弃贫贱甚难。"约义之，即原振，赐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骑果到谯城东。洋言于约曰："贼必向城父，可遣骑水南追之，步军于水北断要路，贼必败。"约竟不追，贼乃掠城父妇女辎重而去。约将鲁延求追贼，洋曰："不可。"约不从，使兄子智与延追之。贼伪弃妇女辎重走，智与延等争物，贼还掩之，智、延仅以身免，士卒皆死。约表洋为下邑长。时梁国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险，约欲讨之而未决，洋曰："贼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谯北，乘德伐刑，贼必破亡。又甲子日东风而雷西行，谯在东南，雷在军前，为军驱除。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今与往同，故知必克。"约从之，果平梁城。

太宁三年正月，有大流星东南行，洋曰："至秋，府当移寿阳。"及王敦作逆，约问其胜败，洋曰："太白在东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为主，应者为客。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客。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先起兵者败。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后，宜传檄所部，应诏伐之。"约乃率众向合肥。俄而敦死众败，遂住寿阳。洋又曰："江淮之间当有军事，谯城虚旷，宜还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约不从，豫土遂陷于贼。

咸和元年春，约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来，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将。"至夏，汝南人反，执约兄子济，送于石勒。约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案《河图征》云：'地赤如丹血丸丸，当有下反上

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马当来饮淮水。”至时，石勒骑大至，攻城大战。其日西风，兵火俱发，约大惧。会风回，贼退。时传言勒遣骑向寿阳，约欲送其家还江东，洋曰：“必无此事。”寻而传言果妄。

咸和初，月晕左角，有赤白珥。约问洋，洋曰：“角为天门，开布阳道，官门当有大战。”俄而苏峻遣使招约俱反，洋谓约曰：“苏峻必败，然其初起，兵锋不可当，可外和内严，以待其变。”约不从，遂与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风雷雨西北来，城内晦螟，洋谓约曰：“雷鸣人上，明使君当远佞近直，爱下振贫。昔秦有此变，卒致乱亡。”约大怒，收洋系之。遣部将李概将兵到卢江，其众尽散。约召洋出，问之曰：“吾还东何如留寿阳？若留寿阳，何如入胡？”洋曰：“东入失半，入胡灭门，留寿阳尚可。”约欲东向历阳，其众不乐东下，皆叛约，劫约姊及嫂奔于石勒。约到历阳，祖焕问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寿阳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历阳，可得几时？”洋曰：“得六月耳。”约问洋：“台下及此气侯何如？”洋曰：“此当复有反者。台下来年三月当太平，江州当大丧。后南方复有军事，去此千里。”寻而牵腾叛约，约率所亲将家属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温峤卒，郭默据湓口以叛。后勒诛约及亲属并尽，皆如洋言。

约既败，洋往寻阳。时刘胤镇寻阳，胤问洋曰：“我病当差不？”洋曰：“不忧使君不差，忧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阴谋》曰：‘六庚为白兽，在上为客星，在下为害气。’年与命并，必凶当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见客。”胤曰：“我当解职，将君还野中治病。”洋曰：“使君当作江州，不得解职。”胤曰：“温公不复还邪？”洋曰：“温公虽还，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时，回风从东来，入胤兒船中，西过，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洋曰：“风从咸池下来，摄提下去，咸池为刀兵，大杀为死丧。到甲子日申时，府内大聚骨理之。胤问在何处，洋曰：“不出州府门也。”胤架府东门。洋又曰：“东为天牢，牢下开门，忧天狱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腊近可闭门，以五十人备守，并以百人备东北寅上，以却害气。”胤不从。二十四日壬辰，胤遂为郭默所害。

南中郎将桓宣以洋为参军，将随宣往襄阳，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时侃谋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积五百余日。昴，赵之分野，石勒遂死。荧惑以七月退，从毕右顺行入黄道，未及天关，以八月二十二日复逆行还钩，绕毕向昴。昴毕为边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荧惑逆行，司无德之国，石勒死是也。勒之余烬，以自残害。今年官与太岁、太阴三合癸巳，癸为北方，北方当受

灾。岁镇二星共合翼轸，从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岁镇所守，其下国昌，岂非功德之征也！今年六月，镇星前角亢。角亢，郑之分。岁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龙若兴兵东南，此其死会也。官若应天伐刑，径据宋郑，则无敌矣。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闻而大喜。会病笃，不果行。

侃薨，征西将军庾亮代镇武昌，复引洋问气侯。洋曰：“天有白气，丧必东行，不过数年必应。”寻有大鹿向西城门，洋曰：“野兽向城，主人将去。”城东家夜半望见城内有数炬火，从城上出，如大车状，白布幔覆，与火俱出城东北行，至江乃灭。洋闻而叹曰：“此与前白气同。”时亮欲西镇石城，或问洋：“此西足当欲东不？”洋曰：“不当也。”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宝屯邾城。九月，洋言于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问。昨朝大雾晏风，当有怨贼报仇，攻围诸侯，诚宜远侦逻。”宝问当在何时，答曰：“五十日内。”其夕，又曰：“九月建戌，硃雀飞惊，征军还归，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灾发东房，叶落归本，虑有后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国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烧屋，移家南渡，无嫌也。”宝即遣兒妇还武昌。寻传贼当来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时得贼问，干为君，支为臣，丁为征西府，亥为邾城，功曹为贼神，加子时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气合，贼必来。寅数七，子数九，贼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从魁为贵人加丁，下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进武昌也。”贼果陷邾城而去。亮问洋曰：“故当不失石城否？”洋曰：“贼从安陆向石城，逆太白，当伐身，无所虑。”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气三合己亥，己为天下，亥为戎胡，季龙亦当受死。今乃不忧贼，但忧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灾，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当有解不”？”洋曰：“恨晚，犹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苏峻时，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至今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问洋曰：“庾公可得几时？”洋曰：“见明年。”时亮已不识人，咸以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庾翼代亮，洋复为占侯。少时卒，年八十余。所占验者不可胜纪。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龙舒长邓林妇病积年，垂死，医

巫皆息意。友为筮之，使画作野猪著卧处屏风上，一宿觉佳，于是遂差。舒县廷掾王睦病死，已复魄。友为筮之，令以丹画版作日月置床头，又以豹皮马鄣泥卧上，立愈。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攻祷，伐空冢故城间，得狸鼍数十，病犹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发时，张囊著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斯须之间，见囊大胀如吹，因决败之，女仍大发。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张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著树二十许日，渐消，开视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宣城边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祸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积于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尔，其凶难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风，不敢发火。洪后为广阳领校，遭母丧归家，友来投之，时日已暮，出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暝，数十里草行，何急复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创，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殡亡者，寻索洪，数日，于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将有大瞿□鸟来集□事上，宜勤伺取，若获者为善，不获将成祸。"祐乃谨为其备。至日，果有大瞿□垂尾九尺，来集□事上，掩捕得之，祐乃迁石头督护，后为吴郡太守。

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转祸，无不皆验。于宝问其故，友曰："筮封用五行相生杀，如案方投药治病，以冷热相救。其差与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举贤良，元帝渡江，以为广武将军，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卢人也。有思义，能《易》筮，善厌胜之术。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以问智。智曰："是欲杀君而不能，当为君使其反死。"乃以硃书手腕横文后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谯人夏侯藻母病困，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藻怖愕，驰见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后其祸可救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系母臂，令傍人捶拍，恆使作声，三日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或谓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试就卜，知祸所在？"瑗性质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岂卜筮所移！"会智来，应詹谓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灵之思，可为一卦。"智乃为

卦，卦成，谓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便就买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十余万，于是致赡，疾者亦愈。其消灾转祸，不可胜纪，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应詹少亦多病，智乃为符使詹佩之，诵其文，既而皆验，莫能学也。

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岁天下有事，当有巫医挟道术者死。吾守《易》义以行之，犹当不应此乎！”太康末，为司马督，有宠于杨骏，故见杀。

步熊，字叔罴，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盛。熊学舍侧有一人烧死，吏持熊诸生，谓为失火。熊曰：“已为卿卜得其人矣。使从道南行，当有一人来问得火主未者，便缚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恶难耕，故烧之，忽风起延烧远近，实不知草中有人。又邻人兒远行，或告已死，其父母号哭制服，熊为之卜，克日当还，如期果至。赵王伦闻其名，召之。熊谓诸生曰：“伦死不久，不足应也。”伦怒，遣兵围之数重。熊乃使诸生著其裘南走，伦兵悉赴捉之，熊密从北出，得脱。后为成都王颖所辟，颖使熊射覆，物无所失。后颖奔关中，平昌公模镇鄴，以熊颖党，诛之。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高平郗超年二十余，得重疾，试令筮之。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寻除。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宫姓家索其所养雄雉，笼盛置东檐下，却后九日丙午日午时，必当有雌雉飞来与交，既而双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时正羸笃，虑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余矣。一周病差，何足为淹！”然未之信。或劝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轩之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飞入笼，与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曰：“虽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书郎。不愆后占筮转疏，无复此类。后为桓嗣建威参军。

严卿，会稽人也。善卜筮。乡人魏序欲暂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著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正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

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而序家无恙。

隗炤，汝阴人也。善于《易》。临终，书版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版往责之，勿违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者止亭中，妻遂赍版往责之。使者执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临亡，手书版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谓曰："贤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会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抚掌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负金也，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为卿将，当受祸耳。不尔者，亦为猛兽所害。吾亦未见子之令终也。"璞曰："吾祸在江南，甚营之，未见免兆。虽然，在南犹可延期，住此不过时月。"珝曰："子勿为公吏，可以免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之不能免卿将也。"珝曰："吾此虽当有帝王子，终不复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谨奉之，主晋记者必雌也。"珝遂隐于龙门山。刘元海僭号，征为大司农、侍中，固以疾辞。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不欲在吾朝，何异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后复征为光禄大夫，珝谓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刘聪嗣伪位，征为太常。时刘琨据并州，聪问何时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聪戏曰："朕欲劳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来不及装者，正为是行也。"聪大悦，署珝使持节、平北将军。将行，谓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后慎勿纷纭。"及攻晋阳，为琨所败，珝卒先奔，为其元帅所杀。

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兒，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稍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南海太守。尝行部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济。王机时为广州刺史，入厕，忽见二人著乌衣，与机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乌鸭。靓曰："此物不祥。"机焚之，径飞上天，机寻诛死。靓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

吴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惧其去己而噬亲也。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其神方。因还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异之。庾亮为江州刺史，尝遇疾，闻猛神异，乃迎之，问己疾何如。猛辞以算尽，请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状如生。未及大敛，遂失其尸。识者以为亮不祥之征。亮疾果不起。

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与小人群居，见侵辱而无愠色，邑里号之痴，虽其父母兄弟亦以为痴也。尝使守稻，群牛食之，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往理其残乱者。其父母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驱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欲得终其性，牛自犯之，灵可以不收乎！"

时顺阳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双。灵作而未输，或窃之焉。俄而窃者心痛欲死，灵谓之曰："尔得无窃我箸乎？"窃者不应。有顷，愈急，灵曰："若尔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窃者急遽，乃首出之。灵于是饮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当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动，方请益人。灵曰："此以过足，但部分未至耳。灵请自牵之。"乃手执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众大惊怪，咸称其神，于是知名。

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财属，灵使以水含之，已而强起，应时大愈。又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顷，顾谓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仓卒起邪？"灵曰："但试扶起。"于是两人夹扶以立。少选，灵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于是百姓奔趣，水陆辐辏，从之如云。皇氏自以病久，惧有发动，灵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辄以新水补处，二十余年水清如新，尘垢不能加焉。

时高悝家有鬼怪，言语诃叱，投掷内外，不见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发火，巫祝厌劾而不能绝。适值灵，乃要之。灵于陌头望其屋，谓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灵曰："知之足矣。"悝固请之，灵不得已，至门，见符索甚多，谓悝曰："当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恶得已乎！"并使焚之，惟据轩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绝。

灵所救愈多此类，然不取报谢。行不骑乘，长不娶妻，性至恭，见人即先拜，言辄自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周旋江州间，谓其士人曰："天地之于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为奴婢乎！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

命，可悉免遣之。”十余年间，赖其术以济者极多。后乃娶妻，畜车以奴婢，受货赂致遗，于是其术稍衰，所疗得失相半焉。

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

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其众。澄投勒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从勒征伐，辄豫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枋头，枋头人夜欲斫营，澄谓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信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潜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澄，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矣。”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竞往观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鲜卑段末波攻勒，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末波如此，岂可获乎！”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末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末波，执之。澄劝勒宥末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刘曜遣从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龙距之。岳败，退保石梁坞，季龙坚栅守之。澄在襄国，忽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日

亥时，岳已败被执。”果如所言。

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硃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其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勒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弥笃。时石葱将叛，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谘而后行，号曰大和尚。

勒爱子斌暴病死，将殡，勒叹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就执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苏，有顷，平复。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及季龙僭位，迁都于鄴，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支道林在京师，闻澄与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澄时止鄴城寺中，弟子遍于郡国。尝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于梁基城下，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邪？”佐愕然愧忏。于是国人每相语：“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季龙太子邃有二字，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疗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邃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季龙，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邃知澄入，要侯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季龙，季龙终不能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惨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众僧祝愿。”澄又自祝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者则困。”复更祝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黑略还，自说坠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马，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检时日，正是澄祝愿时也。

时天旱，季龙遣其太子诣临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澄尝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祝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黄河中旧不生鼋，时有得者，以献季龙。澄见而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后果如其言也。季龙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后亦皆验。澄尝与季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石宣将杀石韬，宣先到寺与澄同坐，浮屠一铃独鸣，澄谓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孰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季龙梦龙飞西南，自天而落，旦而问澄，澄曰：“祸将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龙引澄入东阁，与其后杜氏问讯之。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浮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血流，慎勿东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

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季龙临丧杀之。季龙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被收，澄谏季龙曰：“皆陛下之子也，何为重祸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鄴宫。”季龙不从。后月余，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季龙大享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季龙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冉闵小字棘奴。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髟介}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澄对之流涕，乃自启茔墓于鄴西紫陌，还寺，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无复言。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卒于鄴宫寺。后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季龙掘而视之，惟有一石无尸。季龙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龙死，遂大乱。

麻襦者，不知何许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龙时，在魏县市中乞丐，恆着麻襦布裳，故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饴天马。赵兴太守籍状收送诣季龙。

先是，佛图澄谓季龙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季龙与共语，了无异言，惟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季龙不解，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光和中会，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消于坏，边荒不能遵，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于何期，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颓。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陵云宇，会于虚游间。”其所言人莫能晓。季龙遣驿马送还本县，既出城，请步，云：“我当有所过，君至合口桥见待。”使人如言而驰，至桥，麻襦已先至。

后慕容俊投季龙尸于漳水，倚桥柱不流，时人以为“一柱殿下”即谓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为“天马”之应云。

单道开，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赠以缯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恆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树诸神见异形试之，初无惧色。石季龙时，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弥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龙令佛图澄与语，

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门法綝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高八九尺，于上编管为禅室，常坐其中。季龙资给甚厚，道开皆以施人。人或来谘问者，道开都不答。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疗目疾，就疗者颇验。视其行动，状若有神。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乱。"及季龙末，道开南渡许昌，寻而鄴中大乱。

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年百余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道开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犹存。宏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如蝉蜕耳。"乃为之赞云。

黄泓，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精妙逾深，兼博览经史，尤明《礼》《易》。性忠勤，非礼不动。永嘉之乱，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说瞻曰："王浚昏暴，终必无成，宜思去就以图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怀引纳，且谶言真人出东北，傥或是乎？宜相与归之，同建事业。"瞻不从。泓乃率宗族归廆，廆待以客礼，引为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泓指说成败，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参军，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迁左常侍，领史官，甚重之。石季龙攻皝，皝将走辽东，泓曰："贼有败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及期，季龙果退，皝益奇之。

及慕容俊即王位，迁从事中郎，亻隽闻冉闵乱，将图中原，访之于泓，泓劝行，亻隽从之。及僭号，署为进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寻加奉车都尉、西海太守、领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平舒县五等伯，常从左右，谘决大事，灵台令许敦害其宠，谄事慕容评，设异议以毁之，及以泓为太史灵台诸署统，加给事中。泓待敦弥厚，不以毁己易心。慕容□败，以老归家，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恨吾年过不见耳。"年九十七卒。卒后三年，伪吴王慕容垂兴焉。

索紞，字叔彻，敦煌人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侯。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紞占问吉凶，门中如市，紞曰："攻乎异端，戒在害己；无为多事，多事多患。"遂诡言虚说，无验乃止。惟以占梦为无悔吝，乃不逆问者。

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为媒也。”会太守田豹因策为子求乡人张公征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紞曰：“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伯，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以谋反伏诛。索充初梦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职也，当有京师贵人举君。二官者，频再迁。”俄而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充后梦见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紞曰：“虏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宋桷梦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两杖，极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两杖，箸象也。极打之，饱肉食也。”俄而亦验焉。黄平问紞曰：“我昨夜梦舍中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马者，火也，舞为火起。向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归而火作。索绥梦东有二角书诣绥，大角朽败，小角有题韦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后。紞曰：“大角朽败，腐棺木。小角有题，题所诣。一在前，前紞凶也。一在后，后背也。当有凶背之问。”时绥父在东，居三日而凶问至。郡功曹张邈尝奉使诣州，夜梦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为却字。”会东虏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验。

太守阴澹从求占书，紞曰：“昔入太学，因一父老为主人，其人无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隐者，紞因从父老问占梦之术，希申鄙艺，审测而说，实无书也。”澹命为西阁祭酒，紞辞曰：“少无山林之操，游学京师，交结时贤，会中国不靖，欲养志终年。老亦至矣，不求闻达。又少不习勤，老无吏干，濛汜之年，弗敢闻命。”澹以束帛礼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钦，洛阳人也。有左慈、刘根之术，百姓惑而赴之。苻坚召诣长安，恶其惑众，命苻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宴郡僚，酒酣，目左右收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忽然已远，或有兵众距战，或前有溪涧，骑不得过，遂不知所在。坚未，复见于青州。苻朗寻之，入于海岛。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

不师宗之。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

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语，复遣问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于淮南，所谓未年而有殃也。人侯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覆杖诸物亦如之。

姚苌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谘之。苌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此，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苌死，苌子兴字子略方杀登，"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苻坚叹曰："涉公若在，岂忧此乎！"

郭馨，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张天锡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凝使馨筮之，馨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东军当至，凉祚必终。"凝乃申约属县。至十五日，鲜卑折掘送马于凝，凝怒其非骏，幽之内厩，鲜卑惧而夜遁。凝以告馨，馨曰："是也。国家将亡，不可复振。"

苻坚末，当阳门震，刺史梁熙问馨曰："其祥安在？"馨曰："为四夷之事也。当有外国二王来朝主上，一当反国，一死此城。"岁余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坚，西归，鄯善王死于姑臧。

吕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桢叛，馨劝光袭之。光之左丞吕宝曰："千里袭人，自昔所难，况王者之师天下所闻，何可侥幸以邀成功！

靡不可从，误人大事。”靡曰：“若其不捷，靡自伏鈇钺之诛。如其克也，左丞为无谋矣。”光从而克之。光比之京管，常参帷□屋密谋。

光将伐乞伏乾归，靡谏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师，往必无功，终当覆败。”太史令贾曜以为必有秦陇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诘靡，靡密谓光曰：“昨有流星东堕，当有伏尸死将，虽得此城，忧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将解，若不早渡，恐有大变。”后二日而败问至，光引军渡河讫，冰泮。时人服其神验。光以靡为散骑常侍、太常。

靡后以光年老，知其将败，遂与光仆射王祥起兵作乱。百姓闻靡起兵，咸以圣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从之如不及。靡以为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为主。后吕隆降姚兴，兴以王尚为凉州刺史，终如靡言。靡之与光相持也，逃人称吕统病死，靡曰：“未也，光、统之命尽在一时。”靡后统死三日而光死。靡尝曰：“凉州谦光殿后当有索头鲜卑居之。”终于秃发傉檀、沮渠蒙逊迭据姑臧。靡性褊酷，不为士庶所附。战败，奔乞伏乾归。乾归败，入姚兴。靡以灭姚者晋，遂将妻子南奔，为追兵所杀也。

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渡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诸国交娉，并不许，及见炎，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罗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岁，母遂与俱出家。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乘为化，诸学者皆共师焉。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

有顷，罗什母辞龟兹王往天竺，留罗什住，谓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议，传之东土，惟尔之力。但于汝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传，虽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进登第三果。西域诸国咸伏罗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坐侧，令罗什践而登焉。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邪？”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军未至，罗

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从日下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出兵距战，光遂破之，乃获罗什。光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罗什曰："在此必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人，光密异之。光欲留王西国，罗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还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苌所害，于是窃号河右。属姑臧大风，罗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寻皆殄灭。

沮渠蒙逊先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其子纂率众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罗什，答曰："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于合黎，俄又郭麾起兵，纂弃大军轻还，复为麾所败，仅以身免。

中书监张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罗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叉疗果无效，少日资亡。

顷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于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其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罗什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后果为吕超所杀。

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罗什传写，罗什每为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经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罗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叹曰："吾若著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识者既寡，将何所论！"惟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兴奉之若神。

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听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杯渡比丘在彭城，闻罗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相见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恻怆可言。”死于长安。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

沙门昙霍者，不知何许人也。秃发傉檀时从河南来，持一锡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时人咸异之。或遗以衣服，受而投之于河，后日以还其本主，衣无所污。行步如风云，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人或藏其锡杖，昙霍大哭数声，闭目须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异，莫能测也。每谓傉檀曰：“若能安坐无为，则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穷兵好杀，祸将及己。”亻辱檀不能从。傉檀女病甚，请救疗，昙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圣人亦不能转祸为福，昙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请之。时后宫门闭，昙霍曰：急开后门，及开门则生，不及则死。”傉檀命开之，不及而死。后兵乱，不知所在也。

台产，字国俊，上洛人，汉侍中崇之后也。少专京氏《易》，善图讖、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善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刘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刘均举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甚恳至。曜改容礼之，署为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验，曜弥重之，转太中大夫，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金章紫绶，爵关中侯。

史臣曰：陈戴等诸子并该洽坟典，研精数术，究推步之幽微，穷阴阳之秘奥，虽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馨知有晋之亡姚，去姚以归晋，追兵奄及，致毙中途，斯则远见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来游诸夏。什既兆见星象，澄乃驱役鬼神，并通幽洞冥，垂文阐教，谅见珍于道艺，非取贵于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鲍、吴、王、

幸等或假灵道诀，或受教神方，遂能厌胜禳灾，隐文彰义，虽获讥于妖妄，颇有益于世用者焉。然而硕学通人，未宜枉辔。

赞曰：《传》叙灾祥，《书》称龟筮。应如影响，叶若符契。怪力乱神，诡时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列传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杜有道妻严氏王浑妻钟氏郑袤妻曹氏愍怀太子妃王氏郑休妻石氏陶侃母湛氏贾浑妻宗氏梁纬妻辛氏许延妻杜氏虞潭母孙氏周顗母李氏张茂妻陆氏 尹虞二女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谢氏刘臻妻陈氏皮京妻龙氏孟昶妻周氏何无忌母刘氏刘聪妻刘氏王广女陕妇人靳康女韦逞母宋氏张天锡妾阎氏薛氏 苻坚妾张氏窦滔妻苏氏 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李玄盛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叹，贞烈之风斯著。振高情而独秀，鲁册于是飞华；挺峻节而孤标，周篇于焉腾茂。徽烈兼劭，柔顺无愆，隔代相望，谅非一绪。然则虞兴妫汭，夏盛涂山，有娀、有{新女}广隆殷之业，大任、大姒衍昌姬之化，马邓恭俭，汉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扬芬，斯皆礼极中闱，义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节，孟母求仁，华率傅而经齐，樊授规而霸楚，讥文伯于奉剑，让子发于分菽，少君之从约礼，孟光之符隐志，既昭妇则，且擅母仪。子政缉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具宣闺范，有裨阴训。故上从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称，一艺可纪，咸皆撰录，为之传云。或位极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随本传，今所不录。在诸伪国，暂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惩劝，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陇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聪朗有才鉴。初，魏文帝得立为太子，抱毗项谓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宣帝将诛爽，因其从魏帝出而闭城门，爽司马鲁芝率府兵斩关赴爽，呼敞同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属以后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也。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汝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事定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其后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将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矣。”琇固请于文帝，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会至蜀果反，琇竟以全归。祜尝送锦被，宪英嫌其华，反而覆之，其明鉴俭约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也。贞淑有识量。年十三，适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并孤藐，宪虽少，誓不改节，抚育二子，教以礼度，植遂显名于时，韡亦有淑德，传玄求为继室，宪便许之。时玄与何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及宪许玄，内外以为忧惧。或曰：“何、邓执权，必为玄害，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为亲？”宪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骄移，必当自败，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遂与玄为婚。晏等寻亦为宣帝所诛。植后为南安太守。

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诬，征还，宪与预书戒之曰：“谚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预后果为仪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岁，尝随其继母省宪，谓咸曰：“汝千里驹也，必当远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后亦有名于海内。其知人之鉴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琰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既而谓济曰：“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琰明鉴远识，皆此类也。

浑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虽贵门，与郝雅相亲重，郝不以贱下琰，琰不以贵陵郝，时人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云。

郑袤妻曹氏。鲁国薛人也。袤先娶孙氏，早亡，娉之为继室。事舅姑甚孝，躬纺织之勤，以充奉养，至于叔妹群娣之间，尽其礼节，咸得

欢心。及袤为司空，其子默等又显朝列，时人称其荣贵。曹氏深惧盛满，每默等升进，辄忧之形于声色。然食无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获禄秩，曹氏必班散亲姻，务令周给，家无余赀。

初，孙氏瘗于黎阳，及袤薨，议者以久丧难举，欲不合葬。曹氏曰："孙氏元妃，理当从葬，不可使孤魂无所依邪。"于是备吉凶导从之仪以迎之，具衣衾几筵，亲执雁行之礼，闻者莫不叹息，以为赵姬之下叔隗，不足称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怀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风。贞婉有志节。太子既废居于金墉，衍请绝婚，惠风号哭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及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将乔属，属将妻之。惠风拔剑距属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辱。"属遂害之。

郑休妻石氏，不知何许人也。少有德操，年十余岁，乡邑称之。既归郑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彻所卧亲荐，自铚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

贾浑妻宗氏，不知何许人也。浑为介休令，被刘元海将乔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纳之。宗氏骂曰："屠各奴！岂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安乎？何不促杀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时年二十余。

梁纬妻辛氏，陇西狄道人也。纬为散骑常侍，西都陷没，为刘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将妻之。辛氏据地大哭，仰谓曜曰："妾闻男以义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无独全。且妇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逐号哭不止。曜曰："贞妇也，任之。"自缢而死曜以礼葬之。

许延妻杜氏，不知何许人也。延为益州别驾，为李骧所害。骧欲纳

杜氏为妻，杜氏号哭守夫尸，骂骧曰：“汝辈逆贼无道，死有先后，宁当久活！我杜家女，岂为贼妻也！”骧怒，遂害之。

虞潭母孙氏，吴郡富春人，孙权族孙女也。初适潭父忠，恭顺贞和，甚有妇德。及忠亡，遗孤藐尔，孙氏虽少，誓不改节，躬自抚养，劬劳备至。性聪敏，识鉴过人。潭始自幼童，便训以忠义，故得声望允洽，为朝廷所称。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弢构逆，率众讨之。孙氏勉潭以必死之义，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潭遂克捷。及苏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贸其所服环珮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之为督护，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为独不？”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舒允之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咸和末卒，所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谥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字络秀，汝南人也。少时在室，顗父浚为安东将军，时尝出猎，遇雨，过止络秀之家。会其家父兄不在，络秀闻浚至，与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数十人之馔，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怪使觇之，独见一女子甚美，浚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父兄许之。遂生顗及嵩、谟。而顗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顗等从命，由此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中兴时，顗等并列显位。尝冬至置酒，络秀举觞赐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无所，不谓尔等并贵，列吾目前，吾复何忧！”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谟小字也。后果如其言。

张茂妻陆氏，吴郡人也。茂为吴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充。充败，陆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曰：“茂夫妻忠诚，举门义烈，宜追赠茂太仆。”

尹虞二女，长沙人也。虞前任始兴太守，起兵讨杜弢，战败，二女为弢所获，并有国色，弢将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终不能为贼妇，有死而已！”弢并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节。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

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从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千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督厉将士，且战且前，得入鲁阳山获免。自诣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仍结为兄弟，访即遣子抚率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五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

初适凝之，还，甚不乐。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谓谢韶，胡谓谢朗，羯谓谢玄，末谓谢川，皆其小字也。又尝讥玄学植不进，曰："为尘务经心，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

及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韫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自尔嫠居会稽，家中莫不严肃。太守刘柳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风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柳退而叹曰："实顷所未见，瞻察言气，使人心形俱服。"道韫亦云："亲从凋亡，始遇此士，听其所问，殊开人胸府。"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道韫所著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皮京妻龙氏，字怜，西道县人也。年十三适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陨，既无胤嗣，又无期功之亲。怜货其嫁时资装，躬自纺

织，数年间三丧俱举，葬敛既毕，每时享祭无阙。州里闻其贤，屡有娉者，怜誓不改醮，守节穷居五十余载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从妹也。二家并丰财产。初，桓玄雅重昶而刘迈毁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供军粮，其妻非常妇人，可语以大事，乃谓之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怆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观君举厝，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时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卖，亦当不惜，况资财乎！"遂倾资产以给之，而托以他用。及事之将举，周氏谓顗妻云："一昨梦殊不好，门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当悉取作七日藏厌。"顗妻信之，所有绛色者悉敛以付焉。乃置帐中，潜自剔绵，以绛与昶，遂得数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无忌母刘氏，征虏将军建之女也。少有志节。弟牢之为桓玄所害，刘氏每衔之，常思报复。及无忌与刘裕定谋，而刘氏察其举厝有异，喜而不言。会无忌夜于屏风裹制檄文，刘氏潜以器覆烛，徐登橙于屏风上窥之，既知，泣而抚之曰："我不如东海吕母明矣！既孤其诚，常恐寿促，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问其同谋，知事在裕，弥喜，乃说桓玄必败、义师必成之理以劝勉之。后果如其言。

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聪既僭位，召为右贵嫔，甚宠之。俄拜为后，将起皇□仪殿以居之，其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时在后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启曰："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皇□仪非急。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暗主距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距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聪览之色变，谓其群下曰："朕比得风疾，喜怒过常。元达，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达曰："外辅如公，内辅如此后，朕无忧矣。"及娥死，伪谥武宣皇后。

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初与娥同召拜左贵嫔，寻卒，伪追谥武德皇后。

王广女者，不知何许人也。容质甚美，慷慨有丈夫之节。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而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何谓反乎？吾闻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无状，害人父母，而复以无礼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杀，但恨不得枭汝首于通逵，以塞大耻。"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

陕妇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刘曜时嫠居陕县，事叔姑甚谨，其家欲嫁之，此妇毁面自誓。后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从此妇乞假不得，因而诬杀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诛之。时有群鸟悲鸣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为虫兽所败，其境乃经岁不雨。曜遣呼延谟为太守，既知其冤，乃斩此女，设少牢以祭其墓，谥曰孝烈贞妇，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许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刘曜之诛靳氏，将纳靳女为妾，靳曰："陛下既灭其父母兄弟，复何用妾为！妾闻逆人之诛也，尚污宫伐树，而况其子女乎！"因号泣请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以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经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寿每叹曰："学家多士大夫，得无是乎！"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遣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此年缀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窥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

张天锡妾阎氏、薛氏，并不知何许人也，咸有宠于天锡。天锡寝疾，谓之曰："汝二人将何以报我？吾死后，岂可为人妻乎！"皆曰："尊

若不讳，妾请效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及其疾笃，二姬皆自刎。天锡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礼葬焉。

苻坚妾张氏，不知何许人，明辩有才识。坚将入寇江左，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驭天下，莫不顺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禹凿龙门，决洪河，因水之势也；后稷之播殖百谷，因地之气也；汤武之灭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若此，况于人主乎！妾闻人君有伐国之志者，必上观乾象，下采众祥。天道崇远，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见其可。谚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宫室必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秋冬已来，每夜群犬大噪，众鸡夜鸣，伏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有声，吉凶之理，诚非微妾所论，愿陛下详而思之。”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豫也。”遂兴兵。张氏请从。坚是大败于寿春，张氏乃自杀。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许人，壮勇善骑射。登为姚苌所袭，营垒既陷，毛氏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人，与苌交战，杀伤甚众。众寡不敌，为苌所执。苌欲纳之，毛氏骂曰：“吾天子后，岂为贼羌所辱，何不速杀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苌无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宁不鉴照！”苌怒，杀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伪右光禄大夫仪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委妃亦曰：“妹亦不为庸夫妇。”邻人闻而笑之。垂之称燕王，纳元妃为继室，遂有殊宠。伪范阳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为皇后。

垂立其子宝为太子也，元妃谓垂曰：“太子姿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业，妾未见克昌之美。辽西、高阳二王，陛下兒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讳，必有难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图之。”垂不纳。宝及麟闻之，深以为恨。其后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为骊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后，太子必亡社稷。范

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终，其在王乎！”

垂死，宝嗣伪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谓主上不能嗣守大统，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杀母，安能保守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元妃谋废嫡统，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下咸以为然。伪中书令眭邃大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之安思阎后亲废顺帝，犹配飨安皇，先后言虚实尚未可知，宜依阎后故事。”宝从之。其后麟果作乱，宝亦被杀，德后僭称尊号，终如元妃之言。

段丰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书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为平原公主。年十四，适于丰。丰为人所谮，被杀，慕容氏寡归，将改适伪寿光公余炽。慕容氏谓侍婢曰：“我闻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己不能同死，岂复有心于重行哉！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于是克日交礼。慕容氏姿容婉丽，服饰光华，炽睹之甚喜。经再宿，慕容氏伪辞以疾，炽亦不之逼。三日还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书其裙带云：“死后当埋我于段氏墓侧，若魂魄有知，当归彼矣。”遂于浴室自缢而死。及葬，男女观者数万人，莫不叹息曰：“贞哉公主！”路经余炽宅前，炽闻挽歌之声，恸绝良久。

吕纂妻杨氏，弘农人也。美艳有义烈。纂被吕超所杀，杨氏与侍婢十数人殡纂于城西。将出宫，超虑赍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杨氏厉声责超曰：“尔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宝！”超惭而退。又问杨氏玉玺所在，杨氏怒曰：“尽毁之矣。”超将妻之，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杨氏，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氏以图富贵，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杀。

时吕绍妻张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绍死，便请为尼。吕隆见而悦之，欲秽其行，张氏曰：“钦乐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楼自投于地，二胫俱折，口诵佛经，俄然而死。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学，清辩有志节。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玄盛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逾于己生。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

及玄盛薨，子士业嗣位，尊为太后。士业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士

业曰：“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言犹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彼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士业不从，果为蒙逊所灭。

尹氏至姑臧，蒙逊引见劳之，对曰：“李氏为胡所灭，知复何言！”或谏之曰：“母子命悬人手，柰何倨傲！且国败子孙屠灭，何独无悲？”尹氏曰：“兴灭死生，理之大分，何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妇人，不能死亡，岂惮斧钺之祸，求为臣妾乎！若杀我者，吾之愿矣。”蒙逊嘉之，不诛，为子茂虔娉其女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迁居酒泉。既而女卒，抚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无讳时镇酒泉，每谓尹氏曰：“后诸孙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测其言，答曰：“子孙流漂，托身丑虏，老年余命，当死于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潜奔伊吾，无讳遣骑追及之。尹氏谓使者曰：”沮渠酒泉许我归北，何故来追？汝可斩吾首归，终不回矣。”使者不敢逼而还。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节，彰劲心于后凋；横流在辰，表贞期于上德，匪伊尹子，抑亦妇人焉。自晋政陵夷，罕树风检，亏闲爽操，相趋成俗，荐之以刘石，汩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见争新之饰；一朝辞汉，曾微恋旧之情。驰骛风埃，脱落名教，颓纵忘反，于兹为极。至若惠风之数乔属，道韫之对孙恩，荀女释急于重围，张妻报怨于强寇，僭登之后，蹈死不回，伪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节而就终，斯皆冥践义途，匪因教至。耸清汉之乔叶，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贞蕤，无惭雅引，比夫悬梁靡顾，齿剑如归，异日齐风，可以激扬千载矣。

赞曰：从容阴礼，婉娩柔则。载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洁风霜，誉流邦国。彤管贻训，清芬靡忒。

列传第六十七

四夷

○东夷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

○西戎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

○南蛮林邑扶南

○北狄匈奴

夫恢恢乾德，万类之所资始；荡荡坤仪，九区之所均载。考羲轩于往统，肇承天而理物；讯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繁种落，异君长，遇有道则时遵声教，钟无妄则争肆虔刘，趋扇风尘，盖其常性也。详求遐议，历选深谟，莫不待以羁縻，防其猾夏。

武帝受终衰魏，廓境全吴，威略既申，招携斯广，迷乱华之议，矜来远之名，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既而惠皇失德，中宗迁播，凶徒分据，天邑倾沦，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睩贡之礼，于兹殆绝，殊风异俗，所未能详。故采其可知者，为之传云。北狄窃号中壤，备于载记；在其诸部种类，今略书之。

东夷，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

夫余国，在玄菟北千余里，南接鲜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户八万，有城邑宫室，地宜五谷。其人强勇，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其出使，乃衣锦罽，以金银饰腰。其法，杀人者死，没入其家；盗者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若有军事，杀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无棺。其居丧，男女皆衣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玉佩。出善马及貂豽、美珠，珠大如酸枣。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其王印文称“秽王之印”。国中有古秽城，本秽貊之城也。

武帝时，频来朝贡，至太康六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其愍

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龛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

韩种有三：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在带方南，东西以海为限。

马韩居山海之间，无城郭，凡有小国五十六所，大者万户，小者数千家，各有渠帅。俗少纲纪，无跪拜之礼。居处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上，举家共在其中，无长幼男女之别。不知乘牛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银锦罽，而贵瓔珠，用以缀衣或饰发垂耳。其男子科头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国中有所调役，及起筑城隍，年少勇健者皆凿其背皮，贯以大绳，以杖摇绳，终日欢呼力作，不以为痛。善用弓楯矛橹，虽有斗争攻战，而贵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种毕，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农事毕，亦如之。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谓为天君。又置别邑，名曰苏涂，立大木，悬铃鼓。其苏涂之义，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恶有异。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

辰韩在马韩之东，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韩，韩割东界以居之，立城栅，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初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国，合四五万户，各有渠帅，皆属于辰韩。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虽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地宜五谷，俗饶蚕桑，善作缣布，服牛乘马。其风俗可类马韩，兵器亦与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喜舞，善弹瑟，瑟形似筑。

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

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

绩毛以为布。有树名雒常，若中国有圣帝代立，则其木生皮可衣。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编发，以布作衤詹，径尺余，以蔽前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娉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故虽野处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

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来一云。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旧有百余小国相接，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继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沈没取鱼，亦文身以厌水禽。计其道里，当会稽东冶之东。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徒跣。其地温暖，俗种禾稻纟宁麻而蚕桑织绩。土无牛马，有刀楯弓箭，以铁为镞。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异处。食饮用俎豆。嫁娶不持钱帛，以衣迎之。死有棺无椁，封土为冢。初丧，哭泣，不食肉。已葬，举家入水澡浴自洁，以除不祥。其举大事，辄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人多寿百年，或八九十。国多妇女，不淫不妒。无争讼，犯轻罪者没其妻孥，重者族灭其家。旧以男子为主。汉末，倭人乱，攻伐不定，乃立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

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领户二万。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领户二万。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领户五万余。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

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至太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全国帅马路、沙楼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龛归化。

西戎，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吐谷浑、吐延、叶延、辟奚、视连、视罴、树洛干。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长史史那蒌冯及父时耆旧追还之。吐谷浑曰："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楼冯遣从者二千骑，拥马东出数百步，辄悲鸣西走。如是者十余辈，楼冯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

吐谷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俱当享国，廆及曾玄才百余年耳。我玄孙已后，庶其昌乎！"于是乃西附阴山。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财，窃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西北杂种谓之为阿柴虏，或号为野虏焉。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

吐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性俶傥不群，尝慷慨谓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氈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性酷忍，而负其智，不能恤下，为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其身，谓其将纥拔泥曰："竖子刺吾，吾之过也，上负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言终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长子叶延嗣。

叶延年十岁，其父为羌酋姜聪所害，每旦缚草为姜聪之象，哭而射

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瞋目大呼。其母谓曰：“姜聪，诸将已屠鲙之矣，汝何为如此？”叶延泣曰：“诚知射草人不益于先仇，以申罔极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叶延亦不食。长而沈毅，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司马薄洛邻曰：“臣等不学，实未审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谁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来，符命玄象昭言著见，而卿等面墙，何其鄙哉！语曰‘夏虫不知冬冰’，良不虚也。”又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长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闻苻坚之盛，遣使献马五十匹，金银五百斤。坚大悦，拜为安远将军。时辟奚三弟皆专恣，长史钟恶地恐为国害，谓司马乞宿云曰：“昔郑庄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宠，宗祀几倾，况今三孽并骄，必为社稷之患。吾与公忝当元辅，若获保首领以没于地，先君有问，其将何辞！吾今诛之矣。”宿云请白辟奚，恶地曰：“吾王无断，不可以告。”于是因群下入觐，遂执三弟而诛之。辟奚自投于床，恶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告臣云：‘三弟将为逆乱，汝速除之。’臣谨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爱，因恍惚成疾，谓世子视连曰：“吾祸灭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汝宜摄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在位二十五年，时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视连嗣。

视连既立，通娉于乞伏乾归，拜为白兰王。视连幼廉慎有志性，以父忧卒，不知政事，不饮酒游田七年矣。钟恶地进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齐众，养以五味，娱以声色。此四者，圣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俭啬而丧，偃王仁义而亡，然则仁义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明公奕叶重光，恩结西夏，虽仁孝发于天然，犹宜宪章周孔，不可独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视连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愤升遐，孤虽纂业，尸存而已。声色游娱，岂所安也！纲维刑礼，付之将来。”临终，谓其子视罴曰：“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子孙辈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长曰视罴，少曰乌纥堤。

视罴性英果，有雄略，尝从容谓博士金城骞苞曰：“《易》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刚柔靡断，取轻邻敌。当仁不让，岂宜拱默者乎！今将秣马厉兵，争衡中国，先生以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陇英豪所愿闻也。”于是虚襟抚纳，众赴如归。乞伏乾归遣使拜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视罴不受，谓使者曰：“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

乱，秦、燕跋扈，河南王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尼封东关，闭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籓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乾归大怒，然惮其强，初犹结好，后竟遣众击之。视罴大败，退保白兰。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树洛干年少，传位于乌纥堤。

乌纥堤一名大孩，性软弱，耽酒淫色，不恤国事。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堤屡抄其境。乾归怒，率骑讨之。乌纥堤大败，亡失万余口，保于南凉，遂卒于胡国。在位八年，时年三十五。视罴之子树洛干立。

树洛干九岁而孤，其母念氏聪惠有姿色，乌纥堤妻之，有宠，遂专国事。洛干十岁便自称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漠杂种莫不归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于此，暨孤七世，思与群贤共康休绪。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天子，诸君以为何如？”众咸曰：“此盛德之事也，愿大王自勉！”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层城都尉。其后屡为乞伏炽磐所破，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在位九年，时年二十四。炽磐闻其死，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后世嗣不绝。

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其俗丈夫翦发，妇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华夏。好货利，任奸诡。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会少而勇杰，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

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植时屯铁门，未至十

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将至，或曰："汉祖畏于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将有伏？"植单骑尝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吕光讨西域，复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苻坚时，坚遣其将吕光率众七万伐之，其王白纯距境不降，光进军讨平之。

大宛国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钗为娉，又以三婢试之。不男者绝婚。奸淫有子，皆卑其母。与人马乘不调坠死者，马主出敛具。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

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梲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礎。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积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廪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

中，其王遣使贡献。

南蛮，林邑、扶南。

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后汉末，县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其后王无嗣，外孙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开北户以向日，至于居止，或东西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四时暄暖，无霜无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贵女贱男，同姓为婚，妇先娉婿。女嫁之时，著迦盘衣，横幅合缝如井栏，首戴宝花。居丧翦鬓谓之孝，燔尸中野谓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缨络，每听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嶂而咒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嶂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楼，从己者纳之，不从者绝其食。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有众四五万人。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众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硃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

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伐船调枹，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绝，继以谢擢，侵刻如初。及览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

既而文还林邑。是岁，硃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

升平末，广州刺史胜含率众伐之，佛惧，请降，含与盟而还。至孝武帝宁康中，遣使贡献。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

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金盘椀及金钲等物。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丧葬婚姻略同林邑。

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海至扶南外邑。叶柳率众御之，混溃举弓，叶柳惧，遂降之。于是混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后胤衰微，子孙不绍，其将范寻复世王扶南矣。

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

北狄，匈奴。

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风俗好尚区域所在，皆列于前史。

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并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

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

杀害长史，渐为边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至太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禄王、右显禄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也。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兰氏则有左当户、右当户；乔氏则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车阳、沮渠、余地诸杂号，犹中国百官也。其国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侃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冯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

史臣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侯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轩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东戡，周王西狩，皆所以御其侵乱也。嬴刘之际，匈奴最强；元成之间，呼韩委质，汉嘉其节，处之中壤。历年斯永，种类逾繁，舛号殊名，不可胜载。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鸣镝为群，振鸮响而挺灾，恣狼心而逞暴。何桢纵策，弗沮于奸

萌；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浑分绪伪燕，远辞正嫡，率东胡之余众，掩西羌之旧宇，纲疏政暇，地广兵全，廓万里之基，贻一匡之训，弗忘忠义，良可嘉焉。吐延夙标宏伟，见方于项籍，始遵朝化，遽夭于姜聪，高节不群，亦殊籓之秀也。叶延至孝，寄新哀于射草；辟奚深友，迈古烈于分荆；视连蒸蒸，光奉先之义；视罴矫矫，蕴经时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规，未骋雄心，先摧凶手，奉顺者必败，岂天亡晋乎！且浑廆连枝，生自边极，各谋孙而翼子，咸革裔而希华。廆胤奸凶，假凤图而窃号，浑嗣忠谨，距龙涸而归诚。怀奸者数世而亡，资忠者累叶弥劭，积善余庆，斯言信矣。

赞曰：逖矣前王，区别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图，智昧迁胡。遽沦家国，多谢明谟。谷浑英奋，思矫穨运；克昌其绪，实资忠训。

列传第六十八

王敦桓温

王敦，字处仲，司徒导之从父兄也。父基，治书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太子舍人。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洗马潘滔见敦而目之曰："处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及太子迁许昌，诏东宫官属不得送。敦及洗马江统、潘滔，舍人杜蕤、鲁瑶等，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迁给事黄门侍郎。

赵王伦篡位，敦叔父彦为兖州刺史，伦遣敦慰劳之。会诸王起义兵；彦被齐王冏檄，惧伦兵强，不敢应命，敦劝彦起兵应诸王，故彦遂立勋绩。惠帝反正，敦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大鸿胪、侍中，出除广武将军、青州刺史。永嘉初，征为中书监。于时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洛。东海王越自荥阳来朝，敦谓所亲曰："今威权悉在太傅，而选用表情，尚书犹以旧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诛罚。"俄而越收中书令缪播等十余人杀之。越以敦为扬州刺史，潘滔说越曰："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越不从。其后征拜尚书，不就。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会扬州刺史刘陶卒，帝复以敦为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寻进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寻与甘卓等讨江州刺史华轶，斩之。

蜀贼杜弢作乱，荆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讨韬，而敦进住豫章，为诸军继援。及侃破弢，敦上侃为荆州刺史。既而侃为弢将杜曾所败，敦以处分失所，自贬为广武将军，帝不许。侃之灭弢也，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兼统州郡焉。顷之，杜弢将杜弘南走广州，求讨桂林贼自效，敦许之。陶侃距弘不得进，乃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与敦，敦以为将，遂见宠待。南

康人何钦所居险固，聚党数千人，敦就加四品将军，于是专擅之迹渐彰矣。

建武初，又迁征南大将军，开府如故。中兴建，拜侍中、大将军、江州牧。遣部将硃轨、赵诱伐杜曾，为曾所杀，敦自贬，免侍中，并辞牧不拜。寻加荆州牧，敦上疏曰：

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继以文帝之贤，纂承洪绪，清虚玄默，拟迹成康。贾谊叹息，以为天下倒悬，虽言有抑扬，不失事体。今圣朝肇建，渐振宏纲，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节，尚未有劳，便以方州与之。今靳明等为国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飞。虽功大宜报，亦宜有以裁之，当杜渐防萌，慎之在始。中间不逞，互生事变，皆非忠义，率以一朝之荣。天下渐弊，实由于此。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奢侈，晋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请，襄王让之以礼，闻义而服，自尔诸侯莫敢越度。臣谓前者贼寇未殄，苟以济事，朝廷诸所加授，颇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无恢之求。若复迁延，顾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谤，指摘朝廷，谗谀蜂起，臣有以知陛下无以正之。此安危之机，天下之望。

臣门户特受荣任，备兼权重，渥恩偏隆，宠过公族。行路厮贱犹谓不可，臣独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误陛下，倾覆亦将寻至；虽复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将何所及！伏愿谅臣至款，及今际会，小解散之，并授贤俊，少慰有识，各得尽其所怀，则人思竞劝矣。州牧之号，所不敢当，辄送所假侍中貂蝉。又宜并官省职，以塞群小觊觎之望。

帝优诏不许。又固辞州牧，听为刺史。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

导昔蒙殊宠，委以事机，虚己求贤，竭诚奉国，遂藉恩私，居辅政之重。帝王体远，事义不同，虽皇极初建，道教方阐，惟新之美，犹有所阙。臣每慷慨于遐远，愧愤于门宗，是以前后表疏，何尝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顾眄，暢臣微怀，云导顷见疏外，所陈如昨，而其萌已著，其为咎责，岂惟导身而已。群从所蒙，并过才分。导诚不能自量，陛下亦爱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进，独犯龙鳞，迷不自了。臣窃所自忧虑，未详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尽理实难，导虽凡近，未有秽浊之累；既往之勋，畴昔之顾，情好绸缪，足以历薄俗，明君臣，合德义，同古贤。昔臣亲受嘉命，云："吾与卿及茂弘当管鲍之交。"臣忝外任，渐冉十载，训诱之诲，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铭之

于心，窃犹眷眷，谓前恩不得一朝而尽。

伏惟陛下圣哲日新，广延俊乂，临之以政，齐之以礼。顷者令导内综机密，出录尚书，杖节京都，并统六军，既为刺史，兼居重号，殊非人臣之体。流俗好评，必有讥谤，宜省录尚书、杖节及都督。且王佐之器，当得宏达远识、高正明断、道德优备者，以臣暗识，未见其才。然于见人，未逾于导；加辅翼积年，实尽心力。霸王之主，何尝不任贤使能，共相终始！管仲有三归反坫之识，子犯有临河要君之责，萧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终为良佐。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要之将来。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风；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

表至，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

初，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及湘州刺史甘卓迁梁州，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颁代卓，帝不从，更以谯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于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从事中郎、掾属、舍人各二人。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敦率众内向，以诛隗为名，上疏曰：

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乃以黄散为参军，晋魏已来，未有此比。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臣前求迎诸将妻息，圣恩听许，而隗绝之，使三军之士莫不怨愤。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身欲北渡，以远朝廷为名，而密知机要，潜行险慝，进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虽无忌、宰

嚭、弘恭、石显未足为喻。是以遐迩愤慨，群后失望。

臣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诚乏平勃济时之略，然自忘驽骀，志存社稷，岂忍坐视成败，以亏圣美。事不获已，今辄进军，同讨奸孽，愿陛下深垂省察，速斩隗首，则众望厌服，皇祚复隆。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勋，殷道复昌。汉武雄略，亦惑江充谗佞邪说，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终能克悟，不失大纲。今日之事，有逾于此，愿陛下深垂三思，谘询善道，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

又曰：

陛下昔镇扬州，虚心下士，优贤任能，宽以得众，故君子尽心，小人毕力。臣以暗蔽，豫奉徽猷，是以遐迩望风，有识自竭，王业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颈，咸望太平。

自从信隗已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谘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

敦党吴兴人沈充起兵应敦。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下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刘隗并会京师。敦兄含时为光禄勋，叛奔于敦。

敦至石头，欲攻刘隗，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周札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札败，则隗自走。"敦从之。札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王师败绩。既入石头，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并伪让不受。还屯武昌，多害忠良，宠树亲戚，以兄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以义阳太守任愔督河北诸军事、南中郎将，敦又自督宁、益二州。

及帝崩，太宁元年，敦讽朝廷征己，明帝乃手诏征之，语在《明帝

纪》。又使兼太常应詹拜授加黄钅戊，班剑武贲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覆上殿。敦移镇姑孰，帝使侍中阮孚赍牛酒犒劳，敦称疾不见，使主簿受诏。以王导为司徒，敦自为扬州牧。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徙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含字处弘，凶顽刚暴，时所不齿，以敦贵重，故历显位。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恆、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敦从弟豫章太守棱日夜切谏，敦怒，阴杀之。敦无子，养含子应。及敦病甚，拜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谓敦曰："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敦曰："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

敦又忌周札，杀之而尽灭其族。常从督冉曾、公乘雄等为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卫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笃，诏遣侍中陈晷、散骑常侍虞□斐问疾。时帝将讨敦，微服至芜湖，察其营垒，又屡遣大臣讯问其起居。迁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含子瑜散骑常侍。

敦以温峤为丹阳尹，欲使觇伺朝廷。峤至，具言敦逆谋。帝欲讨之，知其为物情所畏服，乃伪言敦死，于是下诏曰：

先帝以圣德应运，创业江东，司徒导首居心膂，以道翼讠赞。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刁协、刘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事解之后，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违赦信，诛戮大臣；纵凶极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责，委任如旧，礼秩有加。朕以不天，寻丁酷罚，茕茕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无臣子追远之诚，又无辅孤同奖之操，缮甲聚兵，盛夏来至，辄以天官假授私属，将以威胁朝廷，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觉悟，故且含隐以观其终。而敦矜其不义之强，有侮弱朝廷之志，弃亲用羁，背贤任恶。钱凤竖子，专为谋主，逞其凶慝，诬罔忠良。周嵩亮直，谠言致祸；周札、周莚累世忠义，听受谗构，残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过五。敦之诛戮，傍滥无辜，灭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

怨，笃疾所婴，昏荒悖逆，日以滋其，辄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树私党，莫非同恶，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顽凶相奖，无所顾忌，擅录冶工，辄割运漕，志骋凶丑，以窥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则旦。天下长奸，敦以陨毙。凤承凶宄，弥复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导，镇南将军、丹阳尹峤，建威将军赵胤武旅三万，十道并进；平西将军邃率兖州刺史遐、奋武将军峻、奋威将军赡精锐三万，水陆齐势；朕亲御六军，左卫将军亮，右卫将军胤，护军将军詹，领军将军瞻，中军将军壶，骁骑将军艾，骠骑将军、南顿王宗，镇军将军、汝南王祐，太宰、西阳王羕被练三千，组甲三万，总统诸军，讨凤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滥刑。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

冠军将军邓岳志气平厚，识经邪正；前将军周抚质性详简，义诚素著；功臣之胄，情义兼常，往年从敦，情节不展，畏逼首领，不得相违，论其乃心，无贰王室，朕嘉其诚，方任之以事。其余文武，诸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刺史二千石不得辄离所职。书到奉承，自求多福，无或猜嫌，以取诛灭。敦之将士，从敦弥所，怨旷日久，或父母陨没，或妻子丧亡，不得奔赴，衔哀从役，朕甚愍之，希不忄妻怆。其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休讫还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明承诏书，朕不负信。

又诏曰："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军法从事。"

敦病转笃，不能御众，使钱凤、邓岳、周抚等率众三万向京师。含谓敦曰："此家事，吾便当行。"于是以含为元帅。凤等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状温峤，以诛奸臣为名。

含至江宁，司徒导遗含书曰：

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都邑大小及二宫宿卫咸惧有往年之掠，不复保其妻孥，是以圣主发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诏，崇兄八命，望兄奖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当还武昌，尽力藩任。卒奉来告，乃承与犬羊俱下，虽当逼近，犹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见信明于门宗，年逾耳顺，位极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来门户，良可惜也！

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将终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断乳未几日，又乏时望，便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孺子者不？诸有耳者皆是将禅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此直钱凤不良之心闻于远近，自知无地，遂唱奸逆。至如邓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来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与共戮力，非徒无虑而已也。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执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夺，导以为灼烂也。

含不答。帝遣中军司马曹浑等击含于越城，含军败，敦闻，怒曰："我兄老婢耳，门户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将、处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语参军吕宝曰："我当力行。"因作势而起，困乏复卧。

凤等至京师，屯于水南。帝亲率六军以御凤，频战破之。敦谓羊鉴及子应曰："我亡后，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乃营葬事。"初，敦始病，梦白犬自天而下啮之，又见刁协乘轺车导从，瞋目令左右执之。俄而敦死，时年五十九。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事中，与诸葛瑶等恆纵酒淫乐。

沈充自吴率众万余人至，与含等合。充司马顾扬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离众沮，锋摧势挫，持疑犹豫，必致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槛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籍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扬逃归于吴。含复率众渡淮，苏峻等逆击，大

败之，充亦烧营而退。

既而周光斩钱凤，吴儒斩沈充，并传首京师。有司议曰："王敦滔天作逆，有无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浚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恶。"于是发瘗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敦首既悬，莫敢收葬者。尚书令郗鉴言于帝曰："昔王莽漆头以輗车，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然《春秋》许齐襄之葬纪侯，魏武义王修之哭袁谭。由斯言之，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臣以为可听私葬，于义为弘。"昭许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单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余党悉平。

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学通《左氏》，口不言财利，尤好清谈，时人莫知，惟族兄戎异之。经略指麾，千里之外肃然，而麾下扰而不能整。武帝尝召时贤共言伎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枹，音节谐韵，神气自得，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著新，意色无怍。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又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敦曰："此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并放之，时人叹异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字世仪，敦以为铠曹参军，数得进见。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

初，敦参军熊甫见敦委任凤，将有异图，因酒酣谓敦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佞幸在位，鲜不败业。"敦作色曰："小人阿谁？"甫无惧容，因此告归。临与敦别，因歌曰："徂风飙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敦知其讽己而不纳。

明帝将伐敦，遣其乡人沈祯谕充，许以为司空。充谓祯曰："三司具瞻之重，岂吾所任！币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宁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祯曰："不然。舍忠与顺，未有不亡者也。大将军阻兵不朝，爵赏自己，五尺之童知其异志。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往年乎？是以疆场诸将莫不归赴本朝，内外之士咸愿致死，正以移国易主，义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协同逆图，当不义之责乎！朝

廷坦诚，祯所知也。贼之党类，犹宥其罪，与之更始，况见机而作邪！”充不纳。率兵临发，谓其妻子曰：“男兒不竖豹尾，终不还也。”及败归吴兴，亡失道，误入其故将吴儒家。儒诱充内重壁中，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劲竟灭吴氏。劲见《忠义传》。

史臣曰：琅邪之初镇建鄴，龙德犹潜，虽当璧膺图预定于冥兆，丰功厚利未被于黎氓。王敦历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遂能托鱼水之深期，定金兰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既而负勋高而图非望，恃势逼而肆骄陵。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兴晋阳之甲，缠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声又发，擅窃国命，杀害忠良，遂欲篡盗乘舆，逼迁龟鼎。赖嗣君英略，晋祚灵长，诸侯释位，股肱戮力，用能运兹庙算，殄彼凶徒，克固鸿图，载清天步者矣。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峤笑曰：“果尔，后将易吾姓也。”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温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

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

温与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宁济之事。翼尝荐温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

时李势微弱，温志在立勋于蜀，永和二年，率众西伐。时康献太后临朝，温将发，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甚以为忧。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及军次彭模，乃命参军周楚、孙盛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势使其叔父福及从兄权等攻彭模，楚等御之，福退走。温又击权等，三战三捷，贼众散，自间道

归成都。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亲请命。温解缚焚□亲，送于京师。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

及石季龙死，温欲率众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时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殷浩虑为温所废，将谋避之，又欲以驺虞幡住温军，内外噂□沓，人情震骇。简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进位太尉，固让不拜。时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温复进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废浩，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别军攻上洛，获苻健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埠

以距温，遂大战，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庭、刘泓，死伤千数。温军力战，生众乃散。雄又与将军桓冲战白鹿原，又为冲所破。雄遂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温进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帝使侍中黄门劳温于襄阳。

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诏不许。赠临贺太夫人印绶，谥曰敬，遣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轺轩相望于道。温葬毕视事，欲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不许。进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

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于是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谓四座曰："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师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战。温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襄大败，自相杀死者数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阳。温屯故太极殿前，徙入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遂旋军，执降贼周成以归，迁降人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遣西阳太守滕畯出黄城，讨蛮贼文卢等，又遣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讨妖贼李弘，皆破之，传首京都。温还军之后，司、豫、青、兖复陷于贼。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临贺为县公，以封其次子济。

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还都洛阳，上疏曰：

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妻外籓，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履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泒自迁；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砎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徒，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之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暢，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锡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

诏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于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表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温以既总督内外，不宜在远，又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

明长幼之礼，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寻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受鼓吹，余皆辞。复率舟军进合肥。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曰：

方攘除群凶，扫平祸乱，当竭天下智力，与众共济，而朝议咸疑，圣诏弥固，事异本图，岂敢执遂！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臣违离宫省二十余载，鞞□奉戎务，役勤思苦，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豫闻曲成之化，虽实不敏，岂不是愿！但顾以江汉艰难，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宁州始服，悬兵汉川，戍御弥广，加强蛮盘牙，势处上流，江湖悠远，当制命侯伯，自非望实重威，无以镇御遐外。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今臣昱以亲贤赞国，光辅二世，即无烦以臣疏钝，并是机务。且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表里相济，实深实重。伏愿陛下察臣所陈，兼访内外，乞时还屯，抚宁方隅。

诏不许，复征温。温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属鲜卑攻洛阳，陈祐出奔，简文帝时辅政，会温于洌洲，议征讨事，温移镇姑孰。会哀帝崩，事遂寝。

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时有远方比丘尼名有道术，于别室浴，温窃窥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断两足。浴竟出，温问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当如是。”

太和四年，又上疏悉众北伐。平北将军郗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军次湖陆，攻慕容□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将慕容垂、傅末波等率众八万距温，战于林渚。温击破之，遂至枋头。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

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温甚耻之，归罪于真，表废为庶人。真怨温诬己，据寿阳以自固，潜通苻坚、慕容□。

帝遣侍中罗含以牛酒犒温于山阳，使会稽王昱会温于途中，诏以温世子给事熙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假节。及南康公主薨，诏赙布千匹，钱百万，温辞不受。又陈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诏不许。发州人筑广陵城，移镇之。时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袁真病死，其将硃辅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苻坚并遣军授瑾，温使督护竺瑶、矫阳之等与水军击之。时□军已至，瑶等与战于武丘，破之。温率二万人自广陵又至，瑾婴城固守，温筑长围守之。苻坚乃使其将王鉴、张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涧，先遣精骑五千次于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击，大破之，瑾众遂溃，生擒之，并其宗族数十人及硃辅送于京都而斩之，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温以功，诏加班剑十人，犒军于路次，文武论功赏赐各有差。

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既逢覆败，名实顿减，于是参军郗超进废立之计，温乃废帝而立简文帝。诏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温多所废徒，诛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时温有脚疾，诏乘舆入朝，既见，欲陈废立本意，帝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不得一言而出。

初，元明世，郭璞为谶曰："君非无嗣，兄弟代禅。"谓成帝有子，而以国祚传弟。又曰："有人姓李，兒专征战。譬如车轴，脱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车去轴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尔来，尔来，河内大县。"尔来谓自尔已来为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县，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连言之。又曰："赖子之薨，延我国祚。痛子之陨，皇运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夺，事未成而死，幸之也。会稽王道子虽首乱晋国，而其死亦晋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温复还白石，上疏求归姑孰。诏曰："夫乾坤体合，而化成万物；二人同心，则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赖元辅，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

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今进公丞相，其大司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镇社稷。”温固辞，仍请还镇。遣侍中王坦之征温人相，增邑为万户，又辞。诏以西府经袁真事故，军用不足，给世子熙布三万匹，米六万斛，又以熙弟济为给事中。

及帝不豫，诏温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于是一日一夜频有四诏。温上疏曰：“圣体不和，以经积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盛衰常理，过备无害，故汉高枕疾，吕后问相，孝武不豫，霍光启嗣。呜噎以问身后，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贤时誉惟谢安、王坦之才识智皆简在圣鉴。内辅幼君，外御强寇，实群情之大惧，然理尽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陈力，公私为宜。至如臣温位兼将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顾，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遗诏家国事一禀之于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

及孝武即位，诏曰：“先帝遗敕云：‘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又诏：“大司马社稷所寄，先帝托以家国，内外众事便就关公施行。”复遣谢安征温入辅，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温让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诏曰：“公勋德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又敕尚书安等于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侧。当时豫有位望者咸战慑失色，或云因此杀王、谢，内外怀惧。温既至，以卢悚入宫，乃收尚书陆始付廷尉，责替慢罪也。于是拜高平陵，左右觉其有异，既登车，谓从者曰：“先帝向遂灵见。”既不述帝所言，故众莫之知，但见将拜时频言“臣不敢”而已。又问左右殷涓形状，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见在帝侧。”初，殷浩既为温所废死，涓颇有气尚，遂不诣温，而与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识也。及是，亦见涓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姑孰，遂寝疾不起。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皇太后与帝临于朝堂三日，诏赐九命衮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袭，东园秘器，钱二百万，布二千匹，腊五百斤，以供丧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缊辒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优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进地方三百里，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追赠丞相。

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

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

温六子：熙、济、歆、祎、伟、玄。熙字伯道，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及温病，熙与叔秘谋杀冲，冲知之，徙于长沙。济字仲道，与熙同谋，俱徙长沙。歆字叔道，赐爵临贺公。祎最愚，不辨菽麦。伟字幼道，平厚笃实，居藩为士庶所怀。历使持节、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玄嗣爵，别有传。

孟嘉字万年，江夏鄳人，吴司空宗曾孙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部庐陵从事。嘉还都，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还传当问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谓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褚裒时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识，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次甚远。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指嘉谓亮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焉。

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时既豺狼孔炽，疆场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险阻，戡定岷峨，独克之功，有可称矣。及观兵洛汭，修复五陵，引旆秦郊，威怀三辅，虽未能枭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灵。既而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复欲立奇功于赵魏，允归望于天人；然后步骤前王，宪章虞夏。逮乎石门路阻，襄邑兵摧，怼谋略之乖违，耻师徒之挠败，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岂不悖哉！岂不悖哉！斯宝斧钺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然犹存极光宠，没享哀荣，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

赞曰：播越江濆，政弱权分。元子悖力，处仲矜勋。迹既陵上，志亦无君。罪浮浞，心窥舜禹。树威外略，称兵内侮。惟身与嗣，竟罹齐斧。

列传第六十九

桓玄卞范之段仲文

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大司马温之孽子也。其母马氏尝与同辈夜坐，于月下见流星坠铜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净，竟以瓢接取，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灵宝。妳媪每抱诣温，辄易人而后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爱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

太元末，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兒为五湖长！"弃官归国。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乃上疏曰：

臣闻周公大圣而四国流言，乐毅王佐而被谤骑劫，《巷伯》有豺兽之慨，苏公兴飘风之刺，恶直丑正，何代无之！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惧，遂乃奉顺天人，翼登圣朝，明离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庙之事岂可孰念！昔太甲虽迷，商祚无忧；昌邑虽昏，弊无三孽。因兹而言，晋室之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而负重既往，蒙谤清时，圣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闻废忽显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启嫌谤之涂，开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疏寝不报。

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及中书令王国宝用事，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知王恭有忧国之言，玄潜有意于功业，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执权要，与王绪相为表里，其所回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为朝野所重，必未便动之，唯当以君为事首。君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为允，咸谓君虽有思致，非方伯人。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顗为荆州，君何以处之？"仲堪曰："忧之久矣，君谓计将安出？"玄曰："国宝奸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恶之情每至而当，今日之会，以理推之，必当过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说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此事既行，桓文之举也。"仲堪持疑未决。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国宝既死，于是兵罢。玄乃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亦惮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顺其意。

隆安初，诏以玄督交广二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与庾楷起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谓恭事必克捷，一时响应。仲堪给玄五千人，与杨佺期俱为前锋。军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将军追获之。玄、佺期至石头，仲堪至芜湖。恭将刘牢之背恭归顺。恭既死，庾楷战败，奔于玄军。既而诏以玄为江州，仲堪等仲皆被换易，乃各回舟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玄始得志，乃连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诛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惮之，乃免桓脩、复仲堪以相和解。

初，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仲堪亲党劝杀之，仲堪不听。及还寻阳，资其声地，故推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于坛所袭玄，仲堪恶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后复为己害，苦禁之。于是各奉诏还镇。玄亦知佺期有异谋，潜有吞并之计，于是屯于夏口。

隆安中，诏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伟为辅国将军、南蛮校尉。仲堪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婚为援。初，玄既与仲堪、佺期有隙，恆臣掩袭，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故分佺斯所督四郡与玄，佺期甚忿惧。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洛，密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从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蛮校尉杨广，佺期之兄也，欲距桓伟，仲堪不听，乃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

守，加征虏将军。佺期弟孜敬先为江夏相，玄以兵袭而召之。既至，以为谘议参军。玄于是兴军西征，亦声云救洛，与仲堪书，说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宜共罪之。今亲率戎旅，迳造金墉，使仲堪收杨广，如其不尔，无以相信。仲堪本计欲两全之，既得玄书，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

后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军袭巴陵。梁州刺史郭铨当之所镇，路经夏口，玄声云朝廷遣铨为己前锋，乃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遑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玄曰："仲堪为人不得专决，常怀成败之计，为兒子作虑，我兄必无忧矣。"

玄既至巴陵，仲堪遣众距之，为玄所败。玄进至杨口，又败仲堪弟子道护，乘胜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军数道距之。佺期自襄阳来赴，与兄广共击玄，玄惧其锐，乃退军马头。佺期等方复追玄苦战，佺期败，走还襄阳，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将军冯该蹑佺期，获之。广为人所缚，送玄，并杀之。仲堪闻佺期死，乃将数百人奔姚兴，至冠军城，为该所得，玄令害之。

于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领江、荆二州。诏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脩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江州，于是进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玄又辄以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时寇贼未平，朝廷难违其意，许之。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复上疏请讨之。会恩已走，玄又奉诏解严。以伟为江州，镇夏口；司马刁暢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遣桓振、皇甫敷、冯该等戍湓口。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更招集流人，立绥安郡。又置诸郡丞。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

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讨孙恩也，以为右将军。玄既解严，楷亦去职。楷以玄方与朝廷构怨，恐事不克，祸及于己，乃密结于后将军元显，许为内应。元兴初，元显称诏伐玄，玄从兄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密书报玄。玄本谓扬土饥馑，孙恩未灭，必未遑讨己，可得蓄力养众，观衅而动。既闻元显将伐之，甚惧，欲保江陵。长史卞范之说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

悦，乃留其兄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下至寻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檄至。元显大惧，下船而不克发。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恆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其将吏亦振。庾楷谋泄，收絷之。至姑孰，使其将冯该、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谯王尚之。尚之败。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降。

玄至新亭，元显自溃。玄入京师，矫诏曰："义旗云集，罪在元显。太傅已别有教，其解严息甲，以副义心。"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甲杖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显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长史为卞范之为建武将军、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大赦，改元为大亨。玄让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绿纟戾绶，增班剑为六十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

玄将出居姑孰，访之于众，王谧对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也。愿静根本，以公旦为心。"玄善其对而不能从。遂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乃出镇焉。既至姑孰，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谘焉，小事则决于桓谦、卞范之。

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稆，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及宁朔将军高雅之、牢之子敬宣并奔慕容德。玄讽朝廷以己平元显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阳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升，桂阳郡公赐兄子浚，降为西道县公。又发诏为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赠其母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兴二年，玄诈表请平姚兴，又

讽朝廷作诏，不许。玄本无资力，而好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诏故止。初欲饰装，无他处分，先使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曰："书画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

是岁，玄兄伟卒，赠开府、骠骑将军，以桓脩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以桓脩兄弟职居内外，恐权倾天下，玄纳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伟服始以公除，玄便作乐。初奏，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玄所亲仗唯伟，伟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满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范之等又共催促之，于是先改授群司，解琅邪王司徒，迁太宰，加殊礼，以桓谦为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王谧散骑常侍、中书监，领司徒，桓胤中书令，加桓脩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又矫诏加其相国，总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门、零陵、营阳、桂阳、衡阳、义阳、建平十郡为楚王，扬州牧，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锡备物，楚国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典。又讽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屡伪让，诏遣百僚敦劝，又云："当亲降銮舆乃受命。"矫诏赠父温为楚王，南康公主为楚王后。以平西长史刘瑾为尚书，刁逵为中领军，王嘏为太常，殷叔文为左卫，皇甫敷为右卫，凡众官合六十余人，为楚官属。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国府。

新野人庾仄闻玄受九锡，乃起义兵，袭冯该于襄阳，走之。仄有众七千，于城南设坛，祭祖宗七庙。南蛮参军庾彬、安西参军杨道护、江安令邓襄子谋为内应。仄本仲堪党，桓伟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间而发，江陵震动。桓济之子亮起兵于罗县，自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以讨仄为名。南蛮校尉羊僧寿与石康共攻襄阳，仄众散，奔姚兴，彬等皆遇害。长沙相陶延寿以亮乘乱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诛其同谋桓奥等。

玄伪上表求归藩，又自作诏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请，又讽天子作手诏固留焉。玄好逞伪辞，尘秽简牍，皆此类也。谓代谢之际宜有祯祥，乃密令所在上临平湖开除清朗，使众官集贺。矫诏曰："灵瑞之事非所敢闻也。斯诚相国至德，故事为之应。太平之化，于是乎始，六合同悦，情何可言！"又诈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志无一定，条制森然，动害政理。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

逼夺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信悦谄誉，逆忤谠言，或夺其所憎与其所爱。

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其女及孙爵命之号皆如旧制。玄乃多斥朝臣为太宰僚佐，又矫诏使王谧兼太保，领司徒，奉皇帝玺禅位于己。又讽帝以禅位告庙，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于琅邪庙。

初，玄恐帝不肯为手诏，又虑玺不可得，逼临川王宝请帝自为手诏，因夺取玺。比临轩，玺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劝玄僭伪位，玄伪让，朝臣固请，玄乃于城南七里立郊，登坛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仪注不备，忘称万岁，又不易帝讳。榜为文告天皇后帝云："晋帝钦若景运，敬顺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兴，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统。并圣不可以二君，非贤不可以无主，故世换五帝，鼎迁三代。爰暨汉魏，咸归勋烈。晋自中叶，仍世多故，海西之乱，皇祚殆移，九代廓宁之功，升明黜陟之勋，微禹之德，左衽将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积衅基乱。钟于隆安，祸延士庶，理绝人伦。玄虽身在草泽，见弃时班，义情理感，胡能无慨！投袂克清之劳，阿衡拨乱之绩，皆仰凭先德遗爱之利，玄何功焉！属当理运之会，猥集乐推之数，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托王公之上，诚仰藉洪基，德渐有由。夕惕祗怀，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虚，人神不可以乏飨，是用敢不奉以钦恭大礼，敬简良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绥众望，式孚万邦，惟明灵是飨。"乃下书曰："夫三才相资，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统，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兴，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参差，虽所由或殊，其归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圣德高邈，诞启洪基，景命攸归，理贯自昔。中间屯险，弗克负荷，仰瞻宏业，殆若缀旒。藉否终之运，遇时来之会，用获除奸救溺，拯拔人伦。晋氏以多难荐臻，历数唯既，典章唐虞之准，述遵汉魏之则，用集天禄于朕躬。惟德不敏，辞不获命，稽若令典，遂升坛燎于南郊，受终于文祖。思覃斯庆，愿与亿兆聿兹更始。"于是大赦，改元永始，赐天下爵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其赏赐之制，徒设空文，无其实也。初出伪诏，改年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赵王伦伪号也。"又改为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书曰："夫三恪作宾，有自来矣。爰暨汉魏，咸建疆宇。晋氏钦若历数，禅位于朕躬，宜则是古训，授兹茅土。以南康之平固县奉晋帝为平固王，车旗正朔一如旧典。"迁帝居寻阳，即陈留王处鄴

宫故事。降永安皇后为零陵君，琅邪王为石阳县公，武陵王遵为彭泽县侯。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庙称太庙，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子升为豫章郡王，叔父云孙放之为宁都县王，豁孙稚玉为临沅县王，豁次子石康为右将军、武陵郡王，秘子蔚为醴陵县王，赠冲太传、宣城郡王，加殊礼，依晋安平王故事，以孙胤袭爵，为吏部尚书，冲次子谦为扬州刺史、新安郡王，谦弟脩为抚军大将军、安成郡王，兄歆临贺县王，祎富阳县王，赠伟侍中、大将军、义兴郡王，以子浚袭爵，为辅国将军，浚弟邈西昌县王。封王谧为武昌公，班剑二十人，卞范之为临汝公，殷仲文为东兴公，冯该为鱼复侯。又降始安郡公为县公，长沙为临湘县公，卢陵为巴丘县公，各千户。其康乐、武昌、南昌、望蔡、建兴、永脩、观阳皆降封百户，公侯之号如故。又普进诸征镇军号各有差。以相国左长史王绥为中书令。崇桓谦母庾氏为宣城太妃，加殊礼，给以辇乘。号温墓曰永崇陵，置守卫四十人。

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旍旗仪饰皆倾偃。及小会于西堂，设妓乐，殿上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群臣窃相谓曰："此颇似輀车，亦王莽仙盖之流也。龙角，所谓亢龙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车，驾六马。是月，玄临听讼观阅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腊于祖。改尚书都官郎为贼曹，又增置五校、三将及强弩、积射武卫官。元兴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书答"春蒐"字误为"春菟"，凡所关署皆被降黜。玄大纲不理，而纠摘纤微，皆此类也。以其妻刘氏为皇后，将修殿宇，乃移入东宫。又开东掖、平昌、广莫及宫殿诸门，皆为三道。更造大辇，容三千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又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礼义，问于群臣。散骑常侍徐广据晋典宜追立七庙，又敬其父则子悦，位弥高者情理得申，道愈广者纳敬必普也。玄曰："《礼》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然则太祖必居庙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称，则非逆数可知也。礼，太祖东向，左昭右穆。如晋室之庙，则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错，太祖无寄，失之远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庙见讥于前史，遂以一庙矫之，郊庙斋二日而已。秘书监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也。"又毁晋小庙以广台榭。其庶母蒸尝，靡有定所，忌日见宾客游宴，唯至亡时一哭而已。期服之内，不废音乐。玄出游水门，飘风飞其仪盖。夜，涛水入石头，大桁流坏，杀人甚多。大风吹硃雀门楼，上层坠地。

玄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兄伟葬日，旦哭

晚游，或一日之中屡出驰骋。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禁内哗杂，无复朝廷之体。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兴复。裕等斩桓脩于京口，斩桓弘于广陵，河内太守辛扈兴、弘农太守王元德、振威将军童厚之、竟陵太守刘迈谋为内应。至期，裕遣周安穆报之，而迈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骇，即杀扈兴等，安穆驰去得免。封迈重安侯，一宿又杀之。

裕率义军至竹里，玄移还上宫，百僚步从，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扬、豫、徐、兖、青、冀六州，加桓谦征讨都督、假节，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距义军。裕等于江乘与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落桥，与敷战，复枭其首。玄闻之大惧，乃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乃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惧，使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以距义军。裕至蒋山，使羸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玄侦侯还云："裕军四塞，不知多少。"玄益忧惶，遣武卫将军庾颐之配以精卒，副援诸军。于时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刘裕执钺麾而进，谦等诸军一时奔溃。玄率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将其子升、兄子浚出南掖门，西至石头，使殷仲文具船，相与南奔。

初，玄在姑孰，将相星屡有变；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恶之。及败走，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饭，咽不能下。升时年数岁，抱玄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

刘裕以武陵王遵摄万机，立行台，总百官。遣刘毅、刘道规蹑玄，诛玄诸兄子及石康兄权、振兄洪等。

玄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后至，望见玄舟，旌旗舆服备帝者之仪，叹息曰："败中复振，故可也。"玄于是逼乘舆西上。桓歆聚党向历阳，宣城内史诸葛长民击破之。玄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于是不遑与群下谋议，唯耽思诵述，宣示远近。玄至江陵，石康纳之，张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其余职多用轻资。于是大修舟师，曾未三旬，众且二万，楼船器械甚盛。谓其群党曰："卿等并清涂翼从朕躬，都下窃位者方应谢罪军门，其观卿等

入石头，无异云霄中人也。”

玄以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谏曰：“陛下少播英誉，远近所服，遂扫平荆雍，一匡京室，声被八荒矣。既据有极位，而遇此圮运，非为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泽，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愿陛下稽古帝则，令万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敕罢之，更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宁之辞，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贺迁都。

玄遣游击将军何澹之、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铨以数千人守湓口。又遣辅国将军桓振往义阳聚众，至弋阳，为龙骧将军胡譁所破，振单骑走还。何无忌、刘道规等破郭铨、何澹之、郭昶之于桑落洲，进师寻阳。玄率舟舰二百发江陵，使苻宏、羊僧寿为前锋。以鄱阳太守徐放为散骑常侍，欲遣说解义军，谓放曰：“诸人不识天命，致此妄作，遂惧祸屯结，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军散甲，当与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对曰：“刘裕为唱端之主，刘毅兄为陛下所诛，并不可说也。辄当申圣旨于何无忌。”玄曰：“卿使若有功，当以吴兴相叙。”放遂受使，入无忌军。

魏咏之破桓歆于历阳，诸葛长民又败歆于芍陂，歆单马渡淮。毅率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与玄战于峥嵘洲。于时义军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遁，郭铨归降。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军，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冯该劝使更下战，玄不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马出城，至门，左右于暗中斫之，不中，前后相杀交横，玄仅得至船。于是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率文武营卫。

时益州刺史毛璩使其从孙祐之、参军费恬送弟璠丧葬江陵，有众二百，璩弟子脩之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以入蜀，玄从之。达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击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等以身敝玄，并中数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升辄拔去之。益州督护冯迁抽刀而前，玄拔头上玉

导与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时年三十六。又斩石康及浚等五级，庾颐之战死。升云：“我是豫章王，诸君勿见杀。”送至江陵市斩之。

初，玄在宫中，恆觉不安，若为鬼神所扰，语其所亲云：“恐己当死，故与时竞。”元兴中，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国于楚，衡阳属焉，自篡盗至败，时凡八旬矣。其时有童谣云：“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其凶兆符会如此。郎君，谓元显也。

是月，王腾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谦亦聚众沮中，为玄举哀，立丧庭，伪谥为武悼皇帝。毅等传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观者莫不欣幸。

何无忌等攻桓谦于马头，桓蔚于龙洲，皆破之。义军乘胜竞进，振、该等距战于灵溪，道规等败绩，死没者千余人。义军退次寻阳，更缮舟甲。毛璩自领梁州，遣将攻汉中，杀桓希。江夏相张暢之、高平太守刘怀肃攻何澹之于西塞矶，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旷守襄阳。道规进讨武昌，破伪太守王旻。魏咏之、刘籓破桓石绥于白茅。义军发寻阳。桓亮自号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刘敬宣讨走之。义军进次夏口。伪镇东将军冯该等守夏口，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城，辅国将军桓山客守偃月垒。刘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无忌与檀祗列舰中流，以防越逸。义军腾赴，叫声动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溃，冯该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处茂东下，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夷陵，处茂距战，放之败走，还江陵。

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无忌诸军次江陵之马头，振拥帝出营江津。鲁宗之率众于柞溪，破伪武贲中郎温楷，进至纪南。振自击宗之，宗之失利。时蜀军据灵溪，毅率无忌、道规等破冯该军，推锋而前，即平江陵。振见火起，知城已陷，乃与谦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党就戮，诏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号镇南将军、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庐陵，刘敬宣遣将讨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谦、何澹之、温楷等奔于姚兴。桓振与宏出自浿城，袭破江陵，刘怀肃自云杜伐振等，破之。广武将军唐兴斩振及伪辅国将军桓珍，毅于临鄣斩伪零陵太守刘叔祖。桓亮、苻宏复出冠湘中，害郡守长吏，檀祗讨宏于湘东，斩之，广武将军郭弥斩亮于益阳，其余拥众假号皆讨平之。诏徙桓胤及诸党与于新安诸郡。

三年，东阳太守殷仲文与永嘉太守骆球谋反，欲建桓胤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刘延祖等潜相交结，刘裕以次收斩之，并诛其家属。后桓谦走入蜀，蜀贼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众多应之。谦至枝江，荆州刺史刘道规斩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斩桓石绥，桓氏遂灭。

卞范之字敬祖，济阴宛句人也，识悟聪敏，见美于当世。太元中，自丹阳丞为始安太守。桓玄少与之游，及玄为江州，引为长史，委以心膂之任，潜谋密计，莫不决之。后玄将为篡乱，以范之为丹阳尹。范之与殷仲文阴撰策命，进范之为征虏将军、散骑常侍。玄僭位，以范之为侍中，班剑二十人，进号后将军，封临汝县公。其禅诏，即范之文也。

玄既奢侈无度，范之亦盛营馆第。自以佐命元勋，深怀矜伐，以富贵骄人，子弟傲慢，众咸畏嫉之。义军起，范之屯兵于覆舟山西，为刘毅所败，随玄西走，玄又以范之为尚书仆射。玄为刘毅等所败，左右分散，唯范之在侧。玄平，斩于江陵。

殷仲文，南蛮校尉觊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从兄仲堪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俄转谘议参军，后为元显征虏长史。会桓玄与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间之，左迁新安太守。仲文于玄虽为姻亲，而素不交密，及闻玄平京师，便弃郡投焉。玄甚悦之，以为谘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少礼，而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玄将为乱，使总领诏命，以为侍中，领左卫将军。玄九锡，仲文之辞也。

初，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伎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为刘裕所败，随玄西走，其珍宝玩好悉藏地中，皆变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义军，而为镇军长史，转尚书。

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恬鳞；惊飚拂野，林无静柯。何者？势弱则受制于巨力，质微则无以自保。于理虽可得而言，于臣实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诚复驱逼者众。至如微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亡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遂乃宴安昏宠，叨昧伪封，锡文篡事，曾无独固。名义以之俱沦，情节自兹兼挠，宜其极法，以判忠邪。会镇军将军刘裕匡复社稷，大弘善贷，伫一戮于微命，申三驱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领，又申之以絷维。于时皇舆否

隔，天人未泰，用忘进退，是以僶俯从事，自同令人。今宸极反正，唯新告始，宪章既明，品物思旧，臣亦胡颜之厚，可以显居荣次！乞解所职，待罪私门。违离阙庭，乃心慕恋。”诏不许。

仲文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府中有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迁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行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伯符。”何无忌甚慕之。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饮迟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时属慕容超南侵，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并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为忧。”义熙三年，又以仲文与骆球等谋反，及其弟南蛮校尉叔文伏诛。仲文时照镜不见其面，数日而遇祸。

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余基。挟奸回之本性，含怒于失职；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称冤。登高以发愤，观衅而动，窃图非望。始则假宠于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据全楚之地，驱劲勇之兵，因晋政之陵迟，乘会稽之酗ＪＴ，纵其狙诈之计，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称兵内侮。天长丧乱，凶力实繁，逾年之间，奄倾晋祚，自谓法尧禅舜，改物君临，鼎业方隆，卜年惟永。俄而义旗电发，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逾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坠历，复振颓纲。是知神器不可以暗干，天禄不可以妄处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内，道济含灵，龙宫凤历表其祥，彤云玄石呈其瑞，然后光临大宝，克享鸿名，允彳奚后之心，副乐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麽，岂足数哉！适所以干纪乱常，倾宗绝嗣，肇金行之祸难，成宋氏之驱除者乎！

赞曰：灵宝隐贼，世载凶德。信顺未孚，奸回是则。肆逆迁鼎，凭威纵慝。违天虐人，覆宗殄国。

列传第七十

王弥张昌陈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机祖约苏峻孙恩卢循谯纵载记序

王弥，东莱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颀，魏玄菟太守，武帝时，至汝南太守。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都，隐者董仲道见而谓之曰："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于东莱之□弦县，弥率家僮从之，柏根以为长史。柏根死，聚徒海渚，为苟纯所败，亡入长广山为群贼。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土号为"飞豹"。后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击，大破之。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弥进兵寇泰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入许昌，开府库，取器杖，所在陷没，多杀守令，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

会天下大乱，进逼洛阳，京邑大震，宫城门昼闭。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涧，王师进击，大破之。弥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渡河归元海。元海闻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书于弥曰："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迟望将军之至，孤今亲行将军之馆，辄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弥见元海，劝称尊号，元海谓弥曰："孤本谓将军如窦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华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于是署弥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弥固辞。使随刘曜寇河内，又与石勒攻临漳。

永嘉初，寇上党，围壶关，东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安丰太守卫乾等讨之，及弥战于高都、长平间，大败之，死者十六七。元海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又与勒攻鄴，安北将军和郁弃城而走。怀帝遣北中郎将裴宪次白马讨弥，车骑将军王堪次东燕讨勒，平北将军曹武次大阳讨元海。武部将军彭默为刘聪所败，见害，众军皆退。聪渡黄河，帝遣司隶校尉刘暾、将军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弥、聪以万骑至京城，焚二学。东海王越距战于西明门，弥等败走。弥复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曜，遣弟璋与石勒共寇徐兖，因破越

军。

弥后与曜寇襄城，遂逼京师。时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曜、弥等遂陷宫城，至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杀皇太子诠，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遂迁帝于平阳。

弥之掠也，曜禁之，弥不从。曜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怒，与曜阻兵相攻，死者千余人。弥长史张嵩谏曰："明公与国家共兴大事，事业甫耳，便相攻讨，何面见主上乎！平洛之功诚在将军，然刘曜皇族，宜小下之。晋二王平吴之鉴，其则不远，愿明将军以为虑。纵将军阻兵不还，其若子弟宗族何！"弥曰："善，微子，吾不闻此过也。"于是诣曜谢，结分如初。弥曰："下官闻过，乃是张长史之功。"曜谓嵩曰："君为硃建矣，岂况范生乎！"各赐嵩金百斤。弥谓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众东屯项关。

初，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构。刘暾说弥还据青州，弥然之，乃以左长史曹嶷为镇东将军，给兵五千，多赍宝物还乡里，招诱亡命，且迎其室。弥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嶷去，弥益衰弱。

初，石勒恶弥骁勇，常密为之备。弥之破洛阳也，多遗勒美女宝货以结之。时勒擒苟晞，以为左司马，弥谓勒曰："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弥，阴图之。刘暾又劝弥征曹嶷，藉其众以诛勒。于是弥使暾诣青州，令曹嶷引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暾至东阿，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嶷书，大怒，乃杀暾。弥未之知，勒伏兵袭弥，杀之，并其众。

张昌，本义阳蛮也。少为平氏县吏，武力过人，每自占卜，言应当富贵。好论攻战，侪类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潜遁半年，聚党数千人，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展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口。

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诸流人及避戍役

者多往从之。昌乃易姓名为李辰。太守弓钦遣军就讨，辄为所破。昌徒众日多，遂来攻郡。钦出战，大败，乃将家南奔沔口。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遣骑督靳满讨昌于随郡西，大战，满败走，昌得其器杖，据有江夏，即其府库。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昌兄味为车骑将军，弟放广武将军，各领兵。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又言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书，建元神凤，郊祀、服色依汉故事。其有不应其募者，族诛。又流讹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一时蜂起，竖牙旗，鸣鼓角，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皆以绛科头，扌替之以毛。江夏、义阳士庶莫不从之，惟江夏旧姓江安令王伛、秀才吕蕤不从。昌以三公位征之，伛、蕤密将宗室并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刘乔。乡人期思令李权、常安令吴凤、孝廉吴暢纠合善士，得五百余家，追随伛等，不豫妖逆。

新野王歆上言："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于是刘乔率诸军据汝南以御贼，前将军赵骧领精卒八千据宛，助平南将军羊伊距守。昌遣其将军黄林为大都督，率二万人向豫州，前驱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乔遣将军李杨逆击，大破之。林等东攻弋阳，太守梁桓婴城固守。又遣其将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领其众。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伪置守长。当时五州之境皆畏逼从逆。又遣其将陈贞、陈兰、张甫等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昌虽跨带五州，树立牧守，皆桀盗小人而无禁制，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

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弘遣司马陶侃、参军蒯桓、皮初等率众讨昌于竟陵，刘乔又遣将军李杨、督护尹奉总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昌乃沈窜于下俊山。明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及赵王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

张昌之乱，遣其将石冰等趣寿春，都督刘准忧惶计无所出。时敏统

大军在寿春，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故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合率运兵，公分配众力，破之必矣。”准乃益敏兵击之，破吴弘、石冰等，敏遂乘胜逐北，战数十合。时冰众十倍，敏以少击众，每战皆克，遂至扬州。回讨徐州贼封云，云将张统斩云降。敏以功为广陵相。时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其父闻之，怒曰：“灭我门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职。东海王越当西迎大驾，承制起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致书于敏曰：

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及遭冰昌之乱，则首率义徒，以寡敌众。外无强兵之援，内无运筹之侣，只身挺立，雄略从横，擢奇谋于马首，夺灵计于临危，金声振于江外，精光赫于扬楚。攻坚陷险，三十余战，师徒无亏，勍敌自灭。五州复全，苞茅入贡，岂非将军之功力哉！

今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将军孙吴之术既明，已试之功先著，孤与将军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难居之思，舍经执戈，来恤国难。天子远巡，銮舆未反，引领东眷，有怀山陵。当凭将军戮力，王辂有旋。将军率将所领，承书风发，米布军资，惟将军所运。

时越讨豫州刺史刘乔，敏引兵会之，与越俱败于萧。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敏为息娶卓女，遂相为表里。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等皆弃官奔走。敏弟昶知顾荣等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昶将精兵数万据乌江，弟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刺史应邈奔走，弟斌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封十郡，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自江入河，奉迎銮驾。

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曰：

石冰之乱，朝廷录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礼，授以上将之任，庶有韩卢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无识达，贪荣干运，逆天而动，阻兵作威，盗据吴会，内用凶弟，外委军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过礼之惠。天道伐恶，人神所不祐。虽阻长江，命危朝露。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王□蜀匹夫，志不可屈；于期慕义，陨首燕庭。况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

之朝，降节逆叛之党，稽颡屈膝，不亦羞乎！昔龚胜绝粒，不食莽朝；鲁连赴海，耻为秦臣。君子义行，同符千载，遥度雅量，岂独是安！

昔吴之武烈，称美一代，虽奋奇宛叶，亦受折襄阳。讨逆雄气，志存中夏，临江发怒，命讫丹徒。赖先主承运，雄谋天挺，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争之忠，又有诸葛、顾、步、张、硃、陆、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称制南州。然兵家之兴，不出三世，运未盈百，归命入臣。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俯眉，已受羁绊之辱。皇舆东轩，行即紫馆，百僚垂缨，云翔凤阙，庙胜之谟，潜运帷幄。然后发荆州武旅，顺流东下，徐州锐锋，南据堂邑；征东劲卒，耀威历阳；飞桥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阳，擒寇建鄴，而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

小寇隔津，音符道阔，引领南望，情存旧怀。忠义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将何贵乎！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上欲与诸贤效冀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尔，亦可泛舟河渭，击楫清歌。何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乱之祸乎！昔为同志，今已殊域；往为一体，今成异身。瞻江长叹，非子谁思！愿图良策，以存嘉谋也。

敏凡才无远略，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周□、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荣遣使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钱广次乌江以距之，又遣弟闳为历阳太守，戍牛渚。钱广家在长城，□乡人也，□潜使图昶。广遣其属何康、钱象投募送白事于昶，昶俯头视书，康挥刀斩之，称州下已杀敏，敢有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广先勒兵在硃雀桥，陈兵水南、□、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敏率万余人将与卓战，未获济，荣以白羽扇麾之，敏众溃散。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母及妻子皆伏诛，于是会稽诸郡并杀敏诸弟无遗焉。

王如，京兆新丰人也。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杜蕤悉众击如，战于涅阳，蕤军大败。山简不能御，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于是南安庞实、冯翊严嶷、长安侯脱等各帅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如惧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贿于勒，结为兄弟，勒亦假其强而纳之。时侯脱据宛，与如不协，如说勒曰："侯脱虽名汉臣，其实汉贼。如常恐其来袭，兄宜备之。"勒素怒脱贰己，惮如脣齿，故不攻之。及闻如言，甚悦，遂夜令三军蓐食待命，鸡鸣而驾，后出者斩，晨压宛门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之，勒遂斩脱。如于是大掠沔汉，进逼襄阳。征南山简使将赵同帅师击之，经年不能克，智力并屈，遂婴城自守。王澄帅军赴京都，如邀击破之。

如连年种谷皆化为莠，军中大饥，其党互相攻劫，官军进讨，各相率来降。如计无所出，归于王敦。敦从弟棱爱如骁武，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虓险难蓄，汝性忌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棱固请，与之。棱置诸左右，甚加宠遇。如数与敦诸将角射，屡斗争为过失，棱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棱每谏之，敦常怒其异己。及敦闻如为棱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劝令杀棱。如诣棱，因闲宴，请剑舞为欢，棱从之。如于是舞刀为戏，渐渐来前。棱恶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牵去，如直前害棱。敦闻而阳惊，亦捕如诛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将蕤之从祖弟也。少骁勇绝人，能被甲游于水中。始为新野王歆镇南参军，历华容令，至南蛮司马。凡有战阵，勇冠三军。会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牙门将胡亢聚众于竟陵，自号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后与其党自相猜贰，诛其骁将数十人，曾心不自安，潜谋图之，乃卑身屈节以事于亢，亢弗之觉，甚信任之。会荆州贼王冲自号荆州刺史，部众亦盛，屡遣兵抄亢所统，亢患之，问计于曾，曾劝令击之，亢以为然。曾白亢取帐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潜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骑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斩亢而并其众，自号南中郎将、领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刘务女不得，尽灭其家。会愍帝遣第五猗为安南将军、荆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阳，为兄子娶猗女，遂分据沔汉。

时陶侃新破杜弢，乘胜击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争战，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于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曾将趋顺阳，下马拜侃，告辞而去。既而致笺于平南将军荀崧，求讨丹水贼以自效，崧纳之。侃遗崧书曰："杜曾凶狡，所将之卒皆豺狼也，可谓氏□枭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宁，足下当识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为外援，不从侃言。曾复率流亡二千余人围襄阳，数日不下而还。

及王暠为荆州刺史，曾距之，暠使将未轨、赵诱击曾，皆为曾所

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屡战不能克，访潜遣人缘山开道，出曾不意以袭之，曾众溃，其将马俊、苏温等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而硃轨息昌、赵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而昌、胤脔其肉而啖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时为符节令。父□□，略阳护军。弢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太守应詹爱其才而礼之。后为醴陵令。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苦，并怀怨恨。会属贼李骧杀县令，屯聚乐乡，众数百人，弢与应詹击骧，破之。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协，言于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为然，欲尽诛流人。班等惧死，聚众以应畴。时弢在湘中，贼众共推弢为主，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攻破郡县，眺委城走广州。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太守严佐率众攻弢，弢逆击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复遣王机击弢，败于巴陵。弢遂纵兵肆暴，伪降于山简，简以为广汉太守。

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领州事，因率众讨弢，反为所败，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元帝命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讨之，前后数十战，弢将士多物故，于是请降。帝不许。弢乃遗应詹书曰：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平，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寻山公镇夏口，即具陈之。此公鉴开塞之会，察穷通之运，纳吾于众疑之中，非高识玄睹，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岂惟涤荡瑕秽，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废，贤愚痛毒，窃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张休豫诣大府备列起事以来本末，但恐贪功殉名之徒将谗间于圣主之听，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陆十万，旌旗曜于山泽，舟舰有盈于三江，威则威矣，然吾众窃未以为惧。晋文伐原，以全信为本，故能使诸侯归之。陶侃宣赦书而继之以进讨，岂所以崇奉明诏，示轨宪于四海！逼向义之夫以为叛逆之虏，蹴思善之众以极不赦之责，非不战而屈人之算也。驱略乌合，欲与必死者求一战，未见争衡之机权也。吾之赤心，贯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宁当令抱枉于时，不证于大府邪！

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于李陵，虽刑

残而无慨。足下抗威千里，声播汶衡，进宜为国思静难之略，退与旧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绰然有余裕乎！望卿腾吾笺令，时达盟府，遣大使光临，使吾得披露肝胆，没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结纽于纪纲，为一匡于圣世，使吾厕列义徒，负戈前驱，迎皇舆于阊阖，扫长蛇于荒裔，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所之粮，使氵斥流西归，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贡》之旧献，展微劳以补往愆，复州邦以谢邻国，亦其志也，惟所裁处耳。

吾远州寒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忠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纳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颙颙十余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衡狱、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门而已。

詹甚哀之，乃启呈弢书，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优，干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贞心坚白：詹所委究。李骧为变乐乡，劫略良善，弢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会骧攻烧南平，弢遂东下巴汉，与湘中乡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凭结。论弢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然破湘川，实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间，遂使滋蔓。按弢今书，血诚亦至矣。昔硃鲔自疑于洛阳，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鲔感义归诚，终展力报施，受封侯之宠，由恕过以录功也。詹窃谓今者当圮运之会，思弘远猷，故齐赦射钩之诛，晋贯斩祛之戮，用能济冀戴之高勋，隆一匡之美誉，况弢等素无斯愆而稽颡投命邪！以为可遣大使宣扬圣旨，云泽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则上下交泰，江左无风尘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弢降，宣诏书大赦，凡诸反逆一皆除之，加韬巴东监军。

弢受命后，诸将殉功者攻击之不已，弢不胜愤怒，遂杀运而使其将王真领精卒三千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断官军运路。陶侃使伏波将军郑攀邀击，大破之，真步走湘城。于是侃等诸军齐进，真遂降侃，众党散溃。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机，字令明，长沙人也。父毅，广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机美姿仪，亻周傥有度量。陈恢之乱，机年十七，率众击破之。尝慕王澄为人，澄亦雅知之，以为己亚，遂与友善，内综心膂，外为牙爪。寻用为成都内史。机终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骚动。

会澄遇害，机惧祸及，又属杜弢所在发墓，而独为机守冢，机益自

疑。就王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人背刺史郭纳，迎机为刺史，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州部将温邵率众迎机。郭遣参军葛幽追之，及于庐陵，机叱幽曰："何以敢来？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归。郭讷闻邵之纳机也，乃遣兵击邵，反为所破。讷又遣机父兄时吏距之，咸倒戈迎机，讷众皆散，乃握节而避机。机遂入城就讷求节，讷叹曰："昔苏武不失其节，前史以为美谈。此节天朝所假，义不相与，自可遣兵来取之。"机惭而止。

机自以篡州，惧为王敦所讨，乃更来交州。时杜弢余党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以自效。机为列上，朝廷许之。王敦以机难制，又欲因机讨梁硕，故以降杜弘之勋转为交州刺史。硕闻而遣子侯侯机于郁林，机怒其迎迟，责云："须至州当相收拷。"硕子驰使报硕，硕曰："王郎已坏广州，何可复来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许迎之。府司马杜赞以硕不迎机，率兵讨硕，为硕所败。硕恐诸侨人为机，于是悉杀其良者，乃自领交址太守。机既为硕所距，遂住郁林。时杜弘大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执机节曰："当相与迭持，何可独捉！"机遂以节与之。于是机与弘及温邵、刘沈等并反。

寻而陶侃为广州，到始兴，州人皆谏不可轻进，侃不听。及至州，诸郡县皆已迎机矣。侃先讨温邵、刘沈，皆杀之。机遣牙门屈蓝还州，诈言增粮，密招诱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蓝斩之，遣督护许高讨机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斩首，并杀其二子焉。

机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观者盈路。初为南平太守，豫讨陈恢有功，迁广州刺史。将赴职，忽见一人持奏谒矩，自云京兆杜灵之。矩问之，答称："天上京兆，被使召君为主簿。"矩意甚恶之。至州月余卒。

祖约，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为成皋令，与逖甚相友爱。永嘉末，随逖过江。元帝称制，引为掾属，与陈留阮孚齐名。后转从事中郎，典选举。

约妻无男而性妒，约亦不敢违忤。尝夜寝于外，忽为人所伤，疑其妻所为，约求去职，帝不听，约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司直刘隗劾之曰："约幸荷殊宠，显位选曹，铨衡人物，众所具瞻。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杜渐防萌，式遏寇害。而乃变起萧墙，患生婢妾，身被刑伤，亏其肤发。群小噂□沓，嚣声远被，尘秽清化，垢累明时。天恩含垢，犹复慰喻，而约违命轻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废命，宜加贬黜，以

塞众谤。”帝不之罪。隗重加执据，终不许。

及逖有功于谯沛，约渐见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领逖之众。约异母兄光禄大夫纳密言于帝曰：“约内怀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显侍左右，假其权势，将为乱阶矣。”帝不纳。时人亦谓纳与约异生，忌其宠贵，故有此言。而约竟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

及王敦举兵，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进号镇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捍。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明帝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石聪尝以众逼之，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聪既退，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约谓为弃己，弥怀愤恚。先是，太后使蔡谟劳之，约见谟，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苏峻举兵，遂推崇约而罪执政，约闻而大喜。从子智及衍并倾险好乱，又赞成其事，于是命逖子沛内史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及峻克京都，矫诏以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颍川人陈光率其属攻之，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护免。光奔于石勒，而约之诸将复阴结于勒，请为内应。勒遣石聪来攻之，约众溃，奔历阳。遣兄子涣攻桓宣于皖城，会毛宝援宣，击涣，败之。赵胤复遣将军甘苗从三焦上历阳，约惧而夜遁，其将牵腾率众出降。

约以左右数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为人，不见者久之。勒将程遐说勒曰：“天下粗定，当显明逆顺，此汉高祖所以斩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显擢，背叛不臣者无不夷戮，此天下所以归伏大王也。祖约犹存，臣切惑之。且约大引宾客，又占夺乡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于是勒乃诈约曰：“祖侯远来，未得喜欢，可集子弟一时俱会。”至日，勒辞之以疾，令遐请约及其宗室。约知祸及，大饮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孙而泣。遂杀之，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灭之，妇女伎妾班赐诸胡。

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不在尔一人。”乃厚资遣之，遂为勒将。祖氏之诛也，安多将从人于市观省，潜取逖庶子道重，藏之为沙门，时年十岁。石氏灭后来归。

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

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时曹嶷领青州刺史，表峻为掖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恐必为患，将讨之。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朝廷嘉其远至，转鹰扬将军。会周坚反于彭城，峻助讨之，有功，除淮陵内史，迁兰陵相。

王敦作逆，诏峻讨敦。卜之不吉，迟回不进。及王师败绩，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请峻为内史，诏听之，加奋威将军。太宁初，更除临淮内史。王敦复肆逆，尚书令郗鉴议召峻及刘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说峻曰："富贵可坐取，何为自来送死？"峻不从，遂率众赴京师，顿于司徒故府。道远行速，军人疲困。沈充、钱凤谋曰："北军新到，未堪攻战，击之必克。若复犹豫，后难犯也"贼于其夜度竹格渚，拔栅将战，峻率其将韩晃于南塘横截，大破之。又随庾亮追破沈充。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

峻本以单家聚众于扰攘之际，归顺之后，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国，威望渐著。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相属，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

时明帝初崩，委政宰辅，护军庾亮欲征之。峻闻将征，遣司马何仍诣亮曰："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不从，遂下优诏征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以弟逸代领部曲。峻素疑帝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复不许。峻严装将赴召，而犹豫未决，参军任让谓峻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从之，遂不应命。朝廷遣使讽谕之，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于是遣参军徐会结祖约，谋为乱，而以讨亮为名。约遣祖涣、许柳率众助峻，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孰，进逼慈湖，杀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将军司马流。峻自率涣、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江，次于陵口，与王师战，频捷，遂据蒋陵覆舟山，率众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逼令担负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矫诏大赦，惟庾亮兄

弟不在原例。自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丹阳尹，加前将军马雄左卫将军，祖涣骁骑将军，复弋阳王羕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羕息播亦复本官。于是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韩晃入义兴，张健、管商、弘徽等入晋陵。

时温峤、陶侃已唱义于武昌，峻闻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还据石头，更分兵距诸义军，所过无不残灭。峤等将至，峻遂迁天子于石头，逼迫居人，尽聚之后苑，使怀德令匡术守苑城。峤等既到，乃筑垒于白石，峻率众攻之，几至陷没。东西抄掠，多所擒虏，兵威日盛，战无不克，由是义众沮衄，人怀异计。朝士之奔义军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党骁勇，所向无敌。惟当以天讨有罪，诛灭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怒曰："诸君怯懦，乃是誉贼。"及后累战不捷，峤亦深惮之。管商等进攻吴郡，焚吴县、海监、嘉兴，败诸义军。韩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余杭，而大败于武康，退还义兴。峤与赵胤率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欲以临之。峻与匡孝将八千人逆战，峻遣子硕与孝以数十骑先薄赵胤，败之。峻望见胤走，曰："孝能破贼，我更不如乎！"因舍其众，与数骑北下突阵，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牙门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坠马，斩首脔割之，焚其骨，三军皆称万岁。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求峻尸不获，硕乃发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闭城自守。韩晃闻峻死，引兵赴石头。管商及弘徽进攻庱亭垒，督护李闳及轻车长史滕含击破之，斩首千级。商率众走延陵，李闳与庱亭诸军追之，斩获数千级。商诣庾亮降，匡术举苑城降。韩晃与苏逸等并力攻术，不能陷。温峤等选精锐将攻贼营，硕率骁勇数百渡淮而战，于阵斩硕。晃等震惧，以其众奔张健于曲阿，门厄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万数。逸为李汤所执，斩于车骑府。

管商之降也，余众并归张健。健又疑弘徽等不与己同，尽杀之，更以舟军自延陵向长塘，小大二万余口，金银宝物不可胜数。扬烈将军王允之与吴兴诸军击健，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健复与马雄、韩晃等轻军俱走，闳率锐兵追之，及于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独出，带两步鞁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众。箭尽，乃斩之。健等遂降，并枭其首。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

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

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钅咸、吴郡陆瑰、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儁，临海太守、新蔡王崇等并出奔。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并转斗而前。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篚盛婴兒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初，恩闻八郡响应，告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闻牢之临江，复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践也。”寻知牢之已济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朝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

隆安四年，恩复入余姚，破上虞，进至刑浦。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之，恩退缩。少日，复寇刑浦，害谢琰。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之，恩复还于海。于是复遣牢之东屯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缘海备恩。明年，恩复入浃口，雅之败绩。牢之进击，恩复还于海。转寇扈渎，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众西击，未达，而恩已至，刘裕乃总兵缘海距之。及战，恩众大败，狼狈赴船。寻又集众，欲向京都，朝廷骇惧，陈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进而退，北寇广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刘裕与刘

敬宣并军蹑之于郁洲，累战，恩复大败，由是渐衰弱，复沿海还南。裕亦寻海要截，复大破恩于扈渎，恩遂远迸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戚，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也。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沙门慧远有鉴裁，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恩亡，余众推循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

义熙中，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朝廷恆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

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船版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乃并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距之，兵败被害。

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为官军所败，驰走告循曰："请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忧也。"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败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迳至江宁。道覆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乾没一战，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循多谋少决，欲以万全之计，固不听。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轶，乃栅石头，断柤浦，以距之。循攻栅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

绩。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得。循谓道覆曰：“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因自蔡洲南走，复据寻阳。裕先遣群率追讨，自统大众继进，又败循于雷池。循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命众攻栅，循众虽死战，犹不能抗。裕乘胜击之，循单舸而走，收散卒得千余人，还保广州。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谲而败之。

循势屈，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有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及其父嘏；同党尽获，传首京都。

谯纵，巴西南充人也。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少而谨慎，蜀人爱之。为安西府参军。义熙元年，刺史遣纵及侯晖等领诸县氐进兵东下。晖有贰志，因梁州人不乐东也，将图益州刺史毛璩，与巴西阳昧结谋于五城水口，共逼纵为主。纵惧而不当，走投于水，晖引出而请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纵于舆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于涪城，城陷，瑾死之，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璩闻纵反，自略城步还成都，遣参军王琼率三千人讨纵，又遣弟瑗领四千兵继琼后进。纵遣弟明子及晖距琼于广汉，琼击破晖等，追至绵竹。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琼众，死者十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

毛璩既死，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明年，遣使称藩于姚兴，将顺流东寇，以讨车骑将军刘裕为名，乞师于姚兴，且请桓谦为助，兴遣之。

九年，刘裕以西阳太守硃龄石为益州刺史，宁朔将军臧喜、下邳太守刘钟，兰陵太守蒯恩等率众二万，自江陵讨纵。初谋元率，佥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藏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隶焉。龄石次于白帝，纵遣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纵遣其大将军侯晖、尚书仆射谯诜屯平模，夹岸连城，层楼重栅，众未能攻。龄石谓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将由内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正可因其凶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平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绥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余人因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

皆克，斩侯晖等，于是遂进。纵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纵乃出奔。其尚书令马耽封仓库以待王师。及龄石入成都，诛纵同祖之亲，余皆安堵，使复其业。

纵之走也，先如其墓，纵女谓纵曰："走必不免，只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纵不从，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谓纵曰："大丈夫居如斯功业，安可弃哉！今欲为降虏，岂可而得！人谁不死，何惧之甚！"因投纵以剑，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道福谓其徒曰："吾养尔等，正为今日。蜀之存亡，实系在我，不在谯王。我尚在，犹足一战。"士咸许诺。乃散金帛以赐其众，众受之而走。道福独奔广汉，广汉人杜瑾执之。硃龄石徙马耽于越巂，追杀之。耽之徙也，谓其徒曰："硃侯不送我京师，灭众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绳而死。须臾，龄石师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难起萧墙，毒痛函夏，九州波骇，五岳尘飞，干戈日寻，戎车竞逐。王弥好乱乐祸，挟诈怀奸，命俦啸侣，伺间侯隙，助悖逆于平阳，肆残忍于都邑，遂使生灵涂炭，神器流离，邦国轸《麦秀》之哀，宫庙兴《黍离》之痛，岂天意乎？岂人事乎？何丑虏之猖狂而乱离之斯瘼者也！张昌等或氏□张淮浦，或蚁聚荆衡，招乌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贪暴，凭陵险隘，倔强江湖，未淹岁稔，咸至诛戮，实自取之，非为不幸。峻约同恶相济，生此乱阶，孙卢同类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扫地，灾沴滔天，虽樊谢之毒被含灵，李郭之祸延宫阙，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谯纵乘兹衅隙，肆彼奸谋，旋踵而亡，无足论矣。

赞曰：中朝隳政，王弥肇乱。神器流离，生灵涂炭。群妖伺隙，构兹多难。荐食荆衡，陵虐江汉。孙卢奸慝，约峻残贼。穷凶极暴，为鬼为蜮。纵窃岷峨，旋至颠踣。

□

载记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膻饮氵重，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其风俗险诐，性灵驰突，前史载之，亦以详备。轩帝患其干纪，所以徂征；武王窜以荒服，同乎禽兽。而于露寒之野，候月觇风，睹隙扬埃，乘间骋暴，边城不得缓带，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矣。”此言能教训卒伍，整齐车甲，边埸既伏，境内以安。然则燕筑造阳之郊，秦堑临洮之险，登天山，绝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

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董卓之乱，则汾晋之郊萧然矣。郭钦腾笺于武帝，江统献策于惠皇，皆以为魏处戎夷，绣居都鄙，请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统则忧诸并部，钦则虑在盟津。言犹自口，元海已至。语曰“失以豪厘”，晋卿大夫之辱也。聪之誓兵，东兼齐地；曜之驰旆，西逾陇山，覆没两京，蒸徒百万。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胡人利我艰虞，分镳起乱；晋臣或阻兵遐远，接武效尤。

大凡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后九年，石勒据襄国称赵。张氏先据河西，是岁，自石勒后三十六年也，重华自称凉王。后一年，冉闵据鄴称魏。后一年，苻健据长安称秦。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是岁，自苻健后一年也，俊始僭号。后三十一年，后燕慕容垂据鄴。后二年，西燕慕容冲据阿房。是岁也，乞伏国仁据桴罕称秦。后一年，慕容永据上党。是岁也，吕光据姑臧称凉。后十二年，慕容德据滑台称南燕。是岁也，秃发乌孤据廉川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后三年，李玄盛据敦煌称西凉。后一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后四年，谯纵据蜀称成都王。后二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大夏。后二年，冯跋杀离班，据和龙称北燕。提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于胜负，尽人命于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

载记第一

刘元海（子和刘宣）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硃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

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鄴，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鄴，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

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鄴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鄴，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

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嬴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于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版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海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封雁州郡公，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薄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

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

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军而南。壁于洛水，

寻进屯宣阳门，曜屯上东门，弥屯广阳门，景攻大夏门，聪亲祈嵩岳，令其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东海王越命参军孙询、将军丘光、楼裒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朗，斩之。聪闻而驰还。厉惧聪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衮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元海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王弥出自轘辕，越遣薄盛等追击弥，战于新汲，弥师败绩。于是摄薄阪之戍，还于平阳。

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

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元海疾笃，召欢乐及洋等人禁中受遗诏辅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及为储贰，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元海死，和嗣伪位。其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恨不参顾命也，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顾陛下早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领军刘盛及刘钦、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殡宫，四王未有逆节，今忽一旦自相鱼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余。四海未定，大业甫尔，愿陛下以上成先帝鸿基为志，且塞耳勿听此狂简之言也。《诗》云：'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诸弟，复谁可信哉！"锐、攸怒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于是命左右刃之。景惧曰："惟陛下诏，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济矣。"乃相与盟于东堂，使锐、景攻聪，攸率刘安国攻裕，使侍中刘乘、武卫刘钦攻鲁王隆，尚书田密、武卫刘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斩关奔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之有备也，驰还，与攸、乘等会攻隆、裕。攸、乘惧安国、钦之有异志也，斩之。是日，斩裕及隆。聪攻西明门，克之。锐等奔入南宫，前锋随之，斩和于光极西室。锐、攸枭首通衢。

刘宣，字士则。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

公独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因曰：“吾未见宣，谓广言虚耳。今见其进止风仪，真所谓如圭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乃以宣为右部都督，特给赤幛曲盖。莅官清恪，所部怀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谋也，故特荷尊重，勋戚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

载记第二

刘聪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张夫人。初，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聪焉，夜有白光之异。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甚光泽。幼而聪悟好学，博士硃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测也。”

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聪以元海在鄴，惧为成都王颖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元海为北单于，立为右贤王，随还右部。及即大单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杀其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乂与公卿泣涕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祗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光兴。尊元海妻单氏曰皇太后，其母张氏为帝太后，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易河间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以其司空刘景为大司马，左光禄刘殷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为大司空。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蒸焉。单即乂之母也，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后知其故，乂之宠因此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又尊母为皇太后。

署其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晏比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弥等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怀帝遣河南尹刘默距之，王师败于社门。晏以外继不至，出自东阳门，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余人而去。时帝将济河东遁，具船于洛水，晏尽焚之，还于张

方故垒。王弥、刘曜至，复与晏会围洛阳。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曜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聪大赦，改年嘉平，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平阿公。

遣其平西赵染、安西刘雅率骑二万攻南阳王模于长安，粲、曜率大众继之。染败王师于潼关，将军吕毅死之。军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于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阳王黎，送卫将军梁芬、模长史鲁繇、兼散骑常侍杜骜、辛谧及北宫纯等于平阳。聪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杀模本不以其晚识天命之故，但以其晋氏肺腑，洛阳之难不能死节，天下之恶一也，故诛之。"聪曰："虽然，吾恐汝不免诛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无不报。"

署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寻而石勒等杀弥于己吾而并其众，表弥叛状。聪大怒，遣使让勒专害公辅，有无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众配之。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麴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麴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丘，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纪特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莫不响应。

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太保刘殷女，其弟乂固谏。聪更访之于太宰刘延年、大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谓弘曰："此女辈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且太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

聪假怀帝仪同三司，封会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

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刘贵人赐帝，谓帝曰：“此名公之孙，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刘为会稽国夫人。

遣其镇北靳冲寇太原，平北卜珝率众继之。冲攻太原不克，而归罪于珝，辄斩之。聪闻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节斩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摅坐鱼蟹不供，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斩于东市。聪游猎无度，常晨出暮归，观渔于汾水，以烛继昼。中军王彰谏曰：“今大难未夷，余晋假息，陛下不惧白龙鱼服之祸，而昏夜忘归。陛下当思先帝创业之艰难，嗣承之不易，鸿业已尔，四海属情，何可坠之于垂成，隳之于将就！比窃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则忆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上夫人王氏叩头乞哀，乃囚之诏狱。聪母以聪刑怒过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并与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幽、厉乎，而汝等生来哭人！”其太宰刘延年及诸公卿列侯百有余人，皆免冠涕泣固谏曰：“光文皇帝以圣武膺期，创建鸿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龙飞绍统，东平洛邑，南定长安，真可谓功高周成，德超夏启。往也唐虞，今则陛下，历观书记，未有此比。而顷频以小务不供而斩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将，游猎无度，机管不修，臣等窃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寝与食者也。”聪乃赦彰。

麴特等围长安，刘曜连战败绩，乃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城。祗病卒，城陷，迁祗孙纯、粹并二万余户于平阳县。聪赠祗太保，纯、粹皆给事中，谓祗子暢曰：“尊公虽不达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晋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刘南鄙，沮乱边萌，此其罪也。以元恶之种而赠同勋旧，逆臣之孙荷荣禁闼，卿知皇汉之德弘旷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亏其忠节，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国吊人之义，臣辄同万物，未敢谢生于自然。”

聪遣刘粲、刘曜等攻刘琨于晋阳，琨使张乔距之，战于武灌，乔败

绩，死之，晋阳危惧。太原太守高乔、琨别驾郝聿以晋阳降粲。琨与左右数十骑，携其妻子奔于赵郡之亭头，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晋阳。先是，琨与代王猗卢结为兄弟，乃告败于猗卢，且乞师。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琨收散卒千余为之乡导，猗卢率众六万至于狼猛。曜及宾六须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讨虏傅武以马授曜，曜曰："当今危亡之极，人各思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识拔，以至于是，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皇室始基，大难未弭，天下何可一日无大王也。"于是扶曜乘马，驱令渡汾，回而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刘粲等掠百姓，逾蒙山遁归。猗卢率骑追之，战于蓝谷，粲败绩，斩其征虏邢延，获其镇北刘丰。琨收合离散，保于阳曲，猗卢戍之而还。

正旦，聪宴于光极前殿，逼帝行酒，光禄大夫庾珉、王俊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会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聪遂鸩帝而诛珉、俊，复以赐帝刘夫人为贵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立左贵嫔刘氏为皇后。聪将为刘氏起皇□仪殿于后庭，廷尉陈元达谏曰："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者，使为之父母以刑赏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荡逸一人。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嫔服无绮彩。重逆群臣之请，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极之前足以朝群后飨万国矣，昭德、温明已后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闻诏旨，将营皇□仪，中宫新立，诚臣等乐为子来者也。窃以大难未夷，宫宇粗给，今之所营，尤实非宜。臣闻太宗承高祖之业，惠吕息役之后，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费而辍露台，历代垂美，为不朽之迹。故能断狱四百，拟于成康。陛下之所有，不过太宗二郡地耳，战守之备者，岂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广，思费如彼；陛下之狭，欲损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颜色，冒不测之祸者也。"聪大怒曰："吾为万机主，将营一殿，岂问汝鼠子乎！不杀此奴，沮乱朕心，朕殿何当得成邪！将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枭东市，使群鼠共穴。"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而陛下杀臣。若死者有知，臣要当上诉陛下于天，下诉陛下于先帝。硃云有云：'臣得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审陛下何如主耳！"元达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聪怒甚。刘氏时在后堂，闻之，密遣中常侍私敕左右停刑，于是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逍遥园为纳贤园，李中堂为愧贤堂。

时愍帝即位于长安，聪遣刘曜及司隶乔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长安，命赵染率众赴之。时大都督麴允据黄白城，累为曜、染所败。染谓曜曰："麴允率大众在外，长安可袭而取之。得长安，黄白城自服。愿大王以重众守此，染请轻骑袭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锋大都督、安南大将军，以精骑五千配之而进。王师败于渭阳，将军王广死之。染夜入长安外城，帝奔射雁楼，染焚烧龙尾及诸军营，杀掠千余人，旦退屯逍遥园。麴允率众袭曜，连战败之。曜入粟邑，遂归平阳。

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延公卿已下问曰："朕之不德，致有斯异，其各极言，勿有所讳。"陈元达及博士张师等进对曰："星变之异，其祸行及，臣恐后庭有三后之事，亡国丧家，靡不由此，愿陛下慎之。"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既而刘氏产一蛇一猛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俄而刘氏死，乃失此肉，哭声亦止。自是后宫乱宠，进御无序矣。

聪以刘易为太尉。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绿綟绶，远游冠。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食五都。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顗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硃纪为大司空，刘曜为大司马。

曜复次渭汭，赵染次新丰。索綝自长安东讨染，染狃于累捷，有轻綝之色。长史鲁徽曰："今司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将军宜整阵案兵以击之，弗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于国乎！"染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后食。"晨率精骑数百，驰出逆之，战于城西，败绩而归，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见之！"于是斩徽。徽临刑谓染曰："将军愎谏违谋，戆而取败，而复忌前害胜，诛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颜面瞬息世间哉！袁绍为之于前，将军踵之于后，覆亡败丧，亦当相寻，所恨不得一见大司马而死。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下见田丰为徒，要当诉将军于黄泉，使将军不得服床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

面东向。”大司马曜闻之曰：“蹄涔不容尺鲤，染之谓也。”

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列三屯以守之。聪遣使谓曜曰：“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国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丑，何足以劳公神略，可留征虏将军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还也。”于是曜归薄坂。俄而征曜辅政。

赵染寇北地，梦鲁徽大怒，引弓射之，染惊悸而寤。旦将攻城，中弩而死。

聪以粲为相国，总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国。平阳地震，烈风拔树发屋。光义人羊充妻产子二头，其兄窃而食之，三日而死。聪以其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于其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刘乂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已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乂弗从，乃止。

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皆国色也。数月，立月光为皇后。

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乂谋反，乂不从之状。聪于是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乂忧惧不知所为，乃上表自陈，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抽又抑而弗通。

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阳关、公丘，陷之，害齐郡太守徐浮，执建威刘宣，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阴，众十余万，临河置戍，而归于临淄。嶷于是遂雄据全齐之志。石勒以嶷之怀二也，请讨之。聪又惮勒之并齐，乃寝而弗许。

刘曜济自盟津，将攻河南，将军魏该奔于一泉坞。曜进攻李矩于荥

阳，矩遣将军李平师于成皋，曜覆而灭之。矩恐，送质请降。

时聪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以三后之立也，极谏，聪不纳，乃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贤，内实夺其权也。于是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皆抗表逊位，以让元达。聪乃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

刘曜寇长安，频为王师所败。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矣。"引师而归。

聪宫中鬼夜哭，三日而声向右司隶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秽之行，陈元达奏之。聪废靳，靳惭恚自杀。靳有殊宠，聪迫于元达之势，故废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达。

刘曜进师上党，将攻阳曲，聪遣使谓曜曰："长安擅命，国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长安为先，阳曲一委骠骑。天时人事，其应至矣，公其亟还。"曜回灭郭迈，朝于聪，遂如蒲阪。

平阳地震，雨血于东宫，广袤顷余。

刘曜又进军，屯于粟邑。麴允饥甚，去黄白而军于灵武。曜进攻上郡，太守张禹与冯翊太守梁肃奔于允吾。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

聪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时聪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宴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率以其意爱憎而决之，故或有勋旧功臣而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而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

郭猗有憾于刘乂，谓刘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犹怀不逞之志，此则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苍生之重怨也。而主上过垂宽仁，犹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风尘之变，臣窃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孙，主上之嫡统，凡在含齿，孰不系仰。万机事大，何可与人！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在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乂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

举事，事何不成！臣谓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也。背父亲人，人岂亲之！今又苟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东宫、相国、单于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许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春秋传》曰：‘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臣屡启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谓臣言不实。刑臣刀锯之余，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虑逆鳞之诛，每所闻必言，冀垂采纳。臣当入言之。愿殿下不泄，密表其状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惇，假之恩顾，通其归善之路以问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谓皮、惇曰：“二王逆状，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此事必无疑，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于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作计，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谨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国必问卿，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何不先启，卿即答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圣性宽慈，殿下笃于骨肉，恐言成诖伪故也。’”皮、惇许诺。粲俄而召问二人，至不同时，而辞若画一，粲以为信然。

初，靳准从妹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惭恚，说粲曰：“东宫万机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领相国，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至是，准又说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准曰：“然，诚如圣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亲非皇宗，恐忠言暂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准曰：“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构变，殿下宜为之备。不然，恐有商臣之祸。”粲曰：“为之奈何？”准曰：“主上爱信于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轻薄小人不能无逆意以劝太弟之心。小人有始无终，不能如贯高之流也。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归太弟，主上一旦晏驾，恐殿下不得立矣。”于是粲命卜抽引兵去东宫。

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杀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从之。又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硃诞等，皆群阉所忌也。侍中卜干泣谏聪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无考槃，奈何一旦先诛忠良，将何以垂之于后！昔秦爱三良而杀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晋厉之无道，

尸三卿之后，犹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爱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诏尚在臣间，犹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泽，回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岂是帝王三讯之法邪！”因叩头流血。王沈叱干曰：“卜侍中欲距诏乎？”聪拂衣而入，免干为庶人。

太宰刘易及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诣阙谏曰：“臣闻善人者，乾坤之纪，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贼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灵以群阉亡汉，国之兴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尝有宦者与政，武、元、安、顺岂足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处常伯之位，握生死与夺于中，势倾海内，爱憎任之，矫弄诏旨，欺诬日月，内谄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于人主矣。王公见之骇目，卿宰望尘下车，铨衡迫之，选举不复以实，士以属举，政以贿成，多树奸徒，残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诛戮，怨感穹苍，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贤愚伤惧。沈等皆刀锯之余，背恩忘义之类，岂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泽也。陛下何故亲近之？何故贵任之？昔齐桓公任易牙而乱，孝怀委黄皓而灭，此皆覆车于前，殷鉴不远。比年地震日蚀，雨血火灾，皆沈等之由。愿陛下割翦凶丑与政之流，引尚书、御史朝省万机，相国与公卿五日一入，会议政事，使大臣得极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则众灾自弭，和气呈祥。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复诛巫咸，戮扁鹊，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后虽欲疗之，其如病何！请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聪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寝之。沈等顿首泣曰：“臣等小人，过蒙陛下识拔，幸得备洒扫宫阁，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愿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镬，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聪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复何足恨乎！”更以访粲，粲盛称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聪大悦，封沈为列侯。太宰刘易诣阙，又上疏固谏。聪大怒，手坏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达哭之悲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吾既不复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归而自杀。

北地饥甚，人相食啖，羌酋大军须运粮以给麴昌，刘雅击败之。麴允与刘曜战于磻石谷，王师败绩，允奔灵武。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聪使黄门侍郎乔诗让勒，勒不奉命，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

聪立上皇后樊氏，即张氏之侍婢也。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

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刘敷屡泣言之，聪不纳，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来哭人！”敷忧忿发病而死。

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余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又交于宫门，又交司隶、御史门。有豕著进贤冠，升聪坐。犬冠武冠，带绶，与豕并升。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而聪昏虐愈甚，无诫惧之心。宴群臣于光极前殿，引见其太弟乂，容貌毁悴，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对之悲恸，纵酒极欢，待之如初。

刘曜陷长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肉袒牵羊，舆榇衔璧出降。及至平阳，聪以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使粲告于太庙，大赦境内，改年麟嘉。麴允自杀。

聪东宫四门无故自坏，后内史女人化为丈夫。时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殓。及苏，言见元海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元海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归，道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呈聪，聪曰：“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死，与此玉并葬焉。

时东宫鬼哭；赤虹经天，南有一歧；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太史令康相言于聪曰：“蛇虹见弥天，一歧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睿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乎！愿陛下早为之所，

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帝图楚之计，无不克矣。”聪览之不悦。

刘粲使王平谓刘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聪谓沈等言曰：“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时聪境内大蝗，平阳、冀、雍尤甚。靳准讨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余家。东宫灾异，门阁宫殿荡然。立粲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

聪校猎上林，以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粲言于聪曰：“今司马氏跨据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鄴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聪然之。

赵固郭默攻其河东，至于绛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骑兵将军刘勋追讨之，杀万余人，固、默引归。刘頵遮邀击之，为固所败。使粲及刘雅等伐赵固，次于小平津，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聪闻而恶之。

李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张皮潜济，袭粲。贝丘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邪！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是夜，稚等袭败粲军，粲奔据阳乡，稚馆谷粲垒。雅闻而驰还，栅于垒外，与稚相持。聪闻粲败，使太尉范隆率骑赴之，稚等惧，率众五千，突围趋北山而南。刘勋追之，战于河阳，稚师大败，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余人。

聪所居蠡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聪闻之，自投于床，哀塞气绝，良久乃苏。平阳西明门牡自亡，霍山崩。

署其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卫大将军、齐王刘劢为大司徒。

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谏曰：“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亡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世德名宗，幽闲淑令，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兴，《关雎》之化飨，则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沦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弟女，刑余小丑犹不可尘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榱玉篑而对腐木朽楹哉！臣恐无福于国家也。”聪览之大怒，使宣怀谓粲曰：“鉴等小子，慢侮国家，狂言自口，无复君臣上下之礼，其速考竟。”于是收鉴等送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将入谏，门者弗通。鉴等临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瞋目叱之曰：“竖子！使皇汉灭者，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懿之曰：“靳准枭声镜形，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皆斩之。聪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鬼哭于光极殿，又哭于建始殿。雨血平阳，广袤十里。时聪子约已死，至是昼见。聪甚恶之，谓粲曰：“吾寝疾惙顿，怪异特甚。往以约之言为妖，比累日见之，此兒必来迎吾也。何图人死定有神灵，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难未夷，非谅暗之日，朝终夕殓，旬日而葬。”征刘曜为丞相、录尚书，辅政，固辞乃止。仍以刘景为太宰，刘骥为大司马，刘顗为太师，硃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

太兴元年，聪死，在位九年，伪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俊杰，才兼文武。自为宰相，威福任情，疏远忠贤，昵近奸佞，任性严刻无恩惠，距谏饰非。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仿像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粲弗之恤也。既嗣伪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满二十，并国色也，粲晨夜蒸淫于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雨血于平阳。

靳准将有异谋，私于粲曰：“如闻诸公将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机。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祸之来也不晨则夕。”粲弗纳。准惧其言之不从，谓聪二靳氏曰：“今诸公侯欲废帝，立济南王，恐吾家无复种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承间言之。粲诛其太宰、

上洛王刘景，太师、昌国公刘顗，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大司徒、齐王刘劢等。太傅硃纪、太尉范隆出奔长安。又诛其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骥母弟也。粲大阅上林，谋讨石勒。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矫粲命，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康为卫将军。

准将作乱，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时望，谋之于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准勒兵入宫，升其光极前殿，下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发掘元海、聪墓，焚烧其宗庙。鬼大哭，声闻百里。

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籓于晋。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准将以王延为左光禄，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准怒，杀之。

陈元达，字长宏，后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少面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与人交通。元海之为左贤王，闻而招之，元达不答。及元海僭号，人谓元达曰："往刘公相屈，君蔑而不顾，今称号龙飞，君其惧乎？"元达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荦，有笼罗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运未至，不能无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识之，吾恐不过二三日，驿书必至。"其暮，元海果征元达为黄门郎。人曰："君殆圣乎！"既至，引见，元海曰："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元达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颠。臣若早叩天门者，恐大王赐处于九卿、纳言之间，此则非臣之分，臣将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盘桓，待分而至，大王无过授之谤，小臣免招寇之祸，不亦可乎！"元海大悦。在位忠謇，屡进谠言，退而削草，虽子弟莫得而知也。聪每谓元达曰："卿当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达叩头谢曰："臣闻师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诚愚暗无可采也，幸邀陛下垂齐桓纳九九之义，故使微臣得尽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汉道；桀纣诛谏，幽厉弭谤，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圣应期，挺不世之量，能远捐商周覆国之弊，近模孝武光汉之美，则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也，人尽冤之。

载记第三

刘曜

刘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见养于元海。幼而聪彗，有奇度。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

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

元海世频历显职，后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长安。靳准之难，自长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奔之，与太傅硃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曜以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硃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使征北刘雅、镇北刘策次于汾阴，与石勒为掎角之势。

靳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谓泰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群阉挠政，诛灭忠良，诚是义士匡讨之秋。司空执心忠烈，行伊霍之权，拯济涂炭，使朕及此，勋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宁济大艰，终不以非命及君子贤人。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还平阳，具宣曜旨。准自以杀曜母兄，沈吟未从。寻而乔泰、王腾、靳康、马忠等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战累败，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刘雅、刘策等迎之。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命诛明，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使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粟邑，墓号阳陵，伪谥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曾祖父广为献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长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

后。立其妻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齐王，高鲁王，徽楚王，征诸宗室皆进封郡王。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附于南阳王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张顗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据阴密。松多下草壁，秦陇氐羌多归之。曜遣其军骑刘雅、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广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师不宜行。"乃止。敕刘雅等摄围固垒，以待大军。

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妻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余之征也。

三年，曜发雍，攻陈仓，曼、连谋曰："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廪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一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王连死之，杨曼奔于南氐。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保惧，迁于桑城。氐羌悉从之。曜振旅归于长安，署刘雅为大司徒。

晋将李矩袭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将军、广平王岳为征东大将军，镇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石勒遣石生驰应宋始等，军势甚盛。曜将尹安、赵慎等以洛阳降生，岳乃班师，镇于陕城。

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经一宿，树拨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三寸，皆黄白色，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著裙之形，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生柯条，遂成大树，枝叶甚茂。

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曜乃诛车，囚库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固谏，曜不从。子远叩头流血，曜大怒，幽子远而尽杀库彭等，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子远又从狱表谏，曜怒甚，毁其表曰："大荔奴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杀之。刘雅、硃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而尚谏者，所谓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将至。陛下

纵弗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居乎！”曜意解，乃赦之。于是敕内外戒严，将亲讨渠知。子远进曰：“陛下诚能纳愚臣之计者，不劳大驾亲动，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匪有大志，希窃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抚育，听其复业，大赦与之更始。彼生路既开，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愿假臣弱兵五千，以为陛下枭之，不敢劳陛下之将帅也。不尔者，今贼党既众，弥川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年岁可除。”曜大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大赦境内。子远次于雍城，降者十余万，进军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存于阴密，进攻平之，遂振旅循陇右，陈安郊迎。

先是，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降，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进师至其壁下，权渠率众来距，五战败之。权渠恐，将降，其子伊余大言于众曰：“往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而欲降之！”率劲卒五万，晨压垒门。左右劝战，子远曰：“吾闻伊余之勇，当今无敌，士马之强，复非其匹；又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剽劲，锋锐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誓众蓐食，晨，大风雾，子远曰：“天赞我也！”躬先士卒，扫壁而出，迟明覆之，生擒伊余，悉俘其众。权渠大惧，被发割面而降。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

曜大悦，宴群臣于东堂，语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书曰：“盖褒德惟旧，圣后之所先；念惠录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创河北，而致封于严尤之孙；魏武勒兵梁宋，追恸于桥公之墓。前新赠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书令曹恂，晋阳太守王忠，太子洗马刘绥等，或识朕于童齔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言念君子，实伤我心。《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汉昌之初虽有褒赠，属否运之际，礼章莫备，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绥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但皆丘墓夷灭，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授以茅土，称朕意焉。”初，曜之亡，与曹恂奔于刘绥，绥匿之于旧匮，载送于忠，忠送之朝鲜。岁余，饥窘，变姓名，客为县卒。岳为朝鲜令，见而异之，推问所由。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何惧之甚也！今诏

捕卿甚峻，百姓间不可保也。此县幽僻，势能相济，纵有大急，不过解印绶与卿俱去耳。吾既门衰，无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犹吾子弟也，勿为过忧。大丈夫处身立世，鸟兽投人，要欲济之，而况君子乎！”给以衣服，资供书传。曜遂从岳，质通疑滞，恩顾甚厚。岳从容谓曜曰：“刘生姿宇神调，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风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虽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礼，故皆德之。

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

曜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滈池，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准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后，宗庙社稷流漂无所，而犹上候营室以构楚宫。彼其急也犹尚若兹，故能兴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也。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刍荛咸以非之，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台而起陵霄，此则费万酆明，功亿前役也。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翦齐魏矣。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踪亡国之事！自古圣王，人谁无过！陛下此役，实为过举。过贵在能改，终之实难。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郭，黄金饰之，恐此功费非国内所能办也。且臣闻尧葬谷林，市不改肆；颛顼葬广阳，下不及泉。圣王之于终也如是。秦皇下锢三泉，周轮七里，身亡之后，毁不旋踵，暗主之于终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为不如速朽；王孙倮葬，识者嘉其矫世。自古无有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为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岂不欲高广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终，安固万世为优耳。兴亡奢俭，冏然于前，惟陛下览之。”曜大悦，下书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钟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暗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省酆水囿以与贫户。

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骂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斋七日而后受之于太

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中书监刘均进曰：“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诚上忤圣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人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咢’者，岁之次名作咢也，言岁驭作咢酉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嚣亦在天之次，言岁驭于子，国当丧亡。‘赤牛奋鞙’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此其诫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书》曰：‘虽休勿休。’愿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虢公梦庙之凶，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曜怃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说，诬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曜亲征氐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前锋击败之，难敌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曜后复西讨杨韬于南安，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议欲班师，恐难敌蹑其后，乃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使于仇池，以说难敌，难敌于是遣使称藩。曜大悦，署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领护南氐校尉、宁羌中郎将、武都王，子弟为公侯列将二千石者十五人。

陈安请朝，曜以疾笃不许。安怒，且以曜为死也，遂大掠而归。曜疾甚笃，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实监辎重于后。陈安率精骑要之于道。实奔战无路，与长史鲁凭俱没于安。安囚实而谓之曰：“刘曜已死，子谁辅哉？孤当舆足下终定大业。”实叱安曰：“狗辈！汝荷人荣宠，处不疑之地，前背司马保，今复如此。汝自视何如主上？忧汝不久枭首上邽通衢，何谓大业！可速杀我，悬我首于上邽东门，观大军之入城也。”安怒，遂杀之。以鲁凭为参军，又遣其弟集及将军张明等率骑二万追曜，曜卫军呼延瑜逆战，击斩之，悉俘其众。安惧，驰还上邽。曜至自南安。陈安使其将刘烈、赵罕袭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从安。安士马雄盛，众十余万，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

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领左长史。鲁凭对安大哭曰：“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命斩之。凭曰：“死自吾分，悬吾头于秦州通衢，观赵之斩陈安也。”遂杀之。曜闻凭死，悲恸曰：“贤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贤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犹不敢乖臣妾之心，况于四海乎！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绝当时之望，吾知其无能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悦，署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曜后羊氏死，伪谥献文皇后。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生曜三子熙、袭、阐。

曜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武功男子苏抚、陕男子伍长平并化为女子。石言于陕，若言勿东者。

曜将葬其父及妻，亲如粟邑以规度之。负土为坟，其下周回二里，作者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路。游子远谏曰：“臣闻圣主明王、忠臣孝子之于终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椁而已，不封不树，为无穷这计。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之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则功不盈百万，费亦不过千计，下无怨骨，上无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飨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纳，乃使其将刘岳等帅骑一万，迎父及弟晖丧于太原。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有盗发其冢者，卢得苏。曜葬其父，墓号永垣陵，葬妻羊氏，墓号显平陵。大赦境内殊死巳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太宁元年，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安闻之惧，驰归上邽，遇于瓜田。武以众寡不敌，奔保张春故垒。安引军追武曰：“叛逆胡奴！要当生缚此奴，然后斩刘贡。”武闭垒距之。贡败安后军，俘斩万余。安驰还赴救，贡逆击败之。俄而武骑大至，安众大溃，收骑八千，奔于陇城。贡乃留武督后众，躬

先士卒，战辄败之，遂围安于陇城。

大雨霖，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发其父寝堂于垣外五十余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东堂五日，使其镇军刘袭、太常梁胥等缮复之。松柏众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千兵百骑，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剑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

曜亲征陈安，围安于陇城。安频出挑战，累击败之，斩获八千余级。右军刘干攻平襄，克之，陇上诸县悉降。曲赦陇右殊死已下，惟陈安、赵募不在其例。安留杨伯支、姜冲兒等守陇城，帅骑数百突围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安既出，知上邽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曜使其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安，频战败之，俘斩四百余级。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弛射而走。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匿于溪涧。翌日寻之，遂不知所在。会连雨始霁，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斩安于涧曲。曜大悦。

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驱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严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杨伯支斩姜冲兒，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

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诸将咸欲速济，曜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张氏以吾新平陈安，师徒殷盛，以形声言之，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必怖而归命，受制称藩，吾复何求！卿等试之，不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惧，果遣使称藩，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万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诸珍宝珠玉、方域美货不可

胜纪。曜大悦，使其大鸿胪田崧署茂使持节、假黄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凉州牧、领西域大都护、护氐羌校尉、凉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

杨难敌以陈安既平，内怀危惧，奔于汉中。镇西刘厚追击之，获其辎重千余两，士女六千余人，还之仇池。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以刘岳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中山王。

初，靳准之乱，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惊，资给衣马，遣子送之。曜对胤悲恸，嘉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胤字义孙，美姿貌，善机对，年十岁，身长七尺五寸，眉鬓如画。聪奇之，谓曜曰："此兒神气岂同义真乎！固当应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国，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乱长幼之伦也。"聪曰："卿勋格天地，国兼百城，当世祚太师，受专征之任，五侯九伯得专征之者，卿之子孙，柰何言同诸藩国也！义真既不能远追太伯高让之风，吾不过为卿封之以一国。"义真，曜子俭之字也。于是封俭为临海王，立胤为世子。胤虽少离屯难，流踬殊荒，而风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长八尺三寸，发与身齐，多力善射，骁捷如风云，，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属意焉。曜于是顾谓群下曰："义孙可谓岁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义光虽先已树立，然冲幼儒谨，恐难乎为今世之储贰也，惧非所以上固社稷，下爱义光。义孙年长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远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庙有太山之安，义光飨无疆之福，于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远拟周汉，为国家无穷之计，岂惟臣等赖之，实亦宗庙四海之庆。"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韩广等进曰："陛下若以废立为是也，则不应降日月之明，垂访群下。若以为疑也，固思闻臣等异同之言，窃以诚废太子非也。何则？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择圣表而超树之可也。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远，信独绝一时，足以拟踪周发；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负圣基，为承平之贤主。何况储宫者，六合人神所系望也，不可轻以废易。陛下诚实尔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诏。"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于子也，当务存《尸鸠》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谬恩乃尔者，臣请死于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爱忘其丑，以臣微堪指授，亦当能辅导义光，仰遵圣轨。"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不忍废，乃止。追谥前妻

卜氏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号曰皇子。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

时有凤皇将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鸣不食皆死。曜立后刘氏。

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赴河死者五千余人，悉收所虏，振旅而归。

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渑而东。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堑栅列围，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季龙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三万来距。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聪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并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至自渑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

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其后所言皆验，曜弥重之，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

曜署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

为之。

曜自还长安，愤恚发病，至是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刘咸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

曜妻刘氏疾甚，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许之。言终而死，伪谥献烈皇后。以刘昶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进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张氏为慈乡君，立刘皑女芳为皇后，追念刘氏之言也。俄署骠骑刘述为大司徒，刘昶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尚书郝述、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曜大怒，鸩而杀之。

咸和三年，夜梦三人金面丹脣，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长安自春不雨，至于五月。

曜遣其武卫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金城太守张阆及枹罕护军辛晏、将军韩璞等率众数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胤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斩级二万。张阆、辛晏率众数万降于曜，皆拜将军，封列侯。

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自轵关西入伐曜，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进攻蒲坂。曜将东救蒲坂，惧张骏、杨难敌承虚袭长安，遣其河间王述发氐羌之众屯于秦州。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卫关北济。季龙惧，引师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战，败之，斩其将军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季龙奔于朝歌。曜遂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抚士众，专与嬖臣饮博，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大风拔树，昏雾四塞。闻季龙进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

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局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于西阳门，捻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于勒所。曜曰：“石王！忆重门之盟不？”勒使徐光谓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疮医李永疗之，归于襄国。

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载。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右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祚运穷，天所亡。开大分，持一觞。”曜曰：“何以健邪！当为翁饮。”勒闻之，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舍曜于襄国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围守。遣刘岳、刘震等乘马，从男女，衣□以见曜，曜曰：“久谓卿等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杀石他，负盟之甚。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留宴终日而去。勒谕曜与其太子熙书，令速降之，曜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览而恶之，后为勒所杀。

熙及刘胤、刘咸等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不从，怒其沮众，斩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刘厚、刘策皆捐镇奔之。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胤及刘遵率众数万，自上邽将攻石生于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胤。胤次于仲桥，石生固守长安。勒使石季龙率骑二万距胤，战于义渠，为季龙所败，死者五千余人。胤奔上邽，季龙乘胜追战，枕尸千里，上邽溃。季龙执其伪太子熙、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曜在位十年而败。始，元海以怀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载，以成帝咸和四年灭。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以封畿，窥我中衅。昔者幽后不纲，胡尘暗于戏水；襄王失御，戎马生于关洛。至于算强弱，妙兵权，体兴衰，知利害，于我中华未可量也。况元海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许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马鸿骞，乘机豹变，五部高啸，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与之争衡者矣。伊秩启兴王之略，骨都论克定之秋，单

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兹为不仁矣！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虽复石勒称籓，王弥效款，终为夷狄之邦，未辩君臣之位。至于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

伪主斯亡，玄明篡嗣，树恩戎旅，既总威权，关河开曩日之疆，士马倍前人之气。然则信不由中，自乖弘远，貌之为美，处事难终。纵武穷兵，残忠害謇，佞人方辔，并后载驰，阉竖类于回天，凝科逾于砲烙。遣豺狼之将，逐鹰犬之师，悬旌俯渭，分麾陷洛，铁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贞于戎手，聚搢绅于京观。先王井赋，乃眷维桑；旧都宫室，咸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若乃上古敦庞，不亲其子，功成高让，归诸有德。爰及三伐，乃用干戈，将以拯厥版荡，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载旆乘时，兴兵誓野，投焚既陨，可以绝言。而轻吕旁挥，彤弧三发，岂若响清跸于常道之门，驰金车于山阳之馆！故知黔首来苏，居今爱古；白旗陈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觞，驱乘舆以执盖，庾珉之泪既尽，辛宾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贵，处死为难，弘在三之义，忘七尺之重，主忧之恨，毕命同归，自古篡夺，于斯为甚。是以灾气呈形，贼臣苞乱，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刘聪竟得寿终，非不幸也。

曜则天资虓勇，运偶时艰，用兵则王翦之伦，好杀亦董公之亚。而承基丑类，或有可称。子远纳忠，高旌暂偃；和苞献直，酆明罢观。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自绝强籓，祸成劲敌。天之所厌，人事以之，骇战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岂石氏之兴欤，何不支之甚也！

赞曰：惟皇不范，迩甸居穹。丹硃罕嗣，冒顿争雄。胡旌扬月，朔马腾风。埃尘淮浦，虓呼河宫。未央朝寂，豁门旦空。郭钦之虑，辛有知戎。

载记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龙，初名[C111]，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硃，一名乞冀加，并为部落小率。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见者咸异之。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曷硃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时多嗤笑，唯邬人郭敬、阳曲宁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每闻鞞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驱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有一老父谓勒曰："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见。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亦闻之，因曰："吾幼来在家恆闻如是。"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

欢家邻于马牧，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又见一父老，谓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尔。"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复东如赤龙、骥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

及成都王颖败乘舆于荡阴，逼帝如鄴宫，王浚以颖陵辱天子，使鲜卑击之，颖惧，挟惠帝南奔洛阳。帝复为张方所逼，迁于长安。关东所在兵起，皆以诛颖为名。河间王颙惧东师之盛，欲辑怀东复，乃奏议废颖。是岁，刘元海称汉王于黎亭，颖故将阳平人公师籓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籓拜勒为前队督，从攻平昌公模于鄴。模使将军冯嵩逆战，败之。籓济自白马而南，濮阳太守苟晞讨籓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多附勒，勒率以应之。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嬴公腾为名。桑以勒为前驱，屡有战功，署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桑进军攻鄴，以勒为前锋都督，大败腾将冯嵩，因长驱入鄴，遂害腾，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晞、王赞等讨之。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鲜于乐陵，鲜死之。乞活田禋帅众五万救鲜，勒逆战，败禋，与晞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越惧，次于官渡，为晞声援。桑、勒为晞所败，死者万余人，乃收余众，将奔刘元海。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

时胡部大张[C111]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C111]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C111]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己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元海。元海署[C111]督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C111]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

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元海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

元海使刘聪攻壶关，命勒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秀等救壶关，勒败秀于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壶关。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及元海僭号，遣使授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军寇鄴，鄴溃，和郁奔于卫国。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进攻赵郡，害冀州西部都尉冯冲。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杀之。元海授勒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

王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等十余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进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于是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洛阳率众讨勒，勒烧营并粮，回军距之，次于黄牛垒。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勒至黎阳，裴宪弃其军奔于淮南，王堪退堡仓垣。元海授勒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持节、都督、王如故。勒固让公不受。与阎罴攻□者圈、苑市二垒，陷之，罴中流矢死，勒并统其众，潜自石桥济河，攻陷白马，坑男女三千余口。东袭鄄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仓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勒者九万余口。复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于建业。

时刘聪攻河内，勒率骑会之，攻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怀帝遣兵救之。勒留诸将守武德，与王桑逆巨于长陵。巨请降，勒弗许，巨逾城而遁，军人执之。勒驰如武德，坑降卒万余，数梁巨罪而害之。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

及元海死，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持节、开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辞将军，乃止。

刘粲率众四万寇洛阳，勒留辎重于重门，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大败王师于渑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辕，勒出成皋关，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将北攻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余骑败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引军向柏门，迎重门辎重，至于石门，济河，攻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害之。

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闻勒之来也，

惧，遣众一万屯襄城以距，勒击败之，尽俘其众。勒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宝车马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如与侯脱不平，说勒攻脱。勒夜令三军鸡鸣而驾，晨压宛门，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严嶷率众救脱，至则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军势弥盛。

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留刁膺守襄阳，躬帅精骑三万还攻王如。惮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骑二万五千，诈言犒军，实欲袭勒。勒逆击，灭之，复屯江西，盖欲有雄据江汉之志也。张宾以为不可，劝勒北还，弗从，以宾为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

元帝虑勒南寇，使王导率众讨勒。勒军粮不接，死疫太半，纳张宾之策，乃焚辎重，裹粮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杨岠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确于南顿，朗陵公何袭、广陵公陈□□、上党太守羊综、广平太守邵肇等率众降于勒。勒进陷许昌，害平东将军王康。

先是，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遣将军钱端与勒战，为勒所败，端死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名刘乔、太傅长史庾顗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惟范神色俨然，意气自若，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甚奇之。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勒逆毗于洧仓，军复大溃，执毗及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因率精骑三万，入自成皋关。会刘曜、王弥寇洛阳，洛阳既陷，勒归功弥、曜，遂出轘辕，屯于许昌。刘聪署勒征东大将军，勒固辞不受。

先是，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进寇谷阳，害冠军将军王兹。破王赞于阳夏，获赞，以为从事中郎。袭破大将军苟晞于蒙城，执晞，署为左司马。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固辞将军不受。

先是，王弥纳刘暾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暾征其将曹嶷于齐。勒游骑获暾，得弥所与嶷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会弥将徐邈辄引部兵去弥，弥渐削弱。及勒之获苟晞也，弥恶之，伪卑辞使谓勒

曰："公获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谓张宾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后，已有规明公之志，但未获便尔。今不图之，恐曹嶷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勒以为然。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勒因回军击瑞，斩之。弥大悦，谓勒深心推奉，无复疑也。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诡请王弥宴于已吾，弥长史张嵩谏弥勿就，恐有专诸、孙峻之祸，弥不从。既入，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启聪称弥叛逆之状。聪署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

荀晞、王赞谋叛勒，勒害之。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

初，勒被鬻平原，与母王相失。至是，刘琨遣张儒送王于勒，遗勒书曰："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诲，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蚁寇不足扫。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实事，皆张儒所具。"勒报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

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鄴。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檄书朝夕继至，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谏勒先送款于帝，求扫平河朔，待军退之后徐更计之。勒愀然长啸。中坚夔安劝勒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其怯乎！"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进曰："及吴军未集，苌等请各将三百步卒，乘船三十余道，夜登其城，斩吴将头，得其城，食其仓米。今年要当破丹阳，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兒辈。"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匹。顾问张宾曰："于君计何如？"宾曰："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鄴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迳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宾之计是也。"责刁膺曰："君共相辅佐，当规成功业，如何便相劝降！此计应斩。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于是退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发自葛陂，遣石季龙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败季龙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行达东燕，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勒将于棘津北渡，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进曰："如闻冰船尽在渎中，未上枋内，可简壮勇者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勒从之，使支雄、孔苌等从文石津缚筏潜渡，勒引其众自酸枣向棘津。冰闻勒军至，始欲内其船。会雄等已渡，屯其垒门，下船三十余艘以济其军，令主簿鲜于丰挑战，设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军，将战，而三伏齐发，夹击攻之，又因其资，军遂丰振。长驱寇鄴，攻北中郎将刘演于三台。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降于勒。

时诸将佐议欲攻取三台以据之，张宾进曰："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广运粮储，西禀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

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于是进据襄国。宾又言于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资储未广，送死于我。闻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勒又然之。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刘聪署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邑五万户，开府、幽州牧、东夷校尉如故。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纵孙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诸将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蔑不克矣。”勒顾谓张宾、孔苌曰：“君以为何如”宾、苌俱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柸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柸之后，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纳之，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众遂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柸三弟为质而请末柸。诸将并劝勒杀末柸以挫之，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雠，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于是纳其质，遣石季龙盟就六眷于渚阳，结为兄弟，就六眷等引还。使参军阎综献捷于刘聪。于是游纶、张豺请降称藩，勒将袭幽州，务养将士，权宜许之，皆就署将军。于是遣众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

建兴元年，石季龙攻鄴三台，鄴溃，刘演奔于禀丘，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三台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命段末柸为子，署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遣还辽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专心归附，自是王浚威势渐衰。

勒袭苑乡，执游纶以为主簿。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

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邪！”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将孔苌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征。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余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

段末柸任弟亡归辽西，勒大怒，所经令尉皆杀之。

乌丸审广、渐裳、郝袭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抚纳。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勒谓张宾曰：“鄴，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宾曰：“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干，将军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规。”勒于是征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辞曰：“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复事二姓，臣志所不为，恐亦明公之所不许。若赐臣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赐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勒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鄴三台，季龙篡夺之萌兆于此矣。

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观察之。议者佥曰：“宜如羊祜与陆抗书相闻。”时张宾有疾，勒就而谋之。宾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藩，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谲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后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当称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陆之事，臣未见其可。”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

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遗枣嵩书而厚赂之。浚谓子春等曰：“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对曰：“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衽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为列侯，遣使报勒，答以方物。浚司马游统时镇范阳，阴叛浚，驰使降于勒。勒斩其使，送于浚，以表诚实。浚虽不罪统，弥信勒之忠诚，无复疑矣。

子春等与王浚使至，勒命匿劲卒精甲，虚府羸师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书。浚遗勒麈尾，勒伪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笺于枣嵩，乞并州牧、广平公，以见必信之诚也。

勒将图浚，引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宪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鲜卑、乌丸离贰于外，枣嵩、田峤贪暴于内，人情沮扰，甲士羸弊。而浚犹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言汉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谣怪特甚，闻者莫不为之寒心，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抚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达袭幽州，具陈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浚大悦，以勒为信然。

勒纂兵戒期，将袭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沈吟未发。张宾进曰：“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虑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雠，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

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惧声军计故也。遣张虑奉笺于刘琨，陈己过沉重，求讨浚以自效。

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说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今听所请，受任通和。军达易水，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将引军距勒，游统禁之。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飨以待之。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升其□事，命甲士执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让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手握强兵，坐观京师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专任奸暴，杀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贻于此，非为天也。"使其将王洛生驿送浚襄国市斩之。于是分遣流人各还桑梓，擢荀绰、裴宪，资给车服。数硃硕、枣嵩、田峤等以贿乱政，责游统以不忠于浚，皆斩之。迁乌丸审广、渐裳、郝袭、靳市等于襄国。焚烧浚宫殿。以晋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遣其东曹掾傅遘兼左长史，封王浚首，献捷于刘聪。勒既还襄国，刘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刘聪以平幽州之勋，乃遣其使人柳纯持节署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长史张敬等十一人为伯、子、侯，文武进位有差。

勒将支雄攻刘演于廪丘，为演所败。演遣其将韩弘、潘良袭顿丘，斩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击弘等，害潘良于廪丘。刘琨遣乐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斩其太守邢泰。琨司马温峤西讨山胡，勒将逯明要之，败峤于潞城。

勒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

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逯明攻宁黑于茌平，降之，因破东燕酸枣而还，徙降人二万余户于襄国。勒使其将葛薄寇濮阳，陷之，害太守韩弘。

刘聪遣其使人范龛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陕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岁尽集上。署其长子兴为上党国世子，加翼军将军，为骠骑副贰。

刘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将刘勔距旦，败之，执旦于望都关。勒袭邵续于乐陵。续尽众逆战，大败而还。

章武人王脊起于科斗垒，扰乱勒河间、渤海诸郡。勒以扬武张夷为河间太守，参军临深为渤海太守，各率步骑三千以镇静之，使长乐太守程遐屯于昌亭为之声势。

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

使石季龙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又攻刘演于廪丘。支雄、逯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众万余于襄国。邵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卢关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平等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廪丘，演奔文鸯军，获演弟启，送于襄国。演即刘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抚存其母，德之，赐启田宅，令儒官授其经。

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骑讨之，获其母妻而还。鼠保于胥关，遂奔代郡。

勒攻乐平太守韩据于坫城，刘琨遣将军姬澹率众十余万讨勒，琨次广牧，为澹声援。勒将距之，或谏之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发，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立斩谏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上，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获铠马万匹，澹奔代郡，据奔刘琨。琨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迁阳曲、乐平户于襄国，置守宰而退。孔苌追姬澹于桑干。勒遣兼左长史张敷献捷于刘聪。

勒之征乐平也，其南和令赵领招合广川、平原、渤海数千户叛勒，奔于邵续。河间邢嘏累征不至，亦聚众数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诸县，以右司马程遐为宁朔将军、监冀州七郡诸军事。

勒姊夫广威张越与诸将蒲博，勒亲临观之。越戏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胫而杀之。

孔苌攻代郡，澹死之。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孙苌等攻马严、冯□者，久而不克。勒问计于张

宾，宾对曰：“冯□者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勒曰：“右侯之计是也。”召苌等归，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都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马严士众多李潜军人，回先为潜府长史，素服回威德，多叛严归之。严以部众离贰，惧，奔于幽州，溺水而死。冯□者率众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岁常数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阳子，邑三百户。加宾封一千户，进宾位前将军，固辞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石季龙济自长寿津，寇梁国，害内史荀阖。刘琨与段匹磾、涉复辰、疾六眷，段末柸等会于固安，将谋讨勒，勒使参军王续赍金宝遗末柸以间之。末柸既思有以报勒恩，又忻于厚赂，乃说辰眷等引还，琨、匹磾亦退如蓟城。

邵续使兄子济攻勒渤海，虏三千余人而还。刘聪将赵固以洛阳归顺，恐勒袭之，遣参军高少奉书推崇勒，请师讨聪。勒以大义让之，固深恨恚，与郭默攻掠河内、汲郡。

段末柸杀鲜卑单于截附真，立忽跋邻为单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击败之，匹磾奔还幽州，因害太尉刘琨，琨将佐相继降勒。末柸遣弟骑督击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要之于盐山，大败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为之屏乐三月，赠平南将军。

初，曹嶷据有青州，既叛刘聪，南禀王命，以建鄴悬远，势援不接，惧勒袭之，故遣通和。勒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刘聪疾甚，驿召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勒固辞乃止。聪又遣其使人持节署勒大将军、持节钺，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聪死，其子粲袭伪位，其大将军靳准杀粲于平阳，勒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以讨准，勒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准数挑战，勒坚壁以挫之。刘曜自长安屯于蒲阪，曜复僭号，署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爵赵公。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准使卜泰送乘舆服

御请和，勒与刘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以挫其军势。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各。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入平阳，与准将乔泰、马忠等起兵攻准，杀之，推靳明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传国六玺送于刘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阳，责明杀准之状。明怒，斩升。勒怒甚，进军攻明，明出战，勒击败之，枕尸二里。明筑城门坚守，不复出战。勒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刘曜。晋彭城内史周坚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龙率幽、冀州兵会勒攻平阳。刘曜遣征东刘暢救明。勒命舍师于蒲上。靳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

刘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节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公辅汉故事，夫人为王后，世子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曜，言于曜曰："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刘茂逃归，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诛平乐三族，赠修太常。又知停殊礼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于是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命参军晁赞成正阳门。俄而门崩，勒大怒，斩赞。既怒刑仓卒，寻亦悔之，赐以棺服，赠大鸿胪。

平西将军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季龙救川，逖退屯梁国，季龙使扬武左伏肃攻之。

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置挈壶署，铸丰货钱。

河西鲜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龙讨之，败延于朔方，斩首二万级，俘三万余人，获牛马十余万。孔苌讨平幽州诸郡。时段匹磾部众饥散，弃其妻子，匹磾奔邵续。曹嶷遣使来聘，献其方物，请以河为断。桃豹至蓬关，祖逖退如淮南。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

石季龙与张敬、张宾及诸将佐百余人劝勒称尊号，勒下书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议，勿复纷纭。自今敢言，刑兹无赦！”乃止。

勒又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晋太山太守徐龛叛降于勒。

石季龙及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迟，五伯迭兴，静难济时，绩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润。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准《禹贡》、魏武复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伏愿钦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面而让者五，南面而让者四，百僚皆叩头固请，勒乃许之。

载记第五

石勒下

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鳏寡谷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暢、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署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群臣议请论功，勒曰："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尉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书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

孔苌攻邵续别营十一，皆下之。续寻为石季龙所获，送于襄国。刘曜将尹安、宋始据洛阳，降于勒。

晋徐州刺史蔡豹败徐龛于檀丘，龛遣使诣勒，陈讨豹之计。勒遣将王步都为龛前锋，使张敬率骑继之。敬达东平，龛疑敬之袭已也，斩步都等三百余人，复降于晋。勒大怒，命张敬据其襟要以守之。

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汛溢，冲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间皆如山积。

孔苌攻陷文鸯十余营，苌不设备，鸯夜击之，大败而归。

勒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

使石季龙率步骑四万讨徐龛，龛遣长史刘霄诣勒乞降，送妻子为

质，纳之。时蔡豹屯于谯城，季龙攻豹，豹夜遁，季龙引军城封丘而旋。

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使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俘获牛马二十余万。

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今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职准丞相司直。

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积，将皇天欲孤缮修宫宇也！其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遣从事中郎任汪帅使工匠五千采木以供之。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勒下书以为二仪谐暢，和气所致，赐其乳婢一口，谷一百石，杂彩四十匹。

石季龙攻段匹磾于厌次。孔苌讨匹磾部内诸城，陷之。匹磾势穷，乃率其臣下舆榇出降。季龙送之襄国，勒署匹磾为冠军将军，以其其弟文鸯、亚将卫麟为左右中郎将，皆金章紫绶。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

时晋征北将军祖逖据谯，将平中原。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书曰："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傥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

从事中郎刘奥坐营建德殿井木斜缩，斩于殿中。勒悔之，赠太常。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议者未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也。"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

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书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间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

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麻池，迭相驱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沤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雠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寻署石季龙为车骑将军，率骑三万讨鲜卑郁粥于离石，俘获及牛马十余万，郁粥奔乌丸，悉降其众城。

先是，勒世子兴死，至是，立子弘为世子，领中领军。

遣季龙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龛，龛坚守不战，于是筑室返耕，列长围以守之。晋镇北将军刘隗降于勒，拜镇南将军，封列侯。石季龙攻陷徐龛，送之襄国，勒囊盛于百尺楼自上𢿱杀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龛降卒三千。晋兖州刺史刘遐惧，自邹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内史孙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

清河张披为程遐长史，遐甚委昵之，张宾举为别驾，引参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恶宾之权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谮之曰："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余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国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时至，因此遂杀之。宾知遐之间己，遂弗敢请。无几，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惧，赴于程氏矣。

时祖逖卒，勒始侵寇边戍。勒征虏石他败王师于酇西，执将军卫荣

而归。征北将军祖约惧，退如寿春。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遣其将王阳屯于豫州，有窥窬之志，于是兵难日寻，梁郑之间骚然矣。

又遣季龙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先是，嶷议欲徙海中，保根余山，会疾疫甚，计未及就。季龙进兵围广固，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为征东将军，击羌胡于河西。左军石挺济师于广固，曹嶷降，送于襄国。勒害之，坑其众三万。季龙将尽杀嶷众，其青州刺史刘征曰："今留征，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征将归矣。"季龙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征，镇广固。青州诸郡县垒壁尽陷。

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晋扬武将军郭诵于阳翟，不克，进寇襄城，俘获千余而还。

勒以参军樊垣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勒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败晋将军刘长，遂寇兰陵，又败彭城内史刘续。东莞太守竺珍、东海太守萧诞以郡叛降于勒。

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勒征徐、扬州兵，会石瞻于下邳，刘遐惧，又自下邳奔于泗汭。

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矣。

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硃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五大夫。

使石生自延寿关出寇许颍，俘获万余，降者二万，生遂攻陷康城。晋将军郭诵追生，生大败，死者千余。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

史石聪闻生败，驰救之，进攻郭默，俘获男女二千余人。石聪攻败晋将李矩、郭默等。

勒将狩于近郊，主簿程琅谏曰："刘、马刺客，离布如林，变起仓卒，帝王亦一夫之敌耳。孙策之祸可不虑乎！且枯木朽株尽能为害，驰骋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干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书事，不须白此辈也。"是日逐兽，马触木而死，勒亦几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过也。"乃赐琅朝服锦绢，爵关内侯。于是朝臣谒见，忠言竞进矣。

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晋兖州刺史檀斌于邹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将王胜袭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脊，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龙攻刘曜将刘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溃，执岳送襄国。季龙又攻王胜于并州，杀之。李矩以刘岳之败也，惧，自荥阳遁归。矩长史崔宣率矩众二千降于勒。于是尽有司之地，徐豫滨淮诸郡县皆降之。

勒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国。

勒尝夜微行，检察营卫，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勒如苑乡，召记室参军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凑，常不平之，因此发怒，退为牙门。勒自苑乡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纷，仰视不顾。勒因而恶之，让光曰："何负卿而敢怏怏邪！"于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狱。

勒既将营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为镇，密与程遐谋之。石季龙自以勋效之重，仗鄴为基，雅无去意。及修构三台，迁其家室，季龙深恨遐，遣左右数十人夜入遐宅，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镇鄴，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

石聪攻寿春，不克，遂寇逡遒、阜陵，杀掠五千余人，京师大震。

济岷太守刘阖、将军张阖等叛，害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降于石生。

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羡于邾，陷之。

龙骧将军王国叛，以南郡降于勒。晋彭城内史刘续复据兰陵、石城，石瞻攻陷之。

勒令州郡，有坟发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县为备棺衾之具。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茌平令师欢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

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阳都尉董幼叛，率襄阳之众又降于堪。祖约诸将佐皆阴遣使附于勒。石聪与堪济淮，陷寿春，祖约奔历阳，寿春百姓陷于聪者二万余户。

刘曜败季龙于高候，遂围洛阳。勒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襄国大震。勒将亲救洛阳，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等固谏曰：“刘曜乘胜雄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于是赦徐光，召而谓之曰：“刘曜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弗应，祸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图澄亦谓勒曰：“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勒尤悦，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堨。先是，流澌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澌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乃卷甲衔枚而诡道兼路，出于巩、訾之间。知曜陈其军十余万于城西，弥悦，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勒统步骑四万人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勒躬贯甲胄，出自閶闔，夹击之。曜军大溃，石堪执曜，送之以徇于军，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

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乃旋师。使征东石邃等帅骑卫曜而北。

及是，祖约举兵败，降于勒，勒使王波让之曰：“卿逆极势穷，方来归命，吾朝岂逋逃之薮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后檄书，乃赦之。

刘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邽，遣季龙讨之。

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谠言也。

季龙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季龙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凉州牧张骏大惧，遣使称藩，贡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于是石季龙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弗许。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署其子宏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小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中山公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中山王；石生河东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龙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加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宣左将军；挺侍中、梁王。署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为尚书，署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论功封爵，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余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勒下书曰：“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

勒以祖约不忠于本朝，诛之，及其诸子至亲属百余人。

群臣固请勒宜即尊号，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进各有差。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又定

昭仪、夫人位视上公，贵嫔、贵人视列侯，员各一人；三英、九华视伯，淑媛、淑仪视子，容华、美人视男，务简贤淑，不限员数。

勒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幼寇襄阳。勒驿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策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谍还告南中郎将周抚，抚以为勒军大至，惧而奔武昌。敬入襄阳，军无私掠，百姓安之。晋平北将军魏该弟遐等率该部众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

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临深遣司马管光帅州军讨之，为羌所败，陇右大扰，氐羌悉叛。勒遣石生进据陇城。王羌兄子擢与羌有仇，生乃赂擢，与掎击之。羌败，奔凉州。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

勒下书曰："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长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秦州送白兽、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济阴木连理，甘露降苑乡。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匹，绵十斤。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还宫，赦四岁刑。遣使封张骏武威郡公，食凉州诸郡。勒亲耕藉田，还宫，赦五岁刑，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蚀，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殖嘉树，准岳渎已下为差等。

勒将营鄴宫，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大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进曰："陛下天资聪睿，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尔。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气也。"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时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

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鄴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鄴宫，勒亲授规模。

蜀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降于勒。

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兒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初，郭敬之退据樊城也，王师复戍襄阳。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归。

暴风大雨，震电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謏驳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并州复寒食如初。

勒令其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权之盛过于主相矣。季龙之门可设雀罗，季龙愈怏怏不悦。

郭敬南掠江西，晋南中郎将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中之众而去。敬旋师救樊，追战于涅水。敬前军大败，宣亦死伤太半，尽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阳，留军戍之。

勒如鄴，临石季龙第，谓之曰："功力不可并兴，待宫殿成后，当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龙免冠拜谢，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极西南流五十余丈，光明烛地，坠于河，声闻九百余里。黑龙见鄴井中，勒观龙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鄴。

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时大旱，勒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已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沐浴，一须秋论。还未及宫，澍雨大降。

勒如其沣水宫，因疾甚而还。召石季龙与其太子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禁中。季龙矫命绝弘、震及内外群臣亲戚，勒疾之增损莫有知者。诈召石宏、石堪还襄国。勒疾小瘳，见宏，惊曰："秦王何故来邪？使王藩镇，正备今日。有呼者邪？自来也？有呼者诛之！"季龙大惧曰："秦王思慕暂还耳，今谨遣之。"数日复问之，季龙曰："奉诏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谕宏在外，遂不遣之。

广阿蝗。季龙密遣其子邃率骑三千游于蝗所。荧惑人昴。星陨于鄴东北六十里，初赤黑黄云如幕，长数十匹，交错，声如雷震，坠地气热如火，尘起连天。时有耕者往视之，土犹燃沸，见有一石方尺余，青色而轻，击之间声如磬。

勒疾甚，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以咸和七年死，时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也。”于是使刘征、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立为世子，领中领军，寻暑卫将军，使领开府辟召，后镇鄴。

勒僭位，立为太子。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讳，臣恐社稷必危，宜渐夺中山威权，使太子早参朝政。”勒纳之。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武权智，群臣莫有及者。观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其诸子并长，皆预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其怏怏不可辅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强辅。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当恐辅幼主之日，不得独擅帝舅之权故耳。吾亦当参卿于顾命，勿为过惧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赐距，岂明主开襟纳说，忠臣必尽之义乎！中山虽为皇太后所养，非陛下天属，不可以亲义期也。杖陛下神规，微建鹰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荣，亦以足矣。魏任司马懿父子，终于鼎祚沦移，以此而观，中山岂将来有益者乎！臣因缘多幸，托瓜葛于东宫，臣而不竭言于陛下，而谁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见社稷不复血食矣。”勒不听。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将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齿于吾二人，恐非但国危，亦为家祸，当为安国宁家之计，不可坐而受祸也。”光复承间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为忧腹心之患，而何暇更忧四支手！何则？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兒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此四支之轻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兼其残暴多奸，见利忘义，无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势倾王室。观其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曲宴，有轻皇太子之色。陛下隐忍容之，臣恐陛下万年之后，宗庙必生荆刺，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图之。”勒默然，而竟不从。

及勒死，季龙执弘使临轩，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

入宿卫，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惧，让位于季龙。季龙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乱之！”弘泣而固让，季龙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当有大议，何足预论！”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僚进位一等。诛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季龙伪固让，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龙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加使持节、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遵齐王，鉴代王，苞乐平王；徙太原王斌为章武王。勒文武旧臣皆补左右丞相闲任，季龙府僚旧昵悉署台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训宫，勒妻刘氏已下皆居之。简其美淑及勒车马、珍宝、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镇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

刘氏谓石堪曰：“皇祚之灭不复久矣，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宫殿之内无所措筹，臣请出奔衮州，据廪丘，挟南阳王为盟主，宣太后诏于诸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同讨桀逆，蔑不济也。”刘氏曰：“事急矣，便可速发，恐事淹变生。”堪许诺，微服轻骑袭衮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谯城。季龙遣其将郭太等追击之，获堪于城父，送襄国，炙而杀之。征石恢还于襄国。刘氏谋泄，季龙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

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于二镇。季龙留子邃守襄国，统步骑七万攻郎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师攻长安，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璜部众二万为前锋距之，生统大军继发，次于蒲坂。前锋及挺大战潼关，败绩，挺及丞相左长史刘隗皆战死，季龙退奔渑池，枕尸三百余里。鲜卑密通于季龙，背生而击之。生时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惧，单马奔长安。郭权乃复收众三千，与越骑校尉石广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长安，潜于鸡头山。将军蒋英固守长安。季龙闻生之奔也，进师入关，进攻长安，旬余拔之，斩蒋英等。分遣诸将屯于汧。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生部下斩生于鸡头山。季龙还襄国，大赦，讽弘命己建魏台，一如魏辅汉故事。

郭权以生败，据上邽以归顺，诏以权为镇西将军、秦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弘镇西石广与权战，败绩。季龙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上邽豪族害权以降。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诸郡。南氐、杨难敌等送任通和。长安陈良夫奔于黑羌，招诱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冯翊，与石斌相持。石韬等率骑掎句大之后，与斌夹击，败之，句大奔于马兰山。郭敖等悬

军追北，为羌所败，死者十七八。斌等收军还于三城。季龙闻而大怒，遣使杀郭敖。石宏有怒言，季龙幽之。

弘赍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季龙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季龙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训宫，寻杀之，在位二年，时年二十二。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也。父瑶，中山太守。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常谓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为中丘王帐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乱，石勒为刘元海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渐进规谟，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及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

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

石季龙，勒之从子也，名犯太祖庙讳，故称字焉。祖曰[C111]邪，父曰寇觅。勒父硃幼而子季龙，故或称勒弟焉。年六七岁，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永兴中，与勒相失。后刘琨送勒母王及季龙于葛陂，时年十七矣。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勒白王将杀之，王曰：“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汝当小忍之。”年十八，稍折节。身长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深嘉之，拜征虏将军。为娉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所为酷虐。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俟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勒虽屡加责诱，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

勒之居襄国，署为魏郡太守，镇鄴三台，后封繁阳侯。勒即大单于、赵王位，署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迁侍中、开府，进封中山公。及勒僭号，授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邑万户。季龙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以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咸康元年，季龙废勒子弘，群臣已下劝其称尊号。季龙下书曰：“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免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概、冯莫、张崇、曹显为尚书，申钟为侍中，郎闾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为太子。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分瘿陶之柳乡立停驾县。

季龙徐州从事硃纵杀刺史郭祥，以彭城归顺。季龙遣将王朗击之，纵奔淮南。

季龙荒游废政，多所营缮，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观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于常度。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征西司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众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

季龙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

晋将军淳于安攻其琅邪费县，俘获而归。

石邃保母刘芝初以巫术进，既养邃，遂有深宠，通贿赂，豫言论，权倾朝廷，亲贵多出其门，遂封芝为宜城君。

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

季龙将迁于鄴，尚书请太常告庙，季龙曰："古者将有大事，必告宗庙，而不列社稷。尚书可详议以闻。"公卿乃请使太尉告社稷，从之。及入鄴宫，澍雨周洽，季龙大悦，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飞作司南车成，季龙以其构思精微，赐爵关内侯，赏赐甚厚。始制散骑常侍已上得乘轺轩，王公郊祀乘副车，驾四马，龙旗八旒，塑望朝会即乘轺轩。

时羌薄句大犹保险未宾，遣其子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之。

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

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鄴。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鄴。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

下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

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其著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者，御史弹坐以闻。”

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时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又纳解飞之说，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率丁壮随山津采橡捕鱼以济老弱，而复为权豪所夺，人无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饥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谷以助振给，奸吏因之侵割无已，虽有贷赡之名而无其实。

改直荡为龙腾，冠以绛帻。

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鄴造东西宫，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碎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枝巧。又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士庶之女以充之。后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余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又置女鼓吹羽仪，杂伎工巧，皆与外侔。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

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季龙试而悦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劝季龙称尊号，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季龙恶之，大怒，斩成公段于阊阖门。

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C111]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立其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亲王皆贬封郡公，藩王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太原徙人五百余户叛入黑羌。

武乡长城徙人韩强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鄴献之。拜强骑都尉，复其一门。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季龙下书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

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季龙以石弘时造此玺，强遇而献之。

邃自总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季龙，邃疾之如仇。季龙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季龙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季龙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季龙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便出。季龙遣使谓邃曰：“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迳出不顾。季龙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废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杨，游于鄠县爰赤眉家，颇见其妖状，事微有验。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经、竺龙、严谌、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黄帝，建元曰龙兴。赤眉与经为左右丞相，龙、谌为左右大司马，乐子为大将军。镇西石广击斩之。子杨颈无血，十余日而面色无异于生。

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辽遣从弟屈云袭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季龙众次金台，支雄长驱入蓟，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阳裕、上谷相侯龛等四十余城并率众降于季龙。支雄攻安次，斩其部大夫那楼奇。辽惧，弃令支，奔于密云山。辽右左长史刘群、卢谌、司马崔悦等封其府库，遣使请降。季龙遣将军郭太、麻秋等轻骑二万追辽，及之，战于密云，获其母妻，斩级三千。辽单马窜险，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马，季龙纳之。乃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单于乙回

为鲜卑敦那所逐，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季龙入辽宫，论功封赏各有差。

初，慕容皝与段辽有隙，遣使称藩于季龙，陈辽宜伐，请尽众来会。及军至令支，皝师不出，季龙将伐之。天竺佛图澄进曰："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季龙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谁能御之？区区小竖，何所逃也？"太史令赵揽固谏曰："燕城岁星所守，行师无功，必受其祸。"季龙怒，鞭之，黜为肥如长。进师攻棘城，旬余不克。皝遣子恪帅胡骑二千，晨出挑战，诸门皆若有师出者，四面如云，季龙大惊，弃甲而遁。于是召赵揽复为太史令。季龙旋自令支，过易京，恶其固而毁之。还谒石勒墓，朝其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复从征文武有差。至鄴，设饮至之礼，赐俘偏于丞郎。

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摩头破之，斩首四万余级。

冀州八郡大蝗，司隶请坐守宰，季龙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岂禹、汤罪己之义邪！司隶不进谠言，佐朕不逮，而归咎无辜，所以重吾之责，可白衣领司隶。"

加其子司徒韬金钲黄钺，銮辂九旒。

先是，使襄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率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石广私树恩泽，潜谋不轨。季龙大怒，追广至鄴，杀之。

段辽于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信之，使征东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敌，将军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终不疑也。若伏重军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众三万迎辽，为恪所袭，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归。季龙闻之惊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

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季龙以吏部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ＫＪ为庶人。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

以夔安为征讨大都督，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石闵败王师于沔阴，将军蔡怀死之。宣将硃保又败王师于白石，将军郑豹、谈玄、郝

庄、随相、蔡熊皆遇害。季龙将张贺度攻陷邾城，败晋将毛宝于邾西，死者万余人。夔安进据胡亭，晋将军黄冲、历阳太守郑进皆降之。安于是掠七万户而还。

时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僚震慑，州郡肃然。季龙曰："朕闻良臣如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

以其抚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令支。

于时大旱，白虹经天，季龙下书曰："朕在位六载，不能上和乾象，下济黎元，以致星虹之变。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下书曰："前以丰国、渑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而主者循为恆法，致起怨声。自今罪犯流徒，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狱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

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

季龙僭位之后，有所调用，皆选司拟官，经令仆而后奏行。不得其人，案以为令仆之负，尚书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书刘真以为失铨考之体而言之，季龙责怒主者，加真光禄大夫，金章紫绶。

季龙如宛阳，大阅于曜武场。

慕容皝袭幽、冀，略三万余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征还。

赐征士辛谧几杖衣服，谷五百斛，敕平原为起甲第。

先是，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

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议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汉，当鸠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则不烦一旅之师而坐定梁、益，就有进退，岂在逃命一夫。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诮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于是遣宏，备物以酬之。

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自幽州东至白狼，大兴屯田。

张骏惮季龙之盛，遣其别驾马诜朝之。季龙初大悦，及览其表，辞颇蹇傲，季龙大怒，将斩诜。侍中石璞进曰：“为陛下之患者，丹阳也。区区河右，焉能为有无！今斩马诜，必征张骏，则南讨之师势分为二，建鄴君臣延其数年之命矣。胜之不为武，弗克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图谢罪，率其臣职者，则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讨之未后也。”季龙乃止。

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

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兴宫室于鄴，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四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季龙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韦謏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虽天生神武，雄据四海，乾坤冥赞，万无所虑。然白龙鱼服，有豫且之祸；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深愿陛下清宫跸路，思二神为元鉴，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一旦有狂夫之变，龙腾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计岂及设哉！又自古圣王之营建宫室，未始不于三农之隙，所以不夺农时也。今或盛功于耘艺之辰，或烦役于收获之月，顿毙属途，怨声塞路，诚非圣君仁后所忍为也。昔汉明贤君也，钟离一言而德阳役止。臣诚识惭昔士，言无可采，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览。”季龙省而善之，赐以谷帛，而兴缮滋繁，游察自若。

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专总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说之曰：“今诸公侯吏兵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石韬之宠，甚说其言，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万，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为大衅之渐矣。

遣征北张举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

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将以图江表。于是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会青州言济南平陵城北石兽，一夜中忽移在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季龙大悦曰：“兽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东南者，天意将使朕平荡江南之征也。天命不可违，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军，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时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灭。东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间血流出，长十余步，广二尺余。太武殿画古贤悉变为胡，旬余，头悉缩入肩中。季龙大恶之，佛图澄对之流涕。

宁远刘宁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讨鲜卑斛谷提，大破之，斩首三万级。

中谒者令申扁有宠于季龙，而宣亦昵之。扁聪辩明断，专综机密之任。季龙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韬沈湎好猎，生杀除拜皆扁所决。于是权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门，九卿已下望尘而拜，唯侍中郑系、王谟、常侍卢谌、崔约等十余人与之抗礼。

季龙又取州郡吏马一万四千余匹，以配曜武关将，马主皆复一年。

镇北宇文归执送段辽之子兰降于季龙，献骏马万匹。

季龙以平西张伏都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帅步骑三万击凉州。既济河，与张骏将谢艾大战于河西，伏都败绩。

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

燕公石斌淫酒荒猎，常悬管而入。征北张贺度以边防宜警，每裁谏之。斌怒，辱贺度。季龙闻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书礼仪持节监之。

斌行意自若，仪持法呵禁，斌怒杀之。欲杀贺度，贺度严卫驰白之，季龙遣尚书张离持节帅骑追斌，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诛其亲任十余人。

建元初，季龙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余集于马道南。季龙命射之，无所获。既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私于季龙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将空，不宜行也。"季龙纳之，临宣武观大阅而解严。

以燕公斌为使持节、侍中、大司马、录尚书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将军上。

时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领军王朗言之于季龙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于漳水，功役数万，士众吁嗟。陛下宜因游观而罢之也。"季龙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为，怒欲杀之而无因。会荧惑守房，赵揽承宣旨言于季龙曰："昴者，赵之分也，荧惑所在，其主恶之。房为天子，此殃不小。宜贵臣姓王者当之。"季龙曰："谁可当者？"揽久而对曰："无复贵于王领军也。"季龙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揽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季龙乃下书追波前议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荧惑之变。寻愍波之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

平北尹农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还。黜农为庶人。

时白虹出自太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余刻乃灭。季龙下书曰："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绢熙神物。朕以眇薄，君临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赋，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于下，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厉道，氛祲自消，皆服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于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于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立二畤于灵昌津，祠天及五郊。

李寿以建宁、上庸、汉固、巴征、梓潼五郡降于季龙。

先是，季龙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譬流于渚

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殿观莫不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季龙恚甚，斩工匠而止作焉。

命石宣、石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也。司徒申钟谏曰："度赏刑威，后皇攸执，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渐，以示轨仪。太子国之储贰，朝夕视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闻政致败，殷鉴不远，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权，鲜不及祸。周有子颓之衅，郑有叔段之难，此皆由宠之不道，所以乱国害亲，惟陛下览之。"季龙不从。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々，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珍有宠于宣，颇预朝政，自诛约之后，公卿已下惮之侧目。

季龙子义阳公鉴时镇关中，役烦赋重，失关右之和。其友李松劝鉴，文武有长发者，拔为冠缨，余以给宫人。长史取发白之，季龙大怒，以其右仆射张离为征西左长史、龙骧将军、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征鉴还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

季龙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克期将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

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石宣及诸公又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鄴宫。季龙临轩简第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鄴，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季龙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为禄仕而已。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遣凉州刺史麻秋等伐张重华。

尚书硃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而谮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季龙遂杀之。于是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曰："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鄴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硃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硃轨，允众望。"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载记第七

石季龙下

永和三年，季龙亲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遂如襄国谒勒墓。

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余人为麻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率户二万来降。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重华金城太守张冲又以郡降石宁。麻秋寻次曲柳，刘宁、王擢进攻晋兴武街。重华将杨康等与宁战于沙阜，宁败绩，乃引还金城。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余户于雍州。季龙又以孙伏都为征西将军，与麻秋率步骑三万长驱济河，且城长最。重华大惧，遣将谢艾逆击，败之，秋退归金城。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鄴北，广长数十里。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谏，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戌夕没，吾无恨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送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余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余人。

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

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反，兽殚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靡有孑遗。季龙复命石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宣素恶韬宠，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赵生得幸于宣而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相图之计起矣。

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于河、陕，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于季龙。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石韬起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视而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所幸杨柸、牟成曰："韬凶竖勃逆，敢违我如是！汝能杀之者，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行大事，蔑不济矣。"柸等许诺。时东南有黄黑云，大如数亩，稍分为三，状若匹布，东西经天，色黑而青，酉时贯日，日没后分为七道，每相去数十丈，间有白云如鱼鳞，子时乃灭。韬素解天文，见而恶之，顾谓左右曰："此变不小，当有刺客起于京师，不知谁定当之？"是夜，韬宴其僚属于东明观，乐奏，酒酣，愀然长叹曰："人居世无常，别易会难。各付一杯，开意为吾饮，令必醉。知后会复何期而不饮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柸、牟皮、牟成、赵生等缘獼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龙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之，其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龙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车，从千人，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

季龙疑宣之害韬也，谋召之，惧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哀过危惙。宣不虞己之见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兴人史科告称："韬死夜，宿东宫长上杨□丕家，柸夜与五人从外来，相与语曰：'大事已定，但愿大家老寿，吾等何患不富贵'。语讫便入。科寝暗中，柸不见也。科寻出逃匿。俄而柸与二人出求科不得，柸曰：'宿客闻人向语，当杀之断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墙获免。"季龙驰使收之，获杨柸、牟皮、赵生等。柸、皮寻皆亡去，执赵生而诘之，生具首服。季龙悲怒弥甚，幽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鄴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双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季龙从昭

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季龙甚爱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龙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兒犹挽季龙衣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季龙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季龙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季龙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季龙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

季龙议立太子，其太尉张举进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陛下神齿已衰，四海未一，请择二公而树之。"初，戎昭张豺之破上邽也，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龙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至是，豺以季龙年长多疾，规立世为嗣，刘当为太后，己得辅政，说季龙曰："陛下再立储宫，皆出自倡贱，是以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于东堂，季龙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余便欲杀公。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于是与张举、李农定议，敕公卿上书请立世。大司农曹莫不署名，季龙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龙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吾心矣，其令谕之。"遂立世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后。季龙召太常条攸、光禄勋杜嘏谓之曰："烦卿傅太子，实希改辙，吾之相托，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为少傅。

季龙时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宁。百官增位一等，诸子进爵郡王。以尚书张良为右仆射。

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当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害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尽锐距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师不利。又战于洛阳，农师又败，乃退壁成皋。犊东掠荥阳、陈留诸

郡，季龙大惧，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

俄而晋将军王龛拔其沛郡。始平人马勖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称将军。石苞攻灭之，诛三千余家。

时荧惑犯积尸，又犯昴、月，及荧惑北犯河鼓。未几，季龙疾甚，以石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畋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恸泣而去。是日季龙疾小瘳，问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龙曰："恨不见之。"季龙临于西阁，龙腾将军、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季龙曰："何所求也？"皆言圣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为皇太子。季龙不知斌之废也，责曰："燕王不在内邪？呼来！"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龙曰："促持辇迎之，当付其玺绶。"亦竟无行者。寻昏眩而入。张豺使弟雄等矫季龙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祸将作矣，吾无为豫之。"乃仰药而死。俄而季龙亦死。季龙始以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岁。

于是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请石遵、石鉴为左右丞相，以尉其心，刘氏从之。豺与张举谋诛李农，而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鄴中群盗大起，迭相劫掠。

石遵闻季龙之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刘宁及武卫王鸾、宁西王午、石荣、王铁、立义将军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李城，说遵曰："殿下长而且贤，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为张豺所误。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孰不倒戈开门而迎殿下者邪！"遵从之。洛州刺史刘国等亦率洛阳之众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遵次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豺将出距之，耆旧羯士皆曰："天子兒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城戍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引张豺入，对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

殡，而祸难繁兴。今皇嗣冲幼，托之于将军，将军何以匡济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无复筹计，但言唯唯。刘氏令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于是贯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于太武前殿，擗踊尽哀，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伪让至于再三，群臣敦劝，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待以不臣之礼，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于是李农归请罪，遵复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其妻张氏为皇后，以石斌子衍为皇太子，石鉴为侍中，石冲为太保，石苞为大司马，石琨为大将军，石闵为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暴风拔树，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晖华殿灾，诸门观阁荡然，其乘舆服御烧者太半，光焰照天，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雨血周遍鄴城。

石冲时镇于蓟，闻遵杀世而自立，乃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杀，罪逆莫大，其敕内外戎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沭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众十余万。次于苑乡，遇遵赦书，谓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进曰：“彭城篡弑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从之。遵驰遣王擢以书喻冲，冲弗听。遵假石闵黄钺、金钲，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始葬季龙，号其墓为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遵扬州刺史王浃以淮南归顺。晋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将军褚裒率师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农为南讨大都督，率骑二万来距。裒不能进，退屯广陵。陈逵闻之，惧，遂焚寿春积聚，毁城而还。

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鄴，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诛光等百余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于是率众赴之，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余里，使治中刘焕攻京兆太守刘秀离，斩之。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苞辍攻鄴之谋，使麻秋、姚国等率骑距勋。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以外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勋又为朗所

距，释悬钩，拔宛城，杀遵南阳太守袁景而还。

初，遵之发李城也，谓石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储贰。”既而立衍，闵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时，规专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及故东宫高力万余人，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赐以宫女，树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矣。而又纳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之计，颇疑惮于闵，稍夺兵权。闵益有恨色，准等咸劝诛之。遵召石鉴等入，议于其太后郑氏之前，皆请诛之。郑氏曰：“李城回师，无棘奴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不可便杀也。”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闵遂劫李农及右卫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亥、周成率甲士三十执遵于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能几时！”乃杀之于琨华殿，诛郑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张斐、中书令孟准、左卫王鸾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鉴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闿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诛石苞。

时石祇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农。鉴遣石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祇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

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临见伏都毁阁道，鉴问其故。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

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太宰赵鹿、太尉张举、中军张春、光禄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张季及诸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段勤据黎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

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鄴，石闵率骑千余，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遂归于冀州。

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渎，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承虚袭鄴。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诛季龙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

季龙小男混，永和八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而斩之于建康市。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自相残害，混至此又死。初，谶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

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龙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闵幼而果锐，季龙抚之如孙。及长，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拜建节将军，徙封修成侯，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季龙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及败梁犊之后，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

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闿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农诸子皆封为县公。封其子胤、明、裕皆为

王。文武进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节赦诸屯结，皆不从。

石祗闻鉴死，僭称尊号于襄国，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闵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答。闵诛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晋卢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执南蛮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还。

石祗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鄴，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闵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余。刘国还屯繁阳。苻健自枋头入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攻鄴。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追斩勒豚于阴安乡，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

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祗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使诣慕容俊、姚弋仲以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滆头，俊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余万。闵遣车骑胡睦距襄下场长芦，将军孙威候琨于黄丘，皆为敌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祗冲其后，闵师大败。闵潜于襄国行宫，与十余骑奔鄴。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祗，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琳、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

石祗使刘显帅众七万攻鄴。时闵潜还，莫有知者，内外凶凶，皆谓闵已没矣。射声校尉张艾劝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止。刘显次于明光宫，去鄴二十三里，闵惧，召卫将军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祗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刘显果杀祗及其太宰赵鹿等十余人，传首于鄴，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闵命焚祗首于通衢。

闵徐州刺史刘启以鄄城归顺。刘显复率众伐鄴，闵击败之。还，称号于襄国。闵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乐弘皆以城归顺。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慕容彪攻陷中山，杀闵宁北白同、幽州刺史刘准，降于慕容俊。时有云黄赤色，起东北，长百余丈，一白鸟从云间西南去，占者恶之。

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鄴，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余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鄴。显领军范路率众千余，斩关奔于枋头。

时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闵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言于闵曰："鲜卑乘胜气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后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闵怒曰："吾成师以出，将平幽州，斩慕容隽。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乃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硃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擒，及董闰、张温等送之于蓟。俊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告廆、皝庙。

遣慕容评率众围鄴。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于晋阳，苏亥弃常山奔于新兴。鄴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冉智尚幼，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于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止猗，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鄴复命，干沈吟未决，施

乃率壮士百余人入鄴，助守三台，谲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天子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田香开门降评。施、融、蒋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中书监聂熊，司隶校尉籍罴、中书令李垣及诸王公卿士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自杀。

俊送闵既至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师也；穷凶骋暴，戎狄之举也。蠢兹杂种，自古为虞，限以塞垣，犹惧侵轶，况乃入居中壤，窥我王政，乘弛紊之机，睹危亡之隙，而莫不啸群鸣镝，汩乱天常者乎！

石勒出自羌渠，见奇丑类。闻鞞上党，季子鉴其非凡；倚啸洛城，夷甫识其为乱。及惠皇失统，宇内崩离，遂乃招聚蚁徒，乘间煽祸，虔刘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沦胥，若沈航于鲸浪；王公颠仆，譬游魂于龙漠。岂天厌晋德而假兹妖孽者欤！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愆；戮彭祖于襄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蹑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室，褫毯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而托授非所，贻厥无谋，身陨嗣灭，业归携养，斯乃知人之暗焉。

季龙心昧德义，幼而轻险，假豹姿于羊质，骋枭心于狼性，始怀怨怼，终行篡夺。于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锸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喋喋遗黎，求哀无地，戎狄残犷，斯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仇隙，自相屠脍，取笑天下。坟土未燥，祸乱荐臻，衅起于张豺，族倾于冉闵，积恶致灭，有天道哉！夫从逆则凶，事符影响；为咎必应，理若循环。世龙之殪晋人，既穷其酷；永曾之诛羯士，亦歼其类。无德不报，斯之谓乎！

赞曰：中朝不竞，蛮狄争衡。尘飞五岳，雾晻三精。狡焉石氏，怙乱穷兵。流灾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盗，终假鸿名。勿谓凶丑，亦曰时英。季龙篡夺，淫虐播声。身丧国泯，其由祸盈。

载记第八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

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八尺，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涉归死，其弟耐篡位，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廆，战于肥如，廆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龛遣督护贾沈将迎立依虑之子为王，廆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扶余之国。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弥加敬惮。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廆卑辞厚币以抚之。

太康十年，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

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云别帅大素延攻掠诸部，廆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众咸惧，人无距志。廆曰："素延虽犬羊蚁聚，然军无法制，已在吾计中矣。诸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乃

躬贯甲胄，驰出击之，素延大败，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

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等托为臻报仇，实欲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县，杀掠士庶。太守袁谦频战失利，校尉封释惧而请和。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廆子翰言于廆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廆从之。是日，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

怀帝蒙尘于平阳，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廆不受。建兴中，愍帝遣使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让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廆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及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廆将军、单于，廆固辞公封。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硃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以分其地。太兴初，三国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

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靖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谲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必矣。”于是三国攻棘城，廆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何用人为！”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廆简锐士配皝，推锋于前；翰领精骑为奇兵，从旁出，直冲其营；廆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廆军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其众皆震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于是营候获皇帝玉玺三纽，遣长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惧廆之仇己也，使兄子焘伪贺廆。会三国使亦至请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将焘示以攻围之处，临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国灭我，何以诈来贺我乎？”廆惧，首服。廆乃遣焘归说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随之。毖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廆悉降其众，徙焘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宾礼。明年，高句丽寇辽东，廆遣众击败之。

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

段末波初统其国，而不修备，廆遣皝袭之，入令支，收其名马宝物而还。

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于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龟击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柏林为左翼，攻乞得龟，克之，悉虏其众。乘胜拔其国城，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

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

廆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

遣使与太尉陶侃笺曰：

明公使君毂下：振德曜威，抚宁方夏，劳心文武，士马无恙，钦高仰止，注情弥久。王途险远，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

天降艰难，祸害屡臻，旧都不守，奄为虏庭，使皇舆迁幸，假势吴、楚。大晋启基、祚流万节，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踊。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屡逼京辇。王敦唱祸于前，苏峻肆毒于后，凶暴过于董卓，恶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谁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厉己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蠡尚能弼佐句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士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以义声之直，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邦之士，招怀存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落，顿坂走轮哉！且孙氏之初，以长沙之众摧破董卓，志匡汉室。虽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心诚，乃忽身命。及权据扬、越，外杖周、张，内冯顾、陆，距魏亦壁，克取襄阳。自兹以降，世主相袭，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将吕蒙、凌统高踪旷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势促，其颠沛之危，甚于累卵。假号之强，众心所去，敌有衅矣，易可震荡。王郎、袁术虽自诈伪，皆基浅根微，祸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闻见者矣。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参亦综此道，著画一之称也。庾公居元舅之尊，处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权。廆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故远陈写，言不宣尽。

廆使者遭风没海。其后廆更写前笺，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曰：

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自大晋龙兴，克平□昏、会，神武之略，迈踪前史。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衅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发愤。昔猃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蹑华裔，盗称尊号者也。

天祚有晋，挺授英杰。车骑将军慕容廆自弱冠莅国，忠于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属海内分崩，皇舆迁幸，元皇中兴，初唱大业，肃祖继统，荡平江外。廆虽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翘首引领，系心京师，常假寤寐，欲忧国忘身。贡篚相寻，连舟载路，戎不税驾，动成义举。今羯寇滔天，怙其丑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廆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廆辅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险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廆得祗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廆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

侃报抽等书，其略曰："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讨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朝议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时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及俊僭号，伪谥武宣皇帝。

裴嶷，字文冀，河东闻喜人也。父昶，司隶校尉。嶷清方有干略，累迁至中书侍郎，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属天下乱，嶷兄武先为玄菟太守，嶷遂求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征，乃将武子开送丧俱南。既达辽西，道路梗塞，乃与开投廆。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廆甚悦，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

及悉独官寇逼城下，外内骚动，廆问策于嶷，嶷曰："悉独官虽拥大众，军无号令，众无部阵，若简精兵，乘其无备，则成擒耳。"廆从之，遂陷寇营。廆威德于此甚振，将遣使献捷于建鄴，妙简行人，令嶷将命。

初，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嶷将还，帝试留嶷以观之，

嶷辞曰："臣世荷朝恩，濯缨华省，因事远寄，投迹荒遐。今遭开泰，得睹朝廷，复赐恩诏，即留京辇，于臣之私，诚为厚幸。顾以皇居播迁，山陵幽辱，慕容龙骧将军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故遣使臣，万里表诚。今若留臣，必谓国家遗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怀义懈怠。是以微臣区区忘身为国，贪还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还。廆后谓群僚曰："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出为辽东相，转乐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长八尺二寸。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凭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恆，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

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

载记第九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龙颜版齿，身长七尺八寸。雄毅多权略，尚经学，善天文。廆为辽东公，立为世子。建武初，拜为冠军将军、左贤王，封望平侯，率众征讨，累有功。太宁末，拜平北将军，进封朝鲜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寻而宇文乞得龟为其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骑讨之，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

初，皝庶兄建威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征虏仁、广武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并惧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辽，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马佟寿等讨之。仁尽众距战，幼等大败，皆没于仁。襄平令王冰、将军孙机以辽东叛于皝，东夷校尉封抽、护军乙逸、辽东相韩矫、玄菟太守高诩等弃城奔还。仁于是尽有辽左之地，自称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宇文归、段辽及鲜卑诸部并为之援。

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马封弈攻鲜卑木堤于白狼，扬威淑虞攻乌丸悉罗侯于平冈，皆斩之。材官刘佩攻乙连，不克。段辽遂寇徒河，皝将张萌逆击，败之。辽弟兰与翰寇柳城，都尉石琮击败之。旬余，兰、翰复围柳城，皝遣宁远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慎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余骑为前锋而进，封弈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大半。兰复攻柳城，为飞梯、地道，围守二旬，石琮躬勒将士出击，败之，斩首千五百级，兰乃遁归。

是岁，成帝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

咸康初，遣封弈袭宇文别部涉奕于，大获而还。涉奕于率骑追战于

浑水，又败之。皝将乘海讨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阴，宜从陆路。皝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无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皝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皝所擒，杀仁而还。

立藉田于朝阳门东，置官司以主之。

段辽遣将李咏夜袭武兴，遇雨，引还，都尉张萌追击，擒咏。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宇文归入寇安晋，为兰声援。皝以步骑五万击之，师次柳城，兰、归皆遁。遣封弈率轻骑追击，败之，收其军实，馆谷二旬而还。谓诸将曰："二虏耻无功而归，必复重至，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骑潜于马兒山诸道。俄而辽骑果至，弈夹击，大败之，斩其将荣保。遣兼长史刘斌、郎中令阳景送徐孟等归于京师。使其世子俊伐段辽诸城，封弈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归。

立纳谏之木，以开谠言之路。

后徙昌黎郡，筑好城于乙连东，使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乙连饥甚，段辽输之粟，兰勃要击获之。辽遣将屈云攻兴国，与皝将慕容遵大战于五官水上，云败，斩之，尽俘其众。

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皝于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跸。以其妻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太子，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皝以段辽屡为边患，遣将军宋回称藩于石季龙，请师讨辽。季龙于是总众而至。皝率诸军攻辽令支以北诸城，辽遣其将段兰来距，大战，败之，斩级数千，掠五千余户而归。季龙至徐无，辽奔密云山。季龙进入令支，怒皝之不会师也，进军击之，至于棘城，戎卒数十万，四面进攻，郡县诸部叛应季龙者三十六城。相持旬余，左右劝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骑二千，晨出击之。季龙诸军惊扰，弃甲而遁。恪乘胜追之，斩获三万余级，筑戍凡城而还。段辽遣使诈降于季龙，请兵应接。季龙遣其将麻秋率众迎辽，恪伏精骑七千于密云山，大败之，获其司马阳裕、将军鲜于亮，拥段辽及其部众以归。

帝又遣使进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万户，持节、都督、单于、公如故。

皝前军帅慕容评败季龙将石成等于辽西，斩其将呼延晃、张支，掠千余户以归。段辽谋叛，皝诛之。

季龙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皝虽称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又闻庾亮薨，弟冰、翼继为将相，乃表曰：

臣究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功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有倾辱之祸。是以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足为令主，委信二舅，几至乱国。逮于汉武，推重田蚡，万机之要，无不决之。及蚡死后，切齿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设使舅氏贤若穰侯、王凤，则但闻有二臣，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有窦宪、梁冀之祸。凡此成败，亦既然矣。苟能易轨，可无覆坠。

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实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势业之重，执政裁下，轻侮边将，故令苏峻、祖约不胜其忿，遂致败国。至今太后发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灵，人神无助，豺狼之心当可极邪！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而中书监、左将军冰等内执枢机，外拥上将，昆弟并列，人臣莫畴。陛下深敦渭阳，冰等自宜引领。臣常谓世主若欲崇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如此，荣辱何从而生！噂□沓何辞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变，况今居之者素无闻焉！且人情易惑，难以户告，纵今陛下无私于彼，天下之人谁谓不私乎！

臣与冰等名位殊班，出处悬邈，又国之戚昵，理应降悦，以适事会。臣独矫抗此言者，上为陛下，退为冰计，疾苟容之臣，坐鉴得失。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至令忠臣更为逆族，良由察之不审，防之无渐。臣今所陈，可谓防渐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计，事过之日，更处焦烂之后耳。昔王章、刘向每上封事，未尝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张禹依违不对，故容身苟免，取讥于世。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罔知所报，惟当外殄寇仇，内尽忠规，陈力输诚，以答国恩。臣若不言，谁当言者！

又与冰书曰：

君以椒房之亲，舅氏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窦之迹矣。

每睹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为害。吾常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窦武、何进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阉竖所危，天下嗟痛，犹有能履以不骄，图国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余粟，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

冰见表及书甚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皝称燕王。

其年皝伐高句丽，王钊乞盟而还。明年，钊遣其世子朝于皝。

初，段辽之败也，建威翰奔于宇文归，自以威名夙振，终不保全，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归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于山川形便，攻战要路，莫不练之。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翰，翰见车无言，抚膺而已。车还以白，皝曰："翰欲来也。"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

皝将图石氏，从容谓诸将曰："石季龙自以安乐诸城守防严重，城之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尽可破也。"于是率骑二万出蠮螉塞，长驱至于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焚烧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于是成帝使兼大鸿胪郭希持节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余官皆如故。封诸功臣百余人。

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高句丽王钊谓皝军之从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

宇文归遣其国相莫浅浑伐皝，诸将请战，皝不许。浑以皝为惮之，荒酒纵猎，不复设备。皝曰："浑奢忌已甚，今则可一战矣。"遣翰率骑击之，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起龙城宫阙。

寻又率骑二万亲伐宇文归，以翰及垂为前锋。归使其骑将涉奕于尽众距翰，皝驰遣谓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虏势骄，然后取也。"翰曰："归之精锐，尽在于此，今若克之，则归可不劳兵而灭。奕于徒有虚名，其实易与耳，不宜纵敌挫吾兵气。"于是前战，斩奕于，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改涉奕于城为威德城。行饮至之礼，论功行赏各有差。

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虽水旱而不为灾者，何也？高选农官，务尽劝课，人治周田百亩，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显之赏，惰农者有不齿之罚。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称须，人不虚位，度岁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仓，三年之耕，余一年之粟。以斯而积，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际，号次升平。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继武阐广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

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迩者深副乐土之望，中国之人皆将壶餐奉迎，石季龙谁与居乎！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尧、汤所不免，王者宜浚治沟浍，循郑白、西门、史起溉灌之法，旱则决沟为雨，水则入于沟渎，上无《云汉》之忧，下无昏垫之患。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

今中原未平，资畜宜广，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岁受其饥。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览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经略出世，才称时求者，自可随须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蚕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圣性宽明，思言若渴，故人尽刍荛，有犯无隐。前者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竭忠献款，以贡至言，虽颇有逆鳞，意在无责。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至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纳，恕其大辟，犹削黜禁锢，不齿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纳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谏臣而求直言，亦犹北行诣越，岂有得邪！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己无骨鲠，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俊之路。

臣之所言当也，愿时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从善如流，罚恶不淹。王宪、刘明，忠臣也，愿宥忤鳞之愆，收其药石之效。

皝乃令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惰农弗劝，宜以尤不修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

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丑，徐更议之。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荡然不问，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其罪应禁黜，亦犹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酬。’其赐钱五万，明宣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宰。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三年，遣其世子俊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

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以勃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

皝尝畋于西鄙，将济河，见一父老，服硃衣，乘白马，举手麾皝曰：“此非猎所，王其还也。”秘之不言，遂济河，连日大获。后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乃说所见。辇而还宫，引俊属以后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时年五十二。俊僭号，追谥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长子也。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廆甚奇之，委以折冲之任。行师征伐，所在有功，威声大振，为远近所惮。作镇辽东，高句丽不敢为寇。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

及奔段辽，深为辽所敬爱。柳城之败，段兰欲乘胜深入，翰虑成本国之害，诡说于兰，兰遂不进。后石季龙征辽，皝亲将三军略令支以北，辽议欲追之，翰知皝躬自总戎，战必克胜，乃谓辽曰：“今石氏向至，方对大故，不宜复以小小为事。燕王自来，士马精锐。兵者凶器，

战有危虑，若其失利，何以南御乎！”兰怒曰：“吾前听卿诳说，致成今患，不复入卿计中矣。”乃率众追皝，兰果大败。翰虽处仇国，因事立忠，皆此类也。

及辽奔走，翰又北投宇文归。既而逃，归乃遣劲骑百余追之。翰遥谓追者曰：“吾既思恋而归，理无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无为相逼，自取死也。吾处汝国久，恨不杀汝。汝可百步竖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来前也。”归骑解刀竖之，翰一发便中刀镮，追骑乃散。

既至，皝甚加恩礼。建元二年，从皝讨宇文归，临阵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后疾渐愈，于其家中骑马自试，或有人告翰私习骑，疑为非常。皝素忌之，遂赐死焉。翰临死谓使者曰：“翰怀疑外奔，罪不容诛，不能以骸骨委贼庭，故归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据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克心自誓，志吞丑虏，上成先王遗旨，下谢山海之责。不图此心不遂，没有余恨，命也奈何！”仰药而死。

阳裕，字士伦，右北平无终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单茕独立，虽宗族无能识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门之标秀，乃佐时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为主簿。王浚领州，转治中从事，忌而不能任。

石勒既克蓟城，问枣嵩曰：“幽州人士，谁最可者？”嵩曰：“燕国刘翰，德素长者。北平阳裕，干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潜遁。

时鲜卑单于段眷为晋骠骑大将军、辽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谓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圣贤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岂徒然哉！”泮曰：“今华夏分崩，九州幅裂，轨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寿几何？古人以为白驹之叹。少游有云，郡掾足以廕后，况国相乎！卿追踪伊、孔，抑亦知机其神也。”裕乃应之。拜郎中令、中军将军，处上卿位。历事段氏五主，甚见尊重。

段辽与皝相攻，裕谏曰：“臣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慕容与国世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连兵构怨，凋残百姓。臣恐祸害之兴，将由

于此。愿两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国家有太山之安，苍生蒙息肩之惠。”辽不从。出为燕郡太守。石季龙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征为尚书左丞。

段辽之请迎于季龙也，裕以左丞领征东麻秋司马。秋败，裕为军人所执，将诣皝。皝素闻裕名，即命释其囚，拜郎中令，迁大将军左司马。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皆豫其谋，皝甚器重之。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阖，皆裕之规模。裕虽仕皝日近，宠秩在旧人之右，性谦恭清俭，刚简慈笃，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存恤孤遗，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

初，范阳卢谌每称之曰：“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及死，皝甚悼之，时年六十二。

载记第十

慕容俊

慕容俊，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俊，廆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长，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博观图书，有文武干略。皝为燕王，拜俊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赦于境内。是时石季龙死，赵、魏大乱，俊将图兼并之计，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阳骛为辅义将军，慕容垂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期。是岁，穆帝使谒者陈沈拜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

明年，俊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俊攻陷其城，斩他，因而都之。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而还。

及冉闵杀石祇，僭称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于俊。俊引之观下，使其记室封裕诘之曰："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僭称大号？"炜曰："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驭历，能无祥乎！且用兵杀伐，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炜曰："诛胡之日，在鄴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此求救之辞耳。天之神玺，实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众，或改作万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府，类上帝，四海悬诸掌，大业集于身，何所求虑而取信此乎！铸形之事，所未闻也。"俊既锐信举言，又欣于闵铸形之不成也，必欲审之，乃积薪置火于其侧，命裕等以意喻之。炜神色自若，抗言曰："结发已来，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诈虚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劝俊杀之，俊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恪次唐城，冉闵将白

同、中山太守侯龛固守不下。恪留其将慕容彪攻之，进讨常山。评次南安，王午遣其将郑生距评。评逆击，斩之，侯龛逾城出降。恪进克中山，斩白同。俊军令严明，诸将无所犯。闵章武太守贾坚率郡兵邀评战于高城，擒坚于阵，斩首三千余级。

是岁丁零翟鼠及冉闵将刘准等率其所部降于俊，封鼠归义王，拜准左司马。

时鲜卑段勤初附于俊，其后复叛。俊遣慕容恪及相国封弈讨冉闵于安喜，慕容垂讨段勤于绎幕，俊如中山，为二军声势。闵惧，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泒水。闵威名素振，众咸惮之。恪谓诸将曰："闵师老卒疲，实为难用；加其勇而无谋，一夫之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部，掎角以待之。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君但厉卒，从旁须其战合，夹而击之，蔑不克也。"及战，败之，斩首七千余级，擒闵，送之，斩于龙城。恪屯军呼沱。闵将苏亥遣其将金光率骑数千袭恪，恪逆击，斩之，亥大惧，奔于并州。恪进据常山，段勤惧而请降，遂进攻鄴。闵将蒋干闭城距守。俊又遣慕容评等率骑一万会攻鄴。是时燕□巢于俊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俊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箓以御四海者也。"俊览之大悦。既而蒋干率锐卒五千出城挑战，慕容评等击败之，斩首四千余级，干单骑还鄴。于是群臣劝俊称尊号，俊答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觊非望，实匪寡德所宜闻也。"慕容恪、封弈讨王午于鲁口，降之。寻而慕容评攻克鄴城，送冉闵妻子僚属及其文物于中山。

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鄴，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以封弈为太尉，慕容恪为侍中，阳骛为尚书令，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张希为尚书右仆射，宋活为中书监，韩恆为中书令，其余封授各有差。追尊廆为高祖武宣皇帝，皝为太祖文明皇帝。时朝廷遣使诣俊，俊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版，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为俊之应也。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官。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

牡尚玄。”俊从之。其从行文武、诸籓使人及登号之日者，悉增位三级。泒河之师，守鄴之军，下及战士，赐各有差。临阵战亡者，将士加赠二等，士卒复其子孙。殿中旧人皆随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

晋宁朔将军荣胡以彭城、鲁郡叛降于俊。

常山人李犊聚众数千，反于普壁垒，俊遣慕容恪率众讨降之。

初，冉闵既败，王午自号安国王。午既死，吕护复袭其号，保于鲁口。恪进讨走之，遣前军悦绾追及于野王，悉降其众。

姚襄以梁国降于俊。以慕容评为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衮、豫十州河南诸军事，权镇于洛水；慕容彊为前锋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

俊自和龙至蓟城，幽冀之人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结。其下请讨之，俊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然不虞之备亦不可不为。”于是令内外戒严。

苻生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以郡归俊。晋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甕各以郡叛归于俊。初，俊车骑大将军、范阳公刘宁屯据莸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诣蓟归罪，拜后将军。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俊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

俊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汉以萧、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世无其功，则礼宜阙也。至于东宫，体此为仪，魏、晋因循，制不纳舄。今皇储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齐戒去声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飨之节，故有乐作之理。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余节，猥动金声，惊越神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又朝服虽是古礼，绛褠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

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襟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

俊曰："其剑舄不趋，事下太常参议。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废，皆可详定。"

初，段兰之子龛因冉闵之乱，拥众东屯广固，自号齐王，称藩于建鄴，遣书抗中表之仪，非俊正位。俊遣慕容恪、慕容尘讨之。恪既济河。龛弟罴骁勇有智计，言于龛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众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顿兵城下，虽复请降，惧终不听。王但固守，罴请率精锐距之。若其战捷，王可驰来追击，使虏匹马无反。如其败也，遽出请降，不失千户侯也。"龛弗从。罴固请行，龛怒斩之，率众三万来距恪。恪遇龛于济水之南，与战，大败之，遂斩其弟钦，尽俘其众。恪进围广固，诸将劝恪宜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龛恩结贼党，众未离心，济南之战，非不锐也，但其用之无术，以致败耳。今凭固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自有事已来，卒不获宁，吾每思之，不觉忘寝，亦何宜轻残人命乎！当持久以取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乃筑室反耕，严固围垒。龛所署徐州刺史王腾、索头单于薛云降于恪。段龛之被围也，遣使诣建鄴请救。穆帝遣北中郎将荀羡赴之，惮虏强迁延不敢进。攻破阳都，斩王腾以归。恪遂克广固，以龛为伏顺将军，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留慕容尘镇广固，恪振旅而归。

俊太子晔死，伪谥献怀。升平元年，复立次子□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寿。

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余万。

初，廆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龙之伐棘城也，皝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蹄啮，人莫能近。皝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常仗之济难，今不欲者，盖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龙寻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岁矣，而骏逸不亏，俊比之于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象，亲为铭

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岁，象成而马死。

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千降于俊，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

晋太山太守诸葛攸伐其东郡。俊遣慕容恪距战，王师败绩。北中郎将谢万先据梁、宋，惧而遁归。恪进兵入寇河南，汝、颍、谯、沛皆陷，置守宰而还。

俊自蓟城迁于鄴，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复铜雀台。

廷尉监常炜上言："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唯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斯诚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礼贵适时，世或损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时，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无补，顺孙心丧靡及，虽招魂虚葬以叙罔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吴起、二陈之畴，终将无所展其才干。汉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围？郅支之首何以悬于汉关？谨案《戊辰诏书》，荡清瑕秽，与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庆。五六年间，寻相违伐，于则天之体，臣窃未安。"俊曰："炜宿德硕儒，练明刑法，览其所陈，良足采也。今六合未宁，丧乱未已，又正当搜奇拔异之秋，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

使昌黎、辽东二郡营起廆庙，范阳、燕郡构皝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

苻坚平州刺史刘特率户五千降于俊。

河间李黑聚众千余，攻略州郡，杀枣强令卫颜，俊长乐太守傅颜讨斩之。

常山大树自拔，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俊以为岳神之命，遣其尚书郎段勤以太宰祀之。

初，冉闵之僭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称藩于俊，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结援苻坚，并受爵位，羁縻自固，虽贡使不绝，而诚节未尽。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于俊，拜宁南

将军、河内太守。又上党冯鸯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俊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太守。护、鸯亦阴通京师。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俊其司徒慕容评讨平，领军慕舆根讨鸯，司空阳骛讨昌，抚军慕容臧攻历。并州垒壁降者百余所，以尚书右仆射悦绾为安西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诸葛骧、镇北苏象、宁东乔庶、镇南石贤等率垒壁百三十八降于俊，俊大悦，皆复其官爵。既而平率众三千奔于平阳，鸯奔于野王，历走荥阳，昌奔邵陵，悉降其众。

俊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将进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十有三事。俊览而悦之，付公卿博议，事多纳用，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是岁，晋将荀羡攻山茌，拔之。斩俊太山太守贾坚。俊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之，羡师败绩，复陷山茌。

俊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语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顾谓群臣曰："昔魏武追痛仓舒，孙权悼登无已，孤常谓二主缘爱称奇，无大雅之体。自晔亡以来，孤须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晔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贻怪将来乎？"其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献怀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既忝近侍，圣质志业，臣实不敢不知。臣闻道备无愆，其唯圣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见阙也。"俊曰："卿言亦以过矣，然试言之。"绩言："至孝自天，性与道合，此其一也。聪敏慧悟，机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断，理诣无幽，此其三也。疾谀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学爱贤，不耻下问，此其五也。英姿迈古，艺业超时，此其六也。虚襟恭让，尊师重道，此其七也。轻财好施，勤恤民隐，此其八也。"俊泣曰："卿虽褒誉，然此兒若在，吾死无忧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禅有德，近模三王，以世传授。景茂幼冲，器艺未举，卿以为何如？"绩曰："皇太子天资岐嶷，圣敬日跻，而八阆然，二阙未补，雅好游田，娱心丝竹，所以为损耳。"俊顾谓□曰："伯阳之言，药石之惠，汝宜戢之。"因问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

俊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阳约数其残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诸葛攸又率水陆三万讨俊，入自石门，屯于河渚。攸部将匡超进据嶋□敖，萧馆屯于新栅，又遣督护徐冏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俊遣慕容评、傅颜等统步骑五万，战于东阿，王师败绩。

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

俄而俊寝疾，谓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乎！”俊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是时兵集鄴城，盗贼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断行。于是宽常赋，设奇禁，贼盗有相告者赐奉车都尉，捕诛贼首木谷和等百余人，乃止。

升平四年，俊死，时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墓号龙陵。

俊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性严重，慎威仪，未曾以慢服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云。

韩恆，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学行显名。恆少能属文，师事同郡张载，载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长八尺一寸，博览经籍，无所不通。永嘉之乱，避地辽东。廆既逐崔毖，复徙昌黎，召见，嘉之，拜参军事。咸和中，宋该等建议以廆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廆纳之，命群僚博议，咸以为宜如该议。恆驳曰：“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廆不平之，出为新昌令。皝为镇军，复参军事。迁营丘太守，政化大行。俊为

大将军，征拜咨议参军，加扬烈将军。

俊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恆时疾在龙城，俊召恆以决之。恆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恆至，言于俊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俊初虽难改，后终从恆议。俊秘书监清河聂熊闻恆言，乃叹曰：“不有君子，国何以兴，其韩令君之谓乎！”后与李产俱傅东宫，从太子晔入朝，俊顾谓左右曰：“此二傅一代伟人，未易继也。”其见重如此。

李产，字子乔，范阳人也。少刚厉，有志格。永嘉之乱，同郡祖逖拥众部于南土，力能自固，产遂往依之。逖素好从横，弟约有大志，产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数人间行还乡里，仕于石氏，为本郡太守。及慕容俊南征，前锋达郡界，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其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众溃，始诣军请降。俊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ＦＣ俛归死，实非诚款。”俊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乃擢用之，历位尚书。性刚正，好直言，每至进见，未曾不论朝政之得失，同辈咸惮焉，俊亦敬其儒雅。前后固辞年老，不堪理剧。转拜太子太保。谓子绩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愿亦已过矣，不可复以西夕之年取笑于来今也。”固辞而归，死于家。子绩。

绩字伯阳，少以风节知名，清辩有辞理。弱冠为郡功曹。时石季龙亲征段辽，师次范阳，百姓饥俭，军供有阙。季龙大怒，大守惶怖避匿。绩进曰：“郡带北裔，与寇接攘，疆埸之间，人怀危虑。闻舆驾亲戎，将除残贼，虽婴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为国，亦自求宁，虽身膏草野，犹甘为之，敢有私吝而阙军实！但此年灾俭，家有菜色，困弊力屈，无所取济，逋废之罪，情在可矜。”季龙见绩年少有壮节，嘉而恕之，于是太守获免。刺史王午辟为主簿。俊之南征也，随午奔鲁口。邓恆谓午曰：“绩乡里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终不为用，方为人患。”午曰：“绩于丧乱之中捐家立义，情节之重，有侔古烈，若怀嫌害之，必骇众望。”恆乃止。午恐绩终为恆所害，乃资遣之。及到，俊责其背亲后至，绩答曰：“臣闻豫让报智伯仇，称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实未谓归顺之晚也。”俊曰：“此亦事主之一节耳。”累迁太子中庶子。及□立，慕容恪欲以绩为尚书右仆射，□

憾绩往言，不许。恪屡请，乃谓恪曰：“万机之事委之叔父，伯阳一人，□请独裁。”绩遂忧死。

载记第十一

慕容□慕容恪阳骛皇甫真

慕容□，字景茂，俊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寻立为太子。及俊死，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辞曰：“国有储君，非吾节也。”于是立□。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浑氏为皇太后。以慕容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慕容评为太傅，副赞朝政；慕舆根为太师；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征南将军、兖州牧、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镇梁国；孙希为安西将军、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其余封授各有差。

□既庸弱，国事缘委之于恪。慕舆根自恃勋旧，骄傲有无上之心，忌恪之总朝权，将伺隙为乱，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虑杨骏、诸葛元逊之变，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过山陵之后，可废主上为一国王，殿下践尊位，以建大燕无穷之庆。”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吴札并于家难之际，犹曰为君非吾节，况今储君嗣统，四海无虞，宰辅受遗，奈何便有私议！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惧，陈谢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劝恪诛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虏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辅自相诛灭，恐乖远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与左卫慕舆干潜谋诛恪及评，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浑氏及□曰：“太宰、太傅将谋为乱，臣请率禁兵诛之，以安社稷。”可足浑氏将从之，□曰：“二公国之亲穆，先帝所托，终应无此，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也。”于是使其侍中皇甫真、护军傅颜收根等，于禁中斩之，大赦境内。遣傅颜率骑二万观兵河南，临淮而还，军威甚盛。

初，俊所署宁南将军吕护据野王，阴通京师，穆帝以护为前将军、冀州刺史。俊死，谋引王师袭鄴，事觉，□使慕容恪等率众五万讨之。傅颜言于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曾不敢规兵中路，展其螗□良之心。此则士卒慑魂，败亡之验也。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故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便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平。今圈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其毙必矣，何必遽残士卒之命而趣一时之利哉！吾严浚围垒，休养将卒，以重官美货间而离之。事淹势穷，其衅易动；我则未劳，而寇已毙。此为兵不血刃，坐以

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护遣其将张兴率劲卒七千出战，傅颜击斩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寻复叛归于□，□待之如初。因遣傅颜与护率众据河阴。颜北袭敕勒，大获而还。护攻洛阳，中流矢而死。将军段崇收军北渡，屯于野王。

□遣其宁东慕容忠攻陷荥阳，又遣镇南慕容尘寇长平。时晋冠军将军陈祐戍洛阳，遣使请救，帝遣桓温援之。

兴宁初，□复使慕容评寇许昌、悬瓠、陈城，并陷之，遂略汝南诸郡，徙万余户于幽、冀。□豫州刺史孙兴上疏，请步卒五千先图洛阳。□纳之，遣其太宰司马悦希军于盟津，孙兴分戍成皋，以为之声援。寻而陈祐率众奔陆浑，河南诸垒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扬威将军沈劲。以其左中郎将慕容筑为假节、征虏将军、洛州刺史，镇金墉，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

时□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评并稽首归政，请逊位还第，曰：“臣以朽暗，器非经国，过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轻才，窃位宰录，不能上谐阴阳，下厘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伦失序，辕弱任重，夕惕唯忧。臣闻王者则天建国，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举。台傅之重，参理三光，苟非其人，则灵曜为亏。尸禄贻殃，负乘招悔，由来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勋圣，犹近则二公不悦，远则管、蔡流言，况臣等宠缘戚来，荣非才授，而可久点天官，尘蔽贤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陈丹款。圣恩齿旧，未忍遐弃，奄冉偷荣，愆责弥厚。自待罪鼎司，岁余辰纪；忝冒宰衡，七载于兹。虽乃心经略，而思不周务，至令二方干纪，跋扈未庭，同文之咏，有惭盛汉，深乖先帝托付之规，甚违陛下垂拱之义。臣虽不敏，窃闻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贤之美，辄循两疏知止之分，谨送太宰、大司马、太傅、司徒章绶，惟垂昭许。”□曰：“朕以不天，早倾乾覆，先帝所托，唯在二公。二公懿亲硕德，勋高鲁、卫，翼赞王室，辅导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诚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扫群凶，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时洽。虽宗庙社稷之灵，抑亦公之力也。今关右有未宾之氐，江、吴有遗烬之虏，方赖谋猷，混宁六合，岂宜虚己谦冲，以违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以成公旦复衮之大。”恪、评等固请致政，□曰：“夫建德者必以终善为名，佐命者则以功成为效。公与先帝开构洪基，膺天明命，将廓夷群丑，绍复隆周之迹。灾眚横流，乾光坠曜。朕以眇躬，猥荷大业，不能上成先帝遗志，致使二虏游魂，所以功未成也，岂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为荣，忧四海若荷担，然后仁让之风行，则比屋而

可封。今道化未纯，鲸鲵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忧也。当思所以宁济兆庶，靖难敦风，垂美将来，侔踪周、汉，不宜崇饰常节，以违至公。”遂断其让表，恪、评等乃止。

□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承石季龙水为木德，□从之。

太和元年，□遣抚军慕容厉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攸奔于淮南，厉悉陷兖州诸郡，置守宰而还。

慕容恪有疾，深虑□政不在己，慕容评性多猜忌，大司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兄乐安王臧谓之曰：“今劲秦跋扈，强吴未宾，二寇并怀进取，但患事之无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国兴在贤辅，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则四海不足图，二虏岂能为难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顾托之重，每欲扫平关、陇，荡一瓯、吴，庶嗣成先帝遗志，谢忧责于当年。而疾固弥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余恨也。吴王天资英杰，经略超时，司马职统兵权，不可以失人，吾终之后，必以授之。若以亲疏次第，不以授汝，当以授冲。汝等虽才识明敏，然未堪多难，国家安危，实在于此，不可昧利忘忧，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评。月余而死，其国中皆痛惜之。

先是，晋南阳督护赵弘以宛降于□，□遣其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至此，晋右将军桓豁攻宛，拔之，赵盘退奔鲁阳。豁遣轻骑追盘，及于雉城，大战败之，执盘，戍宛而归。

苻坚将苻謏据陕，降于□。时有图书云：“燕马当饮渭水。”坚恐□乘衅入关，大惧，乃尽精锐以备华阴。□群下议欲遣兵救謏，因图关右。慕容评素无经略，又受苻坚间货，沮议曰：“秦虽有难，未易可图。朝廷虽明，岂如先帝，吾等经略，又非太宰之匹，终不能平秦也。但可闭关息旅，保宁疆埸足矣。”□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应天顺时，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怀远，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兴，伏惟陛下则天比德，揆圣齐功，方阐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据关、陇，号同王者，恶积祸盈，自相疑戮，衅起萧墙，势分四国，投城请援，旬日相寻，岂非凶运将终，数归有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机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谓弱矣。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鉴，我之师也。宜应天人之会，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众，径趣蒲坂；臣垂引许、洛之兵，驰解謏围；太傅总京都武旅，为二军后继。飞檄三辅，仁声先路，获城即侯，微功必赏，此则郁概待时之雄，抱志未申之杰，必岳峙灞上，云屯陇下。天罗既张，

内外势合，区区僭竖，不走则降，大同之举，今其时也。愿陛下独断圣虑，无访仁人。”□览表大悦，将从之。评固执不许，乃止。苻謏知评、□之无远略，恐救师弗至，乃笺于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坚、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为日久矣。今若乘机不赴，恐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垂得书，私于真曰：“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观太傅度略，岂能抗苻坚、王猛乎？”真曰：“然，绕朝有云，谋之不从可如何！”

□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传》曰，唯有德者可以宽临众，其次莫如猛。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惊，出户二十余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

晋大司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众五万伐□，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温部将檀玄攻胡陆，执□宁东慕容忠。□遣其将慕容厉与温战于黄墟，厉师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以郡归顺。温前锋硃序又破□将傅颜于林渚，温军大振，次于枋头。□惧，谋奔和龙。慕容垂曰：“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慕容德为征南将军，率众五万距温，使其散骑侍郎乐嵩乞师于苻坚。坚遣将军苟池率众二万，出自洛阳，师于颍川，外为赴援，内实观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温频战不利，粮运复绝，及闻坚师之至，乃焚舟弃甲而退。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王师大败，死者三万余人。苟池闻温班师，邀击于谯，温众又败，死者万计。

垂既有大功，威德弥振，慕容评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将孙盖等摧锋陷锐，宜论功超授，评寝而不录。垂数以为言，颇与评廷争。可足浑氏素恶垂，毁其战功，遂与评谋杀垂。垂惧，奔于苻坚。

先是，□使其黄门侍郎梁琛聘于坚。琛还，言于评曰：“秦扬兵讲武，运粟陕东，以琛观之，无久和之理。兼吴王西奔，必有观衅之计，深宜备之。”评曰：“不然。秦岂可受吾叛臣而不怀和好哉！”琛曰：“邻国相并，有自来矣。况今并称大号，理无俱存。苻坚机明好断，纳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锐于进取。观其君臣相得，自谓千载一时。桓温不足为虑，终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评不以为虞。皇甫真又陈其事曰：“苻坚虽聘使相寻，托辅车为谕，然抗均邻敌，势同战国，明其甘

于取利，无慕善之心，终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顷来行人累续，兼师出洛川，夷险要害，具之耳目。观虚实以措奸图，听风尘而伺国隙者，寇之常也。又吴王外奔，为之谋主，伍员之祸，不可不虑。洛阳、并州、壶关诸城，并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召评而谋之。评曰：“秦国小力弱，杖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纳叛臣之言。不宜轻自扰惧，以动寇心也。”□从之。

俄而坚遣其将王猛率众伐□，攻慕容筑于金墉。□遣慕容臧率众救之。臧次荥阳，猛部将梁成、洛州刺史邓羌与臧战于石门，臧师败绩，死者万余，遂相持于石门。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败慕容臧，斩首三千余级，获其将军杨璩，臧遂城新乐而还。

桓温之败也，归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寿阳降□，□遣其大鸿胪温统署真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统俱卒。真党硃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固寿阳。

时外则王师及苻坚交侵，兵革不息；内则□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焉。其尚书左承申绍上疏曰：

臣闻汉宣有言：“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选，必妙尽英才，莫不拔自贡士，历资内外，用能仁感猛兽，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非但无闻于州闾，亦不经于朝廷。又无考绩，黜陟幽明。贪惰为恶，无刑戮之惧；清勤奉法，无爵赏之勤。百姓穷弊，侵赇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为贼盗。风颓化替，莫相纠摄。且吏多则政烦，由来常患。今之见户，不过汉之一大郡，而备置百官，加之新立军号，兼重有过往时。虚假名位，废弃农业，公私驱扰，人无聊生。宜并官省职，务劝农桑。秦、吴二虏僻僭一时，尚能任道捐情，肃谐伪部，况大燕累圣重光，君临四海，而可美政或亏，取陵奸寇哉！邻之有善，众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愿也。

秦、吴狡猾，地居形胜，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丰实，户兼二寇，弓马之劲，秦、晋所惮，云骑风驰，国之常也，而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者何也？皆由赋法靡恆，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进阙供国之饶，退离蚕农之要。兵岂在多，贵于用命。宜严制军科，务先饶复，习兵教战，使偏伍有常，从戎之外，足营私业，父

兄有陟岵之观，子弟怀孔尔之顾，虽赴水火，何所不从！

节俭约费，先王格谟；去华敦仆，哲后恆宪。故周公戒成王以啬财为本，汉文以皁帏变俗，孝景宫人弗过千余，魏武宠赐不盈十万，薄葬不坟，俭以率下，所以割肌肤之惠，全百姓之力。谨案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縠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今帑藏虚竭，军士无襜褕之赍，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习成俗，卧新之谕，未足甚焉。宜罢浮华非要之设，峻明婚姻丧葬之条，禁绝奢靡浮烦之事，出倾宫之女，均商农之赋。公卿以下以四海为家，信赏必罚，纲维肃举者，温、猛之首可悬之白旗，秦、吴二主可以礼之归命，岂唯不复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绨之模，近崇先帝补衣之美，臣恐颓风弊俗亦革变靡途，中兴之歌无以轸之彡玄咏。

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怀之以德。令鲁阳、上郡重山之外，云阴之北，四百有余，而未可以羁服塞表，为平寇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骇。宜摄就并、豫，以临二河，通接漕毂，拟之丘后；重晋阳之戍，增南籓之兵，战守之备，炫以千金之饵，蓄力待时，可一举而灭。如其虔刘送死，俟入境而断之，可令匹马不反。非唯绝二贼窥窬，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览焉。

□不纳。

苻坚又使王猛、杨安率众伐□，猛攻壶关，安攻晋阳。□使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猛、安进师潞川。州郡盗贼大起，鄴中多怪异，□忧惧不知所为，乃召其使而问曰：“秦众何如？今大师既出，猛等能战不？”或对曰：“秦国小兵弱，岂王师之敌，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忧也。”黄门待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进曰：“不然。兵书之义，计敌能斗，当以算取之。若冀敌不斗，非万全之道也。庆郑有云：‘秦众虽少，战士倍我。’众之多少，非可问也。且秦行师千里，固战是求，何不战之有乎！”□不悦。

猛与评等相持。评以猛悬军远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庆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高山，烧评辎重，火见鄴中。评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遣其侍中兰伊让评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务抚养勋劳，专以聚敛为心乎！府藏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若寇军冒进，王持钱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将安傅！钱帛可散之三军，以平寇凯旋为

先也。”评惧而与猛战于潞川，评师大败，死者五万余人，评等单骑遁还。猛遂长驱至鄴，坚复率众十万会猛攻□。

先是，慕容桓以众万余屯于沙亭，为评等后继。闻评败，引屯内黄。坚遣将邓羌攻信都，桓率鲜卑五千退保和龙。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与评等数十骑奔于昌黎。坚遣郭庆追及□于高阳，坚将巨武执□，将缚之，□曰：“汝何小人而缚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诏缚贼，何谓天子邪！”遂送□于坚。坚诘其奔状，□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率文武出降。郭庆遂追评、桓子和龙。桓杀其镇东慕容亮而并其众，攻其辽东太守韩稠于平川。郭庆遣将军硃嶷击桓，执而送之。

坚徙□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新兴侯，署为尚书。坚征寿春，以□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淮南之败，随坚还长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关中，□谋杀坚以应之，事发，为坚所诛，时年三十五。及德僭称尊号，伪谥幽皇帝。

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至□四世。□在位一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灭，通廆、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谨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无宠，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长八尺七寸，容貌魁杰，雄毅严重，每所言及，辄经纶世务，皝始异焉，乃授之以兵。数从皝征伐，临机多奇策。使镇辽东，甚有威惠。高句丽惮之，不敢为寇。皝使恪与俊俱伐夫余，俊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当矢石，推锋而进，所向辄溃。

皝将终，谓俊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济，汝其委之。”及俊嗣位，弥加亲任。累战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节、大都督、录尚书。俊寝疾，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后事。及□之世，总摄朝权。初，建鄴闻俊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

慕舆根之就诛也，内外危惧。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还，一人步从。或有谏之者，恪曰：“人情怀惧，且当自安以靖之。吾复不安，则众何瞻仰哉！”于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咨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咨之于评。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其百僚有过，未尝显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

恪之图洛阳也，秦中大震，苻坚亲将以备潼关，军回乃定。恪为将不尚威严，专以恩信御物，务于大略，不以小令劳众。军士有犯法，密纵舍之，捕斩贼首以令军。营内不整似可犯，而防御甚严，终无丧败。

临终，□亲临问以后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荐士，板筑犹可，而况国之懿藩！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窥窬之计。"言终而死。

阳骛，字士秋，右北平无终人也。父耽，仕廆，官至东夷校尉。骛少清素好学，器识沈远。起家为平州别驾，屡献安时强国之术，事多纳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迁左长史。东西征伐，参谋帏幄。皝临终谓俊曰："阳士秋忠干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俊之将图中原也，骛制胜之功亚于慕容恪。□既嗣伪位，申以师傅之礼，亲遇日隆。及为太尉，慨然而叹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犹以鼎足任重而终辞三事。以吾虚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罢职，言甚垦至，□优答不许。骛清贞谦谨，老而弥笃，既以宿望旧齿，自慕容恪已下莫不毕拜。性俭约，常乘弊车瘠马，及死，无敛财。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廆拜为辽东国侍郎。皝嗣位，迁平州别驾。时内难连年，百姓劳瘁，真议欲宽减岁赋，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后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车都督，守辽东、营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俊僭位，入为典书令。后从慕容评攻拔鄴都，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俊临终，与慕容恪等俱受顾托。

慕舆根将谋为乱，真阴察知之，乃言于恪，请除之。恪未忍显其事。俄而根谋发伏诛，恪谢真曰："不从君言，几成祸败。"吕护之叛，恪谋于朝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今护宜以恩诏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护九年之间三背王命，揆其奸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饮马江、湘，勒铭剑阁，况护蕞尔近几而不枭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复以文檄喻也。"恪从之。以真为冠军将军、别部都督。师还，拜镇西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征还，拜侍中、光禄大夫，累迁太尉、侍中。

苻坚密谋兼并，欲观审衅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曹毂，令毂遣使诣鄴，辩因从之。真兄典仕苻坚为散骑常侍，从子奋、覆并显关西。辩既至鄴，历造公卿，言于真曰："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贵兄常侍及奋、覆兄弟并相知在素。"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

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无因缘假托乎！”乃白□请穷诘之，□、评不许。辩还谓坚曰：“燕朝无纲纪，实可图之。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坚曰：“以六州之地，岂无智识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关西多君子矣。”

真性清俭寡欲，不营产业，饮酒至石余不乱，雅好属文，凡著诗赋四十余篇。

王猛入鄴，真望马首拜之。明日更见，语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违也？”真答曰：“卿昨为贼，朝是国士，吾拜贼而卿国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谓权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从坚入关，为奉车都尉，数岁而死。

史臣曰：观夫北阴衍气，丑虏汇生，隔阂诸华，声教莫之渐，雄据殊壤，贪悍成其俗，先叛后服，盖常性也。自当涂紊纪，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吴而可录，御远之策，怀戎狄而犹漏。慕容廆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何者？无名而举，表深讥于鲁册；象龚致罚，昭大训于姚典。况乎放命挺祸，距战发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骋其蝥贼。既而二帝遘平阳之酷，按兵窥运；五铎启金陵之祚，率礼称藩。勤王之诚，当君危而未立；匡主之节，俟国泰而将徇。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战！然其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敦地利，任贤士，该时杰，故能恢一方之业，创累叶之基焉。

元真体貌不恆，暗符天表，沈毅自处，颇怀奇略。于时群雄角立，争夺在辰，显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窃政于元舅，朝纲不振，天步孔艰，遂得据已成之资，乘土崩之会。扬兵南矛骛，则乌丸卷甲；建旆东征，则宇文摧阵。乃负险自固，恃胜而骄，端拱称王，不待朝命，昔郑武职居三事，爵不改伯；齐桓绩宣九合，位止为侯。瞻曩烈而功微，征前经而礼缛，溪壑难满，此之谓乎？

宣英文武兼优，加之以机断，因石氏之衅，首图中原，燕士协其筹，冀马为其用，一战而平巨寇，再举而拔坚城，气詹傍邻，威加边服。便谓深功被物，天数在躬，遽窃鸿名，偷安宝录。犹将席卷京洛，肆其蚁聚之徒；宰割黎元，纵其鲸吞之势。使江左疲于奔命，职此之由。非夫天厌素灵而启异类，不然者，其锋何以若斯！

景茂庸材，不亲厥务，贤辅攸赖，逆臣挫谋，于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铜城而临漠北，西秦劲卒顿函关而不进，东夏遗黎企鄴宫而授

首。当此之时也，凶威转炽。及玄恭即世，虐媪乱朝。垂以勋德不容，评以黩货干政，志士绝忠贞之路，谗人袭交乱之风。轻邻反速其咎，御敌罕修其备，以携离之众，抗敢死之师。锋镝未交，白沟沦境；冲棚暂拟，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终于身死异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谓也。

赞曰：青山徙构，玄塞分疆。蠢兹杂种，奕世弥昌。角端掩月，步摇翻霜。乘危猥起，怙险鸱张。假窃神器，凭陵帝乡。守不以德，终致余殃。

载记第十二

苻洪苻健苻生苻雄王堕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部落小帅。先是，陇右大雨，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权略，骁武善骑射。属永嘉之乱，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刘曜僭号长安，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曜败，洪西保陇山。石季龙将攻上邽，洪又请降。季龙大悦，拜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季龙灭石生，洪说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季龙从之，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冉闵言于季龙曰："苻洪雄果，其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龙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闵又以为言，遵乃去洪都督，余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晋。后石鉴杀遵，所在兵起，洪有众十余万。

永和六年，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初，季龙以麻秋镇枹罕，冉闵之乱，秋归鄴，洪使子雄击而获之，以秋为军师将军。秋说洪西都长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鸩洪，将并其众，世子健收而斩之。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伪谥惠武帝。

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梦大罴而孕之，及长，勇果便弓马，好施，善事人，甚为石季龙父子所亲爱。季龙虽外礼苻氏，心实忌之，乃阴杀其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号，称晋爵，遣使告丧于京师，且听王命。

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健密图关中，惧洪知之，乃伪受石祗官，缮宫室于枋头，课所部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种者，健杀之以徇。既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

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尽众西行，起浮桥于盟津以济。遣其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兄子菁自轵关入河东。健执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济，焚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杜洪遣其将张先要健于潼关，健逆击破之。健虽战胜，犹修笺于洪，并送名马珍宝，请至长安上尊号。洪曰："币重言甘，诱我也。"乃尽召关中之众来距。健筮之，遇《泰》之《临》，健曰："小往大来，吉亨。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时众星夹河西流，占者以为百姓还西之象。健遂进军，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败张先于阴槃，擒之，诸城尽陷，菁所至无不降者，三辅略定。健引兵至长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献捷京师，并修好于桓温。

健军师将军贾玄硕等表健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轻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潜使讽玄硕等使上尊号。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立妻强氏为天王皇后，子苌为天王皇太子，弟雄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自余封授各有差。

初，杜洪之奔也，招晋梁州刺史司马勋。至是，勋率步骑三万入秦川，健败之于五丈原。

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诸公进为王，以大单于授其子苌。

杜洪屯宜秋，为其将张琚所杀，琚自立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骑二万攻琚，斩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众掠关东，并援石季龙豫州刺史张遇于许昌，与晋镇西将军谢尚战于颍水之上，王师败绩。雄乘胜逐北，至于垒门，杀伤太半，遂虏遇及其众归于长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镇许昌。雄攻王擢于陇上，擢奔凉州，雄屯陇东。张重华拜擢征东大将军，使与其将张弘、宋修连兵伐雄。雄与菁率众击败之，获弘、修送长安。

初，张遇自许昌来降，健纳遇后母韩氏为昭仪，每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子也。"遇惭恨，引关中诸将欲以雍州归顺，乃与健中黄门刘晃谋夜袭健，事觅，遇害。于是孔特起池阳，刘珍、夏侯显起鄠，乔景起雍，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众数万人，并遣使诣征西桓温、中军殷浩请救。

雄遣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

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

十年，温率众四万趋长安，遣别将入淅川，攻上洛，执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马勋掠西鄙。健遣其子苌率雄、菁等众五万，距温于尧柳城、愁思堆。温转战而前，次于灞上，苌等退营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遣精锐三万为游军以距温。三辅郡县多降于温。健别使雄领骑七千，与桓冲战于白鹿原，王师败绩，又破司马勋于子午谷。初，健闻温之来也，收麦清野以待之，故温众大饥。至是，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及至潼关，又为苌等所败，司马勋奔还汉中。

其年，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

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问姓名，弗答，俄而不见。新平令以闻，健以为妖，下靖狱。会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监冠登得一屐于河，长七尽三寸，人迹称之，指长尺余，文深一寸。健叹曰："覆载之中何所不有，张靖所见定不虚也。"赦之。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敢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健自蠲百姓租税，减膳撤悬，素服避正殿。

初，桓温之入关也，其太子苌与温战，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为太子。健寝疾，菁勒兵入东宫，将杀苻生自立。时生侍健疾，菁以健为死，回攻东掖门。健闻变，升端门陈兵，众皆舍杖逃散，执菁杀之。数日，健死，时年三十九，在位四年。伪谥明皇帝，庙号世宗，后改曰高祖。

生字长生，健第三子也。幼而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为兒童时，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兒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跣而掩其口，谓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长大必破人家。"健将杀之，雄止之曰："兒长成自当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长，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桓温之来伐也，生单马入阵，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

苌既死，健以谶言三羊五眼应符，故立为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寿光，时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强氏为皇太后，立妻梁氏为皇后。以吕婆楼为侍中、左大将军，苻安领太尉，苻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蒲坂，苻謏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陕城，自余封授有差。

初，生将强怀与桓温战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会生出游，怀妻樊氏于道上书，论怀忠烈，请封其子。生怒，射而杀之。伪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比频有客星孛于大角，荧惑入于东井。大角为帝坐，东井秦之分野，于占，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远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亦足发塞大丧之变。毛太傅、梁车骑、梁仆射受遗辅政，可谓大臣也。"于是杀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贵，车骑、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未凡，又诛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孙。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刚鲠好直言，见生嬖臣赵韶、董荣乱政，每大言于朝，故荣等谮而诛之。

生虽在谅闇，游饮自若，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又纳董荣之言，诛其司空王堕以应日蚀之灾。飨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酣乐奏，生亲歌以和之。命其尚书辛牢典劝，既而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杀之。于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昏醉，污服失冠，蓬头僵仆，生以为乐。

生闻张祚见杀，玄靓幼冲，命其征东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以书喻之。负、殊至姑臧，玄靓年幼，不见殊等。其凉州牧张瓘谓负、殊曰："孤之本朝，世执忠节，远宗大晋，臣无境外之交，君等何为而至？"负、殊曰："晋王以邻籓义好，有自来矣。虽拥阻山河，然风通道会，不欲使羊、陆二公独美于前。主上以钦明绍统，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晋王思与张王齐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与君公同金兰之契，是以不远而来，有何怪乎！"瓘曰："羊、陆一时之事，亦非纯臣之义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贰，若与苻征东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违先公纯诚雅志，下乘河右遵奉之情。"负、殊曰："昔微去殷，项伯归汉，虽背君违亲，前史美其先觉。亡晋之余，远逃江会，天命去之，子故尊先王翻然改图，北面二赵，盖神算无方，鉴机而作。君公若欲称制河西，众旅非秦之敌，如欲宗归遗晋，深乖先君雅旨，孰若远踪窦融附汉之规，近述先王归赵之事，垂祚无穷，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与石氏通好，旋见寇袭。中国之风，诚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负、殊曰："三王异政，五帝殊风，赵多奸诈，秦以

义信，岂可同年而语哉！张先、杨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贡，先帝命将擒之，宥其难恕之罪，加以爵封之荣。今上道合二仪，慈弘山海，信符阴阳，御物无际，不可以二赵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强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尽为秦有，何辱征东之命！”负、殊曰：“先帝以大圣神武，开构鸿基，强燕纳款，八州顺轨。主上钦明，道必隆世，慨徽号拥于河西，正朔未加吴会，以吴必须兵，凉可以义，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机而发者，正可缓江南数年之命，回师西旆，恐凉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据三州，带甲十万，西包昆域，东阻大河，伐人有余，而况自固！秦何能为患！”负、殊曰：“贵州险塞，孰若崤、函？五郡之众，何如秦、雍？张琚、杜洪因赵之成资，据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锐，藉陆海之饶，劲士风集，骁骑如云，自谓天下可平，关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咏来苏，不觉易主。燕虽武视关东，犹以地势之义，逆顺之理，北面称藩，贡不逾月。致肃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单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余万，鼓行而济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赵故事，世享大美，为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义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宾？”负、殊曰：“文身之俗，负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后宾，自古而然，岂但今也！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其不可以德义怀也。”瓘曰：“秦据汉旧都，地兼将相，文武辅臣，领袖一时者谁也？”负、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则大司马、武都王安，征东大将军、晋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厘百工，出能折冲万里者，卫大将军、广平王黄眉，后将军、清河王法，龙骧将军、东海王坚之兄弟；其耆年硕德，德侔尚父者，则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其清素刚严，骨鲠贞亮，则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闻强识，探赜索幽，则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黄门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权智无方，则左卫将军李威，右卫将军苻雅；才识明达，令行禁止，则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特进、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书吕婆楼；文史富赡，郁为文宗，则尚书右仆射董荣，秘书监王飏，著作郎梁谠；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则前将军、新兴王飞，建切将军邓羌，立忠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俱难，建武将军徐盛；常伯纳言，卿校牧守，则人皆文武，莫非才贤；其余怀经世之才，蕴佐时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夺者，王猛、硃肜之伦，相望于岩谷。济济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瓘笑曰：“此事决之主上，非身所了。”负、殊曰：“凉王虽天纵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系，见机之义，实在君公。”瓘新辅政，河西所在兵起，惧秦师之至，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生因其所称而授之。

慕容俊遣将慕舆长卿等率众七千入自轵关，攻幽州刺史张哲于裴氏堡。晋将军刘度等率众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卢氏。生遣其前将军苻飞距晋，建节邓羌距燕。飞未至而度退。羌及长卿战于堡南，大败之，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七百余级。

姚襄率众万余，攻其平阳太守苻产于匈奴堡，苻柳救之，为襄所败，引还蒲坂。襄遂攻堡，克之，杀苻产，尽坑其众，遣使从生假道，将还陇西。生将许之，苻坚谏曰："姚襄，人杰也，今还陇西，必为深害，不如诱以厚利，伺隙而击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斩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东。生怒，命其大将军张平讨之。襄乃卑辞厚币与平结为兄弟，平更与襄通和。

生发三辅人营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农害时，上疏极谏。生怒，杀之。

长安大风，发屋拔树，行人颠顿，宫中奔扰，或称贼至，宫门昼闭，五日乃止。生推告贼者，杀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元正盛旦，日有蚀之，正阳神朔，昏风大起，兼水旱不时，兽灾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于政事，乖和气所致也。愿陛下务养元元，平章百姓，弃纤介之嫌，含山岳之过，致敬宗社，爱礼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泽，则奸回寝止，妖昆自消，乾灵祗祐皇家，永保无穷之美矣。"生怒，以为妖言，凿其顶而杀之。

平之囚也，伪卫将军苻黄眉、前将军苻飞、建节邓羌侍宴禁中，叩头固谏，以太后为言。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许，强氏忧恨而死。

生下书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嗣统已来，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刑虐。行者比肩，未足为稀。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时猛兽及狼大暴，昼则断道，夜则发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兽杀七百余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为害滋甚，遂废农桑，内外凶惧。群臣奏请禳灾，生曰："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能累年为患也。天岂不子爱群生，而年年降罚，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将助朕专杀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为怨天而尤人哉！"

生如阿房，遇兄与妹俱行者，逼令为非礼，不从，生怒杀之。又宴群臣于咸阳故城，有后至者，皆斩之。尝使太医令程延合安胎药，问人

参好恶并药分多少，延曰：“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为讥其目，凿延目出，然后斩之。

有司奏：“太白犯东井。东井，秦之分也，太白罚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师。”生曰：“星入井者，必将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兰、王钦卢待招动鄜城、定阳、北地、芹川诸羌胡，皆应之，有众二万七千，进据黄落。生遣苻黄眉、苻坚、邓羌率步骑万五千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今谋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很，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垒门。襄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回骑距襄。俄而黄眉与坚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黄眉等振旅而归。黄眉虽有大功，生不加旌赏，每于众中辱之。黄眉怒，谋杀生自立，事发，伏诛，其王公亲戚多有死者。

初，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生不知是坚，以谣梦之故，诛其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及其七子、十孙。时又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见天星。”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惧不免祸，请出镇上洛。生曰：“卿忠肃笃敬，宜左右朕躬，岂有外镇之理。”改授中军。夷惧，归而自杀。

初，生少凶暴嗜酒，健临死，恐其不能保全家业，诫之曰：“酋师、大臣若不从汝命，可渐除之。”及即伪位，残虐滋甚，耽湎于酒，无复昼夜。群臣朔望朝谒，罕有见者，或至暮方出，临朝辄怒，惟行杀戮。动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驴马，活爝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

太史令康权言于生曰：“昨夜三月并出，勃星入于太微，遂入于东

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阴不雨，迄至于今，将有下人谋上之祸，深愿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为妖言，扑而杀之。

生夜对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梦神告之曰：“旦将祸集汝门，惟先觉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会侍婢来告，乃与特进梁平老、强汪等率壮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吕婆楼率麾下三百余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杖归坚。生犹昏寐未寤。坚众既至，引生置于别室，废之为越王，俄而杀之。生临死犹饮酒数斗，昏醉无所知矣。时年二十三，在位二年，伪谥厉王。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书，而多谋略，好施下士，便弓马，有政术。健僭位，为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欧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子坚，别有载记。

王堕，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学有雄才，明天文图纬。苻洪征梁犊，以堕为司马，谓洪曰：“谶言苻氏应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为宰相，著匪躬之称。健常叹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阴阳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刚峻疾恶，雅好直言。疾董荣、强国如仇雠，每于朝见之际，略不与言。人谓之曰：“董尚书贵幸一时，公宜降意。”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荣闻而惭恨，遂劝生诛之。及刑，荣谓堕曰：“君今复敢数董龙作鸡狗？”堕瞋目而叱之。龙，荣之小字也。

载记第十三

苻坚上

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从石季龙徙鄴，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臂垂过膝，目有紫光。洪奇而爱之，名曰坚头。年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邪？”坚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兒戏也。”统谓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统曰：“非尔所及也。”后又遇之，统下车屏人，密谓之曰：“苻郎骨相不恆，后当大贵，但仆不见，如何！”坚曰：“诚如公言，不敢忘德。”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

健之入关也，梦天神遣使者硃衣赤冠，命拜坚为龙驤将军，健翌日为坛于曲沃以授之。健泣谓坚曰：“汝祖昔受此号，今汝复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坚挥剑捶马，志气感厉，士卒莫不惮服焉。性至孝，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为其羽翼。太原薛赞、略阳权翼见而惊曰：“非常人也！”

及苻生嗣伪位，赞、翼说坚曰：“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顺天人之心。”坚深然之，纳为谋主。生既残虐无度，梁平老等亟以为言，坚遂弑生，以伪位让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当。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大位，群僚固请，乃从之。以升平元年僭称大秦天王，诛生幸臣董龙、赵韶等二十余人，赦其境内，改元曰永兴。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妻苟氏为皇后，子宏为皇太子。兄法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从祖侯为太尉，从兄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河南公，子丕长乐公，晖平原公，熙广平公，睿钜鹿公。李威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仇腾为尚书，领选；席宝为丞相长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薛赞为中书侍郎；权

翼为给事黄门侍郎，与猛、赞并掌机密。追复鱼遵、雷弱兒、毛贵、王堕、梁楞、梁安、段纯、辛牢等本官，以礼改葬之，其子孙皆随才擢授。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坚性仁友，与法决于东堂，恸哭呕血，赠以本官，谥曰哀，封其子阳为东海公，敷为清河公。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

其将张平以并州叛，坚率众讨之，以其建节将军邓羌为前锋，率骑五千据汾上。坚至铜壁，平尽众拒战，为羌所败，获其养子蚝，送之，平惧，乃降于坚。坚赦其罪，署为右将军，蚝武贲中郎将，加广武将军，徙其所部三千余户于长安。

坚自临晋登龙门，顾谓其群臣曰："美载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也。"权翼、薛赞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昔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坚大悦，乃还长安。赐为父后者爵一级，鳏寡高年谷帛有差，丐所过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坚减膳撤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

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进樊世，氐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竞婚，是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将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厩。诸氐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慢骂，或有鞭挞于殿庭者。权翼进曰："陛下宏达大度，善驭英豪，神武卓荦，录功舍过，有汉祖之风。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坚笑曰："朕之过也。"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

坚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

坚南游霸陵，顾谓群臣曰：“汉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为首乎？”权翼进曰：“《汉书》以萧、曹为功臣之冠。”坚曰：“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于京索之间，身被七十余创，通中六七，父母妻子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祸。二相何得独高也！虽有人狗之喻，岂黄中之言乎！”于是酣饮极欢，命群臣赋诗。大赦，复改元曰甘露。以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

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于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长史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

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战，事兴蚕妇；浇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也。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坚从之。

坚僭位五年，凤皇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百僚进位一级。初，坚之将为赦也，与王猛、苻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猛、融供进纸墨。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俄而张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融、猛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于是敕外穷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谚曰：‘欲人勿知，莫若勿为。’声无细而弗闻，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谓也。”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

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实对曰：“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

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单于，寇掠郡县。坚以其尚书邓羌为建节将军，率众七千讨平之。

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曰：“赵掇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伤风败俗，有尘圣化，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国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皁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

兴宁三年，坚又改元为建元。慕容□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阳，略地至于崤、渑。坚惧其入关，亲屯陕城以备之。

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已南郡县，屯于马兰山。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以其前将军杨安、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毂遣弟活距战于同官川，安大败之，斩活并四千余级，毂惧而降。坚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进击乌延，斩之。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

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坚惧而愈修德政焉。

使王猛、杨安等率众二万寇荆州北鄙诸郡，掠汉阳万余户而还。羌敛岐叛坚，自称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余家西依张天锡叛将李俨。坚遣王猛与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讨敛岐于略阳。张天锡率步骑三万击李俨，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锡将掌据又败俨诸军于葵谷，俨惧，遣兄子纯谢罪于坚，仍请救。寻而猛攻破略阳，敛岐奔白马。坚遣杨安与建威王抚率众会猛以救俨。猛遣邵羌追敛岐，使王抚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与杨安救枹罕，及天锡将杨遹战于枹罕东，猛不利。邵

羌擒敛岐于白马，送之长安。天锡遂引师而归。俨犹凭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舆，从数十人，请与相见。俨开门延之，未及设备，而将士续入，遂虏俨而还。坚以其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枹罕。以俨为光禄勋、归安侯。

是岁，苻双据上邽、苻柳据蒲坂叛于坚，苻庾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将共伐长安。坚遣使谕之，各啮梨以为信，皆不受坚命，阻兵自守。坚遣后禁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等讨双、武，王猛、邓羌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成世、毛嵩为双、武所败，坚又遣其武卫王鉴、宁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锐以讨之，左卫苻雅、左禁窦冲率羽林骑七千继发。双、武乘胜至于榆眉，鉴等击败之，斩获万五千人。武弃安定，随双奔上邽，鉴等攻之。苻柳出挑战，猛闭垒不应。柳以猛为惮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众二万，将攻长安。长安去蒲坂百余里，邓羌率劲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又尽众邀击，悉俘其卒，柳与数百骑入于蒲坂。鉴等攻上邽，克之，斩双、武。猛又寻破蒲坂，斩柳及其妻子，传首长安。猛屯蒲坂，遣邓羌与王鉴等攻陷陕城，克之，送庾于长安，杀之。

太和四年，晋大司马桓温伐慕容□，次于枋头。□众屡败，遣使乞师于坚，请割武牢以西之地。坚亦欲与□连横，乃遣其将苟池等率步骑二万救□。王师寻败，引归，池乃还。

是时慕容垂避害奔于坚，王猛言于坚曰："慕容垂，燕之戚属，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坚曰："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

王师既旋，慕容□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谓坚曰："顷者割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坚大怒，遣王猛舆建威梁成、邓羌率步骑三万，署慕容垂为冠军将军，以为乡导，攻□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阳。□遣其将慕容臧率精卒十万，将解筑围。猛使梁成等以精锐万人卷甲赴之，大破臧于荥阳。筑惧而请降，猛陈师以受之，留邓羌镇金墉，猛振旅而归。

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坚亲送猛于霸东，谓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上党出潞川，此捷济之机，所谓捷雷不及掩耳。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鄴相

见。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无豪介，蒙陛下恩荣，内侍帷幄，出总戎旅，藉宗庙之灵，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愿不烦銮轸，冒犯霜露。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但愿速敕有司，部置鲜卑之所。”坚大悦。于是进师。杨安攻晋阳。猛攻壶关，执□上党太守慕容越，所经郡县皆降于猛，猛留屯骑校尉苟苌戍壶关。会杨安攻晋阳，为地道，遣张蚝率壮士数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斩关，猛、安遂入晋阳，执□并州刺史慕容庄。□遣其太傅慕容评率众四十余万以救二城，评惮猛不敢进，屯于潞川。猛留将军毛当戍晋阳，进师与评相持。遣游击郭庆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傍山起火，烧其辎重，火见鄴中。□惧，遣使让评，催之速战。猛知评卖水鬻薪，有可乘之会，评又求战，乃阵于渭原而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望评师之众也，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寝而弗应。猛驰就许之，羌于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及日中，评众大败，俘斩五万有余，乘胜追击，又降斩十万，于是进师围鄴。坚闻之，留李威辅其太子宏守长安，以苻融镇洛阳，躬率精锐十万向鄴。七日而至于安阳，过旧阊，引诸耆老语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潜至安阳迎坚，坚谓之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而弃众也？”猛曰：“臣每览亚夫之事，尝谓前却人主，以此而为名将，窃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何足虑也！监国冲幼，銮驾远临，脱有不虞，其如宗庙何！”坚遂攻鄴，陷之。慕容□出奔高阳，坚将郭庆执而送之。坚入鄴宫，阅其名籍，几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坚。郭庆穷追余烬，慕容评奔于高句丽，庆追至辽海，句丽缚评送之。坚散□宫人珍宝以赐将士，论功封赏各有差。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鄴；以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扬武将军、幽州刺史，镇蓟。

坚自鄴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赦慕容□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授有差。坚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

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

晋叛臣袁瑾固守寿春，为大司马桓温所围，遣使请救于坚。坚遣王鉴、张蚝率步骑二万救之，鉴据洛涧，蚝屯八公山。桓温遣诸将夜袭鉴、蚝，败之，鉴、蚝屯慎城。

初，仇池氐杨世以地降于坚，坚署为平南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归顺于晋。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绝于坚。世弟统骁武得众，起兵武都，与纂分争。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先取仇池，进图宁、益。雅等次于鹫陕，纂率众五万距雅。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率骑千余救之，战于陕中，为雅等所败，纂收众奔还。雅进攻仇池，杨统帅武都之众降于雅。纂将杨他遣子硕密降于雅，请为内应。纂惧，面缚出降。雅释其缚，送之长安。以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

先是，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坚既东平六州，西擒杨纂，欲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天锡惧而遣使谢罪称藩，坚大悦，即署天锡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护、西平公。

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强川侯。

坚尝如鄴，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驰车，袁公止辔；孝武好田，相如献规。陛下为百姓父母，苍生所系，何可盘于游田，以玷圣德。若祸起须臾，变在不测者，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坚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自是遂不复猎。

坚闻桓温废海西公也，谓群臣曰："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谚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温之谓乎！"

坚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官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

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硃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是岁，有大风从西南来，俄而晦冥，恆星皆见，又有赤星见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坚曰："于占西南国亡，明年必当平蜀汉。"坚大悦，命秦梁密严戎备。乃以王猛为丞相，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阍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推问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王猛至长安，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辞让再三，坚不许。

其后天鼓鸣，有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自夏及秋冬不灭。太史令张孟言于坚曰："彗起尾箕，而扫东井，此燕灭秦之象。"因劝坚诛慕容□及其子弟。坚不纳，更以□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苻融闻之，上疏于坚曰："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劳卒频年，勤而后获，非慕义怀德归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往年星异，灾起于燕，愿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据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昔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坚报之曰："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輶如毛，人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

晋梁州刺史杨亮遣子广袭仇池，与坚将杨安战，广败绩，晋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亮惧而退守磬险，安遂进寇汉川。坚遣王统、硃彤率卒二万为前锋寇蜀，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步骑三万入自剑阁。杨亮率巴獠万余拒之，战于青谷，王师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胜陷汉中，徐成又攻二剑，克之，杨安进据梓潼。晋奋威将军、西蛮校尉周虓降于彤。扬武将军、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距彤等于绵竹，闻坚将毛当将至成都，仲孙率骑五千奔于南中。安、当进兵，遂陷益州。于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归之。坚以安为右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

镇西将军、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领西蛮校尉；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

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獠相应，以叛于坚。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率众三万据垫江。育乃自号蜀王，遣使归顺，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等五万余人进围成都。寻而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坚遣邓羌与杨安等击败之，育、光退屯绵竹。安又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级二万三千。邓羌复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害之。桓石虔败姚苌于垫江，苌退据五城，石虔与竺瑶移屯巴东。

时有人于坚明光殿大呼谓坚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坚命执之，俄而不见。秘书监硃彤等因请诛鲜卑，坚不从。遣使巡行四方，观风俗，问政道，明黜陟，恤孤独不能自存者。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欢为国子祭酒。及王猛卒，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

遣其武卫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率骑十三万伐张天赐于姑臧。遣尚书朗阎负、梁殊衔命军前，下书征天锡。坚严饰卤簿，亲饯苌等于城西，赏行将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阎负等到凉州，天锡自以晋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斩之，遣将军马建出距苌等。俄而梁熙、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陷之。苟苌济自石城津，与梁熙等会攻缠缩城，又陷之。马建惧，自杨非退还清塞。天锡又遣将军掌据率众三万，与马建阵于洪池。苟苌遣姚苌以甲卒三千挑战，诸将劝据击之，以挫其锋，据不从。天锡乃率中军三万次金昌。苌、熙闻天锡来逼，急攻据、建，建降于苌，遂攻据，害之，及其军司席仂。苌进军入清塞，乘高列阵。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为前锋，率劲勇五万，与苌等战于赤岸，哲大败。天锡惧而奔还，至笺请降。苌至姑臧，天锡乘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苌释缚焚榇，送之于长安，诸郡县悉降。坚以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余皆安堵如故。坚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号归义侯。初，苌等将征天锡，坚为其立第于长安，至是而居之。

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

龙，西出上郡，与洛会于涉翼犍庭。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

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

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苟苌等步骑七万寇襄阳。使杨安将樊邓之众为前锋，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募容垂与姚苌出自南乡，苟池等与强弩王显将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大会汉阳。师次沔北，晋南中郎将硃序以丕军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获船百余艘以济军。丕率诸将进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当以众五万屯于江陵。晋车骑将军桓冲拥众七万为序声援，惮池等不进，保据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于坚曰："晋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数千戍彭城，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坚于是又遣其后将军俱难率右将军毛当、后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骑七万寇淮阴、盱眙。扬武彭超寇鼓城。梁州刺史韦钟寇魏兴，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晋将军毛武生率众五万距之，与俱难等相持于淮南。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硃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

是时苻丕久围襄阳，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师老无功，请征下廷尉。坚曰："丕等费广无成，实宜贬戮。但师已淹时，不可虚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赎罪。"因遣其黄门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仍赐以剑，曰："来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复持面见吾也。"初，丕之寇襄阳

也，将急攻之，苟苌谏曰：“今以十倍之众，积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内于许、洛，绝其粮运，使外援不接，粮尽无人，不攻自溃，何为促攻以伤将士之命？”丕从之。及坚让至，众咸疑惧，莫知所为。征南主簿河东王施进曰：“以大将军英秀，诸将勇锐，以攻小城，何异洪炉燎羽毛。所以缓攻，欲以计制之。若决一旦之机，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阳，上明自遁，复何所疑！愿请一旬之期，以展三军之势。如其不捷，施请为戮首。”丕于是促围攻之。坚将亲率众助丕等，使苻融将关东甲卒会于寿春，梁熙统河西之众以继中军。融、熙并上言，以为未可兴师，乃止。

太元四年，晋兖州刺史谢玄率众数万次于泗汭，将救彭城。苻丕陷襄阳，执南中郎将硃序，送于长安，坚署为度支尚书。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襄阳，以征南府器杖给之。彭超围彭城也，置辎重于留城。至是，晋将谢玄遣将军何谦之、高衡率众万余，声趣留城，超引军赴之。戴逯率彭城之众奔于谢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复寇盱眙。俱难既陷淮阴，留邵保戍之，与超会师而南。晋将毛武生救魏兴，遣前锋督护赵福、将军袁虞等将水军一万，溯江而上。坚南巴校尉姜宇遣将张绍、仇生等水陆五千距之，战于南县，王师败绩。寻而韦钟攻陷魏兴，执太守吉挹。毛当与王显自襄阳而东，会攻淮南。彭超陷盱眙，获晋建威将军、高密内史毛璪之，遂攻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京都大震，临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于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次于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毛当、毛盛驰袭安之，王师败绩。玄率众三万次于白马塘，俱难遣其将都颜率骑逆玄，战于塘西，玄大败之，斩颜。玄进兵至三阿，与难、超战，超等又败，退保盱眙。玄进次石梁，与田洛攻盱眙，难、超出战，复败，退屯淮阴。玄遣将军何谦之、督护诸葛侃率舟师乘潮而上，焚淮桥，又与难等合战，谦之斩其将邵保，难、超退师淮北。难归罪彭超，斩其司马柳浑。坚闻之，大怒，槛车征超下狱，超自杀，难免为庶人。

坚以毛当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镇胡陆；王显为平吴校尉、扬州刺史，戍下邳：赏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为散骑常侍、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领护西夷校尉，镇成都，命从伊阙自襄阳溯汉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气绝人、坚深忌之，故常为边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赏，及是迁也，恚怒，谋于众曰：“孤于帝室，至亲也，主上不能以将相任孤，常摈孤于外，既投之西裔，复不听过京师，此必有伏

计，令梁成沈孤于汉水矣。为宜束手就命，为追晋阳之事以匡社稷邪？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颜妄陈祥瑞，劝洛举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沮谋者斩！”于是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颜辅国将军、幽州刺史，为其谋主。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罗、休忍等诸国，并不从。洛惧而欲止，平颜曰：“且宜声言受诏，尽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阳平公必郊迎于路，因而执之，进据冀州，总关东之众以图秦、雍，可使百姓不觉易主而大业定矣。”洛从之，乃率众七万发和龙，将图长安。于是关中骚动，盗贼并起。坚遣使数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为而反？可还和龙，当以幽州永为世封。”洛谓使者曰：“汝还白东海王，幽州褊厄，不足容万乘，须还王咸阳，以承高祖之业。若能候驾潼关者，位为上公，爵归本国。”坚大怒，遣其左将军窦冲及吕光率步骑四万讨之，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鄴，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苻融为大都督，授之节度。使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石径，袭和龙，海行四百余里。苻重亦尽蓟城之众会洛，次于中山，有众十万。冲等与洛战于中山，大败之，执洛及其将兰殊，送于长安。吕光追斩苻重于幽州，石越克和龙，斩平颜及其党与百余人。坚赦兰殊，署为将军，徙洛于凉州，征苻融为车骑大将军、领宗正、录尚书事。

洛既平，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镇鄴，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坚送丕于灞上，流涕而别。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令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睿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

先是，高陆人穿井得龟，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坚命太卜池养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于太庙。其夜庙丞高虏梦龟谓之曰：“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遇，陨命秦庭。”又有人梦中谓虏曰：“龟三千六百岁而终，终必妖兴，亡国之征也。”

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尚书郎

裴元略谏曰：“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和平，庆隆八百。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鄙琼室而不居，敷纯风于天下，流休范于无穷，贱金玉，珍谷帛，勤恤人隐，劝课农桑，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刑措既登，告成东岳，踪轩皇以齐美，哂二汉之徙封，臣之愿也。”坚大悦，命去珠帘，以元略为谏议大夫。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

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等率众二万寇竟陵，留辎重于管城，水陆轻进。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铨等水陆二万距之，相持月余，战于溆水。振等大败，退保管城。石虔乘胜攻破之，斩振及仲，俘斩万七千。

载记第十四

苻坚下（王猛苻融苻朗）

太元七年，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诗有“丁”字，直而不曲。坚问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之不正之物，未足献也。”坚笑曰：“名不虚行。”因擢为上第。

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馁，所以图富也。”坚流涕谓阳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宁不知之！”让皮曰：“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征也！”皆赦不诛，徙阳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肃遏奸萌，上疏请待罪私籓。坚不许。将以融为司徒，融固辞。坚锐意荆、扬，将谋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新平郡献玉器。初，坚即伪位，新平王彫陈说图讖，坚大悦，以彫为太史令。尝言于坚曰：“谨案讖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Ｋ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案图讖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于边地，以应图讖之言。”坚访之王猛，猛以彫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彫临刑上疏曰：“臣以赵建武四年，从京兆刘湛学，明于图记，谓臣曰：‘新平地古颛顼之墟，里名曰鸡闾。记云，此里应出帝王宝器，其名曰延寿宝鼎。颛顼有云，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咸阳西北，吾之孙有ＫＩ付臣又土应之。’湛又云：‘吾尝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盖是乎！’愿陛下志之，平七州之后，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献，器铭篆书文题之法，一为天王，二为王后，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伯子男，六为卿大夫，七为元士。自此已下，考载文记，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应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辞，不违帝王之数。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坚以彫言有征，追赠光禄大夫。

幽州蝗，广袤千里，坚遣其散骑常侍刘兰持节为使者，发青、冀、幽、并百姓讨之。

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陵江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规模，令与王抚备舟师于蜀，将以入寇。

车师前部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寘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寘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苻融以虚耗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谏以为不可。坚曰："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朝臣又屡谏，皆不纳。

晋将军硃绰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余户而还。坚引群臣会议，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秘书监硃彤曰："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衔璧舆榇，启颡军门，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将追之，即可赐命南巢。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坚大悦曰："吾之志也。"左仆射权翼进曰："臣以为晋未可伐。夫以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彼有人焉，回师止旆。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江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图也。"坚默然久之，曰："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卫率石越对曰："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有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愿保境养兵，伺其虚隙。"坚曰："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国，而为句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越曰："臣闻纣为无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孙皓昏暴，众叛亲离，所以败也。今晋虽无德，未有斯罪，深愿厉兵积粟以待天

时。”群臣各有异同，庭议者久之。坚曰：“所谓筑室于道，沮计万端，吾当内断于心矣。”群臣出后，独留苻融议之。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纭，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暗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坚不纳。游于东苑，命沙门道安同辇。权翼谏曰：“臣闻天子之法驾，侍中陪乘，清道而行，进止有度。三代末主，或亏大伦，适一时之情，书恶来世。故班姬辞辇，垂美无穷。道安毁形贱士，不宜参秽神舆。”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命翼扶安升辇，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谒虞陵于疑岭，瞻禹穴于会稽，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动则鸣銮清道，止则神栖无为，端拱而化，与尧、舜比隆，何为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何足以上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坚曰：“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济难铨才，不欲穷兵极武。”安曰：“若銮驾必欲亲动，犹不愿远涉江、淮，可暂幸洛阳，明授胜略，驰纸檄于丹阳，开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坚不纳。先是，群臣以坚信重道安，谓安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谏。苻融及尚书原绍、石越等上书面谏，前后数十，坚终不从。坚少子中山公诜有宠于坚，又谏曰：“臣闻季梁在随，楚人惮之；宫奇在虞，晋不窥兵。国有人焉故也。及谋之不用，而亡不淹岁。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

是行也，臣窃惑焉。”坚曰：“国有元龟。可以决大谋；朝有公卿，可以定进否。孺子言焉，将为戮也。”

所司奏刘兰讨蝗幽州，经秋冬不灭，请征下廷尉诏狱。坚曰：“灾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违所致，兰何罪焉！”

明年，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寘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乡导。

是年，益州西南夷、海南诸国皆遣使贡其方物。

坚南游灞上，从容谓群臣曰：“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箨。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太子宏进曰：“吴今得岁，不可伐也。且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戮力，阻险长江，未可图也。但可厉兵积粟，以待暴主，一举而灭之。今若动而无功，则威名损于外，资财竭于内。是故圣王之行师也，内断必诚，然后用之。彼若凭长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门不战，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气疠，不可久留，陛下将若之何？”坚曰：“往年车骑灭燕，亦犯岁而捷之。天道幽远，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灭六国，其王岂皆暴乎？且吾内断于心久矣，举必克之，何为无功！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精甲劲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愿陛下纳之。”坚弗从。冠军慕容垂言于坚曰：“陛下德侔轩、唐，功高汤、武，威泽被于八表，远夷重译而归。司马昌明因余烬之资，敢距王命，是而不诛，法将安措！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臣闻小不敌大，弱不御强，况大秦之应符，陛下之圣武，强兵百万，韩、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号，以贼虏遗子孙哉！《诗》云：‘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谚云凭天俟时，时已至矣，其可已乎！”坚大悦，曰：“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赐帛五百匹。

彗星扫东井。自坚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视地则见人，至是则止。坚恶之。上林竹死，洛阳地陷。

晋车骑将军桓冲率众十万伐坚，遂攻襄阳。遣前将军刘波、冠军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诸城；辅国杨亮伐蜀，攻拔伍城，进攻涪城，龙骧胡彬攻下蔡；鹰扬郭铨攻武当；冲别将攻万岁城，拔之。坚大怒，遣其子征南睿及冠军慕容垂、左卫毛当率步骑五万救襄阳，扬武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涪城。睿次新野，垂次邓城。王师败张崇于武当，掠二千余户而归。睿遣垂及骁骑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树枝，光照十数里中。冲惧，退还上明。张蚝出斜谷，杨亮亦引兵退归。

坚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兵。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书期克捷之日，以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其秦州主簿金城赵盛之为建威将军、少年都统。遣征南苻融、骠骑张蚝、抚军苻方、卫军梁成、平南慕容□、冠军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

融等攻陷寿春，执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安丰太守王先。垂攻陷郧城，害晋将军王太丘。梁成与其扬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军。成频败王师。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辅国谢琰等水陆七万，相继距融，去洛涧二十五里，惮成不进。龙骧将军胡彬先保硖石，为融所逼，粮尽，诈扬沙以示融军，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见大军。"融军人获而送之。融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坚大悦，恐石等遁也，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

坚遣其尚书硃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诡谓石曰："若秦百

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石闻坚在寿春也，惧，谋不战以疲之。谢琰劝从序言，遣使请战，许之。时张蚝败谢石于肥南，谢玄、谢琰勒卒数万，阵以待之。蚝乃退，列阵逼肥水。王师不得渡，遣使谓融曰：“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融于是麾军却阵，欲因其济水，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王师乘胜追击，至于青冈，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于淮北，饥甚，人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大悦，曰：“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使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闻也。今蒙尘之难，岂自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弗顾而退。坚大惭，顾谓其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其仆射张天锡、尚书硃序及徐元喜等皆归顺。初，谚言“坚不出项”，群臣劝坚停项，为六军声镇，坚不从，故败。

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垂不从，乃以兵属坚。初，慕容□屯郧城，姜成等守漳口，晋随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斩之，□弃其众奔还。坚收离集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百官威仪军容粗备。未及关而垂有贰志，说坚请巡抚燕、岱，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以为不可，坚不从。寻惧垂为变，悔之，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坚至自淮南，次于长安东之行宫，哭苻融而后入，告罪于其太庙，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级，厉兵课农，存恤孤老，诸士卒不返者皆复其家终世。赠融大司马，谥曰哀公。

卫军从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长乐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飞龙讨之。垂南结丁零，杀飞龙，尽坑其众。豫州牧、平原公苻晖遣毛当击翟斌，为斌所败，当死之。垂子农亡奔列人，招集群盗，众至万数千。丕遣石越击之，为农所败，越死之。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鄴城。

慕容□弟燕故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闻垂攻鄴，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慕容□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率骑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叔父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坚谓权翼曰：“吾不从卿言，鲜卑至是。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将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长。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暇近逼。今□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于畿甸，实社稷之元忧，宜遣重将讨之。”坚乃以广平公苻熙为使持节、都督雍州杂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征苻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姚苌为司马，讨泓于华泽。平阳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坚命窦冲讨之。苻睿勇果轻敌，不恤士众。泓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睿驰兵要之。姚苌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睿弗从，战于华泽，睿败绩，被杀。坚大怒。苌惧诛，遂叛。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率骑八千奔于泓军。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坚曰：“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鄴都，与秦以武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钜鹿公轻戆锐进，为乱兵所害，非泓之意。”坚大怒，召慕容□责之曰：“卿父子干纪僭乱，乖逆人神，朕应天行神，尽兵势而得卿。卿非改迷归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将、纳言，虽曰破灭，其实若归。奈何因王师小败，便猖悖若此！垂为长蛇于关东，泓、冲称兵内侮。泓书如此，卿欲去者，朕当相资。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殆不可以国士期也。”□叩头流血，泣涕陈谢。坚久之曰：“《书》云，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忠诚，实简朕心，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复其位而待之如初。命□以书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还长安，恕其反叛之咎。而□密遣使者谓泓曰：“今秦数已终，长安怪异特甚，当不复能久立。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昔不能保守宗庙，致令倾丧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复顾吾之存亡。社稷不轻，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年曰燕兴。是时鬼夜哭，三旬而止。

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苌于北地，次于赵氏坞，使护军杨璧游骑三千，断其奔路，右军徐成、左军窦冲、镇军毛盛等屡战败之，仍断其运水之路。冯翊游钦因淮南之败，聚众数千，保据频阳，遣军运水及粟，以馈姚苌，杨璧尽获之。苌军渴甚，遣其弟镇北尹买率劲卒二万决堰。窦冲率众败其军于鹳雀渠，斩尹买及首级万三千。苌众危惧，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苌营，营中水三尺，周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于是苌军大振。坚方食，去案怒曰：“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苌又东引慕容泓为援。

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

姚苌留其弟征虏绪守杨渠川大营，率众七万来攻坚。坚遣杨璧等击之，为苌所败，获杨璧、毛盛、徐成及前军齐午等数十人，皆礼而遣之。

苻晖率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益州刺史王广遣将军王蚝率蜀汉之众来赴难。坚闻慕容冲去长安二百余里，引师而归，使抚军苻方戍骊山，拜苻晖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配兵五万距冲，河间公苻琳为中军大将军，为晖后继。冲乃令妇人乘牛马为众，揭竿为旗，扬土为尘，督厉其众，晨攻晖营于郑西。晖出距战，冲扬尘鼓噪，晖师败绩。坚又以尚书姜宇为前将军，与苻琳率众三万，击冲于灞上，为冲所败，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据阿房城。初，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

晋西中郎将桓石虔进据鲁阳，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晋冠军谢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奔还。玄前锋张愿追迁及于砀山，转战而免。玄进据彭城。

时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以万万计。坚下书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增邑一千户。

刘牢之伐兖州，坚刺史张崇弃鄄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将军刘袭追崇，战于河南，斩其东平太守杨光而退。牢之遂据鄄城。

慕容冲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责冲曰："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冲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复欲取尔见代。"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称诏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冲命詹事答之，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

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坚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苻丕在鄴粮竭，马无草，削松木而食之。会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师去鄴，始具西问，知苻睿等丧败，长安危逼，乃遣其阳平太守邵兴率骑一千，将北引重合侯苻谟、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鉴、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为己援。垂遣将军张崇要兴，获之于襄国南。又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蚝、腾以众寡不赴。丕进退路穷，乃谋于群僚。司马杨膺唱归顺之计，丕犹未从。会晋遣济北太守丁匡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将军颜肱、刘袭次于河北，丕遣将军桑据距之，为王师所败。袭等进攻黎阳，克之。丕惧，乃遣从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谢玄。丕书称假途求粮，还赴国难，须军援既接，以鄴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率所领保守鄴城。乃羁縻一方，文降而已。逵与参军姜让密谓杨膺曰：“今祸难如此，京师阻隔，吉凶莫审，密迩寇仇，三军罄绝，倾危之甚，朝不及夕。观公豪气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尽诚款，速致粮援，方设两端，必无成也。今日之殆，疾于转机，不容虚设，徒成反覆。宜正书为表，以结殷勤。若王师之至，必当致身。如其不从，可逼缚与之。苟不义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权，宁济为功，况君侯累叶载德，显祖初著名于晋朝，今复建崇勋，使功业相继，千载一时，不可失也。”膺素轻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书而遣逵等，并遣济南毛蜀、毛鲜等分房为任于晋。

坚遣鸿胪郝稚征处士王嘉于到兽山。既至，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咨问之。慕容□入见东堂，稽首谢曰：“弟冲不识义方，孤背国恩，臣罪应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当三日，愚欲暂屈銮驾，幸臣私第。”坚许之。□出，嘉曰：“椎芦作蘧蒢，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坚与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坚防守甚严，谋应之而无因。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乃密结鲜卑之众，谋伏兵请坚，因而杀之。令其豪帅悉罗腾、屈突铁侯等潜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镇，听旧人悉随，可于某日会集某处。”鲜卑信之。北部人突贤与其妹别，妹为左将军窦冲小妻，闻以告冲，请留其兄。冲驰入白坚，坚大惊，召腾问之，腾具首服。坚乃诛□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妇女皆杀之。

慕容垂复围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师。逵固陈丕款诚无贰，并宣杨膺之意，乃遣刘牢之等率众二万，水陆运漕救鄴。

时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饴妻子。

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改年更始。坚与冲战，各有胜负。尝为冲军所围，殿中上将军邓迈、左中郎将邓绥、尚书郎邓琼相谓曰："吾门世荷荣宠，先君建殊功于国家，不可不立忠效节，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难者，非丈夫也。"于是与毛长乐等蒙兽皮，奋矛而击冲军。冲军溃，坚获免，嘉其忠勇，并拜五校，加三品将军，赐爵关内侯。冲又遣其尚书令高盖率众夜袭长安，攻陷南门，入于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败之，斩首千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坚寻败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惧为冲所获，乃击金以止军。

是时刘牢之至枋头。征东参军徐义、宦人孟丰告苻丕，杨膺、姜让等谋反，丕收膺、让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盘桓不进。

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兒所摧，何用生为！"晖愤恚自杀。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率骑五千，与冲争麦，战于骊山，为冲所败，池死之，石子奔鄴。坚大怒，复遣领军杨定率左右精骑二千五百击冲，大败之，俘掠鲜卑万余而还。坚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战，冲深惮之，遂穿马埳以自固。

刘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饥甚，丕率鄴城之众就晋谷于枋头。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军人饥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关东谣曰："幽州□，生当灭。若不灭，百姓绝。"□，垂之本名。与丕相持经年，百姓死几绝。

先是，姚苌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辅将降之，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翊等谏曰："天下丧乱，忠臣乃见。昔田单守一城而存齐，今秦之所有，犹连州累镇，郡国百城。臣子之于君父，尽心焉，尽力焉，死而后已，岂宜贰哉！"辅大悦，于是凭城固守。苌为土山地道，辅亦为之。或战山峰，苌众死者万有余人。辅乃诈降，苌将入，觉之，引众而退。辅驰出击之，斩获万计。至是，粮竭矢尽，外救不至，苌遣吏谓辅曰："吾方以义取天下，岂仇忠臣乎？卿但率见众男女还长娄，吾须此城置镇。"辅以为然，率男女万五千口出城，苌围而坑之，男女无遗。初，石季龙末，清河崔悦为新平相，为郡人所杀。悦子液后仕坚，为尚书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请还冀州。坚愍之，禁锢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为惭，故相率距苌，以立忠义。

时有群乌数万，翔鸣于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斗羽不终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督战距之，飞矢满身，血流被体。时虽兵寇危逼，冯翊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多为贼所杀。坚谓之曰："闻来者率不善达，诚是忠臣赴难之义。当今寇难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庶明灵有照，祸极灾返，善保诚顺，为国自爱，蓄粮厉甲，端听师期，不可徒丧无成，相随兽口。"三辅人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坚，请放火以为内应。坚曰："哀诸卿忠诚之意也，何复已已。但时运圮丧，恐无益于国，空使诸卿坐自夷灭，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兽，利器如霜，而衄于乌合疲钝之贼，岂非天也！宜善思之。"众固请曰："臣等不爱性命，投身为国，若上天有灵，单诚或冀一济，没无遗恨矣。"坚遣骑七百应之。而冲营放火者为风焰所烧，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坚深痛之，身为设祭而招之曰："有忠有灵，来就此庭。归汝先父，勿为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胜。众咸相谓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无移。"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坚以甘松护军仇腾为冯翊太守，加辅国将军，与破虏将军蜀人兰犊慰勉冯翊诸县之众。众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无有贰。"

每夜有周城大呼曰："杨定健兒应属我，宫殿台观应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寻而不见人迹。城中有书曰《古符传贾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脱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朕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于是遣卫将军杨定击冲于城西，为冲所擒。坚弥惧，付宏以后事，将中山公诜、张夫人率骑数百出如五将，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据长安，从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初，秦之未乱也，关中土然，无火而烟气大起，方数十里中，月余不灭。坚每临听讼观，令百姓有怨者举烟于城北，观而录之。长安为之语曰："欲得必存当举烟。"又为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秦人呼鲜卑为白虏。慕容垂之起于关东，岁在癸未。坚之分氐户于诸镇也，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至是，整言验矣。

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幽之于别室。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又遣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责纬曰：“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坚既不许苌以禅代，骂而求死，苌乃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中山公诜及张夫人并自杀。是岁太元十年也。

宏之奔也，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于下辩，璧距之，乃奔武翥氐豪强熙，假道归顺，朝廷处宏于江州。宏历位辅国将军。桓玄篡位，以宏为梁州刺史。义熙初，以谋叛被诛。

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坚闻而恶之，每征伐，戒军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时又童谣云：“阿坚连牵三十年，若后欲败当在江、淮间。”坚在位二十七年，因寿春之败，其国大乱，后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咸应谣言矣。丕僭号，伪追谥坚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

猛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怀。少游于鄴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温之将还，赐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猛还山咨师，师曰：“卿与桓温岂并世哉！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猛乃止。

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

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之。

迁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未几，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又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中宿卫。时猛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谮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宝白衣领长史。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顷之，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

后率诸军讨慕容□，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疏固辞不受。

时既留镇冀州，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授讫，言台除正。居数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闻夕拜，不顾艰虞者，正以方难未夷，军机权速，庶竭命戎行，甘驱驰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ＦＣ俛从事，叨据负乘，可谓恭命于济时，俟太平于今日。今圣德格于皇天，威灵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窃敢披贡丹诚，请避贤路。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岂应孤任愚臣，以速倾败！东夏之事，非臣区区所能康理，愿徙授亲贤，济臣颠坠。若以臣有鹰犬微勤，未忍捐弃者，乞待罪一州，效尽力命。徐方始宾，淮、汝防重，六州处分，府选便宜，辄以悉停。督任弗可虚旷，深愿时降神规。”坚不许，遣其侍中梁谠诣鄴喻旨，猛乃视事如前。

俄入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表让久之。坚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士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于暂见，拟卿为卧龙，卿亦异朕于一言，回《考槃》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入梦，姜公悟兆，今古一时，亦不殊也。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厘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始叙。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其后数年，复授司徒。猛复上疏曰：“臣闻乾象盈虚，惟后则之；位称以才，官非则旷。郑武翼周，仍世载咏；王叔昧宠，政替身亡，斯则成败之殷监，为

臣之炯戒。窃惟鼎宰崇重，参路太阶，宜妙尽时贤，对扬休命。魏祖以文和为公，贻笑孙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狷，而应斯举！不但取嗤邻远，实令为虏轻秦。昔东野穷驭，颜子知其将弊。陛下不复料度臣之才力，私惧败亡是及。且上亏宪典，臣何颜处之！虽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愿回日月之鉴，矜臣后悔，使上无过授之谤，臣蒙覆焘之恩。”坚竟不从。猛乃受命。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综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尝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

广平麻思流寄关右，因母亡归葬，请还冀州。猛谓思曰：“便可速装，是暮已符卿发遣。”及始出关，郡县已被符管摄。其令行禁整，事无留滞，皆此类也。性刚明清肃，于善恶尤分。微时一餐之惠，睚□柴之忿，靡不报焉，时论颇以此少之。

其年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恸左右。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时年五十一。坚哭之恸。比敛，三临，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余如故。给东园温明秘器，帛三千匹，谷万石。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一依汉大将军故事。谥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博休，坚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伟美姿度。健之世封安乐王，融上疏固辞，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爱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辅之望。长而令誉弥高，为朝野所属。坚僭号，拜侍中，寻除中军将军。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硃彤、赵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骑射击刺，百夫之敌也。铨综内外，刑政修理，进才理滞，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断狱，奸无所容，故为坚所

委任。

后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以不？"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复梦如初，问之筮者，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母扬声唱盗，行人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诬行人为盗。时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见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并走，先出凤阳门者非盗。"既而还入，融正色谓后出者曰："汝真是盗，何以诬人！"其发奸摘伏，皆此类也。所在盗贼止息，路不拾遗。坚及朝臣雅皆叹服，州郡疑狱莫不折之于融。融观色察形，无不尽其情状。虽镇关东，朝之大事靡不驰驿与融议之。

性至孝，初届冀州，遣使参问其母动止，或日有再三。坚以为烦，月听一使。后上疏请还侍养，坚遣使慰喻不许。久之，征拜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太子太傅、领宗正、录尚书事。俄转司徒，融苦让不受。融为将善谋略，好施爱士，专方征伐，必有殊功。

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坚之将入寇也，融又切切谏曰："陛下听信鲜卑、羌虏谄谀之言，采纳良家少年利口之说，臣恐非但无成，亦大事去矣。垂、苌皆我

之仇敌，思闻风尘之变，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关军旅，苟说佞谄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不足采也。”坚弗纳。及淮南之败，垂、苌之叛，坚悼恨弥深。

苻朗，字元达，坚之从兄子也。性宏达，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坚尝目之曰：“吾家千里驹也。”征拜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封乐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在任甚有称绩。

后晋遣淮阴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诣谢玄于彭城求降，玄表朗许之，诏加员外散骑侍郎。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与悟言，不过一二人而已。骠骑长史王忱，江东之俊秀，闻而诣之，朗称疾不见。沙门释法汰问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为谁？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丑而才慧，国宝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怅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类也。

谢安常设宴请之，朝士盈坐，并机褥壶席。朗每事欲夸之，唾则令小兒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坐者为不及之远也。又善识味，咸酢及肉皆别所由。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既进，朗曰：“此鸡栖恆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豪厘之差。时人咸以为知味。

后数年，王国宝谮而杀之。王忱将为荆州刺史，待杀朗而后发。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亦《老》《庄》之流也。

载记第十五

苻丕苻登

苻丕，字永叔，坚之长庶子也。少而聪彗好学，博综经史。坚与言将略，嘉之，命邓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干亚于苻融，为将善收士卒情，出镇于鄴，东夏安之。坚败归长安，丕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头。坚之死也，丕复入鄴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频为垂将平规等所败，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蓟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骠骑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坚死问，举哀于晋阳，三军缟素。王永留苻冲守壶关，率骑一万会丕，劝称尊号，丕从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南。立坚行庙，太赦境内，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张蚝为侍中、司空，封上党郡公；王永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进封清河公；王腾为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阳平郡公；苻冲为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西平王；俱石子为卫将军、濮阳公；杨辅为尚书右仆射、济阳公；王亮为护军将军、彭城公；强益耳、梁暢为侍中，徐义为吏部尚书，并封县公。自余封授各有差。

是时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坚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定西国，兵强气锐，其锋不可当也。度其事意，必有异图。且今关中扰乱，京师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万里，带甲十万，鼎峙之势实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测。高梧谷口，水险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其以远不守，伊吾之关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虽有子房之策，难为计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机也。”熙弗从。美水令犍为张统说熙曰：“主上倾国南讨，覆败而还。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今吕光回师，将军何以抗也？”熙曰：“诚深忧之，未知计之所出。”统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绝人，今以荡西域之威，拥归师之锐，锋若猛火之盛于原，弗可敌也。将军世受殊恩，忠诚夙著，立勋王室，宜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从弟，勇冠一时。为将军计者，莫若奉为盟主，以摄众望，推忠义以总率群豪，则光无异心也。资其精锐，东兼毛兴，连王统、杨璧，集四州之众，扫凶逆于诸夏，宁帝室于关中，此桓文之举也。”熙又不从。杀洛于西海，以子胤为鹰扬将军，率众五万距光于酒

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胤及光战于安弥，为光所败。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奋威、督洪池已南诸军事、酒泉太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

坚尚书令、魏昌公苻纂自关中来奔，拜太尉，进封东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兖为平东将军、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为征东将军、冀州牧、高城侯，苻绍为镇东将军、督冀州诸军事、重合侯，苻谟为征西将军、幽州牧、高邑侯，苻亮为镇北大将军、督幽、并二州诸军事，并进爵郡公。定、绍据信都，谟、亮先据常山，慕容垂之围鄴城也，并降于垂，闻丕称尊号，遣使谢罪。王兖固守博陵，与垂相持。左将军窦冲、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并据陇右，遣使招丕，请讨姚苌。丕大悦，以定为骠骑大将军、雍州牧，冲为征西大将军、梁州牧，统镇西大将军，兴车骑大将军，璧征南大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广安西将军，皆进位州牧。

于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弃背万国，四海无主。征东大将军、长乐公，先帝元子，圣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陕东都，道被夷夏，仁泽光于宇宙，德听侔于《下武》。永与司空蚝等谨顺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绍承大统，衔哀即事，栖谷总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为封豕于关东，泓、冲继凶于京邑，致乘舆播越，宗社沦倾。羌贼姚苌，我之牧士，乘衅滔天，亲行大逆，有生之巨贼也。永累叶受恩，世荷将相，不与骊山之戎、荥泽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勋旧，岂忍舍破国之丑竖，纵杀君之逆贼乎！主上飞龙九五，实协天心，灵祥休瑞，史不辍书，投戈效义之士三十余万，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卫将军俱石子为前军师，司空张蚝为中军都督。武将猛士，风烈雷震，志殄元凶，义无他顾。永谨奉乘舆，恭行天罚。君臣终始之义，在三忘躯之诚，戮力同之，以建晋、郑之美。"

先是，慕容驎攻王兖于博陵，至是粮竭矢尽，郡功曹张猗逾城聚众应驎。衮临城数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号称义兵，何名实相违之甚！卿兄往合乡宗，亲逐城主，天地不容，为世大戮。身灭未几，卿复续之。卿见为吾吏，亲寻干戈，竟为戎首，为尔君者，不亦难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卿母在城，不能顾之，何忠义之可望！恶不绝世，卿之谓也。不图中州礼义之邦邦，而卿门风若斯。卿去老母如脱屣，吾复何论哉！"既而城陷，兖及固安侯苻鉴，并为驎所杀。

丕复以王永为司徒、录尚书事，徐义为尚书令，加右光禄大夫。

初，王广还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统。及长安不守，广攻河州牧毛兴于枹罕。兴遣建节将军、临清柏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击广军，大败之。王统复遣兵助广，兴于是婴城固守。既而袭王广，败之，广亡奔秦州，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诣姚苌。兴既败王广，谋伐王统，平上邽。袍罕诸氐皆窘于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杀兴，推卫平为使持节、安西将军、河州刺史，遣使请命。

刁云杀慕容忠，乃推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称藩于垂。征东苻定、镇东苻绍、征北苻谟、镇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

丕又进王永为左丞相，苻纂为大司马，张蚝为太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义为司空，苻冲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仪同三司，俱石子为卫大将军、尚书左仆射，领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穷夷之难，少康起焉；王莽毒杀平帝，世祖重光汉道；百六之运，何代无之！天降丧乱，羌胡猾夏，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圣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归属，必当隆中兴之功，复配天之美。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毒遍存亡，痛缠幽显，虽黄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为甚也。今素秋将及，行师令辰，公侯牧守，垒主乡豪，或戮力国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于是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扶风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众数万，遣使应丕。皆就拜将军、郡守，封列侯。冠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与窦冲为首尾，击苌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鲜卑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员吒、护羌中郎将梁苟奴等，与苌左将军姚方成、镇远强京战于孙丘谷，大败之。

枹罕诸氐以卫平年老，不可以成事业，议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氐有啖青者，谓诸将曰："大事宜定，东讨姚苌，不可沈吟犹豫。一旦事发，反为人害。诸军但请卫公会储众将，青为诸军决之。"众以为然。于是大飨诸将，青抽剑而前曰："今天下大乱，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谓休戚是同，非贤明之主莫可济艰难也。卫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贤路，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而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异议。"乃奋剑攘袂，将斩贰己者，众皆从之，莫敢仰视。于是推登为帅，遣使于丕请命。丕以登为征

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及州郡督因其所称而授之。又以徐义为右丞相。

丕留王腾守晋阳，杨辅戍壶关，率众四万进据平阳。王统以秦州降姚苌。慕容永以丕至平阳，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还东，丕弗许。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为前锋都督，与慕容永战于襄陵。王永大败，永及石子皆死之。

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余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陕要击，败之，斩丕首，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于京师，朝廷赦而不诛，归之于苻宏。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佺期以为洛阳令。苻纂及弟师奴率丕余众数万，奔据杏城。苻登称尊号，伪谥丕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永乃进据上党之长子，僭称大号，改元曰中兴。丕在位二年而败。

登字文高，坚之族孙也。父敞，健之世为太尉司马、陇东太守、建节将军，后为苻生所杀。坚即伪位，追赠右将军、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兴之镇上邽，以为长史。登少而雄勇，有壮气，粗险不修细行，故坚弗之奇也。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拜殿上将军，稍迁羽林监、扬武将军、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及关中乱，去县归毛兴。同成言于兴，请以登为司马，常在营部。登度量不群，好为奇略，同成常谓之曰："汝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数干时，将为博识者不许。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后得政，自可专意。"时人闻同成言，多以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兴有事则召之，戏谓之曰："小司马可坐评事。"登出言辄析理中，兴内服焉，然敬惮而不能委任。姚苌作乱，遣其弟硕德率众伐毛兴，相持久之。兴将死，告同成曰："与卿累年共击逆羌，事终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后事付卿小弟司马，殄硕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换摄司马事。"

登既代卫平，遂专统征伐。是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幕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姚苌闻之，急召硕德曰："汝不来，必为苻登所食尽。"硕德于是下陇奔苌。

及丕败，丕尚书寇遗奉丕子渤海王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问，于是为丕发丧行服，三军缟素。登请立懿为主，众咸曰："渤

海王虽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难。国乱而立长君，《春秋》之义也。三虏跨僭，寇旅殷强，豺狼枭镜，举目而是，自厄运之极，莫甚于斯。大王挺剑西州，凤翔秦、陇，偏师暂接，姚苌奔溃，一战之功，可谓光格天地。宜龙骧武奋，拯拔旧京，以社稷宗庙为先，不可顾曹臧、吴札一介微节，以失图运之机，不建中兴之业也。”登于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

立坚神主于军中，载以辎軿，羽葆青盖，车建黄旗，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将战必告，凡欲所为，启主而后行。缮甲纂兵，将引师而东，乃告坚神主曰：“维曾孙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昔五将之难，贼羌肆害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言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灵，降监厥诚。”因颤欷流涕。将士莫不悲恸，皆刻鋅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为志。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初，长安之将败也，坚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而受姚苌官爵。及苌之害坚，嵩等以王礼葬坚于二堡之间。至是，各率众降登。拜嵩镇军将军、雍州刺史，空辅国将军、京兆尹。登复改葬坚以天子之礼。又僭立其妻毛氏为皇后，弟懿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进封鲁王，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谓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孙，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贼虏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原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枭二虏之后，徐更图之。”纂乃受命。于是贰县虏帅彭沛谷、屠各董成、张龙世、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有众十余万。纂遣师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战，大败之，斩首五千八百。

登以窦冲为车骑大将军、南秦州牧，杨定为大将军、益州牧，杨璧为司空、梁州牧。

苻纂败姚硕德于泾阳，姚苌自阴密距纂，纂退屯敷陆。窦冲攻苌汧、雍二城，克之，斩其将军姚元平、张略等。又与苌战于汧东，为苌所败。登次于瓦亭。苌攻彭沛谷堡，陷之，沛谷奔杏城，苌迁阴密。登征虏、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频阳入于和宁，与苻纂首尾，将图长安。师奴劝其兄纂称尊号，纂不从，乃杀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

皆为姚苌所败。

登进所胡空堡，戎夏归之者十有余万。姚苌遣其将军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杀，悉坑戎士。登率众下陇入朝那，姚苌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登军中大饥，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为皇太子，弁为南安王，尚为北海王。姚苌退还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军于胡空堡，率骑万余围苌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苌恶之，乃命三军哭以应登，登乃引退。

苌以登频战辄胜，谓坚有神验，亦于军中立坚神主，请曰："往年新平之祸，非苌之罪。臣兄襄从陕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暂见乡里。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不遂而没。襄敕臣行杀，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复雠，臣为兄报耻，于情理何负！昔陛下假臣龙骧之号，谓臣曰：'朕以龙骧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邪！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登进师攻苌，既而升楼谓苌曰："自古及今，安有杀君而反立神象请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苌惮而不应。苌自立坚神象，战未有利，军中每夜惊恐，乃严鼓斩象首以送登。

登将军窦洛、窦于等谋反发觉，出奔于苌。登进讨彭池不克，攻弥姐营及繁川诸堡，皆克之。苌连战屡败，乃遣其中军姚崇袭大界，登引师要之，大败崇于安丘，俘斩二万五千，进攻苌将吴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书苻硕原为前禁将军、灭羌校尉，戍平凉。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苌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陷之，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去。

登收合余兵，退据胡空堡，遣使赍书加窦冲大司马、骠骑将军、前锋大都督、都督陇东诸军事，杨定左丞相、上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杨璧大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遣冲率见众为先驱，自繁川趣长安。登率众从新平迳据新丰之千户固。使定率陇上诸军为其后继，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杨政、冀州刺史杨楷率所统大会长安。苌遣其将军王破虏略地秦州，杨定及破虏战于清水之格奴坂，大败之。登攻张龙世于鸯泉堡，姚苌救之，登引退。苌密遣其将任瓮、宗度诈为内应，遣使招登，许开门纳之。登以为然。雷恶地驰谓登曰："姚苌多计略，善御人，必为奸变，愿深宜详思。"登乃止。苌闻恶地之诣登也，谓诸将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诣登，事必无成。"登闻苌悬门以待之，大惊，谓左右曰："雷征东其殆圣乎！微此公，朕几为竖子所误。"苌攻陷新罗

堡。苌抚风太守齐益男奔登。登将军路柴、强武等并以众降于苌。登攻苌将张业生于陇东，苌救之，不克而退。登将军魏褐飞攻姚当成于杏城，为苌所杀。

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义感君子，利动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尧、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纳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视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荐棘，痛结幽泉，山陵无松隧之兆，灵主无清庙之颂，贼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闻。虽茹荼之苦，衔蓼之辛，何以谕之！姚苌穷凶肆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皇天虽欲绝之，亦将假手于忠节。凡百君子，皆夙渐神化，有怀义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众咸然之。唯郑县人苟曜不从，聚众数千应姚苌。登以质为平东将军、冯翊太守。质遣部将伐曜，大败而归。质乃东引杨楷，以为声援，又与曜战于郑东，为曜所败，遂归于苌，苌以为将军。质众皆溃散。

登自雍攻苌将金温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苌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不克，进据曲牢。苟曜有众一万，据逆方堡，密应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马头愿。苌率骑来距，大战败之，斩其尚书吴忠，进攻新平。苌率众救之，登引退，复攻安定，为苌所败，据路承堡。

是时苌疾病，见苻坚为崇。登闻之，秣马万兵，告坚神主曰："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未尝不上天锡祐，皇鉴垂矜，所在必克，贼旅冰摧。今太皇帝之灵降灾疢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将不振。登当因其陨毙，顺行天诛，拯复梓宫，谢罪清庙。"于是大赦境内，百僚进位二等。与苌将姚崇争麦于清水，累为崇所败。进逼安定，去城九十余里。苌疾小瘳，率众距登，登去营逆苌，苌遣其将姚熙隆别攻登营，登惧，退还。苌夜引军过登营三十余里以蹑登后。旦而候人告曰："贼诸营已空，不知所向。"登惊曰："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罢师还雍。

以窦冲为右丞相。寻而冲叛，自称秦王，建年号。登攻之于野人堡，冲请救于姚苌，苌遣其太子兴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还赴胡空堡，冲遂与苌连和。

至是苌死，登闻之喜曰："姚兴小兒，吾将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自甘泉向关中。兴追登不及数十里，登从六陌趣废桥，兴将尹纬据桥以待之。登争水不得，众

渴死者十二三。与纬大战，为纬所败，其夜众溃，登单马奔雍。

初，登之东也，留其弟司徒广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广、崇闻登败，出奔，众散。登至，无所归，遂奔平凉，收集遗众入马毛山。兴率众攻之，登遣子汝阴王宗质于陇西鲜卑乞伏乾归，结婚请援，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为兴所败，登被杀。在位九年，时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称尊号，改元延初。伪谥登曰高皇帝，庙号太宗。崇为乾归所逐，崇、定皆死。

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岁，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灭。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为冠族。泮少时游侠，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张天锡辅政，以泮为冠军、记室参军。天锡即位，拜司兵，历位禁中录事。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迁羽林左监，有勤干之称。出为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苻坚见而叹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获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将赴难京师，梁熙无状，绝孤归路，此朝延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恶！"泮厉色责光曰："将军受诏讨叛胡，可受诏乱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将军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雠，岂如逆氐彭济望风反叛！主灭臣死，礼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变。

弟菱，有俊才，仕张天锡为执法中郎、冗从右监。苻坚世至伏波将军、典农都尉，与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称。苻坚时举贤良，为郎中，稍迁长安令，贵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请托路绝。坚甚奇之，谓其叔父成曰："人为长吏，故当应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贰之才。"迁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垒陷，姚方成执而数之，嵩厉色谓方成曰："汝姚苌罪应万死，主上止黄眉之斩而宥之，叨据内外，位为列将，无犬马识养之诚，首为大逆。汝曹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杀我，早见先帝，取姚苌于地下。"方成怒，三斩嵩，漆其首为便器。登哭之哀恸，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忠武。

史臣曰：自两京殄覆，九土分崩，赤县成蛇豕之墟，紫宸迁蛙黾之穴，干戈日用，战争方兴，犹逐鹿之并驱，若瞻乌之靡定。苻洪擅蛮陬

之桀黠，乘羯虏之危亡，乃附款江东而志图关右，祸生虿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绪，率思归之众，投山西之隙，据亿丈之岩险，总三秦之果锐，敢窥大宝，遂窃鸿名，校数奸雄，有可言矣。长生惨虐，禀自率由。睹辰象之灾，谓法星之夜饮；忍生灵之命，疑猛兽之朝饥。但肆毒于刑残，曾无心于戒惧。招乱速祸，不亦宜乎！

永固雅量瑰姿，变夷众夏，叶鱼龙之谣咏，挺草付之休征，克翦奸回，纂承伪历，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纬军国，苻融以懿戚赞经纶，权薛以谅直进规谟，邓、张以忠勇恢威略，俊贤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举。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止马而献歌，托栖鸾以成颂，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既而足己夸世，愎谏违谋，轻敌怒邻，穷兵黩武。怼三正之未叶，耻五运之犹乖，倾率土之师，起滔天之寇，负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谓战必胜，攻必取，便欲鸣鸾禹穴，驻跸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筑馆以须归命。曾弗知人道助顺，神理害盈，虽矜涿野之强，终致昆阳之败。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间，步摇启其祸先，烧当乘其乱极，宗社迁于他族，身首罄于贼臣，贻戒将来，取笑天下，岂不哀哉！岂不谬哉！

苻丕承乱僭窃，寻及倾败，斯可谓天之所废，人不能支。苻登集离散之兵，厉死休之志，虽众寡不敌，难以立功，而义烈慷慨，有足称矣。

赞曰：洪惟壮勇，威棱氐种。健藉世资，遂雄关、陇。长生昏虐，败不旋踵。永固祯祥，肇自龙骧。垂旒负扆，窃帝图王。患生纵敌，难起矜强。丕、登僭假，沦胥以亡。

载记第十六

姚弋仲姚襄姚苌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及石季龙克上邽，弋仲说之曰："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季龙纳之，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后晋豫州刺史祖约奔于勒，勒礼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后竟诛约。

勒既死，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及季龙废石弘自立，弋仲称疾不贺。季龙累召之，乃赴，正色谓季龙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季龙惮其强正而不之责。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性清俭鲠直，不修威仪，屡献谠言，无所回避，季龙甚重之。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龙宠姬之弟也，曾扰其部，弋仲执尉，数以迫胁之状，命左右斩之。尉叩头流血，左右谏，乃止。其刚直不回，皆此类也。

季龙末，梁犊败李农于荥阳，季龙大惧，驰召弋仲。弋仲率其部众八千余人屯于南郊，轻骑至鄴。时季龙病，不时见弋仲，引入领军省，赐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击贼，岂来觅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见，虽死无恨。"左右言之，乃引见。弋仲数季龙曰："兒死来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至令相杀。兒自有过，责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乱。当宜忧此，不烦忧贼也。犊等因思归之心，共为奸盗，所行残贼，此成擒耳。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

而不责，于坐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于是贯钾跨马于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

冉闵之乱，弋仲率众讨闵，次于混桥。石祗僭号于襄国，以弋仲为右丞相，待以殊礼。祗与闵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闵，若不枭擒，不须复见我也。”襄击闵于常卢泽，大破之而归。弋仲怒襄之不擒闵也，杖之一百。

弋仲部曲马何罗博学有文才，张豺之辅石世也，背弋仲归豺，豺以为尚书郎。豺败，复归，咸劝杀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纳奇之日，当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为参军。其宽恕如此。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乃遣使请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时年七十三。

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之柩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苌僭位，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

襄字景国，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雄武多才艺，明察善抚纳，士众爱敬之，咸请为嗣。弋仲弗许，百姓固请者日有千数，乃授之以兵。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

弋仲死，襄秘不发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皆破之，杀掠三千余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略阳伏子成为左部帅，南安敛岐为右部帅，略阳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太原薛赞、略阳王权翼为参军。南至荥阳，始发丧行服。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马中流矢死，赖其弟苌以免。晋处襄于谯城，遣五弟为任，单骑度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春。尚命去仗卫，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

夏。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乃因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刺客皆推诚告实，襄待之若旧。浩潜遣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袭襄，襄乃斩憬而并其众。浩愈恶之，乃使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国蠡台，表授梁国内史。襄遣权翼诣浩，浩曰："姚平北每举动自由，岂所望也。"翼曰："将军轻纳奸言，自生疑贰，愚谓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纵放小人，盗窃吾马，王臣之体固若是乎？"翼曰："将军谓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终为难保，校兵练众，将惩不恪，取马者欲以自卫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谢万讨襄，襄逆击破之。浩甚怒，会闻关中有变，浩率众北伐，襄乃要击浩于山桑，大败之，斩获万计，收其资仗。使兄益守山桑垒，复如淮南。浩遣刘启、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击灭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建鄴，罪状殷浩，并自陈谢。

流人郭斌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朝延大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缘江备守。襄将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襄方轨北引，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进攻外黄，为晋边将所败。襄收散卒而勤抚恤之，于是复振。乃据许昌，将如河东以图关右，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其长史王亮谏襄曰："公英略盖天下，士众思效力命，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襄曰："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恸，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王亮舍我去也！"

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战于伊水北，为温所败，率麾下数千骑奔于北山。其夜，百姓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屯据阳乡，赴者又四千余户。襄前后败丧数矣，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时或传襄创重不济，温军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挥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农杨亮归襄，襄待以客礼。后奔桓温，温问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其见重如是。

襄寻徙北屈，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其从兄辅国姚兰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戎夏，归附者五万余户。苻生遣其将苻飞拒战，兰败，为飞所执。襄率众西引，生又遣苻坚、邓羌等要之。襄将战，沙门智通固谏襄，宜厉兵收众，更思后举。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会羌师来逼，襄怒，遂长驱而进，战于三原。襄败，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礼葬之。苌僭号，追谥魏武王，封襄孙延定为东城侯。

苌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修

行业，诸兄皆奇之。随襄征伐，每参大谋。襄之寇洛阳也，梦苌服衮衣，升御坐，诸酋长皆侍立，旦谓将佐曰："吾梦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襄之败于麻田也，马中流矢死，苌下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竖子安敢害苌！"会救至，俱免。

及襄死，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苻坚以苌为扬武将军。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为坚将，累有大功。

初，苌随杨安伐蜀，尝昼寝水旁，上有神光焕然，左右咸异之。及苻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

坚既败于淮南，归长安，慕容泓起兵叛坚。坚遣子叡讨之，以苌为司马。为泓所败，叡死之。苌遣龙骧长史赵都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苌将距之，天水尹纬说苌曰："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沈溺而不拯救之。"苌乃从纬谋，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

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苌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为质于冲，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苻坚先徙晋人李祥等数千户于敷陆，至是，降于苌，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坚率诸将攻之，不能克。

苌闻容慕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云中将赴长安，苌自贰县要破之，方单马奔免，其司马田晃率众降苌。苌

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岭北诸城尽降之。

时苻坚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将山。冲入长安。坚司隶校尉权翼、尚书赵迁、大鸿胪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赞、扶风太守段铿等文武数百人奔于苌。苌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坚，苌如新平。俄而忠执坚，送之。

慕容冲遣其车骑大将军高盖率众五万来伐，战于新平南，大破之，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拜散骑常侍。

冲既率众东下，长安空虚。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渭北尽应之。扶风王麟有众数千，保据马嵬。奴遣弟多攻麟。苌伐麟，破之，麟走汉中。执多而进攻奴，降之。

以太元十一年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曰常安。立妻虵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以弟征虏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

苌如安定，击平凉胡金熙、鲜卑没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与苻坚秦州刺史王统相持，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苌者二万余户，统惧，乃降。因飨将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诜进曰："臣州人殷地险，俊杰如林，用武之国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贤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苌善之，擢为尚书郎。拜弟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

苌还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闾阎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显异之。

苌复如秦州，为苻登所败，语在《登传》。以其太子兴镇长安，而与登相距。登冯翊太守兰犊与苻师奴离贰，慕容永攻之，犊遣使请救。苌将赴救，尚书令姚旻、左仆射尹纬等言于苌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轻举。"苌曰："登迟重少决，每失时机，闻吾自行，正当广集兵资，必不能轻军深入。两月之间，足可克此三竖，吾事必矣。"遂师次于渥源。师奴率众来距，大战，败之，尽俘其众。又擒兰犊，收其士马。苌乃掘苻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将军王宣率众降苌。

初，关西雄杰以苻氏既终，苌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苌

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兒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时天大雪，苌下书深自责罚，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立太学，礼先贤之后。

敦煌索卢曜请刺苻登，苌曰："卿以身徇难，将为谁乎？"曜曰："臣死之后，深以友人陇西辛暹仰托。"苌遣之。事发，为登所杀，苌以暹为骑都尉。

登进逼安定，诸将劝苌决战，苌曰："与穷寇竞胜，兵家之下。吾将以计取之。"于是留其尚书令姚旻守安定，夜袭登辎重于大界，克之。诸将或欲因登骇乱击之，苌曰："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遂止。苌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余家安于阴密，遣弟征南靖镇之。

立社稷于长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

尹纬、姚晃谓古成诜曰："苻登穷寇，历年未灭，奸雄鸱峙，所在纠扇，夷夏皆贰，将若之何？"诜曰："主上权略无方，信赏必罚，贤能之士，咸怀乐推，岂虑大业不成，氐贼不灭乎！"纬曰："登穷寇未灭，奸雄所在扇合，吾等宁无惧乎？"诜曰："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然恶地地狭众寡，不足为忧。苻登藉乌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驱除，然后克定大业。昔汉、魏之兴也，皆十有余年，乃能一同于海内，五六年间未为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发，可谓无敌于天下耳，取登有余力。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厉兵秣马，以候天机。如其鸿业不成者，诜请腰斩以谢明公。"纬言之于苌，苌大悦，赐诜爵关内侯。

雷恶地率众降苌，拜为镇东将军。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氐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城于杏城，雷恶地应之，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苌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苌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苌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绝。苌每见一军至，辄有

喜色。群下怪而问之，苌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褐飞等以苌兵少，尽众来攻。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苌遣镇远王超、平远谭亮率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及首级万余。恶地请降，苌待之如初。恶地每谓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校数诸雄，如吾之徒，皆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恶地猛毅清肃，不可干以非义，岭北诸豪皆敬惮之。

苌命其将当城于营处一栅孔中莳树一根，以旌战功。岁余，问之，城曰：“营所至小，已广之矣。”苌曰：“少来斗战无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万众，国之事业，由此克举。小乃为奇，大何足贵！”

贰城胡曹寅、王达献马三千匹。以寅为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达镇远将军、金城太守。

苌性简率，群下有过，或面加骂辱。太常权翼言于苌曰：“陛下弘达自任，不修小节，驾驭群雄，苞罗俊异，弃嫌录善，有高祖之量。然轻慢之风，所宜除也。”苌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汉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闻谠言，安知过也！”

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

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将吏亡灭者，各随所亲以立后，振给长育之。

镇东苟曜据逆万堡，密引苻登。苌与登战，败于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慎于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者，必有由也。”苌闻而谓硕德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迳据吾东，必苟曜竖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变成，其祸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竖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进战，大败之，登退屯于郿。登将金槌以新平降苌，苌轻将数百骑入槌营。群下谏之，苌曰：“槌既去苻登，复欲图我，将安所归！且怀德初附，推款委质，吾复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异谋，槌不从而止。

苌如阴密攻登，敕其太子兴曰：“苟曜好奸变，将为国害，闻吾还北，必来见汝，汝便执之。”苟曜果见兴于长安，兴遣尹纬让而诛之。

苌大败登于安定东，置酒高会，诸将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

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苌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当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驾驭英雄，收罗隽异，三也；董率大众，履险若夷，上下咸允，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策任群贤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称万岁。

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苻登骠骑将军没奕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节、车骑将军、高平公。

苌寝疾，遣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其太子兴诣行营。征南姚方成言于兴曰：“今寇贼未灭，上复寝疾，王统、苻胤等皆有部曲，终为人害，宜尽除之。”兴于是诛苻胤、王统、王广、徐成、毛盛，乃赴召。兴至，苌怒曰：“王统兄弟是吾州里，无他远志，徐成等昔在秦朝，并为名将。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辄便诛害，令人丧气！”

苌下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

苻登与窦冲相持，苌议击之，尹纬言于苌曰：“太子纯厚之称，著于遐迩，将领英略，未为远近所知。宜遣太子亲行，可以渐广威武，防窥窬之原。”苌从之，戒兴曰：“贼徒知汝转近，必相驱入堡，聚而掩之，无不克矣。”比至胡空堡，冲围自解。登闻兴向胡空堡，引还，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咸如苌策。使兴还镇长安。

苌下书除妖谤之言及赦前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其罪罪之。

晋平远将军、护氐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苌，晋将杨佺期、赵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败晋师，斩赵睦。以佛嵩为镇东将军。

苌如长安，至于新支堡，疾笃，舆疾而进。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惧，走入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余。寤而惊悸，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苌遂狂言，或称“臣苌，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至长安，召太尉姚旻、尚书左仆射尹纬、右仆射姚晃、尚书狄伯支等入，受遗辅政。苌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时年六十四，在位八年。伪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载记第十七

姚兴上

姚兴，字子略，苌之长子也。苻坚时为太子舍人。苌之在马牧，兴自长安冒难奔苌，苌立为皇太子。苌出征讨，常留统后事。及镇长安，甚有威惠。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

苌死，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硕德将佐言于硕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丧代之际，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观望事势。"硕德曰："太子志度宽明，必无疑阻。今苻登未灭而自寻干戈，所谓追二袁之踪，授首与人。吾死而已，终不若斯。"及至，兴优礼而遣之。

兴自称大将军，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率众伐苻登。咸阳太守刘忌奴据避世堡以叛，兴袭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废桥，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堡以距登。登众甚盛，兴虑详不能遏，乃自将精骑以迫登，遣尹纬领步卒赴详。纬用详计，据废桥以抗登。登因急攻纬，纬将出战，兴驰遣狄伯支谓纬曰："兵法不战而制人者，盖为此也。苻登穷寇，宜持重，不可轻战。"纬曰："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枭殄逆竖，大事去矣。纬敢以死争。"遂与登战，大破之，登众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溃，登奔雍。兴乃发丧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

先是，苻登使弟广守雍，子崇屯胡空堡，闻登败，各弃守走。登无所投据，遂奔平凉，率其余众入马毛山。兴自安定如泾阳，与登战于山南，斩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

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窦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窦冲走汧川，汧川氐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于兴。

封征虏绪为晋王，征西硕德为陇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纬、齐难、杨佛嵩等并为公侯，其余封爵各有差。

鲜卑薛勃于贰城为魏军所伐，遣使请救，使姚崇赴救。魏师既还，薛勃复叛，崇伐而执之，大收其士马而还。

兴追尊其庶母孙氏为皇太后，配飨太庙。

杨盛保仇池，遣使请命，拜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鲜卑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兴处之于成纪，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平襄公。

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于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据本县以叛，自称秦州刺史。硕德进讨之，乳率众降。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征乳为尚书。强熙及略阳豪族权干城率众三万围上邽，硕德击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归晋。硕德西讨干城，干城降。

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

慕容永既为慕容垂所灭，河东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兴遣姚绪讨之。恭等依河距守，绪不得济。镇东薛强先据杨氏壁，引绪从龙门济河，遂入蒲坂。恭势屈，请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

兴母虵氏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议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兴尚书郎李嵩上疏曰“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尹纬驳曰：“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遵汉、魏之权制，岂所望于朝贤哉！其一依嵩议。”

鲜卑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辅国弥姐高地、建节杜成等皆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兴率步骑二万亲讨之，勃惧，弃其众奔于高平公没奕于，于执而送之。

泫氏男姚买得欲因兴葬母虵氏杀兴，会有告之者，兴未之信，遣李嵩诈往。买得具以告嵩，嵩还，以闻，兴乃赐买得死，诛其党与。

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

兴率众寇湖城，晋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于兴。遂如陕城，进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阳，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

兴下书，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亲为之立后。

武都氐屠飞、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略三千余家，据方山以叛。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

兴留心政事，苞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逃匿，终身不敢见诜。

兴遣将镇东杨佛嵩攻陷洛阳。

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兴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于是其太尉赵公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谏曰："伏惟陛下勋格皇天，功济四海，威灵振于殊域，声教暨于遐方，虽成汤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业，未足比喻。方当廓靖江、吴，告成中岳，岂宜过垂冲损，违皇天之眷命乎！"兴曰："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庙，大赦，改元弘始。赐孤独鳏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青彡皆以黩货诛，于是郡国肃然矣。洛阳既陷，自淮、汉已北诸城，多请降送任。

兴下书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

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后，未见宽猛之中。”兴大悦，拜华中书令。

兴如河东。时姚绪镇河东，兴待以家人之礼。下书封其先朝旧臣姚驴硊、赵恶地、王平、马万载、黄世等子为五等子男。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边熙上陈军令烦苛，宜遵简约。兴览而善之，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

姚绪、姚硕德固让王爵，许之。绪、硕德威权日盛，兴恐奸佞小人沮惑之，乃简清正君子为之辅佐。

兴以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下书褒美，增抚邑一百户，赐超爵关内侯，佩等进位一级。

使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兴潜军赴之，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兴进如枹罕，班赐王公以下，遍于卒伍。

兴之西也，没奕于密欲乘虚袭安定，长史皇甫序切谏乃止。于自恨失言，阴欲杀序。

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

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埸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晋将军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归于建鄴。

魏人袭没奕于，于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赫连勃勃奔于秦州。魏军进次瓦亭，长安大震，诸城闭门固守。魏平阳太守贰尘入侵河东。兴于是练兵讲武，大阅于城西，于勇壮异者召入殿中。引见群臣于东堂，大议伐魏。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不从。司隶姚显进曰：“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可使诸将分讨，授以庙胜之策。”兴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乱

为务，吾焉得而辞之！”

兴立其子泓为皇太子，大赦境内，赐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

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姚硕德、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平等军次河东，兴遣其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自和宁赴援，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见骑，并集平望，以会于兴。使没奕于权镇上邽，中军、广陵公敛权镇洛阳，姚显及尚书令姚晃辅其太子泓，入直西宫。

硕德至姑臧，大败吕隆之众，俘斩一万。隆将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先是，秃发利鹿孤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玄盛据敦煌，与吕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

兴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长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逐据柴壁。魏军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兴至蒲坂，惮而不进。

时硕德攻吕隆，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粮积粟，为持久之计。隆惧，遂降。硕德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西土悦之。

姚平粮竭矢尽，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将四万余人，皆为魏所擒。兴下书，军士战没者，皆厚加褒赠。魏军乘胜进攻蒲坂，姚绪固守不战，魏乃引还。

兴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

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兴临东堂引见，谓虔之等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办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籍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兴大悦，以虔之为大司农，余皆有拜授。虔之固让，请疆埸自效，改授假节、宁南将军、广州刺史。

兴立其昭仪张氏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谌、愔、璞、质、逵、裕、国兒皆为公。遣其兼大鸿胪梁斐，以新平张构为副，拜秃发傉檀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

安西将军、高昌侯。

兴遣镇远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王松忿率骑助吕隆等守姑臧。松忿至魏安，为僵檀弟文真所围，众溃，执松忿，送于僵檀。僵檀大怒，送松忿还长安，归罪文真，深自陈谢。

兴下书，录马嵬战时将吏，尽擢叙之，其堡户给复二十年。

兴性俭约，车马无金玉之饰，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颇损农要。京兆杜挺以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著《丰草诗》以箴之，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焉。兴皆览而善之，赐以金帛，然终弗能改。

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兴遣杨佛嵩率骑五千，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遂寇陷南乡，擒建威将军刘嵩，略地至于梁国而归。又遣其兼散骑常侍席确诣凉州，征吕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吕隆惧秃发僵檀之逼，表请内徙。兴遣齐难及镇西姚诘、镇远乞伏乾归、镇远赵曜等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难至姑臧，以其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属于长安。沮渠蒙逊遣弟如子贡其方物。王尚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

桓玄遣使来聘，请辛恭靖、何澹之。兴留恭靖而遣澹之，谓曰："桓玄不推计历运，将图篡逆，天未忘晋，必将有义举，以吾观之，终当倾覆。卿今驰往，必逢其败，相见之期，迟不云远。"初，恭靖至长安，引见兴而不拜，兴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靖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兴怒，幽之别室。至是，恭靖亦逾墙遁归。

兴遣其将姚硕德、姚敛成、姚寿都等率众三万，伐杨盛于仇池。寿都等入自宕昌，敛成从下辩而进。盛遣其弟寿距成，从子斌距都。都逆击擒之，尽俘其众。杨寿等惧，率众请降。硕德还师。

晋汝南太守赵策委守奔于兴。

兴如赵逍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乘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

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恆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使姚硕德及冠军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赵琨自宕昌而进，遣其将敛俱寇汉中。

时刘裕诛桓玄，迎复安帝，玄卫将军、新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卫将军桓谧，中书令桓胤，将军何澹之等奔于兴。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匡辅晋室，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

姚硕德等频败杨盛，盛惧，请降，遣子难当及僚佐子弟数十人为质，硕德等引还。署盛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敛俱陷城固，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

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兴谦恭孝友，每见绪及硕德，如家人之礼，整服倾悚，言则称字，车马服玩，必先二叔，然后服其次者，朝廷大政，必谘之而后行。

太史令郭馨言于兴曰："戌亥之岁，当有孤寇起于西北，宜慎其锋。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乱麻，戎马悠悠会陇头，鲜卑、乌丸居不安，国朝疲于奔命矣。"时所在有泉水涌出，传云饮则愈病，后多无验。屡有妖人自称神女，戮之乃止。

兴大阅，自杜邮至于羊牧。兴以姚硕德来朝，大赦其境内。及硕德归于秦州，兴送之，及雍乃还。

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二百余人，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尚，兴弗许。引威见之，威流涕谓兴曰："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杖良牧惠化。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若亻辱檀才望应代，臣岂敢言。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如所传实者，是为弃人贵畜。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开建河西，隔绝诸戎，断匈奴右臂，所以终能

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犭严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旰食之忧。”兴乃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又遣使喻僝檀。会僝檀已至姑臧，普以状先告之。僝檀惧，胁遣王尚，遂入姑臧。

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曰：

臣州荒裔，邻带寇仇，居泰无垂拱之安，运否离倾覆之难。自张氏颓基，德风绝而莫扇；吕数将终，枭鹗以之翻翔。群生婴罔极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祸。幸皇鉴降眷，纯风远被。刺史王尚受任垂灭之州，策成难全之际，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劳逸丰约，与众同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然后振王威以扫不庭，回天波以荡氛秽。则群逆冰摧，不俟硃阳之曜；若秋霜陨箨，岂待劲风之威。何定远之足高，营平之独美！经始甫尔，会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终于必成，易失之机践之而莫展。当其时而明其事者，谁不慨然！

既远役遐方，劬劳于外，虽效未酬恩，而在公无阙。自至京师，二旬于今，出车之命莫逮，萋斐之责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杀逃人薄禾等为南台所禁，天鉴玄镜，暂免囹圄，讥绳之文，未离简墨。裴氏年垂知命，首发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迈姿陋，何用送为！边籓耍捍，众力是寄，禾等私逃，罪应宪墨，以杀止杀，安边之义也。假若以不送裴氏为罪者，正阙奚官之一女子耳。论勋则功重，言瑕则过微。而执宪吹毛求疵，忘劳记过，斯先哲所以泣血于当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泪。

且尚之奉国，历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优劣简在圣心，就有微过，功足相补，宜弘罔极之施，以彰覆载之恩。

臣等生自西州，无翰飞之翼，久沈伪政，绝进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发，遂策名委质，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茧披款，惟陛下亮之。

兴览之大悦，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隽。”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台，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于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于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

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余文比之，未足称多。琳琅出于昆岭，明珠生于海滨，若必以地求人，则文命大夏之弃夫，姬昌东夷之摈士。但当问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尚之罪，以为尚书。

载记第十八

姚兴下

晋义熙二年，平北将军、梁州督护苻宣入汉中，兴梁州别驾吕营、汉中徐逸、席难起兵应宣，求救于杨盛。盛遣军临泿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兴。杨盛复通于晋。

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

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钟，右仆射、济阳王嶷，高都公始，皆来奔。

华山郡地涌沸，广袤百余步，烧生物皆熟，历五月乃止。

赫连勃勃杀高平公没奕于，收其众以叛。

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以魏别立后，遂绝婚，故有柴壁之战。至是，复与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国、康宦还长安，皆复其爵位。

时秃发傉檀、沮渠蒙逊迭相攻击，傉檀遂东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

蜀谯纵遣使称藩，请桓谦，欲令顺流东伐刘裕。兴以问谦，谦请行，遂许之。

使中军姚弼、后军敛成、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傉檀，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谏曰："傉檀恃远，轻敢违逆，宜诏蒙逊及李玄盛，使自相攻击。待其毙也，然后取之，此卞庄之举也。"兴不从。勃勃退保河曲。弼济自金城，弼部将姜纪言于弼曰："今王师声讨勃勃，傉檀犹豫，未为严防，请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人皆为吾有，孤城独立，坐可克也。"弼不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其兵击弼，弼败，退据西苑。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诸军节度。至高平，闻弼败绩，兼道赴之，抚慰河外，率众而还。傉檀遣使人徐宿诣兴谢罪。

齐难为勃勃所擒。兴遣平北姚冲、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冲次于岭北，欲回师袭长安，伯支不从，乃

止，惧其谋泄，遂鸩杀伯支。

时王师伐谯纵，大败之，纵遣使乞师于兴。兴遣平西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王师引还。纵遣使拜师，仍贡其方物。兴遣其兼司徒韦华持节策拜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备物典策一如魏、晋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

兴自平凉如朝那，闻冲谋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绝人，犹欲隐忍容之。敛成泣谓兴曰："冲凶险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寝不安席，愿早为之所。"兴曰："冲何能为也！但轻害名将，吾欲明其罪于四海。"乃下书赐冲死，葬以庶人之礼。

晋河间王子国璠、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兴谓之曰："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璠等曰："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来，实非诚款，所以避死耳。"兴嘉之，以国璠为建义将军、扬州刺史，叔道为平南将军、兖州刺史，赐以甲第。

兴如贰城，将讨赫连勃勃，遣安远姚详及敛曼嵬、镇军彭白狼分督租运。诸军未集而勃勃骑大至，兴欲留步军，轻如嵬营。众咸惶惧，群臣固以为不可，兴弗纳。尚书郎韦宗希旨劝兴行。兰台侍御史姜楞越次而进曰："韦宗倾险不忠，沮败国计，宜先腰斩以谢天下。脱车驾动轸，六军骇惧，人无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单使以征详等。"兴默然。右仆射韦华等谏曰："若车骑轻动，必不战自溃，嵬营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图之。"兴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氐兵以继之。文宗与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战，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兴还长安。

谯纵遣其侍中谯良、太常杨轨朝于兴，请大举以寇江东。遣其荆州刺史桓谦、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兴乃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谦屯枝江，林屯江津。谦，江左贵族，部曲遍于荆、楚，晋之将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刘道规大惧，婴城固守。雍州刺史鲁宗之率襄阳之众救之，道规乃留宗之守江陵，率军逆战。谦等舟师大盛，兼列步骑以待之。大战枝江，谦败绩，乘轻舸奔就苟林，晋人获而斩之。苟林惧而引归。

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

之。

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及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回从朝门而入。旦而召满聪，进位二等。

乞伏乾归以众叛，攻陷金城，执太守任兰。兰厉色责乾归以背恩违义，乾归怒而囚之，兰遂不食而死。

赫连勃勃遣其将胡金纂将万余骑攻平凉。兴如贰城，因救平凉，纂众大溃，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阳，执北中郎将姚广都。兴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避勃勃内徙，兴处佛于湟山泽，炽、云于陈仓。勃勃寇陇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众而归。兴自安定追之，至寿渠川，不及而还。

初，天水人姜纪，吕氏之叛臣，阿诌奸诈，好问人之亲戚。兴子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至是，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矣。

兴以勃勃、乾归作乱西北，儒檀、蒙逊擅兵河右，畴咨将帅之臣，欲镇抚二方。陇东太守郭播言于兴曰：“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若得文武之才以绥抚之，足以靖塞奸略。”兴曰；“吾每思得廉颇、李牧镇抚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负败。卿试举之。”播曰：“清洁善抚边，则平陆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则建威王焕；赏罚必行，临敌不顾，则奋武彭蚝。”兴曰：“蚝令行禁止则有之，非绥边之才也。始、焕年少，吾未知其为人。”播曰：“广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镇督一方，愿陛下远鉴前车，近悟后辙。”兴不从，以其太常索棱为太尉，领陇西内史，绥诱乾归。政绩既美，乾归感而归之。太史令任猗言于兴曰：“白气出于北方，东西竟天五百里，当有破军流血。”乞伏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兴以勃勃之难，权宜许之，假干归及其子炽磐官爵。

姚详时镇杏城，为赫连勃勃所逼，粮尽委守，南奔大苏。勃勃耍之，众散，为勃勃所执。时遣卫大将军显迎详，详败，遂屯杏城，因令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

颍川太守姚平都自许昌来朝，言于兴曰：“刘裕敢怀奸计，屯聚芍陂，有扰边之志，宜遣烧之，以散其众谋。”兴曰：“裕之轻弱，安敢窥

吾疆埸！苟有奸心，其在子孙乎！”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兒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

时西胡梁国兒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兒不以为意。前后征伐，屡有大功，兴以为镇北将军，封平舆男，年八十余乃死。

时客星入东井，所在地震，前后一百五十六。兴公卿抗表请罪，兴曰：“灾谴之来，咎在元首；近代或归罪三公，甚无谓也。公等其悉冠履复位。”

仇池公杨盛叛，侵扰祁山。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立节杨伯寿统步卒继之，前将军姚恢、左将军姚文宗入自鹫陕，镇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陕，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汧城，讨盛。兴将轻骑五千，自雍赴之，与诸将军会于陇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于嵩曰：“先皇神略无方，威武冠世，冠军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辅，再入仇池，无功而还。非杨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势然也。今以赵琨之众，使君之威，准之先朝，实未见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闻？”嵩不从。盛率众与琨相持，伯寿畏懦弗进，琨众寡不敌，为盛所败，兴斩伯寿而还。嵩乃具陈松忿之言，兴善之。

乾归为其下人所杀，子炽磐新立，群下咸劝兴取之。兴曰：“乾归先已返善，吾方当怀抚，因丧伐之，非朕本志也。”

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领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嵩发数日，兴谓群臣曰：“佛嵩骁勇果锐，每临敌对寇，不可制抑，吾常节之，配兵不过五千。今众旅既多，遇贼必败。今去已远，追之无及，吾深忧之。”其下咸以为不然。佛嵩果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

兴立昭仪齐氏为皇后。又下书以其故丞相姚绪、太宰姚硕德、太傅姚旻、大司马姚崇、司徒尹纬等二十四人配飨于苌庙。兴以大臣屡丧，令所司更详临赴之制。所司白兴，依故事东堂发哀。兴不从，每大臣死，皆亲临之。

姚文宗有宠于姚泓，姚弼深疾之，诬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为证。兴怒，赐文宗死。是后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

时贰县羌叛兴，兴遣后将军敛成、镇军彭白狼、北中郎将姚洛都讨之。敛成为羌所败，甚惧，诣赵兴太守姚穆归罪。穆欲送杀之，成怒，奔赫连勃勃。

兴遣姚绍与姚弼率禁卫诸军镇抚岭北。辽东侯弥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阴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杀其众七百余人，徙二千余户于郑城。

弼宠爱方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渐欲广树爪牙，弥缝其阙。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犹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倾国乱家。广平公弼奸凶无状，潜有陵夺之志，陛下宠之不道，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徙，莫不鳞凑其侧。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诚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兴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无废立之事，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减其威权。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兴默然。

兴寝疾，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兴舆疾讨之，斩常，执弘而还，徙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

兴疾笃，其太子泓屯兵于东华门，侍疾于谘议堂。姚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抚军姚绍及侍中任谦、右仆射梁喜、冠军姚赞、京兆尹尹昭、辅国敛曼嵬并典禁兵，宿卫于内。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诸藩，论弼逆状。懿流涕以告将士曰："上今寝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广平公弼拥兵私第，不以忠于储宫，正是孤徇义亡身之日。诸君皆忠烈之士，亦当同孤徇斯举也。"将士无不奋怒攘袂曰："惟殿下所为，死生不敢贰。"于是尽赦囚徙，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建牙誓众，将赴长安。镇东、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阳，平西姚谌起兵于雍，将以赴泓之难。兴疾瘳，朝其群臣，征虏刘羌泣谓兴曰："陛下寝疾数旬，奈何忽有斯事！"兴曰："朕过庭无训，使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陈所怀，以安社稷。"尹昭曰："广平公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贰，自宜置之刑书，以明典宪。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纾窥窬之祸，全天性之恩。"兴谓梁喜曰："卿以为何如？"喜曰："臣之愚见，如昭所陈。"兴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

其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懿等闻兴疾瘳，各罢兵还镇。懿、恢及弟谌等皆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兴弗许。

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之曰："卿久处东藩，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

时姚懿、姚洸、姚宣、姚谌来朝，使姚裕言于兴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陈。"兴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论，陛下所宜垂听。若懿等言违大义，便当肆之刑辟，奈何距之！"于是引见谘议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圣起基，陛下以神武定业，方隆七百之祚，为万世之美，安可使弼谋倾社稷。宜委之有司，肃明刑宪。臣等敢以死请。"兴曰："吾自处之，非汝等所忧。"先是，大司农窦温、司徙左长史王弼皆有密表，劝兴废立。兴虽不从，亦不以为责。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广平公弼怀奸积年，谋祸有岁，倾谄群竖为之画足，衅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圣朝之乱，起自爱子。今虽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党犹繁，扇惑不已，弼之乱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绝祸始。"兴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兴默然。

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树党东宫，弼恶之，每规陷害周。周抗志确然，不为之屈。兴嘉其守正，以周为中书监。

兴如三原，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已北，未尝不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于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历级而进之，不使有后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仄陋，助吾举之。"梁喜对曰："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兴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据江陵，雍州刺史鲁宗之据襄阳，与刘裕相攻，遣使求援。兴遣姚成王、司马国璠率骑八千赴之。

弼恨姚宣之毁己，遂谮宣于兴。会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丕以无匡辅之益，将戮之。丕性倾巧，因诬宣罪状。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尹昭言于兴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乱者，陛下之谓也。"兴弗纳。赫连勃勃攻杏城，兴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兴如北地，弼次于三树，遣弼及敛曼嵬向新平，兴还长安。

姚成王至于南阳，司马休之等为刘裕所败，引归。休之、宗之等遂与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宁朔将军、梁州刺史马敬，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鲁轨，宁朔将军、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

勃勃遣其将赫连建率众寇贰县，数千骑入平凉。姚恢与建战于五井，平凉太守姚兴都为建所获，遂入新平。姚弼讨之，战于龙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长安。初，勃勃攻彭双方于石堡，方力战距守，积年不能克。至是，闻建败，引归。

休之等至长安，兴谓之曰："刘裕崇奉晋帝，岂便有阙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谓臣曰：'刘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鳞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可以崇礼，不宜放之。"兴曰："司马氏脱如所记，留之适足为患。"遂遣之。

扬武、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氏胡数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黄金等起义兵以掎宦，宦乃率众归罪。兴赦之，复其爵位。

时白虹贯日，有术人言于兴曰："将有不祥之事，终当自消。"时兴药动，姚弼称疾不朝，集兵于第。兴闻之怒甚，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杀之。泓言于兴曰："臣诚不肖，不能训谐于弟，致弼构造是非，仰惭天日，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除臣而国宁，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听臣守藩。"兴惨然改容，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于谘议堂，密谋收弼。时姚绍屯兵雍城，驰遣告之，数日不决。弼党凶惧。兴虑其为变，乃收弼，囚之中曹，穷责党与，将杀之。泓流涕固请之，乃止。兴谓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养群贤，保全吾子。"于是皆赦弼党。

灵台令张泉又言于兴曰：“荧惑入东井，旬纪而返，未余月，复来守心。王者恶之，宜修仁虚己，以答天谴。”兴纳之。

正旦，兴朝群臣于太极前殿，沙门贺僧恸泣不能自胜，众咸怪焉。贺僧者，莫知其所从来也，言事皆有效验，兴甚神礼之，常与隐士数人预于宴会。

兴如华阴，以泓监国，入居西宫。因疾笃，还长安。泓欲出迎，其宫臣曰：“今主上疾笃，奸臣在侧，广平公每希颢非常，变故难测。今殿下若出，进则不得见主上，退则有弼等之祸，安所归乎！自宜深抑情礼，以宁宗社。”泓从之，乃拜迎于黄龙门樽下。弼党见兴升舆，咸怀危惧。尹冲等先谋欲因泓出迎害之，尚书姚沙弥曰：“若太子有备，不来迎侍，当奉乘舆直趣公第。宿卫者闻上在此，自当来奔，谁与太子守乎！吾等以广平公之故，陷身逆节。今以乘舆南幸，自当是杖义之理，匪但救广平之祸，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从，欲随兴入殿中作乱，复未知兴之存亡，疑而不发。兴命泓录尚书事，使姚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敛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内之武库。

兴疾转笃，兴妹伪南安长公主问疾，不应。兴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计。”于是愔与其属率甲士攻端门，殿中上将军敛曼嵬勒兵距战，右卫胡翼度率禁兵闭四门。愔等遣壮士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泓时侍疾于谘议堂，遣敛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库距战，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愔等既不得进，遂烧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禁兵见兴，喜跃，贯甲赴贼，贼众骇扰。和都勒东宫兵自后击之，愔等奔溃，逃于骊山，愔党吕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师。兴引绍及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入内寝，受遗辅政。义熙十二年，兴死，时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伪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尹纬，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营产业。身长八尺，腰带十围，魁梧有爽气。每览书传至宰相立勋之际，常辍书而叹。苻坚以尹赤之降姚襄，诸尹皆禁锢不仕。纬晚乃为吏部令史，风志豪迈，郎皆惮之。坚末年，祆星见于东井，纬知坚将灭，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长叹。友人略阳桓识怪而问之，纬曰：“天时如此，正是霸王龙飞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难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惧交怀。”

及姚苌奔马牧，纬与尹详、庞演等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遂为佐命元功。苌既败苻坚，遣纬说坚，求禅代之事。坚问纬曰：“卿于朕何

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

纬性刚简清亮，慕张子布之为人。冯翊段铿性倾巧，苌爱其博识，引为侍中。纬固谏以为不可，苌不从。纬屡众中辱铿，铿心不平之。苌闻而谓纬曰：“卿性不好学，何为憎学者？”纬曰：“臣不憎学，憎铿不正耳。”苌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萧何，真何如也？”纬曰：“汉祖与萧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贵。陛下起贵中，是以贱臣。”苌曰：“卿实不及，胡为不也？”纬曰：“陛下何如汉祖？”苌曰：“朕实不如汉祖，卿远萧何，故不如甚也。”纬曰：“汉祖所以胜陛下者，以能远段铿之徒故耳。”苌默然，乃出铿为北地太守。

苌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历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清河侯。

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谓纬曰：“足下平生自谓：‘时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则追二疏、硃云，发其狂直，不能如胡广之徒洿隆随俗。’今遇其时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欤！”纬曰：“吾之所庶几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识韩信于羁旅，以斯为愧耳。立功立事，窃谓未负昔言。”兴闻而谓纬曰：“君之与寿言也，何其诞哉！立功立事，自谓何如古人？”纬曰：“臣实未愧古人。何则？遇时来之运，则辅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龙飞之始，翦灭苻登，荡清秦、雍，生极端右，死飨庙庭，古之君子，正当尔耳。”兴大悦。及死，兴甚悼之，赠司徙，谥曰忠成侯。

载记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兴之长子也。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兴将以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为太子。兴每征伐巡游，常留总后事。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时尚书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过宽，议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则壮厉之心生；政教烦苛，则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风靡草。君等参赞朝化，弘昭政轨，不务仁恕之道，惟欲严法酷刑，岂是安上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

兴之如平凉也，冯翊人刘厥聚众数千，据万年以叛。泓遣镇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兵讨之，斩厥，赦其余党。诸将咸劝泓曰："殿下神算电发，荡平丑逆，宜露布表言，广其首级，以慰远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后事，使式遏寇逆。吾绥御失和，以长奸寇，方当引咎责躬，归罪行间，安敢过自矜诞，以重罪责乎！"其右仆射韦华闻而谓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实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夺嫡之谋，泓恩抚如初，未尝见于色。姚绍每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为嫌。及僭立，任绍以兵权，绍亦感而归诚，卒守其忠烈。其明识宽裕，皆此类也。

兴既死，秘不发丧。南阳公姚愔及大将军尹元等谋为乱，泓皆诛之。命其齐公姚恢杀安定太守吕超，恢久乃诛之。泓疑恢有阴谋，恢自是怀贰，阴聚兵甲焉。泓发丧，以义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庐于谘议堂。既葬，乃亲庶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尽直言，政有不便于时，事有光益宗庙者，极言勿有所讳。

初，兴徙李闰羌三千家于安定，寻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遣抚军姚赞讨之。容降，徙其豪右数百户于长安，余遣还李闰。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于泓，姚绍讨擒之。姚宣时镇李闰，未知雍败，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众既发，宣参军韦宗奸谄好乱，说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末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难未可弭也。殿下居维城之任，宜深虑之。邢望地形险固，总三方之要，若能据之，虚心抚御，非但克固维城，亦霸王之业也。"宣乃率户三万八千，弃李闰，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诸羌据李闰以叛，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

罪，绍怒杀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谕宣，佛生遂赞成宣计。绍数其罪，又戮之。

泓下书，士卒死王事，赠以爵位，永复其家。将封宫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赞谏曰："东宫文武，自当有守忠之诚，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悬爵于朝，所以惩劝来效，标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与宫臣同此百忧，独享其福，得不愧于心乎！"赞默然。姚绍进曰："陛下不忘报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须来春，然后议之。"乃止。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所在残掠。征东姚懿自蒲坂讨弘，战于平阳，大破之，执弘，送于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

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执建节王总，遂逼秦州。泓遣后将军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与平追盛及于竹岭，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赞至清水，嵩为盛所败，嵩及秦都、王焕皆战死。赞至秦州，退还仇池。先是，天水冀县石鼓鸣，声闻数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声者八，山崩舍坏，咸以为不祥。及嵩将出，群僚固谏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于难。识者以为秦州泓之故乡，将灭之征也。

赫连勃勃攻陷阴密，执秦州刺史姚军都，坑将士五千余人。军都□真目厉声数勃勃残忍之罪，不为之屈，勃勃怒而杀之。勃勃既克阴密，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征北姚恢弃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俨、华韬等率众距恢，恢单骑归长安。立节弥姐成、建武裴岐为俨所杀，镇西姚谌委镇东走。勃勃遂据雍，抄掠郿城。姚绍及征虏尹昭、镇军姚洽等率步骑五万讨勃勃，姚恢以精骑一万继之。军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俨闭门距之，杀鲜卑数千人，据安定以降。绍进兵蹑勃勃，战于马鞍坂，败之，追至朝那，不及而还。

杨盛遣兄子倦入寇长蛇。平阳氐苟渴聚众千余，据五丈原以叛，遣镇远姚万、恢武姚难讨之，为渴所败。姚谌讨渴，擒之。泓使辅国敛曼嵬、前将军姚光兒讨杨倦于陈仓，倦奔于散关。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阳，车骑姚裕、前将军彭白狼、建义蛇玄距却之。

寻而晋太尉刘裕总大军伐泓，次于彭城，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入自淮、肥，攻漆丘、项城，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泓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王师遂入颍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济攻破之，缚遵而致

诸军门。遵厉色曰：“古之王者伐国，待士以礼。君奈何以不义行师，待国士以非礼乎。”道济怒杀之。姚绍闻王师之至，还长安，言于泓曰：“晋师已过许昌，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无深害也。如其不尔，晋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将若之何！事机已至，宜在速决。”其左仆射梁喜曰：“齐公恢雄勇有威名，为岭北所惮，镇人已与勃勃深仇，理应守死无贰，勃勃终不能弃安定远寇京畿。若无安定，虏马必及于郿、雍。今关中兵马足距晋师，岂可未有忧危先自削损也。”泓从之。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齐公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陛下，自陛下龙飞绍统，未有殊赏以答其意。今外则致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

王师至成皋，征南姚洸时镇洛阳，驰使请救。泓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以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征东、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为之声援。洸部将赵玄说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骇惧，众寡势殊，难以应敌。宜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师之援，不可出战。如脱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于坚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道济，主簿阎恢、杨虔等皆禹之党，嫉玄忠诚，咸共毁之，固劝洸出战。洸从之，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以距王师。玄泣谓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为奸孽所误，后必悔之，但无及耳。”会阳城及成皋、荥阳、武牢诸城悉降，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奔还。玄与晋将毛德祖战于柏谷，以众寡而败，被疮十余，据地大呼，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疮已重，君宜速去。”鉴曰：“若将军不济，当与俱死，去将安之！”皆死于阵。姚禹逾城奔于王师。道济进至洛阳、洸惧，遂降。时阎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会洛阳已没，遂留屯不进。

姚懿嶮薄，惑于信受，其司马孙暢奸巧倾佞，好乱乐祸，劝懿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自立。懿纳之，乃引兵至陕津，散谷以赐河北夷夏，欲虚损国储，招引和戎诸羌，树已私惠。懿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固谏懿曰：“殿下以母弟之亲，居分陕之重，安危休戚，与国共之。汉有七国之难，实赖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西虏扰边，秦、凉覆败，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诸侯勤王之日。谷者，国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问殿下者，将何辞以报？”懿怒，笞而杀之。泓闻之，召姚绍等密谋

于朝堂。绍曰：“懿性识鄙近，从物推移，造成此事，惟当孙暢耳。但驰使征暢，遣抚军赞据陕城，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若暢奉诏而至者，臣当遣懿率河东见兵共平吴寇。如其逆衅已成，违距诏敕者，当明其罪于天下，声鼓以击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计也。”于是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蛇玄屯陕津，武卫姚驴屯潼关。

懿遂举兵僭号，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宁东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辞招诱，深自结托，送佩刀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骁骑王国率甲士数百攻成都，成都擒国，囚之，遣让懿曰：“明公以母弟之亲，受推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宜恭恪忧勤，匡辅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谋危宗庙，三祖之灵岂安公乎！此镇之粮，一方所寄，镇人何功，而欲给之！王国为蛇画足，国之罪人，已就囚执，听诏而戮之。成都方纠合义众，以惩明公之罪，复须大兵悉集，当与明公会于河上。”乃宣告诸城，勉以忠义，厉兵秣马，征发义租。河东之兵无诣懿者，懿深患之。临晋数千户叛应懿。姚绍济自薄津，击临晋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惧。镇人安定郭纯、王奴等率众围懿。绍入于蒲坂，执懿囚之，诛孙暢等。

泓以内外离叛，王师渐逼，岁旦朝群臣于其前殿，凄然流涕，群臣皆泣。时征北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趣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扬威姜纪率众奔之。建节彭完都闻恢将至，弃阴密，奔还长安。恢至新支，姜纪说恢曰：“国家重将在东，京师空虚，公可轻兵径袭，事必克矣。”恢不从，乃南攻郿城。镇西姚谌为恢所败，恢军势弥盛，长安大震。泓驰使征绍，遣姚裕及辅国胡翼度屯于沣西。扶风太守姚隽、安夷护军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扬威彭蚝皆惧而降恢。恢舅苟和时为立节将军，守忠不贰，泓召而谓之曰：“众人咸怀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纵妖贼，得肆其逆节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驰而加亲。如其罪极逆销，天盈其罚者，守忠执志，臣之体也。违亲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绶。姚绍率轻骑先赴难，使姚洽、司马国璠将步卒三万赴长安。恢从曲牢进屯杜成，绍与恢相持于灵台。姚赞闻恢渐逼，留宁朔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率诸军还长安。泓谢赞曰：“元子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变自同气，既上负祖宗，亦无颜见诸父。懿始构逆灭亡，恢复拥众内叛，将若之何？”赞曰：“懿等所以敢称兵内侮者，谅由臣等轻弱，无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与大将军不灭此贼，终不持面复见陛下！”泓于是班赐军士而遣之。恢众见诸军悉集，咸惧而思善，其将齐黄等弃恢而降。恢进军逼绍，赞自后要

击，大破之，杀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恸，葬以公礼。

至是，王镇恶至宜阳。毛德祖攻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众溃，德祖使骑追获之，既而杀晋守者奔固潼关。

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东。道济白陕北渡，攻蒲坂，使将军苟卓攻匈奴堡，为泓宁东姚成都所败。泓遣姚驴救蒲坂，胡翼度据潼关。泓进绍太宰、大将军、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侍中、司隶、宗正、节录并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绍固辞，弗许。于是遣绍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距王师于潼关。姚驴与并州刺史尹昭为表里之势，夹攻道济。道济深壁不战，沈林子说道济曰："今蒲坂城坚池浚，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限，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绍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乃弃蒲坂，南向潼关。姚赞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田子等进及青泥，姚绍方阵而前，以距道济。道济固垒不战，绍乃攻其西营，不克，遂以大众逼之。道济率王敬、沈林子等逆冲绍军，将士惊散，引还定城。绍留姚鸾守险，绝道济粮道。

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泓遣姚万距霸，姚彊距珍。姚鸾遣将尹雅与道济司马徐琰于潼关南，为琰所获，送之刘裕。裕以雅前叛，欲杀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宁不甘心。明公将以大义平天下，岂可使秦无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

泓遣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于尧柳，以备田子。姚绍谓诸将曰："道济等远来送死，众旅不多，婴垒自固者，正欲旷日持久，以待继援耳。吾欲分军还据阌乡，以绝其粮运，不至一月，道济之首可悬之麾下矣。济等既没，裕计自沮。"诸将咸以为然。其将胡翼度曰："军势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师不利，人心骇惧，胡可以战！"绍乃止。薛帛据河曲以叛。绍分道置诸军为掎角之势，遣辅国胡翼度据东原，武卫姚鸾营于大路，与晋军相接。沈林子简精锐衔枚夜袭之，鸾众溃战死，士卒死者九千余人。

姚赞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难运蒲坂谷以给其军，至香城，为王师所败。时泓遣姚谌守尧柳，姚和都讨薛帛于河东，闻王师要难，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难败，固破裕裨将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赞为林子所败，单马奔定城。绍遣左长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骑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绝

道济诸县租输。洽辞曰："夫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今兵众单弱，而远在河外，虽明公神武，然鞭短势殊，恐无所及。"绍不听。沈林子率众八千，耍洽于河上，洽战死，众皆没。绍闻洽等败，忿恚发病，托姚赞以后事，使姚难屯关西，绍呕血而死。

泓以晋师之逼，遣使乞师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将军、安平公乙旃眷，进据河内，游击将军王洛生屯于河东，为泓声援。

刘裕次于陕城，遣沈林子率精兵万余，越山开道，会沈田子等于青泥，将攻尧柳。泓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之，泓躬将大众继发。裕为田子所败，泓退次于灞上，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刘裕至潼关，遣将军硃超石、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赞距裕于关西，姚难屯于香城。裕遣王镇恶、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难军。镇东姚璞及姚和都击败猗之等于蒲坂，猗之遇害，超石弃其众奔于潼关。姚赞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轵关向河内，引魏军以蹑裕后。姚难既为镇恶所逼，引师而西。时大霖雨，渭水泛溢，赞等不得北渡。镇恶水陆兼进，追及姚难。泓自灞上还军，次于石桥以援之。赞退屯郑城。镇北姚彊率郡人数千，与姚难阵于泾上，以距镇恶。镇恶遣毛德祖击彊，大败，彊战死，难遁还长安。

刘裕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姚洸屯于沣西，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姚赞屯霸东，泓军于逍遥园。镇恶夹渭进兵，破姚丕于渭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姚谌及前军姚烈、左卫姚宝安、散骑王帛、建武姚进、扬威姚蚝、尚书右丞孙玄等皆死于阵，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赞闻泓之败也，召将士告之，众皆以刀击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与刘裕阴通，是日弃众奔裕。赞夜率诸军，将会泓于石桥，王师已固诸门，赞军不得入，众皆惊散。

泓计无所出，谋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谓泓曰："晋人将逞其欲，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怃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斩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焉。

姚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长江徙御，化龙创业，巨寇乘机而未宁，戎马交驰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于八际，天未厌乱，凶旅实繁。弋仲越自金方，言归石氏，抗直词于暴主，阐忠训于危朝，贻厥之谋，在乎归顺，鸣哀之义，有足称焉。景国弱岁英奇，见方孙策，详其干识，无忝斯言，遂践迷途，良可悲矣！

景茂因仲襄之绪，蹑苻亡之会，啸命群豪，恢弘霸业，假容冲之锐，俯定函、秦；挫雷恶之锋，载宁东北。在兹奸略，实冠凶徒。列树而表新营，虽云效绩；荐棘而陵旧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终，斯为幸也。

子略克摧勍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弟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籓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后患。委凉都于秃发，授朔方于赫连，专己生灾，边城继陷，距谏招祸，萧墙屡发，战无宁岁，人有危心。岂宜骋彼雄图，被深恩于介士；翻崇诡说，加殊礼于桑门！当有为之时，肄无为之业，丽衣腴食，殆将万数，析实谈空，靡然成俗。夫以汉朝殷广，犹鄙鸿都之费；况乎伪境日侵，宁堪永贵之役！储用殚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职是之由，坐致沦胥，非天丧也。

元子以庸懦之质，属倾扰之余，内难方殷，外御斯辍。王师杖顺，弭节而下长安；凶嗣失图，系组而降轵道。物极则反，抑斯之谓欤！

赞曰：弋仲刚烈，终表奇节。襄实英果，苌惟奸杰。兴始崇构，泓遂摧灭。贻诫将来，无践危辙。

载记第二十

李特李流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ＫＬ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廪君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

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同移者阎式、赵肃、李远、任回等咸叹异之。

初，流人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

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永康元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志，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故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宜使移还其本。若致之险地，将恐秦雍之祸萃于梁益，必贻圣朝西顾之忧。廞闻而恶之。时益州文武千余人已往迎滕，滕率众入州，廞遣众逆滕，战于西门，滕败，死之。

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风李攀、始平费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骑归廞。廞以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晓军法，不用麾帜，举矛为行伍，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阵肃然。廞恶其齐整，欲杀之而未言。长史杜淑、司马张粲言于廞曰：“传云五大不在边，将军起兵始尔，便遣李庠握强兵于外，愚窃惑焉。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愿将军图之。”廞敛容曰：“卿言正当吾意，可谓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会庠在门，请见廞，廞大悦，引庠见之。庠欲观廞意旨，再拜进曰：“今中国大乱，无复纲维，晋室当不可复兴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区宇，汤、武之事，实在于今。宜应天时，顺人心，拯百姓于涂炭，使物情知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岂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议之。于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杀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廞虑特等为难，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还特，复以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牙门将许弇求为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固执不许。弇怒，于廞阁下手刃杀淑、粲，淑、粲左右又杀弇，皆廞腹心也。

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归绵竹。廞恐朝廷讨己，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大溃，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进攻成都。廞闻兵至，惊惧不知所为。李苾、张征等夜斩关走出，文武尽散。廞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为下人硃竺所杀。特至成都，纵兵大掠，害西夷护军姜发，杀廞长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长，遣其牙门王角、李基诣洛阳陈廞之罪状。

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以骧为骑督。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尚曰："特等流人，专为盗贼，急宜枭除，可因会斩之。"尚不纳。冉先与特有旧，因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矣。"特深自猜惧。

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意。朝廷以讨赵廞功，拜特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廞者，将加封赏。会辛冉以非次见征，不顾应召，又欲以灭廞为己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骋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物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

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式既至，见冉营栅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仇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纳之。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矣。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请依梁统奉窦融故事，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以相镇统。于是进兵攻冉于广汉。冉众出战，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惮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尚览书，知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于是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骧为骁骑将军，长子始为武威将军，次子荡为镇军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含子国离、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费佗等为将帅，任臧、上官惇、杨褒、杨珪、王达、麴歆等为爪牙，李远、李博、夕斌、严柽、上官琦、李涛、王怀等为僚属，阎式为谋主，何世、赵肃为腹心。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

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征讨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护张龟军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荡、雄袭博。特躬击张龟，龟众大败。荡又与博接战连日，博亦败绩，死者太半。荡追博至汉德，博走葭萌。荡进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荡。荡抚恤初附，百姓安之。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其众尽降于荡。

太安元年，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内。于是进攻张征。征依高据险，与特相持连日。时特与荡分为二营，征候特营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战不利，山险窘逼，众不知所为。罗准、任道皆劝引退，特量荡必来，故不许。征众至稍多，山道至狭，唯可一二人行，荡军不得前，谓其司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铠，持长矛，大呼直前，推锋必死，杀十余人。征众来相救，荡军皆殊死战，征军遂溃。特议欲释征还涪，荡与王辛进曰："征军连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征养病收亡，余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进攻征，征溃围走。荡水陆追之，遂害征，生擒征子存，以征丧还之。

以骞硕为德阳太守，硕略地至巴郡之垫江。

特之攻张征也，使李骧与李攀、任回、李恭屯军毗桥，以备罗尚。

尚遣军挑战，骧等破之。尚又遣数千人出战，骧又陷破之，大获器甲，攻烧其门。流进次成都之北。尚遣将张兴伪降于骧，以观虚实。时骧军不过二千人，兴夜归白尚，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兴夜袭骧营。李攀逆战死，骧及将士奔于流栅，与流并力回攻尚军。尚军乱，败还者十一二。晋梁州刺史许雄遣军攻特，特陷破之，进击，破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流进屯江西，尚惧，遣使求和。

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先伪降特，特问城中虚实，明曰："米谷已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特许之。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还报尚，尚许如期出军，诸村亦许一时赴会。

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尚。阜已次德阳，特遣荡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众奄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特军大败，收合余卒，引趣新繁。尚军引还，特复追之，转战三十余里，尚出大军逆战，特军败绩，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称王，追谥特景王，及僭号，追尊曰景皇帝，庙号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赵廞器异之。廞之使庠合部众也，流亦招乡里子弟得数千人。庠为廞所杀，流从特安慰流人，破常俊于绵竹，平赵廞于成都。朝廷论功，拜奋威将军，封武阳侯。

特之承制也，以流为镇东将军，居东营，号为东督护。特常使流督锐众，与罗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流言于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薮未集，粮仗不多，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送付广汉，絷之二营，收集猛锐，严为防卫。"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特不纳。

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特所置守将骞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氾、黄

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流身率荡、雄攻深栅，克之，深士众星散。追至成都，尚闭门自守，荡驰马追击，触倚矛被伤死。流以特、荡并死，而岱、阜又至，甚惧。太守李含又劝流降，流将从之。雄与李骧迭谏，不纳，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军。胡兄含子离闻父欲降，自梓潼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曰："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雄曰："今计可定，二翁不从，将若之何？"离曰："今当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虽是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大喜，乃攻尚军。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遂入郫城，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轝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掎角讨流。尚不许，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

流素重雄有长者之德，每云："兴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诸子尊奉之。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高明仁爱，识断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以为成都王。"遂死，时年五十六。诸将共立雄为主。雄僭号，追谥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气闻。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弓马便捷，膂力过人，时论方之文鸯。以洛阳方乱，称疾去官。性在任侠，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避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至蜀，赵廞深器之，与论兵法，无不称善，每谓所亲曰："李玄序盖亦一时之关、张也。"及将有异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余人。以讨叛羌功，表庠为威寇将军，假赤幢曲盖，封阳泉亭侯，赐钱百万，马五十匹。被诛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时年五十五。

载记第二十一

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

李雄，字仲俊，特第三子也。母罗氏，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既而生荡。后罗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梦大蛇绕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荡竟前死。雄身长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气闻，每周旋乡里，识达之士皆器重之。有刘化者，道术士也，每谓人曰："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俊有奇表，终为人主。"

特起兵于蜀，承制，以雄为前将军。流死，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开门内雄，遂克成都。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郪，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雄乃深自挹损，不敢称制，事无巨细，皆决于李国、李离兄弟。国等事雄弥谨。

诸将固请雄即尊位，以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为建兴，除晋法，约法七章。以其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折冲李离为太尉，建威李云为司徙，翊军李璜为司空，材官李国为太宰，其余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陇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罗氏曰王太后。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庙号始祖，母罗氏为太后。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雄时建国草创，素无法式，诸将恃恩，各争班位。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徙、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末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兢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雄从之。

遣李国、李云等率众二万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人于蜀。

先是，南土频岁饥疫，死者十万计。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诱

建宁夷使讨之。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

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进军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

雄母罗氏死，雄信巫觋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其司空赵肃谏，雄乃从之。雄欲申三年之礼，群臣固谏，雄弗许。李骧谓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难未弭，吾欲固谏，不听主上终谅闇，君以为何如？"惇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汉、魏以来，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故释衰绖，至哀而已。"骧曰："任回方至，此人决于行事，且上常难达违言，待其至，当与俱请。"及回至，骧与回俱见雄。骧免冠流涕，固请公除。雄号泣不许。回跪而进曰："今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观兵，晋襄墨绖从戎，岂所愿哉？为天下屈己故也。愿陛下割情从权，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释服亲政。

是时南得汉嘉、涪陵，远人继至，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伪立其妻任氏为皇后。氐王杨难敌兄弟为刘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质。陇西贼帅陈安又附之。

遣李骧征越巂，太守李钊降。骧进军由小会攻宁州刺史王逊，逊使其将姚岳悉众距战。骧军不利，又遇霖雨，骧引军还，争济泸水，士众多死。钊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迁仪式，丧纪之礼，皆决于钊。

杨难敌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抚之，纵其兄弟还武都，难敌遂恃险多为不法，稚请讨之。雄遣中领军琀及将军乐次、费他、李乾等由白水桥攻下辩，征东李寿督琀弟玝攻阴平。难敌遣军距之，寿不得进，而琀、稚长驱至武街。难敌遣兵断其归道，四面攻之，获琀、稚，死者数千人。琀、稚，雄兄荡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数日，言则流涕，深自咎责焉。

其后将立荡子班为太子。雄有子十余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举手捍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晋氏播荡，群情义举，志济涂炭，而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嫡统，丕祚所归，恢懿明睿，殆天报命，大事垂克，薨

于戎战。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李骧与司徒王达谏曰：“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深愿陛下思之。”雄不从，竟立班，骧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

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尝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

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张骏领秦、梁，先是，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淳还，通表京师，天子嘉之。

时李骧死，以其子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督征南费黑、征东任□巳攻陷巴东，太守杨谦退保建平。寿别遣费黑寇建平，晋巴东监军毌丘奥退保宜都。雄遣李寿攻硃提，以费黑、仰攀为前锋，又遣镇南任回征木落，分宁州之援。宁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于是赦其境内，使班讨平宁州夷，以班为抚军。

咸和八年，雄生疡于头，六日死，时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伪谥武帝，庙曰太宗，墓号安都陵。

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氐苻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四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然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

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雄逊辞谢之。后雄尝酒醉而推中书令，杖太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即舍之。雄无事小出，褒于后持矛驰马过雄。雄怪问之，对曰：“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雄寤，即还。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将军，后立为太子。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莫逮也！”为性汎爱，动修轨度。时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厉之。每朝有大议，雄辄令豫之。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及雄寝疾，班昼夜侍侧。雄少数攻战，多被伤夷，至是疾甚，痕皆脓溃，雄子越等恶而远之。班为吮脓，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不脱衣冠，其孝诚如此。

雄死，嗣伪位，以李寿录尚书事辅政。班居中执丧礼，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瑰等。越时镇江阳，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丧，与其弟期密计图之。李玝劝班遣越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诚居厚，心无纤芥。时有白气二道带天，太史令韩豹奏：“宫中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杀班于殡宫，时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运，雄第四子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轻财好施，虚心招纳。初为建威将军，雄令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众，多者不至数百，而期独致千余人。其所表荐，雄多纳之，故长史列署颇出其门。

既杀班，欲立越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养，又多才艺，乃让位于期。于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恆。诛班弟都。使李寿伐都弟玝于涪，玝弃城降晋。封寿汉王，拜梁州刺史、东羌校尉、中护军、录尚书事；封兄越建宁王，拜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立妻阎氏为皇后。以其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瑰为司徒。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外则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褒无他才艺，雄时劝立期，故宠待甚厚。内则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

希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乃诬其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谋反，下狱死。

先是，晋建威将军司马勋屯汉中，期遣李寿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郑。

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于是大臣怀惧，人不自安。天雨大鱼于宫中，其色黄。又宫中豕犬交。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谏者获罪，人怀苟免。期又鸩杀其安北李攸。攸，寿之养弟也。于是与越及景骞、田褒、姚华谋袭寿等，欲因烧市桥而发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许涪至寿所，伺其动静。及杀攸，寿大惧，又疑许涪往来之数也，乃率步骑一万，自涪向成都，表称景骞、田褒乱政，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以李奕为先登。寿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备设，寿遂取其城，屯兵至门。期遣侍中劳寿，寿奏相国、建宁王越，尚书令、河南公景骞，尚书田褒、姚华，中常侍许涪，征西将军李遐及将军李西等，皆怀奸乱政，谋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灭。期从之，于是杀越、骞等。寿矫任氏令，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期叹曰："天下主乃当为小县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缢而死，时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谥曰幽公。及葬，赐鸾辂九旒，余如王礼。雄之子皆为寿所杀。

寿字武考，骧之子也。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于李氏诸子。雄奇其才，以为足荷重任，拜前将军、督巴西军事，迁征东将军。时年十九，聘处士谯秀以为宾客，尽其谠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骧死，迁大将军、大都督、侍中，封扶风公，录尚书事。征宁州，攻围百余日，悉平诸郡，雄大悦，封建宁王。雄死，受遗辅政。期立，改封汉王，食梁州五郡，领梁州刺史。

寿威名远振，深为李越、景骞等所惮，寿深忧之。代李玝屯涪，每应期朝觐，常自陈边疆寇警，不可旷镇，故得不朝。寿又见期、越兄弟十余人年方壮大，而并有强兵，惧不自全，乃数聘礼巴西龚壮。壮虽不应聘，数往见寿。时岷山崩，江水竭，寿恶之，每问壮以自安之术。壮以特杀其父及叔，欲假手报仇，未有其由，因说寿曰："节下若能舍小从大，以危易安，则开国裂土，长为诸侯，名高桓文，勋流百代矣。"寿从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恆、巴西解思明共谋据成都，称籓归顺。乃誓文武，得数千人，袭成都，克之，纵兵虏掠，至乃奸略雄女及李氏诸妇，多所残害，数日乃定。

恆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而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思明曰："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伪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汉兴。以董皎为相国，罗恆、马当为股肱，李奕、任调、李闳为爪牙，解思明为谋主。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太师，壮固辞，特听缟巾素带，居师友之位。拔擢幽滞，处之显列。追尊父骧为献帝，母昝氏为太后，立妻阎氏为皇后，世子势为太子。

有告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通谋，欲废寿者。寿令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汉嘉太守。大风暴雨，震其端门。寿深自悔责，命群臣极尽忠言，勿拘忌讳。

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于石季龙。先是，季龙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候粮。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假节钺，营东场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其群臣咸曰："我国小众寡，吴、会险远，图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谏恳至，寿于是命群臣陈其利害。龚壮谏曰："陛下与胡通，孰如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势异。此虞、虢之成范，已然之明戒，愿陛下熟虑之。"群臣以壮之言为然，叩头泣谏，寿乃止，士众咸称万岁。

遣其镇东大将军李奕征牂柯，太守谢恕保城距守者积日，不拔。会奕粮尽，引还。

寿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

寿承雄宽俭，新行篡夺，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会李闳、王嘏从鄴还，盛称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鄴中殷实。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宴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其左仆射蔡兴切谏，寿以为诽谤，诛之。右仆射李嶷数以直言忤旨，寿积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狱杀之。

寿疾笃，常见李期、蔡兴为祟。八年，寿死，时年四十四，在位五年。伪谥昭文帝，庙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寿初为王，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故能征伐四克，辟国千里。雄既垂心于上，寿亦尽诚于下，号为贤相。及即伪位之后，改立宗庙，以父骧为汉始祖庙，特、雄为大成庙，又下书言与期、越别族，凡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时旧臣及六郡士人，皆见废黜。寿初病，思明等复议奉王室，寿不从。李演自越巂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以威龚壮、思明等。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胜之也。

势字子仁，寿之长子也。初，寿妻阎氏无子，骧杀李凤，为寿纳凤女，生势。期爱势姿貌，拜翊军将军、汉王世子。势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善于俯仰，时人异之。寿死，势嗣伪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尊母阎氏为太后，妻李氏为皇后。

太史令韩皓奏荧惑守心，以过庙礼废，势命群臣议之。其相国董皎、侍中王嘏等以为景武昌业，献文承基，至亲不远，无宜疏绝。势更令祭特、雄，同号曰汉王。

势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弗许。马当、解思明以势兄弟不多，若有所废，则益孤危，固劝许之。势疑当等与广有谋，遣其太保李奕袭广于涪城，命董皎收马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贬广为临邛侯，广自杀。思明有计谋，强谏诤，马当甚得人心。自此之后，无复纪纲及谏诤者。

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势既诛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宁。

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獠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斥外父祖臣佐，亲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见公卿。史官屡陈灾谴，乃加

董皎太师，以名位优之，实欲与分灾眚。

大司马桓温率水军伐势。温次青衣，势大发军距守，又遣李福与昝坚等数千人从山阳趣合水距温。谓温从步道而上，诸将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王师，昝坚不从，率诸军从江北鸳鸯碕渡向犍为，而温从山阳出江南，昝坚到犍为，方知与温异道，乃回从沙头津北渡。及坚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坚众自溃。温至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劝势降。势以问侍中冯孚，孚言："昔吴汉征蜀，尽诛公孙氏。今晋下书，不赦诸李，虽降，恐无全理。"势乃夜出东门，与昝坚走至晋寿，然后送降文于温曰："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阳李势叩头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人播流，恃险因衅，窃自汶、蜀。势以暗弱，复统未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猥烦硃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惭俯愧，精魂飞散，甘受斧锓，以衅军鼓。伏惟大晋，天网恢弘，泽及四海，恩过阳日。逼迫仓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穷池之鱼，待命漏刻。"势寻舆榇面缚军门，温解其缚，焚其榇，迁势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健康，封势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败。

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灭。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逾梁之患；汉祚斯永，宣后兴渡湟之师。是知戎狄乱华，衅深自古，况乎巴、濮杂种，厥类实繁，资剽窃以全生，习犷悍而成俗。李特世传凶狡，早擅枭雄，太息剑门，志吞井络。属晋纲之落纽，乘罗侯之无断，骋马属犍，同声云集，歼殄蜀、汉，荐食巴、梁，沃野无半菽之资，华阳有析骸之衅。盖上失其道，覆败之至于斯！

仲俊天挺英姿，见称奇伟，摧锋累载，克隆霸业。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阳之故地，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拟于其伦，实孙权之亚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训，继体承基，前修茂范。而雄暗经国之远图，蹈匹夫之小节，传大统于犹子。托强兵于厥胤。遗骸莫敛，寻戈之衅已深；星纪未周，倾巢之衅便及。虽云天道，抑亦人谋。

班以宽爱罹灾，期以暴戾速祸，殊涂并失，异术同亡。武考凭藉世资，穷兵窃位，罪百周带，毒甚楚围，获保归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绪，继传昏虐，驱率余烬，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则理均于困兽；斩关

宵遁，则义殊于前禽。宜其悬首国门，以明大戮，遂得礼同刘禅，不亦优乎！

赞曰：晋图驰驭，百六斯钟。天垂伏鳖，野战群龙。李特窥衅，盗我巴、庸。世历五朝，年将四纪。篡杀移国，昏狂继轨。德之不修，险亦难恃。

载记第二十二

吕光吕纂吕隆

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也。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父婆楼，佐命苻坚，官至太尉。光生于枋头，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年十岁，与诸童兒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俦类咸推为主。部分详平，群童叹服。不乐读书，唯好鹰马。及长，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宽简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时人莫之识也，惟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夷夏爱服。迁鹰扬将军。从坚征张平，战于铜壁，刺平养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

苻双反于秦州，坚将杨成世为双将苟兴所败，光与王鉴讨之。鉴欲速战，光曰："兴初破成世，奸气渐张，宜持重以待其弊。兴乘胜轻来，粮竭必退，退而击之，可以破也。"二旬而兴退，诸将不知所为，光曰："揆其奸计，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据城断路，资储复赡，非国之利也，宜速进师。若兴攻城，尤须赴救。如其奔也，彼粮既尽，可以灭之。"鉴从焉。果败兴军。从王猛灭慕容□，封都亭侯。

苻重之镇洛阳，以光为长史。及重谋反，苻坚闻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驰使命光槛重送之。寻入为太子右率，甚见敬重。

蜀人李焉聚众二万，攻逼益州。坚以光为破虏将军，率兵讨灭之，迁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击平之，拜骁骑将军。

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坚太子宏执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爱。"行至高昌，闻坚寇晋，光欲更须后命。部将杜进曰："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进及流沙，三百余里无水，将士失色。光曰："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飞泉涌出，吾等岂独无感致乎！皇天必将有济，诸君不足忧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纯距光，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帛纯驱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

至是，光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营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断堤，摇动有头角，目光若电，及明而云雾四周，遂不复见。旦视其处，南北五里，东西三十余步，鳞甲隐地之所，昭然犹在。光笑曰：“黑龙也。”俄而云起西北，暴雨灭其迹。杜进言于光曰：“龙者神兽，人君利见之象。《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德符幽显。愿将军勉之，以成大庆。”光有喜色。

又进攻龟兹城，夜梦金象飞越城外。光曰：“此谓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距之。光曰：“彼众我寡，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大败之，斩万余级。，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

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闻翰之说，恶之，又闻苻坚丧败，长安危逼，谋欲停师。杜进谏曰：“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终不能纳善从说也，愿不足忧之。闻其上下未同，宜在速进，进而不捷，请受过言之诛。”光从之。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洒泉。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难之诚，数其遏归师之罪。遣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前锋，击胤，大败之。胤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杜进追擒之。于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表杜进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余封拜各有差。

光主簿尉祐，奸佞倾薄人也，见弃前朝，与彭齐同谋执梁熙，光深见宠任，乃谮诛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远近颇以此离贰。光寻擢祐为宁远将军、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袭据外城以叛，祐从弟随

据鹧阴以应之。光遣其将魏真讨随，随败，奔祐，光将姜飞又击败祐众。祐奔据兴城，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飞司马张象、参军郭雅谋杀飞应祐，发觉，逃奔。

初，苻坚之败，张天锡南奔，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坚还长安，穆将大豫奔秃发思复犍，思复犍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迎大豫于揟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将杜进讨之，为大豫听败。大豫遂进逼姑臧，求决胜负，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大豫进屯城西，王穆率众三万及思复犍子奚于等阵于城南。光出击，破之，斩奚于等二万余级。光谓诸将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诸将曰："大豫岂不及此邪！皇天欲赞成明公八百之业，故令大豫迷于良算耳。"光大悦，赐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诣临洮，驱略百姓五千余户，保据俱城。光将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广武，穆奔建康。广武人执大豫，送之，斩于姑臧市。

光至是始闻苻坚为姚苌所害，奋怒哀号，三军缟素，大临于城南，伪谥坚曰文昭皇帝，长吏百石已上服斩缞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于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邻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屡遣讨之，不捷。

初，光之定河西也，杜进有力焉，以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权高一时，出入羽仪，与光相亚。光甥石聪至自关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聪曰："止知有杜进耳，实不闻有舅。"光默然，因此诛进。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段业进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

其将徐炅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叛，光遣师讨炅，炅奔晃。晃东结康宁，四通王穆，光议将讨之，诸将咸曰："今康宁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驾西行，宁必乘虚出于岭左。晃、穆未平，康宁复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事势实如卿言。今而不往，寻坐待其来。晃、穆共相脣齿，宁又同恶相救，东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尔，宁、穆与之情契未密，及其仓卒，取之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复言。”光于是自率步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将寇顗斩关纳光，于是诛彭晃。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谓诸将曰：“二虏相攻，此成擒也。”光将攻之，众咸以为不可。光曰：“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不可以累征之劳而失永逸之举。”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骅马，骅马令郭文斩首送之。

是时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内，年号麟嘉。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东，大飨群臣。遣其子左将军他、武贲中郎将纂讨北虏匹勤于三岩山，大破之。立妻石氏为王妃，子绍为世子。宴其群臣于内苑新堂。太庙新成，追尊其高祖为敬公，曾祖为恭公，祖为宣公，父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书侍郎杨颖上疏，请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光从之。

是岁，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而丘池令尹兴杀之，投诸空井，曜见梦于光曰：“臣张掖郡小吏，案校诸县，而丘池令尹兴赃状狼藉，惧臣言之，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状如是。”光寤而犹见，久之乃灭。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孙峙退奔兴城。光遣其南中郎将吕方及其弟右将军吕宝、振威杨范、强弩窦苟讨乞伏乾归于金城。方屯河北，宝进师济河，为乾归所败，宝死之。武贲吕篡、强弩窦苟率步骑五千南讨彭奚念，战于盘夷，大败而归。光亲讨乾归、奚念，遣纂及扬武杨轨、建忠沮渠罗仇、建武梁恭军于左南。奚念大惧，于白土津累石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万距守河津。光遣将军王宝潜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济自石堤，攻克枹罕，奚念单骑奔甘松，光振旅而旋。

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至是，谣曰：“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顷之，遂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乐都。

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镇之。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

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龙飞。立世子绍为太子，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

乾归从弟轲弹来奔，光下书曰："乾归狼子野心，前后反覆。朕方东清秦、赵，勒铭会稽，岂令竖子鸱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离间，可乘之机，勿过今也。其敕中外戒严，朕当亲讨。"光于是次于长最，使吕纂率杨轨、窦苟等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率众二万救之。光遣其将王宝、徐炅率骑五千邀之，乾归惧而不进。光又遣其将梁恭、金石生以甲卒万余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东，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吕纂克金城，擒乾归金城太守卫犍，犍□真目谓光曰："我宁守节断头，不为降虏也。"光义而免之。乾归因大震，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纵反间，称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延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亦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而可望风自散乎！且告者视高而色动，必为奸计。而今宜部阵而前，步骑相接，徐待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与乾归相遇，战败，死之。耿稚及将军姜显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还于姑臧。

光荒耄信谗，杀尚书沮渠罗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罗仇弟子蒙逊叛光，杀中田护军马邃，攻陷临松郡，屯兵金山，大为百姓之患。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建安。宁戎护军赵策击败之，男成退屯乐涫。吕纂败蒙逊于忽谷。酒泉太守垒澄率将军赵策、赵陵步骑万余讨男成于乐涫，战败，澄、策死之。男成进攻建康，说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宗附。府君岂可以盖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鄙州，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惠。"业不从。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于业曰："今孤城独立，台无救援，府君虽心过田单，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转祸为福。"业先与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虑不自容，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讨业，沮渠蒙逊进屯临洮，为业声势。战于合离，纂师大败。

光散骑常侍、太常郭麐明天文，善占候，谓王详曰："于天文，凉之分野将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暗，纂等凶武，一旦不讳，必有难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祸及人，深宜虑之。田胡王气乞机部众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众。吾今与公唱义，推机为主，则二

苑之众尽我有也。克城之后，徐更图之。”详以为然。夜烧光洪范门，二苑之众皆附之，详为内应。事发，光诛之。靡遂据东苑以叛。光驰使召纂，诸将劝纂曰：“业闻师回，必蹑军后。若潜师夜还，庶无后患矣。”纂曰：“业虽凭城阻众，无雄略之才，若夜潜还，张其奸志。”乃遣使告业曰：“郭靡作乱，吾今还都。卿能决者，可出战。”于是引还。业不敢出。纂司马杨统谓其从兄恆曰：“郭靡明善天文，起兵其当有以。京城之外非复朝廷之有，纂今还都，复何所补！统请除纂，勒兵推兄为盟主，西袭吕弘，据张掖以号令诸郡，亦千载一时也。”桓怒曰：“吾闻臣子之事君亲，有陨无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岂可安荣其禄，乱增其难乎！吕宗若败，吾为弘演矣。”统惧，至番禾，遂奔郭靡。靡遣军邀纂于白石，纂大败。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骑五千赴难，与纂共击靡军，破之，遂入于姑臧。靡之叛也，得光孙八人于东苑。及军败，恚甚，悉投之于锋刃之上，枝分节解，饮血盟众，众皆掩目，不忍视之，靡悠然自若。

靡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轨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吕纂击靡将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靡势渐衰。光遗杨轨书曰：“自羌胡不靖，郭靡叛逆，南簿安否，音问两绝。行人风传，云卿拥逼百姓，为靡脣齿。卿雅志忠贞，有史鱼之操，鉴察成败，远侔古人，岂宜听纳奸邪，以亏大美！陵霜不凋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凋于微霜，鸡鸣已于风雨！郭靡巫卜小数，时或误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谬。朕宰化寡方，泽不逮远，致世事纷纭，百城离叛。戮力一心，同济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今中仓积粟数百千万，东人战士一当百余，入则言笑晏晏，出则武步凉州，吞靡咀业，绰有余暇。但与卿形虽君臣，心过父子，欲全卿名节，不使贻笑将来。”轨不答，率步骑二万北赴郭靡。至姑臧，垒于城北。轨以士马之盛，议欲大决成败，靡每以天文裁之。吕弘为段业所逼，光遣吕纂迎之。轨谋于众曰：“吕弘精兵一万，若与光合，则敌强我弱。养兽不讨，将为后患。”遂率兵邀纂，纂击败之。郭靡闻轨败，东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归。杨轨闻靡走，南奔廉川。

光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以吕纂为太尉，吕弘为司徒。谓绍曰：“吾疾病唯增，恐将不济。三寇窥窬，迭伺国隙。吾终以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若内相猜贰，衅起萧墙，则晋、赵之变旦夕至矣。”又谓纂、弘曰：“永业才非拨乱，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宁，汝兄弟缉穆，则贻厥万世。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时年六十三，在位十年。伪谥懿武皇帝，

庙号太祖，墓号高陵。

纂字永绪，光之庶长子也。少便弓马，好鹰犬。苻坚时入太学，不好读书，唯以交结公侯声乐为务。及坚乱，西奔上邽，转至姑臧，拜武贲中郎将，封太原公。

光死，吕绍秘不发丧，纂排阁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为纂所害，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愿兄勿疑。"纂曰："臣虽年长，陛下国家之冢嫡，不可以私爱而乱大伦。"绍固以让纂，纂不许之。及绍嗣伪位，吕超言于绍曰："纂统戎积年，威震内外，临丧不哀，步高视远，观其举止乱常，恐成大变，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绍曰："先帝顾命，音犹在耳，兄弟至亲，岂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赖二兄以宁家国。纵其图我，我视死如归，终不忍有此意也，卿惧勿过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无亲，今不图之，后必噬脐矣。"绍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寝食，宁坐而死，岂忍行之。"超曰："圣人称知机其神，陛下临机不断，臣见大事去矣。"既而纂见绍于湛露堂，超执刀侍绍，目纂请收之，绍弗许。

初，光欲立弘为世子，会闻绍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绍。遣尚书姜纪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暗弱，兄总摄内外，威恩被于遐迩，辄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郎将吕开率其禁兵距战于端门，骁骑吕超率卒二千赴之。众素惮纂，悉皆溃散。

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纂惮弘兵强，劝弘即位。弘曰："自以绍弟也而承大统，众心不顺，是以违先帝遗敕，惭负黄泉。今复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大兄长且贤，威名振于二贼，宜速即大位，以安国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为咸宁，谥绍为隐王。以弘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其余封拜各有差。

纂谓齐从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从泣曰："隐王先帝所立，陛下虽应天顺时，而微心未达，惟恐陛下不死，何谓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谓征东吕方曰："超实忠臣，义勇可嘉，但不识经国大体，

权变之宜。方赖其忠节，诞济世难，可以此意谕之。”超上疏陈谢，纂复其爵位。

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东苑，劫尹文、杨桓以为谋主，请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为列棘，不能陨身授命，死有余罪，而复从殿下，亲为戎首者，岂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谋，众不足恃，将焉用之！”弘曰：“君为义士，我为乱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将焦辨击弘，弘众溃，出奔广武。纂纵兵大掠，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纂笑谓群臣曰：“今日之战何如？”其侍中房晷对曰：“天祸凉室，衅起戚藩。先帝始崩，隐王幽逼，山陵甫讫，大司马惊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宜考已责躬，以谢百姓，而反纵兵大掠，幽辱士女。衅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妇也；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谢之，召弘妻及男女于东宫，厚抚之。吕方执弘系狱，驰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龙拉杀之。是月，立其妻杨氏为皇后，以杨氏父桓为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凉都尹，封金城侯。

纂将伐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谏曰：“夫起师动众，必参之天人，苟非其时，圣贤所不为。秃发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衅，不可以伐。宜缮甲养锐，劝课农殖，待可乘之机，然后一举荡灭。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为患将来，愿抑赫斯之怒，思万全之算。”纂不从。度浩亹河，为鹿弧弟僝檀所败，遂西袭张掖。姜纪谏曰：“方今盛夏，百姓废农，所利既少，所丧者多，若师至岭西，虏必乘虚寇抄都下，宜且回师以为后图。”纂曰：“虏无大志，闻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袭之，可以得志。”遂围张掖，略地建康。闻僝檀寇姑臧，乃还。

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纂诛安据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并缮修其墓。

道士句摩罗耆婆言于纂曰：“潜龙屡出，豕犬见妖，将有下人谋上之祸，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纳之。耆婆，即罗什之别名也。

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杨颖谏曰：“臣闻皇天降鉴，惟德是与。德由人弘，天应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圣躬。大业已尔，宜以道守之。廓灵基于日新，邀洪福于万祀。自陛下龙飞，疆宇未辟，崎岖二岭之内，纲维未振于九州。当兢兢夕惕，经略四方，成先帝之遗志，拯苍

生于荼蓼。而更饮酒过度，出入无恆，宴安游盘之乐，沈湎樽酒之间，不以寇仇为虑，窃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鉴。臣蒙先帝夷险之恩，故不敢避干将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贞亮之士，谁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终不能改，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殿中侍御史王回、中书侍郎王儒扣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舆辇之安，冒奔骑之危！衔橛之变，动有不测之祸。愚臣窃所不安，敢以死争，愿陛下远思袁盎揽辔之言，不令臣等受讥千载。”纂不纳。

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盘，思盘遣弟乞珍诉超于纂，纂召超将盘入朝。超至姑臧，大惧，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纂见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当斩卿，然后天下可定。”超顿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诸臣宴于内殿。吕隆屡劝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车将超等游于内。至琨华堂东閤，车不得过，纂亲将窦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閤。超取剑击纂，纂下车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腾与超格战，超杀之。纂妻杨氏命禁兵讨超，杜尚约兵舍杖。将军魏益多入，斩纂首以徇曰：“纂违先帝之命，杀害太子，荒耽酒猎，昵近小人，轻害忠良，以百姓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亲，惧社稷颠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庙，下为太子报仇。凡我士庶，同兹休庆。”

伪巴西公吕他、陇西公吕纬时在北城，或说纬曰：“超陵天逆上，士众不附。明公以懿弟之亲，投戈而起，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皆我之党也，何虑不济！”纬乃严兵谓他曰：“隆、超弑逆，所宜击之。昔田恆之乱，孔子邻国之臣，犹抗言于哀公，况今萧墙有难，而可坐观乎！”他将从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纬、超俱兄弟之子，何为舍超助纬而为祸道乎！”他谓纬曰：“超事已立，据武库，拥精兵，图之为难。且吾老矣，无能为也。”超闻，登城告他曰：“纂信谗言，将灭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惧社稷覆亡，故出万死之计，为国家唱义，叔父当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宠于纬，说纬曰：“纂残国破家，诛戮兄弟，隆、超此举应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为长，四海颙颙，人无异议。隆、超虽不达臧否，终不以孽代宗，更图异望也，愿公勿疑。”纬信之，与隆、超结盟，单马入城，超执而杀之。

初，纂尝与鸠摩罗什棋，杀罗什子，曰：“斫胡奴头。”罗什曰：“不斫胡奴头，胡奴斫人头。”超小字胡奴，竟以杀纂。纂在位三年，以元兴元年死。隆既篡位，伪谥纂灵皇帝，墓号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宝之子也，美姿貌，善骑射。光末拜北部护军，稍

历显位，有声称。超既杀纂，让位于隆，隆有难色。超曰：“今犹乘龙上天，岂可中下！”隆以安帝元兴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于番禾得小鼎，以为神瑞，大赦，改元为神鼎。追尊父宝为文皇帝，母卫氏为皇太后，妻杨氏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勋，拜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封安定公。

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说姚兴将姚硕德曰：“吕氏因秦之乱，制命此州。自武皇弃世，诸子兢寻干戈，德刑不恤，残暴是先，饥馑流亡，死者太半，唯泣诉昊天，而精诚无感。伏惟明公道迈前贤，任尊分陕，宜兼弱攻昧，经略此方，救生灵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门。篡夺之际，为功不难。”遣妻子为质。硕德遂率众至姑臧。其部将姚国方言于硕德曰：“今悬师三千，后无继援，师之难也。宜曜劲锋，示其威武。彼以我远来，必决死距战，可一举而平。”硕德从之。吕超出战，大败，遁还。隆收集离散，婴城固守。

时荧惑犯帝坐，有群雀斗于太庙，死者数万。东人多谋外叛，将军魏益多又唱动群心，乃谋杀隆、超，事发，诛之，死者三百余家。于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隆弗许。吕超谏曰：“通塞有时，艰泰相袭，孙权屈身于魏，谯周劝主迎降，岂非大丈夫哉？势屈故也。天锡承七世之资，树恩百载，武旅十万，谋臣盈朝，秦师临境，识者导以见机，而愎谏自专，社稷为墟。前鉴不远，我之元龟也。何惜尺书单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辞以退敌，然后内修德政，废兴由人，未损大略。”隆曰：“吾虽常人，属当家国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业委之于人，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超曰：“应龙以屈伸为灵，大人以知机为美。今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假使张、陈、韩、白，亦无如之何！陛下宜思权变大纲，割区区常虑。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从之，乃请降。硕德表隆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史难、阎松等五十余家质于长安，硕德乃还。姚兴谋臣皆曰：“隆藉伯父余资，制命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非国有。凉州险绝，世难先违，道清后顺，不如因其饥弊而取之。”兴乃遣使来观虚实。

沮渠蒙逊又伐隆，隆击败之，蒙逊请和结盟，留谷万余斛以振饥人。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城门尽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卫路。

秃发僝檀及蒙逊频来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兴乃遣其将齐难等步骑四万迎之。难至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使胤告光庙曰："陛下往运神略，开建西夏，德被苍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虏交逼，将归东京，谨与陛下奉诀于此。"歔欷恸泣，酸感兴军。隆率户一万，随难东迁，至长安，兴以隆为散骑常侍，公如故；超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余人皆擢叙之。其后隆坐与子弼谋反，为兴所诛。

吕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载，以安帝元兴三年灭。

史臣曰：自晋室不纲，中原荡析，苻氏乘衅，窃号神州。世明委质伪朝，位居上将，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铁骑如云，出玉门而长骛；雕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尔夷陬，承风雾卷，宏图壮节，亦足称焉。属永固运销，群雄兢起，班师右地，便有觊觎。于是要结六戎，潜窥雁鼎；并吞五郡，遂假鸿名。控黄河以设险，负玄漠而为固，自谓克昌霸业，贻厥孙谋。寻而耄及政昏，亲离众叛，瞑目甫尔，衅发萧墙。绍、纂凡才，负乘致寇；弘、超凶狡，职为乱阶；永基庸庸，面缚姚氏。昔窦融归顺，荣焕累叶；隗嚣干纪，靡终身世。而光弃兹胜躅，遵彼覆车，十数年间，终致残灭。向使矫邪归正，革伪为忠，鸣檄而蕃晋朝，仗义而诛丑虏，则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馨、段业岂得肆其奸，蒙逊、乌孤无所窥其隙矣。而猥窃非据，何其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非其人而处其位者，其祸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鉴非远，庸可滥乎！

赞曰：金行不兢，宝业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吕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难假，终亦倾沦。

载记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皝甚宠之，常目而谓诸弟曰：“此兒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恩遇逾于世子俊，故俊不能平之。以灭宇文之功，封都乡侯。石季龙来伐，既还，犹有兼并之志，遣将邓恆率众数万屯于乐安，营攻取之备。垂戍徒河，与恆相持，恆惮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猎坠马折齿，慕容俊僭即王位，改名□，外以慕郤□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焉，

石季龙之死也，赵魏乱，垂谓俊曰：“时来易失，赴机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时矣。”俊以新遭大丧，不许。慕舆根言于俊曰：“王子之言，千载一时，不可失也。”俊乃从之，以垂为前锋都督。俊既克幽州，将坑降卒，垂谏曰：“吊伐之义，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绥怀以德，坑戮之刑不可为王师之先声。”俊从之。及俊僭称尊号，封垂吴王，徙镇信都，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大收东北之利。又为征南将军、荆、兖二州牧，有声于梁、楚之南。再为司隶，伪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时莫容□嗣伪位，慕容恪为太宰。恪甚重垂，常谓□曰：“吴王将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长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后，愿陛下委政吴王，可谓亲贤兼举。”及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振。慕容评深忌恶之，乃谋诛垂。垂惧祸及己，与世子全奔于苻坚。

自恪卒后，坚密有图□之谋，惮垂威名而未发。及闻其至，坚大悦，郊迎执手，礼之甚重。坚相王猛恶垂雄略，劝坚杀之。坚不从，以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食华阴之五百户。王猛伐洛，引全为参军。猛乃令人诡传垂语于全曰：“吾已东还，汝可为计也。”全信之，乃奔□。猛表全叛状，垂惧而东奔，及蓝田，为追骑所获。坚引见东堂，慰勉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志不忘本，犹怀首丘。《书》不云乎：“父父子子，无相及也。”卿何为过惧而狼狈若斯也！”于是复垂爵位，恩待如初。

及坚擒□，垂随坚入鄴，收集诸子，对之悲恸，见其故吏，有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无妄之运，迍邅□妻伏，艰亦至矣。天启嘉会，灵命暂迁，此乃鸿渐之始，龙变之初，深愿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怀遗俗之规，方当网漏吞舟，以弘苞养

之义；收纳旧臣之胄，以成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窃为大王不取。”垂深纳之。垂在坚朝，历位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在大功。

坚之败于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垂。垂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丧，皇纲废驰，至尊明命著之图箓，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但时来之运未至，故韬光俟奋耳。今天厌乱德，凶众土崩，可谓乾启神机，授之于我。千载一时，今其会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荡覆二京，空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愿不以意气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弃，图之多便。且纵令北还，更待其衅，既不负宿心，可以义取天下。”垂弟德进曰：“夫邻国相吞，有自来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辱，岂所谓负宿心也！昔邓祁侯不纳三甥之言，终为楚所灭；吴王夫差违子胥之谏，取祸句践。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表也。愿不弃汤、武之成踪，追韩信之败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罚，斩逆氐，复宗祀，建中兴，继洪烈，天下大机，弗宜失也。若释数万之众，授干将之柄，是卻天时而待后害，非至计也。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兄无疑。”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为王猛所谮，复见昭亮，国士之礼每深，报德之分未一。如使秦运必穷，历数归我者，授首之便，何虑无之。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乃以兵属坚。初，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因□摴蒱，宝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岂虚也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故云五木之祥。

坚至渑池，垂请至鄴展拜陵墓，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坚许之，权翼谏曰：“垂爪牙名将，所谓今之韩、白，世豪东夏，志不为人用。顷以避祸归诚，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满其志，冠军之号岂足以称其心！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飏，遇风尘之会，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羁鞅，不可任其所欲。”坚不从，遣其将李蛮、闵亮、尹国率众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张蚝戍并州。

时坚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馆之于鄴西，垂具说淮南败状。会坚将苻晖告丁零翟斌聚众谋逼洛阳，歪谓垂曰：“惟斌兄弟因王师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军，殆难为敌，非冠军英略，莫可以灭也。欲相烦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鹰犬，敢不惟命是听。”于是大赐金帛，一无所受，惟请旧田园。丕许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

垂之副。丕戒飞龙曰："卿王室肺腑，年秩虽卑，其实帅也。垂为三军之统，卿为谋垂之主，用兵制胜之权，防微杜贰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垂请入鄴城拜庙，丕不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石越言于丕曰："垂之在燕，破国乱家，及投命圣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轻侮方镇，杀吏焚亭，反形已露，终为乱阶。将老兵疲，可袭而取之矣。"歪曰："淮南之败，众散亲离，而垂侍卫圣躬，诚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于燕，其肯尽忠于我乎！且其亡虏也，主上宠同功旧，不能铭泽誓忠，而首谋为乱，今不击之，必为后害。"丕不从。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顾天下大计，吾属终当为鲜卑虏矣。"

垂至河内，杀飞龙，悉诛氐兵，召募远近，众至三万，济河焚桥，令曰："吾本外假秦声，内规兴复。乱法者军有常刑，奉命者赏不逾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负也。"

翟斌闻垂之将济河也，遣使推垂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获济，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虽曰君臣，义深父子，岂可因其小隙，便怀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为斯议而及于我！"垂进欲袭据洛阳，故见苻晖以臣节，退又未审斌之诚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阳，晖闭门距守，不与垂通。斌又遣长史河南郭通说垂，乃许之。斌率众会垂，劝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国之正统，孤之君也。若以诸君之力，得平关东，当以大义喻秦，奉迎反正。无上自尊，非孤心也。"谋于众曰："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据之而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乃引师而东，遣建威将军王腾起浮桥于石门。

初，垂之发鄴中，子农及兄子楷、绍，北子宙，为苻丕所留。及诛飞龙，遣田生密告农等，使起兵赵、魏以相应。于是农、宙奔列人，楷、绍奔辟阳，众咸应之。农西招库辱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各率众数万赴之，众至十余万。丕遣石越讨农，为农所败，斩越于陈。

垂引兵至荥阳，以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称统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称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翟檀为柱国大将军、弘农王；弟德为车骑大将军、范阳王；兄子楷征西大将军、太原王。众至二十余万，济自石门，长驱攻鄴。农、楷、绍、宙等率众会垂。立子宝为燕王太子，封功臣为公侯伯子男者百余人。

苻丕乃遣侍郎姜让谓垂曰：“往岁大驾失据，君保卫銮舆，勤王诚义，迈踪前烈。宜述修前规，终忠贞之节，奈何弃崇山之功，为此过举！过贵能改，先贤之嘉事也。深宜详思，悟犹未晚。”垂谓让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长乐公，使尽众赴京师，然后修复家国之业，与秦永为邻好。何故暗于机运，不以鄴见归也？大义灭亲，况于意气之顾！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窃兵势耳。今事已然，恐单马乞命不可得也。”让厉色责垂曰：“将军不容于家国，投命于圣朝，燕之尺土，将军岂有分乎！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臭味不同，奇将军于一见，托将军以断金，宠逾宗旧，任齐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岂甚此邪！方付将军以六尺之孤，万里之命，奈何王师小败，便有二图！夫师起无名，终则弗成，天之所废，人不能支。将军起无名之师，而欲兴天所废，窃未见其可。长乐公主上之元子，声德迈于唐、卫，居陕东之任，为朝廷维城，其可束手输将军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国君死社稷，将军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将军兵势，何复多云。但念将军以七十之年，悬首白旗，高世之忠，忽为逆鬼，窃为将军痛之。”垂默然。左右劝垂杀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犬各吠非其主，何所问也！”乃遣让归。

垂上表于苻坚曰：“臣才非古人，致祸起萧墙，身婴时难，归命圣朝。陛下恩深周、汉，猥叨微顾之遇，位为列将，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输诚，常惧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拟云消，回讨郧城，俘馘万计，斯诚陛下神算之奇，颇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将饮马桂州，悬旌闽会，不图天助乱德，大驾班师。陛下单马奔臣，臣奉卫匪贰，岂陛下圣明鉴臣单心，皇天后土实亦知之。臣奉诏北巡，受制长乐。然丕外失众心，内多猜忌，今臣野次外庭，不听谒庙。丁零逆竖寇逼豫州，丕迫臣单赴，限以师程，惟给弊卒二千，尽无兵杖，复令飞龙潜为刺客。及至洛阳，平原公晖复不信纳。臣窃惟进无淮阴功高之虑，退无李广失利之愆，惧有青蝇，交乱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见疑，乃推臣为盟主。臣受托善始，不遂令终，泣望西京，挥涕即迈。军次石门，所在云赴，虽复周武之会于孟津，汉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众，实有甚焉。欲令长乐公尽众赴难，以礼发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达变通之理。臣息农收集故营，以备不虞，而石越倾鄴城之众，轻相掩袭，兵阵未交，越已陨首。臣既单车悬轸，归者如云，斯实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国旧都，应即惠及，然后西面受制，永守东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报之诚。今进师围鄴，并喻丕以天时人事。而丕不察机运，杜门自守，时出挑战，锋戈屡交，恆恐飞矢误中，以伤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诚，未简神听，辄遏兵止锐，不敢窃攻。夫运有推移，去来常事，惟陛下察

之。”

坚报曰：“朕以不德，忝承灵命，君临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东南一隅，敢违王命。朕爰奋六师，恭行天罚，而玄机不吊，王师败绩。赖卿忠诚之至，辅翼朕躬，社稷之不陨，卿之力也。《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济艰难，敬酬勋烈，何图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为淫夫！览表惋然，有惭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马而投命，朕则宠卿以将位，礼卿以上宾，任同旧臣，爵齐勋辅，歃血断金，披心相付。谓卿食椹怀音，保之偕老。岂意畜水覆舟，养兽反害，悔之噬脐，将何所及！诞言骇众，夸拟非常，周武之事，岂卿庸人所可论哉！失笼之鸟，非罗所羁；脱网之鲸，岂罟所制！翘陆任怀，何须闻也。念卿垂老，老而为贼，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侏张幽显，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历运兴丧，岂复由卿！但长乐、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两都，虑其经略未称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分遣老弱于魏郡、肥乡，筑新兴城以置辎重，拥漳水以灌之。

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垂访之群僚，其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马能千里，不免羁鞣，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时际会，兄弟封王，自驩兜已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复有斯求，魂爽错乱，必死不出年也。”垂犹隐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辅，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当议之。”斌怒，密应苻丕，潜使丁零决防溃水。事泄，垂诛之。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郸，引兵向鄴，欲与丕为内外之势，垂令其太子宝、冠军慕容隆击破之。真自邯郸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骑追之，战于下邑，为真所败，真遂屯于承营。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守死不降。丁零叛扰，乃我腹心之患。吾欲迁师新城，开其逸路，进以谢秦主畴昔之恩，退以严击真之备。”于是引师去鄴，北屯新城。慕容农进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谓其范阳王德曰：“苻丕吾纵之不能去，方引晋师规固鄴都，不可置也。”进师又攻鄴，开其西奔之路。

垂将有北都中山之意，农率众数万迎之。群僚闻慕容□为苻坚所杀，劝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称号关中，不许。

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众救苻丕，至鄴，垂逆战，败绩，遂撤鄴围，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连战皆败。又战于五桥泽，王师

败绩，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桥，牢之驰马跳五丈涧，会苻丕救至而免。

翟真去承营，徙屯行唐，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尽诛翟氏，自立为赵王。营人攻杀乞，迎立真从弟成为主，真子辽奔黎阳。

高句骊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率众救之，为高句骊所败，辽东、玄菟遂没。

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驱掠四千余人，北走幽州。垂驰敕其将平规曰："但固守勿战，比破丁零，吾当自讨之。"规违命距战，为岩所败。岩乘胜入蓟，掠千余户而去，所过寇暴，遂据令支。

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众。

苻丕弃鄴城，奔于并州。

慕容农攻克令支，斩徐岩兄弟。时伐高句骊，复辽东、玄菟二郡，还屯龙城。

垂定都中山，群僚劝即尊号，具典仪，修郊燎之礼。垂从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兴，置百官，缮宗庙社稷，立宝为太子。以其左长史库辱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司隶校尉，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余拜授有差。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迁皝后段氏，以兰氏配飨。博士刘详、董谧议以尧母妃位第三，不以贵陵姜嫄，明圣王之道以至公为先。垂不从。

遣其征西慕容楷、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征虏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楷与定等书，喻以祸福，定等悉降。

垂留其太子宝守中山，率诸将南攻翟辽，以楷为前锋都督。辽之部众皆燕、赵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

为其太子宝起承华观，以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重总大纲而已。立其夫人段氏为皇后。又以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建留台于龙城，以高阳王慕容隆录留台尚书事。时慕容□及诸宗室为

苻坚所害者，并招魂葬之。

清河太守贺耕聚众定陵以叛，南应翟辽，慕容农讨斩之，毁定陵城。进师入鄴，以鄴城广难固，筑凤阳门大道之东为隔城。

其尚书郎娄会上疏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兵荒杀礼，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兢，苟求荣进，至乃身冒缞绖，以赴时役，岂必殉忠于国家，亦昧利于其间也。圣王设教，不以颠沛而亏其道，不以丧乱而变其化，故能杜豪兢之门，塞奔波之路。陛下钟百王之季，廓中兴之业，天下渐平，兵革方偃，诚宜蠲荡瑕秽，率由旧章。吏遭大丧，听终三年之礼，则四方知化，人斯服礼。"垂不从。

翟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鄴城，慕容农击走之。垂引师伐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距守，诸将恶其兵精，咸谏不宜济河。垂笑曰："坚子何能为，吾今为鲫等杀之。"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距。垂潜遣其桂林王慕容镇、骠骑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渴，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山。农追击，尽擒其众，钊单骑奔长子。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余户于黎阳。

于是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慕容永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怠，请俟他年。垂将从之，及闻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计决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也。"乃发步骑七万，遣其丹阳王慕容赞、龙骧张崇攻永弟支于晋阳。永遣其将刁云、慕容钟率众五万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农入自壶关，垂顿于鄴之西南，月余不进。永谓垂诡道伐之，乃摄诸军还杜太行轵关。垂进师入自天井关，至于壶壁。永率精卒五万来距，阻河曲以自固，驰使请战。垂列阵于壶避之南，农、楷分为二翼，慕容国伏千兵于深涧，与永大战。垂引军伪退，永追奔数里，国发伏兵驰断其后，楷、农夹击之，永师大败，斩首八千余级，永奔还长子。慕容赞攻克晋阳。垂进围长子，永将贾韬潜为内应。垂进军入城，永奔北门，为前驱所获，于是数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云等三十余人。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舆、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

使慕容农略地河南，攻廪丘、阳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垂告捷于龙城之庙。

遣其太子宝及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魏闻宝将至，徙往河西。宝进师临河，惧不敢济。还次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堤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以御非常。麟以昙猛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初，宝至幽州，所乘车轴无故自折。术士靳安以为大凶，固劝宝还，宝怒不从，故及于败。

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参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圣略，摧其锐志。"垂从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遣宝与农出天门，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

垂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宝等至云中，闻垂疾，皆引归。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舆尸在军。"魏又闻参合大哭，以为信然，乃进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还馆阴山。垂至上谷之沮阳，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时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遗令曰："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殡，事讫成服，三日之后，释服从政。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后举哀行服。"宝等遵行之。伪谥成武皇帝，庙号世祖，墓曰宣平陵。

载记第二十四

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慕容云

慕容宝，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苻坚时为太子洗马、万年令。坚淮肥之役，以宝为陵江将军。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誉。垂之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甚贤之。

垂死，其年宝嗣伪位，大赦境内，改元为永康。以其太尉库辱官伟为太师、左光禄大夫，段崇为太保，其余拜授各有差。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而法峻政严，上下离德，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

初，垂以宝冢嗣未建，每忧之。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材艺，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宝之北伐，使会代摄宫事，总录、礼遇一同太子，所以见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龙城旧都，宗庙所在，复使会镇幽州，委以东北之重，高选僚属以崇威望。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焉。宝大悦，乃访其赵王麟、高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立策母段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盛、会进爵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

魏伐并州，骠骑农逆战，败绩，还于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距之。农率骑数千奔归中山，行及潞川，为魏追军所及，余骑尽没，单马遁还。宝引群臣于东堂议之。中山尹苻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度险距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无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距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

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郡县悉降于魏，宝闻魏有内难，乃尽众出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次于曲阳柏肆。魏军进至新梁。宝惮魏师之锐，乃遣征北隆夜袭魏军，败绩而还。魏军

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惧，三军夺气。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无返。

魏军进攻中山，屯于芳林园。其夜尚书慕容皓谋杀宝，立慕容麟。皓妻兄苏泥告之，宝使慕容隆收皓，皓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魏。麟惧不自安，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

初，宝闻魏之来伐也，使慕容会率幽、并之众赴中山，麟既叛，宝恐其逆夺会军，将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还，说麟招集丁零，军众甚盛，谋袭会军，东据龙城。宝与其太子策及农、隆等万余骑迎会于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会倾身诱纳，缮甲厉兵，步骑二万，列阵而进，迎宝蓟南。宝分其兵给农，隆，遣西河公库辱官骥率众三千助守中山。会以策为太子，有恨色。宝以告农、隆，俱曰："会一年少，专任方事，习骄所致，岂有他也。臣当以礼责之。"幽平之士皆怀会威德，不乐去之，咸请曰："清河王天资神武，权略过人，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泽，皆勇气自倍。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止驾蓟宫，使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然后奉迎车驾。"宝左右皆害其勇略，谮而不许，众咸有怨言。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而告会曰："左右密谋如是，主上将从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异图；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进退路穷，恐无自全之理。盍诛二王，废太子，大王自处东宫，兼领将相，以匡社稷。"会不从。宝谓农、隆曰："观会为变，事当必然，宜早杀之。不尔，恐成大祸。"农曰："寇贼内侮，中州纷乱，会镇抚旧都，安众宁境，及京师有难，万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迹未彰，宜且隐忍。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复内相诛戮，有损威望。"宝曰："会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衅发，必先害诸父，然后及吾。事败之后，当思朕言。"农等固谏，乃止。会闻之弥惧，奔于广都黄榆谷。会遣仇尼归等率壮士二千余人分袭农、隆，隆是夜见杀，农中重创。既而会归于宝，宝意在诛会，诱而安之，潜使左卫慕舆腾斩会，不能伤。会复奔其众，于是勒兵攻宝。宝率数百骑驰如龙城，会率众追之，遣使请诛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宝弗许。会围龙城，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败之，众悉逃散，单马奔还中山，乃逾围而入，为慕容详所杀。

详僭称尊号，置百官，改年号。荒酒奢淫，杀戮无度，诛其王公以下五百余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视。城中大饥，公卿饿死者数十人。麟率丁零之众入中山，斩详及其亲党三百余人，复僭称尊号。中山饥甚，

麟出据新市，与魏师战于义台，麟军败绩。魏师遂人中山，麟乃奔鄴。

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劝宝南伐，宝大悦，慕容盛切谏，以为兵疲师老，魏新平中原，宜养兵观衅，更俟他年。宝将从之。抚军慕舆腾进曰："今众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机以成进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难与图始，惟当独决圣虑，不足广采异同，以沮乱军议也。"宝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宝发龙城，以慕舆腾为前军大司马，慕容农为中军，宝为后军，步骑三万，次于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众军之惮役也，杀司空、乐浪王宙，逼立高阳王崇。宝单骑奔农，仍引军讨速骨。众咸惮征幸乱，投杖奔之。腾众亦溃，宝、农驰还龙城。兰汗潜与速骨通谋，速骨进师攻城，农为兰汗所谲，潜出赴贼，为速骨所杀。众皆奔散，宝与慕容盛、慕舆腾等南奔。兰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宝，及于蓟城。宝欲还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虚实未明，今单马而还，汗有贰志者，悔之无及。宝从之，乃自蓟而南。至黎阳，闻慕容德称制，惧而退。遣慕舆腾招集散兵于钜鹿，慕容盛结豪桀于冀州，段仪、段温收部曲于内黄，众皆响会，克期将集。会兰汗遣左将军苏超迎宝，宝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谓忠款无贰，乃还至龙城。汗引宝入于外邸，弑之，时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杀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盛僭位，伪谥宝惠愍皇帝，庙号烈宗。

皝之迁于龙城也，植松为社主。及秦灭燕，大风吹拔之。后数年，社处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廆终而垂以吴王中兴，宝之将败，大风又拔其一。

盛字道运，宝之庶长子也。少沈敏，多谋略。苻坚诛慕容氏，盛潜奔于冲。及冲称尊号，有自得之志，赏罚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谓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众，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骄大，以盛观之，鲜不覆败。"俄而冲为段木延所杀，盛随慕容永东如长子，谓柔曰："今崎岖于锋刃之间，在疑忌之际，愚则为人所猜，智则危甚巢幕，当如鸿鹄高飞，一举万里，不可坐待罟网也。"于是与柔及弟会间行东归于慕容垂。遇盗陕中，盛曰："我六尺之躯，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当吾锋乎！试竖尔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尔命，如其不中，当束身相授。"盗用竖箭，盛一发中之。盗曰："郎贵人之子，故相试耳。"资而遣之。岁余，永诛俊、垂之子孙，男女无遗。盛既至，垂问以西事，画地成图。垂笑曰："昔魏武抚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爱孙，有自来矣。"于是封长乐公。骁勇刚毅，有伯父全之风烈。

宝即伪位，进爵为王。宝自龙城南伐，盛留统后事，及段速骨作乱，驰出迎卫。宝几为速骨所获，赖盛以免。盛屡进奇策于宝，宝不能从，是以屡败。宝既如龙城，盛留在后。宝为兰汗所杀，盛驰进赴哀，将军张真固谏以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穷。汗性愚近，必顾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间，足展吾志。"遂人赴丧。汗妻乙氏泣涕请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亲敬如旧。汗兄提、弟难劝汗杀盛，汗不从。慕容奇，汗之外孙也，汗亦宥之。奇入见盛，遂相与谋。盛遣奇起兵于外，众至数千。汗遣兰提讨奇。提骄很淫荒，事汗无礼，盛因间之于汗曰："奇，小兒也，未能办此，必内有应之者。提素骄，不可委以大众。"汗因发怒，收提诛之，遣其抚军仇尼慕率众讨奇。汗兄弟见提之诛，莫不危惧，皆阻兵背汗，袭败慕军。汗大惧，遣其子穆率众讨之。穆谓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应之。兼内有萧墙之难，不宜养心腹之疾。"汗将诛盛，引见察之。盛妻以告，于是伪称疾笃，不复出入，汗乃止。有李旱、卫双、刘志、张豪、张真者，皆盛之旧昵，兰穆引为腹心。旱等屡入见盛，潜结大谋。会穆讨兰难等斩之，大飨将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厕，袒而逾墙，入于东宫，与李旱等诛穆，众皆踊呼，进攻汗，斩之。汗二子鲁公和、陈公杨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张真袭诛之。于是内外怗然，士女咸悦，盛谦揖自卑，不称尊号。其年，以长乐王称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诸王降爵为公，文武各复旧位。

初，慕容奇聚众于建安，将讨兰汗，百姓翕然从之。汗遣兄子全讨奇，奇击灭之，进屯乙连。盛既诛汗，命奇罢兵，奇遂与丁零严生、乌丸王龙之阻兵叛盛，引军至横沟，去龙城十里。盛出兵击败之，执奇而还，斩龙、生等百余人。盛于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献庄太子全为献庄皇帝，尊宝后段氏为皇太后，全妃丁氏为献庄皇后，谥太子策为献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谋叛，盛皆诛之。改年为长乐。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无挝捶之罚，而狱情多实。

高句骊王安遣使贡方物，有雀素身绿首，集于端门，栖翔东园，二旬而去，改东园为白雀园。

盛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

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书令常忠、尚书阳璆、秘书监郎敷于东堂，问曰：“古来君子皆谓周公忠圣，岂不谬哉！”璆曰：“周公居摄政之重，而能达群臣之名，及流言之谤，致烈风以悟主，道契神灵，义光万代，故累叶称其高，后王无以夺其美。”盛曰：“常令以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笃，周公有请令之诚，流言之际，义感天地，楚挞伯禽以训就王德。周公为臣之忠，圣达之美，《诗》《书》已来未之有也。”盛曰：“异哉二君之言！朕见周公之诈，未见其忠圣也。昔武王得九龄之梦，白文王，文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及文王之终，已验武王之寿矣。武王之算未尽而求代其死，是非诈乎！若惑于天命，是不圣也。据摄天位而丹诚不见，致兄弟之间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远，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亲违圣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戮罚同气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时无直笔之史，后儒承其谬谈故也。”忠曰：“启金縢而返风，亦足以明其不诈。遭二叔流言之变，而能大义灭亲，终安宗国，复子明辟，辅成大业，以致太平，制礼作乐，流庆无穷，亦不可谓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为论之。昔周自后稷积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圣应期，遂有天下。生灵仰其德，四海归其仁。成王虽幼统洪业，而卜世修长，加吕、召、毛、毕为之师傅。若无周公摄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无故以安危为己任，专临朝之权，阙北面之礼。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当明大顺之节，陈诚义以晓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诛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贻王《鸱鸮》之诗，归非于主，是何谓乎！又周公举事，称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无罪而坐观成王之疑，此则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但以疏不间亲，故寄言于管、蔡，可谓忠不见于当时，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归，天命之不在己，然后返政成王，以为忠耳。大风拔木之征，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谓也！周公复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又谓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贤？”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亲而功济一代，太甲乱德，放于桐宫，思愆改善，然后复之。使主无怨言，臣无流谤，道存社稷，美溢来今，臣谓伊尹之勋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旧臣之重，显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辅导。而放黜桐宫，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拟乎！”郎敷曰：“伊尹处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汤之道坠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与小人从事，使知稼穑之艰难，然后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废而立之，何

不能辅之以至于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纣，则三载之间未应便成贤后，如其性本休明，义心易发，当务尽匡规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据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视，奈何挟智藏仁以成君恶！夫太甲之事，朕已鉴之矣。太甲，至贤之主也，以伊尹历奉三朝，绩无异称，将失显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济其忠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后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见也，亦犹太伯之三让，人无德而称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让，至仲尼而后显其至德。太甲受谤于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谈宴赋诗，赐金帛各有差。

辽西太守李郎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征不赴。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辅国将军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三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躬迎魏师于北平。旱候知之，袭克令支，遣广威孟广平率骑追朗，及于无终，斩之。初，盛之追旱还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斩朗，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正为此耳。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鸠合同类，劫掠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李旱自辽西还，闻盛杀其将卫双，惧，弃军奔走。既而归罪，复其爵位。盛谓侍中孙勍曰：“旱总三军之任，荷专征之重，不能杖节死绥，无故逃亡，考之军正，不赦之罪也。然当先帝之避难，众情离贰，骨肉忘其亲，股肱失忠节，旱以刑余之体，效力尽命，忠款之至，精贯白日。朕故录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

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

魏袭幽州，执刺史卢溥而去。遣孟广平援之，无及。

盛率众三万伐高句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

盛引见百辽于东堂，考详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宴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诸卿各言其志，朕将览之。”七兵尚书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进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臣之愿也。”盛笑曰：“丁尚书年少，安得长者之言乎！”盛以威严驭下，骄暴少亲，多所

猜忌，故信言及之。

盛讨库莫奚，大虏获而还。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舆、段赞等谋率禁兵袭盛，事觉，诛之，死者五百余人。前将军、思悔侯段玑、舆子兴、赞子泰等，因众心动摇，夜于禁中鼓躁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而有一贼从暗中击伤盛，遂辇升前殿，申约禁卫，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以后事。熙未至而盛死，时年二十九，在位三年。伪谥昭武皇帝，墓号兴平陵，庙号中宗。

盛幼而羁贱流漂，长则遭家多难，夷险安危，备尝之矣。惩宝暗而不断，遂峻机威刑，织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于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虽忠诚亲戚亦皆离贰，旧臣靡不夷灭，安忍无亲，所以卒于不免。是岁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间王。段速骨之难，诸王多被其害，熙素为高阳王崇所亲爱，故得免焉。兰汗之篡也，以熙为辽东公，备宗祀之义。盛初即位，降爵为公，拜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领中领军。从征高句骊、契丹，皆勇冠诸将。盛曰："叔父雄果英壮，有世祖之风，但弘略不如耳。"

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国多难，宜立长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于熙，遂废太子定，迎熙入宫。群臣劝进，熙以让元，元固以让熙，熙遂僭即尊位。诛其大臣段玑、秦兴等，并夷三族。元以嫌疑赐死。元字道光，宝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位次尚书。

初，熙烝于丁氏，故为所立。及宠幸苻贵人，丁氏怨恚呪诅，与兄子七兵尚书信谋废熙。熙闻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杀，葬以后礼，诛丁信。

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杀司隶校尉张显，闭门距熙。熙率骑驰返，和众皆投杖，熙入诛之。于是引见州郡及单于八部耆旧于东宫，问以疾苦。

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树下，若有人呼曰："大王

且止。。”熙恶之，伐其树，乃有蛇长丈余，从树中而出。

立其贵嫔苻氏为皇后，赦殊死已下。

熙北袭契丹，大破之。

昭仪苻氏死，伪谥愍皇后。赠苻谟太宰，谥文献公。二苻并美而艳，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请谒必从，刑赏大政无不由之。初，昭仪有疾，龙城人王温称能疗之，未几而卒，熙忿其妄也，立于公车门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从之，北登白鹿山，东过青岭，南临沧海，百姓苦之，士卒为豺狼所害及冻死者五千余人矣。会高句骊寇燕郡，杀略百余人。熙伐高句骊，以苻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熙曰：“待刿平寇城，朕当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于是城内严备，攻之不能下。会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归。

拟鄴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

熙与苻氏袭契丹，惮其众盛，将还，苻氏弗听，遂弃辎重，轻袭高句骊，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

尽杀宝诸子。大城肥如及宿军，以仇尼倪为镇东大将军、营州刺史，镇宿军，上庸公懿为镇西将军、幽州刺史，镇令支；尚书刘木为镇南大将军、冀州刺史，镇肥如。

为苻氏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苻氏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号蹿踊，若丧考妣，拥其尸而抚之曰：“体已就冷，命遂断矣！”于是僵仆气绝，久而乃苏。大敛既讫，复启其棺而与交接。服斩缞，食粥。制百僚于宫内哭临，令沙门素服。使有司案检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则罪之，于是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慕容隆妻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将以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弊氈，遂赐死。三女叩头求哀，熙不许。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费殚府藏。下锢三泉，周输数里，内则图画尚书八坐之象。熙曰：“善为之，朕将随后入此陵。”识者以为不祥。其右仆射韦璆等并惧为殉，沐浴而待死焉。号苻氏墓曰征平陵。熙被发徒跣，步从苻氏丧。轜车高大，毁北门而出。长老窃相谓曰：“慕容氏自毁其门，将不久也。”

中卫将军冯跋、左卫将军张兴，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与跋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盟，推慕容云为主，发尚方徒五千余人闭门距守。中黄门赵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盗耳，朕还当诛之。"乃收发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遂败，走入龙腾宛，微服隐于林中，为人所执，云得而弑之，及其诸子同殡城北。时年二十三，在位六年。云葬之于苻氏墓，伪谥昭文皇帝。

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义熙三年灭。初，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然，秃头小兒来灭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两头然则禾草俱尽而成高字。云父名拔，小字秃头，三子，而云季也。熙竟为云所灭，如谣言焉。

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也。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云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时人咸以为愚，唯冯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宝之为太子，云以武艺给事侍东宫，拜侍御郎，袭败慕容会军。宝子之，赐姓慕容氏，封夕阳公。

熙之葬苻氏也，冯跋诣云，告之以谋。云惧曰："吾婴疾历年，卿等所知，愿更图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间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乱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乱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时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为他养子！机运难邀，千岁一时，公焉得辞也！"扶之而出。云曰："吾疾苦日久，废绝世务。卿今兴建大事，谬见推逼。所以徘徊，非为身也，实惟否德不足以济元元故耳。"跋等强之，云遂即天王位，复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国号大燕。署冯跋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武邑公，封伯、子、男，乡、亭侯者五十余人，士卒赐谷帛有差。熙之群官，复其爵位。立妻李氏为天王后，子彭为太子。越骑校尉慕舆良谋叛，云诛之。

云临东堂，幸臣离班、桃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所启，拔剑击云，云以几距班，桃仁进而弑之。冯跋迁云尸于东宫，伪谥惠懿皇帝。云自以无功德而为豪桀所推，常内怀惧，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委之以爪牙之任，赏赐月至数千万，衣食卧起皆与之同，终以此致败云。

史臣曰：四星东聚，金陵之气已分；五马南浮，玉塞之雄方扰。市朝屡改，艰虞靡息。慕容垂天资英杰，威震本朝，以雄略见猜而庇身宽政，永固受之而以礼，道明事之而毕力。然而隼质难羁，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谋已构；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启。斩飞龙而遐举，逾

石门而长迈，遂使翟氏景从，鄴师宵逸，收罗赵、魏，驱驾英雄。叩囊余奇，摧五万于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阳。返辽阴之旧物，创中山之新社，类帝禋宗，僭拟斯备。夫以重耳归晋，赖五臣之功；句践绐吴，资五千之卒。恶有业殊二霸，众微一旅，掎拔而倾山岳，腾啸而御风云！虽卫人忘亡复传于东国，任好余裕伊愧于西邻，信苻氏之奸回，非晋室之鲸鲵矣。

宝以浮誉获升，峻文御俗，萧墙内愤，勍敌外陵，虽毒不被物而恶足自剿。盛则孝友冥符，文武不坠，韬光而夷仇贼，罪己而逊高危，翩翩然浊世之佳虏矣。熙乃地非奥主，举因淫德。骊戎之态，取悦于匡床；玄妻之姿，见奇于鬓发。荡轻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云之山，饰土木于骄心，穷怨嗟于蕞壤，宗祀夷灭，为冯氏之驱除焉。

赞曰：戎狄凭陵，山川沸腾。天未悔祸，人非与能。疾走而捷，先鸣则兴。道明烈烈，鞭笞豪杰。扫燕夷魏，钊屠永灭。大盗潜移，鸿名遂窃。宝心生乱，盛清家难。熙极骄淫，人怀愤惋。孽贻身咎，灾无以逭。

载记第二十五

乞伏国仁乞伏乾归乞伏炽磐冯跋（冯素弗）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兒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其后有祐邻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与祐邻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祐邻尽并其众，固居高平川。祐邻死，子结权立，徙于牵屯。结权死，子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利那死，弟祁逕立。祁逕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余落，固居苑川。以叔父轲逕为师傅，委以国政，斯引乌逕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述延死，子僞大寒立。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迁于度坚山。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司繁叹谓左右曰："智不距敌，德不抚众，剑骑未交而本根已败，见众分散，势亦难全。若奔诸部，必不我容，吾将为呼韩邪之计矣。"乃诣统降于坚。坚大悦，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以讨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国仁代镇，及坚兴寿春之役，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而大悦，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高会，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且物极则亏、祸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难以免矣。当与诸君成一方之业。"及坚败归，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及坚为姚苌所杀，国仁谓其豪帅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于乌合之众，可谓天也。夫守常迷运，先达耻之；见机而作，英豪之举。吾虽薄德，藉累世之资，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

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义。以其将乙旃音逕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乾归为上将军，自余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

鲜卑匹兰率众五千降。明年，南安秘宜及诸羌虏来击国仁，四面而至。国仁谓诸将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饵敌，羸师以张之，军法所谓怒我而怠寇也。"于是勒众五千，袭其不意，大败之。秘宜奔还南安，寻与其弟莫侯悌率众三万余户降于国仁，各拜将军、刺史。

苻登遣使者署国仁使持节、大都督、都督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国仁率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鲜卑没奕于、东胡金熙连兵来袭，相遇于渴浑川，大战败之，斩级三千，获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还，三部震惧，率众迎降。署密贵建义将军、六泉侯，裕苟建忠将军、兰泉侯，提伦建节将军、鸣泉侯。

国仁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拥众叛，保牵屯山。国仁率骑七千讨之，斩其部将叱罗侯，降者千余户。跋大惧，遂降，复其官位。因讨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大破之，获其子诘归、弟子复半及部落五千余人而还。

太元十三年，国仁死，在位四年，伪谥宣烈王，庙号烈祖。

乾归，国仁弟也。雄武英杰，沈雅有度量。国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国仁子公府冲幼，宜立长君，乃推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其妻边氏为王后，以出连乞都为丞相，镇南将军、南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自余封拜各有差。遂迁于金城。

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归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南羌独如率众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拥五千余落，据牵屯山，为其边害。乾归讨破之，悉降其众，于是声振边服。吐谷浑大人视连遣使贡方物。鲜卑豆留□奇、叱豆浑及南丘鹿结并休官曷呼奴、卢水尉地跋并率众降于乾归，皆署其官爵。陇西太守越质诘归以平襄叛，自称建国将军、右贤王。干归击败之，诘归东奔陇山。既而拥众来降，乾归妻以宗女，署立义将军。

苻登将没奕于遣使结好，以二子为质，请讨鲜卑大兜国。乾归乃与没奕于攻大兜于安阳城，大兜退固鸣蝉堡，乾归攻陷之，遂还金城。为吕光弟宝所攻，败于鸣雀峡，退屯青岸。宝进追乾归，乾归使其将彭奚念断其归路，躬贯甲胄，连战败之，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余人。

苻登遣使署乾归假黄钺、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左丞相、大将军、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之礼。时登为姚兴所逼，遣使请兵，进封乾归梁王，命置官司，纳其妹东平长公主为梁王后。乾归遣其前将军乞伏益州、冠军翟瑥率骑二万救之。会登为兴所杀，乃还师。

氐王杨定率步骑四万伐之。乾归谓诸将曰："杨定以勇虐聚众，穷兵逞欲。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资我也。"于是遣其凉州牧乞伏轲殚、秦州牧乞伏益州、立义将军诘归距之。定败益州于平川，轲殚、诘归引众而退。翟瑥奋剑谏曰："吾王以神武之姿，开基陇右，东征西讨，靡不席卷，威震秦、梁，声光巴、汉。将军以维城之重，受阃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辅宁家国。秦州虽败，二军犹全，奈何不思直救，便逆奔败，何面目以见王乎！昔项羽斩庆子以宁楚，胡建戮监军以成功，将军之所闻也。瑥诚才非古人，敢忘项氏之义乎！"轲殚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众心何如耳。败不相救，军罚所先，敢自宁乎！"乃率骑赴之。益州、诘归亦勒众而进，大败定，斩定及首虏万七千级。于是尽有陇西、巴西之地。

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以下，署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翟瑥为吏部尚书，翟勍为主客尚书，杜宣为兵部尚书，王松寿为民部尚书，樊谦为三公尚书，方弘、麴景为侍中，自余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犹称大单于、大将军。

杨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袭据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且未宜专任，示有所先。"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有及之者，但恐其专擅耳。若以重佐辅之，当无虑也。"于是以平北韦虔为长史、散骑常侍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命将士解甲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曰："王以将军亲重，故委以专征之任，庶能摧彼凶丑，以副具瞻。贼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宽，宴安耽毒，窃为将军危之。"益州曰："乳以乌合之众，闻吾至，理应远窜。今乃与吾决战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

有方，卿等不足虑也。”乳率众距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索虏秃发如苟，率户二万降之，乾归妻以宗女。

吕光率众十万将伐乾归，左辅密贵周、左卫莫者羖羝言于乾归曰：“光旦夕将至。陛下以命世雄姿，开业洮罕，克翦群光，威振遐迩，将鼓淳风于东夏，建八百之鸿庆。不忍小下屈，与奸竖兢于一时，若机事不捷，非国家利也。宜遣爱子以退之。”乾归乃称籓于光，遣子敕勃为质。既而悔之，遂诛周等。

乞伏轲殚与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吕光。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乾归不从，谓诸将曰：“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且其精卒尽在吕延，延虽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军若败，光亦遁还，乘胜追奔，可以得志。”众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归，使吕延为前锋。乾归泣谓众曰：“今事势穷蹶，逃命无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军虽四面而至，然相去辽远，山河既阻，力不周接，败其一军而众军自退。”乃纵反间，称秦王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延信之，引师轻进，果为乾归所败，遂斩之。

秃发乌孤遣使来结和亲。使乞伏益州攻克支阳、鹫武、允吾三城，俘获万余人而还。又遣益州与武卫慕容允、冠军翟瑥率骑二万伐吐谷浑视罴，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视罴遁保白兰山，遣使谢罪，贡其方物，以子宕岂为质。鲜卑叠掘河内率尸五千，自魏降乾归。

乾归所居南景门崩，恶之，遂迁于苑川。姚兴将姚硕德率众五万伐之，入自南安峡。乾归次于陇西以距硕德。兴潜师继发。乾归闻兴将到，谓诸将曰：“吾自开建以来，屡摧勍敌，乘机籍算，举无遗策。今姚兴尽中国之师，军势甚盛。山川阻狭，无从骑之地，宜引师平川，伺其怠而击之。存亡之机，在斯一举，卿等戮力勉之。若枭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于是遣其卫军慕容允率中军二万迁于柏阳，镇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于侯辰谷，乾归自率轻骑数千候兴军势。俄而大风昏雾，遂与中军相失，为兴追骑所逼，入于外军。旦而交战，为兴所败。乾归遁还苑川，遂走金城，谓诸豪帅曰：“吾才非命世，谬为诸君所推，心存拨乱，而德非时雄，叨窃名器，年逾一纪，负乘致寇，倾丧若斯！今人众已散，势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锋。若方轨西迈，理难俱济，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归怀；玄

德南奔，荆、楚襁负。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义深父子，而有心离背！请死生与陛下俱。”乾归曰：“自古无不亡之国，废兴命也。苟天未亡我，冀兴复有期。德之不建，何为俱死！公等自爱，吾将寄食以终余年。”于是大哭而别，乃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发利鹿孤遣弟僝檀迎乾归，处之于晋兴。

南羌梁戈等遣使招之。乾归将叛，谋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扪天岭。乾归惧为利鹿孤所害，谓其子炽磐曰：“吾不能负荷大业，致兹颠覆。以利鹿孤义兼姻好，冀存脣齿之援，方乃忘义背亲，谋人父子，忌吾威名，势不全立。姚兴方盛，吾将归之。若其俱去，必为追骑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为质，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终不害汝。”于是送炽磐兄弟于西平，乾归遂奔长安。姚兴见而大悦，署乾归持节、都督河南诸军事、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遣乾归还镇苑川，尽以部众配之。乾归既至苑川，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大将已下悉降号为偏裨。

元兴元年，炽磐自西平奔长安，姚兴以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寻遣使者加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遣随兴将齐难迎吕隆于河西，讨叛羌党龙头于滋川，攻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并克之。又破吐谷浑将大孩，俘获万余人而还。寻复率众攻杨盛将杨玉于西阳堡，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寝内，乾归甚恶之。姚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兴留为主客尚书，以炽磐为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

炽磐以长安兵乱将始，乃招结诸部二万七千，筑城于嵊□良山以据之。炽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之，乾归奔还苑川。鲜卑悦大坚有众五千，自龙马苑降乾归。乾归遂如枹罕，留炽磐镇之。乾归收众三万，迁于度坚山。群下劝乾归称王，乾归以寡弱弗许。固请曰：“夫道应符历，虽废必兴；图箓所弃，虽成必败。本初之众，非不多也，魏武运筹，四州瓦解。寻、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龙申，亡新鸟散。固天命不可虚邀，符箓不可妄冀。姚数将终，否极斯泰，乘机抚运，实系圣人。今见众三万，足可以疆理秦、陇，清荡洮河。陛下应运再兴，四海鹄望，岂宜固守谦冲，不以社稷为本！愿时即大位，允副群心。”乾归从之。义熙三年，僭称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复本位。

遣炽磐讨谕薄地延，师次烦于，地延率众出降，署为尚书，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陇西羌昌何攻克姚兴金城郡，以其骁骑乞伏务和为东金城太守。乾归复都苑川，又攻克兴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徙二万五千

户于苑川、枹罕。姚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遣使署乾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于兴。

遣炽磐与其次子中军审虔率步骑一万伐秃发傉檀，师济河，败傉檀太子武台于岭南，获牛马十余万而还。又攻克兴别将姚龙于伯阳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余户于苑川，三千余户于谭郊。乾归率步骑三万征西羌彭利发于枹罕，师次于奴葵谷，利发弃其部众南奔。乾归遣其将公府追及于清水，斩之。乾归入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因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

乾归畋于五溪，有枭集于其手，甚恶之。六年，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诸子十余人。公府奔固大夏，炽磐与乾归弟广武智达、扬武木奕于讨之。公府走，达等追擒于嵊□良南山，并其四子，轘之于谭郊。葬乾归于枹罕，伪谥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炽磐，乾归长子也。性勇果英毅，临机能断，权略过人。初，乾归为姚兴所败，炽磐质于秃发利鹿孤。后自西平逃而降兴，兴以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又拜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留其众镇苑川。及乾归返政，复立炽磐为太子，领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后乾归称藩于姚兴，兴遣使署炽磐假节、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寻进号抚军大将军。

乾归死，义熙六年，炽磐袭伪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为相国，麴景为御史大夫，段晖为中尉，弟延祚为禁中录事，樊谦为司直。罢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义熙九年，遣其龙骧乞伏智达、平东王松寿讨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大破之，获其将呼那乌提，虏三千余户而还。又遣其镇东昙达与松寿率骑一万，东讨破休官权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虏其男女万余口，进据白石城，休官降者万余人。后显亲休官权小成、吕奴迦等叛保白坑，昙达谓将士曰："昔伯珪凭险，卒有灭宗之祸；韩约肆暴，终受覆族之诛。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灭。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粤尔舆人，戮力勉之！"众咸拔剑大呼，于是进攻白坑，斩小成、奴迦及首级四千七百，陇右休官悉降。遣安北乌地延、冠军翟绍讨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获甚众。炽磐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于渴浑川，皆破之，前后俘获男女二万八千。

僭立十年，有云五色，起于南山，炽磐以为己瑞，大悦，谓群臣曰：“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闻秃发辱檀西征乙弗，投剑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骑二万袭乐都。秃发武台凭城距守，炽磐攻之，一旬而克。遂入乐都，论功行赏各有差。遣平远犍虔率骑五千追僝檀，徙武台与其文武及百姓万余户于枹罕。僝檀遂降，署为骠骑大将军、左南公。随僝檀文武，依才铨擢之。炽磐既兼僝檀，兵强地广，置百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

十一年，炽磐攻克沮渠蒙逊河湟太守沮渠汉平，以其左卫匹逵为河湟太守，因讨降乙弗窟乾而还。遣其将昙达、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炽磐攻强川，师次沓中，沮渠蒙逊率众攻石泉以救之。炽磐闻而引还，遣昙达与其将出连虔率骑五千赴之。蒙逊闻昙达至，引归，遣使聘于炽磐，遂结和亲。又遣昙达、王松寿等率骑一万伐姚艾于上邽。昙达进据蒲水，艾距战，大败之，艾奔上邽。昙达进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五千余户于枹罕。

令其安东木奕于率骑七千讨吐谷浑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于尧扞川，俘获五千余口而还，洛干奔保白兰山而死。炽磐闻而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蹢。往岁昙达东征，姚艾败走；今木奕于西讨，黠虏远逃。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无患矣。”于是以昙达为左丞相，其子元基为右丞相，麴景为尚书令，翟绍为左仆射。遣昙达、元基东讨姚艾，降之。

至是，乙弗鲜卑乌地延率户二万降于炽磐，署为建义将军。地延寻死，弟他子立，以子轲兰质于西平。他子从弟提孤等率户五千以西迁，叛于炽磐。凉州刺史出连虔遣使喻之，提孤等归降。炽磐以提孤奸猾，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后二岁而提孤等扇动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

先是，姚艾叛降蒙逊，蒙逊率众迎之。艾叔父俊言于众曰：“秦王宽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为从凉主西迁？”众咸以为然，相率逐艾，推俊为主，遣使请降。炽磐大悦，征俊为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封陇西公，邑一千户。

使征西孔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众六千降于炽磐，署为弱水护军。遣其左卫匹逵，建威梯君等讨彭利和于强川，大破

之，利和单骑奔仇池，获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强川羌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

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炽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禅，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伪位，在位四年，为赫连定所杀。

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载而灭。

史臣曰：夫天地闭，大昆生；云雷屯，群凶作。自晋室遘孽，胡兵肆祸，封域无纪，干戈是务。国仁阴山遗噍，难以义服，伺我阽危，长其陵暴。向使偶钦明之运，遭雄略之主，已当褫魂沙漠，请命藁街，岂暇窃据近郊，经纶王业者也。

乾归智不及远而以力诈自矜。陷吕延之师，奸谋潜断；俘视罴之众，威策遐举。便欲誓湃、陇之余卒，窥崤、函之奥区，秣疲马而宵征，翦勍敌而朝食。既而控弦呜镝，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丧。履重氛于外难，幸以计全；贻巨衅于萧墙，终成凶祸，宜哉！

炽磐叱咤风云，见机而动，牢笼俊杰，决胜多奇，故能命将掩浇河之酋，临戎袭乐都之地，不盈数载，遂隆伪业。览其遗迹，盗亦有道乎！

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毕万之后也。万之子孙有食采冯乡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乱，跋祖父和避地上党。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时为将军。永灭，跋东徙和龙，家于长谷。幼而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饮酒一石不乱。三弟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于家产，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云气若楼阁，时咸异之。尝夜见天门开，神光赫然烛于庭内。及慕容宝僭号，署中卫将军。

初，跋弟素弗与从兄万泥及诸少年游于水滨，有一金龙浮水而下，素弗谓万泥曰：“颇有见否？”万泥等皆曰：“无所见也。”乃取龙而示之，咸以为非常之瑞。慕容熙闻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伪位，密欲诛跋兄弟。其后跋又犯熙禁，惧祸，乃与其诸弟逃于山泽。每夜独行，猛兽常为避路。时赋役繁数，人不堪命，跋兄弟谋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还首无路，不可坐受诛灭。当及时而起，立公侯之业。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与万泥等二十二人结谋。跋与二弟乘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室。遂杀熙，立高云为主。云署

跋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武邑公。

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恶之。从事中郎王垂因说符命之应，跋戒其勿言。云为其幸臣离班、桃仁所杀，跋升洪光门以观变。帐下督张泰、李桑谓跋曰："此竖势何所至！请为公斩之。"于是奋剑而下，桑斩班于西门，泰杀仁于庭中。众推跋为主，跋曰："范阳公素弗才略不恆，志于靖乱，扫清凶桀，皆公勋也。"素弗辞曰："臣闻父兄之有天下，传之于子弟，未闻子弟籍父兄之业而先之。今鸿基未建，危甚缀旒，天工无旷，业系大兄。愿上顺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请，乃许之，于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称天王于昌黎，而不徙旧号，即国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国，观察风俗。追尊祖和为元皇帝，父安为宣皇帝，尊母张氏为太后，立妻孙氏为王后，子永为太子。署弟素弗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弘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尚书右仆射、汲郡公，从兄万泥为骠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务银提为上大将军、辽东太守，孙护为侍中、尚书令、阳平公，张兴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永宁公，郭生为镇东大将军、领右卫将军、陈留公，从兄子乳陈为征西大将军、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为镇南大将军、司隶校尉、上党公，马弗勤为吏部尚书、广宗公，王难为侍中、抚军将军、颍川公，自余拜授，文武进位各有差。寻而万泥抗表请代，跋曰："猥以不德，谬为群贤所推，思与兄弟同兹休戚。今方难未宁，维城任重，非明德懿亲，孰克居也！且折冲御侮，为国籓屏，虽有他人，不如我弟兄，岂得如所陈也。"于是加开府仪同三司。

义熙六年，跋下书曰："昔高祖为义帝举哀，天下归其仁。吾与高云义则君臣，恩逾兄弟。其以礼葬云及其妻子，立云庙于韭町，置园邑二十家，四时供荐。"

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陈自以亲而有大功，谓当入为公辅，跋以二籓任重，因而弗征，并有憾焉。乳陈性粗犷，勇气过人，密遣告万泥曰："乳陈有至谋，顾与叔父围之。"万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冯弘与将军张兴将步骑二万讨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风云之运，抚翼而起。群公以天命所锺，人望攸系，推逼主上光践宝位。裂土疏爵，当与兄弟共之，奈何欲寻干戈于萧墙，弃友于而为阏伯！过贵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奖王室。"万泥欲降，乳陈按剑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决之于今，何谓降也。"遂克期出战。兴谓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我营，宜命三军以备不虞。"弘乃密严人课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陈果遣壮士千余人来斫营。众火俱起，伏兵

邀击，俘斩无遗。乳陈等惧而出降，弘皆斩之。

署素弗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

跋下书曰："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系苦，百姓困穷。宜加宽宥，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当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马弗勤，弗勤以训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请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无忠清之节，货财公行于朝，虽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诸市朝，以正刑宪。但大业草创，彝伦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可东市考竟。"于是上下肃然，请赇路绝。

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献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议之。素弗等议曰："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女生从夫，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许焉。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送其女妇于蠕蠕。库莫奚虞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献马千匹，许之，处之于营丘。

分遣使者巡行郡国，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悌力田闺门和顺者，皆褒显之。昌黎郝越、营丘张买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贤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为祖父园邑。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置四辅。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于是朝野竞劝焉。

先是，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陛下至德应期，龙飞东夏，旧邦宗族，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若听臣往迎，致之不远。"跋曰："隔绝殊域，阻回数千，将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临海，船路甚通，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跋许之，署匡游击将军、中书侍郎，厚加资遣。匡寻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余户来奔，署买为卫尉，封城阳伯，睹为太常、高城伯。

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

跋又下书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

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书曰：“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椁，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

魏使耿贰至其国，跋遣其黄门郎常陋迎之于道。跋为不称臣，怒而不见。及至，跋又遣陋劳之。贰忿而不谢。跋散骑常侍申秀言于跋曰：“陛下接贰以礼，而敢骄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给事冯懿以倾佞有幸，又盛称贰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请幽而降之，跋乃留贰不遣。

是时井竭三日而复。其尚书令孙护里有犬与豕交，护见而恶之，召太史令闵尚筮之。尚曰：“犬豕异类而交，违性失本，其于《洪范》为犬祸，将勃乱失众，以至败亡。明公位极冢宰，遐迩具瞻，诸弟并封列侯，贵倾王室，妖见里庭，不为他也。愿公戒满盈之失，修尚恭俭，则妖怪可消，永享元吉。”护默然不悦。

昌黎尹孙伯仁、护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骁勇闻。跋之立也，并冀开府，而跋未之许，由是有怨言。每于朝飨之际，常拔剑击柱曰：“兴建大业，有功力焉，而滞于散将，岂是汉祖河山之义乎！”跋怒，诛之。进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以慰之。护自三弟诛后，常怏怏有不悦之色，跋怒，ＣＧ之。寻而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功在孙护、张兴之右，而出为边郡，抗表有恨言，密谋外叛。跋怒，杀之。

跋下书曰：“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行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跋弟丕，先是因乱投于高句丽，跋迎致之，至龙城，以为左仆射、常山公。

蠕蠕斛律为其弟大但所逐，尽室奔跋，乃馆之于辽东郡，待之以客礼。跋纳其女为昭仪。时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书请还塞北，跋曰：“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强兵相送，粮运难继；少也，势不能固。且千里袭国，古人为难，况数千里乎！”斛律固请曰：“不烦大众，

愿给骑三百足矣。得达敕勒国，人必欣而来迎。”乃许之，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而还。

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来聘，跋乃使其中书郎李扶报之。蠕蠕大但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有赤气四塞，太史令张穆言于跋曰：“兵气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断绝。自古未有邻接境，不通和好。违义怒邻，取亡之道。宜还前使，修和结盟。”跋曰：“吾当思之。”寻而魏军大至，遣单于右辅古泥率骑候之。去城十五里，遇军奔还。又遣其将姚昭、皇甫轨等距战，轨中流矢死。魏以有备，引还。

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门鹳雀折。又地震，右寝坏。跋问闵尚曰：“比年屡有地动之变，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阴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此震皆向右，臣惧百姓将西移。”跋曰：“吾亦甚虑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国，问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有差。

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后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杀跋子翼自立，后为魏所伐，东奔高句丽。居二年，高句丽杀之。

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号，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载。

冯素弗，跋之长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伟，雄杰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之奇，惟王齐异焉，曰：“拨乱才也。”惟交结时豪为务，不以产业经怀。弱冠，自诣慕容熙尚书左丞韩业请婚，业怒而距之。复求尚书郎高邵女，邵亦弗许。南宫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门者勿纳。素弗迳入，与藻对坐，旁若无人。谈饮连日。藻始奇之，曰：“吾远求骐骥，不知近在东邻，何识子之晚也！”当世侠士莫不归之。及熙僭号，为侍御郎、小帐下督。

跋之伪业，素弗所建也。及为宰辅，谦虚恭慎，非礼不动，虽厮养之贱，皆与之抗礼。车服屋宇，务于俭约，修己率下，百僚惮之。初为京尹。及镇营丘，百姓歌之。尝谓韩业曰：“君前既不顾，今将自取，何如？”业拜而陈谢。素弗曰：“既往之事，岂复与君计之！”然待业弥厚。好存亡继绝，申拔旧门，问侍中阳哲曰：“秦、赵勋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孙鲜在焉。”素弗召为左常侍，论者归其有宰衡之度。

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恸。比葬，七临之。

史臣曰：自五胡纵慝，九域沦胥，帝里神州，遂混之于荒裔，鸿名宝位，咸假之于杂种。尝谓戎狄凶嚣，未窥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冯跋出自中州，有殊丑类，因鲜卑之昏虐，亦盗名于海隅。然其迁徙之余，少非雄杰，幸以宽厚为众所推。初虽砥砺，终罕成德，旧史称其信惑妖祀，斥黜谏臣，无开驭之才，异经决之士，信矣。速祸致寇，良谓在兹。犹能抚育黎萌，保守疆宇，发号施令，二十余年，岂天意乎，非人事也！

赞曰：国仁骁武，乾归勇悍。矫矫炽磐，临机能断。孰谓獯虏，亦怀沈算。文起常才，凭时叛换。咸窃大宝，为我多难。

载记第二十六

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秃发 傉檀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后为马隆所败，部下杀之以降。从弟务丸立。死，孙推斤立。死，子思复鞬立，部众稍盛。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及嗣位，务农桑，修邻好。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乌孤谓诸将曰：“吕氏远来假授，当可受不？”众咸曰：“吾士众不少，何故属人！”乌孤将从之，其将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敌，后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遵养之，又待其衅耳。”乌孤乃受之。

乌孤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乌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为不乐者，将非吕光乎！光年已衰老，师徒屡败。今我以士马之盛，保据大川，乃可以一击百，光何足惧也。”乌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怀远，殊俗惮威，卢陵、契汗万里委顺。及吾承业，诸部背叛，迩既乖违，远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将苻浑曰：“大王何不振旅誓众，以讨其罪。”乌孤从之，大破诸部。吕光封乌孤广武郡公。又讨意云鲜卑，大破之。

光又遣使署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远，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违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

隆安元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光遣将军窦苟来伐，战于街亭，大败之。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光将杨轨、王乞基率户数千来奔。乌孤更称武威王。后三岁，徙于乐都，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

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

乌孤从容谓其群下曰："陇右区区数郡地耳！因其兵乱，分裂遂至十余。乾归擅命河南，段业阻兵张掖，虐氐假息，偷据姑臧。吾藉父兄遣烈。思郭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杨统进曰："乾归本我所部，终必归服。段业儒生，才非经世，权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粮运悬绝，且与我邻好，许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非义举也。吕光衰老，嗣绍冲暗，二子纂、弘，虽颇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临之，必应锋瓦解。宜遣车骑镇浩亹，镇北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纂疲于奔命，人不得安其农业。兼弱攻昧，于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乌孤然之，遂阴有吞并之志。

段业为吕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惧，烧氐池、张掖谷麦而还。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追僭檀入录府国事。

是岁，乌孤因酒坠马伤胁，笑曰："几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顾谓群下曰："方难未静，宜立长君。"言终而死，在王位三年，伪谥武王，庙号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伪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业曰："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业曰："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已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

利鹿孤闻吕光死，遣其将金树、苏翘率骑五千屯于昌松漠口。

既逾年，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关内侯。

吕纂来伐，使僖檀距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僖檀下马据胡床而坐，士众心乃始安。与纂战，败之，斩二千余级。纂西击段业，僖檀率骑一万，乘虚袭姑臧。纂弟纬守南北城以自固。僖檀置酒于硃明门上，鸣钟鼓以飨将士，耀兵于青阳门，虏八千余户而归。

乞伏乾归为姚兴所败，率骑数百来奔，处之晋兴，待以上宾之礼。乾归遣子谦等质于西平。镇北将军俱延言于利鹿孤曰："乾归本我之属国，妄自尊立，理穷归命，非有款诚；若奔东秦，必引师西侵，非我利也。宜徙于乙弗之间，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义以收天下之心，乾归投诚而徙之，四海将谓我不可以诚信托也。"俄而乾归果奔于姚兴。利鹿孤谓延曰："不用卿言，乾归果叛，卿为吾行也。"延追乾归至河，不及而还。

利鹿孤立二年，龙见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于是群臣劝进，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鍮勿仑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义，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

于是率师伐吕隆，大败之，获其右仆射杨桓。僖檀谓之曰："安寝危邦，不思择木，老为囚虏，岂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贰，虽洪水滔天，犹欲济彼俱溺，实耻为叛臣以见明主。"僖檀曰："卿忠臣也！"以为左司马。

利鹿孤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暠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时利鹿孤虽僭位，尚臣姚兴。杨桓兄经佐命姚苌，早死，兴闻桓有德望，征之。利鹿孤饯桓于城东，谓之曰："本期与卿共成大业，事乖本

图，分歧之感，实情深古人。但鲲非溟海，无以运其躯；凤非修梧，无以晞其翼。卿有佐时之器，夜光之宝，当振缨云阁，耀价连城，区区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节不建。陛下宥臣于俘虏之中，显同贤旧，每希攀龙附风，立尺寸之功，龙门既开，而臣违离，公衡之恋，岂曰忘之！”利鹿孤为之流涕。

遣傅檀又攻吕隆昌松太守孟祎于显美，克之。傅檀执祎而数之曰：“见机而作，赏之所先；守迷不变，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门，扫平秦、陇，卿固守穷城，稽淹王宪，国有常刑，于分甘乎？”祎曰：“明公开翦河右，声播宇内，文德以绥远人，威武以惩不恪，况祎蔑尔，敢距天命！衅鼓之刑，祎之分也。但忠于彼者，亦忠于此。荷吕氏厚恩，受籓屏之任，明公至而归命，恐获罪于执事，惟公图之。”傅檀大悦，释其缚，待之客礼。徙显美、丽靬二千余户而归。嘉祎忠烈，拜左司马。祎请曰：“吕氏将亡，圣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为人守而不全，复忝显任，窃所未安。明公之恩，听祎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亻辱檀义而许之。

吕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尚书左丞婆衍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野无青草，资食无取。蒙逊千里行师，粮运不属，使二寇相残，以乘其衅。若蒙逊拔姑臧，亦不能守，适可为吾取之，不宜救也。”傅檀曰：“仑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可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车骑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傅檀率骑一万救之。至昌松而蒙逊已退，傅檀徙凉泽、段冢五百余家而归。

利鹿孤寝疾，令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车骑嗣业，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东南，伪谥曰康王。弟傅檀嗣。

傅檀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傅檀明识干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傅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以委之。以元兴元年僭号凉王，迁于乐都，改元曰弘昌。

初，乞伏乾归之在晋兴也，以世子炽磐为质。后炽磐逃归，为追骑所执，利鹿孤命杀之。傅檀曰：“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炽磐又奔允街，傅檀归其妻子。

姚兴遣使拜僝檀车骑将军、广武公。僝檀大城乐都。姚兴遣将齐难率众迎吕隆于姑臧，僝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兴凉州刺史王尚遣主薄宗敞来聘。敞父燮，吕光时自湟河太守入为尚书郎，见僝檀于广武，执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气陵云，命世之杰也，必当克清世难。恨吾年老不及见耳，以敞兄弟托君。"至是，僝檀谓敞曰："孤以常才，谬为尊先君所见称，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及忝家业，窃有怀君子。《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图今日得见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虽硃晖眄张堪之孤，叔向抚汝齐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语及平生。僝檀曰："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

僝檀以姚兴之盛，又密图姑臧，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兴。兴谓尚曰："车骑投诚献款，为国籓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籓，密迩勍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笑曰："卿言是也。"

僝檀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上表姚兴，求凉州，不许，加亻辱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僝檀于是率师伐沮渠蒙逊，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乃署僝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僝檀率步骑三万次于五涧，兴凉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祎、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阳门，镇南文支入自凉风门。宗敞以别驾送尚还长安，僝檀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僝檀曰："吾今新牧贵州，怀远安迩之略，为之若何？"敞曰："凉土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实在殿下。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斐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从横于天下，河右岂足定乎！"僝檀大悦，赐敞马二十匹。于是大飨文武于谦光殿，班赐金马各有差。

遣西曹从事史暠聘于姚兴。兴谓暠曰："车骑坐定凉州，衣锦本国，其德我乎？"暠曰："车骑积德河西，少播英问，王威未接，投诚万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职，彝伦之常，何德之有！"兴曰："朕不以州授

车骑者，车骑何从得之。”暠曰：“使河西云扰、吕氏颠狈者，实由车骑兄弟倾其根本。陛下虽鸿罗遐被，凉州犹在天网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齐难以王旅之盛，势挫张掖。王尚孤城独守，外逼群狄，陛下不连兵十年，殚竭中国，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圣与道合，虽云迁授，盖亦时宜。”兴悦其言，拜骑都尉。

僭檀宴群僚于宣德堂，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祎进曰：“张文王筑城苑，缮宗庙，为贻厥之资，万世之业，秦师济河，漼然瓦解。梁熙据全州之地，拥十万之众，军败于酒泉，身死于彭济。吕氏以排山之势，王有西夏，率土崩离，衔璧秦、雍。宽饶有言：‘富贵无常，忽辄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二主，唯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僭檀曰：“非君无以闻谠言也。”僭檀虽受制于姚兴，然车服礼章一如王者。以宗敞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

僭檀伪游浇河，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逊，入西陕。蒙逊率众来距，战于均石，为蒙逊所败。僭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蒙逊攻西郡，陷之。其后僭檀又与赫连勃勃战于阳武，为勃勃所败，将佐死者十余人，僭檀与数骑奔南山，几为追骑所得。僭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扰也，率其属三百人，叛僭檀于北城。推梁贵为盟主，贵闭门不应。一夜众至数千。殿中都尉张猛大言于众曰：“主上阳武之败，盖恃众故也。责躬悔过，明君之义，诸君何故从此小人作不义之事！殿内武旅正尔相寻，目前之危，悔将无及。”众闻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骑将白路等追斩之。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僭檀悉诛之。

姚兴以僭檀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衅。亻辱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僭檀权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兴曰：“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阳武之役，僭檀以轻勃勃致败。

今以大军临之，必自固求全，臣窃料群臣无僭檀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兴不从，乃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后继，遗僭檀书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僭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众至漠口，昌松太守苏霸婴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违负盟誓，伐委顺之藩，天地有灵，将不祐汝！吾宁为凉鬼，何降之有！”城陷，斩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内应，候人执其使送之。僭檀欲诛其元首，前军伊力延侯曰：“今强敌在外，内有奸竖，兵交势蹶，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僭檀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敛成纵兵虏掠。僭檀遣其镇北俱延、镇军敬归等十将率骑分击，大败之，斩首七千余级。姚弼固垒不出，僭檀攻之未克，乃断水上流，欲以持久毙之。会雨甚，堰坏，弼军乃振。姚显闻弼败，兼道赴之，军势甚盛。遣射将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弦未及发，材官将军宋益等驰击斩之。显乃委罪敛成。遣使谢僭檀，引师而归。

僭檀于是僭即凉王位，赦其境内，改年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为五后，世子武台为太子、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倬为尚书左右仆射，镇北俱延为太尉，镇军敬归为司隶校尉，自余封署各有差。

遣其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俱延又伐蒙逊，大败而归。僭檀将亲率众伐蒙逊，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曰：“今太白未出，岁星在西，宜以自守，难以伐人。比年天文错乱，风雾不时，唯修德责躬可以宁吉。”僭檀曰：“蒙逊往年无状，入我封畿，掠我边疆，残我禾稼。吾蓄力待时，将报东门之耻，今大军已集，卿欲沮众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见事不言，非为臣之体。天文显然，动必无利。”僭檀曰：“吾以轻骑五万伐之，蒙逊若以骑兵距我，则众寡不敌；兼步而来，则舒疾不同；救右则击其左，赴前则攻其后，终不与之交兵接战，卿何惧乎？”保曰：“天文不虚，必将有变。”僭檀怒，锁保而行，曰：“有功当杀汝以徇，无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逊率众来距，战于穷泉，僭檀大败，单马奔还。景保为蒙逊所擒，让之曰：“卿明于天文，为彼国所任，违天犯顺，智安在乎？”保曰：“臣匪为无智，但言而不从。”蒙逊曰：“昔汉祖困于平城，以娄敬为功；袁绍败于官渡，而田丰为戮。卿策同二子，贵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娄敬之赏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丰之祸耳。”保曰：“寡君虽才非汉祖，犹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岂虑祸也。”蒙逊乃免之。至姑臧，僭檀谢之

曰："卿，孤之蓍龟也，而不能从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蒙逊进图姑臧，百姓惩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垒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僭檀遣使请和，蒙逊许之，乃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归至胡坑，逃还，他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归。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僭檀惧为蒙逊所灭，又虑奇镇克岭南，乃迁于乐都，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僭檀始出城，焦谌、王侯等闭门作难，收合三千余家，保据南城。谌推焦朗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谌为凉州刺史，降于蒙逊。镇军敬归讨奇镇于石驴山，战败，死之。

蒙逊因克姑臧之威来伐，僭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将军云连乘虚出番禾以袭其后，徙三千余家于西平。蒙逊围乐都，三旬不克，遣使谓僭檀曰："若以宠子为质，我当还师。"僭檀曰："去否任卿兵势。卿违盟无信，何质以供！"蒙逊怒，筑室返耕，为持久之计。群臣固请，乃以子安周为质。蒙逊引归。

吐谷浑树洛干率众来伐，僭檀遣其太子武台距之，为洛干所败。

僭檀又将伐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曰："蒙逊初并姑臧，凶势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动。"不从。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藿，掠五千余户。其将屈右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元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屈右出而告其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僭檀败绩而还。蒙逊进围乐都，僭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归，久之，遣安西纥勃耀兵西境。蒙逊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

邯川护军孟恺表镇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谏，不血ß政事。僭檀谓伊力延曰："今州土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将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训之，使改往修来。"僭檀乃召文支，既到，让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闻卿唯酒是耽，荒废庶事。吾年已老，卿复若斯，祖宗之业将谁寄也。"文支顿首陈谢。

邯川人卫章等谋杀孟恺，南启乞伏炽磐。郭越止之曰："孟尹宽以惠下，何罪而杀之！吾宁违众而死，不负君以生。"乃密告之恺，诱章等饮

酒，杀四十余人。恺惧炽磐军之至，驰告文支，文支遣将军匹珍赴之。炽磐军到城，闻珍将至，引归。

蒙逊又攻乐都，二旬不克而还。镇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逊，徙五千余户于姑臧。蒙逊又来伐，傉檀以太尉俱延为质，蒙逊乃引还。

傉檀议欲西征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逼炽磐，北迫蒙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缮兵，相时而动。《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陛下图之。"傉檀曰："孤将略地，卿无沮众。"谓其太子武台曰："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盘。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堕。"傉檀乃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余万。

炽磐乘虚来袭，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武台曰："今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武台曰："小贼蕞尔，旦夕当走，卿何虑之过也。"武台惧晋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孟恺泣曰："炽磐不道，人神同愤，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台曰："吾岂不知子忠，实惧余人脱生虑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溃。

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磐所陷，男夫尽杀，妇女赏军，虽欲归还，无所赴也。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是所望也。不尔，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怀抱中！"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镇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惟中军纥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广，匹夫无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逊与吾名齐年比，炽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势皆不济。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磐，唯阴利鹿随之。傉檀谓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亲属皆散，卿何独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实乱。但忠孝之义，势不俱全。虽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诚；东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负羁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愿开弘远猷，审进止之算。"傉檀叹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亲戚皆弃我去，终绐不亏者，唯卿一人。

岁寒不凋，见之于卿。”僞檀至西平，炽磐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

初，乐都之溃也，诸城皆降于炽磐，僞檀将尉贤政固守浩亹不下。炽磐呼之曰：“乐都已溃，卿妻子皆在吾间，孤城独守，何所为也！”贤政曰：“受凉王厚恩，为国家籓屏，虽知乐都已陷，妻子为擒，先归获赏，后顺受诛，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归命。妻子小事，岂足动怀！昔罗宪待命，晋文亮之；文聘后来，魏武不责。邀一时之荣，忘委付之重，窃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炽磐乃遣武台手书喻政，政曰：“汝为国储，不能尽节，面缚于人，弃父负君，亏万世之业，贤政义士，岂如汝乎！”既而闻僞檀至左南，乃降。

炽磐以僞檀为骠骑大将军，封左南公。岁余，为炽磐所鸩。左右劝僞檀解药，僞檀曰：“吾病岂宜疗邪！”遂死，时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伪谥景王。武台后亦为炽磐所杀。僞檀少子保周、腊于破羌、俱延子覆龙、鹿孤孙副周、乌孤孙承钵皆奔沮渠蒙逊。久之，归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覆龙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钵昌松公。

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史臣曰：秃发累叶酋豪，擅强边服，控弦玉塞，跃马金山，候满月而窥兵，乘折胶而纵镝，礼容弗被，声教斯阻。乌孤纳苻浑之策，治兵以讨不宾；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

僞檀承累捷之锐，藉二昆之资，摧吕氏算无遣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图，比踪前烈。既而叨窃重位，盈满易期，穷兵以逞其心，纵慝自贻其弊，地夺于蒙逊，势衄于赫连，覆国丧身，犹为幸也。昔宋殇好战，致灾于华督；楚灵黩武，取杀于乾溪。异代同亡，其于僞檀见之矣。

赞曰：秃发弟兄，擅雄群虏。开疆河外，清氛西土。僞檀杰出，腾驾时英。穷兵黩武，丧国颓声。

载记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孙氏梦日入脐中，昼寝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雄伟，额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慕容俊之僭立也，封为梁公，历幽州刺史、左卫将军。及□嗣位，改范阳王，稍迁魏尹，加散骑常侍。俄而苻坚将苻双据陕以叛，坚将苻柳起兵枹罕，将应之。德劝□乘衅讨坚，辞旨慷慨，识者言其有远略，□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壮之，因共论军国大谋，言必切至。垂谓之曰："汝器识长进，非复吴下阿蒙也。"枋头之役，德以征南将军与垂击败晋师。及垂奔苻坚，德坐免职。后遇□败，徙于长安，苻坚以为张掖太守，数岁免归。

及坚以兵临江，拜德为奋威将军。坚之败也，坚与张夫人相失，慕容□将护致之，德正色谓□曰："昔楚庄灭陈，纳巫臣之谏而弃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乱人主，戎事不迩女器，秦之败师当由于此。宜掩目而过，奈何将卫之也！"□不从，德驰马而去之。还次荥阳，言于□曰："昔句践栖于会稽，终获吴国。圣人相时而动，百举百全。天将悔祸，故使秦师丧败，宜乘其弊以复社稷。"□不纳。乃从垂如鄴。

及垂称燕王，以德为车骑大将军，复封范阳王，居中镇卫，参断政事。久之，迁司徒。于时慕容永据长子，有众十万，垂议讨之。群臣咸以为疑，德进曰："昔三祖积德，遗咏在耳，故陛下龙飞，不谋而会，虽由圣武，亦缘旧爱，燕、赵之士乐为燕臣也。今永既建伪号，扇动华戎，致令群竖从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众听。昔光武驰苏茂之难，不顾百官之疲，夫岂不仁？机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谓其党曰："司徒议与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吾计决矣。"遂从之。垂临终，敕其子宝以鄴城委德。宝既嗣位，以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鄴，罢留台，以都督专总南夏。

魏将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败之。魏师退次新城，青等请击之。别驾韩讠卓进曰："古人先决胜庙堂，然后攻战。今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入近畿，顿兵死地，二不可击也。前锋既败，后阵方固，三不可击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宜动。动而不胜，众心难

固，二不宜动。城郭未修，敌来无备，三不宜动。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所掠，久则三军靡资，攻则众旅多毙，师老衅生，详而图之，可以捷矣。”德曰：“韩别驾之言，良、平之策也。”于是召青还师。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鄴，德遣其参军刘藻请救于姚兴，且参母兄之问，而兴师不至，众大惧。德于是亲飨战士，厚加抚接，人感其恩，皆乐为致死。会章、卢内相乖争，各引军潜遁。章司马丁建率众来降，言章师老，可以败之。德遣将追破章军，人心始固。

时魏师入中山，慕容宝出奔于蓟，慕容详又僭号。会刘藻自姚兴而至，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识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于是德之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魏师盛于冀州，未审宝之存亡，因劝德即尊号。德不从。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鄴，称宝犹存，群议乃止。寻而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

德兄子麟自义台奔鄴，因说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攻鄴，虽粮储素积，而城大难固，且人情沮动，不可以战。及魏军未至，拥众南渡，就鲁阳王和，据滑台而聚兵积谷，伺隙而动，计之上也。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使恋旧之士有所依凭，广开恩信，招集遗黎，可一举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劝德南徙，于是许之。隆安二年，乃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鄴将徙于滑台。遇风，船没，魏军垂至，众惧，议欲退保黎阳。其夕流澌冻合，是夜济师，旦，魏师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及至滑台，景星见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状若玺。于是德依燕元故事，称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舆拔为尚书左仆射，丁通为尚书右仆射，自余封授各有差。初，河间有麟见，慕容麟以为已瑞。及此，潜谋为乱，事觉，赐死。其夏，魏将贺赖卢率众附之。

至是，慕容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召慕容锺来迎。锺本首议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驰使白状。德谓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计，劝吾摄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旷主，故权顺群议，以系众望。今天方悔祸，嗣帝得还，吾将具驾奉迎，谢罪行阙，然后角巾私第，卿等以为何如？”其黄门侍郎张华进曰：“夫争夺之世，非雄才不振；从横之时，岂懦夫能济！陛下若蹈匹妇之仁，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则身首不保，何退让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

顺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怅然未决耳。”慕舆护请驰问宝虚实，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壮士数百，随思而北，因谋杀宝。初，宝遣思之后，知德摄位，惧而北奔。护至无所见，执思而还。德以思闲习典故，将任之。思曰：“昔关羽见重曹公，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贱隶，荷国宠灵，犬马有心，而况人乎！乞还就上，以明微节。”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晋、郑夹辅；汉有七国之难，实赖梁王。殿下亲则叔父，位则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倾为赵伦之事。思虽无申胥哭秦之效，犹慕君宾不生莽世。”德怒，斩之。

晋南阳太守闾丘羡、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来伐，师次管城。德遣其中军慕容法、抚军慕容和等距之，王师败绩。德怒法不穷追晋师，斩其抚军司马靳瑰。

初，苻登既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会荧惑守东井，或言秦当复兴者，广乃自称秦王，败德将慕容钟。时德始都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及钟丧师，反侧之徒多归于广。德乃留慕容和守滑台，亲率众讨广，斩之。

初，宝之至黎阳也，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谋泄，乃引晋军至管城，冀德亲率师，于后作乱。会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辩又劝和反，和不从。辩怒，杀和，以滑台降于魏。时将士家悉在城内，德将攻之，韩范言于德曰：“魏师已入城，据国成资，客主之势，翻然复异，人情既危，不可以战。宜先据一方，为关中之基，然后畜力而图之，计之上也。”德乃止。德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率将士家累二万余人而出，三军庆悦。德谋于众曰：“苻广虽平，而抚军失据，进有强敌，退无所托，计将安出？”张华进曰：“彭城阻带山川，楚之旧都，地险人殷，可攻而据之，以为基本。”慕容钟、慕舆护、封逞、韩讠卓等固劝攻滑台，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归镇，必距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进于后，避闾浑昔负国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顺，大军临之，自然瓦解。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德犹豫未决。沙门郎公素知占候，德因访其所适。郎曰：“敬览三策，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今岁初，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

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邪，待秋风戒节，然后北围临齐，天之道也。”德大悦，引师而南，兖州北鄙诸县悉降，置守宰以抚之。存问高年，军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属路。

德遣使喻齐郡太守避闾浑，浑不从，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德进据琅邪，徐、兖之土附者十余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余人。德进寇莒城，守将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聪镇莒城。钟传檄青州诸郡曰：“隆替有时，义列昔经；困难启圣，事彰中篆。是以宣王龙飞于危周，光武凤起于绝汉，斯盖历数大期，帝王之兴废也。自我永康多难，长鲸逸网，华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贼辟闾浑父蔚，昔同段龛阻乱淄川，太宰东征，剿绝凶命。浑于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马识养之心，复袭凶父乐祸之志，盗据东秦，远附吴、越，割剥黎元，委输南海。皇上应期，大命再集，矜彼营丘，暂阻王略，故以七州之众二十余万，巡省贷宗，问罪齐、鲁。昔韩信以裨将伐齐，有征无战；耿弇以偏军讨步，克不移朔。况以万乘之师，扫一隅之寇，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驱，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乌丸突骑，三河猛士，奋剑与夕火争光，挥戈与秋月竞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何敌不平！昔窦融以河西归汉，荣被于后裔；彭宠盗逆渔阳，身死于奴仆。近则曹嶷跋扈，见擒于后赵；段龛干纪，取灭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败乎？浑若先迷后悟，荣宠有加。如其敢抗王师，败灭必无遣烬。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斩送浑者，赏同佐命。脱履机不发，必玉石俱摧。”浑闻德军将至，从八千余家入广固。诸郡皆承檄降于德。浑惧，将妻子奔于魏。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斩于莒城。浑参军张瑛常与浑作檄，辞多不逊。及此，德擒而让之。瑛神色自若，徐对曰：“浑之有臣，犹韩信之有蒯通。通遇汉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婴戮，比之古人，窃为不幸。防风之诛，臣实甘之，但恐尧、舜之化未弘于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后竟杀之。德遂入广固。

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设行庙于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进慕容钟为司徒，慕舆拔为司空，封孚为左仆射，慕舆护为右仆射。遣其度支尚书封恺、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所在大飨将士。以其妻段氏为皇后。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后因宴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虽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诸侯，在上不骄，夕惕于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兴之圣后，少康、光武之俦也。”德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仲以赐多为让，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调卿乎！卿饰对非实，故亦以虚言相赏，

赏不谬加，何足谢也！”韩范进曰：“臣闻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今日之论，上下相欺，可谓君臣俱失。”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自是昌言竞进，朝多直士矣。

德母兄先在长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长安问存否，弘曰：“臣至长安，若不奉太后动止，便即西如张掖，以死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未沾荣贵，乞本县之禄，以申乌鸟之情。”张华进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轻之财，招所重之死，况为亲尊而可吝乎！且弘为君迎亲，为父求禄，虽外如要利，内实忠孝。”乃以雄为平原令。弘至张掖，为盗所杀，德闻而悲之，厚抚其妻子。

明年，德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顾谓左右曰：“礼，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贤人，达礼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岂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谟对曰：“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则贤矣。岂不知高其梁，丰其礼？盖政在家门，故俭以矫世。存居湫隘，卒岂择地而葬乎！所以不远门者，犹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谟从至汉城阳景王庙，宴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东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叹曰：“古无不死！”怆然有终焉之志。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贤哲旧事。谟历对详辩，画地成图。德深嘉之，拜尚书郎。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

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具母兄凶问，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其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遣牙门皇璆率众攻端门，殿中师侯赤眉开门应之。中黄门逊进扶德逾城，隐于进舍。段宏等闻宫中有变，勒兵屯四门。德入宫，诛赤眉等，达惧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师战于济北之摽榆俗，魏师败绩。

其尚书韩讠卓上疏曰：“二寇逋诛，国耻未雪，关西为豺狼之薮，杨越为鸱鸮之林，三京社稷，鞠为丘墟，四祖园陵，芜而不守，岂非义夫愤叹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难，威略未振，是使长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怀愤慨，常谓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终朝之逸无卒岁之忧。陛下中兴大业，务在遵养，矜迁萌之失土，假长复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贵因循而不扰。斯可以保宁于营丘，难以经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实繁有徒，据我三方，伺国瑕衅。深宜审量虚实，大校成败，养兵厉甲，广农积粮，进为雪耻讨寇之资，退为山河万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阴宪，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燻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损风毁宪，法所不容，但检今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

用。若蒙采纳，冀裨山海，虽遇商鞅之刑，悦绾之害，所不辞也。”德纳之，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讠卓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廕户五万八千。讠卓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扰焉。

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既而飨宴，乘高远瞩，顾谓其尚书鲁邃曰：“齐、鲁固多君子，当昔全盛之时，接、慎、巴生、淳于、邹、田之徒，廕修檐，临清沼，驰硃轮，佩长剑，恣非马之雄辞，奋谈天之逸辩，指麾则红紫成章，俯仰则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草颓坟，气消烟灭，永言千载，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汉祖祭信陵之坟，皆留心贤哲，每怀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泽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宁不衔荷矣。”

先是，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自称太平皇帝，号其父为太上皇，兄为征东将军，弟征西将军。慕容镇讨擒之，斩于都市。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复尔！”始曰：“皇后！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环筑之，仰视曰：“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德闻而哂之。

时桓玄将行篡逆，诛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刘轨、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征虏将军刘敬宣、广陵相高雅之、江都长张诞并内不自安，皆奔于德。于是德中书侍郎韩范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经略。有其时无其人，则弘济之功阙；有其人无其时，则英武之志不申。至于能成王业者，惟人时合也。自晋国内难，七载于兹。桓玄逆篡，虐逾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积矣。可乘之机，莫过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经而纬之，驱乐奋之卒，接厌乱之机，譬犹声发响应，形动影随，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未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若以步骑一万，建雷霆之举，卷甲长驱，指临江、会，必望旗草偃，壶浆属路。跨地数千，众逾十万，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开疆，保宁社稷，无过今也。如使后机失会，豪桀复起，枭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迩既宁，物无异望，非但建鄴难屠，江北亦不可冀。机过患生，忧必至矣。天与不取，悔将及焉。惟陛下览之。”德曰：“自顷数缠百六，宏纲暂弛，遂令奸逆乱华，旧京墟秽，每寻否运，愤慨兼怀。昔少康以一旅之众，复夏配天，况朕据三齐之地，藉五州之众，教之以军旅，训之以礼让，上下知义，人思自奋，缮甲待衅，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扫除逋孽，然后宣布淳风，经理九服，饮马长江，悬旌陇坂。此志未遂，且韬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详议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

可图，乃止。于是讲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周亘山泽，旌旗弥漫，钲鼓之声，振动天地。德登高望之，顾谓刘轨、高雅之曰：“昔郤克仇齐，子胥怨楚，终能暢其刚烈，名流千载。卿等既知投身有道，当使无惭昔人也。”雅之等顿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泽，存亡继绝，实在圣时，虽则万隕，何以上报！”俄闻桓玄败，德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克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

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长安，及是而至。德夜梦其父曰：“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不尔，恶人生心。”寐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观此梦意，吾将死矣。”乃下书以超为皇太子，大赦境内，子为父后者人爵二级。其月死，即义熙元年也，时年七十。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伪谥献武皇帝。

载记第二十八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苻坚破鄴，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家于张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东，苻昌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岁而公孙氏卒，临终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降于姚兴，超又随凉州人徙于长安。超母谓超曰："吾母子全济，呼延氏之力。平今虽死，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厚惠。"于是娶之。超自以诸父在东，恐为姚氏所录，乃阳狂行乞。秦人贱之，惟姚绍见而异焉，劝兴拘以爵位。召见与语，超深自晦匿，兴大鄙之，谓绍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由是得去来无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归。及至广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临终之言，德抚之号恸。

超身长八尺，腰带九围，精彩秀发，容止可观。德甚加礼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置佐吏。德无子，欲以超为嗣，故为超起第于万春门内，朝夕观之。超亦深达德旨，入则尽欢承奉，出则倾身下士，于是内外称美焉。顷之，立为太子。

及德死，以义熙元年僭嗣伪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为皇太后。以慕容钟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慕容法为征南、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慕容镇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封孚为太尉，鞠仲为司空，潘聪为左光禄大夫，封嵩为尚书左仆射，自余封拜各有差。后又以钟为青州牧，段宏为徐州刺史，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钟，国之宗臣，社稷所赖；宏，外戚懿望，亲贤具瞻。正应参翼百揆，不宜远镇方外。今锺等出藩，五楼内辅，臣窃未安。"超新即位，害钟等权逼，以问五楼。五楼欲专断朝政，不欲钟等在内，屡有间言，孚说竟不行。钟、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谓曰："黄犬之皮恐当终补狐裘也。"五楼闻之，嫌隙渐遘。

初，超自长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时为兖州，镇南长史悦寿还谓法曰："向见北海王子，天资弘雅，神爽高迈，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

宝。”法曰：“昔成方遂诈称卫太子，人莫辩之，此复天族乎？”超闻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处之外馆，由是结憾。及德死，法又不奔丧，超遣使让焉。法常惧祸至，因此遂与慕容钟、段宏等谋反。超知而征之，钟称疾不赴，于是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西中郎将封融奔于魏。

超寻遣慕容镇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盗袭石塞城，杀镇西大将军余郁，青土振恐，人怀异议。慕容凝谋杀韩范，将袭广固。范知而攻之，凝奔梁父。范并其众，攻梁父克之，凝奔姚兴，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镇克青州，钟杀其妻子，为地道而出，单马奔姚兴。

于时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仆射韩讠卓切谏，不纳。超议复肉刑、九等之选，乃下书于境内曰：

阳九数缠，永康多难。自北都倾陷，典章沦灭，律令法宪，靡有存者。纲理天下，此焉为本，既不能导之以德，必须齐之以刑。且虞舜大圣，犹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兴，大业草创，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统，抚御寡方，至萧墙衅发，遂戎马生郊，典仪寝废。今四境无虞，所宜修定，尚书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条，纳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圣之经，不刊之典，汉文易之，轻重乖度。今犯罪弥多，死者稍众。肉刑之于化也，济育既广，惩惨尤深，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其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虽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弥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齐，亦愍刑罚失中，咨嗟寝食。王者之有刑纠，犹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是以萧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议损益，以成一代准式。周、汉有贡士之条，魏立九品之选，二者孰愈，亦可详闻。

群下议多不同，乃止。

超母妻既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责超称藩，求太乐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书遣群臣详议。左仆射段晖议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回。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又太乐诸

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曰：“若侵掠吴边，必成邻怨。此既能往，彼亦能来，兵连祸结，非国之福也。昔孙权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爱子之头，舍志以尊齐。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乱，宜暂降大号，以申至孝之情。权变之道，典谟所许。韩范智能回物，辩足倾人，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将命，降号修和。所谓屈于一人之下，申于万人之上也。”超大悦曰：“张尚书得吾心矣。”使范聘于兴。及至长安，兴谓范曰：“封恺前来，燕王与朕抗礼。及卿至也，款然而附。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范曰：“周爵五等，公侯异品，小大之礼，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龙兴，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遗烈，定鼎东齐，中分天曜，南面并帝。通聘结好，义尚廉冲，便至矜诞，苟折行人，殊似吴、晋争盟，滕、薛竞长，恐伤大秦堂堂之盛，有损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窃未安之。”兴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为大小而来。”范曰：“虽由大小之义，亦缘寡君纯孝过于重华，愿陛下体敬亲之道，霈然垂愍。”兴曰：“吾久不见贾生，自谓过之，今不及矣。”于是为范设旧交之礼，申叙平生，谓范曰：“燕王在此，朕亦见之，风表乃可，于机辩未也。”范曰：“大辩若讷，圣人美之，况尔日龙潜凤戢，和光同尘，若使负日月而行，则无继天之业矣。”兴笑曰：“可谓使乎延誉者也。”范承间逞说，姚兴大悦，赐范千金，许以超母妻还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兴，言于兴曰：“燕王称藩，本非推德，权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兴师征质，岂可虚还其母乎！母若一还，必不复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后归之。”兴意乃变，遣使聘于超。超遣其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兴大悦，延华入宴。酒酣，乐作，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昔殷之将亡，乐师归周；今皇秦道盛，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华曰：“自古帝王，为道不同，权谲之理，会于功成。故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今总章西入，必由余东归，祸福之验，此其兆乎！”兴怒曰：“昔齐、楚竞辩，二国连师。卿小国之臣，何敢抗衡朝士！”华逊辞曰：“奉使之始，实愿交欢上国，上国既遗小国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兴善之，于是还超母妻。

义熙三年，追尊其父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为皇太后，妻呼延氏为皇后。祀南郊，将登坛，有兽大如马，状类鼠而色赤，集于圆丘之侧，俄而不知所在。须臾大风暴起，天地昼昏，其行宫习仪皆振裂。超惧，密问其太史令成公绥，对曰：“陛下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惧而大赦，谴责公孙五楼等。俄而复之。是岁广固地震，天齐水涌，井水溢，女水竭，河、济冻合，而渑水不冰。

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遂议入寇。其领军韩讠卓谏曰："先帝以旧京倾没，辑翼三齐，苟时运未可，上智辍谋。今陛下嗣守成规，宜闭关养士，以待赋衅，不可结怨南邻，广树仇隙。"超曰："我计已定，不与卿言。"于是遣其将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陷之，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

时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兄归为冠军、常山公，叔父颓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

超论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并为郡、县公。慕容镇谏曰："臣闻县赏待勋，非功不侯，今公孙归结祸延兵，残贼百姓，陛下封之，得无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亲不发。臣虽庸朽，忝国戚籓，辄尽愚款，惟陛下图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开言。

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迁尚书郎，出为济南太守，入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

又遣公孙归等率骑三千入寇济南，执太守赵元，略男女千余人而去。刘裕率师将讨之，超引见群臣于节阳殿，议距王师。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贺赖卢苦谏，不从，退谓五楼曰："上不用吾计，亡无日矣。"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贻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陉之关，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岘，策之上也。"超不从。镇出，谓韩讠卓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畜锐以待之。

其夏，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

万，进据临朐。俄而王师度岘，超惧，率卒四万就晖等于临朐，谓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军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五楼驰骑据之。刘裕前驱将军孟龙符已至川源，五楼战败而返。裕遣谘议参军檀韶率锐卒攻破临朐，超大惧，单骑奔段晖于城南。晖众又战败，裕军人斩晖。超又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赦慕容镇，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群臣，谢之曰："朕嗣奉成业，不能委贤任善，而专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将何及！智士逞谋，必在事危，忠臣立节，亦在临难，诸君其勉思六奇，共济艰运。"镇进曰："百姓之心，系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军，身先奔败，群臣解心，士庶丧气，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天若相我，足以破贼。如其不济，死尚为美，不可闭门坐受围击。"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晋军乘胜，有陵人之气，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二国连横，势成脣齿，今有寇难，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是以赵隶三请，楚师不出；平原一使，援至从成。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济时难。"于是遣范与王蒲乞师于姚兴。

未几，裕师围城，四面皆合。人有窃告裕军曰："若得张纲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纲自长安归，遂奔于裕。裕令纲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仆射张华、中丞封恺并为裕军所获。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超乃遗裕书，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并献马千区，以通和好，裕弗许。江南继兵相寻而至。尚书张俊自长安还，又降于裕，说容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韩范，冀得秦援。范既时望，又与姚兴旧昵，若勃勃败后，秦必救燕，宜密信诱范，啖以重利，范来则燕人绝望，自然降矣。"裕从之，表范为散骑常侍，遗范书以招之。时姚兴乃遣其将姚强率步骑一万，随范就其将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裕书，遂降于裕。裕谓范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还也？"范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宠，故泣血秦庭，冀匡祸难。属西朝多故，丹诚无效，可谓天丧弊邑而赞明公。智者见机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将范循城，由是人情离骇，无复固志，裕谓范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祸福。"范曰："虽蒙殊宠，犹未忍谋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劝超诛范家，以止后叛。超知败在旦夕，又弟讠卓尽忠无贰，故不罪焉。是岁东莱雨血，广固城门鬼夜哭。

明年朔旦，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杀马以飨将士，文武皆有迁

授。超幸姬魏夫人从超登城，见王师之盛，握超手而相对泣，韩讠卓谏曰："陛下遭百六之会，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对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谢之。其尚书令董锐劝超出降，超大怒，系之于狱。于是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王师，不利。河间人玄文说裕曰："昔赵攻曹嶷，望气者以为渑水带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龙口，城必自陷。石季龙从之，而嶷请降。后慕容恪之围段龛，亦如之，而龛降。降后无几，又震开之。今旧基犹在，可塞之。"裕从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辇而升城，尚书悦寿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为虐，战士尪病，日就凋陨，守困穷城，息望外援，天时人事，亦可知矣。苟历运有终，尧、舜降位，转祸为福，圣达以先。宜追许、郑之踪，以全宗庙之重。"超叹曰："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不能衔璧求生。"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设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又为飞楼、悬梯、木幔之属，遥临城上。超大怒，悬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继。裕四面进攻，杀伤其众，悦寿遂开门以纳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裕军所执。裕数之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在位六年。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义熙六年灭。

慕容钟，字道明，德从弟也。少有识量，喜怒不形于色，机神秀发，言论清辩。至于临难对敌，智勇兼济，累进奇策，德用之颇中。由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遂为佐命无勋。后公孙五楼规挟威权，虑钟抑己，因劝超诛之，钟遂谋反。事败，奔于姚兴，兴拜始平太守、归义侯。

封孚，字处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将军。父放，慕容□之世吏部尚书。孚幼而聪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称。宝僭位，累迁吏部尚书。及兰汗之篡，南奔辟闾浑，浑表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为庆，喜于得卿也。"常外总机事，内参密谋，虽位任崇重，谦虚博纳，甚有大臣之体。及超嗣位，政出权嬖，多违旧章，轨宪日颓，残虐滋甚，孚屡尽匡救，超不能纳也。后临轩谓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谁？"孚对曰："桀纣之主。"超大惭怒。孚徐步而出，不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谓孚曰："与天子言，何其亢厉，宜应还谢。"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谢。以超三年死于家，时年七十一。文笔多传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亲，居鄴中之重，朝危未闻其节，君存遽

践其位，岂人理哉！然禀倜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属分崩之运，成角逐之资，跨有全齐，窃弄神器，抚剑而争衡秦、魏，练甲而志静荆、吴，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观其为国，有足称焉。

超继已成之基，居霸者之业，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谗佞进，暗听受而勋戚离，先绪俄颓，家声莫振，陷宿豫而贻祸，启大岘而延敌，君臣就虏，宗庙为墟。迹其人谋，非不幸也。

赞曰：德实奸雄，转败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伪祚，挠其国步。庙失良筹，庭悲沾露。

载记第二十九

沮渠蒙逊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故常游饮自晦。会伯父罗仇、麴粥从吕光征河南，光前军大败，麴粥言于兄罗仇曰："主上荒耄骄纵，诸子朋党相倾，谗人侧目。今军败将死，正是智勇见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弟素为所惮，与其经死沟渎，岂若勒众向西平，出苕藿，奋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俄而皆为光所杀。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蒙逊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昏耄，荒虐无道，岂可不上继先祖安时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众咸称万岁。遂斩光中田护军马邃、临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间，众至万余。屯据金山，与从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

业将使蒙逊攻西郡，众咸疑之。蒙逊曰："此郡据岭之要，不可不取。"业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逊引水灌城，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于是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降业。业封蒙逊临池侯。吕弘去张掖，将东走，业议欲击之。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业赖蒙逊而免，叹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于此！"业筑西安城，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曰："莫孩勇而无谋，知进忘退，所谓为之筑冢，非筑城也。"业不从。俄而为吕纂所败。蒙逊惧业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业僭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右丞。

吕光遣其二子绍、纂伐业，业请救于秃发乌孤，乌孤遣其弟鹿孤及杨轨救业。绍以业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卫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蒙逊谏曰："杨轨恃虏骑之强，有窥觎之志。绍、纂兵在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太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

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乃以蒙逊从叔益生为酒泉太守，蒙逊为临池太守。业门下侍郎马权隽爽有逸气，武略过人。业以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甚见亲重，每轻陵蒙逊。蒙逊亦惮而怨之，乃谮之于业曰："天下不足虑，惟当忧马权耳。"业遂杀之。蒙逊谓男成曰："段业愚暗，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惟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羁旅孤飘，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犹鱼之有水，人既亲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逊既为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业亦以蒙逊有大志，惧为朝夕之变，乃许焉。

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许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日，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男成曰："蒙逊欲谋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隐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从，与臣克期祭山，返相诬告。臣若朝死，蒙逊必夕发。乞诈言臣死，说臣罪恶，蒙逊必作逆，臣投袂讨之，事无不捷。"业不从。蒙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害，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吴耳，而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离于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众逾一万。镇军臧莫孩率部众附之，羌胡多起兵响应。蒙逊壁于侯坞。

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谢而赦之，使与武卫梁中庸等攻蒙逊。业将王丰孙言于业曰："西平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险，不可信也。"业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丰孙言既不从，昂至侯坞，率骑五百归于蒙逊。蒙逊至张掖，昂兄子承爱斩关内之，业左右皆散。蒙逊大呼曰："镇西何在？"军人曰："在此。"业曰："孤单飘一己，为贵门所推，可见丐余命，投身岭南，庶得东还，与妻子相见。"蒙逊遂斩之。

业，京兆人也。博涉史传，有尺牍之才，为杜进记室，从征塞表。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谶记、巫觋、征祥，故为奸佞所误。

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

时姚兴遣将姚硕德攻吕隆于姑臧，蒙逊遣从事中郎李典聘于兴，以通和好。蒙逊以吕隆既降于兴，酒泉、凉宁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挐、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请军迎接，率郡人东迁。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潜劝蒙逊东迁。挐私于蒙逊曰："吕氏犹存，姑臧未拔，硕德粮竭将远，不能久也。何故违离桑梓，受制于人！"辅国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逊乃斩张潜，因下书曰："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献，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

时梁中庸为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逊闻之，笑曰："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孤岂怪之！"乃尽归其妻孥。

蒙逊下令曰："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谠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以匡孤不逮。"

遣辅国臧莫孩袭山北虏，大破之。姚兴遣将齐难率众四万迎吕隆，隆劝难伐蒙逊，难从之。莫孩败其前军，难乃结盟而还。

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并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纲纪百姓乎！"皆令自杀。

蒙逊袭狄洛磐于番禾，不克，迁其五百余户而还。

姚兴遣使人梁斐、张构等拜蒙逊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时兴亦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封广武公。蒙逊闻之，不悦，谓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构对曰："傉檀轻狡不仁，款诚未著，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将军忠贯白日，勋高一时，当入谐鼎味，匡赞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官不越德，如尹纬、姚晁佐命初基，齐难、徐洛元勋骁将，并位才二品，爵止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窦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未解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乃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规画之内，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大悦，乃受拜。

时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刘梁言于蒙逊曰："辛酉，金也。地动于金，金动刻木，大军东行无前之征。"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

气将成，百战百胜之象也。”遂攻秃发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统降，拜为右长史，宠逾功旧。

张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以从弟成都为金山太守，罗仇子也；鄯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凉奔还，待之如初。

蒙逊率骑二万东征，次于丹岭，北虏大人思盘率部落三千降之。

时木连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张披上书曰：“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征。”蒙逊曰：“此皆二千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岂吾薄德所能感之！”

蒙逊率步骑三万伐秃发傉檀，次于西郡。大风从西北来，气有五色，俄而昼昏。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傉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弗可犯也。”蒙逊曰：“傉檀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以一鼓而灭。”进击，败之，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千户。傉檀惧，请和，许之而归。及傉檀南奔乐都，魏安人焦朗据姑臧自立，蒙逊率步骑三万攻朗，克而宥之。飨文武将士于谦光殿，班赐金马有差。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以其弟挐为护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镇姑臧。旬余而挐死，又以从祖益子为镇京将军、护羌校尉、秦州刺史，镇姑臧。

俄而蒙逊迁于姑臧，以义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缮宫殿，起城门诸观。立其子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

傉檀来伐，蒙逊败之于若厚坞。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护军成宜侯率众降之。署文支镇东大将军、广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为振威将军、湟川太守，以殿中将军王建为湟河太守。蒙逊下书曰：“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后光阐纯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傉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猃狁。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疲甲胄，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傉檀犹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据彼重籓，请为臣妾。自西平已南，连城继顺。惟傉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

蒙逊西如苕藿，遣冠军伏恩率骑一万袭卑和、乌啼二虏，大破之，俘二千余落而还。

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击蒙逊，伤足，其妻孟氏擒斩之，夷其三族。

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下书曰："孤庶凭宗庙之灵，乾坤之祐，济否剥之运会，拯遗黎之荼蓼，上望扫清气秽，下冀保宁家福。而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车氏死。

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自率众攻克乞伏炽磐广武郡。以运粮不继，自广武如湟河，度浩亹。炽磐遣将乞伏魋尼寅距蒙逊，蒙逊击斩之。炽磐又遣将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骑一万据勒姐岭，蒙逊且战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余人，麴景奔还。蒙逊以弟汉平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乃引还。

晋益州刺史硃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祸，四海分崩，灵耀拥于南裔，苍生没于丑虏。陛下累圣重光，道迈周、汉，纯风所被，八表宅心。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隽，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阳，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硃龄石遣使诣臣，始具朝廷休问。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臣闻少康之兴大夏，光武之复汉业，皆奋剑而起，众无一旅，犹能成配天之功，著《车攻》之咏。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扬之锐，而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以资戎虏！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

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汉平力战固守，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斩级数百。炽磐将引退，先遣老弱。汉平长史焦昶、将军段景密信招炽磐，炽磐复进攻汉平。汉平纳昶、景之说，而缚出降。仁勒壮士百余据南门楼上，三日不下，众寡不敌，为炽磐所擒。炽磐怒，命斩之。段晖谏曰："仁临难履危，奋不顾命，忠也。宜宥之，以厉事君。"炽磐乃执之而归。在炽磐所五年，晖又为之固请，乃得还姑臧。及至，蒙逊执其手曰："卿孤之苏武也！"以为高昌太守。为政有威惠之称，然颇以爱财为失。

蒙逊西祀金山，遣沮渠广宗率骑一万袭乌啼虏，大捷而还。蒙逊西至苕藿，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

蒙逊下书曰："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

蒙逊闻刘裕灭姚泓，怒甚。门下校郎刘祥言事于蒙逊，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其峻暴如是。顾谓左右曰："古之行师，不犯岁镇所在。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今镇星在轩辕，而裕灭之，亦不能久守关中。"

蒙逊为李士业败于解支涧，复收散卒欲战。前将军成都谏曰："臣闻高祖有彭城之败，终成大汉，宜旋师以为后图。"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

其群下上书曰："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动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今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曰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蒙逊纳之，命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

太史令张衍言于蒙逊曰："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蒙逊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坞。蒙逊西至白岸，谓张衍曰："吾今年当有所定，但太岁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当南巡，要其归会，主而勿客，以顺天心。计在临机，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腾蛇，今盘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李士业征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亹，将进军黄谷。士业闻而大悦，进入都渎涧。蒙逊潜军逆之，败士业于坏城，遂进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军无私焉。以子茂虔为酒泉太守，士业旧臣皆随才擢叙。

蒙逊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禅，以元嘉十年死，时年六十六，在伪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为魏所擒，合三十九载而灭。

史臣曰：蒙逊出自夷陬，擅雄边塞。属吕光之悖德，深怀仇粥之冤；推段业以济时，假以陈、吴之事。称兵白涧，南凉请和；出师丹岭，北寇宾服。然而见利忘义，苞祸灭亲，虽能制命一隅，抑亦备诸凶德者矣。

赞曰：光猜人杰，业忌时贤。游饮自晦，匿智图全。凶心既逞，伪绩攸宣。挺兹奸数，驰竞当年。

载记第三十

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刘聪世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石季龙遣使就拜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及坚国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后魏师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战，为魏所败。魏人乘胜济河，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闻将送勃勃，驰谏曰："鸟雀投人，尚宜济免，况勃勃国破家亡，归命于我？纵不能容，犹宜任其所奔。今执而送之，深非仁者之举。"他斗伏惧为魏所责，弗从。阿利潜遣劲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

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兴弟邕言于兴曰："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奕于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使为伐魏侦候。姚邕固谏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性气？"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兴乃止。顷之，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崘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

义熙三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其长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征西将军、尚书左仆射，乙斗为征北将军、尚书右仆射，自余以次授任。

其年，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众万数千。进讨姚兴三城已北诸戍，斩其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谏固险，不从，又复言于勃勃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

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叹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于此！”黄兒，姚邕小字也。

勃勃初僭号，求婚于秃发傉檀，傉檀弗许。勃勃怒，率骑二万伐之，自杨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亻辱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朗谓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骜，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傉檀将贺连怒曰：“勃勃以死亡之余，率乌合之众，犯顺结祸，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财宝若山，窘弊之余，人怀贪竞，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我以大军临之，必土崩鱼溃。今引军避之，示敌以弱。我众气锐，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计决矣，敢谏者斩！”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陕凿凌埋车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众逆击，大败之，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余人，以为京观，号“髑髅台”，还于岭北。

勃勃与姚兴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又败之，俘斩五千七百人。兴遣将齐难率众二万来伐，勃勃退如河曲。难以去勃勃既远，纵兵掠野，勃勃潜军覆之，俘获七千余人，收其戎马兵杖。难引军而退，勃勃复追击于木城，拔之，擒难，俘其将士万有三千，戎马万匹。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抚之。勃勃又率骑二万入高冈，及于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进屯依力川。

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候兴诸军未集，率骑击之。兴大惧，遣其将姚文宗距战，勃勃伪退，设伏以待之。兴遣其将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奚骁悍有膂力，短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于是堰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勃勃谓奚曰：“卿忠臣也！朕方与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为惠。”乃与所亲数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遣其尚书金纂率骑一万攻平凉，姚兴来救，纂为兴所败，死之。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攻兴将姚广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拜广都为太常。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是岁，齐难、姚广都谋叛，皆诛之。

姚兴将姚详弃三城，南奔大苏。勃勃遣其将平东鹿奕于要击之，执详，尽俘其众。详至，勃勃数而斩之。

其年，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与姚兴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原，败之，降其众四万五千，获戎马二万匹。进攻姚兴将党智隆于东乡，降之，署智隆光禄勋，徙其三千余户于贰城。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勃勃谓买德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买德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况陛下奕叶载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汉皇，圣略迈于魏祖，而不于天启之机建成大业乎！今秦政虽衰，藩镇犹固，深愿蓄力待时，详而后举。"勃勃善之，拜军师中郎将。

乃赦其境内，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练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

于是议讨乞伏炽磐。王买德谏曰："明王之行师也，轨物以德，不以暴。且炽磐我之与国，新遭大丧，今若伐之，岂所谓乘理而动，上感灵和之义乎！苟恃众力，因人丧难，匹夫犹耻为之，而况万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闻此言！"

其年，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

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为王后，子璜为太子，封子延阳平公，昌太原公，伦酒泉公，定平原公，满河南公，安中山公。

又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执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坑战士二万人。

遣其御史中丞乌洛孤盟于沮渠蒙逊曰：“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乾，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蒙逊遣其将沮渠汉平来盟。

勃勃闻姚泓将姚嵩与氐王杨盛相持，率骑四万袭上邽，未至而嵩为盛所杀。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杀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进攻阴密，又杀兴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以其子昌为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镇阴密。泓将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降于勃勃。以俨为侍中，韬为尚书，留镇东羊苟兒镇之，配以鲜卑五千。进攻泓将姚谌于雍城，谌奔长安。勃勃进师次郿城，泓遣其将姚绍来距，勃勃退如安定。胡俨等袭杀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归杏城，笑谓群臣曰：“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复劳吾士马。”于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寻进据安定，姚泓岭北镇戍郡县悉降，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

俄而刘裕灭泓，入于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约为兄弟。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瑰伟，英武绝人。裕叹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还统万，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勃勃闻之，大悦，谓王买德曰：“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取之方略。”买德曰：“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

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伐逆，义贯幽显，百姓以君命望陛下义旗之至，以日为岁矣。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宜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陛下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父老皆壶浆以迎王师矣。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一旬之间必面缚麾下，所谓兵不血刃，不战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璜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以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发。璜至渭阳，降者属路。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不利而退，屯刘回堡。田子与义真司马王镇恶不平，因镇恶出城，遂杀之。义真又杀田子。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璜夜袭长安，不克。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刘裕闻之，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阳，以硃龄石为雍州刺史，守长安。义真大掠而东，至于灞上，百姓遂逐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璜率众三万追击义真，王师败绩，义真单马而遁。买德获晋宁朔将军傅弘之、辅国将军蒯恩、义真司马毛脩之于青泥，积人头以为京观。于是勃勃大飨将士于长安，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谓算无遗策矣。虽宗庙社稷之灵，亦卿谋献之力也。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于是拜买德都官尚书，加冠军将军，封河阳侯。

赫连昌攻龄石及龙骧将军王敬于潼关之曹公故垒，克之，执龄石及敬送于长安。群臣乃劝进，勃勃曰：“朕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不知何以谢责当年，垂之来叶！将明扬仄陋，以王位让之，然后归老朔方，琴书卒岁。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群臣固请，乃许之。于是为坛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昌武。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阳。以侯提为并州刺史，镇蒲坂。

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柰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

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璜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

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刻石都

南，颂其功德，曰：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面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沈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网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亘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杀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开辟已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逾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于是玄符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魂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虏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阴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带皇穹，阆风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佥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于邓林，采绣石于恆岳，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榥，若腾虹之扬眉；飞檐舒咢，似翔鹏之矫翼。二序启矣，而五时之坐开；四隅陈设，

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隋珠，綷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踪状以效真，据质以究名，形疑妙出，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閟宫有侐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唯始，咸秩百神，宾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于赫灵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玄珪，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道无常夷，数或不竞。金精南迈，天辉北映。灵祉逾昌，世叶弥盛。惟祖惟父，克广休命。如彼日月，连光接镜。玄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钟我后，应图龙飞。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围。封畿之制，王者常经。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庶人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薨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楹雕虬兽，节镂龙螭。莹以宝璞，饰以珍奇。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义高灵台，美隆未央。迈轨三五，贻则霸王。永世垂节，亿载弥光。

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追尊其高祖训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脣，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伪位，寻为魏所擒。弟定僭号于平凉，遂为魏所灭。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载而亡。

史臣曰：赫连勃勃犭熏丑种类，入居边宇，属中壤分崩，缘间肆慝，控弦鸣镝，据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驱驾英贤，窥窬天下。然其器识高爽，风骨魁

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乎！虽雄略过人，而凶残未革，饰非距谏，酷害朝臣，部内嚣然，忠良卷舌。灭亡之祸，宜在厥身，犹及其嗣，非不幸也。

赞曰：淳维远裔，名王之余。啸群龙漠，乘衅侵渔。爰创宫宇，易彼氈庐。虽弄神器，犹曰凶渠。

宋书

本纪第一　武帝上

本纪第二　武帝中

本纪第三　武帝下

本纪第四　少帝

本纪第五　文帝

本纪第六　孝武帝

本纪第七　前废帝

本纪第八　明帝

本纪第九　后废帝

本纪第十　顺帝

志第一　志序 历上

志第二　历中

志第三　历下

志第四　礼一

志第五　礼二

志第六　礼三

志第七　礼四

志第八　礼五

志第九　乐一

志第十　乐二

志第十一　乐三

志第十二　乐四

志第十三　天文一

志第十四　天文二

志第十五　天文三

志第十六　天文四

志第十七　符瑞上

志第十八　符瑞中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志第二十　五行一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志第三十　百官下

列传第一　后妃

列传第二　刘穆之 王弘

列传第三　徐羡之 傅亮 檀道济

列传第四　谢晦

列传第五　王镇恶 檀韶 向靖 刘怀慎 刘粹

列传第六　赵伦之 到彦之阙 王懿 张邵

列传第七　刘怀肃 孟怀玉 弟龙符 刘敬宣 檀祗

列传第八　硃龄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列传第九　孙处 蒯恩 刘钟 虞丘进

列传第十　胡藩 刘康祖 垣护之 张兴世

列传第十一　宗室

列传第十二　庾悦 王诞 谢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列传第十三　张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谢方明 江夷

列传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昙庆

列传第十五　臧焘 徐广 傅隆

列传第十六　谢瞻 孔琳之

列传第十七　蔡廓 子兴宗

列传第十八　王惠 谢弘微 王球

列传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张暢 何偃 江智渊

列传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列传第二十一　武三王

列传第二十二　羊欣 张敷 王微

列传第二十三　王华 王昙首 殷景仁 沈演之

列传第二十四　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列传第二十五　吉翰 刘道产 杜骥 申恬

列传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列传第二十七　谢灵运

列传第二十八　武二王

列传第二十九　刘湛 范晔

列传第三十　袁淑

列传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绰

列传第三十二　文九王

列传第三十三　颜延之

列传第三十四　臧质 鲁爽 沈攸之

列传第三十五　王僧达 颜竣

列传第三十六　硃修之 宗悫 王玄谟

列传第三十七　柳元景 颜师伯 沈庆之

列传第三十八　萧思话 刘延孙

列传第三十九　文五王

列传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列传第四十一　刘秀之 顾琛 顾觊之

列传第四十二　周朗 沈怀文

列传第四十三　宗越 吴喜 黄回

列传第四十四　邓琬 袁鴮 孔凯

列传第四十五　谢庄 王景文

列传第四十六　殷孝祖 刘勔

列传第四十七　萧惠开 殷琰

列传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列传第四十九　袁粲

列传第五十　明四王

列传第五十一　孝义

列传第五十二　良吏

列传第五十三　隐逸

列传第五十四　恩幸

列传第五十五　索虏

列传第五十六　鲜卑 吐谷浑

列传第五十七　夷蛮

列传第五十八　氐胡

列传第五十九　二凶

列传第六十　自序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长，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家贫，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继母以孝谨称。

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晋朝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高祖参府军事。十二月，牢之至吴，而贼缘道屯结，牢之命高祖与数十人，觇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贼乃奔退，斩获千余人，推锋而进，平山阴，恩遁还入海。四年五月，恩复入会稽，杀卫将军谢琰。十一月，刘牢之复率众东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人。高祖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贼乃退还浃口。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

五年春，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盐，高祖追而翼之，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高祖乃选敢死之士数百人，咸脱甲胄，执短兵，并鼓噪而出。贼震惧夺气，因其惧而奔之，并弃甲散走，斩其大帅姚盛。虽连战克胜，然众寡不敌，高祖独深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讳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众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进向沪渎。高祖复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是夜，高祖多设伏兵，兼置旗鼓，然一处不过数人。明日，贼率众万余迎战。前驱既交，诸伏皆出，举旗鸣鼓。贼谓四面有军，乃退。嗣之追奔，为贼所没。高祖且战且退，贼盛，所领死伤且尽。高祖虑不免，至向伏兵处，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贼谓当走反停，疑犹有伏。高祖

因呼更战，气色甚猛，贼众以为然，乃引军去。高祖徐归，然后散兵稍集。五月，孙恩破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是月，高祖复破贼于娄县。六月，恩乘胜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刘牢之犹屯山阴，京邑震动。高祖倍道兼行，与贼俱至。于时众力既寡，加以步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率众数万，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虽被摧破，犹恃其众力，径向京师。楼船高大，值风不得进，旬日乃至白石。寻知刘牢之已还，朝廷有备，遂走向郁洲。八月，以高祖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水军追恩至郁洲，复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于沪渎，及海盐，又破之。三战，并大获，俘馘以万数。恩自是饥馑疾疫，死者太半，自浃口奔临海。

元兴元年正月，骠骑将军司马元显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众，下讨元显。元显遣镇北将军刘牢之拒之，高祖参其军事，次溧洲。玄至，高祖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高祖与牢之甥东海何无忌并固请，不从。遂遣敬宣诣玄，玄克京邑，杀元显，以牢之为会稽内史。惧而告高祖曰："便夺我兵，祸其至矣。今当北就高雅于广陵举事，卿能从我去乎？"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讳当反复还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缢死。何无忌谓高祖曰："我将何之？"高祖曰："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桓玄从兄修以抚军镇丹徒，以高祖为中兵参军，军、郡如故。

孙恩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生见获，乃于临海投水死。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缉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复遣高祖东征。时循自临海入东阳。二年正月，玄复遣高祖破循于东阳。循奔永嘉，复追破之，斩其大帅张士道，追讨至于晋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高祖彭城内史。

桓玄为楚王，将谋篡盗。玄从兄卫将军谦屏人问高祖曰："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高祖既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谦喜曰："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十二月，桓玄篡帝位，迁天子于寻阳。桓修入朝，高祖从至京邑。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讳，风骨不恆，盖人杰也。"每游集，辄引接殷勤，赠赐甚厚。高祖愈恶之。或说玄曰："刘讳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蚤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讳莫可

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玄乃下诏曰：“刘讳以寡制众，屡摧妖锋，泛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

先是，高祖东征卢循，何无忌随至山阴，劝于会稽举义。高祖以为玄未据极位，且会稽遥远，事济为难，俟其篡逆事著，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至是桓修还京，高祖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于是与弟道规、沛郡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修弟弘为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弘中兵参军，昶为州主簿。乃令毅潜往就昶，聚徒于江北，谋起兵杀弘。长民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谋据历阳相应。元德、厚之谋于京邑，聚众攻玄，并克期齐发。

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从子韶、弟祗、隆与叔道济、道济从兄范之、高祖弟道怜、刘毅、毅从弟籓、孟昶、昶族弟怀玉、河内向弥、管义之、陈留周安穆、临淮刘蔚、从弟珪之、东莞臧熹、从弟宝符、从子穆生、童茂宗、陈郡周道民、渔阳田演、谯国范清等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丙辰，诘旦，城开，无忌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众驰入，齐声大呼，吏士惊散，莫敢动，即斩修以徇。高祖哭甚恸，厚加殡敛。孟昶劝弘其日出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义军初克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高祖登城谓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弘等信之，收众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诛弘。

毅兄迈先在京师，事未发数日，高祖遣同谋周安穆报之，使为内应。迈外虽酬许，内甚震惧。安穆见其惶骇，虑事必泄，乃驰归。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不知所为，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讳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惧，封迈为重安侯，既而嫌迈不执安穆，使得逃去，乃杀之。诛元德、扈兴、厚之等。召桓谦、卞范之等谋拒高祖。谦等曰：“亟遣兵击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案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谦等固请，乃遣

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玄自闻军起，忧惧无复为计。或曰："刘讳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讳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擤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曰：

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自我大晋，阳九屡构。隆安以来，难结皇室。忠臣碎于虎口，贞良弊于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难，凶力繁兴，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沦，七庙毁坠。夏后之罹浞、豷，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年，亢旱弥时，民无生气。加以士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造筑，父子乖离，室家分散，岂唯《大东》有杼轴之悲，《摽梅》有倾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讳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处者也。是故夕寐宵兴，援奖忠烈，潜构崎岖，险过履虎。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将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奋袂，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民，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赜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规，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义众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讳辞不获已，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力，翦馘逋逆，荡清京辇。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眉猾竖，自效莫由，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讳以虚薄，才非古人，接势于已替之机，受任于既颓之运。丹诚未宣，感慨愤跃，望霄汉以永怀，眄山川以增厉。授檄之日，神驰贼廷。

以孟昶为长史，总摄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余人。三月戊午朔，遇吴甫之于江乘。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高祖躬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皇甫敷率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高祖各御一队，凭之战败见杀，其众退散。高祖进战弥厉，前后奋击，应时摧破，即斩敷首。初，高祖与何无忌等共建大谋，有善相者相高祖及无忌等并当大贵，其应甚近，惟云凭之无相。高祖与无忌密相谓曰："吾等既为同舟，理无偏异。吾徒咸皆富贵，则檀不应独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凭之战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玄闻敷等并没，愈惧，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己未旦，义军食毕，弃其余粮，进至覆舟山东，使丐士张旗帜于山上，以为疑兵；玄又遣武骑将军庾祎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谦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烟焰张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始虽遣军置阵，而走意已决，别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于石头，仍将子侄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镇石头城，立留台，总百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立于太庙。遣诸将帅追玄，尚书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众议推高祖领扬州，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于是推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

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且桓玄虽以雄豪见推，而一朝便有极位，晋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尽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时众民望，莫不愧而惮焉。

诸葛长民失期不得发，刁逵执送之，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余人，挟天子走江陵。冠军将军刘毅、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率诸军追讨。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四月，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后不在赦例。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绂，为玄佐命功臣。及义旗建，众并谓谧宜诛，唯高祖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绂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谌谓谧曰："王驹无罪，而义旗诛之，此是剪除胜己，以绝民望。兄既桓氏党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奔于曲阿。高祖笺白大将军，深相保谧，迎还复位。光禄勋丁承之、左卫将军褚粲、游击将军司马秀役使官人，为御史中丞王祯之所纠察，谢笺言辞怨忿。承之造司宜藏。高祖与大将军笺，白"粲等备位大臣，所怀必尽，执宪不允，自应据理陈诉，而横兴怨忿，归咎有司，宜加裁当，以清风轨"。并免官。

桓玄兒子韶，聚众向历阳，高祖命辅国将军诸葛长民击走之。无

忌、道规破玄大将郭钤等于桑落洲，众军进据寻阳。加高祖督江州诸军事。玄既还荆郢，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东下，与冠军将军刘殷等相遇于峥嵘洲，众军下击，大破之。玄弃众，复挟天子还复江陵。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京师。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虏将军、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祐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有众二百。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射之。益州督护冯迁斩玄首，传京师，又斩玄子升于江陵市。

初，玄败于峥嵘洲，义军以为大事已定，追蹑不速。玄死几一旬，众军犹不至。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招聚逆党数千人，晨袭江陵城，居民竞出赴之。腾之、康产皆被杀。桓谦先匿于沮川，亦聚众以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廷。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无忌、道规既至江陵，与桓振战于灵溪。玄党冯该又设伏于杨林，义军奔败，退还寻阳。兖州刺史辛禺怀贰。会北青州刺史刘该反，禺求征该，次淮阴，又反。禺长史羊穆之斩禺，传首京师。十月，高祖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刘毅诸军复进至夏口。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皆拔之。十二月，诸军进平巴陵。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诏曰：

古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贯三辰，神人代序，谅理本于造昧，而运周于万叶。故盈否时袭，四灵通其变；王道或昧，贞贤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虽夏、周中倾，赖靡、申之绩，莽、伦载窃，实二代是维，或乘资藉号，或业隆异世，犹诗书以之休咏，记策用为美谈。未有因心抚民，而诚发理应，援神器于已沦，若在今之盛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闵，属当屯极。逆臣桓玄，乘衅纵慝，穷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诬罔人神，肆其篡乱。祖宗之基既湮，七庙之飨胥殄，若坠渊谷，未足斯譬。

皇度有晋，天纵英哲，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忠诚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贞明协契，义夫响臻。故顺声一唱，二溟卷波；英风振路，宸居清翳。暨冠军将军毅、辅国将军无忌、振武将军道规，舟旗遄迈，而元凶传首；回戈叠挥，则荆、汉雾廓。俾宣、元之祚，永固于嵩、岱；倾基重造，再集于朕躬。宗庙歆七百之祜，皇基融载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铭怀。固已道冠开辟，独绝终古，书契以来，未之前闻矣。虽则功高靡尚，理至难

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将以弘道制治，深关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锡，桓、文飨备物之礼，况宏征不世，顾邈百代者，宜极名器之隆，以光大国之盛。而镇军谦虚自衷，诚旨屡显。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彰德美也。镇军可进位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显祚大邦，启兹疆宇。

高祖固让；加录尚书事，又不受，屡请归籓。天子不许，遣百僚敦劝，又亲幸公第。高祖惶惧，诣阙陈请，天子不能夺。是月，旋镇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劝，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兖州刺史。

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二年三月，督交、广二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祸皇室，巨狡纵篡，臣等义惟旧隶，豫蒙国恩，仰契信顺之符，俯厉人臣之愤，虽社稷之灵，抑亦事由众济。其翼奖忠勤之佐，文武毕力之士，敷执在己之谦，用亏国体之大，辄申摄众军先上，同谋起义，始平京口、广陵二城。臣及抚军将军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后赴义出都，缘道大战，所余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辅国将军长民、故给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各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赏。其西征众军，须论集续上。"于是尚书奏封唱义谋主镇军将军讳豫章郡公，食邑万户，赐绢三万匹。其余封赏各有差。镇军府佐吏，降故太傅谢安府一等。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诏遣百僚敦劝。三年二月，高祖还京师，将诣廷尉；天子先诏狱官不得受，诣阙陈让，乃见听。旋于丹徒。

闰月，府将骆冰谋作乱，将被执，单骑走，追斩之。诛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东阳郡史，孙恩之乱，起义于长山，故见擢用。初，桓玄之败，以桓冲忠贞，署其孙胤。至是冰谋以胤为主，与东阳太守殷仲文潜相连结。乃诛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余党，至是皆诛夷。

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曰："有扈滔天，夷羿乘衅，乱节干纪，实挠皇极。贼臣桓玄，怙宠肆逆，乃摧倾华、霍，倒拔嵩、岱，五岳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纵，藏器待时，因心资敬，誓雪国耻。慨愤陵夷，诚发宵寐。既而岁月屡迁，神器已远，忠孝幽寄，实贯三灵。尔乃介石胜机，宣契毕举，诉苍天以为正，挥义旅而一驱；奔锋数百，势烈激电，百万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冲鲸溃流，暴鳞奔汉，庙胜远加，重氛载涤，二仪廓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开辟，理微称

谓，义感朕心。若夫道为身济，犹縻厥爵，况乃诚德俱深，勋冠天人者乎！是用建兹邦国，永祚山河，言念载怀，匪云足报。往钦哉！俾屏余一人，长弼皇晋，流风垂祚，晖烈无穷。其降承嘉策，对扬朕命。”十二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薨。

四年正月，征公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谯纵，无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乃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初，伪燕王鲜卑慕容德僭号于青州，德死，兄子超袭位，前后数为边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三月，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鲜卑梁父、莒城二戍并奔走。慕容超闻王师将至，其大将公孙五楼说超：“宜断据大岘，刈除粟苗，坚壁清野以待之。彼侨军无资，求战不得，旬月之间，折棰以笞之耳。”超不从，曰：“彼远来疲劳，势不能久；但当引令过岘，我以铁骑践之，不忧不破也。岂有预芟苗稼，先自蹙弱邪！”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乃悉出。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楼曰：“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驰进。龙骧将军孟龙符领骑居前，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又以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公命兖州刺史刘籓、弟并州刺史道怜、谘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齐力击之。日向昃，公遣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韶率建威将军向弥、参军胡藩驰往，既日陷城，斩其牙旗，悉虏超辎重。超闻临朐已拔，引众走。公亲鼓之，贼乃大破。超遁还广固。获超马、伪辇、玉玺、豹尾等，送于京师；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余斩获千计。明日，大军进广固，既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抚纳降附，华戎欢悦；援才授爵，因而任

之。七月，诏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将垣遵、遵弟苗并率众归顺。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其人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兴伪许之，而实惮公，不敢遣。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超求救不获，纲反见虏，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马千匹。不听，围之转急。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

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谘焉。时姚兴遣使告公云："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以兴所言并答，具语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之。此宜善详之，云何卒尔便答？公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九月，进公太尉、中书监，固让。伪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虏，十月，自河北归顺。

张纲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杀其亡命以下，纳口万余，马二千匹。送超京师，斩于建康市。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窥窬之志，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本住岭外，岂以理极于此，正以刘公难与为敌故也。今方顿兵坚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归死士，掩袭何、刘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小息甲养众，不过一二年间，必玺书征君。若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将军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倾其根本。刘公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乃率众过岭。是月，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时平齐问未至，既驰使征公。公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既而被征使至，即日班师。

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朝廷欲奉乘舆北走就公，寻知贼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至山阳，闻无忌被害，则虑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问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

还，便无所忧也。”公大喜，单船过江，径至京口，众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师，解严息甲。

抚军将军刘毅抗表南征，公与毅书曰：“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宜须装严毕，与弟同举。”又遣毅从弟籓往止之。毅不从，舟师二万，发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寻阳，自寇湘中诸郡。荆州刺史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循所败。径至巴陵，将向江陵。道覆闻毅上，驰使报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公以南籓覆没，表送章绶，诏不听。五月，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初，循至寻阳，闻公已还，不信也。既破毅，乃审凯入之问，并相视失色。循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

毅败问至，内外汹扰。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惧寇渐逼，欲拥天子过江，公不听，昶固请不止。公曰：“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我既决矣，卿勿复言！”昶恐其不济，乃为表曰：“臣讳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讳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谨引分以谢天下。”封表毕，乃仰药而死。

于是大开赏募，投身赴义者，一同登京城之科。发居民治石头城，建牙戒严。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公以为：“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则人测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徐更论之耳。”移屯石头，乃栅淮断查浦。既而群贼大至，公策之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谓道覆曰：“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时登石头城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公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犹欲上，循禁之。自是众军转集，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

皆守以实众。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丹阳郡西，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默屯建阳门外。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班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惮之；然犹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设伏兵于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舰向白石。公忧其从白石步上，乃率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留参军徐赤特戍南岸，命坚守勿动。公既去，贼焚查浦步上，赤特军战败，死没有百余人。赤特弃余众，单舸济淮，贼遂率数万屯丹阳郡。公率诸军驰归，众忧贼过，咸谓公当径还拒战，公先分军还石头，众莫之晓。解甲息士，洗浴饮食之，乃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命参军诸葛叔度、硃龄石率劲勇士千余人过淮。群贼数千，皆长刀矛钅延，精甲曜日，奋跃争进。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槊，并结陈以待之。贼短兵弗能抗，死伤者数百人，乃退走。会日暮，众亦归。

刘毅之败，豫州主簿袁兴国反叛，据历阳以应贼。琅邪内史魏顺之遣将谢宝讨斩之。兴国司马袭宝，顺之不救而退，公怒斩之。顺之，咏之之弟也。于是功臣震慑，莫敢不用命。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以司马庾悦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自东阳出豫章。七月庚申，群贼自蔡洲南走，还屯寻阳。遣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太守蒯恩追之。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卢循遣其大将荀林寇江陵，桓谦先于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伪主谯纵以为荆州刺史。谦及谯道福率军二万，出寇江陵，适与林会，相去百余里。荆州刺史道规斩谦于枝江，破林于江津，追至竹町，斩之。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又遣建威将军孙季高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江州刺史庾悦至五亩峤，贼遣千余人据断峤道，悦前驱鄱阳太守虞丘进攻破之。公治兵大办。十月，率兖州刺史刘籓、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南伐。以后将军刘毅监太尉留守府，后事皆委焉。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规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道覆走还盆口。初，公之遣索邈也，邈在道为贼所断，道覆败后方达。自循东下，江陵断绝京邑之问，传者皆云已没。及邈至，方知循走。

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亲党范崇民五千人，高舰百余，戍南陵。王仲德等闻大军且至，乃进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军，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循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是月，建威将军孙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犹数千。季高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轻舟奔始兴。季高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初，

公之遣季高也，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二三非要。公不从。敕季高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今时当至广州，倾其巢窟，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克捷。

循方治兵旅舟舰，设诸攻备。公欲御以长算，乃屯军雷池。贼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径下。公知其欲战，且虑贼战败，或于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舰二百于吉阳下断之。十二月，循、道覆率众数万，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公悉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上步骑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还寻阳。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召王仲德，请还为前驱，留辅国将军孟怀玉守雷池。循闻有大军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大军至左里，将战，公所执麾竿折，折幡沈水，众并怪惧。公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余人。纳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刘籓、孟怀玉轻军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径还广州。道覆还保始兴。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本纪第二武帝中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于京师，改授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辞。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上赙赠。尸丧未反，遣主帅迎接，致还本土。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刘籓、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辞。于是改授太尉、中书监，乃受命。奉送黄钺，解冀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传首京师。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道规疾患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代之。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及西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请僧施为南蛮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毅至西，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籓以为副贰，伪许焉。九月，籓入朝，公命收籓及谢混，并于狱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书曰：

夫去弊拯民，必存简恕，舍网修纲，虽烦易理。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余，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干，未能菲躬俭，苟求盈给，积习生常，渐不知改。

近因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人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

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旧兵运。原五岁刑已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

以荆州十郡为湘州，公乃进督，以西阳太守硃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进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诸葛长民贪淫骄横，为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义，优容之。刘毅既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民亦骤出。既而公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民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凡平生于长民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民甚说。已密命左右壮士丁旿等自幔后出，于坐拉焉。长民坠床，又于地殴之，死于床侧。舆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民。□午骁勇有气力，时人为之语曰："勿跋扈，付丁旿。"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民居未一，公表曰：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然九服弗扰，所托成旧，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

臣荷重任，耻责实深，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庶子本所弘，稍与事著。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由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万民，怜其所失，永怀《鸿雁》之诗，思隆中兴之业。既委臣以国重，期臣以宁济，若所启合允，请付外施行。

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以公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公固让太傅、州牧及班剑，奉还黄钺。七月，硃龄石平蜀，斩伪蜀王谯纵，传首京师。九月，

封公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以赏平齐及定卢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百余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余固辞。十年，息民简役。筑东府，起府舍。

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公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兄子谯王文思在京师，招集轻侠，公执文思送还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公书陈谢。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于狱赐死。率众军西讨，复加黄钺，领荆州刺史。辛巳，发京师，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陈曰：

臣闻运不常一，治乱代有，阳九既谢，圮终则泰。昔篡臣肆逆，皇纲绝纽。十世未改，鼎祚再隆。太尉臣讳威武明断，首建义旗，除荡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复社稷，南剿卢循，北定广固，千载以来，功无与等。由是四海归美，朝野推崇。既位穷台牧，权倾人主，不能以道处功，恃宠骄溢。自以酬赏既极，便情在无上；刑戮逆滥，政用暴苛。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陛下四时膳御，触事县空，宫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寝疾之际，汤药不周；手与家书，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闻见，莫不伤怀愤叹，口不敢言。前扬州刺史元显第五息法兴，桓玄之衅，逃远于外，王路既开，始得归本。太傅之胤，绝而复兴，凡在有怀，谁不感庆。讳吞噬之心，不避轻重，以法兴聪敏明慧，必为民望所归；芳兰既茂，内怀憎恶，乃妄扇异言，无罪即戮。大司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计切逼，并狼狈请命，逆肆祸毒，誓不矜许，冤酷之痛，感动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故卫将军刘毅、右将军刘藩、前将军诸葛长民、尚书仆射谢混、南蛮校尉郗僧施，或盛勋德胤，令望在身，皆社稷辅弼，协赞所寄，无罪无辜，一旦夷灭。猜忍之性，终古所希。

臣自惟门户衰破，赖之获存，皇家所重，终古难匹。是以公私归冯，事尽祗顺。再授荆州，辄苦陈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陕，屡求解任，必不见听。前经携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诸子侄，悉留京辇。臣兄子谯王文思，虽年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游，未知防远，群丑交构，为其风声。讳遂翦戮人士，远送文思。臣顺其此旨，表送章节，请废文思，改袭大宗，遣息文宝送女东归。自谓推诚奉顺，理不过此。岂意讳包藏祸心，遂见讨伐，加恶文思，构生罪衅。群小之言，远近噂□沓，而臣纯愚，暗信必谓不然。寻臣府司马张茂度狼狈东归，南平太守檀范之复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寻有审问，东军已上。讳今此举，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干，位居藩岳，时贤既尽，唯臣独存，规以翦灭，成其篡杀。镇北将军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并是讳所深忌惮，

欲以次除荡，然后倾移天日，于事可易。

今荆、雍义徒，不召而集，子来之众，其会如林，岂臣无德所能绥致？盖七庙之灵，理贯幽显，辄授文思振武将军、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鲁轨进号辅国将军。臣今与宗之亲御大众，出据江津，案甲抗威，随宜应赴。今绛旗所指，唯讳兄弟父子而已。须克荡寇逆，寻续驰闻。由臣轻弱，致讳凌横，上惭俯愧，无以厝颜。

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故吏也，有干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与之书曰："文思事源，远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军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不逊愧，又无表疏，文思经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所驱逼，一无所问。往年郗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所以至此。卿等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衅。吾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正是诸人归身之日。若大军登道，交锋接刃，兰艾吾诚不分，故具示意，并同怀诸人。"延之报曰：

承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蒨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今辱来疏，始知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爱待物，当于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谘白所怀。道未及反，已奏表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之怀，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兴兵戈。自义旗秉权以来，四方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邪？谯王为宰相所责，又表废之，经正何归，表使何因，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刘讳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示言"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矣。刘籓死于闾阖之内；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寄性命以过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言。

公视书叹息，以示诸佐曰："事人当如此。"三月，军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鲁宗之常虑不为公所容，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轨

会于江陵。江夏太守刘虔之邀之，军败见杀。公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复为轨所败，并没。时公军泊马头，即日率众军济江，躬督诸将登岸，莫不奋踊争先。休之众溃，与轨等奔襄阳。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

将拜，值四废日，佐史郑鲜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迁日，不许。下书曰："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芜，杼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频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或越绋应召，每永怀民瘼，宵分忘寝，诚宜蠲除苛政，弘兹简惠。庶令凋风弊政，与事而新，宁一之化，成于期月。荆、雍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赈。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并除今年租税。"

四月，公复率众进讨，至襄阳，休之奔羌。天子复重申前命，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以中军将军道怜为荆州刺史。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还黄钺，固辞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余受命。朝议以公道尊勋重，不宜复施敬护军，既加殊礼，奏事不复称名，以世子为兖州刺史。

十二年正月，诏公依旧辟士，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于是罢平北府，以并大府，以世子为豫州刺史。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

初，公平齐，仍有定关、洛之意，值卢循侵逼，故其事不谐。荆、雍既平，方谋外略。会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公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下书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勍敌，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情若风霜，义贯金石。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河，弱嗣叨蒙，复忝今授，情事缠绵，可谓深矣。顷军国务殷，刑辟未息。眷言怀之，能不多叹。其犯罪五岁以还，可一原遣。文武劳满未蒙荣转者，便随班序报。"

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并辞大司马琅邪王礼敬，朝议从之。公欲以义声怀远，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伪黄门侍郎尹冲率兄弟归顺。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解中书监。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九月，

公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洛，羌缘道屯守，皆望风降服。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公又遣北兖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十月，众军至洛阳，围金墉。泓弟伪平南将军洸请降，送于京师，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天子诏曰：

夫嵩、岱配极，则乾道增辉；籓岳作屏，则帝王成务。是以夏、殷资昆、彭之伯，有周倚齐、晋之辅。鉴诸前典，仪刑万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

太尉公命世天纵，齐圣广渊，明烛四方，道光宇宙。爰自囗囗初迪，则投勤王国，妖螫孔炽，则功存社稷。固以四维是荷，万邦攸赖者矣。暨桓玄僭逆，倾荡四海。公深秉大节，灵武霆震，弘济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勋德，铭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氓顺轨，克黜方难，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内外，仰兴绝风，傍嗣逸业。秉礼以整俗，遵王以垂训，声教远被，无思不洽。爰暨木居海处之酋，被发雕题之长，莫不忘其陋险，九译来庭，此盖播诸徽策，靡究其详者也。曩者永嘉不纲，诸夏幅裂，终古帝居，沦胥戎虏，永言园陵，率土同慕。公明发遐慨，抚机电征，亲董侯伯，棱威致讨。旗旝首涂，则八表响震；偏师先路，则多垒云彻。旧都载清，五陵复礼，百城屈膝，千落影从。自篇籍所载，生民以来，勋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昔周、吕佐睿圣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钺，一时指麾，皆大启疆宇，跨州兼国。其在桓、文，方兹尤俭，然亦显被宠章，光锡殊品。况乃独绝百代，顾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鉴古训，思遵令图。以公深秉冲挹，用阙大礼，天人引领，于兹历载。况今禹迹齐轨，九隩同文，司勋抗策，普天增伫。遂公高挹，大愆国章。三灵眷属，朕实祗惧。便宜显答群望，允崇盛典。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綟绶。

策曰：

朕以寡昧，仰赞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浒。则我祖宗之业，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

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赖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俯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霄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溯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籓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公搜乘秣驷，敻入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旍拂寰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徙卜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辕南济，义形于色，嶷然内湛，视险若夷，摅略运奇，英谟不世，狡寇穷恤，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旌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鱼溃鸟散。元凶远迸，传首万里，海南肃清，荒服来款。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涣，负衅西夏，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仓兕电溯，神兵风扫，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凌波浮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钅质，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逾风电，回旆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玄泽浸育，温风潜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氓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公命群帅，北徇司、兖。许、郑风靡，巩、洛载清，伪牧逆籓，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扫济。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谟冠古，电击强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苞桑。辩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家，永隆籓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

朕甚懵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启簿，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重，公实兼之。命使持节、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秉介蹈方，罔有迁志。是以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硃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仇，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纮，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肃之志，仪刑万方。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

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相，随大使奉迎。桴罕虏乞佛炽盘遣使诣公求效力讨羌，拜平西将军、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夫盛德不泯，义在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言感，蔚为帝师，大拯横流，夷项定汉，固以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显晦之间，窈然难究，源流渊浩，莫测其端矣。涂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残，遗象陈昧，抚迹怀人，慨然永叹。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原者，亦流连于随会。可改构榱桷，修饰丹青，□蘩行潦，以时致荐。以纾怀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赠公祖为太常，父为左光禄大夫，让不受。

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索虏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

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公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余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执送姚泓，斩于建康市。谒汉高帝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

十月，天子诏曰：

朕闻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则大宝以尊德，下则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勋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锡，四海来王，姬旦飨龟、蒙之封。夫翼圣宣绩，辅德弘猷，礼穷元赏，宠章希世，况明保冲昧，独运陶钧者哉！

朕以不德，遭家多难，云雷作屯，夷羿窃命，失位京邑，遂播蛮荆，艰难卑约，制命凶丑。相国宋公，天纵睿圣，命世应期，诚贯三灵，大节宏发。拯朕躬于巢幕，回灵命于已崩，固已道穷北面，晖格八表者矣。及外积全国之勋，内累戡黎之伐，芟夷强妖之始，蕴崇奸猾之源，显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绩，莫不云行雨施，能事必举，谅已方轨于三、五，不容于典策者焉。自永嘉丧师，绵逾十纪，五都分崩，然正朔时暨；唯三秦悬隔，未之暂宾。至令羌虏袭乱，淫虐三世，资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关，庙算韬略，不谋之日久矣。公命世抚运，阐曜威灵，内研诸侯之虑，外致上天之罚。故能仓兕甫训，则许、郑风偃；钲钺未指，则瀍、洛雾披。俾旧阙之阳，复集万国之轸，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俾朕负扆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远鉴前典，延即群谋，敬授殊锡，光启疆宇。乘马之制，有陋旧章。徽称之美，未穷上爵。岂足以显报懋功，允塞民望；藩辅王畿，长辔六合者乎！实以公每秉谦德，卑不可逾，难进之道，以宠为戚。是故降损盛制，且有后命也。自兹迄今，洪勋弥劭，棱威九河，魏、赵底服，回辕崤、潼，连城冰泮。遂长驱灞滻、悬旌龙门，逆虏姚泓，系颈就擒。百稔梗秽，涤于崇朝；祖宗遗愤，雪于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万世，其宁惟永，岂金石《雅颂》所能赞扬，实可以告于神明，勒铭嵩、岱者已。

朕又闻之，周道方远，则摐甗鸣岐，二南播德，则麟驺呈瑞。自公大号初发，爰暨告成，灵祥炳焕，不可胜纪，岂伊素雉远至，嘉禾近归而已哉！朕每仰鉴玄应，俯察人谋，进惟道勋，退惟国典，岂得遂公冲挹，而久蕴盛策。便宜敬行大礼，允副幽显之望。其进宋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川、北南顿凡十郡，益宋国。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以左司马徐羡之代掌留任。大事昔所决于穆之者，皆悉以谘。公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会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

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严息甲。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公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固让进爵。六月，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令曰："孤以寡薄，负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惧。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轨齐、晋，拟议国典。虽亮诚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回，百辟胥暨内外庶僚，敦勉周至。籍运来之功，参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资，同盛德之事，监寐永言，未知攸托。隆祚之始，思覃斯庆，其赦国内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荡然。其余详依旧准。"诏崇豫章公太夫人为宋公太妃，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相国府。以太尉军谘祭酒孔季恭为宋国尚书令，青州刺史檀祗为领军将军，相国左长史王弘为尚书仆射。其余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诸将军复杀安西长史王修，关中乱。十月，公遣右将军硃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义真既还，为佛佛虏所追，大败，仅以身免。诸将帅及龄石并没。领军檀祗卒，以中军司马檀道济为中领军。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诏遣大使征公入辅。又申前命，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郡，增宋国。七月，乃受命，赦国内五岁刑以下。迁都寿阳。以尚书刘怀慎为北徐州刺史，镇彭城。九月，解扬州。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二年四月，征王入辅。六月，至京师。晋帝禅位于王，诏曰：

夫天造草昧，树之司牧，所以陶钧三极，统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选贤与能，隆替无常期，禅代非一族，贯之百王，由来尚矣。晋道陵迟，仍世多故，爰暨元兴，祸难既积，至三光贸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堕泯，则我宣元之祚，永坠于地，顾瞻区域，翦焉已倾。相国

宋王，天纵圣德，灵武秀世，一匡颓运，再造区夏，固以兴灭继绝，舟航沦溺矣。若夫仰在璇玑，旁穆七政，薄伐不庭，开复疆宇。遂乃三俘伪主，开涤五都，雕颜卉服之乡，龙荒朔漠之长，莫不回首朝阳，沐浴玄泽。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嘉祥杂遝，休应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华裔注乐推之愿。代德之符，著乎幽显，瞻乌爰止，允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

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绩，黄运不竞，三后肆勤。故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暗，昧于大道，永鉴废兴，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义，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逊位别宫，归禅于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

诏草既成，送呈天子使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策曰：

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悠哉邈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昔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禄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获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序彝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于兹。自是厥后，历代弥劭，汉既嗣德于放勋，魏亦方轨于重华。谅以协谋乎人鬼，而以百姓为心者也。

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翦商兆祸，非唯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废，有自来矣。惟王体上圣之姿，苞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乃者社稷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芜梗，又济而复之。自负固不宾，干纪放命，肆逆滔天，窃据万里。靡不润之以风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岂伊博施于民，济斯黔庶；固以义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于上天垂象，四灵效征，图谶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民颂于野，亿兆抃踊，倾伫惟新。自非百姓乐推，天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祗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于无穷，时膺休祐，以答三灵之眷望。

又玺书曰：

盖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于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

在上世，三圣系轨，畴咨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于无穷。及刘氏致禅，实尧是法；有魏告终，亦宪兹典。我世祖所以抚归运而顺人事，乘利见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乱华，丧我洛食，蹙国江表，仍遘否运，沦没相因，逮于元兴，遂倾宗祀。幸赖神武光天，大节宏发，匡复我社稷，重造我国家。惟王圣德钦明，则天光大，应期诞载，明保王室。内纾国难，外播宏略，诛大憝于汉阳，逋僭盗于沂渚，澄氛西岷，肃清南越，再静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怀区宇，思一声教，王师首路，则伊、洛澄流；棱威崤、潼，则华岳褰霭，伪酋衔璧，咸阳即序。虽彝器所铭，诗书所咏，庸勋之盛，莫之与二也。遂偃武修文，诞敷德政，八统以驭万民，九职以刑邦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显，义感殊方。自历世所宾，舟车所暨，靡不讴歌仁德，抃舞来庭。

朕每敬惟道勋，永察符运，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是以五纬升度，屡示除旧之迹；三光协数，必昭布新之祥。图谶祯瑞，皎然斯在。加以龙颜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焕如日月。传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诗》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夫“或跃在渊”者，终以飨九五之位；“勋格天地”者，必膺大宝之业。昔土德告沴，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于兹，亦以金德而传于宋。仰四代之休义，鉴明昏之定期，询于群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违朕志。今遣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澹，兼太尉、尚书宣范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王其允答人神，君临万国，时膺灵祉，酬于上天之眷命。

王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邪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

本纪第三武帝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曰：

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后天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礼堙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援，则皇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兴废有期，否终有数。至于大造晋室，拨乱济民，因藉时来，实尸其重。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协祉，岁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鉴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霣。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夫世代迭兴，承天统极。虽遭遇异途，因革殊事，若乃功济区宇，道振生民，兴废所阶，异世一揆。朕以寡薄，属当艰运，藉否终之期，因士民之力，用获拯溺，匡世揆乱，安国宁民，业未半古，功参曩烈。晋氏以多难仍遘，历运已移，钦若前王，宪章令轨，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辞不获申，遂祗顺三灵，飨兹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猥当与能之期，爰集乐推之运，嘉祚肇开，隆庆惟始，思俾休嘉，惠兹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晋元熙二年为永初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诏曰："夫微禹之感，叹深后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晋氏封爵，咸随运改，至于德参微管，勋济苍生，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泯绝。降杀之仪，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浦县侯，长沙公封醴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侯，各五百

户：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一仍本秩，无所减降。”封晋临川王司马宝为西丰县侯，食邑千户。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尚书仆射徐羡之加镇军将军，右卫将军谢晦为中领军，宋国领军檀道济为护军将军，中领军刘义欣为青州刺史。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又诏曰：“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迍邅，戎车岁动，自东徂西，靡有宁日。实赖将帅竭心，文武尽效；宁内拓外，迄用有成。威灵远著，寇逆消荡，遂当揖让之礼，猥飨天人之祚。念功简劳，无忘鉴寐，凡厥诚勤，宜同国庆。其酬赏复除之科，以时论举。战亡之身，厚加复赠。”乙亥，立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第四皇子义康为彭城王。

丁丑，诏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览民物，搜扬幽隐，拯灾恤患，用能风泽遐被，远至迩安。朕以寡暗，道谢前哲，因受终之期，托兆庶之上，鉴寐属虑，思求民瘼。才弱事艰，若无津济，夕惕永念，心驰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贤举善，问所疾苦。其有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治，未允民听者，皆当具以事闻。万事之宜，无失厥中。暢朝迁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戊寅，诏曰：“百官事殷俸薄，禄不代耕。虽国储未丰，要令公私周济。诸供纳昔减半者，可悉复旧。六军见禄粗可，不在此例。其余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畴量增之。”乙卯，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诸徙家并听还本土。又运舟材及运船，不复下诸郡输出，悉委都水别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又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从征关、洛，殒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赡赐其家。己丑，陈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复置五校三将官，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余在员外。戊戌，后将军、雍州刺史赵伦之进号安北将军；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刘怀慎进号平北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甲辰，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将军，平西将军乞佛炽盘进号安西大将军，征东将军高句骊王高琏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置东宫冗从仆射、旅贲中郎将官。戊申，迁神主于太庙，车驾亲奉。壬子，诏曰：“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

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辛酉，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方于南者，听以南为号。又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罢青州并兖州。戊辰，诏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义缱绻，事由情奖，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优复之制，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为皇太子。乙亥，诏曰："朕承历受终，猥飨天命。荷积善之祚，藉士民之力，率由令范。先后祗严宣训，七庙肇建，情敬无违。加以储宫备礼，皇基弥固，国庆家礼，爰集旬日，岂予一人，独荷兹庆。其见刑罪无轻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为始。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

闰月壬午朔，诏曰："晋世帝后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茔未远，并宜洒扫。主者具条以闻。"丁酉，特进、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加开府仪同三司。辛丑，诏曰："主者处案虽多所谘详，若众官命议，宜令明审。自顷或总称参详，于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当指名其人；所见不同，依旧继启。"又诏曰："诸处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在其例。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九月壬子朔，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书。冬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十二月辛巳朔，车驾临延贤堂听讼。

二年春正月辛酉，车驾祠南郊，大赦天下。丙寅，断金银涂。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以尚书仆射、镇军将军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丙子，南康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己卯，禁丧事用铜钉。罢会稽郡府。二月己丑，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顷。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车驾于华林园听讼。己亥，以左卫将军王仲德为冀州刺史。五月己酉，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甲戌，车驾又幸华林园听讼。六月壬寅，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殷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鞠为中否之格。"车驾又于华林园听讼。甲辰，制诸署敕吏

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辄罚者，听统府寺行四十杖。秋七月己巳，地震。八月壬辰，车驾又于华林园听讼。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冬十月丁酉，诏曰："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己亥，以凉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癸卯，车驾于延贤堂听讼。以员外散骑常侍应袭为宁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壬子，以前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徐州刺史。癸丑，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中领军谢晦为领军将军。乙卯，以辅国将军毛德祖为司州刺史。乙丑，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二月丁丑，诏曰："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南豫州刺史，征虏将军刘粹为豫州刺史。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纪为湘州刺史。戊寅，以徐州之梁，还属豫州。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祇，上不许，唯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丁未，以司徒庐陵王义真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上疾瘳，己未，大赦天下。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珝绢万匹，荆、雍州运米，委州刺史随宜赋给。辛酉，亡命刁弥攻京城，得入，太尉留府司马陆仲元讨斩之。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王，平南将军杨抚进号安南将军。丁亥，以车骑司马徐琰为兖州刺史。庚寅，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孔季恭薨。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诫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又为手诏曰："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

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癸亥，上崩于西殿，时年六十。秋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常著连齿木履，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时徐羡之住西州，尝思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绎追随，已出西明门矣。诸子旦问起居，入皞，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礼。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鸫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

史臣曰：汉氏载祀四百，比胙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黔首，未有迁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籍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至于宋祖受命，义越前模。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晋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末衅，桓玄藉运乘时，加以先父之业，因基革命，人无异心。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曾不浃旬，夷凶翦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至于钟石变声，柴天改物，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功实静乱，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逊，殆均释负。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收其实矣。盛哉！

本纪第四少帝

少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也，母曰张夫人。晋义熙二年，生于京口。武帝晚无男，及帝生，甚悦。年十岁，拜豫章公世子。帝有旅力，善骑射，解音律。宋台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进为宋太子。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戊子，太尉长沙王道怜薨。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营室。十二月庚戌，魏军克滑台。

明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为景平元年。文武进位二等。辛巳，祀南郊。虏将达奚仰破金墉，进围虎牢。毛德祖击虏败之，虏退而复合。拓跋木末又遣安平公涉归寇青州。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东壁。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沮渠蒙逊、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庚辰，爵蒙逊为大将军，封河西王。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浇河公。辛未，富阳人孙法光反，寇山阴，会稽太守褚淡之遣山阴令陆劭讨败之。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兴宁陵。是月，高丽国遣使朝贡。甲子，豫州刺史刘粹遣军袭许昌，杀虏颍川太守庾龙。乙丑，虏骑寇高平。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夏四月，檀道济北征，次临朐，焚虏攻具。乙未，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归。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张夫人为皇太后。丁丑，以旱，诏赦五岁刑以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指尾，贯摄提，向大角，仲月在危，季月扫天仓而后灭。是岁，魏主拓跋嗣薨，子焘立。十二月丙寅，省宁州之江阳、犍为、安上三郡，合为宋昌郡。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乙未，以皇弟义恭为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乙巳，大风，天有五色云，占者以为有兵。高丽国遣使贡献。执政使使者诛义真于新安。夏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帝居处所为多过失。乙酉，皇太后令曰：

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弘，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鋋然无怍，丑声四达。及

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兆民。远近叹嗟，人神怨怒。社稷将坠，岂可复嗣守洪业，君临万邦。今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纂皇统。

始徐羡之、傅亮将废帝，讽王弘、檀道济求赴国讣。弘等来朝，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是旦，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羡之等随后，因东掖门开，入自云龙门。盛等先戒宿卫，莫有御者。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者于帝侧，伤帝指。扶出东皞，就收玺绂，群臣拜辞，送于东宫，遂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还玺绂，檀道济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踣之，致殒。时年十九。

本纪第五文帝

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兒，武帝第三子也。晋安帝义熙三年，生于京口。卢循之难，上年四岁，高祖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十一年，封彭城县公。高祖伐羌至彭城，将进路，板上行冠军将军留守。晋朝加授使持节、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关中平定，高祖还彭城，又授监司州豫州之淮西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前将军、司州刺史，持节如故，将镇洛阳。仍改授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持节如故。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食邑三千户。进督北秦，并前七州。进号镇西将军，给鼓吹一部。又进督湘州，是岁入朝，时年十四。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

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废。百官备法驾奉迎，入奉皇统。行台至江陵，进玺绂。侍中臣琇、散骑常侍臣嶷之、中书监尚书令护军将军建城县公臣亮、左卫将军臣景仁、给事中游击将军龙乡县侯臣隆、越骑校尉都亭侯臣纲、给事黄门侍郎臣孔璩之、散骑侍郎臣刘思考、员外散骑侍郎臣潘盛、中书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监封阳县开国侯臣萧思话、长兼尚书左丞德阳县侯臣孙康、吏部郎中骑都尉臣张茂度、仪曹郎中臣徐长琳、仓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闻否泰相革，数穷则变，天道所以不諂，卜世所以灵长。乃者运距陵夷，王室艰晦，九服之命，靡所适归；高祖之业，将坠于地。赖基厚德深，人神同奖，社稷以宁，有生获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圣明在御，孝悌著于家邦，风猷宣于蕃牧。是以征祥杂沓，符瑞□辉。宗庙神灵，乃眷西顾；万邦黎献，望景托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将命，复集休明之运，再睹太平之业。行台至止，瞻望城阙，不胜喜说凫藻之情，谨诣门拜表以闻。"上答曰："皇运艰弊，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庭，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府州佐史并称臣，请题枿诸门，一依宫省，上不许。甲戌，发江陵。八月丙申，车驾至京城。丁酉，谒初宁陵，还于中堂即皇帝位。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文武赐位二等，逋租宿债勿复收。庚子，以行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癸卯，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进位司徒，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位司空，中书监、护军将军傅亮加左光禄大

夫、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皇太后，谥曰章后。卫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义恭进号抚军将军，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弟义宣为竟陵王，第七皇弟义季为衡阳王。戊申，以豫州刺史刘粹为雍州刺史，骁骑将军管义之为豫州刺史，南蛮校尉到彦之为中领军。己酉，减荆、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九月丙子，立妃袁氏为皇后。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上始亲览。车驾祠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乙丑，左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进号安北将军。夏五月戊寅，特进谢澹卒。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乙酉，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开府仪同三司，新除司空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右军长史江恆为广州刺史。冬十一月癸酉，以前将军杨玄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尚书令、护军将军、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大赦天下。丁卯，以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为荆州刺史，抚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江夏王义恭改为南徐州刺史。己巳，以前护军将军赵伦之为镇军将军。闰月丙戌，皇子劭生。二月乙卯，系囚见徒，一皆原赦。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尚书右仆射。建安太守潘盛有罪伏诛。庚申，特进范泰加光郤大夫。是日，车驾发京师。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丙子，车驾自芜湖反旆。己卯，擒晦于延头，送京师伏诛。三月辛巳，车驾还宫。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中领军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戊戌，以后将军长沙王义欣为南兖州刺史。乙巳，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大沮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诏曰：“夫哲王宰世，广达四聪，犹巡岳省方，采风观政。所以情伪必审，幽遐罔滞，王泽无拥，九皋有闻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绪。虽永念治道，志存昧旦，愿言傅岩，发想宵寐，而丘园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隐，尚隔视听。乃眷区域，辍寐忘餐。今氛昆祛荡，宇内宁晏，旌贤弘化，于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称职之良，闺荜一介之善，详悉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其高年、鳏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优量赈给。博采舆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

焉。”丙午，车驾临延贤堂听讼。六月己未，以镇军将军赵伦之为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丙寅，车驾又于延贤堂听讼。丙子，又听讼。以右卫王华为中护军。冬十一月戊寅，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为益州刺史，骠骑参军刘道产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以南蛮校尉刘遵考为雍州刺史。十二月癸丑，以中书侍郎萧思话为青州刺史。壬戌，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及党与皆伏诛。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内。辛巳，车驾亲祠南郊。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三月丙子，诏曰：“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践境永怀，触感罔极。昔汉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义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遗泽，酬慰士民。其蠲此县今年租布，五岁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战及大将家，随宜隐恤。”丁亥，车驾还宫。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壬寅，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富阳令诸葛阐之之议也。夏四月庚戌，以廷尉王徽之为交州刺史。五月壬午，中护军王华卒。京师疾疫。甲午，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庚申，以金紫光禄大夫殷穆为护军将军。

五年春正月乙亥，诏曰：“朕恭承洪业，临飨四海，风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鉴寐惟忧。加顷阴违序，旱疫成患，仰惟灾戒，责深在予。思所以侧身克念，议狱详刑，上答天谴，下恤民瘼。群后百司，其各献谠言，指陈得失，勿有所讳。”甲申，车驾临玄武馆阅武。戊子，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赈赐。夏四月己亥，以南蛮校尉萧摹之为湘州刺史。戊午，以始兴太守徐豁为广州刺史。五月己卯，以湘州刺史张邵为雍州刺史。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京邑大水。乙卯，遣使检行赈赡。以江夏内史程道惠为广州刺史。秋八月壬戌，特进、左光禄大夫范泰卒。冬十月甲辰，车驾于延贤堂听讼。闰月癸未，以右军司马刘德武为豫州刺史。辛卯，安陆公相周籍之为宁州刺史。十二月庚寅，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赵伦之卒。是岁，天竺国遣使献方物。

六年春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癸丑，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徐州刺史。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赐文武位一等。辛酉，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尚书右仆射。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癸巳，以新除尚书令王敬弘为特进、左光禄大夫。甲午，以抚军司马刘道济为益州刺史。乙卯，于雍州置冯翊郡。七月己酉，以尚书左丞孔默之为广州刺史。是月，百济王遣使献方物。九月戊午，于秦州

置陇西、宋康二郡。冬十月壬申，中领军殷景仁丁艰去职。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蚀之。十二月丁亥，河南国、河西王遣使献方物。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浑慕容璜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是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三月戊子，遣右将军到彦之北伐，水军入河。甲午，以前征虏司马尹冲为司州刺史。甲寅，以前中领军殷景仁为领军将军。夏四月癸未，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六月己卯，以冠军将军氐杨难当为秦州刺史。秋七月戊子，索虏确礉戍弃城走。丙申，以平北谘议参军甄法护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戊戌，索虏滑台戍弃城走。甲寅，林邑国、诃罗佗国、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甲寅，罢南豫州并豫州。以左将军竟陵王义宣为徐州刺史。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戊寅，金墉城为索虏所陷。十一月癸未，虎牢城复为索虏所陷。壬辰，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北讨，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十二月辛酉，以南兖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司徒司马吉翰为司州刺史。乙亥，京邑火，延烧太社北墙。兖州刺史竺灵秀有罪伏诛。

八年春正月庚寅，于交州复立珠崖郡。癸巳，以左军将军申宣为兖州刺史。丁酉，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破索虏于东平寿张。二月乙卯，以平北司马韦郎为青州刺史。戊午，以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辛酉，滑台为索虏所陷。癸酉，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引军还。丁丑，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以太子右卫率刘遵考为南兖州刺史。三月甲申，车驾于延贤堂听讼。戊申，诏曰："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夏四月甲寅，以衡阳王师阮万龄为湘州刺史。乙卯，以后军参军徐遵之为兖州刺史。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卯，割江南及扬州晋陵郡属南徐州，江北属兖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义宣为南兖州刺史，司徒司马吉翰为徐州刺史。闰月庚子，诏曰："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一时水旱，便有罄匮，苟不深存务本，丰给靡因。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扬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狱讼，申调役。丙午，以左军谘议参军刘道产为雍州刺史。秋八月甲辰，临川王义庆解尚书仆射。丁未，割豫州秦郡属南兖州。冬十二月，罢湘州，还并荆州。

九年春三月庚戌，卫将军王弘进位太保，加中书监。丁巳，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进位司空。夏四月乙亥，以护军将军殷穆为特进、右光禄大夫，建昌县公到彦之为护军将军。五月壬申，中书监、录尚书事、卫将军、扬州刺史王弘薨。六月甲戌，以左军谘议参军申宣为

青州刺史。分青州置冀州。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领扬州刺史。己卯，以司徒参军崔諲为冀州刺史。壬午，以吐谷浑慕容延为平东将军，吐谷浑拾虔为平北将军，吐谷浑辉伐为镇军将军。癸未，诏曰："益、梁、交、广，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拥。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置积射、强弩将军官。乙未，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容璜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北秦州刺史氐杨难当加号征西将军。壬寅，以抚军将军、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前将军临川王义庆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竟陵王义宣为中书监、中军将军；征虏将军衡阳王义季为南徐州刺史。秋七月戊辰，以尚书王仲德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壬申，河南国、河西王遣使献方物。九月，妖贼赵广寇益州，陷没郡县，州府讨平之。冬十一月壬子，以少府甄法崇为益州刺史。癸丑，于广州立宋康郡。十二月甲戌，以右军参军李秀之为交州刺史。庚寅，立第五皇子绍为庐陵王，江夏王义恭子郎为南丰县王。

十年春正月甲寅，竟陵王义宣改封南谯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领兖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为青州刺史。己未，大赦天下。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后将军、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号镇军将军。夏四月戊戌，青州刺史段宏加冀州刺史。封阳县侯萧思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林邑王遣使献方物。六月乙亥，以前青州刺史韦郎为广州刺史。阇婆州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于益州立宋宁、宋兴二郡。八月丁丑，于青州立太原郡。辛巳，护军将军到彦之卒。冬十一月，氐杨难当寇汉川。丁未，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难当据有梁州。

十一年春正月，亡命马大玄群党数百人寇秦、梁，州郡讨平之。二月癸酉，以交址太守李耽之为交州刺史。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氐杨难当，梁州平。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剑阁北。戊寅，以大沮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是月，京邑大水。六月丁未，省魏郡。是岁，林邑国、扶南国、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车驾亲祠南郊。癸酉，封黄龙国主冯弘为燕主。夏四月乙酉，尚书仆射殷景仁加中护军。丙辰，诏曰："周宗以宁，实由多士；汉室之隆，亦资得人。朕寐寤乐贤，为日已久，而俊哲难阶，明扬莫效。用令遗才在野，管库虚朝，永怀前载，惭德深矣。夫举尔所知，宣尼之笃训，贡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内外，各有荐举。当依方铨引，以观厥用。"是夜，京郡地震。六月，丹

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是月，断酒。师子国遣使献方物。秋七月乙酉，阇婆娑达国、扶南国并遣使献方物。八月壬申，于益州立南晋寿、南新巳、北巴西三郡。乙亥，原遭水郡诸逋负。九月，蜀郡贼张寻为寇。冬十一月，以右军行参军苟道覆为交州刺史。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会。三月己未，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有罪伏诛。庚申，大赦天下。以中军将军南谯王义宣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夏五月戊辰，镇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仲德进号镇北大将军。庚辰，以征北司马王方俳为兖州刺史。六月，高丽国、武都王遣使献方物。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薨。追崇为晋皇后，葬以晋礼。八月庚寅，尚书仆射、中护军殷景仁改为护军将军。九月癸丑，立第二皇子浚为始兴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二月壬子，以步兵校尉刘道真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夏四月丁未，以辅国将军周籍之为益州刺史。秋八月戊午，以尚书金部郎中徐森之为交州刺史。冬十二月辛酉，停贺雪。河南国、河西王、诃罗单国并遣使献方物。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容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夏四月甲辰，燕王年遣使献方物。立皇太子妃殷氏，赐王公以下各有差。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五月己丑，特进、右光禄大夫殷穆卒。辛卯，镇北大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卒。壬辰，以右卫将军刘遵考为徐、兖二州刺史。秋七月辛未，地震。甲戌，以陈、南顿二郡太守徐循为宁州刺史。八月辛丑，以左卫将军赵伯符为徐、兖二州刺史。甲寅，以始兴内史陆徽为广州刺史。丁巳，以兖州刺史王方俳为青、冀二州刺史。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车驾于北郊阅武。庚寅，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进位大将军，领司徒，余如故。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进位司空，刺史如故。特进、左光禄大夫王敬弘开府仪同三司。癸巳，复分荆州置湘州。二月己亥，以南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丁未，以始兴王浚为湘州刺史。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汉中、南秦州之南安怀宁凡六郡，属益州。分长沙江夏郡立巴陵郡，属湘州。夏四月丁巳，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为卫

将军、江州刺史。六月己酉，陇西吐谷浑慕容延改封河南王。癸丑，以吐谷浑拾寅为平西将军，吐谷浑繁暱为抚军将军。秋八月庚子，立第四皇子铄为南平王。闰月乙未，镇军将军、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薨。戊戌，复分豫州之淮南为南豫州。癸卯，以左卫将军刘遵考为豫州刺史。戊申，以湘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南豫州之刺史，武陵王讳为湘州刺史。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是岁，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国、高丽国并遣使献方物。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五月癸巳，领军将军刘湛母忧去职。秋七月壬寅，以征虏谘议参军杜骥为青州刺史。壬子，皇后袁氏崩。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己未，遣使检行赈恤。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于长宁陵。冬十月戊午，前丹阳尹刘湛有罪，及同党伏诛。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以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大将军如故。以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戊寅，卫将军临川王义庆以本号为南兖州刺史，尚书仆射、护军将军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如故。十一月丙戌，以尚书刘义融为领军将军，秘书监徐湛之为中护军。丁亥，诏曰："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兖、两豫、青、徐诸州比年所宽租谷应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不收处，都原之。凡诸逋债，优量申减。又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如有不便，即依事别言，不得苟趣一时，以乖隐恤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称朕意焉。"癸丑，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琳为尚书仆射。戊辰，以南豫州刺史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湘州刺史武陵王讳为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湘州刺史。是岁，武都王、河南王、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为江州刺史。夏五月壬申，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并开府仪同三司。癸巳，于交州置宋熙郡。是月，沔水泛溢。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赈赡。辛未，领军将军刘义融卒。秋七月戊戌，以徐、兖二州刺史赵伯符为领军将军。冬十月辛亥，以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臧质为徐、兖二州刺史。乙卯，省南徐州之南燕、濮阳、南广平郡。十一月戊子，尚书仆射王琳卒。己亥，以丹阳尹孟顗为尚书仆射。氐杨难当又寇汉川。十二月癸亥，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与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讨之。是月，晋宁太守公爨松子反叛，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是岁，肃特国、高丽国、苏靡黎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沟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夏四月甲戌，以久疾愈，始奉初祠，大赦天下。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龙骧将军裴方明破氐杨难当，仇池平。闰月，京邑雨水；丁巳，遣使巡行赈恤。六月壬午，以大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秋七月，以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为雍州刺史，龙骧将军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甲戌晦，日有蚀之。冬十月甲申，芮芮国遣使献方物。己亥，以晋宁太守周万岁为宁州刺史。十二月丙申，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是岁，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二十年春正月，于台城东西开万春、千秋二门。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为中护军。庚申，以庐陵王绍为江州刺史。仇池为索虏所没。甲申，车驾于白下阅武。三月辛亥，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进号征西大将军。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夏四月甲午，立第六皇子诞为广陵王。五月癸丑，中护军庾登之卒。秋七月癸丑，以杨文德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辛酉，以南蛮校尉萧思话为雍州刺史。甲子，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下狱死。八月癸未，以廷尉陶愍祖为广州刺史。冬十二月庚午，以始兴内史檀和之为交州刺史。壬午，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一夫辍稼，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罄，家无宿积。赋役暂偏，则人怀愁垫；岁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道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征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将被斯民。”是岁，河西国、高丽国、百济国、倭国并遣使献方物。是岁，诸州郡水旱伤稼，民大饥。遣使开仓赈恤，给赐粮

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大赦天下，诸逋债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岁失收者，畴量申减。尤弊之处，遣使就郡县随宜赈恤。凡欲附农，而种粮匮乏者，并加给贷，营千亩诸统司役人，赐布各有差。戊午，卫将军临川王义庆薨。辛酉，以太子詹事刘义宗为南兖州刺史。二月庚午，以领军将军赵伯符为豫州刺史。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领司徒。庚寅，以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辛卯，立第七皇子宏为建平王。甲午，以广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夏四月，晋陵延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恤饥民。五月壬戌，以尚书何尚之为中护军，谘议参军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六月，连雨水。丁亥，诏曰："霖雨弥日，水潦为患，百姓积俭，易致乏匮。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丁酉，扬州刺史始兴王浚加中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赞加抚军将军。乙巳，诏曰："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桀，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八月戊辰，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为南徐州刺史。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十月己卯，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历。壬辰，抚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讳改为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南平王铄为南豫州刺史。二月辛巳，以侍中王僧朗为湘州刺史。甲戌，立第八皇子祎为东海王，第九皇子昶为义阳王。夏六月辛亥，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秋七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顗为尚书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尚书右仆射。雍州刺史武陵王讳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乙酉，征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衡阳王义季改为徐州刺史。九月己未，开酒禁。冬十月，起湖熟废田千顷。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巳，以长沙内史陆徽为益州刺史。庚申，尚书左仆射孟顗去职。迁汉州流民于沔次。二月癸卯，以左卫将军刘义宾为南

兖州刺史。三月，索虏寇兖、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国，克之。秋七月辛未，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八月癸卯，揭阳赭贼攻建安郡，燔烧城府。九月己卯，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冬十月戊子，诏曰："痒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赐帛各有差。十二月丁酉，以龙骧司马萧景宪为交州刺史。是岁，大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系囚降宥，诸逋负宽减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人赐谷五斛。蠲建康、秣陵二县今年田租之半。三月壬申，护军将军赵伯符迁职。夏五月甲戌，青州刺史杜坦加冀州刺史。六月，京邑疫疠。丙戌，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是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获金银宝物，班赉各有差。八月乙未，征北大将军、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癸卯，以南兖州刺史刘义宾为徐州刺史。九月己未，以中领军沈演之为领军将军。辛未，以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壬午，豫章胡诞世反，杀太守桓隆之。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南还至豫章，因讨平之。壬辰，以建平王宏为中护军。十一月甲寅，立第十皇子浑为汝阴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诏曰："比者冰雪经旬，薪粒贵踊，贫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检行京邑二县及营署，赐以柴米。"二月庚寅，诏曰："安不忘虞，经世之所同；治兵教战，有国之恆典。故服训明耻，然后少长知禁，顷戎政虽修，而号令未审。今宣武场始成，便可克日大习众军。当因校猎，肄武讲事。"闰月己酉，大搜于宣武场。三月庚辰，车驾校猎。夏四月乙巳，新作阊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曰津阳。乙卯，以抚军将军、雍州刺史武陵王讳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癸亥，以右卫将军萧思话为雍州刺史。五月己卯，罢大钱当两。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庚申，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讳加兖州刺史。丙寅，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秋七月壬午，左光禄大夫王敬弘薨。八月己酉，以抚军参军刘秀之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南王。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沈演之迁职，吴兴太守刘遵考为领军将军。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二月己亥，车驾陆道幸丹徒，谒京陵。三月丁巳，诏曰："朕违北京，二十余载，虽云密迩，瞻涂

莫从。今因四表无尘，时和岁稔，复获拜奉旧茔，展罔极之思，飨宴故老，申追远之怀。固以义兼于桑梓，情加于过沛；永言慷慨，感慰实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县，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长并勤劳王务，宜有沾锡。登城三战及大将战亡坠没之家，老病单弱者，普加赡恤。遣使巡行百姓，问所疾苦。孤老、鳏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遣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之墓。乙丑，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复。又诏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胜，实唯名都。故能光宅灵心，克昌帝业。顷年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廛里庐宇，不逮往日。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五月丙寅，诏曰：“吾生于此城。及卢循肆乱，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实同休戚，复以蒙稚，猥同艰难，情义缱绻，夷险兼备，旧物遗踪，犹存心目。岁月不居，逝逾三纪，时人故老，与运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叹。可搜访于时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闻。人身已亡而子孙见在，优量赐赉之。”车驾水路发丹徒，壬午，至京师。丙戌，婆皇国，壬辰，婆达国，并遣使献方物。秋七月辛未，以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为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八月己酉，以中护军建平王宏为江州刺史。癸丑，以南丰王朗为湘州刺史。冬十月，广陵王诞改封随郡王。甲辰，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绍为扬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制交、宁二州假板郡县，俸禄听依台除。辛卯，百济国遣使献方物。二月辛丑，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进号平西将军。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索虏攻悬瓠城，行汝南郡事陈宪拒之。以军兴减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戊寅，罢国子学。乙酉，以新除吏部尚书萧思话为护军将军。夏四月壬子，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赞降号镇军将军。六月丁酉，侍中萧斌为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庚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乙亥，索虏确碔戍委城走。冬闰月癸亥，玄谟攻滑台，不克，为虏所败，退还确碔。辛未，雍州刺史随王诞遣军攻弘农城，克之。丙戌，又克关城。十一月戊子，索虏陷邹山，鲁、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没。甲午，随王诞所遣军又攻陕城，克之。癸卯，左军将军刘康祖于寿阳尉武戍与虏战败见杀。丁未，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内外纂严。乙丑，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于盱眙与虏战败，并见杀。庚午，虏

伪主率大众至瓜步。壬午，内外戒严。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会。丁亥，索虏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围盱眙城。是月，宁朔将军王玄谟自确碻退还历下。二月丙辰，索虏自盱眙奔走。癸酉，诏曰："玁狁孔炽，难及数州，眷言念之，寤寐兴悼。凶羯痍挫，迸迹远奔，凋伤之民，宜时振理。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封尸掩骼，赈赡饥流。东作方始，务尽劝课。贷给之宜，事从优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甲戌，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降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巳，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讳降号北中郎将。壬午，车驾幸瓜步，是日解严。三月乙酉，车驾还宫。壬辰，征北将军始兴王浚解南兖州。庚子，以辅国将军臧质为雍州刺史。戊申，徐州刺史武陵王讳为南兖州刺史。甲寅，护军将军萧思话为抚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夏四月癸酉，婆达国遣使献方物。索虏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归顺。戊寅，以爽为司州刺史。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丁巳，婆皇国，戊戌，河南王，并遣使献方物。己巳，骠骑将军江夏王义恭领南兖州刺史。戊申，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尚书仆射、护军将军。壬子，以后将军随王诞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六月壬戌，以北中郎将武陵王讳为江州刺史，以振武将军、秦郡太守刘兴祖为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冬十月癸亥，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诏曰："经寇六州，居业未能，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可速符诸镇，优量救恤。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若须田种，随宜给之。"二月庚申，虏帅拓跋焘死。庚午，立第十二皇子休仁为建安王。夏四月戊午，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以骠骑参军张永为冀州刺史。五月甲午，罢湘州并荆州。以始兴、临贺、始安三郡属广州。丙申，诏曰："恶稔身灭，戎丑常数，虐虏穷凶，著于自昔。未劳资斧，已伏天诛，子孙相残，亲党离贰，关、洛伪帅，并怀内款，河朔遗民，注诚请效。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是月，京邑雨水。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赐樵米，给船。抚军将军萧思话率众北伐。以征北从事中郎刘瑀为益州刺史。秋七月壬辰，汝阴王浑改封武昌王，淮阳王讳改封湘东王。丁酉，省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官。八月丁卯，萧思话攻确碻，不拔，退还。九月丁亥，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

史。己丑，抚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加冀州刺史，兖州如故。冬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鲁爽攻虎牢不拔，退还。十一月壬寅，扬州刺史庐陵王绍薨。十二月辛未，以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事如故。

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以南兖州并南徐州。庚辰，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壬午，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卫将军、荆州刺史。戊子，江州刺史武陵王讳统众军伐西阳蛮。癸巳，以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青、徐州饥。二月壬子，遣运部赈恤。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谥曰景皇帝，庙曰中宗。三月癸巳，葬长宁陵。世祖践阼，追改谥及庙号。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恆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

本纪第六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生。十二年，立为武陵王，食邑二千户。十六年，都督湘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湘州刺史，领石头戍事。十七年，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犹戍石头。二十一年，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寻给鼓吹一部。

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如故，北镇彭城。寻领兖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南兖州，上解督南兖。二十七年，坐汝阳战败，降号镇军将军。又以索虏南侵，降为北中郎将。二十八年，进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当镇山阳。寻迁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四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持节如故。时缘江蛮为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使上总统众军。

三十年正月，上出次西阳之五洲。会元凶弑逆，以上为征南将军，加散骑常侍。上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四月辛酉，上次溧洲。癸亥，冠军将军柳元景前锋至新亭，修建营垒。甲子，贼劭亲率众攻元景，大败退走。丙寅，上次江宁。丁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奉表上尊号。戊辰，上至于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等，从军者二等。赃污清议，悉皆荡除。高年、鳏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赐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长徒之身，优量降宥。崇改太祖号谥。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安东将军随王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雍州刺史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征虏将军沈庆之为领军将军；抚军将军、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壬申，以征虏将军王僧达为尚书右仆射。改新亭为中兴亭。五月甲戌，辅国将军申坦克京城。乙亥，辅国将军硃修之克东府。丙申，克定京邑。劭及始兴王浚诸同逆，并伏诛。庚辰，诏曰：“天步艰难，国道用否，虽基构永固，而气数时愆。朕以眇身，奄承皇业，奉寻历命，鉴寐震怀。万邦风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严。辛巳，车驾幸东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为皇太后。

乙酉，立妃王氏为皇后。戊子，以左卫将军柳元景为雍州刺史。壬辰，以太尉江夏王义恭为太傅，领大司马。甲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戊戌，以抚军将军南平王铄为司空，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东海王祎为抚军将军，新除尚书左仆射萧思话迁职。六月壬寅，以骠骑参军坦护之为冀州刺史。甲辰，以山阳太守申恬为青州刺史。丙午，车驾还宫，初置殿门及上皞屯兵。以江夏内史硃修之为平西将军、雍州刺史，御史中丞王昙生为广州刺史。戊申，以新除雍州刺史柳元景为护军将军。己酉，以司州刺史鲁爽为豫州刺史。庚戌，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为益州刺史；太尉司马庞秀之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卫军司马徐遗宝为兖州刺史；宁朔将军王玄谟为徐州刺史；卫将军随王诞进号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王僧达迁职，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右仆射。丙辰，以侍中南谯王世子恢为湘州刺史。丁亥，诏曰："兴王立训，务弘治节，辅臣佐时，勤献政要，仰惟圣规，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属承景业，阐扬遗泽，无废厥心。夫量入为出，邦有恆典；而经给之宜，多违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减，外内众供，未加损约，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遗图。自今诸可薄己厚民、去烦从简者，悉宜施行，以称朕意。"庚申，诏有司论功班赏，各有差。辛酉，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进号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午，还分南徐，立南兖州。辛未，改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随王诞为竟陵王，义宣次子宜阳侯恺为宜阳县王。闰月壬申，以领军将军沈庆之为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癸酉，以护军将军柳元景为领军将军。丙子，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甲申，蠲寻阳、西阳郡租布三年。甲午，丞相南郡王义宣改为荆、湘二州刺史，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竟陵王诞改为扬州刺史，南蛮校尉王僧达为护军将军。是月，置卫尉官。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甲寅，诏曰："世道未夷，惟忧在国。夫使群善毕举，固非一才所议，况以寡德，属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怀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谋善政，可以维风训俗，咸达乃诚，无或依隐。"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日。官私交市，务令优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贵戚竞利，悉皆禁绝。"戊戌，以右卫将军宗悫为广州刺史。己巳，司空南平王铄薨。八月辛未，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乙亥，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加中书监、中军将军。丁亥，以沛郡太守垣闳为宁州刺史。抚军司马费沈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午，护军将军王僧达迁职。九月丁巳，以前尚书刘义綦为中护军。壬戌，新亭战亡者，复同京城。劭党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丁卯，辅国将军邓琬讨平之。冬十月癸未，车驾于阅武堂听讼。十一月

丙午，以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丙辰，停台省众官朔望问讯。丙寅，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甲戌，省都水台，罢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车驾亲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壬寅，以丹阳尹萧思话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甲辰，护军将军刘义綦迁职，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戊申，诏曰："首食尚农，经邦本务，贡士察行，宁朝当道。内难甫康，政训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选造无观国之美。昔卫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贤岩穴，大殷季年。朕每侧席疚怀，无忘鉴寐。凡诸守莅亲民之官，可详申旧条，勤尽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闻。褒甄之科，精为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核勤惰，严施赏罚。"壬戌，更铸四铢钱。丙寅，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各有差。是月，起正光殿。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乙亥，抚军将军东海王祎迁职。己卯，领军将军柳元景加抚军将军。壬午，曲赦豫州。辛卯，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癸巳，玄谟进据梁山。丙申，以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三月癸亥，内外戒严。辛丑，以安北将军、徐州刺史萧思话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抚军将军柳元景即本号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徐遗宝为夏侯祖欢所破，弃众走。丙寅，以辅国长史明胤为冀州刺史。夏四月戊辰，以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甲申，以平西将军、雍州刺史硃修之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丙戌，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大破鲁爽于历阳之小岘，斩爽。癸巳，进庆之号镇北大将军。封第十六皇弟休倩为东平王。未拜，薨。五月甲寅，义宣等攻梁山，王玄谟大破之。己未，解严。癸亥，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六月戊辰，臧质走至武昌，为人所斩，传首京师。甲戌，抚军将军柳元景进号抚军大将军，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并开府仪同三司。丙子，以征虏将军武昌王浑为雍州刺史。癸未，分扬州立东扬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戊子，省录尚书事。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蚀之。丙辰，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逋租宿债勿复收。辛酉，于雍州立建昌郡。以会稽太守义阳王昶为东扬州

刺史。八月庚午，抚军大将军柳元景复为领军将军，本号如故。壬申，以游击将军垣护之为徐州刺史。壬辰，以安西司马梁坦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九月丙申，以强弩将军尹怀顺为宁州刺史。丁酉，左光禄大夫何尚之解护军将军。甲辰，加尚之特进。丙午，以安南将军、江州刺史萧思话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冬十月戊寅，诏曰："仲尼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阙宗祀。先朝远存遗范，有诏缮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凭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丁亥，以秘书监东海王祎为抚军将军、江州刺史。于郢州立安陆郡。十一月癸卯，复立都水台，置都水使者官。是岁，始课南徐州侨民租。

二年正月壬寅，以冠军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二月己丑，婆皇国遣使献方物。丙寅，以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辛巳，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三月辛亥，以吴兴太守刘遵考为湘州刺史。壬子，以行征西将军杨文智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夏四月壬申，河南国遣使献方物。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为豫州刺史。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前军司马垣闳为交州刺史。庚子，以辅国将军申坦为徐、兖二州刺史。癸卯，以右卫将军顾觊之为湘州刺史。丁未，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偃为右光禄大夫。六月甲子，以国哀除释，大赦天下。庚辰，以曲江县侯王玄谟为豫州刺史。秋七月癸巳，立第十三皇弟休祐为山阳王，第十四皇弟休茂为海陵王，第十五皇弟休业为鄱阳王。戊戌，镇西将军萧思话卒。己酉，以益州刺史刘秀之为郢州刺史。盘盘国遣使献方物。甲寅，以义兴太守到元度为益州刺史。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废为庶人，自杀。辛酉，以南兖州刺史刘延孙为镇军将军、雍州刺史。斤陀利国遣使献方物。三吴民饥，癸酉，诏所在赈贷。丙子，诏曰："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肄业。可详所开弛，假与贫民。"壬午，以新除豫州刺史王玄谟为青、冀二州刺史，青州刺史申恬为豫州刺史。甲申，以右卫将军檀和之为南兖州刺史。九月丁亥，车驾于宣武场阅武。庚戌，诏曰："国道再屯，艰虞毕集。朕虽寡德，终膺鸿庆。惟新之祉，实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虑，寤寐载怀。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徙放，悉听还本。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冬十月壬午，太傅江夏王义恭领扬州刺史，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南徐州刺史，中书监、尚书左仆射、中军将军建平王宏为尚书令，将军如故。十一月戊子，中护军湘东王讳迁职，镇军将军刘延孙为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雍州刺史。甲午，以大司马垣护之为青、冀二

州刺史。辛亥，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癸亥，以前交州刺史萧景宪为交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弟休范为顺阳王，第十九皇弟休若为巴陵王。戊戌，立第二皇子子尚为西阳王。辛丑，车驾亲祠南郊。壬子，立皇太子妃何氏。甲寅，大赦天下。二月癸亥，右光禄大夫王偃卒。甲子，以广州刺史宗悫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丁卯，以新除御史中丞王翼为广州刺史。丁丑，始制朔望临西堂接群下，受奏事。壬午，内外官有田在近道，听遣所给吏僮附业。三月癸丑，以西阳王子尚为南兖州刺史。闰月戊午，尚书右仆射刘遵考迁职。癸酉，鄱阳王休业薨。庚辰，停元嘉三十年以前兵工考剔。夏五月辛酉，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壬戌，以右卫将军刘瑀为益州刺史。六月，上于华林园听讼。秋七月，太傅江夏王义恭解扬州。丙子，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为扬州刺史，秘书监建安王休仁为南兖州刺史。八月戊戌，以北军中郎谘议参军费淹为交州刺史。丁未，以尚书吏部王琨为广州刺史。九月壬戌，以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左仆射。冬十月癸未，以寻阳太守张悦为益州刺史。丙午，太傅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丁未，领军将军柳元景加骠骑将军，尚书令建平王宏加中书监、卫将军，抚军将军、江州刺史东海王祎进号平南将军。十一月癸丑，淮南太守袁景有罪弃市。十二月丙午，以侍中孔灵符为郢州刺史。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赐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庚午，护军将军刘延孙迁职，右卫将军湘东王讳为中护军。京邑雨水，辛未，遣使检行，赐以樵米。二月己亥，复亲民职公田。索虏寇兖州。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梁州獠求内属，立怀汉郡。夏四月，京邑疾疫。丙申，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庚子，省湘州宋建郡并临贺。五月，吴兴、义兴大水，民饥。乙卯，遣使开仓赈恤。癸酉，于华林园听讼。乙亥，以左卫将军沈昙庆为徐州刺史，辅国将军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宕昌王。六月己卯，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刘祗子歆继南丰王朗。辛巳，以长水校尉山阳王休祐为东扬州刺史。丁亥，休祐改为湘州刺史。以丹阳尹颜竣为东扬州刺史。秋七月辛未，土断雍州诸侨郡县。八月戊戌，于兖州立阳平郡。壬寅，于华林园听讼。甲辰，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改为南兖州刺史，太子詹事刘延孙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丙申，诏曰：“旒纩之道，有孚于结绳，日昃之勤，已切于姬后。况世弊教浅，岁月浇季。朕虽戮力宇内，未明求衣，而识狭前王，务广昔代，永言菲德，其

愧良深。朝咨野怨，自达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实众。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贱隶，有怀诚抱志，拥郁衡闾，失理负谤，未闻朝听者，皆听躬自申奏，小大以闻。朕因听政之日，亲对览焉。”甲辰，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十二月丁亥，顺阳王休范改封桂阳王。戊戌，于华林园听讼。

二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祀南郊。壬子，诏曰：“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已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丙辰，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俸。壬戌，诏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二月丙子，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槥，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丙戌，中书监、尚书令、卫将军建平王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如故。丁酉，骠骑将军柳元景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甲辰，散骑常侍义阳王昶为中军将军。三月丁未，中书监、尚书令、卫将军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农要月，太官停杀牛。丁卯，上于华林园听讼。癸酉，以宁朔将军刘季之为司州刺史。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甲午，以海陵王休茂为雍州刺史。辛丑，地震。五月戊申，复西阳郡。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省五兵尚书。丁亥，左光禄大夫何尚之加开府仪同三司。戊子，以金紫光禄大夫羊玄保为右光禄大夫。丙申，诏曰：“往因师旅，多有逋亡。或连山染逆，惧致军宪；或辞役惮劳，苟免刑罚。虽约法从简，务思弘宥，恩令骤下，而逃伏犹多，岂习愚为性，忸恶难反；将在所长吏，宣导乖方。可普加宽申，咸与更始。”秋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阇等谋反伏诛。癸亥，以右卫将军颜师伯为青、冀二州刺史。八月乙酉，河南王遣使献方物。丙戌，中书令王僧达有罪，下狱死。己丑，以强弩将军杜叔文为宁州刺史，交州刺史费淹为广州刺史，南海太守垣阆为交州刺史。甲午，以宁朔将军沈僧荣为兖州刺史。九月癸卯，于华林园听讼。壬戌，以宁朔将军刘道隆为徐州刺史。襄阳大水，遣使巡行赈赡。庚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冬十月甲午，以中军将军义阳王昶为江州刺史。乙未，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壬子，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加抚军将军。十二月己亥，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闰月庚子，诏曰：“夫山处岩居，不以鱼鳖为礼。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杶杆瑶琨，任土作贡，积羽群轻，终致深弊。永言弘革，无替朕心。凡寰卫贡职，山渊采捕，皆当详辨产殖，考顺岁时，勿使牵课虚悬，睽忤气序。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惠敏之训，无漏于幽

仄。”庚申，上于华林园听讼。壬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是冬，索虏寇青州，刺史颜师伯频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割豫州梁郡属徐州。己丑，以骠骑将军、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丙申，婆皇国遣使献方物。二月乙卯，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隶扬州。时欲立司隶校尉，以元凶已立乃止。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徙为扬州刺史。甲子，复置廷尉监官。荆州饥，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庚寅，以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壬辰，中护军湘东王讳迁职，以中书令东海王祎为卫将军、护军将军。癸巳，太宰江夏王义恭加中书监。夏四月癸卯，上于华林园听讼。丙午，以建宁太守苻仲子为宁州刺史。乙卯，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广陵城反，杀兖州刺史垣阆。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讨诞。甲子，上亲御六师，车驾出顿宣武堂。司州刺史刘季之反叛，徐州刺史刘道隆讨斩之。秋七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是日解严。辛未，大赦天下。尚方长徒、奚官奴婢老疾者原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贫之家，与近行顿所由，并蠲租一年。丙子，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分淮南北复置二豫州。以新除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刺史如故。戊子，以卫将军、护军将军东海王祎为南豫州刺史，卫将军如故。江州刺史义阳王昶为护军将军，冠军将军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癸巳，以前左卫将军王玄谟为郢州刺史。八月丙申，诏曰：“近北讨文武，于军亡没，或殒身矢石，或疠疾死亡，并尽勤王事，而敛槥卑薄。可普更赙给，务令丰厚。”己酉，以车骑长史庾深之为豫州刺史。甲子，诏曰：“昔姬道方凝，刑法斯厝；汉德初明，犴圄用简。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浇俗薄，诚浅伪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鲜，趣辟实繁，向因巡览，见二尚方徒隶，婴金屦校，既有矜复。加国庆民和，独隔凯泽，益以惭焉。可详所原宥。”九月己巳，诏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廷尉远迩疑谳，平决攸归，而一蹈幽圄，动逾时岁。民婴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辞具，并即以闻，朕当悉详断，庶无留狱。若繁文滞劾，证逮遐广，必须亲察，以尽情状。自后依旧听讼。”壬辰，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冬十月丁酉，诏曰：“古者荐鞠青坛，聿祈多庆，分茧玄郊，以供纯服。来岁，可使六宫妃嫔修亲桑之礼。”庚子，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刘延孙进号车骑将军。戊申，河西国遣使献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十一月己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

矢、石砮；西域献舞马。十二月戊午，上于华林园听讼。辛酉，置谒者仆射官。

四年春正月辛未，四驾祠南郊。甲戌，宕昌王奉表献方物。乙亥，车驾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尚方徒系及逋租宿债，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随才叙用。孝悌义顺，赐爵一级。孤老贫疾，人谷十斛。藉田职司，优沾普赉。百姓乏粮种，随宜贷给。吏宣劝有章者，详加褒进。壬午，以北中郎司马柳叔仁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左将军、荆州刺史硃修之进号镇军将军。庚寅，立第三皇子勋为晋安王，第六皇子房为寻阳王，第七皇子子顼为历阳王，第八皇子子鸾为襄阳王。二月庚子，侍中建安王休仁为湘州刺史。己未，以员外散骑侍郎费景绪为宁州刺史。三月甲子，以冠军将军巴陵王休若为徐州刺史。丁卯，以安陆王子绥为郢州刺史。癸酉，以徐州刺史刘道隆为青、冀二州刺史。索虏寇北阴平孔堤，太守杨归子击破之。甲申，皇后亲桑于西郊。夏四月癸卯，以南琅邪隶王畿。丙午，诏曰："昔紩衣御宇，贬甘示节；土簋临天，饬俭昭度。朕绨帛之念，无忘于怀。虽深诏有司，省游务实，而岁用兼积，年量虚广。岂以捐丰从损，允称约心。四时供限，可详减太半。庶裘絺顺典，有偃民华；纂组伤工，无竞廛市。"辛酉，诏曰："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五月庚辰，于华林园听讼。乙酉，以徐州之梁郡还属豫州。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以抚军长史刘思考为益州刺史。庚寅，以南下邳并南彭城郡。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八月壬寅，宕昌王遣使献方物。己酉，以晋安王子勋为南兖州刺史。雍州大水，甲寅，遣军部赈给。九月辛未，以冠军将军垣护之为豫州刺史。甲申，上于华林园听讼。丁亥，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庆之讨沿江蛮。壬辰，制郡县减禄，并先充公限。十一月戊辰，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丙戌，复置大司农官。十二月乙未，上于华林园听讼。辛巳，车驾幸廷尉寺，凡囚系咸悉原遣。索虏遣使请和。丁未，车驾幸建康县，原放狱囚。倭国遣使献方物。

五年春正月丁卯，以宕昌王梁唐子为河州刺史。二月癸己，车驾阅武。诏曰："昔人称人道何先，于兵为首，虽淹纪勿用，忘之必危。朕以听览余闲，因时讲事，坐作有仪，进退无爽。军幢以下，普量班锡。顷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逭役违调，起触刑网。凡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滞囹圄者，释还本役；其逋负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赐原停。自此以还，鳏贫疾老，详所申减，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近籍

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谬实多，可普更符下，听以今为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荡然。”甲寅，加右光禄大夫羊玄保特进。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丙申，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戊戌，诏曰：“南徐、兖二州去岁水潦伤年，民多困窭。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举兵反，义成太守薛继考讨斩之。甲寅，以第九皇子子仁为雍州刺史。五月癸亥，制帝室期亲，朝官非禄官者，月给钱十万。丙辰，车驾幸阅武堂听讼。六月丙午，以护军将军义阳王昶为中军将军。壬子，分广陵置沛郡，省东平郡并广陵。秋七月丙辰，诏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穷弊之家，赐以薪粟。”丁卯，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第九皇子子仁为永嘉王，第十一皇子子真为始安王。以北中郎参军费伯弘为宁州刺史。己丑，诏曰：“自灵命初基，圣图重远。参正乐职，感神明之应；崇殖礼囿，奋至德之光。声实同和，文以均节，化调其俗，物性其情。故临经式奠，焕乎炳发，道丧世屯，学落年永。狱讼微衰息之术，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向风慕义，化民成俗，兹时笃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庚寅，制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故。卫将军东海王祎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囚系悉原遣。甲戌，移南豫州治淮南于湖县。丁丑，以冠军将军寻阳王子房为南豫州刺史。闰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薨。丙申，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硃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冬十月甲寅，以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领护军将军，尚书右仆射刘秀之为安北将军、雍州刺史。以冠军将军临海王子顼为广州刺史。乙卯，以东中郎将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十一月壬辰，诏曰：“王畿内奉京师，外表众夏，民殷务广，宜思简惠。可遣尚书就加详检，并与守宰平治庶狱。其有疑滞，具以状闻。”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十二月壬申，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甲戌，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庚辰，以太常王玄谟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己丑，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加平南将军。辛卯，车驾亲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孝子、顺孙、义夫、悌弟，赐爵一级；慈姑、节妇及孤老、六疾，赐帛五匹，谷十斛。下四方旌赏茂异，其有怀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当世，或识通古今，才经军国，奉公廉直，高誉在民，具以名奏。乙未，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二月乙卯，复百官禄。三月庚寅，立第十三皇子子元为邵陵王。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乙巳，改豫州南梁郡为淮南

郡，旧淮南郡并宣城。丁未，辅国将军、征虏长史、广陵太守沈怀文有罪，下狱死。四月庚申，原除南兖州大明三年以前逋租。新作大航门。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礼。壬寅，太宰江夏王义恭解领司徒。六月辛酉，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刘延孙卒。秋七月庚辰，以荆州刺史硃修之为领军将军，广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甲申，地震。戊子，以辅国将军王翼之为广州刺史。辛卯，以西阳太守檀翼之为交州刺史。乙未，立第十九皇子子云为晋陵王。八月癸亥，原除雍州大明四年以前逋租。乙亥，置清台令。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戊子，以前金紫光禄大夫宗悫为中护军。乙未，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尚书左仆射，丹阳尹王僧朗为尚书右仆射。冬十月丁巳，以山阳王休祐子士弘继鄱阳哀王休业。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十一月己卯，陈留王曹虔秀薨。辛巳，以尚书令柳元景为司空，尚书令如故。

七年春正月癸未，诏曰："春搜之礼，著自周令；讲事之语，书于鲁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轨则。今岁稔气荣，中外宁晏。当因农隙，葺是旧章。可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右仆射。己丑，以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寅，以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癸巳，割吴郡属南徐州。二月甲寅，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诏曰："江汉楚望，咸秩周禋，礼九疑于盛唐，祀蓬莱于渤海，皆前载流训，列圣遗式。霍山是曰南岳，实维国镇，韫灵呈瑞，肇光宋道。朕驻驊于野，有事岐阳，瞻睇风云，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丁巳，车驾校猎于历阳之乌江。己未，车驾登乌江县六合山。庚申，割历阳秦郡置临江郡。壬戌，诏曰："朕受天庆命，十一年于兹矣。凭七庙之灵，获上帝之力，礼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岳，次九河而检云、岱。今恢览功成，省风畿表，观民六合，搜校长洲。腾沙飞砾，平岳荡海，{卉鼓}晋合序，铙钲协节，献鬯如礼，馐兽倾郊，敬举王公之觞，广纳士民之寿。八风循通，卿云丛聚，尽天罄瑞，率宇竭欢。思散太极之泉，以福无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经，无出今岁租布。其逋租余债，勿复收。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从搜者，普加洽赉。"又诏曰："朕弱年操制，出牧司雍，承政宣风，荐历年纪。国步中阻，治戎江甸，难夷情义，实系于怀。今或练搜训旅，涉兹境闾，故邑耆旧，在目罕存。年世未远，歼亡太半，抚迹惟事，倾慨兼著。太宗燕故，晋阳洽恩；世祖流仁，济畿暢泽。永言往猷，思广前赉。可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民疾苦，鳏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赐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随才铨贯；前国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锡。人身已往，施及子孙。"壬申，车

驾还宫。夏四月甲寅，以领军将军硃修之为特进。丙辰，以尚书湘东王讳为领军将军。甲子，诏曰：“自非临军战陈，一不得专杀。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五月乙亥，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进号车骑将军，辅国将军始安王子真为广州刺史。丙子，诏曰：“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六月甲辰，以北中郎司马柳元怙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芮芮国、高丽国遣使献方物。戊辰，以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七月乙亥，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丙申，诏曰：“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八月丁巳，诏曰：“昔匹妇含怨，山焦北鄙；孀妻哀恸，台倾东国。良以诚之所动，在微必著；感之所震，虽厚必崩。朕临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烂然成章，各如其节。遂令炎精损河，阳偏不施，岁云不稔，咎实朕由。大官供膳，宜从贬撤。近道刑狱，当亲料省。其王畿内及神州所统，可遣尚书与所在共详；畿外诸州，委之刺史。并详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谪贸袭，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开仓赈给。”乙丑，立第十六皇子子孟为淮南王，第十八皇子子产为临贺王。车驾幸建康秣陵县，讯狱囚。九月巳卯，诏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弊之家，量贷麦种。”戊子，诏曰：“昔周王骥迹，实穷四溟；汉帝鸾轸，夙遍五岳。皆所以上对幽灵，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驭，临宫创图，礼代夭郁，世贸兴毁。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玑得序，五星顺命，而戎车岁动，陈诗义阙。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尽宝戒之规，以塞谋危之路。当沿时省方，观察风俗。外详考旧典，以副侧席之怀。”庚寅，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兼司徒。乙未，车驾幸廷尉，讯狱囚。丙申，立第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冬十月壬寅，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车驾巡南豫州。诏曰：“朕巡幸所经，先见百年者，及孤寡老疾，并赐粟帛。狱系刑罪，并亲听讼。其士庶或怨郁危滞，受抑吏司，或隐约洁立，负摈州里，皆听进朕前，面自陈诉。若忠信孝义，力田殖谷，一介之能，一艺之美，悉加旌赏。虽秋泽频降，而夏旱婴弊。可即开行仓，并加赈赐。”癸丑，行幸江宁县，讯狱囚。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加开府仪同三司。癸亥，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祎为司空，中军将军义阳王昶加开府仪同三司。丙寅，诏曰：“赏庆刑威，奄国彝轨，黜幽升明，辟宇恆宪。故采言聆风，式观侈质，贬爵加地，于是乎在。今类帝宜社，亲巡江甸，因觐岳守，躬求民瘼。思弘明试之典，以申考绩之义。行幸所经，莅民之职，功宣于德，即加甄赏；若废务乱民，随愆议罚，主者详察以闻。”己巳，车驾校猎于

姑孰。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乙酉，诏遣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上于行所讯溧阳、永世、丹阳县囚。癸巳，车驾习水军于梁山，有白爵二集华盖，有司奏改大明七年为神爵元年，诏不许。乙未，原放行狱徒系。东诸郡大狱，壬寅，遣使开仓贷恤，听受杂物当租。十二月丙午，行幸历阳。甲

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别署敕系长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袭谪戍，悉停。历阳郡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孤疾，赐帛十匹，蠲郡租十年。己未，太宰江夏王义恭加尚书令。于博望梁山立双阙。癸亥，车驾至自历阳。

八年春正月甲戌，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癸未，安北将军、雍州刺史刘秀之卒。戊子，以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镇军将军、雍州刺史，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抚军将军，领司徒、刺史如故，辅国将军江夏王世子伯禽为湘州刺史。二月辛丑，特进硃修之卒。壬寅，诏曰："去岁东境偏旱，田亩失收。使命来者，多至乏绝。或下穷流冗，顿伏街巷，朕甚闵之。可出仓米付建康、秣陵二县，随宜赡恤。若济拯不时，以至捐弃者，严加纠劾。"乙巳，以镇军将军湘东王讳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夏闰五月辛丑，以前御史中丞萧惠开为青、冀二州刺史。壬寅，太宰江夏王义恭领太尉。特进、右光禄大夫羊玄保卒。庚申，帝崩于玉烛殿，时年三十五。秋七月丙午，葬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尧、舜之心也；利己以及万物，中主之志也；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观大明之世，其将尽民命乎！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犹终之以乱，何益哉！

本纪第七前废帝

前废帝讳子业，小字法师，孝武帝长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世祖镇寻阳，子业留京邑。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凶，被囚侍中下省，将见害者数矣，卒得无恙。世祖践祚，立为皇太子。始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东宫。四年，讲《孝经》于崇正殿。七年，加元服。八年闰王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太宰江夏王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加尚书令。甲子，置录尚书，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加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永嘉王子仁为南豫州刺史。

六月辛未，诏曰："朕以眇身，夙绍洪业，敬御天威，钦对灵命。仰遵凝绪，日鉴前图，实可以拱默守成，诒风长世。而宝位告始，万宇改属，惟德弗明，昧于大道。思宣睿范，引兹简恤，可具询执事，详访民隐。凡曲令密文，繁而伤治，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加以气纬舛玄，偏颇滋甚。宜其宽徭轻宪，以救民切。御府诸署，事不须广，雕文篆刻，无施于今。悉宜并省，以酬氓愿。籓王贸货，壹皆禁断。外便具条以闻。"戊寅，以豫州之淮南郡复为南梁郡，复分宣城还置淮南郡。庚辰，以南海太守袁昙远为广州刺史。秋七月己亥，镇军将军、雍州刺史晋安王子勋改为江州刺史，中护军宗悫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湘东王讳为护军将军，中军将军义阳王昶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庚戌，婆皇国遣使献方物。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罢南北二驰道。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丙辰，追崇献妃为皇后。乙丑，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解领司徒。八月丁卯，领军将军王玄谟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青、冀二州刺史。己未，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惠开为益州刺史。己丑，皇太后崩。京师雨水。庚子，遣御史与官长随宜赈恤。九月辛丑，护军将军湘东王讳为领军将军。癸卯，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宁陵。冬十月甲戌，太常建安王休仁为护军将军。戊寅，辅国将军宋越为司州刺史。庚辰，原除扬、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十二月乙酉，以尚书右仆射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癸巳，以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伪小，商货不行。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天下。乙巳，省诸州台传。戊

午，以领军将军湘东王讳为卫将军、南豫州刺史，护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领军将军，秘书监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左卫将军桂阳王休范为中护军，南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为东扬州刺史。二月丁丑，减州郡县田租之半。庚寅，铸二铢钱。三月甲辰，罢临江郡。五月己亥，割郢州随郡属雍州。丙午，以后军司马张牧为交州刺史。六月己巳，左军长史刘道隆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乙亥，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宗悫卒。壬午，卫将军、南豫州刺史湘东王讳改为雍州刺史。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加南豫州刺史。秋八月辛酉，越骑校尉戴法兴有罪，赐死。庚午，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尚书右仆射。癸酉，帝自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仆射颜师伯、廷尉刘德愿。改元为景和元年，文武赐位二等。以领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卫将军湘东王讳还为南豫州刺史。甲戌，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射声校尉沈文秀为青州刺史，左军司马崔道固为冀州刺史。乙亥，诏曰："昔凝神伫逸，磻溪赞道，湛虑思才，傅岩毗化。朕位御三极，风澄万宇，资鈇电断，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遗烈，俯弘景祚，每结梦庖鼎，瞻言板筑，有劬日昃，无忘昧旦。可甄访郡国，招聘闾部：其有孝性忠节，幽居遁栖，信诚义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识，干事治民，务加旌举，随才引擢。庶官克顺，彝伦咸叙。主者精加详括，称朕意焉。"以始兴公沈庆之为太尉，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庚辰，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罢东扬州并扬州。甲申，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以冠军将军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丙戌，原除吴、吴兴、义兴、晋陵、琅邪五郡大明八年以前逋租。己丑，复立南北二驰道。九月癸巳，车驾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车驾还宫。庚子，以南兖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为南徐州刺史，丹阳尹始安王子真为南兖州刺史。辛丑，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免为庶人，赐死。丙午，以兖州刺史薛安都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丁未，卫将军湘东王讳加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右光禄大夫刘遵考为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殷孝祖为兖州刺史。戊申，以前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元怙复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己酉，车驾讨征北将军、徐州刺史义阳王昶，内外戒严。昶奔于索虏。辛亥，右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进号镇西大将军。甲寅，以安西长史袁鳿为雍州刺史。戊午，以左民尚书刘思考为益州刺史。是日解严，车驾幸瓜步。开百姓铸钱。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丙寅，车驾还宫。以建安休仁为护军将军。己卯，东阳太守王藻下狱死。以宫人谢贵嫔为夫人，加虎贲鞎戟，鸾辂龙旂，出警入跸，实新蔡公主也。乙酉，以镇北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一月壬辰，宁朔将军何迈下狱死。新除太尉沈庆之薨。壬寅，立皇后路氏，

四厢奏乐。赦扬、南徐二州。护军将军建王休仁加特进、左光禄大夫。中护军桂阳王休范迁职。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胜之子也。大赦天下，赃污淫盗，悉皆原除。赐为父后者爵一级。壬子，以特进、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渊并赐死。

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先是讹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二州以厌之。先欲诛诸叔，然后发引。太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堂射鬼。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殒之，时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曰：

司徒领护军八座：子业虽曰嫡长，少禀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龀。孝武弃世，属当辰历。自梓宫在殡，喜容靦然，天罚重离，欢恣滋甚。逼以内外维持，忍虐未露，而凶惨难抑，一旦肆祸，遂纵戮上宰，殄害辅臣。子鸾兄弟，先帝钟爱，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亲作捍，横相征讨。新蔡公主逼离夫族，幽置深宫，诡云薨殒。襄事甫尔，丧礼顿释，昏酣长夜，庶事倾遗。朝贤旧勋，弃若遗土。管弦不辍，珍羞备膳。詈辱祖考，以为戏谑。行游莫止，淫纵无度。肆宴园陵，规图发掘。诛剪无辜，籍略妇女。建树伪竖，莫知谁息。拜嫔立后，庆过恆典。宗室密戚，遇若婢仆，鞭捶陵曳，无复尊卑。南平一门，特钟其酷。反天灭理，显暴万端。苛罚酷令，终无纪极，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阖朝业业，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秽禽兽，罪盈三千。高祖之业将泯，七庙之享几绝。吾老疾沉笃，每规祸鸩，忧煎漏刻，气命无几。开辟以降，所未尝闻。远近思奋，十室而九。

卫将军湘东王体自太祖，天纵英圣，文皇钟爱，宠冠列藩。吾早识神睿，特兼常礼。潜运宏规，义士投袂，独夫既殒，悬首白旗，社稷再兴，宗祐永固，人鬼属心，大命允集。且勋德高邈，大业攸归，宜遵汉、晋，纂承皇极。主者详旧典以时奉行。

未亡人余年不幸婴此百艰，永寻情事，虽存若殒。当复奈何！当复奈何！

葬废帝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帝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世祖所责。世祖西巡，子业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诘让之。子业启事陈谢，上又答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

乃尔邪！”初践阼，受玺绂，悖然无哀容。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初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兒！”及太后崩后数日，帝梦太后谓之曰：“汝不孝不仁，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人神，兒子虽多，并无天命。大运所归，应还文帝之子。”其后湘东王绍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诸叔京邑，虑在外为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侯，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帝每出，与朝臣常共陪辇。主以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帝所幸阉人华愿兒，官至散骑常侍，加将军带郡。帝少好讲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领之。其余事迹，分见诸传。

史臣曰：废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数殷纣之衅，不能挂其万一；霍光书昌邑之过，未足举其毫厘。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霣社残宗，污宫潴庙，况总斯恶以萃一人之体乎！其得亡，亦为幸矣。

本纪第八明帝

太宗明皇帝讳彧，字休炳，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二十五年，封淮阳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元凶弑立，以为骁骑将军，加给事中。世祖践阼，为秘书监，迁冠军将军、南兰陵下邳二郡太守，领石头戍事。孝建元年，徙为南彭城、东海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镇京口。其年，征为中护军。二年，迁侍中，领游击将军。三年，徙卫尉，侍中如故。又为左卫将军，卫尉如故。大明元年，转中护军，卫尉如故。三年，为都官尚书，领游击将军，卫尉如故。七年，迁领军将军。八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其年，征为侍中、护军将军。未拜，复为领军将军，侍中如故。

永光元年，又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扬州之宣城诸军事、卫将军、南豫州刺史，镇姑孰。又徙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未拜，复本位。寻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废帝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都。废帝诛害宰辅，杀戮大臣，恆虑有图之者，疑畏诸父，并拘之殿内，遇上无礼，事在《文诸王传》。遂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将加祸害者，前后非一。既而害上意定，明旦便应就祸。上先已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共合谋。于时废帝左右常虑祸及，人人有异志。唯有直皞将军宋越、谭金、童太一等数人为其腹心，并虓虎有干力，在殿省久，众并畏服之，故莫敢动。是夕，越等并外宿。佃夫、道兒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于后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事定，上未知所为。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召见诸大臣。于时事起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众事悉称令书施行。己未，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并赐死。宗越、谭金、童太一谋反伏诛。十二月庚申朔，令书以司空东海王祎为中书监、太尉，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新除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山阳王休祐进号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崇宪卫尉桂阳王休范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上即皇帝位。诏曰：

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绵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宁乱。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风雨所均，削衽袭带。所以业固盛汉，声溢隆周。子业凶囂自天，忍悖成性，人面兽心，见于龆日，反道败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弃三正，矫诬上天，毒流下国，实开辟所未有，书契所未闻。再罹遏密，而无一日之哀；齐斩在躬，方深北里之乐。虎兕难匣，凭河必彰，遂诛灭上宰，穷衅逆之酷，虐害国辅，究孥戮之刑。子鸾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歼夷。征逼义阳，将加屠脍。陵辱戚籓，樱楚妃主。夺立左右，窃子置储，肆酗于朝，宣淫于国。事秽东陵，行污飞走。积衅罔极，日月滋深。比遂图犯玄宫，志窥题凑，将肆枭、獍之祸，骋商、顿之心。又欲鸩毒崇宪，虐加诸父，事均宫阃，声遍国都。鸱枭小竖，莫不宠昵，朝廷忠诚，必加戮挫。收掩之旨，虓虎结辙；掠夺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气，首领无有全地；万姓崩心，妻子不复相保。所以鬼哭山鸣，星钩血降，神器殆于驭索，景祚危于缀旒。

朕假寐凝忧，泣血待旦，虑大宋之基，于焉而泯，武、文之业，将坠于渊。赖七庙之灵，藉八百之庆，巨猾斯殄，鸿沴时褰。皇纲绝而复纽，天纬缺而更张。猥以寡薄，属承乾统，上缉三光之重，俯顾庶民之艰。业业矜矜，若履冰谷，思与亿兆，同此维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为泰始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并悉洗除。长徒之身，特赐原遣。亡官失爵，禁锢旧劳，一依旧典。其昏制谬封，并皆刊削。

己巳，以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辅国将军、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为南豫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为中军将军，左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辛未，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壬申，以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壬午，诏曰："朕戡乱宁民，属膺景祚。鸿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国故频罹，仁泽偏壅。每鉴寐疚心，罔识攸济。巡方问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广求民瘼，考守宰之良，采衡闾之善。若狱犴淹枉，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贞妇孝子，高行力田，许悉条奏。务询舆诵，广纳嘉谋，每尽皇华之旨，俾若朕亲览焉。"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后军将军垣闳为司州刺史，前右将军长史殷琰为豫州刺史。丙子，诏曰："皇室多故，糜费滋广，且久岁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从俭，弘济时艰，政道未孚，慨愧兼积。大官供膳，可详所减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无益之物，一皆蠲

省，务存简约，以称朕心。”戊寅，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鶄率众赴之。辛巳，骠骑大将军、前荆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即留本任。加领军将军王玄谟镇军将军。壬午，车驾谒太庙。甲申，后将军、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进号征南将军，右将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进号安东将军，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进号平西将军。子绥、子房、子顼并不受命，举兵同逆。戊子，新除中军将军永嘉王子仁为护军将军。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以军事不朝会。庚寅，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僧朗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壬辰，骠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南豫州刺史；镇历阳。镇军将军、领军将军王玄谟为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平北将军、徐州刺史薛安都进号安北将军。安都亦不受命。癸巳，以左卫将军巴陵王休若为镇东将军；新除安东将军寻阳王子房为抚军将军；司徒左长史袁愍孙为领军将军。甲午，中外戒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统众军南讨。以青州刺史刘祗为南兖州刺史。丙申，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令孙、孟虬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叛逆。兖州刺史殷孝祖入卫京都，仍遣孝祖前锋南伐。甲辰，加孝祖抚军将军。丙午，车驾亲御六师，出顿中兴堂。辛亥，骠骑大将军、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豫州刺史，统众军西讨。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统众军东讨。壬子，崇宪皇太后崩。是日，军主任农夫、刘怀珍平定义兴。永世县民史逸宗据县为逆，殿中将军陆攸之讨平之。丙辰，以新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朗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如故。二月乙丑，僧朗卒。尚书仆射王文景父忧去职。曲赦吴、吴兴、义兴、晋陵四郡。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吴兴太守张永、右军将军齐王东讨，平晋陵。癸未，曲赦浙江东五郡。丁亥，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进号卫将军。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吴、吴兴、会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诛。辅国将军齐王前锋北讨，辅国将军刘缅前锋南讨。贼刘胡领众四万据赭圻。三月庚寅，抚军将军沈攸之代为南讨前锋。贼众稍盛，袁鶄顿鹊尾，联营迄至浓湖，众十余万。壬辰，以新除太子詹事张永为青、冀二州刺史。丙申，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事。丁酉，以尚书刘思考为徐州刺史。戊戌，贬寻阳王子房爵为松滋县侯。乙巳，以奉朝请郑黑为司州刺史。辛亥，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领南兖州刺史。壬子，断新钱，专用古

钱。癸丑，原赦扬、南徐二州囚系，凡逋亡一无所问。夏四月壬午，以散骑侍郎明僧暠为青州刺史。五月壬辰，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丁酉，曲赦豫州。丁未，新除尚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以青、冀二州刺史张永为镇军将军。庚戌，以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甲寅，葬崇宪皇太后于攸宁陵。冠军将军、益州刺史萧惠开进号平西将军。六月辛酉，镇军将军张永领徐州刺史。京师雨水，丁卯，遣殿中将军检行赐恤。以左军将军垣恭祖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秋七月己丑，镇北将军、南徐兖二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号征北大将军。辛卯，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张永改为南兖州刺史。丁酉，以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壬寅，以男子时朗之为北豫州刺史。乙巳，龙骧将军刘道符平山阳。辛亥，又以义军主郑叔举为北豫州刺史，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张永复领徐州刺史。甲寅，复以冀州刺史崔道固为徐州刺史。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修射袁鹇，进讨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同党皆伏诛。诸将军帅封赏各有差。甲申，以护军将军、永嘉王子仁为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得离职。壬辰，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荆州刺史。分豫州立南豫州。癸巳，六军解严。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甲午，以中军将军王景文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戊戌，以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护军将军。庚子，以建安王休仁世子伯融为豫州刺史。辛丑，卫将军巴陵王休若即本号为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沈攸之为郢州刺史。庚戌，以太子左卫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并赐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为中领军，与张永俱北讨。庚午，以吴郡太守顾觊之为湘州刺史。戊寅，立皇子昱为皇太子。曲赦扬、南徐二州。以辅国将军刘勔为广州刺史，左军将军张世为豫州刺史。十一月甲申，以安成太守刘袭为郢州刺史。壬辰，诏曰：“治崇简易，化疾繁侈，远关隆替，明著轨迹者也。朕拯斯坠运，属此屯极，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师旅，而识昧前王，务艰昔代。俾夫旧赋既繁，为费弥广，鉴寐万务，每思弘革。方欲缓徭优调，爱民为先，有司详加宽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职贡，各顺土宜，出献纳贡，敬依时令。凡诸蠹俗妨民之事，趣末违本之业，雕绘靡丽，奇器异技，并严加裁断，务归要实。左右尚方御府诸署，供御制造，咸存俭约。庶淳风至教，微遵太古，阜财兴让，少敦季俗。”又诏曰：“夫秉机询政，立教之攸本；举贤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负鼎进策，殷代以康；释钓作辅，周祚斯乂。朕甫承大业，训道未敷，虽侧席忠规，伫梦岩筑，而良图莫荐，奇士弗闻，永鉴通古，无忘宵寐。今籓隅

克晏，敷化维始，屡怀存治，实望箴阙。王公卿尹，群僚庶官，其有嘉谋直献，匡俗济

时，咸切事陈奏，无或依隐。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大任，可明书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褒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以新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丙申，制使东土经荒流散，并各还本，蠲众调二年。十二月己未，以尚书金部郎刘善明为冀州刺史。乙丑，诏曰：“近众籓称乱，多染衅科。或诚系本朝，事缘逼迫，混同证锢，良以怅然。夫天道尚仁，德刑并用，雷霆时至，云雨必解。朕眷言静念，思弘风泽，凡应禁削，皆从原荡。其文武堪能，随才铨用。”辛未，以新除广州刺史刘勔为益州刺史，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费混为广州刺史。刘勔克寿阳，豫州平。辛巳，以辅国将军刘灵遗为梁、南秦二州刺史。薛安都要引索虏，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农役将兴，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卫将军巴陵王休若降号镇西将军。闰月庚午，京师大雨雪，遣使巡行，赈赐各有差。戊寅，以游击将军垣阆为益州刺史。二月甲申，以御史中丞羊南为广州刺史。是日，车驾为战亡将士举哀。己丑，以镇西司马刘亮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索虏寇汝阴，太守张景远击破之。丙申，曲赦青、冀二州。三月丙子，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戊寅，以冠军将军王玄载为徐州刺史，宁朔将军崔平为兖州刺史。夏四月癸巳，以前司州刺史郑黑为司州刺史。乙未，冠军将军、北秦州刺史杨僧嗣进号征西将军。庚子，立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立侍中刘韫第二子铣为南丰王。丙午，安西将军蔡兴宗降号平西将军。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宁陵禁内坟屋瘗迁徙者，给葬直，蠲复家丁。戊午，以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辛酉，罢南豫州并豫州。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六月乙酉，以侍中刘韫为湘州刺史。秋七月壬子，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为特进、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薛安都子伯令略据雍州四郡，刺史巴陵王休若讨斩之。八月丁酉，诏曰：“古者衡虞置制，蝝蚳不收；川泽产育，登器进御。所以繁阜民财，养遂生德。顷商贩逐末，竞早争新。折未实之果，收豪家之利，笼非膳之翼，为戏童之资。岂所以还风尚本，捐华务实。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须，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众北讨。癸卯，诏曰：“法网之用，期世而行，宽惠之道，因时而布。况朕尚德戡乱，依仁驭俗，宜每就弘简，以隆至

治。而频罹兵革，徭赋未休，军民巧伪，兴事甚多。蹈刑入宪，谅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窃爵私庭，因战散亡，托惧逃役。且往诸沦逼，虽经累宥，逋窜之党，犹为实繁。宵言永怀。良兼矜疚。思所以重播至泽，覃被区宇。可大赦天下。”加新除左光禄大夫王玄谟车骑将军。丙午，遣吏部尚书褚渊慰劳缘淮将帅，随宜量赐。戊申，以新除右卫将军刘勔为豫州刺史。九月癸丑，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卫将军，平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进号安西将军。乙卯，以越骑校尉周宁民为兖州刺史。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庚申，前将军兼冀州刺史崔道固进号平北将军。甲子，曲赦徐、兖、青、冀四州。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戊子，芮芮国遣使献方物。辛丑，复郡县公田。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进号征西大将军。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为江夏王，改封义阳王昶为晋熙王。乙卯，分徐州置东徐州，以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高丽国、百济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庚辰，以宁朔将军刘休宾为兖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未，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庚午，卫将军巴陵王休若降号左将军。乙亥，零陵王司马勖薨。二月辛丑，以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平北将军、司州刺史，珍奇子超越为北冀州刺史。乙巳，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护军将军王玄谟薨。三月乙未，以游击将军刘怀珍为东徐州刺史。戊辰，以军司马刘灵遗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南谯太守孙奉伯为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南，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夏四月己卯，复减郡县田租之半。东海王祎改封庐江王，山阳王休祐改封晋平王，改晋安郡为晋平郡。辛丑，芮芮国及河南王并遣使献方物。甲辰，以豫章太守张辩为广州刺史。五月乙未，曲赦广州。癸亥，以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会稽太守张永为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刘韫为南兖州刺史。秋七月乙巳朔，以吴郡太守王琨为中领军。丙辰，始平王延年薨。己未，以侍中刘袭为中护军。庚申，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辛卯，分青州置东青州，以辅国将军沈文靖为东青州刺史。丁酉，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王景文进号镇南将军。九月丙辰，以骠骑长史张悦为雍州刺史。戊辰，诏曰：“夫愆有小大，宪随宽猛，故五刑殊用，三典异施。而降辟次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朕务存钦恤，每有矜贷。寻劫制科罪，轻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为详衷。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诸条，悉依旧制。五人以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全命长户，施同造物。庶简惠之化，有孚群萌，好生之德，无漏幽品。”庚

午，曲赦扬、南徐、兖、豫四州。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发诸州兵北讨。南康、建安、安成、宣城四郡，昔不同南逆，并不在征发之例。甲戌，割扬州之义兴郡属南徐州。

五年春正月癸亥，车驾躬耕藉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二月丙申，分豫州、扬州为南豫州。以太尉庐江王祎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三月乙卯，于南豫州立南义阳郡。丙寅，车驾幸中堂听讼。己巳，河南王遣使献方物。夏四月辛未，割雍州随郡属郢州。乙酉，割豫州义阳郡属郢州，郢州西阳郡属豫州。戊子，以宁朔将军崔公烈为兖州刺史。戊戌，新除给事黄门侍郎杜幼文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六月辛未，晋平王休祐子宣曜为南平王。壬申，以安西将军、郢州刺史蔡兴宗为镇东将军。癸酉，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以军兴已来，百官断俸，并给生食。丁丑，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庐江王祎免官爵。戊寅，以左将军、行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南将军、湘州刺史。壬午，罢南豫州。丙戌，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刘亮为益州刺史。秋七月己酉，以辅国将军王亮为徐州刺史，东莞太守陈伯绍为交州刺史。甲寅，以山阳太守李灵谦为兖州刺史。壬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八月己丑，以右将军行豫州刺史刘勔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壬辰，以海陵太守刘崇智为冀州刺史。九月甲寅，立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戊午，中领军王琨迁职。己未，诏曰："夫箕、颍之操，振古所贵，冲素之风，哲王攸重。朕属横流之会，接难晦之辰，龛暴剪乱，日不暇给。今虽关、陇犹霭，区县澄氛，偃武修文，于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静驰薄，固已物色载怀，寝兴伫叹。其有贞栖隐约，自事衡樊，凿坏遗荣，负钓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时以名闻。将贲园矜德，茂昭厥礼。群司各举所知，以时授爵。"乙丑，以新除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刘勔为中领军。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十一月丁未，索虏遣使献方物。闰月戊子，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晋平王休祐以本号为南徐州刺史，征南将军、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义阳太守吕安国为司州刺史。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扬州刺史。己未，以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中书监、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吴兴太守建平王景素为湘州刺史，辅师将军建安王世子融为广州刺史。庚申，分荆、益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二月壬寅，司徒建安王休仁为太尉，领司徒。癸丑，皇太子纳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从军，不在赦例。班赐各有差。三月乙亥，中护军刘袭卒。

丁丑，以太子詹事张永为护军将军。夏四月癸亥，立第六皇子燮为晋熙王。五月丁丑，以前军将军陈胤宗为徐州刺史。丁亥，以冠军将军吐谷浑拾虔为平西将军。戊子，奉朝请孔玉为宁州刺史。六月己亥，以第五皇子智井继东平冲王休倩。庚子，以侍中刘韫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前将军、郢州刺史沈攸之进号镇军将军，扬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癸卯，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尚书仆射袁粲为尚书右仆射。己未，改临贺郡为临庆郡，追改东平王休倩为临庆冲王。七月丙戌，第五皇子智井薨。九月乙丑，中领军刘勔加平北将军。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癸未，以第八皇子智涣继临庆冲王休倩。冬十月辛卯，立第九皇子赞为武陵王。乙巳，以前右军马诜为北雍州刺史。己酉，车驾幸东堂听讼。十一月己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癸巳，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陷异域，悉使婚宦。戊戌，以始兴郡为宋安郡。丙辰，护军将军张永迁职。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骑奏举郎。二月癸巳，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戌，置百梁、陇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郡，又分广、交州三郡，合九郡，立越州。己亥，以前将军刘康为平东将军。妖寇宋逸攻合肥，杀汝阴太守王穆之，郡县讨平之。甲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祐薨。戊午，以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为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史。三月辛酉，索虏遣使献方物。壬戌，芮芮国遣使奉献。夏四月辛丑，减天下死罪一等，凡敕系悉遣之。甲辰，于南兖州置新平郡。癸丑，金紫光禄大夫张永领护军。五月戊午，司徒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辛酉，以宁朔长史孙超之为广州刺史，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领中书监。庚午，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新除吏部尚书褚渊为尚书左仆射。辛未，监吴郡王僧虔行湘州刺史。丙戌，追免晋平王休祐为庶人。六月丁酉，以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巴陵王休若为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甲辰，芮芮国遣使献方物。秋七月丁巳，罢散骑奏举郎。乙丑，新除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桂阳王休范以新除骠骑大将军，还为江州。庚午，以第三皇子准为抚军将军。辛未，以太子詹事刘秉为南徐州刺史。戊寅，以宁朔将军沈怀明为南兖州刺史。乙酉，于冀州置西海郡。八月戊子，第八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庚寅，以疾愈，大赦天下。冀州刺史刘崇智加青州刺史。戊戌，立第三皇子准为安成王。九月辛未，以越骑校尉周宁民为徐州刺史。冬十一月戊午，百济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丁酉，分豫州、南

兖州立南豫州，以历阳太守王玄载为南豫州刺史。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会。以疾患未痊，故改元。赐孤老贫疾粟帛各有差。戊午，皇太子会万国于东宫，并受贡计。二月辛丑，以给事黄门侍郎王瞻为司州刺史。三月癸丑朔，林邑国遣使献方物。己未，中书监、扬州刺史王景文卒。夏四月辛卯，以抚军司马蔡那为益州刺史。癸巳，以右卫将军张兴为雍州刺史。己亥，上大渐。骠骑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司空，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中领军刘勔加尚书右仆射，镇东将军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镇军将军、郢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安西将军。诏曰："朕自临御亿兆，仍属戎寇，虽每存弘化，而惠弗覃远，军国凋弊，刑讼未息。今大渐维危，载深矜叹，可缓徭优调，去繁就约。因改之宜，详有简衷。务以爱民为先，以宣朕遗意。"袁粲、褚渊、刘勔、蔡兴宗、沈攸之同被顾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

帝少而和令，风姿端雅。早失所生，养于太后宫内。大明世，诸弟多被猜忌，唯上见亲，常侍路太后医药。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宽仁待物。诸军帅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于华林园芳堂讲《周易》，常自临听。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为马边瓜，亦以"騧"字似"祸"字故也。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讫更启"。其事类皆如此。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太后停尸漆床先出东宫，上尝幸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职局以之坐者数十人。内外常虑犯触，人不自保。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断截者。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日料禄俸；而上奢费过度，务为雕侈。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其余事迹，别见众篇。亲近谗慝，剪落皇枝，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史臣曰：圣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称先王，盖由遗训余风，足以贻之来世也。太祖负扆南面，实有君人之懿焉，经国之义虽弘，而隆家之道

不足。彭城王照不窥古，本无卓尔之资，徒见昆弟之义，未识君臣之礼，冀以此家情，行之国道，主猜而犹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训之微行，遂成灭亲之大祸。开端树隙，垂之后人。虽天伦之重，义殊凡戚，而中人以下，情由恩变。至于易衣而出，分苦而食，与夫别宫异门，形疏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据已行之典，剪落洪枝，愿不待虑。既而本根无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所从来远也。

本纪第九后废帝

废帝讳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长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于卫尉府。太宗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为小字，故帝字慧震，其余皇子亦如此。泰始二年，立为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昱。安车乘象辂。六年，出东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贺，服衮冕九章衣。

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太宗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共辅朝政。乙巳，以护军将军张永为右光禄大夫，抚军将军安成王为扬州刺史。己酉，特进、右光禄大夫刘遵考改为左光禄大夫。五月丁巳，以吴兴太守张岱为益州刺史。戊辰，缘江戍兵老疾者，悉听还。班剑依旧入殿。六月壬辰，诏曰："夫兴王经制，实先民隐，方求广教，刑于四维。朕以茕眇，夙膺宝历，永言民政，未接听览，眷言乃顾，无忘鉴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观采风谣，问其疾苦。令有咈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条奏。若守宰威恩可纪，廉勤允著，依事腾闻；如狱讼诬枉，职事纰缪，惰公存私，害民利己者，无或隐昧。广纳刍舆之议，博求献艺之规。巡省之道，务令精洽，深简行识，俾若朕亲览焉。"又诏曰："夫寝梦期贤，往诰垂美，物色求良，前书称盛。朕以冲昧，嗣膺宝业，思仰述圣猷，勉弘政道，兴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广加搜采。其有孝友闻族，义让光闾，或匿名屠钓，隐身耕牧，足以整厉浇风，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无遗逸。虚轮伫帛，俟闻嘉荐。"京师雨水，诏赈恤二县贫民。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闰月丁亥，罢宋安郡还属广兴。己丑，割南豫州南汝阴郡属西豫州，西豫州庐江郡属豫州。甲辰，以新除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蔡兴宗为中书监、光禄大夫，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沈攸之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刘秉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新除太常建平王景素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八月戊午，新除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薨。冬十月辛卯，抚军将军刘韫有罪免官。辛未，护军将军褚渊母忧去职。十一月己亥，新除平西将军、郢州刺史刘秉为左仆射。辛丑，护军将军褚渊还摄本任。芮芮国、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索虏寇义阳。丁巳，司州刺史王瞻击破之。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天下。壬寅，诏曰："夫缓法昭恩，裁风茂典，蠲宪贷眚，训俗彝义。朕临驭宸枢，夤制氓宇，式存宽简，思孚矜惠。今开元肆宥，万品惟新，凡兹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

以前贻罪徙放者，悉听还本。”二月乙亥，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三月丙申，以抚军长史何恢为广州刺史。婆利国遣使献方物。戊戌，以前淮南太守刘灵遗为南豫州刺史。夏五月辛卯，以辅师将军李安民为司州刺史。丙申，河南王遣使献方物。六月壬子，以越州刺史陈伯绍为交州刺史。乙卯，特进、左光禄大夫刘遵考卒。寿阳大水，己未，遣殿中将军赈恤慰劳。丙寅，以左军将军孟次阳为兖州刺史。秋七月丁丑，散骑常侍顾长康、长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谏林》，上自虞、舜，下及晋武，凡十二卷。八月辛亥，诏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异制，焕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齐、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金行委御，礼乐南移，中州黎庶，襁负扬、越。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贻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夷胥山之险，澄瀚海之波，括《河图》于九服，振玉轫于五都矣。”秘书丞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京师旱。甲寅，诏曰：“比亢序愆度，留熏耀晷，有伤秋稼，方贻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滞犹积，夕厉晨矜，每恻于怀。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使冤讼洗遂，困弊昭苏。颁下州郡，咸令无壅。”癸亥，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进号镇北将军。庚午，陈留王曹铣薨。九月壬午，诏曰：“国赋氓税，盖有恆品，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调役既繁，庶徒弥扰。因循权政，容有未革，民单力弊，岁月愈甚。永言矜叹，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详察。其输违旧令，役非公限者，并即蠲改，具条以闻。”丁亥，立衡阳王嶷子伯玉为南平王。冬十月壬子，以抚军司马王玄载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癸酉，割南兖州之钟离、豫州之马头，又分秦郡、梁郡、历阳置新昌郡，立徐州。十一月丙子，以散骑常侍垣闳为徐州刺史。丁丑，尚书令袁粲母丧去职。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乙巳，司空、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太尉，尚书令袁粲还摄本任，加号卫将军。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为始安县王。丙寅，河南王遣使献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子，以右光禄大夫张永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二月己巳，加护军将军褚渊中军将军。三月癸酉，以左卫将军王宽为南豫州刺史。夏四月癸亥，诏曰：“顷列爵叙勋，铨荣酬义，条流积广，又各淹阙。岁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参差，多违甄饬。赏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旧准，并下注职。”五月壬午，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庚寅，内外戒严。加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加右卫将军齐王平南

将军，前锋南讨，出屯新亭。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卫将军袁粲、中军将军褚渊入卫殿省。壬辰，贼奄至，攻新亭垒。齐王拒击，大破之。越骑校尉张敬兒斩休范。贼党杜黑蠡、丁文豪分军向硃雀航，刘勔拒贼败绩，力战死之；右军将军王道隆奔走遇害。张永溃于白下，沈怀明自石头奔散。戊午，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贼入屯中堂。羽林监陈显达击大破之。丙申，张敬兒等破贼于宣阳门、庄严寺、小市，进平东府城，枭擒群贼。赏赐封爵各有差。丁酉，诏京邑二县埋藏所杀贼，并战亡者，复同京城。是日解严，大赦天下，文武赐位一等。戊戌，原除江州逋债，其有课非常调、役为民蠹者，悉皆蠲停。诏曰："顷国赋多骞，公储罕给。近治戎虽浅，而军费已多，廪藏虚罄，难用驭远。宜矫革淫长，务在节俭。其供奉服御，悉就减撤，雕文靡丽，废而勿修。凡诸游费，一皆禁断，外可详为科格。"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并举义兵赴京师。己亥，以第七皇弟友为江州刺史。芮芮国遣使献方物。六月庚子，以平南将军齐王为中领军、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癸卯，晋熙王燮遣军克寻阳，江州平。戊申，以淮南太守任农夫为豫州刺史，右将军、南豫州刺史王宽进号平西将军。壬戌，改辅师将军还为辅国。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为邵陵王。辛巳，以抚军司马孟次阳为兖州刺史。乙酉，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征西大将军，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进号征北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征虏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安西将军，前将军、湘州刺史王僧虔进号平南将军。八月辛酉，以征虏行参军刘延祖为宁州刺史。九月壬辰，以游击将军吕安国为兖州刺史。丁酉，以尚书令、新除卫将军袁粲为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加护军将军褚渊尚书令；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安成王进号车骑将军。冬十月庚申，以新除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甲子，以游击将军陈显达为广州刺史。十一月丙戌，御加元服，大赦天下。赐民男子爵一级；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级；鳏寡孤独笃癃不能自存者，谷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赐王公以下各有差。十二月癸亥，立第八皇弟跻为江夏王，第九皇弟赞为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三月丙寅，河南王遣使献方物。己巳，以车骑将军张敬兒为雍州刺史。其日，京师大水，遣尚书郎官长检行赈赐。闰月戊戌，诏曰："顷民俗滋弊，国度未殷，岁时屡骞，编户不给。且边虞尚警，徭费弥繁，永言夕惕，寝兴增疚。思弘丰耗之制，以惇约素之风，庶倚蓄拯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丽服，诸所供拟，一皆减撤，可详为其格，务从简衷。"夏四月，遣尚书郎

到诸州检括民户，穷老尤贫者，蠲除课调；丁壮犹有生业，随宜宽申；赀财足以充限者，督令洗毕。丙戌，车驾幸中堂听讼。六月癸未，北国使至。兼司徒袁粲、尚书令褚渊并固让。秋七月庚戌，以粲为尚书令。壬戌，以给事黄门侍郎刘怀珍为豫州刺史。八月庚子，加护军将军褚渊中书监。九月丙辰，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拾夤进号车骑大将军。冬十月丙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乙丑，以冠军将军姚道和为司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亥，车驾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赐力田爵一级；贷贫民粮种。壬子，以梁、南秦二州刺史王玄载为益州刺史。二月壬戌，以步兵校尉范柏年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丁卯，加金紫光禄大夫王琨特进。夏五月，以宁朔将军武都王杨文度为北秦州刺史。乙未，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曰：

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以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盖为寡薄。天府所资，唯有淮、海。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弘费，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嵒，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尚书省舍，日就倾颓，第宅府署，类多穿毁。视不遑救，知不暇及。寻所入定调，用恆不周，既无储畜，理至空尽。积弊累耗，钟于今日。昔岁奉敕，课以扬、徐众逋，凡入米谷六十万斛，钱五千余万，布绢五万匹，杂物在外，赖此相赡，故得推移。即今所悬转多，兴用渐广，深惧供奉顿阙，军器辍功，将士饥怨，百官骞禄。署府谢雕丽之器，土木停缇紫之容，国戚无以赡，勋求无以给。如愚管所虑，不月则岁矣。

经国远谋，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遽，事属冒闻。伏愿陛下留须臾之鉴，垂永代之计，发不世之诏，施必行之典，则氓祗齐欢，高卑同泰。

帝优诏答之。庚戌，以骁骑将军曹欣之为徐州刺史。六月乙亥，加镇军将军齐王尚书左仆射。秋七月戊子，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己丑，内外纂严。遣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北讨，镇军将军齐王总统众军。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乡侯伯猷赐死。辛卯，南豫州刺史段佛荣统前锋马步众军。甲午，军主、左军将军张保战败见杀。黄回等至京城，与景素诸军战，连破之。乙未，克京城，斩景素，同逆皆伏诛；其日解严。丙申，大赦天下，封赏各有差。

原京邑二县元年以前逋调。辛丑，以武陵王赞为南徐州刺史。八月丁卯，立第十皇弟翊为南阳王，第十一皇弟嵩为新兴王，第十二皇弟禧为始建王。庚午，以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为南豫州刺史。乙酉，以行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为青、冀二州刺史。九月丁亥，割郢州之随郡属司州。戊子，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赐死。己丑，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安成王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镇西将军。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宕昌王梁弥机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丙寅，中书监、护军将军褚渊母忧去职。十一月庚戌，诏摄本任。

五年春二月壬申，以建宁太守柳和为宁州刺史。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硃幼谋废立，佃夫、幼下狱死，伯宗伏诛。五月己亥，以左军将军沈景德为交州刺史，骁骑将军全景文为南豫州刺史。丙午，以屯骑校尉孙昙瓘为越州刺史。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

七月戊子夜，帝殒于仁寿殿，时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曰：

卫将军、领军、中书监、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统，庶其体识日弘，社稷有寄。岂意穷凶极悖，自幼而长，善无细而不违，恶有大而必蹈。前后训诱，常加隐蔽，险戾难移，日月滋甚。弃冠毁冕，长袭戎衣，犬马是狎，鹰隼是爱，阜栃轩殿之中，韝绁宸扆之侧。至仍单骑远郊，独宿深野，手挥矛钅延，躬行刳斮，白刃为弄器，斩害为恆务。舍交戟之卫，委天毕之仪，趋步阛阓，酣歌垆肆，宵游忘反，宴寝营舍，夺人子女，掠人财物，方策所不书，振古所未闻。沈勃儒士，孙超功臣，幼文兄弟，并豫勋效，四人无罪，一朝同戮。飞镞鼓剑，孩稚无遗，屠裂肝肠，以为戏谑，投骸江流，以为欢笑。又淫费无度，帑藏空竭，横赋关河，专充别蓄，黔庶嗷嗷，厝生无所。吾与其所生，每厉以义方，遂谋鸩毒，将骋凶忿。沈忧假日，虑不终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厉，方之于此，未譬万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积，七庙阽危，四海褫气。

废昏立明，前代令范，况乃灭义反道，天人所弃，衅深牧野，理绝桐宫。故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幽显协规，普天同泰。骠骑大将军安王体自太宗，天挺淹睿，风神凝远，德映在田。地隆亲茂，皇历攸归，亿兆系心，含生属望。宜光奉祖宗，临享万国。便依旧典，以时奉行。未亡人追往伤怀，永言感绝。

太后又令曰：“昱穷凶极暴，自取灰灭，虽曰罪招，能无伤悼。弃同品庶，顾所不忍。可特追封苍梧郡王。”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

初，昱在东宫，年五六岁时，始就书学，而惰业好嬉戏，主师不能禁。好缘漆账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渐长，喜怒乖节，左右有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主师以白太宗，上辄敕昱所生，严加捶训。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惮诸大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三年秋冬间，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篾车，随相检摄。昱渐自放恣，太妃不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四年春夏，此行弥数。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于是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兒恆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钅延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常著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有白棓数十枚，各有名号，针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于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先是民间讹言，谓太宗不男，陈太妃本李道兒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李统，或自号李将军。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肉之费。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为佃夫所委信。佃夫败，叛走，后捕得，昱自于承明门以车轹杀之。杜延载、沈勃、杜幼文、孙超，皆躬运矛钅延，手自脔割。执幼文兄叔文于玄武湖北，昱驰马执槊，自往刺之。制露车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从者不过数十人。羽仪追之恆不及，又各虑祸，亦不敢追寻，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炼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遑，夕不及旦。

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车，从二百许人，无复卤簿羽仪，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醉，夕扶还于仁寿殿东阿氈幄中卧。时昱出入无恆，省内诸皞，夜皆不闭。且群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无相禁摄。王敬则先结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吕欣之、汤成之、陈奉伯、张石留、罗僧智、钟千载、严道福、雷道赐、戴昭祖、许启、戚元宝、盛道泰、钟千秋、王天宝、公上延孙、俞成、钱道宝、马敬之、陈宝直、吴璩之、刘印鲁、唐天宝、俞孙等二十五人，谋共取昱。其夕，敬则出外，玉夫见昱醉熟无所知，乃与万年同入氈幄内，以昱防身刀斩

之。奉伯提昱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驰至领军府，以首呈齐王。王乃戎服，率左右数十人，称行还，开承明门入。昱他夕每开门，门者震慑不敢视，至是弗之疑。齐王既入，晓，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史臣曰：丧国亡家之主，虽适末同途，发轸或异也。前废帝卑游亵幸，皆龙驾帝饰，传警清路；苍梧王则藏玺怀绂，鱼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马孤征。至于殒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质文异尚，亡国之道，其亦然乎！

本纪第十顺帝

顺皇帝讳准，字仲谋，小字智观，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食邑三千户。仍拜抚军将军，置佐史。废帝即位，为扬州刺史。元徽二年，进号车骑将军、都督扬、南豫二州诸军事，给鼓吹一部，刺史如故。四年，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班剑三十人，都督、刺史如故。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废帝殒，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

升明元年，改元，大赦天下，赐文武位二等。甲午，镇军将军齐王出镇东城，辅政作相。丙申，诏曰："露台息构，义光汉德；雉裘焚制，事隆晋道。故以检奢轨化，敦俭驭俗。顷甸服未静，师旅连年，委蓄屡空，劳敝莫偃。而丹臒之饰，糜耗难訾，宝赂之费，征赋靡计。今车服仪制，实宜约损，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罢省御府二署。凡工丽雕镌，伤风毁治，一皆禁断。庶永昭宪则，弘兹始政。"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中领军、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齐王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中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刘秉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燮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南阳王翊为郢州刺史。辛丑，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仆射，右卫将军刘韫为中领军，金紫光禄大夫王琨为右光禄大夫。给司空齐王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癸卯，车驾谒太庙。丙午，以安西参军明庆符为青、冀二州刺史，武陵王赞为郢州刺史，新除郢州刺史南阳王翊为湘州刺史，司空、南兖州刺史齐王改领南徐州刺史，征虏将军李安民为南兖州刺史。雍州大水，八月壬子，遣使赈恤，蠲除税调。以骠骑长史刘澄之为南豫州刺史。山阳太守于天宝、新吴县子秦立有罪，下狱死。戊午，改平准署。辛酉，以宣城太守李灵谦为兖州刺史。癸亥，司空袁粲镇石头。丁卯，原除元年以前逋调；复郡县禄田。戊辰，崇拜帝所生陈昭华为皇太妃。庚午，司空长史谢朏、卫军长史江斅、中书侍郎褚炫、武陵王文学刘侯入直殿省，参侍文义。齐王固让司空，庚辰，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九月己丑，诏曰："昔圣王既没，淳风已衰，龟书永湮，龙图长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扰。世沦物竞，道陂人谀。然犹正士比毂，奇才接轸。朕袭运金枢，纂灵瑶极，负扆巡政，日晏忘疲，永言兴替，望古盈虑。姬、夏典载，犹传缃帙，汉、魏余文，布在方册。故元封兴茂才之制，地节创独行之品。振维务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扬幽仄，摽采乡邑，随名荐上。朕将亲览，甄其茂异。庶野无遗彦，永激遐芬。"己酉，庐陵王暠薨。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丙午，员

外散骑侍郎胡羡生行越州刺史，以交州刺史沈景德为广州刺史。十二月丁巳，以骁骑将军王广之为徐州刺史。车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丁卯，录公齐王入守朝堂，侍中萧嶷镇东府。戊辰，内外纂严。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赞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张敬兒进号镇军将军。右卫将军黄回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督诸军前锋南讨。征虏将军吕安国为湘州刺史，都官尚书王宽加平西将军。庚午，新除左卫将军齐王世子奉新除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燮镇寻阳之盆城。壬申，以骁骑将军周盘龙为广州刺史。是日，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尚书令刘秉、黄门侍郎刘述、冠军王蕴率众赴之。黄回及辅国将军孙昙瓘、屯骑校尉王宜兴、辅国将军任候伯、左军将军彭文之密相响应。中领军刘韫、直皙将军卜伯兴在殿内同谋。录公齐王诛韫等于省内。军主苏烈、王天生、薛道渊、戴僧静等陷石头，斩粲于城内。秉、述、蕴跃城走，追擒之，并伏诛；其余无所问。豫州刺史刘怀珍、雍州刺史张敬兒、广州刺史陈显达并举义兵。司州刺史姚道和、梁州刺史范柏年、湘州行事庾佩玉拥众怀贰。甲戌，大赦天下。乙亥，以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新除中书令王延之为尚书右仆射。吴郡太守刘遐据郡反，辅国将军张环讨斩之。闰月辛巳，屯骑校尉王宜兴有罪伏诛。癸巳，沈攸之攻围郢城，前军长史柳世隆固守。攸之弟登之作乱于吴兴，吴兴太守沈文秀讨斩之。己亥，内外戒严。假录公齐王黄钺。辛丑，宁朔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进号征西将军。乙巳，录公齐王出顿新亭。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遣将公孙方平据西阳。辛酉，建宁太守张谟击破之。丁卯，沈攸之自郢城奔散。己巳，华容县民斩送之。左将军、豫州刺史刘怀珍进号平南将军。辛未，镇军将军、雍州刺史张敬兒克江陵，斩攸之子光琰，荆州平，同逆皆伏诛。丙子，解严。以新除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是日，录公齐王旋镇东府。丁丑，以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为安南将军、豫州刺史。左卫将军齐王世子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领军，镇军将军、雍州刺史张敬兒进号征西将军，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黄回进号镇西将军。二月庚辰，以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王延之为尚书左仆射。癸未，录公齐王加授太尉，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甲申，曲赦荆州。丙戌，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子，蠲雍州缘沔居民前被水灾者租布三年。辛卯，郢州刺史、新除镇南将军黄回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李安民为郢州刺史。癸巳，以山阴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丙申，左军将军彭文之有罪，下狱死。行湘州事任侯伯杀前湘州行事庾佩玉，传首京邑。三月庚戌，以广州刺史周盘龙为司州刺史，辅国将军刘

悛为广州刺史。丙子，给太尉齐王羽葆、鼓吹。夏四月己卯，以游击将军垣崇祖为兖州刺史。辛卯，新除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甲午，辅国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映行南兖州刺史。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辅国将军、行湘州事任侯伯有罪伏诛。六月己丑，以前新会太守赵超民为交州刺史。丁酉，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八月辛卯，太尉齐王表断奇饰丽服，凡十有四条。乙未，以江州刺史齐王世子为领军将军、抚军将军。丙申，以领军萧嶷为江州刺史。九月乙巳朔，日有蚀之。丙午，加太尉齐王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戊申，行南兖州刺史萧映为南兖州刺史。甲寅，给太傅齐王三望车。己未，芮芮国遣使献方物。癸酉，武陵内史张澹有罪，下狱死。冬十月丁丑，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晃为豫州刺史。孙昙瓘先逃亡，己卯，擒获，伏诛。壬寅，立皇后谢氏，减死罪一等，五岁刑以下悉原。十一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癸亥，临沣侯刘晃谋反，晃及党与皆伏诛。甲子，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十二月丙戌，皇后见于太庙。戊子，高丽国遣使献方物。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萧嶷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安西长史萧顺之为郢州刺史。乙卯，太傅齐王表诸负官物质役者，悉原除。辛亥，以骁骑将军王玄邈为梁、南秦二州刺史。领军将军、抚军将军齐王世子加尚书仆射，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丙辰，加太傅齐王前部羽葆、鼓吹。丁巳，诏太傅府依旧辟召。以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张敬兒为护军将军，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二月丙子，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甲辰，崇太傅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綟绶，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萧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副贰相国，绿綟绶。庚戌，临川王绰谋反，绰及党与皆伏诛。丁巳，以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千匹。夏四月壬申，进齐公爵为齐王，增封十郡。甲戌，安西将军武陵王赞薨。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进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壹如旧仪。辛卯，天禄永终，禅位于齐，壬辰，帝逊位于东邸。既而迁居丹阳宫。齐王践阼，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阳宫，时年十三。谥曰顺帝。六月乙酉，葬于遂宁陵。

史臣曰：圣王膺录，自非接乱承微，则天历不至也。自三、五以来，受命之主，莫不乘沦亡之极，然后符乐推之运。水德迁谢，其来久矣。岂止于区区汝阴揖禅而已哉！

志第一志序 历上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至于楚《书》、郑《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于后。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硃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

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于今可得而略。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书。

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止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

《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

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然则自汉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顺帝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无差。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硃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

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大宋受命，重启边隙，淮北五州，翦为寇境，其或奔亡播迁，复立郡县，斯则元嘉、泰始，同名异实。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

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于事为易。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虽斟酌前史，备睹姘嗤，而爱嗜异情，取舍殊意，每含豪握简，杼轴忘餐，终亦不足与班、左并驰，董、南齐辔。庶为后之君子，削稿而已焉。

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定律吕。夫声有清浊，故协以宫商；形有长短，故检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质有累重，故平以钧石。故《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则律吕、宫商之所由生也。夫乐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钟鼓干戚，乐之器也；屈伸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周礼》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

各有其乐。又曰：“圜钟为宫，黄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地祇人鬼，礼亦如之。其可以感物兴化，若此之深也。

“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黄钟之数六，分而为雌雄十二钟。钟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故黄钟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七，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中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极不生，钟律不能复相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不比于正音，故为和。姑洗三月，应钟十月，不与正音比效为和。和，徙声也。应钟生蕤宾，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缪，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缪、和，为武王伐纣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月律应二十四时。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古人为度量轻重，皆生乎天道。黄钟之律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长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即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为制。秋分而禾□票定，□票，禾穗芒也。□票定而禾孰。律之数十二，故十二□票而当一粟，十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为丈。其以为重，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铢而当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一斤。三月而一时，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一岁，故四钧而一石。”“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扬子云曰：“声生于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律生于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声以情质，

质，正也。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和。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

夫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令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周密，布缇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

三代陵迟，音律失度。汉兴，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孝武之世，置协律之官。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受学于小黄令焦延寿。其下生、上生，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而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暖风雨之占于是生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续汉志》具载其律准度数。

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子男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嵩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为能传嵩学耳。”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

表略

论曰：律吕相生，皆三分而损益之。先儒推十二律，从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约之，是为上生。故《汉志》云：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无射既上生中吕，则中吕又当上生黄钟，然后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上生不及黄钟实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约实一千九百六十八为一分，此则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岂得还为宫乎？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此其大略，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至于南事，为六十律，竟复不合，弥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徵为祉，阳气施种于黄钟，如斯之属，空烦其文，而为辞费。又推九六，欲符刘歆三统之数，假托非类，以饰其说，皆孟坚之妄矣。

蔡邕从朔方上书，云《前汉志》但载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马彪皆已志之。汉末，亡失雅乐。黄初中，铸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王。魏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主。

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

勖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知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刑古昔，以求厥衷，合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

造作，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硃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令部郎刘秀、邓昊、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是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始。"《周礼》载六律六同。《礼记》又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刘歆、班固纂《律历志》，亦纪十二律。唯京房始创六十律，至章帝时，其法已亡；蔡邕虽追古作，其言亦曰："今无能为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于乐。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如别。省图，不如视笛之了，故复重作蕤宾伏孔笛。其制云：

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主声调法，以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翕笛之声应姑洗，故以四角之长为黄钟之笛也。其宫声正而不倍。故曰正声。正声调法，黄钟为宫，第一孔。应钟为变宫，第二孔。南吕为羽，第三孔。林钟为徵，第四孔。蕤宾为变徵，第五附孔。姑洗为角，笛体中声。太蔟为商。笛后出孔也。商声浊于角，当在角下，而角声以在体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于宫也。然则宫商正也，余声皆倍也。是故从宫以下，孔转下转浊也。此章说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说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声调法，黄钟为宫，作黄钟之笛，将求宫孔，以姑洗及黄钟律从笛首下度之，尽二律之长而为孔，则得宫声也。宫生徵，黄钟生林钟也。以林钟之律从宫孔下度之，尽律作孔，则得徵声也。徵生商，林钟生太蔟也。以太蔟律从徵孔上度之，尽律以为孔，则得商声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度从角孔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羽声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从羽孔上行度之，尽律而为孔，则得角声也。然则出于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从羽孔下行度之，尽律而为孔，亦得角声，出于附商孔之下，则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复倍其均，是以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音家旧法，虽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适足为唱和之声，无害于曲均故也。《周语》曰：匏竹利制，议宜，谓便于事用从宜者也。角生变宫，姑洗生应钟也。上句所谓当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点识之，以应律也。从此点下行度之，为孔则得变宫之声也。变宫生变徵，应钟生蕤宾也。以蕤宾律从变宫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变徵之声。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徵。徵清当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浊下，故曰下徵。下徵更为宫者，记所谓"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者。然则正声调清，下徵调浊也。南吕为商，第三孔也。本正声黄钟之羽，今为下徵之商。应钟为角，第二孔也。本正声黄钟之变宫，今为下徵之角也。黄钟为变徵，下徵之调，林钟为宫，大吕当变徵。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假用之法：当变徵之声，则俱发黄钟及太蔟、应钟三孔。黄钟应浊而太蔟清，大吕

律在二律之间，俱发三孔而微硋□蔓之，则得大吕变徵之声矣。诸笛下徵调求变徵之法，皆如此。太蔟为徵，笛后出孔，本正声之商，今为下徵之徵。姑洗为羽，笛体中翕声也。本正声之角，今为下徵之羽也。蕤宾为变宫，附孔是也。本正声之变徵也，今为下徵之变宫也。然则正声之调，孔转下转浊；下徵之调，孔转上转清也。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即是笛体中翕声也，于正声为角，于下徵为羽。清角之调，乃以为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为宛诗谣俗之曲，不合雅乐也。蕤宾为商，正也。林钟为角，非正也。南吕为变徵，非正也。应钟为徵，正也。黄钟为羽，非正也。太蔟为变宫。非正也。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体用角律，其长者八之，蕤宾、林钟也。短者四之，其余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实容，长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长短大小不合于此，或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之齐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齐，必不得已，取其声均合。三宫一曰正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变也。宫有七声，错综用之，故二十一变也。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于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变宫，近于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变徵，远于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则于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应进退上下之法，所以协声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隐而不见，故曰伏孔。

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周语》曰：“元间大吕，助宣物也。”

太蔟之笛：正声应太蔟，下徵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周语》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

夹钟之笛：正声应夹钟，下徵应无射，长二尺四寸。《周语》曰：“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

姑洗之笛：正声应姑洗，下徵应应钟，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周语》曰：“三间中吕，宣中气也。”

蕤宾之笛，正声应蕤宾，下徵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周语》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酬交酢。”变宫近孔，故倍半令下，便于用也。林钟亦如之。

林钟之笛：正声应林钟，下徵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周语》曰：“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

夷则之笛：正声应夷则，下徵应夹钟，长三尺六寸。《周语》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州，平民无贰也。”变宫之法，亦如蕤宾，体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吕之笛，正声应南吕，下徵应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周语》曰：“五间南吕，赞阳秀也。”

无射之笛：正声应无射，下徵应中吕，长三尺二寸。《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

应钟之笛：正声应应钟，下徵应蕤宾，长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周语》曰：“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

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余。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乃部佐著作郎刘恭依《周礼》更积黍起度，以铸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比之不差毫厘。又汉世故钟，以律命之，不叩而自应。初，勖行道，逢赵郡商人县铎于牛，其声甚韵。至是搜得此铎，以调律吕焉。

晋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乃施用之。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非兴国之音。咸亡后，掘地得古铜尺，果长勖尺四分，时人咸服其妙。元康中，裴頠以为医方民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不见省。

黄钟箱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吏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东箱长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晋时三尺七寸，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纵又减一寸一分，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

志第二历中

夫天地之所贵者生也，万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穷神，无幽不察，是以动作云为，皆应天地之象。古先圣哲，拟辰极，制浑仪。夫阴阳二气，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为日月。群生之性，章为五才，五才之灵，五星是也。历所以拟天行而序七耀，纪万国而授人时。黄帝使大挠造六甲，容成制历象，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少昊氏有凤鸟之瑞，以鸟名官，而凤鸟氏司历。颛顼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尧复育重黎之后，使治旧职，分命羲和，钦若昊天。故《虞书》曰："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后授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创业革制，而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万物群生，蒙其利泽。三王既谢，史职废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历之过。秦兼天下，自以为水德，以十月为正，服色上黑。

汉兴，袭秦正朔，北平侯张苍首言律历之事，以《颛顼历》比于六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于天也。乃诏遂等造汉历。选邓平、长乐司马可及人间治历者，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其法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闳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以平为太史丞。至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以为元年用黄帝《调历》，"令阴阳不调，更历之过"。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气。又诏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尽五年。寿王课疏远。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效劾寿王逆天地，大不敬，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时，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尽精巧，非其实也。班固谓之密要，故汉《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历，虽六元不同，分章或异，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数时，考其远近，率皆六国及秦时有人所造。其术斗分多，上不可检于《春秋》，下不验于汉、魏，虽复假称帝王，只足以惑时人耳。

光武建武八年，太仆硃浮上言历纪不正，宜当改治，时所差尚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诏杨岑、张盛、景防等典治历，但改易加时弦望，未能综校历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宿度相觉浸

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核意状。遂下诏书称："《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缪错，璇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先立春一日，则《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逆；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尧顺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傥获咸熙。"于是《四分法》施行。黄帝以来诸历以为冬至在牵牛初者，皆黜焉。

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漏所以节时分，定昏明。昏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官漏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以晷景为刻，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并列载于《续汉律历志》。安帝延光三年，中竭者亶诵上书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云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审历，数难诵、丰，或不能对，或云失误。衡等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参议："《太初》过天一度，月以晦见西方。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议者不同。尚书令忠上奏："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亶等遂寝。

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等言："历元不正，故盗贼为害。历当以甲寅为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经纬明文。"诏下三府，与儒林明道术者详议。群臣会司徒府集议。议郎蔡邕曰："历数精微，术无常是。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按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则殷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后，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中，亶诵亦非《四分》，言当用甲寅元，公卿参议，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通于古，亦犹古术不能下通于今也。又光、晃以《考灵耀》为本，二十八宿度数至日所在，错异不可参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

十二岁，而光、晃言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元和诏书，文备义著，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三公从邕议，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

何承天曰：夫历数之术，若心所不达，虽复通人前识，无救其为敝也。是以多历年岁，未能有定。《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代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谶纬，遂关治乱，此之为蔽，亦已甚矣。刘歆《三统法》尤复疏阔，方于《四分》，六千余年又益一日。扬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最密，著于《汉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曾不忆刘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历，几乎不知而妄言欤！

光和中，谷城门候刘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造《乾象法》。又制迟疾历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转精微矣。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丞韩翊以为《乾象》减斗分太过，后当先天，造《黄初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一千二百五为斗分。其后尚书令陈群奏，以为“历数难明，前代通儒多共纷争。《黄初》之元，以《四分历》久远疏阔，大魏受命，宜正历明时。韩翊首建《黄初》，犹恐不审，故以《乾象》互相参校。历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争长短而疑尺丈，竟无时而决。按三公议，皆综尽曲理，殊涂同归，欲使效之璇玑，各尽其法，一年之间，得失足定，合于事宜。”奏可。明帝时，尚书郎杨伟制《景初历》，施用至于晋、宋。古之为历者，邓平能修旧制新，刘洪始减《四分》，又定月行迟疾，杨伟斟酌两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积分设差，以推合朔月蚀。此三人，汉、魏之善历者，然而洪之迟疾，不可以检《春秋》；伟之五星，大乖于后代，斯则洪用心尚疏，伟拘于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历数，以建丑之月为正，改其年三月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祭祠、烝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皆以建寅为正。三年正月，帝崩，复用夏正。

杨伟表曰：“臣揽载籍，断考历数，时以纪农，月以纪事，其所由来，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则玄鸟司分；颛顼帝喾，则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则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则世有日官。日官司历，则颁之诸侯，诸侯受之，则颁于境内。夏后之代，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则《书》载《胤征》。由此观之，审农时而重人事者，历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战国横骛，告朔之羊，废而不绍，登台之礼，灭而不遵。闰分

乖次而不识，孟陬失纪而莫悟，大火犹西流，而怪蛰虫之不藏也。是时也，天子不协时，司历不书日，诸侯不受职，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废弃农时。仲尼之拨乱于《春秋》，托褒贬纠正，司历失闰，则讥而书之，登台颁朔，则谓之有礼。自此以降，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闰为后九月，中节乖错，时月纰缪，加时后天，蚀不在朔，累载相袭，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缪焉。于是改正朔，更历数，使大才通人，造《太初历》。校中朔所差，以正闰分；课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为正朔，以黄钟之月为历初。其历斗分太多，后遂疏阔。至元和二年，复用《四分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蚀，率常在晦，是则斗分太多，故先密后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余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验之食朔，详而精之，更建密历，则不先不后，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协日正时，允厘百工，咸熙庶绩也。欲使当今国之典礼，凡百制度，皆韬合往古，郁然备足，乃改正朔，更历数，以大吕之月为岁首，以建子之月为历初。臣以为昔在帝代，则法曰《颛顼》，曩自轩辕，则历曰《黄帝》。暨至汉之孝武，革正朔，更历数，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历》。今改元为景初，宜曰《景初历》。臣之所建《景初历》，法数则约要，施用则近密，治之则省功，学之则易知。虽复使研、桑心算，隶首运筹，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验日月，究极精微，尽术数之极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历数，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来，改革不已。

壬辰元以来，至景初元年丁巳，岁积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黄钟之月为历初，元首之岁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万一千五十八。

纪法，千八百四十三。

纪月，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岁，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闰，七。

通数，十三万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余数，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万三千一百五十。

纪日岁中，十二。

气法，十二。

没分，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会通，七十九万一百二十。

朔望合数，六万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数，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余，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虚，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纪第一：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四十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九。

迟疾差率，十万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纪第二：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五十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九。

迟疾差率，七万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纪第三：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六十二万一百三十九。

迟疾差率，四万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纪第四：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七十二万三千七百四十九。

迟疾差率，一万三千四百七。

甲辰纪第五：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九。

迟疾差率，一十万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纪第六：

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

交会差率，十四万八百五十九。

迟疾差率，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会纪差，十万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数之所生者，置一纪积月以通数乘之，会通去之，所去之余，纪差之数也。以之转加前纪，则得后纪。加之未满会通者，则纪首之岁天正合朔，月在日道里，满去之，则月在日道表。加表满在里，加里满在表。

迟疾纪差，三万一百八十。求其数之所生者，置一纪积月，以通数乘之，通周去之，余以减通周，所减之余，纪差之数也。以之转减前纪，则得后纪。不足减者，加通周。求次元纪差率，转减前元甲寅纪差率，余则次元甲子纪差率也。求次纪，如上法也。

推朔积月术曰：置壬辰元以来，尽所求年，外所求，以纪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纪第也，余则入纪年数。年以章月乘之，如章岁而一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十二以上，其年有闰。闰月以无中气为正。推朔术曰：以通数乘积月，为朔积分，如日法而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十去积日，余为大余。大余命以纪，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余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推弦望，加朔大余七，小余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满二从小余，上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朔。其月蚀望者，定小余，如所近中节间限，限数以下者，算上为日。望在中节前后各四日以还者，视限数；望在中节前后各五日以上者，视间限。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所入纪年，外所求，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纪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气日也。

推闰月术曰：以闰余减章岁，余以岁中乘之，满章闰得一月，余满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闰月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御之。

大雪，十一月节。限数千二百四十二。间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限数千二百五十四。间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节。限数千二百三十五。间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限数千二百一十三。间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节。限数千一百七十二。间限千一百三十七。

雨水，正月中。限数千一百一十二。间限千九十三。

惊蛰，二月节。限数千六十五。间限千二十六。

春分，二月中。限数千八。间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节限数九百五十一。间限九百二十五。

谷雨，三月中。限数九百。间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节。限数八百五十七。间限八百四十。

小满，四月中。限数八百二十二。间限八百一十三。

芒种，五月节。限数八百。间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限数七百九十八。间限八百。

小暑，六月节。限数八百五。间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限数八百二十五。间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节。限数八百五十九。间限八百八十三。

处暑，七月中。限数九百七。间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节。限数九百六十二。间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限数千二十一。间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节。限数千八十。间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限数千一百三十三。间限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节。限数千一百八十一。间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限数千二百一十五。间限千二百二十九。

推没灭术曰：因冬至积日有小余者，加积一，以没分乘之，以没法除之，所得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去之，余命以纪，算外，即去年冬至后没日也。

求次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五百九十二，小余满没法得一，从大

余，命如前。小余尽，为灭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减其大余十八，小余四百八十三，小分六，余命以纪，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余不足减者，加六十；小余不足减者，减大余一，加纪法；小分不足减者，减小余一，加气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余，六其小余，《坎卦》用事日也。加小余万九十一，满元法从大余，即《中孚》用事日也。求次卦，各加大余六，小余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余。

推日度术曰：以纪法乘朔积日，满周天去之，余以纪法除之，所得为度，不尽为分。命度从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满宿，则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经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推月度术曰：以月周乘朔积日，满周天去之，余以纪法除之，所得为度，不尽为分，命如上法，则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满纪法得一度，则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张心署之。

推合朔度术曰：以章岁乘朔小余，满通法为大分，不尽为小分。以大分从朔夜半日度分，分满纪法从度，命如前，则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满通法从大分，大分满纪法从度。经斗除其分，则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满二从小分，小分满通法从大分，大分满纪法从度，命如前，则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也。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数满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术曰：日以纪法，月以月周，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分。日以减纪法，月以减月周，余为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为度。

推合朔交会月蚀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交会差率之数加

之，以会通去之，余则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数加之，满会通去之，余则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数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满会通去之，余则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数以下，入交限数以上者，朔则交会，望则月蚀。推合朔交会月蚀月在日道表里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下交会差率之数加之，倍会通去之，余不满会通者，纪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纪首里，天正合朔月在里。满会通去之，表在里，里在表。

求次月，以通数加之，满会通去之，加里满在表，加表满在里。先交会后月蚀者，朔在表则望在表，朔在里则望在里。先月蚀后交会者，看食月朔在里则望在表，朔在表则望在里。交会月蚀如朔望会数以下，则前交后会；如入交限数以上，则前会后交。其前交后会近于限数者，则豫伺之前月；前会后交近于限数者，则后伺之后月。

求去交度术曰：其前交后会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则却去交度也。其前会后交者，以去交度分减会通，余如日法而一，所得则前去交度，余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虽交不蚀也。十以下是蚀，十以上亏蚀微少，光晷相及而已。亏之多少，以十五为法。

求日蚀亏起角术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后会者，亏蚀西南角起；先会后交者，亏蚀东南角起。其月在内道，先交后会者，亏食西北角起；先会后交者，亏食东北角起。亏食分多少，如上以十五为法。会交中者，蚀尽。月蚀在日之冲，亏角与上反也。

月行迟疾度 损益率 盈缩积分 月行分一日 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盈初 二百八十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积分一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 二百七十七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积分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一 二百七十四四日 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盈积分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一五日 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积分三十九万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七六日 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积分四十五万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七日 十三度七分 损 盈积分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八日 十三度一分 损六 盈积分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九日 十二度十六分 损十 盈积分四十五万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十日 十二度十三分 损十三 盈积分四十一万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损十五 盈积分三十五万一千四十三 二百三十九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损十八 盈积分二十八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十三日 十二度五分 损二十一 盈积分二十万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三十四日 十二度三分 损二十三 盈积分十万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十五日 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缩初 二

百三十三十六日 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缩积分九万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十七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缩积分十八万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十八日 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缩积分二十五万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十九日 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缩积分三十二万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二十日 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缩积分三十七万三千八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六廿一日 十三度三分 益四 缩积分四十一万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廿二日 十三度七分 损 缩积分四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廿三日 十三度十二分 损五 缩积分四十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廿四日 十三度十八分 损十一 缩积分四十万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廿五日 十四度五分 损十七 缩积分三十五万五千六百二 二百七十一廿六日 十四度十一分 损二十三 缩积分二十七万八千九十九 二百七十七廿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损二十四 缩积分十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 二百七十八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损二十五 缩积分六万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

有小分六百二 有小分二百

十六 二十六

推合朔交会月蚀入迟疾历术曰：置所入纪朔积分，以所入纪下迟疾差率之数加之，以通周去之，余满日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则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余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余三千四百八十九。日余满日法成日，日满二十七去之。又除余如周日余，日余不足者，减一日，加周虚。

推合朔交会月蚀定大小余：以入历日余，乘所入历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为定积分。以章岁减所入历月行分，余以除之，所得以盈减缩加本小余。加之满日法者，交会加时在后日；减之，不足者，交会加时在前日。月蚀者，随定大小余为日加时。入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余乘缩积分，为定积分。以率损乘入历日余，又以周日日余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损定积分，余为后定积分。以章岁减周日月行分，余以周日日余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后定积分，所得以加本小余，如上法。

推加时：以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得一辰，数从子起，算外，则朔望加时所在辰也。有余不尽者四之，如日法而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有余者三之，如日法而一为强，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满半法废弃

之。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强者为少弱，以之并少为半弱，以之并半为太弱，以之并太为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则各得其少、太、半及强、弱也。其月蚀望在中节前后四日以还者，视限数；五日以上者，视间限。定小余如间限、限数以下者，以算上为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六 觜二 参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方七十五度中节 日所在度 日行黄道去极度 日中晷景冬至十一月中 斗二十一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小寒十二月节 女二少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大寒十二月中 虚五半弱 百一十太弱 丈一尺立春正月节 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雨水正月中 室八太强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惊蛰二月节 壁八强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春分二月中 奎十四少强 八十九少强 五尺二寸五分清明三月节 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谷雨三月中 昴二太 七十七太强 三尺二寸立夏四月节 毕六太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小满四月中 参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芒种五月节 井十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夏至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强六十七强 尺五寸小暑六月节 柳三太强 六十七太强 尺七寸大暑六月中 星四强 七十 二尺立秋七月节 张十二少 七十三半强 二尺五寸五分处暑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强 三尺三寸三分白露八月节 轸六太 八十四少强 四尺三寸五分秋分八月中 角五弱 九十半强 五尺五寸寒露九月节 亢八半弱 九十六太强 六尺八寸五分霜降九月中 氐十四少强 百二少强 八尺四寸立冬十月节 尾四半强 百七少强 丈小雪十月中 箕一太强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大雪十一月节 斗六 百一十三太强 丈二尺五寸六分中节 昼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冬至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强小寒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娄六半强 氐七强大寒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太强 心半立春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毕五少弱 尾七半弱雨水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参六半弱 箕半弱

惊蛰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 斗初少春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清明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谷雨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张十七 牛六半立夏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小满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太弱 危太弱芒种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强夏至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强小暑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太强 奎二太强大暑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强 娄三太立秋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太强 胃九太弱处暑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 毕三太白露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强 参五少强秋分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强寒露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太 鬼三少强霜降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虚六太 星三太立冬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强 张十五太强小雪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强 翼十五太大雪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强 轸十五少强

右中节二十四气，如术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节，加节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为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得一为少，不尽少三之，如法为强。所以减其节气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术：五星者，木曰岁星，火曰荧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迟有疾，有留有逆。曩自开辟，清浊始分，则日月五星聚于星纪。发自星纪，并而行天，迟疾留逆，互相逮及。星与日会，同宿共度，则谓之合。从合至合之日，则谓之终。各以一终之日与一岁之日，通分相约，终而率之，岁数岁则谓之合终岁数，岁终则谓之合终合数。二率既定，则法数生焉。以章岁乘合数为合月法，以纪法乘合数为日度法，以章月乘岁数为合月分，如合月法为合月数，合月之余为月余。以通数乘合月数，如日法而一为大余，以六十去大余，余为星合朔大余。大余之余为朔小余。以通数乘月余，以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数也。余以通法约之，为入月日。以朔小余减日法，余为朔虚分。以历斗分乘合数，为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数减岁数，余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则行星度数也，余则度余。金、水以周天乘岁数，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则行星度数也，余则度余。

木：合终岁数，千二百五十五。

合终合数，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万七千六百七。

合月数，十三。

月余，万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余，二十三。

朔小余，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余，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虚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余，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

火：合终岁数，五千一百五。

合终合数，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万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万一千八十四。

合月数，二十六。

月余，二万三。

朔大余，四十七。

朔小余，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十三。

日余，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

朔虚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百八万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余，百四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终岁数，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终合数，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万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合月数，十二。

月余，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余，五十四。

朔小余，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余，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虚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百七十三万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十二。

度余，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终岁数，千九百七。

合终合数，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数，九。

月余，四万三百一十。

朔大余，二十五。

朔小余，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余，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

朔虚分，千二十四。

斗分，百八万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余，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终岁数，一千八百七十。

合科合数，万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数，一。

月余，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余，二十九。

朔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余，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虚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万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余，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

推五星术曰：置壬辰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合终合数乘之，满合终岁数得一，名积合，不尽名合余。以合终合数减合余，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无所得，合其年。余以减合终合数，为度分。金、水积合，偶为晨，奇为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数月余各乘积合，余满合月法从月，为积月，不尽为月余。以纪月除积月，所得算外，所入纪也，余为入纪月。副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以减入纪月，余以岁中去之，余为入岁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闰交际，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数乘入纪月，满日法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十去积日，余为大余，命以所入纪，算外，星合朔日也。推入月日：以通数乘月余，合月法乘朔小余，并之，通法约之，所得满日度法得一，则星合入月日也，不满为日余。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度，不尽为余，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后合月，以月数加入岁月，以余加月余，余满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满岁中，即在其年；满去之，有闰计焉，余为后年；再满，在后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求后合朔，以朔大小余数加合朔月大小余，其月余上成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一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法。求后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入月日及余，余满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余满其虚分者，去一日；后小余满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满，去三十日，其余则后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后合度，以度数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与日合，伏，顺，十六日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顺，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复留二十七日。复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复顺。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曰前，夕伏西方。顺，十六日

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与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复留十一日。复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复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七十二日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万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与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顺，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复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复顺，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与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而逆。迟，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顺，迟，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顺。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后，而晨伏东方。顺，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与日合，伏，顺，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顺。迟，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顺。益迟，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与日合。凡再合一终，

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万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与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见东方，在日后。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顺，迟，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顺。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与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与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见西方，在日前。顺，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顺。迟，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与日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历步术：以法伏日度余，加星合日度余，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全，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及度余也。以星行分母乘见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尽，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当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除斗分，以行母为率。分有损益，前后相御。

凡五星行天，迟疾留逆，虽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顺，难以术推。月之行天，犹有迟疾，况五星乎！唯日之行天有常，进退有率，不迟不疾，不外不内，人君德也。

求木合终岁数法，以木日度法乘一木终之日，内分，周天除之，即得也。求木合终合数法，以木日度法乘周天，满纪法，所得复以周天除之，即得。五星皆放此也。

魏黄初元年十一月小，己卯蔀首，己亥岁，十一月己卯朔旦冬至，臣伟上。”

刘氏在蜀，不见改历，当是仍用汉《四分法》。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于东莱徐岳字公河。故孙氏用《乾象历》，至于吴亡。

晋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气而奉其囗终，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金生于己，事于酉，终于丑，宜祖以酉日，腊以丑日。改《景初历》为《泰始历》。”奏可。

史臣按，邹衍五德，周为火行。衍生在周时，不容不知周氏行运。且周之为历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国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详。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相生为义。据以为言，不得出此二家者。假使即刘向之说，周为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运。若不相胜，则克木者金；相生则木实生火。秦氏乃称水德，理非谬然，斯则刘氏所证为不值矣。臣以为张苍虽是汉臣，生与周接，司秦柱下，备睹图书。且秦虽灭学，不废术数，则有周遗文虽不毕在，据汉水行，事非虚作。贾谊《取秦》云："汉土德。"盖以是汉代秦。详论二说，各有其义。张苍则以汉水胜周火，废秦不班五德。贾谊则以汉土胜秦水，以秦为一代。论秦、汉虽殊，而周为火一也。然则相胜之义，于事为长。若同苍黜秦，则汉水、魏土、晋木、宋金；若同贾谊《取秦》，则汉土、魏木、晋金、宋火也。难者云："汉高断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杀白帝子，然则汉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盖由汉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难者又曰："向云五德相胜，今复云土为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胜之义，自有相生之义。不得以相胜废相生，相生废相胜也。相胜者，以土胜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义岂相关。"

崔寔《四人月令》曰：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合《祖赋序》曰：汉用丙午，魏用丁未，晋用孟月之酉。曰莫识祖之所由。说者云祈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于道者，君子行役，则列之于中路，丧者将迁，则称名于阶庭。或云，百代远祖，名谥凋灭，坟茔不复存于铭表，游魂不得托于庙祧，故以初岁良辰，建华盖，扬彩旌，将以招灵爽，庶众祖之来凭云尔。

晋江左时，侍中平原刘智，推三百年斗历改宪，以为《四分法》三百年而减一日，以百五十为度法，三十七为斗分。饰以浮说，以扶其理。江左中领军琅邪王朔之以其上元岁在甲子，善其术，欲以九万七千岁之甲子为开辟之始，何承天云"悼于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晷景，即用汉《四分法》，是以渐就乖差。其推五星，则甚疏阔。晋江左以来，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犹有前却。

宋太祖颇好历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

臣授性顽惰，少所关解。自昔幼年，颇好历数，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秘书监徐广，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

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许年。臣因比岁考校，至今又四十载。故其疏密差会，皆可知也。

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汉代杂候清台，以昏明中星，课日所在，虽不可见，月盈则蚀，必当其冲，以月推日，则躔次可知焉。舍易而不为，役心于难事，此臣所不解也。

《尧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则火中。又"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今季秋则虚中。尔来二千七百余年，以中星检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则尧冬令至，日在须女十度左右也。汉之《太初历》，冬至在牵牛初，后汉《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蚀检之，则《景初》今之冬至，应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诏，以土圭测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余。从来积岁及交州所上，检其增减，亦相符验。然则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则十九年七闰，数微多差。复改法易章，则用算滋繁，宜当随时迁革，以取其合。案《后汉志》，春分日长，秋分日短，差过半刻。寻二分在二至之间，而有长短，因识春分近夏至，故长；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杨伟不悟，即用之，上历表云："自古及今，凡诸历数，皆未能并己之妙。"何此不晓，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历》，以六百八为一纪，半之为度法，七十五为室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雨水为气初，以诸法闰余一之岁为章首。冬至从上三日五时。日之所在，移旧四度。又月有迟疾，合朔月蚀，不在朔望，亦非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缩定其小余，以正朔望之日。

伏惟陛下允迪圣哲，先天不违，劬劳庶政，寅亮鸿业，究渊思于往籍，探妙旨于未闻，穷神知化，罔不该览。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愿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谬有可采，庶或补正阙谬，以备万分。

诏曰："何承天所陈，殊有理据。可付外详之。"太史令钱乐之、兼丞严粲奏曰：

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历法》，以月蚀检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检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敕，使考月蚀，土圭测影，检署由来用伟《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检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卯，到十

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蚀，到四唱蚀既，在营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轸三度。以月蚀所冲考之，其日日应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蚀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冲考之，其日日应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蚀，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冲考之，其日日应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蚀，加时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蚀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许。《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冲，其日日应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蚀，加时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蚀，到三唱蚀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冲考之，则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半。凡此五蚀。以月冲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并不在斗二十一度少，并在斗十七度半间，悉如承天所上。

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测影。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后阴不见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极长。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极长。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后并阴不见。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极长。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极长。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极长。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极长。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极长。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后阴不见影。寻校前后，以影极长为冬至，并差三日。以月蚀检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测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间，又如承天所上。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于推交会时刻虽审，皆用盈缩，则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异。旧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传》所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后”。愚谓此一条自宜仍旧。

员外散骑郎皮延宗又难承天：“若晦朔定大小余，纪首值盈，则退一日，便应以故岁之晦，为新纪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旧术，不复每月定大小余，如延宗所难，太史所上。

有司奏：“治历改宪，经国盛典，爰及汉、魏，屡有变革。良由术无常是，取协当时。方今皇猷载晖，旧域光被，诚应综核晷度，以播维新。承天历术，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历》。”诏可。

志第三历下

《元嘉历法》：

上元庚辰甲子纪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岁，十九。

纪法，六百八。

章月，二百三十五。

纪月，七千五百二十。

章闰，七。

纪日，二十二万二千七十。

度分，七十五。

度法，三百四。

气法，二十四。

余数，一千五百九十五。

岁中，十二。

日法，七百五十二。

没余，三十六。

通数，二万二千二百七。

通法，四十七。

没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千六十四。

周天，十一万一千二十五。

通周，二万七百二十一。

周日日余，四百一十七。

周虚，三百三十五。

会数，一百六十。

交限数，八百五十九。

会月，九百二十九。

朔望合数，八十。

甲子纪第一 迟疾差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交会差八百七十七

甲戌纪第二 迟疾差三千四十三，交会差二百七十九

甲申纪第三 迟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交会差六百二十

甲午纪第四 迟疾差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五，交会差二十二

甲辰纪第五 迟疾差六百二十五，交会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纪第六 迟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交会差七百四

推入纪法：置上元庚辰尽所求年，以元法除之，不满元法，以纪法除之，余不满纪法，入纪年也。满法去之，得后纪。入甲午纪壬辰岁来，至今元嘉二十年岁在癸末，二百三十一年，算外。

推积月术：置入纪年数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岁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十二以上，其年闰。

推朔术：以通数乘积分，为朔积分，满日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命以纪，算外，所求年正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三百九十九，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即

次月朔也。小余三百五十三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法：加朔大余七，小余二百八十七，小分三，小分满四从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之得望，又加之得下弦。

推二十四气术：置入纪年算外，以余数乘之，满度法三百四为积没，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没，不尽为大余，命以纪，算外，所求年雨水日也。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度法从大余，次气日也。雨水在十六日以后者，如法减之，得立春。

推闰月法：以闰余减章岁，余以岁中乘之，满章闰得一，数从正月起，闰所在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御之。

立春正月节 限数一百九十四，间数一百九十

雨水正月中 限数一百八十六，间数一百八十二

惊蛰二月节 限数一百七十七，间数一百七十二

春分二月中 限数一百六十七，间数一百六十二

清明三月节 限数一百五十八，间数一百五十四

谷雨三月中 限数一百四十九，间数一百四十五

立夏四月节 限数一百四十二，间数一百三十九

小满四月中 限数一百三十六，间数一百三十四

芒种五月节 限数一百三十三，间数一百三十二

夏至五月中 限数一百三十一，间数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节 限数一百三十三，间数一百三十四

大暑六月中 限数一百三十六，间数一百三十九

立秋七月节 限数一百四十二，间数一百四十五

处暑七月中 限数一百四十九，间数一百五十三

白露八月节 限数一百五十七，间数一百六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数一百六十七，间数一百七十二

寒露九月节 限数一百七十七，间数一百八十二

霜降九月中 限数一百八十六，间数一百九十

立冬十月节 限数一百九十四，间数一百九十七

小雪十月中 限数二百，间数二百三

大雪十一月节限数二百五，间数二百六

冬至十一月中限数二百七，间数二百六

小寒十二月节限数二百五，间数二百三

大寒十二月中限数二百，间数一百九十七

推没灭术：因雨水积，以没余乘之，满没法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如前，所求年为雨水前没日也。求次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一百九十六，满没法从大余，命如前，雨水后没日也。雨水前没多在故岁，常有五没，官以没正之，一年常有五没或六没。小余尽为灭日也。雨水小余三十九以还，雨水六旬后乃有。

推土用事法：置立春大小余小分之数，减大余十八，小余七十九，小分十八，命以纪，算外，立春前土用事日也。大余不足加六十，小余不足减，减大余一，加度法而后减之。立夏、立冬求土用事皆如上法。

推日所在度法：以度法乘朔积度，不尽为分。命度起室二，次宿除之，算外，正月朔夜半日在度及分也。求次日，日加一度，经室去度分。

推月所在度法：以月周乘朔积日，周天去之，余满度法为积度，不尽为分，命度如前，正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一百三十三，大月加度三十五，分二百四十五，分满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次月朔月所在度及分也。历先月法：以十六除月行分为大

分，如所入迟疾加之，经室去度分。

推合朔月食术：置所求年积月，以会数一百六十乘之，以所入交会纪差二十二加之，满会月去之，余则其年正月朔去交分也。求次月，以会数加之，满会月去之。求望，加合数。朔望去交分如合数以下，交限数以上，朔则交会，望则月食。

推入迟疾历法：置所求年朔积分，所入迟疾差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五加之，满通周去之，余满日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所求年正月朔入历。求次月，加一日，日余七百三十四。求望，加十四日，日余五百七十五半。余满日法成一日，日满二十七去之，除日余如周日日余，不足减，减一日，加周虚。日满二十七而日余不满周日日余，为损。周日满去之，为入历一日。

推合朔月食定大小余法：以入历日余乘入历下损益率，入一日，益二十五是也。以损益盈缩积分，值损则损之，值益则益之。为定积分。以入历日余乘列差，满日法盈减缩加差法，为定差法。以除定积分，所得减加本朔望小余，值盈则减，缩则加之。为定小余。加之满日法，合朔月食进一日；减之不足减者，加日法而后减之，则退一日。值周日者，用周日定数。

推加时：以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得一辰，数从子起，算外，则朔望加时所在辰也。有余者四之，满日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半。又有余者三之，满日法得一为强，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满半法弃之。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者为小弱，以并少为半弱，以并半为太弱，以并太为一辰弱。以所在辰名之。

推合朔月食加时满刻法：各以百刻乘定小余，如日法而一；不尽什之，求分。先除夜漏之半，即昼漏加时刻及分也。昼漏尽，又入夜漏。在中节前后四日以还者，视限数。在中节前后五日以上者，视间限数。月食加时定小余不满限数、间数者，皆以算上为日。

月行迟疾度 损益率 盈缩积分 列差 差法一日 十四度十三分 益二十五 盈 二 二百六十二日 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万八千八百 三 二百五十八三日 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三万六千九十六 四 二百五十五四日 十四度四分 益十六 盈五万一千一百三十六 五 二百五十一五日 十三度十八分 益十一 盈六万三千一百六十八 五 二百四十六六日 十三度十三分 益六 盈七万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四十一七日 十三度七分 益 盈七万五千

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八日 十三度二分 损五 盈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三十九日 十二度十七分 损九 盈七万二千一百九十二 三 二百二十六十日 十二度十四分 损十二 盈六万五千四百二十四 三 二百二十三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损十五 盈五万六千四百 三 二百二十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损十八 盈四万五千一百二十 二 二百一十七十三日 十二度六分 损二十 盈三万一千五百八十四 二 二百一十五十四日 十二度四分 损二十二 盈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四 二 二百一十三十五日 十二度二分 益二十四 缩二 二百一十一十六日 十二度四分 益二十二 缩一万八千四十八 二 二百一十三十七日 十二度六分 益二十 缩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二 三 二百一十五十八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缩四万九千六百三十二 五 二百一十八十九日 十二度十四分 益十二 缩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六 六 二百二十三二十日 十三度一分 益六 缩七万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二十九廿一日 十三度七分 益缩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廿二日 十三度十二分 损五 缩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四十廿三日 十三度十六分 损九 缩七万二千一百九十二 四 二百四十四廿四日 十四度一分 损十三 缩六万五千四百二十四 四 二百四十八廿五日 十四度五分 损十七 缩五万五千六百四十八 三 二百五十二廿六日 十四度八分 损二十 缩四万二千八百六十四 三 二百五十五廿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损二十三 缩二万七千八百二十四 二 二百五十八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 损二十五定 缩一万五百二十八定备 二百六十定

小分一百三 损二百二十四 九万三千四百八 意差法二千

三百九

推合朔度：以章岁乘朔小余，满通法为大分，不尽为小分。以大分从朔夜半日日分，满度命如前，正月朔日月合朔所在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一百六十一，小分十四，小分满通法从大分，大分满度法从度。经室除度分。求望，加十四度，大分二百三十二，小分三十半。求望月所在度，加日度一百八十二，分一百八十九，小分二十三半。

推五星法：二十四气 日所在度 日中晷影 昼漏刻 夜漏刻雨水 室太强 八尺二寸二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惊蛰 壁一强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春分 奎七少强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清明 娄六半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谷雨 胃九太弱 三尽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立夏 昴十一弱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小满 毕十五少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芒种 井三半弱 一尺六

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夏至 井十八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小暑 鬼一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大暑 柳十二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立秋 张五半强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处暑 翼二半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白露 翼十七太弱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秋分 轸十五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寒露 亢一少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霜降 氐七半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立冬 心二半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小雪 尾十二太强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大雪 箕十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冬至 斗十四强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小寒 牛三半强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大寒 女十半强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立春 危四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二十四气 昏中星 明中星雨水 觜一少强 尾十一强惊蛰 井九半 箕四少弱春分 井二十九半强 斗四弱清明 柳十二太 斗十四半谷雨 张十 斗二十五半立夏 翼十太弱 女三少小满 轸十弱 虚二弱芒种 角十太弱 危七弱夏至 氐五少弱 室五少强小暑 房四太弱 壁六太弱大暑 尾八太弱 奎十二太弱立秋 箕三 胃二太弱处暑 斗三半 昴七太弱白露 斗十四半弱 毕十六半弱秋分 斗二十五少强 井九少强寒露 牛八半强 井二十九弱霜降 女十一半弱 柳十一半强立冬 危二弱 张八太弱小雪 危十三半强 翼八太强大雪 室九半强 轸八少强冬至 壁八太强 角七少强小寒 奎十五少 亢九大寒 胃四半强 氐十三太强立春 昴九少 心四强

推五星法：

合岁 合数 日度法 室分木 三百四十四 三百一十五 九万五千七百六十 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五火 四百五十九 二百一十五 六万五千三百六十 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五土 三百八十三 三百七十 一十一万二千四百八十 二万七千七百五十金 二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七 五万七百六十八 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水 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七万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五

木后元丙戌，晋咸和元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百十八年算上。

火后元乙亥，元嘉十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九年算上。

土后元甲戌，元嘉十一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年算上。

金后元甲申，晋太元九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六十年算上。

水后元乙丑，元嘉二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十九年算上。

推五星法：各设其元至所求年算上，以合数乘之，满合岁为积合，不尽曰合余，多者以合数除之，得一，星合往年，得二，合前往年，不满合数，其年。木、土、金则有往年合，火有前往年合，水一年三合或四合也。以合余减合数为度分，水度分满合岁则去之也。以周天十一万一千三十五乘度分，满日度法为积度，不尽曰度余。命度以室二，算外，星合所在度也。以合数乘其年，内雨水小余，并度余为日余，满日度法从积度为日，命以雨水，算外，星合日也。求星见日法，以法伏日及余木则十六日及金是也。加星合日及余，满日度法成一日，命如前，星见日也。求星见度法，以法伏度及余木则二度及余是也。加星合度及余，满日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所见度也。以星行分母木则二十三见也。乘见度余，满日度法得一，分乃日加所行分。木顺日行四分。分满其母成一度，逆顺母不同，木逆分母七也。当各乘度余，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经室去分，不足减者，破全度。五星室分各异，若在行分，各依室分去之。

木：初与日合，伏，十六日，日余四万一千七百八十，行二度，余七万七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见东方。去日十三度半强。顺，日行二十三分之四，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留，不行，二十六日而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又留二十六日。顺，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与日合。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日余八万三千五百六十，行星三十三度，余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五。

火：初与日合，伏，七十一日，日余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二半，行五十四度，度余四万九千四百三十，晨见东方。去日十七度半强。顺，疾，日行七分之五，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小迟，日行七分之四，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而大迟。日行七分之二，四十二日行十二度。留，不行，十二日而迟。日行十分之三，六十日退十八度。又留十二日。顺，迟，四十二日行十二度。小疾，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与日合。一终七百七十九日，日余四万九千六百二十五，行星四百一十四，度余三万三千五百。除一周，定四十九度，度余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五。

土：初与日合，伏，十八日，日余四千四百八十二半，行二度，度余四万六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见东方。去日十五度半强，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不行，三十六日而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又留三十六日。顺，八十四日行七度，夕伏西

方，日度余如初，与日合。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日余八千九百六十五，行星十二度，度余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五。

金：初与日合，伏，四十一日，日余四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五十一度，度余四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见西方。去日十度。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十二度而小迟。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又大迟。日行十五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而迟。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与日合。又六日退四度，晨见东方。逆，九日退六度。又留八日。顺，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小疾，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大疾，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与日合。一终五百八十三日，日余四万八千六百一。除一周，行星定二百一十八度，度余三万六千七十六。一合二百九十一日，余四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星如之。

水：初与日合，伏，十七日，日余七万一千二百一十半，行三十四度，度余七万一千二百一十半，见西方。去日十七度。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而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留，不行，四日，夕伏西方。伏十一日，退六度，而与日合。又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见东方。留四日。顺，迟，七日行五度。疾，十八日行二十四度，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与日合。一终一百一十五日，日余六万六千七百二十五，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余七万一千二百一十半，行星亦如之。盈加缩减，十六除月行分，日法除盈缩分，以减度分，盈加缩减。

推卦：因雨水大小余，加大余六，小余三百一十九，小余满三千六百四十八成日。日满二十七日余不足加减不加周虚。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书："今既改用《元嘉历》，漏刻与先不同，宜应改革。按《景初历》春分日长，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后昼漏率长于冬至前。且长短增减，进退无渐，非唯先法不精，亦各传写谬误。今二至二分，各据其正。则至之前后，无复差异。更增损旧刻，参以晷影，删定为经，改用二十五箭。请台勒漏郎将考验施用。"从之。

前世诸儒依图纬云，月行有九道。故画作九规，更相交错，检其行次，迟疾换易，不得顺度。刘向论九道云："青道二出黄道东，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东从青道；

立夏、夏至，南从赤道。秋白冬黑，各随其方。”按日行黄道，阳路也，月者阴精，不由阳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内，出入去黄道不得过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而一入一出矣。交于黄道之上，与日相掩，则蚀焉。汉世刘洪推检月行，作阴阳历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吴癸依洪法，制新术，令太史施用之。

《元嘉历》月行阴阳法：

阴阳历 损益率 兼数

一日 益十七 初

二日前限馀六百六十五微分一千七百三十八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益八 六十

六日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损二 七十三

九日 损六 七十一

十日 损十 六十五

十一日 损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损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後限馀二千一十九微分一千七十九 损十六 二十七

分日二千六百八十五半 损十六大大者五千三百

七十一分之三千四百七十二 十一

历周，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万一百九十。

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入阴阳历术曰：以会月去入纪积月，余以会数乘之，以所入纪交会差加之，周天乘之，满微分法为大分，不尽为微分。大分满周天去之，余不满历周者为入阳历。余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年正月合朔入历也。不尽为日余。

求次月，加二日，日余一千三百三十一，微分一千五百九十八，如法成日，日满十三去之，除日余如分日。阴阳历竟平入端，入历在前限余前，后限余后者，月行中道。

求朔弦望定数：各置入迟疾历盈缩定积分，以章岁乘之，差法除之，所得满通法为大分。不尽，以微分法乘之，如法为微分。盈减缩加阴阳日余，盈不足，以月周进退日而定，以定日余乘损益兼数，为加时定数。

推夜半入历：以差率朔小余，如微分法得一，以减入历余，不足，加月周而减之，却一日，却得分日，加其分，半微分为小分，即朔日夜半入历历余小分也。

求次日，加一日，日余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小分如会从余，余满月周去之，又加一日。历竟，下日余满分日去之，于入历初也。不满分日者，值之，加余一千二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为入次历。

求夜半定日：以朔小余减入迟疾历日余，不足一日，却得周日，加余四百一十七，即月夜半入历日及余也。以日余乘损益率，盈缩积分，为定积分。满通法为大分，不尽以会月乘之，如法为小分，以盈加缩减入阴阳日余，盈不足进退日而定也。以定日余乘损益率，如月周，以损益兼数，为夜半定数。

求昏明数：以损益率乘所近节气夜漏，二百而一为明，以减损益率为昏，而以损益夜半数为昏明定数也。

求月去黄道度：置加时若昏明定数，以十二除之为度，其余三而一为少，不尽为强，二少弱也。所得为月去黄道度。

大明六年，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上表曰：

古历疏舛，颇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以臣校之，三睹厥谬：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影，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乖失，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臣生属圣辰，逮在昌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

改易者，其一，以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为多，经二百年，辄差一日。节闰既移，则应改法，历纪屡迁，实由此条。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即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后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时姜岌以月蚀检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则七曜宿度渐与历舛。乖谬既著，辄应改制，仅合一时，莫能通远，迁革不已，又由此条。今令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

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斗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其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在此岁。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上元之岁，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并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亦置纪差，裁合朔气而已。条序纷互，不及古意。今设法，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则合璧之曜，信而有征，连珠之晖，于是乎在，群流共源，实精古法。

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县象著明，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练始终，大存整密，革新变旧，有约有繁。用约之条，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顾非谬然。何者？夫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之为体，非细不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非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窃恐赞有然否，每崇远而随近；论有是非，或贵耳而遗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异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万一可采，伏愿颁宣群司，赐垂详究，庶陈锱铢，少增盛典。

○历法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元法，五十九万二千三百六十五。

纪法，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岁，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闰，一百四十四。

闰法，十二。

月法，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余数，二十万七千四十四。

岁余，九千五百八十九。

没分，三百六十万五千九百五十一。

没法，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六十四。

虚分，万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万六千八百一十。

会周，七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术：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章月乘之，满章岁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闰。以月法乘积月，满日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大余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余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九十，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满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求弦望：加朔大余七，小余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满四从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后月朔也。

推闰术：以闰余减章岁，余满闰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闰所在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为正。推二十四气术：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大余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满六从小余，小余满纪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气日也。求土用事：加冬至大余二十七，小余万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又加大余九十一，小余万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推没术：以九十乘冬至小余，以减没分，满没法为日，不尽为日余，命日以冬至，算外，没日也。

求次没，加日六十九，日余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二，余满没法从日，次没日也。日余尽为灭。

推日所在度术：以纪法乘朔积日为度实，周天去之，余满纪法为积度，不尽为度余，命以虚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虚去度分。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余，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小分满法从行分，行分满法从度。求次日，加一度。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术：以朔小余乘百二十四为度余。又以朔小余乘八百六十为微分。微分满月法从度余，度余满纪法为度，以减朔夜半日所在，则月所在度。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余三万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余万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虚去度分也。

迟疾历：

月行度 损益率 盈缩积分 差法一日 十四行分十三 益七十 盈初 5304二日 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六 5270三日 十四八 益五十七 盈三百五十五万七百六 5219四日 十四四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万八千二百八 5151五日 十三二十二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五十七 5066六日 十三十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一 4981七日 十三十一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万二千七百一十 4879八日 十三五 损九 盈七百九十四万九百五十二 4777九日 十二二十二 损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万七千四百一十五 4675十日 十二十六 损三十九 盈七百七万二千一百 4573十一日 十二十一 损五十二 盈六百三万五千七 4488十二日 十二八 损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万三千一百 4437十三日 十二六 损六十五 盈三百九万三百二 4403十四日 十二四 损七十 盈百三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 4369十五日 十二五 益六十七 缩四十五万七千六十九 4368十六日 十二七 益六十二 缩二百二十三万七百五十五 4420十七日 十二十 益五十五 缩三百八十七万五百一十四 4471十八日 十二十四 益四十四 缩五百三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五 4539十九日 十二十九 益三十二 缩六百四十八万四百四 4624二十日 十三一 益十九 缩七百三十一万六千六百八 4709二十一日 十三七 益四 缩七百八十一万七千九百九十六 4811二十二日 十三十三 损十一 缩七百九十一万七千六百七 4913二十三日 十三十九 损二十七 缩七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四十 5015二十四日 十四一 损三十九 缩六百九十万一千四百九十五 5100二十五日 十四六 损五十二 缩五百八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五 5185二十六日 十四十 损六十二 缩四百四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九 5253二十七日 十四十二 损六十七 缩二百八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二 5287二十八日 十四十四 损七十四 缩百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九 5321

推入迟疾历术：以通法乘朔积日为通实，通周去之，余满通法为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余皆万一千七百四十六。历满二十七日，日余万四千六百三十一，则去之。

求次日，加一日。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历日余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满纪法为度，不尽为度余，以盈加缩减平行度及余为定度。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纪法进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迟疾加之，虚去分如上法。

阴阳历 损益率 兼数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损二 七十二

九日 损六 七十

十日 损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损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损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损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损十六 十

推入阴阳历术：置通实以会周去之，不满交数三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半为朔入阳历分，满去之，为朔入阴历分。各满通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余皆二万七百七十九。历满十三日，日余万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则去之。阳竟入阴，阴竟入阳。求次日，加一日。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余，满三百三为日余，不尽倍之为小分，则朔差数也。加一十四日，日余二万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满六百六从日余，日余满通法为日，即望差数也。又加之，后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阴阳历日及余，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数加之，小分满六百六从日余，日余满通法从日，日满一历去之。命日算外，则朔望加时入历也。朔望加时入历一日，日余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余万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则交会，望则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余：令差数日余加夜半入迟疾历余，日余满通法从日，则朔望加时入历也。以入历余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法而一，以盈减缩加本朔望小余，为定小余。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日法进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时：以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时所在辰也。有余者四之，满日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有余者三之，满日法得一为强，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者为少弱，以并太为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阴阳历余乘损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损益兼数为定，定数十二而一为度，不尽三而一，为少、半、太。又不尽者，一为强，二为少弱，则月去日道数也。阳历在表，阴历在里。

表略

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数加夜半日所在，则中星度也。

推五星术：木率：千五百七十五万三千八十二。火率：三千八十万四千一百九十六。土率：千四百九十三万三百五十四。金率：二千三百六万一十四。水率：四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四。推五星术：置度实各以率去之，余以减率，其余如纪法而一，为入岁日，不尽为日余。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以入岁日及余从天正朔日积度及余，满纪法从度，满三百六十余度分则去之，命以虚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求星见日术：以伏日及余，加星合日及余，余满纪法从日，命如前，见日也。求星见度术：以伏度及余，加星合度及余，余满纪法从度，入虚去度分，命如前，星见度也。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余，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满法从度，留者因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从行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虚，则加之。

木：初与日合，伏，十六日，余万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余

三万七千五百四，晨见东方。从，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从，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日余三万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余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初与日合，伏，七十二日，日余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余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见东方。从，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迟，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大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又留十日。从，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七百八十日，日余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余三万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余万九千八百九。

土：初与日合，伏，十七日，日余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余万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见东方。行顺，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从，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日余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余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初与日合，伏，三十九日，余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余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迟，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留九日。迟，日行十六分，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与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见东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从，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五百八十三日，日余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余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二。一合，二百九十一日，日余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初与日合，伏，十四日，日余三万七千一百十五，行三十度，度余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迟，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十二分。留二日。迟，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

与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见东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从，迟，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一终，百一十五日，日余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余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岁，岁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虚度之初，阴阳迟疾，并自此始。

世祖下之有司，使内外博议，时人少解历数，竟无异同之辨。唯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议，以为：

三精数微，五纬会始，自非深推测，穷识晷变，岂能刊古革今，转正圭宿。案冲之所议，每有违舛，窃以愚见，随事辨问。案冲之新推历术，“今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臣法兴议：夫二至发敛，南北之极，日有恆度，而宿无改位。古历冬至，皆在建星。战国横骛，史官丧纪，爰及汉初，格候莫审，后杂觇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与古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终无毫忒。《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维四仲，则中宿常在卫阳，羲、和所以正时，取其万世不易也。冲之以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违半次，则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诗》“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时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节也。若冬至审差，则豳公火流，晷长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昼漏五十三刻，此诡之甚也。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就如冲之所误，则星无定次，封有差方。名号之正，古今必殊，典诰之音，代不通轨，尧之开、闭，今成建、除。今之寿星，乃周之鹑尾，即时东壁，已非玄武，轸星顿属苍龙，诬天痛经，乃至于此。

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臣法兴议：夫日有缓急，故斗有阔狭，古人制章，立为中格，年积十九，常有七闰，晷或虚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闰坏章，倍减余数，则一百三十九年二月，于四分之科，顿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辄失一闰。夫日少则先时，闰失则事悖。窃闻时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历数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

冲之又命上元日度发自虚一，云虚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兴议：冲之既云冬至岁差，又谓虚为北中，舍形责影，未足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虚，则黄道弥远，东北当为黄钟之宫，室壁应属玄枵之位，虚宿岂得复为北中乎？曲使分至屡迁，而星

次不改，招摇易绳，而律吕仍往，则七政不以玑衡致齐，建时亦非摄提所纪，不知五行何居，六属安托？

冲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兴议：夫置元设纪，各有所尚，或据文于图谶，或取效于当时。冲之云，“群氏纠纷，莫审其会”。昔《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景初》壬辰，晦无差光；《元嘉》庚辰，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

冲之又令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为始。臣法兴议：夫交会之元，则食既可求，迟疾之际，非凡夫所测。昔贾逵略见其差，刘洪觕著其术。至于疏密之数，莫究其极。且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即如岁星在轸，见超七辰，术家既追算以会今，则往之与来，断可知矣。《景初》所以纪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设后元者，其并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冲之既违天于改易，又设法以遂情，愚谓此治历之大过也。

臣法兴议：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离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违，其一终之理，日数宜同。冲之通周与会周相觉九千四十，其阴阳七十九周有奇，迟疾不及一匝。此则当缩反盈，应损更益。

冲之随法兴所难辩折之曰：

臣少锐愚尚，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圆旧误，张衡述而弗改；汉时斛铭，刘歆诡谬其数，此则算氏之剧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数，《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谓测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谬，斯又历家之甚失也。及郑玄、阚泽、王蕃、刘徽，并综数艺，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众谬，理据炳然，易可详密，此臣以俯信偏识，不虚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历，二至先天，闰移一月，五星见伏，或违四旬，列差妄设，当益反损，皆前术之乖远，臣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讨其源，删滞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讥诋，不其惜乎！寻法兴所议六条，并不造理难之关楗。谨陈其目。

其一，日度岁差，前法所略，臣据经史辨正此数，而法兴设难，征引《诗》《书》，三事皆谬。其二，臣校晷景，改旧章法，法兴立难，不能有诘，直云“恐非浅虑，所可穿凿”。其三，次改方移，臣无此法，求术意误，横生嫌贬。其四，历上元年甲子，术体明整，则苟合可疑。

其五，臣其历七曜，咸始上元，无隙可乘，复云“非凡夫所测”。其六，迟疾阴阳，法兴所未解，误谓两率日数宜同。凡此众条，或援谬目讥，或空加抑绝，未闻折正之谈，厌心之论也。谨随诘洗释，依源征对。仰照天晖，敢罄管穴。

法兴议曰：“夫二至发敛，南北之极，日有恆度，而宿无改位。故古历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汉之际，畴人丧业，曲技竞设，图纬实繁，或借号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圣贤以神其说。是以谶记多虚，桓谭知其矫妄；古历舛杂，杜预疑其非直。按《五纪论》黄帝历有四法，颛顼、夏、周并有二术，诡异纷然，则孰识其正，此古历可疑之据一也。夏历七曜西行，特违众法，刘向以为后人所造，此可疑之据二也。殷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凿度》云殷历以八十一为日法。若《易纬》非差，殷历必妄，此可疑之据三也。《颛顼》历元，岁在乙卯，而《命历序》云：“此术设元，岁在甲寅。”此可疑之据四也。《春秋》书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据历，非周则鲁。以周历考之，检其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二历并乖，则必有一伪，此可疑之据五也。古之六术，并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则后天。以食检之，经三百年，辄差一日。古历课今，其甚疏者，朔后天过二日有余。以此推之，古术之作，皆在汉初周末，理不得远。且却校《春秋》，朔并先天，此则非三代以前之明征矣，此可疑之据六也。寻《律历志》，前汉冬至日在斗牛之际，度在建星，其势相邻，自非帝者有造，则仪漏或阙，岂能穷密尽微，纤毫不失。建星之说，未足证矣。

法兴议曰：“战国横骛，史官丧纪，爰及汉初，格候莫审，后杂觇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与古历相符也。逮至景初，终无毫忒。”冲之曰：古术讹杂，其详阙闻，乙卯之历，秦代所用，必有效于当时，故其言可征也。汉武改创，检课详备，正仪审漏，事在前史，测星辨度，理无乖远。今议者所是不实见，所非徒为虚妄，辨彼骇此，既非通谈，运今背古，所诬诚多，偏据一说，未若兼今之为长也。《景初》之法，实错五纬，今则在冲口，至曩已移日。盖略治朔望，无事检候，是以晷漏昏明，并即《元和》，二分异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谬矣。

法兴议曰：“《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则中宿常在卫阳，羲、和所以正时，取其万代不易也。冲之以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冲之曰：《书》以上四星昏中审分至者，据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详易准，流见之势，中天为极。先儒注述，其义佥同，而法兴以为《书》说四星，皆

在卫阳之位，自在巳地，进失向方，退非始见，迂回经文，以就所执，违训诡情，此则甚矣。舍午称巳，午上非无星也。必据中宿，余宿岂复不足以正时。若谓举中语兼七列者，觜参尚隐，则不得言，昴星虽见，当云伏矣，奎娄已见，复不得言伏见囗囗不得以为辞，则名将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当实谨检经旨，直云星昴，不自卫阳，卫阳无自显之义，此谈何因而立。苟理无所依，则可愚辞成说，曾泉、桑野，皆为明证，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复再三，窃深叹息。

法兴议曰："其置法所在，近违半次，则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度，法兴所是，唯征古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无显证，而虚贬臣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骇也。又年数之余有十一月，而议云九月，涉数每乖，皆此类也。月盈则食，必在日冲，以检日则宿度可辨，请据效以课疏密。按太史注记，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蚀尽，在鬼四度，以冲计之，日当在牛六。依法兴议："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蚀尽，在斗二十六度，以冲计之，日当在井三十，依法兴议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蚀，在奎十一度，以冲计之，日当在角二；依法兴议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蚀尽，在胃宿之末，以冲计之，日当在氐十二；依法兴议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蚀，皆与臣法符同，纤毫不爽，而法兴所据，顿差十度，违冲移宿，显然易睹。故知天数渐差，则当式遵以为典，事验昭晰，岂得信古而疑今。

法兴议曰："在《诗》'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时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节也。若冬至审差，则豳公火流，晷长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昼漏五十三刻，此诡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议三条皆谬。《诗》称流火，盖略举西移之中，以为惊寒之候。流之为言，非始动之辞也。就如始说，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则火星之中，当在大暑之前，岂邻建申之限。此专自攻纠，非谓矫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复在卫阳之地乎？又谓臣所立法，楚宫之作，在九月初。按《诗》传笺皆谓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则中天之正，当在室之八度。臣历推之，元年立冬后四日，此度昏中，乃处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议者之意，盖误以周世为尧时，度差五十，故致此谬。小雪之节，自信之谈，非有明文可据也。

法兴议曰："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就如冲之所误，则星无定次，卦有差方，名号之正，古今必殊，典诰之音，时不通轨。尧之开、闭，今成建、除，今之寿星，乃周之鹑

尾也。即时东壁，已非玄武，轸星顿属苍龙，诬天背经，乃至于此。”冲之曰：臣以为辰极居中，而列曜贞观，群像殊体，而阴阳区别，故羽介咸陈，则水火有位，苍素齐设，则东西可准，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号也。何以明之？夫阳爻初九，气始正北，玄武七列，虚当子位。若圆仪辨方，以日为主，冬至所舍，当在玄枵；而今之南极，乃处东维，违体失中，其义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称，则卯酉以生杀定号，岂得春躔义方，秋丽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兹以言，因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于四时，景纬环序，日不独守故辙矣。至于中星见伏，记籍每以审时者，盖以历数难详，而天验易显，各据一代所合，以为简易之政也。亦犹夏礼未通商典，《濩》容岂袭《韶》节，诚天人之道同差，则艺之兴，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称建，谅以气之所本，名随实著，非谓斗杓所指。近校汉时，已差半次，审斗节时，其效安在。或义非经训，依以成说，将纬候多诡，伪辞间设乎？次随方名，义合宿体。分至虽迁，而厥位不改，岂谓龙火贸处，金水乱列，名号乖殊之讥，抑未详究。至如壁非玄武，轸属苍龙，瞻度察晷，实效咸然。《元嘉历法》，寿星之初，亦在翼限，参校晋注，显验甚众。天数差移，百有余载，议者诚能驰辞骋辩，令南极非冬至，望不在冲，则此谈乃可守耳。若使日迁次留，则无事屡嫌，乃臣历之良证，非难者所宜列也。寻臣所执，必据经史，远考唐典，近征汉籍，谶记碎言，不敢依述，窃谓循经之论也。月蚀检日度，事验昭著，史注详论，文存禁阁，斯又稽天之说也。《尧典》四星，并在卫阳，今之日度，远淮元和，诬背之诮，实此之谓。

法兴议曰：“夫日有缓急，故斗有阔狭，古人制章，立为中格，年积十九，常有七闰，晷或盈虚，此不可革。冲之削闰坏章，倍减余数，则一百三十九年二月，于四分之科，顿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辄失一闰。夫日少则先时，闰失则事悖。窃闻时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历数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冲之曰：按《后汉书》及《乾象说》，《四分历法》，虽分章设篰创自元和，而晷仪众数定于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长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寻冬至南极，日晷最长，二气去至，日数既同，则中影应等，而前长后短，顿差四寸，此历景冬至后天之验也。二气中影，日差九分半弱，进退均调，略无盈缩。以率计之，二气各退二日十二刻，则晷影之数，立冬更短，立春更长，并差二寸，二气中影俱长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历置冬至，后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时历丁丑冬至，加时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减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后三十八刻。又臣测景历纪，躬辨分寸，铜表坚刚，暴润不

动，光晷明洁，纤毫尽然。据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强，折取其中，则中天冬至，应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后二日影相减，则一日差率也。倍之为法，前二日减，以百刻乘之为实，以法除实，得冬至加时在夜半后三十一刻，在《元嘉历》后一日，天数之正也。量检竟年，则数减均同，异岁相课，则远近应率。臣因此验，考正章法。今以臣历推之，刻如前，窃谓至密，永为定式。寻古历法并同《四分》，《四分》之数久则后天，经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汉载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来，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诚有效于天也。章岁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术，非见经典。而议云此法自古，数不可移。若古法虽疏，永当循用，谬论诚立，则法兴复欲施《四分》于当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谓今所革创违舛失衷者，未闻显据有以矫夺臣法也。《元嘉历》术，减闰余二，直以袭旧分粗，故进退未合。至于弃盈求正，非为乖理。就如议意，率不可易，则分无增损，承天置法，复为违谬。节气蚤晚，当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觉其非，横谓臣历为失，知日少之先时，未悟增月甚惑也。诚未睹天验，岂测历数之要，生民之本，谅非率意所断矣。又法兴始云穷识晷变，可以刊旧革今，复谓晷数盈虚，不可为准，互自违伐，罔识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绝于心目，未详历纪何因而立。案《春秋》以来千有余载，以食检朔，曾无差失，此则日行有恆之明征也。且臣考影弥年，穷察毫微，课验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为千岁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实矣。日有缓急，未见其证，浮辞虚贬，窃非所惧。

法兴议曰："冲之既云冬至岁差，又谓虚为北中，舍形责影，未足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虚，则黄道弥远，东北当为黄钟之宫，室壁应属玄枵之位，虚宿岂得复为北中乎？曲使分至屡迁，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绳，而律吕仍往，则七政不以玑衡致齐，建时亦非摄提所纪，不知五行何居，六属安托。"冲之曰：此条所嫌，前牒已详。次改方移，虚非中位，繁辞广证，自构纷惑，皆议者所谬误，非臣法之违设也。七政致齐，实谓天仪，郑、王唱述，厥训明允，虽有异说，盖非实义。

法兴议曰："夫置元设纪，各有所尚，或据文于图谶，或取效于当时。冲之云'群氏纠纷，莫审其会。'昔《黄帝》辛卯，日月不过，《颛顼》乙卯，四时不忒，《景初》壬辰，晦无差光，《元嘉》庚辰，朔无错景，岂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谓为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历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谶乖说，训义非所取，虽验当时，不能通远，

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体明理正。未详辛卯之说何依，古术诡谬，事在前牒，溺名丧实，殆非索隐之谓也。若以历合一时，理无久用，元在所会，非有定岁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载籍沦逸，《春秋》汉史，咸书日蚀，正朔详审，显然可徵。以臣历检之，数皆协同，诚无虚设，循密而至，千载无殊，则虽远知矣。备阅曩法，疏越实多，或朔差三日，气移七晨，未闻可以下通于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说以为非正，今值甲子，议者复疑其苟合，无名之岁，自昔无之，则推先者，将何从乎？历纪之作，几于息矣。夫为合必有不合，愿闻显据，以核理实。

法兴曰："夫交会之元，则蚀既可求，迟疾之际，非凡夫所测。昔贾逵略见其差，刘洪粗著其术，至于疏密之数，莫究其极。且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即如岁星在轸，见超七辰，术家既追算以会今，则往之与来，断可知矣。《景初》所以纪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设后元者，其并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冲之既违天于改易，又设法以遂情，愚谓此治历之大过也。"冲之曰：迟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刘、贾能述，则可累功以求密矣。议又云"五纬所居，有时盈缩"。"岁星在轸，见超七辰"。谓应年移一辰也。案岁星之运，年恆过次，行天七匝，辄超一位。代以求之，历凡十法，并合一时，此数咸同，史注所记，天验又符。此则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为衍度滥徙，顿过其冲也。若审由盈缩，岂得常疾无迟。夫甄耀测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验来，准以实见，据以经史。曲辩碎说，类多浮诡，甘、石之书，互为矛盾。今以一句之经，诬一字之谬，坚执偏论，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厌也。算自近始，众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后元，实以奇偶不协，故数无尽同，为遗前设后，以从省易。夫建言倡论，岂尚矫异，盖令实以文显，言势可极也。稽元曩岁，群数咸始，斯诚术体，理不可容讥；而讥者以为过，谬之大者。然则《元嘉》置元，虽七率舛陈，而犹纪协甲子，气朔俱终，此又过谬之小者也。必当虚立上元，假称历始，岁违名初，日避辰首，闰余朔分，月纬七率，并不得有尽，乃为允衷之制乎？设法情实，谓意之所安；改易违天，未睹理之讥者也。

法兴曰："日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离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违，其一终之理，日数宜同。冲之通同与会周相觉九千四十，其阴阳七十九周有奇，迟疾不及一匝，此则当缩反盈，应损更益。"冲之曰：此议虽游漫无据，然言迹可检。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为月行之轨，当循一辙，环匝于天，理无差动也。然则交会之际，当有定所，岂

容或斗或牛，同丽一度。去极应等，安得南北无常。若日月非例，则八行之说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语甚未分，为交与疾对？为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蚀既当在盈缩之极，岂得损益，或多或少。若交与疾对，则在交之冲，当为迟疾之始，岂得入历或深或浅，倍半相违，新故所同，复摽此句，欲以何明。臣览历书，古今略备，至如此说，所未前闻，远乖旧准，近背天数，求之愚情，窃所深惑。寻迟疾阴阳不相生，故交会加时，进退无常，昔术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详矣。而法兴云日数同。窃谓议者未晓此意，乖谬自著，无假骤辩，既云盈缩失衷，复不备记其数，或自嫌所执，故泛略其说乎？又以全为率，当互因其分，法兴所列二数皆误，或以八十为七十九，当缩反盈，应损更益，此条之谓矣。总检其议，岂但臣历不密，又谓何承天法乖谬弥甚。若臣历宜弃，则承天术益不可用。法兴所见既审，则应革创。至非景极，望非日冲，凡诸新说，必有妙辩乎？

时法兴为世祖所宠，天下畏其权，既立异议，论者皆附之。唯中书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术，执据宜用。上爱奇慕古，欲用冲之新法，时大明八年也。故须明年改元，因此改历。未及施用，而宫车晏驾也。

志第四礼一

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凯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鹓、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

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

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

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于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硃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

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诏缺七字

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嘉□□《春秋左氏传》曰：“晋侯问襄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许诺。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贾、服说皆以为人君礼十二而冠也。《古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居东，以癸未岁反。《礼》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辞。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居东未反，成王冠弁以开金滕之书，时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按《礼》、《传》之文，则天子诸侯近十二，远十五，必冠矣。《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然汉氏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议。《志》曰“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褒新礼今不存。《礼仪志》又云：“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

皆于高庙。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按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礼》词曰“令月吉日”，又“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也。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晋礼亦有非必岁首也。《礼》冠于庙，魏以来不复在庙。然晋武、惠冠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晋穆帝、孝武将冠，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暠赞冠。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绛纱服，加衮服。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按仪注，一加帻冕而已。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冠。诏曰：“营道侯义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桢《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晋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礼纳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昏礼加纳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之。”尚书硃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唯给璋，余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非礼也。王者昏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说与《公羊》又不同，而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头毕罕并出。即用旧制，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毕罕之器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非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恆所上合于旧也。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

华恆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恆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也。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详推有典制，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

再拜承制诏。”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征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絺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请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亲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其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征羊一头，玄絺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晋氏江左，礼物多阙，后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

纳征，礼合用珪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若应用者，为各用一？为应用两？”博士裴昭明议：“案《周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郑玄注云：束帛，以仪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以虎豹皮各一具。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用。熊罴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帝道弘明，徽则光阐，储皇聘纳，宜准经诰。凡诸僻谬，并合详裁。虽礼代不同，文质或异，而郑为儒宗，既有明说，守文浅见，盖有惟疑。兼太常丞孙诜议以为：‘聘币之典，损益惟义，历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实均璧品，采豹之彰，义齐虎文，熊罴表祥，繁衍攸寄。今储后崇聘，礼先训远，皮玉之美，宜尽晖备。《礼》称束帛俪皮，则珪璋数合同璧，熊罴文豹，各应用二。’长兼国子博士虞龢议：‘案《仪》《礼》纳征，直云玄絺束帛杂皮而已。《礼记郊特牲》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珪璧宜仍旧各一也。’参诜、龢二议不异，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罴皮各二，以龢议为允。”诏可。

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临轩。其仪，太乐令宿设金石四厢之乐于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旄头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陛端门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端门。廷尉监、平分陛东、西中华门。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开殿之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升殿夹御座。尚书令以下应阶者以次入。治礼引大鸿胪入，陈九宾。漏上四刻，侍中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面。谒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鸿胪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谨具。”侍中称制曰：“可。”谒者赞拜，在位皆再拜。大鸿胪称臣一拜，仰奏：“请行事。”侍中称制曰；“可。”鸿胪举手曰：“可行事。”谒者引护当使者当拜者入就拜位。四厢乐作。将拜，乐止。礼毕出。官有其注。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

上代聘享之礼，虽颇见经传，然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载通所制

汉元会仪，纲纪粗举，施于今，又未周备也。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案何桢《许都赋》曰："元正大飨，坛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会赋》又曰："华幄映于飞云，硃幕张于前庭。絙青帷于两阶，象紫极之峥嵘。延百辟于和门，等尊卑而奉璋。"此则大飨悉在城外，不在宫内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如此，则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赋，本不在洛京。何云《许都赋》，时在许昌也。王赋又云"朝四国于东巡"，亦赋许昌正会也。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皞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皞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

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

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村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盾。”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茧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翘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终献，犹太常、光禄勋也。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

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坎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毕。”帝出。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乘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知也。江左以后，官有其注。

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汉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

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退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别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

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官生蚕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

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史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艺，以训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

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后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也。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术，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造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笃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

始。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实，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石，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

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又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畴昔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典谟是咏，岂不盛哉！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

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响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

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阴。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亹亹玄绪，翳焉莫抽，臣所以远寻伏念，寤寐永叹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

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值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思隆前美，顺通居方，导达物性，兴复儒肆，佥与后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贡去朔之饩羊，仲尼犹爱其礼。况名实兼丧，面墙一世者乎！若以当今急病，未遑斯典，权宜停废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旧准。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所上谬合，乞付外参议。

烈宗下诏褒纳，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实急，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余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扞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省。

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车驾亲率群司行养老之礼于太学。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今无其注，然汉礼具存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魏齐王正始中，齐王每讲经，使太常

释奠先圣先师于避雍，弗躬亲。晋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渊。元帝诏曰："吾识太子此事，祠讫便请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时，尝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县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国之备。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而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战陈之事。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搜田。献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遂以苗田，如搜之法。献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狝田。如搜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献禽以享蒸。搜者，搜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为苗除害而已。狝者，杀也。从秋气所杀多也。狩者，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

汉仪，立秋日，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以荐陵庙，名曰貙刘。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硃鬣，躬执弩射牲。太宰令以获车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以束帛赐武官，肄孙、吴兵法战陈之仪，率以为常。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今兵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亲金鼓以令进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东郊。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后蕃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搜于宣武场，主胄奉诏列奏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

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备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著袴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缨。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司马之后。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都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诸曹令史干，督摄纠司，校猎非违。至日，会于宣武场，列为重围。设留守填街位于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为上。设从官位于云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以西为上。设先置官位于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以北为上。设先置官还位于广莫门外道之东西，以南为上。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上水一刻，奏："搥一鼓。"为一严。上水二刻，奏："搥二鼓。"为再严。殿中侍御史奏开东中华云龙门，引仗为小驾卤簿。百官非校猎之官，著硃服，集列广莫门外。应还省者还省。留守填街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卤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为三严。上水四刻，奏："外办。"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皞。正直侍郎负玺，通事令史带龟印中书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帻单衣，乘辇。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摄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玺、行玺，与正直黄门侍郎从护驾在后。不鸣鼓角，不得喧哗，以次引出，警跸如常仪。东驾出，驺赞，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车驾将至，威仪唱："引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行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皇帝降辇登御坐，侍臣升殿。直卫鈒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以次列阶。正直侍中奏："解严。"先置从驾百官还便坐幔省。

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鈒戟抽鞘，以备武卫。黄麾内官，从入围里。列置部曲，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周围会，督甄令史奔骑号法施令曰："春禽怀孕，搜而不射；鸟兽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会。大司马鸣鼓蹙围，众军鼓噪警角，至宣武场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获车部曲入次北旌门内之右。皇帝从南旌门入射禽。谒者以获车收载，还陈于获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诣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充庖厨。列言统曹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飨校猎众军。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严，从官还著硃服，鈒戟复鞘。再严，先置官先还。三严后二刻，正直侍中奏："外办。"皇帝著黑介帻单衣。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进夹御坐。正

直侍中跪奏：“还宫。”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舆登辇还，卫从如常仪。大司马鸣鼓散屯，以次就舍。车驾将至，威仪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舆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从至皞，亦如常仪。正直侍中奏：“解严。”内外百官拜表问讯如常仪，讫，罢。

志第五礼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礼，布在方策。至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应，烦扰之役，多非旧典。唯后汉诸帝，颇有古礼焉。魏文帝值参分初创，方隅事多，皇舆亟动，略无宁岁。盖应时之务，又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恤人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掸人诵志。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人情上通，上指远喻。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泉，夙兴夕惕，明发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人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辩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谋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虚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挚虞新礼仪曰："魏氏无巡狩故事，新礼则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设壝宫，如礼诸侯之觐者。摈及执贽，皆如朝仪，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觐礼，诸侯觐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诗》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宜定新礼建旗如旧礼。"然终晋世，巡狩废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诏遣大使分行四方，举善旌贤，问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东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觐园陵。三月甲戌，幸丹徒离宫，升京城北顾。乙亥，飨父老旧勋于丹徒行宫，加赐衣裳各有差，蠲丹徒县其年租布之半，系囚见徒五岁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战及先大将军并贵泥关头败没余口。老疾单孤，又诸战亡家不能自存者，并随宜隐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东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谒二陵。丁巳，会旧京故老万余人，往还飨劳，孤疾勤劳之家，咸蒙恤赉，发赦令，蠲徭役。其时皇太子监国，有司奏仪注。

某曹关某事云云。被令，仪宜如是。请为笺如左。谨关。

右署众官如常仪。

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参议以为宜如是事诺。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笺仪准于启事年月右方，关门下位及尚书官署。其言选事者，依旧不经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辞。言某事云云。求告报如所称。详检相应。今听如所上处事诺。明详旨申勤，依承不得有亏。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书某曹。

右符仪。

某曹关太常甲乙启辞。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主者详检相应。请听如所上事诺。别符申摄奉行。谨关。

年月日。

右关事仪准于黄案年月日右方，关门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书众官署。其尚书名下应云奏者，今言关。余皆如黄案式。

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尚书某甲参议，以为所论正如法令，报听如所上。请为令书如左。谨关。

右关门下位及尚书署，如上仪。

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州府缘案允。值。请台告报。

年月日。尚书令某甲上。

建康宫无令，称仆射。

令日下司徒，令报听如某所上。某宣摄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无令称仆射。司徒承书从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内处报，下令书仪。

某曹关某事云云。令如是，请为令书如右。谨关。

右关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属，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书自内出下外仪。

令书前某官某甲。令以甲为某官，如故事。

右令书板文准于昭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书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书敕仪。起某曹。

右并白纸书。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其经宫臣者，依臣礼。

拜刺史二千石诫敕文曰制诏云云。某动静屡闻。

右若拜诏书除者如旧文。其拜令书除者，“令”代“制诏”，余如常仪。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制曰右除粪土臣及稽首云云。

某官某甲再拜辞。以“令日”代“制曰”。某官宫臣者，称臣。

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启传令信。

太史每岁上某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

著录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官有其注。傅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侍郎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新荒以来，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恆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从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如。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恆议，依故事阙而不读。”诏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驳，依武皇夏阙读令。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曰：“谨案晋博士曹弘之议，立秋御读令，上应著缃帻，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浅学管见，窃有惟疑。伏寻《礼记·月令》，王者四时之服正见驾苍龙，载赤旗，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则黄，文极于此，无白冠则某履某□耑也。且帻又非古服，出自后代。上附于冠，下不属衣。冠固不革，而帻岂容异色。愚谓应恆与冠同色，不宜随节变采。土令在近，谨以上闻。如或可采，乞付外详议。”太学博士荀万秋议：“伏寻帻非古者冠冕之服，《礼》无其文。案蔡邕《独断》云：‘帻是古卑贱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书》曰：‘其执事皆赤帻。’知并不冠之服也。汉元始用，众臣率从。故司马彪《舆服志》曰：‘尚书帻名曰纳言。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晋。大宋受命，礼制因循。斯既历代成准，谓宜仍旧。”有司奏：“谨案道娱启事，以土令在近，谓帻不宜变。万秋虽云帻宜仍旧，而不明无读土令之文。今书旧事于左。《魏台杂访》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西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分也。是以服黄无令。’”其后太祖常谓土令，三公郎每读时令，皇帝临轩，百僚备位，多震悚失常仪。宋唯世祖世刘勰、太宗世谢纬为三公郎，善于其事，人主及公卿并属目称叹。勰见《宗室传》。纬，谢综弟也。

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

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虞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邕之言然。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滨又是也。或用秋，《汉书》八月祓于霸上。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宫人循之至今。

汉文帝始革三年丧制。临终诏曰：“天下吏民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其当给丧事者，无跣。绖带无过三寸。当临者，皆旦夕各十五举音。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而释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间凡七日。自是之后，天下遵令，无复三年之礼。案《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然则圣人之于急病，必为权制也。但汉文治致升平，四海宁晏，废礼开薄，非也。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不得葬，伤孝子心。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至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事父母孝谨，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视事。自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修服母丧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获讥于世。是则丧礼见贵常存矣。至汉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诸侯之服，一吊再会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丧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礼。事皆奸妄，天下疾之。汉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是后吏又守职居官，不行三年丧服。其后又开长吏以下告宁，言事者或以为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从之。建元元年，尚书孟布奏宜复如建武、永平故事，绝刺史二千石告宁及父母丧服，又从之。至桓帝永兴二年，复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寿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绝之。

后汉世，诸帝不豫，并告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祷祠五岳四渎，遣司徒分诣郊庙社稷。

魏武临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

丑即殡。是月丁卯葬，葬毕反吉，是为不逾月也。诸葛亮受刘备遗诏，既崩，群臣发丧，满三日除服，到葬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此则魏、蜀丧制，又并异于汉也。孙权令诸居任遭三年之丧，皆须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议立制，胡综以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顾雍等同综议，从之。其后吴令孟仁闻丧辄去，陆逊陈其素行，得减死一等，自此遂绝。

晋宣帝崩，文、景并从权制。及文帝崩，国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加岁时变易，期运忽过，山陵弥远，攀慕永绝。臣等以为陛下宜回虑割情，以康时济治。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俛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读明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圣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藁，水饮疏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奈何奈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心立哀，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告诉；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礼终三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诏书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常复何时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毁赖过礼，疏食粗服，有损神和。今虽

秋节，尚有余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悚息。平议以为宜惟远体，降抑圣情，以慰万国。”诏曰：“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其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昔者哀适三十日，便为梓宫所弃，遂离衰绖，感痛岂可胜言！顾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先帝至谦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诸君子。有三年之爱，而身礼廓然，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以衰绖行。”孚等重奏：“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后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降衰麻；群臣庶僚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绖，近臣期服，当复受制进退无当，不敢奉诏。”诏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案旧制。期服之义，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虽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参量平议，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请。”诏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庐中施白缣帐蓐，素床，以布巾裹[C052]草。轺辇板舆细犊车皆施缣里。”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之制，一如礼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晡临位。御除服讫，各还所次除衰服。”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险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由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犹戴冕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释，谅暗之礼，自远代而废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敢固以请。”诏曰：“揽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所不堪也。当叙吾哀怀，言用断绝，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请。诏曰：“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此身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固请，帝流涕久之，乃许。

文帝崇阳陵先开一日，遣侍臣侍梓宫，又遣将军校尉当直尉中监各一人，将殿中将军以下及先帝时左右常给使诣陵宿卫。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诏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丧，听归终宁，庶人复除徭役。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丧，既葬，当依旧摄职，固陈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终丧三年。然元康中，陈准、傅咸之徒，犹以权夺，不得终礼。自兹至今，往往以为成比也。晋文帝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汉文除之，毁礼伤义。今上有曾、闵之性，实行丧礼。丧礼实行，何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复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犹为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三纲之道亏矣。"习凿齿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且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服恆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猷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博士张靖议："太子宜依汉文权制，割情除服。"博士陈逵议："太子宜令服重。"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杜预奏："谅暗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唯称不言而已。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为断。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博士段暢承述预旨，推引《礼》传以成其说。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随御除服。自汉文用权礼，无复□禁，历代遵用之。至晋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限。"宋高祖崩，葬毕，吏民至于宫掖，悉通乐，唯殿内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搢绅之士，犹多遵玄议。宜使朝野一体。"诏可。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怀太子薨，帝依礼服长子三年，群臣服齐衰期。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萧太后制三年之服。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通议。散骑常侍谢衡以为诸侯之太子，誓与未誓，尊卑体殊，《丧服》云，为嫡子长殇，谓未誓也；已誓则不殇也。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议已誓不殇，则元服之子，当斩衰三年；未誓而殇，则虽十九，当大功九月。誓与未誓，其为升降也微；斩与大功，其为轻重也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嫡殇，重嫌于无，以大功

为重嫡之服。大功为重嫡之服，则虽誓，无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卫社稷，女能奉妇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无殇，非孩龀之谓也。谓殇后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止殇服。况以天子之尊，为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邪！凡诸宜重之殇，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重，未之前闻也。”博士蔡克同粹。秘书监挚虞议：“太子初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无服殇之仪，绝期故也。”于是御史以上皆服齐衰。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应改服。”诏曰：“君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于近代耳。”于是素服如旧，非汉、魏之典。晋孝武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服。太学博士徐藻议：“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传，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资母之义。鲁讥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服齐衰期。”于是帝制期服。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书祠部郎徐广议：“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昭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期。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期。”诏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皞，皇太子于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并设庐。诸皇子未有府第者，于西廨设庐。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心丧者，有禫无禫，礼无成文，世或两行。皇太子心丧毕，诏使博议。有司奏：“丧礼有礻覃，以祥变有渐，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间服以ＦＨ缟也。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变除，礼毕余一期，不应复有禫。宣下以为永制。”诏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义阳王师王偃丧逝。至尊为服缌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详当除服与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丧，行丧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临丧当著何服？又旧事，皇后心丧，服终除之日，更还著未公除时服，然后就除。未详今皇后除心制日，当依旧更服？为但释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礼官处正。”太学博士王膺之议：“尊卑殊制，轻重有级，五服虽同，降厌则异。礼，天子止降旁亲；外舅缌麻，本在服例，但衰

经不可临朝飨，故有公除之议。虽释衰袭冕，尚有缌麻之制。愚谓至尊服三月既竟，犹宜除释。”又议：“吉凶异容，情礼相称。皇后一月之限虽过，二功之服已释。哀情所极，莫深于尸柩，亲见之重，不可以无服。案周礼，为兄弟既除丧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轻丧虽除，犹齐衰以临葬。举轻明重，则其理可知也。愚谓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齐衰。”又议：“丧礼即远，变除渐轻；情与日杀，服随时改。权礼既行，服制已变，岂容终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晋泰始三年，武帝以期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频诏勤勤，思申棘心。于时朝议譬执，亦遂不果。愚谓皇后终除之日，不宜还著重服，直当释除布素而已。”太常丞硃膺之议：“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称。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犹自穷其本制。膺之云，晋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时是权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与公除不同。愚谓皇后除心制日，宜如旧反服未公除时服，以申创巨之情。”余同膺之议。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丧三十日，礼无其文。若并谓之公除，则可粗相依准。凡诸公除之设，盖以王制夺礼。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于前，不除于后。虽有齐斩重制，犹为功缌除丧。夫公除暂夺，岂可遂以即吉邪？愚谓至尊三月服竟，故应依礼除释。皇后临祖，及一周祥除，并宜反服齐衰。”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宏议谓：“至尊缌制终，止举哀而已，不须释服。”余同硃膺之议。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权事变礼，五服俱革，缌麻轻制，不容独异。”谓：“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复有除释之义。”其余同硃膺之议。重加研详，以宏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偃丧，依格皇后服期，心丧三年，应再周来二月晦。检元嘉十九年旧事，武康公主出适，二十五月心制终尽，从礼即吉。昔国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诸公主心制终，则应从吉。于时犹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领仪曹郎硃膺之议：“详寻礼文，心丧不应有禫，皇代考检，已为定制。元嘉季年，祸难深酷，圣心天至，丧纪过哀。是以出适公主，还同在室，即情变礼，非革旧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释素即吉。”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丧，变除之礼，仪同皇后。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置家令典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从之。宋孝武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薨。樟木为椋，号曰樟宫。载以龙

輴。造陵于龙山，置大匠卿断草，司空告后土，谓葬曰山茔。祔文元皇后庙之阴室，在正堂后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设位太极东宫堂殿。中监、黄门侍郎、仆射并从服。从服者，御服衰乃从服，他日则否。宫臣服齐衰三月，其居宫者处宁假。

大明五年闰月，有司奏："依礼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参议："宫人从服者，若二御哭临应著衰时，从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仪。太子既有妃期服，诏见之日，还著公服。若至尊非哭临日幸东宫，太子见亦如之。宫臣见至尊，皆著硃衣。"大明五年闰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并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详二御何当得作鼓吹及乐？"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今临轩拜授，则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愚谓皇太子妃祔庙之后，便可临轩作乐及鼓吹。"右丞徐爰议："皇太子妃虽未山茔，临轩拜官，旧不为碍。梓棺在殡，应县而不作。祔后三御乐，宜使学官拟礼上。"兴之又议："案礼，大功至则辟琴瑟，诚无自奏之理。但王者体大，理绝凡庶。故汉文既葬，悉皆复吉，唯县而不乐，以此表哀。今准其轻重，侔其降杀，则下流大功，不容撤乐以终服。夫金石宾飨之礼，箫管警涂之卫，实人君之盛典，当阳之威饰，固亦不可久废于朝。又礼无天王服嫡妇之文，直后学推贵嫡之义耳。既已制服成丧，虚悬终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标明礼归矣。"爰参议，皇太子期服内，不合作乐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陈贵妃父金宝卒，贵妃制服三十日满，公除。晋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继，不复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国妃亦宜同除。诏曰："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事夺之，非为变礼也。妇人传重义大，若从权制，义将安托？"于是国妃终三年之制。孙盛曰："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源，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为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俱违，哀乐失所乎！蕃国寡务，宜如圣典，可无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长沙景王神主随子南兖州刺史义欣镇广陵，备所加殊礼下船。及至镇，入行庙。大司马临川烈武王神主随子荆州刺史义庆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

尚书刺："海盐公主所生母蒋美人丧。海盐公主先离婚，今应成服，撰仪注参详，宜下二学礼官博士议公主所服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今

既咸用士礼，便宜同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期，礼毕，心丧三年。’博士周野王议又云：‘今诸王公主咸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则公主情礼，亦宜家中期服为允。’其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同雅议；何惔、王罗云二人同野王议。”如所上台案。今之诸王，虽行士礼，是施于傍亲及自己以下。至于为帝王所厌，犹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仪亡，广德三主以余尊所厌，犹服大功。海盐公主体自宸极，当上厌至尊，岂得遂服？台据《经》、传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责失。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称“自有宋以来，皇子蕃王，皆无厌降，同之士礼，著于故事。缌功之服，不废于末戚，顾独贬于所生，是申其所轻，夺其所重；夺其所重，岂缘情之谓？”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又太元中，晋恭帝时为皇子，服其所生陈氏，练冠縓缘，此则前代施行故事，谨依礼文者也。又广德三公主为所生母符修仪服大功，此先君余尊之所厌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此厌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据古，又不依今，背违施行见事，而多作浮辞自卫。乃云五帝之时，三王之季。又言长子去斩衰，除禫杖，皆是古礼，不少今世。博士虽复引此诸条，无救于失。又诘台云“蕃国得遂其私情，此义出何经记？”臣案南谯、衡阳太妃并受朝命，为国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岂可为美人比例？寻蕃王得遂者，圣朝之所许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厌而然也。台登重更责失制不得过十日，而复不酬答。既被催摄二三日，甫输怗辞。虽理屈事穷，犹闻义耻服。臣闻丧纪有制，礼之大经；降杀攸宜，家国旧典。古之诸侯众子，犹以尊厌；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谬，不俟言而显。太常统寺，曾不研却，所谓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国典。

谨案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惔、王渊之、前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饰，备位前疑，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据前准，遂上背经典，下违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问礼所司，腾述往反，了无研却，混同兹失，亦宜及咎。请以见事并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领国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议乖舛，中执捍愆失，未违十日之限。虽起一事，合成三愆，罗云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诏敬叔白衣领职。余如奏。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所生母吴淑仪薨。依礼无服，麻衣练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殇，追赠谥东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澄议：“案礼有成人道，则不为殇。今既追胙土宇，远崇封秩，圭黻备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殇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犹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义。安有名颁爵首，而可服以殇礼！”有司寻澄议无明证，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议：“窃谓赠之为义，所以追加名器。故赠公者便成公，赠卿者便成卿。赠之以王，得不为王乎？然则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命，不为吉凶殊典；同备文物，岂以存亡异数？今玺策咸秩，是成人之礼；群后临哀，非下殇之制。若丧用成人，亲以殇服，末学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详衷如所称。”左丞臣羊希参议：“寻澄议，既无画然前例，不合准据。案《礼》，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则服其亲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殇，所不殇者唯施臣子而已。”诏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祥。宜以来七月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后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始四岁，傍亲服制有疑。”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并云“宜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由追赠，异于已

受茅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觿，未阙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殇礼。”诏：“景远议为允”。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参议并同。

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文、景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

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系于木表，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既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夹，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

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临轩，遣使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太常丞虞愿等同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称：“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于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参详休仁议为允。诏可。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于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燮之议：“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妃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于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余亲。况皇太后妃贵亚相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参议以燮之议为允。太妃于国亲无服，故宜缘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和之所

生。案五等之例，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体例，王合如国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议：“‘母以子贵’，虽《春秋》明义，古今异制，因革不同。自顷代以来，所生蒙荣，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嫔御，故宜见尊于蕃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国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硃膺之议以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谓传国君母，本先公嫔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绩重勋，恩所特锡，时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议参议，以蔚之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丧，无嗣，求进次息为世子。检无其例，下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案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连卒，以次子辑拜世子。先代成准，宜为今例。”博士傅郁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斯行。仲子舍孙，姬典攸贬。历代遵循，靡替于旧。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孙之谓。愚以为次子有子，自宜绍为世孙。若其未也，无容远搜轻属，承纲继体，传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称情典。”曹郎诸葛雅之议：“案《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均则贤，义均则卜’。古之制也。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据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窃所允安。谓宜开许，以为永制。”参议为允。诏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无国母除太夫人例。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下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博士程彦议以为：“五等虽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号得从，子男于亲，尊秩宜显。故《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固知从子尊与国均也。彦参议，以兴之议为允。除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诏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并为应以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立锴。右丞徐爰议谓：“礼后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诸侯世及，《春秋》成义。虔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薨没无子，犹列昭穆。立后之日，便应即纂国统。于时既无承继，虔季以次袭绍。虔嗣既列庙飨，故自与世数而迁，岂容蒸尝无阙，横取他子为嗣！为人胤嗣，又应恭祀先父。案礼文，公子不得祢诸侯。虔嗣无缘降庙就寝。铣本长息，宜还为虔季世子。”诏如爰议。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既无尽然定则，准承有疑。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诏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翘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翘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盘，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黄皓，前史无其义。史臣按，《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贱，与君同，不嫌也。”夫硃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皓，以示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张超与陈公笺，“拜黄皓将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度门阃乃纳屐。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及《汉旧仪》，然则并有敬也。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板入皓，至坐，蕃不夺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皓宜省。”然后敬止在门，其来久矣。

志第六礼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孙权，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汉飨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行气数终，禄胙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窃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辞行

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终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敢不敬从。谨择元日，登坛柴燎，即皇帝位。唯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绥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设。中年，群臣奏议，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禜、镐，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禜，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禜。”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追贬匡衡，凡在见者，莫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

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之威，又惧汉邦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瘞，告类于大神。惟大神尚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

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祀，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礼官博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

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于礼，自可从实而阙。臣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瓒祼尸，大宗伯执璋瓒亚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怀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祼，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

太常丞硃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

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于礼未详。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并同膺之议。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谓膺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曰：‘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圆丘。是犹用圆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祀不异，愚谓不宜重告。”

曹郎硃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圆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谓禘也。祈谷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已告日，而以事不从，禋祀重敬，谓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谓

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右丞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郊克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血告沇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众议不同。参议：“宜依《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尚书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参议为允，诏可。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议。”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议：‘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于义为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缘谘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议：‘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已，未显后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通关八座，同延秀议。”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还复同日，间年一修。

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则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魴告高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

晋成帝立二郊，天郊则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

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则四十四神，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祇，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蒸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飨帝严亲，今实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祇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跻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宣摄内外，详依旧典。"诏可。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时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诏曰："郊祀礼典所重，中间以军国多事，临时有所妨废，故每从奏可。自今方外事简，唯此为大，亲奉禋享，固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顾和启："宜还，更克日。"诏可。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飞声。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圣灵昭俗，内穆四门，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裁礼兴稼穑之根，张乐协四气之纪。匡饰坟序，引无题之外；旌延宝臣，尽盛德之范。训深劭农，政高刑厝。万物棣通，百神荐祉。动协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纬上灵，动殖下瑞，诸侯轨道，河溓海夷。朕仰凭洪烈，入子万姓，皇天降祐，迄将一纪。思奉扬休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姬典，经始明堂，宗祀先灵，式配上帝，诚敬克展，幽显咸秩。惟怀永元，感慕崩心。"

有司奏："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诸儒又云

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頠，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頠之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巳，爽垲平暢，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降，至于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禋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乃依頠议，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庙四时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祭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郑玄注《礼记大传》：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无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则道兼覆载；左右群生，则化洽四气。祖、宗之称，不足彰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勋烈之盛。故明堂聿修，圣心所以昭玄极；泛配宗庙，先儒所以得礼情。愚管所见，谓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议：“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飨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颜奂议：“祀之为义，并五帝以为言。帝虽云五，牲牢之用，谓不应过郊祭庙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来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寻旧南郊与明堂同日，并告太庙。未审今祀明堂，复告与不？”祠部郎王延秀议：“案郑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异处，以避后稷。’谨寻郊宗二祀，既名殊实同，至于应告，不容有异。”守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议。

魏明帝世，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从所由于前，谨遗迹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

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绪，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其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

晋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魏舒、尚书刘实、张华等奏曰：“圣德隆茂，光被四表，诸夏乂清，幽荒率从。神策庙算，席卷吴越，孙皓稽颡，六合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仪制。”瓘等又奏：“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挥扬仁风，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沦寂寞，曾无遗声者，不可胜记。自黄帝以前，古传昧略，唐、虞以来，典谟炳著。三王代兴，体业继袭，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汉、魏，而质文未复。大晋之德，始自重、黎，实佐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绪。金德将升，世济明圣，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实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唯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之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号前载，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图》、《洛书》之征，不是过也。加以驺虞麟趾，众瑞并臻。昔夏、殷以丕崇为祥，周武以乌鱼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应，备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代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逋寇虽殄，外则障塞有警，内则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瓘等又奏："今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茫茫禹迹，今实过之，则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礼地祇，登封泰山，致诚上帝，以答人神之愿。乞如前奏。"诏曰："今阴阳未和，政刑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历运之期，天命之应；济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无不可诬，有不可让，自古道也。而明诏谦冲，屡辞其礼。虽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职典天地，实掌民物，国之大事取议于此。汉氏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陈祖考之功，天命又应，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礼。至于克定岁月，须五府上议，然后奏闻。请写诏及奏，如前下议。"诏曰："虽荡清江表，皆临事者之劳，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夏，百姓获乂，与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无所复下诸府矣。勿复为烦。"瓘等又奏："臣闻唐、虞二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协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弘治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复纷纭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禅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观民省方'，《礼》有'升中于天'，《诗》颂'陟其高山'，皆载在方策。文王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鲁蕃，列于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圣德，犹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功薄而僭其义者，不可胜言，号谥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开王业，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济以大功，辑宁区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荡定蜀汉；陛下应期龙兴，混壹六合，泽被群生，威震无外。昔汉氏失统，吴、蜀鼎峙，兵兴以来，近将百年。地险俗殊，民望绝塞，以为分外，其日久矣。大业之隆，重光四叶，不羁之寇，二世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违，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欤！臣等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奉大化，目睹太平，至公之美，谁与为让！宜祖述先朝，宪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礼乐之制，正三雍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愿，敢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上复诏曰："所议诚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尔。便报绝之。"

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惟皇天崇称大道，始行揖让。迄于有晋，虽聿修前绪，而迹沦言废，蔑记于竹素者，焉可单书。绍乾维，建徽号，流风声，被丝管，自无怀以来，可传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灭，鲜义浇而德宣，钟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丘》、《索》著明者，尚有遗炳。故《易》称先天弗违，后天奉时。盖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风化大洽，光熙于后。炎汉二帝，亦踵曩则，因百姓之心，听舆人之颂，龙驾帝服，镂玉梁甫，昌言明称，告成上灵。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终素德，山龙启符，金玉显瑞，异采腾于轸墟，紫烟蔼于邦甸，锡冕兆九五之征，文豹赴天历之会。诚二祖之幽庆，圣后之冥休。道冠轩、尧，惠深亭毒；而犹执冲约，未言封禅之事，四海窃以恧焉。臣闻惟皇配极，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临黔首，协和穹昊，膺兹多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振八区，拯已溺之晋，济横流之世，拨乱宁民，应天受命，鸿徽洽于海表，威棱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体圣履仁，述业兴礼，正乐颂，作象历，明达通于神祇，玄泽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运屯否，三才湮灭，乃龙飞五洲，凤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断出人鬼之表，庆烟应高牙之建，风耀符发迹之辰，亲翦凶逆，躬清昏□，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承业继绪，拓复禹迹，车一其轨，书罔异文者，同年而议哉！今龙麟已至，凤皇已仪，比李已实，灵茅已茂，雕气降雾于宫榭，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积穗于殿甍，连理合干于园御，皆耀质离宫，植根兰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赪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涂之谒，抗驿绝祖之奏，彪炳杂沓，粤不可胜言。太平之应，兹焉富矣。宜其从天人之诚，遵先王之则，备万乘，整法驾，修封泰山，瘗玉岱趾，延乔、松于东序，诏韩、岐于西厢，麾天阍，使启关，谒紫宫，朝太一，奏《钧天》，咏《云门》，赞扬幽奥，超声前古，岂不盛哉！伏愿时命宗伯，具兹典度。”诏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绝业，德薄勋浅，鉴寐崩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恧乎犹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宇，礼祇谒神，朕将试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

臣闻崇号建极，必观俗以树教；正位居体，必采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圣，咸由厥道。玄勋上烈，融章未分，鸣光委绪，歇而罔臧。若其显谥略腾轨，则系缀声采，征略闻听。爰洎姬、汉，风流尚存，遗芬余荣，绵映纪纬。虽年绝世祀，代革精华，可得腾金彩，奏玉润，镂迹以熏今，镌德以丽远。而四望埋禋歌之礼，日观弛修封之容，岂非神明之

业难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以降，讫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详固洪声。岂徒深默修文，渊幽驭世而已。谅以縢非虚奏，书匪妄埋，击雨恕神，淳廕复树，安得紫坛肃祗，竹宫载伫，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宝纬初基，厌灵命历，德振弛维，功济沦象，玄浸纷流，华液幽润，规存永驭，思详树远。

太祖文皇帝以启遘泰运，景望震凝，采乐调风，集礼宣度，祖宗相映，轨迹重晖。圣上韫箓蕃河，伫翔衡汉，金波掩照，华耀停明，运动时来，跃飞风举，澄氛海、岱，开景中区，歇神还灵，颓天重耀，储正凝位于兼明，哀岳蕃华于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系发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饰令详仪，纂综沦芜，搜腾委逸，奏玉郊宫，禋珪玄畤，景集天庙，脉壤祥农，节至昕阳，川丘夙礼，纲威巡□止，表绥中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风。于是涵迹视阴，振声威响，历代之渠，沉□望内，安侯之长，贤王入侍，殊生诡气，奉俗还乡，羽族卉仪，怀音革状，边帛绝书，权光弛烛。天岱发灵，宗河开宝，崇丘沦鼎，振采泗渊，云皇王岳，离藻□汉，并角即音，栖翔禁御，衮甲霜味，翾舞川肆，荣泉流镜，后昭河源，故以波沸外关，云蒸内泽。若其雪趾青毳，玄文硃彩，日月郊甸，择木弄音，重以荣露腾轩，萧云掩阁，镐颍孳萌，移华渊禁，山舆伫衡，云鹣竦翼，海鲽泳流，江茅吐廕。校书之列，仰笔以饰辞，济、代之蕃，献邑以待礼。岂非神勰气昌，物瑞云照，蒱轩龟轸，□泉淳芳。

太宰江夏王臣义恭咀道遵英，抽奇丽古，该润图史，施详□载，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关，耀冠荣名，摛振声号。而道谦称首，礼以虚挹，将使玄祇缺观，幽瑞乖期，梁甫无盛德之容，介丘靡声闻之响。加穷泉之野，献八代之驷，交木之乡，奠绝金之楛，肃灵重表，珍符兼贶。伏惟陛下谟详渊载，衍属休章，依征圣灵，润色声业，诹辰稽古，肃齐警列，儒僚展采，礼官相仪，悬蕤动音，洪钟竦节，阳路整卫，正途清禁。于是绩环佩，端玉藻，鸣凤伫律，腾驾流文，间彩比象之容，昭明纪数之服。徽焯天阵，容藻神行，翠盖怀阴，羽华列照。乃诏联事掌祭，宾客赞仪，金支宿县，镛石润响。命五神以相列，辟九关以集灵，警卫兵而开云，先雨祇以洒路。霞凝生阙，烟起成宫，台冠丹光，坛浮素霭。尔乃临中坛，备盛礼，天降祥锡，寿固皇根，谷动神音，山传称响。然后辨年问老，陈诗观俗，归荐告神，奉遗清庙。光美之盛，彰乎万古；渊祥之烈，溢乎无穷。岂不盛欤！

臣等生接昌辰，肃懋明世，束教管闻，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沦绝，拘采遗文，辩明训诰□□□□箑访邹、鲁，草縢书堙玉之礼，具竦

石绳金之仪，和芝润瑛，镌玺乾封。惧弗轨属上徽，辉当王则。谨奉仪注以闻。

诏曰：“天生神物，昔王称愧，况在寡德，敢当鸿贶。今文轨未一，可停此奏。”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鄴，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令丞奉荐。而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孙盛《魏氏春秋》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殁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者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文帝甄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鄴。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鄴庙。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奠如家人礼。何承天曰：“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

汉献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谯，亲祠谯陵，此汉礼也。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弗改。陵上称寝殿，象生之具，古寝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

孙权不立七庙，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权既不亲祠，直是依后汉奉南顿故事，使太守祠也。坚庙又见尊曰始祖庙，而不在京师。又以民人所发吴芮冢材为屋，未之前闻也。于建鄴立兄长沙桓王策庙于硃爵桥南。权疾，太子所祷，即策庙也。权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于宫东立权庙曰太祖庙，既不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

及孙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乌程侯，即改葬和于乌程西山，号曰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于乌程立陵寝，使县令丞四时奉祠。宝鼎元年，遂于乌程分置吴兴郡，使太守执事。有司寻又言宜立庙京邑。宝鼎二年，遂更营建，号曰清庙。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以灵舆法驾迎神主于明陵，亲引仁拜送于庭。比仁还，中吏手诏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书诣皞下受赐。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又拜庙荐飨。比七日，三祭，倡伎昼夜娱乐。有司奏："'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刘备章武元年四月，建尊号于成都。是月，立宗庙，祫祭高祖已下。备绍世而起，亦未辨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刘禅面缚，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此则备庙别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晋文帝进爵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忠武侯为晋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君臣奏议："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尊

远。昔舜承尧禅，受终文祖，遂陟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也。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祗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崇正永制。”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

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祔于太庙，周、汉未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庙，晋又异魏也。六月，因庙陷当改治。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壮极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尔。庙成，帝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挚虞之议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世，愍怀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祔庙。元帝世，怀帝殇太子又被庙，号为阴室四殇。怀帝初，又策谥武帝杨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立弘训宫，不列于庙。元帝既即尊位，上继武帝，于礼为祢，如汉光武上继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堙灭虏庭，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三祖毁主，权居别室。太兴三年，将登愍帝之主，于是乃定更制，还复豫章、颍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怀、愍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义，在庙不替也。至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颍川又迁，犹十室也。于时续广太庙，故三迁主并还西储，名之曰祧，以准远庙。

成帝咸和三年，苏峻覆乱京都，温峤等入伐，立行庙于白石，告先帝先后曰：“逆臣苏峻，倾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海内。臣亮等手刃戎首，龚行天罚。惟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降鉴有罪，剿绝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陨首摧躯，犹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庙，配飨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迁入西储，同谓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犹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降。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帝，世秩登进。于是颍川、京兆二主，复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庙，殿正室十六间，东西储各一间，合十八间。栋高

八丈四尺，堂基长三十九丈一尺，广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砖。尊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脯醢之奠。及新庙成，帝主还室，又设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简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陈太后祔于宣郑太后之庙。

元兴三年三月，宗庙神主在寻阳，已立新主于太庙，权告义事。四月，辅国将军何无忌奉送神主还。丙子，百官拜迎于石头。戊寅，入庙。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终焉。

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庙。初祠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五庙之礼也。既即尊位，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永初初，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穆皇后。三年，孝懿萧皇后崩，又祔庙。高祖崩，神主升庙，犹从昭穆之序，如魏、晋之制，虚太祖之位也。庙殿亦不改构，又如晋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立庙西晋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并祔章太后庙。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华恆议："今圣上继武皇帝，宜准汉世祖故事，不亲执觞爵。"又曰："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以为惠、怀及愍宜别立庙。然臣愚谓庙室当以客主为限，无拘常数。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骠骑长史温峤议："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剑振起，不策名于孝平，豫神其事，以应九世之谶；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尝，于经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堂恆欲还二府君以全七世，峤谓是宜。"骠骑将军王导从峤议。峤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世，则不祭祢，反不及庶人。"于是帝从峤议，悉施用之。孙盛《晋春秋》曰："《阳秋传》云，'臣子一例也'。虽继君位，不以后尊，降废前敬。昔鲁僖上嗣庄公，以友于长幼而升之，为逆。准之古义，明诏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昔征

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续奉还于西储夹室，谓之为祧，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远祖，长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表议：“《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别立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皇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祫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暢，赞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鸞，岁祫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鸞。”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旧仪。”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礼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别筑一室，亲未尽则禘祫，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毁之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祭，诏博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没，理可推矣。宜从范宣之言，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祠部郎臧焘议：“四府君之主，享祀礼废，则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瘗埋矣。”时高祖辅晋，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祀行事改制。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约，思与率土，致力备礼。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

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授位，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尔。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祫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圆方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汉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按《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帝，虽天人之通谓，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书无全证，而义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纪之间，兴废迭用矣。”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知弘本顺民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书令王珉意与胤同。太常孔汪议：“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诚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毁之后，则殷禘所绝矣。”吏部郎王忱议：“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后修之。”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意同忱议，于是奉行，一无所改。

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启云：“元兴三年夏，应殷祠。昔年三月，皇舆旋轸。其年四月，便应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应用孟秋。’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应孟冬，回复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议：‘今虽既祔之后，得以烝尝，而无殷荐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礼有丧则废吉祭，祭新主于寝。今不设别寝，既祔，祭于庙。故四时烝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禘，以习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合食太祖，遇时则殷，无取于限三十月也。当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就如所言，有丧可殷。隆安之初，果以丧而废矣。月数少多，复迟速失中。至于应寝而修，意所未譬。”安国又

启："范泰云：'今既祔，遂祭于庙，故四时烝尝。'如泰此言，殷与烝尝，其本不同。既祔之后，可亲烝尝而不得亲殷也。太常刘瑾云：'章后丧未一周，不应祭。'臣寻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时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葬之后，二殷策文见在庙。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废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用三十月辄殷，皆见于注记，是依礼，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难臣，乃以圣朝所用，迟速失中。泰为宪司，自应明审是非，群臣所启不允，即当责失奏弹，而愆堕稽停，遂非忘旧。请免泰、瑾官。"丁巳，诏皆白衣领职。于是博士徐乾皆免官。

初，元兴三年四月，不得殷祠进用十月，计常限，则义熙三年冬又当殷；若更起端，则应用来年四月。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殷祭旧准不差，盖施于经常尔。至于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谓理运惟新，于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殷无定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十月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太学博士徐乾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传记籍，不见补殷之文。"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寻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详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则应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来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传》云，祫从先君来，积数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为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迁，非其常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依。虽年有旷近之异，然追计之理同矣。愚谓从复常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左丞刘润之等议："太元元年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应即以失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为始。当用三年十月。"尚书奏从王谧议，以元年十月为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泰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则犹在禫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礼》，三年丧毕，然后祫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绋行事'。且不禫即祭，见讥《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祼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虽祥禫空

存，无ＦＨ缟之变，烝尝荐祀，不异平日。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硃膺之议：“《虞礼》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禫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礻覃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郑玄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成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郑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为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纪制尔。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博士徐宏、太常丞硃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诏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为，得用孟秋与不？”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启议，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国又启，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用三十月辄殷祠。博士徐乾据《礼》难安国。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于时晋朝虽不从乾议，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侍江统议曰：“《阳秋》之义，去乐卒事。”是为吉祭有废乐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后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从太常丘夷等议，撤乐。逌寻详今行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吉禘，何疑于乐。”

史臣曰：闻乐不怡，故申情于遏密。至于谅闇夺服，虑政事之荒废，是以乘权通以设变，量轻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与寝声，非有损益于机务，纵复回疑于两端，固宜缘恩而从戚矣。宋世国有故，庙祠皆悬而不乐。

志第七礼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诛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币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太庙、太社。晦平，车驾旋轸，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冯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

博士江邃议："在始不逆，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门外，则疑于臣；入庙中，则全于君。君在门外，则疑于君；入庙，则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邃等三人谓旧仪为是，唯博士陈珉同道娱议。参详"邃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拟经礼。道娱、珉所据难从。今众议不一，宜遵旧体"。诏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谨按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祀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弗同。《礼》称'天子祫尝，诸侯烝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祫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曰：'著祫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春烝曲沃，齐十月尝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

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寻殷烝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渎’。今隔旬频享，恐于礼为烦。自经纬坟诰，都无一月两献。先儒旧说，皆云殊朔。晋代相承，未审其原。国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肤浅，窃以惟疑。请详告下议。”寝不报。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于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诏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刺署：“典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闻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详。’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娱等议称：“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学议，春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议称：“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闰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诏以第四皇子出绍江夏王太子睿为后。有司奏：“皇子出后，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应告与不？告者为告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议：“礼无皇子出后告庙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绍广汉殇王后，告于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堂各室，魏、晋依之。今既共堂，若独告一室，而阙诸室，则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议：“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祠部硃膺之议以为：“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绍，事非常均，愚以为宜告。贺循云，古礼异庙，唯谒一室是也。既皆共庙，而阙于诸帝，于情未安。谓循言为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以为：“国之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谓小。昔第五皇子承统庐陵，备告七庙。”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朗先嗣营阳，告庙临轩。检继体为旧，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王燮之议："南丰昔别开土宇，以绍营阳，义同始封，故有临轩告庙之礼。今歆奉诏出嗣，则成继体，先爵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祠部郎硃膺之议："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矜，特诏继茅土，复申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营阳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锡以一城。既始启建茅土，故宜临轩告庙。今歆继后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同博士王燮之议。"参详，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来七月十五日，尝祠太庙、章皇太后庙，舆驾亲奉。而乘舆辞庙亲戎，太子合亲祠与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礼》，'宫中有故，三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于事有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窃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至于宗庙，则昭穆实存，谓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二三，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则实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异。设令得祀，令犹无亲奉之义。"博士郁议："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易彖》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祭。皇女夭札，时既同宫，三月废祭，于礼宜停。"二议不同。尚书参议，宜以郁议为允。诏可。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于礼为得迁日与不？"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阙，君德不损。'愚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明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太常丞陆澄议："案《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谓在致斋，祭事尽备，神不可渎，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摄焉。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亦天祸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案《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蚀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犹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寻。今散斋之内，未及致斋，而有轻哀甚雨，日时展事，可以延敬。不愆义情，无伤正典，改择令日，夫何以疑。愚谓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致斋及日月

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迁日更郊，事见施用。郊之与庙，其敬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禋礼大，故庙焚日蚀，许以可迁；轻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顾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愚谓日蚀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辰。”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并有成准。谓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宜择吉更迁，无定限数。唯入致斋及侵仲月节者，使有司行事。诏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所以有丧废祭，由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犹不绎，况于太子妃乎？”博士司马兴之议：“夫缌则不祭，《礼》之大经；卿卒不绎，《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而犹云殡葬之间，权废事改吉，芬馥享祠。寻此语意，非使有司。此无服之丧，尚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寻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缌不祭’。大功废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茔，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烝尝。至奠以大功之服，于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不祭’，盖惟通议。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复异。《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于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阙，故使臣下摄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茔，谓烝祠宜废。寻蔚之等议，指归不殊，阙烝为允。过卒哭祔庙，一依常典。”诏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銮舆巡搜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并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太学博士虞龢议：“检《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所施。振旅春搜，则以祭社；苃舍夏苗，则以享礿；治兵秋狝，则以祀祊；大阅冬狩，则以享烝。案《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曰：“貙刘”。乘舆入囿，躬执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然则春田荐庙，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议：“龢所言是搜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今时龢表晏，讲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荐二庙，礼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宜使上

公。参议搜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今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来久，禽获牲物，面伤翦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诏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尝祠，至尊谅闇之内，为亲奉与不？使下礼官通议。伏寻三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愍秦余之弊，于是制为权典。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则就吉。案《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玄云：‘唯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难杜预、段暢，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则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者，则亦不祭，为神不飨也。’寻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亦废祭三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禘序昭穆。而今必须免丧，然后禘祫，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祗应，祭不为旷。仰思从敬，窃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尝经北面，未详应亲执爵与不？”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于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七庙。愚谓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颜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韩贲议：“晋景帝之于世祖，肃祖之于孝武，皆傍尊也，亲执觞杓。今孝武皇帝于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谓宜亲执。按昭皇太后于主上，亲无名秩，情则疏远，庶母在我，犹子祭孙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谓昭后觞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孙缅议：“晋世祖宗祠显宗、烈宗、肃祖，并是晋帝之伯，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司行事之礼。愚谓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见尊一时，而与章、宣二庙同飨□宫，非唯不躬奉，乃宜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诏缅议为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义恭以为：“经籍残伪，训传异门，谅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鲜究。是以六宗之辩，舛于兼儒，迭毁之论，乱于群学。章皇太后诞神启圣，礼备中兴，庆流胙胤，德光义远。宜长代崇芬，奕叶垂则。岂得降侔通伦，反遵常典。夫议者成疑，实傍纪传，知一爽二，莫穷书旨。按《礼记》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辞令有所施。《谷梁》于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祀，事异前志。将由大君之宜，

其职弥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遂登配祔，晋氏明规，咸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未应毁之，于义为长。所据《公羊》，祇足坚秉。安可以贵等帝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越滋甚。谓应同七庙，六代乃毁。”六百三十六人同义恭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议应毁。领曹郎中周景远重参议，义恭等不毁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无事于章后庙。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祫，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鸞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远庙为祧’。郑云：‘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郑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谓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咸在，不失其伦。’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若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于昭穆之外别立为位。若徐邈议，今殷祠就别庙奉荐，则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邈云：‘阴室四殇，不同祫就祭。’此亦其义也。《丧服小记》，‘殇与无后，从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云：‘祭适殇于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于庙奥，是殇有位于奥，非就祭别宫之谓。今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于孙止，若太庙禘祫，独祭别宫，与四时烝尝不异，则非禘大祭之义，又无取于祫合食之文。谓不宜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庙禘祫，又不辨祫之义，而改祫大飨，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浅学，惧乖礼衷。”博士王燮之议：“按禘小祫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寻祫之为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于此为大。夫以孝飨亲，尊爱罔极，既殷荐太祖，亦致盛祀于小庙。譬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谓独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并不序于太庙，而犹均禘于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祫，就而祭之，以为别飨之例，斯其证矣。愚谓章皇太后庙，亦宜殷荐。”太常丞孙缅议以为：“祫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为详。窃寻小庙之礼，肇自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祔于祖，谓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自后汉，礼之祭殇，各附厥祖。既豫祫，则必异庙而祭。愚谓章庙殷荐，推此可知。”祠部硃膺之议：“□宫之祀，高堂隆、赵怡并云周人祫，岁俱祫祭之。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愚意同王

燮之、孙缅议。”诏曰：“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岂容独阙殷荐，隔兹盛祠。□宫遥祫，既行有周，魏、晋从飨，式范无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自是以来，著为通典。今昭皇太后于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祔庙之礼，宜下礼官详议。”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正名存义，有国之徽典；臣子一例，史传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允著，祔庙之礼，宜备彝则。母以子贵，事炳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祔，无缘有亏。愚谓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宜依晋元皇帝之于愍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司行事。”时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议以为：“《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是以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然则宜使有司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从序而言，宜跻新祢于上。”参详，龢议为允。诏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来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见于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刘绲议；“寻晋元北面称臣于愍帝，烝尝奉荐，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后，著于鲁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无容亲进觞爵拜伏。其日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司行事，谓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宜称皇帝讳。案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宜阙。”太常丞虞愿议：“夫烝尝之礼，事存继嗣，故傍尊虽近，弟侄弗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晋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犹进觞爵。今上既纂祠文皇，于孝武室谓宜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司行事。按《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亲曾北面，兄母有敬，谓宜进拜，祝文宜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修虔为义，今于孝武，论其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语其尊卑，亦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犹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愚谓孝武、昭太后二室，并不复荐告。”参议以愿议为允。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按君母之尊，义发《春秋》，庶后飨荐无间。周典七庙承

统，犹亲尽则毁。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都令史殷匪子议：“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宜毁。议者云，‘妾祔于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始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非妾祖姑，又非女君，于义不当。伏寻昭太后名位允极，昔初祔之始，自上祔于赵后，即安于西庙，并皆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检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自兹而后，吉凶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以埋告币埋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经典议，以毁主附于虞主，埋于庙之北墙，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后，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应上下升之。既升之顷，又应设脯醢以安神。今礼官所议，谬略未周。迁毁事大，请广详访。”左仆射刘秉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谌重参议，谓：“以币遍告二庙，埋毁殷主于北墙。宣太后上室，仍设脯醢以安神，匪子议为允。”诏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蕃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为诫。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二汉此典弃矣。

魏明帝有爱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东平冲王年稚无后，唯殇服五月。虽不殇君，应有主祭，而国是追赠，又无其臣。未详毁灵立庙，为当它祔与不？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臣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既竟，灵便合毁。《记》曰：‘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诸

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则宜祔诸祖之庙为王者，应祔付长沙景王庙。”诏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奠酹之所，未及营立，四时荐飨，故祔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应祠不？”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祭孙止。’又云：‘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缘为慈母后之义，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后也。’考寻斯义，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体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时不幸，圣上矜悼。降出皇爱，嗣承徽绪，光启大蕃，属国为祖。始王夫人载育明懿，则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即事求情，愚以为宜依祖母有为后之义，谓合列祀于庙。”二议不同，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后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还临与不？祭之日，谁为主？”太常丞庾蔚之议：“既葬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犹存，朔望及期忌，诸臣宜还临哭，变服衣□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后，又无三年服者，期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食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参议，以蔚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贵妃加殊礼，未详应立庙与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三妃未之从。’《昏义》云：‘后之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亦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是秩，天之崇班，理应立此新庙。”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参详以龢、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未详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祔，但入新庙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庙者，遇四时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亲奉祭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云：‘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庙，应在禫除之后也。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吉祭于庙，亲奉亦在

无嫌。祔之为言，以后亡者祔于先庙也。《小记》云：‘诸侯不得祔于天子。’今贵妃爵视诸侯，居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祔。且卒哭之后，益无祔理。”左丞徐爰议以：“礼有损益，古今异仪，虽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之诸侯，皆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革服于元嘉，苫绖变除，申情于皇宋。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创祀，不得关之朝廷。谓禫除之后，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无所应祔。”参议，龢议大体与爰不异，宜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太常丞庾蔚之议：“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于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继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烝尝，以俟有后。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议，以爰议为允。令便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庐陵孝献王庙。祭竟，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故言报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其裔曰柱，佐颛顼为稷官，主农事，周弃系之，法施于人，故祀以为稷。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谷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

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纘’。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纘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

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暢，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礼以赤璋纁币。又鬯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为坛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献。凡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禜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后，修之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乱，百祀隳废，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昭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夺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莽嗣，有罪，失爵。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渊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汉东海恭王薨，明帝出幸津门亭发哀。魏时会丧及使者吊祭，用博士杜希议，皆去玄冠，加以布巾。魏武帝少时，汉太尉桥玄独先礼异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过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车驾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经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车驾行幸，经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

刘禅景耀六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是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意，皆不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言于禅曰："昔周人怀邵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象。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象阙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尽从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属所以时赐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从之。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

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咸加爵秩。

汉安帝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鬻’。方今八月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鬻，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

志第八礼五

秦灭礼学，事多违古。汉初崇简，不存改作，车服之仪，多因秦旧。至明帝始乃修复先典，司马彪《舆服志》详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车，其余虽累有改易，不足相变。晋立服制令，辨定众仪，徐广《车服注》，略明事目，并行于今者也。故复叙列，以通数代典事。

上古圣人见转蓬，始为轮，轮何可载，因为舆。任重致远，流运无极。后代圣人观北斗魁方杓曲携龙角，为帝车，曲其辀以便驾。《系本》云："奚仲始作车。"案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车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车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贵贱。周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其巧，车最居多。《明堂记》曰："鸾车，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车之瑞，谓桑根车，殷人制为大路。《礼纬》曰："山车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则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饰，备于《考工记》。舆方法地，盖员象天，辐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饰车诸末，因为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旗以宾；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

秦阅三代之车，独取殷制。古曰桑根车，秦曰金根车也。汉氏因秦之旧，亦为乘舆，所谓乘殷之路者也。《礼论·舆驾议》曰："周则玉辂最尊，汉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汉制乘舆金根车，轮皆硃斑，重毂两辖，飞軨。毂外复有毂，施辖，其外复设辖，施铜贯其中。《东京赋》曰："重轮二辖，疏毂飞軨。"飞軨以赤油为之，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谓之飞軨也。以金薄缪龙，为舆倚较。较在箱上，贴文画蕃。蕃，箱也。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贴文画辕，翠羽盖黄裹，所谓黄屋也。金华施□□末，建太常十二旒，画日月升龙，驾六黑马，施十二鸾，金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牦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马轭上，所谓左纛舆也。路如周玉路之制。应劭《汉官卤簿图》，乘舆大驾，则御凤皇车，以金根为副。又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五乘。建龙旗，驾四马，施八鸾，余如金根之制，犹周金路也。其车各如方色，所谓五时副车，俗谓为"五帝车"也。江左则阙矣。白马者，硃其鬣，安车者，坐乘。又有建华盖九重。甘泉卤簿者，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乘舆车前。又有象车，最在前，试桥道。晋江左驾犹有之。凡妇人车皆坐乘，故《周礼》王后有安车而王无也。汉制乘舆乃有之。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

皆驾四。案《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驾白马。梁惠王以安车驾三送淳于髡，大夫之仪。《周礼》，四马为乘。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袁盎谏汉文驰六飞。魏时天子亦驾六。晋《先蚕仪》，皇后安车驾六，以两辕安车驾五为副。江左以来，相承无六，驾四而已。

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礼图》，金路，通赤旗，无盖，改造依拟金根，而赤漆飐画，玉饰诸末，建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施羽葆盖，以祀。即以金根为金路，建大青旗，十有二旒，驾玄马四，羽葆盖，以宾。象、革、木路，《周官》、《舆服志》、《礼图》并不载其形段，并依拟玉路，漆飐画，羽葆盖，象饰诸末，建立赤旗，十有二旒，以视朝。革路，建赤旗，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驾玄，木驾赤，四马。旧有大事，法驾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亲耕籍田，乘三盖车，一名芝车，又名耕根车，置耒耜于轼上。戎车立乘，夏曰钩车，殷曰寅车，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载金鼓羽幢，置甲弩于轼上。猎车，辋□宪，轮画缪龙绕之。一名蹋猪车。魏文帝改曰蹋虎车。

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

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槌。大驾卤簿，以次指南。

辇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辇是也。

后汉阴就外戚骄贵，亦辇。井丹讥之曰：“昔桀乘人车，岂此邪！”然则辇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讥阴就乘人，而不云僭上，岂贵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轮。《傅玄子》曰：“夏曰余车，殷曰胡奴，周曰辎车。”辎车，即辇也。魏、晋御小出，常乘马，亦多乘舆车。舆车，今之小舆。

犊车，軿车之流也。汉诸侯贫者乃乘之，其后转见贵。孙权云“车中八牛”，即犊车也。江左御出，又载储偫之物。汉代贱轺车而贵辎軿，魏晋贱辎軿而贵轺车。又有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幔，如轺车，而驾马。又以云母饰犊车，谓之云母车，臣下不得乘，时以赐王公。晋氏又有四望车，今制亦存。又汉制，唯贾人不得乘马车，其余皆乘之矣。除吏赤盖杠，余则青盖杠云。

《周礼》，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凡五也。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驾乘重翟羽盖金根车，驾青交路，青帷裳，云颒画辕，黄金涂五末，盖爪施金华，驾三马，左右騑。其法驾则紫罽軿车。按《字林》，軿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应劭《汉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阴皇后葬，魂车，鸾路青羽盖，驾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女骑夹毂，此前汉旧制也。

晋《先蚕仪注》，皇后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騩，浅黑色也。油画两辕安车，驾五騩马为副。公主油画安车，驾三。三夫人青交路安车，驾三。皆以紫绛罽軿车，驾三为副。九嫔世妇軿车，驾二。宫人辎车，驾一。王妃、公侯特进夫人、封君阜交路安车，驾三。

汉制，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皆驾二，右騑而已。汉制，太子、皇子皆安车，硃斑轮，倚虎较，伏鹿轼，黑颒文画蕃，青盖，金华施□□末，黑颒文画辕，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此乘，故曰王青盖车。皆左右騑驾，五旗，旗九颒，画降龙。皇孙乘绿车，亦驾三。魏、晋之制，太子及诸王皆驾四。

晋元帝太兴三年，太子释奠。诏曰：“未有高车，可乘安车。”高车，即立乘车也。公及列侯安车，硃斑轮、倚鹿较、伏熊轼、黑蕃者谓之轩，阜缯盖，驾二，右騑。王公旗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降龙。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驾出，皆大车立乘，驾四。后导从大车，驾二，右騑。他出乘安车。其去位致仕，皆赐安车四马。中二千石皆阜盖、硃蕃，铜五末，驾二，右騑。《晋令》，王公之世子摄命治国者，

安车，驾三，旗七旒，其侯世子，五旒。

傅暢《故事》，三公安车，驾三；特进驾二；卿一。汉制，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庙及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騑，加皁交路，帷裳。非公会，则乘漆布辎軿，铜五末。晋武帝太康四年，诏依汉故事，给九卿朝车驾及安车各一乘。傅暢《故事》，尚书令轺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

汉制，乘舆御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大将军参乘，备千乘万骑，属车八十一乘。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八十一乘也。汉遵弗改。汉都长安时，祠天于甘泉用之。都洛阳，上原陵，又用之，大丧又用之。法驾则河南尹、洛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凡属车皆皁盖赤里。后汉祠天郊用法驾，祠宗庙用小驾。小驾，减损副车也。前驱有九游云罕，皮轩鸾旗，车皆大夫载之。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幛傍也。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乘舆之后有属车，尚书、御史载之。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于省中。每出警跸清道，建五旗。太仆奉驾条上卤簿，尚书郎侍御史令史皆执注以督整车骑，所谓护驾也。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史以下皆从行，所谓先置也。薛综《东京赋》注以云罕九游为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是知云罕非旌旗也。徐广《车服注》以为九游，游车九乘。云罕疑是璟罕。《诗叙》曰："齐侯田猎璟弋，百姓苦之。"璟罕勣施游猎，遂为行饰乎？潘岳《籍田赋》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琼璟云罕。若罕为旗，则岳不应频句于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璟戟，宜是今毕网明矣。此说为得之。皮轩，以虎皮为轩也。徐又引《淮南子》"军正执豹皮以制正其众。"《礼记》"前月士师，则载虎皮"。乘舆豹尾，亦其义类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徐又云"木牛，盖取其负重而安稳也。"五旗缠竿，即《礼记》德车结旌不尽饰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车绥旌，垂舒之也。史臣案：今结旌绥旌同，而德车武车之所不建。又木牛之义，亦未灼然可晓。又案《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璟网、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悬乌之设，务察风昆，宜是秦矣。晋武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则秦制也。"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谓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挚虞《决疑》无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张之说，各言意义，无所承据。案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车驾以璟罕前引，毕方昴员，因其象。《星经》，昴一名旄头，故使执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轻车，古之战车也。轮舆洞硃，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置弩于轼上，驾二。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

《汉仪》曰："出称警，入称跸。"说者云，车驾出则应称警，入则应称跸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为警者，警戒也；跸者，止行也。今从乘舆而出者，并警戒以备非常也。从外而入乘舆相干者，跸而止之也。董巴、司马彪云："诸侯王遮迾出入，称警设跸。"武刚车，有巾有盖，在前为先驱。又在轻车之后为殿也。驾一。《史记》，卫青征匈奴，以武刚车为营是也。

汉制，大行载辒辌车，四轮。其饰如金根，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颳文画曲蕃，长与车等。太仆御，驾六白骆马，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谓之布施马。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今则马不虎文，不斥卖；车则毁也。自汉霍光、晋安平、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礼者，皆大辂黄屋，载纣辌车。

《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者，犊车装而马车辕也。"又车无盖者曰科车。晋武帝时，护军将军羊琇乘羊车，司隶校尉刘毅奏弹之。诏曰："羊车虽无制，犹非素者所服。"江左来无禁也。

旧有充庭之制，临轩大会，陈乘舆车辇旌鼓于殿庭。张衡《东京赋》云："龙路充庭，鸾旗拂霓。"晋江左废绝。宋孝武大明中修复。

上古寝处皮毛，未有制度。后代圣人见鸟兽毛羽及其文章与草木华采之色，因染丝彩以作衣裳，为玄黄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仪：观鸟兽冠胡之形，制冠冕缨蕤之饰。虞氏作缋，采章弥文，夏后崇约，犹美黻冕。咎繇陈《谟》，则称五服五章。皆后王所不得异也。周监二代，典制详密，故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设拟等差，各有其序。《礼记·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齐则缁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周之祭冕，缫采备饰，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尽美称之。

至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至汉明帝始采《周官》、《礼记》、《尚书》诸儒说，还备衮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以来无改更也。天子礼郊庙，则黑介帻，平冕，今所谓平顶冠也。皁表硃绿里，广七寸，长尺二

寸，垂珠十二旒。以组为纓，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后四幅，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带广四寸，硃里，以硃缘裨饰其侧。中衣以絳缘其领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韨也。絳袴，絳袜，赤幹。未元服者，空顶介帻。其释奠先圣，则皁纱裙，絳缘中衣，絳袴袜，黑幹。其临轩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颜，黑介帻，絳纱裙，皁缘中衣。其拜陵，黑介帻，緌单衣。其杂服，有青赤黄白缃黑色介帻，五色纱裙，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帻，武冠。其素服，白□夹单衣。《汉仪》，立秋日猎服缃帻。晋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不应缃帻，求改用素。"诏从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请徐道娱表："不应素帻。"诏门下详议，帝执宜如旧，遂不改。

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梁数随贵贱，古之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行乡射礼，则公卿委貌冠，以皁绢为之，形如覆杯，与皮弁同制。长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缘领袖；其执事之人皮弁，以鹿皮为之。

武冠，昔惠文冠，本赵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则加貂蝉。应劭《汉官》曰："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洁，口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此因物生义，非其实也。其实赵武灵王变胡，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侍臣，故秦、汉以来，侍臣有貂蝉也。徐广《车服注》称其意曰："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乎？"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后，一名獬豸。说者云："獬豸兽知曲直，以角触不正者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法官。

谒者高山冠，本齐服也。一名侧注冠。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远游，乃毁变之。

樊哙冠，广九寸，制似平冕，殿门卫士服之。汉将樊哙常持铁盾。鸿门之会，项羽欲害汉王，乃裂裳以苞盾，戴入见羽。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今志其施用者也。

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

者宜短耳，今平中帻也。知时各随所宜，后遂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纳言帻，后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帻，骑吏、武史、乘舆鼓吹所服。救日蚀，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帻，对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舆鼓吹，黑帻武冠。

汉制，祀事五郊，天子与执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自服常服以从。常服，绛衣也。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晋名曰五时朝服；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总谓之戎。《尚书》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礼》：“革路以即戎。”又曰：“兵事韦弁服。”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春秋左传》：“戎服将事。”又云：“晋郤至衣韎韦之跗。”注，先儒云：“韎，绛色。”今时伍伯衣。说者云，五霸兵战，犹有绶绂、冠缨、漫胡，则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褾。褾以缯为之，长四寸，广一寸。腰有络带，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绛褾。又有纂严戎服，而不缀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猎巡幸，则唯从官戎服，带鞶革；文官不下缨，武官脱冠。宋文帝元嘉中，巡幸搜狩皆如之；救宫庙水火，亦如之。

汉制，太后入庙祭神服，绀上皁下；亲蚕，青上缥下，皆深衣。深衣，即单衣也。首饰剪牦帼。汉制，皇后谒庙服，绀上皁下；亲蚕，青上缥下。首饰，假髻，步摇，八雀，九华，加以翡翠。晋《先蚕仪注》，皇后十二钅奠，步摇，大手髻，衣纯青之衣，带绶佩。今皇后谒庙服袿襐大衣，谓之祎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钅奠蔽髻。九嫔及公夫人五钅奠。世妇三钅奠。公主会见，大手髻。其长公主得有步摇。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采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年长者，绀缯帼。佐祭则皁绢上下；助蚕则青绢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妇，皆以蚕衣为朝服。

刘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妇，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礼记》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山玄玉而硃组绶，卿大夫水苍玉而缁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缊，赤黄色。绶者，所贯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韨如蔽膝，贵贱亦各有殊。五霸之后，战兵不息，佩非兵器，韨非战仪，于是解去佩韨，留其系襚而已。秦乃以采组连结于襚，转相结受，谓之绶。汉承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妇所佩，古制不存，今与外同制，秦组绶，仍又施之。

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司马彪志具有其制。汉高祖为泗水亭长，拔剑斩白蛇。隽不疑云：“剑者，君子武备。”张衡《东京赋》“纡黄组，腰干将。”然则自人君至士人，又带剑也。自晋代以来，始以木剑代刃剑。

乘舆六玺，秦制也。《汉旧仪》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此则汉遵秦也。初，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传国玺，魏、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惠帝武库火烧之，今亡。晋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属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乱，晋穆帝代，乃还天府。虞喜《志林》曰：“传国玺，自在六玺之外，天子凡七玺也。”《汉注》曰：“玺，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唯所好。秦以来，以玺为称，又独以玉，臣下莫得用。”汉制，皇帝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绀。皇后金玺，绶亦如之。于礼，士绶之色如此，后代变古也。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是也。又有麟凤龟龙玺，驼马鸭头杂印，今代则阙也。

皇太子，金玺，龟纽，纁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瑜玉。

诸王，金玺，龟纽，纁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亦有三梁进贤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硃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三梁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国则绿綟绶，三采，绿、紫、绀。綟，草名也，其色绿。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凡将军位从公者，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硃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三梁冠。佩水苍玉。骠骑、车骑将军，凡诸将军加大者，征、镇、安、平、中军、镇军、抚军、前、左、右、后将军、征虏、冠军、辅国、龙骧将军，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

贵嫔、夫人、贵人，金章，文曰贵嫔、夫人、贵人之章。紫绶，佩于阗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银印，文曰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之印。青绶。佩五采琼玉。

皇太子妃，金玺，龟纽，纁硃绶。佩瑜玉。诸王太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绶，佩山玄玉。诸王世子，金印，紫绶。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山玄玉。郡公侯太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郡公侯太子，银印，青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侍中、散骑常侍及中常侍，给五时朝服，武冠。貂蝉，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苍玉。尚书令、仆射，铜印，墨绶。给五时朝服，纳言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尚书，给五时朝服，纳言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中书监令、秘书监，铜印，墨綟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光禄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银章，青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卫尉，则武冠。卫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检晋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进贤两梁冠，非旧也。司隶校尉、武尉、左右卫、中坚、中垒、骁骑、游击、前军、左军、右军、后军、宁朔、建威、振威、奋威、扬威、广威、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左右积弩、强弩诸将军、监军，银章，青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领军、护军、城门五营校尉、东南西北中郎将，银印，青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

县、乡、亭侯，金印，紫绶。朝服，进贤三梁冠。

鹰扬、折冲、轻车、扬烈、威远、宁远、虎威、材官、伏波、凌江诸将军，银章，青绶。给五时朝服，武冠。奋武护军、安夷抚军、护军、军州郡国都尉、奉车、驸马、骑都尉、诸护军将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将、校尉、都尉、司监都尉、材官校尉、王国中尉、宜和伊吾都尉、监淮南津都尉，银印，青绶。五时朝服，武冠。

州刺史，铜印，墨绶。给绛朝服，进贤两梁冠。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铜印，墨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谒者仆射，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高山冠，佩水苍玉。诸军司马，银章，青绶。朝服，武冠。

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给五时朝服，武冠。中书侍郎，给五时朝服，进贤一梁冠。冗从仆射、太子卫率，铜

印，墨绶。给五时朝服，武冠。

虎贲中郎将、羽林监，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备卤簿，鹖尾，绛纱谷单衣。鹖鸟似鸡，出上党。为鸟强猛，斗不死不止。复著鹖尾。

北军中侯、殿中监，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武冠。护匈奴中郎将、护羌夷戎蛮越乌丸西域戊己校尉，铜印，青绶。朝服，武冠。

郡国太守、相、内史，银章，青绶。朝服，进贤两梁冠。江左止单衣帻。其加中二千石者，依卿、尹。牙门将，银章，青绶。朝服，武冠。

骑都督、守，银印，青绶。朝服，武冠。

尚书左右丞、秘书丞，铜印，黄绶。朝服，进贤一梁冠。尚书秘书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黄沙治书侍御史，银印，墨绶。朝服，法冠。侍御史，朝服，法冠。

关内、关中名号侯，金印，紫绶。朝服，进贤两梁冠。诸博士，给皁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公府长史、诸卿尹丞、诸县署令秩千石者，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江左公府长史无朝服，县令止单衣帻。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长史王俭议公府长史应服朝服，曰："《春秋国语》云：'貌者情之华，服者心之文。'岩廊盛礼，衣冠为大。是故军国异容，内外殊序。而自顷承用，每有乖违。府职掌人，教四方是则。臣居毗佐，志在当官，永言先典，载怀夕惕。按晋令，公府长史，官品第六，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掾、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一梁冠。晋官表注，亦与《令》同。而今长史、掾、属，但著硃服而已，此则公违明文，积习成谬。谓宜依旧制，长史两梁冠，掾、属一梁冠，并同备朝服。中单韦幹，率由旧章。若所上蒙允，并请班司徒二府及诸仪同三府，通为永准。又寻旧事，司徒公府领步兵者，职僚悉同降朝不领兵者。主簿祭酒，中单韦幹并备，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开公，谨遵此制。其或有署台位者，玄服为宜。按《令》称诸有兼官，皆从重官之例。寻内官为重，其署台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诸卿寺位兼府职者，虽三品，而卿寺为卑，则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礼仪所先，请台详服。"

议曹郎中沈俣之议曰："制珪象德，损替因时；裁服象功，施用随

代。车旗变于商、周，冠佩革于秦、汉，岂必殊代袭容，改尚沿物哉。夫边貂假幸侍之首，贱帻登尊极之颜，一适时用，便隆后制。况硃裳以朝，缅倾百祀，韦幹不加，浩然惟旧。服为定章，事成永则。其俭之所秉，会非古训。青素相因，代有损益，何事弃盛宋之兴法，追往晋之颓典。变改空烦，谓不宜革。”俭又上议曰：“自顷服章多阙，有违前准。近议依令文，被报不宜改革，又称左丞刘议，‘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阙亡。然则文存服损，非唯铉佐，用舍既久，即为旧章’。如下旨，伏寻皇宋受终，每因晋旧制，律令条章，同规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惩改，则当上关诏书，下由朝议，县诸日月，垂则后昆。岂得因外府之乖谬，以为盛宋之兴典；用晋氏之律令，而谓其仪为颓法哉！顺违从失，非所望于高议；申明旧典，何改革之可论。又左丞引令史之阙服，以为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礼数异等，令史从省，或有权宜；达官简略，为失弥重。又主簿、祭酒，备服于王庭，长史、掾、属，硃衣以就列。于是伦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将引令以遵旧，台据失以为例，研详符旨，良所未譬。当官而行，何强之有，制令昭然，守以无贰。”俣之又议：“云火从物，沿损异仪，帝乐五殊，王礼三变，岂独大宋造命，必咸仍于晋旧哉！夫宗社疑文，庭庙阙典，或上降制书，下协朝议，何乃铉府佐属裳黻，稍改白虎之诏，断宣室之畴咨乎。又许令史之从省，咎达官之简略。律苟可遵，固无辨于贵贱；规若必等，亦何关于权宜。一用一舍，弥增其滞。且佐非韦幹之职，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盖前令违而遂改，今制允而长用也。爵异服殊，宁会矛盾之譬；讨论疑制，焉取强弱之辨。府执既革之余文，台据永行之成典，良有期于无固，非所望于行迷。”参详并同俭，议遂寝。

诸军长史、诸卿尹丞、狱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国太守相内史、丞、长史、诸县署令长相、关谷长、王公侯诸署令、长、司理、治书、公主家仆，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皁朝服。郡丞、县令长，止单衣帻。

公车司马、太史、太医、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诸署令、仆、门大夫、陵令，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一梁冠。太子率更、家令、仆，铜印，墨绶。给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黄门诸署令、仆、长，铜印，墨绶。四时朝服，进贤一梁冠。黄门冗从仆射监、太子寺人监，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武冠。

公府司马、诸军城门五营校尉司马、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戊己校尉长史、司马，铜印，墨绶。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马无朝服，余止单衣帻。廷尉正、监、平，铜印，墨绶。给皁零辟朝服，法

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农，铜印，青绶。朝服，进贤两梁冠。北军中候丞，铜印，黄绶。朝服，进贤一梁冠。太子常从虎贲督、校督、司马虎贲督，铜印，墨绶。朝服，武冠。殿中将军，银章，青绶。四时朝服，武冠。宋末不复给章绶。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国都尉、司马，铜印，墨绶。朝服，武冠。诸谒者，朝服，高山冠。门下中书通事舍人令史、门下主事令史，给四时朝服，武冠。

尚书典事、都水使者参事、散骑集书中书尚书令史、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令史、录尚书中书监令仆省事史、秘书著作治书、主书、主玺、主谱令史、兰台殿中兰台谒者都水使者令史、书令史，朝服，进贤一梁冠。江左凡令史无朝服。

节骑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备卤簿，著鹖尾、绛纱縠单衣。

殿中中郎将校尉、都尉、黄门中郎将校尉、殿中太医校尉、都尉，银印，青绶。四时朝服，武冠。

关外侯，银印，青绶。朝服，进贤两梁冠。左右都候、阊阖司马、城门候，铜印，墨绶朝服，武冠。王郡公侯中尉，铜印，墨绶。朝服，武冠。

部曲督护、司马史、部曲将，铜印。朝服，武冠。司马史，假墨绶。

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郎中、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秩千石者，两梁。

城门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无朝服。诸门仆射佐史、东宫门吏，阜零辟朝服。仆射东宫门吏，却非冠。佐史，进贤冠。

宫内游徼、亭长，阜零辟朝服，武冠。太医校尉、都尉、总章协律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青绶。朝服，武冠。小黄门，给四时朝服，武冠。黄门谒者，给四时朝服，进贤一梁冠。朝贺通谒时，著高山冠。

黄门诸署史，给四时朝服，武冠。

中黄门黄门诸署从官寺人，给四时科单衣，武冠。

殿中司马、及守陵者、殿中太医司马，铜印，墨绶。给四时朝服，武冠。

太医司马，铜印。朝服，武冠。总章监鼓吹监司律司马，铜印，墨绶。朝服。鼓吹监总章协律司马，武冠。总章监司律司马，进贤一梁冠。

诸县署丞、太子诸署丞、王公侯诸署及公主家丞，铜印，黄绶。朝服，进贤一梁冠。太医丞，铜印。朝服，进贤一梁冠。黄门诸署丞，铜印，黄绶。给四时朝服，进贤一梁冠。黄门称长、园监，铜印，黄绶。给四时朝服，武冠。

诸县尉、关谷塞护道尉，铜印，黄绶。朝服，武冠。江左止单衣帻。

洛阳卿有秩，铜印，青绶。朝服，进贤一梁冠。

宣威将军以下至裨将军，铜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为刺史、郡守、若万人司马虎贲督以上、及司马史者，皆假青绶。平虏武猛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为千人司马虎贲督以上、及司马史者，皆假青绶。别部司马、军假司马，银印。朝服，武冠。

图像都匠行水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青绶。朝服，武冠。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此官者，羽林长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朝服，武冠。其长郎壮士，武弁冠。在陛列及卤簿，服绛縠单衣。

陛下甲仆射主事吏将骑、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贲，在陛列及备卤簿，服锦文衣，武冠，鹖尾。陛长，假铜印，墨绶，旄头。

羽林在陛列及备卤簿，服绛科单衣，上著韦画要襦，假旄头。

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守陵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守陵虎贲，给绛科单衣，武冠。

殿中冗从虎贲、殿中虎贲、及守陵者持鈒戟冗从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绛科单衣，武冠。

持椎斧武骑虎贲、五骑传诏虎贲、殿中羽林及守陵者太官尚食虎贲、称饭宰人、诸官尚食虎贲，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绶。别部司马以下，假墨绶。给绛蠙，武冠。其在陛列及备卤簿，五骑虎贲，服锦文衣，鹖尾。宰人服离支衣。

黄门鼓吹、及钉官仆射、黄门鼓吹史主事、诸官鼓吹、尚书廊下都坐门下守皞、殿中威仪驺、虎贲常直殿黄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虎贲羽林驺、给传事者诸导驺、门下中书守皞，给绛蠙，武冠。南书门下虎贲羽林驺、兰台五曹节藏射廊下守皞、威仪、发符驺、都水使者黄沙廊下守皞、谒者、录事、威仪驺、河堤谒者驺、诸官谒者驺，绛蠙，武冠。给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谁士皁科单衣，樊哙冠。卫士墨布皞，却敌冠。凡此前众职，江左多不备，又多阙朝服。

诸应给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给朝服；非护乌丸羌夷戎蛮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给佩玉。其来朝会，权时假给，会罢输还。凡应朝服者，而官不给，听自具之。诸假印绶而官不给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绶者，不得佩绶。

鞶，古制也。汉代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此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乎。

朝服一具，冠帻各一，绛绯袍、皁缘中单衣领袖各一领，革带袷裤各一，幹、袜各一量，簪导饷自副。四时朝服者，加绛绢黄绯青绯皁绯袍单衣各一领；五时朝服者，加给白绢袍单衣一领。

诸受朝服，单衣七丈二尺，科单衣及皞五丈二尺，中衣绢五丈，缘皁一丈八尺，领袖练一匹一尺，绢七尺五寸。给裤练一丈四尺，缣二丈。袜布三尺。单衣及皞袷带，缣各一段，长七尺。江左止给绢各有差。宋元嘉末，断不复给，至今。山鹿、豽、柱豽白豽、施毛狐白领、黄豹、斑白鼲子、渠搜裘、步摇、八钅奠、蔽结、多服蝉、明中、欋白，又诸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云母从广一寸以上物者，皆为禁物。

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钅奠以上、蔽结、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杂采衣、杯文绮、齐绣黻、钅適离、袿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钅奠、绫、锦、锦绣、七缘绮、貂豽裘、金叉环铒、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罗、纨、绮、縠，杂色真文。骑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

大绛紫襈、假结、真珠珰珥、犀、玳瑁、越叠、以银饰器物、张帐、乘犊车，履色无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帻、茜、绛、金黄银叉、环、铃、钅適、铒，履色无过纯青。诸去官及薨卒不禄物故，家人所服，皆得从故官之例。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银错刻镂雕饰无用之物。

天子坐漆床，居硃屋。史臣按《左传》，丹桓宫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硃屋以居。所从来久矣。漆床亦当是汉代旧仪，而《汉仪》不载。寻所以必硃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树，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且，致之未易。藉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役苦费深，为敝滋重。是以上古圣王，采椽不斫，斫之则惧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县鉴微远，杜渐防萌，知采椽不愜后代之心，不斫不为将来之用，故加硃施漆，以传厥后。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旨，将在斯乎。

殿屋之为员渊方井兼植荷华者，以厌火祥也。

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绅垂三尺。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则古笏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板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汉代以盛奏事，负荷以行，未详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诏赐汉太尉杨彪几杖，待以客礼。延请之日，使挟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辞让，不听。乃使服布单衣皮弁以见。《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夹，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徐爰曰："俗说□夹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触树枝成歧，谓之为善，因而弗改。"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夹，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汉末妖贼以黄为巾，时谓之"黄巾贼。"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焉。

徐爰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纚，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纚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座丞

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帻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宫著乌纱□夹。然则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时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吊服。吊服皮弁疑衰，今以单衣黑帻为宴会服，拜陵亦如之。以单衣白□夹为吊服，修敬尊秩亦服之也。单衣，古之深衣也。今单衣裁制与深衣同，唯绢带为异。深衣绢帽以居丧，单衣素帢以施吉。

晋武帝泰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赐大司马义阳王望衮冕之服。四年，又诏赵、乐安、燕王服散骑常侍之服。十年，赐彭城王衮冕之服。伪楚桓玄将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琅邪王衮冕服。宋兴以来，王公贵臣加侍中、散骑常侍，乃得服貂珰也。

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义宣，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浑，又有异图。世祖嫌侯王强盛，欲加减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马江夏王义恭、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表改革诸王车服制度，凡九条，表在《义恭传》。上因讽有司更增广条目。奏曰："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诫。是以尚方所制，禁严汉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自顷以来，下僭弥盛。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沓。蕃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及夹侍国师传令及油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硃服。舆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槊毦不得孔雀白□；夹毂队不得绛袄；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庄而蔽花；正冬会不得铎舞、杯柈舞。长禠伎、褷舒、丸剑、博山伎、缘大橦伎、升五案伎，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诸妃主不得著衮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诸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过六队，白直夹毂，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装。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姻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舆不得油幢，轺车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像龙舟，悉不得硃油。帐钩不得作五花及竖笋形。若先有器物者，悉输送台臧。书到后二十日期，若有窃玩犯禁者，及统司无举纠，并临时议罪。"诏可。

车前五百者，卿行旅从，五百人为一旅。汉氏一统，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议：'自今临

轩，乘舆法服，焘华盖，登殿宜依庙斋以夹御，侍中、常侍夹扶上殿，及应为王公兴，又夹扶，毕，还本位。’求详议。”曹郎中徐爰参议：“宜如省所称，以为永准。”诏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汉胡广、蔡邕并云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六国，兼其车服，故王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车，悬豹尾。法驾则三十六乘。检晋江左逮至于今，乘舆出行，副车相承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参议：“八十一乘，义兼九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并不出经典。自邕、广传说，又是从官所乘，非帝者副车正数。江左五乘，俭不中礼。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贰车九乘。侯伯七命，车七乘。子男五命，车五乘。’然则帝王十二乘。”诏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车定数，下礼官议正。”博士王燮之议：“《周礼》，后六服五路之数，悉与王同，则副车之制，不应独异。又《记》云：‘古者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郑注云：‘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推所立每与王同，礼无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礼均至极，弥不应殊。谓并应同十二乘。”通关为允。诏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书左丞荀万秋奏：“《籍田仪注》，‘皇帝冠通天冠，硃珣，青介帻，衣青纱袍。侍中陪乘，奉车郎秉辔。’案《汉·舆服志》曰：‘通天冠，乘舆常服也。’若斯岂可以常服降千亩邪？《礼记》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硃珣，躬秉耒耜。’郑玄注《周官》司服曰：‘六服同冕’，尊故也。时服虽变，冕制不改。又潘岳《藉田赋》云：‘常伯陪乘，太仆秉辔。’推此，舆驾藉田，宜冠冕，璪十二旒，硃珣，黑介帻，衣青纱袍。常伯陪乘，太仆秉辔。宜改仪注，一遵二《礼》，以为定仪。”诏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亲奉仪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龙黼黻之服。还，变通天冠，绛纱袍。庙祠亲奉，旧仪，皇帝初服与郊不异，而还变著黑介帻，单衣即事，乖体。谓宜同郊还，亦变著通天冠，绛纱袍。又旧仪乘金根车，今五路既备，依《礼》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车为玉路。”诏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汉仪注》‘大驾卤簿，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卿御。法驾，侍中参乘，奉车郎御’。晋氏江左，大驾未立，故郊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于仪服，二驾不异。拜陵，御服单

衣帻，百官陪从，硃衣而已，亦谓之小驾，名实乖舛。考寻前记，大驾上陵，北郊。周礼宗庙于昊天有降，宜以大驾郊祀，法驾祠庙，小驾上陵，如为从序。今改祠庙为法驾卤簿，其军幢多少，临时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辇轮御轺衣书等车为副。其余并如常仪。”诏可。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舆驾巡南豫、兖二州，冕服，御玉路，辞二庙。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备春搜之典。

明帝太始四年五月甲戌，尚书令建安王休仁参议：“天子之子，与士齿让，达于辟雍，无生而贵者也。既命而尊，礼同上公。周制五等，车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赐同姓诸侯，象及革木，以赐异姓侯伯，在朝卿士，亦准斯礼。按如此制，则东宫应乘金路。自晋武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唯有东宫，礼秩崇异，上次辰极，下绝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车，义不见经，事无所出。《礼》所谓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饰辂诸末耳。左右前后，同以漆画。秦改周辂，制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汉、魏、二晋，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备五辂。金玉二制，并类金根，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之东储，于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且《春秋》之义，降下以两，臣子之义，宜从谦约。谓东宫车服，宜降天子二等，骖驾四马，乘象辂，降龙碧旗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时，于礼为衷。”诏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诏曰：“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朕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玉辂，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金路，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又以饰冠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绣冕三彩缫，硃衣裳，乘革路，征伐不宾，讲武校猎。又以宏冕二彩缫，青衣裳，乘木辂，耕稼，飨国子。又以通天冠，硃纱袍，为听政之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驾，合著衮冕九章衣不？”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以下。郑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寻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储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谓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圣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参议，依礼，皇太子元正朝贺，应服衮冕九

章衣。以仲起议为允。撰载仪注。”诏可。

后废帝即位，尊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舆服一如晋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旗。

志第九乐一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王之乐者，明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哥师尹胡能哥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惟夔好古存正焉。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武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明帝太和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哥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哥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龠》、《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哥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酳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于是尚书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釭，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釭，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其余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与《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散骑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为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

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哥，祭祀则吹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钧》之舞。"有司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不被哥。晋武帝泰始

二年，改制郊庙哥，其乐舞亦仍旧也。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硃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硃明》，并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硃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勖、傅玄并为哥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厢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无当于朝享，往时之失也。

晋武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哥诗。诏又使中书郎成公绥亦作。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韶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勖则曰："魏氏哥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哥，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哥诗。勖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骑常侍阮咸讥新律声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勖以其异己，出咸为始平相。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哥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哥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籓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鄴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符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哥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

神。乃奏太簇，哥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哥，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哥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籓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哥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恆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恆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

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祗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祫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

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哥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八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

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哥。夫哥者，固乐之始也。咏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昔有□戎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哥，始为北音。禹省南土，淼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淼山之阳，女乃作哥，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葭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斧破断其足。孔甲曰：“呜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哥，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哥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

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尔雅》曰：“徒哥曰谣。”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

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凤将雏哥》者，旧曲也。应琚《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

《前溪哥》者，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

《阿子》及《欢闻哥》者，晋穆帝升平初，哥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团扇哥》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哥。《督护哥》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懊憹哥》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谓之《中朝曲》。《六变》诸曲，皆因事制哥。《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读曲哥》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又云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按：杯盘，今之《齐世宁》也。张衡《舞赋》云："历七盘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盘陈于广庭。"近世文士颜

延之云："递间关于盘扇。"鲍昭云："七盘起长袖。"皆以七盘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盘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欲云项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哥，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又有《白珝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珝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珝，疑白珝即白绪。

《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官。哥词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曰："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著于率舞。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入聘，观乐知风。是则音不妄启，曲岂徒奏。哥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龠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钟一肆，克谐女乐，以哥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

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哥钟，以调羽佾，止于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臣昔已制哥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诏曰：“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惠感人祇，化动翔泳。顷自金龠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修，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

乐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匏，曰竹。

八音一曰金。金，钟也，袴也，錞也，镯也，铙也。，铎也。钟者，《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尔雅》云“大钟曰镛”。《书》曰“笙镛以间”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栈，栈音盏，晋江左初所得栈钟是也。县钟磬者曰笋虡，横曰笋，从曰虡。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清声无力者以为磬虚，击其所县，知由其虡鸣焉。”袴如钟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钟，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谓之钟；袴之言，近代无闻焉。

笧，笧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今民间犹时有其器。《周礼》，“以金笧和鼓”。

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周礼》，“以金镯节鼓”。

铙，如铃而无舌，有柄，执而鸣之。《周礼》，“以金铙止鼓”。汉《鼓吹曲》曰铙哥。

铎，大铃也。《周礼》，“以金铎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犁笪，以玉为之。”大曰綍。綍音罍。

八音三曰土。土，埙也。《世本》云，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暴国，岂其时人乎？烧土为之，大如鹅卵，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尔雅》云，大者曰祗，祗音叫。“小者如鸡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节也。大曰鼓，小曰棘，又曰应。应劭《风俗通》曰：“不知谁所造。”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灵鼓、灵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致鬼享。”鼓长八尺者曰{卉鼓}鼓，以鼓军事。长丈二尺者曰鼖鼓，凡守备及役事则鼓之。今世谓之下鼜。鼜，《周礼》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者曰晋鼓，金奏则鼓之。应鼓在大鼓侧，《诗》云“应棘悬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谓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又有鼉鼓焉。

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哥，《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此则所从来亦远矣。

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

琴，马融《笛赋》云：“宓羲造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尔雅》“大琴曰离”，二十弦。今无其器。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传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则非伯喈也。

瑟，马融《笛赋》云“神农造瑟。”世本，“宓羲所造”。《尔雅》云：“瑟二十七弦者曰洒。”今无其器。筑，不知谁所造。史籍唯云高渐离善击筑。

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合法度，节究哀乐，乃仁智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关思哉？”《风俗通》则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谁所改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

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并不知谁所造。《乐记》曰：“圣人作为控、楬、埙、篪。”所起亦远矣。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敔。，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锧。以竹长尺名曰止，横擽之，以节乐终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笙，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娲所造也。《诗》传云：“吹笙则簧鼓矣。”盖笙中之簧也。《尔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后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箫也，管也，篪也，龠也，笛也。律吕在《律历志》。

箫，《世本》云：“舜所造。”《尔雅》曰：“编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长尺二寸者笅。”笅者爻。凡箫一名籁。前世有洞箫，其器今亡。蔡邕曰：“箫，编竹有底。”然则邕时无洞箫矣。

管，《尔雅》曰：“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篙。篙音骄；中者曰篪；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旧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尔雅》曰：“篪，大者尺四寸，围三寸，曰沂。”沂音银，一名翘。“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谁所造。《周礼》有籥师，掌教国子秋冬吹籥。今《凯

容》、《宣烈》舞所执羽籥是也。盖《诗》所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也。《尔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云，七孔。大者曰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笏。笏音握。

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曰：“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

絪，杜挚《笳赋》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汉旧注曰：“□，号曰吹鞭。《晋先蚕注》：“车驾住，吹小□；发，吹大□。”□即絪也。又有胡笳。汉旧《筝笛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

鼓吹，盖短箫铙哥。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哥。”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哥。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初，临川太守谢摛每寝，辄梦闻鼓吹。有人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尔。”摛击杜韬战没，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焉。谢尚为江夏太守，诣安西将军庾翼于武昌咨事，翼与尚射，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给之。今则甚重矣。

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旧志云：“古乐有籁、缶。”今并无。史臣按：《尔雅》，籁自是箫之一名耳。《诗》云：“坎其击缶。”毛传曰：“盎谓之缶。”

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傅玄著书曰：“人若钦

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硃等之遗则也。

志第十乐二

蔡邕论叙汉乐曰：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

晋郊祀歌五篇，傅玄造：

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灵。常于时假，迄用有成。于荐玄牡，进夕其牲。崇德作乐，神祇是听。

右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篇。

宣文烝哉，曰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乐殷荐，灵祚景详。神祇隆假，享福无疆。

右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篇。

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终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怀柔百神。不显遗烈，之德之纯。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来格，福禄是臻。

时迈其犹，昊天子之。祐享有晋，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授民时。不显不承，于犹绎思。皇极斯建，庶绩咸熙。庶几夙夜，惟晋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抚宁四海，保有康年。于乎缉熙，肆用靖民。爰立曲制，爰修礼纪。作民之极，莫匪资始。克昌厥后，永言保之。

右飨天地五郊歌三篇。

前所作天地郊明堂歌五篇，傅玄造：

皇矣有晋，时迈其德。受终于天，光济万国。万国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禄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飨。受天之祚，神和四暢。

右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于赫大晋，膺天景祥。二帝迈德，宣兹重光。我皇受命，奄有万方。郊祀配享，礼乐孔章。神祇嘉飨，祖考是皇。克昌厥后，保祚无疆。

右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整泰坛，祀皇神。精气感，百灵宾。蕴硃火，燎芳薪。紫烟游，冠青云。神之体，靡象形。旷无方，幽以清。神之来，光景照。听无闻，视无兆。神之至，举歆歆。灵爽协，动余心。神之坐，同欢娱。泽云翔，化风舒。嘉乐奏，文中声。八音谐，神是听。咸洁斋，并芬芳。烹牷牲，享玉觞。神说飨，歆禋祀。祐大晋，降繁祉。胙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穷地纪。

右天郊飨神歌。

整泰行，俟皇祇。众神感，群灵仪。阴祀设，吉礼施。夜将极，时未移。祇之体，无形象。潜泰幽，洞忽荒。祇之出，渼若有。灵无远，天下母。祇之来，遗光景。照若存，终冥冥。祇之至，举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欢豫。泽雨施，化云布。乐八变，声教敷。物咸享，祇是娱。斋既洁，侍者肃。玉觞进，咸穆穆。飨嘉庆，歆德馨。胙有晋，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万寿，延亿龄。

右地郊飨神歌。

经始明堂，享祀匪懈。于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圣考是配，明德显融。率土敬职，万方来祭。常于时假，保胙永世。

右明堂飨神歌。

宋南郊雅乐登歌三篇，颜延之造：

夤威宝命，严恭帝祖。表海炳岱，系唐胄楚。灵鉴浚文，民属睿武。奄受敷锡，宅中拓宇。亘地称皇，罄天作主。月□来宾，日际奉土。开元首正，礼交乐举。六曲联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涤，有洁在俎。以荐王衷，以答神祜。

右天地郊夕牲歌。

维圣飨帝，维孝飨亲。皇乎备矣，有事上春。礼行宗祀，敬达郊禋。金枝中树，广乐四陈。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炀晨。阴明浮烁，沈崇深沦。告成大报，受厘元神。月御按节，星驱扶轮。遥兴远驾，耀耀振振。

右天地郊迎送神歌。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谋筮从。建表蕝，设郊宫。田烛置，爟火通。历元旬，律首吉。饰紫坛，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区谧。大孝昭，祭礼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陈器，备礼容。形舞缀，被歌钟。望帝阍，耸神跸。灵之来，辰光溢。洁粢酌，娱太一。明辉夜，华{折日}日。稞既始，献又终。烟芗鬯，报清穹。飨宋德，胙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右天地飨神歌。

宋明堂歌，谢庄造：

地纽谧，乾枢回。华盖动，紫微开。旌弊日，车若云。驾六气，乘芃缊。晔帝京，辉天邑。圣祖降，五灵集。构瑶戺，耸珠帘。汉拂幌，月栖檐。舞缀暢，钟石融。驻飞景，郁行风。懋粢盛，洁牲牷。百礼肃，群司虔。皇德远，大孝昌。贯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銮。景福至，万宇欢。

右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雍台辨朔，泽宫练辰。洁火夕照，明水朝陈。六瑚贲室，八羽华庭。昭事先圣，怀濡上灵。《肆夏》式敬，升歌发德。永固鸿基，以绥万国。

右登歌词。 旧四言。

维天为大，维圣祖是则。辰居万宇，缀旒下国。内灵八辅，外光四瀛。蒿宫仰盖，日馆希旌。复殿留景，重檐结风。刮楹接纬，达响承虹。设业设虚，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灵。我将我享，维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

参映夕，驷照晨。灵乘震，司青春。雁将向，桐始蕤。柔风舞，暄光迟。萌动达，万品新。润无际，泽无垠。

右歌青帝词。 三言，依木数。

龙精初见大火中。硃光北至圭景同。帝位在《离》实司衡。水雨方降木槿荣。庶物盛长咸殷阜。恩覃四溟被九有。

右歌赤帝辞。 七言，依火数。

履建宅中宇，司绳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凉。景丽条可结，霜明冰可折。凯风扇硃辰，白云流素节。分至乘结晷，启闭集恆度。帝运缉万有，皇灵澄国步。

右歌黄帝辞。 五言，依土数。

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

右歌白帝辞。 九言，依金数。

岁既晏，日方驰。灵乘坎，德司规。玄云合，晦鸟路。白云繁，亘天涯。雷在地，时未光。饬国典，闭关梁。四节遍，万物殿。福九域，祚八乡。晨晷促，夕漏延。大阴极，微阳宣。鹊将巢，冰已解。气濡水，风动泉。

右歌黑帝辞。 六言，依水数。

蕴礼容，余乐度。灵方留，景欲暮。开九重，肃五达。凤参差，龙已秣。云既动，河既梁。万里照，四空香。神之车，归清都。旋庭寂，玉殿虚。睿化凝，孝风炽。顾灵心，结皇思。

右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右天郊飨神歌。

魏《俞兒舞歌》四篇，王粲造：

汉初建国家，匡九州。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备武乐修。宴我宾师，敬用御天，永乐无忧。子孙受百福，常与松乔游。蒸庶德，莫不咸欢柔。

右《矛俞新福歌》。

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绥我武烈，笃我淳仁。自东自西，莫不来宾。

右《弩俞新福歌》。

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抚民黎。荷天宠，延寿尸。千载莫我违。

右《安台新福歌》曲。

神武用师士素厉。仁恩广覆，猛节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国，爰及海裔。汉国保长庆，垂祚延万世。

右《行辞新福歌》曲。

晋《宣武舞歌》四篇，傅玄造：

《惟圣皇篇》《矛俞》第一：

惟圣皇，德巍巍，光四海。礼乐犹形影，文武为表里，乃作《巴俞》。肆舞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

《短兵篇》《剑俞》第二：

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军镇篇》《弩俞》第三：

弩为远兵军之镇，其发有机。体难动，往必速，重而不迟。锐精分袴，射远中微。《弩俞》之乐，一何奇！变多姿，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宣武象，赞天威。

《穷武篇》《安台行乱》第四：

穷武者丧，何但败北。柔弱亡战，国家亦废。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鉴其机，修文整武艺。文武足相济，然后得光大。

乱曰：高则亢，满则盈。亢必危，盈必倾。去危倾，守以平。冲则久，浊能清。混文武，顺天经。

晋《宣文舞歌》二篇，傅玄造：

《羽龠舞歌》：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神农教耕，创业诚难。民得粒食，澹然无所患。黄帝始征伐，万品造其端。军驾无常居，是曰轩辕。轩辕既勤止，尧舜匪荒宁。夏禹治水，汤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圣皇迈乾乾，天下兴颂声，穆穆且明明。惟圣皇，道化彰。澄四海，清三光。万机理，庶事康。潜龙升，仪凤翔。风雨时，物繁昌。却走马，降瑞祥。扬仄陋，简忠良。百禄是荷，眉寿无疆。

《羽铎舞歌》：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含氛氲，万物各异群。人伦得其序，众生乐圣君。三统继五行，然后有质文。皇王殊运代，治乱亦缤纷。伊大晋，德兼往古。越牺农，邈舜禹。参天地，陵三五。礼唐周，乐《韶武》。岂唯《箫韶》六代具举。泽霑地境，化充天宇。圣明临朝，元凯作辅，普天同乐胥。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圣皇继天，光济群生。化之以道，万国咸宁。受兹介福，延于亿龄。

晋宗庙歌十一篇，傅玄造：

我夕我牲，猗欤敬止。嘉豢孔时，供兹享祀。神鉴厥诚，博硕斯歆。神考降飨，以虞孝孙之心。

右祠庙夕牲歌。

呜呼悠哉！日鉴在兹。以时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飨之。祚我无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圣祖。明明烈考，丕承继序。

右祠庙迎送神歌。

经始宗庙，神明戾止。申锡无疆，祗承享祀。假哉皇祖，绥予孙子。燕及后昆，锡兹繁祉。

右祠征西将军登歌。

嘉乐肆庭，荐祀在堂。皇皇宗庙，乃祖先皇。济济辟公，相予烝尝。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右祠豫章府君登歌。

于邈先后，实司于天。显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支克昌，资始开元。惠我无疆，享祚永年。

右祠颍川府君登歌。

于惟曾皇，显显令德。高明清亮，匪竞柔克。保乂命祜，基命惟则。笃生圣祖，光济四国。

右祠京兆府君登歌。

于铄皇祖，圣德钦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载敷文教，载扬武烈。匡定社稷，龚行天罚。经始大业，造创帝基。畏天之命，于时保之。

右祠宣皇帝登歌。

执竞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祗惟畏。纂宣之绪，耆定厥功。登此隽乂，纠彼群凶。业业在位，帝既勤止。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右祠景皇帝登歌。

于皇时晋，允文文皇。聪明睿智，圣敬神武。万机莫综，皇斯清之。虎兕放命，皇斯平之。柔远能迩，简授英贤。创业垂统，勋格皇天。

右祠文皇帝登歌。

曰晋是常，享祀时序。宗庙致敬，礼乐具举。惟其来祭，普天率土。牺樽既奠，清酤既载。亦有和羹，荐羞斯备。蒸蒸永慕，感时兴思。登歌奏舞，神乐其和。祖考来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肃肃在位，济济臣工。四海来格，礼仪有容。钟鼓振，管弦理。舞开元，歌永始。神胥乐兮。肃肃在位，臣工济济。小大咸敬，上下有

礼。理管弦，振鼓钟。舞象德，歌咏功。神胥乐兮。肃肃在位，有来雍雍。穆穆天子，相惟辟公。礼有仪，乐有则。舞象功，歌咏德。神胥乐兮。右祠庙飨神歌二篇。

晋江左宗庙歌十三篇，曹毗造十一首，王珣造二首：

歌高祖宣皇帝，曹毗造：

于赫高祖，德协灵符。应运拨乱，厘整天衢。勋格宇宙，化动八区。肃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灵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运，纂隆洪绪。皇维重抗，天晖再举。蠢矣二寇，扰我扬楚。乃整元戎，以膏齐斧。亹亹神算，赫赫王旅。鲸鲵既平，功冠帝宇。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齐圣，王猷诞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难，严清紫宫。威厉秋霜，惠过春风。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参墟，声流无穷。

歌世祖武皇帝：

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歌中宗元皇帝：

运屯百六，天罗解贯。元皇勃兴，网笼江汉。仰齐七政，俯平祸乱。化若风行，泽犹雨散。沦光更耀，金辉复焕。德冠千载，蔚有余粲。

歌肃祖明皇帝：

明明肃祖，阐弘帝胙。英风夙发，清晖载路。奸逆纵忒，罔式皇度。躬振硃旗，遂豁天步。宏猷渊塞，高罗云布。品物咸宁，洪基永

固。

歌显宗成皇帝：

于休显宗，道泽玄播。式宣德音，暢物以和。迈德蹈仁，匪礼弗过。敷以纯风，濯以清波。连理映阜，鸣凤栖柯。同规放勋，义盖山河。

歌康皇帝：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为而不宰，雅音四塞。闲邪以诚，镇物以默。威静区宇，道宣邦国。

歌孝宗穆皇帝：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离，耀景扶桑。垂训华幄，流润八荒。幽赞玄妙，爰该曲章。西平僭蜀，北静旧疆。高猷远暢，朝有遗芳。

歌哀皇帝：

于穆哀皇，圣心虚远。雅好玄古，大庭是践。道尚无为，治存易简。化若风行，民犹草偃。虽曰登遐，徽音弥阐。愔愔《云》《韶》，尽美尽善。

歌太宗简文皇帝，王珣造：

皇矣简文，于昭于天。灵明若神，周淡如渊。冲应其来，实与其迁。娓娓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亲，简而可传。观流弥远，求本愈玄。

歌烈宗孝武皇帝，王珣造：

天鉴有晋，钦哉烈宗。同规文考，玄默允龚。威而不猛，约而能通。神钲一震，九域来同。道积淮海，《雅》《颂》自东。气陶淳露，化协时雍。

四时祠祀歌，曹毗造：

肃肃清庙，巍巍圣功。万国来宾，礼仪有容。钟鼓振，金石熙。宣

兆祚，武开基。神斯乐兮。理管弦，有来斯和。说功德，吐清歌。神斯乐兮。洋洋玄化，润被九壤。民无不悦，道无不往。礼有仪，乐有式。咏九功，永无极。神斯乐兮。

宋宗庙登歌八篇，王韶之造：

绵绵遐绪，昭明载融。汉德未远，尧有遗风。于穆皇祖，永世克隆。本枝惟庆，贻厥靡穷。

右祠北平府君登歌。

乃立清庙，清庙肃肃。乃备礼容，礼容穆穆。显允皇祖，昭是嗣服。锡兹繁祉，聿怀多福。

右祠相国掾府君登歌。

四县既序，箫管既举。堂献六瑚，庭舞八羽。先王有典，克禋皇祖。丕显洪烈，永介休祜。

右祠开封府君登歌。

钟鼓喤喤，威仪将将。温恭礼乐，敬享曾皇。迈德垂仁，系轨重光。天命纯嘏，惠我无疆。

右祠武原府君登歌。

铄矣皇祖，帝度其心。永言配命，播兹徽音。思我茂猷，如玉如金。骏奔在陛，是鉴是歆。

右祠东安府君登歌。

烝哉孝皇，齐圣广渊。发祥诞庆，景胙自天。德敷金石，道被管弦。有命既集，徽风永宣。

右祠孝皇帝登歌。

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赫矣圣武，抚运桓拨。功并敷土，道均汝坟。止戈曰武，经纬称文。鸟龙失纪，云火代名。受终改物，作我宋京。至道惟王，大业有劭。降德兆民，升歌清庙。

右祠高祖武皇帝登歌。

奕奕寝庙，奉璋在庭。笙龠既列，牺象既盈。黍稷匪芳，明祀惟馨。乐具礼充，洁羞荐诚。神之格思，介以休祯。济济群辟，永观厥成。

右祠七庙享神登歌。并以歌章太后篇。

世祖孝武皇帝歌，谢庄造：

帝锡二祖，长世多祜。于穆睿考，袭圣承矩。玄极弛驭，乾纽坠绪。辟我皇维，缔我宋宇。刊定四海，肇构神京。复礼辑乐，散马堕城。泽牣九有，化浮八瀛。庆云承掖，甘露飞甍。肃肃清庙，徽徽□宫。舞蹈象德，笙磬陈风。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止，降福无穷。

宣皇太后庙歌：

禀祥月辉，毓德轩光。嗣徽妫，思媚周姜。母临万宇，训蔼紫房。硃弦玉龠，式载琼芳。

晋四厢乐歌三首，傅玄造：

天鉴有晋，世祚圣皇。时齐七政，朝此万方。其一

钟鼓斯震，九宾备礼。正位在朝，穆穆济济。其二

煌煌三辰，实丽于天。君后是象，威仪孔虔。其三

率礼无愆，莫匪迈德。仪刑圣皇，万邦惟则。其四

右《天鉴》四章，章四句。正旦大会行礼歌。

于赫明明，圣德龙兴。三朝献酒，万寿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征。

右《于赫》一章，八句。上寿酒歌。

天命大晋，载育群生。于穆上德，随时化成。其一

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继天创业，宣文之绩。其二

丕显宣文，先知稼穑。克恭克俭，足教足食。其三

既教食之，弘济艰难。上帝是祐，下民所安。其四

天祐圣皇，万邦来贺。虽安勿安，乾乾匪暇。其五

乃正丘郊，乃定冢社。暠暠作宗，光宅天下。其六

惟敬朝飨，爰奏食举。尽礼供御，嘉乐有序。其七

树羽设业，笙镛以间。琴瑟齐列，亦有篪埙。其八

喤々鼓钟，枪枪磬管。八音克谐，载夷载简。其九

既夷既简，其大不御。风化潜兴，如云如雨。其十

如云之覆，如雨之润。声教所暨，无思不顺。其十一

教以化之，乐以和之。和而养之，时惟邕熙。其十二

礼慎其仪，乐节其声。于铄皇繇，既和且平。其十三

右《天命》十三章，章四句。食举东西厢歌。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傅玄造：

天命有晋，光济万国。穆穆圣皇，文武惟则。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载韬政刑，载崇礼教。我敷玄化，臻于中道。右《正德舞歌》。

于铄皇晋，配天受命。熙帝之光，世德惟圣。嘉乐《大豫》，保祐万姓。渊兮不竭，冲而用之。先天弗违，虔奏天时。

右《大豫舞歌》。

晋四厢乐歌十七篇，荀勖造：

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篇：于皇元首，群生资始。履端大享，敬御繁祉。肆觐群后，爰及卿士。钦顺则元，允也天子。

《于皇》一章，八句。当《于赫》

明明天子，临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浃荒貊。柔远能迩，孔淑不逆。来格祁祁，邦家是若。

《明明》一章，八句。当《巍巍》。

光光邦国，天笃其祜。丕显哲命，顾柔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伦攸序。

《邦国》一章，八句。当《洋洋》。

惟祖惟宗，高朗缉熙。对越在天，骏惠在兹。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犹，往敬用治。

《祖宗》一章，八句。当《鹿鸣》

正旦大会王公上寿酒歌一篇

践元辰，延显融。献羽觞，祈令终。我皇寿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奋百世，休祚钟圣躬。

《践元辰》一章，八句。当《羽觞行》

食举乐东西厢歌十二篇：

煌煌七耀，重明交暢。我有嘉宾，是应是贶。邦政既图，接以大飨。人之好我，式遵德让。

《煌煌》一章，八句。当《鹿鸣》

宾之初筵，藹藹济济。既朝乃宴，以洽百礼。颁以位叙，或廷或陛。登傧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僚，宪兹度楷。观颐养正，降福孔偕。

《宾之初筵》一章，十二句。当《于穆》

昔我三后，大业是维。今我圣皇，焜耀前晖。奕世重规，明照九畿。思辑用光，时罔有违。陟禹之迹，莫不来威。天被显禄，福履是绥。

《三后》一章，十二句。当《昭昭》

赫矣太祖，克广明德。廓开宇宙，正世立则。变化不经，民无瑕慝。创业垂统，兆我晋国。

《赫矣》一章，八句。当《华华》

烈文伯考，时惟帝景。夷险平乱，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涂焕炳。七德咸宣，其宁惟永。

《烈文》一章，八句。当《朝宴》

猗欤盛欤，先皇圣文。则天作孚，大哉为君。慎徽五典，帝载是勤。文武发挥，茂建嘉勋。修己济治，民用宁殷。怀远烛幽，玄教氛氲。善世不伐，服事参分。德博化隆，道冒无垠。

《猗欤》一章，十六句。当《盛德》

隆化洋洋，帝命溥将。登我晋道，越惟圣皇。龙飞革运，临焘八荒。睿哲钦明，配踪虞唐。封建厥福，骏发其祥。三朝习吉，终然允臧。其臧惟何，总彼万方。元侯列辟，四岳蕃王。时见世享，率兹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卫既臻，陈留山阳。我有宾使，观国之光。贡贤纳计，献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锡无疆。

《隆化》一章，二十八句。当《绥万邦》

振鹭于飞，鸿渐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无竞惟人，王纲允敕。君子来朝，言观其极。

《振鹭》一章，八句。当《朝朝》

翼翼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匮。将远不仁，训以淳粹。幽明有伦，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顺比。开元布宪，四海鳞萃。协时正统，殊涂同致。厚德载物，灵心隆贵。敷奏谠言，纳以无讳。树之典象，诲之义类。上教如风，下应如卉。一人有庆，群萌以遂。我后宴喜，令闻不坠。

《翼翼》一章，二十六句。当《顺天》

既宴既喜，翕是万邦。礼仪卒度，物有其容。{折日}々庭燎，喤喤鼓钟。笙磬咏德，万舞象功。八音克谐，俗易化从。其和如乐，庶品时邕。

《既宴》一章，十二句。当《陟天庭》

时邕份份，六合同尘。往我祖宣，威静殊邻。首定荆楚，遂平燕秦。娓娓文皇，迈德流仁。爰造草昧，应乾顺民。灵瑞告符，休征飨震。天地弗违，以和神人。既戡庸蜀，吴会是宾。肃慎率职，楛矢来陈。韩惛进乐，均协清《钧》。西旅献獒，扶南效珍。蛮裔重译，玄齿文身。我皇抚之，景命惟新。

《时邕》一章，二十六句。当《参两仪》

愔愔嘉会，有闻无声。清酤既奠，笾豆既馨。礼充乐备，《箫韶》九成。恺乐饮酒，酣而不盈。率土欢豫，邦国以宁。王猷允塞，万载无倾。

《嘉会》一章，十二句。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荀勖造：

人文垂则，盛德有容。声以依咏，舞以象功。干戚发挥，节以笙镛。羽龠云会，翊宣令踪。敷美尽善，允协时邕。焕炳其章，光乎万邦。万邦洋洋，承我晋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风，民应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缀兆。文武旁作，庆流四表。无竞维烈，永世是绍。

右《正德舞歌》。

豫顺以动，大哉惟时。时迈其仁，世载邕熙。兆我区夏，宣文是基。大业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曜，钦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晋之祺。穆穆圣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宁，芳烈云布。文教旁通，笃以淳素。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乐崇德，同美《韶》、《濩》。浚邈幽遐，式遵王度。

右《大豫舞歌》。

晋四厢乐歌十六篇，张华造：

称元庆，奉寿觞。后皇延遐祚，安乐抚万方。

右王公上寿诗一章。

明明在上，丕显厥繇。翼翼三寿，蕃后惟休。群生渐德，六合承流。

三正元辰，朝庆鳞萃。华夏奉职贡，八荒觐殊类。黻冕充广庭，鸣玉盈朝位。济济朝位，言观其光。仪序既以时，礼文涣以彰。思皇享多祜，嘉乐永无央。

九宾在庭，胪赞既通。升瑞奠贽，乃侯乃公。穆穆天尊，隆礼动容。履端承元吉，介福御万邦。

朝享上，下咸雍。崇多仪，繁礼容。舞盛德，歌九功。扬芳烈，播休踪。皇化洽，洞幽明。怀柔百神，辑祥祯。潜龙跃，雕虎仁。仪凤鸟，届游麟。枯蠹荣，竭泉流。菌芝茂，枳棘柔。和气应，休征滋。协灵符，彰帝期。绥宇宙，万国和。昊天成命，赉皇家，赉皇家。

世资圣哲，三后在天，启鸿烈。启鸿烈，隆王基。率土讴吟，欣戴于时。恆文示象，代气著期。

太始开元，龙升在位。四庾同风，燮宁殊类。五韪来备，嘉生以遂。

凝庶绩，臻太康。申繁祉，胤无疆。本枝百世，继绪不忘。继绪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惟晋之祥。

圣明统世，笃皇仁。广大配天地，顺动若陶钧。玄化参自然，至德通神明。清风暢八极，流泽被无垠。

于皇时晋，奕奕齐圣。惟天降嘏，神祇保定。弘济区夏，允集大命。有命既集，光帝猷。大明重耀，鉴六幽。声教洋溢，惠滂流。惠滂流，移风俗。多士盈朝，贤俊比屋。敦世心，斫雕反素朴。反素朴，怀庶方。干戚舞阶庭，疏狄说遐荒。扶南假重译，肃慎袭衣裳。云覆雨施，德洽无疆。旁作穆穆，仁化翔。

朝元日，宾王庭。承宸极，当盛明。衍和乐，竭祗诚。仰嘉惠，怀德馨。游淳风，泳淑清。协亿兆，同欢荣。建皇极，统天位。运阴阳，御六气。殷群生，成性类。王道浹，治功成。人伦序，俗化清。虔明祀，祇三灵。崇礼乐，式仪刑。

庆元吉，宴三朝。播金石，咏泠箫。奏《九夏》，舞《云》

《韶》。迈德音，流英声。八珣一，六合宁。六合宁，承圣明。王泽洽，道登隆。绥函夏，总华戎。齐德教，混殊风。混殊风，康万国。崇夷简，尚敦德。弘王度，表遐则。

右食举东西厢乐诗十一章。

于赫皇祖，迪哲齐圣。经纬大业，基天之命。克开洪绪，诞笃天庆。旁济彝伦，仰齐七政。

烈烈景皇，克明克聪，静封略，定勋功。成民立政，仪刑万邦。式固崇轨，光绍前踪。

允文烈考，浚哲应期。参德天地，比功四时。大亨以正，庶绩咸熙。肇启晋宇，遂登皇基。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终正位，协应天人。容民厚下，育物流仁。跻我王道，晖光日新。

右雅乐正旦大会行礼诗四章。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张华造：

《正德舞》歌诗：

曰皇上天，玄鉴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晋，世有哲王。弘济区夏，甄陶万方。大明垂曜，旁烛无疆。蚩蚩庶类，风德永康。皇道惟清，礼乐斯经。金石在县，万舞在庭。象容表庆，协律被声。轶《武》超《濩》，取节六英。同进退让，化渐无形。太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诗：

惟天之命，符运有归。赫赫大晋，三后重晖。继明绍世，光抚九围。我皇绍期，遂在璿玑。群生属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万方同轨，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淳化既穆，王道协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虫。亿兆夷人，说仰皇风。丕显大业，永世弥崇。

晋四厢歌十六篇，成公绥造：

上寿酒，乐未央。大晋应天庆，皇帝永无疆。

右诗一章，王公上寿酒所用。

穆穆天子，光临万国。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极，王猷允塞。嘉会置酒，嘉宾充庭。羽旄耀辰极，钟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仪刑。济济锵锵，金振玉声。

礼乐具，宴嘉宾。眉寿祚圣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来雍雍。献酬纳贽，崇此礼容。丰肴万俎，旨酒千钟。嘉乐尽乐宴，福禄咸攸同。

乐哉！天下安宁。道化行，风俗清。《箫韶》作，咏九成。年丰穰，世泰平。至治哉！乐无穷。元首聪明，股肱忠。澍丰泽，扬清风。

嘉瑞出，灵应彰。麒麟见，凤皇翔。醴泉涌，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圣皇。承天位，统万国。受命应期，授圣德。四世重光，宣开洪业，景克昌，文钦明，德弥彰。肇启晋邦，流祚无疆。

泰始建元，凤皇龙兴。龙兴伊何，享祚万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图书焕炳，金石有征。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万嗣，明明显融。高朗令终。保兹永祚，与天比崇。

圣皇君四海，顺人应天期。三叶合重光，泰始开洪基。明耀参日月，功化侔四时。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翼仁祐圣。于穆三皇，载德弥盛。总齐璇玑，光统七政。百揆时序，化若神圣。四海同风，兴至仁。济民育物，拟陶钧。拟陶钧，垂惠润。皇皇群贤，峨峨英俊。德化宣，芬芳播来胤。播来胤，垂后昆。

清庙何穆穆，皇极辟四门。皇极辟四门，万机无不综。娓娓翼翼，乐不及荒，饥不遑食。大礼既行，乐无极。

登昆仑，上增城。乘飞龙，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扬虹霓，建彗旌。披庆云，廕繁荣。览八极，游天庭。顺天地，和阴阳。序四气，耀三光。张帝网，正皇纲。播仁风，流惠康。迈洪化，振灵威。怀万方，纳九夷。朝阊阖，宴紫微。

建五旗，罗钟虡。列四县，奏《韶》《武》。铿金石，扬旌羽。纵八佾，巴渝舞。咏《雅》《颂》，和律吕。于胥乐，乐圣主。

化荡荡，清风泄。总英雄，御俊杰。开宇宙，扫四裔。光缉熙，美圣哲。超百代，扬休烈，流景祚，显万世。

皇皇显祖，翼世佐时。宁济六合，受命应期。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无竞维烈。匡时拯俗，休功盖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鉴，启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俊。实天生德，诞膺灵运。肇建帝业，开国有晋。载德奕世，垂庆洪胤。

明明圣帝，龙飞在天。与灵合契，通德幽玄。仰化清云，俯育重渊。受灵之祐，于万斯年。

右雅乐正旦大会行礼诗十五章。

宋四厢乐歌五篇，王韶之造：

于铄我皇，礼仁包元。齐明日月，比量乾坤。陶甄百王，稽则黄轩。訏谟定命，辰告四蕃。

将将蕃后，翼翼群僚。盛服待晨，明发来朝。飨以八珍，乐以九《韶》。仰祗天颜，厥猷孔昭。

法章既设，初筵长舒。济济列辟，端委皇除。饮和无盈。威仪有余。温恭在位，敬终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惟时。被德在乐，宣道以诗。穆矣太和，品物咸熙。庆积自远，告成在兹。

右《肆夏》乐歌四章。客入，于四厢振作《于铄曲》。皇帝当阳，四厢振作《将将曲》。皇帝入变服，四厢振作《于铄》、《将将》二曲。又黄钟、太簇二厢作《法章》、《九功》二曲。

大哉皇宋，长发其祥，纂系在汉，统源伊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极，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圣德通灵。有命自天，诞授休祯。龙飞紫极，造我宋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大会行礼歌二章。姑洗厢作。

献寿爵，庆圣皇。灵祚穷二仪，休明等三光。

右王公上寿歌一章。黄钟厢作。

明明大宋，缉熙皇道。则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觐万方。礼繁乐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贡职，抑抑威仪。既习威仪，亦闲礼容。一人有则，作孚万邦。

烝哉我皇，固天诞圣。履端惟始，对越休庆。如天斯久，如日斯盛。介兹景福，永固骏命。

右殿前登歌三章，别有金石。

晨羲载耀，万物咸睹。嘉庆三朝，礼乐备举。元正肇始，典章晖明。万方毕来贺，华裔充皇庭。多士盈九位，俯仰观玉声。恂恂俯仰，载烂其辉。鼓钟震天区，礼容塞皇闱。思乐穷休庆，福履同所归。

五玉既献，三帛是荐。尔公尔侯，鸣玉华殿。皇皇圣后，降礼南面。元首纳嘉礼，万邦同欢愿。休哉！君臣嘉燕。建五旗，列四县。乐有文，礼无倦。融皇风，穷一变。

体至和，感阴阳。德无不柔，繁休祥。瑞徽璧，应嘉钟。舞灵凤，跃潜龙。景星见，甘露坠。木连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泽敷。极祯瑞，穷灵符。

怀荒裔，绥齐民。荷天祐，靡不宾。靡不宾，长世弘盛。昭明有融，繁嘉庆。繁嘉庆，熙帝载。合气成和，苍生欣戴。三灵协瑞，惟新皇代。

王道四达，流仁布德。穷理咏乾元，垂训顺帝则。灵化侔四时，幽诚通玄默。德泽被八珣，乾宁轨万国。

皇猷缉，咸熙泰。礼仪焕帝庭，要荒服遐外。被发袭缨冕，左衽任

回衿带。天覆地载，流泽汪惛。声教布濩，德光大。

开元辰，毕来王。奉贡职，朝后皇。鸣珩佩，观典章。乐王度，说徽芳。陶盛化，游太康。丕昭明，永克昌。

惟永初，德丕显。齐七政，敷五典。彝伦序，洪化阐。王泽流，太平始。树声教，明皇纪。和灵祇，恭明祀。衍景祚，膺嘉祉。

礼有容，乐有仪。金石陈，牙羽施。迈《武》《濩》，均《咸池》。歌《南风》，舞德称。文武焕，颂声兴。

王道纯，德弥淑。宁八表，康九服。道礼让，移风俗。移风俗，永克融。歌盛美，告成功。咏徽烈，邈无穷。

右食举歌十章。黄钟、太簇二厢更作。黄钟作《晨羲》、《体至和》、《王道》、《开元辰》、《礼有容》五曲。太簇作《五玉》、《怀荒裔》、《皇猷缉》、《惟永初》、《王道纯》五曲。

宋《前舞》《后舞》歌二篇，王韶之造：

于赫景明，天监是临。乐来伊阳，礼作惟阴。歌自德富，儛由功深。庭列宫县，陛罗瑟琴。翻龠繁会，笙磬谐音。《箫韶》虽古，九成在今。道志和声，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协灵配乾。仪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云汉，为章于天。熙熙万类，陶和当年。击辕中《韶》，永世弗骞。

右《前舞歌》一章。晋《正德之舞》，蕤宾厢作。

假乐圣后，实天诞德。积美自中，王猷四塞。龙飞在天，仪刑万国。钦明惟神，临朝渊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德。告成于天，铭勋是勒。翼翼厥犹，娓娓其仁。顺天创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围无尘。冕旒司契，垂拱临民。乃舞《大豫》，钦若天人。纯嘏孔休，万载弥新。

右《后舞歌》一章。晋《大豫之舞》，蕤宾厢作。

章庙乐舞歌祠。杂歌悉同用太庙词，唯三后别撰。殷淡造：

宾出入奏《肃成乐》歌词二章：

彝承孝曲，恭事严圣。浃天奉赆，罄壤齐庆。司仪具序，羽容夙彰。芬枝飏烈，黼构周张。助宝奠轩，酎珍充庭。璆县凝会，涓硃伫声。先期选礼，肃若有承。祗对灵祉，皇庆昭膺。

尊事威仪，晖容昭叙。迅恭神明，梁盛牲俎。肃肃严宫，蔼蔼崇基。皇灵降祉，百祇具司。戒诚望夜，端列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轻霄。鸿庆遐鬯，嘉荐令芳。翊帝明德，永祚流光。

牲出入奏《引牲乐》歌词：

维诚洁飨，维孝奠灵。敬芬黍稷，敬涤牺牲。骍茧在豢，载溢载丰。以承宗祀，以肃皇衷。萧芳四举，华火周传。神监孔昭，嘉是柔牷。

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乐》歌词：

肇禋戒祀，礼容咸举。六典饰文，九司昭序。牲柔既昭，仪刚既陈。恭涤惟清，敬事惟神。加笾再御，兼俎重荐。节动轩越，声流金县。奕奕□幄，娓娓严闱。洁诚夕鉴，端服晨晖。圣灵戾止，翊我皇则。上绥四宇，下洋万国。永言孝飨，孝飨有容。傧僚赞列，肃肃雍雍。

右夕牲歌词。

迎神奏《韶夏乐》歌词：

□宫黝黝，复殿微微。璇除肃炤，釭璧彤辉。黼帟神凝，玉堂严馨。圆火夕耀，方水朝清。金枝委树，翠镫伫县。渟波澄宿，华汉浮天。恭事既夙，虔心有慕。仰降皇灵，俯宁依祚。

皇帝入庙北门奏《永至乐》歌词：

皇明鬯矣，孝容以昭。銮华羽{辶列}，拂汉涵滈。申申嘉夜，翊翊休朝。行金景送，步玉风《韶》。师承祀则，肃对禋祧。

太祝稞地奏登歌乐词二章：

帝容承祀，练时涓日。九重彻关，四灵宾室。肃倡函音，庶旄委佾。休灵告飨，嘉荐尚芬。玉瑚饰列，桂簋昭陈。具司选礼，翼翼振振。

稞崇祀典，酎恭孝时。礼无爽物，信靡愧词。精华孚鬯，诚监昭通。升歌翊节，下管调风。皇心履变，敬明尊亲。大哉孝德，至矣交神。

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凯容》之乐舞歌词：

幽瑞浚灵，表彰嫔圣。翊载徽文，敷光崇庆。上纬缠祥，中维饰咏。永属辉猷，联昌景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凯容》之乐舞歌词，明帝造：

表灵缠象，缵仪纬风。膺华丹耀，登瑞紫穹。训形霄宇，武彰宸宫。腾芬金会，写德声容。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凯容》之乐舞歌词，明帝造：

天枢凝耀，地纽俪辉。联光腾世，炳庆翔机。薰蔼中宇，景缠上微。玉颂镂德，金龠传徽。

皇帝还东壁受福酒奏《嘉时》之乐舞词：

礼荐洽，福时昌。皇圣膺嘉祐，帝业凝休祥。居极乘景运，宅德瑞中王。澄明临四表，精华延八乡。洞海周声惠，彻宇丽乾光。灵庆缠世祉，鸿烈永无疆。

送神奏《昭夏》之乐舞歌词二章：

大孝备，盛礼丰。神安留，嘉乐充。旋驾耸，泛青穹。延八虚，辟四空。蔼流景，肃行风。

昭融教，缉风度。恋皇灵，结深慕。解羽县，辍华树。背璇除，端玉辂。流汪惛，庆国步。

皇帝诣便殿奏《休成》之乐歌词：

酾醴具登，嘉俎咸荐。飨洽诚陈，礼周乐遍。祝词罢稞，序容辍县。跸动端庭，銮回严殿。神仪驻景，华汉亭虚。八灵案卫，三祇解途。翠盖耀澄，璟奕凝宸。玉镳息节，金辂怀音。式诚达孝，底心肃感。追凭皇鉴，思承渊范。神锡懋祉，四纬昭明。仰福帝徽，俯齐庶生。

志第十一乐三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硃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相和》

《驾六龙》、《气出倡》，武帝词：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忄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儛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艹务}々。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

游君山，甚为真，磪磈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

《厥初生》、《精列》，武帝词：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过时时来微。

《江南可采莲》、《江南》，古祠：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天地间》、《度关山》，武帝词：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绌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刑》，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恭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东光乎》、《东光乎》，古词：

东光乎！仓梧何不乎！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蚤行多悲伤。

《登山有远望》、《十五》，文帝词：

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楩柟千余尺，众草之盛茂。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狂顾动牙齿。

《惟汉二十二世》、《薤露》，武帝词：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智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关东有义士》、《蒿里行》，武帝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

《对酒歌太平时》、《对酒》，武帝词：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五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鸡鸣高树颠》、《鸡鸣》，古词：

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阑堂。上有双尊酒，作使邯郸倡。刘玉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道傍。黄金络马头，□□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乌生八九子》、《乌生》，古词：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雎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哺。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平陵东》、《平陵》，古词：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弃故乡》亦在瑟调《东西门行》《陌上桑》，文帝词：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廕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今有人》、《陌上桑》，《楚词》钞：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辛夷车驾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拔荃遗所思。处幽室，终不见，天路险艰独后来。表独立，山之上，云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昼晦，东风飘漬神灵雨。风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忧。

《驾虹霓》、《陌上桑》，武帝词：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焱□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平调。

《周西》、《短歌行》，武帝词六解：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参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一解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二解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三解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四解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瓒、秬鬯雕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五解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六解

《秋风》、《燕歌行》，文帝词七解：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二解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它方。三解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星汉西流夜未央，牵年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解

《仰瞻》、《短歌行》，文帝词六解：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二解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三解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

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五解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六解

《别日》、《燕歌行》，文帝词六解：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一解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二解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三解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四解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五解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顾怀不自存。六解

《对酒》、《短歌行》，武帝词六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二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三解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四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五解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六解

清调

《晨上》、《秋胡行》，武帝词：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述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员掩被裘，似非恆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又本：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我‖居‖我‖昆‖仑‖山‖，所‖谓‖真‖人‖，去‖不‖可‖追‖，长‖相‖牵‖攀‖。

《北上》、《苦寒行》，武帝词六解：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一

解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道啼。二解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三解我心何‖佛‖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道正裴回。四解迷惑失‖径‖路‖，暝‖无‖所‖宿‖栖‖。行行日以远，人马同时饥。五解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六解

《愿登》、《秋胡行》，武帝词五解：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濆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盛壮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上谒》、《董桃行》，古词五解：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嶮大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一得命延。三解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即仙。四解服尔神药，无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蒲生》、《塘上行》，武帝词五解：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仪仪，莫能缕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一解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二解莫‖用‖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用鱼肉贵，弃捐葱与薤；莫用麻枲贱，弃捐菅与蒯。三解倍‖恩‖者‖苦‖栝‖，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仓卒。念与君一共离别，亦当何时共坐复相对。四解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萧萧。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秋。五解

《悠悠》、《苦寒行》，明帝词五解：

悠‖悠‖发‖洛‖都‖，{艹开}‖我‖征‖东‖行‖。征行弥二旬，屯吹龙陂城。一解顾观故‖垒‖处‖，皇‖祖‖之‖所‖营‖。屋室若平昔，栋宇无邪倾。二解奈何‖我‖皇‖祖‖，潜‖德‖隐‖圣‖形‖。虽没而不朽，书贵垂休名。三解光光我‖皇‖祖‖，轩‖耀‖同‖其‖荣‖。遗化布四海，八表以肃清。四解虽有吴‖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龄。赋诗以写怀，伏轼泪沾缨。五解

瑟调

《朝日》、《善哉行》，文帝词。五解：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一解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说。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持满如不盈，有得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四解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五解

《上山》、《善哉行》，文帝词六解：

上山采薇，薄莫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一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支。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三解人生若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四解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五解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六解

《朝游》、《善哉行》，文帝词五解：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一解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二解五音纷繁会，拊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三解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憀亮摧肝心。四解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五解

《古公》、《善哉行》，武帝词七解：

古公亶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幽。一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二解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

殂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四解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五解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未必思命。六解仲尼之世，王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七解

《自惜》、《善哉行》，武帝词六解：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一解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二解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三解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四解快人曰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五解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今我将何照于光耀，释衔不如雨。六解

《我徂》、《善哉行》，明帝词八解：

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练师简卒，爰正其旅。一解轻舟竟川，初鸿依浦。桓桓猛毅，如罴如虎。二解发砲若雷，吐气成雨。旄旍指麾，进退应矩。三解百马齐辔，御由造父。休休六军，咸同斯武。四解兼涂星迈，亮兹行阻。行行日远，西背京许。五解游弗淹旬，遂届扬土。奔寇震惧，莫敢当御。六解虎臣列将，怫郁充怒。淮泗肃清，奋扬微所。七解运德耀威，惟镇惟抚。反旆言归，告入皇祖。八解

《赫赫》、《善哉行》，明帝词四解：

赫赫大魏，王师徂征。冒暑讨乱，振耀威灵。一解泛舟黄河，随波潺湲。通渠回越，行路绵绵。二解采旄蔽日，旗旒翳天。淫鱼濎瀵，游戏深渊。三解唯塘泊，从如流。不为单，握扬楚。心惆怅，歌《采薇》。心绵绵，在淮肥。愿君速捷蚤旋归。四解

《来日》、《善哉行》，古词六解：

来日大难，口燥脣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三解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

大曲

《东门》、《东门行》，古词四解：

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县衣。一解拔剑出门去，兒女牵衣啼。它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饣甫糜。二解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兒。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三解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吾归。四解

《西山》、《折杨柳行》，文帝词四解：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一解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芒芒非所识。二解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词，赤松垂空言。三解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四解

《罗敷》、《艳歌罗敷行》，古词三解：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发，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群，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一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峙躇。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二解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々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

《西门》、《西门行》，古词六解：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来兹。二解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六解。一本“烛游”后“行去

之，如云除，弊车羸马为自推”，无“自非”以下四十八字。

《默默》、《折杨柳行》，古词四解：

默默施行违，厥罚随事来，末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一解祖伊言不用，纣头县白旄。指鹿用为马，胡亥以丧躯。二解夫差临命绝，乃云负子胥。戎王纳女乐，以亡其由余。璧马祸及虢，二国俱为墟。三解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趋。卞和之刖足，接予归草庐。四解

《园桃》、《煌煌京洛行》，文帝词五解：

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一解淮阴五刑，鸟得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大愤不收，褒衣无带；多言寡诚，祇令事败。二解苏秦之说，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贤矣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从，祸卒不救。三解祸夫吴起，智小谋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四解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五解

《白鹄》、《艳歌何尝》一曰《飞鹄行》，古词四解：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裴回。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

《碣石》、《步出夏门行》，武帝词四解：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云行》至此为艳。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涛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一解。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袴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二解。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蕈裊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河朔寒》，三解。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神龟虽寿》，四解。

《何尝》、《艳歌何尝行》，古词五解：

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一解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反□反，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摴蒱六博，对坐弹棋。四解男兒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触抵，寒苦常相随，忿恚安足诤，吾中道与卿共别离。约身奉事君，礼节不可亏。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兒。奈何复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少小”下为趋曲，前为艳。

《置酒》、《野田黄雀行》，《空侯引》亦用此曲。东阿王词四解：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一解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二解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三解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四解

《为乐》、《满歌行》，古词：四解：

为乐未几时，遭世险□戏，逢此百离；伶丁荼毒，愁懑难支。遥望辰极，天晓月移。忧来阗心，谁当我知。一解戚戚多思虑，耿耿不宁。祸福无形，唯念古人，逊位躬耕。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自鄙山栖，守此一荣。二解莫秋冽风起。西蹈沧海，心不能安。揽衣起瞻夜，北斗阑干。星汉照我，去去自无它。奉事二亲，劳心可言。三解穷达天所为，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安贫乐正道，师彼庄周。遗名者贵，子熙同□戏。往者二贤，名垂千秋。四解饮酒歌舞，不乐何须！善哉照观日月，日月驰驱。轗轲世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但当欢乐自娱，尽心极所熙怡。安善养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颐。“饮酒”下为趋。

《夏门》、《步出夏门行》，一曰《陇西行》明帝词二解：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林钟受谢，节改时迁。日月不居，谁得久存。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一解商风夕起，悲彼秋蝉，变形易色，随风东西。乃眷西顾，云雾相连，丹霞蔽日，采虹带天。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孤禽失群，悲鸣其间。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二解朝游清泠，日莫嗟归。“朝游”上为艳。蹙迫日莫，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风雨，树折枝摧。雄来惊雌，雌独愁栖。夜失群侣，悲鸣裴回。芃芃荆棘，葛生绵绵。感彼风人，惆怅自怜。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之说，嗟哉一言。“蹙迫”下为趋。

《王者布大化》、《□翟歌行》，明帝词五解：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阳育则阴杀，晷景应度移。一解文德以时振，武功伐不随。重华儛干戚，有苗服从妫。二解蠢尔吴蜀虏，冯江栖山阻。哀哀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解皇上悼愍斯，宿昔奋天怒。发我许昌宫，列舟于长浦。四解翌日乘波扬，棹歌悲且凉。大常拂白日，旗帜纷设张。五解将抗旄与钺，耀威于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东南疆。“将抗”下为趋。

《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八解：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一解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二解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三解，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锢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四解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五解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七解天年不遂，蚤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八解

《白头吟》、与《棹歌》同调，古词五解：

晴如山上云，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二解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三解凄

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四解竹竿何□弱□弱，鱼尾何离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钱刀为？如五马啖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五解一本云：词曰上有“紫罗咄咄奈何”。

楚调怨诗

《明月》，东阿王词七解：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一解借问叹者谁？自云客子妻。夫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君为高山柏，妾为浊水泥。三解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四解沉浮各异路，会合当何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五解君怀常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止任东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七解

志第十二乐四

汉《鼙舞歌》五篇：《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

魏《鼙舞歌》五篇：《明明魏皇帝》、《太和有圣帝》、《魏历长》、《天生烝民》、《为君既不易》。

魏陈思王《鼙舞歌》五篇：

《圣皇篇》，当《章和二年中》：圣皇应历数，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沉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迫有官典宪，不得顾恩私。诸王当就国，玺绶何累缑。便时舍外殿，宫省寂无人。主上增顾念，皇母怀苦辛。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文钱百亿万，采帛若烟云。乘舆服御物，锦罗与金银。龙旗垂九旒，羽盖参斑轮。诸王自计念，无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鸿胪拥节卫，副使随经营。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軿。车服齐整设，韡晔耀天精。武骑卫前后，鼓吹箫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莫，何时还阙庭。车轮为裴回，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灵芝篇》，当《殿前生桂树》：灵芝生玉地，硃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晔若神。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鬙。尽孝于田陇，烝烝不违仁。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丁兰少失母，自伤蚤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暴子见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岁月不安居，乌乎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期蚤！《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祎抱。乱曰：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悌处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髫龀无夭齿，黄发尽其年。陛下三万岁，慈母亦复然。

《大魏篇》，当《汉吉昌》：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左右宜供养，中殿宜皇子。陛下长寿考，群臣拜贺咸说喜。积善有余庆，荣禄固天常。众善填门至，臣子蒙福祥。无患及阳

遂，辅翼我圣皇。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黄鹄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白虎戏西除，舍利从辟邪。骐驎蹑足舞，凤凰拊翼歌。丰年大置酒，玉尊列广庭。乐饮过三爵，硃颜暴己形。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储礼如江海，积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炽，孙子列曾玄。群臣咸称万岁，陛下长乐寿年！御酒停未饮，贵戚跪东厢。侍人承颜色，奉进金玉觞。此酒亦真酒，福禄当圣皇。陛下临轩笑，左右咸欢康。杯来一何迟，群僚以次行。赏赐累千亿，百官并富昌。

《精微篇》，当《关东有贤女》：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羡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何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义在列图。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翟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醑祀诚，至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简子知其贤。归娉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辩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刑错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

《孟冬篇》，当《狡兔》：孟冬十月，阴气厉清。武官诫田，讲旅统兵。元龟袭吉，元光著明。蚩尤跸路，风弭雨停。乘舆启行，鸾鸣幽轧。虎贲采骑，飞象珥鹶。钟鼓铿锵，箫管嘈喝。万骑齐镳，千乘等盖。夷山填谷，平林涤薮。张罗万里，尽其飞走。翟翟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骸，掩以修竿。韩卢宋鹊，呈才骋足。噬不尽厓，牵麋掎鹿。魏氏发机，养基抚弦。都卢寻高，搜索猴猨。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眦，发怒穿冠。顿熊扼虎，蹴豹搏貙。气有余势，负象而趋。获车既盈，日侧乐终。罢役解徒，大飨离宫。乱曰：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死禽积如京，流血成沟渠。明诏大劳赐，大官供有无。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鸣鼓举觞爵，钟击位无余。绝网纵麟麑，弛罩出凤雏。收功在羽校，威灵振鬼区。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

《晋鼙舞歌》五篇：

《洪业篇》、《鼙舞歌》，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宣文创洪业，盛德在太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唐尧禅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与时移。大赦荡萌渐，文教被黄支。象天则地，体无为。聪明配日月，神圣参两仪。虽有三凶类，静言无所施。象天则地，体无为。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兰芷登朝肆，下无失宿民。声发响自应，表立景来附。虓虎从羁制，潜龙升天路。备物立成器，变通极其数。百事以时叙，万机有常度。训之以克让，纳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风，海外同欢慕。象天则地，化云布。昔日贵雕饰，今尚俭与素。昔日多纤介，今去情与故。象天则地，化云布。济济大朝士，夙夜综万机。万机无废理，明明降畴咨。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晖。事业并通济，功烈何巍巍。五帝继三皇，三王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

《天命篇》、《鼙舞歌》，当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入则综万机，出则征四方。朝廷无遗理，方表宁且康。道隆舜臣尧，积德逾太王。孟度阻穷险，造乱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诛。赦善戮有罪，元恶宗为虚。威风震劲蜀，武烈慑强吴。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秉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盈虚自然运，时变固多难。东征陵海表，万里枭贼渊。受遗齐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诛殛，百禄咸来臻。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

《景皇帝》、《鼙舞歌》，当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景皇帝，聪明命世生，盛德参天地。帝王道，创基既已难，继世亦未易。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称逆，乱帝纪。从天行诛，穷其奸宄。遏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震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从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云霓既已辟，清和未几间。羽檄首尾至，变起东南蕃。俭钦为长蛇，外则冯吴蛮。万国纷骚扰，戚戚天下惧不安。神武御六军，我皇秉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虎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恩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大晋篇》、《鼙舞歌》，当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赫赫大晋，于穆文皇。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章。恩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

凯，朝政以纲。外简虎臣，时惟鹰扬。靡从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外，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西蜀猾夏，僭号方域。命将致讨，委国稽服。吴人放命，冯海阻江。飞书告谕，响应来同。先王建万国，九服为蕃卫。亡秦坏诸侯，序胙不二世。历代不能复，忽逾五百岁。我皇迈圣德，应期创典制。分土五等，蕃国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会。洪业溢区内，仁风翔海外。

《明君篇》、《鼙舞歌》，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茝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罹谮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歧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民。虽薄供时用，白茅犹可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从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恆相违，难餍甚溪谷。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右五篇《鼙舞歌行》。

《铎舞》歌诗二篇。《圣人制礼乐篇》：

昔皇文武邪 弥弥舍善 谁吾时吾 行许帝道 衔来治路万邪 治路万邪赫赫意黄运道吾治路万邪 善道明邪金邪 善道 明邪金邪帝邪 近帝武武邪邪 圣皇八音 偶邪尊来 圣皇八音 及来义邪同邪 乌及来义邪 善草供国吾咄等邪乌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邪武邪 应节合用 武邪尊邪 应节合用 酒期义邪同邪 酒期义邪善草供国吾 咄等邪乌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武邪邪 下音足木上为鼓义邪 应众义邪 乐邪邪延否 已邪乌已礼祥 咄等邪乌 素女有绝其圣乌乌武邪

《云门篇》、《铎舞歌行》，当魏《太和时》：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近《大武》。清歌发倡，刑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其叙。时奏宫商，杂之以徵羽。下餍众目，上从钟鼓。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

右二篇《铎舞歌行》。

《拂舞》歌诗五篇：

《白鸠篇》：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交交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驰。与君周旋，乐道亡余。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扳龙附凤，日望身轻。

《济济篇》：暢飞暢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去失有，时可行。去来同时，此未央。时冉冉，近桑榆。但当饮酒，为欢娱。衰老逝，有何期。多忧耿耿，内怀思。渊池广，鱼独希。愿得黄浦，众所依。恩感人，世无比。悲歌具舞，无极已。

《独禄篇》：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苹，得风遥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虎班班，游戏山间。虎欲啮人，不避豪贤。

《碣石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雁过南飞。鸷乌潜藏，熊罴窟栖。钱袴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淮南王篇》：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度河河无梁，愿化双黄鹄，还故乡。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苦身不已。繁舞寄声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右五篇《拂舞行》。

《杯盘舞》歌诗一篇：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筝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兒。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醉复醒，时合同，四坐欢乐皆言工。丝竹音，可不听，亦舞此盘左右轻。自相当，合坐欢乐人命长。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

右《杯盘舞歌行》。

《巾舞》歌诗一篇：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哺声何为茂时为来婴当思吾明月之上转起吾何婴土来婴转去吾哺声何为土转南来婴当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婴下来吾食草吾哺声汝何三年针缩何来婴吾亦老吾平平门淫涕下吾何婴何来婴涕下吾哺声昔结吾马客来婴吾当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婴海何来婴海何来婴四海吾哺声熇西马头香来婴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谁当求兒母何意零邪钱健步哺谁当吾求兒母何吾哺声三针一发交时还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来婴弩心哺声复相头巾意何零何邪相哺头巾相吾来婴头巾母何何吾复来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来婴推非母何吾复车轮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转轮吾来婴转母何吾使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时使来婴去时母何吾思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母何何吾吾

右《公莫巾舞歌行》。

《白翊舞》歌诗三篇：高举两手白鹄翔。轻躯徐起何洋洋。凝停善睐容仪光。宛若龙转乍低昂。随世而变诚无方。如推若引留且行。宋世方昌乐未央。舞以尽神安可忘。爱之遗谁赠佳人。质如轻云色如银。袍以光躯巾拂尘。制以为袍余作巾。四坐欢乐胡可陈。清歌徐舞降祇神。

右一篇。

双袂齐举鸾凤翔。罗裾飘濆昭仪光。趋步生姿进流芳。鸣弦清歌及三阳。人生世间如电过。乐时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曜春花。齐倡献舞赵女歌。羲和驰景逝不停。春露未晞严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蝉鸣。百年之命忽若倾。蚤知迅速秉烛行。东造扶桑游紫庭。西至昆仑戏曾城。

右一篇。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玉舞瑶珰。声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转盼遗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翔。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御世永歌倡。

右一篇。《白珝》旧新合三篇。

宋泰始歌舞曲词：

《皇业颂》歌自尧至楚元王、高祖，世世载圣德。明帝造：皇业沿德建，帝运资勋融。胤唐重盛轨，胄楚载休风。尧帝兆深祥，元王衍遐庆。积善传上业，祚福启英圣。衰数随金禄，登历昌水命。维宋垂光烈，世美流舞咏。

《圣祖颂》：圣祖惟高德，积勋代晋历。永建享鸿基，万古盛音册。睿文缵宸驭，广运崇帝声。衍德被仁祉，留化洽民灵。孝建缔孝业，允协天人谋。宇内齐政轨，宙表烛威流。钟管腾列圣，彝铭贲重猷。

《明君大雅》，虞龢造：明君应乾数，拨乱纽颓基。民庆来苏日，国颂《薰风》诗。天步或暂难，列蕃扇迷慝。庙胜敷九代，神谟洞七德。文教洗昏俗，武谊清昆埏。英勋冠帝则，万寿永衍天。

《通国风》，明帝造：开宝业，资贤昌，谟明盛，弼谐光。烈武惟略，景王勋。南康华容，变政文。猛绩爰著，有左军。三王到氏，文武赞。丞相作辅，属伊旦。沈柳宗侯，皆殄乱。泰始开运，超百王。司徒骠骑，勋德康。江安谋效，殷诚彰。刘沈承规，功名扬。庆归我后，祚无疆。

《天符颂》，明帝造：天符革运，世诞英皇。在馆神炫，既壮龙骧。六钟集表，四纬骈光。于穆配天，永休厥祥。

《明德颂》，明帝造：明德孚教，幽符丽纪。山鼎见奇，醴液涵祉。鹓雏耀仪，驺虞游趾。福延亿祚，庆流万祀。

《帝图颂》：帝图凝远，瑞美昭宣。济流月镜，鹿毳霜鲜。甘露降和，花雪表年。孝德载衍，芳风永传。

《龙跃大雅》：龙跃式符，玉耀蕃宫。岁淹豫野，玺属嫔中。江波澈映，石柏开文。观毓花蕊，楼凝景云。白乌三获，甘液再呈。嘉穗表沃，连理协成。德充动物，道积通神。宋业允大，灵瑞方臻。

《淮祥风》：淮祥应，贤彦生。翼赞中兴，致太平。

《宋世大雅》，虞龢造：

宋世宁，在太始。醉酒欢，饱德喜。万国朝，上寿酒。帝同天，惟长久。

《治兵大雅》，明帝造：王命治兵，有征无战。巾拂以净，丑类革面。王仪振旅，载戢在辰。中虚巾拂，四表静尘。

《白珝篇大雅》，明帝造：在心曰志发言诗，声成于文被管丝。手舞足蹈欣泰时，移风易俗王化基。琴角挥韵白云舒，《箫韶》协音神凤来。拊击和节咏在初，章曲乍毕情有余。文同轨壹道德行，国靖民和礼乐成。四县庭响美勋英，八列陛倡贵人声。舞饰丽华乐容工，罗裳皎日袂随风。金翠列辉蕙麝丰，淑姿委体允帝衷。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硃鹭曲》：硃鹭，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诛一作谏者。

《思悲翁曲》：思悲翁，唐思，夺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蕞狗，逐狡兔，食交君，枭子五。枭母六，拉沓高飞莫安宿。

《艾如张曲》：艾而张罗，夷于何。行成之，四时和。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柰雀何？为此倚欲，谁肯礞室。

《上之回曲》：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翁离曲》：拥离趾中，可筑室，何用葺之蕙用兰。拥离趾中。

《战城南曲》：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裴回鸣。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巫山高曲》：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上陵曲》：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翟，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将进酒曲》：将进酒，乘太白。辨加哉，诗审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阴气，诗悉索。使禹良工，观者苦。

《君马黄歌》：君马黄，臣马苍，三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

《芳树曲》：芳树，日月君乱，如于风，芳树不上无心。温而鹄，三而为行。临兰池，心中怀我怅。心不可匡，目不可顾，□石人之子悲杀人。君有它心，乐不可禁。王将何似？如孙如鱼乎？悲矣！

《有所思曲》：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遣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希！秋风肃肃晨风穀，东方须臾高知之。

《雉子曲》：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飞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雉子车大驾马滕，被王送行所中，尧芊蜚从王孙行。

《圣人出曲》：圣人出，阴阳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来，騑离哉何。驾六飞龙四时和。君之臣明护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

乐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曲》：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临高台曲》：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收中吾。

《远如期曲》：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岁与天无极。雅乐陈，佳哉纷，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乡殿陈，累世未尝闻之。增寿万年亦诚哉！

《石留曲》：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冷将风阳北逝肯无敢与于杨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

魏鼓吹曲十二篇，缪袭造：汉第一曲《硃鹭》，今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

初之平，义兵征。神武奋，金鼓鸣。迈武德，扬洪名。汉室微，社稷倾。皇道失，桓与灵。阉宦炽，群雄争。边韩起，乱金城。中国扰，无纪经。赫武皇，起旗旌。麾天下，天下平。济九州，九州宁。创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兴礼乐，定纪纲。普日月，齐晖光。

右《初之平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汉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战荥阳》，言曹公也。

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陈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右《战荥阳》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汉第三曲《艾如张》，今第三曲《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

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

右《获吕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汉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

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醿傍，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卒胜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右《克官渡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一句句五字，九句句四字。

汉第五曲《翁离》，今第五曲《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士卒死亡也。

旧邦萧条，心伤悲。孤魂翩翩，当何依。游士恋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愿违。博求亲戚，在者谁。立庙置后，魂来归。

右《旧邦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汉第六曲《战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济黄河。河水汤汤，旦莫有横流波。袁氏欲衰，兄弟寻干戈。决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鱼，谁能复顾室家！计穷虑尽，求来连和。和不时，心中忧戚。贼众内溃，君臣奔北。拨鄴城，奄有魏国。王业艰难，览观古今，可为长叹。

右《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汉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埶心}海外，永无北顾患。

右《屠柳城曲》凡十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脣。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右《平南荆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汉第九曲《将进酒》，今第九曲《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

平关中，路向潼。济浊水，立高墉。斗韩马，离群凶。选骁骑，纵两翼，虏崩溃，级万亿。

右《平关中曲》凡十句，句三字。

汉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应帝期》，言曹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

应帝期，于昭我文皇，历数承天序，龙飞自许昌。聪明昭四表，恩德动遐方。星辰为垂耀，日月为重光。河洛吐符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黄龙游津梁。白虎依山林，凤凰鸣高冈。考圆定篇籍，功配上古羲皇。羲皇无遗文，仁圣相因循。运期三千岁，一生圣明君。尧授舜万国，万国皆附亲。四门为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兴盛，与之为邻。

右《应帝期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汉第十一曲《芳树》，今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

邕熙，君臣合德，天下治。隆帝道，获瑞宝，颂声并作，洋洋浩浩。吉日临高堂，置酒列名倡。歌声一何纡余，杂笙簧。八音谐，有纪纲。子孙永建万国，寿考乐无央。

右《邕熙曲》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汉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

惟太和元年，皇帝践阼，圣且仁，德泽为流布。灾蝗一时为绝息，上天时雨露。五谷溢田畴，四民相率遵轨度。事务澄清，天下狱讼察以情。元首明，魏家如此，那得不太平？

右《太和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晋鼓吹歌曲二十二篇，傅玄作：《灵之祥》，古《硃鹭行》。《灵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也。既有石瑞之征，又能用武以诛孟度之逆命也。

灵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命降，授宣皇。应期运，时龙骧。继大舜，佐陶唐。赞武文，建帝纲。孟氏叛，据南疆。追有扈，乱五常。吴寇劲，蜀虏强。交誓盟，连遐荒。宣赫怒，奋鹰扬。震乾威，耀电光。陵九天，陷石城。枭逆命，拯有生。万国安，四海宁。

《宣受命》，古《思悲翁行》。《宣受命》，言宣皇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

宣受命，应天机。风云时动，神龙飞。御葛亮，镇雍凉。边境安，民夷康。务节事，勤定倾。览英雄，保持盈。渊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经。养威重，运神兵。亮乃震死，平下宁。

《征辽东》、古《艾而张行》。《征辽东》，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讨灭公孙渊而枭其首也。

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渊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

《宣辅政》，古《上之回行》：《宣辅政》，言宣皇帝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之才，以定二仪之序也。

宣皇辅政，圣列深。拨乱反正，从天心。网罗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贤，遗教施，安上治民，化风移。肇创帝基，洪业垂。于铄明明，时赫戏。功济万世，定二仪。定二仪，云泽雨施，海外风驰。

《时运多难》，古《拥离行》：《时运》，言宣皇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

时运多难，道教痛。天地变化，有盈虚。蠢尔吴蛮，虎视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诛。有征无战，弭其图。天威横被，震东隅。

《景龙飞》，古《战城南行》。《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从夷逆，祚隆无疆，崇此洪基也。

景龙飞，御天威。聪鉴玄发，动与神明协机。从之者显，逆之者灭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万邦望风，莫不来绥。圣德潜断，先天弗违。弗违祥，享世永长。猛以致宽，道化光。赫明明，祚隆无疆。帝绩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古《巫山高行》。《平玉衡》，言景皇帝一万国之殊风，齐四海之乖心，礼贤养士，而纂洪业也。

平玉衡，纠奸回。万国殊风，四海乖。礼贤养士，羁御英雄思心齐。纂成洪业，崇皇阶。品物咸亨，圣敬日跻。聪鉴尽下情，明明综天机。

《文皇统百揆》，古《上陵行》。《百揆》，言文皇帝始统百揆，用人有序，以敷泰平之化也。

文皇统百揆，继天理万方。武将镇四隅，英佐盈朝堂。谋言协秋兰，清风发其芳。洪泽所渐润，砾石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逾三王。咸光大，上参天与地，至化无内外。无内外，六合并康乂。并康乂，遘兹嘉会。在昔羲与农，大晋德斯迈。镇征及诸州，为蕃卫。功济四海，洪烈流万世。

《因时运》，古《将进酒行》。《因时运》，言文皇帝因时运变，圣谋潜施，解长蛇之交，离群桀之党，以武济文，审其大计，以迈其德也。

因时运，圣策施。长蛇交解，群桀离。势穷奔吴，虎骑厉。惟武进，审大计。时迈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古《有所思行》。《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僭号天一隅。刘备逆帝命，禅亮承其余。拥众数十万，窥隙乘我虚。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维屡寇边，陇上为荒墟。文皇愍斯民，历世受罪辜。外谟蕃屏臣，内谋众士夫。爪牙应指授，腹心献良图。良图协成文，大兴百万军。雷鼓震地起，猛势陵浮云。逋虏畏天诛，面缚造垒门。万里同风教，逆命称妾臣。光建五等，纪纲天人。

《天序》，古《芳树行》。《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弘济大化，用人各尽其才也。

天序，应历受禅，承灵祜。御群龙，勒螭虎。弘济大化，英俊作辅。明明统万机，赫赫镇四方。咎由稷契之畴，协兰芳。礼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与地，谁敢爱其身。

《大晋承运期》，古《上邪行》。《大晋承运期》，言圣皇应箓受图，化象神明也。

大晋承运期，德隆圣皇。时清晏，白日垂光。庆箓图，陟帝位，继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与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民大康。隆隆赫赫，福祚盈无疆。

《金灵运》，古《君马黄行》。《灵运》，言圣皇践阼，致敬宗庙，而孝道施于天下也。

金灵运，天符发。圣征见，参日月。惟我皇，体神圣。受魏禅，应天命。皇之兴，灵有征。登大麓，御万乘。皇之辅，若虓虎。爪牙奋，莫之御。皇之佐，赞清化。百事理，万邦贺。神祇应，嘉瑞章。恭享祀，荐先皇。乐时奏，磬管锵。鼓渊渊，钟喤喤。奠尊俎。实玉觞。神歆飨，咸说康。宴孙子，祐无疆。大孝烝烝，德教被万方。

《于穆我皇》，古《雉子行》。《于穆》，言圣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于穆我皇，盛德圣且明。受禅君世，光济群生。普天率土，莫不来庭。颙颙六合内，望风仰泰清。万国雍雍，兴颂声。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齐，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济济群英。夙夜乾乾，万机是经。虽治兴，匪荒宁。谦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荣。赫赫煌煌，耀幽冥。三光克从，于显天垂景星。龙凤臻，甘露宵零。肃神祇，祇上灵。万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古《圣人出行》。《仲春》，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田猎以时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于时日新。师执提，工执鼓，坐作从，节有序，盛矣允文允武。搜田表礼，申法誓，遂围禁，献社祭，允矣时明国制。文武并用，礼之经，列车如战，大教明，古今谁能去兵。大晋继天，济群生。

《夏苗田》，古《临高台行》。《苗田》，言大晋田狩从时，为苗除害也。

夏苗田，运将徂，军国异容，文武殊。乃命群吏，选车徒，辩其名号，赞契书。王军启八门，行同上帝居。时路建大麾，云旗翳紫虚。百官象其事，疾则疾，徐则徐。回衡旋轸，罢陈敝车。献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晋，德参两仪，化云敷。

《仲秋狝田》，古《远期行》。《仲秋》，言大晋虽有文德，不废武事，从时以杀伐也。仲秋狝田，金德常刚。凉风清且厉，凝露结为霜。白虎司辰，苍隼时鹰扬。鹰扬犹周尚父，从天以杀伐。春秋时叙，雷霆震威耀，进退由钲鼓。致禽祀惣，羽毛之用充军府。赫赫大晋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虽治不废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从天道》，古《石留行》。《从天道》，言仲冬大阅，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

从天道，握神契。三时亦讲武事，冬大阅。鸣镯振鼓铎，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穷武，动军誓众，礼成而义举。三驱以崇仁，进止不失其序。兵卒练，将如虎。惟虓虎，气陵青云。解围三面，杀不殄群。偃旌麾，班六军。献享烝，修典文。嘉大晋，德配天。禄报功，爵俟贤。飨燕乐，受兹百禄，嘉万年。

《唐尧》，《古务成行》，古曲亡。《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尧咨务成，谦谦德所兴。积渐终光大，履霜致坚冰。神明道自然，河海犹可凝。舜禹统百揆，元凯以次升。禅让应天历，睿圣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准绳。德化飞四表，祥气见其征。兴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远由近始，覆篑成山陵。披图按先籍，有其证灵液。

《玄云》，古《玄云行》，古曲亡。《玄云》，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

玄云起山岳，祥气万里会。龙飞何蜿蜿，凤翔何翎翎。昔在唐虞朝，时见青云际。今亲游方国，流光溢天外。鹤鸣在后园，清音随风迈。成汤隆显命，伊挚来如飞。周文猎渭滨，遂载吕望归。符合如影响，先天天弗违。辍耕总地纲，解褐衿天维。元功配二主，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济济理万机。神化感无方，髦才盈帝畿。丕显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圣明德，日月同光辉。

《伯益》，古《黄爵行》，古曲亡。《伯益》，言赤乌衔书，有周以兴；今圣皇受命，神雀来也。

伯益佐舜禹，职掌山与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无间。智理周万物，下知众鸟言。黄雀应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鸣栖庭树，徘徊云日间。夏桀为无道，密网施山阿。酷祝振纤网，当柰黄雀何。殷汤崇天德，去其三面罗。逍遥群飞来，鸣声乃复和。硃雀作南宿，凤皇统羽群。赤鸟衔书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来游，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泽降青云。兰风发芳气，阖世同其芬。

《钓竿》，古《钓竿行》，汉《铙歌》二十二无《钓竿》。《钓竿》，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以济大功致太平也。

钓竿何冉冉，甘饵芳且鲜。临川运思心，微纶沈九渊。太公宝此术，乃在灵秘篇。机变随物移，精妙贯未然。游鱼惊著钓，潜龙飞戾天。戾天安所至，抚翼翔太清。太清一何异，两仪出浑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赋群形。退愿辅圣君，与神合其灵。我君弘远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时，昧昧何茫茫。日月有征兆，文象兴二皇。蚩尤乱生民，黄帝用兵征万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与唐。我皇圣德配尧舜，受禅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肃，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禄，保无极，永泰平。

吴鼓吹曲十二篇，韦昭造：《炎精缺》者，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汉曲有《硃鹭》，此篇当之。第一。

炎精缺，汉道微。皇纲弛，政德违。众奸炽，民罔依。赫武烈，越

龙飞。陟天衢，耀灵威。鸣雷鼓，抗电麾。抚乾衡，镇地机。厉虎旅，骋熊罴。发神听，吐英奇。张角破，边韩羁。宛颍平，南土绥。神武章，渥泽施。金声震，仁风驰。显高门，启皇基。统罔极，垂将来。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汉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汉之微，痛卓之乱，兴兵奋击，功盖海内也。汉曲有《曲悲翁》，此篇当之。第二。

汉之季，董卓乱。桓桓武烈，应时运。义兵兴，云旗建。厉六师，罗八陈。飞鸣镝，接白刃。轻骑发，介士奋。丑虏震，使众散。劫汉主，迁西馆。雄豪怒，元恶偾。赫赫皇祖，功名闻。

右《汉之季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摅武师》者，言大皇帝卒武烈之业而奋征也。汉曲有《艾如张》，此篇当之。第三。

摅武师，斩黄祖。肃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下。

右《摅武师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右《伐乌林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秋风》者，言大皇帝说以使民，民忘其死。汉曲有《拥离》，此篇当之。第五。

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胄，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

右《秋风曲》凡十五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

《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图并兼，而令硃光为庐江太守。上亲征光，破之于皖城也。汉曲有《战城南》，此篇当之。第六。

克灭皖城，遏寇贼。恶此凶孽，阻奸慝。王师赫征，众倾覆。除秽去暴，戢兵革。民得就农，边境息。诛君吊臣，昭至德。

右《克皖城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汜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愆，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而远方来附也。汉曲有《将进酒》，此篇当之。第九。

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

右《章洪德曲》凡十句，其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从历数》者，言大皇帝从箓图之符，而建大号也。汉曲有《有所思》，此篇当之。第十。

从历数，于穆我皇帝。圣哲受之天，神明表奇异。建号创皇基，聪睿协神思。德泽浸及昆虫，浩荡越前代。三光显精耀，阴阳称至治。肉角步郊畛，凤凰栖灵囿。神龟游沼池，图谶摹文字。黄龙觌鳞，符祥日月记。览往以察今，我皇多哙事。上钦昊天象，下副万姓意。光被弥苍生，家户蒙惠赉。风教肃以平，颂声章嘉喜。大吴兴隆，绰有余裕。

右《从历数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承天命》者，言上以圣德践位，道化至盛也。汉曲有《芳树》，此篇当之。第十一。

承天命，于昭圣德。三精垂象，符灵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龙金其鳞，乌赤其色。舆人歌，亿夫叹息。超龙升，袭帝服。躬淳懿，体玄默。夙兴临朝，劳谦日昃。易简以崇仁，放远谗与慝。举贤才，亲近有德。均田畴，茂稼穑。审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自尽，惟心与力。家国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寿万亿。长保天禄，祚无极。

右《承天命曲》凡三十四句，其十九句句三字，二句句五字，十三句句四字。

《玄化》者，言上修文训武，则天而行，仁泽流洽，天下喜乐也。汉曲有《上邪》，此篇当之。第十二。

玄化象以天，陛下圣真。张皇纲，率道以安民。惠泽宣流而云布，上下睦亲。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欢忻，越与三五邻。

右《玄化曲》凡十三句，其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今鼓吹铙歌词。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

大竭夜乌自云何来堂吾来声乌奚姑悟姑尊卢圣子黄尊来餭清婴乌白日为随来郭吾微令吾

应龙夜乌由道何来直子为乌奚如悟姑尊卢鸡子听乌虎行为来明吾微令吾

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伯辽为国日忠雨令吾

伯辽夜乌若国何来日忠雨乌奚如悟姑尊卢面道康尊录龙永乌赫赫福胙夜音微令吾

右四解，《上邪曲》。

几令吾几令诸韩乱发正令吾

几令吾诸韩从听心令吾若里洛何来韩微令吾

尊卢忌卢文卢子路子路为路鸡如文卢炯乌诸胙微令吾

几令诸韩或公随令吾

几令吾几诸或言随令吾黑洛何来诸韩微令吾

尊卢安成随来免路路子为吾路奚如文卢炯乌诸胙微令吾

右九解，《晚芝曲》。汉曲有《远期》，疑是。

几令吾呼历舍居执来随咄武子邪令乌衔针相风其右其右

几令吾呼群议破葫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今乌今狖入海相风及后

几令吾呼无公赫吾执来随吾咄武子邪令乌无公赫吾娚立诸布始布

右三解，《艾如张曲》。

鼓吹铙歌十五篇，何承天义熙中私造：

《硃路篇》：硃路扬和鸾，翠盖耀金华。玄牡饰樊缨，流旌拂飞霞。雄戟辟旷涂，班剑翼高车。三军且莫喧，听我奏铙歌。清鞞惊短箫，朗鼓节鸣笳。人心惟恺豫，兹音亮且和。轻风起红尘，渟澜发微波。逸韵腾天路，颓响结城阿。仁声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胄士，勖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思悲公，怀衮衣。东国何悲，公西归。公西归，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复。偃禾复，圣志申。营都新邑，从斯民。从斯民，德惟明。制礼作乐，兴颂声。兴颂声，致嘉祥。鸣凤爰集，万国康。万国康，犹弗已。握发吐餐，下群士。惟我君，继伊周。亲睹盛世，复何求。

《雍离篇》：雍士多离心，荆民怀怨情。二凶不量德，构难称其兵。王人衔朝命，正辞纠不庭。上宰宣九伐，万里举长旌。楼船掩江濆，驷介飞重英。归德戒后夫，贾勇尚先鸣。逆徒既不济，愚智亦相倾。霜锋未及染，鄢郢忽已清。西川无潜鳞，北渚有奔鲸。凌威致天府，一战夷三城。江汉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东郡民，曾是深推诚。

《战城南篇》：战城南，衡黄尘。丹旌电烻，鼓雷震。勍敌猛，戎马殷。横陈亘野，若屯云。仗大从，应三灵。义之所感，士忘生。长剑击，繁弱鸣。飞镝炫晃，乱奔星。虎骑跃，华毦旋。硃火延起，腾飞烟。骁雄斩，高旗搴。长角浮叫，响清天。夷群寇，殪逆徒。余黎沾惠，咏来苏。奏恺乐，归皇都。班爵献俘，邦国娱。

《巫山高篇》：巫山高，三峡峻。青壁千寻，深谷万仞。崇岩冠灵，林冥冥。山禽夜响，晨猿相和鸣。洪波迅濩，载逝载停。忄妻忄妻商旅之客，怀苦情。在昔阳九，皇纲微。李氏窃命，宣武耀灵威。蠢尔逆纵，复践乱机。王旅薄伐，传首来至京师。古之为国，惟德是贵。力战而虚民，鲜不颠坠。矧乃叛戾，伊胡能遂。咨尔巴子，无放肆。

《上陵者篇》：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纤丽，振绮纨。携童幼，升崇峦。南望城阙，郁盘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华屋，列硃轩。临浚谷，掇秋兰。士女悠奕，映隰原。指营丘，感牛山。爽鸠既没，景君叹。嗟岁聿，游不还。志气衰沮，玄鬓斑。野莽宿，坟土乾。顾此累累，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乐今日，展情欢。

《将进酒篇》：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嘉肴。荣枯换，霜雾交。缓春带，命朋僚。车等旗，马齐镳。怀温克，乐林濠。士失志，愠情劳。思旨酒，寄游遨。败德人，甘醇醪。耽长夜，或淫妖。兴屡舞，厉哇谣。形亻差亻差，声号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国家亡。嗟后生，节酣觞。匪酒辜，孰为殃。

《君马篇》：君马丽且闲，扬镳腾逸姿。骏足蹑流景，高步追轻

飞。冉冉六辔柔，奕奕金华晖。轻霄翼羽盖，长风靡淑旗。愿为范氏驱，雍容步中畿。岂效诡遇子，驰骋趣危机。铅陵策良驷，造父为之悲。不怨吴坂峻，但恨伯乐稀。赦彼岐山盗，实跻韩原师。柰何汉魏主，纵情营所私。疲民甘藜藿，厩马患盈肥。人畜贸厥养，苍生将焉归。

《芳树篇》：芳树生北庭，丰隆正裴徊。翠颖陵冬秀，红葩迎春开。佳人闲幽室，惠心婉以谐。兰房掩绮幌，绿草被长阶。日夕游云际，归禽命同栖。皓月盈素景，凉风拂中闺。哀弦理虚堂，要妙清且忄妻。啸歌流激楚，伤此硕人怀。梁尘集丹帷，微飙扬罗袿。岂怨嘉时莫，徒惜良愿乖。

《有所思篇》：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和颜色，奉晨昏。至诚烝烝，通明神。邹孟轲，为齐卿。称身受禄，不贪荣。道不用，独拥楹。三徙既谇，礼义明。飞鸟集，猛兽附。功成事毕，乃更娶。哀我生，遘凶旻。幼罹荼毒，备艰辛。慈颜绝，见无因。长怀永思，托丘坟。

《雉子游原泽篇》：雉子游原泽，初怀耿介心。饮啄虽勤苦，不愿栖园林，古有避世士，抗志清霄岑。浩然寄卜肆，挥棹通川阴。消摇风尘外，散发抚鸣琴。卿相非所眄，何况于千金。功名岂不美，宠辱亦相寻。冰炭结六府，忧虞缠胸襟。当世须大度，量己不克任。三复泉流诫，自惊良已深。

《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敝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氏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故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讵央。琴瑟时永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临高台篇》：临高台，望天衢，飘然轻举，陵太虚。携列子，超帝乡。云衣雨带，乘风翔。肃龙驾，会瑶台。清晖浮景，溢蓬莱。济四海，濯洧盘。伫立云岳，结幽兰。驰迅风，游炎州。愿言桑梓，思旧游。倾霄盖，靡电旌。降彼天涂，颓窈冥。辞仙族，归人群。怀忠抱义，奉明君。任穷达，随所遭。何为远想，令心劳。

《远期篇》：远期千里客，肃驾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尔惟懿

亲。高门启双闱，长筵列嘉宾。中唐儛六佾，三厢罗乐人。箫管激悲音，羽毛扬华文。金石响高宇，弦歌动梁尘。修标多巧捷，九剑亦入神。迁善自雅调，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庆，群士乐亡身。愿我圣明君，迩期保万春。

《石流篇》：石上流水，湔湔其波。发源幽岫，永归长河。瞻彼逝者，岁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怀。嗟我殷忧，载劳寤寐。遘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长勤是婴。永言没世，悼兹无成。幸遇开泰，沐浴嘉运。缓带安寝，亦又何愠。古之为仁，自求诸己。虚情遥慕，终于徒已。

《圣人制礼乐》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祐广乐记》言，字讹谬，声辞杂书。宋鼓吹铙歌辞四篇，旧史言，诂不可解。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

志第十三天文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帝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论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雨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

汉末吴人陆绩善天文，始推浑天意。王蕃者，卢江人，吴时为中常侍，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乾象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觉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洛书甄耀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陆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三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九。

《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也。”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日邪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邪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以句股法言之，傍万五千里，句也；立八万里，股也；从日邪射阳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耀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三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分。黄赤二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

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旸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燋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

太中大夫徐爰曰：“浑仪之制，未详厥始。王蕃言：‘《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审七曜，当以运行为体，设器拟象，焉得定其盈缩，推斯而言，未为通论。设使唐、虞之世，已有浑仪，涉历三代，以为定准，后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仪，纷然莫辩，至扬雄方难盖通浑。张衡为太史令，乃铸铜制范。衡传云：‘其作浑天仪，考步阴阳，最为详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仪矣。蕃又云：‘浑天遭秦之乱，师徒丧绝，而失其文，惟浑天仪尚在候台。’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载今仪所造，以纬书为穿凿，郑玄为博实，偏信无据，未可承用。夫璇玉，贵美之名；机衡，详细之目。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

史臣案：设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则吉，失之则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浑文废绝，故有宣、盖之论，其术并疏，故后人莫述。扬雄《法言》云：“或人问浑天于雄。雄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违也’。”若问天形定体，浑仪疏密，则雄应以浑仪答之，而举此三人以对者，则知此三人制造浑仪，以图晷纬。问者盖浑仪之疏密，非问浑仪之浅深也。以此而推，则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矣。将由丧乱亡失，故衡复铸之乎？王蕃又记古浑仪尺度并张衡改制之文，则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沈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十七年，又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宫，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盖天之术，云出周公旦访之殷商，盖假托之说也。其书号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数也。其术云："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随天转运，隐地之高，以为昼夜也。天地相去凡八万里，天地之中，高于外衡六万里；地上之高，高于天之外衡二万里也。"或问盖天于扬雄。扬雄曰："盖哉！盖哉！"难其八事。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也。刘向《五纪》说，《夏历》以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迟。故日与列宿昏俱入西方；后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东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迟于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见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见东方；将晦，日未出，乃见东方。以此明月行之迟于日，而皆西行也。向难之以《鸿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迟不敢进也。星辰西行，史官谓之逆行。"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作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造《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地有居静之体，天有常安之形。论其大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喜族祖河间太守耽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当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而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曰："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说，以为"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炎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于盖也。"按此说应作"轩昂"之"轩"，而作"昕"，所未详也。凡三说，皆好异之谈，失之远矣。凡天文经星，常宿中外宫，前史已详。今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以续司马彪云。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掖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丧。"十月，孙权叛命，帝自南征，前驱临江，破其将吕范

等。是后累有征役。七年五月，文帝崩。

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王者恶之。"七年五月，文帝崩。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五年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昼见。案刘向《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为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是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吴遂围江夏，寇襄阳，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将军司马懿救襄阳，斩吴将张霸。

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晕北斗。占曰："有大丧，赦天下。"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黄初五年十月，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三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荧惑入太微，至二十六日壬申，与岁星相及，俱犯右执法；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占曰："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又"日月五星犯左右执法，大臣有忧。"一曰："执法者诛。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东武阳王鉴薨。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四月，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微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宜是入太微。黄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案占，孛、彗异状，其殃一也。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余灾不尽，为旱凶饥暴疾。长大见久灾深；短小见速灾浅。是时帝军广陵，辛丑，亲御甲胄，跨马观兵。明年五月，文帝崩。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岁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列宿，为小兵。"五年三月，诸葛亮以大众寇天水，遣大将军司马懿距退之。太和五年五月，荧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将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将相有忧。"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其所害。十二月，太尉华歆薨。太和五年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十二月甲辰，月犯镇星。占曰："女主当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轩辕大星。青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又犯镇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南斗，遂历八十余日恆见。占曰："吴有兵。"明年，孙权遣张弥等将兵万人，锡授公孙渊为燕王。渊

斩弥等，虏其众。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占曰："为兵丧。"甘氏曰："孛彗所当之国，是受其殃。"翼又楚分，孙权封略也。明年，权有辽东之败。权又向合肥新城，遣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而还。又明年，诸葛亮入秦川，据渭南，司马懿距之。孙权遣陆议、诸葛瑾等屯江夏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以大众围新城以应亮。于是帝自东征，权及诸将乃退。太和六年十二月，陈王植薨。青龙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明帝青龙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战。"是年四月，诸葛亮据渭南，吴亦起兵应之，魏东西奔命。九月，亮卒，军退，将帅分争，为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国败，在北，北国败，此宜在荧惑南也。青龙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舆鬼。舆鬼主斩杀。占曰："民多病，国有忧，又有大臣忧。"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正月，太后郭氏崩。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青龙二年五月丁亥，太白昼见，积三十余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是时诸葛亮据渭南，司马懿与相持。孙权寇合肥，又遣陆议、孙韶等入淮、沔，帝亲东征。蜀本秦地，则为秦、晋及楚兵悉起应占。青龙二年七月己巳，月犯楗闭。占曰："天子崩，又为火灾。"三年七月，崇华殿灾。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青龙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渊叛。二年正月，遣司马懿讨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蜀后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坠军中者，皆破败之征也。"九月，亮卒于军，焚营而退。群帅交恶，多相诛残。

魏明帝青龙三年六月丁未，镇星犯井钺。四年闰四月乙巳，复犯。戊戌，太白又犯。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钺，悉为兵起。"一曰："斧钺用，大臣诛。"景初元年，公孙渊叛，司马懿讨灭之。青龙三年七月己丑，镇星犯东井。四年三月癸卯，在参，又还犯之。占曰："镇星入井，大人忧。行近距为行阴，其占大水，五谷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伤五谷。九月，皇后毛氏崩。三年正月，明帝崩。青龙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恆见。占曰："尾为燕，燕臣强，有兵。"青龙四年三月己巳，太白与月俱加丙，昼见。月犯太白。景初元年七月辛卯，太白又昼见，积二百八十余日。占悉同上。是时公孙渊自立为燕王，署置百官，发兵距守，遣司马懿讨灭之。青龙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钩钤。占曰："王者忧。"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龙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毕左股第一星。占曰：“毕为边兵，又主刑罚。”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侵犯诸国，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斩首捕虏万许人。青龙四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青龙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长三尺。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占曰：“大辰为天王，天下有丧。”刘向《五纪论》曰：“《春秋》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为中外有兵，天纪为地震。孛彗主兵丧。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将硃然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击走之。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讨公孙渊。三年正月，明帝崩。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七月，司徒陈矫薨。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韩暨薨。八月，公孙渊灭。

景初二年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闰月癸丑，月又犯心、中央大星。按占，“大星为天王，前为太子，后为皇子。犯大星，王者恶之。犯前星，太子有忧。犯后星，庶子有忧。”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见废为齐王。正始四年，秦王询薨。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其十月，斩公孙渊。明年正月，明帝崩。景初二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军将死。”正始元年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景初二年，司马懿围公孙渊于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色白有芒鬣，从首山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渊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景初二年十月癸巳，客星见危，逆行在离宫北，腾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灭。占曰：“客星所出有兵丧。虚危为宗庙，又为坟墓。客星近离宫，则宫中将有大丧，就先君于宗庙，皆王者崩殒之象也。”三年正月，明帝崩。正始二年五月，吴将硃然围樊城，司马懿率众距却之。

魏齐王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头第四星。占曰：“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鲜卑阿妙兒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斩之，并二千余级。三年，又斩鲜卑大帅及千余级。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见西方，在尾，长三丈，拂牵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进犯羽林。占曰：“尾为燕，又为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为上将，羽林中军兵。吴、越有兵丧，中军兵动。”二年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硃然围樊城，诸葛瑾入沮中。吴太子登卒。六月，司

马懿讨诸葛恪于皖。恪焚积聚，弃城走。三年，太尉满宠薨。

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舆鬼西北星。西北星主金。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西南星主布帛。占曰："有钱令。"一曰："大臣忧。"三年三月，太尉满宠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钱各有差。

正始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钺。是月，司马懿讨诸葛恪，恪弃城走。五年三月，曹爽征蜀。正始五年十一月癸巳，镇星犯亢距星。占曰："诸侯有失国者。"嘉平元年，曹爽兄弟诛。

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见七星，长二尺，色白，进至张，积二十三日灭。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见轸，长一尺，积百五十六日灭。九年三月，又见昴，长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见翼，长二尺，进至轸，积四十二日灭。按占，"七星、张，周分野，翼、轸为楚，昴为赵、魏，彗所以除旧布新，主兵丧也。"嘉平元年，司马懿诛曹爽兄弟及其党与，皆夷族，京师严兵，实始翦魏。三年，诛楚王彪，又袭王凌于淮南。淮南，东楚也。幽魏诸王于鄴。

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将军死。"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军将死。"七月乙亥，荧惑犯毕距星。占曰："有边兵。"一曰："刑罚用。"嘉平元年，曹爽等诛。三年，王凌等又诛。

正始九年七月癸丑，镇星犯楗闭。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明年，车驾谒陵，司马懿奏诛曹爽等，天子野宿，于是失势。

魏齐王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东井距星。二年三月己未，又犯。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四月辛巳，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一曰："兵起。"三年七月，王凌与楚王彪有谋，皆伏诛。人主遂卑。

吴主孙权赤乌十三年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汉晋春秋》云逆行。按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而不书于魏也。是时，王凌谋立楚王彪，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以问知星人浩详。详疑有故，欲说其意，不言吴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凌计遂定。

魏齐王嘉平二年十月丙申，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大

臣忧。”三年四月戊寅，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一曰：“国有忧。”五月，王凌、楚王彪等诛。七月，皇后甄氏崩。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距星。占曰：“将军死。”一曰：“为兵。”是月，王凌诛。四年三月，吴将硃然、硃异为寇，镇东将军诸葛诞破走之。嘉平三年七月己巳，月犯舆鬼。九月乙己，又犯。四年十一月丁未，又犯鬼积尸。五年七月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国有忧。”正元元年，李丰等诛，皇后张氏废。九月，帝废为齐王。齐王嘉平三年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占曰：“大臣有乱。”正元元年二月，李丰等谋乱诛。嘉平三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营室，西行积九十日灭。占曰：“有兵丧。室为后宫，后宫且有乱。”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见西方，在胃，长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贯参，积二十日灭。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见轸，长五丈，在太微左执法西，东南指，积百九十日灭。按占，“胃，兖州之分，参白虎主兵，太微天子廷，执法为执政，孛彗为兵，除旧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丰、丰弟兖州刺史翼、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乱，皆诛，皇后亦废。九月，帝废为齐王，高贵乡公代立。

嘉平五年六月庚辰，月犯箕。占曰：“军将死。”正元元年正月，镇东将军毌丘俭反，兵败死。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谋不成。”正元元年，李丰等谋泄，悉诛。嘉平五年七月，月犯井钺。正元元年二月，李丰等诛。蜀将姜维攻陇西，车骑将军郭淮讨破之。嘉平五年十一月癸酉，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军将死。”至六年正月，镇东将军豫州刺史毌丘俭、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反，被诛。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气出斗侧，广数丈，长竟天。王肃曰：“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二年正月，毌丘俭等据淮南以叛，大将军司马师讨平之。案占，“蚩尤旗见，王者征伐四方。”自后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岁，吴主孙亮五凤元年，斗牛，吴、越分。案占：“有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孙綝盛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孙休代立，是其应也。故国志又书于吴。由是淮南江东同扬州地，故于时变见吴、楚之分。则魏之淮南，多与吴同灾，是以毌丘俭以孛为己应，遂起兵而败，又其应也。后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又反淮南，吴遣硃异救之。及城陷，诞众吴兵死没各数万人，犹前长星之应也。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占曰：“群臣有家坐罪者。”甘露元年，诸葛诞族灭。

吴孙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书也。占

曰："太白犯斗，国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诸葛诞反。又明年，孙琳废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井钺。壬戌，月又犯钺星。二年八月壬子，岁星犯井钺。九月庚寅，岁星又逆行乘钺星。三年，诸葛诞夷灭。甘露元年八月辛亥，月犯箕。占曰："军将死。"九月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二年，诸葛诞诛。

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贵乡公败。甘露二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为乱，人君忧。"景元元年，有成济之变。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见角，色白。占曰："彗见两角间，色白者，军起不战，邦有大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帅左右兵袭晋文王，未交战，为成济所害。

甘露三年三月庚子，太白犯东井。占曰："国失政，大臣为乱。"是夜，岁星又犯东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甘露三年八月壬辰，岁星犯舆鬼质星。占曰："斧质用，大臣诛。"甘露四年四月甲申，岁星又犯舆鬼东南星。占曰："鬼东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诛。"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败，杀尚书王经。

甘露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见太微中，转东南行，历轸宿，积七日灭。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丧。"景元元年，高贵乡公被害。

魏陈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谮"。是后钟会、邓艾破蜀，会谮艾，遂皆夷灭。

景元二年四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人主有大忧。"又曰："大臣忧。"后四年，邓艾、钟会皆夷灭。五年，帝逊位。

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见亢，色白，长五寸，转北行，积四十五日灭。占为兵丧。一曰："彗见亢，天子失德。"四年，钟会、邓艾伐蜀克之。会、艾反乱，皆诛。魏逊天下。

景元四年六月，大流星二，并如斗，见西方，分流南北，光照隆隆有声。案占，流星为贵使，大者使大。是年，钟、邓克蜀，二星盖二帅之象。二帅相背，又分流南北之应。钟会既叛，三军愤怒，隆隆有声，兵将怒之征也。景元四年十月，岁星守房。占曰："将相有忧。"一曰："有大赦。"明年正月，太尉邓艾、司徒钟会并诛灭，特赦益土。咸熙二年秋，又大赦。

陈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见王良，长丈余，色白，东南指，积十二日灭。占曰："王良，天子御驷，彗星扫之，禅代之表，除旧布新之象。白色为丧。王良在东壁宿，又并州之分也。"八月，晋文王薨。十二月，帝逊位于晋。

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见轸，青白色，西北行，又转东行。占曰："为兵丧。轸又楚分也。"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吴将施绩寇江夏，万彧寇襄阳，后将军田璋、荆州刺史胡烈等破却之。泰始四年七月，星陨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陨为民叛，西流，吴民归晋之象也。"二年，吴夏口督孙秀率部曲二千余人来降。

泰始五年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杨皇后崩。

泰始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轸。占曰："天下兵起。轸又楚分也。"咸宁二年六月，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兖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为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廷，大人恶之。"一曰："有徙王。翼又楚分也。""北斗主杀罚，三台为三公。"三年，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为后宫。五月，又孛于东方。七月，星孛紫宫。占曰："天下易主。"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也。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为王者。"明年吴亡，是其应也。孛主兵丧，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战于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枭戮十数，偏裨行阵之徒，馘斩万计，皆其征也。《春秋》星孛北方，则齐、鲁、晋、郑、陈、宋、莒之君，并受杀乱之祸。星孛东方，则楚灭陈，三家、田氏分篡齐、晋。汉文帝末，星孛西方，后吴、楚七国诛灭。案泰始末至太康初，灾异数见，而晋氏隆盛，吴实灭，天变在吴可知矣。昔汉三年，星孛大角，项籍以亡，汉氏无事，此项氏主命故也。吴、晋之时，天下横分，大角孛而吴亡，是与项氏同事。后学皆以咸宁灾为晋室，非也。

晋武帝咸宁四年四月，蚩尤旗见。案《星传》，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汉武帝时见，长竟天。献帝时又见，长十余丈，皆长星也。魏高贵时则为白气。案校众记，是岁无长星，宜又是异气。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至武帝崩，天下兵又起，遂亡诸夏。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国。"是时羊祜表求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皓面缚请死，吴国遂亡。

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张。占曰：“为兵丧。”周分野，灾在洛邑。十一月，星孛轩辕。占曰：“后宫当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四年三月癸丑，齐王攸薨。四月戊寅，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琅邪王伷薨。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该薨。

太康八年三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长数十丈，十余日灭。占曰：“斗主爵禄，国有大忧。”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臣诛其父，天下易政，大乱兵起。”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为兵丧。”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乙酉，帝崩。永平元年，贾后诛杨骏及其党与，皆夷三族；杨太后亦见杀。是年，又诛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楚王玮，王室兵丧之应。

志第十四天文二

晋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刘向说："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是时人主拱默，妇后专制。

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诸侯三公谋其上，必有斩臣。"一曰："天子亡国。"是春，太白守毕，至是百余日。占曰："有急令之忧。"一曰："相亡。又为边境不安。"是年，镇、岁、太白三星聚于毕昴。占曰："为兵丧。毕昴，赵地也。"后贾后陷杀太子，赵王废后，又杀之，斩张华、裴頠，遂篡位，废帝为太上皇。天下从此遘乱连祸。

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轩辕、太微，经三台、大陵。占曰："奎为鲁，又为库兵，轩辕为后宫，太微天子廷，三台为三司，大陵有积尸死丧之事。"明年，武库火，西羌反。后五年，司空张华遇祸，贾后废死，鲁公贾谧诛。又明年，赵王俭篡位。于是三王兴兵讨伦，士民战死十余万人。

元康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东南行。按占曰："以乱伐乱。北斗主执杀，出斗魁，居中执杀者不直象也。"十月，太白昼见。后赵王杀张、裴，废贾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盗，以至屠灭。以乱伐乱，兵丧臣强之应也。

元康九年二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后二年，惠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

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见南方，中台星坼，太白昼见。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将起。台星失常，三公忧。太白昼见为不臣。"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及司空张华，又废帝自立。于是三王并起，迭总大权。永康元年五月，荧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吴分也。"是时赵王伦为相，明年篡位，三王兴师诛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扬州。永康元年八月，荧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十二月，彗出牵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号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禖，帝座在其中。明年，赵王篡位，改元，寻为大兵所灭。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东井。占曰："国失政，臣为

乱。”四月，彗星见齐分。占曰：“齐有兵丧。”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侈，明年诛死。

晋惠帝永宁元年，自正月至于闰月，五星互经天。《星传》曰：“日阳，君道也。星阴，臣道也。日出则星亡，臣不得专也。昼而星见午上者为经天，其占为不臣，为更王。今五星悉经天，天变所未有也。”石氏说曰：“辰星昼见，其国不亡，则大乱。”是后台鼎方伯，互秉大权。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强，迭据华夏，亦载籍所未有也。永宁元年五月，太白昼见。占同前条。七月，岁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忧。”一曰：“守虚饥；守危徭役烦，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为内乱。”一曰：“群臣相杀。”太白守右掖门。占曰：“为兵，为乱，为贼。”八月戊午，镇星犯左执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忧。”荧惑守昴。占曰：“赵、魏有灾。”辰星守舆鬼。占曰：“秦有灾。”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忧。”一曰：“左将军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岁星昼见。占曰：“为臣强。”十月，荧惑太白斗于虚危。占曰：“大兵起，破军杀将。虚危，又齐分也。”十二月，荧惑袭太白于营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憿无君。是月，成都、河间檄长沙王乂讨之。冏、乂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军将军实以下二十余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晋惠帝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扰，兵大起。”三月，彗星见东方，指三台。占曰：“兵丧之象。三台为三公。”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国乱。”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将。占曰：“上将将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间攻洛阳。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张方又杀之。太安二年八月，长沙王奉帝出距二王，庚午，舍于玄武馆。是日，天中裂为二，有声如雷。三占同元康，臣下专僭之象也。是时长沙王擅权，后成都、河间、东海又迭专威命，是其应也。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昼陨中天，北下有声如雷。按占：“名曰荧首，营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刘渊、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残灭。王浚起燕、代，引鲜卑攻掠鄴中，百姓涂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岁星入月中。占曰：“国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龙。荧惑入南斗，占同永康。是月，荧惑又犯岁星。占曰：“有大战。”七月，左卫将军陈□□率众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兵逼乘舆。九月，王浚又攻成都于鄴，鄴溃，成都王由是丧亡。帝还洛，张方胁如长

安。是时天下盗贼群起，张昌尤盛。后二年，惠帝崩。

晋惠帝永兴元年五月，客星守毕。占曰："天子绝嗣。"一曰："大臣有诛。"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经房、心，历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战；犯亢，有大兵，人君忧；入房、心，为兵丧；犯尾，将军与民人为变；犯箕，女主忧。"一曰："天下乱。入南斗，有兵丧。"一曰："将军为乱。"其所犯守，又兖、豫、幽、冀、扬州之分也。是年七月，有荡阴之役。九月，王浚杀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溃。于是兖、豫为天下兵冲。陈敏又乱扬土，刘渊、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贱，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数被幽废。光熙元年，惠帝崩，终无继嗣。永兴元年七月乙丑，星陨有声。二年十月，星又陨有声。按刘向说，民去其土之象也。是后遂亡中夏。永兴元年十二月壬寅夜，赤气亘天，砰隐有声。二年十月丁丑，赤气见在北方，东西竟天。占曰："并为大兵。砰隐有声，怒之象也。"是后四海云扰，九服交兵。

永兴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也。"是年，苟晞破公师籓，张方破范阳王虓，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颙，颙奔走，东海王迎杀之。永兴二年八月，星孛于昴、毕。占曰："为兵丧。"昴、毕，又赵、魏分也。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玑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强国发兵，诸侯争权。"是后皆有其应。明年，惠帝崩。

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谓返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冯嵩出战大败，桑遂害东燕王腾，杀万余人，焚烧魏时宫室皆尽。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占曰："以乱伐乱之象也。"是时司马越西破河间，奉迎大驾。寻收缪胤、何绥等，肆其无君之心，天下恶之。死而石勒焚其尸柩，是其应也。光熙元年九月丁未，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又犯岁星。占曰："土守房，多祸丧。守心，国内乱，天下赦。"又曰："填与岁合为内乱。"是时司马越秉权，终以无礼破灭，内乱之应也。十一月，惠帝崩，怀帝即位，大赦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为内兵，有大战。"是后河间王为东海王越所杀。明年正月，东海王越杀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冯嵩，杀东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气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见五日乃灭。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弥起青、徐，汲桑乱河北，毒流天下。

孝怀帝永嘉元年九月辛亥，有大星自西南流于东北，小者如升相随，天尽赤，声如雷。占曰：“流星为贵使。”是年五月，汲桑杀东燕王腾，遂据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为征北将军镇鄴，而田甄等大破汲桑，斩于乐陵。于是以甄为汲郡太守，弟兰钜鹿太守。小星相随，小将别帅之象也。司马越忿魏郡以东，平原南，皆党于桑，悉以赏甄等，于是侵略赤地，有声如雷，怒之象也。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刘向说：“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无名者，庶民之类。此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也。”是后天下大乱，百官万民，流移转死矣。

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见。二月庚子，始晨见东方。是谓当见不见，占同上条。其后破军杀将，不可胜数。帝崩虏庭，中夏沦覆。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占曰：“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是时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舆宜迁幸，不然必无洛阳。五年六月，刘曜、王弥入京都，烧宫庙，帝崩于平阳。永嘉三年，镇星久守南斗。占曰：“镇星所居者，其国有福。”是时安东琅邪王始有扬土。其年十一月，地动，陈卓以为是地动应也。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气如带出东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贯参伐。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马越收缪胤、缪播等；又三方云扰，攻战不休。五年三月，司马越死于宁平城，石勒攻破其众，死者十余万人。六月，京都焚灭，帝劫虏庭。

永嘉五年十月，荧惑守心。后二年，帝崩于虏庭。

永嘉六年七月，荧惑、岁星、镇星、太白聚牛女之间，裴回进退。按占曰：“牛，扬州分。”是后两都倾覆，而元帝中兴扬土，是其应也。愍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东井。占曰：“金火合曰烁，为丧。”是时帝虽劫于平阳，天下犹未敢居其虚位，灾在帝也。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廷，王者恶之。”七月，愍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临。

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忧。”二年二月甲申，荧惑犯东井。占曰：“兵起，贵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后宫忧。”乙未，太白犯岁星，在翼。占曰：“为兵乱。”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虚、危，没翼、轸。占曰：“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翼、轸，荆州之分也。”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将。占曰：“天子自将，上将诛。”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占曰：“为兵饥。”九月，太白犯南斗，占同元年。十月己亥，荧惑在东

井，居五诸侯南，踟蹰留止，积三十日。占曰：“荧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忧；守五诸侯，诸侯有诛者。”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景纯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也。”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曰：“其国兵饥，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距战，败绩。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顗、尚书令刁协，骠骑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承、镇南将军甘卓。闰十二月，元帝崩。间一年，敦亦枭夷，枉矢触翼之应也。十月，石他入豫州，略城父、霝二县民以北，刺史祖约遣军追之，为其所没，遂退守寿春。

明帝太宁三年正月，荧惑逆行入太微。占曰：“为兵丧，王者恶之。”闰八月，帝崩。咸和二年，苏峻反，攻宫室，太后以忧逼崩，天子幽劫于石头，远近兵乱，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二十三日灭。占曰：“为兵乱。”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荆州刺史陶侃讨默，明年，斩之。是时，石勒又始僭号。

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是月胡贼杀略娄、武进二县民，于是遣戍中洲。明年，胡贼又略南沙、海虞民。是年正月，大赦，伐淮南，讨襄阳，平之。咸和六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灭。是时虽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与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谯，石生以长安，郭权以秦州，并归从。于是遣督护高球率众救彪，彪败球退。又石虎、石斌攻灭生、权。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咸和八年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灭。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六月，月又犯昴。是时石弘虽袭勒位，而石虎擅威暴横。十月，废弘自立，遂幽杀之。

咸和九年三月己亥，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四月，镇西将军、雍州刺史郭权始以秦州归从，寻为石斌所灭，徙其众于青、徐。

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岁大旱。”四月，石虎掠骑至历阳。朝廷虑其众也，加司徒王导大司马，治兵动众。

又遣慈湖、牛渚、芜湖三戍。五月乃罢。是时胡贼又围襄阳，征西将军庾亮遣宁距退之。六月，旱。咸康元年八月戊戌，荧惑入东井。占曰："无兵兵起；有兵兵止。"是年夏，发众列戍。加王导大司马，以备胡贼。咸康元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十一月，月犯昴。二年八月，月又犯昴。占同。咸和三年，石虎发众七万，四年二月，自袭段辽于蓟，辽奔败。又攻慕容皝于棘城，不克引退。皝追之，杀数百人。虎留其将麻秋屯令支，皝破秋，并虏辽杀之。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见西方，在奎。占曰："为兵丧。奎又为边兵。"四年，石虎伐慕容皝不克，皝追击之，又破麻秋。时皝称蕃，边兵之应也。咸康二年正月辛卯，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五年七月，丞相王导薨。八月，太尉郗鉴薨。六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昼见。占曰："斗为宰相，又扬州分，金犯之，死丧象。昼见为不臣，又为兵丧。"三年，石虎僭称天王。四年，虎灭段辽而败于慕容皝。皝，国蕃臣。五年，王导薨。

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娄北。案占为饥，五谷不藏。是月，大旱。咸康三年八月，荧惑入舆鬼，犯积尸。占曰："贵人忧。"三年八月甲戌，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国有忧，将死。"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曰："易相。"一曰："大将死。"五年，丞相王导薨，庾冰代辅政。太尉郗鉴、征西大将军庾亮薨。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迁其人万余家。李寿杀李期。五年，胡众五万寇沔南，略七千余家而去。又骑二万围陷邾城，杀略五千余人。

咸康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昼见在柳。占曰："为兵，为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贼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峻皆弃城投江死。于是内外戒严，左卫桓监、匡术等诸军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称为燕王。咸康四年五月戊午，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死，执政者忧。"九月，太白犯右执法。案占，"五星灾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忧。"五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亦同占。是月庚申，丞相王导薨。

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犯岁星，在胃。占曰："国饥民流。"乙未，月犯毕距星。占曰："兵起。"是夜，月又犯岁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败，百姓流亡万余家。

咸康六年二月庚午朔，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当之。”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咸康六年三月甲寅，荧惑从行犯太微上将星。占曰：“上将忧。”四月丁丑，荧惑犯右执法。占曰：“执法者忧。”六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星。占曰：“大将忧。”是时尚书令何充为执法，有谴欲避其咎，明年，求为中书令。建元二年，庾冰薨，皆大将执政之应也。是岁正月，征西将军庾亮薨。三月，而荧惑犯上将。九月，石虎大将夔安死。庾冰后积年方薨。岂冰能修德，移祸于夔安乎？咸康六年四月丙午，太白犯毕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忧。”六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咸康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占曰：“将相忧。”八年六月，荧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忧。”建元二年，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庾冰薨。是时骠骑将军何充居内，冰为次相也。咸康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舆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昼见。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占曰：“为臣强，为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舆鬼。占曰：“人主忧。”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毕赤星。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毕赤星，占同。己酉，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其后庾翼大发兵谋伐胡，专制上流，朝廷惮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赵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昼见。八月丁未，太白犯岁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杀其太子遂及其妻子徒属二百余人。又遣将刘宁寇没狄道，又使将张举将万余人屯蓟东，谋慕容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见亢，长七尺，尾白色。占曰：“亢为朝廷，主兵丧。”二年九月，康帝崩。建元元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涩。’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难；而石虎频年再闭关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愦愦无阜白之征也。”

建元二年闰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为丧，天下受爵禄。”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赐爵也。

晋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毕。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关。占曰：“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为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辅臣有

免罢者。”七、八月，月皆犯毕。占同正月。己未，月犯舆鬼。占曰：“大臣有诛。”九月庚戌，月又犯毕。是年初，庾翼在襄阳，七月，翼疾将终，辄以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代己任；爱之寻被废。明年，桓温又辄率众伐蜀，执李势，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永和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占同前。八月壬申，太白犯左执法。是岁，司徒蔡谟被废。

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将军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东井距星。占曰：“将死，国有忧。”戊戌，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为丧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执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军将死”。十一月戊戌，犯上将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陈逵征寿春，败而还。七月，氐蜀余寇反乱益土。九月，石虎伐凉州，不克。

永和四年四月，太白入昴。五月，荧惑入娄，犯镇星。七月，太白犯轩辕。占在赵，及为兵丧，女主忧。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杀弟韬，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称皇帝，寻病死。是年，褚裒北伐丧众，又寻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朝会废乐。

永和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为兵。”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忧，军将死。”十一月乙卯，彗星见于亢，芒西向，色白，长一丈。占曰：“为兵丧。”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败。十月，关中二十余壁举兵归从，石遵攻没南阳。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刘显、苻健、慕容俊并僭号。殷浩北伐败，见废。

永和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忧。心豫州分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将相忧。”三月戊戌，荧惑犯岁星。占曰：“为战。”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诸侯。占同三年。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将军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军将死。”丙寅，荧惑犯钺星。占曰：“大臣有诛。”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昼见，在南斗。月犯右执法，占并同上。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乙卯，荧惑舆鬼，犯积

尸。占曰：“贵人忧。”五月乙未，荧惑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太白入毕口，犯左股。占曰：“将相当之。”六月乙亥，月犯箕。丙子，月犯斗。丁丑，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轩辕。戊子，太白犯右执法。占悉同上。七年，刘显杀石祗及诸胡帅，中土大乱，戎、晋十万数，各还旧土，互相侵略及疾疫死亡，能达者十二三。是年，桓温辄以大众求浮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惧。八年，豫州刺史谢尚讨张遇，为苻雄所败。殷浩北伐败，被废。十年，桓温伐苻健，不克而还。

永和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轩辕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四月癸酉，月犯房。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如三斗魁，从辰巳上东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间，盖燕分也。案占为营首，营首之下，流血滂沲。七月壬子，岁星犯东井距星。占曰：“内乱兵起。”八月戊戌，荧惑入舆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将为乱。”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占：“东南星主兵，兵起”。十二月，月在东井，犯岁星。占曰：“秦饥民流。”是时帝主幼冲，母后称制，将相有隙，兵革连起。慕容俊僭称大燕，攻伐无已，故灾异数见，殷浩见废也。

永和十年正月乙卯，月食昴。占曰：“赵、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钺星。占曰：“斧钺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织女，没造父，有声如雷。占曰：“燕、齐有兵，民流。”戊午，月犯心大星。七月庚午，太白昼见。晷度推之，灾在秦、郑。九月辛酉，太白犯左执法。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舆鬼。占曰：“秦有兵。”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轩辕。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国有忧。”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昼见，在东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钺星。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太微东蕃上相。十年四月，桓温伐苻健，破其尧柳众军。健壁长安，温退。十二月，慕容恪攻齐。十二年八月，桓温破姚襄于伊水，定周地。十一月，齐城陷，执段龛，杀三千余人。永和末，鲜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渐奔散，河津隔绝矣。三年，会稽王以郗昙、谢万败绩，求自贬三等。是时权在方伯，九服交兵，故谴象仍见。

晋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舆鬼。丁亥，月奄东井南辕西头

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将死。”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轸，占同上。轸，楚分也。壬子，月犯毕。占曰：“为边兵。”七月辛巳，荧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岁星犯房。壬午，月奄岁星，在房。占曰：“民饥。”一曰：“豫州有灾。”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轩辕大星。甲午，月犯东井。闰月乙亥，月犯岁星，在房。占悉同上。五月丁亥，彗出天船，在胃度中。彗为兵丧，除旧布新，出天船，外夷陵。一曰：“为大水。”六月辛酉，月犯房。八月戊午，荧惑犯填星，在张。占曰：“兵大起。张，三河分。”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三年正月壬辰，荧惑犯楗闭。案占：“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钅句钤。案占：“王者恶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朝廷不安。”六月，太白犯东井。七月乙酉，荧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舆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星，大将军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轩辕大星。甲子，月犯毕大星。占曰：“为边兵。”一曰：“下犯上。”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恶之。”二年五月，关中氐帅杀苻生立坚。十二月，慕容俊入屯鄴。八月，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奕薨。三年十月，诸葛攸舟军入河，败绩。豫州刺史谢万入颍，众溃而归，除名为民。十一月，司徒会稽王以二镇败，求自贬三等。四年正月，慕容俊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鹜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

升平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大将死。”六月辛亥，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忧。”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从端门出。占曰：“贵夺势。”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门，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国有忧。”丙辰，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为丧，有赦，天下受爵禄。”十月庚戌，天狗见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十二月甲寅，荧惑犯房。丙寅，太白昼见。庚寅，月犯楗闭。占曰：“人君恶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乙丑辰时，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民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大丧。”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谮。”辛亥，月犯牵牛宿。占曰：“国有忧。”五年正月，北中郎将郗昙薨。五月，穆帝崩，哀帝立，大赦赐爵，褚后失势。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护于野王，拔之，护奔荥阳。是时桓温以大众次宛，闻护败乃退。

升平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东北星。占曰：“大将当之。”九月乙酉，奄毕。占曰：“有边兵。”十月丁卯，荧惑犯岁星，在营室。占

曰："大臣有匿谋。"一曰："卫地有兵。"丁未，月犯毕赤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边兵。"八月，范汪废。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傅末波寇河阴，陈佑危逼。

晋哀帝兴宁元年八月，星孛大角亢，入天市。按占："为兵丧"。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哀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洛阳，沈劲等战死。兴宁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须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灾在扬州。"三年，洛阳没。其后桓温倾扬州资实，讨鲜卑败绩，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残破。后氐及东胡侵逼，兵役无已。

兴宁三年正月乙卯，月奄岁星，在参。参，益州分也。六月，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周抚薨。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益州以叛，硃序率众助刺史周楚讨平之。兴宁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忧。"岁星犯舆鬼。占曰："人君忧。"十月，太白昼见，在亢。占曰："亢为朝廷，有兵丧，为臣强。"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灾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荧惑，在参。占曰："为内乱。"一曰："参，魏地。"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为苻坚所灭，司、冀、幽、并四州并属氐。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岁星，在太微。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荧惑，在太微端门中。六年，海西公废。

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见紫宫西垣，至七月乃灭。占曰："客星守紫宫，臣杀主。"闰月乙亥，月晕轸，复有白晕贯月，北晕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恶之。"六年，桓温废帝。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声如雷。按占："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明年，遣使免袁真为庶人。桓温征寿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于苻坚，温破氐军。六年，寿春城陷，声如雷，将士怒之象也。

太和六年闰月，荧惑守太微端门。占曰："天子亡国。"又曰："诸侯三公谋其上。"一曰："有斩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十一月，桓温废帝，并奏诛武陵王，简文不许，温乃徙之新安。

志第十五天文三

晋简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犹不退。占曰："国不安，有忧。"是时，帝有桓温之逼，恆怀忧惨。七月，帝崩。

咸安二年正月己酉，岁星犯填星，在须女。占曰："为内乱。"五月，岁星形色如太白。占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岁星囚于仲夏，当细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为臣强。"六月，太白昼见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帝疾甚，诏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赖侍中王坦之毁手诏，改使如王导辅政故事。温闻之大怒，将诛坦之等，内乱之应也。是月，帝崩。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关。占曰："兵起。"六月，庾希入京城。十一月，卢悚入宫，并诛灭。

晋孝武宁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灾不在王者，则在豫州。一曰："主命恶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忧，忧死亡。"一曰："将军死。"七月，桓温薨。

宁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经氐、亢、角、轸、翼、张。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十一月癸酉，太白奄荧惑，在营室。占曰："金火合为烁，此灾皆为兵丧。"太元元年五月，氐贼苻坚伐凉州。七月，氐破凉州，虏张天锡。十一月，桓冲发三州军军淮、泗，桓豁亦遣军备境上。宁康二年闰月己未，月奄牵牛南星。占曰："左将军死。"三年五月，北中郎将王坦之薨。

宁康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东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荧惑奄左执法。占曰："执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坚破凉州。十月，尚书令王彪之卒。

晋孝武太元元年四月丙戌，荧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国饥。"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昼见在氐。氐，兖州分野。九月，荧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军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左角。占曰："天子有兵。"一曰："国有忧。"三年六月，荧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角，兖州分。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氐贼韦钟入汉中东下，苻融寇樊、邓，慕容暐围襄阳，氐兖州刺史彭超围彭城。四

年二月，襄阳城陷，贼获硃序。彭超舍彭城，获吉挹。彭超等聚广陵三河众五万。于是征虏谢石次涂中，右卫毛安之、游击河间王昙之等次堂邑，发丹阳民丁，使尹张涉屯卫京都。六月，兖州刺史谢玄讨贼，大破之，余烬皆走。是时中外连兵，比年荒俭。是年，又发扬州万人戍夏口。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东南经翼轸，声如雷。《星说》曰："光迹相连曰流，绝迹而去曰奔。"案占："楚地有兵。"一曰："军破民流。"十二月，氐荆州刺史梁成、襄阳太守阎震率众伐竟陵，桓石虔击大破之，生禽震，斩首七千，获生万人。声如雷，将帅怒之象也。七年九月，硃绰击襄阳，拔将六百余家而还。

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昼见，在斗。占曰："吴有兵丧。"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占曰："魏有兵丧。"是月，桓冲征沔汉，杨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坚自将号百万，九月，攻没寿阳。十月，刘牢之破坚将梁成斩之，杀获万余人。谢玄等又破坚于淝水，斩其弟融，坚大众奔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坚为其将姚苌所杀。

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占曰："为兵饥。"是时河朔未一，兵连在外，冬，大饥。

太元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昼见，在东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东阿，翟辽寇河上，姚苌假号安定，苻登自立陇上，吕光窃据凉土。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一曰："有赦。"是后司、雍、兖、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赦。

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荧惑入月。占曰："有乱臣死，相若有戮者。"一曰："女亲为败，天下乱。"是时琅邪王辅政，王妃从兄国宝以姻昵受宠。又陈郡人袁悦昧私苟进，交遘主相，扇扬朋党。十三年，帝杀悦。于是主相有隙，乱阶兴矣。太元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十三年闰月戊辰，天狗东北下有声。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是月，荧惑在角亢，

形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号于皇丘，刘牢之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围泰山，向钦之击走之。是年，翟辽又攻没荥阳，侵略陈、项。于时政事多弊，治道陵迟矣。

太元十四年十二月，荧惑入羽林。乙未，月犯岁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辽陆掠司、兖，众军累讨弗克。鲜卑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戒，经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长十余丈。八月戊戌，入紫微，乃灭。占曰："北河戒，一名胡门。胡门有兵丧。扫太微，入紫微，王者当之。三台为三公，文昌为将相，将相三公有灾。入北斗，强国发兵，诸侯争权，大夫忧。"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为军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并发兵表诛王国宝，朝廷从而杀之，并斩其从弟绪，司马道子由是失势，祸乱成矣。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忧。"是时太子常有笃疾。

太元十七年九月丁丑，岁星、荧惑、填星同在亢氐。占曰："三星合，是谓惊位绝行，内外有兵丧与饥，改立王公。"

太元十八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月。占曰："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一曰："有乱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于时朝政暗缓，不加显戮，但默责而已。又王国宝邪狡，卒伏其辜。太元十八年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灭。占曰："燕有兵丧。"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岁星，在尾。占曰："为饥，燕国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宝伐什圭，为圭所破，死者数万人。二十一年，垂死，国遂衰亡。

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岁星，在斗。占曰："为饥，为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显王国宝之罪，朝廷赦之。是后连岁水旱民饥。

太元二十年六月，荧惑入天囷。占曰："天下饥。"七月丁亥，太白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国有忧。昼见，为兵丧。"九月，有蓬星

如粉絮，东南行，历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见，不出三年，必有乱臣戮死于市。”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闭及东西咸。占曰：“楗闭司心腹喉舌，东西咸主阴谋。”是时王国宝交构朝政。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举兵，而朝廷戮王国宝、王绪。又连岁水旱，兼三方动众，民饥。

太元二十一年三月，太白连昼见，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丧，中军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囤。占曰：“为饥。”六月，岁星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举兵胁朝廷，于是中外戒严，戮王国宝以谢之。

晋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荧惑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二月，岁星荧惑皆入羽林。占曰：“军兵起。”四月丁丑，太白昼见，在东井。秦有兵丧。是月，王恭举兵，内外戒严。寻杀王国宝等。六月，羌贼攻洛阳，郗恢遣兵救之。姚苌死，子略代立。什圭自号于中山。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门外。占曰：“国受兵。”乙酉，月奄岁星，在东壁。占曰：“为饥。卫地有兵。”八月，荧惑守井钺。占曰：“大臣有诛。”二年六月戊辰，摄提移度失常，岁星昼见在胃。胃，兖州分。是年六月，郗恢遣邓启方等以万人残虏于滑台。滑台，卫地也。启方等败而还。九月，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并举兵表诛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于是内外戒严，大发民众。仲堪军至寻阳，禽江州刺史王愉，楷将段方攻尚之于杨湖，为所败，方死。王恭司马刘牢之反恭，恭败。桓玄至白石，亦奔退。仲堪还江陵。三年冬，荆州刺史殷仲堪为桓玄所杀。

隆安二年闰月，太白昼见，在羽林。丁丑，月犯东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东上相。辛未，辰星犯轩辕星。占悉同上。是年正月，杨佺期破郗恢，夺其任，殷仲堪又杀之。六月，鲜卑攻没青州。十月，羌贼攻没洛阳。桓玄破荆、雍，杀殷仲堪、杨佺期。孙恩聚众攻没会稽，杀内史王凝之，刘牢之东讨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隆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牵牛。占曰：“吴、越有兵丧。女主忧。”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长三丈，上至阁道紫宫西蕃，入斗魁，至三台、太微、帝座、端门。占曰：“彗拂天子廷阁，易主之象。”经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条。六月己未，月又犯填星，在牵牛。辛酉，又犯哭星。十月，奄岁星在北河。占曰：“为饥。”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贯索、天市、天津。占曰：“贵臣狱死，内外有兵丧。天津为贼断，王道天下不通。”十二月，太白在斗昼见，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灾在吴、

越。三月甲寅，流星赤色众多，西行经牵牛、虚、危、天津、阁道，贯太微、紫宫。占曰：“星者庶民，类众多西流之象。径行天子庭，主弱臣强，诸侯兵不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关。占曰：“王者忧。”九月庚子，荧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处士诛。”十月戊子，月犯东蕃次相。四年五月，孙恩复破会稽，杀内史谢琰；遣高雅之等讨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贼大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五年二月，孙恩攻句章，高祖拒之。五月，吴郡内史袁山松出战，为所杀，死者数千人。六月，孙恩至京口，高祖击破之。恩军蒲洲，于是内外戒严，营阵屯守，栅断淮口。恩遣别将攻广陵，杀三千余人。恩遁据郁洲。是月，高祖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马元显大治水军，将以伐玄。元兴元年正月，桓玄东下。是月，孙恩在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恩亦投水死。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其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军。丁卯，桓玄至姑孰，破历阳，司马尚之见杀，刘牢之降于玄。三月，玄克京都，杀司马元显，放太傅道子。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东饿死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万计。十月，桓玄遣将击刘轨，破走奔青州。四年，玄遂篡位，迁帝寻阳。

晋安帝元兴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因昼见。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戊寅，荧惑在东井，荧惑犯舆鬼、积尸，占并同上。八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在上将东南。占曰：“楚兵饥。”一曰：“灾在上将。”丙寅，太白奄右执法。九月癸未，太白犯进贤。占曰：“贤者诛。”十月，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二月，岁星犯西上将。六月甲辰，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诛，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岁星犯进贤，荧惑犯西上将。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填星。辛巳，月犯荧惑。十二月乙巳，月奄轩辕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索头破羌军。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迁帝后于寻阳，以永安何皇后为零陵君。三年二月，高祖尽诛桓氏。

元兴三年正月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战于野，上相死。”二月甲辰，月奄岁星于左角。占曰：“天下兵起。”丙辰，荧惑逆行在左执法西北。占曰：“执法者忧。”四月甲午，月奄轩辕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十二月，荧惑太白皆犯羽林，占同上。是年二月丙辰，高祖杀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军西讨。辛巳，诛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绥。桓玄劫帝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峥嵘洲，义军破灭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明年正月，众军攻之，振走，乘舆乃旋。

七月，永安何皇后崩。三月，桓振又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败走。是月，刘怀肃击振灭之。其年二月，巴西人谯纵杀益州刺史毛璩及璩弟西夷校尉瑾，跨有西土，自号蜀王。

晋安帝义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执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灾。"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地亡国。"一曰：贵人死。"七月庚辰，太白比昼见，在翼、轸。占曰："为臣强。荆州有兵丧。"己未，月奄填星，在东壁。占曰："其国以伐亡。"一曰："民流。"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忧。"案江左来，南斗有灾，则吴越会稽、丹阳、豫章、庐江各随其星应之。淮南失土，殆不占耳。史阙其说，故不列焉。九月戊子，荧惑犯少微。占曰："处士诛。"庚寅，荧惑犯右执法。癸卯，荧惑犯左执法。占并同上。十月丁巳，月奄填星营室，占同七月。十一月丙戌，太白奄钩钅句钤。占曰："喉舌臣忧。"十二月己卯，岁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乱，河津不通。"是年六月，索头寇沛土，使伪豫州刺史索度真戍相县，太傅长沙景王讨破走之。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薨。二年二月，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四月，羌伐仇池，仇池公杨盛击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马荣期为其参军杨承祖所害，时文处茂讨蜀屡有功，会荣期死，乃退。三年十二月，司徒扬州刺史王谧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五年，高祖讨鲜卑，并定旧兖之地。

义熙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后星。占曰："豫州有灾。"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将。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岁星犯天江，占悉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将军死，天下有兵。"壬寅，荧惑犯氐。占曰："氐为宿宫，人主忧。"六月庚午，荧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荧惑犯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荧惑犯哭星，又犯泣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齐亡国。"一曰："强国君死。"丁未，荧惑、太白皆入羽林。是年二月甲戌，司马国璠等攻没弋阳。三年正月，鲜卑寇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刘敬宣伐蜀。十二月，司徒王谧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鲜卑复寇淮北。四月，高祖大军讨之。六月，大战临朐城，进围广固。十月，什圭为其子伪清河公所杀。六年二月，拔广固，禽慕容超，坑斩其众三千余人。

义熙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奎。二月庚寅，月奄心后星，占悉同上。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其说见上九年。五月己丑，太白昼见，在参。占曰："益州有兵丧，臣

强。”六月辛卯，荧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荧惑，又犯执法。占曰：“奄荧惑，有大兵。”辛卯，荧惑犯左执法。九月壬子，荧惑犯进肾。是年正月丁巳，鲜卑寇北徐，至下邳。八月，刘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仆射孔安国卒。七月，司马国璠等攻没邹山，鲁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众征佛佛，大为所破。五年，高祖讨鲜卑。六年三月，妖贼徐道覆杀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于豫章。四月，妖贼卢循寇湘中巴陵。五月丙子，循、道覆败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于桑落洲，毅仅以身免。丁丑，循等至蔡洲，遣别将焚京口。庚辰，贼攻焚查浦，查浦戍将距战不利，高祖遣军渡淮击，大破之。司马国璠寇砀山，竺夔讨破之。七月，妖贼南走据寻阳，高祖遣刘钟等追之。八月，孙季高乘海伐广州。桓谦以蜀众聚枝江，卢循将荀林略华容，相去百里。临川烈武王讨谦之，又讨林，林退走。鄱阳太守虞丘进破贼别帅于上饶。九月，烈武王使刘遵击荀林于巴陵，斩之。桓道兒率蔡猛向大薄，又遣刘基讨之，斩猛。十月，高祖以舟师南征。是时徐道覆率二万余人攻荆州，烈武王距之。战于江津，大破之，枭殄其十八九。道覆弃战船走。十一月，刘钟破贼军于南陵。癸丑，益州刺史鲍陋卒于白帝，谯道福攻没其众。庚戌，孙季高袭广州，克之。十二月，高祖在大雷，与贼交战，大破之。贼走左里，进击，又破，死者十八九。贼还广州，刘籓等追之。七年二月，籓拔始兴城，斩徐道覆、卢循还番禺，攻围孙季高，不能克。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四月，到彦之攻谯道福于白帝，拔之。

义熙四年正月庚子，荧惑犯天江，占同上。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占同上。壬子，填星犯天廪。占曰：“天下饥，仓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将。己卯，又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高祖讨鲜卑。六年，左仆射孟昶仰药卒。是后南北军旅，运转不息。

义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四月甲戌，荧惑犯辰星，在东井，占同三年。五月戊戌，岁星入羽林，占同上。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十月，荧惑犯氐，占同二年。闰月丁酉，月犯昴，占同二月。辛亥，荧惑犯钩钤。占同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岁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鲁有兵。”己酉，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恶之。”是年四月，高祖讨鲜卑。什圭为其子所杀。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皆胡不安之应也。是时鲜卑跨鲁地，又鲁有兵之应也。五月，卢循逼郊甸，宫卫被甲。

义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占曰：“灾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兵，兵起。”一曰：“将军死。”太白犯五诸侯。占曰：“诸侯有诛。”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占同三月。己亥，月奄昴。占曰：“国有忧。”一曰：“有白衣之会。”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昼见，占并同上。七月己亥，月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灾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悉同上五月。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诛。”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昼见。九月甲寅，太白犯左执法。丁丑，填星犯毕。占曰：“有边兵。”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无忌讨之，大败于豫章，无忌死之。四月，卢循寇湘中，没巴陵。五月，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刘毅，毅仅以身免；循率众逼京畿。是月，左仆射孟昶惧王威不振，仰药自杀。七年二月，刘籓枭徐道覆首，杜慧度斩卢循，并传首京都。八年六月，临川烈武王道规薨，时为豫州。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刘籓、尚书仆射谢混伏诛。高祖西讨刘毅，斩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九年，诸葛长民伏诛。林邑王范胡达将万余人寇九真，九真太守杜彗期距破之。七月，硃龄石灭蜀。

义熙七年四月辛丑，荧惑入舆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灾。”六月，太白昼见在翼，占同元年。己亥，填星犯天关。占曰：“臣谋主。”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占曰：“有边兵，且饥。”七月丁卯，岁星在参。占曰：“岁、填合为内乱。”一曰：“益州战不胜，亡地。”五虹见东方。占曰：“天子黜，圣人出。”八月乙未，月犯岁星，在参。占曰：“益州兵饥。”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悉同上。七月，硃龄石克蜀，蜀民寻又反，又讨灭之。八年，诛刘籓、谢混，灭刘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诛诸葛长民。十一年，讨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破之也。

义熙八年正月庚戌，月犯岁星，在毕，占同上。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占同上。甲申，太白犯填星，在东井。占曰：“秦有大兵。”己未，月犯井钺。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关。占曰：“有兵。”十月丁丑，填星犯东井。占曰：“大人忧。”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钺。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诛刘籓、谢混，灭刘毅。九年三月，诛诸葛长民。西虏攻羌安定戍，克之。十二月，硃龄石伐蜀。九年七月，硃龄石灭蜀。

义熙九年二月丙午，荧惑、填星皆犯东井。占曰：“秦有兵。”壬辰，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东井，从岁星也。荧惑入舆鬼，太白

犯南河。初，义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娄，徐州分。是时慕容超僭号于齐，侵略徐、兖，连岁寇抄，至于淮、泗。姚兴、谯纵僭伪秦、蜀。卢循、木末，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鲜卑，是四星聚奎之应也。九年，又聚东井。东井，秦分。十三年，高祖定关中，又其应也。而纵、循群凶之徒，皆己剪灭，于是天人归望，建国旧徐。元熙二年，受终纳禅，皆其征也。《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鱼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荧惑入舆鬼。占曰："兵丧。"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后皆有应。

五月壬辰，太白犯右执法，昼见，占同上。七月庚午，月奄钩钤。占曰："喉舌臣忧。"九月庚午，岁星犯轩辕大星。己丑，月犯左角。十年正月丁卯，月犯毕。占曰："将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牵牛南星。乙丑，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将死之，国有诛者。"七月庚辰，月犯天关。占曰："兵起。"荧惑犯井钺，填星犯舆鬼，遂守之。占曰："大人忧，宗庙改。"八月丁酉，月奄牵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舆鬼。占曰："人主忧。"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阴谋。"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毕。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边兵。"己卯，填星入舆鬼。闰月丙午，填星又入舆鬼。占曰："为旱，为疫，为乱臣。"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扫帝座，在房、心。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兴，除旧布新，宋兴之象。癸

卯，荧惑从行入太微。甲辰，犯右执法。六月己未，太白犯东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舆鬼。占曰："国有忧。"七月辛丑，月犯异，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从行从右掖门入太微。丁卯，奄左执法。十一月癸亥，月入毕，占同上。乙未，月入舆鬼而晕。占曰："主忧，财宝出。"一曰："晕，有赦。"

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岁星，在左角。占曰："为饥。留房、心之间，宋之分野，与武王伐纣同，得岁者王。"于时晋始封高祖为宋公。六月壬子，太白从行入太微右掖门。己巳，月犯毕，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占曰："天下有大诛。"十月丙戌，月入毕，占同上。

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轩辕。丁亥，犯牵牛。癸巳，荧惑犯右执法。八月己酉，月犯牵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忧。"九月壬辰，荧惑犯轩辕。十月戊申，月犯毕，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国有忧。"甲寅，月犯毕，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积七十余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占同上。十一月，月于太微，奄填星。占曰："王者恶之。"

十四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诸侯，占同上。四月壬申，月犯填星，于张。占曰："天下有大丧。"五月庚子，月犯太微，占同上。壬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占曰："有圣人受命。"七月甲辰，荧惑犯舆鬼。占曰："秦有兵。"丁巳，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渐长至十余丈，进归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一曰："天下得圣主。"八月甲子，太白犯轩辕。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执法，因留太微中，积二百余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执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忧。"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从行至左掖门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将西三尺许，又从还入太微。时填星在太微，荧惑绕填星成钩已。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从端门出。占曰："荧惑与填星钩已，天下更纪。"甲申，月入太微，占同上。

十一年正月，高祖讨司马休之、鲁宗之等，溃奔长安。五月，林邑寇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距战于九真，大为所败。十二年七月，高祖伐羌。十月，前驱定陕、洛。十三年三月，索头大众缘河为寇，高祖讨之奔退，其别帅托跋嵩交战，又大破之，嵩众歼焉。进复攻关。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索头凶惧。十四年，高祖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硃

龄石诸军陷没，官军舍而东。十二月，安帝崩，母弟琅邪王践阼，是曰恭帝。

晋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月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轩辕。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月犯岁星。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昼见。占悉同上。自义熙元年至是，太白经天者九，日蚀者四，皆从上始。革代更王，臣民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高祖受宋王。二年六月，晋帝逊位，高祖入宫。

志第十六天文四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丑，荧惑犯进贤。占曰：“进贤官诛。”十一月乙卯，荧惑犯填星于角。占曰：“为丧，大人恶之。”一曰：“兵起。”十二月庚子，月犯荧惑于亢。占曰：“为内乱。”一曰：“贵人忧。角为天门，亢为朝廷。”三年五月，宫车晏驾。七月，太傅长沙景王道怜薨。索头攻略青、司、兖三州。于是禁兵大出，是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领军谢晦等废少帝，内乱之应。

永初元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南斗。占曰：“大臣忧。”三年七月，长沙王薨。索虏寇青、司二州，大军出救。

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占：“为兵丧，为臣强。”三年五月，宫车晏驾。寻遣兵出救青、司。其后徐羡之等秉权，臣强之应也。永初二年六月乙酉，荧惑犯氐。乙巳，犯房。占曰：“氐为宿宫，房为明堂，人主有忧。房又为将相，将相有忧。氐、房又兖、豫分。”三年五月，宫车晏驾。七月，长沙王薨，王领兖州也。景平元年，庐陵王义真废，王领豫州也。永初二年十月，太白犯填星于亢。亢，兖州分，又为郑。占曰：“大星有大兵，金土合为内兵。”三年，索头攻略青、冀、兖三州，禁兵大出，兖州失守，虎牢没。

永初三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同元年。一曰：“女主当之。”二月辛卯，有星孛于虚危，向河津，扫河鼓。占曰：“为兵丧。”五月，宫车晏驾。明年，遣军救青、司。二月，太后萧氏崩。永初三年二月壬辰，填星犯亢。占曰：“诸侯有失国者，民多流亡。”一曰：“廷臣为乱。亢，兖州分，又为郑。”其年，索头攻围司、兖，兖州刺史徐琰委守奔败，司州刺史毛德祖距守陷没，缘河吏民，多被侵略。永初三年三月壬戌，月犯南斗，占同正月。五月丙午，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将相有忧，豫州有灾。”癸巳，犯岁星于昴。占曰：“赵、魏兵饥。”其年，虏攻略青、兖、司三州。庐陵王义真废，王领豫州也。二月，太后萧氏崩。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等伏诛。永初三年九月癸卯，荧惑经太微犯左执法。己未，犯右执法，占悉同上。十月癸酉，太白犯南斗。占曰：“国有兵事，大臣有反者。”辛巳，荧惑犯进贤。占曰：“进贤官诛。”明年，师出救青、司。景平二年，徐羡之等废帝徙王。元嘉三年，羡之及傅亮、谢晦悉诛。永初三年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室壁。占曰：“为兵丧。”明年，兵救青、司。二月，太后萧氏崩。营室，内宫象也。永初三年十一月癸亥，月犯亢、氐。占曰：“国有

忧。”十二月戊戌，荧惑犯房。房为明堂，王者恶之。一曰：“将相忧。”景平二年，羡之等废帝，因害之。元嘉三年，羡之等伏诛。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乙卯，有星孛于东壁南，白色，长二丈余，拂天苑，二十日灭。二月，太后萧氏崩。十月戊午，有星孛于氐北，尾长四丈，西北指，贯摄提，向大角，东行，日长六七尺，十余日灭。明年五月，羡之等废帝。

文帝元嘉元年十月，荧惑犯心。元嘉三年正月甲寅夜，天东南有黑气，广一丈，长十余丈。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昼见经天。元嘉七年三月，太白犯岁星于奎。六月，荧惑犯东井舆鬼，入轩辕。月犯岁星。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气，上下赤，中央黑，广三尺，长三十余丈，状如旌旗。十二月丙戌，有流星头如甕，尾长二十余丈，大如数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从西行经奎北大星南过，至东壁止。其年，索虏寇青、司，杀刺史，掠居民。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讨伐，经岁乃归。

元嘉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昼见，在胃。五月，犯天关东井。六月庚午，荧惑入东井。七月壬戌夜，白虹见东方。丁丑，太白犯上将。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门内，犯左执法。乙未，荧惑犯积尸。九月丙寅，流星大如斗，赤色，发太微西蕃，北行，未至北斗没，余光长三丈许。十月丙辰，金土相犯，在须女，月奄天关东井。十二月，月犯房钩钤。十年，仇池氐寇汉中，梁州失戍。

元嘉九年正月庚午，荧惑入舆鬼。三月，月犯轩辕。四月，犯左角，岁星入羽林。月犯房钩钤。己丑，太白入积尸。五月，犯轩辕，月掩南斗第六星。辛酉，荧惑入太微右掖门，犯右执法。七月丙午，月蚀左角。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元嘉十年十月，有流星大如甕，尾长二十余丈。元嘉十一年二月庚子，月犯毕，入毕口而出，因晕昴、毕，西及五车，东及参。三月丙辰，太白昼见，在参。闰月戊寅，太白犯五诸侯。己丑，月入东井，犯太白。于时司徒彭城王义康专权。

元嘉十二年五月壬戌，月犯右执法。七月壬戌，荧惑犯积尸，奄上将。十月丙午，月犯右执法。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七年，上将执法皆被诛。

元嘉十三年正月庚午，月犯荧惑。二月，月犯太微东蕃第一星。十一月辛亥，岁星犯积尸。十二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后年，废大将军彭

城王义康及其党与；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

元嘉十四年正月，有星晡前昼见东北维，在井左右，黄赤色，大如橘。月犯东井。四月丁未，太白犯舆鬼。五月丙子，太白昼见，在太微。七月辛卯，岁星入轩辕。八月庚申，荧惑犯上将。九月丙戌，荧惑犯左执法。其后，皇后袁氏崩，丹阳尹刘湛诛，尚书仆射殷景仁薨。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卯，月犯氐。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鸭子，出文昌，入紫宫，声如雷。十一月癸未，荧惑入羽林。丁未，月犯东井钺星。其后，诛丹阳尹刘湛等。

元嘉十六年二月，岁星逆行犯左执法。五月丁卯，太白昼见胃、昴间。月入羽林，太白犯毕，岁星犯左执法。七月，月会填星。八月，太白犯轩辕。明年，皇后袁氏崩。荧惑犯太微西上将，太白昼见，在翼。九月，荧惑同入太微相犯。太白犯左执法，荧惑犯右执法。十月，岁星荧惑相犯，在亢。十一月，荧惑犯房北第一星。明年，大将军义康出徙豫章，诛其党与。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薨。

元嘉十九年九月，客星见北斗，渐为彗星，至天苑末灭。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宫；须臾，有细流星或五或三相续，又有一大流星从紫宫出，入北斗魁；须臾，又一大流星出，贯索中，经天市垣，诸流星并向北行，至晓不可称数。流星占并云："天子之使。"又曰："庶民惟星。星流，民散之象。"至二十七年，索虏残破青、冀、徐、兖、南兖、豫六州，民死太半。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东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轩辕。七月，太白昼见。其冬，太子詹事范晔谋反伏诛。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火相烁。其月，索虏寇青州，驱略民户。元嘉二十四年正月，月犯心大星。天星并西流，多细，大不过如鸡子，尾有长短，当有数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宫者。占："流星群趋所之者，兵聚其下，有大急。"又占："众星并流，将军并举兵。随星所之，以应天气。"又占："流星入紫宫，有丧，水旱不调。"又占："流星入北斗，大臣有系者。"又占："流星为民，大星大臣流，小星小民流。"四月，太白昼见。八月，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薨；豫章民胡诞世率其宗族破郡县，杀太守及县令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火、水入羽林。月犯岁星，太白昼见经天。元嘉二十六年十月，彗星入太微。十一月，白气贯北斗。二十七年夏，太

白昼见经天。九月，太白犯岁星。十月，荧惑入太微。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见卷舌，入太微，逼帝座，犯上相，拂屏，出端门，灭翼、轸。翼、轸，荆州分。太白昼见犯哭星。三十年，太子巫蛊咒诅事觉，遂杀害朝臣。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皆夷灭。卷舌，咒诅之象。彗之所起，是其应也。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昼见，经天。明年，东宫弑逆。

孝武孝建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其年，豫州刺史鲁爽反诛。孝建元年九月壬寅，荧惑犯左执法。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表解职，不许。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荧惑入南斗。十月甲辰，又入南斗。大明元年夏，京师疾疫。

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孝建三年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后九年，大饥至。"大明八年，东土大饥，民死十二三。

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岁星。占曰："有灭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诞反诛。大明元年六月丙申，月在东壁，掩荧惑。占曰："将军有忧，期不出三年。"至三年，司空竟陵王诞反。

大明二年三月辛未，荧惑入东井。四月己亥，荧惑在东井犯北轩辕第二星。井，雍州分。其年四月，海陵王休茂为雍州刺史，五年，休茂反诛。大明二年七月己巳，月掩轩辕第二星。十月辛卯，月掩轩辕。十一月丙戌，月又掩轩辕。轩辕，女主。时民间喧言人主帷薄不修。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荧惑犯房及钩钤。壬子，荧惑又犯钩钤。占曰："有兵。"其年，索虏寇历下，遣羽林军讨破之。

大明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生赤气，长三四尺，乍没乍见，寻皆消灭。占名隧星，一曰刀星，天下有兵，战斗流血。月入太微，犯次将。占曰："有反臣死，将诛。"三月，月在房，犯钩钤，因蚀。占曰："人主恶之，将军死。"三月，土守牵牛。占曰："大人忧疾，兵起，大赦，奸臣贼子谋欲杀主。"四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诛。"金、水合西方。占曰："兵起。"五月，岁星犯东井钺。占曰："斧钺用，大臣诛。"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将军诛。"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寻据广陵反，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领羽林劲兵及豫州刺史宗

悫、徐州刺史刘道隆众军攻战。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大兵之应也。八月，月犯太白，太白犯房。占曰："人君有忧，天子恶之。"荧惑守毕。占曰："万民饥，有大兵。"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九月，月在胃而蚀，既，又于昴犯荧惑。占曰："兵起，女主当之，人主恶之。"一曰："女主忧，国王死，民饥。"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声。"自后六宫多丧，公主薨亡，天子举哀相系。岁大旱，民饥。

大明四年正月，月奄氐。占曰："大将死。"又犯房北第二星。占曰："有乱臣谋其主。"二月，有赤气，长一尺余，在太白帝坐北。占曰："兵起，臣欲谋其君。"五月，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大臣死。"六月，太白犯井钺。占曰："兵起，斧钺用，大臣诛。"月犯心前星。占曰："有乱臣，太子恶之。"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忧，女主恶之。"七月，岁星犯积尸。占曰："大臣诛。"十二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占曰："大人忧。"十二月，通天有云，西及东北并生，合八所，并长四尺，乍没乍见，寻消尽。占曰："天下有兵。"十二月，月犯箕东北星，女主恶之。明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太白犯东井，雍州兵乱之应也。

大明五年正月，岁星犯舆鬼积尸。占曰："大臣诛，主有忧，财宝散。"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忧，天下有兵。"火、土同在须女。占曰："女主恶之。"三月，月掩轩辕。占曰："女主恶之。"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占曰："人君恶之，民流亡。"四月，太白犯东井北辕。占曰："大臣为乱，斧钺用。"太白犯舆鬼。占曰："大臣诛，斧钺用，人主忧。"六月，有流星白色，大如瓯，出王良，西南行，没天市中，尾长数十丈，没后余光良久。占曰："天下乱。"八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大臣当之。"十月，岁星犯太微上将星。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占曰："上将有忧，辅臣有诛者，人君恶之。"十月，太白入氐中，荧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为饥。"月入太微，掩西蕃上将，犯岁星。占曰："有反臣死。"大星大如斗，出柳北行，尾十余丈，入紫宫没，尾后余光良久乃灭。占曰："天下凶，有兵丧，天下恶之。"十一月，月掩心前星，又犯大星。占曰："大人忧，兵起，大旱。"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谮。"月犯左角。占曰："天子恶之。"后三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系崩；嗣主即位一年，诛灭宰辅将相，虐戮朝臣，祸及宗室，因自受害。

大明六年正月，月在张，犯岁星。占曰：“民饥流亡。”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二月，月掩左角。占曰：“天子恶之。”三月，荧惑入舆鬼。占曰：“有兵，大臣诛，天下多疾疫。”五月，月在张，又入太微，犯荧惑。占曰：“国主不安，女主忧。”火犯木在翼。占曰：“为饥，为旱，近臣大臣谋主。”有星前赤后白，大如瓯，尾长十余丈，出东壁北，西行没天市，啾啾有声。占曰：“其下有兵，天下乱。”月掩昴七星。占曰：“贵臣诛，天子破匈奴，胡主死。”岁星犯上将。占曰：“辅臣诛，上将忧。”六月，月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人主不安，天下大惊，主不吉，执法诛。”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七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恶之。”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诛，斧钺用，吴、越有忧。”明年，扬、南徐州大旱，田谷不收，民流死亡。自后三年，帝后仍崩，宰辅及尚书令仆诛戮，索虏主死，新安王兄弟受害，司徒豫章王子尚薨，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

大明七年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合有八气，苍白色，长二三丈，乍见乍没，名刀星。占曰：“天下有兵。”三月，月犯心后星。占曰：“庶子恶之。”四月，火犯金，在娄。占曰：“有丧，有兵，大战。”六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恶之。”太白入东井。占曰：“大臣当之。”太白犯东井。占曰：“大臣为乱，斧钺用。”七月，荧惑入东井。占曰：“兵起，大将当之。”月入南斗魁，犯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吴郡当之。”太白犯舆鬼。占曰：“兵起，大将诛，人主忧，财帛出。”八月，月入哭星中间，太白犯轩辕少微星。占曰：“人主忧，哭泣之声，民饥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国不安。”荧惑犯鬼，太白犯右执法。占曰：“大臣诛。”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饥。”荧惑守轩辕第二星。占曰：“宫中忧，有哀。”十一月，岁星入氐。占曰：“诸侯人君有入宫者。”十二月，月犯五车。占曰：“天库兵动。”后二年，帝后崩，大臣将相诛灭，皇子被害，皇太后崩，四方兵起，分遣诸军推锋外讨。

大明八年正月，月掩舆鬼。占曰：“大臣诛。”月入南斗魁中，掩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女主恶之。”二月，月犯南斗第四星，入魁中。占曰：“大人有忧，女主当之。豫章受灾。”四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占曰：“大人有忧，女主恶之。丹阳当之。”太白入东井，入太微，犯执法。占曰：“执法诛，近臣起兵，国不安。”六月，岁星犯氐。占曰：“岁大饥。”有流星大如五斗瓯，赤色有光，照见人面，尾长一丈余，从参北东行，直下经东井，过南河，没。占曰：“民饥，吴、越有兵。”七月，岁星入氐。十月，太白守房。占曰：“有兵，大丧。”月掩食房。占曰：“有丧，大饥。”此后国仍有大丧，丹阳尹颜师伯、豫章王子

尚死。明年，昭太后崩，四方贼起，王师水陆征伐，义兴晋陵县大战，杀伤千计。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牵牛。牵牛，越分。其月庚申，月在虚宿，犯太白。虚，齐地。二月甲申，月入南斗。南斗，扬州分野，又为贵臣。三月庚子，月入舆鬼，犯积尸。舆鬼，主斩戮。六月庚午，荧惑入东井。东井，雍州分。其月壬午，有大流星，前赤后白，入紫宫。景和元年九月丁酉，荧惑入轩辕，在女主大星北。十月，荧惑入太微，犯西上将。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其月乙卯，月犯心，心为天王。其年，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尚书仆射颜师伯等并诛。太尉沈庆之薨。庐陵王敬先、南平王敬猷、南安侯敬渊并赐死。废帝殒。明年，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广州刺史袁昙远、雍州刺史袁顗、青州刺史沈文秀并反。昭太后崩。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动。"乙亥，白气入紫宫。占曰："有丧事。"明年，羽林兵出讨。昭太后崩。

泰始二年正月甲午，荧惑逆行在屏西南。占曰："有兵在中。"其月丙申，月晕五车，通毕、昴。占曰："女主恶之。"其月庚子，月犯舆鬼。占曰："将军死。"其月甲寅，流星从五车出，至紫宫西蕃没。占曰："有兵。"其月丙辰，黑气贯宿。占曰："王侯有归骨者。"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称数，至晓乃息。占曰："民流之象。"四月壬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月在丙子，岁星昼见南斗度中。占曰："其国有军容，大败。"其月己卯，竟夜有流星百余西南行，一大如瓯，尾长丈余，黑色，从河鼓出。又曰："有兵。"其月壬午，太白在月南并出东方，为犯。占曰："有破军死将，王者亡地。"七月甲午，月犯心。心为宋地。其月丙午，月犯南斗。占曰："大臣诛。"其月乙卯，荧惑犯氐。氐，兖州分野。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谷贵。"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牛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内兵大出，六师亲戎。昭太后崩。大将殷孝祖为南贼所杀。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以荧惑犯右执法，自解，不许。九月，诸方反者皆平，多有归降者。后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兖州并为虏所没，民流之验也。彭城，宋分也。是春，谷贵民饥。明年，牛多疾死，诏太官停宰牛。

泰始三年六月甲辰，月犯东井。占曰："军将死。"荧惑犯舆鬼。占曰："金钱散。"又曰："不出六十日，必大赦。"八月癸卯，天子以皇后六宫衣服金钗杂物赐北征将士。明年二月，护军王玄谟薨。

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

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月犯左角。占曰：“三年天子恶之。”三月庚申，月犯建星。占曰：“易相。”十月壬午，月犯毕。占曰：“天子用法，诛罚急，贵人有死者。”其月丙申，太白犯亢。占曰：“收敛国兵以备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扬州，桂阳王休范为扬州。扬州牧前后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验也。七年，晋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并见杀。时失淮北，立戍以备防北虏。后三年，宫车晏驾。

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月犯左角，同前占。八月壬辰，荧惑犯南斗。南斗，吴分。十一月乙亥，月犯东北辕。占曰：“大人当之。”又曰：“大臣有诛者。”二年，杀扬州刺史王景文。宫车晏驾。

后废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岁星。占曰：“角为天门，国将有兵事。”占，于角太白与木星会，杀军在外，破军杀将。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为天子宿宫，太白兵凶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头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大人当之，国易政。”十月丙戌，岁星入氐。占曰：“诸侯人君有来入宫者。”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奄屏西南星。占曰：“贵者失势。”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据京口反。时废主凶慝无度，五年七月殒，安成王入篡皇阼。三年，齐受禅。

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月犯房北头第一星，进犯键闭星。占曰：“有谋伏甲兵在宗庙中，天子不可出宫下堂，多暴事。”九月甲辰，填星犯太微西蕃。占曰：“立王。”一曰：“徙王。”又曰：“大人忧。”时废帝出入无度，卒以此殒，安成王立。

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月犯南斗第五星。与前同占。四月丁巳，荧惑犯舆鬼西北星。占曰：“大人忧，近期六十日，远期六百日。”又曰：“人君恶之。”其月丙子，太白犯舆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午上，光明异常。占曰：“更姓。”六月壬戌，月犯钩钤星。占曰：“有大令。”其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与前同占。七月，废帝殒，大赦天下。后二年，齐受禅。

顺帝升明元年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与前同占。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昼见经天。占曰：“更姓。”闰十二月癸卯夜，月奄南斗第四星，与前同占。

志第十七符瑞上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故为旗章舆服以崇之，玉玺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于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则万物之为役者也。性识殊品，盖有愚暴之理存焉。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

赫胥、燧人之前，无闻焉。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圣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有景云之瑞，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景星。黄帝黄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凤皇集，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或鸣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黄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黄帝以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龟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燋。"雾除，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寒门谷口是也。

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

少昊。登帝位，有凤皇之瑞。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有圣德，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

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护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鬓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凰在庭，硃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夹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莢，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历莢"。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盖五星之精也。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飞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阊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汉当授天命。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耕于历山，梦眉长与发等。及即帝位，蓂莢生于阶，凤凰巢于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西王母献白环、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筦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拥璇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见于钟石笙筦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相和而歌《庆云》。帝乃倡之曰："庆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肾，莫不咸听。□乎

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于是八风修通，庆云业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以手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当尧之世，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暢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谓“洛出《书》”者也。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玉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后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亳，能修其德。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傍。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沈璧退立，黄鱼双踊，黑鸟随鱼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汤当代之。檮杌之神，见于邳山。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金德将盛，银自山溢。汤将奉天命放桀，梦及天而舄之，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见大人迹履之。当时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为不详，弃之厄巷，羊牛避而不践；又送之山林之中，会伐林者荐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鸟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为异，乃收养焉，名之曰弃。枝颐有异相，长为尧稷官，有功于民。后稷之孙曰公刘，有德，诸侯皆以天子之礼待之。初黄帝之世，谶言曰：“西北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发行诛，旦行道。”及公刘之后，十三世而生季历。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

故季历为嗣以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植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币告群臣，与发并拜告梦。季秋之甲子，赤爵衔书及丰，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王。"将畋，史遍卜之，曰："将大获，非熊非罴，天遗汝师以佐昌。臣太祖史畴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于磻溪之水，吕尚钓于涯，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雒钤报在齐。'"尚出游，见赤人自雒出，授尚书曰："命曰吕，佐昌者子。"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摐甗鸣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祇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没，太子发代立，是为武王。

武王骈齿望羊。将伐纣，至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咸曰："纣可伐矣。"武王不从。及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谷焉。谷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应以吉也。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乃封吕望于齐。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宫。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体作乐，神鸟凤凰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昧，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兕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消，龟堕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讫于秦、汉盛衰之符。麒麟游苑，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兒摘麟，伤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来，汝姓为赤诵，名子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邪？"兒曰："见一禽，巨如羔羊，头上有角，其未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兒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大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

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汉高帝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高帝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微时，数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上常有光怪。每留饮，售辄数倍。武负异之，辄折其契。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高帝，谓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扫妾。”吕公妻媪怒吕公曰：“公常奇此女，欲为贵人。沛令善公，求不与。何妄许刘季？”吕公曰：“非女子所知。”卒与高帝。生惠帝、鲁元公主。吕后尝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馈之食。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二子，见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相鲁元公主，亦贵。老父已去，高帝适从傍舍来，吕后具言之。高帝追问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兒子之贵，皆以君相。君贵不可言。”高帝被饮，夜行径泽中。前人反曰：“有大蛇当道，愿还。”高帝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而过。后人来者，见老妪守蛇曰：“向者赤帝子过，杀之。”见者疑妪为诈，欲笞之，忽然不见。具以状告高帝，帝心喜。秦始皇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高帝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常知其处。高帝怪问之，对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知之。”高帝为沛公，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占曰：“以义取天下。”

初，张良游于下邳沂水之上，有老父来，直至良前，而堕其履。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以其老，乃下取跪进。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来，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怪之，跪应曰：“诺。”五日，良往，父已先来，怒曰：“何与长者期而后也？五日，更与我会此。”凡三期而良先至。老父喜曰：“不当如是邪！”即出怀中一卷书与之，曰：“读之，此为王者师。后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以黄石篇为他人说，皆不省，唯高帝说焉。良曰：“此殆天所授矣。”五年而成帝业。后十三年，张良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宝而祠之，死与合葬。

文帝之母薄姬，魏豹为魏王，纳之后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魏王豹于是背汉。汉高帝击虏，而薄姬输织室。高帝见而美之，内于后宫，岁余乃得幸。将见幸，薄姬言："妾昨梦青龙据妾心。"高帝曰："我是也。吾为尔成之。"一御而生文帝。

景帝王皇后初嫁为金王孙妻，母臧兒卜筮曰："当贵。"乃夺金氏而内太子宫，生男。男方在身，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是贵征也。"生男，是为武帝。

武帝赵婕妤，家在河间，生而两手皆拳，不可开。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气，召而见之。武帝自披其手，既时申，得一玉钩。由是见幸，号曰："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十四月生男，是为昭帝，号曰："钩弋子。"武帝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子亦然。"乃名其门曰尧母门。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民夜闻汹汹有数千人声，晨往视之，见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八尺，三石为足，立后，白乌数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树断卧地，一朝自起生枝叶，虫啮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陈留襄邑王社忽移至长安。博士眭孟占之曰："石，阴类。泰山，岱宗，王者禅代之处。将有废故之家，姓公孙，名病已，从白衣为天子者。"时昭帝幼少，霍光辅政，以孟妖言诛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废，光立宣帝，武帝曾孙，本名病己，在民间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元帝王皇后，齐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东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晋史卜之，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任身，梦月入其怀，生女，是为元后。每许嫁，未行，所许者辄死。卜相者云："当大贵。"遂为元帝皇后，生成帝。

初，秦始皇世，有长人十二，身长五丈，足迹六尺，见于陇西临洮，前史以为秦亡之征，史臣以为汉兴之符也。自高帝至于平帝，十二主焉。

光武皇帝，父为济阳令。济阳有武帝行宫，常封闭。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将产，乃开而居之。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

焉。使卜者王长卜之。长辟左右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有嘉禾生产屋景天中，一茎九穗，异于凡禾，县界大丰，故名光武曰秀。时又有凤凰集济阳，于是画宫为凤凰之象。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王莽时，善望气者苏伯阿望光武所居县舂陵城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莽忌恶汉，而钱文有金，乃改铸货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乡，货泉之文为"白水真人"也。

初起兵，望见家南有火光，以为人持火，呼之而光遂盛，赫然上属天，有顷不见。及在河北，为王郎所逼，将南济滹沱河。导吏还云："河水流澌，无船可渡。"左右皆恐惧。帝更遣王霸视之。霸往视，如吏言。霸虑还以实对，惊动众心，乃谬云："冰坚可渡。"帝驰进。比至，而河水皆合，其坚可乘。既渡，余数乘车未毕而冰陷。前至下博城西，疑所之。有一白衣老公在道旁，曰："努力！信都为长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耳。"言毕，失所在。遂至信都，投太守任光。初，光武微时，穰人蔡少公曰："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国师公刘子骏名秀。少公曰："国师公是也。"光武笑曰："何用知非仆？"道士西门君惠等并云："刘秀当为天子。"光武平定河北，还至中山，将军万修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群臣上尊号，光武辞。前至鄗县，诸生强华又自长安诣鄗，上《赤伏符》，文与修合。群下又请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光武又梦乘赤龙登天，乃即位，都洛阳，营宫阙。一夕，有门材自至。

是时琅邪开阳县城门，一夕无故自亡，检所得材，即是也，遂名其门曰开阳门。先是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将献之。道逢二僮子，谓之曰："子知彼乎，名为襜，常在地下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指之，则死矣。"襜因言曰："此二僮子，名为宝。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于是陈仓人遂弃襜而逐二僮子，二僮子化为雉，飞入林。陈仓人以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得其雌者，化而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为之立祠，名曰陈宝祠。雄南飞集南阳穰县，其后光武兴于南阳。

光武之初兴也，隗嚣拥众陇右，招集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扶风人班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郡县治民，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

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祸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鉴观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隗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彪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辞曰：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从民，其揆一焉。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向，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掘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观之于人事矣。

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思有裋褐之亵，担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据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菹分裂；又况幺麽不及数子，而欲暗干天位者乎？是故驽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燕雀之俦，不奋六翮之用；窠桡之材，不荷栋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胜其任也。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婴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全宗祀于无穷，垂册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从流，趋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才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雷晦冥，有龙蛇之怪。及长多灵异，有殊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貌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应不同斯度，而欲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无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隗嚣不纳，果败。汉元、成世，道士言："谶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极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及莽篡汉，汉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败，光武兴焉。

明帝初生，丰下兑上，赤色似尧，终登帝位。

和帝邓皇后，祖父禹，佐命光武，常曰："我将百万人，未尝妄杀一人，子孙当大兴。"后少时，相者苏文见后，惊曰："此成汤之骨法也，贵不可言。"后尝梦登梯，以手扪天，天体荡荡正青而滑，有若钟乳者，后仰吮之。以讯之占梦。占梦者曰："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呧之，此皆非常梦也。"既而入宫，遂登尊位。安帝未即大位，在邸，数有神光赤蛇嘉应，照曜室内，磐纡殿屋床第之间，后遂入承大统。

初，桓帝之世，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曰："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谯、沛之间，其锋不可当。"灵帝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乔玄问太史令单飏曰："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恆象，此其征也。"内黄殷登默记之。其后曹操起于谯，是为魏武帝。建安五年，于黄星见之，岁五十年矣，而武帝破袁绍，天下莫敌。

《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也。"汉有周舒者，善内学。人或问之，舒曰："当涂高者，魏也。"舒既没，谯周又问术士杜琼曰："周征君以为当涂高，魏也。其义何在？"琼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以类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曰："魏者，大也；曹者，众也。众而且大，天下之所归乎？"建安十八年，武帝为公，又进爵为王。二十五年，武帝薨，太子丕嗣为魏王，是为文帝。

文帝始生，有云青色，员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祥，非人臣之气。善相者高元吕曰："其贵不可言。"延康元年三月，黄龙又见谯，殷登犹存，叹曰："黄龙见于熹平也，单飏云：'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今四十五年矣，飏之言其验兹乎。"四月，饶安言白虎见。八月，石邑言凤凰集，又有麒麟见。十月，汉帝禅位于魏，魏王辞让不受。博士苏林、董巴上言："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圣人当之，昭然不疑。故尧捐骨肉而禅有虞，终无吝色。舜发垄亩而居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间，不稽漏刻，天下已传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征，丁宁详悉，反覆备至，虽言语相谕，无以代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稽天命，下违民情。臣谨按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折日}分明。谨条奏如左。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上帝，布诏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其所陈事曰：

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凡十二次，所在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岁星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又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将，讨黄巾。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武受命相应。

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兹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法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政制天下，与《诗》协矣。颛顼受命，岁在豕韦，卫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禅，此同符始

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其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

魏王犹未许。大史丞许芝又上天文祥瑞：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气见于东南，到今积二十三年。建安十年，茀星出库楼，历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为天子宿宫，路寝所止。房为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辅象近臣。紫微者，北极最尊。此除扫汉家之大异也。建安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余日。岁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镇星入太微，内有兵乱，人主以弱。三者，汉改姓易代之异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贯日。《易传》曰："后妃擅国，白虹贯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蚀。建安二十三年三月，茀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太微，锋炎刺帝坐。茀者除旧布新，亡恶兴圣之异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蚀。日者阳精，月为侯王，而以亥子日蚀，皆水灭火之异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月为大臣侯王之象；荧惑火精，汉氏之行。占曰："汉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天子气不见，皆崩亡之异也。荧惑火精，行缩日一度有余。故太史令王昱以为汉家衰亡之极。荧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与小星无别，皆汉家衰亡之异也。

《易传》曰："上下流通圣贤昌，厥应帝德凤凰翔，万民喜乐无咎殃。"《易传》又曰："圣人受命，厥应凤凰下，天子虏。"《易传》又曰："黄龙见，天灾将至，天子绌，圣人出。"黄龙以戊己日见，五色文章皆具，圣人得天受命。黄龙以戊寅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传》又曰："圣人清静行中正，贤人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甘陵李云上事，言许昌气见，当涂高已萌，欲使汉家防绝萌芽。今汉都许，日以微弱，当居许昌以失天下。当涂高者，魏也；魏者，象魏两阙之名当道而高大者也。魏当代汉，如李云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直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汉帝少时名为董侯，名不正，蒙乱荒惑，其子孙以弱亡也。《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纪火光。不横一，圣明聪。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也。《易运期》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

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

于是魏王受汉禅，柴于繁阳，有黄鸟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汉中平二年，洛阳民讹言虎贲寺有黄人，观者日数万，道路断绝。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此魏氏依刘向自云土德之符也。先是，周敬王之四十七年，宋景公问大夫邢史子臣：“天道何祥？”对曰：“后五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盖谓魏国之后。言四百年则错。疑年代久远，传记者谬误。

高贵乡公初生，有光气照耀室屋，其后即大位。

刘备身长七尺七寸，垂手过膝，顾自见耳。《洛书甄耀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予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民命，炊骸道路，谁使主者玄且来。”备字玄德，故云：“玄且来”也。《孝经钩命决》曰：“帝三建，九会备。”先是，术士周群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如此积年，每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应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屡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太白、荧惑、镇星从岁星，又黄龙见犍为武阳之赤水，九日乃去。关羽在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备后称帝于蜀。

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母任坚，梦肠出绕吴昌门。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门，吴郭门也。坚生而容貌奇异。坚妻吴氏初妊子策，梦月入其怀；后孕子权，又梦日入怀。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入怀，何也？”坚曰：“日月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权方颐大口，紫髯，长上短下。汉世有刘琬者，能相人，见权兄弟，曰：“孙氏兄弟，虽各才智明达，然禄胙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恆，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其识之。”权时为孝廉。初，秦始皇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

也。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献帝兴平中，吴中谣言："黄金车，斑兰耳。开昌门，出天子。"魏文帝黄初三年，举兵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其年，权称尊号，年至七十一而薨。权子休，初封琅邪王，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后得大位，其子被废。

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删丹县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有五马、麟、鹿、凤凰、仙人之象。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至青龙三年，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状似云龟，广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十二，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靽，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其五成形。又有一牛八卦列宿彗星之象。有玉匣开盖于前，有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凤凰、白虎、马、牛于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石色苍，而物形及字，并白石书之，皆隆起。魏明帝恶其文有"讨曹"，凿去为"计"，以苍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满焉。当时称为祥瑞，班下天下。处士张臻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盖将来之休征，当今之怪异也。"既而晋以司马氏受禅。太尉属程猗说曰："夫大者，盛之极也。金者，晋之行也。中者，物之会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应正吉而王之符也。"猗又为赞曰："皇德遐通，实降嘉灵。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耀精。神马自图，金言其形。体正而王，中允克明。关寿无疆，于万斯龄。"

宣帝有狼顾之相，能使面正向后，而身形不异。魏武帝尝梦有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其后宣帝及景、文相继为宰相，遂倾曹氏。文帝未立世子，有意于齐献王攸。武帝时为中抚军，惧不立，以相貌示裴秀，秀言于文帝曰："中抚军振发籍地，垂手过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得立。及嗣晋位，其月，襄武县言有大人相，长三丈余，足迹三尺一寸，白发，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顷之，受魏禅。

武帝咸宁元年，大风吹帝社树折，有青气出社中。占者以为东莞有天子气。时琅邪武王伷封东莞，伷，元帝祖也。元帝以咸宁二年夜生，有光照室，室内尽明，有白毛生于日角之左，眼有精光耀。随惠帝幸鄴。成都王颖杀东安王繇，繇，元帝叔父也。帝惧，欲出奔，而月明，邀候急，四衢断绝，不得去。有顷，天阴，风雨大至，候者皆休，乃得

去。

初，武帝伐吴，琅邪武王伷率众出涂中，而王浑逼历阳，王濬已次近路。孙皓欲降，送天子玺绶，近越二将，而远送诣伷，识者咸怪之。吴之未亡也，吴郡临平湖一旦自开，湖边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旧言临平湖塞天下乱，开则天下太平。吴人以为美祥。俄而吴灭。后元帝兴于江左。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谣言曰："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谶书曰："铜马入海建业期。"元帝小字铜环。

永嘉初，元帝以安东将军镇建业。时岁、镇星、辰、太白四星聚于牛、女之间，常裴回进退。愍帝建兴四年，晋陵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柄口皆有龙虎形；又有将雏鸡雀集其前，皆驱去复还，至于再三；又有鹅三四头，高飞且鸣，周回东西，昼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会稽剡县陈清又于井中得栈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其器虽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书十八字，其四字可识，云："会稽徽命。"豫章有大樟树，大三十五围，枯死积久，永嘉中，忽更荣茂。景纯并言是元帝中兴之应。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寇，余姚人伍振筮之，曰："寇已灭矣。三十八年，扬州有天子。"至元帝即天位，果三十八年。

先是，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愍帝之立也，改毗陵为晋陵，时元帝始霸江、扬，而戎翟称制，西都微弱。干宝以为晋将灭于西而兴于东之符也。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皇考以高祖生有奇异，名为奇奴。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少时诞节嗜酒，自京都还，息于逆旅。逆旅妪曰："室内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饮于盎侧，醉卧地。时司徒王谧有门生居在丹徒，还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妪曰："刘郎在室内，可入共饮酒。"此门生入室，惊出谓妪曰："室内那得此异物？"妪遽入之，见帝已觉矣。妪密问："向何所见？"门生曰："见有一物，五采如蛟龙，非刘郎。"门生还以白谧，谧戒使勿言，而与结厚。帝尝行至下邳，遇一沙门，沙门曰："江表寻当丧乱，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创积年，沙门出怀中黄散一裹与帝，曰："此创难治，非此药不能瘳也。"倏忽不见沙门所在。以散傅创即愈。余散帝

宝录之，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以散傅之，无不立愈。自少至长，目中常见二龙在前，始尚小，及贵转大。晋陵人车薮善相人，相帝曰："君贵不可言，愿无相忘。"晋安帝义熙初，帝始康晋乱，而兴霸业焉。

庐江霍山常有钟声十二。帝将征关、洛，霍山崩，有六钟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书一百六十字。冀州有沙门法称将死，语其弟子普严曰："嵩皇神告我云，江东有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与将军为信。三十二璧者，刘氏卜世之数也。"普严以告同学法义。法义以十三年七月，于嵩高庙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汉中城固县水际，忽有雷声，俄而岸崩，得铜钟十二枚。又巩县民宋耀得嘉禾九穗。后二年而受晋禅。孔子《河雒谶》曰："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奴"字。

晋既禅宋，太史令骆达奏陈天文符谶曰："去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蚀之凡四，皆蚀从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义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扫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兴，此除旧布新之征。义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气见东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进宋公。岁星裴回房、心之间，大火，宋之分野。与武王克殷同，得岁星之分者应王也。十一年以来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恆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为主。'十三年十月，镇星入太微，积留七十余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积二百余日。占：'镇星守太微，亡君之戎。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圣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渐长至十余丈，进扫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宫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圣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荧惑从入太微钩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从端门出积尸，留二百六日，绕镇星。荧惑与填星钩己天廷，天下更纪。十四年十二月，岁、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间经旬。斗、牛，历数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谓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龙登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应天命之符。'《金雌诗》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

时。’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诗》又曰：‘云出而两渐欲举，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乱也当何所，唯有隐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两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岩隐不见，唯应见谷，殖禾谷边，则圣讳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刘向谶曰：‘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则陛下小讳，后句则太子讳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门地陷，水涌出，毁门扉阈。西者，金乡之门，为水所毁，此金德将衰，水德方兴之象也。太兴中，民于井中得栈钟，上有古文十八字，晋自宣帝至今，数满十八传。义熙八年，太社生桑，尤著明者也。夫六，亢位也。汉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数穷，咸以六年。”

少帝即位，景平三年四月，有五色云见西方。时文帝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寻即大位。文帝元嘉中，谣言钱唐当出天子，乃于钱唐置戍军以防之。其后，孝武帝即大位于新亭寺之禅堂。“禅”之与“钱”，音相近也。太宗为徐州刺史，出镇彭城，昭太后赐以大珠鹿卢剑，此剑是御服，占者以为嘉祥。前废帝永光初，又讹言湘州出天子，幼主欲南幸湘川以厌之。既而湘东王即尊位，是为明帝。

史臣谨按，冀州道人法称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数者，盖卜年之数也。谓卜世者，谬其言耳。三十二者，二三十，则六十矣。宋氏受命至于禅齐，凡六十年云。

志第十八符瑞中

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麕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含仁而戴义，音中钟吕，步中规矩，不践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幼”，夏鸣曰“养绥”。

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汉武帝太始二年三月，获白麟。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见郡国。

吴孙权赤乌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见。又白麟见建业。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见南郡枝江。晋武帝咸宁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见平原鬲县。咸宁五年九月甲午，麒麟见河南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见顿丘。晋愍帝建兴二年九月丙戌，麒麟见襄平，州刺史崔毖以闻。晋元帝太兴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见豫章。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麒麟见辽东。

凤凰者，仁鸟也。不刳胎剖卵则至。或翔或集。雄曰凤，雌曰凰。蛇头燕颔，龟背鳖腹，鹤颈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首戴德而背负仁，项荷义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系武。小音中钟，大音中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兴八风，降时雨，食有节，饮有仪，往有文，来有嘉，游必择地，饮不妄下。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上朔”，夕鸣曰“归昌”，昏鸣曰“固常”，夜鸣曰“保长”。其乐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凤皇为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翔之，三则集之，四则春秋居之，五则终身居之。

汉昭帝始元三年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祠其处。汉宣帝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本始四年五月，凤皇集北海。汉宣帝地节二年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凤皇集泰山、陈留。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凤皇集京师，群鸟从之以万数。神雀四年春，凤皇集京师。神雀四年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神雀四年十二月，凤皇集上林。

汉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皇立，以万数。

汉光武建武十七年十月，凤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颍川郡，群鸟并从行列，盖地数顷，留十七日乃去。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百三十九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车驾东巡。其月戊子，凤皇集济南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嶷帛十五匹，收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延光三年十月壬午，凤皇集京兆新丰西界槐树。汉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凤皇见济阴己氏。汉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新城，群鸟随之。民皆谓之凤皇。汉献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又郡国十三言凤皇见。

吴孙权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皇见。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凤皇见。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五见于春申。吴孙皓建衡四年正月，西苑言凤皇集。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见上党高都。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二见河南山阳。泰始元年十二月，凤皇三见冯翊下邽。晋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凤皇将九子见郧乡之丰城。十二月甲子，又见丰城，众鸟随从。升平五年四月己未，凤皇集沔北，至于辛酉。百姓聚观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凤皇见会稽山阴。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鸟二集秣陵民王顗园中李树上，大如孔雀，头足小高，毛羽鲜明，文采五色，声音谐从，众鸟如山鸡者随之，如行三十步顷，东南飞去。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皇里。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凤皇见丹徒箓贤亭，双鹄为引，众鸟陪从。征虏将军武昌王浑以闻。

神鸟者，赤神之精也，知音声清浊和调者也。虽赤色而备五采，鸡身，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喜则鸣舞，乐处幽隐。风俗从则至。

汉宣帝五凤三年三月辛丑，神鸟集长乐宫东阙树上，又飞下地，五采炳发，留十余刻。汉章帝元和中，神鸟见郡国。

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

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

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两龙见兰陵人家井中。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汉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黄龙见新丰。

汉成帝鸿嘉元年冬，黄龙见真定。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黄龙见东莱。汉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黄龙见东阿。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黄龙四十四见郡国。元和中，青龙见郡国。元和中，白龙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黄龙见九真。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黄龙见济南历城。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黄龙见琅邪诸县。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黄龙二见东郡濮阳。

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见沛国谯。汉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黄龙见济阴句阳，又见金城允街。汉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而不见。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龙见鄴井中。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凡二。甘露元年六月，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甘露三年八月甲戌，黄龙、青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井中。甘露四年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龙见莘县井中。景元三年二月，青龙见轵县井中。

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

吴孙权黄武元年三月，鄱阳言黄龙见。吴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见；权因此改元。作黄龙牙，常在军中，进退视其所向，命胡综为赋。

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吴孙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龙见。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龙见。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龙见。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二见济阴定陶。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见魏郡汤阴。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龙见河南洛阳洛滨。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龙二见太原祁。泰始二年七月壬午，黄龙见巴西阆中。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有司奏："张掖太守焦胜言，氐池县大柳谷口青龙见。"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新兴九原居民井中。咸宁二年十月庚午，黄龙二见于汉嘉灵关。咸宁二年十一月癸巳，白龙二见须度支部。咸宁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龙见京兆霸城。

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龙三见于永昌。太康三年闰四月己丑，白龙二见济南历城。太康五年正月癸卯，青龙二见武库井中，帝亲往观之。太康六年九月，白龙见京兆阴盘。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龙一见鲁国公丘居民井中。晋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成皋县狱有龙升天。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龙见义兴阳羡。永初元年八月，青龙二见南郡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会稽郡西南向晓，忽大光明，有青龙腾跃凌云，久而后灭。吴兴诸处并以其日同见光景。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宁见黄龙自云而下，太守臧艺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龙见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龙见玄武湖东北隈，扬州野吏张立之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黄龙见会稽，太守孟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广陵有龙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见。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黄龙见石头城外水滨，中护军湘东王彧以闻。孝建三年五月己未，龙见临川郡，江州刺史东海王祎以闻。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龙见晋陵占石村。改村为津里。

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知存亡，明于吉凶。禹卑宫室，灵龟见。玄龟书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雒出龟书。

魏文帝初，神龟出于灵池。

吴孙权时，灵龟出会稽章安。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朐□县获灵龟以献。

晋长沙王乂坐同产兄楚王玮事，徙封常山，后还复国。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龟长二尺余，时人以为复国之祥。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龟见吴兴余杭，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龟见吴兴余杭，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获白龟以献。

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毛龟见宣城广德，太守张辨以献。大明四年六月壬寅，车驾幸籍田，白龟见于千亩，尚书右仆射刘秀之以献。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毛龟见新安王子鸾第，获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眼龟见会稽，会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献。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龟见东阳长山，文如爻卦，太守刘勰以献。泰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龟见吴兴故鄣，太守褚渊以献。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义兴阳羡县获毛龟，太守王蕴以献。

龙马者，仁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傍有垂毛，鸣声九哀一作音。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白马硃鬣，王者任贤良则见。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夏马飙，黑身白鬣尾，殷马骆，白身黑鬣尾，周马骅，赤身黑鬣尾。

汉章帝元和中，神马见郡国。

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神马鸣南城门。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宁州刺史费统上言：“所统晋宁之滇池县，旧有河水，周回二百余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于河中，去岸百步。县民董聪见之。”

白象者，人君自养有节则至。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汉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献驯象。

白狐，王者仁智则至。

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狢见国内。

赤熊，佞人远，奸猾息，则入国。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见新安歙县，太守到元度以献。

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

汉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见郡国。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见鄄城，又见谯。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得白鹿于临平观。汉章帝元和中，白鹿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白鹿见右扶风雍。延光三年七月，白鹿见左冯翊。

汉桓帝永兴元年二月，白鹿见张掖。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国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见。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见扶风雍，州刺史严询获以献。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见零陵泉陵。太康元年五月甲辰，白鹿见天水西县，太守刘辛获以献。太康三年七月壬子，白鹿见零陵，零陵令蒋微获以献。

晋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白鹿见交趾武宁。

晋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白鹿见高山县。

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白鹿二见豫章。太兴三年四月，白鹿见晋陵延陵。晋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见江乘县。

晋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见零陵洮阳，获以献。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长沙郡逻吏黄光于南郡道遇白鹿，驱之不去，直来就光，追寻光三百余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坚奉献。咸和九年八月己未，白鹿见长沙临湘。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见豫章望蔡，太守桓景获以献。

晋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白鹿见豫章望蔡，获以献。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白鹿见江乘，江乘令田熙之获以献。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白鹿见巴陵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献。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见长沙，荆州刺史桓玄以闻。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白鹿见东莞莒县岣峨山，太守刘玄以闻。元嘉九年正月，白鹿见南谯谯县，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四年，白鹿见文乡。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见谯郡蕲县，太守邓琬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见建康县，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白鹿见南康灨县，南康相刘兴祖以献。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见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以献。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白鹿见彭城彭城县，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获以献。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见鄱阳，南中郎将武陵王骏以献。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见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以献。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白鹿见武建郡，雍州刺史硃修之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见临川西丰县。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见南平。大明二年四月己丑，白鹿见桂阳郴县，湘州刺史山阳王休祐以献。大明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见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大明三年三月辛卯，白鹿见广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闻。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以献。大明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见衡阳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白鹿见宣城，宣城太守刘韫以闻。泰始五年二月己亥，白鹿见长沙，湘州刺史刘韫以献。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见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以闻。

后废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见郁洲，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刘善明以献。

三角兽，先王法度修则至。阙

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阙

六足兽，王者谋及众庶则至。阙

比肩兽，王者德及矜寡则至。阙

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阙

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

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白虎。

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白虎二十九见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白虎二见颍川阳翟。

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虎见。又郡国二十七言白虎见。

吴孙权赤乌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赤乌十一年五月，鄱阳言白虎仁。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见河南阳翟。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见弘农陆浑。泰始二年正月己亥，白虎见辽东乐浪。泰始二年正月辛丑，白虎见天水西。

晋武帝咸宁三年二月乙丑，白虎见沛国。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见永昌南罕。太康四年七月丙辰，白虎见建平北井。太康十年十月丁酉，白虎见犍为。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白虎见新昌县。晋简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见豫章南昌县西乡石马山前。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白虎见豫章郡。太元十九年二月，行巩令刘启期言白虎频见。太元十九年二月，行温令赵邳言白虎频见。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阳言驺虞见于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白虎见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见桂阳耒阳。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见弋阳、期思二县，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见武昌，武昌太守蔡兴宗以闻。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白虎见蜀郡二，赤虎导前，益州刺史陆徽以闻。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见南琅邪半阳山，二虎随从，太守王僧达以闻。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见临川西丰。

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阙

白麞，王者刑罚理则至。

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丙戌、乙卯，白麞见琅邪，赵王伦以献。咸宁三年七月壬辰，白麞见魏郡。晋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麞见梁国蒙，梁相解隆获以献。太康五年九月己酉，白麞见义阳。太康七年五月戊辰，白麞见汲郡。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麞见吴国吴县，内史虞潭获以献。

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麞见吴国吴县西界包山，获以献。永和八年十二月，白麞见丹阳永世，永世令徐该获以献。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白麞见梁郡，梁郡太守刘遂获以献。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麞见荆州，荆州刺史桓玄以闻。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麞见义兴阳羡，太守王准之获以献。景平二年六月，白麞见南郡江阳，太守王华献之太祖。太祖时入奉大统，以为休祥。

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白麞见汝阳武津，太守郑据获以献。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麞见东莱黄县，青、冀州刺史王方回以献。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阳张休宗获白麞，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麞见江夏安陆，内史刘思考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白麞见淮南，太守王休获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白麞见南琅邪，太守王远获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朔，华林园白麞生二子皆白，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白麞见马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麞见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华林园白麞生一白子，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麞见晋陵暨阳，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白麞见广陵，南兖州以献。孝武帝大明

元年七月丁丑，白麞见东莱曲城县，获以献。大明二年正月壬戌，白麞见山阳，山阳内史程天祚以献。大明二年二月辛丑，白麞见济北，济北太守殷孝祖以献。大明五年九月己巳，白麞见南阳，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以献。大明六年四月戊辰，白麞见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献。大明七年正月庚寅，白麞见南阳，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以献。大明七年六月己巳，白麞见武陵临沅，太守刘衍以献。大明七年九月癸未，白麞见南阳，雍州刺史刘秀之以献。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麞见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泰始三年五月乙卯，白麞见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泰始五年正月癸卯，白麞见汝阴楼烦，豫州刺史刘勔以献。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白麞见义兴国山，太守王蕴以献。

后废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麞见海陵宁海，宁海太守孙嗣之以献。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东宫队白从陈超获黑麞于肥如县，皇太子以献。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东宫将魏荣获青麞于秣陵。元嘉十年十二月，营城县民成公会之于广陵高邮界获白麞麂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麂见会稽诸暨县，获以献。

银麂，刑罚得共，民不为非则至。阙

赤兔，王者德盛则至。阙

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阙。

赤雀，周文王时衔丹书来至。

晋愍帝建兴三年四月癸酉，赤雀见平州府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内史臧绰以闻。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斯军人于城上获赤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以献。

福草者，宗庙肃，则生宗庙之中。阙

苍乌者，贤君修行孝慈于万姓，不好杀生则来。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苍鸟见襄阳县。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苍鸟见襄阳，雍州刺史王玄谟以献。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

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宫。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师。神雀四年春，甘露降京师。

汉宣帝五凤二年正月，甘露降京师。

汉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京师。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郡国上甘露降。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戊子夜，帝梦见光武帝、光烈皇后，梦中喜觉，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会。太常丞上言，其日陵树叶有甘露。帝令百官采甘露。帝自伏御床，视太后庄器奁中物，流涕，敕易奁中脂泽之具。永平十七年春，甘露仍降京师。

汉章帝元和中，甘露降郡国。

汉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甘露下沛国丰。延光三年七月，甘露下左冯翊频阳。

汉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上郡。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巴郡。

魏文帝初，郡国三十七言甘露降。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鄴及上洛并言甘露降。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泽县言甘露降。

吴孙权黄武前，建业言甘露降。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吴孙权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吴孙权赤乌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赤乌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吴孙皓甘露元年四月，蒋陵言甘露降。

晋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露降西河离石。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丙戌，甘露降张掖。咸宁元年五月戊午，甘露降清河绎幕。咸宁元年九月，甘露降太原晋阳。咸宁二年五月戊子，甘露降玄菟郡治。咸宁三年

六月戊申，甘露降巴郡南充国。晋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甘露降东宫。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京兆杜陵。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魏郡鄴。

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乐陵郡。

晋愍帝建兴元年六月，甘露降西平县。建兴三年八月己未，甘露降新昌县。晋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甘露降寿春。

晋元帝太兴三年四月，甘露降琅邪费。

晋明帝泰宁二年正月，巴郡言甘露降。

晋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阁前柳树，太守诩以闻。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宁州城内北园榛桃树，刺史以闻。咸和七年四月癸巳，甘露降京邑，扬州刺史王导以闻。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庐江襄安县蒋胄家。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宣城宛陵县之须里。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吴国钱唐县右乡康巷之柳树。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甘露降建平陵。咸和九年十二月丁巳，甘露降武平陵。晋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西堂桃树。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郁林城内。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西堂，又降尚书都坐桃树，又降会稽永兴县，众官毕贺。戊午，甘露降会稽山阴县，又降吴兴武康县。庚申，又降武康。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殿后桃李树。五月，甘露降义兴阳羡县柞树，东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咸康七年四月丙子，甘露降彭城王纮第内，众官毕贺。

晋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庐江郡内桃李树，太守永以闻。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刘邵上崇平陵令王昂即日奉行陵内，甘露降于玄宫前殿。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甘露降丹阳湖熟县西界刘敷墓松树，县令王恬以闻，众官毕贺。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随郡滠阳县界桑木，沾凝十余里中。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宁州界内，刺史费统以闻。太元十五年闰月，甘露降永平陵。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甘露降句阳县。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南海番禺县杨树。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甘露降武昌王成基家竹。元兴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丹徒。元兴三年四月己酉，甘露降兰台。

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岘山。永初元年十月庚午，甘露降兴宁、永宁二陵，弥冠百余里。

文帝元嘉三年闰正月己丑，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王韶之以闻。元嘉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齐郡西安临朐城。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甘露降南海熙安，广州刺史江桓以闻。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南海番禺。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甘露降费县之沙里，琅邪太守吕绰以闻。元嘉十三年二月丁卯，甘露降上明巴山。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吴兴武康董道益家园树。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甘露降初宁陵。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甘露降广州城北门杨树，刺史陆徽以闻。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广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树，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十七年，甘露降高平金乡富民村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赵伯符以闻。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甘露降乐游苑。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阳秣陵卫将军临川王义庆园，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以闻。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广陵广陵孟玉秀家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参军督护顾俊之宅竹柳。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甘露降马头济阳宋庆之园树，太守荀预以闻。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树，刺史庾俊之以闻。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频降乐游苑。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彭城绥舆里，徐州刺史臧质以闻。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义阳平阳，太守庞秀之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包诞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甘露降乐游苑，苑丞张宝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甘露降长宁陵，陵令华林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甘露降襄阳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甘露频降乐游苑，苑丞何道之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甘露频降景阳山，山监张绩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癸卯、三月丙辰，甘露频降景阳山，华林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甘露降寻阳松滋，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甘露降寻阳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内桐树；丁酉，又降城北数里之中，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甘露降京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襄城治下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甘露降魏兴郡内，太守韦宁民以闻。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频降，状如细雪，京都及郡国处处皆然，不可称纪。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甘露降南郡，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甘露降丹阳秣陵岩山。元嘉

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阳山，华林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癸巳，甘露频降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太守刘思考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南郡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甘露频降豫章南昌。戊午午时，天气清明，有彩雾映覆郡邑，甘露又自云降。太守刘思考以闻。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甘露降钟山延贤寺，扬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甘露降徽音殿前果树。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合欢殿后香花诸草。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华林园。孝建二年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阳秣陵中里路与之墓树。孝建二年三月辛亥，甘露降长宁陵松树。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襄阳民家梨树。孝建二年三月戊午，甘露降丹阳秣陵尚书谢庄园竹林，庄以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华林园桐树。大明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乐游苑梅树。大明三年三月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张辩以闻。大明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宁陵松树。大明四年二月丙申，甘露降长宁陵松树。大明四年二月乙巳，甘露降丹阳秣陵龙山，丹阳尹孔灵符以闻。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吴兴安吉，太守历阳王子顼以闻。大明五年四月乙卯，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历阳王子顼以闻。大明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灵耀寺及诸苑园，及秣陵龙山，至于娄湖。是日，又降句容、江宁二县。大明七年三月丙申，甘露降寻阳松滋，太守刘矇以闻。大明七年四月己未，甘露降荆州城内，刺史临海王子顼以闻。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吴兴乌程，令苟卞之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亥，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献。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华林园，园令臧延之以献。泰始二年五月己未，甘露降丹阳秣陵县舍斋前竹，丹阳尹王景文以献。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甘露降晋陵，晋陵太守王蕴以闻。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南东海丹徒建冈，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闻。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宁陵，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闻。

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吴兴乌程，太守萧惠明以闻。

顺帝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东海武进彭山，太守谢朏以闻。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吴兴长城

卞山，太守王奂以闻。

威香者，王者礼备则常生。阙

志第十九符瑞下

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穟；于夏德，异本同秀。

汉宣帝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

汉章帝元和中，嘉禾生郡国。

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汉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农帑。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魏郡。

魏文帝黄初元年，郡国三言嘉禾生。

吴孙权黄龙三年十月，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孙权赤乌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

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泸水胡王彭护献嘉禾。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扶风雍。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太康八年闰三月，嘉禾生东夷校尉园。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东莱掖。

晋愍帝建兴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襄平县，一茎七穗。建兴二年六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实同蒂。建兴三年七月，嘉禾生襄平县，异体同蒂。

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颍川阳翟，太守垣苗以闻。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义阳，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一年八月，嘉禾一茎九穗生北汝阴，太守王玄谟以献。元嘉二十年六月，嘉禾一茎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刘道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籍田，一茎九穗。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虏陵，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扬州东耕田，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华林园，百六十穗，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颍川阳白，豫州刺史赵伯符以献。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嘉禾旅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闻。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丹阳椒唐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嘉禾生醴湖屯，屯主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嘉禾生华林园，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嘉禾生沛郡萧，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江夏汝南，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华林园及景阳山，园丞梅道念以闻。太尉江夏王义恭上表曰：

臣闻居高听卑，上帝之功；天且弗违，圣王之德。故能影响二仪，甄陶万有。鉴观今古，采验图纬，未有道阙化亏，而祯物著明者也。自皇运受终，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灵，山渊效宝。伏惟陛下体《乾》统极，休符袭逮。若乃凤仪西郊，龙见东邑，海酋献改缁之羽，河祇开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过也。有幽必阐，无远弗届，重译岁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亩，嘉谷仍植，神明之应，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乐业，思述汾阳，经始灵囿。兰林甫树，嘉露频流，板筑初就，祥穗如积。太平之符，于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铉，沐浴芳津，预睹冥庆，不胜抃舞之情。谨上《嘉禾甘露颂》一篇，不足称扬美烈，追用悚汗。其颂曰：

二象攸分，三灵乐主。齐应合从，在今犹古。天道谁亲，唯仁斯辅。皇功帝绩，理冠区宇。四民均极，我后体兹。惟机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万邦允厘。德以位叙，道致雍熙。于穆不已，显允东储。生知夙睿，岳茂渊虚。因心则哲，令问弘敷。继徽下武，俪景辰居。轩制合宫，汉兴未央。矧伊圣朝，九有已康。率由旧典，思烛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阳。有蔼景阳，天渊之涘。清暑爽立，云堂特起。植类斯育，动类斯止。极望江波，遍对岳峙。化德惟达，休瑞惟懋。诞降嘉种，呈祥初构。甘露春凝，祯穟秋秀。于今匪烈，嗣岁仍富。昔在放勋，历荚数朝。降及重华，倚扇清庖。铄矣皇庆，比物竞昭。伦彼典策，被此风谣。资臣六蔽，任兼两司。既恧仲衮，又惭郑缁。岂忘衡泌，乐道明时。敢述休祉，愧阙令辞。

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颂》曰：

“焕炳祯图，昭晰瑞典。运倾方□，时亨始显。绨状既章，鸟文斯辨。于皇圣辟，承物纪远。明两辰丽，昌辉天衍。其一

理妙位崇，事神业盛。渊渥德泽，虚寂道政。协化安心，调乐移

性。玉衡从体，瑶光得正。巨星垂采，景云立庆。其二

极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况弗彰。鸳出丹穴，鹦起西湘。白鹿逾海，素鸟越江。结响穹阴，仪形钟阳。其三

治人奉天，乃勤乃格。黛耒俶载，高廪已积。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扬颖角泽。离穟合豪，荣区廕斥。其四

盈箱征殷，贯桑表周。今我大宋，灵贶绸缪。帝终揔谦，绎思勿休。躬荐宗庙，温恭率由。降福以诚，孝享虔羞。其五

颁趾推功，登徽睿诏。恩覃隐显，赏延荒徼。河溓海夷，山华岳耀。憬琛夐赆，兼泽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请教。其六

茂对盛时，绥万屡丰。厌厌归素，秩秩大同。上藏诸用，下知所从。仰式王度，俯歌《南风》。鸿名称首，永保无穷。其七。”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嘉禾生鱼城内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旅生华林园，十株七百穗，园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嘉禾生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嘉禾生太尉江夏王义恭果园，江夏国典书令陈颖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嘉禾生建康化义里，令丘珍孙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嘉禾生华林园，园丞梅道念以献。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巴东，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嘉禾生建康禁中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嘉禾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巴东朐□，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嘉禾生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嘉禾生广陵邵伯埭，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嘉禾二株生江夏王义恭东田。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异亩同颖生齐郡广饶县。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吴兴武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暑殿鸱尾中。大明元年八月甲申，嘉禾生青州，异根同穗。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北海都昌县，青州刺史颜师伯以闻。大明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乐陵，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己酉，嘉禾生会稽永兴，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献。

汉章帝元和中，嘉麦生郡国。

晋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麦生扶风郡，一茎四穗。是岁收三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生嘉粟，一茎九穗，屯主王世宗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黍生藉田，藉田令褚熙伯以献。

吴孙权黄龙三年，由拳野稻生，改由拳为禾兴。吴孙亮五凤元年，交址稗草化为稻。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吴郡嘉兴盐官县野稻自生三十许种，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寻阳柴桑菽粟旅生，弥漫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

汉章帝元和中，嘉瓜生郡国。

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东平陵有瓜异处共生，八瓜同蒂。

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嘉瓜，两体共蒂。

晋武帝太康三年六月，嘉瓜异体同蒂，生河南洛阳辅国大将军王浚园。晋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宁州，宁州刺史费统以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园，园丞徐道兴以献。

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建康蒋陵里，丹阳尹王僧朗以献。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戊午，嘉瓜生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以献。

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額檐湖二莲一蒂。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华林池双莲同干。元嘉十年七月己丑，华林天渊池芙蓉异花同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扬州后池二莲合华，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年五月，庐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渊以闻。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艺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吴兴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闻。元嘉二十年，扬州后池芙蓉二花一蒂，

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华林园天渊池二莲同干，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乐游苑池二莲同干，苑丞梅道念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七月，东宫玄圃园池二莲同干，内监殿守舍人宫勇民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芙蓉二花一蒂，园丞陈袭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莲共干，池统胡永祖以闻。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鱼邑三周池二莲同干，园丞徐道兴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武湖二莲同干。孝武帝大明五年，藉田芙蓉二花同蒂，大司农萧邃以献。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澳池二莲同干，都水使者罗僧愍以献。太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献莲，二花一蒂。太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莲生湖熟，南台侍御史竺曾度以闻。太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莲生东宫玄圃池，皇太子以闻。

晋武帝太始二年六月壬申，嘉柰一蒂十实，生酒泉。太始七年六月己亥，东宫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献。

晋成帝咸和六年，镇西将军庾亮献嘉橘，一蒂十二实。

晋安帝隆安三年，武陵临沅献安石榴，一蒂六实。

云有五色，太平之应也，曰庆云。若云非云，若烟非烟，五色纷缊，谓之庆云。

汉宣帝神爵四年春，斋戒之莫，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

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车驾北巡，以太牢祠北岳山，见黄白气。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气从景阳楼上层出，状如烟，回薄良久。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黄紫云从景阳楼出，随风回，久乃消，华林园令臧延之以闻。泰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入后，有黄白赤白气东西竟天，光明润泽，久乃消。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宁陵令上书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后数有光及五色云，又芳香四满，又五采云在松下，状如车盖。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高十许丈，渐有五色，道士陆修静以闻。

白兔，王者敬耆老则见。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兔。

章帝元和中，白兔见郡国。

魏文帝黄初中，郡国十九言白兔见。

晋武泰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见北海即墨，即墨长获以献。晋武帝咸宁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二见河南阳翟，阳翟令华衍获以献。咸宁四年六月，白兔见天水。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见彭城。太康二年十月，白兔见赵国平乡，赵王伦获以献。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见北地富平。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见陈留酸枣，关内侯成公忠获以献。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见鄱阳，太守王耆之以献，并上颂一篇。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将郗昙献白兔。

晋海西公太和九年四月，阳谷献白兔。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见淮南寿阳。

晋安帝义熙二年四月，无锡献白兔。义熙二年四月，寿阳献白兔。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长广昌阳淳于邈获白兔，青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八年闰六月丁亥，司徒府白从伊生于淮南繁昌获白兔以献。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济南朝阳王道获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献。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见山阳县，山阳太守刘怀之以献。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阳师齐获白兔，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献。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见东莱当利，青州刺史杜冀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见兖州，刺史徐琼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白兔见东莞，太守赵球以献。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见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白兔见南汝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以献。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见淮南，太守申坦以闻。孝建三年闰三月乙丑，白兔见平原，获以献。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见即墨，获以献。大明六年八月辛未，白兔见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见，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斗殒精，王者孝行溢则见。阙。

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汉章帝元和中，赤乌见郡国。

吴孙权赤乌元年，有赤乌集于殿前。吴孙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乌见。

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乌见暨阳。

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乌六见北海都昌。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乌见蜀郡，益州刺史刘思考以献。

白燕者，师旷时，衔丹书来至。

汉章帝元和中，白燕见郡国。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二见酒泉郤福，太守索靖以闻。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齐郡城，游翔庭宇，经九日乃去，众燕随从无数。元嘉十四年，白燕集荆州府门，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产丹徒县，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郡府内，内史臧绰以闻。元嘉二十一年，白燕见广陵，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园，太尉江夏王义恭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见广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产衡阳王墓亭，郎中令硃旷之获以闻。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产京口，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见秣陵，丹阳尹徐湛之以献。

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产南郡江陵民家，荆州刺史硃修之以献。大明二年五月甲子，白燕二产山阳县舍，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大明二年六月甲戌，白燕产吴郡城内，太守王翼之以献。大明三年五月甲申，白燕产武陵临沅民家，郢州刺史孔灵符以闻。大明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见平昌，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白燕见零陵，获以献。

金车，王者至孝则出。阙

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

汉章帝元和中，三足乌见郡国。

象车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泽流洽四境则出。阙

白乌，王者宗庙肃敬则至。

汉桓帝永寿元年四月，白乌见齐国。

晋武帝咸宁五年七月戊辰，白乌见济南隰阴，太守获以献。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乌见襄城。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乌见京兆长安。

晋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乌见河南成皋，县令刘机获以闻。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乌见梁国睢阳。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乌见陈留，获以献。元康四年十月，白乌见鄱阳。

晋明帝泰宁二年十一月，白乌见京都。泰宁三年三月，白乌见吴郡海虞，获以献，群官毕贺。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乌集江州寺庭，群乌翔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乌见吴国，获以献。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乌见吴郡娄县，太守孟顗以献。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乌见山阳，太守阮宝以闻。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阳湖熟薛爽之获白乌以献。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吴郡海盐王说获白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献。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义兴阳羡令获白乌，太守刘祯以献。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获白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十九年十月，白乌产晋陵暨阳侨民彭城刘原秀宅树，原秀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刘原秀又获白乌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乌见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乌见南郡江陵。

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巳，白乌见吴郡海盐，太守顾觊之以献。泰始二年九月壬寅，白乌见吴兴乌程，太守郄顒以献。

白雀者，王者爵禄均则至。

汉章帝元和初，白雀见郡国。

魏文帝初，郡国十九言白雀见。

晋武帝咸宁元年，白雀见梁国，梁王肜获以献。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二见河内南阳，太守阮侃获以献。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见河南，河南尹向雄获以献。太康七年七月庚午，白雀见豫章。太康八年八月，白雀见河南洛阳。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见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获以献。

晋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书仆射刁协献白雀于晋王。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白雀见南海增城县民吴比屋。

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见宜都。

晋安帝元兴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见豫章新淦，获以献。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见齐郡昌国。元嘉四年七月乙酉，白雀见北海剧。元嘉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卫府。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齐郡西安宗显获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献。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费县员外散骑侍郎颜敬家，获以献。元嘉十四年，白雀二见荆州府客馆。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闻。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见建康定阴里，彭城王义康以献。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见西阳，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荆州后园，刺史衡阳王义季以闻。元嘉十八年七月，吴郡盐官于玄获白雀，太守刘祯以献。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卫猗之获白雀，丹阳尹徐湛之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见东安郡，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丙午，白雀见华林园，员外散骑侍郎长沙王瑾获以献。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县时佛护获白雀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产吴郡盐官民家，太守刘祯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长沙庙，长沙王瑾以闻。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见京都，材官吏黄公欢、军人丁田夫各获以献。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见济南郡，薛荣以献。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义军人获白雀一只，太子左率王锡以献。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见会稽山阴，太守东海王祎获以献。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期于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以献。孝建二年六月丙子，左卫军获白雀以献。孝建三年闰三月辛酉，黄门侍郎庾徽之家获白雀以献。孝建三年五月丁卯，白雀见建康，获以献。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见寻阳。大明元年五月甲寅，白雀二见渤海，获以献。大明元年五月甲子，白雀见建康，获以献。大明元年六月丁亥，白雀见零陵祁阳，获以献。大明元年七月辛亥，白雀见南阳宛，获以献。大明二年五月丁未，白雀见建康，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献。大明二年六月丁亥，白雀见河东定襄县，荆州刺史硃修之以闻。大明三年四月庚戌，白雀见秣陵，丹阳尹刘秀之以献。大明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艺军人获白雀，太宰江夏王义恭以献。大明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见广陵，侍中颜师伯以献。大明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见晋陵，太守沈文叔以献。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见寻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献。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见济南，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五年十月，白雀见太原，青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见齐郡，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以献。大明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庐陵王第，庐陵王敬先以献。大明七年四月乙丑，白雀见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献。大明七年五月辛未，白雀见汝阴，豫州刺史垣护之以献。大明七年六月，白雀见宝城，南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大明七年十月丁卯，白雀见建康，丹阳尹永嘉王子仁以献。大明七年十一月，车驾南巡，肄水师于梁山，中江，白雀二集华盖。

前废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见会稽，东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献。

永光元年六月丙子，白雀见彭城，徐州刺史义阳王昶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见虎槛洲，都督征讨诸军建安王休仁以闻。泰始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见庐陵吉阳，内史江孜以闻。

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见广州，刺史孙超以献。

后废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见寻阳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献。

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见华林园。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见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

献。

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阙

根车者，德及山陵则出。阙

白鸠，成汤时来至。

魏文帝黄初初，郡国十九言白鸠见。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鸠见章安。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白鸠二集太庙南门，议郎董胄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鸠见太仆寺。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鸠见安定临泾。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鸠见河南新城。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鸠，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

谨考寻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应显。是以玄扈之凤，昭帝轩之鸿烈，酆宫之雀，征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于地络，烛皇明于天区。故能九服混心，万邦含受，员神降祥，方祗荐裕，休珍杂沓，景瑞毕臻。去七月上旬，时在昧旦，黄晖洞照，宇宙开朗，徽风协律，甘液洒津。虽硃晃瑰玮于运衡，荣光图灵于河纪，蔑以尚兹。臣不量卑懵，窃慕击壤有作，相杵成讴。近又豫白鸠之观，目玩奇伟，心欢盛烈。谨献颂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发挥清英，敷赞幽旨，瞻前顾后，亦各其志。谨冒以闻。其《白鸠颂》曰：

三极协情，五灵会性。理感冥符，道实玄圣。于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维同映。休祥载臻，荣光播庆。宇宙照烂，日月光华。陶山练泽，是生柔嘉。回龙表粹，离穗合柯。翩翩者鸠，亦皎其晖。理翮台领，扬鲜帝畿。匪仁莫集阙四字匪德莫归。暮从仪凤，栖阁阴闱。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泽之瞻，其润如渊。礼乐四达，颂声遐宣。穷发纳贡，九译导言。伊昔唐萌，爰逢庆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风，夕漱甘露。思乐灵台，不遐有固。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鸠又见。庚戌，中领军沈演之上表曰：

臣闻贞裕之美，介于盛王，休瑞之臻，罔违哲后。故鸣凤表垂衣之化，翔鹪征解网之仁。陛下道德嗣基，圣明缵世，教清鸟纪，治昌云官，礼渐同川，泽浃硃徼。天嘉明懿，民乐薰风，星辰以之炳焕，日月以之光华。神图祗纬，盈观□序，白质黑章，充牣灵囿。应感之符毕臻，而因心之祥未属。以素鸠自远，ＨＦ翰归飞，资性闲淑，羽貌鲜丽，既闻之先说，又亲睹嘉祥，不胜藻抃，上颂一首。辞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庆，崇赞盛美，盖率舆诵，备之篇末。其颂曰：

有哲其仪，时惟皓鸠。性勰五教，名编素丘。殷历方昌，婉翘来游。汉录克韡，爰降爰休。其一于显盛宋，睿庆遐传。圣皇在上，道照鸿轩。称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于地，神豫于天。其二礼乐孔秩，灵物咸昭。白雀集苞，丹凤栖郊。文驺俪迹，嘉颖擢苗。灼灼缟羽，从化驯朝。其三岂伊赴林，必周之栩。岂伊归义，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处。育景阳岳，濯姿帝宇。其四刑历颁兴，理感迭通。雉飞越常，鹭起西雍。烝然戾止，实兼斯容。壹兹民听，穆是王风。其五。

玉羊，师旷时来至。阙

玉鸡，王者至孝则至。阙

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阙

玉英，五常并修则见。阙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出。阙

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

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玉龟出灞水。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月，大将军刘琨掘地得玉玺，使参军郎硕奉之归于京师。建兴二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实遣使献行玺一纽，封送玺使关内侯。晋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阳江宁民虞由垦土得白麒麟玺一纽，文曰“长寿万年”。献晋王。

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庐江舂谷县留珪夜见门内有光，取得玉鼎一

枚，外围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献。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颂》。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六月，左卫兵陈阳于东府前淮水中得玉玺一枚。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县民硃伯地中得玉璧，径五寸八分，以献。大明四年二月乙巳，徐州刺史刘道隆于汴水得白玉戟，以献。

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郢州获玄璧，广八寸五分，安西将军蔡兴宗以献。

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吴兴乌程余山道人慧获苍玉璧，太守萧惠开以献。

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

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舂谷民得金胜一枚，长五寸，状如织胜。明年，桓温平蜀。永和元年三月，庐江太守路永上言，于舂谷城北，见水岸边有紫赤光，取得金状如印，遣主簿李迈表送。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一，长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丹甑五谷丰熟则出。阙

白鱼，武王度孟津，中流入于王舟。

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幸华林天渊池，白鱼跃入御舟。

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车驾北巡，以太牢具祠北岳，有神鱼跃出十数。

金人，王者有盛德则游后池。阙

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

汉章帝元和中，木连理生郡国。

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东平陵树连理。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冯翊衙有木连理。延光三年七月，颍川定陵有木连理。

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木连理。

吴孙权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有木连理。

魏文帝黄初初，郡国二言木连理。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木连理生辽东方城。泰始二年八月，木连理生河南成皋。泰始八年正月，木连理生东平范。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木连理生东平寿张。泰始八年十月，木连理生建宁。

晋武帝咸宁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汝阴南顿。咸宁二年四月，木连理生清河灵。咸宁二年六月，木连理生燕国。咸宁三年七月壬辰，木连理生始平鄠。咸宁四年八月，木连理生陈留长垣。咸宁五年，木连理生义阳。咸宁五年，木连理生乐安临济。

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涪陵永平。太康元年四月，木连理生顿丘。太康元年五月，木连理二生济阴乘氏，沛国。太康元年七月，木连理生冯翊粟邑。太康二年正月，木连理生荥阳密。太康二年十月，木连理十三生南安羁道。太康三年四月，木连理生琅邪华。太康三年六月，木连理生广陵海西。太康四年正月，木连理生冯翊临晋，蜀郡成都。太康四年十二月，木连理生扶风。太康七年三月，木连理生河南新安。太康七年六月，木连理生始兴中宿，南乡范阳。太康八年四月，木连理生庐陵东昌。太康八年九月，木连理生东莱卢乡。太康九年九月，木连理生陈留浚仪。太康十年十一月，木连理生鄱阳寔阳。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木连理生河南梁。

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木连理三生成都临邛。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梁国内史任式上言，武平界有柞栎二树，合为一体，连理。

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庚辰，木连理生硃提。建兴二年三月，木连理二生益州双柏。建兴二年六月，木连理生襄平。

晋愍帝建武元年闰月乙丑，木连理生嵩山。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木连理生汝阴。建武元年十一月，木连理生武昌，大将军王敦以闻晋王。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木连理生汝阴，太守以闻。

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戊辰，木连理生武昌，大将军王敦以闻。太兴三年十一月，木连理生零陵永昌。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木连理生昌黎咸和。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木连理生平州世子府治故园中。咸康七年十二月，吴国内史王恬上言，木连理生吴县沙里。

晋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临海太守蓝田侯述言郡界木连理。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六月辛卯，江宁县建兴里侨民留康家树，异木连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琅邪费有榆木，异根连理，相去四尺九寸。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临川东兴令惠欣之言，县东南溪傍有白银树、芳灵树、李树，并连理。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华林园延贤堂西北李树连理。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木连理生南康宁都县社后。

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木连理生汝阳，太守垣苗以闻。元兴元年正月，木连理生泰山武阳。

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东莞莒县松树连理，太守刘玄以闻。元嘉八年八月，木连理生东安新泰县。元嘉九年六月，木连理生营阳冷道，太守展禽以闻。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南郡江陵庾和园甘树连理，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十二年三月，马头济阳柞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元嘉十四年二月，宫内蠡斯堂前梨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闻。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光祎之园甘李二连理。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刘征园中林檎树连理，征以闻。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让乡程僧爱家候风木连理，江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七年十月，寻阳弘农祐几湖芙蓉连理，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十八年十二月，木连理生历阳刘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县柞树二株连理，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元嘉二十年八月，木连理生汝阴，豫州刺史刘遵考以闻。元嘉二十一年，木连理生历阳乌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以闻。元嘉二十一年，木连理生晋陵无锡，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南顿栎连理，豫州刺史赵伯符以闻。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木连理生建康，建康令张永以闻。元嘉二十二年，木连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以闻。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木连理生南阴柔县，太守以闻。元嘉二十三年，木连理生淮南当涂，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烨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晋陵无锡谷栎树连理，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木连理生会稽诸暨，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闻。会稽太守羊玄保上改连理所生处康亭村为“木连理”。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临川王第梨树连理，临川王烨以闻。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

刺史广陵王诞以闻。元嘉二十八十正月戊子，木连理生寻阳柴桑，又生州城内，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闻。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木连理生南琅邪，太守刘成以闻。

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木连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硃修之以闻。孝建三年五月，木连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木连理生历阳，历阳太守袁敳以闻。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木连理生高平。大明元年二月壬寅，华林园双橘树连理。大明元年九月乙丑，华林园梨树连理。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木连理生豫章南昌。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木连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悫以闻。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木连理生丹阳秣陵，材官将军范悦时以闻。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木连理生华林园曜灵殿北。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木连理生华林园日观台北。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木连理生会稽山阴，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以闻。大明五年闰九月，木连理生边城，豫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连理，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以闻。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木连理生晋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以闻。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木连理生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闻。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木连理生彭城城内，徐州刺史王玄谟以闻。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连理生郁林，安始太守刘勔以闻。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木连理生丹阳秣陵。泰始四年三月庚戌，太子西池冬生树连理，园丞周犭禽猗以献。泰始六年四月丙午，木连理生会稽永兴，太守蔡兴宗以闻。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木连理生豫章南昌，太守刘愔之以闻。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木连理生吴郡钱唐，太守王延之以闻。

升明二年，木连理生豫州界内，刺史刘怀珍以闻。

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阙

珊瑚钩，王者恭信则见。阙

芝草，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

汉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

汉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芝生前殿。

汉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芝草生中黄藏府。

宋从帝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获以献。

明月珠，王者不尽介鳞之物则出。

汉高后景帝时，会稽人硃仲献三寸四寸珠。

汉章帝元和中，郡国献明珠。

巨鬯，三禺之禾，一稃二米，王者宗庙修则出。

黄帝时，南夷乘白鹿来献鬯。

汉章帝元和中，秬秠生郡国。

华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则生。德刚则仰，德弱则低。

汉章帝元和中，华平生郡国。

平露，如盖，以察四方之政。其国不平，则随方而倾。阙

蓂荚，一名历荚，夹阶而生，一日生一叶，从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叶；若月小，则一叶萎而不落。尧时生阶。阙

□甫，一名倚扇，状如蓬，大枝叶小，根根如丝，转而成风，杀蝇。尧时生于厨。阙

硃草，草之精也，世有圣人之德则生。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师有赤草生水涯。

汉章帝元和中，硃草生郡国。

魏文帝初，硃草生文昌殿侧。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硃草生蜀郡郫县王之家，益州刺史甄法崇以闻。

景星，大星也。状如半月，于晦朔助月为明。阙

宾连阔达，生于房室，王者御后妃有节则生。阙

渠溲，禹时来献裘。阙

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应。阙

西王母，舜时来献白环白琯。阙

越常，周公时来献白雉、象牙。阙

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二公荐宗庙。

汉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雉。

汉章帝元和中，白雉见郡国。

汉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白雉见西河。

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又郡国十九言白雉见。

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见安丰松滋。咸宁元年十二月丙午，白雉见梁国睢阳，梁王肜获以献。咸宁三年十一月，白雉见渤海饶安，相阮温获以献。

晋武帝太康元年庚戌，白雉见中山。

晋愍帝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见襄平。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见。

安帝义熙七年五月，白雉见豫章南昌。

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雉见东莞莒县，太守刘玄以闻。元嘉十六年二月，白雉见陈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以献。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见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以献。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见高平方兴县，徐州刺史臧质以献。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见东安、沛郡各一，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获以献。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见海陵，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大明五年十二月，白雉见秦郡，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以献。大明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见南郡江陵，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以献。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见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谟以献。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白雉见新蔡，豫州刺史刘德愿以献。

黄银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则黄银紫玉光见深山。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于赭圻城南得紫玉一段，围三尺二寸，长一尺，厚七尺。太宗攻为二爵，以献武、文二庙。

玉女，天赐妾也。《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尽力沟洫，百谷用成，神龙女降。"阙

地珠，王者不以财为宝则生珠。阙

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阙

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奉书而至。阙

周印者，神兽之名也，星宿之变化。王者德盛则至。阙

飞菟者，神马之名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应其德而至。阙

泽兽，黄帝时巡狩至于东滨，泽兽出，能言，达知万物之精，以戒于民，为时除害。贤君明德幽远则来。阙

者，幽隐之兽也，有明王在位则来，为时辟除灾害。阙

□要巉者，神马也，与飞菟同，亦各随其方而至，以明君德也。阙

同心鸟，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则至。阙

趺枪蹄者，后土之兽，自能言语。王者仁孝于国则来。禹治水而至。阙

紫达，王者仁义行则见。阙

小鸟生大鸟，王者土地开辟则至。阙

河精者，人头鱼身，师旷时所受谶也。阙

延嬉，王者孝道行则至。阙

大贝，王者不贪财宝则出。阙

威蕤，王者礼备则生于殿前。阙

醴泉，水之精也，甘美。王者修理则出。

汉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师及郡国。饮醴泉者，痼病皆愈；独眇者蹇者不差。

魏文帝初，郡国二言醴泉出。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阳湘乡醴泉出县庭，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闻。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细仗队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穷。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北汝阴楼烦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悫以闻。

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会稽山阴思义醴泉出，太守蔡兴宗以闻。

日月扬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权，则日月扬光明。阙

芝英者，王者亲近耆老，养有道，则生。

汉章帝元和中，芝英生郡国。

碧石者，玩好之物弃则至。阙

玉甕者，不汲而满，王者清廉则出。阙

山车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泽以时，通山海之饶，以给天下，则山成其车。阙

鸡骇犀，王者贱难得之物则出。阙

陵出黑丹，王者修至孝则出。阙

神鼎者，质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轻，不炊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则出。

汉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

汉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庐江太守献宝鼎。出王雒山。雒或作雄。

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尊。诏在道晨夕以为百官热酒。

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征匈奴，于漠北酒泉得仲山甫鼎，容五斗。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又出东部鄙县。

吴孙皓宝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二月，晋陵武进县民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舂谷县山岸崩，获石鼎重二斤，受斛余。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铜钟四枚，太守褚裒以献。

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门有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枚。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阳获古鼎于水侧，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宁县出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以献。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临川宜黄县民田中得铜钟七口，内史傅徽以献。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钟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献。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获古铜钟，高一尺七寸，围二尺八寸，太守张辩以献。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获古铜鼎，容斛七

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献。泰始七年六月甲寅，义阳郡获铜鼎，受一斛，并盖并隐起镂，豫州刺史段佛荣以献。

从帝升明二年九月，建宁万岁山涧中得铜钟，长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刘怀珍以献。

汉宣帝元康二年夏，神雀集雍。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宣帝元康三年春，五色雀以万数，飞过属县。元康四年三月，神雀五采以万数，飞过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元康四年，神雀仍集。汉宣帝五凤三年正月，神雀集京师。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神雀五色集京师。

汉章帝元和中，神雀见郡国。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鹊见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以闻。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鹊见建康崇孝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献。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鹊见汝南安阳，太守申令孙以献。

晋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见东宫，皇太子获以献。

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见乐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献。

汉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

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车驾东巡，柴祭岱宗。礼毕，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

汉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

魏文帝初，镬中生赤鱼。

孙权时，神雀巢硃雀门。

孙皓天玺元年，临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际得石树，高三尺余，枝茎紫色，诘屈倾靡，有光采。《山海经》所载玉碧树之类也。

晋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白鸽见酒泉延寿，延寿长王音以献。

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鹅见吴国钱塘，内史虞潭以献。

安帝义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鸡，青黄色，飞集岩间。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铄献赤鹦鹉。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婴皇国献赤白鹦鹉各一。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白鹦鹉。

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闳献白孔雀。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鸲鹆见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献。

汉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河、济俱清，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闻。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长史、广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领舆县，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浊。自比以来，源流清洁，纤鳞呈形。古老相传，以为休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济、河清，冀州刺史垣护之以闻。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河、济俱清，平原太守申纂以闻。

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扬、淮水清洁有异于常，州治中从事史张绪以闻。

汉光武建武初，野茧、谷充给百姓。其后耕蚕稍广，二事渐息。

吴孙权黄龙三年夏，野蚕茧大如卵。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野蚕成茧，大如雉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肃慎氏献楛矢石砮，高丽国译而至。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史臣按《诗》云："先集为霰。"《韩诗》曰："霰，英也。"花叶谓之英。《离骚》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飘瀆"是也。然则霰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独六出。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赭中获石柏长三尺二寸，广三尺五寸，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献。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获石柏，宁朔将军段佛荣以献。

汉和帝在位十七年，郡国言瑞应八十余品，帝让而不宣。

志第二十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畴序而帝王之应明。虽可以知从德获自天之祐，违道陷神听之罪，然未详举征效，备考幽明，虽时列鼎雉庭谷之异，然而未究者众矣。至于鉴悟后王，多有所阙。故仲尼作《春秋》，具书祥眚，以验行事。是则九畴陈其义于前，《春秋》列其效于后也。逮至伏生创纪《大传》，五行之体始详；刘向广演《洪范》，休咎之文益备。故班固斟酌《经》、《传》，详纪条流，诚以一王之典，不可独阙故也。夫天道虽无声无臭，然而应若影响，天人之验，理不可诬。司马彪纂集光武以来，以究汉事；王沈《魏书》志篇阙，凡厥灾异，但编帝纪而已。自黄初以降，二百余年，览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规沓矩，不谬前说。又高堂隆、郭景纯等，据经立辞，终皆显应。阙而不序，史体将亏。今自司马彪以后，皆撰次论序，斯亦班固远采《春秋》，举远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从，有介虫之孽，刘歆以为毛虫；视之不明，有蠃虫之孽，刘歆以为羽虫。按《月令》，夏虫羽，秋虫毛，宜如歆说，是以旧史从之。五行精微，非末学所究。凡已经前议者，并即其言以释之；未有旧说者，推准事理，以俟来哲。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恆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盖工匠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皆为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刘歆说，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杀太守徐质，据郡反，多所胁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与青州刺史共讨平之。太守，古之诸侯，贵臣有害之应也。一说以木冰为甲兵之象。是岁，既讨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戎卒十余万，连旍数百里，临江观兵。

晋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顗、戴渊、刁协、刘隗皆遇害，与《春秋》同事，是其应也。一曰，是后王敦攻京师，又其象也。

晋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军败；十年，废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关之象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蕃；八月，庾楷为西蕃；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摧灭，是其应也。一曰，苻坚虽败，关、河未一，丁零鲜卑，侵略司、兖，窦扬胜扇逼梁、雍，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淮南，行后，所坐听事栋中折。恪妄兴征役，夺民农时，作为邪谋，伤国财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师而诛灭，于《周易》又为栋桡之凶也。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离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孙盛曰：于时后宫殿有孽火，又庙梁无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恶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频乱，遂亡天下。

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使陆机率众向京师，击长沙王乂。军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战败，机被诛。颖寻奔溃，卒赐死。初，河间王颙谋先诛长沙，废太子，立颖。长沙知之，诛其党卞粹等，故颖来伐。机又以颖得遐迩心，将为汉之代王，遂委质于颖，为犯从之将。此皆奸谋之罚，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花状，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为变也。干宝曰："铃合，尊贵者之仪；铃下，主威仪之官。今狂花生于枯木，又在铃合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终以逆命，没又加戮，是其应也。一说此花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桓玄始篡，龙旗竿折。玄田猎出入，不绝昏夜，饮食恣奢，土水妨农，又多奸谋，故木失其性也。夫旗所以拟三辰，章著明也。旗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败。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临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废帝升明元年，吴

兴余杭舍亭禾蕈树生李实。禾蕈树，民间所谓胡颓树。

貌不恭：

魏文帝居谅暗之始，便数出游猎，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故戴凌以直谏抵罪，鲍勋以迕旨极刑。天下化之，咸贱守节，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春秋》鲁君居丧不哀，在戚而有嘉容，穆叔谓之不度，后终出奔。盖同事也。

魏尚书邓飏，行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辂谓之鬼躁。鬼躁者，凶终之征。后卒诛死。

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胡、翟侵中国之萌也。岂徒伊川之民，一被发而祭者乎？晋惠帝元康中，贾谧亲贵，数入二宫，与储君游戏，无降下心。又尝同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厉色曰："皇太子，国之储贰，贾谧何敢无礼！"谧犹不悛，故及于祸。

齐王冏既诛赵伦，因留辅政，坐拜百官，符敕台府，淫ＦＷ专骄，不一朝觐。此狂恣不肃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虑其亡也。冏终弗改，遂至夷灭。

太元中，人不复著帩头。头者，元首；帩者，令发不垂，助元首为仪饰者也。今忽废之，若人君独立无辅，以至危亡也。其后桓玄篡位。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其后多阴谋，遂致大乱。

晋安帝义熙七年，晋朝拜授刘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王人将反命，毅方知，大以为恨，免郎中令刘敬叔官。识者怪焉。此堕略嘉礼，不肃之妖也。

陈郡谢灵运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盖不肃之咎，后坐诛。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势倾朝廷，室宇豪丽，车服鲜明，乘车常偏向一边，违正立执绥之体。时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时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废矣。

后废帝常单骑游遨，出入市里营寺，未尝御辇。终以殒灭。

恆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数大雨，多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案杨阜上疏，此恆雨之罚也。时帝居丧不哀，出入弋猎无度，奢侈繁兴，夺民农时，故木失其性而恆雨为灾也。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

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案刘歆说，此时当雨而不当大，大雨，恆雨之罚也。于始震电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罚也。刘向以为既已震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臣将起。先震电而后雪者，阴见间隙，起而胜阳，逆杀之祸将及也。亮不悟，寻见废。此与《春秋》鲁隐同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时并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晋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国暴雨，害豆麦。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树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伤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县霖雨暴水，霜伤秋稼。

晋惠帝永宁元年十月，义阳、南阳、东海霖雨，淹害秋麦。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浮漂屋室，杀人，伤损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连雨百余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乙亥，吴郡桐庐县暴风雷电，扬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

帢，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攻杀之妖也。初为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俗传行之。至晋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其缓弥甚，言天下忘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后，二帝不反，天下愧焉。魏明帝著绣帽，被缥纨半袖，尝以见直臣杨阜。阜谏曰：“此于礼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缥，非礼之色，亵服不贰。今之人主，亲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后嗣不终，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发铜铸为巨人二，号曰“翁仲”，置之司马门外。案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亡国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盖服妖也。

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钩膺镂锡。”歌其文也。《小雅》云：“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咏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随之亡。末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吴妇人之修容者，急束其发，而劇角过于耳。盖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谓也。故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诸葛患之，著《正交论》，虽不可以经训整乱，盖亦救时之作也。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宝曰：“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妖也。”至孙皓，果奢暴恣情于上，而百姓雕困于下，卒以亡国。是其应也。

晋兴后，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盖裙。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陵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胫之上，此内出外也。为车乘者，苟贵轻细，又数变易其形，皆以白蔑为纯，古丧车之遗象。乘者，君子之器，盖君子立心无恆，事不崇实也。干宝曰：“及晋之祸，天子失柄，权制宠臣，下掩上之应也。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徙戎、翟，内出外之应也。及天下乱扰，宰辅方伯，多负其任，又数改易，不崇实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为絇头及络带、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氈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絇

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干宝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刘渊、石勒遂有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其应也。”

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干宝曰：“夫王朝南向，正阳也；后北宫，位太阴也；世子居东宫，位少阳也。今居内于东，是与外俱南面也。亢阳无阴，妇人失位而干少阳之象也。贾后谗戮愍怀，俄而祸败亦及。”

昔初作履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圆者，顺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此去其圆从，与男无别也。太康之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手接杯盘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夫乐生人心，所以观事。故《记》曰：“总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舞行缀近。今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盘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晋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间，而其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囗。干宝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又妖之大也。遂有贾后之事，终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后贾后果害太子。元康中，天下始相仿为□乌杖，以柱掖其后，稍施其錞，住则植之。夫木，东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体之器，□乌其头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树德东方，维持天下，柱掖之应也。至社稷无主，海内归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独立之应也。

元康末至太安间，江、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亦未察也。宝说曰：“夫编者，人之贱服，最处于下，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毙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故今败编聚于道者，象下民罢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发壬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张昌遂首乱荆楚，从之者如流。于是兵革岁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坏。此近服妖也。”

晋孝怀永嘉以来，士大夫竟服生笺单衣。远识者怪之，窃指摘曰：“此则古者繐衰之布，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毕服之，殆有应乎？”其后愍、怀晏驾，不获厥所。

晋元帝太兴以来，兵士以绛囊缚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为首，《坤》为囊。《坤》，臣道也。晋金行，赤火色，金之贼也。以硃囊缚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将军王敦举兵内攻，六军散溃。

旧为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数也。晋中兴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者，执其柄制羽翼也。以十改八者，将以未备夺已备也。”是时为衣者，又上短，带至于掖；著帽者，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下裤者，直幅为口无杀，下大失裁也。寻有兵乱，三年而再攻京师。晋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设豹尾。识者以为不终之象，近服妖也。

晋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钅卢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如裨贩者，数游其中，身自嶽易，因醉寓寝，动连日夜。汉灵帝尝若此。干宝以为：“君将失位，降在皁隶之象也。”道子卒见废徙，以庶人终。

桓玄篡立，殿上施绛绫帐，镂黄金为颜，四角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群下窃相谓曰：“颇类蒐车。”此服妖也。

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识者曰：“此禅代之象也。”永初以后，冠还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鬟直向上，谓之“飞天紒”。始自东府，流被民庶。时司徒彭城王义康居东府，其后卒以陵上徙废。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刘德愿善御车，世祖尝使之御画轮，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挟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归！”又求益僦车。世祖甚欢。此事与汉灵帝西园蓄私钱同也。孝武世，幸臣戴法兴权亚人主，造圆头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时圆进之俗大行，方格之风尽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民间谓之“司徒状”，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后果以疑逼致祸。

龟孽：

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

鸡祸：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鸡变为雄，不鸣不将。干宝曰：“是岁，晋宣帝平辽东，百姓始有与能之义，此其象也。”然晋三后并以人臣终，不鸣不将，又天意也。

晋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鸡生雄鸡无翅，既大，坠坑而死。王隐曰：“雄，胤嗣象，坑地事为母象，贾后诬杀愍怀，殆其应也。”晋惠帝太安中，周□家有雌鸡逃承溜中，六七日而下，奋翼鸣将，独毛羽不变。其后有陈敏之事。敏虽控制江表，终无纲纪文章，殆其象也。卒为□所灭。鸡祸见□家，又天意也。

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有雌鸡化为雄。天戒若曰：“雌化为雄，臣陵基上。”其后王敦再攻京师。

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雄鸡，生无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鸡，无右足。京房《易传》曰：“君用妇人言，则生鸡妖。”

晋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鸡化为赤雄，不鸣不将。后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隆安四年，荆州有鸡生角，角寻堕落。是时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肃，故有鸡祸。角，兵象；寻堕落者，暂起不终之妖也。晋安帝元兴二年，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阳，桓玄楚国封略也。后篡位八十日而败，徐广以为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华林园雌鸡渐化为雄。后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犹汉宣帝时，雌鸡为雄，至哀帝时，元后与政也。

明帝泰始中，吴兴东迁沈法符家鸡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晋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大风折太社树，有青气出焉；此青祥也。占曰：“东莞当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时，帝大父武王封东

莞，由是徙封琅邪。孙盛以为中兴之表。晋室之乱，武帝子孙无孑遗，社树折之应，又恆风之罚也。

晋惠帝元康中，洛阳南山有虻作声曰："韩尸尸。"识者曰："韩氏将死也。言尸尸者，尽死意也。"其后韩谧诛而韩族歼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还洛阳。此金沴木，木动也。五月，宫车晏驾。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

晋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米廪无故自坏。是岁大饥，死者数千。

晋明帝太宁元年，周延自归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间六架，一时跃出堕地，余桁犹亘柱头。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钱凤谋乱，遂族灭筵，而湖熟寻亦为墟矣。

晋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司马元显将西讨桓玄，建牙扬州南门，其东者难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寻为桓玄所禽。元兴三年五月，乐贤堂坏。天意若曰，安帝嚣眊，不及有乐贤之心，故此堂见沴也。晋安帝义熙九年五月乙酉，国子圣堂坏。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为吴郡，郡堂屋西头鸱尾无故落地，治之未毕，东头鸱尾复落。顷之，斌诛。

志第二十一五行二

《五行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恆暘，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

金不从革：

魏世张掖石瑞，虽是晋氏之符命，而于魏为妖。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刘歆以为金石同类，石图发非常之文，此不从革之异也。晋定大业，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讨曹"之应也。魏明帝青龙中，盛修宫室，西取长安金狄，承露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泣，于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为异也。

吴时，历阳县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发，天下太平"。孙皓天玺元年印发。又阳羡山有石穴，长十余丈。皓初修武昌宫，有迁都之意。是时武昌为离宫。班固云："离宫与城郭同占。"饰城郭之谓也。宝鼎三年，皓出东关，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举出华里。侵边境之谓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缚而吴亡。

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伐长沙，每夜戈戟锋有火光如县烛。此轻民命，好攻战，金失其性而为变也。天戒若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成都不悟，终以败亡。

晋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豫州刺史贾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从革而为变也。五月，汲桑作乱，群寇飚起。

晋清河王覃为世子时，所佩金铃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毁弃之。及后为惠帝太子，不终于位，卒为司马越所杀。

晋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照镜不见其头。此金失其性而为妖也。寻为敦所袭，遂夷灭。

石虎时，鄴城凤阳门上金凤凰二头，飞入漳河。

晋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凿地得两大船，满中钱，钱皆轮文大形。时日向莫，凿者驰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严。至明旦，失钱所

在，唯有船存，视其状，悉有钱处。

晋安帝义熙初，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不见其头，寻亦诛翦。占与甘同。

宋后废帝元徽四年，义熙、晋陵二郡，并有霹雳车坠地，如青石，草木燋死。

言之不从：

魏齐王嘉平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闻此言，遂与王凌谋共立之。遣人谓曰："天下事未可知，愿王自爱。"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诛，彪赐死。此言不从之罚也。诗云："民之讹言，宁莫之惩。"

刘禅嗣位，谯周引晋穆侯、汉灵帝命子事讥之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详也。"蜀果亡，此言之不从也。

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后又降晋。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终其位，惠帝号令非己，元凶寻诛。言不从也。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维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按宗庙之制，祖宗之号，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礼。故虽功赫天壤，德迈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盖言之不从，失之甚者也。后二年而宫车晏驾，于是统微政逸。

吴孙休世，乌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不过十数里。其邻人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为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从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晋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晋武帝每延群臣，多说平生常事，未尝及经国远图。此言之不从也。何曾谓子遵曰：“国家无贻厥之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自永熙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及何绥以非辜被诛，皆如曾言。

赵王伦废惠帝于金墉城，改号金墉为永安宫。帝寻复位而伦诛。晋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礼，传国以胤不以勋，故虽公旦之圣，不易成王之嗣。所以远绝觊觎，永一宗祧。后代遵履，改之则乱。今拟非其实，僭差已甚。且既为国副，则不应复开封土，兼领庶职。此言之不从，进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颖亦不终，是其咎也。后犹不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终流弑，不永厥祚，又其应也。语曰：“变古易常，不乱则亡。”此之谓乎？

晋惠帝太安中，周□于阳羡起宅，始成，而边户有声如人叹咤者。□亡后，家诛灭。此近言不从也。

晋元帝太兴四年，吴郡民讹言有大虫在棨中及樗树上，啮人即死。晋陵民又言曰，见一老女子居市，被发从肆人乞饮，自言：“天帝令我从水门出，而我误由虫门。若还，天帝必杀我。如何？”于是百姓共相恐动，云死者已十数也。西及京都，诸家有樗棨者，伐去之。无几自止。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人。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兒，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妇人寻道，拊心而哭。于是百姓各禁录小兒，不得出门。寻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当大航头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头，以待观行刑。朝廷之士相问者，皆曰信然，或言郡县文书已上。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兒者，然后知其讹言也。此二事，干宝云“未之能论”。

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下据姑熟。百姓讹言行虫病，食人大孔，数日入腹，入腹则死。治之有方，当得白犬胆以为药。自淮、泗遂及京都，数日之间，百姓惊扰，人人皆自云已得虫病。又云，始在外时，当烧铁以灼之。于是翕然被烧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贵，至相请夺，其价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烧铁者，赁灼百姓，日得五六万，惫而后已。四五日渐静。说曰，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今云虫食人，言本同臭类而相残贼也。自下而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御之性，白者金色，而胆用武之主也。帝王之运，五霸会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烧铁以治疾者，言必去其类而来，火与金合德，

共治虫害也。案中兴之际，大将军本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谅暗，又有异谋。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烂也。及钱凤、沈充等逆兵四合，而为王师所挫，逾月而不能济。北中郎将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故其谣言首作于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胆可救之效也。

晋海西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燕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晋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妇女，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恆戴。乃先作假髻，施于木上，呼曰“假头”。人欲借，名曰“借头”，遂布天下。自此以来，人士多离事故，或亡失头首，或以草木为之。假头之言，此其先兆也。

晋孝武泰元中，立内殿名曰清暑，少时而崩。时人曰，“清暑”者，反言楚声也。果有哀楚之声。有人曰：“非此之谓，岂可极言乎。谶云，代晋者楚，其在兹乎？”及桓玄篡逆，自号曰楚。太元中，小兒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

桓玄出镇南州，立斋名曰蟠龙。后刘毅居此斋。蟠龙，毅小字也。桓玄初改年为大亨，遐迩沄言曰：“二月了。”故义谋以仲春发也。玄篡立，又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又易为永始。永始，复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马道子于安成，晋主逊位，出永安宫，封晋主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公，并使住寻阳城。识者皆以为言不从之妖也。厥咎僭。

晋兴，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畴，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

恆旸：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又是春，晋宣帝南禽孟达，置二郡；张郃西破诸葛亮，毙马谡。亢阳自大，又其应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烟四际。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诸葛亮寇天水，晋宣王距却之，亢阳动

众。又是时二隅分据，众出多过时也。《春秋》说曰：“伤二谷，谓之不雨。”

魏齐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岁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转晋宣王为太傅，外示尊崇，内实欲令事先由己。是时宣王功盖魏朝，欲德不用之应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时晋文王围诸葛诞，众出过时之应也。初，寿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为天亡。

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民饥。是岁闰月，魏将文钦以淮南众数万口来奔；孙峻又破魏将曹珍于高亭。三月，硃异袭安丰，不克。七月，城广陵、东海二郡。十二月，以冯朝为监军使者，督徐州诸军，军士怨叛。此亢阳自大，劳民失众之罚也。其役弥岁，故旱亦竟年。

吴孙皓宝鼎元年春夏旱。是时皓迁都武昌，劳民动众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闰月，旱，大雩。是春，孙皓出华里，大司马望帅众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凉州刺史牵弘出战，败没。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时帝纳荀勖邪说，留贾充不复西镇，而任恺稍疏，上下皆蔽之应也。又李喜、鲁芝、李胤等并在散职，近欲德不用之谓也。泰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庙社稷山川，癸未雨。去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据城来降，遣羊祜统杨肇等众八万救迎阐。十二月，陆抗大破肇军，攻阐灭之。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择卿校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余人入殿简选。又取小将吏女数十人，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积阴生阳之应也。

晋武帝咸宁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晋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吴，亢阳动众自大之应也。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诏司空齐王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录讯系囚，事从蠲宥。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阴，解而复合。刘毅上疏曰：“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时荀勖、冯紞僭作威福，乱朝尤甚。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国旱。

太康六年六月，济阴、武陵旱，伤麦。太康七年夏，郡国十三旱。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太康九年夏，郡国三十三旱。太康九年六月，

扶风、始平、京兆、安定旱，伤麦。太康十年二月，旱。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后，虽正人满朝，不被亲仗；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紞怜等，迭居要重。所以无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节之罚也。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是年正月，周处、卢播等复败，关西震乱。交兵弥岁，至是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元康七年九月，郡国五旱。

晋惠帝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大小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十二月，郡国十二又旱。

晋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渊竭，河、洛、江、汉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马越归京都，遣兵入宫，收中书令缪播等九人杀之。此僭逾之罚也。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刘渊、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应也。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岁十二月，司马越弃京都，以大众南出，多将王公朝士，及以行台自随，斥黜禁卫，代以国人。宫省萧然，无复君臣之节矣。

《晋阳秋》云："愍帝在西京，旱伤荐臻。"无注记年月也。晋愍帝建武元元年六月，扬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干宝曰"杀伯之后旱三年"是也。案前汉杀孝妇则旱，后汉有囚亦旱，见谢见理，并获雨澍，此其类也。班固曰："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恆旸。"建武元年四月，曲允等悉众御寇。五月，祖逖攻谯。其冬，周访讨杜曾。又众出之应也。

晋元帝太兴四年五月，旱。是时，王敦强僭之衅渐著。又去岁蔡豹、祖逖等，并有征役。晋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头之变，二宫陵辱，大臣诛死。僭逾无上，故旱尤甚也。永昌元年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晋明帝太宁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灭王敦，亢阳动众自大之应也。

晋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时庾太后临朝称制，群臣奏事称"皇太后陛下"。此妇人专王事，言不从而僭逾之罚也。与汉邓太后同事。咸和二

年夏，旱。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苏峻之党，此春又讨郭默灭之。亢阳动众之应也。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寿寇建平，建平太守杨谦奔宜都。此正月，刘征略娄县，于是起众警备。咸和八年七月，旱。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时成帝冲弱，不亲万机，内外之政，委之将相。此僭逾之罚，故连岁旱也。至四年，王导固让太傅，复子明辟，是后不旱，殆其应也。时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咸康二年三月，旱。咸康三年六月，旱。

晋康帝建元年五月，旱。是时宰相专政，方伯擅重兵，又与咸康初同事也。

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术，徙市开水门，遣谒者祭太社。是时帝在衤强抱，褚太后临朝如明穆太后故事。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将军褚裒遣军伐沛，纳其民以归。六月，又遣西中郎将陈达进据寿阳，自以舟师二万至于下邳，丧其前驱而还，达亦退。永和六年闰月，旱。是春，桓温以大众出夏口，上疏欲以舟军北伐，朝廷骇之。萧敬文盗涪，四蛮校尉采寿败绩。

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将郗昙帅万余人出高平，经略河、兖；又遣将军诸葛悠以舟军入河，败绩。西中郎将谢万次下蔡，众溃而归。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晋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时桓温强恣，权制朝廷，僭逾之罚也。又去年慕容恪围冀州刺史吕护，桓温出次宛陵，范汪、袁真并北伐，众出过时也。

晋海西太和四年十二月，凉州春旱至夏。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饥。是时嗣主幼冲，桓温陵僭。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二月，旱。是时桓温入觐高平陵，合朝致拜，逾僭之应也。宁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贼破梁、益州，刺史杨亮、周仲孙奔退。明年，威远将军桓石虔击姚苌垫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帅众戍巴东。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岁，氐贼围南中郎将硃序于襄

阳，又围扬威将军戴逭于彭城。桓嗣以江州之众次都援序，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逭。是春，襄阳、顺阳、魏兴城皆没，贼遂略淮南，向广陵。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兖州刺史谢玄督诸将破之。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冲征襄阳，遣冠军将军桓石虔进据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次峡石为冲声势也。太元十年七月，旱饥。初八年，破苻坚；九年，诸将略地，有事徐、豫；杨亮、赵统攻讨巴、沔。是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使子琰进次彭城。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岁，北府遣戍胡陆，荆州经略河南。是年，郭铨置戍野王，又遣军破黄淮。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兖、豫，鲜卑寇河上。硃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东至滑台，逾时攻讨，又戍石门。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时茹千秋为骠骑谘议，窃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亲党及婢仆之子，阶缘近习，临民领众。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尤甚。此僭逾不从，冤滥之罚也。

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迫杀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马元显又讽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罚也。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孙恩入会稽，杀内史谢琰；此年夏，略吴，又杀内史袁山松。军旅东讨，众出过时。

晋安帝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马元显以大众将讨桓玄，既而玄至，杀元显。五月，又遣东征孙恩余党，十月，北讨刘轨。元兴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时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元兴三年八月，不雨。是时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晋安帝义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时王师北讨广固，疆理三州。义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师西讨刘毅；分遣伐蜀。义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渎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元嘉四年秋，京都旱。元嘉八年五月，扬州诸郡旱。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时索虏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东诸郡大旱，民饥，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是时大发徒众，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致旱灾。

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诗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平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如童谣之言也。

魏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索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硃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赐死。

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篾钩络，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堈也。钩落，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堈云。孙亮初，公安有白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南郡城可长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诸葛恪败，弟融镇公安，亦见袭。融刮金印龟，服之而死。鼍有鳞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子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为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孙皓初，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皓寻迁都武昌，民溯流供给，咸怨毒焉。孙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书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闻之，意益张，曰：“从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复谁？”恣虐逾甚，寻以降亡。近诗妖也。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晋武帝闻之，加王浚龙骧将军。及征吴，江西众军无过者，而王浚先定秣陵。

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按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晋元帝兴，几四十年，皆如童谣之言。元帝懦而少断，局缩肉，直斥之也。干宝云“不知所斥”，讳之也。太康末，京、

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族灭，太后废黜而幽死。

晋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路人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杨太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永熙中，童谣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版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杨骏初专权，楚王寻用事，故言“荆笔杨版”也。二人不诛，则君臣礼悖，故云“几作驴。”

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哦，比至三月缠汝鬓。”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而赵王因衅咀嚼豪贤，以成篡夺也。是时愍怀颇失众望，卒以废黜，不得其死。元康中，天下商农通著大鄣日，童谣曰：“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兒作天子。”及赵王篡位，其目实眇焉。赵王伦既篡，洛中童谣曰：“虎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何灌灌。”数月而齐王、成都、河间义兵同会诛伦。按成都西蕃而在鄴，故曰：“虎从北来”；齐东蕃而在许，故曰“龙从南来”；河间水区而在关中，故曰“水从西来”。齐留辅政，居宫西，有无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晋惠帝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蕃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晋矣。

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由是越恶希，夺其兖州，隙难遂构。

晋愍帝建兴中，江南歌谣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甄。”按白者晋行，坑器有口，属甕，瓦质刚，亦金之类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倾覆，王室大坏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鸠集遗余，以主社稷，未能克复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头之事，六军大溃，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后三年，钱凤复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余日，焚烧城邑，井堙木刊矣。凤等败退，沈充将其党还吴兴，官军踵之，蹈藉郡县。充父子授首，党与诛者以百

数。所谓“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甑。”瓿甑，瓦器，又小于甔也。

晋明帝太宁初，童谣歌曰：“恻力恻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为苏峻所逼，迁于石头，御饍不足。“高山崩”，言峻寻死；“石”，峻弟苏石也，峻死后，石据石头，寻为诸公所破也。

晋成帝之末，民间谣曰：“郤郤何隆隆，驾车入梓宫。”少日而宫车晏驾。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语曰：“麦入土，杀石虎。”后如谣言。

庾亮初出镇武昌，出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还都葬。

庾义在吴郡，吴中童谣曰：“宁食下湖荇，不食上湖ＦＦ。庾吴没命丧，复杀王领军。”无几而庾义、王洽相继亡。

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升平末，民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廷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穆帝晏驾。

晋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帝闻而恶之，复改年曰兴宁。民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帝寻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满斗，不至十年也。

晋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白者金行；马者国族；紫为夺正之色，明以紫间硃也。海西公寻废，三子非海西子，并死，缢以马缰死之。明日，南方献甘露。太和末，童谣云：“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及海西被废，处吴，民犁耕其门前，以种小麦，如谣言。

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民忽歌曰“黄昙子”。曲终又曰：“黄昙英，

扬州大佛来上明。”顷之而石民死，王忱为荆州。“黄昙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谣曰：“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寻王恭起兵诛王国宝，旋为刘牢之所败也。

司马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无几而孙恩作乱，再践会稽。会稽，道子所封。灵秀，恩之字也。庾楷镇历阳，民歌曰：“重罗犁，重罗犁，使君南上无还时。”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殷仲堪在荆州，童谣曰：“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无几而仲堪败，桓玄有荆州。

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天公将加谴谪而诛之也。“捻咙喉”，气不通，死之祥也。“败复败”，丁宁之辞也。恭寻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并喝焉。王恭在京口，民间忽云：“黄头小人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又云：“黄头小人欲作乱，赖得金刀作蕃捍。”“黄”字上，“恭”字头也；“小人”，“恭”字下也。寻如谣者言焉。

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兒可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焉。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谣曰：“草生及马腹，乌啄桓玄目。”及玄败走至江陵，五月中诛，如其期焉。桓玄时，民谣语云：“征钟落地桓迸走。”征钟，至秽之服；桓，四体之下称。玄自下居上，犹征钟之厕歌谣，下体之咏民口也。而云“落地”，坠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验明矣。

司马元显时，民谣诗云：“当有十一口，当为兵所伤。木亘当北度，走入浩浩乡。”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诗云襄阳道人竺昙林所作，多所道，行于世。孟顗释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当悉走入关、洛，故云“浩浩乡”也。“金刀”，刘也。倡义诸公，皆多姓刘。“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谣曰：“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明年斩诸

桓。”及玄走而诸桓悉诛焉。郎君，司马元显也。

晋安帝义熙初，童谣曰：“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其时官养卢龙，宠以金紫，奉以名州，养之已极，而不能怀我好音，举兵内伐，遂成雠敌也。“芦生不止自成积”，及卢龙作乱，时人追思童谣，恶其有成积之言。识者曰：“芟夷蕴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穷也。伐斫以成积，又以为薪，亦芦荻之终也。其盛既极，亦将芟夷而为积焉。”龙既穷其兵势，盛其舟舰，卒以灭亡，僵尸如积焉。

卢龙据有广州，民间谣云：“芦生漫漫竟天半。”后拥有上流数州之地，内逼京辇，应“天半”之言。

义熙三年中，小兒相逢于道，辄举其两手曰“卢健健”，次曰“斗叹斗叹”，末复曰“翁年老，翁年老”。当时莫知所谓。其后卢龙内逼，舟舰盖川，“健健”之谓也。既至查浦，屡克期欲与官斗，“斗叹”之应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颐之庆，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时复有谣言曰：“卢橙橙，逐水流，东风忽如起，那得入石头。”卢龙果败，不得入石头。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峤语亮：“景纯每筮，当是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于是协同讨灭王敦。

苻坚中，童谣曰：“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后坚败于淝水，在伪位凡三十年。苻坚中，谣语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坚为姚苌所杀，死于新城。苻坚中，歌云：“鱼羊田斗当灭秦。”“鱼羊”，鲜也；“田斗”，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为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苌，身死国灭。

毛虫之孽：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送两足虎，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虎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言非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曰：“虎者阴精，而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太康九年，荆州献两足玃。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颙获以献。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为四方之象。

后河间王数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

晋怀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虫之孽也。郭景纯筮之曰："此郡东之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亦寻自死矣。"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馥亦时灭，是其应也。

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躭见于前，获之。孙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晋自丧乱以后，风教凌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宝。躭兴于前，或斯故乎。"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东海第。百姓沄言曰："主入东海第。"识者怪之。及海西废为东海王，先送此第。

晋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礿祠毕，有兔行庙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庙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刺史武陵王表为祥瑞。此毛虫之孽。

宋顺帝升明元年，象三头度蔡洲，暴稻谷及园野。

犬祸：

公孙渊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渊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

魏侍中应璩在直庐，炎□见一白狗，问众人无见者。逾年卒。近犬祸也。

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有顷复起，犬又衔衣。乃令逐犬。遂升车入而被害。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余步。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民家闻地中有犬声，掘视得雌雄各一。还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兴中，吴郡府舍又得二物头如此。其后太守张茂为吴兴兵所杀。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贾。"《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实而异名也。晋惠帝永兴

元年，丹阳内史硃逵家犬生三子，皆无头。后逵为扬州刺史曹武所杀。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饿死。"

晋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出觇之者，云一狗假有两三头，皆前向乱吠。无几，孙恩乱于吴会。

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万众旺候，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吴兴东迁孟慧度婢蛮与狗通好如夫妻弥年。

孝武孝建初，颜竣为左卫，于省内闻犬子声在地中，掘焉得乌犬子。养久之，后自死。

明帝初，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于寻阳，柴桑有狗与女人交，三日不分离。明帝泰始中，秣陵张僧护家犬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晋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钅卢形，后如伛人，盘薄不可掘。案刘向说，此白眚也。明年，宫车晏驾，王室始骚，卒以乱亡。京房《易传》曰："石立如人，庶人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晋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孙盛以为民劳之异。是后胡灭而中原向化，将相皆甘心焉。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其间征伐征赋，役无宁岁，天下扰动，民以疲怨。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晋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贼攻襄阳，围彭城，向广陵，征戍仍出，兵连不解。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时苻坚灭后，经略多事。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晋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后江陵见袭，交战者数矣。晋安帝义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义熙十年三月，地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讨司马休之。又明

年，北扫关、洛。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陨石于寿光。按《左氏传》，陨石，星也。刘歆说曰："庶民，惟星陨于宋者，象宋襄公将得诸侯而不终也。"秦始皇时有陨石，班固以为石阴类，又白祥，臣将危君。是后司马氏得政。

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陨石于温及河阳各二。太康六年正月，陨石于温三。

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陨于肥乡一。咸和九年正月，陨石于凉州。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

晋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晋惠帝永康元年，襄阳郡上言得鸣石，撞之，声闻七八里。晋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惊噪相告曰："石来！"干宝曰："寻有石冰入建业。"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时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从事何旅固谏，不从。牙门张弘等因众之怨，诬晏谋逆，害之。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贵人出走。"三占皆应也。

晋惠帝永宁元年，齐王冏举义军。军中有小兒出于襄城繁昌县，年八岁，发体悉白，颇能卜。于《洪范》，则白祥也。

晋车骑大将军东嬴王腾自并州迁镇鄴，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门前方数尺独消释，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缺。腾以马者国姓，上送之以为瑞。然论者皆云马而无齿，则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征。案占，此白祥也。是后腾为汲桑所杀，而晋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为丹阳尹。夜西门内有气如练，西南指，长数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转駃乃消。此白祥也。

前废帝景和元年，邓琬在寻阳，种紫花皆白，白眚也。

木沴金：

魏齐王正始末，河南尹李胜治听事，有小材激堕，槅受符石虎项断之。此木沴金也。胜后旬日而败。

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坛石中破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坛者，求子之神位，无故而自毁，太子将危之妖也。明年，愍怀废死。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镇广陵，始发石头，金鼓无故自破。此木沴金之异也。天意若曰，安徒扬经略之声，终无其实，钲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还，是月薨。

志第二十二五行三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恆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裸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疴，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裸虫，刘歆传以为羽虫。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是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魏明帝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灾。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唯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今宜罢散民役，务从节约，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营造。□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不从。遂复崇华殿，改曰九龙。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以为名。多弃法度，疲民逞欲，以妾为妻之应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又灾内殿。案《春秋》鲁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以为天意欲使定公诛季氏，若曰去其高显而奢僭者也。汉武帝世，辽东高庙灾，其说又同。今此与二事颇类也。且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恪属秉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耍之首者。恪果丧众殄民，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彻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吴孙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业火。人火之也。是秋，孙綝始秉政，矫以亮诏杀吕据、滕胤。明年，又辄杀硃异。弃法律、逐功臣之罚也。

吴孙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门北楼灾。六年十月，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使，惊扰州郡，致使交趾反乱。是其咎也。

吴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齐火，刘向以为桓公好内，听女口，妻妾数更之罚也。皓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内坊东屋、辉章殿南阁火。时有上书者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杨珧由是乞退。是时帝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明年，宫车晏驾。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

晋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固守，然后救灾。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是后愍怀见杀，杀太子之罚也。天戒若曰，夫设险击柝，所以固其国；储积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将倾，社稷将泯，禁兵无所复施，皇旅又将谁卫！帝后不悟，终丧四海，是其应也。张华、阎纂皆曰，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矣。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时贾后凶恣，贾谧擅朝，恶积罪稔，宜见诛绝。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虽亲贵莫比，犹宜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张华又不纳裴頠、刘卞之谋，故后遂与谧诬杀太子也。干宝云："高原陵火，太子废，其应也。汉武帝世，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与此占同。"

晋惠帝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忧死。永兴元年，成都遂废后，处之金墉城，而杀其叔父同之。是后还立，立而复废者四，又诏赐死，荀籓表全之。虽末还在位，然忧逼折辱，终古未闻。此孽火之应。晋惠帝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延崇礼闼及阁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应也。清河王覃入为晋嗣，不终于位，又杀太子之罚也。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火，死者三千余人。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以为己邑。都督力屈，婴城自守，贼遂攻逼襄阳。此下陵上，阳失节，火灾出也。

晋元帝太兴中，王敦镇武昌。武昌火起，兴众救之。救于此而发于

彼，东西南北数十处俱应，数日不绝。班固所谓滥炎妄起，虽兴师不能救之之谓也。干宝曰：“此臣而君行，亢阳失节之灾也。”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火，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时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内外臣下，咸怀怨毒。极阴生阳，故有火灾。与董仲舒说《春秋》陈火同事也。

晋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虎太武殿及两厢、端门，光烂照天，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后胡遂灭亡。

晋海西太和中，郗愔为会稽。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风，火大起。是时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践位，人怀忧恐。此与太宁火同事。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嚣，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书》云：“知人则哲。”此不哲之罚先兆也。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贤堂灾。丙申，蠡斯、则百堂及客馆、骠骑库皆灾。于时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罚，皆有象类。主相不悟，终至乱亡云。

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龙舟二乘灾。是水沴火也。晋安帝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尚书下舍曹火。元兴三年，卢循攻略广州，刺史吴隐之闭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时民人避寇，盈满城内。隐之惧有应贼，但务严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烧荡尽，死者万余人，因遂散溃，悉为贼擒。殆与襄阳火同占也。

晋安帝义熙四年七月丁酉，尚书殿中吏部曹火。义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灾，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犹自不绝。王弘时为吴郡，白日在听事上，见天上有一赤物下，状如信幡，径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复大发。弘知天为之灾，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烧太社北墙。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风雷甚壮。

后废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烧二岸数千家。

恆燠：

庶征之恆燠，刘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杀草应之。京房《易传》又曰：“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

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民雕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一说桃李寒华为草妖，或属华孽。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自高贵弑死之后，晋文王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此其应也。

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华。是时简文辅政，事多弛略，舒缓之应也。

宋顺帝升明元年十月，于潜桃、李、柰结实。

草妖：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将起建始殿，伐濯龙祠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盖草妖，又赤祥也。是岁，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蜀刘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忧之，无所与之言，乃书柱曰：“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秽塞，是时一夕忽开除无草。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吴寻亡，而九服为一。吴孙皓天纪三年八月，建业有鬼目菜生工黄狗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虑。遂以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干宝曰：“明年晋平吴，王浚止船，正得平渚，姓名显然，指事之征也。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

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也。”

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甘。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东宫西厢，日长尺余；甲辰，枯死。此与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废戮也。班固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朝将为墟也”。是后孙秀、张林寻用事，遂至大乱。

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孙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就东宫。桑又生于西厢。明年，赵伦篡位，鸩杀臧。此与愍怀同妖也。永康元年四月，壮武国有桑化为柏。是月，张华遇害。

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冬，项县桑树有声如解材，民谓之桑林哭。案刘向说，桑者丧也，又为哭声，不祥之甚。是时京师虚弱，胡寇交逼，司马越无卫上国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众，围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余万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败也，中原无所请命，洛京寻没。桑哭之应也。

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景纯筮延陵偃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傥有此，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后徐馥作乱。此草妖也，郭以为木不曲直。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是月忽更荣茂，与昌邑枯社复生同占。怀帝不终其祚，元帝由支族兴之应也。

晋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剡县木生如人面。是后王敦称兵作逆，祸败无成。汉哀、灵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备具，故其祸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变亦轻。

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树倒地六载，是月忽复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吴雄家有死榆树，是日因风雨起生。与汉上林断柳起生同象。初，康帝为吴王，于时虽改封琅邪，而犹食吴郡为邑。是帝越正体飨国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见吴邑雄舍，又天意也。

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死栗树，是日忽起生。时孝武年四岁，而简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统，则祚隆孝武。识者窃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之矣。是与汉宣帝颇同象也。

晋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叶，杨者

柔脆之木，此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是后张天锡降氐。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同乐县枯木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后张夫人专宠，及帝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晋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实如麦。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扬州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此殆与吴终同象也。义熙中，宫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拱默不能听政，虽居宸极，犹若空宫；虽有御道，未尝驰骋，皆生蒺藜若空废也。义熙八年，太社生薰树于坛侧。薰于文尚黑，宋水德将王之符也。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者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否则斯鸟胡为而至哉？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谓睹妖知惧者也。虽然不能优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鸟集于国井。"黄初末，宫中有生鹰，口爪俱赤。此与商纣、宋隐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生钜彀于卫国涓桃里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晋宣王起，遂有魏室。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鹫鸟集鄴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阳芳林园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园池。前世再至，辄有大丧，帝恶之。其年，明帝崩。

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此与汉、楚国乌斗堕泗水粗类矣。

魏明帝青龙三年，戴颒巢钜鹿人张臻家。臻博学有高节，不应袁绍、高干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优游嘉遁，门徒数百，太守王肃雅敬焉。时年百余岁，谓门人曰："戴颒阳鸟，而巢于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诗一首，旬日而卒。按占，羽虫之孽也。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阁始构，有鹊巢其上。鹊体白黑杂色。此羽虫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之象。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它姓制御之，不可不深虑。"于是帝改容动色。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硃据燎鹊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硃据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有鹊巢其帆樯。和故宫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象。是后果不得其死。

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五见于春申。吴人以为凤凰，明年，改元为五凤。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司马彪云："政治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疑皆是也。吴孙皓建衡三年，西苑言凤凰集，以之改元。义同于亮。

晋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飞上阊阖门。赵伦既篡，洛阳得异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问人。积日，宫西有小兒见之，逆自言曰："服留鸟翳。"持者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小兒。至，又见之，将入宫，密笼鸟，闭兒户中。明日视，悉不见。此羽虫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赵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按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天意若曰，不当居此位也。《诗》云"鹊之疆疆，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其此之谓乎！昔殷宗感雉雊，惧而修德；伦睹二物，曾不知戒，故至灭亡也。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白祥也。董养曰："步广，周之狄

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渊、石勒相继擅华，怀、愍二帝沦灭非所。晋孝怀帝世，周□家有鹅在笼中，而头断笼外。□亡后家诛。

晋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有鸟二，苍黑色，翼广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杀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获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闰月戊子，帝崩。后有苏峻、祖约之乱。

晋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鸥鸟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时庾亮苟违众谋，将召苏峻，有言不从之咎，故白祥先见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乱，宫室焚毁，化为污莱，其应也。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鹭集殿屋。是时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后涉再期而帝崩。刘向曰：“野鸟入处，宫室将空。”张瓘在凉州正朝，放隹雀诸鸟，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飞去。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鹊巢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十八年，东宫始成。十九年正月，鹊又巢其西门。此殆与魏景初同占。学堂，风教所聚；西门，金行之祥也。

晋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硃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啖，婢驱逐不去。有猎狗咋杀乌鹊，余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啖其肉，唯余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临轩拜徐羡之为司空，百僚陪位，有二野鹳集太极鸱尾鸣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鹳巢太庙西鸱尾，驱去复还。

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鸥鸟数百，集太极殿前小阶内。明年，诛徐羡之等。

羊祸：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厩，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入京都，导与成帝俱幽石头，仅乃免身。是其应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献三角羊。羊祸也。

赤眚赤祥：

公孙渊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渊寻为魏所诛。

吴戍将邓嘉杀猪祠神，治毕县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近赤祥也。后人白嘉谋北叛，阖门被诛。京房《易妖》曰："山见葆，江于邑，邑有兵，状如人头赤色。"吴诸葛恪将见诛，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晋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阴有赤雪二顷。此赤祥也。后涉四载而帝崩，王宫遂乱。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穷凶极乱，僵尸流血之应也。干宝以为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是其应也。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缓，则有常燠赤祥之妖。此岁正月，送愍怀太子幽于许宫。天戒若曰，不宜缓恣奸人，将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怀遂毙。于是王室衅成，祸流天下。淖齿杀齐闵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谓乎？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出三年，无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

晋愍帝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军法戮之。其息诉称："伯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以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此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又无所问。于是频旱三年。干宝以为冤气之应也。郭景纯曰："血者水类，同属于《坎》，《坎》为法家。水平润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

志第二十三五行四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恆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疴，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

水不润下：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流杀人。初，帝即位，自鄴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鄴。尝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之礼，终黄初不复还鄴，而圆丘、方泽、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京房《易传》曰："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已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杀人。避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也；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二百余家；十三年秋，丹阳故鄣等县又鸿水溢。案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禋礼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效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福助。天意若曰，权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示此罚，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又有大风涌水之异。是冬，权南郊，疑是鉴咎征乎？还而寝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权时信纳谮诉，虽陆议勋重，子和储贰，犹不得其终。与汉安帝听谗、免杨震、废太子同事也。且赤乌中无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将军马茂等又图逆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过常，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杀人，漂失财产。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此水不润下之应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权庙；又终吴世，不

上祖宗之号，不修严父之礼，昭穆之数有阙。亮及休、皓又并废二郊，不秩群神。此简宗庙，不祭祀之罚也。又是时，孙峻专政，阴胜阳之应乎。

吴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岁作浦里塘，功费无数，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贼杀，百姓愁怨，阴气盛也。休又专任张布，退盛冲等，吴人贼之之应也。吴孙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电，水泉涌溢。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杀二百余人。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号。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坐，同称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礼。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与汉成帝同事。一曰，昔岁及此年，药兰泥、白虎文秦凉杀刺史胡烈、牵弘，遣田璋讨泥。又司马望以大众次淮北御孙皓。内外兵役，西州饥乱，百姓愁怨，阴气盛也。咸宁初，始上祖宗号，太熙初，还复五帝位。

晋武帝咸宁元年九月，徐州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杀百余人；八月，荆州郡国五大水。去年采择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亲简阅，务在姿色，不访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论。搢绅愁怨，天下非之。阴盛之应也。咸宁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国八暴水，杀三百余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水。是时贾充等用事日盛，而正人疏外者多。咸宁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扬郡国二十大水。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杀六千余人；江夏亦杀人。是时平吴后，王浚为元功，而诋劾妄加；荀、贾为无谋，而并蒙重赏。收吴姬五千，纳之后宫。此其应也。太康四年七月，司、豫、徐、兖、荆、扬郡国二十大水，伤秋稼，坏屋室，有死者。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国十五大水。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郡国八大水。太康八年六月，郡国八大水。晋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灾。元康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大水杀人；荆、扬、徐、兖、豫五州又大水。是时帝即位已五载，犹未郊祀，烝尝亦多不身亲近。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班固曰："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若乃不敬鬼神，政令违逆，则雾水暴至，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水不润下也。"元康六年五月，荆、扬二州大水。按董仲舒说，水者，阴气盛也。是时贾后乱朝，宠树贾、郭。女主专政之应也。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汉成帝时有此妖，班固以为王莽之

象。及赵伦篡位，即此应也。伦废帝于此城，井溢所在，又天意乎！元康八年九月，荆、扬、徐、兖、冀五州大水。是时贾后暴戾滋甚，韩谧骄猜弥扇，卒害太子，旋亦祸灭。元康九年四月，宫中井水沸溢。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南阳、东海大水。是时，齐王冏秉政专恣。阴盛之应。晋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时将相力政，无尊主心。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是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

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大水。是时王敦内怀不臣，傲很作威，后终夷灭。大兴四年七月，大水。明年有石头之败。

晋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大水。

晋明帝太宁元年五月，丹阳、宣城、吴兴、寿阳大水。是时王敦疾害忠良，威权震主，寻亦诛灭。

晋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民望，决事禁中。阴胜阳也。咸和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苏峻称兵，都邑涂炭。咸和四年七月，丹阳、宣城、吴兴、会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乱，荆、豫共讨之，半岁乃定。咸和七年五月，大水。是时帝未亲务，政在大臣。阴胜阳也。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长沙、武陵大水。是年三月，石虎掠骑至历阳，四月，围襄阳。于是加王导大司马，集徒旅；又使赵胤、路永、刘仕、王允之、陈光五将军，各帅众戍卫。百姓愁怨。阴气盛也。

晋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是时幼主冲弱，母后临朝；又将相大臣，各争权政。与咸和初同事也。永和五年五月，大水。永和六年五月，大水。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去年，殷浩以私忿废蔡谟，遐迩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恶，选徒聚甲，各崇私权。阴胜阳之应也。一说涛入石头，江右以为兵占。是后殷浩、桓温、谢尚、荀羡连年征伐。

晋穆帝升平二年五月，大水。是时桓温权制朝廷，征伐是专。升平五年四月，大水。

晋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都大水，平地数尺，侵及太庙。硃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丹阳、晋陵、吴国、吴兴、临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荡没，黎庶饥馑。初四年，桓温北伐败绩，十丧其九；五年，又征淮南，逾岁乃克。百姓愁怨之应也。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涛水入石头。明年，妖贼卢竦率其属数百人入殿，略取武库三库甲仗，游击将军毛安之讨灭之。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时孝武幼弱，政在将相。太元五年，大水。去年氐贼攻没襄阳，又向广陵。于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馑相望。谢玄虽破句难等，自后征戍不已。百姓愁怨之应也。太元六年六月，荆、江扬三州大水。太元十年夏，大水。初八年，破苻坚，自后有事中州，役无已岁。兵民愁怨之应也。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涛水入石头。明年，丁零、鲜卑寇扰司、兖镇戍，西、北疲于奔命。太元十五年七月，兖州大水。是时缘河纷争，征戍勤悴。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涛入杀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县人民多死。后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师。京师亦发大众以御之。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彭城大水伤稼。太元二十年，荆州、彭城大水。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时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去年，殷仲堪举兵向京都；是年春，又杀郗恢。阴盛作威之应也。仲堪寻亦败亡。隆安五年五月，大水。是时司马元显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孙恩乱东国。阴胜阳之应也。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江右虽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三月，义军克京都，玄败走，遂夷灭。元兴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涛水入石头。义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涛水入石头。明年，骆球父环潜结桓胤、殷仲文等谋作乱，刘稚亦谋反，凡所诛灭数十家。义熙三年五月丙午，大水。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涛水入石头。明年，王旅北讨鲜卑。义熙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卢循至蔡洲。义熙八年六月，大水。义熙九年五月辛巳，大水。义熙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扉及限；七月乙丑，淮北灾风大水杀人。义熙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渍太庙，百

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讨关、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邑大水。七年，右将军到彦之率师入河。元嘉十一年五月，京邑大水。十三年，司空檀道济诛。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五郡大水，京邑乘船。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泛溢，没居民，害苗稼。明年，右军将军裴方明率雍、梁之众伐仇池。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诸郡大水。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邑大水。

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会稽大水，平地八尺。后二年，虏寇青、冀州，遣羽林军卒讨伐。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吴兴、义兴大水。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大明四年，南徐、南兖州大水。

后废帝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大水。

顺帝升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甚于关羽樊城时。升明二年二月，于潜翼异山一夕五十二处水出，流漂居民。七月丙午朔，涛水入石头，居民皆漂没。

恆寒：

庶征之恆寒，刘歆以为“大雨雪、及未当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陨霜杀菽草，皆常寒之罚也”。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诛罚过深，当燠而寒，尽六日，亦为雹。害正不诛，兹谓养贼。寒七十二日，杀飞禽。道人始去，兹谓伤。其寒物无霜而死，涌水出。战不量敌，兹谓辱命。其寒虽雨物不茂。”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朔，陨霜伤谷。按刘向说：“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校事吕壹专作威福，与汉元帝时石显用事陨霜同应。班固书九月二日，陈寿言朔，皆明未可以伤谷也。壹后亦伏诛。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风，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谓私贼。其霜在草根土隙间。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案刘向说：“雹者阴胁阳”。是时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获封侯宠异。与《春秋》公子遂专任，雨雹同应也。汉安帝信谗，多杀无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为有所胁，行专一之政”故也。

吴孙权赤乌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将军攻略淮南、襄阳，战死者千余人。其后权以谗邪，数责让陆议，议愤恚致卒。与汉景、武大雪同事也。赤乌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时权听谗，将危太子。其后硃据、屈晃以迕意黜辱，陈象以忠谏族诛，而太子终废。此有德遭险，诛罚过深之应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有步阐、杨肇之败，死伤甚众。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陨霜。是时贾充亲党比周用事。与鲁定公、汉元帝时陨霜同应也。

晋武帝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秦郡霜害三豆。咸宁三年八月，河间暴风寒冰，郡国五陨霜伤谷。是后大举征吴，马隆又帅精勇讨凉州。咸宁五年五月丁亥，钜鹿、魏郡雨雹伤禾、麦；辛卯，雁门雨雹伤秋稼＃咸宁五年六月庚戌，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雨雹；丙辰，又雨雹，损伤秋麦千三百余顷，坏屋百三十余间；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闰月壬子，新兴又雨雹；八月庚子，河东、弘农又雨雹，兼伤秋稼三豆。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霜雹，伤桑、麦；四月，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雨雹，伤麦、豆；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雨雹，伤禾、麦、三豆。太康元年四月庚午，畿内县二及东平范阳县雨雹；癸酉，畿内县五又雨雹。是时王浚有大功，而权戚互加陷抑，帝从容不断。阴胁阳之应也。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殒霜于济南、琅邪，伤麦；壬申，琅邪雨雪伤麦；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太康二年五月丙戌，城阳、章武、琅邪伤麦；庚寅，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雨雹，伤禾稼。太康二年六月，郡国十六雨雹。太康三年十二月，大雪。太康五年七月乙卯，中山、东平雨雹，伤秋稼。太康五年七月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太康六年二月，东海霜伤桑、麦。太康六年三月戊辰，齐郡临菑、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邪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新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太康六年六月，荥阳、汲郡、雁门雨雹。太康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陨霜；十二月，大雪。太康九年正月，京都大风雨雹，发屋拔木；四月，陇西陨霜。太康十年四月，郡国八陨霜。

晋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汤阴雨雹。元康三年四月，荥阳雨雹；弘农湖、华阴又雨雹，深三尺。是时贾后凶淫专恣，与《春秋》鲁桓夫人同事。阴气盛也。元康五年六月，东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阳

雨雹。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阳建业大雪。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霜杀桑、麦。元康七年五月，鲁国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荥阳、颍川陨霜伤禾；五月，雨雹。是时贾后凶躁滋甚，是冬遂废愍怀。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襄城雨雹。是时齐王冏专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阳风雹，折木伤稼。晋惠帝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朔，霰雪。刘向曰："盛阳雨水汤热，阴气胁之，则转而为雹。盛阴雨雪凝滞，阳气薄之，则散而为霰。"今雪非其时，此听不聪之应也。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永嘉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会稽大雨震电。己巳夜，赤气曜于西北。是夕，大雨震电。庚午，大雪。案刘向说，"雷以二月出，八月入"。此月雷电者，阳不闭藏也。既发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节之异也。是时刘载僭号平阳，李雄称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为君失时之象。

晋元帝太兴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风雹杀人。太兴三年三月，海盐郡雨雹。是时王敦陵上。

晋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晋明帝太宁元年十二月，幽、冀、并州大雪。太宁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太宁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陨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寻有苏峻之乱。

晋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时帝幼弱，政在大臣。咸和九年八月，成都雪。其日李雄死。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见于太庙。其夕雨雹。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时政在将相，阴气盛也。与《春秋》鲁昭公时季孙宿专政同事。刘向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

晋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马多冻死。永和五年六月，临漳暴风震霆，雨雹大如升。永和十年五月，凉州雪。明年八月，桴罕护军张瓘帅宗混等攻灭张祚，更立张曜灵弟玄靓。京房《易传》曰："夏雨

雪，戒臣为乱。”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雪；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雷。是时帝幼，母后称制，政在大臣。晋穆帝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时帝幼弱，政在将相。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是时有事中州，兵役连岁。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时张夫人专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连雪二十三日。是时嗣主幼冲，冢宰专政。

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入伐，终皆诛。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酷寒过甚。是时桓玄篡位，政事烦苛，是其应也。晋氏失在舒缓，玄则反之。刘向曰：“周衰无寒岁，秦灭无燠年。”此之谓也。元兴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不应同日，失节之应也。二月，义兵起，玄败。元兴三年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时安帝蒙尘。

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时四方未一，钲鼓日戒。义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数寸。义熙五年五月癸巳，溧阳雨雹；九月己丑，广陵雨雹。明年，卢循至蔡洲。义熙五年九月己丑，广陵雨雹。义熙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义熙六年五月壬申，雨雹。义熙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风发屋。是秋，诛刘籓等。义熙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都雨雹，溧阳、盱眙尤甚，伤牛马，杀禽兽。元嘉十八年三月，雨雹。二十五虏寇青州。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积雪冰寒。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鸡卵。三十年，国家祸乱，兵革大起。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大雪，平地二尺余。明年，虏侵冀州，遣羽林军北讨。

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京邑雨雹。

后废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京邑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洛水浮桥桓楹，同日三处俱震；寻又震西城上候风木飞乌。时劳役大起，帝寻晏驾。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震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桓楹。

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朔，大风震电；是月又雷雨。义同前说。亮终废。

晋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电。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电，南沙司盐都尉戴亮以闻。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庐江、建安雷电大雨。

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是时贾后陷害鼎辅，宠树私戚。与汉桓帝时震宪陵寝同事也。后终诛灭。晋惠帝永兴二年十月丁丑，雷电。

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震电。

晋元帝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朔，雷震太极殿柱。永昌二年十一月，会稽、吴郡雨震电。

晋明帝太宁元年七月丙子朔，震太极殿柱。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会稽郡大雨震电。咸和三年六月辛卯，临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杀人。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会稽震电。咸和四年十二月，吴郡、会稽震电。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阳震电。

晋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电。晋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升平五年十月庚午，雷发东南。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太元五年十二月，雷声在南方。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震宣阳门西柱。

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雨雷。晋安帝元兴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将设仪导入宫，天雷，震人马各一俱殪。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癸丑，雷。义熙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庙，破东鸱尾，彻壁柱。义熙六年正月丙寅，雷；丁卯，又雪。义熙六年十二月壬辰，大雷。义熙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雷。元嘉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庙，破东鸱尾，彻壁柱。元嘉六年正月丙寅，雷且雪。元嘉七年十月丙子，

雷。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雷。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且雪。元嘉十四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十七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骨肉相害，自此始也。

前废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雷震。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雷震。泰始四年十月辛卯，雷震。泰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雷震。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雷震。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雷。

后废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雷。元徽三年九月丁未，雷。元徽三年九月戊午，雷震。元徽三年十月辛未，雷；甲戌，又雷。

从帝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震建阳门。

鼓妖：

晋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声若牛，出许昌城。十二月，废太子，幽于许宫。按《春秋》晋文公柩有声如牛，刘向以为鼓妖。其说曰："声如此，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甲之祸。"此其类也。明年，贾后遣黄门孙虑杀太子，击以药杵，声闻于外。

苏峻在历阳，外营将军鼓自鸣，如人弄鼓者。峻手自斫之，曰："我乡土时有此，则城空矣。"俄而作乱夷灭。此听不聪之罚，鼓妖先作也。石虎末，洛阳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鸣唤，声闻四十里。虎遣人打落两耳及尾，铁钉钉四脚。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东北有声如雷。案刘向说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无云而雷，此君不恤下，下民将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渐乱，孙恩、桓玄交陵京邑。

吴兴长城县夏架山有石鼓，长丈余，面径三尺所，下有盘石为足，鸣则声如金鼓，三吴有兵。晋安帝隆安中大鸣，后有孙灵秀之乱。

鱼孽：

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鱼集于武库屋上。此鱼孽也。王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后果有东关之败。干宝又以为高贵乡公兵祸之应。二说皆与班固旨同。

晋武帝太康中，有鲤鱼二见武库屋上。干宝曰：“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兵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见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至惠帝初，诛杨骏，废太后，矢交馆阁。元康末，贾后谤杀太子，寻亦诛废。十年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

蝗虫：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饥。案蔡邕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是时孙权归从，帝因其有西陵之役，举大众袭之，权遂背叛。

晋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时荀、贾任政，疾害公直。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是时天下兵乱，渔猎生民，存亡所系，唯司马越、苟晞而已，而竞为暴刻，经略无章。

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大蝗。去岁胡寇频攻北地、冯翊，暐允等悉众御之。是时又御刘曜，为曜所破，西京遂溃。

晋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兰陵合乡蝗，害禾稼。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太兴元年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太兴元年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尽，至于二年。是时中州沦丧，暴乱滋甚。太兴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诸郡蝗食秋麦。太兴三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民多饿死。去年，王敦并领荆州，苛暴之衅，自此兴矣。又是年初，徐州刺史蔡豹帅众伐周抚。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时丁零寇兖、豫，鲜卑逼河南，征戍不已。太元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苗稼。是年春，发取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又边将连有征杀。

豕祸：

吴孙皓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马丁奉营。此豕祸也。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反，皓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万彧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皓追讨谷阳事，杀其

子温，家属皆远徙。豕祸之应也。龚遂曰：“山野之兽，来入宫室，宫室将空。”又其象也。

晋孝怀帝永嘉中，寿春城内有豕生两头而不活。周馥取而观之。时通数者窃谓曰：“夫豕，北方之畜，胡、狄象也。两头者，无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意若曰，勿生专利之谋，将自致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诸侯，俄为元帝所败。是其应也。石勒亦寻渡淮，百姓死者十八九。

晋愍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听不聪之罚也。京房《易传》曰：“凡妖作，各象其类。足多者，所任邪也。”是后有刘隗之变。

晋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钱塘民家豭豕生两子，皆人面，如胡人状，其身犹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头豕身者，邑且乱亡。”此豭豕而产，异之甚者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豕，一头二身八足。十三年，京都民家豕产子，一头二身八足。并与建武同妖也。是后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习用事，渐乱国纲，至于大坏也。

黑眚黑祥：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气四塞。近黑祥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幸京口。有黑气暴起，占有兵。明年，虏南寇至瓜步，饮马于江。

火沴水：

晋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池水皆赤如血。案刘向说，近火沴水也。听之不聪之罚也。京房《易传》曰：“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水流赤。”

晋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东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泽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张天锡杀中护军张邕。邕，执政臣也。

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钱塘临平湖水赤。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己瑞。俄而玄败。

志第二十四五行五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睿，是谓不圣。厥咎瞀，厥罚恆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金木水火沴土。"班固曰："不言'惟'而独曰'时则有'者，非一冲气所沴，明其异大也。"华孽，刘歆传以为蠃虫之孽，谓螟属也。

稼穑不成：

吴孙皓时，尝岁无水旱，苗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皞境皆然，连岁不已。吴人以为伤露，非也。按刘向《春秋说》曰："水旱当书，不书水旱而曰大无麦禾者，土气不养，稼穑不成。"此其义也。皓初迁都武昌，寻迁建业，又起新馆，缀饰珠玉，壮丽过甚，破坏诸宫，增修苑囿，犯暑妨农，官民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兴土功"。皓皆冒之。此治宫室饰台榭之罚，与《春秋》鲁庄公三筑台同应也。班固曰："无水旱之灾，而草木百谷不熟，皆为稼穑不成。"

晋穆帝永和十年，三麦不登，至关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无水旱，无麦者，如刘向说也。又俗云，"多苗而不实为伤"，又其义也。

恆风：

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动太极东阁。魏齐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木，昏尘蔽天。按管辂说此为时刑，大风，执政之忧也。是时曹爽区瞀目专，骄僭过度，天戒数见，终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风之罚也。后逾旬而爽等灭。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眊。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飚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纪，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恆，地变赤，雨杀人。"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

树二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按华核对，役繁赋重，区瞀不睿之罚也。明年，权薨。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风震电。是岁，魏遣大众三道来攻，诸葛恪破其东兴军，二军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丧众大半，还伏诛。

吴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蒙雾连日。是时孙綝一门五侯，权倾吴主，风雾之灾，与汉五侯、丁、傅同应也。十二月丁卯夜，又大风，发木扬沙。明日，綝诛。

晋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广平大风折木。晋武帝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大风，坏千余家，折树木。咸宁元年五月甲申，广陵、司吾、下邳大风折木。咸宁三年八月，河间大风折木。

晋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济南大风，折木伤麦。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风折木，发坏邸阁四十余区。太康八年六月，郡国八大风。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风雹，发屋拔木。后二年，宫车晏驾。

晋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风雨拔树。元康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风，城东渠波浪；七月，下邳大风，坏庐舍；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灾风伤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讨。元康九年六月，飚风吹贾谧朝服，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京都连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太子废。

晋惠帝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木。三月，愍怀被害。己卯，丧柩发许还洛，是日，大风雷电，帏盖飞裂。永康元年四月，张华第舍飚风折木，飞缯轴六七。是月，华遇害。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子朔，大风从西北来，折木飞石。明年正月，赵王伦篡位。

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癸酉，赵王伦祠太庙，灾风暴起，尘沙四合。其年四月，伦伏辜。

晋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风拔木，屋瓦皆飞。永昌元年八月，暴风坏屋，拔御道柳树百余株。其风纵横无常，若风自八方来者。十一月，宫车晏驾。

晋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风，发屋折木。四月，李寿袭杀李期。

晋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晋陵、吴郡灾风。

晋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风。升平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风。

晋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风迅急。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戊申朔，暴风迅起，从丑上来，须臾转从子上来，飞沙扬砾。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乙丑朔，暴风折木。太元二年闰三月甲子朔，暴风疾雨俱至，发屋折木。太元二年六月，长安大风拔苻坚宫中树。其后坚再南伐，身戮国亡。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暴风。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风。太元十二年七月甲辰，大风拔木。太元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风折木。

晋安帝元兴二年二月甲辰，大风雨，大航门屋瓦飞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门入。元兴三年正月，桓玄游大航南，飘风飞其□卑□兒盖。三月，玄败。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大风折木。是月，桓玄败于峥嵘洲，身亦屠裂。元兴三年十一月丁酉，大风，江陵多死者。

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起。义熙五年闰十月丁亥，大风发屋。明年，卢循至蔡洲。义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风拔北郊树，树几百年也。琅邪、扬州二射堂倒坏。是日，卢循大舰漂没。甲戌，又风，发屋折木。是冬，王师南讨。义熙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风拔木。义熙十年六月辛亥，大风拔木。明年，西讨司马休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旦，暴风发殿庭，会席翻扬数十丈。五月，帝废。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寿阳骤雨，有回风云雾，广三十许步，从南来，至城西回散灭。当其冲者，室屋树木摧倒。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大风，拔木飞瓦。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风拔木，雨冻杀牛马，雷电晦冥。二月，宫车晏驾。

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钟山通天台新成，飞倒，散落山涧。明年闰五月，帝崩。

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朔，京邑大风。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京邑大风。泰始二年四月甲子，京邑大

风。泰始二年五月丁未，京邑大风。泰始二年五月己酉，京邑大风。泰始二年九月乙巳，京邑大风。

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京邑大风。元徽三年三月丁卯，京邑大风。元徽三年六月甲戌，京邑大风。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京邑大风。元徽五年三月庚寅，京邑大风，发屋折木。元徽五年六月甲寅，京邑大风。

夜妖：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闰正月戊戌，大风晦暝，行者皆顿伏。近夜妖也。刘向曰："正昼而暝，阴为阳，臣制君也。"时晋景王讨毋丘俭，是日始发。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昼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刘向《春秋说》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令专事，冥晦。明年，鲁季友卒，果世官而公室卑矣。"魏见此妖，晋有天下之应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风晦暝。其后帝崩，而诸侯违命，干戈内侮，权夺于元显，祸成于桓玄。是其应也。

蠃虫之孽

晋孝武咸宁元年七月，郡国螟；九月，青州又螟。咸宁元年七月，郡国有青虫食禾稼。咸宁四年，司、冀、兖、豫、荆、扬郡国皆螟。

晋武帝太康四年，会稽彭蜞及蟹皆化为鼠，甚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太康九年八月，郡国二十四螟，螟说与蝗同。是时帝听谗诉。太康九年九月，虫伤稼。

晋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带方、含资、提奚、南新、长岑、海冥、列口虫食禾叶荡尽。

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时齐王冏秉政。贪苛之应也。永宁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阳、太原、新兴、北海青虫食禾叶，甚者十伤五六。永宁元年十二月，郡国八螟。

牛祸：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头语。近牛祸也。是时帝多疾病，深以后事为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心瞀乱之应也。师旷曰："怨咨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义也。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骋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乱，乘我何之！"骋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蚤也。"寻后牛又人立而行。骋使善卜者卦之。谓曰："天下将有兵乱，为祸非止一家。"其年张昌反，先略江夏，骋为将帅。于是五州残乱，骋亦族灭。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气枢》曰："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食，则有六畜妖言。"时天子诸侯不以惠下为务，又其应也。

晋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门牛生犊，一体两头。

元帝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牛生子，两头八足，两尾共一腹。三年后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马彪说，两头者，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之象也。京房《易传》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其后皆有此应。晋元帝太兴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刘向说《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区瞀昏乱，故天不飨其祀。元帝中兴之业，实王导之谋也。刘隗探会主意，以得亲幸，导见疏外。此区瞀不睿之祸也。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护军牛生犊，两头六足。是冬，苏峻作乱。咸和七年，九德民袁荣家牛产犊，两头八足，二尾共身。京房《易传》："杀无罪，则牛生妖。"

桓玄之国在荆州，诣刺史殷仲堪，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青牛，形色瑰异。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泾溪，骏驶非常，因息驾饮牛。牛径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觇守，经日无所见。

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大兒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元嘉二十九年，晋陵送牛，角生右胁，长八尺。明年二月，东宫为祸。

孝武帝大明三年，广州刺史费淹献三角水牛。

黄眚黄祥：

蜀刘备章武二年，东伐。二月，自秭归进屯夷道。六月，秭归有黄气见，长十余里，广数十丈。后逾旬，备为陆逊所破。近黄祥也。

魏齐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日死。”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皁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复入，斯须更出，语如向日。适欲日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视，俱如常鼠。案班固说，此黄祥也。是时曹爽秉政，竞为比周，故鼠作变也。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边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变成鲤鱼。民人一日取，转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饥。

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黄雾四塞，埃气蔽天。案杨宣对，近土气，乱之祥也。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黄雾四塞。

晋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是时张重华纳谮，出谢艾为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见弑。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闻善不予，兹谓不知。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黄者，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至绝世也。”

晋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雾昏浊，不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谓之荣光，太平之详，上表称庆。

地震：

吴孙权黄武四年，江东地连震。是时权受魏爵命，为大将军、吴王，改元专制，不修臣迹。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董仲舒、刘向并云“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

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来，隐隐有声，屋瓦摇。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将硃然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击退之。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讨平之。

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江东地震。赤乌二年正月，地又再震。是时吕壹专政，步骘上疏曰：“伏闻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无罪无辜，横受重刑，虽有大臣，不见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嘉禾六年、赤乌二年，地连震动，臣下专政之应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后卒败。

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地震。正始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正始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江东地仍震。是时权听谗，寻黜硃据，废太子。

蜀刘禅炎兴元年，蜀地震。时宦人黄皓专权。按司马彪说，奄宦无阳施，犹妇人也。此皓见任之应，与汉和帝时同事也。是冬，蜀亡。

晋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孙皓大遗众入涡口。叛虏寇秦、凉，刺史胡烈、苏愉并为所害。泰始七年六月丙申，地震。武帝世，始于贾充，终于杨骏，阿党昧利，苟专权宠，终丧天下，由是也。末年所任转敝，故亦一年六震，是其应也。裴叔则曰："晋德所以不比隆尧、舜者，以有贾充诸人在朝。"

晋武帝咸宁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东、平阳地震。咸宁四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阴平、广武地又震。

晋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阳地震。太康五年正月壬辰，地震。太康六年七月己丑，地震。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为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太康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阴平地震；八月，丹阳地震。太康九年正月，会稽、丹阳、吴兴地震；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郡国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声如雷。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阳地震。

晋武帝太始元年，地震。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杀人；上谷、上庸、辽东地震。五月壬子，寿春山崩，洪水出，城坏，地坠方三十丈，水出杀人。六月，寿春大雷震，山崩地坼，家人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杀百余人。居庸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出，大饥。上庸四处山崩地陷，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时贾后乱朝，据权专制，终至祸败之应也。汉邓太后摄政时，郡国地震。李固以为："地，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传》曰："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又曰："小人剥庐，

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又曰：“阴背阳，则地裂。父子分离，夷、羌叛去。”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元康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元康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晋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是时齐王冏专政。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时长沙王专政。

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时司马越专政。永嘉四年四月，兖州地震。

晋愍帝建兴二年四月甲辰，地震。是时幼主在上，权倾于下，四方云扰，兵乱不息。建兴三年六月丁卯，长安地震。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山崩。干宝曰：“王敦陵上之应。”太兴二年五月癸丑，祁山地震，山崩杀人。是时相国南阳王保在祁山称晋王，不终之象也。太兴三年四月庚寅，丹阳、吴郡、晋陵地震。其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数千斤。

晋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苏峻作乱。咸和九年三月丁酉，会稽地震。是时政在臣下。

晋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政在臣下，所以连年地震。永和二年十月，地震。永和三年正月丙辰，地震。永和四年十月己未，地震。永和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永和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声如雷。永和十年正月丁酉，地震，有声如雷，鸡雉鸣响。永和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晋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凉州地震。

晋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时政在将相，人主南面而已。隆和元年四月丁丑，凉州地震，浩亹山崩。张天锡降亡之象也。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时桓温专政。

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地震水涌。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是时嗣主幼冲，政在将相。宁

康二年七月甲午，凉州地震山崩。

晋孝武帝太元二年闰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后缘河诸将，连岁兵役。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时群小弄权，天下侧目。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震。

晋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地震。是时幼主冲昧，政在臣下。晋安帝义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声；十月癸亥，地震。义熙五年正月戊戌夜，寻阳地震，有声如雷。明年，卢循下。义熙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庐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讨荆、益。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地震。时遣军经略司、兖。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京邑地震。元嘉十五年七月辛未，地震。元嘉十六年，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地震。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有声自河北来，鲁郡山摇地动，彭城城女墙四百八十丈坠落，屋室倾倒，兖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后虏主死，兖州刺史夏侯祖权卒。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泰始四年七月己酉，东北有声如雷，地震。明帝泰豫元年闰七月甲申，东北有声如雷，地震。

后废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地震。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地震。七月，帝殒。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远望见地中如水有影，人马百物皆见影中，积年乃灭。

山崩地陷裂：

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按刘向说，“山，阳，郡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也。”与《春秋》梁山崩，汉齐、楚众山发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吴虽帝，其实列国，灾发丹阳，其天意矣。国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后二年而权薨，薨二十六年而吴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征也。其冬，晋有天

下。

晋武帝太始三年三月戊子，太行山崩。太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坠三里。此晋之咎征也。至帝晏驾，而禄去王室，怀、愍沦胥于北，元帝中兴于南，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王受命，人君虏。"

晋武帝太康五年丙午，宣帝庙地陷。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兴县山崩，涌水出。太康七年七月，硃提之大泸山崩，震坏郡舍；阴平之仇池崖陨。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丈。

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地陷，方三十丈，杀人。史阙其处。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水出杀人。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永嘉三年八月乙亥，鄄城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司马越恶之，迁于濮阳。此见沴之异也。越卒陵上，终亦受祸。永嘉三年七月戊辰，当阳地裂三所，所广三丈，长二百余步。京房《易传》曰："地坼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其后司马越、苟晞交恶，四方牧伯莫不离散，王室遂亡。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永嘉四年四月，湘东酃黑石山崩。

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倾拔。

晋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庐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刘胤为郭默所杀。

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谧床帐。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载也。明年，谧诛。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地然，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晋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阴有声如雷，地陷深广各四尺。义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门地穿，涌水出，毁门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恆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常阴

吴孙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是时将诛孙綝，谋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此常阴之罚也。

吴孙皓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阴不雨，将有阴谋。皓深惊惧。时陆凯等谋因其谒庙废之。及出，留平领兵前驱，凯语平，平不许，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群下多怀异图，终至降亡。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四月，连阴不雨。元徽三年八月，多阴。后二年，废帝殒。

射妖：

蜀车骑将军邓芝征涪陵，见玄猿缘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叶塞其创。芝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芝叹息，投弓水中，自知当死矣。

晋恭帝之为琅邪王时，好奇戏，尝闭一马于门内，令人射之，欲观几箭而死。左右有谏者，曰："马，国姓也，而今射之，不祥甚矣。"于是乃止，而马已被十许箭矣。此盖射妖也。俄而桓玄篡位。

龙蛇之孽：

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也，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黄龙见于鄴井中。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六月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甘露三年，黄龙青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龙见轵县井中。

吴孙皓天册中，龙乳于长沙民家，啖鸡雏。京房《易妖》曰："龙乳

人家，王者为庶人。”其后皓降。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二见于九原井中。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龙见于武库井中。帝见龙，有喜色，百僚将贺。刘毅独表曰：“昔龙漦夏庭，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贺也。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但非其所处，实为妖灾。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美，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汉惠帝二年，两龙见兰陵井中，本志以为其后赵王幽死之象也。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室宇邃密，非龙所处。后七年，蕃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窃神器。勒、虎二逆皆字曰龙，此之表异，为有证矣。”史臣案龙为休瑞，而屈于井中，前史言之已祥。但兆幽微，非可臆断，故《五行》、《符瑞》两存之。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桴罕羌妓产一龙子，色似锦文，尝就母乳，遥见神光，少得就视。

晋武帝咸宁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长十许丈，居听事平□□上，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兒及猪犬之属。后一蛇夜出，伤于刃，不能去，乃觉之。发徒攻击，移时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极不建，故蛇孽见之。汉灵帝时，蛇见御座，杨赐以为帝溺于色之应也。魏氏宫人猥多，晋又过之，宴游是湎，此其孽也。《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菑有大蛇长十余丈，负二小蛇，入城北门，径从市入汉城阳景王祠中不见。天戒若曰，齐方有刘章定倾之功，若不厉节忠慎，又将蹈章失职夺功之辱也。齐王冏不悟，虽建兴复之功，而以骄陵取祸。负二小蛇出朝市，皆有象类也。

晋明帝太宁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见于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国有大忧。”其后讨灭王敦及其党与。

马祸：

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角，在两耳下，长三寸。按刘向说，此兵象也。及帝晏驾之后，王室毒于兵祸，是其应也。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又有“天子亲伐，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马有生角。”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将释奠，太傅赵王伦骖乘，至南城门，马止，力士推之不能动。伦入轺车，乃进。此马祸也。天戒若曰，伦不知义方，终为乱逆，非傅导行礼之人。伦不悟，故亡。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冬，有牝骝马惊奔至廷尉讯堂，悲鸣而死。是殆愍怀冤死之象也。见廷尉讯堂，又天意乎！

晋孝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鸣南城门。

晋元帝大兴二年，丹阳郡吏濮阳杨演马生驹，两头自颈前别，生而死。按司马彪说，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是后王敦陵上。

晋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马色赤如血，自宣阳门直走入于殿前，盘旋走出，寻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马祸，又赤祥也。张重华在凉州，将诛其西河相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悉皆无后尾。

晋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马生角，刺史郭铨送示都督桓玄。案刘向说，马不当生角，由玄不当举兵向上也。睹灾不悟，故至夷灭。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为鳖，入水。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农女死复生。时人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郭太后爱养之。又太原民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墓木，可三十岁。案京房《易传》，至阴为阳，下人为上，晋宣王起之象也。汉平帝、献帝并有此异，占以为王莽、曹操之征。公孙渊炊，有小兒蒸死甑中，其后夷灭。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阁。诘问，答曰："不自觉入也。"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及还，果见杀。恪已被害，妻在室，使婢沃盥，闻婢血瞳。又眼目视瞻非常，妻问其故，婢蹶然跃起，头至栋，攘臂切齿曰："诸葛公乃为峻所杀。"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七日，复穿冢出。干宝曰："此与汉宣帝同事。乌程侯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黿。兄弟闭户卫

之，掘堂上作大坎，实水其中。鼋入坎戏一二日，恆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轮转自跃，入于远潭，遂不复还。与汉灵帝时黄氏母事同，吴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发白，著黄巾黄单衣，柱杖，呼民王始语曰："今当太平。"寻晋代魏。

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案《汉志》说，殆赵王伦篡乱之象也。晋武帝咸宁二年二月，琅邪人颜畿病死，棺敛已久，家人咸梦畿谓己曰："我当复生，可急开棺。"遂出之。渐能饮食屈申视瞻，不能行语也。二年复死。其后刘渊、石勒遂亡晋室。

晋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年八岁，渐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此刘渊、石勒荡覆晋室之妖也。汉哀帝、献帝时并有此异，皆有易代之兆。京房《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

晋惠帝永宁初，齐王冏唱义兵，诛除乱逆，乘舆反正。忽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门者诘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耳。"是时齐王冏匡复王室，天下归功。识者为其恶之。后果斩戮。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头公入齐王冏大司马府，大呼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杀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败，即甲子旬也。

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云龙门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当作中书监。"即收斩之。干宝曰："夫禁庭，尊秘之处。今贱人径入，而门卫不觉者，宫室将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后帝北迁鄴，又西迁长安，盗贼蹈籍宫阙，遂亡天下。

晋惠帝世，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娉，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径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之，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晋惠帝世，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顷渐觉。问之，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开冢更生，犹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晋惠帝光熙元年，会稽谢

真生子，大头有鬓，两蹠反向上，有男女两体。生便作丈夫声，经日死。

晋惠、怀之世，京、洛有兼男女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案此乱气之所生也。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故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元帝太兴初，又有女子阴在腹上，在扬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天下大乱；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无后。"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祥婢生子，鸟头，两足马蹄，一手无毛，黄色，大如枕。

晋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吏任侨妻胡，年二十五，产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齐以下，各分。此盖天下未一之妖也。时内史吕会上言："案《瑞应图》，异根同体谓之连理，异苗同颖谓之嘉禾。草木之异，犹以为瑞，今二人同心，《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嘉征显见，生于陕东之国，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踊，谨画图以上。"时有识者哂之。

晋中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齐下。自中国来江东，性甚淫，而不产。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阴在首，天下大乱；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无后。"

晋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尚书驺谢平妻生女，堕地濞濞有声，须臾便死。鼻目皆在顶上，面处如项，口有齿，都连为一，胸如鳖，手足爪如鸟爪，皆下句。京房《易妖》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见者，皆为天下大兵。"后二年，有石头之败。

晋明帝太宁二年七月，丹阳江宁侯纪妻死，三日复生。

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辛丑，有何一人诣南止车门自列为圣人所使。录付光录外部检问，是东海郯县吕暢，辞语落漠，髡鞭三百，遣。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侨居暨阳。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来还，得征瑞印绶，当母天下。"晋陵太守以为妖，收付狱。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绛衣，诣止车门口，列为圣人使，求见天子。门候受辞，列姓吕名锡。云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今命可

为天下母。奏闻，即伏诛。并下晋陵诛可。

晋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壹，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灸之逾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像人头，忽悉缩入肩中。

晋孝武帝宁康初，南郡州陵女人唐氏，渐化为丈夫。

晋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硃，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须蔚然，三日而死。义熙中，东阳人黄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义熙末，豫章吴平人有二阳道，重累生。

晋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阳道无头正平，本下作女人形体。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为吴郡。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怳忽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斌问所以来，亦不自知也。谓是狂人，以付狱，符其家迎之。数日乃得去。后二十日许，斌诛。

孝武帝大明中，张暢为会稽郡，妾怀孕，兒于腹中啼，声闻于外。暢寻死。大明末，荆州武宁县人杨始欢妻，于腹中生女兒。此兒至今犹存。

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见太子西池水上，迹长三尺余。

后废帝元徽中，南东莞徐坦妻怀孕，兒在腹中有声。元徽中，暨阳县女人于黄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视有人形。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魏明帝青龙二年四月，大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大疫。

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吴孙亮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吴孙皓凤凰二年，疫。

晋武帝泰始十年，大疫。吴土亦同。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晋武帝太康三年春，疫。

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大疫。元康七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永嘉六年，大疫。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

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大饥且疫。

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大疫。

晋海西太和四年冬，大疫。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月，大疫，发赤班乃愈。义熙七年春，大疫。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疾疫。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大明四年四月，京邑疾疫。

日蚀：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蚀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复劾三公。"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蚀之。黄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蚀之。后二年，宫车晏驾。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台祈禳。帝诏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得，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励政自修，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具禳祠，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蚀之。见《吴历》。

魏明帝青龙元年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

魏齐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蚀之。《纪》无。正始三年四月

戊戌朔，日有蚀之。《纪》无。正始六年四月壬子，日有蚀之；十月戊寅朔，又日有蚀之。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塞变应天，乃实人事。"济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矣。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魏齐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蚀之。

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蚀之。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蚀之。按谷永说，正朝，尊者恶之。京房占曰："日蚀乙酉，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济之变。

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景元三年三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蚀之。泰始七年五月庚辰，日有蚀之。泰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蚀之。泰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蚀之。泰始十年三月癸亥，日有蚀之。

晋武帝咸宁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蚀之。咸宁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

晋武帝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朔，日有蚀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亥，诏曰："比年灾异屡发，邦之不臧，实在朕躬。震蚀之异，其咎安在？将何施行，以济其愆？"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瓘逊位，弗许。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太康九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后二年，宫车晏驾。

晋惠帝元康九年十月甲子朔，日有蚀之。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辛卯朔，日有蚀之。晋惠帝永宁元年闰三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晋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尊者恶之。七月乙酉朔，又日有蚀之既。占曰："日蚀尽，不出三月，国有凶。"十一月，宫车晏驾。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蚀之。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有蚀之。永嘉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蚀之。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明年，帝崩于平阳。

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帝为刘曜所虏。

十二月乙卯朔，又日有蚀之。明年，帝崩于平阳。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蚀之。

晋明帝太宁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晋成帝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正朝，尊者恶之。六月，宫车晏驾。

晋穆帝永和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蚀之。永和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晋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蚀之，不尽如钩。明年，宫车晏驾。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

晋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太和五年七月癸酉朔，日有蚀之。明年，废为海西公。

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晋孝武帝太元四年闰月己酉朔，日有蚀之。太元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太元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太元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明年，宫车晏驾。海西时有此变。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一月，黑气分日。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癸已，日散，光流如血，所照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气掩日，所炤皆黄。案《河图占》曰："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晦朔，有不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薄日光也。占类蚀。"永喜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青黄晕五重。占曰："白虹贯日，近臣不乱，则诸侯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马越杀缪播等，暴蔑人主。五年，胡破京都，帝遂见虏。一说王者有兵周之象。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飞燕鸟者。

晋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白虹弥天，三日并照，日有重晕，左右两珥。占曰："白虹，兵气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王立亦如其数。"又曰："三日并出，不过三旬，诸侯争为帝。"

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晋安帝元兴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晋安帝义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义熙十年九月己巳朔，日有蚀之；七月辛亥晦，日有蚀之。义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明年，宫车晏驾。

晋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文帝元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元嘉六年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十一月己丑朔，又日有蚀之，不尽如钩，蚀时星见，晡方没，河北地暗。元嘉十二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元嘉十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元嘉十九年七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元嘉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元嘉三十年七月辛丑朔，日有蚀之，既，星辰毕见。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既，列宿粲然。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甲寅朔，日有蚀之。

明帝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十月癸酉，又日有蚀之。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后废帝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顺帝升明二年九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升明三年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

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白虹贯日，时地又频震。权发诏，深戒惧天眚。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晕再重，白虹贯之。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主斗、牛，斗、牛为吴地。"是时孙皓淫暴，四月降。

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飞燕者，数月乃消。王隐以为愍怀废死之征也。晋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斗，黄雾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晋惠帝永宁元年九月甲申，日有黑子。按京房占："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日重晕，天下有立王。晕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陈卓曰："当有大庆，天下其参分乎？"三月而江东改元朔，胡亦改元朔，跨曹、刘疆宇。于是兵连积世。

晋元帝太兴四年三月癸亥，日有黑子。辛亥，帝亲录讯囚徒。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有黑子。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己丑朔，日晕无光；癸巳，黄雾四塞。占曰："君道失明，臣有阴谋。"是时王敦陵上，卒伏其辜。

晋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贯日。咸康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灭。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晕厚密，白虹贯日中。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日，日晕五重。十一月，桓温废帝。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乌，形见分明，数旦乃止。

晋安帝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明年，桓玄篡位。晋安帝义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采珥。义熙十一年，日在东井，有白虹十余丈，在南干日。依司马彪说，则灾在分野，羌亡之象也。

晋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晕，东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气贯之交匝。

晋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夜，月蚀既；丁酉夜，又蚀既。占曰："月蚀既尽，夫人忧。"又曰："其国贵人死。"

安帝义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旦，月犹见东方。按占，谓之"侧匿。"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朔，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牙，塊垒不员。明年二月，宫车晏驾。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没四五丈，亦如之。至于八年春，凡三，谓日死。闰五月，帝崩。

后废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日未没数丈，日色紫赤无光。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晕五重，又重生二直，一抱一背。

文帝元嘉中，有两白虹见宣阳门外。

后废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白虹见。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贯日。

后帝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白虹见东方。

志第二十五州郡一

○扬州 南徐州 徐州 南兖州 兖州

唐尧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尧都，土界广远，济、河为兖州，海、岱为青州，海、岱及淮为徐州，淮、海为扬州，荆及衡阳为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为梁州，黑水、西河为雍州。自虞至殷，无所改变。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雍，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汉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为十三州，而司隶部三辅、三河诸郡。东京无复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隶所部如故。及三国鼎峙，吴得扬、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犹得九焉。吴又分交为广。魏末平蜀，又分益为梁。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统，凡十有六州。后又分凉、雍为秦，分荆、扬为江，分益为宁，分幽为平，而为二十矣。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江左又分荆为湘，或离或合，凡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唯得谯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扬州为南徐，徐州为南兖，扬州之江西悉属豫州；分荆为雍，分荆、湘为郢，分荆为司，分广为越，分青为冀，分梁为南北秦。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虏庭。于是于钟离置徐州，淮阴为北兖，而青、冀二州治赣榆之县。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

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若唯云“某无”者，则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阙也。

扬州刺史，前汉刺史未有所治它州同，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吴治建业。成帝咸康四年，侨立魏郡别见，肥乡别见、元城汉

旧县，晋属阳平二县，后省元城。又侨立广川郡别见，领广川一县，宋初省为县，隶魏郡。江左又立高阳别见、堂邑二郡别见，高阳领北新城别见、博陆博陆县，霍光所封，而二汉无，晋属高阳。二县。堂邑，领堂邑一县，后省堂邑并高阳，又省高阳并魏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并建康。孝建元年，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罢州，以其地为王畿，以南台侍御史部诸郡，如从事之部传焉，而东扬州直云扬州。八年，罢王畿，复立扬州，扬州还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东扬州并扬州。顺帝升明三年，改扬州刺史曰牧。领郡十，领县八十。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口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五。

丹阳尹，秦鄣郡，治今吴兴之故鄣县。汉初属吴国，吴王濞反败，属江都国。武帝元封二年，为丹阳郡，治今宣城之宛陵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阳移治建业。元帝太兴元年，改为尹。领县八，户四万一千一十，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一。

建康令，本秣陵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置县，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晋武帝平吴，还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愍帝即位，避帝讳，改为建康。

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晋安帝义熙九年，移治京邑，在斗场。恭帝元熙元年，省扬州府禁防参军，县移治其处。

丹杨令，汉旧县。

江宁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

永世令，吴分溧阳为永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惠帝世，度属义兴，寻复旧。义兴又有平陵县，董览《吴地志》云："晋分永世。"《太康》、《永宁地志》并无，疑是江左立。文帝元嘉九年，以并永世、溧阳二县。

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湖熟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句容令，汉旧县。

会稽太守，秦立，治吴。汉顺帝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领县十，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陆同。

山阴令，汉旧县。

永兴令，汉旧余暨县，吴更名。

上虞令，汉旧县。

余姚令，汉旧县。

剡令，汉旧县。

诸暨令，汉旧县。

始宁令，何承天志，汉末分上虞立。贺《续会稽记》云："顺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乡立。"《续汉志》无。《晋太康三年地志》有。

句章令，汉旧县。

鄮令，汉旧县。

鄞令，汉旧县。

吴郡太守，分会稽立。孝武大明七年，度属南徐。八年，复旧。领县十二，户五万四百八十八，口四十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二。去京都水六百七十，陆五百二十。

吴令，汉旧县。

娄令，汉旧县。

嘉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嘉禾，改曰禾兴。孙皓父名和，又改名曰嘉兴。

海虞令，晋武帝太康四年，分吴县之虞乡立。

海盐令，汉旧县。《吴记》云："本名武原乡，秦以为海盐县。"

盐官令，汉旧县。《吴记》云："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

治，此后改为县。”非也。

钱唐令，汉旧县。

富阳令，汉旧县。本曰富春。孙权黄武四年，以为东安郡；七年，省。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

新城令，浙江西南名为桐溪，吴立为新城县，后并桐庐。《晋太康地志》无。张勃云：“晋末立。”疑是太康末立，寻复省也。晋成帝咸和九年又立。

建德令，吴分富春立。

桐庐令，吴分富春立。

寿昌令，吴分富春立。新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兴太守，孙皓宝鼎元年，分吴、丹阳立。领县十，户四万九千六百九，口三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去京都水九百五十，陆五百七十。

乌程令，汉旧县，先属吴。

东迁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乌程立。后废帝元徽四年，更名东安。顺帝升明元年复旧。

武康令，吴分乌程、余杭立永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长城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乌程立。

原乡令，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故鄣令，汉旧县，先属丹阳。

安吉令，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余杭令，汉旧县，先属吴。

临安令，吴分余杭为临水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于潜令，汉旧县，先属丹阳。

淮南太守，秦立为九江郡，兼得庐江豫章。汉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分立豫章郡，文帝又分为庐江郡。武帝元狩元年，复为九江郡，治寿春县。后汉徙治阴陵县。魏复曰淮南，徙治寿春。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历阳别见、当涂、逡道诸县，二年，复立钟离县别见，并二汉旧县也。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宋孝武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并宣城，宣城郡徙治于湖。八年，复立淮南郡，属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还属扬州。领县六，户五千三百六十二，口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去京都水一百七十，陆一百四十。

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杨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

当涂令，晋成帝世，与逡道俱立为侨县，晋末分于湖为境。

繁昌令，汉旧名，本属颍川。魏分颍川为襄城，又属焉。晋乱，省襄城郡，以此县属淮南，割于湖为境。

襄垣令，其地本芜湖。芜湖县，汉旧县。至于晋末，立襄垣县，属上党。上党民南过江，立侨郡县，寄治芜湖，后省上党郡为县，属淮南。文帝元嘉九年，省上党县并襄垣。

定陵令，汉旧名，本属襄城，后割芜湖为境。

逡道令，汉作逡遒，晋作逡道，后分芜湖为境。

宣城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阳立。领县十，户一万一百二十，口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二。去京都水五百八十，陆五百。

宛陵令，汉旧县。

广德令，何志云："汉旧县。"《二汉志》并无，疑是吴所立。

怀安令，吴立。

宁国令，吴立。

宣城令，汉旧县。

安吴令，吴立。

泾令，汉旧县。

临城令，吴立。

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

石城令，汉旧县。

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立。领县九，户一万六千二十二，口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陆同。

长山令，汉献帝初平二年，分乌伤立。

太末令，汉旧县。

乌伤令。

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

信安令，汉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丰安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定阳令，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孙氏分信安立。

遂昌令，孙权赤乌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领县五，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陆同。

章安令，《续汉志》：“故治，闽中地，光武更名。”《晋太康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中立。”未详孰是。

临海令，吴分章安立。

始丰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宁海令，何志，汉旧县。按《二汉志》、《晋太康地志》无。

乐安令，晋康帝分始丰立。

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领县五，户六千二百五十，口三万六千六百八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陆二千六百四十。

永宁令，汉顺帝永建四年，分章安东瓯乡立，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

安固令，吴立曰罗阳，孙皓改曰安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松阳令，吴立。

乐成令，晋孝武宁康三年，分永宁立。

横阳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横蕈船屯为始阳，仍复更名。

新安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丹阳立曰新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领县五，户一万二千五十八，口三万六千六百五十一。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六十，陆一千八百。

始新令，孙权分歙立。

遂安令，孙权分歙为新定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歙令，汉旧县。

海宁令，孙权分歙为休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分歙置诸县之始，又分置黎阳，大明八年，省并海宁。

黟令，汉旧县。

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

青、并合兖。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永初二年郡国志》又有南沛、南下邳、广平、广陵、盱眙、钟离、海陵、山阳八郡。南沛、广陵、海陵、山阳、盱眙、钟离割属南兖，南下邳并南彭城，广平并南泰山。今领郡十七，县六十三，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陆二百。

南东海太守东海郡别见，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郯、利城并为实土。《永初郡国》有襄贲别见、祝其、厚丘并汉旧名、西隰何江左立四县，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丘并襄贲。何、徐无厚丘，余与《永初郡国》同。其襄贲、祝其、西隰，是徐志后所省也。领县六，户五千三百四十二，口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八。

郯令，汉旧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岘西为境。

丹徒令，本属晋陵，古名硃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

武进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

毗陵令，宋孝武大明末，度属此。

朐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为土。

利城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文帝世，与郡俱为实土。

南琅邪太守琅邪郡别见，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杨虽有琅邪相而无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永初郡国》有阳都前汉属城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琅邪。、费、即丘并别见三县，并割临沂及建康为土。费县治宫城之北。元嘉八年，省即丘并阳都。十五年，省费并建康、临沂。孝武大明五年，省阳都并临沂。今领县二，户二千七百八十九，口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去州水二百，陆一百；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临沂令，汉旧名。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琅邪。

江乘令，汉旧县。本属丹阳，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东海王越世子名毗，而东海国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安帝义熙九年，复还晋陵。本属扬州，文帝元嘉八年，度属南徐。领县六，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万一百一十三。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陆同；去京都水四百，陆同。

晋陵令，本名延陵，汉改曰毗陵，后与郡俱改。

延陵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乡立。

无锡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南沙令，本吴县司盐都尉署。吴时名沙中。吴平后，立暨阳县割属之。晋成帝咸康七年，罢盐署，立以为南沙县。

曲阿令，本名云阳，秦始皇改曰曲阿。吴嘉禾三年，复曰云阳。晋武帝太康二年，复曰曲阿。

暨阳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无锡、毗陵立。

义兴太守，晋惠帝永兴元年，分吴兴之阳羡、丹阳之永世立。永世寻还丹阳。本扬州，明帝泰始四年，度南徐。领县五，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口八万九千五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陆同；去京都水四百九十，陆同。

阳羡令，汉旧县。

临津令，故属阳羡，立郡分立。

义乡令，故属长城、阳羡，立郡分立。

国山令，故属阳羡，立郡分立。

绥安令，武帝永初三年，分宣城之广德、吴兴之故鄣、长城及阳羡、义乡五县立。

南兰陵太守兰陵郡别见，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九十三，口一万六百三十四。

兰陵令。别见

承令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合乡县并承。《永初郡国》、何、徐并无合乡县。

南东莞太守东莞郡别见，《永初郡国》又有盖县别见。领县三，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

莒令。别见

东莞令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盖县并此。

姑幕令，汉旧名。

临淮太守，汉武帝元狩六年立，光武以并东海。明帝永平十五年，复分临淮之故地为下邳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复分下邳之淮南为临淮郡，治盱眙。江左侨立。《永初郡国》又有盱眙县，何、徐无。领县七，户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二万二千八百八十六。

海西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广陵。

射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凌令，前汉属泗水，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又立，属广陵。

淮浦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广陵。

淮阴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广陵。

东阳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晋太康地志》属临淮。

长乐令，本长乐郡别见，并合为县。

淮陵太守，本淮陵县，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属临淮，惠帝永宁元年，以为淮陵国。《永初郡国》又有下相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广阳广阳，汉高立为燕国，昭帝更名。光武省并上谷，和帝永元八年复立。魏、晋复为燕国。前汉广阳县，后汉无，晋复有此也。二县。今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一万六百三十。

司吾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后废帝元徽五年五月，改名桐梧，顺帝升明元年复旧。

徐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

阳乐令，汉旧名，本属辽西。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并阳乐。

南彭城太守彭城郡别见，江左侨立。晋明帝又立南下邳郡，成帝又立南沛郡。文帝元嘉中，分南沛为北沛，属南兖，而南沛犹属南徐。孝武大明四年，以二郡并并南彭城。领县十二，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口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三。

吕令。别见

武原令，汉旧名。

傅阳令，汉旧名。

蕃令别见，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

薛令别见，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

开阳令，前汉属东海，章帝建初五年属琅邪。晋侨立，犹属琅邪，安帝度属彭城。

杼秋令，汉旧名。

洨令，前汉属梁，后汉、晋属沛。

下邳令别见，本属南下邳。

北凌令，本属南下邳，二汉无，《晋太康地志》属下邳。本名凌，而广陵郡旧有凌县，晋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凌县非旧土而同名，改

为北凌。

僮令别见，本属南下邳。南下邳有良城县别见，文帝元嘉十二年并僮。

南清河太守清河郡别见，领县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九，口七千四百四。

清河令。别见

东武城令。别见

绎幕令。别见

贝丘令。别见

南高平太守高平郡别见，《永初郡国》又有钜野、昌邑二县并汉旧名。今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

金乡令。别见

湖陆令，前汉曰湖陵，汉章帝更名。

高平令别见。文帝元嘉十八年，以钜野并高平。

南平昌太守平昌郡别见，领县四，户二千一百七十八，口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一。

安丘令。别见

新乐令，二汉无，魏分平原为乐陵郡，属冀州，而新乐县属焉。晋江左立乐陵郡及诸县，后省，以新乐县属此。

东武令。别见

高密令别见，江左立高密国，后为南高密郡。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为高密县，属此。

南济阴太守，二汉、晋属兖州，前汉初属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国，后还曰济阴。《永初郡国》又有句阳、定陶二县并汉旧名今领县四，户一千六百五十五，口八千一百九

十三。

城武令。别见

冤句令，汉旧名。

单父令，前汉属山阳。

城阳令，汉旧名。

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濮阳，汉旧名也，允改封淮南，还曰东郡。赵王伦篡位，废太孙臧为濮阳王，王寻废，郡名遂不改。《永初郡国》又有鄄城县。二汉属济阴，《晋太康地志》属濮阳也。今领县二，户二千二十六，口八千二百三十九。

廪丘令，前汉及《晋太康地志》有廪丘县，后汉无。文帝元嘉十二年，以鄄城并廪丘。

榆次令，汉旧名，至晋属太原。

南泰山太守泰山郡别见，《永初郡国》有广平汉武帝征和二年，立为平干国。宣帝五凤二年，改为广平。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并钜鹿。魏分钜鹿、魏郡复为广平。江左侨立郡，晋成帝咸康四年省，后又立。，寄治丹徒，领广平、易阳易阳，二汉属赵，《晋太康地志》属广平。、曲周前汉属广平，作曲周。后汉属钜鹿。《晋太康地志》属广平，作曲梁。三县。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广平郡为广平县，属南泰山。今领县三，户二千四百九十九，口一万三千六百。

南城令。别见

武阳令。别见

广平令，前汉属广平，后汉属钜鹿，《太康地志》属广平。

济阳太守，晋惠分陈留为济阳国。领县二，户一千二百三十二，口八千一百九十二。

考城令，前汉曰甾，属梁国，章帝更名，属陈留。《太康地志》无。

鄄城令。别见

南鲁郡太守鲁郡别见，又有樊县。前汉属东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任城也。今领县二，户一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八百一十八。

鲁令。别见

西安令，汉旧名，本属齐郡。齐郡过江侨立，后省，以西安配此。文帝元嘉十八年，以樊并西安。《永初郡国》无西安县。

徐州刺史，后汉治东海郯县，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泰豫元年，移治东海朐。后废帝元徽元年，分南兖州之钟离、豫州之马头，又分秦郡之顿丘、梁郡之谷熟、历阳之酇，立新昌郡，置徐州，还治钟离。今先列徐州旧郡于前，以新割系。旧领郡十二，县三十四。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口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七。今领郡三，县九。彭城去京都水一千三百六十，陆一千。

彭城太守，汉高立为楚国，宣帝地节元年，改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又为楚国；章帝还为彭城。领县五，户八千六百二十七，口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

彭城令，汉县。

吕令，汉旧县。

蕃令，汉旧县，属鲁。晋惠帝元康中度。蕃音皮；汉末太傅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

薛令，汉旧县，属鲁。晋惠帝元康中度。

留令，汉旧县。

沛郡太守，秦泗水郡，汉高更名。旧属豫州，江左改配。领县三，户五千二百九，口二万五千一百七十。去州陆六十；去京都一千。

萧令，汉旧县。

相令，汉旧县。

沛令，汉旧县。

下邳太守，前汉本临淮郡，武帝立，明帝改为下邳。晋武帝分下邳之淮南为临淮，而下邳如故。领县三；户三千九十九，口一万六千八十八。去州水二百，陆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六十，陆八百。

下邳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良成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僮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下邳。

兰陵太守，晋惠帝元康元年，分东海立。领县三，户三千一百六十四，口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七。去州陆二百；去京都水一千六百，陆一千三百。

昌虑令，汉旧县。

承令，汉旧县。

合乡令，汉旧县。

东海太守，秦郯郡，汉高更名。明帝失淮北，侨立青州于赣榆县。泰始七年，又立东海县属东海郡，又割赣检置郁县，立西海郡，并隶侨青州。领县二，户二千四百一十一，口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一。去州水一千，陆八百；去京都水一千，陆六百七十。

襄贲令，汉旧县。

赣榆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海。魏省，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东莞太守，晋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宁三年，复以合琅邪，太康十年复立。领县三，户八百八十七；口七千三百二十。去州陆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四百。

莒令，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诸令，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东莞令，汉旧县。

东安太守，东安故县名，前汉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

志》属东莞，晋惠帝分东莞立。领县三，户一千二百八十五，口一万七百五十五。去州陆七百；去京都陆一千三百。

盖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太山，《晋太康地志》属乐安。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新泰令，魏立，属泰山。

发干令，汉旧名，属东郡。《太康地志》无，江左来配。

琅邪太守，秦立。领县二，户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三。去州陆四百；去京都水一千五百，陆一千一百。

费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泰山，《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即丘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淮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领县四，户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三。去州水六百，陆五百；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五十。

角城令，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

晋宁令，故属济岷，流寓来配。

宿预令，晋安帝立。

上党令，本流寓郡，并省来配。

阳平太守，阳平本县名，属东郡。魏分东郡及魏郡为阳平郡。故属司州，流寓来配。《永初郡国》又有廪丘县别置。今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万三千三百三十。

馆陶令，汉旧名。

阳平令，汉旧名。

濮阳令，本流寓郡，并省来配。

济阴太守，汉景帝立，属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为境。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五，口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八。

睢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孝武大明元年度。

定陶令，汉旧名。孝武大明五年改为长。

顿丘令，属顿丘，流寓割配。

北济阴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升立。领县三，户九百二十七，口三千八百十。

城武令，前汉属山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阴。

丰令，汉旧名，属沛。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离狐令，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阴。

钟离太守，本属南兖州，晋安帝分立。案汉九江郡、晋淮南郡有钟离县，即此地也。领县三，户三千二百七十二，口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去京都陆六百二十，水一千三十。

燕县令别见，故属东燕。流寓因配。

朝歌令，本属河内，晋武帝分河内为汲，又属焉。流寓因配。

乐平令，前汉曰清，属东郡，章帝更名，《晋太康地志》无。流寓因配。

马头太守，属南豫州，故淮南当涂县地，晋安帝立，因山形立名。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万二千三百一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五十，陆六百七十。

虞县令，汉旧名，属梁郡。流寓因配。

零县令，晋安帝立。

济阳令，故属济阳。流寓因配。

新昌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立。

顿丘令，二汉属东郡，魏属阳平；晋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阳置顿丘郡，顿丘县又属焉。江左流寓立，属秦。先有沛县，元嘉八年并顿丘，后废帝元徽元年度属此。

谷熟令，前汉无，后汉、晋属梁。《永初郡国》、何、徐志并属南梁。后废帝元徽元年度。

酇令，汉属沛，晋属谯。文帝元嘉八年，自南谯度属历阳，后废帝元徽元年度属此。

南兖州刺史，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并南兖。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永初郡国》领十四郡。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山郡，今并属徐州。又有东燕郡，江左分濮阳所立也，领燕县前汉曰南燕，后汉曰燕，并属东郡。《太康地志》属濮阳。、白马、平昌、考城凡四县。文帝元嘉十八年，省考城并燕。十九年，省东燕郡为东燕县，属南濮阳，后又省东燕郡。南东平郡领范、蛇丘、历城凡三县。高密郡领淳于、黔陬、营陵、夷安凡四县。南齐郡领安西、临菑凡二县。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并别见凡三县。济岷郡江左立，领营城、晋宁江左立凡二县。雁门郡汉旧郡领楼烦别见、阴馆前汉作“观”，后汉、晋作“馆”也。、广武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雁门也。、崞、马邑并汉旧名凡五县。凡七郡，二十三县，并省属南徐州。诸侨郡县何志又有钟离、雁门、平原、东平、北沛五郡。钟离今属徐州。雁门领楼烦、阴馆、广武三县。平原领茌平、临菑、营城、平原四县。东平领范、朝阳、历城三县。北沛领符离、萧、相、沛四县。符离，汉旧县。余并别见。凡十四县。《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南兖州东平之平陆并范，寿张并朝阳，平原之济岷、晋宁并营城先是，省济岷郡为县。，高唐并茌平。按此五县，元嘉十一年所省，则平陆、寿张疑在《永初郡国志》，而无此二县，未详。徐志有南东平郡，领范、朝阳、历城、楼烦、阴观、广武、茌平、营城、临菑、平原十县，则是雁门、平原并东平也。孝武大明五年，以东平并广陵。宋又侨立新平、北淮阳、北济阴、北下邳、东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兖州徙治盱眙。三十年，省南兖州并南徐，其后复立，还治广陵。徐志领郡九，县三十九，户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五，口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二。宋末领郡十一，县四十四。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陆一百八十。

广陵太守，汉高六年立，属荆国，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旧属徐州。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阴故城，后又治射阳射阳别见。江左治广陵。《永初郡国》又有舆前汉属临淮，后汉省临淮属广陵，文帝元嘉十三年并江都也。、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并二汉旧名。肥如属辽西，潞属上党，真定前汉

属真定，后汉省真定属常山，晋亦属常山。新市二汉、晋属中山。《永初郡国》云四县本属辽西，则是晋末辽西侨郡省并广陵也。何有肥如、新市，徐与今同也。今领县四，户七千七百四十四，口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三。

广陵令，汉旧县。

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高邮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江都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六年复立。江左又省并舆县，元嘉十三年复立，以并江都。

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广陵立。《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六，户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去州水一百三十，陆同；去京都水三百九十，陆同。

建陵令，晋安帝立。

临江令，晋安帝立。

如皋令，晋安帝立。

宁海令，晋安帝立。

蒲涛令，晋安帝立。

临泽令，明帝泰豫元年立。

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案汉景帝分梁为山阳，非此郡也。《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四，户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去州水三百，陆同；去京都水五百，陆同。

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

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

东城令，晋安帝立。

左乡令，晋安帝立。

盱眙太守，盱眙本县名，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属临淮，晋安帝分立。领县五，户一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千八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九十，陆二百九；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

考城令。别见

阳城令，晋安帝立。

直渎令，晋安帝立。

信都令，信都虽汉旧名，其地非也。地在河北，宋末立。

睢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宋末立。

秦郡太守，晋武帝分扶风为秦国，中原乱，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为县，前汉属临淮，后汉属广陵，晋又属临淮。晋惠帝永兴元年，分临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为秦郡。《永初郡国》属豫州，元嘉八年度南兖。《永初郡国》又领临涂晋、宋立、平丘汉旧，属陈留，《晋太康地志》无。、外黄汉旧名，属陈留。、沛、雍丘、浚仪、顿丘别见凡七县。何无雍丘、外黄、平丘、沛，徐又无浚仪。元嘉八年，以沛并顿丘。后废帝元徽元年，割顿丘属新昌。领县四，户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六。去州水二百四十一，陆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百五十，陆一百四十。

秦令，本属秦国，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以临涂并秦，以外黄并浚仪。孝武孝建元年，以浚仪并秦。

义成令，江左立。

尉氏令，汉旧名，属陈留。文帝元嘉八年，以平丘并尉氏。

怀德令，孝武大明五年立。又以历阳之乌江，并此为二县，立临江郡。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临江郡。怀德即住郡治，乌江还本也。

南沛太守沛郡别见，何志云，北沛新立；徐云南沛。《永初郡国》又有符离、洨并别见、竹邑前汉曰竹。李奇曰，今邑也。后汉曰竹邑。

至晋并属沛。杼秋前汉属梁，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沛。四县。杼秋治无锡，余并治广陵。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北沛郡竹邑并杼秋，何、徐并无此二县，不详。《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沛郡宜是大明五年以前省，其时又立也。今领县三，户一千一百九，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

萧县令。别见

相县令。别见

沛县令。别见

新平太守，明帝泰始七年立。

江阳令。郡同立。

海安令。郡同立。

北淮阳太守，宋末侨立。

晋宁令。别见

宿预令。别见

角城令。别见

北济阴太守济阴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广平令，前汉临淮有广平县，后汉以后无。

定陶令。别见

阳平令。别见

上党令。别见

冤句令。别见

馆陶令。别见

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僮县令。别见

下邳令。别见

宁城令。别见

东莞太守东莞郡别见，宋失淮北侨立。

莒县令。别见

诸县令。别见

东莞令。别见

柏人令，汉旧名，属赵国。宋失淮北侨立。

兖州刺史，后汉治山阳昌邑，魏、晋治廪丘；武帝平河南，治滑台；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邹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兖州，分郡属徐、冀州。三十年六月复立，治瑕丘。二汉山阳有瑕丘县。《永初郡国》有东郡、陈留、濮阳三郡，而无阳平。东郡领白马别见、凉城二汉东郡有聊城县，《晋太康地志》无，疑此是。、东燕别见三县。陈留郡领酸枣汉旧县、小黄、雍丘、白马、襄邑、尉氏六县。郡县并别见。濮阳郡领濮阳、廪丘并别见二县。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淮阴别见。兖州领郡六，县三十一，户二万九千三百四十，口一十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

泰山太守，汉高立。《永初郡国》又有山茌别见、莱芜汉旧名、太原本郡，侨立此县三县，而无钜平县。今领县八，户八千一百七十七，口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去州陆八百；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奉高令，汉旧县。

钜平令，汉旧县。

嬴令，汉旧县。

牟令，汉旧县。

南城令，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泰山。

武阳令，汉旧县。

梁父令，汉旧县。

博令，汉旧县。

高平太守，故梁国，汉景帝中六年，分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为郡；晋武帝泰始元年更名。《永初郡国》及徐并又有任城县前汉属东平，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又属焉。晋亦属任城。江左省郡为县也。，后省。今领县六，户六千三百五十八，口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二。去州陆二百二十；去京都陆一千三百三十。宋明帝泰始五年，侨立于淮南当涂县界，领高平、金乡二县。其年，又立睢陵县。

高平令，前汉名稿，章帝更名。

方与令，汉旧县。

金乡令，前汉无，后汉、晋有。

钜野令，汉旧县。

平阳令，汉旧县。曰南平阳。

亢父令，汉旧县。旧属任城。

鲁郡太守，秦薛郡，汉高后更名。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江左属兖州。领县六，户四千六百三十一，口二万八千三百七。去州陆三百五十；去京都陆一千一百。

邹令，汉旧县。

汶阳令，汉旧县。

鲁令，汉旧县。

阳平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新阳令，孝武大明中立。

卞令，明帝泰始二年立。

东平太守，汉景帝分梁为济东国，宣帝更名。领县五，户四千一百五十九，口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去州水五百，陆同；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四百。宋末又侨立于淮阴。

无盐令，汉旧县。

平陆令，汉旧县。

须昌令，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东平。

寿昌令，春秋时曰良，前汉曰寿良，属东郡；光武改曰寿张，属东平。

范令，汉旧县。四县并治郡下。

阳平太守，魏分魏郡立。文帝元嘉中，流寓来属，后省，孝武大明元年复立。领县五，户二千八百五十七，口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

馆陶令，汉旧名，寄治无盐。

乐平令，魏立，属阳平。后汉东郡有乐平，非也。寄治下平陆。

元城令，汉旧。寄治无盐。

平原令别见，孝武大明中立。

顿丘令别见，孝武大明中立。

济北太守，汉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立。《永初郡国》有临邑二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济北。、东阿二汉属东郡，晋无。二县，孝武大明元年省，应在何志而无，未详。领县三，户三千一百五十八，口一万七千三。去州陆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五百。宋末又侨立于淮阳。

蛇丘令，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卢令，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谷城令，前汉无，后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济北。

志第二十六州郡二

○南豫州 豫州 江州 青州 冀州 司州

南豫州刺史，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咸康四年，毛宝为刺史，治邾城。六年，荆州刺史庾翼镇武昌，领豫州。八年，庾怿为刺史，又镇芜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赵胤镇牛渚。二年，刺史谢尚镇芜湖；四年，进寿春；九年，尚又镇历阳；十一年，进马头。升平元年，刺史谢奕戍谯。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真自谯退守寿春。简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历阳。孝武宁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硃序戍马头。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历阳。安帝义熙二年，刺史刘毅戍姑孰。宋武帝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九年，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刘义庆镇寿阳。永初三年，分淮东为南豫州，治历阳；淮西为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合二豫州为一，十六年又分，二十二年又合，考武大明三年〕，又分。五年，割扬州之淮南、宣城又属焉。徙治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合，而以淮南、宣城还扬州。九月又分，还治历阳。三年五月，又合。四年，以扬州之淮南、宣城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罢。时自淮以西，悉没寇矣。七年，复分历阳、淮阴、南谯、南兖州之临江立南豫州。泰豫元年，以南汝阴度属豫州，豫州之庐江度属南豫州。按淮东自永初至于大明，便为南豫，虽乍有离合，而分立居多。爰自泰始甫失淮西，复于淮东分立两豫。今南豫以淮东为境，不复于此更列二州，览者按此以淮东为境，推寻便自得泰始两豫分域也。徐志领郡十三，县六十一，户三万七千六百二，口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今领郡十九，县九十一。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历阳太守，晋惠帝永兴元年，分淮南立，属扬州，安帝割属豫州。《永初郡国》唯有历阳、乌江、龙亢三县，何、徐又有酇、雍丘二县。今领县五，户三千一百五十六，口一万九千四百七十。

历阳令，汉旧县，属九江。

乌江令，二汉无，《晋书》有乌江，《太康地志》属准南。

龙亢令，汉旧名，属沛郡，《晋太康地志》属谯。江左流寓立。

雍丘令，汉旧名，属陈留。流寓立，先属泰山郡，文帝元嘉八年

度。

酇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度。

南谯太守谯郡别见，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后割地志咸实土。《郡国》又有酇县，何、徐无。今领县六，户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二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去州水五百四十，陆一百七十；去京都水七百，陆五百。

山桑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

谯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

铚令，汉属沛，《晋太康地志》属谯。

扶阳令，前汉属沛，后汉、《晋太康地志》并无。

蕲令。别见

城父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

庐江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国立。光武建武十三年，又省六安国以并焉。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九，口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七。去州水二千七百二十，陆四百七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陆六百三十一。

灊令，汉旧县。

舒令，汉旧县。

始新令，《永初郡国》、何并无，徐有始新左县，明帝泰始三年立。

南汝阴太守汝阴郡别见，江左立。领县五，户二千七百一，口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五。去州陆三百；去京都水一千，陆五百三十。

汝阴令别见，所治即二汉、晋合肥县，后省。

慎令，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汝阴。

宋令。别见

阳夏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陈令属梁，无复此县。又晋地志，惠帝永康中复立。《永初郡国》、何并属南梁，徐志属此。

安阳令别见，《永初郡国》、何并属南梁，徐属此。

南梁太守梁郡别见，晋孝武太元中，侨立于淮南，安帝始有淮南故地，属徐州。武帝永初二年，还南豫，孝武大明六年废属西豫，改名淮南，八年复旧。《永初郡国》又有虞、阳夏、安丰三县并别见。何、徐无安丰；又有义昌而并无宁陵县。今领县九，户六千二百一十二，口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去州水一千八百，陆五百；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陆七百。

睢阳令，汉旧名。孝武大明六年，改名寿春，八年复旧。前废帝永光有义宁、宁昌二县并睢阳。所治即二汉、晋寿春县，后省。

蒙令。别见

虞令，汉旧名。

谷熟令，汉旧名。

陈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梁。

义宁长，何无，徐有，宋末又立。

新汲令，汉旧名，属颍川。

崇义令，《永初郡国》羌人始立。

宁陵别见，徐志后所立。

晋熙太守，晋安帝分庐江立。领县五，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七千四百九十七。去州陆八百，无水；去京都水一千二百，无陆。

怀宁令，晋安帝立。

新冶令，晋安帝立。

阴安令，汉旧名，属魏郡，《晋太康地志》属顿丘。

南楼烦令，《永初郡国》、何、徐志无。

太湖左县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太湖、吕亭二县，属晋熙，后省，明帝太始二年复立。

弋阳太守，本县名，属汝南，魏文帝分立。领县六，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二。去州陆一千一百，去京都水阙。

期思令，汉旧县。

弋阳令，汉旧县。

安丰令，旧郡，晋安帝并为县。

乐安令，新立。

茹由令，新立。

安丰太守，魏文帝分庐江立。江左侨立，晋安帝省为县，属弋阳，宋末复立。

安丰令，《前汉地理志》无，后汉属庐江。

松滋令。别见

汝南太守。别见

上蔡侯相。别见

平舆令。别见

北新息令。别见

真阳令。别见

安城令。别见

南新息令。别见

临汝令，汉旧名。别见

阳安令。别见

西平令。别见

瞿阳令。别见

安阳令。别见

新蔡太守。别见

鲖阳令。别见

固始令。别见

新蔡令。别见

东苞信令。别见

西苞信令，徐志南豫唯一苞信，疑是后侨立所分。

东郡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苌平、父阳而有扶沟别见；何无阳夏、扶沟，徐无阳夏。

项城令。别见

西华令。别见

阳夏令。别见

苌平令。别见

谷阳令。别见

南顿太守别见，帖治陈郡。

南顿令。别见

和城令。别见

颍川太守。别见

邵陵令。别见

临颍令。别见

曲阳令。别见

西汝阴太守，《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此郡。

汝阴令。别见

安城令。别见

楼烦令。别见

宋令。别见

汝阳太守。别见

汝阳令。别见

武津令。

陈留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浚仪、封丘，而有酸枣，何、徐无封丘、尉氏。

浚仪令。别见

小黄令。别见

雍丘令。别见

白马令。别见

襄邑令。别见

封丘令，汉旧名。

尉氏令。别见

南陈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属南梁、汝阴郡，而《永初郡国》无，未详。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分赤官左县为蓼城左

县。领县二。乐疑大明八年，省郡，即名为县，属陈左县。

边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茹由、乐安、光城、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七县，属弋阳郡。徐志有边城郡，领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两县。大明八年，复省为县，属弋阳，后复立。领县四，户四百一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雩娄令，二汉属庐江，《晋太康地志》云属安丰。

开化令。

史水令。

边城令。

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按《起居注》，大明八年，省光城左郡为县，属弋阳，疑是大明中分弋阳所立。八年复省，后复立。

乐安令。

茹由令。

光城令。此三县，徐志属弋阳。

豫州刺史，后汉治谯，魏治汝南安成，晋平吴后治陈国，晋江左所治，已列于前。《永初郡国》、何、徐寄治睢阳，而郡县在淮西。徐又有边城，别见南豫州。何又有初安、绥城二郡，初安领新怀、怀德二县，绥城领安昌、招远二县，并云新立。徐无，则是徐志前省也。领郡十，县四十三，户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九，口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九。

汝南太守，汉高帝立。领县十一，户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一，口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去州水一千，陆七百；去京都水三千，陆一千五百。

上蔡令，汉旧县。

平乐令，汉旧县。

北新息令，汉旧县。

慎阳令，汉旧县。《永初郡国》及徐并作真阳。

安成令，汉旧县。

南新息令，汉旧县。

朗陵令，汉旧县。

阳安令，汉旧县。

西平令，汉旧县。

瞿阳令，汉旧县，作濯阳。

安阳令，汉旧县。晋武太康元年，改为南安阳。

新蔡太守，晋惠帝分汝阴立，今帖治汝南。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七十四，口一万九千八百八十。去州陆六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陆一千四百。

鲖阳令，汉旧县。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后又立。

固始令，故名寝丘之地也。汉光武更名。晋成帝咸康二年，并新蔡，后又立。

新蔡令，汉旧县。

苞信令，前汉无，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汝阴。后汉《郡国》、《晋太康地志》并作“褒”。

谯郡太守，何志故属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时立明矣。《永初郡国》无长垣县。今领县六，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七千四百四。去州陆道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二千，陆一千二百。

蒙令，汉旧县，属沛。

蕲令，汉旧县，属沛。

宁陵令，前汉属陈留，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梁。

魏令，故魏郡，流寓配属。

襄邑令。

长垣令，汉旧县，属陈留。《永初郡国》无。何故属陈留，徐新配。

梁郡太守，秦砀郡，汉高更名。孝武大明元年度徐州，二年还豫。领县二，户九百六十八，口五千五百。去州陆一百六十；去京都水九百。

下邑令，汉旧县。何云魏立，非也。

砀令，汉旧县。

陈郡太守，汉高立为淮阳国，章帝元和三年更名。晋初并，梁王肜薨，还为陈。《永初郡国》有扶沟前汉属淮阳，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陈留。、阳夏别见，而无谷阳、长平。领县四，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一百一十三。去州陆七百六十；去京都水一千四百五十。

项城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陈郡。

西华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复立，属颍川。江左度此。

谷阳令，本苦县，前汉旧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梁，成帝咸康三年更名长平令，前汉属汝南，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属颍川。

南颍太守，故属汝南，晋惠帝分立。领县二，户五百二十六，口二千三百六十五。去州七百六十；去京都陆一千四百五十。

南顿令，汉旧县，何故属汝阳，晋武帝改属汝南。按《晋太康地志》、王隐《地道》无汝阳郡。

和城令，何江左立。

颍川太守，秦立。魏分颍川为襄城郡，晋成帝咸康二年，省襄城还并颍川。《永初郡国》又有许昌本名许，汉旧县。魏曰许昌、新汲别见、□焉陵、长社、颍阴、阳翟四县并汉旧县。阳翟，魏、晋属河南。六

县，而无曲阳。领县三，户六百四十九，口三千五百七十九。去州一千；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邵陵令，汉旧县，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颍川。

临颍令，汉旧县。

曲阳令，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

汝阳太守，《晋太康地志》、王隐《地道》无此郡，应是江左分汝南立。晋成帝咸康三年，省并汝南，后又立。领县二，户九百四十一，口四千四百九十五。去州二百；去京都陆一千四百，水三千五百。

汝阳令，汉旧县，属汝南。何故属汝阴，晋武改属汝南。按晋武分汝南为汝阴，何所言非也。

武津令，何不注置立。

汝阴太守，晋武帝分汝南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后复立。领县四，户二千七百四十九，口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五。

汝阴令，汉旧县。

宋令，前汉名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国于此，改曰宋。

宋城令，汉旧县。

楼烦令，汉旧县，属雁门。流寓配属。

陈留太守，汉武帝元狩元年立，属兖州，中原乱废。晋成帝咸康四年复立，《永初郡国》属兖州，何、徐属豫州。《永初郡国》无浚仪，有酸枣别见。今领县四，户百九十六，口二千四百一十三。寄治谯郡长垣县界。

浚仪令，汉旧名。

小黄令，汉旧名。

白马令，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濮阳。

雍丘令，汉旧名。

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领郡九，县六十五，户五万二千三十三，口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去京都水一千四百。

寻阳太守，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二汉属庐江，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改蕲春之安丰为高陵及邾县，皆属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寻阳复属庐江郡。惠帝永兴元年，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寻阳县后省。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万六千八。

柴桑男相，二汉属豫章，晋属武昌。郡既立，治此。鼓泽子相，汉、《晋太康地志》属豫章，立寻阳郡后，割度。

松滋伯相，前汉属庐江，后汉无，《晋太康地志》属安丰。安丰县名，前汉无，后汉属庐江，晋武帝立为安丰郡。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安帝省为松滋县。寻阳又有弘农县流寓。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松滋。

豫章太守，汉高帝立，本属扬州。《永初郡国》有海昏汉旧县，何志无。今领县十二，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三。去州水六百，陆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一千九百，陆二千一百。

南昌侯相，汉旧县。

新淦侯相，汉旧县。

丰城侯相，吴立曰富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建城侯相，汉旧县。

望蔡子相，汉灵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县名曰上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平侯相，汉灵帝中平中立汉平，吴更名。

永修男相，汉灵帝中平中立。

建昌公相，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

豫宁侯相，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康乐侯相，吴孙权黄武中立，曰阳乐，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吴令，汉灵帝中平中立。

艾侯相，汉旧县。

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县；赤乌八年，徙治吴芮故城。《永初郡国》有历陵县汉旧县，何志无。领县六，户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万九百五十。去州水四百四十；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四十，陆二千六十。

广晋令，吴立曰广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鄱阳侯相，汉旧县。

余干令，汉旧县。

上饶男相，吴立。《太康地志》有，王隐《地道》无。

葛阳令，吴立。

乐安男相，吴立。

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领县九，户八千九百八十三，口六万四千八百五。去州水一千一百，陆一千二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三十，陆三千。

临汝侯相，汉和帝永元八年立。

西丰侯相，吴立曰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建侯相，吴立。

永城男相，吴立。

宜黄侯相，吴立。

南城男相，汉旧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曰新南城，江左复旧。

南丰令，吴立。

东兴侯相，吴立。

安浦男相，吴立。

庐陵太守，庐陵本县名，属豫章，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领县九，户四千四百五十五，口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去州水二千，陆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石阳子相，前汉无，后汉有。

西昌侯相，吴立。

东昌子相，吴立。

吉阳男相，吴立。

己丘男相，吴立。

兴平侯相，吴立。

阳丰男相，吴曰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高昌男相，吴立。

遂兴男相，吴立曰新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初郡国》无比县，何、徐并有。

安成太守，孙皓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立。《晋太康地志》属荆州。领县七，户六千一百一十六，口五万三百二十三。去州水三千三百，陆三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七百，无陆。

平都子相，前汉曰安平，后汉更名，属豫章。

新喻侯相，吴立。

宜阳子相，汉旧县，本名宜春，属豫章，晋孝武改名。

永新男相，吴立。

安复侯相，汉旧县，本名安成，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属长沙。

萍乡侯相，吴立。

广兴侯相，《晋太康地志》有此县，何云江左立，非也。

南康公相，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庐陵南部都尉立。领县七，户四千四百九十三，口三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去州水三千七百四十；去京都水三千八十。

赣侯相，汉旧县，属豫章。

宁都子相，吴立曰杨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雩都侯相，汉旧县，属豫章。

平固侯相，吴立曰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康公相，吴立曰安南，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陂阳男相，吴立曰揭阳，晋武帝太康五年，以西康揭阳移治故陂阳县，改曰陂县，然则陂阳先已为县矣。后汉《郡国》无，疑是吴所立而改曰揭阳也。

南野伯相，汉旧县，属豫章。

虔化男相，孝武大明五年，以虔化屯立。

南新蔡太守，江左立。领县四，户一千七百三十，口八千八百四十八。去州水二百；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七十，陆一千八百八十。

苞信令别见，本作褒信，《永初郡国》作苞信。

慎令，汉旧名，本属汝南。

宋令别见，徐志云宋乐，后复旧。

阳唐左县令，孝武大明八年立。

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

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也。张勃《吴录》云："闽越王冶铸地，故曰安闽王冶。此不应偏以受名，盖句践冶铸之所，故谓之冶乎？闽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炉铸剑为湛炉也。"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领县七。疑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无陆。

吴兴子相，汉末立曰汉兴，吴更名。

将乐子相，《晋太康地志》有。

邵武子相，吴立曰昭武，晋武帝更名。

建阳男相，《晋太康地志》有。

绥成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沙村长，《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

侯官囗相，前汉无，后汉曰东侯官，属会稽。

原丰令，晋武帝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

晋安男相，吴立曰东安，晋武帝更名。

罗江男相，吴立，属临海。晋武帝立晋安郡，度属。

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永初郡国》无，何、徐并有。

青州刺史，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安帝义熙五年，平广固，北青州刺史治东阳城，而侨立南青州如故。后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历城。大明八年，还治东阳。明帝失淮北，于郁洲侨立青州，立齐、北海、西海郡。旧州领郡九，县四十六，户四万五百四，口四十万二千七百二十九。去京都陆二千。

齐郡太守，秦立。领县七，户七千三百四十六，口万四千八百八十九。

临淄令，汉旧县。

西安令，汉旧县。

安平令，六国时其地曰安平，二汉、魏、晋曰东安平。前汉属淄川，后汉属北海，魏度属齐。

般阳令，前汉属济南，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齐。

广饶令，汉旧县。

昌国令，汉旧县。

益都令，魏立。

济南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齐立。晋世济岷郡，云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案《晋太康地志》无济岷郡。《永初郡国》济南又有祝阿二汉属平原，《晋太康地志》无。、于陵县汉旧县，而无朝阳、平陵二县。领县六，户五千五十六，口三万八千一百七十五。去州陆四百；去京都二千四百。

历城令，汉旧县。

朝阳令，前汉曰朝阳，后汉、晋曰东朝阳。二汉属济南，《晋太康地志》属乐安。

著令，汉旧县。

土鼓令，汉旧县，晋无。

逢陵令，二汉、晋无，《永初郡国》、何、徐有。

平陵令，汉旧县，至晋并曰东平陵。

乐安太守，汉高立，名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领县三，户二千二百五十九，口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去州陆一百八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千乘令，汉旧县。

临济令，前汉曰狄，安帝永初二年更名。

博昌令，汉旧名。

高密太守，汉文帝分齐为胶西，宣帝本始元年，更名高密。光武建武十三年，并北海，晋惠帝又分城阳立城阳郡，前汉有，后汉无，魏复分北海立。；宋孝武并北海。领县六，户二千三百四，口一万三千八百二。去州陆二百；去京都陆一千六百。

黔陬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淳于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高密令，前汉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夷安令，前汉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营陵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昌安令，汉安帝延光元年立，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平昌太守，故属城阳，魏文帝分城阳立，后省，晋惠帝又立。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七十，口一万五千五十。去州陆二百；去京都陆千七百。

安丘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平昌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东武令，二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东莞。

琅邪令，二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无。

硃虚令，前汉属琅邪，安帝永初元年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城阳。

北海太守，汉景帝中二年立。领县六，户三千九百六十八，口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五。寄治州下。

都昌令，汉旧县。寄治州下，余依本治。

胶东令，本胶东国，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剧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即墨令，前汉属胶东，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下密令，前汉属胶东，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北海。

平寿令，汉旧县。

东莱太守，汉高帝立。领县七，户一万一百三十一，口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陆五百；去京都二千一百。

曲城令，汉旧县。

掖令，汉旧县。

扌弦令，汉旧县。

卢乡令，汉旧县。

牟平令，汉旧县。

当利令，汉旧县。

黄令，汉旧县。

太原太守，秦立，属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济南、太山立。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二万四千六百九十四。去州陆五百；去京都一千八百。

山茌令，汉旧县，属泰山。孝武孝建元年，度济北。

太原令，晋安帝义熙中土断立，属泰山。

祝阿令。别见

长广太守，本长广县，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云故属东莱。《起居注》，咸宁三年，以齐东部县为长广郡。领县四，

户二千九百六十六，口二万二十三。去州五百；去京都一千九百五十。

不其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长广令，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昌阳令，晋惠帝元康八年，分长广县立。

挺令，前汉属胶东，后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长广。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后省。义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治历城，割土置郡县。领郡九，县五十，户三万八千七十六，口一十八万一千一。去京都陆二千四百。

广川太守，本县名，属信都，《地理志》不言始立。景帝二年，以为广川国，宣帝甘露三年复。明帝更名乐安，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改为长乐。广川县，前汉属信都，后汉属清河，魏属勃海，晋还清河。何志，广川江左所立。又有蓨县前汉属信都，后汉、晋属勃海。，而无广川。孝武大明元年，省广川之枣强前汉属清河，后汉、晋江左无。、勃海之浮阳、高城并汉旧县，立广川县，非旧广川县也。属广川郡。领县四，户三千二百五十，口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四。去州陆一百六十；去京都陆一千九百八十。

广川令。巳前见。

中水令，前汉属涿，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孝武大明七年，自河间割度。

武强令，何江左立。

索卢令，何江左立。

平原太守，汉高帝立。旧属青州，魏、晋属冀州。领县八，户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七。

广宗令，前汉无，后汉属钜鹿；《晋太康地志》属安平；《永初郡国》、何无；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平原令，汉旧县。

鬲令，汉旧县。

安德令，汉旧县。

平昌令，汉旧县。后汉无。《晋太康地志》曰西平昌。

般县令，汉旧县。

茌平令，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北，《晋太康地志》属平原。

高唐令，汉旧县。

清河太守，汉立，桓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复旧。何有重合县别见。领县七，户三千七百九十四，口二万九千二百七十四。去州一百一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清河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武城令，汉旧县，并曰东武城。

绎幕令，汉旧县。

贝丘令，汉旧县。

零令，汉旧县，作灵。

鄃令，汉旧县。

安次令，前汉旧县，属勃海，后汉属广阳，《晋太康地志》属燕国。

乐陵太守，晋武帝分平原立。旧属青州，今来属。领县五，户三千一百三，口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一。去州一百四十；去京都陆一千八百。

乐陵令，汉旧县，故属平原。

阳信令，二汉属勃海，《晋太康地志》属乐陵。

新乐令。别见

厌次令，前汉曰富平，明帝更名，属平原，《晋太康地志》属乐

陵。

泾沃令，前汉属千乘，后汉无。何云魏立，当是魏复立也。《晋太康地志》属乐陵。

魏郡太守，汉高帝立。二汉属冀州，魏、晋属司隶，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八，户六千四百五，口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二。

魏令，汉旧县。

安阳令，《晋太康地志》有。

聊城令，汉属东郡，晋属平原。

博平安，汉属东郡，晋属平原。

肥乡令，《晋太康地志》属广平。

蠡吾令，前汉属涿，后汉属中山，《晋太康地志》属高阳。孝武始立，属高阳，大明七年度此。

顿丘令别见，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

临邑令，汉属东郡，晋属济北。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

河间太守，汉文帝二年，分赵立。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六，户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万七千七百七。

乐城令，汉旧县。

城平令，前汉属勃海，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

武垣令，前汉属涿，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河间。

章武令，二汉属勃海，《晋太康地志》属章武。江左立，属广川，孝武大明七年度此。

南皮令，汉旧县，属勃海。孝武始立，属勃海，大明七年度此。

阜城令，前汉勃海有阜城县，《续汉》安平有阜城县，注云“故昌

城”。汉信都有昌城，未详孰是。

顿丘太守别见，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四，户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

顿丘令。别见

卫国令，《晋太康地志》有。

肥阳令，何志以前无。

阴安令，二汉属魏。魏属阳平，晋属顿丘。

高阳太守，高阳，前汉县名，属涿，后汉属河间。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涿为范阳，又属焉。后又分范阳为高阳。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九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五。

安平令，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太康地志》属博陵。

饶阳令，前汉属涿，《续汉》安平有饶阳县，注云“故名饶，属涿。”按《地理》，涿唯有饶阳县，无饶县。

鄴令，汉旧县，属魏郡。江左避愍帝讳，改曰临漳。孝武始立，属魏郡，大明七年度此。

高阳令。已见

新城令，前汉属中山，后汉属涿，《晋太康地志》属高阳，并曰北新城。

勃海太守，汉高帝立，属幽州；后汉、晋属冀州。江左省置，孝武又侨立，何无。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万二千一百六十六。

长乐令，晋之长乐郡也。疑是江左省为县，至是又立。

蓨令。别见。何志属广川。徐志属此。

重合令，汉旧县。

司州刺史，汉之司隶校尉也。晋江左以来，沦没戎寇，虽永和、太元王化暂及，太和、隆安还复湮陷。牧司之任，示举大纲而已。县邑户

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关、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领河南汉旧郡、荥阳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河南立。、弘农汉旧郡实土三郡。河南领洛阳、河南、巩、缑氏、新城、梁并汉旧县、河阴《晋太康地志》有、陆浑汉旧县，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河南。、东垣二汉、《晋太康地志》、何有垣县。、新安二汉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河东。、西东垣新立凡十一县。荥阳领京、密、荥阳、卷、阳武、苑陵、中牟、开封、成皋并汉旧县。属河南。凡九县。弘农领弘农、陕、宜阳、黾池、卢氏并汉旧县、曲阳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无。凡七县。三郡合二十七县，一万六千三百六户。又有河内汉旧郡、东京兆京兆别见雍州，东京兆新立。二侨郡。河内寄治河南，领温、野王、轵、河阳、沁水、山阳、怀、平皋、并汉旧名。、朝歌二汉属河内，《晋太康地志》属汲郡。晋武太康元年始立。凡十县。东京兆寄治荥阳，领长安汉旧县、万年别见、新丰别见、蓝田别见、蒲阪二汉、《晋太康地志》属河东。凡六县。合十六县，一千九百九十二户。少帝景平初，司州复没北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寻亦省废。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渐成实土焉。领郡四，县二十，去京都水二千七百，陆一千七百。

义阳太守，魏文帝立，后省，晋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志并属荆州，徐则南豫也。明帝泰始五年，度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属司州。领县七。户八千三十二，口四万一千五百九十七。

平阳侯相，前汉无，后汉属江夏曰平春，《晋太康地志》属义阳，晋孝武改。

鄳令，二汉属江夏，《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并作鄳，音盲。《永初郡国》、何并作鄳。

钟武令，前汉属江夏，后汉、《晋太康地志》无，《永初郡国》属义阳。

宝城令，孝武孝建三年，分鄳立。

义阳令，《晋太康地志》有，后省。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阳立。

平春令，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阳立。

环水长，《永初郡国》、何、徐并无。明帝泰始三年，度属宋安郡，后省宋安，还此。宋安，本县名，孝武大明八年，省义阳郡所统东

随二左郡立为宋安县，属义阳。明帝立为郡。

随阳太守，晋武帝分南阳义阳立义阳国，太康年，又分义阳为随国，属荆州。孝武孝建元年度属郢，前废帝永光元年度属雍；明帝泰始五年还属郢，改为随阳；后废帝元徽四年，度属司州。徐志又有革音县，今无。领县四，户四千六百。去京都三千四百八十。

随阳子相，汉随县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后随国与郡俱改。

永阳男相，徐志有。

关西令别见荆州，作厥西。，宋末新立。

西平林令，宋末新立。

安陆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分江夏立，属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度司州。徐志有安蛮县，《永初郡国》、何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寻为郡，孝武大明八年，省为县，属安陆；明帝泰始初，又立为左郡，宋末又省。领县二，户六千四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四。去京都水二千三百。

安陆公相，汉旧县，属江夏。江夏又有曲陵县，本名石阳，吴立。《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阳曰曲陵；明帝泰始六年，并安陆。

南汝南太守。汝南郡别见

平舆令。

北新息令。

真阳令。

安城令。

南新息令。

安阳令。并别见

临汝令，新立。

志第二十七州郡三

○荆州 郢州 湘州 雍州 梁州 秦州

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暠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复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宋初领郡三十一，后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为雍州；湘川十郡为湘州，江夏、武陵属郢州，随郡、义阳属司州，北义阳省，凡余十一郡。文帝世，又立宋安左郡，领拓边、绥慕、乐宁、慕化、仰泽、革音、归德七县，后省改。汶阳郡又度属。今领郡十二，县四十八，户六万五千六百四。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南郡太守，秦立。汉高帝元年，为临江国，景帝中二年复故。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新郡，寻复故。宋初领县九，后州陵、监利度属巴陵；旌阳，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枝江。二汉无旌阳，见《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凡余六县，户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四，口七万五千八十七。

江陵公相，汉旧县。

华容公相，汉旧县，晋武太康元年省，后复立。

当阳男相，汉旧县。

临沮伯相，汉旧县。《晋太康》、《永守地志》属襄阳，后度。

编县男相，汉旧县。

枝江侯相，汉旧县。

南平内史，吴南郡治江南，领江陵、华容诸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为南平郡，治作唐，后治江安。领县四，户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二，口四万五千四十九。去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无陆。

江安侯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

孱陵侯相，二汉旧县，属武陵，《晋太康地志》属南平。

作唐侯相，前汉无，后汉属武陵，《晋太康地志》属南平。

南安令，晋武帝分江安立。

天门太守，吴孙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县有松梁山，山有石，石开处数十丈，其高以努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门”，因此名郡。充县后省。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三年，复旧。领县四，户三千一百九十五。去州水一千二百，陆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澧阳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临澧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零阳令，汉旧县，属武陵。

溇中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疑是吴立。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隐《地道》、何志并云吴分南郡立；张勃《吴录》云刘备立。按《吴志》，吕蒙平南郡，据江陵，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县。初权与刘备分荆州，而南郡属备，则是备分南郡立宜都，非吴立也。习凿齿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领县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三，口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去州水三百五十，无陆；去京都水三千七百三十。

夷道令，汉旧县。

佷山男相，前汉属武陵，后汉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为兴山，后复旧。

宜昌令，何志晋武帝立。按《太康》、《永宁地志》并无，疑是此后所立。

夷陵令，汉旧县，吴改曰西陵，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旧。

巴东公相，谯周《巴记》云，初平元年，荆州帐下司马赵韪建议分巴郡诸县汉安以下为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以涪陵县分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属国都尉，后为涪陵郡。《晋太康地志》，巴东属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属荆州。《永初郡国志》无巴渠、黾阳二县。领县七，户一万三千七百九十

五，口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七。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

鱼复侯相，汉旧县，属巴郡，刘备章武二年，改为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旧。

朐□令，汉旧县，属巴郡。

新浦令，何志新立。

南浦令，刘禅建兴八年十月，益州牧阎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详，何志吴立。

汉丰令，何志不注置立。《太康地志》巴东有汉昌县，疑是。

巴渠令，何志不注置立。

黾阳令，何志不注置立。晋末平吴时，峡中立武陵郡，有黾阳、黔阳县，咸宁元年并省。

汶阳太守，何志新立。先属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度。宋初有四县，后省汶阳县。今领三县，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去州水七百，陆四百；去京都四千一百。

僮阳令，何志新立。

沮阳令，何志新立。

高安令，何志新立。

南义阳太守义阳郡别见，晋末以义阳流民侨立。宋初有四县，孝武孝建二年，以平阳县并厥西。平阳本为郡，江左侨立。魏世分河东为平阳郡，晋末省为县。今领县二，户一千六百七，口九千七百四十一。

厥西令，二汉无，《晋太康地志》属义阳。

平氏令，汉旧名，属南阳。

新兴太守，《魏志》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县，合为此郡，属并州。晋江左侨立。宋初六县，后省云中

汉旧名，属云中。；孝武孝建二年，又省九原县汉旧名，属五原。并定襄，宕渠流寓立。并广牧。凡今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一，口九千五百八十四。

定襄令，汉旧名。

广牧男相，汉旧名，属朔方。

新丰令，汉旧名，属京兆。侨流立。

南河东太守，河东郡，秦立。晋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将军庾亮以司州侨户立。宋初八县，孝武孝建二年，以广戚前汉属沛，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彭城。江左流寓立。并闻喜，弘农江左立侨郡，后并省为县。、临汾并松滋，安邑并永安。临汾、安邑，汉旧名。临汾后属平阳。今领县四，户二千四百二十三，口一万四百八十七。去州水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闻喜令，故曲沃，秦改为左邑。汉武帝元鼎六年，行幸至此，闻南越破，改名闻喜。

永安令，前汉彘县，顺帝阳嘉二年更名，后属平阳。

松滋令，前汉属庐江，后汉无，晋属安丰。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

谯县令别见，谯流民寓立。

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领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又有建平都尉，领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武帝咸宁元年，改都尉为郡，于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吴平，并合。五年，省建始县，后复立。《永初郡国》有南陵、建始、信陵、兴山、永新、永宁、平乐七县，今并无。按《太康地志》无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五县，疑是江左所立。信陵、兴山、沙渠，疑是吴立。建始，晋初所立也。领县七，户一千三百二十九，口二万八百一十四。去州水陆一千；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十。

巫令，汉旧县。

秭归侯相，汉旧县。

归乡公相，何志，故属秭归，吴分。按《太康地志》云，秭归有归乡，故夔子国，楚灭之，而无归乡县，何志所言非也。

北井令，《晋太康地志》有。先属巴东，晋武帝泰始五年度建平。

泰昌令，《晋太康地志》有。

沙渠令，《晋起居注》，太康元年立。按沙渠是吴建平郡所领，吴平不应方立，不详。

新乡令。

永宁太守，晋安帝侨立为长宁郡；宋明帝以名与文帝陵同，改为永宁。宋初五县，后省绥安晋安帝立。孝武孝建二年后，以僮阳晋安帝立并长宁，绥宁晋安帝立并上黄。今领县二，户一千一百五十七，口四千二百七十四。去州陆六十；去京都三千四百三十。

长宁侯相，晋安帝立。

上黄男相，宋初属襄阳，后度。二汉、晋并无此县。

武宁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

乐乡令，晋安帝立。

长林男相，晋安帝立。

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天门后还荆。领郡六，县三十九，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去京都水二千一百。

江夏太守，汉高帝立，本属荆州。《永初郡国》及何志并治安陆，此后治夏口。又有安陆、曲陵，曲后别郡。领县七，户五千七十二，口二万三千八百一十。

汝南侯相，本沙羡土，晋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为汝南县。沙羡令，汉旧县，吴省。晋武太康元年复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省

并沙阳，后以其地为汝南实土。

沌阳子相，江左立。

孝昌侯相，《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徐志有，疑是孝武世所立。

惠怀子相，江左立。

沙阳男相，二汉旧县，本名沙羡，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羡，而沙阳徙今所治。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羡阳子相，晋惠帝世，安陆人硃伺为陶侃将，求分安陆东界为此县。

蒲圻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属长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竟陵太守，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何志又有宋县，徐无。领县六，户八千五百九十一，口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

苌寿令，明帝泰始六年立。

竟陵侯相，汉旧县，属江夏。

新市子相，汉旧县，属江夏。

霄城侯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

新阳男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

云杜侯相，汉旧县，属江夏。

武陵太守，《前汉地理志》，高帝立。《续汉郡国志》云，秦昭王立，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本属荆州。领县十，户五千九十，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去州水一千；去京都水三千。

临沅男相，汉旧县。

龙阳侯相，《晋太康地理志》、何志吴立。

汉寿伯相，前汉立，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沅南令，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立。

迁陵侯相，汉旧县。

辰阳男相，汉旧县。

舞阳令，前汉作无阳，后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酉阳长，汉旧县。

黜阳长，二汉无，《晋太康地志》有。

沅陵令，汉旧县。

巴陵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长沙之巴陵、蒲圻、下隽，江夏之沙阳四县立，属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割南郡之监利、州陵度江夏，属郢州。二年，又度长宁之绥安属巴陵。何志讫元嘉二十年，巴陵郡以十六年立，应在何志而阙。领县四，户五千一百八十七，口二万五千三百一十六。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

巴陵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属长沙。本领度支校尉，立郡省。

下隽侯相，汉旧县，属长沙。

监利侯相，按《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复立南郡之监利县，寻复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吴所立，又是吴所省。孝武孝建元年度。

州陵侯相，汉旧县，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疑是吴所省也。孝武孝建元年度。明帝泰始四年，以绥安县并州陵。

武昌太守，《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为武昌郡。领县三，户二千五百四十六，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去京都水一千一百。

武昌侯相，魏文帝黄初二年，孙权改鄂为武昌。

阳新侯相，吴立。

鄂令，汉旧县，属江夏。吴改鄂为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鄂县，而武昌如故。

西阳太守，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弋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后又还郢。《永初郡国》、何、徐并有弋阳县。今领县十，户二千九百八十三，口一万六千一百二十。去州水二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二十。

西阳令，汉旧县，属江夏，后属弋阳。

西陵男相，汉旧县，属江夏，后属弋阳。

孝宁侯相，本轵县，汉旧县。孝武自此伐逆，即位改名。

蕲阳令，二汉江夏郡有蕲春县，吴立为郡；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而县属弋阳，后属新蔡；孝武大明八年，还西阳。

义安令，明帝泰始二年以来流民立。

蕲水左县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建昌、南川、长风、赤亭、鲁亭、阳城、彭波、迁溪、东丘、东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蕲水、清石十八县，属西阳。孝武大明八年，赤亭、彭波并阳城，其余不详何时省。

东安左县长，前废帝永光元年，复以西阳蕲水、直水、希水三屯为县。

建宁左县长，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宁左郡为县，属西阳。徐志有建宁县，当是此后为郡。

希水左县长。

阳城左县长，本属建宁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西阳之赤亭、阳城、彭城三县并建宁之阳城县，而以县属西阳。

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义熙八年复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孝建元年又立。建昌郡，晋惠帝

元康九年，分长沙东北下隽诸县立，成帝咸康元年省。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后度郢。领郡十，县六十二，户四万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去京都水三千三百。

长沙内史，秦立。宋初十县，下隽、蒲圻、巴陵属巴陵。今领县七，户五千六百八十四，口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三。

临湘侯相，汉旧县。

醴陵侯相，后汉立。

浏阳侯相，吴立。

吴昌侯相，后汉立，曰汉昌，吴更名。

罗县侯相，汉旧县。

攸县子相，汉旧县。

建宁子相，吴立。

衡阳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西部都尉立。领县七，户五千七百四十六，口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一。去州水二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七百。

湘西令，吴立。

湘南男相，汉旧县，属长沙。

益阳侯相，汉旧县，属长沙。

湘乡男相，前汉无，后汉属零陵。

新康男相，吴曰新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重安侯相，前汉曰钟武，后汉顺帝永建三年更名，属零陵。

衡山男相，吴立曰衡阳，晋惠帝更名。

桂阳太守，汉高立，属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度江州。领县六，户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

四千九百四十。

郴县伯相，汉旧县。

耒阳子相，汉旧县。

南平令，汉旧县。

临武令，汉旧县。

汝城令，江左立。

晋宁令，汉顺帝永和元年立，曰汉宁，吴改曰阳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晋宁。

零陵内史，汉武帝元鼎六年立。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八。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八百。

泉陵子相，汉旧县。

洮阳侯相，汉旧县。

零陵子相，汉旧县。

祁阳子相，吴立。明帝泰始初度湘东，五年复旧。

应阳男相，晋惠帝分观阳立。

观阳男相，吴立。

永昌令，吴立。

营阳太守，江左分零陵立。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八，口二万九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七百一；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五十。

营浦侯相，汉旧县，属零陵。

营道侯相，汉旧县，属零陵。

舂陵令，前汉旧县，舂陵侯徙国南阳，省。吴复立，属零陵。

泠道令，汉旧县，属零陵。

湘东太守，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东部都尉立。晋世七县，孝武太元二十年，省酃汉旧县、利阳、新平张勃《吴录》有此二县，利作梨，晋作利音。三县。今领县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六，口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去州水陆七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临烝伯相，吴属衡阳，《晋太康地志》属湘东。

新宁令，吴立。

茶陵子相，汉旧县，属长沙。

湘阴男相，后废帝元徽二年，分益阳、罗、湘西及巴、硖流民立。

阴山令，阴山乃是汉旧县，而属桂阳。吴湘东郡有此阴山县，疑是吴所立。

邵陵太守，吴孙皓宝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领县七，户一千九百一十六，口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五。去州水七百，陆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五百。

邵陵子相，何志属长沙。按二汉无，《吴录》属邵陵。

武刚令，晋武分都梁立。

建兴男相，晋武帝分邵陵立。

高平男相，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南高平，后更曰高平。

都梁令，汉旧县，属零陵。

邵阳男相，吴立曰昭阳，晋武改。

扶县令，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

广兴公相，吴孙皓甘露元年，分桂阳南部都尉，立为始兴郡。晋武帝平吴，以属广州，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泰始六年，立冈湲县，割始兴之封阳、阳山、含

涯三县，立宋安郡，属湘州。泰豫元年复口，省冈湲县，改始兴曰广兴。领县七，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二千三百九十；去京都水五千。

曲江侯相，汉旧县，属桂阳。

桂阳令，汉旧县，属桂阳。

阳山侯相，汉旧县，后汉曰阴山，属桂阳。吴始兴郡无此县，当是晋后立。

贞阳侯相，汉旧县，名浈阳，属桂阳。宋明帝泰始三年，改“浈”为“贞”。

含涯男相，汉旧县，属桂阳。

始兴令，吴立。

中宿令，汉旧县，属南海，吴度。

临庆内史，吴分苍梧立为临贺郡，属广州；晋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改名。领县九，户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去州水陆二千八百；去京都水陆五千五百七十。

临贺侯相，汉旧县。《晋太康地志》、王隐云属南海，而二汉属苍梧，当是吴所度。

冯乘侯相，汉旧县，属苍梧。

富川令，汉旧县，属苍梧。

封阳侯相，汉旧县。

兴安侯相，吴立曰建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谢沐长，汉旧县，属苍梧。

宁新令，二汉无，当是吴所立，属苍梧，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开建令，文帝分封阳立宋昌、宋兴、开建、武化、徃徃徃音生、永

固、绥南七县。后又分开建、武化、宋昌三县立宋建郡，属广州。孝武大明元年悉省，唯余开建县。

抚宁令，宋末立。

始建内史，吴孙皓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属广州；晋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明帝改名。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三十，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千八十，陆二千六百三十；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始安子相，汉旧县，属零陵。

熙平令，吴立为尚安，晋武改。

永丰男相，吴立。

荔浦令，汉旧县，属苍梧。

平乐侯相，吴立。

建陵男相，吴立，属苍梧，宋末度。

乐化左令，宋末立。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晋孝武立，领上洛、北商、酆阳、阳亭、北拒阳五县。北京兆领北蓝田、霸城、山北三县。并云景平中立。义阳，云晋安帝立，领平氏、襄乡二县。酆阳、阳亭、北拒阳，并云安帝立，余县不注置立。今并无此三郡。今领郡十七，县六十，户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口十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七。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陆二千一百。

襄阳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属荆州。鱼豢云，魏文帝立。《永初郡国》、何志并有宜城汉旧县，属南郡。、都、上黄县并别见。徐志无。领县三，户四千二十四，口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六。

襄阳令，汉旧县，属南郡。

中庐令，汉旧县，属南郡。

巳阝县令，汉旧县，属南郡。

南阳太守，秦立，属荆州。《永初郡国》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俯犨、叶、雉、博望八县并汉旧县。何志无犨、雉。徐志无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而有叶，余并同。孝武大明元年，省叶县。领县七，户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二。去州三百六十，去京都水四千四百。

宛县令，汉旧县。

涅阳令，汉旧县。

云阳男相，汉旧县。故名育阳，晋孝武改。

冠军令，汉旧县，武帝分穰立。

郦县令，汉旧县。

舞阴令，汉旧县。

许昌男相，徐志无，此后所立。本属颍川。

新野太守，何志晋惠帝分南阳立。《永初郡国》、何志有棘阳别见、蔡阳、邓县并汉旧县。徐无。孝武大明元年，省蔡阳。今领县五，户四千二百三十五，口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去州一百八十；去京都水四千五百八十。

新野侯相，汉旧县，属南阳。文帝元嘉末省，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山都男相，汉旧县，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襄阳，《永初郡国》及何、徐属新野。

池阳令，汉旧名，属冯翊，《晋太康地志》属京兆。侨立亦属京兆。孝武大明中土断，又属此。

穰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交木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顺阳太守，魏分南阳立曰南乡，晋武帝更名。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永初郡国》及何志有朝阳、武当、酇、阴、泛阳、筑并别见、析前汉属弘农，后汉属南阳。修阳唯见《永初郡国》凡八县。徐志唯增朝阳。朝阳，孝武大明元年省。领县七，户四千一百六十三，口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南乡令，前汉无，后汉有，属南阳。

槐里男相，汉旧名，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侨立亦属始平。大明土断属此。

顺阳侯相，前汉曰博山，后汉明帝更名，属南阳。

清水令，前汉属天水，后汉为天水汉阳，无此县。《晋太康地志》属略阳。侨立属始平。大明土断属此。

朝阳令，汉旧县。

丹水令，前汉属弘农，后汉属南阳。何志魏立，非也。

郑县令，汉旧名，属京兆。侨立亦属京兆，后度此。

京兆太守，故秦内史。汉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魏改为京兆郡。初侨立，寄治襄阳。硃序没氐。孝武太元十一年复立。大明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雍州侨郡先属府，武帝永初元年属州。《永初郡国》有蓝田汉旧县、郑、池阳并别见、南霸城本霸陵，汉旧县。《太康地志》曰，霸城何志魏地。、新康五县。何志无新康而有新丰。徐无。孝武大明元年，省京兆之卢氏、蓝田、霸城县。卢氏当是何志后所立，二汉属弘农，《晋太康地志》属上洛。新康疑是晋末所立。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七，口九千二百二十三。

杜令，二汉曰杜陵，魏改。

邓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新丰令，汉旧县。

始平太守，晋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扶风立。后分京兆、扶风侨立，治襄阳；今治武当。《永初郡国》唯有始平、平阳、清水别见三

县。何志有槐里别见、宋宁、宋嘉何志新立三县，而清水、始平与《永初郡国》同。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五千五百十二。

武当侯相，汉旧县，属南阳，后属顺阳。

始平令，魏立。

武功令，汉旧名，故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

平阳子相，江左平阳郡民流寓，立此。

扶风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后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为右扶风。侨立，治襄阳，今治筑口。《永初郡国》及何志唯有郿、魏昌县魏昌，魏立，属中山。孝武大明元年省魏昌。领县三，户二千一百五十七，口七千二百九十。

筑阳令，汉旧县，属南阳，又属顺阳。大明土断属此。

郿县令，汉旧名，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秦国。

泛阳令，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属南乡，仍属顺阳。大明土断属此。

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国》、何志雍州并有南上洛郡，寄治魏兴，今梁州之上洛是也。此上洛盖是何志以后侨立耳。今治臼。何、徐志雍州南上洛，晋武帝立，北上洛云晋孝武立，非也。徐有南北阳亭、阳安县，不注置立。今领县二，户一百四十四，口四百七十七。

上洛男相。别见

商县令。别见

河南太守，故秦三川郡，汉高帝更名。光武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侨立，始治襄阳，孝武大明中，分沔北为境。《永初郡国》及何志并又有阳城、缑氏县汉旧名，并属河南。，徐无此二县，而有侨洛阳。汉旧名。、阳城县，孝武大明元年省。洛阳，当是何志后立。领县五，户三千五百四十一，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去州陆三十五。

河南令，汉旧名。

新城令，汉旧名。

河阴子相，魏立。

棘阳令，汉县，故属南阳，《晋太康地志》属义阳，后属新野。大明土断属此。

襄乡令，前汉无，后汉有，属南阳。徐志属义阳。当是大明土断属此。

广平太守别见，江左侨立，治襄阳，今为实土。《永初郡国》及何志并又有易阳、曲周、邯郸并见在，无酇、比阳。徐无复邯郸县。易阳、曲周，孝武大明元年省。邯郸应是土断省。领县四，户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九十三。

广平令，汉旧名。徐志，南度以朝阳县境立。

酇县令，汉旧县，属南阳，后属顺阳。

比阳令，汉旧县，属南阳。

阴县令，汉旧县，属南阳。

义成太守，晋孝武立，治襄阳，今治均。《永初郡国》又有下蔡、平阿县二县前汉属沛，后汉属九江，《晋太康地志》属淮南。，何同。孝武大明元年省下蔡，始亦流寓立也。平阿当是何志后省。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五千一百一。

义成侯相，晋孝武立。

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冯翊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则何志应有而无。治襄阳。今治都。领县三，疑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都县令，汉旧县，属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都”。《永初郡国》及何志属襄阳，徐属此。

高陆令，《晋太康地志》属京兆。《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孝武大明元年复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别见，徐志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永初郡国》、何志并无，当是何志后所立。又有冀县汉旧名，孝武大明元年省。领县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华阴令，前汉属京兆，后汉、魏、晋属弘农。

西县令，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即天水。魏、晋属天水。

略阳侯相。别见

河阳令。别见

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硃修之免军户为永兴、安宁二县，立建昌郡；又立永宁为昌国郡，并寄治襄阳。昌国后省。徐志，建昌又有永宁县，今无。领县二，户七百三十二，口四千二百六十四。

永兴令。

安宁男相。

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

华山令，与郡俱立。

蓝田令，汉旧名，本属京兆。

上黄令，本属襄阳，立郡割度。

北河南太守，晋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后省。《永初郡国》、何、徐志并无。明帝泰始末复立。寄治宛中。领县八。

新蔡令。别见。

汝阴令。别见

苞信令。别见

上蔡令。别见

固始令。别见

缑氏令。别见

新安令。别见

洛阳令。别见

弘农太守，汉武帝元鼎四年立。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垄。领县三。

邯郸令，汉旧名，属赵国。《晋太康地志》无此县。

圉县令，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留。《晋太康地志》无此县。

卢氏令。别见

梁州刺史，《禹贡》旧州，周以梁并雍，汉以梁为益，治广汉雒县。魏元帝景元四年平蜀，复立梁州，治汉中南郑，而益州治成都。李氏据梁、益，江左于襄阳侨立梁州。李氏灭，复旧。谯纵时，又治汉中。刺史治魏兴。纵灭，刺史还治汉中之苞中县，所谓南城也。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护于南城失守，刺史萧思话还治南郑。《永初郡国》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元嘉十六年，割梁州宕渠郡度益州。今益部宕渠郡曰南宕渠。何、徐并有北宕渠郡，唯领宕渠一县。何云，本巴西流民。今无。

汉中太守，秦立。汉献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张鲁，复汉宁郡为汉中，疑是此前改汉中曰汉宁也。晋地记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又疑是李氏所省，李氏平后复立。《永初郡国》又有苞中、怀安汉、晋、何、徐并无二县。二县。领县四，户一千七百八十六，口一万三百三十四。

南郑令，汉旧县。

城固令，汉旧县。

沔阳令，汉旧县。

西乡令，蜀立曰南乡，晋武帝太康二年更名。

魏兴太守，魏文帝以汉中遗民在东垂者立，属荆州。江左还本。领县十三。疑去州一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西城令，汉旧县，属汉中。

郧乡令，本锡县，二汉旧县，属汉中，后属魏兴；魏、晋世为郡，后省。武帝太康五年，改为郧乡。何志晋惠帝立，非也。

锡县令，前汉长利县，属汉中，后汉省。晋武帝太康四年复立，属魏兴。五年，改长利为锡。

广城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兴晋令，魏立曰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旬阳令，前汉有，后汉无，晋武帝太康四年复立。

上庸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徐并属上庸，何无。

长乐令，《永初郡国》、何、徐并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广昌子相，何志属上庸，晋成帝立。晋地记，武帝太康元年，改上庸之广昌为庸昌，二年省。疑是魏所立。

安晋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延寿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蜀郡流民。

宣汉令，《永初郡国》、何、徐属晋昌。本建平流离民。

新兴太守，《永初郡国》、何、徐云新兴、吉阳、东关三县，属晋昌郡。何云晋元帝立，本巴、汉流民。宋末省晋昌郡，立新兴郡，以晋昌之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属魏兴郡，宣汉属巴渠郡，宁都属安康郡。《永初郡国》有永安县，何、徐无。今亦无复新兴县。何云巴东夷人。今领县二。

吉阳令，本益州流民。

东关令，本建平流民。

新城太守，故属汉中，魏文帝分立，属荆州。江左还本。领县六，

户一千六百六十八，口七千五百九十四。去州陆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五千三百。

房陵令，汉旧县，属汉中，《太康地志》、王隐无。

绥阳令，魏立，后改为秭归，晋武帝太康二年，复为绥阳。

昌魏令，魏立。

祁乡令，何志魏立。《晋太康地志》作“沶”音祁。

阆阳令，何志不注置立。

乐平令，何志不注置立。

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为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郡。疑是太和后省，景初又立也。魏属荆州，江左还本。《永初郡国》有上庸、广昌。何有广昌。领县七，户四千五百五十四，口二万六百五十三。去州陆二千三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上庸令，汉旧县，属汉中。

安富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徐并有。

北巫令，何志晋武帝立。按魏所分新城之北巫，应即是此县，然则非晋武立明矣。

微阳令，魏立曰建始，晋武帝改。

武陵令，前汉属汉中，后汉、《晋太康地志》、王隐并无。

新安令，《永初郡国》、何、徐有。何云本建平流民。

吉阳令，《永初郡国》云北吉阳，何、徐无。

晋寿太守，晋地记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何志故属梓潼。而益州南晋寿郡悉有此诸县。《永初郡国》、徐又有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县。何无南兴乐，云南晋寿，惠帝立，余并不注置立。今领县四，去州陆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万。

晋寿令，属梓潼。何志晋惠帝立。按《晋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汉寿曰晋寿。汉寿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

白水令，汉旧县，属广汉，《晋太康地志》属梓潼。

邵欢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疑是蜀立曰昭欢，晋改也。

兴安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华阳太守，徐志新立。《永初郡国》、何并无，寄治州下。领县四。户二千五百六十一，口万五千四百九十四。

华阳令。

兴宋令。

宕渠令。

嘉昌令，徐不注置立。

新巴太守，晋安帝分巴西立。何、徐又有新归县，何云新立，今无。领县三。户三百九十三，口二千七百四十九。

新巴令，晋安帝立。

晋城令，晋安帝立。

晋安令，晋安帝立。

北巴西太守，何志不注置立。《宋起居注》，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立北巴西郡，属益州。今益州无此郡。又《永初郡国》、何、徐梁州并有北巴西而益州无，疑是益部侨立，寻省；梁州北巴西是晋末所立也。《永初郡国》领阆中、汉昌二县。何又有宋昌县，云新立。徐无宋昌，有宋寿。何、徐并领县四，今六。疑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阆中令。别见

安汉令。别见

南国令。即南充国，别见。

西国令。即西充国，别见。

平周令，益州巴西有平州县。

北阴平太守，《晋太康地志》故广汉属国都尉。何志蜀分立。《永初郡国》曰北阴平，领阴平、绵竹、平武、资中、胄旨五县。何、徐直曰阴平，领二县与此同。户五百六，口二千一百二十四。寄治州下。

阴平令，前汉、后汉属广汉属国，名宙底。《晋太康地志》阴平郡阴平县注云，宙底。当是故宙底为阴平。《永初郡国》胄旨县，即宙底也。当是后又立此县，而字误也。

平武令，蜀立曰广武，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阴平太守，《永初郡国》唯领阴平一县。徐志无南字，云阴平旧民流寓立，唯领怀旧一县。何无。今领县二，户四百七。

阴平令。

怀旧令，徐志不注置立。

巴渠太守，何志新立。领县七，户五百，口二千一百八十三。

宣汉令别见，与郡新立。

始兴令，何志新立。

巴渠令，何志新立。

东关令，何志新立。

始安令，何志新立。

下蒲令，何志无，徐志不注置立。

晋兴令，何志晋安帝立。案《永初郡国》，梁部诸郡，唯巴西有此县，不容是此晋兴。若是晋安帝时立，便应在《永初郡国》，疑何谬也。

怀安太守，何志新立。领县二，户四百七，口二千三百六十六。寄治州下。

怀安令，何志新立。

义存令，何志新立。

宋熙太守，何、徐志新立。领县五，户一千三百八十五，口三千一百二十八。去州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

兴乐令。

归安令。

宋安令。

元寿令。

嘉昌令，何志五县并新立。

白水太守，《永初郡国》、何并无，徐志仇池氐流寓立。有汉昌县。今领县六。户六百五。

新巴令。

汉德令。

晋寿令。

益昌令。

兴安令。

平周令，徐志作“平州”。此五县，徐并不注置立。

南上洛太守，《晋太康地志》分京兆立上洛郡，属司隶。《永初郡国》、何志并属雍州，侨寄魏兴，即此郡也。徐志巴民新立，徐志时已属梁州矣。《永初郡国》无丰阳而有阳亭，何、徐有，何不注阳亭置立。领县六。

上洛令，前汉属弘农，后汉属京兆。何云魏立，非也。

商县令，上洛同。

流民令，何不注置立。

丰阳长，《永初郡国》无，何作酆阳，新立。徐作丰。

渠阳令，《永初郡国》、何、徐并作拒阳。

义县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无。

北上洛太守，徐志巴民新立。领县七，户二百五十四。

北上洛令。

丰阳令。

流民令。

阳亭令。

拒阳令，“拒”字与南上洛不同。

商县令，徐志无。

西丰阳令，徐志无。

安康太守，宋末分魏兴之安康县及晋昌之宁都县立。

安康令，二汉安阳县，属汉中，汉末省。魏复立，属魏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

宁都令，蜀郡流民。

南宕渠太守，《永初郡国》有宕渠郡，领宕渠、汉兴、宣汉三县，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属益州，非此南宕渠也。何、徐梁并无此郡，疑是徐志后所立。

宕渠令。

汉安令。

宣汉令。

宋康令。三县并新置。

怀汉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领县三，户四百十九。

永丰长。

绥来长。

预德长。

秦州刺史，晋武帝太始五年，分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梁州阴平并七郡为秦州，治天水冀县；太康三年并雍州，惠帝元康七年复立。何志晋孝武复立，寄治襄阳。安帝世在汉中南郑。领郡十四，县四十二，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万八百八十八。

武都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国》又有河池、故道县并汉旧县。今领县三，户一千二百七十四，口六千一百四十。

下辨令，汉旧县。

上禄令，汉旧县，后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又立。

陈仓令，汉旧县，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秦国。

略阳太守，《晋太康地志》属天水。何志故曰汉阳，魏分立曰广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国》有清水县别见，何、徐无。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五十九，口五千六百五十七。

略阳令，前汉属天水，后汉汉阳即天水，《晋太康地志》属略阳。雍州南天水、益州安固郡又有此县。

临汉令，何志新立。

上邽令，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晋太康地志》属天水。何志流寓割配。

安固太守，《永初郡国志》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今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五，口二千四十四。

桓陵令。别见

南桓陵令，《永初郡国》及何志安固郡唯领桓陵一县，徐志又有此县。

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三，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

蓝田令别见，《永初郡国志》无。

杜令。别见

鄠令，二汉属扶风，《晋太康地志》属始平。

南太原太守太原别见，何志云，故属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国》又有清河别见、高堂县别见翼州平原郡，作高唐。。领县一，户二百三十三，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平陶令，汉旧名。

南安太守，何志云故属天水，魏分立。《永初郡国》无。领县二，户六百二十，口三千八十九。

桓道令，汉旧名，属天水，后汉属汉阳，作“獂”。

中陶令，何志魏立。《晋太康地志》有。

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汉中，文帝元嘉二年侨立。领县五，户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

莲芍令。别见

顿阳令，汉旧名。

下辨令，徐志故属略阳，流寓割配。何无此县。

高陆令，二汉、魏无，《晋太康地志》有，属京兆。何志流寓割配。

万年令。别见

陇西太守，秦立。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今领县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襄武令，汉旧名。

临洮令，汉旧名。

河关令，前汉属金城，后汉、《晋太康地志》属陇西。

狄道令，汉旧名。

大夏令，汉旧名，《晋太康地志》无。

首阳令。

始平太守，别见，《永初郡国》无。领县三，户八百五十九，口五千四百四十一。

始平令，《太康地志》有，何志晋武帝立；而雍州始平郡之始平县，何云魏立。按此县末虽各立，本是一县，何为不同？

槐里令。别见

宋熙令，何无，徐新立。

金城太守，汉昭帝始元六年立。《永初郡国》无，何、徐领县二，户三百七十五，口一千。

金城令，汉旧名。

榆中令，汉旧名。

安定太守，汉武帝元鼎三年立。《永初郡国志》无。领县二，户六百四十，口二千五百一十八。

朝那令，汉旧名。

宋兴令，何志新立。

天水太守，汉武元鼎三年立，明帝改曰汉阳。雍州已有此郡。《永初郡国》无。领县二，户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二十八。

阿阳令，汉旧名，《晋太康地志》无。

新阳令，《晋太康地志》有，何志魏立。

西扶风太守扶风郡别见，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二，户百四十四。

郿令。别见

武功令。别见

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领县三，时又有广长郡，又立成阶县，领氐民，寻省。

武功令。别见

华阴令。别见

始平县。别见

志第二十八州郡四

○益州 宁州 广州 交州 越州

益州刺史，汉武帝分梁州立，所治别见梁州，领郡二十九，县一百二十八，户五万三千一百四十一，口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九十三。去京都水九千九百七十。

蜀郡太守，秦立。晋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国，后复旧。领县五，户一万一千九百二，口六万八百七十六。

成都令，汉旧县。

郫令，汉旧县。

繁县令，汉旧县。

犊县令，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曰牛犊，属犍为，何志晋穆帝度此。

永昌令，孝建二年，以侨户立。

广汉太守，汉高帝六年立。《晋太康地志》属梁州。领县六，户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陆六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雒县令，汉旧县。

什邡令，汉旧县。

郪县令，汉旧县。

新都令，汉旧县，晋武帝为王国，太康六年省为县。属广汉。

阳泉令，蜀分绵竹立。

伍城令，晋武帝咸宁四年立，太康六年省，七年又立。何志刘氏立。

巴西太守，谯周《巴记》，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垫江以上为巴西

郡。徐志本南阳冠军流民，寓入蜀汉，晋武帝立，非也。本属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何志梁、益二州无此郡。领县九，户四千九百五十四，口三万三千三百四十六。

阆中令，汉旧县，属巴郡。

西充国令，《汉书地理志》，巴郡有充国县。《续汉郡国志》，和帝永元二年，分阆中立充国县。二志不同。《晋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国，属巴西。

南充国令，谯周《巴记》，初平六年，分充国为南充国。

安汉令，旧县，属巴郡。

汉昌令，和帝永元中立。

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平州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野民归化立。

怀归令，徐志不注置立。

益昌令，徐志不注置立。

梓潼太守，《晋太康地志》刘氏分广汉立。本属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永初郡国》又有汉德、新兴，徐同。徐云，新兴，义熙九年立；汉德，旧县。案二汉并无汉德县，《晋太康地志》、王隐并有，疑是刘氏所立。何益、梁二州无此郡。领县四，户三千三十四，口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六。

涪令，汉旧县，属广汉。

梓潼令，汉旧县，属广汉。

西浦令，徐志义熙九年立。

万安令，徐志旧县。二汉、晋并无。

巴郡太守，秦立。领县四，户三千七百三十四，口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三。去州内水一千八百，陆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江州令，汉旧县。

临江令，汉旧县。

垫江令，汉旧县，献帝建安六年度巴西，刘禅建兴十五年复旧。

枳令，汉旧县。

遂宁太守，《永初郡国》有，何无，徐云旧立。领县四，户三千三百二十。

巴兴令，徐志不注置立，疑是李氏所立。

德阳令，前汉无，后汉、《晋太康地志》属广汉。

广汉令，汉旧县，属广汉。宁蜀郡复有此县，未知孰是。

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江阳太守，刘璋分犍为立。中失本土，寄治武阳。领县四，户一千五百二十五，口八千二十七。

江阳令，汉旧县，属犍为。

绵水令。别见

汉安令。别见

常安令，晋孝武立。

怀宁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本属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

始平令。别见

西平令，《永初郡国》直云西。何志故属天水，名西县。

万年令，汉旧名，属冯翊。

宁蜀太守，《永初郡国》有而何无，徐云旧立。《永初郡国》及徐并有西垫江县，今无。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四十三。

广汉令别见，遂宁郡复有此县。

广都令，汉旧县，属蜀郡。

升迁令，《晋太康地志》属汶山。

西乡令，本名南乡，属汉中，晋武太康三年更名。

越巂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故邛都国。何志无。领县八，户一千三百四十九。

邛都令，汉旧县。

新兴令，《永初郡国》有。

台登长，汉旧县。

晋兴长，《永初郡国》有。

会无长，汉旧县。

卑水长，汉旧县。

定莋长，汉旧县。

苏利长，汉县曰苏示，口曰苏利。

汶山太守，《晋太康地志》汉武帝立，孝宣地节三年合蜀郡，刘氏又立。领县二，户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陆一百；去京都水一万。

都安侯相，蜀立。

晏官令，何志魏平蜀立。《晋太康地志》无。

南阴平太守阴平郡别见，永嘉流寓来属，寄治苌阳。领县二。户一千二百四十，口七千五百九十七。

阴平令。别见

绵竹令，汉旧县，属广汉。

犍为太守，汉武帝建元六年，开夜郎国立。领县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口四千五十七。去州陆九十；去京都水一万。

武阳令，汉旧县。

南安令，汉旧县。

资中令，汉旧县。

僰道令，汉旧县。

治官令，晋安帝义熙十年立。

始康太守，关陇流民，晋安帝立。领县四，户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

始康令，晋安帝立。

新城子相，晋安帝立。

谈令，晋安帝立。

晋丰令，晋安帝立。

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二，户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晋熙令，晋安帝立。

苌阳令，晋安帝立。

晋原太守，李雄分蜀郡为汉原，晋穆帝更名。领县五，户一千二百七十二，口四千九百六十。去州陆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

江原男相，汉旧县，属蜀郡。

临邛令，汉旧县，属蜀郡。

晋乐令，何志故属沈黎。《晋太康地志》无沈黎郡及晋乐县。

徙阳令，前汉徙县属蜀郡，后汉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

有徙阳县，属汉嘉。

汉嘉令，前汉青衣县属蜀郡，顺帝阳嘉二年更名。刘氏立为汉嘉郡，晋江右犹为郡，江左省为县。

宋宁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吴营侨立。领县三，户一千三十六，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寄治成都。

欣平令，与郡俱立。

宜昌令，与郡俱立。

永安令，与郡俱立。

安固太守，张氏于凉州立。晋哀帝时，民流入蜀，侨立此郡，本属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领县六，户一千一百二十，口六千五百五十七。去州一百三十。去京都水一万。

略阳令。别见

桓陵令，张氏立。

临渭令，《晋太康地志》属略阳。

清水令。别见。

下邽令，何志汉旧县。案二汉、晋并无此县。

兴固令，何志新立。

南汉中太守，晋地记，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表立。徐志，北汉中民流寓，孝武大明三年立。《起居注》，本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国》属梁州，领县与此同。以《永初郡国》及《起居》检，则是太元所立，而何志无此郡，当是永初以后省，大明三年复立也。领县五，户一千八十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南长乐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郑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苞中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沔阳令，徐志与郡俱立。

南城固令，徐志与郡俱立。

北阴平太守，徐志本属秦州，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度。《永初郡国》、何志，秦、梁、益并无。领县四，户一千五十三，口六千七百六十四。

阴平令。已见

南阳令，徐志本南阳白民流寓立。

桓陵令，徐志本安固郡民流寓立。

顺阳令，徐志本南阳民流寓立。

武都太守别见，《永初郡国》、何志益州并无此郡。徐志本属秦州，流寓立。领县五。户九百八十二，口四千四百一。

武都令，汉旧名。

下辩令。别见

汉阳令，汉旧名。

略阳令，汉属略阳郡，流寓配。

安定令，旧安定郡，流寓配。

新城太守，何志新分广汉立。领县二，户七百五十三，口五千九百七十一。去州阙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

北五城令，何志新分五城立。

怀归令，何志新立。

南新巴太守新巴郡别见，《起居注》新巴民流寓，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立。何志新立，新巴民先属梁州，既立害配。领县六，户一千七十，口二千六百八十三。

新巴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城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安令，何志晋安帝立。

汉昌令，何志晋安帝立。

桓陵令，何志晋哀帝立。按《起居注》，南新巴，元嘉十二年立。何云新立，则非先有此郡，而云此诸县晋哀帝、安帝立，不详。

绥归令，何无此。徐有，不注置立。

南晋寿太守，梁州元有晋寿，文帝元嘉十二年，于剑南以侨流立。领县五，户一千五十七，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去州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

晋寿令。别见

兴安令。别见

兴乐令，二汉、魏无。《晋太康地记》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马，属汶山。"何志，汉旧县。检二汉益部，无白马县。

邵欢令。别见

白马令。别见

宋兴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建平营立。领南陵、建昌二县。何志无复南陵，有南汉、建忠。徐无建忠，有永川，何云建忠新立。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寄治成都。

南汉令，何志晋穆帝立。故属汉中，流寓来配。

建昌令，何志新立。

永川令，徐志新立。

南宕渠太守，徐志本南中民，蜀立。《起居注》，本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国》梁州有宕渠郡，领县三，与此同。而无"南"字，何同。若此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则何志应在益部，不详。领县三，户五百四，口三千一百二十七。

宕渠令，二汉、《晋太康地志》属巴郡。

汉兴令，二汉、魏无，晋地志有，属兴古郡。

宣汉令，前汉无，后汉属巴郡，《晋太康地志》无。

天水太守别见，《永初郡国》、何志益州无此郡。徐志与今同。领县三，户四百六十一。

宋兴令，徐志不注置立。

上邽令。别见

西县长。别见

东江阳太守，何志晋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复旧土为郡。领县二，户一百四十二，口七百四十。去州一千五百八十；去京都水八千九十。

汉安令，前汉无，后汉属犍为，《晋太康地志》属江阳。

绵水令，何志晋孝武立。

沈黎太守，《蜀记》云："汉武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邛莋为沈黎郡，十四年罢。"案元鼎至六年，云十一年，非也。又二汉、晋并无此郡，《永初郡国》有，何无，徐云旧郡。领县四，户六十五。

城阳令，徐不注置立。

兰令，汉旧县，属越巂，作"阑"，《晋太康地志》无。

旄牛令，前汉属蜀郡，后汉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属汉嘉。

宁州刺史，晋武帝太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立。太康三年省，立南夷校尉。惠帝太安二年复立，增牂牁、越巂、硃提三郡。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硃提、越巂四郡为安州，寻罢并宁州。越巂复还益州。今领郡十五，县八十一，户一万二百五十三。去京都一万三千三百。

建宁太守，汉益州郡滇王国，刘氏更名。领县十三，户二千五百六十二。

味县令，汉旧县。

同乐令，晋武帝立。

谈槁令，汉旧县，属牂牁。晋武帝立。

牧麻令，汉旧县，作牧靡。

漏江令，汉旧县，属牂牁。晋武帝立。

同濑长，汉旧县。“同”作“铜”。

昆泽长，汉旧县。

新定长，《晋太康地志》有。

存□邑口，《晋太康地志》有。

同并长，汉旧县，前汉作同并，属牂牁。晋武帝咸宁五年省，哀帝复立。

万安长，江左立。

毋单长，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新兴长，江左立。

晋宁太守，晋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宁西七县为益州郡，晋怀帝更名。领县七，户六百三十七。去州七百三十；去京都水一万三千七百。

建伶令，旧汉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连然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滇池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谷昌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秦臧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阙

〔俞元长，汉旧县，属益州，《晋太康地志》〕

双柏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建宁。

牂牁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领县六，户一千九百七十。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二千。

万寿令，晋武帝立。

且兰令，汉旧县云故且兰，《晋太康地志》无。

故毋敛令，汉旧县。

晋乐令，江左立。

丹南长，江左立。

新宁长，何、徐不注置立。

平蛮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硃提、建宁立平夷郡，后避桓温讳改。领县二，户二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一万三千。

平蛮令，汉旧县，属牂牁，故名平夷。

鹭令，汉旧县，属牂牁。

夜郎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硃提、建宁立。领县四，户二百八十八。去州一千；去京都水一万四千。

夜郎令，汉旧县，属牂牁。

广谈长，《晋太康地志》属牂牁。

谈乐长，江左立。

谈柏令，汉旧县，属牂牁。

硃提太守，刘氏分犍为立。领县五，户一千一十。去州七百二十；去京都水一万四千六百。

硃提令，前汉属犍为，后汉属犍为属国都尉。

堂狼令，前汉属犍为，“狼”作“琅”。后汉、《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临利长，江左立。

汉阳长，前汉属犍为，后汉无，《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南秦长，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广太守，晋怀帝分硃提立。领县四，户四百四十。去州水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四百。

南广令，汉旧县，属犍为，《晋太康地志》属硃提。

新兴令，何志不注置立。

晋昌令，江左立。

常迁长，江左立。

建都太守，晋成帝分建宁立。领县六，户一百七。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万五十。

新安令，晋成帝立。

经云令，晋成帝立。

永丰令，晋成帝立。

临江令，晋成帝立。

麻应长，晋成帝立。

遂安长，晋成帝立。

西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兴古之东立。何志晋成帝立，非也。《永初郡国》、何志并有西宁县，何云晋成帝立，今无。领县五，户一百七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五千三百。

西平令，何志晋成帝立。

温江令，何志晋成帝立。

都阳令，何志晋成帝立。案《晋起居注》，太康二年置兴古之都唐县，疑是。

晋绥长，何志晋成帝立。

义成长，何志晋成帝立。案此五县应与郡俱立。

西河阳太守，晋成帝分河阳立。领县三，户三百六十九。去州二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五千五百。

芘苏令，前汉属益州郡，后汉、《晋太康地志》属永昌。“芘”作“比”。

成昌令，晋成帝立。

建安长，晋成帝立。

东河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永昌、云南立。《永初郡国》又有西河阳，领楪榆、遂段、新丰三县，何、徐无。遂段、新丰二县，二汉、晋并无。领县二，户一百五十二。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万五千。

东河阳令，何不注置立，疑与郡俱立。

楪榆长，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属永昌，《晋太康地志》属云南。前汉“□某”作“叶”。

云南太守，《晋太康地志》云，故属永昌。何志刘氏分建宁、永昌立。领县五，疑户三百八十一。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四千五百。

云南令，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属永昌，《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云平长，晋武帝咸宁五年立。

东古复长，汉属越嶲，《晋太康地志》属云南，并云姑复。《永初

郡国》、何并云东古复，何不注置立。

西古复长，《永初郡国》有。何不注置立。

兴宁太守，晋成帝分云南立。领县二，户七百五十三。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万四千五百。

梆栋令，汉旧县，属益州，《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青蛉令，汉旧县，属越嶲，《晋太康地志》属云南。

兴古太守，汉旧郡，《晋太康地志》故牂牁。何志刘氏分建宁、牂牁立，则是后汉末省也。领县六，户三百八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万六千。

漏卧令，汉旧县。属牂牁。

宛暖令，汉旧，属牂牁。本名宛温，为桓温改。

律高令，汉旧县，属益州郡，后省。晋武帝咸宁元年，分建宁郡修云、俞元二县间流民复立律高县。修云、俞元二县，二汉无。

西安令，江左立。

句町令，汉旧县，属牂牁。

南兴长。江左立。

梁水太守，晋成帝分兴古立。领县七，户四百三十一。去州水三千；去京都水一万六千。

梁水令，与郡俱立。

腾休长，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兴古，何志故属建宁，晋武帝从兴古治之，遂以属焉。

西隋令，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兴古。并作“随”。

毋掇令，汉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属兴古。刘氏改曰西丰，晋武帝泰始五年，复为毋掇。

新丰长，何志不注置立。

建安长，何志不注置立。

镡封长，汉旧县，属牂牁，《晋太康地志》属兴古。

广州刺史，吴孙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领郡十七，县一百三十六，户四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南海太守，秦立。秦败，尉他王此地，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领县十，户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七。

番禺男相，汉旧县。

熙安子相，文帝立。

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

博罗男相，汉旧县。二汉皆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

酉平令，《永初郡国》有。

龙川令，旧县。

怀化令，晋安帝立。

绥宁男相，文帝立。

高要子相，汉旧县，属苍梧，文帝废。

始昌令，文帝立。

苍梧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国》又有高要、建陵、宁新、都罗、端溪、抚宁六县。建陵、宁新，吴立。都罗，晋武分建陵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新宁曰宁新。端溪别见、抚宁始见《永初郡国》。高要，何志无，余与《永初郡国》同。徐志无建陵、宁新、抚宁三县。何、徐二志并有怀熙一县。思安、封兴、荡康、侨宁四县，疑是宋末度此也。今领县十一，户六千五百九十三，口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广信令，汉旧县。

猛陵令，汉旧县。

怀熙令，文帝立。

思安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封兴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荡康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侨宁令，《永初郡国》有，及何志并属晋康，徐志度此。

遂成令，《永初郡国》有。

丁留令，晋武帝太康七年，以苍梧蛮夷宾服立，口作“丁溜”；溜音留。

广陵令，《永初郡国》有。

武化令，徐志以前无，疑是宋末所立。

晋康太守，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立，治元溪。《永初郡国》治龙乡。何志无复龙乡县，当是晋末立。元嘉二十年前，以龙乡并端溪也。《永初郡国》又有封兴、荡康、思安、辽安、开平县。何志无辽安、开平二县，余与《永初郡国》同。封兴、荡康、思安别见、辽安、开平，应是晋末立，元嘉二十年前省。今领县十四，户四千五百四十七，口一万七千七百一十。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五千八百。

端溪令，汉旧县，何志属苍梧，徐志属此。

晋化令，何志不注置立，疑是晋末所立。

都城令，何志晋初分建陵立，今无建陵县。按《太康地志》唯有都罗、武城县。

乐城令，何志无，徐志有。

宾江令，何志无，徐志有。

说城令，何志无，徐志有。

元溪令，《晋太康地志》属苍梧。

夫阮令，《永初郡国》有。

侨宁令，何志云汉旧县，检二汉《地理》《郡国》，无。苍梧又有侨宁县。

安遂令，文帝立。

永始令，文帝立。

武定令，文帝立。

文招令，何志无，徐志有二文招，一属绥建，一属晋康。

熙宁令，何志无，徐志有。

新宁太守，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立。《永初郡国》有平兴、永城县，何、徐志有永城，无平兴。此二县当是晋末立。平兴当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永城当是大明八年以后省。何志又有熙宁县，云新立，当是文帝所立。徐志无，当是元嘉二十年后省也。今领县十四，户二千六百五十三，口一万五百一十四。去州水六百二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

南兴令，何志汉旧县。检二汉《地理》《郡国》、《晋太康地志》并无。《永初郡国》有。

临允令，汉旧县，属合浦，《晋太康地志》属苍梧。何志，吴度苍梧。

新兴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博林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甘东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单牒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龙潭令，文帝立。

平乡令，文帝立。

城阳令，文帝立。

威化令，文帝立。

初兴令，文帝立。

抚纳令，徐志有。

归顺令，徐志有。

永平太守，晋穆帝升平五年，分苍梧立。《永初郡国》有雷乡、卢平、员乡、逋宁、开城五县，当是与郡俱立。何、徐志无雷乡、员乡，又有熙平，云新立，疑是文帝所立。雷乡、员乡当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卢平、逋宁、开城当是大明八年以后省。今领县七，疑户一千六百九，口一万七千二百二。去州水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五千四百。

安沂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丰城令，吴立，属苍梧。《永初郡国》并安沂，当是宋初并。何志有，当是元嘉中复立。

苏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徐曰藉平。

□叔安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夫宁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武林令，文帝立。

郁林太守，秦桂林郡，属尉他，武帝元鼎六年复，更名。《永初郡国》有安远、程安、威定三县别见、中胄、归化五县。中胄疑即桂林之中溜。归化，二汉、《晋太康地志》无，疑是是江左所立。何志无中胄、归化，余三县属桂林，徐志同。今领县十七，户一千一百二十一，口五千七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七千九百。

布山令，汉旧县。

领方令，汉旧县，吴改曰临浦，晋武复旧。

阿林令，汉旧县。

郁平令，吴立曰阴平，晋武太康元年更名。

新邑令，吴立。

建初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徐同。

宾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化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新林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龙平令，《永初郡国》有，何志不注置立。

安始令，吴立曰建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怀安令，何志吴改，未知先何名。《吴录》地理无怀安县名。《太康地志》无。《永初郡国》有。

晋平令，吴立曰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绥宁令，《永初郡国》并领方，何无徐有。

归代令，徐志有。

中胄令，徐志有。

建安令，《永初郡国》有，何无，徐有。

桂林太守，本县名，属郁林。吴孙皓凤皇三年，分郁林，治武熙县，不知何时徙。《永初郡国》有常安、夹阳二县。夹阳，晋武帝太康元年分龙冈立。常安，《太康地志》有而王隐无。何、徐并无此二县。今领县七，户五百五十八，口二千二百五。去州水一千五百七十五；去京都水六千八百。

中溜令，汉旧县，属郁林，《晋太康地志》无。

龙定令，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龙冈，疑是。《永初郡国》、何、徐并云龙定。

武熙令，本曰武安，应是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属郁林。

阳平令，《永初郡国》、何、徐并有。何云新置。按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洋平县，疑是。

安远令，晋武帝太康六年立，属郁林。《永初郡国》犹属郁林，何、徐属此。

程安令，《永初郡国》属郁林，何、徐属此。疑是江左立。

威定令，《永初郡国》属郁林，何、徐属此。疑是江左立。

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县，不知何时徙。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立，寻省。《永初郡国》高凉又有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徐并无宋康，当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其余当是江左所立。领县七，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

思平令，《晋太康地志》有。

莫阳令，《晋太康地志》有，属高兴。

平定令，何志有，不注置立。

安宁令，吴立。

罗州令，何志新立。

西巩令，何志新立。

禽乡令，何志新立。

新会太守，晋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广州记》云："永初元年，分新宁立，治盆允。"未详孰是。领县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万五百九。去州三百五十。

宋元令，《永初郡国》无，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会、新宁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二十七年，改宋安为宋元。

新熙令。

永昌令。

始成令。

招集令。

盆允令，《永初郡国》故属南海，何、徐同。

新夷令，吴立曰平夷，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属南海。

封平令，《永初郡国》云故属新宁，何云故属南海，徐同。

封乐令，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县界归化民立。

初宾令，何志新立。

义宁令，何志新立。

始康令，何志新立。

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六。去州水三百七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七十。

宝安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安怀令，《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兴宁令，江左立。

海丰男相，《永初郡国》、何、徐并不注置立。

海安男相，吴曰海宁，晋武改名。《太康地志》属高兴。

欣乐男相，本属南海，宋末度。

义安太守，晋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立。领县五，户一千一百一十九，口五千五百二十二。去州三千五百；去京都水八千九百。

海阳令，何志晋初立。《晋太康地志》无。晋地记故属东官。

绥安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海宁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潮阳令，何志与郡俱立。晋地记故属东官。

义招令，晋安帝义熙九年，以东官五营立。

宋康太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立。领县九，户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九百七十。

广化令，《晋太康地志》有，属高兴，《永初郡国》属高凉。

单城令，何志新立。

逐度令，何志新立。

海邻令，何志新立。

化隆令，何志新立。

开宁令，何志新立。

绥定令，何志新立。

石门长，何志故属高凉。

威覃长，徐志有。

绥建太守，文帝元嘉十三年立。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化注、永固、绥南、宋昌、宋泰五县，旧属绥建，中割度临贺，相去既远，疑还绥建。今唯有绥南，余并无。何、徐又有新招县，云本属苍梧，元嘉十九年改配。徐志晋康复有此县，疑误。今领县七，疑户三千七百六十四，口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一。去州阙。

新招令，本四会之官细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化蒙令，本四会古蒙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怀集令，本四会之银屯乡，元嘉十三年分为县。

四会男相，汉旧县，属南海。

化穆令，何志新立。

绥南令，《永初郡国》、徐并无。

海昌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立。何有覃化县，徐无。领县五，户一千七百二十四，口四千七十四。去州水六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四百九十四。

宁化令，徐志新立。

威宁令，徐志新立。

永建令，徐志新立。

招怀令，徐志新立。

兴定令，文帝元嘉九年立，属新会，后度此。

宋熙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为宋熙郡，今无此四县。二十七年，更名宋隆。孝武孝建中，复改为宋熙。领县七，户二千八十四，口六千四百五十。去州水三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平兴令，徐志新立。

初宁令，徐志新立。

建宁令，徐志新立。

招兴令，徐志新立。

崇化令，徐志新立。

熙穆令，徐志新立。

崇德令，徐志新立。

宁浦太守，《晋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立。《广州记》，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郁林立，治平山县。《吴录》孙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为合浦北部尉，领平山、兴道、宁浦三县。又云晋分平山为始定，宁浦为涧阳，未详孰是。《永初郡国》有安广县，无始定县。何、徐并无此郡。领县六。

涧阳令，晋武帝太康七年立。《永初郡国》作“简阳”。

兴道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营之连道立。《吴录》有此县，未详。

宁浦令，《晋太康地记》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吴录》有此县，未详。

吴安令，《吴录》无。

平山令，《晋太康地记》有。

始定令，《晋太康地记》有，《永初郡国》无。

晋兴太守，晋元帝太兴元年，分郁林立。

晋兴。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广。

广郁。

晋城。

郁阳。

乐昌郡。

乐昌令。

始昌令。

宋元令。

乐山令。

义立令

安乐令。

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领郡八，县五十三，户一万四百五十三。去京都水一万。

交趾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领县十二，户四千二百三十三。

龙编令，汉旧县。

句漏令，汉旧县。

硃涘令，汉旧县。

吴兴令，吴立。

西于令，汉旧县。

定安令，汉旧县。

望海令，汉光武建武十九年立。

海平令，吴立曰军平，晋武改名。

武宁令，吴立。

羸力知反娄令，汉旧县。

曲昜音阳令，汉旧县。

南定令，吴立曰武安，晋武改。何志无。

武平太守，吴孙皓建衡三年讨扶严夷，以其地立。领县六。上阙户一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百一十，陆下阙。上阙《吴录》无，《晋太康地志》有。

吴定长，吴立。

新道长，江左立。

晋化长，江左立。

九真太守，汉武元鼎六年立。领县十二，疑户二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一万一百八十。

移风令，汉旧县。故名居风，吴更名。

胥浦令，汉旧县。

松原令，晋武帝分建初立。

高安令，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吴录》晋分常乐立。

建初令，吴立。

常乐令，吴立。

军安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军平县。

武宁令，吴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

都庞音龙长，汉旧县。《吴录》有，《晋太康地志》无。

宁夷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

津梧长，晋武帝分移风立。

九德太守，故属九真，吴分立。何志领县七，今领县十一，户八百九。去州水九百；去京都水一万九百。

浦阳令，晋武帝分阳远立。阳远，吴立曰阳成，太康二年更名，后

省。

九德令，何志吴立。

咸驩令，汉旧县。

都裡长，何志晋武帝分九德立。

西安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吴录》亦无。

南陵长，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无，王隐有。

越常长，何志吴立，《太康地志》无。

宋泰令，宋末立。

宋昌令，宋末立。

希平令，宋末立。

日南太守，秦象郡，汉武元鼎六年更名，吴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领县七，户四百二。去州水二千四百；去京都水一万六百九十。

西卷令，汉旧县作“扌卷”。

卢容令，汉旧县。

象林令，汉旧县。

寿泠令，晋武太康十年，分西卷立。

硃吾令，汉旧县。

无劳长，晋武分北景立。

北景长，汉旧县。

义昌郡，宋末立。

宋平郡，孝武世，分日南立宋平县，后为郡。

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立。

百梁太守，新立。

忄龙苏太守，新立。

永宁太守，新立。

安昌太守，新立。

富昌太守，新立。

南流太守，新立。

临漳太守，先属广州。

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去京都水一万八百。

合浦令，汉旧县。

徐闻令，故属硃崖。晋平吴，省硃崖，属合浦。

硃官长，吴立，“硃”作“珠”。

荡昌长，晋武分合浦立。

硃卢长，吴立。

晋始长，晋武帝立。

新安长，江左立。

宋寿太守，先属交州。

志第二十九百官上

太宰，一人。周武王时，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为六卿之首。秦、汉、魏不常置。晋初依《周礼》，备置三公。三公之职，太师居首，景帝名师，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盖古之太师也。殷纣之时，箕子为太师。周武王时，太公为太师。周成王时，周公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汉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复置太师官，而孔光居焉。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为太师，卓诛又废。魏世不置。晋既因太师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一人。周成王时，毕公为太傅。汉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一人。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周武王时，召公为太保。汉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后汉至魏不置，晋初复置焉。自太师至太保，是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者。

相国，一人。汉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萧何居之，罢丞相；何薨，曹参代之；参薨，罢。魏齐王以晋景帝为相国。晋惠帝时赵王伦，愍帝时南阳王保，安帝时宋高祖，顺帝时齐王，并为相国。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

丞相，一人。殷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为丞相，后又置左右丞相。汉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汉东京不复置。至献帝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魏世及晋初又废。惠帝世，赵王伦篡位，以梁王肜为丞相。永兴元年，以成都王颖为丞相。愍帝建兴元年，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南阳王保为右丞相；三年，以保为相国，睿为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为丞相，转司徒荀组为太尉，以司徒官属并丞相为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导为丞相，罢司徒府以为丞相府，导薨，罢丞相，复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义宣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尧时舜为太尉官，汉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罢大司马，置太尉以代之。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

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视濯，大丧安梓宫。少昊氏以鸟名官，而祝鸠氏为司徒。尧时舜为司徒。舜摄帝位，命契为司徒。契玄孙之孙曰微，亦为夏司徒。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汉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扫除陈乐器，大丧掌将校复土。舜摄帝位，以禹为司空。契之子曰冥，亦为夏司空。殷汤以咎单为司空。周时司空为冬官，掌邦事。汉西京初不置。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马，武也。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周时司马为夏官，掌邦政。项籍以曹无咎、周殷并为大司马。汉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始直云司马，议者以汉有军候千人司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县道官有狱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摄，以汉无小司徒，而定司马、司徒、司空之号并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复置大司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将军，一人。凡将军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军。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将军之名，起于此也。楚怀王遣三将入关，宋义为上将。汉高帝以韩信为大将军。汉西京以大司马冠之。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龙三年，晋宣帝自大将军为太尉，然则大将军在三司下矣。其后又在三司上。晋景帝为大将军，而景帝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后还复旧。

晋武帝践阼，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

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

丞相置三长史。丞相有疾，御史大夫率百僚三旦问起居，及瘳，诏遣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养牛，上尊酒。汉景帝三公病，遣中黄门问病。魏、晋则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也。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汉东京太傅府置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

也。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太傅不置长史也。

太尉府置掾、属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事，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事，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省录众事。御属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属主为公御，令史则有阁下、记室、门下令史，其余史阙。案掾、属二十四人，自东西曹凡十二曹，然则曹各置掾、属一人，合二十四人也。

司徒置掾、属三十一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置掾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别有道桥掾。其余张减之号，史阙不可得知也。

汉东京大将军、骠骑将军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人。骑、卫将军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人，御属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兵事，禀假掾史主禀假，又置外刺奸主罪法。其领兵外讨，则营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有屯长一人。若不置校尉，则部但有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军假候，其别营者则为别部司马。其余将军置以征伐者，府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焉。案大将军以下掾属与三府张减，史阙不可得知。置令史、御属者，则是同三府也。其云掾史者，则是有掾而无属，又无令史、御属，不同三府也。

魏初公府职僚，史不备书。及晋景帝为大将军，置掾十人，西曹、东曹、户曹、仓曹、贼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各一人，则无属矣。魏元帝咸熙中，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骁骑将军、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主薄四人，舍人十九人，参军二十二人，参战十一人，掾、属三十三人。东曹掾、属各一人；西曹属一人，户曹掾一人，属二人；贼曹掾一人，属二人；金曹掾、属各一人；兵曹掾、属各一人，骑兵掾二人，属一人；车曹掾、属各一人；铠曹掾、属各一人；水曹掾、属各一人，集曹掾、属各一人，法曹掾、属各一人，奏曹掾、属各一人，仓曹属二人，戎曹属一人，马曹属一人，媒曹属一人，合为三十三人。散属九人，凡四十二人。

晋初，凡位从公以上，置长史、西阁、东阁祭酒、西曹、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属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

督各一人，舍人四人；为持节都督者，置参军六人。安平献王孚为太宰，增掾、属为十人，兵、铠、士、营军、刺奸五曹皆置属，并前为十人也。杨骏为太傅，增祭酒为四人，掾、属为二十人，兵曹分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车、马十曹，皆置属，则为二十人。赵王伦为相国，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二十人，主簿、记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属四十人，东西曹又置属，其余十八曹皆置掾，则四十人矣。凡诸曹皆置御属、令史、学干，御属职录事也。江左以来，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无定员；加崇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四人，则仓曹增置属，户曹置掾，江左加崇，极于此也。

长史、司马、舍人，秦官。从事中郎、掾、属、主簿、令史，前汉官，陈汤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是也。御属、参军，后汉官，孙坚为车骑参军事是也。本于府主无敬，晋世太原孙楚为大司马石苞参军，轻慢苞，始制施敬。祭酒，晋官也，汉吴王濞为刘氏祭酒。夫祭祀以酒为本，长者主之，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高功者，并为祭酒焉。公府祭酒，盖因其名也。长史、从事中郎主吏，司马主将，主簿、祭酒、舍人主阁内事，参军、掾、属、令史主诸曹事。司徒若无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职僚异于余府。有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各一人，余则同矣。余府有公则置，无则省。晋元帝为镇东大将军及丞相，置从事中郎，无定员，分掌诸曹，有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参军则有谘议参军二人，主讽议事，晋江左初置，因军谘祭酒也。宋高祖为相，止置谘议参军，无定员。今诸曹则有录事、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贼曹、刑狱贼曹、城局贼曹、法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士曹、集、右户、墨曹，凡十八曹参军。参军不署曹者，无定员。江左初，晋元帝镇东丞相府有录事、记室、东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仓曹、理曹、中兵、外兵、骑兵、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铠曹、田曹、士曹、骑士、车曹参军。其东曹、西曹、度支、金曹、理曹、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骑士、车曹凡十三曹，今阙所余十二曹也。其后又有直兵、长流、刑狱、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高祖为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参军，曹则犹二也。今小府不置长流参军者，置禁防参军。蜀丞相诸葛亮府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后渐加长兼字。除拜则为参军事，府板则为行参军。晋末以来，参军事、行参军又各有除板。板行参军下则长兼行参军。参军督护，江左置。本皆领营，有部曲，今则无矣。公府长史、司马，秩千

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

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

骠骑将军，一人。汉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汉西京制，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

车骑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鱼豢曰："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晋、宋车骑、卫不复为四征所督也。

卫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汉末奋威将军，晋江右伏波、辅国将军，并加大而仪同三司。江左以来，将军则中、镇、抚、四镇以上或加大，余官则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仪同三司，自此以下不得也。

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

征东将军，一人。汉献帝初平三年，马腾居之。征南将军，一人。汉光武建武中，岑彭居之。征西将军，一人。汉光武建武中，冯异居之。征北将军，一人。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

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魏武帝居之。镇南将军，一人。后汉末，刘表居之。镇西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居之。镇北将

军，一人。

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镇军将军，一人。魏以陈群为之。抚军将军，一人。魏以司马宣王为之。中、镇、抚三号比四镇。

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陶谦为之。安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煨为之。安北将军，一人。鱼豢曰："镇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平东将军，一人。平南将军，一人。平西将军，一人。平北将军，一人。四平，魏世置。

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以下，周末官，秦、汉并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

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冠军将军，楚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之名，自此始也。魏正始中，以文钦为冠军将军、扬州刺史。辅国将军，汉献帝以伏完居之。宋太宗泰始四年，改为辅师；后废帝元徽二年，复故。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浚居之。

东中郎将，汉灵帝以董卓居之。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曹植居之。西中郎将。北中郎将，汉建安中，以□焉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将，何承天云，并后汉置。

建威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耿弇为建威大将军。振威将军，后汉初，宋登为之。奋威将军，前汉世，任千秋为之。扬威将军，魏置。广威将军，魏置。建武将军，魏置。振武将军，前汉末，王况为之。奋武将军，后汉末，吕布为之。扬武将军，光武建武中，以马成为之。广武将军，晋江左置。

鹰扬将军，汉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折冲将军，汉建安中，魏武以乐进居之。轻车将军，汉武帝以公孙贺为之。扬烈将军，建安中，以假公孙渊。宁远将军，晋江左置。材官将军，汉武帝以李息为之。伏波将军，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以路博德为之。

凌江将军，魏置。自凌江以下，则有宣威、明威、骧威、厉威、威厉、威寇、威虏、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奋、绥远、绥边、绥戎、讨寇、讨虏、讨难、讨夷、荡寇、荡虏、荡难、荡逆、殄寇、殄

虏、殄难、扫夷、扫寇、扫虏、扫难、扫逆、厉武、厉锋、虎威、虎牙、广野、横野、偏将军、裨将军，凡四十号。其威虏，汉光武以冯俊居之。虎牙，以盖延居之，为虎牙大将军。横野，以耿纯居之。荡寇，汉建安中，满宠居之。虎威，于禁居之。其余或是后汉及魏所置，今则或置或不。自左右前后将军以下至此四十号，唯四中郎将各一人，余皆无定员。自车骑以下为刺史又都督及仪同三司者，置官如领兵；但云都督不仪同三司者，不置从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汉末官也。汉东京司隶有功曹从事史，如诸州治中，因其名也。功曹参军一人，主佐囗囗记室下，户曹上。监以下不置谘议、记室，余则同矣。宋太宗已来，皇子、皇弟虽非都督，亦置记室参军。小号将军为大郡边守置佐吏者，又置长史，余则同也。

太常，一人。舜摄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礼，即其任也。周时曰宗伯，是为春官，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

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秩六百石。

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国子，周旧名，周有师氏之职，即今国子祭酒也。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太庙令，一人。丞一人。并前汉置。西京曰长，东京曰令。领斋郎二十四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丞，汉东京初置；令，宋世祖大明中置。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祭祀读祝迎送神。太祝，周旧官也。汉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庙祀。汉东京改曰太祝。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时日祥瑞妖灾，岁终则奏新历。太史，三代旧官，周世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以序事颁朔于邦国。又有冯相氏，掌天文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今之太史，则并周之太史、冯相、保章三职也。汉西京曰太史令。汉东京有二丞，其一在灵台。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周时为大司乐。汉西京曰太乐令。汉东京曰大予乐令。魏复为太乐令。

陵令，每陵各一人，汉旧官也。

乘黄令，一人。掌乘舆车及安车诸马。魏世置。自博士至乘黄令，并属太常。

光禄勋，一人。丞一人。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掌三署郎，郎执戟卫宫展门户。光禄勋居禁中如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光禄勋郊祀掌三献。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宫殿门户，至今犹属。晋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复置。汉东京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多至万人。

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二大夫，晋初置。光禄大夫，秦时为中大夫，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光禄大夫银章青绶，其重者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旧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前汉大夫皆无员，掌论议。后汉光禄大夫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来复无员。自左光禄大夫以下，养老疾，无职事。中散，六百石。

卫尉，一人。丞二人。掌宫门屯兵，秦官也。汉景初，改为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

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

廷尉，一人。丞一人。掌刑辟。凡狱必质之朝廷，与众共之之义。兵狱同制，故曰廷尉。舜摄帝位，咎繇作士，即其任也。周时大司寇为秋官，掌邦刑。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

廷尉正，一人。廷尉监，一人。正、监并秦官。本有左右监，汉光武省右，犹云左监；魏、晋以来，直云监。廷尉评，一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评。汉光武省右，犹云左评。魏、晋以来，直云评。正、监、评并以下官礼敬廷尉卿。正、监秩千石，评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国置。

大司农，一人。丞一人。掌九谷六畜之供膳羞者。舜摄帝位，命弃为后稷，即其任也。周则为太府，秦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大司农。晋哀帝末，省并都水，孝武世复置。汉世丞二人，魏以来一人。

太仓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晋江左以来，又有东仓、石头仓丞各一人。

导官令，一人。丞一人。掌舂御米。汉东亦置。导，择也。择米令精也。司马相如《封禅书》云，导一茎六穗于庖。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耕宗庙社稷之田，于周为甸师。汉文帝初立籍田，置令、丞各一人。汉东京及魏并不置。晋武泰始十年复置。江左省，宋太祖元嘉中又置。自太仓至籍田令，并属司农。

少府，一人。丞一人。掌中服御之物。秦官也，汉因之。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晋哀帝末，省并丹阳尹。孝武世复置。

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秦官也，汉因之。于周则为玉府。晋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江左以来，唯一尚方。宋高祖践阼，以相府作部配台，谓之左尚方，而本署谓之右尚方焉。又以相府细作配台，即其名置令一人，丞二人，隶门下。世祖大明中，改曰御府，置令一人，丞一人。御府，二汉世典官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魏、晋犹置其职，江左乃省焉。后废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汉东京太仆属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铠之

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绶剑诸玩好器物而已。然则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

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署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江左以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掌染，秦官也，汉因之。汉隶司农，不知何世隶少府。宋顺帝即位，避帝讳，改曰染署。

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秦世置将作少府，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光武中元二年省，以谒者领之。章帝建初元年复置。晋氏以来，有事则置，无则省。

大鸿胪，掌赞导拜授诸王。秦世为典客，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鸿，大也；胪，陈也。晋江左初省。有事则权置，事毕即省。

太仆，掌舆马。周穆王所置，秦因之。《周官》则校人掌马，巾车掌车，及置太仆，兼其任也。晋江左或署或省，宋以来不置。郊祀则权置太仆执辔，事毕即省。

太后三卿，各一人。应氏《汉官》曰："卫尉、少府，秦官；太仆，汉成帝置。皆随太后宫为号，在正卿上，无太后乃阙。"魏改汉制，在九卿下。晋复旧，在同号卿上。

大长秋，皇后卿也。有后则置，无则省。秦时为将行，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韦曜曰："长秋者，以皇后阴官，秋者阴之始，取其终而长，欲其久也。"自太常至长秋，皆置功曹、主簿、五官。汉东京诸郡有五官掾，因其名也。汉制卿尹秩皆中二千石，丞一千石。

尚书，古官也。舜摄帝位，命龙作纳言，即其任也。《周官》司会，郑玄云，若今尚书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矣。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至汉初并隶少府，汉东亦犹文属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仆射。仆射者，仆役于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诸吏，官无职事，将军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昭帝

即位，霍光领尚书事；成帝初，王凤录尚书事。汉东京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晋康帝世，何充让录表曰：“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然则似有二十四条，若止有二十条，则荀、陆各录六条，导又何所司乎？若导总录，荀、陆分掌，则不得复云导录其一也。其后每置二录，辄云各掌六条事，又是止有十二条也。十二条者，不知悉何条。晋江右有四录，则四人参录也。江右张华、江左庾亮并经关尚书七条，则亦不知皆何事也。后何充解录，又参关尚书。录尚书职无不总。王肃注《尚书》“纳于大麓”曰：“尧纳舜于尊显之官，大录万机之政也。”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权外假，省录。大明末复置。此后或置或省。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二仆射分置，自此始也。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员四人，增丞亦为四人。曹尚书其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国夷狄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凡六尚书。减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应劭《汉官》云：“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假钱谷。三公尚书二人，掌天下岁尽集课；吏曹掌选举、斋祠；二千石曹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客曹掌羌、胡朝会，法驾出，护驾；民曹掌缮治、功作、盐池、苑囿。吏曹任要，多得超迁。”则汉末曹名及职司又与光武时异也。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尚书。武帝咸宁二年，省驾部尚书，四年又置。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江左则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合不五曹尚书。宋高祖初，又增都官尚书。若有右仆射，则不置祠部尚书。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

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书领祠部、仪曹二曹；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左民尚书领左民、驾部二曹；都官尚书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二曹。昔有骑兵、别兵、都兵，故谓之五兵也。五尚书、二仆射、一令，谓之八坐。若营宗庙宫室，则置起部尚书，事毕省。

汉成帝之置四尚书也，无置郎之文。《汉仪》，尚书郎四人，一人

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匈奴单于，宣帝之世，保塞内附；成帝世，单于还北庭矣。一郎主匈奴单于营部，则置郎疑是光武时，所主匈奴，是南单于也。《汉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员。然则一尚书则领六郎也。主作文书，起立事草。初为郎中，满岁则为侍郎。尚书寺居建礼门内。尚书郎入直，官供青缣白绫被，或以绵緤为之。给帷帐、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汤官供饼饵及五孰果实之属，给尚书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选端正妖丽，执香炉，护衣服，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以丹硃色地，谓之丹墀。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奏事则与黄门侍郎对揖。黄门侍郎称已闻，乃出。天子所服五时衣以赐尚书令仆，而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隃麋墨一丸。魏世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有军事，尚书令陈矫奏置都官、骑兵二曹郎，合为二十五曹。晋西朝则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晋江左初，无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运曹十曹郎，而主客、中外兵各置一郎而已，所余十七曹也。康、穆以来，又无虞曹、二千石二郎，犹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又省主客、起部、水部，余十五曹。宋高祖初，加置骑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为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省仪曹、主客、比部、骑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并置。十八年，增删定曹郎，次在左民曹上，盖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论郎，次都官之下，在删定之上。太宗世，省骑兵。今凡二十曹郎。以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支，派也；度，景也。都官主军事刑狱。其余曹所掌，各如其名。

汉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辟车豫相回避，台官过，乃得去。今尚书官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汉又制，丞、郎见尚书，呼曰明时。郎见二丞，呼曰左君、右君。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汉东京尚书令史十八人，晋初正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自晋至今，或减或益，难以定言。《汉仪》有丞相令史。令史，盖前汉官也。晋西朝有尚书都令史硃诞，则都

令史其来久矣。分曹所掌如尚书也。

晋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礼。迁，又解交。汉旧制也。今唯八坐解交，丞郎不复解交也。尚书令千石，仆射尚书六百石，丞郎四百石。

武库令，一人。掌军器，秦官。至二汉，属执金吾。晋初罢执金吾，至今隶尚书库部。

车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汉、魏、晋并隶太仆。太仆既省，隶尚书驾部。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汉西京上林中有八丞、十二尉、十池监。丞、尉属水衡都尉。池监隶少府。汉东京曰上林苑令及丞各一人，隶少府。晋江左阙。宋世祖大明三年复置，隶尚书殿中曹及少府。

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今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

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法驾出，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汉西京无员，多至数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世，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久次者为仆射。汉东京又属少府，犹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答。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传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光武世，改仆射为祭酒焉。汉世，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御，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秩比二千石。

志第三十百官下

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门下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汉百官表》秦曰给事黄门，无员，掌侍从左右，汉因之。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亦无员，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诸王朝见，则引王就坐。应劭曰："每日莫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史臣按，刘向与子歆书曰："黄门郎，显处也。"然则前汉世已为黄门侍郎矣。董巴《汉书》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然则黄门郎给事黄闼之内，故曰黄门郎也。魏、晋以来员四人，秩六百石。

公车令，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车司马令，属卫尉，汉因之，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皆掌之。晋江左以来，直云公车令。

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医师，秦为太医令，至二汉属少府。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膳夫，秦为太官令，至汉属少府。

骅骝厩丞，一人。汉西京为龙马长，汉东京为未央厩令，魏为骅骝令。自公车令至此，隶侍中。

散骑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始以孟达补之。久次者为祭酒散骑常侍，秩比二千石。

通直散骑常侍，四人。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五人。员外散骑常侍，魏末置，无员。

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魏、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晋武帝置，无员。

给事中，无员。汉西京置。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东京省，魏世复置。

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省奉车、骑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永初已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三都尉并汉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请省。驸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

中书令，一人。中书监人，一人。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四人。汉武帝游后廷，始使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元帝时，令弘恭，仆射石显，秉势用事，权倾内外。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宫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令，又置监，及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奉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晋江左初，改中书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晋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通事，中书差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轻矣。舍人直阁内，隶中书。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秘书监，一人。秘书丞，一人。秘书郎，四人。汉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皇甫规与张奂书云“从兄秘书它何动静”是也。应劭《汉官》曰：“秘书监一人，六百石。”后省。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后欲以何桢为秘书丞，而秘书先自有丞，乃以桢为秘书右丞。后省。掌艺文图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即其任也。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监，谓丞为中书秘书丞。惠帝复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周世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即其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隶中书。晋武世，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中，改隶秘书，后别自为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汉有南北军，卫京师。武帝置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光武省中垒校尉，置北军中候，监五校营。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

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复置北军中候。北军中候置丞一人。怀帝永嘉中，改曰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复改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成帝世，复以为中候，而陶回居之；寻复为领军。领军今犹有南军都督。

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秦时护军都尉，汉因之。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然则复以都尉为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护军都尉属大司马，于时复为都尉矣。《汉书·李广传》，广为骁骑将军，属护军将军。盖护军护诸将军。哀帝元寿元年，更名护军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都尉。东京省，班固为大将军中护军，隶将军莫府，非汉朝列职。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晋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魏、晋江右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官属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二汉、魏不置。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武帝初，分中卫置左右卫将军，以羊琇为左卫，赵序为右卫。二卫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无长史。

骁骑将军，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为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游击将军，汉武帝时，韩说为游击。是为六军。

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然则左军魏官也。晋武帝初，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

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秦官，汉因之。与五官中郎将领三署郎，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五校并汉武帝置。屯骑、步兵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

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长水掌长水宣曲胡骑。长水，胡部落名也。胡骑屯宣曲观下。韦曜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也。”射声掌射声士，闻声则射之，故以为名。汉光武初，改屯骑为骁骑，越骑为青巾。建武十五年，复旧。汉东京五校，典宿卫士。自游击至五校，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五营校尉，秩二千石。

虎贲中郎将，《周官》有虎贲氏。汉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出游，选材力之士执兵从送，期之诸门，故名期门。无员，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贲郎，置中郎将领之。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辅政，以古有勇士孟贲，故以奔为贲。比二千石。

冗从仆射，汉东京有中黄门冗从仆射，非其职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从仆射。

羽林监，汉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亦掌从送次期门，后更名羽林骑，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谓之羽林中郎将。汉东京又置羽林左监、羽林右监，至魏世不改。晋罢羽林中郎将，又省一监，置一监而已。自虎贲至羽林，是为三将。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无复营兵。羽林监六百石。

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汉武帝以路博德为强弩校尉，李沮为强弩将军。宣帝以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前汉至魏无积射。晋太康十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自骁骑至强弩将军，先并各置一人；宋太宗泰始以来，多以军功得此官，今并无复员。

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永初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其后并无复员。

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如今二卫，非其任也。晋氏不常置。宋世祖大明中，复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比员外散骑侍郎。

武骑常侍，无员。汉西京官。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后汉、魏、

晋不置。宋世祖大明中，复置。比奉朝请。

御史丞，一人。掌奏劾不法。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兰台秘书图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时中丞亦受奏事，然则分有所掌也。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名御史长史。光武还曰中丞，又属少府。献帝时，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长史一人，不复领中丞也。汉东京御史中丞遇尚书丞郎，则中丞止车执版揖，而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而已。不知此制何时省。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垣白壁。史臣按《汉志》执金吾每月三绕行宫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并中丞。中丞秩千石。

治书侍御史，掌举劾官品第六已上。汉宣帝斋居决事，令御史二人治书，因谓之治书御史。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

侍御史，于周为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侍御史，汉因之。二汉员并十五人。掌察举非法，受公卿奏事，有违失者举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官厩马；五曰乘曹，掌护驾。魏置御史八人，有治书曹，掌度支运，课第曹，掌考课，不知其余曹也。晋西朝凡有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旂曹、营军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史九人。晋江左初，省课第曹，置库曹，掌厩牧牛马市租。后复分库曹，置外左库、内左库二曹。宋太祖元嘉中，省外左库，而内左库直云左库。世祖大明中，复置。废帝景和元年又省。顺帝初，省营军并水曹，省算曹并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盖是兰台遣二御史居殿内察非法也。晋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汉有符节令，隶少府，领符玺郎、符节令史。盖《周礼》典瑞、掌节之任也。汉至魏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掌授节、铜虎符、竹使符。晋武帝泰始九年，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掌其事焉。

谒者仆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领谒者十人。谒者掌小拜授及报章。盖秦官也。谒，请也。应氏《汉官》曰，尧以试舜，宾于四门，是其职也。秦世谒者七十人，汉因之。后汉《百官志》，谒者仆射掌奉引。和帝世，陈郡何熙为谒者仆射，赞拜殿中，音动左右。然则又掌唱赞。有常侍谒者五人，谒者则置三十五人，半减西京也。二汉并隶

光禄勋。魏世置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隶兰台。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世祖大明中，复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秦、汉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汉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堤为都水官属。有参军二人，谒者一人，令史减置无常员。晋西朝有参军而无谒者，谒者则江左置也。怀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阳，都水使者爰浚先出督运得免。然则武帝置职，便掌运矣。江左省河堤。

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并以辅导为职。"汉高帝九年，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二汉并无丞。魏世无东宫，然则晋氏置丞也。晋武帝泰始五年，诏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职比台尚书令、领军将军。詹，省也。汉西京则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属二傅，率更令、家令、仆、卫率属詹事。皆秦官也。后汉省詹事，太子官属悉属少傅，而太傅不复领官属。晋初，太子官属通属二傅。咸宁元年，复置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詹事，二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晋世置。汉世太子食汤沐邑十县，家令主之。又主刑狱饮食，职比廷尉、司农、少府。汉东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晋世自为官，不复属家令。

率更令，一人。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汉东京掌庶子、舍人，晋世则不也。自汉至晋，家令在率更下；宋则居上。

仆，一人。汉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仆及中允旦入请问起居，主车马、亲族，职如太仆、宗正。自家令至仆，为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门大夫，二人。汉东京置，职如中郎将，分掌远近表笺。秩六百石。

中庶子，四人。职如侍中。汉东京员五人，晋减为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四人。汉东京太子官属有中允之职，在中庶子下，洗马上，疑若今中书舍人矣。中舍人，晋初置，职如黄门侍郎。

食官令，一人。职如太官令。汉东京官也。今属中庶子。

庶子，四人。职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晋制也。汉西京员五人，汉东京无员，职如三署中郎。古者诸侯世子，有庶子之官，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

舍人，十六人。职如散骑、中书侍郎。晋制也。二汉无员，掌宿卫如三署中郎。

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郎也。二汉员十六人。太子出，则当直者前驱导威仪。秩比六百石。

太子左卫率，七人。太子右卫率，二人。二率职如二卫。秦时直云卫率，汉因之。主门卫。晋初曰中卫率，泰始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加置前后二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是为五率。江左初，省前后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皆有丞，晋初置。宋世止置左右二率。秩旧四百石。

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三校尉各七人，并宋初置。屯骑、步兵，因台校尉；翊军，晋武帝太康初置，始为台校尉，而以唐彬居之，江左省。

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宋初置。

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职如虎贲中郎将。宋初置。《周官》有旅贲氏。汉制，天子有虎贲，王侯有旅贲。旅，众也。

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汉东京积弩将军，杂号也，无左右之积弩。魏世至晋江左，左右积弩为台职，领营兵。宋世度东宫，无复营矣。

殿中将军，十人。殿中员外将军，二十人。宋初置。

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治广州，主南越。

南蛮校尉，晋武帝置，治襄阳。江左初省。寻又置，治江陵。宋世祖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晋初置，治长安。安帝义熙中又置，治汉中。

宁蛮校尉，晋武帝置，治襄阳，以授鲁宗之。

南夷校尉，晋武帝置，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四夷中郎校尉，皆有长史、司马、参军。魏、晋有杂号护军，如将军，今犹有镇蛮、安远等护军。镇蛮以加庐江、晋熙、西阳太守。安远以加武陵内史。

刺史，每州各一人。黄帝立四监以治万国，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职也。周改曰典，秦曰监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诸州，谓之刺史。刺之为言，犹参觇也。写书亦谓之刺。汉制，不得刺尚书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条诏书，其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其二条曰，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其三条曰，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其四条曰，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其五条曰，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其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岁终则乘传诣京师奏事。成帝绥和元年，改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前汉世，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后汉世，所治始有定处，止八月行部，不复奏事京师。晋江左犹行郡县诏，枣据《追远诗》曰："先君为钜鹿太守，迄今三纪。忝私为冀州刺史，班诏次于郡传"是也。灵帝世，天下渐乱，豪桀各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为益州、幽州牧，其任渐重矣。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史一人，主兵事；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录阁下众事，省署文书；门亭长一人，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一人，主选用；《孝经》师一人，主试经；月令师一人，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一人，平律；簿曹书佐一人，主簿书；典郡书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书：汉制也。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而别驾从事史如故，今则无也。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扬州无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从事史，在议曹从事史下，大较应是魏、晋以来置也。今广州、徐州有月令从事，若诸州之曹史，汉旧名也。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晋东海

王越为豫州牧，牧置长史、参军，庾凯为长史，谢鲲为参军，此为牧者则无也。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灭诸侯，随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晋江左皆谓之丞。尉典兵，备盗贼。汉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为都尉。光武省都尉，后又往往置东部、西部都尉。有蛮夷者，又有属国都尉。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复置。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部县有都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催督期会，汉制也，今略如之。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制郡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魏初，更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汉制，岁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阶簿，至今行之。太守，二千石；丞，六百石。

县令、长，秦官也。大者为令，小者为长，侯国为相。汉制，置丞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啬夫主争讼，游徼主奸非。其余诸曹，略同郡职。以五官为廷掾，后则无复丞，唯建康有狱丞，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晋江右洛阳县置六部都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又省之。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旧说古君行师从，卿行旅从。旅，五百人也。今县令以上，古之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师从旅从，依古义也。韦曜曰，五百字本为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引当道伯中以驱除也。周制，五百为旅，帅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说也。又《周礼》秋官有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近之矣，名之异尔。又《汉官》中有伯使，主为诸官驱使辟路于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

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

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至景帝惩七国之乱，更制诸王不得治国，汉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大夫、谒者、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数。后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王国如故；又太仆为仆，司农为大农。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内史。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汉东京亦置傅一人，王师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盗贼；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卫；仆一人，治书一人，治书本曰尚书，后更名治书；中大夫，无员，掌奉使京师及诸国；谒者及礼乐、卫士、医工、永巷、祀礼长各一人；郎中，无员。魏氏谒者官属，史阙不知次第。晋武帝初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师即傅也，景帝讳师，改为傅。宋世复改曰师。其文学，前汉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也。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及仆。有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大国置左右常侍各三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大国又置上军、中军、下军三将军；次国上军将军、下军将军各一人；小国上军而已。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令丞各一人，治书四人，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各一人，谒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医丞、典府丞各一人。宋氏以来，一用晋制，虽大小国，皆有三军。晋制，典书令在常侍下，侍郎上；江左则侍郎次常侍，而典书令居三军下矣。江左以来，公国则无中尉、常侍、三军，侯国又无大农、侍郎，伯子男唯典书以下，又无学官令矣。吏职皆以次损省焉。晋江右公侯以下置官属，随国小大，无定制也。晋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元帝太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诸位从公。右第一品。

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

侍中，散骑常侍，尚书令，仆射，尚书，中书监，令，秘书监，诸征、镇至龙骧将军，光禄大夫，诸卿，尹，太子二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领、护军，县侯。右第三品。

二卫至五校尉，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中郎将，刺史领兵者，戎蛮校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乡侯。右第四品。

给事中，黄门、散骑、中书侍郎，谒者仆射，三将，积射、强弩将军，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鹰扬至陵江将军，刺史不领兵者，郡国太守，内史，相，亭侯。右第五品。

尚书丞，郎，治书侍御史，侍御史，三都尉，博士，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公府从事中郎将，廷尉正，监，评，秘书著作丞，郎，王国公三卿，师，友，文学，诸县署令千石者，太子门大夫，殿中将军，司马督，杂号护军，阙内侯。右第六品。

谒者，殿中监，诸卿尹丞，太子傅詹事率丞，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诸府参军，戎蛮府长史，司马，公府掾，属，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诸县令六百石者。右第七品。

内台正令史，郡丞，诸县署长，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右第八品。

内台书令史，外台正令史，诸县署丞，尉。右第九品。凡新置不见此诸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囗囗右所定也。

列传第一后妃

帝祖母号太皇太后，母号皇太后，妃号皇后，汉旧制也。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贵嫔，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国所制。贵人，汉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仪、修华，晋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仪，魏明帝所制。婕妤、容华，前汉旧号。充华，晋武帝所制。美人，汉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华、修容，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位比丞相；贵人，位比三司，以为三夫人。又置昭仪、昭容、昭华，以代修华、修仪、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为散位。昭仪，汉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华，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晋武帝所制。充衣，前汉旧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复置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贵人，置贵姬，以备三夫人之数。又置昭华，增淑容、承徽、列荣。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凡五职，班亚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职为散役。其后太宗留心后房，拟外百官，备位置内职。列其名品于后。

后宫通尹，准录尚书，紫极户主，光兴户主。官品第一各置一人，并铨六宫。

后宫列叙，准尚书令，铨六宫。紫极中监尹，铨六宫。光兴中监尹，铨六宫。宣融户主，铨六宫。紫极房帅，置一人。光兴房帅，置一人。官品第二各置一人。

后宫司仪，准左仆射，铨人士。后宫司政，准右仆射，铨人士。参议女林，准银青光禄，铨人士。中台侍御尹，铨六宫。宣融便殿中监尹，铨六宫。采艺房主，铨六宫。南房主，铨六宫。中藏女典，铨六宫。典坊，铨六宫。乐正，铨六宫。内保，铨人士。学林祭酒，铨人士。昭阳房帅，置一人。徽音房帅，置一人。宣融房帅，置一人。官品第三各置一人。

后宫都掌治职，置二人准左右丞，位比尚书，铨人士。后宫殿中治职，置一人准左民尚书，铨人士。后宫源典治职，置一人准祠部尚书，

铨人士。后宫谷帛治职，置一人准度支尚书。中傅，置一人铨人士。后宫校事女史，置一人铨人士。紫极中监女史，置一人铨人士。光兴中监女史，置一人铨人士。紫极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有限外。宣融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有限外。中台侍御奏案女史，置一人铨人士。赞乐女史，置一人铨人士。中训女史，置一人铨人士。女祝史，置一人。紫极中监典，置一人。光兴中监典，置一人。典乐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紫极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光兴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宣融房廉帅祭酒，置一人。官品第四。

后宫通关参事，置一人。景德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采艺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南房参事，置人无定数铨人士。内房参事，置一人铨人士。校学女史，置一人铨人士。后宫中房帅，置二人。后宫源典帅，置二人。后宫谷帛帅，置二人。中台帅，置一人。中台侍御起居帅，置二人。中台侍御诏诰帅，置二人。斯男房帅，置一人。宣豫房帅，置一人。景德房帅，置一人。采艺房帅，置一人。中藏帅，置一人。内坊帅，置一人。南房帅，置一人。外华房帅，置一人。招庆房帅，置一人。紫极诸房廉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紫极中监省帅，置一人。紫极殿帅，置六人。光兴殿帅，置四人。徽音监帅，置一人。徽章监帅，置一人。宣融便殿中监典，置一人。清商帅，置人无定数。总章帅，置人无定数。左西章帅，置人无定数。右西章帅，置人无定数。中厨师，置一人。官品第五。

中台侍御执卫，置人无定数。中台侍御监闺帅，置二人。中台侍御监司帅，置二人。宣融便殿帅，置一人。永巷帅，置一人。后宫都掌内史，置二人。后宫殿中内史，置一人。后宫源典内史，置一人。后宫谷帛内史，置二人。后宫监临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执法内史，置一人。中台侍御典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节度内史，置二人。中台侍御应内史，置六人。紫极房内史，置一人。光兴房内史，置一人。助教，置一人。彩制帅，置人无定数。装饰帅，置人无定数。绣帅，置人无定数。织帅，置人无定数。学林馆帅，置一人。宫闺帅，置一人。教堂帅，置人无定数，有限外。监解帅，置人无定数。累室帅，置人无定数。行病帅，置人无定数。官品第六。

合堂帅，置二人。御清帅，置一人。监夜帅，置一人。诸房禁防，置人无定数。三厢禁防，置三人。诸房厨帅，各置一人。中厨廉，置三人。应闺，置六人。诸应阁，置人无定数。宫闺史，置一人。官品第七。

诸房中掾，各置一人。中藏掾，各置二人。比五品敕吏。

紫极供殿直伥。光兴供殿直伥。总章伎伥。侍御扶持。主衣。准二卫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极置二十人。光兴置十人。

左右守藏，置四人。

典乐人。比诸房禁防。

作伥。比王官。

供殿给使。紫极置二十人。光兴置十人。

典殿，置人无定数。比官人。

紫极三厢给事，置十人。

全堂给使，置五人。

宫闺给使，置六人。比房。

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范，治书侍御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嫔孝皇，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产疾殂于丹徒官舍，时年二十一。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宋初追崇号谥，陵曰兴宁。

永初二年，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于荣亲。一人有庆，光被万国。是以灵文宠于西京，寿张显于隆汉。故平原太守赵裔、故洮阳令萧卓，并外属尊戚，不逮休宠。臣等仰述圣思，远稽旧章，并可追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裔命妇孙可豫章郡建昌县君，卓命妇赵可吴郡寿昌县君。"孙氏，东莞人也。其年，又诏曰："推恩之礼，在情所同。故内树宗子，外崇后属，爰自汉、魏，咸遵斯典。外祖赵光禄、萧光禄，名器虽隆，茅土未建，并宜追封开国县侯，食邑五百户。"于是追封裔临贺县侯。裔长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无子，以弟孙袭之继宣之绍封。袭之卒，子祖怜嗣。齐受禅，国除。宣之弟伦之，自有传。

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为继室，生长沙景王道

怜、临川烈武王道规。义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为宋王，又加太妃之号。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寿阳，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晋禅；在外凡五年，后常留东府。高祖践阼，有司奏曰："臣闻道积者庆流，德洽者礼备。故祗敬表于崇高，嘉号彰于盛典。伏惟太妃母仪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训，光被洪业。虽幽明同庆，而称谓未穷。稽之前代，礼有恆准，宜式遵旧章，允副群望。臣等请上宋王太后号皇太后。"故有司奏犹称太妃也。

上以恭孝为行，奉太后素谨，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

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显阳殿，时年八十一。遗令曰："孝皇背世五十余年，古不祔葬。且汉世帝后陵皆异处，今可于茔域之内，别为一圹。孝皇陵坟本用素门之礼，与王者制度奢俭不同，妇人礼有所从，可一遵往式。"乃开别圹，与兴宁陵合坟。初，高祖微时，贫约过甚。孝皇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至是故称后遗旨施行。

卓，初与赵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阳县侯，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卓子源之袭爵，源之见子《思话传》。

武敬臧皇后，讳爱亲，东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书郎。父俊，字宣义，郡功曹。后适高祖，生会稽宣长公主兴弟。高祖以俭正率下，后恭谨不违。及高祖兴复晋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粗素，不为亲属请谒。义熙四年正月甲午，殂于东城，时年四十八。追赠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高祖临崩，遗诏留葬京师，于是备法驾，迎梓宫祔葬初宁陵。

宋初，追赠俊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孙氏封迁陵永平乡君。俊子焘，焘弟熹，熹子质，自有传。

武帝张夫人，讳阙，不知何郡县人也。义熙初，得幸高祖，生少帝，又生义兴恭长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为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曰："臣闻严亲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并坤元，徽音光劭，发祥兆庆，诞启圣明。宜崇极徽号，允备盛则。从《春秋》母以子贵之义，遵汉、晋推爱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曰永乐。"少帝既废，太后还玺绂，随居吴县。太祖元嘉元年，拜营阳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马皇后，讳茂英，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初封海盐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为皇后。元嘉元年，降为营阳王妃，又为南丰王太妃。十六年薨，时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讳道安，淮南人。义熙初，为高祖所纳，生文帝。五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践阼，追赠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闻德厚者礼尊，庆深者位极。故閟宫既构，咏歌先妣；园陵崇卫，聿追来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渊，光备六列，德昭坤范，训洽母仪。用能启祚圣明，奄宅四海。严亲莫逮，天禄永违。臣等远准《春秋》，近稽汉、晋。谨上尊号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立庙于京师。

太后兄子元庆，位至奉朝请。

文帝袁皇后，讳齐妫，陈郡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贱，后年五六岁，方见举。后适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东阳献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礼甚笃，袁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宠，爱倾后宫，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称疾不复见上。上每入，必他处回避。上数掩伺之，不能得。始兴王浚诸庶子问讯，后未尝视也。后遂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笃，上执手流涕问所欲言，后视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显阳殿，时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诏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其辞曰：

龙轴纚綍，容翟结骖。皇涂昭列，神路幽严。皇帝亲临祖馈，躬瞻宵载。饰遗仪于组旒，想徂音乎珩佩。悲黼筵之移御，痛翣褕之重晦。降舆客位，撤奠殡阶。乃命史臣，诔德述怀。其辞曰：

伦昭俪升，有物有凭。圆精初铄，方只始凝。昭哉世族，祥发庆膺。秘仪景胄，图光玉绳。昌辉在阴，柔明将进。率礼蹈和，称诗纳顺。爰自待年，金声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象服是加，言观惟则。俾我王风，始基嫔德。蕙问川流，芳猷渊塞。方江泳汉，再谣南国。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宝命，仰陟天机。释位公宫，登耀紫闱。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孝达宁亲，敬行宗祀。进思才淑，傍综图史。发音在咏，动容成纪。壶政穆宣，房乐昭理。坤则顺成，星轩润饰。德之所届，惟深必测。下节震腾，上清眺侧。有来斯雍，无思不极。谓道辅仁，司化莫晰。

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华委世。兰殿长阴，椒涂弛卫。呜呼哀哉！戒凉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辂迁迹。噭噭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泗丹掖，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呜呼哀哉！南背国门，北首山园。仆人案节，服马顾辕。遥酸紫盖，眇泣素轩。灭彩清都，夷体寿原。邑野沦蔼，戎夏悲沄。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

策既奏，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谥宣皇后，上特诏曰“元”。

初，后生劭，自详视之，驰白太祖：“此兒形貌异常，必破国亡家，不可举。”便欲杀之。太祖狼狈至后殿户外，手拨幔禁之，乃止。后亡后，常有小小灵应。沈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尝以非罪见责，应赐死。从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间，自后崩后常闭。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无罪就死，先后若有灵，当知之！”殿诸窗户应声豁然开。职掌遽白太祖，太祖惊往视之。美人乃得释。

大明五年，世祖诏曰：“昔汉道既灵，博平辉绝，魏国方安，嘉宪启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诰。亡外祖亲王夫人柔德淑范，光启坤载。属内位阙正，摄馈闺庭，仪被芳闱，闻宣戚里。永言感远，思追荣秩，宜式傍鸿则，敬登徽序。”乃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诏：“赵、萧、臧光禄、袁敬公、平乐郡君墓，先未给茔户。加世数已远，胤嗣衰陵，外戚尊属，不宜使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后父湛，自有传。

文帝路淑媛，讳惠男，丹阳建康人也。以色貌选入后宫，生孝武帝，拜为淑媛。年既长，无宠，常随世祖出蕃。世祖入讨元凶，淑媛留寻阳。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闻历集周邦，徽音克嗣，气淳汉国，沙麓发祥。昔在上代，业隆祚远，未有不敷阴教以阐洪基，膺淑庆以载圣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昭，徽仪外范，合灵初迪，则庶姬仰耀；引训蕃阃，则家邦被德。民应惟和，神属惟祉，故能诞钟睿躬，用集大命，固灵根于既殒，融盛烈乎中兴。载厚化深，声咏允缉，宜式谐旧典，恭享极号。谨奉尊号曰皇太后，宫曰崇宪。”太后居显阳殿。

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赠太后父兴之散骑常侍，兴之妻徐氏余杭县广昌乡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抚军参军琼之

上表曰："先臣故怀安令道庆赋命乖辰，自违明世。敢缘卫戍请名之典，特乞云雨，微垂洒润。"诏付门下。有司承旨奏赠给事中。琼之及弟休之、茂之并超显职。太后颇豫政事，赐与琼之等财物，家累千金；居处服器，与帝子相侔。

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后，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大明五年，太后随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并从。废帝即位，号太皇太后。

太宗践阼，号崇宪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太宗尽心祗事，而太后抚爱亦笃。及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有司奏曰："夫德敷于内，典章必远；化覃于外，徽号宜宣。伏惟皇太后懿圣自天，母仪允著，义明八远，道变九围。圣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即前号，别居外宫。"诏曰："朕备丁艰罚，蚤婴孤苦，特蒙崇宪太后圣训抚育。昔在蕃阃，常奉药膳，中迫凶威，抱怀莫遂。今泰运初启，情典获申，方欲亲奉晨昏，尽欢闺禁。不得如所奏。"寻崩，时年五十五。迁殡东宫，门题曰宗宪宫。上又诏曰："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龛虣定业，实资仁范，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礼沿情施，义循事立，可特齐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谥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东南，号曰修宁陵。

先是，晋安王子勋未平，巫者谓宜开昭太后陵以为厌胜。修复仓卒，不得如礼。上性忌，虑将来致灾。泰始四年夏，诏有司曰："崇宪昭太后修宁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岁遭诸蕃之难，礼从权宜。奉营仓卒，未暇营改。而茔隧之所，山原卑陋。顷年颓坏，日有滋甚，恆费修整，终无永固。且详考地形，殊乖相势。朕蚤蒙慈遇，情礼兼常，思使终始之义，载彰幽显。史官可就岩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审龟筮，须选令辰，式遵旧典，以礼创制。今中宇虽宁，边虏未息，营就之功，务在从简。举言寻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缉，戎役是务，礼之详略，各沿时宜。臣等参议，修宁陵玄宫补治毁坏，权施油殿，暂出梓宫，事毕即窆，于事为允。"诏可。

琼之为衡阳内史，先后卒。废帝景和中，以休之为黄门侍郎，茂之左军将军，并封开国县侯，邑千户。又追赠兴之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孝侯；道庆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敬侯。立道

庆女为皇后，以休之为侍中，茂之黄门郎。太宗废幼主，欲说太后之心，乃下令书曰：“太皇太后蚤垂爱遇，沿情即事，同于天属。前车骑谘议参军路休之、前丹阳丞路茂之，崇宪密戚，蚤延荣贯，并怀所勋，宜殊恆饰。休之可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茂之可中书侍郎。”太宗未即位，故称令书。茂之又迁司徒从事中郎，休之桂阳王休范镇北谘议参军。太宗杀世祖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讳宪嫄，琅邪临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废帝、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楚玉、临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乐公主修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宠。上入伐凶逆，后留寻阳，与太后同还京都，立为皇后。

大明四年，后率六宫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观礼。上下诏曰：“朕卜祥大昕，测辰拂羽，爰诏六宫，亲蚕川室。皇太后降銮从御，伫跸观礼。绿蘧既具，玄紞方修，庶仪发椒，闱化动中。县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锡。”废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宫曰永训。其年，崩于含章殿，时年三十八。祔葬景宁陵。

后父偃，字子游，晋丞相导玄孙，尚书嘏之子也。母晋孝武帝女鄱阳公主，宋受禅，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吴兴长公主讳荣男，少历显官，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元嘉末，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世祖即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禄大夫，领义阳王师，常侍如故。迁右光禄大夫，常侍、王师如故。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四。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本官如故，谥曰恭公。

长子藻，位至东阳太守。尚太祖第六女临川长公主讳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前废帝景和中，主谗之于废帝，藻坐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泰始初，以主适豫章太守庾冲远，未及成礼而冲远卒。

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左光禄大夫江湛孙斆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斆作表让婚，曰：

伏承诏旨，当以临汝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輶蔽，伏用忧惶。臣寒门赖族，人凡质陋，闾阎有对，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贫业寡，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每不自解，无偶迄兹，媒访莫寻，素族弗问。自惟门庆，属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

丑末。怀忧抱惕，虑不获免，征命所当，果膺兹举。虽门泰宗荣，于臣非幸，仰缘圣贷，冒陈愚实。

自晋氏以来，配上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倮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矇叟，殷冲几不免于强鉏。彼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宾待客，朋从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唯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妳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前，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妳敢恃耆旧，唯赞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余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嫚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集聚，唯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恆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或言野败去，或言人笑我，虽家曰私理，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恆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佷，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

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将毁族沦门，岂伊身眚。前后婴此，其人虽众，然皆患彰遐迩，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无敢论诉。臣幸属圣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处亲以公，臣之鄙怀，可得自尽。如臣门分，世荷殊荣，足守前基，便预提拂，清官显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实。非唯止陈一己，规全身愿；实乃广申诸门忧患之切。伏愿天慈照察，特赐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丛蔚，蠢物含生，自己弥笃。若恩诏难降，披请不申，便当刊肤剪发，投山窜海。

太宗以此表遍示诸主。于是临川长公主上表曰：“妾遭随奇薄，绝于王氏，私庭嚣戾，致此分异。今孤疾茕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钟，唯在

一子。契阔荼炭，持兼怜愍，否泰枯荣，系以为命。实愿申其门衅，还为母子。推迁僶俛，未及自闻。先朝慈爱，鉴妾丹衷。若赐使息彻归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寻。今事迫诚切，不顾典宪，敢缘恩焘，触冒披闻。特乞还身王族，守养弱嗣，虽死之日，实甘于生。”许之。

藻弟懋，升明末贵达。懋弟攸，太宰从事中郎，蚤卒，追赠黄门侍郎。弟臻，升明末显宦。

前废帝何皇后，讳令婉，庐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东宫徽光殿，时年十七。葬囗囗，谥曰献妃。上更为太子置内职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纳南中郎长史太山羊瞻女为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为保林。废帝即位，追崇献妃曰献皇后。太宗践阼，迁后与废帝合葬龙山北。

后父瑀，字稚玉，晋尚书左仆射澄曾孙也。祖融，大司农。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讳欣男。公主先适徐乔，美容色，聪敏有智数。太祖世，礼待特隆。瑀豪竞于时，与平昌孟灵休、东海何勖等，并以舆马骄奢相尚。公主与瑀情爱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纪。瑀历位清显，至卫将军。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开，世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子迈，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讳英媚。迈少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大明末，为豫章王子尚抚军谘议参军，加宁朔将军、南济阴太守。废帝纳公主于后宫，伪言薨殒，杀一婢送出迈第嫔葬行丧礼。常疑迈有异图，迈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废立。事觅，废帝自出讨迈诛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宁县侯，食邑五百户。子曼倩嗣，齐受禅，国除。

瑀兄子亮，孝建初，为桂阳太守。丞相南郡王义宣为逆，遣参军王师寿断桂阳道，以防广州刺史宗悫，亮收斩之。官至新安内史。亮弟恢，废帝元徽初，为广州刺史，未之镇，坐国哀期晦不到，免官。复起为都官尚书，未拜，卒。恢弟诞，司徒右长史。诞弟衍，最知名。性躁动。太宗初，为建安王休仁司徒从事中郎，仍除黄门郎，未拜竟，求转司徒司马。得司马，复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复求侍中。旬日之间，求进无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赐死。

文帝沈婕妤，讳容姬，不知何许人也。纳于后宫，为美人。生明

帝，拜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时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赠湘东国太妃。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豳都追远，正邑缠哀，缅慕德义，敬奉园陵。先太妃德履端华，徽景明峻，风光宸掖，训流国闱，鞠圣诞灵，蚤捐鸿祚。臣等远模汉册，近仪晋典，谨上尊号为皇太后。"下礼官议谥，谥曰宣太后，陵号曰崇宁。

以太后弟道庆为给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赠通直散骑常侍，赐爵县侯。又追赠太后父散骑常侍，母王氏成乐乡君。

明恭王皇后，讳贞风，琅邪临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阳王妃；太宗改封，又为湘东王妃。生晋陵长公主伯姒、建安长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为皇后。上常宫内大集，而瑀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瑀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扬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语从舅陈郡谢纬曰："后在家为儜弱妇人，不知今段遂能刚正如此。"

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曰弘训。废帝失德，太后每加勖譬，始者犹见顺从，后狂愿转甚，渐不悦。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赐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华，因此欲加鸩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

顺帝即位，齐王秉权，宗室刘晃、刘绰、卜伯兴等有异志，太后颇与相关。顺帝禅位，太后与帝逊于东邸，因迁居丹阳宫，拜汝阴王太妃。顺帝殂于丹阳，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时年四十四。追加号谥，葬以宋后礼。父僧朗，事别见《景文传》。

明帝陈贵妃，讳妙登，丹阳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采访民间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县界，家贫，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尉自送钱与之，家人并不在，唯太妃在家，时年十二三。尉见其容质甚美，即以白世祖，于是迎入宫。在路太后房内，经二三年，再呼，不见幸。太后因言于上，以赐太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兒。寻又迎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

太宗即位，拜贵妃，礼秩同皇太子妃。废帝践阼，有司奏曰：“臣闻河龙启圣，理浃民神；郊电基皇，庆烁天地。故资敬之道，粹古铭风；沿贵之谊，眇代凝则。伏惟贵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枢，徽音峻古，柔光照世，声华帝掖，轨秀天嫔，景发皇明，祚昌睿命。而备物之章，未焕彝策。远酌前王，允陟鸿典。臣等参议，谨上尊号曰皇太妃。舆服一如晋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诸国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宫曰弘化。”追赠太妃父金宝散骑常侍，金宝妻王氏永世县成乐乡君。升明初，降为苍梧王太妃。

伯父照宗，中书通事舍人。叔佛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鲁郡太守。佛念大通货贿，侵乱朝政。升明初，赐死。

后废帝江皇后，讳简珪，济阳考城人，北中郎长史智渊孙女。泰始五年，太宗访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门无强廕，以卜筮最吉，故为太子纳之。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为皇后。帝既废，降为苍梧王妃。智渊自有传。

明帝陈昭华，讳法容，丹阳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以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以昭华为母焉。明帝崩，昭华拜安成王太妃。顺帝即位，进为皇太妃。顺帝禅位，去皇太妃之号。

顺帝谢皇后，讳梵境，陈郡阳夏人，右光禄大夫庄孙女也。升明二年，立为皇后。顺帝禅位，降为汝阴王妃。庄自有传。

史臣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圣人顺民情而为之度，王宫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设防，典文曲立。若夫义笃阃闱，化形邦国，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专夕，配以德升；姬嫱并御，进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爱罔偏流，专贞内表，妖蛊外息。至于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环佩系响，乃可以燮理阴教，辅佐君德。宋氏藉晋世令典，娉纳有章，俪天作俪，必四岳之后。虽正位天闺，礼亢尊极，而衰恢易兆，恩宴难留，一谢属车之尘，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愤终，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内职稍繁，椒庭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自汉氏昭阳之轮奂，魏室九华之照曜，曾不能概其万一。徒以所选止于军署之内，征引极乎厮皁之间，非晋氏采择滥及冠冕也。且爱止帷房，权无外授，戚属饩赉，岁时不过肴浆，斯为美矣。及太祖之倾惑潘妪，谋及妇人；大明之沦溺殷姬，并后匹嫡，至使多难

起于肌肤，并命行于同产，又况进于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汉之亡于淫嬖，非不幸也。

列传第二刘穆之 王弘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敳为建武将军、琅邪内史，以为府主簿。

初，穆之尝梦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崿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及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曰："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高祖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时穆之闻京城有叫噪之声，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穆之直视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坏布裳为绔，往见高祖。高祖谓之曰："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受署。

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迁尚书祠部郎，复为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华县五等子。

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薨。高祖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领州，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咨高祖。沈先见穆之，具说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从。"高祖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曰："卿云沈言不可从，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岂是始终大计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而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将来之危难，可不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

授余人，明矣！”高祖从其言，由是入辅。

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恆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便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凡所荐达，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穆之与硃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转中军太尉司马。八年，加丹阳尹。

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高祖疑长民难独任，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实力。长民果有异谋，而犹豫不能发，乃屏人谓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远伐，而以老母稚子委节下，若一毫不尽，岂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还，长民伏诛。十年，进穆之前将军，给前军府年布万匹，钱三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马休之，中军将军道怜知留任，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迁尚书右仆射，领选，将军、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尹、领选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东城。

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輳，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数客昵宾，言谈赏笑，引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瞻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十三年，疾笃，诏遣正直黄门郎问疾。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

高祖在长安，闻问惊恸，哀惋者数日。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

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追赠穆之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秉策，在勤必书，德之休明，没而弥著。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赞百揆。顷戎军远役，居中作捍，抚寄之勋，实洽朝野。方宣赞盛猷，缉隆圣世，志绩示究，远迩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荣哀兼备，宠灵已厚。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难弥结，时屯世故，靡岁暂宁。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岂唯谠言嘉谋，益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谟，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者，不可称记。所以陈力一纪，克遂有成，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每议及封赏，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未沾茅社，抚事永伤，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忠正之烈，不泯于身后。臣契阔屯泰，旋观始终，金兰之分，义深情密。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高祖受禅，思佐命元勋，诏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今理运惟新，蕃屏并肇，感事怀人，实深忄妻悼。可进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荆、郢之捷，克翦放命，北伐之勋，参迹方叔。念勤惟绩，无忘厥心。可进龙阳县侯，增邑千五百户。"谥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庙庭；二十五年四月，车驾行幸江宁，经穆之墓，诏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业，谋猷经远，元勋克茂，功铭鼎彝，义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风后代者矣。近因游践，瞻其茔域，九原之想，情深悼叹。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怀。"

穆之三子，长子虑之嗣，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性嗜酒，谓歆之曰："卿昔尝见臣，今不能见劝一杯酒乎？"歆之因斅孙晧歌答之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

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夺爵士，以弟彪绍封。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从事呼摄吏民，欲加辨覆。式之召从事谓曰：“治所还白使君，刘式之于国家粗有微分，偷数百万钱何有，况不偷邪！吏民及文书章之互在。”从事还具白弘，弘曰：“刘式之辩如此奔！”亦由此得停。还为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卒，追赠征虏将军。从征关、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谥曰恭侯。长子敳，世祖初，黄门侍郎。敳弟衍，大明末，以为黄门郎，出为豫章内史。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以为中护军。事败伏诛。

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气，为太祖所知。始与王浚为南徐州，以瑀补别驾从事史，为浚所遇。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而有才能，浚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与参之。瑀乃折节事迈，深布情款，家内妇女间事，言语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写备说。迈以瑀与之款尽，深相感信。浚所言密事，悉以语瑀。瑀与迈共进射堂下，瑀忽顾左右索单衣帻，迈问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与言无所隐，而卿于外宣泄，致使人无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启。”因而白之。浚大怒，启太祖徙迈广州。迈在广州，值萧简为乱，为之尽力，与简俱死。

瑀迁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元凶弑立，以为青州刺史。瑀闻问，即起义遣军，并送资实于荆州。世祖即位，召为御史中丞。还至江陵，值南郡王义宣为逆，瑀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义宣以为丞相左司马，俱至梁山。瑀犹乘其蜀中船舫，又有义宣故部曲潜于梁山洲外下投官军。除司徒左长史。明年，迁御史中丞。瑀使气尚人，为宪司甚得志。弹王僧达云：“廕籍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寻转右卫将军。瑀愿为侍中，不得，谓所亲曰：“人仕宦不出当入，不入当出，安能长居户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许之。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竣书曰：“硃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下，作谢宣明面见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其年，坐夺人妻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为东阳太守。明年，迁吴兴太守。侍中何偃尝案云：“参伍时望。”瑀大怒曰：“我于时望何参伍

之有！”遂与偃绝。及为吏部尚书，意弥愤愤。族叔秀之为丹阳尹，瑀又与亲故书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其年，疽发背，何偃亦发背痈。瑀疾已笃，闻偃亡，欢跃叫呼，于是亦卒。谥曰刚子。子卷，南徐州别驾。卷弟藏，尚书左丞。

穆之少子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卒官。子裒，始兴相，以赃货系东冶内。穆之女适济阳蔡祐，年老贫穷。世祖以祐子平南参军孙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与尚书仆射谢混善。弱冠，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农务顿息，末役繁兴，弘以为宜建屯田，陈之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囹圄充积，而无救于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于私，有益于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廪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弛废，田芜廪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于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廪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为黄门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辞。

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余旧业悉以委付诸弟。未免丧，后将军司马元显以为咨议参军，加宁远将军，知记室事，固辞不就。道子复以为谘议参军，加建威将军，领中兵，又固辞。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桓玄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高祖为镇军，召补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迁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寇南康诸郡，弘奔寻阳。高祖复命为中军咨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

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而高祖还彭城，弘领彭城太守。

宋国初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奏弹谢灵运曰："臣闻闲厥有家，垂训《大易》，作威专戮，致诫《周书》，斯典或违，刑兹无赦。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案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蒙恩奖，频叨荣授，闻礼知禁，为日已久。而不能防闲阃闱，致兹纷秽，罔顾宪轨，忿杀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将替。请以事见免灵运所居官，上台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沓，曾不弹举。若知而弗纠，则情法斯挠；如其不知，则尸昧已甚。岂可复预班清阶，式是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曝之朝野，执宪蔑闻，群司循旧，国典既颓，所亏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复谨守常科，则终莫之纠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违旧之愆，伏须准裁。"高祖令曰："灵运免官而已，余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

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辞曰："臣闻赵武称随会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臣千载幸会，谬荷荣遇，虽以智能虚薄，政绩蔑闻，而言无隐情，窃所庶几。向令天启其心，预定大策，而名编司勋，功不见纪，固将请不赏之罪，悬龙蛇之书，岂当稽违成命，苟修小节。但无功勤，暴之四海，进阙君子劳心之谋，退微小人劳力之效，而圣朝僭赏于上，愚臣苟忝于下，则为厚诬当时，永贻口实。窃财之诮，比此为轻，惟尘盛猷，亏玷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尽，非唯仰尘国纪，实亦俯畏友朋。忧心弥疹，胡颜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见许。加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

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

事将发，密使报弘。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

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曰："臣闻三才虽殊，其致则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应；政有失德，咎征必显。臣抑又闻之，台辅之职，论道赞契，上佐人主，燮理阴阳。位以德授，则和气淳穆；寇窃非据，则谪见于天。是以陈平有辞，不滥主者之局；邴吉停驾，大惧牛喘之由。斯固有国之所同，天人之远旨。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宜休征表祥，醴泉毖涌。而顷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此岂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毕凡流，谬逢嘉运，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珥貂衣衮，总录朝端，内外要重，顿萃微躬，穷极宠贵，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犹或难称，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识。但受命之始，属值时艰，六戎亲戒，忧及社稷，诚是臣下致节忘身之时，当有何心，尘挠圣听。所以僶俛从事，循墙驰驱，志在宣力，虑不及远。既鲸鲵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诉其本怀，避贤谢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实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迁，忽及三载。遂令负乘之衅，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缠氓庶。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飞散，虽曰厚颜，何以宁处。不远而复，《大易》攸称，小惩大戒，细人之福。近复之美，非所敢觖，惩戒之幸，窃怀庶几。今履端惟始，朝庆礼毕，辄还私门，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谴，少弭谤讟。伏愿鉴其所守，即而许之。临启愧塞，不自宣尽。"

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曰："仆闻轨物设教，必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亦与之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斯前代之明谟，当今之显辙。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功实盛大，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弘本有退志，挟粲言，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诫。矧乃茂亲明德，道光一时，述职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华之臣，超逾先典，居中赞契，岂所以宪章古式，缉熙治道？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

渊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搢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暗，阶恩逾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弓攵；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岂惟下臣，获免大戾，凡厥众隶，孰不庆幸。若天眷罔已，脱复迟回，请出臣表，逮闻外内，朝议舆诵，或有可择。”诏曰：“省表，远拟隆周经国之体，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复冲旨，良用怃然。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毗翼艰难，勋猷光茂，俾朕获辰居垂拱，司契委成。岂容高逊总录，固辞神州，使成务有亏，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礼国，所望夤亮。骠骑亲贤之寄，地均旦、奭，还入内辅，参赞机务，辄敬从所执。”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

弘又表曰：“近冒表闻，披陈愚管，实冀天鉴，体其至诚。而奉被还诏，未蒙酬察，徒尘圣览，仰延优旨，顾影惭惶，罔识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载于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微古人进贤之美，尸位固宠，日积官谤，旋观周行，兴愧已后。况在亲贤，朝野归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补，惟尘大典，亏丧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复垂恩奖，名器弗改，蒙宠如旧，感遇自揆，茫若无涯。臣义康既总录百揆，毗赞盛化，忝厕下风，咨凭有所。内朝细务，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实兼该，臣何人斯，寇窃不已。为尔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伏念惟忧，疢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难反，加臣懦劣，少无此志，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自固；退不能重茧置冰，鲜食为瘠。祗畏天威，遂复俯仰。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余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预，义无虚饰，苟自贬损。伏愿圣察，特垂许顺，不令诚诉，其见抑夺。”上又诏曰：“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

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少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

左丞江奥议："士人犯盗赃不及弃市者，刑竟，自在赃污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右丞孔默之议："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亲而后同坐。是故犯违之日，理自相关。今罪其养子、典计者，盖义存戮仆。如此，则无奴之室，岂得宴安！但既云复士，宜令输赎。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补兵，虽大存宽惠，以纾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

尚书王准之议："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实使即刑当罪耳。夫束修之胄，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既同符伍，故使纠之。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左丞议奴客与邻伍相关，可得检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实理。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坐伍，滥刑必众，恐非立法当罪本旨。右丞议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补兵。虽欲弘士，惧无以惩邪。乘理则君子，违之则小人。制严于上，犹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众。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异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谢元议谓："事必先正其本，然后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于符伍，而所以检小人邪？可使受检于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则士无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于伍，则是受检于小人也。然则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实相交关，贵其闻察，则意有未因。何者？名实殊章，公私异令，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资财，是私贱也，以私贱无名之人，豫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由此而言，谓不宜坐。还从其主，于事为宜。无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检小人，则小人有过，已应获罪，而其奴则义归戮仆，然则无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输赎，于事非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从其分。至于求之管见，宜附前科，区别士庶，于义为美。盗制，按左丞议，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幸可同宽宥之惠；不必依旧律，于议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议："按孔右丞议，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

夫有奴不贤，无奴不必不贤。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迫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恆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愜。谢殿中谓奴不随主，于名分不明，诚是有理。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议。”

弘议曰：“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吴及义兴适有许、陆之徒，以同符合给，二千石论启丹书。己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而王尚书云人旧无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圣明御世，士人诚不忧至苦，然要须临事论通，上干天听为纷扰，不如近为定科，使轻重有节也。又寻甲符制，蠲士人不传符耳，令史复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领，有违纠列，了无等衰，非许士人闾里之外也。诸议云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实与里巷关接，相知情状，乃当于冠带小民。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为小民，辄受士人之罚。于情于法，不其颇欤？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为轻，则小人令使征预其罚，便事至相纠，闾伍之防，亦为不同。谓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谪耳，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于心，常有可愍，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士人，可杀不可谪，有如诸论，本意自不在此也。近闻之道路，聊欲共论，不呼乃尔难精。既众议纠纷，将不如其已。若呼不应停寝，谓宜集议奏闻，决之圣旨。”太祖诏：“卫军议为允。”

弘又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循吏隐恤，可无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巧避罗宪，实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应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十七为全。”从之。

其后，弘寝疾，弘表屡乞骸骨，上辄优诏不许。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余如故。其年，薨，时年五十四。即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侍中、录尚书、刺史如故。谥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庙廷。其年，诏曰："乃者三逆煽祸，实繁有徒，爰初遵养，暨于明罚，外虞内虑，实维艰难。故太保华容县公弘、故卫将军华、故左光禄大夫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营夷险，简自朕心。国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执谦挹，志不命逾，故用伫朝典，将有后命。盛业不究，相系殒落，永怀伤叹，痛恨无已。弘可增封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食邑各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深诚密谟，比踪齐望，其复先食邑，以酬忠勋。"又诏："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车驾游幸，经弘墓。下诏曰："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勋，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览坟茔，永言想慨，良深于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任藩辅，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而轻率少威仪，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辄面加责辱。少时尝擕蒲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辞诉颇切。此人尝以蒲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子锡嗣。少以宰相子，起家为员外散骑，历清职，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锡箕踞大坐，殆无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齐受禅，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弘少子僧达，别有传。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昙首，别有传。

弘从父弟练，晋中书令珉子也。元嘉中，历显官，侍中，度支尚书。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临海王子项晋安王子勋征虏、前军长史，左民尚书。太宗初，为司徒左长史。随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时居母忧，加冠军将军。忤犯休仁，出为始兴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赐死。

史臣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綖。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

列传第三徐羡之 傅亮 檀道济

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郯人也。祖宁，尚书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羡之少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刘牢之镇北功曹，尚书祠部郎，不拜，桓修抚军中兵曹参军。与高祖同府，深相亲结。义旗建，高祖版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与谢混共事，混甚知之。补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咨议参军。义熙十一年，除鹰扬将军、琅邪内史，仍为大司马从事中郎，将军如故。高祖北伐，转太尉左司马，掌留任，以副贰刘穆之。

初，高祖议欲北伐，朝士多谏，唯羡之默然。或问何独不言，羡之曰："吾位至二品，官为二千石，志愿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万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寝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轻豫。"刘穆之卒，高祖命以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总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转尚书仆射，将军、尹如故。

十四年，大司马府军人硃兴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岁，先得痫病，周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弃市刑。羡之议曰："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虽伏法者当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谓可特申之遐裔。"从之。

高祖践阼，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诏曰："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羡之，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佷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宜阳侯张邵，参西中郎将军事、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规远谋，扶赞洪业；或肆勤树绩，弘济艰难。经始图终，勋烈惟茂，并宜与国同休，飨兹大赉。羡之可封南昌县公，弘可华容县公，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亮可建城县公，晦可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怀慎、彦之各进爵为侯，粹改封建安县侯，并增邑为千户；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千户；邵可封临沮县伯，

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之制，率遵旧章。”

羡之迁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位司空、录尚书事，常侍、刺史如故。羡之起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

高祖不豫，加班剑三十人。宫车晏驾，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少帝诏曰：“平理狱讼，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亲览。司空、尚书令可率众官月一决狱。”

帝后失德，羡之等将谋废立，而庐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然后废帝。时谢晦为领军，以府舍内屋败应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将士于府内。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召使入朝，告之以谋。事将发，道济入宿领军府。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其日守关。道济领兵居前，羡之等继其后，由东掖门云龙门入，宿卫先受处分，莫有动者。先是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像破岗，率左右唱呼引船为乐。是夕，寝于龙舟，在天渊池。兵士进杀二人，又伤帝指。扶帝出东阁，收玺绶。群臣拜辞，卫送故太子宫，迁于吴郡。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遣使杀义真于新安，杀帝于吴县。时为帝筑宫未成，权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后加害。

太祖即阼，进羡之司徒，余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加封。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诏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讯。”

元嘉二年，羡之与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归政，曰：“臣闻元首司契，运枢成务；臣道代终，事尽宣翼。冕旒之道，理绝于上皇；拱己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龄为断；冢宰听政，以再期为节。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圣德绍兴，负荷洪业，忆兆颙颙，思陶盛化。而圣旨谦挹，委成群司。自大礼告终，钻燧三改，大明伫照，远迩倾属。臣等虽率诚屡闻，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谨因苍生之志。伏愿陛下远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缔构之艰，时揽万机，躬亲朝政，广辟四聪，博询庶业，则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许。羡之等重奏曰：“近写下情，言为心罄，奉被还诏，鉴许未回。岂惟愚臣，秉心有在，询之朝野，人无异议。何者？形风四方，实系王德，一国之事，本之一人。

虽世代不同，时殊风异，至于主运臣赞，古今一揆。未有浑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为国至，岂容顺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请。”上犹辞。羡之等又固陈曰：“比表披陈，辞诚俱尽，诏旨冲远，未垂听纳，三复屏营，伏增忧叹。臣闻克隆先构，干蛊之盛业；昧旦丕显，帝王之高义。自皇宋创运，英圣有造，殷忧未阙，艰患仍缠。赖天命有底，圣明承业，时屯国故，犹在民心。泰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系在圣躬。斯诚周诗夙兴之辰，殷王待旦之日，岂得无为拱己，复玄古之风，逡巡虚挹，徇匹夫之事。伏愿以宗庙为重，百姓为心，弘大业以嗣先轨，隆圣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献，情尽于此。”上乃许之。羡之仍逊位退还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敦劝甚苦，复奉诏摄任。

三年正月，诏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爱敬同极，岂惟名教，况乃施侔造物，义在加隆者乎！徐羡之、傅亮、谢晦，皆因缘之才，荷恩在昔，擢自无闻，超居要重，卵翼而长，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祸横流，大明倾曜，四海遏密，实受顾托，任同负图。而不能竭其股肱，尽其心力，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居阙忠贞之效，将顺靡记，匡救蔑闻，怀宠取容，顺成失德。虽末因惧祸，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鸩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穷凶极虐，荼酷备加，颠沛皁隶之手，告尽逆旅之馆，都鄙哀愕，行路饮涕。故庐陵王英秀明远，徽风夙播，鲁卫之寄，朝野属情。羡之等暴蔑求专，忌贤畏逼，造构贝锦，成此无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矫诬朝旨，致兹祸害。寄以国命，而翦为仇雠，旬月之间，再肆鸩毒，痛感三灵，怨结人鬼。自书契以来，弃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从弑，郑人致讨；宋肥无辜，荡泽为戮。况逆乱倍于往衅，情痛深于国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诛殛，告谢存亡。而于时大事甫尔，异同纷结，匡国之勋实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远酌民心，近听舆讼，虽欲讨乱，虑或难图，故忍戚含哀，怀耻累载。每念人生实难，情事未展，何尝不顾影恸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衅，彰暴遐迩，君子悲情，义徒思奋，家仇国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肃明典刑。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率六师，为其遏防。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络驿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罪止元凶，余无所问。感惟永往，心情崩绝。氛雾既祛，庶几治道。”

尔日诏召羡之。行至西明门外，时谢晦弟□爵子肖反为黄门郎，正直，报亮云：“殿内有异处分。”亮驰报羡之。羡之回还西州，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自刭死，时年六十三。羡之初不应

召，上遣中领军到彦之、右卫将军王华追讨。羡之死，野人以告，载尸付廷尉。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学。乔之及弟乞奴从诛。

初，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之曰："我是汝祖。"羡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可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可位极人臣。"后羡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唯羡之在外获全。随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余，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关将入，彗星晨见危南。又当拜时，双鹤集太极东鸱尾鸣唤。

兄子佩之，轻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为丹阳尹，吴郡太守。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豫政事。与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党与。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答以为："己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相残戮！若诸君果行此事，便当角巾步出掖门耳。"佩之等乃止。羡之既诛，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并告前宁州刺史应袭，以亨为兖州，袭为豫州。亨密以闻，袭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党百余人，杀牛犒赐，条牒时人，并相署置，期明年正会，于殿中作乱。未及数日，收斩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祖咸，司隶校尉。父瑗，以学业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与郗超善，超尝造瑗，瑗见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岁，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无吝色。超谓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当远逾于兄。然保家传祚，终在大者。"迪字长猷，亦儒学，官至五兵尚书。永初二年卒，追赠太常。

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义熙元年，除员外散骑侍郎，直西省，典掌诏命。转领军长史，以中书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忧，服阕，为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又补领军司马。七年，迁散骑侍郎，复代演直西省。仍转中书黄门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劳，欲以为东阳郡，先以语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驰见高祖曰："伏闻恩旨，赐拟东阳，家贫忝禄，私计为幸。但凭廕之愿，实结本心，乞归天宇，不乐外出。"高祖笑曰："谓卿之须禄耳，若能如此，甚协所望。"会西讨司马休之，以为太尉从事中郎，掌记室。以太尉参军羊徽为中书郎，代

直西省。

亮从征关、洛，还至彭城。宋国初建，令书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领中庶子如故。从还寿阳。高祖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

永初元年，迁太子詹事，中书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演字彦将，南阳西鄂人，官至黄门郎，秘书监。义熙八年卒。二年，亮转尚书仆射，中书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与徐羡之、谢晦并受顾命，给班剑二十人。

少帝即位，进为中书监，尚书令。景平二年，领护军将军。少帝废，亮率行台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门于江陵城南，题曰"大司马门。"率行台百僚诣门拜表，威仪礼容甚盛。太祖将下，引见亮，哭恸甚，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深自结纳。太祖登阼，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即为左光禄府。又进爵始兴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

元嘉三年，太祖欲诛亮，先呼入见；省内密有报之者，亮辞以嫂病笃，求暂还家。遣信报徐羡之，因乘车出郭门，骑马奔兄迪墓。屯骑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诛。时年五十三。初至广莫门，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并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初，亮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曰：

大道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冯河贻其苦箴。《虞书》著慎身之誉，周庙铭陛

坐之侧。因斯以谈，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蔀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后銮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于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夭命之衅。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轻于物也。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于香饵，故倾危不及；思忧患而豫防，则针石无用。洪流壅于涓涓，合拱挫于纤蘖，介焉是式，色斯而举，悟高鸟以风逝，鉴醴酒而投绂。夫岂敝著而后谋通，患结而后思复云尔而已哉！故《诗》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单以营内丧表，张以治外失中，齐、秦有守一之败，偏恃无兼济之功，冰炭涤于胸心，岩墙绝于四体。夫然，故形神偕全，表里宁一，营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气不能袭，忧患不能及，然可以语至而言极矣！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铩于垂举。观夫贻书良友，则匹厚味于甘鸩，□□□□□□□□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也，犹履冰而临谷。或振褐高栖，揭竿独往，或保约违丰，安于卑位。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遐遁，畏此驷马。平仲辞邑，殷鉴于崔、庆，张临挹满，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览兹二涂，则贤鄙之分既明，全丧之实又显。非知之难，慎之惟难，慎也者，言行之枢管乎！

夫据图挥刃，愚夫弗为，临渊登峭，莫不惴栗。何则？害交故虑笃，患切而惧深。故《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慎微之谓也。故庖子涉族，怵然为戒，差之一毫，弊犹如此。况乎触害犯机，自投死地。祸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于邛僰，泛冲波于吕梁，倾侧成于俄顷，性命哀而莫救。呜呼！呜呼！故语有之曰，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尔。言慎而已矣。

亮布衣儒生，侥幸际会，既居宰辅，兼总重权。少帝失德，内怀忧惧，作《感物赋》以寄意焉。其辞曰：

余以暮秋之月，述职内禁，夜清务隙，游目艺苑。于时风霜初戒，蛰类尚繁，飞蛾翔羽，翩翾满室，赴轩幌，集明烛者，必以燋灭为度。虽则微物，矜怀者久之。退感庄生异鹊之事，与彼同迷而忘反鉴之道，此先师所以鄙智，及齐客所以难日论也。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

在西成之暮晷，肃皇命于禁中。聆蜻蛚于前庑，鉴朗月于房栊。风萧瑟以陵幌，霜皑皑而被墉。怜鸣蜩之应节，惜落景之怀东。嗟劳人之萃感，何夕永而虑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环之无终。咏倚相之遗矩，希董生之方融。钻光灯而散袤，温圣哲之遗踪。坟素杳以难暨，九流纷其异封。领三百于无邪，贯五千于有宗。考旧闻于前史，访心迹于污隆。岂夷阻之在运，将全丧之由躬。游翰林之彪炳，嘉美手于良工。辞存丽而去秽，旨既雅而能通。虽源流之深浩，且扬榷而发蒙。

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爓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惩。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于后乘。匪微物之足悼，怅永念而掀膺。彼人道之为贵，参二仪而比灵。禀清旷以授气，修缘督而为经。照安危于心术，镜纤兆于未形。有徇末而舍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随侯于微爵，捐所重而要轻。矧昆虫之所昧，在智士其犹婴。悟雕陵于庄氏，几鉴浊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轨，知吾迹之未并。虽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岂知反之徒尔，喟投翰以增情。

初，奉迎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曰："夙□翟发皇邑，有人祖我舟。饯离不以币，赠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张邴结晨轨，疏董顿夕辅。东隅诚已谢，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图，怀此作前修。敷衽铭笃诲，引带佩嘉谋。迷宠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抚躬愧疲朽，三省惭爵浮。重明照蓬艾，万品同率由。忠诰岂假知，式微发直讴。"亮自知倾覆，求退无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赞，称其见微之美。

长子演，秘书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并还京师。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左将军韶少弟也。少孤，居丧备礼。奉姊事兄，以和谨致称。高祖创义，道济从入京城，参高祖建武军事，转征西。讨平鲁山，禽桓振，除辅国参军、南阳太守。以建义勋，封吴兴县五等侯。卢循寇逆，群盗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济为扬武将军、天门太守讨平之。又从刘道规讨柏谦、荀林等，率厉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来逼，道规亲出拒战，道济战功居多。迁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复为太尉参军，拜中书侍郎，转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以前后功封作唐县男，食邑四百户。补太尉主簿、咨议参军。豫章公世子为征虏将军镇京口，道济为司马、临淮太守。又为世子西中郎司马、梁国内史。复为世子征虏将军司马，加冠军将军。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济为前锋出淮、肥，所至诸城戍望风降服。进克许昌，获伪宁朔将军、颍川太守姚坦及大将杨业。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径进洛阳，伪平南将军陈留公姚洸归顺。凡拔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甚众。进据潼关，与诸军共破姚绍。长安既平，以为征虏将军、琅邪内史。世子当镇江陵，复以道济为西中郎司马、持节、南蛮校尉。又加征虏将军。迁宋国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转护军，加散骑常侍，领石头戍事。听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县公，食邑二千户。徙为丹阳尹，护军如故。高祖不豫，给班剑二十人。

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景平元年，虏围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夔告急。加道济使持节、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救东阳。未及至，虏烧营，焚攻具遁走。将追之，城内无食，乃开窖取久谷；窖深数丈，出谷作米，已经再宿；虏去已远，不复可追，乃止。还镇广陵。

徐羡之将废庐陵王义真，以告道济，道济意不同，屡陈不可，不见纳。羡之等谋欲废立，讽道济入朝；既至，以谋告之。将废之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其夕竦动不得眠，道济就寝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济入守朝堂。上即位，进号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进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辞进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五郡诸军事。

及讨谢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退保隐圻，会道济至。晦本谓道济与羡之等同诛，忽闻来上，人情凶惧，遂不战自溃。事平，迁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增封千户。

元嘉八年，到彦之伐索虏，已平河南，寻复失之；金墉、虎牢并没，虏逼滑台。加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讨。军至东平寿张县，值虏安平公乙旃眷。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邀战，道济分遣段宏及台队主沈虔之等奇兵击之，即斩悉颊库结。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反。进位司空，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并如故。还镇寻阳。

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

朝廷疑畏之。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间。十三年春，将遣道济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诏曰："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于是收道济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书郎遵等八人，并于廷尉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至寻阳，收道济子夷、邕、演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薛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为奉朝请。

史臣曰：夫弹冠出里，结组登朝，道申于夷路，运艰于险辙，是以古人裴回于出处，交战乎临岐。若其任重于身，恩结自主，虽复据鼎承剑，悠然不以存殁为怀。当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顾托，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为期也。及逢权定之机，当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后祸，御蔽身灾，使桐宫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雾之疾。若以社稷为存亡，则义异于此。但彭城无燕刺之衅，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历，亦未知定终所在也。谢晦言不以贼遗君父，岂徒言哉！

列传第四谢晦

谢晦，字宣明，陈郡阳夏人也。祖朗，东阳太守。父重，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兄绚，高祖镇军长史，蚤卒。晦初为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昶死，高祖问刘穆之："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鉴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繁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入为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败见杀，高祖怒，将自被甲登岸，诸将谏，不从，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会胡藩已得登岸，贼退走，乃止。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否？"高祖欲以为从事中郎，以访穆之，坚执不与。终穆之世，不迁。穆之丧问至，高祖哭之甚恸。晦时正直，喜甚，自入阁内参审穆之死问。其日教出，转晦从事中郎。

宋台初建，为右卫将军，寻加侍中。高祖受命，于石头登坛，备法驾入宫。晦领游军为警备，迁中领军，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县公，食邑二千户。二年，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寻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三月，高祖不豫，给班剑二十人，与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并侍医药。少帝即位，加领中书令，与羡之，亮共辅朝政。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节，依本位除授。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又给鼓吹一部。

初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将之镇，诣从叔光禄大夫澹别。澹问晦年，晦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二女当配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长子世休送女还京

邑。先是景平中，索虏为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诛羡之等，并讨晦。声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装舟舰。傅亮与晦书曰："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咨访。"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门侍郎□爵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呼咨议参军何承天，示以亮书，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谓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伐虏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言："朝廷将有大处分，其事已审。"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冏封以示晦。晦又谓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复二三日无消息，便是不复来邪？"承天答曰："诏使本无来理，如程所说，其事已判，岂容复疑。"

晦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士人多劝发兵，乃立幡戒严，谓司马庾登之曰："今当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登之曰："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旅，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问诸佐："战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蛮司马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勋。"登之乃曰："超必能办，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授。"即于坐命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转登之为长史，南郡如故。

太祖诛羡之等及晦子新除秘书郎世休，收□爵、□爵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绍等。乐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爵等并已诛。"晦先举羡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既而自出射堂，配衣军旅。数从高祖征讨，备睹经略，至是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二三日中，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乃奉表曰：

臣阶缘幸会，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闻政事，内谋帷幄，经纶夷险，毗赞王业，预佐命之勋，膺河山之赏。及先帝不豫，导扬末命，臣与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将军臣道济等，并升御床，跪受遗诏，载贻话言，托以后事。臣虽凡浅，感恩自厉，送往事居，诚贯幽显。逮营阳失德，自绝宗庙，朝野岌岌，忧及祸难，忠谋协契，徇国忘己，援登圣朝，惟新皇祚。陛下驰传乘流，曾不惟疑，临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则臣等赤心已亮于天鉴，远近万邦咸达于圣旨。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屡被猜嫌，积怨犯上，自贻非命。天祚明德，属当昌运，不有所废，将何以兴？成人之美，《春秋》之高义；立帝清馆，臣节之所司。耿弇不以贼遗君父，臣亦何负于宋室邪？况衅结阋墙，祸成畏逼，天下耳目，岂伊可诬！

臣忝居蕃任，乃诚匪懈，为政小大，必先启闻。纠剔群蛮，清夷境内，分留弟侄，并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齿召，荐女迁子，合门相送。事君之道，义尽于斯。臣羡之总录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屡抗表疏，优旨绸缪，未垂顺许。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谨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镇卫，而谗人倾覆，妄生国衅，天威震怒，加以极刑，并及臣门，则被孥戮。虽未知臣道济问，推理即事，不容独存。先帝顾托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贞匪躬之辅，不免夷灭之诛。陛下春秋方富，始览万机，民之情伪，未能鉴悉。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与不知，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

臣等见任先帝，垂二十载，小心谨慎，无纤介之愆，伏事甫尔，而婴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谬于知人，则为陛下未察愚款。臣去岁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诸将书，并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诚仰期，罔有二心，不图奸回潜遘，理顺难恃，忠贤陨朝，愚臣见袭，到彦之、萧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称乱，诸梁婴胄，恶人在朝，赵鞅入伐。臣义均休戚，任居分陕，岂可颠而不扶，以负先帝遗旨！辄率将士，缮治舟甲，须其自送，投袂扑讨。若天祚大宋，卜世灵长，义师克振，中流清荡，便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申理冤耻，谢罪阙庭，虽伏锓赴镬，无恨于心。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诚，则微臣丹款，犹有可察。临表哽慨，言不自尽。

太祖时已戒严，诸军相次进路。尚书符荆州曰：

祸福无门，逆顺有数，天道微于影响，人事鉴于前图，未有蹈义而福不延，从恶而祸不至也。故智计之士，审败以立功，守正之臣，临难以全节。徐羡之、傅亮、谢晦，安忍鸩杀，获罪于天，名教所极，政刑所取，已远暴四海，宣于圣诏。羡之父子、亮及晦息，电断之初，并即大宪。复王室之仇，摅义夫之愤，国典澄明，人神感悦。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属，缧仆狱户，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顺讨逆，虽厚必崩。然归死难图，兽困则噬，是以爰整其旅，用为过防。京师之众，天下云集，士练兵精，大号响震。

使持节、中领军佷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羽林选士果劲二万，云旍首路，组甲曜川。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劲锐武卒三万，戈船蔽江，星言继发，千帆俱举，万棹遄征。

散骑常侍、骁骑将军段宏铁马二千，风驱电击，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刘粹控河阴之师，冲其巢窟。湘州刺史张邵提湘川之众，直据要害。巴、蜀杜荆门之险，秦、梁绝丹圻之迳，云网四合，走伏路尽。然后銮舆效驾，六军鹏翔，警跸前驱，五牛整旆。虽以英布之气，彭宠之资，登陴无名，授兵谁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泽，东吴将士，怀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党，横为乱亡之役。置军则鱼溃，婴城则鸟散，其势然矣。圣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轻舟护送。若已猖蹶，先事阻卫，宜翻然背乱，相率归朝。顷大刑所加，洪恩旷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产以下，羡之诸侄，咸无所染。况彼府州文武，并列王职，荷国荣任，身虽在外，乃心辰极。夫转祸贵速，后机则凶，遂使王师临郊，雷电皆至，噬脐之恨，亦将何及。

时益州刺史萧摹之、巴西太守刘道产被征还，始至江陵，晦并系絷，没其财货，以充军资。竟陵内史殷道鸾未之郡，以为咨议参军。以弟遁为冠军、竟陵内史，总留任；兄子世猷为建威将军、南平太守。刘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为龙骧将军、雍州刺史。晦率众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旗相照，蔽夺日光。晦乃叹曰："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自领湘州刺史，以张邵为辅国将军，邵不受命。晦檄京邑曰：

王室多故，祸难荐臻。营阳失德，自绝宗庙。庐陵王构阅有本，屡被猜嫌，且居丧失礼，遐迩所具，积怨犯上，自贻非道。群后释位，爰登圣明，乱之未乂，职有所系。按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谬蒙时私，叨窃权要。弘于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昙首往因使下，访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扬令德，彰于朝听，其言多诬，故不具说。王华贼亡之余，赏擢之次，先帝常见访逮，庶有一分可取，而华禀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纵人入城，托疾辞事，此都士庶，咸所闻知。以其所启及上手答示宗叔献，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纠使下，又令见咨，云："欲自揽政事，求离任还都，并令昙首具述此意。"又惠观道人说，外人告华及到彦之谋反，不谓无之。城内东将，数日之内，操戈相待。华说数为秋当所谮，常不自安。凡此诸事，岂有忠诚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侧，情事异人，外绝酒醴，而宵饮是恣。腼貌□□□□□□凡厥士庶，谁不侧目。又常叹宰相顿有数人，是何愤愤，规总威权，不顾国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诛；效勤社稷者，致歼夷之祸。搢绅之徒，孰不慷慨！遂矫违诏旨，遣到彦之、萧欣之轻舟见袭。即日监利左尉露檄众军

已至扬子。

虽以不武，忝荷蕃任，国家艰难，悲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苍生深横流之惧。辄纠勒义徒，缮治舟甲，舳舻亘川，驷介蔽野，武夫鸷勇，人百其诚。今遣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一万，前锋致讨。南蛮参军、振武将军魏像统参军事、宣威将军陈珍虎旅二千，参军事、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愔甲卒三千，相系取道。南蛮参军、振威将军郭卓铁骑二千，水步齐举。大军三万，骆驿电迈。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骁勇一万，留守江陵。分命参军、长宁太守窦应期步骑五千，直出义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军司马、振武将军胡崇之精悍一万，北出高阳，长兼行参军、宁远将军硃澹之步骑五千，西出雁塞，同讨刘粹，并趋襄阳。奇兵尚速，指景齐奋。诸贤并同国恩，情兼义烈，今诚志士忘身之日，义夫著绩之秋，见机而动，望风而不待勖。

晦至江口，到彦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据巴陵，畏懦不敢进。会霖雨连日，参军刘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寻至，东军方强，唯宜速战。"登之忄匡怯，使小将陈祐作大囊，贮茅数千斛，县于帆樯，云可以焚舰，用火宜须晴，以缓战期。晦然之，遂停军十五日。乃攻萧欣于彭城洲，中兵参军孔延秀率三千人进战，甚力。欣于陈后拥楯自卫，又委军还船，于是大败。延秀又攻洲口栅，陷之，彦之退保隐圻。

晦又上表曰：

臣闻凶邪败国，先代成患；谗竖乱朝，异世齐祸。故赵高矫逼，秦氏用倾；董卓阶乱，汉祚伊覆。虽哲王宰世，大明照临，未能使其渐弗兴，兹害不作。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门。虽未知征北将军臣道济存亡，不容独免。遂遣萧欣、到彦之等轻舟见袭，奸伪之甚，一至于斯。羡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娅皇极，或任总文武，位班三事，道济职惟上将，捍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栋梁一代。臣昔因时幸，过蒙先眷，内闻政事，外经戎旅，与羡之、亮等同被齿盼。既经启王基，协济大业，爰自权舆，暨于揖让，诚策虽微，仍见纪录，并蒙丹书之誓，各受山河之赏，欲使与宋升降，传之无穷。及圣体不预，穆卜无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顾命领遗，委以家国。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贞不效，期之以死。但营阳悖德，自绝于天，社稷之危，忧在托付，不有所废，将焉以兴。乃远稽殷、

汉，用升圣德。

陛下顺流乘传，不听张武之疑，入邸龙飞，非俟宋昌之议，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当阳，化形四海。羡之及亮，内赞皇猷，臣与道济，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宠授，来镇此方，分留弟侄，以侍台省。到任以来，首尾三载，虽形在远外，心系本朝，事无大小，动皆咨启，八州之政，罔一专辄，尊上之心，足贯幽显。陛下远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复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阖家俱下，血诚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无端，妄生衅祸，羡之内诛，臣受外伐，顾省诸怀，不识何罪？天听遐邈，陈诉靡由。弘等既蒙宠任，得侍左右，自谓势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政事，欲冯陵恩幸，窥望国权，亲从磐峙，规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是乱阶。又惟弘等所构，当以营阳为言，庐陵为罪。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内外胶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机，能不暂惑。

伏自寻省，废昏立明，事非为己。庐陵之事，不由傍人，内积萧墙之衅，外行叔段之罚，既制之有主，臣何预焉。然庐陵为性轻险，悌顺不足，武皇临崩，亦有口诏，比虽发自营阳，实非国祸。至于羡之、亮等，周旋同体，心腹内外，政欲戮力皇家，尽忠报主。若令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溯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为可鉴。

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并居显要，世称恭谨，不图一旦致兹衅罚。夫周公大贤，尚有流言之谤，伯奇至孝，不免谮诉之祸。慈父非无情于仁子，明君岂有志于贞臣。奸遘所移，势回山岳，况乃精诚微浅，而望求信者哉！《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陛下躬览篇籍，研核是非，衅兆之萌，宜应深察。臣窃惧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阎乐之祸，夙夜殷忧，若无首领。夫周道浸微，桓、文称伐，君侧乱国，赵鞅入诛。况今凶祸滔天，辰极危逼，台辅孥戮，岳牧倾陷。臣才非绛侯，安汉是职，人愧博陆，厕奉遗旨。国难既深，家痛亦切。辄简徒缮甲，军次巴陵，萧欣窘慑，望风奔迸。臣诚短劣，在国忘身，仰凭社稷之灵，俯厉义勇之气，将长驱电扫，直入石头，枭翦元凶，诛夷首恶，吊二公之冤魂，写私门之祸痛。然后分归司寇，甘赴鼎镬，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极，鉴凶祸之无端，察贞亮之有本，回

日月之照，发霜电之威，枭四凶于庙庭，悬三监于绛阙，申二台之匪辜，明两蕃之无罪，上谢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赐咫尺之书，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须次近路，寻复表闻。

初，晦与徐羡之、傅亮谋为自全之计，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及太祖将行诛，王华之徒咸云："道济不可信。"太祖曰："道济止于胁从，本非事主。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召而问之，必异。"于是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惶惧无计。

道济既至，与彦之军合，牵舰缘岸。晦始见舰数不多，轻之，不即出战。至晚，因风帆上，前后连咽，西人离阻，无复斗心。台军至忌置洲尾，列舰过江，晦大军一时溃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初，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沈敞之袭江陵，至沙桥，周超率万余人与战，大破之。俄而晦败问至。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超其夜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众散略尽，乃携其弟遁、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遁肥壮不能骑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陆延头，为戍主光顺之所执。顺之，晦故吏也。槛送京师，于路作《悲人道》，其词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应积善之余祐，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值革变之大运，遭一顾于圣皇。参谋猷于创物，赞帝制于宏纲。出治戎于禁卫，入关言于帷房。分河山之珪组，继文武之龟章。禀顾命于西殿，受遗寄于御床。伊懦劣其无节，实怀此而不忘。荷隆遇于先主，欲报之于后王。忧托付之无效，惧愧言于存亡。谓继体其嗣业，能增辉于前光。居遏密之未几，越礼度而湎荒。普天壤而殒气，必社稷之沦丧。矧吾侪之体国，实启处而匪遑。藉亿兆之一志，固昏极而明彰。谅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无疆。国既危而重构，家已衰而载昌。获扶顾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朝褒功以疏爵，祗命服于西蕃。奏箫管之嘈□赞，拥硃旄之赫煌。临八方以作镇，响文武之桓桓。厉薄弱以为政，实忘食于日旰。岂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历其三稔，实周回其未再。岂有虑于内□□□□其云裁。痛夹辅之二宰，并加辟而靡贷。哀弱息之从祸，悲发中而心痗。

伊荆汉之良彦，逮文武之子民。见忠贞而弗亮，睹理屈而莫申。皆义概而同愤，咸荷戈而竞臻。浮舳舻之弈弈，陈车骑之辚辚。观人和与师整，谓兹兵其谁陈。庶亡魂之雪怨，反泾、渭于彝伦。齐轻舟于江曲，殄锐敌其皆湮。勒陆徒于白水，寇无反于只轮。气有捷而益壮，威既肃而弥振。嗟时哉之不与，迕风雨以逾旬。我谋战而不克，彼继奔其蹑尘。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败其有数，岂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师而覆陈。诚得丧之所遭，固当之其无吝。痛同怀之弱子，横遭罹之殃衅。智未穷而事倾，力未极而莫振。誓同尽于锋镝，我怯力而愆信。愍弟侄之何辜，实吾咎之所婴。谓九夷其可处，思致免以全生。嗟性命之难遂，乃窘纟世于边亭。亦何忤于天地，备艰危而是丁。

我闻之于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于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于残戮，怀今惮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复。绩无赏而震主，将何方以自牧。非砏石之圆照，孰违祸以取福，著殷鉴于自古，岂独叹于季叔。能安亲而扬名，谅见称于先哲。保归全而终孝，伤在余而皆缺。辱历世之平素，忽盛满而倾灭。惟烝尝与洒扫，痛一朝而永绝。问其谁而为之，实孤人之险戾。罪有逾于丘山，虽万死其何雪。

羁角偃兮衡闾，亲朋交兮平义。虽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惮耕兮从禄，睹世道兮艰诐。规志局兮功名，每谓之兮为易。今定谥兮阖棺，惭明智兮昔议。虽待尽兮为耻，嗟厚颜兮靡置。长揖兮数子，谢尔兮明智。百龄兮浮促，终焉兮斟克。卧尽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岂晓分兮辨惑。御庄生之达言，请承风以为则。

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参府事，刘粹遣参军沈敞之告彦之沙桥之败，事由周超，彦之乃执之。先系□爵等，犹未即戮，于是与晦、遁、兄子世基、世猷及同党孔延秀、周超、贺愔、窦应期、蒋虔、严千斯等并伏诛。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晦死时，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鸾、何承天并皆原免。

初，河东人商玄石为晦参军，晦为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彦之从弟为主，田夫等不敢许。知玄石独谋不立，遂为晦领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怀福为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督护。晦走，左右皆弃之，唯有延陵盖追随不舍。太祖嘉之，后以

盖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功曹督护。

史臣曰：谢晦坐玺封违谬，遂免侍中，斯有以见高祖之识治，宰臣之称职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衅，左黜或用，义止轻愆。轻愆，物之所轻；重衅，人之所重。故斧钺希行于世，徽简日用于朝，虽贵臣细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肃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临务，兹典稍违，网以疏行，法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倾诐愈甚，自非讦窃深私，陵犯密讳，则左降之科，不行于权戚。若有身触盛旨，衅非国刑，免书裁至，吊客固望其门矣。由是律无恆条，上多弛行，纲维不举，而网目随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盖为此云。

列传第五王镇恶 檀韶 向靖 刘怀慎 刘粹

王镇恶，北海剧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坚僭号关中，猛为将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为河东太守。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兒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年十三而苻氏败亡，关中扰乱，流寓崤、渑之间。尝寄食渑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谓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万户侯，当厚相报。"方答曰："君丞相孙，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贵。至时愿见用为本县令，足矣。"后随叔父曜归晋，客居荆州。颇读诸子兵书，论军国大事，骑乘非所长，关弓亦甚弱，而意略纵横，果决能断。

广固之役，或荐镇恶于高祖，时镇恶为天门临澧令，即遣召之。既至与语，甚异焉，因留宿。明旦谓诸佐曰："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即以为青州治中从事史，行参中军太尉军事，署前部贼曹。拒卢循于查浦，屡战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高祖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赐给百舸为前驱。"义熙八年，刘毅有疾，求遣从弟兖州刺史藩为副贰，高祖伪许之。九月，大军西讨，转镇恶参军事，加振武将军。高祖至姑孰，遣镇恶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文武书。罪止一人，其余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兖州上。"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于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守风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自镇恶进路，扬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然，不知见袭。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竖六七旗，下辄安一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镇恶径前袭城，语前军："若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晏然不疑。

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硃显之，与十许骑，步从者数十，欲出江津。问是何人，答云："刘兖州至。"显之驰前问藩在所，答云："在后。"显之既见军不见藩，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望见江津船舰已被烧，烟焰张天，而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驰去告毅："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行令闭诸城门。镇恶亦驰

进，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因得开大城东门。大城内，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已得戒严。蒯恩入东门，便北回击射堂，前攻金城东门。镇恶入东门，便直击金城西门。军分攻金城南门，毅金城，内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余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余人。食时就斗，至中晡，西人退散及归降略尽。镇恶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高祖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内亦未信高祖自来。有王桓者，家住江陵，昔手斩桓谦，为高祖所赏拔，常在左右。求还西迎家，至是率十余人助镇恶战。下晡间，于金城东门北三十步凿城作一穴，桓便先众入穴，镇恶自后继之，随者稍多，因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东来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者，镇恶令且斗且共语，众并知高祖自来，人情离懈。一更许，听事前阵散溃，斩毅勇将赵蔡。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镇恶虑暗夜自相伤犯，乃引军出，绕金城，开其南面，以为退路。毅虑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初，毅常所乘马在城外不得入，仓卒无马，毅便就子肃民取马，肃民不与。硃显之谓曰："人取汝父，而惜马不与，汝今自走，欲何之？"夺马以授毅。初出，政值镇恶军，冲之不得去；回冲蒯恩军，军人斗已一日，疲倦，毅得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死。镇恶身被五箭，射镇恶手所执槊，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

署中兵，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食邑五百户。蛮帅向博抵根据阮头，屡为凶暴，镇恶讨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马休之，求遣军以为声援，休之遣其将硃襄领众助镇恶。会高祖西讨休之，镇恶乃告诸将曰："百姓皆知官军已上，硃襄等复是一贼，表里受敌，吾事败矣。"乃率军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数百里，直据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笼盛石，堙塞水道。襄军下，夹岸击之，斩襄首，杀千余人。镇恶性贪，既破襄，因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镇恶笑曰："但令我一见公，无忧矣。"高祖寻登城唤镇恶，镇恶为人强辩，有口机，随宜酬应，高祖乃释。休之及鲁宗之奔襄阳，镇恶统蒯恩诸军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镇恶追蹑，尽境而还。除游击将军。

十二年，高祖将北伐，转镇恶为咨议参军，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将发，前将军刘穆之见镇恶于积弩堂，谓之曰："公愍此遗黎，志荡逋逆。昔晋文王委伐蜀于邓艾，今亦委卿以关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镇恶曰："不克咸阳，誓不复济江而还也！"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邵陵、许昌，望风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坞，斩贼帅赵玄。军次洛

阳，伪陈留公姚洸归顺。进次渑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见母，厚加酬赉，即版授方为渑池令。遣司马毛德祖攻伪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生擒之。仍行弘农太守。方轨长驱，径据潼关。伪大将军姚绍率大众拒嶮，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

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既而镇恶等径向潼关，为绍所拒不得进，而军又乏食，驰告高祖，求遣粮援。时高祖沿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既得义租，绍又病死，伪抚军姚赞代绍守险，众力犹盛。高祖至湖城，赞引退。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姚泓屯军在长安城下，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乃身先士卒，众亦知无复退路，莫不腾踊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归降。城内夷、晋六万余户，镇恶宣扬国恩，抚尉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

高祖将至，镇恶于灞上奉迎。高祖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学冯异也。"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进号征虏将军。时有白高祖以镇恶既克长安，藏姚泓伪辇，为有异志。高祖密遣人觇辇所在，泓辇饰以金银，镇恶悉剔取，而弃辇于垣侧。高祖闻之，乃安。

高祖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长安。镇恶以本号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捍御之任。时西虏佛佛强盛，姚兴世侵扰北边，破军杀将非一。高祖既至长安，佛佛畏惮不敢动。及大军东还，便寇逼北地。义真遣中兵参军沈田子距之。虏甚盛，田子屯刘回堡，遣使还报镇恶。镇恶对田子使，谓长史王修曰："公以十岁兒付吾等，当各思竭力，而拥兵不进，寇虏何由得平！"使还，具说镇恶言，田子素与镇恶不协，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图志，彼此每相防疑。镇恶

率军出北地，为田子所杀，事在《序传》。时年四十六。田子又于镇恶营内，杀镇恶兄基、弟鸿、遵、渊及从弟昭、朗、弘，凡七人。是岁，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

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志节亮直，机略明举。自策名州府，屡著诚绩。荆南遘衅，势据上流，难兴强蕃，忧兼内侮。镇恶轻舟先迈，神兵电临，旰食之虞，一朝雾散。及王师西伐，有事中原，长驱洛阳，肃清湖、陕。入渭之捷，指麾无前，遂廓定咸阳，俘执伪后，克成之效，莫与为畴，实捍城所寄，国之方召也。近北虏游魂，寇掠渭北，统率众军，曜威扑讨。贼既还奔，还次泾上，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加刃害，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伏惟圣怀，为之伤恻。田子狂悖，即已备宪。镇恶诚著艰难，勋参前烈，殊绩未酬，宜蒙追宠，愿敕有司，议其褒赠。"于是追赠左将军、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龙阳县侯，食邑千五百户，谥曰壮侯。配食高祖庙廷。

子灵福嗣，位至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灵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睿嗣。齐受禅，国除。

镇恶弟康，留关中，及高祖北伐，镇恶为前锋，康逃匿田舍。镇恶次潼关，康将家奔之，高祖板为彭城公前将军行参军。镇恶被害，康逃藏得免，携家出洛阳，到彭城，归高祖。即以康为相国行参军。求还洛阳视母，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旰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坂戍主黑弭公游骑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

宋台建，除康宁朔将军、河东太守。遣龙骧将军姜囗率军救之，诸亡命并各奔散。高祖嘉康节，封西平县男，食邑三百户，进号龙骧将军。迎康家还京邑。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时年四十九，葬于偃师城西。追赠辅国将军。无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当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随刘康祖伐索虏败没，子怀祖嗣。

檀韶，字令孙，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从事，西曹主簿，辅国司马。高祖建义，韶及弟祗、道济等从平京城，行参高祖建武将军事。都邑既平，为镇军参军，加宁远将军、东海太守，进号建武将

军，迁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县侯，食邑五百户；复参车骑将军事，加龙骧将军，迁骁骑将军，中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从征广固，率向弥、胡籓等五十人攻临朐城，克之。及围广固，慕容超夜烧楼当韶围分，降号横野将军。城陷之日，韶率所领先登，领北琅邪太守，进号宁朔将军、琅邪内史。从讨卢循于左里，又有战功，并论广固功，更封宜阳县侯，食邑七百户，降先封一等为伯，减户之半二百五十户，赐祗子臻。坐六门内乘舆，白衣领职。义熙七年，号辅国将军。八年，丁母忧，起为冠军将军。明年，复为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将军如故。镇姑孰。寻进号左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

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户，并前千五百户。韶嗜酒贪横，所莅无绩，上嘉其合门从义，弟道济又有大功，故特见宠授。永初二年，卒于京邑，时年五十六。追赠安南将军，加散骑常侍。子绪嗣。绪卒，无子，国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齐受禅，国除。祗、弟道济并别有传。

向靖，字奉仁，小字弥，河内山阳人也。名与高祖祖讳同，改称小字。世居京口，与高祖少旧。从平京城，参建武军事。进平京邑，板参镇军军事，加宁远将军。京邑虽平，而群寇互起，弥与刘籓、孟龙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绥于白茅，攻寿阳克之。义熙三年，迁建武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阳县五等侯。从征鲜卑，大战于临朐，累月不决。弥与檀韶等分军自间道攻临朐城。弥擐甲先登，即时溃陷，斩其牙旗，贼遂奔走。攻拔广固，弥又先登。卢循屯据蔡洲，以亲党阮赐为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弥率谯国内史赵恢讨之。时辅国将军毛修之戍姑孰，告急续至，弥兼行进讨，破赐，收其辎重。除中军咨议参军，将军如故。卢循退走，高祖南征，弥为前锋，于南陵、雷池、左里三战，并大捷。军还，除太尉咨议参军、下邳太守，将军如故。

八年，转游击将军，寻督马头淮西诸郡军事、龙骧将军、镇蛮护军、安丰汝阴二郡太守、梁国内史，戍寿阳。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安南县男，食邑五百户。十年，迁冠军将军、高阳内史，临淮太守，领石头戍事。高祖西伐司马休之，以弥为吴兴太守，将军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弥以本号侍从，留戍确磝，进屯石门、柏谷。迁督北青州诸军事、北青州刺史，将军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县侯，食邑

千户。迁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二年，卒官，时年五十九。追赠前将军。弥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

子植嗣，多过失，不受母训，夺爵。更以植次弟桢绍封，又坐何杀人，国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学义才能，立身方雅，无所推先，诸盛流并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东扬州刺史颜竣皆与友善。历始兴王浚征北中兵参军，始兴内史，南康相。臧质为逆，召柳至寻阳，与之俱下。质败归降，下狱死。

弥弟劭，永初中，为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杀弥妻施氏，托云奴客所杀，劭辄于墓所杀亮及弥妾并奴婢七八人，匿不闻官，为有司所奏，诏无所问。元嘉初，卒于义兴太守。

刘怀慎，彭城人，左将军怀肃弟也。少谨慎质直。始参高祖镇军将军事，振威将军、彭城内史。从征鲜卑，每战必身先士卒，及克广固，怀慎率所领先登。从高祖距卢循于石头，屡战克捷，加辅国将军。义熙八年，以本号监北徐州诸军事，镇彭城，寻加徐州刺史。为政严猛，境内震肃。九年，亡命王灵秀为寇，讨平之。十一年，进北中郎将。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南城县男，食邑五百户。十三年，高祖北伐，以为中领军、征虏将军，卫辇毂。坐府中相杀，免官。虽名位转优，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带门外下车，其谨退类如此。

宋台立，召为五兵尚书，仍督江北淮南诸军、前将军、南晋州刺史。复征为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高祖迁都寿春，留怀慎督北徐兖青淮北诸军事、中军将军、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广陵城，降号征虏将军。永初元年，以佐命功，进爵为侯，增邑千户。进号平北将军。征为五兵尚书，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迁护军将军，常侍如故。特赐班于宗族，家无余财。二年卒，时年六十一。追赠抚军，谥曰肃侯。

子德愿嗣。世祖大明初，为游击将军，领石头戍事。坐受贾客韩佛智货，下狱，夺爵土。后复为秦郡太守。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世祖闻其能，为之乘画轮车，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岸著笼冠，短硃衣，执辔进

止，甚有容状。永光中，为廷尉，与柳元景厚善。元景败，下狱诛。

怀慎庶长子荣祖，少好骑射，为高帝所知。及卢循攻逼，时贼乘小舰，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军，不得辄射贼。荣祖不胜愤怒，冒禁射之，所中应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战功参太尉军事。从讨司马休之，彭城内史徐达之败没，诸将意沮，荣祖请战愈厉，高祖乃解所著铠以授之。荣祖率所领陷阵，身被数创，会贼破走。加振威将军，寻参世子征虏军事，领遂成令。高祖北伐，转镇西中兵参军，宁远将军。水军入河，与硃超石大破索虏于半城，又攻刘度垒克之。高祖大飨战士，谓荣祖曰："卿以寡克众，攻无坚城，虽古名将，何以过此。"转为太尉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既破长安，姚泓女婿徐众率其余众连营叛走，荣祖与檀道济等攻营破之，斩首擒馘，不可称计。十四年，除彭城内史，又补相国参军。其年，遣荣祖还都，为世子中兵参军。

永初元年，除越骑校尉，寻转右军将军。索虏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没，荣祖时居父艰，起为辅国将军。追论半城之功，赐爵都乡侯。荣祖为人轻财贵义，善抚将士，然性偏险褊隘，颇失士君子之心。领军将军谢晦深接待之，废立之际，要荣祖，固辞获免。及晦出镇荆楚，欲请为南蛮校尉，荣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愿弟兴祖，青州刺史。

怀慎弟怀默，冠军将军、江夏内史，太中大夫。怀默子道球，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道球弟孙登，武陵内史。孙登子亮，世祖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太宗泰始初，为巴陵王休若镇东中兵参军，北伐南讨，功冠诸将，封顺阳县侯，食邑六百户，历黄门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俭，不营财货，所余公禄，悉以还官。太宗嘉之，下诏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道胤，令合仙药。至益州，泰豫元年药始成，而未出火毒。孙不听亮服，亮苦欲服，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至食鼓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后人逢见，乘白马，将数十人，出关西行，共语分明，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追赠冠军将军，谥曰刚侯。

孙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为庐江太守。世祖举义，弃郡来奔，以补南中郎参军事，加龙骧将军。时世祖分麾下以为三幢，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大明中，历黄门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废帝景和中，以为右卫将军，永昌县侯，食邑五百户，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为太守尽力，迁左卫将军，中护军。寻赐死，事在《建安王休仁传》。

王谦之，字休光，琅邪临沂人，晋司州刺史胡之曾孙也。世祖初，历骁骑将军，御史中丞，吴兴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阳县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三年卒，赠前将军，谥曰肃。子应之嗣。大明末，为衡阳内史。晋安王子勋反，应之起义拒湘州行事何慧文，为慧文所杀，事在《邓琬传》，追赠侍中。应之弟云之，顺帝升明中贵达。

马文恭，扶风人也。亦以功封泉陵县子，食邑五百户。世祖即位，为游击将军。顷之，卒。

刘粹，字道冲，沛郡萧人也。祖恢，持节、监河中军事，征虏将军。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干，初为州从事。高祖克京城，参建武军事。从平京邑，转参镇军事，寻加建武将军、沛郡太守；又领下邳太守，复为车骑中军参军。从征广固，战功居多。以建义功，封西安县五等侯。军还，转中军咨议参军。卢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时年四岁，高祖使粹奉太祖镇京城。转游击将军。迁建威将军、江夏相。

卫将军毅，粹族兄也，粹尽心高祖，不与毅同。高祖欲谋毅，众并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军至，粹竭其诚力。事平，封滠阳县男，食邑五百户。母忧去职。俄而高祖讨司马休之，起粹为宁朔将军、竟陵太守，统水军入河。明年，进号辅国将军，迁相国右司马、侍中、中军司马、冠军将军，迁左卫将军。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县侯，食邑千户。二年，以役使监吏，免官。寻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虏将军、广陵太守。三年，以本号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阳马头三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梁郡太守，镇寿阳，治有政绩。少帝景平二年，谯郡流离六十余家叛没虏，赵炅、秦刚等六家悔倍还投陈留襄邑县，顿谋等村，粹遣将苑纵夫讨叛户不及，因诛杀谋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贬号为宁朔将军。时索虏南寇，粹遣将军李德元袭许昌，杀伪颍川太守庾龙，于是陈留人董邈自称小黄盟主，斩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司马世贤，传首京都。

太祖即位，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元嘉三年讨谢晦，遣粹弟车骑从事中郎道济、龙骧将军沈敞之就粹，自陆道向江陵。粹以道济行竟陵内史，与敞之及南阳太守沈道兴步骑至沙桥，为晦司马周超所败，士众伤死者过半，降号宁朔将军。初，晦与粹厚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粹受命南讨，一无所顾，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旷之还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时年五十三。追赠安北将军，持节、本官

如故。

旷之嗣，官至晋熙太守。旷之卒，子琛嗣。琛卒，无子，国除。琛弟亮，顺帝升明末，尚书驾部郎。粹庶长子怀之，为临川内史，与臧质同逆，伏诛。

粹弟道济，尚书起部郎，王弘车骑从事中郎，江夏王义恭抚军司马，河东太守，仍迁振武将军、益州刺史。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并聚敛兴利，而道济委任之，伤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闻之，与道济诏，戒之曰："闻卿在任，未尽清省，又颇为殖货，若万一有此，必宜改之。比传人情不甚缉谐，当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济虽奉此旨，政化如初。

有司马飞龙者，自称晋之宗室，晋末走仇池。元嘉九年，闻道济绥抚失和，遂自仇池入绵竹，崩动群小，得千余人，破巴兴县，杀令王贞之。进攻阴平，阴平太守沈法兴焚城遁走。道济遣军击飞龙，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既怀恚忿，因聚党为盗贼。其年七月，道济遣罗习为五城令，氐奴等谋曰："罗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犹有作贼盗不止者，一旦发露，则为祸不测。宜结要誓，共相禁检。"乃杀牛盟誓。俄而氐奴及赵广等唱曰："官禁杀牛，而村中公违法禁，脱使罗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贼，则无余类矣。"因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则功名可立，不然，立灭不久。众既乐乱，因相率从之，得数千人，复向广汉。道济遣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五百人击之，并为所杀。贼于是径向涪城，巴西人唐频聚众应之，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怀业再遣军拒之，战败失利。怀业及司马、南汉中太守韦处伯并弃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阳太守社玄起、遂宁太守冯迁闻涪城不守，并委郡出奔。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又招集商贾及免道俗奴僮，东西胜兵可有四千人。贼众数万屯城西及城北，道济婴城自守。

赵广本以谲诈聚兵，顿兵城下，不见飞龙，各欲分散。广惧，乃将三千人及羽仪，诈其众云迎飞龙。至阳泉寺中，谓道人程道养曰："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若不从，即日便斩头。"道养惶怖许诺。道养，□包罕人也，广改名为龙兴，号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建号泰始元年，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涪城。广

自号镇军，帛氐奴征虏将军，梁显镇北将军，同党大帅张宁秦州刺史，严遐前将军。奉道养还成都，众十余万，四面围城。就道济索费谦、张熙，曰："但送此人来，我等自不复作贼。"

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将千余人出西门战，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复出战，破贼营，焚其积聚。贼党江阳人杨孟子领千余人，屯城南。道济参军梁俊之统南楼，屡与孟子交言，因投书晓以祸福，要使入城。孟子许诺，入见道济；道济大喜，即板为主簿，遣子为任，克期讨贼。赵广知其谋，孟子惧，将所领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拾合得二千余人，与孟子并力自固。广遣同党袁玄子攻晋原，为仲兴所杀。广又遣帛氐奴攻之，连战，仲兴军败，及孟子并死。

方明复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百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仍回军击城东大营，杀千余人，斩伪仆射蔡滔。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道养收合得七千人还广汉，赵广以别卒五千余人还涪城。

初，别驾张熙说道济令粜太仓谷，贼以九月末围城，至十二月末，廪粮便尽。方明将二千人出城求食，为贼所败，匹马独还。贼因追之，众复大集。方明夜于城西缒上，道济为设食，饎不能飧，唯泣涕而已。道济时有疾已笃，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败何苦。贼势既衰，台兵垂至，但令卿还，何忧于贼。"即减左右数十人配之。贼城外云："方明已死，可来取丧。"城中大恐。道济夜列炬火，方明自出，众见之乃安。道济悉出财物于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时城中或传道济已亡，莫有至者。梁俊之说道济曰："将军气息绵绵，而外论互有同异。今军师屡败，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则危祸立至。宜称小损，听左右给使暂出，不然败矣。"道济从之，即唤左右三十余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劳。今既小损，各听归家休息，唤复还。"给使既出，其父兄皆问："使君亡来几日？"子弟皆言："君渐差，谁言亡者！"传相告语，城内乃安，由是应募者一日千余人。十年正月，贼众大至，攻逼成都。道济卒，梁俊之与方明等，及其故旧门生数人，共埋尸于后斋。使书与道济相似者为教命，酬答签疏，不异常日，故虽母妻，不知也。

二月，道养于毁金桥升坛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将三千人出击之。贼列阵营前死战，日夕乃大败。临阵斩伪征虏将军赵石之等八百余级，道养等退保广汉。是月，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以扬武将军、巴东太守周籍之即本号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宁巴郡五郡诸军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参军费淡、龙骧将军罗猛二千人援成都。广等屯据广汉，分

守郫川，连营百数，处处屯结。籍之与方明及费淡等攻郫，克之。广等退据郡城，傍竹自固。罗猛率队主王盱等并力追讨。张寻自涪城率众二万来助广等，方明、淡斩竹开径邀之，战败，退还郫县。广等又移营屯箭竿桥，方明等破其六营，乘胜追奔，径至广汉。广等走还涪及五城。四月十日，发道济丧。五月，方明进军向涪城。张寻、唐频渡水拒战，方明击破之，生擒伪骠骑将军、雍秦二州刺史司马龙伸，斩之。龙伸，道助也。州吏严道度斩严遐首，广等并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张寻攻破阴平，复与道养合。帛氐奴攻广汉，费淡督将军种松等与战，斩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余级。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诛费谦之，道济丧及方明等并东反。道养等领二千余家逃于鄞山，其余群贼，亦各拥户藏窜，出为寇盗不绝。

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宁朔将军萧汪之统军讨之。军次鄞口，帛氐奴斩伪卫将军司马飞燕归降。汪之击破道养，道养还入鄞山。十四年四月，赵广、张寻、梁显各率部曲归降，伪辅军将军王道恩斩道养，送首，余党悉平。迁赵广、张寻等于京师。十六年，广、寻复与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伏诛。

先是，道济振武司马、蜀郡太守任荟之虽不任军事，事宁，以为正员郎。裴方明虎贲中郎将，仍为义庆平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河东太守。费淡，太子屯骑校尉。周籍之后为益州刺史。

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历显位，闲居京口，未尝应召。常谓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惮之，每还京，未尝敢以羽仪人从入镇之门。左光禄大夫征，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余，卒于家。损，元嘉中历职义兴太守。东土残饥，太祖遣扬州治中沈演之东入赈恤，以损绥抚有方，称为良守。官至吴郡太守，追赠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静乱，以德济民，则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来，醇风稍薄，成功济务，尊出权道，虽复负扆南面，比号轩、牺，莫不自谢王风，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谧以内惧流奔，王绥以外侮成衅，若非树奇功于难立，震大威于四海，则不能承配天之业，一异同之心。义熙以后，大功仍建，自桓温旍旆所临，莫不献珍受朔。及金墉请吏，元勋将举，九命之礼既行，代终之符已及。方复观兵函、渭，用师天险，独克之举，振古难称。若使闭门反政，置兵散地，后败责其前功，一眚亏其盛

业，岂复得以黄屋硃户，为衰晋之贞臣乎？及其灵威薄震，重关莫守，故知英算所苞，先胜而后战也。王镇恶推锋直指，前无强陈，为宋方叔，壮矣哉！

列传第六赵伦之 到彦之阙 王懿 张邵

赵伦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孝穆皇后之弟。幼孤贫，事母以孝称。武帝起兵，以军功封阆中县五等侯，累迁雍州刺史。武帝北伐，伦之遣顺阳太守傅弘之、扶风太守沈田子出峣柳，大破姚泓于蓝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安北将军，镇襄阳。少帝即位，征拜护军。元嘉三年，拜镇军将军，寻迁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

伦之虽外戚贵盛，而以俭素自处。性野拙，人情世务，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光禄大夫范泰好戏谓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资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伦之大喜，每载酒肴诣泰。五年，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润远。少好弓马。伦之在襄阳，伯符为竟陵太守。时竟陵蛮屡为寇，伯符征讨，悉破之，由是有将帅之称。后为宁远将军，总领义徒，以居宫城北，每有火起及贼盗，辄身贯甲胄，助郡县赴讨，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迁徐、兖二州刺史。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盗远窜，无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征为领军将军。先是，外监不隶领军，宜相统摄者，自有别诏，至此始统领焉。二十一年，转豫州刺史。明年，为护军将军，复为丹阳尹。在郡严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录赴水而死；典笔吏取笔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初，始兴王浚以潘妃之宠，故得出入后宫，遂与公主私通。及适倩，倩入宫而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事上闻，有诏离婚，杀主所生蒋美人，伯符惭惧发病卒。谥曰肃。传国至孙勖，齐受禅，国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汉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孙也。祖宏，事石季龙；父苗，事苻坚，皆为二千石。

仲坚德少沈审，有意略，通阴阳，解声律。苻氏之败，仲德年十七，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骑牛行，见仲德，问曰："食未？"仲德告饥。兒去，顷之复来，携食与之。仲德食毕欲行，会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之，获济，与睿相及。渡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奔太山，辽遣骑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导，仲德随之，行百许里，乃免。

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睿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见辅国将军张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义举，使于都下袭玄。仲德闻其谋，谓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应机务速，不在巧迟。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图之，正须一夫力耳。"事泄，元德为玄所诛，仲德奔窜。会义军克建业，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于马上抱方回与仲德相对号泣，追赠元德给事中，封安复县侯，以仲德为中兵参军。

武帝伐广固，仲德为前锋，大小二十余战，每战辄克。及卢循寇逼，败刘毅于桑落，帝北伐始还，士卒创痍，堪战者可数千人。贼众十万，舳舻百里，奔败而归者，咸称其雄。众议并欲迁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当阳而治，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豕突，乘我远征，既闻凯入，将自奔散。今自投草间，则同之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义士英豪，当自求其主尔。此谋若行，请自此辞矣。"帝悦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贼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贼留亲党范崇民五千人，高舰百余，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功冠诸将，封新淦县侯。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硃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硃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乃总众军，进据潼关。长安平，以仲德为太尉咨议参军。

武帝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使卫送姚泓先还彭城。武帝受命，累迁徐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三年，进号安北将军，与到彦之北伐，大破虏军。诸军进屯灵昌津。司、兖既定，三军咸喜，仲德独有忧色，曰："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岂不能为三军之忧！"十月，虏于委粟津渡河，进逼金墉，虎牢、洛阳诸军，相继奔走。彦之闻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阳既陷，则虎牢不能独全，势使然也。今贼去我千里，滑台犹有强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

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乃回军沿济南历城步上，焚舟弃甲，还至彭城。仲德与彦之并免官。寻与檀道济救滑台，粮尽而归。

九年，又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明年，加领兖州刺史。仲德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卒，谥曰桓侯。亦于庙立白狼、童子坛，每祭必祠之。子正修嗣，为家僮所杀。

张邵，字茂宗，会稽太守裕之弟也。初为晋琅邪内史王诞龙骧府功曹，桓玄徙诞于广州，亲故咸离弃之，惟邵情意弥谨，流涕追送。时变乱饥馑，又馈送其妻子。

桓玄篡位，父敞先为尚书，以答事微谬，降为廷尉卿。及武帝讨玄，邵白敞表献诚款，帝大说，命署其门曰：“有犯张廷尉者，以军法论。”后以敞为吴郡太守。王谧为扬州，召邵为主簿。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氵奏，独邵不往。或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刘穆之闻以白，帝益亲之，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卢循寇迫京师，使邵守南城。时百姓临水望贼，帝怪而问邵，邵曰：“若节钺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观望。今当无复恐耳。”寻补州主簿。

邵悉心政事，精力绝人。及诛刘藩，邵时在西州直庐，即夜诫众曹曰：“大军当大讨，可各修舟船仓库，及晓取办。”旦日，帝求诸簿署，应时即至；怪问其速，诸曹答曰：“昨夜受张主簿处分。”帝曰：“张邵可谓同我忧虑矣。”九年，世子始开征虏府，补邵录事参军，转号中军，迁咨议参军，领记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事将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镇广陵，时滁州结聚亡命，祗率众掩之。刘穆之恐以为变，将发军。邵曰：“檀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疑状发露，恐生大变。宜且遣慰劳，以观其意。”既而祗果不动。及穆之卒，朝廷恇惧，便欲发诏以司马徐羡之代之，邵对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且世子无专命，宜须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马，其余启还。”武帝重其临事不挠，有大臣体。十四年，以世子镇荆州，邵谏曰：“储贰之重，四海所系，不宜处外，敢以死请。”从之。

文帝为中郎将、荆州刺史，以邵为司马，领南郡相，众事悉决于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临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将署府，邵以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帝从之。

谢晦反，遗书要邵，邵不发函，驰使呈帝。

元嘉五年，转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有隙，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丹、淅二川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悉掩其徒党。既失信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子敷至襄阳定省，当还都，群蛮伺欲取之。会蠕蠕国遣使朝贡，贼以为敷，遂执之，邵坐降号扬烈将军。

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邵为抚军长史，持节、南蛮校尉。坐在雍州营私蓄取赃货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后为吴兴太守，卒，追复爵邑，谥曰简伯。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轜车，诸子从焉。子敷、演、镜，有名于世。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数岁，问知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扇，乃缄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笥流涕。见从母，悲咸呜咽。性整贵，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初，父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武帝闻其美，召见奇之，曰："真千里驹也。"以为世子中军参军，数见接引。累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上甚不说。迁正员中书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迁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余日，方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恸，绝而复续。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复往，未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赠侍中，改其所居为孝张里。

敷弟柬，袭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手格猛兽，元凶以为辅国

将军。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坠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伟之子也。伟少有操行，为晋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王至洛，还京都，武帝封药酒一罂付伟，令密加鸩毒，受命于道，自饮而卒。

暢少与从兄敷、演、敬齐名，为后进之秀。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诛，暢驰出奔赴，制服尽哀，时论美之。弟牧尝为猘犬所伤，医者云食楎蟆可疗，牧难之。暢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迁太子中庶子。

孝武镇彭城，暢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焘南征，太尉江夏王义恭统诸军出镇彭城。虏众近城数十里，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众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城兵配护军将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都。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议之。暢曰："若历城、郁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人无固心，但以关扃严密，不获走耳。若一摇动，则溃然奔散，虽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虽寡，名朝夕未至窘乏，岂可舍万全之术，而即危亡之道。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君马迹！"孝武闻暢议，谓义恭曰："张长史言，不可违也。"义恭乃止。

魏主既至，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氈屋。先是，队主蒯应见执，其日晡时，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暢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问："君何姓？"答曰："姓张。"孝伯曰："张长史乎？"暢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君名声远闻，足使我知。"城内有具思者，尝在魏，义恭使视，知是孝伯，乃开门饷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杯杂物，南土所珍。魏主复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借博具。"暢曰："博具当为申致，有诏之言，正可施于彼国，何得施之于此？"孝伯曰："以邻国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镇军，久阙南信，殊当忧邑。若遣信，当为护送。"暢曰："此中间道甚多，亦不须烦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故号白贼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与。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

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问，观我仪貌，察我为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见。李尚书亲自衔命，不忍彼此不尽，故不复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驷，送在彼意，此非所求。”义恭又送炬烛十挺，孝武亦致锦一匹。又曰：“知更须黄甘，若给彼军，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当乏绝，故不复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为著屩？君且如此，将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诚以为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军间，不容缓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棋子，孝伯足词辩，亦北土之美。暢随宜应答，甚为敏捷，音韵详雅，魏人美之。

时魏声云当出襄阳，故以暢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暢为元佐，举哀毕，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简人，音仪容止，众皆瞩目，见者皆为尽命。事平，征为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及义宣有异图，蔡超等以暢人望，劝义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暢，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暢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止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前。义宣将为逆，使嬖人翟灵宝告暢，暢陈必无此理，请以死保之。灵宝还白义宣，云暢必不可回，请杀以徇众，赖丞相司马竺超民得免。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收人望。暢虽署文檄，饮酒常醉，不省其事。及义宣败于梁山，暢为军人所掠，衣服都尽。遇右将军王玄谟乘舆出营，暢已得败衣，遂排玄谟上舆，玄谟甚不悦。诸将请杀之，队主张荣救之得免。执送都下，付廷尉，见原。

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孝武宴朝贤，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张暢信奇才也，与义宣作贼，而卒无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时，谁黄其阁？”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为元凶司空，及义师至新林门，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阁，故暢以此讥之。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卒，谥曰宣。暢爱弟子辑，临终遗命与辑合坟，时议非之。

弟悦，亦有美称，历侍中、临海王子项前将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召拜为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伪政。及事败，悦杀琬归降，复为太子中庶子。后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

暢子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咨议参军。浩弟淹，黄门郎，封广晋县子，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与晋安王子勋同逆，军败见杀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有《到彦之传》，而此书独阙。约之史法，诸帝称庙号，而谓魏为虏。今帝称帝号，魏称魏主，与《南史》体同，而传末又无史臣论，疑非约书。然其辞差与《南史》异，故特存焉。

列传第七刘怀肃 孟怀玉 弟龙符 刘敬宣 檀祗

刘怀肃，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家世贫窭，而躬耕好学。初为刘敬宣宁朔府司马，东征孙恩，有战功，又为龙骧司马、费令。闻高祖起义，弃县来奔。京邑平定，振武将军道规追桓玄，以怀肃为司马。玄留何澹之、郭铨等戍桑落洲，进击破之。颍川太守刘统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从子振大破义军于杨林，义军退寻阳。怀肃与江夏相张暢之攻澹之于西塞，破之。伪镇东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孟山图据鲁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垒，皆连壁相望。怀肃与道规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冯该走石城，生擒仙客。义熙元年正月，振败走，道规遣怀肃平石城，斩冯该及其子山靖。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出奔，怀肃自云杜驰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万，旗帜蔽野，跃马横矛，躬自突陈。流矢伤怀肃额，众惧欲奔，怀肃瞋目奋战，士气益壮。于是士卒争先，临阵斩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镇，执怀肃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伪辅国将军符嗣、马孙、伪龙骧将军金符青、乐志等屯结江夏，怀肃又讨之，枭乐志等。道规加怀肃督江夏九郡，权镇夏口。

除通直郎。仍为辅国将军、淮南历阳二郡太守。二年，又领刘毅抚军司马，军、郡如故。以义功封东兴县侯，食邑千户。其冬，桓石绥、司马国璠、陈袭于胡桃山聚众为寇，怀肃率步骑讨破之。江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自请出讨，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怀肃官。三年，卒，时年四十一。追赠左将军。无子，弟怀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内史。

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为太尉江夏王义恭咨议参军。世祖伐元凶，义军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杀其母以徇。前废帝景和中，为义恭太宰从事中郎。义恭败，以党与下狱死。

怀肃次弟怀敬，涩讷无才能。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高祖以旧恩，怀敬累见宠授，至会稽太守，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辅政，必其简惠成能；莅职阐治，务以利民著绩。故王奂见纪于前，叔卿流称于后。窃见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称咏，讼诉希简。又

翦荡凶非，屡能擒获。灾水之初，余杭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经历诸县，访核名实，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贼杨难当侵寇汉中，真道率军讨破之。而难当寇盗犹不已，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节度。十九年，方明至武兴，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陈弥、裴肃之、安西参军段叔文、鲁尚期、始兴王国常侍刘僧秀、绥远将军马洗、振武将军王奂之等，进次潭谷，去兰皋数里。难当遣其建节将军苻弘祖、啖元等固守兰皋，镇北将军苻德义于外为游军，难当子抚军大将军和重兵继其后。方明进击，大破之于浊水，斩弘祖并三千余级。遣康祖追之，过兰皋二千余里。和又遣德义助战，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难当遣建忠将军杨林、振威将军姚宪领二千骑就和，方明又率诸将攻之。和败走，追至赤亭，难当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顷，伪丞相杨万寿等一时归降。难当第三息虎先戍阴平，难当既走，虎逃窜民间，生禽之，送京都，斩于建康市。

秦州刺史胡从之西镇百顷，行至浊水，为索虏所邀击，败没。以真道为建威将军、雍州刺史，方明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辞不拜。诏曰：“往年氐竖杨难当造为叛乱，俯首者众。其长史杨万寿、建节将军姚宪，情不违顺，屡进矢言。及凶丑宵遁，阖境崩扰，建忠将军吕训卫仓储以候王师。宁朔将军姜檀果烈恳到，志在宣力，浊水之捷，厥庸显然，近者协赞义奋，乃心无替。略阳苻昭，诚系本朝，亦同斯举，俘擒伪将，独克武兴，推锋致效，陨命寇手。并事著屯险，感于予怀，宜蒙旌叙，荣慰存亡。可赠万寿龙骧将军，昭武都太守；宪补员外散骑侍郎，训驸马都尉、奉朝请；檀征西大将军司马、仇池太守，宜并内徙。可符雍、梁二州，厚加赡恤。”吕训，略氐人吕先子也。又诏曰：“故晋寿太守姜道盛，前讨仇池，志输诚力，即戎著效，临财能清。近先登浊水，殒身锋镝，诚节俱亮，矜悼于怀。可赠给事中，赐钱千万。”道盛注《古文尚书》，行于世。

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断割金银诸杂宝货，又藏难当善马，下狱死。刘康祖等系免各有差。方明，河东人，为刘道济振武中兵参军，立功蜀土，历颍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赃私免官。

孟怀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晋河南尹。祖渊，右光禄大夫。父绰，义旗后为给事中，光禄勋，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世居京口。

高祖东伐孙恩，以怀玉为建武司马。豫义旗，从平京城，进定京邑。以功封鄱阳县侯，食邑千户。高祖镇京口，以怀玉为镇军参军、下邳太守。义熙三年，出为宁朔将军、西阳太守、新蔡内史，除中书侍郎，转辅国将军，领丹阳府兵，戍石头。

卢循逼京邑，怀玉于石头岸连战有功，为中军咨议参军。贼帅徐道覆屡欲以精锐登岸，畏怀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怀玉与众军追蹑，直至岭表。徐道覆屯结始兴，怀玉攻围之，身当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阳丰县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复为太尉咨议参军，征虏将军。八年，迁江州刺史，寻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之恆农扬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刺史如故。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节。丁父艰，怀玉有孝性。因抱笃疾，上表陈解，不许。又自陈弟仙客出继，丧主唯己，乃见听。未去任，其年卒官。时年三十一。追赠平南将军。子元卒，无子，国除。怀玉别封阳丰男，子慧熙嗣，坐废祭祀夺爵。慧熙子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龙符，怀玉弟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龙符为建武参军。江乘、罗落、覆舟三战，并有功。参镇军军事，封平昌县五等子，加宁远将军、淮陵太守。与刘籓、向弥征桓歆、桓石康，破斩之。除建威将军、东海太守。索虏斛兰、索度真侵边，彭、沛骚扰，高祖遣龙符、建威将军道怜北讨，一战破之。追斛兰至光水沟边，被创奔走。

高祖伐广固，以龙符为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统步骑为前锋。军达临朐，与贼争水，龙符单骑冲突，应手破散，即据水源，贼遂退走。龙符乘胜奔逐，后骑不及，贼数千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时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赠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忠勇果毅，陨身王事，宜蒙甄表，以显贞节，圣恩嘉悼，宠赠方州。龙符投袂义初，前驱效命，推锋三捷，每为众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虏，朝议爵赏，未及施行。会今北伐，复统前旅，临朐之战，气冠三军。于时逆徒实繁，控弦掩泽，龙符匹马电跃，所向摧靡，夺戈深入，知死弗吝。贼超奔遁，依险鸟聚，大军因势，方轨长驱。考其庸绩，豫参济不，窃谓宜班爵土，以褒勋烈。"乃追封临沅县男，食邑五百户。无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罪夺爵，徙广州，以微生弟彦祖子佛护袭爵。齐受禅，国除。孝武大明初，诸流徒者悉听还本，微生已死，子系祖归京都，有筋干异力，能亻詹负数人，入隶羽林，为殿中将军。二

年，索虏寇青、冀，世祖遣军援之，系祖自占求行。战于杜梁，挺身入陈，所杀狼籍，遂见杀。诏书追赠颍川郡太守。

刘敬宣，字万寿，彭城人，汉楚元王交后也。祖建，征虏将军。父牢之，镇北将军。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号泣，中表异之。辅国将军桓序镇芜湖，牢之参序军事。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自胜，序叹息，谓牢之曰："卿此兒既为家之孝子，必为国之忠臣。"起家为王恭前军参军，又参会稽世子元显征虏军事。

隆安三年，王恭起兵于京口，以诛司马尚之兄弟为名。牢之时为恭前军司马、辅国将军、晋陵太守，置佐领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举，使牢之为前锋。太傅会稽王道子与牢之书，备言祸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谓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义心未彰，唯兵是纵。吾不能审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缉穆宰相与不。今欲奉国威灵，以明逆顺，汝以为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隆，未有桓、灵之乱，而恭怙乱阻兵，志陵京邑。大人与恭亲无骨肉，分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斩恭大将颜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还京袭恭。恭方出城耀军，驰骑横击之，一时散溃。元显进号后将军，以敬宣为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三年，孙恩为乱，东土骚扰，牢之自表东讨，军次虎爵。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进平会稽，寻加临淮太守，迁后军从事中郎。五年，孙恩又入浃口，高祖戍句章，贼频攻不能拔。敬宣请往为援，贼恩于是退远入海。是时四方云扰，朝廷微弱，敬宣每虑艰难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贼，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元显进号骠骑，敬宣仍随府转，军、郡如故。元显骄淫纵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预燕会，未尝钦酒，调戏之来，无所酬答，元显甚不说。寻进号辅国将军，余如故。

元兴元年，牢之南讨桓玄，元显为征讨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骤诣门，不得相见；帝出饯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州，遣信说牢之；牢之以道子昏暗，元显淫凶，虑平玄之日，乱政方始，假手于玄，诛除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于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曰："方今国家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藉先父之基，据荆南之势，虽无姬文之德，实为参分之形。一朝纵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则难图也。董卓之变，将生于今。"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遣敬宣为任，玄板为其府咨议

参军。

玄既得志，害元显，废道子，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牢之与敬宣谋共袭玄，期以明旦。值尔日大雾，府门晚开，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谓所谋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广陵。而敬宣还京口迎家，牢之寻求不得，谓已为玄所擒，乃自缢死。敬宣奔丧，哭毕，即渡江就司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阳，往来长安，各以子弟为质，求救于姚兴。兴与之符信，令关东募兵，得数千人，复还至彭城间，收聚义故。玄遣孙无终讨冀州刺史刘轨，轨要敬宣、雅之等共据山阳破之，不克。又进昌平涧，战不利，众各离散，乃俱奔鲜卑慕容德。

敬宣素晓天文，知必有兴复晋室者。寻梦丸土服之，既觉，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复本土乎！"乃结青州大姓诸崔、封，并要鲜卑大帅免逵，谋灭德，推休之为主，克日垂发。时刘轨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轨。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观其有安齐志，必不动，不可告也。"雅之以为不然，遂告轨，轨果不从。谋颇泄，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间，会高祖平京口，手书召敬宣；左右疑其诈，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诱我也。"即便驰还。既至京师，以敬宣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袭封武冈县男。是岁，安帝元兴三年也。

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淮，斩杨秋于练固而还。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敬宣固辞，言于高祖曰："仇耻既雪，四海清荡，所愿反身草泽，以终余年。恩遇不遣，遂复俛俛，即目所忝，已为优渥。且盘龙、无忌犹未遇宠，贤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贻朝野之责。"不许。敬宣既至江州，课集军粮，搜召舟乘，军戎要用，常有储拟。故囗征诸军虽失利退据，因之每即振复。其年，桓玄兄子亮自号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宏寇庐陵，敬宣并讨破之。

初，刘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当别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其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其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职。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给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寻除冠军将军、宣城内

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

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义熙三年，表遣敬宣率众五千伐蜀。国子博士周祗书谏高祖曰："自义旗之建，所征无不必克，此可谓天人交助，信顺之征也。今大难已夷，君臣俱泰。顷五谷转丰，民无饥苦，劫盗之患，亦为弭息，比诚渐足无事，宜大宁治本。蜀贼宜平，六合宜一，非为不尔也。古人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天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士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而今往艰险，雨雪方降，驱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此一疑也。贼必不守穷城，将决力战。今我往劳困，彼来甚逸。若忽使师行不利，人情波骇，大势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今溯险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皆云：'彼亲离众叛。'愚谓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众力离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乌合受募之人，亦必无千人一心，有前无退矣。为治者固先定其内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怀其远。自顷狂狡不息，诛戮相继，未可谓人和也。天险如彼，未可谓地利也。毛修之家仇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报。今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而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阙门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觉披尽。"不从。

假敬宣节，监征蜀诸军事，郡如故。既入峡，分遣振武将军、巴东太守温祚以二千人扬声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由垫江而进。敬宣率先士卒，转战而前，达遂宁郡之黄虎，去成都五百里。伪辅国将军谯道福等悉众距险，相持六十余日，大小十余战，贼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进，食粮尽，军中多疾疫，死者太半，引军还。谯纵送毛璩一门诸丧，其妻女、文处茂母何，并诸士人丧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归。为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

五年，高祖伐鲜卑，除中军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从至临朐，慕容超出军距战，敬宣与兖州刺史刘藩等奋击，大破之。龙骧将军孟龙符战没，敬宣并领其众，围广固，屡献规略。卢循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迁使持节、督马头淮西诸军郡事、镇蛮护军、淮南安丰二郡太守、梁国内史，将军如故。循既走，仍

从高祖南讨，转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著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涂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

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祸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出为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领青河太守，寻领冀州刺史。

时高祖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贻敬宣书曰："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首尾十载，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节，常惧福过祸生，实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遣使呈长民书，高祖谓王诞曰："阿寿故为不负我也。"十一年正月，进号右将军。

司马道赐者，晋宗室之贱属也。为敬宣参军。至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道赐乃阴结同府辟闾道秀及左右小将王猛子等谋反。道赐自号齐王，以道秀为青州刺史，规据广固，举兵应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论，因屏人，左右悉出户，猛子逡巡在后，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时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讨道赐、猛子等，皆斩之。先是，敬宣未死，尝夜与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只芒屩于坐中，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著，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丧至，高祖临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禅，国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乡人，左将军歆第二弟也。少为孙无终辅国参军，随无终东征孙恩，屡有战功。复为王诞龙骧参军。从高祖克京城，参建武军事。至罗落，檀凭之战没之后，仍以凭之所领兵配祗。京邑既平，参镇军事，加振武将军，隶振武大将军道规追讨桓玄，每战克捷。江陵平定，道规遣祗征浈、沔亡命桓道兒、张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又为宁朔将军、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于长沙，苻宏于湘东。武陵内史庾悦疾病，道规以祗代悦，加宁朔将军，封西昌县侯，食邑千户。五年，入为中书侍郎。

卢循逼京邑，加辅国将军，领兵屯西明门外。循退走，祗率所领，步道援江陵，未发，遇疾停。八年，迁右卫将军，出为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即本号督江北淮南军郡事、青州刺史、广陵相。进号征虏将军，加节。十年，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得过淮，因天夜阴暗，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听事。祗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股，乃入。祗语左右："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晓，必走矣。"贼闻鼓鸣，谓为晓，于是奔散，追讨杀百余人。祗降号建武将军。十一年，进号右将军。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马囗寇涂涂或作滁中，秦郡太守刘基求救，分军掩讨，即破斩之。

十四年，宋国初建，天子诏曰："宋国始立，内外草创，禁旅王要，总司须才。右将军祗可为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祗性矜豪，乐在外放恣，不愿内迁，甚不得志。发疾不自治，其年卒广陵，时年五十一。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谥曰威侯。

子献嗣，元熙中卒，无子，祗次子朗绍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刘敬宣与高祖恩结龙潜，义分早合，虽兴复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义止于人存；饰终之数，无闻于身后。恩礼之有厚薄者，将有以乎！

列传第八硃龄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硃龄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将帅。祖腾，建威将军、吴国内史。伯父宪及斌，并为西中郎袁真将佐，宪为梁国内史，斌为汝南内史。大司马桓温伐真于寿阳，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温弟冲苦请得免。绰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参冲车骑军事、西阳广平太守。及冲薨，绰欧血死。冲诸子遇龄石如兄弟。

龄石少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舅淮南蒋氏，人才儜劣，龄石使舅卧于听事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舅头有大瘤，龄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初为殿中将军，常追随桓修兄弟，为修抚军参军。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为建武参军。从至江乘，将战，龄石言于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高祖义而许之。事定，以为镇军参军，迁武康令，加宁远将军。

丧乱之后，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系祖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北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乃率吏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莫有得举手者，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高祖又召为参军，补徐州主簿，迁尚书都官郎，寻复为参军。从征鲜卑，坐事免官。广固平，复为参军。卢循至石头，领中军。循选敢死之士数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槊，过淮击之。率厉将士，皆殊死战，杀数百人，贼乃退。龄石既有武干，又练吏职，高祖甚亲委之。卢循平，以为宁远将军、宁蛮护军、西阳太守。义熙八年，高祖西伐刘毅，龄石从至江陵。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过刘钟、龙骧将军硃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陊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

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硃林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将军秦州刺史侯辉、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诜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

十年六月，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阻众多，咸欲先攻其南，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辉、谯诜，仍回军以麾，南城即时散溃。凡斩大将十五级，诸营守以次土崩，众军乃舍船步进。

龙骧将军臧熹至广汉，病卒。硃林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乘船陷牛脾城，斩其大将谯抚。谯纵闻诸处尽败，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斩送。伪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王师。道福闻彭模不守，率精锐五千兼行来赴，闻纵已走，道福众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瑶缚送之，斩于军门。桓谦弟恬随谦入蜀，为宁蜀太守，至是亦斩焉。

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乃分大军之半，猛将劲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龄石之善于其事。

龄石遣司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产德作乱，攻涪城，叔任击破之，斩产德。初，龄石平蜀，所戮止纵一祖之后，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进号辅国将军，寻进监益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以平蜀功，封丰城县侯，食邑千户。

十一年，征为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十二年北伐，迁左将军，本号如故，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高祖还彭城，以龄石为相国右司马。十四年，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被征，以龄石持节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龄石亦举城奔走。龙骧将军王敬先戍曹公垒，龄石自潼关率余众就敬先，虏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虏执龄石及敬先还长安，见杀，时年四十。

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辄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国

秩，夺爵。更以祖宣弟隆绍封。齐受禅，国除。

龄石弟超石，亦果锐善骑乘，虽出自将家，兄弟并闲尺牍。桓谦为卫将军，以补行参军。又参何无忌辅国右军军事。徐道覆破无忌，得超石，以为参军。至石头，超石说其同舟人乘单舸走归高祖，高祖甚喜之，以为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谦身首，躬营殡葬。迁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寻复补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西伐刘毅，使超石率步骑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讨司马休之，遣冠军将军檀道济及超石步军出大薄，鲁宗之闻超石且至，自率军逆之，未战而江陵平。从至襄阳，领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阳而还。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遣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高祖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高祖先命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遂内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籓、刘荣祖等追之，复为虏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将军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骑城，虏围猗之，以长戟结阵。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军进克蒲坂，以超石为河东太守，戍守之。贼以超石众少，复还攻城，超石战败退走，数日乃及大军。

高祖自长安东还，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书侍郎，封兴平县五等侯。关中扰乱，高祖遣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坂，值龄石自长安东走至曹公垒，超石济河就之，与龄石俱没，为佛佛所杀，时年三十七。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并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修之有大志，颇读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为宁远参军。桓玄克荆

州，仍为玄佐，历后军、太尉、相国参军。解音律，能骑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为屯骑校尉。随玄西奔，玄败于峥嵘洲，复还江陵，人情离散，议欲西奔汉川。修之诱令入蜀，冯迁斩玄于枚回洲，修之力也。

晋安帝反正于江陵，除骁骑将军。下至京师，高祖以为镇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旬月，迁右卫将军。既有斩玄之谋，又伯、父并在蜀土，高祖欲引为外助，故频加荣爵。及父瑾为谯纵所杀，高祖表为龙骧将军，配给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及文处茂、时延祖等西讨。修之至宕渠，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承祖自称镇军将军、巴州刺史。修之退还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修之使参军严纲等收兵众，汉嘉太守冯迁率兵来会，讨承祖斩之。时文处茂犹在邑郡，修之遣振武将军张季仁五百兵系处茂等。荆州刺史道规又遣奋武将军原导之领千人，受修之节度。修之遣原导之与季仁俱进。

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修之下都上表曰："臣闻在生所以重生，实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沦于泉壤，借命于朝露者，以日月贞照，有兼映之辉，庶凭天威，诛夷仇逆。自提戈西赴，备尝时难，遂使齐斧停柯，狡竖假息。诚由经路有暨，亦缘制不自己。抚影穷号，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达巴东，顿白帝，以俟庙略。可乘之机宜践，投袂之会屡愆。臣虽效死寇庭，而理绝救援，是以束骸载驰，诉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庄有遗履之愤，况忘家殉国，鲜有臣门，节冠风霜，人所矜悼。伍员不亏君义，而申包不忘国艰，俟会伫锋，因时乃发。今臣庸逾在昔，未蒙宵迈之旗，是以仰辰极以希照，眷西土以洒泪也。公私怀耻，仰望洪恩，岂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实又非所继，但以方仗威灵，要须综摄，乞解金紫宠私之荣，赐以鹰扬折冲之号。臣之于国，理无虚请。自臣涉道，情虑荒越，疹毒交缠，常虑性命陨越，要当躬先士卒，身驰贼庭，手斩凶丑，以摅莫大之衅。然后就死之日，即化如归，阖门灵爽，岂不谢先帝于玄宫。"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军将军刘敬宣率文处茂、时延祖诸军伐蜀。军次黄虎，无功而退。谯纵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丧，口累并得俱还。

卢循逼京邑，修之服未除，起为辅国将军，寻加宣城内史，戍姑孰。为循党阮赐所攻，击破之。循走，刘毅还姑孰，修之领毅后军司马，坐长置吏僮，免将军、内史官。毅西镇江陵，以为卫军司马、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自结高祖。高祖讨毅，先遣王镇恶袭江陵，修之与咨议参军任集之等并力战，高祖宥之。

时遣硃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高祖虑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士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还都，除黄门侍郎，复为右卫将军。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庙。时蒋山庙中有佳牛好马，修之并夺取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以为咨议参军、冠军将军、领南郡相。

高祖将伐羌，先遣修之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及至彭城，又使营立府舍，转相国右司马，将军如故。时洛阳已平，即本号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阳，修治城垒。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赐衣服玩好，当时计直二千万。先是，刘敬宣女嫁，高祖赐钱三百万，杂彩千匹，时人并以为厚赐。王镇恶死，修之代为安西司马，将军如故。值桂阳公义真已发长安，为佛佛虏所邀，军败。修之与义真相失，走将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卫军人叛走，已上坂，尝为修之所罚者，以戟掷之，伤额，因坠坂，遂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连昌为索虏托跋焘所获，修之并没。

初，修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为焘所信敬，营护之，故得不死，迁于平城。修之尝为羊羹，以荐虏尚书，尚书以为绝味，献之于焘；焘大喜，以修之为太官令。稍被亲宠，遂为尚书、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书如故。其后硃修之没虏，亦为焘所宠。修之相得甚欢。修之问南国当权者为谁，硃修之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归罪之日，便应巾韝到门邪！"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讯访，修之具答，并云："贤子元矫，甚能自处，为时人所称。"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初，荒人去来，言修之劝诱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修之在虏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于虏中，时年七十二。元矫历宛陵、江乘、溧阳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为虏所侵，失土寄寓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还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弘之高祖晋司徒祗，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复泥阳。曾祖暢，秘书丞，没胡，生子洪，晋穆帝永和中，胡乱得还。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骑常侍。韶生弘之。

少倜傥有大志，为本州主簿，举秀才，不行。桓玄将篡，新野人庾

仄起兵于南阳，袭雍州刺史冯该，该走。弘之时在江陵，与仄兄子彬谋杀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应仄。彬从弟宏知其谋，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杀之，系弘之于狱。桓玄以弘之非造谋，又白衣无兵众，原不罪。

义旗建，辅国将军道规以为参军、宁远将军、魏兴太守。卢循作乱，桓石绥自上洛甲口自号荆州刺史，征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袭西城。时韶为梁州，遣弘之讨石绥等，并斩之。除太尉行参军。从征司马休之，署后部贼曹，仍为建威将军、顺阳太守。高祖北伐，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军自武关入，伪上洛太守囗脱奔走，进据蓝田，招怀戎、晋。晋人庞斌之、戴养、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归化。弘之素善骑乘，高祖至长安，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初上马，以马鞭柄策，挽致两股内，及下马，柄孔犹存。

进为桂阳公义真雍州治中从事史，除西戎司马、宁朔将军。略阳太守徐师高反叛，弘之讨平之。高祖归后，佛佛伪太子赫连瑰率众三万袭长安，弘之又领步骑五千，于池阳大破之，杀伤甚众。瑰又抄掠渭南，弘之又于寡妇人渡破瑰，获贼三百，掠七千余口。又义真东归，佛佛倾国追蹑，于青泥大战，弘之身贯甲胄，气冠三军。军败，陷没，佛佛逼令降，弘之不为屈。时天寒，裸弘之，弘之叫骂见杀。时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东渐西被，无遗遐荒。及汉氏辟土，通译四方，风教浅深，优劣已远。晋室播迁，来宅扬、越，关、朔遥阻，陇、氵开遐荒，区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里，而羌、戎杂合，久绝声教，固宜待以荒服，羁縻而已也。若其怀道畏威，奉王受职，则通以书轨，班以王规。若负其岨远，屈强边垂，则距险闭关，御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晋鼎，自非兵屈霸上，战衄枋头，则光宅之运，中年允集。高祖无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实须外积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龙门，折冲冀、赵，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辟于东晋，威独振于江南，然后可以变国情，惬民志，抚归运而膺宝策。岂不知秦川不足供养，百二难以传后哉！至举咸阳而弃之，非失算也。此四将藉归众难固之情，已至于俱陷，为不幸矣。

列传第九孙处 蒯恩 刘钟 虞丘进

孙处，字季高，会稽永兴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于世。少任气。高祖东征孙恩，季高义乐随。高祖平定京邑，以为振武将军，封新夷县五等侯。广固之役，先登有功。

卢循之难，于石头捍栅，戍越城、查浦，破贼于新亭。高祖谓季高曰："此贼行破，应先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无所归投，非卿莫能济事。"遣季高率众三千，泛海袭番禺。初，贼不以海道为防，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舰，悉力登岸，会天大雾，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尪夫等，轻舟奔始兴。即分遣振武将军沈田子等讨平始兴、南康、临贺、始安岭表诸郡。循于左里奔走，而众力犹盛，自岭道还袭广州。季高距战二十余日，循乃破走，所杀万余人。追奔至郁林，会病，不得穷讨，循遂得走向交州。

义熙七年四月，季高卒于晋康，时年五十三。追赠龙骧将军、南海太守，封侯官县侯，食邑千户。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孙季高岭南之勋，已蒙褒赠。臣更思惟卢循稔恶一纪，据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余烬，犹能为虞；县师远讨，方勤庙算。而季高泛海万里，投命洪流，波激电迈，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进退靡依，轻舟远迸。曾不旬月，妖凶歼殄。荡涤之功，实庸为大。往年所赠，犹为未优。愚谓宜更赠一州，即其本号，庶令忠勋不湮，劳臣增厉。"重赠交州刺史，将军如故。子宗世卒，子钦公嗣。钦公卒，子彦祖嗣。齐受禅，国除。

蒯恩，字道恩，兰陵承人也。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柰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既习战阵，胆力过人，诚心忠谨，未尝有过失，甚见爱信。于娄县战，箭中左目。

从平京城，进定京邑，以宁远将军领幢。随振武将军道规西讨，虏桓仙客，克偃月叠，遂平江陵。义熙二年，贼张坚据应城反，恩击破之，封都乡侯。从伐广固，又有战功。卢循逼京邑，恩战于查浦，贼退走。与王仲德等追破循别将范崇民于南陵。循既走还广州，恩又领千余人随刘藩追徐道覆于始兴，斩之。迁龙骧将军、兰陵太守。

高祖西征刘毅，恩与王镇恶轻军袭江陵，事在《镇恶传》。以本官为太尉长兼行参军，领众二千，随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领居前，大战，自朝至日昃，勇气益奋，贼破走。进平成都，擢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高祖伐司马休之及鲁宗之，恩与建威将军徐逵之前进。逵之败没，恩陈于堤下。宗之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震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轨屡冲之不动，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将军持重。江陵平定，复追鲁轨于石城。轨弃城走，恩追至襄阳，宗之奔羌，恩与诸将追讨至鲁阳关乃还。恩自从征讨，每有危急，辄率先诸将，常陷坚破阵，不避艰惸。凡百余战，身被重创。高祖录其前后功劳，封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高祖世子为征虏将军，恩以大府佐领中兵参军，随府转中兵参军。高祖北伐，留恩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恩益自谦损，与人语常呼官位，而自称为鄙人。抚待士卒，甚有纪纲，众咸亲附之。迁咨议参军，转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开府，又为从事中郎，转司马，将军、太守如故。

入关迎桂阳公义真。义真还至青泥，为佛佛虏所追，恩断后，力战连日。义真前军奔散，恩军人亦尽，为虏所执，死于虏中。子国才嗣。国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无子，国除。

刘钟，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乡人中山太守刘固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于贫贱。隆安四年，高祖伐孙恩，钟愿从余姚、浃口攻句章、海盐、娄县，皆摧坚陷阵，每有战功。为刘牢之镇北参军督护。高祖每有戎事，钟不辞艰剧，专心尽力，甚见爱信。

义旗将建，高祖版钟为郡主簿。明日，从入京城。将向京邑，高祖命曰："预是彭沛乡人赴义者，并可依刘主簿。"于是立为义队，恆在左右，连战皆捷。明日，桓谦屯于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贼有伏兵，顾视左右，正见钟，谓之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扑之。"钟应声驰进，果有伏兵数百，一时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谦故营，遣钟宿据东府，转镇军参军督护。桓歆寇历阳，遣钟助豫州刺史魏咏之讨之，歆即奔迸。除南齐国内史，封安丘县五等侯。自陈情事，改葬父祖及亲属十丧，高祖厚加资给。转车骑长史，兼行参军。司马叔璠与彭城刘谧、刘怀玉等自蕃城攻邹山，鲁郡太守徐邕失守，钟率军讨平之。从征广固。孟龙符陷没，钟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将军、中兵参军，代龙符领广川太守。

卢循逼京邑，徐赤军违处分，败于南岸。钟率麾下距栅，身被重创，贼不得入。循南走，钟与辅国将军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别帅范崇民

以精兵高舰据南陵，夹屯两岸。钟自行觇贼，天雾，贼钩得其舸；钟因率左右攻舰户，贼遽闭户距之，钟乃徐还。与仲德攻崇民，崇民败走。钟追讨百里，烧其船乘。又随刘籓追徐道覆于始兴，斩之。补太尉行参军、宁朔将军、下邳太守。代孟怀玉领石头戍事。

高祖讨刘毅，钟率军继王镇恶。江陵平定，仍随硃龄石伐蜀，为前锋，由外水，至于彭城模，去成都二百里。伪冠军征讨督护谯亢等两岸连营，层楼重栅，众号三万。钟于时脚疾不能行，龄石乃诣钟谋曰："今天时盛热，而贼严兵固险，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计其人情恇挠，必不久安，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决机两陈，公本有所委，卿意谓何？"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胆矣。贼今阻兵守险，是其惧不敢战，非能持久坚守也。因其凶惧，尽锐攻之，其势必克。鼓行而进，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缓兵相守，彼将知人虚实，涪军忽并来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将又集，此求战不获，军食无资，当为蜀子虏耳。"龄石从之。明日进攻，陷其二城，斩其大将侯辉、谯诜，迳平成都。以广固功，封永新县男，食邑五百户。迁给事中、太尉参军事、龙骧将军、高阳内史，领石头戍事。

高祖讨司马休之，前军将军道怜留镇东府，领屯兵。冶亭群盗数百，夜袭钟垒，距击破之。时大军外讨，京邑扰惧，钟以不能镇遏，降号建威将军。平蜀功，应封四百户男，以先有封爵，减户以赐次子敬顺高昌县男，食邑百户。寻复本号龙骧将军。十二年，高祖北伐，复留镇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州刺史道怜献名马三匹，并精丽乘具，高祖悉以赐钟三子。十四年，迁右卫将军，龙骧将军如故。元熙元年卒，时年四十三。

子敬义嗣。敬义官至马头太守，卒。子国重嗣，齐受禅，国除。钟次子高昌男敬顺，卒，子国须嗣。须卒，无子，国除。

虞丘进，字豫之，东海郯人也。少时随谢玄讨苻坚，有功，封关内侯。隆安中，从高祖征孙恩，戍句章城，被围数十日，无日不战，身被数创。至余姚呵浦，破贼张骠，追至海盐故治及娄县。于蒲涛口与孙恩水战，又被重创。追恩至郁州，又至石鹿头，还海盐大柱，频战有功。元兴元年，又从高祖东征临海，于石步固与卢循相守二十余日。二年，又从高祖至东阳，破徐道覆。其年，又至临松穴破贼，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战皆有功。三年，从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国内史。

义熙二年，除龙骧将军，封龙川县五等侯。从高祖伐广固，于临朐破贼。卢循逼京邑，孟昶、诸葛长民等建议奉天子过江，进廷议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献计伐树，树栅石头。除鄱阳太守，将军如故。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至五亩峤。循遣将英糾为上饶令。千余人守故城，进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为鄱阳太守，据郡，进从余干步道趣鄱阳，敏之退走，追破之，斩首数百。复随刘籓至始兴，讨斩徐道覆。

八年，除宁蛮护军、寻阳太守，领文武二年从征刘毅。事平，补太尉行参军，寻加振威将军。九年，以前后功封望蔡县男，食邑五百户，加龙骧将军。讨司马休之，又有战功。军还，除辅国将军、山阳太守。宋台令书除秦郡太守，督陈留郡事，将军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书以为高祖第四子义康右将军司马。永初二年，迁太子右卫率。明年，卒官。时年六十。追论讨司马休之功，进爵为子，增邑三百户。

子耕嗣。耕卒，子袭祖嗣。袭祖卒，世宝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诸将并起自竖夫，出于皁隶刍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奋其鳞翼。至于推锋转战，百死而不顾一生，盖由其心一也。遂飨封侯之报，诗人之言，信矣！

列传第十胡籓 刘康祖 垣护之 张兴世

胡籓，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随，散骑常侍。父仲任，治书侍御史。籓少孤，居丧以毁称。太守韩伯见之，谓籓叔尚书少广曰："卿此侄当以义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须二弟冠婚毕，乃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籓外兄罗企生为仲堪参军，籓请假还，过江陵省企生。仲堪要籓相见，接待甚厚。籓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太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籓退而谓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玄自夏口袭仲堪，籓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企生果以附从及祸。籓转参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

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籓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玄见籓，喜谓张须无曰："卿州故为多士，今乃复见王叔治。"桑落之战，籓舰被烧，全铠入水潜行三十许步，方得登岸。义军既迫，不复得西，乃还家。

高祖素闻籓直言于殷氏，又为玄尽节，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军军事。从征鲜卑，贼屯聚临朐，籓言于高祖曰："贼屯军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斩其旗帜，此韩信所以克赵也。"高祖乃遣檀韶与籓等潜往，既至，即克其城。贼见城陷，一时奔走，还保广固累月。将拔之夜，佐史并集，忽有鸟大如鹅，苍黑色，飞入高祖帐里，众皆骇愕，以为不祥。籓起贺曰："苍黑者，胡虏之色，胡虏归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从讨卢循于左里，频战有功，封吴平县五等子，除正员郎。寻转宁远将军、鄱阳太守。

从伐刘毅。毅初当之荆州，表求东道还京辞墓，去都数十里，不过拜阙。高祖出倪塘会之。籓劝于坐杀毅，高祖不从。至是谓籓曰："昔从卿倪塘之谋，无今举也。"又从征司马休之。复为参军，加建武将军，领游军于江津。徐逵之败没，高祖怒甚，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籓令上，籓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籓不受命，顾曰："籓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

高祖伐羌，假籓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统别军。至河东，暴风漂

籓重舰渡北岸，索虏牵得此舰，取其器物。籓气厉心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径往河北。贼骑五六百见籓来，并笑之。籓素善射，登岸射，贼应弦而倒者十许人，贼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籓及硃超石等追索虏于半城，虏骑数重，籓及超石所领皆割配新军，不盈五千，率厉力战，大破之。又与超石等击姚业于蒲坂，超石失利退还，籓收超石成舍资实，徐行而反，业不敢追。高祖还彭城，参相国军事。时卢循余党与苏淫贼大相聚结，以为始兴相。论平司马休之及广固功，封阳山县男，食邑五百户。

少帝景平元年，坐守东府，开掖门，免官，寻复其职。元嘉四年，迁建武将军、江夏内史。七年，征为游击将军。到彦之北伐，南兖州刺史长沙王义欣进据彭城，籓出戍广陵，行府州事。转太子左卫率。十年，卒，时年六十二，谥曰壮侯。

子隆世嗣，官至西阳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籓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籓第十四子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孔熙先同逆谋，高祖以籓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籓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杀太守桓隆之、令诸葛和之，欲奉庶人义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诞世兄车骑参军新兴太守景世、景世弟宝世，诣廷尉归罪，并徙远州。乾秀夺国。世祖初，徙者并得还。

刘康祖，彭城吕人，世居京口。伯父简之，有志干，为高祖所知。高祖将谋兴复，收集才力之士，尝再造简之，值有宾客。简之悟其意，谓弟虔之曰："刘下邳频再来，必当有意。既不得共语，汝可试往见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义。简之闻之，杀耕牛，会聚徒众，率以赴高祖。简之历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议参军。简之弟谦之，好学，撰《晋纪》二十卷；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因刺史谢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乱，攻没州城，杀士庶素憾者百余，倾府军、招集亡命，出攻始兴。谦之破走之，进平广州，诛其党与，仍行州事。即以为振威将军、广州刺史。后为太中大夫。虔之诞节，不营产业，轻财好施。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鲁宗之等，遣参军檀道济、硃超石步骑出襄阳，虔之时为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浿城，屯三连，立桥聚粮以待。道济等积日不至，为宗之子轨所袭，众寡不敌。参军孙长庸流涕劝还军，虔之厉色曰："我仗顺伐罪，理无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战败见杀，追赠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县男，食邑五百户。

康祖，虔之子也，袭封，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便弓马，膂力绝人，在闾里不治士业，以浮荡扌莆酒为事。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逾墙，莫之能禽。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守，康祖突围而去，并莫敢追。因夜还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职。俄而建康移书录之，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见无恙。前后屡被纠劾，太祖以勋臣子，每原贷之。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擐扌莆戏免。

转太子左积弩将军，随射声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与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顷之，世祖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既被委任，折节自修。转太子翊军校尉。久之，迁南平王铄安蛮府司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虏托拔焘亲率大众攻围汝南，太祖遣诸军救援，康祖总统为前驱。军次新蔡，与虏战，俱前百余里，济融水。虏众大至，奋击破之，斩伪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去县瓠四十里，焘烧营退走。转左军将军。

太祖欲大举北伐，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以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不许。其年秋，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玄谟等败归，虏引大众南度。南平王铄在寿阳，上虑为所围，召康祖速反。康祖回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虏永昌王库仁真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险，间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荡河洛。寇今自送，不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易摧灭。吾兵精器练，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乃结车营而进。虏四面来攻，大战一日一夜，杀虏填积。虏分众为三，且休且战，以骑负草烧车营。康祖率厉将士，无不一当百，虏死者太半。会矢中颈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为虏所杀尽，自免者裁数十人。虏传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胡盛之为虏生禽，托跋焘宠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为长沙王义欣镇军参军督护，讨劫谯郡，县西劫有马步七十，逃隐深榛，盛之挺身独进，手斩五十八级。

二十八年，诏曰："康祖班师尉武，戎律靡忒。对众以寡，歼殄太半。猛气云腾，志申力屈，没世徇节，良可嘉悼。宜加甄宠，以旌忠烈。可赠益州刺史，谥曰壮男。"传国至齐受禅，国除。

垣护之，字彦宗，略阳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为长乐国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为车骑长史。德兄子超袭伪位，伯父遵、父苗

复见委任。遵为尚书，苗京兆太守。高祖围广固，遵、苗逾城归降，并以为太尉行参军。太祖元嘉中，遵为员外散骑常侍，苗屯骑校尉。

护之少倜傥，不拘小节，形状短陋，而气干强果。从高祖征司马休之，为世子中军府长史，兼行参军。永初中，补奉朝请。元嘉初，为殿中将军。随到彦之北伐，彦之将回师，护之为书谏曰："外闻节下欲回师反旆，窃所不同。何者？残虏畏威，望风奔迸，八载侵地，不战克复。方当长驱朔漠，穷扫遗丑，况乃自送，无假远劳。宜使竺灵秀速进滑台助硃修之固守，节下大军进拟河北，则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者，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彦之不纳，散败而归。太祖闻而善之，以补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以载禁物系尚方，久之蒙宥。又补衡阳王义季征北长流参军，迁宣威将军、钟离太守。

随王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及虏救至，又驰书劝玄谟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亦众。况事殊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不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护之闻知，而虏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欲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虏不能禁。唯失一舸，余舸并全。留戍靡沟城。还为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戍淮阴。加建武将军，领济北太守。率二千人复随张永攻确碔，先据委栗津。虏杜道俊与伪尚书伏连来援确碔，护之拒之，贼因引军东去。萧思话遣护之迎军至梁山，伪尚书韩元兴率精骑卒至，护之依险拒战，斩其都军长史，甲首数十，贼乃退。思话将引还，诳护之云："沈庆之救军垂至，可急于济口立桥。"护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话复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追军。

三十年春，太祖崩，迁屯历下。闻世祖入讨，率所领驰赴，上嘉之，以为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反，兖州刺史徐遗宝，护之妻弟也。远相连结，与护之书，劝使同逆。护之驰使以闻。遗宝时戍湖陆，护之留子恭祖守历城，自率步骑袭遗宝。道经邹山，破其别戍。未至湖陆六十里，遗宝焚城西走。衮土既定，征为游击将军。

随沈庆之等击鲁爽，加辅国将军。义宣率大众至梁山，与王玄谟相持。柳元景率护之及护之弟询之、柳叔仁、郑琨等诸军，出镇新亭。玄谟见贼强盛，遣司马管法济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进据南州，护之水军

先发。贼遣将庞法起率众袭姑孰，适值护之、郑琨等至，奋击，大破之，斩获及投水死略尽。玄谟驰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余东城，众寡相悬，请退还姑孰，更议进取。"元景不许，将悉众赴救，护之劝分军援之。元景然其计，乃以精兵配护之赴梁山。及战，护之见贼舟舰累沓，谓玄谟曰："今当以火平之。"即使队主张谈等烧贼舰，风猛水急，贼军以此奔散。梁山平，护之率军追讨，会硃修之已平江陵，至寻阳而还。迁督徐袞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封益阳县侯。食邑千户。

弟询之，骁敢有气力，元凶夙闻其名，以副辅国将军张柬。时张超首行大逆，亦领军隶柬。询之规杀之，虑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测询之同否，互相观察。会超来论事，柬色动，询之觉之，即共定谋，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询之不知其移，径斫之，杀其仆于床，因与柬南奔。柬溺淮死，询之得至。时世祖已即位，以为积弩将军。梁山之役力战，为流矢所中。死，追赠冀州刺史。

二年，护之坐论功挟私，免官。复为游击将军。俄迁大司马，辅国将军，领南东海太守。未拜，复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历城。明年，进号宁朔将军。进督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军事。世祖以历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镇历城。议者多异。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

大明三年，征为右卫将军，还，于道闻司空竟陵王诞于广陵反叛，护之即率部曲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节度。事平，转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临淮太守。明年，出为使持节、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复隶沈庆之伐西阳蛮。护之所莅多聚敛，贿货充积。七年，坐下狱，免官。明年，复起为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时年七十，谥曰壮侯。前废帝永光元年，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子承祖嗣。承祖卒，子显宗嗣。齐受禅，国除。护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风。太宗泰始初，以军功为梁、南秦二州刺史。

遵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诣官归罪，见原。阆，大明三年，自义兴太守为宁朔将军、兖州刺史，为竟陵王诞所杀。追赠征虏将军，刺史如故。闳，顺帝升明末，右卫将军。

张兴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单名世，太宗益为兴世。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竟陵旧置军府，以补参军督护，不就。白衣随王玄谟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甚奇之。兴世还都，白太祖，称其胆力。后随世祖镇寻阳，以补南中参军督护。入讨元凶，隶柳元景为前锋。事定，转员外将军，领从队。南郡王义宣反，又随玄谟出梁山，有战功。除建平王宏中军行参军，领长刀。又隶西平王子尚为直卫。坐从子尚入台，弃仗游走，下狱，免官。复以白衣充直卫。

大明末，除员外散骑侍郎，仍除宣威将军、随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进兴世号龙骧将军，领水军，距南贼于赭圻。筑二城于湖口，伪龙骧将军陈庆领舸于前为游军。兴世率龙骧将军佼长生、董凯之攻克二城，因击庆，庆战大败，投水死者数千人。时台军据赭圻，南贼屯鹊尾，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余，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时豫州刺史殷琰之据寿阳同逆，为刘勔所攻，南贼遣庞孟虬率军助琰，刘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兴世救之，问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蚁寇，必无能为。遣别将马步数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饵之。上流若捷，不忧不殄。兴世之行，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乃遣段佛荣等援勔。

兴世欲率所领直取大雷，而军旅未集，不足分张。会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张永以步骑五千留戍盱眙，余众二万人悉遣南讨。山阳又寻平。征阮佃夫所领诸军，悉还南伐，众军大集。乃分战士七千配兴世，兴世乃令轻舸溯流而上，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备。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去大众不远，应赴无难。江有洄洑，船下必来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为宜。"乃夜渡湖口，至鹊头，因复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风，仍举颿直前。贼亦遣胡灵秀诸军，于东岸相翼而上。兴世夕住景江浦宿，贼亦不进。夜潜遣黄道标领七十舸，径据钱溪，营立城柴。明旦，兴世与军齐集。停一宿，刘胡自领水步二十六军平旦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曰："贼来尚远，而气盛矢骤，骤既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之所以破齐也。"令将士不得妄动，治城如故。俄而贼来转近，舫入洄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进，胡于是败走。斩级数百，投水者甚众，胡收军而下。

时兴世城垒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虑贼并力更攻钱溪，欲分其形势，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等以皮舰二十，攻贼浓湖，苦战连日，斩获千数。是日，刘胡果率众军，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溪数十里，袁顗以浓湖之急遽追之，钱溪城柴由此得立。贼连战转败，兴世又遏其粮道，寻阳遣运至南陵，不敢下，贼众渐饥。刘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领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粮运。仲玉至南陵，领米三十万斛，钱布数十舫，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不敢进，遣间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兴世、寿寂之、任农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与仲玉相值。交战尽日，仲玉走还顗营，悉虏其资实；贼众大败，胡弃军遁走，顗仍亦奔散。兴世率军追讨，与吴喜共平江陵。迁左军将军，寻为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封作唐县侯，食邑千户。征为游击将军。

海道北伐，假辅国将军，加节置佐，无功而还。四年，迁太子右卫率，又以本官领骁骑将军，与左卫将军沈攸之参员置。五年，转左卫将军。六年，中领军刘勔当镇广陵，兴世权兼领军。泰豫元年，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寻加宁蛮校尉。桂阳王休范反，兴世遣军赴朝廷，未发而事平。进号征虏将军。废帝元徽三年，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五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卒，时年五十九。追赠本官。

兴世居临沔水，沔水自襄阳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无洲屿。兴世初生，当其门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渐大，及至兴世为方伯，而洲上遂十余顷。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宪，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兴世欲拜墓，仲子谓曰："汝卫从太多，先人必当惊怖。"兴世减撤而后行。

兴世子欣业，当嗣封，会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兵固诡道，胜在用奇。当二帝争雄，天人之分未决，南北连兵，相厄而不得进者，半岁矣。盖乃赵壁拔帜之机，官渡熸师之日，至于鹊浦投戈，实兴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组，岂徒然哉！

列传第十一宗室

长沙景王道怜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营浦侯遵考

长沙景王道怜，高祖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高祖克京城，进平京邑，道怜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除员外散骑侍郎。寻迁建威将军、南彭城内史。

时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引索虏为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众应之。义熙元年，索虏托跋开遣伪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军斛斯兰寇徐州，攻相县，执钜鹿太守贺申，进围宁朔将军羊穆之于彭城；穆之告急，道怜率众救之。军次陵栅，斩全。进至彭城，真、兰退走。道怜率宁远将军孟龙符、龙骧将军孔隆及穆之等追，真、兰走奔相城；又追蹑至光水沟，斩刘该，虏众见杀及赴水死略尽。

高祖镇京口，进道怜号龙骧将军，又领堂邑太守，戍石头。明年，加使持节、监征蜀诸军事，率冠军将军刘敬宣等伐谯纵，而文处茂、温祚据险不得进，故不果行。以义勋封新兴县五等侯。四年，代诸葛长民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将军、内史如故。犹戍石头。

时鲜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立。道怜请据彭城，以渐修创，朝议以彭城县远，使镇山阳。进号征虏将军、督淮北军郡事、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县男，食邑五百户。从高祖征广固，常为军锋。及城陷，慕容超将亲兵突围走，道怜所部获之。加使持节，进号左将军。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八年，高祖伐刘毅，征为都督衮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军事、兖青州刺史，持节、将军、太守如故，还镇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广固功，改封竟陵县公，食邑千户。减先封户邑之半，以赐次子义宗。十年，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明年，讨司马休之，道怜监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高祖虽遣将军佐辅之，而贪纵过甚，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

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怜还为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

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袞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元熙元年，解尚书令，进位司空，出镇京口。高祖受命，进位太尉，封长沙王，食邑五千户，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卢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出五十，岂当不如汝十岁兒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车士，义真小字也。

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剑三十人。时道怜入朝，留司马陆仲元居守，刁逵子弥为亡命，率数十人入京城，仲元击斩之。先是，府中陈□告弥有异谋，至是赐钱二十万，除县令。五月，宫车晏驾，道怜疾患不堪临丧。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赠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礼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辒辌挽歌二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太祖元嘉九年，诏曰："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铭徽庸于鼎彝，配祫祀于清庙。是以从飨先王，义存商诰，祭于大蒸，礼著周典。自汉迄晋，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显咸秩。先皇经纬天地，拨乱受终，骏命爰集，光宅区宇。虽圣明渊运，三灵允协，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京口诸军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长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或履道广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咸文德以熙帝载，武功以隆景业，固以侔踪姬旦，方□丸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鸿绪，每惟道勋，思遵令典，而大常未铭，从祀尚阙，鉴寐钦属，永言深怀。便宜敬是前式，宪兹嘉礼，勒功天府，配祭庙庭，俾示徽章，垂美长世，茂绩远猷，永传不朽。"

道怜六子：义欣嗣、义庆、义融、义宗、义宾、义綦。

义欣，为员外散骑侍郎，不拜。历中领军，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将军如故，戍石头。元嘉元年，进号后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年，以本号为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众入河，义欣进彭城，为众军声援。彦之退败，青、齐搔扰，将佐虑寇大至，劝义欣委镇还

都，义欣坚志不动。迁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镇寿阳。

于时土境荒毁，人民雕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义欣纲维补缉，随宜经理，劫盗所经，立讨诛之制。境内畏服，道不拾遗，城府库藏，并皆完实，遂为盛藩强镇。时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雕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柔顿阙。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劳而治。"芍陂良田万馀顷，堤堨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淠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进号镇军将军，进监为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礼。十六年，薨，时年三十六。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谥曰成王。

子悼王瑾，字彦瑜，官至太子屯骑校尉。三十年，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绩嗣，官至步兵校尉。顺帝升明二年薨，会齐受禅，国除。

瑾弟祗，字彦期，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曰："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为南兖州刺史、都官尚书，谋应晋安王子勋为逆，伏诛。

祗弟楷，秘书郎，为元凶所杀，追赠通直郎。楷弟瞻，晋安太守，与子勋同逆，伏诛。瞻弟韫，字彦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勋为乱，大众屯据鹊尾，攻逼宣城。于时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韫弃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诚，以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兖州刺史，吴兴太守。侍中，领左军将军。又改领骁骑将军，抚军将军，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改领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中领军。升明元年，谋反伏诛。韫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勋，特为太宗所宠。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此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韫形像问曰："此何人而在舆上？"韫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

韫弟弼，武昌太守，亦与子勋同逆，伏诛。

弟鉴，员外散骑侍郎，蚤卒。

监弟勰，字彦和，侍中，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卒。

勰弟颢，字彦明，侍中、左卫将军，冠军将军、吴兴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赠右将军。

颢弟述，东阳太守，黄门郎，与从弟秉同逆，事败走白山，追禽伏诛。

义欣弟义庆，出继临川烈武王道规。

义庆弟义融，永初元年，封桂阳县侯，食邑千户。凡王子为侯者，食邑皆千户。义融历侍中，左卫将军，太子中庶子，五兵尚书，领军。有质干，善于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恭侯。

子孝侯顗嗣，官至太子翊军校尉，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无子，弟袭以子晃继封。升明二年，与员外散骑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连、羽林副彭元俊等谋反，国除。

袭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晋安王子勋为逆，袭据郡距之，子勋遣军攻围不能下。太宗嘉之，以为郢州刺史，封建陵县侯，食邑五百户。建陵县属苍梧郡，以道远，改封临澧县侯。始六年，卒于中护军。追赠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忠侯。袭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军上听事，纲纪正伏阁，怪之，访问，乃知是袭。子旻嗣，升明三年，改封东昌县侯，与兄晃俱伏诛。

袭弟彪，秘书郎；弟寔，太子舍人，并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

义融弟义宗，幼为高祖所爱，字曰伯奴，赐爵新渝县男。永初元年，进爵为侯，历黄门侍郎，太子左卫率。元嘉八年，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弟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方明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遵归渚》篇是也。又为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谥曰惠侯。爱士乐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称之。

子怀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为元凶所杀，追赠散骑常侍。无子，弟秉以子承继封。

秉字彦节，初为著作郎，历羽林监，越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太宗泰始初，为侍中，频徙左卫将军，丹阳尹，太子詹事，吏部尚书。时宗室虽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誉，故为太宗所委。五年，出为前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还复本任。复为侍中，守秘书监，领太子詹事。未拜，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徐兖豫青冀六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后废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未拜，留为尚书左仆射，参选。元徽元年，领吏部，加兵五百人。寻领卫尉，辞不拜。桂阳王休范为逆，中领军刘勔出守石头，秉权兼领军将军，所给加兵，自随入殿。二年，加散骑常侍、丹阳尹，解吏部。封当阳县侯，食邑千户。与齐王、袁粲、褚渊分日入直决机事。四年，迁中书令，加抚军将军，常侍、尹如故。顺帝即位，转尚书令、中领军，将军如故。

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袁粲镇石头，不识天命，沈攸之举兵反，齐王入屯朝堂，粲潜与秉及诸大将黄回等谋欲作乱。本期夜会石头，旦乃举兵。秉素恇怯骚动，扰不自安，再饣甫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既至见粲，粲惊曰："何遽便来，事今败矣！"秉曰："今得见公，万死亦何恨。"从弟中领军韫，直在省内，与直阁将军卜伯兴谋，其夜共攻齐王。会秉去事觉，齐王夜使骁骑将军王敬则收韫。韫已戒严，敬则率壮士直前，韫左右皆披靡，因杀之，伯兴亦伏诛。粲败，秉逾城出走，于额檐湖见擒，与二子承、俣并死。秉时年四十五。秉妻萧氏，思话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惧祸败，每谓秉曰："君富贵已足，故应为兒子作计。年垂五十，残生何足吝邪！"秉不能从。

秉弟谟，奉朝请。谟弟遐，字彦道，亦奉朝请、员外散骑侍朗。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疑遐潜加毒害，为有司所纠。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还。太宗世，历黄门侍郎，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兄秉既死，齐王遣诛之。遐人才甚凡，自讳名，常对宾客曰："孝武无道，枉我杀母。"其顽騃若此。秉当权，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于听望不足。"遐曰："富贵时则云不可相关，从坐之日，为得免不？"至是果死焉。

义宗弟义宾，元嘉二年，封新野县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封兴安县侯。黄门郎，秘书监，左卫将军，位至辅国将军、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赠后将军，谥曰肃侯。子惠侯综嗣。卒。子宪嗣。升明二年，齐受禅，国除。综弟琨，晋平太守。

义宾弟义綦，元嘉六年，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浚兄弟所戏弄。浚尝谓义綦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綦曰：“下官初不识，何忽见苦。”其庸塞可笑类若此。历右卫将军，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僖侯。子长猷嗣，官至步兵校尉。升平三年，卒。齐受禅，国除。

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高祖少弟也。少倜傥有大志，高祖奇之，与谋诛桓玄。时桓弘镇广陵，以为征虏中兵参军。高祖克京城，道规亦以其日与刘毅、孟昶共斩弘，收众济江。进平京邑，玄败走。晋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规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

与刘毅、何无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铨、何澹之等固守盆口，义军既至，贼列舰距之。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舫，而别在它船，无忌欲攻羽仪所在，众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虽得无益也。”无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须言也。既不在此，则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为失其军主，我徒咸谓已得贼帅，我勇而彼惧，惧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规喜曰：“此名计也。”因往彼攻之，即禽此舫。因鼓噪倡曰：“已斩何澹之！”贼徒及义军并以为然。因纵兵，贼众奔败，即克盆口，进平寻阳。因复驰进，遇玄于峥嵘洲。道规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并惮之，欲退还寻阳。道规曰：“不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昔光武昆阳之战，曹操官渡之师，皆以少制多，共所闻也。今虽才谢古人，岂可先为之弱！”因麾众而进，毅等从之，大破玄军。郭铨与玄单舸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迁所斩。

义军遇风不进，桓谦、桓振复据江陵，毅留巴陵，道规与无忌俱进攻桓谧于马头，桓蔚于宠洲，皆破之。无忌欲乘胜直造江陵，道规曰：“兵法屈申有时，不可苟进。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振勇冠三军，难与争胜。且可顿兵养锐，徐以计策縻之，不忧不克也。”无忌不从，果为振所败。乃退还寻阳，缮治舟甲，复进军夏口。伪镇军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于是毅攻鲁城，道规、无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仙客、山图。其夕，该遁走，进平巴陵。谦、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归晋帝，不许。会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攻襄阳，伪雍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进至纪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谦留守。时毅、道规已次马头，驰往袭，谦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归，闻城已陷，亦走。无忌翼卫天子还京师，道规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规推毅为元功，无忌为次功，自居其末。

进号辅国将军、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

时荆州、湘、江、豫犹多桓氏余烬，往往屯结。复以本官进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随郡义阳绥安、豫州之西阳汝南颍川新蔡九郡诸军事，随宜剪扑，皆悉平之。以义勋封华容县公，食邑三千户。迁使持节、都督荆宁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将军如故。辞南蛮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诛，乃复还领。善于为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爱之。刘敬宣征蜀不克，道规以督统降为建威将军。

卢循寇逼京邑，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贼党荀林所破。循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扬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厚加资给，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正与林会。林屯江津，谦军枝江，二寇交逼，分绝都邑之间。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到彦之与宗之共击，道规曰："卢循拥隔中流，扇张同异，桓谦、荀林更相首尾。人怀危惧，莫有固心，成败之机，在此一举。非吾自行，其事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诸军攻谦。诸将佐皆固谏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规曰："诸君不识兵机耳。荀林愚竖，无它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反。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解南蛮校尉印以授咨议参军刘遵。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斩之。还至浦口，林又奔散。刘遵率军追林，至巴陵，斩之。

初，谦至枝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咸欲谋为内应。至是参军曹仲宗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进号征西将军。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击义阳郡，与卢循相连接，循使蔡猛助之。道规遣参军刘基破道兒于大薄，临陈斩猛。

徐道覆率众三万，奄至破冢，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师，遣道覆上为刺史，江汉士庶感焚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遵为游军，自距道覆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道规壮气愈

厉，激扬三军；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舸走还盆口。初使遵为游军，众咸云："今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割削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力，众乃服焉。

遵字慧明，临淮海西人，道规从母兄萧氏舅也。官至右将军、宣城内史、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追赠抚军将军。追封监利县侯，食邑七百户。

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固辞。俄而寝疾，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宣城淮南卢江历阳安丰堂邑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追赠侍中、司徒，加班剑二十人。谥曰烈武公。平桓谦功，进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食邑如先。

道规无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为嗣。初，太祖少为道规所养，高祖命绍焉，咸以礼无二继，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后。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太祖诏曰："褒崇道勋，经国之盛典；尊亲追远，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体道钦明，至德渊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备。爰始协规，则翼赞景业；陵威致讨，则克剪枭鲸。逮妖逆交侵，方难孔棘，势逾累綦，人无固志。王神谟独运，灵武宏发，辑宁内外，诛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汉，勋高微管，远猷侔于二南，英雄迈于两献者矣。朕幼蒙殊爱，德靡特隆，丰恩慈训，义深情戚，永惟仁范，感慕缠怀。今当拥移寝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礼，式备徽章，庶以昭宣风度，允副幽显。其追崇丞相，加殊礼，鸾辂九旒，黄屋左纛，给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侍中如故。"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给鸾辂九旒，黄屋左纛，绔辎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除给事，不拜。义熙十二年，从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并如故。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时有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仇。义庆曰："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

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

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难可了。且史家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益无惧也。郑仆射亡后，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后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既非远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则有不测，去此必保利贞者，岂敢苟违天邪？”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

十二年，普使内外群官举士，义庆上表曰：“诏书畴咨群司，延及连牧，旌贤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经纬明远，皇阶藻曜，风猷日升，而犹询衢室之令典，遵明台之睿训，降渊虑于管库，纡圣思乎版筑，故以道邈往载，德高前王。臣敢竭虚暗，祗承明旨。伏见前临沮令新野庾实，秉真履约，爱敬淳深。昔在母忧，毁瘠过礼；今罹父疚，泣血有闻。行成闺庭，孝著邻党，足以敦化率民，齐教轨俗。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潜居研志，耽情坟籍，亦足镇息颓竞，奖勖浮动。处士南郡师觉，才学明敏，操介清修，业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为州祭酒，未污其虑。若朝命远暨，玉帛遐臻，异人间出，何远之有。”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即本号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

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其辞曰：

臣闻善谈天者，必征象于人；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鸿、牺以降，遐哉邈乎，镂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勋，可谓多矣。而史编唐尧之功，载“格于上下，”乐登文王之操，称“于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螾，爰定祥历，鱼鸟动色，禾雉兴让，皆物不盈眦，而美溢金石。诗人于是不作，颂声为之而寝，庸非惑欤。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应龙之精，俯协河龟之灵，君图帝宝，粲烂瑰英，固业光曩代，事华前德矣。圣上天飞践极，迄兹二十四载。道化周流，玄泽汪氵岁。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轨通，表里禔福。耀德中区，黎庶知让；观英遐表，夷貉怀惠。恤勤秩礼，罢露台之金；纾国振民，倾钜桥之粟。约违迫胁，奢去泰甚。燕无留饮，畋不盘乐。物色异人，优游据正。显不失心，幽无怨气。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劳杖斧之臣，号令不严而自肃；无辱凤举之使，灵怪不召而自彰。万里神行，飙尘不起。农商野庐，边城偃柝。冀马南金，填委内府；驯象西爵，充罗外囿。阿纨綦组之饶，衣覆宗国；渔盐杞梓之利，傍赡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惭德；宫宇宏丽，三川莫之能比。闾闬有盈，歌吹无绝。硃轮叠辙，华冕重肩。岂徒世无穷人，民获休息，朝呼韩、罢酤铁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应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鸟，栖阿阁，游禁园。金芝九茎，木禾六刃，秀铜池，发膏亩。宜以协调律吕，谒荐郊庙，烟霏雾集，不可胜纪。然而圣上犹昧旦夙兴，若有望而未至，闳规远图，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贶，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镩检，盛典芜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许。崇文协律之士，蕴僽颂于外；坐朝陪宴之臣，怀揄扬于内，三灵伫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岁宫乾维，月躔苍陆，长河巨济，异源同清，澄波万壑，洁澜千里。斯诚旷世伟观，昭启皇明者也。语曰：“影从表，瑞从德。”此其效焉。宣尼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传》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皆伤不可见也。然则古人所不见者，今殚见之矣。孟轲曰：“千载一圣，是旦暮也。”岂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树声长世，大宝也。泽浸群生，国富刑清，鸿德也。制礼裁乐，惇风迁俗，文教也。诛华逋羯，束颡绛阙，武功也。鸣鸟跃鱼，涤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协赞，民祇与能，厥应如彼。唯天为大，尧实则

之；皇哉唐哉，畴与为让。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是以丰功韪命，润色滕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颂。察之上代，则奚斯、吉甫之徒，鸣玉銮于前；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施金羁于后。绝景扬光，清埃继路，班固称汉成之世，奏御者千有余篇，文章之盛，与三代同风。由是言之，斯乃臣子旧职，国家通义，不可辍也。臣虽不敏，宁不勉乎。

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临海王子项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项败，为乱兵所杀。

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麋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

子哀王烨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为元凶所杀。追赠散骑常侍。子绰，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升明三年反，伏诛，国除。绰弟绾，早卒。烨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镜，宣城太守。镜弟颖，前将军。颖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遵考始为将军振武参军，预讨卢循，封乡侯。自建威将军、彭城内史随高祖北伐。时高祖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长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东北平阳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关中失守，南还，除游击将军，迁冠军将军。晋帝逊位居秣陵宫，遵考领兵防卫。

高祖初即大位，下推恩之诏，曰："遵考服属之亲，国戚未远，宗室无多，宜蒙宠爵。可封营浦县侯，食邑五百户。"以本号为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元年，迁右卫将军。元嘉二年，出为征虏将军、淮南太守。明年，转使持节，领护军，入直殿省。出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遵考为政严暴，聚敛无节。五年，为有司所纠，上不问，赦还都。七年，除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明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领广陵太守。又征为侍中，领后军将军，徙太常。九年，迁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十二

年，坐厉疾不待对，免常侍，以侯领右卫。明年，复本官。十五年，又领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前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未之镇，留为侍中，领左卫将军。明年，出为使持节、监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阳马头荆州之义阳四郡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领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统内旱，百姓饥，诏加赈给，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为散骑常侍、五兵尚书，迁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征为领军。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率军出江上，假节盖。三十年，复出为使持节，监豫州刺史。元凶弑立，进号安西将军，遣外监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斩安期等，起义兵应南谯王义宣，义宣加遵考镇西将军。夏侯献率众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

孝建元年，鲁爽、臧质反，起为征虏将军，率众屯临沂县，仍除吴兴太守。明年，征为湘州刺史，未行，迁尚书左仆射。三年，转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右卫率。明年，又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五年，复迁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转左仆射，常侍如故。又领徐州刺史、大中正、崇宪太仆。前废帝即位，迁特进、右光禄大夫，常侍、太仆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为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领崇宪太仆，给亲侍三十人。崇宪太后崩，太仆解，余如故。泰始五年，赐几杖，大官四时赐珍味，疾病太医给药，固辞几杖。后废帝即位，进左光禄大夫，余如故。元徽元年卒，时年八十二。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谥曰元公。遵考无才能，直以宗室不远，故历朝显遇。年老有疾失明。

子澄之，顺帝升明末贵达。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絷系数十日，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郎。诏吏部尚书谢庄为之诔。

遵考从弟思考，亦被遇。历朝官，极清显，为豫章、会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经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于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时年七十五。追赠特进，常侍，光禄如故。

史臣曰：余妖内侮，偏众西临，荀、桓交逼，荆楚之势危矣。必使上略未尽，一算或遗，则城坏压境，上流之难方结。敌资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争天下，则我全胜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览群才，扬盛策，一举磔勍寇，非曰天时，抑亦人谋也。降年不永，遂不得与大业始终，惜矣哉！

列传第十二庾悦 王诞 谢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悦，字仲豫，颍川□焉陵人也。曾祖亮，晋太尉。祖羲，吴国内史。父准，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悦少为卫将军琅邪王行参军、司马，徙主簿，转右长史。桓玄辅政，领豫州，以悦为别驾从事史，迁骁骑将军。玄篡位，徙中书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悦为宁远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以病去职。镇军府版咨议参军，转车骑从事中郎。刘毅请为抚军司马，不就。迁车骑中军司马。从征广固，竭其诚力。

卢循逼京都，以为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之恆农扬州之松滋六郡诸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从东道出鄱阳。循遣将英纠千余人断五亩峤，悦破之，进据豫章，绝循粮援。

初，毅家在京口，贫约过常，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久蹶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语。众人并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俄顷亦退。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

卢循平后，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上表陈之曰："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时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损，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拯涂炭于将绝。自顷戎车屡驾，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力弱民慢，而器运所继。自桓玄以来，驱蹙残毁，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对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单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臣谬荷增统，伤慨兼怀。夫设官分职，军国殊用，牧民以息务为大，武略以济事为先。今兼而领之，盖出于权事，因藉既久，遂为常则。江州在腹心之中，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昔胡寇纵逸，朔马临江，抗御之宜，盖出权计。以温峤明达，事由一己，犹觉其弊，论之备悉。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而统司鳞次，未获减息，大而言之，足为国耻。况乃地在无军，而军府犹置，文武将佐，资费非一，岂所谓经国大情，扬汤去火者哉。其州郡边江，民户辽落，加以邮亭嶮阔，畏阻风波，转输往还，常有淹废；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愚谓宜解军府，移治豫章，处十郡之中，厉简惠之政，比及数年，可有生气。且属县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

休止，亦谓应随宜并减，以简众费。刺史庾悦，自临州部，甚有恤民之诚，但纲维不革，自非纲目所理。寻阳接蛮，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于是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摄严峻，数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进年三十八。追赠征虏将军。以广固之功，追封新阳县五等男。

王诞，字茂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兄也。祖恬，中军将军。父混，太常。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嗟叹清拔，因而用之。袭爵雉乡侯，拜秘书郎，琅邪王文学，中军功曹。

隆安四年，会稽王世子元显开后军府，又以诞补功曹。寻除尚书吏部郎，仍为后军长史，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转龙骧将军、琅邪内史，长史如故。诞结事元显嬖人张法顺，故为元显所宠。元显纳妾，诞为之亲迎。随府转骠骑长史，将军、内史如故。元显讨桓玄，欲悉诛桓氏，诞固陈修等与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修，诞甥也。及玄得志，诞将见诛，修为之陈请；又言修等得免之由，乃徙诞广州。

卢循据广州。以诞为其平南府长史，甚宾礼之。诞久客思归，乃说循曰：“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识，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循甚然之。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亦为循所拘留，诞又曰：“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于是诞及隐之并得还。

除员外散骑常侍，未拜，高祖请为太尉咨议参军，转长史。尽心归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广固，领齐郡太守。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高祖持疑未决，诞密白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高祖从其说。七年，以诞为吴国内史。母忧去职。高祖征刘毅，起为辅国将军，诞固辞军号，墨绖从行。时诸葛长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虑之。毅既平，诞求先下，高祖曰：“长民似有自疑心，卿讵宜便去。”诞曰：“长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轻身单下，必当以为无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过贲、育矣。”于是先还。九年，卒，时年三十九。以南北从征，追封作唐县五等侯。子诩，宋世子舍人，早卒。

谢景仁，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从叔父也。名与高祖同讳，故称字。祖据，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内史。景仁幼时与安相及，为安所知。始为前军行参军、辅国参军事。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无不造门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诛元显，见景仁，甚知之，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玄为太尉，以补行参军，府转大将军，仍参军事。玄建楚台，以补黄门侍郎。及篡位，领骁骑将军。景仁博闻强识，善叙前言往行，玄每与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范之之徒，皆骑马散从，而使景仁陪辇。

高祖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尝诣景仁咨事，景仁与语悦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办，而景仁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顷之间，骑诏续至。高祖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方。我欲与客共食，岂当不得待。"竟安坐饱食，然后应召。高祖甚感之，常谓景仁是太傅安孙。及平京邑，入镇石头，景仁与百僚同见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孙也。"谓景仁曰："承制府须记室参军，今当相屈。"以为大将军武陵王遵记室参军，仍为从事中郎，迁司徒左长史。出为高祖镇军司马，领晋陵太守，复为车骑司马。

义熙五年，高祖以内难既宁，思弘外略，将伐鲜卑；朝议皆谓不可。刘毅时镇姑孰，固止高祖，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景仁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匡复皇祚，芟夷奸逆，虽业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广树威略。鲜卑密迩疆甸，屡犯边垂，伐罪吊民，于是乎在。平定之后，养锐息徒，然后观兵洛汭，修复园寝，岂有坐长寇虏，纵敌贻患者哉！"高祖纳之。及北伐，大司马琅邪王，天子母弟，属当储副，高祖深以根本为忧，转景仁为大司马左司马，专总府任，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又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启依仆射王彪之、尚书王劭前例，不解职。坐选吏部令史邢安泰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职拜谒陵庙，为御史中丞郑鲜之所纠，白衣领职。八年，迁领军将军。十一年，转右仆射，仍转左仆射。

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静丽，每唾，转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庐陵王义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时年四十七。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葬日，高祖亲临，哭之甚恸。与骠骑将军道怜书曰："谢景仁殒逝，悲痛摧割，不能自胜。汝闻问惋愕，亦不可堪。其器体淹中，情寄实重，方欲与之共康时务，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当复柰

何！”

子恂，鄱阳太守。恂子稚，善吹笙。官至西阳太守。

景仁弟纯，字景懋，初为刘毅豫州别驾。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毅，已至城下，时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纯参承毕，已出，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解，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司马毛修之谓纯曰：“君但随仆。”纯不从，扶两人出，火光中为人所杀。纯孙沈，太宗泰始初，为巴陵王休若卫军录事参军、山阴令，坐事诛。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随兄纯在江陵。纯遇害，述奉纯丧还都。行至西塞，值暴风，纯丧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寻求之。经纯妻庾舫过，庾遣人谓述曰：“丧舫存没，已应有在，风波如此，岂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无及，宁可存亡俱尽邪？”述号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当须营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无心独存。”因冒浪而进，见纯丧几没，述号叫呼天，幸而获免，咸以为精诚所致也。高祖闻而嘉之，及临豫州，讽中正以述为主簿，甚被知器。景仁爱其第三弟龃而憎述，尝设馔请高祖，希命龃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虑高祖命之，请急不从。高祖驰遣呼述，须至乃欢。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营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感愧。

转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封吉阳县五等侯。世子征虏参军，转主簿，宋台尚书祠部郎，世子中军主簿，转太子中舍人，出补长沙内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征拜中书侍郎。明年，出为武陵太守，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领南郡太守。先是，述从兄曜为义康长史，丧官，述代之。太祖与义康书曰：“今以谢述代曜。其才应详练，著于历职，故以佐汝。汝始亲庶务，而任重事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义康入相，述又为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并与述为异常之交。美风姿，善举止，湛每谓人曰：“我见谢道兒，未尝足。”道兒，述小字也。

雍州刺史张邵以黩货下廷尉，将致大辟，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太祖手诏酬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将加曲恕，吾所启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疏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太祖后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

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除吴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补吴兴太守。在郡清省，为吏民所怀。十二年，卒，时年四十六。丧还京师，未至数十里，殷景仁、刘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刘湛诛，义康外镇，将行，叹曰："谢述唯劝吾退，刘湛唯劝吾进，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

三子：综、约、纬。综有才艺，善隶书，为太子中舍人，与舅范晔谋反，伏诛。约亦坐死。纬尚太祖第五女长城公主，素为约所憎，免死，徙广州。孝建中，还京师。方雅有父风。太宗泰始中，至正员郎中。

袁湛，字士深，陈郡阳夏人也。祖耽，晋历阳太守。父质，琅邪内史，并知名。湛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为卫军行参军，员外散骑，通直正员郎，中军功曹，桓玄太尉参军事。入为中书黄门侍郎，出补桓修抚军长史。

义旗建，高祖以为镇军咨议参军。明年，转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以从征功，封晋宁县五等男。出为高祖太尉长史，迁左民尚书，徙掌吏部。出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为吏民所称。入补中书令，又出为吴国内史，秩中二千石。义熙十二年，转尚书右仆射、本州大中正。时高祖北伐，湛兼太尉，与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让，湛等随军至洛阳，住柏谷坞。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

初，陈郡谢重，王胡之外孙，于诸舅礼敬多阙。重子绚，湛之甥也，尝于公座陵湛；湛正色谓曰："汝便是两世无《渭阳》之情。"绚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时年四十。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赠侍中、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经湛墓。下诏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宁敬公，外氏尊戚，素风简正，岁纪稍积，坟茔浸远。朕近巡览千亩，遥瞻松隧，缅惟徽尘，感慕增结。可遣使祭，少申永怀。"又增守墓五户。

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为谢安所知，好学博闻，多览典籍。初为著作佐郎，卫军桓谦记室参军。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复为记室参军。其年，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司马。岁余，转司徒左西属，迁刘毅抚军咨议参军，领记室。毅时建议大田，豹上议曰：

国因民以为本，民资食以为天，修其业则教兴，崇其本则末理，实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阶也。不敦其本，则末业滋章；饥寒交凑，则廉耻不立。当今接篡伪之末，值凶荒之余，争源既开，雕薄弥启，荣利荡其正性，赋敛罄其所资，良畴无侧趾之耦，比屋有困餧之患，中间多故，日不暇给。自卷甲却马，甫一二年，积弊之黎，难用克振，实仁怀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发也。

然斯业不修，有自来矣。司牧之官，莫或为务，俗吏庸近，犹秉常科，依劝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屡变。譬犹修堤以防川，忘渊丘之改易；胶柱于昔弦，忽宫商之乖调。徒有考课之条，而无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于澄源，止轮由乎高阈，患生于本，治之于末故也。夫设位以崇贤，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审官，不取人于浮誉，则比周道息，游者言归；游子既归，则南亩辟矣。分职以任务，置吏以周役，职不以无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废，则莱荒垦矣。器以应用，商以通财，剿靡丽之巧，弃难得之货，则雕伪者贱，谷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浅利深，增贾贩之税，薄畴亩之赋，则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无义从之徒，在野靡兼并之党，给赐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门，则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劝；游食省而肆勤众，则东作繁矣。密勿者甄异，怠慢者显罚，明劝课之令，峻纠违之官，则懒惰无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惧，则穑人劝矣。凡此数事，亦务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镇之以无欲，勖之以无倦，翼之以廉谨，舍日计之小成，期远致于莫岁，则浇薄自淳，心化有渐矣。

豹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

寻转抚军司马，迁御史中丞。鄱阳县侯孟怀玉上母檀氏拜国太夫人，有司奏许。豹以为妇人从夫之爵，怀玉父大司农绰见居列卿，妻不宜从子，奏免尚书右仆射刘柳、左丞徐羡之、郎何邵之官，诏并赎论。孟昶卒，豹代为丹阳尹。义熙七年，坐使徙上钱，降为太尉咨议参军，仍转长史。从讨刘毅。高祖遣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使豹为檄文，曰：

夫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与义，难以求安，冯阻负衅，鲜克有成。详观自古，隆替有数，故成都不世祀，华阳无兴国。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纷，波振尘骇，覃及遐裔。蕞尔谯纵，编户黔首，同恶相求，是崇是长，肆反噬于州相，播毒害于民黎，俾我西服，隔阂皇泽。自义风电靡，天光反辉，昭{折日}旧物，烟熅区宇。以庶务草创，未遑九伐，自尔以来，奄延十载。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间，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扰我蛮獠，摇荡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丑类尽殪，匹马

无遗，桓谦折首，谯福鸟逝，奔伏窠穴，引颈待戮。

当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扫，朝风载韪，庶绩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咏。孤职是经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迹，愿言载怀，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汉，愤慨交深。清江源于滥觞，澄氛昆于井络，诛叛柔远，今也其时。即命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精勇二万，直指成都。龙骧将军臧熹，戎卒二万，进自垫江。益州刺史硃龄石，舟师三万，电曜外水。分遣辅国将军索恳，率汉中之众，济自剑道。振威将军硃客子，提宁州之锐，渡泸而入。神兵四临，天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万张，组甲贝胄，景焕波属，华夷百濮，云会雾臻，以此攻战，谁与为敌！况又奉义而行，以顺而动者哉！

今三陕之隘，在我境内，非有岑彭荆门之险。弥入其阻，平衢四达，实无邓艾绵竹之艰。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难易，居然百倍。当全蜀之强，士民之富，子阳不能自安于庸、僰，刘禅不敢窜命于南中，荆邯折谋，伯约挫锐。故知成败有数，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盛如卢循，强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楼船万艘，掩江盖汜，铁马千群，充原塞隰。然广固之攻，陆无完雉；左里之战，水靡全舟。或显戮京畿，或传首万里。故知逆顺有势，难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鉴，深切著明者也。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虽驱迫一时，本非奥主。从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杀非罪，死以泽量。而待命寇仇之戮，τ□区豺狼之吻，岂不溯诚南凯，延首东云，普天有来苏之幸，而一方怀后予之怨。王者之师，以仁为本，舍逆取顺，爰自三驱，齐斧所加，纵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军门者，一无所问。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审择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复奸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诸，芝艾同烂，河决金堤，渊丘同体，虽欲悔之，亦将何及！

九年，卒官。时年四十一。次年，以参伐蜀之谋，追封南昌县五等子。

子洵，元嘉中，历显官，庐陵王绍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年少未亲政，洵为长史、寻阳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为吴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洵建威将军，置佐史。会安东将军随王诞起义，檄洵为前锋，加辅国将军。事平，顷之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贞子。长子顗，别有传。少子觊，好学善属文，有清誉于世。官至司徒从事中郎、武陵内史，蚤卒。洵弟濯，扬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并有别传。

褚叔度，河南阳翟人也。曾祖裒，晋太傅。祖歆，祕书监。父爽，金紫光禄大夫。长兄秀之，字长倩，历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高祖镇西长史。秀之妹，恭帝后也，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高祖。迁侍中，出补大司马右司马。恭帝即位，为祠部尚书、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为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时年四十七。

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历显官，为高祖车骑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廷尉卿，左卫将军。高祖受命，为侍中。淡之兄弟并尽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及恭帝逊位，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鸩毒，自煮食于床前。高祖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关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为会稽太守。

景平二年，富阳县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其支党在永兴县，潜相影响。永兴令羊恂觉其奸谋，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诬人之罪，收县职局。于是孙法亮号冠军大将军，与孙道庆等攻没县邑，即用富阳令顾粲为令，加辅国将军。遣伪建威将军孙道仲、孙公喜、法杀攻永兴。永兴民灟恭期初与贼同，后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战，力少退败。贼用县人许祖为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寻复为贼所得，使还行县事。贼遂磐据，更相树立，遥以鄮令司马文寅为征西大将军，孙道仲为征西长史，孙道覆为左司马，与公喜、法杀等建旗鸣鼓，直攻山阴。

淡之自假凌江将军，以山阴令陆邵领司马，加振武将军，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前国子博士孔欣、前员外散骑常侍谢芩之并参军事，召行参军七十余人。前镇西咨议参军孔宁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艰中，皆起为将军。遣队主陈愿、郡议曹掾虞道纳二军过浦阳江。愿等战败，贼遂摧锋而前，去城二十余里。淡之遣陆邵督带戟公石綝、广武将军陆允以水军拒之，又别遣行参军氵属恭期率步军与邵合力。淡之率所领出次近郊。恭期等与贼战于柯亭，大破之，贼走还永兴。遣伪宁朔将军孙伦领五百人攻钱唐，与县戍军建武将军战于琦，伦败走还富阳。伦因反善，杀法步帅等十余人，送首京都。诏遣殿中员外将军徐卓领千人，右将军彭城王义康遣龙骧将军丘显率众五百东讨，司空徐羡之版扬州主簿沈嗣之为富阳令领五百人，于吴兴道东出，并未至而贼平。吴郡太守江夷轻行之职，停吴一宿，进至富阳，分别善恶，执送愿徙贼余党数百家于彭城、寿阳、青州诸处。二年，淡之卒，时年四

十五。谥曰质子。

叔度名与高祖同，故以字行。初为太宰琅邪王参军，高祖车骑参军事，司徒左西属，中军咨议参军，署中兵，加建威将军。从伐鲜卑，尽其诚力。卢循攻查浦，叔度力战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广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桓玄族人开山聚众，谋掩广州，事觉，叔度悉平之。义熙八年，卢循余党刘敬道窘迫，诣交州归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统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穷请命，事非款诚，报使诛之。慧度不加防录，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杀太守杜章民，慧度讨平之。叔度辄贬慧度号为奋扬将军，恶不先上，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高祖征刘毅，叔度遣三千人过峤，荆州平乃还。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寻除太尉咨议参军、相国右司马。高祖受命，为右卫将军。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乃下诏曰："夫赏不遗勤，则劳臣增劝；爵必畴庸，故在功咸达。叔度南北征讨，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诚著岭表，可封番禺县男，食邑四百户。"寻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出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义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雍州刺史，领宁蛮校尉、襄阳义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简致称。景平二年，卒，时年四十四。

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齐受禅，国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暧，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太宰参军，亦早卒。

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驸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复尚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谨实有意干，故为太祖所知。历显位，扬武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侍中，左卫将军，左民尚书，丹阳尹。元凶弑逆，以为吏部尚书，复出为辅国将军、丹阳尹，统石头戍事。

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垒，使湛之率水师俱进。湛之因携二息渊、澄轻船南奔。渊有一男始生，为劭所杀。世祖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孝建元年，为中书令，丹阳尹。坐南郡王义宣诸子逃藏郡牴，建康令王兴之、江宁令沈道源下狱，湛之免官楚锢。其年，复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俄迁侍中，左卫如故。以久疾，拜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

紫绶。顷之，复为丹阳尹，光禄如故。寻为尚书左仆射。以南奔赐爵都乡侯。大明四年，卒，时年五十。追赠侍中、特进、骠骑将军，给鼓吹一部，左仆射如故。谥曰敬侯。

子渊庶生，宣公主以渊有才，表为嫡嗣。渊，升明末为司空。

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凡此诸子，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将由庇民之道邪。

列传第十三张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谢方明 江夷

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名与高祖讳同，故称字。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高祖嘉，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广州刺史。父敞，侍中、尚书、吴国内史。

茂度郡上计吏，主簿，功曹，州命从事史，并不就。除琅邪王卫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度支郎，父忧不拜。服阕，为何无忌镇南参军。顷之，出补晋安太守，卢循为寇，覆没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孙蚪之并受其符书，供其调役。循走，俱坐免官。复以为始兴相，郡经贼寇，廨宇焚烧，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创立城寺，吊死抚伤，收集离散，民户渐复。在郡一周，征为太尉参军，寻转主簿、扬州治中从事史。高祖西伐刘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军还，迁中书侍郎。出为司马休之平西司马、河南太守。高祖将讨休之，茂度闻知，乘轻船逃下，逢高祖于中路，以为录事参军，太守如故。江陵平，骠骑将军道怜为荆州，茂度仍为咨议参军，太守如故。还为扬州别驾从事史。高祖北伐关洛，复任留州事。出为使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绥静百越，岭外安之。以疾求还，复为道怜司马。丁继母忧，服阕，除廷尉，转尚书吏部郎。

太祖元嘉元年，出为使持节、督益宁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怀宁安固六郡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讨荆州刺史谢晦，诏益州遣军袭江陵，晦已平而军始至白帝。茂度与晦素善，议者疑其出军迟留，时茂度弟邵为湘州刺史，起兵应大驾，上以邵诚节，故不加罪，被代还京师。七年，起为廷尉，加奉车都尉，领本州中正。入为五兵尚书，徙太常。以脚疾出为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从容谓茂度曰："勿复以西蜀介怀。"对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顷之，解职还家。征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固辞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会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县，职事甚理。明年，卒官，时年六十七。谥曰恭子。

茂度同郡陆仲元者，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弟子真，元嘉十年，为海陵太守。中书舍人狄当为太祖所

信委，家在海陵，死还葬，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司徒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召为国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临海东阳太守。

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镜，新安太守，皆有盛名，并早卒。镜弟永。永字景云，初为郡主簿，州从事，转司徒士曹参军，出补余姚令，入为尚书中兵郎。先是，尚书中条制繁杂，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为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称绩。又除广陵王诞北中郎录事参军。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诸制置，皆受则于永。徙为江夏王义恭太尉中兵参军、越骑校尉、振武将军、广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义恭骠骑中兵参军，沛郡如故。

永既有才能，所在每尽心力，太祖谓堪为将。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攻确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系于历城狱。太祖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责永等与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

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督青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司空南谯王义宣起义，又板永为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冀州刺史。永遣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则二军驰赴国难。时萧思话在彭城，义宣虑二人不相谐缉，与思话书，劝与永坦怀。又使永从兄长史张暢与永书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网之原，可谓虽在缧绁，而腹心无愧矣。萧公平厚，先无嫌隙，见汝翰迹，言不相伤，何其滔滔称人意邪！当今世故艰迫，义旗云起，方藉群贤，共康时难。当远慕廉、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蒂芥，克申旧情。公亦命萧示以疏达，兼令相报，共遵此旨。"事平，召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从事中郎，领中兵。

时使百僚献谠言，永以为宜立谏官，开不讳之路，讲师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质反，遣永辅武昌王浑镇京口。其年，出为扬

州别驾从事史。明年，召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曰："臣闻开兵从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战递劳，先代以之经远。当今化宁万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骥，于焉自始。伏见将士休假，多蒙三番，程会既促，装赴在早。故一岁之间，四驰遥路，或失遽春耜，或违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储，家阙旧粟，考定利害，宜加详改。愚谓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使征士之念，劳未及积；游农之望，收功岁成。斯则王度无骞，民业斯植矣。"从之。

大明元年，迁黄门侍郎，寻领虎贲中郎将、本郡中正。三年，迁廷尉。上谓之曰："卿既与释之同姓，欲使天下须无冤民。"加宁朔将军、尚书吏部郎、司徒右长史、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将作大匠。事毕，迁太子右卫率。七年，为宣贵妃殷氏立庙，复兼将作大匠。转右卫将军。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东入，使永循行水路。是岁旱，涂迳不通，上大怒，免。时上宠子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割吴郡度属徐州。八年，起永为别驾从事史。其年，召为御史中丞。前废帝永光元年，出为吴兴太守，迁度支尚书。

太宗即位，除吏部尚书。未拜，会四方反叛，复以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假节。未拜，以将军假节，徙为吴郡太守，率军东讨。又为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未拜，迁使持节、监青冀幽并四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统诸将讨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战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传》。又迁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太子詹事，权领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又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时薛安都据彭城请降，而诚心不款，太宗遣永与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锋军事，进军彭城。安都招引索虏之兵既至，士卒离散，永狼狈引军还，为虏所追，大败。复值寒雪，士卒离散，永脚指断落，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

三年，徙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以北讨失律，固求自贬，降号左将军。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虽除，犹立灵座，饮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车好马，号曰侍从，有事辄语左右报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县侯，食邑千户。在会稽，宾客有谢方童等，坐赃下狱死，永又降号冠军将军。四年，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未拜，停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给鼓吹一部。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寻复领护军。后废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领安成王师，加亲信二十人。又领本州中正，出为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

光禄如故。元徽二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兖徐青冀益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

永少便驱驰，志在宣力，年虽已老，志气未衰，优游闲任，意甚不乐，及有此授，喜悦非常，即日命驾还都。未之镇，值桂阳王休范作乱，永率所领出屯白下。休范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锋遂攻南掖门。永遣人觇贼，既返，唱云："台城陷矣。"永众于此溃散，永亦弃军奔走，还先所住南苑。以永旧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叹发病。三年，卒，时年六十六。顺帝升明二年，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瑰，升明末，达官。永弟辩，太宗亦见任遇，历尚书吏部郎，广州刺史，大司农。辩弟岱，升明末，吏部尚书。

庾登之，字元龙，颍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晋司空。祖蕴，广州刺史。父廓，东阳太守。登之少以强济自立，初为晋会稽王道子太傅参军。义旗初，又为高祖镇军参军。以预讨桓玄功，封曲江县五等男。参大司马琅邪王军事，豫州别驾从事史，大司马主簿，司徒左西曹属。登之虽不涉学，善于世事，王弘、谢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转太尉主簿。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击节驱驰，退告刘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是士庶咸惮远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军发后，乃以补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尚书左丞。出为新安太守。

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请为长史、南郡太守，仍为卫军长史，太守如故。登之与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为之佐，意甚不愜。到□笺，唯云"即日恭到，"初无感谢之言。每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不坐。晦常优容之。晦拒王师，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许，语在《晦传》。晦败，登之以无任免罪，禁锢还家。

元嘉五年，起为衡阳王义季征虏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寻加南东海太守。入为司徒右长史，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府公彭城王义康专览政事，不欲自下厝怀，而登之性刚，每陈己意，义康甚不悦，出为吴郡太守。州郡相临，执意无改，因其莅任赃货，以事免官。弟炳之时为临川内史，登之随弟之郡，优游自适。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临川，吏民咸相轻侮，豫章与临川接境，郡又华大，仪迓光赫，士人并惊叹焉。十八年，迁江州刺史。疾笃，征为中护军。未拜。二十年，卒，时年六十二。即以为赠。

子冲远，太宗镇姑孰，为卫军长史，卒于豫章太守，追赠侍中。炳

之，字仲文，初为秘书、太子舍人，刘粹征北长史、广平太守。兄登之为谢晦长史，炳之往省之。晦时位高权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独与抗礼，时论健之。为尚书度支郎，不拜。出补钱塘令，治民有绩。转彭城王义康骠骑主簿，未就，徙为丹阳丞。炳之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礼敬，下礼官博议。中书侍郎裴松之议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于受命之日矣，其辞已成，在官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吏之被敕，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从之。迁司徒左西属。左将军竟陵王义宣未亲府板炳之为咨议参军，众务悉委焉。后将军长沙王义欣镇寿阳，炳之为长史、南梁郡太守，转镇国长史，太守如故。出为临川内史。后将军始兴王浚镇湘州，以炳之为司马，领长沙内史。浚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马如故。

于时领军将军刘湛协附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太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义康出藩，湛伏诛，以炳之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俱参机密。顷之，转侍中，本州大中正。迁吏部尚书，领义阳王师。内外归附，势倾朝野。

炳之为人强急而不耐烦，宾客干诉非理者，忿詈形于辞色。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时陈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洁，每容接之。炳之好洁反是，冲每以此讥焉。领选既不缉众论，又颇通货贿。炳之请急还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炳之宅咨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书旧制，令史咨事，不得宿停外，虽有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上于炳之素厚，将恕之，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尚之具陈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为国为家，何尝不谨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虑非哲王御世之长术。炳之所行，非暧昧而已。臣所闻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见，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纵而不纠，不知复何以为治。晋武不曰明主，断鬲令事，遂能奋发，华暠见待不轻，废锢累年，后起，止作城门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诚于国，未知的是何事？政当云与殷景仁不失其旧，与刘湛亦复不疏。且景仁当时事意，岂复可蔑，朝士两边相推，亦复何限，纵有微诚，复何足掩其恶。今贾充勋烈，晋之重臣，虽事业不胜，不闻有大罪，诸臣进

说，便远出之。陛下圣睿，反更迟迟于此。炳之身上之衅，既自藉藉，交结朋党，构扇是非，实足乱俗伤风。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伏愿深加三思，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群下见陛下顾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伤；顾问之日，宜布嫌责之旨。若不如此，亦当不辩有所得失。臣蠢，既有所启，要欲尽其心，如无可纳，伏愿宥其触忤之罪。”

时炳之自理：“不谙台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伤大臣。尚之又陈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咨都令史骆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说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听纳。此非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诬于信受，群情岂了，陛下不假为之辞。虽是令史，出乃远亏朝典，又不得谓之小事。谢晦望实，非今者之畴，一事错误，免侍中官。王珣时贤小失，桓胤春搜之谬，皆白衣领职。况公犯宪制者邪？不审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于任使无损，兼可得以为肃戒。孔万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当，语骆宰云：‘炳之贵要，异他尚书身，政可得无言耳。’又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为异也。”

太祖犹优游之，使尚之更陈其意。尚之乃备言炳之愆过，曰：“尚书旧有增置干二十人，以元、凯丞郎干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询处干阙，不得时补。近得王师，犹不遣还，臣令人语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复留。’得臣此信，方复遣耳。大都为人好率怀行事，有诸纭纭，不悉可晓。臣思张辽之言，关羽虽兄弟，曹公父子，岂得不言。观今人忧国实寡，臣复结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岂不谓臣有争竞之迹，追以怅怅。臣与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复生厚薄。太尉昨与臣言，说炳之有诸不可，非唯一条，远近相崇畏，震动四海，凡短人办得致此，更复可嘉。虞秀之门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尝有乏，其外别贡，岂可具详。炳之门中不问大小，诛求张幼绪，幼绪转无以堪命。炳之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刘道锡骤有所输，倾南俸之半。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庶，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于道。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见好烛盘，便复乞之。选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论虞秀之作黄门，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与炳之疏，欲用德原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启用为主簿，即语德愿，德愿谢太尉。前后漏泄志恩，亦复何极，纵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项羽楚歌而已

也。自从裴、刘刑罚以来，诸将陈力百倍，今日事实好恶可问。若赫然发愤，显明法宪，陛下便可闲卧紫闼，无复一事也。”

太祖欲出炳之为丹阳，又以问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贾生应对之才，又谢汲公犯颜之直，至于侍坐仰酬，每不能尽。昨出伏复深思，祇有愚滞，今之事迹，异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测得物之数耳。可为蹈罪负恩，无所复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迟迟旧恩，未忍穷法，为弘之大，莫复过此。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国之人，于此而息；贪狼恣意者，岁月滋甚。非但亏点王化，乃治乱所由。如臣所闻天下论议，炳之常尘累日月，未见一豪增辉。今曲阿在水南，恩宠无异，而协首郡之荣，乃更成其形势，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治也。’陛下岂可坐损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复在可否之间，亦不敢苟陈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睿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贾谊、刘向重生，岂不慷慨流涕于圣世邪！臣昔启范晔，当时亦惧犯触之尤，苟是愚怀所挹，政自不能不舒达，所谓虽九死而不悔者也。谓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职著称，还亦不难，则可得少明国典，粗酬四海之诮。今愆衅如山，荣任不损，炳之若复有彰大之罪，谁复敢以闻述。且自非殊勋异绩，亦何足塞今日之尤。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臣每念圣化中有此事，未尝不痛心疾首。设令臣等数人纵横狼藉复如此，不审当复云何处之。近启贾充远镇，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采臣言，故是臣不能尽己之愚至耳。今蒙恩荣者不少，臣何为独恳恳于斯，实是尊主乐治之意。伏愿试更垂察”

又曰：“臣见刘伯宠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张幼绪，幼绪语人，吾虽得一县，负三十万钱，庾冲远乃当送至新林，见缚束，犹示得解手。荀万秋尝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不？’云：‘无。’问‘有好马不？’又云：‘无。政有佳驴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门，遂与相闻索之。刘道锡云是炳之所举，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乃当百万数。犹谓不然。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亦叹其受纳之过，言‘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在尚书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台阁所无，不审少简圣听不？恐仰伤日月之明，臣窃为之叹息。”

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岁，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于家，时年六十三。太祖录其宿诚，追复本官。二子季远、弘远。

谢方明，陈郡阳夏人，尚书仆射景仁从祖弟也。祖铁，永嘉太守。父冲，中书侍郎。家在会稽，谢病归，除黄门侍郎，不就。为孙恩所杀，追赠散骑常侍。

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孙恩寇会稽，东土诸郡皆响应，吴兴民胡桀、郜骠破东迁县，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逃窜遂免。初，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俱往吴兴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愠，遂与恩通谋。恩尝为嗣之等从者，夜入郡，见邈众，遁，不悟。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及郜等攻郡，嗣之、玄达并豫其谋。刘牢之、谢琰等讨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结邈门生义故得百余人，掩讨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

于时荒乱之后，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而营举凶事，尽其力用；数月之间，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顷之，孙恩重没会稽，谢琰见害。恩购求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由黄蘖峤出鄱阳，附载还都，寄居国子学。流离险厄，屯苦备经，而贞立之操，在约无改。元兴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书吏部郎王腾譬说备至，方明终不回。桓玄闻而赏之，即除著作佐郎，补司徒王谧主簿。

从兄景仁举为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无不为。高祖谓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屡加赏赐。方明严恪，善自居遇，虽处暗室，未尝有惰容。无他伎能，自然有雅韵。从兄混有重名，唯岁节朝宗而已。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直置便自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顷之，转从事中郎，仍为左将军道怜长史、高祖命府内众事，皆咨决之。随府转中军长史。寻更加晋陵太守，复为骠骑长史、南郡相，委任如初。

尝年终，江陵县狱囚事无轻重，悉散听归家，使过正三日还到。罪应入重者有二十余人，纲纪以下，莫不疑惧。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寿之并随在西，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且当今民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纳，一时遣之。囚及父兄皆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还，方明不听讨捕。其一人醉不能归，逮二日乃反；余一囚十日不至，五官硃千期请见欲白讨之，方明知为囚事，使左右谢五官不须入，囚自当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

归，乡村责让之，率领将送，遂竟无逃亡者。远近咸叹服焉。遭母忧，去职。服阕，为宋台尚书吏部郎。

高祖受命，迁侍中。永初三年，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狗吠达旦。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存纲领。州台符摄，即时宣下，缓民期会，展其办举；郡县监司，不得妄出，贵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发倩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刻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性尤爱惜，未尝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相知赏，事在《灵运传》。本州辟主簿，不就。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是时义康治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为《雪赋》，亦以高丽见奇。文章并传于世。十年，卒，时年二十七。既早亡，且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无子。弟惠宣，竟陵王诞司徒从事中郎，临川内史。

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也。祖霖彡，晋护军将军。父敳，骠骑咨议参军。夷少自藻厉，为后进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为豫章王文学。义旗建，高祖板为镇军行参军，寻参大司马琅邪王军事，转以公事免。顷之，复补主簿。豫讨桓玄功，封南郡州陵县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马，中书侍郎，中军太尉从事中郎，征西大将军道规长史、南郡太守，寻转太尉咨议参军，领录事，迁长史，入为侍中，大司马，从府公北伐，拜洛阳园陵，进至潼关。还领宁远将军、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命大司马府、琅邪国事，一以委焉。

宋台初建，为五兵尚书。高祖受命，转掌度支。出为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职。寻拜吏部尚书，为吴郡太守。营阳王于吴县见害，夷临哭尽礼。又以兄疾去官。复为丹阳尹，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迁右仆射。夷美风仪，善举止，历任以和简著称。出为湘州刺史，

加散骑常侍，未之职，病卒，时年四十八。遗命薄敛蔬奠，务存俭约。追赠前将军，本官如故。子湛，别有传。

史臣曰：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士君子当以体正为基，蹈义为本，然后饰以艺能，文以礼乐，苟或难备，不若文不足而质有余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于上帝，啬夫喋喋，终不离于虎圈。江夷、谢方明、谢弘微、王惠、王球，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贞心雅体，廷臣所罕及。《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列传第十四孔季恭 羊玄保 沈昙庆

孔靖，字季恭，会稽山阴人也。名与高祖祖讳同，故称字。祖愉，晋车骑将军。父□，散骑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镇军司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忧。隆安五年，于丧中被起建威将军、山阴令，不就。高祖东征孙恩，屡至会稽，季恭曲意礼接，赡给甚厚。高祖后讨孙恩，时桓玄篡形已著，欲于山阴建义讨之。季恭以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高祖亦谓为然。虞啸父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季恭初求为府司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为内史，使赍封板拜授，正与季恭相值，季恭便回舟夜还。至即叩扉告啸父，并令扫拂别斋，即便入郡。啸父本为桓玄所授，闻玄败，震惧，开门请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务存治实，敕止浮华，翦罚游惰，由是寇盗衰止，境内肃清。

征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不拜。寻除侍中，领本国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马司马。寻出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迁尚书右仆射，固让。义熙八年，复督五郡诸军、征虏、会稽内史。修饰学校，督课诵习。十年，复为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又让不拜。顷之，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是岁，高祖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咨祭酒、后将军。从平关、洛。高祖为相国，又随府迁。

宋台初建，令书以为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又让不受，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及受命，加开府仪同三司，辞让累年，终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时年七十六。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子山士，历显位，侍中，会稽太守，坐小弟驾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领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

弟灵符，元嘉末，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为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族富室，

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宇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畜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后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敳、郄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已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逋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后议迁。”太常王玄谟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阙，习之既难，劝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

灵符自丹阳出为会稽太守，寻加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以免官。后复旧官，又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太守如故。悫实有材干，不存华饰，每所莅官，政绩修理。前废帝景和中，犯忤近臣，为所谗构，遣鞭杀之。二子湛之、渊之，于都赐死。太宗即位，追赠灵符金紫光禄大夫。

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值赦。律文，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值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渊之议，吴免弃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书都官郎。父绥，中书侍郎。玄保起家楚台太常博士，遭母忧，服阕，右将军何无忌、前将军诸葛长民俱板为参军，并不就。除临安令。刘穆之举为高祖镇军参军，库部郎，永世令。复为高祖太尉参军，转主簿，丹阳丞。少帝景平二年，入为尚书右丞。转左丞，司徒右长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谓左长史庾登之、

吏部尚书王准之曰："卿二贤明美朗识，会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当共推羊也。"顷之，入为黄门侍郎。

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睹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玄保以为非宜，陈之曰："臣伏寻亡叛之由，皆出于穷逼，未有足以推存而乐为此者也。今立殊制，于事为苦。臣闻苦节不可贞，惧致流弊。昔龚遂譬民于乱绳，缓之然后可理；黄霸以宽和为用，不以严刻为先。臣愚以谓单身逃役，便为尽户。今一人不测，坐者甚多，既惮重负，各为身计，牵挽逃窜，必致繁滋。又能禽获叛身，类非谨惜，既无堪能，坐陵劳吏，名器虚假，所妨实多，将阶级不足供赏，服勤无以自劝。又寻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则应与天下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独行一郡。民离忧患，其弊将甚。臣忝守所职，惧难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陈闻。"由此此制得停。

玄保在郡一年，为廷尉。数月，迁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南东海太守，加辅国将军。入为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丹阳尹，会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

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及世祖入讨，朝野多南奔，劭集群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众战惧莫敢言，玄保容色不异，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为散骑常侍，领崇宪卫尉。寻迁金紫光禄大夫。又以谨敬见知，赐赉甚厚。大明初，进位光禄大夫。五年，迁散骑常侍，特进。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口不妄尝。八年，卒，时年九十四。谥曰定子。

子戎，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玄保尝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与王僧达谤议时政，赐死。死后世祖引见玄保，玄保谢曰："臣无日磾之明，以此上负。"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

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吴郡褚胤，年七岁，入高品。及长，冠绝当时。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

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闻，少有才气。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熇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治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益旧条，更申恆制。”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熇爐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鳅鮆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

益州刺史刘瑀，先为右卫将军，与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为尚书令建平王宏所亲待，屡毁瑀于宏。会瑀出为益州，夺士人妻为妾，宏使羊希弹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齿。有门生谢元伯往来希间，瑀令访讯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门奉笺陈谢，云闻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大明末，为始安王子真征虏司马，黄门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宙。希既到镇，长史、南海太守陆法真丧官，希又请惠徽补任。诏曰：“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轻薄多衅，备彰历职。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岭南，干上逞欲，求诉不已，可降号横野将军。”

初，李万周、刘嗣祖籍略广州，事在《邓琬传》。太宗以万周为步兵校尉，加宁朔将军，权行广州事。希既至，而万周等并有异图，希诛之。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领军伐俚。思道违节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领攻州，希遣平越长史邹琰于朝亭拒战，军败见杀。思道进攻州城，司马邹嗣之拒之西门，战败又死。希逾城走，思道获而杀之。府参军邹曼率数十人袭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敌，又败。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战败，又见杀。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伐俚，还击思道，定之。赠希辅国将军，惠徽中书郎，嗣之越

骑校尉。

希子崇，字伯远，尚书主客郎。丁母忧，哀毁过礼。及闻广州乱，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顿伏江渚。门义以小船致之，于是进路。父葬毕，不胜哀，卒。

沈昙庆，吴兴武康人，侍中怀文从父兄也。父发，员外散骑侍郎，早卒；吴兴太守王韶之为之诔焉。

昙庆初辟主簿，州从事，西曹主簿，长沙王义欣后军镇军主簿。遭母忧，哀毁致称，本县令诸葛阐之公解言上。服释，复为主簿。义欣又请为镇军记室参军。出为余杭令，迁司徒主簿，江夏王义恭太尉录事参军，尚书右丞。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太祖纳其言，而事不行。领本邑中正，少府，扬州治中从事史，始兴王浚卫军长史。元凶弑立，世祖入讨，劭遣昙庆还东募人，安东将军随王诞收付永兴县狱，久之，被原。

世祖践阼，除东海王祎抚军长史，入为尚书吏部郎，江夏王义恭大司马长史，南东海太守，左卫将军。大明元年，督徐兖二州及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本伧人，多悉戎荒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明年，复征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领本州大中正。三年，迁祠部尚书。其年，卒，时年五十七。追赠本官。昙庆谨实清正，所莅有称绩。常谓子弟曰："吾处世无才能，政图作大老子耳。"世以长者称之。

史臣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难利薄，亘岁从务，无或一日非农，而经税横赋之资，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于此。穰岁粜贱，粜贱则稼苦；饥年籴贵，籴贵则商

倍。常平之议，行于汉世。元嘉十三年，东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振之，病而不凶，盖此力也。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计，兴于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

列传第十五臧焘 徐广 傅隆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所，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汉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

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

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时太庙鸱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

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墠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属，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所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谥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卑浅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留府事。义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职。高祖受命，征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长子邃，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少子绰，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

邃长子谌之，尚书都官郎，乌程令。谌之弟凝之，学涉有当世才具，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之交。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干其语，上因回与论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谓僧祐曰："明主难再遇，便应正尽所怀。"上与往复十余反，凝之词韵铨序，兼有理证，上甚赏焉。历随王诞后军记室录事，欲以为青州，其事不果。迁尚书右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子夤，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攸之尽节，事在《攸之传》。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誉。太宗世，历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中，为左民尚书，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军于盱眙，为索虏所破，见杀，追赠通直郎。绰子焕，顺帝升明中，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焕弃郡赴之；攸之败，伏诛。

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子邵，员外散骑侍郎，妻焘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为山阴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长莫及。亦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卫率。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州，辟广从事西曹。又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转员外散骑侍郎，领校书如故。隆安中，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

李太后薨，广议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服从其议。

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高祖使撰车服仪注，乃除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二年，尚书奏曰："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阳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诏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风缅代，永贻将来者也。便敕撰集。"

六年，迁散骑常侍，又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时有风雹为灾，广献书高祖曰：“风雹变未必为灾，古之圣贤辄惧而修己，所以兴政化而隆德教也。尝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尘露，率诚于习。明公初建义旗，匡复宗社，神武应运，信宿平夷。且恭俭谦约，虚心匪懈，来苏之化，功用若神。顷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战功殷积，报叙难尽，万机繁凑，固应难速，且小细烦密，群下多惧。又谷帛丰贱，而民情不劝；禁司互设，而劫盗多有，诚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义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愿逸，万物之大趣，习旧骇新，凡识所不免。要当俯顺群情，抑扬随俗，则朝野欢泰，具瞻允康矣。言无可采，愿矜其愚款之志。”又转大司农，领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晋纪》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欷。

永初元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许之，赠赐甚厚。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元嘉二年，卒，时年七十四。《答礼问》百余条，用于今世。广兄子豁，在《良吏传》。

傅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人也。高祖咸，晋司隶校尉。曾祖晞，司徒属。父祖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历佐三军，首尾八年。除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置建威府，以为录事参军，寻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为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补山阴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长史，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转司徒左长史。

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之曰：“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

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为美谈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从之。

又出为义兴太守，在郡有能名。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寻转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象。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搏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三。

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子朝，则饰智风起。《六经》奥远，方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然后可以俯拾青组，顾蔑籯金。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是故仕以学成，身由义立。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

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险情，贤否臆断，万不值一。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

列传第十六谢瞻 孔琳之

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忧惧。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

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弟晙，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清，尝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咸纳屡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余年。初为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就。徐羡之请为司空长

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子世平，又早卒，无后。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曌，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于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

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钟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于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余条，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

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居著绩。

时责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琳之于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肖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私服为脂艰贵，官库为之空尽。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

又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

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以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兴太守，公事免。

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桡。奏劾尚书令徐羡之曰：“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后朝典惟明，莅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其颓。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咨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辚张，有顷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互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罪身。尚书令臣羡之，与臣列车，纷纭若此，或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己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羡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诏曰：“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问，余如奏。”羡之任居朝端，不

欲以犯宪示物。时羡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治中，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停寝其事。琳之不许。璩之固陈，琳之谓曰：“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不治产业，家尤贫素。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五。追赠太常。

子邈，有父风，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邈子觊，别有傳。觊弟道存，世祖大明中，历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子项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为侍中，行雍州事。事败自杀。

史臣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于汤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圆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列传第十七蔡廓 子兴宗

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也。曾祖谟，晋司徒。祖系，抚军长史。父綝，司徒左西属。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起家著作佐郎，时桓玄辅晋，议复肉刑，廓上议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贞一以闲其邪，教禁以检其慢，洒湛露以膏润，厉严霜以肃威，晞风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闻宪而警虑。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民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冥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法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其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治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虽闭否之运甫开，而遐遗之难未已。诚宜明慎用刑，爱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使将断之骨，荷更荣于三阳，干时之华，监商飙而知惧。威惠俱宣，感畏偕设，全生拯暴，于是乎在。"

迁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黄门郎。以方鲠闲素，为高祖所知。及高祖领兖州，廓为别驾从事史，委以州任。寻除中军咨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性至孝，三年不栉沐，殆不胜丧。服阕，相国府复板为从事中郎，领记室。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咨廓然后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终不为屈。时疑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朝堂班次，亮与廓书曰："扬州自应著刺史服耳。然谓坐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足下试更寻之。《诗序》云'王姬下嫁于诸侯，衣服礼秩，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则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陆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别。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抚军将军会稽王第二，大司马第三。大司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岂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为司徒，司马简文为抚军开府，对录朝政。蔡为正

司，不应反在仪同之下，而于时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诸例甚多，不能复具疏。扬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礼，宜改之邪？”廓答曰：“扬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复无明文云皇子加殊礼。齐献王为骠骑，孙秀来降，武帝欲优异之，以秀为骠骑，转齐王为镇军，在骠骑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则齐王本次自尊，何改镇军，令在骠骑上，明知故依见位为次也。又齐王为司空，贾充为太尉，俱录尚书署事，常在充后。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时三录，梁王肜为卫将军，署在太尉陇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驾新宫成，司马太傅为中军，而以齐王柔之为贺首。立安帝为太子，上礼，徐邈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诸王下；又谒李太后，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时王东亭为仆射。王、徐皆是近世识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谓未可为据。其云上出式乾，召侍中彭城王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门郎下，有何义？且四王之下则云大将军梁王肜、车骑赵王伦，然后云司徒王戎耳。梁、赵二王亦是皇子，属尊位齐，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复不通。盖书家指疏时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异于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仆射下，侍中在尚书下耳。来示又云曾祖与简文对录，位在简文下。吾家故事则不然，今写如别。王姬身无爵位，故可得不从夫而以王女为尊。皇子出任则有位，有位则依朝，复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为言。然赦文前后，亦参差不同。太宰上公，自应在大司马前耳。简文虽抚军，时已授丞相殊礼，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护军总方伯，而位次故在持节都督下，足下复思之。”

迁司徒左长史，出为豫章太守，征为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署纸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权要。徙为祠部尚书。

太祖入奉大统，尚书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寻阳，遇疾，不堪前。亮将进路，诣廓别，廓谓曰：“营阳在吴，宜厚加供奉。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亮已与羡之议害少帝，乃驰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羡之大怒曰：“与人共计议，云何裁转背，便卖恶于人。”及太祖即位，谢晦将之荆州，与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

可。但杀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

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到门。奉兄轨如父，家事小大，皆咨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高祖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时轨为给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时年四十七。高祖尝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兴宗。

兴宗年十岁失父，哀毁有异凡童。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兴宗年十岁，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价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兒。”寻丧母。

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初为彭城王义康司徒行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为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并与兴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绰被诛，凶威方盛，亲故莫敢往，兴宗独临哭尽哀。出为司空何尚之长史。又迁太子中庶子。

世祖践阼，还先职，迁临海太守，征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游击将军，俄迁尚书吏部郎。时尚书何偃疾患，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便可开门当之，无所让也。”转司徒左长史，复为中庶子，领前军将军，迁侍中。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由是失旨。竟陵王诞据广陵城为逆，事平，兴宗奉旨慰劳。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广陵，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之，甚不悦。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宁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兴宗在直，请急，诣朗别。上知尤怒。坐属疾多日，白衣领职。寻左迁司空沈庆之长史，行兖州事，还为廷尉卿。

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时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闻启，苞藏积年，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千黩欺罔，罪合极法。”又有讼民严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当讯，权系尚方。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谢沈及郡县尉还职司

十一人，坐仲良铸钱不禽，久已判结。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职已久。又加执启，事悉见从。

出为东阳太守，迁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征还，未拜，留为左民尚书。顷之，转掌吏部。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唯兴宗以方直见惮，不被侵媟。尚书仆射颜师伯谓议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每至官赌，常在胜朋。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兴宗时亲奉玺绶，嗣主容色自若，了无哀貌。兴宗出谓亲故曰："鲁昭在戚而有嘉容，终之以衅结大臣，昭子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时义恭录尚书事，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桡，阿顺法兴，常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徼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谢庄等迁授失序，兴宗又欲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常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常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达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贯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恆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使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

既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吴郡太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曰："臣闻慎节言语，《大易》有规，铨序九流，无取裁囗。若乃结党连群，讥诉互起，街谈巷议，罔顾听闻，乃撤实宪制所宜禁经之巨蠹。侍中秘书监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养，圣旨矜体，特顺所陈，改授臣府元僚，兼带军郡。虽臣驽劣，府任非轻，准之前人，不为屈后。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抚军长史庄滞府累朝，每陈危苦，内职外守，称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于薄。前新除吴郡太守兴宗，前居选曹，多不平允，鸿渥含宥，恕其不闲，改任大都，宠均阿辅，仍苦请益州，雅违成命。伏寻扬州刺史子尚、吴兴太守休若，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竭诚抚莅，而辞择适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无欣荷。御史中丞永，昔岁余愆，从恩今授，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后效未申，以何取进。司徒左长史孔觊，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回换之宜，不为乃少。窃外谈谓彧等咸为失分，又闻兴宗躬自怨怼，与尚书右仆射师伯疏，辞旨甚苦。臣虽不见，所闻不虚。臣以凡才，不应机务，谬自幸会，受任三朝，进无古人兴贤之美，退无在下献替之绩，致兹纷纭，伏增惭悚。然此源不塞，此风弗变，将亏正道，尘秽盛猷。伏顾圣德，赐垂览察。"诏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怃然。朕恭承洪绪，思弘盛烈，而在朝倭竞，驱扇成风，将何以式扬先德，克隆至化。公体国情深，保厘攸托，便可付外详议。"

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曰："臣义恭表、诏书如右。摄曹辨核尚书袁愍孙牒：'此月十七日，诣仆射颜师伯，语次，因及尚书蔡兴宗有书固辞今授，仍出疏见示，乃者数纸，不意悉何所道，缘此因及朝士。当今圣世，不可使人以为少。今牒。'数之，朝廷处之实得所，臣等亦自谓得分，常多在门，袁愍孙无或措多，而愚意欲启更量出内之宜，刍荛管见，愿在闻彻。选令史宣传密事，故因附上闻，亦外人言此。今薛庆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书袁愍孙论选事。愍孙云，昨诣颜修射，出蔡尚书疏见示，言辞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践阼始尔，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议谓应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启录公。又谢庄囗时未老，其疾以转差，今居此任，复为非宜，谓宜中书令才望为允。又孔觊南士之美，所历已多，近频授即复回改，于理为屈，门下无人，此是名选。又张永人地可论，其去岁愆戾，非为深罪，依其望复门下一人。张淹昔忝南下，预同休戚，虽屡经愆黜，事亦已久，谓应秘书监。'带授兴宗手迹数纸，文翰炳然，事证明白，不假核辨。愍孙任居官人，职掌铨裁，若

有未允，则宜显言，而私加许与，自相选署，托云物论，终成虚诡，隐末出端，还为矛楯。臣闻九官成让，虞风垂则，诽主怨时，汉罪夙断。况义为身发，言谤朝序，乱辟害政，混秽大猷，纷纭彰谬，上延诏旨，不有霜准，轨宪斯沦。请解兴宗新附官，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免愍孙所居官。”诏曰：“兴宗首乱朝典，允当明宪，以其昔经近侍，未忍尽法，可令思愆远封。愍孙窃评自己，委咎物议，可以子领职。”

除兴宗新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师，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觉。及兴宗被徙，论者并云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

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为雍州刺史，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后求复出，岂得哉！”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京城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还造庆之，庆之遣羡报命，要兴宗令往。兴宗因说之曰：“先帝虽无功于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驾。主上绍临，四海清谧，即位正是举止违衷，小小得失耳，亦谓春秋尚富，进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伦道尽。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无复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复坐视成败者，非唯身祸不测，四海重责，将有所归。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谁不景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仆者昔佐贵府，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公思为其计。”庆之曰：“仆皆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要富贵，求功赏，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宋越、谭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谁敢不从。且

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陆攸之今入东讨贼，又大送铠仗，在青溪未发。攸之公之乡人，骁勇有胆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驱，天下之事定矣。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犹成大事，况今苍生窘急，祸百往代乎。又朝廷诸所行造，民间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阁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仆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详其祸福。”庆之曰：“深感君无已。意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故当抱忠以没耳。”顷之，庆之果以见忌致祸。

时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云已见诛，市道喧扰。玄谟典签包法荣者，家在东阳，兴宗故郡民也，为玄谟所信，见使至，兴宗因胃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初，玄谟旧部曲犹有三千人，废帝颇疑之，彻配监者。玄谟太息深怨，启留五百人岩山营墓，事犹未毕，少帝欲猎，又悉唤还城。岩兵在中堂，兴宗劝以此众举事，曰：“当今以领军威名，率此为朝廷唱始，事便立克。领军虽复失脚，自可乘舆处分。祸殆不测，勿失事机。君还，可白领军如此。”玄谟遣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太宗践祚，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女婿韦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产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尔，季产言亦何益。”玄谟有惭色。

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尝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兴宗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殴群臣，自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孙等，咸见陵曳，唯兴宗得免。顷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废帝横尸在大医阁口，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景文曰：“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

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今普天图逆，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以至信侍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从之。

加游击将军，未拜，迁尚书右仆射，寻领卫尉，又领兖州大中正。太宗谓兴宗曰："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而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尚书褚渊以手板筑兴宗，兴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从登南掖门楼观之，兴宗漼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兴宗始昌县伯，食邑五百户；固让不许，封乐安县伯，邑三百户，国秩吏力，终以不受。

时殷琰据寿阳为逆，遣辅国将军刘勔攻围。四方既平，琰婴城固守，上使中书为诏譬琰，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私慰。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谓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勔诈造，果不敢降。攻战经时，久乃归顺。

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后遣使归顺。泰始二年冬，遣张永率军迎之。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不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叛臣衅重，必宜翦戮，则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据强地，密迩边关，考之国计，忧宜驯养。如其遂叛，将生旰食之忧。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虑，臣为朝廷忧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闻大军过淮，婴城自守，要取索虏。永战大败，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见如此。初，永败问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兴宗，谓休仁曰："吾惭蔡仆射。"以败书示兴宗，曰："我愧卿。"

三年春，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坐诣尚书切论以何始真为咨议参军，初不被许，后又重陈，上怒，贬号平西将军，寻又复号。初，吴兴丘珍孙言论常侵兴宗。珍孙子景先，人才甚美，兴宗与之周旋。及景先为鄱阳郡，值晋安王子勋为逆，转在竟陵，为吴喜所杀。母老女稚，流离夏口。兴宗至郢州，亲自临哭，致其丧柩家累，令得东还。在任三年，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寻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给鼓吹一部。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兴宗悉启罢省。又陈原诸逋负，解遣杂役，并见从。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为郡，亦行乡射。

太宗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兴宗强正，不欲使拥兵上流，改为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辞不拜。

兴宗幼立风概，家行尤谨，奉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藻学见，与锡弟僧达书，诘让之曰："昔谢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为世所重如此。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顗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为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

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启，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旧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后彖家好不终，顗又祸败，彖等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姻，明帝亦敕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北地傅隆与廓相善，兴宗修父友敬。

泰豫元年，薨，时年五十八。遗令薄葬，奏还封爵。追赠后授，子景玄固辞不受，又奏还封，表疏十余上，见许。诏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骑常侍、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乐安县开国伯兴宗，忠恪立朝，谋猷宣著，往属时难，勋亮帷幄，锡珪分壤，实允通诰。而恳诚慊诉，备彰存没，廉概素情，有洁声轨。景玄固陈先志，良以恻然。虽彝典宜全，而哀款难夺，可特申不瞑之请，永矜克让之风。"初，兴宗为郢州府参军，彭城颜敬以式卜曰："亥年当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开府之授，而太岁在亥，果薨于光禄大夫之号焉。文集传于世。

景玄雅有父风，为中书郎，晋陵太守，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谈，士推素论，蔡廓虽业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

世名臣，风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辞铨衡，耻为志屈，岂不知选录同体，义无偏断乎！良以主暗时难，不欲居通塞之任也。远矣哉！

列传第十八王惠 谢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府，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使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即时逢人耳。"常临曲水，风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貌不异常日。世子为荆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不拜。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追赠太常。无子。

谢弘微，陈郡阳夏人也。祖韶，车骑司马。父思，武昌太守。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

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岁出继。所继父于弘微本緦麻，亲戚中表，素不相识，率意承接，皆合礼衷。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混闻而惊叹，谓国郎中令漆凯之曰："建昌国禄，本应与北舍共之，国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违混言，乃少有所受。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瞻等才辞辩富，

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愜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云：“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俊，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兒。

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微亦拜员外散骑，琅邪王大司马参军。义熙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其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迁通直郎。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廪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中外姻亲，道俗义旧，见东乡之归者，入门莫不叹息，或为之涕流，感弘微之义也。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伯叔二母，归宗两姑，晨夕瞻奉，尽其诚敬。内或传语通讯，辄正其衣冠。婢仆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

太祖镇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为友，弘微为文学。母忧去职。居丧以孝称，服阕逾年，菜蔬不改。除镇西咨议参军。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机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选拟。居身清约，器服不华，而饮食滋味，尽其丰美。

兄曜历御史中丞，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积时，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沙门释慧琳诣弘微，弘微与之共食，犹独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顷者肌色微损，即吉之后，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变，礼不可逾。在心之哀，实未能已。”遂废食感咽，歔欷不自胜。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举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长，而曜好臧否

人物，曜每言论，弘微常以它语乱之。

六年，东宫始建，领中庶子，又寻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权宠，固让不拜，乃听解中庶子。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营膳羞，尝就求食。弘微与亲故经营，既进之后，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余语酬之，时人比汉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卫，领太子右卫率，还家。议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书，固陈疾笃，得免。

九年，东乡君薨，资财钜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混女夫殷睿素好樗蒲，闻弘微不取财物，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弘微舅子领军将军刘湛性不堪其非，谓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讥之曰："谢氏累世财产，充殷君一朝戏责，理之不允，莫此为大。卿亲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东乡君葬，混墓开，弘微牵疾临赴，病遂甚。十年，卒，时年四十二。

时有一长鬼寄司马文宣家，云受遣杀弘微，弘微疾增剧，辄豫告文宣。弘微既死，与文宣分别而去。弘微临终，语左右曰："有二封书，须刘领军至，可于前烧之，慎勿开也。"书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追赠太常。子庄，别有传。

王球，字倩玉，琅邪临沂人，太常惠从父弟也。父谧，司徒。球少与惠齐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寻除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咨议参军，以疾去职。元嘉四年，起为义兴太守。从兄弘为扬州，服亲不得相临，加宣威将军，在郡有宽惠之美，徙太子右卫率。入为侍中，领冠军将军，又领本州大中正，徙中书令，侍中如故。迁吏部尚书。

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居选职，接客甚希，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朝野称之。本多羸疾，屡自陈解。迁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庐

陵王师。

兄子履进利为行，深结刘湛，委诚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与刘斌、孔胤秀等并有异志，球每训厉，不纳。自大将军从事中郎，转太子中庶子，流涕诉义康不愿违离，以此复为从事中郎。太祖甚衔之。及湛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语汝，何如？"履怖惧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忧。"命左右："扶郎还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废于家。

十七年，球复为太子詹事，大夫、王师如故。未拜，会殷景仁卒，因除尚书仆射，王师如故。素有脚疾。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犹坐白衣领职。时群臣诏见，多不即前，卑疏者或至数十日，大臣亦有十余日不被见者。唯球辄去，未尝肯停。十八年，卒，时年四十九。追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无子，从孙奂为后。大明末，吴兴太守。

或人问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简。"又问："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问："谢弘微何如？"曰："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谓名臣，弘微当之矣。"

列传第十九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张暢 何偃 江智渊

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祖允，并晋太常。父穆，以和谨致称，历显官，自五兵尚书为高祖相国左长史。及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复为五兵尚书，吴郡太守。太祖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领竟陵王师，迁护军，又迁特进、右光禄大夫，领始兴王师。元嘉十五年卒官，时年六十，谥曰元子。

淳少好学，有美名。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淳居黄门为清切，下直应留下省，以父老特听还家。高简寡欲，早有清尚，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元嘉十一年卒，时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

子孚，有父风。世祖大明末，为始兴相。官至尚书吏部郎，顺帝抚军长史。

淳弟冲，字希远，历中书黄门郎，坐议事不当免。复为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称。出为吴兴太守，入为度支尚书。元凶妃即淳女，而冲在东宫为劭所知遇；劭弑立，以为侍中、护军，迁司隶校尉。冲有学义文辞，劭使为尚书符，罪状世祖，亦为劭尽力。世祖克京邑，赐死。

冲弟淡，字夷远，亦历黄门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见知，为当时才士。

张暢，字少微，吴郡吴人，吴兴太守邵兄子也。父祎，少有孝行，历宦州府，为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琅邪王至洛。还京都，高祖封药酒一罂付祎，使密加鸩毒。祎受命，既还，于道自饮而卒。

暢少与从兄敷、演、敬齐名，为后进之秀。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诛，暢驰出奔赴，制服尽哀，为论者所美。弟牧尝为猘犬所伤，医云宜食虾蟆脍，牧甚难之，暢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创亦即愈。州辟从事，衡阳王义季征虏行参军，彭城王义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书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义恭征北记室参军、晋安太守。又为义季安西记室参军、南义阳太守，临川王义庆卫军从事中郎，扬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太子中庶子。

世祖镇彭城，暢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虏托跋

焘南侵，太尉江夏王义恭总统诸军，出镇彭、泗。时焘亲率大众，已至萧城，去彭城十数里。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众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京都。义恭去意已判，唯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谋之。众咸惶扰，莫有异议。暢曰："若历城、郁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诸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用，下官请以颈血汗公马蹄！"世祖既闻暢议，谓义恭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而损威延寇，其为愧恧，亦已深矣。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期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暢言既坚，世祖又赞成其议，义恭乃止。

时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虑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虏大众亦至彭城。

焘始至，仍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氈屋。先是，焘未至，世祖遣将马文恭向萧城，为虏所破，文恭走得免，队主蒯应见执。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时防城队主梁法念答曰："当为启闻。"应乃自陈萧城之败。又问应："虏主自来不？"曰："来。"问："今何在？"应举手指西南。又曰："士马多少？"答云："四十余万。"法念以焘语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闻彼有骆驼，可遣送。"

明旦，焘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暂出门，欲与安北相见。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并致杂物。"又语小市门队主曰："既有饷物，君可移度南门受之。"焘送骆驼、骡、马及貂裘、杂饮食，既至南门，门先闭，请龠未出。暢于城上视之，虏使问："是张长史邪？"暢曰："君何得见识？"虏使答云："君声名远闻，足使我知。"暢因问虏使姓，答云："我是鲜卑，无姓。且道亦不可。"暢又问："君居何任？"答云："鲜卑官位不同，不可辄道，然亦足与君相敌耳。"虏使复问："何为匆匆杜门绝桥？"暢答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彼休息士马，然

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虏使曰：“君当以法令裁物，何用发桥，复何足以十万夸人。我亦有良马逸足，若云骑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设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二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邪！”虏使曰：“不尔。城守，君之所长；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尝在北国，义恭遣视之，思识是虏尚书李孝伯。思因问：“李尚书，若行途有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缘共知，所以有劳。”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却人仗，出对孝伯，并进饷物。虏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焘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问：“致意魏主，知欲相见，常迟面写。但受命本朝，过蒙籓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且城守备防，边镇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劳而无怨耳。太尉、镇军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复须甘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乡，皮绔褶脱是所须，今致魏主。螺杯、杂粽，南土所珍，镇军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焘复遣使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语太尉、安北，近以骑至，车两在后，今端坐无为，有博具可见借。”暢曰：“博具当为申启。但向语二王，已非逊辞，且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诏之与语，朕之与我，并有何异。”暢曰：“若辞以通，可如来谈；既言有所施，则贵贱有等。向所称诏，非所敢闻。”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与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暢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而犹曰邻国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镇军并皆年少，分阔南信，殊当忧邑。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来，不复以此劳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故称白贼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实为有贼，但非白贼耳。”虏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贵远，启闻难彻。”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飡，本施中国耳。”孝伯曰：“宾有礼，主则择之。”暢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俄顷送博具出，因以与之。

焘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宋朝之美，近于汝阳身被九创，落在殿外，我手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

聚，辄已语之，但其弟苦辞。今令与来使相见。”程天福谓使人曰：“兄受命汝阳，不能死节，各在一国，何烦相见。”焘又送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丰，可更见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见。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遗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更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驷，送自彼意，非此所求。”义恭饷焘炬烛十挺，世祖亦致锦一匹，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焘复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当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为著屩。君而著此，使将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之间，不容缓服。”孝伯又曰：“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从弟，自复常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久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头，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间诸将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人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机，但因夜回师，致戎马小乱耳。我家玄谟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一旅，始济融水，魏国君臣奔迸，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圣化，奸盗未息，亦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没虏手，何损于国。魏主自以十万师而制一崔邪利，方复足言邪。闻萧、相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示之耳。文恭谓前以三队出，还走后，大营嵇玄敬以百骑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肆行残虐，事生意外，由彼无道。官不负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无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镇军圣略。经国之要，虽不豫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孝伯曰：“魏主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

若办，彭城不待围；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各应反命，迟复更悉。”暢便回还，孝伯追曰：“长史深自爱敬，相去步武，恨不执手。”暢因复谓曰：“善将爱，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义恭答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在此燕?幔□□拐蚋□□耍□邢野偬酰□墙□现□溃□褚韵嘀隆！笔雷嬖唬骸叭尉臃皆溃□醪淮司□牵□依秩顺Ｆ鳎□止矍袄粗钔踉□穑□写伺□茫□褚韵嘤搿Ｆ遄右喔丁！毙2.□源潜缟模□啾蓖林□酪病□乘嬉擞Y穑□率羧缌鳎□粼舷暄牛□缫腔□螅□ 2. □白笥胰瞬⑪嗍犹鞠i?

虏寻攻彭城南门，并放火，暢躬自前战，身先士卒。及焘自瓜步北走，经彭城下过，遣人语城内：“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义恭大惧，闭门不敢追。虏期又至，议欲芟麦剪苗，移民堡聚，众论并不同，复更会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独曰：“虏不能复来，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议亦不可立。百姓闭在内城，饥馑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资，一入堡聚，饿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虏若必来，芟麦无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对。暢曰：“孝孙之议，实有可寻。”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世祖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实如来论。”别驾王子夏因曰：“此论诚然。”暢敛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世祖曰：“王别驾有何事邪？”暢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惭，元嗣亦有惭色。义恭之议遂寝。太祖闻暢屡有正议，甚嘉之。世祖犹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镇。时虏声云当出襄阳，故以暢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刘兴祖为青州及彭城都督，并不果。

三十年，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暢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绔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事平，征为吏部尚书，夷道县侯，食邑千户。义宣既有异图，蔡超等以暢民望，劝义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暢，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暢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径断绝，僧宝遂不得去。义宣将为逆，遣嬖人翟灵宝谓暢：“朝廷简练舟甲，意在西讨，今欲发兵自卫。”暢曰：“必无此理，请以死保之。”灵宝知暢不回，劝义宣杀以徇众。即遣召暢，止于东斋，弥日不与相见，赖司马竺超民保持，故获全免。既而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收民望。暢虽署

文檄，而饮酒常醉，不省文书。随义宣东下，梁山战败，义宣奔走，暢于兵乱自归，为军人所掠，衣服都尽。值右将军王玄谟乘舆出营，暢已得败衣，排玄谟上舆，玄谟意甚不悦，诸将欲杀之，队主张世营救得免。送京师，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寻见原。复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代子淹领太子右卫率。

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时年五十。颜竣表世祖："张暢遂不救疾。东南之秀，蚤树风范，闻问凄怆，深切常怀。"谥曰宣子。暢爱弟子辑，临终遗命与辑合坟。

子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谘议参军。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立，为黄门郎，封广晋县子，食邑五百户。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民有罪使礼佛，动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临川内史。太宗泰始初，与晋安王子勋同逆，率众至鄱阳，军败见杀。

暢弟悦，亦有美称。历中书吏部郎，侍中，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于寻阳，召为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伪政。事败，杀琬归降，事在《琬传》。复为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四年，即代休若为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复为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庐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除中军参军，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召为太子洗马，不拜。元嘉十九年，为丹阳丞，除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时义阳王昶任东官，使偃行义阳国事。

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访之群臣，偃议曰："内干胡法宗宣诏，逮问北伐。伏计贼审有残祸，犬羊易乱，歼殄非难，诚如天旨。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万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雕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衄，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迁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

元凶弑立，以偃为侍中，掌诏诰。时尚之为司空、尚书令，偃居门

下，父子并处权要，时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摄机宜，曲得时誉。会世祖即位，任遇无改，除大司马长史，迁侍中，领太子中庶子。时责百官谠言，偃以为："宜重农恤本，并官省事，考课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奸。责成良守，久于其职。都督刺史，宜别其任。"

改领骁骑将军，亲遇隆密，有加旧臣。转吏部尚书。尚之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迹，世以为荣。侍中颜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竣自谓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领选，竣愈愤懑，与偃遂有隙。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备加治疗，名医上药，随所宜须，乃得瘥。时上长女山阴公主爱倾一时，配偃子戢。素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传于世。

大明二年，卒官，时年四十六。世祖与颜竣诏曰："何偃遂成异世，美志长往。与之周旋，重以姻媾，临哭伤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本官如故。"谥曰靖子。子戢，升明末，为相国左长史。

江智渊，济阳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渊初为著作郎，江夏王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诞后军参军。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誉，父子并贵达，智渊父少无名问，湛礼敬甚简，智渊常以为恨，自非节岁，不入湛门。及为随王诞佐，在襄阳，诞待之甚厚。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并与智渊友善。怀文每称之曰："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江智渊乎！"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说，固辞不肯拜。竟陵王诞复版为骠骑参军，转主簿，随府转司空主簿、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迁从事中郎。诞将为逆，智渊悟其机，请假先反。诞事发，即除中书侍郎。

智渊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深相知待，恩礼冠朝。上燕私甚数，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渊常为其首。同侣末及前，辄独蒙引进，智渊每以越众为惭，未尝有喜色。每从游幸，与群僚相随，见传诏驰来，知当呼己，耸动愧恧，形于容貌，论者以此多之。

迁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上每酣宴，辄诟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讦，以为欢笑。智渊素方退，渐不会旨。尝使以王僧朗嘲戏其子景文，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由此恩宠大衰，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

海太守，加拜宁朔将军，行南徐州事。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大明七年，以忧卒，时年四十六。

子季筠，太子洗马，早卒。后废帝即位，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季筠妻王，平望乡君。

智渊兄子概，早孤，养之如子。概历黄门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后废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将帅者，御众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谈兵机，制胜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驱，履肠涉血而已哉！山涛之称羊祜曰：“大将虽不须筋力，军中犹宜强健。”以此为言，则叔子之干力弱矣。杜预文士儒生，身不能穿札，射未尝跨马，一朝统大众二十余万，为平吴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专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后可受脤于朝堂，荷推毂之重。及虏兵深入，徐服忄匡震，非张暢正言，则彭、汴危矣。岂其身捍飞镝，手折云冲，方足使穷堞假命，危城载安乎？仁者之有勇，非为臆说。

列传第二十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也。祖汪，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宁，豫章太守。泰初为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道子二府参军。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请为天门太守。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泰谓忱曰："酒虽会性，亦所以伤生。游处以来，常欲有以相戒，当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无假陈说。"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众矣，未有若此者也。"或问忱曰："范泰何如谢邈？"忱曰："茂度慢。"又问："何如殷凯？"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谓泰曰："今城池既立，军甲亦充，将欲扫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锐，当令拥戈前驱。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贤挫屈者多矣。功名虽贵，鄙生所不敢谋。"会忱病卒。召泰为骠骑谘议参军，迁中书侍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专权，内外百官请假，不复表闻，唯签元显而已。泰建言以为非宜，元显不纳。父忧去职，袭爵阳遂乡侯。桓玄辅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泰坐废徙丹徒。

义旗建，国子博士。司马休之为冠军将军、荆州刺史，以泰为长史、南郡太守。又除长沙相，散骑常侍，并不拜。入为黄门郎，御史中丞。坐议殷祠事谬，白衣领职。出为东阳太守。卢循之难，泰预发兵千人，开仓给禀，高祖加泰振武将军。明年，迁侍中，寻转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

初，司徒道规无子，养太祖，及薨，以兄道怜第二子义庆为嗣。高祖以道规素爱太祖，又令居重。道规追封南郡公，应以先华容县公赐太祖。泰议曰："公之友爱，即心过厚。礼无二嗣，讳宜还本属。"从之。转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常侍如故。兼司空，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随军到洛阳。

高祖还彭城，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高祖甚赏爱之。然拙于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迁护军将军，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曰：

臣闻风化兴于哲王，教训表于至世。至说莫先讲习，甚乐必寄朋

来。古人成童入学，易子而教，寻师无远，负粮忘艰，安亲光国，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户，则斯道莫从。是以明诏爰发，已成涣汗，学制既下，远近遵承。臣之愚怀，少有未达。

今惟新告始，盛业初基，天下改观，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开不来之端，非一涂而已。臣以家推国，则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风，弘济济之美。臣谓合选之家，虽制所未达，父兄欲其入学，理合开通；虽小违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则所陷或大，故赵盾忠而书弑，许子孝而得罪，以斯为戒，可不惧哉！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许其进邪！扬乌豫《玄》，实在弱齿；五十学《易》，乃无大过。

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颍川陈载已辟太保掾，而国子取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教学不明，奖厉不著，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会今生到有期，而学校未立。覆篑实望其速，回辙已淹其迟。事有似赊而宜急者，殆此之谓。古人重寸阴而贱尺璧，其道然也。

时学竟不立。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泰又谏曰：

流闻将禁私铜，以充官铜。民虽失器，终于获直，国用不足，其利实多。臣愚意异，不宁寝默。臣闻治国若烹小鲜，拯敝莫若务本。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未有民贫而国富，本不足而末有余者也。故囊漏贮中，识者不吝；反裘负薪，存毛实难。王者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织蒲谓之不仁，是以贵贱有章，职分无爽。

今之所忧，在农民尚寡，仓廪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众，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所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钟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夏鼎负《图》，实冠众瑞，晋铎呈象，亦启休征。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陛下劳谦终日，无倦庶务，以身率物，勤素成风，而颂声不作，板、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弘

山海之纳，择刍收之说，则嘉谋日陈，圣虑可广。其亡存心，然后苞桑可系。愚诚一至，用忘寝食。

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诸愆失，上封事极谏，曰：

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鼓鞞在宫，声闻于外；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不闻将帅之臣，统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远近之怪。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根本既摇，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灾，役夫不息，无寇而戒，为费渐多。河南非复国有，羯虏难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寝食，而干非其位者也。

陛下践阼，委政宰臣，实同高宗谅暗之美。而更亲狎小人，不免近习，惧非社稷至计，经世之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下观而化，疾于影响。伏愿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遗训，从理无滞，任贤勿疑，如此则天下归德，宗社惟永。《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高听卑，无幽不察，兴衰在人，成败易晓，未有政治在于上而人乱于下者也。

臣蒙先朝过遇，陛下殊私，实欲尽心竭诚，少报万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为永违圣颜，无复自尽之路，贪及视息，陈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请，留心览察，则臣夕殒于地，无恨九泉。

少帝虽不能纳，亦不加谴。徐羡之、傅亮等与泰素不平，及庐陵王义真、少帝见害，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贺元正，并陈旱灾，曰：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来庭。顷旱魃为虐，亢阳愆度，通川燥流，异井同竭。老弱不堪远汲，贫寡单于负水。租输既重，赋税无降，百姓怨咨。臣年过七十，未见此旱。阴阳并隔，则和气不交，岂惟凶荒，必生疾疫，其为忧虞，不可备序。

雩絜之典，以诚会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谴，不可不察。汉东海枉杀孝妇，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岁以有年。是以卫人伐邢，师兴而雨。伏愿陛下式遵远猷，思隆高构，推忠恕之爱，矜冤枉之狱，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纪。令谤木竖阙，谏鼓鸣朝，察刍牧之言，总统御之要。如此，则苞桑可系，危几无兆。斯而灾害不

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汤甘万方之过，太戊资桑谷以进德，宋景藉荧惑以修善，斯皆因败以转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难为风，就正路者易为雅。臣疾患日笃，夕不谋朝，会及岁庆，得一闻达，微诚少亮，无恨泉壤，永违圣颜，拜表悲咽。

遂轻舟游东阳，任心行止，不关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问也。时太祖虽当阳亲览，而羡之等犹秉重权，复上表曰："伏承庐陵王已复封爵，犹未加赠。陛下孝慈天至，友于过隆，伏揆圣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为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虽言不足采，诚不亮时，但猥蒙先朝忘丑之眷，复沾庐陵矜顾之末，息晏委质，有兼常款，契阔戎阵，颠狈艰危，厚德无报，授令路绝，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谢越局，无所逃刑。"泰诸子禁之，表竟不奏。

三年，羡之等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上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累陈时事，上每优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

陛下昧旦丕显，求民之瘼，明断庶狱，无倦政事，理出群心，泽谣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为遇其时也。灾变虽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谴，臣所不敢诬。有蝗之处，县官多课民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臣闻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絜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石不能言，星不自陨，《春秋》之旨，所宜详察。

礼，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自专之道；《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来尚矣。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始贵后贱，物情之所甚苦，匹妇一至，亦能有所感激。臣于谢氏，不容有情，蒙国重恩，寝处思报，伏度圣心，已当有在。

礼春夏教诗，无一而阙也。臣近侍坐，闻立学当在入年。陛下经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则农功兴，农功兴则田里辟，入秋治庠序，入冬集远生，二涂并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为戒，不远为患，任臣学官，竟无微绩，徒坠天施，无情自处。臣之区区，不望目睹盛化，窃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陈愚见，便是都无可采，徒烦天听，愧作反侧。

书奏，上乃原谢晦妇女。

时司徒王弘辅政，泰谓弘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

时旱灾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顷亢旱历时，疾疫未已，方之常灾，实为过差，古以为王泽不流之征。陛下昧旦临朝，无懈治道，躬自菲薄，劳心民庶，以理而言，不应致此。意以为上天之于贤君，正自殷勤无已。陛下同规禹、汤引百姓之过，言动于心，道敷自远。桑谷生朝而殒，荧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灾弭患，乃所以大启圣明；灵雨立降，百姓改瞻，应感之来，有同影响。陛下近当仰推天意，俯察人谋，升平之化，尚存旧典，顾思与不思，行与不行耳。大宋虽揖让受终，未积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杀，哲籓婴祸，九服俳徊，有心丧气，佐命托孤之臣，俄为戎首。天下荡荡，王道已沦，自非神英，拨乱反正，则宗社非复宋有。革命之与随时，其义尤大。是以古今异用，循方必壅，大道隐于小成，欲速或未必达。深根固蒂之术，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缄默者也。臣既顽且鄙，不达治宜，加之以笃疾，重之以昏耄，言或非言而复不能无言，陛下录其一毫之诚，则臣不知厝身之所。”

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时年七十四。追赠车骑将军，侍中、特进、王师如故。谥曰宣侯。

长子昂，早卒。次子暠，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禄大夫。次晔，太子詹事，谋反伏诛，自有传。少子广渊，善属文，世祖抚军谘议参军，领记室，坐晔事从诛。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纳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淮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起家为本国右常侍，桓玄大将军行参军。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义熙初，又为尚书中兵郎，迁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丹阳丞，中军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又为高祖镇西、平北、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淮之父纳之、祖临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职。淮之尝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弹事耳。”淮之正色答：“犹差卿世载雄狐。”坐世子右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

免官。

高祖受命，拜黄门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缙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

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始兴太守。元嘉二年，为江夏王义恭抚军长史、历阳太守，行州府之任，绥怀得理，军民便之。寻入为侍中。明年，徙为都官尚书，改领吏部。性峭急，颇失缙绅之望。出为丹阳尹。淮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风素，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时年五十六。追赠太常。子兴之，征虏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临沂人也。曾祖暠，晋骠骑将军。祖羡之，镇军掾。父伟之，本国郎中令。韶之家贫，父为乌程令，因居县境。好史籍，博涉多闻。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迁尚书祠部郎。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诏诰，任在西省，因谓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鸩毒。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诸诏奏，皆其辞也。

高祖受禅，加骁骑将军、本郡中正，黄门如故，西省职解，复掌宋书。有司奏东冶士硃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启曰："尚书金部奏事如右，斯诚检忘一时权制，惧非经国弘本之令典。臣寻旧制，以罪补士，凡有十余条，虽同异不紊，而轻重实殊。至于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臣惧此制永行，所亏实大。方今圣化惟新，崇本弃末，一切之令，宜加详改。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条，却宜仍旧。诏可。又驳员外散骑侍郎王实之请假事曰："伏寻旧制，群臣家有情事，听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赐假

百日。又居在千里外，听并请来年限，合为二百日。此盖一时之令，非经通之旨。会稽虽途盈千里，未足为难，百日归休，于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应自表陈解，岂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门？臣等参议，谓不合开许。或家在河、洛及岭、沔、汉者，道阻且长，犹宜别有条品，请付尚书详为其制。”从之。坐玺封谬误，免黄门，事在《谢晦传》。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骁骑如故。景平元年，出为吴兴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厉，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两嘉之。在任积年，称为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为吴兴太守。其年卒，时年五十六。七庙歌辞，韶之制也。文集行于世。子晔，尚书驾部外兵郎，临贺太守。

荀伯子，颍川颍阴人也。祖羡，骠骑将军。父猗，秘书郎。伯子少好学，博览经传，而通率好为杂戏，遨游闾里，故以此失清涂。解褐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广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迁尚书祠部郎。

义熙九年，上表曰：“臣闻咎由亡后，臧文以为深叹；伯氏夺邑，管仲所以称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滥赏无崇朝宜许。故太傅钜平侯祜，明德通贤，宗臣莫二，勋参佐命，功成平吴，而后嗣阙然，烝尝莫寄。汉以萧何元功，故绝世辄绍。愚谓钜平之封，宜同酇国。故太尉广陵公陈淮，党翼孙秀，祸加淮南，窃飨大国，因罪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兴复因而不夺。今王道惟新，岂可不大判臧否？谓广陵之国，宜在削除。故太保卫瓘，本爵萧阳县公，既被横祸，及进弟秩，始赠兰陵，又转江夏。中朝公辅，多非理终，瓘功德不殊，亦无缘独受偏赏，宜复本封，以正国章。”诏付门下。

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玙上表自陈曰：“臣乃祖故太保瓘，于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为元辅之日，封萧阳侯；大晋受禅，进爵为公。历位太保，总录朝政。于时贾庶人及诸王用事，忌瓘忠节，故楚王玮矫诏致祸。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勋，故追封兰陵郡公。永嘉之中，东海王越食兰陵，换封江夏，户邑如旧。臣高祖散骑侍郎璪，囗之嫡孙，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卫将军崇承袭，逮于臣身。伏闻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贬降复封萧阳。夫赵氏之忠，宠延累叶，汉祖开封，誓以山河。伏愿陛下录既往之勋，垂罔极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参

详。”颍川陈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祸加淮南，不应滥赏。寻先臣以剪除贾谧，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祸之前。后广陵虽在扰攘之际，臣祖乃始蒙殊遇，历位元、凯。后被远外，乃作平州，而犹不至除国。良以先勋深重，百世不泯故也。圣明御世，英辅系兴，曾无疑议，以为滥赏。臣以微弱，未齿人伦，加始勉视息，封爵兼嗣。伏愿陛下远录旧勋，特垂矜察。”诏皆付门下，并不施行。

伯子为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妻弟谢晦荐达之，入为尚书左丞，出补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之曰：“沈重不华，有平阳侯之风。”伯子常自矜廕藉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迁散骑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见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窃以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夏后于□巳，殷后于宋。□巳、陈并为列国，而蓟、祝、焦无闻焉。斯则褒崇所承，优于远代之显验也。是以《春秋》次序诸侯，宋居□巳、陈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征。晋泰始元年，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子一人驸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跂等议，称卫公署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陈留之上。”从之。

迁太子仆，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外内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时年六十一。文集传于世。

子赤松，为尚书左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伯子族弟昶，字茂祖，与伯子绝服五世。元嘉初，以文义至中书郎。昶子万秋，字元宝，亦用才学自显。世祖初，为晋陵太守。坐于郡立华林阁，置主书、主衣，下狱免。前废帝末，为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问令望，诗人所以作咏；有礼有法，前谟以之垂美。荀、范、二王，虽以学义自显，而在朝之誉不弘，盖由才有余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传第二十一武三王

武帝七男：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义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义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献王义恭，孙美人生南郡王义宣，吕美人生衡阳文王义季。义康、义宣别有传。

庐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初封桂阳县公，食邑千户。年十二，从北征大军进长安，留守栢谷坞，除员外散骑常侍，不拜。及关中平定，高祖议欲东还，而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乃以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义真寻除正，加节，又进督并东秦二州、司州之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领东秦州刺史。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得归本。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而佛佛虏寇逼交至。

沈田子既杀王镇恶，王修又杀田子。义真年少，赐与左右不节，修常裁减之，左右并怨。因是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乞等杀修。修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见桓玄，玄知之，谓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

高祖遣将军硃龄石替义真镇关中，使义真轻兵疾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虏追骑且至。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恐虏追击人也。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骑追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不从。贼追兵果至，骑数万匹。辅国将军蒯恩断后，不能禁；至青泥，后军大败，诸将及府功曹王赐悉被俘虏。义真在前，故得与数百人奔散。日暮，虏不复穷追。义真与左右相失，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叫唤，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负之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初，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克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

义真寻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诸军、建威将军、司州刺史，持节如故。以段宏为义真谘议参军，寻迁宋台黄门郎，领太子右卫率。宏，鲜卑人也，为慕容超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广固，归降。太祖元嘉中，为征虏将军、青冀二州刺史。追赠左将军。时义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改除扬州刺史，镇石头。

永初元年，封庐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镇东城。高祖始践阼，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义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迁司徒。高祖不豫，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未之任而高祖崩。

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将之镇，列部伍于东府前，既有国哀，义真所乘舫单素，不及母孙修仪所乘者。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胜者。及至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怨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吵，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曰：

臣闻二叔不咸，难结隆周，淮南悖纵，祸兴盛汉，莫不义以断恩，情为法屈。二代之事，殷鉴无远，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断，几倾郑国；刘英容养，衅广难深。前事之不忘，后王之成鉴也。

案车骑将军义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阳之酷，丑声远播。先朝犹以年在纨绮，冀能改厉，天属之爱，想闻革心。自圣体不豫，以及大渐，臣庶忧惶，内外屏气。而纵博酣酒，日夜无辍，肆口纵言，多行无礼。先帝贻厥之谋，图虑经固，亲敕陛下，面诏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厉，犹在纸翰。而自兹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弃藩屏，志还京邑，潜怀异图，希幸非冀，转聚甲卒，征召车马。陵坟未干，情事犹昨，遂蔑弃遗旨，显违成规，整棹浮舟，以示归志，肆心专

己，无复谘承。圣恩低徊，深垂隐忍，屡遣中使，苦相敦释。而亲对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纵其悖骂，讪主谤朝，此久播于远近，暴于人听。

臣闻原火不扑，蔓草难除；青青不伐，终致寻斧。况忧深患著，社稷虑切。请一遵晋朝武陵旧典，使顾怀之旨，不坠于武庙；全宥之德，获申于昵亲。仰寻感恸，临启悲咽。

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谏曰：

臣闻仁义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万物，故不系于贵贱。是以考叔反悔誓于及泉，壶关复冤魂于湖邑。当斯之时，岂无尊卿贤辅，或以事迫心违，或以道壅谋屈，何尝不愿闻善于舆隶，药石于阿氏哉！臣虽草芥，备充黔首，少不量力，颇高殉义之风，谓蹈善于朝闻，愈徒生于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

伏惟高祖武皇帝诞兹神武，抚运龙兴，仰清天步，则齐德有虞，俯廓九州，则侔功大夏，故虔顺天人，享有万国。虽灵祚修长，圣躬弗永，陛下继明绍统，遐迩一心，籓王哲茂，四维宁谧，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风。

窃念庐陵王少蒙先皇优慈之遇，长受陛下睦爱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怀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骄恣之愆。至于天姿夙成，实有卓然之美。宜在容养，录善掩瑕，训尽义方，进退以渐。今猥加剥辱，幽徙远郡，上伤陛下棠棣之笃，下令远近恇然失图，士庶杜口，人为身计。臣伏思大宋之兴，虽协应符纬，而开基造次，根条未繁。宜广树籓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辉鲁、卫；龟策告同，祚均七百，岂不善哉！

陛下富于春秋，虑未重复，忽安危之远算，肆不忍于一朝。特愿留神允思，重加询采。上考前代兴亡之由，中存武皇缔构之业，下顾苍生颙颙之望，时开曲宥，反王都邑。选保傅于旧老，求四友于髦俊，引诱情性，导达聪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厉，况王质朗心聪，易加训范。且中贤之人，未能无过；过贵自改，罪愿自新。以武皇之爱子，陛下之懿弟，岂可以其一眚，长致沦弃哉！谨昧死诣阙，伏地以闻。惟愿丹诚，一经天听，退就斧钺，无愧地下矣。

书奏，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寻又见杀。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诏曰：“前庐陵王灵柩

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拱恸，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诛徐羡之、傅亮等。是日诏曰：“故庐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风遐被。遭时多难，志匡权逼，天未悔祸，运钟屯险，群凶肆丑，专窃国柄，祸心潜构，衅生不图。朕每永念雠耻，含痛内结，遵养奸慝，情礼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国体，于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为慰冤魂，少申悲愤。”又诏曰：“乃者权臣陵纵，兆乱基祸，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矢言，至诚慷慨，遂事屈群丑，殒命遐疆，志节不申，感焉兼至。昔关老奏书，见纪汉策，阎纂献规，荷荣晋代。考其忠概，参迹前踪，宜加旌显，式扬义烈。可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匹。”

义真无子，太祖以第五子绍字休胤为嗣。元嘉九年，袭封庐陵王。少而宽雅，太祖甚爱之。二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进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未之镇，仍迁扬州刺史，将军如故。索虏至瓜步，绍从太子镇石头。二十九年，疾患解职。其年薨，时年二十一。遗令敛以时服，素棺周身，太祖从之。追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刺史如故。

无子，南平王铄第三子敬先为嗣。本名敬秀，既出继而绍妃褚秀之孙女，故改焉。景和二年，为前废帝所害。追赠中书侍郎，谥曰恭王。无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晋熙王子舆字孝文为绍嗣，封庐陵王。为辅国将军、南高平、临淮二郡太守，并未拜，为太宗所杀。三年，更以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绍。为建威将军、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后废帝元徽二年，与休范俱伏诛。国复绝。三年，复以临澧忠侯袭第三子皓字渊华继绍。为给事中。顺帝升明元年，薨，谥曰元王。又无子，国除。

江夏文献王义恭，幼而明颖，姿颜美丽，高祖特所钟爱，诸子莫及也。饮食寝卧，常不离于侧。高祖为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而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

景平二年，监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代庐陵王义真镇历阳，时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加使持节，进号抚军将军，给鼓吹一部。三年，监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进监为

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谢晦，义恭还镇京口。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既出镇，太祖与书诫之曰：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

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于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今既进袁太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后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余闲。

府舍住止，园池堂观，略所谙究，计当无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于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烦纷纭，日求新异。

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未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

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壅滞，一月可再讯。

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嫔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匆匆复有所纳。

又诫之曰：

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于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九年，征为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时诏内外百官举才，义恭上表曰：

臣闻云和备乐，则繁会克谐，骅骝骖服，则致远斯效。陛下顺简夤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阶载一，而犹发虑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显著扬历。是以潜虬耸鳞，伫利见之期；翔凤弭翼，应来仪之感。

窃见南阳宗炳，操履闲远，思业真纯，砥节丘园，息宾盛世，贫约而苦，内无改情，轩冕屡招，确尔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伦之美，庶投竿释褐，翻然来仪，必能毗燮九官，宣赞百揆。

尚书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参军事臣王天宝，并局力允济，忠谅款诚。往年逆臣叛逸，华阳失守，森之全境宁民，绩章危棘。前者经略伊、瀍，元戎丧旅，天宝北勤河朔，东据营丘，勋勇既昭，心事兼竭。虽蒙褒叙，未尽才宜，并可授以边藩，展其志力。

交趾辽邈，累丧藩将，政刑每阙，抚莅惟艰。南中夐远，风谣迥隔，蛮獠狡窃，边氓荼炭，实须练实，以绥其难。谓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宝可宁州刺吏，庶足威怀荒表，肃清遐服。昔魏戊之贤，功存荐士；赵武之明，事彰管库。臣识愧前良，理谢先哲，率举所知，仰酬采访，退惧瞽言，无足甄奖。

十六年，进位司空。明年，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征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持节如故，给班剑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兖。二十一年，进太尉，领司徒，余如故。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给钱年千万。二十六年，领国子祭酒。时有献五百里马者，以赐义恭。

二十七年春，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解国子祭酒。虏遂深入，径至瓜步，义恭与世祖闭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虏退走，自彭城北过，义恭震惧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虏驱广陵民万余口，夕应宿安王陂，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并请，义恭又禁不许。经宿，太祖遣驿至，使悉力急追。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虏先已闻知，乃尽杀所驱广陵民，轻骑引去。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敕。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走，赖众议得停，事在《张暢传》。降义恭号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悉如故。

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又以本官领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兖、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诸军事，并前十三州，移镇盱眙。修治馆宇，拟制东城。

二十九年冬，还朝，上以御所乘苍鹰船上迎之。遭太妃忧，改授大将军、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持节、侍中、录尚书、太子太傅如故。还镇东府。辞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义恭。先是，诏召太子及诸王，各有常人，虑有诈妄致害者。至是义恭求常所遣传诏，劭遣之而后入。义恭请罢兵，凡府内兵仗，并送还台。进位太保，进督会州诸军事，服侍中服，又领大宗师。

世祖入讨，劭疑义恭有异志，使入住尚书下省，分诸子并住神虎门

外侍中下省。劭闻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决战中道。义恭虑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为患，乃进说曰："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此先朝旧法；以逸待劳，不忧不破也。"劭从之。世祖前锋至新亭，劭挟义恭出战，恆录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战败，使义恭于东堂简将。义恭先使人具船于东冶渚，因单马南奔。始济淮，追骑已至北岸，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兴王浚就西省杀义恭十二子。

世祖时在新林浦，义恭既至，上表劝世祖即位，曰："臣闻治乱无兆，倚伏相因，乾灵降祸，二凶极逆，深酷巨痛，终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电发，投袂泣血，四海顺轨，是以诸侯云赴，数均八百；义奋之旅，其会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跃，未登天祚，非所以严重宗社，绍延七百。昔张武抗辞，代王顺请；耿纯陈款，光武正位。况今罪逆无亲，恶盈衅满，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毕命俄顷；宜早定尊号，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实惟乐推，王室之乱，天命有在，故抱拜兆于压璧，赤龙表于霄征。伏惟大明无私，远存家国七庙之灵，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时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负衅婴罚，偷生人壤，幸及宽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视息，披露肝胆。"世祖即祚，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给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又假黄钺。事宁，进位太傅，领大司马，增班剑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增封二千户。

上不欲致礼太傅，讽有司奏曰："圣旨谦光，尊师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诚弘兹远风，敦阐盛则。然周之师保，实称三吏，晋因于魏，特加其礼。帝道严极，既有常尊，考之史载，未见兹典。故卞壶、孙楚并谓人君无降尊之义。远稽圣典，近即群心，臣等参议谓不应有加拜之礼。"诏曰："暗薄纂统，实凭师范，思尽虔恭，以承道训。所奏稽诸往代，谓无拜礼，据文既明，便从所执。"世祖立太子，东宫文案，使先经义恭。

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臧质、鲁爽等反，加黄钺，白直百人入六门。事平，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又增封二千户。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义恭希旨，乃上表省录尚书，曰："臣闻天地设位，三极同序，皇王化则，九官咸事。时亮之绩，昭于《虞典》；论道之风，宣于周载。台辅之设，坐调阴阳，元、凯之置，起厘百揆。所以栾针矢言，侵官是诫；陈平抗辞，匪职罔答。汉承秦后，庶僚稍改。爵因时变，任与世移，总录之制，本非旧体，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宪章先代，证文古则，停省条录，以依昔典。使物竞思存，人怀勤壹，则名实靡愆，庸节必纪。臣谬典国重，

虚荷崇位，兴替宜知，敢不输尽。”上从其议。又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曰：“臣闻俏悬有数，等级异仪，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盖上哲之洪谟，范世之明训。而时至弥流，物无不弊，僭侈由俗，轨度非古。晋代东徙，旧法沦落，侯牧典章，稍与事广，名实一差，难以卒变，章服崇滥，多历年所。今枢机更造，皇风载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约，宜备品式之律，以定损厌之条。臣等地居枝昵，位参台辅，遵正之首，请以爵先；致贬之端，宜从戚始。辄因暇日，共参愚怀，应加省易，谨陈九事。虽惧匪衷，庶竭微款。伏愿陛下听览之余，薄垂昭纳，则上下相安，表里和穆矣。”诏付外详。有司奏曰：

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诫。是以尚方所制，汉有严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降于顷世，下僭滋极。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壹。义恭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

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沓。籓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及夹侍国师传令及油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硃服；舆不得重□；鄣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槊眊不得孔雀白氅；夹毂队不得绛袄；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褂衣，不得装面；冬会不得铎舞、杯桦舞；长跷、透狭、舒丸剑、博山、缘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诸妃主不得著绲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诸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过六队，白直夹毂，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饰；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非轺车，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悉不得硃油；帐钩不得作五花及竖笋形。

诏可。

是岁十一月，还镇京口。二年春，进督东、南兖二州。其冬，征为扬州刺史，余如故。加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固辞殊礼。又解持节、都督并侍中。

义恭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表上之，诏付秘阁。时西阳王子尚有盛宠，义恭解扬州以避之，乃进位太宰，领司徒。义恭常虑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于襄阳为乱，乃上表曰：

古先哲王，莫不广植周亲，以屏帝宇，诸侯受爵，亦愿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祸周、汉，上乖显授之恩，下亡血食之业。夫善积庆深，宜享长久，而历代侯王，甚乎匹庶。岂异姓皆贤，宗室悉不贤。由生于深宫，不睹稼穑，左右近习，未值田苏，富贵骄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轴，遂乃危祸。汉之诸王，并置傅相，犹不得禁逆；七国连谋，实由强盛。晋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祸。尾大不掉，终古同疾，不有更张，则其源莫救。

日者庶人恃亲，殆倾王业。去岁西寇藉宠，几败皇基。不图襄楚，复生今衅，良以地胜兵勇，奖成凶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绍祚，垂法万叶。臣年衰意塞，无所知解。忝皇族耆长，惭慨内深，思表管见，裨崇万一。窃谓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以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捍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戎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烦干候贵王。器甲于私，为用盖寡，自金银装刀剑战具之服，皆应输送还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无惧，恶者止奸。

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累表劝封禅，上大悦。三年，省兵佐，加领中书监，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为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旧辟召。又年给三千匹布。七年，从巡，兼尚书令，解中书监。八年闰月，又领太尉。其月，世祖崩，遗诏："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

前废帝即位，诏曰："总录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虽暂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济务。朕茕独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务，允归尊德。太宰江夏王义恭新除中书监、太尉，地居宗重，受遗阿衡，实深凭倚，用康庶绩，可录尚书事，本官监、太宰、王如故；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尚书令元景，同禀顾誓，翼辅皇家，赞业宣风，繄公是赖。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领丹阳尹、侍中、领公如故。"又增义恭班剑为四十人，更申殊礼之命。固辞殊礼。

义恭性嗜不恆，日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东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国史，世祖自为义恭作传。及永光中，虽任宰辅，而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

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八月，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精。

太宗定乱，令书曰：“故中书监、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江夏王道性渊深，睿鉴通远，树声列籓，宣风铉德，位隆姬辅，任属负图，勤劳国家，方熙托付之重，尽心毗导，永融雍穆之化。而凶丑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殡穸无闻，愤达幽明，痛贯朝野。朕蒙险在难，含哀莫申，幸赖宗祏之灵，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勋戚，震恸于厥心。昔梁王征庸，警跸备礼；东平好善，黄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如故。给九旒鸾辂，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

泰始三年，又下诏曰：“皇基崇建，《屯》、《剥》维难，弘启熙载，底绩忠果，故从飨世祀，勒勋宗彝。世祖宁乱定业，实资翼亮。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江夏文献王义恭，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军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兴郡开国襄公庆之，故持节、征西将军、雍州刺史洮阳县开国肃侯悫，或体道冲玄，燮化康世，或尽诚致效，庚难龛逆，宜式遵国典，陪祭庙庭。”

义恭长子朗，字元明，出继少帝，封南丰县王，食邑千户。为湘州刺史、持节、侍中，领射声校尉。为元凶所杀。世祖即位，追赠前将军、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长子歆继封。祗伏诛，歆还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韫第二子铣继封。为秘书郎，与韫俱死。顺帝升明二年，复以宗室琨子绩继封。三年，薨。会齐受禅，国除。

朗弟睿，字元秀，太子舍人。为元凶所害。追赠侍中，谥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绥字宝孙继封，食邑二千户。追

谥睿曰宣王。以子绥为都督郢州诸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进号后军将军，加持节。太宗泰始元年，进号征南将军，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改睿为江夏宣王。子绥未受命，与晋安王子勋同逆，赐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跻字仲升，继义恭为孙，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后废帝即位，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东中郎将、会稽太守，进号左将军。齐受禅，降为沙阳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睿弟韶，字元和，封新吴县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赠中书侍郎，谥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怀侯。坦弟元谅，江安愍侯。元谅弟元粹，兴平悼侯。坦、元谅、元粹并追赠散骑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与朗等凡十二人，并为元凶所杀。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义恭诸子既遇害，为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拟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辅国将军、湘州刺史。又为前废帝所杀。谥曰哀世子。又追赠江夏王，改谥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修县侯。为宁朔将军、临淮、济阳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阳县侯。叔子弟叔宝，及仲容、叔子，并为前废帝所杀。谥仲容、叔子并曰殇侯。

衡阳文王义季，幼而夷简，无鄙近之累。太祖为荆州，高祖使随往江陵，由是特为太祖所爱。元嘉元年，封衡阳王，食邑五千户。五年，为征虏将军。八年，领石头戍事。九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右将军、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临川王义庆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给鼓吹一部。先是，义庆在任，值巴蜀乱扰，师旅应接，府库空虚，义季躬行节俭，畜财省用，数年间，还复充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母月白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余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骑常侍，进号征西大将军，领南蛮校尉。

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诘责，义季引愆陈谢。上诏报之曰："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试禁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厉，乃复须严相割裁，坐诸纭纭，然后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法，汝于何得之？临书叹塞。"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诏之曰："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

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岂复一条。本望能以理自厉，未欲相苦耳。今遣孙道胤就杨佛等令晨夕视汝，并进止汤食，可开怀虚受，慎勿隐避。吾饱尝见人断酒，无它慊吸，盖是当时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忧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业，复何为吾煎毒至此邪！”义季终不改，以至于终。

二十一年，为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二十二年，进督豫州之梁郡。迁徐州刺史，持节、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虏侵逼，北境扰动，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太祖又诏之曰：“杜骥、申怙，仓卒之际，尚以弱甲琐卒，徼寇作援。彼为元统，士马桓桓，既不怀奋发，连被意旨，犹复逡巡。岂唯大乖应赴之宜，实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轻汉，将自此而始。贼初起逸，未知指趋，故且装束，兼存观察耳。少日势渐可见，便应大有经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动。遣军政欲乘际会，拯危急，以申威援，本无驱驰平原方幅争锋理。又山路易凭，何以畏首尾迥弱。若谓事理政应如此者，进大镇，聚甲兵，徒为烦耳。”

二十四年，义季病笃，上遣中书令徐湛之省疾，召还京师。未及发，薨于彭城，时年三十三。太尉江夏王义恭表解职迎丧，不许。上遣东海王祎北迎义季丧。追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如故。

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顺帝升明三年，薨。其年，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戒惧乎其所不睹，恐畏乎其所不闻，在于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宠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亲典冠朝。屈体降情，盘辟于轩槛之上，明其为卑约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顾无猜色，历载逾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属有所归。自谓践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几，而磔体分肌。古人以隐微致戒，斯为笃矣。

列传第二十二羊欣 张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晋徐州刺史。祖权，黄门郎。父不疑，桂阳太守。欣少靖默，无竞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尤长隶书。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起家辅国参军，府解还家。隆安中，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进仕。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桓玄辅政，领平西将军，以欣为平西参军，仍转主簿，参预机要。欣欲自疏，时漏密事，玄觉其此意，愈重之，以为楚台殿中郎。谓曰："尚书政事之本，殿中礼乐所出。卿昔处股肱，方此为轻也。"欣拜职少日，称病自免，屏居里巷，十余年不出。

义熙中，弟徽被遇于高祖，高祖谓咨议参军郑鲜之曰："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恨不识之。"即板欣补右将军刘籓司马，转长史，中军将军道怜谘议参军。出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简惠著称。除临川王义庆辅国长史，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并不就。太祖重之，以为新安太守，前后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适性。转在义兴，非其好也。顷之，又称病笃自免归。除中散大夫。

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辞不朝觐，高祖、太祖并恨不识之。自非寻省近亲，不妄行诣，行必由城外，未尝入六关。元嘉十九年，卒，时年七十三。子俊，早卒。

弟徽，字敬猷，世誉多欣。高祖镇京口，以为记室参军掌事。八年，迁中书郎，直西省。后为太祖西中郎长史、河东太守。子瞻，元嘉末为世祖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卒官。

张敷，字景胤，吴郡人，吴兴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没。年数岁，问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虽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许岁，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画扇，乃缄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笥流

涕。见从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贵，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高祖见而爱之，以为世子中军参军，数见接引。永初初，迁秘书郎。尝在省直，中书令傅亮贵宿权要，闻其好学，过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父邵为湘州，去官侍从。太祖版为西中郎参军。元嘉初，为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为抚军功曹，转记室参军。时义恭就太祖求一学义沙门，比沙门求见发遣，会敷赴假还江陵，太祖谓沙门曰："张敷应西，当令相载。"及敷辞，上谓曰："抚军须一意怀道人，卿可以后めｊ载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杂。"上甚不说。

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讵可轻往邪？"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摽遇如此。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

迁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军长史，司徒左长史。未拜，父在吴兴亡，报以疾笃，敷往奔省，自发都至吴兴成服，凡十余日，始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辄更感恸，绝而复续。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复往。未期而卒，时年四十一。

琅邪颜延之书吊茂度曰："贤弟子少履贞规，长怀理要，清风素气，得之天然。言面以来，便申忘年之好，比虽艰隔成阻，而情问无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见慰说，岂谓中年，奄为长往，闻问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门教敦至，兼实家宝，一旦丧失，何可为怀。"其见重如此。世祖即位，诏曰："司徒故左长史张敷，贞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于以报美。可追赠侍中。"于是改其所居称为孝张里。无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年十六，州举秀才，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并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转主簿，始兴王浚后军功曹记室参军，太子中舍人，始兴王友。父忧去官，服阕，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微素无宦情，称疾不就。仍除中书侍

郎，又拟南琅邪、义兴太守，并固辞。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与湛书曰：

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蹙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驺会忽扣荜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天植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鹜邪，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今虽王道鸿鬯，或有激朗于天表，必欲探援潜宝，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间，马栈牛口之下，赏剧孟于博徒，拔卜式于刍牧。亦有西戎孤臣，东都戒士，上穷范驰之御，下尽诡遇之能，兼鳞杂袭者，必不乏于世矣。且庐于承明，署乎金马，皆明察之官，又贤于管库之末。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堪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嚣乎。《书》云“任官维贤才”。而君擢士先疹废，芃耳棫朴，似不如此。且弟旷违兄姊，迄将十载，姊时归来，终不任舆曳入阁，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惫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里，无假长目飞耳也。

常谓生遭太公，将即华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养。光武以冯衍才浮其实，故弃而不齿。诸葛孔明云：“来敏乱郡，过于孔文举。”况无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汉之常刑。彼二三英贤，足为晓治与否？恐君逢此时，或亦不免高阁，乃复假名不知己者，岂欲自比卫赐邪？君欲高斅山公，而以仲容见处，徒以捶提礼学，本不参选，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师古，坐乱官政，诬饰蚯蚓，冀招神龙，如复托以真素者，又不宜居华留名，有害风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为人赐，举未以己劳，则商贩之事，又连所不忍闻也。岂谓不肖易擢，贪者可诱，凡此数者，君必居一焉。虽假天口于齐骈，藉鬼说于周季，公孙碎毛发之文，庄生纵漭濮之极，终不能举其契，为之辞矣。子将明魂，必灵咍于万里，汝、颍余彦，将拂衣而不朝。浮华一开，风俗或从此而爽。鬼谷以揣情为最难，何君忖度之轻谬。

今有此书，非敢叨拟中散，诚不能顾影负心，纯盗虚声，所以绵络累纸，本不营尚书虎爪板也。成童便往来居舍，晨省复经周旋，加有诸甥，亦何得顿绝庆吊。然生平之意，自于此都尽。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杀我身。”天爵且犹灭名，安用吏部郎哉！其举可陋，其事不经，非独搢绅者不道，仆妾皆将笑之。忽忽不乐，自知寿不得长，且使千载知弟不诈谖耳。

微既为始兴王浚府吏，浚数相存慰，微奉答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微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曰：

吾虽无人鉴，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漠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讵容都不先闻，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倾侧溢诈，士颇以此容之。至于规矩细行，难可详料。疹疾日滋，纵恣益甚，人道所贵，废不复修。幸值圣明兼容，置之教外，且旧恩所及，每蒙宽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难复支振，民生安乐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尽于大布粝粟，半夕安寝，便以自度，血气盈虚，不复稍道，长以大散为和羹，弟为不见之邪？疾废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败俗伤化，下不至毁辱家门，泊尔尸居，无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实。吾与弟书，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举，为无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岂见吾近者诸笺邪，良可怪笑。

吾少学作文，又晚节如小进，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其数旦见客小防，自来盈门，亦不烦独举吉也。此辈乃云语势所至，非其要也。弟无怀居今地，万物初不以相非，然鲁器齐虚，实宜书绅。今三署六府之人，谁表里此内，傥疑弟豫有力，于素论何如哉。则吾长厄不死，终误盛壮也。

江不过强吹拂吾，云是岩穴人。岩穴人情所高，吾得当此，则鸡鹜变作凤皇，何为干饰廉隅，秩秩见于面目，所惜者大耳。诸舍阖门皆蒙时私，此既未易陈道，故常因含声不言。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

又前年优旨，自弟所宣，虽夏后抚辜人，周宣及鳏寡，不足过也。语皆循检校迹，不为虚饰也。作人不阿谀，无缘头发见白，稍学谄诈。且吾何以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户；头不耐风，故不可扶曳。家本贫馁，至于恶衣蔬食，设使盗跖居此，亦不能两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选官设作此举，于吾亦无剑戟之伤，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晋贤，乃关人主之轻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视明听聪，而返区区饰吾，何辩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龙居深藏，与蛙虾为伍，放勋其犹难之，林宗辈不足识也。似不肯眷眷奉笺记，雕琢献文章，居家近市廛，亲戚满城府，吾犹自知袁阳源辈当平此不？饰诈之与直独，两不关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贤矣，兼悉怒此言自尔家任兄故能也。

日日望弟来，属病终不起，何意向与江书，粗布胸心，无人可写，

比面乃具与弟。书便觉成，本以当半日相见，吾既恶劳，不得多语，枢机幸非所长，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亲属欲见自可示，无急付手。

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豫其议，虑为微所咎，与书自陈。微报之曰：

卿昔称吾于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

卿少陶玄风，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小兒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口吃不能剧读，遂绝意于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乃复持此拟议人邪。尚独愧笑扬子之褒赡，犹耻辞赋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诸人亦当尤以此见议。或谓言深博，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见世人文赋书论，无所是非，不解处即日借问，此其本心也。

至于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摄养有征，故门冬昌术，随时参进。寒温相补，欲以扶护危羸，见冀白首。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吾实倦游医部，颇晓和药，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矫慕不羁，不同家颇有骂之者。又性知画缋，盖亦鸣鹄识夜之机，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诣人，能忘荣以避权右，宜自密应对举止，因卷惭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数条，二三诸贤，因复架累，致之高尘，咏之清壑。瓦砾有资，不敢轻厕金银也。

而顷年婴疾，沉沦无已，区区之情，忄妻于生存，自恐难复，而先命猥加，魂气褰籲，常人不得作常自处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谓有记自论。既仰天光，不夭庶类，兼望诸贤，共相哀体，而卿首唱诞言，布之翰墨，万石之慎，或未然邪。好尽之累，岂其如此。绰大骇叹，便是阖朝见病者。吾本伫人，加疹意惛，一旦闻此，便惶怖矣。五六日来，复苦心痛，引喉状如胸中悉肿，甚自忧。力作此答，无复条贯，贵布所怀，落漠不举。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当笑。

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太祖以其善筮，赐以名蓍。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

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哀痛僧谦不能已，以书告灵曰：

弟年十五，始居宿于外，不为察慧之誉，独沉浮好书，聆琴闻操，辄有过目之能。讨测文典，斟酌传记，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长病，或有小间，辄称引前载，不异旧学。自尔日就月将，著名邦党，方隆夙志，嗣美前贤，何图一旦冥然长往，酷痛烦冤，心如焚裂。

寻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无不相对，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奈何罪酷，茕然独坐。忆往年散发，极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恆虑吾羸病，岂图奄忽，先归冥冥。反覆万虑，无复一期，音颜仿佛，触事历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穷。昔仕京师，分张六旬耳，其中三过，误云今日何意不来，钟念悬心，无物能譬。方欲共营林泽，以送余年，念兹有何罪戾，见此夭酷，没于吾手，触事痛恨。吾素好医术，不使弟子得全，又寻思不精，致有枉过，念此一条，特复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

弟为志，奉亲孝，事兄顺，虽僮仆无所叱咄，可谓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冲和淹通，内有皁白，举动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气，可推英丽以自许。又兄为人矫介欲过，宜每中和。"道此犹在耳，万世不复一见，奈何！唯十纸手迹，封拆俨然，至于思恋不可怀。及闻吾病，肝心寸绝，谓当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殡送！

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仲长《昌言》，亦其大要。刘新妇以刑伤自誓，必留供养；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不夺其志。仆射笃顺，范夫人知礼，求得左率第五兒，庐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为是存者意耳。

吾穷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实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适，正赖弟耳。过中未来，已自忄妻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无复人理。比烦冤困惫，不能作刻石文，若灵响有识，不得吾文，岂不为恨。傥意虑不遂谢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诉，明书此数纸，无复词理，略道阡陌，万不写一。阿谦！何图至此！谁复视我，谁复忧我！他日宝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岂复支，冥冥中竟复云何。弟怀随、和之宝，未及光诸文章，欲收所一集，不知忽忽当办此不？今已成服，吾临灵，取常共饮杯，酌自酿酒，宁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元嘉三十年，卒，时年三十九。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遗令薄葬，不设轜旐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尝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来，以琴与之。何长史者，偃也。无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传于世。世祖即位，诏曰："微栖志贞深，文行惇洽，生自华宗，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赠秘书监。"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闵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袁淑笑谑之间，而王微吊词连牍，斯盖好名之士，欲以身为珪璋，皦皦然使尘玷之累，不能加也。

列传第二十三王华 王昙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华，字子陵，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祖荟，卫将军，会稽内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居在吴，晋隆安初，王恭起兵讨王国宝，时廞丁母忧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众应之，以女为贞烈将军，以女人为官属。国宝既死，恭檄廞罢兵。廞起兵之际，多所诛戮，至是不复得已，因举兵以讨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廞，廞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三，在军中，与廞相失，随沙门释昙永逃窜。时牢之搜检觅华甚急，昙永使华提衣幞随后，津逻咸疑焉。华行迟，永呵骂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华数十，众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还吴。

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余年，为时人所称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发廞丧问，使华制服。服阕，高祖北伐长安，领镇西将军、北徐州刺史，辟华为州主簿，仍转镇西主簿，治中从事史，历职著称。太祖镇江陵，以为西中郎主簿，迁咨议参军，领录事。太祖进号镇西，复随府转。太祖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来常引夹毂，华出入乘牵车，从者不过二三以矫之。尝于城内相逢，华阳不知是邵，谓左右："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牵车，立于道侧；及邵至，乃惊。邵白服登城，为华所纠，坐被征；华代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太祖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华建议曰："羡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太祖从之，留华总后任。上即位，以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

先是，会稽孔宁子为太祖镇西咨议参军，以文义见赏，至是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宁子先为高祖太尉主簿，陈损益曰："隆化之道，莫先于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举。虽复因革不同，损益有物，求贤审官，未之或改。师锡佥曰，焕乎钦明之诰，拔茅征吉，著于幽《贲》之爻。晋师有成，瓜衍作赏，楚乘无入，蔿贾不贺。今旧命惟新，幽人引领，《韶》之尽美，已备于振纲；《武》之未尽，或存于理目。虽九官之职，未可备举，亲民之选，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夫惟帝之难，岂庸识所易，然举尔所知，非求多

人，因百官之明，孰与一识之见，执咎在己，岂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选曹所铨，果于乖谬，众职所举，必也惟良，盖宜使求贤辟其广涂，考绩取其少殿。若才实拔群，进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计年，免徒之守，岂限资秩。自此以还，故当才均以资，资均以地。宰莅之官，诚曰吏职，然监观民瘼，翼化宣风，则隐厚之求，急于刀笔，能事之功，接于德心，以此论才，行之年岁，岂惟政无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将使公路日清，私请渐塞。士多心竞，仁必由己，处士砥自求之节，仕子藏交驰之情。宁子庸微，不识治体，冒昧陈愚，退惧违谬。”

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元嘉二年，宁子病卒。三年，诛羡之等，华迁护军，侍中如故。

宋世惟华与南阳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华以情事异人，未尝预宴集，终身不饮酒，有燕不之诣。若宜有论事者，乘车造门，主人出车就之。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时年四十三。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九年，上思诛羡之之功，追封新建县侯，食邑千户，谥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飨太祖庙庭。

子定侯嗣，官至左卫将军，卒。子长嗣，太宗泰始二年，坐骂母夺爵，以长弟终绍封。后废帝元徽三年，终上表乞以封还长，许之。齐受禅，国除。华从父弟鸿，五兵尚书，会稽太守。

王昙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业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马属，从府公修复洛阳园陵。与从弟球俱诣高祖，时谢晦在坐，高祖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昙首答曰：“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悦。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昙首有识局智度，喜愠不见于色，闺门之内，雍雍如也。手不执金玉，妇女不得为饰玩，自非禄赐所及，一毫不受于人。

太祖为冠军、徐州刺史，留镇彭城，以昙首为府功曹。太祖镇江陵，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高祖甚知之，谓太祖曰：“王昙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龙见西方，半天腾上，廕五彩云，京都远近聚观，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气。”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硃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数旬。既下在道，有黄龙出负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谓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谓昙首曰：“非宋昌独见，无以致此。”以昙首为侍中，寻领右卫将军，领骁骑将军。以硃容子为右军将军。诛徐羡之等，平谢晦，昙首及华之力也。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棨，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既据旧史，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所问，更立科条。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宴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时封诏已成，出以示昙首，昙首曰：“近日之事，衅难将成，赖陛下英明速断，故罪人斯戮。臣等虽得仰凭天光，效其毫露，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上不能夺，故封事遂寝。

时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太祖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贤兄比屡称疾，固辞州任，将来若相申许者，此处非卿而谁？亦何吴郡之有。”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治。”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义康乃悦。

七年，卒。太祖为之恸，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预诛羡之等谋，追封豫宁县侯，邑千户，谥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飨太祖庙庭。子僧绰嗣，别有传。少子僧虔，升明末，为尚书令。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散骑常侍、特

进、左光禄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初为刘毅后军参军，高祖太尉行参军。建议宜令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为黜陟。迁宋台秘书郎，世子中军参军，转主簿，又为骠骑将军道怜主簿。出补衡阳太守，入为宋世子洗马，仍转中书侍郎。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迁太子中庶子。

少帝即位，入补侍中，累表辞让，又固陈曰："臣志干短弱，历著出处。值皇涂隆泰，身荷恩荣，阶牒推迁，日月频积，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闻今授，固守愚心者，窃惟殊次之宠，必归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诸躬，无以克荷，岂可苟顺甘荣，不知进退，上亏朝举，下贻身咎，求之公私，未见其可。顾涯审分，诚难庶几，逾方越序，易以诫惧。所以俯仰周惶，无地宁处。若惠泽广流，兰艾同润，回改前旨，赐以降阶，虽实不敏，敢忘循命。臣迕违之愆，既已屡积，宁当徒尚浮采，尘黩天听。丹情悾款，仰希照察。"诏曰："景仁退挹之怀，有不可改，除黄门侍郎，以申君子之请。"寻领射声。顷之，转左卫将军。

太祖即位，委遇弥厚，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车驾征谢晦，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景仁长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为中领军，侍中如故。

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六年，苏氏卒，车驾亲往临哭，下诏曰："朕夙罹偏罚，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极之怀。而礼文遗逸，取正无所，监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苏夫人奄至倾殂，情礼莫寄，追思远恨，与事而深，日月有期，将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贵之义，式遵二汉推恩之典。但动藉史笔，传之后昆，称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时共详论，以求其中。执笔永怀，益增感塞。"景仁议曰："至德之感，灵启厥祥，文母侣天，实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号极徽崇，以贵之义，礼尽于此。苏夫人阶缘戚属，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实感圣怀，明诏爰发，询求厥中。谨寻汉氏推恩加爵，于时承秦之弊，儒术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惧非盛明所宜轨蹈。晋监二代，朝政之所因，君举必书，哲王之所慎。体至公者，悬爵赏于无私；奉天统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万国，贻则后昆。臣豫蒙博逮，谨露庸短。"上从之。

丁母忧，葬竟，起为领军将军，固辞。上使纲纪代拜，遣中书舍人周赳舆载还府。九年，服阕，迁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代为领军，与景仁素善，皆被遇于高祖，俱以宰相许之。湛尚居外任，会王弘、华、昙首相系亡，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

十二年，景仁复迁中书令，护军、仆射如故。寻复以仆射领吏部，护军如故。湛愈忿怒。义康纳湛言，毁景仁于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称疾解职，表疏累上，不见许，使停家养病。发诏遣黄门侍郎省疾。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以为太祖虽知，当有以，终不能伤至亲之爱。上微闻之，迁景仁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以为护军府，密迩宫禁，故其计不行。

景仁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

代义康为扬州刺史，仆射领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绶，主簿代拜，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性本宽厚，而忽更苛暴，问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舆出听事观望，忽惊曰："当阁何得有大树？"既而曰："我误邪？"疾转笃。太祖谓不利在州司，使还住仆射下省，为州凡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祟。时年五十一，追赠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谥曰文成公。

上与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书曰："殷仆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识具经远，奉国竭诚，周游缱绻，情兼常痛。民望国器，遇之为难，惋叹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经景仁墓，诏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风识明允，徽绩忠谟，夙达先照，惠政茂誉，实留民属。近瞻丘坟，感往兴悼，可遣使致祭。"

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恆，太宗世为侍中，度支尚书，属父疾积久，为有司所奏。诏曰："道矜生便有病，无更横疾。恆因愚习惰，久妨清序，可降为散骑常侍。"

沈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充，晋车骑将军，吴国内史。曾祖劲，冠军陈祐长史，戍金墉城，为鲜卑慕容恪所陷，不屈节，

见杀，追赠东阳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干质，初为扬州主簿，高祖太尉参军，吴、山阴令，治皆有声。硃龄石伐蜀，为龄石建威府司马，加建威将军。平蜀之功，亚于元帅，即本号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东军既反，二郡强宗侯劢、罗奥聚众作乱，四面云合，遂至万余人，攻城急。叔任东兵不满五百，推布腹心，众莫不为用，出击大破之，逆党皆平。高祖讨司马休之，龄石遣叔任率军来会。时高祖领镇西将军，命为司马。及军还，以为扬州别驾从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宁新县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出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以疾还都。义熙十四年，卒，时年五十。长子融之，蚤卒。

演之年十一，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曰："此童终为令器。"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从事史，西曹主簿，举秀才，嘉兴令，有能名。入为司徒祭酒，南谯王义宣左军主簿，钱唐令，复有政绩。复为司徒主簿。丁母忧。起为武康令，固辞不免，到县百许日，称疾去官。服阕，除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从事史。

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书祠部郎江邃并兼散骑常侍，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演之乃开仓廪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刑狱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赖。转别驾从事史，领本郡中正，深为义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后十余年。后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湛等不同，湛因此谗之于义康。尝因论事不合旨，义康变色曰："自今而后，我不复相信！"演之与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庭，太祖甚嘉之，以为尚书吏部郎。

十七年，义康出藩，诛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谓之曰："庙堂之谋，卿参其力，平此远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鸣鸾东岱，不忧河山不开也。"二十一年，诏曰："总司戎政，翼赞东朝，惟允之举，匪贤莫授。侍中领右卫将军演之，清业贞审，器思沈济。右卫将军晔，才应通敏，理怀清要。并美彰出内，诚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树绩所莅。演之可中领军，晔可太子詹事。"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

素有心气，疾病历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举才，申济屈滞，而谦约自持，上赐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车驾拜京陵，演之以疾不从。上还宫，召见，自勉到坐，出至尚书下省，暴卒，时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侯。

演之昔与同使江邃字玄远，济阳考城人。颇有文义。官至司徒记室参军，撰《文释》，传于世。演之子睦，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访评殿省内事，又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阋不睦，坐徙始兴郡，勃免官禁锢。

勃好为文章，善弹琴，能围棋，而轻薄逐利。历尚书殿中郎。太宗泰始中，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曰："沈勃琴书艺业，口有美称，而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竟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脏物，二百余万，便宜明罚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绩在朝，寻远矜怀，能无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于是徙付梁州。废帝元徽初，以例得还。结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复为司徒左长史。为废帝所诛。顺帝即位，追赠本官。

勃弟统，大明中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给干僮，不得杂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后百人。统轻役过差，有司奏免。世祖诏曰："自顷干僮，多不祗给，主可量听行杖。"得行干杖，自此始也。

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袭宁新县男。大明中，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咨议参军，为休茂所杀，追赠黄门郎。子晔嗣，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彼群公义虽往结，恩实今疏，而任即曩权，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穷爻，当来宠之要辙，颠覆所基，非待他衅，况于废杀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杀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兴累；倾物而移其宠，不忌自我难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则所望于来哲。

列传第二十四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也。高祖浑，魏将作大匠。曾祖袭，大司农。父遵，尚书郎。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初为桓伟辅国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议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

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是求心而遗迹。迹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与夺，难可等齐，举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权见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不可胜言。而欲令百代之下，圣典所阙，正斯事于一朝，岂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证今，当使理厌人情。如滕羡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然无讥前哲者，厌情之谓也。若王陵之母，见烹于楚，陵不退身穷居，终为社稷之臣，非为荣也。鲍勋蹇谔魏朝，亡身为效，观其志非贪爵也。凡此二贤，非滕之谕。

夫圣人立教，犹云“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以事有变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贤为证，则恐人人自贤矣；若不可人人自贤，何可独许其证。讥者兼在于人，不但独证其事。汉、魏以来，记阙其典，寻而得者无几人。至乎大晋中朝及中兴之后，杨臻则七年不除丧，三十余年不关人事，温公则见逼于王命，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高世远则为王右军、何骠骑所劝割，无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缞麻非为哀之主，无所复言矣。文皇帝以东关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废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有识已审其可否矣。若其不尔，居宗辅物者，但当即圣人之教，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及至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原此是为国之大计，非谓训范人伦，尽于此也。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戴天日，而为国不可许复仇，此自以法夺情，即是东关、永嘉之喻也。何妨综理王务者，布衣以处之。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无不可仕之理，而杂以情讥，谓宜在贬裁

尔。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则孝子可顾法而不复仇矣。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每至斯会，辄发之于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若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将无所理。滕但当尽《陟岵》之哀，拟不仕者之心，何为证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荣，荣与假乘常，已有惭德，无欣工进，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则工进无欣，何足贵于千载之上邪！苟许小才荣其位，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所谓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也。

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圣人之为教者礼法，即心而言，则圣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县治天下，莫之能变；汉文除肉刑，莫之能复。彼圣人之为法，犹见改于后王，况滕赖前人，而当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后圣与不？况仕与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见议者弘通情纪，每傍中庸，又云若许讥滕，则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尽。何斯言之过与！夫忠烈之情，初无计而后动。若计而后动，则惧法不尽命。若有不尽，则国有常法。故古人军败于外，而家诛于内。苟忠发自内，或惧法于外，复有踟蹰顾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可致斯喻尔。无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不致力于所天，则王经忠不能救主，孝不顾其亲，是家国之罪人尔，何所而称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赏厚，非不报也。若国宪无负于滕恬，则羡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岂是劝沮之本乎？

议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归，寻言求意，将所负者多乎。后汉乱而不亡，前史犹谓数公之力。魏国将建，荀令君正色异议，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贾充受辱于庾纯。以此而推，天下之正义，终自传而不没，何为发斯叹哉！若以时非上皇，便不足复言多者，则夷齐于爽、望，子房于四人，亦无所复措其言矣。至于陈平默顺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滕今生无所卫，鞭塞已冥，义安在乎？昔陈寿在丧，使婢丸药，见责乡闾；阮咸居哀，骑驴偷婢，身处王朝。岂可以阮获通于前世，便无疑于后乎！且贤圣抑引，皆是究其始终，定其才行。故虽事有惊俗，而理必获申。郗诜葬母后园，而身登宦，所以免责，以其孝也。日磾杀兒无讥，以其忠也。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便可许杀兒葬母后园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当究定滕之才行，无所多辩也。

滕非下官乡亲，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谋能决敌，才能周用，此自追踪古人，非议所及。若是士流，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可谓善矣，而子夏无不孝之称也。意之所怀，都尽于此，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桓伟进号安西，转补功曹，举陈郡谢绚自代，曰："盖闻知贤弗推，臧文所以窃位；宣子能让，晋国以之获宁。鲜之猥承人乏，谬蒙过眷，既恩以义隆，遂再叨非服。知进之难，屡以上请，然自退之志，未获暂申，夙夜怀冰，敢忘其惧。伏见行参军谢绚，清悟审正，理怀通美，居以端右，虽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渐，差可以位拟人。请乞愚短，甘充下列，授为贤牧，实副群望。"入为员外散骑侍郎，司徒左西属，大司马琅邪王录事参军，仍迁御史中丞。

性刚直，不阿强贵，明宪直绳，甚得司直之体。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义熙六年，鲜之使治书侍御史丘洹奏弹毅曰："上言传诏罗道盛辄开笺，遂盗发密事，依法弃市，奏报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辄复停宥。按毅勋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杀之非己，无缘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请于后，阃外出疆，非此之谓。中丞鲜之于毅舅甥，制不相纠，臣请免毅官。"诏无所问。

时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任父疾去职，鲜之因此上议曰："夫事有相权，故制有与夺，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无所明，事无所获，而为永制者也。当以去官之人，或容诡托之事。诡托之事，诚或有之，岂可亏天下之大教，以末伤本者乎？且设法盖以众苞寡，而不以寡违众，况防杜去官而塞孝爱之实。且人情趋于荣利，辞官本非所防，所以为其制者，莅官不久，则奔竞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绩之实。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为大。谓宜从旧，于义为允。"从之。于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坟墓崩毁及疾病族属辄去，并不禁锢。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

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自中丞转司徒左长史，太尉咨议参军，俄而补侍中，复为太尉咨议。十二年，高祖北伐，以为右长史。鲜之曾祖墓在开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骑送之。宋国初建，转奉常。

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曰：“伏思圣略深远，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此，则进退之机，宜在熟虑。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颙颙，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正在于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于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唯龄石等可念尔。若行也，或速其祸。反覆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

高祖践阼，迁太常，都官尚书。鲜之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无所隐，时人甚惮焉。而隐厚笃实，赡恤亲故。性好游行，命驾或不知所适，随御者所之。尤为高祖所狎，上尝于内殿宴饮，朝贵毕至，唯不召鲜之。坐定，谓群臣曰：“郑鲜之必当自来。”俄而外启：“尚书鲜之诣神虎门求启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亲遇如此。

永初二年，出为丹阳尹，复入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以从征功，封龙阳县五等子。出为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为相，举鲜之为尚书右仆射。四年，卒，时年六十四。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文集传于世。子愔，位至尚书郎，始兴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

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眺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水旱伤业。虽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礼，废而未修，眷被氓庶，无忘钦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

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旒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纯，虑明扬之靡暢。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于《雅》、《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于是乎在。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暢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谨依事为书以系之后。”松之甚得奉使之议，论者美之。

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

何承天，东海郯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叔父肸为益阳令，随肸之官。

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已，解职还益阳。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于高祖，因除浏阳令，寻去职还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出补宛陵令。赵惔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请为司马。寻去职。

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刘毅，留诸葛长民为监军。长民密怀异志，刘穆之屏人问承天曰：“公今行济否云何？”承天曰：“不忧西不时，别有一虑尔。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今还，宜加重复。”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顷日愿丹徒刘郎，恐不复可得也。”除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为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高祖在寿阳，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永初末，补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曰：“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许之。谨寻事原心，嘉母辞自求质钱，为子还责。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始以不孝为劾，终于和卖结刑，倚旁两端，母子俱罪，滕签法文，为非其条。嘉所存者大，理在难申，但明教爰发，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罚，文王所以恤下；议狱缓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则母为子隐，语敬则礼所不及。今舍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于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愚以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则蒲亭虽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鱼微物，不独遗于今化。”事未判，值赦，并免。

晦进号卫将军，转咨议参军，领记室。元嘉三年，晦将见讨，其弟黄门郎爵密信报之，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领兵戍于义阳，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兵力有余，且当决战，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张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袭之；承天以为邵意趋未可知，不宜便讨。时邵兄茂度为益州，与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萧摹之、前巴西太守刘道产去职还江陵，晦将杀之，承天尽力营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从。及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彦之以其有诚，宥之，使行南蛮府事。

七年，彦之北伐，请为右军录事。及彦之败退，承天以才非军旅，得免刑责。以补尚书殿中郎，兼左丞。吴兴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

其叔尚存，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没，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殡，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又议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于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

承天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出为衡阳内史。昔在西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承天议曰：“礼所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丁况三家，数年中，葬辄无棺椋，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窃以为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欻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整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里伍县司，竞为奸利。财赂既逞，狱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列，于事为宜。”

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曰：

伏见北籓上事，虏犯青、兖，天慈降鉴，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经纶戎政，臣以愚陋，预闻访及。窃寻猃狁告难，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车，汉氏方隆，卫、霍宣力。虽饮马瀚海，扬旍祁连，事难役繁，天下骚动，委兴负海，赀及舟车。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报复，裁不相补。宣帝末年，值其乖乱，推亡固存，始获稽服。自晋丧中原，戎狄侵扰，百余年间，未暇以北虏为念。大宋启祚，两耀灵武，而怀德畏威，用自款纳。陛下临御以来，羁縻遵养，十余年中，贡译不绝。去岁三王出镇，思振远图，兽心易骇，遂生猜惧，背违信约，深构携隙。贪祸恣毒，无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

经武，率其管窥，谨撰《安边论》。意及浅末，惧无可采。若得询之朝列，辨核同异，庶或开引群虑，研尽众谋，短长毕陈，当否可见。其论曰：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余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未久，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繦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略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于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搜猎宣其号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縻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恆，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征，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

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忸忄犬，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驺，起役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修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于封畿之内；兵农并修，在于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戍申作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官涂，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营其闾术，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足以御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只立。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微彻敌之要也。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语在《律历志》。

史臣曰：治边之术，前世言之详矣。夫戎夷狡黠，飘迅难虞，必宜完其障塞，谨其烽柝，使来径可防，去涂易梗，然后乃能禁暴止奸，养

威攘寇。汉世案秦旧迹，严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高祖受命，王略未远，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盛衰既兆，用启戎心。盖由王业始基，经创多阙，先内后外，以至于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无围守之宜，阙耕战之略，恃寇不来，遂无其备。周、汉二策，在宋顿亡，遂致胡马横行，曾无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苍天，蹐厚地，系虏俘囚，而无所控告，哀哉！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载之云尔。

列传第二十五吉翰 刘道产 杜骥 申恬

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也。初为龙骧将军道怜参军，随府转征虏左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随道怜北征广固，赐爵建城县五等男。转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为将佐十余年，清谨刚正，甚为高祖所知赏。永初三年，转道怜太尉司马。

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龙骧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氐杨兴平遣使归顺，并兒弟为质，翰遣始平太守庞咨据武兴。仇池大帅杨玄遣弟难当率众拒咨，又遣将强鹿皮向白水。咨击破，难当等并退走。其年，徙督益、宁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将军如故。在益州著美绩，甚得方伯之体，论者称之。六年，以老疾征还，除彭城王义康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

时太祖经略河南，以翰为持节、监司、雍、并三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如故。会前锋诸军到彦之等败退，明年，复为司徒司马，将军如故。其年，又假节、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入关赍呈其事。翰省讫，语“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之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于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时年六十。追赠征虏将军，持节、监、刺史如故。

刘道产，彭城吕人，太尉咨议参军简之子也。简之事在弟子《康祖传》。道产初为辅国参军，无锡令，在县有能名。高祖版为中军行参军，又为道怜骠骑参军，袭父爵晋安县五等侯。广州群盗因刺史谢道欣死为寇，攻没州城，道怜加道产振武将军南讨，会始兴谦之已平广州，道产未至而反。

元年，除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肃之、张石之等并谯纵余烬，与姻亲侯揽、罗奥等招引白水氐，规欲为乱。道产诛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余党。还为彭城王义康骠骑中兵参军。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七年，征为后军将军。明年，迁竟陵王义宣左

将军咨议参军，仍为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十九年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襄侯。道产惠泽被于西土，及丧还，诸蛮皆备衰绖，号哭追送，至于沔口。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启太祖曰："故辅国将军刘道产患背痈，疾遂不救。道产自镇汉南，境接凶寇，政绩既著，威怀兼举。年时犹可，方宣其用，奄至殒没，伤怨特深。伏惟圣怀，愍惜兼至。"长子延孙，别有传。延孙弟延熙，因延孙之廕，大明中，为司徒右长史，黄门郎，临海、义兴太守。泰始初，与四方同反，伏诛。

道产弟道锡，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为氐寇所攻，道锡保城退敌，太祖嘉之。下诏曰："前者兵寇攻逼，边情波骇，广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道锡，将率文武，尽心固守，保全之绩，厥效可书。可冠军。咨议参军、前建威将军、晋寿太守申坦，孤城弱众，厉志致果，死伤参半，壮气不衰，虽力屈陷没，在诚宜甄。可建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内众寡，道锡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及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优。"右卫将军沈演之、丹阳尹羊玄保、后军长史范晔并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过十年。"从之。二十一年，迁扬烈将军、广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贪纵过度，自杖治中荀齐文垂死，乘舆出城行，与阿尼同载，为有司所纠。值赦，明年散征。又以赦后余赃，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桂阳公义真镇长安，辟为州主簿，后为义真车骑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江夏王义恭抚军刑狱参军，尚书都官郎，长沙王义欣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索虏撤河南戍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初，高祖平关洛，致钟虡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至是太祖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钟于洛水，骥乃诳之曰："虏既南渡，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众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钟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大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世偏裨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耸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勒首，焘以马百匹赎之。

以骥为通直郎，射声校尉，世祖征虏咨议参军。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二十四年，征左军将军，兄坦代为刺史，北土以为荣焉。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太祖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丞都答云："诸郎开视。"上遣主书诘责，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二十七年，卒，时年六十四。

长子长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于行。太宗初，以军功为骁骑将军，封邵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寻坐巧佞夺爵。后以发太尉庐江王祎谋反事，拜黄门侍郎。出为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废帝元徽中，为散骑常侍。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为长水校尉，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钟，为石虎司徒。高祖平广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国，并以干用见知。永历青、兖二州刺史。高祖践祚，拜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历兖、青二州刺史。恬兄

谟，与硃修之守滑台，为虏所没，后得叛还。元嘉中，为竟陵太守。

恬初为骠骑道怜长兼行参军。高祖践祚，拜东宫殿中将军，度还台。直省十载，不请休息。转员外散骑侍郎，出为绥远将军、下邳太守。转在北海，加宁远将军。所至皆有政绩。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郡境边接任榛，屡被寇抄。恬到，密知贼来，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军事、泰山太守，将军如故。惠威兼著，吏民便之。临川王义庆镇江陵，为平西中兵参军、河东太守。衡阳王义季代义庆，又度安西府，加宁朔将军。召拜太子屯骑校尉，母忧去职。

二十一年，冀州移镇历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烈将军、冀州刺史，明年，加济南太守。时又迁换诸郡守，恬上表曰："伏闻朝恩当加臣济南太守，仰惟优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余，遭蒙逾忝，宠私罔己，复兼今授，岂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统，究其形宜。河、济之间，应置戍捍，其中四处，急须修立，甕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边事。缘山诸逻，并得除省，防卫绥怀，利便非一。吕绰诚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闻者，咸皆附说，急有同异，二三未宜。但房绍之莅郡经年，军民粗狎，改以带臣，有乖永事。远牵太原，于民为苦。而甕口之计，复成交互，人情非乐，容有不安。疆场威刑，患不开广，若得依先处分，公私允缉。"上从之。诏有司曰："恬所陈当是事宜，近诸除授可悉停。"

北虏入寇，恬摧击之，为虏所破，被征还都。二十七年，起为通直常侍。是岁，索虏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东阳，因与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保城固守。萧斌遣青州别驾解荣之率垣护之还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贼朝来胁城，日晚辄退。城内乃出车北门外，环堑为营，欲挑战，贼不敢逼。停五日，东过抄略清河郡及驿道南数千家，从东安、东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阆闭城距守，保全二千余家。虏退，以恬为宁朔将军、山阳太守。善于治民，所莅有绩。世祖践阼，迁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寻加督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明年，又督冀州。齐地连岁兴兵，百姓凋弊，恬初防卫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性清约，频处州郡，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进号辅国将军。

孝建二年，迁督豫州军事、宁朔将军、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征还，于道卒，时年六十九。死之日，家无遗财。子实，南谯郡太守，早卒。

谟子元嗣，海陵、广陵太守。元嗣弟谦，太始初，以军功历军校，官至辅国将军、临川内史。永子坦，自巴西、梓潼迁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为世祖镇军咨议参军，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复攻确磝，败退，下历城。萧思话起义讨元凶，假坦辅国将军，为前锋。世祖至新亭，坦亦进克京城。孝建初，为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虏寇兖州，世祖遣太子卫率薛安都、新除东阳太守沈法系北讨，至兖州，虏已去。坦建议："任榛亡命，屡犯边民，军出无功，宜因此翦扑。"上从之。亡命先已闻知，举村逃走，安都与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弃市。群臣为之请，莫能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尚方。寻被宥，复为骁骑将军，病卒。

子令孙，前废帝景和中，为永嘉王子仁左军司马、广陵太守。太宗以为宁朔将军、徐州刺史，讨薛安都。行至淮阳，即与安都合。弟阐，时为济阴太守，戍睢陵城，奉顺不同安都，安都攻围不能克。会令孙至，遣往睢陵令说阐降，阐既降，杀之，令孙亦见杀。先是，清河崔諲亦以将吏见知高祖，永初末，为振威将军、东莱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马灵期、司马顺之千余人围东莱，諲击之，斩灵期等三十级。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汉之良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孙、曹之世，善职者亦二三十载，皆敷政以尽民和，兴让以存简久。及晚代风烈渐衰，非才有起伏，盖所遭之时异也。刘道产之在汉南，历年逾十，惠化流于樊沔，颇有前世遗风，故能树绩垂名，斯为美矣！

列传第二十六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临沂人也。与高祖讳同，故称字。曾祖暠，晋骠骑将军。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

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致醉，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宴。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久之，转黄门侍郎，不拜。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旧居余杭县，悦是举也。寻征为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奉使慰劳，通事令史潘尚于道疾病，敬弘单船送还都，存亡不测，有司奏免官，诏可。未及释朝服，值赦复官。宋国初建，为度支尚书，迁太常。

高祖受命，补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吏部尚书，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违也。复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又除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江夏王师。

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六年，迁尚书令，敬弘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让侍中、特进，求减亲信之半，不许。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

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京师上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志绝荣观，不悟圣恩，猥复加宠。东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应选者多，且板筑之下，岂无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呜呼微臣，

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实瞻望圣颜，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夕死无恨。”诏不许。表疏屡上，终以不拜。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

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京师上表曰：“臣比自启闻，谓诚心已达，天鉴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处，牵曳载驰。臣闻君子行道，忘其为身，三复斯言，若可庶勉，顾惜昏耄，志与愿违。礼年七十，老而传家，家道犹然，况于在国。伏愿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圣恩，赐反其所，则天道下济，愚心尽矣。”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闻达。先帝拔臣于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由是感激，委质圣朝。虽怀犬马之诚，遂无尘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永绝天光，沦没丘壑。谨冒奉表，伤心久之。”

明年，薨于余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八。追赠本官。顺帝升明二年诏曰：“夫涂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延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猷策韬裹，尚想遥芬，兴怀寝寤。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于是谥为文贞公。

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太祖尝问为政得失，敬弘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绦五辫，著青纹袴襦，饰以硃粉。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斋中卧。俄顷，尚之还，敬弘使二卑守阁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于它室。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敬弘见兒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恢之于阁外拜辞，流涕而去。

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瓒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贞子。瓒之弟升之，都官尚书。升之子延之，升明末，为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人也。曾祖准，高尚不应征辟。祖恢，南

康太守。父叔度，恭谨有行业，姨适沛郡刘璩，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至三年服竟。

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全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元嘉八年，卒。

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家贫，起为临津令。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寻改领游击将军。

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

二十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

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亦优诏纳之。

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囗囗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弥旷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B138]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二十五年，迁左仆射，领汝阴王师，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转尚书令，领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曰："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囗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滞，果兹冲寂，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议涂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尚之宅在南涧寺侧，故书云"南濒"，《毛诗》所谓"于以采苹，南涧之濒"也。诏书敦劝，上又与江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邪。"义恭答曰："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充壮，未相申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本昌安丘人。兄昶贵盛，顗不就征辟。昶死后，起家为东阳太守，遂历吴郡、会稽、丹阳三郡，侍中，仆射，太子詹事，复为会稽太守，卒官，赠左光禄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

尚之既还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进位司空，领尚书令。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免。世祖即位，复为尚书令，领吏部，迁侍中、左光禄大夫，领护军将军。寻辞护军，加特进。复以本官领尚书令。丞相南郡王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义宣司马竺超民、臧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曰："刑罚得失，治乱所由，圣贤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为贼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陆展尽质复灼然，便同之巨逆，于事为重。臣豫蒙顾待，自殊凡隶，苟有所怀，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

复合二州，上不许。

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于殿廷戏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笃，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既以致怨，亦以此见称。复以本官领中书令。四年，疾笃，诏遣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问疾。薨于位，时年七十九。追赠司空，侍中、中书令如故。谥曰简穆公。子偃，别有传。

尚之弟悠之，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与偃书曰："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贤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书。悠之子颙之，尚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若长君南面，威刑自出，至亲在外，事不患强。若运经盛衰，时艰主弱，虽近臣怀祸，止有外惮，吕宗不竞，实由齐、楚，兴丧之源，于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谓识治也矣！

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瑒，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灵运！”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

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居守，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其序曰：

盖闻昏明殊位，贞晦异道，虽景度回革，乱多治寡，是故升平难于恆运，剥丧易以横流。皇晋□□河汾，来迁吴楚，数历九世，年逾十纪，西秦无一援之望，东周有三辱之愤，可谓积祸缠衅，固以久矣。况乃陵茔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弥远。庆灵将升，时来不爽，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区宇未统，侧席盈虑。值天祚攸兴，昧弱授机，龟筮元谋，符瑞景征。于是仰祗俯协，顺天从兆，兴止戈之师，躬暂劳之讨。以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治兵于京畿，次师于汳上。灵樯千艘，雷辎万乘，羽骑盈途，飞旍蔽日。别命群帅，诲谟惠策，法奇于《三略》，义秘于《六韬》。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弧始彀，走鈒隼于滑台。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明发兴于鉴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皇华》愧于先《雅》，靡盬赖于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涂经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乱淮，溯薄泗、汳，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昔皇祖作蕃，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勋由仁积。年月多历，市朝已改，永为洪业，缠怀清历。于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其词曰：

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畴

庸命而顺位，锡宝圭以彻疆。历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业服道而德徽，风行世而化扬。投前踪以永冀，省輶质以远伤。睽谋始于蓍蔡，违用舍于行藏。

庇常善之罔弃，凭曲成之不遗。昭在幽而偕煦，赏弥久而愈私。顾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颖于松上，擢纤枝于兰逵。施隆贷而有渥，报涓尘而无期。欢太阶之休明，穆皇道之缉熙。

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书，戎蛮孔炽，是殛是诛。所以宣王用棘于猃狁，高帝方事于匈奴。然侵镐至泾，自塞及平。窥郊伺鄙，□□□□慕携王之矫虔，阶丧乱之未宁。窃强秦之三辅，陷隆周之两京。雄崤、渑以制险，据绕霝而作扃。家永怀于故壤，国愿言于先茔。俟太平之旷期，属应运之圣明。坤寄通于四渎，乾假照于三辰。水润土以显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睿哲，当草昧而经纶。总九流以贞观，协五才而平分。时来之机，悟先于介石，纳隍之诫，一援于生民。龟筮允臧，人鬼同情。顺天行诛，司典详刑。树牙选徒，秉钺抗旍。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单吴子之精灵。

迅三翼以鱼丽，襄两服以雁逝。阵未列于都甸，威已振于秦、蓟。洒严霜于渭城，被和风于洛汭。就终古以比猷，考坟册而莫契。昔西怨于东徂，今北伐而南悲。岂朝野之恆情，动万乘之幽思。歌零雨于《豳风》，兴《采薇》于周诗。庆金墉之凯定，眷戎车之迁时。伫千里而感远，涉弦望而怀期。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于河湄。夕饮饯以俶装，旦出宿而言辞。岁既晏而繁虑，日将迈而恋乖。阙敬恭于桑梓，谢履长于庭阶。冒沈云之晻藹，迎素雪之纷霏。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扬哀。情在本而易阜，物虽末而难怀。眷余勤以就路，苦忧来其城颓。

尔乃经雉门，启浮梁，眺钟岩，越查塘。览永嘉之紊维，寻建武之缉纲。于时内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横流，庶萌分析。主晋有祀，福禄来格。明两降览，三七辞厄。元诞德以膺纬，肇回光于阳宅。明思服于下武，兴继代以消逆。简文因心以秉道，故冲用而刑废。孝武舍己以杖贤，亦宁外而治内。观日化而就损，庶雍熙之可对。闵隆安之致寇，伤龟玉之毁碎。漏妖凶于沧洲，缠衅难而盈纪。时焉依于晋、郑，国有蹙于百里。赖英谟之经营，弘兼济以忘己。主寰内而缓虞，澄海外以渍滓。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瞻天命之贞符，秉顺动而履机。率骏民之思效，普邦国而同归。荡积霾之秽氛，启披阴之光晖。反平陵之杳藹，复七庙之依稀。务役简而农劝，每

劳赏而忠甄。燮时雍于祖宗，□□□□□□。扫逋丑于汉渚，涤僭逆于岷山。羁巢处于西木，引鼻饮于源渊。惠要襋而思韪，援冠弁而来虔。

视冶城而北属，怀文献之收扬。匪元首之康哉，执股肱之惟良。譬观曲而识节，似缀组以成章。业弥缠而弥微，事愈有而莫伤。次石头之双岸，究孙氏之初基。幸汉庶之漏网，凭江介以抗维。初鹊起于富春，果鲸跃于川湄。匝三世而国盛，历五伪而宗夷。察成败之相仍，犹脣亡而齿寒。载十二而谓纪，岂蜀灭而吴安。众咸昧于谋兆，羊独悟于理端。请广武以诲情，树襄阳以作蕃。拾建业其如遗，沿万里而谁难。疾鲁荒之诖辞，恶京陵之谮言。责当朝之惮贬，对曩籍而兴叹。

敦怙宠而判违，敌既勍而国圮。彼问鼎而何阶，必先贼于君子。原性分之异托，虽殊涂而归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乱其如矢。谢昧迹而托规，卒安身以全里。周显节而犯逆，抱正情而丧己。

薄四望而尤眄，叹王路之中鲠。蠢于越之妖烬，敢凌蹈于五岭。崩双岳于中流，拟凶威于荆郢。隐雷霆于帝坐，飞芒镞于宫省。于时朝有迁都之议，人无守死之志。师旅痛于久勤，城墉阙于素备。安危势在不侔，众寡形于见事。于赫渊谋，研其神策。缓辔待机，追奔蹑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歼涤。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垒而宁役。

造白石之祠坛，怼二竖之无君。践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勋。道有屈于灾蚀，功无谢于如仁。讯落星之飨旅，索旧栖于吴余。迹阶戺而不见，横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乐辰，亦犹今之在余。慨齐吟于爽鸠，悲唐歌于《山枢》。

吊伪孙于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时运师以伐罪，偏投书于武王。迄西北之落纽，乏东南以振纲。诚钜平之先觉，实中兴之后祥。据左史之攸征，胡影迹之可量。过江乘而责始，知遇雄之无谋。厌紫微之宏凯，甘陵波而远游。越云梦而南溯，临浙河而东浮。彀连弩于川上，候蛟龙于中流。

爰薄方与，乃届欧阳。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广陵之乡。易千里之曼曼，溯江流之汤汤。洊赤圻以经复，越二门而起涨。眷北路以兴思，看东山而怡目。林丛薄，路逶迤，石参差，山盘曲。水激濑而骏奔，日映石而知旭。审兼照之无偏，怨归流之难濯。羡轻鲂之涵泳，观翔鸥之落啄。在飞沈其顺从，顾微躬而缅邈。

于是抑怀荡虑，扬搉易难。利涉以吉，天险以艰。于敌伊阻，在国期便。勾践行霸于琅邪，夫差争长于黄川。葛相发叹而思正，曹后愧心于千魂。登高堞以详览，知吴濞之衰盛。戒东南之逆气，成刘后之馘圣。藉盐铁之殷阜，临淮楚之剽轻。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争。忿爰盎之扶祸，惜徒伤于家令。匪条侯之忠毅，将七国之陵正。褒汉籓之治民，并访贤以招明。侯文辨其谁在，曰邹阳与枚生。据忠辞于吴朝，执义说于梁庭。敷高才于兔园，虽正言而免刑。阙里既已千载，深儒流于末学。钦仲舒之睟容，遵缝掖于前躅。对园囿而不窥，下帷幕而论属。相端、非之两骄，遭弘、偃之双慝。恨有道之无时，步险涂以侧足。

闻宣武之大阅，反师旅于此廛。自皇运之都东，始昌业以济难。抗素旄于秦岭，扬硃旗于巴川。惧帝系之坠绪，故黜昏而崇贤。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趫。德非陟而继宰，衅逾禹其必颠。

造步丘而长想，钦太傅之遗武。思嘉遁之余风，绍素履之落绪。民志应而愿税，国屯难而思抚。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钓之假缕。总出入于和就，兼仁用于默语。弘九流以拮四维，复先陵而清旧宇。却西州之成功，指东山之归予。惜图南之启运，恨鹏翼之未举。

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陀兮淮惊波，平原远兮路交过。面芃野兮悲桥梓，溯急流兮苦碛沙。夐千里而无山，缅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谓信美其可娱。身少长于乐土，实长叹于荒余。□□□□具瘁，值岁寒之穷节。视层云之崔巍，聆悲飙之掩屑。弥昼夜以滞淫，怨凝阴之方结。望新晴于落日，起明光于跻月。眷转蓬之辞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悦。问徭役其几时，骇阅景于兴没。感曰归于《采薇》，予来思于雨雪。岂初征之惧对，冀鹳鸣之在垤。

□□□□逾宿，骛吾楫于邳乡。奚车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辅汤。绵三代而享邑，厕践土之一匡。嗟仲几之宠侮，遂舍存以征亡。喜薛宰之善对，美士弥之能纲。升曲垣之逶迤，访淮阴之所都。原入跨之达耻，俟遭时以远图。舍西楚以择木，迨南汉以定谟。乱孟津而魏灭，攀井陉而赵徂。播灵威于齐横，振余猛于龙且。观让通而告犭希，曷始智而终愚。

迄沂上而停枻，登高圯而不进。石幽期而知贤，张揣景而示信。本

文成之素心，要王子于云仞。岂无累于清霄，直有概于贞吝。始熙绩于武关，卒敷功于皇胤。处夷险以解挫，弘忧虞以时顺。矜若华之翳晷，哀飞骖之落骏。伤粒食而兴念，眷逸翮而思振。

戾臣山而东顾，美相公之前代。嗟残虏之将糜，炽余焱于海济。驱鲐稚于淮曲，暴鳏孤于泗澨。托末命囗囗云，冀灵武之北阅。惟授首之在晨，当盛暑而选徒。肃严威以振响，渐温泽而沾腴。既云撤于朐城，遂席卷于齐都。曩四关其奚阻，道一变而是孚。

伤炎季之崩弛，长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诈爱，借兄弟以伪恩。相魏武以谲狂，宄谟奋于东籓。桴未噪于东郭，身已馘于楼门。审贡牧于前说，证所作于旧徐。聆泗川之浮磬，玩夷水之蠙珠。草渐苞于炽壤，桐孤干于峄隅。慨禹迹于尚世，惠遗文于《夏书》。

纷征迈之淹留，弥怀古于旧章。商伯文于故服，咸征名于彭、殇。眺灵壁之曾峰，投吕县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虽齐汩其何伤。启仲尼之嘉问，告性命以依方。岂苟然于迂论，聆寓言于达庄。

于是滥石桥，登戏台。策马钓渚，息辔城隅。永感四山，零泪双渠。怨物华之推驿，慨舟壑之递迁。谓徂岁之悠阔，结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识冲而量渊。降俊明以镜鉴，回风猷以昭宣。道既底于国难，惠有覃于黎元。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兼《采芑》之致美，协《汉广》之发言。强虎氐之搏翼，灟云网于所禁。驱黔萌以蕴崇，取园陵而湮沈。锡残落于河西，序沦胥于汉阴。攻方城而折扃，扰谯颍其谁任。世阙才而贻乱，时得贤而兴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体飞书之远情，悟犒师之通识。迨明达之高览，契古今而同事。拔渊谟于潜机，骋神锋于云旆。驱斥泽而风靡，蹙坑谷而鸟窜。中华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缓带。既克黜于肥六，又作镇于彭沛。晏皇涂于国内，震天威于河外。扫东齐而已宁，指西崤而将泰。值秉均而代谢，实大业之兴废。心无忝于乐生，事有像于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勋而是税。捐七州以爰来，归五湖以投袂。屈盛绩于平生，申远期于暮岁。

访曩载于宋鄙，采《阳秋》于鲁经。晋申好于东吴，郑凭威于南荆。故反师于曹门，将以塞于夷庚。纳五叛以长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锄之忠辞，快韩厥之奇兵。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挺宏志于总角，奋英势于弱冠。气盖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倾湍。始飙起于勾越，中电激于衡关。兴偏虑于攸吝，忘即易于所难。忌陈锦而莫照，思反乡而有叹。且夫杀义害婴，而忄戛丰疑，緤贤不策，失位谁持。迨理屈而

愈闭，方怨天而怀悲。对骏骓以发愤，伤虞姝于末词。陟亚父之故营，谅谋始之非托。遭衰嬴之崩纲，值威炎之结络。迄皓首于阜陵，犹谬觉于然诺。视一人于三杰，岂在己之庸弱。置丰沛而不举，故自同于俎镬。

发汴口而游历，迄西山而弭辔。观终古之幽愤，怀元王之冲粹。丁战国之权争，方恬心于道肆。学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类。洁流始于初源，累仁基于前美。拨楚族之休烈，传芳素于来祀。强见誉于清虚，德致称于千里。或避宠以辞姻，或遗荣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骏绝才以丧己。驱信道之成终，表昧世之亏始。悟介焉之已差，则不俟于终日。既防萌于未著，虽念德其何益。

尔乃孟陬发节，雷隐蛰惊。散叶荑柯，芳ＦＭ饰萌。麦萋萋于旄丘，柳依依于高城。相雎鸠之集河，观鸣鹿之食苹。沂泗远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绪风袭。风流蕙兮水增澜，诉愁衿兮鉴戚颜。愁盈根而蕴际，戚发条而成端。嗟我行之弥日，待征迈而言旋。荷庆云之优渥，周双七于此年。陶逸豫于京甸，违险难于行川。转归弦而眷恋，望修樯而流涟。愿关鄴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穆淳风于六合，溥洪泽于八埏。颁贤愚于大小，顺规矩于方圆。固四民之获所，宜税稷于莱田。苦邯郸之难步，庶行迷之易痊。长守朴以终稔，亦拙者之政焉。

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曰：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

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其辞曰：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合宫非缙云之馆，衢室岂放勋之堂。迈深心于鼎湖，送高情于汾阳。嗟文成之却粒，愿追松以远游。嘉陶硃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理以相得为适，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所以为笑。孙权亦谓周瑜"公瑾与孤意合"。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缙云、放勋不以天居为所乐，故合宫、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阳，乃是所居。口文成、张良，却粒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陶硃、范蠡，临去之际，亦语文种云云。谓二贤既权荣素，故身名有判也。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祛弊；宫室以瑶璇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惟上口于岩壑，幸兼善而罔滞。虽非市朝而寒暑均和，虽是筑构而饬朴两逝。《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壮》。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贲最是上爻也。此堂世异矣。谓岩壑道深于丘园，而不为巢穴，斯免口口得寒暑之适，虽是筑构，无妨非朝市云云。

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应璩作书，邙阜洛川。势有偏侧，地阙周员。铜陵之奥，卓氏充鈲揼之端；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仲长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应璩与程文信书云："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廕。"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卓王孙采山铸铜，故《汉书·货殖传》云："卓氏之临邛，公擅山川。"扬雄《方言》："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鈲，裂帛为衣曰揼。"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一代盛集。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凤台，秦穆公时秦女所居，以致箫史。

丛台，赵之崇馆。张衡谓赵筑丛台于前，楚建章华于后。楚之云梦，大中囗居《长饮赋》：楚灵王游云梦之中，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涛，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华之台。亦见诸史。淮南青丘，齐之海外，皆猎所。司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漳渠，史起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园，卫之竹园，在淇水之澳，《诗》人所载。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长洲，吴之苑囿，左亦谓长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为苑囿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故囗表此园之珍静。千乘宴嬉之所，非囗囗憩止之囗，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随地势所遇耳。

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建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

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迟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与知游别，故曰谢平生；就山川，故曰栖清旷。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此吴客说楚公子之词。当谓江都之野，彼虽有江湖而乏山岩，此忆江湖左右与之同，而山岳形势，池城所无也。往渚还汀，谓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吐吸，谓中央复有川。款跨纡萦，谓边背相连带。迂回处谓之邪亘，平正处谓之侧直。

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石垛、石滂，闵硎、黄竹。决飞泉于百仞，森高簿于千麓。写长源于远江，派深毖于近渎。上田在下湖之水囗，名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处，并有名山川。西溪、南谷分流，谷鄣水畎入田口。西溪水出始宁县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峰者，西溪便是囗之背。入西溪之里，得石垛，以石为阻，故谓为垛。石滂在西溪之东，从县南入九里，两面峻峭数十丈，水自上飞下。比至外溪，封墱十数里，皆飞流迅激，左右岩壁绿竹。闵硎，在石滂之东溪，逶迤下

注良田。黄竹与其连，南界莆中也。

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崿崩飞于东峭，盘傍薄于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双流，谓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成此洲涨。表里合，是其貌状也。崿者，谓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将崩江中，行者莫不骇忄栗。盘者，是县故治之所，在江之□□用盘石竟渚，并带青林而连白沙也。

近西则杨、宾接峰，唐皇连纵。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杨中、元宾，并小江之近处，与山相接也。唐皇便从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并在杨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涧而映红。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经始，并临江，皆被以绿竹。山高月隐，便谓为阴；鸟集柯鸣，便谓为风也。

近北则二巫结湖，两軿通沼。横、石判尽，休、周分表。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山□几下而回泽，濑石上而开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軿周回，在圻西北。边浦出江，并是美处。义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经始处所犹在。两軿皆长溪，外幹出山之后四五里许，里軿亦隔一山，出新塚。横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旧唐，故曰修堤。长溪甚远，故曰泉流。常石□几□□□□故曰下□几而回泽。里軿漫石数里，水从上过，故曰濑石上而开道。休山东北，周里山在休之南，并是北边。

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表神异于纬牒，验感应于庆灵。凌石桥之莓苔，越楢溪之纡萦。天台、桐柏，七县余地，南带海。二韭、四明、五奥，皆相连接，奇地所无，高于五岳，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也。五奥者，昙济道人、蔡氏、郗氏、谢氏、陈氏各有一奥，皆相掎角，并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万丈，下有长溪，亦是缙云之流云。此诸山并见图纬，神仙所居。往来要径石桥，过楢溪，人迹之艰，不复过此也。

远南则松箴、栖鸡，唐嵫、漫石。□卒、□乘对岭，釐、孟分隔。入极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适。上嵚崎而蒙笼，下深沉而浇激。栖鸡，在保口之上，别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里。松箴在栖鸡之上，缘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数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兴经始精

舍，亦是名山之流。□卒、□乘与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远南。前岭鸟道，正当五十里高，左右所无，就下地形高，乃当不称。远望釐山甚奇，谓白烁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经始精舍。昙济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矰田。清溪秀竹，回开巨石，有趣之极。此中多诸浦涧，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嵚崎深沉，处处皆然，不但一处。

远西则下阙。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昆涨缅旷，岛屿绸沓。山纵横以布护，水回沉而萦浥。信荒极之绵眇，究风波之睽合。江从山北流，穷上虞界，谓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谓海为百谷王，以其善处下也。海人谓孤山为昆。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沉相萦扰也。大荒东极，故为荒极。风波不恆，为睽合也。

徒观其南术之□□□生□几□□成衍□岸测深，相渚知浅。洪涛满则曾石没，清澜减则沉沙显。及风兴涛作，水势奔壮。于岁春秋，在月朔望。汤汤惊波，滔滔骇浪。电激雷崩，飞流洒漾。凌绝壁而起岑，横中流而连薄。始迅转而腾天，终倒底而见壑。此楚贰心醉于吴客，河灵怀惭于海若。南术是其临江旧宅，门前对江，三转曾山，路穷四江，对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间，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狭处，故曰生□几。勇门以南上便大阆，故曰成衍。岸高测深，渚下知浅也。江中有孤石沉沙，随水增减，春秋朔望，是其盛时。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吴客问之，举秋涛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国之储贰，故曰楚贰。河灵，河伯居河，所谓河灵。惧于海若，事见庄周《秋水篇》。

尔其旧居，曩宅今园，枌□□槿尚援，基井具存。曲术周乎前后，直陌矗其东西。岂伊临溪而傍沼，乃抱阜而带山。考封域之灵异，实兹境之最然。葺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兼见江山之美。三间故谓之骈梁。门前一栋，枕□几上，存江之岭，南对江上远岭。此二馆属望，殆无优劣也。

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孰。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许由云："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谓人生食足，则欢有余，何待多须邪！工商衡牧，似多须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浚潭涧而窈窕，除菰

洲之纡余。毖温泉于春流，驰寒波而秋徂。风生浪于兰渚，日倒景于椒涂。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觊云客之暂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耳。诸涧出源入湖，故曰浚潭涧。涧长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纡余也。

水草则萍藻蕴茭，藿蒲芹荪，蒹菰苹蘩，蕝荇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必充给而后搴，岂蕙草之空残。卷《叩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秦筝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旧爱还。搴出《离骚》。《叩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秦筝倡《蒹茄篇》，《唐上》奏《蒲生》诗，皆感物致赋。鱼藻苹繁荇亦有诗人之咏，不复具叙。

《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九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茜，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柏万代而不殒，伏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药处，于今不复依，随土所生耳。此境出药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药。医缓，古之良工，故曰别悉。参核者，双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口口根也。五华者，堇华、芫华、□遂华、菊华、旋覆华也。九实者，连前实、槐实、柏实、兔丝实、女贞实、蛇床实、蔓荆实、蓼实、口口也。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水香，兰草。林兰，支子。卷柏、伏苓，并皆仙物。凡此众药，事悉见于《神农》。

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苦齐味。水石别谷，巨细各汇。既修竦而便娟，亦萧森而蓊蔚。露夕沾而忄妻阴，风朝振而清气。捎玄云以拂杪，临碧潭而挺翠。蔑上林与淇澳，验东南之所遗。企山阳之游践，迟鸾鹭之栖托。忆昆园之悲调，慨伶伦之哀籥。卫女行而思归咏，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笄箭，细叶。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黄苦。水竹，依水生，甚细密，吴中以为宅援。石竹，本科丛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属，细者无箐之流也。修竦、便娟、萧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关中之禁苑，淇澳，卫地之竹园，方此皆不如。东南会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阳，竹林之游；鸾鹭，栖食之所。昆山之竹任为笛，黄帝时，伶伦斩其厚均者吹之，为黄钟之宫。卫女思归，作《竹竿》之诗，楚人放逐，东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谏》。

其木则松柏檀栎，囗囗桐榆。槩柘谷栋，楸梓柽樗。刚柔性异，贞脆质殊。卑高沃□脊，各随所如。干合抱以隐岑，杪千仞而排虚。凌冈上而乔竦，廕涧下而扶疏。沿长谷以倾柯，攒积石以插衢。华映水而增光，气结风而回敷。当严劲而葱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坠叶于秋晏，迟含萼于春初。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山脊曰冈。冈上涧下，长谷积石，各随其方。《离骚》云："青春受谢。白曰昭只。"《诗》云"萼不□韦□韦"也。

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观貌相音，备列山川。寒燠顺节，随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鱼、鸟、兽、动物。兽有数种，有腾者，有走者。走者骋，腾者透。谓种类既繁，不可根源，但观其貌状，相其音声，则知山川之好。兴节随宜，自然之数，非可敦戒也。

鱼则鱿鳢鲋鱮，鳟鲩鲢鳊，鲂鲔魦鳜，鲿鲤鲻鳣。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藻戏浪，泛苻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鲈鯊乘时以入浦，鱣□迅沿濑以出泉。鱿音优。鳢音礼。鲋音附。鱮音叙。鳟音寸衮反。鲩音皖。鲢音连。鳊音毖仙反。鲂音房。鲔音磐。魦音沙。鳜音居缀反。鲿音上羊反。鲻音比之反。鳣音竹仚反。皆《说文》、《字林》音。《诗》云："锦衾有烂。"故云锦烂。鲈鯊一时鱼。鱣音感。□迅音迅。皆出溪中石上，恆以为玩。

鸟则鹍鸿鶂鹄，鹜鹭鸨相□。鸡鹊绣质，鷃雏绶章。晨凫朝集，时鷸山梁。海鸟违风，朔禽避凉。荑生归北，霜降客南。接响云汉，侣宿江潭。聆清哇以下听，载王子而上参。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鹍音昆。鸿音洪。鶂音溢。《左传》云："六鶂退飞"，字如此。鹄音下竺反。鹜音秋。鹭音路。鸨音保□。相□音相。唐公之马，与此鸟色同，故谓为相□，音相。鸡鹊鷃雏，见张茂先《博物志》。鸐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鸟并美采质。凫音符，野鸭也，常待晨而飞。鷸音已消反，长尾雉也。《论语》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海鸟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鸟，以为神也。事见《左传》。朔禽，雁也，寒月转往衡阳。《礼记》，霜始降，雁来宾。岁莫云，雁北向。政是阳初生时，荑生归北，霜降客南。山鸡映水自玩其羽仪者。

山上则猨□貍貛，犴獌猰犭盈。山下则熊罴豺虎，羆鹿麤麋。掷飞枝于穷崖，踔空绝于深硎。蹲谷底而长啸，攀木杪而哀鸣。猨音袁。□音魂。貍音力之反。貛音火丸反。犴音五悬反。獌音曼，似貛而长，狼之属，一曰貙。猰音安黠反。犭盈音弋生反，貍之黄黑者，一曰似犭分。

豺音在皆反。羱音元，野羊大角。麕音鬼珉反。麋音京，能踔掷。虎长啸，猿哀鸣，鸣声可玩。

缗纶不投，置罗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谁施。鉴虎狼之有仁，伤遂欲之无崖。顾弱龄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谅不远之在斯。抚鸥□攸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八种皆是鱼猎之具。自少不杀，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欢永废。庄周云，虎狼仁兽，岂不父子相亲。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兽，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岂复崖限。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苟此悟万物好生之理。《易》云："不远复，无只悔。"庶乘此得以入道。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今无害彼之心，各说豫于林池也。

敬承圣诰，恭窥前经。山野昭旷，聚落膻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岂寓地而空言，必有货以善成。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虽粹容之缅邈，谓哀音之恆存。建招提于幽峰，冀振锡之息肩。庶镫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绝而可温。贾谊《吊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谓歌哭诤讼，有诸喧哗，不及山野为僧居止也。经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贷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今旁林艺园制苑，仿佛在昔，依然托想，虽粹容缅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处也。所谓息肩。镫王、香积，事出《维摩经》。《论语》云："温故知新。"理既不绝，更宜复温，则可待为己之日用也。

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翦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云初经略，躬自履行，备诸苦辛也。罄其浅短，无假于龟筮，贫者既不以丽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谢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

山，外缘都绝，鱼肉不入口，粪扫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

贱物重己，弃世希灵。骇彼促年，爰是长生。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羡蝉蜕之匪日，抚云蜺其若惊。陵名山而屡憩，过岩室而披情。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指松菌而兴言，良未齐于殇彭。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乔师，安期先生是马明生师，二事出《列仙传》。《洞直经》云："今学仙者亦明师以自发悟，故不辞苦味颓形也。"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殇彭，邈然有间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资待各徒，随节竞逐。陟岭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箬于谷。杨胜所拮，秋冬籥荻。野有蔓草，猎涉蘡薁。亦醞山清，介尔景福。苦以术成，甘以扌审熟。慕椹高林，剥芨岩椒。掘茜阳崖，擿扌鲜阴摽。昼见搴茅，宵见索綯。芟菰翦蒲，以荐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采蜜，八月朴栗。备物为繁，略载靡悉。此一章谓山水采拾诸事也。然渔猎之事皆不载。杨，杨桃也。山间谓之木子。籥音覆，字出《字林》。《诗》人云："六月食郁及薁。"猎涉字出《尔雅》。术，术酒，味苦。扌审，扌审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扌审治痈核，术治痰冷。椹音甚，味似菰菜而胜，刊木而作之，谓之慕。芨音及，采以为纸。茜音倩，采以为渫。扌鲜音鲜，采以为饮。采蜜朴果，各随其月也。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两居谓南北两处，各有居止。峰崿阻绝，水道通耳。观风瞻云，然后方知其处所。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巘。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还回往匝，枉渚员峦。呈美表趣，胡可胜单。抗北顶以葺馆，殷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赪楣，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之未牵。鹍鸿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汎泉傍出，潺湲于东檐；桀壁对峙，硿礲于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沉以蒙茂。萝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岫。夏凉寒燠，随时取适。阶基回互，□□棂乘隔。此焉卜寝，玩水弄石。迩即回眺，终岁罔斁。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眇遁逸于人群，长寄心于云霓。南山是开创卜居

之处也。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涂路所经见也，则乔木茂竹，缘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以为寓目之美观。及至所居之处，自西山开道，迄于东山，二里有余。南悉连岭叠鄣，青翠相接，云烟霄路，殆无倪际。从径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门世□南□池东南，皆别载其事。缘路初入，行于竹径，半路阔，以竹渠涧。既入东南傍山渠，展转幽奇，异处同美。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鄣。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有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隩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浚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回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备尽之矣。刊翦开筑，此焉居处，细趣密玩，非可具记，故较言大势耳。越山列其表侧傍缅□□为异观也。

因以小湖，邻于其隈。众流所凑，万泉所回。汍滥异形，首毖终肥。别有山水，路邈缅归。汍滥、肥毖，皆是泉名，事见于《诗》。云此万泉所凑，各有形势。

求归其路，乃界北山。栈道倾亏，蹬阁连卷。复有水径，缭绕回圆。瀰瀰平湖，泓泓澄渊。孤岸竦秀，长洲芊绵。既瞻既眺，旷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异源同口。赴隘入险，俱会山首。濑排沙以积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倾澜而捎岩，木映波而结薮。径南濡以横前，转北崖而掩后。隐丛灌故悉晨暮，托星宿以知左右。往反经过，自非岩涧，便是水径，洲岛相对，皆有趣也。

山川涧石，州岸草木。既标异于前章，亦列同于后牍。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无浊。石傍林而插岩，泉协涧而下谷。渊转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结葩，树凌霜而振绿。向阳则在寒而纳煦，面阴则当暑而含雪。连冈则积岭以隐嶙，举峰则群竦以□截□。浮泉飞流以写空，沈波潜溢于洞穴。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俱悦。土山载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章谓山川众美，亦不必有，故总叙其最。居山之后事，亦皆有寻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凡厥意谓，扬较以挥。且列于言，诫特此推。谓寒待绵纩，暑待絺绤，朝夕餐饮，设此诸业以待之。药以疗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

不得不然。至于听讲放生，研书敷文，皆其所好。韩非有《扬较》，班固亦云“扬较古今”，其义一也。左思曰：“为左右扬较而陈之。”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巘。杏坛、□奈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芬于回峦，椑柿被实于长浦。庄周云：“渔父见孔子杏坛之上。”《维摩诘经》□奈树园。扬雄《蜀都赋》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户有橘柚之园。”桃李所殖甚多，枣梨事出北河、济之间，淮、颍诸处，故云殊所也。

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祼荠，葑菲苏姜。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摽倩以陵阴，春藿吐苕以近阳。葑菲见《诗·柏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阐云，寒葱挺园。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质难恆，颓龄易丧。抚鬓生悲，视颜自伤。承清府之有术，冀在衰之可壮。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摭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访钟乳于洞穴，讯丹阳于红泉。此皆驻年之药，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朗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启善趣于南倡，归清暢于北机。非独愜于予情，谅佥感于君子。山中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寒风兮搔屑，面阳兮常热。炎光兮隆炽，对阴兮霜雪。愒曾台兮陟云根，坐涧下兮越风穴。在兹城而谐赏，传古今之不灭。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众远近聚萃，法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山中静寂，实是讲说之处。兼有林木，可随寒暑，恆得清和，以为适也。

好生之笃，以我而观。惧命之尽，吝景之欢。分一往之仁心，拔万族之险难。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漾水性于江流，吸云物于天端。睹腾翰之颃颉，视鼓鳃之往还。驰骋者傥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观，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惧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万族之险难。水性云物，各寻其生。老子云，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猜害者恆以忍害为心，见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縢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荚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或平生之所流览，并于今而弃诸。验前识之丧道，抱一德而不渝。庄周云“轮扁语齐桓公，公之所读书，圣人之糟粕。”縢者，《金縢》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

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

若乃乘摄持之告，评养达之篇。畏绝迹之不远，惧行地之多艰。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于高人，落宾名于圣贤。广灭景于崆峒，许遁音于箕山。愚假驹以表谷，涓隐岩以搴芳。□□□□□□□□□□□□□□□□□□□□莱庇蒙以织畚。皓栖商而颐志，卿寝茂而敷词。□□□□□□，郑别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会，□□□□□□。高居唐而胥宇，台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穷年，眇贞思于所遗。老子云：“善摄生者。”庄子云，谓之不善持生。又云，养生有无崖，达生者不务生之所无，奈何。绝迹，上皇，下衰，宾名，义亦皆出庄周。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之师也。许由隐于箕山，尧以天下让而不取。愚公居于驹阜，齐桓公逐鹿入山，见之。涓子隐于宕山，好饵术，告伯阳《琴心》三篇。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畧之山。楚狂接舆，楚王闻其贤，使使者聘之，于是遂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无鬼岩栖，魏侯劳之，问：“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见寡人。”无鬼问：“君绌嗜欲，屏好恶，则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织畚为业。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汉祖召不能出。司马长卿高才，而处世不乐预公卿大事，□□□□□□□□□□□□□□□□□□□

简，不复多云，冀夫赏音悟夫此旨也。

太祖登祚，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上使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乃出就职。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曰：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况陵茔未几，凶虏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遘纷京师，岂虑托付。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极。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晚遣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此国耻宜雪，被于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

咸云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西军既反，得据关中，长围咸阳，还路已绝，虽遣救援，停住河东，遂乃远讨大城，欲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弃巢窟，未足相拯。师老于外，国虚于内，时来之会，莫复过此。观兵耀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忽值新起之众，则异于今，苟乖其时，难为经略，虽兵食倍多，则万全无必矣。又历观前代，类以兼弱为本，古今圣德，未之或殊。岂不以天时人事，理数相得，兴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昔魏氏之强，平定荆、冀，乃乘袁、刘之弱；晋世之盛，拓开吴、蜀，亦因葛、陆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于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

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谓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自相攻伐，两取其困，卞庄之形，验之今役。仰望圣泽，有若渴饥，注心南云，为日已久。来苏之冀，实归圣明，此而弗乘，后则未兆。即日府

藏，诚无兼储，然凡造大事，待国富兵强，不必乘会，于我为易，贵在得时。器械既充，众力粗足，方于前后，乃当有优。常议损益，久证冀州口数，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先才经创，基趾犹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为国长久之计，孰若一往之费邪！

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昔在前汉，屯军霸上，通火甘泉。况乃远戍之军，值新故交代之际者乎！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连岭判阻，三关作隘。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昔陇西伤破，晁错兴言；匈奴慢侮，贾谊愤叹。方于今日，皆为赊矣。

晋武中主耳，值孙皓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况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协以宰辅贤明，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远命，亦何敌不灭，矧伊顽虏，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机志务，久定神谟。臣卑贱侧陋，窜景岩穴，实仰希太平之道，倾睹岱宗之封，虽乏相如之笔，庶免史谈之愤，以此谢病京师，万无恨矣。久欲上陈，惧在触置，蒙赐恩假，暂违禁省，消渴十年，常虑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闻。

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

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璿之，字曜璠，临川内史，为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勖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

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曰："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守分养命，庶毕余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异论噂□沓，此虽相了，百姓不许寂默，今微为其防。'披疏骇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及见顗，虽曰见亮，而装防如此，唯有罔惧。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谗谤，圣贤不免，然致谤之来，要有由趣。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牵曳疾病，束骸归款。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臣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

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赐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受掩讨，遂共格战，悉禽付狱。其一人姓赵名钦，山阳县人，云："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兒，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子凤，蚤卒。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

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列传第二十八武二王

○彭城王义康 南郡王义宣

彭城王义康，年十二，宋台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时高祖自寿阳被征入辅，留义康代镇寿阳。又领司州刺史，进督徐州之钟离、荆州之义阳诸军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户，进号右将军。二年，徙监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三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

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户，进号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给班剑三十人，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如故。二府并置佐领兵，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太子詹事刘湛有经国才，义康昔在豫州，湛为长史，既素经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举动事宜，莫不咨访之。故前后在藩，多有善政，为远近所称。九年，弘薨，又领扬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辞班剑。十二年，又领太子太傅，复加侍中、班剑。

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太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义康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弥日不解衣；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十六年，进位大将军，领司徒，辟召掾属。

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

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书仆射殷景仁为太祖所宠，与太子詹事刘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辅之权以倾之，景仁为太祖所保持，义康屡言不见用，湛愈愤。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上疾尝危殆，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义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闻之。而斌等既为义康所宠，又威权尽在宰相，常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遂结为朋党，伺察省禁，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构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

义康欲以斌为丹阳尹，言次启太祖，陈其家贫。上觉其旨，义康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启太祖曰："羊玄保欲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属，仓卒曰："我已用王鸿。"自十六年秋，不复幸东府。上以嫌隙既成，将致大祸。十七年十月，乃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贼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昙泰等。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湛弟黄门侍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胤秀始以书记见任，渐预机密，文秀、邵秀，皆其兄也。司马亮，孔氏中表，并由胤秀而进。怀明、昙泰为义康所遇。默子、景之、遥之，刘湛党也。

其日刺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义康上表逊位曰："臣幼荷国灵，爵遇逾等。陛下推恩睦亲，以隆棠棣，爱忘其鄙，宠授遂崇，任总内外，位兼台辅。不能正身率下，以肃庶僚，暱近失所，渐不自觉，致令毁誉违实，赏罚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倾挠。今虽罪人即戮，王猷载静，养衅贻垢，实由于臣。鞠躬栗悚，若堕溪壑，有何心颜，而安斯宠，辄解所职，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如故，出镇豫章。

停省十余日，桂阳侯义融、新喻侯义宗、秘书监徐湛之往来慰视。于省奉辞，便下渚。上唯对之恸哭，余无所言。上又遣沙门释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暱，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谘议参军，

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谢综，素为义康所狎，以为记室参军，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至豫章。辞州，见许，增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义康未败，东府听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鸥并飞入所住斋前。

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阙上表曰：

盖闻哲王不逆切旨之谏，以博闻为道；人臣不忌歼夷之罚，以尽言为忠。是故周昌极谏，冯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储嗣，魏尚所以复任云中。彼二臣岂好逆主干时，犯颜违色者哉！又爰盎之谏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则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无及。臣草莽微臣，窃不自揆，敢抱葵藿倾阳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远六千里，愿言命侣，谨贡丹愚，希垂察纳。

伏惟陛下躬执大象，首出万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辟天人之路，开大道之门，搜殊逸于岩穴，招奇英于侧陋，穷谷无白驹之倡，乔岳无遗宝之嗟，岂特罗飞翮于垂天，网沈鳞于溟海。况于彭城王义康，先朝之爱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远送南服，恩绝于内，形隔于远，躬离明主，身放圣世，草莱黔首，皆为陛下痛之。

臣追惟景平、元嘉之衅，几于危殆，三公托以兴废之宜，密怀不臣之计，台辅伺隙于京甸，强楚窥窬于上流，或莹恶而窥国或显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只之所忿忌也。赖宗社灵长，庙算流远，洒涤尘埃，歼馘丑类，氛雾时靖，四门载清。当尔之时，义康岂不预参皇谋，均此休否哉。且陛下旧楚形胜，非亲勿居，遂以骠骑之号，任以藩夏之重，抚政南郢，绥民遏寇，播皇宋之泽，以洽幽荒。陛下之润，被之九有，岂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辅，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扬，所以幽显齐欢，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为得，义康受之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阙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谬之愆，可责之罪，正可数之以善恶，导之以义方。且庐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车之殷鉴，后乘之灵龟也。夫曾子之不杀，忠臣之笃譬；二告而犹织，仁王之令范。故《诗》云"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又云兄弟虽阋，不废亲也。《尚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兄弟安可弃乎！

臣伏愿陛下上寻往代黜废之祸，下惟近者谗言之衅。庐陵王既申冤魂于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于宋京，岂徒皇代当今之计，盖乃良史万代之美也。且谄谀难辨，是非易黩，福始祸先，古人所畏。故爱身之士，

自为己计，莫不结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顽昧，独献微管，所以勤勤恳恳，必诉丹诚者，实恐义康年穷命尽，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弃弟之责。臣虽微贱，窃为陛下羞之。况书言记事，史岂能屈典谟而讳哉。脱如臣虑，陛下恨之何益。扬子云曰："获福之大，莫先于和穆；遘祸之深，莫过于内难。"每服斯言，以为警戒。矧今睹王室大事，岂得韬笔默尔而已哉。臣将恐天下风靡，离间是惧，遂令宇内迁观，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实为难也。

陛下徒云恶枝之宜伐，岂悟伐柯之伤树，乃往古之所悲，当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荡以平听，屏此猜情，垂讯刍荛之谋，曲察狂瞽之计，一发非意之诏，逮访博古之士，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君臣缉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如是则四海之望塞，谗说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后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启违宪，于国为非，请即伏诛，以谢陛下。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

表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太祖至所亲敬。义康南上后，久之，上尝就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稽颡，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因恸哭。上流涕，举手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车子，义康小字也。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事逮义康，事在《晔传》。有司上曰："义康昔擅国权，恣心凌上，结朋树党，苞纳凶邪。重衅彰著，事合明罚。特遭陛下仁爱深至，敦惜周亲，封社不削，爵宠无贬。四海之心，朝野之议，咸谓皇德虽厚，实挠典刑。而义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诡饰情貌，外示知惧，内实不悛。穷好极欲，干请无度。圣慈含弘，每不折旧，矜释屡加，恩畴已往。而阴敦行李，方启交通之谋，潜资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岖伺隙，不忘窥窬。时犹隐忍，罚止仆侍。狂疾之性，永不惩革，凶心遂成，悖谋仍构。远投群丑，千里相结，再议宗社，重窥鼎祚。赖陛下至诚感神，宋历方永，故奸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圣，不辞同气之刑；汉文仁明，无隐从兄之恶。况义康衅深二叔，谋过淮南，背亲反道，自弃天地。臣等参议，请下有司削义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诏特宥大辟。于是免义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宁、丰城、益阳、兴平四县主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

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

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反，袭杀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诸葛智之，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太尉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曰："投畀之言，义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书》典。庶人义康负衅深重，罪不容戮。圣仁不忍，屡加迟回，宥其大辟，赐迁近甸，斯乃至爱发天，超邈终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谗言同众，佷悖徼幸，每形辞色，内宣家人，外动民听，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诞世假窃名号，构成凶逆。杜渐除微，古今所务，况祸机骤发，庸可忽乎！臣等参议，宜徙广州远郡，放之边表，庶有防绝。"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为广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世祖时镇彭城，累启宜为之所，太子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以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时年四十三，以侯礼葬安成。

六子：允、肱、珣、昭、方、昙辩。允初封泉陵县侯，食邑七百户。昭、方并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杀之。

世祖大明四年，义康女玉秀等露板辞曰："父凶灭无状，孤负天明，存荷优养，没蒙加礼，明罚羽山，未足敕法。乌鸟微心，昧死上诉，乞反葬旧茔，糜骨乡壤。"诏听，并加资给。前废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义恭表曰："臣闻忝祖远支，犹或虑亲，降霍省序，义重令戚。故严道疾终，嗣启方宇，阜陵愆屏，身膂晚恩。窃惟故庶人刘义康昔昧奸回，自贻非命，沈魂漏籍，垂诫来典。运革三朝，岁盈三纪，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赋气，咸蒙更始。义康妻息漂没，早违盛化，众女孤弱，永沦黔首。即情原衅，本非己招，感事哀茕，俯增伤咽。敢缘陛下圣化融泰，春泽覃被，慈育群生，仁被泉草。实希洗宥，还齿帝宗，则施及陈荄，荣施朽壤。臣特凭国私，冒以诚表，尘触灵威，伏纸悲悸。"诏曰："太宰表如此，公缘情追远，览以憎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亲，古今成准。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横罹凶虐，可特为置后。"太宗泰始四年，复绝属籍，还为庶人。

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仍拜右将军，镇石头。七年，迁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犹戍石头。八年，又改都督南兖、兖州刺史，当镇山阳，未行。明年，迁中书监，进号中

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谯王，又领石头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

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谢晦平后，以授彭城王义康。义康入相，次江夏王义恭。又以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且临川武烈王有大功于社稷，义庆又居之。其后应在义宣。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阳王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代义季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军事、征北将军，持节如故。加散骑常侍。而会稽公主每以为言，上迟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义宣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先赐中诏曰："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于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声著西土，朝野以为美谈。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物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复当为护怨，非但一诮而已也。如此则公私俱损，为不可不先共善详。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动生评论也。"师护，义季小字也。

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白皙，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多畜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进位司空，改侍中，领南蛮校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

三十年，迁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征，值元凶弑立，以义宣为中书监、太尉，领司徒、侍中如故。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近远。会世祖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助为前锋。世祖即位，以义宣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给班剑四十人，持节、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万户。进谥义宣所生为献太妃，封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食邑千户。义宣固辞内任，及恺王爵。于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丞相如故。降恺为宜阳县王。义宣将佐以下，并加赏秩。长史张暢，事在本传。谘议参军蔡超专掌书记并参谋，除尚书吏部郎，仍为丞相谘议参军、南郡内史，封汝南县侯，食邑千户。司马竺超民为黄门侍郎，仍除丞相司马、南平内史。其余各有差。

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无不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尝献世祖酒，先自酌饮，封送所余，其不识大体如此。初，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便尽礼，事在《质传》。及至江州，每密信说义宣，以为“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之威，自古鲜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处分。且万姓莫不系心于公，整众入朝，内外孰不欣戴。不尔，一旦受祸，悔无所及。”义宣阴纳质言。而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报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义宣补天子，并送天子羽仪；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使僚佐悉称名。遣传奉表曰：

臣闻博陆毗汉，获疑宣后；昌国翼燕，见猜惠王。常谓异姓震主，嫌隙易构；葭莩淳戚，昭亮可期。臣虽庸懦，少希忠谨。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国，虽历算有归，微绩不树，竭诚尽愚，贯之幽显。而微疑莫监，积毁日闻；投杼之声，纷纭溢听。谅缘奸臣交乱，成是贝锦。夫浇俗之季，少贞节之臣；冰霜竞至，靡后雕之木。并寝处凶世，甘荣伪朝，皆缨冕之所弃，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宠，任参大政，恶直丑勋，妄生邪说，疑惑明主，诬罔视听。又南从郡僚，劳不足纪，横叨天功，以为己力，同弊相扇，图倾宗社。臧质去岁忠节，勋高古贤；鲁爽协同大义，志契金石，此等猜毁，必欲祸陷。昔汲黯尚存，刘安寝志；孔父既逝，华督纵逆。臣虽不武，绩著艰难，复肆谗狡，规见诱召。宗祀之危，缀旒非所。

臣托体皇基，连晖日月，王室颠坠，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责。辄征召甲卒，分命众籓，使忠勤申愤，义夫效力，戮此凶丑，谢愆阙廷，则进不负七庙之灵，退无愧二朝之遇。临表感愧，辞不自宣。

上诏答曰：

皇帝敬问。朕以不天，招罹屯难，家国阽危，剪焉将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远凭高算，共济艰难。遂登寡暗，嗣奉洪祀，尊戚酬勋，实表心事，□比政阙职，所愿匡拯。而嘉言蔑闻，末德先著，勤王之绩未终，毁冕之图已及。臧质嶮躁无行，见弃人伦，以此不识，志在问鼎，凶意将逞，先借附从，扇诱欺炽，成此乱阶。如使群逆并济，众邪竞逐，将恐瞻乌之命，未识所止，构怨连祸，孰知其极。公明有不照，

背本崇奸，迷昵谗丑，还谋社稷，虽履霜有日，喧议纠纷。朕以至道无私，杜遏疑议，信理推诚，暴于遐迩。不虞物变难筹，丑言遂验，是用悼心失图，忽忘寝食。

今便亲御六师，广命群牧，告灵誓众，直造柴桑，枭轘元恶，以谢天下。然后警跸清江，鸣銮郢路，投戈袭衮，面禀规勖。有宋不造，家祸仍缠，昔岁事宁，方承远训，冀以虚薄，永弭厥艰。岂谓曾未期稔，复睹斯衅，二祖之业，将坠于渊，仰瞻鸿基，但深感恸。

太傅江夏王义恭又与义宣书曰：

顷闻之道路云，二鲁背叛，致之有由，谓不然之言，绝于智者之耳。忽见来表，将兴晋阳之甲，惊愕骇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强，政移冢宰，或时昏下纵，在上畏逼，然后贤藩忠构，睹难赴机。未闻圣主御世，百辟顺轨，称兵于言兴之初，扶危于既安之日。以此取济，窃为大弟忧之。

昔岁二凶构逆，四海同奋。弟协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钦嘉，又亦优渥。丞相位极人臣，江左罕授，一门两王，举世希有。表倍推诚，彰于见事，出纳之宜，唯意所欲。裒升进益，方省后命，一旦弃之，可谓运也。

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报厚恩，昊天罔极，竭力尽诚，犹惧无补。奈何妄听邪说，轻造祸难。国靡流言，遽归愆于二叔；世无晁错，仍袭辙于七藩。弃汉苍之令范，遵齐冏之败迹。

往时仲堪假兵灵宝，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刘牢，忠诚逝踵。皆曩代之成事，当今之殷鉴也。臧质少无美行，弟所具悉，凭恃末戚，并有微勤，承乏推迁，遂超伦伍，藉西楚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鲁宗父子，世为国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齿之封。令据有五州，虎兕出于匣，是须为刘渊耳。徐遗宝是垣护之妇弟，前因护之归于吾，苦求北出，不乐远西。近磐桓湖陆，示遣刘雍，其意见可。雍是徐冲舅，适有密信，誓倒戈。自虏侵境以来，公私雕弊，安以抚之，庶可宁静，弟复随而扰乱，吾恐边鄙皆为禾黍。宜远寻高祖创业艰难，近念家国比者祸衅，时息兵戈，共安社稷。责躬谢过，诛除险佞，追保前勋，传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质改过，肃宗降泽。忠焉之诲，聊希往言；祸福之机，明者是察。

主上神武英断，群策如林，忠臣发愤，虎士投袂，雄骑布野，舳舻盖川。吾以不才，忝权节钺，总督群帅，首戒戎先，指晨电举，式清南服。所以积行缓期，冀弟不远而悟。如其遂溺奸说者，天实为之。临书慨懑，不识次第。

义宣移檄诸州郡，加进号位。遣参军刘谌之、尹周之等率军下就臧质。雍州刺史硃修之起兵奉顺。义宣二月十一日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是日大风，船垂覆没，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为辅国将军，留镇江陵。遣鲁秀、硃昙韶万余人北讨硃修之。秀初至江陵，见义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误人事，乃与痴人共作贼，今年败矣！"义宣至寻阳，与质俱下，质为前锋。至鹊头，闻徐遗宝败，鲁爽于小岘授首，相视失色。世祖使镇北大将军沈庆之送爽首示义宣，并与书："仆荷任一方，而衅生所统。近聊率轻师，指往翦扑，军锋裁交，贼爽授首。公情契异常，或欲相见，及其可识，指送相呈。"义宣、质并骇惧。

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义宣屡与玄谟书，要令降。玄谟书报曰：

频奉二诲，伏对战骇。先在彭、泗，闻诸将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谓无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参军先僧瑗修书表心，并密陈入相之计，欲使周旦之美，复见于今。岂意理数难推，果至于此。昔因幸会，蒙国士之顾，思报厚德，甘起泉壤，岂谓一旦事与愿违。公崇长奸回，自放西服，信邪细之说，忘大节之重，溺流狡之志，灭君亲之恩，狎玩极宠，越希非觊，祖宗世祀，自图颠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复枉覃书檄，远示见招。此则丹心微款，未亮于高鉴，赤诚幽志，虚感于平日，环念周回，始悟知己之为难也。

公但念提职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见徐、鲁去就，未知仗义有人，岂不惜哉！有臣则欲其忠，诱人而导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则择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爱其易，求妻则敬其难。若承命如响，将焉用之。原毂存舆，无礼必及，窃恐荆郢之士，已当潜贰其怀，非皇都陋臣，秉义不徙。公虽心迷迹往，犹愿勉建良图。抑抚军忠壮慷慨，亮诚有素，新亭之勋，莫与为等，而妄信奸虚，坐相贬谤，不亦惑哉！

幸承人乏，夙诫前驱，精甲已次近路；镇军骆驿继发，太傅、骠骑嗣董元戎；乘舆亲御六师，威灵遐振。人百其气，慕义如林，舟骑云回，赫弈千里。辄属鞬秉锐，与执事周旋，授命当仁，理无所让。夫君

道既尽，民礼亦绝，执笔裁答，感慨交怀。

抚军柳元景据姑孰为大统，偏帅郑琨、武念戍南浦。质径入梁山，去玄谟一里许结营，义宣屯芜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风猛，质乘风顺流攻玄谟西垒，冗从仆射胡子友等战失利，弃垒渡就玄谟。质又遣将庞法起数千兵从洲外趋南浦，仍使自后掩玄谟。与琨、念相遇，法起战大败，赴水死略尽。二十一日，义宣至梁山，质上出军东岸攻玄谟。玄谟分遣游击将军垣护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击，大败质军，军人一时投水。护之等因风纵火，焚其舟乘，风势猛盛，烟焰覆江。义宣时屯西岸，延火烧营殆尽。诸将乘风火之势，纵兵攻之，众一时奔溃。

义宣与质相失，各单舸迸走，东人士庶并归顺，西人与义宣相随者，船舸犹有百余。女先适臧质子，过寻阳，入城取女，载以西奔。至江夏，闻巴陵有军，被抄断，回入径口，步向江陵。众散且尽，左右唯十许人，脚痛不复能行，就民僦露车自载。无复食，缘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竺超民，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时外犹自如旧，带甲尚万余人。义宣既入城，仍出听事见客，左右翟灵宝诫使抚慰众宾，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忘灵宝之言，误云“项羽千败”，众咸掩口而笑。鲁秀、竺超民等犹为之爪牙，欲收合余烬，更图一决，而义宣惛蛰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鲁秀北走，义宣不复自立，欲随秀去，乃于内戎服，幰囊盛粮，带佩刀，携息慆及所爱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大惧落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马与之，超民因还守城。义宣冀及秀，望诸将送北入虏。即失秀所在，未出郭，将士逃散尽，唯余慆及五妾两黄门而已。夜还向城，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遣黄门报超民，超民遣故车一乘，载送刺奸。义宣送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始与五妾俱入狱，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

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公王八座与荆州刺史硃修之书曰：“义宣反道叛恩，自陷极逆。大义灭亲，古今同准。无将之诛，犹或囚杀，况丑文悖志，宣灼遐迩，锋指绛阙，兵缠近郊，衅逼忧深，臣主旰食。赖朝略震明，祖宗灵庆，罪人斯得，七庙弗隳。司刑定罚，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屡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义宣自绝于天，理无容受。社稷之虑，臣子责深。便宜专行大戮，以纾国难。但加诸斧钺，有伤圣仁，示以弘恩，使自为所，上全天德，下一洪宪。临书悲慨，不复多云。”书未达，修之至江陵，已于狱尽焉。时年四十。世祖听还葬。

义宣子忄妻、恺、恢、憬、惔、忄矣、惇、慆、伯实、业、悉达、法导、僧喜、慧正、慧知、明弥虏、妙觉、宝明凡十八人；恺、恢、惔、惇并于江宁墓所赐死，忄矣、悉达早卒，余并与义宣俱为硃修之所杀。蔡超及谘议参军颜乐之、徐寿之等诸同恶，并伏诛。超，济阳考城人。父茂之，侍庐陵王义真读书，官至彭城王义康骠骑从事中郎，始兴太守。超少有才学，初为兖州主簿，时令百官举才，超与前始宁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参军会稽贺道养并为兴安侯义宾所表荐。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

恢，字景度，既嫡长，少而辩慧，义宣甚爱重之。年十一，拜南谯王世子，除给事中。义宣为荆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还西，乃以为河东太守，加宁朔将军。顷之，征为黄门侍郎。元凶弑立，恢为侍中。义宣起义，劭收恢及弟恺、忄炎、忄妻、憬、忄矣系于外，散骑郎沈焕防守之。焕密有归顺意，谓恢等曰："祸福与诸郎同之，愿勿忧。"及臧质自白下上趋广莫门，劭令焕杀恢等。焕乃解其桎梏，率所领数十人与恢等向广莫门欲出。门者拒之，焕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诸郎，并能为诸君得富贵，非徒免祸而已，勿相留。"亦值质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中。俄迁侍中、散骑常侍、西中郎将、湘州刺史。义宣并领湘州，转恢侍中，领卫尉。晋氏过江，不置城门校尉及卫尉官，世祖欲重城禁，故复置卫尉卿。卫尉之置，自恢始也。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义宣举兵反，恢与兄弟姊妹一时逃亡。恢藏江宁民陈铣家，有告之者，录付廷尉。恢子善藏，与恢俱死。

恺，字景穆，生而养于宫内，宠均皇子。十岁，封宜阳县侯。仍为建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迁步兵校尉，转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长水校尉。元凶以恺为散骑常侍。世祖以为秘书监。未拜，迁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转五兵尚书，进爵为王。义宣反问至，恺于尚书寺内，著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盖诩。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收付廷尉，诩伏诛。忄矣封临武县侯，年十八卒，谥曰悼侯。忄妻封湘南县侯。憬封祁阳县侯。

徐遗宝，字石俊，高平金乡人。初以新亭战功，为辅国将军、卫军司马、河东太守，不之官。迁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戍湖陆。封益阳县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义宣既叛，遣使以遗宝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率军出瓜步。遗宝遣长史刘雍之袭彭城，宁朔司马明胤击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与雍之复逼彭城。时徐州刺史萧思话未之镇，因诏安北司马夏侯祖权率五百人驰往助胤，既至，击玄楷斩之，雍之还湖陆。遗宝复遣使人檀休祖应玄楷，闻败，亦溃散。遗宝弃城奔鲁爽，爽败，逃东

海郡界，土人斩送之，传首京邑。

夏侯祖权，谯人也。以功封祁阳县子，食邑四百户。大明中，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卒官。谥曰烈子。

史臣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夫天伦由子，共气分形，宠爱之分虽同，富贵之情则异也。追味尚长之言，以为太息。

列传第二十九刘湛 范晔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也。祖耽，父柳，并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湛出继伯父淡，袭封安众县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赏遇甚厚。高祖领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以湛为功曹，仍补治中别驾从事史，复为太尉参军，世子征虏西中郎主簿。父柳亡于江州，州府送故甚丰，一无所受，时论称之。服终，除秘书丞，出为相国参军。谢晦、王弘并称其有器干。

高祖入受晋命，以第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府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义康以本号徙为南豫州，湛改领历阳太守。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索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景平元年，召入，拜尚书吏部郎，迁右卫将军。出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嫡母忧去职。服阕，为侍中。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时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湛自谓才能不后之，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

湛负其志气，常慕汲黯、崔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琰字季圭。琰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请。太祖答义恭曰："吾亦得湛启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庶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启，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豫关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曰："事至于此，甚为可叹。当今乏才，委授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汝疏云'泯然无际'，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万一觉也。汝年已长，渐更事物，且群情瞩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岁时，动止谘问。但当今所专，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轻重，未必尽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先是，王华既亡，昙首又卒，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白太祖征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本州大中正，与景仁并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说。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

时彭城王义康专秉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构之于太祖，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无愧如此。

义康擅势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礼绸缪。善论治道，并谙前世故事，叙致铨理，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至晚节，驱煽义康，凌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上尝谓所亲曰："刘班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迁丹阳尹，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既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十月，诏曰："刘湛阶藉门廕，少叨荣位，往佐历阳，奸诐夙著。谢晦之难，潜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诛屏。朕所以弃罪略瑕，庶收后效，宠秩优忝，逾越伦匹。而凶忍忌克，刚愎靡厌，无君之心，触遇斯发。遂乃合党连群，构扇同异，附下蔽上，专弄威权，荐子树亲，互为表里，邪附者荣曜九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观奸慝，为日已久，犹欲弘纳遵养，冀或悛革。自迩

以来，凌纵滋甚，悖言怼容，罔所顾忌，险谋潜计，睥睨两宫。岂唯彰暴国都，固亦达于四海。比年七曜违度，震蚀表灾，侵阳之征，事符幽显。搢绅含愤，义夫兴叹。昔齐、鲁不纲，祸顷邦国；昭、宣电断，汉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肃明刑典。”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

子黯，大将军从事中郎。黯及二弟亮、俨并从诛。湛弟素，黄门侍郎，徙广州。湛初被收，叹曰：“便是乱邪。”仍又曰：“不言无我应乱，杀我自是乱法耳。”入狱见素，曰：“乃复及汝邪？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倾之，迁尚书吏部郎。

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皓为宜都太守，嫡母随皓在官。十六年，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太祖爱其才，不罪也。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浚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

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訞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重阶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籓之子也，与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谶。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熙先虑事泄，鸩采藻杀之。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兒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

失机耳。”乃略相署置，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先为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无恆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勋，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跸，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豺壹，过十玄、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叩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诚，同思糜躯之报。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系。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栖，于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鸱鸮》之歌，陕西有勿翦之思哉！灵祇告征祥之应，谶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骆驿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诫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共拯危溺，无断谋事，失于后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辄督厉尪顿，死而后已。

熙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晔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曰：

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恆，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于尽心奉上，诚贯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期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率意信心，不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而刑罚所加，同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

吾虽幽逼日苦，命在漏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愤踊，心复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待横流邪。除君侧之恶，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骫，终古所无，加之翦戮，易于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滥，若有一豪犯顺，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然后吾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之！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籓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谶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穷诘。"

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时上在延贤堂，遣使问晔曰："以卿翰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晔仓卒怖惧，不即首款。上重遣问曰："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并已答款，犹尚未死，征据见存，何不依实。"晔对曰："今宗室磐石，蕃岳张跱，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臣虽泥下，朝廷许其翰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辨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

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负国罪重，分甘诛戮。”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遂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兒，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晔付廷尉，入狱，问徐丹阳所在，然后知为湛之所发。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熙先于狱中上书曰：“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徒扌旬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捻脍脯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缨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微，由识不世之恩，以尽躯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慷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鈇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暢。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揽，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晔在狱，与综及熙先异处，乃称疾求移考堂，欲近综等。见听，与综等果得隔壁。遥问综曰：“始被收时，疑谁所告？”综云：“不知。”晔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亻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晔本意谓入狱便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当前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薶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

是也。”

将出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病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以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亦殊胜不见。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蔼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晔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恚我邪？”蔼曰：“今日何缘复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晔及子蔼、遥、叔蒌、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耀，诸所连及，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晔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谢综弟纬，徙广州。蔼子鲁连，吴兴昭公主外孙，请全生命，亦得远徙，世祖即位得还。

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

思，便愦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恆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蔼幼而整洁，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死时年二十。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兒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倾。刘湛识用才能，实苞经国之略，岂不知移弟为臣，则君臣之道用，变兄成主，则兄弟之义殊乎。而义康数怀奸计，苟相崇说，与夫推长戟而犯魏阙，亦何以异哉！

列传第三十袁淑

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少有风气，年数岁，伯湛谓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并不就。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刘湛，淑从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补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迁太子洗马，以脚疾不拜。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谘议参军。顷之，迁司徒左西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中庶子。

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为始兴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浚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还为御史中丞。时索虏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曰：

臣闻函车之兽，离山必毙；绝波之鳞，宕流则枯。羯寇遗丑，趋致畿甸，蚁萃蠡集，闻已崩殪。天险岩旷，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图，盛晋辍其议，情屈力殚，气挫勇竭，谅不虞于来临，本无怵于能济矣。乃者燮定携远，阻违授律，由将有弛拙，故士少斗志。围溃之众，匪寇倾沦，攻制之师，空自班散，济西劲骑，急战蹴旅，淮上训卒，简备靡旗。是由绥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来扰，纷殄姬风，泯毒禹绩，腾书有渭阴之迫，悬烽均咸阳之警。然而切揣虚实，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谲诡既显。绵地千里，弥行阻深，表里踬硋，后先介逼。舍陵衍之习，竞湍沙之利。今虹见萍生，土膏泉动，津陆陷溢，痞祸洊兴，刍稿已单，米粟莫系，水宇衿带，进必倾殒，河隘扁固，退亦堕灭。所谓栖乌于烈火之上，养鱼于丛棘之中。

或谓损缓江右，宽缮淮内。窃谓拯扼闽城，旧史为允，弃远凉士，前言称非。限此要荒，犹弗委割。况联被京国，咫尺神甸，数州摧扫，列邑歼痍，山渊反覆，草木涂地。今丘赋千乘，井算万集，肩摩倍于长安，缔袂百于临淄，什一而籍，实慊氓愿，履亩以税，既协农和。户竞战心，人含锐志，皆欲赢粮请奋，释纬乘城。谓宜悬金铸印，要壮果之士，重币甘辞，招摧决之将，举荐板筑之下，抽登台阜之间，赏之以焚

书，报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贺阙，异能间至。

戎贪而无谋，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谬于合散之宜，犯军志之极害，触兵家之甚讳。咸畜愤矣，佥策战矣，称愿影从，谣言缗命。宜选敢悍数千，骛行潜掩，偃旗裹甲，钳马衔枚，桧稽而起，晨压未阵，旌噪乱举，火鼓四临，使景不暇移，尘不及起，无不禽铩兽誊，冰解雾散，扫洗哨类，漂卤浮山。如有决罦漏网，逡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还径，兖部劲卒，梗其归涂。必剪元雄，悬首麾下，乃将只轮不反，战轉无旋矣。于是信臣腾威，武士缮力，缇组接阴，鞞柝联响。

若其伪遁羸张，出没无际，楚言汉旆，显默如神，固已日月蔽亏，川谷荡贸。负塞残孽，阻山烬党，收险窃命，凭城借土，则当因威席卷，乘机芟剿。泗、汴秀士，星流电烛，徐、阜严兵，雨凑云集，蹶乱桑溪之北，摇溃浣海以南，绝其心根，勿使能植，衔索之枯，几何不蠹。是由涸泽而渔，焚林而狩，若浚风之亻舞轻箨，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余，望吊网悲之鬼。然后天行枢运，猋举烟升，青盖西巡，翠华东幸，经启州野，涤一轸策，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方乃奠山沉河，创礼辑策，阐耀炎、昊之遗则，贯轶商、夏之旧文。

今众贾拳勇，而将术疏怯，意者稔泰日积，承平岁久，邑无惊赴之急，家缓馈战之勤，阙阅训之礼，简参属之饰，且亦荐采之法，庸未蔇欤。若乃邦造里选，攉论深切，躬擐尽幽，斩带寻远，设有沉明能照，俊伟自宣，诚感泉雨，流通金石，气慑飞、贲，知穷苴、起，审邪正顺逆之数，达昏明益损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睿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蹑青蒲而扬谋，上说辰鉴，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纾国，救灾恤患。则宜拔过宠贵之上，褒升戚旧之右，别其旂章，荣其班禄，出得专誉，使不禀命。降席折节，同广武之请；设坛致礼，均淮阴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窃符之捷。

夷裔暴狠，内外侮弃，始附之众，分茷无序，蛊以威利，势必携离，首顺之徒，靡然自及。今涞绎故典，瀍土缨缕，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犹眇者愿明，痿之思步，动商遄会，功终易感。劫晋在于善觇，全郑实寄良谍，多纵反间，汨惑心耳，发险易之前，抵兴丧之术，冲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连率之贵，饵以析壤之资。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解，驰羽而岩邑易倾。必府鬲土崩，枝干瓦裂，故燕、乐相悔，项、范交疑矣。

或乃言约功深，事迩应广，齐圉反驾，赵养还君，尽舆诵之道，毕

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内层禁，游心明代，泽与身泰，恩随年行，无以逢迎昌运，润饰鸿法。今涂有遗镞，虿未息蜂，敢思凉识，少酬闳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窃观都护之边论，属国之兵谟，终、晁之抗辞，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经之棘，犹阙上算，烛郛之敬，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综微，敢露昧见，无会昭采。

淑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浚书曰："袁司直之视馆，敢寓书于上国之宫尹。日者猥枉泉赋，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无或违贰。惧非郊赠之礼，觐飨之资，不虞君王惠之于是也，是有懵焉。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曾是附庸臣委末学孤闻者，如之何勿疑。且亦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节清廉，好是洁直，以不邪之故，而贫闻天下。宁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赋，束马先璧以俟命。唯执事所以图之。"

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将为弑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许，呼淑及萧斌等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便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淑及斌并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左右皆动。斌惧，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节，况忧迫如此，辄当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时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问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之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愿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截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淑出环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劭将出，已与萧斌同载，呼淑甚急，淑眠终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因命左右："与手刃。"见杀于奉化门外，时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赠太常，赐赠甚厚。

世祖即位，使颜延之为诏曰："夫轻道重义，亟闻其教；世弊国危，希遇其人。自非达义之至，识正之深者，孰能抗心卫主，遗身固节者哉！故太子左卫率淑，文辩优洽，秉尚贞悫。当要逼之切，意色不桡，厉辞道逆，气震凶党。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古之怀忠陨难，未云出其右者。兴言嗟悼，无废乎心。宜在加礼，永旌宋有臣焉。可赠侍中、太尉，谥曰忠宪公。"又诏曰："袁淑以身殉义，忠烈邈古。遗孤在疚，特所矜怀。可厚加赐恤，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绰、卜天与四家，于是长给禀禄。文集传于世。

子几、敳、棱、凝、标。敳，世祖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为晋陵太守。太宗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归降，以补刘湛冠军府主簿。淑诸子并早卒。

史臣曰：天长地久，人道则异于斯。蕣华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间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没婴心。徒以灵化悠远，生不再来，虽天行路险，而未之斯遇，谓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败尺璧。若乃义重乎生，空炳前诰，投躯殉主，世罕其人。若无阳源之节，丹青何贵焉尔！

列传第三十一徐湛之 江湛 王僧绰

徐湛之，字孝源，东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孙，吴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钦之，秘书监。父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公主，为振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诸子并幼，以逵之姻戚，将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配以精兵利器，事克，当即授荆州。休之遣鲁宗之子轨击破之，于阵见害。追赠中书侍郎。

湛之幼孤，为高祖所爱，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于侧。永初三年，诏曰："永兴公主一门嫡长，早罹辛苦。外孙湛之，特所钟爱。且致节之胤，情实兼常。可封枝江县侯，食邑五百户。"年数岁，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及长，颇涉大义，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并以孝谨闻。

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六年，东宫始建，起家补太子洗马，转国子博士，迁奋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黄门侍郎。祖母年老，辞以朝直，不拜。复授二郡，加辅国将军，迁秘书监，领右军将军，转侍中，加骁骑将军。复为秘书监，加散骑常侍，骁骑如故。

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太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西征谢晦，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忽有不得意，辄号哭，上甚惮之。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刘湛得罪，事连湛之，太祖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太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高祖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兒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也。迁中护军，未拜，又迁太子詹事，寻加侍中。

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太祖嫌其侈纵，每以为言。时安成公何勖，无忌之子也，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并各奢豪，与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京邑为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二事之美，兼于何、孟。勖官至侍中，追

谥荒公。灵休善弹棋，官至秘书监。

湛之迁冠军将军、丹阳尹，进号征虏将军，加散骑常侍，以公主忧不拜。过葬，复授前职，湛之表启固辞，又诣廷尉受罪；上诏狱官勿得受，然后就命。固辞常侍，许之。二十二年，范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尽，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还郡。湛之上表曰：

贼臣范晔、孔熙先等，连结谋逆，法静尼宣分往还，与大将军臣义康共相脣齿，备于鞠对。伏寻仲承祖始达熙先等意，便极言奸状。而臣兒女近情，不识大体，上闻之初，不务指斥，纸翰所载，尤复漫略者，实以凶计既表，逆事归露；又仰缘圣慈，不欲穷尽，故言势依违，未敢缕陈。情旨无隐，已昭天鉴。及群凶收禽，各有所列，晔等口辞，多见诬谤；承祖丑言，纷纭特甚。乃云臣与义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为定，潜通奸意，报示天文。末云熙先县指必同，以诳于晔，或以智勇见称，或以愚懦为目。既美其信怀可履，复骇其动止必启。凡诸诡妄，还自违伐，多举事端，不究源统，赍传之信，无有主名，所征之人，又已死没，首尾乖互，自为矛楯。即臣诱引之辞，以为始谋之证，衔臣纠告，并见怨咎，纵肆狂言，必规祸陷。伏自探省，亦复有由。

昔义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觐对，经逾旬日。逆图成谋，虽无显然，怼容异意，颇形言旨。遗臣利刃，期以际会，臣苦相谏譬，深加拒塞。以为怨愤所至，不足为虑，便以关启，惧成虚妄，思量反覆，实经愚心，非为纳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晔，释中间之憾，致怀萧思话，恨婚意未申，谓此侥幸，亦不宣达。

陛下敦惜天伦，彰于四海，籓禁优简，亲理咸通；又昔蒙眷顾，不容自绝，音翰信命，时相往来。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浅，辞色之间，往往难测。臣每惧异闻，皆略而不答。惟心无邪悖，故不稍以自嫌。忄娄忄娄丹实，具如此启。至于法静所传，及熙先等谋，知实不早，见关之日，便即以闻。虽晨光幽烛，曲昭穷款，裁以正义，无所逃刑。束骸北阙，请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频降，制使还往，仰荷恩私，哀惶失守。

臣殃积罪深，丁罹酷罚，久应屏弃，永谢人理。况奸谋所染，忠孝顿阙，智防愚浅，暗于祸萌，士类未明其心，群庶谓之同恶，朝野侧目，众议沸腾，专信仇隙之辞，不复稍相申体。臣虽驽下，情非木石。岂不知丑点难婴，伏剑为易。而靦然视息，忍此余生，实非苟吝微命，

假延漏刻。诚以负戾灰灭，贻恶方来，贪及视息，少自披诉；冀幽诚丹款，傥或昭然，虽复身膏草土，九泉无恨。显居官次，垢秽朝班，厚颜何地，可以自处。乞蒙隳放，伏待鈇钅质。

上优诏不许。二十四年，服阕，转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出为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善于为政，威惠并行。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二十六年，复入为丹阳尹，领太子詹事，将军如故。二十七年，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太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春，鲁爽兄弟率部曲归顺，爽等，鲁轨子也。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

转尚书仆射，领护军将军。时尚书令何尚之以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诸辞诉，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职官记》及令文，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令缺则仆射总任。又以事归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并奏免官，诏曰："令仆治务所寄，不共求体当，而互相推委，纠之是也。然故事残舛，所以致兹疑执，特无所问，时详正之。"乃使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

初，刘湛伏诛，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晔等，后又有江湛、何瑀之。晔诛，炳之免，演之、瑀之并卒，至是江湛为吏部尚书，与湛之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焉。

上每有疾，湛之辄入侍医药。二凶巫蛊事发，上欲废劭，赐浚死。而世祖不见宠，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辇。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而铄妃即湛妹，劝上立之。元嘉末，征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与湛之屏人共言论，或连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与湛之屏人语，至晓犹未灭烛。湛之惊起趣北户，未及开，见害。时年四十四。世祖即位，追赠司空，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谥曰忠烈公。又诏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于是三家长给廪。

三子：聿之、谦之，为元凶所杀。恆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阳公主，蚤卒，无子。聿之子孝嗣绍封，齐受禅，国除。

江湛，字徽渊，济阳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丧以孝闻。爱好文义，喜弹棋鼓琴，兼明算术。初为著作佐郎，迁彭城王义康司徒行参军，南谯王义宣左军功曹。复为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济为子求湛妹婚，不许。义康有命，又不从。时人重其立志。义康欲引与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为武陵内史，还为司徒从事中郎，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随王诞为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以湛为长史、南东海太守，政事委之。

元嘉二十五年，征为侍中，任以机密，领本州大中正，迁左卫将军。时改选学职，以太尉江夏王义恭领国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领博士。二十七年，转吏部尚书。家甚贫约，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余食。尝为上所召，值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在选职，颇有刻核之讥，而公平无私，不受请谒，论者以此称焉。

上大举北代，举朝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

上将废劭，使湛具诏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闻叫噪之声，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绐云："不在此。"兵士即杀舍吏，乃得湛。湛据窗受害，意色不挠。时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憨、愻、法寿，皆见杀。初，湛家数见怪异，未败少日，所眠床忽有数升血。世祖即位，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谥曰忠简公。长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阳长公主，为著作佐郎。

王僧绰，琅邪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好学有理思，练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见，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袭封豫章县侯，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初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转始兴王文学，秘书丞，司徒左长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迁侍中，任以机密。僧绰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昙首与王华并为太祖所任，华子嗣人才既

劣，位遇亦轻。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弟名位应与新建齐，超至今日，盖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为侍中，时年二十九。始兴王浚尝问其年，僧绰自嫌蚤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虚自退若此。

元嘉末，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从兄徽，清介士也，惧其太盛，劝令损抑。僧绰乃求吴郡及广州，上并不许。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延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上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阁，谓僧绰曰：“卿向言，将不大伤切直。”僧绰曰：“弟亦恨君不直。”

及劭弑逆，江湛在尚书上省，闻变，叹曰：“不用僧绰言，以至于此。”劭既立，转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事在《二凶传》。顷之，劭料检太祖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僧绰所启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时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诸王侯，以为与僧绰有异志，并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奉朝请司马文颖、建平国常侍司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愍侯。

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顗、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常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

子俭嗣，升明末，为齐国尚书右仆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难也，仇衅所钟，亲地兼极，虽复倾天灭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内兆，邪蛊外兴，天性既离，爱敬同尽，探雀请熊，非无前衅，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轻躁，夙无朝宠，累任边外，未尝居中。当璧之重，将由爱立，臣主回疑，事无蚤断。若使守器以长，命不待贤，则密祸自销，危机可免。圣哲之训，岂欺我哉！昔

山涛举羊祜为太子太傅，盖欲以后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绰绸缪主心，将任以国重，而宫车晏驾。二臣并以道德谦冲，名高两代。胙未中年，功谢成日，惜矣哉！

列传第三十二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浚，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仪生南平王铄，高修仪生庐陵昭王绍，殷修华生竟陵王诞，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宏，陈修容生东海王祎，谢容华生晋熙王昶，江修仪生武昌王浑，沈婕妤生明帝，杨修仪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晋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阳哀王休业，颜美人生临庆冲王休倩，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阳王休范，罗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浚、诞、祎、浑、休茂、休范别有传。绍出继庐陵孝献王义真。

南平穆王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湘州刺史，不之镇，领石头戍事。二十二年，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时太祖方事外略，乃罢南豫并寿阳，即以铄为豫州刺史，寻领安蛮校尉，给鼓吹一部。二十六年，进号平西将军，让不拜。

索虏大帅托跋焘南侵陈、颍，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贼昼夜攻围之，宪且守且战，矢石无时不交。虏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又毁佛浮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贼多作虾蟆车以填堑，肉薄攻城。宪督厉将士，固女墙而战。贼之死者，尸与城等，遂登尸以陵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相拒四十余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

二十七年，大举北伐，诸蕃并出师。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长社，长社戍主鲁爽委城奔走。即克长社，遣幢主王阳兒、张略等进据小索。伪豫州刺史仆兰于大索率步骑二千攻阳兒，阳兒击大破之。到坦之等进向大索，劳杨氏郑德玄、张和各起义以应坦之，仆兰奔虎牢。会王阳兒等至，即据大索，因向虎牢，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继坦之。虏永昌王宜勤仁库真救虎牢，坦之败走。虏乘胜径进，于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战败见杀。贼进胁寿阳，因东过与焘会于江上。

二十八年夏，虏荆州刺史鲁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诣铄归顺。其年七月，铄所生吴淑仪薨，铄归京师，葬毕，还摄本任。时江夏王义恭领南兖州刺史，镇盱眙。丁母忧，还京师。上以兖土雕荒，罢南兖并南徐州，当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欲以授铄。既而改

授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领兵戍石头。

元凶弑立，以为中军将军，护军、常侍如故。世祖入讨，劭屯兵京邑，使铄巡行抚劳。劭还立南兖，以铄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亲自攻之，挟铄自随。江夏王义恭南奔，使铄守东府，以腹心防之。进授侍中、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余如故。劭迎蒋侯神于宫内，疏世祖年讳，厌祝祈请，假授位号，使铄造策文。及义军入宫，铄与浚俱归世祖，浚即伏法，上迎铄入营。当时仓卒失国玺，事宁，更铸给之。进侍中、司空，领兵置佐，以国哀未阕，让侍中。

铄素不推事世祖，又为元凶所任，上乃以药内食中毒杀之，时年二十三，追赠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渊、敬先。敬猷嗣，官至黄门郎。敬渊初封南安县侯，官至后军将军。敬先继庐陵王绍。前废帝景和末，召铄妃江氏入宫，使左右于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谓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氏犹不肯。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敬渊、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废帝亦殒。太宗即位，追赠敬猷侍中，谥曰怀王。追赠敬渊黄门侍郎，谥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临贺王子产字孝仁为南平王，继铄后，未拜，被杀。泰始五年，立晋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为南平王继铄。休祐死，宣曜被废还本。后废帝元徽元年，立衡阳恭王嶷第二子伯玉为南平王继铄，后官至给事中。升明二年，谋反诛，国除。

建平宣简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丧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闲素，笃好文籍。太祖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二十四年，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出为征虏将军、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征为中书令，领骁骑将军。元凶弑立，以宏为左将军、丹阳尹。又以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江州刺史。世祖入讨，劭录宏殿内。世祖先尝以一手板与宏，宏遣左右亲信周法道赍手板诣世祖。事平，以为尚书左仆射，使奉迎太后，还加中军将军，中书监，仆射如故。臧质为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门。

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晓政事，上甚信仗之。时普责百官谠言，宏议曰：

臣闻建国之道咸殊，兴王之政不一。至于开谏致宁，防口取祸，固前王同轨，后主共则。秦、殷之败，语戮刺亡；周、汉之盛，谤升箴显。陛下以至德神临，垂精思治，进儒礼而崇宽教，哀狱法而黜严刑，

表忠行而举贞节，辟处士而求贤异，修废官而出滞赏，撤天膳而重农食，禁贵游而弛榷酤，通山泽而易关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今复开不讳之涂，奖直辞之路，四海希风，普天幸甚。举蒙采问，敢不悉心，谨条鄙见，置陈如左。辞理违谬，伏用震耆。

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顷干戈未戢，战备宜修，而卒不素练，兵非夙习。且戎卫之职，多非其才，或以资厚素加，或以禄薄带帖，或宠由权门，恩自私假，既无将领，虚尸荣禄。至于边城举燧，羽驿交驰，而望其擐甲推锋，立功阃外，譬缘木求鱼，不可得矣。常谓临难命师，皆出仓卒，驱乌合之众，隶造次之主，貌疏情乖，有若胡、越，岂能使其同力，拔危济难！故奔北相望，覆败继有。

今欲改选将校，皆得其人，分台见将，各以配给，领、护二军，为其总统。令抚养士卒，使恩信先加，农隙校猎，以习其事，三令五申，以齐其心，使动止应规，进退中律，然后畜锐观衅，因时而动，摧敌陷坚，折冲于外。孙子曰："视卒如赤子，故可与之共死。"所以张弩效争先之心，吮痈致必尽之命，岂不由恩著者士轻其生，令明者卒毕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陈肤知，追惧乖谬。

转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寻进号卫将军，中书监、尚书令如故。

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动，求解尚书令，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中书监如故。未拜，其年薨，时年二十五。追赠侍中、司徒，中书监如故，给班剑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辄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序。与东扬州刺史颜竣诏曰："宏夙情业尚，素心令绩，虽年未及壮，愿言兼申。谓天道可倚，辅仁无妄，虽寝患淹时，虑不至祸。岂图祐善虚设，一旦永谢，惊惋摧恸，五内交殒。平生未远，举目如昨，而赏对游娱，缅同千载，哀酷缠绵，实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拆少时，奄成今古，闻问伤惋，当何可言。"五年，益诸弟国各千户，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

子景素，少爱文义，有父风。大明四年，为宁朔将军、南济阴太守，徙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将军如故。中书侍郎，不拜。监南豫、豫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太子左卫率，加给事中，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丹阳尹，吴兴太守，使持节、监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将军并如故。进号左将军。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

事、左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征为散骑常侍、后将军、太常，未拜。授使持节、都督南徐、南兖、兖、徐、青、冀六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逆，景素虽纂集兵众，以赴朝廷为名，而阴怀两端。及事平，进号镇北将军。齐王为南兖州，景素解都督。

时太祖诸子尽殂，众孙唯景素为长，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属意焉。而后废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太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元徽三年，景素防阁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单骑奔京邑，告运长、佃夫云“景素欲反”。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王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谓为不然也。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都，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又夺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沶、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顒、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

时废帝单马独出，游走郊野，曹欣之谋据石头，韩道清、郭兰之欲说齐王使同，若不回者图之。候废帝出行，因众作难，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驻之，未欲匆匆举动。运长密遣伧人周天赐伪投景素，劝为异计；景素知为运长所遣，即斩之，遣司马孙谦送首还台。

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数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溃乱，劝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举兵，负戈至者数千人。运长等常疑景素有异志，及闻祗祖叛走，便纂严备办。齐王出屯玄武湖，冠军将军任农夫、黄回、左军将军李安民各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水军，并北讨。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其余众军相继进。冠军将军齐王世子镇东府城。齐王知黄回有异图，故使安民、佛荣俱行以防之。

景素欲断据竹里，以拒台军。垣庆延、祗祖、沈顒等曰：“今天时旱热，台军远来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也。”殷沶等固争不能。农夫等既至，放火烧市邑，而垣庆延等各相顾望，并无斗志。景

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时张保水军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结，击水军，应时摧陷，斩张保，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台军既薄城池，颙先众叛走，垣祗祖次之，其余诸军相系奔败。左暄骁果有胆力，欲为景素尽节，而所配兵力甚弱，犹力战不退，于万岁楼下横射台军，不能禁，然后退散。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斩之，时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垣庆延、祗祖、左暄、贺文超并伏诛；殷沶、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迁官，故不及祸；其余皆逃亡，值赦得免。

景素即败，曹欣之反告韩道清、郭兰之之谋，道清等并诛。黄回、高道庆等，齐王抚之如旧。景素子延龄及二少子，并从诛。其年冬，封长沙成王义欣子勰第三子恬为秭归县侯，食邑千户，继宏后。顺帝升明二年，卒，国除。张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阳县侯，食邑千户。

景素败后，故记室参军王螭、故主簿何昌禹并上书讼景素之冤。齐受禅，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刘璡又上书曰：

臣闻曾子孝于其亲而沈乎水，介生忠于其主而焚于火，何则？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议云梯于荆台之下，宋人逐之；夷叔为卫军隐难于晋，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强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赵王不图其功，赐以利剑；陈蕃白首固义，忘生事主；汉灵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数子者，皆身栖青云之上，而困于泥尘之里，诚以危行不容于衰世，孤立聚尤于众人，加谗谄蛆蛊其中，谤隙蜂飞而至故也。臣闻浸润之行，骨肉离绝，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乐，孟博所以慷慨囊头者也。臣每惟故举将宋建平王之祸，悲彻骨髓，气凝霜霰。今璇鼎启运，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诚不忍王之负谤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

臣闻孝悌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为暴也；秦仁获麑，知其可为傅也。臣闻王之事献太妃也，朝夕不违养，甘苦不见色。帐下进珍馔，太妃未食，王投箸辍饭。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发。臣闻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门，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

当泰始、元徽中，王公贵人无谒景宁陵者，王独抗情而行，不以趋时舍义，出镇入朝，必俯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岂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

王博闻而容众，与谏而爱士，与人言呴呴若有伤。闻人之善，誉而

进之；见人之恶，掩而诲之。李蔚之，蓬庐之寒素也，王枉驾而讯之；何季穆等，宣简王之旧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虚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伤一人之心，何乃亲戚图相菹脍乎？其可明三也。

臣昔以法曹参军，奉讯于听朝之末。王每断狱，降声辞，和颜色，以待士女之讼。时见夏伯以童子缧絷，王怆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尝岁饥，王散秩粟俸帛，以断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徭务，所在皆有爱于民。臣闻善人，国之纪也。安有仁于民庶，而虐其宗国者乎？其可明四也。

王修身洁行，言无近杂，内去声酌之娱，外无田弋之好。每所临践，不加穿筑，直卫不繁，第宅无改。荆州高斋，刻楹柏构，王废而不处。昔朝廷欲赐王东陵甲第，又辞而不当。两宫所遗珍玩，尘于笥箧。无它嬖私，不耽内宠，姬嫱数人，皆诏令所赐。王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时有献镂玉器，王顾谓何昌宇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谢而反之。王恭己蹈义若此。其可明五也。

王之在荆州也，时献太妃初薨，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诸王又相继非命，王乃征入为太常，楚下人士并劝勿下，王谓："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为子不奉亲之窀穸，不孝。"于是弃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阙。王若志欲倔强，便应高枕江汉，何为屈折而受制于人乎？其可明六也。

王名高海内，义重太山，耆幼怀仁，士庶慕德。故从昏者忌明，同枉者毁正，搦弦为钩，张一作百，行坐欻嚏，皆生风尘。会王季符负罪流谤，事会谗人之心，权丑相扇，鸱枭奋翼。王虽遘愍离凶，而诚分弥款，散情中孚，挥斥满素。虞玩之衔使归旋，世子入质京邑，续解徐州，请身东第，后求会稽，降阶外抚。虞玩、殷焕实为诠译，诚心殷勤，备留圣听。王若俯张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

自是以后，日同殊论，苍梧之衰德既彰，群小之奸慝弥广，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时长王并见诛锄，公卿如蹈虎尾，众人翕翕，莫不注仰于王。厢阁诸人，同谋异志，王心不从利，忠不背本，执周天赐而斩之，以距王宜与等，遣司马孙谦归款朝廷。王若欲拟非觊，宁当如此乎？其可明八也。

又是年五月以后，道路皆谓阮佃夫等欲潜图宫禁，因兵北袭，而黄回、高道庆等传构其事，武人奖乱，更相恐胁。至六月而京师征赋车徒，将讲众北垒，都鄙疑骇，佥言衅作。垣祗祖因民情嚣荡，扬声北

奔，绐辞惑众，穷乱极祸。会州人自都还，说："掖门已闭，殊不知台中安不？"王既素籍异论，谓为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怀，但恐迟后。何图兵以顺出，翻为逆动乎？夫往来之人，喧哗幻惑，皆出辇毂，非从徐州起也。且台以六月晦夜无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硃方七月朔犹缓带从容，其晚闻京都变乱，始乃鸠兵简甲耳。王岂先造祸哉！其可明九也。

王闻京室有难，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尝不交巾掩泣。又临危之际，抚楹而叹曰："吾恐三才于斯绝矣。"兹岂不诚在本朝，以天下为忧乎？自非深忠远概，孰能身灭之不恤，独眷眷国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

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难，放殛奸盗，非它故也。请较言之。当时君臣之道，治乱云何？杨运长、阮佃夫为有罪邪？为无罪邪？若其无罪，何故为戮？若其有罪，讨之何辜？王岂不知君亲之无将乎？顾以救火之家，岂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运属陵丧，智力无所用之，蹉跌倾覆，此乃时也，岂谓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负于社稷，何愧于天下哉！

臣闻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王子之墓；汉高定天下，过大梁，蹑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诸之裔；晋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冤，而诏其孙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无忌，魏之疑臣也；乐毅，燕之逃将也；彦云，齐之贼而晋害也。适逢圣明之君，革运创制，昭功诚，荡嫌怨，清议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贤咸济其令问，三后驰光于万叶，君子荣其辉，小人服其义。

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轨，振逸世之奇声，何至仍衰世之异议，以掩贤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终始慆德，臣惧方今之人，不复为善矣。且世之兴衰，何代无有，今齐苗裔万世之后，其能无污隆乎？苟前良可废，何以劝后之能者。伏愿上同周、汉、西晋之如彼，下为来胤垂范之如此。傥能降明诏，笺枉道，使往王得洗谤议，拯冥魂，赐以王礼反葬，则民之从义，犹若回风之卷草也。臣闻鸛鸣皋垤，则降阴吐雨；腾蛇耸跃，而沈云郁冥。但伤臣言轻落毛，身如横芥，神高听邈，终焉莫省，直欲内不负心，庶将来知王之意耳。

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诏曰："宋建平王刘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虽末路失图，而原心有本。年流运改，宜弘优泽，可听以王礼还葬旧墓。"

晋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岁，封义阳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七年，为辅国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散骑常侍。世祖践祚，迁太常，出为东中郎将、会稽太守，寻监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孝建元年，立东扬州，拜昶为刺史，东中郎将如故，进号后将军。

大明元年，征为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迁中军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为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阳、豫州之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前将军、江州刺史。三年，征为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增邑千户。转中书令，中军将军，寻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太常。从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龙舟，免开府，寻又以加授。前废帝即位，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兖、南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开府如故。

昶轻吵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责；民间喧然，常云昶当有异志。永光、景和中，此声转甚。废帝既诛群公，弥纵狂悖，常语左右曰："我即大位来，遂未尝戒严，使人邑邑。"江夏王义恭诛后，昶表入朝，遣典签蘧法生衔使。帝谓法生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义阳谋反，何故不启？"法生惧祸，叛走还彭城。帝因此北讨，亲率众过江。法生既至，昶即聚众起兵。统内诸郡，并不受命，斩昶使。将佐文武，悉怀异心。昶知其不捷，乃夜与数十骑开门北奔索虏，弃母妻，唯携爱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骑马自随。昶家还都，二妾各生一子。时太宗已即位，名长者曰思远，小者曰怀远，寻并卒。追封怀远为池阳县侯，食邑千户。

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绥继昶，改昶封为晋熙王。燮袭爵，食邑三千户。太宗既以燮继昶，乃下诏曰："夫虎狼护子，猴猨负孙，毒性薄情，亦有仁爱，故识念气类，尚均群品，况在人伦，可忘天属。晋熙太妃谢氏，沈刻无亲，物理罕比，征北公虽孝道无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长，阙恩鞠之囗，乃至休否莫关，寒温不访，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无违忤，动致诮责，毒句发口，人所难闻，加恶备苦，过于仇隙，遂事愤于宗姻，义伤于行路。公故妃郗氏，妇礼无违，逢此严酷，遂以忧卒，用夭盛年。又谢氏食则丰珍，衣则文丽，奉己之余，播覃群下；而诸孙纩不温体，食不充饥，付于姆妳之手，纵以任军之路。遇其所生，弃若粪土，繿缕比于重囚，穷困过于下使。诚皇规方远，沙塞将一，公修短不讳，亦难豫图。兼妾女累弱，一第领主，防闲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诏第六子燮奉公为胤，欲以毗整一门，为公继绍。但谢氏待骨肉至亲，尚相弃蔑，况以义合，免苦为难。患萌防渐，危机须断，

便可还其本家，削绝蕃秩。”先是，改谢氏为射氏。

时主幼时艰，宗室寡弱。元徽元年，燮年四岁，以为使持节、监郢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郢州刺史，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总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寻阳，休范留中兵参军毛惠连、州别驾程罕之居守，开门诣景祖降。进燮号安西将军，加督江州诸军事，复昶所生谢氏为晋熙国太妃。四年，又进燮镇西将军，加鼓吹一部。

顺帝即位，征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先是，齐世子为燮安西长史，行府州事，时亦被征为左卫将军，与燮俱下。会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世子因奉燮镇寻阳之盆城，据中流，为内外形援。攸之平，燮还京邑。齐王为南徐州，燮解督南徐，进督南豫、江州诸军事，进号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司徒。齐受禅，解司徒，降封阴安县侯，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岁，立为建安王，食邑二千户。孝建三年，为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寻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大明元年，入为侍中，领右军将军。四年，出为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加号平南将军。八年，迁使持节、督江州、南豫州之晋熙、新蔡、郢州之西阳三郡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未拜，徙为散骑常侍、太常，又不拜。仍为护军将军，常侍如故。

前废帝永光元年，迁领军将军。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迁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又加特进、左光禄大夫，给鼓吹一部。

时废帝狂悖无道，诛害群公，忌惮诸父，并囚之殿内，殴捶凌曳，无复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祐，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太宗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所畏惮，故常录以自近，不离左右。东海王祎凡劣，号为“驴王”，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年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裸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为欢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后以十数，休仁多计数，每以笑调佞谀悦之，故得推迁。常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顺命，以至右卫将军刘道隆，道隆

欢以奉旨，尽诸丑状。时廷尉刘矇妾孕，临月，迎入后宫，冀其生男，欲立为太子。太宗尝忤旨，帝怒，乃裸之，缚其手脚，以杖贯手脚内，使人担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谓帝曰："猪今日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帝将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杀诸父便发。其夕，太宗克定祸难，殒帝于华林园。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执臣礼。明旦，休仁出住东府。时南平，庐陵敬猷兄弟，为废帝所害，犹未殡殓，休仁、休祐同载临之，开帷欢笑，奏鼓吹往反，时人咸非焉。

先是，废帝进休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书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给三望十五乘。时刘道隆为护军，休仁请求解职，曰："臣不得与此人同朝。"上乃赐道隆死。寻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增班剑三十人。出据虎槛，进据赭圻。寻领太子太傅，总统诸军，随宜应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与休仁书曰："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户，固辞，乃受千户。上流虽平，薛安都据彭城，招引索虏，复都督北讨诸军事，又增邑三千户，不受。时豫州刺史殷琰据寿阳，未平。晋平王休祐先督征讨诸军事，休祐出领江陵，休仁代督西讨诸军事。泰始五年，进都督豫、司二州。

休仁年与太宗邻亚，俱好文籍，素相爱友。及废帝世，同经危难，太宗又资其权谲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亲当矢石，大勋克建，任总百揆，亲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辐辏。上渐不悦。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扬州，见许。六年，进位太尉，领司徒，固让，又加漆轮车、剑履。

太宗末年，多忌讳，猜害稍甚，休仁转不自安。及杀晋平王休祐，忧惧弥切。其年，上疾笃，与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虑诸弟强盛，太子幼弱，将来不安。运长又虑帝宴驾后，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辈不得秉权，弥赞成之。上疾尝暴甚，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主书以下，皆往东府休仁所亲信，豫自结纳，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惧。上既宿怀此意，至是又闻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见。既而又谓曰："夕可停尚书下省宿，明可早来。"其夜，遣人赍药赐休仁死，时年三十九。

上寝疾久，内外隔绝，虑人情有同异，自力乘舆出端门。休仁死

后，乃诏曰：“夫无将之诛，谅惟通典，知咎自引，实有偏介。刘休仁地属密亲，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宠秩兼茂。不能弘赞国猷，裨宣政道，而自处相任，妄生猜嫌，侧纳群小之说，内怀不逞之志，晦景蔽迹，无事阳愚。因近疾患沉笃，内外忧悚，休仁规逼禁兵，谋为乱逆。朕曲推天伦，未忍明法，申诏诰砺，辨核事原。休仁惭恩惧罪，遽自引决。追寻悲痛，情不自胜，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国多虞，衅起台辅，永寻既往，感慨追深。”

有司奏曰：“臣闻明罚无亲，情屈于司纲，国典有经，威申于义灭。是以梁、赵之诛，跣出称过，来言之罚，克入致动。谨案刘休仁苞蓄祸迹，事蔽于天明，窜匿沉奸，情宣于民听。自以属居戚近，早延恩睦，异礼殊义，望越常均。往岁授钺南讨，本非才命，启行浓湖，特以亲摄，仰遵庙略，俯藉众效，属承泰运，窃附成勋，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圣明御宇，躬览万机，百司有纪，官方无越，而休仁矜勋怙贵，自谓应总朝权，遂妄生疑难，深自猜外。故司空晋平刺王休祐，少无令业，长滋贪暴，莅任陕荆，毒流西夏，编户嗟散，列邑雕虚，圣泽含弘，未明正宪。亟与休仁论其愆迹，辞意既密，不宜传广，遂饰容旨，反相劝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优崇，必能为己力援，故深相党结。休祐于是输金荐宝，承颜接意，造膝之间，必论朝政，遂无日不俱行，无时不同宿，声酣聚集，密语清闲。休仁含奸扇惑，善于计数，说休祐使外托专慎之法，密行贪诈之心，谓朝廷不觉，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积怨惧，内协祸心，既得赞激，凶慝转炽，与休仁共为奸谋，潜伺机隙，图造衅变，规肆凶狡。休仁致殒仓卒，实维天诛，而晋平国太妃妾邢不能追惭子恶，上感曲恩，更怀不逞，巫蛊咒诅。休仁因圣躬不和，猥谋奸逆，灭道反常，莫斯为甚，殛肆朝市，庶申国刑，而法网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减法崇恩，赐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诚弘风旷德，贯绝通古，然非所以弃恶流衅，惩惧乱臣者也。臣等参议，谓宜追降休仁为庶人，绝其属籍，见息悉徙远郡。休祐愆谋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旧准。收邢付狱，依法穷治。”诏曰：“邢匹妇狂愚，不足与计。休仁知衅自引，情有追伤，可特为降始安县王，食邑千户，并停伯融等流徙，听袭封爵。伯猷先绍江夏国，令还本，赐爵乡侯。”

上既杀休仁，虑人情惊动，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曰：

休仁致殒，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贪恣非政，法网之所不容。昔汉梁孝王、淮南厉王无它衅悖，正以越汉制度耳。况休祐吞嚼聚敛，为西数州之蝗，取与鄙虐，无复人情。屡得王景文、褚

渊、沈攸之等启，陈其罪恶，转不可容。吾笃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亲见休祐屯苦之时，始得宽宁，弥不忍问。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应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征动万端，暴浊愈甚，既每为民蠹，不可复全。

休仁身粗有知解，兼为宰相；又吾与其兄弟情昵，特复异常，颇与休仁论休祐衅状。休祐以休仁为吾所亲，必应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对，能为损益。遂多与财赂，深相结事，乃寝必同宿，行必共车。休仁性软，易感说，遂成缱绻，共为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时倒写。

吾与休仁，少小异常，唯虚心信之，初不措疑。虽尔犹虑清闲之时，非意脱有闻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训严切，休祐更不复致疑。休祐死后，吾将其内外左右，问以情状，方知言语漏泄并具之由，弥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说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许为家，从来颇得此力。但试用，看有验不？"休祐从之，于是大有献奉，言多乖实，积恶既不可恕。

自休祐殒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无罪衅，主相本若一体，吾之推意，初无有间。休祐贪愚，为天下所疾，致殒之本，为民除患，兄弟无复多人，弥应思吊不咸，益相亲信。休祐平生，狼抗无赖，吾虑休仁往哭，或生祟祸。且吾尔日本办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为设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惊疑，遂入辞杨太妃，颜色状意，甚与常异。既至省，杨太妃骤遣监子去来参察。从此日生嫌惧，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觉。从休祐死后，吾再幸休仁第，饮啖极日，排阁入内，初无猜防，休仁坐生嫌畏。

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闲，多往雉场中，或敕使陪辇，及不行日，多不见之。每值宵，休仁辄语左右云："我已复得今一日。"及在房内见诸妓妾，恆语："我去不知朝夕见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乱人耳。"休祐死时，日已三晡，吾射雉，始从雉场出，休仁从骑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称云："腹痛，不堪骑马。"尔时诸王车皆停在硃雀门里，日既暝，不暇远呼车，吾衣书车近在离门里，敕呼来，下油幢络，拟以载之。吾由来谙悉其体有冷患，闻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医上省送供御高粱姜饮以赐之。休仁得饮，忽大惊，告左右称："败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饮是御师名封题。"休仁乃令左右先饮竟，犹不甚信，乃僶俯噬之，裁进一合许。妄生嫌贰，事事如是。由来十日五日，一就问太妃。自休祐死后，每吾诏，必先至杨太妃问，如分别状。休仁由来自营府国兴生文书，二月中，史承祖赍文书

呈之，忽语承祖云：“我得成许那，何烦将来。”吾虚心如旧，不复见信，既怀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复有善心。

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相识者，布满外内。常日出入，于厢下经过，与诸相识将帅，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诸卫主帅裁相悉者，无不和颜厚相抚劳。尔时吾既甚恶，意不欲见外人，悠悠所传，互言差剧。休仁规欲闻知方便，使昙度道人及劳彦远屡求启，阚觇吾起居。及其所启，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与休仁，亲情实异，年少以来，恆相追随，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难否之日，每共契阔。休仁南讨为都统，既有勋绩，状之于心，亦何极已。但休仁于吾，望既不轻，小人无知，亦多挟背向，既生猜贰，不复自宁。夫祸难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测，事不获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处分。夫于兄弟之情，不能无厚薄。休祐之亡，虽复悼念，犹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殒，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举言伤心。事之细碎，既不可曲载诏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穷法。为诏之辞，不得不云有兵谋，非事实也。故相报卿知。

上与休仁素厚，至于相害，虑在后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狎从。景和、泰始之间，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与诸侯共说，欢适之方，于今尽矣。”因流涕不自胜。

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吴兴太守冲女也。范阳祖翻有医术，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视脉，说之，遂通好。事泄，遣还家赐死。伯融历南豫州刺史，琅邪、临淮二郡太守，宁朔将军，广州刺史，不之职。废徙丹杨县。后废帝元徽元年，还京邑，袭封始兴王。弟伯猷，初出继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户。休仁死后还本，与伯融俱徙丹杨县。后废帝元徽元年，赐爵都乡侯。建平王景素为逆，杨运长等畏忌宗室，称诏赐伯融等死。伯融时年十九，伯猷年十一。

晋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阳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寻迁东扬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号征虏将军。四年，还为秘书监，领右军将军，增邑千户。迁侍中，又迁左中郎将，都官尚书；又为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出为使持节、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进号镇西大将军，仍迁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宗定乱，以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开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时豫州刺史殷琰据寿阳反叛，休祐出镇历阳，督刘勔等讨琰，琰未平，勔筑长围守之。休祐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开府并如故，增封二千户，受五百户。以山阳荒敝，改封晋平王。

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专，至是贪淫，好财色。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籴此米，一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复堪命。泰始六年，征为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六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节、将军如故。上以休祐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

休祐狠戾强梁，前后忤上非一。在荆州时，左右苑景达善弹棋，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诘责之曰："汝刚戾如此，岂为下之义！"积不能平。且虑休祐将来难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车驾于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反，令休祐射之。语云："不得雉，勿归。"休祐时从在黄麾内，左右从者并在部伍后，休祐便驰去，上遣左右数人随之。上既还，前驱清道，休祐人从悉分散，不复相得，上因遣寿寂之等诸将追之。日已欲暗，与休祐相及，逼令坠马。休祐素勇壮有气力，奋拳左右排击，莫得近。有一人后引阴，因顿地，即共殴拉杀之。乃遣人驰白上，行唱："骠骑落马。"上曰："骠骑体大，落马殊不易。"即遣御医络驿相系。顷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绝。去车脚，舆以还第，时年二十七。追赠司空，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给班剑二十人，三望车一乘。

时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驰信报休若曰："吾与骠骑南山射雉，骠骑马惊，与直阁夏文秀马相丱，文秀堕地，骠骑失鞚，马惊，触松树堕地，落□刑中，时顿闷，不识人，故驰报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为庶人。

长子仕荟，早卒。次子宣翊为世子，为宁朔将军、湘州刺史，未拜，免废。次士弘，继鄱阳哀王休业。袭封，被废还本。次宣彦，封原丰县侯，为宁朔将军、彭城太守，未拜，免废。次宣谅。次宣曜，出继南平穆王铄封，被废还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觉，次宣受，次宣

则，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并徙晋平郡。太宗寻病，见休祐为祟，乃遣前中书舍人刘休至晋平抚慰宣翊等，上遂崩。后废帝元徽元年，听宣翊等还都。顺帝升明三年，谋反，并赐死。

鄱阳哀王休业，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阳王，食邑二千户。三年，薨，追赠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阳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废还本，国除。

临庆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岁，疾笃，封东平王，食邑二千户，未拜，薨。

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绍休倩后。太宗泰始二年还本，国绝。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为东平王，继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为临庆王，以临贺郡为临庆国，立第八皇子跻为临庆王，食邑二千户，继休倩后。明年，还本国。休倩，太祖所爱，故前后屡加绍门嗣。

新野怀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时年六岁。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谥。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岁，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为冠军将军、南琅邪、临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将军如故。四年，出为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户。明年，征为散骑常侍、左右郎将、吴兴太守。复征为散骑常侍、太常。未拜，前废帝永光元年，迁左卫将军。

太宗泰始元年，迁散骑常侍、中书令，领卫尉。未拜，复为左卫将军，常侍、卫尉如故。又未拜，出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五郡诸军事、领安东将军、会稽太守，率众东讨。进督吴、吴兴、晋陵三郡。寻加散骑常侍，进号卫将军，给鼓吹一部。又进督晋安、□□二郡诸军事。二年，迁梁、雍、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增邑二千户，受三百户。

前在会稽，录事参军陈郡、谢沈以谄佞事休若，多受贿赂。时内外戒严，普著袴褶，沈居母丧。被起，声乐酣饮，不异吉人，衣冠既无殊异，并不知沈居丧，尝自称孤子，众乃骇愕。休若坐与沈亵黩，致有奸

私，降号镇西将军。又进卫将军。典签夏宝期事休若无礼，系狱，启太宗杀之，虑不被许，启未报，辄于狱行刑，信反果锢送，而宝期已死。上大怒，与休若书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休若母加杖三百，降号左将军，贬使持节都督为监，行雍州刺史，使宁蛮校尉，削封五百户。四年，迁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行湘州刺史，将军如故。六年，荆州刺史晋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监荆州事，进号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仍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寻加散骑常侍，又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七年，晋平王休祐被杀，建安王休仁见疑。京邑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太宗以言报之，休若内甚忧惧。会被征，代休祐为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六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常侍、开府如故。休若腹心将佐咸谓还朝必有大祸，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固陈不宜入，劝割据荆楚以距朝廷，休若伪许之。敬先既出，执录，驰使白太宗，敬先坐诛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见害，益怀危虑。上以休若和善，能谐缉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征入朝，又恐猜骇，乃伪迁休若为都督江郢、司、广、交、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湘州之始兴四郡诸军事、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开府如故。征还召拜，手书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于第赐死，时年二十四。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如故，给班剑二十人，三望车一乘。

休若既死，上与骠骑大将军桂阳王休范书曰：

外间有一师，姓徐名绍之，状如狂病，自云为涂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语道巴陵王应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于是师便访觅休若左右人，不能得。东宫典书姓何者相识，数去来，师解神语，东宫典书具道神语，东宫典书答云："我识巴陵间一左右，当为汝向道。"数日，东宫典书复来语师云："我已为汝语巴陵左右，道因达巴陵，巴陵具知，云莫声但听。"

又顷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颇云休若应挟异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后相准，略亦不无仿佛。且帖肆间，自大明以来有"若好"之谣，于今未止。诏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辞美事，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异音，里巷有"若好"之谣，在西已奇惧，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诛，休若弥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当负罪之徒，恆说以道路之言叩动之，相与唱云："万民之心，属在休

若”，感激其意。

寻休若从来心迹，殊有可嫌。刘亮问高次祖，汝一应识此人，当给休若。休若在东纵恣群下无本末，还朝被贬，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归，过问讯，大泣，语次祖云：“我东行是一段功，在郡横为群小辈过失，大被贬降，我实愤怨，不解刘辅国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刘辅国蒙朝廷生成之恩，岂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诸王在蕃，正令优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广召弓马健兒，都不启闻。又戾道明等，昔亲为贼，罪应万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潜将往不启京。吾知汝意谓休若处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复可测，因其还朝在第与书，事事诘诮于内，许密自引分，状如暴疾致故，差得于其名位及见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边作太尉公邪？非但事关计，亦于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

庐江王祎，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边也。休若子冲始袭封。顺帝升明三年，薨。会齐受禅，国除。

史臣曰：《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古人畏乱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内成，寻斧所加，先自至戚。晋刺以犷暴摧躯，巴哀由和良鸩体，保身之路，未知攸适。昔之戒子，慎勿为善，将远有以乎！

列传第三十三颜延之

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暢，莫不称善。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

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纪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

恭承帝命，建ＣＭ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敬祭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

兰薰而摧，玉贞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迨时，飞霜急节。嬴、芊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芬，实颖实发。望汨心欷，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

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

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志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

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中书令王球名公子，遗务事外，延之慕焉；球亦爱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匮，球辄赡之。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今删其繁辞，存其正，著于篇。曰：

《庭诰》者，施于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若立履之方，规鉴之明，已列通人之规，不复续论。今所载咸其素畜，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夫选言务一，不尚烦密，而至于备议者，盖以网诸情非。古语曰得鸟者罗之一目，而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此其积意之方。

道者识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向；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

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观夫古先垂戒，长老余论，虽用细制，每以不朽见铭；缮筑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树德立义，收族长家，而不思经远乎。曰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傥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柴，人皆由、损。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誉，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遗声，欲人出已，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思广监择，从其远猷，文理精出，而言称未达，论问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亚也。若乃闻实之为贵，以辩画所克，见声之取荣，谓争夺可获，言不出于户牖，

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于是感苟锐之志，驰倾觖之望，岂悟已挂有识之裁，入修家之诫乎！记所云“千人所指，无病自死”者也。行近于此者，吾不愿闻之矣。

凡有知能，预有文论，不练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归，前流所与，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于墙室之内，喧嚣于党辈之间，窃议以迷寡闻，妲语以敌要说，是短算所出，而非长见所上。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黶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夫以怨诽为心者，未有达无心救得丧，多见诮耳。此盖臧获之为，岂识量之为事哉！是以德声令气，愈上每高，忿言怼议，每下愈发。有尚于君子者，宁可不务勉邪！虽曰恆人，情不能素尽，故当以远理胜之，么算除之，岂可不务自异，而取陷庸品乎。

富厚贫薄，事之悬也。以富厚之身，亲贫薄之人，非可一时同处。然昔有守之无怨，安之不闷者，盖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贫薄，岂其证然，时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无贫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谓富厚在我，则宜贫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义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谬生希幸，以为未达至分。

蚕温农饱，民生之本，躬稼难就，止以仆役为资，当施其情愿，庀其衣食，定其当治，递其优剧，出之休飨，后之捶责，虽有劝恤之勤，而无沾曝之苦。务前公税，以远吏让，无急傍费，以息流议，量时发敛，视岁穰俭，省赡以奉己，损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见情为上；立长多术，晦明为懿。虽及仆妾，情见则事通；虽在畎亩，明晦则功博。若夺其常然，役其烦务，使威烈雷霆，犹不禁其欲；虽弃其大用，穷其细瑕，或明灼日月，将不胜其邪。故曰：“孱焉则差，的焉则暗。”是以礼道尚优，法意从刻。优则人自为厚，刻则物相为薄。耕收诚鄙，此用不忒，所谓野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灶，齐侯蔑寒，犬马有秩，管、燕轻饥。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厌滋旨而识寡嗛之急，仁恕之功。岂与夫比肌肤于草石，方手足于飞走者，同其意用哉！罚慎其滥，惠戒其

偏。罚滥则无以为罚，惠偏则不如无惠，虽尔眇末，犹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动类念物，则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抃博蒲塞，会众之事，谐调哂谑，适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克瞻，弥丧端俨，况遭非鄙，虑将丑折。岂若拒其容而简其事，静其气而远其意，使言必诤厌，宾友清耳；笑不倾妩，左右悦目。非鄙无因而生，侵侮何从而入，此亦持德之管龠，尔其谨哉。

嫌惑疑心，诚亦难分，岂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刚之断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贤，则颦笑入戾，期变犬马，则步顾成妖。况动容窃斧，束装滥金，又何足论。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议狱，而僭滥易意；硃公论璧，光泽相如，而倍薄异价。此言虽大，可以戒小。

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诲，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亵，疏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终。

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纾其妄发，其唯善戒乎？声乐之会，可简而不可违，违而不背者鲜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将受其毁。必能通其碍而节其流，意可为和中矣。

善施者岂唯发自人心，乃出天则。与不待积，取无谋实，并散千金，诚不可能。赡人之急，虽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与言交矣。

浮华怪饰，灭质之具；奇服丽食，弃素之方。动人劝慕，倾人顾盼，可以远识夺，难用近欲从。若睹其淫怪，知生之无心，为见奇丽，能致诸非务，则不抑自贵，不禁自止。

夫数相者，必有之征，既闻之术人，又验之吾身，理可得而论也。人者兆气二德，禀体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胜杀，及其为人，宁无叶沴。亦犹生有好丑，死有夭寿，人皆知其悬天；至于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岂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难，识道愈坚。

古人耻以身为溪壑者，屏欲之谓也。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而妨火，桂怀蠹而残桂，然则火胜则烟灭，蠹壮则桂折。

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惛，去明即惛，难以生矣。其以中外群圣，建言所黜，儒道众智，发论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误深，故药之者恆苦术浅，所以毁道多而于义寡。顿尽诚难，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异，从事于人者，无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谋人，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务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谓然，而彼定不然，弈棋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学颦之蔽。将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

流言谤议，有道所不免，况在阙薄，难用算防。接应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积，嫌间所袭，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处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无责于人，必有达鉴，昭其情远，识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宽默以居，洁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谚曰，富则盛，贫则病矣。贫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黶，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识远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彰，义必出隐，交赖相尽，明有相照。一面见旨，则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则意入渊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友，金石可弊。岂待充其荣实，乃将议报，厚之篚筐，然后图终。如或与立，茂思无忽。

禄利者受之易，易则人之所荣；蚕穑者就之艰，艰则物之所鄙。艰易既有勤倦之情，荣鄙又间向背之意，此二涂所为反也。以劳定国，以功施人，则役徒属而擅丰丽；自埋于民，自事其生，则督妻子而趋耕织。必使陵侮不作，悬企不萌，所谓贤鄙处宜，华野同泰。

人以有惜为质，非假严刑；有恆为德，不慕厚贵。有惜者，以理葬；有恆者，与物终。世有位去则情尽，斯无惜矣。又有务谢则心移，斯不恆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见人休事，则勤蕲结纳，及闻否论，则处彰离贰，附会以从风，隐窃以成衅，朝吐面誉，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犹叛戾，斯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凭人惠训，藉人成立，与人余论，依人扬声，曲存禀仰，甘赴尘轨。衰没畏远，忌闻影迹，又蒙之，毁之无度，心短彼能，私树己拙，自崇恆辈，罔顾高识，有人至此，实蠹大伦。每思防避，无通闾伍。

睹惊异之事，或无涉传；遭卒迫之变，反思安顺。若异从己发，将尸谤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异如裴楷，处逼如裴遐，可称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于褊量，而止于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者，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烦性，小忍即歇。故动无愆容，举无失度，则物将自悬，人将自止。

习之所变亦大矣，岂唯蒸性染身，乃将移智易虑。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是以古人慎所与处。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尽而不污尔。故曰："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可使无坚。"苟无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怀道为人，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尔。或云："贫何由乐？"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贵同贫贱，理固得而齐。自我丧之，未为通议，苟议不丧，夫何不乐。

或曰，温饱之贵，所以荣生，饥寒在躬，空曰从道，取诸其身，将非笃论，此又通理所用。凡养生之具，岂间定实，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与，不由外。是以称体而食，贫岁愈嗛；量腹而炊，丰家余餐。非粒实息耗，意有盈虚尔。况心得复劣，身获仁富，明白入素，气志如神，虽十旬九饭，不能令饥，业席三属，不能为寒。岂不信然！

且以己为度者，无以自通彼量。浑四游而干五纬，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载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纪而合流贯，人灵茂也。昔之通乎此数者，不为剖判之行，必广其风度，无挟私殊，博其交道，无怀曲异。故望尘请友，则义士轻身，一遇拜亲，则仁人投分。此伦序通允，礼俗平一，上获其用，下得其和。

世务虽移，前休未远，人之适主，吾将反本。三人至生，暂有之识，幼壮骤过，衰耗骛及。其间夭郁，既难胜言，假获存遂，又云无几。柔丽之身，亟委土木，刚清之才，遽为丘壤，回遑顾慕，虽数纪之中尔。以此持荣，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进退我生，游观所达，得贵为人，将在含理。含理之贵，惟神与交，幸有心灵，义无自恶，偶信天德，逝不上惭。欲使人沈来化，志符往哲，勿谓是赊，日凿斯密。著通此意，吾将忘老，如固不然，其谁与归。值怀所撰，略布众修；若备举情见，顾未书一。赡身之经，别在田家节政；奉终之纪，自

著燕居毕义。

刘湛诛，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尚书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唯利是视，轻冒陈闻，依傍诏恩，拒捍余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复蒙抽进，而曾不悛革，怨诽无已。交游阖茸，沈迷曲蘖，横兴讥谤，诋毁朝士。仰窃过荣，增愤薄之性；私恃顾盼，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已，预燕班觞，肆骂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养，爱兼雕虫，未忍遐弃，而骄放不节，日月弥著。臣闻声问过情，孟轲所耻，况声非外来，问由己出，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畏，岂可复弼亮五教，增曜台阶。请以延之讼田不实，妄干天听，以强凌弱，免所居官。"诏可。

复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二十九年，上表自陈曰："臣闻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其末路之难也。愚心常谓为虚，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宠厚，宿尘国言，而雪效无从，荣牒增广，历尽身雕，日叨官次，虽容载有途，而妨秽滋积。早欲启请余算，屏蔽丑老。但时制行及，归慕无赊，是以腆冒愆非，简息干黩耗歇难支，质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变，头齿眩疼，根痼渐剧，手足冷痹，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顷向减半。本犹赖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顾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肃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庙众事，有以疾怠，宫府觐慰，转阙躬亲。息{□大}庸微，过宰近邑，回泽爰降，实加将监，乞解所职，随就药养。伏愿圣慈，特垂矜许。禀恩明世，负报冥暮，仰企端闱，上恋罔极。"不许。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

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

世祖登阼，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表解师职，加给亲信三十人。

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

竣别有传。竣弟测，亦以文章见知，官至江夏王傅义恭大司徒录事参军，蚤卒。太宗即位，诏曰："延之昔师训朕躬，情契兼款。前记室参军、济阳太守{□大}伏勤蕃朝，绸缪恩旧。可擢为中书侍郎。"{□大}，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虽义在忘私，至于君亲两事，既无同济，为子为臣，各随其时可也。若夫驰文道路，军政恆仪，成败所因，非系乎此。而据笔数罪，陵仇犯逆，余彼慈亲，垂之虎吻，以此为忠，无闻前诰。夫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断可识矣。《记》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岂不以年薄桑榆，忧患将及，虽有职王朝，许以辞事，况颠沛之道，虑在未测者乎！自非延年之辞允而义愜，夫岂或免。

列传第三十四臧质 鲁爽 沈攸之

臧质，字含文，东莞莒人。父熹，字义和，武敬皇后弟也。与兄焘并好经籍。隆安初，兵革屡起，熹乃习骑射，志在立功。尝至溧阳，溧阳令阮崇与熹共猎，值虎突围，猎徒并奔散，熹直前射之，应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斩桓修。进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有金饰乐器，高祖问熹："卿得无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家。虽复不肖，无情于乐。"高祖笑曰："聊以戏卿尔。"行参高祖镇军事，员外散骑侍郎，重参镇军军事，领东海太守。以建义功封始兴县五等侯。又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高祖将征广固，议者多不同。熹从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涂炭，宁一六合，未为无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从，不许，以为建威将军、临海太守。郡经兵寇，百不存一，熹绥缉纲纪，招聚流散，归之者千余家。孙季高海道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发遣，得以无乏。征拜散骑常侍，母忧去职。顷之，讨刘毅，起为宁朔将军，从征。事平，高祖遣硃龄石统大众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号领建平、巴东二郡太守。蜀主谯纵遣大将谯抚之万余人屯牛脾，又遣谯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抚之战败退走，追斩之。小苟闻抚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义熙九年，卒于蜀郡牛脾县，时年三十九。追赠光禄勋。

质少好鹰犬，善蒱博意钱之戏。长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秃顶拳发。年未二十，高祖以为世子中军行参军。永初元年，为员外散骑侍郎，从班例也。母忧去职。服阕，为江夏王义恭抚军，以轻薄无检，为太祖所知，徙为给事中。会稽宣长公主每为之言，乃出为建平太守，甚得蛮楚心。南蛮校尉刘湛还朝，称为良守。迁宁远将军、历阳太守。仍迁竟陵、江夏内史，复为建武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

质年始出三十，屡居名郡，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太祖谓可大任，欲以为益州事，未行，征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在镇奢费，爵命无章，为有司所纠，遇赦。与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谋反，量质必与之同，会事发，复为建威将军、义兴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谒京陵，质朝丹徒，与何勖、檀和之并功臣子，时共上礼。太祖设燕尽欢，赐布千匹。

二十七年春，迁南谯王义宣司马、宁朔将军、南平内史。未之职，会索虏大帅拓跋焘围汝南，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太祖遣质轻往寿

阳，即统彼军，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虏退走，因使质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迁太子左卫率。坐前伐蛮，枉杀队主严祖，又纳面首生口，不以送台，免官。是时上大举北讨，质白衣与骠骑司马王方回等率军出许、洛，安北司马王玄谟攻滑台，不拔，质请乘驿代将，太祖不许。

虏侵徐、豫，拓跋焘率大众数十万遂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假节、置佐，率万人北救。始至盱眙，焘已过淮，冗从仆射胡崇之领质府司马，崇之副太子积弩将军毛熙祚亦受统于质。盱眙城东有高山，质虑虏据之，使崇之、澄之二军营于山上，质营城南。虏攻崇之、澄之二营，崇之等力战不敌，众散，并为虏所杀。虏又攻熙祚，熙祚所领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厉将士，杀贼甚多。队主周胤之、外监杨方生又率射贼，贼垂退，会熙祚被创死，军遂散乱。其日质案兵不敢救，故二营一时覆没。

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为龙骧将军、北秦州刺史，宋百顷，行至浊水，为索虏所克，举军败散；崇之及将佐以下，皆为虏所执，后得叛还，至是又为虏所败焉。熙祚，司州刺史修之兄子也。崇之、熙祚并赠正员郎；澄之事在祖父焘传。

三营既败，其夕质军亦奔散，弃辎重器甲，单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为守战之备，城内有实力三千，质大喜，因共守。虏初南出，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众南向。城内增修守备，莫不完严。二十八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虏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内乘舰逆战，大破之。明旦，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城内更击不能禁，遂于军山立桁，水陆路并断。

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质答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

乾哉！但尔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剿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年故尔。斛兰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只马不返，尔岂忆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无烦多云。”是时虏中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故质答引之。焘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镬，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虏众书曰：“示诏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时购斩焘封开国县侯，食邑一万户，赐布绢各万匹。

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以驱絙，数百人叫唤引之，车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悬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焘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遁走。上嘉质功，以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封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质率所统见力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肯时发，独遣司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时进军。质又顾恋嬖妾，弃营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也。

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加征虏将军。质家遣门生师顗报质，具太祖崩问。质疏顗所言，驰告司空义宣，又遣州祭酒从事田颖起衔命报世祖，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义宣。质诸子在都邑，闻质举义，并逃亡。劭欲相慰悦，乃下书曰：“臧敦等无因自骇，急便窜逸，迷昧过甚，良可怪叹。质国戚勋臣，忠诚笃亮，方当显位，赞翼京辇，而子弟波迸，伤其乃怀。可遣宣譬令还，咸复本位。”劭寻录得敦，使大将军义恭行训杖三十，厚给赐之。义宣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世祖，板进质号征北将军。质径赴寻阳，与世祖同下。

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质为都督江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持节如故。使质率所领自白下步上，直至广莫门，门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与质同会太极殿，生禽元凶。仍使质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兴郡公，食邑三

千户。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

时世祖自揽威柄，而质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称名。质于义宣虽为兄弟，而年大近十岁，义宣惊曰："君何意拜弟？"质曰："事中宜然。"时义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计不行。质每虑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义恭，义恭愕然，问质所以。质曰："天下屯危，礼异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会义宣有憾于世祖，事在《义宣传》。质因此密信说诱，陈朝廷得失。又谓："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势均，事不两立。今专据阃外，地胜兵强，持疑不决，则后机致祸。"质女为义宣子采妻，谓质无复异同，纳其说。且义宣腹心将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贵之情，愿义宣得，欲倚质威名，以成其业，又劝奖义宣。义宣时未受丞相，质子敦为黄门侍郎，奉诏敦劝，道经寻阳，质令敦具更譬说，并言世祖短长，义宣乃意定。驰报豫州刺史鲁爽，期孝建元年秋同举。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报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为质府佐，世祖遣报质，质于是执台使，狼狈举兵。上表曰：

臣闻执药随亲，非情谬于甘苦；挥斤斩毒，岂忘痛于肌肤。盖以先疑后顺，忠焉必往；忍小存大，虽爱必从。丞相臣义宣，育哲台铉，拊声联服，定主勤王之业，勋越乎齐、晋；宗戚懿亲之寄，望崇于鲁、卫。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党，或染凶作伪，疾害元功；或藉劳挟宠，乘威纵戾。自知愆深衅重，必贻剿戮，乃成紫毁硃，交间忠辅。崇树私徒，招聚群恶，念旧爱老，无一而存，岂不由凶丑相扇，志肆谗惑。陛下垂慈狎达，不稍惟疑，遂令负扆席图，蔽于流议，投杼市虎，成于十夫。鉴古揆今，实怀危逼，故投袂樊、叶，立节于本朝；挥戈晋阳，务清于君侧。臣诚庸懦，奉教前朝，虽恧《缁衣》好贤之美，敢希《巷伯》恶恶之情，固已藉风听而宵愤，抚短策而驰念。况乃宏命爰格，诚系宗社，今奉旨前迈，星言启行。

臣本凡琐，少无远概，因缘际会，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实足，岂应徼功非冀，更希异宠，直以蔓草难除，去恶宜速，是以无顾夷险，虑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诚不照，甘心罪戮。

伏愿陛下先鉴元辅匪躬茂节，末录庸琐奉国微诚，不遂渙涊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马剑，显肆市朝，则结旌向国，全锋凯归，九流凝序，三光并耀，斯则仰说宗庙，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无已。

加鲁弘辅国将军，下戍大雷。驰报义宣，义宣遣谘议参军刘谌之万人就弘。世祖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水军，屯梁山洲内，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殿中将军沈灵赐领百舸，破其前军于南陵，生禽军主徐庆安、军副王僧，质至梁山，亦夹阵两岸。元景檄书宣告曰：

夫革道应运，基命之洪符；嗣业兴邦，绍历之明算。自非瑞积神衷，德充民极，孰能升临宝位，景属天居。大宋启期，理高中世，皇根帝叶，永流无疆。夷陂递来，遘兹凶难，国祸冤深，人纲郁灭。主上圣略聪武，孝感通神，义变草木，哀动精纬，躬幸南郢，亲扫大逆，道援横流，德模灵造，三光重照，七庙载兴。

臧质少负疵衅，衣冠不齿，昧利诬天，著于触事。受任述职，不以宣效为心；专方莅民，惟以侵剥为务。官自贿至，族以货倾。是以康周陀覆命屠宗，冤达苍昊；郭伯、西门遗出自皁隶，宠越州朝。往莅东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讨，窃俘取黜。荷恩彭、泗，贪虐以逞，坑戮边氓，忽若草芥，倾渴仓庾，割没军粮。作牧汉南，公盗府蓄，矫易文簿，专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惮役缓期，师出有辰，顾怀私爱，匹马弃众，宵行独返，遂复携嫔拥姬，淫宴军幕。孔、范之变，显于逆辞。凡此诸衅，皆彰著于宪简，振曝于观听。

去岁义举，虽豫诚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书致命，形于心迹。新亭之捷，大难已夷，凶命假存，悬在晷刻，广莫之军，曾无遗矢，重关自开，伪众已溃，质犹复盘桓衢巷，后骑陈师。劳不足甄，定于朝议，而虚张功伐，扇动怨辞，自谓斯举，勋莫己若。初践殿守，忘犬马之情，奔趣帑藏，顿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录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衅。遂爵首元等，职班盛级，优荣溢宠，莫与为畴。自恣丑薄，罔知涯涘，干谒陈闻，曾无纪极，请乐穷太子之英，求器尽官府之选。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祸，质与之少长，亲交兼常，曾无抚孤之仁，惟闻陵侮之酷，尺田寸宝，靡有孑遗。及受命南徂，临路滋甚，逼夺妻嫔，略市金帛，怨动京邑，丑闻都鄙。弃逐旧故，委蔑忠勤，鲁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诉于御筵；袁同、连子敬之畴，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虽上旨频烦，屡求劳牒，质但称伐在己，不逮僚隶，托咎朝廷，归罪有司，国士解心，有识莫附。何文敬趋走厮养，天性愚狡，质迷其奸谄，寘怀委仗，遂外擅威刑，内游房室。质生与衅俱，不可详究，擢发数罪，曾何足言！

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陕，宗国倚赖，实兼恆情，而不及谦冲之

涂，弗见逆顺之训，蔽同郤至，理乖范燮。遂乃远忽世祀，近受欺构，杖纳奸疏，还谋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观成败，示遣疲卒，众裁三千，戎马不供，军粮靡献。皇朝直以亲秩之重，酬宠兼极，近渐别子，礼越常均，苟识无所守，功弗由己，必为义不全，终于败德。今兹放命，恨心于本，推诸昔岁，迹是诚非矣。且家国夷险，情事异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无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闻，重赃深掠，纵欲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民怨盈涂，国谤弥岁。又贼劭未禽，凶威犹强，将毁其私坟，戮其诸子，图成骇机，垂赖义举，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释怨毒之心，解倒悬之急，论恩叙德，造育为重。援人自助，弃人快谗，怙乱疑功，未闻其比。

仆以不肖，过蒙荣私，荷佩升越，光绝伦伍。家本北边，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殉艰棘，惟恩思难，激气冲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愤。若使身死国康，誓在殒命，况仰禀圣略，俯鞠义徒，万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骑，陆道步驰。檀右卫、申右率、垣游击整勒锐师，飞轮构路。王豫州方舟缮甲，久已前驱。仆训卒利兵，凌波电进。沈镇军、萧安南接舳连旌，首尾风合。骠骑竟陵王懿亲令誉，问望攸归，大司马江夏王道略明远，徽猷茂世，并旄钺临涂，云驱齐引。群兵竞迈，秘驾徐启。八銮摇响，五牛舒旆。千乘雷动，万舳云回。腾威发号，星流汉转。以上临下，易于转圆。加以三谋协从，七纬告庆，幽显同心，昭然易睹。

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闻教义，当知君臣大节，誓不可犯，冠屦至诲，难用倒设。履安奉顺，声泰事全，孰与附逆居危，身害名丑，慈亲垂白受戮，弱子婴孩就诛。所以有诏迟回，未震雷霆者，正为诸君身拘寇手，或怀乃心。吉凶由人，无谓为远，今而不变，后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驰贼庭。

义宣亦相次系至。江夏王与义宣书曰："昔桓玄借兵于仲堪，有似今日。"义宣由此与质相疑。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玄谟，必不敢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义宣将从之，腹心刘谌之曰："质求前驰，此志难测。不如尽锐攻梁山，事克然后长驱，万安之计也。"质遣将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于西垒，时子反渡东岸就玄谟计事，闻贼至，驰归。周之攻垒甚急，刘季之水军殊死战，贼势盛，求救于玄谟。玄谟不遣，崔勋之固争，乃遣勋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勋之战死，季之收众而退。子反、叔政奔还东岸，玄谟斩子反军副李文仲。

质欲仍攻东城，义宣党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遣刘谌之就质，陈军城南。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战良久，贼阵小拔，骑得入。刘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众军乘之，乃大溃。因风放火，船舰悉见焚烧，延及西岸。质求义宣欲一计事，密已出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众悉降散。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妓妾西奔。使所宠何文敬领兵居前，至西阳。西阳太守鲁方平，质之党也，至是怀贰，诳文敬曰：“传诏宣敕，唯捕元恶一人，余并无所问。”文敬弃众而走。

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质往投之。既至，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无所归，乃入南湖逃窜，无食，摘莲啖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头，自沈于水，出鼻。军主郑俱兒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肠胃缠萦水草，队主裘应斩质首，传京都，时年五十五。录尚书江夏王臣义恭、左仆射臣宏等奏曰：“臧质底弃下才，而藉遇深重，穷愚悖常，构煽凶逆，变至滔天，志图泯夏，违恩叛德，罪过恆科。枭首之宪，有国通典，惩戾思永，去恶宜深。臣等参议，须辜日限意，使依汉王莽事例，漆其头首，藏于武库。庶为鉴戒，昭示将来。”诏可。

质初下，义宣以质子敦为征虏将军、雍州刺史。质留子敞为监军，将敦自随，至是并为武昌郡所执送。敦官至黄门郎。敦弟敷，司徒属。敷弟敞，太子洗马。敞弟斁，敦子仲璋，质之二子二孙未有名，同诛。

质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并为尽力，发遣郡丁，并送粮运，伏诛。任荟之，字处茂，乐安人也。历世祖、南平王铄抚军右军司马、长史行事。太祖称之曰：“望虽不足，才能有余。”杜仲儒，杜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孙冲之起义拒质，质遣将郭会肤、史山夫讨之，为冲之所破。世祖发诏，以为尚书都官曹郎中。冲之，太原中都人，晋秘书监盛曾孙也。官至右军将军，巴东太守。后事在《刘琬传》。沈灵赐以破质前军于南陵功，封南平县男，食邑三百户。赠崔勋之通直郎。大司马参军刘天赐亦梁山战亡，追赠给事中。

鲁爽，小名女生，扶风郿人也。祖宗之，字彦仁，晋孝武太元末，自乡里出襄阳，历官至南郡太守。义熙元年起义，袭伪雍州刺史桓蔚，进向江陵。以功为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封霄城县侯，食邑千五百户。桓谦、荀林逼江陵，宗之率众驰赴，事在《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进号平北将军。高祖讨刘毅，与宗之同会江陵，进号镇北将军，封南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子轨，一名象齿，爽之父也。便弓马，筋力绝

人，为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旧隶，屡建大功，有自疑之心。会司马休之见讨，猜惧，遂与休之北奔。善于抚御，士民皆为尽力，卫送出境，尽室入羌，顷之病卒。高祖定长安，轨为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世祖镇襄阳，轨遣亲人程整奉书，规欲归顺，自拔致诚，以昔杀刘康祖、徐湛之父，故不归。太祖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艺，虏主拓跋焘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轨死，爽为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幼染殊俗，无复华风。粗中使酒，数有过失，焘将诛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颇有意略，才力过爽。焘以充宿卫，甚知待之。伪高梁王阿叔泥为芮芮所围甚急，使秀往救，焘自率大众继其后。焘未及至，秀已击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焘壮其功，以为中书郎，封广陵侯。或告焘，鄴民欲据城反，复遣检察，并烧石虎残宫殿。秀常乘驿往反，是时病还迟，为焘所诘让，秀复恐惧。焘寻南寇，因从渡河。

先是，程天祚为虏所没，焘引置左右，与秀口宽，劝令归降，秀纳之。天祚，广平人，为殿中将军，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会世祖遣府刘泰之轻军袭虏于汝阳，天祚督战，战败被创，为虏所获。天祚妙善针术，焘深加爱赏，或与同舆，常不离于侧，封为南安公。焘北还蕃，天祚因其沈醉，伪若受使督切后军者，所至轻罚。天祚为焘所爱，群虏并畏之，莫敢问，因得逃归，后为山阳太守。太宗初，与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传》。

焘始南行，遣爽随永昌王库仁真向焘阳，与弟瑜共破刘祖于尉武，仍至瓜步，始得与秀定归南之谋。焘还至湖陆，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焘许之。长社戍虏有六七百人，爽谲之曰："南更有军，可遣三百骑往界上参听。"骑去，爽率腹心夜击余虏，尽杀之，驰入虎牢。

爽唯第三弟在北，余家属悉自随，率部曲及愿从合千余家奔汝南。遣秀从许昌还寿阳，奉辞于南平王铄曰："爽、秀得罪晋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嵩、霍咫尺，江、河匪远，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书慨宵悲。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旅之愿，齐契义奋，枭馘丑徒，冯恃皇

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睿茂居蕃，文武兼姿，远迩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颍川聂元初奉词陈闻。”铄驰驿以闻，上大说，下诏曰：“伪宁南将军鲁爽、中书郎鲁秀，志干列到，忠诚久著，抚兹福先，阖门效款，招集义锐，枭剪獯丑，肃定边城，献馘象魏。虽宣孟之去翟归晋，颓当之出胡入汉，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实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陈留、东郡、济阴、濮阳五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秀可辅国将军、荥阳、颍川二郡太守。其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虏府以时申言，详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义阳、宋安二郡军事，领义阳内史，将军、刺史如故。秀参右将军南平王铄军事、汝阴内史，将军如故。余弟侄并授官爵，赏赐资给甚厚。爽北镇义阳。北来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岁二十八年也。虏毁其坟墓。

明年四月入朝，时焘已死，上更谋经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骑并荆州军甲士四万，出许、洛。八月，虏长社戍主永平公秃发幡乃同弃城走。进向大索戍，戍主伪豫州刺史跋仆兰曰：“爽勇而无防，我今出城，必轻来据之，设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进，秀谏不止，驰往继之。比晓，虏骑夹发，赖秀纵兵力战，虏乃退还虎牢。爽因进攻之，本期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王玄谟攻确磝不拔，败退，水军不至，爽亦收众南还。转斗数百里，至曲强，虏候其饥疲，尽锐来攻，爽身自奋击，虏乃退走。

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谯王义宣起兵入讨，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阳，与雍州刺史臧质俱诣江陵。义宣进爽号平北将军，领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为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左将军、豫州刺史。爽至寿阳，便曲意宾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马，如寇将至。元凶之为逆也，秀在京师，谓秀曰：“我为卿诛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为右军将军，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垒。将战，秀命打退军鼓，因此归顺。世祖即位，以为左军将军，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阳、颍川、义阳、弋阳六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司州刺史，领汝南太守。

爽与义宣及质相结已久，义宣亦欲资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义宣报爽，秋当同举。爽狂酒乖谬，即日便起兵，驰信报弟瑜，将家奔叛，皆得西归。爽使其众载黄标，称建平元年，窃造法服，登坛自号。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治中庾腾之不与己同，杀之。

义宣、质闻爽已处分，便狼狈反，进爽号征北将军。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版义宣及臧质等并起。征北府户曹版文曰："丞相刘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硃今补车骑，名修之，皆版到奉行。"义宣骇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县不听进。

爽直出历阳，自采石济军，与质水陆俱下。爽遣弟瑜守蒙茏，历阳太守张幼绪请击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左军将薛安都步骑为前驱，别遣水军入渊，分路并会。安都进次大岘，爽已立营。世祖以贼强垒固，未可轻拔，使量宜进止。幼绪便引军退还，下狱。更遣骁骑将军垣护之代幼绪据历阳。镇军将军沈庆之系安都进军，与爽相遇于小岘。爽亲自前，将战，而饮酒过醉，安都刺爽倒马，左右范双斩首，传送京都。瑜亦为部下所斩送，进平寿阳，子弟并伏诛。

义宣初举兵，召秀加节，进号征虏将军，当继谌之俱下。雍州刺史硃修之起兵奉顺，更遣秀击修之。王玄谟闻之，喜曰："鲁秀不来，臧质易与耳。"秀至襄阳，大败而反。会益州刺史刘秀之遣军袭江陵，秀击破之。义宣还江陵，秀与共北走，众叛且尽。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军人宗敬叔、康僧念斩首，传京邑。

赠韦处穆、杨元驹给事中，庾腾之员外散骑侍郎。爽初南归，秀以爽武人，不闲吏职，白太祖请处穆为长史以辅爽，太祖以补司马，后转长史云。

沈攸之，字仲达，吴兴武康人，司空庆之从父兄子也。父叔仁，为衡阳王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又随义季镇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遵考谓之曰："君形陋，不堪队主。"因随庆之征讨。二十九年，征西阳蛮，始补队主。巴口建义，南中郎府板长史，兼行参军。新亭之战，身被重创，事宁，为太尉行参军，封平洛县五等侯。随府转大司马行参军。晋世京邑二岸，扬州旧置都部从事，分掌二县非违，永初以后罢省，孝建三年，复置其职。攸之掌北岸，会稽孔璨掌南岸，后又罢。攸之迁员外散骑侍郎。又随庆之征广陵，屡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战，配以仇池步槊。事平，当加厚赏，为庆之所抑，迁太子旅贲中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忧，葬毕，起为龙骧将军、武康令。

前废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车骑中兵参军，直阁，与宗越、谭金等并为废帝所宠，诛戮群公，攸之等皆为之用命。封东兴县侯，食邑

五百户。寻迁右军将军，增邑百户。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宗越、谭金等谋反，攸之复召入直阁，除东海太守。未拜，会四方反叛，南贼已次近道，以攸之为宁朔将军、寻阳太守，率军据虎槛。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驿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军吏曰："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乃就一军请号，众咸从之。殷孝祖为前锋都督，而大失人情，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众并倚赖之。时南贼前锋钟冲之、薛常宝等屯据赭圻，殷孝祖率众军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军主范潜率五百人投贼，人情震骇，并谓攸之宜代孝祖为统。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槛，总统众军，闻孝祖死，遣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为孝祖既死，贼有乘胜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乃率诸军主诣方兴，谓之曰："四方并反，国家所保，无复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为朝廷所委赖，锋镝裁交，舆尸而反，文武丧气，朝野危心。事之济否，唯在明旦一战，战若不捷，则大事去矣。诘朝之事，诸人咸谓吾应统之，自卜懦薄，干略不办及卿，今辄相推为统。但当相与戮力尔。"方兴甚悦。攸之既出，诸军主并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蔺、寇、贾之事邪？吾本以济国活家，岂计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济艰难，岂可自厝同异！"明旦进战，自寅讫午，大破贼于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军乘势进讨；又破其水军，拔胡白二城。

寻假攸之节，进号辅国将军，代孝祖督前锋诸军事。薛常宝在赭圻食尽，南贼大帅刘胡屯浓湖，以囊盛米系流查及船腹，阳覆船，顺风流下，以饷赭圻。攸之疑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从子怀宝，为贼将帅，在赭圻，遣亲人杨公赞赍密书招诱攸之，攸之斩公赞，封怀宝书呈太宗。寻克赭圻，迁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诸军事、冠军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袁顗复率大众来入鹊尾，相持既久，军主张兴世越鹊尾上据钱溪，刘胡自攻之。攸之率诸将攻浓湖，顗遣人传唱钱溪已平，众并惧。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应有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以惑众耳。"勒军中不得妄动。钱溪信寻至，果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之，顗骇惧，急追胡还。攸之诸军悉力进攻，多所斩获，日暮引归。鹊尾食尽，遣千人往南陵迎米，为台军所破，烧其资实，胡于是弃众而奔，顗亦叛走。赭圻、浓湖之平也，贼军委弃资财，珍货殷积，诸军各竞收敛，以强弱为少多。唯攸之、张兴世约勒所部，不犯秋毫，诸将以此多之。攸之进平寻阳，徙临郢州诸军事、前将军、

郢州刺史，持节如故。不拜，迁中领军，封贞阳县公，食邑二千户。

时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请降，上虽相酬许，而辞旨简略。攸之前将军，置佐吏，假节，与镇军将军张永以重兵征安都。安都惧，要引索虏；索虏引大众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吕梁，又遣军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为虏攻覆米船，又破运车于武原，攸之等引退，为虏所乘，又值寒雪，士众堕指十二三。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阳亦置戍，攸之还淮阴。免官，以公领职。复求进讨，上不听，入朝面陈，又不许，复归淮阴。三年六月，自率运送米下邳，并凿四周深堑，遣龙骧将军垣护之领民口还淮阴。

时军主陈显达当领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显达至，虏遣清泗间人诈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军迎接。"攸之副吴喜纳其说，咸谓宜遣千人参之，既而来者转多，喜所执弥固。攸之乃集来者告之，语曰："薛徐州早宜还朝，今能尔，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来，便当遣大军相接。君诸人既有志心，若能与薛子弟俱来者，皆即假君以本乡县，唯意所欲；如其不尔，无为空劳往还。"自此一去不反。

其年秋，太宗复令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诏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军士疲劳，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复用，不许卿所启。今便不肯为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吴喜独去。"攸之惧，乃奉旨进军。行至迟墟，上悔，追军令反。攸之还至下邳，而陈显达于睢口为虏所破，龙骧将军姜产之、司徒参军高遵世战没。虏追攸之甚急，因交战，被槊创，会暮，引军入显达垒，夕众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弃众南奔。

初，吴兴丘幼弼、丘隆先、沈诞、沈荣守、吴陆道量，并以文记之才随攸之，及张永北讨，永一奔，攸之再败，幼弼等并皆陷没。攸之之还淮阴，以为持节、假冠军将军、行南兖州刺史。追赠姜产之左军将军，高遵世屯骑校尉。

四年，征攸之为吴兴太守，辞不拜。乃除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五年，出为持节、监郢州诸军、郢州刺史。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辄面加詈辱。将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余人。而晓达吏事，自强不息，士民畏惮，人莫敢欺。闻有虎，辄自围捕，往无不得，一日或得两三。若逼暮不获禽，则宿昔围守，须晓自出。赋敛严苦，征发无度，缮治船舸，营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异图。六年，进监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军事，进号镇军将军。

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与蔡兴宗在外蕃，同豫顾命，进号安西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未拜，会巴西民李承明反，执太守张澹，蜀土骚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征，新除荆州刺史蔡兴宗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攸之既至，会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至荆州，政治如在夏口，营造舟甲，常如敌至。时幼主在位，群公当朝，攸之渐怀不臣之迹，朝廷制度，无所遵奉。

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密有异志，以微旨动攸之，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一函，题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门者；攸之不开书，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后废帝元徽二年，休范举兵袭京邑，攸之谓僚佐曰：“桂阳今反朝廷，必声云与攸之同。若不颠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于是遣军主孙同、沈怀奥兴军驰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节度。同等始过夏口，会休范平，还。进攸之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开府。

攸之自擅阃外，朝廷疑惮之，累欲征入，虑不受命，乃止。群公称皇太后令，遣中使问攸之曰：“久劳于外，宜还京辇，然任寄之重，换代殊为未易，还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观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国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无廊庙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扑讨蛮、蜒，可强充斯任。虽自上如此，岂敢厝心去留，归还之事，伏听朝旨。”朝廷逾慑惮，征议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攸之复应朝廷；景素寻平。

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巴东、建平为峡中蛮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无几。其年春，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并疑攸之自有异志，阻兵断峡，不听军下。时攘兵元子天赐为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赐譬说之，令其解甲，一无所问。攘兵见天赐，知景素实反，乃释甲谢愆，攸之待之如故，后以攘兵为府司马。刘道欣坚守建平，攘兵譬说不回，乃与伐蛮军攻之，破建平，斩道欣。

台直阁高道庆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庆时在家，牒其亲戚十余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及还都，不诣攸之别。道庆至都，云：“攸之聚众缮甲，奸逆不久。”杨运长等常相疑畏，乃与道庆密遣刺客，赍废帝手诏，以金饼赐攸之州府佐吏，进其阶级。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攸之自出格杀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马障泥，其后刺客事发。

废帝既殒，顺帝即位，进攸之号东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班剑二十人。遣攸之长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废帝刳剖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异志，腹心议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发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张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斩其使，驰表以闻；伯年、道和、佩玉怀两端，密相应和。

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辅国将军、中兵参军、督前锋军事孙同，率宁朔将军中兵参军武宝、龙骧将军骑兵参军硃君拔、宁朔将军沈慧真、龙骧将军中兵参军王道起；又遣司马、冠军将军刘攘兵，率宁朔将军外兵参军公孙方平、龙骧将军骑兵参军硃灵宝、龙骧将军骑兵参军沈僧敬、龙骧将军高茂；又遣辅国将军中兵参军王灵秀、辅国将军中兵参军丁珍东，率宁朔将军中兵参军王珍之、宁朔将军外兵参军杨景穆，相继俱下。攸之自率辅国将军录事参军兼司马武茂宗、辅国将军中兵参军沈韶、宁朔将军中兵参军皇甫贤、宁朔将军中兵参军胡钦之、龙骧将军中兵参军东门道顺，闰十二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当自郢州回还。"意甚不悦。初，江津有云气，状如尘雾，从西北来，正盖军上。至沌口，云："当问讯安西，暂泊黄金浦。"既登岸，郢城出军击之。攸之闻齐王世子据盆口，震慑不敢下，因攻郢城。时齐王辅政，遣众军西讨。尚书符征西府曰：

尊冠贱屦，君臣之位，奉顺忌逆，成败斯兆，未有凭陵我郊圻，侵轶我河县，而不焚师殪甲，靡旗乱辙者也。沈攸之少长庸贱，擢自阎伍，邀百战之运，乘一捷之功，镌山裂地，腰金拖紫，穷贵于国，极富于家。拥旄蕃伯，便无北面之礼；受督志屏，即有专征之衅。橘柚不荐，璆置罕入，箕赋深敛，毒被南郢，枉绳矫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溪壑其性，从始至终，沿壮得老。今遂驱迫妖党，缮集尪卒，结衅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要怀！

今遣新除使持节督郢州之义阳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闻喜县开国侯黄回、员外散骑常侍冠军骁骑将军南临淮太守重安县开国子军主王敬则、辅国将军屯骑校尉长寿县开国男王宜与、辅国将军南高平太守军主陈承叔、辅国将军左军将军南濮阳太守葛阳县开国男军主彭文之、龙骧将军骠骑行参军军主召宰，精甲二万，前锋云腾。又遣散骑常侍领游击将军湘南县开国男新除使持节督湘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湘州刺史军主吕安国、屯骑校尉宁朔将军崔慧景、辅国将军军主任候伯、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军主萧顺之、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军主垣崇祖、宁朔将军虎贲中郎将军

主尹略、屯骑校尉南城令曹虎头，舳舻二万，骆驿继迈。又遣辅国将军后军将军右军中兵参军事军主苟元宾、宁朔将军抚军中兵参军事军主郭文孝、龙骧将军抚军中兵参军事军主程隐隽，轻艓一万，截其津要。新除持节督广交越宁湘州之广兴诸军事领平越中郎将征虏将军广州刺史统马军主沌阳县开国子周盘龙、辅国将军后军统马军主张文憘、龙骧将军军主薛道渊、冠军将军游击将军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军主王敕勤、龙骧将军射声校尉王洪范、龙骧将军冗从仆射军主成置等，铁马五千，龙骧后陈。凡此诸帅，莫不勇力动天，劲志驾日，接冲拔距，鹰瞵鹗视，顾盼则前后风生，喑呜则左右电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敌，何陈能坚。然后銮戎薄临，龙虎百万，六军齐轨，五辂舒旆，丹槛发照，素甲生波，楼烦白羽，投鞍成岳，渔阳墨骑，浴铁为群，芝艾同焚，悔将何及。

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锋陈营壁之主，驱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军门，一无所问。或能因罪立绩，终不尔欺，斩裾射玦，唯功是与。能斩送攸之首，封三千户县公，赐布绢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无贰。飞火军摄文书，千里驿行。齐王出顿新亭，驰檄数攸之罪恶，曰：

夫弯弓射天，未见能至；挥戈击地，多力安施。何则？逆顺之势定殊，祸福之验易原也。是以违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会乎人者，圣哲不能令其毁。故刘濞赖七国连兵之势，隗嚣恃跨河据陇之资，毋丘俭伐其逾海越岛之功，诸葛诞矜其待士爱民之德，彼四子者，皆当世雄杰，以犯顺取祸，覆窟倾巢，为竖子笑。况乎行陈凡才，斗筲小器，而怀问鼎之志，敢构无君之逆哉！

逆贼沈攸之，出自莱亩，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从父宗廕，爱之若子，卵翼吹嘘，得升官秩。废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贪竞乘机，凶忍趋利，躬行反噬，请衔诛旨。又攸之与谭金、童太壹等并受宠任，朝为牙爪，同功共体，世号三侯，当时亲昵，情过管、鲍。遭仰革运，凶党惧戮，攸之狡猾用数，图全卖祸，既杀从父，又害良朋。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此其不信不义，言诈翻覆，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为也。泰始开辟，网漏吞舟，略其凶险，取其搏噬，故得阶乱获全，因祸保福。攸之空浅，躁而无谋，浓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贼宵奔；重讨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师，又应肆法。先帝英圣，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败，冀收曲崤之捷，故得推迁幸会，顿升崇显，内端戎禁，外临方牧。圣灵鼎湖，远颁顾命，托寄崇深，义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国讳，喜见于容，普天同哀，己以为庆。此其乐祸幸灾，大逆之罪一也。

又攸之累登蕃兵，自郢迁荆，晋熙殿下以皇弟代镇，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断割候迎，料择士马，简算器甲，精器锐士，并取自随，郢城所留，十不遗一，专擅略虏，罔顾国典。此其苞藏祸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

又攸之践荆以来，恆用奸数，既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伐，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自古酷虐，未闻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

去昔桂阳奇兵囗起，京师内ＤＳ，宗庙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强地广，救援颠沛，实宜悉力。国家倒悬，方思身虑，威遣弱卒三千，并皆羸老，使就郢州，禀受节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何其平日辖张，实轻周、邵，尔时恭谨，虚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诈，持疑两端，大逆之罪四也。

又攸之累据方州，跋扈滋甚，招诱轻狡，往者咸纳；羁绊行侣，过境必留。仕子穷困，不得归其乡；商人毕命，无由还其土。叛亡入境，辄加拥护；逋逃出界，必遣穷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

又攸之自任专恣，恃行惨酷，视吏若仇，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赋，暴参夷之刑。鞭捶国士，全用虏法；一人逃亡，阖宗补代。毒遍婴孩，虐加斑白。狱囚恆满，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奔驰道路，号哭动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杀欲击，故旷荡之泽，长隔彼州。此其无君陵上，大逆之罪六也。

苍梧狂凶，衅深桀、纣，猜贰外蕃，鸮目西顾。留其长息元琰，以为交质；父子分张，弥积年稔。赖社稷灵长，独夫遄戮，攸之豫禀心灵，宜同欢幸。遂迷惑颠倒，深相嗟惜。举言哀桀，扬声吠尧。此其不辨是非，罔识善恶，违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

废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广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迩内畿，川涂弗远，驿书至止，晏若不闻，末遣章表，奄积旬朔。防风后至，夏典所诛，此其大逆之罪八也。

升明肇历，恩深泽远，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驰遣元琰，衔使西归，并加崇授，宠贵重叠。元琰达西，便应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谁之恩？不荷盛德，反生仇衅，此其大逆之罪九也。

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枭鸩之肠，直置天壤，已称丑秽。况乃举兵内侮，逞肆奸回，斯实恶熟罪成之辰，决痈溃疽之日。幕府过荷朝寄，义百常愤，董司元戎，龚行天罚。今皇上圣明，将相仁厚，约法三章，轻刑缓赋，年登岁阜，家给人足，上有惠和之泽，下无乐乱之心。攸之不识天时，妄图奸逆，举无名之师，驱怨仇之党。是以朝野审其易取，含识判其成禽。熊罴厉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愤。鼓怒则冰原激电，奋发则霜野奔雷，以此定乱，岂移晷刻。虽复众徒梗陆，举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涛，当烧山之焰。

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窜无路，常所悯然。今复相逼，起接锋刃，交战之日，兰艾难分。土崩倒戈，宜为蚤计，无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祸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攸之尽锐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随宜距应，屡摧破之。攸之与武陵王赞笺曰："江陵一总八州，地居形胜，镇抚之重，宜以上归。本欲仰移节盖，改临荆部，所以未具上闻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图重关击柝，觐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诚，终蔽于圣察，袭远之举，近拥于郢都，则无以谢烈士之心，何用塞义夫之志，便不犯关陵汉，期一接奉。若夫斩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铁之将，烟腾飙迅，容或惊动左右，苟不获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子弟胜衣，爵命已及，亲党辨菽，抽序便加，耳倦弦歌，口厌粱肉，布衣若此，复欲何求？岂不知俯眉苟安，保养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危难。诚感历朝之遇，欲报之于皇家尔。昧理之徒，谓下官怀无厌之愿，既贯诚于白日，不复明心于殿下。若使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但高祖王业艰难，太祖劬劳日昃，卜世不尽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国之事，未审于圣心何如？"

攸之遣中兵参军公孙方平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涣弃郡投西阳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据西阳。建宁太守张谟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决，众心离沮。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刘攘兵烧营入降郢城，众于是离散，不可复制。将晓，攸之斩刘天赐，率大众过江，至鲁山，诸军因此散走。还向江陵，未百余里，闻城已为雍州刺史张敬兒所据，无所归，乃与第三子中书侍郎文和至华容界，为封人所斩送。

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张敬兒克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灵和、元琰子法先、懿子囗囗、文和子法征、幼和子法茂，并为敬兒所禽，伏诛。初，文和尚齐王女义兴宪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

至是齐王迎还第内。今皇帝即位，听攸之及诸子丧还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职在家，为吴兴太守沈文季所收斩。登之弟雍之，鄱阳太守，先攸之卒。诏以雍之孙僧照为义兴公主后。雍之与攸之异生，诸弟中最和谨，尤见亲爱。攸之性俭吝，子弟不得妄用财物，唯恣雍之所须，辄取斋中服饰，分与亲旧，以此为常。雍之弟荣之，尚书库部郎，亦先攸之卒。

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及攻郢城，夜遇风浪，米船沉没，仓曹参军崔灵凤女幼适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谓曰："当今军粮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将由与城内婚姻邪？"灵凤答曰："乐广有言，下官岂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欢然意解。

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随郡人双泰真有干力，召不肯来。后泰真至江陵卖买，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补队副，厚加料理。泰真无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讨甚急。泰真杀数人，余者不敢近。欲过家将母去，事迫不获，单身走入蛮；追者既失之，录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归，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赐钱一万，转补队主，其矫情任算皆如此。

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其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顺流之志。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城，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非旬日所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则郢城岂能自固。"攸之不从，既败，诸将帅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质事人，岂可苟免。我之不负公，犹公之不负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东莞莒人也。

先是，攸之在郢州，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自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兒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兒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败，见敬兒，敬兒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兒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欢笑而去，容无异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

游，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三军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杀二义士。”比之臧洪及陈容。荣，金城人也。

废帝之殒也，攸之欲起兵，问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见则成，伏则败。昔桂阳以太白伏时举兵，一战授首，此近世明验。今萧公废昏立明，政值太白伏时，此与天合也。且太白寻出东方，东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后举兵，珂之又曰：“今岁星守南斗，其国不可伐。”攸之不从。凡同逆丁珍东、孙同、裴茂仲、武、宗俨之并伏诛。攸之表檄文疏，皆俨之词也。臧涣诣盆城自归，今皇帝命斩之。余同恶或为乱军所杀，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质虽贪虐夙树，问望多阙，奉义治流，本无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于世祖，据有中流，嗣桓、庾之业。既主异穆、哀，臣皆代党，虽礼秩外厚，而疑防内深，功高位重，终非自安之地，至于陵天犯顺，其出于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载，擅命专威，无君已积。及天厌宋道，鼎运将离，不识代德之纪，独迷乐推之数，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衅乱自终，固异代如一也。

列传第三十五王僧达 颜竣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锡，质讷乏风采。太祖闻僧达蚤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

少好学，善属文。年未二十，以为始兴王浚后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义庆闻如此，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僧达陈书满席，与论文义，慧观酬答不暇，深相称美。与锡不协，诉家贫，求郡，太祖欲以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达亦不堪莅民。"乃止。寻迁太子洗马，母忧去职。兄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辇取，无复所余。服阕，为宣城太守。性好游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三五日不归，受辞讼多在猎所。民或相逢不识，问府君所在，僧达曰："近在后。"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虏寇逼，都邑危惧，僧达求入卫京师，见许。贼退，又除宣城太守，顷之，徙任义兴。

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讨，普檄诸州郡；又符郡发兵，僧达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于鹊头，即命为长史，加征虏将军。初，世祖发寻阳，沈庆之谓人曰："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所以，庆之曰："虏马饮江，王出赴难，见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执意明决，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上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加征虏将军。时南郡王义宣求留江陵，南蛮不解，不成行。仍补护军将军。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乃启求徐州，曰：

臣衰索余生，逢辰藉业，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遗贱，饰短捐陋，布策稠采，从官委褐，十有一载。早凭庆泰，脱亲盛明，而有志于学，无独见之敏，有务在身，无偏鉴之识，固不足建言世治，备辨时宜。窃以天恩不可终报，尸素难可久处，故猖狂芜谬，每陈所怀。

陛下孝诚发衷，义顺动物，自龙飞以来，实应九服同欢，三光再朗。而臣假视巷里，借听民谣，黎氓囗囗，未缔其感，远近风议，不获稍进，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载，譬之于今。当汉文之时，可谓藉已成之业，据既安之运，重以布衣菲食，忧勤治道，而贾谊披露乃诚，犹有叹哭之谏。况今承颠沛，万机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闻前达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渊通，亦当鉴之圣虑。

窃谓当今之务，惟在万有为己，家国同忧，允彼庶心，从民之欲。民有咨瘼之声，君表纳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无侈豫之情。又应官酌其才，爵畴其望，与失不赏，宁失不刑。至若枢任重司，藩捍要镇，治乱攸寄，动静所归，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适宜，无或定其出处。天下多才，在所用之。

臣非惟寄观世路，谬识其难，即之于身，详见其弊。何者？臣虽得免墙面，书不入于学伍，行无愆戾，自无近于才能，直以廕托门世，夙列荣齿。且近虽奔迸江路，归命南阙，竟何功效，可以书赏。而频出内宠，陛下绸缪数旬之中，累发明诏。自非才略有素，声实相任，岂可闻而弗惊，履而无惧。固宜退省身分，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夫见危致命，死而后已，皆殷勤前诰，重其忘生。臣感先圣格言，思在必效之地，使生获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禄，居重荣，衣狐坐熊，而无事于世者，固所不能安也。

今四夷犹警，国未忘战，辫发凶诡，尤宜裁防。间者天兵未获，已肆其轻汉之心，恐戎狄贪惏，犹怀匪逊。脱以神州暂扰，中夏兵饥，容或游魂塞内，重窥边垒。且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远近小大，顾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则虑之所办，情有不疑。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亦非愿。陛下矜谅已厚，愿复曲体此心。护军之任，臣不敢处，彭城军府，即时过立。且臣本在驱驰，非希崇显，轻智小号，足以自安。愿垂鉴恕，特赐申奖，则内外荣荷，存没铭分。

上不许。僧达三启固陈，上甚不说。以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期岁五迁，僧达弥不得意。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荆、江反叛，加僧达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而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又立宅于吴，多役公力。坐免官。

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爱念军人硃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元序，启太祖以为武陵国典卫令，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春，事发，又加禁锢。上表陈谢云："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上愈怒。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复往。僧达大怒，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因杀而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治，上不许。

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顷之，上表解职，曰：

臣自审庸短，少阙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愿闲衡庐。先朝追远之恩，早见荣齿。曩者以亲贫须养，黾勉从禄，解褐后府，十有余旬。俄迁舍人，殆不朝直。实无缘坐阅宸宠，尸爵家庭，情计二三，屡经闻启，终获允亮，赐反初服。还私未用，又擢为洗马，意旨优隆，其令且拜，许有郡缺，当务处置。会琅邪迁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诱殷勤，令装成即自随。灵宝往年沦覆长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铭浮宠。臣衅积祸并，仍丁艰罚，聊及视息，即蒙逮问，具启以奉营情事，负举猥多。赐莅宣城，极其穷蹶。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虏南侵。臣忝同肺腑，情为义动，苦求还都，侍卫辇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虽浅，而贪得分了，方拂农衣，还事耕牧，宣城民庶，诣阙见请。尔时敕亡从兄僧绰宣见留之旨。暗疾寡任，野心素积，仍附启苦乞且旋任。还务未期，亡兄臣锡奄见弃背，启解奔赴，赐带郡还都，曾未淹积，复除义兴。

臣自天飞海泳，岂假鳞翼，徒思横施，与日而深。自处官以来，未尝有涓毫之积，羸疾暗疚，又无人一诺。而性狎林水，偏爱禽鱼，议其所托，动乖治要。故收崖敛分，无忘俄顷，实由有待难供，上装未立，东郡奉轻，西陕禄重。具陈蕲恳，备执初愿，气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即蒙亮许，当赐矜擢。

遭逢厄运，天地崩离，世蒙圣朝门情之顾，及在臣身，复荷殊识，义虽君臣，恩犹父子。臣诚庸蔽，心过草木，奉讳之日，不觉捐身。单躯弱嗣，千里共气，继罹凶涂，动临危尽，生微朝露，不察如丝，信顺所扶，得获全济，再见天地，重睹三光。于时兄子僧亮等幽窘丑逆，尽室狱户，山川险阻，吉凶路塞，悠远之思，谁能勿劳。尝胆濡足，是其公愿，分心挂腹，实亦私苦。

幸属圣武，克复大业，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侄，同获泰辰，造情追寻，归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误有余辰；情愿已展，避逆向顺，终古常节，智力无效，有何勋庸，而频烦恩荣，动逾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辞，故吞诉于鹊渚，饮愧于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获乂，端右之授，即具陈请。天慈优渥，每越常伦，南蛮、护军，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负，居常轻任，尚惧网墨，况参要内职，承宠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识见。故披诚启诉，表疏相属，或乞轻高就卑，或愿以闲易要，言誓致苦，播于辞牍，诚知固陋，当触明科。去岁往年，累犯刑禁，理无申可，罪有恆典，虚秽朝序，惭累家业，臣甘其终，物议其尽。陛下弃其身瑕，矜其贵戚，迁略法宪，曲相全养。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当时震惊，收足失所，本忘闲情，不敢闻命。内虑于己，外访于亲，以为天地之仁，施不期报，再造之恩，不可妄属。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处圣泽，下更生辰，合芳离蜕，遐迩改观。但偷荣托幸，忽移此岁，自见妨长，转不可宁，宜其沈放，志事俱尽。

伏愿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于荣次自引，圣朝厚终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泽。夫让功为高，臣无功而让；专素为美，臣荣采已积。以是求退，诚亦可愍。又妻子为居，更无余累，婢仆十余，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风虚渐剧，凑理合闭，荣卫惛底，心气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岁月。公私诚愿，宜蒙谅许，乞徇余辰，以终琐运。白水皎日，不足为譬，愿垂矜鉴，哀申此请。

僧达文旨抑扬，诏付门下。侍中何偃以其词不逊，启付南台，又坐免官。顷之，除江夏王义恭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又徙太宰长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二年，迁中书令。

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阇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

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阇事陷之，下诏曰：“王僧达余庆所钟，早登荣观，轻险无行，暴于世谈。值国道中艰，尽室愿效，甄其薄诚，贯其鸿慝，爵遍外内，身穷荣宠。曾无在泮，食椹怀音，乃

协规西楚，志扰东区，公行剽掠，显夺凶党，倚结群恶，诬乱视听。朕每容隐，思加荡雪，曾无犬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势，涓流兆江河之形，遂脣齿高阁，契规苏宝，搜详妖图，觇察象纬。逮贼长临枭，余党就鞫，咸布辞狱牒，宣言虚市，犹欲隐忍，法为情屈。小丑纷纭，人扇方甚，矫构风尘，志希非觊，固已达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轻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诛邪，圣典所同，戮讽翦律，汉法攸尚。便可收付延尉，肃正刑书。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忘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于狱赐死，时年三十六。

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废帝即位，得还京邑。后废帝元徽中，为庐陵国内史，未至郡，卒。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元嘉中立国子学，为《毛诗》助教，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坐知高阁反不即启闻，与阁共伏诛。

颜竣，字士逊，琅邪临沂人，光禄大夫延之子也。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大}得臣义，跃得臣酒。”

竣初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湛以为竣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虏自彭城北归，复求互市，竣议曰：“愚以为与虏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尝拘制信义，用辍其谋。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亲之所招。历稔交聘，遂求国婚，朝廷羁縻之义，依违不绝，既积岁月，渐不可诬，兽心无厌，重以忿怒，故至于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后，华、戎隔判，若言互市，则复开曩敝之萌。议者不过言互市之利在得马，今弃此所重，得彼下驷，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数，裁不十百邪。一相交关，卒难闭绝。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傲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是为长。”

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镇寻阳，迁南中郎记室参军。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职，不许。赐假未发，而太祖崩问至，世祖举兵入讨。转谘议参军，领录事，任总外内，并造檄书。世

祖发寻阳，便有疾，领录事自沈庆之以下，并不堪相见，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世祖屡经危笃，不任咨禀，凡厥众事，竣皆专断施行。世祖践阼，以为侍中，俄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辞常侍，见许。封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

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其后谢庄代竣领选，意多不行。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竣普领军。义宣、质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世祖大怒，免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子为元凶所杀，至是并各产男，上自为制名，名义恭子为伯禽，以比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张良之子。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贵货利民，载自五政，开铸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国实，教立化光。及时移俗易，则通变适用，是以周、汉俶迁，随世轻重。降及后代，财丰用足，因条前宝，无复改创。年历既远，丧乱屡经，堙焚剪毁，日月销减，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始兴郡公沈庆之立议曰："昔秦币过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铸，改造榆荚，而货轻物重，又复乖时。太宗放铸，贾谊致讥，诚以采山术存，铜多利重，耕战之器，曩时所用，四民竞造，为害或多。而孝文弗纳，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战不用，采铸废久，熔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绝吴、邓之资，农民不习，无释耒之患。方今中兴开运，圣化惟新，虽复偃甲销戈，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愚谓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

华利用，于事为益。”

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伏见沈庆之议，‘听民私铸，乐铸之室，皆入署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愚谓百姓不乐与官相关，由来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愿入署。凡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乐入必寡。云‘敛取轮郭，藏为永宝’。愚谓上之所贵，下必从之，百姓闻官敛轮郭，轮郭之价百倍，大小对易，谁肯为之。强制使换，则状似逼夺。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愚谓此条在可开许。又云‘今铸宜依此格，万税三千’。又云‘严检盗铸，不得更造’。愚谓禁制之设，非惟一旦，昧利犯宪，群庶常情，不患制轻，患在冒犯。今入署必万输三千，私铸无十三之税，逐利犯禁，居然不断。又云‘铜尽事息，奸伪自禁’。愚谓赤县内铜，非可卒尽，比及铜尽，奸伪已积。又云‘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然顷所患，患于形式不均，加以剪凿，口铅锡众诉越耳。若止于盗铸铜者，亦无须苦禁。”

竣议曰：“泉货利用，近古所同，轻重之议，定于汉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世代渐久，弊运顿至，因革之道，宜有其术。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欣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是欲使天下丰财。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己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岂可令取弊之道，基于皇代。今百姓之货，虽为转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然钱有定限，而消失无方；剪铸虽息，终致穷尽者。亡应官开取铜之署，绝器用之涂，定其品式，日月渐铸，岁久之后，不为世益耳。”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议曰：“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甚不可一也。今熔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民征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

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乎！”

前废帝即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太宗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唯用古钱。

竣自散骑常侍、丹阳尹，加中书令，丹阳尹如故。表让中书令曰：“虚窃国灵，坐招禁要，闻命惭惶，形魂震越。臣东州凡鄙，生微于时，长自闾阎，不窥官辙，门无富贵，志绝华伍。直以委身垄亩，饥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遗愚贱，得免耕税之勤，厕仕进之末。陛下盛德居蕃，总揽英异，越以不才，超尘清轨，奉躬历稔，劳效莫书，仰恃曲成之仁，毕愿守宰之秩。岂期天地中阂，殷忧启圣，倚附兴运，擢景神涂，云飞海泳，冠绝伦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详料赏典，则臣不应科；瞻言勤良，则臣与侔贵。方欲诉款皇朝，降阶盛序，微已国言，少彻身谤，而制书猥下，爵树弥隆。臣小人也，不及远谋，宠利之来，何能居约，徒以上渎天明，下汨彝议，灾谪之兴，惧必在迩。今之过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据，危辱将及，十手所指，谕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维萦苦疾者也。伏愿陛下察其丹诚，矜其疾愿，绝会收恩，以全愚分，则造化之施，方兹为薄。”见许。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丁忧。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如故。

竣藉蕃朝之旧，极陈得失。上自即吉之后，多所兴造，竣谏争恳切，无所回避，上意甚不说，多不见从。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赞务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被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时旨。大明元年，以为东扬州刺史，将军如故。所求既许，便忧惧无计。至州，又丁母艰，不许去职，听送丧还都，恩待犹厚，竣弥不自安。每对亲故，颇怀怨愤，又言朝事违谬，人主得失。及王僧达被诛，谓为竣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后忿怼，每恨言不见从。僧达所言，颇有相符据。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

臣闻人臣之奉主，毁家光国，竭情无私；若乃无礼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晰为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义，而得自容盛世，溷乱清流者也。右将军、东扬州刺史建城县开国侯颜竣，因附风

云，谬蒙翼长，天地更造，拔以非次。圣朝亲揽，万务一归，而窥觇国柄，潜图秉执。受任选曹，驱扇滋甚；出尹京辇，形势弥放。传诏犯宪，旧须启闻，而竣以通诉忤己，辄加鞭辱，罔顾威灵，莫此为甚。严诏屡发，当官责效，竣权恣不行，怨怼弥起，怀挟奸数，苞藏阴慝。预闻中旨，罔不宣露，罚则委上，恩必归己，荷遇之门，即加谤辱，受谴之室，曲相哀抚。翻戾朝纪，狡惑视听，肋惧上宰，激动闾阎。末上虑闻，内怀猜惧，伪请东牧，以卜天旨。既获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诽，方之已轻。且时有启奏，必协奸私，宣示亲朋，动作群小。

前冬母亡，诏赐还葬，事毕不去，盘桓经时。方构间勋贵，造立同异。又表示危惧，深营身观，曲访大臣，虑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国道将颠，衅积怀抱，恶穷辞色。兼行阙于家，早负世议，逮身居崇宠，奉兼万金，荣以夸亲，禄不充养。宿憾母弟，恃贵辄戮，天伦怨毒，亲交震骇。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骄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监解见钱，以供帐下。宾旅酣歌，不异平日，街谈道说，非复风声。

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弃瑕录用，豫参要重，劳无汗马，赏班河、山，出内宠灵，逾越伦伍。山川之性，日月弥滋，溪壑之心，在盈弥奢，虎冠狼贪，未足为譬。今皇明开耀，品物咸亨，伤俗点化，实唯害焉，宜加显戮，以彰盛化。请以见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须事御收付廷尉法狱罪。

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频启谢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诏答曰："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故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及竟陵王诞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为奏，奏成，诏曰："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于狱赐死，妻息宥之以远。"子辟强徙送交州，又于道杀之。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祖弱岁监蕃，涵道未广，披胸解带，义止宾僚。及运钟倾陂，身危虑切，擢胆抽肝，犹患言未尽也。至于冯玉负扆，威行万物，欲有必从，事无暂失。既而忧欢异日，甘苦变心，主挟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报，上赏已行；同舟之虑，下望愈结。嫌怨既萌，诛责自起。竣之取衅于世，盖由此乎？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

列传第三十六硃修之 宗悫 王玄谟

硃修之，字恭祖，义兴平氏人也。曾祖焘，晋平西将军。祖序，豫州刺史。父谌，益州刺史。修之自州主簿迁司徒从事中郎，文帝谓曰："卿曾祖昔为王导丞相中郎，卿今又为王弘中郎，可谓不忝尔祖矣。"后随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台，为虏所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初，修之母闻其被围既久，常忧之，忽一旦乳汁惊出，母号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复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后问至，修之果以此日陷没。

托跋焘嘉其守节，以为侍中，妻以宗室女。修之潜谋南归，妻疑之，每流涕问其意，修之深嘉其义，竟不告也。后鲜卑冯弘称燕王，治黄龙城，托跋焘伐之，修之与同没人邢怀明并从。又有徐卓者，复欲率南人窃发，事泄被诛。修之、怀明惧奔冯弘，弘不礼。留一年，会宋使传诏至，修之名位素显，传诏见即拜之。彼国敬传诏，谓为"天子边人"，见其致敬于修之，乃始加礼。时魏屡伐弘，或说弘遣人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至东莱，遇猛风柁折，垂以长索，船乃复正。海师望见飞鸟，知其近岸，须臾至东莱。

元嘉九年，至京邑，以为黄门侍郎，累迁江夏内史。雍州刺史刘道产卒，群蛮大动，修之为征西司马讨蛮，失利。孝武初，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在政宽简，士众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反，檄修之举兵；修之伪与之同，而遣使陈诚于帝。帝嘉之，以为荆州刺史，加都督。义宣闻修之不与己同，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击襄阳。修之命断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义宣败于梁山，单舟南走，修之率众南定遗寇。时竺超民执义宣，修之至，乃杀之，以功封南昌县侯。

修之治身清约，凡所赠贶，一无所受。有饷，或受之，而旋与佐吏赌之，终不入己，唯以抚纳群蛮为务。征为左民尚书，转领军将军。去镇，秋毫不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谷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然性俭克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赡。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赡之，西土称焉。

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赠侍中，特进如故。谥贞侯。

宗悫，字元干，南阳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不富贵，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悫年十四，挺身拒贼，贼十余人皆披散，不得入室。

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悫随镇广陵。时从兄绮为征北府主簿，绮尝入直，而给吏牛泰与绮妾私通，悫杀泰，绮壮其意，不责也。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请行。义恭举悫有胆勇，乃除振武将军，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悫，悫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潜进，讨破之，拔区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悫曰："吾闻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悫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文帝甚嘉之。

后为随郡太守，雍州蛮屡为寇，建威将军沈庆之率悫及柳元景等诸将，分道攻之，群蛮大溃。又南新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反叛，焚烧郡城，屯据白杨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悫率其所领先登，众军随之，群蛮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悫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孝武即位，以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先是，乡人庾业，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宾客；而悫至，设以菜菹粟饭，谓客曰："宗军人，惯啖粗食。"悫致饱而去。至是业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前事为嫌。

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反，悫表求赴讨，乘驿诣都，面受节度；上停舆慰勉，悫耸跃数十，左右顾盻，上壮之。及行，隶车骑大将军沈庆之。初，诞诳其众云："宗悫助我。"及悫至，跃马绕城呼曰："我宗悫也！"事平，入为左卫将军。五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明年，复职。废帝即位，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肃侯。泰始二年，诏以悫配食孝武庙。子罗云，卒，子元宝嗣。

王玄谟，字彦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东太守，绵竹侯，以从叔司徒允之难，弃官北居新兴，仍为新兴、雁门太守，其自叙云尔。祖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

玄谟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鉴，常笑曰：“此兒气概高亮，有太尉彦云之风。”武帝临徐州，辟为从事史，与语异之。少帝末，谢晦为荆州，请为南蛮行参军、武昌太守。晦败，以非大帅见原。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将军，领汝阴太守。时虏攻陷滑台，执硃修之以归。玄谟上疏曰：“王途始开，随复沦塞，非惟天时，抑亦人事。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惮远役。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意。”后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彭城太守。义宾薨，玄谟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乃以孝武出镇。

及大举北征，以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谟向确碻，戍主奔走，遂围滑台，积旬不克。虏主拓跋焘率大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谟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及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多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遣代守确碻，江夏王义恭为征讨都督，以为确碻不可守，召令还，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还至历城，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疮，得非金印之征也。”

元凶弑立，玄谟为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谟遣济南太守垣护之将兵赴义。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朝庭假玄谟辅国将军，拜豫州刺史，与柳元景南讨。军屯梁山，夹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义宣遣刘谌之就臧质，陈军城南，玄谟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战，贼遂大溃。加都督、前将军，封曲江县侯。中军司马刘冲之白孝武，言：“玄谟在梁山，与义宣通谋。”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多取宝货，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

寻复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马黑石推立夏侯方进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众，玄谟讨斩之。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侨寓，玄谟请土断流民，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罢之。其年，玄谟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民间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当

权，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启孝武，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抚慰之，又答曰："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玄谟性严，未尝妄笑，时人言玄谟眉头未曾伸，故帝以此戏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

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齵。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事。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飧。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宠一昆仑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玄谟寻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都督。时北土饥馑，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振之。转领军将军。孝武崩，与柳元景等俱受顾命，以外监事委玄谟。时朝政多门，玄谟以严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诛颜师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领军征玄谟。子侄咸劝称疾，玄谟曰："吾受先帝厚恩，岂可畏祸苟免。"遂行。及至，屡表谏诤，又流涕请缓刑去杀，以安元元。少帝大怒。

明帝即位，礼遇甚优。时四方反叛，以玄谟为大统，领水军南讨，以脚疾，听乘舆出入。寻除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于赭圻，赐以诸葛亮筒袖铠。顷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迁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谟性严克少恩，而将军宗越御下更苛酷，军士谓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年八十一薨，谥曰庄公。子深早卒，深子缋嗣。

史臣曰：修之、宗悫，皆以将帅之材，怀廉洁之操，有足称焉。玄谟虽苛克少恩，然观其大节，亦足为美。当少帝失道，多所杀戮，而能冒履不测，倾心辅弼，斯可谓忘身徇国者欤！

列传第三十七柳元景 颜师伯 沈庆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以勇称。寡言有器质。荆州刺史谢晦闻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败。雍州刺史刘道产深爱其能，元景时居父忧，未得加命。会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召之，道产谓曰："久规相屈。今贵王有召，难辄相留，乖意以为惘惘。"服阕，补江夏王国中军将军，迁殿中将军。复为义恭司空行参军，随府转司徒太尉城局参军，太祖见又嘉之。

先是，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悉归怀，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道产死，群蛮大为寇暴。世祖西镇襄阳，义恭以元景为将帅，即以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既至，而蛮断驿道，欲来攻郡。郡内少粮，器杖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遣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表里合攻，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为备，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郧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无复寇抄。硃修之讨蛮，元景又与之俱，后又副沈庆之征郧山，进克太阳。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参军。

随王诞镇襄阳，为后军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二十七年八月，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广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弘农强门先有内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进次白亭，时元景犹未发。法起率方平、安都诸军前入，自修阳亭出熊耳山。季明进达高门木城，值永昌王入弘农，乃回，还卢氏，据险自固。顷之，招卢氏少年进入宜阳苟公谷，以扇动义心。元景以其月率军继进。闰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封，以赵难为卢氏令，加奋武将军。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法起等度铁岭山，次开方口，季明出自木城，与法起相会。元景大军次臼口，以前锋深入，悬军无继，驰遣尹显祖入卢氏，以为军援。元景以军食不足，难可旷日相持，乃束马悬车，引军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卢氏。

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去弘农城五里。贼遣兵二千余人觇候，法起纵兵夹射之，贼骑退走。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

婴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诸军鼓噪以陵城，季明、赵难并率义徒相继而进，冲车四临，数道俱攻，士皆殊死战，莫不奋勇争先。时初古拔父子据南门，督其处距战，弘农人之在城内者三千余人，于北楼竖白幡，或射无金箭。安都军副谭金、薛系孝率众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鲁方平入南门，生禽伪郡丞，百姓皆安堵。

元景引军度熊耳山，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季明率方平、赵难军向陕西七里谷。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纠率合义徒二千余人，共攻金门邬，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诞又遣长流行参军姚范领三千人向弘农，受元景节度。十一月，元景率众至弘农，营于开方口。仍以元景为弘农太守，置吏佐。

初，安都留住弘农，而诸军已进陕，元景既到，谓安都曰："无为坐守空城，而令庞公深入，此非计也。宜急进军，可与显祖并兵就之。吾须督租毕，寻后引也。"众并造陕下，即入郭城，列营于城内以逼之，并大造攻具。贼城临河为固，恃险自守，季明、安都、方平、显祖、赵难诸军，频三攻未拔。虏洛州刺史地河公张是连提众二万，度崤来救，安都、方平各列阵城南以待之，显祖勒精卒以为后柱。季明率高明、宜阳义兵当南门而阵，赵难领卢氏乐从少年，与季明为掎角。贼兵大合，轻骑挑战。安都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虏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衲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

初，元景令将鲁元保守函谷关，贼众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领作函箱阵，多列旗帜，缘险而还。正会安都诸军与贼交战，虏三郎将见元保军从山下，以为元景大众至，日且暮，贼于是奔退，骑多得入城。

贼之将至也，方平遣驿骑告元景，时诸军粮尽，各余数日食。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运粮之计。而方平信至，元景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诘朝，贼众又出，列阵于城外。方平诸军并成列，安都并领马军，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余诸义军并于城西南列陈。方平谓安都曰："今勍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岂惜身命乎！"遂合战。时元怙方至，悉偃旗

鼓，士马皆衔枚，潜师伏甲而进，贼未之觉也。方平等方与虏交锋，而元怙勒众从城南门函道直出，北向结陈，旌旗甚盛，彭噪而前，出贼不意，虏众大骇。元怙与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骑，以冲贼陈，一军皆驰之。安都、方平等督诸军一时齐奋，士卒无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陈，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自诘旦而战，至于日昃，虏众大溃，斩张是提，又斩三千余级，投河赴堑死者甚众，面缚军门者二千余人。

元景轻骑晨至，虏兵之面缚者多河内人，元景诘之曰："汝等怨王泽不浃，请命无所，今并为虏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此尔。"皆曰："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乃悉释而遣之，家在关里者，符守关诸军听出，皆称万岁而去。诞以崤、陕既定，其地宜抚，以弘农刘宽虬行东弘农太守。给元景鼓吹一部。

法起率众次于潼关，先是，建义将军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贼关城戍主娄须望旗奔溃，虏众溺于河者甚众。法起与槐即据潼关。虏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堆列三营以拟法起。法起长驱入关，行王、檀故垒。虏谓直向长安，何难率众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诞又遣扬武将军康元抚领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节度，援方平于函谷。元景去，贼众向关。时军中食尽，元景回据白杨岭，贼定未至，更下山进弘农，入湖关口，虏蒲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众二万至阌乡水，去湖关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贼营，迷失道，天晓而反。道生率手下骁锐纵兵射之，锋刃既交，虏又奔散。

时北讨诸军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乃率诸将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安都断后，宗越副之。法起自潼关向商城，与元景会；季明亦从胡谷南归，并有功而入，士马旌旗甚盛。诞登城望之，以鞍下马迎元景。除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于樊城立府舍，率所领居之，统行北蛮事。庞季明为定蛮长，薛安都为后军行参军，鲁方平为宁蛮参军。臧质为雍州，除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将军如故。鲁爽向虎牢，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欲进与安都济河攻杜道生于蒲阪，会爽退，复还。再出北讨，威信著于境外。又使率所领进西阳，会伐五水蛮。

世祖入讨元凶，以为谘议参军，领中兵，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配万人为前锋，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元景与朝士书曰：“国祸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愤，若无天地。南中郎亲率义师，剪讨元恶，司徒、臧冠军并同大举，舳舻千里，购赏之利备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间，总勒精勇，先锋道路，势乘上流，众兼百倍。诸贤弈世忠义，身为国良，皆受遇先朝，荷荣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效，想闻今问，悲庆兼常。大行届道，廓清惟始，企迟面对，展雪哀情。”

时义军船率小陋，虑水战不敌，至芜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闻石头出战舰，乃于江宁步上，于板桥立栅以自固。进据阴山，遣薛安都率马军至南岸，元景潜至新亭，依山建垒，东西据险。世祖复遣龙骧将军、行参军程天祚率众赴之。天祚又于东南据高丘，屯寨栅。凡归顺来奔者，皆劝元景速进，元景曰：“不然。理顺难恃，同恶相济，轻进无防，实启寇心。当倚我之不可胜，岂幸寇之不攻哉！”元景垒营未立，为龙骧将军詹叔兒觇知之，劝劭出战，不许。经日，乃水陆出军，劭自登硃雀门督战。军至瓦官寺，与义军游逻相逢，游逻退走，贼遂薄垒。劭以元景垒堑未立，可得平地决战，既至，柴栅已坚，仓卒无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军中曰：“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各衔枚疾战，一听吾营鼓音。”贼步将鲁秀、王罗汉、刘简之、骑将常伯与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战。刘简之先攻西南，频得烧草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为所摧。王罗汉等攻垒北门，贼舰亦至。元景水陆受敌，意气弥强，麾下勇士悉遣出战，左右唯留数人宣传。分军助程天祚，天祚还得固柴，因此破贼。元景察贼衰竭，乃命开垒，鼓噪以奔之，贼众大溃，透淮死者甚多。劭更率余众自来攻垒，复大破之，其所杀伤，过于前战。劭手斩退者不能禁，奔还宫，仅以身免，萧斌被创。简之收兵而止，陈犹未散。元景复出薄之，乃走，竞投死马涧，涧为之满，斩简之及军主姚叔艺、王江宝、硃明智、诸葛邈之等，水军主褚湛之、副刘道存并来归顺。

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问元景：“事平，何所欲？”对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故有此授。初，臧质起义，以南谯王义宣暗弱易制，欲相推奉，潜报元景，使率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世祖，语其使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尔。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及元景为雍州刺史，质虑其为荆、江后患，建议爪牙不宜远出。上重违其言，更以元景为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不拜。徙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曲江县

公，食邑三千户。

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加元景抚军，假节置佐，后玄谟。复以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如故。臧质、义宣并反，玄谟南据梁山，夹江为垒，垣护之、薛安都渡据历阳，元景出屯采石。玄谟闻贼盛，遣司马管法济求益兵，上使元景进屯姑孰。元景使将武念前进，质遣将庞法起袭姑孰，值念至，击破之，法起单船走。质攻陷玄谟西垒，玄谟使垣护之告元景曰："今余东岸万人，贼军数倍，强弱不敌，谓宜还就节下协力当之。"元景谓护之曰："师有常刑，不可先退。贼众虽多，猜而不整，今当卷甲赴之。"护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万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贼，虚实立见，则贼气成矣。"元景纳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谟，以羸弱居守。所遣军多张旗帜，梁山望之如数万人，皆曰："京师兵悉至。"于是克捷。

上遣丹阳尹颜竣宣旨慰劳，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邑如故。固让开府仪同，复为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寻转骠骑将军、本州大中正，领军、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复加开府仪同三司，又固让。明年，迁尚书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岭南，秋输艰远，改封巴东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让开府，乃与沈庆之俱依晋密陵侯郑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庆之传》。六年，进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让，乃授侍中、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京师。世祖晏驾，与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仆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迁尚书令，领丹阳尹，侍中、将军如故，给班剑二十人，固辞班剑。

元景起自将帅，及当朝理务，虽非所长，而有弘雅之美。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唯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以钱乞守园人。

世祖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恆虑及祸。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往来。世祖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曰："今日始免横死。"义恭与义阳等诸王，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

前废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杀戴法兴后，悖情转露。义恭、元景等忧惧无计，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速决。

永光年夏，元景迁使持节、督南豫之宣城诸军事、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令如故。未拜，发觉，帝亲率宿卫兵自出讨之。先称诏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祸至，整朝服，乘车应召。出门逢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率左右壮士数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军士大至，下车受戮，容色恬然，时年六十。

长子庆宗，有干力，而情性不伦，世祖使元景送还襄阳，于道中赐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车骑从事中郎。嗣宗弟绍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叔仁弟卫军谘议参军僧珍等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及嗣宗子纂，并在孕获全。太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风度弘简，体局深沈，正义亮时，恭素范物。幽明道尽，则首赞孝图，盛运开历，则毗燮皇化。方任孚汉辅，业懋殷衡，而蜂豺肆滥，显加祸毒，冤动勋烈，悲深朝贯。朕承七庙之灵，纂临宝业，情典既申，痛悼弥轸，宜崇贲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赠使持节、都督南豫、江二州诸军事、太尉、侍中、刺史、国公如故。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谥曰忠烈公。"

叔仁为梁州刺史，黄门郎。以破臧质功，封宜阳侯，食邑八百户。元景从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为梁州，与晋安王子勋同逆，事败，归降。元景从父弟先宗，大明初，为竟陵王诞司空参军，诞作乱，杀之，追赠黄门侍郎。元景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为振武将军。前废帝景和中，左将军，直阁。太宗定乱，光世参谋，以为右卫将军，封开国县侯，食邑千户。既而四方反叛，同阁宗越、谭金又诛，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虏，光世率众归降，太宗宥之，以为顺阳太守。子欣慰谋反，光世赐死。

颜师伯，字长渊，琅邪临沂人，东扬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所知。晦为领军，以为司马，废立之际，与之参谋。晦镇江陵，请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军府之务悉委焉。邵虑晦将有祸，求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见讨，晦与邵谋起兵距朝廷，邵饮药死。

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刘道产为雍州，以为辅国行参军。弟师仲，妻臧质女也。质为徐州，辟师伯为主簿。衡阳王义季代质为徐州，质荐师伯于义季，义季即命为征西行参军。兴安侯义宾代义

季，世祖代义宾，仍为辅国、安北行参军。王景文时为谘议参军，爱其谐敏，进之世祖。师伯因求杖节，乃以为徐州主簿。善于附会，大被知遇。及去镇，师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镇寻阳，启太祖请为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许，谓典签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颜师伯。"世祖启为长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长流。"世祖乃板为参军事，署刑狱。及入讨元凶，转主簿。

世祖践阼，以为黄门侍郎，随王诞骠骑长史、南郡太守。改为骠骑大将军长史、南濮阳太守，御史中丞。臧质反，出为宁远将军、东阳太守，领兵置佐，以备东道。事宁，复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改领前军将军，徙御史中丞，迁侍中。上以伐逆宁乱，事资群谋，大明元年，下诏曰："昔岁国难方结，疑懦者众，故散骑常侍、太子右率庞秀之履嶮能贞，首暢义节，用使狡状先闻，军备夙固，丑逆时殄，颇有力焉。追念厥诚，无忘于怀。侍中祭酒颜师伯、侍中领射声校尉袁愍孙、豫章太守王谦之、太子前中庶子领右卫率张淹，爰始入讨，预参义谋，契阔大难，宜蒙殊报。秀之可封乐安县伯，食邑六百户，师伯平都县子，愍孙兴平县子，谦之石阳县子，淹广晋县子，食邑各五百户。"

师伯迁右卫将军，母忧去职。二年，起为持节、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安、东莞、兖州之济北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虏拓跋浚遣伪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天水公拾贲敕文率众寇清口，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率前员外将军周盘龙等击大破之。世祖遣虎贲主庞孟虬、积射将军殷孝祖等赴讨，受师伯节度。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与孟虬合力。行达沙沟，虏窟环公、五军公等马步数万，迎军拒战。孟虬等奋击尽日，孟虬手斩五军公，虏于是大奔。孝祖又斩窟环公，赴水死者千计。虏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济州公、青州刺史张怀之等屯据济岸，师伯又遣中兵参军江方兴就傅乾爱击破之，斩河南公树兰等。虏别帅它门又遣万余人攻清口戍城，乾爱、方兴出城拒战，即斩它门，余众奔走。虏天水公又率二万人复来逼城，乾爱等出战，又破之，追奔至赤龙门，杀贼甚众。上嘉其功，诏曰："虏驱率犬羊，规暴边塞，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师伯宣略命师，合变应机，济戍奋怒，一月四捷，支军异部，骋勇齐效，频枭名王，大歼群丑。朕用嘉叹，良深于怀。可遣使慰劳，并符辅国府详考功最，以时言上。"

苟思达、庞孟虬等又追虏至杜梁，虏众多，四面俱合，平南参军童太一及苟思达等并单骑出荡，应手披靡。孟虬等继至，虏乃散走，透河死者甚多。既而虏更合众大至，孟虬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助师伯。张怀之据縻沟城，师伯遣天生等破之，怀之出城逆战，天生

率军主刘怀珍、白衣客硃士义、殿中将军孟继祖等击之。怀之败走入城，仅以身免。继祖于阵遇害，追赠郡守。又虏陇西王等屯据申城，背济向河，三面险固，天生又率众攻之，硃士义等贯甲先登，贼赴河死者无算，即日陷城。虏天水公又攻乐安城，建威将军、平原乐安二郡太守分武都与卜天生等拒击，大破之，虏乃奔退，追战克捷，直至清口。虏攻围傅乾爱，乾爱随方拒对，孝祖等既至，虏彻围遁走。师伯进号征虏将军。

三年，竟陵王诞反，师伯遣长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难。四年，征为侍中，领右军将军，亲幸隆密，群臣莫二。迁吏部尚书，右军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亲览庶务，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迁侍中，领右卫将军。七年，补尚书右仆射。时分置二选，陈郡谢庄、琅邪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师伯子举周旋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上以奇资品不当，使兼市买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颜祎之、元从夫、任澹之、石道兒、黄难、周公选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车，不施行奇兼市买丞事。师伯坐以子预职，庄、昙生免官，道栖、道惠弃市。祎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师伯寻领太子中庶子，虽被黜挫，受任如初。

世祖临崩，师伯受遗诏辅幼主，尚书中事，专以委之。废帝即位，复还即真，领卫尉。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又迁尚书仆射，领丹阳尹。废帝欲亲朝政，发诏转师伯为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夺其京尹，又分台任，师伯至是始惧。寻与太宰江夏王义恭、柳元景同诛，时年四十七。六子并幼，皆见杀。

弟师仲，中书郎，晋陵太守。师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诏曰："故散骑常侍、仆射、领丹阳尹、平都县子师伯，昔逢代运，豫班荣赏。遭罹厄会，陨命淫刑，宗嗣殄绝，良用矜悼。但其心渎货，宜贬赠典，可绍封社，以慰冤魂。谥曰荒子。"师仲子干继封。齐受禅，国除。

沈庆之，字弘先，吴兴武康人也。兄敞之，为赵伦之征虏参军、监南阳郡，击蛮有功，遂即真。

庆之少有志力。孙恩之乱也，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年

三十，未知名，往襄阳省兄，伦之见而赏之。伦之子伯符时为竟陵太守，伦之命伯符版为宁远中兵参军。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伯符由此致将帅之称。伯符去郡，又别讨西陵蛮，不与庆之相随，无功而反。

永初二年，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又随伯符隶到彦之北伐。伯符病归，仍隶檀道济。道济还白太祖，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钱唐新城，及还，领淮陵太守。领军将军刘湛知之，欲相引接，谓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寻转正员将军。及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袜缚绔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遣收吴郡太守刘斌，杀之。迁始兴王浚后军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卒，群蛮大动，征西司马硃修之讨蛮失利，以庆之为建威将军，率众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狱，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迁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领南东平太守，又为世祖抚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还庆之又讨之。王玄谟领荆州，王方回领台军并会，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鲁宗之屡讨不能克，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还京师，复为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

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既至襄阳，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振威将军刘顒、司空参军鲁尚期、安北参军顾彬、马文恭、左军中兵参军萧景嗣、前青州别驾崔目连、安蛮参军刘雍之、奋威将军王景式等二万余人伐沔北诸山蛮，宗悫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从均水据五水岭，文恭出蔡阳口取赤系邬，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连、尚期诸军八道俱进，庆之取五渠，顿破邬以为众军节度。前后伐蛮，皆山下安营以迫之，故蛮得据山为阻，于矢石有用，以是屡无功。庆之乃会诸军于茹丘山下，谓众曰："今若缘山列旆以攻之，则士马必损。去岁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卒难禽剪。今令诸军各率所领以营于山上，出其不意，诸蛮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战而获也。"于是诸军并斩山开道，不与蛮战，鼓噪上山，冲其腹心，先据险要，诸蛮震扰，因其惧而围之，莫不奔溃。自冬至春，因粮蛮谷。

顷之，南新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十封六千余人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军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并驱略降户，屯据白杨山。元景追之至山下，众军悉集，围山数重。宗悫率其所领先登，众军齐力急攻，大破，威震诸山，群蛮皆稽颡。庆之患头风，好著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畏惧曰：“苍头公已复来矣！”庆之引军自茹丘山出检城，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随王诞筑纳降、受俘二城于白楚。

庆之复率众军讨幸诸山犬羊蛮，缘险筑重城，施门橹，甚峻。山多木石，积以为垒。立部曲，建旌旗，树长帅，铁马成群。庆之连营山中，开门相通。又命诸军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蛮之火。顷之风甚，蛮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烧营。营内多幔屋及草庵，火至辄以池水灌灭，诸军多出弓弩夹射之，蛮散走。庆之令诸军斩山开道攻之，而山高路险，暑雨方盛，乃置东冈、蜀山、宜民、西柴、黄徼、上麦六戍而还。蛮被围守日久，并饥乏，自后稍出归降。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

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上曰：“小丑窃据，河南修复，王师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确礁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庆之又固陈不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及北讨，庆之副玄谟向确礁，戍主弃城走。玄谟围滑台，庆之与萧斌留确礁，仍领斌辅国司马。玄谟攻滑台，积旬不拔。虏主拓跋焘率大众南向，斌遣庆之率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令去，会玄谟退，斌将斩之，庆之固谏乃止。太祖后问：“何故谏斌杀玄谟？”对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自归而死，将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为便耳。”

萧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确礁。庆之曰：“夫深入寇境，规求所欲，

退败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青东非国家有也。确磝孤绝，复作硃修之滑台耳。”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斌复问计于庆之。庆之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确磝，斌乃还历城，申坦、垣护之共据清口。庆之乘驿驰归，未至，上驿诏止之，使还救玄谟。会虏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义恭留领府中兵参军。拓跋焘至卯山，义恭遣庆之率三千拒之，庆之以为虏众强，往必见禽，不肯行。太祖后谓之曰：“河上处分，皆合事宜，惟恨不弃确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复违诏济事，亦无嫌也。”

二十七年，使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复更北伐，庆之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不使北出。是时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庆之督诸将讨之，诏豫、荆、雍并遣军，受庆之节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总统群帅，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谘受军略。会世祖典签董元嗣自京师还，陈元凶弑逆，世祖遣庆之还山引诸军。庆之谓腹心曰：“萧斌妇人不足数，其余将帅，并是所悉，皆易与耳。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为用力。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众军既集，假庆之征虏将军、武昌内史，领府司马。世祖还至寻阳，庆之及柳元景等并以天下无主，劝世祖即大位，不许。贼劭遣庆之门生钱无忌赍书说庆之解甲，庆之执无忌白世祖。

世祖践阼，以庆之为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寻出为使持节、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镇盱眙。上伐逆定乱，思将帅之功，下诏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复深逆，鞠旅伐罪，义气云踊，群帅仗节，指难如归。故曾未积旬，宗社载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统。永念茂庸，思崇徽锡。新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新除散骑常侍、领军将军柳元景，新除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宗悫，督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兖州刺史徐遗宝，宁朔将军、始兴太守沈法系，骠骑谘议参军顾彬之，或尽诚谋初，宣综戎略；或受命元帅，一战宁乱；或禀奇军统，协规效捷，偏师奉律，势振东南。皆忠国忘身，义高前烈，功载民听，诚简朕心。定赏策勋，兹焉攸在，宜列土开邑，永蕃皇家。庆之可封南昌县公，元景曲江县公，并食邑三千户。

悫洮阳县侯，食邑二千户。遗宝益阳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法系平固县侯，彬之阳新县侯，并食邑千户。”又特临轩召拜。又使庆之自盱眙还镇广陵。

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上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军溯淮向寿阳，总统诸将。寻闻荆、江二州并反，征庆之入朝，率所领屯武帐岗，甲仗五十人入六门。鲁爽先遣弟瑜进据蒙茏，历阳太守张幼绪率军讨瑜，值爽至，众散而反。乃遣庆之济江讨爽。爽闻庆之至，连营稍退，自留断后。庆之与薛安都等进与爽战，安都临阵斩爽。进庆之号镇北大将军，进督青、冀、幽三州，给鼓吹一部。前军破贼，转位等后至追蹑一阶。寻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辞。改封始兴郡公，户邑如故。

庆之以年满七十，固请辞事，上嘉其意，许之。以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又固让，上不许。表疏数十上，又面陈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必为圣朝所须。”乃至稽颡自陈，言辄泣涕。上不能夺，听以郡公罢就第，月给钱十万，米百斛，卫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复固辞。

三年，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复以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众讨之。至欧阳，诞遣客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钚刀，庆之遣道愍反，数以罪恶。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为来？”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使仆来耳！”上虑诞北奔，使庆之断其走路。庆之移营白土，去城十八里。夕进新亭，诞果出走，不得去，还城，事在《诞传》。

庆之进营洛桥西，焚其东门，值雨不克。庆之兄子僧荣，时为兖州刺史，镇瑕丘，遣子怀明率数百骑诣受庆之节度。庆之塞渐，造攻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时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诏无所问。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出自北门，庆之不问，悉焚之。诞于城上授函表，倩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奉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汝必欲归死朝廷，自应开门遣使，吾为汝送护之。”每攻城，辄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为统任，当令处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脱有伤挫，为损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斩诞。进庆之司空，又固让。于是与柳元景并依晋密陵侯郑袤故事，朝会庆之位次司空，元景在从公之上，给恤吏五十人，门施行马。

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以郡公统诸军讨之，攻战经年，皆

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又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闲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以始兴优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许。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意欢愉，非朝贺不出门。每从游幸及校猎，据鞍陵厉，不异少壮。太子妃上世祖金镂匕箸及杅杓，上以赐庆之，曰："卿辛勤匪殊，欢宴宜等，且觞酌之赐，宜以大夫为先也。"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

世祖晏驾，庆之与柳元景等并受顾命，遗诏若有大军旅及征讨，悉使委庆之。前废帝即位，加庆之几杖，给三望车一乘。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宪车，左右从者不过三五人。骑马履行园田，政一人视马而已。每农桑剧月，或时无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车，谓人曰："我每游履田园，有人时与马成三，无人则与马成二。今乘此车，安所之乎。"及赐几杖，并固让。

废帝狂悖无道，众并劝庆之废立，及柳元景等连谋，以告庆之。庆之与江夏王义恭素不厚，发其事，帝诛义恭、元景等，以庆之为侍中、太尉，封次子中书郎文季建安县侯，食邑千户。义阳王昶反，庆之从帝度江，总统众军。少子文耀，年十余岁，善骑射，帝爱之。又封永阳县侯，食邑千户。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说。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闭清溪诸桥以绝之。庆之果往，不得度而还。帝乃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时年八十。是年初，庆之梦有人以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两匹，八十尺也。足度，无盈余矣。"及死，赐与甚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给鸾辂辒辌车，前后羽葆、鼓吹，谥曰忠武公。未及葬，帝败。太宗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曰襄公。

长子文叔，历中书黄门郎，景和末，为侍中。庆之之死也，不肯饮药，攸之以被掩杀之。文叔密取药藏录。或劝文叔逃避，文叔见帝断截江夏王义恭支体，虑奔亡之日，帝怒，容致义恭之变，乃饮药自杀。子秘书郎昭明，亦自缢死。泰始七年，改封苍梧郡公。元年，还复先封。时改始兴为广兴，昭明子昙亮，袭广兴郡公。齐受禅，国除。

庆之弟劭之，元嘉中，为庐陵王绍南中郎行参军，讨建安、揭阳诸贼，病卒。

兄子僧荣，敞之之子也。孝建初，为安成相。荆、江反叛，发兵拒臧质，质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讨僧荣，击破之。大明中，为兖州刺史。景和中，征为黄门郎，未还，卒。子怀明，太宗泰始初，居父忧，起为建威将军，东征南讨有功，封吴兴县子，食邑四百户。历位黄门侍郎，再为南兖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艰，去职。桂阳王休范为逆，起为冠军将军，统水军防固石头，硃雀失守，怀明委军奔走，顷之忧卒。

庆之从弟法系，字体先，亦有将用。初为赵伯符将佐，后随庆之征五水蛮。世祖伐逆，以为南中郎参军，加宁朔将军，领三千人前发，与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营，宗悫居西营，法系居东营。东营据岗，贼攻元景，法系临射之，所杀甚众。法系堑外树悉伐之令倒，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桧多开隙，选善射手，的发无不中，死者交横。事平，以为宁朔将军、始兴太守，讨萧简于广州。闻台军将至，简诳其众曰："台军是贼劭所遣。"并信之。前征北参军顾迈被贼徙在城内，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内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邓琬围简，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并攻，若守一道，何时可拔"琬虑功不在己，不从。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尽又不克，乃从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斩萧简，广州平。封库藏付邓琬而还。官至骁骑将军、寻阳太守，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司马。

劭之子文秀，别有传。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

史臣曰：张释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狱皆随轻重。县衡于上，四海共禀其平，法乱于朝，民无所措手足。师伯藉宠代臣，势震朝野，倾意厮台，情以货结，自选部至于局曹，莫不从风而靡。曲徇私请，因停诏敕，天震霣怒，仆者相望，师伯任用无改，而王、谢免职。君子谓是举也，岂徒失政刑而已哉！

列传第三十八萧思话 刘延孙

萧思话，南兰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历中书黄门郎，徐、兖二州刺史，冠军将军、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赠前将军。

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相国参军，父忧去职。服阕，拜羽林监，领石头戍事，袭爵封阳县侯，转宣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猎书传，颇能隶书，解音律，便弓马。元嘉元年，谢晦为荆州，欲请为司马，思话拒之。

五年，迁中书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东莞诸军事、振武将军、青州刺史，时年二十七。亡命司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党于东莞发干县，谋为寇乱。思话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斩之，余党悉平。八年，除竟陵王义宣左军司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征，索虏南寇，檀道济北伐，既而回师，思话惧虏大至，乃弃镇奔平昌。思话先使参军刘振之戍下邳，闻思话奔，亦委城走。虏定不至，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由是征下廷尉，仍系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得二死雀，思话曰："斗覆而双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

九年，仇池大饥，益、梁州丰稔，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氐帅杨难当因此寇汉中。乃自徒中起思话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横野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既行，闻法护已委镇北奔西城，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又遣西戎长史萧汪之系之。讳缘路收合士众，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进据磕头。难当焚掠汉中，引众西还，留其辅国将军、梁秦二州刺史赵温守梁州，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讳进屯磕头，遣阴平太守萧坦赴黄金，薛健副姜宝据铁城，铁城与黄金相对，去一里，斫树塞道。坦进攻二戍，拔之。二月，赵温又率薛健及其宁朔将军、冯翼太守蒲早子来攻坦营，坦奋击，大破之。坦被创，贼退保西水。讳司马锡文祖进据黄金，萧汪之步骑五百相继而至。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三千人赴，讳等进黄金，早子、健等退保下桃。思话先遣行参军王灵济率偏军出洋川，因向南城。伪陵江将军赵英坚守险，灵济击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虚，因资无所，复引军还与讳合。

三月，讳率众军进据峨公固。难当遣其子和率赵温、蒲早子及左卫将军吕平、宁朔将军司马飞龙，步骑万余，跨汉津结柴，其间立浮桥，悉力攻讳，合围数十重，短兵接战，弓矢无复用。贼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讳乃截槊长数尺，以大斧椎之，一槊辄贯十余贼。贼不能当，因大败，烧柴奔走，退据大桃。闰月，讳及方明台军至，龙骧将军杨平兴、幢主殿中将军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贼又败走，杀伤虏获甚多。汉中平，悉收没地，置戍葭萌水。

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布败走，氐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唯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即思话迁镇南域，加节，进号宁朔将军，征讳为太子屯骑校尉。法护，中山无极人，过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为益州刺史。法护委镇之罪，统府所收，于狱赐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狱官言法护病卒。太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

十四年，迁使持节、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南蛮校尉。太祖赐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所得不曰义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旧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颙意于弹抚，响韵殊胜，直尔嘉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

十六年，衡阳王义季代义庆，又除安西长史，余如故。十九年，征为侍中，领前军将军，未就征，复先职。明年，迁持节、监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领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领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又领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复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征为吏部尚书。诏思话曰："沈尚书暴病不救，其体业贞审，立朝尽公，年时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铨管要机，通塞所寄，丈人才用体国，二三惟允。"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于里闾，何应无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迁护军将军。

是年春，虏攻悬瓠，太祖将大举北讨，朝士佥同，莫或异议。思话固谏，不从。乃领精甲三千，助镇彭城。虏退，即代世祖为持节、监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抚军将军、兖徐二州刺史。

二十九年，统扬武将军、冀州刺史张永众军围确磝。初，镇军谘议参军申坦与王玄谟围滑台，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萧斌板坦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守历城，令任仲仁又为坦副，并前锋入河。五月，发沿口，永司马崔训、建武将军齐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军来会。七月，思话及众军并至确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员外散骑侍郎徐爰宣旨督战。张永、胡景世当东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训南攻道。贼夜地道出，烧崔训楼及蟆车，又烧胡景世楼及攻具，寻又毁崔训攻道，城不可拔。思话驰来，退师。攻城凡十八日，解围还历下。崔训以楼见烧，又不能固攻道，被诛于确磝；永、坦并系狱。诏曰："得抚军将军思话启事，确磝不拔，士卒疲劳，且班师清济，更图进讨。此镇山川严阻，控临河朔，形胜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实。思话可解徐州为冀州，余如故。彭城文武，复量分配，即镇历城。"寻为江夏王义恭所奏，免官。

元凶弑立，以为使持节、监徐、青兖、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将军如故。思话即率部曲还彭城，起义以应世祖。遣使奉笺曰："下官近在历下，始奉国讳，所承使人，不知阔狭，既还在路，渐有所闻，犹谓人伦无容有此，私怀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虑表，重增哀惋，不能自胜。此实天地所不覆载，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愤咽，况下官蒙荷荣渥，义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驿使追命骑还朝，切齿拊心，辄已钟疾，虽百口在都，一非所顾。正欲遣启受规略，会奉今旨，悲惧兼情。伏承司徒英图电发，殿下神武霜断，臧质忠义并到，不谋同时，仗顺沿流，席卷江甸，前驱风迈，已应在近。下官复练始集，遣辅国将军申坦、龙骧将军梁坦二军，分配精甲五千，申坦为统，便以即日水陆齐下。下官悉率文武，骆驿继发。凭威策懦，势同振朽，开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进克京口。

上即位，征为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固辞，不受拜。改为中书令、丹阳尹，常侍如故。时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发，引咎陈逊，不许。明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质反，复以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复都督郢湘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镇夏口。

孝建二年卒，时年五十。追赠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谥曰穆侯。思话宗戚令望，蚤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所至虽无皦皦清节，亦无秽黩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

长子惠开嗣，别有传。次子惠明，亦有世誉，历黄门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长史，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顺帝升明末，为侍中。

源之从父弟摹之，丹阳尹，追赠征虏将军。子斌，亦为太祖所遇。彭城王义康镇豫章，以为大将军谘议参军、豫章太守。历南蛮校尉，侍中，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统王玄谟等众军北伐。斌遣将军崔猛攻虏青州刺史张淮之于乐安，淮之弃城走。先是，猛与斌参军傅融分取乐安及确磝，乐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确磝，至是又克乐安。既而攻围滑台，不拔。斌追还历下，事在《王玄谟传》。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凯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初，梁邹戍主、宣威将军、乐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勋之出州，故顺则因虚窃据。勋之司马曹敬会拒战不敌，出走。斌即遣勋之率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长流参军罗文昌等诸军讨顺则，攻之不克。勋之等始谓城内出于逼附，军至即应奔逃，而并为贼坚守，杀伤官军甚多。斌又遣府司马、建武将军、齐郡太守庞秀之总诸军。祖元明又据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将军刘武之及军主刘回精兵千人，讨司马百年，斩之。顺则既失据，众稍离阻。文昌遣道连伪投贼，贼信纳之，潜以官赏格示众，城内贼党李继叔等并有归顺心。道连谋泄，为贼所杀，继叔逾城出降，贼党于是大离。乃四面进攻，冲车所冲，辄三五丈崩落。时南门楼上掷下一级，并垂绳钓取外人，外人上，贼并放仗，云向已斩顺则，所投首是也。秦凯之走河北。斌坐滑台退败，免官。久之，复起为南平王铄右军长史。其后事迹在《二凶传》。

斌弟简，历位长沙内史。广陵王诞为广州，未之镇，以简为安南谘议参军、南海太守，行府州事。东海王祎代诞，简仍为前军谘议，太守如故。世祖入讨元凶，遣辅国将军、南海太守刘琬讨简，固守经时，城陷伏诛。斌、简诸子并诛灭。

庞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贼劭甚加信委，以为游击将军。奔

世祖于新亭。时劭诸将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为梁州刺史。秀之子弟为劭所杀者将十人，而酣燕不废，坐免官。后又为徐州刺史，太子右卫率。孝建元年，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子弥之，顺帝升明末，广兴公相。秀之弟况之，太宗世，亦为始兴相。

刘延孙，彭城吕人，雍州刺史道产子也。初为徐州主簿，举秀才，彭城王义康司徒行参军，尚书都官郎，为钱唐令，世祖抚军、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南清河太守。世祖为徐州，补治中从事史。时索虏围县瓠，分军送所掠民口在汝阳，太祖诏世祖遣军袭之，议者举延孙为元帅，固辞无将用，举刘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孙官。为世祖镇军北中郎中兵参军，南中郎谘议参军，领录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转补长史、寻阳太守，行留府事。

世祖即位，以为侍中，领前军将军。下诏曰："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勋树良，永宁世烈。新除侍中、领前军将军延孙率怀忠敏，器局沈正，协赞义初，诚力俱尽。左卫将军竣立志开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谟，经纶惟始，俾积基更造，咸有勤焉。宜显授龟社，大启邦家。延孙可封东昌县侯，竣建城县侯，食邑各二千户。"其年，侍中改领卫尉。

孝建元年，迁丹阳尹。臧质反叛，上深以东土为忧，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置佐史。事平，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诛赏。三年，又出为南兖州刺史，加散骑常侍。仍徙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以疾不行。留为侍中、护军，又领徐州大中正。素有劳患，其年增笃，诏遣黄门侍郎宣旨问疾。

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为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吕县凡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延孙于帝室本非同宗，不应有此授。时司空竟陵王诞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迁之于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欲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

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不受征，延孙驰遣中兵参军杜幼文率兵起讨。既至，诞已闭城自守，乃还。诞遣使刘公泰赍书要之，延

孙斩公泰，送首京邑。复遣幼文率军渡江，受沈庆之节度。其年，进号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

五年，诏延孙曰："旧京树亲，由来常准。卿前出所有别议，今此防久弭，当以还授小兒。"征延孙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护军将军。延孙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于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溪至平昌门，仍入尚书下舍。又欲以代硃修之为荆州，事未行，明年，卒，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诏曰："故侍中尚书左仆射、领护军将军东昌县开国侯延孙，风局简正，体识沈明，绸缪心膂，自蕃升朝，契阔唯旧，几将二纪。灵业中圮，则首赞宏图；义令既举，则任均萧、寇。器允栋干，勋实佐时。及累司马两官，出内尹牧，惠政茂课，著自民听，忠谟令节，简乎朕心。方燮和台阶，永毗国道，奄至薨殒，震恸兼深。考终定典，宜尽哀敬。可赠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仆射、侯如故。"有司奏谥忠穆，诏为文穆。又诏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孙，居身寡约，家素贫虚，每念清美，良深凄叹。葬送资调，固当阙乏，可赐钱三十万，米千斛。"

子质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国除。延孙弟延熙，义兴太守，在《孔觊传》。

史臣曰：延孙接款蕃日，固出颜、袁矣。风飚局力，又无等级可言，而隆名盛宠，必择而后授，何哉？良以休运甫开，沈疾方被，虽宿恩内积，而安私外简。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厌，厌思一殊，荣礼自隔，遂得为一世宗臣，盖由此也。子曰："事君数，斯疏矣。"然乎！然乎！

列传第三十九文五王

竟陵王诞 庐江王祎 武昌王浑 海陵王休茂 桂阳王休范

竟陵王诞，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广陵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一年，监南兖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出镇广陵。寻以本号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

以广陵雕弊，改封随郡王。上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及大举北伐，命诸蕃并出师，莫不奔败；唯诞中兵参军柳元景先克弘农、关、陕三城，多获首级，关、洛震动，事在《元景传》。会诸方并败退，故元景引还。征诞还京师，迁都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当镇始兴，未行；改授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安东将军、会稽太守，给鼓吹一部。

元凶弑立，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浙江东五郡立会州，以诞为刺史。世祖入讨，遣沈庆之兄子僧荣间报诞，又遣宁朔将军顾彬之自鲁显东入，受诞节度。诞遣参军刘季之与彬之并势，自顿西陵，以为后继。劭遣将华钦、庾导东讨，与彬之弟相逢于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狭，左右皆悉入菰封，彬之军人多赍篮屐，于菰葑中夹射之，钦等大败。事平，征诞为持节、都督荆、湘、雍、益、宁、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诞以位号正与浚同，恶之，请求回改。乃进号骠骑将军，加班剑二十人，余如故。南谯王义宣不肯就征，以诞为侍中、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开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户。顾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阳新县侯，食邑千户，季之零阳县侯，食邑五百户。

明年，义宣举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加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上流平定，诞之力也。初讨元凶，与上同举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勋。上性多猜，颇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乃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为都督南兖、南徐、兖、青、

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余如故。诞既见猜，亦潜为之备，至广陵，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诞反。

三年，建康民陈文绍上书曰：“私门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台六宫，薄命早亡，先朝赐赠美人，又听大姑二女出入问讯。父饶，司空诞取为府史，恆使入山图画道路，勤剧备至，不敢有辞，不复听归，消息断绝。姑二女去年冒启归诉，蒙陛下圣恩，赐敕解饶吏名。诞见符至，大怒，唤饶入交问：‘汝欲死邪？诉台求解。’饶即答：‘官比不听通家信，消息断绝。若是姊为启闻，所不知。’诞因问饶：‘汝那得入台？’饶被问，依实启答。既出，诞主衣庄庆、画师王强语饶：‘汝今年败，汝姊误汝。官云小人辈敢持台家逼我。’饶因叛走归，诞即遣王强将数人逐，突入家内缚录，将还广陵。至京口客舍，乃陊死井中，托云‘饶惧罪自杀’。抱痛怀冤，冒死归诉。”吴郡民刘成又诣阙上书，告诞谋反，称：“息道龙昔伏事诞，亲见奸状。又见诞在石头城内，修乘舆法物，习倡警跸。道龙私独忧惧，向伴侣言之，语颇漏泄，诞使大吏令监内执道龙，道龙逸走，诞怒鞭杀监，又捕杀道龙。”又豫章民陈谈之上书诉枉，称：“弟咏之昔蒙诞采录，随从历镇；大驾南下，为诞奉送笺书，经涉危险，时得上闻。圣明登阼，恩泽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赐署台位。咏之恆见诞与左右小人庄庆、傅元祀潜图奸逆，言词丑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忧不富贵。’又常疏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咏之既闻此语，又不见其事，恐一旦事发，横罹其罪，密以告建康右尉黄宣达，并有启闻，希以自免。元祀弟知咏之与宣达来往，自嫌言语漏泄，即具以告诞。诞大怒，令左右饮咏之酒，逼使大醉，因言咏之乘酒骂詈，遂被害。自顾冤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

臣闻神极尊明，大仪所以贞观；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经纬氓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纮，不遗疏贱之赏；威格天区，岂漏亲贵之罚。此不刊之鸿则，古今之恆训。

谨按元嘉之末，天纲崩褫，人神哀愤，含生丧气。司空竟陵王诞义兼臣子，任居藩维。进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节；退不能闭关拒险，焚符斩使。遂至拜受伪爵，欣承荣宠，沈沦奸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诛亡余类，单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贼忍无亲，莫此为甚。

故山阴傅僧祐，诚亮国朝，义均休戚。重门峻卫，不能拒折简之使；岩险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凭凶，抽兵勒刃，遂使顿仆

牢井，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见之者流涕，闻之者含叹。及神锋首路，欃枪东指，风卷四岳，电埽三江。诞犹持疑两端，阴规进退。陛下频遣书檄，告譬殷勤，方改奸图，末乃奉顺。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礼忘情，不顾物议，弯弧跃马，务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陈，新亭无独克之术。假威义锐，乞命皇旅，竟有何劳，而论功伐。既妖祲廓清，大明升曜，幽显宅心，远迩云集。诞忽星行之悲，违开泰之庆，迟回顾望，淹逾旬朔。逆党陈叔兒等，泉宝钜亿，资货不赀，诞收籍所得，不归天府，辞称天军，实入私室。又太官东传，旧有献御，丧乱既平，犹加断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于号讳之辰，遽甘滋之品，当惟新之始，绝苞苴之贡，忠孝两忘，敬爱俱尽。乃征引巫史，潜考图纬，自谓体应符相，富贵可期，悖意丑言，不可胜载。遂复遥讽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诋毁公卿，不义不昵，人道将尽。荷任神州，方怀奸慝，每窥向宸御，妄生规幸；多树淫祀，显肆祆诅，遂在石头，潜修法物；传警称跸，拟则天行，皆已骇暴观听，彰布朝野。

昔内难甫宁，珍玮散佚，有御刀利刃，擅价诸夏，天府禁器，历代所珍。诞密加购赏，顿藏私室。贼义宣初平，余党逃命，诞含纵罔忌，私窃招纳，名工细巧，悉匿私第。又引义宣故将裘兴为己腹心，事既彰露，犹执欺罔，公文面启，矫称旧隶。加以营干制馆，僭拟天居，引石征材，专擅兴发，驱迫士族，役同舆皁，殚木土之姿，穷吞并之势。故会稽宣长公主受遇二祖，礼级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国，追荣典军。诞以广拓宅宇，地妨艺植，辄逼遗孤，顿相驱徙。遂令神主宵迁，改卜委巷，宗戚含伤，行路掩涕。又缘溪两道，积代通衢，诞拓宇开垣，擅断其一。致使径涂拥隔，川陆阻碍，神怒民怨，毒遍幽显。

故丞相临川烈武王臣道规，名德茂亲，勋光常策，异礼殊荣，受自先旨者。嗣王臣义庆受任西夏，灵寝暂移，先帝亲枉銮舆，拜辞路左，恩冠终古，事绝常班。诞又以庙居宅前，固请毁换，诏旨不许，怨怼弥极。

有靦面目，豺狼为性，规牧江都，希广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请，仍谓应住东府，宜为中台，贪冒无厌，人莫与比。虽圣慈全救，每垂容纳，而虐戾不悛，奸诐弥甚。受命还镇，猜怨愈深，忠规正谏，必加鸩毒，谄渎肤躁，是与比周。又矫称符敕，设榜开募，事发辞寝，委罪自下。及录事徐灵寿以常署受坐，将就囚执，舀韩近恭，中护军遣吏夏嗣伯密相属请，求宽桎梏。且王僧达临刑之启事，高阇即戮之辞，皆称潜驿往来，遥相要契，丑声秽问，宣著遐迩，含识能言，孰不愤叹。

又获吴郡民刘成、豫章民陈谈之、建康民陈文绍等并如诉状，则奸情猜志，岁月增积。

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衅，鲁道方泰，季子断逵泉之诛。近则淮厉覆车于前，义康袭轨于后，变发柴奇，祸成范、谢，亦皆以义夺亲，情为宪屈。况乃上悖天经，下诬政道，结衅于无妄之辰，希幸于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无礼之诫，臣子所宜服膺；干纪之刑，有国所应慎守。

臣等参议，宜下有司，绝诞属籍，削爵土，收付延尉法狱治罪。诸所连坐，别下考论。伏愿远寻宗周之重，近监兴亡之由，割恩弃私，俯顺群议，则卜世灵根，于兹克固，鸿勋盛烈，永永无穷。陛下如复隐忍，未垂三思，则覆皇基于七百，挤生民于涂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惧，不敢避鈇钺之诛者也。

上不许，有司又固请，乃贬爵为侯，遣令之国。上将诛诞，以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给事中戴明宝随阆袭诞，使阆以之镇为名。阆至广陵，诞未悟也。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明晨开门为内应。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宗之奔入告诞。诞惊起，呼左右及素所畜养数百人，执蒋成，勒兵自卫。明旦将晓，明宝与阆率精兵数百人卒至，天明而门不开，诞已列兵登陴，自在门上斩蒋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系囚，开门遣腹心率壮士击明宝等，破之。阆即遇害，明宝奔逃，自海陵界得还。

上乃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率大众讨诞。诞焚烧郭邑，驱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书檄，要结近远。时山阳内史梁旷家在广陵，诞执其妻子，遣使要旷，旷斩使拒之。诞怒，灭其家。诞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祸逆，陛下入讨，臣背凶赴顺，可谓常节。及丞相构难，臧、鲁协从，朝野恍惚，咸怀忧惧，陛下欲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后固执。方赐允俞，社稷获全，是谁之力？陛下接遇殷勤，累加荣宠，骠骑、扬州，旬月移授，恩秩频加，复赐徐、兖，仰屈皇储，远相饯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娱慰。岂谓陛下信用谗言，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剪。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捍徐、兖。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锋奋戈，万没岂顾，荡定以期，冀在旦夕。右军、宣兰，爰及武昌，皆以无罪，并遇枉酷，臣有何过，复致于此。陛下宫帷之丑，岂可三纟咸。临纸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诞，左右复心同籍期亲并诛之，死者以千数。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叛出者。

车驾出顿宣武堂，内外纂严。庆之进广陵，诞幢主韩道元来降。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率众来会。诞中兵参军柳光宗、参军何康之、刘元迈、幢主索智朗谋开城北门归顺，未期而康之所镇队主石贝子先众出奔，康之惧事泄，夜与智朗斩关而出。诞禽光宗杀之。光宗，柳元景从弟也。康之母在城内，亦为诞所杀。

诞见众军大集，欲弃城北走，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居守，自将骑步数百人，亲信并随，声云出战，邪趋海陵道。诞将周丰生驰告庆之，庆之遣龙骧将军武念追蹑。诞行十余里，众并不欲去，请诞还城。诞曰："我还，卿能为我尽力不？"众皆曰："愿尽力。"左右杨承伯牵诞马曰："死生且还保城，欲持此安之？速还尚得入，不然，败矣。"庆之所遣将戴宝之单骑前至，刺诞殆获，诞惧，乃驰还。武念去诞远，未及至，故诞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须，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诞乃入。以灵赐为骠骑府录事参军，王玙之为中军长史，世子景粹为中军将军，州别驾范义为中军长史，其余府州文武，皆加秩。

先是，右卫将军垣护之、左军将军崔道固、屯骑校尉庞番虬、太子旅贲中郎将殷孝祖破索虏还，至广陵，上并使受庆之节度。司州刺史刘季之，诞故佐也，骁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战功，增邑五百户。在州贪残，司马翟弘业谏争甚苦，季之积忿，置毒药食中杀之。少年时，宗悫共蒲戏，曾手侮加悫，悫深衔恨。至是悫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虑悫为祸，乃委官间道欲归朝廷。会诞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郑瑗以季之素为诞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杀之，送首诣道隆。时诞亦遣间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庆之送以示诞。季之缺齿，垣护之亦缺，诞谓众曰："此垣护之头，非刘季之也。"

太宗初即位，郑瑗为山阳王休祐骠骑中兵参军。豫州刺史殷琰与晋安王子勋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龙符说琰，琰不受。郑氏，寿阳强族。瑗即使琰镇军。子勋责琰举兵迟晚，琰欲自解释，乃杀龙符送首，瑗固争不能得。及寿阳城降，瑗随辈同出，龙符兄僧愍时在城外，谓瑗构杀龙符，辄杀瑗。即为刘勔所录，后见原。僧愍寻击虏于淮西战死。此四人者，并由横杀，旋受身祸，论者以为有天道焉。

诞幢主公孙安期率兵队出降。诞初闭城拒使，记室参军贺弼固谏再三，诞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劝弼出降，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唯当死明心耳。"乃服药自杀。弼字仲辅，会稽山阴人也。有文才。赠车骑将军、山阳、海陵二郡太守，长史如故。幢主王玙之赏募数百人，从东门出攻龙骧将军程天祚营，断其

弩弦，天祚击破之，即走还城。诞又加申灵赐南徐州刺史。军主马元子逾城归顺，追及杀之，乃于城内建列立坛誓，诞将歃血，其所署辅国将军孟玉秀曰："陛下亲歃。"群臣皆称万岁。

初，诞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藏于民间，谓曰："事若济，斯命全脱，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宝，齐送出门，并各散走。唯昙济不去，携负景粹，十余日，乃为沈庆之所捕得，斩之。

诞所署平南将军虞季充又出降书。上使庆之于桑里置烽火三所。诞又遣千余人自北门攻强弩将军苟思达营，龙骧将军宗越击破之。开东门掩攻刘道隆营，复为殷孝祖及员外散骑侍郎沈攸之所破。诞又加申灵赐左长史，王玙之右长史，范义左司马、左将军，孟玉秀右司马、右将军。范义母妻子并在城内，有劝义出降，义曰："我人吏也，且岂能作何康活邪！"义字明休，济阳考城人也。早有世誉。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长十余丈，从西北来坠城内，是谓天狗。占曰："天狗所坠，下有伏尸流血。"诞又遣二百人出东门攻刘道产营，别遣疑兵二百人出北门。沈攸之于东门奋短兵接战，大破之。门者又为苟思达所破。诞又遣数百人出东门攻宁朔司马刘勔营，攸之又破之。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至诞乃开焉。彭城邵领宗在城内，阴结死士，欲袭诞。先欲布诚于庆之，乃说诞求为间谍，见许。领宗既出，致诚毕，复还城内，事泄，诞鞭二百，考问不服，遂支解之。

上遣送章二纽，其一曰竟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募赏禽诞；其二曰建兴县开国男，三百户，募赏先登。若克外城，举一烽；克内城，举两烽；禽诞，举三烽。上又遣屯骑校尉谭金、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羽林兵隶庆之。诞复遣三百人自南门攻刘勔土山，为勔所破。

庆之填堑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玺书催督之，前后相继。及晴，再怒，使太史择发日，将自济江。太宰江夏王义恭上表谏曰："诞素无才略，畜养又寡，自拒王命，士庶离散。城内乏粮，器械不足，徒赖免兵仓头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结。臣始短虑，谓一旬可殄，而假息流迁，七十余日。上将受律，群蕃岳峙，锐卒精旅，动以万计，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虽凡怯，犹怀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讨长蛇，兵不血刃，再兴七百。而蕞尔小丑，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将动乘舆。此实臣下素食驽钝之责，行留百司，莫不仰惭俯愧。今盛暑

被甲，日费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寻晋文王征淮南，淹师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诞糇粮垂竭，背逆者多；庆之等转悟迟重之非，渐见乘机之利。且成旨频降，必应旦夕夷殄。愚又以广陵涂近，人信易达，虽为江水，约示不难。且睹理者寡，暗塞者众，忽见云旗移次，京都既当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达。臣愚伏重思计，今宁不当计小丑，省生命，以安遐迩之情。又以长江险阔，风波难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泛不测之水。昔魏文济江，遂有遗州之名，今虽先天不违，动干休庆，龙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虑危，不可不惧。私诚款款，冒启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尽。”

七月二日，庆之率众军进攻，克其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诞闻军入，与申灵赐走趋后园。队主沈胤之、义征客周满、胡思祖驰至，诞执玉钚刀与左右数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诞于桥上，诞举刀自卫，胤之伤诞面，因坠水，引出杀之，传首京邑。时年二十七，因葬广陵，贬姓留氏。同党悉诛，杀城内男为京观，死者数千，女口为军赏。诞母殷、妻徐，并自杀。追赠殷长宁园淑妃。嘉梁旷诚节，擢为后将军。封周满山阳县侯，食邑四百五十户，胤之莱阳子，食邑三百五十户。胡思祖高平县男食邑二百户。临川内羊璇之以先协附诞，伏诛。

诞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风飞落屋瓦，城门鹿床倒覆，诞心恶之。及迁镇广陵，入城，冲风暴起扬尘，昼晦。又中夜闲坐，有赤光照室，见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槊耗。”既觉，已失髻矣，如此者数十人，诞甚怪惧。大明二年，发民筑治广陵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言狂悖，杀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见鬼，惊怖啼哭曰：“外军围城，城上张白布帆。”诞执录二十余日，乃赦之。城陷之日，云雾晦暝，白虹临北门，亘属城内。

八年，前废帝即位，义阳王昶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道经广陵，上表曰：“窃闻淮南中雾，眷求遗绪；楚英流殛，爰存丘墓。并难结两臣，义开二主，法虽事断，礼或情申。伏见故贼刘诞，称戈犯节，自贻逆命，膏斧婴戮，在宪已彰。但寻属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终，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竖，旅窆委杂，封树不修。今岁月愈迈，愆流衅往，践境兴怀，感事伤目。陛下继明升运，咸与惟新，大德方临，哀矜未及。夫栾布哭市，义犯雷霆；田叔钳赭，志于夷戮。况在天伦，何独无感。伏愿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褊祔，微表窀穸。则朽骨

知荣，穷泉识荷。临纸哽恸，辞不自宣。”诏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诞及妻女，并可以庶人礼葬，并置守卫。”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庐江王祎，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岁，封东海王，食邑二千户。二十六年，以为侍中、后军将军，领石头戍事。迁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骑常侍，领戍如故。出为会稽太守，将军如故。二十九年，迁使持节、都督广交二州荆州之始兴临安二郡诸军事、车骑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元凶弑立，进号安南将军，未之镇。世祖践阼，复为会稽太守，加抚军将军。明年，征为秘书监，加散骑常侍。寻出为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进号平南将军，置吏。大明二年，征为散骑常侍、中书令，领骁骑将军，给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为南豫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诏曰：“昔韩、卫异姓，宗周之明宪；三封殊级，往晋之令典。唯皇家创典，尽弘斯义。朕应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宪章前式，崇建懿亲，永垂画一，著于甲令。诸弟国封，并可增益千户。”七年，进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废帝即位，加中书监。太宗践阼，进太尉，加侍中、中书监，给班剑二十人。改封庐江王。

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铄蚤薨，铄子敬渊婚，祎往视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礼不举乐，且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与建安王休仁诏曰：“人既不比数西方公，汝便为诸王之长。”时祎住西州，故谓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东柳欣慰谋反，欲立祎，祎与相酬和。欣慰要结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左军参军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等。祎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饷幼文，铜钵二枚饷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诏曰：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汉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实事彰往代，难兴自古。虽圣贤御极，宇内纾患。太尉庐江王藉庆皇枝，蚤升宠树，幼无立德，长缺修声，淡薄亲情，厚结行路，狎昵群细，疏涩人士。

自朕拨乱定宇，受命应天，实尚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怀不平，表于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统，朕初平暴乱，岂敢当璧，自然推符奉玺，天祚有归。且朕虽居尊极，不敢自恃，宗室之事，无不谘公。不虞志欲难满，妄生窥怨，积慝在衿，遂谋社稷。

曩者四方遘祸，兵斥畿甸，搢绅忧惶，亲贤同愤。唯公独幸厥灾，深抃时难，昼则从禽游肆，夜则纵酒弦歌，侧耳视阴，企贼休问。司徒休仁等并各令弟，事兼家国，推锋履险，各伐一方，蒙霜践棘，辛勤已甚。况身被矢石，否泰难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遗半纸之书，志弃五弟，以饵仇贼。自谓身非勋烈，义不参谋，必期凶逆道申，以图辅相。及皇威既震，群凶肃荡，九有同庆，万国含欣。而公容气更沮，下帷晦迹，每觇天察宿，怀协左道，咒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以矢刃，或烹之鼎镬。

公在江州，得一汉女，云知吉凶，能行厌咒，大设供养，朝夕拜伏，衣装严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诅孝武，并及崇宪，祈皇室危弱，统天称己；巫称神旨，必得如愿，后事发觅，委罪所生，徼幸τ，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张宝，为公见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惭惧，犹加营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殡含。显行邪志，罔顾吏司。又挟阉竖陈道明交关不逞，传驿音意，投金散宝，以为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边将，要结禁旅，规害台辅，图犯宫掖。

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无称被征，前莅会稽，以罪左黜。公稽古寡闻，严而无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轻，搢绅同侮，岂堪辅相之地，宁任莅民之职，非唯一朝，有自来矣。

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尝外抚，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长人，情无哀戚，侍拜长宁，从祀宗庙，颜无戚状，泪不垂脸，兄弟长幼，靡有爱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诚不著，于时义阳念遇本薄，遭公此谮，益被猜嫌。朕当时狼狈，不暇自理，赖崇宪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责。景和狂主，丑毒横流，初诛宰辅，豺志方扇。于建章宫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势，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与太宰亲数，往必清闲，赠贶丰厚。朕当时惶骇，五内崩坠，于其语次，劣得小止。往又经在寻阳长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厉色见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同，若得称心，规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见灭，而天道爱善，朕获南面，不长恶逆，挫公毒心。

自大明积费，国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尽。朕在位甫尔，恤义具瞻，仍值终阻蜂起，日耗万金，公卿庶民，倾产归献。积受台奉，赀畜优广。朕践阼之初，公请故太宰东传余钱，见入数百万，内不充养，外不助国，散赐谄谀，遍惠趋隶。推心考行，事类斯比。群小交构，遂生异图，籍籍之义，转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专八柄，德育

于民，勋高于物，势不自安，于事为可。公既才均栎木，牵以曲全，因高无民，得守虚静，而坐作凶咎，自囗深衅。由朕诚感无素，爰至于此，永寻多难，惋慨实深。

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爱尚仁，为日已久，尚能含仇恕罪，著于触事，岂容于公，不相隐忍。但祸萌易渐，去恶宜疾，负荷之重，宁得坐观。且蔓草难除，燎火须扑，狡扇之徒，宜时诛剪。已诏司戮，肃正典刑。公身居戚长，情礼兼至，准之常科，顾有恻怛，宜少申国宪，以吊不臧。今以淮南、宣城、历阳三郡还立南豫州，降公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户，侍中、王如故。

出镇宣城，上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同党柳欣慰、徐虎兒、陈道明、宁敬之、闾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并伏诛。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祎忿怒有怨言，请免官，削爵土，付宛陵县狱，依法穷治。"不许。乃遣大鸿胪持节，兼宗正为副奉诏责祎，逼令自杀，时年三十五，即葬宣城。

子充明，辅国将军、南彭城、东莞二郡太守。废徙新安歙县。后废帝即位，听还京邑。顺帝升明二年卒，时年二十八，无子。

武昌王浑，字休渊，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岁，封汝阴王，食邑二千户。为后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索虏南寇，破汝阴郡，徙浑为武昌王。少而凶戾，尝出石头，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令。山陵夕，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为笑乐。世祖即位，授征虏将军、南彭城、东海二郡太守，出镇京口。

孝建元年，迁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将军如故。浑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下太常，绝其属籍，徙付始安郡。

上遣员外散骑侍郎戴明宝诘浑曰："我与汝亲则同气，义则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盘石，云何一旦反欲见图？文檄处分，事迹炳然，不忠不义，乃可至此。岂唯天道助顺，逆志难充，如其凶图获逞，天下谁当相容？前事不远，足为鉴戒。加以频岁衅难，非起外人，唯应相与厉精，以固七百。汝忽复构此，良可悲惋。国虽有典，我亦何忍极法，好自将

养，以保松、乔之寿。”逼令自杀，即葬襄阳，时年十七。大明四年，听还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即位，追封为武昌县侯。

王翼之，字季弼，琅邪临沂人，晋黄门侍郎徽之孙也。官至御史中丞，会稽太守，广州刺史。谥曰肃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以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进号左将军，增邑千户。时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怒。左右张伯超至所亲爱，多罪过，主帅常加呵责，伯超惧罪，谓休茂曰：“主帅密疏官罪过，欲以启闻，如此，恐无好。”休茂曰：“为何计？”伯超曰：“唯当杀行事及主帅，且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夜挟伯超及左右黄灵期、蔡捷世、滕穆之、王宝龙、来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陈伯兒、张驷奴、杨兴、刘保、余双等，率夹毂队，于城内杀典签杨庆，出金城，杀司马庾深之、典签戴双。集征兵众，建牙驰檄，使佐吏上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黄钺。侍读博士荀铣谏争，见杀。伯超专任军政，杀害自己。休茂左右曹万期挺身斫休茂，被创走，见杀。休茂出城行营，谘议参军沈暢之等率众闭门拒之。休茂驰还，不得入。义成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杀伤甚众，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斩暢之及同谋数十人。

其日，参军尹玄庆起义，攻休茂，生禽之，将出中门斩首，时年十七。母妻皆自杀，同党悉伏诛。城中挠乱，无相统领。时尚书右仆射刘秀之弟恭之为休茂中兵参军，众共推行府州事。继考以兵肋恭之，使作启事云立义，自乘驿还都，上以为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谘议参军、河南太守，封冠军县侯，食邑四百户。寻事泄，伏诛。恭之坐系尚方。以玄庆为射声校尉。有司奏绝休茂属籍，贬姓为留，上不许。即葬襄阳。

庾深之，字彦静，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见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辅国长史为长沙内史。南郡王义宣为荆、湘二州，加深之宁朔将军，督湘州七郡。明年，义宣为逆，深之据巴陵拒之。转休茂司马。见害之旦，子孙亦死。追赠深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荀铣员外散骑侍郎，曹万期始平太守。

桂阳王休范，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岁，封顺阳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改封桂阳王。为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太守。

三年，出为江州刺史，寻加征虏将军，邑千户。入为秘书监，领前军将军。七年，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前废帝永光元年，转中护军，领崇宪卫尉。

太宗定乱，以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徐、南兖、兖四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时薛安都据彭城反叛，遣从子索兒南侵，休范进据广陵，督北讨诸军事，加南兖州刺史，进征北大将军，加散骑常侍，还京口，解兖州，增邑二千户，受五百户。泰始五年，征为中书监、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郢、司、广、交五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湘州之始兴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兖、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持节、常侍、开府如故。未拜，以骠骑大将军还为江州，进督越州诸军事，给三望车一乘。太宗遗诏，进位司空，改常侍为侍中，加班剑三十人。

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晋平王休祐以狠戾致祸，建安王休仁以权逼不见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见害。唯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怀忧惧，恆虑祸及。

及太宗晏驾，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招引勇士，缮治器械，行人经过寻阳者，莫不降意折节，重加问遗，囗囗留则倾身接引，厚相资给。于是远近同应，从者如归。朝廷知其有异志，密相防御，虽未表形迹，而衅难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庐山，以示不还之志。解侍中。

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资力，出镇夏口。虑为休范所拨留，自太子洑去，不过寻阳。休范大怒，欲举兵袭朝廷，密与典签新蔡人许公舆谋之。表治城池，修起楼堞，多解榜板，拟以备用。其年，进位太尉。明年五月，遂举兵反。虏发百姓船乘，使军队称力请受，付以榜解板，合手装治，二三日间，便悉整办。率众二万，铁骑数百匹，发自寻阳，昼夜取道。书与袁粲、褚渊、刘秉曰：

夫治政任贤，宜亲疏相辅，得其经纬，则结绳可及；失其规矩，则

危亡可期。汉承战国之余，伤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国之乱。魏革汉典，创于前失，遂使诸王绝朝聘之礼，是以根疏叶枯，政移异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宁之世，足以为譬。孤子忝枝皇族，预关兴毁，虽欲忘言，其可得乎！

高祖武皇帝升睿三光，涤纷四表。太祖文皇帝钦明冠古，资乾承历，秉钺西服，鸣銮东京，搜贤选能，纳奇赏异。孝武皇帝歧嶷天纵，先机雷发，陵波静乱，宏业中兴，储嗣不腆，遂贻祸难。于时建安王以家难频遘，宜立长主，明皇帝恢郎渊懿，仁润含远，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长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规行不轨，事迹披猖。骠骑以忤颜失旨，应对不顺，在蕃刻削，怨结人鬼。先帝明于号令，岂枉法为亲，二王之衅，实自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劳谦为国，中流事难，有不世之勋，奉时如天，事兄犹父，非唯令友，信为国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亲戚哀愤，行路嗟叹。王地籍光洁，德厌民望，并无寸罪，受毙谗邪。先帝穆于友于，留心亲戚，去昔事平之后，面受诏诲，礼则君臣，乐则兄弟，升级赐赏，动不移年，抚慰孜孜，恆如不足，岂容一旦阋墙，致此祸害，良有由也。

先帝寝疾弥年，体疲膳少，虽神照无亏，而虑有失德，补阙拾遗，责在左右。于时出入卧内，唯有运长、道隆，群细无状，因疾遘祸，见上不和，知无瘳拯，虑晏驾之日，长王作辅，夺其宠柄，不得自专。是以内假帝旨，外托朝议，谀辞诡貌，万类千端，升进奸回，屠斥贤哲，外矫天则，内诬人鬼。是以星纪违常，义望失度。昔魏颗择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诗》有明刺。臣子之节，得失必书，不及匡谏，犹以为罪。交间苍蝇，驱扇祸戮，爵以货重，才由贫轻，先帝旧人，无罪黜落，荐致乡亲，遍布朝省。谄谀亲狎者，飞荣玉除；静立贞粹者，柴门生草。事先关己，虽非必行；若不谘询，虽是必抑。海内远近，人谁不知，未解执事，不加斧钺，遂致先帝有杀弟之名，丑声遗于君父，格以古义，岂得为忠！先帝崩殂，若无天地，理痛常情，便应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谗细，孤子已下，复触奸机。是以望陵坟而摧裂，想銮旂而抽恸。虽复才违寄宠，而地属负荷，顾命之辰，曾不见及。分崩之际，诏出两竖，天诱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群邪，则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琐，刘氏家国，使小人处分，终古以来，未有斯酷。昔石显、曹节，方今为优，而望之、仲举，由以致弊。至于遭逢丑慝，岂有古今者乎！

诸贤胄籍冠冕，世历忠贞，位非恩树，勋岂宠结，忧国勤王，社稷之镇，岂可含纵谗凶，坐观倾覆。自惟宋室未殒，得以推移者，正内赖

诸贤，防勒奸轨；外有孤子，跨据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使一亏落，则本根莫庇。当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虏之镇，不见慰省，逆旅往来，尚有顾眄，骨肉何仇，逼使离隔。禽兽之心，横生疑贰，经由此者，每加约截，同恶相求，有若市贾。以孤子知其情状，恆恐以此乘之，钳勒州郡，过见防御。近遣西南二使，统内宣传，不容恐惧，即遣启并有别书。若以孤子有过，便应鸣鼓见伐；如其不尔，宜令各有所归。与杀不辜，宪有常辟，三公之使，无罪而斩，鄙虽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谨，散心云日，晦望表驿，相从江衢，有何亏违，顿至于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来所说，以孤子纳士为尤，此辈惧其身罪，岂为国计。

在昔四豪，列国公子，犹博引广纳，门客三千。况孤子位居鼎司，捍卫畿甸，且今与昔异，咸所知也。狡虏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稚，宗室衰微，邪僭用命，亲贤结舌，疆场婴涂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劳，瓜时不代，齐犹致祸，况长淮戍卒，历年怨思，不务拓远强边，而先事国君亲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乱。又以缮治盆垒，复致嚣声。自晋、宋之灾，积贮百万，孤子到镇，曾不数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为治常理，复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荡，则任农夫不应实力强兵，作镇姑孰，俱防寇害，岂得独嫌于此。昔成王之明，而为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开，则周公无以自保。乐毅归赵，不忍谋燕，况孤子礼则君臣，恩犹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只以兄弟之仇尔。观其不逞之意，岂可限量。设使遂其虐志，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齿寒，理不难见。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劳多力。望便执录二竖，以谢冤魂，则先帝不失顺悌之名，宋世无枉笔之史。

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马，越关而至。重气轻死，排薮竞出，练甲照水，总戈成林，剿此纤隶，何患不克。但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欲使薰莸内辨，晋阳外息尔。功有所归，不亦可乎！便当投命有司，谢罪天阙，同奉温凊，齐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谁；周、邵之职，颇以自许。左提右挈，无愧古人。昔平、勃刚断，产、禄蚤诛；张、温趑趄，文台扼腕。事之枢机，得失俄顷，往车今辙，庶无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愤难不解诸王致此！既知祸原，锐然奋发，蓄兵厉卒，以俟同举。张兴世发都日，受制凶党，扬飄直逝，遂不见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奸祸，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奂佐郢，兵权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犹父之怨，宁可与之比肩。孤子此举，增其慷慨，义之所劝，其应犹响。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怀。徙倚一隅，迟及委问。孤子哀疾尪毁，穷尽无日，庶规史

鳅，死不忘本。临纸荒哽，言不诠第。

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道欣至一宿，休范已至新林，朝廷震动。平南将军齐王出次新亭垒，领军将军刘勔、前兖州刺史沈怀明据石头，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卫将军袁粲、中军褚渊、尚书左仆射刘秉等入卫殿省。时事起仓卒，不暇得更处分，开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取。

休范于新林步上，及新亭垒，自临城南，于临沧囗上，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见其可乘，乃伪往请降，并宣齐王意旨，休范大悦，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与为质，至即斩之。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兒直前斩休范首，持还，左右并奔散。

初，休范自新林分遣同党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硃雀。休范虽死，墨蠡等不相知闻。王道隆率羽林兵在硃雀门内，闻贼至，急召刘勔。勔自石头来赴，仍进桁南，战败，死之。墨蠡等乘胜直入硃雀门，王道隆为乱兵所杀。墨蠡等唱："太尉至。"休范之死也，齐王遣队主陈灵宝赍首诣台，道逢贼，弃首于水，挺身得达。虽唱云已平，而无以为据，众愈疑惑。张永弃众于白下，沈怀明于石头奔散，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墨蠡径至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开囗明门出降，宫省恇扰，无复固志。时库藏赏赐已尽，皇太后、太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羽林监陈显达率所领于杜姥宅与墨蠡战，破之。至宣阳御道，诸贼一时奔散，斩墨蠡、文豪及同党姜伯玉、柳中虔、任天助等。许公舆走还新茶，村民斩送之。晋熙王燮自夏口遣军平寻阳，德嗣弟青牛、智藏并伏诛。诏建康、秣陵二县收敛诸军死者，并杀贼尸，并加藏埋。

史臣曰：语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专用主命，臣行君道，识义之徒，咸思戮以马剑。休范驰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义士，莫不衔胆争先。夫以邪附君，犹或自免，况于仗正顺以争主哉！

列传第四十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废帝子业、豫章王子尚，陈淑媛生晋安王子勋；阮容华生安陆王子绥；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仪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华生临海王子顼；殷贵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鸾；次永嘉王子仁，与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凤；谢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仪生邵陵王子元；次齐敬王子羽，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杨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况，与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产，与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晋陵孝王子云，次皇子子文，并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次庐陵王子舆，与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师，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次淮阳思王子霄，与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与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趋，与皇子子凤同生，次皇子子期，与皇子子衡同生。次东平王子嗣，与始安王子真同生。杜容华生皇子子悦。安陆王子绥、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并出继。皇子子深、子凤、子玄、子衡、子况、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趋、子期、子悦未封，为明帝所杀。

豫章王子尚，字孝师，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岁，封西阳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其年，迁扬州刺史。

大明二年，加抚军将军。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东为扬州，命王子尚都督扬州江州之鄱阳、晋安、建安三郡诸军事、扬州刺史，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户邑如先，领会稽太守。七年，加使持节，进号车骑将军。其年，又加散骑常侍，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东土大旱，鄞县多赠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县劝农。又立左学，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学生师敬，位比州治中；文学祭酒一人，比西曹；劝学从事二人，比祭酒从事。前废帝即位，罢王畿复旧，征子尚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领尚书令，解督东扬州，余如故。

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后新安王子鸾以母幸见爱，子尚之宠稍衰。既长，人才凡劣，凶慝有废帝风。太宗殒废帝，称太皇后令曰："子尚顽凶极悖，行乖天理。楚玉淫乱纵慝，义绝人经。并可于第赐尽。"子尚时年十六。

楚玉，山阴公主也。废帝改封为会稽郡长公主，食汤沐邑二千户，

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废帝败。楚玉肆情淫纵，以尚书吏部郎褚渊貌美，请自侍十日，废帝许之。渊虽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晋安王子勋，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岁，封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兖州、徐州之东海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晋熙、新蔡、郢州之西阳三郡诸军事、前将军、江州刺史。八年，迁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镇军将军还为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风，为世祖所不爱。景和元年，加使持节。

时废帝狂凶，多所诛害。前抚军谘议参军何迈少好武，颇招集才力之士。迈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诈云主薨，杀宫人代之，显加殡葬，而纳主于后宫。深忌迈，迈虑祸及，谋因帝出行为变，迎立子勋。事泄，帝自率宿卫兵诛迈，使八座奏子勋与迈通谋。又手诏子勋曰："何迈杀我立汝，汝自计孰若孝武邪？可自为其所。"遣左右硃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盆口，停不进，遣信使报长史邓琬。琬等因奉子勋起兵，以废立为名。

太宗定乱，进子勋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琬等不受命，传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勋为帝，即伪位于寻阳城，年号义嘉元年，备置百官，四方并响应，威震天下。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遣左卫将军孙冲之等下据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刘胡率大众来屯鹊尾，又遣安北将军袁顗总统众军。台军屯据前溪断顗等粮援，胡遣将攻之，大败，于是焚营遁走。顗闻胡去，亦弃众南奔。沈攸之诸军至寻阳，诛子勋及其母，同逆皆夷灭。子勋死时，年十一，即葬寻阳庐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岁，封寻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冠军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迁豫州刺史，将军、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领宣城太守。七年，进号右将军，解宣城，余如故。前废帝永光元年，迁东扬州刺史，将军如故。景和元年，罢东扬州，子房以本号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

太宗即位，改督为都督，进号安东将军，太守如故。又征为抚军，领太常。长史孔觊不受命，举兵反，应晋安王。子勋即伪位，进子房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三吴、晋陵并受命于觊。太宗遣卫将军巴陵

王休若督诸将吴喜等东讨，战无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杀觊，囚子房，送还京都，上宥之，贬为松滋县侯，食邑千户。

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终为祸难，劝上除之。乃下诏曰："不虞之衅，著自终古，情为法屈，圣达是遵。朕扫秽定倾，再全宝业，远惟鸿基，猥当负荷。思弘治道，务尽敦睦，而妖竖遘扇，妄造异图。自西南阻兵，东夏侵斥，都邸群凶，密相脣齿。路休之兄弟，专作谋主，规兴祸乱，令舍人严龙觇觎宫省，以羽林出讨，宿卫单罄，候隙伺间，将谋窃发。刘祗在蕃，规相应援，通言北寇，引令过淮。顷休范济江，潜欲拒捍，赖卜祚灵长，奸回弗逞。阴慝已露，宜尽宪辟，实以方难未夷，曲加遵养。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难灭。便可委之有司，肃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沦陷逆徒，协同丑悖，遂与签帅群小，潜通南衅，连结祗等，还图朕躬。虽咎戾已彰，在法无宥，犹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废为庶人，徙付远郡。"于是并杀之，房时年十一。

路休之等以崇宪太后既崩，自虑将来不立，不自安。刘祗在南兖州，有志为逆。严龙，太祖元嘉中，已为中书舍人、南台御史，世祖又以为舍人，甚见委信。景和、泰始之际，至越骑校尉，右军将军。至是怀异端，故及于诛。

临海王子顼，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岁，封历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五年，改封临海王，户邑如先。其年，迁使持节、都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始安、临贺三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之镇，徙荆州刺史，将军如故。八年，进号前将军。

前废帝即位，以本号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为镇军将军、丹阳尹。寻留本任，进督雍州，又进号平西将军。长史孔道存不受命，举兵反，以应晋安王子勋。子勋即伪位，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鹊尾奔败，吴喜、张兴世等军至，子顼赐死，时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鸾，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岁，封襄阳王，食邑二千户。仍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户邑如先。五年，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太守。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国。及为南徐州，又割吴郡以属之。

六年，丁母忧。追进淑仪为贵妃，班亚皇后，谥曰宣。葬给辒辌车，虎贲、班剑，銮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上自临南掖门，临过丧车，悲不自胜，左右莫不感动。上痛爱不已，拟汉武《李夫人赋》，其词曰：

朕以亡事弃日，阅览前王词苑，见《李夫人赋》，凄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巡灵周之残册，略鸿汉之遗篆。吊新宫之奄映，喑璧台之芜践。赋流波之谣思，诏河济以崇典。虽媛德之有载，竟滞悲其何遣。访物运之荣落，讯云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桂枝折兮沿岁倾，瑶华碎兮思联情。彤殿闭兮素尘积，翠所芜兮紫苔生。宝罗□曷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帱扃。秋台恻兮碧烟凝，冬宫冽兮硃火清。流律有终，深心无歇。徙倚云日，裴回风月。思玉步于凤墀，想金声于鸾阙。竭方池而飞伤，损园渊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罢，泛辇路之晚清。轙南陆，跸阊阖，轹北津，警承明。面缟馆之酸素，造松帐之葱青。俯众胤而恸兴，抚藐女而悲生。虽哀终其已切，将何慰于尔灵。存飞荣于景路，没申藻于服车。垂葆旒于昭术，竦鸾剑于清都。朝有俪于征准，礼无替于粹图。闕瑶光之密陛，宫虚梁之余阴。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鸡之夕临。升云罄以引思，锵鸿钟以节音。文七星于霜野，旗二耀于寒林。中云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双灵兮达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报之必至，谅显晦之同深。予弃西楚之齐化，略东门之遥衤金。沦涟两拍之伤，奄抑七萃之箴。

又讽有司曰："典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昏义》云，后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则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亦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立新庙。"尚书左丞徐爰之又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卿。"

葬毕，诏子鸾摄职，以本官兼司徒，进号抚军、司徒，给鼓吹一部，礼仪并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八年，加中书令，领司徒。前废帝即位，解中书令，领司徒，加持节之镇。帝素疾子鸾有宠，既诛群公，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仍葬京口。

太宗即位，诏曰："夫纾冤申痛，虽往必追，缘情恻爱，感事弥远。

故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夙表成器，蚤延殊宠，方树美业，克光蕃维。而凶心肆忌，奄罗横祸，兴言永伤，有兼常怀，宜旍夭秀，以雪沈魂。可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师，俱婴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赠县公主，子师复先封为南海王，并加徽谥。”又曰：“哀枉追远，仁道所弘，兴灭继绝，盛典斯贵。朕务古思治，恩礼必敷，异族犹敦，况在近戚。故新除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年虽冲弱，性识早茂，钟慈世祖，冠宠列蕃。值景和凶虐，横罗酷祸，国胤无主，冤祀莫寄，寻念痛悼，夙轸于怀。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为嗣。”追改子鸾封为始平王，食邑千户，改葬秣陵县龙山。

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时年四岁，谥曰冲王。明年，复以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绍子鸾后。顺帝升明三年薨，国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岁，监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户。仍迁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六年，又迁丹阳尹。七年，兼卫尉。前废帝即位，加征虏将军，领卫尉，丹阳尹如故。寻出为左将军、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迁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泰始元年，又迁中军将军，领太常。未拜，徙护军将军。四方平定，以为使持节、都督湘、广、交三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

太宗遣主书赵扶公宣旨于子仁曰：“汝一家门户不建，几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恶，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业，一朝坠地，汝辈便应沦于异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继，存者无几。唯司徒年长，令德作辅，皇家门户所凭，唯我与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厌百姓奸心，余诸王亦未堪赞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阳、巴陵并未有继体，正赖汝辈兄弟，相倚为强，庶使天下不敢窥觊王室。汝辈始十余岁，裁知俯仰，当今诸舍细弱，殆不免人轻陵。若非我为主，刘氏不办今日。汝诸兄弟冲眇，为群凶所逼误，遂与百姓还图骨肉，于汝在心，不得无愧。即日四海就宁，恩化方始，方今处汝湘州。汝年渐长，足知善恶，当每思刻厉，奉朝廷为心，爵秩自然与年俱进。我垂犹子之情，著于万物；汝亦当知好，忆我敕旨。”时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讨犹未还，既还，白上，以将来非社稷计，宜并为之所。未拜，赐死，时年十岁。

始安王子真，字孝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岁，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七年，迁使持节、监广交二州始兴、始安、临贺三郡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将军如故，不之镇。迁征虏将军、南彭城太守，领石头戍事。景和元年，为丹阳尹，将军如故。寻复为南兖州刺史，将军如故。泰始二年，迁左将军、丹阳尹。未拜，赐死，时年十岁。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岁，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八年，以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为冠军将军、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为湘州刺史，将军如故，未之镇。至寻阳，值晋安王子勋为逆，留不之镇。进号抚军将军。事平，赐死，时年九岁。

齐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谥。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岁，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户。时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为淮南国，罢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废帝即位，二郡并复旧，子孟仍国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为冠军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户邑如先。未拜，赐死，时年八岁。

晋陵孝王子云，字孝举，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岁，封晋陵王，食邑二千户。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师，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年四岁，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户。未拜，景和元年，为前废帝所害，时年六岁。太宗即位，追谥。

淮阳思王子霄，字孝云，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谥。

东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东平王，食邑二千户。继东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颜性理严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宁园昭容谢上表曰："故东平冲王休倩托荄璇极，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遗胤莫传。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继为后，既承国祀，方奉烝荐，庶覃遐庆，式延于远。而妾颜训养非恩，抚导乖理，情阙引进，义违负螟。昔世祖平日，诡申慈爱；崩背未几，真性便发，犹

逼畏崇宪，少欲藏掩。自兹以后，专纵严酷，实显布宗戚，宣灼宫闱，用伤人伦，爰恻行路。妾天属冥至，感切实深，伏愿乾渥广临，曲垂照赐，复改命还依本属，则妾母子虽陨之辰，犹生之年。”许之。其年赐死，时年四岁。

武陵王赞，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诏曰：“世祖孝武皇帝虽恃尊堕惠，勋狭政弛，乐饮无餍，事因于宁泰，任威纵费，义缘于务寡。故以积怨动天，流殃胤嗣，景和肇衅，义嘉成祸，世祖继体，陷宪无遗。昔皇家中圮，含生惧灭，赖英孝感奋，扫雪冤耻，勋缵坠历，拯兹穷氓。继绝追远，礼训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随奉世祖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随武陵王，食邑五千户。寻世祖一门女累不少，既无厘总，义须防闲，诸侯虽不得祖称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归宁有所，疹疾相营，得失是任，闺房有禀。朕应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怀，敷爱之旨。”

后废帝元徽四年，出为使持节、督南徐、兖、青、冀五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顺帝升明元年，迁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前将军、郢州刺史。二年，为沈攸之所围，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攸之平，乃之镇。其年薨，时年九岁，国除。

史臣曰：晋安诸王，提挈群下，以成其衅乱，遂至九域沸腾，难结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歼焉。强不如弱，义在于此也。

列传第四十一刘秀之 顾琛 顾觊之

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补建武参军，与孟昶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卒官。

秀子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兒戏于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众并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钦之为硃龄石右军参军，随龄石败没，秀之哀戚，不欢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奉朝请。家贫，求为广陵郡丞。仍除抚军江夏王义恭、平北彭城王义康行参军，出为无锡、阳羡、乌程令，并著能名。

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纤密，善纠摘微隐，政甚有声。吏部尚书沈演之每称之于太祖。世祖镇襄阳，以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改领广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时汉川饥俭，境内骚然，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至今受其利。

二十七年，大举北伐，遣辅国将军杨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秀之节度，震荡汧、陇。秀之遣建武将军锡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马竺宗之三千人向骆谷南口，威远将军梁寻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贼杨高为寇，秀之讨之，斩高兄弟。元凶弑逆，秀之闻问，即日起兵，求率众赴襄阳，司空南谯王义宣不许。事宁，迁使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此外萧然。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

南谯王义宣据荆州为逆，遣参军王曜征兵于秀之，秀之即日斩曜戒严。遣中兵参军韦山松万人袭江陵，出峡。竺超民遣将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战，即枭其首。进至江陵，为鲁爽所败，山松见杀。其年，进号征虏将军，改督为监，持节、刺史如故，以起义功，封康乐县侯，食邑六百户。明年，迁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将军如故。未就。

大明元年，征为右卫将军。明年，迁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与子弟于□事上饮宴，秀之亦与焉。□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试以栗遥掷此柱，若能入穿，后必得此郡。"穆之诸子并不能中，唯秀之独入焉。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从用。广陵王诞为逆，秀之入守东城。其年，迁尚书右仆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杀长史科，议者谓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从之。明年，领太子右卫率。

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为士人所诛，遣秀之以本官慰劳，分别善恶。事毕还都，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上车驾幸新亭，视秀之发引，将征为左仆射，事未行，八年卒，时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诏曰："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暢，诚著蕃朝，绩宣累岳。往岁逆臣交构，首义万里，及职司端尹，赞戎两宫，嘉谋征誉，实彰朝野。汉南法繁民嗛，属伫良牧，故暂辍心膂，外弘风规，出未逾期，德庇西服。详考古烈，旅观终始，淳心忠概，无以尚兹。方式亮皇猷，入卫根本，奄至薨逝，震恸于朕心。生荣之典，未穷宠数，哀终之礼，宜尽崇饰。兼履谦守约，封社弗广，兴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余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

子景远嗣，官至前军将军。景远卒，子俊，齐受禅，国除。秀之弟粹之，晋陵太守。

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也。曾祖和，晋司空。祖履之，父惔，并为司徒左西掾。

琛谨确不尚浮华，起家州从事，驸马都尉，奉朝请。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义康右军骠骑参军，晋陵令，司徒参军，尚书库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坐，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

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琛以

宗人顾硕头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硕头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小罪则遣出。遣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琛仍为彭城王义康所请，补司徒录事参军，山阴令，复为司徒录事，迁少府。十五年，出为义兴太守。初，义康请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刘湛，故寻见斥外。十九年，徙东阳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固辞忤旨，废黜还家积年。

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权假琛建威将军。寻除东海王祎冠军司马，行会稽郡事。随王诞代祎，复为诞安东司马。元凶弑立，分会稽五郡置会州，以诞为刺史，即以琛为会稽太守，加五品将军，置将佐。诞起义，加冠军将军。事平，迁吴兴太守。孝建元年，征为五兵尚书。未拜，复为宁朔将军、吴郡太守。以起义功，封永新县五等侯。大明元年，吴县令张闾坐居母丧无礼，下廷尉。钱唐令沈文秀判劾违谬，应坐被弹。琛宣言于众："闾被劾之始，屡相申明。"又云："当启文秀留县。"世祖闻之大怒，谓琛卖恶归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

琛及前西阳太守张牧，并司空竟陵王诞故佐，诞待琛等素厚。三年，诞据广陵反，遣客陆延稔赍书板琛为征南将军，牧为安东将军，琛子前尚书郎宝素为谘议参军，宝素弟前司空参军宝先为从事中郎，牧兄前吴郡丞济为冠军将军，从弟前司空主簿晏为谘议参军。

时世祖以琛素结事诞，或有异志，遣使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会延稔先至，琛等即执斩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启世祖曰："刘诞猖狂，遂构衅逆，凡在含齿，莫不骇惋，臣等预荷国恩，特百常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获贼诞疏，欲见邀诱。臣即共执录伪使，并得诞与抚军长史沈怀文、扬州别驾孔道存、抚军中兵参军孔璪、前司兵参军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张晏书，具列本郡太守王昙生。臣即日便应星驰归骨辇毂，臣母年老，身在侍养，辄遣息宝素、宝先束骸诣阙。"世祖所遣诛琛使其日亦至，仅而获免。上嘉之，召琛出，以为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牧为抚军中兵参军。琛母孔氏，时年百余岁。晋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吴中为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以孔氏为司马。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赈邑里，得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焉。

琛仍为吴兴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六年，起为大司农，都官尚书，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司马、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随府转抚军司马，太守如故。前废帝即位，复为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奉母奔会稽。台军既至，归降。宝素与琛相

失，自杀。琛寻丁母忧，服阕，起为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后废帝元徽三年，卒，时年八十六。

宝先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先是，琛为左丞荀万秋所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世祖诏曰："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理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正。而自顷刻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宝先盖依附世准，不足问。"

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太祖从高祖北伐，留彭城，为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渊之为长史。太祖即位，以旧恩历显官，侍中，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卒于太常，追赠光禄大夫。

顾觊之，字伟仁，吴郡吴人也。高祖谦，字公让，晋平原内史陆机姊夫。祖崇，大司农。父黄老，司徒左西掾。觊之初为郡主簿。谢晦为荆州，以为南蛮功曹，仍为晦卫军参军。晦爱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为扬州主簿，仍为弘卫军参军，盐官令，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尚书都官郎，护军司马。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秉权，殷、刘之隙已著，觊之不欲与殷景仁久接事，乃辞脚疾自免归。在家每夜常于床上行脚，家人窃异之，而莫晓其意。后义康徙废，朝廷多以异同受祸。复为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觊之理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绩修，莫能尚也。还为扬州治中从事史，广陵王诞、庐陵王绍北中郎左司马，扬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

元凶弑立，朝士无不移任，唯觊之不徙官。世祖即位，迁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为义阳王昶东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行会稽郡事。寻征为右卫将军，领本邑中正。明年，出为湘州刺史，善于莅民，治甚有绩。大明元年，征守度支尚书，领本州中正。二年，转吏部尚书。四年，致仕，不许。

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硃起母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后张手自破视，五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驻，事起赦前，法不能决。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赐妻痛往遵言，兒识谢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

矜。”凯之议曰：“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诏如凯之议。加左军将军，出为吴郡太守。

八年，复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未拜，欲以为会稽，不果。还为吴郡太守。幸臣戴法兴权倾人主，而凯之未尝降意。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凯之善，嫌其风节过峻。凯之曰：“辛毗有云：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及世祖晏驾，法兴遂以凯之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凯之家寻阳，寻阳王子房加以位号，凯之不受，曰：“礼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谢，非复军旅之日，况年将八十，残生无几，守尽家门，不敢闻命。”孔凯等不能夺。时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凯之心迹清全，独无所与。太宗甚嘉之，东土既平，以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泰始二年，复为湘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三年卒，时年七十六。追赠镇军将军，常侍、刺史如故。谥曰简子。

凯之家门雍睦，为州乡所重。五子：约、缉、绰、缜、绲。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凯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常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与凯之，凯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叹弥日。

凯之常谓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求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论》，其辞曰：

仲尼云：“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丘明又称：“天之所支不可坏，天之所坏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轲则以不遇鲁侯为辞。斯则运命奇偶，生数离合，有自来矣。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著书立言，咸以为首，世之论者，多有不同。尝试申之曰：

夫生之资气，清浊异原；命之禀数，盈虚乖致。是以心貌诡贸，性运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荣枯之序，皆理定于万古之前，事征于千代之外，冲神寂鉴，一以贯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贱术，犹能豫题兴亡，逆表成败。祸福指期，识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卫不能防。

若夏氓宅生于帝宫，岂蠲残伤之祟；汉臣衍货于天府，宁免喂毙之魂。且又善恶之理虽详，而祸福之验常昧；逆顺之体诚分，而吉凶之效常隐。智络天地，犹罹沈牖之灾；明照日月，必婴深匡之难。增信积德，离患于长饥；席义枕仁，徼祸于促算。何则？理运苟其必至，圣明其犹病诸。况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颛蒙之域，而欲役虑以揣利害，策情以算穷通，其为重伤，岂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闲泰其神，冲缓其度，不矫俗以延声，不依世以期荣。审乎无假，自求多福，荣辱修夭，夫何为哉！

问曰：夫《书》称惠迪贻吉，《易》载履信逢祐，前哲余议，亦以将迎有会，沦塞无兆，宣摄有方，夭阏无命。善游销魂于深梁，工骑烬生于旷野，明珠招骇于暗至，蟠木取悦于先容。是以罕、乐以阳施长世；景、惠以阴德遐纪。彭、窦以缮卫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龄。陈、张称台鼎之崇；严、辛衍宰司之盛。若乃游恶蹈凶，处逆践祸，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书，事虽难征，理未易诘，留滞倾光，思闻通裁。

对曰：子可谓扶绳而辨，循刻而议。若乃宣摄有方，岂非吉运所属；将迎有会，实亦凶数自挺。若夫阳施阴德，长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复来旨，仇校往说，起予惟商，未识所异。资生禀运，参差万殊，逆顺吉凶，理数不一。原夫餐椒非养生之术，咀剑岂卫性之经。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时或婴患。深涧乖徼宠之津，空谷绝探荣之辙，运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牍，终然离沮。尔乃蹻、跖横行；曾、原窘步。汤、周延世，诩、邑绝绪。吉凶征应，纠纆若兹。毕万保躯，宓贱丧领，梁野之言，岂不或妄。谷南、鲁北，甘此促生；彭翁、窦叟，将以何术。晋平、赵敬，淫放已该；汉主、魏相，奚独伤夭。同异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滨凝分，挫志远图；棘津阴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矫，镌旌善之文，华子高抗，铭惩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异归”者也。殊涂均致，实繁有征。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两都全盛，六合殷昌，雾集贵宠之闾，云动权豪之术，钧贸贻谈，岂唯陈、张而已。观夫二子，才未越众，而此以藉荣挥价，彼独摈景沦声，通否之运，断可知矣。严、辛不安时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欤。若神仙所序，显明修习，齐强燕平，厥验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乔、松之侣，云飞天居，夷、列之徒，风行水息，良由理数悬挺，实乃钟兹景命。天竺遗文，星华方策，因造前定，果报指期，贫豪莫差，修夭无爽，有允琐辞，无愆鄙说，统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从所归，善恶无所矫其趋，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议其工，

失嗤其拙，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斯固染情于近累，岂不贻诮于通识。

问曰：清论光心，英辩溢目，求诸鄙怀，良有未尽。若动止皆运，险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暗至。玉门犁丘，睿识弗免。岂非圣愚齐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将何施而可？

对曰：夫圣人怀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虚也，故无往而不通；惟明也，故无来而不烛。涸海流金，弗染温凉之岨；严兵猛兕，无累爪刃之灾。忘生而生愈全，遗神而神弥畅。若玉门犁丘，盖同迹于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于天，亦均天无害。大贤则体备形器，虑尽藏假，静默以居否，深拱以违礥，皆数在清全，故钟兹妙识。是以禀仲尼之道，不在奔车之上；资伯夷之运，不处覆舟之下。若乃越难趋险，逡巡弗获，履危践机，黾勉从事，愚之所司，圣亦何为。及中下之流，驰心妄动，是非舛干，倚伏移贸，故北宫意逆而功顺，东门心晦而迹明；宣应遗筮而逢吉，张松协数而遘祸。且智防有纪，患累无方。尔乃猘狗逐而华子奔，腐鼠遗而虞氏灭；匣猿逸而林木残，椟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条流，曲难详备，摇形役思，其效安征。岂若澡雪灵府，洗练神宅，据道为心，依德为虑，使迹穷则义斯畅，身泰则理兼通，岂不美哉！何必遗此而取彼。

问曰：夫建极开化，树声贻则，典防之兴，由来尚矣。必乃幽符悬兆，冥数指期，善恶前征，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几乎息哉！

对曰：天生蒸民，树之物则，教义所禀，岂非冥数。何则？形气之具，必有待而存；颛蒙之伦，岂无因而立。必假纤纨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资信礼以缮性，秉廉义以劾情。圣人聪明深懿，履道测化，通体天地，同情日月，仰观俯察，抚运裁风。于是乎昭日星之纪，正霜雨之度，张云霞之明，衍风露之渥，浮舟翼滞，腾驾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综五德，弘铺七体之端，宣昭八经之绪。是以时雍在运，群方自通，抱德炀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资，代为脣齿；富教相假，递成辅车。今弛弃纤纨，损绝梁豢，必云徼生委命，岂不已晓其迷。至乎湮斥廉义，屏黜信礼，责以祈存推数，遂乃未辨其惑；连类若斯，乖妄滋甚。然则教义之道，生运所资，宠辱荣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为难也。

问曰：循复前旨，既以理命县兆，生数冥期。研覆后文，又云依杖名教，帅循训范。若藉数任天，则放情荡思；拘训驯范，则防虑检丧。函矢殊用，矛戈异适，双美之谈，岂能两遂。

对曰：夫性运乖舛，心貌诡殊，请布末怀，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钟，纵情蹈道，训性而顺，因心则灵。凶数所挺，率由践逆，闻言不信，长恶无悛。此愚智不移，声训所遗者也。其有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是则命待教全，运须化立。譬以良医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实气，无妄之痾，勿药有喜，所谓纵情蹈道，无假隐括。若膏肓之疾，长桑不治，体府之病，阳庆弗理，此则率由践逆，自绝调御。至乃赵储之命宜永，须扁鹊而后全，齐后之数必延，待文挚而后济。亦犹运钟循奖，彝范所兴，善恶无主，唯运所集而异。膏粱方丈，沈疾弗顾；瑶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于是；曲直之性，颠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圣而异方；遵、竦齐通而殊事。虽复钳桎羿、帝，思服巢、许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蹻、跖之虑。不然之事，断可知也。必幽符钻仰，冥数修习，虽存陵惰，其可得乎！故运属波流，势无防虑，命徼山立，理无放情。用殊函矢，双美奚蹶；谈异矛戈，两济何伤。

问曰：夫君臣恩深，师资义固，所以沾荣涂施，提饰荷声。故刳心流肠，捐生以亢节；火妻灰子，霾名以偿义。若幽期天兆，则明扬可遗；冥数自宾，则感效宜绝。岂其然乎？

对曰：论之所明，原本以为理，难之所疑，即末以为用。盖阴闭之巧不传，萌渐之调长绝。故知妄言赏理，古人所难。吾所谓命，固以绵络古今，弥贯终始，爰及君臣父子，师友夫妻，皆天数冥合，神运玄至。逮乎睽爱离会，既命之所甄，昏爽顺戾，亦运之所渐。尔乃松柳异质，荠荼殊性，故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何异忠孝之质，资行夙昭。至于刻志酬生，题诚复施，殉节投命，驯义忘己。亦由石虽可毁，坚不可销，丹虽可磨，赤不可灭。因斯而言，君臣师资，既幽期自宾，心力感效，亦冥数天兆。夫独何怪哉！

愿字子恭，父渊之，散骑侍郎。愿好学，有文辞于世。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启基，西楚放命，难连淮、济，势盛江服。硃修之著节汉南，刘秀之推锋万里，并诚载艰一，忠惟帝念。而逾岘之锋，战有独克，出硖之师，舟无只反。虽霜霰并时，而计功则异也。及定终之命，等数相悬，盖由义结蕃朝，故恩有厚薄。虽故旧不遗，闻之前训，隆名爽实，亦无取焉！

列传第四十二周朗 沈怀文

周朗，字义利，汝南安城人也。祖文，黄门侍郎。父淳，宋初贵达，官至侍中，太常。兄峤，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适建平王宏、庐江王祎。以贵戚显官，元嘉末，为吴兴太守。贼劭弑立，随王诞举义于会稽，劭加峤冠军将军，诞檄又至。峤素惧怯，回惑不知所从，为府司马丘珍孙所杀。朝庭明其本心，国婚如故。

朗少而爱奇，雅有风气，与峤志趋不同，峤甚疾之。初为南平王铄冠军行参军，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请急不待对，除名。又为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议当遣义恭出镇彭城，为北讨大统。朗闻之解职。及义恭出镇，府主簿羊希从行，与朗书戏之，劝令献奇进策。朗报书曰：

羊生足下：岂当适使人进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结意，可复佳耳，属华比彩，何更工邪！视己反覆，慰亦无已。观诸纸上，方审卿复逢知己。动以何术，而能每降恩明，岂不为足下欣邪，然更忧不知卿死所处耳。

夫匈奴之不诛有日，皇居之亡辱旧矣。天下孰不愤心悲肠，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偷食，以望国家之师。自智士钳口，雄人蓄气，不得议图边之事者，良淹岁纪。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故赫然发怒，将以匈奴衅旗，恻然动仁，欲使余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发，宰士暮登英豪；调兵之诏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贤人者，固非一日，况复加此焉。

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气；选奇蓄异，将进善于所天。非但有建国之谋不及，安民之论不与，至反以孝洁生议于乡曲，忠烈起谤于君寀。身不絓王臣之篆，名不厕通人之班。颠倒国门，湮销丘里者，自数十年以往，岂一人哉！若吾身无他伎，而出值明君，变官望主，岁增恩价，竟不能柔心饰带，取重左右。校于向士，则荣已多；料于今职，则笑亦广。而足下方复广吾以驰志之时，求予以安边之术，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贤未登，则今之登贤如此；以才应进，则吾之非才若是。岂可欲以殒海之鬐，望鼓鳃于竖鳞之肆；坠风之羽，觊振翮于轩毳之间。其不能俱陪渌水，并负青天，可无待于明见。若乃阙奇谋深智之术，无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复稍为卿说。但观以上国再毁之臣，望府一逐之吏，当复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亲知。

吾虽疲冗，亦尝听君子之余论，岂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则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怜肌蓄髓，宝气爱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鸩粱锦，实乃伫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则刳心扫智，剖命驱生，横议于云台之下，切辞于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进贞白而鸩奸猾，委玉入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车轨一风，甸道共德，令功日济而己无迹，道日富而君难名，致诸侯敛手，天子改观。其末则餍□台而出，望旃而入，结冤两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间，俯眉胁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陈从横于四海，理有泰则止而进，调觉迕则反而还，闲居违官，交造顿罢，捐慕遗忧，夷毁销誉，呼吸以补其气，缮嚼以辅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

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满，方杜长者之辙；谷稼是谘，自绝世豪之顾。尘生床帷，苔积阶月，又檐中山木，时华月深，池上海草，岁荣日蔓。且室间轩左，幸有陈书十箧，席隅奥右，颇得宿酒数壶。按弦拭徽，雠方校石，时复陈局露初，奠爵星晚，欢然不觉是羲、轩后也。近春田三顷，秋园五畦，若此无灾，山装可具。候振饮之罢，俟封勒之毕，当敬观邠、酆，萧寻伊、鄗，傍眺燕、陇，邪履辽、卫，觇我周之轸迹，吊他贤之忧天。当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实诡固，物好交加，或征势而笑其言，或观谋而害其意。夫杨硃以此，犹见嗤于梁人，况才减杨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汉宗之言李广，此固许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时非也。岂若党巷闾里之间，忌见贞士之遭遇，便谓是臧获庸人之徒耳。士固愿呈心于其主，露奇于所归。卿相，末事也。若广者，何用侯为。至乃复有致谒于为乱之日，被讪于害正之徒，心奇而无由露，事直而变为枉，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若足下可谓冠负日月，籍践渊海，心支身首，无不通照。今复出入燕、河，交关姬、卫，整笏振豪，已议于帷筵之上，提鞭鸣剑，复呵于军场之间，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动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议正身，辅人君之过误。明目张胆，谋军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将，荐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报也。不尔，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卫君王之身，当马首之镝，关必固之垒，交死进之战，使身分而主豫，寇灭而兵全，此亦报之次也。如是，则系匈奴于北阙无日矣。亡但默默，窥宠而坐。谓子有心，敢书薄意。

朗之辞意倜傥，类皆如此。复起为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军录事参军。时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曰：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诸掌。”岂徒言哉！方策之政，息举在

人，盖当世之君不为之耳。况乃运钟浇暮，世膺乱余，重以宫庙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连死，万井共泣。而秦、汉余敝，尚行于今，魏、晋遗谬，犹布于民，是而望国安于今，化崇于古，却行及前之言，积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荐。

凡治者何哉？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则，又随以刑逐之，岂为政之道欤！欲为教者，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训以书记图律，忠孝仁义之礼，廉让勤恭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其国学则宜详考占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凡学，虽凶荒不宜废也。

农桑者，实民之命，为国之本，有一不足，则礼节不兴。若重之，宜罢金钱，以谷帛为赏罚。然愚民不达其权，议者好增其异。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则垦田自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人死必息。又田非嘐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艺珝麻，廕巷缘篱，必树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则叙之以爵，有司亦从而加赏。若田在草间，木物不植，则挞之而伐其余树，在所以次坐之。

又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岂有剥善害民，禁衣恶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农，则宜务削兹法。

凡为国，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霾，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此最是惊心悲魂恸哭太息者。法虽有禁杀子之科，设蚤娶之令，然触刑罪，忍悼痛而为之，岂不有酷甚处邪！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

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所谓十年存育，十年教训，如此，则二十年间，长户胜兵，必数倍矣。

又亡者乱郊，馑人盈甸，皆是不为其存计，而任之迁流，故饥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为寇盗，岂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复止之以杀，彼于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树既死，皮叶皆枯，是其梁肉尽矣。冰霜已厚，苫盖难资，是其衣裘败矣。比至阳春，生其余几。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处，须官兴役，宜募远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赏爵一级。不过千家，故近食十万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凡公私游手，岁发佐农，令堤湖尽修，原陆并起。仍量家立社，计地设闾，检其出入，督其游惰。须待大熟，可移之复旧。淮以北悉使南过江，东旅客尽令西归。

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可不怀欤？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若谓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来从，我之愿也。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既华得坐实，戎空自远，其为来，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亦行见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丧哉！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蹻足而待也。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归国家矣。诚如此，则徐、齐终逼，亦不可守。

且夫战守之法，当恃人之不敢攻。顷年兵之所以败，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

又将者，将求其死也。自能执干戈，幸而不亡，筋力尽于戎役，其于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风扫雾之勤，驱波涤尘之力，此所自矜，尤复为甚。近所功赏，人知其浓，然似颇谬虚实，怨怒实众。垂臂而反脣者，往往为部，耦语而呼望者，处处成群。凡武人意气，特易崩沮，设一旦有变，则向之怨者皆为敌也。今宜国财与之共竭，府粟与之同罄，去者应遣，浓加宠爵，发所在禄之，将秩未充，余费宜阙，他事负辇，长不应与，唯可教以搜狩之礼，习以钲鼓之节。若假勇以进，务黜

其身。老至而罢，赏延于嗣。

又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食相连。若边民请师，皆宜莫许。远夷贡至，止于报答，语以国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须内教既立，徐料寇形，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亦何适而不可。

又教之不敦，一至于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先有善于家者，即务其赏；自今不改，则没其财。

又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以其哀并衷出，故制同外兴；日久均痛，故愈迟齐典。汉氏节其臣则可矣，薄其子则乱也。云何使衰苴之容尽，鸣号之音息。夫佩玉启旒，深情弗忍，冕珠视朝，不亦甚乎！凡法有变于古而刻于情，则莫能顺焉。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于恶，薄于善欤！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谬。

且朝享临御，当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渐加矫正。凡举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给。或帝有集皁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无取焉。且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椟，集服累笥，目岂常视，身未时亲，是为椟带宝，笥著衣，空散国家之财，徒奔天下之货。而主以此惰礼，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逮至婢竖，皆无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故不可称纪。至有列輧以游遨，饰兵以驱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赐薄，不容致此。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于民。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实，而治天下者常虚，民之耳目，既不可诳，治之盈耗，立亦随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又妃主所赐，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为节目。金魄翟玉，锦绣縠罗，奇色异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赐。若工人复造奇伎淫器，则皆焚之，而重其罪。

又置官者，将以燮天平气，赞地成功，防奸御难，治烦理剧，使官称事立，人称官置，无空树散位，繁进冗人。今高卑贸实，大小反称，名之不定，是谓官邪。而世废姬公之制，俗传秦人之法，恶明君之典，

好暗主之事，其憎圣爱愚，何其甚矣。今则宜先省事，从而并官，置位以周典为式，变名以适时为用，秦、汉末制，何足取也。当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禄重；能薄者官贱，官贱者秩轻。缨冕绂佩，称官以服；车骑容卫，当职以施。

又寄土州郡，宜通废罢，旧地民户，应更置立。岂吴邦而有徐邑，扬境而宅兖民，上淆辰纪，下乱畿甸。其地如硃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应更建邑。

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归，凡吏皆宜每详其能，每厚其秩，为县不得复用恩家之贫，为郡不得复选势族之老。

又王侯识未堪务，不应强仕，须合冠而启封，能政而议爵。且帝子未官，人谁谓贱。但宜详置宾友，选择正人，亦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后为贵哉！又世有先后，业有难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马贵人能使其家不比阴后之族。盛矣哉，此于后世不可忘也。至当舆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复不可忘也。

内外之政，实不可杂。若妃主为人请官者，其人宜终身不得为官；若请罪者，亦终身不得赦罪。

凡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则蕴学而无由知；有卑处而事隔，则怀奇而无由进。或复见忌于亲故，或亦遭谗于贵党，其欲致车右而动御席，语天下而辩治乱，焉可得哉！漫言举贤，则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称通经达史、辨词精数、吏能将谋、偏术小道者，使猎缨危膝，博求其用。制内外官与官之远近及仕之类，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诱之，卑身以安之。然后察其擢脣吻，树颊胲，动精神，发意气，语之所至，意之所执，不过数四间，不亦尽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强正惇柔之伦，难以检格立，不可须臾定。宜使乡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见之于选贵，呈之于相主，然后处其职宜，定其位用。如此，故应愚鄙尽捐，贤明悉举矣。又俗好以毁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毁；以誉进人，不知测其所以致誉。毁徒皆鄙，则宜擢其毁者；誉党悉庸，则宜退其誉者。如此，则毁誉不妄，善恶分矣。又既谓之才，则不宜以阶级限，不应以年齿齐。凡贵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于人矣。老者亦轻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

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

复假精医术，托杂卜数，延妹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兒者继有。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不纠察。人不得然，岂其鬼欤！今宜申严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若应更度者，则令先习义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虽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而以祈祝，从之而以报请，是乱不诛，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又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复半。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吏受业。如此，故当愈于媚神之愚，征正腠理之敝矣。

凡无世不有言事，未时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继，何哉？盖设令之本非实也。又病言不出于谋臣，事不便于贵党，轻者抵訾呵骇，重者死压穷摈，故西京有方调之诛，东郡有党锢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则群臣在焉；若欲改旧章，兴王道，则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陈，唯陛下察之。

书奏，忤旨，自解去职。又除太子中舍人，出为庐陵内史。郡后荒芜，频有野兽，母薛氏欲见猎，朗乃合围纵火，令母观之。火逸烧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偿所烧之限，称疾去官，遂为州司所纠。还都谢世祖曰："州司举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负陛下。"上变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虎之灾，宁关卿小物。"朗寻丁母艰，有孝性，每哭必恸，其余颇不依居丧常节。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请加收治。诏曰："朗悖礼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乱典刑，特锁付边郡。"于是传送宁州，于道杀之，时年三十六。子仁昭，顺帝升明末，为南海太守。

沈怀文，字思明，吴兴武康人也。祖寂，晋光禄勋。父宣，新安太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初州辟从事，转西曹，江夏王义恭司空行参军，随府转司徒参军事，东阁祭酒。丁父忧，新安郡送故丰厚，奉终礼毕，余悉班之亲戚，一无所留。太祖闻而嘉之，赐奴婢六人。服阕，除尚书殿中郎。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

作尤美，辞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辈皆失官，怀文乃独留。随王诞镇襄阳，出为后军主簿，与谘议参军谢庄共掌辞令，领义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诞当为广州，欲以怀文为南府记室，先除通直郎，怀文固辞南行，上不悦。

弟怀远纳东阳公主养女王鹦鹉为妾。元凶行巫蛊，鹦鹉预之，事泄，怀文因此失调，为治书侍御史。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侍郎。世祖入讨，劭呼之使作符檄，怀文固辞，劭大怒，投笔于地曰："当今艰难，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冲在坐，申救得免。托疾落马，间行奔新亭。以为竟陵王诞卫军记室参军、新兴太守。又为诞骠骑录事参军、淮南太守。时国哀未释，诞欲起内斋，怀文以为不可，乃止。寻转扬州治中从事史。

时议省录尚书，怀文以为非宜，上议曰："昔天官正纪，六典序职，载师掌均，七府成务，所以翼平辰衡，经赞邦极。故总属之原，著夫官典，和统之要，昭于国言。夏因虞礼，有深冢司之则；周承殷法，无损掌邦之仪。用乃调佐王均，缉亮帝度。而式宪之轨，弘正汉庭；述章之范，崇明魏室。虽条录之名，立称于中代，总厘之实，不愆于自古，比代相沿，历朝罔贰。及乎爵以事变，级以时改，皆兴替之道，无害国章，八统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辅之职，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郑康成云'冢宰之于庶僚，无所不总也。'考于兹义，备于典文，详古准今，不宜虚废。"不从。迁别驾从事史，江夏王义恭迁，西阳王子尚为扬州，居职如故。

时荧惑守南斗，上乃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居东城以厌之。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而西州竟废矣。大明二年，迁尚书吏部郎。时朝议欲依古制置王畿，扬州移治会稽，犹以星变故也。怀文曰："周制封畿，汉置司隶，各因时宜，非存相反，安民宁国，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从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旧壤，历代相承，异于边州，或罢或置，既物情不说，容亏化本。"又不从。三年，子尚移镇会稽，迁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时囚系甚多，动经年月，怀文到任，讯五郡九百三十六狱，众咸称平。

入为侍中，宠待隆密，将以为会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后加刑，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怀文陈其不可，上不纳。扬州移会稽，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和，欲贬其劳禄，唯西州旧人不改。怀文曰："扬州徒治，既乖民情，一州两格，尤失大体。臣谓不宜有异。"上又不从。

怀文与颜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见诛，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默然。尝以岁夕与谢庄、王景文、颜师伯被敕入省，未及进，景文因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师伯后因语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怀文屡经犯忤，至此上倍不说。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怀文又以为言。斋库上绢，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卖妻兒，甚者或自缢死。怀文具陈民困，由是绵绢薄有所减，俄复旧。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又言之曰："列肆贩卖，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责。若以用度不充，顿止为难者，故宜量加减省。"不听。

孝建以来，抑黜诸弟，广陵平后，复欲更峻其科。怀文曰："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为美谈。陛下既明管、蔡之诛，愿崇唐、卫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诛，欲遂前议，太宰江夏王义恭探得密旨，先发议端，怀文固谓不可，由是得息。

时游幸无度，太后及六宫常乘副车在后，怀文与王景文每陈不宜亟出。后同从坐松树下，风雨甚骤。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怀文曰："独言无系，宜相与陈之。"江智渊卧草侧，亦谓言之为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怀文所启宜从。"智渊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颜竣邪？何以恆知人事。"又曰："颜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上谓故欲异己。谢庄尝诫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

五年，乃出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毕，被遣还北，以女病求申。临辞，又乞停三日，讫犹不去。为有司所纠，免官，禁锢十年，既被免，买宅欲还东。上大怒，收付廷尉，赐死，时年五十四。三子：淡、渊、冲。

弟怀远，为始兴王浚征北长流参军，深见亲待。坐纳王鹦鹉为妾，世祖徙之广州，使广州刺史宗悫于南杀之。会南郡王义宣反，怀远颇闲文笔，悫起义，使造檄书，并衔命至始兴，与始兴相沈法系论起义事。事平，悫具为陈请，由此见原；终世祖世不得还。怀文虽亲要，屡请终不许。前废帝世，流徙者并听归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怀文

文集，并传于世。

史臣曰：昔娄敬戍卒，委辂而迁帝都；冯唐老贱，片词以悟明主。素无王公卿士之贵，非有积誉取信之资，徒以一言合旨，仰感万乘。自此山壑草莱之人，布衣韦带之士，莫不踵阙县书，烟霏雾集。自汉至魏，此风未爽。暨于晋氏，浮伪成俗，人怀独善，仕贵遗务。降及宋祖，思反前失，虽革薄捐华，抑扬名教，而辟聪之路未启，采言之制不弘。至于贱隶卑臣，义合朝算，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从。昔之开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为徐乐、严安，偏富汉世，东方、主父，独阙宋时，盖由用与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讳之令，慕古饰情，义非侧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辩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词，文实忤主。文词之为累，一至此乎！

列传第四十三宗越 吴喜 黄回

宗越，南阳叶人也。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属叶。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尝出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家贫无以市马，常刀楯步出，单身挺战，众莫能当。每一捷，郡将辄赏钱五千，因此得市马。后被召，出州为队主。世祖镇襄阳，以为扬武将军，领台队。

元嘉二十四年，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二十七年，随柳元景北伐，领马幢，隶柳元怙，有战功，事在元景传。还补后军参军督护，随王诞戏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忧不得谘议参军。"诞大笑。

随元景伐西阳蛮，因值建义，转南中郎长兼行参军，新亭有战功。世祖即位，以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行参军，济阳太守，寻加龙骧将军。臧质、鲁爽反，越率军据历阳。爽遣将军郑德玄前据大岘，德玄分遣偏师杨胡兴、刘蜀马步三千，进攻历阳。越以步骑五百于城西十余里拒战，大破斩胡兴、蜀等。爽平，又率所领进梁山拒质，质败走，越战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时荆州刺史硃修之未至，越多所诛戮。又逼略南郡王义宣子女，坐免官系尚方。寻被宥，复本官，追论前功，封筑阳县子，食邑四百户。迁西阳王子尚抚军中兵参军，将军如故。大明三年，转长水校尉。

竟陵王诞据广陵反，越领马军隶沈庆之攻诞。及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杀凡数千人。四年，改封始安县子，户邑如先。八年，迁新安王子鸾抚军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阳、颍川四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司州刺史，寻领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前废帝景和元年，召为游击将军，直阁。顷之，领南济阴太守，进爵为侯，增邑二百户。又加冠军将军，改领南东海太守，游击如故。帝凶暴无道，而越及谭金、童太壹并为之用命，诛戮群公及何迈等，莫不尽心竭力。故帝凭其爪牙，无所忌惮。赐与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咸一往意气，皆无复二心。帝将欲南巡，明

旦便发，其夕悉听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乱。明晨，越等并入，上抚接甚厚，越改领南济阴太守，本官如故。

越等既为废帝尽力，虑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虽厚，内并怀惧。上亦不欲使其居中，从容谓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劳日久，苦乐宜更，应得自养之地。兵马大郡，随卿等所择。"越等素已自疑，及闻此旨，皆相顾失色，因谋作难。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即日收越等下狱死。越时年五十八。

越善立营阵，每数万人止顿，越自骑马前行，使军人随其后，马止营合，未尝参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为南讨前锋，时孝祖新死，众并惧，攸之叹曰："宗公可惜，故有胜人处。"而御众严酷，好行刑诛，睚眦之间，动用军法。时王玄谟御下亦少恩，将士为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谟。玄谟尚可，宗越杀我。"

谭金，荒中伧人也。在荒中时，与薛安都有旧，后出新野，居牛门村。及安都归国，金常随征讨。自北入崤陕，及巴口建义，恆副安都，排坚陷阵，气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质，每有战功。稍至建平王宏中军参军事，加建武将军，寻转龙骧将军、南下邳太守，参军如故。孝建三年，迁屯骑校尉、直阁，领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废帝诛群公，金等并为之用。帝下诏曰："屯骑校尉南清河太守谭金、强弩将军童太壹、车骑中兵参军沈攸之，诚略沈果，忠干勇鸷，消荡氛翳，首制鲸凶，宜裂河山，以酬勋义。金可封平都县男，太壹宜阳县男，攸之东兴县男，食邑各三百户。"金迁骁骑将军，增邑百户。太壹，东莞人也。自强弩迁左军将军，增邑百户。金、太壹并与宗越俱死。

越州里刘胡、武念、佼长生、蔡那、曹欣之，并以将帅显。刘胡事在《邓琬传》。

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门，出身郡将。萧思话为雍州，遣士人庞道符统六门田，念为道符随身队主。后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马，召出为将。世祖临雍州，念领队奉迎。时沔中蛮反，世祖之镇，缘道讨伐，部伍至大堤岩洲，蛮数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驰赴奋击，应时摧退，即擢为参军督护。其后每军旅，常有战功。世祖孝建中，为建威将军、桂阳太守。竟陵王诞反，念以江夏王义恭太宰参军、龙骧将军，隶沈庆之攻广陵城。诞出城走，既而复还，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复以为冗从仆射，出为龙骧将军、南阳太守。前废帝景和中，为右军将军，直阁，封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乘

驿还雍州，绥慰西土，因以为南阳太守。念既至，人情并向之，刘胡遣腹心数骑诈诣念降，于坐缚念，袁顗斩之，送首诣晋安王子勋。念党袁处珍逃亡至寿阳，为逆党刘顺所得，考楚备至，秉义不移，后得叛奔刘勔；太宗嘉之，以为奉朝请。追赠念冠军将军、南阳、新野二郡太守，封绥安县侯，食邑四百户。泰始四年，绥安县省，改封邵陵县。

佼长生，广平人也。出身为县将，大府以其有膂力，召为府将。硃修之拒鲁秀于岘南，长生有战功，稍见任使。太宗初，为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参军，加宁朔将军。南讨有功，封迁陵县侯，食邑八百户。后为张悦宁远司马，宁蛮校尉。泰始五年，卒，追赠征虏将军、雍州刺史。

蔡那，南阳冠军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宾客，客至无少多，皆资给之，以此为郡县所优异，蠲其调役。那始为建福戍主，渐至大府将佐。太宗初，为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参军，南讨。那子弟皆在襄阳，为刘胡所执，胡每战辄悬之城外，那进战愈猛。以功封平阳县侯，食邑五百户。稍至刘韫抚军司马、宁蛮校尉，加宁朔将军。泰豫元年，以本号为益州刺史、宋宁太守。未拜，卒，追赠辅师将军，余如故，谥曰平侯。

曹欣之，新野人也。积勤劳，后废帝元徽初，为军主。以平桂阳王休范功，封新市县子，食邑五百户。为左军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元徽四年，以本号为徐州刺史、钟离太守，进号冠军将军。顺帝升明二年，征为散骑常侍、骁骑将军。三年，卒。

吴喜，吴兴临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减为喜。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硃重民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书史，进为主图令史。太祖尝求图书，喜开卷倒进之，太祖怒，遣出。

会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蛮，启太祖请喜自随，使命去来，为世祖所知赏。世祖于巴口建义，喜遇病，不堪随庆之下。事平，世祖以喜为主书，稍见亲遇，擢为诸王学官令，左右尚方令，河东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黟、歙二县有亡命数千人，攻破县邑，杀害官长。豫章王子尚为扬州，在会稽，再遣主帅，领三千人水陆讨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将数十人至二县，诱说群贼，贼即日归降。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东兵尤急。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大说，即假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主者，不尝为将，不可遣。中书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随沈庆之，屡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陈，若能任之，必有成绩。诸人纷纷，皆是不别才耳。"喜乃率员外散骑侍郎竺超之、殿中将军杜敬真马步东讨。既至永世，得庾业、刘延熙书，送寻阳王子房檄文。与喜书曰："知统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为立忠于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赏。"喜报书曰："前驱之人，忽获来翰，披寻狂惑，良深怅骇。圣主以神武拨乱，德盛勋高，群逆交扇，灭在晷刻。君等勋义之烈，世荷国恩，事愧鸣鸮，不怀食椹。今练勒所部，星言进迈，相见在近，不复多陈。"喜，孝武世见驱使，常充使命，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觊传》。

迁步兵校尉，将军如故。封竟陵县侯，食邑千户。东土平定，又率所领南讨，迁辅国将军、寻阳太守。南贼退走，喜追讨平定荆州，迁前军将军，增邑三百户。泰始四年，改封东兴县侯，户邑如先。仍除使持节、督交州、广州之郁林、宁浦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假辅师将军，兼太子左卫率。

五年，转骁骑将军，假号、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虏冠豫州，喜统诸军出讨，大破虏于荆亭，伪长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归降。军还，复以本位兼左卫将军。六年，又率军向豫州拒索虏，加节、督豫州诸军事，假冠军将军，骁骑、太守如故。明年，还京都。

初，喜东征，白太宗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枭斩。东土既平，喜见南贼方炽，虑后翻覆受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也，而内密衔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虏，赃私万计；又尝对宾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上闻之，益不说。其后诛寿寂之，喜内惧，因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骇。至是会上有疾，为身后之虑，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时年四十五。喜将死之日，上召入内殿与共言谑，酬接甚款。既出，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敕将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讳，不欲令食器停凶祸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与刘勔、张兴世、齐王诏曰：

吴喜出自卑寒，少被驱使，利口任诈，轻狡万端。自元嘉以来，便充刀笔小役，卖弄威恩，苟取物情，处处交结，皆为党与，众中常以正直为词，而内实阿媚。每仗计数，运其佞巧，甘言说色，曲以事人，不

忠不平，彰于触事。从来作诸署，主意所不协者，觅罪委顿之，以示清直；而余人恣意为非，一不检问，故甚得物情。

昔大明中，黟、歙二县有亡命数千人，攻破县邑，杀害官长。刘子尚在会稽，再遣为主帅，领三千精甲水陆讨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二县说诱群贼，贼即归降。诡数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驱驰，穷诸狡慝。及泰始初东讨，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统军宽慢无章，放恣诸将，无所裁检，故部曲为之致力。观其意趣，止在贼平之后，应力为国计。

喜初东征发都，指天画地，云得刘子房即当屏除，袁标等皆加斩戮，使略无生口。既平之后，缓兵施恩，纳罪人之货，诱诸贼帅，令各逃藏，受赂得物，不可称纪。听诸贼帅假称为降，而拥卫子房遂得生归朝庭。收罗群逆，皆作爪牙，抚接优密，过于义士。推此意，正是闻南贼大盛，殷孝祖战亡，人情大恶，虑逆徒得志，规以自免。喜善为奸变，每以计数自将，于朝廷则三吴首献庆捷，于南贼则不杀其党，颇著阴诚。当云东人恇怯，望风自散，皆是彼无处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顾琛等，足表丹诚，进退二涂，可以无患。

南贼未平，唯以军粮为急，西南及北道断不通，东土新平，商运稀简，朝廷乃至鬻官卖爵，以救灾困，斗斛收敛，犹有不充。喜在赭圻，军主者顿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问罪；诸军主皆云宜治，喜不获已，止与三十鞭，又不责备，凡所曲意，类皆如此。

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钱物无复孑遗。喜乘兵威之盛，诛求推检，凡所课责，既无定科，又严令驱蹙，皆使立办。所使之人，莫非奸猾。因公行私，迫胁在所。入官之物，侵窃过半。纳资请托，不知厌已。西难既殄，便应还朝，而解故盘停，托云捍蜀。实由货易交关，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蛮，矫诏慰劳，赕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托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め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

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经由水陆，州郡殆遍；所至之处，辄结物情，妄窃善称。声满天下，密怀奸恶，人莫之知。喜军中诸将，非劫便贼，唯云："贼何须杀，但取之，必得其用。"虽复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赎罪。"处遇料理，反胜劳人，此辈所感唯喜，

莫云恩由朝廷。凶恶不革，恆出丑声，劳人义士，相与叹息，并云："我等不爱性命，击擒此贼，朝廷不肯杀去，反与我齐。今天下若更有贼，我不复能击也。"此等既随喜行，多无功效，或隐在众后，或在幔屋中眠。贼即破散，与劳人同受爵赏。既被诘问，辞白百端，云："此辈既见原宥，击贼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赏。"褚渊往南选诸将卒，喜为军中经为贼者，就渊求官，倍于义士。渊以喜最前献捷，名位已通，又为统副，难相违拒，是以得官受赏，反多义人。义人虽忿喜不平，又怀其宽弛。

往岁竺超之闻四方反叛，人情畏贼，无敢求为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随喜出征，为其军副。身经临敌，自东还，失喜意。说超之多酒，不堪驱使，遂相委弃。高敬祖年虽少宿，气力实健，其有处分，为军中所称，喜薄其衰老，云无所施。正以二人忠清，与己异行。超之为人，乃多饮酒，计喜军中主帅，岂无饮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无余事，直云年老，托为乞郡，潜相遣斥。其余主帅，并贪浊诌媚之流，皆提携东西，不相离舍。喜闻天壤间有罪人死或应系者，必启以入军，皆得官爵，厚被处遇。应入死之人，缘己得活，非唯得活，又复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设令吾攻喜门，此辈谁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军中人皆是喜身爪牙，岂关于国。

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为兄弟子侄及其同堂群从，乞东名县，连城四五，皆灼然巧盗，侵官夺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讨；崎岖蔽匿，必也党护。台州符旨，殆不复行。船车牛犊，应为公家所假借者，托之于喜，吏司便不敢问。它县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犊，辄索杀啖。州郡应及役者，并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钱，盈村满里。诸吴姻亲，就人间征求，无复纪极，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

索惠子罪不甚江悫，既已被恩，得免宪辟，小小忤意，辄加刑斩。张悦贼中大帅，逼迫归降，沈攸之录付喜，云："杀活当由朝廷。"将帅征伐，既有常体，自应执归之有司。喜即便打锁，解襦与著，对膝围棋，仍造重义，私惠招物，触事如斯。张灵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辄恕其罪，私将下都，与之周旋，情若同体。狼子野心，独怀毒性，遂与柳欣慰等谋立刘祎。吾使喜录之，而喜密报令去，去未得远，为建康所录。喜背国亲恶，乃至于是。

初从西反，图兼右丞，贪因事物，以行私诈。吾患其谄曲，抑而不许，从此怨怼，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阴，纵肆兵将，掠暴居民，奸人妇女，逼夺鸡犬，虏略纵横，缘路官长，莫敢呵问。脱误有缚录一人，喜

辄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荣求还，乃欲用喜代之。西人闻其当来，皆欲叛走，云："吴军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岂有活路。既无他计，正当叛投虏耳。"夫伐罪吊民，用清国道。岂有残虐无辜，剥夺为务，害政妨国，罔上附下，罪衅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见有善于其君，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有恶于君，若鹰鹯之逐鸟雀"。耿弇不以贼遗君父，前史以为美谈。而喜军中五千人，皆亲经反逆，携养左右，岂有奉上之心！

喜意志张大，每称汉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启，求解军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举止！且当今边疆未宁，正是喜输蹄领之日，若以自处之宜，当节俭廉慎，静扫闭门，不兴外物交关；专心奉上，何得以其蜼螭，高自比拟。当是自顾愆衅，事宣遐迩，又见寿寂之流徙，施修林被击，物恶伤类，内怀忧恐，故兴此计，图欲自安。

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镇，喜殆无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量，若吾寿百年，世间无喜，何所亏损。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岂可有喜一人。寻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岂可遭国家间隙，有可乘之会邪！世人多云，"时可畏，国政严"。历观有天下，御亿兆，仗威齐众，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后圣征伪，易以剞墨。唐尧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汉高大度，而急三杰之诛。且太公为治，先华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济苍生，班剑引前，笳鼓陪后，不能保此者，历代无数。养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

夫富之与贵，虽以功绩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称奇，令终者乃可重耳。凡置官养士，本在利国，当其为利，爱之如赤子；及其为害，畏之若仇雠，岂暇远寻初功，而应忍受终敝耳。将之为用，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岂忆始时之益，不计后日之损；存前者之赏，抑当今之罚。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喜罪衅山积，志意难容，虽有功效，不足自补，交为国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渐，忧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恶，明当严诏切之，令自为其所。卿诸人将相大臣，股肱所寄，赏罚事重，应与卿等论之，卿意并谓云何？

及喜死，发诏赙赐。子徽民，袭爵。齐受禅，国除。

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及去职，将回自随。质为雍州，回复为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

有功，免军户。质在江州，擢领白直队主。随质于梁山败走向豫章，为台军主谢承祖所录，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于宣阳门与人相打，诈称江夏王义恭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会中书舍人戴明宝被系，差回为户伯，性便辟勤紧，奉事明宝，竭尽心力。明宝寻得原赦，委任如初，启免回，以领随身队，统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艺，触类多能，明宝甚宠任之。

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隶刘勔西讨。于死虎破杜叔宝军，除山阴王休祐骠骑行参军、龙骧将军。攻合肥，破之，累迁至将校，以功封葛阳县男，食邑二百户。

后废帝元徽初，桂阳王休范为逆，回以屯骑校尉领军隶齐王，于新亭创诈降之计，事在《休范传》。回见休范可乘，谓张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杀诸王。"敬兒即日斩休范。事平，转回骁骑将军，加辅师将军，进爵为侯，改封闻喜县，增邑千户。四年，迁冠军将军、南琅邪、济阳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军前讨，假节。城平之日，回军先入，又以景素让张倪奴，回增邑五百户，进号征虏将军，加散骑常侍，太守如故。明年，迁右卫将军，常侍如故。

沈攸之反，以回为使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给鼓吹一部，率众出新亭为前锋。未发，而袁粲据石头为乱，回与新亭诸将帅任候伯、彭文之、王宜兴、孙昙瓘等谋应粲。粲事发，候伯等并乘船赴石头，唯昙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诘旦率所领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事既不果，齐王抚之如旧。回与宜兴素不协，虑或反告，因其不从处分，斩之。宜兴，吴兴人也。形状短小，而果劲有胆力。少年时为劫，不须伴，郡讨逐围绕数十重，终莫能擒。太宗泰始中，为将，在寿阳间击索虏，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无所畏惮，虏众值宜兴，皆引避不敢当。稍至宁朔将军，羽林监。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长寿县男，食邑三百户。至是，为屯骑校尉，加辅国将军。

回进军未至郢州，而沈攸之败走。回至镇，进号镇西将军，改督为都督。回不乐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辄还。改封安陆郡公，增邑二千户，并前三千七百户。改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持节如故。

齐王以回终为祸乱，乃上表曰：“黄回出自厮伍，本无信行，仰值泰始，谬被驱驰，阶藉风云，累叨显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机，臣暗于知人，冀其搏噬，遣统前锋，竟不接刃。军至郢城，乘威迫肋，陵掠所加，必先尊贵。武陵王马器服咸被虏夺，城内文武，剥剔靡遗。及至还都，纵恣弥甚，先朝御服，犹有二舆，弓剑遗思，尚在车府。回遂启求，以拟私用，僭侮无厌，罔顾天极。又广纳逋亡，多受劫盗，亲信此等，并为爪牙。观其凶狡，忧在不测，恶积罪著，非可含忍，应加铲除，以明国宪。寻其衅状，实宜极法，但尝经将帅，微有尘露，罪疑从轻，事炳前策，请在降减，特原余嗣。臣过荷隆寄，言必罄诚，谨陈管穴，式遵弘典，伏愿圣明，特垂允鉴。臣思不出位，诚昧甄才，追言既往，伏增惭恧。”诏曰：“黄回擢自凡竖，夙负疵衅，贳以宪纲，收基搏噬。虽勤效累著，而屡怀干纪。新亭背叛，投拜寇场，异规既扇，庙律几殆，幸得张敬兒提戈直奋，元恶受戮。及景素结逆，履霜岁久，乃密通音译，潜送器杖，氛沴克霁，狡谋方显。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荣勋宠。凶诖有本，险慝滋深，构诱敬兒，志相攻陷，悖图未遂，很戾弥甚。近军次郢镇，劫逼府主，兼挟私计，多所征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专肆暴慢，罔顾彝则。膺牧西蕃，徽贲惟厚，曾不知感，犹怀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济，星管未周，贪据襟要，苦祈回夺。黩谒弗已，叨侈无度，遂请求御舆，僭拟私饰。又招萃贼党，初不启闻，伤风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绳裁，肃正刑书，便收付廷尉，依法穷治。”

回死时，年五十二。子僧念，尚书左民郎，竟陵相，未发，从诛。

回既贵，祗事戴明宝甚谨，言必自名。每至明宝许，屏人独进，未尝敢坐。躬至帐下及入内，料检有无，随乏供送，以此为常。

先是，王蕴为湘州，颍川庾佩玉为蕴宁朔府长史、长沙内史。蕴去职，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南阳王翙未之任，权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参军、临湘令韩幼宗领军戍防湘州，与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为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图，佩玉知其谋，袭杀幼宗。回至郢州，遣辅国将军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两端，辄杀之。湘州刺史吕安国之镇，齐王使安国诛候伯。

彭文之，泰山人也。以军功稍至龙骧将军。讨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顺帝初，为辅国将军、左军将军、南濮阳太守、直阁，领右细杖荡主。沈攸之平后，齐王收之下狱，赐死。

孙昙瓘，吴郡富阳人也。骁果有气力，以军功稍进，至是为宁朔将军、越州刺史。于石头叛走，逃窜经时，后于秣陵县禽获，伏诛。

回同时为将者，临淮任农夫，沛郡周宁民，南郡高道庆，并以武用顾。农夫稍至强弩将军。太宗初，以东讨功，封广晋县子，食邑五百户。东土平定，仍又南讨，增邑二百户。历射声校尉，左军将军。时桂阳王休范在江州，有异志，朝廷虑其下，以农夫为辅师将军、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范寻率众向京邑，奄至近道，农夫弃戍还都。休范平，以战功改封孱陵县侯，增邑千户，并前千七百户。出为辅师将军、豫州刺史，寻进号冠军将军。明年，入为骁骑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骑常侍，无通直员外之文。太宗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资轻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员外焉。五年，加征虏将军，改通直为散骑常侍，骁骑如故。其年卒，追赠左将军，常侍如故，谥曰贞肃。候伯，即农夫弟也。

周宁民于乡里起义讨薛安都，亦以军功至军校。泰始初，封赣县男，食邑三百户。官至宁朔将军、徐州刺史，钟离太守。

高道庆亦至军校骁游，以平桂阳王休范功，封乐安县男，食邑三百户。建平王景素反，道庆领军北讨，而与景素通谋。及事平，自启求增邑五百户，诏加二百，并前五百户。道庆凶险暴横，求欲无已，有失其意，辄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齐王与袁粲等议，收付廷尉，赐死。

史臣曰：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以乱世之情，用于治日，其得不亡，亦为幸矣！

列传第四十四邓琬 袁鳿 孔觊

邓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并为晋尚书吏部郎。祖潜之，镇南长史。父胤之，世祖征虏长史，吏部郎，彭城王义康大将军长史、豫章太守，光禄勋。琬初为州西曹主簿，南谯王义宣征北行参军，转参军事，又随府转车骑参军，仍转府主簿，江州治中从事史。世祖起义，版琬为辅国将军、南海太守，率军伐萧简于广州，攻围逾年，乃克。以臧质反，为江州刺史宗悫所执，值赦原。琬弟璩，与臧质同逆，质败从诛；琬弟环亦坐诛。琬在远，又有功，免死远徙，仍停广州。久之，得还，除给事中，尚书库部郎，都水使者，丹阳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车驾幸历阳，追思在藩之旧，下诏曰："故光禄勋、前征虏长史邓胤之体局沈隐，累任著绩。朕昔当藩重，首先佐务，心力款尽，弗忘于怀。往岁息璩凶悖，自取诛翦，沿恩及琬，特免衅戮。今可擢为给事黄门侍郎，以旌胤之宿诚。"

明年，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前废帝狂悖无道，以太祖、世祖并第数居三以登极位，子勋次第既同，深构嫌隙，因何迈之谋，乃遣使赍药赐子勋死。使至，子勋典签谢道遇、斋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等驰以告琬，泣涕请计。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殊恩，以爱子见托，岂得惜门户百口，其当以死报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称子勋教，即日戒严。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并是诸君所见闻。顾命重臣，悉皆诛戮。驱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衅。京师诸王，并见囚逼，委厄虎口，思奋莫因。身义兼家国，岂可坐视横流！今便欲举九江之众，驰檄近远，以谋王室。于诸君何如？"四座未答，录事参军陶亮曰："少主昏狂，丑毒已积。伊、霍行之于古，殿下当之于今。鄙州士子，世习忠节，况属千载之会，请效死前驱。"众并奉旨。文武普进位一阶。转亮为谘议参军事，领中兵，加宁朔将军，总统军事。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统作舟舰。参军事顾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参管书记。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常宝之郡，始至寻阳，与新蔡太守韦希直并为谘议参军，领中兵，及彭泽令陈绍宗并为将帅。

初，废帝使荆州录送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下至盆口，琬称子勋命，释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车，以为司马，加征虏将军。加琬冠军将军，二人共掌内外众事。遣将军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断大雷，禁绝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诸郡民丁，收敛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

出顿大雷，于两岸筑垒。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为子勋谘议参军，领中兵，加辅国将军，与陶亮并统前军。使记室参军荀道林造檄文，驰告远近。

会太宗定乱，进子勋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令书至，诸佐吏并喜，造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阁，实为公私大庆。"琬以子勋次第居三，又以寻阳起事，有符世祖，理必万克。乃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黄阁是吾徒事耳！"众并骇愕。琬与陶亮等缮治器甲，征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晋陵太守袁标、义兴太守刘延熙并同叛逆。

先是，废帝以邵陵王子元为冠军将军、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至鹊头，闻寻阳兵起，停住，白太宗进止之宜。太宗以子勋起兵，本在幼主，虽疑其不即解甲，不欲先彰同异，敕令进道。信未报，琬闻子元停鹊头不进，遣数百人劫迎之。乃建牙于桑尾，传檄京师曰：

阳六数艰，云雷相袭。高皇受历，时乘云辔，顿于促路。文祖定祥，系昭睿化，翦于中年。二凶纵祸，三纲理灭，宗王俯首，姑息逆朝，枕戈无闻，偷荣有秩。孝武皇帝释位泣血，纠义入讨，投袂戎首，亲戮鲸鲵，九服还辉，两仪更造。而穹旻不惠，弃离万国，皇运重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籓长，大惧宗稷，歼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飞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庙复安，海昏有绍。岂图宋未悔祸，弑乱奄臻，遂矫害明茂，篡窃天宝，反道效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鸱鸮之心，蹈伦、颖之志，覆移鼎祚，诬罔天人。藐孤同气，犹有十三，圣灵何辜，而当乏飨。

昔隆周弛御，晋、郑是依；盛汉中陵，居、章抗节。支苗轻属，犹或忘驱，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号感一隅，心与事痛。是用饮血衽金，誓复宗祀。今遣辅国将军谘议领中直兵孙冲之、龙骧将军陈绍宗，率螭虎之士，组甲二万，沿流电发，径取白下。龙骧将军领中直兵薛常宝、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沈怀宝，长戟万刃，羽骑千群，径出南州，直造硃雀。宁朔将军谘议领中直兵陶亮、龙骧将军焦度，总中黄之旅，枭雄三万，风掩江介，云临石头。建威将军张冽，龙骧将军何休明，提育、荻之徒，劲悍之卒，邪趋金陵，北指阊阖。龙骧将军张系伯、龙骧将军

陈庆，勒轻锐五千，强弩一万，飞锋班渎，齐会西明。冠军将军、寻阳内史邓琬，撮湘、雍之兵，勇敢四万，授律总威，飙集京邑。征虏将军领府司马张悦，苍兕千艘，水军五万，大董群校，络绎继道。冠军将军豫章内史刘衍、宁朔将军武昌太守刘弼、宁朔将军西阳太守谢稚、建威将军领中直兵晋熙太守阎湛之，皆扫境胜兵，荐诚请效。后将军、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怀恩缠慕，鞠旅先辰。冠军将军、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飄陵波，整众遄至。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辅国将军、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何惠文，见拔先皇，诚深投袂。冠军将军、雍州刺史袁顗，不谋同契，雷发汉南。建武将军、顺阳太守刘道宪，怀忠抱慨，不远三千。梁、益、青、徐、兖、豫、吴、会，皆密介归诚，誓为表里。孤亲总烝徒，十有余万，白羽咽川，霜锋照野，金声振谷，鸣鼙聒天。凡诸将帅，皆忠无匿情，智无遗计，果干刚鸷，谲略多奇。水陆长驱，数道并进，发舟逾险，背水争先。以此众战，孰能斯御，推此义锐，沧海可垂。诸君或荷宠前朝，感恩旧日；或弈世贞淳，见危授命。而逼迫寇手，效节莫由。今大军密迩，形援已接，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便宜转祸趣福，因变立功。夫旦、爽与三监并时，金、霍与上官共主，邪正粗杂，何世无之！但绩亮则名播，奸骋则道消耳。纪季入齐，陈平归汉，身尊誉远，明誓是衷，成范全规，殷监匪远。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则诛及五族，有殄无遗。军科爵赏，信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涂，无守毁辙。檄到宣告，咸使闻知。

购太宗万户侯，布绢二万匹，金银五百斤，其余各有差。太宗遣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经过襄阳，袁顗驰书报琬，劝勿解甲，并奉表劝子勋即位。郢州承子勋初檄，及闻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标。继闻寻阳不息，而鴳又响应，郢府行事录事参军荀卞之大惧，虑为琬所咎责，即遣谘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率军驰下，并送军粮。琬乃称说符瑞，造乘舆御服，云松滋县生豹自来，柴桑县送竹有“来奉天子”字，又云青龙见东淮，白鹿出西冈。令顾昭之撰为《瑞命记》。立宗庙，设坛场，矫作崇宪太后玺，令群僚上伪号于子勋。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于寻阳城，改景和二年为义嘉元年。以安陆王子绥为司徒、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车骑将军，临海王子顼卫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抚军将军。其日云雨晦合，行礼忘称万岁。取子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置伪殿之西。其夕，有鸠栖其中，鸮鸟集其□宪；又有秃鹫集城上。子绥拜司徒日，雷电晦冥，震其黄阁柱，鸱尾堕地；又有鸱栖其帐上。以邓琬为左将军、尚书右仆身，张悦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征虏将军如故；进袁顗号安北将军，加尚书左仆射。临川内史张淹为侍中。府

主簿顾昭之、武昌太守刘弼并为黄门侍郎。庐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寻阳，亦为黄门侍郎。鄱阳内史丘景先、庐陵内史殷损、西阳太守谢稚、后军府记室参军孙诜、长沙内史孔灵产、参军事沈伯玉、荀道林并为中书侍郎。荀卞之为尚书左丞，府主簿江乂为右丞，府主簿萧宝欣为通直郎。琬大息粹、悦息洵并正员郎，粹领卫尉，洵弟洌司徒主簿。建武将军、领军主、晋熙太守阎湛之加宁朔将军。庐陵内史王僧胤为秘书丞。桂阳太守刘卷为尚书殿中郎。褚灵嗣、潘欣之、沈光祖，中书通事舍人。余诸州郡，并加爵号。

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群小横恣，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矣。

太宗遣散骑常侍、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其后继；又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率众屯虎槛。时东贼甚急，张永、江方兴回军东讨。尚书下符曰：

夫晦明递运，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业维永，圣祖重光，氤氲上业。狂昏承祀，国维以紊，毒流九县，衅秽三灵，搢绅戮辱，黔庶涂炭，人神同愤，朝野泣血。圣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怀家国，夙夜劬劳，惧社稷湮芜，彝伦左衽。天威雷发，氛沴冰消，殄凶谯门，不俟鸣条之旅；歼虐牧野，无劳孟津之钺。华、夷即晏，晷纬还光，铿锵闻于管弦，趋翔被于冠冕，同轨仰化，异域怀风。刘子勋昏世称兵，义同翦恶，明朝不戟，罔识邪正。窥窬畿甸，逼遏两江，陵上无君，暴于遐迩。王赫斯怒，兴言讨违，命彼上将，治兵薄伐。

今遣宁朔将军、寻阳内史沈攸之，轻锐七千，飞舟先迈。龙骧将军刘灵遗，羽林虎旅，连锋继造。假节、督南讨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殷孝祖，驱济、河劲卒，电击雷动。使持节、车骑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侯王玄谟，烝徒五万，董统前师。使持节、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拥神州之众，总督群帅。龙骧将军刘勔、宁朔将军刘怀珍，步骑五千，直指大雷。宁朔将军柳伦、司州刺史庞孟虬，淮、颍突骑，邪趣西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总勒步师，连旗百万，河舟代马，遄鹭江氵贲，越棘吴钩，交曜畿服，笳鼓动坤维，金甲震云汉，掎角相望，水陆俱发。冠军将军武念，率雍、司之锐，已据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孙，提彭、宋剽勇，陆涂焱奋。皇上当亲驭六师，降临江服，旌旆掩云，舳舻咽海。

昔吴、楚连衡，燕、淮劲悍，尘扰区内，声沸秦中，雾散埃灭，岂非先鉴。而婴彼孤城，以待该天之网，迫此乌合，以抗络宇之师。云罗四掩，霜锋交集，犹劲飙之拂细草，烈火之扫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并亦何辜，拘误迷党。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沦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虽悔奚补。奉诏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难，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左右主帅，严相卫奉，诖误之罪，一无所问。

琬遣孙冲之率陈绍宗、胡灵秀、薛常宝、张继伯、焦度等前锋一万，来据赭圻。冲之于道与子勋书曰："舟楫已办，器械亦整，三军踊跃，人争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分据新亭、南州，则一麾定矣。"乃加冲之左卫将军，以陶亮为右卫将军，统诸州兵俱下。郢州军主郑景玄、荆州军主刘亮、湘州军主何昌、梁州军主柳登、雍州军主宗庶等合二万人，一时俱下。亮本无干略，闻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进，屯军鹊洲。

时琬遣阎湛之来寇庐江，台军主、龙骧将军段佛荣受命讨之。更使佛荣领铁骑一千，回军南讨。三月三日，水陆攻赭圻，亮等率众来救，殷孝祖为流矢所中死，军主硃辅之、申谦之、张灵符并失利，辅之副正员将军皇甫仲远、谦之副虎贲中郎将徐稚宾并没。孝祖支军主范潜率五百人投亮。时东军已捷，江方兴复还虎槛，建安王休仁遣方兴、刘灵遗各领三千人助赭圻，以方兴领孝祖军，沈攸之代孝祖为前锋都督。冲之谓陶亮曰："孝祖枭将，一战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须复战，便当直取京都。"亮不从。太宗遣员外散骑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战。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军主郭季之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辅国将军步兵校尉杜幼文、宁朔将军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硃辅之、员外散骑侍郎高遵世、马军主龙骧将军顿生、段佛荣等三万人，诘旦进战，奋击，大破之，斩获数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于湖、白口筑二城，为军主张兴世所拔。陶亮闻湖、白二城陷没，大惧，急呼冲之还鹊尾，留薛常宝代冲之守赭圻。先于姥山及诸冈分立营寨，亦悉败还，共保浓湖。浓湖即在鹊尾。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三百斛，钱八万，杂谷千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四品在家，亦听。上米四百斛，钱十二万，杂谷一千三百斛，同赐四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三品在家，亦听。上米五百斛，钱十五万，杂谷一千五百斛，同赐三品令史；满报，若欲署内监在家，亦听。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

三令在家，亦听。

琬又遣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刘胡率众三万，铁骑二千，来屯鹊尾。胡宿将，屡有战功，素多狡诈，为众推伏，攸之等甚惮之。时胡乡人蔡那、佼长生、张敬兒各领军隶攸之在赭圻，胡以书招之，那等并拒绝。胡因要那等共语，陈说平生，那等诘诮，说令归顺。胡回军入鹊尾，无他权略。辅国将军吴喜平定三吴，率所领五千人，并运资实，至于赭圻，于战鸟山筑垒，分遣千人，乘轻舸二百，与佼长生为游军。

薛常宝粮尽，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万，夜斫山开道，以布囊运米，来饷赭圻。平旦至城下，犹隔小堑，未能得入。沈攸之率众军攻之，军主郭季之、荀僧韶、幢主韩欣宗等，率众三千，为攸之势援。胡发所由桥道，僧韶等接□盾行战，复桥得渡。军主刘沙弥轻骑深入，至胡麾下，遂见杀。攸之策马陷陈，回还，为追骑所刺；马军主段佛荣、武保救之得免。并殊死战，多所伤杀。胡众大败，舍粮弃甲，缘山遁走，乘胜追之，斩获甚众。胡被创，仅得还营。常宝惶惧无计，遣信告胡，欲突围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数千人迎之，常宝等开城突围走。攸之率辅国将军沈怀明、军主周普孙、江方兴、申谦之等诸军悉力击之。吴喜率众来赴，为胡别军所围，甚急。有人来捉喜马，将蔡保以刀斫之，断手，然后得免。正员将军幢主卜伯宗、江夏国侍郎幢主张涣力战没陈。伯宗，益州刺史天与子也。攸之、喜等苦战移日，常宝、张继伯、胡灵秀、焦度等皆被重创，走还胡军。赭圻城陷，斩伪宁朔将军南阳太守沈怀宝、伪奉朝请领中舍人督战谢道遇，纳降数千。陈绍宗单舸奔西岸，与其部曲俱还鹊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槛进据赭圻。刘胡遣陈绍宗、陈庆率轻艓二百，大舰五十，出鹊外挑战；吴喜、张兴世、佼长生等击之。喜支军主吴献之飞舸冲突，所向摧陷，斩获及投水死甚多，追至鹊里而还。太宗虑胡等或于步路向京邑，使宁朔将军、广德令王蕴千人防鲁显。

时胡等兵众强盛，远近疑惑。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渊拟选，上不许，曰："忠臣殉国，不谋其报，临难以干朝典，岂臣下之节邪？"

始安内史王职之、建安内史赵道生、安成太守刘袭，并举郡奉顺。琬遣龙骧将军廖琰率数千人，并发庐陵白丁攻袭。袭与郡丞檀玢拒战，大败，玢临陈见杀，袭弃郡走，据险自守。琰虏掠而退，袭复出据郡。

时齐王率众东北征讨，而齐王世子为南康赣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萧欣祖、桓康等数十人，奉世子长子奔窜草泽，召募得百余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号宁朔将军，与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昙直、晋康太守刘绍祖、北地傅浩、东莞童禽等，据郡起义。琬征始兴相殷孚为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众盛，世子避之于揭阳山。琬遣武昌戴凯之为南康相，世子率众攻之，凯之战败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与袭相应。琬又遣廖琰与其中兵参军胡昭等筑垒于西昌，坚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刘衍以为右将军、中护军，殷孚代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袭等。

衡阳内史王应之率郡文武五百许人，起义兵袭何慧文于长沙，径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与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时湘东国侍郎虞洽为太宗督国秩，在湘东，劝太守颜跃发兵应朝廷，跃不从。洽乃投桂阳，收募得数百人，还欲攻跃，跃惧求和，许之；有众二千。时琬征慧文率众下寻阳，发长沙，已行数百里，闻洽起兵，乃回还攻洽，洽寻战败奔走。

殷孚既去始兴，以郡五官掾谭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刘嗣祖等斩伯初，据郡起义。琬遣始兴太守韦希真、鹰扬将军杨弘之领众一千讨嗣祖。嗣祖亦遣众出南康，与齐王世子合。希真等以义徒强盛，住庐陵不敢进。广州刺史袁昙远闻始兴起义，遣将李万周、陈伯绍率众讨嗣祖。嗣祖遣兵戍浈阳，万周亦筑垒相守。嗣祖遣人诳万周曰："寻阳已平，台遣刘勔为广州，垂至。"万周信之，便回还袭番禺，夜以长梯入城；昙远怯弱无防，闻万周反，便徒跣出奔，万周追斩之于城内。交州刺史檀翼被代还至广州，资货钜万，万周诬以为逆，袭而杀之。遂劫掠公私银帛，藉略袁、檀珍宝，悉以自入。

袁顗悉雍州之众，来赴寻阳。时孔道存为卫军长史，行荆州事。琬以黄门侍郎刘道宪代之，以道存为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诛也，元景弟子世隆为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顗起兵，召世隆，不至。顗既下，世隆乃合率蛮、宋二千余人，起义于上庸，来袭襄阳。道存遣将王式民、康元隆等迎击于万山，世隆大败，还郡自守。

沈攸之等与刘胡相持久不决，上又遣强弩将军任农夫、振武将军武会仓、冗从仆射全景文、军主刘伯符等领兵继至。攸之缮治船舸，材板不周，计无所出。会琬送五千片榜供胡军用，俄而风潮奔迅，榜捍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舰，杀没数十人，赴流而下，来泊攸之等营，于是材板大足。

琬进袁顗都督征讨诸军事，给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顗率楼船千艘，来入鹊尾，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断其粮道。胡累攻之，不能克，事在《兴世传》。刘亮率所领至胡寨下，胡遣其副孙犀及张灵、焦度铁骑五匹，越磵取亮，不能得，犀回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夹身之，坠马，斩犀首。张继伯副马可率所领来降。刘亮营寨，深入贼地，袁顗畏惮之，曰："贼入我肝脏里，何由得活！"刘胡率轻舸四百，由鹊头内路，欲攻钱溪。既而谓其长史王念叔曰："吾少习步战，未闲水斗。若步战，恆在数万人中，水战在一舸之上，舸舸各进，不复相关，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万全之计，吾不为也。"乃托疟疾，住鹊头不进。遣龙骧将军陈庆领三百舸向钱溪，戒庆不须战："张兴世、武会仓，吾之所悉，自当走耳。"陈庆至钱溪，不敢攻。越钱溪，于梅根立寨。胡别遣将王起领百舸攻兴世，兴世击，大破之。胡率其余舸驰还，谓顗曰："兴世营寨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战，未足为损。陈庆已与南陵、大雷诸军共遏其上，大军在此，鹊头诸将又断其下流，已堕围中，不足复虑。"顗怒胡不战，谓曰："粮运梗塞，当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顗更使胡率步卒二万，铁马一千，往攻兴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刘伯符等进攻浓湖，造皮舰十乘，拔其营栅，苦战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既急，驰信召胡令还。

张兴世既据钱溪，江路岨断，胡军乏食，琬大送资粮，畏兴世不敢下。胡遣将迎之，为钱溪所破，资实覆没都尽，烧米三十万斛，胡众骇惧。胡副张喜来降，说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诳顗云："更率步骑二万，上取兴世，兼下大雷余餫。"令顗悉度马配之，其夜，委顗奔走，径趣梅根。先令薛常宝办船舸，悉拨南陵诸军，烧大雷诸城而走。顗闻胡走，亦弃众西奔，至青林见杀。

胡率数百舸二万人向寻阳，报子勋诈云："袁顗已降，军皆散，唯己率所领独反。宜速处分，为一战之资，当停据盆城，誓死不贰。"乃于江外夜取沔口。琬闻胡去，惶扰无复计，呼褚灵嗣等谋之，并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赏五阶，或云三阶者。张悦始发兄子浩丧，乃称疾呼琬计事，令左右伏甲帐后，戒之："若闻索酒，便出。"琬既至，悦曰："卿首唱此谋，今事已急，计将安出？"琬曰："正当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耳。"悦曰："今日宁可卖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慑不能应。第二子洵提刀走出，余人续至，即斩琬。琬死时，年六十。时中护军刘顺在座，惊起抱悦，左右人欲杀之，悦顾曰："无关护军。"乃止。

潘欣之闻琬死，勒兵而至，悦使人语之曰："邓琬谋反，即已枭戮。"欣之乃回还，取琬兒并杀之。悦因单舸赍琬首驰下，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渊，以父为太宗效力，被系作部，因乱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沈攸之诸军至江州，斩子勋于桑尾牙下，传首京都。刘顺及余同逆，并伏诛。吴喜、张兴世进向荆州，沈怀明向郢州，刘亮、张敬兒向雍州，孙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农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

刘胡走入沔，众稍散，比至石城，裁余数骑。竟陵郡丞陈怀真，宪子也，闻胡经过，率数十人断道邀之。胡人马既疲，自度不免，因随怀真入城，告渴，与之酒，胡饮酒毕，引佩刀自刺，不死，斩首送京邑。张兴世弟僧产追胡，未至石城数十里，逢送胡首信，将还竟陵，杀怀真，窃有其功。郢州行事张沈、伪竟陵太守丘景先闻败，变形为沙门逃走，追擒伏诛。

荆州闻浓湖平，议欲更遣军与郢州合势，又欲断据巴陵，经日不决。乃遣将赵道始于江津筑垒，任演戍沙桥，诸门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转离，将士渐逃散。更议奉子顼奔益州，就萧惠开，典签阮道预、邵宰不同，曰："近奉别诏，诸藩若改迷归顺者，悉复本爵。且任叔兒已断白帝，杨僧嗣据梁州，虽复欲西，岂可得至。"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荆州治中宗景、土人姚俭等勒兵入城，杀道宪、预、记室参军鲍照，劫掠府库，无复子遗，执子顼以降。

初，邓琬征兵巴东，巴东太守罗宝称辞以郡接凶蛮，兵力不足分。巴东人任叔兒聚徒起义，遣信要宝称，宝称持疑未决，暴疾死。叔兒乃自号辅国将军，引兵据白帝，杀宝称二子，阻守三陕。萧惠开遣费欣寿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与战，大破之，斩欣寿。子顼又遣中兵参军何康之领宜都太守，讨叔兒。军至陕口，为夷帅向子通所破，挺身走还。叔兒遂固白帝。

孔道存知寻阳已平，遣使归顺。寻闻柳世隆、刘亮当至，众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时自杀。何慧文始谋同逆，其母禁之不从，母乃携女归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将吏，干略有施，虽害王应之，上特加原宥，吴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节，手害忠义，天网虽复恢恢，何面目以见天下之士。"和药将饮，门生覆之，乃不食而死。

颜跃虑虞洽还都，说其始时同逆，密使人杀之。

初，淮南定陵人贾袭宗本县已为刘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

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为司徒参军督护，使还乡里招集，为胡所禽，以火炙之，问台军消息，一无所言，瞋目谓胡曰：“君称兵内侮，窥觎神器，未闻奇谋远略，而为砲烙之刑。仆本以身奉义，死亦何有。”胡乃斩之。前军典签范道兴志不同逆，为琬所诛，其余奉顺见害者，并为上所愍。诏曰：“前镇军参军督护范道兴，朕之旧隶，经从北藩，徒役南畿，遭离命会，抱恩固节，受害群凶，言念纯诚，良有悯怆。可赠员外散骑侍郎。南城令鲍法度、后军典签冯次民、永新令应生、新建令库延宝、上饶令黄难等，违逆识顺，同被诛灭，言念既往，宜在追荣。可赠生奉朝请，法度南台御史，次民、延宝、难并员外将军。”

有司奏：“宁朔将军、督豫州之梁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南梁郡太守竟陵张兴世，都统水军，屡战克捷，仍进断贼上流钱溪，贵口苦战，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宁朔将军、参司徒中直兵军事广平佼长生，同统水军屡战，及兴世上据钱溪，长生独距贼冲要，功次兴世，今封武陵郡迁陵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宁朔将军试守西阳太守吴兴全景文、尚书比部郎吴县孙超之、假辅国将军右卫将军南彭城刘亮等三人，并经晋陵苦战，景文、超之仍又北讨破釜，水军断贼粮运，及经葛冢、石梁二处破贼，亮南伐经大战，又最处险剧。景文今封西阳郡孝宁县，超之封长沙郡罗县，亮封顺阳县，并开国侯，食邑各六百户。假辅国将军骠骑司马刘灵遗、宁朔将军右军蔡那、宁朔将军屯骑校尉段佛荣等三人，统治攻道，并经苦战，灵遗今封新野郡新野县，那封始平郡平阳县，佛荣封湘东郡临蒸县，并开国伯，食邑各五百户。假辅国将军左军吴兴沈怀明、龙骧将军积射将军东平周盘龙、司徒参军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怀明经晋陵破贼，又水军南伐，统治攻道，盘龙虽不统军，并经大战，先登陷陈，安民又随张兴世遏断钱溪，别统军贵口破贼，今封怀明建安郡吴兴县，盘龙封晋安郡晋安县，安民封建安郡邵武县，并开国子，食邑各四百户。假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彭城杜幼文、龙骧将军羽林监太原王穆之、龙骧将军羽林监济北顿生、龙骧将军羽林监沛郡周普孙、员外散骑侍郎硃重恩等五人，幼文经晋陵破贼，在军统攻道，南伐浓湖，普孙副沈攸之都统众军，穆之、生、重恩并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阳县，穆之封衡阳郡衡山县，生封始平郡武功县，普孙封顺阳郡清水县，重恩封南海郡龙川县，并开国男，食邑各三百户。”

江方兴以战功为太子左卫率，贼未平，病卒，追封武当县侯，食邑五百户。方兴，济阳考城人，衣冠之旧也。龙骧将军、虎贲中郎将董凯之，随张兴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县子，食邑四百户。军主张灵

符，东南征讨有功，封上饶县男，食邑三百户。前征北长兼行参军杨覆，以贵口有功，封绥城县男，食邑二百户。追赠虞洽、檀玢给事中。以李万周为步兵校尉。陈怀真以斩刘胡功，追封永丰县男，食邑三百户。

刘胡，南阳涅阳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及长，以坳胡难道，单呼为胡。出身郡将，捷口，善处分，稍至队主，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为振威将军，率步骑三千，讨上如、南山就溪蛮，大破之。孝建元年，硃修之为雍州，以胡为西外兵参军、宁朔将军、建昌太守。击鲁秀有功，除建武将军、东平阳平二郡太守。入为江夏王义恭太宰参军，加龙骧将军。前废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尝为雍州，以胡为休仁安西中兵参军、冯翊太守，将军如故，仍转谘议参军。太宗即位，除越骑校尉。蛮至今畏之，小兒啼，语之云“刘胡来！”便止。

段佛荣，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击将军为辅师将军、豫州刺史，莅任清谨，为西土所安。后废帝元徽二年，征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明年，迁卫尉，领右军将军，未拜，复出为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四年，卒，追赠前将军，改封云杜县，谥曰烈侯。

刘灵遗，襄阳人也。元徽元年，自辅师将军、淮南太守，为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将军如故。明年，征为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南兰陵太守。病卒，谥曰壮侯。

袁顗，字景章，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吴郡太守。顗初为豫州主簿，举秀才，不行。后补始兴王浚后军行参军，著作佐郎，庐陵王绍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虏、抚军主簿，庐江太守，尚书都官郎，江夏王义恭骠骑记室参军，汝阴王文学，太子洗马。时顗父为吴郡，鴱随父在官。值元凶弑立，安东将军随王诞举兵入讨，板鴱为谘议参军。事宁，除正员郎，晋陵太守。遭父忧，服阕，为中书侍郎，又除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二年，除东海王祎平南司马、寻阳太守，行江州事。复为义阳王昶前军司马，太守如故。昶寻罢府，司马职解，加宁朔将军，改太守为内史。复为寻阳王子房冠军司马，将军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为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领本州大中正。七年，迁侍中。明年，除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襄阳太守，加辅国将军。未行，复为永嘉王子仁左军长史、广陵太守，将军如故。未拜，复为侍中，领前军将军。

大明末，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失，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颇言之。顗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蚩毁，顗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由是前废帝深感顗，庆之亦怀其德。景和元年，诛群公，欲引进顗，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又下诏曰："宗社多故，衅因冢司，景命未沦，神祚再乂，自非忠谋密契，岂伊克殄。侍中祭酒、领前军将军、新除吏部尚书顗，游击将军、领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徐爰，诚心内款，参闻嘉策，匡赞之效，实监朕怀。宜甄茅社，以奖义概。顗可封新隆县子，爰可封吴平县子，食邑各五百户。"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顿衰。始令顗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寻复反以为罪，使有司纠奏，坐白衣领职。从幸湖熟，往反数日，不被唤召。

顗虑及祸，诡辞求出，沈庆之为顗固陈，乃见许。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长史、襄阳太守，加冠军将军。休仁不行，即以顗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将军如故。顗舅蔡兴宗谓之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缓急故也。今者之行，本愿生出虎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征，当修德以禳之耳。"于是狼狈上路，恆虑见追，行至寻阳，喜曰："今始免矣！"与邓琬款狎相过，常请间，必尽日穷夜。顗与琬人地本殊，众知其有异志矣。

既至襄阳，便与刘胡缮修兵械，纂集士卒。会太宗定大事，进顗号右将军。以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道由襄阳。顗反意已定，而粮仗未足，且欲奉表于太宗。顗子秘书丞戩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顗从之。顗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驰檄，奉表劝晋安王子勋即大位，与琬书，使勿解甲。子勋即位，进顗号安北将军，加尚书左仆射。

太宗使朝士与顗书曰：

夫夷陂相因，兴革递数，或多难而固其国，或殷忧而启圣明，此既著于前史，亦彰于闻见。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将沦，宗稷几泯，幸天未亡宋，乾历有归。主上体自圣文，继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逾夏台。既天地俱愤，义勇同奋，克殄鲸鲵，三灵更造，应天顺民，爰集宝命，四海属息肩之欢，华戎见来苏之泰。吾等获免刀锯，仅全首领，复身奉惟新，命承亨运，缓带谈笑，击壤圣世。

汝虽劬劳于外，迹阻京师，然心期所寄，江、汉何远。自九江告

变，皆谓邓氏狂惑，比日国言藉藉，颇尘吾子。道路之议，岂其或然，闻此之日，能无骇惋。

凶人反道败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谋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恶积中朝，乃欲毁陵邑，虐崇宪，烧宗庙，卤御物，然后荡覆京都，必使兰莸俱尽。自非圣上庙算灵图，俯眉逊避，维持内外，拥卫臣下，则赤县为戎，百姓其鱼矣。此事此理，宁可孰念！

既天道辅顺，讴歌有奉，高祖之孙，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贯三曜，匡拯家国，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将使神器何归。而群小构慝，妄生窥觊，成轸惑燕，贯高乱赵，谗人罔极，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袭，多见前载，县鉴忠邪，何远遗郎中之清轨，近忘太尉之纯概。相与，或群从舅甥，或姻娅周款，一旦胡、越，能无怅恨。若疑诳所至，邪诐无穷，汝当誓众奋戈，翦此朝食。若自延过听，迷涂未远，圣上临物以仁，接下以爱，岂直雍齿先封，乃当射钩见相矣！当由力窘迹屈，丹诚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归诚凤阙，锡珪开宇，非尔而谁。吾等并过荷曲慈，俱叨非服，纡金拖玉，改观蓬门，入奉舜、禹之渥，出见羲、唐之化，雍容揄扬，信白驹空谷之时也。奈何毁掷先基，自蹈凶戾，山门萧瑟，松庭谁扫，言念楚路，岂不思父母之邦。幸纳恶石，以蠲美疹。裁书表意，尔其图之。

时尚书右仆射蔡兴宗是顗舅，领军将军袁粲是顗从父弟，故旧云群从舅甥也。

子勋征顗下寻阳，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顗乃率众驰下，使子戩领家累俱还。时刘胡屯鹊尾，久不决。泰始二年夏，加顗都督征讨诸军事，给鼓吹一部，率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入鹊尾。顗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胡以南运未至，军士匮乏，就顗换襄阳之资。顗答曰："都下两宅未成，亦应经理，不可损彻。"又信往来之言，京师米贵，斗至数百，以为不劳攻伐，行自离散，于是拥甲以待之。太宗使顗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顗曰："卿历观古今，嶮之与强，何尝可恃。自朕践阼，涂路梗塞，卿无由奉表，未经为臣。今追踪窦融，犹未为晚也。"

及刘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飞燕，谓其众曰："我当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寻阳。夜止山间宿，杀马劳将

士，顗顾谓伯珍曰：“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散，岂非天邪！非不能死，岂欲草间求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及旦，伯珍请以间言，乃斩顗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己功。顗死时年四十七。太宗忿顗违叛，流尸于江，弟子彖微服求访，四十一日乃得，密致丧瘗于石头后罔，与一旧奴，躬共负土。后废帝即位，方得改葬。

顗子戩为伪黄门侍郎，加辅国将军，戍盆城。寻阳败，戩弃城走，讨禽伏诛。

孔觊，字思远，会稽山阴人，太常琳之孙也。父邈，扬州治中。觊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口吃，好读书，早知名。初举扬州秀才，补主簿，长沙王义欣镇军功曹，衡阳王义季安西主簿，户曹参军，领南义阳太守，转署记室，奉笺固辞，曰：“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觊逊业之举，无闻于乡部；惰游之贬，有编于疲农。直山渊藏引，用不遐弃，故得抃风舞润，凭附弥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学优艺富，犹尚斯难，况觊能薄质鲁，亦何容易。觊闻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陈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觊虽不敏，常服斯言。今宠藉惟旧，举非尚德，恐无以提衡一隅，佥允视听者也。伏愿天明照其心请，乞改今局，授以闲曹，则凫鹤从方，所忧去矣。”又曰：“夫以记室之要，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觊学不综贯，性又疏惰，何可以属知秘记，秉笔文闺。假吹之尤，方斯非滥。觊少沦常检，本无远植，荣进之愿，何能忘怀。若实有萤爝，增晖光景，固其腾声之日，飞藻之辰也，岂敢自求从容，保其淡逸。伏愿矜其鲁拙，业之有地，则曲成之施，终始优渥。”义季不能夺，遂得免。召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秘书丞，中书侍郎，随王诞安东谘议参军，领记室，黄门侍郎，建平王宏中军长史。复为黄门，临海太守。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于是吏部尚书颜竣奏曰：“常侍华选，职任俟才，新除临海太守孔觊意业闲素，司徒左长史王彧怀尚清理，并任为散骑常侍。”世祖不欲威权在下，其后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

觊领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领翊军校尉，转秘书

监。欲以为吏部郎，不果。迁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为有司所纠，原不问。六年，除义兴太守，未之任，为寻阳王子房冠军长史，加宁朔将军，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复除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江夏内史，复随府转后军长史如故。

为人使酒仗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之间，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权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产业，居常贫罄，有无丰约，未尝关怀。为二府长史，典签谘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明晓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众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见，先遣人觇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矫饰，遇得宝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觊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言清约，称此二人。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觊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轻之之意，觊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迹屏气，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颍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卒官。

八年，觊自郢州行真，征为右卫将军，未拜，徙司徒左长史；道存代觊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呼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永光元年，迁侍中，未拜，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复出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

太宗即位，召觊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马庾业为右军司马，代觊行会稽郡事。时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至，说觊以："废帝侈费，仓储耗尽，都下罄匮，资用已竭。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觊然其言，遂发兵驰檄。觊子长公、璪二子淹、玄并在都，驰信密报。泰始二年正月，并叛逃东归。遣书要吴郡太守顾琛，琛以母年笃老，又密迩京邑，与长子宝素谋议，未叛。少子宝先时为山阴令，驰书报琛，以南师已近，朝廷孤弱，不时顺从，必有覆灭之祸。觊前锋军已渡浙江，琛遂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庾业既东，太

宗即以代延熙为义兴，加建威将军，以延熙为巴陵王休若镇东长史。业至长塘湖，即与延熙合。

太宗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讨，尚书张永系进，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事。移檄东土曰：

盖闻衅集有兆，祸至无门，倚伏之来，实惟人致。故嚣、述贪乱，终殄宗祀；昌、宪构氛，旋润斧钺。斯则昭章记牒，炯戒今古者也。

自国步时艰，三纲道尽，神歇灵绎，璇业缀旒。皇上仁雄集瑞，英睿应历，凤仪熛升，龙辉电举。荡秽紫枢，不俟鸣条之誓，凝政中宇，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坠维再造，亏天重构，幽明裁纪，标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协扇童孺，蕞尔东垂，复沦丑迹，邪回从慝，蜂动蚁附。圣图霆发，神威四临，羽驺所届，义旅云属，欃钺所麾，逆徒冰泮，胜负之效，皎然已显。

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骠骑山阳王风略夙昭，抚厉中陈。或振霜江、蠡，或腾焱荆、河，金甲烛天庭，嚣声震海浦。前将军、吴兴太守张永，东南标秀，协赞戎机。建威将军沈怀明、镇东中兵参军刘亮、武卫将军寿寂之，霜锐五千，熊腾虎步。龙骧将军王穆之、龙骧将军顿生，铁骑连群，风驱电迈。右军将军齐王、射声校尉姚道和，楼舰千艘，覆川盖汜。左军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从仆射全景文、员外散骑侍郎孙超之，并率虎旅，骆驿云赴。殿中将军杜敬真、殿中将军陆攸之、建武将军吴喜，甲楯一万，分趣义兴。予猥承人乏，总司戎统，耸剑东驰，申愤海曲。喷气则白日尽晦，刷马则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剿，以此柔服，何顺不怀。愍彼群迷，弗辨尧、桀，螳黾微命，拟雷霆之冲；已枯之叶，当霜飙之队。尺竖所为寒心，匹妇所为叹息。夫因祸致庆，资败为成，前监不忘，后事明筮。若能相率归顺，投兵效款，则福钟当年，祉覃来裔，孰如身轘宗屠，鬼喂魂泣者哉！详镜安危，自求多福。

购生禽觊千五百户开国县侯；生擒琛千户开国县侯。斩送者半赏。时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

觊所遣孙昙瓘等军，顿晋陵九里，部陈甚盛。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乃筑垒自固。张永至曲阿，未知怀明安否，百姓惊扰，将士咸欲离

散。永退还延陵，就休若；诸将帅咸劝退保破冈。其日大寒，风雪甚猛，塘埭决坏，众无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斩！”众小定，乃筑垒息甲。寻得怀明书，贼定未进。军主刘亮又继至，兵力转加，人情乃安。

时永世令孔景宣复反，栅县西江岘山，断遏津径，刘延熙加其宁朔将军。杜敬真、陆攸之、溧阳令刘休文攻景宣别寨，斩其中兵参军史览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率乡里起义，攻县斩景宣。吴喜至，板崇之领县事。太宗嘉休文等诚效，除休文宁朔将军，县如故；崇之殿中将军，行永世县事，并赐侯爵。喜、敬真及员外散骑侍郎竺超之等至国山县界，遇东军于虎槛村，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吴城，去义兴十五里。刘延熙遣杨玄、孙矫之、沈灵秀、黄泰四军拒喜。喜等兵力甚弱，众寡势悬，交战尽日，临陈斩杨玄、孙矫之、黄泰，余众一时奔走，因进义兴南郭外。延熙屯军南射堂，喜遣步骑击之，即退还水北，乃栅断长桥，保郡自守。喜筑垒与之相持。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有众七千余人，器甲甚盛，与延熙遥相掎角。沈怀明、张永与晋陵军相持，久不决。

太宗每遣军，辄多所求须，不时上道。外监硃幼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果有胆力，性又简率，资给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东讨。时庾业兵盛，农夫于延陵出长塘，虽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数十里，遣人参候，云：“贼筑城犹未合。”农夫率广武将军高志之、永兴令徐崇之驰往攻之。因其城垒未立，农夫亲持刀楯，赴城入陈，大破之，庾业弃城走义兴。先是，龙骧将军阮佃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著犀皮铠，执短兵。本应就佃夫向晋陵，未发，会农夫须人，分以配之。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獠食人，每见之，辄奔走。农夫收其船杖，与高志之进义兴援吴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击诸垒栅。农夫虽至，众力尚少，兵势不敌。喜乃与数骑登高东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进者。东军大骇，诸营一时奔散，唯龙骧将军孔睿一栅未拔。喜以杀伤者多，乃开围缓之。其夜，庾业、孔睿相率奔走，义兴平。刘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斩尸，传首京邑。义兴诸县唯绥安令巢邃秉节不移，不受伪爵。

时齐王率军东讨，与张永、刘亮、杜幼文、沈怀明等于晋陵九里西结营，与东军相持。义兴军既为吴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晋陵，东军震恐。上又遣积射将军江方兴、南台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贼形势。贼帅孙昙瓘、程捍宗、陈景远凡有五城，互相连带；捍宗城犹未固。其月三日，道隆与齐王、张永共议：“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手。上副圣旨，下

成众气。”道隆便率所领急攻之，俄顷城陷，斩捍宗首。刘亮果劲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闻，唯尚书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称其骁敢。至是，每战以刀楯直荡，往辄陷决，张永嫌其过锐，不令居前。贼连栅周亘，塘道迫狭，将士力不得展，亮乃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袁标遣千人继至，齐王与永等乘胜驰击，又大破之，屠其两城。昙瓘率众数百，鼓噪而至，标又遣千人继之，众军骇惧，将欲散矣。江方兴率勇士迎射之，应弦倒者相继，昙瓘因此败走。

吴喜军至义乡，伪辅国将军、车骑司马孔璪屯吴兴南亭，太守王昙生诣璪计事，会信还，云：“台军已近。”璪大惧，堕床，曰：“悬赏所购，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将为人禽。”左右闻之，并各散走。璪与昙生焚烧仓库，东奔钱塘。喜至吴兴，顿置郡城，仓廪遇雨不然，无所损失。初，昙生遣宁朔将军沈灵宠率八千人向黄鹄峤，欲从候道出芜湖，迎接南军。广德令王蕴发兵据嶮，灵宠不得进，屯住故鄣。昙生既走，灵宠乃与弟灵昭、军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军归顺。太宗嘉之，擢为镇东参军事，因率所领东讨。喜分遣军主沈思仁、吴系公追蹑璪等。

陆攸之、任农夫自东迁进向吴郡，台遣军主张灵符即晋陵。其月四日，齐王急攻之。其夜，孙昙瓘、陈景远一时奔溃。诸军至晋陵，袁标弃郡东走。晋陵既平，吴中震动。吴兴军又将至，顾琛与子宝素携其老母泛海奔会稽，海盐令王孚邀讨不及。

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吴喜统全景文、沈怀明、刘亮、孙超之、寿寂之等东平会稽，追齐王、张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张灵符北讨，王穆之、顿生、江方兴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璪、王昙生等奔渡江东。喜仍进军柳浦，诸暨令傅琰将家归顺。喜遣镇北参军沈思仁、强弩将军任农夫、龙骧将军高志之、南台御史阮佃夫、扬武将军卢僧泽等率军向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攻破之，乘风举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陈斩首。自定山进向渔浦，戍主孔睿率千余人据垒拒战。佃夫使队主阙法炬射杀楼上弩手，睿众惊骇，思仁纵兵攻之，斩其军主孔奴，于是败散。其月十九日，吴喜使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寿寂之济自渔浦，邪趣永兴；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诸军皆悉散溃，斩庾业、顾法直、吴恭，传首京都。东军主卜道济、督战许天赐请降。庾业，新野人也。父彦达，以干局为太祖所知，为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刘亮、全景文、孙超之进次永兴同市，遇觊所遣陆孝伯、孔豫两军，与战破之，斩孝伯、豫首。

会稽闻西军稍近，将士多奔亡，觊不能复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觊以东西交逼，忧遽不知所为。其夕，率千余人声云东讨，实趣石溻。先已具船海浦，值潮涸不得去，众叛都尽，门生载以小船，窜于嵴山村。伪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先遣人于钱唐诣喜归诚，及觊走，绥闭封仓库，以待王师。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门，囚绥付作部，其夜杀之。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纵兵大掠，府库空尽。若邪村民录送伪龙骧将军、车骑中兵参军军主孔睿，将斩之。睿曰："吾年已过立，未沾官伍，蒙知己之顾，以身许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门生陆林夫，林夫斩首送之。二十二日，嵴山民缚觊送诣晏，晏谓之曰："此事孔璪所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阁外。临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时年五十一。顾琛、王昙生、袁标等并诣喜归罪，喜皆宥之。琛子宝素与父相失，自缢死。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于陈斩十七人，其余皆原宥。初，遣庾业向会稽，追使奉朝请孙长度送仗与之，并令召募。行达晋陵，袁标就其求仗，长度不与，为标所杀。追赠给事中。

先是，邓琬遣临川内史张淹自南路出东阳，淹遣龙骧将军桂遑、征西行参军刘越绪屯据定阳县。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讨之，思仁遣军主崔公烈攻其营，斩幢主硃伯符首，桂遑、刘越绪诸军并奔逸。晋安太守刘瞻据郡同逆，建安内史赵道生起义讨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军主姚宏祖、鲍伯奋、应寄生等讨破瞻，斩之于罗江县。

邓琬先遣新安太守阳伯子及军主任献子袭黟县，县令吴茹公固守，力不敌，弃城走，伯子等屯据县城。茹公与台军主丘敬文、李灵赐、萧柏寿等攻围弥时，八月乃克，斩伯子、献子首。张淹屯军上饶县，闻刘胡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昙欲图之，诈云："得邓琬信，急宜谘论。"欲因此斩淹。淹素事佛，方礼佛，不得时进。昙复诳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与之。昙因率众入山，飨士约誓，扬言虎走城西，鸣鼓大呼，直来趣城；城门守卫，悉委仗观之，昙率众突入，淹正礼佛，闻难走出，因斩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来，举干戈以图宗国，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虚器，政由王氏；苏峻事虽暂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运属横流；世祖仗顺入讨，民无异望。其余皆漆颡夷宗，作戒于后，何哉？夫胜败之数，实由众心，社庙尊严，民情所系，安以义动，犹或称难，况长戟指阙，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争，逆顺未辨，太宗身剿悖乱，事惟拯溺，国道屯诖，宜立长君，太祖之昭，义无不可。

子勋体自世祖，家运已绝，当璧之命，属有所归。曲直二途，未知攸适。徒以据有神甸，擅资天府，宗稷之重，威临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区宇。夫帝王所居，目以众大之号，名曰京师，其义趣远有以也。

列传第四十五谢庄 王景文

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及长，韶令美容仪，太祖见而异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出玉，岂虚也哉！"初为始兴王浚后军法曹行参军，转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又转随王诞后军谘议，并领记室。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寇彭城，虏遣尚书李孝伯来使，与镇军长史张暢共语，孝伯访问庄及王徽，其名声远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

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曰："贼劭自绝于天，裂冠毁冕，穷弑极逆，开辟未闻，四海泣血，幽明同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天祚王室，睿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陕，肃将乾威，龚行天罚，涤社稷之仇，雪华夷之耻，使弛坠之构，更获缔造，垢辱之氓，复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精甲十万，已次近道。殿下亲董锐旅，授律继进。荆、鄢之师，岷、汉之众，舳舻万里，旌旆亏天，九土冥符，群后毕会。今独夫丑类，曾不盈沴，自相暴殄，省闼横流，百僚屏气，道路以目。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途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云伫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临区宇，风泽所渐，无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宠灵，叨恩逾量，谢病私门，幸免虎口，虽志在投报，其路无由。今大军近次，永清无远，欣悲踊跃，不知所裁。"

世祖践阼，除侍中。时索虏求通互市，上诏群臣博议。庄议曰："臣愚以为獯猃弃义，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或以觇国，顺之示弱，无明柔远，距而观衅，有足表强。且汉文和亲，岂止彭阳之寇；武帝修约，不废马邑之谋。故有余则经略，不足则闭关。何为屈冠带之邦，通引弓之俗，树无益之轨，招尘点之风。交易爽议，既应深杜；和约诡论，尤宜固绝。臣庸管多蔽，岂识国仪，恩诱降逮，敢不披尽。"时骠骑将军竟陵王诞当为荆州，征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入辅，义宣固辞不入，而诞便克日下船。庄以："丞相既无入志，骠骑发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于事不便。"世祖乃申诞发日，义宣竟亦不下。

上始践阼，欲宣弘风则，下节俭诏书，事在《孝武本纪》。庄虑此制不行，又言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实允愜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屈。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而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拔葵去织，实宜深弘。”

孝建元年，迁左卫将军。初，世祖尝赐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送别。爽后反叛，世祖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说，当时以为知言。于时搜才路狭，乃上表曰：

臣闻功照千里，非特烛车之珍；德柔邻国，岂徒秘璧之贵，故《诗》称殄悴，《誓》述荣怀，用能道臻无积，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庆集图，缔宇开县，夕爽选政，昃旦调风，采言厮舆，观谣仄远，斯实辰阶告平，颂声方制。臣窃惟隆陂所渐，治乱之由，何尝不兴资得才，替因失士。故楚书以善人为宝，《虞典》以则哲为难。进选之轨，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阐当今。必欲崇本康务，庇民济俗，匪更怗懘，奚取九成。升历中阳，英贤起于徐、沛；受箓白水，茂异出于荆、宛。宁二都智之所产，七諲愚之所集，实遇与不遇，用与不用耳。

今大道光亨，万务俟德，而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镜难原之才，使国罔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昔公叔与僎同升，管仲取臣于盗，赵文非亲士疏嗣，祁奚岂谄雠比子，茹茅以汇，作范前经，举尔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荐，赏罚弘明，成子举三哲而身致魏辅，应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称冀缺而畴以田采，张勃进陈汤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后王之彝鉴。如臣愚见，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

又政平讼理，莫先亲民，亲民之要，实归守宰。故黄霸治颍川累稔，杜畿居河东历载，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辉宠。今莅民之职，自非公私必应代换者，宜遵六年之制，进获章明庸堕，退得民不勤扰。如此则下无浮谬之愆，上靡弃能之累，考绩之风载泰，□□薪之歌克昌。臣生属亨路，身渐鸿猷，遂得奉诏左右，陈愚于侧，敢露刍言，惧氛恆典。

有诏庄表如此，可付外详议，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书。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曰：

下官凡人，非有达概异识，俗外之志，实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来无意于人间，岂当有心于崇达邪。顷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贻诮明时，又亦取愧朋友。前以圣道初开，未遑引退，及此诸夏事宁，方陈微请。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尤，实惧尘秽彝序。

禀生多病，天下所悉，两胁癖疾，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至一恶，痛来逼心，气余如綖。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恆居死病，而不复道者，岂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牵课尪瘵，以综所忝。眼患五月来便不复得夜坐，恆闭帷避风日，昼夜愍懵，为此不复得朝谒诸王，庆吊亲旧，唯被敕见，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见宾，已数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铨综九流，应对无方之诉，实由圣慈罔已，然当之信自苦剧。若才堪事任，而体气休健，承宠异之遇，处自效之途，岂苟欲思闲辞事邪！家素贫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粗粝，而安之若命，宁复是能忘微禄，正以复有切于此处，故无复他愿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闲。下官微命，于天下至轻，在己不能不重。屡经披请，未蒙哀恕，良由诚浅辞讷，不足上感。

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复几时见圣世，就其中煎懑若此，实在可矜。前时曾启愿三吴，敕旨云“都不须复议外出”。莫非过恩，然亦是下官生运，不应见一闲逸。今不敢复言此，当付之来生耳。但得保余年，无复物务，少得养疴，此便是志愿永毕。在衡门下有所怀，动止必闻，亦无假居职，患于不能裨补万一耳。识浅才常，羸疾如此，孤负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实自哀愧。入年便当更申前请，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诉，恐未能仰彻。公恩盼弘深，粗照诚恳，愿侍坐言次，赐垂拯助，则苦诚至心，庶获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当于何希冀邪？仰凭愍察，愿不垂吝。

三年，坐辞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

臣闻明慎用刑，厥存姬典；哀矜折狱，实晖吕命。罪疑从轻，既前王之格范；宁失弗经，亦列圣之恆训。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己。逮汉文伤不辜之罚，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讯之法，当是时也，号令刑存。陛下践位，亲临听讼，亿兆相贺，以为无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虚，颂声尚缺。臣窃谓五听之慈，弗宣于宰物；三宥之泽，未洽于民谣。顷年军旅余弊，劫掠犹繁，监司计获，多非其实。或规免咎，

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鈇钅质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闭，莫不及罪。是则一人罚谬，坐者数十。昔齐女告天，临淄台殒；教妇冤戮，东海愆阳，此皆符变灵祇，初咸景纬。臣近兼讯，见重囚八人，旋观其初，死有余罪，详察其理，实并无辜。恐此等不少，诚可怵惕也。

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辩，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庶鬻棺之谚，辍叹于终古；两造之察，流咏于方今。臣学暗申、韩，才寡治术，轻陈庸管，惧乖国宪。

上时亲览朝政，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二年，下诏曰："八柄驭下，以爵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铨衡治枢，兴替攸寄。顷世以来，转失厥序，徒秉国钧，终贻权谤。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情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维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加浇季在俗，让议成风，以一人之识，当群品之诮，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又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

分选诏旦出，在朝论者，亦有同异。诚知循常甚易，改旧生疑。但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办洽通，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从来奏，省录作则，永贻后昆。自此选举之要，唯由元、凯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诉达者鲜，且违令与物，理至隔阂。前王盛主，犹或难之，况在寡暗，尤见其短。又选官裁病，即嗟诮满道，人之四体，会盈有虚，旬日之间，便至怨詈，况实有假托，不由寝顿者邪！一诣不前，贫苦交困，则两边致患，互不相体，校之以实，并有可哀。若职置二人，则无此弊。兼选曹枢要，历代斯重，人经此职，便成贵涂，己心外议，咸不自限，故范晔、鲁爽，举兵灭门。以此言之，实由荣厚势驱，殷繁所至。设可拟议此授，唯有数人，本积岁月，稍加引进，而理无前期，多生虑表；或婴艰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决不可阙，一来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责，已贵难贱；既成妨长，置之无所，盛衰递袭，便是一段世臣相处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弥觉此职，宜在降阶。监令端右，足处时望，无人则阙，异于九流。今但直铨选部，有减前资。物情好猜，横立别解，本旨向意，终不外宣。唯有从郎分置，视听自改。选既轻先，民情已变，有堪其任，大展迁回。兼常之宜，以时稍进，本职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数过，居之尽无诒

怪。

自中分荆、扬，于时便有意于此，正讶改革不少，容生骇惑。尔来多年，欲至岁下处分，会何偃致故，应有亲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诏文不得委悉，故复纸墨具陈。

于是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庄及度支尚书顾觊之并补选职。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其词曰：

天子驭三光，总万宇，挹云经之留宪，裁河书之遗矩。是以德泽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庆咸属，荣怀之应必躔。月晷呈祥，乾维效气，赋景河房，承灵天驷，陵原郊而渐影，跃采渊而泳质，辞水空而南傃，去轮台而东洎，乘玉塞而归宝，奄芝庭而献秘。及其养安骐校，进驾龙涓，辉大驭于国阜，贲上襄于帝闲，超益野而逾绿地，轶兰池而轹紫燕。五王晦其术，十氏懵其玄，东门岂或状，西河不能传。既秣苞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于绮文，蓄奔容于帷烛，蕴鹣云之锐景，戢追电之逸足，方叠熔于丹缟，亦联规于硃驳。观其双璧应范，三封中图，玄骨满，燕室虚，阳理竟，潜策纡，汗飞赭，沫流硃。至于《肆夏》已升，《采齐》既荐，始徘徊而龙俯，终沃若而鸾眄，迎调露于飞钟，赴承云于惊箭，写秦坰之弥尘，状吴门之曳练，穷虞庭之蹈蹀，究遗野之环袨。若夫蹠实之态未卷，凌远之气方摅，历岱野而过碣石，跨沧流而轶姑余，朝送日于西坂，夕归风于北都，寻琼宫于倏瞬，望银台于须臾。

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国称梁、岱伫跸，史言坛场望践。鄗上之瑞彰，江间之祯阐，荣镜之运既臻，会昌之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鉴群后之荐典。圣主将有事于东岳，礼也。于是顺斗极，乘次躔，戒悬日于昭旦，命月题于上年。騑騑翼翼，泛修风而浮庆烟，肃肃雍雍，引八神而诏九仙。下齐郊而掩配林，集嬴里而降祊田，蒲轩次巘，瑄璧承峦，金检兹发，玉牒斯刊，盛节之义洽，升中之礼殚，亿兆悦，精祗欢，聆万岁于曾岫，烛神光于紫坛。是以击辕之蹈，抚埃之舞，相与而歌曰："耸朝盖兮泛晨霞，灵之来兮云汉华。山有寿兮松有茂，祚神极兮贶皇家。"然后悟圣朝之绩，号庆荣之烈，比盛乎天地，争明乎日月，茂实冠于胥、庭，鸿名迈于勋、发。业底于告成，道臻乎报谒，巍巍乎，荡荡乎，民无得而称焉。

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五年，又为侍中，领前军将

军。于时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庄居守，以棨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上后因酒宴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蒐巡有度，郊祀有节，盘于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改领游击将军，又领本州大中正，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加冠军将军。改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将军如故。六年，又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坐选公车令张奇免官，事在《颜师伯传》。

时北中郎将新安王子鸾有盛宠，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鸾板庄为长史，府寻进号抚军，仍除长史、临淮太守。未拜，又除吴郡太守。庄多疾，不乐去京师，复除前职。前废帝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初，世祖宠姬殷贵妃薨，庄为诔云："赞轨尧门。"引汉昭帝母赵婕妤尧母门事，废帝在东宫，衔之。至是遣人诘责庄曰："卿昔作殷贵妃诔，颇知有东宫不？"将诛之。或说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复一往之苦，不足为深困。庄少长富贵，今且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系于左尚方。太宗定乱，得出。及即位，以庄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寻阳王师。顷之，转中书令，常侍、王师如故。寻加金紫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本官并如故。泰始二年，卒，时年四十六，追赠右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谥曰宪子。所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长子飏，晋平太守。女为顺帝皇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王景文，琅邪临沂人也。名与明帝讳同。祖穆，临海太守。伯父智，少简贵，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见王智，使人思仲祖。"与刘穆之谋讨刘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国，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简，岂闻此辈论议。"其见知如此。为太尉谘议参军，从征长安，留为桂阳公义真安西将军司马、天水太守。还为宋国五兵尚书，晋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县五等子，追赠太常。父僧朗，亦以谨实见知。元嘉中，为侍中，勤于朝直，未尝违惰。太祖嘉之，以为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为尚书左仆射。太宗初，以后父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又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乃加侍中、特进。寻薨，追赠开府，谥曰元公。

景文出继智，幼为从叔球所知。美风姿，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太祖甚相钦重，故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与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太原王景深，离绝，当以适景文，固辞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转太子舍人，袭爵建陵子。出为江夏王义恭、始兴王浚征北后军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学，世祖抚军记室参军，南广平

太守，转谘议参军，仍度安北、镇军府，出为宣城太守。

元凶弑立，以为黄门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讨，景文遣间使归款。以父在都邑，不获致身，及事平，颇见嫌责，犹以旧恩，除南平王铄司空长史，不拜。出为东阳太守，入为御史中丞，秘书监，领越骑校尉，不拜，迁司徒左长史。上以散骑常侍旧与侍中俱掌献替，欲高其选，以景文及会稽孔觊俱南北之望，并以补之。寻复为左长史。坐姊墓开不临赴，免官。大明二年，复为秘书监，太子右卫率，侍中。五年，出为安陆王子绥冠军长史、辅国将军、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又征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太子中庶子，右卫如故。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寻复为侍中，领中庶子，未拜。前废帝嗣位，徙秘书监，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辅国将军、南平太守。永光初，为吏部尚书。景和元年，迁右仆射。

太宗即位，加领左卫将军。时六军戒严，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门。诸将咸云："平殄小贼，易于拾遗。"景文曰："敌固无小，蜂虿有毒，何可轻乎？诸军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先为不可胜，乃制胜之术耳。"寻迁丹阳尹，仆射如故；遭父忧，起为冠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固辞仆射，改授散骑常侍、中书令、中军将军，尹如故，又辞不拜。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阳豫州之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让常侍，服阕乃受。

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业，乃下诏曰："夫良图宣国，赏崇彝命；殊绩显朝，策勤王府。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景文，风度淹粹，理怀清暢，体兼望实，诚备夷岨。宝历方启，密赞义机，妖徒干纪，预毗庙略。宜登茅社，永传厥祚。朕澄氛宁枢，实资多士，疏爵畴庸，实膺徽烈。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兴宗，识怀详正，思局通敏。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渊，器情闲茂，风业韶远。并谋参军政，绩亮时艰，拓宇开邑，实允勋典。景文可封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兴宗可始昌县伯，渊可南城县伯，食邑五百户。"景文固让，不许，乃受五百户。进号镇南将军，寻给鼓吹一部。后以江州当徙镇南昌，领豫章太守，余如故；州不果迁。顷之，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扬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愿还朝，求为湘州刺史，不许。

时又谓景文在江州，不能洁己。景文与上幸臣王道龙书曰："吾虽寡于行己，庶不负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窃闻有为其贝锦者，云营生乃至巨万，素无此能，一旦忽致异术，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检，

若此言不虚，便宜肆诸市朝，以正风俗。脱其妄作，当赐思罔昧之由。吾逾忝转深，足以致谤，念此惊惧，何能自测。区区所怀，不愿望风容贷。吾自了不作偷，犹如不作贼。故以密白，想为申启。”景文屡辞内授，上手诏譬之曰：“尚书左仆射，卿已经此任，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正可比中书令耳。庶姓作扬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铁并处之不辞。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赞中兴，岂谢干木；绸缪相与，何后殷铁邪？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远遵先旨，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又不得不用骠骑，陕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骠骑既去，巴陵理应居之，中流虽曰闲地，控带三江，通接荆、郢，经涂之要，由来有重镇。如此，则扬州自成阙刺史，卿若有辞，更不知谁应处之。此选大备，与公卿畴怀，非聊尔也。”固辞詹事领选，徙为中书令，常侍、仆射、扬州如故。又进中书监，领太子太傅，常侍、扬州如故。景文固辞太傅，上遣新除尚书右仆射褚渊宣旨，以古来比例六事诘难之，不得已，乃受拜。

时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景文弥惧，乃自陈求解扬州，曰：

臣凡猥下劣，方圜无算，特逢圣私，频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虽加恭谨，无补横至，夙夜燋战，无地容处。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恆妻蔡疏，欲令其兒启闻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启，先经臣署。于时惊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谤，且广听察，幸无复所闻。比日忽得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逊板云是臣属，既不识此人，即问郗颙，方知虚托。比十七日晚，得征南参军事谢俨口信，云臣使人略夺其婢。臣遣李武之问俨元由，答云“使人谬误”。误之与实，虽所不知，闻此之日，唯有忧骇。

臣之所知，便有此三变，臣所不觉，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辈，宁当招此，诚由暗拙，非复可防。自窃州任，倏已七月，无德而禄，其殃将至。且傅职清峻，亢礼储极，以臣凡走，岂可暂安。荷恩惧罪，不敢执固，焦魂褫气，忧迫失常。况臣发丑人群，病绝力效，秽朝点列，顾无与等，独息易骇，惭惧难持。伏愿薄回矜愍，全臣身计，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怀欣羡，未敢干请，仰希慈宥，照臣款诚。

上诏答曰：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劳役，使卿等看选牒，署竟，请敕施

行。此非密事，外间不容都不闻。然传事好讹，由来常患。殷恆妻，匹妇耳，闺阁之内，传闻事复作一两倍落漠，兼谓卿是亲故，希卿署，不必云选事独关卿也。恆妻虽是传闻之僻，大都非可骇异。且举元荐凯，咸由畴谘，可谓唐尧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诈贵人及在事者，属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门生辈，作其属托，贵人及在事者，永无由知。非徒止于京师，乃至州郡县中，或有诈作书疏，灼然有文迹者。诸舍人右丞辈，及亲近驱使人，虑有作其名，载禁物，求停检校，强卖猥物与官，仍求交直，或属人求乞州郡资礼，希蠲呼召及虏发船车，并启班下在所，有即驻录。但卿贵人，不容有此启。由来有是，何故独惊！

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颜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令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录，令便居昔之录任，置省事及干童，并依录格。粲作令来，亦不异为仆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复不改常。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兢理不？卿今虽作扬州，太子傅位虽贵，而不关朝政，可安不惧，差于粲也。想卿虚心受荣，而不为累。

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沟壑之忧，张、单双灾，木雁两失，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夫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瘁于践蹋。高崖之修干，与深谷之浅条，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晋毕万七战皆获，死于牖下；蜀相费祎从容坐谈，毙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祸；纵意于处安，不必全福。但贵者自惜，故每忧其身；贱者自轻，故易忘其己。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言其贵满好自恃也。凡名位贵达，人以在怀，泰则触人改容，不则行路嗟愕。至如贱者，否泰不足以动人，存亡不足以絓数，死于沟渎，死于涂路者，天地之间，亦复何限，人不以系意耳。

以此而推，贵何必难处，贼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应卑慎为道，行己用心，务思谨惜。若乃吉凶大期，正应委之理运，遭随参差，莫不由命也。既非圣人，不能见吉凶之先，正是依俙于理，言可行而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论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人皆为之战栗，而乃遇中兴之运；袁顗图避祸于襄阳，当时皆羡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骆宰见幼主，语人云："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忧，不可与共乐。范蠡去而全身，文种留而遇祸。今主上口颈，颇有越王之状，我在尚书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县。诸都令史住京师者，皆遭中兴之庆，人人蒙爵级；宰值义嘉染罪，金木缠身，性命几绝。卿耳眼所闻见，安危在运，何可预图邪！

时上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死时年六十。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中书监、刺史如故，谥曰懿侯。

长子绚，字长素。年七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耶耶乎文哉。"绚即答曰："草蓊风必偃。"少以敏惠见知。及长，笃志好学，官至秘书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谥曰恭世子。子婼袭封，齐受禅，国除。

景文兄子蕴，字彦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蕴不为群从所礼，常怀耻慨。家贫，为广德令，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蕴遂感激为将，假宁朔将军，建安王休仁司徒参军，令如故。景文甚不悦，语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门户。"阿益者，蕴小字也。事宁，封吉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为中书、黄门郎，晋陵、义兴太守，所莅并贪纵。在义兴应见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

废帝元徽初，复为黄门郎，东阳太守。未之郡，值桂阳王休范逼京邑，蕴领兵于硃雀门战败被创，事平，除侍中，出为宁朔将军、湘州刺史。蕴轻躁，薄于行业，时沈攸之为荆州刺史，密有异志，蕴与之结厚。及齐王辅朝政，蕴、攸之便连谋为乱，会遭母忧，还都，停巴陵十余日，更与攸之成谋。时齐王世子为郢州行事，蕴至郢州，谓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为变，据夏口，与荆州连横。世子觉其意，称疾不往，又严兵自卫，蕴计不得行，乃下。及攸之为逆，蕴密与司徒袁粲等结谋，事在粲传。事败，走斗场，追禽，斩于秣陵市。

景文弟子孚，大明末，为海盐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独不同逆，官至司徒记室参军。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誉，声芳籍甚，荣贵之来，匪由势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与袁粲群公方骖并路，倾覆之灾，庶几可免。庾元规之让中书令，义在此乎！

列传第四十六殷孝祖 刘勔

殷孝祖，陈郡长平人也。曾祖羡，晋光禄勋。父祖并不达。孝祖少诞节，好酒色，有气干。太祖元嘉末，为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奋武将军、济北太守。入为积射将军。大明初，索虏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颜师伯节度，累与虏战，频大破之，事在师伯传。还授太子旅贲中郎将，加龙骧将军。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孝祖隶沈庆之攻诞，又有战功，迁西阳王子尚抚军、宁朔将军、南济阴太守。出为盱眙太守，将军如故。还为虎贲中郎将，仍除宁朔将军、阳平东平二郡太守。又迁济南、南郡，将军如故。

前废帝景和元年，以本号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参军颍川葛僧韶建议衔命征孝祖入朝，上遣之。时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据津径，僧韶间行得至，说孝祖曰："景和凶狂，开辟未有，朝野危极，假命漏刻。主上圣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浃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为言。国乱朝危，宜立长生，公卿百辟，人无异议，泰平之隆，非旦则夕。而群小相煽，构造无端，贪利幼弱，竟怀希望。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则主幼时艰，权柄不一，兵难互起，岂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长以气节成名，若便能控济、河义勇，还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乱，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问朝廷消息，僧韶随方酬譬，并陈兵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驱之任。孝祖即日弃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都。

时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进孝祖号冠军，假节、督前锋诸军事，遣向虎槛，拒对南贼。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孝祖负其诚节，凌轹诸将，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并欲推治。由是人情乖离，莫乐为用。进使持节、都督兖州青冀幽四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刺史如故。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攻之，与大统王玄谟别，悲不自胜，众并骇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士攒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于阵为矢所中死，时年五十二。追赠散骑常侍、征北将军，持节、都督如故。封秭归县侯，食邑千户。四年，追改封建安县，谥曰忠侯。孝祖子悉为薛安都所杀，以从兄子慧达继封。齐受禅，国除。

刘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怀义，始兴太守。父颖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节，兼好文义。家贫，为广州增城令，广州刺史刘道锡引为扬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道锡遣勔奉使诣京都，太祖引见之，酬对称旨，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元嘉末，萧简据广州为乱，勔起义讨之，烧其南门。广州刺史宗悫又命为军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员外散骑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悫以勔行宁朔将军、湘东内史，领军出安陆。会事平，以本号为晋康太守，又徙郁林太守。大明初还都，徐州刺史刘道隆请为宁朔司马。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勔随道隆受沈庆之节度，事平，封金城县五等侯。除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入直阁。先是，遣费沈伐陈檀，不克，乃除勔龙骧将军、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勔既至，率军进讨，随宜翦定，大致名马，并献珊瑚连理树，上甚悦。还除新安王子鸾抚军中兵参军，遭母忧，不拜。前废帝即位，起为振威将军、屯骑校尉，入直阁。

太宗即位，加宁朔将军，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逆，四方响应，勔以本官领建平王景素辅国司马，进据梁山。会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征勔还都，假辅国将军，率众讨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门。复兼山阳王休祐骠骑司马，余如故。破琰将刘顺于宛唐，杜叔宝于横塘，事在琰传。除辅国将军、山阳王休祐骠骑谘议参军、梁郡太守、假节，不拜。琰婴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标、庞孟虬并向寿阳，勔内攻外御，战无不捷。善抚将帅，以宽厚为众所依。将军王广之求勔所自乘马，诸将帅并忿广之叨冒，劝勔以法裁之，勔欢笑，即时解马与广之。复除使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将军如故，不拜。及琰开门请降，勔约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士民，秋毫无所失，百姓感悦，咸曰来苏。百姓生为立碑。改督益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又不拜。还京都，拜太子左卫率，封鄱阳县侯，食邑千户。

琰初求救索虏，虏大众屯据汝南。泰始三年，以勔为征虏将军、督西讨前锋诸军事，假节、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奇据汝南，与琰为逆，琰降，因据戍降虏，事在琰传。至是引虏西河公、长社公攻围辅国将军、汝阴太守张景远。景远与军主杨文苌拒击，大破之。景远寻病卒，太宗嘉其功，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追封含洭县男，食邑三百户，以文苌代为汝阴太守。除勔右卫将军，仍以为使持节、都督豫司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豫州刺史，余如故。四年，除侍中，领射声校尉，又不受。进号右将军。其年，虏遣汝阳司马赵怀仁步骑五百，寇武津县。勔遣龙骧将军曲元德轻兵进讨，虏众惊散。虏子都公阏于拔又率

三百人防运车囗囗千两，于汝阳台东水上结营。元德单骑直入，斩拔首，因进攻汝阳台，即陷外垒，获车一千三百乘，斩首一百五十级。勔又使司徒参军孙昙瓘督弋阳以西，会虏寇义阳，昙瓘大破之。虏上其北豫州租，有车二千两，勔招荒人，邀击于许昌，虏众奔散，焚烧米谷。

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太宗，劝北攻悬瓠，可收陈郡、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所陈示勔，使具条答。勔对曰：

元友称："虏主幼弱，奸伪竞起，内外规乱，天亡有期。"臣以为獯丑侵纵，乘藉王境，盘据州郡，百姓残亡。去冬众军失耕，今春连城围逼，国家复境之略，实有不遑，灭虏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余家，谷米丰积，可供二万人数年资储。"臣又以为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难称言。元友又云："虏于悬瓠开驿保，虏已先据，若不足恃，此不须囗。"俱是攻城，便应先图悬瓠，何更越先取郾，以受腹背之灾。且七千余家丰积，而虏犹当远运为粮，是威不制民，民非异计。元友又云："虏欲水陆运粮，以救军命，可袭之机，在于今日。"臣又以为开立驿道，据守坚城，观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机，恐为难验。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虏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仇报耻，伏待朝威。"臣又以为垣式宝等受国重恩，今犹驱略车营，翻还就贼，盖是恋本之情深，非报怨之宜，何可轻试。元友又云："请敕荆、雍两州，遣二千精兵，从义阳依西山北下，直据郾城。"臣又以为郾城是贼驿路要戍，且经蛮接险，数百里中，裹粮潜进，方出平地，攻贼坚城，自古名将，未有能以此济者。假其克捷，不知足南抗悬瓠，北捍长社与不？且贼拥据数城，水陆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断其资运，于事为难。元友又云："虏围逼汝阴，游魂二岁，为张景远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为景远兵力寡弱，不能自固，远遣救援，方得少克。今定是为贼所畏不？景远前所摧伤，裁至数百，虏步骑四万，犹不敢前，而今必劝国家以轻兵远讨，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复过此。元友又云："龙山雉水，鲁奴、王景直等并受朝爵，马步万余。进讨之宜，唯须敕命。"臣以为鲁奴与虏交关，弥历年世，去岁送诚朝廷，誓欲立功。自蒙荣爵，便即逃遁，殊类奸猾，岂易暗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过数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万余之言，似不近实。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类，车营连结，废田二载，生业已尽，贼无所资，粮储已罄。断其运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断运须兵，兵应资食，而当此过悬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处求办？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鲁爽诞说，实挫国威，徒失兵力，虚费金宝。凡此之徒，每规近说，从来

信纳，皆诒后悔。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

太宗纳之，元友议遂寝。勔与常珍奇书，劝令反虏，珍奇乃与子超越、羽林监式宝，于谯杀虏子都公费拔等凡三千余人。勔驰驿以闻，太宗大喜，以珍奇为使持节、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汝南新蔡县侯，食邑千户；超越辅国将军、北豫州刺史，颍川汝阳囗囗三郡太守，安阳县男；式宝辅国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真阳县男，食邑三百户。珍奇为虏所攻，引军南出，虏追击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寿阳，超越、式宝为人所杀。

五年，汝阴太守杨文苌又频破虏于荆亭及戍西。诏进勔号平西将军、豫州刺史，余如故，不拜。其年，征拜散骑常侍、中领军。勔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求东阳郡。上以勔启遍示朝臣，自尚书仆射袁粲以下，莫不称赞，咸谓宜许。上曰："巴陵、建平二王，并有独往之志。若世道宁晏，皆当申其所请。"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为侍中。其年，南兖州刺史齐王出镇淮阴，以勔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青冀囗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侍中、中领军如故，出镇广陵。固辞侍中、军号，许之，以为假平北将军。七年，解都督、假号、并节。太宗临崩，顾命以为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

元徽初，月犯右执法，太白犯上将，或劝勔解职。勔曰："吾执心行己，无愧幽明。若才轻任重，灾眚必及，天道密微，避岂得免。"桂阳王休范为乱，奄至京邑，加勔使持节、领军，置佐史，镇扞石头。既而贼众屯硃雀航南，右军王道隆率宿卫向硃雀，闻贼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闭航，道隆不听，催勔渡航进战。率所领于航南战败，临陈死之，时年五十七。事平，诏曰："夫义实天经，忠惟人则，篆素流采，金石宣辉，自非识洞情灵，理感生极，岂有捐躯卫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节、镇军将军、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鄱阳县开国侯勔，思怀亮粹，体业淹明，弘勋树绩，誉洽华野。绸缪顾托，契阔屯夷，方倚谋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祸，逼扰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师。身与事灭，名随操远。朕用伤悼，震恸于厥心。昔王允秉诚，卞壶峻节，均风往德，归茂先轨。泉途就永，冤逝无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赠散骑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谥曰忠昭公。"

子悛嗣，顺帝升明末，为广州刺史。齐受禅，国除。勔弟斆，泰始中，为宁朔将军、交州刺史，于道遇病卒。先有都乡侯爵，谥曰质侯。

史臣曰：吴汉平蜀，城内流血沾踝，而其后无闻于汉；陆抗定西陵，步氏祸及婴孩，而机、云为戮上国。刘勔克寿春，士民无遗刍委粒之叹；莫不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围，美矣！

列传第四十七萧惠开 殷琰

萧惠开，南兰陵人，征西将军思话子也。初名慧开，后改慧为惠。少有风气，涉猎文史，家虽贵戚，而居服简素。初为秘书郎，著作并名家年少。惠开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当应将迎时俗，缉外内之欢。如汝自业，将无小伤多异，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开曰："人间宜相缉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见作凡人，画龙未成，故遂至于多忤耳。"转太子舍人。与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转尚书水部郎，始兴王浚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从事史，徙汝阴王友；又为南徐州别驾，中书侍郎，江夏王义恭大将军大司马从事中郎。

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转黄门侍郎，与侍中何偃争积射将军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开不为之屈，偃怒，使门下推弹之。惠开乃上表解职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参近侍。臣以职事非长，故委能何偃，凡诸当否，不敢参议。窃见积射将军徐冲之为偃命所黜，臣愚怀谓有可申，故聊设微异。偃恃恩使贵，欲使人靡二情，便诃胁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议，专载己辞。虽天照广临，竟未见察臣理，违颜咫尺，致兹壅滥，则臣之受劾，盖何足悲。但不顺侍中，臣有其咎，当而行之，不知何过。且议之不允，未有弹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谢愆右职，改意重臣，刺骨铄金，将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时偃宠方隆，由此忤旨，别敕有司以属疾多，免惠开官。思话素恭谨，操行与惠开不同，常以其峻异，每加嫌责。及见惠开自解表，自叹曰："兒子不幸与周朗周旋，理应如此。"杖之二百。寻重除中庶子。

丁父艰，居丧有孝性，家素事佛，凡为父起四寺，南岸南冈下，名曰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谓国僚曰："封秩盖鲜，而兄弟甚多，若使全关一人，则在我所让。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由此国秩不复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长史。大明二年，出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襄阳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于为政，威行禁止。袭封封阳县侯。还为新安王子鸾冠军长史，行吴郡事。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著贪暴之声。入为尚书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与刘秀之诏曰："今以萧惠开为宪司，冀当称职。但一往服领，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惮之。

八年，入为侍中。诏曰："惠开前在宪司，奉法直绳，不阿权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忧去职。起为持节、督青冀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宁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惠开素有大志，至蜀，欲广树经略，善于述事，对宾僚及士人说收牂牁、越巂以为内地，绥讨蛮、濮，辟地征租；闻其言者，以为大功可立。太宗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又进平西将军，改督为都督。晋安王子勋反，惠开乃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奉武、文之灵，兼荷世祖之眷，今便当投袂万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领二千人东下，为巴东人任叔兒起义所邀，欣寿败没，陕口道不复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领三千人步出梁州，又为氐贼杨僧嗣所断。

先是，惠开为治，多任刑诛，蜀土咸怀猜怨。及闻欣寿没，法度又不得前，晋原一郡遂反，于是诸郡悉应之，并来围城。城内东兵不过二千，凡蜀人惠开疑之，皆悉遣出。子勋寻平，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赏。惠开每遣军出战，未尝不捷，前后所摧破杀伤不可胜计。外众逾合，胜兵者十余万人。时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远达，遏留惠基不听进。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帅马兴怀等，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顺，城围得解。

时太宗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功。更奖说蜀人，于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合。渠帅赵燕、句文章等，与宝首屯军于上，去成都六十里，众号二十万人。惠开欲遣击之，将佐咸曰："攻破蜀贼，诚不为难。但慰劳使至，未获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开曰："今水陆四断，表启路绝，宝首或相诬陷，谓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战，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则诚心达矣。"乃作启事，具陈事情，使腹心二人带启，戒之曰："须贼破路开，便跃马驰去。"遣永宁太守萧惠训、别驾费欣业万兵并进，与战，大破之，生禽宝首，囚于成都县狱。所遣使至，上使执送宝首，除惠开晋平王休祐骠骑长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还至京师。

初，惠开府录事参军到希微负蜀人债将百万，为责主所制，未得俱还。惠开与希微共事不厚，以为随其同上，不能携接得还，意耻之。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责，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刘瑀为益州，张悦代之，瑀去任，凡所携将佐有不乐反者，必逼制将还。语人曰："随我上，岂可为张悦作西门客邪！"惠开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

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

五年，又除桂阳王休范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年，会稽太守蔡兴宗之郡，而惠开自京口请假还都，相逢于曲阿。惠开先与兴宗名位略同，又经情款，自以负衅摧屈，虑兴宗不能诣己，戒勒部下："蔡会稽部伍若借问，慎不得答。"惠开素严，自下莫敢违犯。兴宗见惠开舟力甚盛，不知为谁，遣人历舫讯，惠开有舫十余，事力二三百人，皆低头直去，无一人答者。

复为晋平王休祐骠骑长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给事中。惠开素刚，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斋前，有向种花草甚美，惠开悉刬除，列种白扬树。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发病欧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长史、宁朔将军、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时年四十九。子睿嗣，齐受禅，国除。惠开与诸弟并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见。与同产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陈郡长平人也。父道鸾，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琰少为太祖所知，见遇与琅邪王景文相埒。初为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始兴王浚后军主簿，出为鄱阳、晋熙太守，豫州治中从事史，庐陵内史。臧质反，弃郡奔北皖。琰性有计数，欲进退保全，故不还都邑。事平，坐系尚方，顷之被宥。除海陵王国郎中令，不拜。临海王子顼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以琰为录事参军，行郡事。复为豫州别驾，太宰户曹属，丹阳丞，尚书左丞，少府，寻阳王子房冠军司马，行南豫州，随府转右军司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军司马。

前废帝永光元年，除黄门侍郎，出为山阳王休祐右军长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为荆州，欲以吏部郎张岱为豫州刺史。会晋安王子勋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建武将军、豫州刺史，以西汝阴太守庞道隆为琰长史，殿中将军刘顺为司马。顺劝琰同子勋。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顺，而土人前右军参军杜叔宝、前陈南顿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从弟前马头太守景度、前汝南颍川二郡太守庞天生、前睢阳令夏侯季子等，并劝琰同逆。琰素无部曲，门义不过数人，无以自立，受制于叔宝等。太宗遣冗从仆射柳伦领军助，骠骑大将军山阳王休祐又遣中兵参军郑瑗说琰令还。二人至，即与叔宝合。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

弋阳太守卜天生据郡同逆，断梁州献马得百余匹。边城令宿僧护起

义斩天生，传首京邑。太宗嘉之，以为龙骧将军，封建兴县侯，食邑三百户。时绥戎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收兵得千余人。袁顗遗信诱矜司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铃为信。珍奇即日斩矜，送首诣顗，顗以珍奇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赠矜本官，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领随郡太守。孟虬不受命，起兵同子勋。子勋召孟虬出寻阳，而以孟虬子定光行义阳郡事。

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获已，犹欲羁縻之。以琰兄前中书郎瑗为司徒右长史，子邈为山阳王休祐骠骑参军。子勋遣使以琰为辅国将军、梁郡太守，后又加豫州，假节督南豫数郡。杜叔宝求琰上佐，庞道隆虑其为祸，乃请奉表使寻阳。琰即以叔宝为长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内犹分停寿阳，琰资给供赡，事尽丰厚。

二年正月，太宗遣辅国将军刘勔率宁朔将军吕安国西讨，休祐出镇历阳，为诸军总统。时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据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户县侯，赐布绢各二千匹。二月，勔进军小岘。初，合肥戍主、南汝阴太守薛元宝委郡奔子勋，前太守硃辅之据城归顺。琰遣攻辅之，辅之败走。琰以前右军参军裴季为南汝阴太守，季又归顺，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县令许道莲亦率二百人归降，太宗以为马头太守。三月，上又遣宁朔将军刘怀珍、段僧爱、龙骧将军姜产之马步三军，助勔讨琰。义军主黄回募江西楚人千余，斩子勋所置马头太守王广元，以回为龙骧将军。淮西人前奉朝请郑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义于陈郡城，有众一万，太宗以为司州刺史。后虏寇淮西，战败见杀，追赠冠军将军。

是月，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宛唐，去寿阳三百里。勔率众军并进，去顺数里立营。在道遇雨，旦始至，垒堑未立，顺欲击之。时琰所遣诸军并受节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伦，台之所遣，顺本卑微，不宜统督，唯二军不受命。至是道烈、伦不同，顺不能独进，乃止。既而勔营垒渐立，不可复攻，因相持守。四月，勔录事参军王起、前部贼曹参军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顺，顺因此出军攻勔。顺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槊斗，僧整刺僧爱，杀之，追赠屯骑校尉。僧爱勇冠三军，军中并惧。太宗又遣太尉司马垣闳率军来会，步兵校尉庞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说休祐求起义兵，休祐不许，固请，乃遣之。杖策单行，至安丰，收得八百余人，于淮西为游兵。珍奇所置弋阳太守郭确遣将军郭慈孙击伯符于金丘，琰又遣中兵参军杜叔宝助之。慈孙等为伯符所败，并投水死。太宗以伯符为骠骑参军。

叔宝本谓台军停住历阳不办进，顺等至，无不瓦解，唯赍一月日粮。既与勔相持，军食尽，报叔宝送食；叔宝乃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顺，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闻之，军副吕安国曰："刘顺精甲八千，而我众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强弱势殊，苟复推迁，则无以自立，所赖在彼粮将竭，我食有余耳。若使叔宝米至，非唯难可复图，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间道袭其米车，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将不战走矣。"勔以为然，乃以疲弱守营，简选千百精手，配安国及军主黄回等，间路出顺后，于横塘抄之。安国始行，计叔宝寻至，止赍二日熟食，食尽，叔宝不至，将士并欲还。安国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车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宝果至，以米车为函箱阵，叔宝于外为游军，幢主杨仲怀领五百人居前，与安国、回等相会。仲怀部曲并欲退就叔宝，并力击安国。仲怀曰："贼至不击，复欲何待？且统军在后，政三二里间，比吾交手，何忧不至。"即便前战，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众力既倍，合战，便破之。于阵杀仲怀，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叔宝至，而仲怀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胜击之，安国曰："彼将自走，不假复击。"退军三十里止宿，夜遣骑参候，叔宝果弃米车奔走。安国即复夜往，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刘顺闻米车见烧，叔宝又走，五月一日夜，众溃，奔还寿阳，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于是方轨而进。

叔宝敛居民及散卒，婴城自守。勔与诸军分营城外，黄回立航渡肥水。叔宝遣马步三千，欲破航，并栅断小岘埭，回击大破之，焚其船栅。

休祐与琰书曰："君本文弱，素无武干，是远近所悉，且名器清显，不应复有分外希觊。近者之事，当是劫于凶竖，不能守节。今大军长驱，已造城下，势孤援绝，祸败交至，顾昔情款，犹有恻然。圣上垂天地之仁，开不世之泽，好生恶杀，遐迩所闻。顾琛、王昙生等皆军败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处私门。今神锋所临，前无横陈，况穷城弱众，残伤之余，而欲自固乎！若开门归顺，自可不失富贵；将佐小大，并保荣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齑脍，身膏斧镬，妻息并尽，老兄垂白，东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赍诏宥琰罪。

勔又与琰书曰："昔景和凶悖，行绝人伦，昏虐险秽，谏诤杜塞，遂残毁陵庙，芟刈百僚，纵毒穷凶，靡有纪极。于时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外士庶，咸愿一匡。予职在直卫，目所备睹。主上神机天发，指麾克定，横流涂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实冠终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资斧所临，每从偃简。足下以衣冠华胄，信概夙昭，附戾从

违，犹见容养。贤兄长史，阶升清列；贤子参军，亦塞国网。间者进军宛唐，计由刘顺，退众闭城，当时未了。过蒙朝恩，谬充将帅，蚤承风素，情有依然。今皇威远申，三方蹙弱，胜败之势，皎然可览。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骠骑教、贤兄贤子书，今悉遣送。百代以来，未有弘恩曲宥，乃至于此。且朝廷方宣示大义，惟新王道，何容摽虚辞于士女，失国信于一州。以足下明识渊见，想必不俟终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当穷兵肆武，究法极刑。将恐贵门无复祭祀之主，坟垄乏扫洒之望。进谢忠臣，退惭孝子，名实两丧，没有余责。扶力略白，幸加研览。”琰本无反心，事由力屈，叔宝等有降意，前后屡遣送诚笺，而众心持疑，莫能相一，故归顺之计，每多愆塞，婴城愈固。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以益之为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六月，勔筑长围始合。田益之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定光遣从兄文生拒之，为益之所破，见杀，遂围其城。定光求救于子勋，子勋以定光父孟虬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义阳，并解寿阳之围。常珍奇又自悬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军柳水。益之不战，望风奔散。孟虬乘胜进军向寿阳。初，常珍奇遣周当、垣式宝率数百人送仗与琰。式宝骁勇绝众，因留守北门，乃率所领，开门掩袭勔，入其营；勔逃避得免，式宝得勔衣帽而去。勔于是乃竖长围，治攻道于东南角，并填堑。东南角有高楼，队主赵法进计曰：“外若进攻，必先攻楼，楼颓落，既伤将士，又使人情沮坏，不如先自毁之。”从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掷以塞堑。掷者如云，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后土续至，一二日，堑便欲满。赵法进复献计，以铁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缘隙得入，草于是火燃，二日间草尽，堑中土不过二三寸。勔乃作大虾蟆车载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堑。琰户曹参军虞挹之造确车，击之以石，车悉破坏。

初，庐江太守王子仲弃郡奔寻阳，庐江人起义，休祐遣员外散骑侍郎陆悠之助之。刘胡遣其辅国将军薛道标渡江煽动群蛮，规自庐江掩袭历阳，悠之众弱，退保谯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参军沈灵宠驰据庐江，道标后一日方至，悠之自谯城来会，因与道标相持。七月，庞孟虬至弋阳，勔遣吕安国、垣闳、龙骧将军陈显达、骠骑参军孟次阳拒之。孟虬军副吕兴寿与安国有旧，率所领降。安国进军，破孟虬于蓼潭，义军主陈肫又破之于汝水，孟虬走向义阳；义阳已为王玄谟子昙善起义所据，乃逃于蛮中。淮西人郑叔举起义击常珍奇，以为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柳伦等二十一人闻孟虬败，并开门出降。勔因此又与琰书曰：“柳伦来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缠秽乱，心秉忠诚，惘默穷愁，不亲戎政。去冬开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进非社稷

宗臣，退无顾命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责，足下亦复无所独愧。程天祚已举城归顺，庞孟虬又继迹奔亡，刘胡困于钱溪，袁顗欲战不得，推理揆势，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连州十六，拥徒百万，仲春以来，无战不北，摧陷殄灭，十无一二。南凭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兹定业，恐万无一理。方今国网疏略，示举宏维，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伦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舍，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济，祸害已及故耳。夫拥数千乌合，抗天下之兵，倾覆之状，岂不易晓。假令六蔽之人，犹当不为其事，况复足下少祖名教，疾没世无称者邪。所以复有此白者，实惜华州重镇，鞠为茂草，兼伤贵门一日屠灭。足下若能封府库，开四门，宣语文武，示以祸福，先遣咫尺之书，表达诚款，然后素车白马，来诣辕门，若令足下发肤不全，兒侄雕耗者，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至辞不华，宁复多白。”

薛道标犹在庐江，刘胡又分兵扬声向寿阳及合肥。勔遣许道莲驰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黄回、孟次阳乃屯骑校尉段佛荣、武卫将军王广之继之。道标率其党薛元宝等攻合肥，勔所遣诸军未至，为道标所陷，季文及武卫将军叶庆祖力战死之。勔驰遣垣闳总统诸军攻合肥。是月，刘胡败走，寻阳平定。太宗遣叔宝从父弟季文至琰城下，与叔宝语，说四方已定，劝令时降。叔宝曰：“我乃信汝，恐为人所诳耳！”叔宝闭绝子勋败问，有传者即杀之。时琰子邈东在京邑，系建康，太宗送邈与琰，令说南贼已平之问，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议者以为宜听邈与伯父瑗私相见，不尔无以解城内之惑，不从。邈至，叔宝等果疑，守备方固。十月，薛道标突围，与十余骑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宝归降。

先是，晋熙太守阎湛之据郡同逆，至是沈灵宠自庐江攻之。湛之未知寻阳已败，固守不降。灵宠乃取诸将破刘胡文书置车中，攻城伪败，弃车而走。湛之得书大骇，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虑不见纳，又求救于索虏。太宗即以珍奇为司州刺史，领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虏亦遣伪帅张穷奇骑万匹救之。十二月，虏至汝南，珍奇开门纳虏，淮西七县民并连营南奔，刘顺亦弃虏归顺。

南贼降者，太宗并送琰城下，令与城内交言，由是人情沮丧。琰将降，先送休祐内人出城，然后开门。时琰有疾，以板自舆，与诸将帅面缚请罪。勔并抚宥，无所诛戮，自将帅以下，财物资货，皆以还之，纤毫无所失。虏骑救琰，至师水，闻城陷，乃破义阳，杀掠数千人而去。垣式宝寻复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刘怀珍封艾县侯，食邑四百户，垣闳乐乡县侯，孟次阳攸县子，王广之蒲圻县子，陈显达彭泽县子，吕安国钟武县子，食邑各三百户，黄回葛阳县男，食邑二百户。送

琰及伪节还京都。

久之，为王景文镇南谘议参军，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给事中。后废帝元徽元年，卒，时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谙前世旧事，事兄甚谨，少以名行见称。在寿阳被攻围积时，为城内所怀附。扬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将军蔡兴宗、司空褚渊，并与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盖以类得之也。昔启方说主，迹表遗亲，邓攸淳行，爱兼犹子，虽禀分参差，情纪难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开亲礼虽笃，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异情，险于山川，有验于此也。

列传第四十八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也。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汨击反胡白龙子，灭之。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弃弘农归国。太祖延见之，求北还构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世祖镇襄阳，板为扬武将军、北弘农太守。虏渐强盛，安都乃归襄阳。从叔沈亦同归国，官至绥远将军、新野太守。

二十七年，随王诞版安都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传。军还，诞版为后军行参军。二十九年，除始兴王浚征北行参军，加建武将军。鲁爽向虎牢，安都复随元景北出，即据关城，期俱济河取蒲坂。会爽退，安都复率所领随元景引还。仍伐西阳五水蛮。

世祖伐逆，转参军事，加宁朔将军，领马军，与柳元景俱发。四月十四日，至硃雀航，横矛瞋目，叱贼将皇甫安民等曰："贼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践阼，除右军将军。五月四日，率所领骑为前锋，直入殿庭。贼尚有数百人，一时奔散。以功封南乡县男，食邑五百户。安都从征关、陕，至臼口，梦仰头视天，正见天门开，谓左右曰："汝见天门开不？"至是叹曰："梦天开，乃中兴之象邪！"

从弟道生，亦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犯罪，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马从数十人，令左右执槊，欲往杀淑之。行至硃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遥问："薛公何处去？"安都跃马至车后曰："小子庾淑之鞭我从弟，今诣往刺杀之。"元景虑其不可驻，乃绐之曰："小子无宜适，卿往与手，甚快。"安都既回马，复追呼之："别宜与卿有所论。"令下马入车。既入车，因责让之曰："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虽复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应加罚，卿为朝廷勋臣，宜崇奉法宪，云何放恣，辄欲于都邑杀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无辞以相宥。"因载之俱归，安都乃止。其年，以惮直免官。

孝建元年，复除左军将军。二月，鲁爽反叛，遣安都及冗从仆射胡子反、龙骧将军宗越率步骑据历阳。爽遣将郑德玄戍大岘，德玄使前锋杨胡与轻兵向历阳。安都遣宗越及历阳太守程天祚逆击破之，斩胡与及其军副。德玄复使其司马梁严屯岘东，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侦候，因而袭之，悉禽；贼未敢进。世祖诏安都留三百人守历阳，渡还采石，迁辅国将军、竟陵内史。四月，鲁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岘，爽寻以大众阻大岘。又遣安都步骑八千度江，与历阳太守张幼绪等讨爽。安都军副建武将军谭金率数十骑挑战，斩其偏帅。幼绪恇怯，辄引军退还，安都复还历阳。臧质久不至，世祖复遣沈庆之济江督统诸军。爽军食少，引退，庆之使安都率轻骑追之；四月丙戌，及爽于小岘，爽自与腹心壮骑继后。谭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世枭猛，生习战陈，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

时王玄谟距南郡王义宣、臧质于梁山，安都复领骑为支军。贼有水步营在芜湖，安都遣将吕兴寿率数十骑袭之，贼众惊乱，斩首及赴水死者甚众。义宣遣将刘湛之及质攻玄谟，玄谟命众军击之，使安都引骑出贼阵右。谭金三历贼陈，乘其隙纵骑突之，诸将系进。是朝，贼马军发芜湖，欲来会战，望安都骑甚盛，隐山不敢出。贼阵东南犹坚，安都横击陷之，贼遂大溃。安都队主刘元儒于舰中斩湛之首。转太子左卫率。大明元年，虏向无盐，东平太守刘胡出战失利。二月，遣安都领马军北讨，东阳太守沈法系水军向彭城，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上戒之曰：“贼若可及，便尽力殄之。若度已回，可过河耀威而反。”时虏已去，坦求回军讨任榛，见许。安都当向左城，左城去滑台二百余里，安都以去虏镇近，军少不宜分行。至东坊城，遇任榛三骑，讨擒其一，余两骑得走。任榛闻知，皆得逃散。时天旱，水泉多竭，人马疲困，不能远追。安都、法系并白衣领职，坦系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积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难为用师，故能久自保藏，屡为民患。安都明年复职，改封武昌县侯，加散骑常侍。七年，又加征虏将军，为太子左卫率十年，终世祖世不转。

前废帝即位，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永光元年，出为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前将军、兖州刺史。景和元年，代义阳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太宗即位，进号安北将军，给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举兵同晋安王子勋。初，安都从子索兒，前废帝景和中，为前军将军，直阁，从诛诸公，封武安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宗

即位，以为左将军，直阁如故。安都将为逆，遣密信报之，又遣数百人至瓜步迎接。时右卫将军柳光世亦与安都通谋。

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并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携安都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皆同反。文秀遣刘弥之、张灵庆、崔僧ＦＭ三军，道固遣子景征、傅灵越领众，并应安都。弥之等南出下邳，灵越自泰山道向彭城。时济阴太守申阐据睢陵城起义，索兒率灵越等攻之。安都使同党裴祖隆守下邳城，弥之等至下邳，改计归顺，因进军攻祖隆，僧ＦＭ不同，率所领归安都。索兒闻弥之有异志，舍睢陵驰赴下邳，弥之等未战溃散，并为索兒所执，见杀。

时太宗以申令孙为徐州，代安都。令孙进据淮阳，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从顺，而百口在都。可进军见攻，若战败被执，家人可得免祸。"索兒乃遣灵越向淮阳，令孙出城，为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孙说阐令降，阐既降，索兒执阐及令孙，并杀之。索兒因引军渡淮，军粮不给，掠奔百姓谷食。太宗遣齐王率前将军张永、宁朔将军垣山宝、王宽、员外散骑侍郎张寘震、萧顺之、龙骧将军张季和、黄文玉等诸军北讨。其年五月，军次平原，索兒等率马步五千，列陈距战，击大破之。索兒又虏掠民谷，固守石梁，齐王又率镇北参军赵昙之、吕湛之击之。索兒军无资实，所资野掠，既见攻逼，无以自守，于是奔散；又追破之于葛家白鹄。索兒走向乐平县界，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安都子道智、大将范双走向合肥，诣南汝阴太守裴季降。

时武卫将军王广之领军隶刘勔，攻殷琰于寿阳。傅灵越奔逃，为广之军人所生禽，厉声曰："我傅灵越也。汝得贼何不即杀。"生送诣勔，勔躬自慰劳，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勔又问："四方阻逆，无战不禽，主上皆加以旷荡，即其才用。卿何不早归天阙，乃逃命草间乎？"灵越答曰："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然事之始末，备皆参豫，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勔壮其意，送还京师。太宗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灵越，清河人也。时辅国将军、山阳内史程天祚据郡同安都，攻围弥时，然后归顺。

子勋平定，安都遣别驾从事史毕众爱、下邳太守王焕等奉启书诣太宗归款，曰："臣庸隶荒萌，偷生上国，过蒙世祖孝武皇帝过常之恩，犬马有心，实感恩遇。是以晋安始唱，投诚孤往，不期生荣，实存死报。今天命大归，群迷改属，辄率领所部，束骸待诛，违拒之罪，伏听汤

镬。”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领归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之。安都谓既已归顺，不应遣重兵，惧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虏。三年正月，索虏遣博陵公尉迟苟人、城阳公孔伯恭二万骑救之。永等引退，安都开门纳虏，虏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东公。四年三月，召还桑乾。五年，死于虏中，时年六十。

初，安都起兵，长史兰陵俨密欲图之，见杀。安都未向桑乾，前军将军裴祖隆谋杀苟人，举彭城归顺，事泄，见诛。员外散骑侍郎孙耿之击索兒战死，及刘弥之、张灵庆皆战败见杀，并为太宗所哀，追赠俨光禄勋，祖隆宁朔将军、兖州刺史，耿之羽林监，弥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灵庆宁朔将军、冀州刺史。

安都子伯令、环龙，亡命梁、雍二州之间。三年，率亡命数千人袭广平，执太守刘冥虬，攻顺阳，克之，略有义成、扶风，置立守宰。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兒、新野太守刘攘兵击破之，并禽。先是，东安、东莞二郡太守张谠守团城，在彭城东北。始同安都，未亦归顺，太宗以为东徐州刺史，复为虏所没。

沈文秀，字仲远，吴兴武康人，司空庆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参军。文秀初为郡主簿，功曹史，庆之贵后，文秀起家为东海王祎抚军行参军；又度义阳王昶东中郎府，东迁钱唐令，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武康令，尚书库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为寻阳王鞭杀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寻复官。前废帝即位，为建安王休仁安南录事参军，射声校尉。

景和元年，迁督青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时帝狂悖无道，内外忧危，文秀将之镇，部曲出屯白下，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庆之不从。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终不回。文秀既行，庆之果为帝所杀。庆之死后，帝遣直阁江方兴领兵诛文秀，方兴未至，太宗已定乱，驰驿驻之。方兴既至，为文秀所执。寻见释，遣还京师。

时晋安王子勋据寻阳反叛，六师外讨，征兵于文秀。文秀遣刘弥之、张灵庆、崔僧ＦＭ三军赴朝廷。时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勋，遣使报文秀，以四方齐举，劝令同逆，文秀即令弥之等回应安都。弥之等寻

归顺，事在《安都传》。弥之青州强姓，门族甚多，诸宗从相合率奔北海，据城以拒文秀。平原、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据琅邪，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高阳、勃海二郡太守刘乘民据临济城，并起义。文秀司马房文庆谋应之，为文秀所杀。文秀遣军主解彦士攻北海陷之，乘民从弟伯宗合率乡兵，复克北海，因率所领向青州所治东阳城。文秀拒之，伯宗战败被创，弟天爱扶持将去，伯宗曰："丈夫当死战场，以身殉国，安能归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无为两亡。"乃见杀，追赠龙骧将军、长广太守。

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皓、东莞东安二郡太守李灵谦率军伐文秀。玄邈、乘民、僧皓等并进军攻城，每战辄为文秀所破，离而复合，如此者十余。泰始二年八月，寻阳平定，太宗遣尚书度支郎崔元孙慰劳诸义军，随僧皓战败见杀，追赠宁朔将军、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诏文秀曰："皇帝前问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朕去岁拨乱，功振普天，于卿一门，特有殊泽，卿得延命至今，谁之力邪？何故背国负恩，远同逆竖。今天下已定，四方宁一，卿独守穷城，何所归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坟墓，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诸逆郎，亲为戎首，一不加罪，文炳所具。卿独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军门，别诏有司，一无所问。如其不尔，国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当夷卿坟垄，既以谢齐士百姓，亦以劳将士之心。故有今诏。"三年二月，文秀归命请罪，即安本任。

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据历城同逆，为土人起义所攻，与文秀俱遣信引虏；虏遣将慕舆白曜率大众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虏无备，纵兵掩击，杀伤甚多。虏乃进军围城，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寨，往无不捷。太宗进文秀号辅国将军。其年八月，虏蜀郡公拔式等马步数万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辅国将军垣谌击破之。九月，又逼城东。十月，进攻南郭。文秀使员外散骑侍郎黄弥之等邀击，斩获数千。四年，又进文秀号右将军，封新城县侯，食邑五百户。虏青州刺史王隆显于安丘县又为军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数百人。虏围青州积久，太宗所遣救兵并不敢进，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统高密、北海、平昌、长广、东莱五郡军事，从海道救青州。文静至东莱之不其城，为虏所断遏，不得进，因保城自守，又为虏所攻，屡战辄克，太宗加其东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为虏所陷，文静见杀。

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为虏所陷。城败之日，解释戎衣，

缓服静坐，命左右取所持节。虏既入，兵刃交至，问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因执之，牵出听事前，剥取衣服。时白曜在城西南角楼，裸缚文秀至曜前，执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曜命还其衣，为设酒食，锁送桑乾。其余为乱兵所杀，死者甚众。太宗先遣尚书功论郎何如真选青州文武，亦为虏所杀。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齐之永明四年，病死，时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干用见知，历太子屯骑校尉，左军将军。大明三年，出为齐、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铠，道固检得，献之，执系恭。入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谘议参军，永嘉王子仁左军司马。景和元年，出为宁朔将军、冀州刺史，镇历城。泰始二年，进号辅国将军，又进号征虏将军。时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还道固本号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军主傅灵越率众赴安都。既而为土人起义所攻，屡战失利，闭门自守。会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诏归顺。先是与沈文秀共引虏，虏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围逼。虏每进，辄为道固所摧。三年，以为都督冀青兖幽并五州诸军事、前将军、冀州刺史，加节，又进号平北将军。其年，为虏所陷，被送桑乾，死于虏中。

史臣曰：《春秋》列国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后去，唯邾、莒三臣，书以叛人之目，盖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藩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此之谓乎？

列传第四十九袁粲

袁粲，字景倩，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扬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愍孙少好学，有清才，有欲与从兄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与愍孙婚耳。"时愍孙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见知。初为扬州从事，世祖安北、镇军、北中郎行参军，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转记室参军。及即位，除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二年，起为廷尉，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出为辅国将军、西阳王子尚北中郎长史、广陵太守，行兖州事。仍为永嘉王子仁冠军长史，将军、太守如故。

大明元年，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食邑五百户，事在《颜师伯传》。三年，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寻为西阳王子尚抚军长史，又为中庶子，领左军将军。四年，出补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复还为侍中，领长水校尉，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七年，转吏部尚书，左卫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临宴东宫，愍孙劝颜师伯酒；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凌之，因此发怒，出为海陵太守。前废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复为吏部尚书。永光元年，徙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景和元年，复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太宗泰始元年，转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

愍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曰：

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径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

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

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

愍孙幼慕荀奉倩之为人，白世祖，求改名为粲，不许。至是言于太宗，乃改为粲，字景倩焉。二年，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其年，徙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户，固辞不受。三年，转尚书仆射，寻领吏部。五年，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六年，上于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又知东宫事，徙为右仆射。七年，领太子詹事，仆射如故。未拜，迁尚书令，丹阳尹如故。坐前选武卫将军江柳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为守尚书令。

太宗临崩，粲与褚渊、刘勔并受顾命，加班剑二十人，给鼓吹一部。后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亲朝政，下诏曰：“比元序愆度，留熏耀晷，有伤秋稼，方贻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滞犹积，晨兢夕厉，每恻于怀。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使冤讼洗遂，困弊昭苏。颁下州郡，咸令无壅。”元徽元年，丁母忧，葬竟，摄令亲职，加卫将军，不受。敦逼备至，中使相望，粲终不受。性至孝，居丧毁甚，祖日及祥变，常发诏卫军断客。

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史。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事宁，授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以扬州解为府，固不肯移。

三年，徙尚书令，卫军、开府如故，并固辞，服终乃受。加侍中，进爵为侯，又不受。时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机，时谓之“四贵”。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众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

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徒、侍中如故。时齐王居东府，故使粲镇石头。粲素静退，每有朝命，多不即从，逼切不得已，然后方就。及诏移石头，即便顺旨。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曰：“石头气甚乖，往必有

祸。”粲不答。又给油络通□宪车，仗士五十人入殿。时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丹阳尹刘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虑不见容于齐王，皆与粲相结。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

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齐王自诣粲，粲称疾不见。粲宗人通直郎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时艰，与桂阳时不异，劫我入台，便无辞以拒。一如此，不复得出矣。”时齐王入屯朝堂，秉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伯兴为直阁，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谋克日矫太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回率军来应。秉、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夜发。其日秉恇扰不知所为，晡后便束装，未暗，载妇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齐王遣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阁，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秉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时齐王使蕴募人，已得数百，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已暗夜，薛渊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便散走。齐王以报敬则，率所领收蕴杀之，并诛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渊，自仓门得入。时粲与秉等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攻府西门。粲与秉欲还赴府，既下城，列烛自照，僧静挺身暗往，粲子最觉有异人，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斩之，父子俱殒，左右各分散。粲死时，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并乘轻舸，自新亭赴石头，闻粲败，乃驰还；其后并诛。秉事在《宗室传》。

齐永明元年，诏曰：“昔魏矜袁绍，恩给丘坟；晋亮两王，荣覃余裔。斯盖怀旧流仁，原心兴宥，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沾优隆。粲、秉前年改葬，茔兆未修，材官可为经略，粗合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时致送，还反旧墓，在所营葬事。”

史臣曰：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故汉室□□，文举不屈曹氏；魏鼎将移，夏侯义不北面。若悉以二子为心，则两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标简贵，任属负图，朝野之望虽隆，然未以大节许也。及其赴危亡，审存灭，岂所谓义重于生乎！虽不达天命，而其道有足怀者。昔王经被旌于晋世，粲等亦改葬于圣朝，盛代同符，美矣！

列传第五十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陈贵妃生后废帝，谢修仪生皇子法良，陈昭华生顺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郑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晋熙王燮，与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殇王友；次江夏王跻，与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赞，杜修华生随阳王翙。次新兴王嵩，与武陵王赞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跻、赞并出继。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殇王友，字仲贤，明帝第七子也。后废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诛，皇室寡弱，友年五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讳有无之有。顺帝即位，进号左将军，改督为都督。升明元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三年，薨，无子，国除。

随阳王翙，字仲仪，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岁，封南阳王，食邑二千户。升明元年，为使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持节如故。未之镇，进号前将军。二年，以南阳荒远，改封随阳王，以本号停京师。齐受禅，降封舞阴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新兴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岁，封新兴王，食邑二千户。齐受禅，降封定襄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岁，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户。齐受禅，降封荔封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史臣曰：太宗负螟之庆，事非己出，枝叶不茂，岂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为幸矣。

列传第五十一孝义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虽义发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圣哲诒言。至于风漓化薄，礼违道丧，忠不树国，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权利相引；仕以势招，荣非行立，乏翱翔之感，弃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于心，名节不变，戎车遽为其首。斯并斩训之理未弘，汲引之途多阙。若夫情发于天，行成乎己，损躯舍命，济主安亲，虽乘理暗至，匪由劝赏，而宰世之人，曾微诱激。乃至事隐闾阎，无闻视听，故可以昭被图篆，百不一焉。今采缀湮落，以备阙文云尔。

龚颖，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并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闻举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纵既僭号，备礼征，又不至。乃收颖付狱，胁以兵刃，执志弥坚，终无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节。

其后刺史至，辄加辟引，历府参军，州别驾从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陆征上表曰："臣闻运缠明夷，则艰贞之节显；时属栋桡，则独立之操彰。昔之元兴，皇纲弛紊，谯纵乘衅，肆虐巴、庸，害杀前益州刺史毛璩，窃据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职。璩故吏袭颖，独秉身贞白，抗志不挠，殡送旧君，哀敬尽礼，全操九载，不染伪朝。纵虽残凶，犹重义概，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颖忠诚奋发，辞色方壮，虽桎梏在身，践危愈信其节；白刃临颈，见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辞燕军，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于颖，蔑以加焉。诚当今之忠壮，振古之遗烈。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犹齿于乡曹，斯实边氓远土，所为于邑。臣过叨恩私，宣风万里，志存砥竭，有怀必闻，故率愚悫，举其所知。追惧纰妄，伏增悚栗。"颖遂不被朝命，终于家。

刘瑜，历阳人也。七岁丧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丧母，三年不进盐酪，号泣昼夜不绝声。勤身运力，以营葬事。服除后，二十余年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常居墓侧，未尝暂违。太祖元嘉初，卒。

贾恩，会稽诸暨人也。少有志行，为乡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桓氏号哭奔救，邻近赴助，棺榇得免。恩及桓俱见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追

赠天水部显亲县左尉。

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后母，孝道淳备。年十四，又丧父，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兒，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母亡，负土成坟，亲戚咸共赙助，微有所受。葬毕，佣赁倍还先直。服除后，哀戚思慕，终身如丧者，以为追远之思，无时去心，故未尝释衣□。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请其伴求以此钱追还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钱充数送还之，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闾门，蠲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长泰，又禀至行，养亲必己力。性闲木功，佣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唯飧盐饭而已。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父抱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以为奉终之义，情礼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本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窀穸之事，俭而当礼，性无术学，因心自然。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构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父丧既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烝尝，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父服除后，不复食鱼肉。于母前，示有所啖，在私室，未曾妄尝。自此迄终，三十余载。高阳许瑶之居在永兴，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复反者前后数十。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终，毁瘠弥甚，仅乃免丧。墓前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坟墓，乃贩质家资，贵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直。居宅下湿，绕宅为沟，以通淤水。宅上种少竹，春月夜有盗其笋者，原平偶起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自以不能广施，至使此人颠沛，乃于所植竹处沟上

立小桥，令足通行，又采笋置篱外。邻曲惭愧，无复取者。

太祖崩，原平号哭致恸，日食麦料一枚，如此五日。人或问之曰："谁非王民，何独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不能报恩，私心感恸耳。"又以种爪为业。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愍其穷老，下渎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埭未过，辄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尝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遇有相斗者，为吏所录，闻者逃散，唯原平独住。吏执以送县，县令新到，未相谙悉，将加严罚。原平解衣就罪，义无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颡请救，然后得免。由来不谒官长，自此以后，乃修民敬。

太守王僧郎察教廉，不就。太守蔡兴宗临郡，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及山阴硃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贶，著自国书，饩贫之典，有闻甲令。况高柴穷老，莱妇屯暮者哉。永兴郭原平世禀孝德，洞业储灵，深仁绝操，追风旷古，栖贞处约，华耇方严。山阴硃百年道终物表，妻孔耋齿孀居，窭迫残日，钦风抚事，嗟慨满怀。可以帐下米，各饷百斛。"原平固让频烦，誓死不受。人或问曰："府君嘉君淳行，敏君贫老，故加此赡，岂宜必辞。"原平曰："府君若以吾义行邪，则无一介之善，不可滥荷此赐。若以其贫老邪，耋齿甚多，屡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终不肯纳。百年妻亦辞不受。

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太宗泰始七年，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会太宗别敕用人，故二选并寝。泰豫元年，兴宗征还京师，表其殊行，宜举拔显选，以劝风俗。举为太学博士。会兴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于家。原平少长交物，无忤辞于人，与其居处者数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三子一弟，并有门行。长子伯林，举孝廉，次子灵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饴之二十余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器殡埋，存育孩幼。山阴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闾"，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吴逵，吴兴乌程人也。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此诚无有懈倦。逵夜行遇虎，虎辄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送终之事，亦俭而周礼。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太守张崇之三加礼命，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举为孝廉。

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逼，骠语综："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骠困乏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至，骠亦请贼曰："兒年少，自能走，今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贼因斫骠，综抱父于腹下，贼斫综头面，凡四创，综当时闷绝。有一贼从傍来，相谓曰："卿欲举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杀。杀孝子不祥。"贼良久乃止，父子并得免。

综乡人秘书监丘继祖、廷尉沈赤黔以综异行，廉补左民令史，除遂昌长，岁满还家。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曰："前被符，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便足以显应明易女，允将符旨。乌程潘综守死孝道，全亲济难。乌程吴逵义行纯至，列坟成行。咸精诚内淳，休声外著，可并察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及将行，设祖道，赠以四言诗曰：

东宝惟金，南木有乔。发辉曾崖，竦干重霄。美哉兹土，世载英髦。育翮幽林，养音九皋。其一

唐后明易女，汉宗蒲轮。我皇降鉴，思乐怀人。群臣竞荐，旧章惟新。余亦奚贡，曰义与仁。其二

仁义伊在，惟吴惟潘。心积纯孝，事著艰难。投死如归，淑问若兰。吴实履仁，心力偕单。固此苦节，易彼岁寒。霜雪虽厚，松柏丸丸。其三

人亦有言，无善不彰。二子徽猷，弥久弥芳。拔丛出类，景行朝阳。谁谓道遐，弘之则光。咨尔庶士，无然怠荒。其四

江革奉挚，庆禄是荷。姜诗入贡，汉朝咨嗟。勖哉行人，敬尔休

嘉。俾是下国，照辉京华。其五

伊余朽骀，窃服惧盗。无能礼乐，岂暇声教。顺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缀所怀，以赠二孝。其六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

张进之，永嘉安固人也。为郡大族。少有志行，历郡五官主簿，永宁、安固二县领校尉。家世富足，经荒年散其财，救赡乡里，遂以贫罄，全济者甚多。进之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当见收，逃避投进之家，供奉经时，尽其诚力。以本村浅近，移入池溪，味之堕水沈没，进之投水拯救，相与沈沦，危而得免。时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进之门，辄相约勒，不得侵犯，其信义所感如此。元嘉初，诏在所蠲其徭役。孙恩之乱，永嘉太守司马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兵寇之际，莫敢收藏。郡吏俞佥以家财买棺敛逸之等六丧，送致还都，葬毕乃归乡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渎人也。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砖须水而天旱，穿井数十丈，泉不出；墓处去淮五里，荷檐远汲，困而不周。彭号天自诉，如此积日。一旦大雾，雾歇，砖灶前忽生泉水，乡邻助之者，并嗟叹神异，县邑近远，悉往观之。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刘伯龙依事表言，改其里为通灵里，蠲租布三世。

蒋恭，义兴临津人也。元嘉中，晋陵蒋崇平为劫见禽，云与恭妻弟吴晞张为侣。晞张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讨录晞张不获，收恭及兄协付狱治罪。恭、协并款舍住晞张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张妻息是妇之亲，亲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协。协列协是户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关协而已，救遣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之曰："礼让者以义为先，自厚者以利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圣教，犹或不逮，况在野夫，未达诰训，而能互发天伦之忧，甘受莫测之罪，若斯情义，实为殊特。蔑尔恭、协，而能行之，兹乃终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无以过此。岂宜拘执宪文，加以罪戮！且晞张封简远行，他界为劫，造衅自外，赃不还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乃除恭义成令，协义怡令。

徐耕，晋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耕诣县陈辞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饥馁，采掇存命，圣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馑罄来久，困殆者众，米谷转贵，籴索元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长，不有微救，永无济理。不惟凡琐，敢忧身外，《鹿鸣》之求，思同野草，气类之感，能不伤心。民籴得少米，资供朝夕。志欲自竭，义存分飧，今以千斛，助官赈贷。此境连年不熟，今岁尤甚，晋陵境特为偏祐。此郡虽弊，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等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励，为劝造之端。实愿掘水扬尘，崇益山海。”县为言上。当时议者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大明八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谷五百斛助官赈恤。

孙法宗，吴兴人也。父遇乱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饿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还。单身勤苦，霜行草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以父丧不测，于部境之内，寻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余年不获，乃缞绖。终身不娶，馈遗无所受。世祖初，扬州辟为文学从事，不就。

范叔孙，吴郡钱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穷济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唯余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叔孙悉备棺器，亲为殡埋。又同里施渊夫疾病，父母死不殡；又同里范苗父子并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叔孙并殡葬，躬恤病者，并皆得全。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国中军将军，不就。

义兴吴国夫，亦有义让之美。人有窃其稻者，乃引还，为设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与，吴兴余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干，徐赤将为余杭令，祖依随之。赤将死，高祖闻其有干力，召补队主，从征伐，封关中侯，历二县令。天与善射，弓力兼倍，容貌严正，笑不解颜。太祖以其旧将子，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领东掖防关队。元嘉二十七年，臧质救悬瓠，刘兴祖守白石，并率所领随之，虏退罢。迁领辇后第一队，抚恤士卒，甚得众心。二十九年，以为广威将军，领左细仗，兼带营禄。

元凶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

曰："殿下常来，云何即时方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贼劭于东堂，几中。逆徒击之，臂断倒地，乃见杀。其队将张泓之、硃道钦、陈满与天与同出拒战，并死。世祖即位，诏曰："日者逆竖犯跸，衅变卒起，广威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戈赴难，挺身奋节，斩殪凶党，而旋受虐刃。勇冠当时，义侔古烈，兴言追悼，伤痛于心。宜加甄赠，以旌忠节。可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车驾临哭。泓之等各赠郡守，给天与家长禀。

子伯宗，殿中将军。太宗泰始初，领幢，击南贼于赭圻，战没。伯宗弟伯兴，官至前将军、南平昌太守，直阁，领细仗主。顺帝升明元年，与袁粲同谋，伏诛。

天与弟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火。屋后有一大坑，广二丈余，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坠坑。天生乃取实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类共跳，并畏惧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坠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须活。"乃复跳之，往反十余，曾无留碍，众并叹服。以兄死节，为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加龙骧将军。隶沈庆之攻广陵城，天生推车塞堑，率数百人先登西北角，径至城上。贼为重栅断攻道，苦战移日，不拔，乃还。诏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垒，而投轮越堑，率果先腾，骁壮之气，嘉叹无已。可且赐布千匹，以厉众校。"大明末，为弋阳太守。太宗泰始初，与殷琰同逆，边城令宿僧护起义讨斩之。

许昭先，义兴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许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料诉，无日在家。饷馈肇之，莫非珍新，家产既尽，卖宅以充之。肇之诸子倦怠，昭先无有懈息，如是七载。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释。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贫无以殡送，昭先卖衣物以营殡葬。舅子三人并幼，赡护皆得成长。昭先父母皆老病，家无僮役，竭力致养，甘旨必从，宗党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刘真道板为征虏参军，昭先以亲老不就。本邑补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辞。元嘉初，西阳董阳五世同财，为乡邑所美。会稽姚吟，事亲至孝，孝建初，扬州辟文学从事，不就。

余齐民，晋陵晋陵人也。少有孝行，为邑书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报之。信未至，齐民谓人曰："比者肉痛心烦，有若割截，居常遑骇，必有异故。"信寻至，便归，四百余里，一日而至。至门，方详父死，号踊恸绝，良久乃苏。问母："父所遗言。"母曰："汝父临终，恨不见汝。"曰："相见何难。"于是号叫殡所，须臾便绝。州郡

上言，有司奏曰：“收贤旌善，万代无殊，心至自天，古今岂异。齐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彻，跪讯遗旨，一恸殒亡。虽迹异参、柴，而诚均丘、赵。方今圣务彪被，移革华夏，实乃风淳以礼，治本惟孝，灵祥归应，其道先彰。齐民越自氓隶，行贯生品，旌闾表墓，允出在兹。”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赐其母谷百斛。

孙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未及结竟，棘诣郡辞：“不忍令当一门之苦，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门户不建，罪应至此，狂愚犯法，实是萨身，自应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萨三岁失父，一生恃赖，唯在长兄；兄虽可垂愍，有何心处世。”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各置一处，语棘云：“已为谘详，听其相代。”棘颜色甚悦，答云：“得尔，旦则为不死。”又语萨，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萨有何恨！”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诏曰：“棘、萨氓隶，节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赐许帛二十匹。

先是，新蔡徐元妻许，年二十一，丧夫，子甄年三岁，父揽愍其年少，以更适同县张买。许自誓不行，父逼载送买。许自经气绝，家人奔赴，良久乃苏。买知不可夺，夜送还揽。许归徐氏，养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余，卒。

太宗泰始二年，长城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浦埭逢庆思，手刃杀之，自系乌程县狱。吴兴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许之。

何子平，庐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会稽王道子骠骑谘议参军。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会稽，少有志行，见称于乡曲。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飨白粲。”每有赠鲜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则不肯受。

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而籍年已满，便去职归家。时镇军将军顾觊之为州上纲，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当启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应扶侍私庭，何容以实年未满，苟冒荣利。且归养之愿，又切微情。”觊之又劝令以母老求县，子平曰：“实未及养，何假以希禄。”觊之益重之。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安东将军随王诞入讨，以为行参军。子平以凶逆灭理，普天同奋，故废己受职，事宁，自解。又除奉朝请，不就。末除吴郡海虞令，县禄唯以养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俭薄，子平曰："希禄本在养亲，不在为己。"问者惭而退。母丧去官，哀毁逾礼，每至哭踊，顿绝方苏。值大明末，东士饥荒，继以师旋，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绝擗踊，不阕俄顷，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兴采伐茅竹，欲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旌赏。泰始六年，为营冢椁。子平居丧毁甚，困瘠逾久，及至免丧，支体殆不相属。幼持操检，敦厉名行，虽处暗室，如接大宾。学义坚明，处之以默，安贫守善，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贵之。顺帝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

史臣曰：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列传第五十二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忧。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构，高祖受命，无所改作，所居唯称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称。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继阼，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今采其风迹粗著者，以为《良吏篇》云。

王镇之，字伯重，琅邪临沂人，征士弘之兄也。曾祖暠，晋骠骑将军。祖耆之，中书郎。父随之，上虞令。镇之初为琅邪王卫军行参军，出补剡、上虞令，并有能名。内史谢輶请为山阴令，复有殊绩。迁卫军参军，本国郎中令，加宁朔将军。桓玄辅晋，以为大将军录事参军。时三吴饥荒，遣镇之衔命赈恤，而会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镇之依事纠奏。愉子绥，玄之外甥，当时贵盛，镇之为所排抑，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及玄败，玄将苻宏寇乱郡境，镇之拒战弥年，子弟五人，并临阵见杀。母忧去职，在官清洁，妻子无以自给，乃弃家致丧还上虞旧基。毕，为子标之求安复令，随子之官。服阕，为征西道规司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镇之建威将军，统檀道济、到彦之等讨道覆，以不经将帅，固辞，不见听。既而前军失利，白衣领职，寻复本官。以讨道覆功，封华容县五等男，征廷尉。晋穆帝何皇后山陵，领将作大匠。迁御史中丞，秉正不挠，百僚惮之。

出为使持节、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高祖谓人曰："王镇之少著清绩，必将继美吴隐之。岭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镇不受俸禄，萧然无所营。去官之日，不异始至。高祖初建相国府，以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善于吏职，严而不残。迁宋台祠部尚书。高祖践阼，镇之以脚患自陈，出为辅国将军、琅邪太守，迁宣训卫尉，领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时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隐逸传》。

杜慧度，交趾硃鹳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腾遁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瑗收众斩逊，州境获宁。除龙骧将军。遁之在州十余年，与林邑累相攻伐。遁之将北还，林邑王范胡达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围州城。时遁之去已远，瑗与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设权策，累战，大破之。追讨于九真、日南。连捷，故胡达走还林邑。乃以瑗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义旗进号冠军将军。卢循窃据广州，遣使通好，瑗斩之。义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赠右将军，本官如故。

慧度，瑗第五子也。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迁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旷职，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其年春，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碕，交战，禽循长史孙建之。循虽败，余党犹有三千人，皆习练兵事。李子逊李弈、李脱等奔窜石碕，盘结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与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诸俚帅众五六千人，受循节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军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财，以充劝赏。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并督率水步军，慧度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雉尾炬，步军夹两岸射之。循众舰俱然，一时散溃，循中箭赴水死。斩循及父嘏，并循二子，亲属录事参军阮静、中兵参军罗农夫、李脱等，传首京邑。封慧度龙编县侯，食邑千户。

高祖践阼，进号辅国将军。其年，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抄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乃释之。遣长史江悠奉表献捷。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少帝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追赠左将军。

以慧度长子员外散骑侍郎弘文为振威将军、刺史。初，高祖北征关、洛，慧度板弘文为鹰扬将军，流民督护，配兵三千，北系大军。行至广州，关、洛已平，乃归。统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继父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袭爵龙编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表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以报所荷。况亲被征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颠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见弘文舆疾就路，不忍分别，相与俱行。到广州，遂卒。临死，遣弟弘猷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万同，东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广兄子。父邈，晋太子左卫率。豁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桓玄辅政，为中外都督，豁议："致敬唯内外武官，太宰、司徒，并非军职，则琅邪王不应加敬。"玄讽中丞免豁官。玄败，以为秘书郎，尚书仓部郎，右军何无忌功曹，仍为镇南参军；又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马，中军参军，尚书左丞。永初初，为徐羡之镇军司马，尚书左丞，山阴令。历二丞三邑，精练明理，为一世所推。

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兒，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谓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余户，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顾崩压，一岁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检切，犹致逋违，老少相随，永绝农业；千有余口，皆资他食，岂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饥而已。所以岁有不稔，便致甚困。寻台邸用米，不异于银，谓宜准银课米，即事为便。"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

在郡著绩，太祖嘉之。下诏曰："始兴太守豁，洁己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泽沾被。近岭南荒弊，郡境尤甚，拯恤有方，济厥饥馑，虽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赏，以旌清绩，可赐绢二百匹，谷千斛。"五年，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宁还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拜，卒，时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诏曰："豁廉清勤恪，著称

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丧殒，朕甚悼之。可赐钱十万，布百匹，以营葬事。”

陆徽，字休猷，吴郡吴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卫军、车骑二府参军，扬州主簿，王弘卫将军主簿，除尚书都官郎，出补建康令。清平无私，为太祖所善，迁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为始兴太守。明年，仍除使持节、交广二州诸军事、绥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清名亚王镇之，为士民所爱咏。上表荐士曰：“臣闻陵雪褒颍，贞柯必振；尊风赏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挥誉于西京，折辕延高于东帝。伏见广州别驾从事史硃万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业冲夷，秉操纯白，行称私庭，能著官政。虽氏非世禄，宦无通资，而随牒南服，位极僚首，九综州纲，三端府职，频掌蕃机，屡绩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与贪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历宰金山，家无宝镂之饰；连组珠海，室靡珰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闻达，实足以澄革污吏，洗镜贪氓。臣谬忝司牧，任专万里，虽情祗慎擢，才阙豪露，敢罄愚陋，举其所知。如得提名礼闱，抗迹朝省，抟岭表之清风，负冰宇之洁望，则恩融一臣，而施光万物。敢缘天泽云行，时德雨施，每甄外州，荣加远国。是以献其瞽言，希垂听览。”

二十一年，征以为南平王铄冠军司马、长沙内史，行湘州府事。母忧去职。张寻、赵广为乱于益州，兵寇之余，政荒民扰。二十三年，乃追徽为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隐恤有方，威惠兼著，寇盗静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说，至今称之。二十九年，卒，时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无余财。太祖甚痛惜之，诏曰：“徽厉志廉洁，历任恪勤，奉公尽诚，克己无倦。褒荣未申，不幸夙殒，言念在怀，以为伤恨。可赠辅国将军，本官如故。”赐钱十万，米二百斛。谥曰简子。子睿，正员外郎。弟展，臧质车骑长史、寻阳太守，质败，从诛。

阮长之，字茂景，陈留尉氏人也。祖思旷，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骠骑谘议参军。长之年十五丧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犹积载。闲居笃学，未尝有惰容。初为诸府参军，除员外散骑侍郎。母老，求补襄垣令，督邮无礼，鞭之，去职。寻补庐陵王义真车骑行正参军，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入为尚书殿中郎，出为武昌太守。时王弘为江州，雅相知重，引为车骑从事中郎。入为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以母老，固辞朝直，补彭城王义康平北谘议参军。元嘉九年，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十一年，复除临海太守。至郡少时而母亡，葬毕，不胜忧，十四年，卒，时年五十九。

时郡县田禄，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初发京师，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缄录，后归，悉以还之。在中书省直，夜往邻省，误著履出阁，依事自列门下；门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后所莅官，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称之。子师门，原乡令。

江秉之，字玄叔，济阳考城人也。祖逌，晋太常。父纂，给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并皆幼稚，抚育姻娶，罄其心力。初为刘穆之丹阳前军府参军。高祖督徐州，转主簿，仍为世子中军参军。宋受禅，随例为员外散骑侍郎，补太子詹事丞。少帝即位，入为尚书都官郎，出为永世、乌程令，以善政著名东土。征建康令，为治严察，京邑肃然。殷景仁为领军，请为司马。复出为山阴令，民户三万，政事烦扰，讼诉殷积，阶庭常数百人，秉之御繁以简，常得无事。宋世唯顾觊之亦以省务著绩，其余虽复刑政修理，而未能简事。以在县有能，迁补新安太守。

元嘉十二年，转在临海，并以简约见称。所得禄秩，悉散之亲故，妻子常饥寒。人有劝其营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库。十七年，卒，时年六十。

子徽，尚书都官郎，吴令。元凶杀徐湛之，徽以党与见诛。子谧，升明末为尚书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骑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前宋县令成浦，治政宽济，遗咏在民。前鲖阳令李熙国，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厉。应加褒赍，以劝于后。"乃进元德号宁朔将军，恭子赐绢五十匹，谷五百斛；浦、熙国、道各赐绢三十匹，谷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东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晋世，官至南蛮校尉。祖寻之，光禄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于太祖，历显官左民尚书，光禄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上言："所统威远将军、北谯梁二郡太守关中侯申季历，自奉职邦畿，于兹五年，信惠并宣，威化兼著，外清奸暴，内辑民黎，役赋均平，闾井齐肃，绥穆初附，招携荒远，郊境之外，仰泽怀风，爵赏之授，绩能是显，宜升阶秩，以崇奖劝。"进号宁朔将军。

其后晋寿太守郭启玄亦有清节，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诏曰：“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虏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尽勤靡懈，公奉私饩，纤毫弗纳，布衣蔬食，饬躬惟俭。故超授显邦，以甄廉绩。而介诚苦节，终始匪贰，身死之日，妻子冻馁，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赐其家谷五百斛。”

时有北地傅僧祐、颍川陈珉、高平张祐，并以吏才见知。僧祐事在《臧焘传》。珉为吴令，善发奸伏，境内以为神明。祐祖父湛，晋孝武世，以才学为中书侍郎，光禄勋。祐历临安、武康、钱塘令，并著能名，宋世言长吏者，以三人为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词，有清节。子亮为昌虑令，亦著廉名，大明中，为徐州刺史刘道隆所表。世祖世，吴郡陆法真历官有清节，尝为刘秀之安北录事参军。泰山羊希与安北谘议参军孙诜书曰：“足下同僚似有陆录事者，此生东南名地，又张玄外孙，持身至清，雅有志节。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计当日夕相与申意。”太宗初，为南海太守，卒官。

太宗世，琅邪王悦，亦莅官清正见知。悦字少明，晋右将军羲之曾孙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长史。靖之为刘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悦泰始中，为黄门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赐良田五顷。迁尚书吏部郎，侍中，在门下，尽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赠太常。初，悦为侍中，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得奸巧甚多。及悦死，众咸谓诸署詊诅之，上乃收典掌者十余人，桎梏云送淮阴，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于民，犹良工之于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汉世户口殷盛，刑务简阔，郡县治民，无所横扰，劝赏威刑，事多专断，尺一诏书，希经邦邑，龚、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伪繁起，民减昔时，务多前世，立绩垂风，艰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抚前代之俗，则武城弦歌，将有未暇；淮阳卧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盖化有淳薄也。

列传第五十三隐逸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贞吉。"《论语》"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称。又曰："子路遇荷□丈人，孔子曰：隐者也。"又曰："贤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品目参差，称谓非一，请试言之：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若夫千载寂寥，圣人不出，则大贤自晦，降夷凡品。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虽藏往得二，邻亚宗极，而举世莫窥，万物不睹。若此人者，岂肯洗耳颍滨，皦皦然显出俗之志乎！遁世避言，即贤人也。夫何适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义惟晦道，非曰藏身。至于巢父之名，即是见称之号，号曰裘公，由有可传之迹。此盖荷□之隐，而非贤人之隐也。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荷□之隐，事止于违人。论迹既殊，原心亦异也。身与运闭，无可知之情，鸡黍宿宾，示高世之美。运闭故隐，为隐之迹不见；违人故隐，用致隐者之目。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或曰："隐者之异乎隐，既闻其说，贤者之同于贤，未知所异？"应之曰："隐身之于晦道，名同而义殊，贤人之于贤者，事穷于亚圣，以此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与作者，三避之与幽人，及逸民隐居，皆独往之称，虽复汉阴之氏不传，河上之名不显，莫不激贪厉俗，秉自异之姿，犹负揭日月，鸣建鼓而趋也。"陈郡袁淑集古来无名高士，以为《真隐传》，格以斯谈，去真远矣。贤人在世，事不可诬，今为《隐逸篇》，虚置贤隐之位，其余夷心俗表者，盖逸而非隐云。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颙年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常携宾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医药不给。颙谓勃曰："颙随兄得闲，非有心于默语。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禄以自济耳。"乃告时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往，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

高祖命为太尉行参军，琅邪王司马属，并不就。宋国初建，令曰：“前太尉参军戴颙、辟士韦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并可散骑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诏曰：“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荜，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颙可国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东宫初建，又征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征散骑常侍，并不就。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晏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十八年，卒，时年六十四。无子。景阳山成，颙已亡矣。上叹曰：“恨不得使戴颙观之。”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炳居丧过礼，为乡闾所称。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高祖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纳之，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高祖善其对。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高祖数致饩赉，其后子弟从禄，乃悉不复受。

高祖开府辟召，下书曰：“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兔置》潜处，《考盘》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于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征通直郎；东宫建，征为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应。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罗氏没，炳哀之过甚，既而辍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不分，未易可

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炳传焉。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

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衡阳王义季与司徒江夏王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终始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已。”子朔，南谯王义宣车骑参军。次绮，江夏王义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说，正员郎。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以为身不可遣，余累宜绝，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刘毅镇姑孰，命为抚军参军，征太学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请，续之不尚节峻，颇从之游。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高祖之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江州刺史刘柳荐之高祖，曰：“臣闻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宝；翼亮崇本，宜纡高世之逸。是以渭滨佐周，圣德广运，商洛匡汉，英业乃昌。伏惟明公道迈振古，应天继期，游外暢于冥内，体远形于应近，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艰；明扬之旨，潜感于穹谷矣。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加以仁心内发，义怀外亮，留爱昆卉，诚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缨儒官，亦王猷遐缉。臧文不知，失在降贤；言偃得人，功由升士。愿照其丹款，不以人废言。”俄而辟为太尉掾，不就。

高祖北伐，还镇彭城，遣使迎之，礼赐甚厚。每称之曰：“心无偏吝，真高士也。”寻复南还。高祖践阼，复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

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景平元年卒，时年四十七。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无子。兄子景远有续之风，太宗泰始中，为晋安内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琅邪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每随兄镇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职同行，荆州刺史桓伟请为南蛮长史。

义熙初，何无忌又请为右军司马。高祖命为徐州治中从事史，除员外散骑常侍，并不就。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奏曰：“圣明司契，载德惟新，垂鉴仄微，表扬隐介，默语仰风，荒遐倾首。前员外散骑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园，放心居逸。前卫将军参军武昌郭希林，素履纯洁，嗣徽前武。并击壤圣朝，未蒙表饰，宜加旌聘，贲于丘园，以彰止逊之美，以祛动求之累。臣愚谓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征弘之为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为左仆射，又陈：“弘之高行表于初筮，苦节彰于暮年。今内外晏然，当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元嘉四年，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又不就。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

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忆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弘之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历显位，吏部尚书，太常卿。大明末，为吴兴太守。太宗初，四方

同逆，战败奔会稽，归降被宥，终于中散大夫。

阮万龄，陈留尉氏人也。祖思旷，左光禄大夫。父宁，黄门侍郎。万龄少知名，自通直郎为孟昶建威长史。时袁豹、江夷相系为昶司马，时人谓昶府有三素望。万龄家在会稽剡县，颇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职东归，征为秘书监，加给事中，不就。寻除左民尚书，复起应命，迁太常，出为湘州刺史，在州无政绩。还为东阳太守，又被免。复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时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祖惔，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当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公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

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默之儒学，注《谷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晔传》。

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阳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礼辟西曹主簿，举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亲属。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安俭苦。夫妻共乘薄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有人尝认其所著屐，笑曰："仆著之已败，今家中觅新者备君也。"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之，不肯复取。

元嘉初，征为秘书郎，不就。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修民礼，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时戴颙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荆州年饥，义季虑凝之喂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性好山水，一旦

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时年五十九。

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从祖玄之，父黎民，并不应征辟。祈年十四，乡党举为州迎西曹，不行。谢晦临州，命为主簿；彭城王义康举秀才，除奉朝请；临川王义庆平西参军，皆不就。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阳王义季临荆州，发教以祈及刘凝之、师觉授不应征召，辟其三子。祈又征太子舍人，不起。时或赋诗，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时年四十二。

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丧亲后，便不复还家。不食五谷，以兽皮结草为衣，虽乡亲中表，莫得见也。州辟主簿，举秀才，右参军，著作佐郎，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后家人至石室寻求，因复远徙，违避征聘，遁迹幽深。寻阳太守邓文子表曰："奉诏书征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阳翟法赐，补员外散骑侍郎。法赐隐迹庐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岩，人罕见者。如当逼以王宪，束以严科，驰山猎草，以期禽获，虑致颠殒，有伤盛化。"乃止。后卒于岩石之间，不知年月。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恆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壶觞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忄妻，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兒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蔭，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纭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污。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夙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阳涅阳人，炳从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谨，家贫好学，虽文义不逮炳，而真澹过之。州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公私饩遗，一无所受。高祖受禅，征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陆子真观采风俗，三诣彧之，每辞疾不见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莱之人，少长垄亩，何枉轩冕之客。"子真还，表荐之，征员外散骑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时年五十。

沈道虔，吴兴武康人也。少仁爱，好《老》、《易》，居县北石山

下。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时复还石山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人窃其园莱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常以捃拾自资，同捃者争穟，道虔谏之不止，悉以其所得与之，争者愧恧。后每争，辄云："勿令居士知。"冬月无复衣，戴颙闻而迎之，为作衣服，并与钱一万。既还，分身上衣及钱，悉供诸兄弟子无衣者。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太祖闻之，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征员外散骑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道虔年老，菜食，恆无经日之资，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太祖敕郡县令，随时资给。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二。子慧锋，修父业，辟从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征州主簿，秀才，卫军参军，并不就。元嘉初，吏部尚书王敬弘举王弘之为太子庶子，希林为著作佐郎。后又征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就。十年，卒，时年四十七。子蒙，亦隐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兴宗辟为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并不就。与子侄书以言所守，曰：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当于所禀之中，顺而勿率耳。吾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余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

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逾知命。崦嵫将迫，前涂几

何，实远想尚子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顿，尚可厉志于所期，纵心于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专气莫年之摄养，玩岁日于良辰，偷余乐于将除，在心所期，尽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长，冠娶已毕，修惜衡泌，吾复何忧。但顾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见关，子平之言，可以为法。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硃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道。

二十五年，诏曰："前新除给事中雷次宗，笃尚希古，经行明修，自绝招命，守志隐约。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骑侍郎。"后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道次宗亡，义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穷薮，自宾圣朝，克己复礼，始终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肃之，颇传其业，官至豫章郡丞。

硃百年，会稽山阴人也。祖恺之，晋右卫将军。父涛，扬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每以樵箬置道头，辄为行人所取，明旦亦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硃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无以自资，辄自搒船送妻还孔氏，天晴复迎之。有时出山阴为妻买缯彩三五尺，好饮酒，遇醉或失之。颇能言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郡命功曹，州辟从事，举秀才，并不就。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觊友善。觊亦嗜酒，相得辄酣，对饮尽欢。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觊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觊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觊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觊亦为之伤感。

除太子舍人，不就。颜竣为东扬州，发教饷百年谷五百斛，不受。时山阴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为衣冠所重。义阳王昶临州，辟为文学从事，不起。竣饷吟米二百斛，吟亦辞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时年八十七。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

王素，字休业，琅邪临沂人也。高祖翘之，晋光禄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贫母老。初为庐陵国侍郎，母忧去职。服阕，庐陵王绍为江州，亲旧劝素修完旧居，素不答，乃轻身往东阳，隐居不仕，颇营田园之资，得以自立。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世祖即位，欲搜扬隐退，下诏曰："济世成务，咸达隐微，轨俗兴让，必表清节。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风，琅邪王素、会稽硃百年，并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难进。并可太子舍子。"大明中，太宰江夏王义恭开府辟召，辟素为仓曹属；太宗泰始六年，又召为太子中舍人，并不就。素既屡被征辟，声誉甚高。山中有蚿虫，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七年，卒，时年五十四。

时又有宋平刘睦之、汝南州韶、吴郡褚伯玉，亦隐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黄门侍郎文孙也。筑室湖孰之方山，征员外散骑侍郎，征北行参军，不起。伯玉居剡县瀑布山三十余载，扬州辟议曹从事，不就。

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居京口，寓属南平昌。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之友善。特进颜延之见而知之。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竟陵王义宣自京口迁镇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应命。元嘉中，太祖闻康之有学义，除武昌国中军将军，蠲除租税。江夏王义恭、广陵王诞临南徐州，辟为从事、西曹，并不就。弃绝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为臧质车骑参军，与质俱下，至赭圻病卒，瘗于水滨。康之其春得疾困笃，小差，牵以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余年。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世祖即位，遣大使陆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业履恆贞，操勖清固，行信闾党，誉延邦邑，栖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征聘，以洁风轨。"不见省。太宗泰始初，与平原明僧绍俱征为通直郎，又辞以疾。顺帝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

列传第五十四恩幸

夫君子小人，类物之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屠钓，卑事也；版筑，贱役也，太公起为周师，傅说去为殷相。非论公侯之世，鼎食之资，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重京师。且任子居朝，咸有职业，虽七叶珥貂，见崇西汉，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东方朔为黄门侍郎，执戟殿下。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非若晚代，分为二途者也。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鈇钺创磐，构于筵笫之曲，服冕乘轩，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西京许、史，盖不足云，晋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剿。民忘宋德，虽非一途，宝祚夙倾，实由于此。呜呼！《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贩珝为业。法兴二兄延寿、延兴并修立，延寿善书，法兴好学。山阴有陈载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咸云：“戴硕子三兒，敌陈载三千万钱。”

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后为吏传署，入为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得法兴等五人，以法兴为记室令史。义康败，仍为世祖征虏、抚军记室掾。上为江州，仍补南中郎典签。上于巴口建义，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上即位，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孝建元年，

加建武将军、南鲁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于东宫。大明二年，三典签并以南下预密谋，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高昌县男，食邑各三百户。闲时已卒，追加爵封。法兴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太守如故。

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浚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

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明宝骄纵尤甚，长子敬为扬州从事，与上争买御物。六宫尝出行，敬盛服骑马于车左右，驰骤去来。上大怒，赐敬死，系明宝尚方，寻被原释，委任如初。

世祖崩，前废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帝意稍不能平。所爱幸阉人华愿兒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兒甚恨之。帝常使愿兒出入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愿兒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吸习往来，门客恆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兴是孝武左右，复久在宫闱，今将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许。"帝遂发怒，免法兴官，遣还田里，仍复徙付远郡，寻又于家赐死，时年五十二。法兴临死，封闭库藏，使家人谨录钥牡。死一宿，又杀其二子，截法兴棺，焚之，籍没财物。法兴能为文章，颇行于世。

死后，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临万国，推心勋旧，著于遐迩。不谓戴法兴恃遇负恩，专作威福，冒宪黩货，号令自由，积衅累愆，遂至于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异同纷纠，非唯人情骇愕，亦玄象违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怀。吾今日亲览万机，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诚尽力，以副所期。"尚之时为新安王子鸾抚军中兵参军、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转为抚军谘议参军，太守如故。

太宗泰始二年，诏曰：“故越骑校尉吴昌县开国男戴法兴，昔从孝武，诚勤左右，入定社稷，预誓河山。及出侍东储，竭尽心力，婴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复削注，还其封爵。”有司奏以法兴孙灵珍袭封。又诏曰：“法兴小人，专权豪姿，虽虐主所害，义由国讨，不宜复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复以尚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迁中书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军将军，太守如故，侍太子于东宫。晋安王子勋平后，以军守管内，封邵陵县男，食邑四百户，固辞不受。转黄门侍郎，出为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宝，南东海丹徒人也。亦历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世祖世，带南清河太守。前废帝即阼，权任悉归法兴，而明宝轻矣，以为宣威将军、南东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户。太宗初，天下反叛，军务烦扰，以明宝旧人，屡经戎事，复委任之，以为前军将军。事平，迁宣威将军、晋陵太守，进爵为侯，增邑四百户。泰始三年，坐参掌戎事，多纳贿货，削增封官爵，系尚方，寻被宥。复为安陆太守，加宁朔将军，游击、骁骑将军，武陵内史，宣城太守，顺帝骠骑司马。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国典书令董元嗣，与法兴、明宝等俱为世祖南中郎典签。元嘉三十年，奉使还都，值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时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状。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责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谋。”劭不信，备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赠员外散骑侍郎，使文士苏宝生为之诔焉。

大明中，又有奚显度者，南东海郯人也。官至员外散骑侍郎。世祖常使主领人功，而苛虐无道，动加捶扑，署雨寒雪，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经死者。人役闻配显度，如就刑戮。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民间谣曰：“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戏曰：“勿反顾，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废帝尝戏云：“显度刻虐，为百姓所疾，比当除之。”左右因倡“诺”。即日宣旨杀焉。时人比之孙皓杀岑昏。

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也。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初为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少帝在东宫，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见亲任，历治吏劳，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转南台侍御史，始兴王浚后军。复侍太子于东宫，迁员外散骑侍郎。太祖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随军向确碻，衔中旨，临时宣示。

世祖至新亭，大将军江夏王义恭南奔，爰时在殿内，诳劭追义恭，因得南走。时世祖将即大位，军府造次，不晓朝章。爰素谙其事，既至，莫不喜说，以兼太常丞，撰立仪注。孝建初，补尚书水部郎，转为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虏寇边，诏问群臣防御之策，爰议曰：

诏旨“虏犯边塞，水陆辽远，孤城危棘，复不可置”。臣以戎虏猖狂，狡焉滋广，列卒拟候，伺觇间隙，不劳大举，终莫永宁。然连于千里，费固巨万，而中兴造创，资储未积，是以齐斧徘徊，朔气稽扫。今皇运洪休，灵威遐慑，蠢尔遗烬，惧在诛剪，思肆蜂虿，以表有余，虽不敢深入济、沛，或能草窃边塞。羽林鞭长，太仓遥阻，救援之日，势不相及。且当使缘边诸戍，练卒严城，凡诸督统，聚粮蓄田，筹计资力，足相抗拟。小镇告警，大督电赴，坞壁邀断，州郡犄角，傥有自送，可使匹马不反。

诏旨“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臣以为方镇所资，实宜且田且守，若使坚壁而春垦辍耕，清野而秋登莫拟，私无生业，公成虚罄，远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术，唯在尽力防卫，来必拒战，去则邀蹑，据险保隘，易为首尾。胡马既退，则民丰禀实，比及三载，可以长驱。

诏旨“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臣以为推锋前讨，大须资力，据本应末，不俟多众。今寇无倾国豕突，列城势足脣齿，养卒得勇，所任得才，临事而惧，应机无失，岂烦空聚兵众，以待未然。

诏旨“戎狄贪婪，唯利是规，不挫凶图，奸志岁结。”臣以为不击则必侵掠，侵掠不已，则民失农桑；农桑不收，则王戍不立，为立之方，击之为要。

诏旨“若令边地岁惊，公私失业，经费困于遥输，远图决无遂事，寝弊赞略，逆应有方”。臣以为威虏之方，在于积粟塞下。若使边民失业，列镇寡储，非唯无以远图，亦不能制其侵抄。今当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镇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齑鸟逝矣。

寻即真，迁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领著作

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上表曰：

臣闻虞史炳图，原光被之美，夏载昭策，先随山之勤。天飞虽王德所至，终陟固有资田跃，神宗始于俾乂，上日兆于纳揆。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唯雍伯，考行之盛则，振古之弘轨。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泰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典谟缅邈，纪传成准，善恶具书，成败毕记。然余分紫色，滔天泯夏，亲所芟夷，而不序于始传，涉、圣、卓、绍，烟起云腾，非所诛灭，而显冠乎首述，岂不以事先归之前录，功偕著之后撰。

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浇季，钟经纶之屯极，拥玄光以凤翔，秉神符而龙举，桑刂定鲸鲵，天人伫属。晋禄数终，上帝临宋，便应奄膺珣宇，对越神工，而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其为巍巍荡荡，赫赫明明，历观逖闻，莫或斯等。宜依衔书改文，登舟变号，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其伪玄纂窃，同于新莽，虽灵武克殄，自详之晋录。及犯命干纪，受戮霸朝，虽揖禅之前，皆著之宋策。国典体大，方垂不朽，请外详议，伏须遵承。

于是内外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议，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散骑常侍巴陵王休若、尚书金部郎檀道鸾二人谓宜以元兴三年为始。太学博士虞和谓宜以开国为宋公元年。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

七年，爰迁游击将军。其年，世祖南巡，权以本官兼尚书左丞，车驾还宫，罢。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营景宁陵，爰以本官兼将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体仪注，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人者，既不敢立异议，所言亦不见从。世祖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咨爰宜习业与不？爰答：“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其专断乖谬皆如此。

前废帝凶暴无道，殿省旧人，多见罪黜，唯爰巧于将迎，始终无迕。诛群公后，以爰为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著作如故。封吴平县子，食邑五百户。宠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与沈庆之、山阴

公主同辇，爰亦预焉。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黄门侍郎改领长水校尉，兼尚书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并如故。

爰秉权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说。及景和世，屈辱卑约，爰礼敬甚简，益衔之。泰始三年，诏曰：

夫事君无礼，教道弗容；讪上炫己，人伦所弃。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厮猥，推斥饕逢，遂官参时望，门伍豪族，迁位转荣，莫非超荷。而谄侧轻险，与性自俱，利口谗妄，自少及长，奉公在事，厘毫蔑闻，初无愧满，常有窥进。先朝尝以刍辈之中，粗有学解，故得渐蒙驱策，出入两宫。太初伪立，尽心佞事，义师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统，唯极谄谀，附会承旨，专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纵，兴造乖法，损德害民，皆由此竖。景和悖险，深相赞协，苟取偷存，罔顾节义，任算设数，取合人主，崎岖奸矫，所志必从，故历事七朝，白首全贵。自以体含德厚，识鉴机先，迷涂遂深，罔知革悟。

朕拨乱反正，勋济天下，灵祇助顺，群逆必夷，况爰恩养，而无输效，遂内挟异心，著于形迹，阳愚杜口，罔所陈闻，惰事缓文，庶申诡略。当今朝列贤彦，国无佞邪，而秉心弗纯，累蠹时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赐归老之职，荣礼优崇，宁非号饕过。不谓潜怨斥外，进竞不已，勤言托意，触遇斯发。小人之情，虽所先照，犹许其当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贷。昨因觞宴，肆意讥毁，谓制诏所为，皆资傍说。又宰辅无断，朝要非才，恃老与旧，慢戾斯甚。比边难未静，安众以惠，戎略是务，政网从简，故得使此小物，乘宽自纵。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悴将尽，不足穷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

爰既行，又诏曰："八议缓罪，旧在一条；五刑所抵，耆必加贷。徐爰前后衅迹，理无可申，废弃海埵，实允国宪。但蚤蒙朕识，曲矜愚朽，既经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广州统内郡。"有司奏以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张牧病卒，土人李长仁为乱，悉诛北来流寓，无或免者。长仁素闻爰名，以智计诳诱，故得无患。久之听还，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还京都，以爰为南济阴太守，复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时年八十二。

阮佃夫，会稽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为台小史。太宗初出阁，选为主衣。世祖召还左右，补内监。永光中，太宗又请为世子师，甚见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为帝所疑，大祸将至，惶惧计无所出。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谋共废立。

时直阁将军柳光世亦与帝左右兰陵缪方盛、丹阳周登之有密谋，未知所奉。登之与太宗有旧，方盛等乃使登之结佃夫，佃夫大说。先是，帝立皇后，普暂彻诸王奄人，太宗左右钱蓝生亦在其例。事毕，未被遣，密使蓝生候帝，虑事泄，蓝生不欲自出，帝动止辄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报佃夫。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幸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山阴公主并侍侧。太宗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佃夫以告外监典事东阳硃幼，又告主衣吴兴寿寂之、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产之又语所领细铠将临淮王敬则，幼又告中书舍人戴明宝，并响应。明宝、幼欲取其日向晓，佃夫等劝取开鼓后。幼豫约勒内外，使钱蓝生密报建安王休仁等。时帝欲南巡，腹心直阁将军宋越等其夕并听出外装束，唯有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是柳光世乡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姜产之又要队副阳平聂庆及所领壮士会稽富灵符、吴郡俞道龙、丹阳宋逵之、阳平田嗣，并聚于庆省。佃夫虑力少不济，更欲招合，寿寂之曰："谋广或泄，不烦多人。"

时巫觋云："后堂有鬼。"其夕，帝于竹林堂前，与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阴主并从。帝素不说寂之，见辄切齿。寂之既与佃夫成谋，又虑祸至，抽刀前入；姜产之随其后，淳于文祖、缪方盛、周登之、富灵符、聂庆、田嗣、王敬则、俞道龙、宋逵之又继进。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祐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殒之。事定，宣令宿卫曰："湘东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论功行赏，寿寂之封应城县侯，食邑千户；姜产之汝南县侯，佃夫建城县侯，食邑八百户。王道隆吴平县侯，淳于文祖阳城县侯，食邑各五百户。李道兒新涂县侯，缪方盛刘阳县侯，周登之曲陵县侯，食邑各四百户。富灵符惠怀县子，聂庆建阳县子，田嗣将乐县子，王敬则重安县子，俞道龙茶陵县子，宋逵之零陵县子，食邑各三百户。

佃夫迁南台侍御史。薛索兒渡淮为寇，山阳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与诸军讨之，破索兒，降天祚。迁龙骧将军、司徒参军，率所领南助赭圻，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侍太子于东宫。太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户，并前千户；以本官兼游击将军，假宁朔将军，与辅国将军兼骁骑将军孟次阳与二卫参员直。次阳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泰始初，为山阳王休祐骠骑参军。薛安都子道标攻合肥，次阳击破之，以功封攸县子，食邑三百户。历右军、骠骑参军；六年，出为辅师将军、兖州刺史，戍淮阴。立北兖州，自此始也。进号冠军将军。元徽

四年，卒。

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尝值正旦应合朔，尚书奏迁元会，佃夫曰："元正庆会，国之大礼，何不迁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匹，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羞，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尝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虎贲中郎，傍马者员外郎。朝士贵贱，莫不自结，而矜傲无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兴沈勃、吴郡张澹数人而已。

泰豫元年，除宁朔将军、淮南太守，迁骁骑将军，寻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驾，后废帝即位，佃夫权任转重，兼中书通事舍人，加给事中、辅国将军，余如故。欲用张澹为武陵郡，卫将军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称敕施行，粲等不敢执。元徽三年，迁黄门侍郎，领右卫将军，太守如故。明年，改领骁骑将军。其年，迁使持节、督南豫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犹管内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户。

时废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宫，犹整羽仪，引队仗；俄而弃部伍，单骑与数人相随，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惧忧。佃夫密与直阁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硃幼、于天宝谋共废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队仗在乐游苑前，弃之而去。佃夫欲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分人守石头、东府，遣人执帝废之，自为扬州刺史辅政。与幼等已成谋，会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宝因以其谋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于光禄外部，赐死。佃夫、幼罪止身，其余无所问。佃夫时年五十一。

幼，泰始初为外监，配张永诸军征讨，有济办之能，遂官涉三品，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食邑二百户。于天宝，其先胡人，预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陈功劳，求加封爵，乃封为鄂县子，食邑二百户。发佃夫之谋，以为清河太守，右军将军。升明元年，出为山阳太守。齐王以其反覆，赐死。

寿寂之，泰始初，以军功增邑二百户。为羽林监，迁太子屯骑校尉，寻加宁朔将军、南泰山太守。多纳货贿，请谒无穷，有一不从，切齿骂詈，常云："利刀在手，何忧不办。"鞭尉吏，斫逻将。七年，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谋欲逃叛，乃杀之。

姜产之，泰始初，以军功增邑二百户。为晋平王休祐骠骑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济阴太守。三年北伐，与虏战，军败见杀。追赠左军将军，太守如故。

李道兒，临淮人。本为湘东王师，稍至湘东国学官令。太宗即位，稍进至员外散骑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书通事舍人，转给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吴兴乌程人。兄道迄，涉学善书，形貌又美，吴兴太守王韶之谓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无所少。"始兴王浚以为世子师。以书补中书令史。道隆亦知书，为主书书吏，渐至主书。世祖使传命，失旨，遣出，不听复入六门。太宗镇彭城，以补典签，署内监。及即位，为南台侍御史，稍至员外散骑侍郎，南兰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书通事舍人。以破晋陵功，增邑百户，并前六百户。五年，出侍东宫，复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废帝即位，自太子翊军校尉迁右军将军，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为太宗所委，过于佃夫，和谨自保，不妄毁伤人。执权既久，家产丰积，豪丽虽不及佃夫，而精整过之。

元徽二年，太尉桂阳王休范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内，而道隆领羽林精兵向硃雀门。时贼已至航南，道隆忽召镇军将军刘勔于石头，勔至，命开航，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航自弱邪！"勔不敢复言。催勔进战，勔度航便败，贼乘胜径进，道隆弃众走向台，所乘马连耸跼不肯前，遂为贼兵及，见杀。事平，车驾临哭，赠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子法贞嗣。齐受禅，国除。

杨运长，宣城怀安人。初为宣城郡吏，太守范晔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为皇子，出运长为射师。性谨悫，为太宗所委信。及即位，亲遇甚厚，与佃夫、道隆、李道兒等并执权要，稍至员外散骑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东宫。后废帝即位，与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龙骧将军，转给事中。以平桂阳王休范功，封南城县子，食邑八百户。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车骑中兵参军，迁后军将军，兼舍人如故。

运长质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园宅，不受饷遗，而凡鄙无识知，

唯与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动止施为，必与二人量议。文盛为奉朝请，预平桂阳王休范，封广晋县男，食邑四百户。顺帝即位，出运长为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寻去郡还家。沈攸之反，运长有异志，齐王遣骠骑司马崔文仲讨诛之。

史臣曰：竭忠尽节，仕子恆图；随方致用，明君盛典。旧非本旧，因新以成旧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涂一致，权归近狎，异世同规。虽复汉高之简易，光武之谨厚，犹丰、沛多显，白水先华，况世祖之泥滞鄙近，太宗之拘挛爱习，欲不纷惑床笫，岂可得哉！

列传第五十五索虏

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惠帝末，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于晋阳为匈奴所围，索头单于猗驰遣军助腾。怀帝永嘉三年，驰弟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就并州刺史刘琨求楼烦等五县，琨不能制，且欲倚卢为援，乃上言："卢兄驰有救腾之功，旧勋宜录，请移五县民于新兴，以其地处之。"琨又表封卢为代郡公。愍帝初，又进卢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后卢国内大乱，卢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卢孙什翼鞬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

先是，鲜卑慕容垂僭号中山。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开率十万骑围中山。明年四月，克之，遂王有中州，自称曰魏，号年天赐。元年，治代郡桑乾县之平城。立学官，置尚书曹。开颇有学问，晓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开暴虐好杀，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唯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辇，手自执剑击檐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数十。夜恆变易寝处，人莫得知，唯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是岁，安帝义熙五年。开次子齐王嗣字木末，执清河王，对之号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杀，嗣代立，谥开道武皇帝。

十三年，高祖西伐长安，嗣先娶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大为高祖所破，事在硃超石等传。于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岁通。高祖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报使，反命已至河，未济，嗣闻高祖崩问，追执范等，绝和亲。太祖即位，方遣范等归。

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众至方城，遣郑兵将军扬州刺史山阳公达奚斤、吴兵将军广州刺史苍梧公公孙表、尚书滑稽，领步骑二万余人，于滑台西南东燕县界石济南渡，辎重弱累自随。滑台戍主、宁远将军、东郡太守王景度驰告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马翟广率

参军庞谘、上党太守刘谈之等步骑三千拒之。军次卷县土楼，虏徙营滑台城东二里，造攻具，日往胁城。德祖以滑台戍人少，使翟广募军中壮士，遣宁远将军刘芳之率领，助景度守。芳之将八十余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讨虏将军、弘农太守窦应明领五百人，建武将军窦霸领二百五十人，并以水军相继发，咸受翟广节度。

初，亡命司马楚之等常藏窜陈留郡界，虏既南渡，驰相要结，驱扇疆场，大为民患。德祖遣长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据邵陵，将刘怜领二百骑至雍丘以防之。楚之于白马县袭怜，为怜所破。会台送军资至，怜往迎之，而酸枣民王玉知怜南，驰以告虏；虏将滑稽领千乘袭仓垣，兵吏悉逾城散走。陈留太守严慢为虏所获，虏即用王玉为陈留太守，给兵守仓垣。十一月，虏悉力攻滑台城，城东北崩坏，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马阳瓒坚守不动，众溃，抗节不降，为虏所杀。窦应明击虏辎重于石济，破之，杀贼五百余人，斩其戍主囗连内头、张索兒等。应明自石济赴滑台，闻城已没，遂进屯尹卯，窦霸驰就翟广。虏既克滑台，并力向广等，力不敌，引退，转斗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许里。虏步军续至，广等矢尽力竭，大败，广、霸、谈之等各单身迸还。

虏乘胜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骑欲击之，虏退屯土楼，又退还滑台。长安、魏昌、蓝田三县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虏别遣黑槊公率三千人至河阳，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将军、河阴令窦晃五百人戍小垒，缑氏令王瑜四百人据监仓，巩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参军督护张季五百人屯牛兰，又遣将领马队，与洛阳令杨毅合二百骑，缘河上下，随机赴接。十二月，虏置守于洛川小垒，德祖遣翟广驰往击之，虏退走。广安立守防，修治城坞，复还虎牢。豫州刺史刘粹遣治中高道瑾领步骑五百据项，又遣司马徐琼继之，台遣将辅伯遣、姚珍、杜坦、梁灵宰等水步诸军续进。徐州刺史王仲德率军次湖陆。黑槊公遣长史将千人逼窦晃、杨毅，晃等逆击，禽之，生获二百人。其后郑兵将军五千骑掩袭晃等，黑槊渡与并力，四面攻垒，晃等力少众散，晃、毅皆被重创。虏将安平公鹅青二军七千人南渡，于确磝东下，至泗渎口，去尹卯百许里。兖州刺史徐琰委军镇走，于是泰山诸郡并失守。

郑兵与公孙表及宋兵将军、交州刺史交址侯普几万五千骑，复向虎牢，于城东南五里结营，分步骑自成皋开向虎牢外郭西门。德祖逆击，杀伤百余人，虏退还保营。镇北将军檀道济率水军北救，车骑将军庐陵王义真遣龙骧将军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刘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郑兵分军向洛，攻小垒，小垒守将窦晃拒战，陷没，河南太守王涓之弃金墉出奔。自虏分军向洛，德祖每战辄破之。嗣自率大众至

鄴。郑兵既克金墉，复还虎牢，德祖于城内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虏阵后。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参军范道基率二百人为前驱，参军郭王符、刘规等以二百人为后系，出贼围外，掩袭其后。虏阵扰乱，斩首数百级，焚烧攻具。虏虽退散，随复更合。

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越兵将军青州刺史临菑侯薛道千、陈兵将军淮州刺史寿张子张模东击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军将军、青州刺史竺夔镇东阳城，闻虏将至，敛众固守。龙骧将军、济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与将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烧除禾稼，令虏至无所资。虏众向青州，前后济河凡六万骑。三月，三万骑前追胁。城内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蛮流杂，人情骇惧。竺夔夜遣司马车宗领五百人出城掩击，虏众披退。间二日，虏步骑悉至，绕城四围，列阵十余里。至晡退还安水结营，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骑常来逼城。夔夜使殿中将军竺宗之、参军贾元龙等领百人，于杨水口两岸设伏。虏将阿伏斤领三百人晨渡水，两岸伏发，虏骑四迸，杀伤数十人，枭阿伏斤首。虏又进营水南，去城西北四里。

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围急攻，郑兵于虎牢率步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于许昌。车骑参军王玄谟领千人，助元德守，与元德俱散败。虏即用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领骑五百，并发民丁以戍城。德祖出军击公孙表，大战，从朝至晡，杀虏数百。会郑兵军从许昌还，合围，德祖大败，失甲士千余人，退还固城。嗣又于鄴遣万余人从白沙口过河，于濮阳城南寒泉筑垒。朝议以："项城去虏不远，非轻军所抗，使刘粹召高道瑾还寿阳。若沈叔狸已进，亦宜且追。"粹以虏攻虎牢，未复南向，若便摄军舍项城，则淮西诸郡，无所凭依。沈叔狸已顿肥口，又不宜便退。时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项，刘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请宥其奔败之罪，朝议并许之。

檀道济至彭城，以青、司二州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东西南堑，虏于城北三百余步凿长围。夔遣参军闾茂等领善射五十人，依墙射虏，虏骑数百驰来围墙，墙内纳射，固墙死战。虏下马步进，短兵接，城上弓弩俱发，虏乃披散。虏遂填外堑，引高楼四所，虾蟆车二十乘，置长围内。夔先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堑，复凿里堑，内去城二丈作子堑，遣三百余人出地道，欲烧虏攻具。时回风转焰，火不得燃，虏兵矢横下，士卒多伤，敛众还入。虏填三堑尽平，唯余子堑，虾蟆车所不及。虏以橦攻城，夔募人力，于城上系大磨石堆之；又出于子堑中，用大麻絙张骨

骨，攻车近城，从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虏复于城南掘长围，进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胆干，故能坚守移时。然被攻日久，城转毁坏，战士多死伤，余众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济、王仲德兼行赴之。

刘粹遣李元德袭许昌，庾龙奔迸，将宋晃追蹑，斩龙首。元德因留绥抚，并上租粮。虏悦勃大肥率三千余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与、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以兵卒不敢出。冠军将军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余里，惧虏至，移郭外居民，并诸营署，悉入小城。

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楼拔助郑兵攻虎牢，填塞两堑。德祖随方抗拒，颇杀虏，而将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虏闻道济将至，焚烧器械，弃青州走。竺夔上言东阳城被攻毁坏，不可守，移镇长广之不其城。夔以固守功，进号前将军，封建陵县男，食邑四百户。夔字祖季，东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嗣率大众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军向洛阳，留三千人益郑兵。停洛数日，渡河北归。虏安平公等诸军从青州退还，径趋滑台；檀道济、王仲德步军乏粮，追虏不及。道济于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济停军湖陆。仲德未至尹卯，闻虏已远，还就道济，共装治水军。虏安平公诸军就滑台，西就郑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德祖劲兵战死殆尽，而虏增兵转多。虏撞外城，德祖于内更筑三重，仍旧为四，贼撞三城已毁，德祖唯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创，死者太半。德祖恩德素结，众无离心。德祖昔在北，与虏将公孙表有旧，表有权略，德祖患之，乃与交通音问，密遣人说郑兵，云表与之连谋，每答表书，辄多所治定。表以书示郑兵，郑兵倍疑之，言于嗣，诛表。虏众盛，檀道济诸救军并不敢进。刘粹据项城，沈叔狸屯高桥。

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及翟广、窦霸，凡诸将佐及郡守在城内者，皆见囚执，唯上党太守刘谈之、参军范道基将二百人突围南还。城将溃，将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与此城并命，义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节，勒众军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羡之、尚书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表曰："去年逆虏纵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诚尽力，抗对强寇，孤城独守，将涉期年，救师淹缓，举城沦没，圣怀垂悼，远近嗟伤。陛下殷忧谅暗，委政自下，臣等谋猷浅蔽，托付无

成，遂令致节之臣，抱忠倾覆，将士歼辱，王略亏挫，上坠先规，下贻国耻。稽之朝典，无所辞责。虽有司挠笔，未加准绳，岂宜尸禄，昧安殊宠，乞蒙屏固，以申国法。”不许。

德祖，荥阳南武阳人也。晋末自乡里南归。初为冠军参军、辅国将军，道规为荆州，德祖为之将佐。复为高祖太尉参军。高祖北伐，以为王镇恶龙骧司马；加建武将军。为镇恶前锋，斩贼宁朔将军赵玄石于柏谷，破弘农太守尹雅于梨城，又破贼大帅姚难于泾水，斩其镇北将军姚强。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也。长安平定，以为龙骧将军、扶风太守，仍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时佛佛虏为寇，复以德祖为王镇恶征虏司马，寻复为桂阳公义真安西参军、南安太守，将军如故。复徙冯翊太守。

高祖东还，以德祖督司州之河东平阳二郡诸军、辅国将军、河东太守，代并州刺史刘遵考戍蒲坂。长安不守，合部曲还彭城，除世子中兵参军，将军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九郡军事、荥阳太守，将军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践阼，进号冠军。论前后功，封观阳县男，食邑四百户。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于虏中，时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熙祚第二息诩之绍德祖封。

虏既克虎牢，留兵居守，余众悉北归。少帝曰：“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均节，在危无挠，古之忠烈，无以加之。可追赠给事中，并存恤遗孤，以慰存亡。”尚书令傅亮议瓒家在彭城，宜即以入台绢一百匹，粟三百斛赐给。文士颜延之为诔焉。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徐琰、东郡太守王景度并坐失守，钳髡居作，琰五岁，景度四岁。

时宣威将军、颍川太守李元德戍许昌，仍除荥阳太守，督二郡军事。其年十一月，虏遣军并招集亡命，攻逼许昌城，以土人刘远为荥阳太守。李元德欲出战，兵仗少，至夜，悉排女墙散溃，元德复奔还项城。虏又围汝阳，太守王公度将十余骑突围奔项城。虏又破邵陵县，残害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刘粹遣将姚耸夫率军助守项城，又遣司马徐琼五百人继之。虏掘破许昌城，又毁坏钟离城，以立疆界而还。

嗣死，谥曰明元皇帝，子焘字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

内，生焘。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元嘉五年，使大将吐伐斤西伐长安，生禽赫连昌于安定，封昌为公，以妹妻之。昌弟赫连定在陇上，吐伐斤乘胜以骑三万讨定；定设伏于陇山弹筝谷破之，斩吐伐斤，尽坑其众。定率众东还，后克长安，焘又自攻不克，乃分军戍大城而还。焘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单马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谓昌不可亲，寿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亲遇如初。复攻长安，克之，定西走，为吐谷浑慕璜所禽。

赫连氏有名卫臣者，种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余户。朔方以西，西至上郡，东西千余里，汉世徙谪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坚时，卫臣入塞寄田，春来秋去。坚云中护军贾雍掠其田者，获生口马牛羊，坚悉以还之，卫臣感恩，遂称臣入居塞内，其后渐强盛。卫臣死，子佛佛骁猛有谋算，远近杂种皆附之。姚兴与相抗，兴覆军丧众，前后非一，关中为之伤残。高祖入长安，佛佛震慑不敢动。高祖东还，即入寇北地。安西将军义真之归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诸将帅，遂有关中，自称尊号，号年曰真兴元年。

京兆人韦玄隐居养志，有高名，姚兴备礼征，不起；高祖辟为相国掾，宋台通直郎，又并不就。佛佛召为太子庶子，玄应命。佛佛大怒，曰："姚兴及刘公相征召，并不起，我有命即至，当以我殊类，不可理其故耶！"杀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为焘所兼。焘西定陇右，东灭黄龙，海东诸国，并遣朝贡。

太祖践阼，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掎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

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出镇彭城，总统群帅，告司、兖二州曰：

夫王者之兵，以义德相济，非徒疆理土地，恢广经略，将以大庇苍

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践霜雪，逾历险难，匡国宁民，肃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诞膺明命，爰造区夏，内夷篡逆，外宁寇乱，灵武纷纭，雷动风举，响斩龙堆，声浮云、朔，陵天振地，拔山荡海。于是华域肃清，讴歌允集，王纲帝典，焕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泽洋溢。中叶谅暗，委政冢宰，黠虏乘衅，侵侮上国。遂令司、兖良民，复蹈非所，周、郑遗黎，重隔王化。

圣皇践阼，重光开朗，明哲柔远，以隆中兴，遐夷慕义，云腾波涌。方将蹈德履信，被艺袭文，增修业统，作规于后，勤施洽于三方，惠和雍于北狄。夫养鱼者除其猵獭，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虑，勇夫厉其节，嘉谋动苍天，精气贯辰纬。莫府忝任，禀承庙算，剪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兴云散雨，慰大旱之思；吊民伐罪，积后己之情。师以顺动，何征而不克，况乎遵养耆昧，绥复境土而已哉！

昔淮、泗初开，狡徒纵逸，王旅入关，群竖飙扇，襄邑之战，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体分，羽翼摧挫。加以构难西虏，结怨黄龙，控弦熸灭，首尾逼畏，蜂屯蚁聚，假息旦夕，岂复能超蹈长河，以当堂堂之陈哉！夫顺从贵速，归德恶晚，赏褒先附，威加后服。是以秦、赵羁旅，披棒委诚，施绂乘轩，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强作祸，提挈万里，卒婴鈇钺。皆目前之诚验，往世之所知也。圣上明发爱恤，以道怀二州士民，若能审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党，归投军门者，当表言天台，随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窜首巢穴，长围既周，临冲四至，虽欲壶浆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详择利害。

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一戍归河北。太祖以前征虏司马、南广平太守尹冲为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二郡诸军事、奋威将军、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虏大众南渡河，彦之败退，洛阳、滑台、虎牢诸城并为虏所没。尹冲及司马荥阳太守崔模抗节不降，投堑死。冲字子顺，天水冀人也。先为姚兴吏部郎，与兴子广平公弼结党，欲倾兴太子泓；泓立，冲与弟弘俱逃叛南归。至是追赠前将军。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曰："尹冲诚节志概，继踪古烈，以为伤惋，不能已已。"

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

逆虏乱疆埸，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去病辞高

馆，卒获舒国忧。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华裔混殊风，率土浃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

其后，焘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违之。十七年，焘号太平真君元年。十九年，虏镇东将军武昌王宜勒库莫提移书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属，而移书越诣徐州曰：

我大魏之兴，德配二仪，与造化并立。夏、殷以前，功业尚矣，周、秦以来，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圣明，应运龙飞，廓清燕、赵。圣朝承王业之资，奋神武之略，远定三秦，西及葱岭，东平辽碣，海隅服从，北暨钟山，万国纳贡，威风所扇，想彼朝野，备闻威德。往者刘、石、苻、姚，递据三郡，司马琅邪，保守扬、越，绵绵连连，绵历年纪。数穷运改，宋氏受终，仍晋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祸心，屡为边寇。去庚午年，密结赫连，侵我牢、洛，致师徒丧败，举军囚俘。

我朝庭仁弘，不穷人之非，不遂人之过，与彼交和，前好无改。昔南秦王杨玄识达天运，于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连，远归忠款。玄既即世，弟难当忠节愈固，上请纳女，连婚宸极，任土贡珍，自比内郡，汉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庭嘉之，授以专征之任。不图彼朝计疆场之小疵，不相关移，窃兴师旅，亡我宾属。难当将其妻子，及其同义，告败关下。圣朝怃然，顾谓群臣曰："彼之违信背和，与牢、洛为三，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声之臣，助难当报复。

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建兴公吐奚爱弼，率南秦王杨难当自祁山南出，直冲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旧户。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益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员外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库拔阿浴河引出斜谷，厄白马之险。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后延出自骆谷，直截汉水。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罒炎}，使持节、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梁州刺史、顺阳公刘买德，平远将军、永安侯若干内亦千出自子午，东袭梁、汉。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晋谯王司马文思，宁远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鲁轨南趋荆州。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大翰为其后继。使持节、侍中、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晋琅邪王司马楚之南趣寿春。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东安公刁雍东趣广陵，南至京口。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故晋元显子司马天助直趣济南。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邵陵、践土，区区齐、晋，尚能克胜强楚，以致一匡，况大魏以沙漠之突骑，兼咸、夏之劲卒哉！

若众军就临，将令南海北泛，江湖南溢，高岸垫为浦泽，深谷积为丘陵。晋余黎民，将云集雾聚，仇池之师，τ□区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谓肆忿于目前之小得，以至于败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济穷鸠之危，义士归之，故我朝廷欲救难当投命之诚，为此举动。既而爱惜前好，犹复沈吟，多杀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为。吾等别爱后自驰檄相譬书。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距我义言，很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齐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报告。

徐州答移曰：

知以杨难当投命告败，比之穷鸠，欲动众以相存拯。救危恤难，有国者之所用心。虽然，移书之言，亦已过矣。何者？杨氏先世以来，受晋爵号，修职守藩，为我西服。十载之中，再造逆乱，号年建义，猖狂妄作，为臣不忠，宜加诛讨。又知难当称臣彼国，宜是顾畏首尾，两属求全。果是纯臣，服事于魏，何宜与人和亲，而听臣下纵逸。

昔景平之末，国祚中微，彼乘我内难，侵我司、兖，是以七年治兵，义在经略，三帅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负约言耳。彼伺我军，仍相掩袭，俘我甲士，翦我边民，是彼有两曲，我有二直也。司马楚、文思亡命窜伏，鲁轨、刁雍实为虿尾，而拥其逋逃，开其疆场。元显无子，焉得天助，谬称假托，何足以云。又讥窃兴师旅，不相关移，若如来言，又非所受。黄龙国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归款，彼皆残灭俘馘，岂有先言。况仇池奉晋十世，事宋三叶，九伐所加，何伤于彼。仆闻师曲为老，义作乱雄，言贵称情，不在夸大。移书本诣梁、益，而谬来鄙府，大人不远，幸无过谈。

二十年，焘以国授其太子，下书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

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逆，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神养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于是王公以下上书太子皆称臣，首尾与表同，唯用白纸为异。是岁，焘伐芮芮虏，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

二十三年，虏安南平南府又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州，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又欲游猎具区。兖州答移曰：

夫皇极肇建，实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载，实禀冲和之气。故司牧之功，宣于上代，仁义之道，兴自诸华。在昔有晋，混一区宇，九译承风，遐戎向附。永嘉失御，天网圮裂，石、容、苻、姚，递乘非据，或栖息赵、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北临河、济，西尽咸、汧，吊民代罪，流泽五都。魏尔时祗德悔祸，思用和辑，交通使命，以祗天衷。来移所谓分疆画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恆其信，虞我国忧，侵牢及洛，至于清济。往岁入河，且欲绥理旧城，是以顿兵南滋，秋毫无犯。军师不能奉遵庙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兖。

来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繦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

往年贵主献书云：“强者为雄。”斯则弃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于此，何以能振。复加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今治道方融，远人必至，开馆饰邸，则有司存。来岁元辰，天人协庆，鸾旗省方，东巡稽岭。若欲邀恩，宜赴兹会，怀德贵蚤，无或后期。又称：驰猎积年，野无飞伏。”此邦解网舍前，矜蜫育飓，七泽八薮，禽兽丰硕，虞候搜算，义非所吝。三代肆觐，其典虽缺，呼韩入汉，厥仪犹全，馈饩之秩，每存丰厚。

先是，虏中谣言：“灭虏者吴也。”焘甚恶之。二十三年，北地泸水人盖吴，年二十九，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诸戎夷普并响应，有众十余万。焘闻吴反，恶其名，累遣军击之，辄败。吴上表归顺，曰：

自灵祚南迁，祸缠神土，二京失统，豹狼纵毒，苍元蹈犬噬之悲，旧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义因机，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奋之愤，故创迹天台，爰暨咸、雍。义风一鼓，率士响同，威声既张，士卒效勇，师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鳞于函关，扫凶迹于秦土，非仰协宋灵，俯允群愿，焉能若斯者哉！

今平城遗虐，连兵大坛，东西狼顾，威形莫接，长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阳二孽，世连土宇，拥率部落，控弦五万，东屯潼塞，任质军门。私署安西将军常山白广平练甲高平，进师汧、陇。北漠护军结驷连骑，提戈载驱。胡兰洛生等部曲数千，拟击伪镇，阖境颙颙，仰望皇泽。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使中都有鸣鸾之响，荒余怀来苏之德。谨遣使人赵绾驰表丹诚。

焘遣军屡败，乃自率大众攻之。吴又上表曰：

臣闻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昔中都失统，九域分崩，群凶丘列于天邑，飞鸮鸱目于四海。先皇慈怀内发，愍及戎荒，翦伪羌于长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宁苏。天未忘难，祸乱仍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鄴、洛为蜂蛇之薮，纵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叹愤。倾首东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泽，赤子之望慈亲。

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冯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棒莽，以待王师，义夫始臻，莫不瓦解。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

太祖诏曰：“北地盖吴，起众秦川，华戎响附，奋其义勇，频烦克捷，屡遣表疏，远效忠款，志枭逆虏，以立勋绩。宜加爵号，褒奖乃诚，可以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军界上，以相援接。”

焘攻吴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统郡及金紫以下诸将印合一百二十一纽与吴，使随宜假授。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其年，太原民颜白鹿私行入荒，为虏所录，相州刺史欲杀之，白鹿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焘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书与骥，使司徒祭酒王琦赍书随白鹿南归。遣从弟高梁王以重军延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恬击破之。杜骥遣其宁朔府司马夏侯祖欢、中兵参军吉渊驰往赴援，虏破略太原，得四千余口，牛六千余头。寻又寇兖、青、冀三州，遂及清东，杀略甚众。太祖思弘经略，诏群臣曰：

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自缨绋世务，情兼家国，徒存日昃，终有惭德。而区宇未一，师馑代有，永言斯瘼，弥干其虑。加疲疾稍增，志随时往，属思之功，与事而废。残虐游魂，齐民涂炭，乃眷北顾，无忘弘拯。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卿等体国情深，亦当义笃其怀也。诗曰：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替非无征，兴废要有以。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风起。乱极治必形，涂泰由积否。方欲涤遗氛，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时乎岂再来？河清难久俟。骀驷安局步，骐骥志千里。梁傅畜义心，伊相抱深耻。赏契将谁寄，要之二三子。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

时疆场埸多相侵盗。二十五年，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曰：

仆以不德，荷国荣宠，受任边州，经理民物，宣播政化，鹰扬万里，虽尽节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达也。比者以来，边民扰动，互有反逆，无复为害，自取诛夷。死亡之余，雉菟逃窜，南入宋界，聚合逆党，频为寇掠，杀害良民，略取资财，大为民患。此之界局，与彼通连，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情伪繁兴。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类推之，日月弥甚。奸宄之人，数得侵盗之利，虽加重法，不可禁止。仆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国牧守，纵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扰疆场。譬犹蚤虱疥癣，虽为小疴，令人终岁不安。

当今上国和通，南北好合，唯边境民庶，要约不明。自古列国，封疆有畔，各自禁断，无复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长久，垂之永世。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

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归，彼亡此致，则自我国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

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答移曰：

知以边氓扰动，多有叛逆，欲杜绝奸宄，两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来往。申告嘉贶，实获厥心。但彼和好以来，矢言每缺，侵轶之弊，屡违义举，任情背畔，专肆暴略，岂唯窃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顷诛讨蛮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窜，逃首北境，而辄便苞纳，待之若旧，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往岁擅兴戎旅，祸加孩耄，罔顾善邻之约，不惟疆域之限。来示所云，彼并行之，虽丰辞盈观，即事违实，兴嫌长乱，实彼之由，反以为言，将违躬厚之义。

疆场之民，有自来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怀。若于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谨封守，斥遣诸亡，惊蹄逸镞，不妄入境，则边城之下，外户不闭。王制严明，岂当独负来信。若亡命奔越，侵盗彼民，期固刑之所取，无劳远及。自荷阃外，思阐皇猷，每申敕守宰，务敦义让。往诚未布，能不愧怍，当重约示，以副至怀。

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初，焘欲为边寇，声云猎于梁川。太祖虑其侵犯淮、泗，乃敕边戍："小寇至，则坚守拒之；大众来，则拔民户归寿阳。"诸戍侦候不明，虏奄来入境，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绲、绥远将军汝南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奔走。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攻围悬瓠城，城内战士不满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铄时镇寿阳，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郡事。宪婴城固守，焘尽锐以攻之，宪自登郭城督战。起楼临城，飞矢雨集，冲车攻破南城，宪于内更筑捍城，立栅以补之。虏肉薄攻城，死者甚众，宪将士死伤亦过半。焘唯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

焘遣从弟永昌王库仁真步骑万余，将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阳。时世祖镇彭城，太祖遣队主吴香炉乘驿敕世祖，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世祖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众议举别驾刘延孙为元帅，延孙辞不肯行，举参军刘泰之自代。世祖以问司马王玄谟、长史张暢，暢等并赞成之。乃分为五军，以泰之为元帅，与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国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领其一。谦之领泰之军嗣殿中将军程天祚督战，至谯城，更简阅人马，得精骑千一百匹，直向汝阳。虏不意奇兵从北来，大营在汝阳北，去城三里许。泰

之等至，虏都不觉，驰入袭之，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营内有数区氈屋，屋中皆有帐，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银，帐内诸大主帅，悉杀之。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虏众一时奔散，因追之，行已经日，人马疲倦，引还汝南。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无后继，又有别帅钜鹿公余嵩自虎牢至，因引出击泰之。泰之军未食，旦战已疲劳，结阵未及定，垣谦之先退，因是惊乱，弃仗奔走。行迷道趋溅水，水深岸高，人马悉走水争渡，泰之独不去，曰："丧败如此，何面复还。"下马坐地，为虏所杀。肇之溺水死，天祚为虏所执，谦之、定、幼文及将士免者九百余人，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号为镇军将军，玄谟、延孙免官，暢免所领沛郡，谦之伏诛，定、幼文付尚方。

焘初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但闻淮南遣军，乃复有奇兵出。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寿阳。遣刘康祖救悬瓠，焘亦遣任城公拒康祖，与战破之，斩任城。焘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军渐进，乃委罪大将，多所斩戮，倍道奔走。太祖嘉宪固守，诏曰："右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尽力捍御，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显擢，可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万匹委宪分赐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战守勤劳者。

焘虽不克悬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与太祖书曰：

彼前使间谍，該略奸人，窃闻硃修之、申谟，近复得胡崇之，败军之将，国有常刑，乃皆用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庆。得我普钟蔡一竖子，何所损益，无异得我举国之民，厚加奉养。禽我卑将卫拔，非其身，各便锁腰苦役以辱之。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顷关中盖吴反逆，扇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赂，岂有远相顺从。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該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人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珰，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诈珠珰也。

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诸方已定，不复相释。

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来侦谍，我已禽之放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敌也。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彼吴人正有斫营伎，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

此后复求通和，闻太祖有北伐意，又与书曰："彼此和好，居民连接，为日已久，而彼无厌，诱我边民，其有往者，复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驱还。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伧人谓换易为博。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兒，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氈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其年，大举北讨，下诏曰：

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驱逼遗氓，复规窃暴。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并陈芮芮此春因其来掠，掩袭巢窟，种落畜牧，所亡太半，连岁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发，亲党诛残，根本危敝，自相残殄。芮芮间使适至，所说并符，远输诚款，誓为犄角。遐迩注情，既宜赴奖，且水雨丰澍，舟楫流通，经略之会，实在兹日。

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

等，戈船一万，前驱入河。使持节、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霄城侯萧斌，推三齐之锋，为之统帅。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总四州之众，水陆并驱。太子左卫率始兴县五等侯臧质勒东宫禁兵，统骁骑将军安复县开国侯王方回、建武将军安蛮司马新康县开国男刘康祖、右军参军事梁坦步骑十万，径造许、洛。使持节、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南平王铄悉荆、河之师，方轨继进。东西齐举，宜有董一，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领司徒、录尚书、太子太傅、国子祭酒江夏王义恭，德望兼崇，风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仪精卒，出次徐方，为众军节度。别府司空府使所督诸镇，各遣虎旅，数道争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绥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连旗深入，震荡汧、陇。护军将军、封阳县开国侯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宁远将军竟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籍荆雍之劲，揽群师之锐，宜由武关，稜威震氵彦。指授之宜，委司空义宣议量。

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行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

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率马步囗余人向确磝，取泗渎口。虏确磝戍主、济州刺史王买德凭城拒战，元吉破之。买德弃城走，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氈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

玄谟攻滑台不克，焘自率大众渡河，玄谟败走。焘从弟永昌王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从弟高梁王阿斗泥青州道，焘自确磝，并南出。诸镇悉敛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邹山，邹山戍主、宣威将军、鲁阳平二郡太守崔耶利败没。焘登邹山，见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树洛真、南康侯杜道隽进军清西，至萧城；步尼公进军清东，至留城。世祖

遣参军马文恭至萧城，江夏王义恭遣军主嵇玄敬至留城，并为觇候。萧城虏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与相遇，乃舍汴趣南山；东至山而虏围合，文恭战败，仅以身免。玄敬亦与留城虏相值，幢主华钦继其后，虏望玄敬后有军，引去，趋苞桥。至，欲渡清西，沛县民烧苞桥，夜于林中击鼓。虏谓官军大至，争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

先是，焘遣员外散骑侍郎王老寿乘驿就太祖乞黄甘，太祖饷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马，曰："自顷岁成民阜，朝野无虞，春末当东巡吴、会，以尽游豫。临沧海，探禹穴，陟姑苏之台，搜长洲之苑，舟楫虽盛，寡于良驷，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寿反命，未出境，虏兵深入，乃录还。

虏又破尉武戍，执戍主左军长兼行参军王罗汉。先是，南平王铄以三百人配罗汉出戍，而尉武东北有小垒，因据之。或曰："贼盛不足自固，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罗汉以受命来此，不可辄去。是日虏攻之，矢尽力屈，遂没。虏法，获生将，付其三郎大帅，连锁锁颈后。罗汉夜断三郎头，抱锁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刘康祖于尉武，引众向寿阳，自青冈屯孙叔敖冢，胁寿阳城，又焚掠马头、钟离。南平王铄保城固守。

焘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军。留尚书韩元兴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泥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残害。寿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箪筏，声欲渡江。太祖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

初，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向彭城，至小涧，虏已断道，召还，与左军将军尹弘守横江，少府刘兴祖守白下，建威将军、黄门侍郎萧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监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将军泰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参军事向柳守贵洲，司马到元度守蒜山，谘议参军沈昙庆守北固，尚书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从事史萧尚之守练壁，征北参军管法祖守谯山，徐州从事武仲河守博落，尚书左丞刘伯龙守采石。

寻迁建武将军、淮南太守，仍总守事。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皇太子出戍石头城，前将军徐湛之守石头仓城，都水使者乐询、尚书水部郎刘渊之并以装治失旨，付建康。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购能斩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

百斤；斩其子及弟、伪相、大军主，封四百户开国县侯，布绢各五千匹；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赍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虏，竟不能伤。

焘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氈屋。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焘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焘会于山上，并及士人。会竟，掠民户，烧邑屋而去。虏初缘江举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

初，太祖闻虏寇逆，焚烧广陵城府船乘，使广陵、南沛二郡太守刘怀之率人民一时渡江。虏以海陵多陂泽，不敢往。山阳太守萧僧珍亦敛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台送粮仗给盱眙，贼逼，分留山阳。又有数万人攻具，当往滑台，亦留付郡。城内垂万家，战士五千余人。有白米陂，去郡数里，僧珍逆下诸处水，注令满，须贼至，决以灌之。虏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广陵还，因攻盱眙，尽锐攻城，三十日不能克，乃烧攻具退走。焘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

是岁，焘病死，谥为太武皇帝。初，焘有六子，长子晃，字天真，为太子。次曰晋王，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屠苏倒，见厌殆死，左右皆号泣，晋王不悲，焘怒赐死。次曰秦王乌弈肝，与晃对掌国事，晃疾之，诉其贪暴，焘鞭之二百，遣镇桴罕。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树洛真。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以乌弈肝有武用，以为太子。会焘死，使嬖人宗爱立博真为后，宗爱、博真恐为弈肝所危，矫杀之而自立，号年承平。博真懦弱，不为国人所附，晃子浚字乌雷直勤，素为焘所爱，燕王谓国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孙，应立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浚为主，号年为正平。

先是，虏宁南将军鲁爽兄弟率众归顺。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张永、王玄谟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裁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

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假别驾崔勋之振威将军，领所发队，并二州望族，从盖柳津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冀州刺史向井陉，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相州刺史备大行，因事指麾，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济河之日，请大统版假。常忿将率惮于深远，勋之等慷慨之诚，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纳。玄谟攻确磝，不克退还。

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颜竣、谢庄、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大明二年，虏寇青州，为刺史颜师伯所破，退走。前废帝永光元年，浚死，谥文成皇帝。子弘之字第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讨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单骑奔虏。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历城镇主崔道固等，亦各举兵。虏谋欲纳昶，下书曰：

《易》称“利用行师”，《书》云“恭行天罚”，必观时而后施，因机而后举。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晋定吴会，万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难洊起，国有杀君之逆，邦罹崩离之难，起自萧墙，衅流合境。伪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义阳王昶，踵微子之踪，蹈项伯之迹，知机体运，归款阙庭，朕锡以显爵，班同亲旧。昶弟湘东王进不能扶危定倾，退不能降身高谢，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既无阖闾静乱之功，而有无知悖礼之变，怠弃三正，慢易天常，覆败之征既兆，危亡之应已著。伪江州刺史晋安王复称大号，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陆临海王刘子绥、子顼大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彭城镇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历城镇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籓，惧及祸难，拥众独据，各无定主。仰观天象，俯察人谋，六军燮伐之期，率土同轨之日。

朕承休烈，属当泰运，思播灵武，廓宁九服，岂可得临万乘之机，遘时来之遇，而不讨其雠逆，振其艰患哉！今可分命诸军，以行九伐。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安定王直勤伐伏玄、侍中尚书左仆射安西大将军平北公直勤美晨、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平北将军山阳公吕罗汉，领陇右之众五万，沿汉而东，直指襄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勃海王直勤天赐、侍中尚

书令安东大将军始平王直勤渴言侯、散骑常侍殿中尚书令安西将军西阳王直勤盖户千，领幽、冀之众七万，滨海而南，直指东阳。使持节征南将军京兆王直勤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将军新建王独孤侯尼须、散骑常侍西平公韩道人，领江、雍之众八万，出洛阳，直至寿阳。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宜阳王直勤新成、侍中太尉征东大将军直勤驾头拔、羽直征东将军北平公拔敦及义阳王刘昶，领定、相之众十万，出济、兖，直造彭城，与诸军克期同到，会于秣陵。纳昶反国，定其社稷，使荆、阳沾德义之风，江、汉被来苏之惠。边疆将吏，不得因宋衰乱，有所侵损，以伤我国家存救之义。主者明宣所部，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既而晋安王子勋事平，太宗遣张永、沈攸之北讨，薛安都大惧，遣使引虏。虏遣万骑救之，永、攸之败退；虏攻青、冀二州，并克，执沈文秀、崔道固。又下书：

朕承天序，临御兆民，思阐皇风，以隆治道。而荆吴僭傲，跨峙一方，天降其殃，以罚有罪，篡戮发于萧墙，毒害婴于群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体逆顺，归诚献款。遭难已久，饥馑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窃盗；或不识王命，藏窜山薮；或为囚徒，先被执系，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诸犯死罪以下，系囚见徒，一切原遣。唯子杀父母，孙杀祖父母，弟杀兄，妻杀夫，奴杀主，不从赦例。若亡命山泽，百日不首，复其初罪。

今阳春之初，东作方兴，三州之民，各安其业，以就农桑。有饥穷不自存，通其市粜之路，镇统之主，勤加慰纳，遵用轻典，以莅新化。若绥导失中，令民逃亡，加罪无纵。其普宣下，咸使闻知朕意焉。

此后虏复和亲，信饷岁至，朝庭亦厚相报答。泰豫元年，虏狭石镇主白虎公、安阳镇主莫索公、贞阳镇主鹅落生、襄阳王桓天生等，引山蛮马步二万余人，攻围义阳县义阳戍。司州刺史王赡遣从弟司空行参军思远、抚军行参军王叔瑜击大破之，虏退走。

自索虏破慕容，蛮马二万余人攻围义阳，据有中国，而芮芮虏有其故地，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亢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帐为居，随所迁徙。其土地深山则当夏积雪，平地则极望数千里，野无青草。地气寒凉，马牛齕枯啖雪，自然肥健。

国政疏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去北海千余里，与丁零相接。常南击索虏，世为仇雠，故朝庭每羁縻之。其东有盘盘国、赵昌国，渡流沙万里，又有粟特国。太祖世，并奉表贡献。粟特大明中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与中国并也。自汉氏以前，绵跨年世，纷梗外区，惊震中宇。周无上算，汉收下策。魏代分离，种落迁散，数十年间，外郡无风尘之警，边城早开晚闭，胡马不敢南临。至于晋始，奸黠渐著，密迩畿封，窥候疆场，俘民略畜者，无岁月而阙焉。元康以后，《风雅》雕丧，五胡递袭，翦覆诸华。及涉珪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众力，遂与上国争衡矣。

高祖宏图盛略，欲以苞括宇宙为念，逮于悬旗清洛，饮马长泾，北狄恤锐挫锋，闭重嶮而自固。于时戎车外动，王命相属，裳冕委蛇，轺轩继路，旧老怀思古之情，行人或为之殒涕。自是关、河响动，表里宁壹。宫车甫晏，戎心外骇，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开定司、兖，而兵无胜略，弃师陨众，委甲横原，捐州亘水，荆、吴锐卒，逸气未摅，偏城孤将，衔冤就虏，遂蹙境延寇，仅保清东。自是兵摧势弱，边隙稍广，壮骑陵突，鸣镝日至，刍牧年伤，禾麦岁犯。小则囚虏吏民，大则俘执长守，羽书继涂，奔命相属，青、徐、兖、冀之间萧然矣。而自木末以来，并有贤才狡算，妙识兵权，深通战术，属鞬凌厉，气冠百夫，故能威服华甸，志雄群虏。至于狸伐篡伪，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至乃连骑百万，南向而斥神华，胡旆映江，穹帐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徭，费殚府实，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虽事舛吴宫，而歼亡匪异，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

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自此以后，通互市，纳和亲，而侵疆轶戍，于岁连属。逮泰始构纷，边将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劳日昃，思一区宇，旍旗卷舒，仅而后克。后主守文，刑德不树，一举而弃司、兖，再举而

丧徐方，华服萧条，鞠为茂草，岂直天时，抑由人事。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氈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虞诩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彼骑也。因此而推胜负，殆可以一言蔽之。

列传第五十六鲜卑 吐谷浑

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弈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信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炎□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

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桴罕县。自桴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

浑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长吐延嗣。吐延身长七尺八寸，勇力过人，性刻暴，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体，呼子叶延，语其大将绝拔渥曰："吾气绝，棺敛讫，便远去保白兰。白兰地既嶮远，又土俗懦弱，易为控御。叶延小，意乃欲授与余人，恐仓卒终不能相制。今以叶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辅之，孺子得立，吾无恨矣！"抽剑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

叶延少而勇果，年十岁，缚草为人，号曰姜聪，每旦辄射之，射中则喜，不中则号叫泣涕。其母曰："仇贼诸将已屠脍之，汝年小，何烦朝朝自苦如此！"叶延呜咽不自胜。答母曰："诚知无益，然叶延罔极之心，不胜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叶延亦不食。颇视书传，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曰："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为吐谷浑氏。嗣立二十三年，年三十三。有子四人。

长子碎奚立。碎奚性纯谨，三弟专权，碎奚不能制，诸大将共诛之。碎奚忧哀不复摄事，遂立子视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莫贺郎"。"莫贺"，宋言父也。碎奚遂以忧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一。有子六人。子视连以父忧卒，不游娱，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二人，长曰视罴，次乌纥提。视罴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树洛干等并小，弟乌纥提立。纥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视罴子树洛干立，自称车骑将军，义熙初也。

树洛干死，弟阿豺自称骠骑将军。谯纵乱蜀，阿豺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献方物。诏曰："吐谷浑阿豺介在遐表，募义可嘉，宜有宠任。今酬其来款，可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诏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璜立。六年，表曰："大宋应运，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义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谒者董湛至，宣传明诏，显授荣爵，而臣私门不幸，亡兄见背。臣以懦弱，负荷后任，然天恩所报，本在臣门，若更反覆，惧停信命。辄拜受宠任，奉遵上旨，伏愿详处，更授章策。"七年，诏曰："吐谷浑慕璜兄弟慕义，至诚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诸军事、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

先是晋末，金城东允街县胡人乞伏乾归拥部众据洮河、罕开，自号陇西公。乾归死，子炽磐立，遣使诣晋朝归顺，以为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平西将军，公如故。高祖即位，进号安西大将军。炽磐死，子茂蔓立。慕璜前后屡遣军击，茂蔓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璜据有其地。是岁，赫连定于长安为索虏拓跋焘所攻，拥秦户口十余万西次罕开，欲向凉州。慕璜距击，大破之，生擒定。焘遣使求，慕璜以定与之。九年，慕璜遣司马赵叙奉贡献，并言二万人捷。太祖加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弟慕延为平东将军，慕璜兄树洛干子拾寅为平北将军，阿豺子炜代镇军将军。诏慕璜南国将士，昔没在佛佛者，并悉致。慕璜遣送硃昕之等五十五户，一百五十四人。

慕璜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为平西将军，慕延庶长子繁昵为抚军将军，慕延嫡子瑍为左将军、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赠阿豺本号安西、秦沙三州诸军事、沙州刺史、领护羌校尉、陇西王。索虏拓跋焘遣军击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兰，

攻破于阗国。虑虏复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嶲门。”并求牵车，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太祖赐以牵车，若虏至不自立，听入越嶲。虏竟不至也。

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东破索虏，加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进号征西大将军。五年，拾寅奉表献方物，以弟拾皮为平西将军、金城公。前废帝又进号车骑大将军。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岭，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

史臣曰：吐谷浑逐草依泉，擅强塞表，毛衣肉食，取资佃畜，而锦组缯纨，见珍殊俗，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自昔哲王，虽存柔远，要荒回隔，礼文弗被，大不过子，义著《春秋》。晋、宋垂典，不修古则，遂爵班上等，秩拟台光。辫发称贺，非尚簪冕，言语不通，宁敷衮职。虽复苞筐岁臻，事惟贾道，金罽氈毡，非用斯急，送迓烦扰，获不如亡。若令肃慎年朝，越裳岁飨，固不容以异见书，取高前策。圣人谓之荒服，此言盖有以也。

列传第五十七夷蛮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

南夷林邑国，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众欲讨之，闻有代，乃止。七年，阳迈遣使自陈与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楼船百余寇九德，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讨，攻区粟城不克，引还。林邑欲伐交州，借兵于扶南王，扶南不从。十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频遣贡献，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

太祖忿其违傲，二十三年，使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前锋，悫仍领景宪军副。阳迈闻将见讨，遣使上表，求还所略日南民户，奉献国珍。太祖诏和之："阳迈果有款诚，许其归顺。"其年二月，军至硃梧戍，遣府户曹参军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贼曹参军蟜弘民随传诏毕愿、高精奴等宣扬恩旨，阳迈执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归款，猜防愈严。景宪等乃进军向区粟城，阳迈遣大帅范扶龙大戍区粟，又遣水步军径至。景宪破其外救，尽锐致城。五月，克之，斩扶龙大首，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乘胜追讨，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是未名之宝。上嘉将帅之功，诏曰："林邑介恃遐险，久稽王诛。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经济，禀命致讨，万里推锋，法命肃齐，文武毕力，洁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勋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饰，参管近侍，可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行建武将军。龙骧司马萧景宪协赞军首，勤捷显著，总勒前驱，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抚怀民庶。可持节、督交州、广州之郁林、宁浦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交州刺史。龙骧司马童林之、九真太守傅蔚祖战死，并赠给事中。"

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长史范龙跋奉使贡献，除龙跋扬武将军。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长史范流奉表献金银器及香布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献方物。初，檀和之被征至豫章，值豫章民胡诞世等反，因讨平之，并论林邑功，封云杜县子，食邑四百户。和之，高平金乡人，檀凭子也。太祖元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卫率为世祖镇军司马、

辅国将军、彭城太守。元凶弑立，以为西中郎将、雍州刺史。世祖入讨，加辅国将军，统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即位，以为右卫将军。孝建二年，除辅国将军、豫州刺史，不行，复为右卫，加散骑常侍。三年，出为南兖州刺史，坐酣饮黩货，迎狱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锢。其年卒，追赠左将军。谥曰襄子。

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硃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硃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

扶南国，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国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献。

西南夷诃罗驼国，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

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国界。城郭庄严，清净无秽，四衢交通，广博平坦。台殿罗列，状若众山，庄严微妙，犹如天宫。圣王出时，四兵具足，导从无数，以为守卫。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丰富，珍贿无量，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游集，三乘竞进，敷演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万国交会，长江眇漫，清净深广，有生咸资，莫能销秽，阴阳调和，灾厉不行。谁有斯美，大宋扬都，圣王无伦，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物，平等忍辱，怨亲无二，济乏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达，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洁，尽忠奉主，心无异想。

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诃罗驼国王，名曰坚铠，今敬稽首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表此丹诚。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坚铠微蔑，谁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虽死犹生。仰惟大国，藩守旷远，我即边方藩守之一。上国臣民，普蒙慈泽，愿垂恩逮，等彼仆臣。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侮，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启，诚实可信。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愿自今以后，赐年年奉使。今奉微物，愿垂哀纳。

呵罗单国，治阇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钚、赤鹦鹉鸟、天

竺国白垒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十年，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

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道，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村邑聚落，次第罗匝，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宫殿高广，楼阁庄严，四兵具足，能伏怨敌，国土丰乐，无诸患难。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庆无不利，处雪山阴，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净，周匝屈曲，顺趣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扬都，承嗣常胜大王之业，德合天心，仁廕四海，圣智周备，化无不顺，虽人是天，护世降生，功德宝藏，大悲救世，为我尊主常胜天子。是故至诚五体敬礼。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稽首问讯。

其后为子所纂夺。十三年，又上表曰：

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龙神等，恭敬供养，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口间自豪，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净如华，颜色照耀，威仪殊胜，诸天龙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宝，梵行众僧，庄严国土，人民炽盛，安隐快乐。城阁高峻，如乾他山，众多勇士，守护此城，楼阁庄严，道巷平正，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最殊胜吉。扬州城无忧天主，愍念群生，安乐民人，律仪清净，慈心深广，正法治化，共养三宝，名称远至，一切并闻。民人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礼。呵罗单跋摩以顶礼足，犹如现前，以体布地，如殿陛道，供养恭敬，如奉世尊，以顶著地，曲躬问讯。

忝承先业，嘉庆无量，忽为恶子所见争夺，遂失本国。今唯一心归诚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纫问讯大家，意欲自往，归诚宣诉，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命得存，亦由毗纫此人忠志，其恩难报。此是大家国，今为恶子所夺，而见驱摈，意颇忿惋，规欲雪复。伏愿大家听毗纫买诸铠仗袍袄及马，愿为料理毗纫使得时还。前遣阇邪仙婆罗诃，蒙大家厚赐，悉恶子夺去，启大家使知。今奉薄献，愿垂纳受。

此后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诏曰："诃罗单、婆皇、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汝慕义款化，效诚荒遐，恩之所洽，殊远必甄，用敷典章，显兹策授。尔其钦奉凝命，永固厥职，可不慎欤。"二十九年，又遣长史婆和沙弥献方物。

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太祖策命之为婆皇国王曰：“惟尔仰政边城，率贡来庭，皇泽凯被，无幽不洽。宜班典策，授兹嘉命。尔其祗顺礼度，式保厥终，可不慎欤。”二十八年，复贡献。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献赤白鹦鹉。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太宗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

婆达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献方物。太祖策命之为婆婆达国王曰：“惟尔仰化怀诚，驰慕声教，皇风遐暨，荒服来款，是用加兹显策，式甄义顺。尔其祗顺宪典，永终休福，可不慎欤。”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复遣使献方物。

阇婆婆达国，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驼阿罗跋摩遣使奉表曰：

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礼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教化已周，入于涅盘，舍利流布，起无量塔，众宝庄严，如须弥山，经法流布，如日照明，无量净僧，犹如列宿。国界广大，民人众多，宫殿城郭，如忉利天宫。名大宋扬州大国大吉天子，安处其中，绍继先圣，王有四海，阎浮提内，莫不来服。悉以兹水，普饮一切，我虽在远，亦沾灵润，是以虽隔巨海，常遥臣属，愿照至诚，垂哀纳受。若蒙听许，当年遣信，若有所须，惟命是献，伏愿信受，不生异想。今遣使主佛大驼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诚，稽首敬礼大吉天子足下，驼婆所启，愿见信受，诸有所请，唯愿赐听。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师子国，元嘉五年，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

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

至十二年，又复遣使奉献。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曰：

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清净，犹如化城，宫殿庄严，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圣王出游，四海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万邦归仰，国富如海。国中众生，奉顺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施群生，无所遗惜。帝修净戒，轨道不及，无上法船，济诸沈溺，群僚百官，受乐无怨，诸天拥护，万神侍卫，天魔降伏，莫不归化。王身庄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圣贤承业，如日月天，于彼真丹，最为殊胜。

臣之所住，名迦毗河，东际于海，其城四边，悉紫绀石，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国王相承，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子，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检，不犯道禁，臣名月爱，弃世王种。

惟愿大王圣体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隐。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山海遐隔，无由朝觐，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达，使主名尼驼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

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

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王那邻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驼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驼遣长史竺留驼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

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道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

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盘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由靡爽。唯浮图为教，逖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恆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目连桑门，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尽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体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戚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其词曰：

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筌，聪睿迪哲，何负于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途，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于是白学访其所以不逮云尔。

白曰：“释氏所论之空，与老氏所言之空，无同异乎？”黑曰：“异。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安得同乎！”白曰：“释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于空矣。”白曰：“三仪灵长于宇宙，万品盈生于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也。今构群材以成大厦，罔专寝之实，积一毫以致合抱，无檀木之体，有生莫俄顷之留，泰山蔑累息之固，兴灭无常，因缘无主，所空在于性理，所难据于事用，吾以为误矣。”白曰：“所言实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变之理，交于目前，视听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场，重之以轻异学，诚未见其渊深。”黑白：“斯理若近，求之实远。夫情之所重者虚，事之可重者实。今虚其真实，离其浮伪，爱欲之惑，不得不去。爱去而道场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晓也。”白曰：“今析豪空树，无囗乘廕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明无常增其忄妻廕之情，陈若偏笃其竞辰之虑。贝锦以繁采发辉，和羹以盐梅致旨，齐侯追爽鸠之乐，燕王无延年之术，恐和合之辩，危脆之教，正足恋其嗜好之欲，无以倾其爱竞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绝于诸华，坟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辞，川树积小之咏，舟壑火传之谈，坚白唐肆之论，盖盈于中国矣，非理之奥，故不举以为教本耳。子固以遗情遗累，虚心为道，而据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间乎！”黑曰：“周、孔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极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群生不足胜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指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先觉翻翔于上世，后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纤介之异，勤诚者不睹善救之貌，笃学者弗克陵虚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觌不朽之质。苟于事不符，宜寻立言之指，遗其所寄之说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夺此俄顷，要彼无穷，若弗勤春稼，秋墙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虑者，长沦于九泉之下矣。”白曰：“异哉！何所务之乖也。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长迷于幽都，永谬滞于昧谷。辽辽闽、楚，其可见乎！所谓积渐者，日损之谓也。当先遗其所轻，然后忘其所重，使利欲

日去，淳白自生耳。岂得以少要多，以粗易妙，俯仰之间，非利不动，利之所荡，其有极哉！乃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兴糜费之道，单九服之财，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权化之业，结师党之势，苦节以要厉精之誉，护法以展陵竞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黑曰：“三游本于仁义，盗跖资于五善，圣迹之敝，岂有内外。且黄、老之家，符章之伪，水祝之诬，不可胜论。子安于彼，骇于此，玩于浊水，违于清渊耳。”白曰：“有迹不能不敝，有术不能无伪，此乃圣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于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因不足论。”黑曰：“释氏之教，专救夷俗，便无取于诸华邪？”白曰：“曷为其然。为则开端，宜怀属绪，爱物去杀，尚施周人，息心遗荣华之愿，大士布兼济之念，仁义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为累耳。”黑曰：“子之论善殆同矣，便事尽于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请尝言之。夫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故甘辞兴于有欲，而灭于悟理，淡说行于天解，而息于贪伪。是以示来生者，蔽亏于道、释不得已，杜幽暗者，冥符于姬、孔闭其兑。由斯论之，言之者未必远，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与五教?⑿校□潘秤氪缺□肓6.□J馔慷□□檎撸□坏檬仄浞18.种□抟病！?

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又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时斗场寺多禅僧，京师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世祖大明四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众莫之识，问其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节有精理，于京都多出新经，《胜鬘经》尤见重内学。

东夷高句骊国，今治汉之辽东郡。高句骊王高琏，晋军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高祖践阼，诏曰：“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映，并执义海外，远修贡职。惟新告始，宜荷国休，琏可征

东大将军，映可镇东大将军。持节、都督、王、公如故。”三年，加琏散骑常侍，增督平州诸军事。

少帝景平二年，琏遣长史马娄等诣阙献方物，遣使慰劳之。曰：“皇帝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纂戎东服，庸绩继轨，厥惠既彰，款诚亦著，逾辽越海，纳贡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鸿绪，永怀先踪，思覃遗泽。今遣谒者硃邵伯、副谒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劳。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称朕意焉。”

先是，鲜卑慕容宝治中山，为索虏所破，东走黄龙。义熙初，宝弟熙为其下冯跋所杀，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跋死，子弘立，屡为索虏所攻，不能下。太祖世，每岁遣使献方物。元嘉十二年，赐加除授。十五年，复为索虏所攻，弘败走，奔高骊北丰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骊料理资遣；琏不欲使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漱等，生禽漱，杀高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

琏每岁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三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诏曰：“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世事忠义，作藩海外，诚系本朝，志剪残险，通译沙表，克宜王猷。宜加褒进，以旌纯节。可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后废帝元徽中，贡献不绝。

百济国，本与高骊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骊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高祖践阼，进号镇东大将军。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元嘉二年，太祖诏之曰：“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效诚，远王纂戎，聿修先业，慕义既彰，厥怀赤款，浮桴骊水，献騕执贽，故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勉勖所莅，无坠前踪。今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其后，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七年，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以映爵号授之。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

毗死，子庆代立。世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诏许。二年，庆遣使上表曰："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仍以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为冠军将军。以行征虏将军左贤王余昆、行征虏将军余晕并为征虏将军。以行辅国将军余都、余乂并为辅国将军。以行龙骧将军沐衿、余爵并为龙骧将军。以行宁朔将军余流、麋贵并为宁朔将军。以行建武将军于西、余娄并为建武将军。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贡献。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世祖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

陵者有雄溪、褒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民患。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一十三人诣阙上献。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蛮张雍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其后沔中蛮大动，行旅殆绝。天门溼中令宗侨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溼中，虏略百姓。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曹孙念讨破之，获生口五百余人，免侨之官。二十四年，南郡临沮当阳蛮反，缚临沮令傅僧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遣中兵参军王谌讨破之。

先是，雍州刺史刘道产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及道产亡，蛮又反叛。及世祖出为雍州，群蛮断道，击大破之。台遣军主沈庆之连年讨蛮，所向皆平殄，事在《庆之传》。二十八年正月，龙山雉水蛮寇抄涅阳县，南阳太守硃昙韶遣军讨之，失利，杀伤三百余人；昙韶又遣二千人系之，蛮乃散走。是岁，溠水诸蛮因险为寇，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使说之曰："顷威怀所被，覃自遐远，顺化者宠禄，逆命者无遗，此亦尔所知也。圣朝今普天肆眚，许以自新，便宜各还旧居，安堵复业，改过革心，于是乎始。"

先是，蛮帅鲁奴子掳龙山，屡为边患。鲁轨在长社，奴子归之，轨言于虏主，以为四山王。轨子爽归国，奴子亦求内附，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袭浊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围升钱、柏义诸柴，蛮悉力距战。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斩首二百级，获生蛮千口，牛马八十头。

世祖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硃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

大明中，桂阳蛮反，杀荔令晏珍之，临贺蛮反，杀关建令邢伯兒，振武将军萧冲之讨之，获少费多，抵罪。

豫州蛮，廪君后也。盘瓠及廪君事，并具前史。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

阳蛮杀南川令刘台，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蛮二千余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马黑石在蛮中，共为寇盗。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江、荆、雍、豫诸州军讨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司马黑石徒党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号曰“太公”，以为谋主；一人名安阳，号谯王；一人名续之，号梁王。蛮文小罗等讨禽续之，为蛮世财所篡，小罗等相率斩世财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谟遣殿中将军郭元封慰劳诸蛮，使缚送亡命，蛮乃执智黑石、安阳二人送诣玄谟。世祖使于寿阳斩之。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

顺帝升明初，又转射声校尉、冠军将军。成邪财死，子婆思袭爵，为辅国将军、武骑常侍。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

史臣曰：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晋氏南移，河、陇敻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氐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太祖以南琛不至，远命师旅，泉浦之捷，威震沧溟，未名之宝，入充府实。夫四夷孔炽，患深自古，蛮、僰殊杂，种众特繁，依深傍岨，充积畿甸，咫尺华氓，易兴狡毒，略财据土，岁月滋深。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列传第五十八氐胡

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时南阳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难敌为征南将军。建兴五年，戊搜卒，难敌袭位。与坚头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辩，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元帝太兴四年，刘曜伐难敌，与坚头俱奔晋寿，臣于李雄，曜退，复还仇池。

成帝咸和九年，难敌卒，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辩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称蕃于晋，以毅为征南，盘征东将军。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虎。后遣使称蕃于穆帝。永和三年，以初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国为镇东将军、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子国率左右诛式王及宋奴，复自立。征西将军桓温表国为镇北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国子安为振威将军、武都太守。十二年，国从父杨俊复杀国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归顺。

升平三年，以俊为平西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世立，复以为冠军将军、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迁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以世弟统为宁东将军、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统废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党杀统，遣使诣简文帝自陈，复以纂为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苻雅等讨纂克之，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纂后为杨安所杀。

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坚死，乃将家奔陇右，徙治历城，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仓储于百顷。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龙骧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蕃于晋孝武

帝，孝武帝即以其自号假之。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十五年，又以定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将军。又进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遂有秦州之地，自号陇西王。至十九年，攻陇西虏乞佛乾归，定军败见杀。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自号使持节、征西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谥定为武王。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

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称蕃，奉献方物。安帝以盛为辅国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元兴三年，桓玄辅晋，进盛平北将军、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义熙元年。姚兴伐盛，盛惧，遣子难当为质。兴遣将王敏攻城，因梁州别驾吕莹，求救于盛，盛遣军次沮口，敏退。以盛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益州刺史毛璩讨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败走，汉中空虚，盛遣兄子平南将军抚守汉中。三年，又假盛使持节、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将苻宁行梁州刺史代抚。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镇南城，宁乃还。高祖践阼，进盛车骑大将军，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武都王世子，加号前将军，难当为冠军将军，抚为安南将军。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时年六十二，私谥曰惠文王。

玄字黄眉，自号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善待士，为流、旧所怀。安南将军抚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杀人，并诛之。明帝即以玄为使持节、征西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义熙之号，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赠盛骠骑大将军，余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谥曰孝昭王。

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号使持节、都督雍凉诸军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进号征西将军，加持节、都督、校尉之号。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先是，四方流民有许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十年，难当以益州刺史刘道济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击斩之。时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思话未至，法护将军下，举兵袭梁州，破白马，获晋昌太守张范。法护遣参军鲁安期、沈法慧等拒之，并各奔

退。难当又遣建忠将军赵进攻葭萌，获晋寿太守范延郎。其年十一月，法护委镇奔洋川，难当遂有汉中之地。以氐苻粟持为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杀之，以司马赵温代为梁州。十年正月，思话使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话传》。四月，难当遣使奉表谢罪，曰：

臣闻生成之德，含气同系，而荣悴殊涂，遭遇异兆，至于恩降自然，诚无答谢。夫以狂圣道隔，犹存克念之诚，况君亲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训，丹诚未谅，大谤已臻。梁州刺史甄法护诬臣遣司马飞龙扰乱西蜀，诸所谮引，言非一事，长涂万里，无路自明，风尘之声，日有滋甚。与其逆生，宁就清灭，文武同愤，制不自由。遣参军姚道贤赍书诣梁州刺史萧思话，寻续又遣诣台归罪。道贤至西城，为守兵所杀，行李蔽拥，日月莫照。法护恇扰，望风奔逃，臣即回军，秋毫无犯，权留少守，以俟会通。其后数旬，官军寻至，守兵单弱，惧不自免，续遣轻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怀土及本，行将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约防无素，以致斯阙。

臣本历代守蕃，世荷殊宠，王化始基，顺天委命，要名期义，不在今日，岂可假托妖妄，毁败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见，仰恃圣明，必垂鉴察。但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庭，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太祖以其边裔，下诏曰：“杨难当表如此，悔谢前愆，可特恕宥，并特还章节。”十二年，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保宗奔，索虏主拓跋焘以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袭上邽。难当子顺失守，退，以为雍州刺史，守下辩。十三年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奉朝庭，贡献不绝。十七年，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

十八年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虑汉中军出，遣建忠将军苻冲出东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刘道真击斩冲。十一月，难当克葭萌，获晋寿太守申坦，遂围涪城。巴西太守刘道银婴城固守，难当攻之十余日，不克，乃还。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太子左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甲士三千人，又发荆、雍二州兵讨难当，受刘道真节度。五月，方明等至汉中，长驱而进。道真到武兴，攻伪建忠将军苻隆，克之。安西参军韦俊、建武将军姜道盛别向下辩，道真又遣司马夏

侯穆季西取白水，难当子雍州刺史顺、建忠将军杨亮拒之，并望风奔走。闰月，方明至兰皋，难当镇北将军苻义德、建节将军苻弘祖万余人列阵拒战，方明击破之，斩弘祖，杀二千余人，义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归顺。难当世子抚军大将军和据修城，方明又遣军率愈之攻和，大破之。于是难当将妻子奔索虏，死于虏中。安西参军鲁尚期追难当出寒峡，生禽建节将军杨保炽、安昌侯杨虎头。初，难当遣第二子虎为镇南将军、益州刺史，守阴平。闻父走，逃还，至下辩。方明使子肃之要之，生禽虎，传送京师，斩于建康市。

仇池平。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龙骧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虏拓跋焘遣安西大将军吐奚弼、平北将军拓跋齐等二万人邀崇之。二十年二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齐等，战败没，余众奔还汉中。

三月，前镇东司马苻达、征西从事中郎任朏等举义，立保宗弟文德为主。拓跋齐闻兵起遁走，达追击斩齐，因据白崖，分平诸戍。文德自号使持节、都督秦河凉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秦河凉三州牧、平羌校尉、仇池公，遣露板驰告朝廷。太祖诏曰："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虏纵逸，寇窃仇池，将士挫伤，民萌涂炭，眷言西顾，矜慨在怀。杨文德世笃忠顺，诚感家国，纠率义徒，奄殄凶丑，锋旗所向，歼溃无遗，氛昆澄清，蕃境宁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劳，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随宜应援。"又诏曰："显录勋效，盖惟国典，施赏务速，无或逾时。杨文德志气果到，文武兼全，乘机潜奋，殊功仍集，告捷归诚，献俘万里，朝无暂士，树难自肃，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杨氏世祖西劳，方忠累叶，宜绍先绪，膺受宠荣。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任朏祖父岐，伯父祚，父综，并仕杨氏，为谘议从事中郎。朏有志干，文德以为左司马。

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茄芦城。二十五年，为索虏所攻，奔于汉中。时世祖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于京师，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王师北讨，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据唐鲁桥以拒文德，文德水陆俱攻，大破之，众并奔散。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仰岭，高单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梁州刺史刘秀之执送荆州，使文德从祖兄头戍茄芦。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反，文德不同见杀，世祖追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

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以头为辅国将军。元和继杨氏正统，群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绥御所部，头母妻子弟并为索虏所执，头至诚奉顺，无所顾怀。朝廷既不正元和号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曰："被敕令臣遣使与杨元和、杨头相闻，并致信饷。即遣中军行参军吕智宗赍书并信等，亦自遣使随智宗。及头语智宗，顷破家为国，母妻子弟并坠没虏中，不顾孝道，陈力边捍，竭忠尽诚，未为朝廷所识。若以元和承统，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则应别有所委。顷来公私纷纭，华、戎交构，皆此之由。臣伏寻头元嘉以来，实有忠诚于国，弃亲遗爱，诚在可嘉。氐、羌负远，又与虏咫尺，急之则反，缓之则怨。观头使人言语，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节而已。如臣愚见，蕃捍汉川，使无虑患，头实有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专委。复数年之后，必堪嗣业，用之不难。若才用不称，则应归头。若茄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许。其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

元和从弟僧嗣，复自立，还戍茄芦，以为宁朔将军、仇池太守。太宗泰始二年，诏曰："僧嗣远守西疆，世笃忠款，宜加旌显，以甄义概。可冠军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节、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将军、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从弟文度复自立。泰豫元年，以为龙骧将军、略阳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龙骧为宁朔将军。

后废帝元徽四年，加督北秦州诸军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将军如故。文度遣弟龙骧将军文弘伐仇池，破戍兵于兰皋。顺帝升明元年，诏曰："茂赏有章，实昭国度，畴庸斯炳，载宣史册。督北秦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门乘辉宠，世荣边邑，忠果既亮，才劲兼彰。龙骧将军杨文弘肃协成规，躬提桴鼓，申棱百顷，席卷兰皋，功烈之美，并足嘉叹，宜膺爵授，以酬勋绪。文度可使持节、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辅国将军、略阳太守。"其年，虏破茄芦，文度见杀，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诸军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将军如故。退治武兴。

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蒙逊高祖晖仲归，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复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袭爵，苻氏以为中田护军。

蒙逊代父领部曲，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于凉州，使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又以蒙逊叔父罗仇为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三年春，吕光遣子镇东将军纂率罗仇伐桴罕虏乞佛乾归，为乾归所败，光委罪罗仇，杀之。四月，蒙逊求还葬罗仇，因聚万余人叛光，杀临松护军，屯金山。五月，光挥纂击破蒙逊，蒙逊将六七人，逃山中，家户悉亡散。时蒙逊兄男成将兵西守晋昌，闻蒙逊反，引军还，杀酒泉太守叠滕，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业自号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以男成为辅国将军。男成及晋昌太守王德围张掖，克之，业因据张掖。蒙逊率部曲投业，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王德为酒泉太守。寻又以蒙逊领张掖太守。

三年四月，业使蒙逊将万人攻光弟子纯于西郡，经旬不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执之以归。时王德叛业，自称河州刺史。业使蒙逊西讨，德焚城，将部曲走投晋昌太守唐瑶；蒙逊追德至沙头，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转西安太守，将军如故。四年五月，蒙逊与男成谋杀业，男成不许，蒙逊反谮男成于业，业杀男成。蒙逊乃谓其部曲曰："段公无道，枉杀辅国。吾为辅国报仇。"遂举兵攻张掖，杀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号永安元年。

是月，敦煌太守李皓亦起兵，自号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其冬，皓遣唐瑶及鹰扬将军宋繇攻酒泉，获太守大且渠益生，蒙逊从叔也。

吕光死，子纂立。元年，为从弟隆所篡。姚兴攻凉州，隆称臣请降，蒙逊亦遣使诣兴，兴以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逊与西平虏秃发傉檀共攻凉州，为隆所破。十月，傉檀复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逊；傉檀交逼，遣弟超诣姚兴求迎。七月，兴遣将齐难迎隆，隆说难伐蒙逊，蒙逊惧，遣弟为质，献宝货于难，乃止，以武卫将军王尚行凉州刺史而还。

义熙元年正月，李皓改称大将军、大都督、凉州牧、护羌校尉、凉公；五月，移据酒泉。姚兴假傉檀凉州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逊袭李皓，至安弥，去城六十里，皓乃觉。引军出战，大败，退还，闭城自守，蒙逊亦归。六年，蒙逊攻破傉檀，傉檀走屯乐都。武威人焦朗入姑臧，自号骠骑大将军，臣于李皓。八年，蒙逊攻焦朗，杀之。据姑臧，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称玄始元年，立子正德为世子。

十三年五月，李皓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逊，至建康，蒙逊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涧，蒙逊大败，死者四千余人，乃收余众，增筑建康城，置兵戍而还。

十四年，蒙逊遣使诣晋，奉表称蕃，以蒙逊为凉州刺史。高祖践阼，以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

永初元年七月，蒙逊东略浩衅，李歆乘虚攻张掖；蒙逊回军西归，歆退走，追至临泽，斩歆兄弟三人，进攻酒泉，克之。歆弟敦煌太守恂据郡，自称大将军。十月，蒙逊遣世子正德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逊自往筑长堤引水灌城，数十日，又不下。三月，恂武卫将军宋丞、广武将军弘举城降，恂自杀，李氏由是遂亡。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

高祖以蒙逊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州诸军事、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张掖公。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反，复遣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芮芮来抄，蒙逊遣正德距之，正德轻骑进战，军败见杀。乃以次子兴国为世子。是岁，进蒙逊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开府、持节如故。

太祖元嘉元年，桴罕虏乞佛炽盘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岭，临松郡皆没，执蒙逊从弟成都、从子日蹄、颇罗等而去。三年，改骠骑为车骑。世子与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六年，蒙逊征桴罕，时乞佛炽盘死矣，子茂蔓大破蒙逊，生禽兴国，杀三千杀人。蒙逊赎兴国，遂谷三十万斛，竟不遣。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兴国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西虏赫连定为索虏拓跋焘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闻定败，将家户及兴国东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众御茂蔓，大破之，杀茂蔓，执兴国而还。四月，定避拓跋焘，欲渡河西击蒙逊。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济未半，为吐谷浑慕璜所邀，见获，兴国被创数日死。

九年，以菩提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逊卒，时年六十六。私谥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逊第三子茂虔时为酒泉太守，众议推茂虔为主，袭蒙逊位号。十一年，茂虔上表曰：“臣闻功以济物为

高，非竹帛无以述德，名以当实为美，非谥号无以休终。先臣蒙逊西复凉城，泽憺昆裔，芟夷群暴，清洒区夏。暨运钟有道，备大宋之宗臣，爵班九服，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贞节。考终由正，而请名之路无阶，懿迹虽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善闻周达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勋光天府，标榜称迹，实兼斯义。辄上谥为武宣王。若允天听，垂之史笔，则幽显荷荣，始终无恨。”诏曰：“使持节、侍中、都督秦河沙凉四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逊，才兼文武，勋济西服，爰自万里，款诚夙著，方仗忠果，翼宣远略，奄至薨陨，凄悼于怀。便遣使吊祭，并加显谥。嗣子茂虔，纂戎前轨，乃心弥彰，宜蒙宠授，绍兹蕃业。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河西人赵匪夊善历算。十四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匪夊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

十六年闰八月，拓跋焘攻凉州，茂虔兄子万年为虏内应，茂虔见执。茂虔弟安弥县侯无讳先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兴县侯仪德为征东将军、秦州刺史、都督丹岭以西诸军事、张掖太守。焘既获茂虔，遣军击仪德，弃城奔无讳。于是无讳、仪德拥家户西就从弟敦煌太守唐兒。焘使将守武威、酒泉、张掖而还。十七年正月，无讳使唐兒守敦煌，自与仪德伐酒泉，三月，克之。攻张掖、临松，得四万余户，还据酒泉。

十八年五月，唐兒反，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复与仪德讨唐兒。唐兒将万余人出战，大败，执唐兒杀之，复据敦煌。七月，拓跋焘遣军围酒泉。十月，城中饥，万余口皆饿死，天周杀妻以食战士；食尽，城乃陷，执天周至平城，杀之。于时虏兵甚盛，无讳众饥，惧不自立，欲引众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坚守不下。十九年四月，无讳自率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龙将四千余家走，因据鄯善。初，唐契自晋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阙爽告急。

八月，无讳留从子丰周守鄯善，自将家户赴之。未至，而芮芮遣军救高昌，杀唐契，部曲奔无讳。九月，无讳遣将卫崿夜袭高昌，爽奔芮芮，无讳复据高昌。

遣常侍氾俊奉表使京师，献方物。太祖诏曰："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沦陷寇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无讳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诏曰："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无讳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笃忠疑，统承遗业，民众归怀。虽亡士丧师，孤立异所，而能招率残寡，攘寇自今，宜加荣授，垂轨先烈。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献方物。

史臣曰：氐藉世业之资，胡因倔起之众，结根百顷，跨有河西，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杨氏兵精地险，境接华汉，伺隙边关，首鼠疆场，遂西入白马，东出黄金，乘晋焘之捷，构围涪之衅，规吞黑水，志倾井络，纪、郢之势方危，樊、邓之心屡骇。天子听朝不怡，有怀辛、李之将，而齐之宣皇，率偏旅数百，定命先驱，推锋直指，势逾风电，云彻席卷，致届南城，逐北追奔，全胜万里，敌人皆裹骨舆尸，越至险而自窜，其余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泽。既而裴、刘二将，藉其威声，故使浊水靡旗，兰皋失险，氐族转徙奔亡，遗烬不灭者若线，梁土获乂，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谓盛矣！

列传第五十九二凶

元凶劭，字休远，文帝长子也。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闇，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来，未有人君即位后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践阼，正妃生纣，至是又有劭焉。体元居正，上甚喜说。

年六岁，拜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筑宫，制度严丽。年十二，出居东宫，纳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妃。十三，加元服。好读史传，尤爱弓马。及长，美须眉，大眼方口，长七尺四寸。亲览宫事，延接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竟陵王诞、尚书桂阳侯义融并从，司空江夏王义恭自江都来会京口。

二十七年，上将北伐，劭与萧思话固谏，不从。索虏至瓜步，京邑震骇。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关二人也。"

上时务在本业，劝课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厉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阁婢王鹦鹉白公主云："道育通灵有异术。"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见许。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浚素佞事劭，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后遂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

初，东阳主有奴陈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鹦鹉、天兴及宁州所献黄门庆国并预巫蛊事。劭以天兴补队主。东阳主薨，鹦鹉应出嫁，劭虑言语难密，与浚谋之。时吴兴沈怀远为浚府佐，见待异常，乃嫁鹦鹉与怀远为妾，不以启上，虑后事泄，因临贺公主微言之。上后知天兴领队，遣阉人奚承祖诘让劭曰："临贺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闻此下人养他人奴为兒，而汝用为队主，抽拔何乃速。汝间用主、副，并是奴邪？欲嫁置何处？"劭答曰："南第昔属天兴，求将驱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击贼者，可入队。'当时盖戏言耳，都不复忆。后天兴道上通辞乞位，追存往为者，不忍食言，呼视见其形容粗健，堪充驱使，脱尔使监礼兼队副。比用人虽取劳旧，亦参用有气干者。谨条牒

人口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犹未有处。”时鹦鹉已嫁怀远矣。劭惧，驰书告浚，并使报临贺主：“上若问嫁处，当言未有定所。”浚答书曰：“奉令，伏深惶怖，启此事多日，今始来问，当是有感发之者，未测源由尔。计临贺故当不应翻覆言语，自生寒热也。此姥由来挟两端，难可孤保，正尔自问临贺，冀得审实也。其若见问，当作依违答之。天兴先署佞人府位，不审监上当无此簿领尔。急宜犍之。殿下已见王未？宜依此具令严自躬上启闻。彼人若为不已，正可促其余命，或是大庆之渐。”凡劭、浚相与书疏类如此，所言皆为名号，谓上为“彼人”，或以为“其人”；以太尉江夏王义恭为“佞人”；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故云“南第”，王即鹦鹉姓，躬上启闻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

鹦鹉既适怀远，虑与天兴私通事泄，请劭杀之。劭密使人害天兴。庆国谓宣传往来，唯有二人，天兴既死，虑将见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惊惋，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浚书数百纸，皆咒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道育叛亡，讨捕不得。上大怒，穷治其事，分遣中使入东诸郡搜讨，遂不获。上诘责劭、浚，劭、浚惶惧无辞，唯陈谢而已。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浚往京口，又载以自随，或出止民张旿家。

江夏王义恭自盱眙还朝，上以巫蛊告之，曰：“常见典籍有此，谓之书传空言，不意遂所亲睹。劭虽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将来遇此不幸尔。”

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毕、昴，入太微，扫帝座端门，灭翼、轸。二十九年，荧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上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

其年二月，浚自京口入朝，当镇江陵，复载道育还东宫，欲将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张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严道育。”上初不信，试使掩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谓劭、浚已当斥遣道育，而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须至检核，废劭，赐浚死，以语浚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浚。浚驰报劭，劭因是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兒、詹叔兒、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

道育婢将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诈上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守阙，率众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养兵士二千余人，皆使被甲，召内外

幢队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讨。宿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夜呼斌及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宫，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众并惊愕，语在淑传。明旦未开鼓，劭以硃服加戎服上，乘画轮车，与萧斌同载，卫从如常入朝之仪，守门开，从万春门入。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与门卫云："受敕，有所收讨。"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上其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直卫兵尚寝。超之手行弑逆，并杀湛之。劭进至合殿中阁，太祖已崩，出坐东堂，萧斌执刀侍直。呼中书舍人顾嘏，嘏震惧不时出，既至，问曰："欲共见废，何不蚤启？"未及答，即于前斩之。遣人于崇礼闼杀吏部尚书江湛。太祖左细杖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见杀。又使人从东阁入杀潘淑妃，又杀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急召始兴王浚，率众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义恭、尚书令何尚之。

劭即伪位，为书曰："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恤，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文武并赐位二等，诸科一依丁卯。"初，使萧斌作诏，斌辞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绰为之。使改元为太初，劭素与道育所定。斌曰："旧逾年改元。"劭以问僧绰，缯绰曰："晋惠帝即位，便改号。"劭喜而从之。百僚至者裁数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毕，称疾还入永福省，然后迁大行皇帝升太极前殿。是日，以萧斌为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领军将军；何尚之为司空；前右卫率檀和之戍石头；侍中营道侯义綦为征虏将军、晋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镇京城；尚书殷仲景为侍中、中护军。大行皇帝大敛，劭辞疾不敢出。先给诸王及诸处兵杖，悉收还武库。杀徐湛之、江湛亲党新除始兴内史荀赤松、新除尚书左丞臧凝之、山阴令傅僧祐、吴令江徽、前征北行参军诸葛诩、右卫司马江文纲。以殷仲素为黄门侍郎，王正见为左军将军，张超之及诸同逆闻人文子、徐兴祖、詹叔兒、陈叔兒、任建之等，并将校以下龙骧将军带郡，各赐钱二十万。遣人谓鲁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矣。"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以侍中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临灵，号恸不自持。博访公卿，询求治道，薄赋轻徭，损诸游费。田苑山泽，有可弛者，假与贫民。

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东五郡为会州，省扬州立司隶校尉，以殷冲补之。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保，司徒南谯王义宣为太尉，卫将军、荆州刺史始兴王浚进号骠骑将军。王僧绰以先预废立，见诛。长沙王瑾、瑾弟楷、临川王烨、桂阳侯觊、新谕侯球，并以宿恨下

狱死。礼官希旨，谥太祖不敢尽美称，上谥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质为丹阳尹，进世祖号征南将军，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南平王铄中军将军，会稽太守随王诞会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以太保领大宗师，谘禀之科，依晋扶风王故事。

世祖及南谯王义宣、随王诞诸方镇并举义兵。劭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义恭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属南彭城薛县。劭下书，以中流起兵，当亲率六师，观变江介，悉召下番将吏。加三吴太守军号，置佐领兵。四月，立妻殷氏为皇后。世祖檄京邑曰：

夫运不常隆，代有莫大之衅。爰自上叶，或因多难以成福，或阶昏虐以兆乱，咸由君臣义合，理悖恩离。故坚冰之遘，每钟浇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当枭镜反噬，难发天属者也。先帝圣德在位，功格区宇，明照万国，道洽无垠，风之所被，荒隅变识；仁之所动，木石开心。而贼劭乘藉冢嫡，夙蒙宠树，正位东朝，礼绝君后，凶慢之情，发于龆龀，猜忍之心，成于几立。贼浚险躁无行，自幼而长，交相倚附，共逞奸回。

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难亟结，故含蔽容隐，不彰其衅，训诱启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恶相济，肇乱巫蛊，终行弑逆，圣躬离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坠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来，未闻斯祸。奉讳惊号，肝脑涂地，烦冤腷臆，容身无所。大将军、诸王幽间穷省，存亡未测。徐仆射、江尚书、袁左率，皆当世标秀，一时忠贞，或正色立朝，或闻逆弗顺，并横分阶闼，悬首都市。宗党夷灭，岂伊一姓，祸毒所流，未知其极。

昔周道告难，齐、晋勤王，汉历中圮，虚、牟立节，异姓末属，犹或亡躯，况幕府职同昔人，义兼臣子。所以枕戈尝胆，苟全视息，志枭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军将军领谘议中直兵柳元景、宁朔将军领中直兵马文恭等，统劲卒三万，风驰径造石头，分趋白下；辅国将军领谘议中直兵宗悫等，勒甲楯二万，征虏将军领司马武昌内史沈庆之等，领壮勇五万，相寻就路；支军别统，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楫芜湖，入据云阳。凡此诸帅，皆英果权奇，智略深赡，名震中土，勋暢遐疆。幕府亲董精悍一十余万，授律枕戈，骆驿继迈。司徒睿哲渊谟，赫然震发，征甲八州，电起荆郢；冠军将军臧质忠烈协举，雷动汉阴；冠军将军硃修之诚节亮款，悉力请奋。荆、雍百万，稍次近涂，蜀、汉之卒，续已出境。又安东将军诞、平西将军遵考、前抚军将军萧思话、征虏将

军鲁爽、前宁朔将军王玄谟，并密信俱到，不契同期，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扬旍万里。楼舰腾川，则沧江雾咽；锐甲赴野，则林薄摧根。谋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须时，怀愤待用。先圣灵泽，结在民心，逆顺大数，冥发天理，无父之国，天下无之。羽檄既驰，华素响会，以此众战，谁能抗御，以此义动，何往不捷！况逆丑无亲，人鬼所背，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崇极群小，是与此周，哲人君子，必加积忌。倾海注萤，颓山压卵，商、周之势，曾何足云。

诸君或奕世贞贤，身口皇渥，或勋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势，俯眉寇手，含愤茹戚，不可为心。大军近次，威声已接，便宜因变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获，能背逆归顺，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党一凶类，刑兹无赦，戮及五宗。赏罚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异物同灰，幸求多福，无贻后悔。书到宣告，咸使闻知。

劭自谓素习武事，语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书，勿措意戎陈。若有寇难，吾当自出，唯恐贼虏不敢动尔。"司隶校尉殷冲掌综文符，左卫将军尹弘配衣军旅，萧斌总众事，中外戒严。防守世祖子于侍中下省，南谯王义宣诸子于太仓空屋。劭使浚与世祖书曰："闻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缙绅愤叹，义夫激怒。古来陵上内侮，谁不夷灭，弟洞览坟籍，岂不斯具。今主上天纵英圣，灵武宏发，自登宸极，威泽兼宣，人怀甘死之志，物竞舍生之节。弟蒙眷遇，著自少长，东宫之欢，其来如昨，而信惑奸邪，忘兹恩友，此之不义，人鬼同疾。今水步诸军悉已备办，上亲御六师，太保又乘钺临统，吾与乌羊，相寻即道。所以淹霆缓电者，犹冀弟迷而知返尔。故略示怀，言不尽意，主上圣恩，每厚法师，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乌羊者，南平王铄；法师，世祖世子小名也。

劭欲杀三镇士庶家口，江夏王义恭、何尚之说之曰："凡举大事者，不顾家口。且多是驱逼，今忽诛其余累，正足坚彼意耳。"劭谓为然，乃下书一无所问。使褚湛之戍石头，刘思考镇东府。浚及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若不尔，则保据梁山。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乃进策曰："贼骏少年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出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容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劝衅。"劭善其议，萧斌厉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业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三方同恶，势据上流，沈庆之甚练军事，柳元景、宗悫屡尝立功。形势如此，实非小敌。唯宜及人情未离，尚可决力一战。端坐台城，何由得久。主相咸无战意，此自天也。"劭不纳。疑朝廷旧臣悉不为己用，厚接王罗汉、鲁秀，悉以兵事委

之，多赐珍玩美色，以悦其意。罗汉先为南平王铄右军参军，劭以其有将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劝劭保石头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头，俟诸侯勤王尔。我若守此，谁当见救。唯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军，慰劳将士，亲督都水治船舰，焚南岸，驱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伟之为皇太子，以褚湛之为后将军、丹阳尹，置佐史，骠骑将军始兴王浚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中军将军南平王铄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青徐冀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新除左将军、丹阳尹建平王宏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江州刺史。

庞秀之自石头先众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征虏将军营道侯义綦即本号为湘州刺史，辅国将军檀和之为西中郎将、雍州刺史。十九日，义军至新林，劭登石头烽火楼望之。二十一日，义军至新亭。时鲁秀屯白石，劭召秀与王罗汉共屯硃雀门。萧斌统步军，褚湛之统水军。二十二日，使萧斌率鲁秀、王罗汉等精兵万人攻新亭垒，劭登硃雀门躬自督率，将士怀劭重赏，皆为之力战。将克，而秀敛军遽止，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败。劭又率腹心同恶自来攻垒，元景复破之；劭走还硃雀门，萧斌臂为流矢所中。褚湛之携二子与檀和之同共归顺。劭骇惧，走还台城。其夜，鲁秀又南奔。时江夏王义恭谋据石头，会劭已令浚及萧斌备守。劭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以前军将军、辅国将军王罗汉为左卫将军，辅国如故，左军王正见为太子左卫率。二十五日，义恭单马南奔，自东掖门出，于冶渚过淮。东掖门队主吴道兴是臧质门人，冶渚军主原稚孙是世祖故史，义恭得免。劭遣骑追讨，骑至冶渚，义恭始得渡淮。义恭佐史义故二千余人，随从南奔，多为追兵所杀。遣浚杀义恭诸子。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苏侯为骠骑将军。使南平王铄为祝文，罪状世祖。

加浚使持节、都督南徐会二州诸军事、领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给班剑二十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南平王铄进号骠骑将军，与浚并录尚书事。二十七日，临轩拜息伟之为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独衮衣。下书大赦天下，唯世祖、刘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余党一无所问。先遣太保参军庾道、员外散骑侍郎硃和之，又遣殿中将军燕钦东拒诞。五月，世祖所遣参军顾彬之及诞前军，并至曲阿，与道相遇，与战，大破之。劭遣人焚烧都水西装及左尚方，决破柏岗方山埭以绝东军。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缘淮竖舶船为楼，多设大弩。又使司隶治中监琅邪郡事羊希栅断班渎、白石诸水口。于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亲役。

其月三日，鲁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钩得一舶。王罗汉副杨恃德命使复航，罗汉昏酣作伎，闻官军已渡，惊惧放仗归降。缘渚幢队，以次奔散，器仗鼓盖，充塞街衢。是夜，劭闭守六门，于门内凿堑立栅，以露车为楼，城内沸乱，无复纲纪。丹阳尹尹弘、前军将军孟宗嗣等下及将吏，并逾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烧辇及衮冕服。萧斌闻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为，宣令所统，皆使解甲，自石头遣息约诣阙请罪，寻戴白幡来降，即于军门伏诛。四日，太尉江夏王义恭登硃雀门，总群帅，遣鲁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趣宣阳门。劭军主徐兴祖、罗训、虞丘要兒等率众来降。劭先遣龙骧将军陈叔兒东讨，事急，召还。是日，始入建阳门，遥见官军，所领并弃仗走。劭腹心白直同诸逆先屯閶阖门外，并走还入殿。天祚与安都副谭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安都及军主武念、宋越等相继进，臧质大军从广莫门入，同会太极殿前，即斩太子左卫率王正见。建平、东海等七王并号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队副高禽执之。浚率左右数十人，与南平王铄于西明门出，俱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义恭，浚下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义恭曰："四海无统，百司固请，上已俯顺群心，君临万国。"又曰："虎头来得无晚乎？"义恭曰："殊当恨晚。"又曰："故当不死耶？"义恭曰："可诣行阙请罪。"又曰："未审犹能赐一职自效不？"义恭又曰："此未可量。"勒与俱归，于道斩首。

浚字休明，将产之夕，有鵬鸟鸣于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岁，封始兴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诸军事、后将军、湘州刺史。仍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十七年，为扬州刺史，将军如故，置佐领兵。十九年，罢府。二十一年，加散骑常侍，进号中军将军。

明年，浚上言："所统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无方。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由数郡为灾。顷年以来，俭多丰寡，虽赈赉周给，倾耗国储，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峤比通便宜，以为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欲从武康珝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穿渠浛必无阂滞。自去践行量度，二十许载。去十一年大水，已诣前刺史臣义康欲陈此计，即遣主簿盛昙泰随峤周行，互生疑难，议遂寝息。既事关大利，宜加研尽，登遣议曹从事史虞长孙与吴兴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势，格评高下，其川源由历，莫不践校，图画形便，详加算考，如所较量，决谓可立。寻四郡同

患，非独吴兴，若此浛荻通，列邦蒙益。不有暂劳，无由永晏。然兴创事大，图始当难。今欲且开小漕，观试流势，辄差乌程、武康、东迁三县近民，即时营作。若宜更增广，寻更列言。昔郑国敌将，史起毕忠，一开其说，万世为利。峤之所建，虽侧刍荛，如或非妄，庶几可立。”从之；功竟不立。

二十三年，给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浚率众城瓜步山，解南兖州。三十年，徙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持节、常侍如故。

浚少好文籍，姿质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宠，时六宫无主，潘专总内政。浚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中书侍郎蔡兴宗并以文义往复。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见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浚。浚虑将来受祸，乃曲意事劭，劭与之遂善。多有过失，屡为上所诘让，忧惧，乃与劭共为巫蛊。及出镇京口，听将扬州文武二千人自随，优游外藩，甚为得意。在外经年，又失南兖，于是复愿还朝。庐陵王绍以疾患解扬州，时江夏王义恭外镇，浚谓州任自然归己，而上以授南谯王义宣，意甚不悦。乃因员外散骑侍郎徐爰求镇江陵，又求助于尚书仆射徐湛之。而尚书令何尚之等咸谓浚太子次弟，不宜远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亲，故以授浚。时浚入朝，遣还京，为行留处分。至京数日而巫蛊事发，时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叹弥日，谓潘淑妃曰：“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复如北，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浚小名虎头。使左右硃法瑜密责让浚，辞甚哀切，并赐书曰：“鹦鹉事想汝已闻，汝亦何至迷惑乃尔。且沈怀远何人，其讵能为汝隐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笔惋慨。”浚惭惧，不知所答。浚还京，本暂去，上怒，不听归。其年十二月，中书侍郎蔡兴宗问建平王宏曰：“岁无复几，征北何当至？”宏叹息良久曰：“年内何必还。”在京以沈怀远为长流参军，每夕辄开便门为微行。上闻，杀其嬖人杨承先。明年正月，荆州事方行，二月，浚还朝。十四日，临轩受拜。其日，藏严道育事发，明旦浚入谢，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诘问，浚唯谢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浚，泣涕谓曰：“汝始咒诅事发，犹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严道育耶？上责汝深，至我叩头乞恩，意永不释。今日用活何为，可送药来，当先自取尽，不忍见汝祸败。”浚奋衣而去，曰：“天下事寻自当判，愿小宽忧煎，必不上累。”

劭入弑之旦，浚在西州，府舍人硃法瑜奔告浚曰：“台内叫唤，宫门

皆闭，道上传太子反，未测祸变所至。”浚阳惊曰：“今当奈何？”法瑜劝入据石头。浚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济不，骚扰未知所为。将军王庆曰：“今宫内有变，未知主上安危，预在臣子。当投袂赴难。凭城自守，非臣节也。”浚不听，乃从南门出，径向石头，文武从者千余人。时南平王铄守石头，兵士亦千余人。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浚，浚屏人问状，即戎服乘马而去。硃法瑜固止浚，浚不从。出至中门，王庆又谏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愤。明公但当坚闭城门，坐食积粟，不过三日，凶党自离。公情事如此，今岂宜去。”浚曰：“皇太子令，敢有复言者斩！”既入，见劭，劝杀荀赤松等。劭谓浚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浚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其悖逆乃如此。

及劭将败，劝劭入海，辇珍宝缯帛下船，与劭书曰：“船故未至，今晚期当于此下物令毕，愿速敕谢赐出船舰。尼已入台，愿与之明日决也。臣犹谓车驾应出此，不尔无以镇物情。”人情离散，故行计不果。浚书所云尼，即严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于井中牵出之。劭问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将劭至殿前，臧质见之恸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载，丈人何为见哭。”质因辨其逆状，答曰：“先朝当见枉废，不能作狱中囚，问计于萧斌，斌见劝如此。”又语质曰：“可得为启，乞远徙不？”质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当有处分。”缚劭于马上，防送军门。既至牙下，据鞍顾望，太尉江夏王义恭与诸王皆共临视之。义恭诘劭曰：“我背逆归顺，有何大罪，顿杀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杀诸弟，此事负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车骂之，庞秀之亦加诮让，劭厉声曰：“汝辈复何烦尔！”先杀其四子，谓南平王铄曰：“此何有哉。”乃斩劭于牙下。临刑叹曰：“不图宗室一至于此。”

劭、浚及劭四子伟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浚三子长文、长仁、长道，并枭首大航，暴尸于市。劭妻殷氏赐死于廷尉，临死，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害，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权时尔，当以鹦鹉为后也。”浚妻褚氏，丹阳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见离绝，故免于诛。其余子女妾媵，并于狱赐死。投劭、浚尸首于江，其余同逆，及王罗汉等，皆伏诛。张超之闻兵入，遂走至合殿故基，正于御床之所，为乱兵所杀。割肠刳心，脔剖其肉，诸将生啖之，焚其头骨。当时不见传国玺，问劭，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道育、鹦鹉并都街鞭杀，于石头四望山下焚其尸，扬灰于江。毁劭东宫所住斋，污潴其处。

封高禽新阳县男，食邑三百户。追赠潘淑妃长宁园夫人，置守冢。伪司隶校尉殷冲，丹阳尹尹弘，并赐死。冲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

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门，闻宫中有变，率城内御兵至阁道下。及闻劭入，惶怖通启，求受处分，又为劭简配兵士，尽其心力。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为太祖所委任。元嘉中，历太子左右卫率、左右卫将军，囗人官爵高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难也。自赫胥以降，立号皇王，统天南面，未闻斯祸。唯荆、莒二国，弃夏即戎，武灵胡服，亦背华典，戕贼之衅，事起肌肤，而因心之重，独止此代。难兴天属，秽流床笫，爱敬之道，顿灭一时，生民得无左衽，亦为幸矣！

列传第六十自序

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后四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其后，因国为氏。自兹以降，谱谍罔存。秦末有沈逞，征丞相，不就。汉初逞曾孙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国迁居九江之寿春，官至齐王太傅、敷德侯。遵子达，骠骑将军。达子乾，尚书令。乾子弘，南阳太守。弘子勖，河内守。勖子奋，御史中丞。奋子恪，将作大匠。恪子谦，尚书、关内侯。谦子靖，济阴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余不乡，遂世家焉。顺帝永建元年，分会稽为吴郡，复为吴郡人。灵帝初平五年，分乌程、余杭为永安县，吴孙皓宝鼎二年，分吴郡为吴兴郡，复为郡人，虽邦邑屡改，而筑室不迁。晋武帝平吴后，太康二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王父从官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建康都亭里之运巷。

戎子酆，字圣通，零陵太守，致黄龙芝草之瑞。第二子浒，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浒子鸾，字建光，少有高名，州举茂才，公府辟州别驾从事史。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政绩，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举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

子仪，字仲则，少有至行，兄瑜十岁，仪九岁而父亡，居丧过礼，毁瘠过于成人。外祖会稽盛孝章，汉末名士也，深加忧伤，每抚慰之，曰："汝并黄中冲爽，终成奇器，何为逾制，自取殄灭邪！"三年礼毕，殆至灭性，故兄弟并以孝著。瑜早卒。仪笃学有雄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道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州郡礼请，二府交辟，公车征，并不屈，以寿终。

子宪，字元礼，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子矫，字仲桓，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孙皓时，有将帅之称。吴平后，为郁林、长沙太守，并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东海王越辟为从事。元帝之为镇

东将军，命参军事。徐馥作乱，杀吴兴太守袁琇，陵讨平之。子延，字思长，桓温安西参军、颍川太守。子贺，字子宁，桓冲南中郎参军，围袁真于寿阳，遇疾卒。

子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乃谓警曰："沈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尔。"还家积载，以素业自娱。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恭镇京口，与警有旧好，复引为参军，手书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应之，寻复谢职。

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为前军主簿，与警书曰："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以吏职婴之也。"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尪，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

渊子，字敬深，少有志节，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参镇军、车骑中军事，又为道规辅国、征西参军，领宁蜀太守。与刘基共斩蔡猛于大簿，还为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时年三十五。

子正，字元直，淹详有器度，美风姿，善容止，好老、庄之学。弱冠，州辟从事。宗人光禄大夫演之称之曰："此宗中千里驹也。"出为始宁、乌伤、娄令，母忧去职。服阕，为随王诞后军安南行参军。诞镇会稽，复参安东军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分江东为会州，以诞为刺史。诞将受命，正说司马顾琛曰："国家此祸，开辟未闻，今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倡始，若驰一介，四方讵不响应。以此雪朝庭冤耻，大明臣子之节，岂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伪宠。"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虽云逆顺不同，然强弱又异，当须四方有义举者，然后应之，不为晚也。"正曰："天下若有无父之国，则可矣。苟其不尔，宁可

自安仇耻，而责义于余方。今正以弑逆冤丑，义不同戴，举兵之日，岂求必全耶！冯衍有言，大汉之贵臣，将不如荆、齐之贱士乎！况殿下义兼臣子，事实家国者哉。”琛乃与正俱入说诞，诞犹预未决。会寻阳义兵起，世祖使至，诞乃加正宁朔将军，领军继刘季之。诞入为骠骑大将军，正为中兵参军，迁长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镇历城，临淄地空，除宁朔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齐之任。未拜，二年卒，时年四十三。正生好乐，厚自奉养，既终之后，家无余财。

渊子弟云子，元嘉中，为晋安太守。云子子焕，字士蔚，少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元凶之入弑也，焕时兼中庶子，直坊，逼从入台。劭既自立，以为羽林监，辞不拜，拜员外散骑侍郎，使防南谯王义宣诸子，事在《义宣传》。仍除丞相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晋平王休祐骠骑中兵记室参军，同僚皆以谄进，焕独不。顷之，记室参军周敬祖等为太宗所责得罪，转焕谘议参军。后废帝元徽中，以为宁远将军、交州刺史，未至镇，病卒，时年四十五。

田子，字敬光，云子弟也。从高祖克京城，进平京邑，参镇军军事，封营道县五等侯。义熙五年，高祖北伐鲜卑。田子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符为前锋。慕容超屯临朐以距大军，龙符战没，田子力战破之。及卢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与建威将军孙季高由海道袭广州，加振武将军。循党徐道覆还保始兴，田子复与右将军刘籓同共攻讨。循寻还广州围季高，田子虑季高孤危，谓籓曰：“广州城虽险固，本是贼之巢穴。今循还围之，或有内变。且季高众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贼还据此，凶势复振。下官与季高同履艰难，泛沧海，于万死之中，克平广州，岂可坐视危逼，不相拯救。”于是率军南还，比至，贼已收其散卒，还围广州。季高单守危迫，闻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结陈，身率先士卒，一战破之。于是推锋追讨，又破循于苍梧、郁林、宁浦。还至广州，而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后，山贼竞出，攻没城郭，杀害长吏。田子随宜讨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还京师。除太尉参军、振武将军、淮陵内史，赐爵都乡侯。复参世子征虏军事，将军、内史如故。八年，从讨刘毅。十一年，复从讨司马休之，领别军，与征虏将军赵伦之，参征虏军事、振武将军、扶风太守。

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从武关入，屯据青泥。姚泓欲自御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乃率步军数万，奄至清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欲击之。傅弘之曰：“彼众我寡，难可与敌。”田子曰：“师贵用奇，不必在众。”弘之犹固执，田子曰：“众寡相倾，势不两立。若使贼围既固，人

情丧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志也。”便独率所领鼓而进。合围数重，田子抚慰士卒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乃弃粮毁舍，躬勒士卒，前后奋击，所向摧陷。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鼓噪奔之，贼众一时溃散，所杀万余人，得泓伪乘舆服御。高祖表言曰：“参征虏军事、振武将军、扶风太守沈田子，率领劲锐，背城电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陈，奋寡对众，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斩馘千数。泓丧旗弃众，奔还霸西，咸阳空尽，义徒四合，清荡余烬，势在跂踵。”天子慰劳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举斧函谷，规延王诛，群师勤王，将离寒暑。公躬秉鈇钺，棱威首涂，戎略载脂，则郊垒叠卷，崤陕甫践，则潼塞开扃。姚泓窘逼，弃城送死，蓝田偏师，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获蔽野，伪首奔迸，华、戎云集，积纪逋寇，旦夕夷殄。”长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阳相赏。田子谢曰：“咸阳之平，此实圣略所振，武臣效节，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阳、始平二郡太守。大军既还，桂阳公义真留镇长安，以田子为安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始平太守。时佛佛来寇，田子与安西司马王镇恶俱出北地御之。初，高祖将还，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屡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及俱出北地，论者谓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千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田子与弘之谋，矫高祖令诛之，并力破佛佛，安关中，然后南还谢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骁果有勇力，田子于弘之营内请镇恶计事，使敬仁于坐杀之，率左右数十人自归义真。长史王修收杀田子于长安稿仓门外，是岁，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时年三十六。田子初以功应封，因此事寝。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也。无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为后。

亮，字道明，清操好学，善属文。未弱冠，州辟从事。会稽太守孟顗在郡不法，亮纠劾免官，又言灾异，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即并施行。

世祖出镇历阳，行参征虏军事。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民，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

寻发冢之情，事止窃盗，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枚以晦其迹；劫掠之党，必欢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且山原为无人之乡，丘垄非恆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实效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结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十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民之禁，不可顿去，止非之宪，宜当其律。愚谓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

又启太祖陈府事曰："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兒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使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书制休老以六十为限，役少以十五为制，若力不周务，故当粗存优减。"诏曰："前已令卿兄改革，寻值迁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敕西府也。"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亮又陈之曰："经始城宇，莫非造创，基筑既广，夫课又严，不计其劳，苟务其速，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见役人未明上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备关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顷日所承，亦颇有逃逸。窃惟此既内藩，事殊外镇，抚莅之宜，无系早晚。若得少宽其工课，稍均其优剧，徒隶既苦，易以悦加，考其卒功，废阙无几。臣闻不居其职，不谋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岂臣疏小，所当预议。但臣泳恩岁厚，服义累世，苟是所怀，忘其常体。"诏答曰："启之甚佳。此亦由来常患，比屡敕之，犹复如此，甚为无理。近复令孟休宣旨，想当不同，卿比可密观其优剧也。"始兴王浚临扬州，复为主簿、秣陵令，善擿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称其能，入为尚书都官郎。

襄阳地接边关，江左来未有皇子重镇。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场，以亮为南阳太守，加扬武将军。边蛮畏服，皆纳赋调，有数村狡猾，亮悉诛之。遣吏巡行诸县，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养，耆年老齿，岁时有饩。时儒学崇建，亮开置庠序，训授生徒。民多发冢，并婚嫁违法，皆严为条禁。郡界有古时石堨，芜废岁久，亮签世祖修治之，曰："施生兴业，首教农亩，立民崇政，训本播穑，故能殷邦康俗，礼节用成。顷北洛侵芜，南宛雕毁，猃狁肆凶。犬夷充疆，远肃烽驿，近虞郊闱，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辍耕，阙于分地，凶荒无待，流冗及今。礼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实去盗修畎，昭农绪稼之时，弘图广务，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

物，振民复古，且方提封榛棘，绥入殊荒。窃见郡境有旧石堨，区野腴润，实为神皋，而芜决稍积，久废其利，凡管所见，谓宜创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产，伟连抚民，开奥增业，惠昭二邦，庸列两汉。虽效政图功，不见所绝，联事惟忝，忧同职同。”□□□□□□□□□□□□□□□□□□□又修治马人陂，民获其利。在任四年，迁南谯王义宣司空中兵参军。诏曰：“陕西心膂须才，故授卿此职。”随王诞镇襄阳，复为后军中兵，领义成太守。亮莅官清约，为太祖所嘉，赐以车马服玩，前后累积。每远方贡献绝国勋器，辄班赉焉。又赐书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时年四十七。所著诗、赋、颂、赞、三言、诔、哀辞、祭告请雨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事、笺、表、签、议一百八十九首。

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数岁，随王父在京口。王恭见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师之流也。”与众人共见遗宝，咸争趋之，林子直去不顾。年十三，遇家祸，时虽逃窜，而哀号昼夜不绝声。王母谓之曰：“汝当忍死强视，何为空自殄绝。”林子曰：“家门酷横，无复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复，故且苟存尔。”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网，内畏强仇，沈伏山草，无所投厝。时孙恩屡出会稽，诸将东讨者相续，刘牢之、高素之放纵其下，虏暴纵横，独高祖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林子乃自归曰：“妖贼扰乱，仆一门悉被驱逼，父祖诸叔，同罹祸难，犹复偷生天壤者，正以仇雠未复，亲老漂寄尔。今日见将军伐恶旌善，是有道之师，谨率老弱，归罪请命。”因流涕哽咽，三军为之感动。高祖甚奇之，谓曰：“君既是国家罪人，强雠又在乡里，唯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博览众书，留心文义，从高祖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身长七尺五寸。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雠。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仍为本郡所命，毅又板为冠军参军，并不就。林子以家门荼蓼，无复仕心，高祖敦逼，至弥年不起。及高祖为扬州，辟为从事，谓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顷年相申，欲令万物见卿此心尔。”固辞不得已，然后就职，领建熙令，封资中县五等侯，时年二十一。

义熙五年，从伐鲜卑，行参镇军军事。大军于临朐交战，贼遣虎班突骑驰军后，林子率精勇东西奋击，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广固，复与刘敬宣攻其西隅。广固既平，而卢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广固未拔，

循潜遣使结林子及宗人叔长。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长不以闻，反以循旨动林子。叔长素骁果，高祖以超未平，隐之，还至广固，乃诛叔长。谓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兖之士，多怀贰心，唯李通独断大义，古今一也。"循至蔡洲，贵游之徒，皆议还徙，唯林子请移家京邑，高祖怪而问之，对曰："耿纯尽室从戎，李典举宗居魏。林子虽才非古人，实受恩深重。"高祖称善久之。

林子时领别军于石头，屡战摧寇。循每战无功，乃伪扬声当悉众于白石步上，而设伏于南岸，故大军初起白石，留林子与徐赤将断拒查浦。林子乃进计曰："此言妖诈，未必有实，宜深为之防。"高祖曰："石头城险，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后，足以守之。"大军既去，贼果上，赤特将击之。林子曰："贼声往白石，而屡来挑战，其情状可知矣。贼养锐待期，而吾众不盈二旅，难以有功。今距守此险，足以自固。若贼伪计不立，大军寻反，君何患焉？"赤特曰："今贼悉众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锐卒击之，无不破也。"便鼓噪而出，贼伏兵齐发，赤特军果败，弃军奔北岸；林子率军收赤特散兵，进战，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锐卒，沿塘数里。林子策之曰："贼沿塘结阵，战者不过一队。今我据其津而厄其要，彼虽锐师数里，不敢过而东必也。"于是乃断塘而斗。久之，会硃龄石救至，与林子并势，贼乃散走。大军至自白石，杀赤特以殉，以林子参中军军事。

从征刘毅，转参太尉军事。十一年，复从讨司马休之。高祖每征讨，林子辄摧锋居前，虽有营部，至于宵夕，辄敕还内侍。贼党郭亮之招集蛮众，屯据武陵，武陵太守王镇恶出奔，林子率军讨之，斩亮之于七里涧，纳镇恶。武陵既平，复讨鲁轨于石城，轨弃众奔襄阳，复追蹑之。襄阳既定，权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领平北将军，林子以太尉参军，复参平北军事。其冬，高祖伐羌，复参征西军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

时襄邑降人董神虎有义兵千余人，高祖欲绥怀初附，即板为太尉参军，加扬武将军，领兵从戎。林子率神虎攻仓垣，克之，神虎伐其功，径还襄邑。林子军次襄邑，即杀神虎而抚其众。时伪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薛帛先据解县，林子至，驰往袭之，帛弃军奔关中，林子收其兵粮。伪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尹昭据蒲坂，林子于陕城与冠军檀道济同攻蒲坂，龙骧王镇恶攻潼关。姚泓闻大军至，遣伪东平公姚绍争据潼关。林子谓道济曰："今蒲坂城坚池深，不可旬日而克，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不如弃之，还援潼关。且潼关天阻，所谓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屈。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也。及其未至，当并力争之。若

潼关事捷，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既至，绍举关右之众，设重围围林子及道济、镇恶等。

时悬师深入，粮输艰远，三军疑阻，莫有固志。道济议欲渡河避其锋，或欲弃捐辎重，还赴高祖。林子按剑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许、洛已平，关右将定，事之济否，所系前锋。今舍已捷之形，弃垂成之业，大军尚远，贼众方盛，虽欲求还，岂可复得。下官受命前驱，誓在尽命，今日之事，自为将军办之。然二三君子，或同业艰难，或荷恩罔极，以此退挠，亦何以见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无全志，率麾下数百人犯其西北。绍众小靡，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俘虏以千数，悉获绍器械资实。时诸将破贼，皆多其首级，而林子献捷书至，每以实闻，高祖问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师，本有征无战，岂可复增张虚获，以自夸诞。国渊以事实见赏，魏尚以盈级受罚，此亦前事之师表，后乘之良辙也。”高祖曰：“乃所望于卿也。”

初，绍退走，还保定城，留伪武卫将军姚鸾精兵守险。林子衔枚夜袭，即屠其城，剿鸾而坑其众。高祖赐书曰：“频再破贼，庆快无譬。既屡摧破，想不复久尔。”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绝水道。赞垒堑未立，林子邀击，连破之，赞轻骑得脱，众皆奔败。绍又遣长史领军将军姚伯子、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默骡、平远将军河东太守唐小方率众三万，屯据九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粮所急，复遣林子争据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参军严纲、竺灵秀卷甲进讨，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默骡、小方三级，所俘馘及驴马器械甚多。所虏获三千余人，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兵粮兼储，三军鼓行而西矣。或曰：“彼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林子白高祖曰：“姚绍气盖关右，而力以势屈，外兵屡败，衰亡协兆，但恐凶命先尽，不得以衅齐斧尔。”寻绍忽死，可谓天诛。于是赞统后事，鸠集余众，复袭林子。林子率师御之，旗鼓未交，一时披溃，赞轻骑遁走。既连战皆捷，士马旌旗甚盛，高祖赐书劝勉，并致缣帛肴浆。

高祖至阌乡，姚泓扫境内之民，屯兵尧柳。时田子自武关北入，屯军蓝田，泓自率大众攻之。高祖虑众寡不敌，遣林子步自秦岭，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复共追讨，泓乃举众奔霸西。田子欲穷追，进取长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长安，如指掌尔。复克贼城，便为独平一国，不赏之功也。”田子乃止。复参相国事，总任如前。林子威声远闻，三辅震动，关中豪右，望风请附。西州人李焉等并求立功，孙妲羌杂夷及姚泓亲属，尽相率归林子。高祖以林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长安既平，残羌十余万口，西奔陇上，林子追讨至寡妇

水，转斗达于槐里，克之，俘获万计。

大军东归，林子领水军于石门，以为声援。还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来，便管军要，自非戎军所指，未尝外典焉。后太祖出镇荆州，议以林子及谢晦为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顿无二人，林子行则晦不宜出。"乃以林子为西郎中兵参军，领新兴太守。林子思议弘深，有所陈画，高祖未尝不称善。大军还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归心，深陈事宜，并言："圣王所以戒慎祗肃，非以崇威立武，实乃经国长民，宜广建蕃屏，崇严宿卫。"高祖深相训纳。俄而谢翼谋反，高祖叹曰："林子之见，何其明也。"太祖进号镇西，随府转，加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时高祖以二虏侵扰，复欲亲戎，林子固谏，高祖答曰："吾辄当不复自行。"

高祖践阼，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固让，不许。傅亮与林子书曰："班爵畴勋，历代常典，封赏之发，简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怀，实参休否，诚心所期，同国荣戚，政复是卿诸人共弘建内外尔。足下虽存挹退，岂得独为君子邪！"除府谘议参军，将军、太守如故。寻召暂下，以中兵局事副录事参军王华。上以林子清公勤俭，赏赐重叠，皆散于亲故。家无余财，未尝问生产之事，中表孤贫悉归焉。遭母忧，还东葬，乘舆躬幸，信使相望。葬毕，诏曰："军国多务，内外须才，前镇西谘议、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起辅国将军。"林子固辞，不许，赐墨诏，朔望不复还朝，每军国大事，辄询问焉。时领军将军谢晦任当国政，晦每疾宁，辄摄林子代之。林子居丧至孝，高祖深相忧愍。顷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减损，逼与入省，日夕抚慰。敕诸公曰："其至性过人，卿等数慰视之。"小差乃出。上寻不豫，被敕入侍医药，会疾动还外。

永初三年，薨，时年四十六。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实启，必有损恸，每见呼问，辄答疾病还家，或有中旨，亦假为其答。高祖寻崩，竟不知也。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诏曰："故辅国将军沈林子，器怀真审，忠绩允著，才志未遂，伤悼在怀。可追赠征虏将军。"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谥曰怀伯。

林子简泰廉靖，不交接世务，义让之美，著于闺门，虽在戎旅，语不及军事。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笺、书记、白事、启事、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后读林子集，叹息曰："此人作公，应继王太保。"子邵嗣。

劭，字道辉，美风姿，涉猎文史。袭爵，驸马都尉、奉朝请。太祖以旧恩召见，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胜。会强弩将军缺，上诏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曰："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事见宋文帝中诏于是拜强弩将军。出为钟离太守，在郡有惠政，夹淮人民慕其化，远近莫不投集。郡先无市，时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启太祖置立焉事见宋文帝中诏。义恭又启太祖曰："盱眙太守刘显真求自解说，邵往莅任有绩，彰于民听，若重授盱眙，足为良二千石。"上不许，曰："其愿还经年，方复作此流迁，必当大罔罔也。"事见宋文帝中诏。上敕州辟邵弟亮，邵以从弟正蚤孤，乞移恩于正，上嘉而许之。在任六年，入为衡阳王义季右军中兵参军。始兴王浚初开后军府，又为中兵。义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启太祖求人，上答曰："称意才难得。沈邵虽未经军事，既是腹心，作钟离郡，及在后军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见宋文帝中诏。入为通直郎。

时上多行幸，还或侵夜，邵启事陈论，即为简出。前后密陈政要，上皆纳用之，深相宠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敕同辇。时车驾祀南郊，特诏邵兼侍中负玺，代真官陪乘。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出镇豫章，申谟为中兵参军，掌城防之任，庐陵王绍为江州，以邵为南中郎府录事参军，行府州事，事未行，会谟丁艰，邵代谟为大将军中兵，加宁朔将军事见宋文帝中诏。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复选代，仍兼录事，领城局。后义康被废，邵改为庐陵王绍南中郎参军，将军如故。义康徙安成，邵复以本号为安成相。在郡以宽和恩信，为南土所怀。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学主簿王孚，行洁业淳，弃华息竞，志学修道，老而弥笃。方授右职，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荐以特牲。缅想延陵，以遂本怀。"邵慰恤孤老，劝课农桑，前后累蒙赏赐。邵疾病，使命累续，遣御医上药，异味远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绝。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

子侃嗣，官至山阳王休祐骠骑中兵参军、南沛郡太守。侃卒，子整应袭爵，齐受禅，国除。

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时，神意闲审，有异于众。太祖问林子："闻君小兒器质不凡，甚欲相识。"林子令璞进见，太祖奇璞应对，谓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许岁，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学不倦，善属文，时有忆识之功。尤练究万事，经耳过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资赖。弱冠，吴兴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张邵临郡，又命为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见，谓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

以亲要见辅，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国官乖清涂为罔罔也。”

元嘉十七年，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宠爱殊异，以为主簿。时顺阳范晔为长史，行州事。晔性颇疏，太祖召璞谓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怀，辄以密启，每至施行，必从中出。晔正谓圣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见其际也。在职八年，神州大治，民无谤黩，璞有力焉。

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诛，于时浚虽曰亲览，州事一以付璞。太祖从容谓始兴王曰：“沈璞奉时无纤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称，学优才赡，文义可观，而沈深守静，不求名誉，甚佳。汝但应委之以事，乃宜引与晤对。”浚既素加赏遇，又敬奉此旨。璞尝作《旧宫赋》，久而未毕，浚与璞疏曰：“卿常有速藻，《旧宫》何其淹耶？想行就尔。”璞因事陈答，辞义可观。浚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问，还白斐然，遂兼纸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执省踌躇，三复不已。吾远惭楚元，门盈申、白之宾，近愧梁孝，庭列枚、马之客，欣恧交至，谅唯深矣。薄因末牍，以代一面。”又与主簿顾迈、孔道存书曰：“沈璞淹思逾岁，卿研虑数旬，瑰丽之美，信同在昔。向聊问之，而远答累翰，辞藻艳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备此髦楚，还惭予躬无德而称。复裁少字，宣志于璞，聊因尺纸，使卿等具知厥心。”此书真本犹存。浚年既长，璞固求辞事，上虽听许，而意甚不悦。以璞为浚始兴国大农，寻除秣陵令。

时天下殷实，四方辐辏，京邑二县，号为难治。璞以清严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敛手，猾民知惧。其闾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财利争斗，妄相诬引，前后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诈缘由，探摘是非，各标证据，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验东而西事自显，莫不厌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职。太祖厚加存问，赏赐甚厚。浚出为南徐州，谓璞曰：“浚既出蕃，卿故当卧而护之。”与浚诏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经国卿，虽未尝为行佐，今故当正参军耶。若尔，正当署余曹，兼房任，不尔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于选体如不多耳。”事见宋文帝中诏乃为正佐。

俄迁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时王师北伐，彭、汴无虞。璞以强寇对阵，事未可测，郡首淮隅，道当冲要，乃修城垒，浚重隍，聚材石，积盐米，为不可胜之算。众咸不同，朝旨亦谓为过。俄而贼大越逸，索虏

大帅托跋焘自率步骑数十万，陵践六州，京邑为之骚惧，百守千城，莫不奔骇。腹心劝璞还京师，璞曰：“若贼大众，不盼小城，故无所惧。若肉薄来攻，则成禽也。诸军何尝见数十万人聚在一处，而不败者。昆阳、合淝，前事之明验。此是吾报国之秋，诸军封侯之日。”众既见璞神色不异，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谓诸将曰：“足矣。但恐贼不过尔。”贼既济淮，诸军将帅毛遐祚、胡崇之、臧澄之等，为虏所覆，无不殄尽，唯辅国将军臧质挺身走，收散卒千余人来向城。众谓璞曰：“若不攻则无所事众，若其来也，城中止可容见力尔，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虽云攻守不同，故当粗量强弱，知难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今众法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宜避贼归都，会资舟楫，则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今闭门勿受，不亦可乎！”璞叹曰：“不然。贼不能登城，为诸君保之。舟楫之计，固已久息。贼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彼虽乌合，宁不惮此耶！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不患异心’也。今人多则退速，人少则退迟，吾宁欲专功缓贼乎！”乃命开门纳质。质见城隍阻固，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大喜，众皆称万岁。及贼至，四面蚁集攻城，璞与质随宜应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焘乃遁走。有议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虽固守有余未可以言战也。但可整舟舻，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咸以为然。

臧质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谦虚，推功于质。既不自上，质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别诏曰：“近者险急，老弱殊当忧迫耶。念卿尔时，难为心想。百姓流转已还，此遣部运寻至，委卿量所赡济也。”始兴王浚亦与璞书曰：“狡虏狂凶，自送近服，伪将即毙，酋长伤残，实天威所丧，卿诸人忠勇之效也。吾式遏无素，致境芜民瘠，负乘之愧，允当其责。近乞退谢愆，不蒙垂许，故以报卿。”宣城太守王僧达书与璞曰：“足下何如，想馆舍正安，士马无恙。离析有时，音旨无日，忧咏沈吟，增其劳望。间者獯猃扈横，掠剥边鄙，邮贩绝尘，坰介靡达，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闻泾阳梗棘，伊滑荐遁，鸟集弦绝，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境，胜胄朝餐，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镝骤合。而足下砥兵砺伍，总厉豪彦，师请一奋，氓无贰情。遂能固孤城，覆严对，陷死地，觌生光，古之田、孙，何以尚兹。商驿始通，粗知梗概，崇赞胆智，嘉贺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横斥，规效情命，收龟落簪，星舍京里，既获遄至，胡马卷迹，支离沾德，复继前绪，《行苇》之欢，实协初虑。但乖涂重隔，顾增慨涕，比恆疾卧，忧委兼叠，裁书送想，无斁久怀。”

征还，淮南太守，赏赐丰厚，日夕宴见。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质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当以归之。沈璞每以谦自牧，唯恐赏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时中书郎缺，尚书令何尚之领吏部，举璞及谢庄、陆展，事不行。事见文帝中诏。凡中诏今悉在台，犹法书典书也。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乃号泣曰："一门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运，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忧叹，以至动疾。会二凶逼令送老弱还都，璞性笃孝，寻闻尊老应幽执，辄哽咽不自胜，疾遂增笃，不堪远迎，世祖义军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颜竣欲与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将至都，方有谗说以璞奉迎之晚，横罹世难，时年三十八。所著赋、颂、赞、祭文、诔、七、吊、四五言诗、笺、表，皆遇乱零失，今所余诗笔杂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囗。

伯玉，字德润，虔子子也。温恭有行业，能为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国侍郎，转右常侍，南中郎行参军，自国入府，以文义见知，文章多见世祖集。世祖践阼，除员外散骑郎，不拜。左卫颜竣请为司马。出补句容令，在县有能名。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行参军，与奉朝请谢超宗、何法盛校书东宫，复为余姚令，还为卫尉丞。世祖旧臣故佐，普皆升显，伯玉自守私门，朔望未尝问讯。颜师伯、戴法兴等并有蕃邸之旧，一不造问，由是官次不进。上以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旧制，车驾出行，卫尉丞直门，常戎服。张永谓伯玉曰："此职乖卿志。"王景文亦与伯玉有旧，常陪辇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于是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出为晋安王子勋前军行参军，侍子勋读书。随府转镇军行佐。

前废帝时，王景文领选，谓子勋典签沈光祖曰："邓琬一旦为长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蕃囗佐，今犹不改，民生定不应佳。"戴法兴闻景文此言，乃转伯玉为参军事。子勋初起兵，转府功曹。及即伪位，以为中书侍郎。初，伯玉为卫尉丞，太宗为卫尉，共事甚美。及子勋败，伯玉下狱，见原，犹以在南无诚，被责，除南台御史，寻转武陵国詹事，又转大农，母老解职。贫薄理尽，闲卧一室，自非吊省亲旧，不尝出门。司徒袁粲、司空褚渊深相知赏，选为永世令，转在永兴，皆有能名。后废帝元徽三年，卒，时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亲有闻，未尝妄取于人，有物辄散之知故。温雅有风味，和而能辨，与人共事，皆为深交。

弟仲玉，泰始末，为宁朔长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刘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巴西李承明为乱，仲玉遣司马王天生讨平之。废帝诏以为安

成王抚军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沈攸之请为征西谘议，未拜，卒。

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终，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竭奏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无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曰：

臣约言：臣闻大禹刊木，事炳虞书，西伯戡黎，功焕商典。伏惟皇基积峻，帝烈弘深，树德往朝，立勋前代，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自非睹乱秦余，何用知汉祖之业。是以掌言未记，爰动天情，曲诏史官，追述大典。臣实庸妄，文史多阙，以兹不才。对扬盛旨，是用夕惕载怀，忘其寝食者也。

臣约顿首死罪：窃惟宋氏南面，承历统天，虽世穷八主，年减百载，而兵车亟动，国道屡屯，垂文简牍，事数繁广。若夫英主启基，名臣建绩，拯世夷难之功，配天光宅之运，亦足以勒铭钟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国衅家祸，旷古未书，又可以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臣以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恁之、孟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

臣远愧南、董，近谢迁、固，以闾阎小才，述一代盛典，属辞比事，望古惭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谨条目录，诣省拜表奉书以闻。臣约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南齐书

本纪第一 高帝上

本纪第二 高帝下

本纪第三 武帝

本纪第四 郁林王

本纪第五 海陵王

本纪第六 明帝

本纪第七 东昏侯

本纪第八 和帝

志第一 礼上

志第二 礼下

志第三 乐

志第四 天文上

志第五 天文下

志第六 州郡上

志第七 州郡下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义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志第八 百官

志第九 舆服

志第十 祥瑞

志第十一 五行

列传第一 皇后

列传第二 文惠太子

列传第三 豫章文献王

列传第四 褚渊（渊弟澄 徐嗣） 王俭

列传第五 柳世隆 张瑰

列传第六 垣崇祖 张敬儿

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 刘怀珍 李安民 王玄载（弟玄邈）

列传第九 崔祖思 刘善明 苏侃 垣荣祖

列传第十 吕安国（全景文） 周山图 周盘龙 王广之

列传第十一 薛渊 戴僧静 桓康（尹略） 焦度 曹虎

列传第十二 江谧 荀伯玉

列传第十三 王琨 张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韬

列传第十四 王僧虔 张绪

列传第十五 虞玩之 刘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谌

列传第十六 高帝十二王

列传第十七 谢超宗 刘祥

列传第十八 到捻 刘悛 虞悰 胡谐之

列传第十九 萧景先 萧赤斧（子颖胄）

列传第二十 刘瓛（弟巉） 陆澄

列传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列传第二十二 张融 周颙

列传第二十三 王晏 萧谌 萧坦之 江祏

列传第二十四 江敦 何昌宇 谢抃 王思远

列传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列传第二十六 宗室

列传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约 陆慧晓（顾宪之） 萧惠基

列传第二十八 王融 谢朓

列传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刘绘

列传第三十 王奂（从弟缋） 张冲

列传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列传第三十二 裴叔业 崔慧景 张欣泰

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

列传第三十四 良政

列传第三十五 高逸

列传第三十六 孝义

列传第三十七 幸臣

列传第三十八 魏虏

列传第三十九 蛮 东南夷

列传第四十 芮芮虏 河南 氐 羌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闳，闳生济阴太守阐，阐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广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即丘令隽，隽生辅国参军乐子，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生皇考。

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

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摹之、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初为建威府参军。义熙中，蜀贼谯纵初平，皇考迁扬武将军、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于绥抚。元嘉初，徙为武烈将军、济南太守。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虏乘胜破青部诸郡国。别帅安平公乙旃眷寇济南，皇考率数百人拒战，退之。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皇考固谏不从，思话失据溃走。

明年，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滑台陷没，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书与都督长沙王义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干后，今拟为兖州刺史，檀征南详之。"皇考与道济无素故，事遂寝。迁辅国镇北中兵参军、员外郎。

十年，萧思话为梁州刺史，皇考为其横野府司马、汉中太守。氐帅杨难当寇汉川，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思话至襄阳不进。皇考轻军前行，攻氐伪魏兴太守薛健于黄金山，克之。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健既溃散，皇考即据之。氐伪梁、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闻皇考至，退据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营。皇考引军与对垒，相去二里。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战，皇考大破之。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思话继至，贼乃稍退。皇考进至峨公山，为左卫将军、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围积日，建武将军萧汪之、平西督护段

虬等至，表里奋击，大破之。难当又遣息和领步骑万余人，夹汉水两岸，援赵温，攻逼皇考。相拒四十余日。贼皆衣犀甲，刀箭不能伤。皇考命军中断槊长数尺，以大斧捶其后，贼不能当，乃焚营退。皇考追至南城，众军自后而进，连战皆捷，梁州平。诏曰："承之禀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屡克，奋其忠果，可龙骧将军。"随府转宁朔司马，太守如故。入为太子屯骑校尉。文帝以平氐之劳，青州缺，将欲授用。彭城王义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泰山太守，封晋兴县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户。迁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土民思之，于峨公山立庙祭祀。升明二年，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鳞文遍体。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镇豫章，皇考领兵防守，太祖舍业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动，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二十一年，伐索虏，至丘槛山，并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七年，索虏围汝南戍主陈宪，台遣宁朔将军臧质、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节度。闻虏主拓跋焘向彭城，质等回军救援。至盱眙，太祖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步骑数千人前驱。焘已潜过淮，卒相遇于莞山下。合战败绩，缘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还就质固守，为虏所攻围，甚危急。事宁，还京师。

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晋隆安中没属氐；武兴西北有兰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击二垒，皆破之。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太祖攻谈堤城，拔之，虏伪河间公奔走。虏救兵至，太祖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袭爵晋兴县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阳王抚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子鸾有盛宠，简选僚佐，为北中郎中兵参军。陈太后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后军将军。值明帝立，为右军将军。

时四方反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率众东讨。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昙瓘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分军定诸县，晋陵太守袁摽弃城走，东境诸城相继奔散。

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从子索儿寇淮阴，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

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徵太祖讨之。时太祖平东贼还，又将南讨，出次新亭，前军已发，而索儿自睢陵渡淮，马步万余人，击杀台军主孙耿，纵兵逼前军张永营，告急。明帝闻贼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儿向钟离，永遣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遏其归路。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走之于石鳖，将西归。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鹄涧，张永遣太祖驰督宽，索儿东要击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结阵，直入宽垒，索儿望见不敢发。经数日，索儿引军顿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骑还云贼至，太祖乃顿军引管，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俄顷，贼马步奄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移日，乃出轻兵攻贼西，使马军合击其后，贼众大败，追奔获其器仗。进屯石梁涧北。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营中惊，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动，须臾贼散。太祖议欲于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断贼走路，索儿果来争之。太祖率军击破之，贼马自相践藉死。索儿走向钟离，太祖追至黯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六百户。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明帝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明帝遣张永、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谓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太祖对曰："安都才识不足，狡猾有余。若长辔缓御，则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将惧而为计，恐非国之利也。"帝曰："众军猛锐，何往不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见兵至，果引索虏，永等败于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

泰始三年，沈攸之、吴喜北败于睢口。诸城戍大小悉奔归，虏遂进至淮北，围角城，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诸将劝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许；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遥射城外虏；弩一发数百箭俱去，虏骑相引避之，乃命进战，城围即解。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督北讨如故。五年，进督兖、青、冀三州。六年，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复授冠军将军。留本任。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太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帝意乃悦。七年，徵还

京师；部下劝勿就徵，太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佗族。惟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时世祖以功当别封赣县，太祖以一门二封，固辞不受，诏许之。加邑二百户。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勔共掌机事。又别领东北选事。寻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

明帝诛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及苍梧王立，更有窥窬之望，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习驰马，招聚士众。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得士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舰。大雷戍主杜道欣、鹊头戍主刘曾期告变，朝廷惶骇。太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

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太祖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以欲死报国耳。常日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顾谓刘勔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

治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死伤甚众。贼步上新林，太祖驰使报刘勔，急开大小桁，拨淮中船舫，悉渡北岸。休范乘肩舆率众至垒南，上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垒对阵。休范分兵攻垒东，短兵接战，自巳至午，众皆失色。太祖曰：“贼虽多而乱，寻破也。”杨运长领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贼不得逼城。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灵宝路中遇贼军，埋首道侧。台军不见休范首，愈疑惧。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司空主簿萧惠朗数百人突入东门，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门

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战；贼皆推□盾而前，相去数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满将发，左右将戴仲绪举□盾扞之，箭应手饮羽，伤百余人。贼死战不能当，乃却。众军复得保城，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太祖秉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此者数四。

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刘勔欲开桁，王道隆不从，勔及道隆并战没。初，勔高尚其意，托造园宅，名为“东山”，颇忽世务。太祖谓之曰：“将军以顾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几，诸王并幼冲，上流声议，遐迩所闻。此是将军艰难之日，而将军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虽悔何追！”勔竟不纳。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败矣！”太祖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

休范即死，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

太祖与袁粲、褚渊、刘秉引咎解职，不许。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进爵为公，增邑二千户。太祖欲分其功，请益粲等户，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秦时有太后、穰侯、泾阳、高陵君，称为“四贵”，至是乃复有焉。四年，加太祖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

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七月，羽林监袁祗奔景素，便举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众军北讨，事平乃还。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深相猜忌，几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今若害之，后谁复为汝著力者？”乃止。

太祖密谋废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单马先走，羽仪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相蹈藉。左右张互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光明亭前，自驰骑刺杀之，因共屠割，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又于蛮冈赌跳。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语左右杨玉夫：“伺织女度，报

我。”时杀害无常，人怀危惧。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称敕，使厢下奏伎，因将首出与王敬则，敬则送太祖。太祖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殿内惊怖，即知苍梧王死，咸称万岁。及太祖践阼，号此马为“龙骧将军”，世谓为“龙骧赤”。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树下，召四贵集议。太祖谓刘秉曰：“丹阳国家重戚，今日之事，属有所归。”秉让不当。太祖次让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顺帝。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镇东府，与袁粲、褚渊、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太祖固辞上命，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戌，进督南徐州刺史。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进督豫、司二州。

初，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于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欢好，以长女义兴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为郢州，值明帝晚运，阴有异图，自郢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吏逃亡，辄讨质邻伍。养马至二千馀匹，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讨四山蛮。装治战舰数百千艘，沈之灵溪里，钱帛器械巨积，朝廷畏之。高道庆家在华容，假还过江陵。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庆驰马而出。还都，说攸之反状，请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太祖又保持不许。太祖既废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苍梧王诸虐害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太祖书推功。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裲裆角，云是明帝与己约誓。十二月，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谏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攸之指裲裆角示之，称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师恐惧。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诸将西讨，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

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少有胆力，以父楷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每抚刀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诫之曰：“阿答，汝灭我门户！”蕴曰：“答与童乌贵贱觉异。”童乌，景文子绚小字；答，蕴小字也。蕴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时攸之未便举兵，蕴乃下达郢州。世祖为郢州长史，蕴期世祖出吊，因作乱据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蕴还至东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

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攸之反问初至，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粲称疾不相见。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刘秉恇怯，晡时，从丹阳郡载妇女入石头，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阳丞王逊告变，秉从弟领军韫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太祖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遣诸将攻石头，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众军攻石头，斩粲。刘秉走雒檐湖，蕴逃斗场，并擒斩之。粲位任虽重，无经世之略，疏放好酒。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通，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尝作五言诗云："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州。"盖其志也。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殷亡舌中血出，众疑行毒害，孝武使秉从弟祗讽秉启证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应尔，今日乃可一门同尽，无容奉敕。"众以此称之，故为明帝所任。苍梧废，秉出集议，于路逢弟韫，韫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固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槌胸曰："君肉中讵有血！"粲典签莫嗣祖知粲谋，太祖召问嗣祖："袁谋反，何不启闻？"嗣祖曰："事主义无二心，虽死不敢泄也。"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太祖并赦而用之。黄回顿新亭，闻石头鼓噪，率兵来赴之，朱雀珝有戍军，受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抚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太祖屯阅武堂，驰结军旅。闰月辛丑，诏假黄钺，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治严筑垒。教曰："河南称慈，谅由掩胔，广汉流仁，实存殡朽。近袤制兹营，崇沟浚堑，古墟曩隧，时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薙。凭轩动怀，巡隍增怆。宜并为收改葬，并设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克，众溃，自经死，传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镇东府。二月癸未，进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太祖解骠骑，辞都督，不许，乃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剑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余并如故。

辛卯，太祖诛镇北将军黄回。

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不得以金银为箔，马乘具不得金银度，不得织成绣裙，道路不得著锦履，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不得剪彩帛为杂花，不得以绫作杂服饰，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柽柏床、牙箱笼杂物、彩帛作屏鄣、锦缘荐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宝

饰乐器又诸杂漆物，不得以金银为花兽，不得辄铸金铜为像。皆须墨敕，凡十七条。其中宫及诸王服用，虽依旧例，亦请详衷。

九月丙午，进位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辞，诏遣敦劝，乃受黄钺，辞殊礼。甲寅，给三望车。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负。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召。丁卯，给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月甲辰，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綟绶，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甲寅，策相国齐公曰：

天地变通，莫大乎炎凉；悬象著明，莫崇乎日月。严冬播气，贞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映弥显。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虐，王纲弛紊，太宗受命，绍开中兴，运属屯难，四郊多垒。萧将军震威华戎，实资义烈，康国济民，于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厌灵绎，海水群飞。彝器已尘，宗禋谁主？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启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鸿绪再维，闳基重造，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

乃者，袁邓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跨蹈五湖，凭陵吴、越，浮祲亏辰，沈氛晦景，桴鼓振于王畿，锋镝交乎天邑。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雠。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寅车而戒路，军政端严，卒乘辑睦，麾皞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

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均人废职，边师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逾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民，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

张淹迷昧，弗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入，窃觊不虞。于时江服未夷，皇涂荐阻。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深识九变，妙

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

匈奴野心，侵掠疆场，前师失律，王旅崩挠，洒血成川，伏尸千里。丑羯亻舟张，势振彭、泗，乘胜长驱，窥觎京甸，冠带之轨将湮，被发之容行及。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祲时荡，吊死抚伤，弘宣皇泽，俾我淮、肥，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

自兹厥后，猃狁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戎卒有怀归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风振恐，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胄，视险若夷。短兵才接，巨猾鸟散，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

泰始之末，入参禁旅，任兼军国，事同顾命。桂阳负众，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入兵万乘之国，顿戟象魏之下，烈火焚于王城，飞矢集乎君屋。机变倏忽，终古莫二，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谋贯世；秉旄指麾，则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献捷；信宿之间，宣阳底定。云雾廓清，区宇康鴙。此又公之功也。

皇室多难，衅起戚蕃。邗、晋、应、韩，翻为雠敌，建平失图，兴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师，义形乎色，役未逾旬，朱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

苍梧肆虐，诸夏糜沸，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火炎昆冈，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

袁粲无质，刘秉携贰，韫、述相扇，成此乱阶；丑图潜构，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谋内运，霜锋外举，妖沴载澄，国涂悦穆。此又公之功也。

沈攸之苞祸，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哀彼荆汉，独为匪民，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维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驱合奸回，势过虓虎，朝野忧疑，三军沮气。公秉皞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暾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卉鼓}鼓一麾，夏首宁谧，云梯未举，鲁山克定。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顺轨。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劳王室，自东徂西，靡有宁晏，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稷之勤，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腾芳于郊园，景星垂晖于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往哉邈乎！无得而名焉。

朕闻畴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显锡；姬旦秉哲，曲阜启蕃。或改玉以弘风，或胙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爰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于先烈，而褒赏阙于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

今进授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定尔邦家，用建冢社。斯实尚父故蕃，世作盟主，纪纲侯甸，率由旧则。往者周、召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宠，同规在昔。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开国侯渊授公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总百辟，秩逾三事，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称。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策。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执礼弘律，仪刑区宇，遐迩一体，民无异业，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崇修南亩，所宝惟谷，王府充实，百姓繁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鋋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儛。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鴳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夤式，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宄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鈇皞各一。公凤举四维，龙骞八表，威灵所振，异域同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柝弓十，柝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禋祀，孝敬之重，义感灵祇，是用锡公秬鬯一卣，珪瓒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祗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

太祖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之。

丁巳，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领，亦同荡然。

宋帝诏齐公十郡之外，随宜除用。以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五千匹。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节、司空、卫将军褚渊奉策授玺绂，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锡兹玄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辛卯，宋帝禅位，下诏曰：

惟德动天，玉衡所以载序；穷神知化，亿兆所以归心。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宇宙，阐扬鸿烈，大庇生民。晦往明来，积代同轨，前王踵武，世必由之。

宋德湮微，昏毁相袭。景和骋悖于前，元徽肆虐于后，三光再霾，七庙将坠。璇极委驭，含识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缀。静惟此紊，夕惕疚心。

相国齐王，天诞睿圣，河岳炳灵，拯倾提危，澄氛静乱，匡济艰难，功均造物。宏谋霜照，秘算云回，旌旆所临，一麾必捷；英风所拂，无思不偃，表里清夷，遐迩宁谧。既而光启宪章，弘宣礼教，奸宄之类，睹隆威而隔情，慕善之俦，仰徽犹而增厉。道迈于重华，勋超乎文命，荡荡乎无得而称焉。是以辫发左衽之酋，款关请吏；木衣卉服之长，航海来庭。岂惟肃慎献楛，越裳荐翚而已哉！故四奥载宅，六府克和；川陆效珍，祯祥鳞集；卿烟玉露，旦夕扬藻；嘉穗芝英，晷刻呈茂。革运斯炳，代终弥亮，负扆握枢，允归明哲，固以狱讼去宋，讴歌适齐。

昔金政既沦，水德缔构，天之历数，皎焉攸徵。朕虽寡昧，暗于大道，稽览隆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遗则，人神至愿乎？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齐，一依唐虞、魏晋故事。

是日宋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壬辰，策命齐王曰：

伊太古初陈，万物纷纶，开耀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素所

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讠劳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务，怀生载怿，灵祇效祉，遗风馀烈，光被无垠。汉魏因循，弗敢失坠，爰逮晋氏，亦遵前仪。惟我祖宗英睿，勋格幽显，从天人而齐七政，凝至德而抚四维。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沦川竭。

惟王圣哲渊明，荣镜宇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仁育群生，义征不譓，国涂荐阻，弘五虑而鴳宁，皇绪将湮，秉六术以匡济。及至权臣内侮，蕃屏陵上，兵革云翔，万邦震骇，裁之以武风，绥之以文化，遐迩清夷，表里肃穆。戢琱戈而事黼黻，委旌门而恭儒馆，声化远洎，荒服无尘，殊类同规，华戎一揆。是以五光来仪于轩庭，九穗含芳于郊牧。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灵祇乃眷，兆民引领。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圜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

再命玺书曰：

皇帝敬问相国齐王。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朕虽暗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袭，晷景之恒度；春秋递运，时岁之常序。求诸天数，犹且隆替，矧伊在人，能无终谢？是故勋华弘风于上叶，汉魏垂式于后昆。

昔我高祖，钦明文思，振民育德，皇灵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难，奸宄实繁，{卉鼓}鼓宵闻，元戎旦警，亿兆夷人，启处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万方，神鼎将迁，宝策无主，实赖英圣，匡济艰危。惟王体天则地，舍弘光大，明并日月，惠均云雨。国步斯梗，则棱威外发，王猷不造，则渊谟内昭。重构闽、吴，再宁淮、济，静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旧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宠臣裂冠，则裁以庙略；荆汉反噬，则震以雷霆。麾旆所临，风行草靡；神算所指，龙举云属。诸夏廓清，戎翟思韪，兴文偃武，阐扬洪烈。明保冲昧，翱翔礼乐之场；抚柔黔首，咸跻仁寿之域。自霜路所坠，星辰所经，正朔不通，人迹罕至者，莫不逾山越海，北面称蕃，款关重译，修其职贡。是以祯祥发采，左史载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审其度。凤书表肆类之运，龙图显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资特挺，君

人之义，在事必彰。《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神祇之眷如彼，苍生之愿如此。笙管变声，钟石改调。朕所以拥璇持衡，倾伫明哲。

昔金德既沦，而传祚于我有宋，历数告终，实在兹日，亦以水德而传于齐。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侯渊，兼太尉、守尚书令僧虔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时登元后，宠绥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太祖三辞，宋帝王公以下固请。兼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奏符命曰：“六，亢位也。后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职任，备陈管穴。伏愿顺天时，应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请。尚书右仆射王俭奏：“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禅，撰立仪注。”太祖乃许焉。

史臣曰：案《太一九宫占》推汉高五年，太一在四宫，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举事者胜，是岁高祖破楚。晋元兴二年，太一在七宫，太一为帝，天目为辅佐，迫胁太一，是年安帝为桓玄所逼出宫。大将在一宫，参相在三宫，格太一。经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为，安居之世，不利举动。元兴三年，太一在七宫，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宫，不利有为，徐、傅废营阳王。七年，太一在八宫，关囚恶岁，大小将皆不得立，其年到彦之北伐，初胜后败，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宫，客主俱不利，是岁氐杨难当寇梁、益，来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将皆见关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克百顷，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宫，为大小将奄击之，其年景和废。二年，太一在三宫，不利先起，主人胜，其年晋安王子勋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宫，先起败，是岁桂阳王休范反，并伏诛。四年，太一在七宫，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败。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主人，应发为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诛。是岁太一在杜门，临八宫，宋帝禅位，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主人，禅代之应也。

本纪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鉴乾序，钦若明命，以命于道成。夫肇自生民，树以司牧，所以阐极则天，开元创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炳诸典谟，载在方册。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济于厥艰。大造颠坠，再构区宇，宣礼明刑，缔仁缉义。晷纬凝象，川岳表灵，诞惟天人，罔弗和会。乃仰协归运，景属与能，用集大命于兹。辞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献，至于百戎，佥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违，人神无托，不可以旷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顺鸿历？敬简元辰，虔奉皇符，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万国。惟明灵是飨！”

礼毕，大驾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绍，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质文，时或因革，其资元膺历，经道振民，固以异术同揆，殊流共贯者矣。朕以寡昧，属值艰季，推肆勤之诚，藉乐治之数，贤能悉心，士民致力，用获拯溺龛暴，一匡天下。业未参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历数攸及，思弘乐推，永鉴崇替，爰集天禄于朕躬。惟志菲薄，辞弗获昭，遂钦从天人，式繇景命，祗月正于文祖，升禋鬯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踪，托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知所济。宝祚初启，洪庆惟新，思俾利泽，宣被亿兆，可大赦天下。改升明三年为建元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进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逋租宿债勿复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敕系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

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县故治，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故事，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降宋晋熙王燮为阴安公，江夏王跻为沙阳公，随王棨为舞阴公，新兴王嵩为定襄公，建安王禧为荔浦公，郡公主为县君，县公主为乡君。诏曰：“继世象贤，列代盛典，畴庸嗣美，前载令图。宋氏通侯，乃宜随运省替。但钦德怀义，尚表坟闾，况功济区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县公华容县公可为侯，萍乡县侯可为伯，减户有差，以继刘穆之、王弘、何无忌后。”

以司空褚渊为司徒，吴郡太守柳世隆为南豫州刺史。诏曰：“宸运肇

创，实命惟新，宜弘庆宥，广敷蠲汰。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悉原放。诸负衅流徙，普听还本土。”以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中领军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左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戊戌，以荆州刺史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冠军将军映为荆州刺史，西中郎将晃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骠骑司马崔文仲为徐州刺史。

断四方上庆礼。己亥，诏曰：“自庐井毁制，农桑易业，盐铁妨民，货鬻伤治，历代成俗，流蠹岁滋。援拯遗弊，革末反本，使公不专利，氓无失业。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嵒，宫停税入，优量省置。”

庚子，诏“宋帝后蕃王诸陵，宜有守卫。”有司奏帝陵各置长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嫔三人。

五月，丙午，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号骠骑大将军。诏曰：“宸运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虽宜省替，其有预效屯夷、宣力齐业者，一仍本封，无所减降。有司奏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六十二人，除广兴郡公沈昙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历》为《建元历》，木德盛卯终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腊。丁未，诏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逋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壬子，诏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渊等三十一人，进爵增户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奉表贡献。丙辰，诏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己未，汝阴王薨，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元、晋恭帝故事。辛酉，阴安公刘燮等伏诛。追封谥上兄道度为衡阳元王，道生为始安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为孝皇后，妃为昭皇后。

六月，辛未，诏“相国骠骑中军三府职，可依资劳度二官，若职限已盈，所余可赐满。”壬申，以游击将军周山图为兖州刺史。乙亥，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字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五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庚辰，七庙主备法驾即于太庙。诏“诸将及客，戮力艰难，尽勤直卫，其从还宫者，普赐位一阶。”辛巳，罢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赜。断诸州郡礼庆。见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为豫章王，映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晔为武陵王，暠为安成王，锵为鄱阳王，铄为桂阳王，鉴为广陵王，皇孙长懋为南郡王。乙

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

秋，七月，丁未，诏曰：“交□止北景，独隔书朔，斯乃前运方季，负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士，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以试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献为交州刺史。丙辰，以虏伪茄芦镇主阴平公杨广香为沙州刺史。丁巳，诏“南兰陵桑梓本乡，长蠲租布；武进王业所基，复十年。”

九月，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尚书令、骠骑将军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渊领尚书令。戊申，车驾幸宣武堂宴会，诏诸王公以下赋诗。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刘胤为汝阴王，奉宋帝后。己卯，车驾殷祠太庙。辛巳，诏曰：“朕婴缀世务，三十馀岁，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末路屯夷，戎车岁驾，诚藉时来之运，实资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余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或戍扞边役，末由旋反，听于同军各立五保，所隶有司，时为言列。”汝阴太妃王氏薨，追赠为宋恭皇后。

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卫率萧景先为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骠骑长史江谧等十人爵户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书令褚渊为司徒，中军将军张敬儿为车骑将军，中领军李安民为领军将军，中护军陈显达为护军将军。辛丑，车驾亲祠南郊。癸卯，诏索虏寇淮、泗，遣众军北伐，内外纂严。

二月，丁卯，虏寇寿阳，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戊子，以宁蛮校尉萧赤斧为雍州刺史，南蛮长史崔惠景为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诏西境献捷，解严。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尤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甲午，诏“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制遣还本，蠲今年租税。单贫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听番籍，郡县押领。”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戊戌，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南兖州刺史，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己亥，车驾幸乐游苑宴，王公以下赋诗。辛丑，以征虏将军崔祖

思为青、冀二州刺史。夏，四月，丙寅，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

五月，立六门都墙。六月，癸未，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秋，七月，甲寅，以辅国将军卢绍之为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闰月辛巳，遣领军将军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虏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等破走之。冬，十一月，戊子，以氐杨后起为秦州刺史。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乙巳，车驾幸中堂听讼。壬子，以骠骑大将军豫章王嶷为司空，扬州刺史、前将军临川王映为荆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诏王公卿士荐谠言。丙子，以平北将军陈显达为益州刺史，贞阳公柳世隆为南兖州刺史，皇子锋为江夏王。领军将军李安民等破虏于淮阳。夏，四月，以宁朔将军沈景德为广州刺史。

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债，除减有差。秋七月，以冠军将军垣荣祖为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易度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敦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为右光禄大夫。癸亥，诏曰：“比岁申威西北，义勇争先，殒气寇场，命尽王事。战亡蠲复，虽有恒典，主者遵用，每伤简薄。建元以来战亡，赏蠲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以后将军长沙王晃为护军将军，中军将军南郡王长懋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安成王暠为江州刺史。

二月，乙未，以冠军将军桓康为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戌，诏原京师囚系有差，元年以前逋责皆原除。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风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弥留，至于大渐。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

则天下之理尽矣。死生有命，夫复何言！”壬戌，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窆武进泰安陵。

上少沈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从谏察谋，以威重得众。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著紫皮履，华盖除金花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上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并远应图谶数十百条，历代所未有，臣下撰录，上抑而不宣，盛矣。

史臣曰：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汉高神武骏圣，观秦氏东游，盖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闻少公之论谶，亦特一时之笑语；魏武初起义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宋氏崛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世推雄，卒开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内难边虞，兵革世动。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潜用，泰始开运，大拯时艰，龙德在田，见猜云雨之迹。及苍梧暴虐，衅结朝野，百姓懔懔，命悬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才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归功与能，事极乎此。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

赞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渊。宋德不绍，神器虚传。宁乱以武，黜暴资贤。庸发西疆，功兴北翰，偏师独克，孤旅霆断。援旆东夏，职司静乱；指斧徐方，时惟伐叛；抗威京辇，坐清江汉。文艺在躬，芳尘渊塞。用下以才，镇民以德。端己雄睟，君临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国。

本纪第三 武帝

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也。小讳龙儿。生于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上焉。初为寻阳国侍郎，辟州西曹书佐，出为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不从命，南康相沈肃之絷上于郡狱。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肃之率将吏数百人追击，上与左右拒战，生获肃之，斩首百余级，遂率部曲百余人举义兵。始兴相殷孚将万兵赴子勋于寻阳，或劝上击之，上以众寡不敌，避屯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人。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上即据郡城，遣军主张应期、邓惠真三千人袭豫章。子勋遣军主谈秀之等七千人，与应期相拒于西昌，筑营垒，交战不能决。闻上将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为尚书库部郎、征北中兵参军、西阳县子，带南东莞太守、越骑校尉、正员郎、刘韫抚军长史、襄阳太守。别封赣县子，邑三百户，固辞不受。转宁朔将军、广兴相。桂阳王休范反，上遣军袭寻阳，至北峤，事平，除晋熙王安西谘议，不拜，复还郡。转司徒右长史、黄门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密为之备。元徽四年，以上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顺帝立，徵晋熙王燮为抚军、扬州刺史，以上为左卫将军，辅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处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之备。太祖闻之，喜曰："此真我子也！"上表求西讨，不许，乃遣偏军援郢。平西将军黄回等皆受上节度。加上冠军将军、持节。升明二年，事平，转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征虏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封闻喜县侯，邑二千户。其年，徵侍中、领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领石头戍军事。寻又加持节、督京畿诸军事。三年，转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持节、都督、领军如故。给班剑二十人。齐国建，为齐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给油络车，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以石头为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东宫。进爵王太子。太祖即位，为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即位，大赦。征镇州郡令长军屯营部，各行丧三日，不得擅离任，都邑城守防备幢队，一不得还。乙丑，称先帝遗诏，以司徒褚渊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诏曰："丧礼虽有定制，先旨每存简约，

内官可三日一还临，外官间日一还临。后有大丧皆如之。”丁卯，以右卫将军吕安国为司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为太尉。癸酉，诏曰：“城直之制，历代宜同，顷岁逋弛，遂以万计。虽在宪宜惩，而原心可亮。积年逋城，可悉原荡。自兹以后，申明旧科，有违纠裁。”庚辰，诏曰：“比岁未稔，贫穷不少，京师二岸，多有其弊。遣中书舍人优量赈恤。”夏，四月，丙午，以辅国将军张倪为兖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为皇后。

五月，乙丑，以丹阳尹闻喜公子良为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卫将军垣崇祖为豫州刺史。癸未，诏曰：“顷水雨频降，潮流荐满，二岸居民，多所淹渍。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恤。”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长懋。诏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阳王锵为雍州刺史，临汝公子卿为郢州刺史。甲午，以宁朔将军臧灵智为越州刺史。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进封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子敬为安□王，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皇子子真为建安王，皇孙昭业为南郡王。戊戌，诏曰：“水潦为患，星纬乖序。京都囚系，可克日讯决；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建康、秣陵二县贫民加赈赐，必令周悉。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癸卯，以司徒褚渊为司空、骠骑将军。秋，七月，庚申，以卫尉萧顺之为豫州刺史。壬戌，以冠军将军垣荣祖为青、冀二州刺史。

八月，癸卯，司徒褚渊薨。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己巳，以前军将军姜伯起为秦州刺史。辛未，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冬，十二月，己丑，诏曰：“缘淮戍将，久处边劳，三元行始，宜沾恩庆。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后每岁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卫率戴僧静为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诏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规谏。又诏王公卿士，各举所知，随方登叙。诏曰：“经邦之寄，实资莅民，守宰禄俸，盖有恒准。往以边虞告警，故沿时损益；今区宇宁晏，庶绩咸熙，念勤简能，宜加优奖。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护军将军长沙王晃为南徐州刺史，镇北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南兖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萧景先为中领军。壬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铿为宜都王，皇子子明为武昌王，子罕为南海王。甲子，为筑青溪旧宫，诏槊仗瞻履。

二月，辛巳，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辛丑，以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三月，癸丑，

诏曰："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泰运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范，永隆治根。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丙辰，诏曰："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负荷，若坠渊壑。而远图尚蔽，政刑未理，星纬失序，阴阳愆度。思播先泽，兼酬天眚，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讫为始。京师囚系，悉皆原宥。三署军徒，优量降遣。都邑鳏寡尤贫，详加赈恤。"戊寅，诏"四方见囚，罪无轻重，及劫贼余口长徒敕系，悉原赦。逋负督赃，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特除。"夏，四月，壬午，诏曰："魏矜袁绍，恩洽丘墓；晋亮两王，荣覃余裔。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特优降。粲、秉前年改葬茔兆，未修材椁，可为经理，令粗足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者，可符荆州送反旧墓，在所为营葬事。"五月，丁酉，车骑将军张敬儿伏诛。

六月，丙寅，诏"凡坐事应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已前，皆原宥。"秋，七月，戊戌，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僧虔加特进。九月，己卯，以荆州刺史临川王映为骠骑将军，冠军将军庐陵王子卿为荆州刺史，吴郡太守安陆侯缅为郢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司州刺史吕安国为南兖州刺史，征北将军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征北长史刘悛为司州刺史。丙子，以右光禄大夫王延之为特进。

三月，乙亥，以吴兴太守张岱为南兖州刺史，前将军王奂为江州刺史，平北将军吕安国为湘州刺史。戊寅，以少府赵景翼为广州刺史。夏，四月，甲辰，诏"扬、南徐、南兖、徐、兖五州统内诸狱，并、豫、江三州府州见囚，江州寻阳、新蔡两郡系狱，并部送还台，须候克日断枉直。缘江远郡及诸州，委刺史详察讯。"己巳，以宁朔将军程法勤为宁州刺史。

六月，癸卯，车驾幸中堂听讼。乙巳，以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刺史。戊申，以黄门侍郎崔平仲为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癸未，诏曰："夫乐所自生，先哲垂诰，礼不忘本，积代同风。是以汉光迟回于南阳，魏文殷勤于谯国。青溪宫体天含晖，则地栖宝，光定灵源，允集符命。在昔期运初开，经纶方远，缮筑之劳，我则未暇。时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鸿基，思存缔构，式表王迹。考星创制，揆日兴功，子来告毕，规摹昭备。宜申衅落之礼，以畅感尉之怀，可克日小会。"甲申，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八月，丙午，车驾幸旧宫小会，设金

石乐，在位者赋诗。诏申“京师狱及三署见徒，量所降宥。领宫职司，详赐币帛”。戊申，车驾幸玄武湖讲武。甲子，诏曰：“窆枯掩骼，义重前诰，恤老哀癃，实惟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鉴寐。声憊未敷，物多乖所。京师二县，或有久坟毁发，可随宜掩埋。遗骸未榇，并加敛瘗。疾病穷困不能自存者，详为条格，并加沾赉。”冬，十月，丁巳，以桂阳王铄为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以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安西咨议参军崔庆绪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甲申，以晋安王子懋为南豫州刺史。辛卯，车驾祀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降一等，余依赦制。劾系之身，降遣有差。赈恤二县贫民。又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斆，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又诏“守宰亲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若耕蚕殊众，足厉浮堕者，所在即便列奏。其违方骄矜，佚事妨农，亦以名闻。将明赏罚，以劝勤怠。校核殿最，岁竟考课，以申黜陟。”二月，辛丑，车驾礼祠北郊。夏，四月，戊戌，以新除右卫将军豫章王世子子响为豫州刺史，辅国将军桓敬为兖州刺史。

五月，乙未，诏曰：“氓俗凋弊，于兹永久，虽年谷时登，而歉乏比室。凡单丁之身及茕独而秩养养孤者，并蠲今年田租。”是月，省总明观。六月，庚戌，进河南王度易侯为车骑将军。秋，七月，辛丑，诏“丹阳所领及余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薨。丁亥，以骠骑中兵参军董仲舒为宁州刺史。

八月，乙未，车驾幸中堂听讼。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颉为河、凉二州刺史。戊午，以尚书令王俭领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萧顺之为领军将军。冬，十月，壬戌，诏曰：“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十一月，乙丑，以冠军将军王文仲为青、冀二州刺史。

十二月，丁酉，诏曰：“九谷之重，八材为末，是故洁粢丰盛，祝史无愧于辞，不籍千亩，周宣所以贻谏。昔期运初启，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则未暇。朕嗣奉鸿基，思隆先轨，载耒躬亲，率由旧式。可以开春发岁，敬简元辰，鸣青鸾于东郊，冕朱纮而莅事。仰荐宗禋，俯勖黔

皂，将使囷庾内充，遗秉外牣。既富而教，兹焉攸在。”是夏，琅邪郡旱。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颖大熟。

四年春，正月，甲子，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随郡王子隆为江州刺史，征虏长史张瑰为雍州刺史，征虏将军薛渊为徐州刺史，护军将军兼司徒竟陵王子良进号车骑将军。富阳人唐宇之反，聚众桐庐，破富阳、钱塘等县，害东阳太守萧崇之。遣宿卫兵出讨，伏诛。丁酉，冠军将军、马军主陈天福坐讨唐宇之烧掠百姓，弃市。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

闰月癸巳，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皇孙昭文为临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辛亥，车驾籍田。诏曰：“夫耕籍所以表敬，亲载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规，躬执良耜，千畛咸事，六稔可期，教义克宣，诚感兼畅。重以天符灵贶，岁月鳞萃，宝鼎开玉匣之祥，嘉禾发同穗之颖，甘露凝晖于坰牧，神爵骞翥于兰囿。斯乃宗稷之庆，岂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兹黔皂，见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诸逋负在三年以前尤穷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详授爵位，孤老贫穷，赐谷十石。凡欲附农而粮种阙乏者，并加给贷，务在优厚。”癸丑，以始兴内史刘敕为广州刺史。甲寅，以籍田礼毕，车驾幸阅武堂劳酒小会，诏赐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车驾幸宣武堂讲武。诏曰：“今亲阅六师，少长有礼，领驭群帅，可量班赐。”二月，己未，立皇弟銶为晋熙王，铉为河东王。庚寅，以光禄大夫王玄载为兖州刺史。

三月，辛亥，国子讲《孝经》，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夏，四月，丁亥，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临沂县麦不登，刈为马刍，至夏更苗秀。五月，癸巳，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丙午，以吴兴太守西昌侯鸾为中领军。秋，八月，辛酉，以镇南长史萧惠休为广州刺史。九月，甲寅，以征虏将军王广之为徐州刺史。冬，十二月，乙亥，以东中郎司马崔惠景为司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司徒，骠骑将军临川王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并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都官尚书沈文季为郢州刺史，左将军安陆王子敬为荆州刺史，征虏将军晋安王子懋为南兖州刺史，辅国将军建安王子真为南豫州刺史。辛卯，诏曰：“朕昧爽丕显，思康民瘼。虽年谷亟登，而饥馑代有。今履端肇运，阳和告始，宜协时休，覃兹黎庶。诸孤老贫病，并赐

粮饩，遣使亲赋，每存均普。”雍、司二州蛮虏屡动，丁酉，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叶。

三月，戊子，车驾幸芳林园禊宴。丁未，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雍州刺史。夏，四月，车驾殷祠太庙。诏“系囚见徒四岁刑以下，悉原遣，五年减为三岁，京邑罪身应入重，降一等。”六月，辛酉，诏曰：“比霖雨过度，水潦洊溢，京师居民，多离其弊。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随宜赈赐。”秋，七月，戊申，诏“丹阳属县建元四年以来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为不少。京甸之内，宜加优贷。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八月，乙亥，诏“今夏雨水，吴兴、义兴二郡田农多伤，详蠲租调。”九月，己丑，诏曰：“九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辛卯，车驾幸商飙馆。馆，上所立，在孙陵岗，世呼为“九日台”者也。丙午，诏曰：“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是以十一而税，周道克隆，开建常平，汉载惟穆。岱畎丝枲，浮汶来贡，杞梓皮革，必缘楚往。自水德将谢，丧乱弥多，师旅岁兴，饥馑代有。贫室尽于课调，泉贝倾于绝域。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民咨涂炭，实此之由。昔在开运，星纪未周，余弊尚重。农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轻贱于当年。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废，上弊稍寡。所谓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凡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冬，十月，甲申，以中领军西昌侯鸾为豫州刺史，侍中安陆侯缅为中领军。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正月，壬午，以祠部尚书安成王暠为南徐州刺史。诏“二百里内狱同集京师，克日听览，自此以外，委州郡讯察。三署徒隶，详所原释。”三月，己亥，以豫章王世子子响为巴东王。癸卯，以光禄大夫周盘龙为行兖州刺史。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六月，甲寅，以散骑常侍沈景德为徐州刺史。丙子，以始兴太守房法乘为交州刺史。秋，七月，乙巳，都官尚书吕安国为领军将军。八月，乙卯，诏“吴兴、义兴水潦，被水之乡，赐痼疾笃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九月，壬寅，车驾幸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辛酉，以祠部尚书武陵王晔为江州刺史。闰月乙卯，诏曰：“北兖、北徐、豫、司、青、冀八州，边接疆场，民多悬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调。”辛卯，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十一月，乙卯，以羽林监费延宗为越州刺史。庚申，以后将军、晋安王子懋为湘州刺史，西阳王子明为南兖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军将军王敬则为豫州刺史，中军将军阴智伯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诏曰："雍州频岁戎役，兼水旱为弊，原四年以前逋租。"辛亥，车驾祀南郊，大赦。京邑贫民，普加赈赐。又诏曰："春颁秋敛，万邦所以惟怀，柔远能迩，兆民所以允殖。郑浑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户口殷盛。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诚复礼以贫杀，抑亦情由俗淡。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恤之宜，务存优厚。"壬戌，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映薨。戊辰，诏曰："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二月，丙子，以左卫将军、巴东王子响为中护军。己丑，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敦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壬寅，以丹阳尹王晏为江州刺史。癸卯，以巴陵王子伦为豫州刺史。

三月，丁未，以太子右卫率王玄邈为兖州刺史。庚戌，以中护军、巴东王子响为江州刺史，中书令、随郡王子隆为中护军。甲寅，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子峻为广汉王，子琳为宣城王，子珉为义安王。夏，四月，戊寅，诏曰："婚礼下达，人伦攸始，《周官》设媒氏之职，《国风》兴及时之咏。四爵内陈，义不期侈，三鼎外列，事岂存奢！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公朝，方樏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五月，乙巳，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甲子，以新除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

六月，丁亥，车驾幸琅邪。秋，八月，庚子，以左卫将军建安王子真为中护军。冬，十月，己丑，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之丽。至班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十二月，己亥，以中护军、建安王子真为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前安西司马垣荣祖为

兖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将军王敬则进号骠骑大将军，左将军沈文季为领军将军，丹阳尹、鄱阳王锵为江州刺史。诏放遣隔城虏俘，听还本土。二月，壬辰，零陵王司马药师薨。夏，四月，戊辰，诏“公卿已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罚。”秋，七月，辛丑，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癸卯，诏曰：“阴阳舛和，纬象愆度，储胤婴患，淹历旬晷。思仰祗天戒，俯纾民瘼，可大赦天下。”癸亥，诏“司、雍二州，比岁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汝南一郡复限更申五年。”八月，丙寅，诏“京邑霖雨既过，居民泛滥，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恤。”乙酉，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代为秦、河二州刺史。壬辰，以左卫将军、随郡王子隆为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有罪，遣丹阳尹萧顺之率军讨之，子响伏诛。冬，十月，丁丑，诏“吴兴水淹过度，开所在仓赈赐。”癸巳，原建元以前逋租。

十一月，乙卯，以建武将军伏登之为交州刺史。十二月，乙丑，以振威将军陈僧授为越州刺史。戊寅，诏“尚书丞郎职事繁剧，恤俸未优，可量增赐禄。”己卯，皇子子建为湘东王。癸巳，以监青冀二州军、行刺史事张冲为青、冀二州刺史。

九年春，正月，甲午，以侍中、江夏王锋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刘悛为益州刺史。辛丑，车驾祠南郊，诏“京师见囚系，详量原遣。”

三月，乙卯，以南中郎司马刘楷为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卫率刘缵为广州刺史。夏，四月，乙亥，有司奏：“旧格一年两过行陵，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行，九月十五日司枯以下大行。今长停小行，唯二州一大行。”诏曰：“可。”六月，甲戌，以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秋，九月，戊辰，车驾幸琅邪城讲武，观者倾都，普颁酒肉。

十年春，正月，戊午，诏“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赀不在例。孤老六疾，人谷五斛。内外有务众官增禄俸。”以左民尚书、南平王锐为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右卫将军王玄邈为北徐州刺史，中军将军、庐陵王子卿进号车骑将军，北中郎将、南海王子罕为兖州刺史，辅国将军、临汝公昭文为南豫州刺史，冠军将军王文和为北兖州刺史。

二月，壬寅，镇军将军陈显达领中领军。夏，四月，辛丑，大司马

豫章王嶷薨。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秋，八月，丙申，以新城太守郭安明为宁州刺史。冬，十月，乙丑，车驾幸玄武湖讲武。甲午，车驾殷祠太庙。

十一月，戊午，诏曰："顷者霖雨，樵粮稍贵，京邑居民，多离其弊。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诏"京师见系囚，详所原遣。"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江州刺史、鄱阳王锵为领军将军，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长懋薨。

二月，壬午，以车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骠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抚军将军、安陆王子敬进号车骑将军。己丑，辅国将军曹虎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以新除中书监、晋安王子懋为雍州刺史。丙午，以冠军将军王文和为益州刺史。

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奂伏诛。夏，四月，壬午，诏"东宫文武臣僚，可悉度为太孙官属。"甲午，立皇太孙昭业、太孙妃何氏。诏"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各有差。"癸卯，以骁骑将军刘灵哲为兖州刺史。五月，戊辰，诏曰："水旱成灾，谷稼伤弊，凡三调众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庚午，以辅国将军萧惠休为徐州刺史。丙子，以左民尚书、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六月，壬午，诏"霖雨既过，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京邑居民。"秋，七月，丁巳，诏曰："顷风水为灾，二岸居民多离其患，加以贫病六疾，孤老稚弱，弥足矜念。遣中书舍人履行沾恤。"又诏曰："水旱为灾，实伤农稼。江淮之间，仓廪既虚，遂草窃充斥，互相侵夺，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众逋宿债，并同原除。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舆始登阶，而殿屋鸣咤，上恶之。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上虑朝野忧惶，乃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戊寅，大渐。诏曰："始终大期，贤圣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但皇业艰难，万机事重，不能无遗虑耳。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中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瑰、薛渊等。百辟庶僚，各奉尔职，谨事太孙，勿有懈怠。知复何言。"又诏曰："我识灭之后，身上著夏衣，画天衣，纯乌犀导，应诸器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唯装复裌衣各一通。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

环者，随我入梓宫。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禴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设菜食。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民。百官停六时入临，朔望祖日可依旧。诸主六宫，并不须从山陵。内殿凤华、寿昌、耀灵三处，是吾所治制。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谓此为奢俭之中，慎勿坏去。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诸小小赐乞，及阁内处分，亦有别牒。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悉付萧谌优量驱使之，勿负吾遗意也。”是日上崩，年五十四。

上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临崩又诏“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弊民已多，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不得有违准绳。”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业，功参宝命，虽为继体，事实艰难。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上出，义兼长远，莫不肃然。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恒，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宫室苑囿，未足以伤财，安乐延年，众庶所同幸。若夫割爱怀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后诸穆。昔汉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园，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贤心迹，臣所未详也。

赞曰：武帝丕显，徽号止戈。韶岭歇祲，彭派澄波。威承景历，肃御金科。北怀戎款，南献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宁和。

本纪第四 郁林王

郁林王昭业，字元尚，文惠太子长子也。小名法身。世祖即位，封南郡王，二千户。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于东宫崇政殿。其日小会，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给昭业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给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选友、学。十一年，给皂轮三望车。诏高选国官。文惠太子薨，立昭业为皇太孙，居东宫。世祖崩，太孙即位。

八月，壬午，诏称先帝遗诏，以护军将军武陵王晔为卫将军，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将军。癸未，以司徒竟陵王子良为太傅。诏曰："朕以寡薄，嗣膺宝政，对越灵命，钦若前图，思所以敬守成规，拱揖群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范。凡逋三调及众责，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备偿封籍货鬻未售，亦皆还主。御府诸署池田邸冶，兴废沿事，本施一时，于今无用者，详所罢省。公宜权禁，一以还民，关市征赋，务从优减。"丙戌，诏曰："近北掠余口，悉充军实。刑故无小，罔或攸赦，抚辜兴仁，事深睿范。宜从荡宥，许以自新，可一同放遣，还复民籍。已赏赐者，亦皆为赎。"辛丑，诏曰："往岁蛮虏协谋，志扰边服，群帅授略，大歼凶丑。革城克捷，及舞阴固守，二处劳人，未有沾爵赏者，可分遣选部，往彼序用。"

九月，癸丑，诏"东西二省府国，长老所积，财单禄寡，良以矜怀。选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随宜量处，以贫为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辛亥，立临汝公昭文为新安王，曲江公昭秀为临海王，皇弟昭粲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礼，骁骑将军、晋熙王銶为郢州刺史，丹阳尹、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刺史，征北大将军、晋安王子懋为江州刺史，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永嘉王昭粲为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将军陈显达进号车骑大将军，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真为护军将军。诏百僚极陈得失。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戊申，以护军将军沈文季为领军将军。己酉，以前将军曹虎为雍州刺史，右卫将军薛渊为司州刺史。庚戌，以宁朔将军萧懿为梁、南秦二州刺史，辅国长史申希祖为交州刺史。辛亥，车驾祠南郊。诏曰："执耜

暂忘，悬磬比室，秉机或惰，无褐终年。非怠非荒，虽由王道，不稂不莠，实赖民和。顷岁，多稼无爽，遗秉如积，而三登之美未臻，万斯之基尚远。且风土异宜，百民舛务，刑章治绪，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属念，无忘夙兴。可严下州郡，务滋耕殖，相亩辟畴，广开地利，深树国本，克阜民天。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主者详为条格。”戊午，车驾拜景安陵。己巳，以新除黄门待郎周奉叔为青州刺史。

二月，辛卯，车驾祠明堂。夏，四月，辛巳，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陵王晔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戊戌，以前沙州刺史杨炅为沙州刺史。丁酉，以骠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卫将军。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骠骑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

闰月，乙丑，以南东海太守萧颖胄为青、冀二州刺史。丁卯，镇军大将军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戊辰，以中军将军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六月，丙寅，以黄门侍郎王思远为广州刺史。秋，七月，庚戌，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东莞太守臧灵智为交州刺史。癸巳，皇太后令曰：“镇军、车骑、左仆射、前将军、领军、左卫、卫尉、八座：自我皇历启基，受终于宋，睿圣继轨，三叶重光。太祖以神武创业，草昧区夏，武皇以英明提极，经纬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资，体元良之重，虽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灵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钟沴气，爰表弱龄，险戾著于绿车，愚固彰于崇正。狗马是好，酒色方湎。所务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爱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鸿业，长恶滋甚。居丧无一日之哀，缞绖为欢宴之服。昏酣长夜，万机斯壅，发号施令，莫知所从。阉竖徐龙驹专总枢密，奉叔、珍之互执权柄，自以为任得其人，表里缉穆，迈萧、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于是恣情肆意，罔顾天显，二帝姬嫔，并充宠御，二宫遗服，皆纳玩府。内外混漫，男女无别。丹屏之北，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开桑中之肆。又微服潜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虚位，交戟而守空宫积旬矣。宰辅忠贤，尽诚奉主，诛锄群小，冀能悛革，曾无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异己置戮，文武昭穆，以德誉见猜。放肆丑言，将行屠脍，社稷危殆，有过缀旒。昔太宗克光于汉世，简文代兴于晋氏，前事之不忘，后人之师也。镇军居正体道，家国是赖，伊霍之举，实寄渊谟，便可详依旧典，以礼废黜。中军将军新安王，体自文皇，睿哲天秀，宜入嗣鸿业，永宁四海。外即以礼奉迎。未亡人属此多难，投笔增慨。”

昭业少美容止，好隶书，世祖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重之。进

对音吐，甚有令誉。王侯五日一问讯，世祖常独呼昭业至幄座，别加抚问，呼为法身，钟爱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业每临哭，辄号咷不自胜，俄尔还内，欢笑极乐。在世祖丧，哭泣竟，入后宫，尝列胡妓二部夹阁迎奏。为南郡王时，文惠太子禁其起居，节其用度，昭业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酤富儿百倍矣。"及即位，极意赏赐，动百数十万。每见钱，辄曰："我昔时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期年之间，世祖斋库储钱数亿垂尽。开主衣库与皇后宠姬观之，给阉人竖子各数人，随其所欲，恣意辇取；取诸宝器以相剖击破碎之，以为笑乐。居尝裸袒，著红裈，杂采袒服。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世祖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毁世祖招婉殿，乞阉人徐龙驹为斋。龙驹尤亲幸，为后阁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昭业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龙驹劝长留宫内，声云度霍氏为尼，以余人代之。尝以邪谄自进，每谓人曰："古时亦有监作三公者。"皇后亦淫乱，斋阁通夜洞开，内外淆杂，无复分别。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阁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并为帝羽翼。高宗屡谏不纳，先启诛龙驹，次诛奉叔及珍之，帝并不能违。既而尼媪外入，颇传异语，乃疑高宗有异志。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使直殿省，尝随后呼胤为三父，与胤谋诛高宗，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杜谏，帝意复止。乃谋出高宗于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谘。高宗虑变，定谋废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萧谌、坦之等于省诛曹道刚、朱隆之等，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门，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系进。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房阁，令阉人登兴光楼望，还报云："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急装，在西钟楼下。"须臾，萧谌领兵先入宫，截寿昌阁，帝走向爱姬徐氏房，拔剑自刺不中，以帛缠颈，舆接出延德殿。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盾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及见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出西弄，杀之，时年二十一，舆尸出徐龙驹宅，殡葬以王礼。余党亦见诛。

史臣曰：郁林王风华外美，众所同惑。伏情隐诈，难以貌求。立嫡以长，未知瑕衅，世祖之心，不变周道。既而愆鄙内作，兆自宫闱，虽为害未远，足倾社稷。《春秋》书梁伯之过，言其自取亡也。

赞曰：十愆有一，无国不失。郁林负荷，弃礼亡律。

本纪第五 海陵王

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临汝公，邑千五百户。初为辅国将军、济阳太守。十年，转持节、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将军如故。十一年，进号冠军将军。文惠太子薨，还都。郁林王即位，为中军将军，领兵置佐。封新安王，邑二千户。隆昌元年，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将军如故。其年，郁林王废，尚书令西昌侯鸾议立昭文为帝。

延兴元年秋，七月，丁酉，即皇帝位。以尚书令、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诏曰："太祖高皇帝英谋光大，受命作齐；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继晖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铄，四海宅心：并德漏下泉，功昭上象，声教所覃，无思不洽。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运钟否剥。嗣君昏忍，暴戾滋多，弃侮天经，悖灭人纪。朝野重足，遐迩侧视，民怨神恫，宗祧如缀。赖忠谟肃举，霄汉廓清，俾三后之业，绝而更纽，七百之庆，危而复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绪，载怀驭朽，若坠诸渊，思与黎元，共绥戬福。"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

八月，甲辰，以新除卫尉萧谌为中领军，司空王敬则进位太尉，新除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左卫将军王广之为豫州刺史，骠骑大将军鄱阳王锵为司徒。诏遣大使巡行风俗。丁未，诏曰："新安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者，适其所乐。"以骁骑将军河东王铉为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将临海王昭秀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昭粲为荆州刺史。戊申，以辅国将军王诩为广州刺史，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庚戌，以车骑板行参军李庆综为宁州刺史。辛亥，以安西将军王玄邈为中护军，新除后军司马萧诞为徐州刺史。壬子，以冠军司马臧灵智为交州刺史。乙卯，申明织成、金薄、彩花、锦绣履之禁。

九月，癸酉，诏曰："顷者以淮关徭戍，勤瘁于行役，故覃以荣阶，薄酬厥劳。勋状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舍爵之典，趣报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铨用。"辛巳，以前九真太守宋慈明为交州刺史。癸未，诛新除司徒鄱阳王锵、中军大将军随郡王子隆。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诛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于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起兵，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之。乙未，骠骑大将军鸾假黄钺，内外纂严。又诛湘州刺史南平

王锐、郢州刺史晋熙王钅求、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丁亥，以卫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司徒，抚军将军桂阳王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癸巳，诏曰：“周设媒官，趣及时之制，汉务轻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教，宽俗阜民。朕君制八纮，志敷九德，而习俗之风，为弊未改，静言多愠，无忘昏昃。督劝婚嫁，宜严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摽梅息怨。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徵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丁酉，解严。进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宣城公鸾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加殊礼，进爵为王。戊戌，诛新除中军将军桂阳王铄、抚军将军衡阳王钧、侍中秘书监江夏王锋、镇军将军建安王子真、左将军巴陵王子伦。癸卯，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新除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宣城王辅政，帝起居皆谘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与。辛亥，皇太后令曰：“司空、后将军、丹阳尹、右仆射、中领军、八座：夫明晦迭来，屯平代有，上灵所以眷命，亿兆所以归怀。自皇家淳耀，列圣继轨，诸侯官方，百神受职。而殷忧时启，多难荐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体，乃亦九鼎将移。赖天纵英辅，大匡社稷，崩基重造，坠典再兴。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婴尪疾，弗克负荷，所以宗正内侮，戚藩外叛，觇天视地，人各有心。虽三祖之德在民，而七庙之危行及。自非树以长君，镇以渊器，未允天人之望，宁息奸宄之谋！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钟慈太祖，识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讴颂有在，宜入承宝命，式宁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吾当归老别馆。昔宣帝中兴汉室，简文重延晋祀，庶我鸿基，于兹永固。言念家国，感庆载怀。”

建武元年，诏“海陵王依汉东海王彊故事，给虎贲、旄头、画轮车，设钟虡宫县，供奉所须，每存隆厚。”十一月，称王有疾，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给温明秘器，衣一袭，敛以衮冕之服。大鸿胪监护丧事。葬给辒辌车，九旒大辂，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东海王故事。谥曰恭王。年十五。

史臣曰：郭璞称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号亦同焉。案汉中平六年，献帝即位，便改元为光熹，张让、段圭诛后，改元为昭宁，董卓辅政，改元为永汉，一岁四号也。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沙王鴙事败，成都王颖改元为永安；颖自邺夺，河间王颙复改元为永兴，一岁三号也。隆昌、延兴、建武，亦三改年号。故知丧乱之轨迹，虽千载而必同矣。

赞曰：穆穆海陵，因亡代兴。不先不后，遭命是膺。

本纪第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小讳玄度。少孤，太祖抚育，恩过诸子。宋泰豫元年，为安吉令，有严能之名。补武陵王左常侍，不拜。元徽二年，为永世令。升明二年，为邵陵王安南记室参军，未拜，仍迁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寻进号辅国将军。太祖践阼，迁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户。建元二年，为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世祖即位，转度支尚书，领右军将军。永明元年，迁侍中，领骁骑将军。王子侯旧乘缠帷车，高宗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公事混挠，贩食人担火误烧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焉。转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清道而行，上甚悦。二年，出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四年，迁中领军，常侍并如故。五年，为持节、监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八年，加领卫尉。十年，转左仆射。十一年，领右卫将军。世祖遗诏为侍中、尚书令，寻加镇军将军，给班剑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号为大将军，给鼓吹一部，亲兵五百人。寻又加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郁林王废，海陵王立，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开府如故，增班剑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户。镇东府城。给兵五千人，钱二百万，布千匹。九江作难，假黄皞，事宁，表送之。寻加黄皞、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增班剑为四十人，给幢络三望车，前后部羽葆鼓吹，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户，持节、侍中、中书监、录尚书并如故。未拜，太后令废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为第三子，群臣三请，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诏曰：“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神武重辉，钦明懿铄，七百攸长，盘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阶荐阻，嗣命多违，蕃衅孔棘，宏图景历，将坠诸渊。宣德皇后远鉴崇替，宪章旧典，畴咨台揆，允定灵策，用集宝命于予一人。猥以虚薄，缵承大业，仰系鸿丕，顾临兆民，永怀先构，若履春冰，寅忧夕惕，罔识攸济，思与万国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卫身普转一阶，其余文武，赐位二等。逋租宿责，换负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贼余口在台府者，可悉原放。负衅流徙，并还本乡。”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皇子宝义为扬州刺史，中护军王玄邈为南兖州刺

史，新除右将军张瑰为右光禄大夫，平北将军王广之为江州刺史。乙丑，诏断远近上礼。丁卯，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追赠安陆昭侯缅为安陆王。己巳，以安陆侯子宝晊为湘州刺史。诏曰：“顷守职之吏，多违旧典，存私害公，实兴民蠹。今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断。主曹详为其制，宪司明加听察。”十一月，癸酉，以西中郎长史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晋寿太守王洪范为青、冀二州刺史，尚书令王晏领太子少傅。甲戌，大司马寻阳公王敬则等十三人进爵邑各有差。诏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还主，原责本直。庚辰，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源为庐陵王，宝夤为建安王，宝融为随郡王，宝攸为南平王。甲申，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又诏“宣城国五品以上，悉与满叙。自此以下，皆听解遣。其欲仕，适所乐。”乙酉，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妃为懿后。丙戌，以辅国将军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宁朔将军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丁亥，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戊子，立皇太子宝卷，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普加甄赐明扬。表其衡闾，赉以束帛。己丑，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壬辰，以新除征虏将军江夏王宝玄为郢州刺史。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庚子，诏曰：“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辞事私庭，荣禄兼谢，兴言爱老，实有矜怀。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上辅政所诛诸王，是月复属籍，各封子为侯。

十二月，壬子，诏曰：“上览易遗，下情难达，是以甘棠见美，肺石流咏。自月一视黄辞，如有含枉不申、怀直未举者，莅民之司，并任厥失。”

二年春，正月，辛未，诏“京师系囚殊死，可降为五岁刑，三署见徒五岁以下，悉原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随王公卿士，内外群僚，各举朕违，肆心极谏。”索虏寇司、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征讨，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征讨，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讨。己卯，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垅，随宜修理。又诏曰：“食惟民天，义高姬载，蚕实生本，教重轩经。前哲盛范，后王茂则，布令审端，咸必由之。朕肃宸岩廊，思弘风训，深务八政，永鉴在勤，静言日昃，无忘寝兴。守宰亲民之主，牧伯调俗之司，宜严课农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穷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蚕殊众，具以名闻；游怠害业，即便列奏。主者详为条格。”乙未，虏攻钟离，徐州刺史

萧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陈显达使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丁酉，内外纂严。

三月，戊申，诏“南徐州侨旧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课。”己未，司州刺史萧诞与众军击虏，破之。诏“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遇寇之家，悉停今年税调。其与虏交通，不问往罪。”丙寅，停青州麦租。虏自寿春退走。甲申，解严。夏，四月，己亥朔，诏“三百里内狱讼，同集京师，克日听览。此以外委州郡讯察。三署徒隶，原遣有差。”索虏围汉中，梁州刺史萧懿拒退之。己未，以新除黄门郎裴叔业为徐州刺史。

五月，甲午，寝庙成，诏“监作长帅，可赐位一等，役身遣假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限。”六月，壬戌，诛领军将军萧谌、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乙丑，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秋，七月，辛未，以右将军晋安王宝义为南徐州刺史。壬申，以冠军将军梁王为司州刺史。辛卯，以氐杨馥之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八月，丁未，以右卫将军庐陵王宝源为南兖州刺史。庚戌，以新除辅国将军申希祖为兖州刺史。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冬，十一月，丁卯，诏曰：“轨世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王。朕属流弊之末，袭浇浮之季，虽恭已弘化，刻意隆平，而礼让未兴，侈华犹竞。永览玄风，兢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己卯，纳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班赐各有差。断四方上礼。

十二月，丁酉，诏曰：“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自经南面，负扆宸居，或功济当时，德覃一世，而茔垅欑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榛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吴、晋陵二郡失稔之乡，蠲三调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阴平王杨炅子崇祖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北中郎将建安王宝夤为江州刺史。己巳，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乙酉，诏“去岁索虏寇边，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并送还本土。”

三月，壬午，诏“车府乘舆有金银饰校者，皆剔除。”夏，四月，虏寇司州，戍兵击破之。

五月，己巳，以征虏将军萧懿为益州刺史，前军将军阴广宗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除宁州刺史李庆宗为宁州刺史。秋，九月，辛酉，以冠军将军徐玄庆为兖州刺史。冬十月，以辅国将军申希祖为司州刺史。闰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一级。断远近上礼。又诏“今岁不须光新，可以见钱为百官供给。”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诏曰：“嘉肴停俎，定方旨于必甘；良玉在攻，表圭璋于既就。是以陶钧万品，务本为先；经纬九区，学斆为大。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无忘旰昃。今华夏鴱安，要荒慕向，缔修东序，实允适时。便可式依旧章，广延国胄，弘敷景业，光被后昆。”壬寅，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尚书令王晏伏诛。

二月，甲子，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三月，乙未，右仆射沈文季领护军将军。秋，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索虏寇沔北。冬，十月，又寇司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军司马张稷讨之。

十一月，丙辰，以氐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十二月，甲子，以冠军将军裴叔业为豫州刺史，冠军将军徐玄庆为徐州刺史，宁朔将军左兴盛为兖州刺史。丁丑，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众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逋租宿债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沔北诸郡为虏所侵，相继败没。乙巳，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丁未，诛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珉、永阳王子珉、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阳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二月，癸丑，遣左卫将军萧惠休假节援寿阳。辛未，豫州刺史裴叔业击虏于淮北，破之。辛巳，平西将军萧遥欣领雍州刺史。

三月，丙午，蠲雍州遇虏之县租布。戊申，诏曰：“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潜被，至德弥阐。虽反袂遐旷，而祧荐靡阙，时祭旧品，秩比诸侯。顷岁以来，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举，岂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风教者哉！可式循旧典，详复祭秩，使牢饩备礼，钦飨兼申。”夏，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囚系原除各有差。文武赐位二等。

丙戌，以镇军将军萧坦之为侍中、中领军。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为衡阳王。丙寅，以西中郎长史刘暄为郢州刺史。丁卯，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

五月，壬午，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东讨。乙酉，斩敬则，传首。曲赦浙东、吴、晋陵七郡。以后军长史萧颖胄为南兖州刺史。丁酉，以北中郎将司马元和为兖州刺史。秋，七月，以辅国将军王珍国为青、冀二州刺史。癸卯，以太子中庶子梁王为雍州刺史，太尉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遗诏曰："徐令可重申八命。中书监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仆射，常侍护军如故，江祏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膂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惠景。"葬兴安陵。

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大存俭约。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废文帝所起太子东田，斥卖之；永明中舆辇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而世祖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性猜忌多虑，故亟行诛戮。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会崩，事寝。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历，据犹子而为论，一朝到此，诚非素心，遗寄所当，谅不获免。夫戕夷之事，怀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慑。令同财之亲，在我而先弃；进引之爱，量物其必违。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诛，非云义举，事苟求安，能无内愧？既而自树本根，枝胤孤弱，贻厥不昌，终覆宗社。若令压纽之徵，必委天命，盘庚之祀，亦继阳甲，杖运推公，夫何讥尔！

赞曰：高宗傍起，宗国之庆。慕名俭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阳失土，南风不竞。

本纪第七 东昏侯

东昏侯宝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贤，高宗辅政后改焉。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即位。

八月，丁巳，诏雍州将士与虏战死者，复除有差。又诏辨括选序，访搜贫屈。庚申，镇北将军晋安王宝义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中郎将建安王宝夤为郢州刺史。冬，十月，己未，诏删省科律。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赐王公以下钱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才，考课百司。辛卯，车驾祀南郊。诏三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癸卯，以冠军将军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

二月，癸丑，以北中郎将邵陵王宝攸为南兖州刺史。是月，太尉陈显达败绩于马圈。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诵，大赦，赐民为父后爵一级。甲戌，以宁朔将军柳惔为梁、南秦二州刺史。

五月癸亥，以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六月，己酉，新除右卫将军崔惠景为护军将军。癸亥，以始兴内史范云为广州刺史。甲子，诏原雍州今年三调。秋，七月，丁亥，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材器，并赈恤。八月，乙巳，蠲京邑遇水资财漂荡者今年调税。又诏为马圈战亡将士举哀。丙午，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诏曲赦京邑，中外戒严。尚书令徐孝嗣以下屯卫宫城。遣领军将军萧坦之率六军讨之。戊午，斩遥光，传首。己未，以征北大将军晋安王宝玄为南徐、兖二州刺史。己巳，尚书令徐孝嗣为司空，右卫将军刘暄为领军将军。闰月，丙子，以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虏伪东徐州刺史沈陵降，以为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以辅国将军裴叔业为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壬戌，以频诛大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莹为中领军。冬，十月，乙未，诛尚书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仆射、新除镇军将军沈文季。乙巳，以始兴内史颜翻为广州刺史，征虏将军沈陵为越州刺史。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于寻阳。乙丑，护军将

军崔慧景加平南将军、督众军南讨事。丙寅，以冠军将军王鸿为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前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甲申，陈显达至京师，宫城严警，六军固守。乙酉，斩陈显达，传首。丁亥，以征虏将军邵陵王宝攸为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辅国将军张冲为南兖州刺史。庚午，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

二月，癸未，以黄门郎萧寅为司州刺史。丙戌，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征寿春。己丑，裴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降虏。

三月，癸卯，以辅国将军张冲为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军伐寿春。丁未，以新除冠军将军张冲为南兖州刺史。崔慧景于广陵举兵袭京师。壬子，右卫将军左兴盛督京邑水步众军。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以京城纳慧景。乙卯，遣中领军王莹率众军屯北篱门。壬戌，慧景至，莹等败绩。甲子，慧景入京师，宫内据城拒守。豫州刺史萧懿起义救援。夏四月，癸酉，慧景弃众走，斩首。诏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乙亥，以新除尚书右仆射萧懿为尚书令。丙子，以晋熙王宝嵩为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以虏伪豫州刺史王肃为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阳王宝贞为中护军。己酉，江夏王宝玄伏诛。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邑、南徐兖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宝览为湘州刺史。六月，庚寅，车驾于乐游苑内会，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观。戊戌，以新除冠军将军张冲为郢州刺史，守五兵尚书陆慧晓为南兖州刺史。秋，七月，甲辰，以骠骑司马张稷为北徐州刺史。八月，丁酉，以新除骠骑司马陈伯之为豫州刺史。甲申夜，宫内火。冬，十月，己卯，害尚书令萧懿。

十一月，辛丑，以宁朔将军张稷为南兖州刺史。甲寅，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义兵于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义兵于襄阳。戊寅，以冠军长史刘绘为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时加寅漏上八刻，事毕，宫人于阅武堂元会，皇后正位，阉人行仪，帝戎服临视。丁酉，以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为司徒，新除抚军将军建安王宝夤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甲辰，以宁朔将军王珍国为北徐州刺史。辛亥，车驾祀南郊，诏大赦天下，百官陈谠言。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火。壬午，诏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严。乙酉，以武烈将军胡元进为广州刺史。

三月，己亥，以骠骑将军沈徽孚为广州刺史。甲辰，以辅国将军张欣泰为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癸丑，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六月，京邑雨水，遣中书舍人、二县官长赈赐有差。萧颖胄弟颖孚起兵庐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庐陵二郡。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张欣泰、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率石头文武奉建安王宝夤向台，至杜姥宅，宫门闭，乃散走。己未，以征虏长史程茂为郢州刺史，骁骑将军薛元嗣为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城降义师。八月，丁卯，以辅国将军申胄监豫州事。辛巳，光禄大夫张瑰镇石头。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城。九月，甲辰，以居士为江州刺史，新除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车骑将军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以辅国将军申胄监郢州，龙骧将军马仙琕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徐州。是日，义军至南州，申胄军二万人于姑熟奔归。戊申，以后军参军萧璜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辅国长史赵越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与义军战于新亭，败绩。冬，十月，甲戌，王珍国与义军战于朱雀桁，败绩。戊寅，宁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卫，屯东宫，己卯，以众降。光禄大夫张瑰弃石头还宫。于是闭宫城门自守。庚辰，以骁骑将军胡虎牙为徐州刺史，左军将军徐智勇为益州刺史，游击将军牛平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主张木亦降。义师筑长围守宫城。

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废帝，时年十九。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高宗亦不以为非，但勖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发诏不许，使三日一朝。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高宗临崩，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

性重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遥光诛后，渐便骑马。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匆遽而罢。

陈显达事平，渐出游走，所经道路，屏逐居民，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人防守，

谓之“屏除”。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人。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出昼反，火光照天。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著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缚槊，戎服急装，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马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沾湿，织杂彩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鄣，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妇婚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

后宫遭火之后，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青灊金口带，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多有隳废。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缞。亲幸小人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郡县无敢言者。三年夏，于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种好树美竹，天时盛暑，未及经日，便就萎枯；于是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撤墙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亦复皆然。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

帝有膂力，能担白虎幢。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逞诸意态。所宠群小党与三十一人，黄门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檦为直阁骁骑将军，凡有杀戮，皆其用命。杀徐孝嗣后，封为临汝县子。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谓人曰：“五百人军主，能平万人都督。”世檦亦知帝昏纵，密谓其党茹法珍、梅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阿侬货主恶耳。”法珍等争权，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杀之，世檦拒战而死。自是法珍、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咺之与

相唇齿，专掌文翰。其余二十馀人，皆有势力。崔慧景平后，法珍封余干县男，虫儿封竟陵县男。及义师起，江、郢二镇已降，帝游骋如旧，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义师至近郊，乃聚兵为固守之计。召王侯朝贵分置尚书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皞、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至是又尊为皇帝，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以冠军将军王珍国领三万人据大桁，莫有斗志，遣左右直长阉竖王宝孙督战，呼为"王长子"。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死。豪，骁将，既毙，众军于是土崩，军人从朱雀观上自投及赴淮死者无数。于是闭城自守，城内军事委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以稷为副，实甲犹七万人。帝乌帽袴褶，备羽仪，登南掖门临望。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素好斗军队，初使宫人为军，后乃用黄门。亲自临陈，诈被创，使人舆将去。至是于阅武堂设牙门军顿，每夜严警。帝于殿内骑马从凤庄门入徽明门，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逐马左右卫从，昼眠夜起如平常。闻外鼓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弩几中之。众皆怠怨，不为致力。募兵出战，出城门数十步，皆坐甲而归。虑城外有伏兵，乃烧城傍诸府署，六门之内皆荡尽。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贩死牛马肉。帝初与群小计议，陈显达一战便败，崔慧景围城退走，谓义师远来，不过旬日，亦应散去，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粮而已。大桁败后，众情凶惧，法珍等恐人众惊走，故闭城不复出军。既而义师长围既立，堑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云拟作殿，竟不与。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待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王珍国、张稷惧祸及，率兵入殿，分军又从西上阁入后宫断之，御刀丰勇之为内应。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阁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以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邪？"直后张齐斩首送梁王。

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终，祖宗齐圣，太祖高皇帝肇基骏命，膺录受图，世祖武皇帝系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业，咸降年不永，宫车早晏。皇祚之重，允属储元；而禀质凶愚，发于稚齿。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顽，触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长，辅以群才，间以贤戚，内外维持，冀免多难，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亲，元勋良辅，覆族歼门，旬月相系。凡所任仗，尽慝穷奸，皆营伍屠贩，容状险丑，身秉朝权，手断国命，诛戮无辜，纳其财产，睚眦之间，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贱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反，无复已

极，驱斥氓庶，巷无居人。老细奔遑，置身无所。东迈西屏，北出南驱，负疾舆尸，填街塞陌。兴筑缮造，日夜不穷，晨构夕毁，朝穿暮塞。络以随珠，方斯已陋；饰以璧榼，曾何足道！时暑赫曦，流金铄石，移竹艺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叶已先枯，畚锸纷纭，勤倦无已。散费国储，专事浮饰，逼夺民财，自近及远，兆庶恇患，流窜道路。府帑既竭，肆夺市道，工商裨贩，行号道泣。屈此万乘，躬事角抵，昂首翘肩，逞能橦木，观者如堵，曾无怍容！芳乐、华林，并立阛阓，踞肆鼓刀，手铨轻重。干戈鼓噪，昏晓靡息，无戎而城，岂足云譬！至于居丧淫宴之愆，三年载弄之丑，反道违常之衅，牝鸡晨鸣之慝，于事已细，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岂或能匹！征东将军忠武奋发，投袂万里，光奉明圣，翊成中兴。乘胜席卷，扫清京邑，而群小靡识，婴城自固，缓戮稽诛，倏弥旬月。宜速剿定，宁我邦家！可潜遣间介，密宣此旨，忠勇齐奋，遄加荡扑，放斥昏凶，卫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奈何！奈何！”又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茹法珍、梅虫儿、王咺之等伏诛。丰勇之原死。

史臣曰：汉宣帝时，南郡获白虎，获之者张武，言武张而猛服也。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翦戮，实启太平。推阉竖之名字，亦天意也。

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

本纪第八 和帝

和帝讳宝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随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为冠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为持节，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

二年十一月，甲寅，长史萧颖胄杀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奉梁王举义。乙卯，教纂严。又教曰："吾躬率晋阳，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所领内系囚见徒，罪无轻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复本职。将吏转一阶。从征身有家口停镇，给廪食。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左将军。丁巳，以萧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戊午，梁王上表劝进。十二月，乙亥，群僚劝进，并不许。壬辰，骁骑将军夏侯亶自京师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东海、东阳、临海、新安、寻阳、南郡、竟陵、宜都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皞，置僚属，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并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详依旧典，法驾奉迎。"

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虫儿、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将军萧颖胄为左长史，进号镇军将军，梁王进号征东将军。甲戌，以冠军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军长史王茂先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右将军邵陵王宝攸为荆州刺史。己巳，群僚上尊号，立宗庙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众屯沔口，郢州刺史张冲拒守。三月，丁酉，张冲死，骠骑将军薛元嗣等固城。

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宝夤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领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宝卷为零阳侯，诏不许。又奏为涪陵王，诏可。乙酉，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假梁王黄皞。壬子，以征虏将军柳惔为益、宁二州刺史。己未，以冠军将军庄丘黑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军将军邓元起为广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诏曰："荆、

雍义举所基，实始王迹。君子劳心，细人尽力，宜加酬奖，副其乃诚。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可普复除。”

五月，乙卯，车驾幸竹林寺禅房宴群臣。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璜拒义军。秋，七月，东军主吴子阳十三军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虏将军王茂先击破之。辛亥，以茂先为中护军。丁卯，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将军陈伯之降。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子虎牙为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诏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辅国将军李元履为豫州刺中。壬寅，尚书令、镇军将军萧颖胄卒，以黄门郎萧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萧璜、鲁休烈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宝寅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甲戌，给大司马钱二千万，布绢各五千匹。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临朝，入居内殿。大司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壬寅，以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甲寅，诏大司马梁王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騑绶。己未，以新除右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东王宝晊伏诛。戊辰，诏进梁公爵为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给梁国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千匹。辛丑，鄱阳王宝寅奔虏，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伏诛。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王子王女爵命一如旧仪。庚戌，以冠军长史萧秀为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车驾东归至姑熟。丙辰，禅位梁王。丁巳，庐陵王宝源薨。夏，四月，辛酉，禅诏至，皇太后逊外宫。丁卯，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随纣灭，郊天改朔，理无延世。而皇符所

集，重兴西楚，神器暂来，虽有冥数，徽名大号，斯为幸矣。

赞曰：和帝晚隆，扫难清宫。达机睹运，高颂永终。

志第一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凯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綝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

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

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

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愜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翔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

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捻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

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

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谓此为便。”从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广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明帝立，复旧。及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为世数。

史臣曰：先儒说宗庙之义，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故亲庙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庙也。禹无始祖，汤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数如之。汉立宗庙，违经背古。匡衡、贡禹、蔡邕之徒，空有迁毁之议，亘年四百，竟无成典。魏氏之初，亲庙止乎四叶，吴、蜀享祭，失礼已多。晋用王肃之谈，以文、景为共世，上至征西，其实六也。寻其此意，非以兄弟为后，当以立主之义，可相容于七室。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盈八主。江左贺循立议以后，弟不继兄，故世必限七，主无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议：“权制：谅闇之内，不亲奉四时祠。”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间，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

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搜，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吉。蒸尝禘于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禘于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即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越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簠沇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迹降于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从之。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俎羹；昭皇后茗、糊、炙鱼：皆所嗜也。先是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氏之庙，遍在郡国，求祀已渎，缘情又疏。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议，谓之迁毁。光武入纂，南顿君已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张衡《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辄祠旧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庙，皆在邺

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袆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袆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袆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袆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袆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

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

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窃闻祗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觐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矣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顺五君，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乃未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

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故知坛墠无系于阴阳，设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祇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

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骈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

言背月也。佟之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圜丘方泽，于两郊二至辍礼，至于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美。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从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太常丞何諲之议：“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庙礼日用丁亥，

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末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徵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可”。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

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成立学，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尝暂废，其间有国讳也。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无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谘谋焉，于以行礼焉。《记》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也’。于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飨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奏。从之。学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晖，实惟国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寻其言父及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也。《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四加玄冕，以卿为宾。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小戴礼记·冠义》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记》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弥与郑注《仪礼》相会。是故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今同于储皇则重，依于诸王则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无专用之道。南郡虽处蕃国，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并撰立赞冠、醮酒

二辞。诏“可”。祝辞曰：“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于穆斯宁。”

永明中，世祖以婚礼奢费，敕诸王纳妃，上御及六宫依礼止枣栗腶脩，加以香泽花粉，其余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嫔，则止遗舅姑也。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曰：“夫人伦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则，繁简之仪，因时或异。三加废于士庶，六礼限于天朝，虽因习未久，事难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损益。案《士冠礼》，三加毕，乃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故醴辞无二。若不醴，则每加辄醮以酒，故醮辞有三。王肃云‘醴本古味，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于经文。今皇王冠毕，一酌而已，即可拟古设醴；而犹用醮辞，实为乖衷。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质之理，又象泮合之义。故三饭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礼成好合，事终于三，然后用卺合。仪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鸞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并同。奏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

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志第二 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毙，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翣自用八。”从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

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为有疑不？”左仆射王俭议：“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余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于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

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于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余闰，历象所弘。计月者数闰，故有余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俭又答渊难曰：“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余，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记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上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禫，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浸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渊又据旧义难俭十余问，俭随事解释。

祠部郎中王圭之议，谓“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

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诏“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于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古有异宫之义。设无异宫，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丧礼》云‘为位不奠’，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闻哀不时，实缘在远。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此国之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后奏御。”司徒褚渊等二十人并同俭议为允，请以为永制。诏“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俭又议：“《礼》‘庶人为国君齐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大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故不得尽礼。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宫臣得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当单衣白帢素带哭于中门外，每临辄入，与宫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衰裳。减其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

服。”诏依所议。

又奏：“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诏曰：“既久废，停便。”

又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等诚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诏“依议”。

又奏：“案礼，详除皆先于今夕易服，明旦乃设祭。寻比世服临然后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后祭之。应公除者，皆于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可”。

建武二年，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作乐不。祠部郎何佟之议：“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于时亦不作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于时江充议云，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从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之仪，应定准。下二学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为“名立义生，自古之制。文帝正号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极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捻议曰：“寻尊号既追，重服宜正，但已从权制，故苴杖不说。至于钻燧既同，天地亦变，容得无感乎？且晋景献皇后崩，群臣备小君之服。追尊之后，无违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礼矣。虽臣子一例，而礼随时异。至尊龙飞中兴，事非嗣武，理无深衣之变。但王者体国，亦应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寮致恸，一如常仪。”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夫丧礼一制，限节两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礼，斯尽至爱可申，极痛宜屈耳。文皇帝虽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极，实缘于性。今言臣则无实，论己则事虚。圣上驭宇，更奉天眷，祗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禫，无所依设。”太学博士崔愝同陶韶议，太常沈□倓同李□捻议，国子博士刘警等同谢昙济议。

祠部郎何佟之议曰：“《春秋》之旨，臣子继君亲，虽恩义有殊，而其礼则一，所以敦资敬之情，笃方丧之义。主上虽仰嗣高皇，尝经北面，方今圣历御宇，垂训无穷，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窃谓世宗祥忌，

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毕，百官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园，以弘追远之慕。”尚事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议。诏“可。”

海陵王薨，百官会哀。时纂严，朝议疑戎服临会。祠部郎何佟之议：“羔裘玄冠不以吊，理不容以兵服临丧。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时百寮入临，皆于宫门变戎服，著衣□夹，入临毕，出外，还袭戎衣。”从之。

赞曰：姬制孔作，训范百王。三千有数，四维是张。损益彝典，废举宪章。戎祀军国，社庙郊庠。冠婚朝会，服纪凶丧。存为盛德，戒在先亡。

志第三 乐

南郊乐舞歌辞，二汉同用，见《前汉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见，疑是用汉辞也。晋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诏礼遵用周室肇称殷祀之义，权用魏仪。后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诗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颜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飨神歌》诗三篇，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肄学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乐。诏付外详，竟不行。

群臣出入，奏《肃咸之乐》：

夤承宝命，严恭帝绪。奄受敷锡，升中拓宇。亘地称皇，罄天作主。月域来宝，日际奉土。开元首正，礼交乐举。六典联事，九官列序。此下除四句。皆颜辞。

牲出入，奏《引牲之乐》：

皇乎敬矣，恭事上灵。昭教国祀，肃肃明明。有牲在涤，有洁在俎。以荐王衷，以答神祜。此上四句，颜辞。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伫晨。

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之乐》：

我恭我享，惟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坛奄霭，翠幕端凝。嘉俎重荐，兼籍再升。设业设虡，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对上灵。此一篇增损谢辞。

右夕牲歌，并重奏。

迎神，奏《昭夏之乐》：

惟圣飨帝，惟孝飨亲。此下除二句。　礼行宗祀，敬达郊禋。金枝中树，广乐四陈。此下除八句。　月御案节，星驱扶轮。遥兴远驾，曜曜振振。告成大报，受厘元神。

皇帝入坛东门，奏《永至之乐》：

紫坛望灵，翠幕伫神。率天奉贽，罄地来宾。神贶并介，泯祇合祉。恭昭鉴享，肃光孝祀。威蔼四灵，洞曜三光。皇德全被，大礼流昌。

皇帝升坛，奏登歌辞：

报惟事天，祭实尊灵。史正嘉兆，神宅崇祯。五畤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尘，皇轩肃举。

皇帝初献，奏《文德宣烈之乐》：

营泰畤，定天衷。思心绪，谋筮从。此下除二句。　田烛置，□藿火通。大孝昭，国礼融。此一句改，馀皆颜辞，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乐》：

功烛上宙，德耀中天。风移九域，礼饰八埏。四灵晨炳，五纬宵明。膺历缔运，道茂前声。

太祖高皇帝配飨，奏《高德宣烈之乐》。此章永明二年造奏。尚书令王俭辞。

飨帝严亲，则天光大。鋋弈前古，荣镜无外。日月宣华，卿云流霭。五汉同休，六幽咸泰。

皇帝饮福酒，奏《嘉胙之乐》：

鬯嘉礼，承休锡。盛德符景纬，昌华应帝策。圣蔼耀昌基，融祉晖世历。声正涵月轨，书文腾日迹。宝瑞昭神图，灵贶流瑞液。我皇崇晖祚，重芬冠往籍。

送神，奏《昭夏之乐》：

荐飨洽，礼乐该。神娱展，辰旆回。洞云路，拂璇阶。紫分蔼，青霄开。眷皇都，顾玉台。留昌德，结圣怀。

皇帝就燎位，奏《昭远之乐》：

天以德降，帝以礼报。牲樽俯陈，柴币仰燎。事展司采，敬达瑄芗。烟贽青昊，震扬紫场。陈馨示策，肃志宗禋。礼非物备，福唯诚陈。

皇帝还便殿，奏《休成之乐》。重奏。

昭事上祀，飨荐具陈。回銮转翠，拂景翔宸。缀县敷畅，锺石昭融。羽炫深晷，籥曀行风。肆序辍度，肃礼停文。四金耸卫，六驭齐轮。

——右南郊歌辞

北郊乐歌辞，案《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则周、汉以来，祭天地皆同辞矣。宋颜延之《飨地神辞》一篇，余与南郊同。齐北郊，群臣入奏《肃咸乐》；牲入，奏《引牲》；荐豆毛血，奏《嘉荐》；皇帝入坛东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还便殿，奏《休成》：辞并与南郊同。迎送神《昭夏》登歌异。

迎地神，奏《昭夏之乐》：

诏礼崇营，敬飨玄畤。灵正丹帷，月肃紫墀。展荐登华，风县凝锵。神惟戾止，郁葆遥庄。昭望岁芬，环游辰太。穆哉尚礼，横光秉蔼。

皇帝升坛登歌：

伫灵敬享，禋肃彝文。县动声仪，荐洁牲芬。阴□祇以贶，昭司式庆。九服熙度，六农祥正。

皇帝初献，奏《地德凯容之乐》：

缮方丘，端国阴，掩圭晷，仰灵心。诏源委，遍丘林。此下除八句礼献物，乐荐音。此下除二十二句余皆颜辞。

次奏《昭德凯容之乐》：

庆图浚邈，蕴祥秘瑶。俱天炳月，嫔光紫霄。邦化灵懋，阃则风调。俪德方仪，徽载以昭。

送神，奏《昭夏之乐》：

荐神升，享序楙。淹玉俎，停金奏。宝旆转，旒驾旋。溢素景，郁紫躔。灵心顾，留辰眷。洽外瀛，瑞中县。

瘗埋，奏《隶幽之乐》：

后皇嘉庆，定祇玄畤。承帝休图，祇敷灵祉。篚幂周序，轩朱凝会。牲币芬坛，精明伫盖。调川瑞昌，警岳祥泰。

——右北郊歌辞。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案《鸿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蔡邕云："东方有木三土五，故数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数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数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数六。"又纳音数，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鸿范》木数用三，则应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则应木八火七也。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周颂·我将》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谢庄歌宋太祖亦无定句。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唯世祖四言也。

宾出入，奏《肃咸乐》歌辞二章：

彝承孝典，恭事严圣。浃天奉赆，罄壤齐庆。司仪且序，羽容夙章。芬枝扬烈，黼构周张。助宝尊轩，酎珍充庭。璆县凝会，琄朱伫声。先期选礼，肃若有承。祇对灵祉，皇庆昭膺。

尊事威仪，辉容昭序。迅恭明神，洁盛牲俎。肃肃严宫，蔼蔼崇基。皇灵降止，百祇具司。戒诚望夜，端烈承朝。依微昭旦，物色轻霄。

《青帝歌》：

参映夕，驷昭晨。灵乘震，司青春。雁将向，桐始蕤。和风舞，暄光迟。萌动达，万品亲。润无际，泽无垠。

《赤帝歌》：

龙精初见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离实司衡，雨水方降木堇荣。庶物盛长咸殷阜，恩泽四溟被九有。

《黄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绳总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司炎凉。此以下除八句。 至分乘经晷，闭启集恒度。帝晖缉万有，皇灵澄国步。

《白帝歌》：

百川若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盛德在素精。此下除四句。 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帝灵。

《黑帝歌》：

岁既暮日方驰。灵乘坎德司规。玄云合晦鸟蹊。白云繁亘天崖。此下除四句。

晨晷促夕漏延。大阴极微阳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还东壁，受福酒，奏《嘉胙乐》歌辞太庙同用：

礼荐洽，福祚昌。圣皇膺嘉佑，帝业凝休祥。居极乘景运，宅德瑞中王。澄明临四奥，精华延八飨。洞海同声惠，澈宇丽乾光。灵庆缠世祉，鸿烈永无疆。

送神，奏《昭夏乐》歌辞宋谢庄辞：

蕴礼容，余乐度。灵方留，景欲暮。开九重，肃五达。凤参差，龙已秣。云既动，河既梁。万里照，四空香。神之车，归清都。璇庭寂，玉殿虚。鸿化凝，孝风炽。顾灵心，结皇思。鸿庆遐鬯，嘉荐令芳。并帝明德，永祚深光增四句。

牲出入，奏《引牲乐》歌诗：

惟诚洁飨，维孝尊灵。敬芳黍稷，敬涤牺牲。骈茧在豢，载溢载丰。以承宗祀，以肃皇衷。萧芳四举，华火周传。神鉴孔昭，嘉足参牷。

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乐》歌诗二章：

肇禋戒祀，礼容咸举。六典饰文，九司炤序。牲柔既昭，牺刚既陈。恭涤惟清，敬事惟神。加笾再御，兼俎兼荐。节动轩越，声流金县。

奕奕閟幄，亹亹严闱。洁诚夕鉴，端服晨晖。圣灵戾止，翊我皇则。上绥四宇，下洋万国。永言孝飨，孝飨有容。傧僚赞列，肃肃雍雍。

——右夕牲辞

迎神，奏《昭夏乐》歌辞：

地纽谧，乾枢回。华盖动，紫微开。旌蔽日，车若云。驾六气，乘烟熅。烨帝景，耀天邑。圣祖降，五云集。此下除八句。　懋粢盛，洁牲牷。百礼肃，群司虔。皇德远，大孝昌。贯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銮。昌福至，万宇欢。皆谢庄辞。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辞：

雍台辩朔，泽宫选辰。挈火夕照，明水朝陈。六瑚贲室，八羽华庭。昭事先圣，怀濡上灵。肆夏式敬，升歌发德。永固洪基，以绥万国。皆谢庄辞。

初献，奏《凯容宣烈乐》歌辞太庙同：

酾醴具登，嘉俎咸荐。飨洽诚陈，礼周乐遍。祝辞罢祼，序容辍县。跸动端庭，銮回严殿。神仪驻景，华汉高虚。八灵案卫，三祇解途。翠盖澄耀，罼纮凝晨。玉虡息节，金辂怀音。戒诚达孝，贴心肃感。追冯皇鉴，思承渊范。神锡懋祉，四纬昭明。仰福帝徽，俯齐庶生。

——右祠明堂歌辞。建元、永明中奏。

雩祭歌辞：

清明畅，礼乐新。候龙景，选贞辰。阳律亢，阴晷伏。耗下土，荐璟稑。震仪警，王度乾。嗟云汉，望昊天。张盛乐，奏《云舞》。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讽，勣有秩。翊鬯芬，圭瓒瑟。灵之来，帝阍开。车煜耀，吹徘徊。停龙牺，遍观此。冻雨飞，祥风靡。坛可临，奠可歆。

对氓祉，鉴皇心。

——右迎神歌辞。依汉来郊歌三言。宋明堂迎神八解。

浚哲维祖，长发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宇。七德攸宣，九畴咸叙。静难荆舒，凝威蠡浦。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一车书，德香粢盛。昭星夜景，非云晓庆。衢室成阴，璧水如镜。礼充玉帛，乐被管弦。于铄在咏，陟配于天。自宫徂兆，靡爱牲牷。我将我享，永祚丰年。

——右歌世祖武皇帝依庙歌四言

营翼日，鸟殷宵。凝冰泮，玄蛰昭。景阳阳，风习习。女夷歌，东皇集。奠春酒，秉青圭。命田祖，渥群黎。

——右歌青帝木生数三

惟此夏德德恢台，雨龙既御炎精来。火景方中南讹秩，靡草云黄含桃实。族云蓊郁温风煽，兴雨祁祁黍苗遍。

——右歌赤帝火成数七

禀火自高明，毓金挺刚克。凉燠资成化，群方载厚德。阳季勾萌达，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岁极凌阴冲。皇流疏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亿，敦民保高京。

——右歌黄帝土成数五

帝悦于兑执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应徂商。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秋风方袅袅。商阴肃杀万宝咸亦遒。劳哉望岁场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数九

白日短、玄夜深。招摇转、移太阴。霜锺鸣、冥陵起。星回天、月穷纪。听严风、来不息。望玄云、黝无色。曾冰洌、积羽幽。飞雪至、天山侧。关梁闭、方不巡。合国吹、飨蜡宾。充微阳、究终始。百礼洽、万祚臻。

——右歌黑帝水成数六

敬如在，礼将周。神之驾，不少留。蹑龙镳，转金盖。纷上驰，云之外。警七曜，诏八神。排阊阖，渡天津。有渰兴，肤寸积。雨冥冥，又终夕。俾栖粮，惟万箱。皇情畅，景命昌。

——右送神歌辞

太庙乐歌辞，《周颂·清庙》一篇，汉《安世歌》十七章是也。

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辞称述功德。

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诗》，说神灵鉴飨之意。明帝时，侍中缪袭奏："《安世诗》本故汉时歌名，今诗所歌，非往诗之文。袭案《周礼》志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乐也。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乐》，后读汉《安世歌》，亦说神来宴飨，无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谓房中乐为后妃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咏宴享，无事歌后妃之化也。"于是改《安世乐》曰《飨神歌》。散骑常侍王肃作宗庙诗颂十二篇，不入于乐。

晋泰始中，傅玄造《庙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诗一篇，登歌七庙七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庙异其文。至于飨神，犹《周颂》之《有瞽》及《雍》，但说祭飨神明礼乐之盛，七庙飨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庙歌十三篇。

宋世王韶之造七庙登歌七篇。升明中，太祖为齐王，令司空褚渊造太庙登歌二章。建元初，诏黄门侍郎谢超宗造庙乐歌诗十六章。

永明二年，尚书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庙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诗，郊应须歌辞。穆皇后庙神室，亦未有歌辞。案傅玄云：'登歌庙异其文，飨神七室同辞。'此议为允。又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后转韵。时有两三韵而转，其例甚寡。张华、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颇数，更伤简节之美。近世王韶之、颜延之并四韵乃转，得赊促之中。颜延之、谢庄作三庙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于序述功业详略为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礼殊宗庙；穆后母仪之化，事异经纶。此二歌为一章八句，别奏事御奉行。"诏"可"。尚书令王俭造太庙二室及郊配辞。

群臣出入，奏《肃咸乐》歌辞：

洁诚瓝孝，孝感烟霜。夤仪饰序，肃礼绵张。金华树藻，肃哲腾光。殷殷升奏，严严阶庠。匪椒匪玉，是降是将。懋分神衷，翊佑传昌。

牲出入，奏《引牲乐》歌辞：

肇祀严灵，恭礼尊国。达敬敷典，结孝陈则。芬涤既肃，牺牷既整。耸诚流思，端仪选景。肆礼伫夜，绵乐望晨。崇席皇鉴，用飨明神。

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乐》歌辞：

清思眑眑，纣寝微微。恭言载感，肃若有希。芬俎具陈，嘉荐兼列。凝馨烟飏，分照星晰。睿灵式降，协我帝道。上澄五纬，下陶八表。

——右夕牲歌辞

迎神，奏《昭夏乐》歌辞：

涓辰选气，展礼恭祗。重闱月洞，层牖烟施。载虚玉鬯，载受金枝。天歌折飨，云舞罄仪。神惟降止，泛景凝羲。帝华永蔼，泯藻方摛。

皇帝入庙北门，奏《永至乐》歌辞：

戏繇惟则，姬经式序。九司联事，八方承宇。銮迥静陈，缦乐具举。凝旒若慕，倾璜载伫。振振璇卫，穆穆礼容。载蔼皇步，式敷帝踪。

太祝祼地，奏登歌辞：

清明既鬯，大孝乃熙。天仪睟怆，皇心俨思。既芬房豆，载洁牷牲。郁祼升礼，鋗玉登声。茂对幽严，式奉徽灵。以享以祀，惟感惟诚。

皇祖广陵丞府君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国昭惟茂，帝穆惟崇。登祥纬远，缔世景融。纷纶睿绪，菴蔚王风。明进厥始，浚哲文终。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璇条夤蔚，琼源浚照。懋矣皇烈，载挺明劭。永言敬思，式恭惟教。休途良鴳，荣光有耀。

皇祖淮阴令府君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严宗正典，崇飨肇禋。九章既饰，三清既陈。昭恭皇祖，承假徽神。贞佑伊协，卿蔼是邻。

皇曾祖即丘令府君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肃惟敬祀，洁事参芗。环袨像缀，缅密丝簧。明明烈祖，尚锡龙光。粤《雅》于姬，伊《颂》在商。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神宫懋邺，明寝昌基。德凝羽缀，道鬯容辞。假我帝绪，懿我皇维。昭大之载，国齐之祺。

皇考宣皇神室奏《宣德凯容乐》歌辞：

道纪期运，义开藏用。皇矣睿祖，至哉攸纵。循规烈照，袭矩重芬。德溢轩羲，道懋炎云。

昭皇后神室奏《凯容乐》歌辞：

月灵诞庆，云瑞开祥。道茂渊柔，德表徽章。粹训宸中，仪形宙外。容蹈凝华，金羽传蔼。

皇帝还东壁上福酒，奏《永祚乐》歌辞：

构宸抗宇，合轸齐文。万灵载溢，百礼以殷。朱弦绕风，翠羽停云。桂樽既涤，瑶俎既薰。升荐惟诚，昭礼惟芬。降祉遥裔，集庆氤氲。

送神，奏《肆夏乐》歌辞：

礼既升，乐以愉。昭序溢，幽飨余。人祇鬯，敬教敷。申光动，灵驾翔。芬九垓，镜八乡。福无届，祚无疆。

皇帝诣便殿，奏《休成乐》歌辞：

睿孝式鬯，飨敬爰遍。谛容辍序，佾文静县。辰仪耸跸，宵卫浮銮。旒帟云舒，翠华景抟。恭惟尚烈，休明再缠。国猷远蔼，昌图聿宣。

太庙登歌辞二章：

惟王建国，设庙凝灵。月荐流典，时祀晖经。瞻辰僾思，雨露追情。简日筮晷，纣奠升文。金罍渟桂，冲幄舒薰。备僚肃列，驻景开云。

至飨攸极，睿孝惇礼。具物咸洁，声香合体。气昭扶幽，眇慕缠远。迎丝惊促，迭佾留晚。圣衷践候，节改增怆。妙感崇深，英徽弥亮。

太祖高皇帝神室奏《高德宣烈乐》歌辞：

悠悠草昧，穆穆经纶。乃文乃武，乃圣乃神。动龛危乱，静比斯民。诞应休命，奄有八夤。握机肇运，光启禹服。义满天渊，礼昭地轴。泽靡不怀，威无不肃。戎夷竭欢，象来致福。偃风裁化，□恒日敷祥。信星含曜，秬草流芳。七庙观德，六乐宣章。惟先惟敬，是飨是将。

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凯容之乐》歌辞：

大姒嫔周，涂山俪禹。我后嗣徽，重规叠矩。肃肃纣宫，翔翔《云舞》。有飨德馨，无绝终古。

高宗明皇帝神室奏《明德凯容之乐》歌辞：

多难固业，殷忧启圣。帝宗缵武，惟时执竞。起柳献祥，百堵兴咏。义虽祀夏，功符受命。远无不怀，迩无不肃。其仪济济，其容穆穆。赫矣君临，昭哉嗣服。允王维后，膺此多福。礼以昭事，乐以感灵。八簋陈室，六舞充庭。观德在庙，象德在形。四海来祭，万国咸宁。

藉田歌辞，汉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马班固奏用《周颂·载芟》祠先农。晋傅玄作《祀先农先蚕夕牲歌诗》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飨

社稷、先农、先圣、先蚕歌诗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后一篇十二句，辞皆叙田农事。胡道安《先农飨神诗》一篇，并八句。乐府相传旧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诏骁骑将军江淹造《藉田歌》。淹制二章，不依胡、傅，世祖口敕付太乐歌之。

祀先农迎送神升歌：

羽銮从动，金驾时游。教腾义镜，乐缀礼修。率先丹耦，躬遵绿畴。灵之圣之，岁殷泽柔。

飨神歌辞：

琼斝既饰，绣簋以陈。方燮嘉种，永毓宵民。

元会大飨四厢乐歌辞，晋泰始五年太仆傅玄撰。正旦大会行礼歌诗四章，寿酒诗一章，食举东西厢乐十三章，黄门郎张华作。上寿食举行礼诗十八章，中书监荀勖、侍郎成公绥，言数各异。宋黄门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礼一章，上寿一章，登歌三章，食举十章，前后舞歌一章。齐微改革，多仍旧辞。其前后舞二章新改。其临轩乐，亦奏《肆夏·于铄》四章。

《肆夏乐》歌辞：

於铄我皇，体仁苞元。齐明日月，比景乾坤。陶甄百王，稽则黄轩。讦谟定命，辰告四蕃。

右一曲，客入，四厢奏。

将将蕃后，翼翼群僚。盛服待晨，明发来朝。飨以八珍，乐以《九韶》。仰祗天颜，厥猷孔昭。

右一曲，皇帝当阳，四厢奏。皇帝入变服，四厢并奏前二曲。

法章既设，初筵长舒。济济列辟，端委皇除。饮和无盈，威仪有余。温恭在位，敬终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惟时。被德在乐，宣道以诗。穆矣大和，品物咸熙。庆积自远，告成在兹。

右二曲，皇帝入变服，黄钟太蔟二厢奏。

大会行礼歌辞：

大哉皇齐，长发其祥：祚隆姬夏，道迈虞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极，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圣德通灵：有命自天，诞授休祯。龙飞紫极，造我齐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二曲，姑洗厢奏。

上寿歌辞：

献寿爵，庆圣皇。灵祚穷二仪，休明等三光。

右一曲，黄钟厢奏。

殿前登歌辞：

明明齐国，缉熙皇道。则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觐万方。礼繁乐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贡职，抑抑威仪。既习威仪，亦闲礼容。一人有则，作孚万邦。

烝哉我皇，实灵诞圣。履端惟始，对越休庆。如天斯崇，如日斯盛。介兹景福，永固洪命。

右三曲，别用金石，太乐令跪奏。

食举歌辞：

晨仪载焕，万物咸睹。嘉庆三朝，礼乐备举。元正肇始，典章徽明。万方来贺，华夷充庭。多士盈九德，俯仰观玉声。恂恂俯仰，载烂其晖。锺鼓震天区，礼容塞皇闱。思乐穷休庆，福履同所归。

五玉既献，三帛是荐。尔公尔侯，鸣玉华殿。皇皇圣后，降礼南面。元首纳嘉礼，万邦同钦愿。休哉休哉，君臣熙宴。建五旗，列四县。乐有文，礼无倦。融王风，穷一变。

礼至和，感阴阳。德无不柔，系休祥。瑞徵辟，应嘉锺。舞云凤，

跃潜龙。景星见，甘露坠。木连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泽敷。极祯瑞，穷灵符。

怀荒远，绥齐民。荷天佑，靡不宾。靡不宾，长世盛。昭明有融，繁嘉庆。繁嘉庆，熙帝载。含气感和，苍生欣戴。三灵协瑞，惟新皇代。

王道四达，流仁德。穷理咏乾元，垂训从帝则。灵化侔四时，幽诚通玄默。德泽被八纮，礼章轨万国。

皇猷缉，咸熙泰。礼仪焕帝庭，要荒服遐外。被发袭缨冕，右衽回衿带。天覆地载，泽流汪濊。声教布濩，德光大。

开元辰，毕来王。奉贡职，朝后皇。鸣珩佩，观典章。乐王庆，悦徽芳。陶盛化，游大康。惟昌明，永克昌。

惟建元，德丕显。齐七政，敷五典。彝伦序，洪化阐。

王泽流，太平始。树灵祇，恭明祀。介景祚，膺嘉祉。礼有容，乐有仪。金石陈，干羽施。迈《武》《濩》，均《咸池》。歌《南风》，德永称。文明焕，颂声兴。

王道纯，德弥淑。宁八表，康九服。导礼让，移风俗。移风俗，永克融。歌盛美，告成功。咏休烈，邈无穷。

右黄钟先奏《晨仪》篇，太蔟奏《五玉》篇，余八篇二厢更奏之。

《前舞》阶步歌辞新辞 ：

天挺圣哲，三方维纲。川岳伊宁，七耀重光。茂育万物，众庶咸康。道用潜通，仁施遐扬。德厚巛极，功高昊苍。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既节，龙跃凤翔。皇基永树，二仪等长。

《前舞凯容》歌诗旧辞 ：

於赫景命，天鉴是临。乐来伊阳，礼作惟阴。歌自德富，舞由功深。庭列宫县，陛罗瑟琴。翻籥繁会，笙磬谐音。《箫韶》虽古，九奏在今。导志和声，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协灵配乾。仪形六合，化穆自宣。如彼云汉，为章于天。熙熙万类，陶和当年。击辕中韶，永世弗骞。

《后舞》阶步歌辞新辞 ：

皇皇我后，绍业盛明。涤拂除秽，宇宙载清。允执中和，以莅苍生。玄化远被，兆世轨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风清鼓，应以祥祯。泽浩天下，功齐百灵。

《后舞凯容》歌辞旧辞 ：

假乐圣后，实天诞德。积美自中，王猷四塞。龙飞在天，仪形万国。钦明惟神，临朝渊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得。告成于天，铭勋是勒。翼翼厥猷，亹亹其仁。从命创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国无尘。冕旒司契，垂拱临民。乃舞《凯容》，钦若天人。纯嘏孔休，万载弥新。

《宣烈舞》，执干戚。郊庙奏，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朝廷，则武冠，赤帻，生绛袍单衣，绢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彩，皆黑韦缇。周《大武舞》，秦改为《五行》。汉高造《武德舞》，执干戚，象天下乐己除乱。按《礼》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则汉放此舞而立也。魏文帝改《五行》还为《大武》，而《武德》曰《武颂舞》。明帝改造《武始舞》。晋世仍旧。傅玄六代舞歌有《武》辞，此《武舞》非一也。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烈舞》为《武舞》。据《韶》为言，《宣烈》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谚呼为武王伐纣。其冠服，魏明帝世尚书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齐初仍旧，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见魏尚书奏，后代相承用之。

《凯容舞》，执羽籥。郊庙，冠委貌，服如前。朝廷，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余如前。本舜《韶舞》，汉高改曰《文始》，魏复曰《大韶》。又造《咸熙》为《文舞》。晋傅玄六代舞有《虞韶舞》辞。宋以《凯容》继《韶》为《文舞》。相承用魏咸熙冠服。

《前舞》、《后舞》，晋泰始九年造。《正德大豫舞》，傅玄、张华各为歌辞。宋元嘉中，改《正德》为《前舞》，《大豫》为《后舞》。

—右朝会乐辞

舞曲，皆古辞雅音，称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辞云："获罪于天，北徙朔方，坟墓谁扫，超若流光。"如此十余小曲，名为舞曲，疑非宴乐之辞。然舞曲总名起此矣。

《明君》辞：

明君创洪业，盛德在建元。受命君四海，圣皇应灵乾。五帝继三皇，三皇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结绳化，静拱天下齐。

右一曲，汉章帝造《鼙舞歌》，云"关东有贤女"。魏明帝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傅玄代魏曲作晋《洪业篇》云："宣文创洪业，盛德存泰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今前四句错综其辞，从"五帝"至"不可阶"六句全玄辞，后二句本云"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又改易焉。

《圣主曲》辞：

圣主受天命，应期则虞唐。升旒综万机，端扆驭八方。盈虚自然数，揖让归圣明。北化陵河塞，南威越沧溟。广德齐七政，敷教腾三辰。万宇必承庆，百福咸来臻。圣皇应福始，昌德洞佑先。

《明君》辞：

明君御四海，总鉴尽人灵。仰成恩已洽，竭忠身必荣。圣泽洞三灵，德教被八乡。草木变柯叶，川岳洞嘉祥。愉乐盛明运，舞蹈升泰时。微霜永昌命，轨心长欢怡。

《铎舞》歌辞：

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延《大武》。清歌发唱，形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期序。时奏宫角，杂之以徵羽。乐以移风，礼相辅，安有出其所！

——右一曲，傅玄辞，以代魏《太和时》。"徵羽"下除"下厌众目，上从钟鼓"二句。

《白鸠》辞：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

——右一曲，《舞叙》云："《白符》或云《白符鸠舞》，出江南，吴人所造。其辞意言患孙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诗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鸠亦合也。符鸠虽异，其义是同。"

《济济》辞：

畅飞畅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

——右一曲，晋《济济舞歌》，六解，此是最后一解。

《独禄》辞：

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

——右一曲，晋《独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辞《明君曲》后云："勇安乐无慈，不问清与浊。清与无时浊，邪交与独禄。"《伎禄》云："求禄求禄，清白不浊。清白尚可，贪污杀我！"晋歌为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风刺之辞。

《碣石》辞：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右一曲，魏武帝辞，晋以为《碣石舞歌》。诗四章，此是中一章。

《淮南王》辞：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我欲渡河河无梁，愿作双黄鹄，还故乡。

——右一曲，晋《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后是第五。

《齐世昌》辞：

齐世昌，四海安乐齐太平。人命长，当结久。千秋万岁，皆老寿。

——右一曲，晋《杯槃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干宝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晋世之士，苟贪饮食，智不及远。"其第一解首句云"晋世宁"，宋改为"宋世宁"。恶其杯槃翻覆，辞不复取。齐改为"齐世昌"。余辞同后一。

《公莫》辞：

吾不见公莫时 吾何婴公来 婴姥时吾 思君去时 吾何零 子以耶 思君去时 思来婴 吾云时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第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建武初，明帝奏乐至此曲，言是似《永明乐》，流涕忆世祖云。

《白纟宁》辞：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月舞瑶裳。情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惊若思凝且翔。转眄流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行。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驭世永歌昌。

——右五曲，尚书令王俭造。《白纟宁歌》，周处《风土记》云："吴黄龙中童谣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骊马'。后孙权征公孙渊，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声犹云'行白纟宁'焉。"

《俳歌》辞：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騄无角，奋迅两耳。

——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

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魏世则事见陈思王乐府《宴乐篇》，晋世则见傅玄《元正篇》、《朝会赋》。江左咸康中，罢紫鹿、跂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中朝所无，见《起居注》，并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

亡，案此则可知矣。

永明六年，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又省焉。

皇齐启运从瑶玑。灵凤衔书集紫微。和乐既洽神所依。超商卷夏耀英辉。永世寿昌声华飞。

——右《凤皇衔书伎歌辞》，盖鱼龙之流也。元会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书。宋世辞云“大宋兴隆膺灵符。凤鸟感和衔素书。嘉乐之美通玄虚。惟新济济迈唐虞。巍巍荡荡道有余”。齐初诏中书郎江淹改。

《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

赞曰：综采六代，和平八风。殷荐宴享，舞德歌功。

志第四 天文上

《易》曰："圣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天文之事，其来已久。太祖革命受终，膺集期运。

宋升明三年，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陈天文，奏曰："自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日蚀有十，亏上有七。占曰'有亡国失君之象。'一曰'国命绝，主危亡'。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经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国有丧，宋当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宫有四。占曰'国去其君，有空国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阳不足，白虹贯日，人君恶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泰豫元年至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荧惑入太微六。占曰'七耀行不轨道，危亡之象。贵人失权势，主亦衰，当有王入为主'。孝建二年至升明二年，太白、荧惑经羽林各三。占曰'国残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荧惑守南斗，成句己。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荧惑、辰星合于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于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于危。占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荧惑守太微，成句己。占曰'王者恶之，主命无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纪'。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白气见西南，东西半天，名曰长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气又见东南，长二丈，并形状长大，猛过彗星。占曰'除旧布新易主之象，远期一纪'。至升明三年，一纪讫。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恶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岁星、填星合于东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升明二年三月，日有频食。占曰'社稷将亡，王者恶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宫，逆从行历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荧惑、太白、辰星合于翼。占曰'改立王公'。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岁星守斗建。阴阳终始之门，大赦升平之所起，律历七政之本源，德星守之，天下更年，五礼更兴，多暴贵者。升明二年十月一日，荧惑守舆鬼；三年正月七日，荧惑守两戒间，成句己。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国去王'。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王'。升明三年四月，岁星在虚危，俳徊玄枵之野，则齐国有福厚，为受庆之符。"

今所记三辰七曜之变，起建元讫于隆昌，以续宋史。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出，自此阙焉。

○日蚀

建元二年九月甲午朔，日蚀。

三年七月己未朔，日蚀。

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蚀。

十年十二月癸未朔，加时在午之半度，到未初见日始蚀，亏起西北角，蚀十分之四，申时光色复还。

隆昌元年五月甲戌合朔，巳时日蚀三分之一，午时光复还。

○月蚀

建元四年七月戊辰，月在危宿蚀。

永明二年四月丁巳，月在南斗宿蚀。

三年十一月戊寅，月入东井旷中，因蚀三分之一。

五年三月庚子，月在氐宿蚀。

九月戊戌，月在胃宿蚀。

六年九月癸巳，月蚀在娄宿九度，加时在寅之少弱，亏起东北角，蚀十五分之十一。十五日子时，蚀从东北始，至子时末都既，到丑时光色还复。

七年八月丁亥，月在奎宿蚀。

十月庚辰，月奄蚀荧惑。

八年六月庚寅，月奄蚀毕左股第一星。

十年十二月丁酉，月蚀在柳度，加时在酉之少弱，到亥时，月蚀起东角七分之二，至子时光色还复。

永泰元年四月癸亥，月蚀，色赤如血。三日而大司马王敬则举兵，众以为敬则祲烈所感。

永元元年八月己未，月蚀尽，色皆赤。是夜，始安王遥光伏诛。

史臣曰：日月代照，实重天行。上交下蚀，同度相掩。案旧说曰“日有五蚀”，谓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会旧术，日蚀不从东始，以月从其西，东行及日。于交中，交从外入内者，先会后交，亏西南角；先交后会，亏西北角。交从内出者，先会后交，亏西北角；先交后会，亏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则亏于西，故不尝蚀东也。若日中有亏，名为黑子，不名为蚀也。汉尚书令黄香曰：“日蚀皆从西，月蚀皆从东，无上下中央者。”《春秋》鲁桓三年日蚀，贯中下上竟黑。疑者以为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见日中？郑玄云：“月正掩日，日光从四边出，故言从中起也。”王逸以为：“月若掩日，当蚀日西，月行既疾，须臾应过西崖既，复次食东崖。今察日蚀，西崖缺而光已复，过东崖而独不掩。”逸之此意，实为巨疑。先儒难“月以望蚀，去日极远，谁蚀月乎”？说者称“日有暗气，天有虚道，常与日衡相对。月行在虚道中，则为气所弇，故月为蚀也。虽时加夜半，日月当子午，正隔于地，犹为暗气所蚀，以天体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虚之气，如以镜在日下，其光耀魄，乃见于阴中，常与日衡相对，故当星星亡，当月月蚀。”今问之曰：“星月同体，俱兆日耀，当月之蚀，星不必亡。若更有所当，星未尝蚀。同禀异亏，其故何也？”答曰：“月为阴主，以当阳位，体敌势交，自招盈损。星虽同类，而精景陋狭，小毁皆亡，无有受蚀之地，纤光可满，亦不与弦望同形。”又难曰：“日之夜蚀，验于夜星之亡；昼蚀既尽，昼星何故反不见？”答之曰：“夫言光有所冲，则有不冲之光矣；言有所当，亦有所不当矣。夜食度远，与所当而同没；昼食度近，由非冲而得明。”又问：“太白经天，实缘远日。今度近更明，于何取喻？”答曰：“向论二蚀之体，周冲不同，经与不经，自由星迟疾。难蚀引经，恐未得也。”

日光色

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时，日色赤黄无光，至暮，在箕宿。

二年闰正月乙酉，日黄赤无光，至暮。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黄，日晕，虹抱珥直背。

建元元年十二月未时，日晕，匝黄白色，至申乃消散。

永明二年正月丁酉，日交晕再重。

三年二月丁卯，日有半晕，晕上生一珥。

四年五月丙午，日晕再重，仍白虹贯日，在东井度。

六年三月甲申，日于兰云中薄半晕，须臾过匝，日东南晕外有一直，并黄色。壬辰，日晕，须臾，日西北生虹贯日中。

八年十一月己亥，日半晕，南面不匝；日东西带晕，各生珥，长三尺，白色，珥各长十丈许，正冲日，久久消散，背因成重晕，并青绛色。

九年正月甲午，日半晕，南面不匝；北带晕生一抱，东西各生一珥；抱北又有半晕，抱珥并黄色；北又生白虹贯日，久久消散。

建元元年六月甲申，日南北两珥，西有抱，黄白色。

永明二年十一月辛巳，日东北有一背。

三年十一月庚寅，日西北有一背。

四年正月辛巳，日南北各生一珥，又生一背。

十二月辛未，日西北生一直，黄白色，戊寅，日北生一背，青绛色。

五年八月己卯，日东南生一珥，并青绛色。

六年二月丁巳，日东北生黄色，北有一珥，黄赤色，久久并散。庚申，日西有一背，赤青色，东西生一直，南北各生一珥，并黄白色。

七年十月癸未，日东北生一背，青赤色，须臾消。

八年六月戊寅，日于苍白云中南北各生一珥，青黄绛杂色，泽润，并长三尺许，至巳午消。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于兰云中晕，南北带晕各生一直，同长一丈，须臾消。

永元元年十二月乙酉，日中有三黑子。

月晕犯

建元四年十月庚寅，月晕五车及参头。

永明元年正月壬辰，是日至十五日，月三晕太微及荧惑。

三月庚申至十三日，月三晕太微及荧惑。

五年二月乙未，自九日至是日，月三晕太微。

六年二月壬戌甲夜、十三日甲夜、十五日甲夜，月并晕太微。

永明元年十一月己未，月南北各生一珥，又有一抱。

月犯列星

建元元年七月丁未，月犯心大星北一寸，丁卯，月入轩辕中犯第二星。

十月丙申，月在心大星西北七寸。

十一月壬戌，月在氐东南星五寸。十二月乙酉，月犯太微西蕃南头第一星。庚寅，月行房道中，无所犯，癸巳，月入南斗魁中，无所犯。

二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又犯后星。

五月庚戌，月入南斗。七月己巳，月入南斗。

三年二月癸巳，月犯太微上将。

四年二月乙亥，月犯舆鬼西北星。丙子，月犯南斗魁第二星。辛未，月犯心大星，又犯后星。

四月壬辰，月犯轩辕左民星。庚子，月犯箕东北星。五月丙寅，月犯心后星。戊寅，月掩昴西北星。六月乙未，月犯箕东北星。七月癸亥，月行南斗魁中，无所犯。庚辰，月犯轩辕女主。八月庚子，月犯昴西南星。壬寅，月犯五车东南星。壬申，月犯轩辕少民星。九月丁巳，月犯箕东北星。壬辰，月在营室度，入羽林中。二十日，月入舆鬼，犯积尸。

十一月甲戌，月犯五车南星。十二月丁酉，月犯轩辕女主星，又掩女御。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月犯心后星。

三月乙未，月犯轩辕女主星。六月癸酉，月犯舆鬼西南星。八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舆鬼星。九月庚辰，月犯太白左蕃度。癸巳，月犯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

十二月丁卯，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己巳，月犯南斗第五星。

二年二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第三星。

三月丁丑，月犯东井北辕北头第一星。四月戊申，月犯轩辕右角。六月丙寅，月犯东井辕头第一星。八月丙午，月掩心大星。戊申，月犯南斗第三星。戊子，月犯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

十一月庚辰，月犯昴星。丙戌，月犯轩辕左角。十二月壬戌，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

三年二月己未，月犯南斗第五星。

三月壬申，月在东井，无所犯。六月丙午，月掩心前星。八月丙辰，月犯东井北辕第二星。九月癸未，月犯东井南辕西头第一星。

四年正月癸酉，月入东井，无所犯。乙亥，月犯舆鬼。

闰月辛亥，月犯房。二月丁卯，月犯东井钺。三月乙未，月入东井，无所犯。七月辛亥，月犯东井。八月戊寅，月犯东井。九月辛卯，月与太白于尾合宿。丙午，月入东井。

十一月辛丑，月入东井旷中。辛亥，月犯房北头第二星。十二月己巳，月犯东井北辕东头第二星。辛巳，月犯南斗第六星。

五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钩钤。

二月癸亥，月犯东井南辕西头第二星。三月癸卯，月犯南斗第二星。六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六星，在南斗七寸。丙寅，月犯西建星北一尺。

史臣曰：《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箕斗之间，微为疏阔。故仲春之与孟秋，建星再用，与宿度并列，亟经陵犯，灾之所主，未有旧占。《石氏星经》云：“斗主爵禄，褒贤进士。故置建星以为辅。若犯

建之异，不与斗同。”则据文求义，亦宰相之占也。

七月丁未，月行入东井旷中，无所犯。

八月壬申，月在毕，犯左股第二星西北三寸。九月戊子，月在填星北二尺八寸，为合宿。十月戊寅，月入氐犯东南星西北一尺余。

十一月戊寅，月入氐。十二月戊午，月在东壁度，在荧惑北，相去二尺七寸，为合宿。甲子，月在东壁度东南九寸，为犯。癸酉，月在岁星南七寸，为犯。

六年正月戊戌，月在角星南，相去三寸。

二月丁卯，月在氐西南六寸。三月乙未，月入氐中，在岁星南一尺一寸，为合宿。四月癸丑，月犯东井南辕西头第二星。壬戌，月在氐西南星东南五寸，为犯。渐入氐中，与岁星同在氐度，为合宿。癸亥，月行在房北头第一星西南一尺，为犯。六月乙卯，月在角星东一寸，为犯。丁巳，月行入氐，无所犯。在岁星东三寸，为合宿。七月乙酉，月入房北头第二次相星西北八寸，为犯。庚寅，月在牵牛中星南二寸，为犯。庚子，月行在毕左股第一星七寸，为犯，又进入毕。八月壬子，月行在岁星东二尺五寸，同在氐中，为合宿。九月庚辰，月在房北头第一上相星东北一尺，为犯。又掩犯关楗闭星。丁酉，月行入东井。甲辰，月在左角星西北九寸，为犯。又在荧惑西南一尺六寸，为合宿。十月癸酉，月入氐中，在西南星东北三寸，为犯。闰月壬辰，月行入东井。

十一月丙戌，月行入羽林中，无所犯。乙未，月行在东井南辕西头第二星南一尺，为犯。丙寅，月在左角北八寸，为犯。辛未，月行在太白东北一尺五寸，同在箕度，为合宿。十二月甲申，月行在毕左股第二星北七寸，为犯。乙未，月行入氐西南星东北一尺，为犯。丙申，月在房北头上相星北一尺，为犯。

七年正月甲寅，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戊辰，月掩犯牵牛中星。

二月辛巳，月掩犯东井北辕东头第一星。三月庚申，月在岁星西北三尺，同在箕度，为合宿。四月乙酉，月入氐中，无所犯。丙戌，月犯房星北头第一上相星北一尺，在楗闭西北四寸，为犯。六月乙酉，月犯牵牛中星。乙未，月入毕，在左股第二星东八寸，为犯。七月丁未，月入氐中，无所犯。戊申，在楗闭星东北一尺，为犯。八月甲戌，月入氐，在西南星东北一尺，为犯。庚寅，月在毕右股第一星东北一尺，为

犯。九月丁巳，月掩犯毕右股第一星。庚申，月在东井北辕东头第一星西北八寸，为犯。十月甲申，月行掩毕左股第三星。丁酉，月行在楗闭星西北八寸，为犯。

十二月壬午，月在东井北辕东头第一星北八寸，为犯。

八年正月丁巳，月在亢南头第二星南七寸，为犯。

二月己巳，月行在毕右股第一星东北六寸，为犯。六月甲戌，月在亢南头第二星西南七寸，为犯。八月乙亥，月在牵牛中星南九寸，为犯。辛卯，月在轩辕女御南八寸，为犯。九月辛酉，月在太微左执法星南四寸，为犯。十月壬午，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戊子，月在太微右执法星东南六寸，为犯。

十一月戊戌，月行在填星北二尺二寸，为合宿。乙卯，月行在太微右执法星南二寸，为犯。十二月庚辰，月行在轩辕右角星南二寸，为犯。癸未，月掩犯太微右执法。

九年正月辛丑，月在毕躔西星北六寸，为犯。庚申，月在岁星西北二尺五寸，同在须女度，为合宿。

二月辛未，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壬申，月行东井北辕东头第一星北九寸，为犯。三月丙申，月入毕，在左股第二星东北六寸，又掩大星。四月庚午，月在轩辕女御星南八寸，为犯。癸酉，月在太微东南头上相星南八寸，为犯。癸未，月在岁星北，为犯，在危度。五月庚子，月行掩犯太微，在执法。丁未，月掩犯东建西星。七月癸巳，月在太白东五寸，为犯。乙未，月在太微东蕃南头上相星西南五寸，为犯。壬寅，月掩犯东建星。癸卯，月在牵牛南星北五寸，为犯。乙巳，月在岁星北六寸，为犯。闰七月辛酉，月在轩辕女御星西南三寸，为犯。八月，月在轩辕左民星东八寸，为犯。九月乙丑，月掩牵牛南星。癸未，月入太微，在右执法东北四寸，为犯。甲申，月掩太微东蕃南头上相星。十月甲午，月行在填星西北八寸，为犯，在虚度。戊申，月在轩辕女主星南四寸，掩女御，并为犯。辛亥，月入太微左执法东北七寸，为犯。

十一月壬戌，月行掩犯岁星。己巳，月在毕右股大星东一寸，为犯。辛未，月在东井南辕西头第二星南八寸，为犯。又入东井旷中。丙子，月行在轩辕左民星东北七寸，为犯。丁丑，月行在太微西蕃上将星

南五寸，为犯。十二月庚寅，月行在岁星东南八寸，为犯。丙午，月掩犯太微东蕃南头上相星。

十年正月庚午，月在轩辕右角大民星南八寸，为犯。

二月己亥，月行太微，在右掖门。甲辰，月行入氐中，掩犯东北星。壬子，月行入羽林。三月己卯，月行入羽林，在填星东北七寸，为犯。在危四度。四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门内。丙午，月行在危度，入羽林。五月己巳，月掩南斗第三星。甲戌，月行在危度，入羽林。六月戊子，月在张度，在荧惑星东三寸，为犯。己丑，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门。丁酉，月掩西建星西。丁未，月行入毕，犯右股大赤星。七月甲戌，月行在毕躔星西北六寸，为犯。丁丑，月在东井北辕东头第二星西南九寸，为犯。八月辛卯，月行西建星东一尺，又在东星西四寸，为犯。壬寅，月行在毕右股大赤星东北四寸，为犯。甲辰，月行入东井旷中，无所犯。戊申，月行在轩辕女主星西九寸，为犯。辛亥，月入太微，在左执法星北二尺七寸，为犯。九月癸亥，月行掩犯填星一寸，在危度。十月辛卯，月在危度，入羽林，无所犯。癸亥，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

十一月甲子，月入毕，进右股大赤星西北五寸，为犯。壬申，月入太微，在右执法星东北一尺三寸，无所犯。丁丑，月入氐，无所犯。十二月甲午，月入东井旷中，又进北辕东头第二星四寸，为犯。庚子，月入太微，在右执法星东北三尺，无所犯。

十一年正月辛酉，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乙丑，月在轩辕女主星北八寸，为犯。壬申，月行在氐星东北九寸，为犯。

二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上将星东北一尺五寸，无所犯。壬寅，月行掩犯南斗第六星。癸卯，月掩犯西建中星，又掩东星。四月乙丑，月入太微，在右执法西北一尺四寸，无所犯。壬寅，月行在危度，入羽林，无所犯。五月丁巳，月行入太微左执法星北三尺，无所犯。甲子，月行在南斗第二星西七寸，为犯。乙丑，月掩犯西建中星。又犯东星六寸。六月辛丑，月行掩犯毕左股第三星。壬寅，月入毕。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在左执法东三尺，无所犯。丙辰，月行入氐，在东北星西南六寸，为犯。己未，月行南斗第六星南四寸，为犯。庚申，月行在西建星东南一寸，为犯。九月庚寅，月行在哭星西南六寸，为犯。壬辰，月行在营室度，入羽林，无所犯。丁酉，月入毕，在右股大赤星西北六寸，为犯。己亥，月入东井旷中，无所犯。乙巳，月行太微，当右掖门内，

在屏星西南六寸，为犯。十月壬午，月行在东建中星九寸，为犯。

十一月壬子，月在哭星南五寸，为犯。辛酉，月行在东井钺星南八寸，又在东井南辕西头第一星南五寸，并为犯。进入井中。丁卯，月入太微。壬申，月行入氐，无所犯。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又入东井旷中，又入东井北辕西头第二星南六寸，为犯。乙未，月入太微，在右执法星东北二尺，无所犯。乙亥，月入氐，无所犯。

隆昌元年正月辛亥，月入毕，在左股第一星东南一尺，为犯。

三月辛亥，月在东井北辕西头第二星东七寸，为犯。甲申，月入太微，在屏星南九寸，为犯。六月乙丑，月入毕，在右股第一星东北五寸，为犯。又在岁星东南一尺，为犯。丁卯，月入东井南辕西头第一星东北七寸，为犯。

永元元年七月，月掩心中星。

志第五 天文下

史臣曰：天文设象，宜备内外两宫。但灾之所躔，不必遍行景纬，五星精晷与二曜而为七，妖祥是主，历数攸司，盖有殊于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据在杠轴，众星动流，实系天体，五星从伏，非关二义，故徐显思以五星为非星，虞喜论之详矣。

五星相犯列宿杂灾

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轩辕大星。

九月癸丑，太白从行于轸犯填星。

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昼见。

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昼见在午上。

六月辛卯，太白昼见午上。庚子，太白入东井，无所犯。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八月戊子，太白从轩辕犯女主星。甲辰，太白从行犯轩辕少民星。九月己卯，太白从行犯太微西蕃上将。辛酉，太白从行入太微，在右执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从行犯太微左执法。

十二月壬子，太白从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从行犯房北头第一星。丁卯，太白犯楗闭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将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执法。

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壬辰，太白、荧惑合同在南斗度。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

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昼见当午上。

三月甲戌，太白从行入羽林。四月丙申，太白从行犯东井钺星。六月戊辰，太白、荧惑合同在舆鬼度。己巳，太白从行舆鬼度犯岁星。

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昼见。癸亥，太白昼见当午上。

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八月丁巳，太白昼见当午上。

十一月壬申，太白从行入氐。十二月己酉，太白填星合在箕度。

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昼见当午。丙午，太白犯南斗。

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关。

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昼见当午上。庚子，太白三犯毕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

六月甲戌，太白犯东井北辕第三星，在西一尺。八月甲寅，太白从行入轩辕，在女主星东北一尺二寸，不为犯。戊辰，太白从在太微西蕃上将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从在太微左执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从在荧惑北三寸，为犯，并在东井度。

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当午上。六月己巳，太白从在太微西蕃右执法星东南四寸，为犯。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东北一尺，为犯。八月乙亥，太白从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将星西南一尺，为犯。闰八月甲午，太白昼见当午。

十一月戊午，太白从在岁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荧惑东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十二月壬寅，太白从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

七年二月辛巳，太白从行入羽林。

十月癸酉，太白在岁星南，相去一尺六寸，从在箕度为合。

十一月丁卯，太白从行入午林。

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昼见当午上。

六月戊子，太白从行入东井。己丑，太白昼见当午。八月庚辰，太白从在轩辕女主星南七尺，为犯。九月丙申，太白从行在太微西蕃上将星西南一尺，为犯。丁未，太白从行入太微。辛酉，太白从行在进贤西五寸，为犯。十月乙亥，太白从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为犯。甲申，太白从行入氐。

十一月戊戌，太白从行在房北头第二星东北一寸，又在楗闭星西南七寸，并为犯。又在荧惑西北二尺，为合宿。癸卯，太白从行在荧惑东

北一尺，为犯。

九年四月癸未，太白从历，夕见西方，从疾参宿一度。比来多阴，至己丑开除，已见在日北，当西北维上，薄昏不见宿星，则为先历而见。

六月丙子，太白昼见当午上。七月辛卯，太白从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将星北四寸，为犯。九月乙亥，太白从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为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为犯。

十年二月甲辰，太白从行入羽林。

五月辛巳，太白从行入东井，在轩辕西第一星东六寸，为犯。七月乙丑，太白从行在轩辕大星东八寸，为犯。

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从行在岁星西北六寸，为犯，在奎度。

二月丁丑，太白从行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东北一尺，为犯。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诸侯东第二星西北六寸，为犯。辛丑，太白从行入舆鬼，在东北星西南四寸，为犯。五月戊午，太白昼见当午，名为经天。癸亥，太白从行入轩辕大星北一尺二寸，无所犯。九月己酉，太白昼见当午上。十月丙戌，太白行在进贤星西南四寸，为犯。十一月戊戌，太白从行入氐。丁卯，太白从行在楗闭星西北六寸，为犯。

十二月壬辰，太白从行在南斗第六星东南一尺，为犯。辛丑，太白从行在西建东星西南一尺，为犯。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又犯东蕃上将。

二年十月辛酉，荧惑守太微。

四年六月戊子，荧惑从行入东井，无所犯。戊戌，荧惑在东井度，形色小而黄黑不明。丁丑，荧惑、太白同在东井度。

七月甲戌，荧惑从行入舆鬼，犯积尸。十月癸未，荧惑从行犯太微西蕃上将星。丙戌，荧惑从入太微。

十一月丙辰，荧惑从行在太微，犯右执法。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荧惑逆犯上相。辛亥，荧惑守角。庚子，荧惑

逆入太微。

三月丁卯，荧惑守太白。六月戊申，荧惑从犯亢。己巳，荧惑从行犯氐东南星。七月戊寅，荧惑、填星同在氐度。丁亥，荧惑行犯房北头第二星。八月乙丑，荧惑从行犯天江。甲戌，荧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申，荧惑入羽林。

二年八月庚午，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癸未，荧惑犯太微右执法。丁酉，荧惑犯太微右执法。

十月庚申，荧惑犯进贤。

十一月壬辰，荧惑犯亢南第二星。丙申，荧惑犯亢南星。十二月乙卯，荧惑入氐。

三年二月乙卯，荧惑在房北头第一星西北一尺，徘徊守房。

四月戊戌，荧惑犯。六月乙亥，荧惑犯房。癸亥，荧惑犯天江南头第二星。八月丁巳，荧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戌，荧惑从行入羽林。

四年八月戊辰，荧惑入太微。癸酉，荧惑犯太微右执法。戊子，荧惑在太微。

九月戊申，荧惑犯岁星。己酉，荧惑犯岁星，芒角相接。十月丁丑，荧惑犯亢南头第一星。

十一月庚寅，荧惑犯氐西南星。十二月己未，荧惑犯房北头第一星。庚申，荧惑入房北犯钩钤星。

五年二月乙亥，荧惑、填星同在南斗度，为合宿。

九月乙未，荧惑从行在哭星东，相去半寸。

六年四月癸丑，荧惑伏在参度，去太白二尺五寸，辰星去太白五尺三寸，为合宿。甲戌，荧惑在辰星东南二尺五寸，俱从行，入东井旷中，无所犯。闰四月丁丑，荧惑从行在氐西南星北七寸，为犯。己卯，荧惑从行入氐，无所犯。乙巳，荧惑从行在房北头第一上将右骖星南六

寸，为犯。又在钩钤星西北五寸。

十一月丙寅，荧惑从行在岁星西，相去四尺，同在尾度，为合宿。

七年二月丙子，荧惑从行在填星西，相去二尺，同在牵牛度，为合宿。

三月戊午，荧惑从在泣星西北七寸。戊辰，荧惑从行入羽林。八月戊戌，荧惑逆入羽林。九月乙丑，荧惑入羽林，成句己。

八年四月丙申，荧惑从行入舆鬼，在西北星东南二寸，为犯。

十月乙亥，荧惑入氐。

十一月乙未，荧惑从入北落门，在第一星东南，去钩钤三寸，为犯。

九年三月甲午，荧惑从在填星东七寸，在岁星南六寸，同在虚度，为犯，为合宿。

四月癸亥，荧惑从行入羽林。闰七月辛酉，荧惑从行在毕左股星西北一寸，为犯。八月十四日，荧惑应伏在昴三度，前先历在毕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转，垂及玄冬荧惑囚死之时，而形色渐大于常。

十年二月庚子，荧惑从入东井北辕西头第一星西二寸，为犯。

三月癸未，荧惑从行在舆鬼西北七寸，为犯。乙酉，荧惑从行入舆鬼。六月壬寅，荧惑从行入太微。

十一年二月庚戌，荧惑从在填星西北六寸，为犯，同在营室。

五月戊午，荧惑从行在岁星西南六寸，为犯，同在娄度。八月辛巳，荧惑从行入东井，在南辕西第一星东北一尺四寸。

十一月丁巳，荧惑逆行在五诸侯东星北四寸，为犯。

隆昌元年三月乙丑，荧惑从行入舆鬼西北星东一寸，为犯。癸酉，荧惑从行在舆鬼积尸星东北七寸，为犯。闰三月甲寅，荧惑从入轩辕。

五月丁酉，荧惑从入太微，在右执法北二寸，为犯。

建元四年正月己卯，岁星、太白俱从行，同在娄度为合宿。

六月丁酉，岁星昼见。

永明元年五月甲午，岁星入东井。

七月壬午，岁星昼见。

三年五月丙子，岁星与太白合。

六月辛丑，岁星与辰星合。十月己巳，岁星从入太微。

十一月甲子，岁星从入太微，犯右执法。

四年闰二月丙辰，岁星犯太微上将。

三月庚申，岁星犯太微上将。四月己未，岁星犯右执法。八月乙巳，岁星犯进贤，又与荧惑于轸度合宿。

五年二月癸卯，岁星犯进贤。

六月甲子，岁星昼见在轸度。十月己未，岁星从在氐西南星北七寸，又辰星从入氐，在岁星西四尺五寸，又太白从在辰星东，相去一尺，同在氐度，三星为合宿。

十二月甲戌，岁星昼见。

六年三月甲申，岁星逆行入氐宿。

六月丙寅，岁星昼见在氐度。

八年三月庚申，岁星守牵牛。

九年二月壬午，岁星从在填星西七寸，同在虚度为合宿。闰七月辛酉，岁星在泣星北五寸，为犯，又守填星。

九月辛卯，在泣星西一尺五寸，为合宿。

永明元年六月，辰星从行入太微，在太白西北一尺。

二年八月甲寅，辰星于翼犯太白。

九年六月丙子，辰星随太白于西方，在七星度，相去一尺四寸，为合宿。

十一年九月丙辰，辰星依历应夕见西方亢宿一度，至九月八日不见。

隆昌元年正月丙戌，辰星见危度，在太白北一尺，为犯。

建元三年十月癸丑，填星逆行守氐。

四年七月戊辰，填星从行入氐。

永明元年正月庚寅，填星守房心。

三月甲子，填星逆行犯西咸星。

二年二月戊辰，填星犯东咸星。

四年十二月辛巳，填星犯建星。

七年十二月戊辰，填星在须女度，又辰星从在填星西南一尺一寸，为合宿。

八年三月庚申，填星守哭星。

九年七月庚戌，填星逆在泣西星东北七寸，为犯。

十月甲午，填星从行在泣星西北五寸，为犯。

流星灾

建元元年十月癸酉，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色白，尾长五丈，从南河东北二尺出，北行历舆鬼西过，未至轩辕后星而没；没后余中央，曲如车轮，俄顷化为白云，久乃灭。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飞星。

三年十月丙午，有流星大如月，赤白色，尾长七丈，西北行入紫宫中，光照墙垣。

四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赤色，从北极第二星北一尺出，北行一丈而没。

九月壬子，流星如鹅卵，从柳北出，入轩辕。又一枚如瓜大，出西行没空中。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有流星如二升碗，从紫宫出，南行没氐。

二年三月庚辰，有流星如二升碗，从天市中出，南行在心后。

四年二月乙丑，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戊辰，有流星大如五升器。

四月丁卯，有流星大如一升器，从南斗东北出，西行经斗入氐。六月丙戌，有流星大如鸭卵，从匏瓜南出，至虚而入。八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从觜星南出，西南行入天濛没。

十一月戊寅，有流星大如二升堰，白色，从亢东北出，行入天市。十二月丁巳，有流星大如三升碗，白色，从天市帝座出，东北行一丈而没。

五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器，没后有痕。

九月丙申，有流星大如四升器，白色，有光照地。

十二月甲子，西北有流星大如鸭卵，黄白色，尾长六尺，西南行一丈余没。

六年三月癸酉，有流星大如鸭卵，赤色，无尾。四月丙辰，北面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北行六尺而没。

七月癸巳，有流星大如鹅卵，白色，从匏瓜南出，西南行一丈没空中。须臾，又有流星大如五升器，白色，从北河南出，东北行一丈三尺没空中。十月戊寅，南面有流星，大如鸡卵，赤色，在东南行没，没后如连珠。

十二月壬寅，有流星大如鹅卵，黄白色，尾长三丈，有光，没后有痕从梗河出，西行一丈许，没空中。

七年正月甲寅，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尾长四尺，从坐旗星出，西行入五车而过，没空中。

六月丁丑，流星大如二升器，黄赤色，有光，尾长六尺许，从亢南出，西行入翼中而没，没后如连珠。十月乙丑，有流星如三升器，赤黄

色，尾长六尺，出紫宫内北极星，东南行三丈没空中。壬辰，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从五车北出，行入紫宫，抵北极第一第二星而过，落空中，尾如连珠，仍有音响似雷。太史奏名曰“天狗”。

八年四月癸巳，有流星如二升器，黄白色，有光，从心星南一尺许出，南行二丈没，没后如连珠。丁巳，流星如鹅卵，白色，长五丈许，从角星东北二尺出，西北行没太微西蕃上将星间。

六月癸未，有流星如鸭卵，赤色，从紫宫中出，西南行未至大角五尺许没。七月戊申，有流星如五升器，赤白色，长七尺，东南行二丈，没空中。十月乙亥，有流星如鹅卵，白色，从紫宫中出，西北行三丈许，没空中。

十一月乙未，有流星如鹅卵，赤白色，有光无尾，从氐北一丈出，南行入氐中没。辛丑，流星如鹅卵，白色，从参伐出，南行一丈没空中。又有一流星大如三升器，白色，从轸中出，东南行入娄中没。

九年五月庚子，有流星如鸡子，白色无尾，从紫宫里黄帝座星西二尺出，南行一丈没空中。丁未，流星如李子，白色无尾，从奎东北大星东二尺出，东北行至天将军而没。戊申，流星如鹅卵，黄白色，尾长二丈，从箕星东一尺出，南行四丈没。

七月乙卯，西南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无尾，西南行一丈余没。戊午，有流星如二升器，黄白色，有光从天江星西出，东北经天入参中而没，没后如连珠。闰七月戊辰，流星如鹅卵，赤色，尾长二尺，从文昌西行入紫宫没。己巳，西南有流星如二升器，白色，西南行一丈没。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鸡卵，白色，从少微星北头出，东行入太微，抵帝座星而过，未至东蕃次相一尺没，如散珠。

十年正月甲戌，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从氐中出，东南行经房道过，从心星南二尺没。

三月癸未，有流星如鸡卵，青白色，尾长四尺，从牵牛南八寸出，南行一丈没空中。

十一年二月壬寅，东北有流星如一升器，白色，无尾，北行三丈而没。

四月丙申，有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尾长一丈许，从箕星东

北一尺出，行二丈许入斗度，没空中，临没如连珠。五月壬申，有流星大如鸡子，黄白色，从太微端门出，无所犯，西南行一丈许没，没后有痕。七月辛酉，有流星如鸡子，赤色，无尾，从氐中出，西行一丈五尺没空中。戊寅，有流星如鸡卵，黄白色，从紫宫东蕃内出，东北行一丈五尺，至北极第五星西北四尺没。九月乙酉，有流星如鸭卵，黄白色，从娄南一尺出，东行二丈没。

十二月己丑，西南有流星如三升器，黄赤色，无尾，西南行三丈许没，散如遗火。

永元三年夜，天开黄色明照，须臾有物，绛色，如小瓮，渐渐大如仓廪，声隆隆如雷，坠太湖中，野雉皆雊，世人呼为“木殃”。史臣案：《春秋纬》：“天狗如大奔星，有声，望之如火，见则四方相射。”汉史云：“西北有三大星，如日状，名曰天狗。天狗出则人相食。”《天官》云：“天狗状如大奔星。”又云：“如大流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圆，如数顷田。见则流血千里，破军杀将。”汉史又云：“昭明下为天狗，所下兵起血流。”昭明，星也。《洛书》云：“昭明见而霸者出。”《运斗枢》云：“昭明有芒角，兵徵也。”《河图》云：“太白散为天狗。”汉史又云：“有星出，其状赤白有光，即为天狗，其下小无足，所下国易政。”众说不同，未详孰是。推乱亡之运，此其必天狗乎？

老人星

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见南方丙上。八月癸卯，祠老人星。

永明三年八月丁酉，老人星见南方丙上。

六年八月壬戌，老人星见南方丙上。

七年七月壬戌，老人星见南方丙上。

九年闰七月戊寅，老人星见南方丙上。

十年八月乙酉，老人星见。

十一年九月丙寅，老人星见南方丙上。

白虹云气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贯日。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有白虹，须臾灭。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有白虹，南头指申，北头指戌上，久久消灭。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黑气大小二枚，东至卯，西至酉，广五丈，久久消灭。

永明二年四月丁未，北斗第六第七星间有一白气。

四年正月辛未，黄白气长丈五尺许，入太微。

永明四年正月癸未，南面有阵云一丈许。

五年四月己巳，有云色黑，广五尺，东头指丑，西头指酉，并至地。

十一月乙巳，东南有阵云高一丈，北至卯，东南至巳，久久散没。

六年二月癸亥，东西有一梗云，半天，曲向西，苍白色。

三月庚辰，南面有梗云，黑色，广六寸。

七年十月辛未，有梗云，苍黑色，东头至寅，西头指酉，广三尺，贯紫宫，久久消漫。

八年十一月乙未，有梗云，黑色，六尺许，东头至卯，西头至酉，久久散漫。

十二月庚辰，南面有阵云，黑色，高一丈许，东头至巳，西头至未，久久散漫。

十一年七月丙辰，东面有梗云，苍白色，广二尺三寸，南头指巳至地，北头指子至地，久久渐散漫。

赞曰：阳精火镜，阴灵水存。有禀有射，代为明昏。垂光满盖，列景周浑。具位臣辅，备象街门。灾生霣薄，祟起飞奔。弗忘人惧，瑜瑕辩论。若任天道，灶亦多言。

志第六 州郡上

扬 南徐 豫 南豫 南兖 北兖 北徐 青 冀 江 广 交 越

扬州，京辇神皋。汉、魏刺史镇寿春，吴置持节督州牧八人，不见扬州都督所治。晋太康元年，吴平，刺史周浚始镇江南。元帝为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实隆重。领郡如左：

丹阳郡

建康 秣陵 丹阳 溧阳 永世 湖熟 江宁 句容

会稽郡

山阴 永兴 上虞 余姚 诸暨 剡 鄞 始宁 句章 鄮

吴郡

吴 娄 海虞 嘉兴 海盐 钱唐 富阳 盐官 新城 建德 寿昌 桐庐

吴兴郡

乌程 武康 余杭 东迁 长城 於潜 临安 故鄣 安吉 原乡

东阳郡

长山 太末 乌伤 永康 信安 吴宁 丰安 定阳 遂昌

新安郡

始新 黟 遂安 歙 海宁

临海郡

章安 临海 宁海 始丰 乐安

永嘉郡

永宁 安固 松阳 横阳 乐成

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尔雅》曰：“绝高为京。”今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领郡如左：

南东海郡

郯 祝其 襄贲 利成 西隰 丹徒 武进

晋陵郡

晋陵 无锡 延陵 曲阿 暨阳 南沙 海阳

义兴郡永明二年，割属扬州，后复旧。

阳羡 临津 国山 义乡 绥安

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徙治白下。

临沂 江乘 兰陵 承建武三年省 谯建元二年，平阳郡流民在临江郡者，立宣祚县，寻改为谯。永明元年，省怀化一县并属。

临淮郡自此以下，郡无实土。

海西 射阳 凌 淮阴 东阳 淮浦建武二年省。

淮陵郡

司吾 武阳建武三年，省泰山郡属。 甄城 阳乐 徐建武三年省

南东莞郡

东莞 莒 姑幕建武三年省。

南清河郡南徐州领冀州

东武城 清河 贝丘 绎幕建武二年省。

南彭城郡

彭城 武原 傅阳 蕃 薛 开阳 洨 僮 下邳建武三年省 吕建武四年省 杼

秋建武四年省 北陵建武四年省

南高平郡宋太始五年侨置，初寄治淮阴，复徙淮南当涂。二县侨属南豫，后属南徐。

金飨 高平

南济阴郡

城武 单父 城阳建武三年省。

南濮阳郡

廪丘 东燕 会 鄄城建武三年，省济阳郡度属。 榆次建武二年省

南鲁郡建武二年省

鲁 樊 西安建武二年省

南平昌郡建武三年省

安丘郡省，属东莞。

南泰山郡建武三年省

南城郡省，度属平昌，寻又省。 广平

南济阳郡建武三年省

考城郡省，度属鲁，寻又省。

豫州。晋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约避胡贼，自谯还治寿春。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汉、魏以来扬州刺史所治，北拒淮水，《禹贡》云“淮海惟扬州”也。咸和四年，祖约以城降胡，复以庾亮为刺史，治芜湖。芜湖，浦水南入，亦为险奥。刘备谓孙权曰：“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庾亮经略中原，以毛宝为刺史，治邾城，为胡所覆。荆州刺史庾翼领州，在武昌。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翼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寻阳。穆帝永和五年，胡伪扬州刺史王浃以寿春降。而刺史或治历阳，进马头及谯，不复归旧镇也。哀帝隆和元年，袁真还寿春。真为桓温所灭，温以子熙为刺史，戍历

阳。孝武宁康元年，桓冲移姑熟，以边寇未静，分割谯、梁二郡见民，置之浣川，立为南谯、梁郡。十二年，桓石虔还历阳。庾准为刺史，表省诸权置，皆还如本。义熙二年，刘毅复镇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请辅国将军张畅领淮南、安丰、梁国三郡。"时豫州边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刘义庆镇寿春，后常为州治。抚接遐荒，扞御疆埸。领郡如左：

南汝阴郡建元二年罢南陈左郡二县并

慎 汝阴 宋 安阳 和城 南顿 阳夏 宋丘《永元元年地志》无 樊《永元志》无 郑《永元志》无 东宋《永元志》无 南陈左县《永元志》无 边水《永元志》无

晋熙郡

新冶 阴安 怀宁 南楼烦 齐兴 太湖左县

颍川郡

临颍 邵陵 南许昌《永元志》无 曲阳

汝阳郡

武津 汝阳

梁郡《永元元年地志》，南梁郡领睢阳、新汲、陈、蒙、崇义五县。

北谯 梁 蒙 城父《永元志》属南谯

北陈郡

阳夏 西华 苌平 项

陈留郡

浚仪 小黄 雍丘

南顿郡《永元元年地志》无

和城 南顿

西南顿郡寄治州，《永元元年地志》无

西南顿 和城 谯 平乡

北梁郡《永元元年地志》无

北蒙 北陈

西汝阴郡

楼烦 汝阴 宋 陈《永元志》无 平豫《永元志》无 固始《永元志》无 新蔡《永元志》无 汝南《永元志》无 安城

北谯郡

宁陵 谯 蕲《永元志》属南谯

汝南郡《永元元年地志》无

瞿阳 安城 上蔡

北新蔡郡

鲖阳 新蔡 固始 苞信

弋阳郡

期思 南新息 弋阳 上蔡 平舆

陈郡

南陈　苌平《永元志》无　项《永元志》无　西华《永元志》无阳夏《永元志》无

安丰郡

雩娄 新化 史水 扶阳 开化 边城 松滋《永元志》属北新蔡 安丰

光城左郡

乐安 光城 茹田

边城郡《永元元年地志》无

建宁郡

阳城 建宁

齐昌郡

阳塘 保城 齐昌 永兴

右三郡，永明四年割郢州属。

南豫州。晋宁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始镇姑熟，后迁徙，见《晋书》。宋永初二年，分淮东为南豫州，治历阳，而淮西为豫州。元嘉七年省并。大明元年复置，治姑熟。泰始二年治历阳，三年治宣城，五年省。淮西没虏，七年，复分淮东置南豫。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两州，损费甚多，省南豫。左仆射王俭启："愚意政以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倏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遗军历阳，已当不得先机。戎车初戒，每事草创，孰与方镇常居，军府素正。临时配助，所益实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屡分南豫，意亦可求。如闻西豫力役尚复粗可，今得南谯等郡，民户益薄，于其实益，复何足云。"太祖不从。永明二年，割扬州宣城、淮南，豫州历阳、谯、庐江、临江六郡，复置南豫州。四年，冠军长史沈宪启："二豫分置，以桑堁子亭为断。颍川、汝阳在南谯、历阳界内，悉属西豫，庐江居晋熙、汝阴之中，属南豫。求以颍川、汝阳属南豫，庐江还西豫。"七年，南豫州别驾殷瀰称："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府州绝无将吏，空受名领，终无实益。但寄治谯、历，于方断之宜，实应属南豫。二豫亟经分置，庐江属南豫，滨带长江，与南谯接境，民黎租帛，从流送州，实为便利，远逾西豫，非其所愿，郡领灊舒及始新左县，村竹产，府州采伐，为益不少。府州新创，异于旧藩。资役多阙，实希得庐江。请依昔分置。"尚书参议："往年虑边尘须实，故启回换。今淮、泗无虞，宜许所牒。"诏"可"。领郡如左：

淮南郡

于湖永明八年，省角城、高平、下邳三县并。 繁昌 当涂 浚遒 定陵 襄垣

宣城郡

广德 怀安 宛陵 广阳 石城 临城 宁国 宣城 建元 泾 安吴

历阳郡

历阳 龙亢 雍丘

南谯郡

山桑 蕲 北许昌《永元志》无 扶阳 曲阳 嘉平

庐江郡

舒建元二年为郡治 灊 始新 和城《永元志》无 西华《永元志》无 吕亭左县建元二年，割晋熙属。 谯建元二年，割南谯属。

临江郡建元二年，罢并历阳，后复置。

乌江 怀德 酇

南兖州，镇广陵，汉故王国。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吴出此，见江涛盛壮，叹云："天所以限南北也。"晋元帝过江，建兴四年，扬声北讨，遣宣城公裒督徐、兖二州，镇广陵。其后或还江南，然立镇自此始也。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明帝太宁三年，郗鉴为兖州，镇广陵，后还京口。是后兖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阳。桓玄以桓弘为青州，镇广陵。义熙二年，诸葛长民为青州，徙山阳。时鲜卑接境，长民表云："此蕃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荒旧散伏，边疆诸戍，不闻鸡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还镇京口。晋末以广陵控接三齐，故青、兖同镇。宋永初元年，罢青并兖。三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土甚平旷，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

杂居舛止，与先不异。离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堺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领郡如左：

广陵郡建元四年，罢北淮阳、北下邳、北济阴、东莞四郡并。

海陵 广陵 高邮 江都 齐宁永明元年置

海陵郡

建陵 宁海 如皋 临江 蒲涛 临泽 齐昌永明元年置 海安永明五年罢新郡，并此县度属。

山阳郡

东城 山阳 盐城 左乡

盱眙郡

考城 盱眙 阳城 直渎 长乐

南沛郡

沛 萧 相

北兖州，镇淮阴。《地理志》云淮阴县属临淮郡，《郡国志》属下邳国，《晋太康地记》属广陵郡。穆帝永和中，北中郎将荀羡北讨鲜卑，云“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乃营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建元四年，移镇盱眙，仍领盱眙郡。旧北对清泗，临淮守险，有阳平石鳖，田稻丰饶。所领唯阳平一郡，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本领，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见许。领郡如左：

阳平郡寄治山阳

泰清 永阳 安宜 丰国

东平郡

寿张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　淮安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

高平郡

济北郡

泰山郡

新平郡

鲁郡

右荒。

北徐州，镇钟离。《汉志》锺离县属九江郡，《晋太康二年起居注》置淮南钟离，未详此前所省令。《晋地记》属淮南郡。宋泰始末年属南兖。元徽元年置州，割为州治，防镇缘淮。永明元年，省北徐谯、梁、魏、阳平、彭城五郡。领郡如左：

锺离郡

燕县郡治 朝歌 虞永明元年，割马头属。 零永明元年，割马头属。

马头郡

已吾永明元年，罢谯郡属。二年，刺史戴僧静又以济县并之。

济阴郡

顿丘永明元年，罢定陶并。　睢陵　乐平永明元年，割钟离属。　济安永明元年，割钟离属。

新昌郡

顿丘 谷熟 尉氏

沛郡

相 萧 沛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州上。郁州在海中，周回数百里，岛出白鹿，土有田畴鱼盐之利。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为之，高可八九尺。后为齐郡治。建元初，徙齐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齐郡故治，州治如旧。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建元四年，移镇朐山，后复旧。领郡如左：

齐郡永明元年，罢秦郡并之，治瓜步。

临淄永明二年，省华城县并 齐安永明元年罢 西安 宿豫 尉氏平虏 昌国 泰 益都

北海郡

都昌宋郁县，建元改用汉名也。 广饶 赣榆 胶东 剧 下密 平寿

东莞琅邪二郡治朐山也

即丘 南东莞永明元年，以流户置。 北东莞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领齐、济南、乐安、高密、平昌、北海、东莱、太原、长广九郡，冀州领广川、平原、清河、乐陵、魏郡、河间、顿丘、高阳、勃海九郡。泰始初，遇虏寇，并荒没。今所存者，泰始之后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建元初，以东海郡属冀州。全领一郡：

北东海郡治连口

襄贲 僮 下邳 厚丘 曲城

江州，镇寻阳，中流衿带。晋元康元年，惠帝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有司奏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为新州。新安、东阳、宣城旧豫章封内，豫章之东北，相去悬远，可如故属扬州。又割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为江州，宜治豫章。"庾亮领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州实为根本。临终表江州宜治寻阳，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阳二郡，治湓城，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其后庾

翼又还豫章。义熙后，还寻阳。何无忌表：“竟陵去治辽远，去江陵正三百里，荆州所立绥安郡民户，参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还荆州。又司州弘农、扬州松滋二郡，寄寻阳，人民杂居，宜并见督。”今九江在州镇之北，彭蠡在其东也。领郡如左：

寻阳郡。

柴桑 彭泽

豫章郡

南昌 新淦 艾 建城 建昌 望蔡 新吴 永修 吴平 康乐 豫章 丰城

临川郡

南城 临汝 新建 永城 宜黄 南丰 东兴 安浦 西丰

庐陵郡

石阳 西昌 东昌 吉阳 巴丘 兴平 高昌 阳丰 遂兴

鄱阳郡

鄱阳 余干 葛阳 乐安 广晋 上饶

安成郡

平都 新喻 永新 萍乡 宜阳 广兴 安复

南康郡

赣 雩都 南野 宁都 平固 陂阳 虔化永明八年，罢安远县并。 南康

南新蔡郡

慎 苞信 阳唐左县 宋

建安郡

吴兴 建安 将乐 邵武 建阳 绥城 沙村

晋安郡

候官 罗江 原丰 晋安 温麻

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卷握之资，富兼十世。尉他余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辽远，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随王诞为刺史，领郡如左：

南海郡

番禺 熙安 博罗 增城 龙川 怀化 酉平 绥宁 新丰 罗阳 高要安远 河源

东官郡

怀安 宝安 海安 欣乐 海丰 齐昌 陆安 兴宁

义安郡

绥安 海宁 海阳 义招 潮阳 程乡

新宁郡

博林 南兴 临沇 甘泉 新成 威平 单牒 龙潭 城阳 威化 归顺初兴 抚纳平乡

苍梧郡

广信 宁新 封兴 抚宁 遂城 丁留 怀熙 猛陵 广宁 荡康 侨宁思安

高凉郡

安宁 罗州 莫阳 西巩 思平 禽乡 平定

永平郡

夫宁 安沂 幹安 卢平 员乡 苏平 逋宁 雷乡 开城 毗平 武林丰城

晋康郡

威城 都城 夫阮 元溪 安遂 晋化 永始 端溪 宾江 熙宁 乐城武定 悦城

文招 义立

新会郡

盆允 新夷 封平 初宾 封乐 义宁 新熙 永昌 始康 招集 始成

广熙郡

龙乡 罗平 宾化 宁乡 长化 定昌 永熙 宝宁

宋康郡

广化 石门 化隆 遂度 威覃 单城 开宁 海邻 舆定 绥定

宋隆郡

平兴 招兴 崇化 建宁 熙穆 崇德

海昌郡

宁化 招怀 永建 始化 新建

绥建郡

新招 四会 化蒙 化注 化穆

乐昌郡

始昌 乐山 宋元 义立 安乐

郁林郡

布山 郁平 阿林 建安 始集 龙平 宾平 新林 绥宁 中胄 领方怀安 归化 晋平 威化

桂林郡

武熙 腾溪 潭平 龙冈 临浦 中留 武丰 程安 威定 潭中 安远安化 龙定

宁浦郡

安广 简阳 平山 宁浦 兴道 吴安

晋兴郡

晋兴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广 广郁 晋城 郁阳

齐乐郡

希平 观宁 臻安 宋平 绥南 封陵

齐康郡

乐康

齐建郡

初宁 永城

齐熙郡

交州，镇交阯，在海涨岛中。杨雄《箴》曰："交州荒遰，水与天际。"外接南夷，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比。民恃险远，数好反叛。领郡如左：

九真郡

移风 胥浦 松原 高安 建初 常乐 津梧 军安 吉庞 武宁

武平郡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兴 根宁 南移

新昌郡

范信 嘉宁 封山 西道 临西 吴定 新道 晋化

九德郡

九德 咸驩 浦阳 南陵 都泠 越常 西安

日南郡

西卷 象林 寿冷 朱吾 比景 卢容 无劳

交□止郡

龙编 武宁 望海 句漏 吴兴 西于 朱䋣 南定 曲易 海平 羸□娄

宋平郡

昌国 义怀 绥宁

宋寿郡建元二年，割越州属。

义昌郡永元二年，改沃屯置。

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七年，始置百梁、陇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䋣三郡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常事戎马，唯以战伐为务。

临漳郡

漳平 丹城 劳石 容城 长石 都并 缓端

合浦郡

徐闻 合浦 朱卢 新安 晋始 荡昌 朱丰 宋丰 宋广

永宁郡

杜罗 金安 蒙 廖简 留城

百梁郡

百梁 始昌 宋西

安昌郡

武桑 龙渊 石秋 抚林

南流郡

方度

北流郡永明六年立，无属县。

龙苏郡

龙苏

富昌郡

南立 义立 归明

高兴郡

宋和 宁单 高兴 威成 夫罗 南安 归安 陈莲 高城 新建

思筑郡

盐田郡

杜同

定川郡

兴昌

隆川郡

良国

齐宁郡建元二年置，割郁林之新邑、建初二县并。

开城建元二年置 延海 新邑 建初

越中郡

马门郡

钟吴 田罗 马陵 思宁

封山郡

安金

吴春俚郡永明六年立，无属县。

齐隆郡先属交州，中改为□□，永泰元年，改为齐隆，还属□州。

志第七 州郡下

荆 巴 郢 司 雍 湘 梁 秦 益 宁

荆州，汉灵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吴时西陵督镇之。晋太康元年平吴，以为刺史治。愍帝建兴元年，刺史周摐避杜弢贼奔建康，陶侃为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后或还江陵，或在夏口。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迳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蜒，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属氐陷襄阳，桓冲避居上明，顿陆逊乐乡城上四十余里，以田地肥良，可以为军民资实，又接近三峡，无西疆之虞，故重戍江南，轻戍江北。苻坚败后，复得襄阳。太元十四年，王忱还江陵。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自忱以来，不复动移。境域之内，含带蛮、蜒，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弘农郡陕县，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领郡如左：

南郡

江陵 华容 枝江 临沮 编 当阳

南平郡

孱陵 作唐 江安 安南

天门郡

零阳 澧阳 临澧 溇中

宜都郡

夷道 佷山 夷陵 宜昌

南义阳郡

平氏 厥西

河东郡

闻喜 松滋 谯 永安

汶阳郡

僮阳 沮阳 高安

新兴郡

定襄 新丰 广牧

永宁郡

长宁 上黄

武宁郡

乐乡 长林

巴州，三峡险隘，山蛮寇贼，宋泰始三年，议立三巴校尉以镇之。后省，升明二年，复置。建元二年，分荆州巴东、建平，益州巴郡为州，立刺史，而领巴东太守，又割涪陵郡属。永明元年省，各还本属焉。

巴东郡

鱼复 朐□ 南浦 聂阳 巴渠 新浦 汉丰

建平郡

巫 秭归 北井 秦昌 沙渠 新乡

巴郡

江州 枳 垫江 临江

涪陵郡

汉平 涪陵 汉玫

郢州，镇夏口，旧要害也。吴置督将为鲁口屯，对鲁山岸，因为名也。晋永嘉中，荆州刺史都督山简自襄阳避贼奔夏口，庾翼为荆州，治

夏口，并依地险也。太元中，荆州刺史桓冲移镇上明，上表言：“氐贼送死之日，旧郢以北，坚壁相望，待以不战。江州刺史桓嗣宜进屯夏口，据上下之中，于事为便。”义熙元年，冠军将军刘毅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溵、沔，请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领郡如左：

江夏郡

沙阳 蒲圻 滠阳 汝南 沌阳 惠怀

竟陵郡

竟陵 云杜 霄城 苌寿 新市 新阳

武陵郡

沅陵 临沅 零陵 辰阳 酉阳 沅南 汉寿 龙阳 氵舞阳 黯阳

巴陵郡

下隽 州陵 巴陵 监利

武昌郡

武昌 鄂 阳新 义宁寄治鄂 真阳《永明三年户口簿》无

西阳郡

西陵 蕲阳 西阳 孝宁 期思《永明三年户口簿》无 义安左县 希水左县 东安左县 蕲水左县

齐兴郡永明三年置

绥怀 齐康 葺波 绥平 齐宁 上蔡《永明三年户口簿》无

东□轲郡《永明三年户口簿》云“新置，无属县”。

宜 南平阳 西新市 南新市 西平阳 东新市

方城左郡

城阳 归义

北新阳郡

西新阳 安吉 长宁

义安左郡

绥安

南新阳左郡

南新阳 新兴 北新阳 角陵 新安

北遂安左郡《永明三年簿》云“五县皆缺”。

东城 绥化 富城 南城 新安

新平左郡

平阳 新市 安城

建安左郡

霄城

司州，镇义阳。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侨立州于汝南县瓠，寻罢。泰始中，立州于义阳郡。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自此以来，常为边镇。泰始既迁，领义阳，侨立汝南，领三郡。元徽四年，又领安陆、随、安蛮三郡。领郡如左：

南义阳郡

孝昌 平舆 义昌 平阳 南安 平春

北义阳郡

平阳 义阳 保城 鄳 钟武 环水

随郡

随 永阳 阙西 安化

安陆郡寄州治

安陆 应城 新市 新阳 宣化

汝南郡寄州治

平舆 北新息 真阳 安城 南新息 安阳 临汝 汝南 上蔡

齐安郡

齐安 始安 义城 南安 义昌 义安

淮南郡

阁口 平氏

宋安左郡

仰泽 乐宁 襄城

安蛮左郡

木兰 新化 怀 中聂阳 南聂阳 安蛮

永宁左郡

中曲陵 曲陵 孝怀 安德

东义阳左郡

永宁 革音 威清 永平

东新安左郡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义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新城左郡

孝怀 中曲 南曲陵 怀昌

围山左郡

及刺 章平 北曲 洛阳 围山 曲陵

建宁左郡

建宁 阳城

北淮安左郡

高邑

南淮安左郡

慕化 柏源

北随安左郡

济山 油潘

东随安左郡

西随 高城 牢山

雍州，镇襄阳，晋中朝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该为雍州，镇酇城，襄阳别有重戍。庾翼为荆州，谋北伐，镇襄阳。自永嘉乱，襄阳民户流荒。咸康八年，尚书殷融言："襄阳、石城，疆埸之地，对接荒寇。诸荒残寄治郡县，民户寡少，可并合之。"朱序为雍州，于襄阳立侨郡县，没苻氐。氐败，复还南，复用朱序。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郗恢为雍州，于时旧民甚少，新户稍多。宋元嘉中，割荆州五郡属，遂为大镇。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部领蛮左，故别置蛮府焉。领郡如左：

襄阳郡

襄阳 中庐 已阝 建昌

南阳郡

宛 涅阳 冠军 舞阴 郦 云阳 许昌

新野郡

新野 山都 池阳 穰 交木 惠怀

始平郡

武当 武阳 始平 平阳

广平郡

□酇 比阳 广平 阴

京兆郡

邓 新丰 杜 魏

扶风郡

筑阳 郿 汎阳

冯翊郡

□郩 莲勺 高陆

河南郡

河南 新城 棘阳 襄乡 河阴

南天水郡

略阳 华阴 西

义成郡

万年 义成

建昌郡

永兴 安宁

华山郡

蓝田 华山 上黄

南上洛郡建武中，此以下郡皆没虏。

上洛 商

北河南郡

新蔡 汝阴 上蔡 缑氏 洛阳 新安 固始 苞信

弘农郡

邯郸 圉 卢氏

顺阳郡

南乡 槐里 清水 丹水 郑 顺阳

西汝南郡

北上洛郡

齐安郡

齐康郡

招义郡

右五郡，不见属县。宁蛮府领郡如左：

西新安郡

新安 汎阳 安化 南安

义宁郡

筑 义宁 汎阳 武当 南阳

南襄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武平

北建武郡

东苌秋 霸 北都 高罗 西苌秋 平丘

蔡阳郡

乐安 东蔡阳 西蔡阳 新化 杨子 新安

永安郡

东安乐 新安 西安乐 劳泉

安定郡

思归 归化 皋亭 新安 士汉 士顷

怀化郡

怀化 编 遂城 精阳 新化 遂宁 新阳

武宁郡

新安 武宁 怀宁 新城 永宁

新阳郡

东平林 头章 新安 朗城 新市 新阳 武安 西林

义安郡

郊乡 东里 永明 山都 义宁 西里 义安 南锡 义清

高安郡

高安 新集

左义阳郡

南襄城郡

广昌郡

东襄城郡

北襄城郡

怀安郡

北弘农郡

西弘农郡

析阳郡

北义阳郡

汉广郡

中襄城郡

右十二郡没虏。

湘州，镇长沙郡。湘川之奥，民丰土闲。晋永嘉元年，分荆州置，苟眺为刺史。此后三省，辄复置。元嘉十六年置，至今为旧镇。南通岭表，唇齿荆区。领郡如左：

长沙郡

临湘 罗 湘阴 醴陵 浏阳 建宁 吴昌

桂阳郡

郴 临武 南平 耒阳 晋宁 汝城

零陵郡

泉陵 洮阳 零陵 祁阳 观阳 永昌 应阳

衡阳郡

湘西 益阳 湘乡 新康 衡山

营阳郡

营道 泠道 营浦 舂陵

湘东郡

茶陵 新宁 攸 临蒸 重安 阴山

邵陵郡

都梁 邵陵 高平 武刚 建兴 邵阳 扶

始兴郡

曲江 桂阳 仁化 阳山 令阶 含洭 灵溪 中宿 浈阳 始兴

临贺郡

临贺 冯乘 富川 封阳 谢沐 兴安〓 宁新 开建 抚宁

始安郡本名始建，齐改。

始安 荔浦 建陵左县 熙平 永丰 平乐

齐熙郡

梁州，镇南郑。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晋永嘉元年，蜀贼没汉中，刺史张光治魏兴，三年，还汉中。建兴元年，又为氐杨难敌所没。桓温平蜀，复旧土。后为谯纵所没，纵平复旧。每失汉中，刺史辄镇魏兴。汉中为巴蜀扞蔽，故刘备得汉中，云“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是以蜀有难，汉中辄没。虽时还复，而户口残耗。宋元嘉中，甄法护为氐所攻，失守。萧思话复还汉中。后氐虏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于是民户稍实。州境与氐、胡相邻，亦为威御之镇。领郡如左：

汉中郡

南郑 城固 沔阳 西乡 西上庸

魏兴郡

西城 旬阳 兴晋 广昌 南广城《永元志》无 广城

新兴郡永元二年志无

吉阳 东关

南新城郡

房陵 绥阳 昌魏 祁乡 阆阳 乐平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齐安 北巫 上廉 微阳 新丰 新安 吉阳

晋寿郡

晋寿 邵欢 兴安 白水

华阳郡

宕渠 华阳 兴宋 嘉昌

新巴郡

新巴 晋城 晋安

北巴西郡

阆中 安汉 宋寿 南国 西国 平周 汉昌

巴渠郡

宣汉 晋兴 始兴 巴渠 东关 始安 下蒲

怀安郡

怀安 义存

宋熙郡

兴平 宋安 阳安 元寿 嘉昌《永元志》无

白水郡

晋寿 新巴 汉德 益昌 兴安 平周

南上洛郡

上洛 商 流民 北丰阳 渠阳 义阳

北上洛郡

上洛 商 丰阳《永元志》无 流民 秬阳 阳亭 齐化 西丰阳 东邺阳 齐宁《永元志》无 京兆 新宁《永元志》无 新附

安康郡

安康 宁都

南宕渠郡

宕渠 汉安 宣汉 宋康

怀汉郡

永丰 绥成 预德

北阴平郡

阴平 平武

南阴平郡

阴平 怀旧

齐兴郡

齐兴《永元志》无 安昌《永元志》无 郧乡 锡 安富 略阳

晋昌郡

安晋 宣汉 吉阳 苌寿 东关 新兴 延寿 安乐

东晋寿郡

右一郡，县邑事亡。

弘农郡

东昌魏郡

略阳郡

北梓潼郡

广长郡

三水郡

思安郡

宋昌郡

建宁郡

南泉郡

三巴郡

江陵郡

怀化郡

归宁郡

东楗郡

北宕渠郡

宋康郡

南汉郡

南梓潼郡

始宁郡

江阳郡

南部郡

南安郡

建安郡

寿阳郡

南阳郡

宋宁郡

归化郡

始安郡

平南郡

怀宁郡

新兴郡

南平郡

齐兆郡

齐昌郡

新化郡

宁章郡

邻溪郡

京兆郡

义阳郡

归复郡

安宁郡

东宕渠郡

宋安郡

齐安郡

凡四十五郡，荒或无民户。

秦州，晋武帝泰始五年置。旧土有秦之富，跨带垅坂。太康省。惠帝元康七年复置。中原乱，没胡。穆帝永和八年，胡伪秦州刺史王擢降，仍以为刺史，寻为苻健所破。十一年，桓温以氐王杨国为秦州刺史，未有民土。至太元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则孝武所置也。寄治襄阳，未有刺史，是后雍州刺史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铨始为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汉中。四年，桓玄督七州，但云秦州。元兴元年，以苻坚子宏为北秦州刺史。自此荆州都督常督秦州，梁州常带秦州刺史。义熙三年，以氐王杨国为北秦州刺史。十四年，置东秦州，刘义真为刺史。郭恭为梁州刺史，尹雅为秦州刺史。宋文帝为荆州都督，督秦州，又进督北秦州。州名杂出，省置不见。《永明郡国志》秦州寄治汉中南郑，不曰南北。《元嘉计偕》亦云秦州，而荆州都督常督二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则《志》所载秦州为南秦，氐为北秦。领郡如左：

武都郡

下辩 上禄 陈仓

略阳郡

略阳 临汉

安固郡

安固 南桓陵

西扶风郡

郿 武功

京兆郡

杜 蓝田 鄠

南太原郡

平陶

始平郡

始平 槐里 宋熙

天水郡

新阳 河阳

安定郡

宋兴 朝那

南安郡

桓道 中陶

金城郡

金城 榆中 临洮 襄

冯翊郡

莲勺 频阳 下邽 万年 高陵

陇西郡

河关 狄道 首阳 大夏

仇池郡

上辩 仓泉 白石 夷安

东宁郡

西安 北地 南汉

益州，镇成都，起魏景元四年所治也。开拓夷荒，稍成郡县，如汉之永昌，晋之云山之类是也。蜀侯恽杜以来，四为偏据，故诸葛亮云“益州险塞，沃野天府”。刘颂亦谓“成都宜处亲子弟，以为王国”。故立成都王颖，竟不之国。三峡险阻，蛮夷孔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镇，涂出万里，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而始兴王镇为刺史。州土瑰富，西方之一都焉。领夷、齐诸郡如左：巴、涪陵二郡，见巴州：

蜀郡

成都 郫 牛鞞 繁 永昌

广汉郡

雒 什方 新都 郪 伍城 阳泉

晋康郡

江原 临邛 枞阳 晋乐 汉嘉

宁蜀郡

广汉 升迁 广都 垫江

汶山郡

都安 齐基 氵晏官

南阴平郡

阴平 绵竹 南郑 南长乐

东遂宁郡

巴兴 小汉 晋兴 德阳

始康郡

康晋 谈 新成

永宁郡

欣平 永安 宜昌

安兴郡

南汉 建昌

犍为郡

僰道 南安 资中 冶官 武阳

江阳郡

江阳 常安 汉安 绵水

安固郡

桓陵 临渭 兴固 南苞 清水 沔阳 南城固

怀宁郡

万年 西平 怀道 始平

巴西郡

阆中 安汉 西充国 南充国 汉昌 平州 益昌 晋兴 东关

梓潼郡

涪 梓潼 汉德 新兴 万安 西浦

东江阳郡

汉安 安乐 绵水

南晋寿郡

南晋寿 白水 南兴

西宕渠郡

宕渠 宣汉 汉初 东关

天水郡

西 上邽 冀 宋兴

南新巴郡《永元志》，寄治阴平。

新巴 晋熙 桓陵

北阴平郡

阴平 南阳 北桓陵 扶风 慎阳 京兆 绥归

新城郡

下辩 略阳 汉阳 安定

扶风郡见《永元三年志》

武江 华阴 茂陵

南安郡见《永元三年志》

南安 华阳 白水 乐安 桓道

东宕渠獠郡

宕渠 平州 汉初

北部都尉

越嶲獠郡

沈黎獠郡

蚕陵令，无户数。

甘松獠郡

始平獠郡

齐开左郡

齐通左郡

右二左郡，建武三年置。

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领郡如左：

建平郡

同乐 同濑 牧麻 新兴 新定 味 同并 万安 昆泽 漏江 谈槁 毋单 存蠙

南广郡

南广 常迁 晋昌 新兴

南朱提郡

朱提 汉阳 堂狼 南秦

南襦褷郡

且兰 万寿 毋敛 晋乐 绥宁 丹南

梁水郡

梁水 西随 毋掇 胜休 新丰 建安 骠封

建宁郡

新安 永丰 绥云 遂安 麻雅 临江

晋宁郡

建伶 连然 滇池 俞元 谷昌 秦臧双柏

云南郡

东古复 西古复 云平 邪龙

西平郡

西平 暖江 都阳 西宁 晋绥 新城

夜郎郡

夜郎 谈柏 谈乐 广谈

东河阳郡

东河阳 楪榆

西河阳郡

比苏 建安 成昌

平蛮郡

平蛮珣

兴古郡

西中 宛暖 律高 句町 漏卧 南兴

兴宁郡

青蛉 弄栋

西阿郡

楪榆 新丰 遂

平乐郡

益宁 安宁

北朱提郡

河阳 义城

宋昌郡

江阳 安上 犍为

永昌郡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

永安 永 不建 犍□夏 雍乡 西城 博南

益宁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启置，领二县，无民户，自此已后皆然也。

武阳 绵水

南犍为郡永明二年置

西益郡

江阳郡

犍为郡

永兴郡

永宁郡

安宁郡

右六郡，隆昌元年置。

东朱提郡延兴元年立

安上郡建武三年，刺史郭安明启置。

赞曰：郡国既建，因州而剖。离过十三，合不逾九。分城列邑，名号殷阜。迁徙叛逆，代亡代有。

志第八 百官

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汉之书。存改回沿，备于历代，先贤往学，以之雕篆者众矣。若夫胡广《旧仪》，事惟简撮；应劭《官典》，殆无遗恨。王朗奏议，属霸国之初基；陈矫增曹，由军事而补阙。今则有《魏氏官仪》、鱼豢《中外官》也。山涛以意辩人，不囗囗囗；荀勖欲去事烦，唯论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肇域官品，区别阶资，蔚宗选簿梗概，钦明阶次详悉，虞通、刘寅因荀氏之作，矫旧增新，今古相校。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其余散在史注，多已筌拾，览者易知，不重述也。诸台府郎令史职吏以下，具见长水校尉王圭之《职仪》。

相国

萧、曹以来，为人臣极位。宋孝建用南谯王义宣。至齐不用人，以为赠，不列官。

太宰。

宋大明用江夏王义恭，以后无人。齐以为赠。

太傅。

太师、太保、太傅，周旧官。汉末，董卓为太师。晋惠帝初，卫瓘为太保。自后无太师，而太保为赠。齐唯置太傅。

大司马。

大将军。

宋元嘉用彭城王义康，后无人。齐以为赠。

太尉。

司徒。

司空。

三公，旧为通官。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虽无，常置左

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晋世王导为司徒，右长史干宝撰立官府《职仪》已具。

特进。

位从公。

诸开府仪同三司。

骠骑将军。

车骑将军。

卫将军。

镇军将军。

中军将军。

抚军将军。

四征将军。东、西、南、北。

四镇将军。

凡诸将军加“大”字，位从公。开府仪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长史、司马各一人，谘议参军二人。诸曹有录事，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贼曹，刑狱贼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士曹，集曹，右户，十八曹。城局曹以上署正参军，法曹以下署行参军，各一人。其行参军无署者，为长兼员。其府佐史则从事中郎二人，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属二人。加崇者，则左右长史四人，中郎掾属并增数。其未及开府，则置府亦有佐史，其数有减。小府无长流，置禁防参军。

四安将军。

四平将军。

左、右、前、后将军。

征虏将军。

四中郎将。

晋世荀羡、王胡之并居此官。宋、齐以来，唯处诸王，素族无为者。

冠军将军。

辅国将军。

宁朔将军。

宁远将军。

龙骧将军。

凡诸小号，亦有置府者。

太常。

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九府九史皆然。领官如左：

博士，谓之太学博士；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下典学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保学医二人；威仪二人。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八年，国子博士何胤单为祭酒，疑所服，陆澄等皆不能据，遂以玄服临试。月余日，博议定，乃服朱衣。

总明观祭酒一人；

右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

太庙令一人，丞一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

廪牺令一人，丞一人；

置令丞以下皆有职吏。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

诸陵令；

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勋。置主簿、户曹各一人，六品保举。

光禄勋。

府置丞一人。领官如左：

左右光禄大夫；

位从公，开府置佐史如公。

光禄大夫；

皆银章青绶，诏加金章紫绶者，为金紫光禄大夫。乐安任遐为光禄，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启转为金紫，不行。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重者加亲信二十人。

卫尉。

府置丞一人。掌宫城管籥。张衡《西京赋》曰“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宫城诸却敌楼上本施鼓，持夜者以应更唱，太祖以鼓多惊眠，改以铁磬云。

廷尉。

府置丞一人，正一人，监一人，评一人，律博士一人。

大司农。

府置丞一人。领官如左：

太仓令一人，丞一人；

导官令一人，丞一人；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

少府。

府置丞一人。领官如左：

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一人；

锻署丞一人；永明三年省，四年复置。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

东冶令一人，丞一人；

南冶令一人，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亦属尚书殿中曹。

将作大匠。

太仆。

大鸿胪。

三卿不常置。将作掌宫庙土木。太仆掌郊礼执辔。鸿胪掌导护赞拜。有事权置兼官，毕乃省。

乘黄令一人：

掌五辂安车，大行凶器辒辌车；

客馆令：

掌四方宾客。

宣德卫尉、少府、太仆。

郁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号，以宫名置之。

大长秋。

郁林立皇后置。

录尚书。

尚书令。

总领尚书台二十曹，为内台主。行遇诸王以下，皆禁驻。左右仆射分道。无令，左仆射为台主，与令同。

左仆射：

领殿中主客二曹事，诸曹郊庙、园陵、车驾行幸、朝仪、台内非违、文官举补满叙疾假事，其诸吉庆瑞应众贺、灾异贼发众变、临轩崇拜、改号格制、莅官铨选，凡诸除署、功论、封爵、贬黜、八议、疑谳、通关案，则左仆射主，右仆射次经，维是黄案，左仆射右仆射署朱符见字，经都丞竟，右仆射横画成目，左仆射画，令画。右官阙，则以次并画。若无左右，则直置仆射在其中间，总左右事。

吏部尚书：

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

度支尚书：

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

左民尚书：

领左民、驾部二曹。

都官尚书：

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

五兵尚书：

领中兵、外兵二曹。

祠部尚书：

右仆射通职，不俱置。

起部尚书：

兴立宫庙权置；事毕省。

左丞一人：

掌宗庙郊祠、吉庆瑞应、灾异、立作格制、诸案弹、选用除置、吏补满除遣注职。

右丞一人：

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内外诸库藏谷帛、刑罪创业诤讼、田地船乘、禀拘兵工死叛、考剔讨补、差分百役、兵器诸营署人领、州郡租布、民户移徙、州郡县并帖、城邑民户割属、刺史二千石令长丞尉被收及免赠、文武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诸立格制及详谳大事宗庙朝廷仪体，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自令仆以下五尚书八座二十曹，各置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分领之。仆射掌朝轨，尚书掌谳奏，都丞任碎，在弹违诸曹缘常及外详谳事。应须命议相值者，皆郎先立意，应奏黄案及关事，以立意官为议主。凡辞诉有漫命者，曹缘咨如旧。若命有咨，则以立意者为议主。

武库令一人；

属库部。

车府令一人，丞一人；

属驾部。

公车令一人；

大官令一人，丞一人；

大医令一人，丞一人；

内外殿中监各一人；

内外骅骝厩丞各一人；

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

属起部，亦属领军。

侍中祭酒。高功者称之。

侍中。

汉世为亲近之职。魏、晋选用，稍增华重，而大意不异。宋文帝元嘉中，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并为侍中，情在亲密，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孝武时，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銮辂过白门阙，偃将匐，帝乃接之曰："朕乃陪卿。"齐世朝会，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东昏南郊，不欲亲朝士，以主玺陪乘，前代未尝有也。侍中呼为门下。亦置令史。领官如左：

给事黄门侍郎：

亦管知诏令，世呼为小门下；

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

旧与侍中通官，其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宋大明虽华选比侍中，而人情久习，终不见重，寻复如初。

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

给事中；

奉朝请；

驸马都尉；

集书省职，置正书、令史。朝散用衣冠之余，人数猥积。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

中书监一人，令一人，侍郎四人，通事舍人无员。

中书省职，置主书、令史、正书以下。

秘书监一人，丞一人。郎。著作佐郎。

晋秘书阁有令史，掌众书，见《晋令》。令亦置令史、正书及弟子，皆典教书画。

御史中丞一人。

晋江左中丞司隶分督百僚，傅咸所云“行马内外”是也。今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驱击。宋孝建二年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馀内外众官，皆受停驻。

治书侍御史二人；

侍御史十人。

兰台置诸曹内外督令以下。

谒者仆射一人。

谒者十人。

谒者台，掌朝觐宾飨。

领军将军、中领军。

护军将军、中护军。

凡为中，小轻，同一官也。诸为将军官，皆敬领、护。诸王为将军，道相逢，则领、护让道。置长史、司马、五官、功曹、主簿。

左右二卫将军。

骁骑将军。

游击将军。

晋世以来，谓领、护至骁、游为六军。二卫置司马、次官、功曹、主簿以下。

左右二中郎将。

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号四军。

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校尉。

虎贲中郎将。

冗从仆射。

羽林监。

积射将军。

强弩将军。

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

殿中司马督。

武卫将军。

武骑常侍。

自二卫、四军、五校已下，谓之“西省”，而散骑为“东省”。

丹阳尹。

位次九卿下。

太子太傅。

少傅：

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

太子詹事；

府置丞一人以下；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置丞；

太子仆；

太子门大夫；

太子中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洗马；

太子舍人；

太子左右卫率各一；

太子翊军步兵屯骑三校尉；

太子旅贲中郎将一人；

太子左右积弩将军；

太子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

太子仓官令；

太子常从虎贲督。

右东宫职僚。

州牧、刺史。

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诸州将督军，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州朝置别驾、治中、议曹、文学祭酒、诸曹部从事史。

护南蛮校尉。

府置佐史。隶荆州。晋、宋末省。建元元年复置，三年省。延兴元年置，建武省。

护三巴校尉。

宋置。建元二年改为刺史。

宁蛮校尉。

府亦置佐史，隶雍州。

平蛮校尉。

永明三年置，隶益州。

镇蛮校尉。

隶宁州。

护西戎校尉。

护羌校尉。

右四校尉，亦置四夷。

平越中郎将。

府置佐史，隶广州。

郡太守、内史。

县令、相。

郡县为国者，为内史、相。

镇蛮护军。

安远护军。

晋世杂号，多为郡领之。

诸王师、友、文学各一人。

国官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左右常侍、侍郎，上军、中军、下军三军，典书、典祠、学官、典卫四令，食官、厩牧长、谒者以下。公侯置郎中令一卿。

赞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职。云师鸟纪，各有其式。

志第九 舆服

昔三皇乘祗车出谷口，夏氏以奚仲为车正，殷有瑞车，山车垂句是也。《周礼》匠人为舆，以象天地。汉武天汉四年，朝诸侯甘泉宫，定舆服制，班于天下。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孙述葆车，舆辇始具。蔡邕创立此志，马彪勒成汉典，晋挚虞治礼，亦议五辂制度。江左之始，车服多阙，但有金戎，省充庭之仪。太兴中，太子临学，无高盖车，元帝诏乘安车。元、明时，属车唯九乘。永和中，石虎死后，旧工人奔叛归国，稍造车舆。太元中，苻坚败后，又得伪车辇，于是属车增为十二乘。义熙中，宋武平关、洛，得姚兴伪车辇。宋大明改修辇辂，妙尽时华，始备伪氐，复设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藻饰，盛于前矣。案《周礼》以检《汉志》，名器不同，晋、宋改革，稍与世异，今记时事而已。

玉辂，汉金根也。 漆画轮，金涂纵容后路受福輠。 两厢上望板前优游，通缘金涂镂釭，碧绞罽，凿镂金薄帖。两厢外织成衣，两厢里上施金涂镂面钉，玳瑁帖。望板厢上金薄帖，金博山，登仙纽，松精。优游上，和鸾鸟立花趺衔铃，银带玳瑁筒瓦，金涂镂□，刀格，织成手匡金花钿锦衣。优游下，隐膝，里施金涂镂面钉，织成衣。优游横前，施玳瑁帖，金涂花钉。优游前，金涂倒龙，后梢凿银玳瑁龟甲，金涂花沓。望板，金涂受福望龙诸校饰。抗及诸末，皆螭龙首。 龙形板，在车前，银带花兽，金涂受福，缘里边，镂□玳瑁织成衣。里，金涂镂面花钉。外，金涂博山、辟邪虎、凤皇衔花诸校饰。 斗盖，金涂镂釭，二十八爪支子花，黄锦斗衣，复碧绢柒布缘油顶，绛系络，织成颜芚赭舌孔雀毛复锦，缘绞随阴，悬珠蚌佩，金涂铃，云朱结，仙人绶，杂色真孔雀眊。一辕，漆画车衡，银花带，衡上金涂博山，四和鸾鸟立花趺衔铃，所谓“鸾鸟立衡”也。又龙首衔轭，叉髦插翟尾，上下花沓，绛绿系的，望绳八枚。 旂十二旒，画升龙，竿首金涂龙衔火焰幡，真眊。 棨戟，织成衣，金涂沓驻及受福，金涂雁镂釭。 漆案立床，在车中，锦复黄绞，为案立衣。 锦复黄绞鄣泥。八幅，长九尺，缘红锦芚带，织成花芚的。

五辂，江左相承驾四马，左右騑为六。施绛系游御绳，其重毂贰辖飞軨幡，用赤油金，有紫真袴。 左纛，置左騑马轭上。 金笧金加冠，状如玉华“形”，在马髦上。 方鈂，铁广数寸，有三孔，插翟尾其中。 繁缨，金涂紫皮，紫真眊，横在马膺前。 镂锡，刻金为马面当颅。 皆如古制。世祖永明初，加玉辂为重盖，又作麒麟头，采画，以马首戴之。竟

陵王子良启曰："臣闻车旗有章，载自前史，器必依礼，服无舛法。凡盖员象天，轸方法地，上无二天之仪，下设两盖之饰，求之志录，恐为乖衷。又假为麟首，加乎马头，事不师古，鲜或可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盖等。

金辂。制度校饰如玉辂，而稍减少，亦以金涂。

象辂。如金辂而制饰又减。

木辂。制饰如象辂而尤减。

革辂，如大辂。

建大麾。赤旗也。首施大焰幡。

宋升明三年，锡齐王大辂、戎辂各一。乘黄五辂，无大辂、戎辂。左丞王逡之议："大辂，殷之祭车，故不登周辂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辂，殷辂也'。注云'大辂，木辂也'。

《月令》'中央土，乘大辂'。注云'殷辂也'。《礼器》'大辂繁缨一就'。注云'大辂，殷之祭天车也'。《周礼》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则周之木路，殷之大辂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则戎路也。意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锡以殷祭天之车，与周之即戎之路。祀则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义远，建前代之礼，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天子以大辂以锡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太尉左长史王俭议，宜用金辂九旒。时乘黄无副，借用五辂，大朝临轩，权列三辂。

玉、金辂，建碧旂。象木辂，建赤旂。永明初，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议，以为："齐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并宜以先青为次。军容戎事之所乘，牺牲茧握之所荐，并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为尚，汉不识音，故还尚其行运之色。今既无善律，则大齐所尚，亦宜依汉道。若有善吹律者，便应还取姓尚。"太子仆周颙议："三代姓音，古无前记，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则是曼容善识姓声，不复方假吹律。何故能识远代之宫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吕，而云当今无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汉以从阙邪？皇朝本以行运为所尚，非关不定于音氏。如此，设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声以为尚。"散骑常侍刘朗之等十五人并议驳之，事不行。

皇太子象辂。校饰如御，抃九旒降龙。

皇太后皇后重翟车，金涂校具，白地人马锦帖，厢隐膝后户，白牙的帖，金涂面钉，漆画轮，铁铛，金涂纵容后路輠，师子辖、抗檐皆施金涂螭头及神龙雀等诸饰。轭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涂长角巴首。盖，金涂，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侠碧绢黄绞盖，漆布里。紫颜芚，黄绞紫绞随阴，碧毛。外上施绛紫系络。　　碧旂九旒，棨戟。宋元嘉《东宫仪记》云中宫仆御重翟金根车，未详得称为金根也。

皇太子妃厌翟车。如重翟，饰微减。

指南车。四周厢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厢中。上四角皆施龙子竿，县杂色真孔雀眊，乌布皂复幔，漆画轮，驾牛，皆铜校饰。

记里鼓车。制如指南，上施华盖子，纟禁衣漆画，鼓机皆在内。

辇车，如犊车，竹蓬。厢外凿镂金薄，碧纱衣，织成芚，锦衣。厢里及仰“顶”隐膝后户，金涂镂面，玳瑁帖，金涂松精，登仙花纽，绿四缘，四望纱萌子，上下前后眉，镂鍱。辕枕长角龙，白牙兰，玳瑁金涂校饰。漆鄣尘板在兰前，金银花兽玃天龙师子镂面，榆花细指子摩尼炎，金龙虎。扶辕，银口带，龙板头。龙辕轭上，金凤皇铃璅银口带，星后梢，玳瑁帖，金涂香沓，银星花兽幔竿杖，金涂龙牵，纵横长笪，背花香柒兆床副。自辇以下，二宫御车，皆绿油幢，绛系络。御所乘，双栋。其公主则碧油幢云。　　《司马法》曰“夏后氏辇曰金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车”，皆辇也。《汉书·叔孙通传》云“皇帝辇出房”，成帝辇过后宫，此朝宴并用也。《舆服志》云“辇车具金银丹青采祇雕画蒲陶之文，乘人以行”。信阳侯阴就见井丹，左右人进辇，是为臣下亦得乘之。晋武帝给安平献王孚云母辇。晋中朝又有香衣辇，江左唯御所乘。

卧辇。校饰如坐辇，不甚服用。

漆画轮车，金涂校饰如辇，微有减降。金涂铛，纵容后輠师子副也。　御为群公举哀临哭所乘。皇后、太子妃亦乘之。

漆画牵车，小形如舆车，金涂纵容后路师子輠，铁铛，锦衣。厢里隐膝后户，牙兰，辕枕梢，幰竿戍栋梁，皆金涂校饰。　　御及皇太子所乘，即古之羊车也。晋泰始中，中护军羊琇乘羊车，为司隶校尉刘毅所奏。武帝诏曰：“羊车虽无制，非素者所服，免官。”《卫玠传》云：“总角乘羊车，市人聚观。”今不驾羊，犹呼牵此车者为羊车云。

舆车，形如轺车，漆画，金校饰锦衣。两厢后户隐膝牙兰，皆玳瑁帖，刀格，镂面花钉。幰竿戍校栋梁。下施八□，金涂沓，兆床副。人举之。 一曰小舆，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于宫内乘之。

衣书十二乘，□资榆毂轮，箕子壁，绿油衣，厢外绿纱萌，油幢络，通幰，竿刺代栋梁，柮檽真形龙牵，支子花。辕后伏神抗、承泥、沓，金涂校具。 古副车之象也。今亦曰五时副车。

青萌车，是谓扌翕幔车。

油络画安车，公主、王妃、三公特进夫人所乘。汉制，皇后、贵人紫罽軿车。晋皇后乘云母油画安车，驾六，以两辕安车驾五为副。公主画安车驾六，以两辕安车驾三为副。公主画安车驾三，三夫人青交络安车驾三，皆以紫绛罽軿车驾三为副。九嫔世妇軿车驾二，王公妃特进夫人皂交络为副。汉贱轺车而贵軿车，晋贱辎軿而贵轺车，皆行礼所乘。

黄屋车，建碧旗九旒，九旒，鸾辂也。汉《舆服志》云：“金根车，盖黄缯为里，谓之黄屋。”今金、玉辂皆以黄地锦，唯此车以黄缯。皆金涂校具，黄隐随阴，青毛羽，二十八爪支子花，绛系络。 九命上公所乘。

青盖安车，朱轓漆班轮，驾一，左右騑，通幰车为副，诸王礼行所乘。凡车有轓者谓之轩。皂盖安车，朱轓漆班轮，驾一，通幰牛车为副，三公礼行所乘。

安车，黑耳皂盖马车，朱轓，驾一，牛车为副，国公列侯礼行所乘。

马车，驾一，九卿、领、护、二卫、骁游、四军、五校从郊陵所乘。

晋制，三公下至九卿，又各安车黑耳一乘，公驾三，特进驾二，卿驾一，复各轺车施黑耳后户皂轮一乘。

油络轺车，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尚书、侍中、常侍、中黄门、中书、散骑侍郎，皆驾一牛，朝直所乘。晋制，尚书令施黑耳后户皂轮，仆射、中书监、令直施后户皂轮，尚书无后户，皆漆轮毂，今犹然。

安车，赤屏，驾一；又辂车，施后户，为副，太子二傅礼行所乘。

四望车，通幰，油幢络，班漆轮毂。 亦曰皂轮，以加礼贵臣。晋武诏给魏舒、阳燧四望小车。

三望车，制度如四望。 或谓之夹望，亦以加礼贵臣。次四望。

油幢络车，制似三望而减。 王公加礼者之为常乘，次三望。

平乘车，竹箕子壁仰，□资榆为轮，通幰，竿刺代栋梁，柮檽真形龙牵，金涂支子花纽，辕头后梢沓伏神承泥。庶人亦然，但不通幰。 三公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铜校饰。

辒辌车，四轮，饰如金根。四角龙首，施组衔璧，垂五采，析羽葆流苏，前后云气错画帷裳，以素为池而黼黻。驾四白骆马，太仆执辔。贵臣薨，亦如之，羽饰驾御，微有减降。

《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采章施于五色。"天子服备日、月以下，公山、龙以下，侯伯华虫以下，子男藻、火以下，卿大夫粉米以下。天子六冕，王后六服，著在《周官》。公侯以下，咸有名则，佩玉组绶，并具礼文，后代沿革，见《汉志》《晋服制令》，其冠十三品，见蔡邕《独断》，并不复具详。宋明帝泰始四年，更制五辂，议修五冕，朝会飨猎，各有所服，事见《宋注》。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

平冕，黑介帻，今谓平天冠。皂表，朱缘里，广七尺，长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组为纓，如其绶色。衣皂上絳下，裳前三幅，后四幅。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素带广四寸，朱里，以朱绿裨饰其侧，要中以朱，垂以绿，垂三尺。中衣，以絳缘其领袖，赤皮韨，絳袴袜，赤鋋扴，郊庙临朝所服也。汉世，冕用白玉珠为旒。魏明帝好妇人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后乃改。江左以美玉难得，遂用□琫珠，世谓之白璇珠。

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

史臣曰：黼黻之设，经纬为用，故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历代龙衮，织以成文，今体不胜衣，变易旧法，岂致美黻冕之谓乎！

通天冠，黑介帻，金博山颜，绛纱袍，皂缘中衣，乘舆常朝所服。旧用駮犀簪导，东昏改用玉。其朝服，臣下皆同。

黑介帻，单衣，无定色，乘舆拜陵所服。其白帢单衣，谓之素服，以举哀临丧。

远游冠，太子诸王所冠。太子朱缨，翠羽緌珠节。诸王玄缨，公侯皆同。

平冕，各以组为缨，王公八旒，衣山、龙九章，卿七旒，衣华虫七章，并助祭所服。皆画皂绛缯为之。

进贤冠，诸开国公、侯，乡、亭侯，卿，大夫，尚书，关内侯，二千石，博士，中书郎，丞、郎，秘书监、丞、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诸府长史，卿，尹、丞，下至六百石令长小吏，以三梁、二梁、一梁为差，事见《晋令》。

武冠，侍臣加貂蝉，余军校武职、黄门、散骑、太子中庶子、二率、朝散、都尉，皆冠之。唯武骑虎贲服文衣，插雉尾于武冠上。

史臣曰：应劭《汉官》释附蝉，及司马彪志并不见侍中与常侍有异，唯言左右珥貂而已。案项氏说云“汉侍中蝉，刻为蝉像，常侍但为榼而不蝉”，未详何代所改也。

法冠，廷尉等诸执法者冠之。

高山冠，谒者冠之。

樊哙冠，殿门卫士冠之。

黑介帻冠，文冠；平帻冠，武冠。尚书令、仆射、尚书纳言帻，后饰为异。

童子空顶帻，施假髻，贵贱同服。

救日蚀，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帻对朝服。赤帻，示威武也。

袴褶，车驾亲戎、中外纂严所服。黑冠，帽缀紫褾，以络带代鞶带。中官紫褾，外官绛褾。其纂严戎服不缀褾，行留悉同。校猎巡幸，从官戎服革带鞶带，文官不缨，武官脱冠。

袿衤属大衣，谓之祎衣，皇后谒庙所服。公主会见大首髻，其燕服则施严杂宝为佩瑞。袿衤属用绣为衣，裳加五色，锁金银校饰。

绶，乘舆黄赤绶，黄赤缥绿绀五采。太子朱绶，诸王纁朱绶，皆赤黄缥绀四采。妃亦同。相国绿綟绶，三采，绿紫绀。郡公玄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世子紫，侯世子青，乡、亭、关内侯墨绶，皆二采。郡国太守、内史青，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秘书监皆黑，丞皆黄，诸府丞亦黄。皇后与乘舆同赤，贵嫔、夫人、贵人紫，王太妃，长公主、封君亦紫绶，六宫青绶青白红，郡公、侯夫人青绶。

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南。别有行信等六玺，皆金为之，亦秦、汉之制也。皇后金玺，太子诸王金玺，皆龟钮。公侯五等金章，公世子金印，侯银印，贵嫔、夫人金章，公主、王太妃、封君金印，六宫以下公侯太夫人夫人银印。其公、将军金章，光禄大夫、卿、尹、太子傅、诸领护将军、中郎将、校尉、郡国太守内史、四品五品将军，皆银章，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秘书监丞、太子二率，诸府长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诸州刺史，皆铜印。

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王公五等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乃簪。

百官执手板，尚书令、仆、尚书，手板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汉末仲长统谓百司皆宜执之。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为“紫荷”。

佩玉，自乘舆以下，与晋、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尹珠水精，其余用牙蚌。太官宰人服离支衣，后定。

赞曰：文物煌煌，仪品穆穆。分别礼数，莫过舆服。

志第十 祥瑞

天符瑞令，遐哉邈矣。灵篇秘图，固以蕴金匮而充石室，炳《契决》，陈《纬候》者，方策未书。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三五圣业，神明大宝，二谋协赞，罔不由兹。夫流火赤雀，实纪周祚；雕云素灵，发祥汉氏；光武中兴，皇符为盛；魏膺当涂之谶，晋有石瑞之文，史笔所详，亦唯旧矣。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侃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

《老子河洛谶》曰："年历七七水灭绪，风云俱起龙麟举。"宋水德王，义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一年，元徽四年，升明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关尹云："龙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也。"

谶又曰："肃草成，道德怀书备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上即姓讳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谶又曰："撞堨河梁塞龙渊，消除水灾泄山川。"撞堨河梁，为路也，路即道也。渊塞者，譬路成也。即太祖讳也。消水灾，言除宋氏患难也。

谶又曰："上参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为紫庭。神龙之冈梧桐生，凤鸟舒翼翔且鸣。"南斗第一星，吴分也。草屋，萧字也。又箫管之器，像凤鸟翼也。

谶又曰："箫为二士，天下大乐。"二士，主字也。

谶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萧也。

《尚书中候仪明篇》曰："仁人杰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苏侃云："萧，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箫管也。"

史臣曰：案晋光禄大夫何祯解"音之于"为曹字，谓魏氏也。王隐《晋书》云："卯金音于，亦为魏也。"《候》书章句，本无铨序，二家所称，即有前释，未详□侃言为何推据。

《孝经钩命决》曰："谁者起，视名将。"君者群也，理物为雄，忧劣相次以期兴，将，太祖小讳也。征西将军萧思话见之曰："此我家讳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后遂苦。帝王昏乱天神怒。灾异屡见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吴。余悉稚小早少孤。一国二主天所驱。"金刀，刘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于九江兴，晋安王子勋虽不终，亦称大号，后世祖又于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吴，谓齐氏桑梓，亦寄治南吴也；一国二主，谓太祖符运潜兴，为宋代驱除寇难。

歌又曰："三禾掺掺林茂孳，金刀利刃齐刈之。"刈，剪也。《诗》云："实始剪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肃肃。谷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谷，道；熟，成，又讳也。太祖体有龙鳞，斑驳成文，始谓是黑历，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亦鳞身也。

《金雄记》曰："铄金作刀在龙里，占睡上人相须起。"又云："当复有作肃入草。"萧字也。《易》云："圣人作之。"《记》又云："草门可怜乃当悴，建号不成易运沸。"《诗》云不时，时也。不成，成也。建号，建元号也。易运，革命也。 $

谶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岁，河雒出圣人，受命于己未，至丙子为十八周。旅布六郡东南隅，四国安定可久留。"案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汉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晋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

武进县彭山，旧茔在焉。其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上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焉。宋明帝恶之，遣相墓工高灵文占视，灵文先与世相祖善，还，诡答云："不过方伯。"退谓世祖曰："贵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于墓左右校猎，以大铁钉长五六尺钉墓四维，以为厌胜。太祖后改树表柱，柱忽龙鸣，响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

会稽剡县刻石山，相传为名，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县民□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齐者，黄公之化气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某甲，得贤帅，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益州齐后山，父老相传，其名亦不知所起。升明三年，有沙门玄畅于山丘立精舍，其日，太祖受禅日也。

嵩高山，升明三年四月，荥阳人尹午于山东南涧见天雨石，坠地石开，有玺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与道俱，肃然入草应天符。"又曰："皇帝兴运。"午奉玺诣雍州刺史萧赤斧，赤斧表献之。

史臣案：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董卓而铜人毁。有卓而世乱，世乱而卓亡，如有似也。晋末嵩高山出玉璧三十二，宋氏以为受命之详。今此山出玺，而水德云谢，终始之征，亦有类也。

元徽四年，太祖从南郊，望气者陈安宝见太祖身上黄紫气属天。安宝谓亲人王洪范曰："我少来未尝见军上有如此气也。"

太祖年十七，梦乘青龙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觉而恐惧。家人问占者，云"至贵之象也"。苏侃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运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孙奉伯往淮阴监元会。奉伯与太祖同寝，梦上乘龙上天，于下捉龙脚不得。觉谓太祖曰："兖州当大庇生民，弟不见也。"奉伯卒于宋。

清河崔灵运为上府参军，梦天帝谓己曰："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齐，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宋泰始中，童谣云"东城出天子"，故明帝杀建安王休仁。苏侃云："后顺帝自东城即位，论者谓应之，乃是武进县上所居东城里也。"熊襄云："上旧乡有大道，相传云秦始皇所经，呼为'天子路'，后遂为帝乡焉。"案顺帝实当援立，犹如晋之怀、愍，亦有征符。齐运既无巡幸，路名或是秦旧，疑不能详。

世祖年十三，梦举体生毛，发生至足。又梦人指上所践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梦虚空中飞。又梦著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梦凤皇从天飞下青溪宅斋前，两翅相去十余丈，翼下有紫云气。及在襄阳，梦著桑屐行度太极殿阶。庾温云："屐者，运应木也。"臣案，桑字为四十而二点，世祖年过此即帝位，谓著屐为木行也。屐有两齿有声，是为明两之齿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梦人从天飞下，头插笔来画上衣两边，不言而去。庾温释云："画者，山、龙、华虫也。"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无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世祖于南康郡内作伎，有弦无管，于是空中有篪声，调节相应。

世祖为广兴相，岭下积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至，水忽暴长。庾温云："《易》利涉大川之义也。"

世祖顿盆城，城内无水，欲凿引江流，试掘井，得伏泉九处，皆涌出。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称，所领季子庙，旧有涌井二所，庙祝列云旧井北忽闻金石声，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东忽有声铮铮，又掘得泉，沸涌若浪。泉中得一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简木坚白而字色黄。"谨案《瑞应图》："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孔氏世录》云："叶精帝道，孔书明巧，当在张陵。"宋均注云："张陵佐封禅。一云陵，仙人也。"

元徽三年，太祖在青溪宅，斋前池中忽扬波起浪，涌水如山，有金石响，须臾有青龙从池中出，左右皆见之。

升明元年，青龙见齐郡。

建元四年，青龙见顺阳郡清水县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黄龙见曲江县黄池中，一宿二日。

中兴二年，山上云障四塞，顷有玄黄五色如龙，长十余丈，从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进旧茔有兽见，一角，羊头，龙翼，马足，父老咸见，莫之识也。

永明十年，鄱阳郡献一角兽，麟首，鹿形，龙鸾共色。《瑞应图》云："天子万福允集，则一角兽至。"

十一年，白象九头见武昌。

史臣曰：《记》云，升中于天，麟凤至而龟龙格。则凤皇巢乎阿阁，麒麟在乎郊薮，岂非驯之在庭，扰以成畜，其为瑞也如此！今观

魏、晋己来，世称灵物不少，而乱多治少，史不绝书。故知来仪在沼，远非前事，见而不至，未辨其为祥也。

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应图》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见安蛮虔化县。

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

升明二年，驺虞见安东县五界山，师子头，虎身，龙脚。《诗传》云："驺虞，义兽，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则出。"

升明三年，太祖为齐王，白毛龟见东府城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获玄龟一头。永明五年，武骑常侍唐潜上青毛神龟一头。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获青毛龟一头。

八月，延陵县前泽畔获毫龟一枚。

八年四月，长山县王惠获六目龟一头，腹下有"万欢"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县昌城田获四目龟一头，下有"万齐"字。

九年五月，长山县获神龟一头，腹下有巽、兑卦。

中兴二年正月，逻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获毛龟一头。升明三年，世祖遣人诣宫亭湖庙还福，船泊渚，有白鱼双跃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献金色鱼一头。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约获白雀一头。九月，秣陵县获白雀一头。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馆。

五月，白雀见会稽永兴县。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获白雀一头。

三年七月，安城王暠第获白雀一头。

九月，南郡江陵县获白雀一头。

四年七月，白雀见临汝县。

七年六月，盐官县获白雀一头。

八年，天门临澧县获白雀一头。

九年七月，吴郡钱塘县获白雀一头。八月，豫州获白雀一头。

十年五月，齐郡获白雀一头。

建元元年五月，白乌见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乌巢南安中陶县庭。

八年四月，阳羡县获白乌一头。

隆昌元年四月，阳羡县获白乌一头。

建元二年，江陵县获白鼠一头。

永明六年，白鼠见芳林园。

十年九月，义阳郡获白鼠一头。

永明四年，丹阳县获白兔一头。

升明元年六月，庆云见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庆云在日边。

三年，华林园醴泉堂东忽有瑞云，周圆十许丈，高下与景云楼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转南行，过长船入华池。

升明二年，宣城临成县于藉山获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三月，阳城县获紫芝一株。

隆昌元年正月，襄阳县获紫芝一茎。

升明二年四月，昌国县徐万年门下棠树连理。

九月，豫州万岁涧广数丈，有树连理，隔涧腾枝相通，越壑跨水为一干。

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县枫树连理，两根相去九尺，双株均耸，去地九尺，合成一干。

故鄣县枫树连理，两株相去七尺，大八围，去地一丈，仍相合为树，泯如一木。

山阳县界若邪村有一綍木，合为连理。

淮阴县建业寺梨树连理。

建康县梨树耀絪一本作耀攘 五围，连理六枝。

永明元年五月，木连理生安成新喻县。又生南梁陈县。

闰月，璇明殿外阁南槐树连理。八月，盐官县内乐村木连理。

二年七月，乌程县陈文则家槿树连理。

七月，新冶县槐栗二木合生异根连理，去地数尺，中央小开，上复为一。

三年正月，安城县榆树二株连理。

二月，安阳县梓树连理。九月，句阳县之谷山槿树连理，异根双挺，共杪为一。

十二月，永宁左郡渼木连理。四年二月，秣陵县乔天明园中李树连理生，高三尺五寸，两枝别生，复高三尺，合为一干。

五年正月，秣陵县华僧秀园中四树连理。

六年四月，江宁县北界赖乡齐平里三成逻门外路东，太常萧惠基园楥树二株连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倾柯南附，合为一树，枝叶繁茂，圆密如盖。

七年，江宁县李树二株连理，两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树连理四株。

三月，武陵白沙戍槻木连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东西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紫桑县陶委天家树连理。

永明五年，山阴县孔广家园柽树十二层。会稽太守随王子隆献之，种芳林园凤光殿西。

九年，秣陵县斗场里安明寺有古树，众僧改架屋宇，伐以为薪，剖树，木里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始兴郡本无欓树，调味有阙。世祖在郡，堂屋后忽生一株。

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县。

十一月，甘露降长山县。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树，至九日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树。有司奏甘露降新汲县王安世园树。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树。

四年二月，甘露降临湘县李树。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树。四月，甘露降睢阳县桃树。

五年四月，甘露降荆州府中阁外桐树。

六年，甘露降芳林园故山堂桐树。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气芳，其味甘，耀日舞风，至晡乃止。尔后频降钟山松树，四十余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泰安陵树。

中兴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弥漫数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国白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县获嘉禾，一茎五穗。

八月，新蔡县获嘉禾，二茎九穗，一茎七穗。

十一月，固始县获嘉禾，一茎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阳县界野田中获嘉禾，一茎二十三穗。

五年九月，莒县获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齐昌县获嘉禾，一茎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阳县田中获嘉禾一株。

升明二年九月，建宁县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忽闻涧中有异响，得铜钟一枚，长二尺一寸，边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

永明四年四月，东昌县山自比岁水以来，恒发异响，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褫落。县民方元泰往视，于岩下得古钟一枚。

五年三月，豫宁县长岗山获神钟一枚。

九年十一月，宁蜀广汉县田所垦地入尺四寸，获古钟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围四尺七寸，县柄长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于陶所瓦间见有白光，窥寻无物，自后夜夜辄复有光。既经旬日，村民张庆宣瓦作屋，又于屋间见光照内外，庆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发视，获玉玺一钮，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曲阿县民黄庆宅左有园，园东南广袤四丈。种菜，辄鲜异，虽加采拔，随复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质属天，状似县绢，私疑非常。请师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获玉印一钮，文曰“长承万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军将军周普孙于石头北厢将堂见地有异光照城堞，往获玉玺一钮，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十一月，虏国民齐详归入

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详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与虏太后师道人惠度，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

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居士一纸，云从兜率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称神人授皇帝玺，龟形，长五寸，广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萧”字，下“万世”字。

十年，兰陵民齐伯生于六合山获金玺一钮，文曰“年予主”。

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历之数。

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鞏戟二枚，傍有古字，文远不可识。

泰始中，世祖于青溪宅得钱一枚，文有北斗七星双节。又有人形带剑。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

永明七年，齐兴太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堑中获钱百万，形极大，以献台为瑞，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

十年，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监利县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绵，百姓采以为纩。

永明二年，护军府门外桑树一株，并有蚕丝绵被枝茎。

史臣案：汉光武时有野蚕成茧，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则浮波幕树，其亦此之类乎？

永明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

二年，彭泽县获白雉一头。

七年，郁林获白雉一头。

十年，青州氵臣液戍获白雉一头。

五年，望蔡县获白鹿一头。

九年，临湘获白鹿一头。

六年，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獐一头。

七年，荆州获白獐一头。

八年，余干县获白獐一头。

九年，义阳安昌县获白獐一头。

十年，司州清激戍获白獐一头。

十一年，广陵海陵县获白獐一头。

七年，越州献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长三寸。上起禅灵寺，置刹下。

七年，吴郡太守江斅于钱塘县获苍玉璧一枚以献。

七年，主书朱灵让于浙江得灵石，十人举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亲投于天渊池试之，刻为佛像。

二年，从阳丹水县山下得古鼎一枚。

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

赞曰：天降地出，星见先吉。造物百品，详之载述。

志第十一 五行

《木传》曰："东方。《易经》，地上之木为《观》。故木于人，威仪容貌也。木者，春生气之始，农之本也。无夺农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无贪欲之谋，则木气从。如人君失威仪，逆木行，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礼制，出入无度，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夺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故曰木不曲直。"

宋泰豫元年，京师祗垣寺皂荚树枯死。升明末，忽更生花叶。《京房易传》曰："树枯冬生，不出二年，国丧，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禅位。

建元元年，朱爵□行华表柱生枝叶。

建元初，李子生毛。

二年，武陵沅头都尉治有桑树，方冬生叶。《京房易传》曰："木冬生花，天下有丧。"其占同。后二年，宫车晏驾。

四年，巴州城西古楼脚柏柱数百年，忽生花。

永明六年，石子岗柏木长二尺四寸，广四寸半，化为石。时车驾数游幸，应本传"木失其性"也。

永明中，大□行一舶无故自沉，艚中无水。

隆昌元年，庐陵王子卿斋屋梁柱际无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遥光治庙，截东安寺屋以直庙垣，截梁，水出如泪。

《貌传》曰："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则不肃矣。下不敬，则上无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骄恣，肆之则不从。夫不敬其君，不从其政，则阴气胜，故曰厥罚常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阴雨，昼或暂晴，夜时见星月，连雨积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去三月戊寅起，而其间暂时晴，从四月一日又阴雨，昼或见日，夜乍见月，回复阴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易》曰："冬雨，天下饥。春雨，有小兵。"时虏寇雍州，余应本传。

《传》曰："大雨雪，犹庶征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阴。大雨雪者，阴之畜积甚也。一曰与大水同象，曰攻为雪耳。"

建元二年闰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传》曰："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之出入。故雷出万物出，雷入万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则除害，出则兴利。雷之微气以正月出，其有声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余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无出者；若是阳不闭阴，则出涉危难而害万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电光，因雷鸣。

十一月庚戌，电光，有顷雷鸣，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声。

六年十月甲申，夜阴细雨，始闻雷鸣于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阴，雷鸣西南坤宫，隆隆一声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宫水门，其音隆隆，一声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电光，因闻雷声隆隆，仍续十声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电光，因闻雷声隆隆相续，丁亥止。

十月庚子，电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闻雷声隐隐，再声而止。西南坤宫。十二月甲申，阴雨，有电光，因闻西南及西北上雷鸣，频续三声。丙申，夜闻西北上雷频续二声。辛亥，雷雨。

《传》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阳之气专为雹，阴之气专为霰。阳

专而阴胁之，阴盛而阳薄之。雹者，阴薄阳之象也。霰者，阳胁阴之符也。《春秋》不书霰者，犹月蚀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须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须臾灭。

《貌传》又曰：“上失节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轻法侵制，不顾君上，因以荐饥。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鸡多死及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奸宄，民为寇盗，故曰厥极恶。”“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轻剽奇怪之服，故曰时则有服妖。”

永明中，宫内服用射猎锦文，为骑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虏大为寇。

永明中，萧谌开博风帽后裙之制，为破后帽。世祖崩后，谌建废立，诛灭诸王。

永明末，民间制倚劝帽。及海陵废，明帝之立，劝进之事，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裙覆顶；东昏时，以为裙应在下，而今在上，不详，断之。群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东昏侯自造游宴之服，缀以花采锦绣，难得详也。群小又造四种帽，帽因势为名：一曰山鹊归林者，《诗》云“《鹊巢》，夫人之德”，东昏宠嬖淫乱，故鹊归其林薮；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将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缚黄离喽，黄口小鸟也，反缚，面缚之应也；四曰凤皇度三桥，凤皇者嘉瑞，三桥，梁王宅处也。

《貌传》又曰：“危乱端见，则天地之异生。木者青，故曰青眚，为恶祥。凡貌伤者，金沴木，木沴金，衡气相通。”

延兴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长数丈，青色，直上天，有声如雷。

火，南方，扬光辉，出炎□龠为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盖取其象。

以知人为分，谗佞既远，群贤在位，则为明而火气从矣。人君疑惑，弃法律，不诛谗邪，则谗口行，内间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逐功臣，以妾为妻，则火失其性，上灾宗庙，下灾府榭，内□本朝，外□阙观，虽兴师众，不能救也。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东北有一，并长七八尺，黄赤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长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长五尺，并黄赤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处。

闰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十二月辛酉，夜东南有野火精二枚。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长三尺，黄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生精，九枚，并长二尺，黄赤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并长三尺，须臾消。

永元二年八月，宫内火，烧西斋芃仪殿及昭阳、显阳等殿，北至华林墙，西及秘阁北，屋三千余间。《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秘阁与《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无纪纲，何用典文为也！

二年冬，京师民间相惊云当行火灾，南岸人家往往于篱间得布火缠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烧三千余家。京房《易》占曰："天火下烧民屋，是谓乱治杀兵作。"是年，台军与义师偏众相攻于南江诸郡。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厢火，烧屋三十间。是时西斋既火，帝徙居东斋，高宗所住殿也。与烧宫占同。

《传》又曰："犯上者不诛，则草犯霜而不死。或杀不以时，事在杀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众之象也。"

永元中，御刀黄文济家斋前种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儿见之，余人不见也。少时，文济被杀。

刘歆《视传》有羽虫之孽，谓鸡祸也。班固案《易》鸡属《巽》，今以羽虫之孽类是也，依歆说附《视传》云。

建武二年，有大鸟集建安，形如水犊子。其年，郡大水。

三年，大鸟集东阳郡，太守沈约表云："鸟身备五采，赤色居多。"案《乐纬叶图征》云："焦明鸟质赤，至则水之感也。"

永明二年四月，乌巢内殿东鸱尾。

三年，大鸟集会稽上虞。其年，县大水。

《传》曰："维水沴火。"又曰："赤眚赤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无故有血洒之，少日而散。晏寻被诛。

《思心传》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过在瞀乱失纪。风于阳则为君，于阴则为大臣之象，专恣而气盛，故罚常风。心为五事主，犹土为五行主也。"一曰："阴阳相薄，偏气阳多为风，其甚也常风。阴气多者，阴而不雨，其甚也常阴。"一曰："风宵起而昼晦，以应常阴同象也。"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风夜暴起，云雷合冥，从戌亥上来。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时风起小駃，至二更雪落，风转浪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时风迅急。

十一月己丑，戌时风迅急，从西北戌亥上来。

五年五月乙酉，子时风迅急，从西北戌亥上来。

七年正月丁卯，阳徵阴贼之日，时加子，风起迅急，从北方子丑上

来，暴疾浪津，寅时止。

八年六月乙酉，时加子，风起迅急，暴疾浪津，发屋折木，尘沙，从西南未上来，因雷雨，须臾，风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阳羽廉贞之日，时加亥，风起迅急，从东方来，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阴贼时渐微，名羽动羽。

九月乙丑，时加未，雷，骤雨，风起迅急，暴疾浪津，从西北戌上来。

十月壬辰，阳羽奸邪之日，时加丑，风起从北方子丑上来，暴疾浪津，迅急，尘埃，五日寅时渐微，名羽动宫。

十年正月辛巳，阳商宽大之日，时加寅，风从西北上来，暴疾浪津，迅急，扬沙折木，酉时止。

二月甲辰，阳徵奸邪之日，时加辰，风起迅急，从西北亥上来，暴疾彭勃浪津，至酉时止。

三月丁酉，阳徵廉贞之日，时加未，风从北方子丑上来，迅急，暴疾浪津，戌时止。

七月庚申，阴角贪狼之日，时加午，风从东北丑上来，迅急浪津，至辛酉巳时渐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阳角廉贞之日，时加亥，风从西北亥上来，迅疾浪津，丑时渐微，为角动角。

七月甲寅，阳羽廉贞之日，时加巳，风从东北寅上来，迅疾浪津，发屋折木，戊夜渐微，为羽动徵。己巳，阳角宽大之日，时加未，风从戌上来，暴疾，良久止，为角动商及宫。

凡时无专恣，疑是阴阳相薄。

建武元年三月乙酉，未时风起，浪津暴急，从北方上来，应本传瞀乱。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辄大风，三吴尤甚，发屋折木，杀人。京房占："狱吏暴，风害人。"时帝严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风，京师十围树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应本传。

《传》又曰：“山之于地，君之象也。山崩者，君权损，京陵易处，世将变也。陵转为泽，贵将为贱也。”

建元二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口，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后年宫车晏驾，世变之象也。

永明二年秋，始兴曲江县山崩，壅底溪水成陂。京房占：“山崩，人主恶之。”

《传》又曰：“雷电所击，盖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闰六月丙戌，戊夜震电。

四年五月五日，雷雹暗都，雷震于乐游安昌殿，电火焚荡尽。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窗户不异也。

永明中，雷震东宫南门，无所伤毁，杀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于东斋，栋崩。左右密欲治缮，竟陵王子良曰：“此岂可治！留之志吾过，且旌天之爱我也。”明年，子良薨。

《传》又曰：“土气乱者，木金水火乱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九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其于王事，兵戎战伐之道也。王者兴师动众，建立旗鼓，仗旄把钺，以诛残贼，止暴乱，杀伐应义，则金气从。工冶铸化，革形成器也。人君乐侵陵，好攻战，贪城邑，轻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内外骚动，则金失其性。盖冶铸不化，冰

滞固坚，故曰金不从革，又曰维木沴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旧宫送豫章王第二女绥安主降嫔，还上辇，辇上金翅无故自折落地。

《言传》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兑》，为口。人君过差无度，刑法不一，敛从其重，或有师旅，炕阳之节，若动众劳民，是言不从。人君既失众，政令不从，孤阳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阳气胜则旱象至，故曰厥罚常阳也。"

建元三年，大旱，时有虏寇。

永民三年，大旱，明年，唐宇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时虏寇方盛，皆动众之应也。

《言传》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严刑而不敢正言，则必先发于歌谣。歌谣，口事也。口气逆则恶言，或有怪谣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传种消梨，先时所无，百姓争欲种植。识者曰："当有姓萧而来者。"十余年，齐受禅。

元徽中，童谣曰："襄阳白铜蹄，郎杀荆州儿。"后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张敬儿袭江陵，杀沈攸之子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发白虎樽，既醉，与笔札，不知所道，直云"忆高帝"。敕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旧宫，时人反之曰："旧宫者，穷厩也。"及上崩后，宫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马向城啼，欲得城边草。"后句间云"陶郎来"。白者金色，马者兵事。三年，妖贼唐宇之起，言唐来劳也。

世祖起禅灵寺初成，百姓纵观。或曰："禅者授也，灵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后太孙立，见废也。

永明中，宫内坐起御食之外，皆为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为别食，时人以为分别之象。少时，上晏驾。

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长王宰相相继薨徂，二宫晏驾。

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谛”。后果有和帝禅位。

永明中，虏中童谣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齐。”寻而京师人家忽生火，赤于常火，热小微，贵贱争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断。京师有病瘿者，以火灸数日而差。邻人笑曰：“病偶自差，岂火能为。”此人便觉颐间痒，明日瘿还如故。后梁以火德兴。

文惠太子起东田，时人反云：“后必有癫童。”果由太孙失位。

齐宋以来，民间语云：“扰攘建武上。”明帝初，诛害蕃戚，京师危骇。

永元元年，童谣曰：“洋洋千里流，流翣东城头。乌马乌皮袴，三更相告诉。脚跛不得起，误杀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东城，遥光也。遥光夜举事，垣历生者乌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遥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谣云：“野猪虽嗃嗃，马子空闾渠。不知龙与虎，饮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广莫人无余。乌集传舍头，今汝得宽休。但看三八后，摧折景阳楼。”识者解云“陈显达属猪，崔慧景属马”，非也。东昏侯属猪，马子未详，梁王属龙，萧颖胄属虎。崔慧景攻台，顿广莫门死，时年六十三。乌集传舍，即所谓“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兴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阳楼，亦高台倾之意也。言天下将去，乃得休息也。

齐、宋之际，民间语云“和起”，言以和颜而为变起也。后和帝立。

崔慧景围台城，有一五色幡，飞翔在云中，半日乃不见，众皆惊怪，相谓曰：“幡者，事寻当翻覆也。”数日而慧景败。

《言传》曰：“言气伤则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日眚，若有白为恶祥。”

宋升明二年，飙风起建康县南塘里，吹帛一匹入云，风止，下御路。纪僧真启太祖当宋氏禅者，其有匹夫居之。

水，北方，冬藏万物，气至阴也，宗庙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为之庙以收其散，为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尽礼焉。敬之至，则神歆之，此则至阴之气从，则水气从沟渎随而流去，不为民害矣。人君不祷祀，简宗庙，废祭祀，逆天时，则雾水暴出，川水逆溢，壤邑轶乡，沉溺民人，故曰水不润下。

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吴兴、义兴水雨伤稼。

六年，吴兴、义兴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吴、晋陵二郡水雨伤稼。

永元元年七月，涛入石头，漂杀缘淮居民。应本传。

荆州城内有沙池，常漏水。萧颖胄为长史，水乃不漏，及颖胄亡，乃复竭。

《传》曰："极阴气动，故有鱼孽。鱼孽者，常寒罚之符也。"

永明九年，盐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水退不得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未死，有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取其肉食之。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蒲，一入永兴江，皆暍岸侧，百姓取食之。

《听传》曰："不聪之象见，则妖生于耳，以类相动，故曰有鼓妖也。"一曰，声属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东北有声，至戊夜。

《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其咎在霿乱失听，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雾。天者，正万物之始，王者，正万事之始，失中则害天气，类相动也。天者转于下而运于上，云者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动则其象应，故厥罚常阴。王者失中，臣下盛强，而蔽君明，则云阴亦众多而蔽

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后土雾勃勃如火烟。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雾入人眼鼻，至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后及日入后，四面土雾勃勃如火烟。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雾竟天，昏塞浓厚，至六日未时小开，到甲夜后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惨，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雾竟天，浓厚勃勃如火烟，气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时开除。

九年十月丙辰，昼夜恒昏雾勃勃如火烟，其气辛惨，入人眼鼻，兼日色赤黄，至四日甲夜开除。

十年正月辛酉，酉初四面土雾勃勃如火烟，其气辛惨，入人眼鼻。

《传》曰："《易》曰'乾为马'。逆天气，马多死，故曰有马祸。"一曰，马者，兵象也。将有寇戎之事，故马为怪。

建武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十余日，晏诛。

建武中，南岸有一兰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床下避之，马终不置，发床食女子股脚间肉都尽。禁司以闻，敕杀此马，是后频有寇贼。

京房《易传》曰："生子二胸以上，民谋其主。三手以上，臣谋其主。二口已上，国见惊以兵。三耳已上，是谓多听，国事无定。二鼻以上，国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类甚多，盖以象占之。

永明五年，吴兴东迁民吴休之家女人双生二儿，胸以下齐以上合。

京房《易传》曰："野兽入邑，其邑大虚。"又曰："野兽无故入邑朝廷门及宫府中者，邑逆且虚。"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为南兖州刺史，有獐入广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广陵，是后刺史安□王子敬于镇被害。

建武四年春，当郊治圜丘，宿设已毕，夜虎攫伤人。

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寝庙，皆为上崩及禅代也。凡无占者，皆为不应本传。

赞曰：木怪夔魖，火为水妃。土产载物，金作明威。形声异迹，影响同归。皆由象应，莫不类推。

列传第一 皇后

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竇玉。淑妃旧拟九棘，以淑为温恭之称，妃为亚后之名，进同贵妃，以比三司。夫人之号，不殊蕃国。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复置昭容，位在九嫔。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职，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

宣孝陈皇后，讳道正，临淮东阳人，魏司徒陈矫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贫，勤织作。家人矜其劳，或止之，后终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阳元王道度、始安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大出，异而说之。宣帝从仕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孙。有相者谓后曰："夫人有贵子而不见也。"后叹曰："我三儿谁当应之！"呼太祖小字曰："正应是汝耳。"宣帝殂后，后亲自执勤，婢使有过误，恕不问也。太祖虽从官，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于我过足矣。"殂于县舍，年七十三。升明三年，追赠竟陵公国太夫人，蜜印，画青绶，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赠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敬侯。后母胡氏为永昌县靖君。

高昭刘皇后，讳智容，广陵人也。祖玄之，父寿之，并员外郎。后母桓氏梦吞玉胜生后，时有紫光满室，以告寿之，寿之曰："恨非是男。"桓曰："虽女，亦足兴家矣。"后母寝卧，家人常见上如有云气焉。年十余岁，归太祖，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归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寻之不得，及坟成，兔还栖其上。升明二年，赠竟陵公国夫人；三年，赠齐国妃；印绶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谥昭皇后。三年，赠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上虞都乡君；寿之子兴道司徒属，文蔚豫章内史，义徽光禄大夫，义伦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讳惠昭，河东闻喜人也。祖朴之，给事中。父玑之，左军参军。后少与豫章王妃庾氏为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谨不倦，后不能及，故不为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刚严，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时有过，后加训罚。升明三年，为齐世子妃。建元

元年，为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谥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赠玑之金紫光禄大夫，后母檀氏余杭广昌乡元君。

旧显阳、昭阳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无太后、皇后，羊贵嫔居昭阳殿西，范贵妃居昭阳殿东，宠姬荀昭华居凤华柏殿。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後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装饰。至今此钟唯应五鼓及三鼓也。车驾数幸琅邪城，宫人常从，早发至湖北埭，鸡始鸣。

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

文安王皇后，讳宝明，琅邪临沂人也。祖韶之，吴兴太守，父晔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为文惠太子纳后，桂阳贼至，太祖在新亭，传言已没，宅复为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为南郡王妃。四年，为皇太子妃，无宠。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故旧，钗镊十余枚。永明十一年，为皇太孙太妃。郁林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赠后父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丰安县君。其年十二月，备法驾谒太庙，高宗即位，出居鄱阳王故第，为宣德宫。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宫称制，至禅位。天监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谥曰安后。兄晃义兴太守。

郁林王何妃，名婧英，庐江灊人，抚军将军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纳为南郡王妃。十一年，为皇太孙妃。郁林王即位，为皇后。嫡母刘氏为高昌县都乡君，所生母宋氏，为余杭广昌乡君。将拜，镜在床无故堕地。其冬，与太后同日谒太庙。后禀性淫乱，为妃时，便与外人奸通。在后宫，复通帝左右杨珉之，与同寝处如伉俪。珉之又与帝相爱亵，故帝恣之。迎后亲戚入宫，赏赐人百数十万。以世祖耀灵殿处后家属。帝被废，后贬为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临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纳为临汝公夫人。郁林即位，为新安王妃。延兴元年，为皇后。其年，降为海陵王妃。

明敬刘皇后，讳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孙也。太祖为高宗纳

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县张山。延兴元年，赠宣城王妃；高宗即位，追尊为敬皇后。赠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阳乡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兴安陵。

东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阳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纳为皇太子妃。明年，谒敬后庙。东昏即位，为皇后。帝宠潘妃，后不被遇。黄淑仪生太子诵，东昏废，并为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蕣华，琅邪临沂人，太尉俭孙也。初为随王妃。中兴元年，为皇后。帝禅位，后降为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风谣，义起闺房，而道化天下。缲盆献种，罔非耕织，佩管晨兴，与子同事，可以光熙阃业，作俪公侯。孝、昭二后，并有贤明之训，不得母临万国。宝命方昌，椒庭虚位，有妇人焉，空慕周兴，祯符显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阴教远燮，则马、邓风流，复存乎此。太祖创命，宫禁贬约，毁宋明之紫极，革前代之逾奢，衣不文绣，色无红采，永巷贫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运藉休平，寿昌前兴，凤华晚构，香柏文柽，花梁绣柱，雕金镂宝，颇用房帷，赵瑟《吴趋》，承闲奏曲，岁费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无损国储。高宗仗数矫情，外行俭陋，内奉宫业，曾莫云改。东昏丧道，侈风大扇，销糜海内，以赡浮饰，哲妇倾城，同符殷、夏。呜呼！所以垂戒于方来也。

赞曰：宣武孝则，识有先知。高昭诞武，世载母仪。裴穆储阃，位亦从隳。明敬典册，配在宗枝。秋宫亦遽，轩景前亏。文安废主，百忧已离。中兴秉制，揖让弘规。

列传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长懋，字云乔，世祖长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为太祖所爱。姿容丰润，小字白泽。宋元徽末，随世祖在郢。世祖还镇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劳接将帅，亲侍军旅。除秘书郎，不拜。授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事宁，世祖遣太子还都。太祖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敕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军悉受长懋节度。我虽不行，内外直防及诸门甲兵，悉令长懋时时履行。"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改除中书郎，迁黄门侍郎，未拜。升明三年，太祖将受禅，世祖已还京师，以襄阳兵马重镇，不欲处他族，出太子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进号征虏将军。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诱降晋寿亡命李乌奴，讨平氐贼杨城、苏道炽等，颇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将阴广宗领军出魏兴声援京师，而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乌奴劝柏年据汉中不受命，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太子虑其为变，乃遣说柏年，许启为府长史，柏年乃进襄阳，因执诛之。柏年，梓潼人，徙居华阳，世为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断晋寿道，柏年以仓部郎假节领数百人慰劳通路，自益州道报命。除晋寿太守。讨平氐贼，遂为梁州。柏年强立，善言事，以应对为宋明帝所知。既被诛，巴西太守柳弘称启太祖，敕答曰："柏年幸可不尔，为之恨恨！"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会北虏南侵，上虑当出樊、沔。二年，征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

穆妃薨，成服日，车驾出临丧，朝议疑太子应出门迎。左仆射王俭曰："寻《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言国君为此三人为主丧也。今鸾舆临降，自以主丧而至，虽因事抚慰，义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应出门奉迎。但尊极所临，礼有变革，权去杖绖，移立户外，足表情敬，无烦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应以车驾幸宫，依常奉候。既当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帻行事。望拜止哭，率由旧章。尊驾不以临吊，奉迎则惟常体，求之情礼，如为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

哀疾，不宜居石头山障，移镇西州。四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为皇太子。

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即正位东储，善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

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俭曰："郑玄云'礼主于敬'，便当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来通，则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须另称。"俭曰："尊卑号称，不可悉同，爱敬之名，有时相次。忠惠之异，诚以圣旨，孝慈互举，窃有征据。《礼》云'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此则其义。"太子曰："资敬奉君，资爱事亲，兼此二涂，唯在一极。今乃移敬接下。岂复在三之义？"俭曰："资敬奉君，必同至极，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俭曰："繁文不可备设，略言深浅已见。《传》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经典明文，互相起发。"太子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绪曰："愚谓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并同。"太子曰："敬虽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称。《尚书》云'惠鲜鳏寡'，何不言恭敬鳏寡邪？"绪曰："今别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总开记首，所以共同斯称。"竟陵王子良曰："礼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谓非嫌。"太子曰："本不谓有嫌，正欲使言与事符，轻重有别耳。"临川王映曰："先举必敬，以明大体，尊卑事数，备列后章，亦当不以总略而碍。"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

太子问王俭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相主？"俭曰："《乾》健《震》动，天以运动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运动为德，君自体天居位，《震》雷为象，岂体天所出？"俭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万物出乎《震》，故亦帝所与焉。"

俭又谘太子曰："《孝经》'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何故不授颜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虽德惭体二，而色养尽礼，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规教，义在于此。"俭曰："接引非隔，弘宣虽易，去圣转远，其事弥轻。既云'人能弘道'，将恐人轻道废。"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废言，而况中贤之才，弘上圣之教，宁有壅塞之嫌？"临川王映谘曰："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

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太子曰：“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荣亲，众德光备，以此而言，岂得为本？”太子曰：“孝有深浅，德有小大，因其分而为本，何所稍疑？”

太子以长年临学，亦前代未有也。

明年，上将讯丹阳所领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狱，诏曰：“狱讼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贰，宜时详览，此讯事委以亲决。”太子乃于玄圃园宣猷堂录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风韵甚和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虑上宫望见，乃傍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撤，应手迁徙。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矣。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世祖引前例，求东田起小苑，上许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役筑，宫城苑巷，制度之盛，观者倾京师。

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太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亘华远，庄丽极目，于是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匿之，由是见责。太子素多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疑，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

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见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镌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临视，有忧色。疾笃，上表曰：“臣地属元良，业微三善，光道树风，于焉盖阙，晨宵忉惧，有若临渊。摄生舛和，构离疴疾，大渐惟几，雇阴待谢。守器难永，视膳长违，仰恋慈颜，内怀感哽。窃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愿割无已之悼，损既往之伤，宝卫圣躬，同休七百，臣虽没九泉，无所遗恨。”时年三十六。

太子年始过立，久在储宫，得参政事；内外百司，咸谓旦暮继体。及薨，朝野惊惋焉。上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之服，谥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为崇虚馆。郁林立，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

初，太子内怀恶明帝，密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当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后明帝立，果大相诛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寿夭悠悠，尚嗟恒事。况夫正体东储，方树年德；重基累叶，载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虽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武运将终，先期夙殒，传之幼少，以速颠危。推此而论，亦有冥数矣。

赞曰：二象垂则，三星丽天。树嫡惟长，义匪求贤。方为守器，植命不延。

列传第三 豫章文献王

豫章文献王嶷，字宣俨，太祖第二子。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钟爱焉。起家为太学博士、长城令，入为尚书左民郎、钱唐令。太祖破薛索儿，改封西阳，以先爵赐为晋寿县侯。除通直散骑侍郎，以偏忧去官。桂阳之役，太祖出顿新亭垒，板嶷为宁朔将军，领兵卫从。休范率士卒攻垒南，嶷执白虎幡督战，屡摧却之。事宁，迁中书郎。寻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

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莫儿率将吏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惧，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入为宋顺帝车骑谘议参军、府掾，转骠骑，仍迁从事中郎。诣司徒袁粲，粲谓人曰："后来佳器也。"

太祖在领军府，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以为有备，乃去。太祖带南兖州，镇军府长史萧顺之在镇，忧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谏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单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鲜有克胜。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祸。今于此立计，万不可失。"苍梧王殒，太祖报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顺帝即位，转侍中，总宫内直卫。

沈攸之之难，太祖入朝堂，嶷出镇东府，加冠军将军。袁粲举兵夕，丹阳丞王逊告变，先至东府，嶷遣帐内军主戴元孙二千人随薛道渊等俱至石头，焚门之功，元孙预焉。先是王蕴荐部曲六十人助为城防，实以为内应也。嶷知蕴怀贰，不给其仗，散处外省。及难作搜检，皆已亡去。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上流平后，世祖自寻阳还，嶷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左将军、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给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县公，千五百户。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

时太祖辅政，嶷务在省约，停府州仪迎物。初，沈攸之欲聚众，开民相告，士庶坐执役者甚众。嶷至镇，一日遣三千余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滥，更定檇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

苗籍。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诸曹吏听分番假。百姓甚悦。禅让之间，世祖欲速定大业，嶷依违其事，默无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诏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内升明二年以前逋负。迁侍中，尚书令，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持节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户。仆射王俭笺曰："旧楚萧条，仍岁多故，荒民散亡，实须缉理。公临莅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州慕义。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岂不休哉！"

会北虏动，上思为经略，乃诏曰："神牧总司王畿，诚为治要；荆楚领驭遐远，任寄弘隆。自顷公私凋尽，绥抚之宜，尤重恒日。"复以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开府如故。晋宋之际，刺史多不领南蛮，别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资费岁钱三千万，布万匹，米六万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南蛮资费岁三百万，布万匹，绵千斤，绢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寻给油络侠望车。

二年春，虏寇司、豫二州，嶷表遣南蛮司马崔慧景北讨，又分遣中兵参军萧惠朗援司州，屯西关。虏军济淮攻寿春，分骑当出随、邓，众以为忧。嶷曰："虏入春夏，非动众时，令豫、司强守，遏其津要；彼见坚严，自当溃散，必不敢越二镇而南也。"是时纂严，嶷以荆州邻接蛮、蜑，虑其生心，令镇内皆缓服。既而虏竟不出樊、邓，于寿春败走。寻给班剑二十人。

其夏，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

义阳劫帅张群亡命积年，鼓行为贼，义阳、武陵、天门、南平四郡界，被其残破。沈攸之连讨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从下郢，于路先叛，结寨于三溪，依据深险。嶷遣中兵参军虞欣祖为义阳太守，使降意诱纳之，厚为礼遗，于坐斩首，其党数百人皆散，四郡获安。

入为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持节、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军临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嶷以将还都，修治廨宇及路陌，东归部曲不得赍府州物出城。发江津，士女观送数千

人，皆垂泣。嶷发江陵感疾，至京师未瘳，上深忧虑，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东府设金石乐，敕得乘舆至宫六门。

太祖崩，嶷哀号，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进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剑为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世祖友爱亦深。永明元年，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余如故。手启上曰："陛下以睿孝纂业，万宇惟新，诸弟有序。臣屡荷隆爱，叨授台首，不敢固辞。俛仰祗宠，心魂如失。负重量力，古今同规。臣穷生如浮，质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气序。自顷以来，宿疾稍缠，心虑恍惚，表于容状。视此根候，常恐命不胜恩；加以星纬屡见灾祥，虽修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从俗，启解今职，但厝辞为鄙，或贻物诮，所以息意缄嘿，一委时运，而可复加宠荣，增其颠坠？且储傅之重，实非恒选，遂使太子见臣必束带，宫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当此！陛下同生十余，今唯臣而已，友于之爱，岂当独臣钟其隆遇！别奉启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俭申启，未知粗上闻未？福庆方隆，国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预人位，唯当请降貂榼，以饰微躯，永侍天颜，以惟毕世，此臣之愿也。服之不衷，犹为身灾，况宠爵乎！殊荣厚恩，必誓以命请。"上答曰："事中恐不得从所陈。"

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循革贵宜，损益资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澄之则靡不入罪。殊非约法明章，先令后刑之谓也。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

嶷不参朝务，而言事密谋，多见信纳。服阕，加侍中。二年，诏曰："汉之梁孝，宠异列蕃，晋之文献，秩殊恒序。况乃地侔前准，勋兼往式！虽天伦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广田邑，用申恩礼。"增封为四千户。

宋元嘉世，诸王入斋阁，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服，自比以来，此事一断。上与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许依元嘉。嶷固辞不奉敕，唯车驾幸第，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焉。启自陈曰："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余亦省，唯郊外远行，或复暂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牵仗，二侠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无大

小，臣必欲上启，伏度圣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实，仰希即赐垂敕。”又启：“扬州刺史旧有六白领合扇，二白拂，臣脱以为疑，不审此当云何？行园苑中乘舆，出篱门外乘舆鸣角，皆相仍如此，非止于带神州者，未审此当云何？方有行来，不可失衷。”上答曰：“仪刀、捉刀，不应省也。侠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还正是耳。亦不曾闻人道此。吾自不使诸王无仗，况复汝耶？在私园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鸣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复施用，此来甚久。凡在镇自异还京师，先广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辇事，随时而改，亦复有可得依旧者。汝若有疑，可与王俭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仪无失便行也。”

又启曰：“臣拙知自处，暗于疑访，常见素姓扶诏或著布屩，不意为异。臣在西朝拜王，仪饰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脱不为疑；小儿奴子，并青布袴衫，臣斋中亦有一人，意谓外庶所服，不疑与羊车相类。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边镇，不无羽卫，自归朝以来，便相分遣，侠毂、白直，格置三百许人，臣顷所引，不过一百。常谓京师诸王不烦牵仗，若郊外远行，此所不论。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启省，又因王俭备宣下情。臣出入荣显，礼容优泰，第宇华旷，事乖素约，虽宋之遗制，恩处有在，犹深非服之惭。威卫之请，仰希曲照。”上答曰：“传诏台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识及以来未见，故有敕耳。小儿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闻，岂容不敕汝知，令致物议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侠毂，但牵之。吾昨不通仗事，俭已道，吾即令答，不烦有此启。须间言，自更一二。”

又启曰：“违远侍宴，将逾一纪，忧苦间之，始得开颜。近频侍座，不胜悲喜。沾饮过量，实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见，以杜游尘。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异，外物政自强生间节，声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简。臣前在东田，承恩过醉，实思叹往秋之谤，故言启至切，亦令群物闻之，伏愿已照此心。前侍幸顺之宅，臣依常乘车至仗后，监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竞启闻，云臣车逼突黄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赖慈明，即赐垂敕；不尔，臣终不知暗贻此累。比日禁断整密，此自常理，外声乃云起臣在华林，辄捉御刀，因此更严。度情推理，必不容尔，为复上启知耳。但风尘易至，和会实难，伏愿犹忆臣石头所启，无生间缝。此闲侍无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来华素，已具上简，每欲存衷，意虑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为玩几时，为此亦复不能以理内自制。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改修正而已，小小制置，已自仰简。往岁收合得少杂材，并蒙赐故板，启荣内许作小眠斋，始欲成就，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要是柽柏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斋，

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内中无此斋，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于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尔可安，臣之今启，实无意识，亦无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东宫无，而臣自处之，体不宜尔尔。所启蒙允，臣便当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体臣心，便当永废不修。臣自谓今启非但是自处宜然，实为微臣往事，伏愿必垂降许。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学营觅以自赡。连年恶疾余，顾影单回，无事畜聚，唯逐手为乐耳。”上答曰：“茹亮今启汝所怀及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凡诸普敕，此意可寻，当不关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顷见汝自更委悉，书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强厝此意，白泽亦当不解何意尔。”

三年，文惠太子讲《孝经》毕，嶷求解太傅，不许。皇孙婚竟，又陈解，诏曰：“公惟德惟行，无所厝辞。且鲁且卫，其谁与二？方式范当时，流声史籍，岂容屡秉

捻谦，以乖期寄。”嶷常虑盛满，又因宫宴，求解扬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终不许，曰：“毕汝一世，无所多言。”世祖即位后，频发诏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不许，取绢一匹横系牛角，放归其家。为治存宽厚，故得朝野欢心。

四年，唐宇之贼起，启上曰：“此段小寇，出于凶愚，天网宏罩，理不足论。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岂得不仰启所怀，少陈心款？山海崇深，臣获保安乐，公私情愿，于此可见。齐有天下，岁月未久，泽沾万民，其实未多，百姓犹险，怀恶者众。陛下曲垂流爱，每存优旨。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擿籍检工巧，督恤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计。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尝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细碎，故不为此，实非乖理。但识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儿大臣，犹不皆能伏理，况复天下悠悠万品！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于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纭纭。久欲上启，闲侍无因，谨陈愚管，伏愿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办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后乃诏听复籍注。五年，

进位大司马。八年，给皂轮车。寻加中书监，固让。

嶷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严肃。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七年，启求还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遂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岗上。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永明末，车驾数游幸，唯嶷陪从。上出新林苑，同辇夜归，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嶷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上谋北伐，以虏所献毡车赐嶷。每幸第清除，不复屏人。上敕外监曰："我往大司马第，是还家耳。"嶷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嶷邸，后堂设金石乐，宫人毕至。每临幸，辄极日尽欢。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

十年，上封嶷诸子，旧例千户，嶷欲五子俱封，启减人五百户。其年疾笃，表解职，不许，赐钱百万营功德。嶷又启曰："臣自婴今患，亟降天临，医走术官，泉开藏府，慈宠优渥，备极人臣。生年疾迫，遽阴无几。愿陛下审贤与善，极寿苍旻，强德纳和，为亿兆御。臣命违昌数，奄夺恩怜，长辞明世，伏涕呜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视疾，至薨，乃还宫。诏曰："嶷明哲至亲，勋高业始，德懋王朝，道光区县，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今便临哭。九命之礼，宜备其制。敛以衮冕之服，温明秘器，命服一具，衣一袭，丧事一依汉东平王故事，大鸿胪持节护丧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过葬。"

竟陵王子良启上曰："臣闻《春秋》所以称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礼秩殊品，爵命崇异，在汉则梁王备出警入跸之仪，在晋则齐王具殊服九命之赠。江左以来，尊亲是阙，故致衮章之典，废而不传，实由人缺其位，非礼亏省。齐王故事，与今不殊，缔构王业，功迹不异。凡有变革随时之宜者，政缘恩情有轻重，德义有厚薄。若事筹前规，礼无异则。且梁、齐阙令终之美，犹飨褒赠之荣；况故大司马仁和著于天性，孝悌终于立身，节义表于勤王，宽猛彰于御物，奉上无艰劬之貌，接下无毁伤之容！淡矣止于清贞，无喜愠之色；悠然栖于静默，绝驰竞之声。《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终之者，理实为难，在于令行，无废斯德。东平乐于小善，河间悦于诗书，勋绩无闻，艰危不涉，尚致卓尔不群，英声万代；况今协赞皇基，经纶霸始，功业高显，

清誉逾彰，富贵隆重，廉洁弥峻，等古形今，孰类兹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气，爱睦尚少，岂有仰睹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贵；生平游处，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睹貌而天心不欢，见形而圣仪不悦。爰及临危舍命，亲瞻喘息，万分之际，没在圣目，号哭动乎天地，感恸惊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寝，坐泣迁旦，神仪损耗，隔宿改容，奉瞻圣颜，谁不悲悚！历古所未闻，记籍所不载。既有若斯之大德，实不可见典服之赠不彰。如其脱致亏忘，追改为烦，不令千载之下，物有遗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况事光先烈者，宁可缺兹盛典！臣恐有识之人，容致其议。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类，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当有在。”

又诏曰：“宠章所以表德，礼秩所以纪功。慎终追远，前王之盛策，累行畴庸，列代之通诰。故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刺史，新除中书监豫章王嶷，体道秉哲，经仁纬义，挺清誉于弱龄，发韶风于早日，缔纶霸业之初，翼赞皇基之始，孝睦著于乡闾，忠谅彰乎邦邑。及秉德论道，总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风润雨，无訾于时候；恤民拯物，有笃于矜怀。雍容廊庙之华，仪形列郡之观，神凝自远，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国。方授以神图，委诸庙胜，缉颂九弦，陪禅五岳，天不憖遗，奄焉薨逝。哀痛伤惜，震恸乎厥心。今先远戒期，龟谋袭吉，宜加茂典，以协徽猷。可赠假黄皞、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扬州牧，绿綟绶，具九服锡命之礼，侍中、大司马、太傅、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虎贲班剑百人，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葬送仪依东平王故事。”

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贪聚，自幼所怀，政以汝兄弟累多，损吾暮志耳。无吾后，当共相勉厉，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灵，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无失也。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圣主储皇及诸亲贤，亦当不以吾没易情也。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虽才愧古人，意怀粗亦有在，不以遗财为累。主衣所余，小弟未婚，诸妹未嫁，凡应此用，本自茫然，当称力及时，率有为办。事事甚多，不复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铁钚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过度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与汝游戏后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

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子廉等号泣奉行。

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举乐宴朝臣，上虚欷流涕。诸王邸不得起楼临瞰宫掖，上后登景阳，望见楼悲感，乃敕毁之。薨后，第库无见钱，世祖敕货杂物服饰得数百万，起集善寺，月给第见钱百万，至上崩乃省。

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靴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杖数十而已。群吏中南阳乐蔼、彭城刘绘、吴郡张稷最被亲礼。蔼与竟陵王子良笺曰：“道德以可久传声，风流以浸远隳称。虽复青简缔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飞翰图藻，岂伊雕篆之无沫！丞相冲粹表于天真，渊照殆乎机象。经邦纬民之范，体国成务之规，以业茂惟贤，功高则哲。神辉眇邈，睿算不追，感缠奉车，恨百留滞。下官夙禀名节，恩义轸慕，望□遂结哀，辄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垄首，庶徽猷有述，茂则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铭江介，钜平遗烈，堕泪汉南，况道尊前往，惠积联绵者哉！下官今便反假，无由躬事刊斫，须至西州鸠集所资，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

蔼又与右率沈约书曰：“夫道宣余烈，竹帛有时先朽；德孚遗事，金石更非后亡。丞相独秀生民，傍照日月。标胜丘园，素履穆于忠义；誉应华衮，功迹著于弼谐。无得而称，理绝照载。若夫日用阒寂，虽无取于锱铢；岁功宏达，谅有寄于衡石。窃承贵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阅感无地。且作纪江、汉，道基分陕，衣冠礼乐，咸被后昆。若其望碑尽礼，我州之旧俗，倾□罢肆，鄙土之遗风，庶几弘烈或不泯坠。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并欲各率毫厘，少申景慕。斯文之托，历选惟疑，必待文蔚辞宗，德佥茂履，非高明而谁？岂能骋无愧之辞，酬式瞻之望！吾西州穷士，一介寂寥，恩周荣誉，泽遍衣食。永惟道荫，日月就远，缅寻遗烈，触目崩心。常谓福齐南山，庆钟仁寿。吾侪小人，贻尘帷盖，岂图一旦，遂投此请。”约答曰：“丞相风道弘旷，独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轨伊、旦。憖遗之感，朝野同悲。承当刊石纪功，传华千载，宜须盛述，实允来谈。郭有道汉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绝，谢安石素族之台辅，时无丽藻，迄乃有碑无文。况文献王冠冕彝伦，仪形宇内，自非一世辞宗，难或与比。约闾闬鄙人，名不入弟，欻酬今旨，便是以礼许人，闻命惭颜，已不觉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约及太子詹事孔稚圭为文。

子廉字景蔼。初，嶷养鱼复侯子响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户。

子响还本，子廉为世子。除宁朔将军、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善抚诸弟子。十一年卒，赠侍中，谥哀世子。

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无定，准素姓三公长子一人为员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为给事中，自此齐末皆以为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为吴郡太守，避王敬则难奔归，以子操为宁远将军、吴郡太守。永元中，为黄门郎。义师围城，子操与弟宜阳侯子光卒于尚书都座。

第四子子行，洮阳侯，早卒。

子元琳嗣，今上受禅，诏曰："褒隆往代，义炳彝则。朕当此乐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同，齐氏宗国，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传世祀。降新淦县侯，五百户。"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亚弟，无功汉世，东平宪王辞位永平，未及光武之业，梁孝惑于胜、诡，安平心隔晋运。蕃辅贵盛，地实高危，持满戒盈，鲜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诚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赞二祖，内和九族，实同周氏之初，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

赞曰：堂堂烈考，德迈前踪。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载初造，我王奋庸。邦家有阙，我王弥缝。道深日用，事缉民雍。爱传余祀，声流景钟。

列传第四 褚渊（渊弟澄 徐嗣） 王俭

褚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骠骑将军，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姑侄二世相继。拜驸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参军，太子洗马，秘书丞。湛之卒，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袭爵都乡侯。历中书郎，司徒右长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领太子屯骑校尉，不受。迁侍中，知东宫事。转吏部尚书，寻领太子右卫率，固辞。

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讨义嘉贼，屯鹊尾，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得自专决。事平，加骁骑将军。薛安都以徐州叛虏，频寇淮、泗，遣渊慰劳北讨众军。渊还启帝言："盱眙以西，戎备单寡，宜更配衣。汝阴、荆亭并已围逼，安丰又已不守，寿春众力，止足自保。若使游骑扰寿阳，则江外危迫。历阳、瓜步、钟离、义阳皆须实力重戍，选有干用者处之。"

帝在藩，与渊以风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见从。改封雩都县伯，邑五百户。转侍中，领右卫将军，寻迁散骑常侍，丹阳尹。出为吴兴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辞增秩。

明帝疾甚，驰使召渊，付以后事。帝谋诛建安王休仁，渊固谏，不纳。复为吏部尚书，领常侍、卫尉如故，不受，乃授右仆射，卫尉如故。渊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须养，固辞卫尉，不许。明帝崩，遗诏以为中书令、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与尚书令袁粲受顾命，辅幼主。渊同心共理庶事，当奢移之后，务弘俭约，百姓赖之。接引宾客，未尝骄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赂公行，渊不能禁也。

遭庶母郭氏丧，有至性，数日中，毁顿不可复识。期年不盥栉，惟哭泣处乃见其本质焉。诏断哭，禁吊客。葬毕，起为中军将军，本官如故。

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反，渊与卫将军袁粲入卫宫省，镇集众心。渊初为丹阳，与从弟炤同载出，道逢太祖，渊举手指太祖车谓炤曰："此非常人也。"出为吴兴，太祖饷物别，渊又谓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及顾命之际，引太祖豫焉。太祖即平桂阳，迁中领军，领南兖州，增户邑。太祖固让，与渊及卫军袁粲书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随运推斥，妄践非涯，才轻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国危，含气同

奋，况在下官，宁吝身命！履冒锋炭，报效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见甄沐，贵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坠。下官奉上以诚，率性无矫，前后忝荷，未尝固让。至若今授，特深恇迫。实以衔恩先旨，义兼陵阙，识蔽防萌，宗戚构祸，引诮归咎，既已腼颜，乃复乘灾求幸，藉乱取贵，斯实国家之耻，非臣子所忍也。且荣不可滥，宠不可昧，乞蠲中候，请亭增邑，庶保止足，输效淮湄。如使伐匈奴，凯归反旆，以此受爵，不复固辞矣。”渊、粲答曰：“来告颖亮，敬挹无已。谦贬居心，深承非饰，此诚此旨，久著言外；况复造席舒衿，迂翰绪意，推情顾己，信足书绅。但今之所宜商榷，必以轻重相推。世惟多难，事属雕弊，四维恇扰，边氓未安，国家费广，府藏须备，北狄侵边，忧虞交切。宇内含识，尚为天下危心，相与共荷任寄若此，当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怀抱，实谓不可。了其不可，理无固执。且勍寇穷凶，势过原燎，衅逆仓卒，终古未闻。常时惧惑，当虑先定，结垒新亭，枕戈待敌：断决之策，实有由然。锋镝初交，元恶送首，总律制奇，判于此举。裂邑万户，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勋劳，粗塞物听！今以近侍禁旅，进升中候，乘平随牒，取此非叨。济、河昔所履牧，镇军秩不逾本，详校阶序，愧在未优，就加冲损，特亏朝制。奉职数载，同舟无几，刘领军峻节霜明，临危不顾，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恸不及悲。戎谟内寄，恒务倍急，秉操辞荣，将复谁委？诚惟军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贯朝廷，匹夫里语，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众先，进退之宜，当与众共。苟殉独善，何以处物！受不自私，弥见至公，表里详究，无而后可。想体殊常，深思然纳。”太祖乃受命。

其年，渊加尚书令、侍中，给班剑二十人，固让令。三年，进爵为侯，增邑千户。服阕，改授中书监，侍中、护军如故，给鼓吹一部。明年，渊后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葬毕，诏摄职，固辞。又以期祭礼及，表解职，并不许。

苍梧酷暴稍甚，太祖与渊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渊默然，归心太祖。及废苍梧，群公集议，袁粲、刘秉既不受任，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书授太祖。太祖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事乃定。顺帝立，改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怀贰，太祖召渊谋议。渊曰：“西夏衅难，事必无成。公当先备其内耳。”太祖密为其备。事平，进中书监、司空，本官如故。

齐台建，渊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求为齐官，太祖谦而不许。建元元年，进位司徒，侍中、中书监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

户。渊固让司徒。与仆射王俭书，欲依蔡谟事例。俭以非所宜言，劝渊受命，渊终不就。

渊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尝叹曰："褚渊能迟行缓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寻加尚书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为司徒，又固让。

是年虏动，上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朝廷机事，多与谘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后谓群臣曰："卿等并宋时公卿，亦当不言我应得天子。"王俭等未及答，渊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识龙颜。"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为朱祐久矣。"

渊涉猎谈议，善弹琵琶。世祖在东宫，赐渊金镂柄银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宅尝失火，烟焰甚逼，左右惊扰，渊神色怡然，索舆来徐去。轻薄子颇以名节讥之，以渊眼多白精，谓之"白虹贯日"，言为宋氏亡征也。

太祖崩，遗诏以渊为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拜录者，有司疑立优策。尚书王俭议，以为："见居本官，别拜录，推理应有策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隆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从之。寻增渊班剑为三十人，五日一朝。顷之寝疾。上相星连有变，渊忧之，表逊位。又因王俭及侍中王晏口陈于世祖，世祖不许。又启曰："臣顾惟凡薄，福过灾生，未能以正情自安，远惭彦辅。既内怀耿介，便觉晷刻难推。叨职未久，首岁便婴疾笃，尔来沈痼，频经危殆，弥深忧震。陛下曲存迟回，或谓佥议同异，此出于留慈每过，爱欲其荣。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陈逊，岂骇听察！总录之任，江左罕授，上邻亚台，升降盖微。今受禄弗辞，退绌斯愿，于臣名器，非曰贬少。万物耳目，皎然共见，宁足仰延圣虑，稍垂矜惜。臣若内饰廉誉，外循谦后，此则宪书行劾，刑网是肃。臣赤诚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区区寸心，归启以实。自吝寸阴，实愿万倍尧世。昔王弘固请，乃于司徒为卫将军，宋氏行之不疑，当时物无异议。以臣方之，曾何足说。伏愿恢阐宏猷，赐开亭造，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领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

上遣侍中王晏、黄门郎王秀之问疾。薨，家无余财，负债至数十万。诏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恸怀，比虽尪瘵，便力出临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蜡二百斤。"时司空掾属以渊未拜，疑应为吏敬不？王俭议："依《礼》，妇在涂，闻夫家丧，改服而入。今掾属虽未服勤，而吏节禀于天朝，宜申礼敬。"司徒府史又以渊既解职，而未恭后授，府犹应上服以不？俭又议："依中朝士孙德祖从乐陵迁为陈留，未入境，卒，乐陵郡吏依见君之服，陈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齐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

又诏曰："夫褒德所以纪民，慎终所以归厚。前王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新除司空、领骠骑将军、南康公渊，履道秉哲，鉴识弘旷。爰初弱龄，清风夙举；登庸应务，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贞彰于亮采。佐命先朝，经纶王化，契阔屯夷，绸缪终始。总录机衡，四门惟穆，谅以同规往古，式范来今。谦光弥远，屡陈降挹，权从高旨，用亏大猷。将登上列，永翼声教。天不憖遗，奄焉薨逝。朕用震恸于厥心。其赠公太宰，侍中、录尚书、公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送之礼，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谥曰文简。"

先是庶姓三公轜车，未有定格。王俭议官品第一，皆加幢络，自渊始也。又诏渊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暂启，宜赠南康郡公夫人。

长子贲，字蔚先。解褐秘书郎。升明中，为太祖太尉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太傅户曹属，黄门郎，领羽林监，齐世子中庶子，领翊军校尉。建元初，仍为宫官，历侍中。渊薨，服阕，见世祖，贲流涕不自胜。上甚嘉之，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左民尚书、散骑常侍、秘书监，不拜。六年，上表称疾，让封与弟蓁。世以为贲恨渊失节于宋室，故不复仕。永明七年卒，诏赐钱三万，布五十匹。

蓁字茂绪。永明中，解褐为员外郎，出为义兴太守。八年，改封巴东郡侯。明年，表让封还贲子霁，诏许之。建武末，为太子詹事，度支尚书，领军将军。永元元年，卒，赠太常，谥穆。渊弟澄。

澄字彦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纳侧室郭氏，生渊；后尚吴郡公主，生澄。渊事主孝谨，主爱之。湛之亡，主表渊为嫡。澄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官清显。善医术。建元中，为吴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为治，立愈。寻迁左民尚书。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锢，见原。

迁侍中，领右军将军，以勤谨见知。其年卒。澄女为东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时东阳徐嗣，妙医术。有一伧父冷病积年，重茵累褥，床下设炉火，犹不差。嗣为作治，盛冬月，令伧父髁身坐石上，以百瓶水，从头自灌。初与数十瓶，寒战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满数。得七八十瓶后，举体出气如云蒸，嗣令床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热病也。又春月出南篱门戏，闻笪屋中有呻吟声，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视。一姥称举体痛，而处处有瀆黑无数，嗣还煮升余汤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长寸许，乃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事验甚多，过于澄矣。

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也。祖昙首，宋右光禄。父僧绰，金紫光禄大夫。俭生而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数岁，袭爵豫宁侯，拜受茅土，流涕呜咽。幼有神彩，专心笃学，手不释卷。丹阳尹袁粲闻其名，言之于明帝，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母忧，服阕为司徒右长史。《晋令》，公府长史著朝服，宋大明以来著朱衣。俭上言宜复旧，时议不许。苍梧暴虐，俭忧惧，告袁粲求出，引晋新安主婿王献之为吴兴例，补义兴太守。还为黄门郎，转吏部郎。升明二年，迁长兼侍中，以父终此职，固让。

俭察太祖雄异，先于领府衣裾，太祖为太尉，引为右长史，恩礼隆密，专见任用。转左长史。及太傅之授，俭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议咸相推许。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太祖从容谓俭曰："我今日以青溪为鸿沟。"对曰："天应民顺，庶无楚、汉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县公，食邑二千户。明年，转左仆射，领选如故。

上坏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俭与诸渊及叔父僧虔连名上表谏曰："臣闻德者身之基，俭者德之舆。春台将立，晋卿秉议；北宫肇构，汉臣尽规。彼二君者，或列国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谏诤在义即

悦，况陛下圣哲应期，臣等职司隆重，敢藉前诰，窃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节省之教既诏；龙衮璇极，简约之训弥远。乾华外构，采椽不斫，紫极故材，为宣阳门，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于股肱，非良医之美；畏影迹而驰鹜，岂静处之方？且又三农在日，千轸咸事，辍望岁之勤，兴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迩。若以门居宫南，重阳所属，年月稍久，渐就沦胥，自可随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烦，于是乎息。所启谬合，请付外施行。”上手诏酬纳。

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俭又谏，上答曰：“吾欲令后世无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识旧事，问无不答。上叹曰：“《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

其年，俭固请解选，表曰：“臣远寻终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见其伦。何者？子房之遇汉后，公达之逢魏君，史籍以为美谈，君子称其高义。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两主专仗威武，有伤宽裕，岂与庸流之人，凭含弘之泽者同年而语哉？预在有心，胡宁无感！如使倾宗殒元，有益尘露，犹当毕志驱驰，仰酬万一，岂容稍在形饰，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风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谓文案之间都无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闲。虽存自勖，识不副意，兼窃而任，彼此俱壅，专情本官，庶几仿佛。且前代掌选，未必具在代来，何为于今，非臣不可？倾心奉国，匪复退让之与；预同休戚，宁俟位任为亲。陛下若不以此理赐期，岂仰望于殊眷。频冒严威，分甘尤戾。”见许。加侍中，固让，复散骑常侍。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也。”寻以本官领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

上崩，遗诏以俭为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世祖即位，给班剑二十人。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叔父僧虔亡，俭表解职，不许。又领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阳尹。旧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议接少傅以宾友之礼。是岁，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以本官领吏部。俭长礼学，谙究

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五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上以往来烦数，复诏俭还尚书下省，月听十日出外。俭启求解选，不许。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辞选，具简天明，款言彰于侍接，丹诚布于朝野，物议不以为非，圣心未垂矜纳。臣闻知慧不如明时，求之微躬，实允斯义。妄庸之人，沈浮无取，命偶休泰，遂践康衢。秋叶辞条，不假风飙之力；太阳跻景，无俟萤爝之辉。晦往明来，五德递运，圣不独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时，而叨其位，常总端右，亟管铨衡，事涉两朝，岁绵一纪。盛年已老，孙孺巾冠。人物徂迁，逝者将半。三考无闻，九流寂寞。能官之咏，辍响于当时；《大车》之刺，方兴于来日。若夫珥貂衣兖之贵，四辅六教之华，诚知匪服，职务差简，端揆虽重，犹可勉励。至于品藻之任，尤惧其阻。夙宵罄竭，屡试无庸。岁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尘及国。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竞爽，选众而授，古亦何人。冒陈微翰，必希天照。至敬无文，不敢烦黩。"见许。改领中书监，参掌选事。其年疾，上亲临视。薨，年三十八。

吏部尚书王晏启及俭丧，上答曰："俭年德富盛，志用方隆；岂意暴疾，不展救护，便为异世。奄忽如此，痛酷弥深！其契阔艰运，义重常怀，言寻悲切，不能自胜。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诏卫军文武及台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诏曰："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纪勋，弥峻恒策。故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俭，体道秉哲，风宇渊旷。肇自弱龄，清猷自远；登朝应务，民望斯属。草昧皇基，协隆鼎祚。宏谟盛烈，载铭彝篆。及赞朕躬，徽绩光茂。忠图令范，造次必彰。四门允穆，百揆时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论道，永厘衮职，弼兹景化，以赞隆平；天不憖遗，奄焉薨逝，朕用震恸于厥心。可追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公如故。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故太宰文简公褚渊故事。冢墓材官营办。谥文宪公。"

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行于世。今上受禅，下诏为俭立碑，降爵为侯，千户。

俭弟逊，升明中为丹阳丞，告刘秉事，不蒙封赏。建元初为晋陵太守，有怨言。俭虑为祸，因褚渊启闻。中丞陆澄依事举奏。诏曰：“俭门世载德，竭诚佐命，特降刑书，宥逊以远。”徙永嘉郡，道伏诛。

史臣曰：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臣请论之：夫汤、武之迹，异乎尧、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风规，未足为证也。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褚渊当泰始初运，清涂已显，数年之间，不患无位，既以民望而见引，亦随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

赞曰：猗欤褚公，德素内充。民誉不爽，家称克隆。从容佐世，贻议匪躬。文宪济济，辅相之体。称述霸王，纲维典礼。期寄两朝，绸缪宫陛。

列传第五 柳世隆 张瑰

柳世隆，字彦绪，河东解人也。祖凭，冯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为尚书令，独赏爱之，异于诸子。言于孝武帝，得召见。帝曰："三公一人，是将来事也。"海陵王休茂为雍州，辟世隆为迎主簿。除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元景为景和所杀，世隆以在远得免。

泰始初，诸州反叛，世隆以门祸获申，事由明帝，乃据郡起兵，遣使应朝廷。弘农人刘僧驎亦聚众应之。收合万人，奄至襄阳万山，为孔道存所破，众皆奔散，仅以身免，逃藏民间，事平乃出。还为尚书仪曹郎，明帝嘉其义心，发诏擢为太子洗马，出为宁远将军、巴西梓潼太守。还为越骑校尉，转建平王镇北谘议参军，领南泰山太守，转司马、东海太守，入为通直散骑常侍。寻为晋熙王安西司马，加宁朔将军。时世祖为长史，与世隆相遇甚欢。

太祖之谋渡广陵也，令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是时朝廷疑惮沈攸之，密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将下都，刘怀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纳之，与世祖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世祖举世隆自代。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辅国将军中兵参军孙同、宁朔将军中兵参军武宝、龙骧将军骑兵参军朱君拔、宁朔将军沈惠真、龙骧将军骑兵参军王道起三万人为前驱，又遣司马冠军刘攘兵领宁朔将军外兵参军公孙方平、龙骧将军骑兵参军朱灵真、沈僧敬、龙骧将军高茂二万人次之，又遣辅国将军王灵秀、丁珍东、宁朔将军中兵参军王弥之、宁朔将军外兵参军杨景穆二千匹骑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卿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问。郢城小镇，自守而已。"攸之将去，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攸之果怒，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攻道，顾谓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昼夜攻战，世隆随宜拒应，众皆披却。

世祖初下，与世隆别，曰：“攸之一旦为变，焚夏口舟舰沿流而东，则坐守空城，不可制也。虽留攻城，不可卒拔。卿为其内，我为其外，乃无忧耳。”至是，世祖遣军主桓敬、陈胤叔、苟元宾等八军据西塞，令坚壁以待贼疲。虑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潜使入郢城通援军消息，内外并喜。

尚书符曰：

沈攸之出自垅亩，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从父宗荫，爱之若子，羽翼吹嘘，得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趣利乐祸，请衔诏旨，躬行反噬。又攸之与谭金、童泰壹等暴宠狂朝，并为心膂，同功共体，世号“三侯”，当时亲昵，情过管、鲍。仰遭革运，凶党惧戮，攸之反善图全，用得自免。既杀从父，又虐良朋，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

泰始开辟，网漏吞舟，略其凶险，取其搏噬，故阶乱获全，因祸兴福。

攸之禀性空浅，躁而无谋。浓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弃王师，久应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耻，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会推迁，频烦显授，内端戎禁，外绥万里。圣去鼎湖，远颁顾命，托寄崇深，义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国讳，喜形于颜，普天同哀，己以为庆。

累登蕃岳，自郢迁荆。晋熙王以皇弟代镇，地尊望重，攸之断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择士马，简算器械，权拨精锐，并取自随。郢城所留，十不遗一。专恣卤夺，罔顾国典。

践荆已来，恒用奸数，既怀异志，兴造无端。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伐，尽户上丁；蚁聚郭邑，伺国衰盛，从来积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自古酷虐，未闻于此。

昔岁桂阳内□，宗庙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强地广，勤王之举，实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满三千，至郢州禀受节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晋熙。

招诱剑客，羁绊行侣，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

视吏若雠，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赋，暴参夷之刑，鞭棰国士，全用虏法。一人逃亡，阖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旷荡之泽，长隔彼州，人怀怨望，十室而九。

今乃举兵内侮，奸回外炽，斯实恶熟罪成之辰，决痈溃疽之日。幕府过荷朝寄，义百常愤，董御元戎，龚行天罚。

今遣新除使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闻喜县开国侯黄回、员外散骑常侍辅国将军骁骑将军重安县开国子军主王敬则、屯骑校尉长寿县开国男军主王宜与、屯骑校尉陈承叔、右军将军葛阳县开国男彭文之、骠骑行参军振武将军邵宰，精甲二万，冲其首旆。又遣散骑常侍游击将军湘南县开国男吕安国、持节宁朔将军越州刺史孙昙瓘、屯骑校尉宁朔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左军将军新亭侯任候伯、龙骧将军虎贲中郎将尹略、屯骑校尉南城令曹虎头、辅国将军骁骑将军萧顺之、新除宁朔将军游击将军下邳县开国子垣崇祖等，舳舻二万，骆驿继迈。又遣屯骑校尉苟元宾、抚军参军郭文考、抚军中兵参军程隐俊、奉朝请诸袭光等，轻艓一万，截其津要。骁骑将军周盘龙、后将军成买、辅国将军王敕勤、屯骑校尉王洪范等，铁骑五千，步道继进，先据陆路，断其走伏。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县开国侯、新除镇军将军张敬儿，志节慷慨，卷甲樊、邓，水步俱驰，破其巢窟。持节、督司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范阳县侯姚道和，义烈梗概，投袂方隅，风驰电掩，袭其辎重。万里建旍，四方飞旆，莫不总率众师，云翔雷动。人神同愤，远迩并心。

今皇上圣明，将相仁爱，约法三章，宽刑缓赋，年登岁阜，家给人足，上有惠民之泽，下无乐乱之心。攸之不识天时，妄图大逆，举无名之师，驱雠怨之众，是以朝野审其易取，含识判其成禽。

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复相逼迫，投赴锋刃。交战之日，兰艾难分，去就在机，望思先晓。无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祸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乘三层舰，作羌胡伎，溯流而进。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发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马历营抚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诛我百口，不关余人。比军人叛散，皆卿等不以为意。我亦不能问叛身，

自今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于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反。莫敢发觉，咸有异计。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许降，世隆开门纳之。攘兵烧营而去，火起乃觉。攸之怒，衔须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赐、女婿张平虑斩之。军旅大散。攸之渡鲁山岸，犹有数十匹骑自随。宣令军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钱，可相与还取，以为资粮。”郢城未有追军，而散军畏蛮抄，更相聚结，可二万人，随攸之，将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军副刘僧驎道追之。

攸之已死，征为侍中。仍迁尚书右仆射，封贞阳县侯，邑二千户。出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忧。太祖践阼，起为使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进爵为公。上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建元二年，进号安南将军。是时虏寇寿阳，上敕世隆曰：“历阳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断隔之，深为保固。处分百姓，若不将家守城，单身亦难可委信也。”寻又敕曰：“吾更历阳外城，若有贼至，即勒百姓守之，故应胜割弃也。”垣崇祖既破虏，上欲罢并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萧索，二豫两办为难。议者多云省一足一于事为便。吾谓非乃乖谬。卿以为云何？可具以闻。”寻授后将军、尚书右仆射，不拜。

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

三年，出为使持节、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安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江北畏虏寇，搔动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贼犹治兵在彭城，年已垂尽，或当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为备或不可懈。彼郭既无关要，用宜开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发民治之，无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几米？可指牒付信还。民间若有丁多而细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启，钟离间贼已渡淮，既审送死，便当制加剿扑。卿好参候之，有急令诸小戍还镇，不可贼至不觉也。贼既过淮，不容迩退散，要应有处送死者，定攻寿阳，吾当遣援军也。”又遣军助世隆，并给军粮。虏退，上欲土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始无惊恐。近又令垣豫州断其州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竟，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其见亲委如此。

世祖即位，加散骑常侍。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永明建号，世隆题州斋壁曰“永明十一年”，谓典签李当曰：“我不见也。”入为侍中、护军将军，迁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中正如故。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仍为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镇，以方略讨平之。在州立邸治生，为中丞庾杲之所奏，诏原不问。复入为尚书左仆射，领卫尉，不拜。仍转尚书令。

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槊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以疾逊位，改授侍中，卫将军，不拜，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

九年，卒，时年五十。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一十万，布三百匹，蜡三百斤。又诏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贞阳公世隆，秉德居业，才兼经纬。少播清微，长弘美誉。入参内禁，出赞西牧，专寄郢郊，克挫巨猾，超越前勋，功著一代。及总任方州，民颂宽德，翼教崇闳，朝称元正。忠谟嘉猷，简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逾。将登铉味，用燮鸿化，奄至薨殒，震恸良深。赠司空，班剑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谥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书王晏曰：“世隆虽抱疾积岁，志气未衰，冀医药有效，痊差可期。不谓一旦便为异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诚心夙悃，全保一蕃，勋业克著。寻准契阔，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当无已已耶！”

世隆晓数术，于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墓正取其坐处焉。著《龟经秘要》二卷行于世。

长子悦，早卒。

张瑰，字祖逸，吴郡吴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禄大夫。父永，右光禄大夫。晓音律，宋孝武问永以太极殿前钟声嘶，永答“钟有铜滓”。乃扣钟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瑰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参军，署外兵，随府转为太傅五官，为义恭所遇。迁太子舍人，中书郎，骠骑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初，永拒桂阳贼于白下，溃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瑰由此感恩自结。转通直散骑常侍，骁骑将军。遭父丧，还吴持服。

升明元年，刘秉有异图，弟遐为吴郡，潜相影响。因沈攸之事起，

聚众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将军卞白龙令瑰取遐。诸张世有豪气，瑰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遐召瑰，瑰伪受旨，与叔恕领兵十八人入郡，与防郡队主强弩将军郭罗云进中斋取遐，遐逾窗而走，瑰部曲顾宪子手斩之，郡内莫敢动者。献捷，太祖以告领军张冲，冲曰："瑰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即授辅国将军、吴郡太守，封瑰义成县侯，邑千户。太祖故以嘉名锡之。除冠军将军、东海东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二百户。寻改封平都。迁侍中，加领步兵校尉。二年，迁都官尚书，领校尉如故。出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三年，乌程令顾昌玄有罪，瑰坐不纠，免官。明年，为度支尚书。

世祖即位，为冠军将军、鄱阳王北中郎长史、襄阳相、行雍州府州事，随府转征虏长史。四年，仍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寻领宁蛮校尉。还为左民尚书，领右军将军，迁冠军将军、大司马长史。十年，转太常。自陈衰疾，愿从闲养。明年，转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顷之，上欲复用瑰，乃以为后将军、南东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东王国事。到官，复称疾，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

郁林即位，加金章紫绶。隆昌元年，给亲信二十人。郁林废，朝臣到宫门参承高宗，瑰托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将军。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瑰镇石头，督众军事。瑰见朝廷多难，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转给事中、光禄大夫，亲信如故。月加给钱二万。二年，虏盛，诏瑰以本官假节督广陵诸军事、行南兖州事，虏退乃还。

瑰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余人，常云"其中要应有好者"。建武末，屡启高宗还吴，见许。优游自乐。或有讥瑰衰暮畜伎，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无复一存，唯未能遣此处耳。"

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马王敬则，以瑰素著干略，授平东将军、吴郡太守，以为之备。及敬则反，瑰遣将吏三千人迎拒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时散走，瑰弃郡逃民间。事平，瑰复还郡，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为光禄大夫。寻加前将军，金章紫绶。三年，义师下，东昏假瑰节，戍石头。义师至新亭，瑰弃城走还宫。梁初复为光禄。天监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众，武以立威，元帅之才，称为国辅。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举事，荆楚上流，方江东下。斯驱除之巨难，帝王之大敌。柳世隆势居中夏，年浅位轻，首抗全师，孤城挑攻，临埤授策，曾无汗

马。勍寇乖沮，力屈于高墉；乱辙争先，降奔郢路。陆逊之破玄德，不是过也。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

赞曰：忠武匡赞，实号兼资。庙堂析理，高垒搴旗。游艺善术，安弦拂龟。义成祚土，功立帝基。

列传第六 垣崇祖 张敬儿

垣崇祖，字敬远，下邳人也。族姓豪强，石虎世，自略阳徙之于邺。曾祖敞，为慕容德伪吏部尚书。祖苗，宋武征广固，率部曲归降，仍家下邳，官至龙骧将军、汝南新蔡太守。父询之，积射将军，宋孝武世死事，赠冀州刺史。

崇祖年十四，有干略，伯父豫州刺史护之谓门宗曰："此儿必大成吾门，汝等不及也。"刺史刘道隆辟为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国上将军。景和世，道隆求出为梁州，启转崇祖为义阳王征北行参军，与道隆同行，使还下邳召募。

明帝立，道隆被诛。薛安都反，明帝遣张永、沈攸之北讨，安都使将裴祖隆、李世雄据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战，会青州援军主刘弥之背逆归降，祖隆士众沮败，崇祖与亲近数十人夜救祖隆，与俱走还彭城。虏既陷徐州，崇祖仍为虏将游兵琅邪间不复归，虏不能制。密遣人于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觅，虏执其母为质。崇祖妹夫皇甫肃兄妇，薛安都之女，故虏信之。肃仍将家属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将部曲据之，遣使归命。太祖在淮阴，板为朐山戍主，送其母还京师，明帝纳之。

朐山边海孤险，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于水侧，有急得以入海。军将得罪亡叛，具以告虏。虏伪[C103]城都将东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闻叛者说，遣步骑二万袭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归，城中惊恐，皆下船欲去。崇祖还，谓腹心曰："贼比拟来，本非大举，政是承信一说，易遣诳之。今若得百余人还，事必济矣。但人情一骇，不可敛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来，唱'艾塘义人已得破虏，须戍军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争上岸。崇祖引入据城，遣羸弱入岛，令人持两炬火登山鼓叫。虏参骑谓其军备甚盛，乃退。崇祖启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并为淮北州郡，门族布在北边，百姓所信，一朝啸咤，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轻，不足威众，乞假名号，以示远近。"明帝以为辅国将军、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马从之谋袭郡，崇祖讨捕斩之。数陈计算，欲克复淮北。时虏声当寇淮南，明帝以问崇祖。崇祖因启："宜以轻兵深入，出其不意，进可立不世之勋，退可绝其窥窬之患。"帝许之。崇祖将数百人入虏界七百里，据南城，固蒙山，扇动郡县。虏率大众攻之，其别将梁湛母在虏，虏执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军已去，独住何为！"于是众情离阻，一时奔退。崇祖谓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获免。"乃住后力

战，大败追者而归。以久劳，封下邳县子。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龙沮，在朐山南。崇祖启断水注平地，以绝虏马。帝以问刘怀珍，云可立。崇祖率将吏塞之，未成。虏主谓伪彭城镇将平阳公曰："龙沮若立，国之耻也，以死争之。"数万骑掩至。崇祖马槊陷阵不能抗，乃筑城自守。会天雨十余日，虏乃退。龙沮竟不立。历盱眙、平阳、东海三郡太守，将军如故。转邵陵王南中郎司马，复为东海太守。

初，崇祖遇太祖于淮阴，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谓皇甫肃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谓千载一时。"遂密布诚节。元徽末，太祖忧虑，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托皇甫肃，勒数百人将入虏界，更听后旨。会苍梧废，太祖召崇祖领部曲还都，除游击将军。沈攸之事平，以崇祖为持节、督兖青冀三州诸军事，累迁冠军将军、兖州刺史。太祖践阼，谓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虏不识运命，必当动其蚁众，以送刘昶为辞。贼之所冲，必在寿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为使持节、监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封望蔡县侯，七百户。

建元二年，虏遣伪梁王郁豆眷及刘昶马步号二十万，寇寿春。崇祖召文武议曰："贼众我寡，当用奇以制之。当修外城以待敌，城既广阔，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为三面之险，诸君意如何？"众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今日之事，十倍于前。古来相承，不筑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积水无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见其一，不识其二。若舍外城，贼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四周无碍，表里受敌，此坐自为擒。守郭筑堰，是吾不谏之策也。"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崇祖谓长史封延伯曰："虏食而少虑，必悉力攻小城，图破此堰。见堑狭城小，谓一往可克，当以蚁附攻之。放水一激，急逾三峡，事穷奔透，自然沈溺。此岂非小劳而大利邪？"虏众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手自转式。至日晡时，决小史埭。水势奔下，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数千人，众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阴见上，便自比韩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独许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虏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许为我制虏，果如其言。其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进为都督号平西将军，增封为千五百户。崇祖闻陈显达李安民皆增给军仪，启上求鼓吹横吹。上敕曰："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

崇祖虑虏复寇淮北，启徙下蔡戍于淮东。其冬，虏果欲攻下蔡，既闻内徙，乃扬声平除故城。众疑虏当于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镇咫尺，虏岂敢置戍；实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杀之不尽耳。"虏军果夷掘下

蔡城，崇祖自率众渡淮与战，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杀获千计。上遣使入关参虏消息还，敕崇祖曰：“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丑。”敕崇祖修治芍陂田。

世祖即位，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俄诏留本任，加号安西。仍迁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初，豫章王有盛宠，世祖在东宫，崇祖不自附结。及破虏，诏使还朝，与共密议。世祖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崇祖曰：“世间流言，我已豁诸怀抱，自今已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崇祖去后，上复遣荀伯玉口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世祖以崇祖心诚不实，衔之。太祖崩，虑崇祖为异，便令内转。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诏曰：“垣崇祖凶诟险躁，少无行业。昔因军国多虞，采其一夫之用。大运光启，频烦升擢，溪壑靡厌，浸以弥广。去岁在西，连谋境外，无君之心，已彰遐迩。特加遵养，庶或悛革。而猜贰滋甚，志兴乱阶，随与荀伯玉驱合不逞，窥窬非觊，构扇边荒，互为表里。宁朔将军孙景育究悉奸计，具以启闻。除恶务本，刑兹罔赦。便可收掩，肃明宪辟。”死时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张敬儿，南阳冠军人也。本名苟儿，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丑，为郡将军，官至节府参军。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而敬儿尤多膂力，求入队为曲阿戍驿将，州差补府将，还为郡马队副，转队主。稍官宁蛮府行参军。随同郡人刘胡领军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所向皆破。又击湖阳蛮，官军引退，蛮贼追者数千人，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贼不能抗。平西将军山阳王休祐镇寿阳，求善骑射人。敬儿自占见宠，为长兼行参军，领白直队。泰始初，除宁朔将军，随府转参骠骑军事，署中兵。领军讨义嘉贼，与刘胡相拒于鹊尾州。启明帝乞本郡，事平，为南阳太守，将军如故。初，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敬儿至郡，复还冠军。三年，薛安都子柏令、环龙等窃据顺阳、广平，略义成、扶风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儿及新野太守刘攘兵攻讨，合战，破走之。徙为顺阳太守，将军如故。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遭母丧还家。朝廷疑桂阳王休范，密为之备，乃起敬儿为宁朔将军、越骑校尉。

桂阳事起，隶太祖顿新亭。贼矢石既交，休范白服乘舆往劳楼下，城中望见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儿与黄回白太祖曰：“桂阳所在，备防寡阙，若诈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办事，当以本州相赏。”敬儿相与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太祖密意，休范信之。回目敬儿，敬儿夺取休范防身刀，斩休范首，休

范左右数百人皆惊散，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太祖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太祖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年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无言，乃以敬儿为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军事、雍州刺史，将军如故，封襄阳县侯，二千户。部伍泊沔口，敬儿乘舴艋过江，诣晋熙王燮。中江遇风船覆，左右丁壮者各泅走，余二小吏没舱下，叫呼"官"，敬儿两掖挟之，随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数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节，更给之。

沈攸之闻敬儿上，遣人伺觇。见雍州迎军仪甚盛，虑见掩袭，密自防备。敬儿至镇，厚结攸之，信馈不绝。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书翰，论选用方伯密事，辄以示敬儿，以为反间，敬儿终无二心。元徽末，襄阳大水，平地数丈，百姓资财皆漂没，襄阳虚耗。太祖与攸之书，令赈贷之，攸之竟不历意。敬儿与攸之司马刘攘兵情款，及苍梧废，敬儿疑攸之当因此起兵，密以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双，敬儿乃为之备。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报敬儿，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酒食，谓之曰："沈公那忽使君来，君殊可命。"乃列仗于厅事前斩之，集部曲侦攸之下，当袭江陵。

时攸之遗太祖书曰：

吾闻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彼我可谓通之矣。大明之中，谬奉圣主，忝同侍卫，情存契阔，义著断金，乃分帛而衣，等粮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烂形燋，若斯之苦，宁可言尽。吾自分碎首于阁下，足下亦惧灭族于舍人。尔时磐石之心既固，义无贰计，蹙迫时难，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结姻之始，实关于厚。及明帝龙飞，诸人皆为鬼矣。吾与足下，得蒙大造，亲过夙眷，遇若代臣，录其心迹，复忝驱使，临崩之日，吾豫在遗托，加荣授宠，恩深位高。虽复情谢古人，粗识忠节，誓心仰报，期之必死。此诚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愿永夺。自尔已来，与足下言面殆绝，非唯分张形迹自然至此，脱枉一告，未常不对纸流涕，岂愿相诮于今哉？苟有所怀，不容不白。

初得贤子赜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废立之事。安国宁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潜构深略，独断怀抱，一何能壮。但冠虽弊，不可承足，盖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结左右，亲行杀逆，以免身患，卿当谓龙逢、比干痴人耳。凡废立大事，不可广谋，但袁、褚遗寄，刘又国之近戚，数臣地籍实为膏腴，人位并居时望，若此不与议，复谁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岂独

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焕盈篇史，请为足下言之。

群公共议，宜启太后，奉令而行，当以王礼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听君子之言，岂可罔灭天理，一何若兹？《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纵为宗社大计，不尔，宁不识有君亲之意邪？乃复虑以家危，啖以爵赏，小人无状，遂行弑害。吾虽寡识，窃从古比，岂有为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离，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斋之赏，此科出于何文？凡在臣隶，谁不惋骇！华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殡，使流虫在户，自古以来，此例有几？卫国微小，故有弘演，不图我宋，独无其人。抚膺惆怅，不能自己。足下与向之杀者何异？人情易反，还成嗟悲，为子君者，无乃难乎！蹊田之譬，岂复有异？管仲有言，君善未尝不谏。足下谏诤不闻，甘崔杼之罪，何恶逆之苦！昔太甲还位，伊不自疑。昌邑之过，不可称数，霍光荷托，尚共议于朝班，然后废之。由有汤沐之施，论者不以劫主为名。桓温之心，未忘于篡，海西失道，人伦顿尽，废之以公，犹礼处之。当温强盛，谁能相抗，尚畏惧于形迹，四海不愜，未尝有乐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于臣节，桓氏亦得免于胁夺，凡是诸事，布于书策，若此易晓，岂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过桀、跖邪？

圣明启运，苍生重造，普天率土，谁不歌抃！实是披心击节、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宫妓，劫夺天藏，器械金宝，必充私室，移易朝旧，布置私党，被甲入殿，内外宫阁管籥，悉关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遗训如此？王、谢、陶、庾行此举止？且朱方帝乡，非亲不授，足下非国戚也，一旦专纵自树，云是儿守台城，父居东府，一家两录，何以异此？知卿防固重复，猜畏万端，言以御远，实为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犹可推心共处；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汤池无所用也。文长以戈戟自卫，何解灭亡。吴起有云“义礼不修，舟中之人皆雠也。”足下既无伍员之痛，苟怀贪惏而有贼宋之心，吾宁捐申包之节邪？

闻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门，卿忠孝于斯尽矣。今窃天府金帛以行奸惠，盗国权爵以结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则赏，此事已复不可恒用，用之既讫，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识者不知，不能遏奸折谋，诚节慨惋。隔碚数千，无因自对，不能知复何情颜，当与足下叙平生旧款？吾闻前哲绝交，不出恶言，但此自陈名节于胸心，因告别于千载。放笔增叹，公私潸泪，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岂伊可诬！抑亦当自知投杖无疆，为必先及。

太祖出顿新亭，报攸之书曰：

辱足下诮书，交道不终，为耻已足。欲下便来，何故多罔君子？吾结发入仕，岂期远大，盖感子路之言，每不择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圣明鉴赏；及孝武之朝，复蒙英主顾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与足下敛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尝不劝慕古人国士之心，务重前良忠贞之节？至于契阔杯酒，殷勤携袖，荐女成姻，志相然诺，义信之笃，谁与间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忧畏，明帝正位，运同休显，启臆论心，安危岂贰！元徽之季，听高道庆邪言，欲相讨伐，发威施敕，已行外内。于时臣子钳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义重，患难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岂不畏威，念周旋之义耳。推此阴惠，何愧怀抱，不云足下猥含祸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盖情等家国，共详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输。问张雍州迁代之日，将欲谁拟？本是逆论来事，非欲代张，乃封此示张，激使见怒。若张惑一言，果兴怨恨，事负雅素，君子所不可为，况张之奉国，忠亮有本，情之见与，意契不贰邪？又张雍州启事，称彼中蛮动，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经拯之计。吾亦有白，论国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虚达。事之相接，恒必猜离。反谓无故遣信，此乃觇察。平谅之襟，动则相阻，伤负心期，自谁作故？先时足下遣信，寻盟敦旧，厉以笃终，吾止附还白，申罄情本，契然远要，方固金石。今日举错，定是谁恧久言邪？

元徽末德，势亡禋祀，足下备闻，无待亟述。太后惟忧，式遵前诰，兴毁之略，事属鄙躬。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废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讥，将以何语？封为郡王，宁为失礼？景和无名，方之不愈乎？龙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则社稷之臣，同异相乘，非吾所受也。登斋有赏，寿寂已蒙之于前；同谋获功，明皇亦行之于昔。此则接踵成事，谁敢异之！谓其大收宫女，劫夺天藏，器械金宝，必充私室。必若虚设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诈民，天下岂患无眼？心苟无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旧典，岂见有任镇邦家，勋经定主，而可得出入轻单，不资宠卫！斯之患虑，岂直身忧。祗奉此恩，职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佥意，吾亦谓微勋之次，无忝一州。且魏、晋旧事，帝乡蕃职，何尝豫州必曹，司州必马？折胶受柱，在体非愧。袁粲据石头，足下无不可；吾之守东府，来告便谓非。动容见疾，频笑入戾，乃如是乎！

袁粲、刘秉，受遇深重，家国既安，不思抚镇，遂与足下表里潜规，据城之夜，岂顾社稷。幸天未长乱，宗庙有灵，即与褚卫军协谋义断，以时殄灭。想足下闻之，怅然孤沮。小儿忝侍中，代来之泽，遇直上台，便呼一家两录。发不择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

以陶、庾往贤，大见讥责，足下自省，讵得以此见贻邪？比纵夷、叔，论吾则可，行过桀、跖，无乃近诬哉！

谓吾不朝，此则良诲，朝之与否，想更问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拥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载奔，而宴安中流，酣饮自若，即怀狼望，陵侮皇朝。晋熙殿下以皇弟代镇，而断割候迎，罔蔑宗子，驱略士马，悉以西上，郢中所遗，仅余劣弱。昔征茅不入，犹动义师；况荆州物产，雍、寰、交、梁之会，自足下为牧，荐献何品？良马劲卒，彼中不无，良皮美罽，商贿所聚，前后贡奉，多少何如？唯闻太官时纳饮食耳。桂阳之难，坐观成败，自以雍容汉南，西伯可拟。赖原即夭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断遏行侣。治舟试舰，恒以朝廷为旗的；秣马按剑，常愿天下有风尘。为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书，敕下如空，国思莫行，命令拥隔，诏除郡县，辄自板代，罢官去职，禁还京师。凶人出境，无不千里寻蹑，而反募台将，来必厚加给赏。太妃遣使市马，赍宝往蜀，足下悉皆断折，以为私财，此皆远迩共闻，暴于视听。主上睿明当璧，宇县同庆，绝域奉贽，万国通书，而盘桓百日，始有单骑，事存送往，于此可征。不朝如此，谁应受诮？反以见呵，非所反侧。今乃勒兵以窥象馆，长戟以指魏阙，不亦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贤子元琰获免虎口，及凌波西迈，吾所发遣。犹推素怀，不畏嗤嗤。

足下尚复灭君臣之纪，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谏，既往难咎。今六师西向，为足下忧之。

敬儿告变使至，太祖大喜，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为都督，给鼓吹一部。攸之于郢城败走，其子元琰与兼长史江乂、别驾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儿军至白水，元琰闻城外鹤唳，谓是叫声，心惧欲走。其夜，乂、宣开门出奔，城溃，元琰奔宠州，见杀。百姓既相抄敛，敬儿至江陵，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数十万，悉以入私。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儿使盾擎之，盖以青伞，徇诸市郭，乃送京师。进号往西将军，爵为公，增邑为四千户。

敬儿于襄阳城西起宅，聚财货。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立台，纲纪谏曰："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也。"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敬儿呼纳之甚厚，恭儿月一出视敬儿，辄复去。恭儿本名猪儿，随敬儿改名也。

初，敬儿既斩沈攸之，使报随郡太守刘道宗，聚众得千余人，立营

顿。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杀攸之使，密令道宗罢军。及攸之围郢，道和遣军顿堇城为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赏。敬儿具以启闻。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诛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兴孙也。父万寿，伪镇东大将军，降宋武帝，卒于散骑侍郎。道和出身为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颇读书史。常诳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元徽中为游击将军，随太祖新亭破桂阳贼有功，为抚军司马，出为司州，疑怯无断，故及于诛。

三年，征敬儿为护军将军，常侍如故。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太祖即位，授侍中，中军将军。以敬儿秩穷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置佐史。太祖崩，敬儿于家窃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遗诏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将拜，谓其妓妾曰："我拜后，应开黄阁。"因口自为鼓声。既拜，王敬则戏之，呼为褚渊。敬儿曰："我马上所得，终不能作华林阁勋也。"敬则甚恨。

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于新林慈姥庙为妾乞儿祝神，自称三公。然而意知满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后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儿弃前妻而纳之。尚氏犹居襄阳宅不自随，敬儿虑不复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启世祖，不蒙劳问，敬儿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惧，妻谓敬儿曰："昔时梦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半身热，而君得本州。今复梦举体热矣。"有阉人闻其言，说之。事达世祖。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世祖疑其有异志。永明元年，敕朝臣华林八关斋，于坐收敬儿。敬儿左右雷仲显知有变，抱敬儿而泣。敬儿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误我。"少日，伏诛。诏曰："敬儿蠢兹边裔，昏迷不脩。属值宋季多难，颇获野战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无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苞异志。在昔含弘，庶能惩革。位班三槐，秩穷五等，怀音靡闻，奸回屡构。去岁迄今，嫌贰滋甚。镇东将军敬则、丹阳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陈其凶狡，必图反噬。朕犹谓恩义所感，本质可移。顷者已来，衅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动殊俗，招扇群蛮，规扰樊、夏。假托妖巫，用相震惑，妄设征祥，潜图问鼎。履霜于开运之辰，坚冰于嗣业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祸淫，逆谋显露。建康民汤天获商行入蛮，备睹奸计，信驿书翰，证验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党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内史，道畅，征虏功曹，道固弟道休，

并伏诛，少子道庆，见宥。后数年，上与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儿，悔杀之。

恭儿官至员外郎。在襄阳闻敬儿败，将数十骑走入蛮中，收捕不得。后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术，若非愚以取信，则宜智以自免。心迹无阻，乃见优容。崇祖恨结东朝，敬儿情疑鸟尽，嗣运方初，委骨严宪。若情非发愤，事无感激，功名之间，不足为也。

赞曰：崇祖为将，志怀驰逐。规搔淮部，立勋豫牧。敬儿莅雍，深心防楚。岂不劬劳，实兴师旅。烹犬藏弓，同归异绪。

列传第七

本卷缺。

列传第八 刘怀珍 李安民 王玄载（弟玄邈）

刘怀珍，字道玉，平原人，汉胶东康王寄后也。祖昶，宋武帝平齐，以为青州治中，至员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为陈南顿二郡太守。怀珍幼随奉伯至寿阳，豫州刺史赵伯符出猎，百姓聚观，怀珍独避不视，奉伯异之，曰："此儿方兴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阳，州遣怀珍将数千人掩讨平之。宋文帝召问破贼事状，怀珍让功不肯当，亲人怪问焉，怀珍曰："昔国子尼耻陈河间之级，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时人称之。

江夏王义恭出镇盱眙，道遇怀珍，以应对见重，取为骠骑长兼墨曹行参军。寻除振武将军、长广太守。孝建初，为义恭大司马参军、直阁将军。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土人怨之。随府转太宰参军。大明二年，虏围泗口城，青州刺史颜师伯请援。孝武遣怀珍将步骑数千赴之，于麋沟湖与虏战，破七城。拜建武将军、乐陵河间二郡太守，赐爵广晋县侯。明年，怀珍启求还，孝武答曰："边维须才，未宜陈请。"竟陵王诞反，郡豪民王弼劝怀珍应之，怀珍斩弼以闻。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

泰始初，除宁朔将军、东安东莞二郡太守，率龙骧将军王敬则、姜产步骑五千讨寿阳。庐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贼遣伪庐江太守刘道蔚五千人顿建武涧，筑三城。怀珍遣军主段僧爱等马步三百余人掩击斩之。引军至晋熙，伪太守阎湛拒守，刘子勋遣将王仲虬步卒万人救之，怀珍遣马步三千人袭击仲虬，大破之于莫邪山，遂进寿阳。又遣王敬则破殷琰将刘从等四垒于横塘死虎，怀珍等乘胜逐北，顿寿春长逻门。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监、屯骑校尉，将军如故。怀珍请先平贼，辞让不受。建安王休仁浓湖与贼相持，久未决。明帝召怀珍还，拜前将军，加辅国将军，领军向青山助击刘胡，事平，除游击将军，辅国将军如故。

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怀珍领马步三千人随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虏，徐、兖已没，张永、沈攸之于彭城大败。敕怀珍步从盱眙自淮阴济淮救永等，而官军为虏所逐，相继奔归，怀珍乃还。三年春，敕怀珍权镇山阳。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僧暠遣将于王城筑垒，以逼沈文秀，堑壁未立，为文秀所破，仍进攻僧暠。帝使怀珍率龙骧将军王广之五百骑，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东海，而僧暠已退保东莱。怀珍进据朐城，众心恟惧，或欲且保郁州。

怀珍谓众曰："卿等传文秀厚赂胡师，规为外援，察其徒党，何能必就左衽。齐士庶见于名义积叶，声介一驰，东莱可飞书而下，何容阻军缓迈止于此邪？"遂进至黔陬。伪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溃走，怀珍达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终不从命，焚烧郭邑。百姓闻怀珍至，皆喜。伪长广太守刘桃根领数千人戍不其城，怀珍引军次洋水。众皆曰："文秀今游骑满境内，宜坚壁伺隙。"怀珍曰："今众少粮单，我悬彼固，政宜简精锐，掩其不备耳。"遣王广之将百骑袭陷其城，桃根走。伪东莱太守鞠延僧数百人据城，劫留高丽献使。怀珍又遣宁朔将军明庆符与广之击降延僧，遣高丽使诣京师。文秀闻诸城皆败，乃遣使张灵硕请降，怀珍乃还。

其秋，虏遂侵齐，围历城、梁邹二城，游骑至东阳，扰动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兖州刺史刘休宾告急。休宾，怀珍从弟也。朝廷以怀珍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军事、辅国将军、平胡中郎将、徐州刺史，封艾县侯，邑四百户，督水步四十余军赴救。二城既没，乃止。改授宁朔将军、竟陵太守，转巴陵王征西司马，领南义阳太守。建平王景素为荆州，仍徙右军司马，迁南郡太守，加宁朔将军。明帝手诏怀珍曰："卿性忠谠，平所仗赖。在彼与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儿乃佳，但不能接物，颇亦堕事，卿每谏之。"怀珍奉旨。帝寝疾，又诏怀珍曰："卿不应乃作景素佐，才旧所寄，今征卿参二卫直。"会帝崩，乃为安成王抚军司马，领南高平太守。

朝廷疑桂阳王休范，中书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怀珍为冠军将军、豫章太守。怀珍曰："休范须有祸萌，安敢便发，若终为寇，必请奉律吞之。今者赐使，恐成猜迫。"固请不就，乃除黄门郎，领虎贲中郎将、青州大中正。桂阳反，加怀珍前将军，守石头。为使持节、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阳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怀珍遣子灵哲领兵赴京师。升明元年，进号征虏将军。

沈攸之在荆楚，朝议疑惑，怀珍遣冗从仆射张护使郢，致诚于世祖，并陈计策。及攸之起兵，众谓当沿流直下，怀珍谓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当阻兵中流，声劫幼主。不敢长驱决胜明矣。"遣子灵哲领马步数千人卫京师。攸之遣使许天保说结怀珍，怀珍斩之，送首于太祖。太祖送示攸之。进号左将军，徙封中宿县侯，增邑六百户。攸之围郢城，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收其器甲。进平南将军，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为千户。

初，孝武世，太祖为舍人，怀珍为直阁，相遇早旧。怀珍假还青

州，上有白骢马，啮人，不可骑，送与怀珍别。怀珍报上百匹绢。或谓怀珍曰："萧君此马不中骑，是以与君耳。君报百匹，不亦多乎？"怀珍曰："萧君局量堂堂，宁应负人此绢。吾方欲以身名托之，岂计钱物多少。"太祖辅政，以怀珍内资未多，二年冬，征为都官尚书，领前军将军，以第四子宁朔将军晃代为豫州刺史。或疑怀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时，怀珍便推怀投款，况在今日，宁当有异？"晃发经日，而疑论不止。上乃遣军主房灵民领百骑追送晃，谓灵民曰："论者谓怀珍必有异同，我期之有素，必不应尔。卿是其乡里，故遣卿行，非唯卫新，亦以迎故也。"怀珍还，仍授相国右司马。建元元年，转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改霄城侯，增邑二百户。明年，加散骑常侍。虏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将军，假节，西屯巢湖，为寿春势援，虏退乃还。

怀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为闲职，转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其冬，虏寇朐山，授使持节、安北将军，本官如故，领兵救授。未至，事宁，解安北、持节。

四年，疾笃，上表解职，上优诏答许，别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遗言薄葬。世祖追赠散骑常侍、镇北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敬侯。

子灵哲，字文明。解褐王国常侍、行参军，尚书直郎，齐台步兵校尉。建元初，历宁朔将军，临川王前军谘议，庐陵内史，齐郡太守，前军将军。灵哲所生母尝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灵哲惊觉，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虏，灵哲为布衣，不听乐。及怀珍卒，当袭爵，灵哲固辞以兄子在虏中，存亡未测，无容越当茅土，朝廷义之。灵哲倾产私赎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虏主，虏主送以还南，袭怀珍封爵。灵哲永明初历护军长史，东中郎谘议，领中直兵，出为宁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阳王左军司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兰陵承人也。祖嶷，卫军参军。父钦之，殿中将军，补薛令。安民随父之县，元嘉二十七年没虏，率部曲自拔南归。太初逆，使安民领支军。降义师，板建威将军，补鲁爽左军。及爽反，安民遁还京师，除领军行参军，迁左卫殿中将军。大明中，虏侵徐、兖，以安民为建威府司马、无盐令，除殿中将军，领军讨汉川互螫贼。

晋安王子勋反，明帝除安民武卫将军、领水军，补建安王司徒城局参军，击赭圻、湖白、荻浦、獭窟，皆捷，除积射将军、军主。张兴世

据钱溪，粮尽，为贼所逼。安民率舟乘数百，越贼五城，送米与兴世。伪军主沈仲、王张引军自□贵口欲断江，安民进军合战破之。又击鹊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会新亭，劳接诸军主，樗蒲官赌，安民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状也。"安民少时贫窭，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后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安民寻此人，不知所在。从张永、沈攸之讨薛安都于彭城，军败，安民在后拒战，还保下邳。除宁朔将军，戍淮阳城。论□贵口功，封邵武县子，食邑四百户。复随吴喜、沈攸之击虏，达睢口，战败，还保宿豫。淮北既没，明帝敕留安民戍角城。除宁朔将军、冗从仆射。戍泗口，领舟军缘淮游防，至寿春。虏遣伪长社公连营十余里寇汝阴，豫州刺史刘勔击退之。虏荆亭戍主升乞奴弃城归降，安民率水军攻前，破荆亭，绝其津迳。迁宁朔将军、冠军司马、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

太祖在淮阴，安民遥相结事，明帝以为疑，徙安民为刘韫冠军司马、宁朔将军、京兆太守，又除宁朔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并不拜，重除本职，又不拜，改授宁朔将军、山阳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义欲南归，以安民督前锋军事，又请援接，不克，还。除越骑校尉，复为宁朔将军、山阳太守。三巴扰乱，太守张澹弃涪城走，以安民假节、都督讨蜀军事、辅师将军。五獠乱汉中，敕安民回军至魏兴，事宁，还至夏口。

元徽初，除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假节、将军如故。别敕安民曰："九江须防，边备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势，无所致辞也。"及桂阳王休范起事，安民出顿，遣军援京师。征授左将军，加给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难，冠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诚，而游击将军高道庆领众出讨，太祖虑其有变，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荣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破景素军于葛桥。景素诛，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参军王迥素为安民所亲，盗绢二匹，安民流涕谓之曰："我与卿契阔备尝，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负我也。"于军门斩之，厚为敛祭，军府皆震服。授冠军将军，骁卫将军，不拜。转征虏将军、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

安民将东，太祖与别宴语，淹留日夜。安民密陈宋运将尽，历数有归。苍梧纵虐，太祖忧迫无计，安民白太祖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太祖不许，乃止。苍梧废，太祖征安民为使持节督北讨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镇白下，治城隍，加征虏将军。进军西讨，又进前将军。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升明三年，迁左卫将军，领

卫尉。太祖即位，为中领军，封康乐侯，邑千户。

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安民上表陈之，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纳之，故诏断众募。时王敬则以勋诚见亲，至于家国密事，上唯与安民论议，谓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复细览也。"寻为领军将军。

虏寇寿春，至马头。诏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虏退，安民沿淮进寿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党六合山，僭号，自云垂手过膝。州部讨不能擒，积十余年。安民遣军侦候，生禽元初，斩建康市。加散骑常侍。其年，虏又南侵，诏安民持节履行缘淮清泗诸戍屯军。虏攻朐山、连口、角城，安民顿泗口，分军应赴。三年，引水步军入清，于淮阳与虏战，破之。虏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马军主长文二百骑为前驱，自与军副周盘龙、崔文仲系其后，分军隐林。及长文至宿豫，虏见众少，数千骑遮之。长文且退且战，引贼向大军，安民率盘龙等趋兵至，合战于孙溪渚战父弯侧，虏军大败，赴清水死不可胜数。虏遣其菟头公送攻车材至布丘，左军将军孙文显击破走之，烧其车材。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泗州，义举云集。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摽之等皆没，上甚责之。

太祖崩，遗诏加侍中。世祖即位，迁抚军将军、丹阳尹。永明二年，迁尚书左仆射，将军如故。安民时屡启密谋见赏，又善结尚书令王俭，故世传俭启有此授。寻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将军如故。四年，为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赙钱十万，布百匹。

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为祟。诏曰："安民历位内外，庸绩显著。忠亮之诚，每简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殒丧，痛伤于怀。赠镇东将军，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谥曰肃侯。"

王玄载，字彦休，下邳人也。祖宰，伪北地太守。父蕤，东莞太

守。玄载解褐江夏王国侍郎、太宰行参军。泰始初，为长水校尉。随张永征彭城，台军大败，玄载全军据下邳城拒虏，假冠军将军。官军新败，人情恐骇，以玄载士望，板为徐州刺史、持节、监徐州豫州梁郡军事、宁朔将军、平胡中郎将，寻又领山阳、东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兖二州刺史，将军、东海郡如故。七年，复为徐州，督徐兖二州、钟离太守，将军、郎将如故。迁左军将军。仍为宁朔将军、历阳太守，改持节、都督二豫、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迁抚军司马。出为持节、督梁南北秦三州军事、冠军将军、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寻徙督益宁二州、益州刺史、建宁太守，将军、持节如故。

沈攸之之难，玄载起义送诚，进号后军将军，封鄂县子。征散骑常侍，领后军，未拜，建元元年，为左民尚书，鄂县子如故。会虏动，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奔京师，上遣玄载领广陵，加平北将军、假节、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事宁，为光禄大夫、员外散骑常侍。永明四年，为持节监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六年，卒，时年七十六。谥烈子。

玄载夷雅好玄言，修士操，在梁益有清绩，西州至今思之。

从弟玄谟子瞻，宋明帝世为黄门郎，素轻世祖。世祖时在大床寝，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亦复随人寝兴。'世祖衔之，未尝形色。建元元年，为冠军将军、永嘉太守，诣阙跪拜不如仪，为守寺所列。有司以启世祖，世祖召瞻入东宫，仍送付廷尉杀之。遣左右口启上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辄以收治。"太祖曰："语郎，此何足计！"既闻瞻已死，乃默无言。

瞻兄宽，宋世与瞻并为方伯，至是瞻虽坐事，而宽位待如旧也。宽泰始初为随郡，值西方反，父玄谟在都，宽弃郡归，明帝加赏，使随张永讨薛安都。宽辞以母犹存，在西为贼所执，请得西行。遂袭破随郡，斩伪太守刘师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图画宽形。建元初，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领前军将军。永明元年，为太常。坐于宅杀牛，免官。后为光禄大夫。三年，卒。

玄载弟玄邈，字彦远。初为骠骑行军参军，太子左积弩将军，射声校尉。泰始初，迁辅国将军、清河广川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虑见掩袭，乃诣文秀求安军顿。文秀令顿城外。玄邈即立营垒，至夜拔军南奔赴义。比晓，文秀追不复及。明帝以

为持节、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将军如故。

太祖镇淮阴，为帝所疑，遣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房叔安劝玄邈不相答和。罢州还，太祖以经途令人要之，玄邈虽许，既而严军直过，还都启帝，称太祖有异谋，太祖不恨也。升明中，太祖引为骠骑司马、冠军将军、太山太守，玄邈甚惧，而太祖待之如初。迁散骑常侍、骁骑将军，冠军如故。出为持节、都督梁南秦二州军事、征虏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时为方伯。封河阳县侯。建元元年，进号右将军，侯如故。

亡命李乌奴作乱梁部，陷白马戍。玄邈率东从七八百人讨之，不克，虑不自保，乃使人伪降乌奴，告之曰："王使君兵众羸弱，弃伎妾于城内，携爱妾二人去已数日矣。"乌奴喜，轻兵袭州城，玄邈设伏击破之，乌奴挺身走。太祖闻之，曰："玄邈果不负吾意遇也。"还为征虏将军、长沙王后军司马、南东海太守。迁都官尚书。

世祖即位，转右将军、豫章王太尉司马，出为冠军将军、临川内史，秩中二千石。还为前军司徒司马、散骑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未之任，转大司马，加后将军。八年，转太常，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出为持节、监徐州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莲华寺道人释法智与州民周盘龙等作乱，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门，登梯上城，射杀城局参军唐颍，遂入城内。军主耿虎、徐思庆、董文定等拒战，至晓，玄邈率百余人登城便门，奋击，生擒法智、盘龙等。玄邈坐免官。郁林即位，授抚军将军，迁使持节、安西将军、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延兴元年，加散骑常侍，寻转中护军。

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杀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辞不行，及遣王广之往广陵取安陆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给鼓吹置佐。建武元年，迁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转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赠安北将军、雍州刺史。谥曰壮侯。

同族王文和，宋镇北大将军仲德兄孙也。景和中，为义阳王昶征北府主簿。昶于彭城奔虏，部曲皆散，文和独送至界上。昶谓之曰："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升明中，为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斩其使，驰白世祖告变，弃郡奔郢城。永明中，历青、冀、兖、益四州刺史，平北将军。

史臣曰：宋氏将季，离乱日兆，家怀逐鹿，人有异图。故蕃岳阻兵之机，州郡观衅之会。此数子皆宿将旧勋，与太祖比肩为方伯，年位高下，或为先辈，而荐诚君侧，奉义万里。以此知乐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归。玄载兄弟门从，世秉诚烈，不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赞曰：霄城报马，分义先推。灵哲守让，方轨丁、韦。李佐东土，谋发天机。王为清政，其风不衰。玄邈简朕，早背同归。

列传第九 崔祖思 刘善明 苏侃 垣荣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崔琰七世孙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护，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史。初州避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祀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

太祖在淮阴，祖思闻风自结，为上辅国主簿，甚见亲待，参豫谋议。除奉朝请，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员外正员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议封太祖为梁公，祖思启太祖曰："谶书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建元元年，转长兼给事黄门侍郎。

上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礼诰》者，人伦之襟冕，帝王之枢柄。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世不习学，民罔志义，悖竞因斯而兴，祸乱是焉而作。故笃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险革虑，俭泰移业。今无员之官，空受禄力。三载无考绩之效，九年阙登黜之序。国储以之虚匮，民力为之凋散。能否无章，泾渭混流。宜大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台府州国，限外之职，问其所乐，依方课习，各尽其能。月供僮干，如先充给。若有废堕，遣还故郡。殊经奇艺，待以不次。士修其业，必有异等，民识其利，能无勉励？"

又曰："汉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身衣弋绨，以韦带剑，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人十家之产，不为露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淅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穀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城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箸，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斯实风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虽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归厚。详察朝士，有柴车蓬馆，高以殊等；雕墙华轮，卑其称谓。驰禽荒色，长违清编，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识义方，且惧且劝，则调风变俗，不俟终日。"

又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狱之吏是也'。实宜清置廷尉，茂

简三官，寺丞狱主，弥重其选，研习律令，删除繁苛。诏狱及两县，一月三讯，观貌察情，欺枉必达。使明慎用刑，无忝大《易》；宁失不经，靡愧《周书》。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洁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绩，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刘累传守其业，庖人不乏龙肝之馔，断可知矣。”

又曰：“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

又曰：“论儒者以德化为本，谈法者以刻削为体。道教治世之粱肉，刑宪乱世之药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风霜。是以有耻且格，敬让之枢纽；令行禁止，为国之关楗。然则天下治者，赏罚而已矣。赏不事丰，所病于不均；罚不在重，所困于不当。如令甲勋少，乙功多，赏甲而舍乙，天下必有不劝矣；丙罪重，丁眚轻，罚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赏罚空行，无当乎劝沮。将令见罚者宠习之臣，受赏者仇雠之士，戮一人而万国惧，赏匹夫而四海悦。”

又曰：“籍税以厚国，国虚民贫；广田以实廪，国富民赡。尧资用天之储，实拯怀山之数；汤凭分地之积，以胜流金之运。近代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汴河委储。今将扫辟咸、华，题镂龙漠，宜简役敦农，开田广稼。时罢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则兵民优赡，可以出师。”

又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

又曰：“废谏官，则听纳靡依。虽课励朝僚，征访刍舆，莫若推举质直，职思其忧。夫越任于事，在言为难，当官而行，处辞或易。物议既以无言望己，己亦当以吞默惭人。中丞虽谢咸、玄，未有全废劾简；廷

尉诚非释之，宁容都无讯牒！故知与其谬人，宁不废职，目前之明效也。汉征贡禹为谏大夫，矢言先策，夏侯胜狂直拘系，出补讽职，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曰：“天地无心，赋气自均，宁得诞秀往古而独寂寥一代！将在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夫有贤而不知，知贤而不用，用贤而不委，委贤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诚重郭隗而招剧辛，任鲍叔以求夷吾，则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优诏报答。

寻迁宁朔将军、冠军司马，领齐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虏动，迁冠军将军、军主，屯淮上。二年，进号征虏将军，军主如故。仍迁假节、督青冀二州刺史，将军如故。少时，卒。上叹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诏赙钱三万，布五十匹。

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从事。泰始初，为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难归国。元徽初，从太祖于新亭拒桂阳贼，著诚效，除游击将军。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镇东府，历骠骑谘议，出为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阳县子，三百户。二年，虏攻钟离，文仲击破之。又遣军主崔孝伯等过淮攻拔虏茬眉戍，杀戍主龙得侯及伪阳平太守郭杜羝、馆陶令张德、濮阳令王明。时虏攻杀马头太守刘从，上曰：“破茬眉，足相补。”文仲又遣军主陈靖攻虏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军主崔延叔攻伪淮阳太守梁恶，并杀之。三年，淮北义民桓磊磈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文仲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文仲在政，为百姓所惮。除黄门郎，领越骑校尉，改封随县。尝献太祖缠须绳一枚，上为纳受。永明元年，为太子左率，累至征虏将军、冠军司马、汝阴太守。四年，卒。赠后将军、徐州刺史。谥襄子。

刘善明，平原人。镇北将军怀珍族弟也。父怀民，宋世为齐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少而静处读书，刺史杜骥闻名候之，辞不相见。年四十，刺史刘道隆辟为治中从事。父怀民谓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复欲见汝立官也。”善明应辟。仍举秀才。宋孝武见其对策强直，甚异之。

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应之。时州治东阳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弥之诡说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领军

主张灵庆等五千援安都。弥之出门，密谓部曲曰：“始免祸坑矣。”行至下邳，起义背文秀。善明从伯怀恭为北海太守，据郡相应。善明密契收集门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众渤海以应朝廷。而弥之寻为薛安都所杀，明帝赠辅国将军、青州刺史。以乘民为宁朔将军、冀州刺史，善明为宁朔长史、北海太守，除尚书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为绥远将军、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为屯骑校尉，出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榾杂果，遂获其利。还为后军将军、直阁。

五年，青州没虏，善明母陷北，虏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时人称之。转宁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虏中，不愿西行，涕泣固请，见许。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议令善明举人，善明举州乡北平田惠绍使虏，赎得母还。

幼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独结事太祖，委身归诚。二年，出为辅国将军、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镇，表请北伐，朝议不同。

善明从弟僧副，与善明俱知名于州里。泰始初，虏暴淮北，僧副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太祖在淮阴，壮其所为，召与相见，引为安成王抚军参军。苍梧肆暴，太祖忧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使僧副密告善明及东海太守垣崇祖曰：“多人见劝北固广陵，恐一旦动足，非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则我诸计可立。”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所辨。故胡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遣部曲健儿数十人随僧副还诣领府，太祖纳之。苍梧废，征善明为冠军将军、太祖骠骑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沈攸之反，太祖深以为忧。善明献计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纵情蓄敛，收众聚骑，营造舟仗，苞藏贼志，于焉十年。性既险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迟回不进，岂应有所待也？一则暗于兵机，二则人情离怨，三则有掣肘之患，四则天夺其魄。本虑其剽勇，长于一战，疑其轻速，掩袭未备。今六师齐备，诸侯同举。昔谢晦失理，不斗自溃；卢龙乖道，虽众何施。且袁粲、刘秉，贼之根本，根本既灭，枝叶岂久？此是已笼之鸟耳。”事平，太祖召善明还都，谓之曰：“卿策沈攸之，虽复张良、陈平，适如此耳。”仍迁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黄门郎，领后军将军、太尉右司马。

齐台建，为右卫将军，辞疾不拜。司空褚渊谓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从来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讵得便学松、乔邪？”善明曰：“我本无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驱驰，愿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济济，鄙怀既申，不敢昧于富贵矣。”太祖践阼，以善明勋诚，欲与善明禄，召谓之曰：“淮南近畿，国之形势，自非亲贤，不使居之。卿为我卧治也！”代高宗为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涂伯，邑五百户。

善明至郡，上表陈事曰：“周以三圣相资，再驾乃就；汉值海内无主，累败方登；魏挟主行令，实逾二纪；晋废立持权，遂历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难者也。陛下凝辉自天，照湛神极，睿周万品，道洽无垠。故能高啸闲轩，鲸鲵自翦，垂拱云帘，九服载晏，靡一战之劳，无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笼苑嵩岱，神祇乐推，普天归奉，二三年间，允膺宝命，胄临皇历，正位宸居。开辟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胜者无忧，恒成者好怠。故虽休勿休，姬旦作《诰》；安不忘危，尼父垂范。今皇运草创，万化始基，乘宋季叶，政多浇苛，亿北倒悬，仰齐苏振。臣早蒙殊养，志输肝血，徒有其诚，曾阙埃露。夙宵惭战，如坠渊谷，不识忌讳，谨陈愚管，瞽言刍议，伏待斧皞。”所陈事凡十一条：其一以为“天地开创，人神庆仰，宜存问远方，宣广慈泽”；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其三以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谓今下赦书，宜令事实相副”；其四以为“匈奴未灭，刘昶犹存，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特简雄略，以待事机，资实所须，皆宜豫办”；其五以为“宜除宋氏大明泰始以来诸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其六以为“凡诸土木之费，且可权停”；其七以为“帝子王姬，宜崇俭约”；其八以为“宜诏百官及府州郡县，各贡谠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为“忠贞孝悌，宜擢以殊阶，清俭苦节，应授以民政”；其十以为“革命惟始，天地大庆，宜时择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为“交州险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

又撰《贤圣杂语》奏之，托以讽谏。上答曰：“省所献《杂语》，并列圣之明规，众智之深轨。卿能宪章先范，纂镂情识，忠款既昭，渊诚肃著，当以周旋，无忘听览也”。又谏起宣阳门；表陈宜明守宰赏罚；立学校，制齐礼；广开宾馆，以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谠之怀。夫赏罚以惩守宰，饰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礼，或非易制；国学之美，已敕公卿；宣阳门今敕停。寡德多阙，思复有闻”。

善明身长七尺九寸，质素不好声色，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刬削。少与崔祖思友善，祖思出为青、冀二州，善明遗书曰：“昔时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负杖秋涧，逐清风于林杪，追素月于园垂，如何故人，徂落殆尽。足下方拥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间以江山，人生如寄，来会何时！尝览书史，数千年来，略在眼中矣。历代参差，万理同异。夫龙虎风云之契，乱极必夷之几，古今岂殊，此实一揆。日者沈攸之拥长蛇于外，粲、秉复为异识所推，唯有京镇，创为圣基。遂乃擢吾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关中，委吾留任。既不办有抽剑两城之用，横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参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忧深责重，转不可据，还视生世，倍无次绪。藿羹布被，犹笃鄙好；恶色憎声，暮龄尤甚。出蕃不与台辅别，入国不与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间，无猜无托，唯知奉主以忠，事亲以孝，临民以洁，居家以俭。足下今鸣笳旧乡，衣绣故国，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苏泰，河朔倒悬之苦方须救拔。遣游辩之士，为乡导之使，轻装启行，经营旧壤，令泗上归业，稷下还风，君欲谁让邪？聊送诸心，敬申贫赠。”

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遗命薄殡。赠钱三万，布五十匹。又诏曰：“善明忠诚夙亮，干力兼宣，豫经夷险，勤绩昭著。不幸殒丧，痛悼于怀。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烈伯。”子涤嗣。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太祖闻其清贫，赐涤家葛塘屯谷五百斛。

善明从弟僧副，官至前将军，封丰阳男，三百户。永明四年，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苏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护，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涉猎书传，出身正员将军，补长城令。薛安都反，引侃为其府参军，使掌书记。安都降虏，侃自拔南归。除积射将军。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结。上镇淮阴，以侃详密，取为冠军录事参军。是时张永、沈攸之败后，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满千人。每岁秋冬间，边淮骚动，恒恐虏至。上广遣侦候，安集荒余，又营缮城府。上在兵中久，见疑于时，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宝纬紊宗，神经越序。德晦河、晋，力宣江、楚。云雷兆壮，天山繇武。直发指秦关，凝精越汉渚。秋风起，塞草衰，雕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星严海净，月澈河明。清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厉，羽轚晨征。斡晴潭而怅泗，枻松洲而悼情。兰涵风而泻艳，菊笼泉而散英。曲绕首燕之叹，吹轸绝越之声。欷园琴之孤弄，想庭藿之余馨。青关望断，白日西斜。恬源靓雾，垄首辉霞。戒旋醪，跃还波，情绵绵而方远，思袅袅而遂多。粤击秦中

之筑，因为塞上之歌。歌曰：朝发兮江泉，日夕兮陵山。惊飙兮瀚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云聚，楚旆兮星悬。愁墉兮思宇，恻怆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鉴，审雕陵之迷泉。悟樊笼之或累，怅遐心以栖玄。”侃达上此旨，更自勤励。委以府事，深见知待。

元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乱，太祖议遣侃衔使慰劳，还除羽林监，加建武将军。桂阳之难，上复以侃为平南录事，领军主，从顿新亭，使分金银赋赐诸将。事宁，除步兵校尉，出为绥虏将军、山阳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怀之。进号龙骧将军，除前军将军。沈攸之事起，除侃游击将军，迁太祖骠骑咨议，领录事，除黄门郎，复为太祖太尉咨议。

侃事上既久，备悉起居，乃与丘巨源撰《萧太尉记》，载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县侯，五百户。齐台建，为黄门郎，领射声校尉，任以心膂。上即位，侃撰《圣皇瑞命记》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赠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谥质侯。

弟烈，字休文。初为东莞令，张永镇军中兵，累至山阳太守，宁朔将军，游击将军。袁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随诸将平石头，封吉阳县男。建元中，为假节、督巴州军事、巴州刺史、巴东太守，宁朔将军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马、陈留太守，卒官。

垣荣祖，字华先，下邳人，五兵尚书崇祖从父兄也。父谅之，宋北中郎府参军。荣祖少学骑马及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为后军参军。

伯父豫州刺史护之子袭祖为淮阳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岭南，护之不食而死。帝疾笃，又遣使杀袭祖。袭祖临死，与荣祖书曰：“弟常劝我危行言逊，今果败矣。”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荣祖冗从仆射，遣还徐州说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诸侯，如民所见，非计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无百里地，莫论攻围取胜，自可拍手笑杀。且我不欲负孝武。”荣祖曰：“孝武之行，足致余殃。今虽天下雷同，正是速死，无能为也。”安都曰：“不知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马在近，急便作计。”荣祖被拘不得还，因收集部曲，为安都将领。假署冠军将军。安都引虏入彭城，荣祖携家属南奔朐山，虏遣骑追之不及。

荣祖惧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阴，荣祖归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书送荣祖诣仆射褚渊，除宁朔将军、东海太守。渊谓之曰："萧公称卿干略，故以此郡相处。"

荣祖善弹，弹鸟毛尽而鸟不死。海鹄群翔，荣祖登城西楼弹之，无不折翅而下。

除晋熙王征虏、安成王车骑中兵，左军将军。元徽末，太祖欲渡广陵，荣祖谏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行轻骑，广陵人一旦闭门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便恐即有扣台门者，公事去矣。"及苍梧废，除宁朔将军、淮南太守，进辅国将军，除游击将军、太祖骠骑谘议，辅国将军、西中郎司马、汝阴太守，除冠军将军，给事中，骁骑将军。豫佐命勋，封将乐县子，三百户，以其祖旧封封之。出为持节、督青冀二州刺史，冠军如故。迁黄门郎。

永明二年，为冠军将军、寻阳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乡人田天生、王道期载渡江北。监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东冶，案验无实见原。为安陆王平西谘议，带江陵令，仍迁司马、河东内史。迁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领东平太守、兖州大中正。

巴东王子响事，方镇皆启称子响为逆，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政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时诸启皆不得通，事平后，上乃省视，以荣祖为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

从父闳，宋孝建初，为威远将军、汝南新蔡太守，据梁山拒丞相义宣贼，以功封西都县子。累迁龙骧将军、司州刺史。义嘉事起，明帝使闳出守盱眙，领兵北讨薛道标破之。封乐乡县男，三百户。升明初，为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与豫章王对直殿省，迁右卫将军。太祖即位，以心诚封爵如旧，加给事中，领骁骑将军。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谥定。

荣祖从弟历生，亦为骁骑将军。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为下邳太守，历生时请假还北，谋杀祖隆，举城应朝廷。事发奔走。历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与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诛。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成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夫谏江都之略，似任光之

言，虽议不独兴，理成合契，盖帷幕之臣也。

赞曰：淮镇北州，获在崔、刘。献书上议，帝念忠谋。侃奉潜跃，皇瑞是鸠。垣方带砺，削免虚尤。

列传第十 吕安国（全景文） 周山图 周盘龙 王广之

吕安国，广陵广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国以将领见任，隐重有干局，为刘勔所称。泰始二年，勔征殷琰于寿春，安国以建威将军为勔军副。众军击破琰长史杜叔宝军于横塘，安国抄断贼粮道，烧其运车，多所伤杀。琰众奔退，勔遣安国追之，先至寿春。琰闭门自守，安国与辅国将军垣闳屯据城南，于是众军继至。安国勋第一，封彭泽县男，未拜，明年，改封钟武县，加邑为四百户。累至宁朔将军、义阳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县男。虏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国为督司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司州刺史。六年，义阳立州治，仍领义阳太守。稍迁右军将军，假辅师将军。元徽二年，为晋熙王征虏司马，辅师将军如故。转游击将军。三年，出为持节、都督青兖冀三州缘淮前锋诸军事、辅师将军、兖州刺史。明年，进号冠军将军，还为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

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国为湘州刺史，征虏将军如故。先是王蕴罢州，南中郎将南阳王翙未之镇，蕴宁朔长史庾佩玉权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将中兵参军临湘令韩幼宗领军防州。沈攸之之难，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辄杀幼宗。平西将军黄回至郢州，遣军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杀佩玉。候伯与回同卫将军袁粲谋石头事，回令候伯水军乘舸往赴，会众军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国至镇，收候伯诛之。寻进号前将军。建元元年，进爵，增邑六百户。转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二年，虏寇边，上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参详两州，事无专任，安国可暂往经理。"以本官使持节，总荆郢诸军北讨事，屯义阳西关。虏未至，安国移屯沔口以俟应接。改封湘乡。

世祖即位，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仍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蛮动，安国督州兵讨之。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上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敕安国曰："吾恒忧卿疾病，应有所须，勿致难也。"明年，迁都官尚书，领太子左率。六年，迁领军将军。安国累居将率，在朝以宿旧见遇。寻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兖州中正，给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见吕安国疾状，自不宜劳，且脚中既恒恶，扶人至吾前，于礼望殊成有亏，吾难敕之。其人甚讳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复须扶人，依例入，

幸勿牵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赠使持节、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给鼓吹一部。谥肃侯。

时旧将帅又有吴郡全景文，字弘达。少有气力，与沈攸之同载出都，到奔牛埭，于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当富贵也。”景文谓攸之曰：“富贵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将领为军主。孝建初，为竟陵王骠骑行参军，以功封汉水侯。除员外郎，积射将军。泰始二年，为假节、宁朔将军、冗从仆射、军主。随前将军刘亮讨破东贼于晋陵，除长水校尉，假辅国将军。北讨薛索儿于破釜，领水军断贼粮运。仍随太祖于葛冢石梁，再战皆有功。南贼相持未决，敕景文隶刘亮拒刘胡，攻围力战，身被数十创，除前军将军，封孝宁县侯，邑六百户。除宁朔将军，游击将军，假辅师将军，高平太守，镇军、安西二府司马，骁骑将军。元徽末，出为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辅国将军如故。迁征虏将军、南琅邪济阴二郡太守、军主，寻加散骑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预佐命，国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将军如故。迁光禄大夫，征虏将军、临川王征西司马、南郡太守。还，累迁为给事中，光禄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也。少贫微，佣书自业。有气干，为吴郡晋陵防郡队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图豫勋，赐爵关中侯。兖州刺史沈僧荣镇瑕丘，与山图有旧，以为己建武府参军。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僧荣遣山图领二百人诣沈庆之受节度，事平论勋，为中书舍人戴明宝所仰。泰始初，为殿中将军。四方反叛，仆射王彧举山图将领，呼与语，甚悦，使领百舸为前驱。与军主佼长生等攻破贼湖白、赭圻二城。除员外郎，加振武将军。豫平浓湖，追贼至西阳还，明帝赏之，赐苑西宅一区。镇军将军张永征薛安都于彭城，山图领二千人迎运至武原，为虏骑所追，合战，多所伤杀。虏围转急，山图据城自固，然后更结阵死战。突围出，虏披靡不能禁。众称其勇，呼为“武原将”。及永军大败，山图收散卒得千余人，守下邳城。还，除给事中、冗从仆射、直阁将军。

山图好酒多失，明帝数加怒诮，后遂自改。出为钱唐新城戍。是时豫州淮西地新没虏，更于历阳立镇，五年，以山图为龙骧将军、历阳令，领兵守城。

初，临海亡命田流自号“东海王”，逃窜会稽鄞县边海山谷中，立屯营，分布要害，官军不能讨。明帝遣直后闻人袭说降之，授流龙骧将军，流受命，将党与出，行达海盐，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杀鄞令耿猷，东境大震。六年，敕山图将兵东屯浃口，广设购募。流为其副暨挐

所杀，别帅杜连、梅洛生各拥众自守。至明年，山图分兵掩讨，皆平之。

豫章贼张凤，聚众康乐山，断江劫抄。台军主李双、蔡保数遣军攻之，连年不禽。至是军主毛寄生与凤战于豫章江，大败。明帝复遣山图讨之。山图至，先羸兵偃众，遣幢主庞嗣厚遗凤，要出会聚，听以兵自卫，凤信之。行至望蔡，山图设伏兵于水侧，击斩凤首，众百余人束首降。除宁朔将军、涟口戍主。山图遏涟水筑西城，断虏骑路，并以溉田。元徽三年，迁步兵校尉，加建武将军。转督高平下邳淮阳淮西四郡诸军事、宁朔将军、淮南太守。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还官。迁左中郎将。

太祖辅政，山图密启曰："沈攸之久有异图，公宜深为之备。"太祖笑而纳之。武陵王赞为郢州，太祖令山图领兵卫送。世祖与晋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图为后防。攸之事起，世祖为西讨都督，启山图为军副。世祖留据盆城，众议以盆城城小难固，不如还都。山图曰："今据中流，为四方势援，大众致力，川岳可为。城隍小事，不足难也。"世祖使城局参军刘皆、陈渊委山图以处分事。山图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世祖甚嘉之。授前军将军，加宁朔将军，进号辅国将军。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图量其形势。山图曰："攸之见与邻乡，亟同征伐，悉其为人。性度险刻，无以结固士心。如顿兵坚城之下，适所以为离散之渐耳。"攸之既败，平西将军黄回乘轻舸从白服百余人在军前下缘流叫，盆城中恐，须臾知是回凯归乃安。世祖谓山图曰："周公前言，可谓明于见事矣。"

还都，太祖遣山图领部曲镇京城，镇戍诸军，悉受节度。迁游击将军，辅国如故。建元元年，封广晋县男，邑三百户。出为假节、督兖青冀三州徐州东海朐山军事、宁朔将军、兖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进号辅国将军。其秋，虏动，上策虏必不出淮阴，乃敕山图曰："知卿绥边抚戎，甚有次第，应变算略，悉以相委。恐列丑未必能送死，卿丈夫无可藉手耳。"虏果寇朐山，为玄元度、卢绍之所破。虏于淮阳。是时淮北四州起义，上使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敕山图曰："卿当尽相帅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当使背后无忧虑；若后冷然无横来处，闭目痛打，无不摧碎。吾政应铸金，待卿成勋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运，勿令他人得上功。"会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拔三百家还淮阴。表移东海郡治涟口，又于石鳖立阳平郡，皆见纳。

世祖践阼，迁竟陵王镇北司马，带南平昌太守，将军如故。以盆城之旧，出入殿省，甚见亲信。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为？"转黄门郎，领羽林四厢直卫。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上谓之曰："卿罢万人都督，而轻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备不虞。"及疾，上手敕参问，遣医给药。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

周盘龙，北兰陵兰陵人也。宋世土断，属东平郡。盘龙胆气过人，尤便弓马。泰始初，随军讨赭圻贼，躬自斗战，陷阵先登。累至龙骧将军，积射将军，封晋安县子，邑四百户。元徽二年，桂阳贼起，盘龙时为冗从仆射、骑官主、领马军主，随太祖顿新亭，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与贼对阵，寻引还城中，合力拒战。事宁，除南东莞太守，加前军将军，稍至骁骑将军。升明元年，出为假节、督交广二州军事、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之官，预平石头。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怀贰被征，以盘龙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改封沌阳县。太祖即位，进号右将军。

建元二年，虏寇寿春，以盘龙为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水漂渍。盘龙率辅国将军张倪马步军于西泽中奋击，杀伤数万人，获牛马辎重。上闻之喜，诏曰："丑虏送死，敢寇寿春，崇祖、盘龙正勒义勇，乘机电奋，水陆斩击，填川蔽野。师不淹晨，西蕃克定。斯实将率用命之功，文武争伐之力。凡厥勋勤，宜时铨序，可符列上。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转太子左率。改授持节，军主如故。

明年，虏寇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谓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儿当得一子。"或问其故。买曰："角城与虏同岸，危险具多，我岂能使虏不敢南向？我若不没虏，则应破虏。儿不作孝子，便当作世子也。"至虏围买数重，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救之。敕盘龙曰："角城涟口，贼始复进，西道便是无贼，卿可率马步下淮阴就安民军。钟离船少，政可致衣仗数日粮，军人扶淮步下也。"买与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朝早起，手中忽见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槊，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讷，而

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永明元年，迁征虏将军、南琅邪太守。三年，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五年，转大司马，加征虏将军、济阳太守。世祖数讲武，常令盘龙领马军，校骑骋槊。后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爵为侯。

角城戍将张蒲与虏潜相构结，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虏二十余人，藏伏惣下，直向城东门，防门不禁，仍登岸援白争门。戍主皇甫仲贤率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于门拒战，斩三人，贼众被创赴水，而虏军马步至城外已三千余人，阻堑不得进。淮阴军主王僧庆等领五百人赴救，虏众乃退。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座寻奏复位。加领东平太守。

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赠安北将军、兖州刺史。

子奉叔，勇力绝人，随盘龙征讨，所在为暴掠。世祖使领军东讨唐宇之，奉叔畏上威严，检勒部下，不敢侵斥。为东宫直阁。郁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进。及即位，与直阁将军曹道刚为心膂。道刚骁骑将军，加冠军将军；奉叔游击将军，加辅国将军：并监殿内直卫。少日，仍迁道刚为黄门郎，高宗固谏不纳。奉叔善骑马，帝从其学骑射，尤见亲宠，得入后宫。寻加领淮陵太守、兖州中正。道刚加南濮阳太守。隆昌元年，除黄门郎，未拜，仍出为持节、都督青冀二州军事、冠军将军、青州刺史。时帝谋诛宰辅，故出奉叔为外援，除道刚中军司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千户侯，许之。高宗辅政，以为不可，封曲江县男，三百户，奉叔大怒，于众中攘刀厉目，高宗说喻之，乃受。奉叔辞毕将之镇，部伍已出。高宗虑其一出不可复制，与萧谌谋，称敕召奉叔于省内杀之，勇士数人拳击久之乃死。启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获已，可其奏。高宗废帝之日，道刚直阁省，萧谌先入户，若欲论事，兵人随后奄进，以刀刺之，洞胸死，因进宫内废帝。

奉叔弟世雄，永元中为西江督护。陈显达事后，世雄杀广州刺史萧季敞，称季敞同逆，送首京师。广州刺史颜翻讨杀之。

王广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马，便捷有勇力。初为马队主。宋大明中，以功补本县令，殿中，龙骧，强弩将军，骠骑中兵，南

谯太守。泰始初，除宁朔将军、军主，隶宁朔将军刘怀珍征殷琰于寿春。琰将刘从筑垒拒守，台军相拒移日。琰遣长史杜叔宝领五千人运车五百乘援从。怀珍遣广之及军主辛庆祖、黄回、千道连等要击于横塘。宝结营拒战，广之等肉薄攻营，自晡至日没，大败之，杀伤千余人，遂退，烧其运车。从闻之，弃垒奔走。时合肥城反，官军前后受敌，都督刘勔召诸军主会议。广之曰："请得将军所乘马往平之。"勔以马与广之，广之去三日，攻克合肥贼。仍随怀珍讨淮北。

时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至三城，为沈文秀所攻。广之将步骑三千余人，缘海救之，俱引退。广之又进军袭文秀所置长广太守刘桃根，桃根弃城走。军还，封安蛮县子，三百户。寻改蒲圻。除建威将军、南阳太守，不之官。除越骑校尉、龙骧将军、钟离太守。迁为左军将军，加宁朔将军、高平太守。又除游击将军，宁朔如故。加给事中，冠军将军。讨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宁都县子，五百户。太祖废苍梧，出广之为假节、督徐州军事、徐州刺史、钟离太守，冠军如故。

沈攸之事起，广之留京师，豫平石头，仍从太祖顿新亭，进号征虏将军。太祖诛黄回。回弟驷及从弟马、兄子奴亡逸。太祖与广之书曰："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启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其启闻，政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启依法。"令广之于江西搜捕驷等。建元元年，进爵为侯，食邑千户。转散骑常侍、左军将军。

北虏动，明年，诏假广之节，出淮上。广之家在彭、沛，启上求招诱乡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许之。以广之为使持节、都督淮北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广之引军过淮，无所克获，坐免官。寻除征虏将军，加散骑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即位，迁长沙王镇军司马，南东海太守，司徒司马，寻阳相，南新蔡太守，安陆王北中郎左军司马，广陵太守，将军如故。出为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还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司徒司马。迁右卫将军，转散骑常侍，前将军。世祖见广之子珍国应堪大用，谓广之曰："卿可谓老蚌也。"广之曰："臣不敢辞。"上大笑。除游击将军，不拜。

十一年，虏动，假广之节，招募。隆昌元年，迁给事中、左卫将军。时豫州刺史崔慧景密与虏通，有异志。延兴元年，以广之为持节、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预废郁林勋，增封三百户。高宗诛害诸王，遣广之征安陆王子敬于江阳，给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

军、江州刺史。进封应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建武二年，虏围司州，遣广之持节督司州征讨解围。广之未至百余里，虏退，乃还。明年，迁侍中、镇军将军，给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谥曰壮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国之所资也。必须久习兵事，非一战之力。安国等致效累朝，声勤克举，并识时变，咸知附托。盘龙骁勇，独冠三军，匈奴之惮飞将，曾不若也。壮矣哉！

赞曰：安国旧将，协同迁社，同裨九江，翊从中夏。盘龙杀敌，洞开胡马。广之末年，旌旄骤把。

列传第十一 薛渊 戴僧静 桓康（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渊，河东汾阴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从子。本名道渊，避太祖偏讳改。安都以彭城降虏，亲族皆入北。太祖镇淮阴，渊遁来南，委身自结。果干有气力，太祖使领部曲，备卫帐内，从征伐。元徽末，以勋官至辅国将军，右军将军，骁骑将军、军主，封竟陵侯。

沈攸之难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东府，使渊领军屯司徒左府，分备京邑。袁粲据石头，豫章王嶷夜登西门遥呼渊，渊惊起，率军赴难，先至石头焚门攻战。事平，明旦众军还集杜姥宅，街路皆满，宫门不开，太祖登南掖门楼处分众军各还本顿，至食后城门开，渊方得入见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为二千五百户。除淮陵太守，加宁朔将军，骁骑将军如故。寻为直阁将军，冠军将军。仍转太子左率。

虏遣伪将薛道摽寇寿春，太祖以道摽渊之亲近，敕齐郡太守刘怀慰曰："闻道摽分明来，其儿妇并在都，与诸弟无复同生者，凡此类，无为不多方误之，纵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为渊书与道摽示购之之意，虏得书，果追道摽，遣他将代之。

世祖即位，迁左卫将军。

初，渊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长安杨氏，渊私遣购赎，梁州刺史崔慧景报渊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难。"渊表求解职至界上迎之，见许。改授散骑常侍、征虏将军。渊母南归事竟无实。永明元年，渊上表解职送貂蝉。诏曰："远隔殊方，声问难审。渊忧迫之深，固辞朝列。昔东关旧典，犹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时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许，便可断表，速还章服。"渊以赎母既不得，又表陈解职，诏不许。后虏使至，上为渊致与母书。

车驾幸安乐寺，渊从驾乘虏桥。先是敕羌虏桥不得入仗，为有司所奏，免官，见原。四年，出为持节、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如故。明年迁右军司马，将军如故，转大司马，济阳太守，将军如故。七年，为给事中、右卫将军，以疾解职。归家，不能乘车，去车脚，使人舆之而去，为有司所纠，见原。八年，为右将军、大司马，领军讨巴东王子响。子响军主刘超之被捕急，以眠褥杂物十余种赂渊自逃，渊匿之军中，为有司所奏，诏原。十年，为散骑常侍，将军如故。

世祖崩，朝廷虑虏南寇，假渊节，军主、本官如故。寻加骁骑将

军，假节、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为持节、督司州军事、司州刺史，右将军如故。延兴元年，进号平北将军，未拜，卒。明帝即位，方有诏赙钱五万，布五百匹，克日举哀。

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祖饰，宋景平中，与富阳孙法先谋乱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静少有胆力，便弓马。事刺史沈文秀，俱没虏。后将家属叛还淮阴，太祖抚畜之，常在左右。僧静于都载锦出，为欧阳戍所得，系兖州狱，太祖遣薛渊饷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鱼腹中。僧静与狱吏饮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锁发屋而出。归，太祖匿之斋内。以其家贫，年给谷千斛。虏围角城，遣僧静战，荡数捷，补帐内军主。随还京师，勋阶至积射将军、羽林监。

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静为军主从。袁粲据石头，太祖遣僧静将腹心先至石头。时苏烈据仓城，僧静射书与烈，夜缒入城。粲登城西南门，列烛火处分，台军至，射之，火乃灭，回登东门。其党辅国将军孙昙瓘骁勇善战，每荡一合，辄大杀伤，官军死者百余人。军主王天生殊死拒战，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坠城中，僧静率力攻仓门，身先士卒，众溃，僧静手斩粲，于是外军烧门入。初，粲大明中与萧惠开、周朗同车行，逢大桁开，驻车共语。惠开取镜自照曰："无年可仕。"朗执镜良久曰："视死如归。"粲最后曰："当至三公而不终也。"僧静以功除前军将军，宁朔将军。将士战亡者，太祖为敛祭焉。

升明二年，除游击将军。沈攸之平，论封诸将，以僧静为兴平县侯，邑千户。太祖即位，增邑千二百户。除南济阴太守，本官如故。除辅国将军，改封建昌。建元二年，迁骁骑将军，加员外常侍，转太子左卫率。

世祖践阼，出为持节、督徐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民令耕种，甚得荒情。迁给事中、太子右率。寻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隶护军陈显达，讨荒贼桓天生于比阳。僧静与平西司马韩孟度、华山太守康元隆前进，未至比阳四十里，顿深桥。天生引虏步骑十万奄至，僧静合战，大破之，杀获万计。天生退还比阳，僧静进围之。天生军出城外，僧静又击破之。天生闭门不复出，僧静力疲乃退。除征虏将军、南中郎司马、淮南太守。

八年，巴东王子响杀僚佐，世祖召僧静使领军向江陵，僧静面启上曰："巴东王年少，长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上不答

而心善之。徙为庐陵王中军司马、高平太守，将军如故。九年，卒。诏曰：“僧静志怀贞果，诚著艰难。克殄西墉，勋彰运始。奄致殒丧，恻怆伤怀。赙钱五万，布百匹。谥壮侯。”

僧静同郡余姚人陈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讳改。强辩果捷，便刀□盾。初为左夹毂队将。泰始初，随太祖东讨，遂归身随从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见赏，封当阳县子，官至太子左率。启世祖以狖箭钅禁用铁多，不如铸作。东冶令张候伯以铸钅禁钝，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桓康，北兰陵承人也。勇果骁悍。宋大明中，随太祖为军容。从世祖在赣县。泰始初，世祖起义，为郡所絷，众皆散。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负置山中。与门客萧欣祖、杨□彖之、皋分喜、潜三奴、向思奴四十余人相结，破郡狱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战破之。随世祖起义，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以辟疟，无不立愈。见擢为世祖冠军府参军，除殿中将军，武骑常侍，出补襄贲令。桂阳事起，康弃县还都就太祖，会事平，除员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领军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一处作适，待明日夜。”康与太祖所养健儿卢荒、向黑于门间听得其语。明夕，王敬则将帝首至，扣门，康谓是变，与荒、黑晓下，拔白刃欲出。仍随入宫。太祖镇东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宁朔将军，带兰陵太守，常卫左右。

太祖诛黄回，回时将为南兖州，部曲数千，欲收，恐为乱。召入东府，停外斋，使康将数十人数回罪，然后杀之。回初与屯骑校尉王宜与同石头之谋，太祖隐其事，犹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与拳捷，善舞刀□盾，回尝使十余人以水交洒，不能著。既虑宜与反己，乃先撤其军将，宜与不与，回发怒，不从处分，擅斩之。诸将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强兵，必遂反覆。康请独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无能为也。”及回被召上车，爰妾见赤光冠其头至足，苦捉留，回不肯止。时人为之语曰：“欲俯张，问桓康。”除后军将军，直阁将军，南濮阳太守，宁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吴平县伯，五百户。转辅国将军，左军将军，游击将军，太守如故。

太祖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政欲与卿先共灭虏耳。”虏动，遣康行，假节。寻进冠军将军。三年春，于淮阳与虏

战，大破之，进兵攻陷虏樊谐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义民，不克。明年，以康为持节、督青冀二州东徐之东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东海涟口戍诸军事、青冀二州刺史，冠军如故。世祖即位，转骁骑将军，复前军郡。其年，卒。诏曰："康昔预南勋，义兼常怀，倍深恻怆。凶事所须，厚加料理。"年五十七。

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晚习骑射，以便捷见使为将。升明中，为虎贲中郎、越骑校尉。建元初，封平固男，三百户。永明八年，为游击将军，讨巴东王子响，见害。赠辅国将军、梁州刺史。

焦度，字文续，南安氐人也。祖文圭，避难至襄阳。宋元嘉中，侨立天水郡略阳县，乃属焉。度以归国，补北馆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颜师伯出镇，台差度领幢主送之。索虏寇青州，师伯遣度领军与虏战于沙沟杜梁，度身破阵，大捷。师伯板为己辅国府参军。虏遣清水公拾贲敕文寇清口，度又领军救援，刺虏骑将豹皮公堕马，获其具装铠霛，手杀数十人。师伯启孝武称度气力弓马并绝人，帝召还充左右。见度身形黑壮，谓师伯曰："真健物也。"除西阳王抚军长兼行参军，补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随镇江州。

子勋起兵，以度为龙骧将军，领三千人为前锋，屯赭圻。每与台军战，常自排突，所向无不胜。事败，逃宫亭湖中为寇贼。朝廷闻其勇，甚忧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度等，度将部曲出首，景文以为己镇南参军，寻领中直兵，厚待之。随景文还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劝景文拒命，景文不从。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补晋熙王燮防阁，除征虏铠曹行参军，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为赞前军参军。

沈攸之事起，转度中直兵，加宁朔将军、军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辅国将军、屯骑校尉。攸之大众至夏口，将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于城楼上肆言骂辱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度亲力战，攸之众蒙楯将登，度令投以秽器，贼众不能冒，至今呼此楼为"焦度楼"。事宁，度功居多，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为人朴涩，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见，意色甚变，竟不得一语。太祖以其不闲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见朝廷贵戚，说郢城事，宣露如初。好饮酒，醉辄暴怒。上常使人节之。年虽老，而气力如故。寻除游击将军。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赠辅国将军、梁秦二州刺史。

子世荣，永明中为巴东王防阁。子响事，世荣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为始兴中兵参军。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头。宋明帝末，为直厢。桂阳贼起，随太祖出新亭垒出战，先斩一级持还，由是识太祖。太祖为领军，虎诉勋，补防殿队主，直西斋。苍梧废，明日，虎欲出外避难，遇太祖在东中华门，问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觅明公耳。"仍留直卫。太祖镇东府，以虎与戴僧静各领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骑校尉，带南城令。豫平石头，封罗江县男，除前军将军。上受禅，增邑为四百户。直阁将军，领细仗主。寻除宁朔将军、东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启乞改封侯官，尚书奏侯官户数殷广，乃改封监利县。二年，除游击将军，本官如故。及彭、沛义民起，遣虎领六千人入涡。沈攸之横吹一部，京邑之绝，虎启以自随。义民久不至，虎乃攻虏别营破之。将士贪取俘执，反为虏所败，死亡二千人。

世祖即位，除员外常侍，迁南中郎司马，加宁朔将军、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为安成王征虏司马，余官如故。明年，江州蛮动，敕虎领兵戍寻阳，板辅国将军，伐蛮军主。又领寻阳相。寻除游击将军，辅国、军主如故。世祖以虎头名鄙，敕改之。

六年四月，荒贼桓天生复引虏出据隔城，遣虎督数军讨之。虎令辅国将军朱公恩领骑百匹及前行踏伏，值贼游军，因合战破之。遂进至隔城。贼党拒守，虎引兵围栅，绝其走路。须臾，候骑还报虏援已至，寻而天生率马步万余人迎战，虎奋击大败之，获二千余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斩伪虎威将军襄城太守帛乌祝，复杀二千余人，贼弃平氏城退走。七年，迁冠军将军，骁骑如故。明年，迁太子左率，转西阳王冠军司马、广陵太守。上敕虎曰："广陵须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处此任。"随郡王子隆代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备军容西上，以虎为辅国将军、镇西司马、南平内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奂，敕领步骑数百，步道取襄阳。仍除持节、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诸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将军如故。寻进号征虏将军。郁林即位，进号前将军。隆昌元年，迁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建武元年，进号右将军。二年，进督为监，进号平北将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

四年，虏寇沔北，虎聚军襄阳，与南阳太守房伯玉不协，不急赴救，末乃移顿樊城。虏主元宏遗虎书曰："皇帝谢伪雍州刺史：神运兆中，皇居阐洛。化总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宾之吴，治为两主之

隔。幽显含嗟，人灵雍阏。且汉北江边，密尔乾县，故先动凤驾，整我神邑。卿进无陈平归汉之智，退阙关羽殉节之忠，婴闭穷城，忧顿长沔，机勇两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冗未果，且还新都，飨厥六戎，入彼春月，迟迟扬旆，善修尔略，以俟义临。”虎使人答书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县，乔木空存，茂草方郁。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顾瞻中原，每用吊焉。知弃皋兰，随水瀍涧，伊川之象，爰在兹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邻是卜。’樊、汉无幸，咫尺殊风，折胶入塞，乘秋犯边，亲属穷于斩杀，士女困于虔刘。与彼蠢左，共为唇齿，仁义弗闻，苛暴先露。乃复改易毡裘，妄自尊大。我皇开运，光宅区夏，而式乱逋逃，弃同即异。每欲出车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两阶，叛命来格，遂复游魂不戢，乾没孔炽。孤总连率，任属方邵，组甲十万，雄戟千群，以此戡难，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战屈敌，兵无血刃。故部勒小戍，闭壁清野，抗威遵养，庶能怀音。若遂迷复，知进忘退，当金钲戒路，云旗北扫，长驱燕代，并羁名王，使少卿忽诸，头曼不祀。兵交无远，相为悯然。”

永泰元年，迁给事中，右卫将军，持节，隶都督陈显达停襄阳伐虏。度支尚书崔慧景于邓地大败，虏追至沔北。元宏率十万众，从羽仪华盖，围樊城。虎闭门固守。虏去城数里立营顿，设毡屋，复再围樊城，临沔水，望襄阳岸乃去。虎遣军主田安之等十余军出逐之，颇相伤杀。东昏即位，迁前将军，镇军司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虎领军屯青溪中桥。事宁，转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虎形干甚毅，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晚节好货贿，吝啬，在雍州得见钱五千万，伎女食酱菜，无重肴。每好风景，辄开库拍张向之。帝疑虎旧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见杀，时年六十余。和帝中兴元年，追赠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鸿门，资舞阳之气；纳降飨旅，仗虎侯之力。观兹猛毅，藉以风威，未必投车挟辀，然后胜敌。故桓康之声，所以震慑江蠡也。

赞曰：薛辞亲爱，归身淮涘。戴类千秋，兴言帝子。桓勇焦壮，爪牙之士。虎守西边，功亏北鄙。

列传第十二 江谧 荀伯玉

江谧，字令和，济阳考城人也。祖秉之，临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书都官郎，吴令，为太初所杀。谧系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请，辅国行参军，于湖令，强济称职。宋明帝为南豫州，谧倾身奉之，为帝所亲待。即位，以为骠骑参军。弟蒙貌丑，帝常召见狎侮之。谧转尚书度支郎，俄迁右丞兼比部郎。

泰始四年，江夏王义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礼官议从成人服，诸王服大功。左丞孙夐重奏：《礼记》女子十五而笄，郑云应年许嫁者也。其未许嫁者，则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犹为殇。礼官违越经典，于礼无据。”博士太常以下结免赎论；谧坐杖督五十，夺劳百日，谧又奏：“夐先不研辨，混同谬议。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夐又结免赎论。诏“可”。

出为建平王景素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与谧情款，随谧莅郡，犯小事，饿系郡狱，僧遵裂三衣食之，既尽而死。为有司所奏，征还。明帝崩，遇赦得免。为正员郎，右军将军。

太祖领南兖州，谧为镇军长史、广陵太守，入为游击将军。性流俗，善趋势利。元徽末，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谧深自委结，景素事败，仅得免祸。苍梧王废后，物情尚怀疑惑，谧独竭诚归事太祖，以本官领尚书左丞。升明元年，迁黄门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议加太祖黄皞，谧所建也。事平，迁吏部郎，稍被亲待。迁太尉谘议，领录事参军。齐台建，为右卫将军。建元元年，迁侍中。出为临川王平西长史、冠军将军、长沙内史、行湘州留事，先遣之镇，既而骠骑豫章王嶷领湘州，以谧为长史，将军、内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县伯，四百户。三年，为左民尚书。诸皇子出阁用文武主帅，皆以委谧。寻敕曰：“江谧寒士，诚当不得竞等华侪。然甚有才干，堪为委遇，可迁掌吏部。”

谧才长刀笔，所在事办。太祖崩，谧称疾不入，众颇疑其怨不豫顾命也。世祖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世祖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世祖知之，出谧为征虏将军、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未发，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曰：“谧少怀轻躁，长习谄薄，交无义合，行必利动。特以奕世更局，见擢宋朝，而阿谀内外，货路公行，咎盈宪简，戾彰朝听，舆金辇

宝，取容近习。以沈攸之地胜兵强，终当得志，委心托身，岁暮相结；以刘景素亲属望重，物应乐推，献诚荐子，窥窬非望。时艰网漏，得全首领。太祖匡饬天地，方弘远图，薄其难洗之瑕，许其革音之效，加以非分之宠，推以不次之荣，列迹勋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笔小用，赏厕河山，任忝出入。轻险之性，在贵弥彰；贪昧之情，虽富无满。重莅湘部，显行断盗；及居铨衡，肆意受纳。连席同乘，皆诐黩旧侣；密筵闲宴，必货贿常客。理合升进者，以为己惠；事宜贬退者，并称中旨。谓贩鬻威权，奸自不露，欺主罔上，谤议可掩。先帝寝疾弥留，人神忧震。谧托病私舍，曾无变容。国讳经旬，甫暂入殿，参访遗诏，觇忖时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带，先顾不逮，旧位无加，遂崇饰恶言，肆丑纵悖，讥诽朝政，讪毁皇猷，遍蚩忠贤，历诋台相。至于蕃岳入授，列代恒规，勋戚出抚，前王彝则，而谧妄发枢机，坐构嚣论。复敢贬谤储后，不顾辞端，毁折宗王，每穷舌杪。皆云诰誓乖礼，崇树失宜，仰指天，俯画地，希幸灾故，以申积愤。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请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狱治罪。”诏赐死，时年五十二。

子介，建武中，为吴令，治亦深切。民间榜死人髑髅为谧首，介弃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广陵人也。祖永，南谯太守。父阐之，给事中。伯玉少为柳元景抚军板行参军，南徐州祭酒，晋安王子勋镇军行参军。泰始初，子勋举事，伯玉友人孙冲为将帅，伯玉隶其驱使，封新亭侯。事败，伯玉还都卖卜自业。建平王景素闻而招之，伯玉不往。

太祖镇淮阴，伯玉归身结事，为太祖冠军刑狱参军。太祖为明帝所疑，及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伯玉劝太祖遣数十骑入虏界，安置标榜，于是虏游骑数百履行界上，太祖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断卦不成行，而明帝诏果复太祖本任，由是见亲待。从太祖还都，除奉朝请。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祖罢广兴还，立别宅，遣人于大宅掘树数株，伯玉不与，驰以闻。太祖曰：“卿执之是也。”转太祖平南府，晋熙王府参军。太祖为南兖州，伯玉转为上镇军中兵参军，带广陵令。除羽林监，不拜。

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还广陵，梦上广陵城南楼上，有二青衣小儿语伯玉云：“草中肃，九五相追逐。”伯玉视城下人头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梦太祖乘船在广陵北渚，见上两掖下有翅不舒。伯玉问何当舒，上曰：“却后三年。”伯玉梦中自谓是咒师，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龙出，两掖下翅皆舒，还而复敛。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阳，威

名大震；五年而废苍梧。太祖谓伯玉曰：“卿时乘之梦，今且效矣。”

升明初，仍为太祖骠骑中兵参军，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带济阳太守，中兵如故。霸业既建，伯玉忠勤尽心，常卫左右。加前军将军。随太祖太尉府转中兵，将军、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丰县子，四百户。转辅国将军，武陵王征虏司马，太守如故。徙为安成王冠军司马，转豫章王司空谘议，太守如故。

世祖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使领东宫主衣食官谷帛，赏赐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于南涧寺舍身斋，有元徽紫皮裤褶，余物称是。于乐游设会，伎人皆著御衣。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世祖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祗畏，莫敢有言。伯玉谓亲人曰：“太子所为，官终不知，岂得顾死蔽官耳目！我不启闻，谁应启者？”因世祖拜陵后密启之。上大怒，检校东宫。世祖还至方山，日暮将泊。豫章王于东府乘飞燕□东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归，上亦停门籥待之，二更尽，方入宫。上明日遣文惠太子、闻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状示世祖。称太子令，收景真杀之。世祖忧惧，称疾月余日。上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上曰：“官有天下日浅，太子无事被责，人情恐惧，愿官往东宫解释之。”太祖乃幸宫，召诸王以下于玄圃园为家宴，致醉乃还。

上嘉伯玉尽心，愈见亲信，军国密事，多委使之。时人为之语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上临崩，指伯玉谓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后，人必为其作口过，汝勿信也。可令往东宫长侍白泽，小却以南兖州处之。”

伯玉遭父忧，除冠军将军、南濮阳太守，未拜，除黄门郎，本官如故。世祖转为豫章王太尉谘议，太守如故。俄迁散骑常侍，太守如故。伯玉忧惧无计，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诛，伯玉并伏法。

初，善相墓者见伯玉家墓，谓其父曰：“当出暴贵而不久也。”伯玉后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死时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义烈之遗训也。欲夫专心所奉，在节无贰，虽人子之亲，尚宜自别，则偏党为论，岂或傍启！察江、荀之行也，虽异术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难乎免矣。

赞曰：谧口祸门，荀言亟尽。时清主异，并合同殒。

列传第十三 王琨 张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韬

王琨，琅邪临沂人也。祖荟，晋卫将军。父怿，不慧，侍婢生琨，名为昆仑。怿后娶南阳乐玄女，无子，改琨名，立以为嗣。琨少谨笃，为从伯司徒谧所爱。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驸马都尉，奉朝请。元嘉初，从兄侍中华有权宠，以门户衰弱，待琨如亲，数相称荐。为尚书仪曹郎，州治中。累至左军谘议，领录事，出为宣城太守，司徒从事中郎，义兴太守。历任皆廉约。还为北中郎长史，黄门郎，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孝建初，迁廷尉卿，竟陵王骠骑长史，加临淮太守，转吏部郎。吏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尝属琨用二人，后复遣属琨，答不许。

出为持节、都督广交二州军事、建威将军、平越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州镇旧有鼓吹，又启输还。及罢任，孝武知其清，问还资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余物称之。”帝悦其对。为廷尉，加给事中，转宁朔将军长史、历阳内史。上以琨忠实，徙为宠子新安王东中郎长史，加辅国将军，迁右卫将军，度支尚书。出为永嘉王左军、始安王征虏二府长史，加辅国将军、广陵太守，皆孝武诸子。泰始元年，迁度支尚书，寻加光禄大夫。

初，从兄华孙长袭华爵为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上表曰：“臣门侄不休，从孙长是故左卫将军嗣息，少资常猥，犹冀晚进。顷更昏酣，业身无检。故卫将军华忠肃奉国，善及世祀；而长负衅承对，将倾基绪。嗣小息佟闲立保退，不乖素风，如蒙拯立，则存亡荷荣，私禄更构。”出为冠军将军、吴郡太守，迁中领军。坐在郡用朝舍钱三十六万营饷二宫诸王及作绛袄奉献军用，左迁光禄大夫，寻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骑常侍。廷尉虞龢议社稷合为一神，琨案旧纠驳。时龢深被亲宠，朝廷多琨强正。

明帝临崩，出为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左军将军、会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误竟囚，降号冠军。元徽中，迁金紫光禄，弘训太仆，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进。顺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常侍余如故。顺帝逊位，琨陪位及辞庙，皆流涕。

太祖即位，领武陵王师，加侍中，给亲信二十人。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

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

琨性既古慎，而俭啬过甚，家人杂事，皆手自操执。公事朝会，必夙夜早起，简阅衣裳，料数冠帻，如此数四，世以此笑之。寻解王师。

建元四年，太祖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琨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应尔。”遂得病，卒。赠左光禄大夫，余如故。年八十四。

张岱，字景山，吴郡吴人也。祖敞，晋度支尚书。父茂度，宋金紫光禄大夫。岱少与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镜、征北将军永、弟广州刺史辨俱知名，谓之张氏五龙。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议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翳无言声。后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宾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寅、镜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

郡举岱上计掾，不行，州辟从事。累迁南平王右军主簿，尚书水部郎。出补东迁令。时殷冲为吴兴，谓人曰：“张东迁亲贫须养，所以栖迟下邑。然名器方显，终当大至。”随王诞于会稽起义，以岱为建威将军，辅国长史，行县事。事平，为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有司以岱违制，将欲纠举。宋孝武曰：“观过可以知仁，不须案也。”累迁抚军谘议参军，领山阴令，职事闲理。

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未亲政事，以岱为冠军谘议参军，领彭城太守，行府、州、国事。后临海王为征虏广州，豫章王为车骑扬州，晋安王为征虏南兖州，岱历为三府谘议、三王行事，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得。或谓岱曰：“主王既幼，执事多门，而每能缉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为政端平，待物以礼，悔吝之事，无由而及。明暗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为黄门郎，迁骠骑长史，领广陵太守。新安王子鸾以盛宠为南徐州，割吴郡属焉。高选佐史，孝武帝召岱谓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资宦已多。今欲用卿为子鸾别驾，总刺史之任，无谓小屈，终当大伸也。”帝崩，累迁吏部郎。

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干旧才，除使持节、督西豫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西豫州刺史。寻徙为冠军将军、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讨诸军事，并不之官。泰始末，为吴兴太守。元徽中，迁使持节、督益宁二州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数年，益土安其政。征侍中，领长水校尉，度支尚书，领左军，迁吏部尚书。王俭为吏部郎，时专断曹事，岱

每相违执，及俭为宰相，以此颇不相善。

兄子瑰、弟恕诛吴郡太守刘遐，太祖欲以恕为晋陵郡，岱曰："恕未闲从政，美锦不宜滥裁。"太祖曰："恕为人，我所悉。且又与瑰同勋，自应有赏。"岱曰："若以家贫赐禄，此所不论，语功推事，臣门之耻。"寻加散骑常侍。建元元年，出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太祖知岱历任清直，至郡未几，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换，但总戎务殷，宜须望实，今用卿为护军。"加给事中。岱拜竟，诏以家为府。陈疾，明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鄱阳王师。

世祖即位，复以岱为散骑常侍、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节在吴兴，更以宽恕著名。迁使持节、监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遗命，分张家财，封置箱中，家业张减，随复改易，如此十数年。赠本官，谥贞子。

褚炫，字彦绪，河南阳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显，鄱阳太守。兄炤，字彦宣，少秉高节，一目眇，官至国子博士，不拜。常非从兄渊身事二代，闻渊拜司徒，叹曰："使渊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颐之寿。"炫少清简，为从舅王景文所知。从兄渊谓人曰："从弟廉胜独立，乃十倍于我也。"宋义阳王昶为太常，板炫补五官，累迁太子舍人，抚军车骑记室，正员郎。

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帝甚猜羞，召问侍臣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独曰："今节候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翚之禽，骄心未警。但得神驾游豫，群情便为载欢。"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迁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

升明初，炫以清尚，与刘俣、谢朏、江斅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迁黄门郎，太祖骠骑长史，迁侍中，复为长史。齐台建，复为侍中，领步兵校尉。以家贫，建元初，出补东阳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还，复为侍中，领步兵。凡三为侍中。出为竟陵王征北长史，加辅国将军，寻徙为冠军长史、江夏内史，将军如故。

永明元年，为吏部尚书。炫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游，论者以为美。及在选部，门庭萧索，宾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黄纸帽箱，风吹纸剥殆尽。罢江夏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表自陈解，改授散骑常侍，领安成王师。国学建，以本官领博士，未拜，

卒，无以殡敛。时年四十一。赠太常，谥曰贞子。

何戢，字慧景，庐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禄大夫，被遇于宋武。选戢尚山阴公主，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郎。

景和世，山阴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渊入内侍己，渊见拘逼，终不肯从，与戢同居止月余日，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迁司徒从事中郎，从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转戢司马，除黄门郎，出为宣威将军、东阳太守，吏部郎。元徽初，褚渊参朝政，引戢为侍中，时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辞内侍，表疏屡上，时议许之。改授司徒左长史。

太祖为领军，与戢来往，数置欢宴。上好水引饼，戢令妇女躬自执事以设上焉。久之，复为侍中，迁安成王车骑长史，加辅国将军、济阴太守，行府、州事。出为吴郡太守，以疾归。为侍中，秘书监，仍转中书令，太祖相国左长史。建元元年，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渊曰："宋世王球从侍中中书令单作吏部尚书，资与戢相似，顷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戢美容仪，动止与褚渊相慕，时人呼为"小褚公"。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三年，出为左将军、吴兴太守。

上颇好画扇，宋孝武赐戢蝉雀扇，善画者顾景秀所画。时陆探微、顾彦先皆能画，叹其巧绝。戢因王晏献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时年三十六。赠散骑常侍、抚军，太守如故。谥懿子。女为郁林王后，又赠侍中、光禄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临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升之，都官尚书。延之出继伯父秀才粲之。延之少而静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举秀才。除北中郎法曹行参军。转署外兵尚书外兵部，司空主簿，并不就。除中军建平王主簿、记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转秘书丞，西阳王抚军谘议，州别驾，寻阳王冠军、安陆王后军司马，加振武将军，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不拜。宋明帝为卫军，延之转为长史，加宣威将军。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转延之为左长史，加宁朔将军。

延之清贫，居宇穿漏。褚渊往候之，见其如此，具启明帝，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斋屋。迁侍中，领射声校尉，未拜，出为吴郡太守。罢郡还，家产无所增益。除吏部尚书，侍中，领右军，并不拜。复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出为后军将军、吴兴太守。迁都督浙东五郡、会稽太守。转侍中，秘书监，晋熙王师。迁中书令，师如故。未拜，转右仆射。升明二年，转左仆射。

宋德既衰，太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元二年，进号镇南将军。

延之与金紫光禄大夫阮韬，俱宋领军刘湛外甥，并有早誉。湛甚爱之，曰："韬后当为第一，延之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饷下都，韬与朝士同例。太祖闻其如此，与延之书曰："韬云卿未尝有别意，当缘刘家月旦故邪？"在州禄俸以外，一无所纳，独处斋内，吏民罕得见者。

四年，迁中书令，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转左仆射，光禄、中正如故。寻领竟陵王师。永明二年，陈疾解职，世祖许之。转特进，右光禄大夫，王师、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特进如故。谥简子。

延之家训方严，不妄见子弟，虽节岁问讯，皆先克日。子伦之，见儿子亦然。永明中，为侍中。世祖幸琅邪城，伦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为有司所奏。诏伦之亲为陪侍之职，而同外惰慢，免官，景文等赎论。建武中，至侍中，领前军将军，都官尚书，领游击将军，卒。

阮韬，字长明，陈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孙也。韬少历清官，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刘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

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王彧、谢庄为一双，韬与何偃为一双。常充兼假。泰始末，为征南江州长史。桂阳王休范在镇，数出行游，韬性方峙，未尝随从。至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始兴王师。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内侍枢近，世为华选。金榼颍耀，朝之丽服，久忘儒艺，

专授名家。加以简择少姿，簪貂冠冕，基荫所通，后才先貌，事同谒者，以形骸为官，斯违旧矣。辟强之在汉朝，幼有妙察；仲宣之处魏国，见贬容陋。何戢之让，虽未能深识前古之美，与夫尸官靦服者，何等级哉！

赞曰：万石祗慎，琨既为伦。五龙一氏，张亦继荀。炫清褚族，戢遗何姻。延之居简，名峻王臣。

列传第十四 王僧虔 张绪

王僧虔，琅邪临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宾客疑所讳，弘曰："身家讳与苏子高同。"父昙首，右光禄大夫。昙首兄弟集会诸子孙，弘子僧达下地跳戏，僧虔年数岁，独正坐采蜡烛珠为凤凰。弘曰："此儿终当为长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除秘书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转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迁司徒左西属。

兄僧绰，为太初所害，亲宾咸劝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兄子俭于中途得病，僧虔为废寝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马援处儿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无复游宦之兴矣。"还为中书郎，转黄门郎，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拙笔书，以此见容。出为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迁散骑常侍，复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爱子也。寻迁豫章内史。入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复为侍中，领屯骑校尉。泰始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

徙为会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将军如故。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夐奏："僧虔前莅吴兴，多有谬命，检到郡至迁，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礼吏署三传及度与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委州检削。"坐免官。寻以白衣兼侍中，出监吴郡太守，迁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湘州事，仍转辅国将军，湘州刺史。所在以宽惠著称。巴峡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阳、罗、湘西三县缘江民立湘阴县，从之。

元徽中，迁吏部尚书。高平檀珪罢沅南令，僧虔以为征北板行参军，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五常之始，文武为先，文则经纬天

地，武则拨乱定国。仆一门虽谢文通，乃忝武达。群从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躯奉国，而致子侄饿死草壤。去冬今春，频荷二敕，既无中人，屡见嗟夺。经涉五朔，逾历四晦，书牍十二，接觐六七，遂不荷润，反更曝鳃。九流绳平，自不宜独苦一物，蝉腹龟肠，为日已久。饥虎能吓，人遽与肉；饿麟不噬，谁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为马超所争；今春蒙敕南昌县，为史偃所夺。二子勋荫人才，有何见胜？若以贫富相夺，则分受不如。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妇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嫔长沙景王；尚书伯为江州，檀珪祖亦为江州；尚书从兄出身为后军参军，檀珪父释褐亦为中军参军。仆于尚书，人地本悬，至于婚宦，不至殊绝。今通塞虽异，犹忝气类，尚书何事乃尔见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门二世，粉骨卫主，殊勋异绩，已不能甄，常阶旧途，复见侵抑。”僧虔报书曰：“征北板比岁处遇小优，殷主簿从此府入崇礼，何仪曹即代殷，亦不见诉为苦。足下积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难。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见其赏，而顿就求称，亦何可遂。吾与足下素无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书曰：“昔荀公达汉之功臣，晋武帝方爵其玄孙；夏侯惇魏氏勋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显，方赏其孙，封树近族。羊叔子以晋泰始中建策伐吴，至咸宁末，方加褒宠，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殒身国难，至兴宁末，方崇礼秩，官其子孙；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难，咸康中方擢其子孙。似不以世代远而被弃，年世疏而见遗。檀珪百罹六极，造化罕比，五丧停露，百口转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质非匏瓜，实羞空悬。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岂与悠悠之人同口而语！使仆就此职，尚书能以郎见转不？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僧虔乃用为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将军韶孙也。

僧虔寻加散骑常侍，转右仆射。升明元年，迁尚书仆射，寻转中书令，左仆射。二年，为尚书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今总章羽佾，音服舛异。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务，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悬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重违成宪，更立歌钟，不参旧例。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谅以金石干羽，事绝私室，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

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宜命有司，务勤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跂踵。”事见纳。

建元元年，转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二年，进号左卫将军，固让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如故。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汤本以救疾，而实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恶宜疾，则应先启。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无怨。”上纳其言。

僧虔留意雅乐，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是时上始欲通使，僧虔与兄子俭书曰：“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知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事竟不行。

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帙，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

其年冬，迁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简无所欲，不营财产，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风疾欲陈解，会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时群从宗族并会，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当至公，余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乃固辞不拜，上优而许之。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客问僧虔固让之意，僧虔曰：“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吾衣食周身，荣位已过，所惭庸薄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贻官谤邪！”兄子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

之。

永明三年，薨。僧虔颇解星文，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虑其有公事。少时，僧虔薨，慈弃郡奔赴。僧虔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谥简穆。

其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亡从祖中书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趣好，殆当不减，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庾昕学右军，亦欲乱真矣。"又著《书赋》传于世。

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动，好文章，读《范滂传》，未常不叹挹。王融败后，宾客多归之。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初为秘书郎，卒，年二十一。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知汝恨吾不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请从先师听言观行，冀此不复虚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从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

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脩，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阿越不学，在天地间可嬉戏，何忽自课谪？幸及盛时逐岁暮，何必有所减？"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必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世中比例举眼是，汝足知此，不复具言。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官，兼有室累，牵役情性，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为可作世中学，取过一生耳。试复三思，勿讳吾言。犹捶挞志辈，冀脱万一，未死之间，望有成就者，不知当有益否？各在尔身己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爱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

张绪，字思曼，吴郡吴人也。祖茂度，会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绪少知名，清简寡欲，叔父镜谓人曰："此儿，今之乐广也。"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建平王护军主簿，右军法曹行参军，司空主簿，抚军、南中郎二府功曹，尚书仓部郎。都令史谘郡县米事，绪萧然直视，不以经怀。除巴陵王文学，太子洗马，北中郎参军，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车骑从事中郎，中书郎，州治中，黄门郎。

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淡。转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迁司徒左长史。吏部尚书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复转中庶子，领翊军校尉，转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寻兼侍中，迁吏部郎，参掌大选。元徽初，东宫罢，选曹拟舍人王俭格外记室，绪以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从之。绪又迁侍中，郎如故。

绪忘情荣禄，朝野皆贵其风。尝与客闲言，一生不解作诺。时袁粲、褚渊秉政，有人以绪言告粲、渊者，即出绪为吴郡太守，绪初不知也。迁为祠部尚书，复领中正，迁太常，加散骑常侍，寻领始安王师。升明二年，迁太祖太傅长史，加征虏将军。齐台建，转散骑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转中书令，常侍如故。

绪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异。仆射王俭谓人曰："北士中觅张绪，过江未有人，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耳？"车驾幸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座远，不闻绪言，上难移绪，乃迁僧达以近之。寻加骁骑将军。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绪既迁官，上以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时人以此选为得人，比晋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

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

世祖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明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绪每朝见，世祖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也。"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师如故。给亲信二十人。复领中正。长沙王晃属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遣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光禄、师、中正如故。

绪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无食。门生见绪饥，为之辨餐，然未尝求也。卒时年六十八。遗命作芦葭轜车，灵上置杯水香火，不设祭。从弟融敬重绪，事之如亲兄，赍酒于绪灵前酌饮，恸哭曰："阿兄风流顿尽！"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谥简子。

子克，苍梧世正员郎，险行见宠，坐废锢。

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杀人，伏法。

允兄充，永明元年为武陵王友，坐书与尚书令王俭，辞旨激扬，为

御史中丞到捻所奏，免官禁锢。论者以为有恨于俭也。

案建元初，中诏序朝臣，欲以右仆射拟张岱。褚渊谓“得此过优，若别有忠诚，特进升引者，别是一理，仰由裁照。”诏“更量”。说者既异，今两记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声之量，兼以艺业。戒盈守满，屈己自容，方轨诸公，实平世之良相。张绪凝衿素气，自然标格，搢绅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绪之风流者，岂不谓之名臣！

赞曰：简穆长者，其义恢恢；声律草隶，燮理三台。思曼廉静，自绝风埃；游心爻系，物允清才。

列传第十五 虞玩之 刘休 沈冲 庾杲之 王谌

虞玩之，字茂瑶，会稽余姚人也。祖宗，晋库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闲刀笔，泛涉书史，解褐东海王行参军，乌程令。路太后外亲朱仁弥犯罪，依法录治。太后怨诉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晋熙国郎中令，尚书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为右丞。时太祖参政，与玩之书曰："张华为度支尚书，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阙，吾贤居右丞，已觉金粟可积也。"玩之上表陈府库钱帛，器械役力，所悬转多，兴用渐广，虑不支岁月。朝议优报之。迁安成王车骑录事，转少府。

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太祖善之，引为骠骑谘议参军。霸府初开，宾客辐凑，太祖留意简接，玩之与乐安任遐，俱以应对有席上之美，齐名见遇。遐字景远，好学，有义行，兼与太祖素游，褚渊、王俭并见亲爱。官至光禄大夫，永元初卒。

玩之迁骁骑将军，黄门郎，领本部中正。上患民间欺巧，及即位，敕玩之与骁骑将军傅坚意检定簿籍。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却籍改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民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则胜残未易。卿诸贤并深明治体，可各献嘉谋，以振浇化。又台坊访募，此制不近，优刻素定，闲剧有常。宋元嘉以前，兹役恒满，大明以后，乐补稍绝。或缘寇难频起，军荫易多，民庶从利，投坊者寡。然国经未变，朝纪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算，革斯弊邪？"

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世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诏逮幽愚，谨陈妄说。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

江、湘诸部，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寻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媪比肩，弥山满海，皆是私役。行货求位，其涂甚易，募役卑剧，何为投补？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满复有期，民无迳路，则坊可立表而盈矣。为治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上省玩之表，纳之。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诏曰：“夫简贵贱，辨尊卑者，莫不取信于黄籍。岂有假器滥荣，窃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虚妄，式允旧章。然衅起前代，过非近失，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闻负重致远，力穷则困，竭诚事君，智尽必倾，理固然也。四十仕进，七十悬车，壮则驱驰，老宜休息。臣生于晋，长于宋，老于齐，世历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为王府行佐，于兹三十年矣。自顷以来，衰耗渐笃。为性不懒惰，而倦怠顿来。耳目本聪明，而聋瞽转积。脚不支身，喘不绪气。景刻不推，朝昼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寿夭，唯臣独存。朝露末光，宁堪长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禀命饥寒，不求富贵，铜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缧绁，属遇圣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于道消之晨，效节于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降庆于文明之初，荷泽于天飞之运，臣命之偶也。不谋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惭李陵而忝居门下。尧舜无穷，臣亦通矣。年过六十，不为夭矣。荣期之三乐，东平之一善，臣俱尽之矣。经昏践乱，涉艰履危，仰圣德以求全，凭贤辅以申节，未尝厌屈于勋权，畏溺于狐鼠，臣立身之

本，于斯不亏。在其壮也，当官不让；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愿慈临，赐臣骸骨。非为希高慕古，爱好泉林，特以丁运孤贫，养礼多阙，风树之感，夙自缠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间，扫守丘墓，以此归全，始终之报遂矣。”上省玩之表，许之。

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王俭举员外郎孔襜使虏，玩之言论不相饶，襜、俭并恨之。至是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玩之归家起大宅，数年卒。其后员外郎孔瑄就俭求会稽五官，俭方盥，投皂荚于地，曰：“卿乡俗恶。虞玩之至死烦人。”

孔襜字世远，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升明中为齐台尚书仪曹郎，太祖谓之曰：“卿仪曹才也。”俭为宰相，襜尝谋议帷幕，每及选用，颇失乡曲情。俭从容启上曰：“臣有孔襜，犹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为太子家令，卒。时人呼孔襜、何宪为王俭三公。

宪字子思，庐江人也。以强学见知。母镇北长史王敷之女，聪明有训识。宪为本州别驾。永明十年，使于虏中。

刘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员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宋明帝湘东国常侍。好学谙忆，不为帝所知。袭祖封南乡侯。友人陈郡谢俨同丞相义宣反，休坐匿之，被系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随弟钦为罗县。泰始初，诸州反，休筮明帝当胜，静处不预异谋。数年，还投吴喜为辅师府录事参军。喜称其才，进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阳王征北参军。

帝颇有好尚，尤嗜饮食。休多艺能，爰及鼎味，问无不解。后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无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诸王妓妾怀孕，使密献入宫，生子之后，闭其母于幽房，前后十数。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苍梧王亦非帝子，陈太妃先为李道儿妾，故苍梧微行，尝自称为李郎焉。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尔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其见亲如此。

寻除员外郎，领辅国司马、中书通事舍人，带南城令。除尚书中兵郎，给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成王抚军参军，出为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体，而在郡无异绩。还为正员郎，邵陵王南中郎录事、建威将军、新蔡太守。随转左军府，加镇蛮护军，将军、太守如故。迁谘

议，司马，进宁朔将军，镇蛮护军、太守如故。徙寻阳太守，将军、司马如故。后迁长史。沈攸之难，世祖挟晋熙邵陵二王军府镇盆城，休承奉军费，事宁，仍迁邵陵王安南长史，除黄门郎，宁朔将军，前军长史，齐台散骑常侍。

建元初，为御史中丞。顷之，休启曰："臣自尘荣南宪，星晷交春，谬闻弱奏，劾无空月。岂唯不能使蕃邦敛手，豪右屏气，乃遣听已暴之辜，替网触罗之鸟。而犹以此，里失乡党之和，朝绝比肩之顾，覆背腾其喉唇，武人厉其觜吻。怨之所聚，势难久堪；议之所裁，孰怀其允？臣窃寻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于臣叨滥，宜请骸骨。"上曰："卿职当国司，以威裁为本，而忽惮世诮。卿便应辞之事始，何可获惰晚节邪？"

宋末，上造指南车，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四年，出为豫章内史，加冠军将军。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绰，吴兴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怀文，广陵太守。冲解褐卫尉五官，转扬州主簿。宋大明中，怀文有文名，冲亦涉猎文义。转西阳王抚军法曹参军，寻举秀才，还为抚军正佐，兼记室。及怀文得罪被系，冲兄弟行谢，情哀貌苦，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帝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杀之。元景为之叹息。冲兄弟以此知名。

泰始初，以母老家贫，启明帝得为永兴令。迁巴陵王主簿，除尚书殿中郎。元徽中，出为晋安王安西记室参军，还为司徒主簿，山阴令，转司徒录事参军。世祖为江州，冲为征虏长史、寻阳太守，甚见委遇。世祖还都，使冲行府、州事。迁领军长史。建元初，转骠骑谘议参军，领录事，未及到任，转黄门郎，仍迁太子中庶子。世祖在东宫，待以恩旧。及即位，转御史中丞，侍中。冠军庐陵王子卿为郢州，以冲为长史、辅国将军、江夏内史，行府、州事。随府转为安西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府事，将军如故。永明四年，征为五兵尚书。

冲与兄淡、渊名誉有优劣，世号为"腰鼓兄弟。"淡、渊并历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为司直，晋、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职，被宪者多结怨。渊永明中弹吴兴太守袁彖，建武中彖从弟昂为中丞，到官数日，奏弹渊子缋父在僦白□宪车，免官禁锢。冲母孔氏在东，邻家失火，疑为人

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与人岂有善者！”

世祖方欲任冲，冲西下至南州而卒。时年五十一。上甚惜之。丧还，诏曰：“冲丧柩至止，恻怆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悯悼。”车驾出临冲丧，诏曰：“冲贞详闲理，志局淹正。诚著蕃朝，绩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赠太常，谥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参军。杲之少而贞立，学涉文义。起家奉朝请，巴陵王征西参军。郢州举秀才，除晋熙王镇西外兵参军，世祖征虏府功曹，尚书驾部郎。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艹殂}、抃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仍为世祖抚军中军记室，迁员外散骑常侍，正员郎，迁中书郎，领荆、湘二州中正。转尚书左丞，常侍、领中正如故。出为王俭卫军长史，时人呼入俭府为芙蓉池。俭谓人曰：“昔袁公作卫军，欲用我为长史，虽不获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应须如我辈人也。”乃用杲之。迁黄门郎，兼御史中丞，寻即正。

杲之风范和润，善音吐。世祖令对虏使，兼侍中。上每叹其风器之美，王俭在座，曰：“杲之为蝉冕所照，更生风采。陛下故当与其即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诸王年少，不得妄与人接，敕杲之与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寻又迁庐陵王中军长史，迁尚书吏部郎，参大选事。转太子右卫率，加通直常侍。

九年，卒。临终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气疾，自省绵痼，顷刻危殆，无容复卧。任居隆显，玷尘明世，乞解所忝，待终私庭。臣以凡庸，谬徼昌运，奖擢之厚，千载难逢。且年逾知命，志事荣显，修夭有分，无所厝言。若天鉴微诚，暂借余历，倾宗殒元，陈力无远。仰违庭阙，伏枕鲠恋。送貂蝉及章。”诏不许。杲之历在上府，以文学见遇。上造崇虚馆，使为碑文。卒时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谥曰贞子。

时会稽孔广，字淹源，亦美姿制。历州治中，卒。

王谌，字仲和，东海郯人也。祖万庆，员外常侍。父元闵，护军司马。宋大明中，沈昙庆为徐州，辟谌为迎主簿，又为州迎从事，湘东王国常侍，镇北行参军，州、国、府主皆宋明帝也。除义阳王征北行参军，又除度明帝卫军府。谌有学义，累为帝蕃佐。及即位，除司徒参军，带薛令，兼中书舍人，见亲遇，常在左右。谌见帝所行惨僻，屡谏不从，请退，坐此见怒，系尚方，少日出。寻除尚书殿中郎，徙记室参

军，正员郎，薛令如故。迁兼中书郎，晋平王骠骑板谘议，出为湘东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复为桂阳王骠骑府谘议参军，中书郎。

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出为临川内史，还为尚书左丞。寻以本官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迁黄门，转正员常侍，辅国将军，江夏王右军长史，冠军将军。转给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以谌为征虏长史行事，冠军如故。永明初，迁豫章王太尉司马，将军如故。世祖与谌相遇于宋明之世，欲委任，为辅国将军、晋安王南中郎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黄门郎，领骁骑将军，迁太子中庶子，骁骑如故。谌贞正和谨，朝廷称为善人，多与之厚。八年，转冠军将军、长沙王车骑长史，徙庐陵王中军长史，将军如故。西阳王子明在南兖州，长史沈宪去职，上复徙谌为征虏长史，行南兖府、州事，将军如故。谌少贫，尝自纺绩，及通贵后，每为人说之，世称其志达。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鹑居鷇饮，裁树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爱字之义深，纳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后，务尽民力，量财品赋，以自奉养。下穷而上不恤，世浇而事愈变。故有窃名簿阀，忍贼肌肤，生滥死乖，趋避绳网。积虚累谬，已数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为国之道，良宜矫革。若令优役轻徭，则斯诈自弭；明纠群吏，则兹伪不行。空阅旧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讥魏武，谢安之论京师。断民之难，岂直远在周世哉？

赞曰：玩之止足，为论未光。刘休善筮，安卧南湘。冲获时誉，杲信圭璋。谌惟旧序，并用兴王。

列传第十六 高帝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献王嶷；谢贵嫔生临川献王映、长沙威王晃；罗太妃生武陵昭王晔；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陆修仪生鄱阳王鏘、晋熙王銶；袁修容生桂阳王铄；何太妃生始兴简王鉴、宜都王铿；区贵人生衡阳王钧；张淑妃生江夏王锋、河东王铉；李美人生南平王锐；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阳王钧出继元王后。

临川献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迁抚军行参军，南阳王文学。沈攸之事难，太祖时领南徐州，以映为宁朔将军，镇京口。事宁，除中军谘议、从事中郎、辅国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并不拜。仍为假节、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行南兖州刺史，将军如故。寻除给事黄门侍郎，领前军将军，仍复为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假节督，复为监军，督五州如故。

齐台建，宋帝诏封映及弟晃、晔、暠、鏘、铄、鉴并为开国县公，各千五百户，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践阼。以映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封临川王，食邑例二千户。又领湘州刺史。豫章王嶷既留镇陕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前将军、扬州刺史，持节如故。国家初创，映以年少临神州，吏治聪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义康以后未之有也。

出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给鼓吹一部。以国忧解散骑常侍，进号征西。永明元年入为侍中，骠骑将军。二年，给油络车。五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七年，薨。

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应接宾客，风韵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时年三十二。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司空。九子皆封侯。

长子子晋，历东阳、吴兴二郡太守，秘书监，领后军将军。永元初，为侍中，迁左民尚书。坐从妹祖日不拜，为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晋遂不复拜。梁王定京邑，犹服侍中服。入梁为辅国将军、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员外郎，太子洗马，历琅邪、晋陵二郡太

守，黄门侍郎。好音乐，解丝竹杂艺。梁初坐闺门淫秽及杀人，为有司所奏，请议禁锢。子晋谋反，兄弟并伏诛。

长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为太祖所爱。宋世解褐秘书郎邵陵王友，不拜。升明二年，代兄映为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马，多从武容，熏赫都街，时人为之语曰："焕焕萧四伞。"其年，迁为持节、监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阳诸军事、西中郎将、豫州刺史。

太祖践祚，晃欲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执杀之。上大怒，手诏赐杖。寻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为皇太子，拜武进陵，于曲阿后湖斗队，使晃御马军，上闻之，又不悦。入为侍中、护军将军，以国忧，解侍中，加中军将军。太祖临崩，以晃属世祖，处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永明元年，上迁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为南兖州，以晃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入为散骑常侍，中书监。

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世祖禁诸王畜私仗，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于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渐时，诫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见亲宠。当时论者以世祖优于魏文，减于汉明。

寻加晃镇军将军，转丹阳尹，常侍、将军如故。又为侍中、护军将军，镇军如故。寻进号车骑将军，侍中如故。给油络车，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即本号，赠开府仪同三司。

世祖尝幸钟山，晃从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每远州献骏马，上辄令晃于华林中调试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缘此意，故谥曰威。

武陵昭王晔，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罗氏，从太祖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思慕不异成人，故每见爱。初除冠军将军，转征虏将军。晔刚颖俊出，工弈棋，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

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为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上遣儒士刘瓛往郡，为晔讲《五经》。

世祖即位，进号左将军，入为中书令，将军如故。转散骑常侍，太常卿。又为中书令，迁祠部尚书，常侍并如故。

晔无宠于世祖，未尝处方岳，数以语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东田宴诸王，独不召晔。嶷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上乃呼之。晔善射，屡发命中，顾谓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帝意乃释。后于华林赌射，上敕晔叠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赐钱五万。又于御席上举酒劝晔，晔曰：“陛下尝不以此处许臣。”上回面不答。

久之，出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晔方出外镇，求晔宅给诸皇子。晔曰：“先帝赐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请不以宅易州。”至镇百余日，典签赵渥之启晔得失，于是征还为左民尚书。俄转前将军，太常卿，累不得志。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敕主客：“自今诸王来不随例者，不得复为通。”

以公事还过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与之。子良见晔衣单，荐襦于晔。晔曰：“我与向人亦复何异！”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俭设食，柈中菘菜□邑鱼而已。又名后堂山为“首阳”，盖怨贫薄也。

寻为丹阳尹，常侍、将军如故。始不复置行事，得自亲政。转侍中，护军将军。给油络车。又给扶二人。世祖临崩，遗诏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一部。

大行在殡，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孙未立，众论喧疑。晔众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太孙。”郁林即立，甚见凭赖。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赐东园秘器，朝服。赠司空，侍中如故。给节，班剑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军将军，镇石头戍，领军事。四年，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晋熙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永明元年，进号征虏将军。明年，为左卫将军。寻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中书令。五年，迁祠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六

年，出为南徐州刺史。九年，迁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暠性清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赠抚军将军，常侍如故。

鄱阳王锵，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锵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北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进号征虏将军。四年，为左卫将军，迁侍中，领步兵校尉。七年，转征虏将军，丹阳尹。寻加散骑常侍，进号抚军。出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亲府、州事。加使持节、督江州诸军事、安南将军，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复。十一年，为领军，常侍如故。

锵和悌美令，有宠于世祖，领军之授，齐室诸王所未为。锵在官理事无壅，当时称之。车驾游幸，常甲仗卫从，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给油络车。隆昌元年，转尚书右仆射，常侍如故。俄迁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

锵雍容得物情，为郁林王所依信。郁林心疑高宗，诸王问讯，独留锵谓之曰："公闻鸾于法身何如？"锵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干，唯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郁林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及郁林废，锵竟不知。

延兴元年，进位司徒，侍中、骠骑如故。高宗镇东府，权势稍异，锵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车迎锵。语及家国，言泪俱下，锵以此推信之。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劝锵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东城人政共缚送萧令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且虑事难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世祖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回还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数日，高宗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谢粲等皆见杀。锵时年二十六。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

桂阳王铄，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历代镇府，铄出蕃，始省军府。四年，加散骑常侍。六年，迁中书令，度支尚书。七年，转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时鄱阳王锵好文章，铄好名理，时人称为"鄱桂。"十年，迁太常，常侍如故。铄清羸有冷疾，常枕卧。世祖临视，赐床帐衾褥。隆昌元年，加前将军。给油络

车，并给扶侍二人。海陵立，转侍中、抚军将军，领兵置佐。

鄱阳王见害，铄迁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铄不自安，至东府诣高宗还，谓左右曰："向录公见接殷勤，流连不能已，而貌有惭色，此必欲杀我。"三更中，兵至见害。时年二十五。

始兴简王鉴，字宣彻，太祖第十子也。初封广兴王，后国随郡改名。永明二年，世祖始以鉴为持节、都督益宁二州军事、前将军、益州刺史。广汉什邡民段祖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五年，鉴献龙角一枚，长九尺三寸，色红，有文。八年，进号安西将军。

明年，为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上以与鉴久别，车驾幸石头宴会赏赐。寻迁左卫将军，未拜，遇疾。上为南康王子琳起青阳巷第新成，车驾与后宫幸第乐饮，其日鉴疾甚，上遣骑问疾相继，为之诏止乐。薨，年二十一。遣赠中军将军，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锋，字宣颖，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为辅国将军，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转散骑常侍。七年，迁左卫将军，仍转侍中，领石头戍事。九年，出为徐州刺史。郁林即位，加散骑常侍。隆昌元年，入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寻加秘书监。

锋好琴书，有武力。高宗杀诸王，锋遗书诮责，左右不为通，高宗深惮之。不敢于第收锋，使兼祠官于太庙，夜遣兵庙中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于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时年二十。

南平王锐，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为散骑常侍，寻领骁骑将军。明年，为左民尚书。朝直勤谨，未尝属疾，上嘉之。十年，出为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以此赏锐。郁林即位，进号前将军。

延兴元年，害诸王，遣裴叔业平寻阳，仍进湘州。锐防阁周伯玉劝锐拒叔业，而府州力弱不敢动，锐见害，年十九。伯玉下狱诛。

宜都王铿，字宣严，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游击将军。永明十年，迁左民尚书。十一年，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

州刺史，镇姑熟。时有盗发晋大司马桓温女冢，得金蚕银茧及圭璧等物。铿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郁林即位，进号征虏将军。延兴元年见害，年十八。

晋熙王銶，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骁骑将军。隆昌元年，出为持节、督郢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延兴元年，进号征虏将军。寻见害，年十六。

河东王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为骁骑将军。出为徐州刺史，迁中书令。高宗诛诸王，以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转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置兵佐。

建武之世，高、武子孙忧危，铉每朝见，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视。寻迁侍中、卫将军。铉年稍长。四年，诛王晏，以谋立铉为名，免铉官，以王还第，禁不得与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铉，时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见杀。太祖诸王，铉独无后，众窃冤之。乃使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临川王子晋、竟陵王昭胄、太尉陈显达、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沈文季、尚书沈渊、沈约、王亮奏论铉，帝答不许，再奏，乃从之。

史臣曰：陈思王表云："权之所存，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若夫六代之兴亡，曹冏论之当矣。分圭命社，实寄宗城。就国之典，既随世革，卿士入朝，作贵蕃辅。皇王托体，同禀尊极，仕无常资，秩有恒数，礼地兼隆，易生猜疑。世祖顾命，情深尊嫡，渊图远算，意在无遗。岂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难，高宗清谨，同起布衣，故韬末命于近亲，寄重权于疏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势，疏亲中立，可息觊觎之谋，表里相维，足固家国。曾不虑机能运衡，权可制众，宗族歼灭，一至于斯。曹植之言信之矣。

赞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献、昭机警，威、江才力。恭、简恬和，鄱、桂清识。四王少盛，同规谨敕。

列传第十七 谢超宗 刘祥

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宋临川内史。父凤，元嘉中坐灵运事，同徙岭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还。与慧休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解褐奉朝请。新安王子鸾，孝武帝宠子，超宗以选补王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转新安王抚军行参军。

泰始初，为建安王司徒参军事，尚书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超宗议以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鲁史褒贬，孔《论》兴替，皆无俟繁而后秉裁。夫表事之渊，析理之会，岂必委牍方切治道。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诏从宰议。

迁司徒主簿，丹阳丞。建安王休仁引为司徒记室，正员郎，兼尚书左丞中郎。以直言忤仆射刘康，左迁通直常侍。太祖为领军，数与超宗共属文，爱其才翰。卫将军袁粲闻之，谓太祖曰："超宗开亮迥悟，善可与语。"取为长史、临淮太守。粲既诛，太祖以超宗为义兴太守。升明二年，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惨厉，太祖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瓯，辞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欢。板为骠骑谘议。及即位，转黄门郎。

有司奏撰立郊庙歌，敕司徒褚渊、侍中谢朏、散骑侍郎孔稚圭、太学博士王咺之、总明学士刘融、何法冏、何昙秀十人并作，超宗辞独见用。

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超宗怨望，谓人曰："我今日政应为司驴。"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锢十年。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前后言诮，稍布朝野。

世祖即位，使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领记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儿诛，超宗谓丹阳尹李安民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安民具启之。

上积怀超宗轻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

风闻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根性浮险，率情躁薄，仕近声权，务先谄狎。人裁疏黜，亟便诋贱；卒然面誉，旋而背毁。疑间台贤，每穷诡舌；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

辄摄白从王永先到台辨问“超宗有何罪过，诣诸贵皆有不逊言语，并依事列对”。永先列称：“主人超宗恒行来诣诸贵要，每多触忤，言语怨怼。与张敬儿周旋，许结姻好，自敬儿死后，惋叹忿慨。今月初诣李安民，语论‘张敬儿不应死’。安民道：‘敬儿书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语？’其中多有不逊之言，小人不悉尽罗缕谙忆。”如其辞列，则与风闻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

超宗少无士行，长习民慝。狂狡之迹，联代所疾；迷愎之衅，累朝兼触。划容扫辙，久埋世表。属圣明广爱，忍祸舒慈，舍之宪外，许以改过。野心不悛，在宥方骄；才性无亲，处恩弥戾。遂遘扇非端，空生怨怼，恣嚣毒于京辅之门，扬凶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国章何寄？此而可贷，孰不可容？请以见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领记室。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简奏，臣辄奉白简以闻。

世祖虽可其奏，以彖言辞依违，大怒，使左丞王逡之奏曰：

臣闻行父尽忠，无礼斯疾；农夫去草，见恶必耘。所以振缨称良，登朝著绩，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荣名者也。

今月九日，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启弹征北谘议参军事谢超宗，称“根性昏动，率心险放，悖议爽真，嚣辞犯实，亲朋忍闻，衣冠掩目，辄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处劾虽重，文辞简略，事入主书，被却还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简，始粗详备。厥初隐卫，实彖之由。

寻超宗植性险戾，禀行凶诖，豺狼野心，久暴遐迩。张敬儿潜图反噬，罚未塞愆，而称怨痛枉，形于言貌。协附奸邪，疑间勋烈，构扇异端，讥议时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轻文略奏。又弹事旧体，品第不简，而衅戾殊常者，皆命议亲奏，以彰深愆。况超宗罪逾四凶，过穷南竹，虽下辄收，而文止黄案，沈浮互见，轻重相乖，此而不纠，宪纲将替。

彖才识疏浅，质干无闻，凭戚升荣，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厉情，少

酬恩奖，挠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纠正邦违，式明王度？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辄摄曹依旧下禁止视事如故。

治书侍御史臣司马侃虽承禀有由，而初无疑执，亦合及咎。请杖督五十，夺劳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尽，启可奉行。

侃奏弹之始，臣等并即经见加推纠，案入主书，方被却检，疏谬之愆，伏追震悚。

诏曰："超宗衅同大逆，罪不容诛。彖匿情欺国，爰朋罔主，事合极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锢十年。"

超宗下廷尉，一宿发白皓首。诏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曰："谢超宗令于彼赐自尽，勿伤其形骸。"

明年，超宗门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余条。上疑其虚妄，以才卿付廷尉辩，以不实见原。永先于狱自尽。

刘祥，字显征，东莞莒人也。祖式之，吴郡太守。父敳，太宰从事中郎。祥宋世解褐为巴陵王征西行参军，历骠骑中军二府，太祖太尉东阁祭酒，骠骑主簿。建元中，为冠军征虏功曹，为府主武陵王晔所遇。除正员外。

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鄣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王镇军，板谘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历鄱阳王征虏，豫章王大司马谘议，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

祥兄整为广州，卒官，祥就整妻求还资，事闻朝廷。于朝士多所贬忽。王奂为仆射，祥与奂子融同载，行至中堂，见路人驱驴，祥曰："驴！汝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仆。"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辞曰：

盖闻兴教之道，无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贵祛弊。故揖让之礼，行乎尧舜之朝；干戈之功，盛于殷周之世。清风以长物成春，素霜以凋严戒节。

盖闻鼓箵怀音，待扬桴以振响；天地涵灵，资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汤、武而隆；英达之君，假伊、周而治。

盖闻悬饥在岁，式羡藜藿之饱；重炎灼体，不念狐白之温。故才以偶时为劭；道以调俗为尊。

盖闻习数之功，假物可寻；探索之明，循时则缺。故班匠日往，绳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机神之智永绝。

盖闻理定于心，不期俗赏；情贯于时，无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为宝，无假荆南之哭。

盖闻百仞之台，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时降夜光之宝。故理有大而乖权；物有微而至道。

盖闻忠臣赴节，不必在朝；列士匡时，义存则干。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谋；王歜投身，不主庙堂之算。

盖闻智出乎身，理无或困；声系于物，才有必穷。故陵波之羽，不能净浪；盈岫之木，无以辍风。

盖闻良宝遇拙，则奇文不显；达士逢谗，则英才灭耀。故坠叶垂荫，明月为之隔辉；堂宇留光，兰灯有时不照。

盖闻迹慕近方，必势遗于远大；情系驱驰，固理忘于肥遁。是以临川之士，时结羡网之悲；负肆之氓，不抱屠龙之叹。

盖闻数之所隔，虽近则难；情之所符，虽远则易。是以陟叹流霜，时获感天之诚；泣血从刑，而无悟主之智。

盖闻妙尽于识，神远则遗；功接于人，情微则著。故钟鼓在堂，万夫倾耳；大道居身，有时不遇。

盖闻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涧底，无夺后凋之荣。故展禽三黜，而无下愚之誉；千秋一时，而无上智之声。

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伟俗之器，无圣必沦。故鸣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

盖闻听绝于聪，非疾响所达；神闭于明，非盈光所烛。故破山之

雷，不发聋夫之耳；朗夜之辉，不开矇叟之目。

有以祥《连珠》启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异，长不悛徙，请谒绝于私馆，反唇彰于公庭，轻议乘舆，历贬朝望，肆丑无避，纵言自若。厥兄浮椋，天伦无一日之悲，南金弗获，嫂侄致其轻绝，孤舟敻反，存没相捐，遂令暴客掠夺骸柩，行路流叹，有识伤心。摄祥门生孙狼儿列‘祥顷来饮酒无度，言语阑逸。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实不避左右，非可称纸墨。兄整先为广州，于职丧亡，去年启求迎丧，还至大雷，闻祥与整妻孟争计财物瞋忿，祥仍委前还，后未至鹊头，其夜遭劫，内人并为凶人所淫略’。如所列与风闻符同。请免官付廷尉。”

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哕，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厉，日望悛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諠议朝廷，不避尊贱，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影《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卿不见谢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愆。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狱鞫祥辞。祥对曰：“被问‘少习狡异，长而不悛，顷来饮酒无度，轻议乘舆，历贬朝望，每肆丑言，无避尊贱’，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余年，沈悴草莱，无明天壤。皇运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并皆先朝相府。圣明御宇，荣渥弥隆，谘议中郎，一年再泽。广筵华宴，必参末列，朝半问讯，时奉天辉。囚虽顽愚，岂不识恩？有何怨望，敢生讥议？囚历府以来，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载；长沙谘议，故经少时；奉隶大司马，并被恩拂，骠骑中郎，亲职少日；临川殿下不遗虫蚁，赐参辞华。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倾属。囚不涯卑远，随例问讯，时节拜觐，亦沾眄议。自余令王，未被祗拜，既不经伏节，理无厚薄。敕旨制书，令有疑则启。囚以天日悬远，未敢尘秽。私之疑事，卫将军臣俭，宰辅圣朝，令望当世，囚自断才短，密以谘俭，俭为折衷，纸迹犹存。未解此理云何敢为‘历贬朝望’。云囚‘轻议乘舆’，为向谁道？若向人道，则应有主甲，岂有事无仿佛，空见罗谤？囚性不耐酒，亲知所悉，强进一升，便已迷醉。”其余事事自申。乃徙广州。祥至广州，不得意，终日纵酒，少时病卒，年三十九。

祥从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县公，虎贲中郎将。永明元年，坐庙墓不脩削爵。后为羽林监。九年，又坐与亡弟母杨别居，不相料理，杨死不殡葬，崇圣寺尼慧首剃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

棺材，以泥洹舆送葬刘墓。为有司所奏，事寝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护细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无竞，身名之外，一概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弥流，声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贵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训，为之而不恃也。

赞曰：超宗蕴文，祖构余芬。刘祥慕异，言亦不群。违朝失典，流放南濆。

列传第十八 到捻 刘悛 虞悰 胡谐之

到捻，字茂谦，彭城武原人也。祖彦之，宋骠骑将军。父仲度，骠骑从事中郎。捻袭爵建昌公。起家为太学博士，除奉车都尉，试守延陵令，非所乐，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参军，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抚军参军，未拜，新安王子鸾被杀，仍除长兼尚书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捻功臣后，擢为太子洗马。除王景文安南谘议参军。

捻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爱妓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捻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捻罪，付廷尉，将杀之。捻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贲。捻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帝除捻为羊希恭宁朔府参军，徙刘韫辅国、王景文镇南参军，并辞疾不就。寻板假明威将军，仍除桂阳王征南参军，转通直郎，解职。帝崩后，弟贲表让封还捻，朝议许之。迁司徒左西属，又不拜。居家累年。

弟遁，元徽中为宁远将军、辅国长史、南海太守，在广州。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陈显达起兵以应朝廷，遁以犹预见杀。遁家人在都，从野夜归，见两三人持垩刷其家门，须臾灭，明日而遁死问至。捻遑惧，诣太祖谢，即板为世祖中军谘议参军。建元初，迁司徒右长史，出为永嘉太守，为黄门郎，解职。

世祖即位，迁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长沙王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宋世，上数游会捻家，同从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捻为得早青瓜，与上对剖食之。上怀其旧德，意眄良厚。至是一岁三迁。

永明元年，加辅国将军，转御史中丞。车驾幸丹阳郡宴饮，捻恃旧，酒后狎侮同列，言笑过度，为左丞庾杲之所纠，赎论。三年，复为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随王子隆带彭城郡，捻问讯，不修民敬，为有司所举，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转临川王骠骑长史，司徒左长史，迁五兵尚书，出为辅国将军、庐陵王中军长史。母忧去官，服未终，八年，卒，年五十八。

弟贲，初为卫尉主簿，奉车都尉。升明初，为中书郎，太祖骠骑谘议。建元中，为征虏司马。卒。

贲弟坦，解褐本州西曹。升明二年，亦为太祖骠骑参军。历豫章王

镇西骠骑二府谘议。坦美须髯。与世祖、豫章王有旧。坦仍随府转司空太尉参军。出为晋安内史，还又为大司马谘议，中书郎，卒。

刘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刘同出楚元王，分为三里，以别宋氏帝族。祖颖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

刘延孙为南徐州，初辟悛从事。随父勔征竟陵王诞于广陵，以功拜驸马都尉。转宗悫宁蛮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骑兵参军。复随父勔征殷琰于寿春，于横塘、死虎累战皆胜。历迁员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参军，代世祖为尚书库部郎。迁振武将军、蜀郡太守，未之任，复从父勔征讨，假宁朔将军，拜鄱阳县侯世子。转桂阳王征北中兵参军，与世祖同直殿内，为明帝所亲待，由是与世祖款好。

迁通直散骑侍郎，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郡南江古堤，久废不缉。悛修治未毕，而江水忽至，百姓弃役奔走，悛亲率厉之，于是乃立。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表其门闾。悛强济有世调，善于流俗。蛮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余岁，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僮出谒。至是又出谒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带郡还都。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

仍除散骑侍郎。桂阳难，加宁朔将军，助守石头。父勔于大桁战死，悛时疾病，扶伏路次，号哭求□勔尸。勔尸项后伤缺，悛割发补之。持丧墓侧，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为领军，素与勔善，书譬悛曰：“承至性毁瘵，转之危虑，深以酸怛。终哀全生，先王明轨，岂有去缣纩，撤温席，以此悲号，得终其孝性邪？当深顾往旨，少自抑勉。”

建平王景素反，太祖总众军出顿玄武湖。悛初免丧，太祖欲使领支军，召见悛兄弟，皆羸削改貌，于是乃止。除中书郎，行宋南阳八王事，转南阳王南中郎司马、长沙内史，行湘州事。未发，霸业初建，悛先致诚节。沈攸之事起，加辅国将军。世祖镇盆城，上表西讨，求悛自代。世祖既不行，悛除黄门郎，行吴郡事。寻转晋熙王抚军中军二府长史，行扬州事。出为持节、督广州、广州刺史，将军如故。袭爵鄱阳县侯。世祖自寻阳还，遇悛于舟渚间，欢宴叙旧，停十余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摄衣履，修父友之敬。

太祖受禅，国除。进号冠军将军。平西记室参军夏侯恭叔上书，以柳元景中兴功臣，刘勔殒身王事，宜存封爵。诏曰：“与运隆替，自古有之，朝议已定，不容复厝意也。”初，苍梧废，太祖集议中华门，见悛，

谓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仆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谓悛曰："功名之际，人所不忘。卿昔于中华门答我，何其欲谢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门荷齐眷，非常之勋，非臣所及。进不远怨前代，退不孤负圣明，敢不以实仰答。"迁太子中庶子，领越骑校尉。

时世祖在东宫，每幸悛坊，闲言至夕，赐屏风帷帐。世祖即位，改领前军将军，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带南兖州，以悛为长史，加冠军将军、广陵太守。转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将军如故。悛父勔讨殷琰，平寿阳，无所犯害，百姓德之，为立碑祀。悛步道从寿阳之镇，过勔碑，拜敬泣涕。初，义阳人夏伯宜杀刚陵戍主叛渡淮，虏以为义阳太守。悛设计购诱之，虏囗州刺史谢景杀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荣公归降。悛于州治下立学校，得古礼器铜罍、铜甑、山罍樽、铜豆钟各二口，献之。

迁长兼侍中。车驾数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于牖中宴乐，以冠赐悛，至夜乃去。后悛从驾登蒋山，上数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顾谓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贵好改其素情，吾虽有四海，今日与卿尽布衣之适。"悛起拜谢。迁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寻以本官行北兖州缘淮诸军事。徙始兴王前军长史、平蛮校尉、蜀郡太守，将军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寻改为内史。随府转安西。悛治事严办，以是会旨。

宋代太祖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已实，国用有储，乃量奉禄，薄赋税，则家给民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鬻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覆生诈，循环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铸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

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太祖使诸州郡大市铜，会晏驾，事寝。

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又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

悛仍代始兴王鉴为持节、监益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将军如故。悛既藉旧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都，欲献之，而世祖晏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高宗启救之，见原，禁锢终身。虽见废黜，而宾客日至。悛妇弟王法显同宋桂阳事，遂启别居，终身不复见之。

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书，寻除正。高宗立，加领骁骑将军，复故官，驸马都尉。建武二年，虏主侵寿阳，诏悛以本官假节出镇濑湖，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虏寇既盛，悛又以本官出屯新亭。

悛历朝皆见恩遇。太祖为鄱阳王锵纳悛妹为妃，高宗又为晋安王宝义纳悛女为妃，自此连姻帝室。王敬则反，悛出守琅邪城，转五兵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拜，明帝崩，东昏即位，改授散骑常侍，领骁骑将军，尚书如故。卫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赠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谥曰敬。

虞悰，字景豫，会稽余姚人也。祖啸父，晋左民尚书。父秀之，黄门郎。悰少而谨敕，有至性。秀之于都亡，悰东出奔丧，水浆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参军，尚书仪曹郎，太子洗马，领军长史，正员郎，累至州治中，别驾，黄门郎。

初，世祖始从官，家尚贫薄。悰推国士之眷，数相分与；每行，必呼上同载。上甚德之。升明中，世祖为中军，引悰为谘议参军，遣吏部

郎江谧持手书谓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顾，意欲相屈。”建元初，转太子中庶子，迁后军长史，领步兵校尉，镇北长史、宁朔将军、南东海太守。寻为豫章内史，将军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虽在南土，而会稽海味无不毕致焉。迁辅国将军、始兴王长史、平蛮校尉、蜀郡太守。转司徒司马，将军如故。

悰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悰曰：“今日肴羞，宁有所遗不？”悰曰：“恨无黄颔□，何曾《食疏》所载也。”

迁散骑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庙，悰朱衣乘车卤簿，于宣阳门外行马内驱打人，为有司所奏，见原。

上以悰布衣之旧，从容谓悰曰：“我当令卿复祖业。”转侍中，朝廷咸惊其美拜。迁祠部尚书。世祖幸芳林园，就悰求扁米粣。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舆，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诸饮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后体不快，□悰乃献醒酒鲭鲊一方而已。出为冠军将军，车骑长史，转度支尚书，领步兵校尉。

郁林立，改领右军将军，扬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于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领职。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延兴元年，复领右军。明帝立，悰称疾不陪位。帝使尚书令王晏赍废立事示悰，以悰旧人，引参佐命。悰谓晏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匡赞惟新乎？不敢闻命。”朝议欲纠之，仆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众议乃止。

悰称疾笃还东，上表曰：“臣族陋海区，身微稽土，猥属兴运，荷窃稠私，徒越星纪，终惭报答。卫养乖方，抱疾婴固，寝瘵以来，倏逾旬朔，频加医治，曾未瘳损。惟此朽顿，理难振复，乞解所职，尽疗余辰。”诏赐假百日。转给事中，光禄大夫，寻加正员常侍。永元元年，卒。时年六十五。

悰性敦实，与人知识，必相存访，亲疏皆有终始，世以此称之。

从弟袤，矢志不仕。王敬则反，取袤监会稽郡，而军事悉付寒人张灵宝，郡人攻郡杀灵宝，袤以不豫事得全。

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书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谐之初辟州从事主簿，临贺王国常侍，员外郎，抚军行参军，晋熙王安西中兵参军，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见称。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领

汝南太守，不拜。除射声校尉，州别驾。除左军将军，不拜，仍除邵陵王左军谘议。

世祖顿盆城，使谐之守寻阳城，及为江州，复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镇襄阳，世祖以谐之心腹，出为北中郎征虏司马、扶风太守，爵关内侯。在镇毗赞，甚有心力。建元二年，还为给事中，骁骑将军，本州中正，转黄门郎，领羽林监。永明元年，转守卫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给事中。三年，迁散骑常侍，太子右率。五年，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中正如故。

谐之风形瑰润，善自居处，兼以旧恩见遇，朝士多与交游。六年，迁都官尚书。上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邪？"谐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

谐之兄谟之亡，谐之上表曰："臣私门罪衅，早备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抚鞠，婴孩抱疾，得及成人。长兄臣谌之，复早殒没，与亡第二兄臣谟之衔戚家庭，得蒙训长，情同极荫。何图一旦奄见弃放，吉凶分违，不获临奉，乞解所职。"诏不许。改卫尉，中庶子如故。

八年，上遣谐之率禁兵讨巴东王子响于江陵，兼长史行事。台军为子响所败，有司奏免官，权行军事如故。复为卫尉，领中庶子，本州中正。谐之有识计，每朝廷官缺及应迁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称服之。十年，转度支尚书，领卫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赠右将军、豫州刺史。谥曰肃。

史臣曰：送钱赢两，言此无忘。一笥之怀，报以都尉。千金可失，贵在人心。夫谨而信，泛爱众，其为利也博矣。况乎先觉潜龙，结厚于布素？随才致位，理固然也。

赞曰：到藉豪华，晚怀虚素。虞生富厚，侈不违度。刘实朝交，胡乃蕃故，颉颃亮采，康衢骋步。

列传第十九 萧景先 萧赤斧（子颖胄）

萧景先，南兰陵兰陵人，太祖从子也。祖爰之，员外郎。父敬宗，始兴王国中军。

景先少遭父丧，有至性，太祖嘉之。及从官京邑，常相提携。解褐为海陵王国上军将军，补建陵令，还为新安王国侍郎，桂阳国右常侍。太祖镇淮阴，景先以本官领军主自随，防卫城内，委以心腹。除后军行参军，邛县令，员外郎。与世祖款昵，世祖为广兴郡，启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宁朔府司马，自此常相随逐。世祖为镇西长史，以景先为镇西长流参军，除宁朔将军，随府转抚军中兵参军，寻除谘议，领中兵如故。升明初，为世祖征虏府司马，领新蔡太守，随上镇盆城。沈攸之事平，还都，除宁朔将军，骁骑将军，仍为世祖抚军中军二府司马，兼左卫将军。建元元年，迁太子左卫率，封新吴县伯，邑五百户。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讳。

出为持节、督司州军事、宁朔将军、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是冬，虏出淮、泗，增司部边戍兵。义阳人谢天盖与虏相构扇，景先言于督府，骠骑豫章王遣辅国将军中兵参军萧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筑城，断塞关隘，讨天盖党与。虏寻遣伪南部尚书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冯莎屯清丘。景先严备待敌。豫章王又遣宁朔将军王僧炳、前军将军王应之、龙骧将军庄明三千人屯义阳关外，为声援。虏退，进号辅国将军。

景先启称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风沦俗败，二十余年，以吾当之，岂得顿扫。幸得数载尽力救苍生者，必有功于万物也。治天下者，虽圣人犹须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忧不治也。”

世祖即位，征为侍中，领左军将军，寻兼领军将军。景先事上尽心，故恩宠特密。初西还，上坐景阳楼召景先语故旧，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转中领军。车驾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从，廉察左右。寻进爵为侯。领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丧，诏超起为领军将军。迁征虏将军、丹阳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蛮虏于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骚动。上以景先谙究司土，诏曰：“得雍州刺史张瑰启事，蛮虏相扇，容或侵轶。蜂虿有毒，宜时剿荡。可遣征虏将军丹阳尹景先总率步骑，直指义阳。可假节，司州诸军皆受节度。”景先至镇，屯军城北，百姓乃安，牛酒来迎。

军未还，遇疾，遗言曰：“此度疾病，异于前后，自省必无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谬充戎寄，暗弱每事不称，上惭慈旨。便长违圣世，悲哽不知所言。可为作启事，上谢至尊，粗申愚心。毅虽成长，素阙训范。贞等幼稚，未有所识。方以仰累圣明，非残息所能陈谢。自丁荼毒以来，妓妾已多分张，所余丑猥数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儿、玉女、美玉上台，美满、艳华奉东宫。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应私仗器，亦悉输台。六亲多未得料理，可随宜温恤，微申素意。所赐宅旷大，恐非毅等所居，须丧服竟，可输还台。刘家前宅，久闻其货，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须余营生。周旋部曲还都，理应分张，其久旧劳勤者，应料理，随宜启闻乞恩。”卒，时年五十。上伤惜之，诏曰：“西信适至，景先奄至丧逝，悲怀切割，自不胜任。今便举哀。赙钱十万。布二百匹。”景先丧还，诏曰：“故假节征虏将军丹阳尹新吴侯景先，器怀开亮，干局通敏。绸缪少长，义兼勋戚。诚著夷险，绩茂所司。方升宠荣，用申任寄。奄至丧逝，悲痛良深。可赠侍中、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假节、侯如故。谥曰忠侯。”

子毅，以勋戚子，少历清官：太子舍人，洗马，随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马谘议参军，南康太守，中书郎。建武初，为抚军司马，迁北中郎司马。虏动，领军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马，为高宗所疑忌。王晏事败，并陷诛之。遣军围宅，毅时会宾客奏伎，闻变，索刀未得，收人突进，挟持毅入与母别，出便杀之。

萧赤斧，南兰陵人，太祖从祖弟也。祖隆子，卫军录事参军。父始之，冠军中兵参军。赤斧历官为奉朝请，以和谨为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诞反广陵，赤斧为军主，隶沈庆之。围广陵城，攻战有勋，事宁，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除车骑行参军，出补晋陵令，员外郎，丹阳令，还除晋熙王抚军中兵参军，出为建威将军、钱唐令。迁正员郎。赤斧治政为百姓所安，吏民请留之，时议见许，改除宁朔将军。

太祖辅政，以赤斧为辅国将军、左军会稽司马，辅镇东境。迁黄门郎，淮陵太守。顺帝逊位，于丹阳故治立宫，上令赤斧辅送，至薨乃还。建元初，迁武陵王冠军长史，骠骑司马，南东海太守，辅国将军并如故。迁长兼侍中，祖母丧去职。起为冠军将军、宁蛮校尉。出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雍州刺史，本官如

故。在州不营产利，勤于奉公。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世祖亲遇与萧景先相比。封南丰县伯，邑四百户。迁给事中，太子詹事。

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会，世祖使甲仗卫三厢，赤斧不敢辞，疾甚，数日卒，年五十六。家无储积，无绢为衾，上闻之，愈加惋惜。诏赙钱五万，上材一具，布百匹，蜡二百斤。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懿伯。子颖胄袭爵。

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秘书郎。太祖谓赤斧曰："颖胄轻朱被身，觉其趋进转美，足慰人意。"迁太子舍人。遭父丧，感脚疾，数年然后能行。世祖有诏慰勉，赐医药。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参军，晋熙王文学。

颖胄好文义，弟颖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胄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将军、安陆内史。迁中书郎。上以颖胄勋戚子弟，除左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民怀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为南徐州，以颖胄为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转持节、督青冀二州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黄门郎，领四厢直。迁卫尉。

高宗废立，颖胄从容不为同异，乃引颖胄预功。建武二年，进爵侯，增邑为六百户。赐颖胄以常所乘白牛俞牛。

上慕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

冠军江夏王宝玄镇石头，以颖胄为长史，行石头戍事。复为卫尉。出为冠军将军、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虏动，扬声当饮马长江。帝惧，敕颖胄移居民入城，百姓惊恐，席卷欲南渡。颖胄以贼势尚远，不即施行，虏亦寻退。仍为持节、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

和帝为荆州，以颖胄为冠军将军、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东昏侯诛戮群公，委任厮小，崔、陈败后，方镇各怀异计。永元二年十月，尚书令临湘侯萧懿及弟卫尉畅见害。先遣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领三千兵受旨之官，就颖胄共袭雍州。雍州刺史

梁王将起义兵，虑颖胄不识机变，遣使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义举。颖胄意犹未决。初，山阳出南州，谓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复还矣。"席卷妓妾，尽室而行。至巴陵，迟回十余日不进。梁王复遣天虎赍书与颖胄，陈设其略。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义举，颖胄乃与梁王定契，斩王天虎首，送示山阳。发百姓车牛，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十一月十八日，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前永平太守刘熙晔、铠曹参军萧文照、前建威将军陈秀、辅国将军孙末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车中乱斩之。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归附。遣使蔡道猷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乃发教纂严，分部购募。东昏闻山阳死，发诏讨荆、雍。赠山阳宁朔将军、梁州刺史。

颖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虚心委己，众情归之。加颖胄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加征虏将军。遣宁朔将军王法度向巴陵。颖胄献钱二十万，米千斛，盐五百斛。谘议宗塞、别驾宗夬献谷二千斛，牛二头。换借富赀，以助军费。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乃取此龙，以充军实。

十二月，移檄：

西中郎府长史、都督行留诸军事、右军将军、南郡太守、南丰县开国侯萧颖胄，司马、征虏将军、新兴太守夏侯详告京邑百官，诸州郡牧守：

夫运不常夷，有时而陂；数无恒剥，否极则亨。昔商邑中微，彭、韦投袂；汉室方昏，虚、牟效节。故风声永树，卜世长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范生民，功格天地，仰纬彤云，俯临紫极。世祖嗣兴，增光前业，云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举踵来王，交臂纳贡。郁林昏迷，颠覆厥序，俾我大齐之祚，翦焉将坠。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轨，垂仁义之至踪，绍二祖之鸿基，继三五之绝业。昧旦丕显，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异人辐凑。若乃经礼纬乐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云如醴之详，白质黑章之瑞，谅以则天比大，无德称焉。

而嗣主不纲，穷肆陵暴，十愆毕行，三风咸袭。丧初而无哀貌，在戚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惩其侮；谗贼狂邪，是与比周。遂令亲贤婴荼毒之诛，宰辅受菹醢之戮。江仆射，萧、刘领军，徐司空，沈仆射，曹右卫，或外戚懿亲，或皇室令德，或时宗民望，或国之虎臣，并勋彰

中兴，功比周、邵，秉钧赞契，受遗先朝。咸以名重见疑，正直贻毙，害加党族，虐及婴孺。曾无《渭阳》追远之情，不顾本枝歼落之痛。信必见疑，忠而获罪，百姓业业，罔知攸暨。崔慧景内逼淫刑，外不堪命，驱土崩之民，为免死之计，倒戈回刃，还指宫阙。城无完守，人有异图。赖萧令君勋济宗祏，业拯苍氓，四海蒙一匡之德，亿兆凭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强，牵制巨力，迹屈当时，乃心可亮，竟不能内恕探情，显加鸩毒。萧令君自以亲惟族长，任实宗臣，至诫苦言，朝夕献入，谗丑交构，渐见疏疑，浸润成灾，奄离怨酷。用人之功，以宁社稷，刈人之身，以骋淫滥。

台辅既诛，奸小竞用。梅虫儿、茹法珍妖忍愚戾，穷纵丑恶，贩鬻主威，以为家势，营惑嗣主，恣其妖虐。宫女千余，裸服宣淫，孽臣数十，袒裼相逐。帐饮阛肆之间，宵游街陌之上，提挈群竖，以为欢笑。

刘山阳潜受凶旨，规肆狂逆，天诱其衷，即就枭翦。

夫天生蒸民，树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岂有尊临宇县，毒遍黔首，绝亲戚之恩，无君臣之义，功重者先诛，勋高者速毙。九族内离，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马交驰，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忧，慢游是好。民怨于下，天惩于上，故荧惑袭月，孽火烧宫，妖水表灾，震蚀告沴。七庙阽危，三才莫纪，大惧我四海之命，永沦于地。

南康殿下体自高宗，天挺英懿。食叶之征，著于弱年，当璧之祥，兆乎绮岁。亿兆颙颙，咸思戴奉。且势居上游，任总连帅，家国之否，宁济是当。莫府身备皇宗，忝荷顾托，忧深责重，誓清时难。今命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领中直兵参军、军主杨公则，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王法度，冠军将军、谘议参军、军主庞飙，辅国将军、谘议参军、领别驾、军主宗夬，辅国将军、谘议参军、军主乐蔼等，领劲卒三万，陵波电迈，迳造秣陵。冠军将军、领谘议、中直兵参军、军主蔡道恭，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右军府司马、军主席阐文，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任漾之，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韩孝仁，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朱斌，中直兵参军、军主宗冰之，建威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朱景舒，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军主庾域，宁远将军、军主庾略等，被甲二万，直指建业。辅国将军、武宁太守、军主邓元起，辅国将军、前军将军、军主王世兴等，铁骑一万，分趋白下。征虏将军、领司马、新兴太守夏侯详，宁朔将军、咨议参军、军主柳忱，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军主刘孝庆，建威将军、军主、江陵令江诠等，帅组甲五万，骆驿继发。

雄剑高麾，则五星从流；长戟远指，则云虹变色。天地为之裔皇，山渊以之崩沸。莫府亲贯甲胄，授律中权，董帅熊罴之士十有五万，征鼓粉沓，雷动荆南。宁朔将军、南康王友萧颖达领虎旅三万，抗威后拒。萧雍州勋业盖世，谋猷渊肃，既痛家祸，兼愤国难，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万，已出汉川。张郢州节义慷慨，悉力齐奋。江州邵陵王、湘州张行事、王司州皆远近悬契，不谋而同，并勒骁猛，指景风驱。舟舰鱼丽，万里盖水，车骑云屯，平原雾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众，盛德之师，救危亡之国，何征而不服，何诛而不克哉！

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虫儿、茹法珍二人而已。诸君德载累世，勋著先朝，属无妄之时，居道消之运，受迫群竖，念有危惧。大军近次，当各思拔迹，来赴军门。檄到之日，有能斩送虫儿、法珍首者，封二千户开国县侯。若迷惑凶党，敢拒军锋，刑兹无赦，戮及宗族。赏罚之信，有如曒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遣冠军将军杨公则向湘州。王法度不进军，免官。公则进克巴陵，仍向湘州。遣宁朔将军刘坦行湘州事。

颖胄遣人谓梁王曰："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今便进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藉以义心，一时骁锐。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无有不利。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岂复待年月邪？"颖胄乃从。遣西中郎参军邓元起率众向夏口。

三年正月，和帝为相国，颖胄领左长史，进号镇军将军。于是始选用方伯。梁王屡表劝和帝即尊号，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并劝进。颖胄使别驾宗寔撰定礼仪，上尊号，改元，于江陵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城南射堂为兰台，南郡太守为尹。建武中，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为嘉祐殿。中兴元年三月，颖胄为侍中、尚书令，假节、都督如故。寻领吏部尚书，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乐蔼奏曰："敕旨以军旅务殷，且停朝直。窃谓匪懈于位，义昭夙兴，国容旧典，不可顿阙。与兼右丞江诠等参议，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无事许从实还外。"奏可。

梁王义师出沔口，郢州刺史张冲据城拒守。杨公则定湘州，行事张宝积送江陵，率军会夏口。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遣子璜拒义师。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进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郑法绍御之。时军旅之际，人情未安，颖胄府长史张炽从绛衫左右三十余

人入千秋门，城内惊恐，疑有同异。御史中丞奏弹炽，诏以赎论。

颖胄弟颖孚在京师，庐陵人修灵祐窃将南上，于西昌县山中聚兵二千人，袭郡，内史谢簒奔豫章。颖孚、灵祐据郡求援，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简进克安成，仍以为辅国将军、安成内史。拜颖孚为冠军将军、庐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

东昏侯遣军主彭盆、刘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陈伯之节度，南讨二郡义兵，仍进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应盆等。颖孚闻兵至，望风奔走。前内史谢簒复还郡。刘希祖至安成，攻战七日，城陷，范僧简见杀。希祖仍为安成内史。颖孚收散卒据西昌，谢簒又遣军攻之，众败，奔湘州。以颖孚为督湘东衡阳零陵桂阳营阳五郡、湘东内史、假节、将军如故。寻病卒。后修灵祐又合余众攻簒，簒复败走豫章，刘希祖亦以郡降。

湘东内史王僧粲亦拒义，自称平西将军、湘州刺史，以南平镇军主周敷为长史，率前军袭湘州，去州百余里。杨公则长史刘坦守州城，遣军主尹法略拒之，屡战不胜。及闻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斩之。南康太守王丹亦为郡人所杀。

郢城降，义师众军东下。八月，鲁休烈、萧璜破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于峡口，巴东太守任漾之见杀，遂至上明，江陵大震。颖胄恐，驰告梁王曰："刘孝庆为萧璜所败，宜遣杨公则还援根本。"梁王曰："公则今溯流上荆，鞭长之义耳。萧璜、鲁休烈乌合之众，寻自退散。政须荆州少时持重。良须兵力，两弟在雍，指遣往征，不为难至。"颖胄乃追赠任漾之辅国将军、梁州刺史。遣军主蔡道恭假节屯上明拒萧璜。

时梁王已平郢、江二镇。颖胄辅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势。素能饮酒，啖白肉鲙至三升，既闻萧璜等兵相持不决，忧虑感气，十二月壬寅夜，卒。遗表曰："臣疹患数日，不谓便至困笃，气息绵微，待尽而已。臣虽庸薄，忝籍葭莩，过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宠砺心，誓生以死。属皇业中否，天地分崩，总率诸侯，翼奉明圣。赖社稷灵长，大明在运，故兵之所临，无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华，奉法驾，反东都，观旧物。不幸遘疾，奄辞明世，怀此深恨，永结泉壤。窃惟王业至重，万机甚大，登之实难，守之未易。陛下富于春秋，当远寻祖宗创业艰难，殷鉴季末颠覆厥绪，思所以念始图终，康此兆庶。征东大将军臣衍，元勋上德，光赞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则风流日化，臣虽万没，无所遗恨。"时年四十。和帝出临哭。诏赠侍中、丞相，本官如故。

前后部羽葆鼓吹，班剑三十人。辒辌车，黄屋左纛。

梁王围建康城，住在石头，和帝密诏报颖胄凶问，秘不发丧。及城平，识者闻之，知天命之有在矣。

梁天监元年，诏曰："念功惟德，历代所同，追远怀人，弥与事笃。齐故侍中、丞相、尚书令颖胄，风格峻远，器宇渊邵，清猷盛业，问望斯归。缔构义始，肇基王迹，契阔屯夷，载形心事。朕膺天改命，光宅区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恸。可封巴东郡公，邑三千户，本官如故。"丧还，今上车驾临哭渚次。诏曰："齐故侍中、丞相、尚书令颖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礼，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可悉给。谥曰献武。"范僧简赠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于用武，夏侯诸曹，并以戚族而为将相。夫股肱为义，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丰沛之间，贵人满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阳。夫贞干所以成务，非虚言也。

赞曰：新吴事武，简在帝心。南丰治政，迹显亡衾。镇军茂绩，机识弘深，荆南立王，向义汉阴。

列传第二十 刘瓛（弟巉） 陆澄

刘瓛，字子圭，沛国相人，晋丹阳尹惔六世孙也。祖弘之，给事中。父惠，治书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举秀才；兄璲亦有名，先应州举。至是别驾东海王元曾与瓛父惠书曰："比岁贤子充秀，州闾可谓得人。"除奉朝请，不就。

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丹阳尹袁粲于后堂夜集，巉在座，粲指庭中柳树谓巉曰："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今复见卿清德，可谓不衰矣。"荐为秘书郎，不见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陆王国常侍，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公事免。巉素无宦情，自此不复仕。除车骑行参军，南彭城郡丞，尚书祠部郎，并不拜。袁粲诛，巉微服往哭，并致赙助。

太祖践阼，召巉入华林园谈语，谓巉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巉对曰："陛下诫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既出，帝顾谓司徒褚渊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敕巉使数入，而巉自非诏见，未尝到宫门。上欲用巉为中书郎，使吏部尚书何戢喻旨。戢谓巉曰："上意欲以凤池相处，恨君资轻，可且就前除，少日当转国子博士，便即后授。"巉曰："平生无荣进意，今闻得中书郎而拜，岂本心哉！"后以母老阙养，重拜彭城郡丞，谓司徒褚渊曰："自省无廊庙之才，所愿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总明观祭酒，除豫章王骠骑记室参军，丞如故，瓛终不就。武陵王晔为会稽太守，上欲令瓛为晔讲，除会稽郡丞，学徒从之者转众。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瓛与张融、王思远书曰："奉教使恭召，会当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顾。吾性拙人间，不习仕进，昔尝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审分，不敢期荣。夙婴贫困，加以疏懒，衣裳容发，有足骇者。中以亲老供养，褰裳徒步，脱尔逮今，二代一纪。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厉于阶级之次，见其褴缕，或复赐以衣裳，袁、褚诸公咸加劝励，终不能自反也。一不复为，安可重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谓此得进止之仪。古者以贤制爵，或有秩满而辞老，以庸制禄，或有身病而求归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既习此岁久，又齿长疾侵，岂宜摄斋河间之听，厕迹东平之僚？本无绝俗之操，亦非能偃蹇为高，此又诸贤所当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

自希得托迹于客游之末，而固辞荣级，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则有辐凑燕路，慕君王之义，骧镳魏阙，高公子之仁，继有追申、白而入楚，羡邹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贤，庶欲从九九之遗踪。既于闻道集泮不殊，而幸无职司拘碍，可得奉温凊，展私计，志在此尔。”除步兵校尉，并不拜。

瓛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性谦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世祖为瓛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为人灾，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顺阳范缜将厨于瓛宅营斋。及卒，门人受学者并吊服临送。时年五十六。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为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阿称，嶷小名也。年四十余，未有婚对。建元中，太祖与司徒褚渊为嶷娶王氏女。王氏椓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嶷即出其妻。及居父丧，不出庐，足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监元年，下诏为嶷立碑，谥曰贞简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初，嶷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仿佛。”时济阳蔡仲熊礼学博闻，谓人曰：“凡钟律在南，不容复得调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来南，土气偏陂，音律乖爽。”嶷亦以为然。仲熊历安西记室，尚书左丞。嶷弟璡。

璡字子璥。方轨正直。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举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见礼遇。邵陵王征虏安南行参军。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璡曰：“应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与友人孔澈同舟入东，澈留目观岸上女子，璡举席自隔，不复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语，璡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瓛问其久，璡曰：“向束带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东宫，每上事，辄削草。寻署中兵，兼记室参军大司马军事。射声校尉，卒官。

陆澄，字彦渊，吴郡吴人也。祖邵，临海太守。父瑗，州从事。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起家太学博士，中军卫军府行佐，太宰参军，补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参军。

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议皇后讳及下外，皆依旧称姓。左丞徐爰案司马孚议皇后不称姓，《春秋》逆王后于齐。澄不引典据明，而以意立议，坐免官，白衣领职。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转通直郎，兼中书郎，寻转兼左丞。

泰始六年，诏皇太子朝贺服衮冕九章，澄与仪曹郎丘仲起议："服冕以朝，实著经文。秦除六冕，汉明还备。魏晋以来，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礼绝群后，宜遵圣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寻转著作正员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转刘韫抚军长史，加绥远将军、襄阳太守，并不拜。仍转刘秉后军长史、东海太守。迁御史中丞。

建元元年，骠骑谘议沈宪等坐家奴客为劫，子弟被劾，宪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纠，请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

周称旧章，汉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宪度，动尚先准。若乃任情违古，率意专造，岂谓酌诸故实，择其茂典？

案遐启弹新除谘议参骠骑大将军军事沈宪、太子庶子沈旷并弟息，敕付建康，而宪被使，旷受假，俱无归罪事状。臣以不纠宪等为失。伏寻晋、宋左丞案奏，不乏于时，其及中丞者，从来殆无。王献之习达朝章，近代之宗，其为左丞，弹司徒属王濛惮罚自解，属疾游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郑袭不弹秘，直弹中丞孔欣时，又云别摄兰台检校，此径弹中丞之谓。唯左丞庾登之奏镇北檀道济北伐不进，致虎牢陷没，蕃岳宰臣，引咎谢愆，而责帅之劾，曾莫奏闻，请收治道济，免中丞何万岁。夫山陵情敬之极，北伐专征之大，秘霸季之贵，道济元勋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宪，然秘事犹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为例，恐人之贵贱，事之轻重，物有其伦，不可相方。

左丞江奥弹段景文，又弹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弹萧珍，又弹杜骥，又弹段国，又弹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弹萧汪；左丞殷景熙弹张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弹吕万龄。并不归罪，皆为重劾。凡兹十弹，差是宪、旷之比，悉无及中丞之议。左丞荀万秋、刘藏、江谧弹王僧朗、王云之、陶宝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谧弹在今龛蒐之后，事行圣照。远取十奏，近征二案，自宜依以为体，岂得舍而不遵？

臣窃此人乏，谬奉国宪。今遐所纠，既行一时，若默而不言，则向为来准，后人被绳，方当追请，素餐之责，贻尘千载。所以备举显例，

弘通国典，虽有愚心，不在微躬。请出臣表付外详议。若所陈非谬，裁由天鉴。

诏委外详议。尚书令褚渊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弹彭城令张道欣等，坐界劫累发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纠，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弹豫州刺史管义之谯梁群盗，免义之官；中丞傅隆不纠，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弹兖州刺史郑从之滥上布及加课租绵，免从之官；中丞傅隆不纠，免隆官。左丞陆展弹建康令丘珍孙、丹阳尹孔山士劫发不禽，免珍孙、山士官；中丞何勖不纠，亦免勖官。左丞刘瞳弹青州刺史刘道隆失火烧府库，免道隆官；中丞萧惠开不纠，免惠开官。左丞徐爰弹右卫将军薛安都属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张永结免。澄謏闻肤见，贻挠后昆，上掩皇明，下笼朝识，请以见事免澄所居官。"诏曰："澄表据多谬，不足深劾，可白衣领职。"

明年，转给事中，秘书监，迁吏部。四年，复为秘书监，领国子博士。迁都官尚书。出为辅国将军、镇北镇军二府长史，廷尉，领骁骑将军。永明元年，转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乃与俭书论之曰：

《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于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且《易》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

《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由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案杜预注《传》，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贵后生。杜之异古，未如王之夺实，祖述前儒，特举其违。又《释例》之作，所弘惟深。

《谷梁》太元旧有麋信注，颜益以范宁，麋犹如故。颜论闰分范注，当以同我者亲。常谓《谷梁》劣，《公羊》为注者又不尽善。竟无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两立。必谓范善，便当除麋。

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

俭答曰："《易》体微远，实贯群籍，施、孟异闻，周、韩殊旨，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若不列学官，其可废矣。贾氏注《经》，世所罕习，《谷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义，并同雅论。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给事中，中正如故。寻领国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将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谥靖子。

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

澄弟鲜，得罪宋世，当死。澄于路见舍人王道隆，叩头流血，以此见原。扬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卖券。澄为中丞，测与书相往反，后又笺与太守萧纟面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义方之训，此趋贩所不为，况搢绅领袖，儒宗胜达乎？"测遂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时东海王摛，亦史学博闻，历尚书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试诸学士，唯摛问无不对。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摛云是荣光。世祖大悦，用为永阳郡。

史臣曰：儒风在世，立人之正道；圣哲微言，百代之通训。洙泗既往，义乖七十；稷下横论，屈服千人。自后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石渠朋党之事，白虎同异之说，《六经》五典，各信师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辩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

赞曰：儒宗义肆，纷纶子圭。升堂受业，事越关西。璡居暗室，立操无携。彦渊书史，疑问穷稽。

列传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张淑妃生卢陵王子卿、鱼复侯子响；周淑仪生安陆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晋安王子懋、衡阳王子峻；王淑仪生随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阳王子明；乐容华生南海王子罕；傅充华生巴陵王子伦；谢昭仪生邵陵王子贞；江淑仪生临贺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阳王子文；荀昭华生南康王子琳；颜婕妤生永阳王子珉；宫人谢生湘东王子建；何充华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继衡阳元王后。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难，随世祖在盆城，板宁朔将军。仍为宋邵陵王左军行参军，转主簿，安南记室参军，邵陵王友，王名友。不废此官。迁安南长史。升明三年，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

宋世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太祖践阼，子良陈之曰：

前台使督逋切调，恒闻相望于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疏。凡此辈使人，既非详慎勤顺，或贪险崎岖，要求此役。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铍槊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擿宗断族，排轻斥重，胁遏津埭，恐喝传邮。破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浙江风猛，公私畏渡，脱舫在前，驱令俱发。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变无穷。既瞻郭望境，便飞下严符，但称行台，未显所督。先诃强寺，却摄群曹，开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或诳应质作尚方，寄系东冶，万姓骇迫，人不自固。遂漂衣败力，竟致兼浆。值今夕酒谐肉饫，即许附申赦格；明日礼轻货薄，便复不入恩科。筐贡微阙，总棰挞肆情，风尘毁谤，随忿而发。及其□蒜转积，鹅栗渐盈，远则分鬻他境，近则托贸吏民。反请郡邑，助民由申缓，回刺言台，推信在所。如闻顷者令长守牧，离此每实，非复近岁。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则指赐敕令，遥外镇宰，明下条源。既各奉别旨，人竞自罄。虽复台使盈凑，会取正属所办，徒相疑偾，反更淹懈。凡预衣冠，荷恩盛世，多以暗缓贻愆，少为欺猾入罪。若类以宰牧乖政，则触事难委，不容课逋上纲，偏觉非才。但赊促差降，各限一

期，如乃事速应缓，自依违纠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须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肃。且两装之船，充拟千绪；三坊寡役，呼订万计。每一事之发，弥晨方办，粗计近远，率遣一部，职散人领，无减二十，舟船所资，皆复称是。长江万里，费固倍之。较略一年，脱得省者，息船优役，实为不少。兼折奸减窃，远近暂安。

封闻喜县公，邑千五百户。

子良敦义爱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赐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给其薪苏。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庙盛有祷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簟而已。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为征虏将军、丹阳尹。开私仓赈属县贫民。明年，上表曰："京尹虽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广袤周轮，几将千里。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沵、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纳之。会迁官，事寝。

是年，始制东宫官僚以下官敬子良。

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户。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为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给油络车。明年，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侍中如故。镇西州。三年，给鼓吹一部。四年，进号车骑将军。

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

是时上新亲政，水旱不时。子良密启曰：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农政告祥，因高肆务，播植既周，继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视褫气。夫国资于民，民资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寝不便席。本始中，郡国大旱，宣帝下诏除民租。今闻所在逋余尚多，守宰严期，兼夜课切，新税力尚无从，故

调于何取给？政当相驱为盗耳。愚谓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纾民命。

自宋道无章，王风陵替，窃官假号，骈门连室。今左民所检，动以万数，渐渍之来，非复始适，一朝洗正，理致沸腾。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后罚。兽穷则触，事在匪轻。齐有天下日浅，恩洽未布，一方或饥，当加优养。愚谓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检校，诚存精密；令史奸黠，鲜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谬。耳目有限，群狡无极。变易是非，居然可见。详而后取，于事未迟。

明诏深矜狱圄，恩文累坠。今科网严重，称为峻察。负罪离愆，充积牢户。暑时郁蒸，加以金铁。聚忧之气，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国福矣。

顷土木之务，甚为殷广，虽役未及民，勤费已积。炎旱致灾，或由于此。皇明载远，书轨未一，缘淮带江，数州地耳。以魏方汉，犹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复为远矣。何得不爱其民，缓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

湘区奥密，蛮寇炽强，如闻南师未能挫戮。百姓齐民，积年涂炭，疽食侵淫，边虞方重。交州夐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自青德启运，款关受职，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广州积岁无年，越州兵粮素乏，加以发借，必致恇扰。愚谓叔献所请，不宜听从；取乱侮亡，更俟后会。虽缓岁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发动费役之劳。刘楷见甲以助湘中，威力既举，蚁寇自服。

诏折租布，二分取钱。子良又启曰：

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广殿稠人，裁奉颜色，纵有所怀，岂敢自达。比天眚亟见，地孽亟臻，民下妖讹，好生噂□沓。谷价虽和，比室饥嗛；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东郡使民，年无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

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

又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寻完者为用，既不兼两，回复迁贸，会非委积，徒令小民每婴困苦。且钱帛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利。

八属近县，既在京畿，发借征调，实烦他邑。民特尤贫，连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农政就兴，宜蒙赈给；若逋课未上，许以申原。兖豫二藩，虽曰旧镇，往属兵虞，累弃乡土。密迩寇庭，下无安志。编草结庵，不违凉暑。扶准聚洛，靡有生向。俱禀人灵，独绝温饱，而赋敛多少，尚均沃实。谓凡在荒民，应加蠲减。

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

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贻愆，最合从纲。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

尚书列曹，上应乾象。如闻命议所出，先谘于都，都既下意，然后付郎，谨写关行。愚谓郎官尤宜推择。

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实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

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世祖好射雉，子良谏曰：

銮举亟动，天跸屡巡，陵犯风烟，驱驰野泽。万乘至重，一羽甚微。从甚微之欢，忽至重之诫。顷郊郛以外，科禁严重，匪直刍牧事罢，遂乃窀掩殆废。且田月向登，桑时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议，弃民从欲，理未可安。曩时巡幸，必尽威防，领军景先、詹事赤斧坚甲利兵，左右屯卫。今驰鹜外野，交侍疏阔，晨出晚还，顿遗清道，此实愚

臣最所震迫。

狡虏玩威，甫获款关，二汉全富，犹加曲待。如闻使臣频亦怨望，前会东宫，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旧列阶下，刘缵衔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赐优礼。

伏谓中堂云构，实惟峻绝，檐陛深严，事隔凉暑，而别为一室，如或有疑。边带广途，讹言孔炽，毁立之易，过于转圆，若依旧制通敞，实允观听。

顷市司驱扇，租估过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继，被以小罪，责以重备。愚谓宜敕有司，更详优格。

臣年方朝贤，齿未相及，以管窥天，犹知失得，廊庙之士，岂暗是非？未闻一人开一说为陛下忧国家，非但面从，亦畏威耳。臣若不启，陛下于何闻之？

先是六年，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射雉，世祖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永明末，上将射雉。子良谏曰：

忽闻外议，伏承当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怀忧悚，犹谓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倾金宝于禅灵，仁爱广洽，得使禽鱼养命于江泽，岂惟国庆民欢，乃以翱翔治乐。夫卫生保命，人兽不殊；重躯爱体，彼我无异。故《礼》云："闻其声不食其肉，见其生不忍其死。"且万乘之尊，降同匹夫之乐，夭杀无辜，伤仁害福之本。菩萨不杀，寿命得长。施物安乐，自无恐怖。不恼众生，身无患苦。臣见功德有此果报，所以日夜劬勤，厉身奉法，实愿圣躬康御若此。每至寝梦，脱有异见，不觉身心立就沄烂。陛下常日舍财修福，臣私心颙颙，尚恨其少，岂可今日有见此事？一损福业，追悔便难。臣此启闻，私心实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愿陛下照臣此诚，曲垂三思；况此嬉游之间，非关当否，而动辄伤生，实可深慎！

臣闻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灵祇通感，征祥证登。臣近段仰启，赐希受戒，天心洞远，诚未达胜善之途，而圣恩迟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极，岂可今月复随此事？臣不隐心，即实上启。

虽不尽纳，而深见宠爱。

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

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寻代王俭领国子祭酒，辞不拜。八年，给三望车。九年，京邑大水，吴兴偏剧，子良开仓赈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十年，领尚书令。寻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寻解尚书令，加中书监。

文惠太子薨，世祖检行东宫，见太子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上大怒。以子良与太子善，不启闻，颇加嫌责。

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启进沙门于殿户前诵经，世祖为感梦见优昙钵华。子良按佛经宣旨使御府以铜为华，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承。世祖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高宗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世务，乃推高宗。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

太孙少养于子良妃袁氏，甚著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太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西阶防之。成服后，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进位太傅，增班剑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谓左右曰："门外应有异。"遣人视，见淮中鱼万数，皆浮出水上向城门。寻薨，时年三十五。

帝常虑子良有异志，及薨，甚悦，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敛以衮冕之服。东府施丧位，大鸿胪持节监护，太官朝夕送祭。又诏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远尊亲，沿情所隆。故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傅、领司徒、扬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体睿履正，神鉴渊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龄，孝友光备。爰及赞契，协升景业。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顾，任均负图。谅以齐晖《二南》，同规往哲。方凭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遗，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龟谋袭吉，先远戒期。宜崇嘉制，式弘风烈。可追崇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綟绶，备九服锡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

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送，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既薨，遂葬焉。

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泛涉有父风。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为宁朔将军、会稽太守。郁林初，为右卫将军，未拜，迁侍中，领右军将军。建武三年，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转散骑常侍，太常。以封境边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先是王敬则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高宗虑有同异，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等住中书省，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数十具棺材，须三更当悉杀之。子恪奔归，二更达建阳门刺启。时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书舍人沈徽孚与帝所亲左右单景隽共谋少留其事。须臾帝觉，景隽启子恪已至，惊问曰："未邪？"景隽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还第。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

及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昭胄惩往时之惧，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崔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败，昭胄兄弟首出投台军主胡松，各以王侯还第。不自安，谋为身计。子良故防阁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时胡松领军在新亭，寅遣人说之云："须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台，闭城号令。昏人必还就将军，将军但闭垒不应，则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许诺。会东昏新起芳乐苑，月许日不复出游，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郤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昭颖官至宁朔将军、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赠昭胄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昭颖黄门郎。梁受禅，降封昭胄子同监利侯。

庐陵王子卿，字云长，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临汝县公，千五百户。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为持节、都督郢州司州之义阳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始兴王鉴为益州，子卿解督。

子卿在镇，营造服饰，多违制度。上敕之曰：“吾前后有敕，非复一两过，道诸王不得作乖体格服饰，汝何意都不忆吾敕邪？忽作璹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须坏，可速送下。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可即坏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坏去。凡诸服章，自今不启吾知复专辄作者，后有所闻，当复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读学不就，年转成长。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风过耳，使吾失气。”

五年，入为侍中、抚军将军，未拜，仍为中护军，侍中如故。六年，迁秘书监，领右卫将军，寻迁中军将军，侍中并如故。十年，进号车骑将军。俄迁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军事、骠骑将军、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上闻之，大怒，杀其典签。遣宜都王铿代之。子卿还第，至崩，不与相见。

郁林即位，复为侍中、骠骑将军。隆昌元年，转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置兵佐。鄱阳王锵见害，以子卿代为司徒，领兵置佐。寻复见杀，时年二十七。

鱼复侯子响，字云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无子，养子响，后有子，表留为嫡。世祖即位，为辅国将军、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见诸王不致敬。子响勇力绝人，关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既出继，车服异诸王，每入朝，辄忿怒，拳打车壁。世祖知之，令车服与皇子同。

永明三年，迁右卫将军。仍出为使持节、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明年，进号右将军。进督南豫州之历阳、淮南、颍川、汝阳四郡。入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六年，有司奏：“子响体自圣明，出继宗国。大司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养。陛下弘天伦之爱，臣嶷深犹子之恩，遂乃继体扶疏，世祚垂改，茅蒋奄蔚，冢嗣莫移。诚欣惇睦之风，实亏立嫡之教。臣等参议，子响宜还本。”乃封巴东郡王，迁中护军，常侍如故。寻出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

七年，迁使持节、都督荆湘雍梁宁南北秦七州军事、镇军将军、荆州刺史。子响少好武，在西豫时，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及司马席恭穆、谘议参军江愈、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修之、王贤宗、魏景渊于琴台下诘问之。寅等无言。修之

曰："既以降敕旨，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故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于后堂杀之。以启无江愈名，欲释之，而用命者已加戮。

上闻之怒，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斋仗数百人，检捕群小，敕："子响若束首自归，可全其性命。"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遣传诏石伯儿入城慰劳。子响曰："我不作贼，长史等见负，今政当受杀人罪耳。"乃杀牛具酒馔，饷台军。而谐之等疑畏，执录其吏。子响怒，遣所养数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克明旦与台军对阵南岸。子响自与百余人袍骑，将万钧弩三四张，宿江堤上，明日，凶党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放弩，亡命王冲天等蒙□盾陵城，台军大败，尹略死之，官军引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

子响乃白服降，赐死。时年二十二。临死，启上曰："刘寅等入斋检杖，具如前启。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钺。奉敕遣胡谐之、茹法亮赐重劳，其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唤法亮渡，乞白服相见，其永不肯，群小惧怖，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

有司奏绝子响属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狱治罪。赐为蛸氏。诸所连坐，别下考论。赠刘寅侍中，席恭穆辅国将军、益州刺史，江愈、殷昙粲黄门郎，周彦骁骑将军。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义而学不闲世务。席恭穆，安定焉氏人，关陇豪族。

上怜子响死，后游华林园，见猿对跳子鸣啸，上留目久之，因呜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闻将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于《经礼》，犹怀不忍之言，尚有如伦之痛。岂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响，识怀靡树，见沦不逞，肆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邻非孝，事近无君，身膏草野，未云塞衅。但韔矢倒戈，归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衅骨不收，辜魂莫赦，抚事惟往，载伤心目。昔闵荣伏痍，怆动坟园；思荆就辟，侧怀丘墓。皆两臣衅结于明时，二主议加于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伏顾一下天矜，爰诏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余麓，微列苇韔之容，薄申封树之礼。岂伊穷骸被德，实且天下归仁。臣属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继别未安，子响言承出命，提携鞠养，俯见成人，虽辍胤蕃条，归体璇萼，循执之念不移，傅训之怜何已。敢冒宸严，布此悲乞。"上不许。先是贬为

鱼复侯。

安陆王子敬，字云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应城县公。永明二年，出为持节、监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四年，进号右军。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寻进号安西将军。七年，征侍中，护军将军。十年，转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丹阳尹。十一年，进车骑将军。寻给鼓吹一部。隆昌元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延兴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诸蕃王，遣中护军王玄邈征九江，王广之袭杀子敬，时年二十三。

晋安王子懋，字云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为持节、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将、南豫州刺史。鱼复侯子响为豫州，子懋解督。四年，进号征虏将军。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领宣城太守。明年，为监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后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六年，徙监湘州、平南将军、湘州刺史。明年，加持节、都督。八年，进号镇南将军。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秘阁。九年，亲府州事。十年，入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十一年，迁散骑常侍，中书监。未拜，仍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给鼓吹一部。豫章王丧服未毕，上以边州须威望，许得奏之。 $

郁林即位，即本号为大将军。子懋见幼主新立，密怀自全之计，令作部造器杖。陈显达时为征虏，屯襄阳，欲胁取以为将帅。显达密启，高宗征显达还。隆昌元年，迁子懋为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毂自随。显达入别，子懋谓曰："朝廷令身单身而反，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显达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违敕旨，其事不轻。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子懋默然，显达因辞出便发去，子懋计未立，还镇寻阳。

延兴元年，加侍中。闻鄱阳、随郡二王见杀，欲起兵赴难。母阮在都，遣书欲密迎上，阮报其兄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高宗。于是纂严，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使军主裴叔业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州行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业溯流直下，至夜回下袭盆城。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于稽亭渚，闻叔业得盆城，乃据州自卫。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政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

子懋重赂叔业，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从二百人拔刃入斋。子懋骂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时年二十三。

初，子懋镇雍，世祖敕以边略曰："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虏必无敢送死理，然为其备，不可暂懈。今秋犬羊辈越逸者，其亡灭之征。吾今亦行密纂集，须有分明指的，便当有大处分。今普敕镇守，并部偶民丁，有事即便应接运，已敕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诸人量觅，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觇。粮食最为根本，更不忧人仗，常行视驿亭马，不可有废阙。并约语诸州，当其堺皆尔，不如法，即问事。"又曰："吾敕荆、郢二镇各作五千人阵，本拟应接彼耳。贼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敕子真，鱼继宗、殷公愍至镇，可以公愍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阶级。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汝所启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当优量觅送。"先是启求所好书，上又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也。"赐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

随郡王子隆，字云兴，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为辅国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迁江州刺史，未拜，唐宇之贼平，迁为持节、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东中郎将、会稽太守。迁长兼中书令。

子隆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上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俭曰："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蕃屏。"未及拜，仍迁中护军，转侍中、左卫将军。八年，代鱼复侯子响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宁南北秦六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其年，始兴王鉴罢益州，进号督益州。九年，亲府、州事。十一年，晋安王子懋为雍州，子隆复解督。郁林立，进号征西将军。隆昌元年，为侍中、抚军将军，领兵置佐。延兴元年，转中军大将军，侍中如故。

子隆年二十一，而体过充壮，常服芦茹丸以自销损。高宗辅政，谋害诸王，世祖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文集行于世。

建安王子真，字云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为辅国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迁持节、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领宣城太守。进号南中郎将。六年，以府州稍实，表解领郡。七

年，进号右将军，迁丹阳尹，将军如故。转左卫将军。七年，迁中护军，仍出为持节、都督郢司二州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郁林立，进号安西将军。隆昌元年，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延兴元年，转镇军将军，领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见杀，年十九。

西阳王子明，字云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国玺，改封西阳。六年，为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八年，进号征虏将军。十年，进左将军，仍为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子明风姿明净，士女观者，咸嗟叹之。

郁林初，进号平东将军。隆昌元年，为右将军、中书令。延兴元年，迁侍中，领骁骑将军，右军如故。建武元年，转抚军将军，领兵置佐。二年，诛萧谌，诬子明及弟子罕、子贞与谌同谋，见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云华，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为北中郎将、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带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镇此城。十年，为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郁林即位，进号后将军。隆昌元年，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建武元年，转护军将军。二年，见杀。年十七。

巴陵王子伦，字云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为持节、都督南豫司二州军事、南中郎将、南豫州刺史。十年，迁北中郎将、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郁林即位，以南彭城禄力优厚，夺子伦与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兰陵代之。隆昌元年，迁散骑常侍、左将军。延兴元年，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正衣冠出受诏，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使，当由事不获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贞，字云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郁林即位，进号征虏将军，还为后将军。建武二年，见诛。年十五。

临贺王子岳，字云峤，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诛世祖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后，世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子岳死时，年十四。

西阳王子文，字云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阳王。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衡阳王子峻，字云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广汉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云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盛宠。子琳钟爱。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湘东王子建，字云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谢氏，无宠，世祖度为尼。高宗即位，使还母。子建，永泰元年见杀，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云广，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宠爱过诸子。初，世祖梦金翅鸟下殿庭，搏食小龙无数，乃飞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诛。年七岁。

史臣曰：民之劳逸，随所遭遇，习以成性，有识斯同。帝王子弟，生长尊贵，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图已极。齠年稚齿，养器深宫，习趋拜之仪，受文句之学，坐蹑搢绅，傍绝交友，情伪之事，不经耳目，忧惧之道，未涉胸衿。虽卓尔天悟，自得怀抱，孤寡为识，所陋犹多。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

赞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爱才悦古，仁信温良，宗英是寄，遗惠未忘。庐陵犯色，安陆括囊。晋安早悟，随郡雕章。建贺湘海，二陵二阳，幼蕃盛宠，南郡南康。

列传第二十二 张融 周顒

张融，字思光，吴郡吴人也。祖祎，晋琅邪王国郎中令。父畅，宋会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陆脩静以白鹭羽麈尾扇遣融，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宋孝武闻融有早誉，解褐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孝武起新安寺，傣佐多儭钱帛，融独儭百钱。帝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从叔永出后渚送之，曰：“似闻朝旨，汝寻当还。”融曰：“不患不还，政恐还而复去。”广越嶂嶮，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曰：

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吾远职荒官，将海得地，行关入浪，宿渚经波，傅怀树观，长满朝夕，东西无里，南北如天，反覆悬乌，表里菟色。壮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壮也。故古人以之颂其所见，吾问翰而赋之焉。当其济兴绝感，岂觉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分浑始地，判气初天，作成万物，为山为川。总川振会，导海飞门。尔其海之状也，之相也，则穷区没渚，万里藏岸，控会河、济，朝总江、汉。回混浩溃，巅倒发涛，浮天振远，灌日飞高。摐粗江 撞则八纮摧聩，鼓怒则九纽折裂。

扌会于活 长风以举波，漷音郭 天地而为势。氵蛰音蛰 ，泽于及 湝音沓 洽音合 ，来往相躭粗合。 汩于突 溪音突 氵尉于渤 渤，顅纡壮 石成窟，西冲虞渊之曲，既东振汤谷之阿。若木于是乎倒覆，折扶桑而为渣在牙。 濩长泺音乐 氵门音门 浑，涫于官 氵和于和碨于磊 雍，渤非勃 淬音卒 沦音仑 溥音尊 ，兰浅垄緌于拱。 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与昆仑相压而共溃，又盛雷车震汉破天以折毂。

淃于员 涟涴于卵 濑于嫩 ，辗转纵横。扬珠起玉，流镜飞明。是其回堆曲浦，欹关弱渚之形势也。沙屿相接，洲岛相连。东西南北，如满于天。梁禽楚兽，胡木汉草之所生焉。长风动路，深云暗道之所经焉。苕苕蒂蒂，窅窅翳翳。晨乌宿音秀 于东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于刚 汴河，汩于突 磈于磊 漫无官 桓。旁踞委岳，横竦危峦。重彰岌岌，攒岭聚立。嵂吕兀 窟音窟 暐吕今 嵚钦 ，架石相阴。脊曈徒罪 陀陀，横出旁入。嵬嵬支罪

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峰势纵横，岫形参错。或如前而未进，乍非迁而已却。天抗晖于东曲，日倒丽于西阿。岭集雪以怀镜，严照春而自华。

江洚许江 氵伯氵伯许百 ，漈子曷 严拍芬百 岭。触山禋石，污涘于各 氵寒音寒 况于朗 。碨于磊 泱于朗 氵隈氵阿音阿 ，流柴磹五感反 瑀五窟 。顿浪低波，矰苦降□□交苦交 硭苦江 ，折岭挫峰，旂浪硠音郎掊，崩山相祇苦合 万里蔼蔼，极路天外。电战雷奔，倒地相磕。兽门象逸，鱼路鲸奔。水遽龙魄，陆振虎魂。却瞻无后，向望何前。长寻高眺，唯水与天。若乃山横蹴浪，风倒摧波。磊若惊山竭岭以竦石，郁若飞烟奔云以振霞。连瑶光而交采，接玉绳以通华。

尔乎夜满深雾，昼密长云，高河灭景，万里无文。山门幽暖，岫户葐惸。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横横音皇 ，沆沆于刚 浩浩音害 。淬粗贵 溃大人之表，泱于朗 荡君子之外。风沫相排，日闭云开。浪散波合，岳起山隤。

若乃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尔其奇名出录，诡物无书。高岸乳鸟，横门产鱼。则何忄罗音罗 鳙音容 鳍音诣 ，□飞音非 魱音人 □果音果 □骨音滑 。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气开地震，声动天发。喷洒哕于月 噫于戒 ，流雨而扬云。乔壮脊，架岳而飞坟。牴音挺动崩五山之势，瞷矣简 睔矣 焕七曜之文。蠵□隽瑁蛑，绮贝绣螺。玄珠互彩，绿紫相华。游风秋濑，泳景登春。伏鳞渍彩，升魵洗文。

若乃春代秋绪，岁去冬归。柔风丽景，晴云积晖。起龙涂于灵步，翔螭道之神飞。浮微云之如梦，落轻雨之依依。触巧涂而□感云绀 远，抵栾木以激扬。浪相礴傍各 而起千状，波独涌乎惊万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阴。扶容曼彩，秀远华深。明藕移玉，清莲代金。眄芬芳于遥渚，泛灼烁于长浔。浮舻杂轴，游舶交艘。帷轩帐席，方远连高。入惊波而箭绝，振排天之雄飙。越汤谷以逐景，渡虞渊以追月。偏万里而无时，浃天地于挥忽。雕隼飞而未半，鲲龙趠贪教 而不逮。舟人未及复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

阴鸟阳禽，春毛秋羽。远翅风游，高翮云举。翔归栖去，连阴日路。澜涨波渚，陶玄浴素。长纮四断，平表九绝。雉翥成霞，鸿飞起雪。合声鸣侣，并翰翻群。飞关溢绣，流浦照文。

尔夫人微亮气，小白如淋。凉空澄远，层汉无阴。照天容于鲻渚，

镜河色于魦浔。括盖余以进广，浸夏洲以洞深。形每惊而义维静，迹有事而道无心。于是乎山海藏阴，云尘入岫。天英偏华，日色盈秀。则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轻羽以衣风，逸玄裾于云带。筵秋月于源潮，帐春霞于秀濑。晒蓬莱之灵岫，望方壶之妙阙。树遏日以飞柯，岭回峰以蹴月。空居无俗，素馆何尘。谷门风道，林路云真。

若乃幽崖□邑于夹 曌仓夹 ，隈隩之穷，骏波虎浪之气，激势之所不攻。有卉有木，为灌为丛。路糅网杂，结叶相笼。通云交拂，连韵共风。荡洲礉去角 岸，而千里若崩；冲崖沃岛，其万国如战。振骏气以摆雷，飞雄光以倒电。

若夫增云不气，流风敛声。澜文复动，波色还惊。明月何远，沙里分星。至其积珍全远，架宝谕深。琼池玉壑，珠岫□岑。合日开夜，舒月解阴。珊瑚开缋，琉璃竦华。丹文镜色，杂照冰霞。洪洪溃溃，浴干日月。淹汉星墟，渗河天界。风何本而自生，云无从而空灭。笼丽色以拂烟，镜悬晖以照雪。

尔乃方员去我，混然落情。气暄而浊，化静自清。心无终故不滞，志不败而无成。既覆舟而载舟，固以死而以生。弘刍狗于人兽，导至本以充形。虽万物之日用，谅何纬其何经。道湛天初，机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胶有于生末。亡无所以而无，信无心以入太。不动动是使山岳相崩，不声声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虚于用舍，应感亮于圆会。仁者见之谓之仁，达者见之谓之达。咶者几于上善，吾信哉其为大矣。

融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还京师，以示镇军将军顾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

觊之与融兄有恩好，觊之卒，融身负坟土。在南与交□止太守卞展有旧，展于岭南为人所杀，融挺身奔赴。

举秀才，对策中第，为尚书殿中郎，不就，为仪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斩亡身及家长者，家口没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议家人家长罪所不及，亡身刑五年。

寻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寻复位，摄祠、仓部二曹。领军刘□勔力战死，祠曹议"上应哭□勔不"，融

议“宜哭”。于是始举哀。仓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仓为可开不”，融议“不宜拘束小忌”。寻兼掌正厨。融见宰杀，回车径去，自表解职。为安成王抚军仓曹参军，转南阳王友。

融父畅先为丞相长史，义宣事难，畅为王玄谟所录，将杀之。玄谟子瞻为南阳王前军长史，融启求去官，不许。

融家贫愿禄，初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融昔称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苇席，弱年所安；箪食瓢饮，不觉不乐。但世业清贫，民生多待，榛栗枣脩，女贽既长，束帛禽鸟，男礼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吴一丞，虽属舛错；今闻南康缺守，愿得为之。融不知阶级，阶级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复求丞。”

又与吏部尚书王僧虔书曰：“融，天地之逸民也。进不辨贵，退不知贱，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实以家贫累积，孤寡伤心，八侄俱孤，二弟颇弱，抚之而感，古人以悲。岂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爱东平土风，融亦欣晋平闲外。”时议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辟太祖太傅掾，历骠骑豫章王司空谘议参军，迁中书郎，非所好，乞为中散大夫，不许。融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随例同行，常稽迟不进。太祖素奇爱融，为太尉时，时与融款接，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即位后，手诏赐融衣曰：“见卿衣服粗故，诚乃素怀有本；交尔蓝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减称卿之体。并履一量。”

融与吏部尚书何戢善，往诣戢，误通尚书刘澄。融下车入门，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视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为异如此。

又为长沙王镇军、竟陵王征北谘议，并领记室，司徒从事中郎。

永明二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捻所奏，免官，寻复。

融形貌短丑，精神清澈。王敬则见融革带垂宽，殆将至骼，谓之曰：“革带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带何为？”

融假东出，世祖问融住在何处？融答曰：“臣陆处无屋，舟居非水。”后日上以问融从兄绪，绪曰：“融近东出，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虏中闻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顾之而言曰：“张融是宋彭城长史张畅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达六夷。”豫章王大会宾僚，融食炙始行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惊观之。八年，朝臣贺众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复为有司所奏，见原。迁司徒右长史。

竟陵张欣时为诸暨令，坐罪当死。欣时父兴世宋世讨南谯王义宣，官军欲杀融父畅，兴世以袍覆畅而坐之，以此得免。兴世卒，融著高履负土成坟。至是融启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时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长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长史所怀。”迁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

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乐，事嫂甚谨。宋丞相义宣起事，父畅以不同将见杀，司马竺超民谏免之。畅临终谓诸子曰：“昔丞相事难，吾缘竺司马得活，尔等必报其子弟。”后超民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融往吊之，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

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遗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不须暂停闺阁。”

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且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此尽游乎言笑，而汝等无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惟饮与食。此外如树网焉。吾每以不尔为恨，尔曹当振纲也。”

临卒，又戒其子曰：“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隤家声。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而看之。”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数十卷行于世。

张氏知名，前有敷、演、镜、畅，后有充、融、卷、稷。

周颙，字彦伦，汝南安城人。晋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孙也。祖虎头，员外常侍。父恂，归乡相。

颙少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国侍郎。益州刺史萧惠开赏异颙，携入蜀，为厉锋将军，带肥乡、成都二县令。转惠开辅国府参军，将军、令如故。仍为府主簿。常谓惠开性太险峻，每致谏，惠开不悦，答颙曰：“天险地险，王公设险，但问用险何如耳。”随惠开还都。

宋明帝颇好言理，以颙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转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元徽初，出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还历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参军。

太祖辅政，引接颙。颙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颙裁答。转齐台殿中郎。

建元初，为长沙王参军，后军参军，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颙言之于太守闻喜公子良曰：“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或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尔。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柤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尝不临食罢箸，当书偃笔，为之久之，怆不能已。交事不济，不得不就加捶罚，见此辛酸，时不可过。山阴邦治，事倍余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蹶。唯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过此列城，不无凋罄。宜应有以普救倒悬，设流开便，则转患为功，得之何远。”还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文惠在东宫，颙还正员郎，始兴王前军谘议。直侍殿省，复见赏遇。

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著《三宗论》。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设不空假名难空假名，设

空假名难不空假名。假名空难二宗，又立假名空。西凉州智林道人遗颙书曰：“此义旨趣似非始开，妙声中绝六七十载。贫道年二十时，便得此义，窃每欢喜，无与共之。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胜乃旧有此义，当法集盛时，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过江东略是无一。贫道捉麈尾来四十余年，东西讲说，谬重一时，余义颇见宗录，唯有此涂白黑无一人得者，为之发病。非意此音猥来入耳，始是真实行道第一功德。”其论见重如此。

颙于锺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转太子仆，兼著作，撰起居注。迁中书郎，兼著作如故。常游侍东宫。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颙书玄圃茅斋壁，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颙换之，颙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涂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

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旦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学生锺岏曰：“□旦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竟陵王子良见絜议，大怒。

胤兄点，亦遁节清信。颙与书，劝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极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脱洒离析之讨，鼎俎网罟之兴，载之简策，其来实远，谁敢干议？观圣人之设膳脩，仍复为之品节，盖以茹毛饮血，与生民共始，纵而勿裁，将无厓畔。善为士者，岂不以恕己为怀？是以各静封疆，罔相陵轶。况乃变之大者，莫过死生；生之所重，无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极切，滋味之在我可赊，而终身朝晡，资之以永岁，彼就冤残，莫能自列，我业久长，吁哉可畏。且区区微卵，脆薄易矜，歉彼弱麑，顾步宜愍。观其饮喙飞行，人应怜悼，况可心心扑褫，加复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群，闭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剥，如土委地，佥谓

常理，可为怆息，事岂一涂。若云三世理诬，则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则一往一来，一生一死，轮回是常事。杂报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鲜，在家日多，吾侪信业，未足长免，则伤心之惨，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气之类，虽无身践，至于晨凫夜鲤，不能不取备屠门。财贝之一经盗手，犹为廉士所弃；生性之一启鸾刀，宁复慈心所忍！驺虞虽饥，非自死之草不食，闻其风岂不使人多愧者！众生之禀此形质，以畜肌跂，皆由其积壅痴迷，沈流莫反，报受秽浊，历苦酸长，此甘与肥，皆无明之报聚也。何至复引此滋腴，自污肠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复寸言发起耳。”

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举昙济自代，学者荣之。官为给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刚戆，崔琰声姿，然后能不惮雄桀，亟成讥犯。张融标心托旨，全等尘外，吐纳风云，不论人物，而事君会友，敦义纳忠，诞不越检，常在名教。若夫奇伟之称，则虞翻、陆绩不得独擅于前也。

赞曰：思光矫矫，万里千仞。升同应谐，黜同解摈。务在连衡，不谋销印。彦伦辞辩，苦节清韵。白马横擒，云梯独振。

列传第二十三 王晏 萧谌 萧坦之 江祏

王晏，字士彦，琅邪临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秘书监。宋大明末，晏起家临贺王国常侍，员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参军，安成王抚军板刑狱，随府转车骑。晋熙王燮为郢州，晏为安西主簿。世祖为长史，与晏相遇。府转镇西，板晏记室谘议。

沈攸之事难，镇西职僚皆随世祖镇盆城。上时权势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渐见亲侍。乃留为上征虏抚军府板谘议，领记室。从还都，迁领军司马，中军从事中郎。常在上府，参议机密。建元初，转太子中庶子。世祖在东宫，专断朝事，多不闻启，晏虑及罪，称疾自疏。寻领射声校尉，不拜。世祖即位，转长兼侍中，意任如旧。

永明元年，领步兵校尉，迁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丧，起为辅国将军、司徒左长史。晏父普曜藉晏势宦，多历通官。晏寻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丧有称。起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济阳太守，未拜，迁卫尉，将军如故。四年，转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六年，转丹阳尹，常侍如故。晏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上呵责，连称疾久之。上以晏须禄养，七年，转为江州刺史。晏固辞不愿出外，见许，留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终以旧恩见宠。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议谥，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以来，不加素族。”出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八年，改领右卫将军，陈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明年，迁侍中，领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辞。十年，改授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迁右仆射，领太孙右卫率。

世祖崩，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于其职。郁林即位，转左仆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谋废立，晏便响应推奉。延兴元年，转尚书令，加后将军，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县侯，邑千户。给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与晏宴于东府，语及时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给班剑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领太子少傅，进爵为公，增邑为二千户。以虏动，给兵千人。

晏为人笃于亲旧，为世祖所称。至是自谓佐命惟新，言论常非薄世祖故事，众始怪之。高宗虽以事际须晏，而心相疑斥，料简世祖中诏，得与晏手敕三百余纸，皆是论国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帝曰："晏于我有勋，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帝默然变色。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由是以晏为事。晏轻浅无防虑，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请间，上闻之，疑晏欲反，遂有诛晏之意。伧人鲜于文粲与晏子德元往来，密探朝旨，告晏有异志。世范等又启上云："晏谋因四年南郊，与世祖故旧主帅于道中窃发。"会虎犯郊坛，帝愈惧。未郊一日，敕停行。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下诏曰："晏闾阎凡伍，少无特操，阶缘人乏，班齿官途。世祖在蕃，搜扬擢用，弃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轻跳险锐，在贵弥著，猜忌反覆，触情多端。故以两宫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内愧于心，外惧宪牍，掩迹陈痾，多历年载。频授蕃任，辄辞请不行，事似谦虚，情实诡伏。隆昌以来，运集艰难，匡赞之功，颇有心力。乃爵冠通侯，位登元辅，绸缪恩寄，朝莫均焉。溪壑可盈，无厌将及。视天画地，遂怀异图。广求卜相，取信巫觋。论荐党附，遍满台府。令大息德元渊薮亡命，同恶相济，剑客成群。弟诩凶愚，远相唇齿，信驿往来，密通要契。去岁之初，奉朝请鲜于文粲备告奸谋。朕以信必由中，义无与贰，推诚委任，觊能悛改。而长恶易流，构扇弥大，与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等克期窃发。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可为其主，得志之日，当守以虚器。明达诸辞列，炳然具存。昔汉后以反唇致讨，魏臣以虬须为戮，况无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谁寘刑辟！并可收付廷尉，肃明国典。"

晏未败数日，于北山庙答赛，夜还，晏既醉，部伍人亦饮酒。羽仪错乱，前后十余里中，不复相禁制。识者云"此势不复久也"。

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谓晏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与弟晋安王友德和俱被诛。

晏弟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禁锢。后出为辅国将军、始兴内史。广州刺史刘缵为奴所杀，诩率郡兵讨之。延兴元年，授诩持节广州刺史。诩亦笃旧。晏诛，上又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袭诩杀之。

萧谌，字彦孚，南兰陵兰陵人也。祖道清，员外郎。父仙伯，桂阳

王参军。谌初为州从事，晋熙国侍郎，左常侍。谌于太祖为绝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谌就世祖宣传谋计，留为腹心。升明中，为世祖中军刑狱参军，东莞太守。以勋勤封安复县男，三百户。建元初，为武陵王冠军、临川王前军参军，除尚书都官郎，建威将军，临川王镇西中兵。

世祖在东宫，谌领宿卫。太祖杀张景真，世祖令谌口启乞景真命，太祖不悦，谌惧而退。世祖即位，出谌为大末令，未之县，除步兵校尉，领射阳令，转带南濮阳太守，领御仗主。永明二年，为南兰陵太守，建威将军如故。复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除正员郎，转左中郎将，后军将军，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谌在左右宿直。上崩，遗敕谌领殿内事如旧。

郁林即位，深委信谌，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谌还乃安。转卫军司马，兼卫尉，加辅国将军。丁母忧，敕还复本任，守卫尉。高宗辅政，有所匡谏，帝既在后宫不出，唯遣谌及萧坦之遥进，乃得闻达。谌回附高宗，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郁林被废日，初闻外有变，犹密为手敕呼谌，其见信如此。谌性险进无计略，及废帝日，领兵先入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

海陵立，转中领军，进爵为公，二千户。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还府。

建武元年，转领军将军，左将军，南徐州刺史，给扶，进爵衡阳郡公，食邑三千户。高宗初许事克用谌为扬州，及有此授，谌恚曰："见炊饭熟，推以与人。"王晏闻之曰："谁复为萧谌作瓯箸者。"谌恃勋重，干豫朝政，诸有选用，辄命议尚书使为申论。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于外听察，具知谌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上幸华林园，宴谌及尚书令王晏等数人尽欢。坐罢，留谌晚出，至华林阁，仗身执还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谌曰："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政可极此。卿恒怀怨望，乃云炊饭已熟，合甑与人邪？今赐卿死。"谌谓智明曰："天去人亦复不远，我与至尊杀高、武诸王，是君传语来去。我今死，还取卿。"于省杀之。至秋而智明死，见谌为祟。诏曰："萧谌擢自凡庸，识用轻险，因藉幸会，早预驱驰。永明之季，曲颁恩纪。郁林昏悖，颇立诚效。宠灵优渥，期遇兼隆，内总戎柄，外畅蕃威，兄弟荣贵，震灼朝

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万一，自以勋高伊、霍，事均难赏，才冠当时，耻居物后。矫制王权，与夺由己。空怀疑惧，坐构嫌猜。觇候宫掖，希觊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诬君不臣之迹，固以彰暴民听，喧聒遐迩。遂潜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结禁卫，互为唇齿，密契戚邸，将肆奸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河山，每加弥缝，弘以大信，庶能怀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谋滋甚。夫无将必戮，《阳秋》明义，况衅积祸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书。罪止元恶，余无所问。”

谌好左道，吴兴沈文猷相谌云：“相不减高帝。”谌喜曰：“感卿意，无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诛。

谌兄诞，字彦伟，初为殿中将军。永明中为建康令，与秣陵令司马迪之同乘行，车前导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卤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驺寺。请免诞等官。”诏赎论。延兴元年，自辅国徐州为持节督司州刺史，将军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户。进号冠军。建武二年春，虏攻司州，诞尽力拒守，虏退，增封四百户。征左卫将军。上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虏，故未及行。虏退六旬，谌诛，遣黄门郎梁王为司州别驾，使诛诞，束身受戮，家口系尚方。

谌弟诔，与谌同豫废立，为宁朔将军、东莞太守，转西中郎司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户。转太子左率。领军解司州围还，同伏诛。

谌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萧坦之，南兰陵兰陵人也。祖道济，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勋于世祖，至武进令。坦之与萧谌同族。初为殿中将军，累至世祖中军板刑狱参军。以宗族见驱使。除竟陵王镇北征北参军，东宫直阁，以勤直为世祖所知。除给事中，淮陵令，又除兰陵令，给事中如故。尚书起部郎，司徒中兵参军。世祖崩，坦之随太孙文武度上台，除射声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员郎、南鲁郡太守。

少帝以坦之世祖旧人，亲信不离，得入内见皇后。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戏狡狯，坦之皆得在侧。或值醉后裸袒，坦之辄扶持谏喻。见帝不可奉，乃改计附高宗，密为耳目。除晋安王征北谘议。隆昌元年，追录坦之父勋，封临汝县男，食邑三百户。徙征南谘议。

高宗谋废少帝，既与萧谌及坦之定谋。帝腹心直阁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谌未能发。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迁都

尉并应还都，谌欲待二萧至，藉其势力以举事。高宗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政应作余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

海陵即位，除黄门郎、兼卫尉卿，进爵伯，增邑为六百户。建武元年，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进爵侯，增邑为千五百户。明年，虏动，假坦之节，督徐州征讨军事。虏围钟离，春断淮洲，坦之击破之。还加领太子中庶子，未拜，迁领军将军。永泰元年，为侍中、领军。

东昏立，为侍中、领军将军。永元元年，遭母丧，起复职，加右将军，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谓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丧还宅。宅在东府城东，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头著裈逾墙走，从东冶僦渡南渡，间道还台，假节督众军讨遥光，屯湘宫寺。事平，迁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右将军如故。进爵公，增邑千户。

坦之肥黑无须，语声嘶，时人号为“萧瘖”。刚狠专执，群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余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领兵围坦之宅，杀之。子赏，秘书郎，亦伏诛。

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郡，将发。坦之谓文济曰：“从兄海陵宅故应无他？”文济曰：“海陵宅在何处？”坦之告之，文济曰：“应得罪。”仍遣收之。检家赤贫，唯有质钱贴子数百，还以启帝，原死，系尚方。

和帝中兴元年，追赠坦之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江祏，字弘业，济阳考城人也。祖遵，宁朔参军。父德邻，司徒右长史。祏姑为景皇后，少为高宗所亲，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晋熙国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员外郎，高宗冠军参军，带摄阳令，竟陵王征北参军，尚书水部郎。高宗为吴兴，以祏为郡丞，加宣威将军。庐陵王中军功曹记室，安陆王左军谘议，领录事，带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补南徐州别驾。高宗辅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员郎补丹阳丞，中书郎。高宗为骠骑，镇东府，以祏为谘议参军，领南平昌太守，与萧谌对直东府省内。

时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志，常秘不传，祏劝帝出以

示人。晋寿太守王洪范罢任还，上袒示之，曰："人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言。"洪范曰："公日月之相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上大悦。会直后张伯、尹瓒等屡谋窃发，祐、诔忧虞无计，每夕辄托事外出。及入纂议定，加祐宁朔将军。高宗为宣城王，太史密奏图纬云"一号当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复何所望。"及即位，迁守卫尉，将军如故。封安陆县侯，邑千户。祐祖遵，以后父赠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邻，以帝舅亦赠光禄大夫。

建武二年，迁右卫将军，掌甲仗廉察。四年，转太子詹事。祐以外戚亲要，势冠当时，远致饷遗，或取诸王第名书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侄有恩意。

上寝疾，永泰元年，转祐为侍中、中书令，出入殿省。上崩，遗诏转右仆射，祐弟卫尉祀为侍中，敬皇后弟刘暄为卫尉。东昏即位，参掌选事。高宗虽顾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动止关谘。永元元年，领太子詹事。刘暄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祐兄弟与暄及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萧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

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夺，坦之虽时有异同，而祐坚意执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祐议欲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用看。"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之情。"暄闻之亦不悦。至是不同祐议，欲立建安王宝夤，密谋于遥光。遥光自以年长，属当鼎命，微旨劝祐。祐弟祀以少主难保，劝祐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迟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于清溪桥道中刺杀暄，昙庆见暄部伍人多，不敢发。事觅，暄告祐谋，帝处分收祐兄弟。祀时直在内殿，疑有异，遣信报祐曰："刘暄似有异谋，今作何计？"祐曰："政当静以镇之耳。"俄而召祐入见，停中书省。初，直斋袁文旷以王敬则勋当封，祐执不与。帝使文旷取祐，以刀环筑其心曰："复能夺我封否？"祐、祀同日见杀。

祀字景昌，初为南郡王国常侍，历高祖骠骑东阁祭酒，秘书丞，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庙，久废不脩，祀更开扫构立。

祀弟禧，居丧早卒。有子廞，字伟卿，年十二，闻收至，谓家人曰："伯既如此，无心独存。"赴井死。

后帝于后堂骑马致适，顾谓左右曰：“江祏若在，我当复能骑此不？”

暄字士穆，出身南阳国常侍。遥光起事，以讨暄为名。事平，暄迁领军将军，封平都县侯，千户。其年，又见杀。和帝中兴元年，赠祏卫将军，暄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祀散骑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盖有生所共情，虽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运唯一。夫怀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无惭外物，此固天理，其犹藏在中心，衔恩念报。况乎义早蕃僚，道同遇合，逾越胜己，顾迈先流，弃子如遗，曾微旧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讥，惭包疚心，我无其事。呜呼！陆机所以赋《豪士》也。

赞曰：王萧提契，世祖基之。乐羊食子，里克无辞。江、刘后戚，明嗣是维。废兴异论，终用乖疑。

列传第二十四 江敦 何昌宇 谢抃 王思远

江籉，字叔文，济阳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父恁，著作郎，为太子劭所杀。敦母，文帝女淮阳公主。幼以戚属召见，孝武谓谢庄曰："此小儿方当为名器。"少有美誉。桂阳王休范临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临汝公主，拜驸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阳丞。时袁粲为尹，见敦叹曰："风流不坠，政在江郎。"数与宴赏，留连日夜。迁安成王抚军记室，秘书丞，中书郎。敦庶祖母王氏老疾，敦视膳尝药，七十余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养陈请，朝廷优其朝直。寻转安成王骠骑从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渊为卫军，重敦为人，先通音意，引为长史。加宁朔将军。顺帝立，随府转司空长史，领临淮太守，将军如故。转太尉从事中郎。

齐台建，为吏部郎。太祖即位，敦以祖母久疾连年，台阁之职，永废温清，启乞自解。初，宋明帝敕敦出继从叔瑟，为从祖淳后。于是仆射王俭启："礼无后小宗之文，近世缘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后，出继宗族也。虽复臣子一揆，而义非天属。江忠简胤嗣所寄，唯籉一人，傍无眷属，籉宜还本。若不欲江瑟绝后，可以籉小儿继瑟为孙。"尚书参议，谓"间世立后，礼无其文。荀顗无子立孙，坠礼之始；何琦又立此论，义无所据。"于是籉还本家，诏使自量立后者。出为宁朔将军、豫章内史，还，除太子中庶子，领骁骑将军。未拜，门客通赃利，世祖遣信捡核，籉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俭从容启上曰："江籉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释。

永明初，仍为豫章王太尉谘议，领录事，迁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马。籉好文辞，围棋第五品，为朝贵中最。迁侍中，领本州中正。司徒左长史，中正如故。五年，迁五兵尚书。明年，出为辅国将军、东海太守，加秩中二千古，行南徐州事。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寻转都官尚书，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世祖曰："江敦今重登礼阁，兼掌六军，慈渥所覃，实有优忝。但语其事任，殆同闲辈。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有殊纳言。"上曰："敦常启吾，为其鼻中恶。今既以何胤、王莹还门下，故有此回换耳。"

郁林即位，迁掌吏部。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郁林废，朝臣皆被召入宫，敦至云龙门，托药醉吐车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领秘书监，又改领晋安王师。

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遗令俭约葬，不受赙赠。诏赙钱三万，布百匹。子蒨启遵敦令，让不受。诏曰：“敦贻厥之训，送终以俭，立言归善，益有嘉伤，可从所请。”赠散骑常侍、太常，谥曰敬子。

何昌宇，字俨望，庐江灊人也。祖叔度，吴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宇少而淹厚，为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为扬州，辟昌宇州主簿。迁司徒行参军，太傅五官，司徒东阁祭酒，尚书仪曹郎。建平王景素为征北南徐州，昌宇又为府主簿，以风素见重。母老求禄，出为湘东太守，加秩千石。为太祖骠骑功曹。昌宇在郡，景素被诛，昌宇痛之。至是启太祖曰：

伏寻故建平王，因心自远，忠孝基性。徽和之誉，早布国言；胜素之情，夙洽民听。世祖绸缪，太宗眷异，朝中贵人，野外贱士，虽闻见有殊，谁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间，政关群小，构扇异端，共令倾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况苍梧将季，能无衒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巅之危，无暂立之安，行路寒心，往来跼蹐。而王夷虑坦然，委之天命，惟谦惟敬，专诚奉国；闺无执戟之卫，门阙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见，不假阔曲言也。一沦疑似，身名顿灭，冤结渊泉，酷贯穹昊。时经隆替，岁改三元，旷荡之惠亟申，被枉之泽未流。俱沐温光，独酸霜露。

明公铺天地之施，散云雨之润，物无巨细，咸被庆渥。若今日不蒙照涤，则为万代冤魂。昌宇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扬当世；实义切于心，痛入骨髓。沥肠纾愤，仰希神照。辩明枉直，亮王素行，使还名帝籍，归灵旧茔，死而不泯，岂忘德于黄垆！分躯碎首，不足上谢。

又与司空褚渊书曰：

天下之可哀者有数，而埋冤于黄泉者为甚焉。何者？百年之寿，同于朝露，挥忽去留，宁足道哉！政欲阖棺之日，不陨令名，竹帛传芳烈，钟石纪清英。是以昔贤甘心于死所者也。若怀忠抱义而负枉冥冥之下，时主未之矜，卿相不为言，良史濡翰，将被以恶名，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窃寻故建平王，地属亲贤，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风云，不以尘务婴衿；明发怀古，惟以琴书娱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鉴也。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于朝贵，愈结怨于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少一句　清识饮涕。

王每永言终日，气泪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备卫，朱门萧条，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门要任；苦乞会稽，贪处东瓯闲务。此并彰于事迹。与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经营家国，劬劳王室，何图时不我与，契阔屯昏，忠诚弗亮，罹此百殃！

岁朔亟流，已经四载。皇命惟新，人沾天泽，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殡卑杂，穷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无行。事伤行路，痛结幽显。吾等叩心泣血，实有望于圣时。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岂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丝谏止淮南，以两国衅祸，尚回帝意，岂非亲亲之义，宁从敦厚？而今疑以未辨，为世大戮。若使王心迹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夫存亡国，继绝世，周汉之通典，有国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获亮；戾太子之冤，资车丞相而见察。幽灵有知，岂不眷眷于明顾？碎首抽胁，自谓不殒。

渊答曰："追风古人，良以嘉叹。但事既昭晦，理有逆从。建平初阻，元徽未悖，专欲委咎阮、杨，弥所致疑。于时正亦谬参此机，若审如高论，其愧特深。"太祖嘉其义，转为记室，迁司徒左西、太尉户曹属，中书郎，王俭卫军长史。俭谓昌宇曰："后任朝事者，非卿而谁？"

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学官，以昌宇为竟陵王文学，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转扬州别驾，豫章王又善之。迁太子中庶子，出为临川内史。除庐陵王中军长史，未拜，复为太子中庶子，领屯骑校尉。迁吏部郎，转侍中。

临海王昭秀为荆州，以昌宇为西中郎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庆西上害蕃镇诸王，玄庆至荆州，欲以便宜从事。昌宇曰："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须殿下还，当更听后旨。"昭秀以此得还京师。

建武二年，为侍中，领长水校尉，转吏部尚书。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四年，卒。年五十一。赠太常，谥简子。

昌宇不杂交游，通和泛爱，历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称之。

谢□，字义洁，陈郡阳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庄，金紫光禄大夫。抃四兄扬、朏、颢、缾，世谓谢庄名儿为风、月、景、山、水。颢字仁悠，少简静。解褐秘书郎，累至太祖骠骑从事中郎。建元初，为吏部郎，至太尉从事中郎。永明初，高选友、学，以颢为竟陵王友。至北

中郎长史。卒。

抃年七岁，王彧见而异之，言于宋孝武。孝武召见于稠人广众之中，抃举动闲详，应对合旨，帝甚悦，诏尚公主，值景和败，事寝。仆射褚渊闻抃年少，清正不恶，以女结婚，厚为资送。解褐车骑行参军，迁秘书郎，司徒祭酒，丹阳丞，抚军功曹。世祖为中军，引为记室。

齐台建，迁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转桂阳王友。以母老须养，出为安成内史。还为中书郎。卫军王俭引为长史，雅相礼遇。除黄门郎，兼掌吏部。寻转太子中庶子，领骁骑将军，转长史兼侍中。抃以晨昏有废，固辞不受。世祖敕令速拜，别停朝直。

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吴兴太守。长城县民卢道优家遭劫，诬同县殷孝悌等四人为劫，抃收付县狱考正。孝悌母骆诣登闻诉称孝悌为道优所诽谤，横劾为劫，一百七十三人连名保征，在所不为申理。□闻孝悌母诉，乃启建康狱覆，道优理穷款首，依法斩刑。有司奏免抃官。抃又使典药吏煮汤，失火，烧郡外斋南厢屋五间。又辄鞭除身，为有司所奏，诏并赎论，在郡称为美绩。母丧去官。服阕，为吏部尚书。

高宗废郁林，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抃。抃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也。明帝即位，抃又属疾不视事。后上宴会，功臣上酒，尚书令王晏等兴席，抃独不起，曰：“陛下受命，应天顺民，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罢，晏呼抃共载还令省，欲相抚悦，抃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处？”晏初得班剑，抃谓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惮之。

加领右军将军。兄朏在吴兴，论启公事稽晚，□辄代为启，上见非其手迹，被问，见原。转侍中，领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转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赠金紫光禄大夫。谥简子。

初，兄朏为吴兴，抃于征虏渚送别，朏指抃口曰：“此中唯宜饮酒。”抃建武之初专以长酣为事，与刘瑱、沈昭略以觞酌交饮，各至数斗。

世祖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诗？俭对曰：“谢□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禅灵寺，敕抃撰碑文。

王思远，琅邪临沂人。尚书令晏从弟也。父罗云，平西长史。思远八岁，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故思远少无

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为南徐州主簿，深见礼遇。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庐江何昌宇、沛郡刘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废为庶人，思远分衣食以相资赡，年长，为备笄总，访求素对，倾家送遣。

除晋熙王抚军行参军，安成王车骑参军。建元初，为长沙王后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出补竟陵王征北记室参军，府迁司徒，仍为录事参军。迁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素好士，并蒙赏接。思远求出为远郡，除建安内史。长兄思玄卒，思远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许。及详日，又固陈，世祖乃许之。除中书郎，大司马谘议。

世祖诏举士，竟陵王子良荐思远及吴郡顾暠之、陈郡殷叡。邵陵王子贞为吴郡，世祖除思远为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论者以为得人。以疾解职，还为司徒谘议参军，领录事，转黄门郎。出为使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高宗辅政，不之任，仍迁御史中丞。临海太守沈昭略赃私，思远依事劾奏，高宗及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请止之，思远不从，案事如故。

建武中，迁吏部郎。思远以从兄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让。曰："近频烦归启，实有微概。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俦。臣若孤恩，谁当戮力！既自誓轻躯命，不复以尘点为疑，正以臣与晏地惟密亲，必不宜俱居显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实庸鄙，无足奖进。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许其一节。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则哲之明。犯冒之尤，诛责在己，谬赏之私，惟尘圣鉴。权其轻重，宁守褊心。且亦缘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礼进退。伏愿思垂拯宥，不使零坠。今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为泰，犯忤之后，九泉未足为剧。而臣苟求刑戮，自弃富荣，愚夫不为，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请罪非理，圣恩方置之通涂，而臣固求摈压，自愍自悼，不觉涕流。谨冒鈇钺，悉心以请。穷则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长史。

初，高宗废立之际，思远与晏闲言，谓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不失后名。"晏不纳。及拜骠骑，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遽应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及晏败，故得无他。

思远清修，立身简洁。衣服床筵，穷治素净。宾客来通，辄使人先

密觇视，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虽然，既去之后，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上从祖弟季敞性甚豪纵，上心非之，谓季敞曰："卿可数诣王思远。"

上既诛晏，迁之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迁度支尚书。未拜，卒，年四十九。赠太常，谥贞子。

思远与顾暠之友善。暠之卒后家贫，思远迎其儿子，经恤甚至。

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学有义行。初举秀才，历官府阁。永明末，为太子中舍人，兼尚书左丞。隆昌初，为安西谘议，兼著作，与思远并属文章。建武初，以疾归家，高宗手诏与思远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

思微，永元中为江州长史，为陈伯之所杀。

史臣曰：德成为上，艺成为下。观夫二三子之治身，岂直清体雅业，取隆基构，行礼蹈义，可以勉物风规云。君子之居世，所谓美矣！

赞曰：江纂世业，有闻时陂。何申旧主，辞出乎义。谢献寿觞，载色载刺。思远退食，冲心笃寄。

列传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东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并为太初所杀。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风仪端简。八岁，袭爵枝江县公，见宋孝武，升阶流涕，迄于就席。帝甚爱之。尚康乐公主。泰始二年，西讨解严，车驾还宫，孝嗣登殿不著韎，为治书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拜驸马都尉，除著作郎，母丧去官。为司空太尉二府参军，安成王文学。孝嗣姑适东莞刘舍，舍兄藏为尚书左丞，孝嗣往诣之。藏退语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矣。汝宜善自结。"

升明中，迁太祖骠骑从事中郎，带南彭城太守，随府转为太尉谘议参军，太守如故。齐台建，为世子庶子。建元初，国除，出为晋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领长水校尉，未拜，为宁朔将军、闻喜公子良征虏长史，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转长史。善趋步，闲容止，与太宰褚渊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书令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转充御史中丞。世祖问俭曰："谁可继卿者？"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为吴兴太守，俭赠孝嗣四言诗曰："方轨叔茂，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时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状也。在郡有能名。会王俭亡，上征孝嗣为五兵尚书。

其年，上敕仪曹令史陈淑、王景之、朱玄真、陈义民撰江左以来仪典，令谘受孝嗣。明年，迁太子詹事。从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经始此山之南，复为离宫之所。故应有迈灵丘。"灵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绕黄山，款牛首，乃盛汉之事。今江南未广，民亦劳止，愿陛下少更留神。"上竟无所修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庐江何胤掌知斋讲及众僧。转吏部尚书。寻加右军将军，转领太子左卫率。台阁事多以委之。

世祖崩，遗诏转右仆射。隆昌元年，迁散骑常侍、前将军、丹阳尹。高宗谋废郁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无所厘赞。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随后。郁林既死，高宗须太后令，孝嗣于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悦。以废立功，封枝江县侯，食邑千户。给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转左仆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军大将军。定策勋，进爵为公，增封二千户。给班剑二十人，加兵百人。旧拜三公乃临轩，至是帝特诏与陈显达、王晏并临轩拜授。

北虏动，诏孝嗣假节顿新亭。时王晏为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

也。晏诛，转尚书令，领本州中正，余悉如故。孝嗣爱好文学，赏托清胜。器量弘雅，不以权势自居，故见容建武之世。恭己自保，朝野以此称之。

初，孝嗣在率府，昼卧斋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闻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崩压床。建武四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孝嗣闻有诏，敛容谓左右曰：“吾德惭古人，位登衮职，将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夺，必当死请。若不获命，正当角巾丘园，待罪家巷耳。”固让不受。

是时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国急务，兵食是同，一夫辍耕，于事弥切。故井陌疆里，长毂盛于周朝，屯田广置，胜戈富于汉室。降此以还，详略可见。但求之自古，为论则赊；即以当今，宜有要术。窃寻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为急。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虽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言殿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弘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临崩受遗托，重申开府之命。加中书监。永元初辅政，自尚书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还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谏诤。及江礻石见诛，内怀忧恐，然未尝表色。始安王遥光反，众情遑惑，见孝嗣入，宫内乃安。然群小用事，亦不能制也。进位司空，固让。求解丹阳尹，不许。

孝嗣文人，不显同异，名位虽大，故得未及祸。虎贲中郎将许准有胆力，领军隶孝嗣，陈说事机，劝行废立。孝嗣迟疑久之，谓必无用干戈理，须少主出游，闭城门召百僚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群小亦稍憎孝嗣，劝帝召百僚集议，因诛之。冬，召孝嗣入华林省，遣茹法珍赐药，孝嗣容色不异，少能饮酒，药至斗余，方卒。乃下诏曰：“周德方熙，三监迷叛，汉历载昌，宰臣构戾，皆身膏斧钺，族同烟烬。殷鉴上代，垂戒后昆。徐孝嗣凭藉世资，早蒙殊遇，阶缘际会，遂登台

铉。匡翼之诚无闻，谄黩之迹屡著。沈文季门世。此下缺

沈文季，字仲达，吴兴武康人。父庆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宽雅正直见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征秘书郎。以庆之勋重，大明五年，封文季为山阳县五等伯。转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阳王抚军功曹，江夏王太尉东曹掾，迁中书郎。庆之为景和所杀，兵仗围宅，收捕诸子。文季长兄文叔谓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遂自缢。文季挥刀驰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

明帝立，起文季为宁朔将军，迁太子右卫率，建安王司徒司马。赭圻平，为宣威将军，庐江王太尉长史。出为宁朔将军、征北司马、广陵太守。转黄门郎，领长水校尉。明帝宴会朝臣，以南台御史贺咸为柱下史，纠不醉者。文季不肯饮酒，被驱下殿。

晋平王休祐为南徐州，帝问褚渊须干事人为上佐，渊举文季。转宁朔将军、骠骑长史、南东海太守。休祐被杀，虽用薨礼，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独往省墓展哀。出为临海太守。元徽初，迁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转秘书监。出为吴兴太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锡女，饮酒亦至三斗。文季与对饮竟日，而视事不废。

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为冠军将军，督吴兴钱塘军事。攸之先为景和衔使杀庆之。至是文季收杀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族。加持节，进号征虏将军，改封略阳县侯，邑千户。明年，迁丹阳尹，将军如故。

齐国初建，为侍中，领秘书监。建元元年，转太子右卫率，侍中如故。改封西丰县侯，食邑千二百户。

文季风采棱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文季数举酒劝渊，渊甚不平，启世祖曰："沈文季谓渊经为其郡，数加渊酒。"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启世祖曰："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文季寻除征虏将军，侍中如故，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征虏如故。世祖即位，转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为左将军、吴郡太守。三年，进号平东将军。四年，迁会稽太守，将军如故。

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宇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宇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宇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与分布近县。新城令陆赤奋、桐庐令王天愍弃县走。宇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永兴遣西陵戍主夏侯昙羡率将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宇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仗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文季亦遣器仗将吏救援钱塘。宇之至钱塘，钱塘令刘彪、戍主聂僧贵遣队主张玕于小山拒之，力不敌，战败。宇之进抑浦登岸，焚郭邑，彪弃县走。文季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贼分兵出诸县，盐官令萧元蔚、诸暨令陵琚之并逃走，余杭令乐琰战败乃奔。是春，宇之于钱塘僭号，置太子，以新城戍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弟绍之为扬州刺史。钱塘富人柯隆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太官令，献铤数千口为宇之作杖，加领尚方令。分遣其党高道度徐寇东阳，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令刘国重拒战见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临难，贞正果烈。追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贼遂据郡。又遣伪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乘虚可袭。泓至浦阳江，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汤休武拒战，大破之。上在乐游苑，闻宇之贼，谓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畏马。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禽斩宇之，进兵平诸郡县。

台军乘胜，百姓颇被抄夺。军还，上闻之，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左军将军中宿县子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天福善马槊，至今诸将法之。

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风闻山东群盗，剽掠列城，虽匪日而殄，要暂干王略。郡县阙攻守之宜，仓府多侵耗之弊，举善惩恶，应有攸归。吴郡所领盐官令萧元蔚、桐庐令王天愍、新城令陆赤奋等，县为首劫破掠，并不经格战，委职散走。元蔚、天愍还台，赤奋不知所在。又钱塘令刘彪、富阳令何洵，乃率领吏民拒战不敌，未委归台。余建德、寿昌在劫断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吴兴所领余杭县被劫破，令乐琰乃率吏民径战不敌，委走出都。会稽所领诸暨县，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经格战，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隐慝，职启虔刘。会稽郡丞张思祖谬因承乏，总任是尸，涓诚刍效，终焉无

纪。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文季、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西昌侯鸾，任属关、河，威怀是寄。辄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视事如故，鸾等结赎论。”诏元蔚等免，思祖、鸾、文季原。

文季固让会稽之授，转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还为散骑常侍，领军将军。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文季虽不学，发言必有辞采，当世称其应对。尤善釐及弹棋，釐用五子。

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加亲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转侍中，领太子詹事，迁中护军，侍中如故。以家为府。隆昌元年，复为领军将军，侍中如故。豫废郁林，高宗欲以文季为江州，遣左右单景隽宣旨，文季口自陈让，称年老不愿外出，因问右执法有人未，景隽还具言之。延兴元年，迁尚书右仆射。

明帝即位，加领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户。尚书令王晏尝戏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曰：“琅邪执法，似不出卿门。”寻加散骑常侍，仆射如故。建武二年，虏寇寿春，豫州刺史丰城公遥昌婴城固守，数遣轻兵相抄击，明帝以为忧，诏文季领兵镇寿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不听出，洞开城门，严加备守，虏军寻退，百姓无所伤损。增封为千九百户。寻加护军将军，仆射、常侍如故。

王敬则反，诏文季领兵屯湖头，备京路。永元元年，转侍中、左仆射，将军如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三百人于宅掩取文季，欲以为都督，而文季已还台。明日，与尚书令徐孝嗣守卫宫城，戎服共坐南掖门上。时东昏已行杀戮，孝嗣深怀忧虑，欲与文季论世事，文季辄引以他辞，终不得及。事宁，加镇军将军，置府。侍中、仆射如故。

文季见世方昏乱，托以老疾，不豫朝机。兄子昭略谓文季曰：“阿父年六十为员外仆射，欲求自免，岂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见，文季知败，举动如常，登车顾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于华林省死，时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兴元年，赠侍中、司空，谥忠宪。

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掾，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永明初，历太尉大司马从事

中郎，骠骑司马，黄门郎。南郡王友、学华选，以昭略为友，寻兼左丞。元年，出为临海太守，御史中丞。累迁侍中，冠军将军，抚军长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起兵东府，执昭略于城内。昭略潜自南出，济淮还台。至是与文季俱被召入华林省。茹法珍等进药酒，昭略怒骂徐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以瓯掷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时年四十余。

弟昭光，闻收至，家人劝逃去，昭光不忍舍母，遂见获，杀之。中兴元年，赠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为邦之训，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略，实重战守。若夫充国耕殖，用殄羌戎，韩浩、枣祗，亦建华夏置典农之官，兴大佃之议。金城布险，峻垒绵疆，飞刍輓粒，事难支继。一夫不耕，或钟饥馁，缘边戍卒，坐甲千群。故宜尽收地利，因兵务食。缓则躬耕，急则从战。岁有馀粮，则红食可待。前世达治，言之已详。江左以来，不暇远策，王旅外出，未尝宿饱，四郊婴守，惧等松刍。县兵所救，经岁引日，凌风泙水，转漕艰长。倾窖底之储，尽仓敖之粟，流马木牛，尚深前弊，田积之要，唯在江淮。郡国同兴，远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滨，屯农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开漕，皆辅车相资，易以待敌。孝嗣当蹙境之晨，荐希行之计，王无外略，民困首领，观机而动，斯仪殆为空陈，惜矣！

赞曰：文忠作相，器范先标。有容有业，可以立朝。丰城历仕，音仪孔昭。为舟等溺，在运同消。

列传第二十六 宗室

○衡阳元王道度 始安贞王道生 子遥光 遥欣 遥昌 安陆昭王缅

衡阳元王道度，太祖长兄也。与太祖俱受学雷次宗。宣帝问二儿学业，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润，皆良璞也。"随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于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谥。无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钧继道度后。

钧字宣礼。永明四年为江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母区贵人卒，居丧尽礼。六年，迁为征虏将军。八年，迁骁骑将军，常侍如故，仍转左卫将军。钧有好尚，为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阳王锵。十年，转中书令，领石头戍事。迁散骑常侍，秘书监，领骁骑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给扶。海陵立，转抚军将军，侍中如故。寻遇害，年二十二。

明帝即位，以永阳王子珉仍本国，继元王为孙。

子珉，字云玙，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义安王，后改永阳，永泰元年见害，年十四。复以武陵昭王晔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后。

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为奉朝请，卒。建元元年，追封谥。建武元年，追尊为景皇，妃江氏为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生子凤、高宗、安陆昭王缅。凤字景慈，官至正员郎。卒于宋世，谥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太极东堂书画凤鸟，题为神鸟，而改鸾鸟为神雀。子遥光嗣。

遥光字元晖。生有躄疾，太祖谓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谏，乃以遥光袭爵。初为员外郎，转给事郎，太孙洗马，转中书郎，豫章内史，不拜。高宗辅政，遥光好天文候道，密怀规赞。隆昌元年，除骁骑将军、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将军如故；又除辅国将军、吴兴太守。高宗废郁林，又除冠军将军、南蛮校尉、西平中郎长史、南郡太守。一岁之内频五除，并不拜。是时高宗欲即位，诛赏诸事唯遥光共谋议。

建武元年，以为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前将军、扬州刺

史。晋安王宝义为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见许。二年，进号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通□宪车鼓吹。遥光好吏事，称为分明。颇多惨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舆自望贤门入。每与上久清闲，言毕，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诛杀。上以亲近单少，憎忌高、武子孙，欲并诛之，遥光计画参议，当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为大将军，给油络车。帝不豫，遥光数入侍疾，帝渐甚，河东王铉等七王一夕见杀，遥光意也。

帝崩，遗诏加遥光侍中、中书令，给扶。永元元年，给班剑二十人，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遥光既辅政，见少主即位，潜与江祏兄弟谋自树立。弟遥欣在荆楚，拥兵居上流，密相影响。遥光当据东府号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诛，东昏侯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行还入城，风飘仪伞出城外。

遥光弟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葬武进，停东府前渚，荆州众力送者甚盛。帝诛江祏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八月十二日晡时，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门聚人众，街陌颇怪其异，莫知指趣也。遥光召亲人丹阳丞刘沨及诸伧楚，欲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便至，劝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台，辇籥烧城门，曰："公但乘舆随后，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出听事，停舆处分上仗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望台内自有变。

至日中，台军稍至，尚书符遥光曰："逆顺之数，皎然有征，干纪乱常，刑兹罔赦。萧遥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缇裙可望，天路何阶。受遇自昔，恩加犹子，礼绝帝体，宠越皇季。旗章车服，穷千乘之尊；闛隍爽闯，逾百雉之制。及圣后在天，亲受顾托，话言在耳，德音犹存，侮蔑天明，罔畏不义，无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称兵内犯，窃发京畿，自古巨衅，莫斯为甚。今便分命六师，弘宣九伐。皇上当亲御戎轩，弘此庙略。信赏必罚，有如大江。"于是戒严，曲赦京邑。领军萧坦之屯湘宫寺，镇军司马曹虎屯清溪大桥，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屯东府东篱门。

众军围东城三面，烧司徒二府。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北，杀军主桑天爱。初，遥光起兵，问谘议参军萧畅，畅正色拒折不从，十五日，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潜自南出，济淮还台，人情大沮。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战，因弃槊降曹虎军，虎命斩之。遥光大怒，于

床上自竦踊，使杀历生儿。

其晚，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帐中著衣帢坐，秉烛自照，令人反拒，斋阁皆重关。左右并逾屋散出。台军主刘国宝、时当伯等先入。遥光闻外兵至，吹灭火，扶匐下床。军人排阁入，于暗中牵出斩首，时年三十二。遥光未败一夕，城内皆梦群蛇缘城四出，各各共说之，咸以为异。台军入城，焚烧屋宇且尽。

遥光府佐司马端为掌书记，曹虎谓之曰："君是贼非？"端曰："仆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杀，执送还台，徐世扌剽杀之。刘沨遁走还家园，为人所杀。端，河内人。沨，南阳人，事继母有孝行，弟溓事沨亦谨。

诏敛葬遥光尸，原其诸子。追赠桑天爱辅国将军、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奉靖王后。永元二年，为持节、督湘州、辅国将军、湘州刺史。

遥欣字重晖。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无后，以遥欣继为曾孙。除秘书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学，中书郎。延兴元年，高宗树置，以遥欣为持节、督兖州缘淮军事、宁朔将军、兖州刺史。仍为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持节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进号西中郎将，封闻喜县公。迁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右将军、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权势并在其门。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为形援。四年，进号平西将军。永泰元年，以雍州虏寇，诏遥欣以本官领刺史，宁蛮校尉，移镇襄阳，虏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赠侍中、司空，谥康公。葬用王礼。

遥昌字季晖。解褐秘书郎，太孙舍人，给事中，秘书丞。延兴元年，除黄门侍郎，未拜，仍为持节、督郢司二州军事、宁朔将军、郢州刺史。建武元年，进号冠军将军。封丰城县公，千五百户。未之镇，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征虏将军、豫州刺史，持节如故。

二年，虏主元宏寇寿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参军崔庆远、朱选之诣宏。庆远曰："旌盖飘摇，远涉淮、泗、风尘惨烈，无乃上劳？"宏曰："六龙腾跃，倏忽千里，经途未远，不足为劳。"庆远曰："川境既殊，远劳轩驾。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当有

故。卿欲使我含瑕依违，为欲指斥其事？”庆远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来议，无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会卿来问。齐主废立，有其例不？”庆远曰：“废昏立明，古今同揆。中兴克昌，岂唯一代？主上与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鱼水。武皇临崩，托以后事。嗣孙荒迷，废为郁林，功臣固请，爰立明圣。上逼太后之严令，下迫群臣之稽颡，俯从亿兆，践登皇极。未审圣旨独何疑怪？”宏曰：“闻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妇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庆远曰：“七王同恶，皆伏管、蔡之诛，其余列蕃二十余国，内升清阶，外典方牧。哲妇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乱盈朝，实唯文母。”宏曰：“如我所闻，靡有孑遗。卿言美而乖实。未之全信。”宏又曰：“云罗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与齐武有书，言今日之事，书似未达齐主。命也。南使既反，情有怆然，朕亦休兵。此段犹是本意，不必专为问罪。若如卿言，便可释然。”庆远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圣人奇兵。今旨欲宪章圣人，不失旧好，岂不善哉！”宏曰：“卿为欲朕和亲？为欲不和？”庆远曰：“和亲则二国交欢，苍生再赖；不和则二国交怨，苍生涂炭。和与不和，裁由圣衷。”宏曰：“朕来为复游行盐境，北去洛都，率尔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坞，卿勿以为虑。”

宏设酒及羊炙杂果，又谓庆远曰：“听卿主克黜凶嗣，不违忠孝。何以不立近亲，如周公辅成王，而苟欲自取？”庆远答曰：“成王有亚圣之贤，故周公得辅而相之。今近蕃虽无悖德，未有成王之贤。霍光亦舍汉蕃亲而远立宣帝。”宏曰：“若尔，霍光向自立为君，当复得为忠臣不？”庆远曰：“此非其类，乃可言宣帝立与不立义当云何。皇上岂得与霍光为匹？若尔，何以不言‘武王伐纣，何意不立微子而辅之，苟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军向城东，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庆远、选之各袴褶络带。

遥昌，永泰元年卒。上爱遥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帝以问徐孝嗣，孝嗣曰：“丰城本资尚轻，赠以班台，如为小过。”帝曰：“卿乃欲存万代准则，此我孤兄子，不得与计。”谥宪公。

安陆昭王缅，字景业。善容止。初为秘书郎，宋邵陵王文学，中书郎。建元元年，封安陆侯，邑千户。转太子中庶子，迁侍中。世祖即位，迁五兵尚书，领前军将军，仍出为辅国将军、吴郡太守，少时大著风绩。竟陵王子良与缅书曰：“窃承下风，数十年来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转持节、都督郢州司州之义阳军事、冠军将军、郢州刺史。永明五年，还为侍中，领骁骑将军，仍迁中领军。明年，转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出为会稽太守，常侍如故。迁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

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左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缅留心辞讼，亲自隐恤，劫抄度口，皆赦遣许以自新，再犯乃加诛，为百姓所畏爱。

九年，卒。诏赙钱十万，布二百匹。丧还，百姓缘沔水悲泣设祭，于岘山为立祠。赠侍中、卫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给鼓吹一部。谥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爱，时为仆射，领卫尉，表求解卫尉，私第展哀，诏不许。每临缅灵，辄恸哭不成声。建武元年，赠侍中、司徒、安陆王，邑二千户。

子宝晊嗣，为持节、督湘州军事、辅国将军、湘州刺史。弟宝览为江陵公，宝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户。二年，宝晊进号冠军将军。三年，宝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陆郡边虏，宝晊改封湘东王，进号征虏将军。二年，为左卫将军。高宗兄弟一门皆尚吏事，宝晊粗好文章。义师下，宝晊在城内，东昏废，宝晊望物情归己，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首诣梁王。宣德太后临朝，以宝晊为太常。宝晊不自安，谋反，兄弟皆伏诛。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殒，庆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陆王缅以宗子戚属，弱年进仕，典郡临州，去有余迹，遣爱在民。盖因情而可感，学以从政，夫岂必然。

赞曰：太祖二昆，追树双蕃。元托继胤，贞兴子孙。并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陆称美，事表西魂。

列传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约 陆慧晓（顾宪之） 萧惠基

王秀之，字伯奋，琅邪临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父瓒之，金紫光禄大夫。秀之幼时，裕爱其风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为庵舍于墓下持丧，服阕复职。吏部尚书褚渊见秀之正洁，欲与结婚，秀之不肯，以此频转为两府外兵参军。迁太子洗马，司徒左西属，桂阳王司空从事中郎。秀之知休范将反，辞疾不就。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

还为安成王骠骑谘议，转中郎。又为太祖骠骑谘议。升明二年，转左军长史、寻阳太守，随府转镇西长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迁为司马、河东太守，辞郡不受。加宁朔将军，改除黄门郎，未拜，仍迁豫章王骠骑长史。王于荆州立学，以秀之领儒林祭酒。迁宁朔将军、南郡王司马。复为黄门郎，领羽林监。迁长沙王中军长史。世祖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迁侍中祭酒，转都官尚书。

初，秀之祖裕性贞正，徐羡之、傅亮当朝，裕不与来往。及致仕隐吴兴，与子瓒之书曰："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瓒之历官至五兵尚书，未尝诣一朝贵。江湛谓何偃曰："王瓒之今便是朝隐。"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至秀之为尚书，又不与令王俭款接。三世不事权贵，时人称之。

转侍中，领射声校尉。出为辅国将军、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苟平遗秀之交知书，秀之拒不答。平乃遗书曰："仆闻居《谦》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长，《礼》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门之义，燕丹收荆卿之节，皆以礼而然矣。丈夫处世，岂可寂漠恩荣，空为后代一丘土？足下业润重光，声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绩，将何隔于愚夫？仆耿介当年，不通群品，饥寒白首，望物嗟来。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荐我寸长，开君尺短，故推风期德，规于相益，实非碌碌有求于平原者也。仆与足下，同为四海国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数。名位参差，运之通塞，岂品德权行为之者哉？第五之号，既无易于骠骑；西曹之名，复何推于长史？足下见答书题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于国士？如其循礼，礼无不答，谨以相还，亦何犯于逆鳞哉？君子处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见屈于渑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门，造敌临事，仆必先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贵，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两王？仆以德为宝，足

下以位为宝，各宝其宝，于此敬宜。常闻古人交绝，不泄恶言，仆谓之鄙。无以相贻，故荐贫者之赠。”平，颍川人。豫章王嶷为荆州时，平献书令减损奢丽，豫章王优教酬答。尚书令王俭当世，平又与俭书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显高世之迹，将何以书于齐史哉？”至是南郡纲纪启随王子隆请罪平，平上书自申。

秀之寻征侍中，领游击将军。未拜，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长史，可以止足矣。吴兴郡隐业所在，心愿为之。到郡修治旧山，移置辎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谥曰简子。

秀之宗人僧祐，太尉俭从祖兄也。父远，光禄勋。宋世为之语曰：“王远如屏风，屈曲从俗，能蔽风露。”而僧祐负气不群，俭常候之，辞不相见。世祖数阅武，僧祐献《讲武赋》，俭借观，僧祐不与。竟陵王子良闻僧祐善弹琴，于座取琴进之，不肯从命。永明末，为太子中舍人，在直属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为有司所奏，赎论。官至黄门郎。时卫军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吴决录》，不传。

王慈，字伯宝，琅邪临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听所取，慈取素琴石研，义恭善之。少与从弟俭共书学。除秘书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抚军主簿，转记室。迁秘书丞，司徒左西属，右长史，试守新安太守，黄门郎，太子中庶子，领射声校尉，安成王冠军，豫章王司空长史，司徒左长史，兼侍中。出为辅国将军、豫章内史，父忧去官。起为建武将军、吴郡太守。迁宁朔将军，大司马长史，重除侍中，领步兵校尉。

慈以朝堂讳榜，非古旧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绸缪天地，君人之亮，蝉联日月。至于名族不著，昭自方策，号谥聿宣，载伊篇籍。所以魏臣据中以建议，晋主依经以下诏。朝堂榜志，讳字悬露，义非绵古，事殷中世，空失资敬之情，徒乖严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赞庸元吏，或以勋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见铭，谓标叔舅，子孟应图，称题霍氏。况以处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无二之贵，夤冲文而止敬。昔东平即世，孝章巡宫而洒泣；新野云终，和熹见似而流涕。感循旧类，尚或深心；矧观徽迹，能无恻隐？今扃禁嵚邃，动延车盖，若使銮驾纡览，四时临阅，岂不重增圣虑，用感宸衷？愚谓空标简第，无益于匪躬；直述朝堂，宁亏于夕惕。伏惟陛下保合万国，齐圣群生，当删前基之弊轨，启皇齐之孝则。”诏付外详议。

博士李捻议：“据《周礼》，凡有新令，必奋铎以警众，乃退以宪之

于王宫。注‘宪，表悬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议：“尊极之名，宜率土同讳。目可得睹，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则知之者绝，知之者绝，则犯触必众。”仪曹郎任昉议：“捻取证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今之讳榜，兼明义训，‘邦’之字‘国’，实为前事之征。名讳之重，情敬斯极，故悬诸朝堂，搢绅所聚，将使起伏晨昏，不违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从。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废？尊称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为重；在上必讳，故以班讳为尊。因心则理无不安，即事则习行已久，谓宜式遵，无所创革。”慈议不行。

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职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骑马，听乘车在仗后。”江左来少例也。以疾从闲任，转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慈妻刘秉女。子观，尚世祖长女吴县公主，修妇礼，姑未尝交答。江夏王锋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为冠军将军、东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事。还为冠军将军、庐陵王中军长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

谢超宗尝谓慈曰：“卿书何当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犹鸡之不及凤也。”时人以为名答。追赠太常，谥懿子。

蔡约，字景捻，济阳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书。父兴宗，征西、仪同。约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不拜。顺帝车骑骠骑行参军，通直郎，不就。迁太祖司空东阁祭酒，太尉主簿。齐台建，为世子中舍人，仍随度东宫。转鄱阳王友，竟陵王镇北征北谘议，领记室，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郎，领本州中正。出为新安太守，复为黄门郎，领射声校尉，通直常侍，领骁骑将军，太子中庶子，领屯骑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约脱武冠，解剑，于省眠，至下鼓不起，为有司所奏，赎论。太孙立，领校尉如故。

出为宜都王冠军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谓约曰：“今用卿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约曰：“南豫密迩京师，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在任，主佐之间穆如也。

迁司徒左长史。高宗为录尚书辅政，百僚屣履到席，约蹑屐不改。帝谓江祏曰：“蔡氏故是礼度之门，故自可悦。”祏曰：“大将军有揖客，复见于今。”建武元年，迁侍中。明年，迁西阳王抚军长史，加冠军将军，徙庐陵王右军长史，将军如故。转都官尚书，迁邵陵王师，加给事中，江夏王车骑长史，加征虏将军，并不拜。好饮酒，夷淡不与世杂。

迁太子詹事。永明元二年，卒。年四十四。赠太常。

陆慧晓，字叔明，吴郡吴人也。祖万载，侍中。父子真，元嘉中为海陵太守。时中书舍人秋当亲幸，家在海陵，假还葬父，子真不与相闻。当请发民治桥，又以妨农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赏焉。自临海太守眼疾归，为中散大夫，卒。

慧晓清介正立，不杂交游。会稽内史同郡张畅见慧晓童幼，便嘉异之。张绪称之曰："江东裴、乐也。"初应州郡辟，举秀才，卫尉史，历诸府行参军。以母老还家侍养，十余年不仕。太祖辅政，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

太祖表禁奢侈，慧晓撰答诏草，为太祖所赏，引为太傅东阁祭酒。建元初，仍迁太子洗马。武陵王晔守会稽，上为精选僚吏，以慧晓为征虏功曹，与府参军沛国刘璡同从述职。行至吴，璡谓人曰："吾闻张融与陆慧晓并宅，其间有水，此水必有异味。"遂往，酌而饮之。庐江何点荐慧晓于豫章王嶷，补司空掾，加以恩礼。转长沙王镇军谘议参军。安陆侯缅为吴郡，复礼异慧晓，慧晓求补缅府谘议参军。迁始兴王前将军安西谘议，领冠军录事参军，转司徒从事中郎，迁右长史。时陈郡谢朏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谁可为比？"融曰："两贤同时，便是未有前例。"子良于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

寻迁西阳王征虏、巴陵王后军、临汝公辅国三府长史，行府州事。复为西阳王左军长史，领会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为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慧晓历辅五政，治身清肃，僚佐以下造诣，趣起送之。或谓慧晓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长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征黄门郎，未拜，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与申好，慧晓不纳。吏曹都令史历政以来，谘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左右单景俊以事诮问，慧晓谓景俊曰："六十之年，不复能谘都令史为吏部郎也。上若谓身不堪，便当拂衣

而退。”帝甚惮之。后欲用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为辅国将军、晋安王镇北司马、征北长史、东海太守，行府州事。入为五兵尚书，行扬州事。崔惠景事平，领右军将军，出监南徐州，少时，仍迁持节、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至镇俄尔，以疾归，卒。年六十二。赠太常。

同郡顾宪之，字士思，宋镇南将军凯之孙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为随王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议曰：

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由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运，草木含泽，其非事宜，仰如圣旨。然掌斯任者，应简廉平，廉则不窃于公，平则无害于民矣。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

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蘖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惮，矧伊刑罚；身且不爱，何况妻子。是以前检未

穷，后巧复滋，网辟徒峻，犹不能悛。窃寻民之多伪，实由宋季军旅繁兴，役赋殷重，不堪勤剧，倚巧祈优，积习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众，心用参差，难卒澄一。化宜以渐，不可疾责。诚存不扰，藏疾纳污，实增崇旷，务详宽简，则稍自归淳。又被符简，病前后年月久远，具事不存，符旨既严，不敢暗信。县简送郡，郡简呈使，殊形诡状，千变万源。闻者忽不经怀，见者实足伤骇。兼亲属里伍，流离道路，时转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妇女，弥难厝衷。不简则疑其有巧，欲简复未知所安。愚谓此条，宜委县简保，举其纲领，略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贮中，庶婴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

又永兴、诸暨离唐宇之寇扰，公私残烬，弥复特甚。傥值水旱，实不易念。俗谚云“会稽打鼓送恤，吴兴步檐令史。”会稽旧称沃壤，今犹若此；吴兴本是□脊土，事在可知。因循余弊，诚宜改张。沿元懿今启，敢陈管见。

世祖并从之。由是深以方直见委。仍行南豫、南兖二州事，签典咨事，未尝与色，动遵法制。历黄门郎，吏部郎。永元中，为豫章内史。

萧惠基，南兰陵兰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将军。父思话，征西将军、仪同三司。

惠基幼以外戚见江夏王义恭，叹其详审，以女结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参军，尚书水部，左民郎。出为湘东内史。除奉车都尉，抚军车骑主簿。

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开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劳。惠开降而益州士人反，引氐贼围州城。惠基于外宣示朝廷威赏，于是氐人邵虎、郝天赐等斩贼帅马兴怀以降。还为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论功，惠基毁除勋簿，竟无所用。或问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论其此劳，则驱驰无已，岂吾素怀之本邪？”

出为武陵内史，中书黄门郎。惠基善隶书及弈棋，太祖与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阳之役，惠基姊为休范妃，太祖谓之曰：“卿家桂阳遂复作贼。”太祖顿新亭垒，以惠基为军副，惠基弟惠朗亲为休范攻战，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出为豫章太守。还为吏部郎，迁长兼侍中。袁粲、刘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时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则观其指趣，见惠基安静不与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讨沈攸之，加惠基辅国将军，徙顿新亭。事宁，解军号，领长水校尉。母忧去官。太祖即位，为

征虏将军，卫尉。惠基就职少时，累表陈解，见许。服阕，为征虏将军、东阳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历四郡，无所蓄聚。还为都官尚书，转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尚书令王俭朝宗贵望，惠基同在礼阁，非公事不私觌焉。五年，迁太常，加给事中。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巧于斗棋。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前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晓不寐。世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也。"抗、思庄并至给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初，思话先于曲阿起宅，有闲旷之致。惠基常谓所亲曰："须婚嫁毕，当归老旧庐。"立身退素，朝廷称为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弟惠休，永明四年为广州刺史，罢任，献奉倾资。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曰："可问萧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禄足充献奉，今段殊觉其下情厚于前后人。问之，故当不复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辅国将军、南海太守为徐州刺史。郁林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建武二年，虏围钟离，惠休拒守。虏遣使仲长文真谓城中曰："圣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参军羊伦答曰："猃狁孔炽，我是用急。"虏攻城，惠休拒战破之。迁侍中，领步兵校尉，封建安县子，五百户。永元元年，徙吴兴太守。征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二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惠休弟惠朗，善骑马，同桂阳贼叛，太祖赦之，复加序用。永明九年为西阳王征虏长史，行南兖州事。典签何益孙赃罪百万，弃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长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称遗直，希之未过。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则其道虽行，其身永废。故多借路求容，逊辞自贬。高流世业，不待旁通，直辔扬镳，莫能天阏。王秀之世守家风，不降节于权辅，美矣哉！

赞曰：秀处邦朝，清心直己。伯宝世族，荣家为美。约守先业，观进知止。慧晓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时之选士。

列传第二十八 王融 谢朓

王融，字元长，琅邪临沂人也。’祖僧达，中书令，曾高并台辅。僧达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庐陵内史。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惇敏妇人也。教融书学。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举秀才。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参军，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启世祖求自试曰：“臣闻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风荣，临年共悦。夫唯动植且或有心，况在生灵而能无感？臣自奉望宫阙，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参名盛列，缨剑紫复，趋步丹墀，岁时归来，夸荣邑里。然无勤而官，昔贤曾议；不任而禄，有识必讥。臣所用慷慨愤懑，不遑自晏。诚以深恩鲜报，圣主难逢，蒲柳先秋，光阴不待，贪及明时，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诚获信，短才见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术无隐，翁归乃居中自见，充国曰‘莫若老臣’。窃景前修，敢蹈轻节，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诚。抑又唐尧在上，不参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愿陛下裁览。”迁秘书丞。

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穰侯印讵便可解？”寻迁丹阳丞，中书郎。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

臣侧闻佥议，疑给虏书，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虏人面兽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经，亏违地义，逋窜烛幽，去来豳朔，绵周、汉而不悛，历晋、宋其逾梗。岂有爱敬仁智，恭让廉修，惭犬马之驯心，同鹰虎之反目！设稿秣有储，筋竿足用，必以草窃关燧，寇扰边疆；宁容款塞卑辞，承衣请朔。陛下务存遵养，不时侮亡，许其膜拜之诚，纳裘之赆，况复愿同文轨？傥见款遣，思奉声教；方致猜拒，将使旧邑遗逸，未知所寘，衰胡余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难锄，涓流泛酌，岂直疥痒轻痾，容为心腹重患。

抑孙武之言也，困则数罚，窘则多赏，先暴而后畏其众者，虏之谓乎？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裸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轘。于时獯粥初迁，犬羊尚结，即心徒怨，困惧成逃。自其将卒奔离，资峙销阙，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势绝防断。于是曲从物情，伪窃章服，历年将绝，隐蔽无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凶谋岁窘，浅虑无方，于是稽颡郊门，问礼求乐。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

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又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頍，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瞢幰，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醍乳于冀俗，听《韶雅》如□龙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且棘宝荐虞，晋疆弥盛，大钟出智，宿氏以亡。帝略远孚，无思不服，銮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请收籍伊瀍，兹书复掌，犹取之内府，藏之外籁，于理有愜，即事何损。若狂言足采，请决敕施行。

世祖答曰：“吾意不异卿。今所启，比相见更委悉。”事竟不行。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

臣闻情愔自中，事符则感，象构于始，机动斯彰。庄敬之道可宗，会揖让其弥肃；勇烈之士足贵，应鼙铎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详既缅，降及兴运，维道有征，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业者也。若夫膏腴既称，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币已列，帝刘测四海之尊。异封禅之文，则升中之典攸鬯；叹舆地之图，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穷神尽圣，总极居中，偶化两仪，均明二耀，拯玄纲于颓绝，反至道于浇淳，可谓区宇仪形，齐民先觉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运，凿饮耕食，自幸唐年。而识用昏霾，经术疏浅，将捻且轴，岂蕨与薇。皇鉴烛幽，天高听下，赏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时，湔拂尘蒙，沾饰光价，拔足草庐，厕身朝序，复得拜贺岁时，瞻望日月，于臣心愿，曾已毕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难再，思策钅公驽，乐陈涓竭。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常愿待诏朱阙，俯对青蒲，请闲宴之私，谈当世之务。位贱人

微，徒深倾款。

方今九服清怡，三灵和晏，木有附枝，轮无异辙，东鞮献舞，南辫传歌，羌、丱逾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体之勤，輶译厌瞻巡之数，固将开桂林于凤山，创金城于西守。而蠢尔獯狄，敢仇大邦，假息关河，窃命函谷，沦故京之爽垲，变旧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发。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翘心仁政，延首王风。若试驰咫尺之书，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堕城，纳其降虏，可弗劳弦镞，无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战者也。臣乞以执殳先迈，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幸。然后天移云动，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踪七十，百神肃警，万国具僚，璯弁星离，玉帛云聚，集三烛于兰席，聆万岁之祯声，岂不盛哉！岂不韪哉！

昔恒公志在伐莒，郭牙审其幽趣；魏后心存云汉，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诚不足以知微，然伏揆圣心，规模弘远，既图载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胜欢喜。

图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视焉。

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上以虏献马不称，使融问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魏主所献良马，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孚。将旦旦信誓，有时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复嗣？”宋弁曰：“不容虚伪之名，当是不习土地。”融曰：“周穆马迹遍于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踬。”弁曰：“王主客何为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异其优劣，聊复相访。若千里日至，圣上当驾鼓车。”弁曰：“向意既须，必不能驾鼓车也。”融曰：“买死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直中书省，夜叹曰：“邓禹笑

人。”行逢大□行开，喧湫不得进。又叹曰：“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

朝廷讨雍州刺史王奂，融复上疏曰：

臣每览史传，见忧国忘家，捐生报德者，未曾不抚卷叹息，以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餐小惠，参国士之眄，同布素之游耳。岂有如臣，独拔无闻之伍，过超非分之位，名器双假，荣禄两升，而宴安昃罢之晨，优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闻宸听。

今议者或以西夏为念，臣窃谓之不尔。其故何哉？陛下圣明，群臣悉力，顺以制逆，上而御下，指开赏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为敌。既兵威远临，人不自保，虽穷鸟必啄，固等命于梁鹑；困兽斯惊，终并悬于厨鹿。凯师劳饮，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独有微愿。

自猃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祸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难，粮力外虚，谣言物情，属当今会。若藉巫、汉之归师，骋士卒之余愤，取函谷如反掌，陵关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无以即用，不教民战，是实弃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习校。若蒙垂许，乞隶监省拘食人身，权备石头防卫之数。臣少重名节，早习军旅，若试而无绩，伏受面欺之诛；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会虏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宁朔将军、军主。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节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

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郁林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廷尉狱，然后使中丞孔稚珪倚为奏曰：“融姿性刚险，立身浮竞，动迹惊群，抗言异类。近塞外微尘，苦求将领，遂招纳不逞，扇诱荒伧。狡弄声势，专行权利，反覆唇齿之间，倾动颊舌之内。威福自己，无所忌惮，诽谤朝政，历毁王公。谓己才流，无所推下。事曝远近，使融依源据答。”融辞曰：“囚实顽蔽，触行多愆，但夙忝门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总发，迄将立年，州闾乡党，见许愚慎，朝廷衣冠，谓无衅咎。过蒙大行皇帝奖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识擢之重，司徒公赐预士

林，安陆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国慈，必欲以死自效，前后陈伐虏之计，亦仰简先朝。今段犬羊乍扰，纪僧真奉宣先敕，赐语北边动静，令囚草撰符诏，于时即因启闻，希侍銮舆。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实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续蒙军号，赐使招集，衔敕而行，非敢虚扇。且格取亡叛，不限伧楚，‘狡弄声势’，应有形迹；‘专行权利’，又无赃贿；‘反覆唇齿之间’，未审悉与谁言？‘倾动颊舌之内’，不容都无主此。但圣主膺教，实所沐浴，自上《甘露颂》及《银瓮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得非‘诽谤’？且王公百司，唯贤是与，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逾滥，岂应‘訾毁’？囚才分本劣，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尝夸示里闾，彰曝远迩，自循自省，并愧流言。良由缘浅寡虞，致贻嚣谤。伏惟明皇临宇，普天蒙泽，戊寅赦恩，轻重必宥。百日旷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独婴宪劾。若事实有征，爰对有在，九死之日，无恨泉壤。”诏于狱赐死。时年二十七。临死叹曰：“我若不为百岁老母，当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东宫时过失也。

融被收，朋友部曲参问北寺，相继于道。融请救于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融文集行于世。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也。祖述，吴兴太守。父纬，散骑侍郎。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历随王东中郎府，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

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秋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迁新安王中军记室。朓笺辞子隆曰：“朓闻潢污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岐路东西，或以呜悒。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飘似秋蒂。朓实庸流，行能无算，属天地休明，山川受纳，褒采一介，搜扬小善，舍耒场圃，奉笔菟园。东泛三江，西浮七泽，契阔戎旃，从容宴语。长裾日曳，后乘载脂，荣立府廷，恩加颜色。沐发晞阳，未测涯涘；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清切蕃房，寂寥旧荜。轻舟反溯，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朱邸方开，效蓬心于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

寻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隆昌初，敕脁接北使，脁自以口讷，启让不当，见许。高宗辅政，以脁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除秘书丞，未拜，仍转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以选复为中书郎。

建武四年，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启王敬则反谋，上甚嘉赏之。迁尚书吏部郎。□脁上表三让，中书疑□脁官未及让，以问祭酒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邪？孙兴公、孔觊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邪？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捻谦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让，便与诣阙章表不异。例既如此，谓都自非疑。"脁又启让，上优答不许。

脁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敬皇后迁祔山陵，脁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

东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宝玄，末更回惑，与弟祀密谓脁曰："江夏年少轻脱，不堪负荷神器，不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亲人刘沨密致意于脁，欲以为肺腑。脁自以受恩高宗，非沨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见引，即以祏等谋告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言。祏闻，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称敕召脁，仍回车付廷尉，与徐孝嗣、祏、暄等连名启诛脁曰："谢脁资性险薄，大彰远近。王敬则往构凶逆，微有诚效，自尔升擢，超越伦伍。而溪壑无厌，著于触事。比遂扇动内外，处处奸说，妄贬乘舆，窃论宫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丑言异计，非可具闻。无君之心既著，共弃之诛宜及。臣等参议，宜下北里，肃正刑书。"诏："公等启事如此，脁资性轻险，久彰物议。直以彫虫薄伎，见齿衣冠。昔在渚宫，构扇蕃邸，日夜纵谀，仰窥俯画。及还京师，翻自宣露，江、汉无波，以为己功。素论于兹而尽，缙绅所以侧目。去夏之事，颇有微诚，赏擢曲加，逾迈伦序，感悦未闻，陵竞弥著。遂复矫构风尘，妄惑朱紫，诋贬朝政，疑间亲贤。巧言利口，见丑前志。涓流纤孽，作戒远图。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义。便可收付廷尉，肃明国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脁，下狱死。时年三十六。

脁初告王敬则，敬则女为脁妻，常怀刀欲报脁，脁不敢相见。及为吏部郎，沈昭略谓脁曰："卿人地之美，无忝此职。但恨今日刑于寡妻。"脁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军国宁息，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经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车未晏，有事边关，融之报效，或不易限。夫经国体远，许久为难，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贾谊、终军之流亚乎！

赞曰：元长颖脱，拊翼将飞。时来运往，身没志违。高宗始业，乃顾玄晖。逢昏属乱，先蹈祸机。

列传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刘绘

袁彖，字伟才，陈郡阳夏人也。祖洵，吴郡太守。父觊，武陵太守。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举秀才，历诸王府参军，不就。觊临终与兄顗书曰："史公才识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阕，顗在雍州起事见诛，宋明帝投顗尸江中，不听敛葬。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潜行求尸，四十余日乃得，密瘗石头后岗，身自负土。怀其文集，未尝离身。明帝崩后，乃改葬顗。从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并器之。

除安成王征虏参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出为庐陵内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国主簿，秘书丞。议驳国史，檀超以《天文志》纪纬序位度，《五行志》载当时详沴，二篇所记，事用相悬，日蚀为灾，宜居《五行》。超欲立处士传。彖曰："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

迁始兴王友，固辞。太祖使吏部尚书何戢宣旨令就。迁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书兼御史中丞。转黄门郎，兼中丞如故。坐弹谢超宗简奏依违，免官。寻补安西谘议、南平内史。除黄门，未拜，仍转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还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为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

彖性刚，尝以微言忤世祖，又与王晏不协。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侧曰："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穷问所以。晏曰："袁彖为臣说之。"上衔怒良久，彖到郡，坐过用禄钱，免官付东冶。世祖游孙陵，望东冶，曰："中有一好贵囚。"数日，专驾与朝巨幸冶，履行库藏，因宴饮，赐囚徒酒肉，敕见彖与语，明日释之。寻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谘议，卫军长史，迁侍中。

彖形体充腴，有异于众。每从车驾射雉在郊野，数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养于伯母王氏，事之如亲。闺门中甚有孝义。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谥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灵产，泰始中罢晋安太守。有隐遁之怀，于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

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元徽中，为中散、太中大夫。颇解星文，好术数。太祖辅政，沈攸之起兵，灵产密白太祖曰：“攸之兵众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太祖验其言，擢迁光禄大夫。以簏盛灵产上灵台，令其占候。饷灵产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性好古，故遗君古物。”

稚珪少学涉，有美誉。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引为主簿。州举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转尚书殿中郎。太祖为骠骑，以稚珪有文翰，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迁正员郎，中书郎，尚书左丞。父忧去官，与兄仲智还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稚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服阕，为司徒从事中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本郡中正。

永明七年，转骁骑将军，复领左丞。迁黄门郎，左丞如故。转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数讯囚徒，诏狱官详正旧注。先是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寻《晋律》，文简辞约，旨通大纲，事之所质，取断难释。张斐、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自晋泰始以来，唯斟酌参用。是则吏挟威福之势，民怀不对之怨，所以温舒献辞于失政，绛侯忼慨而兴叹。皇运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绍兴，光开帝业。下车之痛，每恻上仁，满堂之悲，有矜圣思。爰发德音，删正刑律，敕臣集定张杜二注。谨砺愚蒙，尽思详撰，削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请付外详校，擿其违谬。”从之。于是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从轻。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稚珪上表曰：

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伏惟陛下蹑历登皇，乘图践帝，天地更筑，日月再张，五礼裂而复缝，六乐黷而爰缉。乃发德音，下明诏，降恤刑之文，申慎罚之典，敕臣与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谨奉圣旨，谘审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规，创立条绪。使兼监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异，定其去取。详议八座，裁正大司马臣嶷。其中洪疑大议，众论相背者，圣照玄览，断自天笔。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闻，请付外施用，宣下四海。

臣又闻老子、仲尼曰：“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是则断狱之职，自古所难矣。今律文虽定，必须用之；用失其平，不异无律。律书精细，文约例广，疑似相倾，故误相乱，一乖其纲，枉滥横起。法吏无解，既多谬僻，监司不习，无以相断，则法书徒明于帙里，冤魂犹结于狱中。今府州郡县千有余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余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乱其经。或以军勋余力，或以劳吏暮齿，犷情浊气，忍并生灵，昏心狠态，吞剥氓物，虐理残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积之兴，复缘斯发。狱吏虽良，不能为用。使于公哭于边城，孝妇冤于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九泉矣。

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良由空勤永岁，不逢一朝之赏，积学当年，终为闾伍所蚩。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慕，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则皋繇之谟，指掌可致；杜郑之业，郁焉何远！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如身手之相驱，若弦栝之相接矣。

臣以疏短，谬司大理。陛下发自圣衷，忧矜刑网，御廷奉训，远照民瘼。臣谨仰述天官，伏奏云陛。所奏缪允者，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

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

转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建武初，迁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虏连岁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伤。乃上表曰：

匈奴为患，自古而然，虽三代智勇，两汉权奇，算略之要，二涂而已。一则铁马风驰，奋威沙漠；二则轻车出使，通驿虏庭。榷而言之，优劣可睹。今之议者，咸以丈夫之气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宁可先屈？吴、楚劲猛，带甲百万，截彼鲸鲵，何往不碎？请和示弱，非国计也。臣以为戎狄兽性，本非人伦，鸱鸣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蚤尾，何关美恶。唯宜胜之以深权，制之以远置，弘之以大度，处之以蝥贼。岂足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发雷电之怒，争虫鸟之气！百战百胜，不足称

雄，横尸千里，无益上国。而蚁聚蚕攒，穷诛不尽，马足毛群，难与竞逐。汉高横威海表，窘迫长围；孝文国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抚纳安静，朔马不惊；光武卑辞厚礼，寒山无霭。是两京四主，英济中区，输宝货以结和，遣宗女以通好，长辔远驭，子孙是赖，岂不欲战，惜民命也。唯汉武藉五世之资，承六合之富，骄心奢志，大事匈奴。遂连兵积岁，转战千里，长驱瀚海，饮马龙城，虽斩获名王，屠走凶羯，而汉之器甲十亡其九。故卫霍出关，千队不反，贰师入漠，百旅顿降，李广败于前锋，李陵没于后阵，其余奔北，不可胜数。遂使国储空悬，户口减半。好战之功，其利安在？战不及和，相去何若？

自西朝不纲，东晋迁鼎，群胡沸乱，羌狄交横，荆棘攒于陵庙，豺虎咆于宫闱，山渊反覆，黔首涂地，逼迫崩腾，开辟未有。是时得失，略不稍陈。近至元嘉，多年无事，末路不量，复挑强敌。遂乃连城覆徙，虏马饮江，青、徐之际，草木为人耳。建元之初，胡尘犯塞；永明之始，复结通和，十余年间，边候且息。

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宇宙，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余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于斯。昔岁蚁坏，瘘食樊、汉，今兹虫毒，浸淫未已。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五岁之费，宁可赀计。陛下何惜匹马之驿，百金之赂，数行之诏，诱此凶顽，使河塞息肩，关境全命，蓄甲养民，以观彼弊？我策若行，则为不世之福；若不从命，不过如战失一队耳。或云“遣使不受，则为辱命”。夫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惭？且我以权取贵，得我略行，何嫌其耻？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犹如欲战不必胜，而有可胜之机耳。今宜早发大军，广张兵势，征犀甲于岷峨，命楼船于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骑星罗，沿江入汉，云阵万里。据险要以夺其魂，断粮道以折其胆，多设疑兵，使精销而计乱，固列金汤，使神茹而虑屈。然后发衷诏，驰轻驿，辩辞重币，陈列吉凶。北虏顽而爱奇，贪而好货，畏我之威，喜我之赂，畏威喜赂，愿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启，行臣之计，何忧玉门之下，而无款塞之胡哉？

彼之言战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阔。伏愿察两涂之利害，检二事之多少，圣照玄省，灼然可断。所表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议。臣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帝不纳。徵侍中，不行，留本任。

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邪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胤并款交。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

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三年，稚珪疾，东昏屏除，以床舆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赠金紫光禄大夫。

刘绘，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权贵，门多人客，使绘与之共语，应接流畅。勔喜曰："汝后若束带立朝，可与宾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参军。太祖见而叹曰："刘公为不亡也。"

豫章王嶷为江州，以绘为左军主簿，随镇江陵，转镇西外兵曹参军，骠骑主簿。绘聪警有文义，善隶书，数被赏召，进对华敏，僚吏之中，见遇莫及。琅邪王诩为功曹，以吏能自进。嶷谓僚佐曰："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然阁下自有二骥也。"复为司空记室录事，转太子洗马，大司马谘议，领录事。时豫章王嶷与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论谓宫、府有疑，绘苦求外出，为南康相。郡事之暇，专意讲说。上左右陈洪请假南还，问绘在郡何似？既而间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应须治干。岂可以年少讲学处之邪？"征还为安陆王护军司马，转中书郎，掌诏诰。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

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言其事，使为表。绘求纸笔，须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携鞠养，俯见成人。"乃叹曰："祢衡何以过此。"后北虏使来，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

事兄悛恭谨，与人语，呼为"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将见诛，绘伏阙请代兄死，高宗辅政，救解之。引为镇军长史，转黄门郎。高宗为骠骑，以绘为辅国将军，谘议，领录事，典笔翰。高宗即位，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宁朔将军、抚军长史。

安陆王宝晊为湘州，以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将军如故。宝晊妃，悛女也。宝晊爱其侍婢，绘夺取，具以启闻，宝晊以为恨，与绘不协。

遭母丧去官。有至性，持丧墓下三年，食粗粝。服阕，为宁朔将军、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绘虽豪侠，常恶武事，雅善博射，未尝跨马。兄悛之亡，朝议赠平北将军、雍州刺史，诏书已出，绘请尚书令徐孝嗣改之。

及梁王义师起，朝廷以绘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固让不就。众以朝廷昏乱，为之寒心，绘终不受，东昏改用张欣泰。绘转建安王车骑长史，行府国事。义师围城，南兖州刺史张稷总城内军事，与会情款异常，将谋废立，闲语累夜。东昏殒，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送首诣梁王于石头，转大司马从事中郎。中兴二年，卒。年四十五。绘撰《能书人名》，自云善飞白，言论之际，颇好矜诩。

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饮酒奢逸，不吝财物。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瑱善画妇人，世并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绘卒。

史臣曰：刑礼相望，劝戒之道。浅识言治，莫辩后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羁绊。端简为政，贵在画一，轻重屡易，手足无从。律令之本，文约旨旷，据典行罚，各用情求。舒惨之意既殊，宽猛之利亦异，辞有出没，义生增损。旧尹之事，政非一途，后主所是，即为成用。张弛代积，稍至迁讹。故刑开二门，法有两路，刀笔之态深，舞弄之风起。承喜怒之机隙，挟千金之奸利，剪韭复生，宁失有罪，抱木牢户，未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从事，辩声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谳，急不在躬，案法随科，幸无咎悔。至于郡县亲民，百务萌始，以情矜过，曾不待狱，以律定罪，无细非衍。盖由网密宪烦，文理相背。夫惩耻难穷，盗贼长有，欲求猛胜，事在或然，扫墓高门，为利孰远。故永明定律，多用优宽，治物不患仁心，见累于弘厚；为令贵在必行，而恶其舛杂也。

赞曰：袁徇厥戚，犹子为情。稚珪夷远，奏谏罢兵。士章机悟，立行砥名。

列传第三十 王奂（从弟缋） 张冲

王奂，字彦孙，琅邪临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禄、仪同。父粹，黄门郎。奂出继从祖中书令球，故字彦孙。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陆王冠军主簿，太子洗马，本州别驾，中书郎，桂阳王司空谘议，黄门郎。元徽元年为晋熙王征虏长史、江夏内史，迁侍中，领步兵校尉。复出为晋熙王镇西长史，加冠军将军、江夏武昌太守。征祠部尚书，转掌吏部。

升明初，迁冠军将军、丹阳尹。

初，王晏父普曜为沈攸之长史，常虑攸之举事，不得还。时奂为吏部，转普曜为内职，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奂从弟蕴反，世祖谓晏曰："王奂宋家外戚，王蕴亲同逆党，既其群从，岂能无异意。我欲具以启闻。"晏叩头曰："王奂修谨，保无异志。晏父母在都，请以为质。"世祖乃止。

出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将军如故。寻进号征虏将军。建元元年，进号左将军。明年，迁太常，领鄱阳王师，仍转侍中，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又迁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长史、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奂一岁三迁，上表固让南蛮曰："今天地初辟，万物载新，刑蛮来威，巴濮不扰。但使边民乐业，有司修务，本府旧州，日就殷阜。臣昔游西土，较见盈虚，兼日者戎烬之后，痍毁难复。虽复缉以善政，未及来苏。今复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强，语实安能以相弊？且资力既分，职司增广，众劳务倍，文案滋烦。非独臣见其难，窃以为国计非允。"见许。于是罢南蛮校尉官。进号前将军。

世祖即位，征右仆射。仍转使持节、监湘州军事、前将军、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为散骑常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军府。四年，迁右仆射，本州中正。奂无学术，以事干见处。迁尚书仆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属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进署，矫称奂意，植坐免官。

六年，迁散骑常侍，领军将军。奂欲请车驾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谓奂曰："吾前去年为断杀事，不复幸诣大臣已判，无容欻尔也。"王俭卒，上用奂为尚书令，以问王晏。晏位遇已重，与奂不能相推，答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奂后。"乃转为左仆射，加

给事中，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镇北将军、雍州刺史。上谓王晏曰：“奂于释氏，实自专至。其在镇或以此妨务，卿相见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诸戍士卒多褴缕，送袴褶三千具，令奂分赋之。

十一年，奂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

雍州刺史王奂启录小府长史刘兴祖，虚称“兴祖扇动山蛮，规生逆谋，诳言诽谤，言辞不逊”。敕使送兴祖下都，奂虑所启欺妄，于狱打杀兴祖，诈启称自经死。止今体伤楗苍，事暴闻听。

摄兴祖门生刘倪到台辨问，列“兴祖与奂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领军征蛮失利，兴祖启闻，以启呈奂，奂因此便相嫌恨。若云兴祖有罪，便应事在民间；民间恬然，都无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奂使仗身三十人来，称敕录兴祖付狱。安定郡蛮先在郡赃私，兴祖既知其取与，即牒启，奂不问。兴祖后执录，奂仍令蛮领仗身于狱守视。兴祖未死之前，于狱以物画漆柈子中出密报家，道无罪，令启乞出都一辨，万死无恨。”又云：“奂驻兴祖严禁信使，欲作方便，杀以除口舌。”又云：“奂意乃可。奂第三息彪随奂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构密除兴祖。”又云：“兴祖家饷糜，中下药，食两口便觉，回乞狱子，食者皆大利。兴祖大叫道：‘糜中有药！’近狱之家，无人不闻。”又云：“奂治著兴祖日急，判无济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奂使狱吏来报兴祖家，道兴祖于狱自经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见兴祖颈下有伤，肩胛乌，阴下破碎，实非兴祖自经死。家人及门义共见，非是一人。”重摄检雍州都留田文喜，列与倪符同状。

兴祖在狱，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愿始遂，岂容于此，方复自经？敕以十九日至，兴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检迹，灼然矫假。寻敕使送下，奂辄拒诏，所谤诸条，悉出奂意。毁故丞相若陈显达，诽讪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随父之镇，敢乱王法，罪并合穷戮。

上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

奂子彪素凶剽，奂不能制。女婿殷叡惧祸，谓奂曰：“曹、吕今来，既不见真敕，恐为奸变，政宜录取，驰启闻耳。”奂纳之。彪辄令率州内得千余人，开镇库，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陈兵，闭门拒守。奂门生郑

羽叩头启奂，乞出城迎台使。奂曰：“我不作贼，欲先遣启自申。政恐曹、吕辈小人相陵藉，故且闭门自守耳。”彪遂出与虎军战，其党范虎领二百人降台军，彪败走归。土人起义攻州西门，彪登门拒战，却之。奂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奂闻兵入，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年五十九，执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诛。

诏曰：“逆贼王奂，险诐之性，自少及长。外饰廉勤，内怀凶慝，贻戾乡伍，取弃衣冠。拔其文笔之用，擢以显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乱。第三息彪矫弄威权，父子均势。故宁蛮长史刘兴祖忠于奉国，每事匡执，奂忿其异己，诬以讪谤，肆怒囚录，然后奏闻。朕察奂愚诈，诏送兴祖还都，乃惧奸谋发露，潜加杀害。欺罔既彰，中使辩核，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电扫，义夫咸奋，曾未浃辰，罪人斯获，方隅克殄，汉南肃清。自非犯官兼预同逆谋，为一时所驱逼者，悉无所问。”

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从事中郎琛，于都弃市。余孙皆原宥。

殷睿字文子，陈郡人，晋太常融七世孙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诛。睿遗腹亦当从戮，外曾祖王僧朗启孝武救之，得免。睿解文义，有口才，司徒褚渊甚重之，谓之曰：“诸殷自荆州以来，无出卿右者。”睿敛容答曰：“殷族衰悴，诚不如昔，若此旨为虚，故不足降；此旨为实，弥不可闻。”奂为雍州，启睿为府长史。

睿族父恒，字昭度，与睿同承融后。宋司空景仁孙也。恒及父道矜，并有古风，以是见蚩于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为度支尚书，坐属父疾及身疾多，为有司所奏。明帝诏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无横疾。恒因愚习惰，久妨清叙。左迁散骑常侍，领校尉。”恒历官清显，至金紫光禄大夫。建武中卒。

奂弟佃女为长沙王晃妃，世祖诏曰：“奂自陷逆节，长沙王妃男女并长，且奂又出继，前代或当有准，可特不离绝。”奂从弟缋。

缋字叔素，宋车骑将军景文子也。弱冠，为秘书郎，太子舍人，转中书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阶，令缋经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缋袭其本爵，为始平县五等男。迁秘书丞，司徒右长史。元徽末，除宁朔将军、建平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黄门郎，宁朔将军、东阳太守。世祖为抚军，吏部尚书张岱选缋为长史，呈选牒。太祖笑谓岱曰：“此可谓素望。”迁散骑常侍，骁骑将军。出补义兴太守，辄录郡吏陈伯喜付阳羡

狱，欲杀之。县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缋教，为有司所奏，缋坐白衣领职。迁太子中庶子，领骁骑，转长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缋信佛法，称疾不从驾。转左民尚书，以母老乞解职，改授宁朔将军、大司马长史、淮陵太守。出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迁辅国将军、太傅长史，不拜。仍为冠军将军、豫章内史。进号征虏。又坐事免官。除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散骑常侍，随王师。除征虏将军，骠骑长史，迁散骑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谥靖子。

缋女适安陆王子敬，世祖宠子。永明三年纳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随往缋家置酒设乐，公卿皆冠冕而至，当世荣之。

张冲，字思约，吴郡吴人。父柬，通直郎。冲出继从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戏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

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随从叔永为将帅，除绥远将军、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军人足胫冻断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堕。除尚书驾部郎，桂阳王征南中兵，振威将军。历骠骑太尉南中郎参军，不拜。迁征西从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参军，长水校尉，除宁朔将军，本官如故。迁左军将军，加宁朔将军，辅国将军。冲少从戎事，朝廷以干力相待，故历处军校之官。出为马头太守，徙盱眙太守，辅国将军如故。永明六年，迁西阳王冠军司马。八年，为假节、监青冀二州刺史事，将军如故。冲父初卒，遗命曰："祭我必以乡土所产，无用牲物。"冲在镇，四时还吴园中取果菜，流涕荐焉。仍转刺史。

郁林即位，进号冠军将军。明帝即位，以晋寿太守王洪范代冲。除黄门郎，加征虏将军。建武二年，虏寇淮泗，假冲节，都督青冀二州北讨诸军事，本官如故。虏并兵攻司州青徐，诏出军分其兵势。冲遣军主桑系祖由渣口攻拔虏建陵、驿马、厚丘三城，多所杀获。又与洪轨范遣军主崔季延袭虏纪城，据之。冲又遣军主杜僧护攻拔虏虎坑、冯时、即丘三城，驱生口辎重还。至溘沟，虏救兵至，缘道要击，僧护力战，大破之。

其年，迁庐陵王北中郎司马、加冠军将军，未拜，丰城公遥昌为豫州，上虑寇难未已，徙冲为征虏长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军长史。东昏即位，出为建安王征虏长史、辅国将军、江夏内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迁持节、督豫州军事、豫州刺史，代裴叔业。竟不行。明年，迁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

持节如故。会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冲为督司州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虏，又迁冲为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南兖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并未拜。崔慧景事平，征建安王宝夤还都，以冲为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一岁之中，频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进征虏将军。封定襄侯，食邑千户。

梁王义师起，东昏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使拒西师。元嗣等惩刘山阳之败，疑冲不敢进，停住夏口浦。闻义师将至，元嗣、荣伯相率入郢城。时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僧寄留守鲁山，除骁骑将军。僧寄谓冲曰："臣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荫其树者不折其枝，实欲微立尘效。"冲深相许诺，共结盟誓。乃分部拒守，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

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围鲁山城。遣军主曹景宗等过江攻郢城，未及尽济，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等开门出击，为义师所破，光静战死，冲固守不出。景宗于是据石桥浦，连军相续，下至加湖。东昏遣军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吴子阳、光子衿、李文钊、陈虎牙等十三军援郢，至加湖不得进，乃筑城举烽，城内亦举火应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

冲病死，元嗣、荣伯与冲子孜及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固守。东昏诏赠冲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假元嗣、子阳节。江水暴长，加湖城淹渍，义师乘高舰攻之，子阳等大败散。鲁山城乏粮，军人于矶头捕细鱼供食，密治轻船，将奔夏口。梁王命偏军断其取路，防备越逸。房僧寄病死，孙乐祖窘，以城降。

郢城被围二百余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鲁山既败，程茂及元嗣等议降，使孜为书与梁王。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长瑜谓孜曰："前使君忠贯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当端坐画一，以荷析薪。若天运不与，幅巾待命，以下从使君。今若随诸人之计，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鲁山陷后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

东昏以程茂为督郢司二州、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元嗣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冠军将军、雍州刺史，并持节。时郢鲁二城已降，死者相积，竟无叛散。时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围也。赠僧寄益州刺史。

时新蔡太守席谦，永明中为中书郎王融所荐。父恭穆，镇西司马，

为鱼复侯所害。至是谦镇盆城，闻义师东下，曰：“我家世忠贞，殒死不二。”为陈伯之所杀。

史臣曰：石碏弃子，弘灭亲之戒；鲍永晚降，知事新之节。王奂诚在靡贰，迹允严科；张冲未达天心，守迷义运。致危之理异，为亡之事一也。

赞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终成干纪，覆此胄华。张垒穷守，死如乱麻。为悟既晚，辩见方赊。

列传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郁林王昭业；宫人许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陈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阳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怀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户。十年，为宁朔将军、济阳太守。郁林即位，封临海郡王，二千户。隆昌元年，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延兴元年，征为车骑将军，卫京师，以永嘉王昭粲代之。

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昙隆启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宇，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诏付尚书详议。其冬，改封昭秀为巴陵王。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六。

桂阳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郁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兴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转昭粲为右将军，中书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阳王。四年，迁太常，将军如故。永泰元年见杀，年八岁。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东昏侯宝卷，江夏王宝玄，鄱阳王宝夤，和帝；殷贵嫔生巴陵隐王宝义，晋熙王宝嵩；袁贵妃生庐陵王宝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宝攸；许淑媛生桂阳王宝贞。余皆早夭。

巴陵隐王宝义，字智勇，明帝长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为持节、都督扬南徐州军事、前将军、扬州刺史。封晋安郡王，三千户。宝义少有废疾，不堪出人间，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转宝义为右将军，领兵置佐，镇石头。二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东昏即位，进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仗。永元元年，给班剑二十人。始安王遥光诛，为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持节如故。东府被兵火，屋宇烧残，帝方营宫殿，不暇修葺。宝义镇西州。三年，进位司徒。和帝西台建，以为侍中、司空，使持节、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宝义为太尉，领司徒。诏云："不言之化，形于自远。"时人皆云此实录

也。梁受禅，封谢沐县公，寻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中薨。

江夏王宝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为征虏将军，领石头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为持节、都督郢司二州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永泰元年，还为前将军，领石头戍事。未拜，东昏即位，进号镇军将军。永元元年，又进车骑将军，代晋安王宝义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军事、南徐兖二州刺史，将军如故。宝玄娶尚书令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被诛离绝，少帝送少姬二人与之，宝玄恨望，密有异计。明年，崔慧景举兵，还至广陵，遣使奉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因是发将吏防城。帝遣马军主戚平、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慧景将渡江，宝玄密与相应，杀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及平、林夫，开门纳慧景。使长史沈佚之、谘议柳憕分部军众，乘八扛舆，手执绛麾幡，随慧景至京师，住东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宝玄逃奔数日乃出。帝召入后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遣人谓宝玄曰："汝近围我亦如此。"少日乃杀之。

庐陵王宝源，字智渊，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为北中郎将，镇琅邪城，封庐陵郡王。迁右将军，领石头戍事，乃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后将军、南兖州刺史。王敬则伏诛，徙宝源为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永元元年，进号安东将军。和帝即位，以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兴二年薨。

鄱阳王宝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为北中郎将，镇琅邪城。明年，出为持节、都督江州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东昏即位，为使持节、都督郢司二州军事、征虏将军、郢州刺史。寻进号前将军。永元二年，征为抚军，领石头戍事，未拜。三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石头。其秋，雍州刺史张欣泰等谋起事于新亭，杀台内诸主帅，事在《欣泰传》。难作之日，前南谯太守王灵秀奔往石头，率城内将吏见力去车脚载宝夤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后，京邑骚乱。宝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众弃宝夤逃走。宝夤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夤入宫问之。宝夤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复爵位。和帝立，西台以宝夤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军事、卫将军、南徐州刺史。少帝以为使持节、都督荆益宁雍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荆州刺史，将军如故。宣德太后临朝，梁王为建安公，改封宝夤为鄱阳王。中兴二年谋反，奔魏。

邵陵王宝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为北中郎将，镇琅邪城。永元元年，为持节、都督南北徐南兖青冀五州军事、南兖州刺史，郎将如故。未拜，迁征虏将军，领石头戍事。丹阳尹，戍事如故。陈显达事平，出为持节、督江州军事、左将军、江州刺史。以本号还京师，授中军将军，秘书监。中兴二年谋反，宣德太后令赐死。

晋熙王宝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为冠军将军、丹阳尹。仍迁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军事、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中兴元年，和帝以为中书令。明年，谋反伏诛。

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为中护军、北中郎将，领石头戍事。中兴二年谋反，伏诛。

史臣曰：《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离，君臣之义正。夫逆顺有势，况亲兼一体，道穷数尽，或容触啄。而宝玄自寻干戈，欣受家难。曾不悟执柯所指，跗萼相从，以此而图万全，未知其仿佛也。

赞曰：文惠二王，于嗟夭殇。明子七国，终亦衰亡。

列传第三十二 裴叔业 崔慧景 张欣泰

裴叔业，河东闻喜人，晋冀州刺史徽后也。徽子游击将军黎，遇中朝乱，子孙没凉州，仕于张氏。黎玄孙先福，义熙末还南，至荥阳太守。叔业父祖晚渡。少便弓马，有武干。宋元徽末，累官为羽林监，太祖骠骑行参军。建元元年，除屯骑校尉。虏侵司豫二州，以叔业为军主征讨，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群下各献谠言。二年，叔业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为固，古称一人守隘，万夫趑趄。雍、齐乱于汉世，谯、李寇于晋代，成败之迹，事载前史。顷世以来，绥驭乖术，地惟形势，居之者异姓，国实武用，镇之者无兵，致寇掠充斥，赕税不断。宜遣帝子之尊，临抚巴蜀，总益、梁、南秦为三州刺史。率文武万人，先启岷汉，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荡山源，纠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宁朔将军，军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军将军，东中郎谘议参军。

高宗为豫州，叔业为右军司马，加建威将军、军主，领陈留太守。七年，为王敬则征西司马，将军、军主如故。随府转骠骑。在寿春为佐数年。九年，为宁蛮长史、广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奂事难，叔业率部曲于城内起义。上以其有干用，仍留为晋安王征北谘议，领中兵，扶风太守，迁晋熙王冠军司马。延兴元年，加宁朔将军，司马如故。叔业早与高宗接事，高宗辅政，厚任叔业以为心腹，使领军掩袭诸蕃镇，叔业尽心用命。

建武二年，虏围徐州，叔业以军主隶右卫将军萧坦之救援。叔业攻虏淮栅外二城，克之，贼众赴水死甚众。除黄门侍郎。上以叔业有勋诚，封武昌县伯，五百户。仍为持节、督徐州军事、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四年，虏主寇沔北，上令叔业援雍州。叔业启："北人不乐远行，唯乐侵伐虏堺，则雍司之贼，自然分张，无劳动民向远也。"上从之。叔业率军攻虹城，获男女四千余人。徙督豫州、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持节如故。

永泰元年，叔业领东海太守孙令终、新昌太守刘思效、马头太守李僧护等五万人围涡阳，虏南兖州所镇，去彭城百二十里。伪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战，叔业攻围之，积所斩级高五丈，以示城内。又遣军主萧璸、成宝真分攻龙亢戍，即虏马头郡也。虏闭城自守。伪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至龙亢，璸等拒战不敌。叔业三万余人助之，数道攻虏。虏新至，营未立，于是大败。广陵王与数十骑走，官军追获其

节。虏又遣伪将刘藻、高聪继至，叔业率军迎击破之，再战，斩首万级，获生口三千人，器仗驴马绢布千万计。虏主闻广陵王败，遣伪都督王肃、大将军杨大眼步骑十八万救涡阳，叔业见兵盛，夜委军遁走。明日，官军奔溃，虏追之，伤杀不可胜数，日暮乃止。叔业还保涡口，上遣使慰劳。

高宗崩，叔业还镇。少主即位，诛大臣，京师屡有变发。叔业登寿春城北望肥水，谓部下曰："卿等欲富贵乎？我言富贵亦可办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南兖州刺史，将军、持节如故。叔业见时方乱，不乐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业亦遣使参察京师消息，于是异论转盛。叔业兄子植、扬并为直阁，殿内驱使。虑祸至，弃母奔寿阳，说叔业以朝廷必见掩袭。徐世檦等虑叔业外叛，遣其宗人中书舍人裴长穆宣旨，许停本任。叔业犹不自安，而植等说之不已，叔业忧惧，问计于梁王，梁王令遣家还都，自然无患。叔业乃遣子芬之等还质京师。明年，进号冠军将军。传叔业反者不已，芬之愈惧，复奔寿春。于是发诏讨叔业，遣护军将军崔慧景、征虏将军豫州刺史萧懿督水陆众军西讨，顿军小岘。叔业病困，植请救魏虏，送芬之为质。叔业寻卒，虏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二千余骑入寿春。初，虏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寿春，其下劝攻城。宏曰："不须攻，后当降也。"植等皆还洛阳。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东武城人也。祖构，奉朝请。父系之，州别驾。慧景初为国子学生。宋泰始中，历位至员外郎，稍迁长水校尉，宁朔将军。太祖在淮阴，慧景与宗人祖思同时自结。太祖欲北渡广陵，使慧景具船于陶家后渚，事虽不遂，以此见亲。除前军。沈攸之事平，仍出为武陵王安西司马、河东太守，使防捍陕西。升明三年，豫章王为荆州，慧景留为镇西司马，兼谘议，太守如故。太祖受禅，封乐安县子，三百户。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称庆还京师，太祖召见，加意劳接。转平西府司马、南郡内史。仍迁为南蛮长史，加辅国将军，内史如故。先是蛮府置佐，资用甚轻，至是始重其选。

建元元年，虏动，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顿方城，为司州声援。虏退，梁州贼李乌奴未平，以慧景为持节、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将军如故。敕荆州资给发遣，配以实甲千人，步道从襄阳之镇。初，乌奴屡为官军所破，走氐中，乘间出，扰动梁、汉，据关城。遣使诣荆州请降，豫章王不许。遣中兵参军王图南率益州军从剑阁掩讨，大摧破之，乌奴还保武兴。慧景发汉中兵众，进顿白马。遣支军与图南腹背攻击，乌奴大败，遂奔于武兴。

世祖即位，进号冠军将军。在州蓄聚，多获珍货。永明三年，以本号还。迁黄门郎，领羽林监。明年，迁随王东中郎司马，加辅国将军。出为持节、督司州军事、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母丧，诏起复本任。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号征还，转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迁右卫将军，加给事中。

是时虏将南侵，上出慧景为持节、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豫州刺史。郁林即位，进号征虏将军。慧景以少主新立，密与虏交通，朝廷疑惧。高宗辅政，遣梁王至寿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启送诚劝进，征还，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建武二年，虏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节向钟离，受王玄邈节度。寻加冠军将军。四年，迁度支尚书，领太子左率。

冬，虏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节，率众二万，骑千匹，向襄阳。雍州众军并受节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阳，五郡已没。加慧景平北将军，置佐史，分军助戍樊城。慧景顿涡口村，与太子中庶子梁王及军主前宁州刺史董仲民、刘山阳、裴帑、傅法宪等五千余人进行邓城。前参骑还，称虏军且至。须臾，望数万骑俱来，慧景据南门，梁王据北门，令诸军上城上。时慧景等蓐食轻行，皆有饥惧之色。军中北馆客三人走投虏，具告之。虏伪都督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元勰分遣伪武卫将军元蚪趣城东南，断慧景归路，伪司马孟斌向城东，伪右卫将军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内。梁王欲出战，慧景曰："虏不夜围人城，待日暮自当去也。"既而虏众转盛，慧景于南门拔军，众军不相知，随后奔退。虏军从北门入，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虏遣铠马百余匹突取山阳，山阳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马，手杀十余人，不能禁，且战且退。慧景南出过闹沟，军人蹈藉，桥皆断坏，虏军夹路射之，军主傅法宪见杀，赴沟死者相枕。山阳取袄杖填沟，乘之得免。虏主率大众追之，晡时，虏主至沔北，围军主刘山阳，山阳据城苦战，至暮，虏乃退。众军恐惧，其夕皆下船还襄阳。

东昏即位，改领右卫将军，平北、假节如故。未拜。永元元年，迁护军将军，寻加侍中。陈显达反，加慧景平南将军，都督众军事，屯中堂。时辅国将军徐世檦专势号令，慧景备员而已。帝既诛戮将相，旧臣皆尽，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转不自安。明年，裴叔业以寿春降虏，改授慧景平西将军，假节、侍中、护军如故，率军水路征寿阳。军顿白下，将发，帝长围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楼上，召慧景单骑进围内，无一人自随者。裁交数言，拜辞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觉为直阁将军，慧景密与期。四月慧景至广陵，觉便出奔。

慧景过广陵数十里，召会诸军主曰：“吾荷三帝厚恩，当顾托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众皆响应。于是回军还广陵，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开门纳之。帝闻变，以征虏将军右卫将军左兴盛假节，督京邑水陆众军。慧景停二日，便收众济江集京口。江夏王宝玄又为内应，合二镇兵力，奉宝玄向京师。

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直阁将军徐元称、屯骑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参军徐景智、游荡军主董伯珍、骑官桓灵福等据竹里为数城。宝玄遣信谓佛护曰：“身自还朝，君何意苦相断遏？”佛护答曰：“小人荷国重恩，使于此创立小戍。殿下还朝，但自直过，岂敢干断。”遂射慧景军，因合战。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又轻行不爨食。以数舫缘江载酒肉为军粮。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辄尽力攻击，台军不复得食，以此饥困。元称等议欲降，佛护不许。十二日，恭祖等复攻之，城陷，佛护单马走，追得斩首，徐元称降，余军主皆死。慧景至临沂，令李玉之发桥断路，慧景收杀之。

台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据湖头筑垒，上带蒋山西岩，实甲数万。慧景至查硎，竹塘人万副儿善射猎，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不可议进。唯宜从蒋山龙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从之，分遣千余人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鼓叫临城中。台军惊恐，即时奔散。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率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望风退走。慧景引军入乐游苑，恭祖率轻骑十余匹突进北掖门，乃复出，宫门皆闭。慧景引众围之。于是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杀之。宫中遣兵出荡，不克。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守卫尉萧畅屯南掖门处分城内，随方应击，众心以此稍安。

慧景称宣德太后令，废帝为吴王。时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间，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犹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觉与恭祖争勋，慧景不能决。恭祖劝慧景射火箭烧北掖楼，慧景以大事垂定，后若更造，费用功力，不从其计。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恭祖深怀怨望。

先是卫尉萧懿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自历阳步道征寿阳。帝遣密使告之，懿率军主胡松、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岸，顿越城，举火，台城中鼓叫称庆。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军，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至是恭祖请击义师，又不许。乃遣子觉将精

手数千人渡南岸。义师昧旦进战，数合，士皆致死，觉大败，赴淮死者二千余人，觉单马退，开桁阻淮。其夜，崔恭祖与骁将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众情离坏，乃将腹心数人潜去，欲北渡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内出荡，杀数百人。义军渡北岸，慧景余众皆奔。慧景围城凡十二日，军旅散在京师，不为营垒。及走，众于道稍散，单马至蟹浦，为渔父所斩，以头内鳅鱼篮，担送至京师，时年六十三。

追赠张佛护为司州刺史，左兴盛豫州刺史，并征虏将军，徐景智、桓灵福屯骑校尉，董伯珍员外郎，李玉之给事中，其余有差。

恭祖者，慧景宗人，骁果便马槊，气力绝人，频经军阵，讨王敬则，与左兴盛军容袁文旷争敬则首，诉明帝曰："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贼，故文旷得斩其首。以死易勋，而见枉夺。若失此勋，要当刺杀左兴盛。"帝以其勇健，使谓兴盛曰："何容令恭祖与文旷争功。"遂封二百户。慧景平后，恭祖系尚方，少时杀之。

觉亡命为道人，见执伏法。临刑与妹书曰："舍逆旅，归其家，以为大乐；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锥之叹，以此言死，亦复何伤！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骥尾，安得施名于后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颇知佛义。

觉弟偃，为始安内史，藏窜得免。和帝西台立，以为宁朔将军。中兴元年，诣公车门上书曰："臣窃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贼臣乱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军是也。臣闻尧舜之心，常以天下为忧，而不以位为乐。彼孑然之舜，垄亩之人，犹尚若此；况祖业之重，家国之切？江夏既行之于前，陛下又蹈之于后，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下纤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丝发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余何几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虽在昆虫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览而伤焉，而况乎友爱天至，孔怀之深！夫岂不怀，将以事割。此实左右不明，未之或详。惟陛下公听并观，以询之刍荛。群臣有以臣言为不可，乞使臣廷辩之，则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释。必若不然，幸小民之无识耳。使其晓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责江夏之冤，朝廷将何以应之哉？若天听沛然回光，发恻怆之诏，而使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节，则荷戈之士，谁不尽死？愚戆之言，万一上合，事乞留中。"

事寝不报。偃又上疏曰：

近冒陈江夏之冤，定承圣诏，已有褒赠，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以谘问者，不得其实，罪在万没，无所复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亲，骨肉之间，而侥幸曲陛下之法，伤至公之义。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而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为不可申明诏，得矣；然未审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镇军亦复奉人臣逆人君，今之严兵劲卒，方指于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视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运既已开泰矣，而死于社稷尽忠，反以为贼，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

臣闻王臣之节，竭智尽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滞，荐达群贤。凡此众臣，夙兴夜寐，心未尝须臾之间而不在公。故万物无不得其理，而颂声作焉。臣谨案镇军将军臣颖胄，宗室之亲，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领军臣详，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栋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当，遑遑匪懈，尽忠竭诚，欲使万物得理，而颂声大兴者，岂复宜逾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济王室，天命未遂，王亡与亡，而不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将何所知？如以江夏心异先臣，受制臣力，则江夏同致死毙，听可昏政淫刑，见残无道。然江夏之异，以何为明，孔、吕二人，谁以为戮？手御麾幡，言辄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胶漆，而以为异，臣窃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驿，何为见戮？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江夏违先臣之请，实谋孔矜。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夫唯圣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尽死，安顾成败。诏称江夏遭时屯故，迹屈行令，内恕探情，无玷纯节。今兹之旨，又何以处镇军哉？

臣所言毕矣，乞就汤镬。然臣虽万没，犹愿陛下必申先臣。何则？恻怆而申之，则天下伏；不恻怆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识所知，南史之笔，千载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然小臣惓惓之愚，为陛下计耳。臣之所言，非孝于父，实忠于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

臣频触宸严，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为戆地，犹以《春秋》之义有隐讳之意也。臣虽浅薄，然今日之事，斩足断头，残身灭形，何所不能？为陛下耳。臣闻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识之士，未为多感。公听并观，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则普天之人，争为之死。何则？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发恻怆之诏，怀可报之意，则桀之犬实可吠尧，跖之客实可刺由，又何况由之犬，尧之客？臣非吝生，实为陛下重此名于天下。已成之

基，可惜之宝，莫复是加。浸明浸昌，不可不循，浸微浸灭，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详择其衷。

若陛下犹以为疑，镇军未之允决，乞下征东共详可否。无以向隅之悲，而伤陛下满堂之乐。何则？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镇军受遗托之恩，先臣亦荷顾命之重。情节无异，所为皆同，殊者唯以成败仰资圣朝耳。臣不胜愚忠，请使群臣廷辩者，臣乞专令一人，精赐本语，侥幸万一，天听昭然，则轲沈七族，离燔妻子，人以为难，臣岂不易！

诏报曰："具卿冤切之怀。卿门首义，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当显加赠谥。"偃寻下狱死。

张欣泰，字义亨，竟陵人也。父兴世，宋左卫将军。欣泰少有志节，不以武业自居，好隶书，读子史。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渊甚异之。辟州主簿，历诸王府佐。元徽中，兴世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感病卒。欣泰兄欣华时任安成郡，欣泰悉封余财以待之。

建元初，历官宁朔将军，累除尚书都官郎。世祖与欣泰早经款遇，及即位，以为直阁将军，领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参军，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还复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永明八年，出为镇军中兵参军、南平内史。巴东王子响杀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谐之西讨，使欣泰为副。欣泰谓谐之曰："今太岁在西南，逆岁行军，兵家深忌，不可见战，战必见危。今段此行，胜既无名，负诚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为其用者，或利赏逼威，无由自溃。若且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擒也。"谐之不从，进屯江津，尹略等见杀。事平，欣泰徙为随王子隆镇西中兵，改领河东内史。子隆深相爱纳，数与谈宴，州府职局，多使关领，意遇与谢朓相次。典签密以启闻，世祖怒，召还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冈下，面接松山。欣泰负弩射雉，恣情闲放。众伎杂艺，颇多闲解。

明帝即位，为领军长史，迁谘议参军。上书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帝并优诏报答。

建武二年，虏围钟离城。欣泰为军主，随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虏广陵侯曰："闻攻钟离是子之深策，可无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岂不闻之乎？我国家舟舸百万，覆江横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边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运粮，行留俱弊，一时霖雨，川谷涌溢，然后乘帆渡海，百万齐进，子复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万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谓欤？攻而不拔，谁之耻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将连舟千里，舳舻相属，西过寿阳，东接沧海，仗不再请，粮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战，乃鱼鳖不通，飞鸟断绝，偏师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将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请子之过。若挫兵夷众，攻不卒下，驱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则魏朝名士，其当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倾一国之众，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仅以身返。既智屈于金墉，亦虽拔而不守，皆算失所为，至今为笑。前鉴未远，已忘之乎？和门邑邑，戏载往意。"

虏既为徐州军所挫，更欲于邵阳洲筑城。慧景虑为大患。欣泰曰："虏所以筑城者，外示姱大，实惧我蹑其后耳。今若说之以彼此各愿罢兵，则其患自息。"慧景从之。遣欣泰至虏城下具述此意。及虏引退，而洲上余兵万人，求输五百匹马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欣泰说慧景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轻也。胜之既不足为武，败则徒丧前功。不如许之。"慧景乃听虏过。时领军萧坦之亦援钟离，还启明帝曰："邵阳洲有死贼万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赏。

四年，出为永阳太守。永元初，还都。崔慧景围城，欣泰入城内，领军守备。事宁，除辅国将军、庐陵王安东司马。义师起，以欣泰为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雍州刺史，将军如故。时少帝昏乱，人情咸伺事隙。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直阁将军鸿选、含德主帅苟励、直后刘灵运等十余人，并同契会。

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等十余人相送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座斫元嗣，头坠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虫儿伤刺数疮，手指皆堕。居士逾墙得出，茹法珍亦散走还台。灵秀仍往石头迎建安王宝夤，率文武数百，唱警跸，至杜姥宅。欣泰初闻事发，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处

分，必尽见委，表里相应，因行废立。既而法珍得反，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鸿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城外众寻散。少日事觉，诏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诛。

欣泰少时有人相其当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后屋瓦堕伤额，又问相者，云“无复公相，年寿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时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将老臣，忧危昏运，回董御之威，举晋阳之甲，乘机用权，内袭少主，因乐乱之民，藉淮楚之剽，骁将授首，群帅委律，鼓鼙讙于宫寝，戈戟跱于城隍，陵埤负户，士衰气竭，屡发铜虎之兵，未有释位之援，势等易京，鱼烂待尽。征虏将军投袂以先国急，束马旅师，横江竞济，风驱电扫，制胜转丸。越城之战，旗获蔽野，津□行之捷，献俘象魏。瞻尘望烽，穷垒重辟，戮带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异世也。

赞曰：叔业外叛，淮肥失险。慧景倒戈，宫门昼掩。欣泰仓卒，霜刃不染。实起时昏，坚冰互渐。

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

○丘灵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陆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贾渊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祖系，秘书监。灵鞠少好学，善属文。与上计，仕郡为吏。州辟从事，诣领军沈演之。演之曰："身昔为州职，诣领军谢晦，宾主坐处，政如今日，卿将来或复如此也。"举秀才，为州主簿。累迁员外郎。

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除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为剡乌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东贼党锢数年。褚渊为吴兴，谓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沈勃耳。"乃启申之。明帝使著《大驾南讨纪论》。久之，除太尉参军，转安北记室，带扶风太守，不就。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转通直郎，兼中书郎。

升明中，迁正员郎，领本郡中正，兼中书郎如故。时方禅让，太祖使灵鞠参掌诏策。建元元年，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寻又掌知国史。明年，出为镇南长史、寻阳相，迁尚书左丞。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

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改正员常侍。

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迁长沙王车骑长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文集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州西曹。尝与别驾萧惠开共事，不为之下。谓惠开曰："我与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夸？"萧太后，惠开之祖姑；长沙王道怜妃，超祖姑也。举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参军。孝武闻超有文章，敕还直东宫，除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超累佐

蕃职，不得志，转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入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博士，兼左丞。

超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太祖赏爱之。迁骁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左仆射王俭议：“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犹不备也。

时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则附所述，故通谓之齐，名为《河洛金匮》。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领军。父延之，有刚气，为上虞令。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四贵辅政。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王蕴居父忧，与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齐台初建，彬又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太祖闻之，不加罪也。除右军参军。家贫，出为南康郡丞。

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作《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沴，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四体□々，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护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

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掐啮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勤于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

除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彬性好饮酒，以瓠壶瓢勺杌皮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为火笼，什物多诸诡异，自称“卞田居”，妇为“傅蚕室”。或谏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掷五木子，十掷辄鞬，岂复是掷子之拙。吾好掷，政极此耳。”永元中，为平越长史、绥建太守，卒官。

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谘事也。文章传于闾巷。

永明中，琅邪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系东冶，作《东冶徒赋》，世祖见，赦之。

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建武末，为诸暨令，被王敬则所杀。

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宋初土断属丹阳，后属兰陵。巨源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为掌书记。明帝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自南台御史为王景文镇军参军，宁丧还家。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太祖自启，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曰：

民信理推心，暗于量事，庶谓丹诚感达，赏报孱期；岂虞寂寥，忽焉三稔？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

去昔奇兵变起呼吸，虽凶渠即剿，而人情更迷。茅恬开城，千龄出叛，当此之时，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闺。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论也。

临机新亭，独能抽刃斩贼者，唯有张敬儿；而中书省独能奋笔弗顾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诚有优劣，就其死亡以决成败，当崩天之敌，抗不测之祸，请问海内，此胆何如？其二可论也。

又尔时颠沛，普唤文士，黄门中书，靡不毕集，摛翰振藻，非为乏人，朝廷洪笔，何故假手凡贱？若以此贼强盛，胜负难测，群贤怯不染豪者，则民宜以勇获赏；若云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群贤推能见委者，则民宜以才赐列。其三可论也。

窃见桂阳贼赏不赦之条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钟爽同在此例，战败后出，罪并释然，而吴迈远族诛之。罚则操笔大祸而操戈无害，论以赏科，则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其四可论也。

且迈远置辞，无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笔出手，即就齑粉。若使桂阳得志，民若不諲裂军门，则应腰斩都市。婴孩脯脍，伊可熟念。其五可论也。

往年戎旅，万有余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隶，可谓众矣。攀龙附驎，翻焉云翔。至若民狂夫，可谓寡矣。徒关敕旨，空然泥沈。讵其荷鹈尘末，皆是白起，操牍事始，必非鲁连邪？民傎，国算迅足，驰烽旆之机，帝择逸翰，赴罻罗之会。既能陵敌不殿，争先无负，宜其微赐存在，少沾饮齕。遂乃弃之沟间，如蜉如蚁，掷之言外，如土如灰。絓隶帖战，无拳无勇，并随资峻级矣；凡豫台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阶矣。抚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声！

巨源竟不被申。

历佐诸王府，转羽林监。建元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以为余杭令。

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为尚书符荆州，巨源以此又望赏异，自此意常不满。高宗为吴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也。少从陈郡谢超宗学属文。好饮酒，拙涩乏风仪。宋建平王景素为南徐州，作《观法篇》，智深和之，见赏，辟为西曹书佐，贫无衣，未到职而景素败。后解褐为州祭酒。太祖为镇军时，丘巨源荐之于太祖，板为府行参军，除豫章王国常侍，迁

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

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智深告贫于豫章王，王曰："须卿书成，当相论以禄。"书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智深于鸲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智深迁为竟陵王司徒参军，坐事免。江夏王锋、衡阳王钧并善待之。

初，智深为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为愍孙，后慕荀粲，自改名，会稽贺乔讥之，智深于是著论。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与衣食。卒于家。

先是陈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学，亦为袁粲所知。著《晋书》未成，卒。

颍川庾铣，善属文，见赏豫章王，引至大司马记室参军，卒。

陆厥，字韩卿，吴郡吴人，扬州别驾闲子也。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奇。永明九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顾暠之表荐焉。州举秀才，王晏少傅主簿，迁后军行参军。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厥与约书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钧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怗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约答曰：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

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

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闲被诛，厥坐系尚方。寻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恸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于世。

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骁骑将军。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请。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

为始安王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慰祖辄辞拙，非朔望不见也。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帝欲试以百里，慰祖辞不就。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答曰：“诚惭韩伯休，何容二价。”买者又曰：“君但责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岂是我心乎？”

少与侍中江祀款，及祀贵，常来候之，而慰祖不往也。与丹阳丞刘沨素善，遥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沨谓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半未成。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夤、刘洋、裴揆。”又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时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约，琅邪临沂人也。父祖皆为郡守。逡之少礼学博闻。起家江夏王国常侍，大司马行参军，章安令，累至始安内史。不之官，除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令。升明末，右仆射王俭重儒术，逡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初，俭撰《古今丧服集记》，逡之难俭十一条。更撰《世行》五卷。转国子博士。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转通直常侍，骁骑将军，领博士、著作如故。出为宁朔将军、南康相，太中、光禄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浣，机案尘黑，年老，手不释卷。建武二年卒。

从弟圭之，有史学，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颢上启曰：“臣亡父故长水校尉圭之，籍素为基，依儒习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故太宰臣渊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毕，臣私门凶祸。不揆庸微，谨冒启上。凡五十卷，谓之《齐职仪》。仰希永升天阁，长铭秘府。”诏付秘阁。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冲之少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解褐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曰：

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谈、迁载述，彪、固列志，魏世注历，晋代《起居》，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书契以降，二千余稔，日月离会之征，星度疏密之验，专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然而古历疏舛，类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会。寻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以臣校之，三睹厥谬，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景，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

臣生属圣辰，询逮在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

改易者一：以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为多，经二百年辄差一日。节闰既移，则应改法，历纪屡迁，实由此条。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即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后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世姜岌以月蚀检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则七曜宿度，渐与舛讹。乖谬既著，辄应改易。仅合一时，莫能通远。迁革不已，又由此条。今令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

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其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在此岁。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上元之岁，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并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迟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气合而已，条序纷错，不及古意。今设法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群流共源，庶无乖误。

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悬象著明，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综核始终，大存缓密，革新变旧，有约有繁。用约之条，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顾非谬然。何者？夫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之为体，非不细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全求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非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万一可采，伏愿颁宣群司，赐垂详究。

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出为娄县令，谒者仆射。

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均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飓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太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焚

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

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冲之历法，启世祖施行，文惠寻薨，事又寝。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冲之解钟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世传谱学。孝武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敕渊注郭子。泰始初，辟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出为丹徒令。升明中，太祖嘉渊世学，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余姚令。未行，仍为义兴郡丞。永明初，转尚书外兵郎，历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子良使渊撰《见客谱》，出为句容令。

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

建武初，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求，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数年，始安王遥光板抚军谘议，不就，仍为北中郎参军。中兴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视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流分条

散，各以言区。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显宗之述傅毅，简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元规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谢庄之诔，起安仁之尘。颜延《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庄为允。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玮。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忽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赞曰：学亚生知，多识前仁。文成笔下，芬藻丽春。

列传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刘怀慰 裴昭明 沈宪 李圭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纵，风移百城，辅立幼主，思振民瘼。为政未期，擢山阴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乃捐华反朴，恭己南面，导民以躬，意存勿扰。以山阴大邑，狱讼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狱丞，与建康为比。永明继运，垂心治术。杖威善断，犹多漏网，长吏犯法，封刃行诛。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水旱之灾，辄加赈恤。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意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

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猝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

齐世善政著名表绩无几焉，位次迁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余则随以附焉。

傅琰，字季圭，北地灵州人也。祖邵，员外郎。父僧佑，安东录事参军。琰美姿仪，解褐宁蛮参军，本州主簿，宁蛮功曹。宋永光元年，补诸暨武康令，广威将军，除尚书左民郎，又为武康令，将军如故。除吴兴郡丞。泰始六年，迁山阴令。山阴，东土大县，难为长官，僧祐在县有称，琰尤明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迁尚书右丞。

遭母丧，居南岸，邻家失火，延烧琰屋，琰抱柩不动，邻人竞来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间，已被烟焰。服阕，除邵陵王左军谘议，江夏王录事参军。

太祖辅政，以山阴狱讼烦积，复以琰为山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不辨核，缚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无敢复为偷盗。琰父子并著奇绩，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

升明二年，太祖擢为假节、督益宁二州军事、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宋宁太守。建元元年，进号宁朔将军。四年，征骁骑将军，黄门郎。永明二年，迁建威将军、安陆王北中郎长史，改宁朔将军。明年，

徙庐陵王安西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丧西还，有诏出临。

临淮刘玄明亦有吏能，为山阴令，大著名绩。琰子□翊问之，玄明曰："我临去当告卿。"将别，谓之曰："作县唯日食一升飻，而莫饮酒。"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也。祖赍，给事中，监利侯。父望之，早卒。赍中庭橘树冬熟，子孙竞来取之，愿年数岁，独不取，赍及家人皆异之。元嘉末为国子生，再迁湘东王国常侍，转浔阳王府墨曹参军。明帝立，以愿儒吏学涉，兼蕃国旧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领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体肥憎风，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风起方面，辄先启闻。星文灾变，不信太史，不听外奏，敕灵台知星二人给愿，常直内省，有异先启，以相检察。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驱下殿，愿徐去无异容。以旧恩，少日中，已复召入。

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虽数忤旨，而蒙赏赐犹异余人。迁兼中书郎。

帝寝疾，愿常侍医药。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食数钵。谓扬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颇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贫素致之甚难。"帝甚悦。食逐夷积多，胸腹痞胀，气将绝。左右启饮数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犹至三升，水患积久，药不复效。大渐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愿以侍疾久，转正员郎。

出为晋平太守，在郡不治生产。前政与民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髯蛇胆，可为药，有饷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外山，经宿，复还故处。愿更令远，乃不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也。海边有越

王石，常隐云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观视，清彻无隐蔽。后琅邪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以母老解职，除后军将军。褚渊常诣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渊叹曰：“虞君之清，一至于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

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兄季为上虞令，卒，愿从省步还家，不待诏便归东。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愿尝事宋明帝，齐初宋神主迁汝阴庙，愿拜辞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经论问》，撰《会稽记》，文翰数十篇。

刘怀慰，字彦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为冠军长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怀慰初为桂阳王征北板行参军。乘民死于义嘉事难，怀慰持丧，不食醯酱，冬月不絮衣。养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义。复除邵陵王南中郎参军，广德令，尚书驾部郎。怀慰宗从善明等为太祖心腹，怀慰亦豫焉。沈攸之有旧，令为书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称善。除步兵校尉。

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京邑，议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归，乃治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上谓怀慰曰：“齐邦是王业所基，吾方以为显任。经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怀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垦废田二百顷，决沈湖灌溉。不受礼谒，民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旦食有余，幸不烦此。”因著《廉吏论》以达其意。太祖闻之，手敕褒赏。进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赐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与怀慰书曰：“胶东流化，颍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迁正员郎，领青冀二州中正。

怀慰本名闻慰，世祖即位，以与舅氏名同，敕改之。出监东阳郡，为吏民所安。还兼安陆王北中郎司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谓仆射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怀慰与济阳江淹、陈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献《皇德论》云。

裴昭明，河东闻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孙也。父骃，南中郎参军。昭明少传儒史之业，泰始中，为太学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纳征用玉璧虎皮，未详何所准据。”昭明议：“礼纳征，俪皮为庭实，鹿皮也。晋太子纳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虎豹皮各一。岂其谓婚礼不详。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言；熊

罴虽古，而婚礼所不及；圭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宜准的经诰。凡诸僻谬，一皆详正。”于是有司参议，加圭璋，豹熊罴皮各二。

元徽中，出为长沙郡丞，罢任，刺史王蕴谓之曰：“卿清贫，必无还资。湘中人士有须一礼之命者，我不爱也。”昭明曰：“下官忝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岂以鸿都之事仰累清风。”历祠部通直郎。

永明三年使虏，世祖谓之曰：“以卿有将命之才，使还，当以一郡相赏。”还为始安内史。郡民龚玄宣云神人与其玉印玉板书，不须笔，吹纸便成字，自称“龚圣人”，以此惑众。前后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狱治罪。及还，甚贫罄。世祖曰：“裴昭明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谙书，不知古人中谁比？”迁射声校尉。九年，复遣北使。

建武初为王玄邈安北长史、广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无所启奏，代还，责之。昭明曰：“臣不欲竞执关楗故耳。”昭明历郡皆有勤绩，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治产业。中兴二年卒。

从祖弟顗，字彦齐。少有异操。泰始中于总明观听讲，不让刘秉席，秉用为参军。升明末，为奉朝请。齐台建，世子裴妃须外戚谱，顗不与，遂分籍。太祖受禅，上表诽谤，挂冠去，伏诛。

沈宪，字彦璋，吴兴武康人也。祖说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参军。宪初应州辟，为主簿。少有干局，历临首、余杭令，巴陵王府佐，带襄令，除驾部郎。宋明帝与宪棋，谓宪曰：“卿，广州刺史才也。”补乌程令，甚著政绩。太守褚渊叹之曰：“此人方员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长于吏事，居官有绩。除正员郎，补吴令，尚书左丞。

升明二年，西中郎将晃为豫州，太祖擢宪为晃长史，南梁太守，行州事。迁豫章王谘议，未拜，坐事免官。复除安成王冠军、武陵王征虏参军，迁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职。迁王俭镇军长史。

武陵王晔为会稽，以宪为左军司马。太祖以山阴户众难治，欲分为两县。世祖启曰：“县岂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宪带山阴令，政声大著。孔稚珪请假东归，谓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宁朔将军。王敬则为会稽，宪仍留为镇军长史，令如故。

迁为冠军长史，行南豫州事，晋安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西阳王子明代为南兖州，宪仍留为冠军长史，太守如故，频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签刘道济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给，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赃私百万，为有司所奏，世祖怒，赐道济死。宪坐不纠，免官。寻复为长史、辅国将军，以疾去官。除散骑常侍，未拜，卒。当世称为良吏。

宪同郡丘仲起，先是为晋平郡，清廉自立。褚渊叹曰："见可欲心能不乱，此杨公所以遗子孙也。"仲起字子震，少为宪从伯领军寅之所知。宋元徽中，为太子领军长史，官至廷尉。卒。

李圭之，字孔璋，江夏钟武人也。父祖皆为县令。圭之少辟州从事。宋泰始初，蔡兴宗为郢州，以圭之为安西府佐，委以职事，清治见知。迁镇西中郎谘议，右军将军，兼都水使者。圭之历职称为清能，除游击将军，兼使者如故。转兼少府，卒。

先是，四年，荥阳毛惠素为少府卿，吏才强而治事清刻。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万。有谗惠素纳利者，世祖怒，敕尚书评贾，贵二十八万余，有司奏之，伏诛。死后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会稽山阴人也。祖季恭，光禄大夫，父灵运，著作郎。琇之初为国子生，举孝廉。除卫军行参军，员外郎，尚书三公郎。出为乌程令，有吏能。还迁通直郎，补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治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

迁尚书左丞，又以职事知名。转前军将军，兼少府。迁骁骑将军，少府如故。出为宁朔将军、高宗冠军征虏长史、江夏内史。还为正员常侍，兼左民尚书、廷尉卿。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除武陵王前军长史，未拜，仍出为辅国将军，监吴兴郡，寻拜太守，治称清严。

高宗辅政，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隆昌元年，迁琇之为宁朔将军、晋熙王冠军长史，行郢州事，江夏内史。琇之辞，不许。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也。魏晋为吏，稍与汉乖，苛猛之风虽衰，而仁爱之情亦减。局以峻法，限以常条，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期月之望已求治术。先公后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国，于物非

难；期之救过，所利苟免。且目见可欲，嗜好方流，贪以败官，取与违义，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辩伪，诚俟异识，垂名著绩，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于此也。

赞曰：蒸蒸小民，吏职长亲。棼乱须理，恤隐归仁。枉直交瞀，宽猛代陈。伊何导物，贵在清身。

列传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绍 顾欢 臧荣绪 何求 刘虬 庾易 宗测 杜京产 沈飚士 吴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语默之谓也。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隐避纷纭，情迹万品。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示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故尧封有非圣之人，孔门谬鸡黍之客。次则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或虑全后悔，事归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泽。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戒。求志达道，未或非然；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故樊英就征，不称李固之望；冯恢下节，见陋张华之语。期之尘外，庶以弘多。若今十余子者，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斯逸民之轨操，故缀为《高逸篇》云尔。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襜，征虏参军。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数言而退。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于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君当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僧达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民，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征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稚圭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给事中。僧绍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明经有儒术。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淮北没虏，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征通

直郎，不就。

升明中太祖为太傅，教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旍币之礼，征为记室参军，不至。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僧绍乏粮食，随庆符之郁洲，住弇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诏曰："朕侧席思士，载怀尘外。齐郡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幽贞之操宜加贲饰。"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其后与崔祖思书曰："明居士标意可重，吾前旨竟未达邪？小凉欲有讲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与庆符俱归。"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

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太祖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虽不相接，有时通梦。"遗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僧绍闻沙门释僧远风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见之。僧远问僧绍曰："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僧绍曰："山薮之人，政当凿坏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绍，称疾不肯见。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传家业。

僧绍长兄僧胤，能玄言。宋世为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学，宋孝武见之，迎颂其名，时人以为荣。泰始初，为青州刺史。

庆符，建元初为黄门。

僧胤子惠照，元徽中为太祖平南主簿，从拒桂阳，累至骠骑中兵，与荀伯玉对领直。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上许为益州，未迁，卒。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也。祖赳，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母年老，躬耕诵书，夜则燃糠自照。同郡顾顗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之，并受经句。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篇》不复讲。

太祖辅政，悦欢风教，征为扬州主簿，遣中使迎欢。及践阼，乃至。欢称“山谷臣顾欢”，上表曰：“臣闻举网提纲，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是以汤、武得势师道则祚延，秦、项忽道任势则身戮。夫天门开阖，自古有之，四气相新，絺裘代进。今火泽易位，三灵改宪，天树明德，对时育物，搜扬仄陋，野无伏言。是以穷谷愚夫，敢露偏管，谨删撰《老氏》，献《治纲》一卷。伏愿稽古百王，斟酌时用，不以刍荛弃言，不以人微废道，则率土之赐也，微臣之幸也。幸赐一疏，则上下交泰，虽不求民而民悦，不祈天而天应。应天悦民，则皇基固矣。臣志尽幽深，无与荣势，自足云霞，不须禄养。陛下既远见寻求，敢不尽言。言既尽矣，请从此退。”

是时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曰：“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元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贫富相辉，捐源尚末。陛下宜发明诏，吐德音，布惠泽，禁邪伪，薄赋敛，省徭役，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变历运之化，应质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鸱枭之巢，青丘为狐兔之窟，虐害逾纪，残暴日滋。鬼泣旧泉，人悲故壤，童孺视编发而惭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领之望，下吊氓黎倾首之勤，授钺卫、霍之将，遗策萧、张之师，万道俱前，穷山荡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倾，渤海不足饮而竭，岂徒残寇尘灭而已哉！”

上诏曰：“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伫梦岩滨，垂精管库，旰食萦怀，其勤至矣。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或至自丘园，或越在冗位，并能献书金门，荐辞凤阙，辨章治体，有协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详择所宜，以时敷奏。欢近已加旍贲，思效可付选铨序，以显谠言。”欢东归，上赐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诏征欢为太学博士，同郡顾黯为散骑郎。黯字长孺，有隐操，与欢俱不就征。

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初元嘉末，出都寄住东府，忽题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东归。后太初弑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将终，赋诗言志云：“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克死日，卒于剡山，身体柔软，时年六十四。还葬旧墓，木连理出墓侧，县令江山图表状。世祖诏欢诸

子撰欢《文议》三十卷。

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欢著《夷夏论》曰：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两标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

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

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

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嚯鸟聒，何足述效。

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宋司徒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之，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炳斯瑞。

又老、庄、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凭释遗法，盗牛窃善，反以成蠹。检究源流，终异吾党之为道耳。

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为礼，不慕蹲坐为恭，道以三绕为虔，不尚踞傲为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在华，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创吴，革化戎夷，不因旧俗。岂若舟车，理无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教风自殊，无患其乱。

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符合之唱，自由臆说。

又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

欢答曰：

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

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

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请问所异，归在何许？若以翦落为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为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明僧绍《正二教论》以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园。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赡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执之执执大象。但物有八万四千行，说有八万四千法。法乃至于无数，行亦逮于无央。等级随缘，须导归一。归一曰回向，向正即无邪。邪观既遣，亿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终不能尽，岂可思议。"

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以示太子仆周颙。颙难之曰："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位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乙耳。驱驰佛道，无免二末。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复文多不载。

欢口不辩，善于著笔。著《三名论》，甚工，钟会《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始兴人卢度，亦有道术。少随张永北征。永败，虏追急，阻淮水不得过。度心誓曰：“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盾流来，接之得过。后隐居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鱼次第来，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与亲友别。永明末，以寿终。

初，永明三年，征骠骑参军顾惠胤为司徒主簿。惠胤，宋镇军将军觊之弟子也。闲居养志，不应征辟。

臧荣绪，东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国子助教。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后，乃著《嫡寝论》，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甘珍未尝先食。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举秀才，不就。

太祖为扬州，征荣绪为主簿，不到。司徒褚渊少时尝命驾寻之，建元中启太祖曰：“荣绪，朱方隐者。昔臧质在宋，以国戚出牧彭岱，引为行佐，非其所好，谢疾求免。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史》十帙，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臣岁时往京口，早与之遇。近报其取书，始方送出，庶得备录渠阁，采异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荣绪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

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居丹徒。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不应州府辟。宋太始中，征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性清约，独处一室，稀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弟子以业传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余条。上甚悦，宝爱之。遗诏以经本入玄宫。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庐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铄，宜都太守。求元嘉末为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军卫军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参军，抚军主簿，太子洗马，丹阳、吴郡丞。清退无嗜欲。又除征北参军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还吴葬旧墓。除中书郎，

不拜。仍住吴，居波若寺，足不逾户，人莫见其面。明帝崩，出奔国哀，除为司空从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时寄住南涧寺，不肯诣台，乞于寺拜受，见许。一夜忽乘小船逃归吴，隐虎丘山，复除黄门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为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

初，求母王氏为父所害，求兄弟以此无宦情。

求弟点，少不仕。宋世征为太子洗马，不就。隐居东离门卞望之墓侧。性率到，鲜狎人物。建元中，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外家。'欲俭候之，知不可见，乃止。永明元年，征中书郎。豫章王命驾造门，点从后门逃去。竟陵王子良闻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议。"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点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乐不隔也。永元中，京师频有军寇，点尝结裳为袴，与崔慧景共论佛义，其语默之迹如此。

点弟胤，有儒术，亦怀隐遁之志。所居宅名为小山。隆昌中为中书令，以皇后从叔见亲宠。明帝即位，胤卖园宅，将遂本志。建武四年为散骑常侍、巴陵王师，闻吴兴太守谢朏致仕，虑后之，于是奉表不待报而去，隐会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弹胤，然发优诏焉。永元二年，征散骑常侍，太常卿。

刘虬，字灵预，南阳涅阳人也。旧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断谷，饵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遣书礼请，虬等各修笺答而不应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

竟陵王子良致书通意。虬答曰："虬四节卧病，三时营灌，畅余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宁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进不研机入玄，无洙泗稷馆之辩；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间树下之节。远泽既洒，仁规先著。谨收樵牧之嫌，敬加轼蛙之义。"

虬精信释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以江陵西沙洲去人远，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昼有白云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气及磬声，其日卒。年五十

八。

刘昭与虬同宗，州辟祭酒从事不就，隐居山中。

庾易，字幼简，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属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骥，安西参军。易志性恬隐，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为骠骑参军，不就。临川王映临州，独重易，上表荐之，饷麦百斛。易谓使人曰："民樵采麋鹿之伍，终其解毛之衣；驰骋日月之车，得保自耕之禄。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辞不受。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以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彖钦其风，通书致遗。易以连理机竹翘书格报之。建武二年，诏复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宋征士炳孙也。世居江陵。测少静退，不乐人间。叹曰："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为美谈，余窃有惑。诚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鲤，但当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禄，忧人重事乎？"

州举秀才，主簿，不就。骠骑豫章王征为参军，测答府召云："何为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母丧，身负土植松柏。豫章王复遣书请之，辟为参军。测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

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测长子官在京师，知父此旨，便求禄还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测无所受。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炳旧宅。

鱼复侯子响为江州，厚遣赠遗。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子响命驾造之，测避不见。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测不得已，巾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尚书令王俭饷测蒲褥。顷之，测送弟丧还西，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唯与同志庾易、刘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刺史随王子隆至镇，遣别驾宗哲致劳问，测笑曰："贵贱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征为司徒主簿，不就。卒。

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为妙作。颇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又

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庐山记。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泽。与刘虬俱以骠骑记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赞府，豫章王辟别驾，并不就。永明中，与刘虬同征为通直郎，和帝中兴初，又征为谘议，并不就。寿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唐人。杜子恭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觊，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款交。郡召主簿，州辟从事，称疾去。除奉朝请，不就。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太祖遣儒士刘瓛入东为晔讲说，京产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为瓛生徒下食，其礼贤如此。孔稚珪、周颙、谢抃并致书以通殷勤。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悰、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产曰："窃见吴郡杜京产，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于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于太平。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余载。虽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谓宜释巾幽谷，结组登朝，则岩谷含欢，薜萝起抃矣。"不报。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京产曰："庄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

会稽孔道征，守志业不仕，京产与之友善。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沈飓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飓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飓士应选。尚之谓子偃曰："山薮故有奇士也。"少时，飓士称疾归乡，更不与人物通。养孤兄子，义著乡曲。或劝飓士仕，答曰："鱼县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世。太守孔山士辟，不应。宗人徐州刺史昙庆、侍中怀文、左率勃来候之，飓士未尝答也。隐居馀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飓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

征北张永为吴兴，请飓士入郡。飓士闻郡后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数月。永欲请为功曹，使人致意。飓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必欲饰浑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虽不敏，请附高节，有蹈东海而死尔。”永乃止。

升明末，太守王奂上表荐之，诏征为奉朝请，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又表荐飓士义行，曰：“吴兴沈飓士，英风夙挺，峻节早树，贞粹禀于天然，综博生乎笃习。家世孤贫，藜藿不给，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挟琴采薪，行歌不辍。长兄早卒，孤侄数四，摄尪鞠稚，吞苦推甘。年逾七十，业行无改。元嘉以来，聘召仍叠。玉质逾洁，霜操日严。若使闻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规于边鄙，播圣泽于荒垂。”诏又征为太学博士；建武二年，征著作郎；永元二年，征太子舍人；并不就。

飓士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飓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嘿之所致也。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伪，乃自作终制。年八十六，卒。

同郡沈俨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昙庆子，亦不仕。征太子洗马，永明元年，征中书郎。三年，又诏征前南郡国常侍沈摐为著作郎，建武二年。征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征通直郎。摐字处默，宋领军寅之兄孙也。

吴苞，字天盖，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余年。隆昌元年，诏曰：“处士濮阳吴苞，栖志穹谷，秉操贞固，沈情味古，白首弥厉。征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立馆，自刘瓛卒后，学者咸归之。以寿终。

鲁国孔嗣之，字敬伯。宋世与太祖俱为中书舍人，并非所好，自庐陵郡去官，隐居钟山，朝廷以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伯珍少孤贫，书竹叶及地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读书不辍。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

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昙生、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征士沈俨造膝谈论，申以素交。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

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趋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后汉龙丘苌隐处也。山多龙须柽柏，望之五采，世呼为妇人岩。二年，伯珍移居之。门前生梓树，一年便合抱；馆东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尔而灭；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论者以为隐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议曹从事，不就。家甚贫窭，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对，时人呼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

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官至给事中。

又同郡楼惠明，有道术。居金华山，禽兽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闻之，敕出住华林园，除奉朝请，固乞不受，求东归。永明三年，忽乘轻舟向临安县，众不知所以。寻而唐宇之贼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蒋山，又求归，见许。世祖敕为立馆。

史臣曰：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释。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出，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鸽。从横之教，所贵权谋，天口连环，归乎适变；今则一音万解，无待户说，四辩三会，咸得吾师。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则五时所宣，于何不尽。农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艺九谷；今则郁单粳稻，已异阎浮，生天果报，自然饮食。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道俗对校，真假将雠。释理奥藏，无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若夫神道应现之力，

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而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世情去就，有此二学，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详寻两教，理归一极。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门。鸡鸣为善，未必余庆；脍肉东陵，曾无厄祸。身才高妙，郁滞而靡达；器思庸卤，富厚以终生。忠反见遗，诡乃获用。观此而论，近无罪福，而业有不定，著自经文，三报开宗，斯疑顿晓。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

赞曰：含贞抱朴，履道敦学。惟兹潜隐，弃鳞养角。

列传第三十六 孝义

○崔怀填 公孙僧远 吴欣之 韩系伯 孙淡 华宝 韩灵敏 封延伯 吴达之 王文殊 朱谦之 萧睿明 乐颐 江泌 杜栖 陆绛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人之含孝禀义，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学至。迟遇为用，不谢始庶之法；骄慢之性，多惭水菽之享。夫色养尽力，行义致身，甘心垅亩，不求闻达，斯即孟氏三乐之辞，仲由负米之叹也。通乎神明，理缘感召。情浇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内德者所以寄心，怀仁者所以标物矣。埋名韫节，鲜或昭著，纪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怀慎，清河东武城人也。父邪利，鲁郡太守，宋元嘉中没虏。怀慎与妻房氏笃爱，闻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邪利后仕虏中书，戒怀慎不许如此，怀慎得书更号泣。怀填从叔模为荥阳太守，亦同没虏，模子虽居处改节，而不废婚宦。大明中，怀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孙北使，虏问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归命，二家子侄，出处不同，义将安在？"元孙曰："王尊驱骥，王阳回车，欲令忠孝并弘，臣子两节。"泰始初，淮北陷没，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怀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时已卒，怀慎绝而后苏。载丧还青州，徒跣冰雪，土气寒酷，而手足不伤，时人以为孝感。丧毕，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归，而弟亦已亡。怀慎孤贫独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治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谷饥贵，僧远省餐减食以供母及伯。弟亡，无以葬，身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名闻郡县。太祖即位，遣兼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远等二十三人，诏并表门闾，蠲租税。

吴欣之，晋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为武进县戍，随王诞起义，太初遣军主华钦讨之，吏民皆散，尉之独留，见执将死。欣之诣钦乞代弟命，辞泪哀切，兄弟皆见原。建元三年，有诏蠲表。

永明初，广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争死，太守刘悛表以闻。

韩系伯，襄阳人也。事父母谨孝。襄阳土俗，邻居种桑树于界上为志，系伯以桑枝荫妨他地，迁界上开数尺，邻畔随复侵之，系伯辄更改

种。久之，邻人惭愧，还所侵地，躬往谢之。建元三年，蠲租税，表门闾。以寿终。

孙淡，太原人也。居长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为期。母哀之，后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领湘州，辟骠骑行参军。建元三年，蠲租税，表门闾。卒于家。

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虏，豪殁。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艰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丧而死，天生终身不食鱼肉。与弟有恩义。

又同郡刘怀胤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衣絮帛，不食盐菜。建元三年，并表门闾。

韩灵敏，会稽剡人也。早孤，与兄灵珍并有孝性。寻母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瓜半亩，朝采瓜子，暮已复生，以此遂办葬事。灵珍亡，无子，妻卓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灵敏事之如母。

晋陵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值岁饥，母老病笃，赵诣乡里自卖，言辞哀切，乡里怜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贰。

义兴蒋隽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杀，乃止。建元三年，诏蠲租赋，表门闾。

永明元年，会稽永兴吴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衣食以贻里中饥饿者，邻里求借，未尝违。同里陈穰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氏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阴，丁为买棺器，自往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左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冢椁。有三调不登者，代为输送。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

又广陵徐灵礼妻遭火救儿，与儿俱焚死。太守刘悛以闻。

又会稽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无所知，父笃癃病，母不安其室。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多欲取为妇，长女自伤茕独，誓不肯行。祖父母寻相继卒，三女自营殡葬，为庵舍墓侧。

又永兴概中里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县令何昙秀不以闻。

又诸暨东湾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罗，昼樵采，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闻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谓是妖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试治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治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肯嫁，为山贼劫杀。县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则不以闻。

建武三年，吴兴乘公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及兄公愿、乾伯并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娶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明帝诏为其二子婚，表门闾，复徭役。

吴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执妇业。宋升明中，孙昙瓘谋反亡命，褚谓其子僧简曰："孙越州先姑之姊子，与汝父亲则从母兄弟，交则义重古人。逃窜脱不免，汝宜收之。"昙瓘寻伏法，褚氏令僧简往敛葬。年七十余，永明中卒。僧简在都，闻病驰归，未至而褚已卒，将殡，举尸不起，寻而僧简至焉。

封延伯，字仲琏，渤海人也。有学行，不与世人交，事寡嫂甚谨。州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后乃仕。垣崇祖为豫州，启太祖用为长史，带梁郡太守。以疾自免，侨居东海，遂不至京师。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兴陈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荣兴、文献叔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阳黑头疏从四世同居，并共衣食。诏表门闾，蠲租税。又蜀郡王续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诏表门闾，蠲调役。

吴达之，义兴人也。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之同财共宅。郡命为主簿，固以让兄。又让世业旧田与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闲废。建元三年，诏表门闾。

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自少与兄同处一帐，兄亡，以帐施灵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寝见色。兄将葬，邻人嘉其义，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亡者余物以为家财。"后遭母丧，几至毁灭。扬州刺史豫章王辟为议曹从事。年五十卒。

又有何伯玙，弟幼玙，俱厉节操。养孤兄子，及长为婚，推家业尽与之。安贫枯槁，诲人不倦，乡里呼为人师。郡守下车，莫不修谒。永明十一年，伯玙卒。幼玙少好佛法，翦落长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并八十余。

王文殊，吴兴故鄣人也。父没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余年。太守谢抃板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纟宁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婚义灭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傥降甄异之恩，榜其闾里"。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

朱谦之，字处光，吴郡钱唐人也。父昭之，以学解称于乡里，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县令申灵勖表上，别驾孔稚圭、兼记室刘璡、司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曰："礼开报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之制。谦之挥刃酬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杀之，则成当世罪人；宥而活之，即为盛朝孝子。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张绪、陆澄，是其乡旧，应具来由。融等与谦之并不相识，区区短见，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时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张绪、尚书陆澄并表论其事，世祖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吴兴沈摐闻而叹曰："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选之字处林，有志节，著《辩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参军。

萧睿明，南兰陵人。领军将军谌从祖兄弟也。父孝孙，左军。睿明初仕员外殿中将军，少有至性，奉亲谨笃。母病躬祷，夕不假寐，及亡，不胜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诏曰："龙骧将军、安西中兵参军、松滋令萧睿明，爱敬淳深，色养尽礼，丧过乎哀，遂致毁灭。虽未达圣教，而一至可愍。宜加荣命，以矜善人。可赠中书郎。"

乐颐，字文德，南阳涅阳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谨，仕为京府参军。父在郢州病亡，颐忽思父涕泣，因请假还，中路果得父凶问。颐便徒跣号咷，出陶家后渚，遇商人附载西上，水浆不入口数日。尝遇病，与母隔壁，忍痛不言，啮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尝往候，颐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弟预亦孝，父临亡，执其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预悲感闷绝，吐血数升，遂发病。官至骠骑录事。隆昌末，预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至今齿冷。"孝嗣心甚纳之。建武中为永世令，民怀其德。卒官。有一老妪行担斛蔌叶将诣市，闻预死，弃担号泣。

雁门解仲恭，亦侨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纤豪财利，辄与兄弟平分。母病经时不差，入山采药，遇一老父语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际高树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见。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犹有识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也。父亮之，员外郎。泌少贫，昼日斫屦，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义，衣弊，恐虱饥死，乃复取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母亡后，以生阙供养，遇鲑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吏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亲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领国子助教。乘牵车至染乌头，见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世祖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建武中，明帝害诸王后，泌忧念子琳，诣志公道人问其祸福。志公覆香炉灰示之曰："都尽，无所余。"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泪尽，继之以血。亲视殡葬，乃去。时广汉王侍读严桓之亦哭王尽哀。泌寻卒。泌族人兖州治中泌，黄门郎悆子也。与泌同名。世谓泌为"孝江泌"以别之。

杜栖，字孟山，吴郡钱唐人，征士京产子也。同郡张融与京产相

友，每相造言论，栖常在侧。融指栖曰：“昔陈太丘之召元方，方之为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贵。”栖出京师，从儒士刘瓛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名儒贵游多敬待之。中书郎周颙与京产书曰：“贤子学业清标，后来之秀。嗟爱之怀，岂知云已。所谓人之英彦，若己有之也。”刺史豫章王闻其名，辟议曹从事，仍转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数致礼接。国子祭酒何胤治礼，又重栖，以为学士，掌婚冠仪。以父老归养，怡情垅亩。栖肥白长壮，及京产疾，旬日间便皮骨自支。京产亡，水浆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罢哭，不食盐菜。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朔望节岁，绝而复续，吐血数升。时何胤、谢朏并隐东山，遗书敦譬，诫以毁灭。至祥禫，暮梦见其父，恸哭而绝。初，胤兄点见栖叹曰：“卿风韵如此，虽获嘉誉，不永年矣。”卒时年三十六。当世咸嗟惜焉。

建武二年，剡县有小儿，年八岁，与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儿犹恶，不令其知。小儿疑之，问云：“母尝数问我病，昨来觉声羸，今不复闻，何谓也？”因自投下床，匍匐至母尸侧，顿绝而死。乡邻告之县令宗善才，求表庐，事竟不行。

陆绛，字魏卿，吴郡人也。父闲，字遐业，有风概，与人交，不苟合。少为同郡张绪所知，仕至扬州别驾。明帝崩，闲谓所亲曰：“宫车晏驾，百司将听于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难将至矣。”乃感心疾，不复预州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反，事败，闲以纲佐被召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预逆谋，未及报，徐世檦令杀之。绛时随闲，抱闲颈乞代死，遂并见杀。

史臣曰：浇风一起，人伦毁薄，抑引之教徒闻，圭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长移忠，傥非行举，姜桂辛酸，容迁本质。而旌闾变里，问饩存牢，不过鳏寡齐矜，力田等劝。其于扶奖名教，未为多也。

赞曰：孝为行首，义实因心。白华秉节，寒木齐心。

列传第三十七 幸臣

○纪僧真 刘系宗 茹法亮 吕文显 吕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幸臣一星，列于帝座。经礼立教，亦著近臣之服。亲幸之义，其来已久。爰自衰周，侯伯专命，桓、文霸主，至于战国，宠用近习，不乏于时矣。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迄于魏、晋，世任权重，才位稍爽，而信幸唯均。

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陈准归任上司，荀勖恨于失职。《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元帝用琅邪刘超，以谨慎居职。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倖矣。

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幸臣篇》，以继前史之末云。

纪僧真，丹阳建康人也。僧真少随逐征西将军萧思话及子惠开，皆被赏遇。惠开性苛，僧真以微过见罚，既而委任如旧。及罢益州还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谨。惠开临终叹曰："纪僧真方当富贵，我不见也。"乃以僧真托刘秉、周颙。初，惠开在益州，土反，被围危急，有道人谓之曰："城围寻解。檀越贵门后方大兴，无忧外贼也。"惠开密谓僧真曰："我子弟见在者，并无异才。政是道成耳。"僧真忆其言，乃请事太祖。随从在淮阴，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而白之。太祖曰："诗人采萧，萧即艾也。萧生断流，卿勿广言。"其见亲如此。

元徽初，从太祖顿新亭，拒桂阳贼。萧惠朗突入东门，僧真与左右共拒战。贼退，太祖命僧真领亲兵，游逻城中。事宁，除南台御史、太

祖领军功曹。上将废立，谋之袁粲、褚渊。僧真启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默己，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太祖纳之。

太祖欲度广陵起兵，僧真又启曰：“主上虽复狂衅，虐加万民，而累世皇基，犹固盘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明公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胜，则应北走胡中，窃谓此非万全策也。”上曰：“卿顾家，岂能逐我行耶。”僧真顿首称无贰。升明元年，除员外郎，带东武城令。寻除给事中、邵陵王参军。

太祖坐东府高楼，望石头城，僧真在侧。上曰：“诸将劝我诛袁、刘，我意不欲便尔。”及沈攸之事起，从太祖入朝堂。石头反夜，太祖遣众军掩讨。宫城中望石头火光及叫声甚盛，人怀不测。僧真谓众曰：“叫声不绝，是必官军所攻。火光起者，贼不容自烧其城，此必官军胜也。”寻而启石头平。

上出顿新亭，使僧真领千人在帐内。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初，上在淮阴治城，得古锡趺，大数尺，下有篆文，莫能识者。僧真曰：“何须辨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九锡之征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将拜齐公，已克日，有杨祖之谋于临轩作难。僧真更请上选吉辰，寻而祖之事觉。上曰：“无卿言，亦当致小狼狈，此亦何异呼沲之冰。”转齐国中书舍人。

建元初，带东燕令，封新阳县男，三百户。转羽林监，加建威将军，迁尚书主客郎，太尉中兵参军，令如故。复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遗诏，永明元年，丁父丧，起为建威将军，寻除南泰山太守，又为舍人，本官如故。领诸王第事。

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诸权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骑校尉，余官如故。出为建武将军，建康令。还除左右郎将，泰山太守。加先驱使。寻除前军将军，遭母丧，开冢得五色两头蛇。世祖崩，僧真号泣思慕。明帝以僧真历朝驱使，建武元年，除游击将军，兼司农，待之如旧。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启进其弟僧猛为镇蛮护军、晋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农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为庐陵长内史，年五十五，卒。

宋世道人杨法持，与太祖有旧。元徽末，宣传密谋。升明中，以为

僧正。建元初，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三百户。二年，虏围朐山，遣法持为军主，领支军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将客，夺其鲑禀，削封。卒。

刘系宗，丹阳人也。少便书画，为宋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沈庆之赦系宗，以为东宫侍书。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封始兴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带秣陵令。

太祖废苍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开，是卿尽力之日。"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除羽林监，转步兵校尉。仍除龙骧将军，出为海盐令。太祖即位，除龙骧将军、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宁朔将军，令如故。寻转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母丧自解，起为宁朔将军，复本职。

四年，白贼唐宇之起，宿卫兵东讨，遣系宗随军慰劳，遍至遭贼郡县。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还复民伍。系宗还，上曰："此段有征无战，以时平荡，百姓安□怗，甚快也。"赐系宗钱帛。上欲修治白下城，难于动役。系宗启谪役在东民丁随宇之为逆者，上从之。后车驾讲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刘系宗为国家得此一城。"

永明中，虏使书常令系宗题答，秘书书局皆隶之。再为少府，迁游击将军、鲁郡太守。郁林即位，除骁骑将军，仍除宁朔将军、宣城太守。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为小史，历斋干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法亮忧惧，因缘启出家得为道人。明帝初罢道，结事阮佃夫，用为兖州刺史孟次阳典签。累至太祖冠军府行参军。元徽初，除殿中将军，为晋熙王郢州典签，除长兼殿中御史。

世祖镇盆城，须旧驱使人，法亮求留为上江州典签，除南台御史，带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于承奉，稍见委信。从还石头。建元初，度东宫主书。除奉朝请，补东宫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为中书通事舍人。除员外郎，带南济阴太守。永明元年，除龙骧将军。明年，诏

曰："茹法亮近在盆城，频使衔命，内宣朝旨，外慰三军。义勇齐奋，人百其气。险阻艰难，心力俱尽。宜沾茅土，以甄忠绩。"封望蔡县男，食邑三百户。转给事中，羽林监。七年，除临淮太守，转竟陵王司徒中兵参军。

巴东王子响于荆州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劳，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赏处分，皆称敕断决。军还，上悔诛子响，法亮被责。少时，亲任如旧。

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兴元年，为前军将军。延昌殿为世祖阴室，藏诸御服。二少帝并居西殿，高宗即位住东斋，开阴室出世祖白纱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除游击将军。高武旧人鲜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见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则事平，法亮复受敕宣慰。出法亮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吕文显，临海人也。初为宋孝武斋干直长。升明初为太祖录尚书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监，带兰陵丞、令，龙骧将军，秣陵令。封刘阳县男。永明元年，除宁朔将军，中书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显治事以刻核被知。三年，带南清河太守。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四方饷遗，岁各数百万，并造大宅，聚山开池。五年，为建康令，转长水校尉，历带南泰山、南谯太守，寻为司徒中兵参军，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迁左中郎将，南东莞太守，右军将军。高宗辅政，以文显守少府，见任使。历建武、永元之世，尚书右丞，少府卿。卒。

吕文度，会稽人，宋世为细作金银库吏，竹局匠。元徽中为射雉典事，随监莫修宗上郢。世祖镇盆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军队杂役，以此见亲。从还都，为石头城监，仍度东宫。世祖即位，为制局监，位至员外郎，带南濮阳太守。殿内军队及发遣外镇人，悉关之，甚有要势。故世传越州尝缺，上觅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启其所知费延宗合旨，上即以为刺史。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上性尊严，吕文显尝在殿侧咳声高，上使茹法亮训诘之，以为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隶莫敢有言也。时茹法亮掌杂驱使簿，及宣通密敕；吕文显掌谷帛事；其余舍人无别任。虎贲中郎将潘敞掌监功作。上使造禅灵寺新成，车驾临视，甚悦。敞喜，要吕文显私登寺南门

楼，上知之，系敞上方，而出文显为南谯郡，久之乃复。

济阳江瞿昙、吴兴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无权利。徽孚粗有笔札。建武中文诏多其辞也。官至黄门郎。

史臣曰：中世已来宰御天下，万机碎密，不关外司，尚书八座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咸皆冠冕搢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关宣所寄，属当有归，通驿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环缨敛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兰槛而高眄，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因城社之固，执开壅之机。长主君世，振裘持领，赏罚事殷，能不逾漏，宫省咳唾，义必先知。故能窥盈缩于望景，获骊珠于龙睡。坐归声势，卧震都鄙。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专典兵力，云陛天居，互设兰锜，羽林精卒，重屯广卫。至于元戎启辙，式候还麾，遮迾清道，神行案辔，督察来往，驰骛辇毂，驱役分部，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禀，卖弄文符，捕叛追亡，长戍远谪；军有千龄之寿，室无百年之鬼。害政伤民，于此为蠹。况乎主幼时昏，其为谗慝，亦何可胜纪也！

赞曰：恩泽而侯，亲幸为旧。便烦左右，既贵且富。

列传第三十八 魏虏

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

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隆安元年，圭破慕容宝于中山，遂有并州，僭称魏，年号天赐。追谥犍烈祖文平皇帝。圭死，谥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号太常，死，谥明元皇帝。子寿，字佛狸，代立，年号太平真君。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寿死，谥太武皇帝。立晃子浚，字乌雷直勤，年号和平。追谥晃景穆皇帝。浚死，谥文成皇帝。子弘，字万民，立，年号天安。景和九年，伪太子宏生，改年为皇兴。

什翼圭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初，姚兴以塞外虏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领五部胡，屯大城，姚泓败后，入长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为皇后。义熙中，仇池公杨盛表云"索虏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孙昔妾媵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

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柏，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勤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

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絙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彩□宪，无幢络。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

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水，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

泰始五年，万民禅位子宏，自称太上皇。宏立，号延兴元年。至六年，万民死，谥献文皇帝。改号为承明元年，是岁元徽四年也。祖母冯氏，黄龙人，助治国事。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一云冯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冯氏，浚以为妾，独得全焉。明年丁巳岁，改号太和。

宋明帝末年，始与虏和好。元徽升明之世，虏使岁通。建元元年，伪太和三年也。宏闻太祖受禅，其冬，发众遣丹阳王刘昶为太师，寇

司、豫二州。明年，诏遣众军北讨。宏遣大将郁豆眷、騕长命攻寿阳及钟离，为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将军周盘龙、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伪南部尚书托跋等向司州，分兵出兖、青界，十万众围朐山，戍主玄元度婴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遣子奂领兵助之。城中无食，绍之出顿州南石头亭，隔海运粮柴供给城内。虏围断海道，缘岸攻城，会潮水大至，虏褭溺，元度出兵奋击，大破之。台遣军主崔灵建、杨法持、房灵民万余人从淮入海，船舰至夜各举两火，虏众望见，谓是南军大至，一时奔退。

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时世祖在东宫，书与元度曰："努力成臂上之相也。"虏退，上议加封爵，元度归功于绍之，绍之又让，故并见寝。上乃擢绍之为黄门郎。郁州呼石头亭为平虏亭。绍之字子绪，范阳人，自云卢谌玄孙。宋大明中，预攻广陵，勋上，绍之拔迹自投，上以为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禄大夫。永明八年卒。

三年，领军将军李安民、左军将军孙文显与虏军战于淮阳，大败之。初，虏寇至，缘淮驱略，江北居民犹惩佛狸时事，皆惊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一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洌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洲置一军，蔡州置五军，长芦置三军，菰浦置二军，徐浦置一军，内外悉班阶赏，以示威刑。

伪昌黎王冯莎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说莎云："诸蛮皆响应。"莎至，蛮竟不动。莎大怒，于淮边猎而去。及寿春摧败，朐山不拔，虏主出定州，大治道路。声欲南行，不敢进。乃与伪梁郡王计曰："兵出彭、泗间，无复斗志，要当一两战得还归。"既于淮阳被破，一时奔走。青、徐间赴义民，先是或抄虏运车，更相杀掠，往往得南归者数千家。

上未遑外略，以虏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怀，遣后军参军车僧朗北使。虏问僧朗曰："齐辅宋日浅，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亲当革禅；魏、晋匡辅，贻厥子孙。岂二圣促促于天位，两贤谦虚以独善？时宜各异，岂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己应物。"虏又问："齐主悉有何功业？"僧朗曰："主上圣性宽仁，天识弘远。少为宋文皇所器遇，入参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东平刘子房、张淹，北讨薛索儿，兼掌军国，豫司顾命。宋桂阳、建平二王阻兵内侮，一麾殄灭。苍梧王反道败德，有过桀、纣，远遵伊、霍，行废立之事。袁粲、刘秉、沈攸之同恶相济，又秉旄杖钺，大定凶党。戮力佐时，四十余载，经纶夷险，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谓物无异议。"虏又问："南国无复齐

土，何故封齐？”僧朗曰：“营丘表海，实为大国。宋朝光启土宇，谓是吕尚先封。今淮海之间，自有青、齐，非无地也。”又问：“苍梧何故遂加斩戮？”僧朗曰：“苍梧暴虐，书契未闻，武王斩纣，悬之黄钺，共是所闻，何伤于义？”升明中，北使殷灵诞、苟昭先在虏，闻太祖登极，灵诞谓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及虏寇豫州，灵诞因请为刘昶司马，不获。僧朗至北，虏置之灵诞下，僧朗立席言曰：“灵诞昔是宋使，今成齐民。实希魏主以礼见处。”灵诞交言，遂相忿詈，调虏曰：“使臣不能立节本朝，诚自惭恨。”刘昶赂客解奉君于会刺杀僧朗，虏即收奉君诛之，殡敛僧朗，送丧随灵诞等南归，厚加赠赙。世祖践阼，昭先具以启闻，灵诞下狱死，赠僧朗散骑侍郎。

永明元年冬，遣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使虏。明年冬，虏使李道固报聘，世祖于玄武湖水步军讲武，登龙舟引见之。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

三年，初令邻里党各置一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四年，造户籍。分置州郡，雍州、凉州、秦州、沙州、泾州、华州、岐州、河州、西华州、宁州、陕州、洛州、荆州、郢州、北豫州、东荆州、南豫州、西兖州、东兖州、南徐州、东徐州、青州、齐州、济州二十五州在河南；相州、怀州、汾州、东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北。凡分魏、晋旧司、豫、青、兖、冀、并、幽、秦、雍、凉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为三十八州矣。

明年，边人桓天生作乱，虏遣步骑万余人助之，至比阳，为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义悬瓠，为虏所击，战败南奔。伪安南将军辽东公、平南将军上谷公又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虏又遣众助桓天生，与辅国将军曹虎战，大败于隔城。至七年，遣使邢产、侯灵绍复通好。先是刘缵再使虏，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冯氏有计略，作《皇诰》十八篇，伪左仆射李思冲称史臣注解。是岁，冯氏死。八年，世祖还隔城所俘获二千余人。

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宏知谈义，解属文，轻果有远略。游河北至比干墓，作《吊比干文》云：“脱非武发，封墓谁因？呜呼介士，胡不我臣！”宏以己巳岁立圆丘、方泽，置三夫人、九嫔。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

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宏父弘禅位后，黄冠素服，持戒诵经，居石窟寺。宏太和三年，道人法秀与苟儿王阿辱佩玉等谋反，事觅，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脱，虏穿其颈骨，使咒之曰：“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伪咸阳王复欲尽杀道人，太后冯氏不许。宏尤精信，粗涉义理，宫殿内立浮图。

宏既经古洛，是岁下伪诏尚书思慎曰：“夫覆载垂化，必由四气运其功，曦曜望舒，亦须五星助其晖。仰惟圣母，睿识自天，业高旷古，将稽详典范，日新皇度。不图罪逆招祸，奄丁穷罚，追惟罔极，永无逮及。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卿所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信是应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群臣瞻见模样，莫不佥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礼。卿可即于今岁停宫城之作，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远成先志，近副朕怀。”又诏公卿参定刑律。又诏罢臈前傩，唯年一傩。又诏：“季冬朝贺，典无成文，以袴褶事非礼敬之谓，若置寒朝服，徒成烦浊，自今罢小岁贺，岁初一贺。”又诏：“王爵非庶姓所僭，伯号是五等常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余王皆为公，公转为侯，侯即为伯，子男如旧。虽名易于本，而品不异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

十年，上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次祠庙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伪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惭，出元凯为雍州长史，俄召复职。

世祖初，治白下，谓人曰：“我欲以此城为上顿处。”后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颇著。先是八年北使颜幼明、刘思敦反

命，伪南部尚书李思冲曰：“二国之和，义在庇民。如闻南朝大造舟车，欲侵淮、泗，推心相期，何应如此？”幼明曰：“主上方弘大信于天下，不失臣妾。既与辑和，何容二三其德？疆场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濆。”思冲曰：“我国之强，经略淮东，何患不荡海东岳，政存于信誓耳。且和好既结，岂可复有不信？昔华元、子反，战伐之际，尚能以诚相告，此意良慕也。”幼明曰：“卿未有子反之急，讵求登床之请？”

是后宏亦欲南侵徐、豫，于淮、泗间大积马刍。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祖发扬、徐州民丁，广设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义应酉，攻获伪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宏遣弟伪河南王干、尚书卢阳乌击秦、雍义军，干大败。酉迎战，进至咸阳北浊谷，围伪司空长洛王缪老生，合战，又大破之，老生走还长安。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张弘林等数千人应接酉等，进向长安，所至皆靡。

会世祖崩，宏闻关中危急，乃称闻丧退师。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节、安南大将军、都督徐青齐三州诸军事、南中郎将、徐州刺史、广陵侯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鹿树生移齐兖州府长史府：“奉被行所尚书符腾诏：皇师电举，摇旆南指，誓清江祲，志廓衡霭。以去月下旬，济次河洛。前使人邢峦等至，审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义，闻丧寝伐。爰敕有司，辍銮止轫，休马华阳，戢戈嵩北。便肇经周制，光宅中区，永皇基于无穷，恢盛业乎万祀。宸居重正，鸿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铭庆。故以往示如律令。”并遣使吊国讳。遣伪大将杨大眼、张聪明等数万人攻酉，酉、广等并见杀。

隆昌元年，遣司徒参军刘敦、车骑参军沈宏报使至北。宏称字玄览。其夏，虏平北将军鲁直清率众降，以为督洛州军事，领平戎校尉、征虏将军、洛州刺史。是岁，宏徙都洛阳，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

宏闻高宗践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众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伪荆州刺史薛真度、尚书郗祁阿婆出南阳，向沙堨，筑垒开沟，为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所破。

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镇南将军王广之出司州，右仆射沈文季出豫

州，左卫将军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盾槊，缀接以黑虾蟆幡。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赋诗而去。别围钟离城，徐州刺史萧惠休、辅国将军申希祖拒守，出兵奋击，宏众败，多赴淮死。乃分军据邵阳州，栅断水路，夹筑二城。右卫将军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烧虏攻城车，虏力竭不能克。

王奂之诛，子肃奔虏，宏以为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遣肃与刘昶号二十万众，围义阳。司州刺史萧诞拒战，虏筑围堑栅三重，烧居民净尽，并力攻城，城中负□盾而立。王广之都督救援，虏遣三万余人逆攻太子右率萧季敞于下梁，季敞战不利。司州城内告急，王广之遣军主黄门侍郎梁王间道先进，与太子右率萧诔、辅国将军徐玄庆、荆州军主鲁休烈据贤首山，出虏不备。城内见援军至，萧诞遣长史王伯瑜及军主崔恭祖出攻虏栅，因风放火，梁王等众军自外击之，昶、肃弃围引退，追击破之。

辅国将军桓和出西阴平，伪鲁郡公郯城戍主带莫楼、伪东海太守江道僧设伏路侧，和与合战，大败之。青、徐民降者百余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攻虏纪城，并拔之。宏先又遣伪尚书卢阳乌、华州刺史韦灵智攻赭阳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虏攻城百余日，设以钩冲，不舍昼夜，期所杀伤数千人。台又遣军主垣历生、蔡道贵救援，阳乌等退，官军追击破之。夏，虏又攻司州栎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败之。

伪安南将军、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万余人通斜谷，寇南郑。梁州刺史萧懿遣军主姜山安、赵超宗等数军万余人，分据角弩、白马、沮水拒战，大败。英进围南郑，土山冲车，昼夜不息。懿率东从兵二千余人固守拒战，随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余日不下，死伤甚众，军牛粮尽，捣曲为食，畜菜叶直千钱。懿先遣军主韩嵩等征獠，回军援州城，至黄牛川，为虏所破。懿遣氐人杨元秀还仇池，说氐起兵断虏运道，氐即举众攻破虏历城、崿兰、骆谷、仇池、平洛、苏勒六戍。伪尚书北梁州刺史辛黑末战死。英遣军副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公山，武兴城主杨集始遣弟集朗与归国氐杨馥之及义军主徐曜甫迎战于黄亘，大败奔归。时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群于家请英设会，伏兵欲杀英，事觅，英执季群杀之，凝窜走。英退保浊水，闻氐众盛，与杨灵珍复俱退入斜谷，会天大雨，军马含渍，截竹煮米，于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灵珍弟婆罗阿卜珍反，袭击，英众散，射中英颊。伪陵江将军悦杨生领铁骑

死战救之，得免。梁、汉平。武都太守杜灵瑗、奋武将军望法憘、宁朔将军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耽并拒虏战死。追赠灵瑗、法憘羽林监，法泰积射将军。

时伪洛州刺史贾异寇甲口，为上洛太守李静所破。三年，虏又攻司州栎城，为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虏遣军袭涟口，东海太守郑延祉弃西城走，东城犹固守，台遣冠军将军兖州刺史徐玄庆救援，虏引退，延祉伏罪。

初，伪太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后大冯疾差，宏纳为昭仪。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乾。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大冯有宠，日夜谗询。宏出邺城马射，询因是欲叛北归，密选宫中御马三千匹置河阴渚。皇后闻之，召执询，驰使告宏，宏徙询无鼻城，在河桥北二里，寻杀之，以庶人礼葬。立大冯为皇后，便立伪太子恪，是岁，伪太和二十年也。

伪征北将军恒州刺史钜鹿公伏鹿孤贺鹿浑守桑乾，宏从叔平阳王安寿戍怀栅，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安乐公托跋阿干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期久不遂，安寿惧，告宏。杀浑等数百人，任安寿如故。

先是伪荆州刺史薛真度、尚书郄祁阿婆为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阳小郡，誓取灭之。四年，自率军向雍州。宏先至南阳，房伯玉婴城拒守。宏从数万骑，罩黄伞，去城一里。遣伪中书舍人公孙云谓伯玉曰："我今荡一六合，与先行异。先行冬去春还，不为停久；今誓不有所克，终不还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龙之首，无容不先攻取。远一年，中不过百日，近不过一月，非为难殄。若不改迷，当斩卿首，枭之军门。阖城无贰，幸可改祸为福。但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尽节前主，而尽节今主，此是一罪。前岁遣偏师薛真度暂来此，卿遂破伤，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诛戮，初无报效，而反为今主尽节，违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听卿三思，勿令阖城受苦。"伯玉遣军副乐稚柔答曰："承欲见攻围，期于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谓获其死所。先蒙武帝采拔，赐预左右，犬马知恩，宁容无感。但隆昌、延兴，昏悖违常，圣明纂业，家国不殊。此则进不负心，退不愧幽。前岁薛真度导诱边氓，遂见陵突，既荷国恩，聊尔扑扫。回已而言，应略此责。"宏引军向城南寺前顿止，从东南角沟桥上过，伯玉先遣勇士数人著斑衣虎头帽，从伏窦下忽出，宏人马惊退，

杀数人，宏呼善射将原灵度射之，应弦而倒。宏乃过。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

宏留伪咸阳王□憘围南阳，进向新野，新野太守刘思忌亦拒守。台先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阳城，军主鲍举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舞阴城。宏攻围新野城，战斗不息。遣人谓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为何独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对曰："城中兵食犹多，未暇从汝小虏语也。"雍州刺史曹虎遣军至均口，不进。永泰元年，城陷，缚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乃死。赠冠军将军、梁州刺史。于是沔北大震，湖阳戍主蔡道福、赭阳城主成公期及军主胡松、舞阴城主黄瑶起及军主鲍举、顺阳太守席谦并弃城走。虏追军获瑶起，王肃募人脔食其肉。追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数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既降，虏以为龙骧将军，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给其子希哲钱五千，米二十斛。后伯玉就虏求南边一郡，为冯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骑马，常欲南归。永元末，希哲入虏，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节，犹望汝在本朝以报国恩。我若从心，亦欲间关求反。汝何为失计？"遂卒虏中。

虏得沔北五郡。宏自将二十万骑破太子率崔慧景等于邓城，进至樊城，临沔水而去。还洛阳，闻太尉陈显达经略五郡，围马圈，宏复率大众南攻，破显达而死。丧还，未至洛四百余里，称宏诏，征伪太子恪会鲁阳。恪至，勰以宏伪法服衣之，始发丧。至洛，乃宣布州郡，举哀制服，谥孝文皇帝。

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肃初奔虏，自说其家被诛事状，宏为之垂涕。以第六妹伪彭城公主妻之。封肃平原郡公。为宅舍，以香涂壁。遂见信用。恪立，号景明元年，永元二年也。

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虏。先是伪东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吴兴人，初以失志奔虏，大见任用，宏既死，故南归，频授徐、越二州刺史。时王肃为征南将军、豫州都督。朝廷既新失大镇，荒人往来，诈云肃欲归国。少帝诏以肃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将军、豫州刺史，西丰公，邑二千户。

虏既得淮南，其夏，遣伪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丰二郡太守胡景略于建安城，死者万余人，百余日，朝廷无救，城陷，虏执景略以归。其冬，虏又遣将桓道福攻随郡太守崔士招，破之。

后伪咸阳王□憘以恪年少，与氐杨集始、杨灵祐、乞佛马居及虏大将支虎、李伯尚等十余人，请会鸿池陂，因恪出北芒猎，袭杀之。憘犹豫不能发，欲更克日。马居说憘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师据洛城，闭四门。天子闻之，必走向河北桑乾，仍断河桥，为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时不可失也。"憘又不从。灵祐疑憘反己，即驰告恪。□憘闻事败，欲走渡河，而天雨暗迷道，至孝义驿，恪已得洛城。遣弟广平王领数百骑先入宫，知无变，乃还。遣直卫三郎兵讨憘，执杀之。虏法，谋反者不得葬，弃尸北芒。王肃以疾卒。

史臣曰：齐、虏分，江南为国历三代矣。华夏分崩，旧京幅裂，观衅阻兵，事兴东晋。二庾藉元舅之盛，自许专征，元规临邾城以覆师，稚恭至襄阳而反旆。褚裒以徐、兖劲卒，壹没于邹、鲁。殷浩驱杨、豫之众，大败于山桑。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声势，步入咸关，野战洛、邺。既而鲜卑固于负海，羌、虏割有秦、代，自为敌国，情险势分，宋武乘机，故能以次而行诛灭。及魏虏兼并，河南失境，兵马土地，非复曩时。宋文虽得之知己，未能料敌，故师帅无功，每战必殆。泰始以边臣外叛，遂亡淮北，经略不振，乃议和亲。太祖创命，未及图远。戎尘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劳，坐微百胜。自四州沦没，民恋本朝，国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为斗，深垒结防，想望南旗。天子习知边事，取乱而授兵律，若前师指日，远扫临、彭，而督将逗留，援接稽晚，向义之徒，倾巢尽室。既失事机，朝议北寝，偃武修文，更思后会。永明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埸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伤痍难复，岂非此之验乎？建武初运，獯雄南逼，豫、徐强镇，婴高城，蓄士卒，不敢与之校武。胡马蹈藉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兼以穹庐华徙，即礼旧都，雍、司北部，亲近许、洛，平涂数百，通驿车轨，汉世驰道，直抵章陵，镳案所骛，晨往暮返。虏怀兼弱之威，挟广地之计，强兵大众，亲自凌殄，旍鼓弥年，矢石不息。朝规懦屈，莫能救御，故南阳覆垒，新野颓隍，民户垦田，皆为狄保。虽分遣将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涡阳之败。征赋内尽，民命外殚，比屋骚然，不聊生矣。夫休颓之数，诚有天机，得失之迹，各归人事，岂不由将率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

护？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

赞曰：天立勍胡，窃有帝图。即安诸夏，建号称孤。齐民急病，并邑焚刳。

列传第三十九 蛮 东南夷

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阳蛮梅虫生为高山侯，田治生为威山侯，梅加羊为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参议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今宸历改物，旧册杓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须绳总，恩命升赞，有异常品。谓宜存名以训殊俗”。诏特留。以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

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司州蛮引虏攻平昌戍，戍主苟元宾击破之。秦远又出破临沮百方砦，杀略百余人。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孤城力弱，虑不自保，弃戍归江陵。荆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参军刘伾绪领千人讨勉德，至当阳，勉德请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阳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远遂逃窜。

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宋泰始以来，巴建蛮向宗头反，刺史沈攸之断其盐米，连讨不克。晋太兴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ＷＡ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宗头其后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静之。

其武陵酉溪蛮田思飘寇抄，内史王文和讨之，引军深入，蛮自后断其粮。豫章王遣中兵参军庄明五百人将湘州镇兵合千人救之，思飘与文和拒战，中弩矢死，蛮众以城降。

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巴东太守王图南遣府司马刘僧寿等斩山开道，攻其砦，宗头夜烧砦退走。

三年，湘川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刺史吕安国讨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众征讨，乃平。

五年，雍、司州蛮与虏通，助荒人桓天生为乱。

六年，除督护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驷路为试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宁朔将军田驴王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蛮也。

九年，安隆内史王僧旭发民丁，遣宽城戍主万民和助八百丁村蛮伐千二百丁村蛮，为蛮所败，民和被伤，失马及器仗，有司奏免官。

西阳蛮田益宗，沈攸之时以功劳得将领，遂为临川王防阁，叛投虏，虏以为东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虏遣益宗攻司州龙城戍，为戍主朱僧起所破。

蛮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盾，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贼焉。

东夷高丽国，西与魏虏接界。宋末，高丽王乐浪公高琏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三年，遣使贡献，乘舶泛海，使驿常通，亦使魏虏，然强盛不受制。

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参军颜幼明、冗从仆射刘思敦使虏。虏元会，与高丽使相次。幼明谓伪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衔命上华，来造卿国。所为抗敌，在乎一魏。自余外夷，理不得望我镳尘。况东夷小貊，臣属朝廷，今日乃敢与我蹑踵。"思籉谓伪南部尚书李思冲曰："我圣朝处魏使，未尝与小国列，卿亦应知。"思冲曰："实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间坐起甚高，足以相报。"思敦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国必缨冕而至，岂容见黜。"幼明又谓虏主曰："二国相亚，唯齐与魏。边境小狄，敢蹑臣踪！"

高丽俗服穷袴，冠折风一梁，谓之帻。知读《五经》。使人在京师，中书郎王融戏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头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遗像也。"

高琏年百余岁卒。隆昌元年，以高丽王乐浪公高云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建武三年，此下缺文　报功劳勤，实存名烈。假行宁朔将军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效，攘除国难，志勇果毅，等威名将，可谓扞城，固蕃社稷，论功料勤，宜在甄显。今依例辄假行职。伏愿恩愍，听除所假。宁朔将军、面中王姐瑾，历赞时务，武功并列，今假行冠军将军、都将军、都汉王。建威将军、八中侯余古，弱冠辅佐，忠效夙著，今假行宁朔将军、阿错王。建威将军余历，忠款有素，文武烈显，今假行龙骧将军、迈卢王。广武将军余固，忠效时务，光宣国政，今假行建威将军、弗斯侯。

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行建威将军、朝鲜太守、兼司马臣杨茂，行宣威将军、兼参军臣会迈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泰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寻其至效，宜在进爵，谨依先例，各假行职。且玄泽灵休，万里所企，况亲趾天庭，乃不蒙赖。伏愿天监特愍除正。达边效夙著，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务不废，今假行建威将军、广陵太守。迈执志周密，屡致勤效，今假行广武将军、清河太守。"诏可，并赐军号，除太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使兼竭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曰："於戏！惟尔世袭忠勤，诚著遐表，沧路肃澄，要贡无替。式循彝典，用纂显命。往钦哉！其敬膺休业，可不慎欤！制诏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牟大今以大袭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

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今邦宇谧静，实名等之略；寻其功勋，宜在褒显。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赞首流为行安国将军、辟中王，解礼昆为行武威将军、弗中侯，木干那前有军功，又拔台舫，为行广威将军、面中侯。伏愿天恩特愍听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兼长史臣慕遗，行建武将军、城阳太守兼司马臣王茂，兼参军、行振武将军、朝鲜太守臣张塞，行扬武将军陈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务，见危授命，蹈难弗顾。今任臣使，冒涉波险，尽其至诚。实宜进爵，各假行署。伏愿圣朝特赐除正。"诏可，并赐军号。

加罗国，三韩种也。建元元年，国王荷知使来献。诏曰："量广始登，远夷洽化。加罗王荷知款关海外，奉贽东遐。可授辅国将军、本国王。"

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南夷林邑国，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连九德，秦时故林邑县也。汉末称王。晋太康五年始贡献。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

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杨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改名杨迈。

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于浦。事尼乾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杨迈欲输金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日南地。大臣昇僧达谏，不听。和之进兵破其北界犬戎区栗城，获金宝无算，毁其金人，得黄金数万斤，余物称是。和之后病死，见胡神为祟。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长史范龙跋为扬武将军。

杨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曰：“林邑虽介在遐外，世服王化。当根纯乃诚恳款到，率其僚职，远绩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号，以弘休泽。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范杨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以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建武二年，进号镇南将军。永泰元年，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假节、都督缘海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

晋建兴中，日南夷帅范稚奴文数商贾，见上国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楼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缨络。国人凶悍，习山川，善斗。吹海蠡为角。人皆裸露。四时暄暖，无霜雪。贵女贱男，谓师君为婆罗门。群从相姻通，妇先遣娉求婿。女嫁者，迦蓝衣横幅合缝如井阑，首戴花宝。婆罗门牵婿与妇握手相付，咒愿吉利。居丧剪发，谓之孝。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人色以黑为美，南方诸国皆然。区栗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

自林邑西南三千余里，至扶南。

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湾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于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叶见舶，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至王盘况死，国人立其大将范师蔓。蔓病，姊子旃篡立，杀蔓子金生。十余年，蔓少子长袭杀旃，以刃镬旃腹曰：“汝昔杀我兄，今为父兄报汝。”旃大将范寻又杀长，国人立以为王，是吴、晋时也。晋、宋世通职贡。

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竭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具说中国有圣主受命。永明二年，竭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称扶南国王臣侨陈如竭耶跋摩叩头启曰："天化抚育，感动灵祇，四气调适。伏愿圣主尊体起居康豫，皇太子万福，六宫清休，诸王妃主、内外朝臣普同和睦，邻境士庶万国归心，五谷丰熟，灾害不生，土清民泰，一切安稳。臣及人民，国土丰乐，四气调和，道俗济济，并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夺臣货易，并那伽仙私财。具陈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圣德仁冶，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从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伏。如听其所说，则化邻诸天，非可为喻。臣闻之，下情踊悦，若暂奉见尊足，仰慕慈恩，泽流小国，天垂所感，率土之民，并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微献呈臣等赤心，并别陈下情。但所献轻陋，愧惧唯深。伏愿天慈曲照，鉴其丹款，赐不垂责。"又曰："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余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永不恭从，违恩负义，叛主之愆，天不容载。伏寻林邑昔为檀和之所破，久已归化。天威所被，四海弥伏，而今鸠酬罗守执奴凶，自专很强。且林邑、扶南邻界相接，亲又是臣奴，犹尚逆去，朝廷遥远，岂复遵奉。此国属陛下，故谨具上启。伏闻林邑顷年表献简绝，便欲永隔朝廷。岂有师子坐而安大鼠。伏愿遣军将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剪扑，使边海诸国，一时归伏。陛下若欲别立余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伐林邑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伐恶从善。平荡之日，上表献金五婆罗。今轻此使送臣丹诚，表所陈启，不尽下情。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具二双，璠璃苏鉧二口，瑇瑁槟榔□柈一枚。"

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肸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书曰："吉祥利世间，感摄于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缘明。仙山名摩柷，吉树敷嘉荣。摩寔首罗天，依此降尊灵。国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宁。由斯恩被故，是以臣归情。菩萨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历生积功业，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数，财命舍无遗。生死不为厌，六道化有缘。具修于十地，遗果度人天。功业既已定，行满登正觉。万善智圆备，惠日照尘俗。众生感缘应，随机授法药。佛化遍十方，无不蒙济擢。皇帝圣弘道，兴隆于三宝。垂心览万机，威恩振八表。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亦如释提

洹，众天中最超。陛下临万民，四海共归心。圣慈流无疆，被臣小国深。”诏报曰：“具摩肸降灵，流施彼土，虽殊俗异化，遥深欣赞。知鸠酬罗于彼背叛，窃据林邑，聚凶肆掠，殊宜剪讨。彼虽介遐陬，旧修蕃贡，自宋季多难，海译致壅，皇化惟新，习迷未革。朕方以文德来远人，未欲便兴干戈。王既敌列忠到，远请军威，今诏交部随宜应接。伐叛柔服，实惟国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屡衔边译，颇悉中土阔狭，令其具宣。”上报以绛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

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货易金银彩帛。大家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者以布自蔽，锻金环鐶银食器。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斗鸡及犭希为乐。无牢狱，有讼者，则以金指环若鸡子投沸汤中，令探之，又烧锁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烂，无罪者不伤。又令没水，直者入即不沈，不直者即沈也。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

交州斗绝海岛，控带外国，故恃险数不宾。宋泰始初，刺史张牧卒，交趾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据交州叛。数年病死。从弟叔献嗣事，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献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三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叔献闻之，遣使愿更申数年，献十二队纯银兜鍪及孔雀毦，世祖不许。叔献惧为楷所袭，间道自湘川还朝。

六年，以始兴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镇，属疾不理事，专好读书。长史伏登之因此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余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世祖仍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法乘，清河人。升明中为太祖骠骑中兵，至左中郎将。性方简，身长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庆符亦长与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书称蛮夷猾夏，盖总而为言矣。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牛刃积王府。充斥之事差微，声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怀远，其在此乎？

赞曰：司、雍分疆，荆及衡阳。参错州部，地有蛮方。东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远，极泛溟沧。非要乃贡，并亦来王。

列传第四十 芮芮虏 河南 氐 羌

芮芮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刻木记事，不识文书。马畜丁肥，种众殷盛。常与魏虏为仇敌。

宋世其国相希利堙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升明二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上初践阼，不遑出师。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

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

夫四象禀政，二仪改度，而万物生焉。斯盖亏盈迭袭，历数自然也。昔晋室将终，楚桓窃命，实赖宋武匡济之功，故能扶衰定倾，休否以泰。祚流九叶，而国嗣不继。今皇天降祸于上，宋室猜乱于下。臣虽荒远，粗窥图书，数难以来，星文改度，房心受变，虚危纳祉，宋灭齐昌，此其验也。水运遘屯，木德应运，子年垂刈，刘穆之记，嶋岭有不衽之山，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钟萧氏，代宋者齐。会有使力法度及囗此国使反，采访圣德，弥验天纵之姿。故能挟隆皇祚，光权定之业；翼亮天功，济悖主之难。树勋京师，威振海外。仗义之功，侔踪汤、武。冥绩既著，宝命因归，受终之历，归于有道。况夫帝无常族，有德必昌，时来之数，唯灵是与。陛下承乾启之机，因乘龙之运。计应符革祚，久已践极，荒裔倾戴，莫不引领。设未龙飞，不宜冲挹，上违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

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岂不盛哉！

永明元年，王洪轨还京师，经途三万余里。洪轨，齐郡临淄人，为太祖所亲信，建武中为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虏界，奔败结气卒。

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

自芮芮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虏主元宏以其侵逼，遣伪平元王驾鹿浑、龙骧将军杨延数十万骑伐芮芮，大寒雪，人马死者众。先是益州刺史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

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鲜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浑为氐王。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屋，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浑拾寅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进号骠骑大将军。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诏答曰：“皇帝敬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骠骑大将军、河南王：宝命革授，爰集朕躬，猥当大业，祗惕兼怀，闻之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夏中湿热，想比平安。又卿乃诚遥著，保宁遐疆。今诏升徽号，以酬忠款。遣王世武衔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又奏所上马等物悉至，今往别牒锦绛紫碧绿黄青等纹各十匹。”

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易度侯为使持节、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诏曰：“易度侯守职西蕃，绥怀允缉，忠绩兼举，朕有嘉焉。可进号车骑大将军。”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复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并行吊礼。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厉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国人，执冠先于绝岩上推堕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吴兴人，晋吏部郎杰六世孙也。上初遣冠先，示尚书令王俭，俭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衔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赏惜。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于卿后宦涂无妨，甚有高比。"赐钱十万，布三十匹。

氐杨氏，与苻氏同出略阳。汉世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晋世有杨茂苾，后转强盛，事见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

宋元嘉十九年，龙骧将军裴方明等伐氐，克仇池，后为魏虏所攻，失地。氐王杨难当从兄子文德聚众茄芦，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从弟僧嗣、文庆传代之。难当族弟广香先奔虏，元徽中，为虏攻杀文庆，以为阴平公、茄芦镇主。文庆从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朝议以为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

太祖即位，欲绥怀异俗。建元元年，诏曰："昔绝国入贽，美称前册，殊俗内款，声流往记。伪虏茄芦镇主、阴平郡公杨广香，怨结同族，衅起亲党，当宋之世，遂举地降敌。茄芦失守，华阳暂惊，近单使先驰，宣扬皇威，广香等追其远世之诚，仰我惟新之化，肉袒请附，复地千里，氐羌杂种，咸同归顺。宜时领纳，厚加优恤。广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随名酬赏。"以广香为督沙州诸军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诛，其亲将李乌奴惧奔叛，文弘纳之。乌奴率亡命千余人攻梁州，为刺史王玄邈所破，复走还氐中。荆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讨乌奴，檄梁州能斩送乌奴首，赏本郡，乌奴田宅事业悉赐之。与广香书曰：

夫废兴无谬，逆顺有恒，古今共贯。贤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怀挟诡态，首鼠两端，既已被伐，盘桓稽命。遂潜遣李乌奴叛。杨文弘扇诱边疆荒杂。柏年今已枭禽，乌奴频被摧破，计其余烬，行自消夷。今遣参军行晋寿太守王道宝、参军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

渠太守王安会领锐卒三千，遄涂风迈，浮川电掩。又命辅国将军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鲁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称、益州刺史傅琰，并简徒竞鹜，选甲争驰。雍州水步，行次魏兴，并山东侨旧，会于南郑。或泛舟垫江，或飞旌剑道，腹背飚腾，表里震击。

文弘容纳叛戾，专为渊薮，外侮皇威，内凌国族。君弈世忠款，深识理顺，想即起义，应接大军，共为掎角，讨灭乌奴，克建忠勤，茂立诚节。沈攸之资十年之积，权百旅之众，师出境而城溃，兵未战而自屠，朝廷无遗镞之费，士民靡伤痍之弊。况蕞尔小竖，方之蔑如，其取歼殄，岂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陕司蕃，清氛荡秽，谅惟任职。此府器械山积，戈旗林耸，士卒剽劲，蓄锐积威，除难剿寇，岂俟征集！但以剪伐萌菌，弗劳洪斧，扑彼蚊蚋，无假多力。皇上圣哲应期，恩泽广被，罪止首恶，余无所问。赏罚之科，具写如别。

使道宝步出魏兴，分军溯垫江，俱会晋寿。太祖以文弘背叛，进广香为持节、都督西秦州刺史。广香子北部镇将军郡事炅为征虏将军、武都太守。以难当正胤杨后起为持节、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武兴，即文弘从兄子也。

三年，文弘归降，复以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先是广香病死，氐众半奔文弘，半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从子后起进据白水。白水居晋寿上流，西接涪界，东带益路，北连阴平、茄芦，为形胜之地。晋寿太守杨公则启经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应且加恩耳。卿若能袭破白水，必加厚赏。"

世祖即位，进后起号冠军将军。永明元年，以征虏将军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将军如故。二年，八座奏后起勤彰款塞，忠著边城。进号征虏将军。四年，后起卒，诏曰："后起奄至殒逝，恻怆于怀。绥御边服，宜详其选。行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集始，干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缉境宁民、宣扬声教。可持节、辅国将军、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后起弟后明为龙骧将军、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为宁朔将军。五年，有司奏集始驱狐剪棘，仰化边服。母以子贵，宜加荣宠。除集始母姜氏为太夫人，假银印。九年，八座奏杨炅嗣勤西牧，驰款内昭，宜增戎章，用辉遐外。进号前将军。

十年，集始反，率氐、蜀杂众寇汉川，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宁朔将军桓卢奴、梁季群、宋囗、王士隆等千余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马。贼众万余人纵兵火攻其城栅，卢奴拒守死战。智伯又遣军主阴仲昌等马

步数千人救援。至白马城东千溪桥，相去数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军内外奋击，集始大败，十八营一时溃走，杀获数千人。集始奔入虏界。

隆昌元年，以前将军杨炅为使持节、督沙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集始入武兴，以城降虏，氐人苻幼孙起义攻之。

建武二年，氐、虏寇汉中。梁州刺史萧懿遣前氐王杨后起弟子元秀收合义兵，氐众响应，断虏运道。虏亦遣伪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孙领其众。高宗诏曰："仇池公杨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丑虏凶逼，血诚弥厉，宣播朝威，招诱戎种，万里齐契，响然归从。诚效显著，实有可嘉。不幸殒丧，凄怆于怀。夫死事加恩，《阳秋》明义。宜追覃荣典，以弘劝奖。赠仇池公。持归国。"

氐杨馥之聚义众屯沮水关，城白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军于黄亘，战大败。集始走下辩，馥之据武兴。虏军寻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自引兵据仇池。诏曰："氐王杨馥之，世纂忠义，率厉部曲，树绩边城，克殄奸丑。复内禀朝律，外抚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为持节、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沙州刺史杨炅进号安西将军。三年，炅死，以炅子崇祖为假节、督沙州军事、征虏将军、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阴平王。

四年，伪南梁州刺史杨灵珍与二弟婆罗、阿卜珍率部曲三万余人举城归附，送母及子双健、阿皮于南郑为质。梁州刺史阴广宗遣中兵参军猷王思考率众救援，为虏所得，婆罗、阿卜珍战死。灵珍攻集始于武兴，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穷急，请降。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军事、征虏将军、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复以集始为使持节、督秦雍二州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灵珍后为虏所杀。

自虏陷仇池以后，或得或失。宋以仇池为郡，故以氐封焉。

宕昌，羌种也。各有酋豪，领部众汧、陇间。宋末，宕昌王梁弥机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建元元年，太祖进号镇西将军。又征虏将军、西凉州刺史羌王像舒

彭亦进为持节、平西将军。后叛降虏。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军事、镇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前使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羌王像舒彭，并著勤西垂，宁安边境，可复先官爵。诏又可以陇右都帅羌王刘洛羊为辅国将军。机卒。三年，诏曰："行宕昌王梁弥颉，忠款内附，著绩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颉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弥承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

史臣曰：氐、胡犷盛，乘运迭起，秦、赵僭差，相系覆灭，余类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际。芮芮地穷幽都，戎马天隔。氐杨密迩华、夷，分民接境，侵犯汉、漾，浸逼狼狐，疆埸之心，窥望威德，梁部多难，于斯为梗。残羌遗种，际运肇昌，尽陇凭河，远通南驿，据国称蕃，并受职命。晋氏衰败，中朝沦覆，灭余四夷，庶雪戎祸，授以兵杖，升进军麾，后代因仍，贪广声教，绥外怀远，先名后实。贸易有无，世开边利，羽毛齿革，无损于我。若夫九种之事，有囗囗至于此也。

赞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种。称王僭帝，擅强专统。氐、羌孽余，散出河、陇。来宾往叛，放命承宗。

附录 《南齐书》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

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臣恂、臣宝臣、臣穆、臣藻、巨洙、臣觉、臣彦若、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梁书

本纪第一　武帝上

本纪第二　武帝中

本纪第三　武帝下

本纪第四　简文帝

本纪第五　元帝

本纪第六　敬帝

列传第一　太祖张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贵嫔　高祖阮修容　世祖徐妃

列传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

列传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

列传第四　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

列传第五　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

列传第六　柳惔弟忱　席阐文　韦睿族弟爱

列传第七　范云　沈约

列传第八　江淹　任昉

列传第九　谢朏　弟子览

列传第十　王亮　张稷　王莹

列传第十一　王珍国　马仙琕　张齐

列传第十二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

列传第十三　宗夬　刘坦　乐蔼

列传第十四　刘季连　陈伯之

列传第十六　太祖五王

列传第十八　萧景弟昌　昂　昱

列传第十九　周舍　徐勉

列传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萧琛　陆杲

列传第二十一　陆倕　到洽　明山宾　殷钧　陆襄

列传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鱼弘附 韦放

列传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列传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顾协　徐摛　鲍泉

列传第二十五　袁　昂子君正

列传第二十六　陈庆之　兰钦

列传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

列传第二十八　张缅弟缵　绾

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恪弟子范　子显　子云　子晖

列传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列传第三十一　谢举　何敬容

列传第三十二　硃异　贺琛

列传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 杨华 羊侃子鹍 羊鸦仁

列传第三十四　司马褧　到溉　刘显　刘之遴弟之亨　许懋

列传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傅岐

列传第三十七　韦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张嵊　沈浚　柳敬礼

列传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列传第三十九　王僧辩

列传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掞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龛　阴子春

列传第四十一　孝行

列传第四十二　儒林

列传第四十三　文学上

列传第四十四　文学下

列传第四十五　处士

列传第四十六　止足

列传第四十七　良吏

列传第四十八　诸夷

列传第四十九　豫章王综　武陵王纪　临贺王正德　河东王誉

列传第五十　侯景

列传附录梁书序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 ，汉相国何之后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闳，闳生济阴太守阐，阐生吴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矫，矫生州从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广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阴令整，整生济阴太守辖，辖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台治书道赐，道赐生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参预佐命，封临湘县侯。历官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迁隋王镇西咨议参军，寻以皇考艰去职。

隆昌初，明帝辅政，起高祖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阕，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建武二年，魏遣将刘昶、王肃帅众寇司州，以高祖为冠军将军、军主，隶江州刺史王广为援。距义阳百余里，众以魏军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请为先启，广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尔夜便进，去魏军数里，迳上贤首山。魏军不测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内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高祖帅所领自外进战。魏军表里受敌，乃弃重围退走。军罢，以高祖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

四年，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阳。诏又遣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明年三月，慧景与高祖进行邓城，魏主帅十万余骑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从，乃狼狈自拔。魏骑乘之，于是大败。高祖独帅众距战，杀数十百人，魏骑稍却，因得结阵断后，至夕得下船。慧景军

死伤略尽，惟高祖全师而归。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东昏即位，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高祖闻之，谓从舅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云：'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须与益州图之耳。"

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曰："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今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威，睚眦成憾，理相屠灭。且嗣主在东宫本无令誉，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总万机，恣其所欲，岂肯虚坐主诺，委政朝臣。积相嫌贰，必大诛戮。始安欲为赵伦，形迹已见，蹇人上天，信无此理。且性甚猜狭，徒取乱机。所可当轴，惟有江、刘而已。祏怯而无断，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翘足可待。萧坦之胸怀猜忌，动言相伤，徐孝嗣才非柱石，听人穿鼻，若隙开衅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智者见机，不俟终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后相防疑，拔足无路。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剪暴，可得与时进退，此盖万全之策。如不早图，悔无及也。"懿闻之变色，心弗之许。弘策还，高祖乃启迎弟伟及憺。是岁至襄阳。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其上紫气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厅事，谓曰："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罕有遗育，生民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兹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

先是，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高祖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加脣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暗同邪？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阳至

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及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去后，高祖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之，果疑不上。颖胄大惧，乃斩天虎，送首山阳。山阳信之，将数十人驰入，颖胄伏甲斩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义心，一时骁锐，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儿立异，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

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阳，待正尊号，然后进军。高祖不从。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我奉事节下，义无进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慑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待至石城，当面晓王茂、曹景宗也。”于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高祖为征东将军，给鼓吹一部。戊申，高祖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总州府事，弟憺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询兼长史，白马戍主黄嗣祖兼司马，郡令杜永兼别驾，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时无永化，险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后亨，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孝宣聿兴，海西乱政，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绍隆宝命，理验前经，事昭往策。

独夫扰乱天常，毁弃君德，奸回淫纵，岁月滋甚。挺虐于[QQDE]剪之年，植险于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触途而著，暴戾昏荒，与事而发。自大行告渐，喜容前见，梓宫在殡，靦无哀色，欢娱游宴，有过平常，奇服异衣，更极夸丽。至于选采妃嫔，姊妹无别，招侍巾栉，姑侄莫辨，掖庭有稗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体宣露，亵衣颠倒，斩斫其间，以为欢笑。骋肆淫放，驱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行产盈路，舆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虏，以日继夜。昼伏宵

游，曾无休息。淫酗摐肆，酣歌垆邸。宠恣愚竖，乱惑妖甗。梅虫儿、茹法珍臧获斯小，专制威柄，诛剪忠良，屠灭卿宰。刘镇军舅氏之尊，尽忠奉国；江仆射外戚之重，竭诚事上；萧领军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仆射搢绅冠冕，人望攸归。或《渭阳》余感，或勋庸允穆，或诚著艰难，或劬劳王室，并受遗托，同参顾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庆溢当年，祚隆后裔；而一朝齑粉，孩稚无遗。人神怨结，行路嗟愤。

萧令君忠公干伐，诚贯幽显。往年寇贼游魂，南郑危逼，拔刃飞泉，孤城独振。及中流逆命，凭陵京邑，谋猷禁省，指授群帅，克剪鲸鲵，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锋迅骇，兵交象魏，武力丧魂，义夫夺胆，投名送款，比屋交驰，负粮影从，愚智竞赴。复誓旅江甸，奋不顾身，奖厉义徒，电掩强敌，克歼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勋超伊、吕；而劳谦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荣满。敦赏未闻，祸酷遄及，预禀精灵，孰不冤痛！而群孽放命，蜂虿怀毒，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招逼亡命，潜图密构，规见掩袭。萧右军、夏侯征虏忠断夙举，义形于色，奇谋宏振，应手枭悬，天道祸淫，罪不容戮。至于悖礼违教，伤化虐人，射天弹路，比之犹善，刳胎斫胫，方之非酷，尽翊县之竹，未足纪其过，穷山泽之兔，不能书其罪。自草昧以来，图牒所记，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内沸腾，氓庶板荡，百姓懔懔，如崩厥角，苍生喁喁，投足无地。幕府荷眷前朝，义均休戚，上怀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岂可卧薪引火，坐观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钟慈宠，明并日月，粹昭灵神，祥启元龟，符验当璧，作镇陕籓，化流西夏，讴歌攸奉，万有乐推。右军萧颖胄、征虏将军夏侯详并同心翼戴，即宫旧楚，三灵再朗，九县更新，升平之运，此焉复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虽彰，区宇未定，元恶未黜，天邑犹梗。仰禀宸规，率前启路。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骥騄为群，鹗视争先，龙骧并驱，步出横江，直指硃雀。长史、冠军将军、襄阳太守王茂等三十军主，戈船七万，乘流电激，推锋扼险，斜趣白城。南中郎谘议参军、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巨舰迅楫，冲波噎水，旗鼓八万，焱集石头。南中郎谘议参军、军主萧憺等四十二军主，熊罴之士，甲楯十万，沿波驰艓，掩据新亭。益州刺史刘季连、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兴太守裴帅仁、上庸太守韦睿、新城太守崔僧季，并肃奉明诏，龚行天罚。蜀、汉果锐，沿流而下；淮、汝劲勇，望波遄骛。幕府总率貔貅，骁勇百万，缮甲燕弧，屯兵冀马，摐金沸地，鸣鞞

聒天，霜锋曜日，硃旗绛翊，方舟千里，骆驿系进。萧右军訏谟上才，兼资文武，英略峻远，执钧匡世。拥荆南之众，督四方之师，宣赞中权，奉卫舆辇。旍麾所指，威棱无外，龙骧虎步，并集建业。黜放愚狡，均礼海昏，廓清神甸，扫定京宇。譬犹崩泰山而压蚁壤，决悬河而注熛烬，岂有不殄灭者哉！

今资斧所加，止梅虫儿、茹法珍而已。诸君咸世胄羽仪，书勋王府，皆俯眉奸党，受制凶威。若能因变立功，转祸为福，并誓河、岳，永纡青紫。若执迷不悟，距逆王师，大众一临，刑兹罔赦，所谓火烈高原，芝兰同泯。勉求多福，无贻后悔。赏罚之科，有如白水。

高祖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其刺史张冲置阵据石桥浦，义师与战不利，军主硃僧起死之。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以袭西阳、武昌。高祖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为郢城人掎角。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一朝为阻，则悔无所及。今欲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相会，以逼贼垒。吾自后围鲁山，以通沔、汉。郢城、竟陵间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连旗继至。粮食既足，士众稍多，围守两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诸将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帅众济岸，进顿九里。其日，张冲出军迎战，茂等邀击，大破之，皆弃甲奔走。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数千人，会大军于夏首。高祖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张惠绍、硃思远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进据南堂西陼，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是时张冲死，其众复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于军。是日，元嗣军主沈难当率轻舸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破，尽擒之。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元嗣战颇疲，因不敢出。诸将欲攻之，高祖不许。五月，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军主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

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赍萧颖胄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高祖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扼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

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亦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其忧！且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靖镇之耳。”

吴子阳等进军武口，高祖乃命军主梁天惠、蔡道祐据渔湖城，唐修期、刘道曼屯白阳垒，夹两岸而待之。子阳又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栅以自固。鲁山城主房僧寄死，众复推助防孙乐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其夜暴长，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贼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于江。王茂虏其余而旋。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先是，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高祖乃谓诸将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弭服。陈虎牙即伯之子，狼狈奔归，彼间人情，理当忡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鲁山城主孙乐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初，郢城之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及城开，高祖并加隐恤，其死者命给棺槥。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义于滠阳，求讨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高祖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并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司部悉平。

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求未便进军。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暴。”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黄门郎苏回劳军。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留上庸太守韦睿守郢城，行州事。邓元起将至寻阳，陈伯之犹猜惧，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请罪。九月，天子诏高祖平定东夏，并以便宜从事。是月，留少府、长史郑绍叔守江州城。前军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走，至是时大军进据之，仍遣

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率步军迎战，景宗击走之。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为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阵。大军次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皁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道林余众退屯航南，义军迫之，因复散走，退保硃爵，凭淮以自固。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荡然矣。

十月，东昏石头军主硃僧勇率水军二千人归降。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军主胡虎牙等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余万人。阉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又开航背水，以绝归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鼓噪震天地。珍国之众，一时土崩，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以济，于是硃爵诸军望之皆溃。义军追至宣阳门，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壬午，高祖镇石头，命众军围六门，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众二十万。青州刺史桓和绐东昏出战，因以其众来降。高祖命诸军筑长围。

初，义师之逼，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常僧景镇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高祖遣使晓喻，并率众降。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屯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赴义师。

十二月丙寅旦，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送首义师。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收甗妾潘妃及凶党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属吏诛之。宣德皇后令废涪陵王为东昏侯，依汉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书监、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阅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祸挺动植，虐被人鬼，社庙之危，蠢焉如缀。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顾，受任边疆，推毂万里，眷言瞻乌，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厉其忘生之志。虽宝历重升，明命有绍，而独夫丑纵，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难。虐政横流，为日既久，同恶相济，谅非一族。仰禀朝命，任在专征，思播皇泽，被之率土。凡厥负衅，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树以司牧，非役物以养生；视民如伤，岂肆上以纵虐。废主弃常，自绝宗庙。穷凶极悖，书契未有。征赋不一，苛酷滋章。缇绣土木，菽粟犬马，征发闾左，以充缮筑。流离寒暑，继以疫疠，转死沟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乌鸢是厌。加以天灾人火，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椽无遗，悲甚《黍离》，痛兼《麦秀》。遂使亿兆离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离此涂炭！今明昏递运，大道公行，思治之氓，来苏兹日。猥以寡薄，属当大宠，虽运距中兴，艰同草昧，思阐皇休，与之更始。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维落纽。政实多门，有殊卫文之代；权移于下，事等曹恭之时。遂使阉尹有翁媪之称，高安有法尧之旨。鬻狱贩官，锢山护泽，开塞之机，奏成小丑。直道正义，拥抑弥年，怀冤抱理，莫知谁诉。奸吏因之，笔削自己。岂直贾生流涕，许伯哭时而已哉！今理运惟新，政刑得所，矫革流弊，实在兹日。可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辨，依事议奏。”

又下令，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恤遗孤。又令曰：“硃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追赠高祖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书契未纪，穷凶极悖，焉可胜言。既而皞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圣明肇运，厉精惟始，虽曰缵戎，殆同创革。且淫费之后，继以兴师，巨桥、鹿台，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予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孤

虽德谢往贤，任重先达，实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详为条格。”

戊戌，宣德皇后临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诏进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并依旧辟士，余并如故。

诏曰：夫日月丽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题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资始，河海振而不泄。二象贞观，代之者人。是以七辅、四叔，致无为于轩、昊；韦、彭、齐、晋，靖衰乱于殷、周。

大司马攸纵自天，体兹齐圣，文洽九功，武苞七德。钦惟厥始，徽猷早树，诚著艰难，功参帷幙。锡赋开壤，式表厥庸。建武升历，边隙屡启，公释书辍讲，经营四方。司、豫悬切，樊、汉危殆，覆强寇于沔滨，僵胡马于邓汭。永元肇号，难结群丑，专威擅虐，毒被含灵，溥天惴惴，命悬晷刻。否终有期，神谟载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电举，鲁城云撤，夏汭雾披，加湖群盗，一鼓殄拔，姑孰连旍，倏焉冰泮。取新垒其如拾芥，扑硃爵其犹扫尘。霆电外骇，省闼内倾，余丑纤蠹，蚳蝝必尽。援彼已溺，解此倒悬，涂欢里抃，自近及远。畿甸夷穆，方外肃宁，解兹虐网，被以宽政。积弊穷昏，一朝载廓，声教遐渐，无思不被。虽伊尹之执兹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吕望翼佐圣君，犹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锡，况于盛德元勋，超迈自古。黔首喋喋，待以为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斫，式闾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辂渠门，辍而莫授，眷言前训，无忘终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群望。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刺史；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綟绶。其骠骑大将军如故。依旧置梁百司。

策曰：二仪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并用，资立人以为宝，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兹元辅，应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协神明之德。拨乱反正，济世宁民，盛烈光于有道，大勋振于无外，虽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训，方之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上天不造，难钟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袭统，宸居弗永，虽夙夜劬劳，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书契弗睹。朝权

国柄，委之群甗。剿戮忠贤，诛残台辅，含冤抱痛，噍类靡余。实繁非一，并专国命。嚬笑致灾，睚眦及祸。严科毒赋，载离比屋，溥天熬熬，置身无所。冤颈引决，道树相望，无近无远，号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愿，援帅群后，翊成中兴。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实公纽我绝纲，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边隙大启，荆河连率，招引戎荒，江、淮扰逼，势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轻兵赴袭，縻以长算，制之环中。排危冒险，强柔递用，坦然一方，还成籓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谢，高宗虑深社稷，将行权道。公定策帷帐，激扬大节，废帝立王，谋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阐业，厥猷虽远，戎狄内侵，凭陵关塞，司部危逼，沦陷指期。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骛，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此又公之功也。樊、汉阽切，羽书续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而军机戎统，事非己出，善策嘉谋，抑而莫允。邓城之役，胡马卒至，元帅潜及，不相告报，弃甲捐师，饵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御雕骑，全众方轨，案路徐归，拯我边危，重获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汉南迥弱，咫尺勍寇，兵粮盖阙，器甲靡遗。公作籓爰始，因资靡托，整兵训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为强镇。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纪号，瞻乌已及，虽废昏有典，而伊、霍称难。公首建大策，爰立明圣，义逾邑纶，勋高代人，易乱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风，虽被江、汉，京邑蠢动，湮为洪流，句吴、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万里，事惟拯溺，义声所覃，无思不韪。此又公之功也。鲁城、夏汭，梗据中流，乘山置垒，萦川自固。公御此乌集，陵兹地险，顿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归愿，经以远图，御以长策，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恶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湖。水陆盘据，规援夏首，桴鳷一临，应时褫溃。此又公之功也。奸甗震皇，复怀举斧，蓄兵九派，用拟勤王。公棱威直指，势逾风电，旌旆小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冲要，密迩京畿，凶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偏师启涂，排方继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骇，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竖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骑如云。公爰命英勇，因机骋锐，气冠版泉，势逾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拟，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带岨固，新垒、东墉，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不震叠，城复于隍，于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很，凭城靡惧，鼓钟鞞鞜，憿若有余。狎是邪甗，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将逞孥戮。公奇谟密运，盛略潜通，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

比。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厉志，服道儒门，濯缨来仕，清猷映代。时运艰难，宗社危殆，昆岗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义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漠，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被发，解兹乱网，理此棼丝，复礼衽席，反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民命，还之斗极。悯悯搢绅，重荷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逾嵩、岱，功邻造物，超哉邈矣，越无得而言焉。

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维，永隆万叶。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兴，历兹永久，如毁既及，晋、郑靡依。惟公经纶天地，宁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于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辔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骠骑大将军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劳心稼穑，念在民天，丕崇本务，惟谷是宝，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熔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民，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髽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硃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棫呻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轨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跨蹑嵩溟，陵厉区宇，譬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严祀典，祭有余敬，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高祖固辞。府僚劝进曰："伏承嘉命，显至伫策。明公逡巡盛礼，斯实谦尊之旨，未穷远大之致。何者？嗣君弃常，自绝宗社，国命民主，剪为仇仇，折栋崩榱，压焉自及，卿士怀脯斫之痛，黔首惧比屋之诛。

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缀参辰，反龟玉于涂泥，济斯民于坑岸，使夫匹妇童儿，羞言伊、吕，乡校里塾，耻谈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狭于曲阜，庆赏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宝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当仁谁让？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礼。无使后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济之人，翻为独善。”公不许。

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蕴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搢绅颙颙，深所未达。盖闻受金于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民，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硃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茧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钟，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龙逢之冤。明公据鞍辍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图效祉，山戎、孤竹，束马影从，伐罪吊民，一匡静乱。匪叨天功，实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诸生，取乐名教，道风素论，坐镇雅俗，不习孙、吴，遘兹神武。驱尽诛之氓，济必封之谷，龟玉不毁，谁之功与？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

是日，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湘东王宝晊谋反，赐死。诏追赠梁公故夫人为梁妃。

乙丑，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桓城内凿井，得玉镂骐驎、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称凤皇见县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称美符瑞，归于相国府。

丙寅，诏：“梁国初建，宜须综理，可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

高祖上表曰：臣闻以言取士，士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谓才生于世，穷达惟时；而风流遂往，驰骛成俗，媒孽夸炫，利尽锥刀，遂使官人之门，肩摩毂击。岂直暴盖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屦杖策，风雨必至。良由乡举里选，不师古始，称肉度骨，遗之管库。加以山河梁毕，阙舆征之恩；金、张、许、史，忘旧业之替。吁，可伤哉！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

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捻，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屦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崖涘，造请自息。

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求之愚怀，抑有未达。何者？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阜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将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晋臣兴渔猎之叹。且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于斯为甚。

臣总司内外，忧责是任，朝政得失，义不容隐。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降听览之末，则彝伦自穆，宪章惟允。

诏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诏曰：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称；大启南阳，霸德所以光阐。忠诚简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劳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诸方策，长祚字□，罔不由此。

相国梁公，体兹上哲，齐圣广渊。文教内洽，武功外畅。推毂作藩，则威怀被于殊俗；治兵教战，则霆雷赫于万里。道丧时昏，谗邪孔炽。岂徒宗社如缀，神器莫主而已哉！至于兆庶歼亡，衣冠殄灭，余类残喘，指命崇朝，含生业业，投足无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涂地。与夫仁被行苇之时，信及豚鱼之日，何其辽夐相去之远欤！公命师鞠旅，指景长骛。而本朝危切，樊、邓遐远，凶徒盘据，水陆相望，爰自姑孰，屈于夏首，严城劲卒，凭川为固。公沿汉浮江，电激风扫，舟徒水覆，地险云倾，藉兹义勇，前无强阵，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扑既燎于原火，免将诛于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赐。匡俗正本，民不失职。仁信并行，礼乐同畅。伊、周未足方轨，桓、文远有惭德。而爵后藩牧，地终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勋。实由公履谦为本，形于造次，嘉数未申，晦朔增伫。便宜崇斯礼秩，允副遐迩之望。可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卢江、江州之寻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

公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

三月辛卯，延陵县华阳逻主戴车牒称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弥漫数里。正月己酉，逻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二月辛酉，逻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麞一。丙寅平旦，山上云雾四合，须臾有玄黄之色，状如龙形，长十余丈，乍隐乍显，久乃从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马元和签："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驺虞一。"

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虚昧，任执国钧，虽夙夜勤止，念在兴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远。圣朝永言旧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轨前烈，嘉锡隆被，礼数昭崇。徒守愿节，终隔体谅。群后百司，重兹敦奖，勉兹厚颜，当此休祚。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津济。邦甸初启，籓宇惟新，思覃嘉庆，被之下国。国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鋋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依旧仪。

丙辰，齐帝禅位于梁王。诏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兴，驭物资贤，登庸启圣，故帝迹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来尚矣。齐德沦微，危亡荐袭。隆昌凶虐，实违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几移，含识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将坠。永惟屯难，冰谷载怀。

相国梁王，天诞睿哲，神纵灵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横流，反生民之涂炭。扶倾颓构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区重缉，四维更纽。绝礼还纪，崩乐复张。文馆盈绅，戎亭息警。浃海宇以驰风，罄轮裳而禀朔。八表呈祥，五灵效祉。岂止鳞羽祯奇，云星瑞色而已哉！勋茂于百王，道昭乎万代，固以明配上天，光华日月者也。河狱表革命之符，图谶纪代终之运。乐推之心，幽显共积；歌颂之诚，华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绪，天之历数，实有所归，握镜璇枢，允集明哲。

朕虽庸蔽，暗于大道，永鉴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义，人祇之至愿乎！今便敬禅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晋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

“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于别宫。”壬戌，策曰：

咨尔梁王：惟昔邃古之载，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卢之后，斯并龙图鸟迹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无得而详焉。洎乎农、轩、炎、皞之代，放勋、重华之主，莫不以大道君万姓，公器御八枿。居之如执朽索，去之若捐重负。一驾汾阳，便有窅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玺，非所以示贵称尊；乘大辂，建旗旌，盖欲令归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于精华内竭，畚橇外劳，则抚兹归运，惟能是与。况兼乎笙管革文，威图启瑞，摄提夜朗，荧光昼发者哉！四百告终，有汉所以高揖；黄德既谢，魏氏所以乐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历，应符启运，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嗣君丧德，昏弃纪度，毁紊天纲，凋绝地纽。茫茫九域，剪为仇仇，溥天相顾，命县晷刻。斫涉刳孕，于事已轻；求鸡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满川枯，山飞鬼哭，七庙已危，人神无主。

惟王体兹上哲，明圣在躬，禀灵五纬，明并日月。彝伦攸序，则端冕而协邕熙；时难孔棘，则推锋而拯涂炭。功逾造物，德济苍生，泽无不渐，仁无不被，上达苍昊，下及川泉。文教与鹏翼齐举，武功与日车并运。固以幽显宅心，讴讼斯属；岂徒桴鼓播地，卿云丛天而已哉！至如昼睹争明，夜飞枉矢，土沦彗刺，日既星亡，除旧之征必显，更姓之符允集。是以义师初践，芳露凝甘，仁风既被，素文自扰，北阙藁街之使，风车火徼之民，膜拜稽首，愿为臣妾。钟石毕变，事表于迁虞；蛟鱼并出，义彰于事夏。若夫长民御众，为之司牧，本同己于万物，乃因心于百姓。宝命无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祗乾象，俯藉人愿，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允执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临亿兆，格文祖而膺大业，以传无疆之祚，岂不盛欤！

又玺书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称，并首同本，未知所以异也。而禀灵造化，贤愚之情不一；托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群后靡一，争犯交兴，是故建君立长，用相司牧。非谓尊骄在上，以天下为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运相迁，绿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勋、华，深达兹义，眷求明哲，授以蒸民。迁虞事夏，本因心于百姓；化殷为周，实受命于苍昊。爰自汉、魏，罔不率由；降及晋、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抚归运，畏上天而恭宝历者也。至于季世，祸

乱荐臻，王度纷纠，奸回炽积。亿兆夷人，刀俎为命，已然之逼，若线之危，跼天蹐地，逃形无所。群凶挟煽，志逞残戮，将欲先殄衣冠，次移龟鼎。衡、保、周、召，并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圣远图，仁为己任，则鸱枭厉吻，剪焉已及。

惟王崇高则天，博厚仪地，熔铸六合，陶甄万有。锋驺交驰，振灵武以遐略；云雷方扇，鞠义旅以勤王。扬旍旆于远路，戮奸宄于魏阙。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弘济艰难，缉熙王道。怀柔万姓，经营四方。举直措枉，较如画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过于周文。风化肃穆，礼乐交畅。加以赦过宥罪，神武不杀，盛德昭于景纬，至义感于鬼神。若夫纳彼大麓，膺此归运，烈风不迷，乐推攸在。治五韪于已乱，重九鼎于既轻。自声教所及，车书所至，革面回首，讴吟德泽。九山灭祲，四渎安流。祥风扇起，淫雨静息。玄甲游于芳荃，素文驯于郊苑。跃九川于清汉，鸣六象于高岗。灵瑞杂沓，玄符昭著。至于星孛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彗横天，取新之应既昭，革故之征必显。加以天表秀特，轩状尧姿；君临之符，谅非一揆。《书》云："天鉴厥德，用集大命。"《诗》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仪乃眷，幽明允叶，岂惟宅是万邦，缉兹讴讼而已哉！

朕是用拥璇沉首，属怀圣哲。昔水行告厌，我太祖既受命代终；在日天禄云谢，亦以木德而传于梁。远寻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迩，莫违朕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兼太尉、散骑常侍、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兹元后，君临万方，式传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高祖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高祖谦让不受。是日，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讖六十四条，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

本纪第二武帝中

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齐氏以历运斯既　，否终则亨，钦若天应，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咸以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宇。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将坠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内，连率岳牧之君，蹶角顿颡，匡救无术，卧薪待然，援天靡诉。衍投袂星言，摧锋万里，厉其挂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衔胆誓众，覆锐屠坚，建立人主，克剪昏乱。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民康世，实有厥劳。而晷纬呈祥，川岳效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于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诚，并以皇乾降命，难以谦拒。齐帝脱屣万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辞不获许。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民神不可乏主，遂藉乐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临御万方，顾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简元辰，恭兹大礼，升坛受禅，告类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传厥后，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灵是飨。”

礼毕，备法驾即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精递袭，皇王所以受命；四海乐推，殷、周所以改物。虽禅代相舛，遭会异时，而微明迭用，其流远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暗，命不先后，宁济之功，属当期运，乘此时来，因心万物，遂振厥弛维，大造区夏，永言前踪，义均惭德。齐氏以代终有征，历数云改，钦若前载，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命，寅畏上灵，用膺景业。执禋柴之礼，当与能之祚，继迹百王，君临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洪基初兆，万品权舆，思俾庆泽，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加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

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齐后王氏为巴陵王妃。

诏曰：“兴运升降，前代旧章。齐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效著

艰难者，别有后命。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又诏曰：“大运肇升，嘉庆惟始，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悉可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曰太祖；皇妣为献皇后。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追封兄太傅懿为长沙郡王，谥曰宣武；齐后军谘议敷为永阳郡王，谥曰昭；弟齐太常畅为衡阳郡王，谥曰宣；齐给事黄门侍郎融为桂阳郡王，谥曰简。

是日，诏封文武功臣新除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护军宏为扬州刺史，封为临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伟建安郡王；左卫将军恢鄱阳郡王；荆州刺史憺始兴郡王。

丁卯，加领军将军王茂镇军将军。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中军将军，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抚军将军，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诏曰：“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

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谥为齐和帝，终礼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禄大夫张瑰为右光禄大夫。庚午，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

诏曰：“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所以重华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载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钓，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迩。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终之运，当符命之重，取监前古，懔若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杀胜残，解网更张，置之仁寿；而明惭照远，智不周物，兼以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兴言夕惕，无忘鉴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殉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使輶轩

所届，如朕亲览焉。”

又诏曰：“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缣以免，施于中世，民悦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风，婴愆入罪，厥涂匪一。断弊之书，日缠于听览；钳钅犬之刑，岁积于牢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无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实，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术，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有可以宪章邦国，罔不由之。释愧心于四海，昭情素于万物。俗伪日久，禁网弥繁。汉文四百，邈焉已远。虽省事清心，无忘日用，而委衔废策，事未获从。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以时奏闻。”

辛未，以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以新除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以奉齐祀。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癸酉，诏曰：“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升中驭索，增其懔然。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甲戌，诏断远近上庆礼。

又诏曰：“礼闱文阁，宜率旧章，贵贱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济济洋洋，具瞻斯在。顷因多难，治纲弛落，官非积及，荣由幸至。六军尸四品之职，青紫治白簿之劳。振衣朝伍，长揖卿相，趋步广闼，并驱丞郎。遂冠履倒错，珪甑莫辨。静言疚怀，思返流弊。且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夫樠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捶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平议，务尽厥理。”

癸未，诏“相国府职吏，可依资劳度台；若职限已盈，所度之余，及骠骑府并可赐满。”

闰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车骑将军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

诏曰：“成务弘风，肃厉内外，实由设官分职，互相惩纠。而顷壹拘常式，见失方奏，多容违惰，莫肯执咎，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今端右

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

五月乙亥夜，盗人南、北掖，烧神虎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众讨之。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陈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封邓至王。丁未，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是月，诏尚书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干□利国各遣使献方物。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皇太子。十二月丙申，以国子祭酒张稷为护军将军。辛亥，护军将军张稷免。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诏曰：“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籓部，常躬讯录，求理得情，洪细必尽。末运弛网，斯政又阙，牢犴沉壅，申诉靡从。朕属当期运，君临兆亿，虽复斋居宣室，留心听断；而九牧遐荒，无因临览。深惧怀冤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诸州，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尚书右仆射；前将军鄱阳王恢为南徐州刺史；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右卫将军柳庆远为中领军。丙辰，尚书令、新除左光禄大夫王亮免。夏四月癸卯，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五月丁巳，尚书右仆射范云卒。乙丑，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断诸郡县献奉二宫。惟诸州及会稽，职惟岳牧，许荐任土，若非地产，亦不得贡。六月丁亥，诏以东阳、信安、豊安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蠲课调。是夏多疠疫。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朏为司徒、尚书令。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冬十月，魏寇司州。十一月乙卯，雷电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

三年春正月戊申，后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号中军将军。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尚书右仆射，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二月，魏陷梁州。三月，陨霜杀草。五月丁巳，以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六月丙子，诏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岁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风凋，久旷兹典。虽欲肆远忘劳，究临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从，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抚。总总九州，远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贫羸老疾，怀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东海匹妇，致灾邦国，西土孤魂，登楼请

诉。念此于怀，中夜太息。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钜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隐之念，昭被四方，棨听远闻，事均亲览。”癸未，大赦天下。秋七月丁未，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车骑将军、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杨公则为中护军。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郡王。八月，魏陷司州，诏以南义阳置司州。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冬十一月甲子，诏曰：“设教因时，淳薄异政，刑以世革，轻重殊风。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婴网陷辟，日夜相寻。若悉加正法，则赭衣塞路；并申弘宥，则难用为国，故使有罪入赎，以全元元之命。今遐迩知禁，圄犴稍虚，率斯以往，庶几刑措。金作权典，宜在蠲息。可除赎罪之科。”是岁多疾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建安王伟为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郢州刺史，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丙午，省《凤皇衔书伎》。戊申，诏曰：“夫禋郊飨帝，至敬攸在，致诚尽悫，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帷宫广设，辎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舆驾亲祠南郊，赦天下。二月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叟讨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为中护军。是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连降华林园。五月辛卯，建康县朔阴里生嘉禾，一茎十二穗。六月庚戌，立孔子庙。壬戌，岁星昼见。秋七月辛卯，右光禄大夫张瑰卒。八月庚子，老人星见。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是岁，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书张稷为领军将军。甲午，天晴朗，西南有电光，闻如雷声三。十二月，司徒、尚书令谢朏以所生母忧，去职。是岁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孤地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岂其岳渎纵灵，偏有厚薄，实由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广照，屈于堂户，飞耳长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怀，无忘旦夕。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卫将军，镇军将军沈约为右光禄大夫，豫章王综为

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尚书左仆射王莹为护军将军，仆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纲为晋安郡王。丁亥，太白昼见。二月庚戌，以太常张充为吏部尚书。三月丙寅朔，日有蚀之。癸未，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丁亥，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夏四月丙申，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始豊县获八目龟一。甲寅，诏曰："朕昧旦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听，寝兴载怀。故陈肺石于都街，增官司于诏狱，殷勤亲览，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壅，永言纳隍，在予兴愧。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五月辛未，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乙亥，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韦睿克合肥城。丁亥，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昼见。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军克朐山城。秋七月乙丑，邓至国遣使献方物。八月戊戌，老人星见。辛酉，作太子宫。冬十一月甲子，京师地震。乙丑，以师出淹时，大赦天下。魏寇钟离，遣右卫将军曹景宗率众赴援。十二月癸卯，司徒谢朏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诏曰："径寸之宝，或隐沙泥；以人废言，君子斯戒。朕听朝晏罢，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而蓄响边遐，未臻魏阙。或屈以贫陋，或间以山川，顿足延首，无因奏达。岂所以沉浮靡漏，远迩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沦碍幽远，不能自通者，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己卯，诏曰："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特班远迩，咸令遵奉。"二月甲辰，老人星见。三月庚申朔，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师。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官。癸巳，曹景宗、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斩获万计。癸卯，以右卫将军曹景宗为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分湘广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五月己未，以新除左骁骑将军长沙王深业为中护军。癸亥，以侍中袁昂为吏部尚书。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辛未，右将军、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将军。六月庚戌，以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新除金紫光禄大夫柳惔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吴县获四目龟一。秋七月甲子，太白昼见。丙寅，分广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卫将军。八月戊子，赦

天下。戊戌，大风折木。京师大水，因涛入，加御道七尺。九月，嘉禾一茎九穗，生江陵县。乙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丙戌，以左卫将军吕僧珍为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内史萧昌为广州刺史。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闰月乙丑，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戊寅，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始兴王忄詹进号安西将军。甲申，以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十二月丙辰，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乙丑，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内属。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所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斆，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戊戌，作神龙、仁虎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壬子，以领军将军曹景宗为中卫将军，卫尉萧景兼领军将军。二月乙卯，庐江灊县获铜钟二。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各有差。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丙子，以中护军长沙王深业为南兖州刺史，兼领军将军萧景为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庆远为护军将军。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纳妃，赦大辟以下，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秣陵县获灵龟一。戊寅，余姚县获古铜剑二。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护军将军，中卫将军曹景宗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六月辛酉，复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改陵监为令。秋七月丁亥，月犯氐。八月癸丑，安南将军、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甲戌，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进号安西将军，云麾将军、郢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平西将军。老人星见。九月丁亥，诏曰："刍牧必往，姬文垂则，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并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熂者，可悉开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车郎。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郡王。己亥，月犯东井。冬十月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丙子，魏阳关主许敬珍以城内附。诏大举北伐。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平北将军，率众入清；车骑将军王茂率众向宿预。丁丑，魏悬瓠镇军主白阜生、豫州刺史

胡逊以城内属。以阜生为镇北将军、司州刺史，逊为平北将军、豫州刺史。十一月辛巳，鄞县言甘露降。

八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赦天下，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壬辰，魏镇东参军成景俊斩宿预城主严仲宝，以城内属。二月壬戌，老人星见。夏四月，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中卫将军，司徒、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内附。丙子，以中军将军、丹阳尹王莹为右光禄大夫。五月壬午，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帙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薨。八月戊午，老人星见。冬十月乙巳，以中军将军始兴王慎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南兖州刺史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行中抚将军建安王伟领护军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始兴王憺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丙子，以轻车将军晋安王纲为南兖州刺史。庚寅，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三月己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诏曰："王子从学，著自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肄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于阗国遣使献方物。夏四月丁巳，革选尚书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国遣使献白猴一。五月己亥，诏曰："朕达听思治，无忘日昃。而百司群务，其途不一，随时适用，各有攸宜，若非总会众言，无以备兹亲览。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时共集议，各陈损益，具以奏闻。"中书监王亮卒。六月癸丑，盗杀宣城太守硃僧勇。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闰月己丑，宣城盗转寇吴兴县，太守蔡撙讨平之。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见。冬十二月癸未，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十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赐劳二年。癸卯，以尚书左仆射张稷为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阳王恢为护军将军。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郢州刺史，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戊申，驺虞一，见荆州华容县。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辛酉，舆驾亲祠明堂。三月辛丑，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

守邓晰，以朐山引魏军，遣振远将军马仙琕讨之。是月，魏徐州刺史卢昶帅众赴朐山。夏五月癸酉，安豊县获一角玄龟。丁丑，领军吕僧珍卒。己卯，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庆远为领军将军。六月乙酉，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秋七月丙辰，诏曰："昔公卿面陈，载在前史，令仆陛奏，列代明文，所以厘彼庶绩，成兹群务。晋氏陵替，虚诞为风，自此相因，其失弥远。遂使武帐空劳，无汲公之奏，丹墀徒辟，阙郑生之履。三槐八座，应有务之百官，宜有所论，可入陈启，庶藉周爰，少匡寡薄。"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声，赤气下至地。冬十二月癸酉，山车见于临城县。庚辰，马仙琕大破魏军，斩馘十余万，克复朐山城。是岁，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宕昌国遣使献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诏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礼著明文，史彰前事，盖所以申其哀矜，故罚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网弥峻，髫年华发，同坐入愆。虽惩恶劝善，宜穷其制，而老幼流离，良亦可愍。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加左光禄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约特进，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仪同三司，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云麾将军王莹进号安左将军，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进号镇北将军。二月戊辰，新昌、济阳二郡野蚕成茧。三月丁巳，曲赦扬、徐二州。筑西静坛于钟山。庚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四月戊子，诏曰："去岁朐山大歼丑类，宜为京观，用旌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轨，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百济、扶南、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六月辛巳，以司空王茂领中权将军。九月辛亥，宕昌国遣使献方物。冬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己酉，降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癸丑，齐宣德太妃王氏薨。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护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祠南郊，赦大辟以下。二月辛酉，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右仆射。丙寅，诏曰："掩骼埋胔，义重周经，槥椟有加，事美汉策。朕向隅载怀，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珝县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弥劳伤恻。可明下远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蓀衣莫改，即就收敛，量给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沾霜之骨有归。"辛巳，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三月癸卯，以湘州刺史王珍国为护军将军。闰月乙丑，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卒。夏四月，京邑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庙，增基九尺。庚

子，太极殿成。秋九月戊午，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仪同如故；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司空；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冬十月丁亥，诏曰："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

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荆州刺史。癸亥，以平西将军、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丙寅，以翊右将军安成王秀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二月丁亥，舆驾亲耕籍田，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老人星见。三月辛亥，以新除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左光禄大夫。夏四月辛卯，林邑国遣使献方物。壬辰，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综为安右将军。五月辛亥，以通直散骑常侍韦睿为中护军。六月己亥，以南兖州刺史萧景为领军将军，领军将军柳庆远为安北将军、雍州刺史。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郡王，绎为湘东郡王，纪为武陵郡王。八月癸卯，扶南、于阗国各遣使献方物。是岁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以下班赉各有差，停远近上庆礼。丙午，安左将军、尚书令王莹进号中权将军。以镇西将军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辛亥，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恭祗明祀，昭事上灵，临竹宫而登泰坛，服裘冕而奉苍璧，柴望既升，诚敬克展，思所以对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实伫群才，用康庶绩。可班下远近，博采英异。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闾，肥遁丘园，不求闻达，藏器待时，未加收采；或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当擢彼周行，试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无隐。又世轻世重，随时约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丙寅，汝阴王刘胤薨。二月庚寅，芮芮国遣使献方物。戊戌，老人星见。辛丑，以中护军韦睿为平北将军、雍州刺史，新除中抚将军始兴王憺为荆州刺史。夏四月丁丑，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薨。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晋安王纲为江州刺史。秋八月乙未，老人星见。九月癸亥，以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己巳，诏曰："观时设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实惟务本，移风致治，咸由此作。顷因革之令，随事必下，而张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犹繁，廉平尚寡，所以伫旒纩而载怀，朝玉帛而兴叹。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于民者，所在具条以闻。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长吏劝课，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农

事。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旧格。”三月戊辰朔，日有蚀之。夏四月丁未，以安右将军豫章王综兼护军。高丽国遣使献方物。五月癸未，以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六月丙申，改作小庙毕。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尚书右仆射。秋八月，老人星见。芮芮、河南遣使献方物。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壬辰，赦天下。冬十月戊午，以丹阳尹长沙王深业为湘州刺史。十一月丁卯，以兼护军豫章王综为安前将军。交州刺史李晏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京师。曲赦交州。壬午，以雍州刺史韦睿为护军将军。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当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劳，亟移星纪。今太皞御气，句芒首节，升中就阳，禋敬克展，务承天休，布兹和泽。尤贫之家，勿收今年三调。其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若民有产子，即依格优蠲。孤老鳏寡不能自存，咸加赈恤。班下四方。诸州郡县，时理狱讼，勿使冤滞，并若亲览。”二月庚戌，老人星见，甲寅，以安前将军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三月丙子，河南王遣使献方物。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庙牲。潮沟获白雀一。六月戊申，以庐陵王绩为江州刺史。七月丁丑，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八月辛丑，老人星见。扶南、婆利国各遣使献方物。冬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灭，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二月癸巳，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兖州刺史。三月甲申，老人星见。丙申，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夏五月戊寅，骠骑大将军、扬州

刺史临川王宏免。己卯、干□利国遣使献方物。以领军将军萧景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辛巳，以临川王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以益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领军将军。中军将军，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癸卯，以国子祭酒蔡撙为吏部尚书。秋八月壬寅，老人星见。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冬十月乙亥，以中军将军、行司徒临川王宏为中书监、司徒。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领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王暕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尚书右仆射。辛卯，舆驾亲祠南郊，孝悌力田赐爵一级。二月戊午，老人星见。四月丁巳，大赦天下。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见。于阗、扶南国各遣使献方物。

本纪第三武帝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赐文武劳位，孝悌力田爵一级，尤贫之家　　，勿收常调，鳏寡孤独，并加赡恤。丙子，日有蚀之。己卯，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安右将军、监扬州萧景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王暕以母忧去职，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庚子，扶南、高丽国各遣使献方物。二月壬子，老人星见。癸丑，以高丽王世子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三月丙戌，滑国遣使献方物。夏四月甲午，河南王遣使献方物。六月丁未，以护军将军韦睿为车骑将军。秋七月己卯，江、淮、海并溢。辛卯，以信威将军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八月庚戌，老人星见。甲子，新除车骑将军韦睿卒。九月乙亥，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冬十月辛亥，以宣惠将军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辛酉，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镇右将军。新除益州刺史晋安王纲改为徐州刺史。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乾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戊子，大赦天下。二月辛丑，舆驾亲祠明堂。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诏曰：“夫钦若昊天，历象无违。躬执耒耜，尽力致敬，上协星鸟，俯训民时，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于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庶允旧章。”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丁巳，诏曰：“王公卿士，今拜表贺瑞，虽则百辟体国之诚，朕怀良有多愧。若其泽漏川泉，仁被动植，气调玉烛，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无惭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远臻冥贶？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贺瑞。”六月丁卯，信威将军、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节，督众军北讨。甲寅，老人星见。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众降。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开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冬十一月，百济、新罗国各遣使献方物。十二月戊辰，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隆为宁东大将军。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仆射王份为右光禄大夫。庚戌，京师地震。己未，以宣毅将军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三月乙卯，巴陵王萧屏薨。夏四月丁卯，汝阴王刘端薨。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既。癸巳，赦天下。并班下四

方，民所疾苦，咸即以闻，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连率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秋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并毕，班赐工匠各有差。甲子，老人星见。婆利、白题国各遣使献方物。冬十月丙子，加中书监袁昂中卫将军。十一月甲午，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始兴王憺薨。辛丑，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领军将军。

四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应诸穷疾，咸加赈恤，并班下四方，时理狱讼。丙午，舆驾亲祠明堂。二月庚午，老人星见。乙亥，躬耕籍田。诏曰："夫耕籍之义大矣哉！粢盛由之而兴，礼节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亩，公卿百辟，恪恭其仪，九推毕礼，馨香靡替。兼以风云叶律，气象光华，属览休辰，思加奖劝。可班下远近，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粮种有乏，亦加贷恤，每使优遍。孝悌力田赐爵一级。预耕之司，克日劳酒。"三月壬寅，以镇右将军豫章王综为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六月乙丑，分益州置信州，分交州置爱州，分广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义州。秋八月丁卯，老人星见。冬十月庚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己卯，护军将军昌义之卒。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太白昼见。甲辰，尚书左仆射王暕卒。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

五年春正月，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为镇卫大将军，改领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如故。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骠骑大将军。太府卿夏侯亶为中护军。右光禄大夫王份为左光禄大夫，加特进。辛卯，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进号镇北将军。平西将军、雍州刺史晋安王纲进号安北将军。二月庚午，特进、左光禄大夫王份卒。丁丑，老人星见。三月甲戌，分扬州、江州置东扬州。夏四月乙未，以云麾将军南康王绩为江州刺史。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处树木倒折，开地数十丈。戊子，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庚子，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北青、兖二州刺史，率众北伐。秋七月辛未，赐北讨义客位一阶。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隽克魏童栈。九月戊申，又克睢陵城。戊午，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壬戌，宣毅将军裴邃袭寿阳，入罗城，弗克。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树攻魏建陵城，破之。辛巳，又破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邪。甲申，又克檀丘城。辛卯，裴邃破狄城。丙申，又克甓城，遂进屯黎浆。壬寅，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定远将军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阳城。甲辰，又克秦墟。魏郿、潘溪守悉皆弃城走。十一月丙辰，彭宝孙克东莞城。壬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克

之。丙寅，魏马头、安城并来降。十二月戊寅，魏荆山城降。乙巳，武勇将军李国兴攻平静关，克之。辛丑，信威长史杨法乾攻武阳关；壬寅，攻岘关：并克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将军晋安王纲遣长史柳津破魏南乡郡，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马圈、彫阳二城。辛亥，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己巳，雍州前军克魏新蔡郡。诏曰："庙谟已定，王略方举。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可便亲戎，以前启行；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董驭雄桀，风驰次迈；其余众军，计日差遣，初中后师，善得严办。朕当六军云动，龙舟济江。"癸酉，克魏郑城。甲戌，以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为司空。二月丁丑，老人星见。庚辰，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还朝，禀承戎略。乙未，赵景悦下魏龙亢城。三月丙午，岁星见南斗。赐新附民长复除，应诸罪失，一无所问。己酉，行幸白下城，履行六军顿所。乙丑，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己巳，以魏假平东将军元景隆为衡州刺史，魏征虏将军元景仲为广州刺史。夏五月己酉，筑宿预堰，又修曹公堰于济阴。太白昼见。壬子，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北伐。六月庚辰，豫章王综奔于魏，魏复据彭城。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八月丙子，以散骑常侍曹仲宗兼领军。壬午，老人星见。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纶有罪，免官，削爵土。壬辰，京师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丁卯，滑国遣使献方物。二月甲戌，北伐众军解严。河南遣使献方物。丁亥，老人星见。三月乙卯，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夏四月乙酉，太尉临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诏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州年举二人，大郡一人。六月己卯，林邑国遣使献方物。秋九月己酉，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薨。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贵嫔薨。辛巳，夏侯亶、胡龙牙、元树、曹世宗等众军克寿阳城。丁亥，放魏扬州刺史李宪还北。以寿阳置豫州，合肥改为南豫州。以中护军夏侯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将军、郢州刺史元树进号安西将军。魏新野太守以郡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中卫将军。诏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气象环回，每弘优简。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凡散失官物，不问多少，并从原宥。惟事涉军储，取公私见物，不在此例。"辛未，舆驾亲祠南郊。诏曰："奉时

昭事，虔荐苍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并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之家，勿收三调。孝悌力田赐爵一级。”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所至皆克。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赦天下，改元。以左卫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林邑、师子国各遣使献方物。

夏五月丙寅，成景隽克魏临潼竹邑。秋八月壬辰，老人星见。冬十月庚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甲寅，曲赦东豫州。十一月丁卯，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征北大将军，镇涡阳。戊辰，加尚书令、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以涡阳置西徐州。高丽国遣使献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领中军将军。中书监、尚书令、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号中抚大将军。卫尉卿萧昂为中领军。乙酉，芮芮国遣使献方物。二月甲午，老人星见。是月，筑寒山堰。三月壬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绩为安右将军。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置北司州。时魏大乱，其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并来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隽、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六月丁亥，魏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许之。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甲子，魏汝南王元悦求还本国，许之。辛巳，舆驾亲祠明堂。二月甲申，以丹阳尹武陵王纪为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国遣使献方物。三月丙辰，以河南王阿罗真为宁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庚辰，以中护军萧渊藻为中权将军。夏四月癸未，以安右将军南康王绩为护军将军。癸巳，陈庆之攻魏梁城，拔之，进屠考城，擒魏济阴王元晖业。五月戊辰，克大梁。癸酉，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弃洛阳，走河北。乙亥，元颢入洛阳。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城内属。闰月己未，安右将军、护军南康王绩薨。己卯，魏尔硃荣攻杀元颢，复据洛阳。秋九月辛巳，硃雀航华表灾。以安北将军羊侃为青、冀二州刺史。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十一月丙戌，加中抚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加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禄大夫萧琛、陆杲并特进。司空、中军将军元法僧进号车骑将军。中权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将军。中领军萧昂为领军将军。戊子，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十二月丁巳，盘盘

国遣使献方物。

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平北将军、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见。夏四月庚申，大雨雹。壬申，以河南王佛辅为宁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庚申，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随元悦北讨。林邑国遣使献方物。壬申，扶南国遣使献方物。秋八月庚戌，舆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祖送魏主元悦。山贼聚结，寇会稽郡所部县。九月壬午，假超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

三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丙申，以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二月辛丑，舆驾亲祠明堂。甲寅，老人星见。乙卯，特进萧琛卒。乙丑，以广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统薨。六月丁未，以前太子詹事萧渊猷为中护军。尚书仆射徐勉加特进、右光禄大夫。丹丹国遣使献方物。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为豫章郡王，枝江公誉为河东郡王，曲阿公察为岳阳郡王。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赐为父后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并赐爵一级。乙酉，以侍中、五兵尚书谢举为吏部尚书。庚寅，诏曰："推恩六亲，义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沐食乡亭侯，各随远近以为差次。其有昵亲，自依旧章。"壬辰，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癸巳，老人星见。九月庚午，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戊寅，狼牙脩国奉表献方物。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盘经》义，迄于乙卯。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至是招诱亡命，欲寇广州，在所讨平之。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从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是岁，吴兴郡生野谷，堪食。

四年春正月丙寅朔，以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进位大司马，司空元法僧进太尉，尚书令、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位司空。立临川靖惠王宏子正德为临贺郡王。戊辰，以丹阳尹邵陵王纶为扬州刺史。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司州牧，卫送元悦入洛。庚午，立嫡皇孙大器为宣城郡王。癸未，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改魏南兖州为谯州，以世明为刺史。二月壬寅，老人星见。新除太尉元法僧还北，为东魏主。以安右将军元景隆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云麾将军羊侃为安北将军、兖州刺史，散骑常侍元树为镇北将军。庚戌，新除扬州刺史邵陵王纶有罪，免为庶人。壬子，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纪为扬

州刺史，领军将军萧昂为江州刺史。丙辰，邵陵县获白鹿一。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夏四月壬申，盘盘国遣使献方物。秋七月甲辰，星陨如雨。八月丙子，特进陆杲卒。九月乙巳，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为领军将军，平北将军、雍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安北将军，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司空袁昂领尚书令。十一月己酉，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庚辰，以太尉元法僧为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郢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涤之等到郊所履行，忽闻空中有异香三随风至，及将行事，奏乐迎神毕，有神光满坛上，硃紫黄白杂色，食顷方灭。兼太宰武陵王纪等以闻。戊申，京师地震。己酉。长星见。辛亥，舆驾亲祠明堂。癸丑，以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将军。河南国遣使献方物。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老人星见。三月丙辰，大司马南平王伟薨。夏四月癸酉，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领军。五月戊子，京邑大水，御道通船。六月己卯，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以下邳城降。秋七月辛卯，改下邳为武州。八月庚申，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老人星见。甲子，波斯国遣使献方物。甲申，中护军萧渊猷卒。九月己亥，以轻车将军、临贺王正德为中护军。甲寅，以尚书令、司空袁昂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司空如故。盘盘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庚申，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侍中、国子祭酒萧子显为吏部尚书。

六年春二月癸亥，舆驾亲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济国遣使献方物。夏四月丁卯，荧惑在南斗。秋七月甲辰，林邑国遣使献方物。八月己未，以南梁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为秦、南秦二州刺史。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众北伐。闰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声二。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己卯，老人星见。辛巳，舆驾亲祠明堂。丁亥，舆驾躬耕籍田。辛丑，高丽国、丹丹国各遣使献方物。三月辛未，滑国王安乐萨丹王遣使献方物。夏四月庚子，波斯国献方物。甲辰，以魏镇东将军刘济为徐州刺史。壬戌，以安北将军庐陵王续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见。辛卯，扶南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辛卯，以前南兖州刺史萧渊藻为护军将军。十

一月丁未，中卫将军、特进、右光禄大夫徐勉卒。壬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克之，魏梁州刺史元罗降。癸亥，赐梁州归附者复除有差。甲子，雄勇将军、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平北将军。月行左角星。十二月乙酉，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为平北将军。戊戌，以平西将军、秦、南秦二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进号车骑将军、平北将军、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骠骑将军。辛丑，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安西将军。

二年春正月甲辰，以兼领军臧盾为中领军。二月乙亥，舆驾躬耕籍田。丙戌，老人星见。三月庚申，诏曰："政在养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风，民应如草。朕以寡德，运属时来，拨乱反正，倏焉三纪。不能使重门不闭，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车书未一。民疲转输，士劳边防。彻田为粮，未得顿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无沃心之言，四聪阙飞耳之听，州辍刺举，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负谤，无由闻达。侮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陈，悬钟徒设。《书》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实赖贤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献谠言，政治不便于民者，可悉陈之。若在四远，刺史二千石长吏，并以奏闻。细民有言事者，咸为申达。朕将亲览，以纾其过。文武在位，举尔所知，公侯将相，随才擢用，拾遗补阙，勿有所隐。"夏四月乙未，以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领军师将军。先是，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钟过，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详启，勿致淹缓。"乙巳，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罗为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六月丁亥，诏曰："南郊、明堂、陵庙等令，与朝请同班，于事为轻，可改视散骑侍郎。"冬十月乙亥，诏大举北伐。十一月己亥，诏北伐众班师。辛亥，京师地震。十二月壬申，魏请通和，诏许之。丁酉，以吴兴太守、驸马都尉、利亭侯张缵为吏部尚书。

三年春正月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是夜，硃雀门灾。壬寅，天无云，雨灰，黄色。癸卯，以中书令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二月乙酉，老人星见。丁亥，舆驾亲耕籍田。己丑，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安右将军、尚书左仆射。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庚寅，以安南将军庐陵王续为中卫将军、护军将军。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嵒为武昌郡王，灊为义阳郡王。夏四月丁卯，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河东王誉为南徐州刺史。五月丙申，以前扬州刺史武陵王纪复为扬州刺史。六月，青州朐山境陨霜。秋七月癸卯，魏遣使来聘。己酉，义阳王灊薨。是月，青州雪，害

苗稼。八月甲申，老人星见。辛卯，舆驾幸阿育王寺，赦天下。九月，南兖州大饥。是月，北徐州境内旅生稻稗二千许顷。闰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扬州刺史武陵王纪为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冬十月丙辰，京师地震。是岁，饥。

四年春正月庚辰，以中军将军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大将军、扬州刺史。二月己亥，舆驾亲耕籍田。三月戊寅，河南国遣使献方物。癸未，芮芮国遣使献方物。五月甲戌，魏遣使来聘。秋七月己未，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察为东扬州刺史。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如来真形舍利，大赦天下。八月甲辰，诏“南兖、北徐、西徐、东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经饥馑，曲赦逋租宿责，勿收今年三调。”冬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护军将军庐陵王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右将军、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权将军、丹阳尹何敬容以本号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尚书仆射，都官尚书刘孺为吏部尚书。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二郊请用素辇，籍田往还乘常辇，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将军及太仆。”诏付尚书博议施行。改素辇名大同辇。昭祀宗庙乘玉辇。辛未，舆驾亲祠南郊，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各赐爵一级，并勒属所以时腾上。三月己未，诏曰：“朕四听既阙，五识多蔽，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是政事不便于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隐。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后，以为永准。”秋七月己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安右将军。八月乙酉，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九月庚申，以都官尚书到溉为吏部尚书。冬十一月乙亥，魏遣使来聘。十二月癸未，以吴郡太守谢举为中书监，新除中书令鄱阳王范为中领军。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二月己亥，舆驾亲耕籍田。丙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云麾将军豫章王欢为江州刺史。秦郡献白鹿一。夏四月癸未，诏曰：“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榛芜，望古兴怀，言念怆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职司者勤加守护，勿令细民妄相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五月戊寅，以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罗为右光禄大夫。己卯，河南王遣使献马及方物。六月丁未，平阳县献白鹿一。秋七月丁亥，魏遣使来聘。八月戊午，赦天下。辛未，诏曰：“经国有体，必询诸朝，所以尚书

置令、仆、丞、郎，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顷者不尔，每有疑事，倚立求决。古人有云，主非尧舜，何得发言便是。是故放勋之圣，犹咨四岳，重华之睿，亦待多士。岂朕寡德，所能独断。自今尚书中有疑事，前于朝堂参议，然后启闻，不得习常。其军机要切，前须谘审，自依旧典。”盘盘国遣使献方物。九月，移安州置定远郡，受北徐州都督，定远郡改属安州。始平太守崔硕表献嘉禾一茎十二穗。戊戌，特进、左光禄大夫、司空袁昂薨。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邑。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属桂州。

七年春正月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还田宅，蠲课五年。辛丑，舆驾亲祠明堂。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舆驾躬耕籍田。乙卯，京师地震。丁巳，以中领军、鄱阳王范为镇北将军、雍州刺史。三月乙亥，宕昌王遣使献马及方物。高丽、百济、滑国各遣使献方物。夏四月戊申，魏遣使来聘。五月癸己，以侍中南康王会理兼领军。秋九月戊寅，芮芮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丙午，以侍中刘孺为吏部尚书。十一月丙子，诏停在所役使女丁。丁丑，诏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恩泽屡加，弥长奸盗，朕亦知此之为病矣。如不优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负，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间无问多少，言上尚书，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又诏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盖先圣之格训也。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己丑，以金紫光禄大夫臧盾为领军将军。十二月壬寅，诏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纳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为日久矣，每当食投箸，方眠彻枕，独坐怀忧，愤慨申旦，非为一人，万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杨阜是故忧愤，贾谊所以流涕。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

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魏遣使来聘。丙辰，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是岁，交州土民李贲攻刺史萧谘，谘输赂，得还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内史萧说委郡东奔，敬躬据郡，进攻庐陵，取豫章，妖党遂至数万，前逼新淦、柴桑。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曹子郢讨之。三月戊辰，大破之，擒敬躬送京师，斩于建康市。是月，于江州新蔡、高塘立颂平屯，垦作蛮田。遣越州刺史陈侯、罗州刺史宁巨、安州刺史李智、爱州刺史阮汉，同征李贲于交州。

九年春闰月丙申，地震，生毛。二月甲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三月，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贲，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林邑王败走。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将军、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二月壬戌，领军将军臧盾卒；以轻车将军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

十年春正月，李贲于交址窃位号，署置百官。三月甲午，舆驾幸兰陵，谒建宁陵。辛丑，至修陵。壬寅，诏曰：“朕自违桑梓，五十余载，乃眷东顾，靡日不思。今四方款关，海外有截，狱讼稍简，国务小闲，始获展敬园陵，但增感恸。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并可锡位一阶，并加颁赉。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监所责民，蠲复二年。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因作《还旧乡》诗。癸卯，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颁赉。丁未，仁威将军、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进号安东将军。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夏四月乙卯，舆驾至自兰陵。诏鳏寡孤独尤贫者赡恤各有差。五月丁酉，尚书令何敬容免。秋九月己丑，诏曰：“今兹远近，雨泽调适，其获已及，冀必万箱，宜使百姓因斯安乐。凡天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讨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无问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列，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罪悉从原。其有因饥逐食，离乡去土，悉听复业，蠲课五年。”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诏曰：“皇王在昔，泽风未远，故端居玄扈，拱默岩廊。自大道既沦，浇波斯逝，动竞日滋，情伪弥作。朕负扆君临，百年将半。宵漏未分，躬劳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饭。退居犹于布

素，含咀匪过藜藿。宁以万乘为贵，四海为富；唯欲亿兆康宁，下民安乂。虽复三思行事，而百虑多失。凡远近分置、内外条流、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夏四月，魏遣使来聘。冬十月己未，诏曰："尧、舜以来，便开赎刑，中年依古，许罪身入赀，吏下因此，不无奸猾，所以一日复敕禁断。川流难壅，人心惟危，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书》云：'与杀不辜，宁失不经。'可复开罪身，皆听入赎。"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癸丑，交州刺史杨□票克交趾嘉宁城，李贲窜入獠洞，交州平。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盗、放散官物，及以军粮器甲，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从恩，十一年正月已后，悉原加责；其或为事逃叛流移，因饥以后亡乡失土，可听复业，蠲课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还本郡，旧业若在，皆悉还之。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赀宿卫文武各有差。是夜，同泰寺灾。六月辛巳，竟天有声，如风雨相击薄。秋七月辛酉，以武昌王嵒为东扬州刺史。甲子，诏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无赖子弟过于禽兽，至于父母并皆不知。多触王宪，致及老人。耆年禁执，大可伤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预今恩。"丙寅，诏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八月丁丑，东扬州刺史武昌王嵒薨。以安东将军、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即本号东扬州刺史，丹阳尹邵陵王纶为镇东将军、南徐州刺史。甲午，渴般□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癸酉，汝阴王刘哲薨。乙亥，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察为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湘东王绎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辛酉，舆驾亲祠南郊，诏曰："天行弥纶，覆焘之功博；乾道变化，资始之德成。朕沐浴斋宫，虔恭上帝，祗事□□燎，高燔太一，大礼克遂，感庆兼怀，思与亿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清议禁锢，并皆宥释；所讨逋叛，巧籍隐年，暗丁匿口，开恩百日，各令自首，不问往罪；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孝悌力田，赐爵一

级；居局治事，赏劳二年。可班下远近，博采英异，或德茂州闾，道行乡邑，或独行特立，不求闻达，咸使言上，以时招聘。”甲子，舆驾亲祠明堂。二月己卯，白虹贯日。庚辰，魏司徒侯景求以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内属。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大行台，制承如邓禹故事。丁亥，舆驾躬耕籍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北豫州。夏四月丁亥，舆驾还宫，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在朝群臣宿卫文武并加颁赉。五月丁酉，舆驾幸德阳堂，宴群臣，设丝竹乐。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秋七月庚申，羊鸦仁入悬瓠城。甲子，诏曰：“二豫分置，其来久矣。今汝、颍克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八月乙丑，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诏曰：“今汝南新复，嵩、颍载清，瞻言遣黎，有劳鉴寐，宜覃宽惠，与之更始。应是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愆。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戊子，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九月癸卯，王游苑成。庚戌，舆驾幸苑。冬十一月，魏遣大将军慕容绍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战，渊明败绩，及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并陷魏。绍宗进围潼州。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魏主。辛巳，以前征北将军鄱阳王范为安北将军、南豫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诏在位各举所知。己亥，魏陷涡阳。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鸦仁，殷州刺史羊思达，并弃城走，魏进据之。乙卯，以大将军侯景为南豫州牧，安北将军、南豫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三月甲辰，抚东将军高丽王高延卒，以其息为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己未，以镇东将军、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同三司之仪，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萧渊藻为征东将军、南徐州刺史。是日，屈獠洞斩李贲，传首京师。夏四月丙子，诏在朝及州郡各举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礼送京师。戊寅，以护军将军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五月辛丑，以新除中书令邵陵王纶为安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张缵为领军将军。辛亥，曲赦交、爱、德三州。癸丑，诏曰：“为国在于多士，宁下寄于得人。朕暗于行事，尤阙治道，孤立在上，如临深谷。凡尔在朝，咸思匡救，献替可否，用相启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穷其屠钓，尽其岩穴，以时奏闻。”是月，两月夜见。秋八月乙未，以右卫将军

硃异为中领军。戊戌，侯景举兵反，擅攻马头、木栅、荆山等戍。甲辰，以安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曲赦南豫州。九月丙寅，加左光禄大夫元罗镇右将军。冬十月，侯景袭谯州，执刺史萧泰。丁未，景进攻历阳，太守庄铁降之。戊申，以新除光禄大夫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屯丹阳郡。己酉，景自横江济于采石。辛亥，景师至京，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十一月辛酉，贼攻陷东府城，害南浦侯萧推、中军司马杨暾。庚辰，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入援京师，顿钟山爱敬寺。乙酉，纶进军湖头，与贼战，败绩。丙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雄信将军裴之高等帅众入援，次于张公洲。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尚书令谢举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礼、前衡州刺史韦粲、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并帅军入援，推仲礼为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礼帅众分据南岸。是日，贼济军于青塘，袭破韦粲营，粲拒战死。庚申，邵陵王纶、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等帅兵集南岸。乙丑，中领军硃异卒。丙寅，以司农卿傅岐为中领军。戊辰，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进军青溪东，为贼所破，文皎死之。壬午，荧惑守心。乙酉，太白昼见。二月丁未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帅江州之众，顿于兰亭苑。庚戌，安北将军、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与贼战，大败。己未，皇太子妃王氏薨。丁卯，贼攻陷宫城，纵兵大掠。己巳，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庚午，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辛未，援军各退散。丙子，荧惑守心。壬午，新除中领军傅岐卒。夏四月己丑，京师地震。丙申，地又震。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忧愤寝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魏。五月丙辰，高祖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辛巳，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极前殿。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乙卯，葬于修陵。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岁，献皇太后崩，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及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谘议，随府在荆镇，仿佛奉闻，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暂停止。高祖形容本壮，及还至京都，销毁骨立，亲表士友，不复识焉。望宅奉讳，气绝久之，每哭辄欧血数升。服内不复尝米，惟资大麦，日止二溢。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及居帝位，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过，设净饌。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沱，哀动左右。加以文思

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蒨、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硃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袂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笺奏，爰初在田，洎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纠奸擿伏，洞尽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祎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衤要，盛夏暑月，未尝褰袒。不正容止，不与人相见，虽觌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史臣曰：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总苍兕之师，翼龙豹之阵，云骧雷骇，剪暴夷凶，万邦乐推，三灵改卜。于是御凤历，握龙图，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硃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贾谊有云“可为恸哭者矣”。遂使滔天

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呜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

本纪第四简文帝

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　，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监二年十月丁未，生于显阳殿。五年，封晋安王，食邑八千户。八年，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九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北兖、青、徐、冀五州诸军事、宣毅将军、南兖州刺史。十二年，入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十三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南北秦、益、宁七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将军如故。十四年，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四年，徙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五年，进号安北将军。七年，权进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诸军事。是岁，丁所生穆贵嫔丧，上表陈解，诏还摄本任。中大通元年，诏依先给鼓吹一部。二年，征为都督南扬、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诏曰："非至公无以主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所以尧舜克让，惟德是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艰难，淳风犹郁，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岂能荷神器之重，嗣龙图之尊。晋安王纲，文义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归美，率土宅心。可立为皇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以修缮东宫，权居东府。四年九月，移还东宫。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诏曰："朕以不造，夙丁闵凶。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慕号絺，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茕茕在疚，罔知所托，方赖藩辅，社稷用安。谨遵先旨，顾命遗泽，宜加亿兆。可大赦天下。"壬午，诏曰："育物惟宽，驭民惟惠，道著兴王，本非隶役。或开奉国，便致擒虏，或在边疆，滥被抄劫。二邦是竟，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创承鸿业，既临率土，化行宇宙，岂欲使彼独为匪民。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并及妻儿，悉可原放。"癸未，追谥妃王氏为简皇后。六月丙戌，以南康嗣王会理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壬辰，封当阳公大心为寻阳郡王，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宁国公大临为南海郡王，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西豊公大春为安陆郡王，新涂公大成为山阳郡王，临湘公大封为宜都郡王。秋七月甲寅，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杀，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戊辰，以吴郡置吴州，以安陆王大春为刺

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会理兼尚书令，南海王大临为扬州刺史，新兴王大庄为南徐州刺史。是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八月癸卯，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萧渊藻薨。冬十月丁未，地震。十二月，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以国哀不朝会。诏曰："盖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获已而临莅之。故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轩冕之华，傥来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启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智周万物。属齐季荐瘥，彝伦剥丧，同气离入苑之祸，元首怀无厌之欲，乃当乐推之运，因亿兆之心，承彼掎角，雪兹仇耻。事非为己，义实从民。故功成弗居，卑宫菲食，大慈之业普薰，汾阳之诏屡下。于兹四纪，无得而称。朕以寡昧，哀茕孔棘，生灵已尽，志不图全，僶俛视阴，企承鸿绪。悬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迟，谅暗弥切。方当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即王道未直，天步犹艰，式凭宰辅，以弘庶政。履端建号，仰惟旧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丁巳，天雨黄沙。己未，太白经天，辛酉乃止。西魏寇安陆，执司州刺史柳仲礼，尽没汉东之地。丙寅，月昼见。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义，袭广陵，斩贼南兖州刺史董绍先。侯景自帅水步军击皓。二月癸未，景攻陷广陵，皓等并见害。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省吴州，如先为郡。诏曰："近东垂扰乱，江阳纵逸。上宰运谋，猛士雄奋，吴、会肃清，济、兖澄谧，京师畿内，无事戎衣。朝廷达宫，斋内左右，并可解严。"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是月，邵陵王纶自寻阳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纶。丙午，侯景逼太宗幸西州。夏五月庚午，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嗣王范薨。自春迄夏，大饥，人相食，京师尤甚。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秋七月戊辰，贼行台任约寇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以州降约。是月，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八月甲午，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率众逼郢州。乙亥，侯景自进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邵陵王纶弃郢州走。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立皇子大钧为西阳郡王，大威为武宁郡王，大球为建安郡王，大昕为义安郡王，大挚为绥建郡王，大圜为乐梁郡王。壬寅，景害南康嗣王会理。十一月，任约进据西阳，分兵寇齐昌，执衡阳王献送京师，害之。湘东王绎遣前宁州刺史徐文盛督众军拒约。南郡王前中兵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攻破浙东诸县。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纶走至安陆董城，为西魏所攻，军败，死。三

月，侯景自帅众西寇。丁未，发京师，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四月，至西阳。乙亥，景分遣伪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丙子，执刺史萧方诸。闰月甲子，景进寇巴陵，湘东王绎所遣领军将军王僧辩连战不能克。五月癸未，湘东王驿遣游击将军胡僧祐、信州刺史陆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约帅众拒援军。六月甲辰，僧祐等击破任约，擒之。乙巳，景解围宵遁，王僧辩督众军追景。庚申，攻鲁山城，克之，获魏司徒张化仁、仪同门洪庆。辛酉，进围郢州，下之，获贼帅宋子仙等。鄱阳王故将侯瑱起兵，袭伪仪同于庆于豫章，庆败走。秋七月丁亥，侯景还至京师。辛丑，王僧辩军次湓城，贼行江州事范希荣弃城走。八月丙午，晋熙人王僧振、郑宠起兵袭郡城，伪晋州刺史夏侯威生、仪同任延遁走。戊午，侯景遣卫尉卿彭俊、厢公王僧贵率兵入殿，废太宗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武宁王大威、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人。矫为太宗诏，禅于豫章嗣王栋，大赦改年。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新兴王大庄于京口。冬十月壬寅，帝谓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梦吞土，卿试为我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馈塊，卒还晋国。陛下所梦，得符是乎。"及王伟等进觞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忧愤既久，使臣上寿。"帝笑曰："寿酒，不得尽此乎？"于是并赍酒肴、曲项琵琶，与帝饮。帝知不免，乃尽酣，曰："不图为乐一至于斯！"既醉寝，伟乃出，俊进土囊，王修纂坐其上，于是太宗崩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九。贼伪谥曰明皇帝，庙称高宗。

明年，三月癸丑，王僧辩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庙曰太宗。四月乙丑，葬庄陵。

初，太宗见幽絷，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豊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蕃政，所在有称。在穆贵嫔忧，哀毁骨立，昼夜号泣不绝声，所坐之席，沾湿尽烂。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及居监抚，多所弘宥，文案簿领，纤毫不可欺。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

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史臣曰：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运钟《屯》、《剥》，受制贼臣，弗展所蕴，终罹怀、愍之酷，哀哉！

本纪第五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 ，封湘东郡王，邑二千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进号平西将军。大同元年，进号安西将军。三年，进号镇西将军。五年，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是月，世祖征兵于湘州，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拒不遣。六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战所败死。七月，又遣镇兵将军鲍泉代讨誉。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举兵反，来寇江陵，世祖婴城拒守。乙丑，察将杜掞与其兄弟及杨混，各率其众来降。丙寅，察遁走。鲍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

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卫将军王僧辩获橘三十子共蒂，以献。二月甲戌，衡阳内史周弘直表言凤皇见郡界。夏五月辛未，王僧辩克湘州，斩河东王誉，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来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中抚军将军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左卫将军王僧辩为领军将军。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大成为桂阳郡王，大封为汝南郡王。是月，任约进寇西阳、武昌，遣左卫将军徐文盛、右卫将军阴子春、太子右卫率萧慧正、巂州刺史席文献等下武昌拒约。以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恪为荆州刺史，镇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散骑常侍江安侯圆正、侍中左卫将军张绾、司徒左长史昙等府州国一千人奉笺曰：

窃以嵩岳既峻，山川出云；大国有蕃，申甫惟翰。岂非皇建斯极，以位为宝；圣教辨方，慎名与器。是知太尉佐帝，重华表黄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圭之锡。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应期，挺生将圣。忠为令德，孝实天经，地切应、韩，寄深旦、爽，五品斯训，七政以齐，志存社稷，功济屯险。夷狄内侵，枕戈泣血，鲸鲵未扫，投袂勤王，能使游魂请盟以屈膝，丑徒衔璧而慑气。亲蕃外叛，衅均吴、楚，

义讨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筑杜弢之垒；岘山离贰，不伐刘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别殊派，才命戈船，底定灊、霍。溯流穷讨，路绝窥窬，胡兵侵界，铁马雾合，神规独运，皆即枭悬，翻同翅折，遂修职贡。梁、汉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汉俱下，竭骁勇之阵。南通五岭，北出力原；东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谓上流千里，持戟百万，天下之至贵，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飞云，昆山起燎，魏文悲乐推之岁，韩宣叹成礼之日，阳台之下，独有冠盖相趋；梦水之傍，尚致车舆结辙。粦麦两穗，出于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当阳之境。野蚕自绩，何谢欧丝；闲田生稻，宁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称文明光大，岂可徽号不彰于彝典，明试不陈乎车服者哉！昔晋、郑入周，尚作卿士；萧、曹佐汉，且居相国。宜崇兹盛礼，显答群望。恪等稽寻甲令，博询惇史，谨再拜上，进位相国，总百揆，竹使符一，别准恒仪。杖金斧以剪逆暴，乘玉辂而定社稷。傍罗丽于日月，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岂不休哉！恪等不通大体，自昧伏奏以闻。

世祖令答曰：“数钟阳九，时惟百六，鲸鲵未剪，寤寐痛心。周粤天官，秦称相国，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硃鸢，北渐玄塞。率兹小宰，弘斯大德。将何用继踪曲阜，拟迹桓、文，终建一匡，肃其五拜。虽义属随时，事无虚纪，传称皆让，《象》著鸣谦，瞻言前典，再怀哽恧。”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遣护军将军尹悦、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帅众下武昌，助徐文盛。

大宝二年，世祖犹称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来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会任约军。闰四月丙午，景遣其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戊申，徐文盛、阴子春等奔归，王珣、尹悦、杜多安并降贼。庚戌，领军将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甲子，景进寇巴陵。五月癸未，世祖遣游击将军胡僧祐、信州刺史陆法和帅众下援巴陵。任约败，景遂遁走。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胡僧祐为领军将军，陆法和为护军将军。仍令僧辩率众军追景，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辩下次湓城。辛亥，以镇南将军、湘州刺史萧方矩为中卫将军。司空、征南将军、南平王恪进号征南大将军。湘州刺史，余如故。九月己亥，以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余如故。盘盘国献驯象。冬十月辛丑朔，有紫云如车盖，临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尚书令、长宁县侯王僧辩等奉表曰：

众军薄伐，涂次九水，即日获临城县使人报称：侯景弑逆皇帝，贼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并罹祸酷。六军恸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极，

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尧构绪，基商启祚。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奄龛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时，履至尊而制六合。丽正居贞，大横固祉。四叶相系，三圣同基。蠢尔凶渠，遂凭天邑。阊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尧城之疑。云扆承华，一朝俱酷。金桢玉干，莫不同冤。悠悠彼苍，何其罔极！

臣闻丧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长，先王之通训。少康则牧众抚职，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则居正东迁，宗周所以卜世。汉光以能捕不道，故景历重昌；中宗以不违群议，故江东可立。俦今考古，更无二谋。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灵断，当七九之厄，而应千载之期；启殷忧之明，而居百王之会。取威定霸，嶮阻艰难，建社治兵，载循古道。家国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将有主。轩辕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实居长。乘屈完而陈诸侯，拜子武而服大辂。功齐九有，道济生民。非奉圣明，谁嗣下武！

臣闻日月贞明，太阳不可以阙照；天地贞观，乾道不可以久惕。黄屋左纛，本为亿兆而尊；鸾辂龙章，盖以郊禋而贵。宝器存乎至重，介石慎于易差。黔首岂可少选无君，宗祏岂可一日无主。伏愿陛下扫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运钟扰攘，盖不劳宗正奉诏，博士择时，南面即可居尊，西向无所让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残寇潜居，器藏社处，乾象既倾，坤仪已覆。斩莽輗车，烧卓照市，廓清函夏，正为茔陵，开雪宫围，庶存钟鼎，彼黍离离，伊何可言。陛下继明阐祚，即宫旧楚。左庙右社之制，可以权宜；五礼六乐之容，岁时取备。金芝九茎，琼茅三脊。要卫率职，尉候相望。坐庙堂以朝四夷，登灵台而望云物，禅梁甫而封泰山，临东滨而礼日观。然后与三事大夫，更谋都鄙。左瀍右涧，夹雒可以为居，抗殿疏龙，惟王可以在镐，何必勤勤建业也哉。臣等不胜控款之至，谨拜表以闻。

世祖奉讳，大临三日，百官缟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灾，枕戈饮胆，扣心泣血。风树之酷，万始不追；霜露之哀，百忧总萃。甫闻伯升之祸，弥切仲谋之悲。若封豕既歼，长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轨，继子臧之高让，岂资秋亭之坛，安事繁阳之石。侯景，项籍也；萧栋，殷辛也。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议。群公卿士，其谕孤之志，无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十余人，领军将军胡僧祐率群僚二百余人，江州别驾张佚率吏民三百余人，并奉笺劝进。世祖固让。

十一月乙亥，王僧辩又奉表曰：

紫宸旷位，赤县无主，百灵耸动，万国回皇。虽醉醒相扶，同归景亳，式歌且诵，总赴唐郊，犹惧陛下俯首潸然，让德不嗣。传车在道，方慎宋昌之谋；法驾已陈，尚杜耿纯之劝。岳牧翘首，天民累息。臣闻星回日薄，击雷鞭电者之谓天；岳立川流，吐雾蒸云者之谓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阴阳之不测，而以裁成万物者，其在圣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黄屋庙堂之下，本非获已而居；明镜四衢之樽，盖由应物取训。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达。比以周旦，则文王之子；方之放勋，则帝挚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阙湮亡，钟鼎沦覆，嗣膺景历，非陛下而谁？岂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嚣托置高庙。陛下方复从容高让，用执谦光。展其矫行伪书，诬罔正朔，见机而作，断可识矣。匪疑何卜，无待蓍龟。日者，公卿失驭，祸缠霄极，侯景凭陵，奸臣互起，率戎伐颖，无处不然，劝明诛晋，侧足皆尔。刁斗夜鸣，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顾衔悲；凉州义徒，东望殒涕，喋喋黔首，将欲安归！陛下英略纬天，沉明内断，横剑泣血，枕戈尝胆，农山圮下之策，金匮玉鼎之谋，莫不定算扆帷，决胜千里。击灵鼍之鼓，而建翠华之旗，驱六州之兵，而总九伯之伐，四方虽虞，一战以霸。斩其鲸鲵，既章大戮，何校灭耳，莫匪奸回，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兰，敌国降城，和如亲戚，九服同谋，百道俱进，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翊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国有具臣，谁敢奉诏。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万国之欢心，万国岂可无君，高祖岂可废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风通吹，云烟纷郁，日月光华，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飞舻巨舰，竟水浮川；铁马银鞍，陵山跨谷。英杰接踵，忠勇相顾，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报主。莫不覆盾衔威，提斧击众，风飞电耀、志灭凶丑。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五行夕返，六军晓进，便当尽司寇之威，穷蚩尤之伐，执石赵而求玺，斩姚秦而取钟，修扫茔陵，奉迎宗庙。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俯从民请。汉宣嗣位之后，即遣蒲类之军；光武登极既竟，始有长安之捷。由此言之，不无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国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夺。不任慺慺之至，谨重奉表以闻。

世祖答曰：“省示，复具一二。孤闻天生蒸民而树之以君，所以对扬天休，司牧黔首。摄提、合雒以前，栗陆、骊连之外，书契不传，无得称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谣所归，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难，大耻未雪，国贼则蚩尤弗剪，同姓则有扈不宾，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应宝历，何以嗣龙图。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来议也。”是时巨寇尚存，未欲即位，而

四方表劝，前后相属，乃下令曰：“《大壮》乘乾，《明夷》垂翼，璇度亟移，玉律屡徙，四岳频遣劝进，九棘比者表闻。谯、沛未复，茔陵永远，于居于处，寤寐疚怀，何心何颜，抚兹归运。自今表奏，所由并断，若有启疏，可写此令施行。”是日，贼司空、东南道大行台刘神茂率仪同刘归义、留异赴义，奉表请降。

大宝三年，世祖犹称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惟星鸟，表年祥于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于南畯。况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堕此玄苗，坐飡红粒，不植燕颔，空候蝉鸣。可悉深耕穊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以智武将军、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二月，王僧辩众军发自寻阳。世祖驰檄告四方曰：

夫剥极生灾，乃及龙战，师贞终吉，方制獯豕。岂不以侵阳荡薄，源之者乱阶；定龛艰难，成之者忠义。故羿、浇灭于前，莽、卓诛于后。是故使桓、文之勋，复兴于周代；温、陶之绩，弥盛于金行。粤若梁兴五十余载，平壹宇内，德惠悠长，仁育苍生，义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浊泾清渭，靡不向风。建翠凤之旗，则六龙骧首；击灵鼍之鼓，则百神警肃。风、牧、方、邵之贤，卫、霍、辛、赵之将，羽林黄头之士，虎贲缇骑之夫，叱咤则风云兴起，鼓动则嵩、华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后，延颈举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马，秦士不敢弯弓。叶和万邦，平章百姓，十尧九舜，曷足云也。贼臣侯景，匈奴叛臣，鸣镝余噍。悬瓠空城，本非国宝，寿春畿要，赏不逾月。开海陵之仓，赈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费，锡三官之钱，冒于货贿，不知纪极。敢兴逆乱，梗我王畿。贼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结怨江芊，远适单于。简牍屡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敛无度，景卿之诮已及。为虎傅翼，远相招致。虔刘我生民，离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皋貔，躬擐甲胄，霜戈照日，则晨离夺晖，龙骑蔽野，则平原掩色，信与江水同流，气与寒风俱愤。凶丑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兖。涣汗既行，丝纶爰被。我是以班师凯归，休牛息马。贼犹不悛。遂复矢流王屋，兵躔象魏。总章之观，非复听讼之堂；甘泉之宫，永乖避暑之地。坐召宪司，卧制朝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重增赋敛，肆意裒剥，生者逃窜，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钳口。刑戮失衷，爵赏由心，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臧获之人，五宗及赏；搢绅之士，三族见诛。谷粟腾踊，自相吞噬。喋喋黔首，路有衔索之哀；蠢蠢

黎民，家陨桓山之泣。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氈帐。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外监陈莹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宫车晏驾。奉讳惊号，五内摧裂，州冤本毒，无地容身。景阻饥既甚，民且狼顾，遂侵轶我彭蠡，凭凌我郢邑，穷据我江夏，掩袭我巴丘。我是以义勇争先，忠贞尽力。斩馘凶渠，不可称算，沙同赤岸，水若绛河。任约泥首于安南，化仁面缚于汉口，子仙乞活于鄢郢，希荣败绩于柴桑。侯景奔窜，十鼠争穴，郭默清夷，晋熙附义，计穷力屈，反杀后主。毕、原、禜、郇、并离祸患，凡、蒋、邢、茅，皆伏鈇锧。是可忍也，孰不可容！幕府据有上流，实惟分陕，投袂荷戈、志在毕命。昔周依晋、郑，汉有虚、牟。彼惟末属，犹能如此；况联华日月，天下不贱，为臣为子，兼国兼家者哉！咸以义旗既建，宜须总一，共推幕府，实用主盟。粤以不佞，谬董连率，远惟国艰，不遑宁处。中权后劲，龚行天罚，提戈蒙险，陨越以之。天马千群，长戟百万，驱贲获之士，资智勇之力，大楚逾荆山，浅原度彭蠡，舳舻泛水，以掎其南，辎軿委输，以冲其北。华夷百濮，赢粮影从。雷震风骇，直指建业。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退舍。方驾长驱，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挟辎曳牛之侣，拔距磔石之夫，骑则逐日追风，弓则吟猿落雁。捧昆仑而压卵，倾渤海而灌荧。如驷马之载鸿毛，若奔牛之触鲁缟。以此众战，谁能御之！脱复蜂虿有毒，兽穷则斗。谓山盖高，则四郊多垒；谓地盖远，则三千弗违。如彼怒蛙，譬如鼷鼠，岂费万钧，无劳百溢。加以日临黄道，兵起绛宫，三门既启，五将咸发，举整整之旗，扫亭亭之气，故以临机密运，非贼所解，奉义而诛，何罪不服？今遣使持节、大都督、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尚书令、长宁县开国侯王僧辩率众十万，直扫金陵。鸣鼓聒天，摐金振地。硃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动，若沧海之奔流。计其同恶，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何校灭耳，匪朝伊夕。舂长狄之喉，系郅支之颈。今司寇明罚，质钅夫所诛，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无所问。诸君或世树忠贞，身荷宠爵，羽仪鼎族，书勋王府，俯眉猾竖，无由自效，岂不下惭泉壤，上愧皇天！失忠与义，难以自立。想诚南风，乃眷西顾，因变立功，转祸为福。有能缚侯景及送首者，封万户开国公，绢布五万匹。有能率动义众，以应官军，保全城邑，不为贼用，上赏方伯，下赏剖符，并裂山河，以纡青紫。昔由余入秦，礼同卿佐；日磾降汉，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恤无位。若执迷不反，拒逆王师，大军一临，刑兹罔赦。孟诸焚燎，芝艾俱尽；宣房河决，玉石同沉。信赏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远近，咸使知闻。

三月，王僧辩等平侯景，传其首于江陵。戊子，以贼平告明堂、太社。己丑，王僧辩等又奉表曰：

众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贼景鸟伏兽穷，频击频挫，奸竭诈尽，深沟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骑短兵，犀函铁楯，结队千群，持戟百万，止纣七步，围项三重，轰然大溃，群凶四灭。京师少长，俱称万岁。长安酒食，于此价高。九县云开，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谁不载跃！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婴愤忍酷。自紫庭绛阙，胡尘四起，□需垣好畤，冀马云屯，泣血治兵，尝胆誓众。而吴、楚一家，方与七国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监作乱。西凉义众，阻强秦而不通；并州遗民，跨飞狐而见泯。豺狼当路，非止一人；鲸鲵不枭，倏焉五载。英武克振，怨耻并雪，永寻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辄依故实，奉修社庙，使者持节，分告茔陵。嗣后升遐，龙輴未殡，承华掩曜，梓宫莫测，并即随由备办，礼具凶荒。四海同哀，六军袒哭，圣情孝友，理当感恸。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鉴。以锡珪之功，既归有道，当璧之礼，允属圣明；而优诏谦冲，窅然凝邈。飞龙可跻，而《乾》爻在四；帝阍云叫，而阊阖未开。讴歌再驰，是用翘首。所以越人固执，熏丹穴以求君；周民乐推，逾岐山而事主。汉王不即位，无以贵功臣；光武不止戈，岂谓绍宗庙。黄帝游于襄城，尚访治民之道；放勋入于姑射，犹使樽俎有归。伊此傥来，岂圣人所欲，帝王所应，不获已而然。伏读玺书，寻讽制旨，顾怀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龙颜之姿，表于徇齐之日，彤云素气之瑞，基于应物之初。博览则大哉无所与名，深言则晔乎昭章之观。忠为令德，孝实动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图武算，指麾则丹浦不战，顾眄则阪泉自荡。地维绝而重纽，天柱倾而更植。凿河津于孟门，百川复启；补穹仪以五石，万物再生。纵陛下拂袗衣而游广成，登沆山而去东土，群臣安得仰诉，兆庶何所归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礼旷，斋宫清庙，匏竹不陈，仰望銮舆，匪朝伊夕，瞻言法驾，载渴且饥。岂可久稽众议，有旷□则！旧郊既复，函、雒已平。高奴、栎阳，宫馆虽毁；浊河清渭，佳气犹存。皋门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测景，仙人承露。斯盖九州之赤县，六合之枢机。博士捧图书而稍还，太常定礼仪而已列。岂得不扬清驾而赴名都，具玉銮而游正寝！昔东周既迁，镐京遂其不复；长安一乱，郏、洛永以为居。夏后以万国朝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迹基百里，剑杖三尺。以残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师，剪灭三叛。坦然大定，御辇东归。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马于谯郡。缅求前古，其可得欤？对扬天命，何所让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

相国答曰：“省表，复具一二。群公卿士，亿兆夷人，咸以皇天眷

命，归运所属，用集宝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愿；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说。今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辛卯，宣猛将军硃买臣密害豫章嗣王栋，及其二弟桥、樛，世祖志也。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萧泰、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茔陵，修复社庙。丁巳，世祖令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虽子产献捷，戎服从事，亚夫弗拜，义止将兵。今凶丑歼夷，逆徒殄溃，九有既截，四海乂安。汉官威仪，方陈盛礼，卫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严，以时宣勒。”是月，以东阳太守张彪为安东将军。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辩等，复拜表上尊号，世祖犹固让不受。庚辰，以征南将军、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余如故。甲申，以尚书令、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乙酉，斩贼左仆射王伟、尚书吕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严亶于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过，著在周经；圣人解网，闻之汤令。自猃狁孔炽，长蛇荐食，赤县阽危，黔黎涂炭，终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恶稽诛，本属侯景；王伟是其心膂，周石珍负背恩义，今并烹诸鼎镬，肆之市朝。但比屯邅寇扰，为岁已积，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凡诸恶侣，谅非一族。今特阐以王泽，削以刑书，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师潘乐、辛术等寇秦郡，王僧辩遣杜掞帅众拒之。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贺平侯景。

八月，萧纪率巴、蜀大众连舟东下，遣护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魏使徐陵于鄴奉表曰：

臣闻封唐有圣，还承帝喾之家；居代惟贤，终纂高皇之祚。无为称于革舄，至治表于垂衣，而拨乱反正，非闻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东莞；炎运犹昌，枝分南顿。岂得掩显姓于轩辕，非才子于颛顼？莫不时因多难，俱继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于勋、华，明让同于旦、爽。握图执钺，将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图画斯归，何止尧门之瑞。若夫大孝圣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训生民，贻风多士。一日二日，研览万机；允文允武，包罗群艺。拟兹三大，宾是四门，历试诸难，咸熙庶绩，斯无得而称也。自无妄兴暴，皇祚浸微，封豕希修蛇，行灾中国，灵心所宅，下武其兴，望紫极而长号，瞻丹陵而殒恸。家冤将报，天赐黄鸟之旗；国害宜诛，神奉玄狐之箓。滕公拥树，雄气方严；张绣交兵，风神弥勇。忠诚冠于

日月，孝义感于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驱效命，元恶斯歼。既挂胆于西州，方燃脐于东市。蚩尤三冢，宁谓严诛？王莽千剸，非云明罚？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为京观。邦畿济济，还见隆平；宗庙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氲浑沌之世，骊连、栗陆之君，卦起龙图，文因鸟迹。云师火帝，非无战阵之风，尧誓汤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东井，时破崤、潼；雷震南阳，初平寻、邑。未有援三灵之已坠，救四海之群飞，赫赫明明，龚行天罚，如当今之盛者也。于是卿云似盖，晨映姚乡；甘露如珠，朝华景寝。芝房感德，咸出铜池；蓂荚伺辰，无劳银箭。重以东渐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风，扶桑盛日，莫不编名属国，归质鸿胪，荒服来宾，遐迩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业也如此。久应旁求掌固，谘询天官，斟酌繁昌，经营高邑。宗王启霸，非劳阳武之侯；清跸无虞，何事长安之邸。正应扬銮旂以飨帝，仰凤扆以承天，历数在躬，畴与为让！去月二十日，兼散骑常侍柳晖等至鄴，伏承圣旨谦冲，为而弗宰，或云泾阳未复，函谷无泥，旋驾金陵，方膺天眷。愚谓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汉祖、殷宗，皆无恒宅。登封岱岳，犹置明堂；巡狩章陵，时行司隶。何必西瞻虎据，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抑又闻之：玄圭既锡，苍玉无陈，乃棫朴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贡。云和之瑟，久废甘泉；孤竹之管，无闻方泽。岂不惧欤！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高谢君临，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土翘翘，苍生何望！昔苏季、张仪，违乡负俗，尚复招三方以事赵，请六国以尊秦。况臣等显奉皇华，亲承朝命，珪璋特达，通聘河阳，貂珥雍容，寻盟漳水，加牢贬馆，随势污隆，瞻望乡关，诚均休戚。但轻生不造，命与时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远摈。承闲内殿，事绝耿弇之恩；封奏边城，私等刘琨之哭。不胜区区之至，谨拜表以闻。

九月甲戌，司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萧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为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申，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内，琳副将殷晏下狱死。辛酉，以子方略为湘州刺史。庚戌，琳长史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举兵反，袭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镇，王公卿士复劝世祖即尊号，犹谦让未许。表三上，乃从之。

承圣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诏曰：“夫树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尧之心，岂贵黄屋，诚弗获已而临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积德岐、梁，化行江、汉，道映在田，具瞻斯属。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功格区宇，应天从民，惟睿作圣。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

诵，方符文、景。羯寇凭陵，时难孔棘。朕大拯横流，克复宗社。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灵眷命，归运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久旷。粤若前载，宪章令范，畏天之威，算隆宝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无嘉号，汉、魏、晋、宋，因循以久。朕虽云拨乱，且非创业，思得上系宗祧，下惠亿兆。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逋租宿责，并许弘贷；孝子义孙，可悉赐爵；长徒鏁士，特加原宥；禁锢夺劳，一皆旷荡。”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萧循为骠骑将军、湘州刺史，余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方略为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修容为文宣太后。是月，陆纳遣将潘乌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道贵走零陵。十二月壬子，陆纳分兵袭巴陵，湘州刺史萧循击破之。是月，营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众出空云滩，将下讨纳，纳遣将吴藏等袭破洪雅，洪雅退守空云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诏王僧辩率众军士讨陆纳。戊寅，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刘□为吏部尚书。西魏遣大将尉迟迥袭益州。三月庚午，诏曰：“食乃民天，农为治本，垂之千载，贻诸百王，莫不敬授民时，躬耕帝籍。是以稼穑为宝，《周颂》嘉其乐章；禾麦不成，鲁史书其方册。秦人有农力之科，汉氏开屯田之利。顷岁屯否，多难荐臻，干戈不戢，我则未暇。广田之令，无闻于郡国；载师之职，有陋于官方。今元恶殄歼，海内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横流。一廛旷务，劳心日仄；一夫废业，舄卤无遗。国富刑清，家给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即宣勒，称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云城降贼，贼执之而归。初，丁道贵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余众。与之俱降。洪雅既降贼，贼乃害道贵。丙子，贼将吴藏等帅兵据车轮。庚寅，有两龙见湘州西江。夏四月丙申，僧辩军次车轮。五月甲子，众军攻贼，大破之。乙丑，僧辩军至长沙。甲戌，尉迟迥进逼巴西，潼州刺史杨虔运以城降，纳迥。己丑，萧纪军至西陵。六月乙卯，湘州平。是月，尉迟迥围益州。秋七月辛未，巴人苻升、徐子初斩贼城主公孙晁，举城来降。纪众大溃，遇兵死。乙未，王僧辩班师江陵，诏诸军各还所镇。八月戊戌，尉迟迥陷益州。庚子，诏曰：“夫爰始居亳，不废先王之都；受命于周，无改旧邦之颂。顷戎旃既息，关柝无警。去鲁兴叹，有感宵分，过沛殒涕，实劳夕寐。仍以潇、湘作乱，庸、蜀阻兵，命将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清，四郊无垒，宜从青盖之典，言归白水之乡。江、湘委输，方船连舳，巴峡舟舰，精甲百万，先次建鄴，行实京师，然后六军遄征，九旂扬旆，拜谒茔陵，修复宗社。主者详依旧典，以时宣勒。”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辩旋镇。丙子，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乙酉，以晋安王

方智为江州刺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又遣大将邢杲远、步六汗萨、东方老率众会之。冬十一月辛酉，僧辨次于姑孰，即留镇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据东关垒，征吴兴太守裴之横帅众继之。戊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尚书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尚书右仆射。十二月，宿预土民东方光据城归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侯瑱、张彪出石梁，为其声援。辛丑，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助东方光。三月甲辰，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丁未，魏遣将王球率众七百攻宿预，杜僧明逆击，大破之。戊申，以护军将军、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六月壬午，魏复遣将步六汗萨率众救泾州。癸未，有黑气如龙，见于殿内。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察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舆驾出行都栅。是日，大风拔木，丙子，征王僧辩等军。十一月，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右仆射张绾为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直殿省元景亮为副。王公卿士各有守备。丙戌，世祖遍行都栅，皇太子巡行城楼，使居民助运水石，诸要害所，并增兵备。丁亥，魏军至栅下。丙申，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风，城内火。以胡僧祐为开府仪同三司，鬻州刺史裴畿为领军将军。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戊申，胡僧祐、硃买臣等率兵出战，买臣败绩。己酉，降左仆射王褒为护军将军。辛亥，魏军大攻，世祖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六军败绩。反者斩西门关以纳魏师，城陷于西魏。世祖见执，如萧察营，又迁还城内。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时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见害。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明年四月，追尊为孝元皇帝，庙曰世祖。

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弥加愍爱。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高祖尝问曰："孙策昔在江东，于时年几？"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贺革为府谘议，敕革讲《三礼》。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

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在寻阳，梦人曰：“天下将乱，王必维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兆，当不可言。”初，贺革西上，意甚不悦，过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至湘东王，手脱帽授之。此人后必当璧，卿其行乎！”革从之。及太清之难，乃能克复，故遐迩乐推，遂膺宝命矣。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祸，巨寇凭垒，世祖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应身率群后，枕戈先路。虚张外援，事异勤王，在于行师，曾非百舍。后方歼夷大憝，用宁宗社，握图南面，光启中兴，亦世祖雄才英略，绍兹宝运者也。而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达，留情政道，不怵邪说，徙跸金陵，左邻强寇，将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祸，荡覆斯生，悲夫！

本纪第六敬帝

敬皇帝，讳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兴梁侯。承圣元年，封晋安王，邑二千户。二年，出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辩、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定议，以帝为太宰、承制，奉迎还京师。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寻阳，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为江州刺史，仪同三司、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仪同三司、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三月，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之横死。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陆法和以郢州附于齐，遣江州刺史侯瑱讨之。七月辛丑，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自采石济江。甲辰，入于京师，以帝为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陈霸先举义，袭杀王僧辩，黜萧渊明。丙午，帝即皇帝位。

绍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诏曰："王室不造，婴罹祸衅，西都失守，朝廷沦覆，先帝梓宫，播越非所，王基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属艰难，泣血枕戈，志复仇逆。大耻未雪，夙宵鲠愤。群公卿尹，勉以大义，越登寡暗，嗣奉洪业。顾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凭先灵，傍资将相，克清元恶，谢冤陵寝。今坠命载新，宗祊更祀，庆流亿兆，岂予一人。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位一等。"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户。壬子，以司空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龛举兵，攻信武将军陈蒨于长城，义兴太守韦载据郡以应之。癸丑，进太尉萧循为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渊明为太傅，司徒萧勃为太尉。以镇南将军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张彪进号征东大将军。镇北将军、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进号征北大将军。征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约进号征南大将军。辛未，诏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丙子，任约、徐嗣徽举兵反，乘京师无备，窃据石头。丁丑，韦载降，义兴平。遣晋陵太守周文育率军援长城。十一月庚辰，齐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众赴任约，入于石头。庚寅，司空陈霸先旋于京师。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约又相率至采石，迎齐援。丙辰，遣猛烈将军侯安都水军于江宁邀之，贼众大溃，嗣徽、约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请降，并放还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与任约、徐嗣徽协契同谋，一无所问。追赠简文皇帝诸子。以故永安侯确子后袭封邵陵王，奉携王后。癸未，镇东将军、震州刺史杜龛降，诏赐死，曲赦吴兴郡。己亥，以太保、宜豊侯萧循袭封鄱阳王。东扬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陈茜袭会稽，讨彪。癸丑，彪长史谢岐、司马沈泰、军主吴宝真等举城降，彪败走。以中卫将军临川王大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中护军桂阳王大成为护军将军。丙辰，若耶村人斩张彪，传首京师，曲赦东扬州。己未，罢震州，还复吴兴郡。癸亥，贼徐嗣徽、任约袭采石戍，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入于齐。甲子，以东土经杜龛、张彪抄暴，遣大使巡省。三月丙子，罢东扬州，还复会稽郡。壬午，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戊戌，齐遣大将萧轨出栅口，向梁山，司空陈霸先、军主黄{艹取}逆击，大破之。轨退保芜湖。遣周文育、侯安都众军，据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陈霸先表诣梁山抚巡将帅。壬申，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俘获万计。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渊明薨。庚寅，齐军水步入丹阳县。丙申，至秣陵故冶。敕周文育还顿方丘，徐度顿马牧，杜棱顿大桁。癸卯，齐军进据儿塘，舆驾出顿赵建故篱门，内外纂严。六月甲辰，齐潜军至蒋山龙尾，斜趋莫府山北，至玄武庙西北。乙卯，司空陈霸先授众军节度，与齐军交战，大破之，斩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产、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刘归义等，皆诛之。戊午，大赦天下，军士身殒战场，悉遣敛祭，其无家属，即为瘗埋。辛酉，解严。秋七月丙子，车骑将军、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加中书监，余如故。丁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阳王循薨。九月壬寅，改元大赦，孝悌力田赐爵一级，殊才异行所在奏闻，饥难流移勒归本土。进新除司徒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封义兴郡公。中权将军王冲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为领军将军。冬十一月乙卯，起云龙、神虎门。十二月壬申，进太尉、镇南将军萧勃为太保、骠骑将军。以新除左卫将军欧阳頠为安南将军、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将军刘法瑜进号安南将军。甲午，以前寿昌令刘睿为汝阴王，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鸞为巴陵王，奉宋、齐二代后。

二年春正月壬寅，诏曰：“夫子降灵体哲，经仁纬义，允光素王，载阐玄功，仰之者弥高，诲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乐，道冠群后。虽泰山颓峻，一篑不遗，而泗水余澜，千载犹在。自皇图屯阻，祀荐不修，奉圣之门，胤嗣歼灭，敬神之寝，簠簋寂寥。永言声烈，实兼钦怆。外可搜举鲁国之族，以为奉圣后；并缮庙堂，供备祀

典，四时荐秩，一皆遵旧。”是日，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详依品制，务使精实。其荆、雍、青、兖虽暂为隔阂，衣冠多寓淮海，犹宜不废司存。会计罢州，尚为大郡，人士殷旷，可别置邑居。至如分割郡县，新号州牧，并系本邑，不劳兼置。其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分寻阳、太原、齐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即于寻阳仍充州镇。又诏“宗室在朝开国承家者，今犹称世子，可悉听袭本爵。”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丁巳，镇西将军、益州刺史长沙王韶进号征南将军。二月庚午，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太保、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遣伪帅欧阳頠、傅泰、勃从子孜为前军，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诏平西将军周文育、平南将军侯安都等率众军南讨。戊子，徐度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军于巴山生获欧阳頠。三月庚子，文育前军丁法洪于蹠口生俘傅泰。萧孜、余孝顷军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于始兴攻杀萧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广、衡三州；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并皆不问。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齐遣使请和。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闭细钱。萧勃故主帅前直阁兰敦袭杀谭世远，敦仍为亡命夏侯明彻所杀。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萧任据广州作乱。戊戌，侯安都进军，余孝顷弃军走，萧孜请降，豫章平。五月乙巳，平西将军周文育进号镇南将军，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并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丙午，以镇军将军徐度为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陈霸先黄钺，领太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羽葆、鼓吹。九月辛丑，崇丞相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国绿綟绶。置陈国百司。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增封十郡，并前为二十郡。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鋋宫县。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旧仪。辛未，诏曰：

五运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属圣贤，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区宇，大庇黔首，阐扬洪烈。革晦以明，积代同轨，百王踵武，咸由此则。梁德湮微，祸难荐发：太清云始，用困长蛇；承圣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改，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皇之祚，眇若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相国陈王，有纵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齐明。拯社稷之横流，提亿兆之涂炭。东诛叛逆，北歼獯丑，威加四海，仁渐万国。复张崩乐，重

纪绝礼，儒馆聿修，戎亭虚候。虽大功在舜，盛绩维禹，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来献白环，岂直皇虞之世；入贡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效珍川陆，表瑞烟云，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勋格于皇穹。明明上天，光华日月，革故著于玄象，代德彰于谶图，狱讼有违，讴歌爰适，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藐，暗于古昔，永稽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遗典，人祇之至愿乎！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

陈王践阼，奉帝为江阴王，薨于外邸，时年十六，追谥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横溃，丧乱屡臻，当此之时，天历去矣，敬皇高让，将同释负焉。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有不羁之度，属昏凶肆虐，天伦及祸，收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其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固无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宇，泽流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经夜不寝，或终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华稍竭，凤德已衰，惑于听受，权在奸佞，储后百辟，莫得尽言。险躁之心，暮年愈甚。见利而动，愎谏违卜，开门揖盗，弃好即仇，衅起萧墙，祸成戎羯，身殒非命，灾被亿兆，衣冠敝锋镝之下，老幼粉戎马之足。瞻彼《黍离》，痛深周庙；永言《麦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为危，既成而败，颠覆之速，书契所未闻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顺。'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盖动而之险，不由信顺，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于此乎！

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我生不辰，载离多难，桀逆构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终类望夷之祸。悠悠苍天，其可问哉！

昔国步初屯，兵缠魏阙，群后释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盘石之宗，受分陕之任，属君亲之难，居连率之长，不能抚剑尝胆，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驱；遂乃拥众逡巡，内怀觖望，坐观时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将，心膂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顾懔然。自谓安若泰山，举无遗策，怵于邪说，即安荆楚。虽元恶克剪，社稷未宁，而西邻责言，祸败旋及。上天降鉴，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诬乎！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仇。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敬帝遭家不造，绍兹屯运，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己，时无伊、霍之辅，焉得不为高让欤？”

列传第一太祖张皇后高祖郗皇后太宗王皇后高祖丁贵嫔高祖阮修容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夫妇之义尚矣哉！周礼，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以听天下之内治。故《昏义》云：“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成者也。”汉初因秦称号，帝母称皇太后，后称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属。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晋，母后之号，皆因汉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焉。高祖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配德早终，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储籓，而妃并先殂，又不建椒阃。今之撰录，止备阙云。

太祖献皇后张氏，讳尚柔，范阳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阳太守。后母萧氏，即文帝从姑。后，宋元嘉中嫔于文帝，生长沙宣武王懿、永阳昭王敷，次生高祖。

初，后尝于室内，忽见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惊视，谓侍者曰：“汝见不？”对曰：“不见。”后曰：“尝闻见者当富贵。”因遽取吞之。是月产高祖。将产之夜，后见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阳宣王畅、义兴昭长公主令[A148]。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天监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号为皇后。谥曰献。

父穆之，字思静，晋司空华六世孙。曾祖舆坐华诛，徙兴古，未至召还。及过江，为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识鉴。宋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与吏部尚书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荐之于始兴王浚，浚深引纳焉。穆之鉴其祸萌，思违其难，言于湛求外出。湛将用为东县，固乞远郡，久之，得为宁远将军、交址太守。治有异绩。会刺史死，交土大乱，穆之威怀循拊，境内以宁。宋文帝闻之嘉焉，将以为交州刺史，会病卒。子弘籍，字真艺，齐初为镇西参军，卒于官。高祖践阼，追赠穆之光禄大夫，加金章。又诏曰：“亡舅齐镇西参军，素风雅猷，夙肩名辈，降年不永，早世潜辉。朕少离苦辛，情地弥切，虽宅相克成，辂车靡赠，兴言永往，触目恸心。可追赠廷尉卿。”弘籍无子，从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缵为嗣，别有传。

高祖德皇后郗氏，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国子祭酒，领东海

王师。父烨，太子舍人，早卒。

初，后母寻阳公主方娠，梦当生贵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内，器物尽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异常，将有所妨，乃于水滨祓除之。

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宋后废帝将纳为后；齐初，安陆王缅又欲婚：郗氏并辞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兴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

建武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先之镇，后乃迎后。至州未几，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中兴二年，齐朝进高祖位相国，封十郡，梁公，诏赠后为梁公妃。高祖践阼，追崇为皇后。有司议谥，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臣约议曰："表号垂名，义昭不朽。先皇后应祥月德，比载坤灵，柔范阴化，仪形自远。侣天作合，义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运。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谨按《谥法》，忠和纯备曰德，贵而好礼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诏从之。陵曰修陵。

后父烨，诏赠金紫光禄大夫。烨尚宋文帝女寻阳公主，齐初降封松滋县君。烨子泛，中军临川王记室参军。

太宗简皇后王氏，讳灵宾，琅邪临沂人也。祖俭，太尉、南昌文宪公。

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天监十一年，拜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长山公主妙纮。中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为皇后，谥曰简。大宝元年九月，葬庄陵。先是诏曰："简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为藏；东汉寿陵，流水而已。朕属值时艰，岁饥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营庄陵，务存约俭。"又诏金紫光禄大夫萧子范为哀策文。

父骞，字思寂，本名玄成，与齐高帝偏讳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员外郎，迁太子洗马，袭封南昌县公，出为义兴太守。还为骠骑谘议，累迁黄门郎，司徒右长史。性凝简，不狎当世。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永元末，迁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为大司马谘议参军，俄迁侍中，领越骑校尉。

高祖受禅，诏曰：“庭坚世祀，靡辍于宗周，乐毅锡壤，乃昭于洪汉。齐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兴齐，谟明翊赞，同符在昔。虽子房之蔚为帝师，文若之隆比王佐，无以尚也。朕膺历受图，惟新宝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勋，义兼怀树。可降封南昌公为侯，食邑千户。”骞袭爵，迁度支尚书。天监四年，出为东阳太守，寻徙吴郡。八年，入为太府卿，领后军将军，迁太常卿。十一年，迁中书令，加员外散骑常侍。

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由是忤旨，出为吴兴太守。在郡卧疾不视事。征还，复为度支尚书，加给事中，领射声校尉。以母忧去职。

普通三年十月卒，时年四十九。诏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安。子规袭爵，别有传。

高祖丁贵嫔，讳令光，谯国人也，世居襄阳。贵嫔生于樊城，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故以“光”为名。相者云：“此女当大贵。”高祖临州，丁氏因人以闻。贵嫔时年十四，高祖纳焉。初，贵嫔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灭，至是无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尝于供养经案之侧，仿佛若见神人，心独异之。

高祖义师起，昭明太子始诞育，贵嫔与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还京都。天监元年五月，有司奏为贵人，未拜；其年八月，又为贵嫔，位在三夫人上，居于显阳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

礼，母以子贵。皇储所生，不容无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陈太妃，则宋明帝在时，百官未有敬。臣窃谓“母以子贵”，义著《春秋》。皇太子副贰宸极，率土咸执吏礼，既尽礼皇储，则所生不容无敬。但帝王妃嫔，义与外隔，以理以例，无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圣睿在躬，储礼夙备，子贵之道，抑有旧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宋元嘉中，始兴、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贵嫔于宫臣虽非小君，其义不异，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义正同。谓宫阉施敬宜同吏礼，诣神虎门奉笺致谒；年节称庆，亦同如此。妇人无阃外之事，贺及问讯笺什，所由官报闻而已。夫妇人之道，义无自专，若不仰系于夫，则当俯系于子。荣亲之道，应极其所荣，未有子所行而

所从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为夫人，则礼秩与子等。列国虽异于储贰，而从尊之义不殊。前代依准，布在旧事。贵嫔载诞元良，克固大业，礼同储君，实惟旧典。寻前代始置贵嫔，位次皇后，爵无所视；其次职者，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此贵嫔之礼，已高朝列；况母仪春宫，义绝常算。且储妃作配，率由盛则；以妇逾姑，弥乖从序。谓贵嫔典章，太子不异。

于是贵嫔备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

贵嫔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腴，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所受供赐，悉以充法事。

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殡于东宫临云殿，年四十二。诏吏部郎张缵为哀策文曰：

轩纬之精，江汉之英；归于君袂，生此离明。诞自厥初，时维载育；枢电绕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声被洽阳，誉宣中谷。龙德在田，聿恭兹祀；阴化代终，王风攸始。动容谘式，出言顾史；宜其家人，刑于国纪。膺斯眷命，从此宅心；狄缀采珩，珮动雅音。日中思戒，月满怀箴；如何不跼，天高照临。玄紞莫修，祎章早缺；成物谁能，芳猷有烈。素魄贞明，紫宫照晰；逮下靡伤，思贤罔蔽。躬俭则节，昭事惟虔；金玉无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庆表亲贤；甄昌轶启，孕鲁陶燕。方论妇教，明章阃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华，硃幩寝迹；慕结储闱，哀深蕃辟。呜呼哀哉！

令龟兆良，葆引迁祖；具僚次列，承华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风凄凄而结绪；去曾掖以依迟，饰新宫而延伫。呜呼哀哉！

启丹旗之星璟，振容车之黼裳；拟灵金而郁楚，泛凄管而凝伤。遗备物乎营寝，掩重阇于窒皇；椒风暖兮犹昔，兰殿幽而不阳。呜呼哀哉！

侧闱高义，彤管有怿；道变虞风，功参唐迹。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诸天地，而无朝夕。呜呼哀哉！

有司奏谥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太后父仲迁，天监初，官至兖州刺史。

高祖阮修容，讳令嬴，本姓石，会稽余姚人也。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入东昏宫。建康城平，高祖纳为彩女。天监七年八月，生世祖。寻拜为修容，常随世祖出蕃。

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寝，时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归葬江宁县通望山。谥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为文宣太后。

承圣二年，追赠太后父齐故奉朝请灵宝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武康县侯，邑五百户；母陈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侍中、信武将军。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太清三年五月，被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赞皇风，化行天下，盖取《葛覃》、《关雎》之义焉。至于穆贵嫔，徽华早著，诞育元良，德懋六宫，美矣。世祖徐妃之无行，自致歼灭，宜哉。

列传第二昭明太子哀太子愍怀太子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高祖长子也。母曰丁贵嫔。初，高祖未有男，义师起 ，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高祖既受禅，有司奏立储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阙，未之许也。群臣固请，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时太子年幼，依旧居于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

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著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

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焉。

三年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意以为疑，命仆射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刘仆射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后，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经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射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司农卿明山宾、

步兵校尉硃异议，称“慕悼之解，宜终服月”。于是令付典书遵用，以为永准。

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高祖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瘵。我比更无余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使我恒尔悬心。”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

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有流离道路，密加振赐。又出主衣绵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贫冻。若死亡无可以敛者，为备棺槥。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色。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闻当发王弁等上东三郡民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诚矜恤之至仁，经略之远旨。暂劳永逸，必获后利。未萌难睹，窃有愚怀。所闻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义兴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不皆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

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豊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圣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见庸浅，不识事宜，苟有愚心，愿得上启。”高祖优诏以喻焉。

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

三年三月，寝疾。恐贻高祖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薨，时年三十一。高祖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谥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曰：

蜃辂俄轩，龙骖跼步；羽翿前驱，云旂北御。皇帝哀继明之寝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帐而凄恸，临甲观而增伤。式稽令典，载扬鸿烈；诏撰德于旌旒，永传徽于舞缀。其辞曰：

式载明两，实惟少阳；既称上嗣，且曰元良。仪天比峻，俪景腾光；奏祀延福，守器传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三善递宣，万国同庆。

轩纬掩精，阴牺弛极；缠哀在疚，殷忧衔恤。孺泣无时，蔬饘不溢；禫遵逾月，哀号未毕。实惟监抚，亦嗣郊禋；问安肃肃，视膳恂恂。金华玉璪，玄驷班轮；隆家干国，主祭安民。光奉成务，万机是理；矜慎庶狱，勤恤关市。诚存隐恻，容无愠喜；殷勤博施，绸缪恩纪。

爰初敬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辨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勣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

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

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摛文扌炎藻，飞纻泛幹；恩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遐被，盛业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泽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义，天下归仁。

云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颓朽壤。灵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廕，谘承安仰。呜呼哀哉！

皇情悼愍，切心缠痛；胤嗣长号，跗萼增恸。慕结亲游，悲动氓众；忧若殄邦，惧同折栋。呜呼哀哉！

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委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馈饣蒙饛，孤灯翳翳。呜呼哀哉！

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武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

背绛阙以远徂，轙青门而徐转；指驰道而讵前，望国都而不践。陵修阪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缅；骥蹀足以酸嘶，挽凄锵而流泫。呜呼哀哉！

混哀音于箫籁，变愁容于天日；虽夏木之森阴，返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于容质。呜呼哀哉！

即玄宫之冥漠，安神寝之清贴；传声华于懋典，观德业于徽谥。悬忠贞于日月，播鸿名于天地；惟小臣之纪言，实含毫而无愧。呜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长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户。寻为侍中、中卫将军，给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节、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中军大将军、扬州刺史，侍中如故。

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丁亥，立为皇太子。大宝二年八月，贼景废太宗，将害太子，时贼党称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讲《老子》，将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乃指系帐竿下绳，命取绞之而绝，时年二十八。

太子性宽和，兼神用端嶷，在于贼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败归，部伍不复整肃，太子所乘船居后，不及贼众，左右心腹并劝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国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谓避贼。"便涕泗呜咽，令即前进。贼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惮之，恐为后患，故先及祸。承圣元年四月，追谥哀太子。

愍怀太子方矩，字德规，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县侯，随世祖在荆镇。太清初，为使持节、督湘、郢、桂、宁、成、合、罗七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湘州刺史。寻征为侍中、中卫将军，给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立为皇太子。及西魏师陷荆城，太子与世祖同为魏人所害。

太子聪颖，颇有世祖风，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谥愍怀太子。

陈吏部书姚察曰：孟轲有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韦带之士，在于畎亩之中，终日为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处重明之位，居正体之尊，克念无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远之有哉！

列传第三王茂曹景宗柳庆远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马。父天生，宋末为列将 ，于石头克司徒袁粲，以勋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县男。茂年数岁，为大父深所异，常谓亲识曰："此吾家之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及长，好读兵书，驳略究其大旨。性沈隐，不妄交游，身长八尺，洁白美容观。齐武帝布衣时，见之叹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之器。"宋升明末，起家奉朝请，历后军行参军，司空骑兵，太尉中兵参军。魏将李乌奴寇汉中，茂受诏西讨。魏军退，还为镇南司马，带临湘令。入为越骑校尉。魏寇兖州，茂时以宁朔将军长史镇援北境，入为前军将军江夏王司马。又迁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建武初，魏围司州，茂以郢州之师救焉。高祖率众先登贤首山，魏将王肃、刘昶来战，茂从高祖拒之，大破肃等。魏军退，茂还郢，仍迁辅国长史、襄阳太守。

高祖义师起，茂私与张弘策劝高祖迎和帝，高祖以为不然，语在《高祖纪》。高祖发雍部，每遣茂为前驱。师次郢城，茂进平加湖，破光子衿、吴子阳等，斩馘万计，还献捷于汉川。郢、鲁既平，从高祖东下，复为军锋。师次秣陵，东昏遣大将王珍国，盛兵硃雀门，众号二十万，度航请战。茂与曹景宗等会击，大破之。纵兵追奔，积尸与航栏等，其赴淮死者，不可胜算。长驱至宣阳门。建康城平，以茂为护军将军，俄迁侍中、领军将军。群盗之烧神虎门也，茂率所领到东掖门应赴，为盗所射，茂跃马而进，群盗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盗，自表解职，优诏不许。加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邑二千三百户。

是岁，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叛，茂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南讨伯之。伯之奔于魏。时九江新罹军寇，民思反业，茂务农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汉中，茂受诏西讨，魏乃班师。六年，迁尚书右仆射，常侍如故。固辞不拜，改授侍中、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七年，拜车骑将军，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侍中如故。时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十一年，进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辞京尹，改领中权将军。

茂性宽厚，居官虽无誉，亦为吏民所安。居处方正，在一室衣冠俨然，虽仆妾莫见其惰容。姿表瑰丽，须眉如画。出入朝会，每为众所瞻

望。明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视事三年，薨于州，时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赙钱三十万，布三百匹。诏曰："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识度淹广，器宇凝正。爰初草昧，尽诚宣力，绸缪休戚，契阔屯夷。方赖谋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殒，朕用恸于厥心。宜增礼数，式昭盛烈。可赠侍中、太尉，加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谥曰忠烈。"

初，茂以元勋，高祖赐以钟磬之乐。茂在江州，梦钟磬在格，无故自堕，心恶之。及觉，命奏乐。既成列，钟磬在格，果无故编皆绝，堕地。茂谓长史江诠曰："此乐，天子所以惠劳臣也。乐既极矣，能无忧乎！"俄而病，少日卒。

子贞秀嗣，以居丧无礼，为有司奏，徙越州。后有诏留广州，乃潜结仁威府中兵参军杜景，欲袭州城，刺史萧昂讨之。景，魏降人，与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为宋将，位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麞鹿，每众骑赴鹿，鹿马相乱，景宗于众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未弱冠，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马将数人，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箭杀一蛮，蛮遂散走，因是以胆勇知名。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随父出京师，为奉朝请、员外，迁尚书左民郎。寻以父忧去职，还乡里。服阕，刺史萧赤斧板为冠军中兵参军，领天水太守。

时建元初，蛮寇群动，景宗东西讨击，多所擒破。齐鄱阳王锵为雍州，复以为征虏中兵参军，带冯翊太守督岘南诸军事，除屯骑校尉。少与州里张道门厚善。道门，齐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为武陵太守。敬儿诛，道门于郡伏法，亲属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阳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尸骸，迎还殡葬，乡里以此义之。

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阳，景宗为偏将，每冲坚陷阵，辄有斩获，以勋除游击将军。四年，太尉陈显达督众军北围马圈，景宗从之，以甲士二千设伏，破魏援托跋英四万人。及克马圈，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后，景宗退无怨言。魏主率众大至，显达宵奔，景宗导入山道，故显达父子获全。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结附，数请高祖临其

宅。时天下方乱，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为冠军将军、竟陵太守。及义师起，景宗聚众，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帝位，然后出师，为万全计。高祖不从，语在《高祖纪》。高祖至竟陵，以景宗与冠军将军王茂济江，围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复帅众前驱至南州，领马步军取建康。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选精骑一千至江宁行顿，景宗始至，安营未立；且师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轻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驰战，短兵裁接，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因鼓而前，径至阜荚桥筑垒。景宗又与王茂、吕僧珍掎角，破王珍国于大航。茂冲其中坚，应时而陷，景宗纵兵乘之。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顿新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复与众军长围六门。城平，拜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封湘西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仍迁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天监元年，进号平西将军，改封竟陵县侯。

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民颇厌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围刺史蔡道恭。时魏攻日苦，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征为护军。既至，复拜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五年，魏托跋英寇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高祖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亦预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固启，求先据邵阳洲尾，高祖不听。景宗欲专其功，乃违诏而进，值暴风卒起，颇有淹溺，复还守先顿。高祖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大捷矣。"及韦睿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去魏城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杀伤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军仪甚盛，魏人望之夺气。魏大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每牧人过岸伐刍藁，皆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余人，径渡大眼城南数里筑垒，亲自举筑。大眼率众来攻，景宗与战破之，因得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因谓为赵草城，是后恣刍牧焉。大眼时遣抄掠，辄反为赵草所获。先是，高祖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睿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景宗因使众军皆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

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景宗令军主马广，蹑大眼至濊水上，四十余里，伏尸相枕。义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景宗乃搜军所得生口万余人，马千匹，遣献捷，高祖诏还本军，景宗振旅凯入，增封四百，并前为二千户，进爵为公。诏拜侍中、领军将军，给鼓吹一部。

景宗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虽公卿无所推揖；惟韦睿年长，且州里胜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谦逊，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虏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醉后谬忘，或误称下官，高祖故纵之，以为笑乐。

七年，迁侍中、中卫将军、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时年五十二。诏赙钱二十万，布三百匹，追赠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壮。子皎嗣。

柳庆远，字文和，河东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庆远起家郢州主簿，齐初为尚书都官郎、大司马中兵参军、建武将军、魏兴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请徙民祀城。庆远曰："天降雨水，岂城之所知。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斯亦何虑。"命筑土而已。俄而水过，百姓服之。入为长水校尉，出为平北录事参军、襄阳令。

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问未知者耳。"因辟别驾从事史。齐方多难，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

中兴元年，西台选为黄门郎，迁冠军将军、征东长史。从军东下，身先士卒。高祖行营垒，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建康城平，入为侍中，领前军将军，带淮陵、齐昌二郡太守。城内

尝夜失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

霸府建，以为太尉从事中郎。高祖受禅，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征虏将军，封重安侯，食邑千户。母忧去职，以本官起之，固辞不拜。天监二年，迁中领军，改封云杜侯。四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饯于新亭，谓曰：“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

七年，征为护军将军，领太子庶子。未赴职，仍迁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右骁骑将军。至京都，值魏宿预城请降，受诏为援，于是假节守淮阴。魏军退。八年，还京师，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迁侍中、领军将军，给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迁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庆远重为本州，颇历清节，士庶怀之。明年春，卒，时年五十七。诏曰：“念往笃终，前王令则；式隆宠数，列代恒规。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云杜县开国侯柳庆远，器识淹旷，思怀通雅。爰初草昧，预属经纶；远自升平，契阔禁旅。重牧西籓，方弘治道，奄至殒丧，伤恸于怀。宜追荣命，以彰茂勋。可赠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谥曰忠惠。赙钱二十万，布二百匹。”及丧还京师，高祖出临哭。子津嗣。

初，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庆远虽世为将家，然未显奇节。梁兴，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勋钟鼎，伟哉！昔汉光武全爱功臣，不过朝请、特进，寇、邓、耿、贾咸不尽其器力。茂等迭据方岳，位终上将，君臣之际，迈于前代矣。

列传第四萧颖达夏侯详蔡道恭杨公则邓元起

萧颖达，兰陵兰陵人，齐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气，起家冠军。兄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　，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俱在西府。齐季多难，颇不自安。会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道过荆州，密敕颖胄袭雍州。时高祖已为备矣。仍遣颖胄亲人王天虎以书疑之。山阳至，果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硃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颖达曰："善。"及天明，颖胄谓天虎曰："卿与刘辅国相识，今不得不借卿头。"乃斩天虎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轻将步骑数百到州。阐文勒兵待于门，山阳车逾限而门阖，因执斩之，传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议来告，高祖许焉。

和帝即位，以颖胄为假节、侍中、尚书令、领吏部尚书、都督行留诸军事、镇军将军、荆州刺史，留卫西朝。以颖达为冠军将军。及杨公则等率师随高祖，高祖围郢城，颖达会军于汉口，与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随高祖平江州。高祖进江州，使与曹景宗先率马步进趋江宁，破东昏将李居士，又下东城。

初，义师之起也，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璜、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举兵侵荆州，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硖口，破大将军刘孝庆于上明，颖胄遣军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图建康。颖胄自以职居上将，不能拒制璜等，忧愧不乐，发疾数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及璜等闻建康将平，众惧而溃，乃始发丧，和帝赠颖胄丞相。

义师初，颖达弟颖孚自京师出亡，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至庐陵，景智及宗人灵祐为起兵，得数百人，屯西昌药山湖。颖达闻之，假颖孚节、督庐陵豫章临川南康安成五郡军事、冠军将军、庐陵内史。颖孚率灵祐等进据西昌，东昏遣安西太守刘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颖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复奔长沙，希祖追之，颖孚缘山逾嶂，仅而获免。在道绝粮，后因食过饱而卒。

建康城平，高祖以颖达为前将军、丹阳尹。上受禅，诏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远怀人，弥与事笃。齐故侍中、丞相、尚书令颖胄，

风格峻远，器珊深邵，清猷盛业，问望斯归。缔构义始，肇基王迹，契阔屯夷，载形心事。朕膺天改物，光宅区宇，望岱观河，永言号恸。可封巴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本官如故。”赠颖孚右卫将军。加颖达散骑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论功赏，封颖达吴昌县侯，邑千五百户。寻为侍中，改封作唐侯，县邑如故。迁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

臣闻贫观所取，穷视不为。在于布衣穷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贪历俗，惇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争鸡豚之利；衣绣之士，受贾人之服。风闻征虏将军臣萧颖达启乞鱼军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如其列状，则与风闻符同，颖达即主。

臣谨案：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作唐县开国侯臣颖达，备位大臣，预闻执宪，私谒亟陈，至公寂寞。屠中之志，异乎鲍肆之求；鱼飧之资，不俟潜有之数。遂复申兹文二，追彼十一，风体若兹，准绳斯在！陛下弘惜勋良，每为曲法；臣当官执宪，敢不直绳。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以侯还第。

有诏原之。转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俄复为侍中，卫尉卿。出为信威将军、豫章内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顷之，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右骁骑将军。既处优闲，尤恣声色，饮酒过度，颇以此伤生。

九年，迁信威将军、右卫将军。是岁卒，年三十四。车驾临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追赠侍中、中卫将军，鼓吹一部。谥曰康。子敏嗣。

颖胄子靡，袭巴东公，位至中书郎，早卒。

夏侯详，字叔业，谯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艰，居丧哀毁。三年庐于墓，尝有雀三足，飞来集其庐户，众咸异焉。服阕，刺史殷琰召补主簿。宋泰始初，琰举豫州叛，宋明帝遣辅国将军刘勔讨之，攻守连月，人情危惧，将请救于魏。详说琰曰：“今日之举，本效忠节；若社稷有奉，便归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异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军未测去就，惧有异图。今若遣使归款，必厚相慰纳，岂止免罪而已。若谓不然，请充一介。”琰许之。详见勔曰：“将军严围峭垒，矢刃如霜，

城内愚徒，实同困兽，士庶惧诛，咸欲投魏。仆所以逾城归德，敢布腹心。愿将军弘旷荡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围退舍，则皆相率而至矣。”勔许之。详曰：“审尔，当如君言，而详请反命。”勔遣到城下，详呼城中人，语以勔辞，即日琰及众俱出，一州以全。勔为刺史，又补主簿。顷之，为新汲令，治有异绩，刺史段佛荣班下境内，为属城表。转治中从事史，仍迁别驾。历事八将，州部称之。

齐明帝为刺史，雅相器遇。及辅政，招令出都，将大用之。每引详及乡人裴叔业日夜与语，详辄末略不酬。帝以问叔业，叔业告详。详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由此微有忤。出为征虏长史、义阳太守。顷之、建安戍为魏所围，仍以详为建安戍主，带边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城、弋阳、汝阴三郡众赴之。详至建安，魏军引退。先是，魏又于淮上置荆亭戍，常为寇掠，累攻不能御，详率锐卒攻之，贼众大溃，皆弃城奔走。

建武末，征为游击将军，出为南中郎司马、南新蔡太守。齐南康王为荆州，迁西中郎司马、新兴太守，便道先到江阳。时始安王遥光称兵京邑，南康王长史萧颖胄并未至，中兵参军刘山阳先在州，山阳副潘绍欲谋作乱，详伪呼绍议事，即于城门斩之，州府乃安。迁司州刺史，辞不之职。

高祖义兵起，详与颖胄同创大举。西台建，以详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南郡太守。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及高祖围郢城未下，颖胄遣卫尉席阐文如高祖军。详献议曰：“穷壁易守，攻取势难；顿甲坚城，兵家所忌。诚宜大弘经略，询纳群言。军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献其所见，尽其所怀，择善而从，选能而用，不以人废言，不以多罔寡。又须量我众力，度贼樵粮，窥彼人情，权其形势。若使贼人众而食少，故宜计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众而攻之。若使粮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宝，纵反间，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怀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业也。若三事未可，宜思变通，观于人情，计我粮谷。若德之所感，万里同符，仁之所怀，远迩归义，金帛素积，粮运又充，乃可以列围宽守，引以岁月，此王剪之所以克楚也。若围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间道不能行，金粟无人积，天下非一家，人情难可豫，此则宜更思变计矣。变计之道，实资英断，此之深要，难以纸宣，辄布言于席卫尉，特愿垂采。”高祖嘉纳焉。顷之，颖胄卒。时高祖弟始兴王憺留守襄阳，详乃遣使迎憺，共参军国。和帝加详禁兵，出入殿省，固辞不受。迁侍中、尚书右仆射。寻授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详又固让于憺。

天监元年，征为侍中、车骑将军，论功封宁都县侯，邑二千户。详累辞让，至于恳切，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给亲信二十人，改封豊城县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诏解侍中，进特进。三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湘州刺史。详善吏事，在州四载，为百姓所称。州城南临水有峻峰，旧老相传，云“刺史登此山辄被代。”因是历政莫敢至。详于其地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挹之志。

六年，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未至，授尚书左仆射、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时年七十四，上为素服举哀，赠右光禄。

先是，荆府城局参军吉士瞻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得金革带钩，隐起雕镂甚精巧，篆文曰“锡尔金钩，既公且侯”。士瞻，详兄女婿也。女窃以与详，详喜佩之，期岁而贵矣。

蔡道恭，字怀俭，南阳冠军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宽厚有大量。齐文帝为雍州，召补主簿，仍除员外散骑常侍。后累有战功，迁越骑校尉、后军将军。建武末，出为辅国司马、汝南令。齐南康王为荆州，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义兵起，萧颖胄以道恭旧将，素著威略，专相委任，迁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参军，仍转司马。中兴元年，和帝即位，迁右卫将军。巴西太守鲁休烈等自巴、蜀连兵寇上明，以道恭持节、督西讨诸军事。次土台，与贼合战，道恭潜以奇兵出其后，一战大破之，休烈等降于军门。以功迁中领军，固辞不受，出为使持节、右将军、司州刺史。

天监初，论功封汉寿县伯，邑七百户，进号平北将军。三年，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裁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魏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緌，道恭辄于緌内列艨冲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伏道以决緌水，道恭载土犭屯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梯冲，攻围日急，道恭于城内作土山，厚二十余丈；多作大槊，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刺魏人登城者。魏军甚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兄子僧勰、从弟录恩及诸将帅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破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又令取所持节谓僧勰曰：“禀命出疆，凭此而已；即不得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众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

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众赴援，景宗到凿岘，顿兵不前。

至八月，城内粮尽，乃陷。诏曰：“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才志通烈。王业肇构，致力陕西。受任边垂，效彰所莅。寇贼凭陵，竭诚守御，奇谋间出，捷书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殒丧，遗略所固，得移气朔。自非徇国忘已，忠果并至，何能身没守存，穷而后屈。言念伤悼，特兼常怀，追荣加等。抑有恒数。可赠镇西将军，使持节、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寻购丧榇，随宜资给。”八年，魏许还道恭丧，其家以女乐易之，葬襄阳。

子澹嗣，卒于河东太守。孙固早卒，国除。

杨公则，字君翼，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琰将。琰叛，辅国将军刘勔讨琰，仲怀力战，死于横塘。公则随父在军，年未弱冠，冒阵抱尸号哭，气绝良久，勔命还仲怀首。公则殓毕，徒步负丧归乡里，由此著名。历官员外散骑侍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为宋熙太守、领白马戍主。

氐贼李乌奴作乱，攻白马，公则固守经时，矢尽粮竭，陷于寇，抗声骂贼。乌奴壮之，更厚待焉，要与同事。公则伪许而图之，谋泄，单马逃归。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闻，齐高帝下诏褒美。除晋寿太守，在任清洁自守。

永明中，为镇北长流参军。迁扶风太守，母忧去官。雍州刺史陈显达起为宁朔将军。复领太守。顷之，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构乱，公则率师进讨。事平，迁武宁太守。在郡七年，资无担石，百姓便之。入为前军将军。南康王为荆州，复为西中郎中兵参军。领军将军萧颖胄协同义举，以公则为辅国将军、领西中郎谘议参军，中兵如故，率众东下。时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则军及巴陵，仍回师南讨。军次白沙，宝积惧，释甲以俟焉。公则到，抚纳之，湘境遂定。

和帝即位，授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高祖勒众军次于沔口，鲁山城主孙乐祖、郢州刺史张冲各据城未下，公则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时荆州诸军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宗室之贵亦隶焉。累进征虏将军、左卫将军，持节、刺史如故。

郢城平，高祖命众军即日俱下，公则受命先驱，径掩柴桑。江州既定，连旌东下，直造京邑。公则号令严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赖焉。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

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轻之，以为易与，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军士，克获更多。及平，城内出者或被剥夺，公则亲率麾下，列阵东掖门，卫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进号左将军，持节、刺史如故，还镇南蕃。

初，公则东下，湘部诸郡多未宾从，及公则还州，然后诸屯聚并散。天监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封宁都县侯，邑一千五百户。湘州寇乱累年，民多流散，公则轻刑薄敛，顷之，户口充复。为政虽无威严，然保己廉慎，为吏民所悦。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四年，征中护军。代至，乘二舸便发，赆送一无所取。仍迁卫尉卿，加散骑常侍。时朝廷始议北伐，以公则威名素著，至京师，诏假节先屯洛口。公则受命遘疾，谓亲人曰："昔廉颇、马援以年老见遗，犹自力请用。今国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驱，方于古人，见知重矣。虽临途疾苦，岂可僶俛辞事。马革还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寿春士女归降者数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长史石荣前锋接战，即斩石荣，逐北至寿春，去城数十里乃反。疾卒于师，时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举哀，赠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烈。

公则为人敦厚慈爱，居家笃睦，视兄子过于其子，家财悉委焉。性好学，虽居军旅，手不辍卷，士大夫以此称之。

子膘嗣，有罪国除。高祖以公则勋臣，特诏听庶长子朓嗣。朓固让，历年乃受。

邓元起，字仲居，南郡当阳人也。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转奉朝请。雍州刺史萧缅板为槐里令。迁弘农太守、平西军事。时西阳马荣率众缘江寇抄，商旅断绝，刺史萧遥欣使元起率众讨平之。迁武宁太守。

永元末，魏军逼义阳，元起自郡援焉。蛮帅田孔明附于魏，自号郢州刺史，寇掠三关，规袭夏口，元起率锐卒攻之，旬月之间，频陷六城，斩获万计，余党悉皆散走。仍戍三关。郢州刺史张冲督河北军事，元起累与冲书，求旋军。冲报书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里之势，所谓金城汤池；一旦舍去，则荆棘生焉。"乃表元起为平南中兵参军事。自是每战必捷，勇冠当时，敢死之士乐为用命者万有余人。

义师起，萧颖胄与书招之。张冲待元起素厚，众皆惧冲；及书至，元起部曲多劝其还郢。元起大言于众曰：“朝廷暴虐，诛戮宰臣，群小用命，衣冠道尽。荆、雍二州同举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岂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严上道。至江陵，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加冠军将军，率众与高祖会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围城，结垒九里，张冲屡战，辄大败，乃婴城固守。

和帝即位，授假节、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迁给事黄门侍郎，移镇南堂西渚。中兴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号为益州刺史，仍为前军，先定寻阳。及大军进至京邑，元起筑垒于建阳门，与王茂、曹景宗等合长围，身当锋镝。建康城平，进号征虏将军。天监初，封当阳县侯，邑一千二百户。又进号左将军，刺史如故，始述职焉。

初，义师之起，益州刺史刘季连持两端；及闻元起将至，遂发兵拒守。语在《季连传》。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硃士略开门以待。先时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称起义应朝廷，师人新故三万余。元起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俭巴西一郡籍注，困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军资米，俄得三万斛。

元起先遣将王元宗等，破季连将李奉伯于新巴，齐晚盛于赤水，众进屯西平。季连始婴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将鲁方达于斛石，士卒死者千余人，师众咸惧，元起乃自率兵稍进至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郫。季连复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间道袭郫，陷之，军备尽没。元起遣鲁方达之众救之，败而反，遂不能克。元起舍郫，迳围州城，栅其三面而堑焉。元起出巡视围栅，季连使精勇掩之，将至麾下，元起下舆持楯叱之，众辟易不敢进。

时益部兵乱日久，民废耕农，内外苦饥，人多相食，道路断绝，季连计穷。会明年，高祖使赦季连罪，许之降。季连即日开城纳元起，元起送季连于京师。城开，郫乃降。斩奉伯、晚盛。高祖论平蜀勋，复元起号平西将军，增封八百户，并前二千户。

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

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屡、光济，而治迹稍损。

在州二年，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萧渊藻代之。是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人，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侵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之，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救汉中。比至，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渊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时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诏减邑之半，乃更封松滋县侯，邑千户。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随王板元起为从事，别驾庾荜坚执不可，元起恨之。大军既至京师，荜在城内，甚惧。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荜，语人曰："庾别驾若为乱兵所杀，我无以自明。"因厚遣之。少时又赏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问田人曰："有稻几何？"对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时人称其有大度。

元起初为益州，过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馆，不肯出。元起拜请同行。母曰："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元起之至巴东，闻蜀乱，使蒋光济筮之，遇《蹇》，喟然叹曰："吾岂邓艾而及此乎。"后果如筮。子铿嗣。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衅，萧颖胄悉全楚之兵，首应义举。岂天之所启，人甚之谋？不然，何其响附之决也？颖达叔侄庆流后嗣，夏侯、杨、邓咸享隆名，盛矣！详之谨厚，杨、蔡廉节，君子有取焉。

列传第五张弘策庾域郑绍叔吕僧珍

张弘策，字真简，范阳方城人，文献皇后之从父弟也。幼以孝闻。母尝有疾，五日不食　　，弘策亦不食。母强为进粥，乃食母所余。遭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几至灭性。兄弟友爱，不忍暂离，虽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齐邵陵王国常侍，迁奉朝请、西中郎江夏王行参军。

弘策与高祖年相辈，幼见亲狎，恒随高祖游处。每入室，常觉有云烟气，体辄肃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从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语及时事。弘策因问高祖曰："纬象云何？国家故当无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请言其兆。"高祖曰："汉北有失地气，浙东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动；若动则亡汉北。帝今久疾，多异议，万一伺衅，稽部且乘机而作，是亦无成，徒自驱除耳。明年都邑有乱，死人过于乱麻，齐之历数，自兹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英雄今何在？为已富贵，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邓晨乎？"是冬，魏军寇新野，高祖将兵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为雍州。弘策闻之心喜，谓高祖曰："夜中之言，独当验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从高祖西行，仍参帷幄，身亲军役，不惮辛苦。

五年秋，明帝崩，遗诏以高祖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带襄阳令。高祖睹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密为储备，谋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时长沙宣武王罢益州还，仍为西中郎长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陈计于宣武王，语在《高祖纪》。弘策因说王曰："昔周室既衰，诸侯力争，齐桓盖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称之。齐德告微，四海方乱，苍生之命，会应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马之饶，卿兄弟英武，当今无敌，虎据两州，参分天下，纠合义兵，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于反掌。如此，则桓、文之业可成，不世之功可建。无为竖子所欺，取笑身后。雍州揣之已熟，愿善图之。"王颇不怿而无以拒也。

义师将起，高祖夜召弘策、吕僧珍入宅定议，旦乃发兵，以弘策为辅国将军、军主，领万人督后部军事。西台建，为步兵校尉，迁车骑谘议参军。及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直指京邑，以计语弘策，弘策与高祖意合。又访宁远将军庾

域，域又同。乃命众军即日上道，沿江至建康，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逆为图测，皆在目中。义师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于大航方战，高祖遣弘策持节劳勉，众咸奋厉。是日，仍破硃雀军。高祖入顿石头城，弘策屯门禁卫，引接士类，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与吕僧珍先入清宫，封检府库。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申勒部曲，秋毫无犯。迁卫尉卿，加给事中。天监初，加散骑常侍，洮阳县侯，邑二千二百户。弘策尽忠奉上，知无不为，交友故旧，随才荐拔，搢绅皆趋焉。

时东昏余党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破之，盗分入卫尉府，弘策方救火，盗潜后害之，时年四十七。高祖深恸惜焉。给第一区，衣一袭，钱十万，布百匹，蜡二百斤。诏曰："亡从舅卫尉，虑发所忽，殒身祆竖。其情理清贞，器识淹济，自籓升朝，契阔夷阻。加外氏凋衰，飨尝屡绝，兴感《渭阳》，情寄斯在。方赖忠勋，翼宣寡薄，报效无征，永言增恸。可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愍。"

弘策为人宽厚通率，笃旧故。及居隆重，不以贵势自高。故人宾客，礼接如布衣时。禄赐皆散之亲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缅嗣，别有传。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太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封题指示将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虏退，以功拜羽林监，迁南中郎记室参军。永元末，高祖起兵，遣书招域。西台建，以为宁朔将军，领行选，从高祖东下。师次杨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衔命劳军。域乃讽夬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率侯伯。"夬反西台，即授高祖黄钺。萧颖胄既都督中外诸军事，论者谓高祖应致笺，域争不听，乃止。郢城平。域及张弘策议与高祖意合，即命众军便下。每献谋画，多被纳用。霸府初开，以为谘议参军。天监初，封广牧县子，后军司马。出为宁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举州叛降魏，魏骑将袭巴西，域固守百余日，城中粮尽，将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太半，无有离心。魏军退，诏增封二百户，进爵为伯。六年，卒于郡。

郑绍叔，字仲明，荥阳开封人也。世居寿阳。祖琨，宋高平太守。绍叔少孤贫。年二十余，为安豊令，居县有能名。本州召补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时刺史萧诞以弟谌诛，台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惊散，绍叔

闻难，独驰赴焉。诞死，侍送丧柩，众咸称之。到京师，司空徐孝嗣见而异之，曰："祖逖之流也。"

高祖临司州，命为中兵参军，领长流，因是厚自结附。高祖罢州还京师，谢遣宾客，绍叔独固请愿留。高祖谓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涂。"绍叔曰："委质有在，义无二心。"高祖固不许，于是乃还寿阳。刺史萧遥昌苦引绍叔，终不受命。遥昌怒，将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为雍州刺史，绍叔间道西归，补宁蛮长史、扶风太守。

东昏既害朝宰，颇疑高祖。绍叔兄植为东昏直后，东昏遣至雍州，托以候绍叔，实潜使为刺客。绍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于绍叔处置酒宴之，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见取良会也。"宾主大笑。令植登临城隍，周观府署，士卒、器械、舟舻、战马，莫不富实。植退谓绍叔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众一战。"送兄于南岘，相持恸哭而别。

义师起，为冠军将军，改骁骑将军，侍从东下江州，留绍叔监州事，督江、湘二州粮运，事无阙乏。天监初，入为卫尉卿。绍叔忠于事上，外所闻知，纤毫无隐。每为高祖言事，善则曰："臣愚不及，此皆圣主之策。"其不善，则曰："臣虑出浅短，以为其事当如是，殆以此误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亲信之。母忧去职。绍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节其哭。顷之，起为冠军将军、右军司马，封营道县侯，邑千户。俄复为卫尉卿，加冠军将军。以营道县户凋弊，改封东兴县侯，邑如故。初，绍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闻，奉兄恭谨。及居显要，禄赐所得及四方贡遗，悉归之兄室。

三年，魏军围合肥，绍叔以本号督众军镇东关，事平，复为卫尉。既而义阳为魏所陷，司州移镇关南。四年，以绍叔为使持节、征虏将军、司州刺史。绍叔创立城隍，缮修兵器，广田积谷，招纳流民，百姓安之。性颇矜躁，以权势自居，然能倾心接物，多所荐举，士类亦以此归之。

六年，征为左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领司、豫二州大中正。绍叔至家疾笃。诏于宅拜授，舆载还府，中使医药，一日数至。七年，卒于府舍，时年四十五。高祖将临其殡，绍叔宅巷狭陋，不容舆驾，乃止。诏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笃；在诚惟旧，异代同规。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东兴县开国侯绍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阔藩朝，情绩显

著。爰及义始，实立茂勋，作牧疆境，效彰所莅。方申任寄，协赞心膂；奄至殒丧，伤痛于怀。宜加优典，隆兹宠命。可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凶事所须，随由资给。谥曰忠。”

绍叔卒后，高祖尝潸然谓朝臣曰：“郑绍叔立志忠烈，善则称君，过则归己，当今殆无其比。”其见赏惜如此。子贞嗣。

吕僧珍，字元瑜，东平范人也。世居广陵。起自寒贱。始童儿时，从师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珍谓博士曰：“此有奇声，封侯相也。”年二十余，依宋丹阳尹刘秉，秉诛后，事太祖文皇为门下书佐。身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在同类中少所亵狎，曹辈皆敬之。

太祖为豫州刺史，以为典签，带蒙令，居官称职。太祖迁领军，补主簿。妖贼唐瑀寇东阳，太祖率众东讨，使僧珍知行军众局事。僧珍宅在建阳门东，自受命当行，每日由建阳门道，不过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为丹阳尹，复命为郡督邮。齐随王子隆出为荆州刺史，齐武以僧珍为子隆防阁，从之镇。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奂反，敕遣僧珍隶平北将军曹虎西为典签，带新城令。魏军寇沔北，司空陈显达出讨，一见异之，因屏人呼上座，谓曰：“卿有贵相，后当不见减，努力为之。”

建武二年，魏大举南侵，五道并进。高祖率师援义阳，僧珍从在军中。长沙宣武王时为梁州刺史。魏围守连月，间谍所在不通，义阳与雍州路断。高祖欲遣使至襄阳，求梁州问，众皆惮，莫敢行，僧珍固请充使，即日单舸上道。既至襄阳，督遣援军，且获宣武王书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宁，补羽林监。

东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与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时高祖已临雍州，僧珍固求西归，得补邵令。既至，高祖命为中兵参军，委以心膂。僧珍阴养死士，归之者甚众。高祖颇招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千间屋，以为止舍，多伐材竹，沈于檀溪，积茅盖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独悟其旨，亦私具橹数百张。义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张弘策定议，明旦乃会众发兵，悉取檀溪材竹，装为艛舰，葺之以茅，并立办。众军将发，诸将果争橹，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高祖以僧珍为辅国将军、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师及郢城，僧珍率所领顿偃月垒，俄又进据骑城。郢州平，高祖进僧珍为前锋

大将军。大军次江宁，高祖令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逻。其日，东昏将李居士与众来战，僧珍等要击，大破之。乃与茂进军于白板桥筑垒，垒立，茂移顿越城，僧珍独守白板。李居士密觇知众少，率锐卒万人，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力既不敌，不可与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守隅者复逾城而下，内外齐击，居士应时奔散，获其器甲不可胜计。僧珍又进据越城。东昏大将王珍国列车为营，背淮而阵。王茂等众军击之，僧珍纵火车焚其营。即日瓦解。

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领先入清宫，与张弘策封检府库，即日以本官带南彭城太守，迁给事黄门侍郎，领虎贲中郎将。高祖受禅，以为冠军将军、前军司马，封平固县侯，邑一千二百户。寻迁给事中、右卫将军。顷之，转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天监四年冬，大举北伐，自是军机多事，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劲勇出梁城。其年冬旋军，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荣之，使为本州，乃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既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邮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在州百日，征为领军将军，寻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直秘书省如先。

僧珍有大勋，任总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性甚恭慎，当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气鞠躬，果食未尝举箸。尝因醉后，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谓曰："便是大有所进。"禄俸之外，又月给钱十万；其余赐赉不绝于时。

十年，疾病，车驾临幸，中使医药，日有数四。僧珍语亲旧曰："吾昔在蒙县，热病发黄，当时必谓不济，主上见语，'卿有富贵相，必当不死，寻应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贵而复发黄，所苦与昔正同，必不复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领军府舍，时年五十八。高祖即日临殡，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散骑常侍、领军将军、平固县开国侯僧珍，器思淹通，识宇详济，竭忠尽礼，知无不为。与朕契阔，情兼屯泰。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

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所须，随由备办。谥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为流涕。长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张弘策敦厚慎密，吕僧珍恪勤匪懈，郑绍叔忠诚亮荩，缔构王业，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肃恭禁省，绍叔之造膝诡辞，盖识为臣之节矣。

列传第六柳惔弟忱席阐文韦睿族弟爱

柳惔，字文通，河东解人也。父世隆，齐司空。惔年十七，齐武帝为中军　　，命为参军，转主簿。齐初，入为尚书三公郎，累迁太子中舍人，巴东王子响友。子响为荆州，惔随之镇。子响昵近小人，惔知将为祸，称疾还京。及难作，惔以先归得免。历中书侍郎，中护军长史。出为新安太守，居郡，以无政绩，免归。久之，为右军谘议参军事。

建武末，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举汉中应义。和帝即位，以为侍中，领前军将军。高祖践阼，征为护军将军，未拜，仍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论功封曲江县侯，邑千户。高祖因宴为诗以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余实念功。"又尝侍座，高祖曰："徐元瑜违命岭南，《周书》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诸子，何如？"惔对曰："罚不及嗣，赏延于世，今复见之圣朝。"时以为知言。寻迁尚书右仆射。

天监四年，大举北伐，临川王宏都督众军，以惔为副。军还，复为仆射。以久疾，转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给亲信二十人。未拜，出为使持节、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时年四十六。高祖为素服举哀。赠侍中、抚军将军，给鼓吹一部。谥曰穆。惔著《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子照嗣。

惔第四弟憕，亦有美誉，历侍中、镇西长史。天监十二年，卒，赠宁远将军、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起家为司徒行参军，累迁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

齐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袭高祖，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有定，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议之。忱曰："朝廷狂悖，为恶日滋。顷闻京师长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远，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毙耳。独不见萧令君乎？以精兵数千，破崔氏十万众，竟为群邪所陷，祸酷相寻。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若使彼凶心已逞，岂知使君不系踵而及？且雍州士锐粮多，萧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阳所能拟；若破山阳，荆州复受失律之责。进退无可，且深虑之。"阐文亦深劝同高祖。颖胄乃诱斩山阳，以忱为宁朔将军。

和帝即位，为尚书吏部郎，进号辅国将军、南平太守。寻迁侍中、冠军将军，太守如故。转吏部尚书，不拜。郢州平，颖胄议迁都夏口，忱复固谏，以为巴硖未宾，不宜轻舍根本，摇动民志。颖胄不从。俄而巴东兵至硖口，迁都之议乃息。论者以为见机。

高祖践阼，以忱为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论建义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户。天监二年，出为安西长史、冠军将军、南郡太守。六年，征为员外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未发，迁持节、督湘州诸军事、辅国将军、湘州刺史。八年，坐辄放从军丁免。俄入为秘书监，迁散骑常侍，转祠部尚书，未拜遇疾，诏改授给事中、光禄大夫，疾笃不拜。十年，卒于家，时年四十一。追赠中书令，谥曰穆。子范嗣。

席阐文，安定临泾人也。少孤贫，涉猎书史。齐初，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由是与其子颖胄善。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领城局。高祖之将起义也，阐文深劝之，颖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报高祖，并献银装刀，高祖报以金如意。和帝称尊号，为给事黄门侍郎，寻迁卫尉卿。颖胄暴卒，州府骚扰，阐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时始兴王憺留镇雍部，用与西朝群臣迎王总州事，故赖以宁辑。高祖受禅，除都官尚书、辅国将军。封山阳伯，邑七百户。出为东阳太守，又改封湘西，户邑如故。视事二年，以清白著称，卒于官。诏赙钱三万，布五十匹。谥曰威。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睿事继母以孝闻。睿兄纂、阐，并早知名。纂、睿皆好学，阐有清操。祖征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憕、恽？"睿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而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睿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睿时虽幼，独用廉闻。

宋永光初，袁抃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抃到州，与邓琬起兵，睿求出为义成郡，故免抃之祸。后为晋平王左常侍，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迁前军中兵参军。久之，为广德令。累迁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末多故，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俄而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民心遑骇，未有所定，西土人谋之于睿。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

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兴于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结于高祖。

义兵檄至，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睿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义师克郢、鲁，平加湖，睿多建谋策，皆见纳用。大军发郢，谋留守将，高祖难其人；久之，顾睿曰：“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

梁台建，征为大理。高祖即位，迁廷尉，封都梁子，邑三百户。天监二年，改封永昌，户邑如先。东宫建，迁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三年，魏遣众来寇，率州兵击走之。

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按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扬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犹如吴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因与战，破之，军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睿堤下，其势甚盛，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叉。睿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魏兵来凿堤，睿亲与争之，魏军少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魏人计穷，相与悲哭。睿攻具既成，堰水又满，魏救兵无所用。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城遂溃。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赏。睿每昼接客

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籓篱墙壁，皆应准绳。

合肥既平，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东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将会战，有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蹑，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至是迁豫州于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而至邵阳。初，高祖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高祖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所获军实牛马，不可胜纪。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书郎周舍劳于淮上，睿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睿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户，进爵为侯，征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帝亦诏罢军。明年，迁信武将军、江州刺史。九年，征员外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累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十三年，迁智武将军、丹阳尹，以公事免。顷之，起为中护军。

十四年，出为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初，睿起兵乡中，客阴俊光泣止睿，睿还为州，俊光道候睿，睿笑谓之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睿于故旧，无所遗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十七年，征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寻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高祖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棱使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也。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普通元年夏，迁侍中、车骑将军，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高祖即日临哭甚恸。赐钱十万，布二百匹，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取给于官，遣中书舍人监护。赠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

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子放、正、棱、黯，放别有传。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参军，稍迁中书侍郎，出为襄阳太守。初，正与东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为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宾友故人莫不倾意，正独澹然。及僧孺摈废之后，正复笃素分，有逾曩日，论者称焉。历官至给事黄门侍郎。

棱字威直，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世之士，咸就质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太子仆，光禄卿。著《汉书续训》三卷。

黯字务直，性强正，少习经史，有文词。起家太子舍人，稍迁太仆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济江，黯屯六门，寻改为都督城西面诸军事。时景于城外起东西二土山，城内亦作以应之，太宗亲自负土，哀太子以下躬执畚锸。黯守西土山，昼夜苦战，以功授轻车将军，加持节。卒于城内，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睿族弟爱。

爱字孝友，沈静有器局。高祖父广，晋后军将军、北平太守。曾祖

轨，以孝武太元之初，南迁襄阳，为本州别驾，散骑侍郎。祖公循，宋义阳太守。父义正，早卒。

爱少而偏孤，事母以孝闻。性清介，不妄交游，而笃志好学，每虚室独坐，游心坟素，而埃尘满席，寂若无人。年十二，尝游京师，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喧哗，老幼争观，爱独端坐读书，手不释卷，宗族见者，莫不异焉。及长，博学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义。

袁抃为雍州刺史，辟为主簿。遭母忧，庐于墓侧，负土起坟。高祖临雍州，闻之，亲往临吊。服阕，引为中兵参军。义师之起也，以爱为壮武将军、冠军南平王司马，带襄阳令。时京邑未定，雍州空虚，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惊扰，百姓携贰。爱沉敏有谋，素为州里信伏，乃推心抚御，晓示逆顺；兼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萧颖胄之死也，和帝征兵襄阳，爱从始兴王憺赴焉。先是，巴东太守萧璜、巴东太守鲁休烈举兵来逼荆州，及憺至，令爱书谕之，璜即日请降。

中兴二年，从和帝东下。高祖受禅，进号辅国将军，仍为骁骑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赠卫尉卿。子乾向，官至骁骑将军，征北长史，汝阴、钟离二郡太守。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窦融以河右归汉，终为盛族；柳惔举南郑响从，而家声弗霣，时哉！忱之谋画，亦用有成，智矣。韦睿起上庸以附义，其地比惔则薄，及合肥、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列传第七范云沈约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　，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照抚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于学，卿相才也。"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父抗，为郢府参军，云随父在府，时吴兴沈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府，见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俄而沈攸之举兵围郢城，抗时为府长流，入城固守，留家属居外。云为军人所得，攸之召与语，声色甚厉，云容貌不变，徐自陈说。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书入城。城内或欲诛之，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沈氏，若违其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长史柳世隆素与云善，乃免之。

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召为主簿，深相亲任。时进见齐高帝，值有献白乌者，帝问此为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转补征北南郡王刑狱参军事，领主簿如故，迁尚书殿中郎。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参军事，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出为零陵内史，在任洁己，省烦苛，去游费，百姓安之。明帝召还都，及至，拜散骑侍郎。复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仍迁假节、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初，云与尚书仆射江祏善，祏姨弟徐艺为曲江令，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诣京诉云，云坐征还下狱，会赦免。永元二年，起为国子博士。

初，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又尝接里闬，高祖深器之。及义兵至京邑，云时在城内。东昏既诛，侍中张稷使云衔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参帷幄，仍拜黄门侍郎，与沈约同心翊赞。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梁台建，迁侍中。时高祖纳齐东昏余妃，颇妨政事，云尝以为言，未之纳也。后与王茂同入卧内，云又谏曰："昔汉祖居山东，贪财好色，及入关定秦，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以为其志大故

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昏乱之踪，以女德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高祖默然。云便疏令以余氏赉茂，高祖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

天监元年，高祖受禅，柴燎于南郊，云以侍中参乘。礼毕，高祖升辇，谓云曰：“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云对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邑千户。云以旧恩见拔，超居佐命，尽诚翊亮，知无不为。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尝侍宴，高祖谓临川王宏、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其年，东宫建，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寻迁尚书右仆射，犹领吏部。顷之，坐违诏用人，免吏部，犹为仆射。

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好节尚奇，专趣人之急。少时与领军长史王畯善，畯亡于官舍，贫无居宅，云乃迎丧还家。躬营含殡。事竟陵王子良恩礼甚隆，云每献损益，未尝阿意。子良尝启齐武帝论云为郡。帝曰：“庸人，闻其恒相卖弄，不复穷法，当宥之以远。”子良曰：“不然。云动相规诲，谏书具存，请取以奏。”既至，有百余纸，辞皆切直。帝叹息，因谓子良曰：“不谓云能尔。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齐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顾谓众宾曰：“刈此亦殊可观。”众皆唯唯。云独曰：“夫三时之务，实为长勤。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萧缅先不相识，因就车握云手曰：“不图今日复闻谠言。”及居选官，任守隆重，书牍盈案，宾客满门，云应对如流，无所壅滞，官曹文墨，发擿若神，时人咸服其明赡。性颇激厉，少威重，有所是非，形于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云为郡号称廉洁，及居贵重，颇通馈饷；然家无蓄积，随散之亲友。

二年，卒，时年五十三。高祖为之流涕，即日舆驾临殡。诏曰：“追远兴悼，常情所笃；况问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霄城侯云，器范贞正，思怀经远，爰初立志，素履有闻。脱巾来仕，清绩仍著。燮务登朝，具瞻惟允。绸缪翊赞，义简朕心，虽勤非负靮，而旧同论讲。方骋远涂，永毘庶政；奄致丧殒，伤悼于怀。宜加命秩，式备徽典。可追赠侍中、卫将军，仆射、侯如故。并给鼓吹一部。”礼官请谥曰宣，敕赐谥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尝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关西令。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

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迁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俄兼尚书左丞，寻为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明帝即位，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将军如故。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已终，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昔武王伐纣，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违民意，亦无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气序，比于周武，迟速不同。若不早定大业，稽天人之望，脱有一人立异，便损威德。且人非金玉，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

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梁台建，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高祖受禅，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俄迁尚书左仆射，常侍如故。寻兼领军，加侍中。天监二年，遭母忧，舆驾亲出临吊，以约年衰，不宜致毁，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起为镇军将军、丹阳尹，置佐史。服阕，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迁尚书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陈让，改授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置佐史，侍中如故。寻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给鼓吹一部。

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于地，契阔屯邅，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己，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公私情计，非所了具，以身资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想记未忘。圣道聿兴，谬逢嘉运，往志宿心，复成乖爽。今岁开元，礼年云至，悬车之请，事由恩夺。诚不能弘宣风政，光阐朝猷，尚欲讨寻文簿，时议同异。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当由生灵有限，劳役过差，总此凋竭，归之暮年，牵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黾勉。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上热下冷，月增日笃，取暖则烦，加寒必利，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复一日，将贻圣主不追之恨。冒欲表闻，乞归老之秩。若天假其年，还是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为言于高祖，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

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尝为《郊居赋》，其辞曰：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为场。兽因窟而获骋，鸟先巢而后翔。陈巷穷而业泰，婴居湫而德昌。侨栖仁于

东里，凤晦迹于西堂。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愿托水而鳞藏。固无情于轮奂，非有欲于康庄。披东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从竖而横构，亦风除而雨攘。

昔西汉之标季，余播迁之云始。违利建于海昏，创惟桑于江汜。同河济之重世，逾班生之十纪。或辞禄而反耕，或弹冠而来仕。逮有晋之隆安，集艰虞于天步。世交争而波流，民失时而狼顾。延乱麻于井邑，曝如莽于衢路。大地旷而靡容，旻天远而谁诉。伊皇祖之弱辰，逢时艰之孔棘。违危邦而窘惊，访安土而移即。肇胥宇于硃方，掩闲庭而晏息。值龙颜之郁起，乃凭风而矫翼。指皇邑而南辕，驾修衢以骋力。迁华扉而来启，张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尘浸而悠远，世道忽其窊隆。绵四代于兹日，盈百祀于微躬。嗟弊庐之难保，若霣箨之从风。或诛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复东。乍容身于白社，亦寄孥于伯通。

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思幽人而轸念，望东皋而长想。本忘情于徇物，徒羁绁于天壤。应屡叹于牵丝，陆兴言于世网。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无爽。路将殚而弥峭，情薄暮而逾广。抱寸心其如兰，何斯愿之浩荡。咏归欤而踯躅，眷岩阿而抵掌。

逢时君之丧德，何凶昏之孔炽。乃战牧所未陈，实升陑所不记。彼黎元之喋喋，将垂兽而为饵。瞻穹昊而无归，虽非牢而被胾。始叹丝而未睹，终逌组而后值。寻贻爱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于井翼，实灵命之所禀。当降监之初辰，值积恶之云稔。宁方割于下垫，廓重氛于上墋。躬靡暇于朝食，常求衣于夜枕。既牢笼于妫、夏，又驱驰乎轩、顼。德无远而不被，明无微而不烛。鼓玄泽于大荒，播仁风于遐俗。辟终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

值衔《图》之盛世，遇兴圣之嘉期。谢中涓于初日，叨光佐于此时。阙投石之猛志，无飞矢之丽辞。排阳鸟而命邑，方河山而启基。翼储光于三善，长王职于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惧宠禄之难持。伊前世之贵仕，罕纡情于丘窟。譬丛华于楚、赵，每骄奢以相越。筑甲馆于铜驼，并高门于北阙。辟重扃于华阃，岂蓬蒿所能没。敖传嗣于墝壤，何安身于穷地。味先哲而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权于城市，岂邀名于屠肆。咏希微以考室，幸风霜之可庇。

尔乃傍穷野，抵荒郊；编霜茨，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树，由妨基而剪巢。决渟洿之汀濒，塞井甃之沦坳。

艺芳枳于北渠，树修杨于南浦。迁甕牖于兰室，同肩墙于华堵。织宿楚以成门，籍外扉而为户。既取阴于庭樾，又因篱于芳杜。开阁室以远临，辟高轩而旁睹。渐沼沚于溜垂，周塍陌于堂下。其水草则苹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发，黄荇绿蒲。动红荷于轻浪，覆碧叶于澄湖。飡嘉实而却老，振羽服于清都。其陆卉则紫鳖绿葹，天著山韭；雁齿麋舌，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阳，烂漫北楼之后。或幕渚而芘地，或萦窗而窥牖。若乃园宅殊制，田圃异区。李衡则橘林千树，石崇则杂果万株。并豪情之所侈，非俭志之所娱。欲令纷披蓊郁，吐绿攒硃；罗窗映户，接溜承隅。开丹房以四照，舒翠叶而九衢。抽红英于紫带，衔素蕊于青跗。其林鸟则翻泊颉颃，遗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嘤杂响。或班尾而绮翼，或绿衿而绛颡。好叶隐而枝藏，乍间关而来往。其水禽则大鸿小雁，天狗泽虞；秋蠙寒褵，修鹚短凫。曳参差之弱藻，戏瀺灂之轻躯；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鱼则赤鲤青魴，纤倏钜褷。碧鳞硃尾，修颅偃额。小则戏渚成文，大则喷流扬白。不兴羡于江海，聊相忘于余宅。其竹则东南独秀，九府擅奇。不迁植于淇水，岂分根于乐池。秋蜩吟叶，寒雀噪枝。来风南轩之下，负雪北堂之垂。访往涂之轸迹，观先识之情伪。每诛空而索有，皆指难以为易。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

原农皇之攸始，讨厥播之云初。肇变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储。寻井田之往记，考阡陌于前书。颜箪食而乐在，郑高廪而空虚。顷四百而不足，亩五十而有余。抚幽衷而跼念，幸取给于庭庐。纬东菑之故耜，浸北亩之新渠。无褰爨于晓蓐，不抱怒于朝蔬。排外物以齐遣，独为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积，不羡汶阳之墟。

临巽维而骋目，即堆冢而流眄。虽兹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驱四牡之低昂，响繁笳之清啭。罗方员而绮错，穷海陆而兼荐。奚一权之足伟，委千金其如线。试抚臆而为言，岂斯风之可扇。将通人之远旨，非庸情之所见。聊迁情而徙睇，识方阜于归津。带修汀于桂渚，肇举锸于强秦。路萦吴而款越，涂被海而通闽。怀三鸟以长念，伊故乡之可珍。实褰期于晚岁，非失步于方春。何东川之泝々，独流涕于吾人。谬参贤于昔代，亟徒游于兹所。侍采旄而齐辔，陪龙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赋诗，或班觞而宴语。繐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葱楚。望商飙而永叹，每乐恺于斯观。始则钟石锵珣，终以鱼龙澜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无算。贵则景、魏、萧、曹，亲则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雾而歇灭，与风云而消散。眺孙后之墓田，寻雄霸之遗武。实接汉之后王，信开吴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镇，苞江汉而为宇。徒征言于石椁，遂延灾于金缕。忽

芜秽而不修，同原陵之膴々。宁知蝼蚁之与狐兔，无论樵刍之与牧竖。睇东巘以流目，心凄怆而不怡。盖昔储之旧苑，实博望之余基。修林则表以桂树，列草则冠以芳芝。风台累翼，月榭重栭。千栌捷釭，百栱相持。皁辕林驾，兰枻水嬉。逾三龄而事往，忽二纪以历兹。咸夷漫以荡涤，非古今之异时。

回余眸于艮域，觌高馆于兹岭。虽混成以无迹，实遗训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雾，终陵虚而倒影。驾雌蜺之连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瑶台而高骋，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请。惟钟岩之隐郁，表皇都而作峻，盖望秩之所宗，含风云而吐润。其为状也，则巍峨崇袴，乔枝拂日；峣嶷岧{山亭}，坠石堆星。岑崟崥屼，或坳或平；盘坚枕卧，诡状殊形。孤嶝横插，洞穴斜经；千丈万仞，三袭九成。亘绕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带，白雾晨萦。近循则一岩异色，远望则百岭俱青。

观二代之茔兆，睹摧残之余□遂。成颠沛于虐竖，康敛衿于虚器；穆恭已于岩廊，简游情于玄肆；烈穷饮以致灾，安忘怀而受祟。何宗祖之奇杰，威横天而陵地。惟圣文之缵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遗封而掩泪。神寝匪一，灵馆相距。席布骅驹，堂流桂醑。降紫皇于天阙，延二妃于湘渚。浮兰烟于桂栋，召巫阳于南楚。扬玉桴，握椒糈。怳临风以浩唱，折琼茅而延伫。敬惟空路邈远，神踪遐阔。念甚惊飙，生犹聚沫。归妙轸于一乘，启玄扉于三达。欲息心以遣累，必违人而后豁。或结□□于岩根，或开棂于木末。室暗萝茑，檐梢松栝。既得理于兼谢，固忘怀于饥渴。或攀枝独远，或陵云高蹈。因葺茨以结名，犹观空以表号。得忘己于兹日，岂期心于来报。天假余以大德，荷兹赐之无疆。受老夫之嘉称，班燕礼于上庠。无希骥之秀质，乏如圭之令望。邀昔恩于旧主，重匪服于今皇。仰休老之盛则，请微躯于夕阳。劳蒙司而获谢，犹奉职于春坊。时言归于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栖余志于净国，归余心于道场。兽依墀而莫骇，鱼牣沼而不纲。旋迷涂于去辙，笃后念于徂光。晚树开花，初英落蕊。或异林而分丹青，乍因风而杂红紫。紫莲夜发，红荷晓舒。轻风微动，其芳袭余。风骚屑于园树，月笼连于池竹。蔓长柯于檐桂，发黄华于庭菊。冰悬埳而带坻，雪萦松而被野。鸭屯飞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并时物之可怀，虽外来而非假。实情性之所留滞，亦志之而不能舍也。

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悲异轸而同归，叹殊方而并失。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荜。旁阙吴娃，前无赵瑟。以斯终老，于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

笔。长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寻加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时年七十三。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布百匹，谥曰隐。

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尝侍宴，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惟识沈家令。"约伏座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子旋，及约时已历中书侍郎，永嘉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免约丧，为太子仆，复以母忧去官，而蔬食辟谷。服除，犹绝粳粱。为给事黄门侍郎、中抚军长史。出为招远将军、南康内史，在部以清治称。卒官，谥曰恭侯。子实嗣。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木德将谢，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悬晷漏。高祖义拯横溃，志宁区夏，谋谟帷幄，实寄良、平。至于范云、沈

约，参预缔构，赞成帝业；加云以机警明赡，济务益时，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

列传第八江淹任昉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宋建平王景素好士　，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系州狱。淹狱中上书曰：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谓徒语，乃今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怜鉴。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名声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昭宪，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次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当争分寸之末，竞刀锥之利哉！然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糜骨。古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鲁连之智，辞禄而不反；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雒，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浸仁沐义，照景饮醴。而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不任肝胆之切，敬因执事以闻。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国左常侍。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

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谏曰："流言纳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衔怨，七国于焉俱毙。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又为镇军参军事，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

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淹在县三年。升明初，齐帝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高帝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号令诸侯，卒受一剑之辱，绍跨蹑四州，终为奔北之虏。此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闻此言者多矣，试为虑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民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故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是时军书表记，皆使淹具草。相国建，补记室参军事。建元初，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寻迁中书侍郎。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时明帝作相，因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震肃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称明旨耳。"于是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明帝谓淹曰："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

明帝即位，为车骑临海王长史。俄除廷尉卿，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出为宣城太守，将军如故。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寻为秘书监。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见。

东昏末，淹以秘书监兼卫尉，固辞不获免，遂亲职。谓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时人事，寻当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临事图之，何忧之有？"顷之，又副领军王莹。及义师

至新林，淹微服来奔，高祖板为冠军将军，秘书监如故，寻兼司徒左长史。中兴元年，迁吏部尚书。二年，转相国右长史，冠军将军如故。

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其年，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时年六十二。高祖为素服举哀。赙钱三万，布五十匹。谥曰宪伯。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

子篔袭封嗣，自丹阳尹丞为长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复封篔吴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身长七尺五寸。幼而好学，早知名。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昉年十六，以气忤秉子。久之，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

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雅钦重昉，以为当时无辈。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以父忧去职。性至孝，居丧尽礼。服阕，续遭母忧，常庐于墓侧，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

初，齐明帝既废郁林王，始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辞曰："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武皇大渐，实奉诏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识量己，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拒违于玉几之侧，遂荷顾托，导扬末命。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徒怀子孟社稷之对，何救昌邑争臣之讥。四海之议，于何逃责？陵土未乾，训誓在耳，家国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谁任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宁容复徼荣于家耻，宴安于国危。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是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且虚饰宠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谁谓宜。但命轻鸿毛，责重山岳，存没同归，毁誉一贯。辞一

官不减身累，增一职已黩朝经。便当自同体国，不为饰让。至于功均一匡，赏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殒越为期，不敢闻命，亦愿曲留降鉴，即垂听许。钜平之恳诚必固，永昌之丹慊获申，乃知君臣之道，绰有余裕，苟曰易昭，敢守难夺。”帝恶其辞斥，甚愠昉，由是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

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明帝崩，迁中书侍郎。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开，以昉为骠骑记室参军。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笺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策，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伦，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将二十年，咳唾为恩，眄睐成饰，小人怀惠，顾知死所。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饵，汤沐具而非吊，大厦构而相欢。明公道冠二仪，勋超邃古，将使伊周奉辔，桓文扶毂，神功无纪，化物何称。府朝初建，俊贤骧首，惟此鱼目，唐突玙璠。顾己循涯，实知尘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虽则殒越，且知非报。”

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高祖践阼，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寻以本官掌著作。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在任清洁，儿妾食麦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居职不称。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高祖闻问，即日举哀，哭之甚恸。追赠太常卿，谥曰敬子。

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谁托？”其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产，至乃居无室宅。世或讥其多乞贷，亦随复散之亲故。昉常叹曰：“知我亦以叔则，不知我亦以叔

则。”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

初，昉立于士大夫间，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则厚其声名。及卒，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平原刘孝标为著论曰：

客问主人曰：“硃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问？”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絪缊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郁郁于兰笪，道叶胶漆，志婉娈于埙篪。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书玉牒而刻钟鼎。若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骆驿纵横，烟霏雨散，皆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而硃益州汨□叙，越谟训，捶直切，绝交游，视黔首以鹰鹯，媲人伦于豺虎。蒙有猜焉，请辨其惑。”

主人欣然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鹄雁高飞。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骧蠖屈，从道污隆。日月联璧，叹亹亹之弘致；云飞电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硃生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而为言。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讹，狙诈飙起，谿谷不能逾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竞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然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言其略，有五术焉：

“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锤万物，吐漱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联骑，居里闬而鸣钟。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凫踊，飒沓鳞萃，分雁鹜之稻粱，沾玉斝之余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

“陆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籍甚，搢绅羡其登仙。加以颐蹙頞，涕唾流沫，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叙温燠则

寒谷成暄，论严枯则春丛零叶，飞沉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于是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絓于通人，声未遒于云阁，攀其鳞翼，丐其余论，附骐骥之髦端，轶归鸿于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

“阳舒阴惨，生民大情，忧合欢离，品物恒性。故鱼以泉涸而呴沫，鸟因将死而悲鸣。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斯则断金由于湫隘，刎颈起于苫盖。是以伍员濯溉于宰嚭，张王抚翼于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

“驰骛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秉纤纩。衡所以揣其轻重，纩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纩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雏曾、史，兰熏雪白，舒、向金玉，渊海卿、云，黼黻河汉，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锱铢，纩微彯撇，虽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皆为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导其诚。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后动，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于阛阓，林回喻之于甘醴。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后瘁，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约而今泰，循环翻覆，迅若波澜。此则徇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硃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何所见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仇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槟楚，硃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招民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特俊迈，联衡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硃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轄，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奥隅，谓登龙门之坂。至于顾盼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越，归骸雒浦，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险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宁云崭绝。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祇。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雰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

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昉第四子东里，颇有父风，官至尚书外兵郎。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淹能沉静，昉持内行，并以名位终始，宜哉。江非先觉，任无旧恩，则上秩显赠，亦末由也已。

列传第九谢朏弟子览

谢朏，字敬冲，陈郡阳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庄　，右光禄大夫，并有名前代。朏幼聪慧，庄器之，常置左右。年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赋诗，使朏命篇，

朏揽笔便就。琅邪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抚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坐奏之。帝曰："虽小，奇童也。"起家抚军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复为舍人，历中书郎，卫将军袁粲长史。粲性简峻，罕通宾客，时人方之李膺。朏谒既退，粲曰："谢令不死。"寻迁给事黄门侍郎。出为临川内史，以贿见劾，案经袁粲，粲寝之。

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选朏为长史，敕与河南褚炫、济阳江斅、彭城刘俣俱入侍宋帝，时号为天子四友。续拜侍中，并掌中书、散骑二省诏册。高帝进太尉，又以朏为长史，带南东海太守。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钦属。论魏、晋故事，因曰："晋革命时事久兆，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侍中，领秘书监。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言于高帝，请诛朏。帝曰："杀之则遂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

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骑常侍，累迁侍中，领国子博士。五年，出为冠军将军、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杂事，悉付纲纪，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视事三年，征都官尚书、中书令。隆昌元年，复为侍中，领新安王师。未拜，固求外出。仍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受召便述职。时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綍，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綍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务聚敛，众颇讥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诏征为侍中、中书令，遂抗表不应召。遣诸子还京师，独与母留，筑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诏曰："夫超然荣观，风流自远；蹈彼幽人，英华罕值。故长揖楚相，见称南国；高谢汉臣，取贵良史。新除侍中、中书令朏，早藉羽仪，夙标清尚，登朝树绩，出守驰声。遂敛迹康衢，拂衣林沚，抱箕颍之余芳，甘憔悴而无闷。抚事怀人，载留钦想。宜加优礼，用旌素概。可赐床帐褥席，俸以卿禄，常出在所。"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永元二年，诏征朏为散骑常侍、中书监，胤为散骑常侍、太常卿，并不屈。三年，又诏征朏为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时东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义师已近，故并得不到。

及高祖平京邑，进位相国，表请朏、胤曰："夫穷则独善，达以兼济。虽出处之道，其揆不同，用舍惟时，贤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仪世胄，徽猷冠冕，道业德声，康济雅俗。昔居朝列，素无宦情，宾客简通，公卿罕预，簪绂未褫，而风尘摆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长；清规雅裁，兼擅其美。并达照深识，预睹乱萌，见庸质之如初，知贻厥之无寄。拂衣东山，眇绝尘轨。虽解组昌运，实避昏时。家膺鼎食，而甘兹橡艾；世袭青紫，而安此悬鹑。自浇风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轨，余烈颇存。谁其激贪，功归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虽在江海，而勋同魏阙。今泰运甫开，贱贫为耻；况乎久蕴瑚琏，暂厌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负荷殊重，参赞万机，实赖群才，共成栋干。思挹清源，取镜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谘诹，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请并补臣府军谘祭酒，朏加后将军。"并不至。

高祖践阼，征朏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胤散骑常侍、特进、右光禄大夫，又并不屈。仍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轻舟出，诣阙自陈。既至，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脚疾不堪拜谒，乃角巾肩舆，诣云龙门谢。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明旦，舆驾出幸朏宅，宴语尽欢。朏固陈本志，不许；因请自还东迎母，乃许之。临发，舆驾复临幸，赋诗饯别。王人送迎，相望于道。到京师，敕材官起府于旧宅，高祖临轩，遣谒者于府拜授，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

三年元会，诏朏乘小舆升殿。其年，遭母忧，寻有诏摄职如故。后五年，改授中书监、司徒、卫将军，并固让不受。遣谒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于府，时年六十六。舆驾出临哭，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万，布百匹，蜡百斤。赠侍中、司徒。谥曰靖孝。朏

所著书及文章，并行于世。

子谖，官至司徒右长史，坐杀牛免官，卒于家。次子絪，颇有文才，仕至晋安太守，卒官。

览字景涤，朏弟綍之子也。选尚齐钱唐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太子舍人。高祖为大司马，召补东阁祭酒，迁相国户曹。天监元年，为中书侍郎，掌吏部事，顷之即真。

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以母忧去职。服阕，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寻除吏部郎，迁侍中。览颇乐酒，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诋毁，为有司所奏。高祖以览年少不直，出为中权长史。顷之，敕掌东宫管记，迁明威将军、新安太守。

九年夏，山贼吴承伯破宣城郡，余党散入新安，叛吏鲍叙等与合，攻没黟、歙诸县，进兵击览。览遣郡丞周兴嗣于锦沙立坞拒战，不敌，遂弃郡奔会稽。台军平山寇，览复还郡，左迁司徒谘议参军、仁威长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书。寻迁吏部尚书。览自祖至孙，三世居选部，当世以为荣。

十二年春，出为吴兴太守。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子弟专横，前太守皆折节事之。览未到郡，睦之子弟来迎，览逐去其船，杖吏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不敢与公私关通。郡境多劫，为东道患，览下车肃然，一境清谧。初，齐明帝及览父綍、东海徐孝嗣，并为吴兴，号称名守，览皆欲过之。昔览在新安颇聚敛，至是遂称廉洁，时人方之王怀祖。卒于官，时年三十七。诏赠中书令。子罕，早卒。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谢朏之于宋代，盖忠义者欤？当齐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难，确然独善，其疏、蒋之流乎。洎高祖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览终能善政，君子韪之。

列传第十王亮张稷王莹

王亮，字奉叔，琅邪临沂人，晋丞相导之六世孙也。祖偃，宋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父攸　，给事黄门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选尚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累迁桂阳王文学，南郡王友，秘书丞。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馆，使工图画其像，亮亦预焉。迁中书侍郎、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迁给事黄门侍郎。寻拜晋陵太守，在职清公有美政。时齐明帝作相，闻而嘉之，引为领军长史，甚见赏纳。及即位，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诠序著称，迁侍中。建武末，为吏部尚书，是时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子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始亮未为吏部郎时，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为之延誉，益为帝所器重；至是与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外若详审，内无明鉴，其所选用，拘资次而已，当世不谓为能。频加通直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为尚书右仆射、中护军。既而东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倾侧取容，竟以免戮。

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及城内既定，独推亮为首。亮出见高祖，高祖曰："颠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开，以为大司马长史、抚军将军、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台建，授侍中、尚书令，固让不拜，乃为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高祖受禅，迁侍中、尚书令、中军将军，引参佐命，封豫宁县公，邑二千户。天监二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中军如故。元日朝会万国，亮辞疾不登殿，设馔别省，而语笑自若。数日，诏公卿问讯，亮无疾色，御史中丞乐蔼奏大不敬，论弃市刑。诏削爵废为庶人。四年夏，高祖宴于华光殿，谓群臣曰："朕日昃听政，思闻得失。卿等可谓多士，宜各尽献替。"尚书左丞范缜起曰："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变色曰："卿可更余言。"缜固执不已，高祖不悦。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

臣闻息夫历诋，汉有正刑；白褒一奏，晋以明罚。况乎附下讪上，毁誉自口者哉。风闻尚书左丞臣范缜，自晋安还，语人云："我不诣余人，惟诣王亮；不饷余人，惟饷王亮。"辄收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台辨问，与风闻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饯梁州刺史臣珍国，宴私既洽，群臣并已谒退，时诏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访以政道。缜不答所问，而横议沸腾，遂贬裁司徒臣朏，褒举庶人王亮。臣于时预奉恩留，肩随并立，耳目所

接，差非风闻。窃寻王有游豫，亲御轩陛，义深推毂，情均《湛露》。酒阑宴罢，当扆正立，记事在前，记言在后，轸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缜言不逊，妄陈褒贬，伤济济之风，缺侧席之望。不有严裁，宪准将颓，缜即主。

臣谨案：尚书左丞臣范缜，衣冠绪余，言行舛驳，夸谐里落，喧诟周行。曲学谀闻，未知去代；弄口鸣舌，衹足饰非。乃者，义师近次，缜丁罹艰棘，曾不呼门，墨縗景附，颇同先觉，实奉龙颜。而今党协衅余，翻为矛楯，人而无恒，成兹奸詖。日者，饮至策勋，功微赏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辖，苞篚罔遗，而假称折辕，衣裙所弊，谗激失所，许与疵废，廷辱民宗。自居枢宪，纠奏寂寞。顾望纵容，无至公之议；恶直丑正，有私讦之谈。宜置之徽纆，肃正国典。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缜所居官，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应诸连逮，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缜位应黄纸，臣辄奉白简。

诏闻可。玺书诘缜曰："亮少乏才能，无闻时辈，昔经冒入群英，相与岂薄，晚节谄事江祏，为吏部，末协附梅虫儿、茹法珍，遂执昏政。比屋罹祸，尽家涂炭，四海沸腾，天下横溃，此谁之咎！食乱君之禄，不死于治世。亮协固凶党，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乐盈房，势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题，启靡请罪。朕录其白旗之来，贯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奸贿彰暴，有何可论！妄相谈述，具以状对。"所诘十条，缜答支离而已。亮因屏居闭扫，不通宾客。遭母忧，居丧尽礼。

八年，诏起为秘书监，俄加通直散骑常侍，数日迁太常卿。九年，转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其年卒。诏赙钱三万，布五十匹。谥曰炀子。

张稷，字公乔，吴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禄大夫。稷所生母遘疾历时，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养，永异之。及母亡，毁瘠过人，杖而后起。性疏率，朗悟有才略，与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时称之曰："充融卷稷，是为四张。"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频居父母忧，六载庐于墓侧。服除，为骠骑法曹行参军，迁外兵参军。

齐永明中，为剡县令，略不视事，多为山水游。会贼唐瑶作乱，稷率厉县人，保全县境。入为太子洗马，大司马东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马从事中郎。武陵王渼为护军，转护军司马，寻为本州治中。明帝领牧，仍为别驾。时魏寇寿春，以稷为宁朔将军、军主，副尚书仆射沈文季镇豫州。魏众称百万，围城累日，时经略处分，文季悉委稷焉。军退，迁平西司马、宁朔将军、南平内史。魏又寇雍州，诏以本号都督

荆、雍诸军事。时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师退，稷还荆州，就拜黄门侍郎，复为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郡犯私讳，改永宁为长宁。寻迁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及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以本号镇历阳、南谯二郡太守，迁镇南长史、寻阳太守、辅国将军、行江州事。寻征还，为持节、辅国将军、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俄进督北徐、徐、兖、青、冀五州诸军事，将军并如故。永元末，征为侍中，宿卫宫城。义师至，兼卫尉江淹出奔。稷兼卫尉，副王莹都督城内诸军事。

时东昏淫虐，义师围城已久，城内思亡而莫有先发。北徐州刺史王珍国就稷谋之，乃使直阁张齐害东昏于含德殿。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钟下，谓曰："昔桀有昏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四海已归圣主，斯实微子去殷之时，项伯归汉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国子博士范云、舍人裴长穆等使石头城诣高祖，高祖以稷为侍中、左卫将军。高祖总百揆，迁大司马左司马。梁台建，为散骑常侍、中书令。高祖受禅，以功封江安县侯，邑一千户。又为侍中、国子祭酒，领骁骑将军，迁护军将军、扬州大中正，以事免。寻为度支尚书、前将军、太子右卫率，又以公事免。俄为祠部尚书，转散骑常侍、都官尚书、扬州大中正，以本职知领军事。寻迁领军将军，中正、侯如故。

时魏寇青州，诏假节、行州事。会魏军退，仍出为散骑常侍、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车存问遗老，引其子孙，置之右职，政称宽恕。进号云麾将军，征尚书左仆射。舆驾将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仆射省，旧临幸供具皆酬太官馔直，帝以稷清贫，手诏不受。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安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会魏寇朐山，诏稷权顿六里，都督众军。还，进号镇北将军。

初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宽弛无防，僚吏颇侵渔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害稷，时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

稷性烈亮，善与人交。历官无蓄聚，俸禄皆颁之亲故，家无余财。初去吴兴郡，以仆射征，道由吴乡，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装径还京师，人莫之识，其率素如此。

稷长女楚瑗，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至稷见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嵊，别有传。

卷字令远，稷从兄也。少以知理著称，能清言，仕至都官尚书，天监初卒。

王莹，字奉光，琅邪临沂人也。父懋，光禄大夫、南乡僖侯。莹选尚宋临淮公主，拜驸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迁太子舍人，抚军功曹，散骑侍郎，司徒左西属。齐高帝为骠骑将军，引为从事中郎。顷之，出为义兴太守，代谢超宗。超宗去郡，与莹交恶，既还，间莹于懋。懋言之于朝廷，以莹供养不足，坐失郡废弃。久之，为前军谘议参军，中书侍郎，大司马从事中郎，未拜，丁母忧。服阕，为给事黄门郎，出为宣城太守，迁为骠骑长史。复为黄门侍郎、司马、太子中庶子，仍迁侍中，父忧去职。服阕，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又为冠军将军、东阳太守。居郡有惠政，迁吴兴太守。明帝勤忧庶政，莹频处二郡，皆有能名。甚见褒美。还为太子詹事、中领军。

永元初，政由群小，莹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莹从弟亮既当朝，于莹素虽不善，时欲引与同事。迁尚书左仆射，未拜。会护军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莹假节，率众拒慧景于湖头，夜为慧景所袭，众散，莹赴水，乘榜入乐游，因得还台城。慧景败，还居领军府。义师至，复假节，都督宫城诸军事。建康平，高祖为相国，引莹为左长史，加冠军将军，奉法驾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州，逊位于别宫。高祖践阼，迁侍中、抚军将军，封建城县公，邑千户。寻迁尚书左仆射，侍中、抚军如故。顷之，为护军将军，复迁散骑常侍、中军将军、丹阳尹。视事三年，迁侍中、光禄大夫，领左卫将军。俄迁尚书令、云麾将军，侍中如故。累进号左中权将军，给鼓吹一部。莹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天监十五年，迁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侍中如故。莹将拜，印工铸其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颈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暴疾卒。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孔子称“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王亮之居乱世，势位见矣。其于取舍，何与三仁之异欤？及奉兴王，蒙宽政，为佐命，固将愧于心。乃自取废败，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据而据之，身必危。”亮之进退，失所据矣。惜哉！张稷因机制变，亦其时也。王莹印章六毁，岂神之害盈乎？

列传第十一王珍国马仙琕张齐

王珍国，字德重，沛国相人也。父广之，齐世良将，官至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珍国起家冠军行参军　，累迁虎贲中郎将、南谯太守，治有能名。时郡境苦饥，乃发米散财，以拯穷乏。齐高帝手敕云："卿爱人治国，甚副吾意也。"永明初，迁桂阳内史，讨捕盗贼，境内肃清。罢任还都，路经江州，刺史柳世隆临渚饯别，见珍国还装轻素，乃叹曰："此真可谓良二千石也！"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武帝雅相知赏，每叹曰："晚代将家子弟，有如珍国者少矣。"复出为安成内史。入为越骑校尉，冠军长史、钟离太守。仍迁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还为游击将军，以父忧去职。

建武末，魏军围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涡阳，以为声援，起珍国为辅国将军，率兵助焉。魏将杨大眼大众奄至，叔业惧，弃军走，珍国率其众殿，故不至大败。永泰元年，会稽太守王敬则反，珍国又率众距之。敬则平，迁宁朔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将军如故。

义师起，东昏召珍国以众还京师，入顿建康城。义师至，使珍国出屯硃雀门，为王茂军所败，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镜献诚於高祖，高祖断金以报之。时城中咸思从义，莫敢先发，侍中、卫尉张稷都督众军，珍国潜结稷腹心张齐要稷，稷许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国引稷于卫尉府，勒兵入自云龙门，即东昏于内殿斩之，与稷会尚书仆射王亮等于西钟下，使中书舍人裴长穆等奉东昏首归高祖。以功授右卫将军，辞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师。复赐金帛，珍国又固让。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辞绢谷。卿体国情深，良在可嘉。"后因侍宴，帝问曰："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珍国答曰："黄金谨在臣肘，不敢失坠。"复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天监初，封滠阳县侯，邑千户。除都官尚书，常侍如故。

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钟离，高祖遣珍国，因问讨贼方略。珍国对曰："臣常患魏众少，不苦其多。"高祖壮其言，乃假节，与众军同讨焉。魏军退，班师。出为使持节、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秦、梁二州刺史。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珍国步道出魏兴，将袭之，不果，遂留镇焉。以无功，累表请解，高祖弗许。改封宜阳县侯，户邑如前。征还为员外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加后军。顷之，复为左卫将军。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湘州刺史。视事四年，征还为护军将军，迁通直散骑常侍、丹阳尹。十四年，

卒。诏赠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赙钱十万，布百匹。谥曰威。子僧度嗣。

马仙琕，字灵馥，扶风郿人也。父伯鸾，宋冠军司马。仙琕少以果敢闻，遭父忧，毁瘠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迁武骑常侍，为小将，随齐安陆王萧缅。缅卒，事明帝。永元中，萧遥光、崔慧景乱，累有战功，以勋至前将军。出为龙骧将军、南汝阴、谯二郡太守。会寿阳新陷，魏将王肃侵边，仙琕力战，以寡克众，魏人甚惮之。复以功迁宁朔将军、豫州刺史。

义师起，四方多响应，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宾说之，仙琕于军斩仲宾以徇。义师至新林，仙琕犹持兵于江西，日钞运漕，建康城陷，仙琕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高祖劳之曰："射钩斩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断运，苟自嫌绝也。"仙琕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卒，高祖知其贫，赙给甚厚。仙琕号泣，谓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获上报。今复荷殊泽，当与尔以心力自效耳。"

天监四年，王师北讨，仙琕每战，勇冠三军，当其冲者，莫不摧破。与诸将论议，口未尝言功。人问其故，仙琕曰："丈夫为时所知，当进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愿也。何功可论！"授辅国将军、宋安、安蛮二郡太守，迁南义阳太守。累破山蛮，郡境清谧。以功封涪涯县伯，邑四百户，仍迁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辅国将军如故。俄进号贞威将军。

魏豫州人白阜生杀其刺史琅邪王司马庆曾，自号平北将军，推乡人胡逊为刺史，以悬瓠来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阁将军武会超、马广率众为援。仙琕进顿楚王城，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魏中山王元英率众十万攻悬瓠，仙琕遣广、会超等守三关。十二月，英破悬瓠，执齐苟儿，遂进攻马广，又破广，生擒之，送雒阳。仙琕不能救。会超等亦相次退散，魏军遂进据三关。仙琕坐征还，为云骑将军。出为仁威司马，府主豫章王转号云麾，复为司马，加振远将军。

十年，朐山民杀琅邪太守刘晰，以城降魏，诏假仙琕节，讨之。魏徐州刺史卢昶以众十余万赴焉。仙琕与战，累破之，昶遁走。仙琕纵兵乘之，魏众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粮牛马器械，不可胜数。振旅还京师，迁太子左卫率，进爵为侯，增邑六百户。十一年，迁持节、督豫、北豫、霍三州诸军事、信武将军、豫州刺史，领南汝阴太守。

初，仙琗幼名仙婢，及长，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琗”云。自为将及居州郡，能与士卒同劳逸。身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帷幕衾屏，行则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庭，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故战多克捷，士卒亦甘心为之用，高祖雅爱仗之。在州四年，卒。赠左卫将军。谥曰刚。子岩夫嗣。

张齐，字子响，冯翊郡人。世居横桑，或云横桑人也。少有胆气。初事荆府司马垣历生。历生酗酒，遇下严酷，不甚礼之。历生罢官归，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齐复从之，稷甚相知重，以为心腹，虽家居细事，皆以任焉。齐尽心事稷，无所辞惮。随稷归京师。稷为南兖州，又擢为府中兵参军，始委以军旅。

齐永元中，义师起，东昏征稷归，都督宫城诸军事，居尚书省。义兵至，外围渐急，齐日造王珍国，阴与定计。计定，夜引珍国就稷造膝，齐自执烛以成谋。明旦，与稷、珍国即东昏于内殿，齐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禅，封齐安昌县侯，邑五百户，仍为宁朔将军、历阳太守。齐手不知书，目不识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

天监二年，还为虎贲中郎将。未拜，迁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如故。四年，魏将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未至，足退走，齐进戍南安。七年秋，使齐置大剑、寒冢二戍，军还益州。其年，迁武旅将军、巴西太守，寻加征远将军。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抄断江路，攻破金井。齐讨景和于平昌，破之。

初，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镇草创，皆仰益州取足。齐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又立台传，兴冶铸，以应赡南梁。

十一年，进假节、督益州外水诸军。十二年，魏将傅竖眼寇南安，齐率众距之，竖眼退走。十四年，迁信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岁，葭萌人任令宗因众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归款。益州刺史鄱阳王遣齐帅众三万，督南梁州长史席宗范诸军迎令宗。十五年，魏东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来拒齐师，南安太守皇甫谌及宗范逆击之，大破魏军于葭萌，屠十余城，魏将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竖眼兵，复来拒战，齐兵少不利，军引还，于是葭萌复没于魏。

齐在益部累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其居军中，能身亲劳辱，与士卒同其勤苦。自画顿舍城垒，皆委曲得其便，调给衣粮资用，人人无所困乏。既为物情所附，蛮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巴西郡

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沿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其能济办，多此类也。

十七年，迁持节、都督南梁州诸军事、智武将军、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迁信武将军、征西鄱阳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未发而卒，时年六十七。追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赙钱十万，布百匹。谥曰壮。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王珍国、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齐末咸为列将，拥强兵，或面缚请罪，或斩关献捷；其能后服，马仙琕而已。仁义何常，蹈之则为君子，信哉！及其临边抚众，虽李牧无以加矣。张齐之政绩，亦有异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鲜，故不为之传。

列传第十二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

张惠绍，字德继，义阳人也。少有武干。齐明帝时为直阁，后出补竟陵横桑戍主。永元初，母丧归葬于乡里。闻义师起　，驰归高祖，板为中兵参军，加宁朔将军、军主。师次汉口，高祖使惠绍与军主硃思远游遏江中，断郢、鲁二城粮运。郢城水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十挑战，惠绍击破，斩难当，尽获其军器。义师次新林、硃雀，惠绍累有战功。建康城平，迁辅国将军、前军，直阁、左细仗主。高祖践阼，封石阳县侯，邑五百户。迁骁骑将军，直阁、细仗主如故。时东昏余党数百人，窃入南北掖门，烧神虎门，害卫尉张弘策。惠绍驰率所领赴战，斩首数十级，贼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户。迁太子右卫率。

天监四年，大举北伐，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宁朔将军张豹子攻宿预，执城主马成龙，送于京师。使部将蓝怀恭于水南立城为掎角。俄而魏援大至，败陷怀恭，惠绍不能守，是夜奔还淮阴，魏复得宿预。六年，魏军攻钟离，诏左卫将军曹景宗督众军为援，进据邵阳。惠绍与冯道根、裴邃等攻断魏连桥，短兵接战，魏军大溃。以功增邑三百户，还为左骁骑将军。寻出为持节、都督北兖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北兖州刺史。魏宿预、淮阳二城内附，惠绍抚纳有功，进号智武将军，益封二百户。入为卫尉卿，迁左卫将军。出为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在州和理，吏民亲爱之。

征还为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甲仗百人，直卫殿内。十八年，卒，时年六十三。诏曰："张惠绍志略开济，干用贞果。诚勤义始，绩闻累任。爰居禁旅，尽心朝夕。奄至殒丧，恻怆于怀。宜追宠命，以彰勋烈。可赠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布百匹，蜡二百斤。谥曰忠。"子澄嗣。

澄初为直阁将军，丁父忧，起为晋熙太守，随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战功，与湛僧智、胡绍世、鱼弘并当时之骁将。历官卫尉卿、太子左卫率。卒官，谥曰愍。

冯道根，字巨基，广平酇人也。少失父，家贫，佣赁以养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还以进母。年十三，以孝闻于乡里。郡召为主簿，辞不就。年十六，乡人蔡道斑为湖阳戍主，道斑攻蛮锡城，反为蛮所困，道根救之。匹马转战，杀伤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

齐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没南阳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陈显达率众复争之。师入沟均口，道根与乡里人士以牛酒候军，因说显达曰："汋均水迅急，难进易退。魏若守隘，则首尾俱急。不如悉弃船舰于酇城，方道步进，建营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则立破之矣。"显达不听，道根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败，军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险要，辄停马指示之，众赖以全。寻为沟均口戍副。

永元中，以母丧还家。闻高祖起义师，乃谓所亲曰："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岂非孝乎？时不可失，吾其行矣。"率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归高祖。时有蔡道福为将从军，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隶于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为前锋陷陈。会道福卒于军，高祖令道根并领其众。大军次新林，随王茂于硃雀航大战，斩获尤多。高祖即位，以为骁骑将军，封增城县男，邑二百户。领文德帅，迁游击将军。是岁，江州刺史陈伯之反，道根随王茂讨平之。

天监二年，为宁朔将军、南梁太守，领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远斥候，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修城未毕，会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众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皆失色。道根命广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军战，败之。魏人见意闲，且战又不利，因退走。是时魏分兵于大小岘、东桑等，连城相持。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获其鼓角军仪。于是粮运既绝，诸军乃退。迁道根辅国将军。

豫州刺史韦睿围合肥，克之。道根与诸军同进，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钟离，高祖复诏睿救之，道根率众三千为睿前驱。至徐州，建计据邵阳洲，筑垒掘堑，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城隍立办。及淮水长，道根乘战舰，攻断魏连桥数百丈，魏军败绩。益封三百户，进爵为伯。还，迁云骑将军、领直阁将军，改封豫宁县，户邑如前。累迁中权中司马、右游击将军、武旅将军、历阳太守。八年，迁贞毅将军、假节、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领汝阴太守。为政清简，境内安定。十一年，征为太子右卫率。十三年，出为信武将军、宣惠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十四年，征为员外散骑常侍、右游击将军，领硃衣直阁。十五年，为右卫将军。

道根性谨厚，木讷少言，为将能检御部曲，所过村陌，将士不敢虏掠。每所征伐，终不言功，诸将讠藿哗争竞，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鉴功之多少，吾将何事。"高祖尝指道根示

尚书令沈约曰："此人口不论勋。"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处州郡，和理清静，为部下所怀。在朝廷，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营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当时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时不学，既贵，粗读书，自谓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

十六年，复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信武将军、豫州刺史。将行，高祖引朝臣宴别道根于武德殿，召工视道根，使图其形像。道根蹶□谢曰："臣所可报国家，惟余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无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悦。高祖每称曰："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居州少时，遇疾，自表乞还朝，征为散骑常侍、左军将军。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问。普通元年正月，卒，时年五十八。是日舆驾春祠二庙，既出宫，有司以闻。高祖问中书舍人硃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对曰："昔柳庄寝疾，卫献公当祭，请于尸曰：'有臣柳庄，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闻其死，请往。'不释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甚恸。诏曰："豫宁县开国伯、新除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冯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抚人留爱，守边难犯，祭遵、冯异、郭亻及、李牧，不能过也。奄致殒丧，恻怆于怀。可赠信威将军、左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赙钱十万，布百匹。谥曰威。"子怀嗣。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绚少俶傥有志气。齐文帝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绚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请。文帝在东宫，以旧恩引为直后，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振威将军、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余悦服。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

永元元年，义兵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义师方围张冲于郢城，旷日持久，东昏将吴子阳壁于加湖，军锋甚盛，绚随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领游兵，有急应赴，斩获居多。天监元年，封南安县男，邑

三百户。除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魏围梁州，刺史王珍国使请救，绚以郡兵赴之，魏军退。七年，司州三关为魏所逼，诏假绚节、武旅将军，率众赴援。九年，迁假节、督北兖州缘淮诸军事、振远将军、北兖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绚驰遣司马霍奉伯分军据嶮。魏军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张稷为土人徐道角所杀，绚又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征骠骑临川王司马，加左骁骑将军，寻转硃衣直阁。十三年，迁太子右卫率，甲仗百人，与领军萧景直殿内。

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

时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高祖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芃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鬻，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之，并加蠲复。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复遣赐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绚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卫将军昌义之、太仆卿鱼弘文、直阁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谓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然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

初，堰起于徐州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谓己必尸其事。既而绚

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每事辄先谘焉，由是遂谮绚与魏交通，高祖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寻以绚为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增封二百户。绚还后，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祖芃坐下狱。绚在州三年，大修城隍，号为严政。

十八年，征为员外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与护军韦睿、太子右卫率周舍直殿省。普通元年，除卫尉卿，未拜，卒，时年五十七。舆驾即日临哭。赠右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赙钱十万，布百匹。谥曰壮。

绚宽和少喜惧，在朝廷，见人如不能言，号为长厚。在省，每寒月见省官褴缕，辄遗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昌义之，历阳乌江人也。少有武干。齐代随曹虎征伐，累有战功。虎为雍州，以义之补防阁，出为冯翊戍主。及虎代还，义之留事高祖。时天下方乱，高祖亦厚遇之。义师起，板为辅国将军、军主，除建安王中兵参军。时竟陵芊口有邸阁，高祖遣驱，每战必捷。大军次新林，随王茂于新亭，并硃雀航力战，斩获尤多。建康城平，以为直阁将军、马右夹毂主。天监元年，封永豊县侯，邑五百户。除骁骑将军。出为盱眙太守。二年，迁假节、督北徐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镇钟离。魏寇州境，义之击破之。三年，进号冠军将军，增封二百户。

四年，大举北伐，扬州刺史临川王督众军军洛口，义之以州兵受节度，为前军，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诏班师，众军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蹑，攻没马头，城内粮储，魏悉移之归北。议者咸曰："魏运米北归，当无复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进兵，非其实也。"乃遣土匠修堑营钟离城，敕义之为战守之备。是冬，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来寇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西岸作浮桥，跨淮通道。英据东岸，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才三千人，义之督帅，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撞之，所值城土辄颓落。义之乃以泥补缺，冲车虽入而不能坏。义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处，辄驰往救之，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倒。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

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韦睿帅众二十万救焉，既至，与魏战，

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脱身奔走。义之因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斩首俘生，不可胜计。以功进号军师将军，增封二百户，迁持节、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坐禁物出籓，为有司所奏免。其年，补硃衣直阁，除左骁骑将军，直阁如故。迁太子右卫率，领越骑校尉，假节。八年，出为持节、督湘州诸军事、征远将军、湘州刺史。九年，以本号还朝，俄为司空临川王司马，将军如故。十年，迁右卫将军。十三年，徙为左卫将军。

是冬，高祖遣太子右卫率康绚督众军作荆山堰。明年，魏遣将李昙定大众逼荆山，扬声欲决堰，诏假义之节，帅太仆卿鱼弘文、直阁将军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绚，军未至，绚等已破魏军。魏又遣大将李平攻峡石，围直阁将军赵祖悦，义之又率硃衣直阁王神念等救之。时魏兵盛，神念攻峡石浮桥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时进，遂陷峡石。义之班师，为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问也。

十五年，复以为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信威将军、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北徐州刺史。义之性宽厚，为将能抚御，得人死力，及居籓任，吏民安之。俄给鼓吹一部，改封营道县侯，邑户如先。普通三年，征为护军将军，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诏曰："护军将军、营道县开国侯昌义之，干略沉济，志怀宽隐，诚著运始，效彰边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殒丧，恻怆于怀。可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并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赙钱二万，布二百匹，蜡二百斤。谥曰烈。"子宝业嗣，官至直阁将军、谯州刺史。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初起从上，其功则轻。及群盗焚门，而惠绍以力战显；合肥、邵阳之逼，而道根、义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绚典其事：互有厥劳，宠进宜矣。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列传第十三宗夬刘坦乐蔼

宗夬，字明扬，南阳涅阳人也，世居江陵。祖炳，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 ，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谘议参军。夬少勤学，有局干。弱冠，举郢州秀才，历临川王常侍、骠骑行参军。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永明中，与魏和亲，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时选也。

武帝嫡孙南郡王居西州，以夬管书记，夬既以笔札被知，亦以贞正见许，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为皇太孙，夬仍管书记。及太孙即位，多失德，夬颇自疏，得为秣陵令，迁尚书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见诛，宠旧多罹其祸，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

明帝即位，以夬为郢州治中，有名称职，以父老去官还乡里。南康王为荆州刺史，引为别驾。义师起，迁西中郎谘议参军，别驾如故。时西土位望，惟夬与同郡乐蔼、刘坦为州人所推信，故领军将军萧颖胄深相委仗，每事谘焉。高祖师发雍州，颖胄遣夬出自杨口，面禀经略，并护送军资，高祖甚礼之。中兴初，迁御史中丞，以父忧去职。起为冠军将军、卫军长史。天监元年，迁征虏长史、东海太守，将军如故。二年，征为太子右卫率。是冬，迁五兵尚书，参掌大选。三年，卒，时年四十九。子曜卿嗣。

夬从弟岳，有名行，州里称之，出于夬右。仕历尚书库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录事参军事。

刘坦，字德度，南阳安众人也，晋镇东将军乔之七世孙。坦少为从兄虬所知。齐建元初，为南郡王国常侍，寻补孱陵令，迁南中郎录事参军，所居以干济称。南康王为荆州刺史，坦为西中郎中兵参军，领长流。义师起，迁谘议参军。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帅师赴夏口，西朝议行州事者，坦谓众曰："湘境人情，易扰难信。若专用武士，则百姓畏侵渔；若遣文人，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城，军民足食，则无逾老臣。先零之役，窃以自许。"遂从之。乃除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尝在湘州，多旧恩，道迎者甚众。下车简选堪事吏，分诣十郡，悉发人丁，运租米三十余万斛，致之义师，资粮用给。

时东昏遣安成太守刘希祖破西台所选太守范僧简于平都，希祖移檄湘部，于是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邵陵人逐其内史褚洊，永阳人周晖起

兵攻始安郡，并应僧粲。桂阳人邵昙弄、邓道介报复私仇，因合党亦同焉。僧粲自号平西将军、湘州刺史，以永阳人周舒为谋主，师于建宁。自是湘部诸郡，悉皆蜂起；惟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犹全。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将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决。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谋应僧粲，要结士庶数百人，皆连名定计，刻日反州城。坦闻其谋，伪为不知，因理讼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及发，明旦诣坦问其故。坦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在坐未起，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伏，于坐斩之。焚其文书，其余党悉无所问，众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则还州，群贼始散。

天监初，论功封荔浦县子，邑三百户。迁平西司马、新兴太守。天监三年，迁西中郎长史，卒，时年六十二。子泉嗣。

乐蔼，字蔚远，南阳淯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悫，尝陈器物，试诸甥侄。蔼时尚幼，而所取惟书，悫由此奇之。又取史传各一卷授蔼等，使读毕，言所记。蔼略读具举，悫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史，辟为主簿。景素为南徐州，复为征北刑狱参军，迁龙阳相。以父忧去职，吏民诣州请之，葬讫起焉。时齐豫章王嶷为武陵太守，雅善蔼为政，及嶷为荆州刺史，以蔼为骠骑行参军、领州主簿，参知州事。嶷尝问蔼风土旧俗，城隍基□寺，山川险易，蔼随问立对，若按图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谮蔼廨门如市，嶷遣觇之，方见蔼闭阁读书。嶷还都，以蔼为太尉刑狱参军，典书记，迁枝江令。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转署记室。

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既败，焚烧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武帝引见蔼，问以西事，蔼上对详敏，帝悦焉。用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还州，缮修廨署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荆部以为自晋王悦移镇以来，府舍未之有也。

九年，豫章王嶷薨，蔼解官赴丧，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累迁车骑平西录事参军、步兵校尉，求助戍西归。南康王为西中郎，以蔼为谘议参军。义师起，萧颖胄引蔼及宗夬、刘坦，任以经略。梁台建，迁镇军司马、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时营造器甲，舟舰军粮，及朝廷仪宪，悉资蔼焉。寻迁给事黄门侍郎，左丞如故。和帝东下，道兼卫尉卿。

天监初，迁骁骑将军、领少府卿；俄迁御史中丞，领本州大中正。

初，蔼发江陵，无故于船得八车辐，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迁焉。蔼性公强，居宪台甚称职。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于库火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焉。

二年，出为持节、督广、交、越三州诸军、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罢归，道遇始兴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财产。元瑜走归广州，借兵于蔼，托欲讨贼，而实谋袭蔼。蔼觉之，诛元瑜。寻进号征虏将军，卒官。

蔼姊适征士同郡刘虬，亦明识有礼训。蔼为州，迎姊居官舍，参分禄秩，西土称之。

子法才，字元备，幼与弟法藏俱有美名。少游京师，造沈约，约见而称之。齐和帝为相国，召为府参军，镇军萧颖胄辟主簿。梁台建，除起部郎。天监二年，蔼出镇岭表，法才留任京邑，迁金部郎，父忧去官。服阕，除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本州别驾。入为通直散骑侍郎，复掌通事，迁尚书右丞。晋安王为荆州，重除别驾从事史。复征为尚书右丞，出为招远将军、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将至百金，县曹启输台库。高祖嘉其清节，曰："居职若斯，可以为百城表矣。"即日迁太府卿。寻除南康内史，耻以让俸受名，辞不拜。俄转云骑将军、少府卿。出为信武长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还乡。至家，割宅为寺，栖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旧臣，累有优令，召使东下，未及发而卒，时年六十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萧颖胄起大州之众以会义，当其时，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镇也。经营缔构，盖有力焉。方面之功，坦为多矣；当官任事，蔼则兼之。咸登宠秩，宜乎！

列传第十四刘季连陈伯之

刘季连，字惠续，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显于宋世，位至金紫光禄大夫。季连有名誉　　，早历清官。齐高帝受禅，悉诛宋室近属，将及季连等，太宰褚渊素善之，固请乃免。建元中，季连为尚书左丞。永明初，出为江夏内史，累迁平南长沙内史，冠军长史、广陵太守，并行府州事。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转太子中庶子。建武中，又出为平西萧遥欣长史、南郡太守。时明帝诸子幼弱，内亲则仗遥欣兄弟，外亲则倚后弟刘暄、内弟江祏。遥欣之镇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遥欣至州，多招宾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恶之。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美容貌，颇才辩，遥欣遇之甚厚。会多所傲忽，于公座与遥欣竞侮季连，季连憾之，乃密表明帝，称遥欣有异迹。明帝纳焉，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连，四年，以为辅国将军、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季连父，宋世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州人犹以义故，善待季连。季连下车，存问故老，抚纳新旧，见父时故吏，皆对之流涕。辟遂宁人龚愜为府主簿。愜，龚颖之孙，累世有学行，故引焉。

东昏即位，永元元年，征季连为右卫将军，道断不至。季连闻东昏失德，京师多故，稍自骄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狭，至是遂严愎酷狠，土人始怀怨望。其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穰人李托豫知之，设备守险，买与战不利，还州，郡县多叛乱矣。是月，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晋原人乐宝称、李难当杀其太守，宝称自号南秦州刺史，难当益州刺史。十二月，季连遣参军崔茂祖率众二千讨之，赍三日粮。值岁大寒，群贼相聚，伐树塞路，军人水火无所得，大败而还，死者十七八。明年正月，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谯希渊。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贼万余逼巴西，去郡数里，道晞称镇西将军，号建义。巴西太守鲁休烈与涪令李膺婴城自守，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众五千救之。奉伯至，与郡兵破擒道晞，斩之涪市。奉伯因独进巴西之东乡讨余贼。李膺止之曰："卒惰将骄，乘胜履险，非良策也。不如小缓，更思后计。"奉伯不纳，悉众入山，大败而出，遂奔还州。六月，江阳人程延期反，杀太守何法藏。鲁休烈惧不自保，奔投巴东相萧慧训。十月，巴西人赵续伯又反，有众二万，出广汉，乘佛舆，以五彩裹青石，诳百姓云："天与我玉印，当王蜀。"愚人从之者甚众。季连进讨之，遣长史赵越常前驱。兵败，季连复遣李奉伯由涪路讨之。奉伯别军自潺亭与大军会于城，进攻其栅，大破之。

时会稽人石文安字守休，隐居乡里，专行礼让，代季连为尚书左丞，出为江夏内史，又代季连入为御史中丞，与季连相善。子仲渊字钦回，闻义师起，率乡人以应高祖。天监初，拜郢州别驾，从高祖平京邑。

明年春，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弟通直郎子渊及季连二子使蜀，喻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之时，素薄元起。典签硃道琛者，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叛以免。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秏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办复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益愤懑。司马硃士略说季连，求为巴西郡，留三子为质，季连许之。顷之，季连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硃道琛杀之。书报硃士略，兼召李膺。膺、士略并不受使。使归，元起收兵于巴西以待之，季连诛士略三子。

天监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战。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乃败退还成都。季连驱略居人，闭城固守。元起稍进围之。是冬，季连城局参军江希之等谋以城降，不果，季连诛之。蜀中丧乱已二年矣，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其无亲党者，又杀而食之。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二年正月，高祖遣主书赵景悦宣诏降季连，季连肉袒请罪。元起迁季连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元起诛李奉伯并诸渠帅，送季连还京师。季连将发，人莫之视，惟龚愜送焉。

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季连既至，诣阙谢，高祖引见之。季连自东掖门入，数步一稽颡，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谓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乎。"季连复稽颡谢。赦为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阳门，为蜀人蔺道恭所杀。季连在蜀，杀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报复焉。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

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广之爱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尝自随。

齐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颇持兵自卫。明帝遣广之讨子敬，广之至欧阳，遣伯之先驱，因城开，独入斩子敬。又频有战功，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封鱼复县伯，邑五百户。

义师起，东昏假伯之节、督前驱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如故。寻转江州，据寻阳以拒义军。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苏隆之，使说伯之，即以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虽受命，犹怀两端，伪云“大军未须便下”。高祖谓诸将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犹豫，宜逼之。”众军遂次寻阳，伯之退保南湖，然后归附。进号镇南将军，与众俱下。伯之顿篱门，寻进西明门。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高祖恐其复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将郑伯伦降，高祖使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无异志矣。力战有功。城平，进号征南将军，封豊城县公，邑二千户，遣还之镇。

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

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并有旧，缮经藏伯之息英免祸，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永忠记室参军。河南褚緧，京师之薄行者，齐末为扬州西曹，遇乱居闾里；而轻薄互能自致，惟緧独不达。高祖即位，緧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緧，坚距之。緧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于是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硃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

伯之子虎牙，时为直阁将军，高祖手疏龙符罪，亲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伯之并不受命。答高祖曰：“龙符骁勇健儿，邓缮事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代一时也，机不可失。”緧、永忠等每赞成之。伯之谓缮：“今段启卿，若复不得，

便与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内一郡处缮，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今便纂严备办。”使緟诈为萧宝夤书，以示僚佐。于厅事前为坛，杀牲以盟。伯之先饮，长史已下次第歃血。緟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便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緟为寻阳太守，加讨逆将军；永忠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戍主沈慧休，镇南参军李延伯。又遣乡人孙邻、李景受龙符节度，邻为徐州，景为郢州。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距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率数百人，使伯之典签吕孝通、戴元则为内应。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辄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从北门入，径至厅事前。伯之闻叫声，自率出荡，元冲力不能敌，走逃庐山。

初，元冲起兵，要寻阳张孝季，孝季从之。既败，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蜡灌杀之。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庄兴绍、张显明邀击之，不能禁，反见杀。高祖遣王茂讨伯之。伯之闻茂来，谓緟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也。”乃留乡人唐盖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郑伯伦坚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军既至，伯之表里受敌，乃败走，间道亡命出江北，与子虎牙及褚緟俱入魏。魏以伯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

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硃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硃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傅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

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

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虎牙为魏人所杀。伯之既至，以为使持节、都督西豫州诸军事、平北将军、西豫州刺史，永新县侯，邑千户。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骁骑将军，又为太中大夫。久之，卒于家。其子犹有在魏者。

褚緟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緟戏为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硃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堕马死。

史臣曰：刘季连之文吏小节，而不能以自保全，习乱然也。陈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群盗又诬而夺之，安能长久矣。

列传第十五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子训王泰

王份孙锡佥张充柳恽蔡撙江蒨

王瞻，字思范，琅邪临沂人，宋太保弘从孙也。祖柳，光禄大夫、东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数岁，尝从师受业，时有伎经其门，同学皆出观，瞻独不视，习诵如初。从父尚书仆射僧达闻而异之，谓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忧，以孝闻。服阕，袭封东亭侯。

瞻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闾里所患。及长，颇折节有士操，涉猎书记，于棋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迁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

马。顷之，出为鄱阳内史，秩满，授太子中舍人。又为齐南海王友，寻转司徒竟陵王从事中郎，王甚相宾礼。南海王为护军将军，瞻为长史。又出补徐州别驾从事史，迁骠骑将军王晏长史。晏诛，出为晋陵太守。瞻洁己为政，妻子不免饥寒。时大司马王敬则举兵作乱，路经晋陵，郡民多附敬则。军败，台军讨贼党，瞻言于朝曰："愚人易动，不足穷法。"明帝许之，所全活者万数。征拜给事黄门侍郎，抚军建安王长史，御史中丞。

高祖霸府开，以瞻为大司马相国谘议参军，领录事。梁台建，为侍中，迁左民尚书，俄转吏部尚书。瞻性率亮，居选部，所举多行其意。颇嗜酒，每饮或竟日，而精神益朗赡，不废簿领。高祖每称瞻有三术，射、棋、酒也。寻加左军将军，以疾不拜，仍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卒，时年四十九。谥康侯。子长玄，著作佐郎，早卒。

王志，字次道，琅邪临沂人。祖昙首，宋左光禄大夫、豫宁文侯；父僧虔，齐司空、简穆公：并有重名。志年九岁，居所生母忧，哀容毁瘠，为中表所异。弱冠，选尚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郎。累迁太尉行参军，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学。褚渊为司徒，引志为主簿。渊谓僧虔曰："朝廷之恩，本为殊特，所可光荣，在屈贤子。"累迁镇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陆南郡二王友。入为中书侍郎。寻除宣城内史，清谨有恩惠。郡民张倪、吴庆争田，经年不决。志到官，父老乃相谓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乡里乃有此争。"倪、庆因相携请罪，所讼地遂为闲田。征拜黄门侍郎，寻迁吏部侍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郡狱有重囚十余人，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返，惟一人失期，狱司以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忧。"明旦，果自诣狱，辞以妇孕，吏民益叹服之。视事三年，齐永明二年，入为侍中，未拜，转吏部尚书，在选以和理称。崔慧景平，以例加右军将军，封临汝侯，固让不受，改领右卫将军。

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挪服之，伪闷，不署名。高祖览笺无志署，心嘉之，弗以让也。霸府开，以志为右军将军、骠骑大将军长史。梁台建，迁散骑常侍、中书令。

天监元年，以本官领前军将军。其年，迁冠军将军、丹阳尹。为政清静，去烦苛。京师有寡妇无子，姑亡，举债以敛葬，既葬而无以还之。志愍其义，以俸钱偿焉。时年饥，每旦为粥于郡门，以赋百姓，民称之不容口。三年，为散骑常侍、中书令，领游击将军。志为中书令，

及居京尹，便怀止足。常谓诸子侄曰：“谢庄在宋孝武世，位止中书令，吾自视岂可以过之。”因多谢病，简通宾客。迁前将军、太常卿。六年，出为云麾将军、安西始兴王长史、南郡太守。明年，迁军师将军、平西鄱阳郡王长史、江夏太守，并加秩中二千石。九年，迁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十二年，卒，时年五十四。

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谓志为“书圣”。

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父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宪卖之，志知而不问，待之如初。宾客游其门者，专覆其过而称其善。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赙赐之。追谥曰安。有五子缉、休、□、操、素，并知名。

王峻，字茂远，琅邪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位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祖瓒之，金紫光禄大夫。父秀之，吴兴太守。峻少美风姿，善举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迁中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学，太傅主簿。府主齐竟陵王子良甚相赏遇。迁司徒主簿，以父忧去职。服阕，除太子洗马，建安王友。出为宁远将军、桂阳内史。会义师起，上流诸郡多相惊扰，峻闭门静坐，一郡帖然，百姓赖之。

天监初，还，除中书侍郎。高祖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俄迁吏部，当官不称职，转征虏安成王长史，又为太子中庶子、游击将军。出为宣城太守，为政清和，吏民安之。视事三年，征拜侍中，迁度支尚书。又以本官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事毕，出为征远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寻为智武将军、镇西长史、蜀郡太守。还为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迁吏部尚书，处选甚得名誉。

峻性详雅，无趋竞心。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平心不畏强御，亦由处世之情既薄故也。峻为侍中以后，虽不退身，亦淡然自守，无所营务。久之，以疾表解职，迁金紫光禄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时年五十六，谥惠子。

子琮，玩。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

王暕，字思晦，琅邪临沂人。父俭，齐太尉，南昌文宪公。暕年数岁，而风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时文宪作宰，宾客盈门，见暕相谓曰：“公才公望，复在此矣。”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员外散骑侍郎，不拜，改授晋安王文学，迁庐陵王友、秘书丞。明帝诏求异士，始安王遥光表荐暕及东海王僧孺曰：“臣闻求贤暂劳，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类导川。伏惟陛下道隐旒纩，信充符玺，白驹空谷，振鹭在庭；犹惧隐鳞卜祝，藏器屠保，物色关下，委裘河上。非取制于一狐，谅求味于兼采。而五声倦响，九工是询；寝议庙堂，借听舆皁。臣位任隆重，义兼邦家，实欲使名实不违，侥幸路绝。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窃见秘书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叶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气茂，允迪中和。叔宝理遣之谈，彦辅名教之乐，故以晖映先达，领袖后进。居无尘杂，家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室迩人旷，物疏道亲。养素丘园，台阶虚位；庠序公朝，万夫倾首。岂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东序之秘宝，瑚琏之茂器。”除骠骑从事中郎。

高祖霸府开，引为户曹属，迁司徒左长史。天监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领骁骑将军，入为侍中。出为宁朔将军、中军长史。又为侍中，领射声校尉，迁五兵尚书，加给事中，出为晋陵太守。征为吏部尚书，俄领国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称，及居选曹，职事修理；然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众颇谓为刻薄。迁尚书右仆射，寻加侍中。复迁左仆射，以母忧去官。起为云麾将军、吴郡太守。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时年四十七。诏赠侍中、中书令、中军将军，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万，布百匹。谥曰靖。有四子，训、承、穉、訏，并通显。

训字怀范，幼聪警有识量，征士何胤见而奇之。年十三，暕亡忧毁，家人莫之识。十六，召见文德殿，应对爽彻。上目送久之，顾谓硃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补国子生，射策高第，除秘书郎，迁太子舍人、秘书丞。转宣城王文学、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俄迁侍中，既拜入见，高祖从容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敬容对曰：“少过三十。”上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

训美容仪，善进止，文章之美，为后进领袖。在春宫特被恩礼。以疾终于位，时年二十六。赠本官。谥温子。

王泰，字仲通，志长兄慈之子也。慈，齐时历侍中、吴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数岁时，祖母集诸孙侄，散枣栗于床上，群儿皆竞

之，泰独不取。问其故，对曰：“不取，自当得赐。”由是中表异之。既长，通和温雅，人不见其喜愠之色。起家为著作郎，不拜，改除秘书郎，迁前将军、法曹行参军、司徒东阁祭酒、车骑主簿。

高祖霸府建，以泰为骠骑功曹史。天监元年，迁秘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为丞，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顷之，迁中书侍郎。出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居职有能名。复征中书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迁给事黄门侍郎、员外散骑常侍，并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嘱易意，天下称平。累迁为廷尉，司徒左长史。出为明威将军、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征为宁远将军，安右长史，俄迁侍中。寻为太子庶子、领步兵校尉，复为侍中。仍迁仁威长史、南兰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国事。王迁职，复为北中郎长史、行豫章王府、州、国事，太守如故。入为都官尚书。泰能接人士，士多怀泰，每愿其居选官。顷之，为吏部尚书，衣冠属望，未及选举，仍疾，改除散骑常侍、左骁骑将军，未拜，卒，时年四十五。谥夷子。

初，泰无子，养兄子祁，晚有子廓。

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僧朗，宋开府仪同三司、元公。父粹，黄门侍郎。份十四而孤，解褐车骑主簿。出为宁远将军、始安内史。袁粲之诛，亲故无敢视者，份独往致恸，由是显名。迁太子中舍人，太尉属。出为晋安内史。累迁中书侍郎，转大司农。

份兄奂于雍州被诛，奂子肃奔于魏，份自拘请罪，齐世祖知其诚款，喻而遣之。属肃屡引魏人来侵疆埸，世祖尝因侍坐，从容谓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敛容对曰：“肃既近忘坟柏，宁远忆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寻除宁朔将军、零陵内史。征为黄门侍郎，以父终于此职，固辞不拜，迁秘书监。

天监初，除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兼起部尚书。高祖尝于宴席问群臣曰：“朕为有为无？”份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高祖称善。出为宣城太守，转吴郡太守，迁宁朔将军、北中郎豫章王长史、兰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迁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骑常侍，侍东宫，除金紫光禄大夫。复为智武将军、南康王长史，秩中二千石。复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南徐州大中正，给亲信二十人。迁尚书左仆射，寻加侍中。

时修建二郊，份以本官领大匠卿，迁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加亲信为四十人。迁侍中、特进、左光禄，复以本官监丹阳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时年七十九。诏赠本官，赙钱四十万，布四百匹，蜡四百斤，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谥胡子。

长子琳，字孝璋，举南徐州秀才，释褐征虏建安王法曹、司徒东阁祭酒，南平王文学。尚义兴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中书侍郎，卫军谢朏长史，员外散骑常侍。出为明威将军、东阳太守，征司徒左长史。

锡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与兄弟受业，至应休散，常独留不起。年七八岁，犹随公主入宫，高祖嘉其聪敏，常为朝士说之。精力不倦，致损右目。公主每节其业，为饰居宇。虽童稚之中，一无所好。十二，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与范阳张伯绪齐名，俱为太子舍人。丁父忧，居丧尽礼。服阕，除太子洗马。时昭明尚幼，未与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马王锡、秘书郎张缵，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以师友事之。"以戚属封永安侯，除晋安王友，称疾不行，敕许受诏停都。王冠日，以府僚摄事。

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使中书舍人硃异接之，预宴者皆归化北人。善明负其才气，酒酣谓异曰："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异对曰："异所以得接宾宴者，乃分职是司。二国通和，所敦亲好；若以才辩相尚，则不容见使。"善明乃曰："王锡、张缵，北间所闻，云何可见？"异具启，敕即使于南苑设宴，锡与张缵、硃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佗日谓异曰："一日见二贤，实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为国！"

转中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中，时年二十四。谓亲友曰："吾以外戚，谬被时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务难拥，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称疾不拜。便谢遣胥徒，拒绝宾客，掩扉覃思，室宇萧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时年三十六。赠侍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谥贞子。子泛、湜。

佥字公会，锡第五弟也。八岁丁父忧，哀毁过礼。服阕，召补国子生，祭酒袁昂称为通理。策高第，除长史兼秘书郎中，历尚书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与吴郡陆襄对掌东宫管记。出为建安太守。山酋方善、谢稀聚徒依险，屡为民患，佥潜设方略，率众平之，有诏褒美，颁示州郡。除武威将军、始兴内史，丁所生母忧，固辞不拜。又除宁远将军、

南康内史，属卢循作乱，复转佥为安成内史，以镇抚之。还除黄门侍郎，寻为安西武陵王长史、蜀郡太守。佥惮岨嶮，固以疾辞，因以黜免。久之，除戎昭将军、尚书左丞，复补黄门侍郎，迁太子中庶子，掌东宫管记。太清二年十二月，卒，时年四十五。赠侍中，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承圣三年，世祖追诏曰："贤而不伐曰恭，谥恭子。"

张充，字延符，吴郡人。父绪，齐特进、金紫光禄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时，不持操行，好逸游。绪尝请假还吴，始入西郭，值充出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遇绪船至，便放绁脱□，拜于水次。绪曰："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充跪对曰："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绪曰："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节。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与从叔稷俱有令誉。

起家抚军行参军，迁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武陵王友。时尚书令王俭当朝用事，武帝皆取决焉。武帝尝欲以充父绪为尚书仆射，访于俭，俭对曰："张绪少有清望，诚美选也；然东士比无所执，绪诸子又多薄行，臣谓此宜详择。"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轻侠，充少时又不护细行，故俭言之。充闻而愠，因与俭书曰：

吴国男子张充致书于琅邪王君侯侍者：顷日路长，愁霖韬晦，凉暑未平，想无亏摄。充幸以鱼钓之闲，镰采之暇，时复以卷轴自娱，逍遥前史。从横万古，动默之路多端；纷纶百年，升降之途不一。故以圆行方止，器之异也；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圆之用。所以北海挂簪带之高，河南降玺书之贵。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怀，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贫自澹。介然之志，峭耸霜崖；确乎之情，峰横海岸。彯缨天阁，既谢廊庙之华；缀组云台，终惭衣冠之秀。所以摈迹江皋，阳狂陇畔者，实由气岸疏凝，情涂狷隔。独师怀抱，不见许于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于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压于当年；叔阳夐举，□甚□禀乎千载。充所以长群鱼鸟，毕影松阿。半顷之田，足以输税；五亩之宅，树以桑麻。啸歌于川泽之间，讽味于渑池之上，泛滥于渔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谢焉。

若夫惊岩罩日，壮海逢天；竦石崩寻，分危落仞。桂兰绮靡，丛杂于山幽；松柏森阴，相缭于涧曲。元卿于是乎不归，伯休亦以兹长往。若乃飞竿钓渚，濯足沧洲；独浪烟霞，高卧风月。悠悠琴酒，岫远谁来？灼灼文谈，空罢方寸。不觉郁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风，何尝

不眷？聊因疾隙，略举诸襟；持此片言，轻枉高听。

丈人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入朝则协长倩之诚，出议则抗仲子之节。可谓盛德维时，孤松独秀者也。素履未详，斯旅尚眇。茂陵之彦，望冠盖而长怀；霸山之氓，伫衣车而耸叹。得无惜乎？若鸿装撰御，鹤驾轩空，则岸不辞枯，山被其润。奇禽异羽，或岩际而逢迎；弱雾轻烟，乍林端而奄蔼。东都不足奇，南山岂为贵。

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蚕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觅知己，造时人，骋游说，蓬转于屠博之间，其欢甚矣。丈人早遇承华，中逢崇礼。肆上之眷，望溢于早辰；乡下之言，谬延于造次。然举世皆谓充为狂，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是以披闻见，扫心胸，述平生，论语默，所以通梦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

关山夐隔，书罢莫因，傥遇樵者，妄尘执事。

俭言之武帝，免充官，废处久之。后为司徒谘议参军，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等，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入为中书侍郎，寻转给事黄门侍郎。明帝作相，以充为镇军长史。出为义兴太守，为政清静，民吏便之。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太子中庶子，迁侍中。义师近次，东昏召百官入宫省，朝士虑祸，或往来酣宴，充独居侍中省，不出阁。城内既害东昏，百官集西钟下，召充不至。

高祖霸府开，以充为大司马谘议参军，迁梁王国郎中令、祠部尚书、领屯骑校尉，转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天监初，除大常卿。寻迁吏部尚书，居选称为平允。俄为散骑常侍、云骑将军。寻除晋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充长于义理，登堂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转左卫将军，祭酒如故。入为尚书仆射，顷之，除云麾将军、吴郡太守。下车恤贫老，故旧莫不欣悦。以疾自陈，征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未及还朝，十三年，卒于吴，时年六十六。诏赠侍中、护军将军。谥穆子。子最嗣。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与陈郡谢[A232]邻居，[A232]深所友爱。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

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累迁太子洗马，父忧去官。服阕，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还除骠骑从事中郎。

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以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时东昏未平，士犹苦战，恽上笺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会萧颖胄薨于江陵，使恽西上迎和帝，仍除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迁相国右司马。天监元年，除长史、兼侍中，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本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恽善奕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二年，出为吴兴太守。六年。征为散骑常侍，迁左民尚书。八年，除持节、都督广、交、桂、越四州诸军事、仁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征为秘书监，领左军将军。复为吴兴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天监十六年，卒，时年五十三。赠侍中、中护军。

恽既善琴，尝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

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诏尚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马，庐陵、鄱阳内史。大宝元年，卒。

蔡撙，字景节，济阳考城人。父兴宗，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有重名前代。撙少方雅退默，与兄寅俱知名。选补国子生，举高第，为司徒法曹行参军。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以撙为主簿。累迁建安王文学，司徒主簿、左西属。明帝为镇军将军，引为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丁母忧，庐于墓侧。齐末多难，服阕，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长史，并不就。梁台建，为侍中，迁临海太守，坐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复为侍中，吴兴太守。

天监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祆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硃僧勇。因

转屠旁县，逾山寇吴兴，所过皆残破，众有二万，奄袭郡城。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并请撙避之。撙坚守不动，募勇敢固郡。承伯尽锐攻撙，撙命众出拒，战于门，应手摧破，临阵斩承伯，余党悉平。加信武将军。征度支尚书，迁中书令。复为信武将军、晋陵太守。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居选，弘简有名称。又为侍中，领秘书监，转中书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为宣毅将军、吴郡太守。四年，卒，时年五十七。追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惠将军。谥康子。

子彦熙，历官中书郎，宣城内史。

江蒨，字彦标，济阳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斆，齐太常卿：并有重名于前世。

蒨幼聪警，读书过目便能讽诵。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起家秘书郎，累迁司徒东阁祭酒、庐陵王主簿。居父忧以孝闻，庐于墓侧，明帝敕遣齐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阕，除太子洗马，累迁司徒左南属，太子中舍人，秘书丞。出为建安内史，视事期月，义师下次江州，遣宁朔将军刘譓之为郡，蒨帅吏民据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蒨坐禁锢。俄被原，起为后军临川王外兵参军。累迁临川王友，中书侍郎，太子家令，黄门侍郎，领南兖州大中正。迁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转中权始兴王长史。出为伏波将军、晋安内史。在政清约，务在宽惠，吏民便之。诏征为宁朔将军、南康王长史，行府、州、国事。顷之，迁太尉临川王长史，转尚书吏部郎，右将军。

蒨方雅有风格。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规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有忤。除散骑常侍，不拜。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干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迁散骑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监六年，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故勉斥泰为之。蒨寻迁司徒左长史。

初，王泰出阁，高祖谓勉云："江蒨资历，应居选部。"勉对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迁光禄大夫。大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三。诏赠本官。谥肃子。

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

十五卷。

子紑、经，在《孝行传》。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汉，继有英哲。洎东晋王茂弘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其后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王瞻等承藉兹基，国华是贵，子有才行，可得而称。张充少不持操，晚乃折节，在于典选，实号廉平。柳恽以多艺称，蔡撙以方雅著，江蒨以风格显，俱为梁室名士焉。

列传第十六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懿、永阳昭王敷、高祖、衡阳宣王畅。李太妃生桂阳简王融。懿及融，齐永元中为东昏所害；敷、畅，建武中卒：高祖践阼，并追封郡王。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伟。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 ，始兴忠武王憺。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恢。

临川靖惠王宏，字宣达，太祖第六子也。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齐永明十年，为卫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时长沙王懿镇梁州，为魏所围，明年，给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军退。迁骠骑晋安王主簿，寻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衡阳王畅，有美名，为始安王萧遥光所礼。及遥光作乱，逼畅入东府，畅惧祸，先赴台。高祖在雍州，常惧诸弟及祸，谓南平王伟曰："六弟明于事理，必先还台。"及信至，果如高祖策。

高祖义师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辅国将军。建康平，迁西中郎将、中护军，领石头戍军事。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寻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南徐州诸军事、后将军、扬州刺史，又给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

四年，高祖诏北伐，以宏为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宏前军克梁城，斩魏将濆清。会征役久，有诏班师。六年夏，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迁司徒，领太子太傅。八年夏，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司空、扬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侍中如故。未拜，迁使持节、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如故。十二年，迁司空，使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将军并如故。

十五年春，所生母陈太妃寝疾，宏与母弟南平王伟侍疾，并衣不解带，每二宫参问，辄对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浆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临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谨，齐之末年，避难潜伏，与太妃异处，每遣使参问起居。或谓宏曰："逃难须密，不宜往来。"宏衔泪答曰："乃可无我，此事不容暂废。"寻起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如故，固辞弗许。

十七年夏，以公事左迁侍中、中军将军、行司徒。其年冬，迁侍中、中书监、司徒。普通元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州诸军事、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创南、北郊，以本官领起部尚书，事竟罢。

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陈，诏许解扬州，余如故。四月，薨，时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舆驾七出临视。及葬，诏曰："侍中、太尉临川王宏，器宇冲贵，雅量弘通。爰初弱龄，行彰素履；逮于应务，嘉猷载缉。自皇业启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历位台阶，论道登朝，物无异议。朕友于之至，家国兼情，方弘燮赞，仪刑列辟。天不裒遗，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恸于厥心。宜增峻礼秩，式昭懋典。可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钺，王如故。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剑为六十人。给温明秘器，敛以衮服。谥曰靖惠。"宏性宽和笃厚，在州二十余年，未尝以吏事按郡县，时称其长者。

宏有七子：正仁，正义，正德、正则，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为吴兴太守，有治能。天监十年，卒，谥曰哀世子。无子，高祖诏以罗平侯正立为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让正义为嗣，高祖嘉而许之，改封正立为建安侯，邑千户。卒，子贲嗣。正义先封平乐侯，正德西豊侯，正则乐山侯，正立罗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别有传。

安成康王秀，字彦达，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并以孝闻，居丧，累日不进浆饮，太祖亲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秀既长，美风仪，性方静，虽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见也，由是亲友及家人咸敬焉。齐世，弱冠为著作佐郎，累迁后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

永元中，长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为尚书令，居端右；弟衡阳王畅为卫尉，掌管籥。东昏日夕逸游，出入无度。众颇劝懿因其出，闭门举兵废之，懿不听。帝左右既恶懿勋高，又虑废立，并间懿，懿亦危之，自是诸王侯咸为之备。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师，而罕有发觉，惟桂阳王融及祸。

高祖义师至新林，秀与诸王侯并自拔赴军，高祖以秀为辅国将军。是时东昏弟晋熙王宝嵩为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镇京口，长史范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请兵于高祖。以秀为冠军长史、南东海太守，镇京

口。建康平，仍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辅国将军如故。天监元年，进号征虏将军，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户。京口自崔慧景作乱，累被兵革，民户流散，秀招怀抚纳，惠爱大行。仍值年饥，以私财赡百姓，所济活甚多。二年，以本号征领石头戍事，加散骑常侍。三年，进号右将军。五年，加领军、中书令，给鼓吹一部。

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时盛夏水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陈太妃忧，诏起视事。寻迁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其年，迁号安西将军。立学校，招隐逸。下教曰："夫鹑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华之宝，乍耀采于蓝田。是以江汉有濯缨之歌，空谷著来思之咏，弘风阐道，靡不由兹。处士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庾承先、河东郭麻，并脱落风尘，高蹈其事。两韩之孝友纯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饭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墙艾席，乐在其中。昔伯武贞坚，就仕河内，史云孤劭，屈志陈留。岂曰场苗，实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礼之请，庶无辟□疆三缄之叹。"

是岁，魏悬瓠城民反，杀豫州刺史司马悦，引司州刺史马仙琕，仙琕签荆州求应赴。众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而为援，援之宜速，待敕虽旧，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不克，江产死之，蛮遂盛。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迳，蛮失其嶮，期岁而江路清，于是州境盗贼遂绝。及沮水暴长，颇败民田，秀以谷二万斛赡之。使长史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一日散遣五百余人，百姓甚悦。

十一年，征为侍中、中卫将军，领宗正卿、石头戍事。十三年，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郢州当涂为剧地，百姓贫，至以妇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镇，务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识救弊之术；此州凋残，不可扰也。"于是务存约己，省去游费，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裤以赐冻者。时司州叛蛮田鲁生，弟鲁贤、超秀，据蒙笼来降。高祖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

北境捍蔽。而鲁生、超秀互相谗毁，有去就心，秀抚喻怀纳，各得其用，当时赖之。

十六年，迁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镇。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时年四十四。高祖闻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绩缘道迎候。

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闻其疾，百姓商贾咸为请命。既薨，四州民裂裳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蛮迎秀，闻薨，祭哭而去。丧至京师，高祖使使册赠侍中、司空，谥曰康。

秀有容观，每朝，百僚属目。性仁恕，喜愠不形于色。左右尝以石掷杀所养鹄，斋帅请治其罪。秀曰："吾岂以鸟伤人。"在京师，旦临公事，厨人进食，误而覆之，去而登车，竟朝不饭，亦不之诮也。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秀于高祖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者，高祖益以此贤之。少偏孤，于始兴王嶷尤笃。梁兴，嶷久为荆州刺史，自天监初，常以所得俸中分与秀，秀称心受之，亦弗辞多也。昆弟之睦，时议归之。故吏夏侯禀等表立墓碑，诏许焉。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机嗣。

机字智通，天监二年，除安成国世子。六年，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还为给事中。普通元年，袭封安成郡王，其年为太子洗马，迁中书侍郎。二年，迁明威将军、丹阳尹。三年，迁持节、督湘、衡、桂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时年三十。机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然而好弄，尚力，远士子，近小人。为州专意聚敛，无治绩，频被案劾。及将葬，有司请谥，高祖诏曰："王好内怠政，可谥曰炀。"所著诗赋数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

南浦侯推，字智进，机次弟也。少清敏，好属文，深为太宗所赏。普通六年，以王子例封。历宁远将军、淮南太守。迁轻车将军、晋陵太守，给事中，太子洗马，秘书丞。出为戎昭将军、吴郡太守。所临必赤地大旱，吴人号"旱母"焉。侯景之乱，守东府城，贼设楼车，尽锐攻之，推随方抗拒，频击挫之。至夕，东北楼主许郁华启关延贼，城遂陷，推握节死之。

南平元襄王伟，字文达，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学。齐世，起家晋安镇北法曹行参军府，迁骠骑，转外兵。高祖为雍州，虑天下将乱，求迎伟及始兴王忄詹来襄阳。俄闻已入沔，高祖欣然谓佐吏曰："吾无忧矣。"义师起，南康王承制，板为冠军将军，留行雍州开府事。义师发后，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据郡不受命，举兵将袭雍州，伟与始兴王嶮遣兵于始平郡待师仁等，要击大破之，州境以安。

高祖既克郢、鲁，下寻阳，围建业，而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璜及巴西太守鲁休烈起兵逼荆州，屯军上明，连破荆州。镇军萧颖胄遣将刘孝庆等距之，反为璜所败，颖胄忧愤暴疾卒，西朝凶惧。尚书仆射夏侯详议征兵雍州，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始兴王嶮往赴之。嶮既至，璜等皆降。和帝诏以伟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将军如故。寻加侍中，进号镇北将军。天监元年，加散骑常侍，进督荆、宁二州，余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使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五年，至都，改为抚军将军、丹阳尹，常侍如故。六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未拜，进号中权将军。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抚军，知司徒事。九年，迁护军、石头戍军事，侍中、将军、鼓吹如故。其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其年，复以疾陈解。十二年，征为抚军将军，仪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为左光禄大夫。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直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十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阁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伟末年疾浸剧，不复出藩，故俸秩加焉。

十五年，所生母陈太妃寝疾，伟及临川王宏侍疾，并衣不解带。及太妃薨，毁顿过礼，水浆不入口累日，高祖每临幸譬抑之。伟虽奉诏，而毁瘠殆不胜丧。

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户如故。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户。五年，进号镇卫大将军。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领太子太傅。四年，迁中书令、大司马。五年，薨，时年五十八。诏敛以衮冕，给东园秘器。又诏曰："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故侍中、中书令、大司马南平王伟，器宇宏旷，鉴识弘简。爰在弱龄，清风载穆，翼佐草昧，勋高樊、沔，契阔艰难，劬劳任寄。及赞务论道，弘兹衮职。奄焉薨逝，朕用震恸于

厥心。宜隆宠命，式昭茂典。可赠侍中、太宰，王如故。给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剑四十人。谥曰元襄。”

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著《二旨义》，别为新通。又制《性情》、《几神》等论其义，僧宠及周舍、殷钧、陆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

伟四子：恪，恭，虔，祗。世子恪嗣。

恭字敬范。天监八年，封衡山县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户。初，乐山侯正则有罪，敕让诸王，独谓元襄曰：“汝儿非直无过，并有义方。”

恭起家给事中，迁太子洗马。出为督齐安等十一郡事、宁远将军、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征为秘书丞，迁中书郎，监丹阳尹，行徐、南徐州事，转衡州刺史，母忧去职。寻起为云麾将军、湘州刺史。

恭善解吏事，所在见称。而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櫚，模写宫殿。尤好宾友，酣宴终辰，座客满筵，言谈不倦。时世祖居藩，颇事声誉，勤心著述，卮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人曰：“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寻以雍州蛮文道拘引魏寇，诏恭赴援，仍除持节、仁威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镇。太宗少与恭游，特被赏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肮脏，有关辅余风，黔首扞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婪，边蛮不知敬让，怀抱不可阜白，法律无所用施。愿充实边戍，无数迁徙，谍候惟远，箱庾惟积，长以控短，静以制躁。早蒙爱念，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声绩，百姓陈奏，乞于城南立碑颂德，诏许焉。

先高祖以雍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储仓，恭后多取官米，赡给私宅，为荆州刺史庐陵王所启，由是免官削爵，数年竟不叙用。侯景

乱，卒于城中，时年五十二。诏特复本封。世祖追赠侍中、左卫将军。谥曰僖。

世子静，字安仁，有美名，号为宗室后进。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静忌其太盛，距而不纳，时论服焉。历官太子舍人、东宫领直。迁丹阳尹丞，给事黄门侍郎，深为太宗所爱赏。太清三年，卒，赠侍中。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太祖第九子也。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所遗。既长，美风表，涉猎史籍。齐隆昌中，明帝作相，内外多虞，明帝就长沙宣武王懿求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为宁远将军，甲仗百人卫东府，且引为骠骑法曹行参军。明帝即位，东宫建，为太子舍人，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前军主簿。宣武之难，逃在京师。

高祖义兵至，恢于新林奉迎，以为辅国将军。时三吴多乱，高祖命出顿破岗。建康平，还为冠军将军、右卫将军。天监元年，为侍中、前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封鄱阳郡王，食邑二千户。二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后将军、郢州刺史，持节如故。义兵初，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殡，及恢下车，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内大治。七年，进号云麾将军，进督霍州。八年，复进号平西将军。十年，征为侍中、护军将军、石头戍军事，领宗正卿。十一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给鼓吹一部。十三年，迁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南、北秦、沙七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使持节如故，便道之镇。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十七年，征为侍中、安前将军、领军将军。十八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进号骠骑大将军。七年九月，薨于州，时年五十一。诏曰："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阳王恢，风度开朗，器情凝质。爰在弱岁，美誉克宣，洎于从政，嘉猷载缉。方入正论道，弘燮台阶，奄焉薨逝，朕用伤恸于厥心。宜隆宠命，以申朝典。可赠侍中、司徒，王如故。并给班剑二十人。谥曰忠烈。"遣中书舍人刘显护丧事。

恢有孝性，初镇蜀，所生费太妃犹停都，后于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梦还侍疾，既觉忧遑，便废寝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恢请之。既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恢性通恕，轻财好施，凡历四州，所得俸禄随而散之。在荆州，常从容问宾僚曰："中山好酒，赵王好吏，二者孰愈？"众未有对者。顾谓长史萧琛曰："汉时王侯，藩屏而已，视事亲民，自有其职。中山听乐，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国，当佐天子临民，清白其优乎！"坐宾咸服。世子范嗣。

范字世仪，温和有器识。起家太子洗马、秘书郎，历黄门郎，迁卫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开通剑道，克复华阳，增邑一千户，加鼓吹。征为领军将军、侍中。

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复出为使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诸军事、镇北将军、雍州刺史。范作牧莅民，甚得时誉；抚循将士，尽获欢心。太清元年，大举北伐，以范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进伐穰城。寻迁安北将军、南豫州刺史。侯景败于涡阳，退保寿阳，乃改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时景已蓄奸谋，不臣将露，范屡启言之，硃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围京邑，范遣世子嗣与裴之高等入援，迁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征北将军。京城不守，范乃弃合肥，出东关，请兵于魏，遣二子为质。魏人据合肥，竟不出师助范，范进退无计，乃溯流西上，军于枞阳，遣信告寻阳王。寻阳要还九江，欲共治兵西上，范得书大喜，乃引军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遣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辄更改易，寻阳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时论以此少之。既商旅不通，信使距绝，范数万之众，皆无复食，人多饿死。范恚，发背薨，时年五十二。

世子嗣，字长胤。容貌豊伟，腰带十围。性骁果有胆略，倜傥不护细行，而能倾身养士，皆得其死力。范之薨也，嗣犹据晋熙，城中食尽，士乏绝，景遣任约来攻，嗣躬擐甲胄，出垒距之。时贼势方盛，咸劝且止。嗣按剑叱之曰："今之战，何有退乎？此萧嗣效命死节之秋也。"遂中流矢，卒于阵。

始兴忠武王嶷，字僧达，太祖第十一子也。数岁，所生母吴太妃卒，嶷哀感傍人。齐世，弱冠为西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外兵参军。义师起，南康王承制，以嶷为冠军将军、西中郎谘议参军，迁相国从事中

郎，与南平王伟留守。

和帝立，以嶷为给事黄门侍郎。时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璜等及巴西太守鲁休烈举兵逼荆州，屯军上明，镇军将军萧颖胄暴疾卒，西朝甚惧，尚书仆射夏侯祥议征兵雍州，南平王伟遣嶷赴之。嶷以书喻璜等，旬日皆请降。是冬，高祖平建业。明年春，和帝将发江陵，诏以嶷为使持节、都督荆、湘、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未拜。天监元年，加安西将军，都督、刺史如故。封始兴郡王，食邑二千户。时军旅之后，公私空乏，嶷厉精为治，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穷困，民甚安之。嶷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开导物情。乃谓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于我何伤？吾开怀矣，尔其无吝。"于是小人知恩，而君子尽意。民辞讼者，皆立前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下无滞狱，民益悦焉。三年，诏加鼓吹一部。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坏，嶷亲率府将吏，冒雨赋丈尺筑治之。雨甚水壮，众皆恐，或请嶷避焉。嶷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乃刑白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数百家见水长惊走，登屋缘树，憺募人救之，一口赏一万，估客数十人应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失田者与粮种。是岁，嘉禾生于州界，吏民归美，嶷谦让不受。

七年，慈母陈太妃薨，水浆不入口六日，居丧过礼，高祖优诏勉之，使摄州任。是冬，诏征以本号还朝。民为之歌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八年，为平北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寻迁中军将军、中书令，俄领卫尉卿。嶷性劳谦，降意接士，常与宾客连榻而坐，时论称之。是秋，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

九年春，迁都督益、宁、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开立学校，劝课就业，遣子映亲受经焉，由是多向方者。时魏袭巴南，西围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坚壁固守，嶷遣军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众。十四年，迁都督荆、湘、雍、宁、南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镇右将军、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将之雍州，薨于道。嶷闻丧，自投于地，席稿哭泣，不饮不食者数日，倾财产赙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称其悌。

十八年，征为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普通三

年十一月，薨，时年四十五。追赠侍中、司徒、骠骑将军。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册曰："咨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王：夫忠为令德，武谓止戈，于以用之，载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勋，利民之厚德，契阔二纪，始终不渝，是用方轨往贤，稽择故训，鸿名美义，允臻其极。今遣兼大鸿胪程爽，谥曰忠武。魂而有灵，歆兹显号。呜呼哀哉！"

嶮未薨前，梦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颇恶之，数旬而卒。世子亮嗣。

史臣曰：自昔王者创业，广植亲亲，割裂州国，封建子弟。是以大旗少帛，崇于鲁、卫，盘石凝脂，树斯梁、楚。高祖远遵前轨，藩屏懿亲。至于安成、南平，鄱阳、始兴，俱以名迹著，盖亦汉之间、平矣。

列传第十七

长沙嗣王业子孝俨业弟藻永阳嗣王伯游衡阳嗣王元简桂阳嗣王象

长沙嗣王业字静旷，高祖长兄懿之子也。懿字元达，少有令誉。解褐齐安南邵陵王行参军，袭爵临湘县侯。迁太子舍人、洗马、建安王友。出为晋陵太守，曾未期月，讼理人和，称为善政。入为中书侍郎。永明季，授持节、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诸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冠军将军。是岁，魏人入汉中，遂围南郑。懿随机拒击，伤杀甚多，乃解围遁去。懿又遣氐帅杨元秀攻魏历城、皋兰、骆谷、坑池等六戍，克之。魏人震惧，边境遂宁。进号征虏将军，增封三百户，迁督益、宁二州军事、益州刺史。入为太子右卫率、尚书吏部郎、卫尉卿。永元二年，裴叔业据豫州反，授持节、征虏将军、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讨叔业。叔业惧，降于魏。既而平西将军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宝玄围台城。齐室大乱，诏征懿。懿时方食，投箸而起，率锐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觉来拒，懿奔击，大破之，觉单骑走。乘胜而进，慧景众溃，追斩之。授侍中、尚书右仆射，未拜。仍迁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持节、将军如故，增邑二千五百户。时东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执政，宿臣旧将，并见诛夷，懿既立元勋，独居朝右，深为法珍等所惮，乃说东昏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东昏信之，将加酷害，而懿所亲知之，密具舟江渚，劝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遂遇祸。中兴元年，追赠侍中、中书监、司徒。宣德太后临朝，改赠太傅。天监元年，追崇丞相，封长沙郡王，谥曰宣武。给九旒、鸾

辂、厓辎车，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一依晋安平王故事。

业幼而明敏，识度过人。仕齐为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难，与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既至，乃赴于军，以为宁朔将军。中兴二年，除辅国将军、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监二年，袭封长沙王，征为冠军将军，量置佐史，迁秘书监。四年，改授侍中。六年，转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迁左骁骑将军，寻为中护军，领石头戍军事。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仁威将军、南兖州刺史。八年，征为护军。九年，除中书令，改授安后将军、镇琅、邪彭城二郡、领南琅邪太守。十年，征为安右将军、散骑常侍。十四年，复为护军，领南琅邪、彭城，镇于琅邪。复征中书令，出为轻车将军、湘州刺史。

业性敦笃，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笃诚佛法，高祖每嘉叹之。普通三年，征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四年，改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七年，薨，时年四十八。谥曰元。有文集行于世。子孝俨嗣。

孝俨字希庄，聪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从幸华林园，于座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高祖深赏异之。普通元年，薨，时年二十三。谥曰章。子慎嗣。

藻字靖艺，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洁。齐永元初，释褐著作佐郎。天监元年，封西昌县侯，食邑五百户。出为持节、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时天下草创，边徼未安，州民焦僧护聚众数万，据郫、繁作乱。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欲自击之。或陈不可，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贼乃夜遁，藻命骑追之，斩首数千级，遂平之。进号信威将军，九年，征为太子中庶子。十年，为左骁骑将军、领南琅邪太守。入为侍中。

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辞，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十一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雍、梁、秦三州竟陵、随二郡诸军事、仁威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征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军号如故。频莅数镇，民吏称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征为太子詹事。普通三年，迁领军将军，加侍中。六年，为军师将军，与西豊侯正德北伐涡阳，辄班师，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土。七年，起为宗正卿。八年，复

封爵，寻除左卫将军，领步兵校尉。

大通元年，迁侍中、中护军。时涡阳始降，乃以藻为使持节、北讨都督、征北大将军，镇于涡阳。二年，为中权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迁护军将军，中权如故。三年，为中军将军、太子詹事，出为丹阳尹。高祖每叹曰："子弟并如迦叶，吾复何忧。"迦叶，藻小名也。入为安左将军、尚书左仆射，加侍中，藻固辞不就，诏不许。大同五年，迁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侍中如故。

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常以爵禄太过，每思屏退，门庭闲寂，宾客罕通，太宗尤敬爱之。自遭家祸，恒布衣蒲席，不食鲜禽，非在公庭，不听音乐。高祖每以此称之。出为使持节、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乱，藻遣长子彧率兵入援，及城开，加散骑常侍、大将军。景遣其仪同萧邕代之，据京口，藻因感气疾，不自疗。或劝奔江北，藻曰："吾国之台铉，位任特隆，既不能诛剪逆贼，正当同死朝廷，安能投身异类，欲保余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时年六十七。

永阳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达，解褐齐后将军、征虏行参军，辅太子舍人，洗马，迁丹阳尹丞。入为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将军、随郡内史。招怀远近，黎庶安之，以为前后之政莫之及也。进号宁朔将军，征为庐陵王谘议参军。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赠侍中、司空，封永阳郡王，谥曰昭。

伯游美风神，善言玄理。天监元年四月，诏曰："兄子伯游，虽年识未弘，意尚粗可。浙东奥区，宜须抚莅，可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会稽太守。"二年，袭封永阳郡王。五年，薨，时年二十三。谥曰恭。

衡阳嗣王元简，字熙远，高祖第四弟畅之子。畅仕齐至太常，封江陵县侯，卒。天监元年，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衡阳郡王。谥曰宣。

元简三年袭封，除中书郎，迁会稽太守。十三年，入为给事黄门侍郎，出为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还为太子中庶子，迁使持节、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信武将军、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于州。谥曰孝。子俊嗣。

桂阳嗣王象，字世翼，长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齐至太子洗马。永元中，宣武之难，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赠给事黄门侍郎。天监元年，加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封桂阳郡王。谥曰简。无子，乃诏象为嗣，袭封爵。

象容止闲雅，善于交游，事所生母以孝闻。起家宁远将军、丹阳尹。到官未几，简王妃薨，去职。服阕，复授明威将军、丹阳尹。象生长深宫，始亲庶政，举无失德，朝廷称之。出为持节、督司、霍、郢三州诸军事、征远将军、郢州刺史。寻迁湘、衡二州诸军事、轻车将军、湘州刺史。湘州旧多虎暴，及象在任，为之静息，故老咸称德政所感。除中书侍郎，俄以本官行石头戍军事，转给事黄门侍郎、兼领军，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寻迁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节、督江州诸军事、信武将军、江州刺史。以疾免。寻除太常卿，加侍中，迁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谥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长沙诸嗣王，并承袭土宇，光有簿服。桂阳王象以孝闻，在于牧湘，猛虎息暴，盖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列传第十八萧景弟昌昂昱

萧景，字子昭，高祖从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即左光禄大夫道赐之子。道赐三子：长子尚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 ，左光禄居于乡里，专行礼让，为众所推。仕历宋太尉江夏王参军，终于治书侍御史。齐末，追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尚之敦厚有德器，为司徒建安王中兵参军，一府称为长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与议决。迁步兵校尉，卒官。天监初，追谥文宣侯。尚之子灵钧，仕齐广德令。高祖义师至，行会稽郡事，顷之卒。高祖即位，追封东昌县侯，邑一千户。子謇嗣。崇之以干能显，为政尚严厉，官至冠军将军、东阳太守。永明中，钱唐唐珝之反，别众破东阳，崇之遇害。天监初，追谥忠简侯。

景八岁随父在郡，居丧以毁闻。既长好学，才辩能断。齐建武中，除晋安王国左常侍，迁永宁令，政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号称廉平，雅服景为政，乃榜郡门曰："诸县有疑滞者，可就永宁令决。"顷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表请景为郡，不许。还为骠骑行参军。永元二年，以长沙宣武王懿勋，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难。高祖义师至，以景为宁朔将军、行南兖州军事。时天下未定，江北伧楚各据坞壁。景示以威信，渠帅相率面缚请罪，旬日境内皆平。中兴二年，迁督南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监南兖州。高祖践阼，封吴平县侯，食邑一千户，仍为使持节、都督南、北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兖州刺史。诏景母毛氏为国太夫人，礼如王国太妃，假金章紫绶。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职，文案无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会年荒，计口赈恤，为穀粥于路以赋之，死者给棺具，人甚赖焉。

天监四年，王师北伐，景帅众出淮阳，进屠宿预。丁母忧，诏起摄职。五年，班师，除太子右卫率，迁辅国将军、卫尉卿。七年，迁左骁骑将军，兼领军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监局官僚，旧多骄侈，景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寻出为使持节、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信武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率众七万寇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渡汉水来降。议者以蛮累为边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每为矛盾，若悉诛蛮，则魏军无碍，非长策也。"乃开樊城受降。因命司马硃思远、宁蛮长史曹义宗、中兵参军孟惠俊击志于潺沟，大破之，生擒志长史杜景。斩首万余

级，流尸盖汉水，景遣中兵参军崔缋率军士收而瘗焉。

景初到州，省除参迎羽仪器服，不得烦扰吏人。修营城垒，申警边备，理辞讼，劝农桑。郡县皆改节自励，州内清肃，缘汉水陆千余里，抄盗绝迹。十一年，征右卫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十二年，复为使持节、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五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南兖州刺史。十三年，征为领军将军，直殿省，知十州损益事，月加禄五万。

景为人雅有风力，长于辞令。其在朝廷，为众所瞻仰。于高祖属虽为从弟，而礼寄甚隆，军国大事，皆与议决。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坐法免。诏曰："扬州应须缉理，宜得其人。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景才任此举，可以安右将军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即宅为府。"景越亲居扬州，辞让甚恳恻，至于涕泣，高祖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有田舍老姥尝诉得符，还至县，县吏未即发，姥语曰："萧监州符，火爇汝手，何敢留之！"其为人所畏敬如此。

十八年，累表陈解，高祖未之许。明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将发，高祖幸建兴苑饯别，为之流涕。既还宫，诏给鼓吹一部。在州复有能名。齐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盗贼，景移书告示，魏即焚坞戍保境，不复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时年四十七。诏赠侍中、中抚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子劢嗣。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齐豫章末，为晋安王左常侍。天监初，除中书侍郎，出为豫章内史。五年，加宁朔将军。六年，迁持节、督广、交、越、桂四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七年，进号征远将军。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为持节、督广州之绥建湘州之始安诸军事、信武将军、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为散骑侍郎，寻以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为安右长史。累迁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又兼宗正卿。昌为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后多过。在州郡，每醉辄径出入人家，或独诣草野。其于刑戮，颇无期度。醉时所杀，醒或求焉，亦无悔也。属为有司所劾，入留京师，忽忽不乐，遂纵酒虚悸。在石头东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时年三十九。子伯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监初，累迁司徒右长史，出为轻车将军、监南兖州。初，兄景再为南兖，德惠在人，及昂来代，时人方之冯

氏。征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军号如先。复以轻车将军出为广州刺史。普通二年，为散骑常侍、信威将军。四年，转散骑侍郎、中领军、太子中庶子，出为吴兴太守。大通二年，征为仁威将军、卫尉卿，寻为侍中，兼领军将军。中大通元年，为领军将军。二年，封湘阴县侯，邑一千户。出为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时年五十三。谥曰恭。

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监初，除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洗马，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每求自试，高祖以为淮南、永嘉、襄阳郡，并不就。志愿边州，高祖以其轻脱无威望，抑而不许。迁给事黄门侍郎。上表曰："夏初陈启，未垂采照，追怀惭惧，实战胸心。臣闻暑雨祁寒，小人犹怨；荣枯宠辱，谁能忘怀！臣藉以往因，得预枝戚之重；缘报既杂，时逢坎□禀之运。昔在齐季，义师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识虑，东西阻绝，归赴无由，虽未能负戈擐甲，实衔泪愤懑。潜伏东境，备履艰危，首尾三年，亟移数处，虽复饥寒切身，亦不以冻馁为苦。每涉惊疑，惶怖失魄，既乖致命之节，空有项领之忧，希望开泰，冀蒙共乐；岂期二十余年，功名无纪，毕此身骸，方填沟壑，丹诚素愿，溘至长罢，俯自哀怜，能不伤叹！夫自媒自衒，诚哉可鄙；自誉自伐，实在可羞。然量己揆分，自知者审，陈力就列，宁敢空言？是以常愿一试，屡成干请。夫上应玄象，实不易叨；锦不轻裁，诚难其制。过去业鄣，所以致乖算测。圣监既谓臣愚短，不可试用，岂容久居显禁，徒秽黄枢。忝窃稍积，恐招物议，请解今职，乞屏退私门。伏愿天照，特垂允许。臣虽叨荣两宫，报效无地，方违省闼，伏深恋悚。"高祖手诏答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试，皆须绩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汉光武兄子章、兴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习吏事，不过章为平阴令，兴为缑氏宰，政事有能，方迁郡守，非直政绩见称，即是光武犹子。昱之才地，岂得比类焉！往岁处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续用为招远将军、镇北长史、襄阳太守，又以边外致辞；改除招远将军、永嘉太守，复云内地非愿；复问晋安、临川，随意所择，亦复不行。解巾临郡，事不为薄，数有致辞，意欲何在？且昱诸兄递居连率，相继推毂，未尝缺岁。其同产兄景，今正居藩镇。朕岂厚于景而薄于昱，正是朝序物议，次第若斯，于其一门，差自无愧。无论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处成长，于何取立，岂得任情反道，背天违地。孰谓朝廷无有宪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职，可听如启。"坐免官。因此杜门绝朝觐，国家庆吊不复通。

普通五年，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还，且令受菩萨戒。昱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

道，持戒又精洁，高祖甚嘉之，以为招远将军、晋陵太守。下车励名迹，除烦苛，明法宪，严于奸吏，优养百姓，旬日之间，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号哭，市里为之喧沸，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余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余岁，扶曾孙出郡，悲泣不自胜。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为立庙建碑，以纪其德。又诣京师求赠谥。诏赠湘州刺史。谥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庆命傍流，枝戚属□连，咸被任遇。萧景之才辩识断，益政佐时，盖梁宗室令望者矣。

列传第十九周舍徐勉

周舍，字升逸，汝南安城人，晋左光禄大夫抃之八世孙也。父颙，齐中书侍郎　，有名于时。舍幼聪颖，颙异之，临卒谓曰："汝不患不富贵，但当持之以道德。"既长，博学多通，尤精义理，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起家齐太学博士，迁后军行参军。建武中，魏人吴包南归，有儒学，尚书仆射江祏招包讲。舍造坐，累折包，辞理遒逸，由是名为口辩。王亮为丹阳尹，闻而悦之，辟为主簿，政事多委焉。迁太常丞。

梁台建，为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异能之士。吏部尚书范云与颙素善，重舍才器，言之于高祖，召拜尚书祠部郎。时天下草创，礼仪损益，多自舍出。寻为后军记室参军、秣陵令。入为中书通事舍人，累迁太子洗马，散骑常侍，中书侍郎，鸿胪卿。时王亮得罪归家，故人莫有至者，舍独敦恩旧，及卒，身营殡葬，时人称之。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舍素辩给，与人泛论谈谑，终日不绝口，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众尤叹服之。性俭素，衣服器用，居处床席，如布衣之贫者。每入官府，虽广厦华堂，闺阁重邃，舍居之则尘埃满积。以荻为鄣，坏亦不营。为右卫，母忧去职，起为明威将军、右骁骑将军。服阕，除侍中，领步兵校尉，未拜，仍迁员外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顷之，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迁太子詹事。

普通五年，南津获武陵太守白涡书，许遗舍面钱百万，津司以闻。虽书自外入，犹为有司所奏，舍坐免。迁右骁骑将军，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时年五十六。上临哭，哀恸左右。诏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舍，奄至殒丧，恻怆于怀。其学思坚明，志行开敏，劬劳机要，多历岁年，才用未穷，弥可嗟恸。宜隆追远，以旌善人。可赠侍中、护军将军，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随由资给。谥曰简子。"明年，又诏曰："故侍中、护军将军简子舍，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奉亲能孝，事君尽忠，历掌机密，清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往者，南司白涡之劾，恐外议谓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异，以旌善人。"二子：弘义，弘信。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

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射策举高第，补西阳王国侍郎。寻迁太学博士，镇军参军，尚书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领军长史。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尝欲与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醮衣裾。"俄而元长及祸，时人莫不服其机鉴。

初与长沙宣武王游，高祖深器赏之。及义兵至京邑，勉于新林谒见，高祖甚加恩礼，使管书记。高祖践阼，拜中书侍郎，迁建威将军、后军谘议参军、本邑中正、尚书左丞。自掌枢宪，多所纠举，时论以为称职。天监二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迁侍中。时王师北伐，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每还，群犬惊吠。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六年，除给事中、五兵尚书，迁吏部尚书。勉居选官，彝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常与门入夜集，客有虞皓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咸服其无私。

除散骑常侍，领游击将军，未拜，改领太子右卫率。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侍东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尝于殿内讲《孝经》，临川靖惠王、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莹、张稷、柳惔、王暕为侍讲。时选极亲贤，妙尽时誉，勉陈让数四。又与沈约书，求换侍讲，诏不许，然后就焉。转太子詹事，领云骑将军，寻加散骑常侍，迁尚书右仆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频表解宫职，优诏不许。

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礼记问丧》云：'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顷以来，不遵斯制。送终之礼，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为荣，亲戚徒隶，各念休反。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忘狐鼠之顾步，愧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且人子承衾之时，志懑心绝，丧事所资，悉关他手，爱憎深浅，事实难原。如觇视或爽，存没违滥，使万有其一，怨酷已多。岂若缓其告敛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有不奉，加以纠绳。"诏可其奏。

寻授宣惠将军，置佐史，侍中、仆射如故。又除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勉以旧恩，越升重位，尽心奉上，知无不为。爰自小选，迄于此

职，常参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尝漏泄。每有表奏，辄焚藁草。博通经史，多识前载。朝仪国典，婚冠吉凶，勉皆预图议。普通六年，上修五礼表曰：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宪章尤备，因殷革夏，损益可知。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

洎周室大坏，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小雅》尽废，旧章缺矣。是以韩宣适鲁，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晋，辨郊劳之仪。战国从横，政教愈泯；暴秦灭学，扫地无余。汉氏郁兴，日不暇给，犹命叔孙于外野，方知帝王之为贵。末叶纷纶，递有兴毁，或以武功锐志，或好黄老之言，礼义之式，于焉中止。及东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略，百有余篇，虽写以尺简，而终阙平奏。其后兵革相寻，异端互起，章句既沦，俎豆斯辍。方领矩步之容，事灭于旌鼓；兰台石室之文，用尽于帷盖。至乎晋初，爰定新礼，荀抃制之于前，挚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

伏惟陛下睿明启运，先天改物，拨乱惟武，经世以文。作乐在乎功成，制礼弘于业定。光启二学，皇枝等于贵游；辟兹五馆，草莱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备矣，天下能事毕矣。明明穆穆，无德而称焉。至若玄符灵贶之祥，浮溟机山之赆，固亦日书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群才，搜甘泉之法；延兹硕学，阐曲台之仪。淄上淹中之儒，连踪继轨；负笈怀铅之彦，匪旦伊夕。谅以化穆三雍，人从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兴。

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

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平，徐议删撰。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蒨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裴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后，以镇北谘议参军伏芃代之。后又以芃代严植之掌凶礼。芃寻迁官，以《五经》博士缪昭掌凶礼。复以礼仪深广，记载残缺，宜须博论，共尽其致，更使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臣又奉别敕，总知其事。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义贯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后学所未闻。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

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

窃以撰正履礼，历代罕就，皇明在运，厥功克成。周代三千，举其盈数；今之八千，随事附益。质文相变，故其数兼倍，犹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错综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纲纪周室，君临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龙凤之瑞。自斯厥后，甫备兹日。孔子曰："其有继周，虽百世可知。"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臣以庸识，谬司其任，淹留历

稔，允当斯责；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实由才轻务广，思力不周，永言惭惕，无忘寤寐。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搜寻军礼，阅其条章，靡不该备。所谓郁郁文哉，焕乎洋溢，信可以悬诸日月，颁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弥思陈述；兼前后联官，一时皆逝，臣虽幸存，耄已将及，虑皇世大典，遂阙腾奏，不任下情，辄具载撰修始末，并职掌人、所成卷秩、条目之数，谨拜表以闻。

诏曰："经礼大备，政典载弘，今诏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诏曰："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于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坠。"寻加中书令，给亲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陈，求解内任。诏不许，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书论决。脚疾转剧，久阙朝觐，固陈求解，诏乃赍假，须疾差还省。

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尝为书诫其子崧曰：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惣，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

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应营婚，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所以尔者，亦复有以；前割西边施宣武寺，既失西厢，不复方幅，意亦谓此逆旅舍耳，何事须华？常恨时人谓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随便架立，不在广大，惟功德处，小以为好。所以内中逼促，无复房宇。近营东边儿孙二宅，乃藉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须，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涂而辍，郊间之园，遂不办保，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已消其半。寻园价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阴，

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迩，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盖是笔势所至耳。忆谢灵运《山家诗》云："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此吾所余，今以分汝，营小田舍，亲累既多，理亦须此。且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儒典亦称"何以聚人曰财"。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闻汝所买姑孰田地，甚为舄卤，弥复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竞故也。虽事异寝丘，聊可仿佛。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已营之，宜使成立。进退两亡，更贻耻笑。若有所收获，汝可自分赡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复应沾之诸女耳。汝既居长，故有此及。

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己，然后可贵。老生云："后其身而身先。"若能尔者，更招巨利。汝当自勖，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也。非徒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谓为家已来，不事资产，既立墅舍，以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殚，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余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履，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吾岂知如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记》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喻》。其辞曰：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晋安内史悱丧之问至焉，举家伤悼，心情若陨。二宫并降中使，以相慰勖，亲游宾客，毕来吊问，辄恸哭失声，悲不自已，所谓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从来也。

于是门人虑其肆情所钟，容致委顿，乃敛衽而进曰："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人居其间，譬诸逆旅，生寄死归，著于通论，是以深识之士，悠尔忘怀。东门归无之旨，见称往哲；西河丧明之过，取诮友朋。足下受遇于朝，任居端右，忧深责重，休戚是均，宜其遗情下流，止哀加饭，上存奉国，俯示隆家。岂可纵此无益，同之儿女，伤神损识，或亏生务。门下窃议，咸为君侯不取也。"

余雪泣而答曰："彭殇之达义，延吴之雅言，亦常闻之矣；顾所以未能弭意者，请陈其说。夫植树阶庭，钦柯叶之茂；为山累仞，惜覆篑之功。故秀而不实，尼父为之叹息；析彼歧路，杨子所以留连。事有可深，圣贤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逾立岁，孝悌之至，自幼而长，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学不倦，居无尘杂，多所著述，盈帙满笥，淡然得失之际，不见喜愠之容。及翰飞东朝，参伍盛列，其所游往，皆一时才俊，赋诗颂咏，终日忘疲。每从容谓吾以遭逢时来，位隆任要，当应推贤下士，先物后身，然后可以报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纪之中，忝窃若是，幸无大过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闽区，政存清静，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长往。加以阖棺千里之外，未知归骨之期，虽复无情之伦，庸讵不痛于昔！夷甫孩抱中物，尚尽恸以待宾；安仁未及七旬，犹殷勤于词赋。况夫名立宦成，半途而废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怀，可谓苗实之义。诸贤既贻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辍哀，命驾修职事焉。"

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陈，移授特进、右光禄大夫、侍中、中卫将军，置佐史，余如故。增亲信四十人。两宫参问，冠盖结辙；服膳医药，皆资天府。有敕每欲临幸，勉以拜伏有亏，频启停出，诏许之，遂停舆驾。大同元年，卒，时年七十。高祖闻而流涕，即日车驾临殡，乃诏赠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二十万，布百匹。皇太子亦举哀朝堂。谥曰简肃公。

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别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弹事》五卷；在选曹，撰《选品》五卷；齐时，撰《太庙祝文》二卷；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后二集四十五卷，又为《妇人集》十卷，皆行于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请刊石纪德，即降诏许立碑于墓云。

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起家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掌书记之任。累迁洗马、中舍人，犹管书记。出入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迁晋安内史。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徐勉少而厉志忘食，发愤修身，慎言行，择交游；加运属兴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经术以绾青紫，出闾阎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诚事主，动师古始，依则先王，提衡端轨，物无异议，为梁宗臣，盛矣。

列传第二十范岫傅昭弟映萧琛陆杲

范岫，字懋宾，济阳考城人也。高祖宣，晋征士。父羲，宋兖州别驾。岫早孤，事母以孝闻，与吴兴沈约俱为蔡兴宗所礼。泰始中，起家奉朝请。兴宗为安西将军，引为主簿。累迁临海、长城二县令，骠骑参军，尚书删定郎，护军司马，齐司徒竟陵王子良记室参军。累迁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岫亦预焉。岫文虽不逮约，而名行为时辈所与，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迁国子博士。

永明中，魏使至，有诏妙选朝士有词辩者，接使于界首，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还迁尚书左丞，母忧去官，寻起摄职。出为宁朔将军、南蛮长史、南义阳太守，未赴职，迁右军谘议参军，郡如故。除抚军司马。出为建威将军、安成内史。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御史中丞、领前军将军、南、北兖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为辅国将军、冠军晋安王长史，行南徐州事。义师平京邑，承制征为尚书吏部郎，参大选。梁台建，为度支尚书。天监五年，迁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给扶。六年，领太子左卫率。七年，徙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诏不许。八年，出为晋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为祠部尚书，领右骁骑将军，其年迁金紫光禄大夫，加亲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时年七十五。赙钱五万，布百匹。

岫身长七尺八寸，恭敬俨恪，进止以礼。自亲丧之后，蔬食布衣以终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洁著称。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惟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所著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二子褒，伟。

傅昭，字茂远，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刘诞，诞反，淡坐诛。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十一，随外祖于硃雀航卖历日。为雍州刺史袁抃客，抃尝来昭所，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抃叹曰："此儿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愿乃遣车迎昭。时愿宗人通之在坐，并当世名流，通之赠昭诗曰："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清尘谁能嗣，及尔遘遗芳。"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深为所礼，辟为郡主簿，使诸子从昭受学。会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制。每

经昭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非名贤！”寻为总明学士、奉朝请。齐永明中，累迁员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参军、尚书仪曹郎。

先是御史中丞刘休荐昭于武帝，永明初，以昭为南郡王侍读。王嗣帝位，故时臣隶争求权宠，惟昭及南阳宗夬，保身守正，无所参入，竟不罹其祸。明帝践阼，引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势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粝。常插烛于板床，明帝闻之，赐漆合烛盘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累迁车骑临海王记室参军，长水校尉，太子家令，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寻除尚书左丞、本州大中正。

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录事参军。梁台建，迁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郎，顷之，兼御史中丞，黄门、著作、中正并如故。天监三年，兼五兵尚书，参选事，四年，即真。六年，徙为左民尚书，未拜，出为建威将军、平南安成王长史、寻阳太守。七年，入为振远将军、中权长史。八年，迁通直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复领本州大中正。十年，复为左民尚书。

十一年，出为信武将军、安成内史。安成自宋已来兵乱，郡舍号凶。及昭为郡，郡内人夜梦见兵马铠甲甚盛，又闻有人云“当避善人”，军众相与腾虚而逝。梦者惊起。俄而疾风暴雨，倏忽便至，数间屋俱倒，即梦者所见军马践蹈之所也。自后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无鱼，或有暑月荐昭鱼者，昭既不纳，又不欲拒，遂委于门侧。

十二年，入为秘书监，领后军将军。十四年，迁太常卿。十七年，出为智武将军、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县令常饷栗，置绢于薄下，昭笑而还之。普通二年，入为通直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领本州大中正，寻领秘书监。五年，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中正如故。

昭所莅官，常以清静为政，不尚严肃。居朝廷，无所请谒，不畜私门生，不交私利。终日端居，以书记为乐，虽老不衰。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性尤笃慎。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负暗室，类皆如此。京师后进，宗其学，重其道，人人自以为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时年七十五。诏赙钱三

万，布五十匹，即日举哀，谥曰贞子。长子谞，尚书郎，临安令。次子肱。

映字徽远，昭弟也。三岁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厉行，非礼不行。始昭之守临海，陆倕饯之，宾主俱欢，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连夜极乐，乃自往迎候，同乘而归，兄弟并已斑白，时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丧之如父，年逾七十，哀戚过礼，服制虽除，每言辄感恸。

映泛涉记传，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时与刘绘、萧琛相友善，绘之为南康相，映时为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彦回闻而悦之，乃屈与子贲等游处。年未弱冠，彦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辞，须昭仕乃官。

永元元年，参镇军江夏王军事，出为武康令。及高祖师次建康，吴兴太守袁昂自谓门世忠贞，固守诚节，乃访于映曰："卿谓时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开辟未有，故太尉杀身以明节，司徒当寄托之重，理无苟全，所以不顾夷险，以殉名义。今嗣主昏虐，狎近群小，亲贤诛戮，君子道消，外难屡作，曾无悛改。今荆、雍协举，乘据上流，背昏向明，势无不济。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途无爽。愿明府更当雅虑，无祇悔也。"寻以公事免。天监初，除征虏鄱阳王参军，建安王中权录事参军，领军长史，乌程令。所受俸禄，悉归于兄。复为临川王录事参军，南台治书，安成王录事，太子翊军校尉，累迁中散大夫、光禄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萧琛，字彦瑜，兰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训，太中大夫。琛年数岁，从伯惠开抚其背曰："必兴吾宗。"

琛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宴于乐游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

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衔命到桑乾，还为通直散骑侍郎。时魏遣李道固来使，齐帝宴之。琛于御筵举酒劝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琛徐答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迁司徒右长史。出为晋熙王长史、行南徐州事。还兼少府卿、尚书左丞。

东昏初嗣立，时议以无庙见之典，琛议据《周颂·烈文》、《闵予》皆为即位朝庙之典，于是从之。高祖定京邑，引为骠骑谘议，领录事，迁给事黄门侍郎。梁台建，为御史中丞。天监元年，迁庶子，出为宣城太守。征为卫尉卿，俄迁员外散骑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九年，出为宁远将军、平西长史、江夏太守。

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

琛寻迁安西长史、南郡太守，母忧去官，又丁父艰。起为信武将军、护军长史，俄为贞毅将军、太尉长史。出为信威将军、东阳太守，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厅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

琛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普通元年，征为宗正卿，迁左民尚书，领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卫率。徙度支尚书，左骁骑将军，领军将军，转秘书监、后军将军，迁侍中。

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簉中阳，夙忝同闱，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

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而琛性通脱，常自解灶事，毕狱余，必陶然致醉。

大通二年，为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给亲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为云麾将军、晋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年五十二。遗令诸子，与妻同坟异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车十乘，事存率素。乘舆临哭甚哀。诏赠本官，加云麾将军，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赙钱二十万，布百匹。谥曰平子。

陆杲，字明霞，吴郡吴人。祖徽，宋辅国将军、益州刺史。父睿，扬州治中。杲少好学，工书画，舅张融有高名，杲风韵举动，颇类于融，时称之曰："无对日下，惟舅与甥。"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太子

舍人，卫军王俭主簿。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杲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久之，以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迁征虏宜都王功曹史，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司徒从事中郎。梁台建，以为骠骑记室参军，迁相国西曹掾。天监元年，除抚军长史，母忧去职。服阕，拜建威将军、中军临川王谘议参军，寻迁黄门侍郎，右军安成王长史。五年，迁御史中丞。

杲性婞直，无所顾望。山阴令虞肩在任，赃污数百万，杲奏收治。中书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高祖闻之，以问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识睦之不？”杲答曰：“臣不识其人。”时睦之在御侧，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谓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属南司？”睦之失色。领军将军张稷，是杲从舅，杲尝以公事弹稷，稷因侍宴诉高祖曰：“陆杲是臣通亲，小事弹臣不贷。”高祖曰：“杲职司其事，卿何得为嫌！”杲在台，号称不畏强御。

六年，迁秘书监，顷之为太子中庶子、光禄卿。八年，出为义兴太守，在郡宽惠，为民下所称。还为司空临川王长史、领扬州大中正。十四年，迁通直散骑侍郎，俄迁散骑常侍，中正如故。十五年，迁司徒左长史。十六年，入为左民尚书，迁太常卿。普通二年，出为仁威将军、临川内史。五年，入为金紫光禄大夫，又领扬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进，中正如故。四年，卒，时年七十四。谥曰质子。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

弟煦，学涉有思理。天监初，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晋书》未就。又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并行于世。

子罩，少笃学，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禄卿。

史臣曰：范岫、傅昭，并笃行清慎，善始令终，斯石建、石庆之徒矣。萧琛、陆杲俱以才学著名。琛朗悟辩捷，加谙究朝典，高祖在田，与琛游旧，及践天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婞直，无所忌惮，既而执法宪台，纠绳不避权幸，可谓允兹正色。《诗》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列传第二十一陆倕到洽明山宾殷钧陆襄

陆倕，字佐公，吴郡吴人也。晋太尉玩六世孙。祖子真，宋东阳太守。父慧晓，齐太常卿。倕少勤学　，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幼为外祖张岱所异，岱常谓诸子曰："此儿汝家之阳元也。"年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英俊，倕亦预焉。辟议曹从事参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外兵参军，转主簿。

倕与乐安任昉友善，为《感知己赋》以赠昉，昉因此名以报之曰："信伟人之世笃，本侯服于陆乡。缅风流与道素，袭衮衣与绣裳。还伊人而世载，并三骏而龙光。过龙津而一息，望凤条而曾翔。彼白玉之虽洁，此幽兰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耸峙于东岳，比凝厉于秋霜。不一饭以妄过，每三钱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岂沟壑之能衣。既蕴藉其有余，又淡然而无味。得意同乎卷怀，违方似乎仗气。类平叔而靡雕，似子云之不朴。冠众善而贻操，综群言而名学。折高、戴于后台，异邹、颜乎董幄。采三《诗》于河间，访九师于淮曲。术兼口传之书，艺广铿锵之乐。时坐睡而梁悬，裁枝梧而锥握。既文过而意深，又理胜而辞缛。咨余生之荏苒，迫岁暮而伤情。测徂阴于堂下，听鸣钟于洛城。唯忘年之陆子，定一遇于班荆。余获田苏之价，尔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无产，终长对于短生。饥虚表于徐步，逃责显于疾行。子比我于叔则，又方余于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万类暗求，千里悬得。言象可废，蹄筌自默。居非连栋，行则同车。冬日不足，夏日靡余。肴核非饵，丝竹岂娱。我未舍驾，子已回舆。中饭相顾，怅然动色。邦壤既殊，离会莫测。存异山阳之居，没非要离之侧。似胶投漆中，离娄岂能识。"其为士友所重如此。

迁骠骑临川王东曹掾。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管东宫书记。又诏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郸献赋，赏以金帛，前史美谈，可赐绢三十匹。"迁太子庶子、国子博士，母忧去职。服阕，为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扬州别驾从事史，以疾陈解。迁鸿胪卿，入为吏部郎，参选事。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迁中书侍郎、司徒司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为中庶子，加给事中、扬州大中正。复除国子博士、中庶子、中正并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

故。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第四子缵，早慧，十岁通经，为童子奉车郎，卒。

到洽，字茂氵公，彭城武原人也。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祖仲度，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父坦，齐中书郎。洽年十八，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学士行。谢朓文章盛于一时，见洽深相赏好，日引与谈论。每谓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资文武。"朓后为吏部，洽去职，朓欲荐之，洽睹世方乱，深相拒绝。除晋安王国左常侍，不就。遂筑室岩阿，幽居者积岁。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见之叹曰："此子日下无双。"遂申拜亲之礼。

天监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见知赏，从弟沆亦相与齐名。高祖问待诏丘迟曰："到洽何如沆、溉？"迟对曰："正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即召为太子舍人。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高祖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二年，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五年，迁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七年，迁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复充其选。九年，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十二年，出为临川内史，在郡称职。十四年，入为太子家令，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十六年，行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领博士。顷之，入为尚书吏部郎，请托一无所行。俄迁员外散骑常侍，复领博士，母忧去职。五年，复为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未拜，仍迁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准绳不避贵戚，尚书省贿赂莫敢通。时銮舆欲亲戎，军国容礼，多自洽出。六年，迁御史中丞，弹纠无所顾望，号为劲直，当时肃清。以公事左降，犹居职。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洽兄溉为左民尚书，洽引服亲不应有碍，刺省详决。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笃，不能相别也。七年，出为贞威将军、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大通元年，卒于郡，时年五十一。赠侍中。谥曰理子。昭明太子与晋安王纲令曰："明北兖、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去岁陆太常殂殁，今兹二贤长谢。陆生资忠履贞，冰清玉洁，文该四始，学遍九流，高情胜气，贞然直上。明公儒学稽古，淳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傥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皆海内之俊乂，东序之秘宝。此之嗟惜，更复何论。但游处周旋，并淹岁序，造膝忠规，岂可胜说，幸免祇悔，实二三子之力也。谈对如昨，音

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天下之宝，理当恻怆。近张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伤惋，属有今信，乃复及之。”

洽文集行于世。子伯淮、仲举。

明山宾，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绍，隐居不仕，宋末国子博士征，不就。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居丧尽礼。服阕，州辟从事史。起家奉朝请。兄仲璋婴痼疾，家道屡空，山宾乃行干禄。齐始安王萧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后为广阳令，顷之去官。义师至，高祖引为相府田曹参军。梁台建，为尚书驾部郎，迁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掌治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迁北中郎谘议参军，侍皇太子读。累迁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监十五年，出为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征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迁御史中丞。以公事左迁黄门侍郎、司农卿。四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东宫新置学士，又以山宾居之，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初，山宾在州，所部平陆县不稔，启出仓米以赡人。后刺史检州曹，失簿书，以山宾为耗阙，有司追责，籍其宅入官，山宾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虽出抚大藩，拥旄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闻构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贻诗曰：“平仲古称奇，夷吾昔檀美。令则挺伊贤，东秦固多士。筑室非道傍，置宅归仁里。庚桑方有系，原生今易拟。必来三径人，将招《五经》士。”

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用，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处士阮孝绪闻之，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五年，又为国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节，权摄北兖州事。大通元年，卒，时年八十五。诏赠侍中、信威将军。谥曰质子。昭明太子为举哀，赙钱十万，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颙监护丧事。又与前司徒左长史殷芸令曰：“北兖信至，明常侍遂至殒逝，闻之伤怛。此贤儒术该通，志用稽古，温厚淳和，伦雅弘笃。授经以来，迄今二纪。若其上交不谄，造膝忠规，非显外迹，得之胸怀者，盖亦积矣。摄官连率，行当言归，不谓长往，眇成畴日。追忆谈绪，皆为悲端，往矣如何！昔经联事，理当酸怆也。”

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然性颇疏通，接于诸生，多所狎比，人皆爱之。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义》十五卷。

子震，字兴道，亦传父业。历官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尚书祠部郎，余姚令。

殷钧，字季和，陈郡长平人也。晋太常融八世孙。父睿，有才辩，知名齐世，历官司徒从事中郎。睿妻王奂女。奂为雍州刺史、镇北将军，乃言于朝，以睿为镇北长史、河南太守。奂诛，睿并见害。钧时年九岁，以孝闻。及长，恬静简交游，好学有思理。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赏之。高祖与睿少旧故，以女妻钧，即永兴公主也。

天监初，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迁骠骑从事中郎，中书郎、太子家令、掌东宫书记。顷之，迁给事黄门侍郎、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东宫置学士，复以钧为之。公事免。复为中庶子，领国子博士、左骁骑将军，博士如故。出为明威将军、临川内史。

钧体羸多疾，闭阁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尝禽劫帅，不加考掠，但和言诮责。劫帅稽颡乞改过，钧便命遣之，后遂为善人。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疟疾。母忧去职，居丧过礼，昭明太子忧之，手书诫喻曰："知比诸德，哀顿为过，又所进殆无一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俯存礼制，穀粥果蔬，少加勉强。忧怀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缪道臻口具。"钧答曰："奉赐手令，并缪道臻宣旨，伏读感咽，肝心涂地。小人无情，动不及礼，但禀生霛劣，假推年岁，罪戾所钟，复加横疾。顷者绵微，守尽晷漏，目乱玄黄，心迷哀乐，惟救危苦，未能以远理自制。姜桂之滋，实闻前典，不避粱肉，复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忧愍。谨当循复圣言，思自补续，如脱申延，实由亭造。"服阕，迁五兵尚书，犹以顿瘵经时，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侍东宫。寻改领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时年四十九。谥曰贞子。二子：构，渥。

陆襄，字师卿，吴郡吴人也。父闲，齐始安王遥光扬州治中。永元

末，遥光据东府作乱，或劝闲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所逃死。”台军攻陷城，闲见执，将刑，第二子绛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丧过于礼，服释后犹若居忧。

天监三年，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宁令。秩满，累迁司空临川王法曹，外兵，轻车庐陵王记室参军。昭明太子闻襄业行，启高祖引与游处，除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并掌管记。出为扬州治中，襄父终此官，固辞职，高祖不许，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将八十，与萧琛、傅昭、陆杲每月常遣存问，加赐珍羞衣服。襄母尝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是时冬月，日又逼暮，求索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剂，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所致也。累迁国子博士，太子家令，复掌管记，母忧去职。襄年已五十，毁顿过礼，太子忧之，日遣使诫喻。服阕，除太子中庶子，复掌管记。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妃蔡氏别居金华宫，以襄为中散大夫、领步兵校尉、金华宫家令、知金华宫事。

七年，出为鄱阳内史。先是，郡民鲜于琛服食修道法，尝入山采药，拾得五色幡眊，又于地中得石玺，窃怪之。琛先与妻别室，望琛所处，常有异气，益以为神。大同元年，遂结其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其党转相诳惑，有众万余人。将出攻郡，襄先已帅民吏修城隍，为备御，及贼至，连战破之，生获琛，余众逃散。时邻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党与，因求贿货，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离祸，惟襄郡部枉直无滥。民作歌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有陆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诬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责诮，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载而还，因相亲厚。民又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陈襄德化，求于郡立碑，降敕许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还，征为吏部郎，迁秘书监，领扬州大中正。太清元年，迁度支尚书，中正如故。

二年，侯景举兵围宫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还吴。贼寻寇东境，没吴郡。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塘，会海盐人陆黯举义，有众数千人，夜出袭郡，杀伪太守苏单于，推襄行郡事。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贼入吴，襄遣迎宁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帅众拒子仙。子仙闻兵起，乃退还，与黯等战于松江，黯败走，吴下军闻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忧愤卒，时年七十。

襄弱冠遭家祸，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口不言杀害五十许年。

侯景平，世祖追赠侍中、云麾将军。以建义功，追封余干县侯，邑五百户。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陆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贞劲，明山宾儒雅笃实，殷钧静素恬和，陆襄淳深孝性，虽任遇有异，皆列于名臣矣。

列传第二十二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鱼弘附 韦放

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魏襄州刺史绰之后也。祖寿孙，寓居寿阳 ，为宋武帝前军长史。父仲穆，骁骑将军。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齐建武初，刺史萧遥昌引为府主簿。寿阳有八公山庙，遥昌为立碑，使邃为文，甚见称赏。举秀才，对策高第，奉朝请。

东昏践阼，始安王萧遥光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引邃为参军。后遥光败，邃还寿阳，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驱掠，邃遂随众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为司徒属，中书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肃镇寿阳，邃固求随肃，密图南归。天监初，自拔还朝，除后军谘议参军。邃求边境自效，以为辅国将军、庐江太守。时魏将吕颇率众五万奄来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军将军。

五年，征邵阳洲，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邃筑垒逼桥，每战辄克，于是密作没突舰。会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舰径造桥侧，魏众惊溃，邃乘胜追击，大破之。进克羊石城，斩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斩城主甯永仁。平小岘，攻合肥。以功封夷陵县子，邑三百户。迁冠军长史、广陵太守。

邃与乡人共入魏武庙，因论帝王功业。其妻甥王篆之密启高祖，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迁为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边陲，不愿闲远，乃致书于吕僧珍曰：“昔阮咸、颜延有‘二始’之叹。吾才不逮古人，今为三始，非其愿也，将如之何！”未及至郡，会魏攻宿预，诏邃拒焉。行次直渎，魏众退。迁右军谘议参军、豫章王云麾府司马，率所领助守石头。出为竟陵太守，开置屯田，公私便之。迁为游击将军、硃衣直阁，直殿省。寻迁假节、明威将军、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省息边运，民吏获安，乃相率饷绢千余匹。邃从容曰：“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纳其绢二匹而已。还为给事中、云骑将军、硃衣直阁将军，迁大匠卿。

普通二年，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魏军来援。以邃为假节、信武将军，督众军讨焉。邃深入魏境，从边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据檀公岘，邃击破之，遂围其城，寿面缚请降，义州平。除持节、督北徐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北徐州刺史。未之职，又迁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合肥。

四年，进号宣毅将军。是岁，大军将北伐，以邃督征讨诸军事，率骑三千，先袭寿阳。九月壬戌，夜至寿阳，攻其郛，斩关而入，一日战九合，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绝拔还。于是邃复整兵，收集士卒，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邃自为黄袍骑，先攻狄丘、甓城、黎浆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马头、沙陵等戍。是冬，始脩芍陂。明年，复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郑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魏寿阳守将长孙稚、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出城挑战。邃勒诸将为四甄以待之，令直阁将军李祖怜伪遁以引稚，稚等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众大败。斩首万余级。稚等奔走，闭门自固，不敢复出。其年五月，卒于军中。追赠侍中、左卫将军，给鼓吹一部，进爵为侯，增邑七百户。谥曰烈。

邃少言笑，沉深有思略，为政宽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将吏惮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间莫不流涕，以为邃不死，洛阳不足拔也。

子之礼，字子义，自国子生推第，补邵陵王国左常侍、信威行参军。王为南兖，除长流参军，未行，仍留宿卫，补直阁将军。丁父忧，服阕袭封，因请随军讨寿阳，除云麾将军，迁散骑常侍。又别攻魏广陵城，平之，除信武将军、西豫州刺史，加轻车将军，除黄门侍郎，迁中军宣城王司马。寻为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北徐州刺史。征太子左卫率，兼卫尉卿，转少府卿。卒，谥曰壮。子政，承圣中，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随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从事、新都令、奉朝请，迁参军。颇读书，少负意气，常随叔父邃征讨，所在立功，甚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寿阳之役，邃卒于军所，之高隶夏侯夔，平寿阳，仍除平北豫章长史、梁郡太守，封都城县男，邑二百五十户。时魏汝阴来附，敕之高应接，仍除假节、飚勇将军、颍州刺史。士民夜反，逾城而入，之高率家僮与麾下奋击，贼乃散走。父忧还京。起为光远将军，合讨阴陵盗贼，平之，以为谯州刺史。又还为左军将军，出为南谯太守、监北徐州，迁员外散骑常侍。寻除雄信将军、西豫州刺史，余如故。侯景乱，之高率众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阳嗣王范命之高总督江右援军诸军事，顿于张公洲。柳仲礼至横江，之高遣船舸二百余艘迎致仲礼，与韦粲等俱会青塘立营，据建兴苑。及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范西上。稍至新蔡，众将一万，未有所属。元帝遣萧慧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时年七十三。赠侍中、仪同三司，鼓吹一部。谥曰恭。子畿，累官太子右卫率、隽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战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随邃征讨，以军功封都亭侯。历武陵王常侍、扶风、弘农二郡太守，不行，除谯州长史、阳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后，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太子詹事。

之横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之高以其纵诞，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厉之。之横叹曰："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遂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太宗在东宫，闻而要之，以为河东王常侍、直殿主帅，迁直阁将军。侯景乱，出为贞威将军，隶鄱阳王范讨景。景济江，仍与范长子嗣入援。连营度淮，据东城。京都陷，退还合肥，与范溯流赴湓城。景遣任约上逼晋熙，范令之横下援，未及至，范薨，之横乃还。

时寻阳王大心在江州，范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袭湓城，之横斩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横率众与兄之高同归元帝，承制除散骑常侍、廷尉卿，出为河东内史。又随王僧辩拒侯景于巴陵，景退，迁持节、平北将军、东徐州刺史，中护军，封豫宁侯，邑三千户。又随僧辩追景，平郢、鲁、江、晋等州，恒为前锋陷阵。仍至石头，破景，景东奔，僧辩令之横与杜掞入守台城。及陆纳据湘州叛，又隶王僧辩南讨焉。于阵斩纳将李贤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于硖口。还除吴兴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

后江陵陷，齐遣上党王高涣挟贞阳侯攻东关，晋安王方智承制，以之横为使持节、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都督众军，给鼓吹一部，出守蕲城。之横营垒未周，而齐军大至，兵尽矢穷，遂于阵没，时年四十一。赠侍中、司空公，谥曰忠壮。子凤宝嗣。

夏侯亶，字世龙，车骑将军详长子也。齐初，起家奉朝请。永元末，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随府镇荆州，亶留京师，为东昏听政主帅。及崔慧景作乱，亶以捍御功，除骁骑将军。及高祖起师，详与长史萧颖胄协同义举，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赍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统，封十郡为宣城王，进位相国，置僚属，选百官。建康城平，以亶为尚书吏部郎，俄迁侍中，奉玺于高祖。天监元年，出为宣城太守。寻入为散骑常侍，领右骁骑将军。六年，出为平西始兴王长史、南郡太守，父忧解职。居丧尽礼，庐于墓侧，遗财悉推诸弟。八年，起为持节、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服阕，袭封豊城县公。居州甚有威惠，为边人所悦服。十二年，以本号还朝，除都官尚书，迁给事中、右卫将军、领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为信武将军、安西长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为通直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迁左

卫将军，领前军将军。俄出为明威将军、吴兴太守。在郡复有惠政，吏民图其像，立碑颂美焉。普通三年，入为散骑常侍，领右骁骑将军，转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几，优诏复职。五年，迁中护军。

六年，大举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历阳太守明绍世、南谯太守鱼弘、晋熙太守张澄，并世之骁将，自南道伐寿阳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节，驰驿代邃，与魏将河间王元琛、临淮王元彧等相拒，频战克捷。寻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高祖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陈庆之等稍进，亶帅湛僧智、鱼弘、张澄等通清流涧，将入淮、肥。魏军夹肥筑城，出亶军后，亶与僧智还袭，破之。进攻黎浆，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两军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米二十万石。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镇改为南豫州，以亶为使持节、都督豫州缘淮南豫霍义定五州诸军事、云麾将军、豫、南豫二州刺史。寿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大通二年，进号平北将军。三年，卒于州镇。高祖闻之，即日素服举哀，赠车骑将军。谥曰襄。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

亶为人美风仪，宽厚有器量，涉猎文史，辩给能专对。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高祖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禀答曰："是臣从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好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时以为能对。

亶历为六郡三州，不修产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性俭率，居处服用，充足而已，不事华侈。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也。

亶二子：谊，损。谊袭封豊城公，历官太子舍人，洗马。太清中，侯景入寇，谊与弟损帅部曲入城，并卒围内。

夔字季龙，亶弟也。起家齐南康王府行参军。中兴初，迁司徒属。天监元年，为太子洗马，中舍人，中书郎。丁父忧，服阕，除大匠卿，知造太极殿事。普通元年，为邵陵王信威长史，行府国事。其年，出为假节、征远将军，随机北讨，还除给事黄门侍郎。二年，副裴邃讨义州，平之。三年，代兄亶为吴兴太守，寻迁假节、征远将军、西阳、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征为卫尉，未拜，改授持节、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

八年，敕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是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入其郛。魏将元显伯率军赴援，僧智逆击破之，夔自武阳会僧智，断魏军归路。庆和于内筑栅以自固，及夔至，遂请降。夔让僧智，僧智曰："庆和志欲降公，不愿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将为乌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军素严，必无犯令，受降纳附，深得其宜。"于是夔乃登城拔魏帜，建官军旗鼓，众莫敢妄动，庆和束兵以出，军无私焉。凡降男女口四万余人，粟六十万斛，余物称是。显伯闻之夜遁，众军追之，生擒二万余人，斩获不可胜数。诏以僧智领东豫州，镇广陵。夔引军屯安阳。夔又遣偏将屠楚城，尽俘其众，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

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愿达请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树往迎愿达，夔亦自楚城会之，遂留镇焉。诏改魏郢州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三年，迁使持节，进号仁威将军，封保城县侯，邑一千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征为右卫将军，丁所生母忧去职。

时魏南兖州刺史刘明以谯城入附，诏遣镇北将军元树帅军应接，起夔为云麾将军，随机北讨。寻授使持节、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转使持节、督豫、淮、陈、颍、建、霍、义七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豫州积岁寇戎，人颇失业，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在州七年，甚有声绩，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爱好人士，不以贵势自高，文武宾客常满坐，时亦以此称之。大同四年，卒于州，时年五十六。有诏举哀，赙钱二十万，布二百匹。追赠侍中、安北将军。谥曰桓。

子撰嗣，官至太仆卿。撰弟譒，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渊明彭城战没，复为侯景长史。景寻举兵反，譒前驱济江，顿兵城西士林馆，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货，尽略有之。渊明在州有四妾，章、于、王、阮，并有国色。渊明没魏，其妾并还京第，譒至，破第纳焉。

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

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卒官。

韦放，字元直，车骑将军睿之子。初为齐晋安王宁朔迎主簿，高祖临雍州，又召为主簿。放身长七尺七寸，腰带八围，容貌甚伟。天监元年，为盱眙太守，还除通直郎，寻为轻车晋安王中兵参军，迁镇右始兴王谘议参军，以父忧去职。服阕，袭封永昌县侯，出为轻车南平王长史、襄阳太守。转假节、明威将军、竟陵太守。在郡和理，为吏民所称。六年，大举北伐，以放为贞威将军，与胡龙牙会曹仲宗进军。七年，夏侯亶攻黎浆不克，高祖复使帅军自北道会寿春城。寻迁云麾南康王长史、寻阳太守。放累为藩佐，并著声绩。

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一军所仗，放令洵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流矢。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将军李奖、乞佛宝、费穆等众五万来援，放率所督将陈度、赵伯超等夹击，大破之。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放乃登城，简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报李奖、费穆等。魏人弃诸营垒，一时奔溃，众军乘之，斩获略尽。擒穆弟超，并王纬送于京师。还为太子右卫率，转通直散骑常侍。出为持节、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信武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户，持节、将军如故。在镇三年，卒，时年五十九。谥曰宜侯。

放性弘厚笃实，轻财好施，于诸弟尤雍睦。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常同一室卧起，时称为“三姜”。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势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长子粲嗣，别有传。

史臣曰：裴邃之词采早著，兼思略沉深，夏侯亶之好学辩给，夔之奢豪爱士，韦放之弘厚笃行，并遇主逢时，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敌安边，咸著功绩，允文武之任，盖梁室之名臣欤。

列传第二十三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太宗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阮修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综；董淑仪生南康简王绩；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葛修容生武陵王纪。综及纪别有传。

南康简王绩，字世谨，高祖第四子。天监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出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绩时年七岁，主者有受货，洗改解书，长史王僧孺弗之觉，绩见而辄诘之，便即时首服，众咸叹其聪警。十六年，征为宣毅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十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称。寻有诏征还，民曹嘉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称绩尤异一十五条，乞留州任，优诏许之，进号北中郎将。普通四年，征为侍中、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五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丁董淑仪忧，居丧过礼，高祖手诏勉之，使摄州任，固求解职，乃征授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寻加护军。羸瘠弗堪视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时年二十五。赠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一部。谥曰简。

绩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约俭，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后，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

子会理嗣，字长才。少聪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为高祖所爱，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轻车将军、湘州刺史，又领石头戍军事。迁侍中，兼领军将军。寻除宣惠将军、丹阳尹，置佐史。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东徐、谯七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众军北讨，至彭城，为魏师所败，退归本镇。

二年，侯景围京邑，会理治严将入援，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外托赴援，实谋袭广陵，会理击破之。方得进路，台城陷，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手敕召会理，其僚佐咸劝距之。会理曰："诸君心事，与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贼虏，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岂得违背。且远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都，图之肘腋。吾计决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输绍先。至京，景以为侍中、司空、兼中书令。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劝等潜布腹心，要结壮士。时范阳祖皓斩绍先，据广陵城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皓败，辞相

连及，景矫诏免会理官，犹以白衣领尚书令。

是冬，景往晋熙，景师虚弱，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敬礼曰：“举大事必有所资，今无寸兵，安可以动？”会理曰：“湖熟有吾旧兵三千余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听吾日定，便至京师。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事必有成。纵景后归，无能为也。”敬礼曰“善”，因赞成之。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后事不果，与弟祁阳侯通理并遇害。

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马，封祁阳侯。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会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而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尔。”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伤感，为之停者三人焉。服阕后，见高祖，又悲泣不自胜。高祖为之流涕，谓左右曰：“此儿大必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乐县侯，邑五百户。

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读书见忠臣烈士，未尝不废卷叹曰：“一生之内，当无愧古人。”博览多识，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并为立碑，制文甚美。

太清中，侯景内寇，乂理聚宾客数百，轻装赴南兖州，随兄会理入援，恒亲当矢石，为士卒先。及城陷，又随会理还广陵，因入齐为质，乞师。行二日，会侯景遣董绍先据广陵，遂追会理，因为所获。绍先防之甚严，不得与兄弟相见，乃伪请先还京，得入辞母，谓其姊安固公主曰：“事既如此，岂可合家受毙。兄若至，愿为言之，善为计自勉，勿赐以为念也。家国阽危，虽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师，以魏降人元贞立节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赠之。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后当见忆，幸勿推辞。”会祖皓起兵，乂理奔长芦，收军得千余人。其左右有应贼者，因间劫会理，其众遂骇散，为景所害，时年二十一。元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庐陵威王续，字世□，高祖第五子，天监八年，封庐陵郡王，邑二千户。十年，拜轻车将军、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转会稽太守。十六年，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征为宣毅将军，领石头戍军事。

续少英果，膂力绝人，驰射游猎，应发命中。高祖常叹曰：“此我之

任城也。”尝与临贺王正德及胡贵通、赵伯超等驰射于高祖前，续冠于诸人，高祖大悦。三年，为使持节、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诸军事、西中郎将、雍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将军。中大通二年，又为使持节、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给鼓吹一部。续多聚马仗，畜养骁雄，金帛内盈，仓廪外实。四年，迁安北将军。大同元年，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三年，征为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五年，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华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于州，时年四十四。赠司空、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鼓吹一部，谥曰威。长子安嗣。

邵陵携王纶，字世调，高祖第六子也。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牍。天监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户。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迁轻车将军、会稽太守。十八年，征为信威将军。普通元年，领石头戍军事，寻为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坐事免官夺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复封爵，寻加信威将军，置佐史。中大通元年，为丹阳尹。四年，为侍中、宣惠将军、扬州刺史。以侵渔细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启闻，纶知之，令客戴子高于都巷刺杀之。智通子诉于阙下，高祖令围纶第，捕子高，纶匿之，竟不出。坐免为庶人。顷之，复封爵。大同元年，为侍中、云麾将军。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迁为安前将军、丹阳尹。中大同元年，出为镇东将军、南徐州刺史。

太清二年，进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景构逆，加征讨大都督，率众讨景。将发，高祖诫曰：“侯景小竖，颇习行阵，未可以一战即殄，当以岁月图之。”纶次钟离，景已度采石。纶乃昼夜兼道，游军入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十一二。遂率宁远将军西豊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骑三万，发自京口。将军赵伯超曰：“若从黄城大道，必与贼遇，不如径路直指钟山，出其不意。”纶从之。众军奄至，贼徒大骇，分为三道攻纶，纶与战，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翌日，贼又来攻，相持日晚，贼稍引却，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贼回拒骏，骏部乱。贼因逼大军，军遂溃。纶至钟山，众裁千人，贼围之，战又败，乃奔还京口。

三年春，纶复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至于骠骑洲。进位司空。台城陷，奔禹穴。大宝元年，纶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纶不受，乃上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纶于是置百官，改厅事为正阳殿。数有灾怪，纶甚恶之。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内外断绝，

纶闻其急，欲往救之，为军粮不继，遂止。乃与世祖书曰：

伏以先朝圣德，孝治天下，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唯余与尔，同奉神训，宜敦旨喻，共承无改。且道之斯美，以和为贵，况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闻誉专情失训，以幼陵长，湘、峡之内，遂至交锋。方等身遇乱兵，毙于行阵，殒于吴局。方此非冤，闻问号怛，惟增摧愤，念以兼悼，当何可称。吾在州所居遥隔，虽知其状，未喻所然。及届此籓，备加觌访，咸云誉应接多替，兵粮闭壅；弟教亦不悛，故兴师以伐。誉未识大体，意断所行，虽存急难，岂知窃思。不能礼争，复以兵来。萧墙兴变，体亲成敌，一朝至此，能不呜呼。既有书问，云雨传流，噂□沓其间，委悉无因详究。

方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敌犹强，天仇未雪，余尔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难，安用臣子。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感誓苍穹，凭灵宗祀，昼谋夕计，共思匡复。至于其余小忿，或宜宽贷。诚复子憾须臾，将奈国冤未逞。正当轻重相推，小大易夺，遣无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识勉之。今已丧钟山，复诛犹子，将非扬汤止沸，吞冰疗寒。若以誉之无道，近远同疾，弟复效尤，攸非独罪。幸宽于众议，忍以事宁。如使外寇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弗亡。

夫征战之理，义在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正为籓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又庄铁小竖作乱，久挟观宁、怀安二侯，以为名号，当阳有事克掣，殊废备境。第闻征伐，复致分兵，便是自于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战地，悉以劳师。侯景卒承虚藉衅，浮江豕突，岂不表裹成虞，首尾难救？可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内痈，西秦外同瘤肿。直置关中，已为咽气，况复贪狼难测，势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国去矣。吾非有深鉴，独能弘理，正是采藉风谣，博参物论，咸以为疑，皆欲解体故耳。

自我国五十许年，恩格玄穹，德弥赤县，虽有逆难，未乱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愤慨，比屋罹祸，忠义奋发，无不抱甲负戈，冲冠裂眦，咸欲事刂刃于侯景腹中，所须兵主唱耳。今人皆乐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远，雄伯当代，唯德唯艺，资文资武，拯溺济难，朝野咸属，一匡

九合，非弟而谁？岂得自违物望，致招群□！其间患难，具如所陈。斯理皎然，无劳请箸；验之以实，宁须确引。吾所以间关险道，出自东川，政谓上游诸籓，必连师狎至，庶以残命，预在行间；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溯流更上，全由饩馈悬断，卒食半菽，阻以菜色，无因进取。侯景方延假息，复缓诛刑，信增号愤，启处无地。计潇湘谷粟，犹当红委，若阻弟严兵，唯事交切，至于运转，恐无暇发遣。即日万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时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兹途，解汨川之围，存社稷之计，使其运输粮储，应赡军旅，庶协力一举，指日宁泰。宗庙重安，天下清复，推弟之功，岂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闻夕死，万殒何恨。聊陈闻见，幸无怪焉。临纸号迷，诸失次绪。

世祖复书，陈河东有罪，不可解围之状。纶省书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于是大修器甲，将讨侯景。元帝闻其强盛，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纶军溃，遂与子踬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

时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先在于外，闻纶败，驰往迎之。于是复收散卒，屯于齐昌郡，将引魏军共攻南阳。侯景将任约闻之，使铁骑二百袭纶，纶无备，又败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纶以龙祖荆镇所任，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纶之故吏，闻纶败，开城纳之。纶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将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报于西魏，西魏遣大将军杨忠、仪同侯几通率众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纶婴城自守。会天寒大雪，忠等攻不能克，死者甚众。后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执纶，纶不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经日颜色不变，鸟兽莫敢近焉。时年三十三。百姓怜之，为立祠庙，后世祖追谥曰携。

长子坚，字长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户。亦善草隶，性颇庸短。侯景围城，坚屯太阳门，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太清三年三月，坚书佐董勋华、白昙朗等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坚遇害。

弟确，字仲正。少骁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为正阶侯，邑五百户，后徙封永安。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左右或以进谏，确曰："听吾为国家破贼，使汝知之。"除秘书丞，太子中舍人。

钟山之役，确苦战，所向披靡，群虏惮之。确每临阵对敌，意气详

赡。带甲据鞍，自朝及夕，驰骤往反，不以为劳，诸将服其壮勇。及侯景乞盟，确在外，虑为后患，启求召确入城。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广州刺史，增封二千户。确知此盟多贰，城必沦没，因欲南奔。携王闻之，逼确使入，确犹不肯。携王流涕谓曰："汝欲反邪！"时台使周石珍在坐，确谓石珍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以意而推，其事可见。今召我入，未见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岂得辞？"确执意犹坚，携王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卿为我斩之，当赍首赴阙。"伯超挥刃眄确曰："我识君耳，刀岂识君？"确于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复围城，城陷，确排闼入，启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犹可一战不？"对曰："不可。臣向者亲格战，势不能禁，自缒下城，仅得至此。"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乃使确为慰劳文。

确既出见景，景爱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后从景行，见天上飞鸢，群虏争射不中，确射之，应弦而落。贼徒忿嫉，咸劝除之。先是携王遣人密导确，确谓使者曰："侯景轻佻，可一夫力致，确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还启家王，愿勿以为念也。"事未遂而为贼所害。

史臣曰：自周、汉广树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将遵古制也。南康、庐陵并以宗室之贵，据磐石之重，绩以孝著，续以勇闻。纶聪警有才学，性险躁，屡以罪黜，及太清之乱，忠孝独存，斯可嘉矣。

列传第二十四裴子野顾协徐摛鲍泉

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人，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兄黎，弟楷、绰 ，并有盛名，所谓“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骃，南中郎外兵参军。父昭明，通直散骑常侍。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年九岁，祖母亡，泣血哀恸，家人异之。少好学，善属文。起家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遭父忧去职。居丧尽礼，每之墓所，哭泣处草为之枯，有白兔驯扰其侧。天监初，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奏之，会云卒，不果。乐安任昉有盛名，为后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相荐达。子野于昉为从中表，独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军安成王参军，俄迁兼廷尉正。时三官通署狱牒，子野尝不在，同僚辄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从坐免职。或劝言诸有司，可得无咎。子野笑而答曰：“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终无恨意。

二年，吴平侯萧景为南兖州刺史，引为冠军录事，府迁职解。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字几原，幼禀至人之行，长厉国士之风。居丧有礼，毁瘠几灭，免忧之外，蔬水不进。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憛憛，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且家传素业，世习儒史，苑囿经籍，游息文艺。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脱置之胶庠，以弘奖后进，庶一夔之辩可寻，三豕之疑无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迈乎有妫，棫朴越于姬氏，苟片善宜录，无论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级。臣历观古今人君，钦贤好善，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缘斯义，轻陈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则贤否之宜，各全其所，讯之物议，谁曰不允。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访之邑里，差非虚谬，不胜慺慺微见，冒昧陈闻。伏愿陛下哀怜悾款，鉴其愚实，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资历非次，弗为通。寻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民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至是，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书诏诰。是时西北徼外有白

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时吴平侯萧劢、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硃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

俄迁中书侍郎，余如故。大通元年，转鸿胪卿，寻领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余年，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俸悉分给之。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子侄祗畏，若奉严君。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先是子野自克死期，不过庚戌岁。是年自省移病，谓同官刘之亨曰：“吾其逝矣。”遗命俭约，务在节制。高祖悼惜，为之流涕。诏曰：“鸿胪卿、领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奄致丧逝，恻怆空怀。可赠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匹，即日举哀。谥曰贞子。”

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顾协，字正礼，吴郡吴人也。晋司空和七世孙。协幼孤，随母养于外氏。外从祖宋右光禄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协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协对曰：“儿正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顾氏兴于此子。”既长，好学，以精力称。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从内弟率尤推重

焉。

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迁安成王国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临川王闻其名，召掌书记，仍侍西豊侯正德读。正德为巴西、梓潼郡，协除所部安都令。未至县，遭母忧。服阕，出补西阳郡丞。还除北中郎行参军，复兼廷尉正。久之，出为庐陵郡丞，未拜。会西豊侯正德为吴郡，除中军参军，领郡五官，迁轻车湘东王参军事，兼记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诏北讨，引为府录事参军，掌书记。

军还，会有诏举士，湘东王表荐协曰："臣闻贡玉之士，归之润山；论珠之人，出于枯岸。是以刍荛之言，择于廊庙者也。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行称乡闾，学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远，安贫守静，奉公抗直，傍阙知己，志不自营，年方六十，室无妻子。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滞，协必苦执贞退，立志难夺，可谓东南之遗宝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贤如渴，爰发明诏，各举所知。臣识非许、郭，虽无知人之鉴，若守固无言，惧贻蔽贤之咎。昔孔愉表韩绩之才，庾亮荐翟汤之德，臣虽未齿二臣，协实无惭两士。"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守鸿胪卿，员外散骑常侍，卿、舍人并如故。大同八年，卒，时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诏曰："员外散骑常侍、鸿胪卿、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廉洁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闼，内外称善。奄然殒丧，恻怛之怀，不能已已。傍无近亲，弥足哀者。大殓既毕，即送其丧柩还乡，并营冢椁，并皆资给，悉使周办。可赠散骑常侍，令便举哀。谥曰温子。"

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恐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及为舍人，同官者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少时将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

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并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

不拘旧体。起家太学博士，迁左卫司马。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后王出镇江州，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又转平西府中记室。王移镇京口，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以母忧去职。王为丹阳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硃异不说，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遂承间白高祖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养。”高祖谓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至郡，为治清静，教民礼义，劝课农桑，期月之中，风俗便改。秩满，还为中庶子，加戎昭将军。

是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侄女也。晋宋已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引《春秋》义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礼官据此，皆云宜依旧贯。太宗以问摛，摛曰：“《仪礼》云‘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娴令，所以停坐三朝，观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近代妇于舅姑，本有戚属，不相瞻看。夫人乃妃侄女，有异他姻，觌见之仪，谓应可略。”太宗从其议。除太子左卫率。

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台城，时太宗居永福省，贼众奔入，举兵上殿，侍卫奔散，莫有存者。摛独嶷然侍立不动，徐谓景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惮摛。太宗嗣位，进授左卫将军，固辞不拜。太宗后被幽闭，摛不获朝谒，因感气疾而卒，年七十八。长子陵，最知名。

鲍泉，字润岳，东海人也。父机，湘东王谘议参军。泉博涉史传，兼有文笔。少事元帝，早见擢任。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东王誉于湘州，泉至长沙，作连城以逼之，誉率众

攻泉，泉据栅坚守，誉不能克。泉因其弊出击之，誉大败，尽俘其众，遂围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数泉罪，遣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泉为都督。僧辩至，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僧辩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鲍郎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因出令示泉，锁之床下。泉曰："稽缓王师，甘罪是分，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愦愦耳。"乃为启谢淹迟之罪。世祖寻复其任，令与僧辩等率舟师东逼邵陵王于郢州。

郢州平，元帝以长子方诸为刺史，泉为长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将宋子仙、任约率精骑袭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唯蒲酒自乐，贼骑至，百姓奔告，方诸与泉方双陆，不信，曰："徐文盛大军在东，贼何由得至？"既而传告者众，始令阖门。贼纵火焚之，莫有抗者，贼骑遂入，城乃陷。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不克，败还，乃杀泉于江夏，沉其尸于黄鹄矶。

初，泉之为南讨都督也，其友人梦泉得罪于世祖，觉而告之。后未旬，果见囚执。顷之，又梦泉著硃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忧，寻得免矣。"因说其梦，泉密记之，俄而复见任，皆如其梦。

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行于世。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阮孝绪常言，仲尼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乎文学。有行者多尚质朴，有文者少蹈规矩，故卫、石靡余论可传，屈、贾无立德之誉。若夫宪章游、夏，祖述回、骞，体兼文行，于裴几原见之矣。

列传第二十五袁昂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陈郡阳夏人。祖询，宋征虏将军、吴郡太守，父抃，冠军将军、雍州刺史，泰始初，举兵奉晋安王子勋，事败诛死。昂时年五岁，乳媪携抱匿于庐山，会赦得出，犹徙晋安。至元徽中听还，时年十五。初，抃败，传首京师，藏于武库，至是始还之。昂号恸呕血，绝而复苏，从兄彖尝抚视抑譬，昂更制服，庐于墓次。后与彖同见从叔司徒粲，粲谓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齐初，起家冠军安成王行参军，迁征虏主簿，太子舍人，王俭镇军府功曹史。俭时为京尹，经于后堂独引见昂，指北堂谓昂曰："卿必居此。"累迁秘书丞，黄门侍郎。昂本名千里，齐永明中，武帝谓之曰："昂昂千里之驹，在卿有之，今改卿名为昂。即千里为字。"出为安南鄱阳王长史、寻阳公相。还为太孙中庶子、卫军武陵王长史。

丁内忧，哀毁过礼。服未除而从兄彖卒。昂幼孤，为彖所养，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者，昂致书以喻之曰："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缌，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倾乾廕，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人，未达硃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每假其谈价，虚其声誉，得及人次，实亦有由。兼开拓房宇，处以华旷，同财共有，恣其取足。尔来三十余年，怜爱之至，无异于己。姊妹孤侄，成就一时，笃念之深，在终弥固，此恩此爱，毕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为诸从，言心即事，实未忍安。昔马棱与弟毅同居，毅亡，棱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丧，亦缘情而致制，虽识不及古，诚怀感慕。常愿千秋之后，从服期齐；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寻惟恸绝，弥剧弥深。今以余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无已之情。虽礼无明据，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问礼所归，谨以谘白。临纸号哽，言不识次。"

服阕，除右军邵陵王长史，俄迁御史中丞。时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多纳赇货，昂依事劾奏，不惮权豪，当时号为正直。出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忧去职。以丧还，江路风浪暴骇，昂乃缚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风止，余船皆没，唯昂所乘船获全，咸谓精诚所致。葬讫，起为建武将军、吴兴太守。

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高祖手书喻曰："夫祸福无门，兴亡有数，天之所弃，人孰能匡？机来不

再，图之宜早。顷藉听道路，承欲狼顾一隅，既未悉雅怀，聊申往意。独夫狂悖，振古未闻，穷凶极虐，岁月滋甚。天未绝齐，圣明启运，兆民有赖，百姓来苏。吾荷任前驱，扫除京邑，方拨乱反正，伐罪吊民，至止以来，前无横阵。今皇威四临，长围已合，遐迩毕集，人神同奋。锐卒万计，铁马千群，以此攻战，何往不克。况建业孤城，人怀离阻，面缚军门，日夕相继，屠溃之期，势不云远。兼荧惑出端门，太白入氐室，天文表于上，人事符于下，不谋同契，实在兹辰。且范岫、申胄，久荐诚款，各率所由，仍为掎角，沈法瑀、孙胤、硃端，已先肃清吴会，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御堂堂之师，根本既倾，枝叶安附？童儿牧竖，咸谓其非，求之明鉴，实所未达。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岂若翻然改图，自招多福，进则远害全身，退则长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详择。若执迷遂往，同恶不悛，大军一临，诛及三族。虽贻后悔，宁复云补？欲布所怀，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诲。承藉以众论，谓仆有勤王之举，兼蒙诮责，独无送款，循复严旨，若临万仞。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见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惟仆一人敢后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无施，直是东国贱男子耳。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军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飡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遂以轻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诚推理鉴，犹惧威临。”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

天监二年，以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昂奉启谢曰：“恩降绝望之辰，庆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拟，抠衣聚足，颠狈不胜。臣遍历三坟，备详六典，巡校赏罚之科，调检生死之律，莫不严五辟于明君之朝，峻三章于圣人之世。是以涂山始会，致防风之诛；酆邑方构，有崇侯之伐。未有缓宪于斫戮之人，赊刑于耐罪之族，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实大，披心沥血，敢乞言之。臣东国贱人，学行何取，既殊鸣雁直木，故无结绶弹冠，徒藉羽仪，易农就仕。往年滥职，守秩东隅，仰属龚行，风驱电掩。当其时也，负鼎图者日至，执玉帛者相望。独在愚臣，顿昏大义，殉鸿毛之轻，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险薄，五湖交通，屡起田儋之变，每惧殷通之祸，空慕君鱼保境，遂失师涓抱器。后至者斩，臣甘斯戮。明刑徇众，谁曰不然。幸约法之弘，承解网之宥，犹当降等薪粲，遂乃顿释钳赭。敛骨吹魂，还编黔庶，濯疵荡秽，入楚游陈，天波既洗，云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难，处死之难。’臣之所荷，旷古不书；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高祖答曰：“朕遗射钩，卿无自外。”俄除给事黄门侍郎。其年迁侍中。明年，出为寻阳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征为吏部尚书，累表陈让，徙为左民尚书，兼右仆射。七年，除国子祭酒，兼仆射如故，领豫州大中正。八年，出为仁威将军、吴郡太守。十一年，入为五兵尚书，复兼右仆射，未拜，有诏即真封。寻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加侍中。十四年，马仙琕破魏军于朐山，诏权假昂节，往劳军。十五年，迁左仆射，寻为尚书令、宣惠将军。普通三年，为中书监、丹阳尹。其年进号中卫将军，复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未拜，又领国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书监，给亲信三十人。寻表解祭酒，进号中抚军大将军，迁司空、侍中、尚书令，亲信、鼓吹并如故。五年，加特进、左光禄大夫，增亲信为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时年八十。诏曰：“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恻怛于怀。公器珝凝素，志诚贞方，端朝燮理，嘉猷载缉。追荣表德，实惟令典。可赠本官，鼓吹一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绢布一百匹，蜡二百斤，即日举哀。”

初，昂临终遗疏，不受赠谥。敕诸子不得言上行状及立志铭，凡有所须，悉皆停省。复曰：“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自念负罪私门，阶荣望绝，保存性命，以为幸甚；不谓叨窃宠灵，一至于此。常欲竭诚酬报，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吾辄启求行，誓之丹款，实非矫言。既庸懦无施，皆不蒙许，虽欲罄命，其议莫从。今日瞑目，毕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结草。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虽是经国恒典，在吾无应致此，脱有赠官，慎勿祗奉。”诸子累表陈奏，诏不许。册谥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风仪，善自居处，以贵公子得当世名誉。顷之，兼吏部郎，以母忧去职。服阕，为邵陵王友、北中郎长史、东阳太守。寻征还都，郡民征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诣阙乞留一年，诏不许，仍除豫章内史，寻转吴郡太守。侯景乱，率数百人随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还郡。

君正当官莅事有名称，而蓄聚财产，服玩靡丽。贼遣于子悦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劝令拒守；吴陆映公等惧贼脱胜，略其资产，乃曰：“贼军甚锐，其锋不可当；今若拒之，恐民心不从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悦。子悦既至，掠夺其财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质，无革岁寒之心。

袁千里命属崩离，身逢厄季，虽独夫丧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无亏忠节，斯亦存夷、叔之风矣。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列传第二十六陈庆之兰钦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幼而随从高祖。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从高祖东下平建鄴，稍为主书，散财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请。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以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俊率诸军应接。还，除宣猛将军、文德主帅，仍率军二千，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遣安豊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众二万来拒，屯据陟□。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筑垒浔梁，观兵近境。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后豫章王弃军奔魏，众皆溃散，诸将莫能制止。庆之乃斩关夜退，军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庆之攻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转东宫直阁，赐爵关中侯。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庆之欲逆战，韦放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与战若捷，不足为功，如其不利，沮我军势，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且闻虏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诸君若疑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与麾下二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据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欲退师。庆之杖节军门曰："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粮仗，其数极多。诸军并无斗心，皆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诏。"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涡阳城主王纬乞降。所余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父。高祖嘉焉，赐庆之手诏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硃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授庆之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发自铤县，进拔荥城，遂至睢阳。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相拒。庆之攻之，自旦至

申，陷其三垒，大千乃降。时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城四面萦水，守备严固。庆之命浮水筑垒，攻陷其城，生擒晖业，获租车七千八百辆。仍趋大梁，望旗归款。颢进庆之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众而西。

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据荥阳拒颢。兵既精强，城又险固，庆之攻未能拔。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硃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骑一万，据虎牢。天穆、吐没儿前后继至，旗鼓相望。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前，须平其城垒，诸君无假狐疑，自贻屠脍。"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骑三千背城逆战，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元天穆、尔硃吐没儿单骑获免。收荥阳储实，牛马谷帛不可胜计。进赴虎牢，尔硃世隆弃城走。魏主元子攸惧，奔并州。其临淮王元彧、安豊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库，备法驾，奉迎颢入洛阳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颢以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魏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众四万，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费穆兵二万，据虎牢，刁宣、刁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皆降款。天穆与十余骑北渡河。高祖复赐手诏称美焉。庆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自发铤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初，元子攸止单骑奔走，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与安豊、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恩，绝宾贡之礼；直以时事未安，且资庆之之力用，外同内异，言多忌刻。庆之心知之，亦密为其计。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虚实，方更连兵，而安不忘危，须预为其策。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颢由是致疑，稍成疏贰。虑庆之密启，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硃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高祖遂诏众军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功

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自古以来，废昏立明，扶危定难，鲜有得终。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庆之不从。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镇。颢心惮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君遽取富贵，不为国计，手敕频仍，恐成仆责。”庆之不敢复言。

魏天柱将军尔硃荣、右仆射尔硃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勒众号百万，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时有刘助者，善天文，乃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颍，遇贼被擒，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出为持节、都督缘淮诸军事、奋武将军、北兖州刺史。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僧强颇知幻术，更相扇惑，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使庆之讨焉。车驾幸白下，临饯谓庆之曰：“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庆之受命而行。曾未浃辰，斩伯龙、僧强，传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高祖每嘉劳之。又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将侯景率众七万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没，景仍进军淮上，贻庆之书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卫夏侯夔等赴援，军至黎浆，庆之已击破景。时大寒雪，景弃辎重走，庆之收之以归。进号仁威将军。是岁，豫州饥，庆之开仓赈给，多所全济。州民李升等八百人表请树碑颂德，诏许焉。五年十月，卒，时年五十六。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鼓吹一部。谥曰武。敕义兴郡发五百丁会丧。

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

军士，能得其死力。长子昭嗣。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岁能骑射。十二随父入洛，于路遇疾，还京师。诣鸿胪卿硃异，异访北间形势，昕聚土画地，指麾分别，异甚奇之。大同四年，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帅、右卫仗主，敕遣助防义阳。魏豫州刺史尧雄，北间骁将，兄子宝乐，特为敢勇。庆之围悬瓠，雄来赴其难，宝乐求单骑校战，昕跃马直趣宝乐，雄即散溃，仍陷溱城。六年，除威远将军、小岘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贼王勤宗起于巴山郡，以昕为宣猛将军，假节讨焉。勤宗平，除阴陵戍主、北谯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骠骑外兵，俄为临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围历阳，敕召昕还，昕启云："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虑不济。"乃板昕为云骑将军，代质，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领游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为景所擒。景见昕殷勤，因留极饮，曰："我至此得卿，余人无能为也。"令昕收集部曲，将用之，昕誓而不许。景使其仪同范桃棒严禁之，昕因说桃棒令率所领归降，袭杀王伟、宋子仙为信。桃棒许之，遂盟约，射启城中，遣昕夜缒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迟疑累日不决，外事发泄，昕弗之知，犹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书城中，云"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随之。昕既不肯为书，期以必死，遂为景所害，时年三十三。

兰钦，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云，天监中，军功官至云麾将军，冀州刺史。钦幼而果决，箏捷过人。随父北征，授东宫直阁。大通元年，攻魏萧城，拔之。仍破彭城别将郊仲，进攻拟山城，破其大都督刘属众二十万。进攻笼城，获马千余匹。又破其大将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别将范思念、郑承宗等。仍攻厥固、张龙、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将杨目遣子孝邕率轻兵来援，钦逆击走之。又破谯州刺史刘海游，还拔厥固，收其家口。杨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别将曹龙牙数万众来援，钦与战，于阵斩龙牙，传首京师。

又假钦节，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阳山、始兴叛蛮，至即平破之。封安怀县男，邑五百户。又破天漆蛮帅晚时得。会衡州刺史元庆和为桂阳人严容所围，遣使告急，钦往应援，破容罗溪，于是长乐诸洞一时平荡。又密敕钦向魏兴，经南郑，属魏将托跋胜寇襄阳，仍敕赴援。除持节、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诸军事、光烈将军、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户，进爵为侯。破通生，擒行台元子礼、大将薛俊、张菩萨，魏梁州刺史元罗遂降，梁、汉底定。进号智武将军，增封二千户。俄改授持节、都督衡、桂二州诸军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职，魏遣都督董绍、张献攻围南郑，梁州刺史杜怀瑶请救。钦率所

领援之，大破绍、献于高桥城，斩首三千余，绍、献奔退，追入斜谷，斩获略尽。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请结邻好。诏加散骑常侍，进号仁威将军，增封五百户，仍令述职。

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至衡州，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增邑五百户。在州有惠政，吏民诣阙请立碑颂德，诏许焉。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寻改授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药于食，钦中毒而卒，时年四十二。诏赠侍中、中卫将军，鼓吹一部。

子夏礼，侯景至历阳，率其部曲邀击景，兵败死之。

史臣曰：陈庆之、兰钦俱有将略，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庆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预旧恩，加之谨肃，蝉冕组珮，亦一世之荣矣。

列传第二十七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 ，宋司徒左长史。

僧孺年五岁，读《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仕齐，起家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郡功曹，使僧孺撰《东宫新记》。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又兼太学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亦游焉。文惠太子闻其名，召入东宫，直崇明殿。欲拟为宫僚，文惠薨，不果。时王晏子德元出为晋安郡，以僧孺补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诏举士，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荐秘书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约，思致悟敏，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至乃照萤映雪，编蒲缉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遗仪，南宫故事，画地成图，抵掌可述；岂直鼷鼠有必对之辩，竹书无落简之谬，访对不休，质疑斯在。"除尚书仪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出为钱唐令。

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学友会，及是将之县，昉赠诗，其略曰："惟子见知，惟余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灯，惜余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视事期月，有诏征还，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既至，拜中书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迁尚书左丞，领著作如故。俄除游击将军，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寻以公事降为云骑将军，兼职如故，顷之即真。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迁少

府卿，出监吴郡。还除尚书吏部郎，参大选，请谒不行。

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行府、州、国事。王典签汤道愍昵于王，用事府内，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谤讼僧孺，逮诣南司。奉笺辞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贻疵辱，方致徽绳，解箓收簪，且归初服。窃以董生伟器，止相骄王；贾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谬仰清尘，假翼西雍，窃步东阁，多惭袨服，取乱长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长阶如画，独在僚端。借其从容之词，假以宽和之色，恩礼远过申、白，荣望多厕应、徐。厚德难逢，小人易说。方谓离肠陨首，不足以报一言；露胆披诚，何能以酬屡顾。宁谓罻罗裁举，微禽先落；阊阖始吹，细草仍坠。一辞九畹，方去五云。纵天网是漏，圣恩可恃，亦复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当横潭乱海，就鱼鳖而为群；披榛扪树，从虺蛇而相伍。岂复仰听金声，式瞻玉色。顾步高轩，悲如霰委；踟蹰下席，泪若绠縻。"

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于炯，以见其意。曰：

近别之后，将隔暄寒，思子为劳，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适越，犹怀怅恨，且或吟谣；况歧路之日，将离严网，辞无可怜，罪有不测。盖画地刻木，昔人所恶，丛棘既累，于何可闻，所以握手恋恋，离别珍重。弟爱同邹季，淫淫承睫，吾犹复抗手分背，羞学妇人。素钟肇节，金飚戒序，起居无恙，动静履宜。子云笔札，元瑜书记，信用既然，可乐为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

吾无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癫眩屡动，消渴频增。委化任期，故不复呼医饮药。但恨一旦离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郁结而无谁告。丁年蓄积，与此销亡，徒窃高价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无所报，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抚膺，泣尽而继之以血。

顾惟不肖，文质无所底，盖困于衣食，迫于饥寒，依隐易农，所志不过钟庾。久为尺板斗食之吏，以从皁衣黑绶之役，非有奇才绝学，雄略高谟，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动一议可以固邦兴国。全璧归赵，飞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脑日逐，髓月支，拥十万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将能执圭裂壤，功勒景钟，锦绣为衣，硃丹被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虫篆末艺，含吐缃缥之上，翩跹樽俎之侧，委曲同之针缕，繁碎譬之米盐，孰致显荣，何能至到。加性疏涩，拙于进取，未尝去来许、史，遨游梁、窦，俯首胁肩，先意承

旨。是以三叶靡遘，不与运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旧布新，清晷方旦，抱乐衔图，讼讴有主，而犹限一吏于岑石，隔千里于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预衣裳之会，提戈后劲，厕龙豹之谋。及其投劾归来，恩均旧隶，升文石，登玉陛，一见而降颜色，再睹而接话言，非藉左右之容，无劳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笥饵卮酒之早识，一旦陪武帐，仰文陛，备聃、佚之柱下，充严、硃之席上，入班九棘，出专千里，据操撮之雄官，参人伦之显职，虽古之爵人不次，取士无名，未有蹑影追风，奔骤之若此者也。

盖基薄墙高，途遥力踬，倾蹶必然，颠匐可俟。竟以福过灾生，人指鬼瞰，将均宥器，有验倾卮，是以不能早从曲影，遂乃取疑邪径。故司隶懔懔，思得应弦，譬县厨之兽，如离缴之鸟，将充庖鼎，以饵鹰鹯。虽事异钻皮，文非刺骨，犹复因兹舌杪，成此笔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论输左校，变为丹赭，充彼舂薪。幸圣主留善贷之德，纡好生之施，解网祝禽，下车泣罪，愍兹■诟，怜其觳觫，加肉朽胔，布叶枯株，辍薪止火，得不销烂。所谓还魂斗极，追气泰山，止复除名为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后，人君之赐焉。木石感阴阳，犬马识厚薄，员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窃自有悲者，盖士无贤不肖，在朝见嫉；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家贫，无苞苴可以事朋类，恶其乡原，耻彼戚施，何以从人，何以徇物？外无奔走之友，内乏强近之亲。是以构市之徒，随相媒蘖。及一朝捐弃，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

盖先贵后贱，古富今贫，季伦所以发此哀音，雍门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严秋杀气，具物多悲，长夜展转，百忧俱至。况复霜销草色，风摇树影。寒虫夕叫，合轻重而同悲；秋叶晚伤，杂黄紫而俱坠。蜘蛛络幕，熠耀争飞，故无车辙马声，何闻鸣鸡吠犬。俯眉事妻子，举手谢宾游。方与飞走为邻，永用蓬蒿自没。忾其长息，忽不觉生之为重。素无一廛之田，而有数口之累。岂曰匏而不食，方当长为佣保，糊口寄身，溘死沟渠，以实蝼蚁。悲夫！岂复得与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欢，履足差肩，摛绮縠之清文，谈希微之道德。唯吴冯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赁，怜此行乞耳。傥不以垢累，时存寸札，则虽先犬马，犹松乔焉。去矣何生，高树芳烈。裁书代面，笔泪俱下。

久之，起为安西安成王参军，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北中郎南康王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普通三年，卒，时年五十八。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

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内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

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齐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举秀才，除太子舍人。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与昉友善。迁尚书殿中郎。出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马。高祖霸府建，引为相国主簿。天监初，临川王已下并置友、学。以率为鄱阳王友，迁司徒谢朏掾，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

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曰：

臣闻"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故《礼》称骊驪，《诗》诵骝骆。先景遗风之美，世所得闻；吐图腾光之异，有时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区夏，广运自中，员照无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贽，风被之域，越险效珍，軨服乌号之骏，篸騄豢龙之名。而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曰：

维梁受命四载，元符既臻，协律之事具举，胶庠之教必陈，檀舆之用已偃，玉辂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图以大观。庆惟道而必先，灵匪圣其谁赞。见河龙之瑞唐，瞩天马之祯汉。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条而共贯。询国美于斯今，迈皇王于曩昔。散大明以烛幽，扬义声而远斥。固施之于不穷，谅无所乎朝夕。并承流以请吏，咸向风而率职。纳奇贡于绝区，致龙媒于殊域。伊况古而赤文，爰在兹而硃翼。既效德于炎运，亦表祥于尚色。资皎月而载生，祖河房而挺授。种北唐之绝类，嗣西宛之鸿胄。禀妙足而逸伦，有殊姿而特茂。善环旋于荠夏，知蹈飙于金奏。超六种于周闲，逾八品于汉厩。伊自然之有质，宁改观于

肥瘦。岂徒服阜而养安，与进驾以驰骤。尔其挟尺县凿之辨，附蝉伏兔之别，十形五观之姿，三毛八肉之势，臣何得而称焉，固已详于前制。

徒观其神爽，视其豪异，轶跨野而忽逾轮，齐秀麒而并末驷。贬代盘而陋小华，越定单而少天骥。信无等于漏面，孰有取于决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游，逾禹、益之所未至。将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辔。若迹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润色于前古，邈深文而储思。

既而机事多暇，青春未移。时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镐饮之故实，陈洛宴之旧仪。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国良于民俊，列树茂于皇枝。纷高冠以连衽，锵鸣玉而肩随。清辇道于上林，肃华台之金座。望发色于绿苞，伫流芬于紫裹。听磬寔之毕举，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阕，及九变之已成。均仪禽于唐序，同舞兽于虞庭。怀夏后之九代，想陈王之紫骅。乃命涓人，效良骏，经周卫，入钩陈。言右牵之已来，宁执朴而后进。既倾首于律同，又蹀足于鼓振。擢龙首，回鹿躯，睨两镜，蹙双凫。既就场而雅拜，时赴曲而徐趋。敏躁中于促节，捷繁外于惊桴。骐行骥动，虎发龙骧；雀跃燕集，鹄引凫翔。妍七盘之绰约，陵九剑之抑扬。岂借仪于褕袂，宁假器于髦皇。婉脊投颂，俯膺合雅。露沫歕红，沾汗流赭。乃却走于集灵，驯惠养于豊夏。郁风雷之壮心，思展足于南野。

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业，搢绅群后，诚希末光，天子深穆为度，未之访也。何则？进让殊事，岂非帝者之弥文哉。今四卫外封，五岳内郡，宜弘下禅之规，增上封之训，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运。将绝尘而弭辙，类飞鸟与駏驴。总三才而驱骛，按五御而超摅。翳卿云于华盖，翼条风于属车。无逸御于玉轸，不泛驾于金舆。饰中岳之绝轨，营奉高之旧墟。训厚况于人神，弘施育于黎献。垂景炎于长世，集繁祉于斯万，在庸臣之方刚，有从军之大愿。必自兹而展采，将同畀于庖煇。悼长卿之遗书，悯周南之留恨。

时与到洽、周兴嗣同奉诏为赋，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

其年，父忧去职。其父侍妓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娉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乃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焉。

服阕后，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预长名问讯，不限日。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八年，晋安王戍

石头，以率为云麾中记室。王迁南兖州，转宣毅谘议参军，并兼记室。王还都，率除中书侍郎。十三年，王为荆州，复以率为宣惠谘议，领江陵令。王为江州，以谘议领记室，出监豫章、临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礼甚笃。还除太子仆，累迁招远将军、司徒右长史、扬州别驾。

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高祖览牒问之，并无对，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悦。俄迁太子家令，与中庶子陆倕、仆射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迁黄门侍郎。出为新安太守，秩满还都，未至，丁所生母忧。大通元年，服未阕，卒，时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赠赙，与晋安王纲令曰：“近张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属有今信，乃复及之。”

率嗜酒，事事宽恕，于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既至，遂耗太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少好属文，而《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文者，并补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长公嗣。

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绘，齐世掌诏诰。孝绰年未志学，绘常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范云年长绘十余岁，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及云遇孝绰，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天监初，起家著作佐郎，为《归沐诗》以赠任昉，昉报章曰：“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其为名流所重如此。

迁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奉启陈谢，手敕答曰：“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顷之即真。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

寻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随府之镇。寻补太子洗马，迁尚书金部侍郎，复为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出为上虞令，迁除秘书丞。高祖谓舍人周舍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

以孝绰居此职。公事免。寻复除秘书丞，出为镇南安成王谘议，入以事免。起为安西记室，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迁太府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廷尉卿，顷之即真。

初，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及孝绰为廷尉卿，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高祖为隐其恶，改"妹"为"姝"。坐免官。孝绰诸弟，时随籓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也。

时世祖出为荆州，至镇，与孝绰书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由斯而作，想摛属之兴，益当不少。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何其盛也。近在道务闲，微得点翰，虽无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已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于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于从事。方且褰帷自厉，求瘼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于心乎爱矣，未尝有歇，思乐惠音，清风靡闻。譬夫梦想温玉，饥渴明珠，虽愧卞、随，犹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无由赏悉，遣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札。"孝绰答曰："伏承自辞皇邑，爰至荆台，未劳刺举，且摛高丽。近虽预观尺锦，而不睹全玉。昔临淄词赋，悉与杨修，未殚宝笥，顾惭先哲。渚宫旧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荐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怀之道，兼而有之。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扫穷闱，比杨伦之不出，譬张挚之杜门。昔赵卿穷愁，肆言得失；汉臣郁志，广叙盛衰。彼此一时，拟非其匹。窃以文豹何辜，以文为罪。由此而谈，又何容易。故韬翰吮墨，多历寒暑，既阙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无以自同献笑，少酬褒诱。且才乖体物，不拟作于玄根；事殊宿诺，宁贻惧于硃亥。顾己反躬，载怀累息。但瞻言汉广，邈若天涯，区区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问相寻，食椹怀音，矧伊人矣。"

孝绰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引与焉。及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即日有敕，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启谢曰："臣不能衔珠避颠，倾柯卫足，以兹疏幸，与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隶之官，交构

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狱书每御，辄鉴蒋济之冤；炙发见明，非关陈正之辩。遂漏斯密网，免彼严棘，得使还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岂侔其施。臣诚无识，孰不戴天。疏远亩陇，绝望高阙，而降其接引，优以旨喻，于臣微物，足为荣陨。况刚条落叶，忽沾云露；周行所置，复齿盛流。但雕朽朽粪，徒成延奖；捕影系风，终无效答。”又启谢东宫曰：“臣闻之，先圣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岂非孤特则积毁所归，比周则积誉斯信？知好恶之间，必待明鉴。故晏婴再为阿宰，而前毁后誉。后誉出于阿意，前毁由于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贸其甘酸；一手所摇，嘉树变其生死。又邹阳有言，士无贤愚，入朝见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灵均，绛侯之排贾生，平津之陷主父，自兹厥后，其徒实繁。曲笔短辞，不暇殚述，寸管所窥，常由切齿。殿下诲道观书，俯同好学，前载枉直，备该神览。臣昔因立侍，亲承绪言，飘风贝锦，譬彼谗慝，圣旨殷勤，深以为叹。臣资愚履直，不能杜渐防微，曾未几何，逢訧罹难。虽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严文峻法，肆奸其必奏。不顾卖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运超己之光，昭陵阳之虐，舞文虚谤，不取信于宸明，在缧婴纆，幸得蠲于庸暗。裁下免黜之书，仍颁朝会之旨。小人未识通方，絷马悬车，息绝朝觐。方愿灭影销声，遂移林谷。不悟天听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违见疵，复使引籍云陛。降宽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载，所蒙已厚；况乃恩等特召，荣同起家，望古自惟，弥觉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轮轨，相彼工言，构兹媒諓。且款冬而生，已凋柯叶，空延德泽，无谢阳春。”

后为太子仆，母忧去职。服阕，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顷之，迁秘书监。大同五年，卒官，时年五十九。

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

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忄妻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

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历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记室参军。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

起家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迁太子舍人，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约于郊居宅造阁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于壁，皆直写文词，不加篇题。约谓人云：“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坎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筠又尝为诗呈约，即报书云：“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孔翠群翔，岂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伫新奇，烂然总至，权舆已尽。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思力所该，一至乎此，叹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时幼壮，颇爱斯文，含咀之间，倏焉疲暮。不及后进，诚非一人，擅美推能，实归吾子。迟比闲日，清觏乃申。”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约常从容启高祖曰：“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

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出为丹阳尹丞、北中郎谘议参军，迁中书郎。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俄兼宁远湘东王长史，行府、国、郡事。除太子家令，复掌管记。

普通元年，以母忧去职。筠有孝性，毁瘠过礼，服阕后，疾废久之。六年，除尚书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又改领步兵。中

大通二年，迁司徒左长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为哀策文，复见嗟赏。寻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在郡被讼，不调累年。大同初，起为云麾豫章王长史，迁秘书监。五年，除太府卿。明年，迁度支尚书。中大同元年，出为明威将军、永嘉太守，以疾固辞，徙为光禄大夫，俄迁云骑将军、司徒左长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时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为太子詹事。筠旧宅先为贼所焚，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夜忽有盗攻之，惊惧坠井卒，时年六十九。家人十余人同遇害。

筠状貌寝小，长不满六尺。性弘厚，不以艺能高人，而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当世。其自序曰："余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又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

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学，刘孝绰之词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极贵，何难哉！而孝绰不拘言行，自踬身名，徒郁抑当年，非不遇也。

列传第二十八张缅弟缵绾

张缅，字元长，车骑将军弘策子也。年数岁，外祖中山刘仲德异之，尝曰：“此儿非常器　，为张氏宝也。”齐永元末，义师起，弘策从高祖入伐，留缅襄阳，年始十岁，每闻军有胜负，忧喜形于颜色。天监元年，弘策任卫尉卿，为妖贼所害，缅痛父之酷，丧过于礼，高祖遣戒喻之。服阕，袭洮阳县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闲吏事，乃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见其断决允愜，甚称赏之。还除太子舍人、云麾外兵参军。缅少勤学，自课读书，手不辍卷，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殿中郎缺，高祖谓徐勉曰：“此曹旧用文学，且居鹓行之首，宜详择其人。”勉举缅充选。顷之，出为武陵太守，还拜太子洗马，中舍人。缅母刘氏，以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缅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还都，并供其母赈赡亲属，虽累载所畜，一朝随尽，缅私室常阒然如贫素者。累迁北中郎谘议参军、宁远长史。出为豫章内史。缅为政任恩惠，不设钩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数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征为司徒左长史，以疾不拜，改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俄迁御史中丞，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左降黄门郎，兼领先职，俄复为真。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中太通三年，迁侍中，未拜，卒，时年四十二。诏赠侍中，加贞威将军，侯如故。赙钱五万，布五十匹。高祖举哀。昭明太子亦往临哭，与缅弟缵书曰：“贤兄学业该通，莅事明敏，虽倚相之读坟典，郄縠之敦《诗》《书》，惟今望古，蔑以斯过。自列宫朝，二纪将及，义惟僚属，情实亲友。文筵讲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兹胜赏，共此言寄。如何长谢，奄然不追！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摧苗落颖，弥可伤惋。念天伦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巉笔无次。”

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傅嗣。

缵字伯绪，缅第三弟也，出后从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亭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身长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高祖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后八叶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缵好

学，兄缅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

缵与琅邪王锡齐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刘善明诣京师请和，求识缵。缵时年二十三，善明见而嗟服。累迁太尉谘议参军，尚书吏部郎，俄为长史兼侍中，时人以为早达。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旷达，自云"年出三十，不复诣人。"初未与缵遇，便虚相推重，因为忘年之交。

大通元年，出为宁远华容公长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国事。二年，仍迁华容公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加贞威将军，行府州事。三年，入为度支尚书，母忧去职。服阕，出为吴兴太守。缵治郡，省烦苛，务清静，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征为吏部尚书。缵居选，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人士翕然称之。

五年，高祖手诏曰："缵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以后，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初，缵与参掌何敬容意趣不协，敬容居权轴，宾客辐凑，有过诣缵者，辄距不前，曰："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及是迁，为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论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浅清浊，岂有能预。加以矫心饰貌，酷非所闲，不喜俗人，与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缵在职，议南郊御乘素辇，适古今之衷；又议印绶官备朝服，宜并著绶，时并施行。

九年，迁宣惠将军、丹阳尹，未拜，改为使持节、都督湘、桂、东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述职经途，乃作《南征赋》。其词曰：

岁次娵訾，月惟中吕，余谒帝于承明，将述职于南楚。忽中川而反顾，怀旧乡而延伫；路漫漫以无端，情容容而莫与。乃弭节叹曰：人之寓于宇宙也，何异夫栖蜗之争战，附蚋之游禽。而盈虚倚伏，俯仰浮沉，矜荣华于尺影，总万虑于寸阴。彼忘机于粹日，乃圣达之明箴。妙品物于贞观，曾何足而系心。抚余躬之末迹，属兴王之盛世；蒙三栾之休宠，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阁，典校文乎六艺。振长缨于承华，眷储皇之上睿。居衔觞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济。彼华坊与禁苑，常宵盘而昼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尘之未逝。经二纪以及兹，悲明离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实有志于栖息。惭灭没之千里，谢韩哀于八极。如蓑裘之代用，譬轮辕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规，谅无取于陈力。逢濯缨之

嘉运，遇井汲之明时。怀君恩而未答，顾灵琐而依迟。总端揆以居副，长庶僚而称师。犹深泉之短绠，若高墉而无基。伊吾人之罪薄，岂斯满之能持。奉皇命以奏举，方驱传于衡疑。遵夕宿以言迈，戒晨装而永辞。行摇摇于南逝，心眷眷而西悲。

尔乃横济牵牛，傍瞻雉库；前观隐脉，却视云布。追晋氏之启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于茂草，沾两京于朝露。故黄旗紫盖，运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归命之衔璧，爰献玺于武王；启中兴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观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纪；草创江南，缔构基址。岂徒能布其德，主晋有祀，《云汉》作诗，《斯干》见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历年所，二百余载。割疆埸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翘明德其是赉。次临沧之层巘，寻叔宝之旧埏；蕴珠玉之余润，昭罗绮之遗妍。怀若人之远理，岂喜愠其能迁。虽魂埋于百世，犹映澈于九泉。经法王之梵宇，睹因时之或跃；从四海之宅心，故取乱而诛虐。在苍精之将季，剪洪柯以销落；既观蝎而逞刑，又施兽而为谑。候高燧以巧笑，俟长星而欢噱。何惔惔之黔首，思假命其无托。信人欲而天从，爰物睹而圣作。

我皇帝膺箓受图，聪明神武，乘衅而运，席卷三楚。师克在和，仁义必取；形犹积决，应若飚举。于是殪桑林之封豨，缴青丘之大风，戢干戈以耀德，肆《时夏》而成功。放流声于郑、卫，屏艳质于倾宫；配轩皇以迈迹，岂商、周之比隆。化致长平，于兹四纪；六夷膜拜，八蛮同轨。教穆于上庠，冤申于大理；显三光之照烛，降五灵之休祉。谅殊功于百王，固无得而称矣。

溯金牛之迅渚，睹灵山之雄壮，实江南之丘墟，平云霄而竦状。标素岭乎青壁，葺赪文于翠嶂；跳巨石以惊湍，批冲岩而骇浪。铲千寻之峭岸，巘万流之大壑；隐日月以蔽亏，抟风烟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腾光而倏烁；积霜霰之往还，鼓波涛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险，上岑崟而将落；闻知命之是虞，故违风而靡托。讯会骸之诡状，云怒特之来奔。及渔人之垂饵，沉潜锁于洪源。鉴幽涂于忠武，驰四马之高轩。不语神以征怪，情存之而勿论。晒姑孰之旧朔，访遗迹兮宣武；挟仲谋之雄气，朝委裘而作辅。历祖宗之明君，犹负芒于盛主；势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虽明允之笃诚，在伊、稷而未举；矧有功而无志，岂季叶其能处。惧贻笑于文、景，忧象贤之覆餗；虽苞蘖以代兴，终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赢储，尚邀之而俟福；况神明之大宝，乃暗干于天禄。造扃键之候司，发传书于关尉；据蒐辕乎伊洛，守衡津于河渭。无矫且以招宾，阙捐繻而待贵。宾祗敬于王典，怀鞠躬而屏气。惟函谷之襟

带，疑武库之精兵。采风谣于往昔，闻乳虎于宁成。在当今而简易，止讥鉴其奸情；陋文仲之废职，鄙耏门之食征。

于是近睇赭岑，遥瞻鹊岸，岛屿苍茫，风云萧散。属时雨之新晴，观百川之浩洭；水泓澄以暗夕，山参差而辨旦。忽临睨于故乡，眇江天其无畔；逆洄流而右阻，遵长薄而左贯。独向风以舒情，搴芳洲其谁玩。息铜山而系缆，访叔文之灵宇；得旧名而犹存，皆攒芜而积楚。想夫君之令问，实有声于前古；拯巴汉之废业，爰配名于邹鲁。辨山精以息讼，对祠星而寤主。每抚事以怀人，非末学其能睹。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于媵姬；嗟吴人之重辟，忧峻网于将贻。彼沈瓜而显义，指沧波而为期；此浮履以明节，赴丹沄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实忄妻怅于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郸之妙词。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门之守志；当晋师之席卷，岂籓篱而不庇。携老弱于穷城，犹区区乎一篑。虽挈瓶之小善，实君子之所识。……是谓事人之礼。

入雷池之长浦，想恭、岱之芳尘；临鱼官以辍膳，践寒蒲之抽筠。又有生为令德，没为明神。或捐家事主，携手拜亲；或正身殉义，哀感市人。所以家称纯孝，国号能臣。扬清徽于上列，并异世而为邻。发晓渚而溯风，苦神吴之难习。岸曜舟而不进，水腾沙以惊急。天曀曀其垂阴，雨霏霏而来集；愍征夫之劳瘁，每搴帷而伫立。由江沲之派别，望彭汇之通津，涂未中乎及绛，日已盈于浃旬。

于是千流共归，万岭分状；倒影悬高，浮天泻壮。清江洗涤，平湖夷畅；翻光转彩，出没摇漾。岷山、嶓冢，悠远寂寥；青湓、赤岸，控汐引潮。望归云之蓊蓊，扬清风之飘飘；界飞流于翠薄，耿长虹于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层潭水府，游泳之所往还，喧鸣之所攒聚。群飞沙涨，掩薄草渚；奇甲异鳞，雕文綷羽。听寡鹤之偏鸣，闻孤鸿之慕侣；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忄妻楚。美中流之冲要，因习坎以守固。既固之而设险，又居之而务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华墨。莫不内清奸宄，外弭苛慝，篱屏京师，事有均于齐德也。

眄匡岭以踌躇，想霞裳于云仞；流□亘娥之逸响，发王子之清韵。若夜光而可投，岂荣华之难摈。羡还丹其何术，伫一丸于来信。径遵途乎鄂渚，迹孙氏之霸基；陈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锐师。在贤才之必用，宁推诚而忍欺；图富强以法立，属贞臣而日嬉。识徐基于江畔，云钓台之旧址；方战国之多虞，犹从容而宴喜。钦辅吴之忠谅，叹仲谋之虚己；处君臣而并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诚一代之伟人；祢观书以心服，玉比德而誉均。遘时雄之应运，方协义以经纶；名既逼而

愈赏，言虽闻而弥亲。惜勤王于延献，俾汉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与，悲盛业之未申。泛芦洲以延伫，闻伍员之所济；出怀珠而免仇，归投金以答惠。彼无求于万钟，唯长歌而鼓□世；慨斯诚之未感，乃沈躯以明誓。空负恨其何追，徒临飡而先祭；及旋师于郑国，美邀福于来裔。入郢都而抵掌，壮天险之难窥；允分荆之胜略，成百代之良规。贾生方于指大，应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闻古今之通制，历盛衰而不移，可不谓然与，美经国之远体也。

酌忠言于城郢，播终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阅，顾社稷而怀忧。服庄王之高义，乃征名于夏州；耻蹊田之过罚，纳申叔之嘉谋。观巫臣之献箴，鉴《周书》以明喻；何自谋其多僻，要桑中而远赴。若葆申之诛丹，实匡君以成务；在两臣而优劣，居二主其并裕。临赤崖而慷忾，榷雄图于魏武；乘战胜以长驱，志吞吴而并楚。总八州之毅卒，期姑苏而振旅；时有便乎建瓴，事无留于萧斧。霸孙赫其霆奋，杖迈俗之英辅；裂宇宙而三分，诚决机乎一举。嗟玄德之矫矫，思兴复于旧京；招卧龙于当世，配管仲而称英。收散亡之余弱，结与国而连横，延五纪乎岷汉，绍四百于炎精。望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敞恍，沉轻舟而不系，何灵胥之浩荡。眺君、褊之双峰，徒临风以增想；偿瑶觞而一酌，驾彩蜺而独往。

尔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潇、湘。澎々长迈，漫漫回翔；荡云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屿，万顷澄澈；绮兰从风，素沙被雪。杂云霞以舒卷，间河洲而断绝；回晓仄于中川，起长飚而半灭。税遗构之旧浦，瞻汨罗以陨泗；岂怀宝而迷邦，犹殷勤而一致。蕴芳华以襞积，非党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辞，兼《国风》之美志。譬弹冠而振衣，犹自别于泥滓；且杀身以成义，宁露才而扬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兰之妒美；有骅骝而不驭，焉遑遑于千里。既践境以思人，弥流连其无已。修行潦之薄荐，敢凭诚于沼沚。谒黄陵而展敬，奠瑶席乎川湄。具兰香以膏沐，怀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龙于九疑。腾河灵之水驾，下太一之灵旗。抚安歌以会僩，疏缓节而依迟。日徘徊以将暮，情眇默而无辞。愠秦皇之巡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无亲，勤望祀以祈福。将人怨而神怒，故飞川而荡谷；推冥理以归愆，遂刊山而赭木。

于是下车入部，班条理务，砥课庸薄，夕惕兢惧。存问长老，隐恤氓庶，奉宣皇恩，宽徭省赋。远哉盛乎，斯邦之旧也。有虞巡方以托终，夏后开图而疏决，太伯让嗣以来游，□臣祈仙而齐洁。固是明王之尘轨，圣贤之踪辙也。若夫屈平《怀沙》之赋，贾子游湘之篇，史迁摛文

以投吊，扬雄《反骚》而沉川。其风谣雅什，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亦有仲宁、咸德，仍世相继，父子三台，缁衣改敝。古初抱于烈火，刘先高而忤世，蒋公琰之弘通，桓柏绪之匡济，邓兖时之绝述，谷思恭之藻丽，实川岳之精灵，常间出而无替也。至于殊庭之客，帝乡之贤，神奔鬼化，吐吸云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苏生骑龙而出入，处静驾鹿以周旋。配北烛之神女，偶南荣之偓佺。时仿佛其遥见，亦往往而有焉。

尔乃历省府庭，周行街术，山川远览，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献青阳而背质，邹生所谓还舟，楚王于焉乘驵。巡高山之累仞，褒吴文之为宰；彼非刘而八王，皆国亡而身醢。在长沙而著令，经五叶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谦，胜一时之经始。寻太傅之故宅，今筑室以安禅；邑无改于旧井，尚开流而冽泉。怀伊、管之政术，遇庸臣而见迁；终被知于时主，嗟汉宗之得贤。受齐君之远托，岂理谢而生全；哀怀王之不秀，遂抱恨而伤年。修定祀于北郭，对林野而幽蔼；庶无吐于馨香，祀琼茅而沃酹。景十三以启国，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实斯籓而是赖。顾四阜之纡余，乍升高以游目；审山川之面带，将取名于衡麓。下弥漫以爽垲，上钦亏而重复；风瑟瑟以鸣松，水琤琤而响谷。低四照于若华，竦千寻于建木。冀嚣尘之可屏，登岩阿而寤宿。舍域中之常恋，慕游仙之灵族。是时凉风暮节，万实西成，华池迥远，飞阁凄明。嘉南州之炎德，爱兰蕙之秋荣。下名柑于曲榭，采芳菊于高城。树罗轩而并列，竹被岭而丛生。玩栖禽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乡而远客，寄览物而娱情。惟传车之所骛，实鹰扬其是掌，或解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赏。遵圣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润于九里，泽自家而刑国。阙小道之可观，宁畏涂其易克；眄高衢而愿骋，忧取累于长纆。闻困石之非据，承炯戒乎明则；愧寿陵之余子，学邯郸而匍匐也。

缵至州，停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益阳县人作田二顷，皆异亩同颖。缵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

太清二年，征为领军，俄改授使持节、都督雍、梁、北秦、东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北将军、宁蛮校尉。缵初闻邵陵王纶当代己为湘州，其后定用河东王誉，缵素轻少王，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及至州，遂托疾不见缵，仍检括州府庶事，留缵不遣。会闻侯景寇京师，誉饰装当下援，时荆州刺史湘东王赴援，军次郢州武城，缵驰信报曰："河东已竖樯上水，将袭荆州。"王信之，便回军镇，

荆、湘因构嫌隙。寻弃其部伍，单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责让誉，索缵部下。既至，仍遣缵向襄阳，前刺史岳阳王察推迁未去镇，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会闻贼陷京师，察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绐缵曰："观岳阳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义众，远近必当投集，又帅部下继至，以此义举，无往不克。"缵信之，与结盟约，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察，仍遣岸帅军追缵。缵众望岸军大喜，谓是赴期，既至，即执缵并其众，并俘送之。始被囚絷，寻又逼缵剃发为道人。其年，察举兵袭江陵，常载缵随后。及军退败，行至漣水南，防守缵者虑追兵至，遂害之，弃尸而去，时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赠缵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简宪公。

缵有识鉴，自见元帝，便推诚委结。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其《序》曰："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缵著《鸿宝》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次子希，字子颜，早知名，选尚太宗第九女海盐公主。承圣初，官至黄门侍郎。

绾字孝卿，缵第四弟也。初为国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长兼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累迁中书郎，国子博士。出为北中郎长史、兰陵太守，还除员外散骑常侍。时丹阳尹西昌侯萧渊藻以久疾未拜，敕绾权知尹事，迁中军宣城王长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书舍人绚宣旨曰："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用人本不限升降。晋宋之世，周闵、蔡廓并以侍中为之，卿勿疑是左迁也。"时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时绾兄缵为仆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导驺，分趋两陛，前代未有也，时人荣之。岁余，出为豫章内史。绾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

八年，安成人刘敬宫挟祆道，遂聚党攻郡，内史萧悦弃城走。贼转寇南康、庐陵，屠破县邑，有众数万人，进寇豫章新淦县。南中久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或劝绾宜避其锋，绾不从，仍修城隍，设战备，募召敢勇，得万余人。刺史湘东王遣司马王僧辩帅兵讨贼，受绾节度，旬月间，贼党悉平。

十年，复为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骑常侍。绾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硃异、太府卿贺琛

递述《制旨礼记中庸》义。

太清二年，迁左卫将军。会侯景寇至，入守东掖门。三年，迁吏部尚书。宫城陷，绾出奔，外转至江陵。湘东王承制，授侍中、左卫将军、相国长史，侍中如故。出为持节、云麾将军、湘东内史。承圣二年，征为尚书右仆射，寻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关，绾以疾免，后卒于江陵，时年六十三。

次子交，字少游，颇涉文学，选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阳公主。承圣二年，官至太子洗马，秘书丞，掌东宫管记。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太清版荡，亲属离贰，缵不能叶和藩岳，成温陶之举，苟怀私怨，构隙潇湘，遂及祸于身，非由忠节；继以江陵沦覆，实萌于此。以缵之风格，卒为梁之乱阶，惜矣哉。

列传第二十九萧子恪弟子范子显子云子晖

萧子恪，字景冲，兰陵人，齐豫章文献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县侯。年十二 ，和从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赋》，卫军王俭见而奇之。初为宁朔将军、淮陵太守，建武中，迁辅国将军、吴郡太守。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反，以奉子恪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亲从七十余人入西省，至夜当害之。会子恪弃郡奔归，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东昏即位，迁秘书监，领右军将军，俄为侍中。中兴二年，迁辅国谘议参军。天监元年，降爵为子，除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为光禄大夫，俄为司徒左长史。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我欲与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宝，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终亦败亡。所以班彪《王命论》云：'所求不过一金，然终转死沟壑'。卿不应不读此书。宋孝武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无不因事鸩毒，所遗唯有景和。至于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滥相继，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时虽疑卿祖，而无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岂疑而得全？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当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杀；若其无期运，何忽行此，政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佗，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又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阉人赵叔祖，天监初，入为台齐斋帅，在寿光省，高祖呼

叔祖曰："我本识汝在北第，以汝旧人，故每驱使。汝比见北第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疏，假使暂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见北第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语。

子恪寻出为永嘉太守。还除光禄卿，秘书监。出为明威将军、零陵太守。十七年，入为散骑常侍、辅国将军。普通元年，迁宗正卿。三年，迁都官尚书。四年，转吏部。六年，迁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为宁远将军、吴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时年五十二。诏赠侍中、中书令。谥曰恭。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子恪少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

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乱东阳，后为盗所害。

子范字景则，子恪第六弟也。齐永明十年，封祁阳县侯，拜太子洗马。天监初，降爵为子，除后军记室参军，复为太子洗马，俄迁司徒主簿，丁所生母忧去职。子范有孝性，居丧以毁闻。服阕，又为司徒主簿，累迁丹阳尹丞，太子中舍人。出为建安太守，还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王爱文学士，子范偏被恩遇，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王命记室蔡薳注释之。自是府中文笔，皆使草之。王薨，子范迁宣惠谘议参军，护军临贺王正德长史。正德为丹阳尹，复为正德信威长史，领尹丞。历官十余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诸弟并登显列，意不能平，及是为到府笺曰："上藩首佐，于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升。以老少异时，盛衰殊日，虽佩恩宠，还羞年鬓。"子范少与弟子显、子云才名略相比，而风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优劣。每读《汉书》，杜缓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讽之，以况己也。

寻复为宣惠武陵王司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迁光禄、廷尉卿。出为戎昭将军、始兴内史。还除太中大夫，迁秘书监。太宗即位，召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以逼贼不拜。其年葬简皇后，使与张缵俱制哀策文，太宗览读之，曰："今葬礼虽阙，此文犹不减于旧。"寻遇疾卒，时年六十四。贼平后，世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文。前后文集三十

卷。

二子滂、确，并少有文章。太宗东宫时，尝与邵陵王数诸萧文士，滂、确亦预焉。滂官至尚书殿中郎，中军宣城王记室，先子范卒。确，太清中历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长史。贼平后，赴江陵，因没关西。

子显字景阳，子恪第八弟也。幼聪慧，文献王异之，爱过诸子。七岁，封宁都县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给事中。天监初，降爵为子。累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

子显伟容貌，身长八尺。好学，工属文。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累迁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中书郎，守宗正卿。出为临川内史，还除黄门郎。中大通二年，迁长兼侍中。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五年，迁吏部尚书，侍中如故。

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揔而已，衣冠窃恨之。然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未几，卒，时年四十九。诏曰："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子显，神韵峻举，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丧殒，恻怆于怀。可赠侍中、中书令。今便举哀。"及葬请谥，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

子显尝为《自序》，其略云："余为邵陵王友，忝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

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

子显所著《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二子序、恺，并少知名。序，太清中历官太子家令，中庶子，并掌管记。及乱，于城内卒。恺，初为国子生，对策高第，州又举秀才。起家秘书郎，迁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马，父忧去职。服阕，复除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并掌管记。累迁宣城王文学，中书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记。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太宗在东宫，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太宗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迁中庶子，未拜，徙为吏部郎。太清二年，迁御史中丞。顷之，侯景寇乱，恺于城内迁侍中，寻卒官，时年四十四。文集并亡逸。

子云字景乔，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齐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天监初，降爵为子。既长勤学，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子云性沈静，不乐仕进。年三十，方起家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撰《东宫新记》，奏之，敕赐束帛。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文学，司徒主簿，丹阳尹丞。时湘东王为京尹，深相赏好，如布衣之交。迁北中郎庐陵王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大通元年，除黄门郎，俄迁轻车将军，兼司徒左长史。二年，入为吏部。三年，迁长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转太府卿。三年，出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称，民吏悦之。还除散骑常侍，俄复为侍中。大同二年，迁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乎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视燎，尚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硃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

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蒙。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约制。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于体为违。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悬日月，不刊之典，礼乐之教，致治所成。谨一二采缀，各随事显义，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谨以上呈。”敕并施用。

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七年，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中大同元年，还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复为侍中、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云逃民间。三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馁卒于显灵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晋书》一百一十卷，《东宫新记》二十卷。

第二子特，字世达。早知名，亦善草隶。高祖尝谓子云曰：“子敬之书，不及逸少。近见特迹，遂逼于卿。”历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军记室。出为海盐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云卒。

子晖字景光，子云弟也。少涉书史，亦有文才。起家员外散骑侍郎，迁南中郎记室。出为临安令。性恬静，寡嗜好，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称赏。迁安西武陵王谘议，带新繁令，随府转仪同从事、骠骑长史，卒。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汉运，晋因宰辅乃移魏历，异

乎古之禅授，以德相传，故抑前代宗枝，用绝民望。然刘晔、曹志，犹显于朝；及宋遂为废姓。而齐代，宋之戚属，一皆歼焉。其祚不长，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规，故子恪兄弟及群从，并随才任职，通贵满朝，不失于旧，岂惟魏幽晋显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列传第三十孔休源江革

孔休源，字庆绪，会稽山阴人也。晋丹阳太守冲之八世孙。曾祖遥之，宋尚书水部郎。父珮，齐庐陵王记室参军 ，早卒。

休源年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不能自胜，见者莫不为之垂泣。后就吴兴沈驎士受经，略通大义。建武四年，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可谓后生之准也。观其此对，足称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梁台建，与南阳刘之遴同为太学博士，当时以为美选。休源初到京，寓于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曰："不期忽觏清颜，顿祛鄙吝，观天披雾，验之今日。"后云命驾到少府门，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己，既而独造休源，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轩盖盈门，休源或时后来，必虚襟引接，处之坐右，商略文义。其为通人所推如此。

俄除临川王府行参军。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具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

迁建康狱正，及辨讼折狱，时罕冤人。后有选人为狱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励之。除中书舍人，司徒临川王府记室参军，迁尚书左丞，弹肃礼闱，雅允朝望。时太子詹事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除给事黄门侍郎，迁长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绳，无所回避，百僚莫不惮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阳尹事。出为宣惠晋安王府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谓之曰："荆州总上流冲要，义高分陕，今以十岁儿委卿，善匡翼之，勿惮周昌之举也。"对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诚，效其一割。"上善其对，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寻而始兴王嶷代镇荆州，复为憺府长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骑常侍，领羽林监，转秘书监，迁明威将军，复为晋安王府长史、南兰陵太守，别敕专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誉，王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常于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

焉。其见敬如此。

征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书，顷之，领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高祖与群臣议代王居州任者久之，于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乃授宣惠将军、监扬州。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时论荣之。而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割断如流，傍无私谒。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如故。累表陈让，优诏不许。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每车驾巡幸，常以军国事委之。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问，并给医药，日有十数。其年五月，卒，时年六十四。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高祖为之流涕，顾谓谢举曰："孔休源奉职清忠，当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殒殁，朕甚痛之。"举曰："此人清介强直，当今罕有，微臣窃为陛下惜之。"诏曰："慎终追远，历代通规；褒德畴庸，先王令典。宣惠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孔休源，风业贞正，雅量冲邈，升荣建礼，誉重搢绅。理务神州，化覃歌咏，方兴仁寿，穆是□伦。奄然永逝，倍用悲恻。可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赙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钱五万，蜡二百斤。克日举哀。丧事所须，随由资给。谥曰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岁西浮渚宫，东泊枌壤，毘佐蕃政，实尽厥诚。安国之详审，公仪之廉白，无以过之。奄至殒丧，情用恻怛。今须举哀，外可备礼。"

休源少孤，立志操，风范强正，明练治体。持身俭约，学穷文艺，当官理务，不惮强御，常以天下为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显职，纤毫无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尝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

长子云童，颇有父风，而笃信佛理，遍持经戒。官至岳阳王府谘议、东扬州别驾。

少子宗轨，聪敏有识度，历尚书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书郎。

江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弟观同生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十六丧母，以孝

闻。服阕，与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融、吏部谢朓雅相钦重。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氈与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革。谐之方贡琅邪王泛，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请。仆射江祏深相引接，祏为太子詹事，启革为府丞。祏时权倾朝右，以革才堪经国，令参掌机务，诏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诛，宾客皆罹其罪，革独以智免。

除尚书驾部郎。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高祖深赏叹之，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乃以观为征北行参军，兼记室。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并相赏重，昉与革书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途次江夏，观遇疾卒。革时在雍，为府王所礼，款若布衣。王被征为丹阳尹，以革为记室，领五官掾，除通直散骑常侍，建康正。频迁秣陵、建康令。为治明肃，豪强惮之。入为中书舍人，尚书左丞，司农卿，复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百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签帅等同坐。俄迁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长史、御史中丞，弹奏豪权，一无所避。

除少府卿，出为贞威将军、北中郎南康王长史、广陵太守，改授镇北豫章王长史，将军、太守如故。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途经下邳，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芃同被拘执，延明使芃作《欹器》、《漏刻铭》，革骂芃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将加箠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芃还朝。诏曰："前贞威将军、镇北长史、广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赡，出内有闻，在朝正色，临危不挠，首佐台铉，实允佥谐。可太尉临川王长史。"

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

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

重除少府卿、长史、校尉。时武陵王在东州，颇自骄纵，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辞。”乃除折冲将军、东中郎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至镇，惟资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广，辞讼日数百，革分判辨析，曾无疑滞。功必赏，过必罚，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骞为山阴令，赃货狼藉，望风自解。府王惮之，遂雅相钦重。每至侍宴，言论必以《诗》《书》，王因此耽学好文。典签沈炽文以王所制诗呈高祖，高祖谓仆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称职。”乃除都官尚书。将还，民皆恋惜之，赠遗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惟乘台所给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谓革曰：“船既不平，济江甚险，当移徙重物，以迮轻艚。”革既无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其清贫如此。寻监吴郡。于时境内荒俭，劫盗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给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惧不能静寇；反省游军尉，民下逾恐。革乃广施恩抚，明行制令，盗贼静息，民吏安之。

武陵王出镇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华清丽，岂能一日忘之，当与其同饱。”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将军、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征入为度支尚书。好奖进闾阎，为后生延誉，由是衣冠士子，翕然归之。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贬，以此为权势所疾，乃谢病还家。除光禄大夫、领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卒，谥曰强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革历官八府长史，四王行事，三为二千石，傍无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长子行敏，好学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

次子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词》以刺敬容，为当时所赏。历官司徒从事中郎。侯景乱，为任约所害。子兼叩头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见杀。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识治见知，既遇其时，斯为幸矣。江革聪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欤。

列传第三十一谢举何敬容

谢举，字言扬，中书令览之弟也。幼好学，能清言，与览齐名。举年十四　，尝赠沈约五言诗，为约称赏。世人为之语曰：“王有养、炬，谢有览、举。”养、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书郎，迁太子舍人，轻车功曹史，秘书丞，司空从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东宫管记，深为昭明太子赏接。秘书监任昉出为新安郡，别举诗云：“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其属意如此。尝侍宴华林园，高祖访举于览，览对曰：“识艺过臣甚远，惟饮酒不及于臣。”高祖大悦。转太子中庶子，犹掌管记。

天监十一年，迁侍中。十四年，出为宁远将军、豫章内史，为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复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为贞毅将军、太尉临川王长史。四年，入为左民尚书。其年迁掌吏部，寻以公事免。五年，起为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六年，复为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俄徙为吏部尚书，寻加侍中。出为仁威将军、晋陵太守。在郡清静，百姓化其德，境内肃然。罢郡还，吏民诣阙请立碑，诏许之。大通二年，入为侍中、五兵尚书，未拜，迁掌吏部，侍中如故。举祖庄，宋世再典选，至举又三为此职，前代未有也。

举少博涉多通，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时，常与义僧递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卢广有儒术，为国子博士，于学发讲，仆射徐勉以下毕至。举造坐，屡折广，辞理通迈。广深叹服，仍以所执麈尾荐之，以况重席焉。

四年，加侍中。五年，迁尚书右仆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陈解，徙为右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其年，出为云麾将军、吴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绩，世称为何吴郡。及举为政，声迹略相比。六年，入为侍中、中书监，未拜，迁太子詹事、翊左将军，侍中如故。举父綍，齐世终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许，久之方就职。九年，迁尚书仆射，侍中、将军如故。举虽居端揆，未尝肯预时务，多因疾陈解。敕辄赐假，并手敕处方，加给上药。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参掌选事。太清二年，迁尚书令，侍中、将军如故。是岁，侯景寇京师，举卒于围内。诏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尚书令如故。文集乱中并亡逸。

二子禧，嘏，并少知名。嘏，太清中，历太子中庶子，出为建安太

守。

何敬容，字国礼，庐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翊，齐吏部尚书；并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天监初，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丞，迁扬州治中。出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绩，民吏称之。还除黄门郎，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侍中，司徒左长史。普通二年，复为侍中，领羽林监，俄又领本州大中正。顷之，守吏部尚书，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四年，出为招远将军、吴郡太守，为政勤恤民隐，辨讼如神，视事四年，治为天下第一。吏民诣阙请树碑，诏许之。大通二年，征为中书令，未拜，复为吏部尚书，领右军将军，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长八尺，白皙美须眉。性矜庄，衣冠尤事鲜丽，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参掌选事，侍中如故。时仆射徐勉参掌机密，以疾陈解，因举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迁左仆射，加宣惠将军，置佐史，侍中、参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硃雀门灾，高祖谓群臣曰："此门制卑狭，我始欲构，遂遭天火。"并相顾未有答。敬容独曰："此所谓陛下'先天而天不违'。"时以为名对。俄迁中权将军、丹阳尹，侍中、参掌、佐史如故。五年，入为尚书令，侍中、将军、参掌、佐史如故。

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

十一年，坐妾弟费慧明为导仓丞，夜盗官米，为禁司所执，送领军府。时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敬容以书解慧明，誉即封书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张绾奏敬容挟私罔上，合弃市刑，诏特免职。初，天监中，有沙门释宝志者，尝遇敬容，谓曰："君后必贵，然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宰相，谓何姓当为其祸，故抑没宗族，无仕进者，至是竟为河东所败。

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敬容请预听，敕许之。又有敕听朔望问讯。寻起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昔，冀其复用。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草莱之人，闻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门，醉尉将不敢呵，灰然不

无其渐，甚休，甚休！敢贺于前，又将吊也。昔流言裁作，公旦东奔；燕书始来，子孟不入。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且曝鳃之鳞，不念杯杓之水；云霄之翼，岂顾笼樊之粮。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侯纳言加首，鸣玉在腰，回豊貂以步文昌，耸高蝉而趋武帐，可谓盛矣。不以此时荐才拔士，少报圣主之恩；今卒如爰丝之说，受责见过，方复欲更窥朝廷，觖望万分，窃不为左右取也。昔窦婴、杨恽亦得罪明时，不能谢绝宾客，犹交党援，卒无后福，终益前祸。仆之所吊，实在于斯。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未必皆感惠怀仁，有灌夫、任安之义，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复用也。夫在思过之日，而挟复用之意，未可为智者说矣。君侯宜杜门念失，无有所通，筑茅茨于钟阜，聊优游以卒岁，见可怜之意，著待终之情。复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贡更也之譬，少戢言于众口，微自救于竹帛，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闻知，尚有冀也。仆东皋鄙人，入穴幸无衔窭，耻天下之士不为执事道之，故披肝胆，示情素，君侯岂能鉴焉。”

太清元年，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袭京师，敬容自府移家台内。初，景于涡阳退败，未得审实，传者乃云其将暴显反，景身与众并没，朝廷以为忧。敬容寻见东宫，太宗谓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传。”敬容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问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围内，诏赠仁威将军，本官并如故。

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趋势者因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饰，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焉。及敬容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无余财货，时亦以此称之。

子□，秘书丞，早卒。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壶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

马生郊，宜其然矣。何国礼之识治，见讥薄俗，惜哉！

列传第三十二硃异贺琛

硃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父巽，以义烈知名，官至齐江夏王参军、吴平令。异年数岁　，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窃见钱唐硃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硃异实异。”后见明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举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其降必非伪也。”高祖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大同四年，迁右卫将军。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迁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

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归降，敕召群臣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高祖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阁，自言“我国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

宜，脱致纷纭，悔无所及”。异探高祖微旨，应声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败没，自魏遣使还，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议，异又以和为允，高祖果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时，侯景镇寿春，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与异，辞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报之。八月，景遂举兵反，以讨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

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为之备。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盖以指异。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曰：“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赠焉。

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

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蒨，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蒨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蒨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蒨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蒨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

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侍

郎，俄兼太学博士，稍迁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诏琛撰《新谥法》，至今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之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佗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则不得兼于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遂从琛议。

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顷之，迁御史

中丞，参礼仪事如先。琛家产既豊，买主第为宅，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复为尚书左丞，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未拜，改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是时，高祖任职者，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职；居献纳之任，又不能荐一言。窃闻"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明君不畜无益之臣"，臣所以当食废飧，中宵而叹息也。辄言时事，列之于后。非谓谋猷，宁云启沃。独缄胸臆，不语妻子。辞无粉饰，削槁则焚。脱得听览，试加省鉴。如不允合，亮其戆愚。

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雕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况复烦扰积理，深为民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圣主恤隐之心，纳隍之念，闻之遐迩，至于翾飞蠕动，犹且度脱，况在兆庶。而州郡无恤民之志，故天下颙颙，惟注仰于一人，诚所谓"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须应痛逗药，岂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

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

其三事曰：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弘济四海以为心，不惮胼胝之劳，不辞癯瘦之苦，岂止日昃忘饥，夜分废寝。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责下之嫌，下无逼上之咎，斯实道迈百王，事超千载。但斗筲之人，藻梲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侥幸之患矣。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之中，尚于无事，必能使国豊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术，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其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及国容、戎备，在昔应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自普通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

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

謇謇有闻，殊称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见闻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常欲承用，无替怀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郤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如是献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启乃心，沃朕心。

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朕无则哲之知，触向多弊，四聪不开，四明不达，内省责躬，无处逃咎。尧为圣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明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四凶终自不知，尧亦永为暗主。

卿又云“东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并何姓名？廉平掣肘，复是何人？朝廷思贤，有如饥渴，廉平掣肘，实为异事。宜速条闻，当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讼，或复军粮，诸所飚急，盖不获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综理？事实云何济办？恶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无足而行，无翼而飞，能到在所；不威而伏，岂不幸甚。卿既言之，应有深见，宜陈秘术，不可怀宝迷邦。

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贪残糜费，已如前答。汉文虽爱露台之产，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若以下民饮食过差，亦复不然。天监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何损于天下？无赖子弟，惰营产业，致于贫窭，无可施设，此何益于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悭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富者，于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

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为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贪廉各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贪者可使捍御，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齐守于西河，岂能济事？吴起育民，必无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则西河之功废。今之文武，亦复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

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呈事，于义可否？无人废职，职可废乎？职废则人乱，人乱则国安乎？以咽废飧，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

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

卿云"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事至方图，知无及也"。如卿此言，即时便是大役其民，是何处所？卿云"国弊民疲"，诚如卿言，终须出其

事，不得空作漫语。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凡人有为，先须内省，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历诋内外，而不极言其事。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乱羊永除，害马长息，惟新之美，复见今日。

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久之，迁太府卿。太清二年，迁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举兵袭京师，王移入台内，留琛与司马杨暾守东府。贼寻攻陷城，放兵杀害，琛被枪未至死，贼求得之，舁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硃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舁送庄严寺疗治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冬，贼进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遇疾卒，年六十九。

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

子诩，太清初，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为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卒。

陈吏部尚书姚察云：夏侯胜有言曰：“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硃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宠幸，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罪，至于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失于劝沮，何以为国？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乱，能无及是乎。

列传第三十三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 杨华 羊侃子鹍 羊鸦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属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钟葵，江阳王。法僧仕魏，历光禄大夫，后为使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镇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乱，法僧遂据镇称帝，诛锄异己，立诸子为王，部署将帅，欲议匡复。既而魏乱稍定，将讨法僧。法僧惧，乃遣使归款，请为附庸，高祖许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户。及魏军既逼，法僧请还朝，高祖遣中书舍人硃异迎之。既至，甚加优宠。时方事招携，抚悦降附，赐法僧甲第女乐及金帛，前后不可胜数。法僧以在魏之日，久处疆埸之任，每因寇掠，杀戮甚多，求兵自卫，诏给甲仗百人，出入禁闼。大通二年，加冠军将军。中大通元年，转车骑将军。四年，进太尉，领金紫光禄。其年，立为东魏主，不行，仍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征为侍中、太尉，领军师将军，薨，时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随法僧入朝。

景隆封沌阳县公，邑千户，出为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征侍中、安右将军。四年，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书。太清初，又为使持节、都督广、越、交、桂等十三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时年五十八。

景仲封枝江县公，邑千户，拜侍中、右卫将军。大通三年，增封，并前为二千户，仍赐女乐一部。出为持节、都督广、越等十三州诸军事、宣惠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大同中，征侍中、左卫将军。兄景隆后为广州刺史。侯景作乱，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诱之，许奉为主。景仲乃举兵，将下应景。会西江督护陈霸先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众曰：“朝廷以元景仲与贼连从，谋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为刺史，镇抚此州。”众闻之，皆弃甲而散，景仲乃自缢而死。

元树，字君立，亦魏之近属也。祖献文帝。父僖，咸阳王。树仕魏为宗正卿，属尔硃荣乱，以天监八年归国，封为鄴王，邑二千户，拜散骑常侍。普通六年，应接元法僧还朝，迁使持节、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增封并前为三千户。讨南蛮贼，平之，加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又增邑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征侍中、镇右将军。四年，为使持节，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加鼓吹一部以伐

魏，攻魏谯城，拔之。会魏将独孤如愿来援，遂围树，城陷被执，发愤卒于魏，时年四十八。

子贞，大同中，求随魏使崔长谦至鄴葬父，还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请元氏戚属，愿奉为主，诏封贞为咸阳王，以天子之礼遣还北，会景败而返。

元愿达，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乐平王。愿达仕魏为中书令、郢州刺史。普通中，大军北伐，攻义阳，愿达举州献款，诏封乐平公，邑千户，赐甲第女乐。仍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征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将军。大同三年，卒，时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术，尤明内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迁颍川太守，遂据郡归款。魏军至，与家属渡江，封南城县侯，邑五百户。顷之，除安成内史，又历武阳、宣城内史，皆著治绩。还除太仆卿。出为持节、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信武将军、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普通中，大举北伐，征为右卫将军。六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爪牙将军，右卫如故。遘疾卒，时年七十五。诏赠本官、衡州刺史，兼给鼓吹一部。谥曰壮。

神念少善骑射，既老不衰，尝于高祖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驰马往来，冠绝群伍。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并一时妙捷，高祖深叹赏之。

子尊业，仕至太仆卿。卒，赠信威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辩，别有传。

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忄妻惋焉。华后累征伐，有战功，历官太仆卿，太子左卫率，封益阳县侯。太清中，侯景乱，华欲立志节，妻子为贼所擒，遂降之，卒于贼。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汉南阳太守续之裔也。祖规，宋武帝之临徐州，辟祭酒从事、大中正。会薛安都举彭城降北，规由是陷魏，

魏授卫将军、营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禄大夫。侃少而瑰伟，身长七尺八寸，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为别将。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仍遣其弟天生率众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为偏将，隶萧宝夤往讨之，潜身巡緌，伺射天生，应弦即倒，其众遂溃。以功迁使持节、征东大将军、东道行台，领泰山太守，进爵钜平侯。

初，其父每有南归之志，常谓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异域，汝等可归奉东朝。"侃至是将举河济以成先志。兖州刺史羊敦，侃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万袭之，弗克，仍筑十余城以守之。朝廷赏授，一与元法僧同。遣羊鸦仁、王弁率军应接，李元履运给粮仗。魏帝闻之，使授侃骠骑大将军、司徒、泰山郡公，长为兖州刺史，侃斩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骇，令仆射于晖率众数十万，及高欢、尔硃阳都等相继而至，围侃十余重，伤杀甚众。栅中矢尽，南军不进，乃夜溃围而出，且战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众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将入南，士卒并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理不能见随，幸适去留，于此别异。"因各拜辞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师，诏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瑕丘征讨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给、元，皆拜为刺史。寻以侃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出顿日城，会陈庆之失律，停进。其年，诏以为持节、云麾将军、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诏为使持节、都督瑕丘诸军事、安北将军、兖州刺史，随太尉元法僧北讨。法僧先启云："与侃有旧，愿得同行。"高祖乃召侃问方略，侃具陈进取之计。高祖因曰："知卿愿与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还朝，常思效命，然实未曾愿与法僧同行。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须卿行。"乃诏以为大军司马。高祖谓侃曰；"军司马废来已久，此段为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树又于谯城丧师。军罢，入为侍中。五年，封高昌县侯，邑千户。六年，出为云麾将军、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顷之，征太子左卫率。

大同三年，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槊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高祖因赐侃马，令试之。侃执槊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高祖善之，又制《武宴诗》三十韵以示侃，侃即席应诏，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六年，迁司徒左长史。八年，迁都官尚书。时尚书令何敬容用

事，与之并省，未尝游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曰：“我床非阉人所坐。”竟不前之，时论美其贞正。九年，出为使持节、壮武将军、衡州刺史。

太清元年，征为侍中。会大举北伐，仍以侃为持节、冠军，监作韩山堰事，两旬堰立。侃劝元帅贞阳侯乘水攻彭城，不纳；既而魏援大至，侃频劝乘其远来可击，旦日又劝出战，并不从，侃乃率所领出顿堰上。及众军败，侃结阵徐还。

二年，复为都官尚书。侯景反，攻陷历阳，高祖问侃讨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见，或容豕突，宜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春。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议者谓景未敢便逼京师，遂寝其策，令侃率千余骑顿望国门。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时景既卒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第。侃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得止。及贼逼城，众皆恟惧，侃伪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亲自距抗，以水沃火，火灭，引弓射杀数人，贼乃退。加侍中、军师将军。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

贼为尖顶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緌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不劳设备。”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硃异、张绾议欲出击之，高祖以问侃，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自相腾践，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骋王威也。”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太半。

初，侃长子躭为景所获，执来城下示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躭曰：“久以汝为死，犹复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不之害也。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曰：“侯王远来问讯天子，何为闭距，不时进纳？尚书国家大臣，宜启朝廷。”侃曰：“侯将军奔亡之后，归命国家，重镇方城，悬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称兵？今驱乌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虏马饮淮，矢集帝室，岂有人臣而至于此？吾荷国重恩，当禀承庙算，以扫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说，开

门揖盗。幸谢侯王，早自为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尽节，不为朝廷所知，正欲面启至尊，以除奸佞，既居戎旅，故带甲来朝，何谓作逆？”侃曰：“圣上临四海将五十年，聪明睿哲，无幽不照，有何奸佞而得在朝？欲饰其非，宁无诡说。且侯王亲举白刃，以向城阙，事君尽节，正若是邪！”士哲无以应，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风猷，每恨平生，未获披叙，愿去戎服，得一相见。”侃为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

后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里筑城，贼不能进。十二月，遘疾卒于台内，时年五十四。诏给东园秘器，布绢各五百匹，钱三百万，赠侍中、护军将军，鼓吹一部。

侃少而雄勇，膂力绝人，所用弓至十余石。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儛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符，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令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能饮酒，而好宾客交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性宽厚，有器局，尝南还至涟口，置酒，有客张孺才者，醉于船中失火，延烧七十余艘，所燔金帛不可胜数。侃闻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辍。孺才惭惧，自逃匿，侃慰喻使还，待之如旧。

第三子鹍。鹍字子鹏。随侃台内，城陷，窜于阳平。侯景呼还，待之甚厚。及景败，鹍密图之，乃随其东走。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倦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鹍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鹍以槊入刺杀之。世祖以鹍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明威将军、青州刺史，封昌国县公，邑二千户，赐钱五百万，米五千石，布绢各一千匹，又领东

阳太守。征陆纳，加散骑常侍。平峡中，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于东关，迁使持节、信武将军、东晋州刺史。承圣三年，西魏围江陵，鹍赴援不及，从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闻大尉僧辩败，乃还，为侯瑱所破，于豫章遇害，时年二十八。

羊鸦仁，字孝穆，太山钜平人也。少骁果有胆力，仕郡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归国，封广晋县侯。征伐青、齐间，累有功绩，稍迁员外散骑常侍、历阳太守。中大通四年，为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信威将军、谯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卫率，出为持节、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诸军事、轻车将军、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诏鸦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万，趋悬瓠应接景，仍为都督豫、司、淮、冀、殷、应、西豫等七州诸军事、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会侯景败于涡阳，魏军渐逼，鸦仁恐粮运不继，遂还北司，上表陈谢。高祖大怒，责之，鸦仁惧，又顿军于淮上。及侯景反，鸦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鸦仁乃与赵伯超及南康王会理共攻贼于东府城，反为贼所败。台城陷，鸦仁见景，为景所留，以为五兵尚书。鸦仁常思奋发，谓所亲曰："吾以凡流，受宠朝廷，竟无报效，以答重恩。社稷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终，没有余愤。"因遂泣下，见者伤焉。三年，出奔江西，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终，光期宝运，威德所渐，莫不怀来，其皆殉难投身，前后相属。元法僧之徒入国，并降恩遇，位重任隆，击钟鼎食，美矣。而羊侃、鸦仁值太清之难，并竭忠奉国。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守义殒命，可谓志等松筠，心均铁石，古之殉节，斯其谓乎！

列传第三十四司马褧到溉刘显刘之遴弟之亨许懋

司马褧，字元素，河内温人也。曾祖纯之，晋大司农高密敬王。祖让之，员外常侍。父燮　　，善《三礼》，仕齐官至国子博士。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其礼文所涉书，略皆遍睹。沛国刘□献为儒者宗，嘉其学，深相赏好。少与乐安任昉善，昉亦推重焉。初为国子生，起家奉朝请，稍迁王府行参军。天监初，诏通儒治五礼，有司举褧治嘉礼，除尚书祠部郎中。是时创定礼乐，褧所议多见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书通事舍人。褧学尤精于事数，国家吉凶礼，当世名儒明山宾、贺蒨等疑不能断，皆取决焉。累迁正员郎、镇南谘议参军，兼舍人如故。迁尚书右丞。出为仁威长史、长沙内史。还除云骑将军，兼御史中丞，顷之即真。十六年，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褧虽居外官，有敕预文德、武德二殿长名问讯，不限日。十七年，迁明威将军、晋安王长史，未几卒。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彦之，宋骠骑将军。祖仲度，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父坦，齐中书郎。溉少孤贫，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起家王国左常侍，转后军法曹行参军，历殿中郎。出为建安内史，迁中书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以溉为轻车长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遭母忧，居丧尽礼，朝廷嘉之。服阕，犹蔬食布衣者累载。除通直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书，郢州长史、江夏太守，加招远将军，入为左民尚书。

溉身长八尺，美风仪，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自外车服，不事鲜华，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传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顷之，坐事左迁金紫光禄大夫，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

溉素谨厚，特被高祖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未进，高祖谓硃异曰；"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溉敛板对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礼。"高祖大笑，其见亲爱如此。后因疾失明，诏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就第养疾。

溉家门雍睦，兄弟特相友爱。初与弟洽常共居一斋，洽卒后，便舍

为寺，因断腥膻，终身蔬食，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高祖每月三致净馔，恩礼甚笃。蒋山有延贤寺者，溉家世创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无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与硃异、刘之遴、张绾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园，门可罗雀，三君每岁时常鸣驺枉道，以相存问，置酒叙生平，极欢而去。临终，托张、刘勒子孙以薄葬之礼，卒时年七十二。诏赠本官。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时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陆，故世祖赠诗曰："魏世重双丁，晋朝称二陆，何如今两到，复似凌寒竹。"

子镜，字圆照，安西湘东王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早卒。

镜子荩，早聪慧，起家著作佐郎，历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尝从高祖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上览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因赐溉《连珠》曰："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荩。"其见知赏如此。除丹阳尹丞。太清乱，赴江陵卒。

刘显，字嗣芳，沛国相人也。父䨱，晋安内史。显幼而聪敏，当世号曰神童。天监初，举秀才，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俄署法曹。显好学，博涉多参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丁母忧，服阕，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叹曰："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及约为太子少傅，乃引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撰国史，引显为佐。九年，始革尚书五都选，显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临川王外兵参军，迁尚书仪曹郎。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出为临川王记室参军。建康平，复入为尚书仪曹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秣陵令，又除骠骑鄱阳王记室，兼中书舍人，累迁步兵校尉、中书侍郎，舍人如故。

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出为宣远岳阳王长史，行府国事，未拜，迁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大同九年，王迁镇郢州，除平西谘议参军，加戎昭将军。其年卒，时年六十三。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

曰：“之遴尝闻，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则西山饿夫，东国黜士，名岂施于后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终为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题目，怀珠抱玉，有殁世而名不称者，可为长太息，孰过于斯。窃痛友人沛国刘显，韫椟艺文，研精覃奥，聪明特达，出类拔群。阖棺郢都，归魂上国，卜宅有日，须镌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辄上呈。伏愿鸿慈，降兹睿藻，荣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尘闻，战栗无地。”乃蒙令为志铭曰：“繁弱挺质，空桑吐声，分器见重，播乐传名。谁其均之？美有髦士。礼著幼年，业明壮齿。厌饫典坟，研精名理。一见弗忘，过目则记。若访贾逵，如问伯始。颖脱斯出，学优而仕。议狱既佐，芸兰乃握。抟凤池水，推羊太学。内参禁中，外相籓岳。斜光已道，殒彼西浮；百川到海，还逐东流。营营返魄，泛泛虚舟。白马向郊，丹旒背巩。野埃兴伏，山云轻重。吕掩书坟，扬归玄冢。尔其戒行，途穷土垄。弱葛方施，丛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敛氄。长空常暗，阴泉独涌。祔彼故茔，流芬相踵。”

显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刘之遴，字思贞，南阳涅阳人也。父虬，齐国子博士，谥文范先生。之遴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起家宁朔主簿。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谓瞻曰：“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宜甄擢。”瞻即辟为太学博士。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御史中丞乐蔼，即之遴舅，宪台奏弹，皆之遴草焉。迁平南行参军，尚书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临荆州，仍迁宣惠记室。之遴笃学明审，博览群籍。时刘显、韦稜并强记，之遴每与讨论，咸不能过也。

还除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迁正员郎，尚书右丞，荆州大中正。累迁中书侍郎，鸿胪卿，复兼中书舍人。出为征西鄱阳王长史、南郡太守，高祖谓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理。”后转为西中郎湘东王长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尝寄居南郡廨，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卿后当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后果损臂，遂临此郡。丁母忧，服阕，征秘书监，领步兵校尉。出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愿出，固辞，高祖手敕曰：“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爵禄具，忠衰于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遂为有司所奏免。久之，为太府卿，都官尚书，太常卿。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

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樽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乃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冬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须待夏景，试取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

太清二年，侯景乱，之遴避难还乡，未至，卒于夏口，时年七十二。前后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之亨字嘉会，之遴弟也。少有令名。举秀才，拜太学博士，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农卿。又代兄之遴为安西湘东王长史、南郡太守。在郡有异绩。数年卒于官，时年五十。荆士至今怀之，不忍斥其名，号为“大南郡”、“小南郡”云。

许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祖珪，宋给事中，著作郎，桂阳太守。父勇惠，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忧，执丧过礼。笃志好学，为州党所称。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因撰《风雅比兴义》十五卷，盛行于世。尤晓故事，称为仪注之学。

起家后军豫章王行参军，转法曹，举茂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中记室。文惠太子闻而召之，侍讲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转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与司马褧同志友善，仆射江祏甚推重之，号为“经史笥”。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除征西鄱阳王谘议，兼著作郎，待诏文德省。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懋以为不可，因建议曰：

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广也；禅者，言成功相传也”。若以禅授为义，则禹不应传启至桀十七世也，汤又不应传外丙至纣三十七世也。又《礼记》云：“三皇禅奕奕，谓盛德也。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于身也。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也。”若谓“禅奕奕为盛德者，古义以伏羲、神农、黄帝，是为三皇。伏羲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皆不禅奕奕，而云盛德，则无所寄矣。若谓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于身者，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亭亭，若合黄帝以为五帝者，少昊即黄帝子，又非独立之义矣。若谓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者，禹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旧书如此，异乎《礼说》，皆道听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禅梁甫者，是为封泰山则有传世之义，禅梁甫则有揖让之怀，或欲禅位，或欲传子，义既矛盾，理必不然。

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记，此中世数，裁可得二十余主：伏羲、神农、女娲、大庭、柏皇、中央、栗陆、骊连、赫胥、尊卢、混沌、昊英、有巢、硃襄、葛天、阴康、无怀、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文、武，中间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数，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应金泥玉检，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农三皇结绳而治，书契未作，未应有镌文告成。且无怀氏，伏羲后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禅云云？

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泰山禅社首？神农与炎帝是一主，而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当是齐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也。

秦始皇登泰山中坂，风雨暴至，休松树下，封为五大夫，而事不遂。汉武帝宗信方士，广召儒生，皮弁搢绅，射牛行事，独与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伤。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礼仪，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舍我亡也。”晋武泰始中欲封禅，乃至太康议犹不定，意不果行。孙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封禅国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禅，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

夫封禅者，不出正经，惟《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亦不谓为封禅。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斯为谬矣。盖《礼》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谓矣。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谷一，报谷一，礼乃不显祈报地，推文则有。《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养之。故知地亦有祈报，是则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员丘方泽者，总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此即《月令》迎气之郊也。《舜典》有“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为封禅，何其数也！此为九郊，亦皆正义。至如大旅于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鸟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诗》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并有雩祷，亦非常祭。《礼》云“雩，顓水旱也”。是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而不在郊，是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数。《大传》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异于常祭，以故云大于时祭。案《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此则应六年一祭，坤元亦尔。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

高祖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停。

十年，转太子家令。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駮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问：“凡求阴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云汉》之诗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币，瘞其物。’以此而言，为旱而祭天地，并有瘞埋之文，不见有燔柴之说。若以祭五帝必应燔柴者，今明常之礼，又无其事。且《礼》又云‘埋少牢以祭时’，时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证矣。昔雩坛在南方正阳位，有乖求神；而已移于东，实柴之礼犹未革。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瘞，以符周宣《云汉》之说。”诏并从之。凡诸礼仪，多所刊正。

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骑常侍，转天门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诸儒参录《长春义记》。四年，拜中庶子。是岁卒，时年六十九。撰《述行记》四卷，有集十五卷。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司马褧儒术博通，到溉文义优敏，显、懋、之遴强学浃洽，并职经便繁，应对左右，斯盖严、硃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显贵，亟拾青紫；然非遇时，焉能致此仕也。

列传第三十五

王规刘□宗懔王承褚翔萧介从父兄洽褚球

刘孺弟览遵刘潜弟孝胜孝威孝先殷芸萧几

王规，字威明，琅邪临沂人。祖俭，齐太尉南昌文宪公。父骞，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规八岁，以丁所生母忧，居丧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见必为之流涕，称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儿吾家千里驹也。”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既长，好学有口辩。州举秀才，郡迎主簿。

起家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马。天监十二年，改构太极殿，功毕，规献《新殿赋》，其辞甚工。拜秘书丞。历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属、从事中郎。晋安王纲出为南徐州，高选僚属，引为云麾谘议参军。久之，出为新安太守，父忧去职。服阕，袭封南昌县侯，除中书黄门侍郎。敕与陈郡殷钧、琅邪王锡、范阳张缅同侍

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对曰：“自江左以来，未有兹举。”特进萧琛、金紫傅昭在坐，并谓为知言。普通初，陈庆之北伐，克复洛阳，百僚称贺，规退曰：“道家有云：非为功难，成功难也。羯寇游魂，为日已久，桓温得而复失，宋武竟无成功。我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俄而王师覆没，其识达事机多如此类。

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大通三年，迁五兵尚书，俄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为贞威将军骠骑晋安王长史。其年，王立为皇太子，仍为吴郡太守。主书芮珍宗家在吴，前守宰皆倾意附之。是时珍宗假还，规遇之甚薄，珍宗还都，密奏规云“不理郡事”。俄征为左民尚书，郡吏民千余人诣阙请留，表三奏，上不许。寻以本官领右军将军，未拜，复为散骑常侍、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规辞疾不拜，于钟山宗熙寺筑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时年四十五。诏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赙钱二十万，布百匹。谥曰章。皇太子出临哭，与湘东王绎令曰：“威明昨宵奄复殂化，甚可痛伤。其风韵遒正，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文辩纵横，才学优赡，跌宕之情弥远，濠梁之气特多，斯实俊民也。一尔过隙，永归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子褒，字子汉，七岁能属文。外祖司空袁昂爱之，谓宾客曰：“此儿当成吾宅相。”弱冠举秀才，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袭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学、太子洗马，兼东宫管记，迁司徒属，秘书丞，出为安成内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举州附贼，贼转寇南中，褒犹据郡拒守。大宝二年，世祖命征褒赴江陵，既至，以为忠武将军、南平内史，俄迁吏部尚书、侍中。承圣二年，迁尚书右仆射，仍参掌选事，又加侍中。其年，迁左仆射，参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

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一章云：

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阴。”文士何不诵书，武士何不马射？若乃玄冬修夜，硃明永日，肃其居处，崇其墙仞，门无糅杂，坐阙号呶。以之求学，则仲尼之门人也；以之为文，则贾生之升堂也。古者盘盂有铭，几杖有诫，进退循焉，俯仰观焉。文王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造次必于是”，君子之言欤？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初，有沛国刘□、南阳宗懔与褒俱为中兴佐命，同参帷幄。

刘□，字仲宝，晋丹阳尹真长七世孙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国子礼生射策高第，为宁海令，稍迁湘东王记室参军，又转中记室。太清中，侯景乱，世祖承制上流，书檄多委□焉，□亦竭力尽忠，甚蒙赏遇。历尚书左丞、御史中丞。承圣二年，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余如故。

宗懔，字元懔。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属永嘉东徙，子孙因居江陵焉。懔少聪敏好学，昼夜不倦，乡里号为“童子学士”。普通中，为湘东王府兼记室，转刑狱，仍掌书记。历临汝、建成、广晋等令，后又为世祖荆州别驾。及世祖即位，以为尚书郎，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累迁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吏部尚书。承圣三年，江陵没，与□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仆射暕子。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学、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复为中舍人，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也，当世以为荣。久之，出为戎昭将军、东阳太守。为政宽惠，吏民悦之。视事未期，卒于郡，时年四十一。谥曰章子。

承性简贵有风格。时右卫硃异当朝用事，每休下，车马常填门。时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论，以忤权右，常指异门曰：“此中辐辏，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东阳。”小东阳，即承弟稚也。当时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时以此称之。

褚翔，字世举，河南阳翟人。曾祖渊，齐太宰文简公，佐命齐室。祖蓁，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数岁，父母相继亡没，向哀毁若成人者，亲表咸异之。既长，淹雅有器量。高祖践阼，选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迁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出为安成内史。还除太子洗马、中舍人，累迁太尉从事中郎、黄门侍郎、镇右豫章王长史。顷之，入为长

兼侍中。向风仪端丽，眉目如点，每公庭就列，为众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为宁远将军北中郎庐陵王长史。三年，卒官。外兄谢举为制墓铭，其略曰："弘治推华，子嵩惭量；酒归月下，风清琴上。"论者以为拟得其人。

翔初为国子生，举高第。丁父忧。服阕，除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异焉，即日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时宣城友、文学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为之，时论美焉。出为义兴太守。翔在政洁已，省繁苛，去浮费，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树，积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叶，百姓咸以为善政所感。及秩满，吏民诣阙请之，敕许焉。寻征为吏部郎，去郡，百姓无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辞。

翔居小选公清，不为请属易意，号为平允。俄迁侍中，顷之转散骑常侍，领羽林监，侍东宫。出为晋陵太守，在郡未期，以公事免。俄复为散骑常侍，侍东宫。太清二年，迁守吏部尚书。其年冬，侯景围宫城，翔于围内丁母忧，以毁卒，时年四十四。诏赠本官。翔少有孝性。为侍中时，母疾笃，请沙门祈福。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又闻空中弹指，及晓，疾遂愈。咸以翔精诚所致焉。

萧介，字茂镜，兰陵人也。祖思话，宋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父惠茜，齐左民尚书。介少颖悟，有器识，博涉经史，兼善属文。齐永元末，释褐著作佐郎。天监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迁尚书金部郎。十二年，转主客郎。出为吴令，甚著声绩。湘东王闻介名，思共游处，表请之。普通三年，乃以介为湘东王谘议参军。大通二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为扬州刺史，以介为府长史，在职清白，为朝廷所称。高祖谓何敬容曰："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敬容未对，高祖曰："始兴郡顷无良守，岭上民颇不安，可以介为之。"由是出为始兴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肃清。七年，征为少府卿，寻加散骑常侍。会侍中阙，选司举王筠等四人，并不称旨，高祖曰："我门中久无此职，宜用萧介为之。"介博物强识，应对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迁都官尚书，每军国大事，必先询访于介焉。高祖谓硃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辞疾致事，高祖优诏不许。终不肯起，乃遣谒者仆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

太清中，侯景于涡阳败走，入寿阳。高祖敕防主韦默纳之，介闻而上表谏曰：

臣抱患私门，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董而为贼；刘牢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何者？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侯景兽心之种，鸣镝之类。以凶狡之才，荷高欢翼长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正欲以属国降胡以讨匈奴，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臣窃不取也。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晨，岁暮之效，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事迹显然，无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触类何可具陈？

臣朽老疾侵，不应辄干朝政。但楚囊将死，有城郢之忠；卫鱼临亡，亦有尸谏之节。臣忝为宗室遗老，敢忘刘向之心？伏愿天慈，少思危苦之语。

高祖省表叹息，卒不能用。

介性高简，少交游，惟与族兄琛、从兄眎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初，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于家。

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骑常侍聘魏，还为太子中庶子，后至光禄大夫。

洽，字宏称，介从父兄也。父惠基，齐吏部尚书，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及长，好学博涉，亦善属文。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明经。起家著作佐郎，迁西中郎外兵参军。天监初，为前军鄱阳王主簿、尚书囗部郎，迁太子中舍人。出为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镇，史数千人，前后居之者皆致巨富。洽为之，清身率职，馈遗一无所受，妻子不免饥寒。还除司空从事中郎，为建安内史，坐事免。久之，起为护军长史、北中郎谘议参军，迁太府卿、司徒临川王司马。普通初，拜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顷之，为通直散骑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制同泰、大爱敬二寺刹下铭，其文甚美。二年，迁散骑常侍。出为招远将军、临海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还拜司徒左长史，又敕撰《当涂堰碑》，辞亦赡丽。

六年，卒官，时年五十五。有诏出举哀，赙钱二万，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于世。

褚球，字仲宝，河南阳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虏将军、雍州刺史；祖暧，太宰外兵参军；父缋，太子舍人；并尚宋公主。球少孤贫，笃志好学，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诛灭，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瑚、王思远闻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为之延誉。仕齐，起家征虏行参军，俄署法曹，迁右军曲江公主簿。出为溧阳令，在县清白，资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

天监初，迁太子洗马、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建康令，母忧去职，以本官起之，固辞不拜。服阕，除北中郎谘议参军，俄迁中书郎，复兼中书通事舍人。除云骑将军，累兼廷尉、光禄卿，舍人如故。迁御史中丞。球性公强，无所屈挠，在宪司甚称职。普通四年，出为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入为通直散骑常侍，领羽林监。七年，迁太府卿，顷之，迁都官尚书。中大同中，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职。改授光禄大夫，未拜，复为太府卿，领步兵校尉。俄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领著作。迁司徒左长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孙礼、晋荀组以后，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寻出为贞威将军轻车河东王长史、南兰陵太守；入为散骑常侍，领步兵。寻表致仕，诏不许。俄复拜光禄大夫，加给事中。卒官，时年七十。

刘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齐太常敬子。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年十四，居父丧，毁瘠骨立，宗党咸异之。服阕，叔父瑱为义兴郡，携以之官，常置坐侧，谓宾客曰："此儿吾家之明珠也。"既长，美风采，性通和，虽家人不见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时镇军沈约闻其名，引为主簿，常与游宴赋诗，大为约所嗟赏。累迁太子舍人、中军临川王主簿、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出为太末令，在县有清绩。还除晋安王友，转太子中舍人。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于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高祖甚称赏之。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雒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

转中书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顷之迁太子家令，余如故。出为宣惠晋安王长史，领丹阳尹丞。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出为轻车湘东

王长史，领会稽郡丞，公事免。顷之，起为王府记室散骑侍郎，兼光禄卿。累迁少府卿、司徒左长史、御史中丞，号为称职。大通二年，迁散骑常侍。三年，迁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江夏太守，加贞威将军。五年，为宁远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改为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大同五年，守吏部尚书。其年，出为明威将军、晋陵太守。在郡和理，为吏民所称。七年，入为侍中，领右军。其年，复为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居丧未期，以毁卒，时年五十九。谥曰孝子。

孺少与从兄苞、孝绰齐名。苞早卒，孝绰数坐免黜，位并不高，惟孺贵显。有文集二十卷。子刍，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览、遵。

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历官中书郎，以所生母忧，庐于墓。再期，口不尝盐酪，冬止著单布。家人患其不胜丧，中夜窃置炭于床下，览因暖气得睡，既觉知之，号恸欧血。高祖闻其有至性，数省视之。服阕，除尚书左丞。性聪敏，尚书令史七百人，一见并记名姓。当官清正，无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从兄吏部郎孝绰，在职颇通赃货，览劾奏，并免官。孝绰怨之，尝谓人曰："犬啮行路，览噬家人。"出为始兴内史，治郡尤励清节。还复为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迁晋安王宣惠、云麾二府记室，甚见宾礼，转南徐州治中。王后为雍州，复引为安北谘议参军，带邵县令。中大通二年，王立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与遵从兄阳羡令孝仪令曰：

贤从中庶，奄至殒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贞固；内含玉润，外表澜清。美誉嘉声，流于士友；言行相符，终始如一。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既以鸣谦表性，又以难进自居，未尝造请公卿，缔交荣利。是以新沓莫之举，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职，栖迟门下，已逾五载；同僚已陟，后进多升，而怡然清静，不以少多为念。确尔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观宝，东江独步，书籍所载，必不是过。

吾昔在汉南，连翩书记，及忝硃方，从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鹢舟乍动，硃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酒兰耳热，言志赋诗，校覆忠贤，榷扬文史，益者三友，此实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结去思，野多驯雉，此亦威凤一羽，足以验其

五德。比在春坊，载获申晤，博望无通宾之务，司成多节文之科。所赖故人，时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实可嗟痛。“惟与善人”，此为虚说；天之报施，岂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诚，亦当何已。往矣奈何，投笔恻怆。

吾昨欲为志铭，并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扬吹歔，使得骋其才用，今者为铭为集，何益既往？故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刘潜，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幼孤，与兄弟相励勤学，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天监五年，举秀才。起家镇右始兴王法曹行参军，随府益州，兼记室。王入为中抚军，转主簿，迁尚书殿中郎。敕令制《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丽。晋安王纲出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以母忧去职。王立为皇太子，孝仪服阕，仍补洗马，迁中舍人。出为戎昭将军、阳羡令，甚有称绩，擢为建康令。大同三年，迁中书郎，以公事左迁安西谘议参军，兼散骑常侍。使魏还，复除中书郎。顷之，权兼司徒右长史，又兼宁远长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迁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职弹纠无所顾望，当时称之。十年，出为伏波将军、临海太守。是时政网疏阔，百姓多不遵禁。孝仪下车，宣示条制，励精绥抚，境内翕然，风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书。太清元年，出为明威将军、豫章内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仪遣子励帅郡兵三千人，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三年，宫城不守，孝仪为前历阳太守庄铁所逼，失郡。大宝元年，病卒，时年六十七。

孝仪为人宽厚，内行尤笃。第二兄孝能早卒，孝仪事寡嫂甚谨，家内巨细，必先谘决。与妻子朝夕供事，未尝失礼。世以此称之。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第五弟孝胜，历官邵陵王法曹、湘东王安西主簿记室、尚书左丞。出为信义太守，公事免。久之，复为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聘魏还，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师，纪僭号于蜀，以孝胜为尚书仆射。承圣中，随纪出峡口，兵败，被执下狱。世祖寻宥之，起为司徒右长史。

第六弟孝威，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簿，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太子洗马，累迁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记。大同九年，白雀集东宫，孝威上颂，其辞甚美。太清中，迁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乱，孝威于围城得出，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至安陆，遇疾卒。

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迁益州，随府转安西记室。承圣中，与兄孝胜俱随纪军出峡口，兵败，至江陵，世祖以为黄门侍郎，迁侍中。兄弟并善五言诗，见重于世。文集值乱，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卒，时年五十九。

萧几，字德玄，齐曲江公遥欣子也。年十岁，能属文。早孤，有弟九人，并皆稚小，几恩爱笃睦，闻于朝野。性温和，与物无竞，清贫自立。好学，善草隶书。湘州刺史杨公则，曲江之故吏也。每见几，谓人曰："康公此子，可谓桓灵宝出。"及公则卒，几为之诔，时年十五，沈约见而奇之，谓其舅蔡撙曰："昨见贤甥杨平南诔文，不减希逸之作，始验康公积善之庆。"释褐著作佐郎、庐陵王文学、尚书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记，迁庶子、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末年，专尚释教。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卒于官。

子为，字元专，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规之徒，俱著名誉，既逢休运，才用各展，美矣。萧洽《当涂》之制，见伟辞人；刘孝仪兄弟，并以文章显。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列传第三十六臧盾弟厥傅岐

臧盾，字宣卿，东莞莒人。高祖焘，宋左光禄大夫。祖潭之，左民尚书。父未甄 ，博涉文史，有才干，少为外兄汝南周颙所知。宋末，起家为领军主簿，所奉即齐武帝。入齐，历太尉祭酒、尚书主客郎、建安、庐陵二王府记室、前军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阳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为骠骑刑狱参军。天监初，除后军谘议中郎、南徐州别驾，入拜黄门郎，迁右军安成王长史、少府卿。出为新安太守，有能名。还为太子中庶子、司农卿、太尉长史。丁所生母忧，三年庐于墓侧。服阕，除廷尉卿。出为安成王长史、江夏太守，卒官。

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璩异之，叹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为抚军行参军，迁尚书中兵郎。盾美风姿，善举止，每趋奏，高祖甚悦焉。入兼中书通事舍人，除安右录事参军，舍人如故。

盾有孝性，随父宿直于廷尉，母刘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寝。及晓，宅信果报凶问，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终，父又卒，盾居丧五年，不出庐户，形骸枯悴，家人不复识。乡人王端以状闻，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阕，除丹阳尹丞，转中书郎，复兼中书舍人，迁尚书左丞，为东中郎武陵王长史，行府州国事，领会稽郡丞。还除少府卿，领步兵校尉，迁御史中丞。盾性公强，居宪台甚称职。

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开讲，设四部大会，众数万人。南越所献驯象，忽于众中狂逸，乘舉羽卫及会皆骇散，惟盾与散骑郎裴之礼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诏，加散骑常侍，未拜，又诏曰："总一六军，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骑常侍盾，志怀忠密，识用详慎，当官平允，处务勤恪，必能缉斯戎政。可兼领军，常侍如故。"大同二年，迁中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监局事多。盾为人敏赡，有风力，长于拨繁，职事甚理。天监中，吴平侯萧景居此职，著声称。至是，盾复继之。

五年，出为仁威将军、吴郡太守，视事未期，以疾陈解。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七年，疾愈，复为领军将军。九年，卒，时年六十六。即日有诏举哀。赠侍中，领军如故。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布各有差。谥曰忠。

子长博，字孟弘，桂阳内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献卿，亦以干局称。初为西中郎行参军、尚书主客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正员郎、鸿胪卿，舍人如故。迁尚书右丞，未拜，出为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涘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然为政严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罚，百姓谓之“臧虎”。还除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复兼舍人。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司农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时年四十八。厥前后居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厥。厥辨断精详，咸得其理。厥卒后，有挝登闻鼓诉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无可付。”其见知如此。

子操，尚书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灵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齐世为山阴令，有治能，自县擢为益州刺史。父翘，天监中，历山阴、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骠骑谘议。

岐初为国子明经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迁行参军，兼尚书金部郎。母忧去职，居丧尽礼。服阕后，疾废久之。是时改创北郊坛，初起岐监知缮筑，事毕，除如新令。县民有因斗相殴而死者，死家诉郡，郡录其仇人，考掠备至，终不引咎，郡乃移狱于县。岐即命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首服。法当偿死，会冬节至，岐乃放其还家，使过节一日复狱。曹掾固争曰：“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负信，县令当坐，主者勿忧。”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叹异，遽以状闻。岐后去县，民无老小，皆出境拜送，啼号之声，闻于数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宁远岳阳王记室参军，舍人如故。出为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复为舍人，累迁安西中记室、镇南谘议参军，兼舍人如故。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对。大同中，与魏和亲，其使岁中再至，常遣岐接对焉。太清元年，累迁太仆、司农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余年，机事密勿亚于硃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率众伐彭城，兵败陷魏。二年，渊明遣使还，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议。左卫硃异曰：“高澄此意，当复欲继好，不爽前和；边境且得静寇息民，于事为便。”议者并然之。岐独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

新复败退，令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许。”硃异等固执，高祖遂从异议。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启请追使，敕但依违报之。至八月，遂举兵反。十月，入寇京师，请诛硃异。三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二月，景于阙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当解围还镇，敕许之。乃于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执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许，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与景盟讫，城中文武喜跃，望得解围。岐独言于众曰：“贼举兵为逆，未遂求和，夷情兽心，必不可信，此和终为贼所诈也。”众并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叹服。寻有诏，以岐勤劳，封南豊县侯，邑五百户，固辞不受。宫城失守，岐带疾出围，卒于宅。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岐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

列传第三十七韦粲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张嵊沈浚柳敬礼

韦粲，字长蒨，车骑将军睿之孙，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风，好学仗气 ，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初为云麾晋安王行参军，俄署法曹，迁外兵参军，兼中兵。时颍川庾仲容、吴郡张率，前辈知名，与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迁镇雍州，随转记室，兼中兵如故。王立为皇太子，粲迁步兵校尉，入为东宫领直，丁父忧去职。寻起为招远将军，复为领直。服阕，袭爵永昌县侯，除安西湘东王谘议，累迁太子仆、左卫率，领直并如故。粲以旧恩，任寄绸密，虽居职屡徙，常留宿卫，颇擅威名，诞倨，不为时辈所平。右卫硃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

中大同十一年，迁通直散骑常侍，未拜，出为持节、督衡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饯新亭，执粲手曰："与卿不为久别。"太清元年，粲至州。无几，便表解职。二年，征为散骑常侍。粲还至庐陵，闻侯景作逆，便简阅部下，得精卒五千，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报云"贼已出横江"，粲即就内史刘孝仪共谋之。孝仪曰："必期如此，当有别敕。岂可轻信单使，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渡江，便逼宫阙，水陆俱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蕃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实宜在前；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直且张声势，移镇湓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粲。粲悉留家累于江州，以轻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余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赡给之，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

先是，安北将军鄱阳王范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与其长子嗣，帅江西之众赴京师，屯于张公洲，待上流诸军至。是时，之高遣船渡仲礼，与合军进屯王游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乃云："柳节下是州将，何须我复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年德已隆，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曰："前诸将之议，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当戮力

同心，岂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异，锋镝便有所归。”之高垂泣曰：“吾荷国恩荣，自应帅先士卒，顾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谓众议已从，无俟老夫耳。若必有疑，当剖心相示。”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

次新亭，贼列阵于中兴寺，相持至晚，各解归。是夜，仲礼入粲营，部分众军，旦日将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青塘当石头中路，粲虑栅垒未立，贼必争之，颇以为惮，谓仲礼曰：“下官才非御侮，直欲以身殉国。节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亏丧。”仲礼曰：“青塘立栅，迫近淮渚，欲以粮储船乘尽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差军相助。”乃使直阁将军刘叔胤师助粲，帅所部水陆俱进。时值昏雾，军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景登禅灵寺门阁，望粲营未立，便率锐卒来攻。军副王长茂劝据栅待之，粲不从，令军主郑逸逆击之，命刘叔胤以水军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贼乘胜入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犹叱子弟力战，兵死略尽，遂见害，时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贼传粲首阙下，以示城内，太宗闻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诏赠护军将军。世祖平侯景，追谥曰忠贞，并追赠助、警、构及尼皆中书郎，昂员外散骑常侍。

粲长子臧，字君理。历官尚书三公郎、太子洗马、东宫领直。侯景至，帅兵屯西华门。城陷，奔江州，收旧部曲，据豫章，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贞，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之七世孙也。父法成，天监中奉朝请。子一少好学，有志操，以家贫阙养，因蔬食终身。起家王国侍郎、朝请。启求观书秘阁，高祖许之，有敕直华林省。其姑夫右卫将军硃异，权要当朝，休下之日，宾客辐凑，子一未尝造门，其高洁如此。稍迁尚书仪曹郎，出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绩。除通直散骑侍郎，出为戎昭将军、南津校尉。

弟子四，历尚书金部郎。大同初，迁右丞。兄弟性并刚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极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诏尚书详择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顾玙尝奏事不允，高祖厉色呵责之；子四乃趋前代炯等对，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缚之，子四据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释之。犹坐免职。

及侯景反，攻陷历阳，自横江将渡，子一帅舟师千余人，于下流欲

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与其党散走。子一乃退还南洲，复收余众，步道赴京师。贼亦寻至，子一启太宗曰：“贼围未合，犹可出荡，若营栅一固，无所用武。”请与其弟子四、子五帅所领百余人，开承明门挑贼。许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独进，群贼夹攻之，从者莫敢继。子四、子五见事急，相引赴贼，并见害。诏曰：“故戎昭将军、通直散骑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书右丞江子四，东宫直殿主帅子五，祸故有闻，良以矜恻，死事加等，抑惟旧章。可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子四中书侍郎，子五散骑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赠子一侍中，谥义子；子四黄门侍郎，谥毅子；子五中书侍郎，谥烈子。

子一续《黄图》及班固“九品”，并辞赋文笔数十篇，行于世。

张嵊，字四山，镇北将军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临青州，为土民所害，嵊感家祸，终身蔬食布衣，手不执刀刃。州举秀才。起家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洗马、司徒左西掾、中书郎。出为永阳内史，还除中军宣城王司马、散骑常侍。又出为镇南湘东王长史、寻阳太守。中大同元年，征为太府卿，俄迁吴兴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围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数千人赴援。三年，宫城陷，御史中丞沈浚违难东归。嵊往见而谓曰：“贼臣凭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据贵乡。若天道无灵，忠节不展，虽复及死，诚亦无恨。”浚曰：“鄙郡虽小，仗义拒逆，谁敢不从！”固劝嵊举义。于是收集士卒，缮筑城垒。时邵陵王东奔至钱唐，闻之，遣板授嵊征东将军，加秩中二千石。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尘，今日何情，复受荣号。”留板而已。贼行台刘神茂攻破义兴，遣使说嵊曰：“若早降附，当还以郡相处，复加爵赏。”嵊命斩其使，仍遣军主王雄等帅兵于鳢渎逆击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闻神茂败，乃遣其中军侯子鉴帅精兵二万人，助神茂以击嵊。嵊遣军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战，为神茂所败，退归。贼骑乘胜焚栅，栅内众军皆土崩。嵊乃释戎服，坐于听事，贼临之以刃，终不为屈。乃执嵊以送景，景刑之于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余人，时年六十二。贼平，世祖追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子。

沈浚，字叔源，吴兴武康人。祖宪，齐散骑常侍，齐史有传。浚少博学，有才干，历山阴、吴、建康令，并有能名。入为中书郎、尚书左丞。侯景逼京城，迁御史中丞。是时外援并至，侯景表请求和，诏许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复怀奸计，迟疑不去。数日，皇太子令浚诣景所，景曰：“即已向热，非复行时。十万之众，何由可去，还欲立效朝

廷，君可见为申闻。”浚曰：“将军此论，意在得城。城内兵粮，尚支百日。将军储积内尽，国家援军外集，十万之众，将何所资？而反设此言，欲胁朝廷邪？”景横刃于膝，□真目叱之。浚正色责景曰：“明公亲是人臣，举兵向阙，圣主申恩赦过，已共结盟，口血未干，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刀乎！”不顾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衔之。及破张嵊，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礼，开府仪同三司庆远之孙。父津，太子詹事。敬礼与兄仲礼，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迁扶风太守。侯景渡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据青溪埭，与景频战，恒先登陷陈，甚著威名。台城没，敬礼与仲礼俱见于景，景遣仲礼经略上流，留敬礼为质，以为护军。景饯仲礼于后渚，敬礼密谓仲礼曰：“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杀，敬礼死亦无所恨。”仲礼壮其言，许之。及酒数行，敬礼目仲礼，仲礼见备卫严，不敢动，计遂不果。会景征晋熙，敬礼与南康王会理共谋袭其城，克期将发，建安侯萧贲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义重于生，前典垂诰，斯盖先哲之所贵也。故孟子称：生者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宁舍生而取义。至如张嵊二三子之徒，捐躯殉节，赴死如归，英风劲气，笼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传第三十八太宗十一王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陈淑容生浔阳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临、安陆王大春，谢夫人生浏阳公大雅，张夫人生新兴王大庄　，包昭华生西阳王大钧，范夫人生武宁王大威，褚修华生建平王大球，陈夫人生义安王大昕，硃夫人生绥建王大挚。自余诸子，本书不载。

浔阳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聪朗，善属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孙封当阳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同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诸军事、轻车将军、郢州刺史。时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达民情，戒之曰："事无大小，悉委行事，纤毫不须措怀。"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众皆惊服。七年，征为侍中、兼石头戍军事。太清元年，出为云麾将军、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远近归之，众至数万，与上流诸军赴援宫阙。三年，城陷，上甲侯萧韶南奔，宣密诏，加散骑常侍，进号平南将军。大宝元年，封寻阳王，邑二千户。

初，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来奔，大心以铁旧将，厚为其礼，军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为豫章内史。侯景数遣军西上寇抄，大心辄令铁击破之，贼不能进。时鄱阳王范率众弃合肥，屯于栅口，待援兵总集，欲俱进。大心闻之，遣要范西上，以湓城处之，廪馈甚厚，与戮力共除祸难。会庄铁据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等将军击之，铁败绩，又乞降。鄱阳世子嗣先与铁游处，因称其人才略从横，且旧将也，欲举大事，当资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领，嗣请援之。范从之，乃遣将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铁，夜袭破韦约等营。大心闻之大惧，于是二藩衅起，人心离贰。景将任约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败绩。时帐下犹有勇士千余人，咸说曰："既无粮储，难以守固。若轻骑往建州，以图后举，策之上者也。"大心未决，其母陈淑容曰："即日圣御年尊，储宫万福，汝久奉违颜色，不念拜谒阙庭，且吾已老，而欲远涉险路，粮储不给，岂谓孝子？吾终不行。"因抚胸恸哭，大心乃止。遂与约和。二年秋，遇害，时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临，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宁国县公，邑一千五百户。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忧，哭泣毁瘠，以孝闻。后入国学，明经射策甲科，拜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十一年，为长兼侍中。出为轻车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乱，为使持节、宣惠将军，屯新

亭。俄又征还，屯端门，都督城南诸军事。时议者皆劝收外财物，拟供赏赐，大临独曰："物乃赏士，而牛可犒军。"命取牛，得千余头，城内赖以飨士。大宝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户。出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扬州刺史。又除安东将军、吴郡太守。时张彪起义于会稽，吴人陆令公、颍川庾孟卿等劝大临走投彪。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资我力；如其挠败，以我说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时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连，字仁靖。少俊爽，能属文，举止风流，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临城县公，邑一千五百户。七年，与南海王俱入国学，射策甲科，拜中书侍郎。十年，高祖幸硃方，大连与兄大临并从。高祖问曰："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敕各给马试之，大连兄弟据鞍往还，各得驰骤之节，高祖大悦，即赐所乘马。及为启谢，词又甚美。高祖佗日谓太宗曰："昨见大临、大连，风韵可爱，足以慰吾年老。"迁给事黄门侍郎，转侍中，寻兼石头戍军事。太清元年，出为使持节、轻车将军、东扬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师，大连率众四万来赴。及台城没，援军散，复还扬州。三年，会稽山贼田领群聚党数万来攻，大连命中兵参军张彪击斩之。大宝元年，封为南郡王，邑二千户。景仍遣其将赵伯超、刘神茂来讨，大连设备以待之。会将留异以城应贼，大连弃城走，至信安，为贼所获。侯景以为轻车将军、行扬州事，迁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大连既迫寇手，恒思逃窜，乃与贼约曰："军民之事，吾不预焉。候我存亡，但听钟响。"欲简与相见，因得亡逸，贼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时年二十五。

安陆王大春，字仁经。少博涉书记。天性孝谨，体貌环伟，腰带十围。大同六年，封西豊县公，邑一千五百户。拜中书侍郎。后为宁远将军，知石头戍军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随邵陵王入援，战于钟山，为贼所获。京城既陷，大宝元年，封安陆郡王，邑二千户。出为使持节、云麾将军、东扬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时年二十二。

浏阳公大雅，字仁风。大同九年，封浏阳县公，邑一千五百户。少聪警，美姿仪，特为高祖所爱。太清三年，京城陷，贼已乘城，大雅犹命左右格战，贼至渐众，乃自缒而下。因发愤感疾，薨，时年十七。

新兴王大庄，字仁礼。大同九年，封高唐县公，邑一千五百户。大宝元年，封新兴郡王，邑二千户。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宣毅将军、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时年十八。

西阳王大钧，字仁辅。性厚重，不妄戏弄。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韵清雅，高祖因赐王羲之书一卷。大宝元年，封西阳郡王，邑二千户。出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二年，监扬州，将军如故。至秋遇害，时年十三。

武宁王大威，字仁容。美风仪，眉目如画。大宝元年，封武宁郡王，邑二千户。二年，出为信威将军、丹阳尹。其年秋，遇害，时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宝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户。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围京城，高祖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众生应受诸苦，悉衍身代当。”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乃六时礼佛，亦云：“凡有众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为轻车将军、兼石头戍军事。其年秋，遇害，时年十一。

义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岁，母陈夫人卒，便哀慕毁悴，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呜咽不能自胜。左右见之，莫不掩泣。大宝元年，封义安郡王，邑二千户。二年，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镇，遇害，时年十一。

绥建王大挚，字仁瑛。幼雄壮有胆气，及京城陷，乃叹曰：“大丈夫会当灭虏属。”奶媪惊，掩其口曰：“勿妄言，祸将及！”大挚笑曰：“祸至非由此言。”大宝元年，封绥建郡王，邑二千户。二年，为宁远将军，遇害，时年十岁。

世祖诸男：徐妃生忠壮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贞惠世子方诸，其愍怀太子方矩（本书不载所生，别有传），夏贤妃生敬皇帝。自余诸子，并本书无传。

忠壮世子方等，字实相，世祖长子也。母曰徐妃。少聪敏，有俊才，善骑射，尤长巧思。性爱林泉，特好散逸。尝著论曰：“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箪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沟壑，瓦棺石椁，何以异兹？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当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存掌握。举手惧触，摇足恐堕。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宠，方等意不自安。世祖闻之，又恶方等，方等益惧，故述论以申其志焉。

会高祖欲见诸王长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忧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乱，世祖召之，方等启曰："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世祖省书叹息，知无还意，乃配步骑一万，使援京都。贼每来攻，方等必身当矢石。宫城陷，方等归荆州，收集士马，甚得众和，世祖始叹其能。方等又劝修筑城栅，以备不虞。既成，楼雉相望，周回七十余里。世祖观之甚悦，入谓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复何忧！"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秽行，榜于大阁。方等入见，益以自危。时河东王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许焉。拜为都督，令帅精卒二万南讨。方等临行，谓所亲曰："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及至麻溪，河东王率军逆战，方等击之，军败，遂溺死，时年二十二。世祖闻之，不以为戚。后追思其才，赠侍中、中军将军、扬州刺史，谥曰忠壮世子，并为招魂以哀之。

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行于世。

贞惠世子方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母王氏又有宠。及方等败没，世祖谓之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因拜为中抚军以自副，又出为郢州刺史，镇江夏，以鲍泉为行事，防遏下流。时世祖遣徐文盛督众军，与侯景将任约相持未决。方诸恃文盛在近，不恤军政，日与鲍泉蒲酒为乐。侯景知之，乃遣其将宋子仙率轻骑数百，从间道袭之。属风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诸与鲍泉犹不信，曰："徐文盛大军在下，虏安得来？"始命闭门，贼骑已入，城遂陷，子仙执方诸以归。王僧辩军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赠侍中、大将军。谥曰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诸子，虽开土宇，运属乱离；既拘寇贼，多殒非命。吁！可嗟矣。

列传第三十九王僧辩

王僧辩，字君才，右卫将军神念之子也。以天监中随父来奔。起家为湘东王国左常侍。王为丹阳尹，转府行参军。王出守会稽，兼中兵参军事。王为荆州　，仍除中兵，在限内。时武宁郡反，王命僧辩讨平之。迁贞威将军、武宁太守。寻迁振远将军、广平太守。秩满，还为王府中录事，参军如故。王被征为护军，僧辩兼府司马。王为江州，仍除云骑将军司马，守湓城。俄监安陆郡，无几而还。寻为新蔡太守，犹带司马，将军如故。王除荆州，为贞毅将军府谘议参军事，赐食千人，代柳仲礼为竟陵太守，改号雄信将军。属侯景反，王命僧辩假节，总督舟师一万，兼粮馈赴援。才至京都，宫城陷没，天子蒙尘。僧辩与柳仲礼兄弟及赵伯超等，先屈膝于景，然后入朝。景悉收其军实，而厚加绥抚。未几，遣僧辩归于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辩为领军将军。

及荆、湘疑贰，军师失律，世祖又命僧辩及鲍泉统军讨之，分给兵粮，克日就道。时僧辨以竟陵部下犹未尽来，意欲待集，然后上顿。谓鲍泉曰："我与君俱受命南讨，而军容若此，计将安之？"泉曰："既禀庙算，驱率骁勇，事等沃雪，何所多虑。"僧辩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谈耳。河东少有武干，兵刃又强，新破军师，养锐待敌，自非精兵一万，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数经行阵，已遣召之，不久当及。虽期日有限，犹可重申，欲与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败之举，系此一行，迟速之宜，终当仰听。"世祖性严忌，微闻其言，以为迁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辩将入，谓泉曰："我先发言，君可见系。"泉又许之。及见世祖，世祖迎问曰："卿已办乎？何日当发？"僧辩具对，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剑厉声曰："卿惮行邪！"因起入内。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须臾，遣左右数十人收僧辩。既至，谓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贼，今唯有死耳。"僧辩对曰："僧辩食禄既深，忧责实重，今日就戮，岂敢怀恨。但恨不见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之方苏。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系之。会岳阳王军袭江陵，人情搔扰，未知其备。世祖遣左右往狱，问计于僧辩，僧辩具陈方略，登即赦为城内都督。俄而岳阳奔退，而鲍泉力不能克长沙，世祖乃命僧辩代之。数泉以十罪，遣舍人罗重欢领斋仗三百人，与僧辩俱发。既至，遣通泉云："罗舍人被令，送王竟陵来。"泉甚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俄而重欢赍令书先入，僧辩从斋仗继进，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辩既入，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见待。"因语重欢

出令，泉即下地，鏁于床侧。僧辩仍部分将帅，并力攻围，遂平湘土。

还复领军将军。侯景浮江西寇，军次夏首。僧辩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等，俱赴西阳。军次巴陵，闻郢州已没，僧辩因据巴陵城。世祖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掞并会僧辩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众益广，徒党甚锐，将进寇荆州。乃使伪仪同丁和统兵五千守江夏，大将宋子仙前驱一万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继进。于是缘江戍逻，望风请服，贼拓逻至于隐矶。僧辩悉上江渚米粮，并沉公私船于水。及贼前锋次江口，僧辩乃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问："城内是谁？"答曰："是王领军。"贼曰："语王领军，事势如此，何不早降？"僧辩使人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贼骑既去，俄尔又来，曰："我王已至，王领军何为不出与王相见邪？"僧辩不答。顷之，又执王珣等至于城下，珣为书诱说城内。景帅船舰并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广设氈屋，耀军城东陇上，芟除草□，开八道向城，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杀贼既多，贼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辩。是日，贼复攻巴陵，水步十处，鸣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掷火爨脊石，杀伤甚多。午后贼退，乃更起长栅绕城，大列舸舰，以楼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牛羊柯推虾蟆车填緌，引障车临城，二日方止。贼又于舰上竖木桔禋，聚茅置火，以烧水栅，风势不利，自焚而退。既频战挫衄，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景乃烧营夜遁，旋军夏首。世祖策勋行赏，以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策史，封长宁县公。

于是世祖命僧辩即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师次郢城，步攻鲁山。鲁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骑将也，率其党力战，众军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辩仍督诸军渡江攻郢，即入罗城。宋子仙蚁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克。子仙使其党时灵护率众三千，开门出战，僧辩又大破之，生擒灵护，斩首千级。子仙众退据仓门，带江阻险，众军攻之，频战不克。景既闻鲁山已没，郢镇复失罗城，乃率余众倍道归建业。子仙等困蹙，计无所之，乞输郢城，身还就景。僧辩伪许之，命给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龛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时鼓噪，掩至仓门。水军主宋遥率楼船，暗江四面云合；子仙行战行走，至于白杨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诸军进师九水。贼伪仪同范希荣、卢晖略尚据湓城，及僧辩军至，希荣等因挟江州刺史临城公弃城奔走。世祖加僧辩侍中、尚书令、征东大将军，给鼓吹一部。仍令僧辩且

顿江州，须众军齐集，得时更进。

顷之，世祖命江州众军悉同大举，僧辩乃表皇帝凶问，告于江陵。仍率大将百余人，连名劝世祖即位；将欲进军，又重奉表。虽未见从，并蒙优答。事见本纪。

僧辩于是发自江州，直指建业，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锐卒轻舸，袭南陵、鹊头等戍，至即克之。先是，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前军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既至湓口，与僧辩会于白茅洲，登坛盟誓。霸先为其文曰："贼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无状，构造奸恶；违背我恩义，破掠我国家，毒害我生民，移毁我社庙。我高祖武皇帝灵圣聪明，光宅天下，劬劳兆庶，亭育万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载。哀景以穷见归，全景将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荣。我高祖于景何薄？我百姓于景何怨？而景长戟强弩，陵蹙朝廷，锯牙郊甸，残食含灵。刳肝斫趾，不瞳其快；曝骨焚尸，不谓为酷。高祖菲食卑宫，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愤终贼手。大行皇帝温严恭默，丕守鸿名，于景何有，复加忍毒。皇枝涘抱已上，缌功以还，穷刀极俎，既屠且□会。岂有率土之滨，谓为王臣，食人之禾，饮人之水，忍闻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辩、臣霸先等，荷称国藩湘东王臣绎泣血衔哀之寄，摩顶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当将帅之任；而不能沥胆抽肠，共诛奸逆，雪天地之痛，报君父之仇，则不可以禀灵含识，戴天履地！今日相国至孝玄感，灵武斯发，已破贼徒，获其元帅，止余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同心共契，必诛凶竖，尊奉相国，嗣膺鸿业，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获一赏，臣僧辩等不推己让物，先身帅众，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共诛共责。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于是升坛歃血，共读盟文，皆泪下沾襟，辞色慷慨。

及王师次于南洲，贼帅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又以□乌□了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僧辩乃麾细船，皆令退缩，悉使大舰夹泊两岸。贼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众军乃棹大舰，截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贼悉赴水。僧辩即督诸军沿流而下，进军于石头之斗城，作连营以逼贼。贼乃横岭上筑五城拒守，侯景自出，与王师大战于石头城北。霸先谓僧辩曰："丑虏游魂，贯盈已稔，逋诛送死，欲为一决。我众贼寡，且分其势。"即遣强弩二千张，攻贼西面两城，仍使结阵以当贼。僧辩在后麾军而进，复大破之。卢晖略闻景战败，以石头城降，僧辩引军入据之。景之退也，北走硃方，于是景散兵走告僧辩，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采梠失

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等。时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其执缚者，袒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

僧辩命侯瑱、裴之横率精甲五千，东入讨景。僧辩收贼党王伟等二十余人，送于江陵。伪行台赵伯超自吴松江降于侯瑱，瑱时送至僧辩。僧辩谓伯超曰："赵公，卿荷国重恩，遂复同逆。今日之事，将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辩顾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耳，岂识王僧辩？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宾客皆前称叹功德。僧辩瞿然，乃谬答曰："此乃圣上之威德，群帅之用命。老夫虽滥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京都克定。世祖即帝位，以僧辩功，进授镇卫将军、司徒，加班剑二十人，改封永宁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尚书令、鼓吹并如故。

是后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尽收其军实；李洪雅又自零陵率众出空灵滩，称助讨纳。朝廷未达其心，深以为虑，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豊侯循南征。僧辩因督杜掞等众军，发于建业，师次巴陵。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先时霸先让都督于僧辩，僧辩不受，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时纳等下据车轮，夹岸为城，前断水势，士卒骁猛，皆百战之余。僧辩惮之，不与轻进，于是稍作连城以逼贼。贼见不敢交锋，并怀懈怠。僧辩因其无备，命诸军水步攻之，亲执旗鼓，以诫进止。于是诸军竞出，大战于车轮，与骠骑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贼大败，步走归保长沙，驱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辩追蹑，乃命筑垒围之，悉令诸军广建围栅，僧辩出坐垄上而自临视。贼望，识僧辩，知不设备，贼党吴藏、李贤明等乃率锐卒千人，开门掩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时杜掞、杜龛并侍左右，带甲卫者止百余人，因下遣人与贼交战。李贤明乘铠马，从者十骑，大呼冲突，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于是指挥勇敢，遂获贤明，因即斩之。贼乃退归城内。初，陆纳阻兵内逆，以王琳为辞，云"朝廷若放王琳，纳等自当降伏"。于时众军并进，未之许也。而武陵王拥众上流，内外骇惧，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辩旋于江陵，因被诏会众军西讨，督舟师二万，舆驾出天居寺饯行。俄而武陵败绩，僧辩自枝江班师于江陵，旋镇建业。

是月，居少时，复回江陵。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将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六汗萨、东方老等率众继之。时陈霸先镇建康，既闻此事，驰报江陵。世祖即诏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以拒北寇；征

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于关；因与北军战，大败之，僧辩率众军振旅于建业。承圣三年二月甲辰，诏曰：“赞俊遂贤，称于秦典；自上安下，闻之汉制。所以仰协台曜，俯佐弘图。使持节、侍中、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南徐、东扬三州诸军事、镇卫将军、扬州刺史、永宁郡开国公僧辩，器宇凝深，风格详远，行为士则，言表身文，学贯九流，武该七略。顷岁征讨，自西徂东；师不疲劳，民无怨讟；王业艰难，实兼夷险。宜其燮此中台，膺兹上将；寄之经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车骑大将军，余悉如故。”

顷之，丁母太夫人忧，世祖遣侍中谒者监护丧事，策谥曰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监初董率徒众据东关，退保合肥濑湖西，因娶以为室，生僧辩。性甚安和，善于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初，僧辩下狱，夫人流泪徒行，将入谢罪，世祖不与相见。时贞惠世子有宠于世祖，军国大事多关领焉。夫人诣阁，自陈无训，涕泗呜咽，众并怜之。及僧辩免出，夫人深相责励，辞色俱严，云：“人之事君，惟须忠烈，非但保祐当世，亦乃庆流子孙。”及僧辩克复旧京，功盖天下，夫人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及既薨殒，甚见愍悼。且以僧辩勋业隆重，故丧礼加焉。灵柩将归建康，又遣谒者至舟渚吊祭。命尚书左仆射王裒为其文曰：“维尔世基武子，族懋阳元，金相比映，玉德齐温。既称女则，兼循妇言。书图镜览，辞章讨论。教贻俎豆，训及平原。楚发将兵，孟轲成德。尽忠资敬，自家刑国。显允其仪，惟民之则。反命师旅，既修我戎；补兹衮职，奄有龟、蒙。母由子贵，亶尔斯崇；嘉命允集，宠章所隆。居高能降，处贵思冲；庆资善始，荣兼令终。崦嵫既夕，蒹葭早秋；奔驷难返，冲涛讵留。背龙门而西顾，过夏首而东浮；越三宫之遐岳，经三江之派流。郁郁增岭，浮云蔽亏；滔滔江、汉，逝者如斯。铭旌故旐，宇毁遗碑。即虚舟而设奠，想徂魂之有知。呜呼哀哉！”

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阳王众合五万，将袭江陵。世祖遣主书李膺征僧辩于建业，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别敕僧辩云：“黑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僧辩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为前军，兖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泰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凡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俄而京城陷没，宫车晏驾。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辩预树立之功，承制进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与陈霸先参谋讨伐。

时齐主高洋又欲纳贞阳侯渊明以为梁嗣，因与僧辩书曰：“梁国不造，祸难相仍，侯景倾荡建业，武陵弯弓巴、汉。卿志格玄穹，精贯白日，戮力齐心，芟夷逆丑。凡在有情，莫不嗟尚；况我邻国，缉事言前。而西寇承间，复相掩袭。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殒身宗祐。王师未及，便已降败；士民小大，皆毕寇虏。乃眷南顾，愤叹盈怀。卿臣子之情，念当鲠裂。如闻权立枝子，号令江阴，年甫十余，极为冲藐；梁衅未已，负荷谅难。祭则卫君，政由甯氏；干弱枝强，终古所忌。朕以天下为家，大道济物。以梁国沦灭，有怀旧好，存亡拯坠，义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长伊德。彼贞阳侯，梁武犹子，长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便诏上党王涣总摄群将，扶送江表，雷动风驰，助扫冤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军度安陆，既不相及，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复蹑江左。今转次汉口，与陆居士相会。卿宜协我良规，厉彼群帅，部分舟舻，迎接今王，鸠勒劲勇，并心一力。西羌乌合，本非勍寇，直是湘东怯弱，致此沦胥。今者之师，何往不克，善建良图，副朕所望也。”

贞阳承齐遣送，将届寿阳。贞阳前后频与僧辩书，论还国继统之意，僧辩不纳。及贞阳、高涣至于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率众拒战，败绩，僧辩因遂谋纳贞阳，仍定君臣之礼。启曰：“自秦兵寇陕，臣便营赴援，才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刘周入国，具表丹诚，左右勋豪，初并同契。周既多时不还，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复遣诸处询谋，物论参差，未甚决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权景宣书，令以真迹上呈。观视将帅，恣欲同泰，若一朝仰违大国，臣不辞灰粉，悲梁祚永绝中兴。伏愿陛下便事济江，仰藉皇齐之威，凭陛下至圣之略，树君以长，雪报可期，社稷再辉，死且非吝。请押别使曹冲驰表齐都，续启事以闻，伏迟拜奉在促。”贞阳答曰：“姜皓至，枉示具公忠义之怀。家国丧乱，于今积年。三后蒙尘，四海腾沸。天命元辅，匡救本朝。弘济艰难，建武宗祐。至于丘园板筑，尚想来仪；公室皇枝，岂不虚迟。闻孤还国，理会高怀，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询谋卿士，访逮籓维，沿溯往来，理淹旬月，使乎届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萧宗，重兴我梁国。亿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军次东关，频遣信裴之横处，示其可否。答对骄凶，殊骇闻瞩。上党王陈兵见卫，欲叙安危，无识之徒，忽然逆战。前旌未举，即自披猖，惊悼之情，弥以伤恻。上党王深自矜嗟，不传首级，更蒙封树，饰棺厚殡，务从优礼。齐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凭元宰，讨逆贼于咸阳，诛叛子于云梦，同心协力，克定邦家。览所示权景宣书，上流诸将，本有忠略，弃亲向仇，庶当不尔，防奸定乱，终在于公。今且顿东关，更待来信，未

知水陆何处见迎。夫建国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质，有自来矣。若公之忠节，上感苍旻；群帅同谋，必匪携贰。则齐师反璟，义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无克。韬旗侧席，迟复行人。曹冲奉表齐都，即押送也。渭桥之下，惟迟叙言；汜水之阳，预有号惧。”僧辩又重启曰：“员外常侍姜皓还，奉敕伏具动止。大齐仁义之风，曲被邻国，恤灾救难，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荣荷；江东冠冕，俱知凭赖。今歃不忘信，信实由衷，谨遣臣第七息显，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质；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舻舳浮江，俟一龙之渡；清宫丹陛，候六传之入。万国倾心，同荣晋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议。国祚既隆，社稷有奉。则群臣竭节，报厚施于大齐；戮力展愚，效忠诚于陛下。今遣吏部尚书王通奉启以闻。”僧辩因求以敬帝为皇太子。贞阳又答曰：“王尚书通至，复枉示，知欲遣贤弟世珍以表诚质，具悉忧国之怀。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岂非劬劳我社稷，弘济我邦家？惭叹之怀，用忘兴寝。晋安王东京贻厥之重，西都继体之贤，嗣守皇家，宁非民望。但世道丧乱，宜立长君，以其蒙孽，难可承业。成、昭之德，自古希俦；冲、质之危，何代无此。孤身当否运，志不图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举。自惟虚薄，兢惧已深。若建承华，本归皇胄；心口相誓，惟拟晋安。如或虚言，神明所殛。览今所示，深遂本怀。戢慰之情，无寄言象。但公忧劳之重，既禀齐恩；忠义之情，复及梁贰。华夷兆庶，岂不怀风？宗庙明灵，岂不相感？正尔回璟，仍向历阳。所期质累，便望来彼。众军不渡，已著盟书。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上党英王之然诺，得原失信，终不为也。惟迟相见，使在不赊。乡国非遥，触目号咽。”僧辩使送质于鄴。贞阳求渡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龙舟法驾往迎。贞阳济江之日，僧辩拥楫中流，不敢就岸。后乃同会于江宁浦。

贞阳既践伪位，仍授僧辩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余悉如故。陈霸先时为司空、南徐州刺史，恶其翻覆，与诸将议，因自京口举兵十万，水陆俱至，袭于建康。于是水军到，僧辩常处于石头城，是日正视事，军人已逾城北而入，南门又驰白有兵来。僧辩与其子頠遽走出阁，左右心腹尚数十人。众军悉至，僧辩计无所出，乃据南门楼乞命拜请。霸先因命纵火焚之，方共頠下就执。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又曰：“何意全无防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尔夜斩之。

长子□，承圣初历官至侍中。初，僧辩平建业，遣霸先守京口，都无备防。□屡以为言，僧辩不听，竟及于祸。西魏寇江陵，世祖遣□督城内

诸军事。荆城陷，随王琳入齐，为竟陵郡守。齐遣琳镇寿春，将图江左。及陈平淮南，执琳杀之。闻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

弟颁，少有志节，恒随从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据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辩将率之任。及克平祸乱，功亦著焉，在乎策勋，当上台之赏。敬帝以高祖贻厥之重，世祖继体之尊，洎渚宫沦覆，理膺宝祚。僧辩位当将相，义存伊、霍，乃受胁齐师，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义，何忠义之远矣？树国之道既亏，谋身之计不足，自致歼灭，悲矣！

列传第四十胡僧祐徐文盛杜掞兄岸弟幼安兄子龛阴子春

胡僧祐，字愿果，南阳冠军人。少勇决，有武干。仕魏至银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二年归国　，频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节、超武将军、文德主帅，使戍项城。城陷，复没于魏。中大通元年，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僧祐又得还国，除南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读书，不解缉缀。然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僧祐怡然自若，谓己实工，矜伐愈甚。

晚事世祖，为镇西录事参军。侯景乱，西沮蛮反，世祖令僧祐讨之，使尽诛其渠帅，僧祐谏，忤旨下狱。大宝二年，侯景寇荆陕，围王僧辩于巴陵，世祖乃引僧祐于狱，拜为假节、武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赴援。僧祐将发，谓其子曰："汝可开两门，一门拟硃，一门拟白。吉则由硃门，凶则由白门。吾不捷不归也。"世祖闻而壮之。至杨浦，景遣其将任约率锐卒五千，据白塔，遥以待之。僧祐由别路西上，约谓畏己而退，急追之，及于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吴儿，何为不早降？走何处去。"僧祐不与之言，潜引却，至赤砂亭，会陆法和至，乃与并军击约，大破之，擒约送于江陵。侯景闻之遂遁。世祖以僧祐为侍中、领军将军，征还荆州。承圣二年，进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为都督城东诸军事。魏军四面起攻，百道齐举，僧祐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于赏罚，众皆感之，咸为致死，所向摧殄，贼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时年六十三。世祖闻之，驰往临哭。于是内外惶骇，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为将。父庆之，天监初，率千余人自北归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统其众，稍立功绩，高祖甚优宠之。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

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世祖嘉之，以为持节、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督梁、南秦、沙、东益、巴、北巴六州诸军事、仁威将军、秦州刺史，授以东讨之略。于是文盛督众军东下，至武昌，遇侯景将任约，遂与相持。久之，世祖又命护军将军尹悦、平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会之，并受文盛节度。击任约于贝矶，约大败，退保西阳。文盛进据芦洲，又与相持。侯景闻之，乃率大众西上援约，至西阳。文盛不敢战。诸将咸曰："景水军轻进，又甚饥疲，可因此击

之，必大捷。”文盛不许。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载以还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众咸愤怨。杜幼安、守簉等乃率所领独进，与景战，大破之，获其舟舰以归。会景密遣骑从间道袭陷郢州，军中凶惧，遂大溃。文盛奔还荆州，世祖仍以为城北面都督。又聚赃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责之，数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权，私怀怨望，世祖闻之，乃以下狱。时任约被擒，与文盛同禁。文盛谓约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约曰：“门外不见卿马迹，使我何遽得降？”文盛无以答，遂死狱中。

杜掞，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祖灵启，齐给事中。父怀宝，少有志节，常邀际会。高祖义师东下，随南平王伟留镇襄阳。天监中，稍立功绩，官至骁猛将军、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内附，怀宝复进督华州。值秦州所部武兴氐王杨绍反，怀宝击破之。五年，卒于镇。

掞即怀宝第七子也。幼有志气，居乡时以胆勇称。释褐庐江骠骑府中兵参军。世祖临荆州，仍参幕府，后为新兴太守。太清二年，随岳阳王来袭荆州，世祖以与之有旧，密邀之。掞乃与兄岸、弟幼安、兄子龛等夜归于世祖，世祖以为持节、信威将军、武州刺史。俄迁宣毅将军，领镇蛮护军、武陵内史，枝江县侯，邑千户。令随王僧辩东讨侯景。至巴陵，会景来攻，数十日不克而遁。加侍中、左卫将军，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仍随僧辩追景至石头，与贼相持横岭。及战，景亲率精锐，左右冲突，掞从岭后横截之，景乃大败，东奔晋陵，掞入据城。景平，加散骑常侍、持节、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户。

是月，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远于秦郡，王僧辩令掞赴援。陈霸先亦自欧阳来会，与元建大战于士林，霸先令强弩射，元建众却。掞因纵兵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元建收余众而遁。时世祖执王琳于江陵，其长史陆纳等遂于长沙反，世祖征掞与王僧辩讨之。承圣二年，及纳等战于车轮，大败，陷其二垒，纳等走保长沙，掞等围之。后纳等降，掞又与王僧辩西讨武陵王于硖口，至即破平之。于是旋镇，遘疾卒。诏曰：“掞，京兆旧姓，元凯苗裔。家传学业，世载忠贞。自驱传江渚，政号廉能。推毂浅原，实闻清静。奄致殒丧，恻怆于怀。可赠车骑将军，加鼓吹一部。谥曰武。”

掞兄弟九人，兄嵩、岑、旂、岌、嶷、巘、岸及弟幼安，并知名当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干，好从横之术。太清中，与掞同归世祖，世祖以为持节、平北将军、北梁州刺史，封江陵县侯，邑一千户。岸因请袭襄阳，世祖许之。岸乃昼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克。岳阳至，遂走依其兄巘于南阳，巘时为南阳太守。岳阳寻遣攻陷其城，岸及巘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宽厚，雄勇过人。太清中，与兄掞同归世祖，世祖以为云麾将军、西荆州刺史，封华容县侯，邑一千户。令与平南将军王僧辩讨河东王誉于长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万，助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至贝矶，遇景将任约来逆，遂与战，大败之。斩其仪同叱罗子通、湘州刺史赵威方等，传首江陵。乃进军大举，因与景相持。别攻武昌，拔之。景渡芦洲上流以压文盛等，幼安与众军攻之，景大败，尽获其舟舰。会景密遣袭陷郢州，执刺史方诸等以归，人情大骇，徐文盛由汉口遁归，众军大败，幼安遂降于景。景杀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龛，掞第二兄岑之子。少骁勇，善用兵，亦太清中与诸父同归世祖，世祖以为持节、忠武将军、郧州刺史，中庐县侯，邑一千户。与叔幼安俱随王僧辩讨河东王，平之。又随僧辩下，继徐文盛军至巴陵，闻侯景袭陷郢州，西上将至，乃与僧辩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围之数旬，不克而遁。迁太府卿、安北将军、督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骑常侍，增邑五百户。仍随僧辩追景至江夏，围其城。景将宋子仙弃城遁，龛追至杨浦，生擒之。大宝三年，众军至姑孰，景将侯子鉴逆战，龛与陈霸先、王琳等率精锐击之，大败子鉴，遂至于石头。景亲率其党会战，龛与众军奋击，大破景，景遂东奔。论功为最，授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益封一千户。

承圣二年，又与王僧辩讨陆纳等于长沙，降之。又征武陵王于西陵，亦平之。后江陵陷，齐纳贞阳侯以绍梁嗣，以龛为震州刺史、吴兴太守。又除镇南将军、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溧阳县侯，给鼓吹一部。又加散骑常侍、镇东大将军。会陈霸先袭陷京师，执王僧辩杀之。龛，僧辩之婿也，为吴兴太守。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及为本郡，每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霸先衔之切齿。及僧辩败，龛乃据吴兴以距之，遣军副杜泰攻陈蒨于长城，反为蒨所败。霸先乃遣将周文育讨龛，龛令从弟北叟出距，又为文育所破，走义兴，霸先亲率众围之。会齐将柳达摩等袭京师，霸先恐，遂还与齐人连和。龛闻齐兵还，乃降，遂遇害。

阴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

迁，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与高祖邻居，少相友善，尝入高祖卧内，见有异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后必大贵，非人臣也。天下方乱，安苍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于是情好转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践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天监初，起家宣惠将军、西阳太守。普通中，累迁至明威将军、南梁州刺史；又迁信威将军、都督梁、秦、华三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讨峡中叛蛮，平之。征为左卫将军，又迁侍中。属侯景乱，世祖令子春随领军将军王僧辩攻邵陵王于郢州，平之。又与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至贝矶，与景遇，子春力战，恒冠诸军，频败景。值郢州陷没，军遂退败。大宝二年，卒于江陵。

孙颢，少知名。释褐奉朝请，历尚书金部郎。后入周。撰《琼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干有闻，搴旗破敌者数矣；及捐躯殉节，殒身王事，虽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绩，不能终其成名，为不义也。杜掞识机变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屡典军，频殄寇逆，勋庸显著，卒为中兴功臣。义哉！

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滕昙恭徐普济宛陵女子沈崇傃荀匠庾黔娄吉翂甄恬

韩怀明刘昙净何炯庾沙弥江紑刘霁褚修谢藺

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为大，有国之所先欤！高祖创业开基，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每发丝纶，远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诡俗之誉，潜晦成风，俯列逾群之迹，彰于视听，盖无几焉。今采缀以备遗逸云尔。

滕昙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岁，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瓜，土俗所不产。昙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俄值一桑门问其故，昙恭具以告。桑门曰："我有两瓜，分一相遗。"昙恭拜谢，因捧瓜还，以荐其母。举室惊异。寻访桑门，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昙恭水浆不入口者旬日，感恸呕血，绝而复苏。隆冬不著茧絮，蔬食终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昼夜哀恸。其门外有冬生树二株，时忽有神光自树而起，俄见佛像及夹侍之仪，容光显著，自门而入。昙恭家人大小，咸共礼拜，久之乃灭，远近道俗咸传之。太守王僧度引昙恭为功曹，固辞不就。王俭时随僧度在郡，号为滕曾子。天监元年，陆琏奉使巡行风俗，表言其状。昙恭有子三人，皆有行业。

时有徐普济者，长沙临湘人。居丧未及葬，而邻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济号恸伏棺上，以身蔽火。邻人往救之，焚炙已闷绝，累日方苏。

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虎所搏，女号叫拿虎，虎毛尽落，行十数里，虎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太守萧琛赙焉，表言其状。有诏旌其门闾。

沈崇傃，字思整，吴兴武康人也。父怀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佣书以养母焉。齐建武初，起家为奉朝请。永元末，迁司徒行参军。天监初，为前军鄱阳王参军事。三年，太守柳恽辟为主簿。崇傃从恽到郡，还迎其母，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水浆不入口，昼夜号哭，旬日殆将绝气。兄弟谓之曰："殡葬未申，遽自毁灭，非全孝之道也。"崇傃之瘗所，不避雨雪，倚坟哀恸。每夜恒有猛兽来望之，有声状如叹息者。家贫无以迁窆，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后更治服三年。久

食麦屑，不啖盐酢，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郡县举其至孝。高祖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下诏曰：“前军沈崇傃，少有志行，居丧逾礼。斋制不终，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阙，方欲以永慕之晨，更为再期之始。虽即情可矜，礼有明断。可便令除释，擢补太子洗马。旌彼门闾，敦兹风教。”崇傃奉诏释服，而涕泣如居丧，固辞不受官，苦自陈让，经年乃得为永宁令。自以禄不及养，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县卒，时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师，颍阴人，晋太保勖九世孙也。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以孝闻。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义，为元凶追兵所杀，赠员外散骑侍郎。父法超，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凶问至，匠号恸气绝，身体皆冷，至夜乃苏。既而奔丧，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闻其哭声。服未阕，兄斐起家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于阵。丧还，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仅而得全。既至，家贫不得时葬。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出庐户。自括发后，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系之以泣，目眦皆烂，形体枯悴，皮骨裁连，虽家人不复识。郡县以状言，高祖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即吉，毁悴逾甚。外祖孙谦诫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过古人，故发明诏，擢汝此职。非唯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后世，所显岂独汝身哉！”匠于是乃拜。竟以毁卒于家，时年二十一。

庾黔娄，字子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征不至，有高名。

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未尝失色于人，南阳高士刘虬、宗测并叹异之。起家本州主簿，迁平西行参军。出为编令，治有异绩。先是，县境多虎暴。黔娄至，虎皆渡往临沮界，当时以为仁化所感。齐永元初，除孱陵令，到县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娄忽然心惊，举身流汗，即日弃官归家，家人悉惊其忽至。时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逾忧苦。至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娄居丧过礼，庐于冢侧。和帝即位，将起之，镇军萧颖胄手书敦譬，黔娄固辞。服阕，除西台尚书仪曹郎。

梁台建，邓元起为益州刺史，表黔娄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惟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尔为！”黔娄示不违之，请书数箧。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娄身营

殡殓，携持丧柩归乡里。还为尚书金部郎，迁中军表记室参军。东宫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等，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迁散骑侍郎、荆州大中正。卒，时年四十六。

吉翂，字彦霄，冯翊莲勺人也。世居襄阳。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忧，水浆不入口，殆将灭性，亲党异之。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翂年十五，号泣衢路，祈请公卿，行人见者，皆为陨涕。其父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请死赎父，义诚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受敕还寺，盛陈徽缠，备列官司，厉色问翂曰："尔求代父死，敕已相许，便应伏法。然刀锯至剧，审能死不？且尔童孺，志不及此，必为人所教。姓名是谁，可具列答。若有悔异，亦相听许。"翂对曰："囚虽蒙弱，岂不知死可畏惮？顾诸弟稚藐，唯囚为长，不忍见父极刑，自延视息。所以内断胸臆，上干万乘。今欲殉身不测，委骨泉壤，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诏听代，不异登仙，岂有回贰！"法度知翂至心有在，不可屈挠，乃更和颜诱语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释亮。观君神仪明秀，足称佳童，今若转辞，幸父子同济。奚以此妙年，苦求汤镬？"翂对曰："凡鲲鲕蝼蚁，尚惜其生；况在人斯，岂愿齑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书，故思殒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领，以听大戮，情殚意极，无言复对。"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听，曰："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岂可减乎？"竟不脱械。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请乡居，欲于岁首，举充纯孝之选。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当其此举，则是因父买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应辟为本州主簿。出监万年县，摄官期月，风化大行。自雍还至郢，湘州刺史柳悦复召为主簿。后乡人裴俭、丹阳尹丞臧盾、扬州中正张仄连名荐翂，以为孝行纯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举。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后因发而卒。

甄恬，字彦约，中山无极人也，世居江陵。祖钦之，长宁令。父标之，州从事。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恬不肯食。年八岁，问其母，恨生不识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见，言其形貌，则其父也，时以为孝感。家贫，养母常得珍羞。及居丧，庐于墓侧，恒有鸟玄黄杂色，集于庐树，恬哭则鸣，哭止则止。又

有白雀栖宿其庐。州将始兴王憺表其行状。诏曰：“朕虚己钦贤，寤寐盈想。诏彼群岳，务尽搜扬。恬既孝行殊异，声著邦壤，敦风厉俗，弘益兹多。牧守腾闻，义同亲览。可旌表室闾，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参军。

韩怀明，上党人也，客居荆州。年十岁，母患尸疰，每发辄危殆。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时寒甚切，忽闻香气，空中有人语曰：“童子母须臾永差，无劳自苦。”未晓，而母豁然平复。乡里异之。十五丧父，几至灭性，负土成坟，赠助无所受。免丧，与乡人郭瑀俱师事南阳刘虬。虬尝一日废讲，独居涕泣。怀明窃问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时虬母亦亡矣。怀明闻之，即日罢学，还家就养。虬叹曰：“韩生无虞丘之恨矣。”家贫，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离母侧。母年九十一，以寿终，怀明水浆不入口一旬，号哭不绝声。有双白鸠巢其庐上，字乳驯狎，若家禽焉，服释乃去。既除丧，蔬食终身，衣衾无改。天监初，刺史始兴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刘昙净，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镜，历诣朝士乞哀，恳恻甚至，遂以孝闻。昙净笃行有父风。解褐安成王国左常侍。父卒于郡，昙净奔丧，不食饮者累日，绝而又苏。每哭辄呕血。服阕，因毁瘠成疾。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昙净以兄未为县，因以让兄，乃除安西行参军。父亡后，事母尤淳至，身营飧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带。及母亡，水浆不入口者殆一旬。母丧，权瘗药王寺。时天寒，昙净身衣单布，庐于瘗所，昼夜哭泣不绝声，哀感行路，未及期而卒。

何炯，字士光，庐江灊人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炯白皙，美容貌，从兄求、点每称之曰：“叔宝神清，弘治肤清。今观此子，复见卫、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乐进仕。从叔昌翊谓曰：“求、点皆已高蹈，尔无宜复尔。且君子出处，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扬州主簿。举秀才，累迁王府行参军、尚书兵、库部二曹郎。出为永康令，以和理称。还为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迁治书侍御史。以父疾经旬，衣不解带，头不栉沐，信宿之间，形貌顿改。及父卒，号恸不绝声，枕塊藉地，腰虚脚肿，竟以毁卒。

庾沙弥，颍阴人也。晋司空冰六世孙。父佩玉，辅国长史、长沙内史，宋升明中坐沈攸之事诛，沙弥时始生。年至五岁，所生母为制采衣，辄不肯服。母问其故，流涕对曰：“家门祸酷，用是何为！”既长，终身布衣蔬食。起家临川王国左常侍，迁中军田曹行参军。嫡母刘氏寝

疾，沙弥晨昏侍侧，衣不解带，或应针灸，辄以身先试之。及母亡，水浆不入口累日，终丧不解衰绖，不出庐户，昼夜号恸，邻人不忍闻。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余株，自生坟侧。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还除轻车邵陵王参军事，随府会稽，复丁所生母忧。丧还都，济浙江，中流遇风，舫将覆没，沙弥抱柩号哭，俄而风静，盖孝感所致。服阕，除信威刑狱参军，兼丹阳郡□□□累迁宁远录事参军，转司马。出为长城令，卒。

江紑，字含洁，济阳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将期月，衣不解带。夜梦一僧云："患眼者，饮慧眼水必差。"及觉说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往访之。智者曰："《无量寿经》云：慧眼见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乞赐嘉名。敕答云："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世颜含，遂见冥中送药。近见智者，知卿第二息感梦，云饮慧眼水。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若欲造寺，可以慧眼为名。"及就创造，泄故井，井水清冽，异于常泉。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差。时人谓之孝感。南康王为南州，召为迎主簿。紑性静，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及父卒，紑庐于墓，终日号恸不绝声，月余卒。

刘霁，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闻慰，齐工员郎。霁年九岁，能诵《左氏传》，宗党咸异之。十四居父忧，有至性，每哭辄呕血。家贫，与弟杳、高□相笃励学。既长，博涉多通。天监中，起家奉朝请，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兼限内记室，出补西昌相。入为尚书主客侍郎。未期，除海盐令。霁前后宰二邑，并以和理著称。还为建康正，非所好。顷之，以疾免。寻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夜因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至，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霁庐于墓，哀恸过礼。常有双白鹤驯翔庐侧。处士阮孝绪致书抑譬，霁思慕不已，服未终而卒，时年五十二。著《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学传》，高□在《处士传》。

褚修，吴郡钱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初为湘东王国侍郎，稍迁轻车湘东府行参军，并兼国子助教。武陵王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限内记室。修性至孝，父丧毁瘠过礼，因患冷气。及丁母忧，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气绝复苏，每号恸呕血，遂以毁卒。

谢蔺，字希如，陈郡阳夏人也。晋太傅安八世孙。父经，中郎谘议参军。蔺五岁，每父母未饭，乳媪欲令蔺先饭，蔺曰：“既不觉饥。”强食终不进。舅阮孝绪闻之，叹曰：“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事君则蔺生之匹。”因名之曰蔺。稍受以经史，过目便能讽诵。孝绪每曰“吾家阳元也”。及丁父忧，昼夜号恸，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服阕后，吏部尚书萧子显表其至行，擢为王府法曹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参军。时甘露降士林馆，蔺献颂，高祖嘉之，因有诏使制《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又奉令制《宣城王奉述中庸颂》。太清元年，迁散骑侍郎，兼散骑常侍，使于魏。会侯景举地入附，境上交兵，蔺母虑不得还，感气卒。及蔺还入境，尔夕梦不祥，旦便投劾驰归。既至，号恸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亲友虑其不全，相对悲恸，强劝以饮粥。蔺初勉强受之，终不能进，经月余日，因夜临而卒，时年三十八。蔺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

史臣曰：孔子称“毁不灭性”，教民无以死伤生也，故制丧纪，为之节文。高柴、仲由伏膺圣教，曾参、闵损虔恭孝道，或水浆不入口，泣血终年，岂不知创钜痛深，《蓼莪》慕切？所谓先王制礼，贤者俯就。至如丘、吴，终于毁灭。若刘昙净、何炯、江紾、谢蔺者，亦二子之志欤。

列传第四十二儒林

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蒨子革司马筠卞华

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祛皇侃

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太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黉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抃、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斆，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蒨等首膺兹选。今并缀为《儒林传》云。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晋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

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迁司徒参军。袁粲为丹阳尹，请为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初，为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既成，又欲与之定礼乐。会俭薨，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时年八十二。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子芃，在《良吏传》。

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祖劭之，宋员外散骑常侍。父歆，齐奉朝请。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扬州从事，仍为总明馆学士，频迁司徒车骑参军事、尚书祠部郎。齐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讲，领丹阳邑中正。时步兵校尉刘□献、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历步兵校尉、国子博士，寻迁骠骑谘议参军，转司马。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中兴初，拜骁骑将军。高祖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天监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将赠之官；故事左丞无赠官者，特诏赠黄门侍郎，儒者荣之。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子：朝隐、朝晦。

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也。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祖璩之，中书郎。父濛，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献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献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献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矓布衣，徒行于路。□献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

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母忧去职，归居于南州。义军至，缜墨绖来迎。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视事四年，征为尚书左丞。缜去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仕齐时，与亮同台为郎，

旧相友，至是亮被摈弃在家。缜自迎王师，志在权轴，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时云。后竟坐亮徙广州，语在亮传。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曰：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人质。"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惸而生者必惸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惸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惸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

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皞之状；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于此益明矣。”答曰：“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騄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素著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

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子胥，字长才。传父学，起家太学博士。胥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对接北使。迁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侍宣城王读。出为鄱阳内史，卒于郡。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也。祖钦，宋通直散骑常侍。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性淳孝谨厚，不以所长高人。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载，后得风冷疾，乃止。

齐永明中，始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迁广汉王国右常侍。王诛，国人莫敢视，植之独奔哭，手营殡殓，徒跣送丧墓所，为起冢，葬毕乃还，当时义之。建武中，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寻为康乐侯相，在县清白，民吏称之。天监二年，板后军骑兵参军事。高祖诏求通儒治五礼，有司奏植之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六年，迁中抚军记室参军，犹兼博士。七年，卒于馆，时年

五十二。植之自疾后，便不受廪俸，妻子困乏。既卒，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焉。

植之性仁慈，好行阴德，虽在暗室，未尝怠也。少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植之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心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其义行多如此。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瑒，字德琏，会稽山阴人也。祖道力，善《三礼》，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

瑒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献为会稽府丞，见蒨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蒨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献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遭母忧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瑒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瑒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蒨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九年，遇疾，遣医药省问，卒于馆，时年五十九。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

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稍迁湘东王府行参军，转尚书仪曹郎。寻除秣陵令，迁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带江陵令。王初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前后再监南平郡，为民吏所德。寻加贞威将军、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贪禄代耕，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时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礼》，历官尚书祠部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中书黄门郎，兼著作。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晋骠骑将军谯烈王承七世孙。祖亮，

宋司空从事中郎。父端，齐奉朝请。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献，强力专精，深为□献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齐建武中，起家奉朝请，迁王府行参军。天监初，为本州治中，除暨阳令，有清绩。入拜尚书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薨京邑，丧祭无主。舍人周舍议曰："贺彦先称'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小功服无从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无服明矣。寻门内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按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诸子，宜以成服日，单衣一日，为位受吊。"制曰："二王在远，诸子宜摄祭事。"舍又曰："《礼》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可著细布衣，绢为领带，三年不听乐。又《礼》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谓无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礼秩，则当祔庙，五世亲尽乃毁。陈太妃命数之重，虽则不异，慈孙既不从服，庙食理无传祀，子祭孙止，是会经文。"高祖因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筠议："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依《礼》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按《曾子问》曰：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此指谓国君之子也。'若国君之子不服，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丧服经》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子也。'郑玄引《内则》：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则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傥其服者止卿大夫，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为不然，曰："《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亦无服矣。《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俱阙邪？由是推之，《内则》所言'诸母'，是谓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对。

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经言‘君子子’者，此虽起于大夫，明大夫犹尔，自斯以上，弥应不异，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总言曰贵，则无所不包。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则知慈加之义，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累迁王府谘议、权知左丞事，寻除尚书左丞。出为始兴内史，卒官。

子寿，传父业，明《三礼》。大同中，历官尚书祠部郎，出为曲阿令。

卞华，字昭丘，济阴冤句人也。晋骠骑将军忠贞公壶六世孙。父伦之，给事中。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同业友善。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累迁奉朝请、征西行参军。天监初，迁临川王参军事，兼国子助教，转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迁尚书仪曹郎，出为吴令，卒。

崔灵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报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迁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政术，在县无绩。太清乱，卒于家。子俶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范阳涿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谌没死冉闵之乱，晋中原旧族，谌有后焉。广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国。初拜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始安太守，坐事免。顷之，起为折冲将军，配千兵北伐，还拜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寻迁员外散骑常侍，博士如故。出为信武桂阳嗣王长史、寻阳太守。又为武陵王长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五经》博士庾季达须换，计公家必欲详择其人。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出为华容令，还除员外散骑侍郎，复兼《五经》博士。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启峻及孔子祛补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官。

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吴太史慈后也。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大同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三。

孔子祛，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祛为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兼司文侍郎，不

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学士如故。累迁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兼中书通事舍人。寻迁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祛与右卫硃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时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硃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侃少好学，师事贺蒨，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叔孙通讲论马上，桓荣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宠；若夫崔、伏、何、严互有焉。曼容、佟之讲道于齐季，不为时改；贺蒨、严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诸子各尽之矣。范缜墨经侥幸，不遂其志，宜哉。

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到沆丘迟刘苞袁峻庾於陵弟肩吾刘昭何逊钟嵘 周兴嗣

吴均

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将军。父捻，齐五兵尚书。沆幼聪敏，五岁时，捻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无所遗失。既长勤学，善属文，工篆隶。美风神，容止可悦。齐建武中，起家后军法曹参军。天监初，迁征虏主簿。高祖初临天下，收拔贤俊，甚爱其才。东宫建，以为太子洗马。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坟史，诏沆通籍焉。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散骑省优策文。三年，诏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以沆为殿中曹侍郎。沆从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时皆相代为殿中，当世荣之。四年，迁太子中舍人。沆为人不自伐，不论人长短，乐安任昉、南乡范云皆与友善。其年，迁丹阳尹丞，以疾不能处职事，迁北中郎谘议参军。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伤惜焉，诏赐钱二万，布三十匹。所著诗赋百余篇。

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也。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及长，州辟从事，举秀才，除太学博士。迁大司马行参军，遭父忧去职。服阕，除西中郎参军。累迁殿中郎，以母忧去职。服除，复为殿中郎，迁车骑录事参军。高祖平京邑，霸府开，引为骠骑主簿，

甚被礼遇。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高祖践阼，拜散骑侍郎，俄迁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待诏文德殿。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天监三年，出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高祖爱其才，寝其奏。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在北，与魏军来距，迟以书喻之，伯之遂降。还拜中书郎，迁司徒从事中郎。七年，卒官，时年四十五。所著诗赋行于世。

刘苞，字孝尝，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齐太子中庶子。苞四岁而父终，及年六七岁，见诸父常泣。时伯、叔父悛、绘等并显贵，苞母谓其畏惮，怒之。苞对曰："早孤不及有识，闻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无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恸甚。初，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没，悉假瘗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经营改葬，不资诸父，未几皆毕，绘常叹服之。

少好学，能属文。起家为司徒法曹行参军，不就。天监初，以临川王妃弟故，自征虏主簿仍迁王中军功曹，累迁尚书库部侍郎、丹阳尹丞、太子太傅丞、尚书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为太子洗马，掌书记，侍讲寿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天监十年，卒，时年三十。临终，呼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以丧事，务从俭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与人交，面折其非，退称其美，情无所隐，士友咸以此叹惜之。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讷言语，工文辞。义师克京邑，鄱阳王恢东镇破冈，峻随王知管记事。天监初，鄱阳国建，以峻为侍郎，从镇京口。王迁郢州，兼都曹参军。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赐束帛。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又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辞多不载。

庾於陵，字子介，散骑常侍黔娄之弟也。七岁能言玄理。既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子隆寻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与夬独留，经理丧事。始安王遥光为抚军，引为行参军，

兼记室。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为民吏所称。天监初，为建康狱平，迁尚书工部郎，待诏文德殿。出为湘州别驾，迁骠骑录事参军，兼中书通事舍人。俄领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马，舍人如故。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俄迁散骑侍郎，改领荆州大中正。累迁中书黄门侍郎，舍人、中正并如故。出为宣毅晋安王长史、广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复起为通直郎，寻除鸿胪卿，复领荆州大中正。卒官，时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岁能赋诗，特为兄於陵所友爱。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历王府中郎、云麾参军，并兼记室参军。中大通三年，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累迁中录事谘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急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逞郤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

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硃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诸蕃，并据州拒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文集行于世。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实九世孙也。祖伯龙，居父忧以孝闻，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齐征虏晋安王记室。昭幼清警，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累迁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寻除无锡令。历为宣惠豫章王、中军临川王记室。初，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

子縚，字言明。亦好学，通《三礼》。大同中，为尚书祠部郎，寻去职，不复仕。縚弟缓，字含度，少知名。历官安西湘东王记室，时西府盛集文学，缓居其首。除通直郎，俄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复随府江州，卒。

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员外郎。父询，齐太尉中兵参军。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

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王爱文

学之士，日与游宴，及迁江州，逊犹掌书记。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母忧去职。服阕，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诗，名与逊相埒，官至王国侍郎。其后又有会稽孔翁归、济阳江避，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翁归亦工为诗，避博学有思理，更注《论语》、《孝经》。二人并有文集。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日不暇给，嵘乃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附，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敕付尚书行之。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命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其序曰：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诗眇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讫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讫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

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遣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赋，三曰比。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辞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视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昭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昭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

嵘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硃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枿既掩，风靡云蒸，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汉、魏而弗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游于闾里，均之于

谈笑耳。

顷之，卒官。

岏，字长岳，官至府参军、建康平。著《良吏传》十卷。屿，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监十五年，敕学士撰《遍略》，屿亦预焉。兄弟并有文集。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高祖凝，晋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谓之曰："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言终，不测所之。齐隆昌中，侍中谢朏为吴兴太守，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及罢郡还，因大相称荐。本州举秀才，除桂阳郡丞，太守王嵘素相赏好，礼之甚厚。高祖革命，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儛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高祖以兴嗣为工。擢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是时，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满，复为员外散骑侍郎，佐撰国史。十二年，迁给事中，撰文如故。兴嗣两手先患风疽，是年又染疠疾，左目盲，高祖抚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赐之。其见惜如此。任昉又爱其才，常言曰："周兴嗣若无疾，旬日当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临川郡丞。十七年，复为给事中，直西省。左卫率周舍奉敕注高祖所制历代赋，启兴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建安王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除奉朝请。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先是，有广陵高爽、济阳江洪、会稽虞骞，并工属文。爽，齐永明中赠卫军王俭诗，为俭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郡孝廉。天监初，历官中军临川王参军。出为晋陵令，坐事系冶，作《镬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后遇赦获免，顷之，卒。洪为建阳令，坐事死。骞官至王国侍郎。并有文集。

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

刘峻刘沼谢几卿刘勰王籍何思澄刘杳谢征臧严伏挺

庾仲容陆云公任孝恭颜协

刘峻，字孝标，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兴内史。峻生期月，母携还乡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愍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桑乾。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齐永明中，从桑乾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为府刑狱，礼遇甚厚。遥欣寻卒，久之不调。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

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曰：

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预闻斯议，归以告余。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故谨述天旨，因言其略云。

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珪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终四十八，天之报施，何其寡欤？然则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至于鹖冠甕牖，必以悬天有期；鼎贵高门，则曰唯人所召。譊々讠雚咋，异端俱起。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尝试言之曰：夫道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燋金流石。文公□蹇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沉骸于湘渚；贾大夫沮志于长沙，冯都尉皓发于郎署；君山鸿渐，铩羽仪于高云；敬通凤起，摧迅翮于风穴：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

近代有沛国刘□献、□献弟璡，并一时之秀士也。□献则关西孔子，通涉《六经》，循循善诱，服膺儒行。璡则志烈秋霜，心贞昆玉，亭亭高竦，不杂风尘。皆毓德于衡门，并驰声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执戟，相继徂落，宗祀无飨。因斯两贤，以言古则：昔之玉质金相，英髦秀达，皆摈斥于当年，韫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与麋鹿而同死。膏涂平原，骨填川谷，湮灭而无闻者，岂可胜道哉！此则宰衡之与皁隶，容、彭之与殇子，猗顿之与黔娄，阳文之与敦洽，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然命体周流，变化非一，或先号后笑，或始吉终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济。交错纷纠，循环倚伏。非可以一理征，非可以一途验。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无形可以见，无声可以闻。必御物以效灵，亦凭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职。而惑者睹汤、武之龙跃，谓龛乱在神功；闻孔、墨之挺生，谓英睿擅奇响；视彭、韩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硃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请陈其梗概：

夫靡颜腻理，哆嘲頞，形之异也；朝秀辰终，龟鹤千岁，年之殊也；闻言如响，智昏菽麦，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荣辱之境，独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识于十，其蔽一也。龙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龟文，公侯之相。抚镜知其将刑，压纽显其膺录。星虹枢电，昭圣德之符；夜哭聚云，郁兴王之瑞。皆兆发于前期，涣汗于后叶。若谓驱貔虎，奋尺剑，入紫微，升帝道；则未达窅冥之情，未测神明之数，其蔽二也。空桑之里，变成洪川；历阳之都，化为鱼鳖。楚师屠汉卒，睢河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无牴；夏后之璜，不能无考。故亭伯死于县长，长卿卒于园令，才非不杰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结绿之鸿辉，残悬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孙弘对策

不升第，历说而不入，牧豕淄原，见弃州部。设令忽如过隙，溘死霜露，其为诟耻，岂崔、马之流乎？及至开东阁，列五鼎，电照风行，声驰海外，宁前愚而后智，先非而终是？将荣悴有定数，天命有至极，而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啸风驰，龙兴云属，故重华立而元、凯升，辛受生而飞廉进。然则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而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接翼。是使浑沌、梼杌，踵武云台之上；仲容、庭坚，耕耘岩石之下。横谓废兴在我，无系于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兽心，宴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以蒸报为仁义。虽大风立于青丘，凿齿奋于华野，比其狼戾，曾何足逾。自金行不竞，天地版荡，左带沸脣，乘间电发。遂覆瀍、洛，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窃名号于中县；与三皇竞其氓黎，五帝角其区宇。种落繁炽，充牣刃神州。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岂非否泰相倾，盈缩递运，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

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理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异硃、均，才絓中庸，在于所习。是以素丝无恒，玄黄代起；鲍鱼芳兰，入而自变。故季路学于仲尼，厉风霜之节；楚穆谋于潘崇，成悖逆之祸。而商臣之恶，盛业光于后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结缨。斯则邪正由于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辅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来云。善恶无征，未洽斯义。且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如使仁而无报，奚为修善立名乎？斯径廷之辞也。夫圣人之言，显而晦，微而婉，幽远而难闻，河汉而不极。或立教以进庸惰，或言命以穷性灵。积善余庆，立教也；凤鸟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趋，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且荆昭德音，丹云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种德，不逮勋、华之高；延年残犷，未甚东陵之酷。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荡荡上帝，岂如是乎？《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焉有息哉？

夫食稻粱，进刍豢，衣狐貉，袭冰纨，观窈眇之奇儛，听云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然而君子居正体道，乐天知命。明其无可奈何，识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土室编蓬，未足忧其虑。不充诎于富贵，不遑遑于所欲。岂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论成，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凡再反，峻并为申析以答之。会沼

卒，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之曰：“刘侯既有斯难，值余有天伦之戚，竟未之致也。寻而此君长逝，化为异物，绪言余论，蕴而莫传。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简尚新，而宿草将列，泫然不知涕之无从。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其论文多不载。

峻又尝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余虽不及之，而节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感轲，此三同也。敬通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余自少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膂力方刚，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溘死无时，此三异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自力为叙，遗之好事云。”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普通二年，卒，时年六十。门人谥曰玄靖先生。

刘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舆，晋骠骑将军。沼幼善属文，既长博学。仕齐起家奉朝请，冠军行参军。天监初，拜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秣陵令，卒。

谢几卿，陈郡阳夏人。曾祖灵运，宋临川内史；父超宗，齐黄门郎；并有重名于前代。几卿幼清辩，当世号曰神童。后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几卿不忍辞诀，遂投赴江流，左右驰救，得不沉溺。及居父忧，哀毁过礼。服阕，召补国子生。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祭酒王俭曰：“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辨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赏焉。俭谓人曰：“谢超宗为不死矣。”

既长，好学，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国常侍，累迁车骑法曹行参军、相国祭酒。出为宁国令，入补尚书殿中郎、太尉晋安王主簿。天监初，除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侍郎，寻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为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徙为散骑侍郎，累迁中书郎、国子博士、尚书左丞。几卿详悉故实，仆射徐勉每有疑滞，多询访之。然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

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著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官。寻起为国子博士，俄除河东太守，秩未满，陈疾解。寻除太子率更令，迁镇卫南平王长史。普通六年，诏遣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督众军北伐，几卿启求行，擢为军师长史，加威戎将军。军至涡阳退败，几卿坐免官。

居宅在白杨石井，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宾客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志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既醉则执鐸挽歌，不屑物议。湘东王在荆镇，与书慰勉之。几卿答曰："下官自奉违南浦，卷迹东郊，望日临风，瞻言伫立。仰寻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于清池，席落英于曾岨。兰香兼御，羽觞竞集，侧听余论，沐浴玄流。涛波之辩，悬河不足譬；春藻之辞，丽文无以匹。莫不相顾动容，服心胜口，不觉春日为遥，更谓修夜为促。嘉会难常，抟云易远，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遗，善谑远降。因事罢归，岂云栖息。既匪高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实符清诲。本乏金羁之饰，无假玉璧为资；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沉滞床簟，弥历七旬。梦幻俄顷，忧伤在念，竟知无益，思自祛遣。寻理涤意，即以任命为膏酥；揽镜照形，翻以支离代萱树。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舆高举；遁名屠肆，发迹关市；其人缅邈，余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宁不萦悲玄壤，怅隔芳尘；如其逝者可作，必当昭被光景，欢同游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箧虚心末席。去日已疏，来侍未孱；连剑飞凫，拟非其类；怀私茂德，窃用涕零。"

几卿虽不持检操，然于家门笃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几卿奖训之力也。世以此称之。几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于世。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纟辱成体，岂取驺爽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蒨《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表，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赞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叙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案辔文雅之场，而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闻；眇眇来世，傥尘彼观。

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临沂人。祖远，宋光禄勋。父僧祐，齐骁骑将军。籍七岁能属文。及长，好学博涉，有才气，乐安任昉见而称之。尝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齐末，为冠军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天监初，除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历余姚、钱塘令，并以放免。久之，除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迁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湘东王为荆州，引为安西府谘议参军，带作塘令。不理县事，日饮酒，人有讼者，鞭而遣之。少时，卒。文集行于世。

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人。父敬叔，齐征东录事参军、余杭令。思澄少勤学，工文辞。起家为南康王侍郎，累迁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学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参军，兼记室。随府江州，为《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傅昭常请思澄制《释奠诗》，辞文典丽。除廷尉正。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迁治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稍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兼舍人如故。时徐勉、周舍以才具当朝，并好思澄学，常递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为黟县令。迁除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卒官，时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舍每与共谈，服其精理。尝为《败冢赋》，拟庄周马棰，其文甚工。世人语曰："人中爽爽何子朗。"历官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固山令。卒，时年二十四。文集行于世。

刘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闻慰齐东阳太守，有清绩，在《齐书·良政传》。杳年数岁，征士明僧绍见之，抚而言曰："此儿实千里之驹。"十三，丁父忧，每哭，哀感行路。天监初，为太学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参军。

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约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唯出《论衡》。长颈是毘骞王，硃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仍报杳书曰："生平爱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欢，多与事夺。日暮涂殚，此心往矣；犹复少存闲远，征怀清旷。结宇东郊，匪云止息，政复颇寄夙心，时得休偃。仲长游居之地，休琏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仿佛。君爱素情多，惠以二赞。辞采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辄当置之阁上，坐卧嗟览。别卷诸篇，并为名制。又山寺既为警策，诸贤从时复高奇，解颐愈疾，义兼乎此。迟此叙会，更共申析。"其为约所赏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饷昉罌酒而作榐字。昉问杳："此字是不？"杳对曰："葛洪《字苑》作木旁絜。"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时即检杨记，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周舍又问杳："尚书官著紫荷橐，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张安世传》曰'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注并云'橐，囊也。近臣簪笔，以待顾问'。"范岫撰《字书音训》，又访杳焉。其博识强记，皆此类也。

寻佐周舍撰国史。出为临津令，有善绩。秩满，县人三百余人诣阙请留，敕许焉。杳以疾陈解，还除云麾晋安王府参军。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之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普通

元年，复除建康正，迁尚书驾部郎；数月，徙署仪曹郎，仆射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人有馈遗，一无所受，湘东王发教褒称之。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母忧去职。服阕，复为王府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谓杳曰："酒非卿所好，而为酒厨之职，政为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归赋》，称为博悉。仆射何敬容奏转杳王府谘议，高祖曰："刘杳须先经中书。"仍除中书侍郎。寻为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兼舍人、知著作如故。迁为尚书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时年五十。

杳治身清俭，无所嗜好。为性不自伐，不论人短长，及睹释氏经教，常行慈忍。天监十七年，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及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设灵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杳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并行于世。

谢征，字玄度，陈郡阳夏人。高祖景仁，宋尚书左仆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与从叔朓俱知名。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隆昌中，为明帝骠骑谘议参军，领记室。迁中书郎，晋安内史。高祖平京邑，为霸府谘议、梁台黄门郎。天监初，累迁司农卿、秘书监、左民尚书、明威将军、东阳太守。高祖用为侍中，固辞年老，求金紫，未序，会疾卒。

征幼聪慧，璟异之，常谓亲从曰："此儿非常器，所忧者寿；若天假其年，吾无恨矣。"既长，美风采，好学善属文。初为安西安成王法曹，迁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记室，兼中书舍人。迁除平北谘议参军，兼鸿胪卿，舍人如故。

征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征，征为《感友赋》以酬之。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又为临汝侯渊猷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

中大通元年，以父丧去职，续又丁母忧。诏起为贞威将军，还摄本任。服阕，除尚书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

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征三人与议。征时年位尚轻，而任遇已重。四年，累迁中书郎，鸿胪卿、舍人如故。六年，出为北中郎豫章王长史、南兰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时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为二十卷。

臧严，字彦威，东莞莒人也。曾祖焘，宋左光禄。祖凝，齐尚书右丞。父□夌，后军参军。严幼有孝性，居父忧以毁闻。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于手。初为安成王侍郎，转常侍。从叔未甄为江夏郡，携严之官，于涂作《屯游赋》，任昉见而称之。又作《七算》，辞亦富丽。性孤介，于人间未尝造请。仆射徐勉欲识之，严终不诣。

迁冠军行参军、侍湘东王读，累迁王宣惠轻车府参军，兼记室。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王迁荆州，随府转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王入为石头戍军事，除安右录事。王迁江州，为镇南谘议参军，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标。父芃，为豫章内史，在《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目下无双。"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高祖义师至，挺迎谒于新林，高祖见之甚悦，谓曰"颜子"，引为征东行参军，时年十八。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宅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迁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为尚书仪曹郎，迁西中郎记室参军，累为晋陵、武康令。罢县还，仍于东郊筑室，不复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处当世，朝中势素，多与交游，故不能久事隐静。时仆射徐勉以疾假还宅，挺致书以观其意曰：

昔士德怀顾，恋兴数日；辅嗣思友，情劳一旬。故知深心所系，贵贱一也。况复恩隆世亲，义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盖。而朝野悬隔，山川邈殊，虽咳唾时沾，而颜色不觏。《东山》之叹，岂云旋复；西风可怀，孰能无思。加以静居廓处，顾影莫酬，秋风四起，园林易色，凉野寂寞，寒虫吟叫。怀抱不可直置，情虑不能无托，时因吟咏，动辄盈篇。扬生沉郁，且犹覆盎；惠子五车，弥多□春驳。一日聊呈小文，不期过赏，还逮隆渥，累牍兼翰，纸缛字磨，诵复无已，徒恨许与

过当，有伤准的。昔子建不欲妄赞陈琳，恐见嗤哂后代；今之过奢余论，将不有累清谈？

挺窜迹草莱，事绝闻见，藉以讴谣，得之舆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简通，娱肠悦耳，稍从摈落，宴处荣观，务在涤除。绮罗丝竹，二列顿遣；方丈员案，三栖仅存。故以道变区中，情冲域外；操彼弦诵，贲兹观损。追留侯之却粒，念韩卿之辞荣；眷想东都，属怀南岳；钻仰来贶，有符下风。虽云幸甚，然则未喻。虽复帝道康宁，走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归。悠悠之人，展氏犹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义非徇己。思与赤松子游，谁其克遂。愿驱之仁寿，绥此多福。虽则不言，四时行矣。然后黔首有庇，荐绅靡夺；白驹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赉。岂不休哉？岂不休哉？昔杜真自闭深室，郎宗绝迹幽野。难矣，诚非所希。井丹高洁，相如慢世，尚复游涉权门，雍容乡邑，常谓此道为泰，每窃慕之。方念拥帚延思，以陈侍者，请至农隙，无待邀求。

挺诚好属文，不会今世，不能促节局步，以应流俗。事等昌菹，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无惮龙门。昔敬通之赏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犹称盛美，况在时宗，弥为未易。近以蒲椠勿用，笺素多阙，聊效东方，献书丞相，须得善写，更请润诃，傥逢子侯，比复削牍。

勉报曰：

复览来书，累牍兼翰；事苞出处，言兼语默；事义周悉，意致深远；发函伸纸，倍增愤叹。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综百家，佃渔六学；观眸表其韶慧，视色见其英朗，若鲁国之名驹，迈云中之白鹤。及占显邑，试吏腴壤，将有武城弦歌，桐乡谣咏，岂与卓鲁断断同年而语邪？方当见赏良能，有加宠授，饰兹簪带，置彼周行。而欲远慕卷舒，用怀愚智，既知益之为累，爰悟满则辞多，高蹈风尘，良所钦挹。况以金商戒节，素秋御序，萧条林野，无人相乐，偃卧坟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宠辱谁滞？诚乃欢羡，用有殊同。今逖听傍求，兴怀寤宿，白驹空谷，幽人引领，贫贱为耻，鸟兽难群，故当捐此薜萝，出从鹓鹭，无乖隐显，不亦休哉！

吾智乏佐时，才惭济世，禀承朝则，不敢荒宁，力弱途遥，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尧人何事？得因疲病，念从闲逸。若使车书混合，尉候无警，作乐制礼，纪石封山，然后乃返服衡门，实为多幸。但夙有风

咳，遘兹虚眩，瘠类士安，羸同长孺，簿领沉废，台阁未理，娱耳烂肠，因事而息，非关欲追松子，远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当靖恭所职。拟非伦匹，良觉辞费；览复循环，爽焉如失。清尘独远，白云飘荡，依然何极。

猥降书札，示之文翰，览复成诵，流连缛纸。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誉；正平颖悟，赖北海以腾声。望古料今，吾有惭德。傥成卷帙，力为称首。无令独耀随掌，空使辞人扼腕。式闾愿见，宜事扫门。亦有来思，赴其悬榻。轻苔鱼网，别当以荐。城阙之叹，曷日无怀；所迟萱苏，书不尽意。

挺后遂出仕，寻除南台治书，因事纳贿，当被推劾。挺惧罪，遂变服为道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大心寺。会邵陵王为江州，携挺之镇，王好文义，深被恩礼，挺因此还俗。复随王迁镇郢州，征入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还京师。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侯景乱中卒。著《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先随挺事邵陵王，掌书记。乱中，王于郢州奔败，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尽心事景。景袭郢州，围巴陵，军中书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专任权宠，势倾内外。景败被执，送江陵，于狱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为邵陵王所引，历为记室、中记室、参军。

庾仲容，字仲容，颍川□焉陵人也。晋司空冰六代孙。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齐邵陵王记室。仲容幼孤，为叔父泳所养。既长，杜绝人事，专精笃学，昼夜手不辍卷。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泳时已贵显，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宫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勉许焉，因转仲容为太子舍人。迁安成王主簿。时平原刘孝标亦为府佐，并以强学为王所礼接。迁晋安功曹史。历为永康、钱唐、武康令，治县并无异绩，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记室，当出随府，皇太子以旧恩，特降饯宴，赐诗曰："孙生陟阳道，吴子朝歌县。未若樊林举，置酒临华殿。"时辈荣之。迁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除尚书左丞，坐推纠不直免。

仲容博学，少有盛名，颇任气使酒，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酣饮，不复持检操。久之，复为谘议参军，出为黟县令。及太清乱，客游会稽，遇疾卒，时年七十四。

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众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

陆云公，字子龙，吴郡人也。祖闲，州别驾。父完，宁远长史。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州举秀才。累迁宣惠武陵王、平西湘东王行参军。云公先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纘罢郡经途，读其文叹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选，言之于高祖，召兼尚书仪曹郎，顷之即真，入直寿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迁中书黄门郎，并掌著作。云公善弈棋，尝夜侍御坐，武冠触烛火，高祖笑谓曰："烛烧卿貂。"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故以此言戏之也。是时天渊池新制鳊鱼舟，形阔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刘之遴、国子祭酒到溉、右卫硃异，云公时年位尚轻，亦预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时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诏曰："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陆云公，风尚优敏，后进之秀。奄然殂谢，良以恻然。可克日举哀，赙钱五万、布四十匹。"

张纘时为湘州，与云公叔襄、兄晏子书曰："都信至，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折，非唯贵门丧宝，实有识同悲，痛惋伤惜，不能已已。贤兄子贤弟神情早著，标令弱年，经目所睹，殆无再问。怀橘抱柰，禀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奖。学以聚之，则一箸能立；问以辩之，则师心独寤。始逾弱岁，辞艺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诗流。见与齿过肩随，礼殊拜绝，怀抱相得，忘其年义。朝游夕宴，一载于斯；玩古披文，终晨讫暮。平生知旧，零落稍尽，老夫记意，其数几何。至若此生，宁可多过，赏心乐事，所寄伊人。弟迁职潇、湘，维舟洛汭，将离之际，弥见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役数年，羁病侵迫，识虑惛怳，久绝人世。凭几口授，素无其功；翰动若飞，弥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云雨，唯有此生，音尘数嗣。形迹之外，不为远近隔情；襟素之中，岂以风霜改节？客游半纪，志切首丘，日望东归，更敦昔款。如何此别，永成异世！挥袂之初，人谁自保，但恐衰谢，无复前期。不谓华龄，方春掩质，埋玉之恨，抚事多情。想引进之情，怀抱素笃，友于之至，兼深家宝。奄有此恤，当何可言！临白增悲，言以无次。"

云公从兄才子，亦有才名，历官中书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云公卒。才子、云公文集，并行于世。

任孝恭，字孝恭，临淮临淮人也。曾祖农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

幼孤，事母以孝闻。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外祖丘它，与高祖有旧，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高祖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为文敏速，受诏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辄称善，累赐金帛。孝恭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笃。而性颇自伐，以才能尚人，于时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萧正德，屯南岸。及贼至，正德举众入贼，孝恭还赴台，台门已闭，因奔入东府，寻为贼所攻，城陷见害。文集行于世。

颜协，字子和，琅邪临沂人也。七代祖含，晋侍中、国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见远，博学有志行。初，齐和帝之镇荆州也，以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于江陵，以为治书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高祖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协幼孤，养于舅氏。少以器局见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释褐湘东王国常侍，又兼府记室。世祖出镇荆州，转正记室。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与协同名，才学相亚，府中称为"二协"。舅陈郡谢暕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伯叔之礼，议者重焉。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时年四十二。世祖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宾实。鸿渐殊未升，上才淹下秩。"

协所撰《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两卷，遇火湮灭。

有二子：之仪、之推，并早知名。之推，承圣中仕至正员郎、中书舍人。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大则凌慢侯王，小则傲蔑朋党；速忌离訧，启自此作。若夫屈、贾之流斥，桓、冯之摈放，岂独一世哉？盖恃才之祸也。群士值文明之运，摛艳藻之辞，无郁抑之虞，不遭向时之患，美矣。刘氏之论，命之徒也。命也者，圣人罕言欤，就而必之，非经意也。

列传第四十五处士

何点弟胤阮孝绪陶弘景诸葛璩沈顗刘慧斐范元琰刘訏

刘高□庾诜张孝秀庾承先

《易》曰：“君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孔子称长沮、桀溺隐者也。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喑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语默之致，有幽人贞吉矣。与夫没身乱世，争利干时者，岂同年而语哉！《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鉴于止水，不鉴于流潦。”夫可以扬清激浊，抑贪止竞，其惟隐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虽唐尧不屈巢、许，周武不降夷、齐；以汉高肆慢而长揖黄、绮，光武按法而折意严、周；自兹以来，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继绍风猷。斯乃道德可宗，学艺可范，故以备《处士篇》云。

何点，字子晳，庐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铄，宜都太守。铄素有风疾，无故害妻，坐法死。点年十一，几至灭性。及长，感家祸，欲绝婚宦，尚之强为之娶琅邪王氏。礼毕，将亲迎，点累涕泣，求执本志，遂得罢。

容貌方雅，博通群书，善谈论。家本甲族，亲姻多贵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矰，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兄求，亦隐居吴郡虎丘山。求卒，点菜食不饮酒，讫于三年，要带减半。

宋泰始末，征太子洗马。齐初，累征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与陈郡谢[A232]、吴国张融、会稽孔稚珪为莫逆友。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稚珪为筑室焉。园内有卞忠贞冢，点植花卉于冢侧，每饮必举酒酹之。初，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王俭闻之，欲候点，知不可见，乃止。豫章王嶷命驾造点，点从后门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点时在法轮寺，子良乃往请，点角巾登席，子良欣悦无已，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铛。

点少时尝患渴痢，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性通脱，好施与，远近致遗，一无所逆，随复散焉。尝行经硃雀门街，有自车后盗点衣者，见而不言，傍有人擒盗与之，点乃以衣施盗，盗不敢受，点命告有司，盗惧，乃受之，催令急去。点雅有人伦识鉴，多所甄拔，知吴兴丘迟于幼童，称济阳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

点既老，又娶鲁国孔嗣女，嗣亦隐者也。点虽婚，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喻其意也。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尚之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戏也，而融久病之。及点后婚，融始为诗赠点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点亦病之，而无以释也。

高祖与点有旧，及践阼，手诏曰："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暂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迩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于高？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縠绡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后数日，望能入也。"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高祖甚悦，赋诗置酒，恩礼如旧。仍下诏曰："前征士何点，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亲得同时，而不与为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诚望惠然，屈居献替。可征为侍中。"辞疾不赴。乃复诏曰："征士何点，居贞物表，纵心尘外，夷坦之风，率由自远。往因素志，颇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惟旧。昔仲虞迈俗，受俸汉朝；安道逸志，不辞晋禄。此盖前代盛轨，往贤所同。可议加资给，并出在所，日费所须，太官别给。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

天监三年，卒，时年六十八。诏曰："新除侍中何点，栖迟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殒丧，倍怀伤恻。可给第一品材一具，赙钱二万、布五十匹。丧事所须，内监经理。"又敕点弟胤曰："贤兄征君，弱冠拂衣，华首一操。心游物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性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逾远。朕膺箓受图，思长声教。朝多君子，既贵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难进。方赖清徽，式隆大业。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资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礼，听览暇日，角巾引见，窅然汾射，兹焉有托。一旦万古，良怀震悼。卿友于纯至，亲从凋亡；偕老之愿，致使反夺；缠绵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点无子，宗人以其从弟耿子迟任为嗣。

胤，字子季，点之弟也。年八岁，居忧哀毁若成人。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献，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献与汝南周颙深器异之。

起家齐秘书郎，迁太子舍人。出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入为尚书三公郎，不拜，迁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累迁中书郎、员外散骑常侍、太尉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领国子博士、丹阳邑中正。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郁林嗣位，胤为后族，甚见亲待。累迁左民尚书、领骁骑、中书令、领临海、巴陵王师。

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号曰小山，恒与学徒游处其内。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山，未及发，闻谢朏罢吴兴郡不还，胤恐后之，乃拜表辞职，不待报辄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寻有诏许之。胤以会稽山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初，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胤为小山，亦曰东山。

永元中，征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为军谋祭酒，与书曰："想恒清豫，纵情林壑，致足欢也。既内绝心战，外劳物役，以道养和，履候无爽。若邪擅美东区，山川相属，前世嘉赏，是为乐土。仆推迁簿官，自东徂西，悟言素对，用成睽阔，倾首东顾，曷日无怀。畴昔欢遇，曳裾儒肆，实欲卧游千载，畋渔百氏，一行为吏，此事遂乖。属以世道威夷，仍离屯故，投袂数千，克黜衅祸。思得瞩卷谘款，寓情古昔，夫岂不怀，事与愿谢。君清襟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隐沦。既俯拾青组，又脱屣硃黻。但理存用舍，义贵随时，往识祸萌，实为先觉，超然独善，有识钦嗟。今者为邦，贫贱咸耻，好仁由己，幸无凝滞。比别具白，此未尽言。今遣候承音息，矫首还翰，慰其引领。"胤不至。

高祖践阼，诏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手敕曰："吾猥当期运，膺此乐推，而顾己蒙蔽，昧于治道。虽复劬劳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遗范，尚蕴方策，自举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轨物，则汩流所至，莫知其限。

治人之与治身，独善之与兼济，得失去取，为用孰多。吾虽不学，颇好博古，尚想高尘，每怀击节。今世务纷乱，忧责是当，不得不屈道岩阿，共成世美。必望深达往怀，不吝濡足。今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谕意，迟面在近。”果至，胤单衣鹿巾，执经卷，下床跪受诏书，就席伏读。胤因谓果曰：“吾昔于齐朝欲陈两三条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世传晋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县象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国所先，故王孙满斥言，楚子顿尽。圆丘国郊，旧典不同。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圆丘祠天皇大帝、北极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谬。卿宜诣阙陈之。”果曰：“仆之鄙劣，岂敢轻议国典？此当敬俟叔孙生耳。”胤曰：“卿讵不遣传诏还朝拜表，留与我同游邪？”果愕然曰：“古今不闻此例。”胤曰：“《檀弓》两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当邈然绝世，犹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见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昔荷圣王跂识，今又蒙旌贲，甚愿诣阙谢恩，但比腰脚大恶，此心不遂耳。”

果还，以胤意奏闻，有敕给白衣尚书禄，胤固辞。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鲜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本欲屈卿暂出，开导后生，既属废业，此怀未遂，延伫之劳，载盈梦想。理舟虚席，须俟来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

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月中常命驾式闾，谈论终日。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迁秦望山。山有飞泉，西起学舍，即林成援，因岩为堵。别为小阁室，寝处其中，躬自启闭，僮仆无得至者。山侧营田二顷，讲隙从生徒游之。胤初迁，将筑室，忽见二人著玄冠，容貌甚伟，问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处云：“此中殊吉。”忽不复见，胤依其言而止焉。寻而山发洪水，树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瑞室颂》，刻石以旌之。及元简去郡，入山与胤别，送至都赐埭，去郡三里，因曰：“仆自弃人事，交游路断，自非降贵山薮，岂容复望城邑？此埭之游，于今绝矣。”执手涕零。

何氏过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寿，乃移还吴，作《别山诗》一首，言甚凄怆。至吴，居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东境守宰经途者，莫不毕至。胤常禁杀，有虞人逐鹿，鹿径来趋胤，伏而不动。又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焉。

初，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后还都，卒于钟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见一僧授胤香奁并函书，云“呈何居士”，言讫失所在。胤开函，乃是《大庄严论》，世中未有。又于寺内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远以状启。昭明太子钦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梦神人告之曰：“汝夫寿尽。既有至德，应获延期，尔当代之。”妻觉说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梦一神女并八十许人，并衣帢，行列至前，俱拜床下，觉又见之，便命营凶具。既而疾动，因不自治。

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子撰，亦不仕，庐陵王辟为主簿，不就。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

幼至孝，性沉静，虽与儿童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诫曰：“三加弥尊，人伦之始。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常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醢。及晏诛，其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

义师围京城，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床，竹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为

名流所钦尚如此。

十二年，与吴郡范元琰俱征，并不到。陈郡袁峻谓之曰："往者，天地闭，贤人隐；今世路已清，而子犹遁，可乎？"答曰："昔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为仁由己，何关人世！况仆非往贤之类邪？"

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

时有善筮者张有道谓孝绪曰："见子隐迹而心难明，自非考之龟蓍，无以验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将为《咸》，应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绪曰："安知后爻不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叹曰："此谓'肥遁无不利。'象实应德，心迹并也。"孝绪曰："虽获《遁卦》，而上九爻不发，升遐之道，便当高谢许生。"乃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斟酌分为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论云："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弊拯由迹，迹用有乖于本，本既无为，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既可抑，数子所以有余；本方见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阙彼明智；体二之徒，独怀鉴识。然圣已极照，反创其迹；贤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若能体兹本迹，悟彼抑扬，则孔、庄之意，其过半矣。"

南平元襄王闻其名，致书要之，不赴。孝绪曰："非志骄富贵，但性畏庙堂。若使籧蒢可骖，何以异夫骥騄。"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者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鄱阳忠烈王妃，孝绪之姊。王尝命驾，欲就之游，孝绪凿垣而逃，卒不肯见。诸甥岁时馈遗，一无所纳。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愿，故不受也。"

其恒所供养石像，先有损坏，心欲治补，经一夜忽然完复，众并异

之。大同二年，卒，时年五十八。门徒诔其德行，谥曰文贞处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行于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初，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产弘景。幼有异操。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及长，身长七尺四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耳。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硃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取决焉。

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及发，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朝野荣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辄觉。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记》焉。

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莫比"。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太宗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与谈论数日而去，太宗甚敬异之。大通初，令献二刀于高祖，其一名养胜，一名成胜，并为佳宝。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申如恒。诏赠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丧事。弘景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诸葛璩，字幼玟，琅邪阳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擿之功，方之壶遂。

齐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曰："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未尝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简退，可以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去。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教曰："昔长孙东组，降龙丘之节；文举北辎，高通德之称。所以激贪立懦，式扬风范。处士诸葛璩，高风所渐，结辙前修。岂怀珠披褐，韬玉待价？将幽贞独往，不事王侯者邪？闻事亲有啜菽之窭，就养寡藜蒸之给，岂得独享万钟，而忘兹五秉？可饷谷百斛。"天监中，太守萧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阳王恢并礼异焉。璩丁母忧毁瘠，恢累加存问。服阕，举秀才，不就。

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问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实对，未及征用，是年卒于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瞰集而录之。

沈顗，字处默，吴兴武康人也。父坦之，齐都官郎。

顗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为人。读书不为章句，著述不尚浮华。常独处一室，人罕见其面。顗从叔勃，贵显齐世，每还吴兴，宾客填咽，顗不至其门。勃就之，顗送迎不越于阃。勃叹息曰："吾乃今知贵不如贱。"

俄征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内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为乡里所称慕。永明三年，征著作郎；建武二年，征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征通直郎，亦不赴。顗素不治家产，值齐末兵荒，与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馈其粱肉者，闭门不受。唯以樵采自资，怡怡然恒不改其乐。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太守柳恽以顗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其年卒于家。所著文章数十篇。

刘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

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太宗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大同二年，卒，时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吴郡钱唐人也。祖悦之，太学博士征，不至。父灵瑜，居父忧，以毁卒。元琰时童孺，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性谦敬，不以所长骄人。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居常不出城市，独坐如对严宾，见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国刘□献深加器异，尝表称之。齐建武二年，始征为安北参军事，不赴。天监九年，县令管慧辨上言义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荐焉，竟未征。其年卒于家，时年七十。

刘訏，字彦度，平原人也。父灵真，齐武昌太守。訏幼称纯孝，数岁，父母继卒，訏居丧，哭泣孺慕，几至灭性，赴吊者莫不伤焉。后为伯父所养，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笃至，为宗族所称。自伤早孤，人有误触其讳者，未尝不感结流涕。长兄洁为之娉妻，克日成婚，訏闻而逃匿，事息乃还。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不就。主者檄召，

訏乃挂檄于树而逃。

訏善玄言，尤精释典。曾与族兄刘高□听讲于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天监十七年，卒于高□舍，时年三十一。临终，执高□手曰："气绝便敛，敛毕即埋，灵筵一不须立，勿设飨祀，无求继嗣。"高□从而行之。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谥曰玄贞处士。

刘高□，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闻慰，齐正员郎。世为二千石，皆有清名。高□幼有识慧，四岁丧父，与群儿同处，独不戏弄。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一，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问之，随问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异之。及长，博学有文才，不娶不仕，与族弟訏并隐居求志，遨游林泽，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违离，每随兄霁、杳从宦。少时好施，务周人之急，人或遗之，亦不距也。久而叹曰："受人者必报，不则有愧于人。吾固无以报人，岂可常有愧乎？"

天监十七年，无何而著《革终论》。其辞曰：

死生之事，圣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其言约，其旨妙，其事隐，其意深，未可以臆断，难得而精核，聊肆狂瞽，请试言之。

夫形虑合而为生，魂质离而称死；合则起动，离则休寂。当其动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测其所趣。皆知则不言而义显，莫测则逾辩而理微。是以勋、华旷而莫陈，姬、孔抑而不说，前达往贤，互生异见。季札云：“骨肉归于土，魂气无不之。”庄周云：“生为徭役，死为休息。”寻此二说，如或相反。何者？气无不之，神有也；死为休息，神无也。原宪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记籍，验之前志，有无之辩，不可历言。若稽诸内教，判乎释部，则诸子之言可寻，三代之礼无越。何者？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而即非彼具也。虽死者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当其离此之日，识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时，魂灵知灭，故殷人祭器，显其犹存。不存则合乎庄周，犹存则同乎季札，各得一隅，无伤厥义。设其实也，则亦无，故周人有兼用之礼，尼父发游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废偏携之论，探中途之旨，则不仁不智之讥，于是乎可息。

夫形也者，无知之质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独存，依无知以自立，故形之于神，逆旅之馆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适彼也。神已去此，馆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适彼，祭何所祭？祭则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盖礼乐之兴，出于浇薄，俎豆缀兆，生于俗弊。施灵筵，陈棺椁，设馈奠，建丘陇，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补于已迁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谓尊卢、赫胥、皇雄、炎帝蹈于失理哉？是以子羽沉川，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

然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今欲剪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斯亦贫者之礼也，余何陋焉？且张奂止用幅巾，王肃唯盥手足，范冉殓毕便葬，奚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椁，子廉牛车载柩，叔起诫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此数公者，尚或如之；况于吾人，而当华泰！今欲仿佛景行，以为轨则，傥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费之讥。气绝不须复魂，盥洗而敛。以一千钱市治棺、单故裙

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余阁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敛讫，载以露车，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无用茅君之虚座，伯夷之杅水。其蒸尝继嗣，言象所绝，事止余身，无伤世教。家人长幼，内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愿成余之志，幸勿夺之。

明年疾卒，时年三十二。

高□幼时尝独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门，谓高□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滞一方耳。"因弹指而去。高□既长，精心学佛。有道人释宝志者，时人莫测也，遇高□于兴皇寺，惊起曰："隐居学道，清净登佛。"如此三说。高□未死之春，有人为其庭中栽柿，高□谓兄子弇曰："吾不见此实，尔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为知命。亲故诔其行迹，谥曰贞节处士。

庾诜，字彦宝，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釐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诜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诜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其行多如此类。

高祖少与诜善，雅推重之。及起义，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诜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东柳恽欲与之交，诜距而不纳。后湘东王临荆州，板为镇西府记室参军，不就。普通中，诏曰："明扬振滞，为政所先；旌贤求士，梦伫斯急。新野庾诜，止足栖退，自事却扫，经史文艺，多所贯习；颍川庾承先，学通黄、老，该涉释教；并不竞不营，安兹枯槁，可以镇躁敦俗。诜可黄门侍郎，承先可中书侍郎。勒州县时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盐梅。"诜称疾不赴。

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后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昼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颜色不变，言终而卒，时年七十八。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净域矣"。高祖闻而下诏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诜，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

履。奄随运往，恻怆于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诜所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

子曼倩，字世华，亦早有令誉。世祖在荆州，辟为主簿，迁中录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后转谘议参军。所著《丧服仪》、《文字体例》、《庄老义疏》，注《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

子季才，有学行。承圣中，仕至中书侍郎。江陵陷，随例入关。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遭母忧，服阕，为建安王别驾。顷之，遂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蹑蒲履，手执并榈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普通三年，卒，时年四十二，室中皆闻有非常香气。太宗闻，甚伤悼焉，与刘慧斐书，述其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颍川□焉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郡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于土台山。鄱阳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忠烈王尤加钦重，征州主簿；湘东王闻之，亦板为法曹参军；并不赴。

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深相赏接。留连月余日，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其年卒，时年六十。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世之诬处士者，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盖有负其实者。若诸葛璩之学术，阮孝绪之簿阀，其取进也岂难哉？终于隐居，固亦性而已矣。

列传第四十六止足

顾宪之陶季直萧视素

《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进也，以康世济务也，以弘道厉俗也。然其进也，光宠夷易，故愚夫之所干没；其退也，苦节艰贞，故庸曹之所忌惮。虽祸败危亡，陈乎耳目，而轻举高蹈，寡乎前史。汉世张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于乐毅、范蠡至乎颠狈，斯为优矣。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礼，有可称焉。鱼豢《魏略·知足传》，方田、徐于管、胡，则其道本异。谢灵运《晋书·止足传》，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旷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宋书·止足传》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亚。齐时沛国刘□献，字子珪，辞禄怀道，栖迟养志，不戚戚于贫贱，不耽耽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贤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则当世罔闻，时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国史书之，亦以为《止足传》云。

顾宪之，字士思，吴郡吴人也。祖抃之，宋镇军将军、湘州刺史。宪之未弱冠，州辟议曹从事，举秀才，累迁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元徽中，为建康令。时有盗牛者，被主所认，盗者亦称己牛，二家辞证等，前后令莫能决。宪之至，覆其状，谓二家曰："无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径还本主宅，盗者始伏其辜。发奸擿伏，多如此类，时人号曰神明。至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性又清俭，强力为政，甚得民和。故京师饮酒者得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言酹清且美焉。

迁车骑功曹、晋熙王友。齐高帝执政，以为骠骑录事参军，迁太尉西曹掾。齐台建，为中书侍郎。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傍。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喻，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时刺史王奂新至，唯衡阳独无讼者，乃叹曰："顾衡阳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将何事！"

还为太尉从事中郎。出为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于余姚立邸，颇纵横。宪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后还葬母，郡县争赴吊，宪之不与相闻。文度深衔之，卒不能伤也。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加建威将军、行婺州事。时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成、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

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觊之尝为吏部，于庭植嘉树，谓人曰："吾为宪之种耳。"至是，宪之果为此职。出为征虏长史、行南兖州事，遭母忧。服阕，建武中，复除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未拜，仍迁太子中庶子，领吴邑中正。出为宁朔将军、临川内史；未赴，改授辅国将军、晋陵太守。顷之遇疾，陈解还乡里。永元初，征为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

中兴二年，义师平建康，高祖为扬州牧，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禅，宪之风疾渐笃，固求还吴。天监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宪之虽累经宰郡，资无担石。及归，环堵，不免饥寒。八年，卒于家，年七十四。临终为制，以敕其子曰：

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来，死亦安识所往。延陵所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豫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

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輴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汉明帝天子之尊，犹祭以杅水脯糗；范史云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干饭。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节衷也？丧易宁戚，自是亲亲之情；礼奢宁俭，差可得由吾意。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设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孔子云："虽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

所著诗、赋、铭、赞并《衡阳郡记》数十篇。

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四岁，独不取。人问其故，季直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

及长，好学，淡于荣利。起家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并不起，时人号曰"聘君"。父忧服阕，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引为后军主簿、领郡功曹。出为望蔡令，顷之以病免。时刘秉、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秉等伏诛。

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渊卒，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欲谥为文孝公，季直请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

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还除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议参军。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颇忌之，乃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明帝既见，便留之，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仍迁建安太守，政尚清静，百姓便之。还为中书侍郎，迁游击将军、兼廷尉。

梁台建，迁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务人间之事，乃辞疾还乡里。天监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时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居十余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焉。

萧视素，兰陵人也。祖思话，宋征西仪同三司；父惠明，吴兴太守；皆有盛名。视素早孤贫，为叔父惠休所收恤。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为太子洗马。梁台建，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为临川王友，复为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初拜，高祖赐钱八万，视素一朝散之亲友。又迁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

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

及在京口，便有终焉之志，乃于摄山筑室。会征为中书侍郎，遂辞不就，因还山宅，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八年，卒。亲故迹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

史臣曰：顾宪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萧视素则宦情鲜焉。比夫怀禄耽宠，婆娑人世，则殊间矣。

列传第四十七良吏

庾荜沈瑀范述曾丘仲孚孙谦伏芃何远

昔汉宣帝以为“政平讼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诸侯也。”故长吏之职，号为亲民，是以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咸必由之。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輶轩以省方俗，置肺石以达穷民，务加隐恤，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彩，无珠玑锦绣；太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以俭先海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始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民侍郎刘䶮为晋安太守，溉等居官，并以廉洁著。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有异绩，以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公，以为宣城太守。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若新野庾荜诸任职者，以经术润饰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后见思，盖后来之良吏也。缀为《良吏篇》云。

庾荜，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应州刺史。荜年十岁，遭父忧，居丧毁瘠，为州党所称。弱冠，为州迎主簿，举秀才，累迁安西主簿、尚书殿中郎、骠骑功曹史。博涉群书，有口辩。齐永明中，与魏和亲，以荜兼散骑常侍报使，还拜散骑侍郎，知东宫管记事。

郁林王即位废，掌中书诏诰，出为荆州别驾。仍迁西中郎谘议参军，复为州别驾。前后纲纪，皆致富饶。荜再为之，清身率下，杜绝请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明帝闻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荣之。迁司徒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为骠骑功曹参军，迁尚书左丞。出为辅国长史、会稽郡丞、行郡府事。时承凋弊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至数千，民多流散，荜抚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禄，清节逾厉，至有经日不举火。太守、襄阳王闻而馈之，荜谢不受。天监元年，卒，停尸无以殓，柩不能归。高祖闻之，诏赐绢百匹、米五十斛。

初，荜为西楚望族，早历显官，乡人乐蔼有干用，素与荜不平，互相陵竞。蔼事齐豫章王嶷，嶷薨，蔼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

州，时荜为州别驾，益忽蔼。及高祖践阼，蔼以西朝勋为御史中丞，荜始得会稽行事，既耻之矣；会职事微有谴，高祖以蔼其乡人也，使宣旨诲之，荜大愤，故发病卒。

沈瑀，字伯瑜，吴兴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谋反，昶先去之；及败，坐系狱，瑀诣台陈请，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从事、奉朝请。尝诣齐尚书右丞殷泳，泳与语及政事，甚器之，谓曰："观卿才干，当居吾此职。"司徒、竟陵王子良闻瑀名，引为府参军，领扬州部传从事。时建康令沈徽孚恃势陵瑀，瑀以法绳之，众惮其强。子良甚相知赏，虽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复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尝被使上民丁，速而无怨。遥光谓同使曰："尔何不学沈瑀所为？"乃令专知州狱事。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难，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立办。扬州书佐私行，诈称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书佐归诉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诈。明帝复使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帝益善之。永泰元年，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

去官还京师，兼行选曹郎。随陈伯之军至江州，会义师围郢城，瑀说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爱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伯之遂举众降，瑀从在高祖军中。

初，瑀在竟陵王家，素与范云善。齐末，尝就云宿，梦坐屋梁柱上，仰见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为高祖说之。高祖曰："云得不死，此梦可验。"及高祖即位，云深荐瑀，自暨阳令擢兼尚书右丞。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表瑀催督运转，军国获济，高祖以为能。迁尚书驾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荐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干，高祖并纳之。

以母忧去职，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赠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后王师北伐，征瑀为建威将军，督运漕，寻兼都水使者。顷之，迁少府卿。出为安南长史、寻阳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为信威萧颖达长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谓人曰："我死而后已，终不能倾侧面从。"是日，于路为盗所杀，时年五十九，多以为颖达害焉。子续累讼之，遇颖达亦寻卒，事遂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吴郡钱唐人也。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时，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起家为宋晋熙王国侍郎。齐初，至南郡王国郎中令，迁尚书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带开阳令。述曾为人謇谔，在宫多所谏争，太子虽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号为"周舍"。时太子左卫率沈约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还就养，乃拜中散大夫。

明帝即位，除游击将军，出为永嘉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横阳县，山谷险峻，为逋逃所聚，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述曾下车，开示恩信，凡诸凶党，涘负而出，编户属籍者二百余家。自是商贾流通，居民安业。在郡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闻甚嘉之，下诏褒美焉。征为游击将军。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述曾一无所受。始之郡，不将家属；及还，吏无荷担者。民无老少，皆出拜辞，号哭闻于数十里。

东昏时，拜中散大夫，还乡里。高祖践阼，乃轻舟出诣阙，仍辞还东。高祖诏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齐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约，宜加礼秩，以厉清操。可太中大夫，赐绢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无所资。以天监八年卒，时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杂诗赋数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吴兴乌程人也。少好学，从祖灵鞠有人伦之鉴，常称为千里驹也。齐永明初，选为国子生，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家贫，无以自资，乃结群盗，为之计画，劫掠三吴。仲孚聪明有智略，群盗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发。太守徐嗣召补主簿，历扬州从事、太学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显当时幸臣，陵诋属县，仲孚独不为之屈。以父丧去职。

明帝即位，起为烈武将军、曲阿令。值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乘

朝廷不备，反问始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谓吏民曰：“贼乘胜虽锐，而乌合易离。今若收船舰，凿长岗埭，泄渎水以阻其路，得留数日，台军必至，则大事济矣。”敬则军至，值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散。仲孚以距守有功，迁山阴令，居职甚有声称，百姓为之谣曰：“二傅沈刘，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宪、刘玄明，相继宰山阴，并有政绩，言仲孚皆过之也。

齐末政乱，颇有赃贿，为有司所举，将收之，仲孚窃逃，径还京师诣阙，会赦，得不治。高祖践阼，复为山阴令。仲孚长于拨烦，善适权变，吏民敬服，号称神明，治为天下第一。

超迁车骑长史、长沙内史，视事未期，征为尚书右丞，迁左丞，仍擢为卫尉卿，恩任甚厚。初起双阙，以仲孚领大匠。事毕，出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迁云麾长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忧，起摄职。坐事除名，复起为司空参军。俄迁豫章内史，在郡更励清节。顷之，卒，时年四十八。诏曰：“豫章内史丘仲孚，重试大邦，责以后效，非直悔吝云亡，实亦政绩克举。不幸殒丧，良以伤恻。可赠给事黄门侍郎。”仲孚丧将还，豫章老幼号哭攀送，车轮不得前。

仲孚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书具事杂仪》，行于世焉。

孙谦，字长逊，东莞莒人也。少为亲人赵伯符所知。谦年十七，伯符为豫州刺史，引为左军行参军，以治干称。父忧去职，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乡里称其敦睦。宋江夏王义恭闻之，引为行参军，历仕大司马、太宰二府。出为句容令，清慎强记，县人号为神明。

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为司徒参军，言之明帝，擢为明威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竞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视事三年，征还为抚军中兵参军。元徽初，迁梁州刺史，辞不赴职，迁越骑校尉、征北司马府主簿。建平王将称兵，患谦强直，托事遣使京师，然后作乱。及建平诛，迁左军将军。

齐初，为宁朔将军、钱唐令，治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却不受。每去官，辄无私宅，

常借官空车厩居焉。永明初，为冠军长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辄去郡，系尚方。顷之，免为中散大夫。明帝将废立，欲引谦为心膂，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谦不愿处际会，辄散甲士，帝虽不罪，而弗复任焉。出为南中郎司马。东昏永元元年，迁□□大夫。

天监六年，出为辅国将军、零陵太守，已衰老，犹强力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谦至绝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谦为郡县，常勤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九年，以年老，征为光禄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洁，甚礼异焉。每朝见，犹请剧职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诏曰："光禄大夫孙谦，清慎有闻，白首不怠，高年旧齿，宜加优秩。可给亲信二十人，并给扶。"

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蘧除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年逾九十，强壮如五十者，每朝会，辄先众到公门。力于仁义，行己过人甚远。从兄灵庆常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有彭城刘融者，行乞疾笃无所归，友人舆送谦舍，谦开厅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礼殡葬之。众咸服其行义。十五年，卒官，时年九十二。诏赙钱三万、布五十匹。高祖为举哀，甚悼惜之。

谦从子廉，便辟巧宦。齐时已历大县，尚书右丞。天监初，沈约、范云当朝用事，廉倾意奉之。及中书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结附。凡贵要每食，廉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时广陵高爽有险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记，爽尝有求不称意，乃为屐谜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讥其不计耻辱，以此取名位也。

伏□恒，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传父业，能言玄理，与乐安任昉、彭城刘曼俱知名。起家齐奉朝请，仍兼太学博士，寻除东阳郡丞，秩满为鄞令。时曼容已致仕，故频以外职处□恒，令其得养焉。齐末，始为尚书都官郎，仍为卫军记室参军。

高祖践阼，迁国子博士，父忧去职。服阕，为车骑谘议参军，累迁司空长史、中书侍郎、前军将军、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治务安静。郡民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湘州刺史以闻。诏勘有十五事为吏民所怀，高祖善之，征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阳时。民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其厉志如此。

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

征为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时始兴内史何远累著清绩，高祖诏擢为黄门侍郎，俄迁信武将军、监吴郡。□恒自以名辈素在远前，为吏俱称廉白，远累见擢，□恒迁阶而已，意望不满，多托疾居家。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因留会稽筑宅，自表解，高祖诏以为豫章内史，□恒乃出拜。治书侍御史虞□爵奏曰：

臣闻失忠与信，一心之道以亏；貌是情非，两观之诛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亲，而可纬俗经邦者也。风闻豫章内史伏□恒，去岁启假，以迎妹丧为解，因停会稽不去。入东之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恒历典二邦，少免贪浊，此自为政之本，岂得称功。常谓人才品望，居何远之右，而远以清公见擢，名位转隆，□恒深诽怨，形于辞色，兴居叹咤，寤寐失图。天高听卑，无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曰："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恒，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风。可豫章内史。"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而不亡魂破胆，归罪有司；擢发抽肠，少自论谢？而循奉憿然，了无异色。□恒识见所到，足达此旨，而冒宠不辞，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体，行路沸腾，辩迹求心，无一可恕。窃以□恒踉蹡落魄，三十余年，皇运勃兴，咸与维始，除旧布新，濯之江、汉，一纪之间，三世隆显。曾不能少怀感激，仰答万分，反覆拙谋，成兹巧罪，不忠不敬，于斯已及。请以□恒大不敬论。以事详法，应弃市刑，辄收所近狱洗结，以法从事。如法所称，□恒即主。

臣谨案：豫章内史臣伏□恒，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语默一违，资敬兼尽。幸属昌时，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无满。要君东走，岂曰止足之归；负志解巾，异乎激处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兹龟组，岂殊缧绁。宜明风宪，肃正简书。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恒所居官，凡诸位任，一皆削除。

有诏勿治，□恒遂得就郡。

视事三年，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国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于郡，时年五十九。尚书右仆射徐勉为之墓志，其一章曰："东区南服，爰结民胥，相望伏阙，继轨奏书。或卧其辙，或扳其车，或图其像，或式其闾。思耿借寇，曷以尚诸。"

初，□恒父曼容与乐安任瑶皆匿于齐太尉王俭，瑶子昉及□恒并见

知。顷之，昉才遇稍盛，齐末，昉已为司徒右长史，□恒犹滞于参军事；及其终也，名位略相侔。□恒性俭素，车服粗恶，外虽退静，内不免心竞，故见讥于时。能推荐后来，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人也。父慧炬，齐尚书郎。远释褐江夏王国侍郎，转奉朝请。永元中，江夏王宝玄于京口为护军将军崔慧景所奉，入围宫城，远豫其事。事败，乃亡抵长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远求得桂阳王融保藏之，既而发觉，收捕者至，远逾垣以免；融及远家人皆见执，融遂遇祸，远家属系尚方。远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产共聚众，欲迎高祖义师，东昏党闻之，使捕远等，众复溃散。远因降魏，入寿阳，见刺史王肃，欲同义举，肃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肃许之。遣兵援送，得达高祖。高祖见远，谓张弘策曰："何远美丈夫，而能破家报旧德，未易及也。"板辅国将军，随军东下，既破硃雀军，以为建康令。高祖践阼，为步兵校尉，以奉迎勋封广兴男，邑三百户。迁建武将军、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远与恢素善，在府尽其志力，知无不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顷之，迁武昌太守。远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折节为吏，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民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迹虽似伪，而能委曲用意焉。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者，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数十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远度己无赃，就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除名。

后起为镇南将军、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民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彬去，远送至境，进斗酒双鹅为别。彬戏曰："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高祖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经寇抄，远尽心绥理，复著名迹。期年，迁树功将军、始兴内史。时泉陵侯渊朗为桂州，缘道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

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然其听讼犹人，不能过绝，而性果断，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治状，高祖每优诏答焉。天监十六年，诏曰："何远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复莅二邦，弥尽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爱，虽古之良二千石，无以过也。宜升内荣，以显外绩。可给事黄门侍郎。"远即还，

仍为仁威长史。顷之，出为信武将军，监吴郡。在吴颇有酒失，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

远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所会遇，未尝以颜色下人，以此多为俗士所恶。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后复起为征西谘议参军、中抚司马。普通二年，卒，时年五十二。高祖厚赠赐之。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汉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亦多怨滥矣。梁兴，破觚为圆，斫雕为朴，教民以孝悌，劝之以农桑，于是桀黠化为由余，轻薄变为忠厚。淳风已洽，民自知禁。尧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

列传第四十八诸夷

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硃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

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其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国夷亦称王，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玳瑁、贝齿、吉贝、沉木香。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籥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沉木者，土人斫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裸香也。

汉末大乱，功曹区达，杀县令自立为王。传数世，其后王无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常牧牛于山涧，得鳢鱼二头，化而为铁，因以铸刀。铸成，文向石而咒曰："若斫石破者，文当王此国。"因举刀斫石，如断刍藁，文心独异之。范稚常使之商贾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后乃谗王诸子，各奔余国。及王死无嗣，文伪于邻国迓王子，置毒于浆中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举兵攻旁小国，皆吞灭之，有众四五万人。

时交州刺史姜庄使所亲韩戢、谢稚，前后监日南郡，并贪残，诸国患之。穆帝永和三年，台遣夏侯览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举兵袭日南，杀览，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交州刺史硃籓后遣督护刘雄戍日南，文复屠灭之。进寇九德郡，残害吏民。遣使告籓，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籓不许，又遣督护陶缓、李衢讨之。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

五年，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帅交、广州兵讨之，佛婴城固守。邃令畯盛兵于前，邃帅劲卒七百人，自后逾垒而入，佛众惊溃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请降。哀帝升平初，复为寇暴，刺史温放之讨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执太守炅源，又进寇九德，执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护邓逸等击破之，即以瑗为刺史。义熙三年，须达复寇日南，杀长史，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斩获甚众。九年，须达复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与战，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生俘须达息冉阝能，及虏获百余人。自瑗卒后，林邑无岁不寇日南、九德诸郡，杀荡甚多，交州遂致虚弱。

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国相藏臀固谏不从。其甥既立而杀藏臀，藏臀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曰阳迈。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于兰，门户皆北向；书树叶为纸；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穿耳贯小镮；贵者著革屣，贱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吉贝伞，以吉贝为幡旗。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杀之。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也。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为成礼。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其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国王事尼乾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

元嘉初，阳迈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讨之，闻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帅兵赴讨，攻区栗城不克，乃引还。尔后频年遣使贡献，而寇盗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悫伐之。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阳迈闻之惧，欲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还所略日南民户，其大臣幰僧达谏止之，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景宪攻城，克之，斩扶龙首，获金银杂物，不可胜计。乘胜径进，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获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和之后病死，见胡神为祟。

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明帝泰豫元

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天监九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曰：“林邑王范天凯介在海表，乃心款至，远修职贡，良有可嘉。宜班爵号，被以荣泽。可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凯累遣使献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诏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贡献。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罗跋摩遣使贡献，诏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献方物。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数日成酒。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毘骞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无所限也。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堰，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

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

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旦中晡三四见客。民人以焦蔗龟鸟为礼。国法无牢狱。有罪者，先斋戒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镮、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焦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大者长二丈余，状如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麞鹿及人亦啖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

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硃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

晋武帝太康中，寻始遣使贡献。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诏曰："此物劳费不少，驻令勿送。"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

憍陈如死，后王持梨□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齐永明中，王阇邪跋摩遣使贡献。

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曰："扶南王憍陈如阇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诚远著，重译献賝。宜蒙酬纳，班以荣号。可安南将军、扶南王。"

今其国人皆丑黑，拳发。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踞翘膝，垂

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瑞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案《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綝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

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千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礼拜，设无捻大会，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钵不出，高祖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钵中而止。高祖问大僧正慧念："今日见不可思议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动。"高祖曰："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设无捻大会，

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明和，京师倾属，观者百数十万人。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设无捻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罂，次玉罂，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中。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镮、钏等珍宝充积。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高祖于寺发《般若经》题，尔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

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

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掊视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车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捕鱼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水上，系世取送县，县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于底得佛光艳，交州押送台，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后，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鄴下，值胡乱，埋像于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像嘘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烛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写像形，寺主僧尚虑亏损金色，谓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慧邃便恳到拜请，其夜像即转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许模之。像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冉阝求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万善庄严，一切恭敬，犹如天净无云，明耀满目；天子身心清净，亦复如是。道俗济济，并蒙圣王光化，济度一切，永作舟航，臣闻之庆善。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稽首问讯。今奉薄献，愿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

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干□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贝、槟榔，槟榔特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冉阝怜□遣长史竺留□献金银宝器。

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豊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修跋□罗初未能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后跋□死，子毘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长史毘员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净，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廕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普通元年，复遣使献方物。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祼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缦。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镮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知，乃加囚执，其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

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其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王乃用班丝布，以瓔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

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信重三宝，兴立塔寺，校饰庄严，周遍国土。四衢平坦，清净无秽；台殿罗列，状若天宫；壮丽微妙，世无与等。圣主出时，四兵具足，羽仪导从，布满左右。都人士女，丽服光饰。市廛豊富，充积珍宝。王法清整，无相侵夺。学徒皆至，三乘竞集。敷说正法，云布雨润。四海流通，交会万国。长江眇漫，清泠深广。有生咸资，莫能消秽。阴阳和畅，灾厉不作。大梁扬都圣王无等，临覆上国，有大慈悲，子育万民。平等忍辱，怨亲无二。加以周穷，无所藏积。靡不照烛，如日之明；无不受乐，犹如净月。宰辅贤良，群臣贞信，尽忠奉上，心无异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国主，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惟愿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鸚鵡、青虫、兜鋬、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盖传译音字不同，其实一也。从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著与月

支同，而卑湿暑热，民弱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鼲、玳瑁、火齐、金、银、铁、金缕织成金皮罽、细摩白叠、好裘、毼。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佗国也。

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厖，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緌，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

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伏闻彼国据江傍海，山川周固，众妙悉备，庄严国土，犹如化城。宫殿庄饰，街巷平坦，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大王出游，四兵随从，圣明仁爱，不害众生。国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圣，化之以道，慈悲群生，无所遗弃。常修净戒，式导不及，无上法船，沉溺以济。百官氓庶，受乐无恐。诸天护持，万神侍从，天魔降服，莫不归仰。王身端严，如日初出，仁泽普润，犹如大云，于彼震旦，最为殊胜。臣之所住国土，首罗天守护，令国安乐。王王相承，未曾断绝。国中皆七宝形像，众妙庄严，臣自修检，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种。惟愿大王，圣体和平。今以此国

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归属，五体投地，归诚大王。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

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贡献。

大通元年，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谨白大梁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表，无有不从，方国诸王，莫不奉献，以表慕义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

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自晋过江，泛海东使，有高句骊、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卢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任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其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之东，去辽东千里。汉、魏世，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汉武帝元封四年，灭朝鲜，置玄菟郡，以高句骊为县以属之。

句骊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其王都于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虽土著，无良田，故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加、主簿、优台、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藿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汉时赐衣帻、朝服、鼓吹，常从玄菟郡受之。后稍骄，不复诣郡，但于东界筑小城以受之，至今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骊名“城”也。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其俗喜歌儛，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明”。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所著似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无牢狱，有罪者，则会诸加评议杀之，没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诱。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其死葬，有椁无棺。好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尚气力，便弓矢刀矛。有铠甲，习战斗，沃沮、东秽皆属焉。

王莽初，发高骊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州郡归咎于句骊侯驺，严尤诱而斩之，王莽大悦，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当此时为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骊王遣使朝贡，始称王。至殇、安之间，其王名宫，数寇辽东，玄菟太守蔡风讨之不能禁。宫死，子伯固立。顺、和之间，复数犯辽东寇抄。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与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时已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户。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更作新国。其后伊夷摸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摸死，子位宫立。位宫有勇力，便鞍马，善射猎。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位宫遣主簿、大加将兵千人助军。正始三年，位宫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史毌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大战于沸流。位宫败走，俭军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斩首虏万余级。位宫单将妻息远窜。六年，俭复讨之，位宫轻将诸加奔沃沮，俭使将军王颀追之，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刻石纪功；又到丸都山，铭不耐城而还。其后，复通中夏。

晋永嘉乱，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骊王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刘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刘与战，大败，单马奔走。晃乘胜追至丸都，焚其宫室，掠男子五万余口以归。孝武太元十年，句骊攻辽东、玄菟郡，后燕慕容垂遣弟农伐句骊，复二郡。垂死，子宝立，以句骊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至孙高琏，晋安帝义熙中，始奉表通贡职，历宋、齐并授爵位，年百余岁死。子云，齐隆昌中，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征东大将军、乐浪公。高祖即位，进云车骑大将军。天监七年，诏曰："高骊王乐浪郡公云，乃诚款著，贡驿相寻，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贡献。十七年，云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诏安纂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宁东将军。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献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诏以其子袭延爵位。

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弁韩、辰韩各十二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后渐强大，兼诸小国。其国本与句骊在辽东之东，晋世句骊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晋太元中，王须；义熙中，王余映；宋元嘉中，王余毘；并遣献生口。余毘死，立子庆。庆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齐永明中，除太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天监元年，进太号征东将军。寻为高句骊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其年，高祖诏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藩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五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

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其人形长，衣服净洁。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师寇贼，犹遣使贡献；既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

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为马韩所制。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其国在百济东南五千余里。其地东滨大海，南北与句骊、百济接。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

其俗呼城曰健牟罗，其邑在内曰啄评，在外曰邑勒，亦中国之言郡县也。国有六啄评，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服牛乘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贲旱支、齐旱支、谒旱支、壹告支、奇贝旱支。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骊相类。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后，俗皆文身。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末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至祁马台国，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往鞮。民种禾稻籥麻，蚕桑织绩。有姜、桂、橘、椒、苏，出黑雉、真珠、青玉。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之中，蛇则死矣。物产略与儋耳、硃崖同。地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两三妻。妇人无淫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弥呼为王。弥呼无夫婿，挟鬼道，能惑众，故国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传教令。所处宫室，常有兵守卫。至魏景初三年，公孙渊诛后，卑弥呼始遣使朝贡，魏以为亲魏王，假金印紫绶。正始中，卑弥呼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

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

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豊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其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緌，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

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

咸。”天监六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西北诸戎，汉世张骞始发西域之迹，甘英遂临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贡献，于时虽穷兵极武，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远矣。魏时三方鼎跱，日事干戈，晋氏平吴以后，少获宁息，徒置戊己之官，诸国亦未宾从也。继以中原丧乱，胡人递起，西域与江东隔碍，重译不交。吕光之涉龟兹，亦获蛮夷之伐蛮夷，非中国之意也。自是诸国分并，胜负强弱，难得详载。明珠翠羽，虽仞于后宫；蒲梢龙文，希入于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则仇池、宕昌、高昌、邓至、河南、龟兹、于阗、滑诸国焉。今缀其风俗，为《西北戎传》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浑避之西徙。廆追留之，而牛马皆西走，不肯还，因遂徙上陇，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其地有麦无谷。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

其后吐谷浑孙叶延，颇识书记，自谓“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盖公孙之子也”。礼以王父字为国氏，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至其末孙阿豺，始受中国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齐永明中，以代为使持节、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镇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兴，进代为征西将军。代死，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献方物。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诏以为宁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辅袭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献白龙驹于皇太子。

高昌国，阚氏为主，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其王阚

爽奔于芮芮。无讳据之称王，一世而灭。国人又立蹊氏为王，名嘉，元魏授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开国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谥曰昭武王。子子坚，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河西郡开国公、仪同三司、高昌王嗣位。

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南接河南，东连燉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湾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力等，皆其镇名。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校尉、主簿。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骊，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姻有六礼。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人多啖置及羊牛肉。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置及羊肉为粮。其兽有师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氈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周古柯国，滑旁小国也。普通元年，使使随滑来献方物。

呵跋檀国，亦滑旁小国也。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

胡蜜丹国，亦滑旁小国也。普通元年，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

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今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土地出粟、麦、瓜果，食物略与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献方物。

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后汉光武时，其王名弘，为莎车王贤所杀，灭其族。贤使其子则罗为龟兹王，国人又杀则罗。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王，由是属匈奴。然龟兹在汉世常为大国，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贡献。晋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域。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纯弟震为王而归，自此与中国绝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

于阗国，西域之属也。后汉建武末，王俞为莎车王贤所破，徙为骊归王，以其弟君得为于阗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种人都末杀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杀都末，自立为王。霸死，兄子广得立，后击虏莎车王贤以归，杀之，遂为强国，西北诸小国皆服从。

其地多水潦沙石，气温，宜稻、麦、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国人善铸铜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果蓏菜蔬与中国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硃画。王冠金帻，如今胡公帽；与妻并坐接客。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袴。其人恭，相见则跪，其跪则一膝至地。书则以木为笔札，以玉为印。国人得书，戴于首而后开札。魏文帝时，王山习献名马。天监九年，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又献波罗婆步鄣。十八年，又献琉璃罂。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渴盘陁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国。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回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氎、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献方物。

末国，汉世且末国也。胜兵万余户。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著氎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普通五年，遣使来贡献。

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因为国号。国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楼观，城内屋宇数百千间，城外佛

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过高，其势连接甚远，中有鹫鸟啖羊，土人极以为患。国中有优钵昙花，鲜华可爱。出龙驹马。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琥珀、马脑、真珠、玫□回等，国内不以为珍。市买用金银。婚姻法：下聘讫，女婿将数十人迎妇，婿著金线锦袍、师子锦袴，戴天冠，妇亦如之。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夫妇之礼，于兹永毕。国东与滑国，西及南俱与婆罗门国，北与泛忄栗国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

宕昌国，在河南之东南，益州之西北，陇西之西，羌种也。宋孝武世，其王梁弼忽始献方物。天监四年，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七年，复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风俗与河南略同。

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世号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天监元年，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号安北将军。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

武兴国，本仇池。杨难当自立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讨之，难当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众茄卢，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汉中。从弟僧嗣又自立，复戍茄卢。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宋世以为武都王。武兴之国，自于此矣。难当族弟广香又攻杀文度，自立为阴平王、茄卢镇主。卒，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孙立。齐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款，齐世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监初，以集始为使持节、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灵珍为冠军将军，孟孙为假节、督沙州刺史、阴平王。集始死，子绍先袭爵位。二年，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诸军事、左将军、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孙死，诏赠安沙将军、北雍州刺史。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复汉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国，诏许焉，即以为东益州。

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汉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东去长安九百里。本有十万户，世世分减。其大姓有符氏、姜氏。言语与中国同。著乌皁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绢、精布、漆、

蜡、椒等。山出铜铁。

芮芮国，盖匈奴别种。魏、晋世，匈奴分为数百千部，各有名号，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迁，因擅其故地。无城郭，随水草畜牧，以穹庐为居。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升明中，遣王洪轨使焉，引之共伐魏。齐建元元年，洪轨始至其国，国王率三十万骑，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魏人闭关不敢战。后稍侵弱。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献乌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献方物。是后数岁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献马一匹、金一斤。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曀而不雨，问其故，以暖云。

史臣曰：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异，怪类殊种，前古未闻，往牒不记。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辩方物土，莫究其极。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

列传第四十九豫章王综武陵王纪临贺王正德河东王誉

豫章王综，字世谦，高祖第二子也。天监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户。五年　　，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仁威将军、南徐州刺史，寻进号北中郎将。十年，迁都督郢、司、霍三州诸军事、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十三年，迁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十五年，迁西中郎将，兼护军将军，又迁安前将军、丹阳尹。十六年，复为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为侍中、镇右将军，置佐史。

初，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宠衰怨望，遂陈疑似之说，故综怀之。既长，有才学，善属文。高祖御诸子以礼，朝见不甚数，综恒怨不见知。每出藩，淑媛恒随之镇。至年十五六，尚裸袒嬉戏于前，昼夜无别，内外咸有秽议。综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马。常微行夜出，无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辄忿恚形于颜色，群臣莫敢言者。恒于别室祠齐氏七庙，又微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并杀一男，取其骨试之，皆有验，自此常怀异志。

四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给鼓吹一部。闻齐建安王萧宝寅在魏，遂使人入北与之相知，谓为叔父，许举镇归之。会大举北伐。六年，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镇于彭城，与魏将安豊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连兵既久，虑有衅生，敕综退军。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寅相见，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魏以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阳王，邑七千户，钱三百万，布绢三千匹，杂彩千匹，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综乃改名纘，字德文，追为齐东昏服斩衰。于是有司奏削爵土，绝属籍，改其姓为悖氏。俄有诏复之，封其子直为永新侯，邑千户。大通二年，萧宝寅在魏据长安反，综自洛阳北遁，将赴之，为津吏所执，魏人杀之，时年四十九。

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大略曰：

听钟鸣，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

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漂漂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

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

其《悲落叶》云：

悲落叶，连翩下重叠。落且飞，纵横去不归。

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

当时见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纪，字世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学，有文才，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天监十三年，封为武陵郡王，邑二千户。历位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轻车将军、丹阳尹。出为会稽太守，寻以其郡为东扬州，仍为刺史，加使持节、东中郎将。征为侍中，领石头戍军事。出为宣惠将军、江州刺史。征为使持节、宣惠将军、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寻改授持节、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骑常侍、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天监中，震太阳门，成字曰“绍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为武王者，武陵王也，于是朝野属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乱，纪不赴援。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竟陵王，圆普南谯王，圆肃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豊侯揔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并固谏，纪以为贰于己，皆杀之。永豊侯揔叹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国之基也，今反诛之，不亡何待！”又谓所亲曰：“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谓之‘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

太清五年夏四月，纪帅军东下至巴郡，以讨侯景为名，将图荆陕。闻西魏侵蜀，遣其将南梁州刺史谯淹回军赴援。五月日，西魏将尉迟迥帅众逼涪水，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城降之，迥分军据守，即趋成都。丁丑，纪次于西陵，舳舻翳川，旌甲曜日，军容甚盛。世祖命护军将军陆

法和于硖口夹岸筑二垒，镇江以断之。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物情恇扰，世祖忧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继。世祖乃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将军刘棻共约西赴。六月，纪筑连城，攻绝铁鏁。世祖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配众一旅，上赴法和。世祖与纪书曰："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轶，三苗寇扰，天长丧乱，獯丑冯陵，虔刘象魏，黍离王室。朕枕戈东望，泣血西浮，殒爱子于二方，无诸侯之八百，身被属甲，手贯流矢。俄而风树之酷，万恨始缠，霜露之悲，百忧继集，扣心饮胆，志不图全。直以宗社缀旒，鲸鲵未剪，尝胆待旦，龚行天罚，独运四聪，坐挥八柄。虽复结坛待将，褰帷纳士，拒赤壁之兵，无谋于鲁肃；烧乌巢之米，不访于荀攸；才智将殚，金贝殆竭，傍无寸助，险阻备尝。遂得斩长狄于驹门，挫蚩尤于枫木。怨耻既雪，天下无尘，经营四方，专资一力，方与岳牧，同兹清静。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当有劳弊。今遣散骑常侍、光州刺史郑安忠，指宣往怀。"仍令喻意于纪，许其还蜀，专制岷方。纪不从命，报书如家人礼。庚申，纪将侯睿率众缘山将规进取，任约、谢答仁与战，破之。既而陆纳平，诸军并西赴，世祖又与纪书曰："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烁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眷西顾，我劳如何？自獯丑凭陵，羯胡叛换，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大智，纪之别字也。纪遣所署度支尚书乐奉业至于江陵，论和缉之计，依前旨还蜀。世祖知纪必破，遂拒而不许。丙戌，巴兴民苻升、徐子初等斩纪硖口城主公孙晃，降于众军。王琳、宋簉、任约、谢答仁等因进攻侯睿，陷其三垒，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将军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硖口，时年四十六。有司奏请绝其属籍，世祖许之，赐姓饕餮氏。

初，纪将僭号，妖怪非一。其最异者，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其茎四十有六，霏靡可爱，状似荷花。识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纪年号天正，与萧栋暗合，佥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栋、纪僭号，各一年而灭。

临贺王正德，字公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粗险，不拘礼节。初，高祖未有男，养之为子。及高祖践极，便希储贰，后立昭明太子，封正德为西豊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怀不轨，睥睨宫扆，觊幸灾变。普通六年，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顷之，遂逃奔于魏，

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归，高祖不之过也。复其封爵，仍除征虏将军。

中大通四年，为信武将军、吴郡太守。征为侍中、抚军将军，置佐史，封临贺郡王，邑二千户，又加左卫将军。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奸心，乃密令诱说，厚相要结。遗正德书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宪章错谬，政令颠倒，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况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痛心，在景愚忠，能无忿慨？今四海业业，归心大王，大王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正德览书大喜曰："侯景意暗与我同，此天赞也。"遂许之。及景至江，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焉。朝廷未知其谋，犹遣正德守硃雀航。景至，正德乃引军与景俱进，景推正德为天子，改年为正平元年，景为丞相。台城没，复太清之号，降正德为大司马。正德有怨言，景闻之，虑其为变，矫诏杀之。

河东王誉，字重孙，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县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东郡王，邑二千户。除宁远将军、石头戍军事。出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还除侍中、轻车将军，置佐史。出为南中郎将、湘州刺史。

未几，侯景寇京邑，誉率军入援，至青草湖，台城没，有诏班师，誉还湘镇。时世祖军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张纘密报世祖曰："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共为不逞，将袭江陵。"世祖甚惧，因步道间还，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督其粮众。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前后使三反，誉并不从。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为誉所败死。又令信州刺史鲍泉讨誉，并与书陈示祸福，许其迁善。誉不答，修浚城池，为拒守之计。谓鲍泉曰："败军之将，势岂语勇？欲前即前，无所多说。"泉军于石椁寺，誉帅众逆击之，不利而还。泉进军于橘洲，誉又尽锐攻之，不克。会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击，大败之，斩首三千级，溺死者万余人。誉于是焚长沙郭邑，驱居民于城内，鲍泉度军围之。誉幼而骁勇，兼有胆气，能抚循士卒，甚得众心。及被围既久，虽外内断绝，而备守犹固。后世祖又遣领军将军王僧辩代鲍泉攻誉，僧辩筑土山以临城内，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将士死伤者太半。誉窘急，乃潜装海船，将溃围而出。会其麾下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誉顾左右皆散，遂被执，谓守者曰："勿杀我！得一见七官，申此谗贼，死亦无恨。"主者曰："奉命不许。"遂斩之，传首荆镇，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誉之将败也，私引镜照面，不见其头；又见长人盖屋，两手据地瞰其斋；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而出，不知所在。誉甚恶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萧综、萧正德并悖逆猖狂，自致夷灭，宜矣。太清之寇，萧纪据庸、蜀之资，遂不勤王赴难，申臣子之节；及贼景诛剪，方始起兵，师出无名，成其衅祸。呜呼！身当管、蔡之罚，盖自贻哉。

列传第五十侯景

侯景，字万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以选为北镇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于定州作乱，攻没郡县；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与，复寇幽、冀，与修礼相合，众十余万。后修礼见杀，部下溃散，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谓之“葛贼”。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临朝，天柱将军尔硃荣自晋阳入杀胡氏，并诛其亲属。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会葛贼南逼，荣自讨，命景先驱，至河内，击，大破之，生擒葛荣，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

顷之，齐神武帝为魏相，又入洛诛尔硃氏，景复以众降之，仍为神武所用。景性残忍酷虐，驭军严整；然破掠所得财宝，皆班赐将士，故咸为之用，所向多捷。总揽兵权，与神武相亚。魏以为司徒、南道行台，拥众十万，专制河南。及神武疾笃，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为书召景。景知之，虑及于祸，太清元年，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曰：

臣闻股肱体合，则四海和平；上下猜贰，则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贡来臻；飞、恶离心，诸侯所以背叛。此盖成败之所由，古今如画一者也。

臣昔与魏丞相高王并肩戮力，共平灾衅，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兴以后，无役不从；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战必殄；筋力消于鞍甲，忠贞竭于寸心。乘藉机运，位阶鼎辅；宜应誓死罄节，仰报时恩，陨首流肠，溘焉罔贰。何言翰墨，一旦论此？臣所恨义非死所，壮士弗为。臣不爱命，但恐死之无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险忌，触类猜嫉，谄谀迭进，共相构毁。而部分未周，累信赐召；不顾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门之不植。甘言厚币，规灭忠梗。其父若殒，将何赐容。惧谗畏戮，拒而不返，遂观兵汝、颍，拥璟周、韩。乃与豫州刺史高成、广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齐州刺史许季良、东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硃浑愿、扬州刺史乐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扬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帅长，各阴结私图，克相影会，秣马潜戈，待时即发。函谷以东，瑕丘以西，咸愿归诚圣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无二志。惟有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一驿走来，不劳经略。

且臣与高氏衅隙已成，临患赐征，前已不赴，纵其平复，终无合理。黄河以南，臣之所职，易同反掌，附化不难。群臣颙仰，听臣而唱。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伏惟陛下天网宏开，方同书轨，闻兹寸款，惟应霈然。

丁和既至，高祖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等议，皆云纳侯景非宜，高祖不从是议而纳景。及齐神武卒，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高祖乃下诏封景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辄行，如邓禹故事，给鼓吹一部。齐文襄遣大将军慕容绍宗围景于长社，景请西魏为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救之，绍宗乃退。景复请兵于司州刺史羊鸦仁，鸦仁遣长史邓鸿率兵至汝水，元庆军又夜遁。于是据悬瓠、项城，求遣刺史以镇之。诏以羊鸦仁为豫、司二州刺史，移镇悬瓠；西阳太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镇项城。

魏既新丧元帅，景又举河南内附，齐文襄虑景与西、南合从，方为己患，乃以书喻景曰：

盖闻位为大宝，守之未易；仁诚重任，终之实难。或杀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鸿毛，等节义于熊掌。夫然者，举不失德，动无过事；进不见恶，退无谤言。

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于，偏所眷属，缱绻衿期，绸缪寤语，义贯终始，情存岁寒。司徒自少及长，从微至著，共相成生，非无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标上等，门容驷马，室飨万钟，财利润于乡党，荣华被于亲戚。意气相倾，人伦所重，感于知己，义在忘躯。眷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壶飧者，便致扶轮之效。若然尚不能已，况其重于此乎！

幸以故旧之义，欲持子孙相托，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假使日往月来，时移世易，门无强廕，家有幼孤，犹加璧不遗，分宅相济，无忘先德，以恤后人。况闻负杖行歌，便已狼顾犬噬，于名无所成，于义无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求救于黑泰，南请援于萧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今相视，未见其可，不知终久，持此安归。相推本心，必不应尔。当是不逞之人，曲为口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

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合门大小，并付司

寇。近者，聊命偏师，前驱致讨，南兖、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长驱悬瓠；属以炎暑，欲为后图。方凭国灵，龚行天罚，器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德，上下齐心，三令五申，可蹈汤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沃雪，事等注萤。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使我负人，不使人负我。当开从善之门，决改先迷之路。今刷心荡意，除嫌去恶，想犹致疑，未便见信。若能卷甲来朝，垂丱还阙者，当授豫州刺史。即使终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君门眷属，可以无恙；宠妻爱子，亦送相还。仍为通家，卒成亲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既不能东封函谷，南向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空使兄弟子侄，足首异门，垂发戴白，同之涂炭，闻者酸鼻，见者寒心，矧伊骨肉，能无愧也？

孤子今日不应方遣此书，但见蔡遵道云：司徒本无归西之心，深有悔祸之意，闻西兵将至，遣遵道向崤中参其多少；少则与其同力，多则更为其备。又云：房长史在彼之日，司徒尝欲遣书启，将改过自新。已差李龙仁，垂欲发遣，闻房已远，遂复停发。未知遵道此言为虚为实，但既有所闻，不容不相尽告。吉凶之理，想自图之。

景报书曰：

盖闻立身扬名者，义也；在躬所宝者，生也。苟事当其义，则节士不爱其躯；刑罚斯舛，则君子实重其命。昔微子发狂而去殷，陈平怀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仆乡曲布衣，本乖艺用。初逢天柱，赐忝帷幄之谋；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为国，绵历二纪，犯危履难，岂避风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飧玉食，富贵当年，光荣身世。何为一旦举旌璟，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实以畏惧危亡，恐招祸害，捐躯非义，身名两灭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祷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权，阍寺肆诡惑，上下相猜，心腹离贰。仆妻子在宅，无事见围；段康之谋，莫知所以；卢潜入军，未审何故。翼翼小心，常怀战忄栗，有靦面目，宁不自疑。及回师长社，希自陈状，简书未达，斧钺已临。既旌旗相对，咫尺不远，飞书每奏，兼申鄙情；而群卒恃雄，眇然不顾，运戟推锋，专欲屠灭。筑围堰水，三板仅存，举目相看，命悬晷刻，不忍死亡，出战城下。禽兽恶死，人伦好生，送地拘秦，非乐为也。但尊王平昔见与，比肩共奖帝室，虽形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荣，自是天爵，劳而后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谬也！然窃人之财，犹谓为盗，禄去公室，相为不取。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关言。

赐示“不能东封函谷，受制于人”，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无主之国，在礼未闻，动而不法，何以取训？窃以分财养幼，事归令终，舍宅存孤，谁云隙末？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危如累卵”。然纣有亿兆夷人，卒降十乱；桀之百克，终自无后。颍川之战，即是殷监。轻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虽弱必强。殷忧启圣，处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礼，被我兽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扫夷秽以拯黎元，东羁瓯越，西通汧、陇。吴、楚剽劲，带甲千群；吴兵冀马，控弦十万。兼仆所部义勇如林，奋义取威，不期而发，大风一振，枯干必摧，凝霜暂落，秋蒂自殒。此而为弱，谁足称强！

又见诬两端，受疑二国。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陈平背楚，归汉则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盖昏明由主，用舍在时，奉礼而行，神其庇也。

书称士马精新，克日齐举，夸张形胜，指期荡灭。窃以寒飂白露，节候乃同；秋风扬尘，马首何异。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识西、南之合从，苟欲徇意于前途，不觉坑阱在其侧。若云去危令归正朔，转祸以脱网罗，彼既嗤仆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奋，克复中原，荆、襄、广、颍已属关右，项城、悬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劳恩赐。然权变不一，理有万途。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二分鼎峙，燕、卫、晋、赵足相奉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车不动。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祖祢之业，各保疆界，躬享岁时，百姓乂宁，四民安堵。孰若驱农夫于陇亩，抗勍敌于三方，避干戈于首尾，当锋镝于心腹。纵太公为将，不能获存，归之高明，何以克济。

复寻来书云，仆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见要，庶其可及。当是见疑褊心，未识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而遵道所传，颇亦非谬，但在缧绁，恐不备尽，故重陈辞，更论款曲。所望良图，时惠报旨。然昔与盟主，事等琴瑟，谗人间之，翻为仇敌。抚弦搦矢，不觉伤怀，裂帛还书，知何能述。

十二月，景率军围谯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辅以北伐，许之。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须渡江，许即伪位，乘舆副御以资给之。

齐文襄又遣慕容绍宗追景，景退入涡阳，马尚有数千匹，甲卒数万人，车万余辆，相持于涡北。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散，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监州韦黯纳之。景启求贬削，优诏不许，仍以为豫州牧，本官如故。

景既据寿春，遂怀反叛，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领军硃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远近，不容以供边城戎服，请送青布以给之。景得布，悉用为袍衫，因尚青色。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敕并给之。景自涡阳败后，多所征求，朝廷含弘，未尝拒绝。

先是，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督众军围彭城，兵败没于魏。至是，遣使还述魏人请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与魏连和。景闻之惧，驰启固谏，高祖不从。尔后表疏跋扈，言辞不逊。鄱阳王范镇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鸦仁俱累启称景有异志，领军硃异曰："侯景数百叛虏，何能为役？"并抑不奏闻，而逾加赏赐，所以奸谋益果。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结，正德许为内启。八月，景遂发兵反，攻马头、木栅，执太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等。于是诏郢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同讨景，济自历阳；又令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邵陵王纶持节，董督众军。

十月，景留其中军王显贵守寿春城，出军伪向合肥，遂袭谯州，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执刺史豊城侯泰。高祖闻之，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进攻历阳，历阳太守庄铁遣弟均率数百人夜斫景营，不克，均战没，铁又降之。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装济景。景至京口，将渡，虑王质为梗。俄而质无故退，景闻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觇之。谓使者曰："质若审退，可折江东树枝为验。"觇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办矣。"乃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千人，京师不之觉。景即分袭姑孰，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遂至慈湖。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军师将军以副焉；南浦侯推守东府城，西豊公大春守石头城，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

既而景至硃雀航，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见景至航，命彻航，始除一舶，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配精兵三千，使援庾

信。质至领军府，与贼遇，未阵便奔走，景乘胜至阙下。西豊公大春弃石头城走，景遣其仪同于子悦据之。谢禧亦弃白下城走。景于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城中仓卒，未有其备，乃凿门楼，下水沃火，久之方灭。贼又斫东掖门将开，羊侃凿门扇，刺杀数人，贼乃退。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太宗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景又烧城西马厩、士林馆、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飞石掷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克，伤损甚多，乃止攻，筑长围以绝内外，启求诛中领军硃异、太子右卫率陆验、兼少府卿徐脊、制局监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赏格出外："有能斩景首，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匹，女乐二部。"

十一月，景立萧正德为帝，即伪位于仪贤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谣有"正平"之言，故立号以应之。景自为相国、天柱将军，正德以女妻之。

景又攻东府城，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景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见理、仪同卢晖略守东府城。

景又于城东西各起一土山以临城内，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王公以下皆负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师，号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离阻，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

景仪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会事泄见杀。至是，邵陵王纶率西豊公大春、新涂将军永安侯确、超武将军南安乡侯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马步三万发自京口，直据钟山。景党大骇，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万余人距纶，纶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旦日，景复陈兵覆舟山北，纶亦列阵以待之。景不进，相持。会日暮，景引军还，南安侯骏率数十骑挑之，景回军与战，骏退。时赵伯超陈于玄武湖北，见骏急，不赴，乃率军前走，众军因乱，遂败绩。纶奔京口。贼尽获辎重器甲，斩首数百级，生俘千余人，获西豊公大春、纶司马庄丘惠达、直阁将军胡子约、广陵令霍俊等，来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俊独云"王小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贼以刀殴之，俊言辞颜色如旧，景义而释之。

是日，鄱阳世子嗣、裴之高至后渚，结营于蔡洲。景分军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诸攻具及飞楼、橦车、登城车、登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并用焉。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贼因火势以攻城，城上纵火，悉焚其攻具，贼乃退。又筑土山以逼城，城内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贼又不能立，焚其攻具，还入于栅。材官将军宋嶷降贼，因为立计，引玄武湖水灌台城，城外水起数尺，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又烧南岸民居营寺，莫不咸尽。

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南陵太守陈文彻、宣猛将军李孝钦等，皆来赴援。鄱阳世子嗣、裴之高又济江。仲礼营硃雀航南，裴之高营南苑，韦粲营青塘，陈文彻、李孝钦屯丹阳郡，鄱阳世子嗣营小航南，并缘淮造栅。及晓，景方觉，乃登禅灵寺门楼望之，见韦粲营垒未合，先渡兵击之。粲拒战败绩，景斩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礼闻粲败，不遑贯甲，与数十骑驰赴之，遇贼交战，斩首数百，投水死者千余人。仲礼深入，马陷泥，亦被重创。自是贼不敢济岸。

邵陵王纶与临成公大连等自东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兼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师，营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兵继至。既而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羊鸦仁、李迁仕、樊文皎率众渡淮，攻贼东府城前栅，破之，遂结营于青溪水东。景遣其仪同宋子仙顿南平王第，缘水西立栅相拒。景食稍尽，至是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

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才得过淮，便竞剥掠，贼党有欲自拔者，闻之咸止。贼之始至，城中才得固守，平荡之事，期望援军。既而四方云合，众号百万，连营相持，已月余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

景自岁首以来乞和，朝廷未之许，至是事急乃听焉。请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解围济江；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入城为质。中领军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许之。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诏许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韶、兼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王伟等，登坛共盟。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歃血。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众三万，至于马邱州。景虑北军自白下而上，断其江路，请悉勒

聚南岸，敕乃遣北军进江潭苑。景启称：“永安侯、赵威方频隔栅见诟臣，云‘天子自与汝盟，我终当逐汝’。乞召入城，即当进发。”敕并召之。景又启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春、钟离，便无处安足。权借广陵、谯州，须征得寿春、钟离，即以奉还朝廷。”

初，彭城刘邈说景曰：“大将军顿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众云集，未易而破；如闻军粮不支一月，运漕路绝，野无所掠，婴儿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师而返，此计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请和。后知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又闻城中死疾转多，必当有应之者。景谋臣王伟又说曰：“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宫阙，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王且观其变。”景然之，乃抗表曰：

臣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意非言不宣，言非笔不尽，臣所以含愤蓄积，不能默已者也。窃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艺。昔因世季，龙翔汉、沔，夷凶剪乱，克雪家怨，然后踵武前王，光宅江表，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兼属魏国凌迟，外无勍敌，故能西取华陵，北封淮、泗，结好高氏，輶轩相属，疆埸无虞，十有余载。躬览万机，劬劳治道。刊正周、孔之遗文，训释真如之秘奥。享年长久，本枝盘石。人君艺业，莫之与京。臣所以踊跃一隅，望南风而叹息也，岂图名与实爽，闻见不同？臣自委质策名，前后事迹，从来表奏，已具之矣。不胜愤懑，复为陛下陈之：

陛下与高氏通和，岁逾一纪，舟车往复，相望道路，必将分灾恤患，同休等戚；宁可纳臣一介之服，贪臣汝、颍之地，便绝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归，陷之虎口，扬兵击鼓，侵逼彭、宋。夫敌国相伐，闻丧则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岂有万乘之主，见利忘义若此者哉！其失一也。

臣与高澄，既有仇憾，义不同国，归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将，任以专征，歌钟女乐，车服弓矢。臣受命不辞，实思报效。方欲挂旆嵩、华，悬旌冀、赵，刘夷荡涤，一匡宇内；陛下朝服济江，告成东岳，使大梁与轩黄等盛，臣与伊、吕比功，垂裕后昆，流名竹帛，此实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赐任，使臣击河北，欲自举徐方，遣庸懦之贞阳，任骄贪之胡、赵，裁见旗鼓，鸟散鱼溃，慕容绍宗乘胜席卷，涡阳诸镇靡不弃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狈失据，妻子为戮，斯实陛下负臣之深。其失二也。

韦黯之守寿阳，众无一旅，慕容凶锐，欲饮马长江，非臣退保淮

南，其势未之可测。既而逃遁，边境获宁，令臣作牧此州，以为蕃捍。方欲收合余烬，劳来安集，励兵秣马，克申后战，封韩山之尸，雪涡阳之耻。陛下丧其精魄，无复守气，便信贞阳谬启，复请通和。臣频陈执，疑闭不听。翻覆若此，童子犹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

夫畏懦逗留，军有常法。子玉小败，见诛于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汉。贞阳精甲数万，器械山积，慕容轻兵，众无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执。以帝之犹子，而面缚敌庭，实宜绝其属籍，以衅征鼓。陛下曾无追责，怜其苟存，欲以微臣，规相贸易。人君之法，当如是哉？其失四也。

悬瓠大藩，古称汝、颍。臣举州内附，羊鸦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后，无故弃之，陛下曾无嫌责，使还居北司。鸦仁弃之，既不为罪，臣得之不以为功。其失五也。

臣涡阳退衄，非战之罪，实由陛下君臣相与见误。乃还寿春，曾无悔色，祗奉朝廷，掩恶扬善。鸦仁自知弃州，切齿叹恨，内怀惭惧，遂启臣欲反。欲反当有形迹，何所征验？诬陷顿尔，陛下曾无辩究，默而信纳。岂有诬人莫大之罪，而可并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

赵伯超拔自无能，任居方伯，惟渔猎百姓，多蓄士马，非欲为国立功，直是自为富贵，行货权幸，徼买声名。硃异之徒，积受金贝，遂使咸称胡、赵，比昔关、张，诬掩天听，谓为真实。韩山之役，女妓自随，裁闻敌鼓，与妾俱逝，不待贞阳，故只轮莫返。论其此罪，应诛九族；而纳贿中人，还处州任。伯超无罪，臣功何论？赏罚无章，何以为国？其失七也。

臣御下素严，无所侵物，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惮臣检制，遂无故遁归；又启臣欲反。陛下不责违命离局，方受其浸润之谮。处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

臣虽才谢古人，实颇更事，抚民率众，自幼至长，少来运动，多无遗策。及归身有道，罄竭忠规，每有陈奏，恒被抑遏。硃异专断军旅，周石珍总尸兵杖，陆验、徐瞀典司谷帛，皆明言求货，非令不行。境外虚实，定计于舍人之省；举将出师，责奏于主者之命。臣无贿于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

鄱阳之镇合肥，与臣邻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虚见备御，臣有使命，必加弹射，或声言臣反，或启臣纤介。招携当须以礼，忠烈何以堪于此哉！其失十也。

其余条目，不可具陈。进退惟谷，频有表疏。言直辞强，有忤龙鳞，遂发严诏，便见讨袭。重华纯孝，犹逃凶父之杖；赵盾忠贤，不讨杀君之贼。臣何亲何罪，而能坐受歼夷？韩信雄桀，亡项霸汉，末为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说。臣每览书传，心常笑之。岂容遵彼覆车，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兴晋阳之甲，乱长江而直济，愿得升赤墀，践文石，口陈枉直，指画臧否，诛君侧之恶臣，清国朝之粃政，然后还守藩翰，以保忠节，实臣之至愿也。

三月朔旦，城内以景违盟，举烽鼓噪，于是羊鸦仁、柳敬礼、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栅垒未立，为景将宋子仙所袭，败绩，赴淮死者数千人。贼送首级于阙下。

景又遣于子悦至，更请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无去意，浚固责之。景大怒，即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城遂陷。于是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卫。使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天下，自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其侍中、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于是援兵并散。

景矫诏曰："日者，奸臣擅命，几危社稷，赖丞相英发，入辅朕躬，征镇牧守可各复本任。"降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其职。景遣董绍先率兵袭广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以城降之。景以绍先为南兖州刺史。

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与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将赴援。至是，凤谋以淮阴应景，祗等力不能制，并奔于魏。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厢公丘子英、直阁将军羊海率众赴援，海斩子英，率其军降于魏，魏遂据其淮阴。景又遣仪同于子悦、张大黑率兵入吴，吴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悦等既至，破掠吴中，多自调发，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吴人莫不怨愤，于是各立城栅拒守。是月，景移屯西州，遣仪同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孰。

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台城既陷，景先遣王伟、陈庆入谒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来。"时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拜讫，高祖问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对，从者代对。及出，谓厢公王僧贵曰："吾常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日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再见之。"高祖虽外迹已屈，而意犹忿愤，时有事奏闻，多所谴却。景深敬惮，亦不敢逼。景遣军人直殿省内，高祖问制局监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对曰："丞相。"高祖乃谬曰："何物丞相？"对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谓丞相！"是后，每所征求，多不称旨，至于御膳亦被裁抑，遂忧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发丧，权殡于昭阳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余日，升梓宫于太极前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是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

又遣仪同来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杨华诱亮斩之；景复遣其将李贤明讨华，华以郡降。景遣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次钱塘，新城戍主戴僧易据县拒之。

是月，景遣中军侯子鉴入吴军，收于子悦、张大黑，还京诛之。

时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据州，吴兴太守张嵊据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据守。景制命所行，惟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以仪同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镇新秦。郡人陆缉、戴文举等起兵万余人，杀景太守苏单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以拒景。宋子仙闻而击之，缉等弃城走。景乃分吴郡海盐、胥浦二县为武原郡。至是，景杀萧正德于永福省。封元罗为西秦王，元景龙为陈留王，诸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以柳敬礼为使持节、大都督，隶大丞相，参戎事。

景遣其中军侯子鉴监行台刘神茂等军东讨，破吴兴，执太守张嵊父子送京师，景并杀之。景以宋子仙为司徒，任约为领军将军，尔硃季伯、叱罗子通、彭俊、董绍先、张化仁、于庆、鲁伯和、纥奚斤、史安和、时灵护、刘归义，并为开府仪同三司。

是月，鄱阳嗣王范率兵次栅口，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顿姑孰，范将裴之悌、夏侯威生以众降景。

十一月，宋子仙攻钱塘，戴僧易降。景以钱塘为临江郡，富阳为富春郡。又王伟、元罗并为仪同三司。

十二月，宋子仙、赵伯超、刘神茂进攻会稽，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弃城走，遣刘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为使持节、平西将军、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为使持节、平北将军、南豫州刺史。

是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泪。景闻之大怒，送小庄严寺禁止，不听出入。

大宝元年正月，景矫诏自加班剑四十人，给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于广陵，斩景刺史董绍先，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又结魏人为援，驰檄远近，将以讨景。景闻之大惧，即日率侯子鉴等出自京口，水陆并集。皓婴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车裂皓以徇，城中无少长皆斩之。以侯子鉴监南兖州事。

是月，景召宋子仙还京口。

四月，景以元思虔为东道行台，镇钱塘。以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文成侯宁于吴西乡起兵，旬日之间，众至一万，率以西上。景厢公孟振、侯子荣击破之，斩宁，传首于景。

七月，景以秦郡为西兖州，阳平郡为北兖州。任约、卢晖略攻晋熙郡，杀鄱阳世子嗣。

景以王伟为中书监。

任约进军袭江州，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降之。世祖时闻江州失守，遣卫军将军徐文盛率众军下武昌，拒约。

景又矫诏自进位为相国，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景以柳敬礼为护军将军，姜询义为相国左长史，徐洪为左司马，陆约为右长史，沈众为右司马。

是月，景率舟师上皖口。

十月，盗杀武林侯谘于广莫门。谘常出入太宗卧内，景党不能平，故害之。

景又矫诏曰：“盖悬象在天，四时取则于辰头；群生育地，万物仰照于大明。是以垂拱当扆，则八枿共辏；负图正位，则九域同归。故乃云名水号之君，龙官人爵之后，莫不启符河、洛，封禅岱宗，奔走四夷，来朝万国。逖听虞、夏，厥道弥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厉不竞，戎马生郊；惠、怀失御，胡尘犯跸。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猃狁孔炽，巢栖咸、洛。自晋鼎东迁，多历年代，周原不复，岁实永久。虽宋祖经略，中息远图，齐号和亲，空劳冠盖。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浃珊归仁，绵区饮化。开疆辟土，跨瀚海以扬镳；来庭入觐，等涂山而比辙。玄龟出洛，白雉归豊。鸟塞同文，胡天共轨。不谓高澄跋扈，虔刘魏邦，扇动华夷，不供王职，遂乃狼顾北侵，马首南向。值天厌昏伪，丑徒数尽，龙豹应期，风云会节。相国汉王，上德英姿，盖惟天授；雄谟勇略，出自怀抱。珠鱼表应，辰昴叶晖；剖析六韬，锱铢四履。腾文豹变，凤集虬翔；奋翼来仪，负图而降。爰初秉律，实先启行；奉兹庙算，克除獯丑。直以鼎湖上征，六龙晏驾；干戈暂止，九伐未申。而恶稔贯盈，元凶殒毙；弟洋继逆，续长乱阶。异彼洋音，同兹荐食；偷窃伪号，心希举斧。豊水君臣，奉图乞援；关河百姓，泣血请师。咸愿承奉国灵，思睹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尧黎，冀康禹迹。且夫车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师克殷，鹰扬创自尚父；汉征戎狄，明友实始度辽。况乃神规睿算，眇乎难测，大功懋绩，事绝言象，安可以习彼常名，保兹守固。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余悉如故。”以诏文呈太宗，太宗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齐遣其将辛术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率兵赴援，术退。徐文盛入资矶，任约率水军逆战，文盛大破之，仍进军大举口。时景屯于皖口，京师虚弱，南康王会理及北兖州司马成钦等将袭之。建安侯贲知其谋，以告景，景遣收会理与其弟祈阳侯通理、柳敬礼、成钦等，并害之。

十二月，景矫诏封贲为竟陵王，赏发南康之谋也。

是月，张彪起义于会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台乐讨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诸暨、永兴等诸县，景遣仪同田迁、赵伯超、谢答仁等东伐彪。

二年正月，彪遣别将寇钱塘、富春，田迁进军与战，破之。

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于庆为太子太师，时灵护为太子太保，纥奚

斤为太子太傅，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尚书右仆射。

北兖州刺史萧邕谋降魏，事泄，景诛之。

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众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约以西台益兵，告急于景。三月，景自率众二万，西上援约。四月，景次西阳，徐文盛率水军邀战，大破之。景访知郢州无备，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轻骑三百袭陷之，执刺史方诸、行事鲍泉，尽获武昌军人家口。徐文盛等闻之，大溃，奔归江陵，景乘胜西上。

初，世祖遣领军王僧辩率众东下代徐文盛，军次巴陵，会景至，僧辩因坚壁拒之。景设长围，筑土山，昼夜攻击，不克。军中疾疫，死伤太半。世祖遣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闻，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僧祐，僧祐与居士陆法和退据赤亭以待之，约至与战，大破之，生擒约。景闻之，夜遁。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时灵护等助和守，以张化仁、阎洪庆守鲁山城，景还京师。王僧辩乃率众东下，次汉口，攻鲁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众军所至皆捷。

景乃废太宗，幽于永福省。作诏草成，逼太宗写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呜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升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为天正元年。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见者莫不惊骇。

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夺之志，以四方须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伪僭大号，遂其奸心。其谋臣王伟云“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故景从之。其太尉郭元建闻之，自秦郡驰还，谏景曰：“四方之师所以不至者，政为二宫万福；若遂行弑逆，结怨海内，事几一去，虽悔无及。”王伟固执不从。景乃矫栋诏，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皇后，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以刘神茂为司空，徐洪为平南将军，秦晃之、王晔、李贤明、徐永、徐珍国、宋长宝、尹思合并为仪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竟不与相见。

十月壬寅夜，景遣其卫尉彭俊、王修纂奉酒于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处忧既久，故令臣等奉进一觞。”太宗知其将弑，乃大酣饮酒，既醉还寝，修纂以帊盛土加于腹，因崩焉。敛用法服，以薄棺密瘗于城北酒库。初，太宗久见幽絷，朝士莫得接觐，虑祸将及，常不自安；惟舍人

殷不害后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谓之曰：“庞涓当死此下。”又曰：“吾昨夜梦吞土，卿试为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馈塊，卒反晋国。陛下所梦，将符是乎？”太宗曰：“傥幽冥有征，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见弑，实以土焉。

是月，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顥等据东阳归顺，仍遣元顥及别将李占、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义，夺其兵。张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远降彪。

十一月，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镇钱塘，遣仪同田迁、谢答仁等将兵东征神茂。

景矫萧栋诏，自加九锡之礼，置丞相以下百官。陈备物于庭，忽有野鸟翔于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鹊，贼徒悉骇，竞射之不能中。景以刘劝、戚霸、硃安王为开府仪同三司，索九升为护军将军。南兖州刺史侯子鉴献白麞，建康获白鼠以献，萧栋归之于景。景以郭元建为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台如故。

景又矫萧栋诏，追崇其祖为大将军，考为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钟虡宫悬之乐，一如旧仪。

景又矫萧栋诏，禅位于己。于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坛受禅文物，并依旧仪。以輭车床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带剑水精标无故堕落，手自拾之。将登坛，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贯日。景还升太极前殿，大赦，改元为太始元年。封萧栋为淮阴王，幽于监省。伪有司奏改“警跸”为“永跸”，避景名也。改梁律为汉律，改左民尚书为殿中尚书，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直殿主帅为直寝。景三公之官动置十数，仪同尤多，或匹马孤行，自执羁绊。其左仆射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为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并请七世之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标。”众闻咸窃笑之。景党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于是追尊其祖周为大丞相，父标为元皇帝。

十二月，谢答仁、李庆等至建德，攻元顥、李占栅，大破之，执顥、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

景二年正月朔，临轩朝会。景自巴丘挫衄，军兵略尽，恐齐人乘衅与西师掎角，乃遣郭元建率步军趣小岘，侯子鉴率舟师向濡须，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鉴至合肥，攻罗城，克之。郭元建、侯子鉴俄闻王师既近，烧合肥百姓邑居，引军退，子鉴保姑孰，元建还广陵。时谢答仁攻刘神茂，神茂别将王华、丽通并据外营降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惧，各弃城走。神茂孤危，复降答仁。

王僧辩军至芜湖，芜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长贵等率兵二千，助子鉴守姑孰，追田迁等还京师。是月，景党郭长献马驹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视垒栅，又诫子鉴曰："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往年任约败绩，良为此也。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汝但坚壁以观其变。"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贼党大喜，告景曰："西师惧吾之强，必欲遁逸，不击，将失之。"景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子鉴乃率步骑万余人渡洲，并引水军俱进，僧辩逆击，大破之，子鉴仅以身免。景闻子鉴败，大惧涕下，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叹曰："误杀乃公！"

僧辩进军，次张公洲。景以卢晖略守石头，纥奚斤守捍国城，悉逼百姓及军士家累入台城内。僧辩焚景水栅，入淮，至祥灵寺渚。景大惊，乃缘淮立栅，自石头至硃雀航。僧辩及诸将遂于石头城西步上连营立栅，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鉴、于庆、史安和、王僧贵等，于石头东北立栅拒守。使王伟、索超世、吕季略守台城，宋长贵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辩父墓，剖棺焚尸。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景列阵挑战。僧辩率众军奋击，大破之，侯子鉴、史安和、王僧贵各弃栅走，卢晖略、纥奚斤并以城降。

景既退败，不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窜。王伟揽辔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宁可便走，弃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今来南渡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当复一决耳。"仰观石阙，逡巡叹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与其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王伟委台城窜逸，侯子鉴等奔广陵。

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景至晋陵，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进次嘉兴，赵伯超据钱塘拒之。景退还吴郡，达松江，而侯瑱军掩至，景众未阵，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尸于王僧辩，传首西

台，曝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取屠脍啖食，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枭之于市，然后煮而漆之，付武库。

景长不满七尺，而眉目疏秀。性猜忍，好杀戮。刑人或先斩手足，割舌劓鼻，经日方死。曾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捣杀之，其惨虐如此。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马游戏于宫内，及华林园弹射乌鸟。谋臣王伟不许轻出，于是郁怏，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鸺鹠鸟鸣，景恶之，每使人穷山野讨捕焉。普通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后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所乘马，每战将胜，辄踯躅嘶鸣，意气骏逸，其奔衄，必低头不前。

初，中大同中，高祖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举朝称庆，寤甚悦之。旦见中书舍人硃异说所梦，异曰："此岂宇内方一，天道前见其征乎？"高祖曰："吾为人少梦，昨夜感此，良足慰怀。"及太清二年，景果归附，高祖欣然自悦，谓与神通，乃议纳之，而意犹未决。曾夜出视事，至武德阁，独言："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硃异接声而对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据河南十余州，分魏土之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信前梦，乃定议纳景。及贞阳覆败，边镇恇扰，高祖固已忧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晋家事乎？"

先是，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天监中，有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儿果攘臂，太极殿前作虎视。"掘尾狗子、山家小儿，皆猴状。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中，太医令硃耽尝直禁省，无何，夜梦犬羊各一在御坐，觉而恶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据御坐，将有变乎？"既而天子蒙尘，景登正殿焉。

及景将败，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饮酒啖肉，不异凡等，世间游行已数十载，姓名乡里，人莫能知。初言隐伏，久乃方验，人并呼为阇梨，景甚信敬之。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时僧通在坐，夺景弓射景阳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后又宴集其党，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盐以

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果以盐封其尸。

王伟，陈留人。少有才学，景之表、启、书、檄，皆其所制。景既得志，规摹篡夺，皆伟之谋。及囚送江陵，烹于市，百姓有遭其毒者，并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若乃侯景小竖，叛换本国，识不周身，勇非出类，而王伟为其谋主，成此奸慝。驱率丑徒，陵江直济，长戟强弩，沦覆宫阙，祸缠宸极，毒遍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祸。呜呼！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昔夷羿乱夏，犬戎厄周，汉则莽、卓流灾，晋则敦、玄构祸，方之羯贼，有逾其酷，悲夫！

列传附录梁书序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 ，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巩等谨叙目录，昧死上。

陈书

本纪第一　高祖上

本纪第二　高祖下

本纪第三　世祖

本纪第四　废帝

本纪第五　宣帝

本纪第六　后主

列传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宝安　侯安都

列传第三　侯瑱 欧阳頠 子纥 吴明彻 裴子烈

列传第四　周铁虎　程灵洗　子文季

列传第五　黄法扴　淳于量　章昭达

列传第六　胡颖　徐度　子敬成　杜棱　沈恪

列传第七　徐世谱 鲁悉达 周敷 荀朗 子法尚 周炅

列传第八　衡阳献王昌 南康愍王昙朗 子方泰 方庆

列传第九　陈拟　陈详　陈慧纪

列传第十　赵知礼 蔡景历 刘师知 谢岐

列传第十一　王冲 王通 弟劢 袁敬 兄子枢

列传第十二　沈众 袁泌 刘仲威 陆山才 王质 韦载 族弟翘

列传第十三　沈炯　虞荔　弟寄　马枢

列传第十四　到仲举 韩子高 华皎

列传第十五　谢哲 萧乾 谢嘏 张种 王固 孔奂 萧允 弟引

列传第十六　陆子隆　钱道戢　骆牙

列传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陆缮

列传第十八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确　袁宪

列传第十九　裴忌　孙瑒

列传第二十　徐陵　子俭　份　仪　弟孝克

列传第二十一　江总　姚察

列传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高宗二十九王　后主十一子

列传第二十三　宗元饶　司马申　毛喜　蔡徵

列传第二十四　萧济　陆琼　子从典　顾野王　傅縡　章华

列传第二十五　萧摩诃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鲁广达

列传第二十六　孝行

列传第二十七　儒林

列传第二十八　文学

列传第二十九　熊昙朗　周迪　留异　陈宝应

列传第三十　始兴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返回主目录

魏书

帝纪第一 序纪

帝纪第二 太祖纪

帝纪第三 太宗纪

帝纪第四 世祖纪上

帝纪第四 世祖纪下　宗纪

帝纪第五 高宗纪

帝纪第六 显祖纪

帝纪第七 高祖纪上

帝纪第八 世宗纪

帝纪第九 肃宗纪

帝纪第十 孝庄纪

帝纪第十一 前废帝广陵王　后废帝　安定王〓出帝平阳王

帝纪第十二 孝静纪

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

列传第二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

列传第三 昭成子孙

列传第四 道武七王

列传第五 明元六王

列传第六 太武五王

列传第八 文成五王

列传第十 孝文五王

列传第十一 卫操　莫含　刘库仁

列传第十二 燕凤　许谦　张衮　崔玄伯　邓渊

列传第十三 长孙嵩　　长孙道生

列传第十四 长孙肥　　尉古真

列传第十五 穆崇

列传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题　庾业延　贺狄干　李栗　刘洁　古弼　张黎

列传第十七 奚斤　　叔孙建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于栗磾

列传第二十 高湖　崔逞　封懿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王洛兒　车路头　卢鲁元　陈建　万安国

列传第二十三 崔浩

列传第二十四 李顺

列传第二十五　司马休之　司马楚之　司马景之　司马叔璠　司马天助

列传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龙　韩延之　袁式

列传第二十七 李宝

列传第二十八 陆俟

列传第二十九 源贺

列传第三十 薛辩　寇赞　郦范　韩秀　尧暄

列传第三十一 严棱　毛修之　唐和　刘休宾　房法寿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韦阆　杜铨　裴骏　辛绍先　柳崇

列传第三十四 窦瑾　许彦　李欣

列传第三十五 卢玄

列传第三十六 高允

列传第三十七 李灵　崔鉴

列传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列传第三十九 韩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罗汉　孔伯恭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冲

列传第四十二 游雅　高闾

列传第四十三 游明根　刘芳

列传第四十四 郑羲　崔辩

列传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列传第四十六 杨播

列传第四十七 刘昶　萧宝夤　萧正表

列传第四十八 韩麒麟　程骏

列传第四十九 薛安都　毕众敬　沈文秀　张谠　田益宗　孟表

列传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悦

列传第五十一 王肃　宋弁

列传第五十二 郭祚　张彝

列传第五十三 邢峦　李平

列传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列传第五十五 崔光

列传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聪

列传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俊　袁翻

列传第五十八 刘藻　傅永　傅竖眼　李神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奚康生　杨大眼　崔延伯

列传第六十二 尔朱荣

列传第六十三 尔朱兆　尔朱彦伯　尔朱度律　尔朱天光

列传第六十四 卢同　张烈

列传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杨机　高崇

列传第六十六 孙绍　张普惠

列传第六十七　成淹　范绍　刘桃符　刘道斌　董绍　冯元兴　鹿悆　张熠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綦俊　山伟　刘仁之　宇文忠之

列传第七十 李琰之　祖莹　常景

列传儒林第七十二

列传文苑第七十三

列传孝感第七十四

列传节义第七十五

列传良吏第七十六

列传酷吏第七十七

列传逸士第七十八 眭夸　冯亮　李谧　郑修

列传术艺第七十九

列传列女第八十

列传恩幸第八十一

列传阉官第八十二

列传第八十三

列传第八十四 僭晋司马叡　賨李雄

列传第八十五 岛夷桓玄　海夷冯跋　岛夷刘裕

列传第八十六 岛夷萧道成　岛夷萧衍

列传第八十七

列传第八十八

列传第八十九 氐　吐谷浑　宕昌　高昌　邓至　蛮　獠

列传第九十 西域

列传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车

列传第九十二 自序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志第五 地形二上

志第六 地形二中

志第七 地形二下

志第八 律历三上

推月朔术第一

推二十四气术第二

推合朔入历迟疾盈缩第四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术第五

五行没灭易卦气候上朔术第六

推五星六通术第七

志第九 律历三下

推月朔弦望术第一

推二十四气闰术第第二

推合朔却去度表里术第三

推合朔月蚀入迟疾历盈缩术第四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术第五

推土王灭没卦候上朔术第六

推五星见伏术第七

志第十 礼四之一

志第十一 礼四之二

志第十二 礼四之三

志第十三 礼四之四

志第十四 乐五

志第十五 食货六

志第十六 刑罚七

志第十八 灵征八下

志第十九 官氏九

志第二十 释老十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高祖上

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 ，汉太丘长陈实之后也。世居颍川。实玄孙准，晋太尉。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尝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赞。高祖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少倜傥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硃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高祖心独负之。

大同初，新喻侯萧映为吴兴太守，甚重高祖，尝目高祖谓僚佐曰："此人方将远大。"及映为广州刺史，高祖为中直兵参军，随府之镇。映令高祖招集士马，众至千人，仍命高祖监宋隆郡。所部安化二县元不宾，高祖讨平之。寻监西江督护、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冏等不时进，皆于广州伏诛。子雄弟子略与冏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顗，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频战屡捷，天合中流矢死，贼众大溃。僧明遂降。梁武帝深叹异焉，授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三百户，仍遣画工图高祖容貌而观之。

其年冬，萧映卒。明年，高祖送丧还都，至大庾岭，会有诏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蒨南讨。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蒨喜曰："能克贼者，必陈司武也。"委以经略。高祖与众军发自番禺。是时萧勃为定州刺史，于西江相会，勃知军士惮远役，阴购诱之，因诡说蒨。蒨集诸将问计，高祖对曰："交趾叛涣，罪由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定州复欲昧利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故当生死以之。岂可畏惮宗室，轻于国宪？今若夺人沮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即回有所指矣。"于是勒兵鼓行而进。十一年六月，军至交州，贲众数万于苏历江口立城栅以拒官军。蒨推高祖为前锋，所向摧陷，贲走典澈湖，于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高祖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历岁相持，恐非良计，且孤军无援，入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藉其屡奔，人情未

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有应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京师，是岁太清元年也。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除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二年冬，侯景寇京师，高祖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将图高祖。高祖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义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缢于阁下，高祖迎萧勃镇广州。是时临贺内史欧阳頠监衡州，兰裕、兰京礼扇诱始兴等十郡，共举兵攻頠，頠请援于勃。勃令高祖率众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

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侯安都、张亻思等率千余人来附。萧勃闻之，遣钟休悦说高祖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然而莫敢当锋，遂令羯贼得志。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河东、桂阳相次屠戮，邵陵、开建亲寻干戈，李迁仕许身当阳，便夺马仗，以君疏外，讵可暗投？未若且住始兴，遥张声势，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谓休悦曰：“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已，乃降后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乃遣使间道往江陵，禀承军期节度。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大宝元年正月，高祖发自始兴，次大庾岭。路养出军顿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走，高祖进顿南康。湘东王承制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

六月，高祖修崎头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遣主帅杜平虏率千人入赣石、鱼梁。高祖命周文育将兵击走之，迁仕奔宁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骑常侍、使持节、信威将军、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改封长城县侯。寻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六郡诸军事、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余如故。时宁都人刘蔼等资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筑城以御之，迁仕亦立城以相对。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高祖斩之。承制命高祖进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余如故。

六月，高祖发自南康。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高祖之发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进军顿西昌，有龙见于水滨，高五丈许，五采鲜耀，军民观者数万人。是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八月，僧辩军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高祖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会侯景废简文帝，立豫章嗣王栋，高祖遣兼长史沈衮奉表于江陵劝进。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豫章内史，余并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时僧辩已发湓城，会高祖于白茅湾，乃登岸结坛，刑牲盟约。进军次芜湖，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三月，高祖与诸军进克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意甚不悦，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乃以□叉□步贮石沈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崱问计于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肆其凶虐，覆我王师。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高祖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结阵而进。高祖曰："军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今我师既众，贼徒甚寡，应分贼兵势，以弱制强，何故聚其锋锐，令必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贼直冲王僧志，僧志小缩，高祖遣徐度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贼乃却。高祖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悉力乘之，贼退据其栅。景仪同卢辉略开石头北门来降。荡主戴冕、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众军又克其四城。贼复还，殊死战，又尽夺所得城栅。高祖大怒，亲率攻之，士卒腾栅而入，贼复散走。景与百余骑弃槊执刀，左右冲阵，阵不动，景众大溃，逐北至西明门。景至阙下，不敢入台，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会景将郭元建奔齐，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

五月，齐遣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归，遣记室参军刘本仁献捷于江陵。

七月，广陵侨民硃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高

祖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豹高祖，高祖于是引军还南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承制授高祖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余并如故。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十一月，湘东王即位于江陵，改大宝三年为承圣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镇京口。三年三月，进高祖位司空，余如故。

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与王僧辩等进启江州，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长史谢哲奉笺劝进。十二月，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给高祖班剑二十人。四年五月，齐送贞阳侯深明还主社稷，王僧辩纳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初，齐之请纳贞阳也，高祖以为不可，遣使诣僧辩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竟不从。高祖居常愤叹，密谓所亲曰："武皇虽磐石之宗，远布四海，至于克雪仇耻，宁济艰难，唯孝元而已，功业茂盛，前代未闻。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嗣主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属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废黜，远求夷狄，假立非次，观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以为赏赐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之，仍部列将士，分赏金帛，水陆俱进。是夜发南徐诌讨王僧辩。甲辰，高祖步军至石头前，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时僧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遽走，与其第三子頠相遇，俱出阁，左右尚数十人，苦战。高祖大兵寻至，僧辩众寡不敌，走登城南门楼。高祖因风纵火，僧辩穷迫，乃就擒。是夜缢僧辩及頠。丙午，贞阳侯逊位，百僚奉晋安王上表劝进。十月己酉，晋安王即位，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壬子，诏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持节、司空、班剑、鼓吹并如故。仍诏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龛据吴兴，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众攻载于义兴，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义兴。辛未，高祖表自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丙子，拔其水栅。秦州刺史徐嗣徽据其城以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龛、载，齐人资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师空虚，率精兵五千奄至阙下，侯安都领骁勇五百人出战，嗣徽等退据石头。丁丑，载及北叟来降，高祖抚而释之。以嗣徽寇逼，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济渡据姑孰。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于冶城寺立栅，南抵淮渚。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于胡墅渡米粟三万石、马千匹，入于石头。癸未，高祖

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获运舫米数千石。仍遣韦载于大航筑城，使杜棱据守。齐人又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以拒官军。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栅，高祖领铁骑精甲，出自西明门袭击之，贼众大溃。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自率亲属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齐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领舟师，袭嗣徽家口于秦州，俘获数百人。官军连舰塞淮口，断贼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见。乙卯出于东方。丙辰，高祖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阵，高祖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张天。贼溃，争舟相排挤，溺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慑气。是日嗣徽、约等领齐兵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高祖遣兵往江宁。据要险以断贼路。贼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乘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己未，官军四面攻城，自辰讫酉，得其东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达摩遣使侯子钦、刘仕荣等诣高祖请和，高祖许之，乃于城门外刑牲盟约，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头南门，陈兵数万，送齐人归北者。

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讨平之，斩首数千级，聚为京观。石头、采石、南州悉平，收获马仗船米不可胜计。是月杜龛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诛杜龛于吴兴，龛从弟北叟、司马沈孝敦并赐死。

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铁虎率舸舰备江州，仍顿梁山起栅。甲子，敕司空有军旅之事，可骑马出入城内。戊辰，前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于石头沙际获玉玺四纽，高祖表以送台。

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厍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等，率众十万出栅口，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高祖遣定州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

自去冬至是，甘露频降于钟山、梅岗、南涧及京口、江宁县境，或至三数升，大如弈棋子，高祖表以献台。

四月丁巳，高祖诣梁山军巡抚。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丙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棱顿大航南。己

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还京师。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兒塘，游骑至台。周文育、侯安都顿白土岗，旗鼓相望，都邑震骇。高祖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即日天子总羽林禁兵，顿于长乐寺。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龙尾。丁未，进至莫府山。高祖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于是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高祖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将据北郊坛。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相对。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余，齐军尽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易。甲寅，少霁，高祖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帐内麾下出莫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其江乘、摄山、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等将帅凡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丁巳，众军出南州，烧贼舟舰。己未，斩刘归义、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严。庚申，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诛。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七月丙子，诏授高祖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五千户，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将军、尚书令、班剑、鼓吹、甲仗并如故，并给油幢皁轮车。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镇上流，定南中诸郡。

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敳、新州刺史华志各上玉玺一。高祖表以送台，诏归之高祖。是日诏高祖食安吉、武康二县，合五千户。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进高祖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进封义兴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剑、鼓吹、甲仗、皁轮车并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今月五日平旦于御路见龙迹，自大社至象阙，亘三四里。庚申，诏追赠高祖考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封义兴郡公，谥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问讯，可施别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万国于太极东堂，加高祖班剑十人，并前三十人，余如故。丁未，诏赠高祖兄道谭散骑常侍、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长城县公，谥曰昭烈；弟休先侍中、使持节、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康县侯，谥曰忠壮，食邑各二千户。甲寅，遣兼侍

中谒者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县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丁卯，诏赠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谥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许氏吴郡嘉兴县君，谥曰敬；妣张氏义兴国太夫人，谥曰宣。

二月庚午，萧勃举兵，自广州渡岭，顿南康，遣其将欧阳頠、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于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平之。

八月甲午，进高祖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录尚书、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郡公、班剑、甲仗、油幢阜轮车并如故。丙申，加高祖前后部羽葆鼓吹。是时，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

九月辛丑，诏曰：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凭洪宰。故贤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监治乎万国。又有一匡九合，渠门之赐以隆，戮带围温，行宫之宠斯茂，时危所以贞固，运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载同风，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义兴公，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固天生德，康济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远逾沧海，大拯交、越。皇运不造，书契未闻，中国其亡，兵凶总至。哀哀噍类，譬彼穷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极。否终则泰，元辅应期，救此将崩，援兹已溺，乘舟履葦，架险浮深，经略中途，毕歼群丑。洎乎石头、姑孰，流髓履肠，一朝指捻，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仇，夷三灵之巨慝。尧台禹佐，未始能阶，殷相周师，固非云拟。重之以屯剥余象，荆楚大崩，天地无心，乘舆委御，五胡荐食，竞谋诸夏，八方棋跱，莫有匡救，强臣放命，黜我冲人，顾影于荼孺之魂，甘心于宁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从，窃鈇逃责，容身之地无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录。斯又巍巍荡荡，无德而称焉。加以仗兹忠义，屠彼□逆，震部夷氛，稽山罢昆，番禺、蠡泽，北鄙西郊，歼厥凶徒，罄无遗种。斯则兆民之命，修短所县，率土之基，兴亡是赖。于是刑礼兼训，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迩宁一，用能使阳光合魄，曜象呈晖，栖阁游庭，抱仁含信，宏勋该于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羲、农、炎、昊以来，卷领垂衣之世，圣人济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备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阴阳，萧、曹不让，未有功高于宇县，而赏薄于伊、周，凡厥人祇，固怀延伫，是由公谦捻自牧，降损为怀，嘉数迟回，永言增叹。岂可申兹雅尚，久废朝猷，宜戒司勋，敬升鸿典。且

重华大圣。妫汭惟贤，盛德之祀无忘，公侯之门必复。是以殷嘉亶甫，继后稷之官，尧命羲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进公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

策曰：

大哉乾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故惟天为大，陟配者钦明，惟王建国，翼辅者齐圣。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蕴其玉璜，尧、舜之臣，荣河镂其金版。况乎体得一之鸿姿，宁阳九之危厄，拯横流于碣石，扑燎火于昆岑，驱驭于韦、彭，跨弩于齐、晋，神功行而靡用，圣道运而无名者乎？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日者昊天不吊，钟乱于我国家，网漏吞舟，强胡内嚣，茫茫宇宙，惵々黎元，方足圆颅，万不遗一，太清否亢，桥山之痛已深，大宝屯如，平阳之祸相继。上宰膺运，康救兆民，鞠旅于滇池之南，扬旌于桂岭之北，悬三光于已坠，谧四海于群飞，屠猰窳于中原，斩鲸鲵于蒙汜。荡宁上国，光启中兴。此则公之大造于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祸，夷丑荐臻，南夏崩腾，西京荡覆，群胡孔炽，藉乱乘间，推纳籓枝，盗假神器，冢司昏摐，旁引寇雠，既见贬于桐宫，方谋危于汉阁。皇运已殆，何殊赘旒，中国摇然，非徒如线。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复莒齐都，平戎王室。朕所以还膺宝历，重履辰居，挹建武之风猷，歌宣王之雅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公应务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岭，莫不窥临，银洞珠宫，所在宁谧。孙、卢肇衅，越貊为灾，番部阽危，势将沦殄。公赤旗所指，袄垒洞开，白羽才捻，凶徒粉溃。非其神武，久丧南籓。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敢称大号，骄恣甚于尉他，据有连州，雄豪炽于梁硕。公英谟雄算，电扫风行，驰御楼船，直跨沧海，新昌、典澈，备履艰难，苏历、嘉宁，尽为京观。三山獠洞，八角蛮陬，逖矣水寓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闻，莫不惧我王灵，争朝边候，归睩天府，献状鸿胪。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虏陵江，宫闱幽辱，公枕戈尝胆，提剑拊心，气涌青霄，神飞紫闼。而番禺连率，本自诸夷，言得其朋，是怀同恶。公仗此忠诚，乘机剿定，执沛令而衅鼓，平新野而据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艰，方隅多难，勋门桀黠，作乱衡嶷，兵切池隍，众兼夷獠。公以国盗边警，知无不为，恤是同盟，诛其丑类，莫不鱼惊鸟散，面缚头悬。南土黔黎，重保苏息。此又公之功也。长驱岭峤，梦想京畿，缘道酋豪，递为榛梗，路养渠率，全据大都，蓄聚逋逃，方谋阻乱，百楼不战，云梯之所未窥，万弩齐张，高棚之所非敌。公龙骧虎步，啸吒风

云，山靡坚城，野无强阵，清□氛于赣石，灭沴气于雩都。此又公之功也。迁仕凶慝，屯据大皋，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弢之众，推锋转斗，自北徂南，频岁稽诛，实惟勍虏。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雷奔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丛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蠡泽，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豊，壶浆之迎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舻舳相望，如运敖仓之府，犀渠贝胄，顾蔑雷霆，高舰层楼，仰扪霄汉，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图迈俗，义旅如云，湓垒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奖，师克在和，鹄塞非虞，鸿门是会，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萧王之推赤心，屈礼交盟，人祗感咽，故能使舟师并路，远迩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阻凭，寇虏据其关梁，大盗负其扃鐍。公一校裁捻，三雄并奋，左贤、右角，沙溃土崩，木甲殪于中原，氈裘赴于江水，他他藉藉，万计千群，鄂坂之隘斯开，夷庚之道无塞。此又公之功也。义军大众，俱集帝京，逆竖凶徒，犹屯皇邑。若夫表里山河，金汤险固，疏龙首以抗殿，揃华岳以为城，杂虏凭焉，强兵自若。公回兹地轴，抗此天罗，曾不崇朝，俾无遗噍，军容甚穆，国政方修，物重睹于衣冠，民还瞻于礼乐，楚人满道，争睹于叶公，汉老衔悲，俱欢于司隶。此又公之功也。内难初静，诸侯出关，外郡传烽，鲜卑犯塞，莫非且渠、当户，中贵名王，冀马迥于淮南，胡笳动于徐北。公舟师步甲，亘野横江，歼厥群羝，遂殚封豨，莫不絓木而止，戎车靡遗，遇泞而旋，归骖尽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祸难，劬劳皇室，而孙宁之党，翻启狄心，伊、洛之间，咸为虏戍，虽金陵佳气，石垒天严，朝暗戎尘，夜喧胡鼓。公三筹既画，八阵斯张，裁举灵鈬，亦抽金仆，咸俘丑类，悉反高墉，异李广之皆诛，同庞元之尽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约叛涣，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穹庐氈幕，抵北阙而为营，乌孙天马，指东都而成阵。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扫是搀枪，驱其猃狁，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椎髻之酋烹于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怀同恶。公夙驾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妖酋震慑，遽请灰钉，爇榇以表其含弘，焚书以安其反侧。此又公之功也。贼龛凶横，陵虐具区，阻兵安忍，凭灾怙乱，自古虫言鸟迹，浑沌洪荒，凡或虔刘，未此残酷。公虽宗居汝颍，世寓东南，育圣诞贤之乡，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愤切，卓尔英状，丞规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鲜。此又公之功也。乱离永久，群盗孔多，浙左凶渠，连兵构逆，岂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龙而已哉！公以中军无率，选是亲贤，奸寇途穷，涔然冰泮，刑溏之所，文命动其大威，雷门之间，

句践行其严戮，英规圣迹，异代同风。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顽凶不宾，凭藉宗盟，图危社稷，观兵汇泽，势震京师，驱率南蛮，已为东帝。公论兵于朝堂之上，决胜于樽俎之间，寇、贾、樊、滕，浮江下濑，一朝揃扑，无待甸师，万里澄清，非劳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凭山泽，缮甲完聚，多历岁时，结从连横，爰洎交、广。吕嘉既获，吴濞已鏦，命我还师，征其不恪，连营尽拔，伪党斯擒，曜圣武于匡山，回神旌于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纮九野，瓜剖豆分，窃帝偷王，连州比县。公武灵已畅，文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远，至于苍苍浴日，杳杳无雷，北洎丈夫之乡，南逾女子之国，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关。此又公之功也。京师祸乱，亟积寒暄，双阙低昂，九门寥豁。宁秦宫之可顾，岂鲁殿之犹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缦缨，咸为戎俗，高冠厚履，希复华风，宋微子《麦□遂》之歌，周大夫《黍离》之叹，方之于斯，未足为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兴构宫闱，具瞻遐迩，郊痒稷宗之典，六符十等之章，还闻太始之风流，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凝神体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而成务，耻一物非唐、虞之民，归含灵于仁寿之域，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忠信为宝，风雨弗愆，仁惠为基，牛羊勿践，功成治定，乐奏《咸》、《云》，安上治民，礼兼文质，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菽粟同水火之饶，工商富猗顿之旅。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潲露卿云，朝团晓映，山车泽马，服驭登闲，既景焕于图书，方葳蕤于史谍。高勋逾于象纬，积德冠于嵩、华，固无德而称者矣。朕又闻之，前王宰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二南》崇绝，四履遐旷，泱泱表海，祚土维齐，岩岩泰山，俾侯于鲁；抑又勤王反郑，夹辅迁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阳之礼咸备；况复经营宇宙，宁唯断鰲足之功，弘济苍生，非直凿龙门之险；而畴庸报德，寂尔无闻，朕所以垂拱当宁，载怀惭悸者也。今授公相国，以南豫州之陈留、南丹阳、宣城，扬州之吴兴、东阳、新安、新宁，南徐州之义兴，江州之鄱阳、临川十郡，封公为陈公。锡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陕，俱为保师，晋、郑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礼实攸宜。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陈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瑒授陈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秩逾三铉，任总百司，位绝朝班，礼由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除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绶、义兴公印策，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衔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民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

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以公宣导王猷，弘阐风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锡公硃户以居。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庙，为世镕范，折冲四表，临御八荒，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公执兹明罚，期在刑措，象恭无赦，干纪必诛，是用锡公斧、钺各一。以公英猷远量，跨厉嵩溟，包一车书，括囊寰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甗弓十、甗矢千。以公天经地义，贯彻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陈国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十月戊辰，进高祖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义，江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并前为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陈台百官，一依旧典。辛未，梁帝禅位于陈，诏曰：

五运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属圣贤，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区宇，大庇黔首，阐扬鸿烈。革晦以明，积代同轨，百王踵武，咸由此则。梁德湮微，祸乱荐发，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相国陈王，有命自天，降神惟狱，天地合德，晷曜齐明，拯社稷之横流，提亿兆之涂炭，东诛逆叛，北歼獯丑，威加四海，仁渐万国，复张崩乐，重兴绝礼，儒馆聿修，戎亭虚候，大功在舜，盛绩惟禹，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来献白环，岂直皇虞之世，入贡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陆，表瑞烟云，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硃草，孳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勋格于皇穹，明明上天，光华日月，革故著于玄象，代德彰于图谶，狱讼有归，讴歌爰适，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貌，暗于古昔，永稽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遗典，人祇之至愿乎。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

策曰：

咨尔陈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骊连、栗陆之前，容成、大庭之代，并结绳写鸟，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详焉。自羲、农、轩、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无为而子万姓，居之如驭朽索，

去之如脱敝屣。裁遇许由，便能舍帝，暂逢善卷，即以让王。故知玄扈璇玑，非关尊贵，金根玉辂，示表君临。及南观河渚，东沈刻璧，精华既竭，耄勤已倦，则抗首而笑，唯贤是与，讠劳然作歌，简能斯授，遗风余烈，昭晰图书。汉、魏因循，是为故实。宋、齐授受，又弘斯义。我高祖应期抚运，握枢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齐圣。及时属阳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驭，夷狄交侵，乃皋天成，轻弄龟鼎，喋喋黔首，若崩厥角，徽徽皇极，将甚缀旒。惟王乃圣乃神，钦明文思，二仪并运，四时合序，天锡智勇，人挺雄杰，珠庭日角，龙行武步，爰初投袂，日乃勤王，电扫番禺，云撤彭蠡，揃其元恶，定我京畿。及王贺帝弘，贸兹冠屦，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泽、稽阴，并怀叛逆，獯羯丑虏，三乱皇都，裁命偏师，二邦自殄，薄伐猃狁，六戎尽殪。岭南叛涣，湘、郢结连，贼帅既擒，凶渠传首，用能百揆时序，四门允穆，无思不服，无远不届，上达穹昊，下漏渊泉，蛟鱼并见，讴歌攸属。况乎长彗横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实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创义师，紫云曜彩，肇惟尊主，黄龙负舟。苦矢素翚，梯山以至，白环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国字萌，本因万物之志，时乘御宇，良会乐推之心。七百无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传祚于我有梁，天之历数，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尹，莫不攸属，敬从人祇之愿，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王其允执厥中，轨仪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时膺大礼，永固洪业，岂不盛欤！

又玺书曰：

君子者自昭明德，达人者先天弗违，故能进退咸亨，动静元吉。朕虽蒙寡，庶乎景行。何则？三才剖判，九有区分，情性相乖，乱离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圣贤，授受者任其时来，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谋是与，屈己从万物之心，天意斯归，鞠躬奉百灵之命。讴歌所往，则攘袂以膺之，菁华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鉴于天道，举其黎献，授彼明哲，虽复质文殊轨，沿革不同，历代因循，斯风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礼贰宫，月正元日，受终文祖。但运不常夷，道无恒泰，山岳倾偃，河海沸腾，电目雷声之禽，钩爪锯牙之兽，咀啮含生，不知纪极。二后英圣，相仍在天，六夷贪狡，争侵中国，县王都帝，人怀干纪，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闵凶，仰凭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汉惠，邈矣无阶，惟是童蒙，必贻颠蹶。若使时无圣哲，世靡艰难，犹当高蹈于沧洲，自求于泰伯者矣。惟王应期诞秀，开箓握图，性道故其难闻，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焘覆，日御比其贞明，登承圣于复禹之功，树鞠子于兴周之业，灭陆浑于伊、洛，歼

骊戎于镐京，大小二震之骁徒，东南两越之勍寇，遽行天讨，无遗神策。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仁沾葭苇，信及豚鱼，殷牖斯空，夏台虚设，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颂平，无偏无党，固以云飞紫盖，水跃黄龙，东伐西征，晻映川陆。荣光暧暧，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车辙马迹，谁不率从？蟠水流沙，谁不怀德？祥图远至，非唯赤伏之符，灵命昭然，何止黄星之气。海口河目，贤圣之表既彰，握旄执钺，君人之状斯伟。且自摄提无纪，孟陬殄灭，枉矢宵飞，天弧晓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时哉蛟龙之出泉。革运之兆咸徵，惟新之符并集，朕所以钦若勋、华，屡回星琯。昔者水运斯尽，予高祖受焉。今历去炎精，神归枢纽，敬以火德，传于尔陈。远鉴前王，近谋群辟，明灵有悦，率土同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尚书左仆射平乐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锡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时陟元后，宁育兆民，光阐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是日，梁帝逊于别宫。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

本纪第二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剥荐臻，历运有极　，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树司牧，选贤与能，未常厥姓。放勋、重华之世，咸无意于受终，当涂、典午之君，虽有心于揖让，皆以英才处万乘，高勋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区县。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荡覆，纪纲泯绝。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举义兵，实戡多难，废王立帝，实有厥功，安国定社，用尽其力。是谓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云表色，日月呈瑞，纬聚东井，龙见谯邦，除旧布新，即彰玄象，迁虞事夏，且协讴歌，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诚愿。梁帝高谢万邦，授以大宝，霸先自惟菲薄，让德不嗣，至于再三，辞弗获许。佥以百姓须主，万机难旷，皇灵眷命，非可谦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无惭德。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陈。惟明灵是飨！”先是氛雾，昼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气清晏，识者知有天道焉。礼毕，舆驾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虽色分辞翰，时异文质，揖让征伐，迄用参差，而育德振民，义归一揆。朕以寡昧，时属艰危，国步屡屯，天维三绝，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将帅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遵与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亮，式从天眷，俯协民心，受终文祖，升禋上帝，继迹百王，君临万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济。宝业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泽，覃被亿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债，皆勿复收。其有犯乡里清议赃污淫盗者，皆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敕系，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又诏曰：“《礼》陈杞、宋，《诗》咏二客，弗臣之重，历代斯敦。梁氏钦若人祇，宪章在昔，济河沈璧，高谢万邦，茅赋所加，宜遵旧典。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宫馆资待，务尽优隆。”又诏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皇后为江阴国妃。又诏百司依位摄职。丙子，舆驾幸钟山祠帝庙。戊寅，舆驾幸华林园，亲览词讼，临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劳四方，下玺书敕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唯赵伦，侯景滔天，逾于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于鲜

卑，金陵久非于梁国。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朕以虚薄，属当兴运，自昔登庸，首清诸越，徐门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朔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翦强寇，岂曰人谋，皆由天启。梁氏以天禄斯改，期运永终，钦若唐、虞，推其鼎玉，朕东西退让，拜手陈辞，避舜子于箕山之阳，求支伯于沧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翘惶，天命难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言念迁桐，但有惭德。自梁氏将末，频月亢阳，火运斯终，秋霖奄降。翌日成礼，圆丘宿设，埃云晚霁，星象夜张。朝景重轮，泫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带五色之卿云。顾惟寡薄，弥惭休祉，昧旦丕显，方思至治。卿等拥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隐。王历惟新，念有欣庆，想深求民瘼，务在廉平，爱惠以抚孤贫，威刑以御强猾。若有萑蒲之盗，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强幽险，皆从肆赦，咸使知闻。如或迷途，俾在无贷。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虚怀。”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谥前夫人钱氏号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园陵故事。立删定郎，治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庙。辛卯，以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王冲为左光禄大夫。癸巳，追赠皇兄梁故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兖州刺史长城县公道谭骠骑大将军、太尉，封始兴郡王；弟梁故侍中、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康县侯休先车骑大将军、司徒，封南康郡王。是月，西讨都督周文育、侯安都于郢州败绩，囚于王琳。十一月丙申，诏曰：“东都齐国，义乃亲贤，西汉城阳，事兼功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长城县侯蒨，学尚清优，神宇凝正，文参礼乐，武定妖氛，心力谋猷，为家治国，拥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关河，功逾萧、寇，萑蒲之盗，自反耕农，篁竹之豪，用禀声朔。朕以虚寡，属当兴运，提彼三尺，宾于四门，王业艰难，赖乎此子，宜隆上爵，称是元功。可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兄子梁中书侍郎顼袭封始兴王，弟子梁中书侍郎昙朗袭封南康王，礼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

于钟山松林，弥满岩谷。庚子，开善寺沙门采之以献，敕颁赐群臣。丙辰，以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徐度为镇右将军、领军将军。庚申，京师大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谒太庙。

二年春正月乙未，诏曰：“夫设官分职，因事重轻，羽仪车马，随时隆替，晋之五校，鸣笳启途，汉之九卿，传呼并迥，虞官夏礼，岂曰同科，殷朴周文，固无恒格。朕膺兹宝历，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时衷。梁天监中，左右骁骑领硃衣直阁，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昌义之初，首为此职。乱离岁久，朝典不存，后生年少，希闻旧则。今去左右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所给仪从，同太子二卫率。此外众官，尚书详为条制。”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瑱进位司空，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冲为太子少傅。左卫将军徐世谱为护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号安南将军，衡州刺史欧阳頠进号镇南将军。辛丑，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受命君临，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昭华，人祇允庆，思令亿兆，咸与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犹梗，军机未息，征赋咸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晚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馀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乙巳，舆驾亲祠北郊。甲辰，振远将军、梁州刺史张立表称去乙亥岁八月，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一旦因涛水涌生，沙涨，周旋千馀顷，并膏腴，堪垦植。戊午，舆驾亲祠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齐。辛卯，诏车骑将军、司空侯瑱总督水步众军以遏齐寇。三月甲午，诏曰：“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迩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毂累籓，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贵显荣，政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之魄，无故猖狂，自投獯丑。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于庞萌，魏武不知于于禁，但令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乙卯，高祖幸后堂听讼，还于桥上观山水，赋诗示群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夏四月甲子，舆驾亲祠太庙。乙丑，江絮王薨，诏遣太宰吊祭，司空监护丧事，凶礼所须，随由备办。以梁武林侯萧谘息季卿嗣为江阴王。丙寅，舆驾幸石头，饯司空侯瑱。戊辰，重云殿东鸱尾有紫烟属天。五月乙未，京师地震。癸丑，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辛酉，舆驾幸大庄岩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六月己巳，诏司空侯瑱、领军将军徐度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秋七月戊戌，舆驾幸石头，亲送瑱等。己亥，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将李孝钦、樊猛、余孝顷于工塘。甲辰，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极殿，承圣

中议欲营之，独阙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后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少府卿蔡俦兼将作大匠，起太极殿。八月丙寅，以广梁郡为陈留郡。辛未，诏临川王蒨西讨，以舟师五万发自京师，舆驾幸冶城寺亲送焉。前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新除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等于王琳所逃归，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并宥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子立为豫章王，谥曰献；权为长沙王，谥曰思；长女为永世公主，谥曰懿。谢哲反命，王琳请还镇湘川，诏追众军缓其伐。癸未，西讨众军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将军、江州刺史周迪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平南将军。改南徐州所领南兰陵郡复为东海郡。冬十月庚午，遣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余孝劢。乙亥，舆驾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丁酉，以仁威将军、高州刺史黄法扴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南将军。甲寅，太极殿成，匠各给复。十二月庚申，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舆驾幸大庄严寺，设无翊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舆驾还宫。丙寅，高祖于太极殿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以路寝告成也。壬申，割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县置海宁郡，属扬州。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丙戌，以宁远将军、北江州刺史熊昙朗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平西将军。丁亥，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馀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龙见于东方。丁酉，以镇南将军、广州刺史欧阳頠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极殿前有龙迹见。甲午，广州刺史欧阳頠表称白龙见于州江南岸，长数十丈，大可八九围，历州城西道入天井岗。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长三丈所，通身洁白，衣服楚丽。辛丑，诏曰："南康、始兴王诸妹，已有封爵，依礼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礼数。诸主仪秩及尚主，可并同皇女。"戊申，诏临川王蒨省扬、徐二州辞讼。二月辛酉，以平西将军、桂州刺史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西大将军。壬午，司空侯瑱督众军自江入合州，焚齐舟舰。三月丙申，侯瑱至自合肥，众军献捷。夏闰四月庚寅，诏曰："开廪赈绝，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当斯季俗，膺此乐推，君德未孚，民瘼犹甚，重兹多垒，弥疚纳隍。良由四聪弗达，千里勿应。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残弊之轨，致此未康。吴州、缙州，去岁蝗旱，郢田虽疏，郑渠终涸，室靡盈积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赖？近已遣中书舍人江德藻衔命东阳，与令长二千石问民疾苦，仍以入台仓见米分恤。虽德非既饱，庶微慰阻

饥。”甲午，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兼以伎术者预焉。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率众城南皖口。是时久不雨，丙午，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旧仪，御前殿，服硃纱袍、通天冠。诏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阳，宜备衮冕之服。自今已去，永可为准。”丙寅，扶南国遣使献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于军，举兵反。王琳遣其将常众爱、曹庆率兵援余孝劢。六月戊子，仪同侯安都败众爱等于左里，获琳从弟袭、主帅羊暕等三十馀人，众爱遁走，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京师。甲午，众师凯归。诏曰：“昙朗噬逆，罪不容诛，分命众军，仍事掩讨，方加枭磔，以明刑宪。”徵临川王装往皖口置城栅，以钱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书左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兼太宰、中书令谢哲告大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东堂，哀甚。癸卯，高祖临讯狱讼。是夜，荧惑在天尊。高祖疾甚。丙午，崩于璿玑殿，时年五十七。遗诏追临川王蒨入纂。甲寅，大行皇帝迁殡于太极殿西阶。秋八月甲午，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丙申，葬万安陵。

高祖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静难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哥钟女乐，不列于前。及乎践祚，弥厉恭俭。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及西都荡覆，诚贯天人。王僧辩阙伊尹之才，空结桐宫之愤，贞阳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机而抚末运，乘势隙而拯横流，王迹所基，始自于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于慎徽时序之世，变声改物之辰，兆庶归以讴歌，炎灵去如释负，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本纪第三世祖

世祖文皇帝，讳蒨，字子华，始兴昭烈王长子也。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　，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坠地，色正黄，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怀之。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及高祖举义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阳献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见而害景。至便属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军围石头，景欲加害者数矣。会景败，世祖乃得出赴高祖营。起家为吴兴太守。时宣城劫帅纪机、郝仲等各聚众千馀人，侵暴郡境，世祖讨平之。承圣二年，授信武将军，监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广陵，使世祖为前军，每战克捷。高祖之将讨王僧辩也，先召世祖与谋。时僧辩女婿杜龛据吴兴，兵众甚盛，高祖密令世祖还长城，立栅以备龛。世祖收兵才数百人，战备又少，龛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乘虚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于是众心乃定。泰知栅内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厉将士，身当矢石，相持数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讨龛，世祖与并军往吴兴。时龛兵尚众，断据冲要，水步连阵相结，世祖命将军刘澄、蒋元举率众攻龛，龛军大败，窘急，因请降。东扬州刺史张彪起兵围临海太守王怀振，怀振遣使求救，世祖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以掩彪。后彪将沈泰开门纳世祖，世祖尽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斩彪，传其首。以功授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受禅，立为临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东将军。及周文育、侯安都败于沌口，高祖诏世祖入卫，军储戎备，皆以委焉。寻命率兵城南皖。

永定三年六月丙午，高祖崩，遗诏征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吊，上玄降祸。大行皇帝奄捐万国，率土哀号，普天如丧，穷酷烦冤，无所迨及。诸孤藐尔，反国无期，须立长主，以宁宇县。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蒨，体自景皇，属惟犹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业于戡黎，纳麓时叙之辰，负扆乘机之日，并佐时雍，是同草创，祧祏所系，遐迩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宝录，使七庙有奉，兆民宁晏。未亡人假延馀息，婴此百罹，寻绎缠绵，兴言感绝。”世祖固让，至于再三，群公卿士固请，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离万国，率土崩心，若丧考妣。龙图宝历，眇属朕躬，运钟扰攘，事切机务，南面须主，西让礼轻，令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无轻重，悉皆荡涤。逋租宿

债，吏民愆负，可勿复收。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庶祗畏在心，公卿毕力，胜残去杀，无待百年。兴言号哽，深增恸绝。”又诏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丙辰，尊皇后为皇太后，己未，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欧阳頠进号征南将军，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迪进号镇南将军，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扴进号安南将军。庚申，以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进号征南大将军。辛酉，以侍中、车骑将军、司空侯瑱为太尉，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冲为特进、左光禄大夫，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壬戌，以侍中、护军将军徐世谱为特进、安右将军；侍中、忠武将军杜棱为领军将军。乙丑，重云殿灾。八月癸巳，以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留异为安南将军、缙州刺史，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鲁悉达进号安左将军。庚戌，封皇子伯茂为始兴王，奉昭烈王后。徙封始兴嗣王顼为安成王。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为皇后。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诏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

本纪第四废帝

废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世祖嫡长子也。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　，拜临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嗣位，八月庚戌，立为皇太子。自梁室乱离，东宫焚烬，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靡及，五内崩殒。朕以寡德，嗣膺宝命，茕茕在疚，惧甚缀旒，方赖宰辅，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诏内外文武，各复其职，远方悉停奔赴。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骠骑将军、司空、扬州刺史、新除尚书令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进位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进位司空；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侍中，进号征南将军；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进号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北将军；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云麾将军、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新除中领军吴明彻为领军将军；新除中护军沈恪为护军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华皎进号安南将军；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六月辛亥，翊右将军、右光禄大夫王通进号安右将军。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冬十月庚申，舆驾奉祠太庙。十一月乙亥，周遣使来吊。十二月甲子，高丽国遣使献方物。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书左仆射袁枢卒。乙亥，诏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宝图，二后重光，九区咸乂。闵余冲薄，王道未昭，荷兹神器，如涉灵海，庶亲贤并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缅同刑措。今三元改历，万国充庭，清庙无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触感崩心。思播遗恩，俾覃黎献。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为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己卯，以领军将军吴明彻为丹阳尹。辛卯，舆驾亲祠南郊。二月辛亥，宣毅将军、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癸丑，以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扴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东将军、东阳州刺史。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夏四月乙卯，太白昼见。五月癸巳，以领军将军、丹阳尹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乙未，以镇右将军杜棱为领军将军。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华皎谋反，丙申，以中抚大将军淳于量为使持节、征南大将军，总率舟师以讨之。六月壬寅，以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进号车骑将军，总督京邑众军，步道袭湘州。闰月癸巳，以云麾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丹阳

尹。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卿士已下赉帛各有差。九月乙巳，诏曰：“逆贼华皎，极恶穷凶，遂树立萧岿，谋危社稷。弃亲即仇，人神愤惋，王师电迈，水陆争前，枭剪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从诛戮，用明国宪。”丙辰，百济国遣使献方物。是月，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入郢州，与华皎水陆俱进，都督淳于量、吴明彻等与战，大破之。皎单舸奔江陵，擒拓跋定，俘获万馀人，马四千馀匹，送京师。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州为皎所诖误者。甲申，舆驾亲祠太庙。十一月己未，以护军将军沈恪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左光禄大夫王冲薨。十二月庚寅，以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侍中、征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进号征南大将军；中抚大将军、新除征南大将军淳于量为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吴明彻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南将军；云麾将军、郢州刺史程灵洗进号安西将军。庚子，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槥，送还本乡，仍复其家。甲子，罢吴州，以鄱阳郡还属江州。侍中、司空、车骑将军徐度薨。夏四月辛巳，太白昼见。丁亥，割东扬州晋安郡为豊州。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顼献玉玺一。六月丁卯，彗星见。秋七月丙午，舆驾亲祠太庙。戊申，新罗国遣使献方物。壬戌，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九月甲辰，林邑国遣使献方物。丙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以侍中、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中抚大将军。戊午，太白昼见。冬十月庚午，舆驾亲祠太庙。十一月丙午，以前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沈恪为护军将军。壬子，以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扴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新除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训太后集群臣于朝堂，令曰：

中军仪同、镇北仪同、镇右将军、护军将军、八座卿士：昔梁运季末，海内沸腾，天下苍生，殆无遗噍。高祖武皇帝拨乱反正，膺图御篆，重悬三象，还补二仪；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宝业，惠养中国，绥宁外荒；并战战兢兢，劬劳缔构，庶几鼎运，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储宫，本无令问，及居崇极，遂骋凶淫。居处谅闇，固不哀戚，嫔嫱弗隔，就馆相仍，岂但衣车所纳，是讥宗正，衰绖生子，得诮右师。七百之祚何凭，三千之罪为大。且费引金帛，令充椒阃，内府中

藏，军备国储，未盈期稔，皆已空竭。太傅亲承顾托，镇守宫闱，遗诰绸缪，义深垣屏，而攒涂未御，翌日无淹，仍遣刘师知、殷不佞等显言排斥。韩子高小竖轻佻，推心委仗，阴谋祸乱，决起萧墙。元相虽持，但除君侧。又以余孝顷密迩京师，便相征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灵，祆氛是灭。于是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叶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黟、歙。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岂止罪浮于昌邑，非唯声丑于太和。但贼竖皆亡，妖徒已散，日望惩改，犹加掩抑，而悖礼忘德，情性不悛，乐祸思乱，昏慝无已。张安国蕞尔凶狡，穷为小盗，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贼皎妻吕，舂徒为戮，纳自奚官，藏诸永巷，使其结引亲旧，规图戕祸。荡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朝，啖以深利，谋兴肘腋。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挺乱。皇家有庆，历数遐长，天诱其衷，同然开发。此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谁则不容？祖宗基业，将惧倾陨，岂可复肃恭禋祀，临御兆民？式稽故实，宜在流放，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送还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齐圣广深，二后钟心，三灵伫眷。自前朝不悆，任总邦家，威惠相宣，刑礼兼设，指挥啸诧，湘、郢廓清，辟地开疆，荆、益风靡，若太戊之承殷历，中都之奉汉家，校以功名，曾何仿佛。且地彰灵玺，天表长彗，布新除旧，祯祥咸显。文皇知子之鉴，事甚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方固宗祧，载贞辰象。中外宜依旧典，奉迎舆驾。未亡人不幸属此殷忧，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寝，归祔武园？揽笔潸然，兼怀悲庆。

是日，出居别第。太建二年四月薨，时年十九。

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每虑不堪继业。既居冢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及疾将大渐，召高宗谓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后寤，乃拜伏涕泣，固辞。其后宣太后依诏废帝焉。

史臣曰：临海虽继体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惊得丧，盖帝挚、汉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谅难负荷，深鉴尧旨，弗传宝祚焉。

本纪第五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满堂室。少宽大　，多智略。及长，美容仪，身长八尺三寸，手垂过膝。有勇力，善骑射。高祖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征高祖子侄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为直阁将军、中书侍郎。时有马军主李总与高宗有旧，每同游处。高宗尝夜被酒，张灯而寐，总适出，寻返，乃见高宗身是大龙，总便惊骇，走避他室。及江陵陷，高宗迁于关右。永定元年，遥袭封始兴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史。寻授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馀如故。四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六年，迁司空。天康元年，授尚书令，馀并如故。废帝即位，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给班剑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户，馀并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以高宗入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夫圣人受命，王者中兴，并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尧图，经纶禹迹，配天之业，光辰象而利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长远。世祖文皇帝体上圣之姿，当下武之运，筑宫示俭，所务唯德，定鼎初基，厥谋斯在。朕以寡薄，才非圣贤，夙荷前规，方传景祚。虽复亲承训诲，志守籓维，咏季子之高风，思城阳之远托，自元储绍国，正位君临，无道非几，伫闻刑措。岂图王室不造，频谋乱阶，天步艰难，将倾宝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贞确，坚誓苍昊，而群辟启请，相喧渭桥，文母尊严，悬心长乐，对扬玺绂，非止殷汤之三辞，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让。今便肃奉天策，钦承介圭。若据沧溟，逾增兢业。思所以云行雨施，品物咸亨，当与黔黎，普同斯庆。可改光大三年为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赐位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康乐侯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舆驾谒太庙。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新除中抚大将军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新除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为征北大将军，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镇西将军、郢州刺史黄法扴进号征西大将军，新除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湘州刺史吴明彻进号镇南将军，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进号中卫

将军，尚书仆射沈钦为尚书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劢为尚书右仆射，护军将军沈恪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为宣惠将军、东扬州刺史，改封豫章王。豊城侯叔坚改封长沙王。癸卯，以明威将军周弘正为特进。戊午，舆驾亲祠太庙。二月庚午，皇后谒太庙。辛未，皇太子谒太庙。乙亥，舆驾亲耕藉田。夏五月甲午，齐遣使来聘。丁巳，以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吏部尚书。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王公已下赐帛各有差。丁酉，以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晋安王伯恭为中护军，进号安南将军。九月甲辰，以新除中护军晋安王伯恭为中领军。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辛未，遣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壬午，舆驾亲祠太庙。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扴为中权大将军。丙午，舆驾亲祠太庙。二月癸未，仪同章昭达擒欧阳纥送都，斩于建康市，广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广、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诏自讨周迪、华皎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疮痍未瘳者，各给医药。夏四月乙卯，临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万安陵。闰月戊申，舆驾谒太庙。己酉，太白昼见。五月乙卯，仪同黄法扴献瑞璧一。壬午，齐遣使来吊。六月戊子，新罗国遣使献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戊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沈恪进号镇南将军。秋八月甲申，诏曰：“怀远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华，民之本志。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绝，宜加恤养，答其诚心。维是荒境自皞，有在都邑及诸州镇，不问远近，并蠲课役。若克平旧土，反我侵地，皆许还乡，一无拘限。州郡县长明加甄别，良田废村，随便安处。若辄有课订，即以扰民论。”又诏曰：“民惟邦本，著在典谟，治国爱民，抑又通训。朕听朝晏罢，日昃劬劳，方流惠泽，覃被亿兆。有梁之季，政刑废缺，条纲弛紊，僭盗荐兴，役赋征徭，尤为烦刻。大陈御宇，拯兹馀弊，灭扈戡黎，弗遑创改，年代弥流，将及成俗，如弗解张，物无与厝，夕惕疚怀，有同首疾。思从卑菲，约己济民，虽府帑末充，君孰与足，便可删革，去其甚泰，冀永为定准，令简而易从。自今维作田，值水旱失收，即列在所，言上折除。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其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廕，解还本属，开恩听首。在职治事之身，须递相检示，有失不推，当局任罪。令长代换，具条解舍户数，付度后人。户有增进，即加擢赏；若致减散，依事准结。有能垦起荒田，不问顷亩少多，依旧蠲税。”戊子，太白昼见。九

月乙丑，以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吴兴太守杜棱为特进、护军将军。冬十月乙酉，舆驾亲祠太庙。十一月辛酉，高丽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声。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仆射。辛酉，舆驾亲祠南郊。辛未，亲祠北郊。二月辛巳，舆驾亲祠明堂。丁酉，亲耕籍田。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讫太建元年，逋馀军粮、禄秩、夏调未入者，悉原之。又诏犯逆子弟支属逃亡异境者，悉听归首；见絷系者，量可散释；其有居宅，并追还。夏四月壬辰，齐遣使来聘。五月戊申，太白昼见。辛亥，辽东、新罗、丹丹、天竺、盘盘等国并遣使献方物。六月丁亥，江阴王萧季卿以罪免。甲辰，封东中郎将长沙王府谘议参军萧彝为江阴王。秋八月辛丑，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赍帛各有差。九月癸酉，太白昼见。冬十月甲申，舆驾亲祠太庙。乙酉，周遣使来聘。己亥，丹丹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壬辰，车骑大将军、司空章昭达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云麾将军、江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湘州刺史，进号平南将军；东中郎将、吴郡太守长沙王叔坚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尚书仆射、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王劭为尚书右仆射。庚申，以丹阳尹衡阳王伯信为信威将军、中护军。庚午，舆驾亲祠太庙。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为建安王，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三月壬子，以散骑常侍孙瑒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乙丑，扶南、林邑国并遣使来献方物。夏四月戊子，以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扴为征南大将军、南豫州刺史。五月癸卯，尚书右仆射王劭卒。六月辛巳，侍中、镇右将军、右光禄大夫杜棱卒。秋八月辛未，周遣使来聘。丁丑，景云见。戊寅，诏曰："国之大事，受赈兴戎。师出以律，禀策于庙，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顷扫涤群秽，廓清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运筹。虽左衽已戡，干戈载戢，呼韩来谒，亭鄣无警，但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必有勇，无忘武备。磻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乙未，诏停督湘、江二州逋租，无锡等十五县流民，并蠲其徭赋。九月庚子朔，日有蚀之。辛亥，大赦天下。又诏曰："举善从谏，在上之明规；进贤谒言，为臣之令范。朕以寡德，嗣守宝图，虽世袭隆平，治非宁一。辨方分职，旰食早衣；傍阙争臣，下无贡士。何其阙尔，鲜能抗直。岂余独运，匪荐谠言。置鼓公车，罕论得失；施石象魏，莫陈可否。硃云摧槛，良所不逢；禽息触

楹，又为难值。至如衣褐以见，檐簦以游，或耆艾绝伦，或妙年异等，干时而不偶，左右莫之誉，黑貂改弊，黄金且殚，终其滞淹，可为太息。又贵为百辟，贱有十品，工拙并骛，劝沮莫分，街谣徒拥，廷议斯阙。实朕之弗明，而时无献替。永言至治，何乃爽欤？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风化乖殊，朝政纟比蠹，正色直辞，有犯无隐。兼各举所知，随才明试。其莅政廉秽，在职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陟。”丙寅，以故太尉徐度、仪同杜棱、仪同程灵洗配食高祖庙庭，故车骑将军章昭达配食世祖庙庭。冬十月乙酉，舆驾亲祠太庙。戊戌，以镇南将军、广州刺史沈恪为领军将军。十一月己亥夜地震。闰月辛未，诏曰：“姑熟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对熊绎之馀城，迩全琮之故垒，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比虽务优宽，犹未克复，咫尺封畿，宜须殷阜。且众将部下，多寄上下，军民杂俗，极为蠹耗。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货，不责市估；莱荒垦辟，亦停租税。台遣镇监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检押，给地赋田，各立顿舍。”十二月壬寅，甘露降乐游苑。甲辰，舆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丁卯，诏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华焚荡，顿无遗构。宝命惟新，迄将二纪，频事戎旅，未遑修缮。今工役差闲，椽楹有拟，来岁开肇，创筑东宫，可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用主监作。”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为中权大将军；宣惠将军、豫章王叔英为南徐州刺史，进号平北将军；吏部尚书、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辛巳，舆驾亲祠南郊。甲午，舆驾亲祠太庙。二月辛丑，舆驾亲祠明堂。乙卯，夜有白气如虹，自北方贯北斗紫宫。三月壬午，分命众军北伐，以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丙戌，西衡州献马生角。己丑，皇孙胤生，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为父后者爵一级。北讨大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发自白下。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克齐大岘城。辛亥，吴明彻克秦州水栅。庚申，齐遣兵十万援历阳，仪同黄法扴破之。辛酉，齐军救秦州，吴明彻又破之。癸亥，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甲子，南谯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阳平郡城降。甲戌，徐槾克庐江郡城。丙子，黄法扴克历阳城。己卯，北高唐郡城降。辛巳，诏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黄法扴徙镇历阳，齐改县为郡者并复之。乙酉，南齐昌太守黄咏克齐昌外城。丙戌，庐陵内史任忠军次东关，克其东西二城，进克蕲城。戊子，又克谯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

州刺史李综克滠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阳、沭阳郡并弃城走。癸丑，景云见。豫章内史程文季克泾州城。乙卯，宣毅司马湛陀克新蔡城。癸亥，周遣使来聘。黄法扑克合州城。吴明彻师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是月，治明堂。秋七月乙丑，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进号征北大将军。戊辰，齐遣众二万援齐昌，西阳太守周炅破之。己巳，吴明彻军次峡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城。淮北绛城及谷阳士民，并诛其渠帅，以城降。丙戌，吴明彻克寿阳外城。八月乙未，山阳城降。壬寅，盱眙城降。戊申，罢南齐昌郡。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戊午，平固侯陈敬泰等克晋州城。九月甲子，阳平城降。壬申，高唐太守沈善度克马头城。甲戌，齐安城降。丙子，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癸未，尚书右仆射、领吏部、驸马都尉沈君理卒。丁亥，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小城，齐军退保大城。戊子，割南兖州之盱眙郡属谯州。壬辰晦，夜明。黄城大城降。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戊戌，以中书令王瑒为吏部尚书。己亥，以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乙巳，吴明彻克寿阳城，斩王琳，传首京师，枭于硃雀航。丁未，齐兵万人至颍口。樊毅击走之。辛亥，齐遣兵援苍陵，又破之。丙辰，诏曰："梁末得悬瓠，以寿阳为南豫州，今者克复，可还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治下为安昌郡，鵊湍为汉阳郡，三城依梁为义阳郡，并属司州。"以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豫州刺史，进号车骑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黄法扑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阴城降。庚辰，威虏将军刘桃根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济阴城。己丑，鲁广达等克北徐州。十二月壬辰朔，诏曰："古者反噬叛逆，尽族诛夷，所以藏其首级，诫之后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枭悬自足，不容久归武库，长比月支。恻隐之怀，有仁不忍。维熊昙朗、留异、陈宝应、周迪、邓绪等及今者王琳首，并还亲属，以弘广宥。"乙未，谯城降。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叔献为河东王。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诏曰："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惕犹厉，六合未混，旰食弥忧。朕嗣纂鸿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琯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蠢彼馀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且肇元告庆，边服来荒，始睹皇风，宜覃曲泽，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兖、青、冀，南谯、南兖十五州，郢州之齐安、西阳，江州之齐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历阳、临

江郡土民，罪无轻重，悉皆原宥。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以翊前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中领军，进号安前将军；安前将军、中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壬午，舆驾亲祠太庙。甲申，广陵金城降。周遣使来聘。高丽国遣使献方物。二月壬辰朔，日有蚀之。辛亥，舆驾亲耕籍田。丙辰，以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三月癸亥，诏曰：“去岁南川颇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检首田税，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岭下应接，民间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修垦无废，岁取方实。”夏四月庚子，彗星见。辛丑，诏曰：“戢情怀善，有国之令图，拯弊救危，圣范之通训。近命师薄伐，义在济民，青、齐旧隶，胶、光部落，久患凶戎，争归有道，弃彼农桑，忘其衣食。而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可遣大使精加慰抚，仍出阳平仓谷，拯其悬磬，并充粮种。劝课士女，随近耕种。石鳖等屯，适意修垦。”六月壬辰，尚书右仆射、领国子祭酒周弘正卒。乙巳，以中卫将军、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中护军衡阳王伯信为宣毅将军、扬州刺史。冬十一月乙亥，诏北讨行军之所，并给复十年。十二月癸巳，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进号镇南将军。戊戌，以吏部尚书王瑒为尚书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丙午，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王通加特进。

七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祠南郊。乙亥，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城。辛巳，舆驾亲祠北郊。二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栅等六城。三月辛未，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防。戊寅，以新除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扴为豫州刺史。改梁东徐州为安州，武州为沅州。移谯州镇于新昌郡，以秦郡属之。盱眙、神农二郡还隶南兖州。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监豫州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甲午，舆驾亲祠太庙。乙未，陈桃根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壬子，郢州献瑞钟六。五月乙卯，割谯州之秦郡还隶南兖州。分北谯县置北谯郡，领阳平所属北谯、西谯二县。合州之南梁郡，隶入谯州。六月丙戌，为北讨将士死王事者克日举哀。壬辰，以尚书右仆射王瑒为尚书仆射。己酉，改作云龙、神虎门。秋八月壬寅，移西阳郡治保城。癸卯，周遣使来聘。闰九月壬辰，都督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是月，甘露频降乐游苑。丁未，舆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安前将军、中领

军新安王伯固为南徐州刺史，进号镇北将军；信威将军、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云麾将军、中领军。己巳，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十一月庚戌，以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为中军大将军。十二月丙辰，以新除云麾将军、郢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卿为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宣惠将军宜都王叔明为东扬州刺史。壬戌，以尚书仆射王瑒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陆缮为尚书右仆射，国子祭酒徐陵为领军将军。甲子，南康郡献瑞钟。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云见。二月壬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进位司空。丁丑，诏江东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税夏调逋在民间者，皆原之。夏西月甲寅，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己未，舆驾亲祠太庙。五月庚寅，尚书左仆射王瑒卒。六月癸丑，以云麾将军、广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合州刺史，进号平北将军。甲寅，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新除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秋八月丁卯，以车骑大将军、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为淮南王。冬十一月乙酉，以平南将军、湘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丁酉，分江州晋熙、高唐、新蔡三郡为晋州。辛丑，以冠军将军庐陵王伯仁为中领军。十二月丁卯，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为右光禄大夫。

九年春正月辛卯，舆驾亲祠北郊。壬寅，以湘州刺史、新除中卫将军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云麾将军建安王叔卿为湘州刺史，进号平南将军。二月壬子，舆驾亲耕藉田。夏五月丙子，诏曰："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亿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赋，多致逋馀，即此务农，宜弘宽省。可起太建已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七年八年叛义丁、五年讫八年叛军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等，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皆悉原之。"秋七月乙亥，以轻车将军、丹阳尹江夏王伯义为合州刺史。己卯，百济国遣使献方物。庚辰，大雨，震万安陵华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门，一女子于门下震死。冬十月戊午，司空吴明彻破周将梁士彦众数万于吕梁。十二月戊申，东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以中领军庐陵王伯仁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翊左将军、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徐陵为领军将军。二月甲子，北讨众军败绩于吕梁，司空吴明彻及将卒已下，并为周军所获。三月辛未，震武库。丙子，分命众军以备周：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

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明威将军孙瑒都督荆、郢水陆诸军事，进号镇西将军；左卫将军樊毅为大都督，督硃沛、清口上至荆山缘淮众军，进号平北将军；武毅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等众军，进号宁远将军。乙酉，大赦天下。丁酉，以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护军将军淳于量为南兖州刺史，进号车骑将军。夏四月庚戌，诏曰："懋赏之言，明于训诰，挟纩之美，著在抚巡。近岁薄伐，廓清淮、泗，摧锋致果，文武毕力，栉风沐雨，寒暑亟离，念功在兹，无忘终食。宜班荣赏，用酬厥劳。应在军者可并赐爵二级，并加赉恤，付选即便量处。"又诏曰："惟尧葛衣鹿裘，则天为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无间然'，故俭德之恭，约失者鲜。朕君临宇宙，十变年籥，旰日勿休，乙夜忘寝，跂予思治，若济巨川，念兹在兹，懔同驭朽。非贪四海之富，非念黄屋之尊，导仁寿以置群生，宁劳役以奉诸己。但承梁季，乱离斯瘼，宫室禾黍，有名亡处，虽轮奂未睹，颇事经营，去泰去甚，犹为劳费。加以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兴言静念，夕惕怀抱，垂训立法，良所多惭。斫雕为朴，庶几可慕，雉头之服既焚，弋绨之衣方袭，损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风行，冀以变俗。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馀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丁巳，以新除镇右将军新安王伯固为护军将军。戊午，樊毅遣军度淮北对清口筑城。庚申，大雨雹。壬戌，清口城不守。五月甲申，太白昼见。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重阳阁东楼、千秋门内槐树、鸿胪府门。秋七月戊戌，新罗国遣使献方物。乙巳，以散骑常侍、兼吏部尚书袁宪为吏部尚书。八月乙丑朔，改秦郡为义州。戊寅，陨霜，杀稻菽。九月壬寅，以平北将军樊毅为中领军。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戊申，以中卫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兼王官伯临盟。甲寅，舆驾幸娄湖临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壬戌，以宣惠将军江夏王伯义为东扬州刺史。冬十月戊寅，罢义州及琅邪、彭城二郡。立建兴，领建安、同夏、乌山、江乘、临沂、湖熟等六县，属扬州。戊子，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十一月辛丑，以镇西将军孙瑒为郢州刺史。十二月乙亥，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刺史鲁广达讨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龙见于南兖州永宁楼侧池中。二月癸亥，舆驾亲耕藉田。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预。夏五月乙巳，诏曰："昔轩辕命于风后、力牧，放勋咨尔稷、契、硃武，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汉列五曹，周分六职，设官理务，各有攸司，亦几期刑措，卜世弥永，并赖群才，用康庶绩。朕日昃劬劳，思弘治要，而机事尚拥，政道

未凝，夕惕于怀，罔知攸济。方欲仗兹舟楫，委成股肱，征名责实，取宁多士。自今应尚书曹、府、寺、内省监、司文案，悉付局参议分判。其军国兴造、征发、选序、三狱等事，前须详断，然后启闻。凡诸辩决，务令清乂，约法守制，较若画一，不得前后舛互，自相矛盾，致有枉滞。纡意舞文，纠听所知，靡有攸赦。”甲寅，诏曰：“旧律以枉法受财为坐虽重，直法容贿其制甚轻，岂不长彼贪残，生其舞弄？事涉货财，宁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科同正盗。”六月庚辰，以镇前将军豫章王叔英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丙戌，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八月甲子，青州义主硃显宗等率所领七百户入附。丁卯，舆驾幸大壮观阅武。戊寅，舆驾还宫。冬十月甲戌，以安前将军、祠部尚书晋安王伯恭为军师将军，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十一月辛卯，诏曰：“画冠弗犯，革此浇风，孥戮是蹈，化于薄俗。朕肃膺宝命，迄将一纪，思经邦济治，忧国爱民，日仄劬劳，夜分辍寝，而还淳反朴，其道靡阶，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鞫讯之牒，盈于听览，舂钦之人，烦于牢犴。周成刑措，汉文断狱，杼轴空劳，邈焉既远。加以蕞尔丑徒，轶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义存拯救。飞刍挽粟，征赋颇烦，暑雨祁寒，宁忘咨怨。兼宿度乖舛，次舍违方，若曰之诚，责归元首，愧心斯积，驭朽非惧。即建子令月，微阳初动，应此嘉辰，宜播宽泽，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国梁士彦率众至肥口。戊戌，周军进围寿阳。辛丑，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加安北将军；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加平北将军；前豊州刺史皋文奏率步骑三千趣阳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骑七千趣秦郡。丙午，新除仁威将军、右卫将军鲁广达率众入淮。是日，樊毅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步骑趣历阳。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癸丑，以新除中卫大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总督水步众军。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州，并自拔还京师。谯、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尽没于周矣。己巳，诏曰：“昔尧、舜在上，茅屋土阶，汤、禹为君，藜杖韦带。至如甲帐珠络，华榱璧珰，未能雍熙，徒闻侈欲。朕企仰前圣，思求讼平，正道多违，浇风靡乂。至今贵里豪家，金铺玉舄，贫居陋巷，彘食牛衣，称物平施，何其辽远。爟烽未息，役赋兼劳，文吏奸贪，妄动科格。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靖怀众弊，宜事改张。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后宫僚列，若有游长，掖庭启奏，即皆量遣。大予秘戏，非会礼经，乐府倡优，不

合雅正，并可删改。市估津税，军令国章，更须详定，唯务平允。别观离宫，郊间野外，非恒飨宴，勿复修治。并勒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所由具为条格，标榜宣示，令喻朕心焉。”癸酉，遣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白下。戊寅，以中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任忠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督缘江军防事。三月壬辰，以平北将军庐陵王伯仁为翊左将军、中领军。夏四月癸亥，尚书左仆射陆缮卒。乙丑，以宣毅将军河东王叔献为南徐州刺史。己卯，大雩。壬午，雨。五月癸巳，以军师将军、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仆射。六月壬戌，大风坏皋门中闼。秋八月己未，周使持节、上柱国、郧州总管荥阳郡公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等九州，鲁山、甑山、沌阳、应城、平靖、武阳、上明、涢水等八镇内附。诏以消难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总督安随等九州八镇诸军事、车骑将军、司空，封随郡公，给鼓吹、女乐各一部。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遣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趣历阳；通直散骑常侍、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兖州。戊辰，以新除司空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癸未，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内附。是夜，天东南有声，如风水相击，三夜乃止。丙戌，改安陆郡为南司州。丁亥，周将王延贵率众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生擒延贵等。己酉，周广陵义主曹药率众入附。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十一月己丑，诏曰：“朕君临四海，日旰劬劳，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车骤出，军费尤烦，刍漕控引，不能征赋。夏中亢旱伤农，畿内为甚，民失所资，岁取无托。此则政刑未理，阴阳舛度，黎元阻饥，君孰与足？靖言兴念，余责在躬，宜布惠泽，溥沾氓庶。其丹阳、吴兴、晋陵、建兴、义兴、东海、信义、陈留、江陵等十郡，并诸署即年田税、禄秩，并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来岁秋登。”十二月庚辰，宣毅将军、南徐州刺史河东王叔献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左光禄大夫；中权将军、护军将军鄱阳王伯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镇右将军、国子祭酒新安王伯固为扬州刺史；军师将军、尚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安右将军、丹阳尹徐陵为中书监，领太子詹事；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庚寅，以轻车将军、卫尉卿宜都王叔明为南徐州刺

史。二月甲寅，诏赐司马消难所部周大将军田广等封爵各有差。乙亥，舆驾亲耕藉田。夏四月乙巳，分衡州始兴郡为东衡州，衡州为西衡州。五月丙辰，以前镇西将军樊毅为中护军。六月辛卯，以新除中护军樊毅为护军将军。秋九月癸亥，夜，大风至自西北，发屋拔树，大雷震雹。冬十月癸未，以散骑常侍、丹阳尹毛喜为吏部尚书，护军将军樊毅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改鄱阳郡为吴州。壬寅，丹丹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辛巳，彗星见。己亥，以翊右将军、卫尉卿沈恪为护军将军。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时年五十三。遗诏曰："朕爰自遘疾，曾未浃旬，医药不瘳，便属大渐，终始定分，夫复奚言。但君临寰宇，十有四载，诚则虽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而边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荡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从，遗恨幽壤。皇太子叔宝继体正嫡，年业韶茂，纂统洪基，社稷有主。群公卿士，文武内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尽忠诚之节，当官奉职，引翼亮之功。务在叶和，无违朕意。凡厥终制，事从省约。金银之饰，不须入圹，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俭而合礼，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规，公除之制，悉依旧准。在位百司，三日一临，四方州镇，五等诸侯，各守所职，并停奔赴。"二月辛卯，上谥孝宣皇帝，庙号高宗。癸巳，葬显宁陵。

高宗在田之日，有大度干略，及乎登庸，实允天人之望。梁室丧乱，淮南地并入齐，高宗太建初，志复旧境，乃运神略，授律出师，至于战胜攻取，献捷相继，遂获反侵地，功实懋焉。及周灭齐，乘胜略地，还达江际矣。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传于宝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悆，大事咸委焉。至于纂业，万机平理，命将出师，克淮南之地，开拓土宇，静谧封疆。享国十馀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呜呼！盖德不逮文，智不及武，虽得失自我，无御敌之略焉。

本纪第六后主

后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长子也。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　，江陵陷，高宗迁关右，留后主于穰城。天嘉三年，归京师，立为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宁远将军，置佐史。光大二年，为太子中庶子，寻迁侍中，馀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

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崩。乙卯，始兴王叔陵作逆，伏诛。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擗踊，无所迨及。朕以哀茕，嗣膺宝历，若涉巨川，罔知攸济，方赖群公，用匡寡薄。思播遗德，覃被亿兆，凡厥遐迩，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并赐爵一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将军、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进号征西将军，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任忠进号镇南将军，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平西将军鲁广达进号安西将军，仁武将军、豊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丙寅，以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丁卯，立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皇弟叔慎为岳阳王，皇弟叔达为义阳王，皇弟叔熊为巴山王，皇弟叔虞为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中权大将军，军师将军、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号翊前将军、侍中，翊右将军、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号安前将军，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号征南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进号安南将军。以侍中、中书监、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甲戌，设无翊大会于太极前殿。三月辛亥，诏曰："躬推为劝，义显前经，力农见赏，事昭往诰。斯乃国储是资，民命攸属，豊俭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赋自古，输藁惟旧，沃饶贵于十金，磽确至于三易，腴□脊既异，盈缩不同。诈伪日兴，簿书岁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实峻刑，闻诸东汉。老农惧于祗应，俗吏因以侮文。辍耒成群，游手为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阳和在节，膏泽润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辟塍畎，进垦蒿莱，广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业久废，咸许占作，公田荒纵，亦随肆勤。傥良守教耕，淳民载酒，有兹督课，议以赏擢。外可为格班下，称朕意焉。"癸亥，诏曰："夫体国经野，长世字氓，虽因革傥殊，驰张或异，至于旁求俊乂，爰逮侧微，用适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术。朕以寡

薄，嗣膺景祚，虽哀疚在躬，情虑鋋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务殷，无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济，思所以登显髦彦，式备周行。但空劳宵梦，屡勤史卜，五就莫来，八能不至。是用申旦凝虑，丙夜损怀。岂以食玉炊桂，无因自达？将怀宝迷邦，咸思独善？应内外众官九品已上，可各荐一人，以会汇征之旨。且取备实难，举长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实。其有负能仗气，摈压当时，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诚难，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趋铜驼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便当随彼方圆，饬之矩矱。”又诏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宇，虽德称汪濊，明能普烛，犹复纡己乞言，降情访道，高咨岳牧，下听舆台，故能政若神明，事无悔吝。朕纂承丕绪，思隆大业，常惧九重已邃，四聪未广，欲听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无惮批鳞。而口柔之辞，傥闻于在位，腹诽之意，或隐于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缉熙帝载者也。内外卿士文武众司，若有智周政术，心练治体，救民俗之疾苦，辩禁网之疏密者，各进忠谠，无所隐讳。朕将虚己听受，择善而行，庶深鉴物情，匡我王度。”己巳，以侍中、尚书左仆射、新除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中护军章大宝为豊州刺史。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已下赉帛各有差。庚子，诏曰：“朕临御区宇，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妖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癸卯，诏曰：“中岁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并输罄诚款，分遣亲戚，以为质任。今旧土沦陷，复成异域，南北阻远，未得会同，念其分乖，殊有爱恋。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独讥禁，使彼离析？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并赐衣粮，颁之酒食，遂其乡路，所之阻远，便发遣船仗卫送，必令安达。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亦随其意。”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孙瑒为中护军。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师至于荆州。八月癸未夜，天有声如风水相击。乙酉夜亦如之。丙戌，以使持节、都督缘江诸军事、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九月丙午，设无翊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东北有声如虫飞，渐移西北。乙卯，太白昼见。丙寅，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诏曰：“朕以寡薄，嗣守鸿基，哀惸切虑，疹

恙缠织，训俗少方，临下靡算，惧甚践冰，忄栗同驭朽。而四气易流，三光遄至，缨绂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节序疑旧，缅思前德，永慕昔辰，对轩闼而哽心，顾枿筵而慓气。思所以仰遵遗构，俯励薄躬，陶铸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宽简，取叶阳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新除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宣惠将军、丹阳尹晋熙王叔文为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安左将军鲁广达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二月丁丑，以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荣献驯象。己丑，以前轻车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江州刺史。秋八月丁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九月丁巳，天东南有声如虫飞。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戊戌，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十二月丙辰，头和国遣使献方物。司空长沙王叔坚有罪免。戊午夜，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青黄色，隆隆若雷声。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风俗。平南将军、豫州刺史鲁广达进号安南将军。癸巳，大赦天下。夏五月戊子，以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为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轻车将军、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信威将军、湘州刺史，仁威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为江州刺史，信武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秋七月戊辰，以长沙王叔坚为侍中、镇左将军。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各赐一级，鳏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九月癸未，太白昼见。冬十月己酉，诏曰：“耕凿自足，乃曰淳风，贡赋之兴，其来尚矣。盖由庚极务，不获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奸盗多有，俗尚浇诈，政鲜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订初下，使强廕兼出，如闻贫富均起，单弱重弊，斯岂振穷扇□曷之意欤？是乃下吏箕敛之苛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并悉原除。在事百僚，辩断庶务，必去取平允，无得便公害民，为己声绩，妨紊政道。”十一月丙寅，大赦天下。壬申，盘盘国遣使献方物。戊寅，百济国遣使献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庚午，以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

号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守吏部尚书、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三月辛酉，前豊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夏四月庚戌，豊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传首京师。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见。己酉，以左民尚书谢佃为吏部尚书。九月甲戌，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卒。冬十月己丑，丹丹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己未，诏曰："宣尼诞膺上哲，体资至圣，祖述宪章之典，并天地而合德，乐正雅颂之奥，与日月而偕明，垂后昆之训范，开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灵寝忘处，鞠为茂草，三十馀年，敬仰如在，永惟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断琴故履，零落不追，阅笥开书，无因循复。外可详之礼典，改筑旧庙，蕙房桂栋，咸使惟新，芳繁洁潦，以时飨奠。"辛巳，舆驾幸长干寺，大赦天下。十二月丙戌，太白昼见。辛卯，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戌，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宴王公卿士。癸卯，高丽国遣使献方物。是岁，萧岿死，子琮代立。

四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徽，举以淹滞，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鸿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蹇谔，采其谋计。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询管库，爰及舆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于启沃。"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卫将军，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进号骠骑大将军，镇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进号中军大将军，安南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镇右将军，翊右将军宜都王叔明进号安右将军。二月丙戌，以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为特进。丙申，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庄为会稽王。秋九月甲午，舆驾幸玄武湖，肆舻舰阅武，宴群臣赋诗。戊戌，以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为东扬州刺史，智武将军岳阳王叔慎为丹阳尹。丁未，百济国遣使献方物。冬十月癸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佃为尚书仆射。十一月己卯，诏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资，百王不改。而世无抵角，时鲜犯鳞，渭桥惊马，弗闻廷争，桃林逸牛，未见其旨。虽剽悍轻侮，理从钳桀，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惭则哲，求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属寤寐以轸怀，负黼扆而於邑。复兹合璧轮缺，连珠纬舛，黄钟献吕，和气始萌，玄英告中，履长在御，因时宥过，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祯明元年春正月丙子，以安前将军衡阳王伯信进号镇前将军，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庐陵王伯仁为特进，智武将军、丹阳尹岳阳王叔慎为湘

州刺史，仁武将军义阳王叔达为丹阳尹。戊寅，诏曰：“柏皇、大庭，鼓淳和于曩日，姬王、嬴后，被浇风于末载，刑书已铸，善化匪融，礼义既乖，奸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华竞扇者欤？朕居中御物，纳隍在眷，频恢天网，屡绝三边，元元黔庶，终罹五辟。盖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当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万国朝辰，灵芝献于始阳，膏露凝于聿岁，从春施令，仰乾布德，思与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镇前将军衡阳王伯信为镇南将军、西衡州刺史。二月丁未，以特进、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进号中卫将军，中书令建安王叔卿为中书监。丁卯，诏至德元年望订租调逋未入者，并原之。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见。丁未，以车骑将军萧摩诃为骠骑将军。九月乙亥，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骠骑大将军。庚寅，萧琮所署尚书令、太傅安平王萧岩，中军将军、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献，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陈纪请降。辛卯，岩等率文武男女十万馀口济江。甲午，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亥，割扬州吴郡置吴州，割钱塘县为郡，属焉。丙子，以萧岩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献为安东将军、吴州刺史。丁亥，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十二月丙辰，以前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前中卫将军晋安王伯恭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恬为钱塘王。是月，遣散骑常侍周罗嵒帅兵屯峡口。夏四月戊申，有群鼠无数，自蔡洲岸入石头渡淮，至于青塘两岸，数日死，随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书蔡徵为吏部尚书。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壬午，以安前将军庐陵王伯仁为特进。甲午，东冶铸铁，有物赤色如数斗，自天坠熔所，有声隆隆如雷，铁飞出墙外，烧民家。六月戊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庚子，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立军师将军、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皇太子。辛丑，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进号镇南将军；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进号安北将军；会稽王庄为翊前将军、扬州刺史；宣惠将军、尚书令江总进号中权将军；云麾将军、太子詹事袁宪为尚书仆射；尚书仆射谢佃为特进；宁远将军、新除吏部尚书蔡徵进号安右将军。甲辰，以安右将军鲁广达为中领军。丁巳，大风至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淮渚暴益，漂没舟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为吴郡王。辛丑，以度支尚书、领大著作姚察为吏部尚书。己酉，舆驾幸莫府山，大校猎。十一月丁卯，诏曰：“夫议狱缓刑，皇王之所垂范，胜残去杀，仁人之所用心。自画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无措。朕君临区宇，属当浇末，轻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兴言多愧。眷兹狴犴，有轸哀矜，可

克日于大政殿讯狱。”壬申，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为征西将军、郢州刺史，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军师将军南海王虔为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丙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是月，隋遣晋王广众军来伐，自巴、蜀、沔、汉下流至广陵，数十道俱入，缘江镇戍，相继奏闻。时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机密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雾气四塞。是日，隋总管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济京口，总管韩擒虎趋横江，济采石，自南道将会弼军。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内外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败还。至是隋军南北道并进。后主遣骠骑大将军、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阇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镇东大将军任忠自吴兴入赴，仍屯硃雀门。辛巳，贺若弼进据钟山，顿白土冈之东南。甲申，后主遣众军与弼合战，众军败绩。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散兵力战，不能拒。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是时韩擒虎率众自新林至于石子冈，任忠出降于擒虎，仍引擒虎经硃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而入。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姚察、度支尚书袁权、前度支尚书王瑗、侍中王宽在省中。后主闻兵至，从宫人十馀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袁宪侍侧，苦谏不从，后阁舍人夏侯公韵又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焉。及夜，为隋军所执。丙戌，晋王广入据京城。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鄴，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高祖拔起垅亩，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奋英奇之略，弭节南海，职思静乱。援旗北迈，义在勤王，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天网绝而复续，国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旧物。魏王之延汉鼎祚，宋武之反晋乘舆，懋绩鸿勋，无以尚也。于时内难未弭，外邻勍敌，王琳作梗于上流，周、齐摇荡于江、汉，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图，遽移天历，虽皇灵有眷，何其速也？然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决机百胜，成此三分，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矣。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

首，强邻震慑。虽忠厚之化未能及远，恭俭之风足以垂训，若不尚明察，则守文之良主也。临川年长于成王，过微于太甲，宣帝有周公之亲，无伊尹之志，明避不复，桐宫遂往，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极，民归其厚，惠以使下，宽以容众。智勇争奋，师出有名，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劳，将骄卒堕，帑藏空竭，折衄师徒，于是秦人方强，遂窥兵于江上矣。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乎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宽大得人，终以骄侈致败，文、武之业，坠于兹矣。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终盖寡，其故何哉？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厉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史臣曰：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矣。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列传第一

高祖章皇后世祖沈皇后废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后主沈皇后张贵妃

周礼，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然受命继体之主，非独外相佐也，盖亦有内德助焉。汉魏已来，六宫之职，因袭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乱，光膺天历，以朴素自处，故后宫员位多阙。世祖天嘉初，诏立后宫员数，始置贵妃、贵嫔、贵姬三人，以拟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容、昭仪、修华、修仪、修容九人，以拟古之九嫔。又置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五人，谓之五职，亚于九嫔。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职，其职无员数，号为散位。世祖性恭俭，而嫔嫱多阙，高宗、后主内职无所改作。今之所缀，略备此篇。

高祖宣皇后章氏，讳要儿，吴兴乌程人也。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骑侍郎。后母苏，尝遇道士以小龟遗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龟所在。少聪慧，美容仪，手爪长五寸，色并红白，每有期功之服，则一爪先折。高祖先娶同郡钱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

高祖自广州南征交□止，命后与衡阳王昌随世祖由海道归于长城。侯景之乱，高祖下至豫章，后为景所囚。景平，而高祖为长城县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践祚，永定元年立为皇后。追赠后父景明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拜后母苏安吉县君。二年，安吉君卒，与后父合葬吴兴。明年，追封后父为广德县侯，邑五百户，谥曰温。高祖崩，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秘不发丧，召世祖入纂，事在蔡景历及侯安都传。世祖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慈训。废帝即位，尊后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极殿，时年六十五。遗令丧事所须，并从俭约，诸有馈奠，不得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谥曰宣太后，祔葬万安陵。

后亲属无在朝者，唯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讳妙容，吴兴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录事参军。后年十馀岁，以梁大同中归于世祖。高祖之讨侯景，世祖时在吴兴，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获免。高祖践祚，永定元年，后为临川王妃。世祖即位，为皇后。追赠后父法深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封建城县侯，邑五百户，谥曰恭，追赠后母高绥安县君，谥曰定。废帝即

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安德。

时高宗与仆射到仲举、舍人刘师知等并受遗辅政，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而高宗为扬州刺史，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见高宗权重，阴忌之，乃矫敕谓高宗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高宗将出，而谘议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称疾，召师知留之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之于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废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非朕意也。"喜出以报高宗，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其夜，于狱中赐死。自是政无大小，尽归高宗。后忧闷，计无所出，乃密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使据郡反，冀因此以图高宗。安国事觉，并为高宗所诛。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后恐连逮党与，并杀之。高宗即位，以后为文皇后。陈亡入隋，大业初，自长安归于江南，顷之，卒。

后兄钦，随世祖征伐，以功至贞威将军、安州刺史。世祖即位，袭爵建城侯，加通直散骑常侍、持节、会稽等九郡诸军事、明威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左卫将军、卫尉卿。光大中，为尚书右仆射，寻迁左仆射。钦素无技能，奉己而已。高宗即位，出为云麾将军、义兴太守，秩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卒，时年六十七，赠侍中、特进、翊左将军，谥曰成。子观嗣，颇有学识，官至御史中丞。

废帝王皇后，金紫光禄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为皇太子妃，废帝即位，立为皇后。废帝为临海王，后为临海王妃。至德中薨。

后生临海嗣王至泽。至泽以光大元年为皇太子。太建元年，袭封临海嗣王。寻为宣惠将军，置佐史。陈亡入长安。

高宗柳皇后，讳敬言，河东解人也。曾祖世隆，齐侍中、司空、尚书令、贞阳忠武公。祖恽，有重名于梁代，官至秘书监，赠侍中、中护军。父偃，尚梁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大宝中，为鄱阳太守，卒官。后时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乱，后与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元帝以长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圣二年，后生后主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迁于关右，后与后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与后主还朝，后为安成王妃。高宗即位，立为皇后。

后美姿容，身长七尺二寸，手垂过膝。初，高宗居乡里，先娶吴兴钱氏女，及即位，拜为贵妃，甚有宠，后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于贵妃，而己御其次焉。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乐安君吴氏救而获免，事在叔陵传。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陈亡入长安，大业十一年薨于东都，年八十三，葬洛阳之邙山。

后性谦谨，未尝以宗族为请，虽衣食亦无所分遗。

弟盼，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后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骑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赠侍中、中护军。

后从祖弟庄，清警有鉴识，太建末，为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后主即位，稍迁至散骑常侍、卫尉卿。祯明元年，转右卫将军，兼中书舍人，领雍州大中正。自盼卒后，太后宗属唯庄为近，兼素有名望，犹是深被恩遇。寻迁度支尚书。陈亡入隋，为岐州司马。

后主沈皇后，讳婺华，仪同三司望蔡贞宪侯君理女也。母即高祖女会稽穆公主。主早亡，时后尚幼，而毁瘠过甚。及服毕，每至岁时朔望，恒独坐涕泣，哀动左右，内外咸敬异焉。太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后主即位，立为皇后。

后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初，后主在东宫，而后父君理卒，后居忧，处于别殿，哀毁逾礼。后主遇后既薄，而张贵妃宠倾后宫，后宫之政并归之，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而居处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左右近侍才百许人，唯寻阅图史、诵佛经为事。陈亡，与后主俱入长安。及后主薨，后自为哀辞，文甚酸切。隋炀帝每所巡幸，恒令从驾。及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

后无子，养孙姬子胤为己子。后宗族多有显官，事在君理传。

后叔君公，自梁元帝败后，常在江陵。祯明中，与萧□献、萧岩率众叛隋归朝，后主擢为太子詹事。君公博学有才辩，善谈论，后主深器之。陈亡，隋文帝以其叛己，命斩于建康。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惠，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后宫等咸德之，兢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军陷台城，妃与后主俱入于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后主初即位，以始兴王叔陵之乱，被伤卧于承香阁下，时诸姬并不得进，唯张贵妃侍焉。而柳太后犹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后主沈皇后素无宠，不得侍疾，别居求贤殿。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廉，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启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谮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薰灼四方，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

史臣曰：《诗》表《关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若夫作俪天则，燮赞王化，则宣太后有其懿焉。

列传第二杜僧明周文育子宝安侯安都

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也。形貌眇小，而胆气过人，有勇力，善骑射。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安兴所启，请与俱行。频征俚獠有功，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干，预在征伐。安兴死，僧明复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贲反，逐刺史萧谘，谘奔广州，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冏讨贲。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萧谘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馀兵退还。萧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梁武帝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并雄豪任侠，家属在南江。天合谋于众曰："卢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见枉而死，不能为报，非丈夫也。我弟僧明万人之敌，若围州城，召百姓，谁敢不从。城破，斩二侯祭孙、卢，然后待台使至，束手诣廷尉，死犹胜生。纵其不捷，亦无恨矣。"众咸慷慨曰："是愿也，唯足下命之。"乃与周文育等率众结盟，奉子雄弟子略为主，以攻刺史萧映。子略顿城南，天合顿城北，僧明、文育分据东西，吏人并应之，一日之中，众至数万。高祖时在高要，闻事起，率众来讨，大破之，杀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并释之，引为主帅。

高祖征交□止及讨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侯景之乱，俱随高祖入援京师。高祖于始兴破兰裕，僧明为前锋，擒裕斩之。又与蔡路养战于南野，僧明马被伤，高祖驰往救之，以所乘马授僧明，僧明乘马与数十人复进，众皆披靡，因而乘之，大败路养。高州刺史李迁仕又据大皋，入灨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为前军，与僧明击走之。迁仕与宁都人刘孝尚并力将袭南康，高祖又令僧明与文育等拒之，相持连战百馀日，卒擒迁仕，送于高祖军。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顿西昌，督安成、庐陵二郡军事。元帝承制授假节、清野将军、新州刺史，临江县子，邑三百户。

侯景遣于庆等寇南江，高祖顿豫章，命僧明为前驱，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为长史，仍随东讨。军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烧贼水门大舰。及景平，以功除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南兖州刺史，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五百户，仍领晋陵太守。承圣二年，从高祖北围广陵，加使持节，迁通直散骑常侍、平北将军、馀如故。荆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吴明彻等随侯瑱西援，于江州病卒，时年四十六。赠散骑常侍，谥曰威。世祖即位，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庙庭。子晋嗣。

周文育，字景德，义兴阳羡人也。少孤贫，本居新安寿昌县，姓项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数里，跳高五六尺，与群儿聚戏，众莫能及。义兴人周荟为寿昌浦口戍主，见而奇之，因召与语。文育对曰："母老家贫，兄姊并长大，困于赋役。"荟哀之，乃随文育至家，就其母请文育养为己子，母遂与之。及荟秩满，与文育还都，见于太子詹事周舍，请制名字，舍因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弘让善隶书，写蔡邕《劝学》及古诗以遗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谓弘让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弘让壮之，教之骑射，文育大悦。

司州刺史陈庆之与荟同郡，素相善，启荟为前军军主。庆之使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一日之中战数十合，文育前锋陷阵，勇冠军中。荟于阵战死，文育驰取其尸，贼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创，创愈，辞请还葬，庆之壮其节，厚加灊遗而遣之。葬讫，会庐安兴为南江督护，启文育同行。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安兴死后，文育与杜僧明攻广州，为高祖所败，高祖赦之，语在僧明传。

后监州王劢以文育为长流，深被委任。劢被代，文育欲与劢俱下，至大庾岭，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入则为公侯。"文育曰："足钱便可，谁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须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旦日辞劢，劢问其故，文育以告，劢乃遣之。高祖在高要，闻其还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赏赐，分麾下配焉。

高祖之讨侯景，文育与杜僧明为前军，克兰裕，援欧阳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养于南野，文育为路养所围，四面数重，矢石雨下，所乘马死，文育右手搏战，左手解鞍，溃围而出，因与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复进，遂大败之。高祖乃表文育为府司马。

李迁仕之据大皋，遣其将杜平虏入灨石鱼梁作城，高祖命文育击之，平虏弃城走，文育据其城。迁仕闻平虏败，留老弱于大皋，悉选精兵自将，以攻文育，其锋甚锐，军人惮之。文育与战，迁仕稍却，相持未解，会高祖遣杜僧明来援，别破迁仕水军，迁仕众溃，不敢过大皋，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节、雄信将军、义州刺史。迁仕又与刘孝尚谋拒义军，高祖遣文育与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棱筑城于白口拒之。文育频出与战，遂擒迁仕。

高祖发自南康，遣文育将兵五千，开通江路。侯景将王伯丑据豫章，文育击走之，遂据其城。累前后功，除游骑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封东迁县侯，邑五百户。

高祖军至白茅湾，命文育与杜僧明常为军锋，平南陵、鹊头诸城。及至姑熟，与景将侯子鉴战，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骑常侍，改封南移县侯，邑一千户，拜信义太守。累迁南丹阳、兰陵、晋陵太守、智武将军、散骑常侍。

高祖诛王僧辩，命文育督众军会世祖于吴兴，围杜龛，克之。又济江袭会稽太守张彪，得其郡城。及世祖为彪所袭，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世祖夜往趋之，因共立栅。顷之，彪又来攻，文育悉力苦战，彪不能克，遂破平彪。

高祖以侯瑱拥据江州，命文育讨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诸军事、武威将军、南豫州刺史，率兵袭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齐寇渡江据芜湖，诏征文育还京。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文育归路。及夕，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舴艋与战，跳入舰，斩砰，仍牵其舰而还。贼众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阳步上。时高祖拒嗣徽于白城，适与文育大会。将战，风急，高祖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马，驰而进，众军从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嗣微等移营莫府山，文育徙顿对之。频战功最，加平西将军，进爵寿昌县公，并给鼓吹一部。

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诏文育督众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相会，又遣其别将欧阳騑顿军苦竹滩，傅泰据塘口城，以拒官军。官军船少，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舰百馀乘在上牢，文育遣军主焦僧度、羊柬潜军袭之，悉取而归，仍于豫章立栅。时官军食尽，并欲退还，文育不许。乃使人间行遗周迪书，约为兄弟，并陈利害。迪得书甚喜，许馈粮饷。于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烧豫章郡所立栅，伪退。孝顷望之，大喜，因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信宿达芊韶。芊韶上流则欧阳頠、萧勃，下流则傅泰、余孝顷，文育据其中间，筑城飨士，贼徒大骇。欧阳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虎与长史陆山才袭頠，擒之。于是盛陈兵甲，与頠乘舟而□，以巡傅泰城下，因而攻泰，克之。萧勃在南康闻之，众皆股栗，莫能自固。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为人所害。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持勃首以降。萧孜、余孝

顷犹据石头，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顷退走新吴，文州平，广育还顿豫章。以功授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广衡交等州诸军事、江州刺史。

王琳拥据上流，诏命侯安都为西道都督，文育为南道都督，同会武昌。与王琳战于沌口，为琳所执，后得逃归，语在安都传。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寿昌县公，给鼓吹一部。

及周迪破余孝顷，孝顷子公飏、弟孝劢犹据旧栅，扇动南土，高祖复遣文育及周迪、黄法扴等讨之。豫章内史熊昙朗亦率军来会，众且万人。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配周迪运粮，自率众军入象牙江，城于金口。公飏领五百人伪降，谋执文育，事觉，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乃舍舟为步军，进据三陂。王琳遣将曹庆帅兵二千人以救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帅所领径攻周迪、吴明彻军。迪等败绩，文育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其失利，谋害文育，以应众爱。文育监军孙白象颇知其事，劝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旧兵少，客军多，若取昙朗，人人惊惧，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抚之。"初，周迪之败也，弃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书，文育喜，赍示昙朗，昙朗害之于座，时年五十一。高祖闻之，即日举哀，赠侍中、司空、谥曰忠愍。

初，文育之据三陂，有流星坠地，其声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数斗。又军市中忽闻小儿啼，一市并惊，听之在土下，军人掘得棺长三尺，文育恶之。俄而迪败，文育见杀。天嘉二年，有诏配享高祖庙庭。子宝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宝安字安民。年十馀岁，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驰骋，靡衣媮食。文育之为晋陵，以征讨不遑之郡，令宝安监知郡事，尤聚恶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败绩，絷于王琳，宝安便折节读书，与士君子游，绥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员外散骑侍郎。文育归，复除贞威将军、吴兴太守。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征宝安还。起为猛烈将军，领其旧兵，仍令南讨。

世祖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颇有功。周迪之破熊昙朗，宝安南入，穷其馀烬。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将军、吴兴太守，袭封寿昌县公。三年，征留异，为侯安都前军。异平，除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四年，授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贞毅将军、南徐州刺史。征为左卫将军，加信武将军。寻以本官领卫尉卿，又进号仁威将军。天康元年卒，时年二十九。赠侍中、左卫将军，谥曰

成。

子□嗣。宝安卒后，□亦为偏将。征欧阳纥，平定淮南，并有功，封江安县伯，邑四百户。历晋陵、定远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时年二十四，赠电威将军。

侯安都，字成师，始兴曲江人也。世为郡著姓。父文捍，少仕州郡，以忠谨称，安都贵后，官至光禄大夫、始兴内史，秩中二千石。

安都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亦颇清靡，兼善骑射，为邑里雄豪。梁始兴内史萧子范辟为主簿。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从高祖，攻蔡路养，破李迁仕，克平侯景，并力战有功。元帝授猛烈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富川县子，邑三百户。随高祖镇京口，除兰陵太守。高祖谋袭王僧辩，诸将莫有知者，唯与安都定计，仍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趋石头，高祖自率马步从江乘罗落会之。安都至石头北，弃舟登岸，僧辩弗之觉也。石头城北接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逼僧辩卧室。高祖大军亦至，与僧辩战于听事前，安都自内阁出，腹背击之，遂擒僧辩。

绍泰元年，以功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仁威将军、南徐州刺史。高祖东讨杜龛，安都留台居守。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寇入据石头，游骑至于阙下。安都闭门偃旗帜，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贼者斩。"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将旦，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不敢复逼台城。及高祖至，以安都为水军，于中流断贼粮运。又袭秦郡，破嗣徽栅，收其家口并马驴辎重。得嗣徽所弹琵琶及所养鹰，遣信饷之曰："昨至弟住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等见之大惧，寻而请和，高祖听其还北。及嗣徽等济江，齐之馀军犹据采石，守备甚严，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获。

明年春，诏安都率兵镇梁山，以备齐。徐嗣徽等复入丹阳，至湖熟，高祖追安都还，率马步拒之于高桥。又战于耕坛南，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生擒齐仪同乞伏无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会贼骑至，救老获免。贼北渡蒋山，安都又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使从弟晓、军主张纂前犯其阵。晓被枪坠马，张纂死之。安都驰往救晓，斩其骑士十一人，因取纂尸而还，齐军不敢逼。高祖与齐军战于莫府山，命安都领步骑千馀人，自白下横击其后，齐军大败。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摄

山，俘获首虏不可胜计。以功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给鼓吹一部。又进号平南将军，改封西江县公。

仍都督水军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讨萧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斩勃，并擒其将欧阳頠、傅泰等。唯余孝顷与勃子孜犹据豫章之石头，作两城，孝顷与孜各据其一，又多设船舰，夹水而阵。安都至，乃衔枚夜烧其舰。文育率水军，安都领步骑，登岸结阵。孝顷俄断后路，安都乃令军士多伐松木，竖栅，列营渐进，频战屡克，孜乃降。孝顷奔归新吴，请入子为质，许之。师还，以功进号镇北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

仍率众会于武昌，与周文育西讨王琳。将发，王公已下饯于新林，安都跃马渡桥，人马俱堕水中，又坐絺内坠于橹井，时以为不祥。至武昌，琳将樊猛弃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进军围之，未能克。而王琳至于弇口，安都乃释郢州，悉众往沌口以御之，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官军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败绩。安都与周文育、徐敬成并为琳所囚。琳总以一长锁系之，置于絺下，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许厚赂子晋。子晋乃伪以小船依絺而钓，夜载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中，步投官军。还都自劾，诏并赦之，复其官爵。

寻为丹阳尹，出为都督南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令继周文育攻余孝劢及王琳将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众爱后。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舰，值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破之，生擒炅、协。孝劢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协败，乃诣安都降。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等，焚其船舰。众爱奔于庐山，为村人所杀，馀众悉平。

还军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随世祖还朝，仍与群臣定议，翼奉世祖。时世祖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世祖即位，迁司空，仍为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扶。

王琳下至栅口，大军出顿芜湖，时侯瑱为大都督，而指麾经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户。及王琳败走入齐，安都进军湓城，讨琳馀党，所向皆下。

仍别奉中旨，迎衡阳献王昌。初，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而言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昌济汉而薨。以功进爵清远郡公，邑四千户。自是威名甚重，群臣无出其右。

安都父文捍，为始兴内史，卒于官。世祖征安都还京师，为发丧。寻起复本官，赠其父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为清远国太夫人。仍迎还都，母固求停乡里，上乃下诏，改桂阳之汝城县为卢阳郡，分衡州之始兴、安远二郡，合三郡为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其年，改封安都桂阳郡公。

王琳败后，周兵入据巴、湘，安都奉诏西讨。及留异拥据东阳，又奉诏东讨。异本谓台军由钱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于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岭谷间，于岩口坚栅，以拒王师。安都作连城攻异，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舆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垅之势，迮而为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安都虏其妻子，尽收其人马甲仗，振旅而归。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增邑并前五千户，仍还本镇。其年，吏民诣阙表请立碑，颂美安都功绩，诏许之。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云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之，帝乃使吴明彻讨迪，又频遣台使案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内不自安。三年冬，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希旨称安都谋反。世祖虑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为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自京口还都，部伍

入于石头，世祖引安都宴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舍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乃诏曰："昔汉厚功臣，韩、彭肇乱，晋倚蕃牧，敦、约称兵。托六尺于庞萌，野心窃发；寄股肱于霍禹，凶谋潜构。追惟往代，挺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难同规。侯安都素乏遥图，本惭令德，幸属兴运，预奉经纶，拔迹行间，假之毛羽，推于偏帅，委以驰逐。位极三槐，任居四狱，名器隆赫，礼数莫俦。而志唯矜己，气在陵上，招聚逋逃，穷极轻狡，无赖无行，不畏不恭。受脤专征，剽掠一逞，推毂所镇，裒敛无厌。寄以徐蕃，接邻齐境，贸迁禁货，鬻卖居民，椎埋发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顾彝宪。朕以爰初缔构，颇著功绩，飞骖代邸，预定嘉谋，所以淹抑有司，每怀遵养，杜绝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于话言，推丹赤于造次，策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无卫。何尝内隐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协猜防，入成皋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骄暴滋甚，招诱文武，密怀异图。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获中书舍人蔡景历启，称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别驾周弘实来景历私省宿，访问禁中，具陈反计，朕犹加隐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门，迁授南服，受命经停，奸谋益露。今者欲因初镇，将行不轨。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赖社稷之灵，近侍诚悫，丑情彰暴，逆节显闻。外可详案旧典，速正刑书，止在同谋，馀无所问。"明日，于西省赐死，时年四十四。寻有诏，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礼，丧事所须，务加资给。

初，高祖在京城，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郎傲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安都长子敦，年十二，为员外散骑侍郎，天嘉二年堕马卒，追谥桂阳国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为陈集县侯，邑五百户，子亶为嗣。

安都从弟晓，累从安都征讨有功，官至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东衡州刺史，怀化县侯，邑五百户。天嘉三年卒，年四十一。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并树功业，成于兴运，颇、牧、韩、彭，足可连类矣。侯安都情异向时，权逾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纵诞，苟曰非夫逆乱，奚用免于亡灭！昔汉高醢之为赐，宋武拉于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列传第三侯瑱 欧阳頠 子纥 吴明彻 裴子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蜀贼张文萼据白崖山，有众万人　　，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弘远讨之。弘远战死，瑱固请复仇，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文萼，由是知名。因事范，范委以将帅之任，山谷夷獠不宾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范为雍州刺史。瑱除超武将军、冯翊太守。范迁镇合肥，瑱又随之。

侯景围台城，范乃遣瑱辅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与嗣退还合肥，仍随范徙镇湓城。俄而范及嗣皆卒，瑱领其众，依于豫章太守庄铁。铁疑之，瑱惧不自安，诈引铁谋事，因而刃之，据有豫章之地。侯景将于庆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穷蹙，乃降于庆。庆送瑱于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平定蠡南诸郡。及景败于巴陵，景将宋子仙、任约等并为西军所获，瑱乃诛景党与，以应义军，景亦尽诛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武臣将军、南兖州刺史，郫县侯，邑一千户。仍随都督王僧辩讨景，恒为前锋，每战却敌。既复台城，景奔吴郡，僧辩使瑱率兵追之，与景战于吴松江，大败景，尽获其军实。进兵钱塘，景将谢答仁、吕子荣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镇于姑熟。

承圣二年，齐遣郭元建出自濡须，僧辩遣瑱领甲士三千，筑垒于东关以捍之，大败元建。除使持节、镇北将军，给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户。西魏来寇荆州，王僧辩以瑱为前军，赴援，未至而荆州陷。瑱之九江，因卫晋安王还都。承制以瑱为侍中、使持节、都督江晋吴齐四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改封康乐县公，邑五千户，进号车骑将军。司徒陆法和据郢州，引齐兵来寇，乃使瑱都督众军西讨，未至，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齐。齐遣慕容恃德镇于夏首，瑱控引西还，水陆攻之，恃德食尽，请和，瑱还镇豫章。僧辩使其弟僧忄音率兵与瑱共讨萧勃，及高祖诛僧辩，僧忄音阴欲图瑱而夺其军，瑱知之，尽收僧忄音徒党，僧忄音奔齐。

绍泰二年，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馀并如故。是时，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令从弟奫知后事，悉众以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奫与其部下侯方儿不协，方儿怒，率所部攻奫，

虏掠瑱军府妓妾金玉，归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众皆溃，轻归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趋湓城，投其将焦僧度。僧度劝瑱投齐，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

永定元年，授侍中、车骑将军。二年，进位司空。王琳至于沌口，周文育、侯安都并没，乃以瑱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瑱至于梁山。世祖即位，进授太尉，增邑千户。王琳至于栅口，又以瑱为都督，侯安都等并隶焉。瑱与琳相持百馀日，未决。天嘉元年二月，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琳引合肥濮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其势甚盛。瑱率军进兽槛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溺死者数十百人。浪大不得还浦，夜中又有流星坠于贼营。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于浦口，又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是时，西魏遣大将军史宁蹑其上流，瑱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却据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众溃，乃率船舰来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军中。明日，齐人遣兵数万助琳，琳引众向梁山，欲越官军以屯险要。齐仪同刘伯球率兵万馀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子子会领铁骑二千，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为其声势。瑱令军中晨炊蓐食，分搥荡顿芜湖洲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其馀冒突、青龙，各相当值。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贼舰，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践，马骑并淖于芦荻中，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尽获其舟舰器械，并禽齐将刘伯球、慕容子会，自馀俘馘以万计。琳与其党潘纯陀等乘单舴艋冒阵走至湓城，犹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馀人入齐。

其年，诏以瑱为都督湘、巴、郢、江、吴等五州诸军事，镇湓城。周将贺若敦、独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为西讨都督，与盛战于西江口，大败盛军，虏其人马器械，不可胜数。以功授使持节、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诸军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户，馀如故。二年，以疾表求还朝。三月，于道薨，时年五十二。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大司马，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给东园秘器，谥曰壮肃。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庙庭。子净藏嗣。

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以公主除员外散骑侍郎。太建三年卒，赠司徒主簿。净藏无子，弟就袭封。

欧阳頠，字靖世，长沙临湘人也。为郡豪族。祖景达，梁代为本州

治中。父僧宝，屯骑校尉。頠少质直有思理，以言行笃信著闻于岭表。父丧毁瘠甚至。家产累积，悉让诸兄。州郡频辟不应，乃庐于麓山寺傍，专精习业，博通经史。年三十，其兄逼令从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参军，迁平西邵陵王中兵参军事。

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頠相善，故頠常随钦征讨。钦为衡州，仍除清远太守。钦南征夷獠，擒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頠预其功。还为直阁将军，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刺史庐陵王萧续深嘉之，引为宾客。钦征交州，复启頠同行。钦度岭以疾终，頠除临贺内史，启乞送钦丧还都，然后之任。时湘衡之界五十馀洞不宾，敕令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頠为都督，悉皆平殄。粲启梁武，称頠诚干，降诏褒赏，仍加超武将军，征讨广、衡二州山贼。

侯景构逆，粲自解还都征景，以頠监衡州。京城陷后，岭南互相吞并，兰钦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兴内史萧绍基，夺其郡。裕以兄钦与頠有旧，遣招之，頠不从。乃谓使云："高州昆季隆显，莫非国恩，今应赴难援都，岂可自为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将至始兴，頠乃深自结托。裕遣兵攻頠，高祖援之，裕败，高祖以王怀明为衡州刺史，迁頠为始兴内史。高祖之讨蔡路养、李迁仕也，頠率兵度岭，以助高祖。及路养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頠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东衡州诸军事、云麾将军、东衡州刺史，新豊县伯，邑四百户。

侯景平，元帝遍问朝宰："今天下始定，极须良才，卿各举所知。"群臣未有对者。帝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进曰："未审为谁？"帝云："欧阳頠公正有匡济之才，恐萧广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寻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岭，萧勃留之，不获拜命。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衡州诸军事、忠武将军、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

时萧勃在广州，兵强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为刺史。琳已至小桂岭，勃遣其将孙信监州，尽率部下至始兴，避琳兵锋。頠别据一城，不往谒勃，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頠，尽收其此赀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荆州陷，頠委质于勃。及勃度岭出南康，以頠为前军都督，顿豫章之苦竹滩，周文育击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释之，深加接待。萧勃死后，岭南扰乱，頠有声南土，且与高祖有旧，乃授頠使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衡州诸军事、安南将军、衡州刺史，始兴县侯。未至岭南，頠子纥已克定始兴。及頠至岭南，皆慑伏，仍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

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持节、常侍、侯并如故。王琳据有中流，頠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永定三年，进授散骑常侍，增都督衡州诸军事，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嗣位，进号征南将军，改封阳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又给鼓吹一部。

初，交州刺史袁昙缓密以金五百两寄頠，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翘，四百两付儿智矩，馀人弗之知也。頠寻为萧勃所破，赀财并尽，唯所寄金独在。昙缓亦寻卒，至是頠并依信还之，时人莫不叹伏。其重然诺如此。

时頠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頠以天嘉四年薨，时年六十六。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广州刺史，谥曰穆。子纥嗣。

纥字奉圣，颇有干略。天嘉中，除黄门侍郎、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安远将军、衡州刺史。袭封阳山郡公，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在州十馀年，威惠著于百越，进号轻车将军。

光大中，上流蕃镇并多怀贰，高宗以纥久在南服，颇疑之。太建元年，下诏征纥为左卫将军。纥惧，未欲就征，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道戢告变，乃遣仪同章昭达讨纥，屡战兵败，执送京师，伏诛，时年三十三。家口籍没。子询以年幼免。

吴明彻，字通昭，秦郡人也。祖景安，齐南谯太守。父树，梁右军将军。明彻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备，家贫无以取给，乃勤力耕种。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之田中，号泣，仰天自诉。居数日，有自田还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之，谓为绐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来经坟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徵。"至时果有此应，明彻即树之最小子也。

起家梁东宫直后。及侯景寇京师，天下大乱，明彻有粟麦三千馀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久，柰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其豊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众。

及高祖镇京口，深相要结，明彻乃诣高祖，高祖为之降阶，执手即

席，与论当世之务。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妙，颇以英雄自许，高祖深奇之。

承圣三年，授戎昭将军、安州刺史。绍泰初，随周文育讨杜龛、张彪等。东道平，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南兖州刺史，封安吴县侯。高祖受禅，拜安南将军，仍与侯安都、周文育将兵讨王琳。及众军败没，明彻自拔还京。世祖即位，诏以本官加右卫将军。王琳败，授都督武沅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武州刺史，馀并如故。周遣大将军贺若敦率马步万馀人奄至武陵，明彻众寡不敌，引军巴陵，仍破周别军于双林。

天嘉三年，授安西将军。及周迪反临川，诏以明彻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领豫章太守，总督众军，以讨迪。明彻雅性刚直，统内不甚和，世祖闻之，遣安成王顼慰晓明彻，令以本号还朝。寻授镇前将军。五年，迁镇东将军、吴兴太守。及引辞之郡，世祖谓明彻曰："吴兴虽郡，帝乡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世祖弗豫，征拜中领军。

废帝即位，授领军将军，寻迁丹阳尹，仍诏明彻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举之矫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谋，高宗疑惧，遣喜与明彻筹焉。明彻谓喜曰："嗣君谅闇，万机多阙，外邻强敌，内有大丧。殿下亲实周、邵，德冠伊、霍，社稷至重，愿留中深计，慎勿致疑。"

及湘州刺史华皎阴有异志，诏授明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湘州刺史，给鼓吹一部，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等率兵讨皎。皎平，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太建元年，授镇南将军。四年，征为侍中、镇前将军，馀并如故。

会朝议北伐，公卿互有异同，明彻决策请行。五年，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仍赐女乐一部。明彻总统众军十馀万，发自京师，缘江城镇，相续降款。军至秦郡，克其水栅。齐遣大将尉破胡将兵为援，明彻破走之，斩获不可胜计，秦郡乃降。高宗以秦郡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以为荣。

进克仁州，授征北大将军，进爵南平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次平峡石岸二城。进逼寿阳，齐遣王琳将兵拒守。琳至，与刺史王贵显保其外郭。明彻以琳初入，众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大将军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

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贵显、扶风王可硃浑孝裕、尚书庐潜、左丞李騊駼，送京师。景和惶惧遁走，尽收其驼马辎重。琳之获也，其旧部曲多在军中，琳素得士卒心，见者皆歔欷不能仰视。明彻虑其有变，遣左右追杀琳，传其首。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侍中、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平郡开国公明彻，雄图克举，宏略盖世。在昔屯夷，缔构皇业，乃掩衡、岳，用清氛沴，实吞云梦，即叙上游。今兹荡定，恢我王略，风行电扫，貔虎争驰，月阵云梯，金汤夺险，威陵殊俗，惠渐边氓。惟功与能，元戎是属，崇麾广赋，茂典恒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馀如故。”诏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册明彻，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明彻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将卒莫不踊跃焉。

初，秦郡属南兖州，后隶谯州，至是，诏以谯之秦、盱眙、神农三郡还属南兖州，以明彻故也。

六年，自寿阳入朝，舆驾幸其第，赐钟磬一部，米一万斛，绢布二千匹。

七年，进攻彭城。军至吕梁，齐遣援兵前后至者数万，明彻又大破之。八年，进位司空，馀如故。又诏曰：“昔者军事建旌，交锋作鼓，顷日讹替，多乖旧章，至于行阵，不相甄别。今可给司空、大都督泬钺龙麾，其次将各有差。”寻授都督南北兖、南北青谯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会周氏灭齐，高宗交事徐、兖，九年，诏明彻进军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惠觉摄行州事。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复敢出。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惶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主裴子烈议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冀其获济。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寻以忧愤遘疾，卒于长安，时年六十七。

至德元年诏曰：“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彻，爰初蹑足，迄届元戎，百战百胜之奇，决机决死之勇，斯亦侔于古焉。及拓定淮、肥，长驱彭、汴，覆勍寇如举毛，扫锐帅同沃雪，风威慴于异俗，功郊著于同文。方欲息驾阴山，解鞍浣海，既而师出已老，数亦终奇，不就结缨之功，无辞入褚之屈，望封崤之为易，冀平翟之非难，虽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绝域，甚可嗟伤。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独此孤魂，未沾宽惠，遂使爵土湮没，飨醊无主。弃瑕录用，宜在兹辰，可追封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其息惠觉为嗣。”

惠觉历黄门侍郎，以平章大宝功，授豊州刺史。

明彻兄子超，字逸世。少倜傥，以干略知名。随明彻征伐，有战功，官至忠毅将军、散骑常侍、桂州刺史，封汝南县侯，邑一千户。卒，赠广州刺史，谥曰节。

裴子烈，字大士，河东闻喜人，梁员外散骑常侍猗之子。子烈少孤，有志气。遇梁末丧乱，因习武艺，以骁勇闻。频从明彻征讨，所向必先登陷阵。官至电威将军、北谯太守、岳阳内史，海安县伯，邑三百户。至德四年卒。

史臣曰：高祖拨乱创基，光启天历，侯瑱、欧阳頠并归身有道，位贵鼎司，美矣。吴明彻居将帅之任，初有军功，及吕梁败绩，为失算也。斯以勇非韩、白，识异孙、吴，遂使蹙境丧师，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

列传第四周铁虎程灵洗子文季

周铁虎，不知何许人也，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膂力过人，便马槊，事梁河东王萧誉，以勇敢闻，誉板为府中兵参军。誉为广州刺史，以铁虎为兴宁令。誉迁湘州，又为临蒸令。侯景之乱，元帝于荆州遣世子方等代誉，且以兵临之。誉拒战，大捷，方等死，铁虎功最，誉委遇甚重。及王僧辩讨誉，于阵获铁虎，僧辩命烹之，铁虎呼曰："侯景未灭，柰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乃宥之，还其麾下。

及侯景西上，铁虎从僧辩克任约，获宋子仙，每战皆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将军、潼州刺史，封沌阳县子，邑三百户。又从僧辩克定京邑，降谢答仁，平陆纳于湘州。承圣二年，以前后战功，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五百户。仍为散骑常侍，领信义太守，将军如故。高祖诛僧辩，铁虎率所部降，因复其本职。

徐嗣徽引齐寇渡江，铁虎于板桥浦破其水军，尽获甲仗船舸。又攻历阳，袭齐寇步营，并皆克捷。嗣徽平，绍泰二年，迁散骑常侍、严威将军、太子左卫率。

寻随周文育于南江拒萧勃，恒为前军。文育又命铁虎偏军，于苦竹滩袭勃前军欧阳頠。又随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败绩，铁虎与文育、侯安都并为琳所擒。琳引见诸将，与之语，唯铁虎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虎见害，时年四十九。高祖闻之，下诏曰："天地之宝，所贵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节，效命酬恩，追远怀昔，信宜加等。散骑常侍、严威将军、太子左卫率、潼州刺史、领信义太守沌阳县开国侯铁虎，器局沈厚，风力勇壮，北讨南征，竭忠尽力。推锋江夏，致陷凶徒，神气弥雄，肆言无挠。岂直温序见害，方其理须，庞德临危，犹能瞋目。忠贞如此，恻怆兼深，可赠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户，并给鼓吹一部，侯如故。"天嘉五年，世祖又诏曰："汉室功臣，形写宫观，魏朝猛将，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长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沌阳县开国侯铁虎，诚节梗亮，力用雄敢，王业初基，行间累及，垂翅贼垒，正色寇庭，古之遗烈，有识同壮。陨身不屈，虽隆荣等，营魂易远，言追嘉惜。宜仰陪□需寝，恭颁飨奠，可配食高祖庙庭。"子瑜嗣。

时有盱眙马明，字世朗，梁世事鄱阳嗣王萧范。侯景之乱，据庐江之东界，拒贼临城栅。元帝授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北兖州刺史，领庐

江太守。荆州陷没，归于高祖。绍泰中，复官位，封西华县侯，邑二千户。亦随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军败，明力战死之，赠使持节、征西将军、郢州刺史。

程灵洗，字玄涤，新安海宁人也。少以勇力闻，步行日二百馀里，便骑善游。梁末，海宁、黟、歙等县及鄱阳、宣城郡界多盗贼，近县苦之。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前后守长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盗。

侯景之乱，灵洗聚徒据黟、歙以拒景。景军据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梁元帝于荆州承制，又遣使间道奉表。刘神茂自东阳建义拒贼，灵洗攻下新安，与神茂相应。元帝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新安郡诸军事、云麾将军、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封巴丘县侯，邑五百户。神茂为景所破，景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灵洗退保黟、歙。及景败，子荣退走，灵洗复据新安。进军建德，擒贼帅赵桑乾。以功授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将军、太守如故。

仍令灵洗率所部下扬州，助王僧辩镇防。迁吴兴太守，未行，僧辩命灵洗从侯瑱西援荆州。荆州陷，还都。高祖诛僧辩，灵洗率所领来援，其徒力战于石头西门，军不利，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高祖深义之。绍泰元年，授使持节、信武将军、兰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灵洗有功，除南丹阳太守，封遂安县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镇采石。

随周文育西讨王琳，于沌口败绩，为琳所拘。明年，与侯安都等逃归。兼丹阳尹，出为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镇南陵。迁太子左卫率。高祖崩，王琳前军东下，灵洗于南陵破之，虏其兵士，并获青龙十馀乘。以功授持节、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信武将军、南豫州刺史。侯瑱等败王琳于栅口，灵洗乘胜逐北，据有鲁山。征为左卫将军，馀如故。

天嘉四年，周迪重寇临川，以灵洗为都督，自鄱阳别道击之，迪又走山谷间。五年，迁中护军，常侍如故。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宣毅将军、郢州刺史。废帝即位，进号云麾将军。

华皎之反也，遣使招诱灵洗，灵洗斩皎使，以状闻。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备，给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领水军助防。是时周遣其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助皎攻围灵洗，灵洗婴城固守。及

皎退，乃出军蹑定，定不获济江，以其众降。因进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宽。以功进号安西将军，改封重安县公，增邑并前二千户。

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造次之间，便加捶挞，而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众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赀财，亦弗俭吝。光大二年，卒于州，时年五十五。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壮。太建四年，诏配享高祖庙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弱冠从灵洗征讨，必前登陷阵。灵洗与周文育、侯安都等败于沌口，为王琳所执，高祖召陷贼诸将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礼容，深为高祖所赏。永定中，累迁通直散骑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是时王为扬州刺史，镇冶城，府中军事，悉以委之。

天嘉二年，除贞毅将军、新安太守，仍随侯安都东讨留异。异党向文政据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轻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瓒来拒，文季与战，大破瓒军，文政乃降。

三年，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复以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带剡令。

四年，陈宝应与留异连结，又遣兵随周迪更出临川，世祖遣信义太守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文季为之前军，所向克捷。陈宝应平，文季战功居多，还，转府谘议参军，领中直兵。出为临海太守。寻乘金翅助父镇郢城。华皎平，灵洗及文季并有捍御之功。及灵洗卒，文季尽领其众，起为超武将军，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虽军旅夺礼，而毁瘠甚至。

太建二年，为豫章内史，将军如故。服阕，袭封重安县公。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往荆州征萧岿。岿与周军多造舟舰，置于青泥水中。时水长漂疾，昭达乃遣文季共钱道戢轻舟袭之，尽焚其舟舰。昭达因萧岿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杀伤甚众。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战死之，文季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安远将军，增邑五百户。

五年，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齐人并下大柱为

杙，栅水中，乃前遣文季领骁勇拔开其栅，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别遣文季围泾州，屠其城，进攻盱眙，拔之。仍随明彻围寿阳。

文季临事谨急，御下严整，前后所克城垒，率皆迮水为堰，土木之功，动逾数万。每置阵役人，文季必先诸将，夜则早起，迄暮不休，军中莫不服其勤干。每战恒为前锋，齐军深惮之，谓为程虎。以功除散骑常侍、明威将军，增邑五百户。又带新安内史，进号武毅将军。

八年，为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谯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馀并如故。九年，又随明彻北讨，于吕梁作堰，事见明彻传。十年春，败绩，为周所囚，仍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归，至涡阳，为边吏所执，还送长安，死于狱中。后主是时既与周绝，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后主始知之，追赠散骑常侍。寻又诏曰："故散骑常侍、前重安县开国公文季，纂承门绪，克荷家声。早岁出军，虽非元帅，启行为最，致果有闻，而覆丧车徒，允从黜削。但灵洗之立功捍御，久而见思，文季之埋魂异域，有足可悯。言念劳旧，伤兹废绝，宜存庙食，无使馁而。可降封重安县侯，邑一千户，以子飨袭封。"

史臣曰：程灵洗父子并御下严苛，治兵整肃，然与众同其劳苦，匪私财利，士多依焉，故临戎克办矣。

列传第五黄法扴淳于量章昭达

黄法扴，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劲捷有胆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跃三丈。颇便书疏 ，闲明簿领，出入郡中，为乡闾所惮。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太守贺诩下江州，法扴监知郡事。高祖将逾岭入援建业，李迁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法扴遣兵助文育。时法扴出顿新淦县，景遣行台于庆至豫章，庆分兵来袭新淦，法扴拒战，败之。高祖亦遣文育进军讨庆，文育疑庆兵强，未敢进，法扴率众会之，因进克笙屯，俘获甚众。

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将军、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封巴山县子，邑三百户。承圣三年，除明威将军、游骑将军，进爵为侯，邑五百户。贞阳侯僭位，除左骁骑将军。敬帝即位，改封新建县侯，邑如前。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扴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高州刺史，镇于巴山。萧勃遣欧阳頠攻法扴，法扴与战，破之。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钦、樊猛、余孝顷攻周迪，且谋取法扴，法扴率兵援迪，擒孝顷等三将。进号宣毅将军，增邑并前一千户，给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熊昙朗于金口反，害周文育，法扴共周迪讨平之，语在昙朗传。

世祖嗣位，进号安南将军。天嘉二年，周迪反，法扴率兵会都督吴明彻，讨迪于工塘。迪平，法扴功居多，征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仪同、鼓吹并如故。未拜，寻又改授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六年，征为中卫大将军。废帝即位，进爵为公，给扶。光大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二年，徙为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持节如故。

太建元年，进号征西大将军。二年，征为侍中、中权大将军。四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南豫州刺史。五年，大举北伐，都督吴明彻出秦郡，以法扴为都督，出历阳。齐遣其历阳王步骑五万来援，于小岘筑城。法扴遣左卫将军樊毅分兵于大岘御之，大破齐军，尽获人马器械。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历阳人窘蹴乞降，法扴缓之，则又坚守，法扴怒，亲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楼堞。时又大雨，城崩，克之，尽诛戍卒。进兵合肥，望

旗降款，法抃不令军士侵掠，躬自抚劳，而与之盟，并放还北。以功加侍中，改封义阳郡公，邑二千户。其年，迁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户。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寿阳，侍中、散骑常侍、持节、将军、仪同、鼓吹、扶并如故。八年十月，薨，时年五十九。赠侍中、中权大将军、司空，谥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济北人也，世居京师。父文成，仕梁为将帅，官至光烈将军、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处，伟姿容，有干略，便弓马。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马，令往事焉。起家湘东王国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参军。累迁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馀载，兵甲士卒，盛于府中。

荆、雍之界，蛮左数反，山帅文道期积为边患，中兵王僧辩征之，频战不利，遣量助之。量至，与僧辩并力，大破道期，斩其酋长，俘虏万计。以功封广晋县男，邑三百户，授涪陵太守。历为新兴、武宁二郡太守。

侯景之乱，梁元帝凡遣五军入援京邑，量预其一。台城陷，量还荆州。元帝承制以量为假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巴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量与僧辩并力拒景，大败景军，擒其将任约。进攻郢州，获宋子仙。仍随僧辩克平侯景。承圣元年，以功授左卫将军，封谢沐县侯，邑五百户。寻出为持节、都督桂、定、东、西宁等四州诸军事、信威将军、安远护军、桂州刺史。

荆州陷，量保据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虽与琳往来，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高祖。高祖受禅，授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大将军，给鼓吹一部，都督、刺史并如故。寻进号镇南将军。仍授都督、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嗣位，进号征南大将军。王琳平后，频请入朝，天嘉五年，征为中抚大将军，常侍、仪同、鼓吹并如故。量所部将帅，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愿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为有司所奏，免仪同，馀并如故。光大元年，给鼓吹一部。华皎构逆，以量为使持节、征南大将军、西讨大都督，总率大舰，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醴陵县公，增邑一千户。未拜，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侍中、仪同、鼓吹并如故。

太建元年，进号征北大将军，给扶。三年，坐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寻复加侍中。五年，征为中护大将军，侍中、仪同、鼓吹、扶并如故。

吴明彻之西伐也，量赞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领从军。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六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侍中、仪同、鼓吹、扶并如故。七年，征为中军大将军、护军将军。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寻复加侍中。十年，吴明彻陷没，加量使持节、都督水陆诸军事，仍授散骑常侍、都督南北兖、谯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南兖州刺史，馀并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禄大夫，增邑五百户，馀并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时年七十二。赠司空。

章昭达，字伯通，吴兴武康人也。祖道盖，齐广平太守。父法尚，梁扬州议曹从事。昭达性倜傥，轻财尚气。少时，尝遇相者，谓昭达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

京城陷，昭达还乡里，与世祖游，因结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为吴兴太守，昭达杖策来谒世祖。世祖见之大喜，因委以将帅，恩宠优渥，超于侪等。及高祖讨王僧辩，令世祖还长城招聚兵众，以备杜龛，频使昭达往京口，禀承计划。僧辩诛后，龛遣其将杜泰来攻长城，世祖拒之，命昭达总知城内兵事。及杜泰退走，因从世祖东进，军吴兴，以讨杜龛。龛平，又从世祖东讨张彪于会稽，克之。累功除明威将军、定州刺史。

是时留异拥据东阳，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达为长山县令，居其心腹。永定二年，除武康令。世祖嗣位，除员外散骑常侍。天嘉元年，追论长城之功，封欣乐县侯，邑一千户。寻随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栅口，战于芜湖，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于贼舰。王琳平，昭达册勋第一。二年，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诸军事、智武将军、郢州刺史，增邑并前千五百户。寻进号平西将军。

周迪据临川反，诏令昭达便道征之。及迪败走，征为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改封邵武县侯，增邑并前二千户，常侍如故。四年，陈宝应

纳周迪，复共寇临川，又以昭达为都督讨迪。至东兴岭，而迪又退走。昭达仍逾岭，顿于建安，以讨陈宝应。宝应据建安、晋安二郡之界，水陆为栅，以拒官军。昭达与战不利，因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于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夹于两岸。宝应数挑战，昭达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长，昭达放筏冲突宝应水栅，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大合战，会世祖遣余孝顷出自海道。适至，因并力乘之，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尽擒留异、宝应等。以功授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世祖尝梦昭达升于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世祖顾诏达曰："卿忆梦不？何以偿梦？"昭达对曰："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自馀无以奉偿。"寻又出为使持节、都督江、郢、吴三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常侍、仪同、鼓吹如故。

废帝即位，迁侍中、征南将军，改封邵陵郡公。华皎之反也，其移书文檄，并假以昭达为辞，又频遣使招之，昭达尽执其使，送于京师。皎平，进号征南大将军，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秩满，征为中抚大将军，侍中、仪同、鼓吹如故。高宗即位，进号车骑大将军，以还朝迟留，为有司所劾，降号车骑将军。

欧阳纥据有岭南反，诏昭达都督众军讨之。昭达倍道兼行，达于始兴。纥闻昭达奄至，恇扰不知所为，乃出顿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造拍，以临贼栅。又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而擒纥，送于京师，广州平。以功进车骑大将军，迁司空，馀并如故。

太建二年，率师征萧岿于江陵。时萧岿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等，乘轻舟袭之，焚其舟舰。周兵又于峡下南岸筑垒，名曰安蜀城，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以攻其城，降之。三年，遘疾，薨，时年五十四。赠大将军，增邑五百户，给班剑二十人。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于群下，将士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四年，配享世祖庙庭。

子大宝，袭封邵陵郡公，累官至散骑常侍、护军。出为豊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以太仆卿李晕代之。至德三年四月，晕将到州，大宝乃袭杀晕，举兵反，遣其将杨通寇建安。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拒之，通累攻不克。官军稍近，人情离异，大宝计穷，乃与通俱逃。台军主陈景详率兵追蹑大宝。大宝既入山，山路阴险，不复能行，通背负之，稍进。寻为追兵所及，生擒送都，于路死，传首枭于硃雀航，夷三族。

史臣曰：黄法扴、淳于量值梁末丧乱，刘、项未分，其有辩明暗见是非者盖鲜，二公达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达与世祖乡壤惟旧，义等邓、萧，世祖纂历，委任隆重，至于战胜攻取，累平寇难，斯亦良臣良将，一代之吴、耿矣。

列传第六胡颖徐度子敬成杜棱沈恪

胡颖，字方秀，吴兴东迁人也。其先寓居吴兴，土断为民。颖伟姿容，性宽厚。梁世仕至武陵国侍郎　，东宫直前。出番禺，征讨俚洞，广州西江督护。高祖在广州，颖仍自结高祖，高祖与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趾，颖从行役，馀诸将帅皆出其下。及平李贲，高祖旋师，颖隶在西江，出兵多以颖留守。

侯景之乱，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岭援台，平蔡路养、李迁仕，颖皆有功。历平固、遂兴二县令。高祖进军顿西昌，以颖为巴丘县令，镇大皋，督粮运。下至豫章，以颖监豫章郡。高祖率众与王僧辩会于白茅湾，同讨侯景，以颖知留府事。

梁承圣初，元帝授颖假节、铁骑将军、罗州刺史，封汉阳县侯，邑五百户。寻除豫章内史，随高祖镇京口。齐遣郭元建出关，都督侯瑱率师御之。高祖选府内骁勇三千人配颖，令随瑱，于东关大破之。三年，高祖围广陵，齐人东方光据宿预请降，以颖为五原太守，随杜僧明援光，不克，退还，除曲阿令。寻领马军，从高祖袭王僧辩。又随周文育于吴兴讨杜龛。绍泰元年，除假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轻车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节、散骑常侍、仁威将军。寻兼丹阳尹。

高祖受禅，兼左卫将军，馀如故。永定三年，随侯安都征王琳，于宫亭破贼帅常众爱等。世祖嗣位，除侍中、都督吴州诸军事、宣惠将军、吴州刺史。不行，寻为义兴太守，将军如故。天嘉元年，除散骑常侍、吴兴太守。其年六月卒，时年五十四。赠侍中、中护军，谥曰壮。二年，配享高祖庙庭。子六同嗣。

颖弟铄，亦随颖将军。颖卒，铄统其众。历东海、豫章二郡守，迁员外散骑常侍。随章昭达南平欧阳纥，为广州东江督护。还预北伐，除雄信将军、历阳太守。太建六年卒，赠桂州刺史。

徐度，字孝节，安陆人也。世居京师。少倜傥，不拘小节。及长，姿貌瑰伟，嗜酒好博。恒使僮仆屠酤为事。梁始兴内史萧介之郡，度从之，将领士卒，征诸山洞，以骁勇闻。高祖征交趾，厚礼招之，度乃委质。

侯景之乱，高祖克定广州，平蔡路养，破李迁仕，计划多出于度。兼统兵甲，每战有功。归至白茅湾，梁元帝授宁朔将军、合州刺史。侯

景平后，追录前后战功，加通直散骑常侍，封广德县侯，邑五百户。迁散骑常侍。高祖镇硃方，除信武将军、兰陵太守。高祖遣衡阳献王往荆州，度率所领从焉。江陵陷，间行东归。高祖平王僧辩，度与侯安都为水军。绍泰元年，高祖东讨杜龛，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领宿卫，并知留府事。

徐嗣徽、任约等来寇，高祖与敬帝还都。时贼已据石头城，市廛阝居民，并在南路，去台遥远，恐为贼所乘，乃使度将兵镇于冶城寺，筑垒以断之。贼悉众来攻，不能克。高祖寻亦救之，大败约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齐寇济江，度随众军破之于北郊坛。以功除信威将军、郢州刺史，兼领吴兴太守。寻迁镇右将军、领军将军、徐州缘江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

周文育、侯安都等西讨王琳，败绩，为琳所拘，乃以度为前军都督，镇于南陵。世祖嗣位，迁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未拜，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吴郡太守。天嘉元年，增邑千户。以平王琳功，改封湘东郡公，邑四千户。秩满，为侍中、中军将军。出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信安、晋安、建安九郡诸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为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湘州刺史。秩满，为侍中、中军大将军，仪同、鼓吹并如故。

世祖崩，度预顾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废帝即位，进位司空。华皎据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与王师相持，乃加度使持节、车骑将军，总督步军，自安成郡由岭路出于湘东，以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人家口以归。光大二年薨，时年六十。赠太尉，给班剑二十人，谥曰忠肃。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庙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聪慧，好读书，少机警，善占对，结交文义之士，以识鉴知名。起家著作郎。永定元年，领度所部士卒，随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于沌口败绩，为琳所絷。二年，随文育、安都得归，除太子舍人，迁洗马。度为吴郡太守，以敬成监郡。天嘉二年，迁太子中舍人，拜湘东郡公世子。四年，度自湘州还朝，士马精锐，敬成尽领其众。随章昭达征陈宝应，晋安平，除贞威将军、豫章太守。光大元年，华皎谋反，以敬成为假节、都督巴州诸军事、云旗将军、巴州刺史。寻诏为水军，随吴明彻征华皎，皎平还州。二年，以父忧去职。寻起为持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壮武将军、南豫州刺史。四年，袭爵湘东郡公，授太子右

卫率。

五年，除贞威将军、吴兴太守。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江由广陵。齐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围淮阴城。仍监北兖州。淮、泗义兵相率响应，一二日间，众至数万，遂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并连口、朐山二戍。仍进攻郁州，克之。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云旗将军，增邑五百户。又进号壮武将军，镇朐山。坐于军中辄科订，并诛新附，免官。寻复为持节、都督安、元、潼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将军如故，镇宿预。七年卒，时年三十六。赠散骑常侍，谥曰思。子敞嗣。

杜棱，字雄盛，吴郡钱塘人也。世为县大姓。棱颇涉书传，少落泊，不为当世所知。遂游岭南，事梁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映卒，从高祖，恒典书记。侯景之乱，命棱将领，平蔡路养、李迁仕皆有功。军至豫章，梁元帝承制授棱仁威将军、石州刺史，上陌县侯，邑八百户。

侯景平，高祖镇硃方，棱监义兴、琅邪二郡。高祖诛王僧辩，引棱与侯安都等共议，棱难之。高祖惧其泄己，乃以手巾绞棱，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军发，召与同行。及僧辩平后，高祖东征杜龛等，留棱与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约引齐寇济江，攻台城，安都与棱随方抗拒，棱昼夜巡警，绥抚士卒，未常解带。贼平，以功除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丹阳尹。永定元年，加侍中、忠武将军。寻迁中领军，侍中，将军如故。

三年，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唯棱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世祖，事见景历传。世祖即位，迁领军将军。天嘉元年，以预建立之功，改封永城县侯，增邑五百户。出为云麾将军，晋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征为侍中、领军将军。寻迁翊左将军、丹阳尹。废帝即位，迁镇右将军、特进，侍中、尹如故。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给扶，重授领军将军。

太建元年，出为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年，征为侍中、镇右将军。寻加特进、护军将军。三年，以公事免侍中、护军。四年，复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并给鼓吹一部，将军、佐史、扶并如故。

棱历事三帝，并见恩宠。末年不预征役，优游京师，赏赐优洽。顷

之卒于官，时年七十。赠开府仪同三司，丧事所须，并令资给，谥曰成。其年配享高祖庙庭。子安世嗣。

沈恪，字子恭，吴兴武康人也。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为郡将，召为主簿。映迁北徐州，恪随映之镇。映迁广州，以恪兼府中兵参军，常领兵讨伐俚洞。卢子略之反也。恪拒战有功，除中兵参军。高祖与恪同郡，情好甚昵，萧映卒后，高祖南讨李贲，仍遣妻子附恪还乡。寻补东宫直后，以岭南勋除员外散骑侍郎，仍令招集宗从子弟。

侯景围台城，恪率所领入台，随例加右军将军。贼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以应之，恪为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县侯，邑五百户。迁员外散骑常侍。京城陷，恪间行归乡里。高祖之讨侯景，遣使报恪，乃于东起兵相应。贼平，恪谒高祖于京口，即日授都军副。寻为府司马。

及高祖谋讨王僧辩，恪预其谋。时僧辩女婿杜龛镇吴兴，高祖乃使世祖还长城，立栅备龛，又使恪还武康，招集兵众。及僧辩诛，龛果遣副将杜泰率众袭世祖于长城。恪时已率兵士出县诛龛党与，高祖寻遣周文育来援长城，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与文育进军出郡，恪军亦至，屯于郡南。及龛平，世祖袭东扬州刺史张彪，以恪监吴兴郡。太平元年，除宣猛将军、交州刺史。其年迁永嘉太守。不拜，复令监吴兴郡。自吴兴入朝。高祖受禅，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恪，令勒兵入，因卫敬帝如别宫。恪乃排闼入见高祖，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许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

高祖践祚，除吴兴太守。永定二年，徙监会稽郡。会余孝顷谋应王琳，出兵临川攻周迪，以恪为壮武将军，率兵逾岭以救迪。余孝顷闻恪至，退走。三年，迁使持节、通直散骑常侍、智武将军、吴州刺史，便道之鄱阳。寻有诏追还，行会稽郡事。其年，除散骑常侍、忠武将军、会稽太守。

世祖嗣位，进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建安、晋安、新宁、信安九郡诸军事，将军、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户。二年，征为左卫将军。俄出为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诸军事、军师将军、郢州刺史。六年，征为中护军。寻迁护军将军。光大二年，迁使持节、都督荆武右三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未之镇，改为护军将军。

高宗即位，加散骑常侍、都督广、衡、东衡、交、越、成、定、新、合、罗、爱、德、宜、黄、利、安、石、双等十八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恪未至岭，前刺史欧阳纥举兵拒险，恪不得进，朝廷遣司空章昭达督众军讨纥，纥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残毁，恪绥怀安缉，被以恩惠，岭表赖之。

太建四年，征为领军将军。及代还，以途还不时至，为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为散骑常侍、卫尉卿。其年授平北将军、假节，监南兖州。十二年，改授散骑常侍、翊右将军，监南徐州。又遣电威将军裴子烈领马五百匹，助恪缘江防戍。明年，入为卫尉卿，常侍、将军如故。寻加侍中，迁护军将军。后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时年七十四。赠翊左将军，诏给东园秘器，仍出举哀，丧事所须，并令资给，谥曰元。子法兴嗣。

史臣曰：胡颖、徐度、杜棱、沈恪并附骐骥而腾跃，依日月之光辉，始觏王佐之才，方悟公辅之量，生则肉食，终以配飨。盛矣哉！

列传第七徐世谱 鲁悉达 周敷 荀朗 子法尚 周炅

徐世谱，字兴宗，巴东鱼复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 ，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

侯景之乱，因预征讨，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寻领水军，从司徒陆法和讨景，与景战于赤亭湖。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生擒景将任约，景退走。因随王僧辩攻郢州，世谱复乘大舰临其仓门，贼将宋子仙据城降。以功除使持节、信武将军、信州刺史，封鱼复县侯，邑五百户。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又破景将侯子鉴于湖熟。侯景平后，以功除通直散骑常侍、衡州刺史资，领河东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户。

西魏来寇荆州，世谱镇马头岸，据有龙洲，元帝授侍中、使持节、都督江南诸军事、镇南将军、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江陵陷没，世谱东下依侯瑱。绍泰元年，征为侍中、左卫将军。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入。

永定二年，迁护军将军。世祖嗣位，加特进，进号安右将军。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户。二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宣城郡诸军事、安西将军、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还为安前将军、右光禄大夫。寻以疾失明，谢病不朝。四年卒，时年五十五。赠本官，谥曰桓侯。

世谱从弟世休，随世谱自梁征讨，亦有战功。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安远将军，枳县侯，邑八百户。光大二年，隶都督淳于量征华皎。卒，赠通直散骑常侍，谥曰壮。

鲁悉达，字志通，扶风郿人也。祖斐，齐通直散骑常侍、安远将军、衡州刺史，阳塘侯。父益之，梁云麾将军、新蔡、义阳二郡太守。悉达幼以孝闻，起家为梁南平嗣王中兵参军。侯景之乱，悉达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分给粮廪，其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持节、仁威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据有上流，留异、余孝顷、周迪等所在蜂起，悉达

抚绥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将军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齐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众三万来攻郁口诸镇，兵甲甚盛，悉达与战，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

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恐为己患，频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连结于齐，共为表里，齐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岁馀，会裨将梅天养等惧罪，乃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高祖。高祖见之，甚喜，曰："来何迟也。"悉达对曰："臣镇抚上流，愿为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袭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归于陛下者，诚以陛下豁达大度，同符汉祖故也。"高祖叹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泽县侯。世祖即位，进号安左将军。

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迁安南将军、吴州刺史。遭母忧，哀毁过礼，因遘疾卒，时年三十八。赠安左将军、江州刺史，谥曰孝侯。子览嗣。弟广达，别有传。

周敷，字仲远，临川人也。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胜衣，而胆力劲果，超出时辈。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

侯景之乱，乡人周续合徒众以讨贼为名，梁内史始兴王毅以郡让续，续所部内有欲侵掠于毅，敷拥护之，亲率其党捍卫，送至豫章。时观宁侯萧永、长乐侯萧基、豊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惧，屈体崇敬，厚加给恤，送之西上。俄而续部下将帅争权，复反，杀续以降周迪。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凭仗之，渐有兵众。迪据临川之工塘，敷镇临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节、通直散骑常侍、信武将军、宁州刺史，封西豊县侯，邑一千户。

高祖受禅，王琳据有上流，余孝顷与琳党李孝钦等共图周迪，敷大致人马以助于迪。迪擒孝顷等，敷功居多。熊昙朗之杀周文育，据豫章，将兵万馀人袭敷，径至城下，敷与战，大败之，追奔五十馀里，昙朗单马获免，尽收其军实。昙朗走巴山郡，收合馀党，敷因与周迪、黄法□等进兵围昙朗，屠之。王琳平，授散骑常侍、平西将军、豫章太守。是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唯敷独先入朝。天嘉二年，诣阙，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赐

以女乐一部，令还镇豫章。

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显贵，深不平，乃举兵反，遣弟方兴以兵袭敷。敷与战，大破方兴。仍率众从都督吴明彻攻迪，破之，擒其弟方兴并诸渠帅。诏以敷为安西将军、临川太守，馀并如故。寻征为使持节、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增邑五百户，常侍、鼓吹如故。五年，迪又收合馀众，还袭东兴。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敷又从军。至定川县，与迪相对。迪绐敷曰："吾昔与弟戮力同心，宗从匪他，岂规相害。今愿伏罪还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许之，方登坛，为迪所害，时年三十五。诏曰："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西豊县开国侯敷，受任遐征，淹时违律，虚衿奸诡，遂贻丧仆。但夙著勤诚，亟劳戎旅，犹深恻怆，愍悼于怀。可存其茅赋，量所赙恤，还葬京邑。"谥曰脱。子智安嗣。

敷兄彖，共敷据本乡，亦授临川太守。

荀朗，字深明，颍川颍阴人也。祖延祖，梁颍川太守，父伯道，卫尉卿。朗少慷慨，有将帅大略，起家梁庐陵王行参军。侯景之乱，朗招率徒旅，据巢湖间，无所属。台城陷后，简文帝密诏授朗云麾将军、豫州刺史，令与外藩讨景。景使仪同宋子仙、任约等频往征之，朗据山立砦自守，子仙不能克。时京师大饥，百姓皆于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赈赡，众至数万人。侯景败于巴陵，朗出自濡须截景，破其后军。王僧辩东讨，朗遣其将范宝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后，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蹰山。梁承圣二年，率部曲万馀家济江，入宣城郡界立顿。梁元帝授朗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都督南兖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未行而荆州陷。

高祖入辅，齐遣萧轨、东方老等来寇，据石头城。朗自宣城来赴，因与侯安都等大破齐军。永定元年，赐爵兴宁县侯，邑二千户，以朗兄昂为左卫将军，弟晷为太子右卫率。寻遣朗随世祖拒王琳于南皖。

高祖崩，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秘不发丧，朗弟晓在都微知之，乃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世祖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慰朗，令与侯安都等共拒王琳。琳平，迁使持节、安北将军、散骑常侍、都督霍、晋、合三州诸军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卒，时年四十八。赠南豫州刺史，谥曰壮。子法尚嗣。

法尚少倜傥，有文武干略，起家江宁令，袭爵兴宁县侯。太建五年，随吴明彻北伐。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除泾令，历梁、安城太守。祯明中，为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及隋军济江，法尚降于汉东道元帅秦王。入隋，历邵、观、绵、豊四州刺史，巴东、燉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城人也。祖强，齐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灵起，梁通直散骑常侍、庐、桂二州刺史，保城县侯。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梁大同中为通直散骑侍郎、硃衣直阁。太清元年，出为弋阳太守。侯景之乱，元帝承制改授西阳太守，封西陵县伯。景遣兄子思穆据守齐安，炅率骁勇袭破思穆，擒斩之。以功授持节、高州刺史。是时炅据武昌、西阳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将任约来据樊山，炅与宁州长史徐文盛击约，斩其部将叱罗子通、赵迦娄等。因乘胜追之，频克，约众殆尽。承圣元年，迁使持节、都督江、定二州诸军事、戎昭将军、江州刺史，进爵为侯，邑五百户。

高祖践祚，王琳拥据上流，炅以州从之。及王琳遣其将曹庆等攻周迪，仍使炅将兵掎角而进，为侯安都所败，擒炅送都。世祖释炅，授戎威将军、定州刺史，带西阳、武昌二郡太守。

天嘉二年，留异据东阳反，世祖召炅还都，欲令讨异。未至而异平，炅还本镇。天康元年，预平华皎之功，授员外散骑常侍。太建元年，迁持节、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五年，进授使持节、西道都督安、蕲、江、衡、司、定六州诸军事、安州刺史，改封龙源县侯，增邑并前一千户。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所向克捷，一月之中，获十二城。齐遣尚书左丞陆骞以众二万出自巴、蕲，与炅相遇。炅留羸弱辎重，设疑兵以当之，身率精锐，由间道邀其后，大败骞军，虏获器械马驴，不可胜数。进攻巴州，克之。于是江北诸城及谷阳士民，并诛渠帅以城降。进号和戎将军、散骑常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敕追炅入朝。

初，萧詧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以为振远将军、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高景安帅师应之。于是令炅为江北道大都督，总统众军，以讨龙升。龙升使弋阳太守田龙琰率众二万阵于亭川，高景安于水陵、阴山为其声援，龙升引军别营山谷。炅乃分兵各当其军，身率骁勇先击龙升，龙升大败，龙琰望尘而奔，并追斩之，高景安遁走，尽复江北之地。以功增邑并前二千户，进号平北将军，定州刺史，持节、都督如故，仍赐女妓一部。太

建八年卒官，时年六十四。赠司州刺史，封武昌郡公，谥曰壮。子法僧嗣，官至宣城太守。

史臣曰：彼数子者，或驱驰前代，或拥据故乡，并识运知归，因机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张耳、陈馀自同于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昵亲，寻锋刃而诛残，斯甚夫胡越矣。雠隙因于势利，何其鄙欤！

列传第八衡阳献王昌 南康愍王昙朗 子方泰 方庆

衡阳献王昌，字敬业，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贲，命昌与宣后随沈恪还吴兴。及高祖东讨侯景 ，昌与宣后、世祖并为景所囚。景平，拜长城国世子、吴兴太守，时年十六。

昌容貌伟丽，神情秀朗，雅性聪辩，明习政事。高祖遣陈郡谢哲、济阳蔡景历辅昌为郡，又遣吴郡杜之伟授昌以经书。昌读书一览便诵，明于义理，剖析如流。寻与高宗俱往荆州，梁元帝除员外散骑常侍。荆州陷，又与高宗俱迁关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礼之。

高祖即位，频遣使请高宗及昌，周人许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时王琳梗于中流，昌未得还，居于安陆。王琳平后，天嘉元年二月，昌发自安陆，由鲁山济江，而巴陵王萧沇等率百僚上表曰：

臣闻宗子维城，隆周之懋轨，封建藩屏，有汉之弘规，是以卜世斯永，式资邢、卫，鼎命灵长，实赖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圣德钦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业惟始，天步方艰，参奉权谟，匡合义烈，威略外举，神武内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圣武升遐，王师远次，皇嗣夐隔，继业靡归，宗祧危殆，缀旒非喻。既而传车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运，民心有奉，园寝克宁，后来其苏，复在兹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诛岁久，今者连结犬羊，乘流纵衅，舟旗野阵，绵江蔽陆，兵疲民弊，杼轴用空，中外骚然，蕃篱罔固。乃旰食当朝，凭流授律，苍兕既驰，长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涤八纮，雄图遐举，仁声远畅，德化所覃，风行草偃，故以功深于微禹，道大于惟尧，岂直社稷用宁，斯乃黔黎是赖。

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质，提契寇手，偏隔关徼，旋踵末由。陛下天伦之爱既深，克让之怀常切。伏以大德无私，至公有在，岂得徇匹夫之恒情，忘王业之大计。宪章故实，式遵典礼，钦若姬、汉，建树贤戚。湘中地维形胜，控带川阜，捍城之寄，匪亲勿居，宜启服衡、疑，兼崇徽饰。臣等参议，以昌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湘州牧，封衡阳郡王，邑五千户，加给皁轮三望车，后部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启可奉行。

诏曰“可”。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丙子，济江，于中流船坏，以溺薨。

四月庚寅，丧柩至京师，上亲出临哭。乃下诏曰：“夫宠章所以嘉德，礼数所以崇亲，乃历代之通规，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湘州牧衡阳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内湛，聪睿外宣。梁季艰虞，宗社颠坠，西京沦覆，陷身关陇。及鼎业初基，外蕃逆命，聘问斯阻，音介莫通，睠彼机桥，将邻乌白。今者群公戮力，多难廓清，轻传入郛，无劳假道。周朝敦其继好，骖驾归来，欣此朝闻，庶欢昏定。报施徒语，曾莫辅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殒，倍增伤悼。津门之恸空在，恒岫之切不追，静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协徽猷。可赠侍中、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扬州牧。给东园温明秘器，九旒銮辂，黄屋左纛，武贲班剑百人，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葬送之仪，一依汉东平宪王、齐豫章文献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节迎护丧事，大鸿胪副其羽卫，殡送所须，随由备办。”谥曰献。无子，世祖以第七皇子伯信为嗣。

南康愍王昙朗，高祖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傥有大志，梁简文之在东宫，深被知遇。太清中既纳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馀人，授文德主帅，顷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称休先曰：“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梁敬帝即位，追赠侍中、使持节、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武康县公，邑一千户。高祖受禅，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徒，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谥曰忠壮。

昙朗少孤，尤为高祖所爱，宠逾诸子。有胆力，善绥御。侯景平后，起家为著作佐郎。高祖北济江，围广陵，宿预人东方光据乡建义，乃遣昙朗与杜僧明自淮入泗应赴之。齐援大至，昙朗与僧明筑垒抗御。寻奉命班师，以宿预义军三万家济江。高祖诛王僧辩，留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绍泰元年，除中书侍郎，监南徐州。

二年，徐嗣徽、任约引齐寇攻逼京邑，寻而请和，求高祖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断，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窬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

齐果背约，复遣萧轨等随嗣徽渡江，高祖与战，大破之，虏萧轨、东方老等。齐人请割地并入马牛以赎之，高祖不许。及轨等诛，齐人亦

害昙朗于晋阳，时年二十八。是时既与齐绝，弗之知也。高祖践祚，犹以昙朗袭封南康郡王，奉忠壮王祀，礼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齐人结好，方始知之。世祖诏曰："夫追远慎终，抑闻前诰。南康王昙朗，明哲懋亲，蕃维是属，入质北齐，用纾时难。皇运兆兴，未获旋反，永言跂予，日夜不忘。齐使始至，凶问奄及，追怀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宠数，以光恒序。可赠侍中、安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谥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德藻、刘师知迎昙朗丧柩，以三年春至都。

初，昙朗未质于齐，生子方泰、方庆。及将适齐，以二妾自随，在北又生两子：方华、方旷，亦同得还。

方泰少粗犷，与诸恶少年群聚，游逸无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宽贳之。天嘉元年，诏曰："南康王昙朗，出隔齐庭，反身莫测，国庙方修，奠飨须主，可以长男方泰为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后闻昙朗薨，于是袭爵南康嗣王。寻为仁威将军、丹阳尹，置佐史。太建四年，迁使持节、都督广、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罗、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为政残暴，为有司所奏，免官。寻起为仁威将军，置佐史。六年，授持节、都督豫章郡诸军事、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满之际，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代至，又淹留不还。至都，诏以为宗正卿，将军、佐史如故。未拜，为御史中丞宗元饶所劾，免官，以王还第。

十一年，起为宁远将军，直殿省。寻加散骑常侍，量置佐史。其年八月，高宗幸大壮观，因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门观，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设丝竹会。仍重幸大壮观，集众军振旅而还。是时方泰当从，启称所生母疾，不行，因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间，淫人妻，为州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刑，方泰乃投列承引。于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闻王者之心，匪漏网而私物，至治之本，无屈法而申慈。谨案南康王陈方泰宗属虽远，幸托葭莩，刺举莫成，共治罕绩。圣上弘以悔往，许其录用，宫闱寄切，宿卫是尸。岂有金门旦启，玉舆晓跸，百司驰骛，千队腾骧，惮此翼从之劳，亡兴晨昏之请？翻以危冠淇上，袨服桑中，臣子之譽，莫斯为大，宜从霜简，允置秋官。臣等参议，请依见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谨以白简奏闻。"上可其奏。寻复本官爵。祯明初，迁侍中，将军

如故。

三年，隋师济江，方泰与忠武将军南豫州刺史樊猛、左卫将军蒋元逊领水军于白下，往来断遏江路。隋遣行军元帅、长史高熲领船舰溯流当之，猛及元逊并降，方泰所部将士离散，乃弃船走。及台城陷，与后主俱入关。隋大业中为掖令。

方庆少清警，涉猎书传。及长，有干略。天嘉中，封临汝县侯。寻为给事中、太子洗马，权兼宗正卿，直殿省。太建九年，出为轻车将军、假节、都督定州诸军事、定州刺史。秩满，又为散骑常侍，兼宗正卿。至德二年，进号智武将军、武州刺史。初，广州刺史马靖久居岭表，大得人心，士马强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庆为仁威将军、广州刺史，以兵袭靖。靖诛，进号宣毅将军。方庆性清谨，甚得民和。四年，进号云麾将军。

祯明三年，隋师济江东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将五百骑迎方庆，欲令承制总督征讨诸军事。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隋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豊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乃不从，率兵以拒智烈。智烈与战，败之，斩方庆于广州，虏其妻子。

王勇，太建中为晋陵太守，在职有能名。方庆之袭马靖也，朝廷以勇为超武将军、东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以为方庆声势。靖诛，以功封龙阳县子。及隋军临江，诏授勇使持节、光胜将军、总督衡、广、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仍入援。会京城陷、勇因移檄管内，征兵据守，使其同产弟邓暠将兵五千，顿于岭上。又遣使迎方庆，欲假以为名，而自执兵要。及方庆败绩，虏其妻子，收其赀产，分赏将帅。又令其将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伯信惧，奔于清远郡，孝武追杀之。是时韦洸兵已上岭，豊州刺史郑万顷据州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洗氏举兵以应隋军，攻陷傍郡，勇计无所出，乃以其众降。行至荆州，道病卒，隋赠大将军、宋州刺史，归仁县公。

郑万顷，荥阳人，梁司州刺史绍叔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万顷通达有材干，周武帝时为司城大夫，出为温州刺史。至德中，与司马消难来奔。寻拜散骑常侍、昭武将军、豊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请立碑，诏许焉。

初，万顷之在周，深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践祚，常思还北。及王

勇之杀方庆，万顷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间道降于隋军。拜上仪同，寻卒。

史臣曰：献、愍二王，联华霄汉，或壤子之昵，或犹子之宠，而机桥为阻，骖驾无由，有隔于休辰，终之以早世。悲夫！

列传第九陈拟陈详陈慧纪

陈拟，字公正，高祖疏属也。少孤贫，性质直强记，高祖南征交趾，拟从焉。又进讨侯景，至豫章，以拟为罗州刺史，与胡颖共知后事，并应接军粮。高祖作镇硃方，拟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绍泰元年，授贞威将军、义兴太守。二年，入知卫尉事，除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

高祖践祚，诏曰："维城宗子，实固有周，盘石懿亲，用隆大汉。故会盟则异姓为后，启土则非刘勿王，所以纠合枝干，广树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规。从子持节、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雍州刺史、监南徐州拟，持节、通直散骑侍郎、贞威将军、北徐州刺史褒，从子晃、炅，从孙假节、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訬，假节、信威将军、北徐州刺史吉阳县开国侯諠，假节、通直散骑侍郎、信武将军祏，假节、散骑侍郎、雄信将军、青州刺史、广梁太守详，贞戚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慧纪，从孙敬雅、敬泰，并枝戚密近，劬劳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拟可永修县开国侯，褒钟陵县开国侯，晃建城县开国侯，炅上饶县开国侯，訬虔化县开国侯，諠仍前封，祏豫章县开国侯，详遂兴县开国侯，慧纪宜黄县开国侯，敬雅宁都县开国侯，敬泰平固县开国侯，各邑五百户。"拟寻除轻车将军，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骑常侍、中领军。三年，复以本官监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阳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寻复本职。天嘉元年卒，时年五十八。赠领军将军，凶事所须，并官资给。谥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庙廷。子党嗣。

陈详，字文几，少出家为桑门。善书记，谈论清雅。高祖讨侯景，召详，令反初服，配以兵马，从定京邑。高祖东征杜龛，详别下安吉、原乡、故鄣三县。龛平，以功授散骑侍郎、假节、雄信将军、青州刺史资，割故鄣、广德置广梁郡，以详为太守。高祖践祚，改广梁为陈留，又以为陈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兴县侯，食邑五百户。其年除明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三年，随侯安都破王琳将常众爱于宫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将军如故。王琳下据栅口，详随吴明彻袭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阳步道而归。琳平，详与明彻并无功。天嘉元年，随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除通直散骑常侍，兼右卫将军。三年，出为假节、都督吴州诸军事、仁威将军、吴州刺史。

周迪据临川举兵，详自州从他道袭迪于濡城别营，获其妻子。迪败

走，详还复本镇。五年，周迪复出临川，乃以详为都督，率水步讨迪。军至南城，与贼相遇，战败，死之，时年四十二。以所统失律，无赠谥。子正理嗣。

陈慧纪，字元方，高祖之从孙也。涉猎书史，负才任气。高祖平侯景，慧纪从焉。寻配以兵马。景平，从征杜龛。除贞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高祖践祚，封宜黄县侯，邑五百户，除黄门侍郎。世祖即位，出为安吉县令。迁明威将军军副。司空章昭达征安蜀城，慧纪为水军都督，于荆州烧青泥船舻。光大元年，以功除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宣远将军、豊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太建十年，吴明彻北讨败绩，以慧纪为持节、智武将军、缘江都督、兖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户，馀如故。周军乘胜据有淮南，江外骚扰，慧纪收集士卒，自海道还都。寻除使持节、散骑常侍、宣毅将军、都督郢、巴二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至德二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云麾将军、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赐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户。祯明元年，萧琮尚书左仆射安平王萧岩、晋熙王萧□献等，率其部众男女二万馀口，诣慧纪请降，慧纪以兵迎之。其年，以应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增邑并前六千户，馀如故。

及隋师济江，元帅清河公杨素下自巴硖，慧纪遣其将吕忠肃、陆伦等拒之，战败，素进据马头。是时，隋将韩擒虎及贺若弼等已济江据蒋山，慧纪闻之，留其长史陈文盛等居守，身率将士三万人，楼船千馀乘，沿江而下，欲趣台城。至汉口，为秦王军所拒，不得进，因与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入隋，依例授仪同三司。顷之卒。子正平，颇有文学。

史臣曰：《诗》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绵绵瓜瓞，葛藟累之。"西京皆豊、沛故人，东都亦南阳多显，有以哉！

列传第十赵知礼 蔡景历 刘师知 谢岐

赵知礼，字齐旦，天水陇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礼涉猎文史，善隶书。高祖之讨元景仲也 ，或荐之，引为记室参军。知礼为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当时计划，莫不预焉。知礼亦多所献替。高祖平侯景，军至白茅湾，上表于梁元帝及与王僧辩论述军事，其文并知礼所制。

侯景平，授中书侍郎，封始平县子，邑三百户。高祖为司空，以为从事中郎。高祖入辅，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卫尉卿。高祖受命，迁通直散骑常侍，直殿省。寻迁散骑常侍，守太府卿，权知领军事。天嘉元年，进爵为伯，增邑通前七百户。王琳平，授持节、督吴州诸军事、明威将军、吴州刺史。

知礼沈静有谋谟，每军国大事，世祖辄令玺书问之。秩满，为明威将军、太子右卫率。迁右卫将军，领前军将军。六年卒，时年四十七。诏赠侍中，谥曰忠。子允恭嗣。

蔡景历，字茂世，济阳考城人也。祖点，梁尚书左民侍郎。父大同，轻车岳阳王记室参军，掌京邑行选。景历少俊爽，有孝行。家贫好学，善尺牍，工草隶。解褐诸王府佐，出为海阳令，为政有能名。侯景乱，梁简文帝为景所幽，景历与南康嗣王萧会理谋，欲挟简文出奔，事泄见执，贼党王伟保护之，获免。因客游京口。侯景平，高祖镇硖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人答书，笔不停缀，文不重改。曰：

蒙降札书，曲垂引逮，伏览循回，载深欣畅。窃以世求名骏，行地能致千里，时爱奇宝，照车遂有径寸。但《云》、《咸》斯奏，自辍《巴渝》，杞梓方雕，岂盼樗栎。仰惟明将军使君侯节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运属时艰，志匡多难，振衡岳而绥五岭，涤赣源而澄九派，带甲十万，强弩数千，誓勤王之师，总义夫之力，鲸鲵式剪，役不逾时，氛雾廓清，士无血刃。虽汉诛禄、产，举朝实赖绛侯，晋讨约、峻，中外一资陶牧，比事论功，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兖服，冠盖通于北门，整旆徐方，咏歌溢于东道，能使边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遗，市无异价，洋洋乎功德政化，旷古未俦，谅非肤浅所能殚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风慕义，接踵披衿，杂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贤，贵游令望，齐、楚秀异，荆、吴岐嶷。武夫则猛气纷纭，雄心四据，陆拔山岳，水断虬龙，六钧之弓，左右驰射，万人之剑，短兵交接，攻垒若文鸯，焚

舰如黄盖，百战百胜，貔貅为群。文人则通儒博识，英才伟器，雕丽晖焕，摛掞绚藻，子云不能抗其笔，元瑜无以高其记，尺翰驰而聊城下，清谈奋而嬴军却。复有三河辩客，改哀乐于须臾，六奇谋士，断变反于倏忽。治民如子贱，践境有成，折狱如仲由，片辞从理。直言如毛遂，能厉主威，衔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怀忠抱义，感恩徇己，诚断黄金，精贯白日，海内雄贤，牢笼斯备。明将军彻鞍下马，推案止食，申爵以荣之，筑馆以安之，轻财重气，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

抑又闻之，战国将相，咸推引宾游，中代岳牧，并盛延僚友，济济多士，所以成将军之贵。但量能校实，称才任使，员行方止，各尽其宜，受委责成，谁不毕力。至如走贱，亡庸人耳。秋冬读书，终惭专学，刀笔为吏，竟阙异等。衡门衰素，无所闻达，薄宦轻资，焉能远大。自阳九遘屯，天步艰阻，同彼贵仕，溺于巨寇，亟邻危殆，备践薄冰。今王道中兴，殷忧启运，获存微命，足为幸甚，方欢饮啄，是谓来苏。然皇銮未反，宛、洛芜旷，四壁固三军之馀，长夏无半菽之产，遨游故人，聊为借贷，属此乐土，洵美忘归。窃服高义，暂谒门下，明将军降以颜色，二三士友假其馀论，菅蒯不弃，折简赐留，欲以鸡鹜厕鸳鸿于池沼，将移瓦砾参金碧之声价。昔折胁游秦，忽逢盼采，檐簦入赵，便致留连，今虽羁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贲，何用克堪。但眇眇纤萝，凭乔松以自耸，蠢蠢轻蚋，托骖尾而远骛。窃不自涯，愿备下走，且为腹背之毛，脱充鸣吠之数，增荣改观，为幸已多。海不厌深，山不让高，敢布心腹，惟将军览焉。

高祖得书，甚加钦赏。仍更赐书报答，即日板征北府中记室参军，仍领记室。

衡阳献王昌时为吴兴郡，昌年尚少，吴兴王之乡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数，高祖恐昌年少，接对乖礼，乃遣景历辅之。承圣中，授通直散骑侍郎，还掌府记室。高祖将讨王僧辩，独与侯安都等数人谋之，景历弗之知也。部分既毕，召令草檄，景历援笔立成，辞义感激，事皆称旨。僧辩诛，高祖辅政，除从事中郎，掌记室如故。绍泰元年，迁给事黄门侍郎，兼掌相府记室。高祖受禅，迁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永定二年，坐妻弟刘淹诈受周宝安饷马，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为中书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高祖崩，时外有强寇，世祖镇于南皖，朝无重臣，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棱定议，乃秘不发丧，疾召世祖。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密营敛服。时既暑热，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或闻于外，仍以蜡为

秘器。文书诏诰，依旧宣行。世祖即位，复为秘书监，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豊县子，邑四百户。累迁散骑常侍。世祖诛侯安都，景历劝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迁太子左卫率，进爵为侯，增邑百户，常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刘洽依倚景历权势，前后奸讹，并受欧阳武威饷绢百匹，免官。

废帝即位，起为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兼太府卿。华皎反，以景历为武胜将军、吴明彻军司。皎平，明彻于军中辄戮安成内史杨文通，又受降人马仗有不分明，景历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获宥，起为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

高宗即位，迁宣惠豫章王长史，带会稽郡守，行东扬州府事。秩满，迁戎昭将军、宣毅长沙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辞，遂不行。入为通直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仍复封邑。迁太子左卫率，常侍、舍人如故。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北伐，所向克捷，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吕梁，大破之，斩获万计，方欲进图彭城。是时高宗锐意河南，以为指麾可定，景历谏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高宗恶其沮众，大怒，犹以朝廷旧臣，不深罪责，出为宣远将军、豫章内史。未行，为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赃污狼藉，帝令有司按问，景历但承其半。于是御史中丞宗元饶奏曰："臣闻士之行己，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违斯道，刑兹罔赦。谨按宣远将军、豫章内史新豊县开国侯景历，因藉多幸，豫奉兴王，皇运权舆，颇参缔构。天嘉之世，赃贿狼藉，圣恩录用，许以更鸣，裂壤崇阶，不远斯复。不能改节自励，以报曲成，遂乃专擅贪污，彰于远近，一则已甚，其可再乎？宜置刑书，以明秋宪。臣等参议，以见事免景历所居官，下鸿胪削爵土。谨奉白简以闻。"诏曰"可。"于是徙居会稽。及吴明彻败，帝思景历前言，即日追还，复以为征南鄱阳王谘议参军。数日，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复本封爵，入守度支尚书。旧式拜官在午后，景历拜日，适值舆驾幸玄武观，在位皆侍宴，帝恐景历不豫，特令早拜，其见重如此。

是岁，以疾卒官，时年六十。赠太常卿，谥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赠中领军。祯明元年，配享高祖庙庭。二年，舆驾亲幸其宅，重赠景历侍中、中抚将军，谥曰忠敬，给鼓吹一部，并于墓所立碑。

景历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应机敏速，为当世所称。有文集三十卷。

刘师知，沛国相人也。家世素族。祖奚之，齐晋安王谘议参军，淮南太守，有能政，齐武帝手诏频褒赏。父景彦，梁尚书左丞、司农卿。师知好学，有当世才。博涉书史，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梁世历王府参军。绍泰初，高祖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是时兵乱之后，礼仪多阙，高祖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并师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为舍人。性疏简，与物多忤，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其所献替，皆有弘益。

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师知议云："既称成服，本备丧礼，灵筵服物，皆悉缟素。今虽无大行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著縗斩，唯著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縗绖。"中书舍人蔡景历亦云："虽不悉准，按山陵有凶吉羽仪，成服唯凶无吉，文武侠御，不容独鸣玉珥貂，情礼二三，理宜縗斩"。中书舍人江德藻、谢岐等并同师知议。文阿重议云"检晋、宋《山陵仪》：'灵舆梓宫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仪》称：'灵舆梓宫容侠御官及香橙。'又检《灵舆梓宫进止仪》称：'直灵侠御吉服，在吉卤簿中。'又云：'梓宫侠御衰服，在凶卤簿中。'是则在殿吉凶两侠御也。"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陵云："梓宫祔山陵，灵筵祔宗庙，有此分判，便验吉凶。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縗鸷邪？断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并服縗苴，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绖而奉华盖，縗衣而升玉辂邪？同博士议。"师知又议曰："左丞引梓宫祔山陵，灵延祔宗庙，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犹执前断，终是山陵之礼。若龙驾启殡，銮舆兼设，吉凶之仪，由来本备，准之成服，愚有未安。夫丧礼之制，自天子达。按王文宪《丧服明记》云：'官品第三，侍灵人二十。官品第四，下达士礼，侍灵之数，并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绢帽。内丧女侍数如外，而著齐縗。或问内外侍灵是同，何忽縗服有异？答云，若依君臣之礼，则外侍斩，内侍齐。顷世多故，礼随事省。诸侯以下，臣吏盖微，至于侍奉，多出义附，君臣之节不全，縗冠之费实阙，所以因其常服，止变帽而已。妇人侍者，皆是卑隶，君妾之道既纯，服章所以备矣。'皇朝之典，犹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斩。彼有侍灵，则犹侠御，既著白帽，理无彤服。且梁昭明《仪注》，今则见存，二文显证，差为成准。且礼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丧，既陈延几，繐帷灵屏，变其常仪，芦箔草庐，即其凶礼。堂室之内，亲宾具来，齐斩麻缌，差池哭次，玄冠不吊，莫非素服。岂见门生故吏，绡縠间趋，左姬右姜，红紫相糅？况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军缟

素，为服之制斯一。逐使千门旦启，非涂垩于彤闱，百僚戾止，变服粗于硃ＡＸ，而耀金在列，鸣玉节行，求之怀抱，固为未愜，准以礼经，弥无前事。岂可成服之仪，譬以山陵之礼？葬既始终已毕，故有吉凶之仪，所谓成服，本成丧礼，百司外内，皆变吉容，侠御独不，何谓成服？若灵无侠御则已，有则必应縗服。”谢岐议曰：“灵延祔宗庙，梓宫祔山陵，实如左丞议。但山陵卤簿，备有吉凶，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礼，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仪，非关成服。今谓梓宫灵扆，共在西阶，称为成服，亦无卤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备縗绖，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岂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卫，最是近官，反鸣玉纡青，与平吉不异？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谓与成服有殊。若尔日侠御，文武不异，维侍灵之人，主书、宣传、齐干、应敕，悉应不改。”蔡景历又议云：“侠御之官，本出五百，尔日备服居庐，仍于本省，引上登殿，岂应变服貂玉、若别摄馀官，以充簪珥，则尔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议，成服凶而不吉，犹依前议，同刘舍人。”德藻又议云：“愚谓祖葬之辰，始终永毕，达官有追赠，须表恩荣，有吉卤簿，恐由此义，私家放斅，因以成俗。上服本变吉为凶，理不应犹袭纨绮。刘舍人引王卫军《丧仪》及检梁昭明故事，此明据已审，博士、左丞乃各尽事衷，既未取证，须更询详，宜谘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诸通袁枢、张种、周弘正、弘让、沈炯、孔奂。”时八座以下，并请：“案群议，斟酌旧仪，梁昭明太子《丧成服仪注》，明文见存，足为准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犹从吉礼。其葬礼分吉，自是山陵之时，非关成服之日。愚谓刘舍人议，于事为允。”陵重答云：“老病属纩，不能多说，古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三缄，敬同高命。若万一不死，犹得展言，庶与朝贤更申扬搉。”文阿犹执所见，众议不能决，乃具录二议奏闻，从师知议。

寻迁鸿胪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为十卷。起为中书舍人，复掌诏诰。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世祖崩，预受顾命。及高宗为尚书令，入辅，光大元年，师知与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高宗还东府，事觉，于北狱赐死。

谢岐，会稽山阴人也。父达，梁太学博士。岐少机警，好学，见称于梁世。为尚书金部郎，山阴令。侯景乱，岐流寓东阳。景平，依于张彪。彪在吴郡及会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讨，恒留岐监郡，知后事。彪败，高祖引岐参预机密，以为兼尚书右丞。时军旅屡兴，粮储多

阙，岐所在干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赠通直散骑常侍。

岐弟峤，笃学，为世通儒。

史臣曰：高祖开基创业，克定祸乱，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赵知礼、蔡景历早识攀附，预缔构之臣焉。刘师知博涉多通，而暗于机变，虽欲存乎节义，终陷极刑，斯不智矣。

列传第十一王冲 王通 弟劢 袁敬 兄子枢

王冲，字长深，琅邪临沂人也。祖僧衍，齐侍中。父茂璋，梁给事黄门侍郎。冲母 ，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于齐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钟爱。年十八，起家梁秘书郎。寻为永嘉太守。入为太子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除太尉临川王府外兵参军、东宫领直。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出为招远将军、衡阳内史。迁武威将军、安成嗣王长史、长沙内史，将军如故。王薨于湘州，仍以冲监湘州事。入为太子庶子。迁给事黄门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赐爵安东亭侯，邑一百五十户。历明威将军、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监吴郡，满岁即真。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左民尚书。出为明威将军、轻车当阳公府长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迁平西邵陵王长史。转骠骑庐陵王长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镇荆州，为镇西长史，将军、太守如故。冲性和顺，事上谨肃，习于法令，政在平理，佐籓莅人，鲜有失德，虽无赫赫之誉，久而见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藉甚。

侯景之乱，梁元帝于荆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让王僧辩，并献女妓十人，以助军赏。元帝授持节、督衡、桂、成、合四州诸军事、云麾将军、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为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领长沙内史。侯景平，授翊左将军、丹阳尹。

武陵王举兵至峡口，王琳偏将陆纳等据湘州应之，冲为纳所拘。纳降，重授侍中、中权将军，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为太宰，承制以冲为左长史。绍泰中，累迁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迁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将军如故。寻复领丹阳尹、南徐州大中正，给扶。

高祖受禅，解尹，以本官领左光禄大夫。未拜，改领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进、左光禄大夫。寻又以本官领丹阳尹，参撰律令。废帝即位，给亲信十人。

初，高祖以冲前代旧臣，特申长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尝从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其见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时年七十六。赠侍中、司空，谥曰元简。

冲有子三十人，并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别有传。

王通，字公达，琅邪临沂人也。祖份，梁左光禄大夫。父琳，司徒左长史。琳齐代娶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有子九人，并知名。

通，梁世起家国子生，举明经，为秘书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阳亭侯。累迁王府主簿、限外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骠骑庐陵王府给事中郎、中权何敬容府长史、给事黄门侍郎，坐事免。侯景之乱，奔于江陵，元帝以为散骑常侍，迁守太常卿。自侯景乱后，台内宫室，并皆焚烬，以通兼起部尚书，归于京师，专掌缮造。

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为吏部尚书。绍泰元年，加侍中，尚书如故。寻为尚书右仆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禅，迁左仆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领太子少傅。天康元年，为翊右将军、右光禄大夫，量置佐史。废帝即位，号安右将军，又领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迁左光禄大夫。六年，加特进，侍中、将军、光禄、佐史并如故。未拜卒，时年七十二。诏赠本官，谥曰成，葬日给鼓吹一部，弟质、弟固各有传。

劭字公济，通之弟也。美风仪，博涉书史，恬然清简，未尝以利欲干怀。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除秘书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轻车河东王功曹史。王出镇京口，劭将随之籓，范阳张缵时典选举，劭造缵言别，缵嘉其风采，乃曰："王生才地，岂可游外府乎？"奏为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司徒左西属。出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

大同末，梁武帝谒园陵，道出硃方，劭随例迎候，敕劭令从辇侧，所经山川，莫不顾问，劭随事应对，咸有故实。又从登北顾楼，赋诗，辞义清典，帝甚嘉之。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乃以劭为冠军河东王长史、南海太守。王至岭南，多所侵掠，因惧罪称疾，委州还朝，劭行广州府事。越中饶沃，前后守宰例多贪纵，劭独以清白著闻。入为给事黄门侍郎。侯景之乱，西奔江陵，元帝承制以为太子中庶子，掌相府管记。出为宁远将军、晋陵太守。时兵饥之后，郡中凋弊，劭为政清简，吏民便安之。征为侍中，迁五兵尚书。

及西魏寇江陵，元帝征湘州刺史宜豊侯萧循入援，以劭监湘州。江陵陷，敬帝承制以为中书令。绍泰元年加侍中。高祖为司空，以劭兼司空长史。高祖为丞相，劭兼丞相长史，侍中、中书令并如故。时吴中遭乱，民多乏绝，乃以劭监吴兴郡。及萧勃平后，又以劭旧在岭表，早有政绩，乃授使持节、都督广州等二十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未行，改为衡州刺史，持节、都督并如故。王琳据有上流，衡、广携贰，劭不得之镇，留于大庾岭。天嘉元年，征为侍中、都

官尚书，未拜，复为中书令。迁太子詹事，行东宫事，侍中并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度支尚书。废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太建元年，迁尚书右仆射。时东境大水，百姓饥馑，以劢为仁武将军、晋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请立碑，颂劢政绩，诏许之。征为中书监，重授尚书右仆射，领右军将军。四年五月卒，时年六十七。赠侍中、中书监，谥曰温。

袁敬，字子恭，陈郡阳夏人也。祖顗，宋侍中、吏部尚书、雍州刺史。父昂，梁侍中、司空，谥穆公。敬纯孝有风格，幼便笃学，老而无倦。释褐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江陵沦覆，流寓岭表。高祖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頠。及頠卒，其子纥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纥，为陈逆顺之理，言甚切至，纥终不从。高宗即位，遣章昭达率众讨纥，纥将败之时，恨不纳敬言。朝廷义之，其年徵为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俄转司徒左长史。寻迁左民尚书，转都官尚书，领豫州大中正。累迁太常卿、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至德三年卒，时年七十九，赠左光禄大夫，谥曰靖德。子元友嗣。弟泌自有传。兄子枢。

枢字践言，梁吴郡太守君正之子也。美容仪，性沈静，好读书，手不释卷。家世显贵，赀产充积，而枢独居处率素，傍无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尝出游，荣利之怀淡如也。起家梁秘书郎，历太子舍人，轻车河东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军宣城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乱，枢往吴郡省父，因丁父忧。时四方扰乱，人求苟免，枢居丧以至孝闻。王僧辩平侯景，镇京城，衣冠争往造请，枢独杜门静居，不求闻达。绍泰元年，征为给事黄门侍郎。未拜，除员外散骑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书。其年出为吴兴太守。永定二年，征为左民尚书。未至，改侍中，掌大选事。三年，迁都官尚书，掌选如故。

枢博闻强识，明悉旧章。初，高祖长女永世公主先适陈留太守钱蕆，生子岊，主及岊并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将葬，尚书主客请详议，欲加蕆驸马都尉，并赠岊官。枢议曰："昔王姬下嫁，必适诸侯，同姓为主，闻于《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于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于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趣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瞻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于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俪已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

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远近二例，足以据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礼，无劳此授，今宜追赠亭侯。”时以枢议为长。

天嘉元年，守吏部尚书。三年，即真。寻领右军将军，又领丹阳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诏赐绢布五十匹，钱十万，令葬讫停宅视郡事，服阕，还复本职。其年秩满，解尹，加散骑常侍，将军、尚书并如故。是时，仆射到仲举虽参掌选事，铨衡汲引，并出于枢，其所举荐，多会上旨。谨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职司，鲜有游其门者。废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光大元年卒，时年五十一。赠侍中、左光禄大夫，谥曰简懿。有集十卷行于世。弟宪，自有传。

史臣曰：王冲、王通并以贵游，早升清贯，而允蹈礼节，笃诚奉上，斯为美焉。王劭之襟神夷淡，袁枢之端操沉冥，虽拘放为异，而胜概一揆，古所谓名士者，盖在其人乎！

列传第十二沈众 袁泌 刘仲威 陆山才 王质 韦载 族弟翊

沈众，字仲师，吴兴武康人也。祖约，梁特进。父旋，梁给事黄门侍郎。众好学 ，颇有文词，起家梁镇卫南平王法曹参军、太子舍人。是时，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帝善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当阳公萧大心为郢州刺史，以众为限内记室参军。寻除镇南湘东王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聘魏，还，迁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舍人如故。

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馀人，入援京邑，顿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众为太子右卫率。京城陷，众降于景。景平，西上荆州，元帝以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寻迁司徒左长史。江陵陷，为西魏所虏，寻而逃还，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绍泰元年，除侍中，迁左民尚书。高祖受命，迁中书令，中正如故。高祖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

众性吝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屦。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众性狷急，于是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高祖大怒，以众素有令望，不欲显诛之，后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时年五十六。

袁泌，字文洋，左光禄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干局，容体魁岸，志行修谨。释褐员外散骑侍郎，历诸王府佐。

侯景之乱，泌欲求为将。是时泌兄君正为吴郡太守，梁简文板泌为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京城陷，退保东阳，景使兵追之，乃自会稽东岭出湓城，依于鄱阳嗣王萧范。范卒，泌乃降景。

景平，王僧辩表泌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贞阳侯僭位，以泌为侍中，奉使于齐。高祖受禅，王琳据有上流，泌自齐从梁永嘉王萧庄达琳所。及庄僭立，以泌为侍中、丞相长史。天嘉二年，泌与琳辅庄至于栅

口，琳军败，众皆奔散，唯泌独乘轻舟送庄达于北境，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令共入齐，然后拜辞而归，诣阙请罪，文帝深义之。

寻授宁远始兴王府法曹参军，转谘议参军，除通直散骑常侍，兼侍中，领豫州大中正。聘于周，使还，授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辅，以泌为云旗将军、司徒左长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临终戒其子蔓华曰："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其子述泌遗意，表请之，朝廷不许，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质。

刘仲威，南阳涅阳人也。祖虬，齐世以国子博士征，不就。父之迟，荆州治中从事史。仲威少有志气，颇涉文史。梁丞圣中为中书侍郎。萧庄伪署御史中丞，随庄入齐，终于鄴中。

仲威从弟广德，亦好学，负才任气。父之亨，梁安西湘东王长史、南郡太守。广德承圣中以军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湘东太守。荆州陷后，依于王琳。琳平，文帝以广德为宁远始兴王府限外记室参军，仍领其旧兵。寻为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马，历乐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内史。光大中，假节、员外散骑常侍、云旗将军、河东太守。太建元年卒于郡，时年四十三，赠左卫将军。

陆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也。祖翁宝，梁尚书水部郎。父泛，散骑常侍。山才少倜傥，好尚文史，范阳张缵，缵弟绾，并钦重之。起家王国常侍，迁外兵参军。寻以父疾，东归侍养。承圣元年，王僧辩授山才仪同府西曹掾。高祖诛僧辩，山才奔会稽依张彪。彪败，乃归高祖。

绍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镇南豫州，不知书疏，乃以山才为长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讨，克萧勃，擒欧阳頠，计画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监江州事，仍镇豫章。文育与侯安都于沌口败绩，余孝顷自新林来寇豫章，山才收合馀众，依于周迪。擒余孝顷、李孝钦等，遣山才自都阳之乐安岭东道送于京师。除中书侍郎。复由乐安岭绥抚南川诸郡。

文育重镇豫章金口，山才复为贞威将军、镇南长史、豫章太守。文育为熊昙朗所害，昙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败琳将常众爱于宫亭湖，由是山才获反，除贞威将军、新安太守。为王琳未平，留镇富阳，以捍东道。入为员外散骑常侍，迁宣惠始兴王长史，行东扬州事。

侯安都讨留异，山才率王府之众从焉。异平，除明威将军、东阳太守。入为镇东始兴王长史，带会稽郡丞，行东扬州事。未拜，改授散骑常侍，兼度支尚书，满岁为真。

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为军司。迪平，复职。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山才又以本官之会稽，指授方略。还朝，坐侍宴与蔡景历言语过差，为有司所奏，免官。寻授散骑常侍，迁云旗将军、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时年五十八。赠右卫将军，谥曰简子。

王质，字子贞，右光禄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猎书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补国子《周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遭母忧，居丧以孝闻。服阕，除太子洗马、东宫领直。累迁中舍人、庶子。

太清元年，除假节、宁远将军，领东宫兵，从贞阳侯北伐。及贞阳败绩，质脱身逃还。侯景于寿阳构逆，质又领舟师随众军拒之。景军济江，质便退走。寻领步骑顿于宣阳门外。景军至京师，质不战而溃，乃翦发为桑门，潜匿人间。及柳仲礼等会援京邑，军据南岸，质又收合馀众从之。京城陷后，西奔荆州，元帝承制，以质为右长史，带河东太守。俄迁侍中。寻出为持节、都督吴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吴州刺史，领鄱阳内史。荆州陷，侯瑱镇于湓城，与质不协，遣偏将羊亮代质，且以兵临之，质率所部度信安岭，依于留异。文帝镇会稽，以兵助质，令镇信安县。

永定二年，高祖命质率所部逾岭出豫章，随都督周文育以讨王琳。质与琳素善，或谮云于军中潜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杀质，文育启请救之，获免。寻授散骑常侍、晋陵太守。

文帝嗣位，征守五兵尚书。高宗为扬州刺史，以质为仁威将军、骠骑府长史。天嘉二年，除晋安太守。高宗辅政，以为司徒左长史，将军如故。坐公事免官。寻为通直散骑常侍，迁太府卿、都官尚书。太建二年卒，时年六十。赠本官，谥曰安子。

韦载，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叡，梁开府仪同三司，永昌严公。父政，梁黄门侍郎。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及长，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参军，迁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

侯景之乱，元帝承制以为中书侍郎。寻为建威将军、寻阳太守，随都督王僧辩东讨侯景。是时僧辩军于湓城，而鲁悉达、樊俊等各拥兵保境，观望成败。元帝以载为假节、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诸军事、高唐太守。仍衔命喻悉达等令出军讨景。及大军东下，载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栅口，与僧辩会于梁山。景平，除冠军将军、琅邪太守。寻奉使往东阳、晋安，招抚留异、陈宝应等。仍授信武将军、义兴太守。

高祖诛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轻兵袭载，未至而载先觉，乃婴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载所属县卒并高祖旧兵，多善用弩，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发不两中者则死，每发辄中，所中皆毙。文育军稍却，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数旬。高祖闻文育军不利，乃自将征之，克其水栅。仍遣载族弟翚赍书喻载以诛王僧辩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载解兵。载得书，乃以其众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抚慰，即以其族弟翚监义兴郡，所部将帅，并随才任使，引载恒置左右，与之谋议。

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军济江，据石头城，高祖问计于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命轻兵绝其粮运，使进无所虏，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高祖从其计。

永定元年，除和戎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二年，进号轻车将军。寻加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将军如故。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载有田十馀顷，在江乘县之白山，至是遂筑室而居，屏绝人事，吉凶庆吊，无所往来，不入篱门者几十载。太建中卒于家，时年五十八。

载族弟翚。翚字子羽，少有志操。祖爱，梁辅国将军。父乾向，汝阴太守。翚弱冠丧父，哀毁甚至，养母、抚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称。高祖为南徐州刺史，召为征北参军，寻监义兴郡。永定元年，授贞毅将军、步兵校尉。迁骁骑将军，领硃衣直阁。骁骑之职，旧领营兵，兼统宿卫。自梁代已来，其任逾重，出则羽仪清道，入则与二卫通直，临轩则升殿侠侍。翚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侠侍左右，时人荣之，号曰"侠御将军"。寻出为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预平王琳之功，封清源县侯，邑二百户。太建中卒官，赠明、霍、罗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礼，有文学，历官至永嘉王府谘议参军。陈亡入隋。

史臣曰：昔邓禹基于文学，杜预出自儒雅，卒致军功，名著前代。晋氏丧乱，播迁江左，顾荣、郗鉴之辈，温峤、谢玄之伦，莫非巾褐书

生，晋绅素誉，抗敌以卫社稷，立勋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腾，懦夫立志，既身逢际会，见仗于时主，美矣！

列传第十三沈炯虞荔弟寄马枢

沈炯，字礼明，吴兴武康人也。祖瑀，梁寻阳太守。父续，王府记室参军。炯少有隽才　　，为当时所重。释褐王国常侍，迁为尚书左民侍郎，出为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师，以炯监郡。京城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遣使召炯，委以书记之任。炯固辞以疾，子仙怒，命斩之。炯解衣将就戮，碍于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所，或遽救之，仅而获免。子仙爱其才，终逼之令掌书记。及子仙为王僧辩所败，僧辩素闻其名，于军中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自是羽檄军书皆出于炯。及简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于江陵劝进，僧辩令炯制表，其文甚工，当时莫有逮者。

高祖南下，与僧辩会于白茅湾，登坛设盟，炯为其文。及侯景东奔至吴郡，获炯妻虞氏，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婴戮，特封原乡县侯，邑五百户。僧辩为司徒，以炯为从事中郎。梁元帝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

荆州陷，为西魏所虏，魏人甚礼之，授炯仪同三司。炯以母老在东，恒思归国，恐魏人爱其文才而留之，恒闭门却扫，无所交游。时有文章，随即弃毁，不令流布。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归之意。其辞曰："臣闻乔山虽掩，鼎湖之灵可祠，有鲁既荒，大庭之迹无泯。伏惟陛下降德猗兰，纂灵豊谷。汉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礼日观而称功，横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乐也，岂不然欤！既而运属上仙，道穷晏驾，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宛出人间，陵云故基，共原田而膴々，别风馀址，对陵阜而茫茫，羁旅缧臣，能不落泪！昔承明既厌，严助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返，恭闻故实，窃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讫，其夜炯梦见有宫禁之所，兵卫甚严，炯便以情事陈诉，闻有人言："甚不惜放卿还，几时可至。"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绍泰二年至都，除司农卿，迁御史中丞。

高祖受禅，加通直散骑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请归养，诏不许。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婴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长。谨身为养，仕不择官，宦成梁朝，命存乱世，冒危履险，百死轻生，妻息诛夷，昆季冥灭，馀臣母子，得逢兴运。臣母妾刘，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门弟侄故自无人，妾丘儿孙又久亡泯，两家侍养，馀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茕，养臣以州里，不欲使顿居

草莱，又复矜臣温清，所以一年之内，再三休沐。臣之屡披丹款，频冒宸鉴，非欲苟违朝廷，远离畿辇。一者以年将六十，汤火居心，每跪读家书，前惧后喜，温枕扇席，无复成童。二者职居彝宪，邦之司直，若自亏身体，何问国章？前德绸缪，始许哀放，内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选贤与能，广求明哲，趑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坟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极。兼臣私心煎切，弥迫近时，缕缕之祈，转忘尘触。伏惟陛下睿哲聪明，嗣兴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归帷扆，有感必应，实望圣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礼，则王者之德，覃及无方，矧彼翔沈，孰非涵养。”诏答曰：“省表具怀。卿誉驰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闾，言归异域，复牵时役，遂乖侍养。虽周生之思，每欲弃官，《戴礼》垂文，得遗从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劳万机，以卿才为独步，职居专席，方深委任，屡屈情礼。朕嗣奉洪基，思弘景业，顾兹寡薄，兼缠哀疚，实赖贤哲，同致雍熙，岂便释简南闱，解绂东路。当令冯亲入舍，荀母从官，用睹朝荣，不亏家礼。寻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并无废也。”

初，高祖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以疾卒于吴中，时年五十九。文帝闻之，即日举哀，并遣吊祭，赠侍中，谥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虞荔，字山披，会稽馀姚人也。祖权，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检，平北始兴王谘议参军。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又尝诣徵士何胤，时太守衡阳王亦造焉，胤言之于王，王欲见荔，荔辞曰：“未有板刺，无容拜谒。”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钦重，还郡，即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及长，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释褐梁西中郎行参军，寻署法曹外兵参军，兼丹阳诏狱正。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寻为司文郎，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时左右之任，多参权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唯荔与顾协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寻领大著作。

及侯景之乱，荔率亲属入台，除镇西谘议参军，舍人如故。台城陷，逃归乡里。侯景平，元帝征为中书侍郎，贞阳侯，授扬州别驾，并不就。

张彪之据会稽也，荔时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遗荔书曰：“丧乱已来，贤哲凋散，君才用有美，声闻许、洛，当今朝廷惟新，广求英隽，岂可栖迟东土，独善其身？今令兄子将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迟也。”文帝又与书曰：“君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自应翰飞京许，共康时弊，而削迹丘园，保兹独善，岂使称空谷之望邪？必愿便尔俶装，且为出都之计。唯迟披觏，在于兹日。”迫切之不得已，乃应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读书。寻领大著作、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

初，荔母随荔入台，卒于台内，寻而城陷，情礼不申，由是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虽任遇隆重，而居止俭素，淡然无营。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顾访。荔性沉密，少言论，凡所献替，莫有见其际者，故不列于后焉。

时荔第二弟寄寓于闽中，依陈宝应，荔每言之辄流涕。文帝哀而谓曰：“我亦有弟在远，此情甚切，他人岂知。”乃敕宝应求寄，宝应终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数往临视。令荔将家口人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许，乃令住于兰台，乘舆再三临问，手敕中使，相望于道。又以荔蔬食积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能敦布素，乃当为高，卿年事已多，气力稍减，方欲仗委，良须克壮，今给卿鱼肉，不得固从所执也。”荔终不从。天嘉二年卒，时年五十九。文帝甚伤惜之，赠侍中，谥曰德子。及丧柩还乡里，上亲出临送，当时荣之。子世基、世南，并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聪敏。年数岁，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门，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当无智。”寄应声答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入谓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举之对不是过也。”及长，好学，善属文。性冲静，有栖遁之志。弱冠举秀才，对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国左常侍。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往有杂色宝珠，梁武观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龙也。将如何擢用？”寄闻之，叹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仕者乎？”乃闭门称疾，唯以书籍自娱。岳阳王为会稽太守，引寄为行参军，迁记室参军，领郡五官掾。又转中记室，掾如故。在职简略烦苛，务存大体，曹局之内，终日寂然。

侯景之乱，寄随兄荔入台，除镇南湘东王谘议参军，加贞威将军。京城陷，遁还乡里。及张彪往临川，强寄俱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高

祖平侯景，寄劝令自结，宝应从之，乃遣使归诚。承圣元年，除和戎将军、中书侍郎，宝应爱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为僚属，委以文翰，寄固辞，获免。

及宝应结婚留异，潜有逆谋，寄微知其意，言说之际，每陈逆顺之理，微以讽谏，宝应辄引说他事以拒之。又尝令左右诵《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宝应蹶然起曰“可谓智士”。寄正色曰：“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寄知宝应不可谏，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常居东山寺，伪称脚疾，不复起，宝应以为假托，使烧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欲安往？”所纵火者，旋自救之。宝应自此方信。

及留异称兵，宝应资其部曲，寄乃因书极谏曰：

东山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流离世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弥留，忄妻阴将尽，常恐卒填沟壑，涓尘莫报，是以敢布腹心，冒陈丹款，愿将军留须臾之虑，少思察之，则瞑目之日，所怀毕矣。

夫安危之兆，祸福之机，匪独天时，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据重位而不倾，执大节而不失，岂惑于浮辞哉？将军文武兼资，英威不世，往因多难，仗剑兴师，援旗誓众，抗威千里，岂不以四郊多垒，共谋王室，匡时报主，宁国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济艰难。于时天下沸腾，民无定主，豺狼当道，鲸鲵横击，海内业业，未知所从。将军运动微之鉴，折从衡之辩，策名委质，自托宗盟，此将军妙算远图，发于衷诚者也。及主上继业，钦明睿圣，选贤与能，群臣辑睦，结将军以维城之重，崇将军以裂土之封。岂非宏谟庙略，推赤心于物也？屡申明诏，款笃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将军惑于邪说，遽生异计，寄所以疾首痛心，泣尽继之以血。万全之策，窃为将军惜之。寄虽疾侵耄及，言无足采，千虑一得，请陈愚算。愿将军少戢雷霆，赊其晷刻，使得尽狂瞽之说，披肝胆之诚，则虽死之日，由生之年也。

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远被，天纲再张，地维重纽。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

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长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圭判野，南面称孤？其事甚明三也。且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得人，改过自新，咸加叙擢。至于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罪异毕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势，何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数人者，将军所知，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其馀将帅，亦可见矣。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将军之强，孰如侯景？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民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历观前古，鉴之往事，子阳、季孟，倾覆相寻，馀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弗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于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陉之势。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梁安背向为心，修旰匹夫之力，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示知其利。夫以汉朝吴、楚，晋室颖、颙，连城数十，长戟百万，拔本塞源，自图家国，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为将军计者，莫若不远而复，绝亲留氏，秦郎、快郎，随遣入质，释甲偃兵，一遵诏旨。且朝廷许以铁券之要，申以白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闻明者鉴未形，智者不再计，此成败之效，将军勿疑。吉凶之几，间不容发。方今藩维尚少，皇子幼冲，凡预宗枝，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岂不身与山河等安，名与金石相敝？愿加三思，虑之无忽。

寄气力绵微，馀阴无几，感恩怀德，不觉狂言，鈇钺之诛，甘之如

荠。

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势渐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为寄有民望，且优容之。及宝应败走，夜至蒲田，顾谓其子扞秦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宝应既擒，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诛，唯寄以先识免祸。

初，沙门慧摽涉猎有才思，及宝应起兵，作五言诗以送之，曰："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入紫微宫。"宝应得之甚悦。慧摽赍以示寄，寄一览便止，正色无言。摽退，寄谓所亲曰："摽既以此始，必以此终。"后竟坐是诛。

文帝寻敕都督章昭达以理发遣，令寄还朝。及至，即日引见，谓寄曰："管宁无恙？"其慰劳之怀若此。顷之，文帝谓到仲举曰："衡阳王既出阁，虽未置府僚，然须得一人旦夕游处，兼掌书记，宜求宿士有行业者。"仲举未知所对，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谢，文帝曰："所以暂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寻兼散骑常侍，聘齐，寄辞老疾，不行，除国子博士。顷之，又表求解职归乡里，文帝优旨报答，许其东还。仍除东扬州别驾，寄又以疾辞。高宗即位，征授扬州治中及尚书左丞，并不就。乃除东中郎建安王谘议，加戎昭将军，又辞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于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议，就以决之，但朔望笺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将军如故。十一年卒，时年七十。

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于临危执节，则辞气凛然，白刃不惮也。自流寓南土，与兄荔隔绝，因感气病，每得荔书，气辄奔剧，危殆者数矣。前后所居官，未尝至秩满，才期年数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谢病私庭，每诸王为州将，下车必造门致礼，命释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游近寺，闾里传相告语，老幼罗列，望拜道左。或言誓为约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笔，遭乱多不存。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人也。祖灵庆，齐竟陵王录事参军。枢数岁而父母俱丧，为其姑所养。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

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

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将引荐于朝廷。寻遇侯景之乱，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以付枢。枢肆志寻览，殆将周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玩清虚则糠秕席上之说，稽之笃论，亦各从其好也。然支父有让王之介，严子有傲帝之规，千载美谈，所不废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岂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无闻甚乎？”乃隐于茅山，有终焉之志。

天嘉元年，文帝征为度支尚书，辞不应命。时枢亲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际，时往游焉。及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钦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后数反，枢固辞以疾。门人或进曰：“鄱阳王待以师友，非关爵位，市朝之间，何妨静默。”枢不得已，乃行。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馈饷，辞不获已者，率十分受一。

枢少属乱离，每所居之处，盗贼不入，依托者常数百家。目精洞黄，能视暗中物。常有白燕一双，巢其庭树，驯狎纮庑，时集几案，春来秋去，几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撰《道觉论》二十卷行于世。

史臣曰：沈炯仕于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职，及下笔盟坛，属辞劝表，激扬旨趣，信文人之伟者欤！虞荔之献筹沈密，尽其诚款，可谓有益明时矣。

列传第十四到仲举 韩子高 华皎

到仲举，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齐中书侍郎。父洽，梁侍中。仲举无他艺业　　，而立身耿正。释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为长城令，政号廉平。文帝居乡里，尝诣仲举，时天阴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城外有箫鼓之声，俄而文帝至，仲举异之，乃深自结托。文帝又尝因饮，夜宿仲举帐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由是祗承益恭。侯景之乱，仲举依文帝。及景平，文帝为吴兴郡守，以仲举为郡丞，与颍川庾持俱为文帝宾客。文帝为宣毅将军，以仲举为长史，寻带山阴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参掌选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书，封宝安县侯，邑五百户。三年，除都官尚书。其年，迁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参掌并如故。寻改封建昌县侯。仲举既无学术，朝章非所长，选举引用，皆出自袁枢。性疏简，不干涉世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六年，秩满，解尹。

是时，文帝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天康元年，迁侍中、尚书仆射，参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医药。及文帝崩，高宗受遗诏为尚书令入辅，仲举与左丞王暹、中书舍人刘师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归，乃遣不佞矫宣旨遣高宗还东府。事发，师知下北狱赐死，暹、不佞并付治，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初，仲举子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出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马，是年迁为南康内史，以国哀未之任。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皆不自安。时韩子高在都，人马素盛，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子高军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举及郁并付廷尉。诏曰：“到仲举庸劣小才，坐叨显贵，受任前朝，荣宠隆赫，父参王政，子据大邦，礼盛外姻，势均戚里。而肆此骄暗，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国政，排黜懿亲，欺蔑台衮。韩子高蕞尔细微，擢自卑末，入参禁卫，委以腹心，蜂虿有毒，敢行反噬。仲举、子高，共为表里，阴构奸谋，密为异计。安成王朕之叔父，亲莫重焉。受命导扬，禀承顾托，以朕冲弱，属当保祐。家国安危，事归宰辅，伊、周之重，物无异议，将相旧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袭，屯据东城，进逼崇礼，规树仲举，以执国权，陵斥司徒，意在专政，潜结党附，方危社稷。赖祖宗之灵，奸谋显露。前上虞令陆昉等具告其事，并有据验，并克今月七日，纵其凶谋。领军将军明彻，左卫将军、卫尉卿宝安及诸公等，又并知其事。二三贴迹，彰于朝野，反道背德，事骇闻见。今大憝克歼，罪人斯得，并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罪止仲举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

馀一从旷荡，并所不问。”仲举及郁并于狱赐死，时年五十一。郁诸男女，以帝甥获免。

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贱。侯景之乱，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为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于淮渚附部伍寄载欲还乡。文帝见而问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子高本名蛮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谨，勤于侍奉，恒执备身刀及传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会意旨。及长，稍习骑射，颇有胆决，愿为将帅，及平杜龛，配以士卒。文帝甚宠爱之，未尝离于左右。文帝尝梦见骑马登山，路危欲堕，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讨张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据有州城，周文育镇北郭香岩寺。张彪自剡县夜还袭城，文帝自北门出，仓卒暗夕，军人扰乱，文育亦未测文帝所在，唯子高在侧，文帝乃遣子高自乱兵中往见文育，反命，酬答于暗中，又往慰劳众军。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导入文育营，因共立栅。明日，与彪战，彪将申缙复降，彪奔松山，浙东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

文帝嗣位，除右军将军。天嘉元年，封文招县子，邑三百户。王琳至于栅口，子高宿卫台内。及琳平，子高所统益多，将士依附之者，子高尽力论进，文帝皆任使焉。二年，迁员外散骑常侍、壮武将军、成州刺史。及征留异，随侯安都顿桃支岭岩下。时子高兵甲精锐，别御一营，单马入陈，伤项之左，一髻半落。异平，除假节、贞毅将军、东阳太守。五年，章昭达等自临川征晋安，子高自安泉岭会于建安，诸将中人马最为强盛。晋安平，以功迁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邑并前四百户。六年，征为右卫将军，至都，镇领军府。文帝不豫，入侍医药。废帝即位，迁散骑常侍，右卫如故，移顿于新安寺。

高宗入辅，子高兵权过重，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为衡、广诸镇。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县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高宗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子高预焉，平旦入省，执之，送廷尉，其夕与到仲举同赐死，时年三十。父延庆及子弟并原宥。延庆因子高之宠，官至给事中、山阴令。

华皎，晋陵暨阳人。世为小吏。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侯景之乱，事景党王伟。高祖南下，文帝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皎为都录事，军府谷帛，多以委之。皎聪慧，勤于簿领。及文帝平杜龛，仍配以人马甲仗，犹为都录事。御下分明，善于抚

养。时兵荒之后，百姓饥馑，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为暨阳、山阴二县令。文帝即位，除开远将军，左军将军。天嘉元年，封怀仁县伯，邑四百户。

王琳东下，皎随侯瑱拒之。琳平，镇湓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王琳奔散，将卒多附于皎。三年，除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新州刺史资，监江州。寻诏督寻阳、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诸军事、寻阳太守，假节、将军、州资、监如故。周迪谋反，遣其兄子伏甲于船中，伪称贾人，欲于湓城袭皎。未发，事觅，皎遣人逆击之，尽获其船仗。其年，皎随都督吴明彻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骑常侍、平南将军、临川太守，进爵为侯，增封并前五百户。未拜，入朝，仍授使持节、都督湘、巴等四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

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蜜脯菜之属，莫不营办。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废帝即位，进号安南将军，改封重安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馀艘，并诸水战之具，欲以入汉及峡。

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缮甲聚徒，厚礼所部守宰。高宗频命皎送大舰金翅等，推迁不至。光大元年，密启求广州，以观时主意。高宗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萧岿为主，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是时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又令假节、冠武将军杨文通别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澧陵，往掩袭，出其不意，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等参谋讨贼。

是时萧岿遣水军为皎声援。周武又遣其弟卫国公宇文直率众屯鲁山，又遣其柱国长胡公拓跋定人马三万，攻围郢州。萧岿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阳内史任蛮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阳太守章昭裕，桂阳太守曹宣，湘东太守钱明，并隶于皎。又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因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并为皎扇惑，乃下诏曰："贼皎舆皁微贱，特逢奖擢，任据藩牧，属当宠寄，背斯造育，兴构奸谋，树立萧氏，盟约彰露，鸩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结边境，驱逼士庶，蚁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将军量、安南将军明彻、郢州刺史灵洗，受律专征，备尽心力，抚劳骁雄，舟师俱进，义烈争奋，凶恶

奔殄，献捷相望，重氛载廓，言念泣罪，思与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为贼所逼制，预在凶党，悉皆不问；其贼主帅节将，并许开恩出首，一同旷荡。”

先是，诏又遣司空徐度与杨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东，以袭皎后。时皎阵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舰与王师相持未决。及闻徐度趋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风下战。淳于量、吴明彻等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贼又以大舰载薪，因风放火，俄而风转自焚，贼军大败。皎乃与戴僧朔单舸走，过巴陵，不敢登城，径奔江陵。拓跋定等无复船渡，步趋巴陵，巴陵城邑为官军所据，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济，食且尽，诣军请降。俘获万馀人，马四千馀匹，送于京师。皎党曹庆、钱明、潘智虔、鲁闲、席慧略等四十馀人并诛，唯任蛮奴、章昭裕、曹宣、刘广业获免。

戴僧朔，吴郡钱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战，族兄右将军僧锡甚爱之。僧锡年老，征讨恒使僧朔领众。平王琳有功，僧锡卒，仍代为南丹阳太守。镇采石。从征留异，侯安都于岩下出战，为贼斫伤，僧朔单刀步援。以功除壮武将军、北江州刺史，领南陵太守。又从征周迪有功，迁巴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至是同皎为逆，伏诛于江陵。

曹庆，本王琳将，萧庄伪署左卫将军、吴州刺史，部领亚于潘纯陀。琳败，文帝以配皎，官至长沙太守。钱明，本高祖主帅，后历湘州诸郡守。潘智虔，纯陀之子，少有志气，年二十为巴陵内史。鲁闲，吴郡钱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闲本张彪主帅，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并伏诛。

章昭裕，昭达之弟；刘广业，广德之弟；曹宣，高祖旧臣；任蛮奴尝有密启于朝廷；由是并获宥。

史臣曰：韩子高、华皎虽复瓶筲小器，舆台末品，文帝鉴往古之得人，救当今之急弊，达聪明目之术，安黎和众之宜，寄以腹心，不论胄阀。皎早参近昵，尝预艰虞，知其无隐，赏以悉力，有见信之诚，非可疑之地。皎据有上游，忠于文帝。仲举、子高亦无爽于臣节者矣。

列传第十五谢哲 萧乾 谢嘏 张种 王固 孔奂 萧允 弟引

谢哲，字颖豫，陈郡阳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禄大夫。哲美风仪　　，举止酝藉，而襟情豁然，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书郎，累迁广陵太守。侯景之乱，以母老因寓居广陵，高祖自京口渡江应接郭元建，哲乃委质，深被敬重。高祖为南徐州刺史，表哲为长史。荆州陷，高祖使哲奉表于晋安王劝进。敬帝承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贞阳侯僭位，以哲为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敬帝即位，迁长兼侍中。高祖受命，迁都官尚书、豫州大中正、吏部尚书。出为明威将军、晋陵太守，入为中书令。世祖嗣位，为太子詹事。出为明威将军、衡阳内史，秩中二千石。迁长沙太守，将军、加秩如故。还除散骑常侍、中书令。废帝即位，以本官领前将军。高宗为录尚书，引为侍中、仁威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时年五十九。赠侍中、中书监，谥康子。

萧乾，字思惕，兰陵人也。祖嶷，齐丞相豫章文献王。父子范，梁秘书监。乾容止雅正，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时为祭酒，深敬重之。十五，举明经。释褐东中郎湘东王法曹参军，迁太子舍人。建安侯萧正立出镇南豫州，又板录事参军。累迁中军宣城王中录事谘议参军。侯景平，高祖镇南徐州，引乾为贞威将军、司空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太子家令。

永定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是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建、晋，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谕以逆顺，并观虚实。将发，高祖谓乾曰：“建、晋恃险，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昔陆贾南征，赵佗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况卿坐镇雅俗，才高昔贤，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乾既至，晓以逆顺，所在渠帅并率部众开壁款附。其年，就除贞威将军、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异反，陈宝应将兵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川，因逼建安。乾单使临郡，素无士卒，力不能守，乃弃郡以避宝应。时闽中守宰，并为宝应迫胁，受其署置，乾独不为屈，徙居郊野，屏绝人事。及宝应平，乃出诣都督章昭达，昭达以状表闻，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书。光大元年卒，谥曰静子。

谢嘏，字含茂，陈郡阳夏人也。祖，齐金紫光禄大夫。父举，梁中

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嘏风神清雅，颇善属文。起家梁秘书郎，稍迁太子中庶子，掌东宫管记，出为建安太守。侯景之乱，嘏之广州依萧勃，承圣中，元帝征为五兵尚书，辞以道阻，转授智武将军。萧勃以为镇南长史、南海太守。勃败，还至临川，为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岭之晋安依陈宝应，世祖前后频召之，嘏崎岖寇虏，不能自拔。及宝应平，嘏方诣阙，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世祖不加罪责，以为给事黄门侍郎。寻转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寻复本职。光大元年，为信威将军、中卫始兴王长史。迁中书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书，领羽林监，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赠侍中、中书令，谥曰光子。有文集行于世。

二子俨、伷。俨官至散骑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监东扬州。祯明二年卒于会稽，赠中护军。

张种，字士苗，吴郡人也。祖辩，宋司空右长史、广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临海太守。种少恬静，居处雅正，不妄交游，傍无造请，时人为之语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虚学尚，种有其风。"仕梁王府法曹，迁外兵参军，以父忧去职。服阕，为中军宣城王府主簿。种时年四十馀，家贫，求为始豊令，入除中卫西昌侯府西曹掾。时武陵王为益州刺史，重选府僚，以种为征西东曹掾，种辞以母老，抗表陈请，为有司所奏，坐黜免。

侯景之乱，种奉其母东奔，久之得达乡里。俄而母卒，种时年五十，而毁瘠过甚，又迫以凶荒，未获时葬，服制虽毕，而居处饮食，恒若在丧。及景平，司徒王僧辩以状奏闻，起为贞威将军、治中从事史，并为具葬礼，葬讫，种方即吉。僧辩又以种年老，傍无胤嗣，赐之以妾，及居处之具。

贞阳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为散骑常侍，迁御史中丞，领前军将军。高祖受禅，为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书。二年，权监吴郡，寻征复本职。迁侍中，领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即真。废帝即位，加领右军将军，未拜，改领弘善宫卫尉，又领扬、东扬二州大中正。高宗即位，重为都官尚书，领左骁骑将军，迁中书令，骁骑、中正并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禄大夫。

种沈深虚静，而识量宏博，时人皆以为宰相之器。仆射徐陵尝抗表让位于种曰："臣种器怀沈密，文史优裕，东南贵秀，朝庭亲贤，克壮其猷，宜居左执。"其为时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时年七十，赠特进，谥曰元子。

种仁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太建初，女为始兴王妃，以居处僻陋，特赐宅一区，又累赐无锡、嘉兴县侯秩。尝于无锡见有重囚在狱，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责。有集十四卷。

种弟棱，亦清静有识度，官至司徒左长史，太建十一年卒，时年七十，赠光禄大夫。

种族子稚才，齐护军冲之孙。少孤介特立，仕为尚书金部郎中。迁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扬州别驾从事史，兼散骑常侍。使于周，还为司农、廷尉卿。所历并以清白称。

王固，字子坚，左光禄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颇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举秀才。起家梁秘书郎，迁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丁所生母忧去职。服阕，除丹阳尹丞。侯景之乱，奔于荆州，梁元帝承制以为相国户曹属，掌管记。寻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圣元年，迁太子中庶子，寻为贞威将军、安南长史、寻阳太守。荆州陷，固之鄱阳，随兄质度东岭，居信安县。绍泰元年，征为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吴郡。世祖以固清静，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三年，迁中书令。四年，又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其年，以固女为皇太子妃，礼遇甚重。

废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时高宗辅政，固以废帝外戚，妳媪恒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泄，比将伏诛，高宗以固本无兵权，且居处清洁，止免所居官，禁锢。

太建二年，随例为招远将军、宣惠豫章王谘议参军。迁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时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丧事所须，随由资给。至德二年改葬，谥曰恭子。

固清虚寡欲，居丧以孝闻。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忧，遂终身蔬食，夜则坐禅，昼诵佛经，兼习《成实论》义，而于玄言非所长。尝聘于西魏，因宴飨之际，请停杀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

子宽，官至司徒左史、侍中。

孔奂，字休文，会稽山阴人也。曾祖琇之，齐左民尚书、吴兴太守。祖琼，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父稚孙，梁宁远枝江公主簿、无锡

令。奂数岁而孤，为叔父虔孙所养。好学，善属文，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

州举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扬州主簿、宣惠湘东王行参军，并不就。又除镇西湘东王外兵参军，入为尚书仓部郎中，迁仪曹侍郎。时左民郎沈炯为飞书所谤，将陷重辟，事连台阁，人怀忧惧，奂廷议理之，竟得明白。丹阳尹何敬容以奂刚正，请补功曹史。出为南昌侯相，值侯景乱，不之官。

京城陷，朝士并被拘絷，或荐奂于贼帅侯子鉴，子鉴命脱桎梏，厚遇之，令掌书记。时景军士悉恣其凶威，子鉴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见者，莫不卑俯屈折，奂独敖然自若，无所下。或谏奂曰：“当今乱世，人思苟免，獯羯无知，岂可抗之以义？”奂曰：“吾性命有在，虽未能死，岂可取媚凶丑，以求全乎？”时贼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奂每保持之，得全济者甚众。

寻遭母忧，哀毁过礼。时天下丧乱，皆不能终三年之丧，唯奂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持法度，并以孝闻。

及景平，司徒王僧辩先下辟书，引奂为左西曹掾，又除丹阳尹丞。梁元帝于荆州即位，征奂及沈炯并令西上，僧辩累表请留之。帝手敕报僧辩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僧辩为扬州刺史，又补扬州治中从事史。时侯景新平，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者，奂博物强识，甄明故实，问无不知，仪注体式，笺表书翰，皆出于奂。

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长史，迁给事黄门侍郎。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寇，军至后湖，都邑搔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乃除奂为贞威将军、建康令。时累岁兵荒，户口流散，勍敌忽至，征求无所，高祖克日决战，乃令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旦食讫，弃其馀，因而决战，遂大破贼。

高祖受禅，迁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监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氈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

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初，世祖在吴中，闻奂善政，及践祚，征为御史中丞，领扬州大中正。奂性刚直，善持理，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深达治体，每所敷奏，上未尝不称善，百司滞事，皆付奂决之。迁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中书舍人，掌诏诰，扬、东扬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寻为五兵尚书，常侍、中正如故。时世祖不豫，台阁众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奂决之。及世祖疾笃，奂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世祖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奂乃流涕歔欷而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王介弟之尊，足为周旦，阿衡宰辅，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世祖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天康元年，乃用奂为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

世祖崩，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光大二年，出为信武将军、南中郎康乐侯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即位，进号仁威将军、云麾始兴王长史，馀并如故。奂在职清俭，多所规正，高宗嘉之，赐米五百斛，并累降敕书殷勤劳问。太建三年，征为度支尚书，领右军将军。五年，改领太子中庶子，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六年，迁吏部尚书。七年，加散骑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时有事北讨，克复淮、泗，徐、豫酋长，降附相继，封赏选叙，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

性耿介，绝请托，虽储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终不为屈。始兴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讽有司，固求台铉。奂曰：“衮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因抗言于高宗。高宗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奂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后主时在东宫，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后主，后主深以为恨，乃自言于高宗。高宗将许之，奂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帝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后主时亦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奂又奏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后主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初，后主欲官其私宠，以属奂，奂不从。及右仆射陆缮迁职，高宗欲用奂，已草诏讫，为后主所抑，遂不行。九年，迁侍中、中书令、领左骁骑将军、扬、东扬、豊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转太常卿，侍中、中正并如故。十四年，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前军将军，未拜，改领弘范宫卫尉。至德元年卒，时年七十。赠散骑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弹文四卷。

子绍薪、绍忠。绍忠字孝扬，亦有才学，官至太子洗马、仪同鄱阳王东曹掾。

萧允，字叔佐，兰陵人也。曾祖思话，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封阳穆公。祖惠蒨，散骑常侍、太府卿、左民尚书。父介，梁侍中、都官尚书。允少知名，风神凝远，通达有识鉴，容止酝藉，动合规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参军，转湘东王主簿，迁太子洗马。侯景攻陷台城，百僚奔散，允独整衣冠坐于宫坊，景军人敬而弗之逼也。寻出居京口。时寇贼纵横，百姓波骇，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独不行。人问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岂可逃而获免乎？但患难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祸从何生？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于一书生哉？庄周所谓畏影避迹，吾弗为也。"乃闭门静处，并日而食，卒免于患。

侯景平后，高祖镇南徐州，以书召之，允又辞疾。永定中，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庐，以申长幼之敬，天嘉三年，征为太子庶子。三年，除棱威将军、丹阳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还拜中书侍郎、大匠卿。高宗即位，迁黄门侍郎。五年，出为安前晋安王长史。六年，晋安王为南豫州，允复为王长史。时王尚少，未亲民务，故委允行府州事。入为光禄卿。允性敦重，未尝以荣利干怀。及晋安出镇湘州，又苦携允，允少与蔡景历善，景历子徵修父党之敬，闻允将行，乃诣允曰："公年德并高。国之元老，从容坐镇，旦夕自为列曹，何为方复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许晋安，岂可忘信。"其恬于荣势如此。

至德三年，除中卫豫章王长史，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光胜将军、司徒左长史、安德宫少府。镇卫鄱阳王出镇会稽，允又为长史，带会稽郡丞。行经延陵季子庙，设萍藻之荐，托为异代之交，为诗以叙意，辞理清典。后主尝问蔡徵曰："卿世与萧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虚玄远，殆不可测，至于文章，可得而言。"因诵允诗以对，后主嗟赏久之。其年拜光禄大夫。

及隋师济江，允迁于关右。是时朝士至长安者，例并授官，唯允与尚书仆射谢佃辞以老疾，隋文帝义之，并厚赐钱帛。寻以疾卒于长安，时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俨然，虽造次之间，必由法度。性聪敏，博学，善属文。释褐著作佐郎，转西昌侯仪同府主簿。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等百馀人奔岭表。时始兴人欧阳頠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后迁为广州，病死，子纥领其众。引每疑纥有异，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及纥举兵反，时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孙挺等并皆惶骇，唯引恬然，谓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义，亦复何忧惧乎？"及章昭达平番禺，引始北还。高宗召引问岭表事，引具陈始末，帝甚悦，即日拜金部侍郎。

引善隶书，为当时所重。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引谢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谓引曰："我每有所忿，见卿辄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迁怒，臣何预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将军。九年，除中卫始兴王咨议参军，兼金部侍郎。

引性抗直，不事权贵，左右近臣无所造请，高宗每欲迁用，辄为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师，戎储空匮，乃转引为库部侍郎，掌知营造弓弩槊箭等事。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牣。频加中书侍郎、贞威将军、黄门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屡举王宽、谢燮等，帝并不用，乃中诏用引。

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朝野颇生异议。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引奉密旨南行，外托收督赕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尽遣儿弟下都为质。还至赣水，而高宗崩，后主即位，转引为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师多盗，乃复起为贞威将军、建康令。

时殿内队主吴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儿等多所请属，引一皆不许。引族子密时为黄门郎，谏引曰："李、蔡之势，在位皆畏惮之，亦宜小为身计。"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过解职耳。"吴璡竟作飞书，李、蔡证之，坐免官，卒于家，时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

引宗族子弟，多以行义知名。弟彤，以恬静好学，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长史。密字士机，幼而聪敏，博学有文词。祖琛，梁特进。父游，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骑常侍，聘于齐。历位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史臣曰：谢、王、张、萧，咸以清净为风，文雅流誉，虽更多难，终克成名。奂謇谔在公，英飙振俗，详其行事，抑古之遗爱矣。固之蔬菲禅悦，斯乃出俗者焉，犹且致絓于黜免，有惧于倾覆。是知上官、博陆之权势，阎、邓、梁、窦之震动，吁可畏哉！

列传第十六陆子隆钱道戢骆牙

陆子隆，字兴世，吴郡吴人也。祖敞之，梁嘉兴令。父悛，封氏令。子隆少慷慨 ，有志功名。起家东宫直后。侯景之乱，于乡里聚徒。是时张彪为吴郡太守，引为将帅。彪徙镇会稽，子隆随之。及世祖讨彪，彪将沈泰、吴宝真、申缙等皆降，而子隆力战败绩，世祖义之，复使领其部曲，板为中兵参军。历始豊、永兴二县令。

世祖嗣位，子隆领甲仗宿卫。寻随侯安都拒王琳于栅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将。天嘉元年，封益阳县子，邑三百户。出为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将军、庐陵太守。时周迪据临川反，东昌县人修行师应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锋甚盛。子隆设伏于外，仍闭门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师至，腹背击之，行师大败，因乞降，子隆许之，送于京师。

四年，周迪引陈宝应复出临川，子隆随都督章昭达讨迪。迪退走，因随昭达逾东兴岭，讨陈宝应。军至建安，以子隆监郡。宝应据建安之湖际以拒官军，子隆与昭达各据一营，昭达先与贼战，不利，亡其鼓角，子隆闻之，率兵来救，大破贼徒，尽获昭达所亡羽仪甲仗。晋安平，子隆功最，迁假节、都督武州诸军事，将军如故。寻改封朝阳县伯，邑五百户。废帝即位，进号智武将军，加员外散骑常侍，馀如故。

华皎据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频遣使招诱，子隆不从，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克。及皎败于郢州，子隆出兵以袭其后，因与王师相会。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武州诸军事，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七百户。寻迁都督荆、信、祐三州诸军事、宣毅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是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绥集夷夏，甚得民和，当时号为称职。三年，吏民诣都上表，请立碑颂美功绩，诏许之。太建元年，进号云麾将军。二年卒，时年四十七。赠散骑常侍，谥曰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领其旧军，随吴明彻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农太守，仍隶明彻。明彻于吕梁败绩，之武逃归，为人所害，时年二十二。

子隆弟子才，亦有干略，从子隆征讨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兴县子，邑三百户。从吴明彻北伐，监安州，镇于宿预。除中卫始兴王咨议参军，迁飙猛将军、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四十二，赠员外散

骑常侍。

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道戢少以孝行著闻，及长，颇有干略，高祖微时，以从妹妻焉。从平卢子略于广州，除滨江令。高祖辅政，遣道戢随世祖平张彪于会稽，以功拜直阁将军，除员外散骑常侍、假节、东徐州刺史，封永安县侯，邑五百户。仍领甲卒三千，随侯安都镇防梁山，寻领钱塘、馀杭二县令。永定三年，随世祖镇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领剡令，镇于县之南岩，寻为临海太守，镇岩如故。

侯安都之讨留异也，道戢帅军出松阳以断其后。异平，以功拜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轻车将军、都督东西二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户。

高宗即位，征欧阳纥入朝，纥疑惧，乃举兵来攻衡州，道戢与战，却之。及都督章昭达率兵讨纥，以道戢为步军都督，由间道断纥之后。纥平，除左卫将军。

太建二年，又随昭达征萧岿于江陵，道戢别督众军与陆子隆焚青泥舟舰，仍为昭达前军，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骑常侍、仁武将军，增邑并前九百户。其年，迁仁威将军、吴兴太守。未行，改授使持节、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郢州刺史。王师北讨，道戢与仪同黄法扴围历阳。历阳城平，因以道戢镇之。以功加云麾将军，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时年六十三。赠本官，谥曰肃。子邈嗣。

骆牙，字旗门，吴兴临安人也。祖秘道，梁安成王田曹参军。父裕，鄱阳嗣王中兵参军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将远致。"梁太清末，世祖尝避地临安，牙母陵，睹世祖仪表，知非常人，宾待甚厚。及世祖为吴兴太守，引牙为将帅，因从平杜龛、张彪等，每战辄先锋陷阵，勇冠众军，以功授真阁将军。太平二年，以母忧去职。世祖镇会稽，起为山阴令。永定三年，除安东府中兵参军，出镇冶城。寻从世祖拒王琳于南皖。世祖即位，授假节、威虏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封常安县侯，邑五百户。寻为临安令，迁越州刺史，馀并如故。

初，牙母之卒也，于时饥馑兵荒，至是始葬，诏赠牙母常安国太夫人，谥曰恭。迁牙为贞威将军、晋陵太守。

三年，以平周迪之功，迁冠军将军、临川内史。太建三年，授安远将军、衡阳内史，未拜，徙为桂阳太守。八年，还朝，迁散骑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豊州刺史，馀并如故。至德二年卒，时年五十七。赠安远将军、广州刺史。子义嗣。

史臣曰：陆子隆、钱道戢，或举门愿从，或旧齿树勋，有统领之才，充师旅之寄。至于受任籓屏，功绩并著，美矣！骆牙识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盖张良之亚欤？牙母智深先觉，符柏谷之礼，君子知鉴识弘远，其在兹乎！

列传第十七沈君理王瑒陆缮

沈君理，字仲伦，吴兴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书。父巡，素与高祖相善 ，梁太清中为东阳太守。侯景平后，元帝征为少府卿。荆州陷，萧詧署金紫光禄大夫。

君理美风仪，博涉经史，有识鉴。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高祖镇南徐州，巡遣君理自东阳谒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会稽长公主，辟为府西曹掾，稍迁中卫豫章王从事中郎，寻加明威将军，兼尚书吏部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监吴郡。高祖受禅，拜驸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为吴郡太守。是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悦附，深以干理见称。

世祖嗣位，征为侍中，迁守左民尚书，未拜，为明威将军、丹阳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寻改前军将军。四年，侯安都徙镇江州，以本官监南徐州。六年，出为仁威将军、东阳太守。天康元年，以父忧去职。君理因自请往荆州迎丧柩，朝议以在位重臣，难令出境，乃遣令长兄君严往焉。及还，将葬，诏赠巡侍中、领军将军，谥曰敬子。其年起君理为信威将军、左卫将军。又起为持节、都督东衡、衡二州诸军事、仁威将军、东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又起为明威将军、中书令。前后夺情者三，并不就。

太建元年，服阕，除太子詹事，行东宫事，迁吏部尚书。二年，高宗以君理女为皇太子妃，赐爵望蔡县侯，邑五百户。四年，加侍中。五年，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舆驾亲临视，九月卒，时年四十九。诏赠侍中、太子少傅。丧事所须，随由资给。重赠翊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谥曰贞宪。君理子遵俭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礼为嗣。

君理第五叔迈，亦方正有干局，仕梁为尚书金部郎。永定中，累迁中书侍郎。天嘉中，历太仆、廷尉，出为镇东始兴王长史、会稽郡丞，行东扬州事。光大元年，除尚书吏部郎。太建元年，迁为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二年卒，时年五十二，赠散骑常侍。

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刚直，有吏能。以家门外戚，早居清显，历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从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东境大水，百姓饥弊，乃以君高为贞威将军、吴令。

寻除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卫尉卿。出为宣远将军、平南长沙王长史、南海太守，行广州事。以女为王妃，固辞不行，复为卫尉卿。八年，诏授持节、都督广等十八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岭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无武干，推心抚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七。赠散骑常侍，谥曰祁子。

王瑒，字子玙，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沈静有器局，美风仪，举止酝藉。梁大同中，起家秘书郎，迁太子洗马。元帝承制，征为中书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记。出为东宫内史，迁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忧，归于丹阳。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将军、尚书吏部郎中。贞阳侯僭位，以敬帝为太子，授瑒散骑常侍，侍东宫。寻迁长史兼侍中。

高祖入辅，以为司徒左长史。永定元年，迁守五兵尚书。世祖嗣位，授散骑常侍，领太子庶子，侍东宫。迁领左骁骑将军、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为侍中六载，父冲尝为瑒辞领中庶子，世祖顾谓冲曰："所以久留瑒于承华，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风法耳。"废帝嗣位，以侍中领左骁骑将军。光大元年，以父忧去职。

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复除侍中，领左骁骑将军。迁度支尚书，领羽林监。出为信威将军、云麾始兴王长史，行州府事。未行，迁中书令，寻加散骑常侍，除吏部尚书，常侍如故。瑒性宽和，及居选职，务在清静，谨守文案，无所抑扬。寻授尚书右仆射，未拜，加侍中，迁左仆射，参掌选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馀人，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并禀其规训。太建八年卒，时年五十四。赠侍中、特进、护军将军。丧事随所资给。谥曰光子。

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仪，早历清显，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于齐，以陈郡袁宪为副，齐以王琳之故，执而囚之。齐文宣帝每行，载死囚以从，齐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则召杀之，以快其意。瑜及宪并危殆者数矣，齐仆射杨遵彦悯其无辜，每救护之。天嘉二年还朝，诏复侍中，顷之卒，时年四十。赠本官，谥曰贞子。

陆缮，字士繻，吴郡吴人也。祖惠晓，齐太常卿。父任，梁御史中丞。缮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承圣中，授中书侍郎，掌东宫管记。江陵陷，缮微服遁还京师。绍泰元年，除司徒右长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终，固辞不就。高祖引缮为司徒司马，迁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通直散骑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迁

侍中。时留异拥割东阳，新安人向文政与异连结，因据本郡，朝廷以缮为贞威将军、新安太守。

世祖嗣位，征为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掌东宫管记。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其趋步蹑履，皆令习缮规矩。除尚书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东宫。陈宝应平后，出为贞毅将军、建安太守。秩满，为散骑常侍、御史中丞，犹以父之所终，固辞，不许，乃权换廨宇徙居之。

太建初，迁度支尚书、侍中、太子詹事，行东宫事，领扬州大中正。及太子亲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骑常侍，改加侍中。迁尚书右仆射，寻迁左仆射，参掌选事，侍中如故。更为尚书仆射，领前将军。重授左仆射，领扬州大中正，别敕令与徐陵等七人参议政事。十二年卒，时年六十三。赠侍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安子。太子以缮东宫旧臣，特赐祖奠。

缮子辩惠，年数岁，诏引入殿内，辩惠应对进止有父风，高宗因赐名辩惠，字敬仁云。

缮兄子见贤，亦方雅，高宗为扬州牧，乃以为治中从事史，深被知遇。历给事黄门侍郎，长沙、鄱阳二王长史，带寻阳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时年五十。赠廷尉卿，谥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庙嘉猷，谅以操履敦修，局宇详正。经曰“容止可观”，《诗》言“其仪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风焉。

列传第十八周弘正弟弘直弘直子确袁宪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晋光禄大夫顗之九世孙也。祖颙，齐中书侍郎 ，领著作。父宝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侍中护军舍所养。年十岁，通《老子》、《周易》，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观汝神情颖晤，清理警发，后世知名，当出吾右。"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请以女妻之。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其日浅，弗之许焉。博士到洽议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起家梁太学博士。晋安王为丹阳尹，引为主簿。出为鄴令，丁母忧去职。服阕，历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义郎，直寿光省，以弘正为司义侍郎。

中大通三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华容公不得立，乃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弘正乃奏记曰：

窃闻揔谦之象，起于羲、轩爻画，揖让之源，生于尧、舜禅受，其来尚矣，可得而详焉。夫以庙堂、汾水，殊途而同归，稷、契、巢、许，异名而一贯，出者称为元首，处者谓之外臣，莫不内外相资，表里成治，斯盖万代同规，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浸以陵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乃至七国争雄，刘项竞逐，皇汉扇其俗，有晋扬其波，谦让之道废，多历年所矣。夫文质递变，浇淳相革，还朴反古，今也其时。

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聪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下明诏，以大王为国之储副，乃天下之本焉。虽复夏启、周诵，汉储、魏两，此数君者，安足为大王道哉。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能使无为之化，复兴于邃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岂不盛欤！

弘正陋学书生，义惭稽古，家自汝、颍，世传忠烈，先人决曹掾燕抗辞九谏，高节万乘，正色三府，虽盛德之业将绝，而狂直之风未坠。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刍言野说，少陈于听览，纵复委身烹鼎之下，绝命肺石之上，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其抗直守正，皆此类也。

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弘正启梁武帝《周易》疑义五十条，又请释《乾》、《坤》、《二系》曰："臣闻《易》称立以尽意，系辞以尽言，然后知圣人之情，几可见矣。自非含微体极，尽化穷神，岂能通志成务，探赜致远。而宣尼比之桎梏，绝韦编于漆字，轩辕之所听莹，遗玄珠于赤水。伏惟陛下一日万机，匪劳神于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于天真，圣智无以隐其几深，明神无以沦其不测。至若爻画之苞于《六经》，文辞之穷于《两系》，名儒剧谈以历载，鸿生抵掌以终年，莫有试游其籓，未尝一见其涘。自制旨降谈，裁成《易》道，析至微于秋毫，涣曾冰于幽谷。臣亲承音旨，职司宣授，后进诜诜，不无传业。但《乾》、《坤》之蕴未剖，《系》表之妙莫诠，使一经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浅，轻率短陋，谨与受业诸生清河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于《乾》、《坤》、《二系》、《象》、《爻》未启，伏愿听览之闲，曲垂提训，得使微臣钻仰，成其笃习，后昆好事，专门有奉。自惟多幸，欢沐道于尧年，肄业终身，不知老之将至。天尊不闻，而冒陈请，冰谷置怀，罔识攸厝。"诏答曰："设《卦》观象，事远文高，作《系》表言，辞深理奥，东鲁绝编之思，西伯幽忧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圣，自商瞿禀承，子庸传授，篇简湮没，岁月辽远。田生表菑川之誉，梁丘擅琅邪之学，代郡范生，山阳王氏，人藏荆山之宝，各尽玄言之趣，说或去取，意有详略。近搢绅之学，咸有稽疑，随答所问，已具别解。知与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须释《乾》、《坤》、《文言》及《二系》，万机小暇，试当讨论。"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尝谓弟弘让曰："国家厄运，数年当有兵起，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纳侯景，弘正谓弘让曰："乱阶此矣。"京城陷，弘直为衡阳内史，元帝在江陵，遗弘直书曰："适有都信，贤兄博士平安。但京师搢绅，无不附逆，王克已为家臣，陆缅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确乎不拔。言及西军，潺湲掩泪，恒思吾至，如望岁焉，松柏后凋，一人而已。"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僧辩得之甚喜，即日启元帝，元帝手书与弘正曰："獯丑逆乱，寒暑亟离，海内相识，零落略尽。韩非之智，不免秦狱，刘歆之学，犹弊亡新，音尘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访山东而寻子云，问关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闻，迟比来邮，慰其延伫。"仍遣使迎之，谓朝士曰："晋氏平吴，喜获二陆，今我破贼，亦得两周，今古一时，足为连类。"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授黄门侍郎，直侍中省。俄迁左民尚书，寻加散骑常侍。

元帝尝著《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辩启送秘书图籍，敕弘正雠校。

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迁，唯弘正与仆射王裒言于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无所与疑。至如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鄴，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荆陕人士咸云王、周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还都。

及江陵陷，弘正遁围而出，归于京师，敬帝以为大司马王僧辩长史，行扬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迁太常卿、都官尚书。高祖受禅，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往长安迎高宗。三年，自周还，诏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慈训太仆。废帝嗣位，领都官尚书，总知五礼事。仍授太傅长史，加明威将军。高宗即位，迁特进，重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书右仆射，祭酒、中正如故。寻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朝廷旧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礼，横经请益，有师资之敬焉。

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六年，卒于官，时年七十九。诏曰："追远褒德，抑有恒规。故尚书右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识宇凝深，艺业通备，辞林义府，国老民宗，道映庠门，望高礼阁，卒然殂殒，朕用恻然。可赠侍中、中书监，丧事所须，量加资给。"便出临哭。谥曰简子。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坟，官至吏部郎。

弘正二弟：弘让，弘直。弘让性简素，博学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领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弘直字思方，幼而聪敏。解褐梁太学博士，稍迁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与东海鲍泉、南阳宗懔、平原刘缓、沛郡刘□同掌书记。入为尚书仪曹郎。湘东王出镇江、荆二州，累除录事咨议参军，带柴桑、当阳二县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节、英果将军、世子长史。寻除智武将军、衡阳内史。迁贞毅将军、平南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府州事，湘滨县侯，邑六百户。历邵陵、零陵太守、云麾将军、昌州刺史。王琳之

举兵也，弘直在湘州，琳败，乃还朝。天嘉中，历国子博士、庐陵王长史、尚书左丞、领羽林监、中散大夫、秘书监，掌国史。迁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遗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来，筋力减耗，可谓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觉，唯务行乐，不知老之将至。今时制云及，将同朝露，七十馀年，颇经称足，启手告全，差无遗恨。气绝已后，便买市中见材，材必须小形者，使易提挈。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著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兑，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其外一无所用。"卒于家，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确。

确字士潜，美容仪，宽大有行检，博涉经史，笃好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钟爱。解褐梁太学博士、司徒祭酒、晋安王主簿。高祖受禅，除尚书殿中郎，累迁安成王限内记室。高宗即位，授东宫通事舍人，丁母忧，去职。及欧阳纥平，起为中书舍人，命于广州慰劳，服阕，为太常卿。历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太子家令，以父忧去职。寻起为贞威将军、吴令，确固辞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卫率、中书舍人，迁散骑常侍，加贞威将军、信州南平王府长史，行扬州事，为政平允，称为良吏。迁都官尚书。祯明初，遘疾、卒于官，时年五十九。诏赠散骑常侍、太常卿，官给丧事。

袁宪，字德章，尚书左仆射枢之弟也。幼聪敏，好学，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每有新议，出人意表，同辈咸嗟服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彩。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坐，弟子毕集，乃延宪入室，授以麈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耶！"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数番，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馀。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脩，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耶？"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

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即梁简文之女也。

大同元年，释褐秘书郎。太清二年，迁太子舍人。侯景寇逆，宪东之吴郡，寻丁父忧，哀毁过礼。敬帝承制，征授尚书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户曹。永定元年，授中书侍郎，兼散骑常侍。与黄门侍郎王瑜使齐，数年不遣，天嘉初乃还。四年，诏复中书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转尚书吏部侍郎，寻除散骑常侍，侍东宫。三年，迁御史中丞，领羽林监。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马，宪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严惮焉。

宪详练朝章，尤明听断，至有狱情未尽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闲暇，常为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众。尝陪宴承香阁，宾退之后，高宗留宪与卫尉樊俊徙席山亭，谈宴终日。高宗目宪而谓俊曰“袁家故为有人”，其见重如此。

五年，入为侍中。六年，除吴郡太守，以父任固辞不拜，改授明威将军、南康内史。九年，秩满，除散骑常侍，兼吏部尚书，寻而为真。宪以久居清显，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诸人在职，屡有谤书。卿处事已多，可谓清白，别相甄录，且勿致辞。”十三年，迁右仆射，参掌选事。先是宪长兄简懿子为左仆射，至是宪为右仆射，台省内目简懿为大仆射，宪为小仆射，朝廷荣之。

及高宗不豫，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宪指麾部分，预有力焉。后主被疮病笃，执宪手曰：“我儿尚幼，后事委卿。”宪曰：“群情喁喁，冀圣躬康复，后事之旨，未敢奉诏。”以功封建安县伯，邑四百户，领太子中庶子，馀并如故。寻除侍中、信威将军、太子詹事。

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释奠之礼，宪于是表请解职，后主不许，给扶二人，进号云麾将军，置佐史。皇太子颇不率典训，宪手表陈谏凡十条，皆援引古今，言辞切直，太子虽外示容纳，而心无悛改。后主欲立宠姬张贵妃子始安王为嗣，尝从容言之，吏部尚书蔡徵顺旨称赏，宪厉色折之曰：“皇太子国家储嗣，亿兆宅心。卿是何人，轻言废立！”夏，竟废太子为吴兴王。后主知宪有规谏之事，叹曰“袁德章实骨鲠之臣”，即日诏为尚书仆射。

祯明三年，隋军来伐，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宫卫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宪卫侍左右。后主谓宪曰：“我从来待卿不先馀人，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后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见侯景故事。”后主不从，因下榻驰去。宪从后堂景阳殿入，后主投下井中，宪拜哭而出。

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节、昌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昌州刺史。开皇十四年，诏授晋王府长史。十八年卒，时年七十。赠大将军，安城郡公，谥曰简。长子承家，仕隋至秘书丞、国子司业。

史臣曰：梁元帝称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观其雅量标举，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国师矣。袁宪风格整峻，徇义履道。韩子称为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终始，良可嘉焉。

列传第十九裴忌孙瑒

裴忌，字无畏，河东闻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傥有志略　　，召补文德主帅。梁普通中众军北伐，之平随都督夏侯亶克定涡、潼，以功封费县侯。会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诏以之平为假节、超武将军、都督衡州五郡征讨诸军事。及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赏之。元帝承圣中，累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晋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禄大夫，慈训宫卫尉，并不就，乃筑山穿池，植以卉木，居处其中，有终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赠仁威将军、光禄大夫，谥曰僖子。

忌少聪敏，有识量，颇涉史传，为当时所称。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参军。侯景之乱，忌招集勇力，随高祖征讨，累功为宁远将军。及高祖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高祖遣黄他率众攻之，僧智出兵于西昌门拒战，他与相持，不能克。高祖谓忌曰："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馀，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塘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军至，轻舟奔杜龛，忌入据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吴郡太守。

高祖受禅，征为左卫将军。天嘉初，出为持节、南康内史。时义安太守张绍宾据郡反，世祖以忌为持节、都督岭北诸军事，率众讨平之。还除散骑常侍、司徒左长史。五年，授云麾将军、卫尉卿，封东兴县侯，邑六百户。及华皎称兵上流，高宗时为录尚书辅政，尽命众军出讨，委忌总知中外城防诸军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无年，授东阳太守，改封乐安县侯，邑一千户。四年，入为太府卿。五年，转都官尚书。

吴明彻督众军北伐，诏忌以本官监明彻军。淮南平，授军师将军、豫州刺史。忌善于绥抚，甚得民和。改授使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谯州刺史。未及之官，会明彻受诏进讨彭、汴，以忌为都督，与明彻掎角俱进。吕梁军败，陷于周，周授上开府。隋开皇十四年，卒于长安，时年七十三。

孙瑒，字德琏，吴郡吴人也。祖文惠，齐越骑校尉、清远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傥，好谋略，博涉经史，尤便书翰。起家梁轻车临川嗣王行参军，累迁为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参军事。王出镇郢州，瑒尽室随府，甚被赏遇。太清之难，授假节、宣猛将

军、军主。王僧辩之讨侯景也，王琳为前军，琳与瑒同门，乃表荐为戎昭将军、宜都太守，仍从僧辩救徐文盛于武昌。会郢州陷，乃留军镇巴陵，修战守之备。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围，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战，贼众奔退。瑒从大军沿流而下，及克姑熟，瑒力战有功，除员外散骑常侍，封富阳县侯，邑一千户。寻受假节、雄信将军、衡阳内史，未及之官，仍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贼有功，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寻除智武将军，监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节、仁威将军、巴州刺史。

高祖受禅，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征瑒为太府卿，加通直散骑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总留府之任。周遣大将史宁率众四万，乘虚奄至，瑒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男女三千馀口。周军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馀楼。时瑒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瑒亲自抚巡，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矫授瑒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瑒伪许以缓之，而潜修战具，楼雉器械，一朝严设，周人甚惮焉。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瑒于是尽有中流之地，集其将士而谓之曰："吾与王公陈力协义，同奖梁室，亦已勤矣。今时事如此，天可违乎！"遂遣使奉表诣阙。

天嘉元年，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封定襄县侯，邑一千户。瑒怀不自安，乃固请入朝，征为散骑常侍、中领军。未拜，而世祖从容谓瑒曰："昔硃买臣愿为本郡，卿岂有意乎？"仍改授持节、安东将军、吴郡太守，给鼓吹一部。及将之镇，乘舆幸近畿饯送，乡里荣之。秩满，征拜散骑常侍、中护军，鼓吹如故。留异之反东阳，诏瑒督舟师进讨。异平，迁镇右将军，常侍、鼓吹并如故。顷之，出为使持节、安东将军、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寻起为通直散骑常侍。

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出镇公安。瑒增修城池，怀服边远，为邻境所惮。居职六年，又以事免，更为通直散骑常侍。及吴明彻军败吕梁，授使持节、督缘江水陆诸军事、镇西将军，给鼓吹一部。寻授散骑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将军、鼓吹并如故。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

后主嗣位，复除通直散骑常侍，兼起部尚书。寻除中护军，复爵

邑，入为度支尚书，领步兵校尉。俄加散骑常侍，迁侍中、祠部尚书。后主频幸其第，及著诗赋述勋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为五兵尚书，领右军将军，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优诏不许。祯明元年卒官，时年七十二。后主临哭尽哀，赠护军将军，侍中如故，给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袭，丧事量加资给，谥曰桓子。

瑒事亲以孝闻，于诸弟甚笃睦。性通泰，有财物散之亲友。其自居处，颇失于奢豪，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馀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时兴皇寺朗法师该通释典，瑒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又巧思过人，为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有鉴识，男女婚姻，皆择素贵。及卒，尚书令江总为其志铭，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遣左民尚书蔡徵宣敕就宅镌之。其词曰："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时论以为荣。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风。世子让，早卒。第二子训，颇知名，历临湘令，直阁将军、高唐太守。陈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贼实繁，高祖建义杖旗，将宁区夏，裴忌早识攀附，每预戎麾，摧锋却敌，立功者数矣。孙瑒有文武干略。见知时主，及行军用兵，师司马之法，至于战胜攻取，屡著勋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频以罪免，盖亦陈汤之徒焉。

列传第二十徐陵子俭份仪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也。祖超之，齐郁林太守，梁员外散骑常侍。父摛 ，梁戎昭将军、太子左卫率，赠侍中、太子詹事，谥贞子。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

梁普通二年，晋安王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父摛为王咨议，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中大通三年，王立为皇太子，东宫置学士，陵充其选。稍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风闻劾陵在县赃污，因坐免。久之，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迁通直散骑侍郎。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又令于少傅府述所制《庄子义》。寻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及侯景寇京师，陵父摛先在围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忧恤。会齐受魏禅，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复通使于齐。陵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遵彦曰：

夫一言所感，凝晖照于鲁阳，一志冥通，飞泉涌于疏勒，况复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邻国相闻，风教相期者也！天道穷剥，钟乱本朝，情计驰惶，公私哽惧，而骸骨之请，徒淹岁寒，颠沛之祈，空盈卷轴，是所不图也，非所仰望也。

执事不闻之乎：昔分鳌命勣之世，观河拜洛之年，则有日乌流灾，风禽骋暴，天倾西北，地缺东南，盛旱坼三川，长波含五岳。我大梁应金图而有亢，纂玉镜而犹屯。何则？圣人不能为时，斯固穷通之恒理也。至如荆州刺史湘东王，机神之本，无寄名言，陶铸之馀，犹为尧、舜，虽复六代之舞，陈于总章，九州之歌，登于司乐，虞夔拊石，晋旷调钟，未足颂此英声，无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宁非祀夏之君，戡定艰难，便是匡周之霸，岂徒豳王徙雍，期月为都，姚帝迁河，周年成邑。方今越常藐藐，驯雉北飞，肃纣茫茫，风牛南偃，吾君之

子，含识知归，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

又晋熙等郡，皆入贵朝，去我寻阳，经途何几。至于铛铛晓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闻，临高台而可望。泉流宝碗，遥忆湓城，峰号香炉，依然庐岳。日者鄱阳嗣王治兵汇派，屯戍沦波，朝夕笺书，春秋方物，吾无从以蹑屩，彼何路而齐镳。岂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国，郢中上客，云聚魏都，鄴下名卿，风驰江浦，岂卢龙之径于彼新开，铜驼之街于我长闭？何彼途甚易，非劳于五丁，我路为难，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载，何其爽欤？而答旨云还路无从，斯所未喻二也。

晋熙、庐江，义阳、安陆，皆云款附，非复危邦，计彼中途，便当静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鸣，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脱殒轻躯，幸非边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宾游，通无货殖，忝非韩起聘郑，私买玉环，吴札过徐，躬要宝剑。由来宴锡，凡厥囊装，行役淹留，皆已虚罄，散有限之微财，供无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据图刎首，愚者不为，运斧全身，庸流所鉴。何则？生轻一发，自重千钧，不以贾盗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货财，盗有道焉，吾无忧矣。又公家遣使，脱有资须，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劳聚橐之仪，微骑闲行，宁望輶轩之礼。归人将从，私具驴骡，缘道亭邮，唯希蔬粟。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又若以吾徒应还侯景，侯景凶逆，歼我国家，天下含灵，人怀愤厉，既不获投身社稷，卫难乘舆，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谓俯首顿膝，归奉寇仇，珮弭腰鞬，为其皁隶？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诈，遂骇狼心，颇疑宋万之诛，弥惧荀幹之请，所以奔蹄劲角，专恣凭陵，凡我行人，偏膺仇憾。政复俎筋醢骨，抽舌探肝，于彼凶情，犹当未雪，海内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闻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风行雨散，东播西流，京邑丘墟，奸蓬萧瑟，偃师还望，咸为草莱，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义，争免寇仇？我以何亲，争归委质？昔钜平贵将，悬重于陆公，叔向名流，深知于鬷篾。吾虽不敏，常慕前修，不图明庶有怀，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将亡，群凶挺争，诸贤戮力，想得其朋。为葛荣之党邪？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

假使吾徒还为凶党，侯景生于赵代，家自幽恒，居则台司，行为连率，山川形势，军国彝章，不劳请箸为筹，便当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

丑，羊豕同群，身寓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宫闱秘事，并若云霄，英俊訏谟，宁非帷幄，或阳惊以定策，或焚藁而奏书，朝廷之士，犹难参预，羁旅之人，何阶耳目。至于礼乐沿革，刑政宽猛，则讴歌已远，万舞成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摇其牙齿，为间谍者哉？若谓复命西朝，终奔东虏，虽齐、梁有隔，尉候奚殊？岂以河曲之难浮，而曰江关之可济？河桥马度，宁非宋典之奸？关路鸡鸣，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尔相妨？斯所未喻五也。

又兵交使在，虽著前经，傥同徇仆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则凡诸元帅，并释缧囚，爰及偏裨，同无翦馘。乃至钟仪见赦，朋笑遵途，襄老蒙归，《虞歌》引路。吾等张拭玉，修好寻盟，涉泗之与浮河，郊劳至于赠贿，公恩既被，宾敬无违，今者何愆，翻蒙贬责？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六也。

若曰妖氛永久，丧乱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铭兹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华而犹重。但山梁饮啄，非有意于笼樊，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钟鼓。况吾等营魂已谢，馀息空留，悲默为生，何能支久，是则虽蒙养护，更夭天年。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竖歼夷，当听反命，高轩继路，飞盖相随，未解其言，何能善谑？夫屯亨治乱，岂有意于前期。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宾又杖乡，计彼侯生，肩随而已。岂银台之要，彼未从师，金灶之方，吾知其决，政恐南阳菊水，竟不延龄，东海桑田，无由可望。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八也。

足下清襟胜托，书囿文林，凡自洪荒，终乎幽、厉，如吾今日，宁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坠，霸道昏凶，或执政之多门，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孙有礼，翻囚与国之宾，周伯无愆，空怒天王之使，迁箕卿于两馆，絷骥子于三年。斯匪贪乱之风邪？宁当今之高例也？至于双崤且帝，四海争雄，或构赵而侵燕，或连韩而谋魏，身求盟于楚殿，躬夺璧于秦庭，输宝鼎以托齐王，驰安车而诱梁客。其外膏脣贩舌，分路扬镳，无罪无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阳受命，天下同规，巡省诸华，无闻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孙甘言以斌媚，曹屈诈以羁縻，旍轸岁到于句吴，冠盖年驰于庸蜀，则客嘲殊险，宾戏已深，共尽游谈，谁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实，脱有前踪，恐是叔世之奸谋，而非为邦之胜略也。

抑又闻之，云师火帝，浇淳乃异其风，龙跃麟惊，王霸虽殊其道，莫不崇君亲以铭物，敦敬养以治民，预有邦司，曾无隆替。吾奉违温清，仍属乱离，寇虏猖狂，公私播越。萧轩靡御，王舫谁持？瞻望乡关，何心天地？自非生凭廪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犹其相愍。常谓择官而仕，非曰孝家，择事而趋，非云忠国。况乎钦承有道，骖驾前王，郎吏明经，鸱鸢知礼，巡省方化，咸问高年，东序西胶，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来朝，属世道之屯期，钟生民之否运，兼年累载，无申元直之祈，衔泣吞声，长对公闾之怒，情礼之诉，将同逆鳞，忠孝之言，皆应齮舌，是所不图也，非所仰望也。

且天伦之爱，何得忘怀？妻子之情，谁能无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贵，馀姚书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驱略。自东南丑虏，抄贩饥民，台署郎官，俱馁墙壁，况吾生离死别，多历暄寒，孀室婴儿，何可言念。如得身还乡土，躬自推求，犹冀提携，俱免凶虐。

夫四聪不达，华阳君所谓乱臣，百姓无冤，孙叔敖称为良相。足下高才重誉，参赞经纶，非豹非貔，闻《诗》闻《礼》，而中朝大议，曾未矜论，清禁嘉谋，安能相及，谔谔非周舍，容容类胡广，何其无诤臣哉？岁月如流，平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掩泣，夜万绪而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足下素挺词锋，兼长理窟，匡丞相解颐之说，乐令君清耳之谈，向所咨疑，谁能晓喻。若鄙言为谬，来旨必通，分请灰钉，甘从斧镬，何但规规默默，齰舌低头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犹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干祈以屡，哽恸增深。

遵彦竟不报书。及江陵陷，齐送贞阳侯萧渊明为梁嗣，乃遣陵随还。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渊明往复致书，皆陵词也。及渊明之入，僧辩得陵大喜，接待馈遗，其礼甚优。以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其年高祖率兵诛僧辩，仍进讨韦载。时任约、徐嗣徽乘虚袭石头，陵感僧辩旧恩，乃往赴约。及约等平，高祖释陵不问。寻以为贞威将军、尚书左丞。

绍泰二年，又使于齐，还除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高祖受禅，加散骑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迁五兵尚书，领大著作。六年，除散骑常侍、御史中丞。时安成王顼为司空，以帝弟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叡假王威权，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世祖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

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自此朝廷肃然。

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核名实。时有冒进求官，喧竞不已者，陵乃为书宣示曰："自古吏部尚书者，品藻人伦，简其才能，寻其门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尔时丧乱，无复典章，故使官方，穷此纷杂。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所见诸君，多逾本分，犹言大屈，未喻高怀。若问梁朝硃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逾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梁武帝云'世间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岂无运命，每有好官缺，辄忆羊玄保。'此则清阶显职，不由选也。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此复可为例邪？既忝衡流，应须粉墨。所望诸贤，深明鄙意。"自是众咸服焉。时论比之毛玠。

废帝即位，高宗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高宗纂历，封建昌县侯，邑五百户。太建元年，除尚书右仆射。三年，迁尚书左仆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劢等，高宗召陵入内殿，曰："卿何为固辞此职而举人乎？"陵曰："周弘正从陛下西还，旧藩长史，王劢太平相府长史，张种帝乡贤戚，若选贤与旧，臣宜居后。"固辞累日，高宗苦属之，陵乃奉诏。

及朝议北伐，高宗曰："朕意已决，卿可举元帅。"众议咸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于是争论累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举杯属陵曰："赏卿知人。"陵避席对曰："定策出自圣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馀并如故。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寻加侍中，给扶，又除领军将军。八年，加翊右将军、太子詹事，置佐史。俄迁右光禄大夫，馀并如故。十年，重为领军将军。寻迁安右将军、丹阳尹。十三年，为中书监，领太子詹事，给鼓吹一部，侍中、将军、右光禄、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优礼之，乃诏将作为造大斋，令陵就第摄事。

后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馀如故。至德元年卒，时年七十七。诏曰：“慎终有典，抑乃旧章，令德可甄，谅宜追远。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县开国侯陵，弱龄学尚，登朝秀颖，业高名辈，文曰词宗。朕近岁承华，特相引狎，虽多卧疾，方期克壮，奄然殒逝，震悼于怀。可赠镇右将军、特进，其侍中、左光禄、鼓吹、侯如故，并出举哀，丧事所须，量加资给。谥曰章。”

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无所营树，禄俸与亲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而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馀家有可卖不？”其周给如此。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座莫能与抗。目有青睛，时人以为聪惠之相也。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后逢丧乱，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俭，份，仪，僔。

俭一名众。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为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参军。侯景乱，陵使魏未反，俭时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闻其名，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尝侍宴赋诗，元帝叹赏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矣。”江陵陷，复还于京师。永定初，为太子洗马，迁镇东从事中郎。天嘉三年，迁中书侍郎。

太建初，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反，高宗令俭持节喻旨。纥初见俭，盛列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转祸为福，未为晚也。”纥默然不答，惧俭沮其众，不许入城，置俭于孤园寺，遣人守卫，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于是乃遣俭从间道驰还。高宗乃命章昭达率众讨纥，仍以俭悉其形势，敕俭监昭达军。纥平，高宗嘉之，赐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镇北鄱阳王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累迁国子博士、大匠卿，馀并如故。寻迁黄门侍郎，转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以公事免。寻起为中卫始兴王限外咨议参军，兼中书舍人。又为太子中庶子，迁贞威将军、太子左卫率，舍人如故。

后主立，授和戎将军、宣惠晋熙王长史，行丹阳郡国事。俄以父忧去职。寻起为和戎将军，累迁寻阳内史，为政严明，盗贼静息。迁散骑常侍，袭封建昌侯，入为御史中丞。俭性公平，无所阿附，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亦为俭所纠劾，后主深委任焉。又领右军。祯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风，年九岁，为《梦赋》，陵见之，谓所亲曰："吾幼属文，亦不加此。"解褐为秘书郎。转太子舍人。累迁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马。出为海盐令，甚有治绩。秩满，入为太子洗马。份性孝悌，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时年二十二。

仪少聪警，以《周易》生举高第为秘书郎，出为乌伤令。祯明初，迁尚书殿中郎，寻兼东宫学士。陈亡入隋。开皇九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郎。大业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为《周易》生，有口辩，能谈玄理。既长，遍通《五经》，博览史籍，亦善属文，而文不逮义。梁太清初，起家为太学博士。

性至孝，遭父忧，殆不胜丧，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孝克养母，饘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将军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许也。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富于财，孝克密因媒者陈意，景行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供养。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氏亦深念旧恩，数私自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孝克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

后东游，居于钱塘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寻复去职。太建四年，征为秘书丞，不就，乃蔬食长斋，持菩萨戒，昼夜讲诵《法华经》，高宗甚嘉其操行。

六年，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孝克每侍宴，无所食啖，至席散，当其前膳羞损减，高宗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不能对。自是斌以意伺之，见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斌当时莫

识其意，后更寻访，方知还以遗母。斌以实启，高宗嗟叹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馔，并遣将还，以饷其母，时论美之。

至德中，皇太子入之释奠，百司陪列，孝克发《孝经》题，后主诏皇太子北面致敬。祯明元年，入为都官尚书。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阁道，年化久远，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著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门阁自然开闭。居省者多死亡，尚书周确卒于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涉两载，妖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饥寒，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二年，为散骑常侍，侍东宫。陈亡，随例入关。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之后，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之焉。

开皇十年，长安疾疫，隋文帝闻其名行，召令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寻授国子博士。后侍东宫讲《礼传》。十九年，以疾卒，时年七十三。临终，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异香气，邻里皆惊异之。子万载，仕至晋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灵，聪明特达，笼罩今古。及缔构兴王，遭逢泰运，位隆朝宰，献替谋猷，盖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厉行，养亲逾礼，亦参、闵之志欤！

列传第二十一江总姚察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也，晋散骑常侍统之十世孙。五世祖湛，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忠简公。祖蒨，梁光禄大夫，有名当代。父紑，本州迎主簿，少居父忧，以毁卒，在《梁书孝行传》。

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舅吴平光侯萧劢，名重当时，特所钟爱，尝谓总曰："尔操行殊异，神采英拔，后之知名，当出吾右。"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十八，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参军。中权将军、丹阳尹何敬容开府，置佐史，并以贵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迁尚书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毕，制《述怀诗》，总预同此作，帝览总诗，深降嗟赏。仍转侍郎。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之遴尝酬总诗，其略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驺唱，每畏晨光赩。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销鄙吝，枉趾觏颜色。下上数千载，扬搉吐胸臆。"其为通人所钦挹如此。迁太子洗马，又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府限内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

及魏国通好，敕以总及徐陵摄官报聘，总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诏以总权兼太常卿，守小庙。台城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其辞曰：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会稽龙华寺。此伽蓝者，余六世祖宋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构也。侯之王父晋护军将军ＡＮ，昔莅此邦，卜居山阴都阳里，贻厥子孙，有终焉之志。寺域则宅之旧基，左江右湖，面山背豁，东西连跨，南北纡萦，聊与苦节名僧，同销日用，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寝处风云，凭栖水月。不意华戎莫辨，朝市倾沦，以此伤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岂摅郁结，庶后生君子，悯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东越之灵秘。表《桧风》于韩什，著镇山于周记。蕴大禹之金书，镌暴秦之石字。太史来而探穴，钟离去而开笥。信竹箭之为珍，何珹珠之罕值。奉盛德之鸿祀，寓安禅之古寺。实豫章之旧圃，成黄金之胜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镜中而远寻。面曾阜之超忽，迩平湖之迥深。山条偃蹇，水叶侵淫。挂猿朝落，饥鼯夜吟。果丛药

苑，桃蹊橘林。梢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望岛屿之遭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晓匝。风引蜩而嘶噪，雨鸣林而修飒，鸟稍狎而知来，云无情而自合。尔乃野开灵塔，地筑禅居，喜园迢遰，乐树扶疏。经行籍草，宴坐临渠，持戒振锡，度影甘蔬。坚固之林可喻，寂灭之场蹔如。异曲终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钟风雨之如晦，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气于畴日，寄知音于来祀。何远客之可悲，知自怜其何已。

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征总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给总行装。会江陵陷，遂不行，总自此流寓岭南积岁。天嘉四年，以中书侍郎征还朝，直侍中省。累迁司徒右长史，掌东宫管记，给事黄门侍郎，领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东宫、中正如故。迁左民尚书，转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微行总舍，上怒免之。寻为侍中，领左骁骑将军。复为左民尚书领左军将军，未拜，又以公事免。寻起为散骑常侍、明烈将军、司徒左长史，迁太常卿。

后主即位，除祠部尚书，又领左骁骑将军，参掌选事。转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寻迁尚书仆射，参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将军，量置佐史。寻授尚书令，给鼓吹一部，加扶，馀并如故。策曰："於戏，夫文昌政本，司会治经，韦彪谓之枢机，李固方之斗极。况其五曹斯综，百揆是谐，同冢宰之司，专台阁之任。惟尔道业标峻，寓量弘深，胜范清规，风流以为准的，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故能师长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仪形载远，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钦哉，懋建尔徽猷，亮采我邦国，可不慎欤！"祯明二年，进号中权将军。京城陷，入隋，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时年七十六。

总尝自叙其略曰：

历升清显，备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权幸。尝抚躬仰天太息曰：庄青翟位至丞相，无迹可纪；赵元叔为上计吏，光乎列传。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悠悠风尘，流俗之士，颇致怨憎，荣枯宠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摧黜，奈何命也。后主昔在东朝，留意文艺，夙荷昭晋，恩纪契阔。嗣位之日，时寄谬隆，仪形天府，厘正庶绩，八法六典，无所不统。昔晋武帝策荀公曾

曰“周之冢宰，今之尚书令也”。况复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轩冕傥来之一物，岂是预要乎？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馀，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暮齿官陈，与摄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颇知自励，而不能蔬菲，尚染尘劳，以此负愧平生耳。

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

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馀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有文集三十卷，并行于世焉。

长子溢，字深源，颇有文辞。性傲诞，恃势骄物，虽近属故友，不免诋欺。历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马、中书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为秦王文学。

第七子濯，驸马都尉、秘书郎、隋给事郎，直秘书省学士。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亲以孝闻。六岁，诵书万馀言。弱不好弄，博弈杂戏，初不经心。勤苦厉精，以夜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参军，兼尚书驾部郎。

值梁室丧乱，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时东土兵荒，人饥相食，告籴无处，察家口既多，并采野蔬自给。察每崎岖艰阻，求请供养之资，粮粒恒得相继。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乱离之间，笃学不废。

元帝于荆州即位，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元帝授察原乡令。时邑境萧条，流亡不反，察轻其赋役，劝以耕种，于是户口殷盛，民至今称焉。

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兴王府功曹参军，寻补嘉德殿学士，转中卫、仪同始兴王府

记室参军。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陵见叹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除散骑侍郎、左通直。寻兼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馀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著《西聘道里记》，所叙事甚详。

使还，补东宫学士。于时济阳江总、吴国顾野王、陆琼、从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学之美，晨夕娱侍。察每言论制述，咸为诸人宗重。储君深加礼异，情越群僚，宫内所须方幅手笔，皆付察立草。又数令共野王递相策问，恒蒙赏激。

迁尚书祠部侍郎。此曹职司郊庙，昔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县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高宗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帝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并即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拜宣惠宜都王中录事参军，带东宫学士。历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咨议参军，丁内忧去职。俄起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事，固辞不免。后主纂业，敕兼东宫通事舍人，将军、知撰史如故。又敕专知优册谥议等文笔。至德元年，除中书侍郎，转太子仆，馀并如故。

初，梁季沦没，父僧垣入于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后主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仍敕申专加譬抑。尔后又遣申宣旨诫喻曰：“知比哀毁过礼，甚用为忧。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以存礼制。忧怀既深，故有此及。”

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终丧，频有陈让，并抑而不许。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门□祸，并罹殃罚，偷生晷漏，冀申情礼，而尪疹相仍，苴絻秽质，非复人流，将毕苫壤。岂期朝恩曲覃，被之缨绂，寻斯宠服，弥见惭靦。且宫闼秘奥，趋奏便繁，宁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预。伏愿至德孝治，矜其理夺，使残魂喘息，以遂馀生。”诏答曰：“省表具怀。卿行业淳深，声誉素显，理徇情礼，未膺刀笔。但参务承华，良所期寄，允兹抑夺，不得致辞也。”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阕，除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

察既累居忧服，兼斋素日久，自免忧后，因加气疾。后主尝别召见，见察柴瘠过甚，为之动容，乃谓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即蔬菲岁久，可停持长斋。"又遣度支尚书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从晚食。手敕曰："卿羸瘠如此，斋菲累年，不宜一饭，有乖将摄，若从所示，甚为佳也。"察虽奉此敕，而犹敦宿誓。

又诏授秘书监，领著作如故，乃累进让，并优荅不许。察其秘书省大加删正，又奏撰中书表集。拜散骑常侍，寻授度支尚书，旬月迁吏部尚书，领著作并如故。察既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且澄鉴之职，时人久以梓匠相许，及迁选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书蔡徵移中书令，后主方择其人，尚书令江总等咸共荐察，敕答曰："姚察非唯学艺优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选难才，今得之矣。"乃神笔草诏，读以示察，察辞让甚切。

别日召入论选事，察垂涕拜请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情忘远致，念绝修途。顷来忝窃，久知逾分，特以东朝攀奉，恩纪谬加。今日叨滥，非由才举，纵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当时才居选部，自后罕有继踪。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据，每切妨贤。臣虽无识，颇知审己，言行所践，无期荣贵，岂意铨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历，事高昔代，羽仪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为称职。臣夙陶教义，必知不可。"后主曰："选众之举，佥议所归，昔毛玠雅量清恪，卢毓心平体正，王蕴铨量得地，山涛举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与卿虽君臣礼隔，情分殊常，藻镜人伦，良所期寄，亦以无惭则悊也。"

察自居显要，甚励清洁，且廪锡以外，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

陈灭，入隋，开皇九年，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代史。又敕于硃华阁长参。文帝知察蔬菲，别日乃独召入内殿，赐果菜，乃指察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袭封北绛郡公。察往岁之聘周也，因得与父僧垣相见，将别之际，绝而复苏，至是承袭，愈更悲感，见者莫不为之歔欷。

察幼年尝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及官陈，禄俸皆舍寺起

造，并追为禅师树碑，文甚遒丽。及是，遇见梁国子祭酒萧子云书此寺禅斋诗，览之怆然，乃用萧韵述怀为咏，词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称之。丁后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之中，有白鸠巢于户上。

仁寿二年，诏曰："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强学待问，博极群典，脩身立德，白首不渝，虽在哀疚，宜夺情礼，可员外散骑常侍，封如故。"又敕侍晋王昭读。炀帝初在东宫，数被召见，访以文籍。即位之始，诏授太子内舍人，馀并如故。车驾巡幸，恒侍从焉。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问近对，察一人而已。

年七十四，大业二年，终于东都，遗命薄葬，务从率俭。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敛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自尔深悟苦空，颇知回向矣。尝得留连山寺，一去忘归。及仕陈代，诸名流遂许与声价，兼时主恩遇，宦途遂至通显。自入朝来，又蒙恩渥。既牵缠人世，素志弗从。且吾习蔬菲五十馀年，既历岁时，循而不失。瞑目之后，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初，察愿读一藏经，并已究竟，将终，曾无痛恼，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后身体柔软，颜色如恒。两宫悼惜，赗赙甚厚。

察性至孝，有人伦鉴识。冲虚谦逊，不以所长矜人。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蹔辍。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兼谙识内典，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特为绮密，在位多所称引，一善可录，无不赏荐。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侍奉机密，未尝淹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属，深怀退静，避于声势。清洁自处，赀产每虚，或有劝营生计，笑而不答。穆于亲属，笃于旧故，所得禄赐，咸充周恤。

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后主尝从容谓朝士曰："姚察达学洽闻，手笔典裁，求之于古，犹难辈匹，在于今世，足为师范。且访对甚详明，听之使人忘倦。"察每制文笔，敕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一宗匠。"

徐陵名高一代，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尝谓子俭曰："姚学士德学

无前，汝可师之也。”尚书令江总与察尤笃厚善，每有制作，必先以简察，然后施用。总为詹事时，尝制登宫城五百字诗，当时副君及徐陵以下诸名贤并同此作。徐公后谓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韵，寄弟集内。”及江编次文章，无复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谓察曰：“高才硕学，庶光拙文，今须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谦逊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制，仆诗亦须弃本，复乖徐公所寄，岂得见令两失。”察不获已，乃写本付之。为通人推挹，例皆如此。

所著《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四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悉穷该博，并《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补驻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大业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自尔以来，稍就补续。

史臣曰：江总持清标简贵，加润以辞采，及师长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禀兹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厉风俗，可以厚人伦。至于九流、《七略》之书，名山石室之记，汲郡、孔堂之书，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穷研旨奥，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师，晋绅以为准的。既历职贵显，国典朝章，古今疑议，后主皆取先臣断决焉。

列传第二十二世祖九王高宗二十九王后主十一子

世祖十三男：沈皇后生废帝、始兴王伯茂，严淑媛生鄱阳王伯山、晋安王伯恭，潘容华生新安王伯固，刘昭华生衡阳王伯信，王充华生庐陵王伯仁 ，张修容生江夏王伯义，韩修华生武陵王伯礼，江贵妃生永阳王伯智，孔贵妃生桂阳王伯谋。其伯固犯逆别有传。二男早卒，本书无名。

始兴王伯茂，字郁之，世祖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兴昭烈王道谈仕于梁世，为东宫直阁将军，侯景之乱，领弩手二千援台，于城中中流矢卒。太平二年，追赠侍中、使持节、都督南兖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封长城县公，谥曰昭烈。高祖受禅，重赠骠骑大将军、太傅、扬州牧，改封始兴郡王，邑二千户。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圣末迁于关右，至是高祖遥以高宗袭封始兴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时高宗在周未还，世祖以本宗乏飨，其年十月下诏曰："日者皇基肇建，封树枝戚，朕亲地攸在，特启大邦。弟顼嗣承门祀，虽土宇开建，荐飨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闵凶夙遘，储贰遐隔，轚车未返。猥以眇身，膺兹景命，式循龟鼎，冰谷载怀。今既入奉大宗，事绝藩祼，始兴国庙蒸尝无主，瞻言霜露，感寻恸绝。其徙封嗣王顼为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庶申罔极之情，永保山河之祚。"

旧制诸王受封，未加戎号者，不置佐史，于是尚书八座奏曰："夫增崇徽号，饰表车服，所以阐彰厥德，下变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兴王伯茂，体自尊极，神姿明颖，玉暎觿辰，兰芬绮岁，清晖美誉，日茂月升，道郁平、河，声超衮、植。皇情追感，圣性天深，以本宗阙绪，纂承藩嗣，虽圭社是膺，而戎章未袭，岂所以光崇睿哲，宠树皇枝。臣等参议，宜加宁远将军，置佐史。"诏曰"可"。寻除使持节、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诸军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进号宣惠将军、扬州刺史。

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爱重之。是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三年，除镇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

废帝即位，时伯茂在都，刘师知等矫诏出高宗也，伯茂劝成之。师

知等诛后，高宗恐伯茂扇动朝廷，光大元年，乃进号中卫将军，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是时四海之望，咸归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愤怨，数肆恶言，高宗以其无能，不以为意。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豫其事。二年十一月，皇太后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曰："伯茂轻薄，爰自弱龄，辜负严训，弥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国权，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图为祸乱，扇动宫闱，要招粗险，觖望台阁，嗣君丧道，由此乱阶，是诸凶德，咸作谋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蠙人。言念皇支，尚怀悲懑，可特降为温麻侯，宜加禁止，别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泫叹。"时六门之外有别馆，以为诸王冠婚之所，名为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于路遇盗，殒于车中，时年十八。

鄱阳王伯山，字静之，世祖第三子也。伟容仪，举止闲雅，喜愠不形于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时，天下草创，诸王受封仪注多阙，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书八座奏曰："臣闻本枝惟允，宗周之业以弘，盘石既建，皇汉之基斯远，故能协宣五运，规范百王，式固灵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发睿德于龆年，表歧姿于丱日，光昭丹掖，晖暎青闱，而玉圭未秉，金锡靡驾，岂所以敦序维翰，建树藩戚。臣等参议，宜封鄱阳郡王。"诏曰"可"。乃遣散骑常侍、度支尚书萧睿持节兼太宰告于太庙；又遣五兵尚书王质持节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临轩策命之曰："於戏！夫建树藩屏，翼奖王室，钦若前典，咸必由之。惟尔夙挺圭璋，生知孝敬，令德茂亲，佥誉所集，启建大邦，实惟伦序，是用敬遵民瞻，锡此圭瑞。往钦哉！其勉树声业，永保宗社，可不慎欤！"策讫，敕令王公已下并宴于王第。仍授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六年，为缘江都督、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进号镇北将军。

高宗辅政，不欲令伯山处边，光大元年，徙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太建元年，征为中卫将军、中领军。六年，又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寻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十一年，入为护军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仍给鼓吹并扶。后主即位，进号中权大将军。至德四年，出为持节、都督东扬、豊二州诸军事、东扬州刺史，加侍中，馀并如故。祯明元年，丁所生母忧，去职。明年，起为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班剑十人。三年正月薨，时年四十。

伯山性宽厚，美风仪，又于诸王最长，后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飨宴之事，恒使伯山为主。及丁所生母忧，居丧以孝闻。后主尝幸吏部尚书蔡徵宅，因往吊之，伯山号恸殆绝，因起为镇卫将军，仍谓群臣曰："鄱阳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长，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须迁太

尉。”未及发诏而伯山薨，寻值陈亡，遂无赠谥。

长子君范，太建中拜鄱阳国世子，寻为贞威将军、晋陵太守，未袭爵而隋师至。是时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馀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而又阴为之备。及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关。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初，君范与尚书仆射江总友善，至是总赠君范书五言诗，以叙他乡离别之意，辞甚酸切，当世文士咸讽诵之。大业二年，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其年君范为温令。

晋安王伯恭字肃之，世祖第六子也。天嘉六年，立为晋安王。寻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佐史。时伯恭年十馀岁，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为安前将军、中护军，迁中领军。寻为中卫将军、扬州刺史，以公事免。四年，起为安左将军，寻为镇右将军、特进，给扶。六年，出为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九年，入为安前将军、祠部尚书。十一年，进号军师将军、尚书右仆射。十二年，迁仆射。十三年，迁左仆射。十四年，出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未拜。至德元年，为侍中、中卫将军、光禄大夫，丁所生母忧，去职。祯明元年，起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置佐史、扶并如故。三年入关。隋大业初，为成州刺史、太常卿。

衡阳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第七子也。天嘉元年，衡阳献王昌自周还朝，于道薨，其年世祖立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祀。寻为宣惠将军、丹阳尹，置佐史。太建四年，为中护军。六年，为宣毅将军、扬州刺史。寻加侍中、散骑常侍。十一年，进号镇前将军，太子詹事，馀并如故。祯明元年，出为镇南将军、西衡州刺史。三年，隋军济江，与临汝侯方庆并为东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事在方庆传。

庐陵王伯仁，字寿之，世祖第八子也。天嘉六年，立为庐陵王。太建初，为轻车将军，置佐史。七年，迁冠军将军、中领军。寻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十二年，为翊左将军、中领军。贞明元年，加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长子番，先封湘滨侯，隋大业中，不资阳令。

江夏王伯义，字坚之，世祖第九子也。天嘉六年，立为江夏王。太建初，为宣惠将军、东扬州刺史，置佐史。寻为宣毅将军、持节、散骑

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合州刺史。十四年，征为侍中、忠武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祯明三年入关，迁于瓜州，于道卒。

长子元基，先封湘潭侯，隋大业中为谷熟县令。

武陵王伯礼，字用之，世祖第十子也。天嘉六年，立为武陵王。太建初，为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驱录民下，逼夺财货，前后委积，百姓患之。太建九年，为有司所劾，上曰："王年少，未达治道，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特降军号，后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与同罪。"十一年春，被代征还，伯礼遂迁延不发。其年十月，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闻车屦不俟，君命之通规，夙夜匪懈，臣子之恒节。谨案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早擅英猷，久驰令问，惟良寄重，枌乡是属。圣上爱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复稽缓归骖，取移凉燠，迟回去鹞，空淹载路，淑慎未彰，违惰斯在，绳愆检迹，以为惩诫。臣等参议以见事免伯礼所居官，以王还第，谨以白简奏闻。"诏曰："可"。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散骑侍郎、临洮太守。

永阳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经史。太建中，立为永阳王。寻为侍中，加明威将军，置佐史。寻加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东扬、豊二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领会稽内史。至德二年，入为侍中、翊左将军，加特进。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岐州司马，迁国子司业。

桂阳王伯谋，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为桂阳王。七年，为明威将军，置佐史。寻为信威将军、丹阳尹。十年，加侍中。出为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东中郎将、吴兴太守。十一年，加散骑常侍。至德元年薨。

子豊嗣，大业中，为番禾令。

高宗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后主，彭贵人生始兴王叔陵，曹淑华生豫章王叔英，何淑仪生长沙王叔坚、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钱贵妃生河东王叔献，刘昭仪生新蔡王叔齐，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义阳王叔达、新会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兴王叔重，徐姬生寻阳王叔俨，淳于姬生岳阳王叔慎，王修华生武昌王叔虞，韦修容生湘东王叔平，施姬生临贺王叔敖、沅陵王叔兴，曾姬生阳山王叔宣，杨姬生西阳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俭、南郡王叔澄、岳

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兴王叔纯，吴姬生巴东王叔谟，刘姬生临江王叔显，秦姬生新宁王叔隆、新昌王叔荣。其皇子叔叡、叔忠、叔弘、叔毅、叔训、叔武、叔处、叔封等八人，并未及封。叔陵犯逆，别有传。三子早卒，本书无名。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子也。少宽厚仁爱。天嘉元年，封建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为宣惠将军、都督东扬州诸军事、东扬州刺史。五年，进号平北将军、南豫州刺史。十一年，为镇前将军、江州刺史。后主即位，进号征南将军，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中卫大将军，馀并如故。四年，进号骠骑大将军。祯明元年，给鼓吹一部，班剑十人。其年，迁司空。三年，隋师济江，叔英知石头军戍事。寻令入屯朝堂。及六军败绩，降于隋将韩擒虎。其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涪陵太守。

长子弘，至德元年，拜豫章国世子。

长沙王叔坚，字子成，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吴中酒家隶，高宗微时，尝往饮，遂与通，及贵，召拜淑仪。叔坚少杰黠，凶虐使酒，尤好数术、卜筮、祝禁，钅容金琢玉，并究其妙。天嘉中，封豊城侯。太建元年，立为长沙王，仍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进号云麾将军、郢州刺史，未拜，转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寻为平北将军、合州刺史。八年，复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十一年，入为翊左将军、丹阳尹。

初，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并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每朝会卤簿，不肯为先后，必分道而趋，左右或争道而斗，至有死者。及高宗弗豫，叔坚、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乃命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及高宗崩，仓卒之际，又命其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及翌日小敛，叔陵袖锉药刀趋进，斫后主，中项，后主闷绝于地，皇太后与后主乳母乐安君吴氏俱以身捍之，获免。叔坚自后扼叔陵，擒之，并夺其刀，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也？"后主不能应。叔陵旧多力，须臾，自奋得脱，出云龙门，入于东府城，召左右断青溪桥道，放东城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马，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是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令讨之。即日擒其将戴温、谭骐驎等，送台，斩于尚书阁下，持其首徇于东城。叔陵恇扰不知所为，乃尽杀其妻妾，率左右数百人走趋新林。摩诃追之，斩于丹阳

郡，馀党悉擒。其年，以功进号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是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小大，悉委叔坚决之，于是势倾朝廷。叔坚因肆骄纵，事多不法，后主由是疏而忌之。孔范、管斌、施文庆之徒，并东宫旧臣，日夜阴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诏令即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寻有诏又以为骠骑将军，重为司空，实欲去其权势。叔坚不自安，稍怨望，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日月下醮之，祝诅于上。其年冬，有人上书告其事，案验并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数之以罪，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于九泉之下。"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特免所居官，以王还第。寻起为侍中、镇左将军。二年，又给鼓吹，油幢车。三年，出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四年，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祯明二年，秩满还都。

三年入关，迁于瓜州，更名叔贤。叔贤素贵，不知家人生产，至是与妃沈氏酤酒，以佣保为事。隋大业中，为遂宁郡太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子也。性质直有材器，容貌甚伟。太建四年，立为建安王，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七年，为云麾将军、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进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后主即位，进号安南将军。又为侍中、镇右将军、中书令。迁中书监。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都官郎、上党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仪容美丽，举止和弱，状似妇人。太建五年，立为宜都王，寻授宣惠将军，置佐史。七年，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寻为轻车将军、卫尉卿。十三年，出为使持节、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又为侍中、翊右将军。至德四年，进号安右将军。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鸿胪少卿。

河东王叔献，字子恭，高宗第九子也。性恭谨，聪敏好学。太建五年，立为河东王。七年，授宣毅将军，置佐史。寻为散骑常侍、军师将军、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十二年薨，年十三。赠侍中、中抚将军、司空，谥曰康简。子孝宽嗣。孝宽以至德元年，袭爵河东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齐，字子肃，高宗第十一子也。风彩明赡，博涉经史，善属文。太建七年，立为新蔡王，寻为智武将军，置佐史。出为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至德二年，入为侍中，将军、佐史如故。祯明元年，除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如故。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尚书主客郎。

晋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子也。性轻险，好虚誉，颇涉书史。太建七年，立为晋熙王。寻为侍中、散骑常侍、宣惠将军，置佐史。进号轻车将军、扬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二年，迁信威将军、督湘、衡、武、桂四州诸军事、湘州刺史。祯明二年，秩满，征为侍中、宣毅将军，佐史如故。未还，而隋军济江，破台城，隋汉东道行军元帅秦王至于汉口。时叔文自湘州还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致书于秦王曰："窃以天无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无二王，尊卑之位乃别。今车书混壹，文轨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秦王得书，因遣行军吏部柳庄与元帅府僚属等往巴州迎劳叔文。叔文于是与毕宝、荆州刺史陈纪及文武将吏赴于汉口，秦王并厚待之，置于宾馆。隋开皇九年三月，众军凯旋，文帝亲幸温汤劳之，叔文与陈纪、周罗睺、荀法尚等并诸降人，见于路次。数日，叔文从后主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并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随晋王、秦王等献凯而入，列于庙庭。明日，隋文帝坐于广阳门观，叔文又从后主至朝堂南。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责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丧亡。后主与其群臣并惭惧拜伏，莫能仰视，叔文独欣然而有自得之志。旬有六日，乃上表曰："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文帝虽嫌其不忠，而方欲怀柔江表，乃授开府，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华，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聪惠，善属文。太建八年，立为淮南王。寻位侍中、仁威将军，置佐史。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始兴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子也。性质朴，无伎艺。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逆。诛死，其年立叔重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后。至德元年，为仁威将军、扬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太府少卿，卒。

寻阳王叔俨，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子也。性凝重，举止方正。后主即位，立为寻阳王。至德元年，为侍中、仁武将军，置佐史。祯明三年入关，寻卒。

岳阳王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聪敏，十岁能属文。太建十四年，立为岳阳王，时年十一。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将军、丹阳尹。是时，后主尤爱文章，叔慎与衡阳王伯信、新蔡王叔齐等日夕陪侍，每应诏赋诗，恒被嗟赏。祯明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智武将军、湘州刺史。三年，隋师济江，破台城，前刺史晋熙王叔文还至巴州，与巴州刺史毕宝、荆州刺史陈纪并降。隋行军元帅清河公杨素兵下荆门，别遣其将庞晖将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内将士，莫有固志，克日请降。叔慎乃置酒会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今天下有难，实是致命之秋也。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晖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晖令数百人屯于城门，自将左右数十人入于厅事，俄而伏兵发，缚晖以徇，尽擒其党，皆斩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请赴难。未至，隋遣中牟公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晖死，乃益请兵，隋又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鹅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战，自旦至于日昃，隋军迭息迭战，而正理兵少不敌，于是大败。胄乘胜入城，生擒叔慎。是时，邬居业率其众自武州来赴，出横桥江，闻叔慎败绩，乃顿于新康口。隋总管刘仁恩兵亦至横桥，据水置营，相持信宿，因合战，居业又败。仁恩虏叔慎、正理、居业及其党与十馀人，秦王斩之于汉口。叔慎时年十八。

义阳王叔达，字子聪，高宗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为义阳王，寻拜仁武将军，置佐史。祯明元年，除丹阳尹。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内史，至绛郡通守。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为巴山王。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为武昌王，寻为壮武将军，置佐史。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高苑令。

湘东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为湘东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胡苏令。

临贺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为临贺王，寻为仁武将军，置佐史。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初拜仪同三司。

阳山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为阳山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泾城令。

西阳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为西阳王。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南安王叔俭，字子约，高宗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为南安王。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为南郡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灵武令。

沅陵王叔兴，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为沅陵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给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钦，高宗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为岳山王，寻为智武将军，置佐史。四年，除丹阳尹。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新兴王叔纯，字子共，高宗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为新兴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河北令。

巴东王叔谟，字子轨，高宗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为巴东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岍阳令。

临江王叔显，字子明，高宗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为临江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鹑觚令。

新会王叔坦，字子开，高宗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为新会王。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涉令。

新宁王叔隆，字子远，高宗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为新宁王。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新昌王叔荣，字子彻，高宗第三十三子也。祯明二年，立为新昌王。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内黄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子也。祯明二年，立为太原王。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寿光令。

后主二十二男：张贵妃生皇太子深、会稽王庄，孙姬生吴兴王胤，高昭仪生南平王嶷，吕淑媛生永嘉王彦、邵陵王兢，龚贵嫔生南海王虔、钱塘王恬，张叔华生信义王祗，徐淑仪生东阳王恮，孔贵人生吴郡王蕃。其皇子总、观、明、纲、统、冲、洽、縚、绰、威、辩十一人，并未及封。

皇太子深，字承源，后主第四子也。少聪惠，有志操，容止俨然，虽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以母张贵妃故，特为后主所爱。至德元年，封始安王，邑二千户。寻为军师将军、扬州刺史，置佐史。祯明二年，皇太子胤废，后主乃立深为皇太子。三年，隋师济江，六军败绩，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入，百僚逃散。深时年十馀岁，闭阁而坐，舍人孔伯鱼侍焉。隋军排阁而入，深使宣令劳之曰："军旅在途，不乃劳也？"军人咸敬焉。其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枹罕太守。

吴兴王胤，字承业，后主长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东宫，母孙姬因产卒，沈皇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时后主年长，未有胤嗣，高宗因命以为嫡孙，其日下诏曰："皇孙初诞，国祚方熙，思与群臣，共同斯庆，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十年，封为永康公。后主即位，立为皇太子。胤性聪敏，好学，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至德三年，躬出太学讲《孝经》，讲毕，又释奠于先圣先师。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宴。是时张贵妃、孔贵嫔并爱幸，沈皇后无宠，而近侍左右数于东宫往来，太子亦数使人至后所，后主疑其怨望，甚恶之。而张、孔二贵妃又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合成其事，祯明二年，废为吴兴王，仍加侍中、中卫将军。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后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数岁，风采举动，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为南平王。寻除信武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迁扬州刺史，进号镇南将军。寻为使持节、都督郢、荆、湘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郢州刺史。未行而隋军济江。祯明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永嘉王彦，字承懿，后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为永嘉王。寻为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进号安南将军。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江、巴、东衡三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未行，隋师济江。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后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为南海王。寻为

武毅将军，置佐史，进号军师将军。祯明二年，出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涿令。

信义王祗，字承敬，后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为信义王。寻为壮武将军，置佐史。授使持节、都督、智武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邵陵王兢，字承检，后主第七子也。祯明元年，立为邵陵王，邑一千户。寻为仁武将军，置佐史。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国子监丞。

会稽王庄，字承肃，后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严酷，数岁，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以母张贵妃有宠，后主甚爱之。至德四年，立为会稽王。寻为翊前将军，置佐史。除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祯明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昌隆令。

东阳王恮，字承厚，后主第九子也。祯明二年，立为东阳王，邑一千户。未拜，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吴郡王蕃，字承广，后主第十子也。祯明二年，封吴郡王。三年入关。隋大业中为涪城令。

钱塘王恬，字承惔，后主第十一子也。祯明二年，立为钱塘王，邑一千户。三年入关，卒于长安。

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又置司马一人；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馀官亦准此为差。高祖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唯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自馀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即千户。而旧史残缺，不能别知其国户数，故缀其遗事附于此。

史臣曰：世祖、高宗、后主并建藩屏，以树懿亲，固乃本根，隆斯盘石。鄱阳王伯山有风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阳王叔慎属社稷倾危，情哀家国，竭诚赴敌，志不图生。呜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谓也。

列传第二十三宗元饶司马申毛喜蔡徵

宗元饶，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学，以孝敬闻。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迁征南府行参军　，仍转外兵参军。及司徒王僧辩幕府初建，元饶与沛国刘师知同为主簿。高祖受禅，除晋陵令。入为尚书功论郎。使齐还，为廷尉正。迁太仆卿，领本邑大中正，中书通事舍人。寻转廷尉卿，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时高宗初即位，军国务广，事无巨细，一以咨之，台省号为称职。

迁御史中丞，知五礼事。时合州刺史陈亵赃污狼藉，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饶劾奏曰："臣闻建旟求瘼，实寄廉平，褰帷恤隐，本资仁恕。如或贪污是肆，征赋无厌，天网虽疏，兹焉弗漏。谨案钟陵县开国侯、合州刺史臣禨，因藉多幸，预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无德无功，坐尸荣贵。谯、肥之地，久沦非所，皇威克复，物仰仁风。新邦用轻，弥俟宽惠，应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亲承规诲，事等言提。虽廉洁之怀，诚无素蓄，而禀兹严训，可以厉精。遂乃擅行赋敛，专肆贪取，求粟不厌，愧王沉之出赈，征鱼无限，异羊续之悬枯，置以严科，实惟明宪。臣等参议，请依旨免禨所应复除官，其应禁锢及后选左降本资，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并骄蹇放横，元饶案奏之，皆见削黜。

元饶性公平，善持法，谙晓故事，明练治体，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于名教不足者，随事纠正，多所裨益。迁贞威将军、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馀斛助民租课，存问高年，拯救乏绝，百姓甚赖焉。以课最入朝，诏加散骑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寻以本官重领尚书左丞。又为御史中丞。历左民尚书、右卫将军、领前将军，迁吏部尚书。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四。诏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官给丧事。

司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祖慧远，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书左民郎。申早有风概，十四便善弈棋，尝随父候吏尚书到溉，时梁州刺史阴子春、领军硃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即于坐所呼与为对，申每有妙思，异观而奇之，因引申游处。梁邵陵王为丹阳尹，以申为主簿。属太清之难，父母俱没，因此自誓，菜食终身。

梁元帝承制，起为开远将军，迁镇西外兵记室参军。及侯景寇郢

州，申随都督王僧辩据巴陵，每进筹策，皆见行用。僧辩叹曰：“此生要鞬汗马，或非所长，若使抚众守城，必有奇绩。”僧辩之讨陆纳也，申在军中，于时贼众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辩，蒙楯而前，会裴之横救至，贼乃退，僧辩顾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岂虚言哉！”除散骑侍郎。绍泰初，迁仪同侯安都从事中郎。

高祖受禅，除安东临川王谘议参军。天嘉三年，迁征北谘议参军，兼廷尉监。五年，除镇东谘议参军，兼起部郎。出为戎昭将军、江乘令，甚有治绩。入为尚书金部郎。迁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为贞威将军、征南鄱阳谘议参军。九年，除秣陵令，在职以清能见纪，有白雀巢于县庭。秩满，顷之，预东宫宾客，寻兼东宫通事舍人。迁员外散骑常侍，舍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据东府，申驰召右卫萧摩诃帅兵先至，追斩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库，后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卫率，封文招县伯，邑四百户，兼中书通事舍人。寻迁右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以疾还第，就加散骑常侍，右卫、舍人如故。

至德四年卒，后主嗟悼久之，下诏曰：“慎终追远，钦若旧则，阖棺定谥，抑乃前典。故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文招县开国伯申，忠肃在公，清正立己，治繁处约，投躯殉义。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绩，奄然化往，伤恻于怀。可赠侍中、护军将军，进爵为侯，增邑为五百户，谥曰忠。给朝服一具，衣一袭，克日举哀，丧事所须，随由资给。”及葬，后主自制志铭，辞情伤切。卒章曰：“嗟乎！天不与善，歼我良臣。”其见幸如此。

申历事三帝，内掌机密，至于仓卒之间，军国大事，指麾断决，无有滞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祖称，梁散骑侍郎。父栖忠，梁尚书比部侍郎、中权司马。喜少好学，善草隶。起家梁中卫西昌侯行参军，寻迁记室参军。高祖素知于喜，及镇京口，命喜与高宗俱往江陵，仍敕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谘禀毛喜。”喜与高宗同谒梁元帝，即以高宗为领直，喜为尚书功论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国，喜于郢州奉迎。又遣喜入关，以家属为请。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后主还。天嘉三年至京师，高宗时为骠骑将军，仍以喜为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府朝文翰，皆喜词也。

世祖尝谓高宗曰：“我诸子皆以‘伯’为名，汝诸儿宜用‘叔’为称。”高

宗以访于喜，喜即条牒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馀人以启世祖，世祖称善。

世祖崩，废帝冲昧，高宗录尚书辅政，仆射到仲举等知朝望有归，乃矫太后令遣高宗还东府，当时疑惧，无敢措言。喜即驰入，谓高宗曰："陈有天下日浅，海内未夷，兼国祸并钟，万邦危惧。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计，令王入省，方当共康庶绩，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愿加三思。以喜之愚，须更闻奏，无使奸贼得肆其谋。"竟如其策。

右卫将军韩子高始与仲举通谋，其事未发，喜请高宗曰："宜简选人马，配与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高宗惊曰："子高谋反，即欲收执，何为更如是邪？"喜答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为杖顺，然甚轻狷，恐不时授首，脱其稽诛，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图之一壮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计。

高宗即位，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高宗将议北伐，敕喜撰军制，凡十三条，诏颁天下，文多不载。寻迁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以定策功，封东昌县侯，邑五百户。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阳三王府国事。太建三年，丁母忧去职，诏追赠喜母庾氏东昌国太夫人，赐布五百匹，钱三十万，官给丧事。又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田，高宗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寻起为明威将军，右卫、舍人如故。改授宣远将军、义兴太守。寻以本号入为御史中丞。服阕，加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参掌选事。

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喜陈安边之术，高宗纳之，即日施行。又问喜曰："我欲进兵彭、汴，于卿意如何？"喜对曰："臣实才非智者，安敢预兆未然。窃以淮左新平，边氓未乂，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弊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斯久长之术也。"高宗不从。后吴明彻陷周，高宗谓喜曰："卿之所言，验于今矣。"

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骑常侍、丹阳尹。迁吏部尚书，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构逆，敕中庶子陆琼宣旨，令南北诸军，皆取喜处分。贼平，又加侍中，增封并前九百户。至德元年，授信威将军、永嘉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初，高宗委政于喜，喜亦勤心纳忠，多所匡益，数有谏诤，事并见从，由是十馀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纳喜谋，而吴明彻竟败，高宗深悔之，谓袁宪曰："不用毛喜计，遂令至此，朕之过也。"喜既益亲，乃言无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为长夜之宴，喜尝为言，高宗以诫太子，太子阴患之，至是稍见疏远。

初，后主为始兴王所伤，及疮愈而自庆，置酒于后殿，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逾年，喜见之不怿，欲谏而后主已醉，喜升阶，佯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疑之，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故奸诈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将乞鄱阳兄弟听其报仇，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不然。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后主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也。"乃以喜为永嘉内史。

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遇豊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郡与豊州相接，而素无备御，喜乃修治城隍，严饰器械。又遣所部松阳令周磻领千兵援建安。贼平，授南安内史。祯明元年，征为光禄大夫，领左骁骑将军。喜在郡有惠政，乃征入朝，道路追送者数百里。其年道病卒，时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处冲嗣，官至仪同从事中郎、中书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抚军将军景历子也。幼聪敏，精识强记。年六岁，诣梁吏部尚书河南褚翔，翔字仲举，嗟其颖悟。七岁，丁母忧，居丧如成人礼。继母刘氏性悍忌，视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谨，初无怨色。徵本名览，景历以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

梁承圣初，高祖为南徐州刺史，召补迎主簿。寻授太学博士。天嘉初，迁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历外兵参军事、尚书主客郎，所居以干理称。太建初，迁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骑侍郎、晋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东宫领直，中舍人如故。丁父忧去职，服阕，袭封新豊县侯，授戎昭将军、镇右新安王谘议参军。

至德二年，迁廷尉卿，寻为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掌诏诰。寻授左民尚书，与仆射江总知撰五礼事。寻加宁远将军。后主器其材干，任寄日重，迁吏部尚书、安右将军，每十日一往东宫，于太子前论述古今得丧及当时政务。又敕以廷尉寺狱，事无大小，取徵议决。俄有敕遣徵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徵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

一万。徵位望既重，兼声势熏灼，物议咸忌惮之。寻徙为中书令，将军如故。中令清简无事，或云徵有怨言，事闻后主，后主大怒，收夺人马，将诛之，有固谏者获免。

祯明三年，隋军济江，后主以徵有干用，权知中领军。徵日夜勤苦，备尽心力，后主嘉焉，谓曰“事宁有以相报”。及决战于钟山南岗，敕徵守宫城西北大营，寻令督众军战事。城陷，随例入关。

徵美容仪，有口辩，多所详究。至于士流官宦，皇家戚属，及当朝制度，宪章仪轨，户口风俗，山川土地，问无不对。然性颇便佞进取，不能以退素自业。初拜吏部尚书，启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所启，拜讫即追还。”徵不修廉隅，皆此类也。隋文帝闻其敏赡，召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调，久之，除太常丞。历尚书民部仪曹郎，转给事郎，卒，时年六十七。子翼，治《尚书》，官至司徒属、德教学士。入隋，为东宫学士。

史臣曰：宗元饶夙夜匪懈，济务益时。司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节，美矣。毛喜深达事机，匡赞时主。蔡徵聪敏才赡，而擅权自蹶，惜哉！

列传第二十四萧济陆琼子从典顾野王傅縡章华

萧济，字孝康，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博通经史，谘梁武帝《左氏》疑义三十馀条　　，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并与济讨论，缵等莫能抗对。解褐梁秘书郎，迁太子舍人。预平侯景之功，封松阳县侯，邑五百户。

及高祖作镇徐方，以济为明威将军、征北长史。承圣二年，征为中书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世祖为会稽太守，又以济为宣毅府长史，迁司徒左长史。世祖即位，授侍中。寻迁太府卿，丁所生母忧，不拜。济毘佐二主，恩遇甚笃，赏赐加于凡等。历守兰陵、阳羡、临津、临安等郡，所在皆著声绩。太建初，入为五兵尚书，与左仆射徐陵、特进周弘正、度支尚书王瑒、散骑常侍袁宪俱侍东宫。复为司徒长史。寻授度支尚书，领羽林监。迁国子祭酒，领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禄大夫，兼安德宫卫尉。寻迁仁威将军、扬州长史。高宗尝敕取扬州曹事，躬自省览，见济条理详悉，文无滞害，乃顾谓左右曰："我本期萧长史长于经传，不言精练繁剧，乃至于此。"迁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复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而卒，时年六十六。诏赠本官，官给丧事。

陆琼，字伯玉，吴郡吴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云公，梁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琼幼聪惠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硃异以下并集。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敕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十一，丁父忧，毁瘠有至性，从祖襄叹曰："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勤苦读书，昼夜无怠，遂博学，善属文。

永定中，州举秀才。天嘉元年，为宁远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寻以本官兼尚书外兵郎，以文学转兼殿中郎，满岁为真。琼素有令名，深为世祖所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迁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及高宗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高宗曰："新安王文学陆琼，见识优敏，文史足用，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选，阶次小逾，其屈滞已积。"乃除司徒左西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

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东宫管记。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转中书侍郎、太子家令。长沙王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

琼长史，行江州府国事，带寻阳太守。琼以母老，不欲远出，太子亦固请留之，遂不行。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领羽林监。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又领大著作，撰国史。

后主即位。直中书省，掌诏诰。俄授散骑常侍，兼度支尚书，领扬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书，参掌诏诰，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初，琼父云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记》，琼述其旨而续焉，自永定讫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琼详练谱谍，雅鉴人伦，先是，吏部尚书宗元饶卒，右仆射袁宪举琼，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号为称职，后主甚委任焉。

琼性谦俭，不自封植，虽位望日隆，而执志愈下。园池室宇，无所改作，车马衣服，不尚鲜华，四时禄俸，皆散之宗族，家无馀财。暮年深怀止足，思避权要，恒谢病不视事。俄丁母忧，去职。初，琼之侍东宫也，母随在官舍，后主赏赐优厚。及丧柩还乡，诏加赙赠，并遣谒者黄长贵持册奠祭，后主又自制志铭，朝野荣之。琼哀慕过毁，以至德四年卒，时年五十，诏赠领军将军，官给丧事。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长子从宜，仕至武昌王文学。

第三子从典，字由仪。幼而聪敏。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研铭，从典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赋》，其词其美。琼时为东宫管记，宫僚并一时俊伟，琼示以此赋，咸奇其异才。从父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从典乃集瑜文为十卷，仍制集序，其文甚工。

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属意。年十五，本州举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转太子舍人。时后主赐仆射江总并其父琼诗，总命从典为谢启，俄顷便就，文华理畅，总甚异焉。寻授信义王文学，转太子洗马。又迁司徒左西掾，兼东宫学士。丁父忧去职。寻起为德教学士，固辞不就，后主敕留一员，以待从典。俄属金陵沦没，随例迁关右。仕隋为给事郎，兼东宫学士。又除著作佐郎。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值隋末丧乱，寓居南阳郡，以疾卒，时年五十七。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也。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亘，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术知名。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硃异见而奇之。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

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学博士。迁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于东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及侯景之乱，野王丁父忧，归本郡，乃召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援京邑。野王体素清羸，裁长六尺，又居丧过毁，殆不胜衣，及杖戈被甲，陈君臣之义，逆顺之理，抗辞作色，见者莫不壮之。京城陷，野王逃会稽，寻往东阳，与刘归义合军据城拒贼。侯景平，太尉王僧辩深嘉之，使监海盐县。

高祖作宰，为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寻转府谘议参军。天嘉元年，敕补撰史学士，寻加招远将军。光大元年，除镇东鄱阳王谘议参军。太建二年，迁国子博士。后主在东宫，野王兼东宫管记，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兼东宫通事舍人。时宫僚有济阳江总，吴国陆琼，北地傅縡，吴兴姚察，并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焉。迁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事，馀官并如故。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诏赠秘书监。至德二年，又赠右卫将军。

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励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国早卒，野王抚养孤幼，恩义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也。父彝，梁临沂令。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馀万言。长好学，能属文。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难，俄丁母忧，在兵乱之中，居丧尽礼，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称之。后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王琳闻其名，引为府记室。琳败，随琳将孙瑒还都。时世祖使颜晃赐瑒杂物，瑒托縡启谢，词理优洽，文无加点，晃还言之世祖，寻召为撰史学士。除司空府记室参军，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撰史如故。

縡笃信佛教，从兴皇惠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时有大心暠法师著《无诤论》以诋之，縡乃为《明道论》，用释其难。其略曰：

《无诤论》言：比有弘《三论》者，雷同诃诋，恣言罪状，历毁诸师，非斥众学，论中道而执偏心，语忘怀而竞独胜，方学数论，更为仇敌，仇敌既构，诤斗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业，罪业不止，岂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论》之兴，为日久矣。龙树创其源，除内学之偏见，提婆扬其旨，荡外道之邪执。欲使大化流而不拥，玄风阐而无坠。其言旷，其意远，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龙象之腾骧，鲲鹏之抟运。蹇乘决羽，岂能觖望其间哉？顷代浇薄，时无旷士，苟习小学，以化蒙心，渐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竞穿凿，各肆营造，枝叶徒繁，本源日翳，一师解释，复异一师，更改旧宗，各立新意，同学之中，取寤复别，如是展转，添糅倍多。总而用之，心无的准；择而行之，何者为正？岂不浑沌伤窍，嘉树弊牙？虽复人说非马，家握灵蛇，以无当之卮，同画地之饼矣。其于失道，不亦宜乎？摄山之学，则不如是。守一遵本，无改作之过；约文申意，杜臆断之情。言无预说，理非宿构。睹缘尔乃应，见敌然后动。纵横络驿，忽恍杳冥。或弥纶而不穷。或消散而无所。焕乎有文章，踪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远。凡相酬对，随理详核。有何嫉诈，干犯诸师？且诸师所说，为是可毁？为不可毁？若可毁者，毁故为衰；若不可毁，毁自不及。法师何独蔽护不听毁乎？且教有大小，备在圣诰，大乘之文，则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宁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则褒贬之事，从弘放学；与夺之辞，依经议论。何得见佛说而信顺，在我语而忤逆？无诤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烦恼，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岂可以三修未惬，六师怀恨，而蕴涅槃妙法，永不宣扬？但冀其忿愤之心既极，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异，或有辞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岂得必谓他人说中道而心偏执，己行无诤，外不违而内平等？仇敌斗讼，岂我事焉；罪业聚集，斗诤者所畏耳。

《无诤论》言：摄山大师诱进化导，则不如此，即习行于无诤者也。导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风已浇，竞胜之心，阿毁之曲，盛于兹矣。吾愿息诤以通道，让胜以忘德。何必排拂异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于《成实》，亦能不诤；若以偏著之心说于《中论》，亦得有诤。固知诤与不诤，偏在一法。答曰：摄山大师实无诤矣，但法师所赏，未衷其节。彼静守幽谷，寂尔无为，凡有训勉，莫匪同志，从容语嘿，物无间然，故其意虽深，其言甚约。今之敷畅，地势不然。处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内，呼吸顾望之客，脣吻纵横之士，奋锋颖，励羽翼，明目张胆，被坚执锐，聘异家，衒别解，窥伺间隙，邀冀长短，与相酬对，掩其轻重，岂得默默无言，唯唯应命？必须掎摭同异，发擿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为病，益知未达。若令大师当此之地，

亦何必默己，而为法师所贵耶？法师又言：“吾愿息诤以通道，让胜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诤与不诤，让与不让也。此语直是人间所重，法师慕而言之，竟未知胜若为可让也。若他人道高，则自胜不劳让矣；他人道劣，则虽让而无益矣。欲让之辞，将非虚设？中道之心，无处不可。《成实三论》，何事致乖？但须息守株之解，除胶柱之意，是事皆中也。来旨言“诤与不诤，偏在一法”。何为独褒无诤耶？讵非矛盾？

《无诤论》言：邪正得失，胜负是非，必生于心矣，非谓所说之法，而有定相论胜劣也。若异论是非，以偏著为失言，无是无非，消彼得失，以此论为胜妙者，他论所不及，此亦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岂无心于能破，则胜负之心不忘，宁不存胜者乎？斯则矜我为得，弃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诤。答曰：言为心使，心受言诠；和合根尘，鼓动风气，故成语也。事必由心，实如来说。至于心造伪以使口，口行诈以应心，外和而内险，言随而意逆，求利养，引声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辈非一。圣人所以曲陈教诫，深致防杜，说见在之殃咎，叙将来之患害，此文明著，甚于日月，犹有忘爱躯，冒峻制，蹈汤炭，甘齑粉，必行而不顾也。岂能悦无诤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胜也，口言胜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无所苞藏，亦无所忌禅，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虽劣，圣人之教也；己德虽优，亦圣人之教也。我胜则圣人胜，他劣则圣人劣。圣人之优劣，盖根缘所宜尔。于彼于此，何所厚薄哉？虽复终日按剑，极夜击柝，瞋目以争得失，作气以求胜负，在谁处乎？有心之与无心，徒欲分别虚空耳。何意不许我论说，而使我谦退？此谓鹧褷已翔于寥廓，而虞者犹窥薮泽而求之。嗟乎！丈夫当弘斯道矣。

《无诤论》言：无诤之道，通于内外。子所言须诤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营末者也。今为子言之。何则？若依外典，寻书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质其心，行不言之教，当于此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各得其所，复有何诤乎？固知本末不诤，是物之真矣。答曰：诤与无诤，不可偏执。本之与末，又安可知？由来不诤，宁知非末？于今而诤，何验非本？夫居后而望前，则为前；居前而望后，则为后。而前后之事犹如彼此，彼呼此为彼，此呼彼为彼，彼此之名，的居谁处？以此言之，万事可知矣。本末前后，是非善恶，可恒守邪？何得自信聪明，废他耳目？夫水泡生灭，火轮旋转，入牢阱，受羁绁，生忧畏，起烦恼，其失何哉？不与道相应，而起诸见故也。相应者则不然，无为也，无不为也。善恶不能偕，而未曾离善恶，生死不能至，亦终然在生死，故得永离而任放焉。是以圣人念绕桎之不脱，愍黏胶之难离，故殷勤教示，备

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类，虽麟角难成，象形易失，宁得不仿佛遐路，勉励短晨？且当念己身之善恶，莫揣他物，而欲分别，而言我聪明，我知见，我计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为疏矣。他人者实难测，或可是凡夫真尔，亦可是圣人俯同，时俗所宜见，果报所应睹。安得肆胸衿，尽情性，而生讥诮乎？正应虚己而游乎世，俯仰于电露之间耳。明月在天，众水咸见，清风至林，群籁毕响。吾岂逆物哉？不入鲍鱼，不甘腐鼠。吾岂同物哉？谁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岂复见有诤为非，无诤为是？此则诤者自诤，无诤者自无诤，吾俱取而用之。宁劳法师费功夫，点笔纸，但申于无诤；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对于明道？戏论哉！糟粕哉！必欲且考真伪，蹔观得失，无过依贤圣之言，检行藏之理，始终研究，表里综核，使浮辞无所用，诈道自然消。请待后筵，以观其妙矣。

寻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使齐，还除散骑侍郎、镇南始兴王谘议参军，兼东宫管记。历太子庶子、仆，兼管记如故。后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

縡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焉，甚为后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便佞亲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縡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乃于狱中上书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馀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于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庆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时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于世。

时有吴兴章华，字仲宗，家世农夫，至华独好学，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侯景之乱，乃游岭南，居罗浮山寺，专精习业。欧阳頠为广州刺史，署为南海太守。及欧阳纥败，乃还京师。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萧引喻广州刺史马靖，令入子为质，引奏华与俱行。使还，而高宗崩。后主即位，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辞以疾，郁郁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谏，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诛逆虏；世祖东定吴会，西破王琳；高宗克复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

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书奏，后主大怒，即日命斩之。

史臣曰：萧济、陆琼，俱以才学显著，顾野王博极群典，傅縡聪警特达，并一代之英灵矣。然縡不能循道进退，遂置极网，悲夫！

列传第二十五萧摩诃子世廉任忠樊毅弟猛鲁广达

萧摩诃，字元胤，兰陵人也。祖靓，梁右将军。父谅，梁始兴郡丞。摩诃随父之郡　　，年数岁而父卒，其姑夫蔡路养时在南康，乃收养之。稍长，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乱，高祖赴援京师，路养起兵拒高祖，摩诃时年十三，单骑出战，军中莫有当者。及路养败，摩诃归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隶安都征讨。及任约、徐嗣徽引齐兵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齐军于钟山龙尾及北郊坛。安都谓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矣。"及战，安都坠马被围，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县令，以平留异、欧阳纥之功，累迁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众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示其形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著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觇伺，知胡在阵，乃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馀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鋧，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馀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退走。以功授明毅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封廉平县伯，邑五百户。寻进爵为侯，转太仆卿，馀如故。七年，又随明彻进围宿预，击走齐将王康德，以功除晋熙太守。九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人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以功授持节、武毅将军、谯州刺史。

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率众争吕梁，战于龙晦。时忻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及周遣大将军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王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则吾属且为虏矣。"明彻乃奋髯曰："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周兵益至，摩诃又请于明彻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计，乃良图也。然老夫受脤专征，不能战胜攻取，今被围逼蹙，惭置无地。且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弟马军宜须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率马军夜

发。先是，周军长围既合，又于要路下伏数重，摩诃选精骑八十，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高宗诏征还，授右卫将军。十一年，周兵寇寿阳，摩诃与樊毅等众军赴援，无功而还。

十四年，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于殿内手刃后主，伤而不死，叔陵奔东府城。时众心犹预，莫有讨贼者，东宫舍人司马申启后主，驰召摩诃，入见受敕，乃率马步数百，先趣东府城西门屯军。叔陵惶遽，自城南门而出，摩诃勒兵追斩之。以功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封绥建郡公，邑三千户，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万，后主悉以赐之。寻改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左光禄大夫。旧制三公黄阁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仍以其女为皇太子妃。

会隋总管贺若弼镇广陵，窥觎江左，后主委摩诃备御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馀并如故。祯明三年正月元会，征摩诃还朝，贺若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军钟山，摩诃又请曰："贺若弼悬军深入，声援犹远，且其垒堑未坚，人情惶惧，出兵掩袭，必大克之。"后主又不许。及隋军大至，将出战，后主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后主多出金帛，颁赏诸军，令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岗，居众军之南偏，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护军将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次之，摩诃军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贺若弼初谓未战，将轻骑，登山观望形势，及见众军，因驰下置阵。广达首率所部进薄，弼军屡却，俄而复振，更分军趣北突诸将，孔范出战，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溃散，驻之弗止，摩诃无所用力焉，为隋军所执。

及京城陷，贺若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得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其年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寻从汉王谅诣并州，同谅作逆，伏诛，时年七十三。

摩诃讷于语言，恂恂长者，至于临戎对寇，志气奋发，所向无前。年未弱冠，随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猎，无日不畋游。及安都东征西伐，战胜攻取，摩诃功实居多。

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风。性至孝，及摩诃凶终，服阕后，追慕弥切。其父时宾故脱有所言及，世廉对之，哀恸不自胜，言者为之歔

欷。终身不执刀斧，时人嘉焉。

摩诃有骑士陈智深者，勇力过人，以平叔陵之功，为巴陵内史。摩诃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没，智深收摩诃尸，手自殡敛，哀感行路，君子义之。

颍川陈禹，亦随摩诃征讨，聪敏有识量，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颇能属文，便骑射，官至王府谘议。

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汝阴人也。少孤微，不为乡党所齿。及长，谲诡多计略，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闻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乱，忠率乡党数百人，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景将王贵显于寿春，每战却敌。会土人胡通聚众寇抄，范命忠与主帅梅思立并军讨平之。仍随范世子嗣率众入援，会京城陷，旋戍晋熙。侯景平，授荡寇将军。

王琳立萧庄，署忠为巴陵太守。琳败还朝，迁明毅将军、安湘太守，仍随侯瑱真进讨巴、湘。累迁豫宁太守、衡阳内史。华皎之举兵也，忠预其谋。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启于朝廷，释而不问。太建初，随章昭达讨欧阳纥于广州，以功授直阁将军。迁武毅将军、庐陵内史，秩满，入为右军将军。

五年，众军北伐，忠将兵出西道，击走齐历阳王高景安于大岘，逐北至东关，仍克其东西二城。进军蕲、谯，并拔之。径袭合肥，入其郛。进克霍州。以功授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复县侯，邑五百户。吕梁之丧师也，忠全军而还。寻诏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缘淮众军，进号宁远将军、霍州刺史。入为左卫将军。十一年，加北讨前军事，进号平北将军，率众步骑趣秦郡。十二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率步骑趣历阳。周遣王延贵率众为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贵。后主嗣位，进号镇南将军，给鼓吹一部。入为领军将军，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邑三千户。出为吴兴内史，加秩中二千石。

及隋兵济江，忠自吴兴入赴，屯军硃雀门。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于内殿定议，忠执议曰："兵家称客主异势，客贵速战，主贵持重。宜且益兵坚守宫城，遣水军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断寇粮运。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珣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矣。"众议不同，因遂出战。及败，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启云："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

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当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将韩擒虎自新林进军，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岗降之，仍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台城陷，其年入长安，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卒，时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仪同三司。

时有沈客卿者，吴兴武康人，性便佞忍酷，为中书舍人，每立异端，唯以刻削百姓为事，由是自进。有施文庆者，吴兴乌程人，起自微贱，有吏用，后主拔为主书，迁中书舍人，俄擢为湘州刺史。未及之官，会隋军来伐，四方州镇，相继以闻。文庆、客卿俱掌机密，外有表启，皆由其呈奏。文庆心悦湘州重镇，冀欲早行，遂与客卿共为表里，抑而不言，后主弗之知也，遂以无备，至乎败国，实二人之罪。隋军既入，并戮之于前阙。

樊毅，字智烈，南阳湖阳人也。祖方兴，梁散骑常侍、仁威将军、司州刺史，鱼复县侯。父文炽，梁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益州刺史，新蔡县侯。毅累叶将门，少习武善射。侯景之乱，毅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于青溪战殁，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隶王僧辩，讨河东王萧誉，以功除假节、威戎将军、右中郎将。代兄俊为梁兴太守，领三州游军，随宜豊侯萧循讨陆纳于湘州。军次巴陵，营顿未立，纳潜军夜至，薄营大噪，营中将士皆惊扰，毅独与左右数十人，当营门力战，斩十馀级，击鼓申命，众乃定焉。以功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贞威将军，封夷道县伯，食邑三百户。寻除天门太守，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一千户。及西魏围江陵，毅率兵赴援，会江陵陷，为岳阳王所执，久之遁归。

高祖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还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骑常侍，仍随侯瑱进讨巴、湘。累迁武州刺史。太建初，转豊州刺史，封高昌县侯，邑一千户。入为左卫将军。五年，众军北伐，毅率众攻广陵楚子城，拔之，击走齐军于颍口，齐援沧陵，又破之。七年，进克潼州、下邳、高栅等六城。及吕梁丧师，诏以毅为大都督，进号平北将军，率众渡淮，对清口筑城，与周人相抗，霖雨城坏，毅全军自拔。寻迁中领军。十一年，周将梁士彦将兵围寿阳，诏以毅为都督北讨前军事，率水军入焦湖。寻授镇西将军、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十二年，进督沔、汉诸军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征授中护军。寻迁护军将军、荆州刺史。

后主即位，进号征西将军，改封逍遥郡公，邑三千户，馀并如故。入为侍中、护军将军。及隋兵济江，毅谓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须锐卒数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

大事去矣。”诸将咸从其议。会施文庆等寝隋兵消息，毅计不行。京城陷，随例入关，顷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倜傥，有干略。既壮，便弓马，胆气过人。青溪之战，猛自旦讫暮，与虏短兵接，杀伤甚众。台城陷，随兄毅西上京，累战功为威戎将军。梁南安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以猛为司马。会武陵王萧纪举兵自汉江东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随都督陆法和进军以拒之。时纪已下，楼船战舰据巴江，争峡口，相持久之，不能决。法和揣纪师老卒堕，因令猛率骁勇三千，轻舸百馀乘，冲流直上，出其不意，鼓噪薄之。纪众仓卒惊骇，不及整列，皆弃舰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数。时纪心膂数百人，犹在左右，猛将部曲三十馀人，蒙楯横戈，直登纪舟，瞋目大呼，纪侍卫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动。猛手擒纪父子三人，斩于絺中，尽收其船舰器械。以功授游骑将军，封安山县伯，邑一千户。仍进军抚定梁、益，蜀境悉平。军还，迁持节、散骑常侍、轻车将军、司州刺史，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二千户。

永定元年，周文育等败于沌口，为王琳所获。琳乘胜将略南中诸郡，遣猛与李孝钦等将兵攻豫章，进逼周迪，军败，为迪斩执。寻遁归王琳。王琳败，还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骑常侍、永阳太守。迁安成王府司马。光大元年，授壮武将军、庐陵内史。太建初，迁武毅将军、始兴平南府长史，领长沙内史。寻隶章昭达西讨江陵，潜军入峡，焚周军船舰，以功封富川县侯，邑五百户。历散骑常侍，迁使持节、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宣远将军、荆州刺史。入为左卫将军。

后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户，馀并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忠武将军、南豫州刺史。隋将韩擒虎之济江也，猛在京师，第六子巡摄行州事，擒虎进军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见执。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为水军，于白下游弈，以御隋六合兵，后主知猛妻子在隋军，惧其有异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伤其意，乃止。祯明三年入于隋。

鲁广达，字遍览，吴州刺史悉达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爱士，宾客或自远而至。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释褐梁邵陵王国右常侍，迁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与兄悉达聚众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节、壮武将军、晋州刺史。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广达出境候接，资奉军储，僧辩谓沈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仍率众随僧辩。景平，加员外散骑常侍，馀如故。

高祖受禅，授征远将军、东海太守。寻徙为桂阳太守，固辞不拜，入为员外散骑常侍。除假节、信武将军、北新蔡太守。随吴明彻讨周迪于临川，每战功居最。仍代兄悉达为吴州刺史，封中宿县侯，邑五百户。

光大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华皎称兵上流，诏司空淳于量率众军进讨。军至夏口，皎舟师强盛，莫敢进者，广达首率骁勇，直冲贼军。战舰既交，广达愤怒大呼，登舰楼，奖励士卒，风急舰转，楼摇动，广达足跌堕水，沈溺久之，因救获免。皎平，授持节、智武将军、都督巴州诸军事、巴州刺史。

太建初，与仪同章昭达入峡口，拓定安蜀等诸州镇。时周氏将图江左，大造舟舰于蜀，并运粮青泥，广达与钱道戢等将兵掩袭，纵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户，仍还本镇。广达为政简要，推诚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满。皆诣阙表请，于是诏留二年。五年，众军北伐，略淮南旧地，广达与齐军会于大岘，大破之，斩其敷城王张元范，虏获不可胜数。进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入为右卫将军。八年，出为北兖州刺史，迁晋州刺史。十年，授使持节、都督合霍二州诸军事，进号仁威将军、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将梁士彦将兵围寿春，诏遣中领军樊毅、左卫将军任忠等分部趣阳平、秦郡，广达率众入淮，为掎角以击之。周军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晋等各自拔，诸将并无功，尽失淮南之地，广达因免官，以侯还第。十二年，与豫州刺史樊毅率众北讨，克郭默城。寻授使持节、平西将军、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诸军事，率舟师四万，治江夏。周安州总管元景将兵寇江外，广达命偏师击走之。

后主即位，入为安左将军。寻受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将军，征拜侍中，又为安左将军，改封绥越郡公，封邑如前。寻为中领军。及贺若弼进军钟山，广达率众于白土岗南置阵，与弼旗鼓相对。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励敢死，冒刃而前，隋军退走，广达逐北至营，杀伤甚众，如是者数四焉。及弼攻败诸将，乘胜至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犹督馀兵，苦战不息，斩获数十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于是乃就执。祯明三年，依例入隋。

广达怆本朝沦覆，遘疾不治，寻以愤慨卒，时年五十九。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总又制广达墓铭，其略曰："灾流淮海，险失

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胄无良，独摽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

初，隋将韩擒虎之济江也，广达长子世真在新蔡，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书，以招广达。广达时屯兵京师，乃自劾廷尉请罪。后主谓之曰：“世真虽异路中大夫，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加赐黄金，即日还营。

广达有队主杨孝辩，时从广达在军中，力战陷阵，其子亦随孝辩，挥刃杀隋兵十馀人，力穷，父子俱死。

史臣曰：萧摩诃气冠三军，当时良将，虽无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讷心劲，恂恂李广之徒欤！任忠虽勇决强断，而心怀反覆，诬绐君上，自踬其恶，鄙矣！至于鲁广达全忠守道，殉义忘身，盖亦陈代之良臣也。

列传第二十六孝行

◎殷不害弟不佞谢贞司马皓张昭

孔子曰："夫圣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伦之至极也。凡在性灵，孰不由此。若乃奉生尽养，送终尽哀，或泣血三年，绝浆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顾复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诚贯幽显，在于历代，盖有人矣。陈承梁室丧乱，风漓化薄，及迹隐阎闾，无闻视听，今之采缀，以备阙云。

殷不害，字长卿，陈郡长平人也。祖任，齐豫章王行参军。父高明，梁尚书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由是少知名。家世俭约，居甚贫窭，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养小弟，勤剧无所不至，士大夫以笃行称之。

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名法有轻重不便者，辄上书言之，多见纳用。大同五年，迁镇西府记室参军，寻以本官兼东宫通事舍人。是时朝廷政事多委东宫，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尝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其见知如此。简文又以不害善事亲，赐其母蔡氏锦裙襦、氈席被褥，单复毕备。七年，除东宫步兵校尉。太清初，迁平北府谘议参军，舍人如故。

侯景之乱，不害从简文入台。及台城陷，简文在中书省，景带甲将兵入朝陛见，过谒简文。景兵士皆羌、胡杂种，冲突左右，甚不逊，侍卫者莫不惊恐辟易，唯不害与中庶子徐摛侍侧不动。及简文为景所幽，遣人请不害与居处，景许之，不害供侍益谨。简文夜梦吞一塊土，意甚不悦，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晋文公出奔，野人遗之塊，卒反晋国，陛下此梦，事符是乎？"简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

梁元帝立，以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因将家属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失母所在。于时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道路，远近寻求，无所不至，遇见死人沟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阅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泣不辍声，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尸。不害凭尸而哭，每举音辄气绝，行路无不为之流涕。即于江陵权殡，与王裒、庾信俱入长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见者莫不哀之。

太建七年，自周还朝，其年诏除司农卿，寻迁光禄大夫。八年，加明威将军、晋陵太守。在郡感疾，诏以光禄大夫征还养疾。后主即位，加给事中。初，不害之还也，周留其长子僧首，因居关中。祯明三年，京城陷，僧首来迎，不害道病卒，时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节，居父丧以至孝称。好读书，尤长吏术，仕梁，起家为尚书中兵郎，甚有能称。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将军、武陵王谘议参军。承圣初，迁武康令。时兵荒饥馑，百姓流移，不佞巡抚招集，繈负而至者以千数。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久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居处饮食，常为居丧之礼。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第四兄不齐始之江陵，迎母丧柩归葬。不佞居处之节，如始闻问，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负土，手植松柏，每岁时伏腊，必三日不食。

世祖即位，除尚书左民郎，不就。后为始兴王谘议参军，兼尚书右丞，迁东宫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废帝嗣立，高宗为太傅，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右丞王暹等，谋矫诏出高宗。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

高宗即位，以为军师始兴王谘议参军，加招远将军。寻除大匠卿，未拜，加员外散骑常侍，又兼尚书右丞。俄迁通直散骑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时年五十六。诏赠秘书监。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齐，并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张氏甚谨，所得禄俸，不入私室。长子梵童，官至尚书金部郎。

谢贞，字元正，陈郡阳夏人，晋太傅安九世孙也。祖绥，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蔺，正员外郎，兼散骑常侍。贞幼聪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风眩，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是，亲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从舅尚书王筠奇其有佳致，谓所亲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由是名辈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十四，丁父艰，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父蔺居母阮氏忧，不食泣血而卒，家人宾客惧贞复然，从父洽、族兄皓乃共往华严寺，请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谓贞曰："孝子既无兄弟，极须自爱，若

忧毁灭性，谁养母邪？”自后少进饘粥。

太清之乱，亲属散亡，贞于江陵陷没，皓逃难番禺，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高祖受禅，皓还乡里，供养贞母，将二十年。太建五年，贞乃还朝，除智武府外兵参军事。俄迁尚书驾部郎中，寻迁侍郎。及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贞不得已乃行。寻迁府录事参军，领丹阳丞。贞度叔陵将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王，每有宴游，辄辞以疾，未尝参预，叔陵雅钦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连逮，唯贞与卓独不坐。

后主仍诏贞入掌中宫管记，迁南平王友，加招远将军，掌记室事。府长史汝南周确新除都官尚书，请贞为让表，后主览而奇之。尝因宴席问确曰：“卿表自制邪？”确对曰：“臣表谢贞所作。”后主因敕舍人施文庆曰：“谢贞在王处，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忧去职。顷之，敕起还府，仍加招远将军，掌记室。贞累启固辞，敕报曰：“省启具怀，虽知哀茕在疚，而官俟得才，礼有权夺，可便力疾还府也。”贞哀毁羸瘠，终不能之官舍。时尚书右丞徐祚、尚书左丞沈客卿俱来候贞，见其形体骨立，祚等怆然叹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礼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贞因更感恸，气绝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胜，悯默而出。祚谓客卿曰：“信哉，孝门有孝子。”客卿曰：“谢公家传至孝，士大夫谁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与贞友善，及贞病笃，察往省之，问以后事，贞曰：“孤子飚祸所集，将随灰壤。族子凯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尘厚德。即日迷喘，时不可移，便为永诀。弱儿年甫六岁，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为托耳。”是夜卒，敕赙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后主问察曰：“谢贞有何亲属？”察因启曰：“贞有一子年六岁。”即有敕长给衣粮。

初，贞之病亟也，遗疏告族子凯曰：“吾少罹酷罚，十四倾外廕，十六钟太清之祸，流离绝国，二十馀载。号天蹐地，遂同有感，得还侍奉，守先人坟墓，于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采拾空薄，累致清阶，纵其殒绝，无所酬报。今在忧棘，晷漏将尽，敛手而归，何所多念。气绝之后，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愿，正恐过为独异耳。可用薄板周身，载以灵车，覆以苇席，坎山而埋之。又吾终鲜兄弟，无他子孙，靖年幼少，未闲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设香水，尽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无益之事，勿为也。”

初，贞在周尝侍赵王读，王即周武帝之爱弟也，厚相礼遇。王尝闻左右说贞每独处必昼夜涕泣，因私使访问，知贞母年老，远在江南，乃

谓贞曰："寡人若出居藩，当遣侍读还家供养。"后数年，王果出，因辞见，面奏曰："谢贞至孝而母老，臣愿放还。"帝奇王仁爱而遣之，因随聘使杜子晖还国。所有文集，值兵乱多不存。

司马皓，字文升，河内温人也。高祖晋侍中、光禄勋柔之，以南顿王孙绍齐文献王攸之后。父子产，梁尚书水部侍郎、后阳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

皓幼聪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艰，孺慕过礼，水浆不入口，殆经一旬。每至号恸，必致闷绝，内外亲戚，皆惧其不胜丧。父子产每晓喻之，逼进饘粥，然毁瘠骨立。服阕，以姻戚子弟，预入问讯，梁武帝见皓羸瘦，叹息良久，谓其父子产曰："昨见罗儿面颜憔悴，使人恻然，便是不坠家风，为有子矣。"罗儿，即皓小字也。释褐太学博士，累迁正员郎。丁父艰，哀毁逾甚，庐于墓侧，一日之内，唯进薄麦粥一升。墓在新林，连接山阜，旧多猛兽，皓结庐数载，豺狼绝迹。常有两鸠栖宿庐所，驯狎异常，新林至今犹传之。

承圣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随例入关，而梁室屠戮，太子瘗殡失所，皓以宫臣，乃抗表周朝，求还江陵改葬，辞甚酸切。周朝优诏答曰："昔主父从戮，孔车有长者之风，彭越就诛，栾布得陪臣之礼。庶子乡国已改，犹怀送往之情，始验忠贞，方知臣道，即敕荆州，以礼安厝。"

太建八年，自周还朝，高宗特降殊礼，赏锡有加。除宜都王谘议参军事，徙安德宫长秋卿、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

子延义，字希忠，少沈敏好学。江陵之陷，随父入关。丁母忧，丧过于礼。及皓还都，延义乃躬负灵榇，昼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皲瘃。及至都，以中风冷，遂致挛废，数年方愈。稍迁鄱阳王录事参军、沅陵王友、司徒从事中郎。

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色养甚谨，礼无违者。父□，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聪敏博学，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醋，日唯食一升麦屑粥而已。每一感恸，必致呕血，邻里闻其哭声，皆为之涕泣。父服未终，母陆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亲友见者莫识焉。家贫，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馀年，杜门不出，屏绝人事。时衡

阳王伯信临郡，举乾孝廉，固辞不就。兄弟并因毁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终于家，子胤俱绝。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侨居于会稽剡县，居家以孝闻。及丁父忧，哀毁而卒，高宗嘉之，诏改其所居清苦里为孝家里云。

史臣曰：人伦之德，莫大于孝，是以报本反始，尽性穷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勖矣。故《记》云“塞乎天地”，盛哉！

列传第二十七儒林

◎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

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

盖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学，斯则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自此缺矣。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其传业者甚众焉。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

沈文阿，字国卫，吴兴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学闻于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刚强，有膂力，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

梁简文在东宫，引为学士，深相礼遇，及撰《长春义记》，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及侯景寇逆，简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师。城陷，与张□乘共保吴兴，□乘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不知所出，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

绍泰元年，入为国子博士，寻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自太清之乱，台阁故事，无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尝掌朝仪，颇有遗稿，于是斟酌裁撰，礼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禅，文阿辄弃官还武康，高祖大怒，发使往诛之。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缚锁颈致于高祖，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

高祖崩，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衣服之制，语在师知传。及世祖即皇帝位，克日谒庙，尚书右丞庾持奉诏遣博士议其礼。文阿议曰：

民物推移，质文殊轨，圣贤因机而立教，王公随时以适宜。夫千人无君，不散则乱，万乘无主，不危则亡。当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丧，祸几覆国。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仪，始殡受麻冕之策。斯盖示天下以有主，虑社稷之艰难。逮乎末叶纵横，汉承其弊，虽文、景刑厝，而七国连兵。或逾月即尊，或崩日称诏，此皆有为而为之，非无心于礼制也。今国讳之日，虽抑哀于玺绂之重，犹未序于君臣之仪。古礼，朝庙退坐正寝，听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庙还，宜御太极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卫者也。其壤奠之节，周礼以玉作贽，公侯以圭，子男执璧，此瑞玉也。奠贽既竟，又复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烧经典，威仪散灭，叔孙通定礼，尤失前宪，奠贽不圭，致享无帛，公王同璧，鸿胪奏贺。若此数事，未闻于古，后相沿袭，至梁行之。夫称觞奉寿，家国大庆，四厢雅乐，歌奏欢欣。今君臣吞哀，万民抑割，岂同于惟新之礼乎？且周康宾称奉圭，无万寿之献，此则前准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飨，斯盖祭傧受福，宁谓贺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荐璧之仪，无贺酒之礼。谨撰谒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如别。

诏可施行。寻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领羽林监，仍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天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一。诏赠廷尉卿。

文阿所撰《仪礼》八十馀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世，诸儒多传其学。

沈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馀杭令。父山卿，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解巾梁湘东王国左常侍，转中军宣城王限内参军，板仁威临贺王记室参军，迁尚书祠部郎中，时年盖二十馀。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硃异、会稽贺琛甚嘉之。及异、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常使洙为都讲。侯景之乱，洙窜于临安，时世祖在焉，亲就习业。及高祖入辅，除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高祖受禅，加员外散骑常侍，历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内，因欲迎丧，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见在此者，为至月末除灵，内外即吉？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以事谘左丞江德藻，德藻议：“王卫军云：‘久丧不葬，唯主人不变，其馀亲各终月数而除。’此盖引《礼》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轨既在异域，虽已迎丧，

还期无指，诸弟若遂不除，永绝婚嫁，此于人情，或为未允。中原沦陷已后，理有事例，宜谘沈常侍详议。”洙议曰：“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云：‘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馀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注》云：‘其馀谓傍亲。’如郑所解，众子皆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此盖礼之正也。但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故制使除服。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庭，无由迎殡，江左故复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华之父，并存亡不测，其子制服依时释縗，此并变礼之宜也。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而戎狄难亲，还期未克。愚谓宜依东关故事，在此国内者，并应释除縗麻，毁灵附祭，若丧柩得还，别行改葬之礼。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庭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通访博识，折之礼衷。”德藻依洙议，奏可。

世祖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读。寻兼尚书左丞，领扬州大中正，迁光禄卿，侍读如故。废帝嗣位，重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迁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带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时高宗录尚书，集众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曰：“未知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然后更集。”得廷尉监沈仲由列称，别制已后，有寿羽儿一人坐杀寿慧，刘磊渴等八人坐偷马仗家口渡北，依法测之，限讫不款。刘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测立，首尾二日而款。陈法满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钱，未及上而款。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正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已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致实罪不伏，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愚谓依范泉著制，于事为允。”舍人盛权议曰：“比部范泉新制，尚书周弘正明议，咸允《虞书》惟轻之旨，《殷颂》敷正之言。窃寻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后，凡有狱十一人，其所测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谓染罪之囚，狱官宜明加辩析，穷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启审分判，幸无滥测；若罪有实验，乃可启审测立；此则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汉律》，云‘死罪及除名，

罪证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隐不服者，处当列上’。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其抵隐之意’。窃寻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参会两文，宽猛实异，处当列上，未见厘革。愚谓宜付典法，更详‘处当列上’之文。”洙议曰：“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釭之父子《漏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后。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后，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检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时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左丞宗元饶议曰：“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即同牒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时年五十二。

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祖显，齐给事中。父霸，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

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

梁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慑气，皆失次序。衮时骋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寻除员外散骑侍郎，又迁员外散骑常侍。敬帝承制，出为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南豫州。泰之奔齐也，逼衮俱行，后自鄴下遁还。又随程文季北伐，吕梁军败，衮没于周，久之得归。仍兼国子助教，除中卫始兴王府录事参军。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

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阳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骑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聪敏，励志儒学，少受业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释褐奉朝请。累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转平西邵陵王府记室。简文在东宫，雅爱经术，引灼为西省义学士。承圣中，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寻为威戎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历安东临川、镇北鄱阳二王府谘议参军，累迁中散大夫，以本职兼国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时年六十八。

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灼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逾进。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诵读，其笃志如此。

时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

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仕梁历王府中记室。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出为丹阳令、王府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宗元饶表荐为国子博士。

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还除给事中、定阳令。天嘉初，侍始兴王伯茂读，迁尚书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怀远，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迁太常丞，兼五礼学士，寻为尚书仪曹郎，后为祠部郎。俄丁母忧去职。祯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仍谓德基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德基问妪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居以传授，

累迁尚书祠部郎。德基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时论美其不坠焉。

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历王国侍郎、奉朝请，俄转国子助教，兼司义郎，专讲《诗》、《易》。绍泰元年，除尚书水部郎。太建中，累迁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随府诣湘州，以疾卒，时年七十四。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宝，梁散骑侍郎、太子洗马。父仲悦，梁庐陵王府录事参军、尚书祠部郎中。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讥幼丧母，有错彩经帕，即母之遗制，及有所识，家人具以告之，每岁时辄对帕哽噎，不能自胜。及丁父忧，居丧过礼。服阕，召补湘东王国左常侍，转田曹参军，迁士林馆学士。

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讥论议往复，甚见嗟赏，自是每有讲集，必遣使召讥。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梁台陷，讥崎岖避难，卒不事景，景平，历临安令。

高祖受禅，除太常丞，转始兴王府刑狱参军。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座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入懔然。”高宗世，历建安王府记室参军，兼东宫学士，转武陵王限内记室，学士如故。

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嗣位，领南平王府谘议参军、东宫学士。寻迁国子博士，学士如故。后主

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谓群臣曰“此即是张讥后事”。祯明三年入隋，终于长安，时年七十六。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硃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

子孝则，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

顾越，字思南，吴郡盐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聪慧有口辩，说《毛氏诗》，傍通异义，梁太子詹事周舍甚赏之。解褐扬州议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于义理精明，尤善持论，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引为宾客。寻补《五经》博士。绍泰元年，迁国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兴王谘议参军，侍东宫读。世祖以越笃老，厚遇之，除给事黄门侍郎，又领国子博士，侍读如故。废帝嗣立，除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华皎之构逆也，越在东阳，或谮之于高宗，言其有异志，诏下狱，因坐免。太建元年卒于家，时年七十八。

时有东阳龚孟舒者，亦治《毛氏诗》，善谈名理。梁武世，仕至寻阳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师事焉。承圣中，兼中书舍人。天嘉初，除员外散骑常侍，兼国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也。祖总，齐尚书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参军。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学。十四召补国子生，举明经。累迁梁太学博士。转庐陵王府刑狱参军，长沙王府谘议，带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曰：

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故东胶西序，事隆乎三代，环林璧水，业盛于两京。自淳源既远，浇波已扇，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是以设训垂范，启导心灵，譬彼染蓝，类诸琢玉，然后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执

礼自基，鲁公所以难侮，歌乐已细，郑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长想洙、泗之风，载怀淹、稷之盛，有国有家，莫不尚已。

梁太清季年，数钟否剥，戎狄外侵，奸回内[B192]，朝闻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硕学，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灭逾乎帷盖。成均自斯坠业，瞽宗于是不修，裒成之祠弗陈稞享，释菜之礼无称俎豆，颂声寂寞，遂逾一纪。后生敦悦，不见函杖之仪，晚学钻仰，徒深倚席之叹。

陛下继历升统，握镜临宇，道洽寰中，威加无外，浊流已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纡迹儒宫，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肄，使担簦负笈，锵锵接衽，方领矩步，济济成林。如切如磋，闻《诗》闻《礼》，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扬庭观国，入仕登朝，资优学以自辅，莅官从政，有经业以治身，轖驾列庭，青紫拾地。

古者王世子之贵，犹与国子齿，降及汉储，兹礼不坠，暨乎两晋，斯事弥隆，所以见师严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纵生知，无待审喻，犹宜晦迹俯同，专经请业，奠爵前师，肃若旧典。昔阙里之堂，草莱自辟，旧宅之内，丝竹流音，前圣遗烈，深以炯戒。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得不开阐大猷，恢弘至道？宁可使玄教儒风，弗兴圣世，盛德大业，遂蕴尧年？臣末学小生，词无足算，轻献瞽言，伏增悚惕。

诏答曰："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又表改定乐章，诏使制三朝乐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乐府。

五年，除赣令。入为尚书仪曹郎，迁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治五礼，掌策文谥议。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长史，行丹阳郡事。转员外散骑常侍、光禄卿。寻为戎昭将军、明威武陵王长史，行吴兴郡事。俄入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十二年卒，时年六十三。

不害治经术，善属文，虽博综坟典，而家无卷轴。每制文，操笔立成，曾无寻检。仆射汝南周弘正常称之曰："沈生可谓意圣人乎！"著治《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扬州主簿，寻兼文林著士，历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祯明三年入隋。

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也。祖道宝，齐员外散骑常侍、晋安郡守。父玮，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元规性孝，事母甚谨，晨昏未尝离左右。梁时山阴县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规唯有一小船，仓卒引其母妹并孤侄入船，元规自执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阁于树杪，及水退获全，时人皆称其至行。

元规少好学，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除中军宣城王府记室参军。及侯景寇乱，携家属还会稽。天嘉中，除始兴王府功曹参军，领国子助教，转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领助教如故。

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迁国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尝因入宫，适会元规将讲，乃启请执经，时论以为荣。俄除尚书祠部郎。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丁母忧去职，服阕，除鄱阳王府中录事参军，俄转散骑侍郎，迁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祯明三年入隋，为秦王府东阁祭酒。年七十四，卒于广陵。

元规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子大业，聪敏知名。

时有吴郡陆庆，少好学，遍知《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释褐梁武陵王国右常侍，历征西府墨曹行参军，除娄令。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天嘉初，征为通直散骑侍郎，不就。永阳王为吴郡太守，闻其名，欲与相见，庆固辞以疾。时宗人陆荣

为郡五官掾，庆尝诣焉，王乃微服往荣第，穿壁以观之。王谓荣曰：“观陆庆风神凝峻，殆不可测，严君平、郑子真何以尚兹。”鄱阳、晋安王俱以记室征，并不就。乃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盖鲜焉。

史臣曰：夫砥身励行，必先经术，树国崇家，率由兹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伦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专经授业，亦一代之鸿儒焉。文阿加复草创礼仪，盖叔孙通之流亚矣。

列传第二十八文学

◎杜之伟颜晃江德藻庾持许亨褚玠岑之敬陆琰弟瑜

何之元徐伯阳张正见蔡凝阮卓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

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

之伟幼精敏，有逸才。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略通其学。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仆射徐勉尝见其文，重其有笔力。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勉撰定仪注，勉以台阁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乃启补东宫学士，与学士刘陟等钞撰群书，各为题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伟为序。及湘阴侯萧昂为江州刺史，以之伟掌记室。昂卒，庐陵王续代之，又手教招引，之伟固辞不应命，乃送昂丧柩还京。仍侍临城公读。寻除扬州议曹从事、南康嗣王墨曹参军，兼太学限内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词，尚书参议令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转补安前邵陵王田曹参军，又转刑狱参军。之伟年位甚卑，特以强识俊才，颇有名当世，吏部尚书张缵深知之，以为廊庙器也。

侯景反，之伟逃窜山泽。及高祖为丞相，素闻其名，召补记室参军。迁中书侍郎，领大著作。高祖受禅，除鸿胪卿，馀并如故。之伟启求解著作，曰：“臣以绍泰元年，忝中书侍郎，掌国史，于今四载。臣本庸贱，谬蒙盼识，思报恩奖，不敢废官。皇历惟新，驱驭轩、昊，记言记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选众。御史中丞沈炯、尚书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黄门侍郎孔奂，或清文赡笔，或强识稽古，迁、董之任，允属群才，臣无容遽变市朝，再妨贤路。尧朝皆让，

诚不可追，陈力就列，庶几知免。”优敕不许。寻转大匠卿，迁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时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诏赠通直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匹，棺一具，克日举哀。

之伟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所制多遗失，存者十七卷。

颜晃，字元明，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尝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为善对。

侯景之乱，西奔荆州。承圣初，除中书侍郎。时杜龛为吴兴太守，专好勇力，其所部多轻险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书翰。仍敕龛曰：“卿年时尚少，习读未晚，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毘佐，造次之间，必宜谘禀。”及龛诛，晃归世祖，世祖委以书记，亲遇甚笃。除宣毅府中录事，兼记室参军。

永定二年，高祖幸大庄严寺，其夜甘露降，晃献《甘露颂》，词义该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迁员外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掌诏诰。三年卒，时年五十三。诏赠司农卿，谥曰贞子，并赐墓地。

晃家世单门，傍无戚援，而介然修立，为当世所知。其表奏诏诰，下笔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气质。有集二十卷。

江德藻，字德藻，济阳考城人也。祖柔之，齐尚书仓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书、光禄大夫。德藻好学，善属文。美风仪，身长七尺四寸。性至孝，事亲尽礼。与异产昆弟居，恩惠甚笃。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参军。大司马南平王萧伟闻其才，召为东阁祭酒。迁安西湘东王府外兵参军，寻除尚书比部郎，以父忧去职。服阕之后，容貌毁瘠，如居丧时。除安西武陵王记室，不就。久之，授庐陵王记室参军。除廷尉正，寻出为南兖州治中。及高祖为司空、征北将军，引德藻为府谘议。转中书侍郎，迁云麾临海王长史。陈台建，拜尚书吏部侍郎。

高祖受禅，授秘书监，兼尚书左丞。寻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骑常侍，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著《北征道理记》三卷。还拜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顷之迁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寻拜振远将军、以通直散骑常侍。自求宰县，出补新喻令，政尚恩惠，颇有异绩。六年，卒于官，时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诏赠散骑常侍。所著文笔

十五卷。

子椿，亦善属文，历太子庶子、尚书左丞。

庾持，字允德，颍川鄢陵人也。祖佩玉，宋长沙内史。父沙弥，梁长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笃志好学，尤善书记，以才艺闻。解褐梁南平王国左常侍、轻车河东王府行参军，兼尚书郎，寻而为真。出为安吉令，迁镇东邵陵王府限外记室，兼建康令。天监初，世祖与持有旧，及世祖为吴兴太守，以持为郡丞，兼掌书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克张彪，镇会稽，又令持监临海郡。以贪纵失民和，为山盗所劫，幽执十旬，世祖遣刘澄讨平之，持乃获免。高祖受禅，授安东临川王府谘议参军。天嘉初，迁尚书左丞。以预长城之功，封崇德县子，邑三百户。拜封之日，请令史为客，受其饷遗，世祖怒之，因坐免。寻为宣惠始兴王府谘议参军。除临安令，坐杖杀县民免封。迁为给事黄门侍郎。除棱威将军、盐官令。光大元年，迁秘书监，知国史事。又为少府卿，领羽林监。迁太中大夫，领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时年六十二。诏赠光禄大夫。

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亦以此讥之。有集十卷。

许亨，字亨道，高阳新城人，晋徵士询之六世孙也。曾祖珪，历给事中，委桂阳太守，高尚其志，居永兴之究山，即询之所隐也。祖勇慧，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父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学艺闻，撰《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述行记》四卷。亨少传家业，孤介有节行。博通群书，多识前代旧事，名辈皆推许之，甚为南阳刘之遴所重，每相称述。解褐梁安东王行参军，兼太学博士，寻除平西府记室参军。太清初，为征西中记室，兼太常丞。

侯景之乱，避地郢州，会梁邵陵王自东道至，引为谘议参军。王僧辩之袭郢州也，素闻其名，召为仪同从事中郎。迁太尉从事中郎，与吴兴沈炯对掌书记，府朝政务，一以委焉。晋安王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亨奉笺辞府，僧辩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为德举。卿操尚惇深，文艺该洽，学优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羁骏足，将成顿辔，匡辅虚暗，期寄实深。既欣游处，用忘劳屈，而枳棘栖鹍，常以增叹。夕郎之选，虽为清显，位以才升，差自无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骋康衢，未有执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复来翰，殊用怃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驾，素心不昧，宁限城闉，存顾之深，荒惭无已。"

高祖受禅，授中散大夫，领羽林监。迁太中大夫，领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頠尸，于方山同坎埋瘗，至是无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乃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光大初，高宗入辅，以亨贞正有古人之风，甚相钦重，常以师礼事之。及到仲举之谋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诈，高宗问亨，亨劝勿奉诏。高宗即位，拜卫尉卿。太建二年卒，时年五十四。

初撰《齐书》并《志》五十卷，遇乱失亡。后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后所制文笔六卷。

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书度支侍郎。

褚玠，字温理，河南阳翟人也。曾祖炫，宋升明初与谢朏、江斅、刘俣入侍殿中，谓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书，谥贞子。祖涑，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岁而孤，为叔父骠骑从事中郎随所养。早有令誉，先达多以才器许之。及长，美风仪，善占对，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起家王府法曹，历转外兵记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还为桂阳王友。迁太子庶子、中书侍郎。

太建中，山阴县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赃污免，高宗患之，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曰："褚玠廉俭有干用，未审堪其选不？"高宗曰："甚善，卿言与朕意同。"乃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馀户。时舍人曹义达为高宗所宠，县民陈信家富于财，谄事义达，信父显文恃势横暴。玠乃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于是吏民股栗，莫敢犯者。信后因义达谮玠，竟坐免官。玠在任岁馀，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输课最，不后列城，除残去暴，奸吏局蹐。若谓其不能自润脂膏，则如来命。以为不达从政，吾未服也。"时人以为信然。皇太子知玠无还装，手书赐粟米二百斛，于是还都。太子爱玠文辞，令入直殿省。十年，除电威将军、仁威淮南王长史，顷之，以本官掌东宫管记。十二年，迁御史中丞，卒于官，时年五十二。

玠刚毅有胆决，兼善骑射。尝从司空侯安都于徐州出猎，遇有猛

虎，玠引弓射之，再发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毙。及为御史中丞，甚有直绳之称。自梁末丧乱，朝章废弛，司宪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张，大为条例，纲维略举，而编次未讫，故不列于后焉。及卒，太子亲制志铭，以表惟旧。至德二年，追赠秘书监。所制章奏杂文二百馀篇，皆切事理，由是见重于时。

子亮，有才学，官至尚书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礼，南阳棘阳人也。父善纡，梁世以经学闻，官至吴宁令、司义郎。之敬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硃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十八，预重云殿法会，时武帝亲行香，熟视之敬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学限内博士。寻为寿光学士、司义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狱参军事。太清元年，表请试吏，除南沙令。

侯景之乱，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师。至郡境，闻台城陷，乃与众辞诀，归乡里。承圣二年，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记室参军。是时萧勃据岭表，敕之敬宣旨慰喻，会江陵陷，仍留广州。太建初，还朝，授东宫义省学士，太子素闻其名，尤降赏接。累迁鄱阳王中卫府记室、镇北府中录事参军、南台治书侍御史、征南府谘议参军。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性廉谨，未尝以才学矜物，接引后进，恂恂如也。每忌日营斋，必躬自洒扫，涕泣终日，士君子以笃行称之。十一年卒，时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赙赠甚厚。有集十卷行于世。

子德润，有父风，官至中军吴兴王记室。

陆琰，字温玉，吏部尚书琼之从父弟也。父令公，梁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琰幼孤、好学，有志操。州举秀才。解褐宣惠始兴王行参军，累迁法曹外兵参军，直嘉德殿学士。世祖听览馀暇，颇留心史籍，以琰博学，善占诵，引置左右。尝使制《刀铭》，琰援笔即成，无所点窜，世祖嗟赏久之，赐衣一袭。俄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齐，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为使主。时年二十馀，风神韶亮，占对闲敏，齐士

大夫甚倾心焉。还为云麾新安王主簿，迁安成王长史，宁远府记室参军。太建初，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东宫管记。丁母忧去官。五年卒，时年三十四。太子甚伤悼之，手令举哀，加其赙赠，又自制志铭。至德二年，追赠司农卿。

琰寡嗜欲，鲜矜竞，游心经籍，晏如也。其所制文笔多不存本，后主求其遗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干玉。少笃学，美词藻。州举秀才。解褐骠骑安成王行参军，转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东宫学士。兄琰时为管记，并以才学娱侍左右，时人比之二应。太建二年，太子释奠于太学，宫臣并赋诗，命瑜为序，文甚赡丽。迁尚书祠部郎中，丁母忧去职。服阕，为桂阳王明威将军功曹史，兼东宫管记。累迁永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

瑜幼长读书，昼夜不废，聪敏强记，一览无复遗失。尝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未就而卒，时年四十四。太子为之流涕，手令举哀，官给丧事，并亲制祭文，遣使者吊祭。仍与詹事江总书曰："管记陆瑜，奄然殂化，悲伤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爱好，卿等所悉，自以学涉儒雅，不逮古人，钦贤慕士，是情尤笃。梁室乱离，天下糜沸，书史残缺，礼乐崩沦，晚生后学，匪无墙面，卓尔出群，斯人而已。吾识览虽局，未曾以言议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赏。况复洪识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论其博综子史，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一褒一贬，一激一扬，语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尝不闻者心伏，听者解颐，会意相得，自以为布衣之赏。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谭笑娱情，琴樽间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每清风朗月，美景良辰，对群山之参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玩新花，时观落叶，即听春鸟，又聆秋雁，未尝不促膝举觞，连情发藻，且代琢磨，间以嘲谑，俱怡耳目，并留情致。自谓百年为速，朝露可伤，岂谓玉折兰摧，遽从短运，为悲为恨，当复何言。遗迹馀文，触目增泫，绝弦投笔，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复叙怀，涕之无从，言不写意。"其见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赠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从父兄玠，从父弟琛。

玠字润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弘雅有识度，好学，能属文。举秀才，对策高第。吏部尚书袁枢荐之于世祖，超授衡阳王文学，直天保殿学士。太建初，迁长沙王友，领记室。后主在东宫，闻其名，徵为管记。仍除中舍人，管记如故，甚见亲待。寻以疾失明，将还乡里，太子解衣赠玠，为之流涕。八年卒，时年三十七。有令举哀，并加赠赠。至

德二年，追赠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洁玉，宣毅临川王长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后母以孝闻。世祖为会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颂》，甚有词采，由此知名，举秀才。起家为衡阳王主簿，兼东宫管记。历豫章王文学，领记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学士。寻迁尚书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还为司徒左西掾。又掌东宫管记，太子爱琛才辩，深礼遇之。后主嗣位，迁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参掌机密。琛性颇疏，坐漏泄禁中语，诏赐死，时年四十二。

何之元，庐江灊人也。祖僧达，齐南台治书侍御史。父法胜，以行业闻。之元幼好学，有才思，居丧过礼，为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监末，昂表荐之，因得召见。解褐梁太尉临川王扬州议曹从事史，寻转主簿。及昂为丹阳尹，辟为丹阳五官掾，总户曹事。寻除信义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势位隆重，频相顾访，之元终不造焉。或问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宠于观起，有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败，吾恐不获其利而招其祸。"识者以是称之。

会安西武陵王为益州刺史，以之元为安西刑狱参军。侯景之乱，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举兵东下，之元与蜀中民庶抗表请无行，王以为沮众，囚之元于舰中。及武陵兵败，之元从邵陵太守刘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刘恭卒，王琳召为记室参军。梁敬帝册琳为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谘议参军，领记室。

王琳之立萧庄也，署为中书侍郎。会齐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吊，还至寿春，而王琳败，齐主以为扬州别驾，所治即寿春也。及在军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赍书召之元。之元始与朝庭有隙，及书至，大惶恐，读书至"孔璋无罪，左车见用"，之元仰而叹曰："辞约若此，岂欺我哉！"遂随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卫府功曹参军事，寻迁谘议参军。

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究其始终，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草创为三十卷，号曰《梁典》。其序曰：

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简为《三坟》，五帝之策为《五典》，此典义所

由生也。至乃《尚书》述唐帝为《尧典》，虞帝为《舜典》，斯又经文明据。是以典之为义久矣哉。若夫《马史》、《班汉》，述帝称纪，自兹厥后，因相祖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唯何法盛《晋书》变帝纪为帝典，既云师古，在理为优。故今之所作，称为《梁典》。

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区宇宁晏，太清以后，寇盗交侵，首尾而言，未为尽美，故开此一书，分为六意。以高祖创基，因乎齐末，寻宗讨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长于弊俗，知风教之臧否，识民黎之情伪。爰逮君临，弘斯政术，四纪之内，实云殷阜。今以如干卷为《太平》。世不常夷，时无恒治，非自我后，仍属横流，今以如干卷为《叙乱》。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今以如干卷为《世祖》。至于四海困穷，五德升替，则敬皇绍立，仍以禅陈，今以如干卷为《敬帝》。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至在太宗，虽加美谥，而大宝之号，世所不遵，盖以拘于贼景故也。承圣纪历，自接太清，神笔诏书，非宜辄改，详之后论，盖有理焉。

夫事有始终，人有业行，本末之间，颇宜诠叙。案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实资详悉。

又编年而举其岁次者，盖取分明而易寻也。若夫猃狁孔炽，鲠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重以盖彰殊体，繁省异文，其间损益，颇有凡例。

祯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晋陵县。隋开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阳，字隐忍，东海人也。祖度之，齐南徐州议曹从事史。父僧权，梁东宫通事舍人，领秘书，以善书知名。伯阳敏而好学，善色养，进止有节。年十五，以文笔称。学《春秋左氏》。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馀卷。试策高第，尚书板补梁河东王国右常侍、东宫学士、临川嗣王府墨曹参军。大同中，出为候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乱，伯阳浮海南至广州，依于萧勃，勃平还朝，仍将家属之吴郡。

天嘉二年，诏侍晋安王读。寻除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事，安都素闻其名，见之，降席为礼。甘露降乐游苑，诏赐安都，令伯阳为谢表，世祖览而奇之。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

及新安王为南徐州刺史，除镇北新安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带东海郡丞。鄱阳王为江州刺史，伯阳尝奉使造焉，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二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及新安王还京，除临海嗣王府限外谘议参军。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嘉赏。除镇右新安王府谘议参军事。十三年，闻姊丧，发疾而卒，时年六十六。

张正见，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也。祖盖之，魏散骑常侍、勃海长乐二郡太守。父修礼，魏散骑侍郎，归梁，仍拜本职，迁怀方太守。正见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属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时焦僧度拥众自保，遣使请交，正见惧之，逊辞延纳，然以礼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惮。

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时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

蔡凝，字子居，济阳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父彦高，梁给事黄门侍郎。凝幼聪晤，美容止。既长，博涉经传，有文辞，尤工草隶。天嘉四年，释褐授秘书郎，转庐陵王文学。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迁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拜驸马都尉、中书侍郎。迁晋陵太守。及将之郡，更令左右缉治中书廨宇，谓宾友曰："庶来者无劳，不亦可乎？"寻授宁远将军、尚书吏部侍郎。

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

交接，趣时者多讥焉。高宗常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肃闻而有憾，令义兴主日谮之于高宗，寻免官，迁交□止。顷之，追还。

后主嗣位，受晋安王谘议参军，转给事黄门侍郎。后主尝置酒会，群臣欢甚，将移宴于弘范宫，众人咸从，唯凝与袁宪不行。后主曰：“卿何为者？”凝对曰：“长乐尊严，非酒后所过，臣不敢奉诏。”众人失色。后主曰：“卿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后主谓吏部尚书蔡徵曰：“蔡凝负地矜才，无所用也。”寻迁信威晋熙王府长史，郁郁不得志，乃喟然叹曰：“天道有废兴，夫子云‘乐天知命’，斯理庶几可达。”因制《小室赋》以见志，甚有辞理。陈亡入隋，道病卒，时年四十七。

子君知，颇知名。

阮卓，陈留尉氏人。祖诠，梁散骑侍郎。父问道，梁宁远岳阳王府记室参军。卓幼而聪敏，笃志经籍，善谈论，尤工五言诗。性至孝，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遇疾而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属侯景之乱，道路阻绝，卓冒履险艰，载丧柩还都。在路遇贼，卓形容毁瘁，号哭自陈，贼哀而不杀之，仍护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风，船几没者数四，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皆以为孝感之至焉。

世祖即位，除轻车鄱阳王府外兵参军。天康元年，转云麾新安王府记室参军，仍隋府转翊右记室，带撰史著士。迁鄱阳王中卫府录事，转晋安王府记室，著士如故。及平欧阳纥，交阯夷獠往往相聚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前后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时论咸伏其廉。迁衡阳王府中录事参军。入为尚书祠部郎。迁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

叔陵之诛也，后主谓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异。”至德元年，入为德教殿学士。寻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话聘隋。隋主夙闻卓名，乃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还除招远将军、南海王府谘议参军。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祯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因遘疾而卒，时年五十九。

时有武威阴铿，字子坚，梁左卫将军子春之子。幼聪慧，五岁能诵

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天嘉中，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世祖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授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顷之卒。有集三卷行于世。

史臣曰：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至如杜之伟之徒，值于休运，各展才用，之伟尤著美焉。

列传第二十九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

熊昙朗，豫章南昌人也。世为郡著姓。昙朗跅弛不羁，有膂力，容貌甚伟。侯景之乱，稍聚少年　，据豊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荆州陷，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

及侯瑱镇豫章，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方儿之反瑱也，昙朗为之谋主。瑱败，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及萧勃逾领，欧阳頠为前军，昙朗绐頠共往巴山袭黄法扴，又报法扴期共破頠，约曰“事捷与我马仗”。及出军，与頠掎角而进，又绐頠曰“余孝顷欲相掩袭，须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济”。頠乃送甲三百领助之。及至城下，将战，昙朗伪北，法扴乘之，頠失援，狼狈退衄，昙朗取其马仗而归。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昙朗伪以女妻定子。又谓定曰“周迪、余孝顷并不愿此婚，必须以强兵来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士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责赎。

绍泰二年，昙朗以南川豪帅，随例除游骑将军。寻为持节、飙猛将军、桂州刺史资，领豊城令，历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钦等随余孝顷于临川攻周迪，昙朗率所领赴援。其年，以功除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宁远将军，封永化县侯，邑一千户，给鼓吹一部。又以抗御王琳之功，授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馀并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劢于豫章，昙朗出军会之，文育失利，昙朗乃害文育，以应王琳，事见文育传。于是尽执文育所部诸将，据新淦县，带江为城。

王琳东下，世祖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扴欲沿流应赴，昙朗乃据城列舰断遏，迪等与法扴因帅南中兵筑城围之，绝其与琳信使。及王琳败走，昙朗党援离心，迪攻陷其城，虏其男女万馀口。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传首京师，悬于硃雀观。于是尽收其宗族，无少长皆弃市。

周迪，临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迪召募乡人从之，每战必勇冠众军。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并怨望，乃相率杀续，推迪为主，迪乃据有临川之地，筑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高州刺史，封临汝县侯，邑五百户。

绍泰二年，除临川内史。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信威将军、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周文育之讨萧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观成败。文育使长史陆山才说迪，迪乃大出粮饷，以资文育。勃平，以功加振远将军，迁江州刺史。

高祖受禅，王琳东下，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朝廷恐其为变，因厚慰抚之。琳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余孝顷相合，众且二万，来趋工塘，连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众顿临川故郡，截断江口，因出与战，大败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钦、樊猛、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并虏其人马，迪并自纳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户，给鼓吹一部。

世祖嗣位，进号安南将军。熊昙朗之反也，迪与周敷、黄法扴等率兵共围昙朗，屠之，尽有其众。王琳败后，世祖徵迪出镇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顾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属于迪。至是与黄法扴率其所部诣阙，世祖录其破熊昙朗之功，并加官赏，迪闻之，甚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惧不自安，乃使其弟方兴率兵袭周敷，敷与战，破之。又别使兵袭华皎于湓城，事觉，尽为皎所擒。天嘉三年春，世祖乃下诏赦南川士民为迪所诖误者，使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众军，与高州刺史黄法扴、豫章太守周敷讨迪。于是尚书下符曰：

告临川郡士庶：昔西京为盛，信、越背诞；东都中兴，萌、宠违戾。是以鹰鹯竞逐，菹醢极诛，自古有之，其来尚矣。逆贼周迪，本出舆台，有梁丧乱，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师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兽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运肇基，颇布诚款，国步艰阻，竟微效力。龙节绣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组甲，因地险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贰，萧勃未夷，西结三湘，南通五岭，衡、广戡定，既安反侧，江、郢纷梗，复生携背，拥据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违，言迹不副。特以新吴未静，地远兵强，互相兼并，成其形势。收获器械，俘虏士民，并曰私财，曾无献捷。时遣一介，终持两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纳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岳，富贵隆赫，超绝功臣。加以出师逾岭，远相响援，按甲断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连接，势犹脣齿，彭亡之祸，坐观难作，阶此飚故，结其党与。于时北寇侵轶，西贼凭陵，扉屦糇粮，悉以资寇，爵号军容，一遵伪党。及王师凯振，大定区中，天网恢弘，弃之度外，玺书纶诰，抚慰绸缪，冠盖缙绅，敦授重叠。至于熊昙朗剿灭，豊城克

定，盖由仪同法抃之元功，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勋有典，懋赏斯旧，恶直丑正，自为仇仇，悖礼奸谋，因此滋甚。征出湓城，历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载未朝。外诱逋亡，招集不逞，中调京辇，规冀非常。擅敛征赋，罕归九府，拥遏二贾，害及四民，潜结贼异，共为表里，同恶相求，密加应援。谓我六军薄伐，三越未宁，屠破述城，虏缚妻息，分袭湓镇，称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围城邑，幸国有备，应时衄殄。

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寻阳太守怀仁县伯华皎，明威将军、庐陵太守益阳县子陆子隆，并破贼徒，克全郡境。持节、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定州刺史、领豫章太守西豊县侯周敷，躬扞沟垒，身当矢石，率兹义勇，以寡摧众，斩馘万计，俘虏千群。迪方收馀烬，还固墉堞。使持节、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县侯法抃，雄绩早宣，忠诚夙著，未奉王命，前率义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粮擐甲，仍蹑飞走，批熊之旅，驱驰越电，振武之众，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无遗类。虽复朽株将拔，非待寻斧，落叶就殒，无劳烈风；但去草绝根，在于未蔓，扑火止燎，贵乎速灭，分命将帅，实资英果。今遣镇南仪同司马、湘东公相刘广德，兼平西司马孙晓，北新蔡太守鲁广达，持节、安南将军、吴州刺史彭泽县侯鲁悉达，甲士万人，步出兴口。又遣前吴兴太守胡铄，树功将军、前宣城太守钱法成，天门、义阳二郡太守樊毅，云麾将军、合州刺史南固县侯焦僧度，严武将军、建州刺史辰县子张智达，持节、都督江吴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安吴县侯吴明彻，楼舰马步，直指临川。前安成内史刘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贵，南康内史刘峰，庐陵太守陆子隆，安成内史阙慎，并受仪同法抃节度，同会故郡。又命寻阳太守华皎，光烈将军、巴州刺史潘纯陀，平西将军、郢州刺史欣乐县侯章昭达，并率貔豹，迳造贼城。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湘州刺史湘东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继上道，戈船蔽水，彀骑弥山。又诏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欧阳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晓等，以劲越之兵，逾岭北迈。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脱稽诛，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贼异，凯归非久，饮至礼毕，乘胜长驱，剿扑凶丑，如燎毛发。已有明诏，罪唯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机立功，赏如别格；执迷不改，刑兹罔赦。

吴明彻至临川，令众军作连城攻迪，相拒不能克，世祖乃遣高宗总督讨之，迪众溃，妻子悉擒，乃脱身逾岭之晋安，依于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

明年秋，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成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

之。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乱也，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馀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袜腹，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女伎，挼绳破篾，傍若无人。然轻财好施，凡所周赡，毫厘必钧，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至是并共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昭达仍度岭，顿于建安，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时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吴州刺史陈详，率师攻迪，详兵大败，虔化侯陈訬、陈留太守张遂并战死，于是迪众复振。世祖遣都督程灵洗击破之，迪又与十馀人窜于山穴中。日月转久，相随者亦稍苦之。后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足痛，舍于邑子，邑子告临川太守骆牙，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随入山中，诱迪出猎，伏兵于道傍，斩之，传首京都，梟于硃雀观三日。

留异，东阳长山人也。世为郡著姓。异善自居处，言语酝藉，为乡里雄豪。多聚恶少，陵侮贫贱，守宰皆患之。梁代为蟹浦戍主，历晋安、安固二县令。侯景之乱，还乡里，召募士卒，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台，让郡于异，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率兵随巡出都。

及京城陷，异随临城公萧大连，大连板为司马，委以军事。异性残暴，无远略，督责大连军主及以左右私树威福，众并患之。会景将军宋子仙济浙江，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是时大连亦趣东阳之信安岭，欲之鄱阳，异乃为子仙乡导，令执大连。侯景署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景行台刘神茂建义拒景，异外同神茂，而密契于景。及神茂败绩，为景所诛，异独获免。

侯景平后，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仍纠合乡闾，保据岩阻，其徒甚盛，州郡惮焉。元帝以为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太守。世祖平定会稽，异虽转输粮馈，而拥擅一郡，威福在己。绍泰二年，以应接之功，除持节、通直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封永兴县侯，邑五百户。其年迁散骑常侍、信威将军，增邑三百户，馀并如故。又以世祖长女豊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永定二年，征异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

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缙州诸军事、安南将军、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

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东阳，署守宰。及琳败，世祖遣左卫将军沈恪代异为郡，实以兵袭之。异出下淮抗御，恪与战，败绩，退还钱塘，异乃表启逊谢。是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喻，且羁縻之，异亦知朝廷终讨于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诏曰：

昔四罪难弘，大妫之所无赦，九黎乱德，少昊之所必诛。自古皇王，不贪征伐，苟为时蠹，事非获已。逆贼留异，数应亡灭，缮甲完聚，由来积年。进谢群龙，自跃于千里，退怀首鼠，恒持于百心。中岁密契番禺，既弘天网，赐以名爵，敦以国姻，傥望怀音，犹能革面。王琳窃据中流，翻相应接，别引南川之岭路，专为东道之主人，结附凶渠，唯欣祸乱。既妖氛荡定，气沮心孤，类伤鸟之惊弦，等穷兽之谋触。虽复遣家入质，子阳之态转遒；侍子还朝，隗嚣之心方炽。

朕志相成养，不计疵慝，披襟解带，敦喻殷勤。蜂目弥彰，枭声无改，遂置军江口，严戍下淮，显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材，绝望京辇，萑蒲小盗，共肆贪残，念彼馀□，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关，秦国依风，并输侵地，三边已乂，四表咸宁，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阳郡开国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异身，馀无所问。

异本谓官军自钱塘江而上，安都乃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异闻兵至，大恐，弃郡奔于桃支岭，于岭口立栅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栅，异与第二子忠臣奔于陈宝应，于是虏其馀党男女数千人。天嘉五年，陈宝应平，并擒异送都，斩于建康市，子侄及同党无少长皆伏诛，唯第三子贞臣以尚主获免。

陈宝应，晋安候官人也。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宝应性反覆，多变诈。梁代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导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

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豊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馀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太守。

高祖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高祖许之。绍泰元年，授壮武将军、晋安太守，寻加员外散骑常侍。二年，封候官县侯，邑五百户。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宝应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高祖受禅，授持节、散骑常侍、信武将军、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世祖嗣位，进号宣毅将军，又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并遣使条其子女，无大小并加封爵。

宝应娶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也，宝应遣兵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川。及都督章昭达于东兴、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达都督众军，由建安南道渡岭，又命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以讨宝应，并诏宗正绝其属籍。于是尚书下符曰：

告晋安士庶：昔陇西旅拒，汉不稽诛，辽东叛换，魏申宏略。若夫无诸汉之策勋，有扈夏之同姓，至于纳吴濞之子，致横海之师，违姒启之命，有《甘誓》之讨。况乃族不系于宗盟，名无纪于庸器，而显成三叛，飐深四罪者乎？

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无闻训义，所资奸谄，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谢，网漏吞舟，日月居诸，弃之度外。自东南王气，实表圣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虽若款诚，擅割瑰珍，竟微职贡。朝廷遵养含弘，宠灵隆赫，起家临郡，兼昼绣之荣，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户牖，仍邑栎阳，乘华毂者十人，保弊庐而万石。又以盛汉君临，推恩娄敬，隆周朝会，乃长滕侯，由是紫泥青纸，远贲恩泽，乡亭龟组，颁及婴孩。自谷迁乔，孰复为拟，而苞藏鸩毒，敢行狼戾。连结留异，表里周迪，盟歃婚姻，自为脣齿，屈强山谷，推移岁时。及我彀骑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濑，克汇泽之南川，遂敢举斧，并助凶孽，莫不应弦摧衄，尽殪丑徒。每以罪在酋渠，悯兹驱逼，所收俘馘，并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诏书，天网恢弘，犹许改思。异既走险，迪又逃刑，诳侮王人，为之川薮，遂使袁熙请席，远叹头行，马援观蛙，犹安井底。至如遏绝九赋，剽掠四民，阖境资财，尽室封夺，凡厥苍头，皆略黔首。蝥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冥，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缚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

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将军程文季，假节、宣猛将军、成州刺史甘他，假节、云旗将军谭瑱，假节、宣猛将军、前监临海郡陈思庆，

前军将军徐智远，明毅将军宜黄县开国侯慧纪，开远将军、新除晋安太守赵彖，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定州刺史康乐县开国侯林冯，假节、信威将军、都督东讨诸军事、益州刺史余孝顷，率羽林二万，蒙冲盖海，乘跨沧波，扫荡巢窟。此皆明耻教战，濡须鞠旅，累从杨仆，亟走孙恩，斩蛟中流，命冯夷而鸣鼓，黿鼍为驾，□阑方壶而建旗。

义安太守张绍宾，忠诚款到，累使求军，南康内史裴忌，新除轻车将军刘峰，东衡州刺史钱道戢，并即遣人仗，与绍宾同行。

故司空欧阳公，昔有表奏，请宣薄伐，遥途意合，若伏波之论兵，长逝遗诚，同子颜之勿赦。征南薨谢，上策无忘，周南馀恨，嗣子弗忝。广州刺史欧阳纥，克符家声，聿遵广略，舟师步卒，二万分趋，水扼长鲸，陆制封豕，董率衡、广之师，会我六军。

潼州刺史李□者，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区白兽，壮武将军修行师，陈留太守张遂，前安成内史阙慎，前庐陵太守陆子隆，前豫宁太守任蛮奴，巴山太守黄法慈，戎昭将军、湘东公世子徐敬成，吴州刺史鲁广达，前吴州刺史遂兴县开国侯详，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昭达，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直渡邵武，仍顿晋安。按辔扬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飞走。

前宣城太守钱肃，临川太守骆牙，太子左卫率孙诩，寻阳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刘广德，并随机镇遏，络驿在路。

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县开国侯法抃，戒严中流，以为后殿。

斧钺所临，罪唯元恶及留异父子。其党主帅，虽有请泥函谷，相背淮阴，若能翻然改图，因机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赏擢。其建、晋士民，久被驱迫者，大军明加抚慰，各安乐业，流寓失乡，既还本土。其馀立功立事，已具赏格。若执迷不改，同恶趑趄，斧钺一临，罔知所赦。

昭达既克周迪，逾东兴岭，顿于建安，余孝顷又自临海道袭于晋安，宝应据建安之湖际，逆拒王师，水陆为栅。昭达深沟高垒，不与战，但命军士伐木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仍水步薄之，宝应众溃，身奔山草间，窘而就执，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斩于建

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高祖应期拨乱，戡定安辑，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虽身逢兴运，犹志在乱常。昙朗奸慝翻覆，夷灭斯为幸矣。宝应及异，世祖或敦以婚姻，或处其类族，岂有不能威制，盖以德怀也。遂乃背恩负义，各立异图，地匪淮南，有为帝之志，势非庸、蜀，启自王之心。呜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剿，宜哉！

列传第三十始兴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始兴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圣中，高宗在江陵为直阁将军，而叔陵生焉。江陵陷　，高宗迁关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还也，以后主及叔陵为质。天嘉三年，随后主还朝，封康乐侯，邑五百户。

叔陵少机辩，徇声名，强梁无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书侍郎。二年，出为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兴郡王，奉昭烈王祀。进授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军师将军，刺史如故。叔陵时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预焉。性严刻，部下慑惮。诸公子侄及罢县令长，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钱法成诣府进谒，即配其子季卿将领马仗，季卿惭耻，不时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愤怨自缢而死。州县非其部内，亦征摄案治之，朝贵及下吏有乖忤者，辄诬奏其罪，陷以重辟。寻进号云麾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迁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使持节如故。诸州镇闻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暴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丝毫不以赏赐。征求役使，无有纪极。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民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性不饮酒，唯多置肴脔，昼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寝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辄自呈。笞罪者皆系狱，动数年不省视。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州县无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寻进号镇南将军，给鼓吹一部，迁中卫将军。九年，除使持节、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鼓吹如故。

十年，至都，加扶，给油幢车。叔陵治在东府，事务多关涉省阁，执事之司，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府内民间少妻处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忧去职。顷之，起为中卫将军，使持节、都督、刺史如故。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及彭卒，叔陵启求于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初丧之日，伪为哀

毁，自称刺血写《涅槃经》，未及十日，乃令庖厨击鲜，日进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与之奸合，所作尤不轨，侵淫上闻。高宗谴责御史中丞王政，以不举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签亲事，仍加鞭捶。高宗素爱叔陵，不绳之以法，但责让而已。服阕，又为侍中、中军大将军。

及高宗不豫，太子诸王并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后主哀顿俯伏，叔陵以剉药刀斫后主中项。太后驰来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数下。后主乳媪吴氏，时在太后侧，自后掣其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长沙王叔坚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焉。叔陵因奋袖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外召诸王将帅，莫有应者，唯新安王伯固闻而赴之。

叔陵聚兵仅千人，初欲据城保守，俄而右卫将军萧摩诃将兵至府西门，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记室韦谅送其鼓吹与摩诃，仍谓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为台鼎。"摩诃绐报之，曰"须王心膂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即遣戴温、谭骐驎二人诣摩诃所，摩诃执以送台，斩于阁道下。叔陵自知不济，遂入内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于是率人马数百，自小航渡，欲趋新林，以舟舰入北。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驰骑拔刃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散，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僵毙于地，阉竖王飞禽抽刀斫之十数下，马容陈仲华就斩其首，送于台。自寅至巳乃定。

尚书八座奏曰："逆贼故侍中、中军大将军、始兴王叔陵，幼而很戾，长肆贪虐。出抚湘南，及镇九水，两藩□庶，扫地无遗。蜂目豺声，狎近轻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无礼无义，唯戮是闻。及居偏忧，淫乐自恣，产子就馆，日月相接。昼伏夜游，恒习奸诡，抄掠居民，历发丘墓。谢太傅晋朝佐命，草创江左，斫棺露骸，事惊听视。自大行皇帝寝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贵介之地，参侍医药，外无戚容，内怀逆弑。大渐之后，圣躬号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舆。皇太后奉临，又加锋刃，穷凶极逆，旷古未俦。赖长沙王叔坚诚孝恳至，英果奋发，手加挫拉，身蔽圣躬。叔陵仍奔东城，招集凶党，馀毒方炽，自害妻孥。虽应时枭悬，犹未摅愤怨，臣等参议，请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污潴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茔。"制曰："凶逆枭獍，反噬宫闱，赖宗庙之灵，时从殄灭。抚情语事，酸愤兼怀，朝议有章，宜从所奏也。"

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前衡阳内史彭暠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中

录事参军兼记室韦谅、典签俞公喜，并伏诛。暠，叔陵舅也，初随高宗在关中，颇有勤效，因藉叔陵将领历阳、衡阳二郡。信以便书记，有宠，谋谟皆预焉。谅，京兆人，梁侍中、护军将军粲之子也，以学业为叔陵所引。

陈智深以诛叔陵之功为巴陵内史，封游安县子。陈仲华为下嶲太守，封新夷县子。王飞禽除伏波将军。赐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龟胸，目通精扬白，形状眇小，而俊辩善言论。天嘉六年，立为新安郡王，邑二千户。废帝嗣立，为使持节、都督南琅邪、彭城、东海三郡诸军事、云麾将军、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寻入为丹阳尹，将军如故。

太建元年，进号智武将军，尹如故。秩满，进号翊右将军。寻授使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平东将军、吴兴太守。四年，入为侍中、翊前将军，迁安前将军、中领军。七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兖四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积聚，所得禄俸，用度无节。酣醉以后，多所乞丐，于诸王之中，最为贫窭。高宗每矜之，特加赏赐。伯固雅性轻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猎，或乘眠罾至于草间，辄呼民下从游，动至旬日，所捕麏鹿，多使生致。高宗颇知之，遣使责让者数矣。

十年，入朝，又为侍中、镇右将军，寻除护军将军。其年，为国子祭酒，领左骁骑将军，侍中、镇右并如故。伯固颇知玄理，而堕业无所通，至于擿句问难，往往有奇意。为政严苛，国学有堕游不修习者，重加槟楚，生徒惧焉，由是学业颇进。

十二年，领宗正卿。十三年，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如故。斋

后主初在东宫，与伯固甚相亲狎，伯固又善嘲谑，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宠，阴求疵瑕，将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惧罪，谄求其意，乃共讪毁朝贤，历诋文武，虽耆年高位，皆面折之，无所畏忌。伯因性好射雉，叔陵又好开发冢墓，出游野外，必与偕行，于是情好大叶，遂谋不轨。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语，必报叔陵。及叔陵出奔东府，遣使告之，伯固单马驰赴，助叔陵指挥。知事不捷，便欲遁走，会四门已闭不得出，因同趣白扬道。台马容至，为乱兵所杀，尸于东昌馆门，时年二十八。诏曰："伯固同兹悖逆，殒身途路。今依外

议，意犹弗忍，可特许以庶人礼葬。”又诏曰：“伯固随同巨逆，自绝于天，俾无遗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识，兼预葭莩，置之甸人，良以恻悯，及伯固所生王氏，可并特宥为庶人。”国除。

史臣曰：孔子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处也”。上自帝王，至于黎献，莫不嫡庶有差，长幼攸序。叔陵险躁奔竞，遂行悖逆，辕袴形骸，未臻其罪，污潴居处，不足彰过，悲哉！

曾巩《陈书》目录序

《陈书》六本纪，三十列传，凡三十六篇，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馀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梁、齐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箸。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

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自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苍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焉。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

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陈书

作者：姚思廉

帝纪第一 序纪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节皇帝讳贷立，崩。

庄皇帝讳观立，崩。

明皇帝讳楼立，崩。

安皇帝讳越立，崩。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景皇帝讳利立，崩。

元皇帝讳俟立，崩。

和皇帝讳肆立，崩。

定皇帝讳机立，崩。

僖皇帝讳盖立，崩。

威皇帝讳侩立，崩。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

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

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睿。

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

二十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讎，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

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晋。

五十六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晋遗帝锦、罽、缯、彩、绵、绢诸物，咸出丰厚，车牛百乘。行达并州，晋征北将军卫瓘，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

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间隙，使相危害。晋帝从之，遂留帝。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货。

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帝身长八尺，英姿瑰伟，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后乃追谥焉。

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寻崩。凡飨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太祖即位，尊为始祖。

章皇帝讳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诸部离叛，国内纷扰。飨国九年而崩。

平皇帝讳绰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拨为大人。帝以女妻拨子丘不勤。帝飨国七年而崩。

思皇帝讳弗立，文帝之少子也。聪哲有大度，为诸父兄所重。政崇宽简，百姓怀服。飨国一年而崩。

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

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

四年，东部未耐娄大人倍斤入居辽东。

五年，宇文莫廆之子逊昵延朝贡。帝嘉其诚款，以长女妻焉。

七年，桓帝至自西略，诸降附者二十余国，凡积五岁，今始东还。

十年，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鄴。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还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十一年，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母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

是岁，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帝统部凡十一年。后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邗城，以颂功德。子普根代立。

十二年，賨人李雄僭帝号于蜀，自称大成。

十三年，昭帝崩。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是岁，羯胡石勒与晋马牧帅汲桑反。

穆皇帝天姿英特，勇略过人，昭帝崩后，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

元年，刘渊僭帝号，自称大汉。

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

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刘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帝遣步骑二万助之。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辞以洛中饥馑，师乃还。是年，刘渊死，子聪僭立。

四年，刘琨牙门将邢延据新兴叛，招引刘聪。帝遣军讨之，聪退走。

五年，刘琨遣使乞师以讨刘聪、石勒。帝以琨忠义，矜而许之。会聪遣其子粲袭晋阳，害琨父母而据其城，琨来告难，帝大怒，遣长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粲惧，焚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之，斩其将刘儒、刘丰、简令、张平、邢延，伏尸数百里。琨来拜谢，帝以礼待之。琨固请进军，帝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然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终举。贼奚可尽乎？"馈琨马牛羊各千余，车令百乘，又留劲锐戍之而还。是年，晋雍州刺史贾疋、京兆太守阎鼎，以晋怀帝为刘聪所执，共立怀帝兄子秦王业为太子，于长安称行台。帝复戒严，与琨更克大举。命琨自列晋行台，部分诸军，帝将遣十万骑从西河鉴谷南出，晋军从蒲坂东度，会于平阳，就食聪粟，迎复晋帝。事不果行。

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氵垒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

七年，帝复与刘琨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聪之计，于是中止。

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

九年，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普根子又薨。是年，李雄遣使朝贡。

平文皇帝讳郁律立，思帝之子也。姿质雄壮，甚有威略。

元年，岁在丁丑。

二年，刘虎据朔方，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虎单骑迸走。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刘聪死，子粲僭立，为其将靳准所杀。渊族子曜僭立。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是年，司马睿僭称大位于江南。

三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

四年，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使朝贡。

五年，僭晋司马睿遣使韩暢加崇爵服，帝绝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天兴初，尊曰太祖。

惠皇帝讳贺僞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为元年。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

二年，司马睿死，子绍僭立。

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是年，张茂死，兄寔子骏立，遣使朝贡。

五年，帝崩。是年，司马绍死，子衍僭立。

炀皇帝讳纥那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为元年。

三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

四年，石勒擒刘曜。

五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讳翳槐立，平文之长子也。以五年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

二年，石勒僭立，自称大赵王。

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慕容廆死，子元真代立。

六年，石虎废大雅，僭立。李雄死，兄子班立。雄子期，杀班自立。

七年，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

炀皇帝复立，以七年为后元年。烈帝出居于鄴，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

烈皇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一年而崩。

昭成皇帝讳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临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诣鄴奉迎，与帝俱还。事在《孤传》。十一月，帝即位于繁畤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是岁，李雄从弟寿杀期僭立，自号曰汉。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氵垒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语在《皇后传》。娉慕容元真妹为皇后。

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

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冬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

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是年秋，司马衍死，弟岳僭立。

六年秋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是年，李寿死，子势僭立，遣使朝贡。

七年春二月，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夏六月，皇后至自和龙。秋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许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其年，司马岳死，子聃僭立。

八年，慕容元真遣使朝贡。是年，张骏私署假凉王。

九年，石虎遣使朝贡。是年，张骏死，子重华代立。

十年，遣使诣鄴观衅。是年，司马聃擒李势。张重华遣使朝贡。

十一年，慕容元真死，子俊代立。

十二年，西巡，至河而还。是年，石虎死，子世立。世兄遵，杀世自立。尊兄鉴，杀遵自立。

十三年，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

十四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帝乃止。是岁，氐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

十五年，慕容俊灭冉闵，僭尊号。

十六年，慕容俊遣使朝贡。是年，张重华死，子曜灵立。重华庶兄祚杀曜灵而自立，称凉公。

十七年，遣使于慕容俊。张祚复称凉王，置百官，遣使朝贡。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是年，苻健死，子生僭立。羌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张瓘、宋混杀张祚，立重华少子玄靖，称凉王。

十九年春正月，刘务桓死，其弟阏头立，潜谋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临河，便人招喻，阏头从命。冬，慕容俊来请婚，许之。

二十年夏五月，慕容俊奉纳礼币。是年，苻坚杀苻生而僭立。姚襄为苻眉所杀。

二十一年，阏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

归阏头兄子悉勿祈。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阏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东巡，至于桑乾川。三月，慕容俊遣使朝贡。夏四月，帝还云中。悉勿祈死，弟卫辰立。秋八月，卫辰遣子朝贡。

二十三年夏六月，皇后慕容氏崩。秋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婚，许之。是岁，慕容俊死，子暐立，遣使致赙。

二十四年春，卫辰遣使朝聘。是年，司马聃死，衍子千龄僭立。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十一月，慕容暐荐女备后宫。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是年，张重华弟天锡杀玄靖而自立。

二十七年春，车驾还云中。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

二十八年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冬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是岁，司马千龄死，弟弈僭立。

二十九年夏五月，遣燕凤使苻坚。

三十年冬十月，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众军利涉，出其不意，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

三十一年春，帝至自西伐，班赏各有差。

三十二年正月，帝南幸君子津。冬十月，幸代。

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征高车，大破之。是年，苻坚擒慕容暐。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秋七月，皇孙珪生，大赦。是年，司马弈臣桓温，废弈为海西公，立睿子昱。

三十五年，司马昱死，子昌明僭立。

三十六年夏五月，遣燕凤使苻坚。

三十七年，帝征卫辰，卫辰南走。

三十八年，卫辰求援于苻坚。

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

帝雅性宽厚，智勇仁恕。时国中少缯帛，代人许谦盗绢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言。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帝尝击西部叛贼，流矢中目。贼破之后，诸大臣执射者，各持锥刀欲屠割之。帝曰："彼各为其主，何罪也。"乃释之。

是岁，苻坚灭张天锡。

史臣曰：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有魏奄迹幽方，世居君长，淳化育民，与时无竞。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于晋室。灵心人事，夫岂徒然？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终于百六十载，光宅区中。其原固有由矣。

帝纪第二 太祖纪

太祖道武皇帝，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 ，既而寝息，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欻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兒，窃独奇怪。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广颡大耳，众咸异之。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柿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嶷然不群。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 ，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

七年，冬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会弟眷摄国部。

八年，慕容暐弟冲僭立。姚苌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慕容垂僭称燕王。

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其日，显果使人求帝，不及。语在《献明太后传》。是岁，鲜卑乞伏国仁私署大单于。苻坚为姚苌所杀，子丕僭立。

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

夏四月，改称魏王。五月，车驾东幸陵石。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诸将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趑趄，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是月，刘显弟肺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帅步骑以随同等。

冬十月，贺驎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驎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自号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于陇东。姚苌称皇帝于长安，自号大秦。慕容冲为部下所杀。慕容永僭立。

二年春正月，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二月，帝幸宁川。夏五月，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垂使子贺驎率众来会。六月，帝亲征刘显于马邑南，追至弥泽，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秋八月，帝至自伐显。

冬十月癸卯，幸濡源，遣外朝大人王建使于慕容垂。十一月，遂幸赤城。十有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东巡。

夏四月，幸东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班赏将士各有差。

秋七月庚申，库莫部帅鸠集遗散，夜犯行宫。纵骑扑讨，尽杀之。其月，帝还赤城。八月使九原公元仪使于慕容垂。冬十一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十有二月辛卯，车驾西征。至女水，讨解如部。大破之，获男女杂畜十数万。是岁，乞伏国仁死，弟乾归立，私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甲寅，袭高车诸部落，大破之。二月癸巳，至女水，讨叱突邻部，大破之。戊戌，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与大军相遇，逆击走之。

夏四月，行还赤城。五月，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

冬十月，垂遣使朝贡。是岁，氐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朝贡。

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遣子贺驎率众来会。

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驎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鞮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鞮退走。

八月，还幸牛川。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九月壬申，讨叱奴部于囊曲河，大破之。

冬十月，迁云中，讨高车豆陈部于狼山，破之。十有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十有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帝还次白漠。

六年春二月，幸纽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元仪、陈留公元虔等西讨黜弗部，大破之。

夏四月，祠天。六月，慕容贺驎破贺讷于赤城。帝引兵救之，驎退走。

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垤川。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乃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其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梱杨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还纽垤川。于梱杨塞北，树碑记功。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其东西二部主匹候跋及缊纥提，斩别帅屋击于。事具《蠕蠕传》。十有一月戊辰，还幸纽垤川。戊寅，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己卯，车驾出讨。壬午，大破直力鞮军于铁歧山南，获其器械辎重。牛羊二十余万。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奔遁。壬辰，诏诸将追之，擒直力鞮。十有二月，获卫辰尸，斩以徇，遂灭之。语在《卫辰传》。卫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车驾次于盐池。自河已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馀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余家降附，出居于马邑。是岁，起河南宫。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飨宴群臣，觐诸国贡使。北之美水。三月甲子，宴群臣于水滨，还幸河南宫。西部泣黎大人茂鲜叛走，遣南部大人长孙嵩追讨，大破之。夏五月，班赐诸官马牛羊各有差。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筑巡台。冬十有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是岁，皇子嗣生。

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羯羊原，赴白楼。三月，车驾西征侯吕邻部。

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五月，还幸白楼。慕容垂讨慕容永于长子。六月，车驾北巡。永来告急，遣陈留公元虔、将军庾岳率骑五万东度河救之。破类拔部帅刘曜等，徙其部落。元虔等因屯秀容，慕容垂遂围长子。

秋七月，车驾临幸新坛。庚寅，宴群臣，仍讲武。先是，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征之不送。

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帅太悉佛于三城，会其先出击曹覆，帝乘虚屠其城，获太悉佛子珍宝，徙其民而还。太悉佛闻之，来赴不及，遂奔姚兴。九月，还幸河南宫。是岁，姚苌死。

九年春三月，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梱杨塞外。夏五月，田于河东。

秋七月，还幸河南宫。

冬十月，蠕蠕社仑等率部落西走。事具《蠕蠕传》。是岁，姚苌子兴僭立，杀苻登。慕容垂灭永。

十年春正月，太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夏五月，幸盐池。六月，还幸河南宫。

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帝遣右司马许谦征兵于姚兴。东平公元仪徙据朔方。八月，帝亲治兵于河南。九月，进师，临河筑台告津，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是时，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

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

参合陂。丙戌，大破之。语在《宝传》。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十有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搜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阿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子宝匿丧而还，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癸酉，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贺氏崩。是月，葬献明太后。

秋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东郊。己亥，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骆驿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室皆震。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已而罢还。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将妻子弃城夜出，东遁，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己未，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获慕容宝丹阳王买得等于平陶城。

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鄴，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戊午，进军中山；己未，引骑围之。帝谓诸将曰："朕量宝不能出战，必当凭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后还取中山，于计为便。若移军远去，宝必散众求食民间，如此，则人心离阻，攻之易克。"诸将称善。丁卯，车驾幸鲁口城。是岁，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吕光僭称天王，号大凉，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飨群臣于鲁口。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是时信都未下，庚申，乃进军。壬戌，引骑围之。其夜，宝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逾城奔

走，归于中山。癸亥，宝辅国将军张骧、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宝闻帝幸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泽，屯呼沱水，遣弟贺麟寇杨城，杀常山守兵三百余人。宝悉出珍宝及宫人招募郡县，群盗无赖者多应之。

二月己巳，帝进幸杨城。丁丑，军于钜鹿之柏肆坞，临呼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跣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帝设奇陈，列烽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戊寅，宝走中山，获其器仗辎重数十万计。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逞、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降者相属，赐拜职爵各有差。平原徐超聚众反于畔城，诏将军奚辱捕斩之。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与徒何为逆，将攻刺史元延，延讨平之。是时，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庾岳总万骑，还讨叱奴根等，灭之。三月己酉，车驾次于卢奴。宝遣使求和，请送元觚，割常山以西奉国，乞守中山以东。帝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车驾次中山，命诸将围之。是夜，宝弟贺麟将妻子出走西山。宝见贺麟走，恐先据和龙，壬子夜，遂将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北遁。宝将李沈、王次多、张超、贾归等来降。遣将军长孙肥追之，至范阳，不及而还。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

夏四月，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鄴围，徙屯钜鹿，积租杨城。普邻出步卒六千余人，伺间犯诸屯兵。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宥而遣之。夏五月庚子，大赏功臣。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乃密招喻之。甲辰，曜兵扬威以示城内，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甲寅，以东平公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襄城公元题，进封为王。

秋七月，普邻遣乌丸张骧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寇常山之灵寿，杀害吏民。贺麟自丁零国入于骧军，因其众，复入中山，杀普邻而自立。帝还幸鲁口，遣将军长孙肥一千骑袭中山，入其郛而还。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帝知其意，因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袭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还。九月，贺麟饥穷，率三万余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义云

何？”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

冬十月丙寅，帝进军新市。贺麟退阻泒水，依渐洳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斩首九千余级。贺麟单马走西山，遂奔鄴，慕容德杀之。甲申，共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其将张骧、李沈、慕容文等先来降，寻皆亡还，是日复获之，皆赦而不问。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及将士各有差。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题薨。丁亥，遣三万骑赴卫王仪，将以攻鄴。是岁，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大单于、西平王。

天兴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仪克鄴，收其仓库。诏赏将士各有差。仪追德至于河，不及而还。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帝至鄴，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鄴。车驾自鄴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恆岭至代五百余里。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闻帝将还，谋反，欲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斩之。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恆山之阳。博陵、勃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广川太守贺卢杀冀州刺史王辅，驱勒守兵，抄掠阳平、顿丘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

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三月，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诏安远将军庾岳讨平之。渔阳群盗库僝官韬聚众反。诏中坚将军伊谓讨之。征左丞相、卫王仪还京师，诏略阳公遵代镇中山。

夏四月壬戌，进遵封常山王，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征虏将军、历阳公穆崇为太尉，安南将军、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广平太守、辽西公元意烈谋反，于郡赐死，原其妻子。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附。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

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渔阳乌丸库傉官韬复聚党为寇。诏冠军将军王建讨平之。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九月，乌丸张骧子超，收合亡命，聚党三千余家，据勃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刃王，抄掠诸郡。诏将军庾岳讨之。

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闰月，左丞相、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大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军威所及，如风靡草，万姓颙颙，咸思系命。而躬履谦虚，退身后己，宸仪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之心。宜光崇圣烈，示轨宪于万世。臣等谨昧死以闻。”帝三让乃许之。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是岁，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宝子盛杀汗僭立。慕容德自称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乙丑，曲赦京师。始制三驾之法。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

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馀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记功。班赐从臣各有差。庚戌，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超走平原，为其党

所杀。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三月己未，车驾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辩叛慕容德，求援于鄴行台尚书和跋。跋轻骑往应之，克滑台，收德宫人府藏；又破德桂林王镇及郎吏将士千余人。丙子，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讨库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库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真等进破侯莫陈部，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追殄遗迸，入大峨谷。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号使持节、征西大将军、冀青二州牧、钜鹿公，仇儒为准长史，聚党扇惑。诏中领军长孙肥讨平之。

夏四月，前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余家，自号抚军将军。五月癸亥，征虏将军庾岳讨破之。

秋七月，起天华殿。辛酉，大阅于鹿苑，飨赐各有差。陈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姚兴遣众围洛阳，司马德宗将辛恭靖请救。八月，遣太尉穆崇率骑六千往赴之。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除州郡民租赋之半。辛亥，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范阳人卢溥，聚众海滨，称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杀幽州刺史封沓干。慕容盛辽西太守李朗，举郡内属。西河胡帅护诺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砻，并相率内附。

冬十月，太庙成，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十有二月甲午，慕容盛征虏将军、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内属。辛亥，诏材官将军和突讨卢溥。天华殿成。是岁，吕光立其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光死，庶子纂杀绍僭立。秃发乌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戊午，和突破卢溥于辽西，生获溥及其子焕，传送京师，轘之。癸亥，有事于北郊。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赐群臣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聪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

夏四月，姚兴遣使朝贡。五月戊辰，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姚兴。己巳，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西幸马邑，观氵垒源。

秋七月壬子，车驾还宫。起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十有一月，高车别帅敕力犍，率九百余落内属。十有二月乙未，诏曰：“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丙申复诏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暢，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义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是岁，乞伏乾归为姚兴所破，李暠私署凉州牧、凉公。

四年春正月，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丁酉，分命使者循行州郡，听察辞讼，纠劾不法。三月，帝亲渔，荐于寝庙。

夏四月辛卯，罢鄴行台。诏有司明扬隐逸。五月，起紫极殿、玄武

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

秋七月，诏镇远将军、兖州刺史长孙肥步骑二万南徇许昌、彭城。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差。冬十二月辛亥，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率众五万讨破多兰部帅木易于，材官将军和突率骑六千袭黜弗、素古延等诸部。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是岁，慕容盛死，宝弟熙僭立。吕光弟子隆杀纂自立。卢水胡沮渠蒙逊私署凉州牧、张掖公。蒙逊及李暠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丁丑，慕容熙遣将寇辽西。虎威将军宿沓干等拒战不利，弃令支而还。帝闻姚兴将寇边，庚寅，大简舆徒，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之乾壁。戊子，材官将军和突破黜弗、素古延等诸部，获马三千余匹，牛羊七万余头。辛卯，蠕蠕祖仑遣骑救素古延等，和突逆击破之于山南河曲，获铠马二千余匹。班师。赏赐将士各有差。

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牦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五月，姚兴遣其弟安北将军、义阳公平率众四万来侵。平阳乾壁为平所陷。六月，治兵于东郊，部分众军，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

秋七月戊辰朔，车驾西讨。八月乙巳，至于柴壁。平固守，进军围之。姚兴悉举其众来救。甲子，帝渡蒙坑，逆击兴军，大破之。

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余众三万余人。语在《兴传》。获兴征虏将军、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平从弟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获先亡臣王次多、靳勤，并斩以徇。兴频使请和，帝不许。群臣劝进平蒲坂，帝虑蠕蠕为难，戊申，班师。十有一月，车驾次晋阳。征相州刺史庾岳为司空。遣左将军莫题讨上党群盗秦颇、丁零翟都于壶关。丁丑，上党太守捕颇，斩之，都走林虑。十有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蠕蠕杜仑犯塞，诏常山王遵追之，不及而还。越勤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居五原之北。是岁，秃发鹿孤病死，弟傉檀统任，遣使朝贡。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夏五月，大简舆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

秋七月，镇西大将军、司隶校尉、毗陵王顺有罪，以王还第。戊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氵垒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辛未，车驾还宫。

冬十月，起西昭阳殿。乙卯，立皇子嗣为齐王，加车骑大将军，位相国；绍为清河王，加征南大将军；熙为阳平王；曜为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为豫章王，陈留王子右将军悦为朱提王。丁巳，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庚午，伊谓大破高车。是年，岛夷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而自立，僭称大楚。

天赐元年春正月，遣离石护军刘托率骑三千袭蒲子。三月丙寅，擒姚兴宁北将军、泰平太守衡谭，获三千余口。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

夏四月，诏尚书郎中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也。值玄败而还。蠕蠕社仑从弟悦伐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发觉，来奔。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秋九月，帝临昭阳殿，分置众职，引朝臣文武，亲自简择，量能叙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号；追录旧臣，加以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乱，流民繦负而奔淮北，行道相寻。

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十有二月戊辰，车驾幸犲山宫。是岁，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

二年春二月癸亥，车驾还宫。

夏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是岁，司马德宗复僭立。慕容德死，兄子超僭立。

三年春正月甲申，车驾北巡，幸犲山宫。校猎，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园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车驾还宫。

夏四月庚申，复幸犲山宫。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图》三百六十时。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马城。甲午，车驾还宫。是月，蠕蠕寇边。夜召兵，将旦，贼走，乃罢。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氵垒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

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犲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之吐盐池。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

冬十月庚申，车驾还宫。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羿为河间王，处文为长乐王，连为广平王，黎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赐死。

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八月，幸犲山宫。是月，诛司空庾岳。冬十有一月，车驾还宫。是岁，慕容宝养子高云杀熙自立，赫连屈丐自称大单于、大夏天王。

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三月，姚兴遣使朝贡。是岁，皇孙焘生。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尔。"

秋七月，慕容支属百余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余人。八月，卫王仪谋叛，赐死。

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

史臣曰：晋氏崩离，戎羯乘衅，僭伪纷纠，犲狼竞驰。太祖显晦安危之中，屈伸潜跃之际，驱率遗黎，奋其灵武，克剪方难，遂启中原，朝拱人神，显登皇极。虽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经谟，咸存长世。所谓大人利见，百姓与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祸生非

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呜呼！

帝纪第三 太宗纪

太宗明元皇帝，讳嗣，太祖长子也，母曰刘贵人，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太祖晚有子，闻而大悦，乃大赦天下。帝明睿宽毅，非礼不动，太祖甚奇之。天兴六年，封齐王，拜相国，加车骑大将军。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

天赐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绍作逆，太祖崩。帝入诛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年为永兴元年。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罢归第不与朝政者，悉复登用之。诏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简贤任能，彝伦攸叙。闰十月丁亥，朱提王悦谋反，赐死。诏郑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行诸州，问民疾苦，抚恤穷乏。十有二月戊戌，封卫王仪子良为南阳王，阴平公元烈进爵为王，高凉王乐真改封平阳王。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蠕蠕犯塞。是岁，乞伏乾归据金城自称秦王。高云为海夷冯跋所灭，跋僭号，自称大燕天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伐蠕蠕。平阳民黄苗等，依汾自固，受姚兴官号。并州刺史元六头讨平之。二月癸未朔，诏将军于栗磾领步骑一万镇平阳。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

秋七月丁巳，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乙丑，车驾至自北伐。八月，章武民刘牙聚众反。山阳侯奚斤讨平之。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于盛乐金陵。冬十有二月辛己，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是岁，司马德宗将刘裕，灭慕容超于广固。

三年春二月戊戌，诏曰："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己，唯恐朝夕不济，所急者温饱而已，何暇及于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于此也。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足矣。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己亥，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循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察举守宰不法；其冤穷失职、强弱相陵、孤寒不能自存者，各以事闻。昌黎、辽东民二千余家内属。三

月己未，诏侍臣常带剑。

夏四月戊寅，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五月丁卯，车驾谒金陵于盛乐。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伏诛。六月　，姚兴遣使来聘。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

秋七月戊申，赐卫士酺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赐附国大人锦罽衣服各有差。八月戊寅，诏将军、束州侯尉古真统兵五千，镇西境太洛城。冬十二月甲戌　，蠕蠕斛律宗党吐牴于等百余人内属。甲午，诏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录决囚徒，务在平当。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赐南平公长孙嵩等布帛各有差。

夏四月乙未，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

秋七月己巳朔，东巡。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以山阳侯奚斤、元城侯元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狝于石会山。戊子，临去畿陂观渔。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诸落，赐以缯帛。八月庚戌，车驾还宫。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将吏，以田猎所获赐之，命民大酺三日。乙卯，赐王公以下至宿卫将士布帛各有差。冬十有一月乙丑，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已下至于緦麻之亲布帛各有差。十有二月丁巳，车驾北巡，至长城而还。是年，乞伏乾归为兄子公府所杀，子炽磐立。沮渠蒙逊自称河西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宫。頞拔大、渠帅四十余人诣阙奉贡，赐以缯帛锦罽各有差。乙酉，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庚寅，大阅于东郊，部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校览焉。二月戊申，赐阳平王熙及诸王、公、侯、将士布帛各有差。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车驾还宫。癸丑，穿鱼池于北苑。庚午，姚兴遣使来聘。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

夏四月，河东民薛相率部内属。乙巳，上党民劳聪、士臻群聚为盗，杀太守令长，相率外奔。乙卯，车驾西巡，诏前军奚斤等先行，讨越勤部于跋那山。夏五月乙亥，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丙子，大赦天

下。西河张外、建兴王绍，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庚戌，遣元城侯元屈等率众三千镇并州。乙卯，诏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等率众三千镇西河。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濩泽刘逸自号征东将军、三巴王，王绍为署置官属，攻逼建兴郡。元屈等讨平之。

秋七月己巳，还幸薄山。帝登观太祖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飨焉。赐从者大酺于山下。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河西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拥众二万人，来入蒲子，逼胁张外于研子垒。外惧，给以牛酒，杀马盟誓，推龙为大单于，奉美女良马于龙。丙戌，车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赐其渠帅缯帛各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东逾十岭山，田于善无川。八月癸卯，车驾还宫。癸丑，奚斤等班师。甲寅，帝临白登，观降民，数军实。曹龙降，执送张外，斩之。辛未，赐征还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丁丑，幸犲山宫。癸未，车驾还宫。

冬十月丁巳，将军元屈、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等，击吐京叛胡，失利，洁被伤，勤死之。十一月癸酉，大飨于西宫。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许之。

神瑞元年正月辛酉，以祯瑞频集，大赦，改元。辛巳，幸繁畤。赐王公已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车驾还宫。是月，赫连屈孑入寇河东蒲子，杀掠吏民。三城护军张昌等要击走之。庚戌，幸犲山宫。西河胡曹成、吐京民刘初原攻杀屈孑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三百余人。乙卯，起丰宫于平城东北。夏五月辛酉，车驾还宫。六月，司马德宗冠军将军、太山太守刘研弟，辅国将军、领东平太守阳平赵鸾，广威将军、平昌太守罗卓，斗城那种各帅张文兴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率部落等万余家，渡河内属。戊申，幸犭才山宫。丁亥，车驾还宫。秋八月戊子，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辛丑，遣谒者悦力延扶慰蠕蠕，于什门招谕冯跋。诏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古真与司马德宗太尉刘裕相闻，使博士王谅假平南参军将命焉。姚兴遣使来聘。冬十一月壬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诏守宰不如法，听民诣阙告言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帝北伐蠕蠕。河内人司马顺宰自号晋王。太守讨捕不获。是岁，秃发傉檀为乞付炽磐所灭。

二年春正月丙辰，车驾至自北伐，赐从征将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飨于西宫，赐附国大、渠帅朝岁首者缯帛金罽各有差。司马德宗

琅邪太守刘朗，率二千余家内属。庚子，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内附。甲辰，立太祖庙于白登之西。三月，诏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河西饥胡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号大将军，反于上党，自号单于，称建平元年，以司马顺宰为之谋主。

夏四月，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众废栗斯而立刘虎，号率善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观渔。辛酉，次于濡源，筑立蟀台。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

秋七月，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九月，阙有差。河南流民，前后三千余家内属。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冬二月壬子，姚兴使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泰，送其西平公主来，帝以后礼纳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车驾还宫。丙寅，诏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则君有余，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顷者以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其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十有一月丁亥，幸犲山宫。庚子，车驾还宫。

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行幸犲山宫。戊子，车驾还宫。

三月己丑，长乐王处文薨。常山民霍秀，自言名载图谶，持一黑石以为天赐玉印，诳惑聚党，入山为盗。州郡捕斩之。

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甲，河间王羿薨。六月丁巳，车驾北巡。

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九月戊午，前并州刺史叔孙建等大破山胡。刘虎渡河东走，至陈留，为从人所杀，司马顺宰等皆死。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斩尉建于城下。

冬十月壬戌，幸犲山宫。徒何部落库僪官斌先降，后复叛归冯跋。

骁骑将军延普渡濡水讨击，大破之，斩斌及冯跋幽州刺史渔阳公库僪官昌、征北将军、关内侯库僪官提等首，生擒库僪官女生，缚送京师。幽州平。十一月甲戌，车驾还宫，筑蓬台于北苑。十二月，南阳王良薨。是岁，姚兴卒，子泓立。

二年春二月丙午，诏曰："九州之民，隔远京邑，时有壅滞，守宰至不以闻。今东作方兴，或有贫穷失农务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诸州，观民风俗，问民疾苦，察守宰治行。诸有不能自申，皆因以闻。"辛酉，司马德宗荥阳守将傅洪，遣使诣叔孙建，请以虎牢降，求军赴接。德宗谯王司马文思遣使王良诣阙上书，请军讨刘裕。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战于畔城，更有负捷。帝诏止诸军，不克。

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营部遣使通刘裕。冯跋使人王特兒等通于司马德宗，章武太守捕特兒等，囚送京师。丁巳，幸高柳。壬戌，车驾还宫。五月，汝南民胡譁等万余家相率内属。乙未，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懿来降。车驾西巡，至于云中，遂济河，田于大漠。

秋七月，作白台于城南，高二十丈。司马顺之入常山，流言惑众，称受天帝命，年二十五应为人君，遂聚党于封龙山。赵郡大盗赵德执送京师，斩之。八月，刘裕灭姚泓。九月癸酉，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息谯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马国璠、司马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来降。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

冬十月己酉，诏司徒长孙嵩等还京师，遣叔孙建镇鄴。癸丑，豫章王夔薨。十有一月，司徒长孙嵩等诸军至乐平。诏嵩遣娥清、周几特等与叔孙建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灭余党而还。复诸州租税。十有二月己酉，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车驾还宫。氐豪徐駮奴、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于雍，遣使内附。诏将军王洛生及河内太守杨声等西行以应之。壬申，幸大宁长川。姚泓尚书、东武侯姚敞，敞弟镇远将军僧光，右将军姚定世自洛来奔。是年，李暠卒，子歆立，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众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余人，获牛马二万余头。河东胡、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三月，司马德宗遣使来贡。庚戌，幸西宫。以范阳去年水，复其租税。

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五月丙午，诏叔孙建镇广阿。壬子，车驾东巡，至于濡源及甘松。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精骑二袭冯跋，又命骁骑将军延普自幽州北趋辽西为声势，帝自突门岭待之。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六月乙酉，车驾西返。

秋七月戊午，至于京师。八月，雁门、河内大雨水，复其租税。九月甲寅，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

冬十月戊辰，筑宫于西苑。是岁，司马德宗卒，弟德文僭位。赫连屈丐僭称皇帝。

四年正月壬辰朔，车驾临河，大搜于犊渚。癸卯，车驾还宫。三月癸丑，筑宫于蓬台北。司马德文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匈奴护军薛辩及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并遣使请降。

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远籓助祭者数百国。辛巳，南巡，幸雁门。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五月庚寅朔，观渔于氵垒水。己亥，车驾还宫。复所过一年租赋。六月，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恆岳。甲申，车驾还宫。所过复一年田租。九月，筑宫于白登山。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至云中，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东还。至于屋窦城，飨劳将士，大酺二日，班禽兽以赐之。己亥，车驾还宫。三月丙戌，南阳王意文薨。

夏四月，河西屠各帅黄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内附。丙寅，起氵垒南宫。五月乙酉，诏曰：“宣武皇帝体道得一，天纵自然，大行大名未尽盛美，非所以光扬洪烈、垂之无穷也。今因启纬图，始睹尊号，天人之意，焕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告祀郊庙，宣于八表。”庚戌，淮南侯司马国璠、池阳侯司马道赐等谋反伏诛。

六月丙寅，行幸翳犊山。秋七月丁酉，西至于五原。丁未，幸云中大室，赐从者大酺。八月癸亥，车驾还宫。闰月甲午，阴平王烈薨。冬十有一月，诏骁骑将军延普城乾城。十有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是岁，刘裕废杀其主司马德文，僭自称皇帝，号宋。李

歆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弟恂自立于敦煌。

六年春正月辛未，行幸公阳。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甲子，阳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蟠羊山。

秋七月，西巡，猎于柞山，亲射虎，获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猕于犊渚。九月庚戌，车驾还宫。壬申，刘裕遣使朝贡。

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有二月丙申，西巡狩，至于云中。是岁，沮渠蒙逊灭李恂。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云中西行，幸屋窦城，赐从者大酺三日，蕃渠帅缯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车驾还宫，赐从者布帛各有差，大飨于西宫。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

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拜相国，加大将军；丕为乐平王，加车骑大将军；猕为安定王，加卫大将军；范为乐安王，加中军大将军；健为永昌王，加抚军大将军；崇为建宁王，加辅国大将军；俊为新兴王，加镇军大将军；献怀长公主子嵇敬，封长乐王，拜大司马、大将军。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刘裕卒，子义符僭立。秋九月，诏假司空奚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为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交址侯周几为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孙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前锋伐刘义符。乙巳，幸氵垒南宫，遂如广宁。己酉，诏泰平王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车乘服物皆以乘舆之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幸幽州，见耆年，问其所苦，赐爵号。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观察风俗。

冬十月甲戌，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奚斤伐滑台不克，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壬辰，车驾南巡，自出天门关，逾恆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十有一月，泰平王亲统六军出镇塞上，安定王弥与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已下。刘义符东郡太守王景度弃滑台走。诏成皋侯元苟兒为兖州刺史，镇滑台。十有二月，遣寿光侯叔孙建等率众自平原东渡，徇下青、兖诸郡。刘义符兖州刺史徐琰闻渡河，弃守走，叔孙建遂东入青州。司马爱之、秀之先聚党济东，皆率众来降。

八年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司空奚斤既平兖豫，还围虎牢。刘义符守将毛德祖距守不下。河东蜀薛定、薛辅率五千余家内属。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三月乙巳，帝田于鄴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乙卯，济自灵昌津，幸陈留、东郡。乙丑，济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桥于冶坂津。

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观虎牢。而城内乏水，悬绠汲河。帝令连舰上施□贲辒，绝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夺其井。遂至洛阳，观《石经》。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人来贡方物。闰月己未，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虎牢溃，获刘义符冠军将军、司州刺史、观阳伯毛德祖，冠军司马、荥阳太守翟广，建威将军窦霸，振武将军姚勇错，振威将军吴宝之，司州别驾姜元兴，治中窦温。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帝还至晋阳。班赐从官，王公已下逮于厮贱，无不沾给。五月丙寅，还次雁门。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车驾至自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观薨。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

秋七月，幸三会屋侯泉，诏皇太子率百官以从。八月，幸马邑，观于氵垒源。九月乙亥，车驾还宫。诏司空奚斤还京师，昌平侯娥清、交址侯周几等镇枋头。刘义符颍川太守李元窃入许昌，诏周几击之，元德遁走。几平许昌，还军枋头。

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十有一月己巳，帝崩于西宫，时年三十二。遗诏以司空奚斤所获军实赐大臣，自司徒长孙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十有二月庚子，上谥曰明元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称太宗。

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驱朔漠，末年内多衅隙。明元抱纯孝之心，逢枭镜之祸，权以济事，危而获安，隆基固本，内和外辑。以德见宗，良无愧也。

帝纪第四 世祖纪上

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于东宫，体貌瑰异　　，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为监国。太宗有疾，命帝总摄百揆，聪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为密皇后，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司空奚斤为宜城王，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其余普增爵位各有差。于是除禁锢，释嫌怨，开仓库，赈穷乏，河南流民相率内属者甚众。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弥薨。

夏四月甲辰，东巡，幸大宁。

秋七月，车驾还宫。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赭阳子尉普文率轻骑讨之，虏乃退走。诏平阳王长孙翰等击蠕蠕别帅，破之，杀数千人，获马万余匹。语在《蠕蠕传》。九月，大简舆徒，治兵于东郊，部分诸军五万骑，将北讨。冬十有二月，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车驾次祚山。蠕蠕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是年，刘义符为其臣徐羡之等所废杀，立义符弟义隆。

二年春正月己卯，车驾至自北伐，以其杂畜班赐将士各有差。二月，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攻破郡治，太守与守将击败之。三月丙辰，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宜城王奚斤为司空。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愜，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夏四月，诏龙骧将军步堆、谒者仆射胡觐使于刘义隆。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秋九月，永安、安乐二殿成，丁卯，大飨以落之。

冬十月，治兵于西郊。癸卯，车驾北伐，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之。蠕蠕北走。事具《蠕蠕传》。是年，赫连屈丐死，子昌僭立。

三年春正月壬申，车驾至自北伐。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乞伏炽磐遣使朝贡，请讨赫连昌。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夏五月辛卯，中山公元纂进爵为王，南安公元素复先爵常山王。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西至五原，田于阴山；东至和兜山。

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

八月，车驾还宫。刘义隆遣使朝贡。帝以屈丐既死，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袭陕城。

冬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徙万余家而还。语在《昌传》。至祚山，班所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奚斤未至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乙升复与助兴自长安西走安定。奚斤遂入蒲坂。十有二月，诏斤西据长安。秦雍氐、羌皆叛昌诣斤降。武都氐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从人在道多死，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车驾还宫。三月丙子，遣高凉王礼镇长安。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丁丑，广平王连薨。

夏四月丁未，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谒者仆射胡觐等使于刘义隆。是月，治兵讲武，分诸军，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五月，车驾西讨赫连昌。辛巳，济君子津。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帝次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戊戌，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六月甲辰，昌引众出城，大破之。事在《昌传》。昌将麾下数百骑西南走，奔上邽。诸军乘胜追至城北，死者万余人，临阵杀昌弟河南公满及其兄子蒙逊。会日暮，昌尚书仆射问至拔城，夜将昌母出走。乙巳，车驾入城，虏昌君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分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赍将士各有差。昌弟平

原公定拒司空奚斤于长安城，娥清率骑五千讨之，西走上邽。辛酉，班师，留常山王素、执金吾桓贷镇统万。

秋七月己卯，筑坛于祚岭，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蠕蠕寇云中，闻破赫连昌，惧而还走。八月壬子，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九月丁酉，安定民举城归降。冬十有一月，以氐王杨玄为都督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假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南秦王。十有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癸卯，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

神□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赫连昌退屯平凉。司空奚斤进军安定。将军丘堆为昌所败，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擒昌。昌余众立昌弟定为王，走还平凉。三月癸酉，诏侍中古弼迎赫连昌。辛巳，弼等以昌至于京师。司空奚斤追定于平凉马髦岭，为定所擒。丘堆先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甲东走蒲坂。帝闻大怒，诏安颉斩堆。

夏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帝诏谕之。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天下。南秦王扬玄遣使朝贡。六月丁酉，并州胡酋卜田谋反伏诛，余众不安。诏淮南公王倍斤镇虑虒，抚慰之。甲寅，行幸长川。

秋七月，车驾还宫。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蠕蠕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事具《蠕蠕传》。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内属。九月，车驾还宫。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

冬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刘义隆淮北镇将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余入寇济阳、陈留。是月，车驾还宫。闰月辛巳，义隆又遣将王玄谟、兖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寇荥阳，将袭虎牢。豫州遣军逆击，走之。上郡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翟乔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劫掠郡县。州军讨之，失利。诏镇南将军、寿光侯叔孙建击之。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猎。十有二月甲申，车驾还宫。是岁，皇子晃生。乞伏炽磐死，子暮末僭立。沮渠蒙逊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赫连定弟酒泉公俊自平凉来奔。丁零鲜于台阳等归罪，诏赦之。二月，上党李禹聚众杀太守，自称无上王，署置将帅。河内守将击破之。禹亡走入山，为人执送，斩之。

夏四月，治兵于南郊。刘义隆遣使朝贡。庚寅，车驾北伐，以太

尉、北平王长孙嵩，卫尉、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从东道与长孙翰等期会于贼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烧庐舍，绝迹西走。事具《蠕蠕传》。是月，赫连定来侵统万，东至侯尼城而还。

秋七月，车驾东辕。至黑山，校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八月，帝以东部高车屯巳尼陂，诏左仆射安原率骑万余讨之。事具《蠕蠕传》。

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告于宗庙。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还。三年春正月庚子，车驾还宫。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阳王长孙翰薨。戊辰，车驾还宫。三月壬寅，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癸卯，云中、河西敕勒千余家叛。尚书令刘洁追灭之。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

夏四月甲子，行幸云中。敕勒万余落叛走。诏尚书封铁追讨灭之。五月戊戌，诏曰："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近遣尚书封铁翦除亡命，其所部将士有尽忠竭节以殒躯命者，今皆追赠爵号；或有蹈锋履难以自效者，以功次进位；或有故违军法私离幢校者，以军法行戮。夫有功蒙赏，有罪受诛，国之常典，不可暂废。自今以后，不善者可以自改。其宣敕内外，咸使闻知。"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

秋七月己亥，诏曰："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庚子，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鄴，为诸军节度。八月，清河群盗杀太守。刘义隆将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帝以河南兵少，诏摄四镇。乃治兵，将西讨。丙寅，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击破之，斩首五千余级，投水死者甚众。甲戌，行幸南宫，猎于南山。戊寅，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九月己丑，赫连定遣弟谓以代寇鄜城，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率诸军讨之，擒贼将王卑，杀万余人，谓以代遁走。癸卯，立密皇太后庙于鄴。甲辰，行幸统万，遂征平凉。

冬十月庚申，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乙亥，冠军将军安颉济河，攻洛阳。丙子，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人，斩首五千级。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彦之恐军南度，遣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辛巳，安颉平虎牢，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十有一月乙酉，车驾至平凉。先是，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于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广阳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凉，登北原，使赫连昌招谕之，社于不降。诏安西将军古弼等击安定，攻平凉。定闻之，弃鄜城，入于安定，自率步骑三万从鹑觚原将救平凉，与弼相遇。弼击之，杀数千人，乃还走。诏诸军四面围之。甲午，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到彦之、王仲德从清入济，东走青州。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顺昌，南奔湖陆。丁酉，定乏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皇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中重创，单骑遁走。获定弟丹阳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百余人。是日，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定从兄东平公乙升弃城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戊戌，叔孙建大破竺灵秀于湖陆，杀获五千余人。己亥，帝幸安定，获乞伏炽磐质子及定车旗，簿其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还临平凉，遂掘堑围守之。行幸纽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定陇西守及将士数千人来降。辛丑，冠军将军安颉率诸军攻滑台。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刘义隆将于长社。沮渠蒙逊遣使朝贡。壬寅，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阳王。十有二月丁卯，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缚出降，平凉平，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奔走，关中平。壬申，车驾东还，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是岁，冯跋死，弟文通僭立。

四年春正月壬午，车驾次于木根山，大飨群臣，赐布帛各有差。丙申，刘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丹阳王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道济等不敢进。是月，乞伏慕末为赫连定所灭。二月辛酉，安颉、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羽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癸酉，车驾还宫，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战士赐复十年。丁丑，行幸南宫。定州民饥，诏启仓以赈之。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东走，诸将追之，至历城而还。三月庚戌，冠军将军安颉献义隆俘万余人，甲兵三万。夏五月庚寅，行幸云中。六月，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璝所执。闰月乙未，蠕蠕国遣使朝献。诏散骑侍郎周绍使于刘义隆。

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华宫。八月乙酉，沮渠蒙逊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浑慕璝遣使奉表，请送赫连定。己丑，以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九月癸丑，车驾还宫。庚申，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特进左

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癸亥，诏兼太常李顺持节拜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太傅、凉州牧、凉王。壬申，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冬十月戊寅，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为公。十二月丁丑，车驾还宫。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立皇子晃为皇太子，谒于太庙，大赦，改年。己巳，诏曰："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思阐洪基，廓清九服。遭值季运，天下分崩。是用屡征，罔或宁息，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间，戎车十举。群帅文武，荷戈被甲，栉风沐雨，蹈履锋刃，与朕均劳。赖神祇之助，将士宣力，用能摧折强竖，克翦大憝。兵不极武，而二寇俱灭；师不违律，而遐方以宁。加以时气和洽，嘉瑞并降，遍于郡国，不可胜纪。岂朕一人，独应此祐，斯亦群后协同之所致也。公卿因兹，稽诸天人之会，请建副贰。夫庆赏之行，所以褒崇勋旧，旌显贤能，以永无疆之休。其王公将军以下，普增爵秩，启国承家，修废官，举俊逸，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群司当深思效绩，直道正身，立功立事，无或懈怠，称朕意焉。"二月丙子，行幸南宫。三月丁未，追赠夫人贺氏为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浑慕璜，送赫连定于京师。夏五月，大简舆徒于南郊，将讨冯文通。刘义隆遣使朝贡。六月庚寅，车驾伐和龙。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备蠕蠕。辛卯，兼散骑常侍邓颖使于刘义隆。

秋七月己未，车驾至濡水。庚申，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帝至辽西，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己巳，车驾至和龙，临其城。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余郡来降，发其民三万人穿围堑以守之。是月，筑东宫。八月甲戌，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

破之，死者万余人。文通尚书高绍率万余家保羌胡固。己卯，车驾讨绍。辛巳，斩之。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文通带方太守慕容玄于猴固，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九月乙卯，车驾西还。徒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冬十月癸酉，车驾至濡水。吐谷浑慕璜遣使朝贡。十有一月乙巳，车驾至自伐和龙。十有二月己丑，冯文通长乐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辽西内属。文通遣将封羽围辽西。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后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既至，当时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是年，秃发傉檀子保周弃沮渠蒙逊来奔，以保周为张掖公。

二年春正月乙卯，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丙寅，以乐安王范为假节、加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仪同三司，镇长安。二月庚午，诏兼鸿胪卿李继，持节假冯崇车骑大将军、辽西王，承制听置尚书已下；赐崇功臣爵秩各有差。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举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驱掠平民，据险自固。诏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壬午，行幸河西。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刘义隆。丙申，冯崇母弟朗来朝。三月，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司马元显子天助来降。壬子，车驾还宫。夏五月己亥，行幸山北。六月，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交通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辛巳，诏乐安王范发秦、雍兵一万人，筑小城于长安城内。秋八月，辽西王冯崇上表，求说降其父，帝不听。九月，刘义隆遣使朝贡，奉驯象一。戊午，诏兼大鸿胪卿崔赜持节拜征虏将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封南秦王。

冬十月，南秦王杨难当率众围汉中。十有一月甲寅，车驾自山北还宫。十有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阴山之北。陇西休屠王弘祖率众内属。金崖既死，部人立崖从弟当川领其众。诏兼散骑常侍卢玄使于刘义隆。是岁，沮渠蒙逊死，以其子牧犍为车骑大将军，改封河西王。

三年春正月乙未，车驾次于女水，大飨群臣，班赐各有差。戊戌，冯文通遣其给事黄门侍郎伊臣乞和，帝不许。丙辰，金当川反。杨难当克汉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二月丁卯，蠕蠕吴提奉其妹，并遣其异母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朝贡，献马二千匹。戊寅，诏曰："朕承统之始，群凶纵逸，四方未宾，所在逆僭。蠕蠕陆梁于漠北，铁弗肆虐于三秦。是以旰食忘寝，抵掌扼腕，期在扫清逋残，宁济万宇。故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离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朕甚愍焉。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不得阿容以罔政治。明相宣约，咸使闻知。"辛卯，车驾还宫。

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闰月甲戌，秦王赫连昌叛走。丙子，河西候将格杀之。验其谋反，群弟皆伏诛。己卯，车驾还宫。彭城公元粟进爵为王。辛巳，冯文通遣尚书高颙上表称蕃，诏征其侍子。戊子，金当川率其众围西川侯彭文晖于阴密。

夏四月乙未，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讨当川。丁未，行幸河西。壬戌，获当川，斩之于长安以徇。六月甲辰，车驾还宫。辛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

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其城。

冬十月癸巳，蠕蠕国遣使朝贡。甲午，破白龙余党于五原。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听为平民。诸与白龙同恶，斩数千人，虏其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十有一月，车驾还宫。十有二月甲辰，行幸云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降死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丁未，车驾还宫。三月癸亥，冯文通遣大将渴烛通朝献，辞以子疾。夏五月庚申，进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城公奚斤为恆农王，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本官各如故。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甲戌，行幸云中。

六月甲午，诏曰：“顷者寇逆消除，方表渐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是以屡诏有司，班宣思惠，绥理百揆。群公卿士，师尹牧守，或未尽导扬之美，致令阴阳失序，和气不平，去春小旱，东作不茂。忧勤克己，祈请灵祇，上下咸秩。岂朕精诚有感，何报应之速，云雨震洒，流泽沾渥。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鲜白，光照内映。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寻其理，盖神灵之报应也。朕用嘉焉。比者已来，祯瑞仍臻：所在甘露流液，降于殿内；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连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载诞之乡，白燕集于盛乐旧都，玄鸟随之，盖有千数；嘉禾频岁合秀于恆农；白雉、白兔并见于勃海，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天降嘉贶，将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惊震，欣惧交怀。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丙午，高丽、鄯善国并遣使朝献。戊申，诏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五将率骑四万东伐文通。

秋七月，田于椢杨。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八月丙戌，遂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献。九月甲戌，车驾还宫。

冬十月癸卯，尚书左仆射安原谋反伏诛。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猎于广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庙。诸所过，对问高年，褒礼贤俊。十有二月甲申，诏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卿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太守覆检能否，核其殿最，列言属州。刺史明考优劣，抑退奸吏，升进贞良，岁尽举课上台。特守荷治民之行，当宣扬恩化，奉顺宪典，与国同忧。直道正身，肃居官次，不亦善乎？”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车驾还宫。二月戊子，冯文通遣使朝贡，求送侍子，帝不许。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三月丙辰，刘义隆遣使朝贡。辛未，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骑一万讨冯文通，平州刺史元婴又率辽西将军会之。文通迫急，求救于高丽，高丽使其大将葛蔓卢以步骑二万人迎文通。甲戌，以阙镇虎牢。

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并薨。五月乙卯，冯文通奔高丽。戊午，诏散骑常侍封拨使高丽，征送文通。丁卯，行幸河西。赫连定之西也，杨难当窃据上邽。秋七月庚戌，诏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讨之。诏散骑侍郎、广平子游雅等使于刘义隆。八月丁亥，遣使六辈使西域。帝校猎于河西。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车国遣使朝献。九月庚戌，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至略阳，难当奉诏摄上邽守。高丽不送文通，遣使奉表，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帝以高丽违诏，议将击之，纳乐平王丕计而止。冬十有一月己酉，行幸栖杨，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闰月壬子，车驾还宫。乙丑，颍川王提改封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是岁，吐谷浑慕璜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征东大将军、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长孙嵩薨。乙巳，镇南大将军、丹阳王叔孙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问民疾苦；还幸上谷，遂至代。所过复田租之半。高丽、契丹国并遣使朝献。三月丁丑，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己卯，舆驾还宫。癸巳，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丁酉，刘义隆遣使朝贡。夏五月己丑，诏曰："方今寇逆消殄，天下渐晏。比年以来，屡诏有司，班宣惠政，与民宁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云中。

秋七月戊子，使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灭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车驾还宫。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璜弟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行幸云中。十有一月壬申，车驾还宫。甲申，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是岁，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来朝。癸未，罢沙门年五十已下。江阳王根薨。是月，高丽杀冯文通。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行幸五原。

秋七月壬午，车驾北伐。事具《蠕蠕传》。

冬十月乙丑，大飨六军。十二月丁巳，车驾至自北伐。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诏兼散骑常侍高雅使刘义隆。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丁卯，诏卫大将军、乐安王范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刘义隆上洛太守镡生长弃郡走。辛未，车驾还宫。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

夏四月丁酉，鄯善、龟兹、疏勒、焉耆诸国遣使朝献。五月丁丑，治兵于西郊。癸未，遮逸国献汗血马。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

秋七月己巳，车驾至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壬午，留辎重，分部诸军：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钜鹿公刘洁督诸军，与常山王素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督平凉、鄜城诸军为后继。八月甲午，永昌王健获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牧犍遣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望尘退走。丙申，车驾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乃分军围之。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侍以籓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进张掖公秃发保周爵为王，与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烧仓库，西奔酒泉。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遣镇南将军奚眷讨张掖，遂至酒泉，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及宜得复奔晋昌。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镇北将军封沓讨乐都，掠数千家而还。班赐将士各有差。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师大骇。皇太子命上党王长孙道生等拒之。事具《蠕蠕传》。

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留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征西大将军贺多罗镇凉州。癸亥，遣张掖王秃发保周谕诸部鲜卑，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十有一月乙巳，刘义隆遣使朝献，并献驯象一。是月，高丽及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献。十有二月壬午，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杨难当寇上邽，镇将元勿头击走之。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

帝纪第四 世祖纪下宗纪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无讳围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观察风俗，问民疾苦。壬子 ，无讳诱执弋阳公元洁。二月己巳，诏假通直常侍邢颖使于刘义隆。发长安五千人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

夏四月庚辰，无讳寇张掖，秃发保周屯于删丹。丙戌，诏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等督诸军讨保周。五月辛卯，行幸北部。乙巳 ，无讳复围张掖，不克，退还。丙辰，车驾还宫。六月丁丑，皇孙浚生，大赦，改年。

秋七月，行幸阴山。己丑，永昌王健至番禾，破保周。周遁走。丙申，皇太后窦氏崩于行宫。癸丑 ，保周自杀，传首京师。八月甲申，无讳降，送弋阳公元洁及诸将士。九月壬寅，车驾还宫。冬十有一月丁亥，行幸山北。十二月，车驾还宫。是岁，州镇十五民饥，开仓赈恤。以河南王曜子羯兒为河间王，后改封略阳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甲辰，行幸温泉。二月壬戌，车驾还宫。三月辛卯，葬惠太后于崞山。庚戌 ，新兴王俊、略阳王羯兒有罪，并黜为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闾乞列归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

夏四月丁巳，刘义隆遣使朝贡。庚辰，诏镇南将军、南阳公奚眷征酒泉。五月辛卯，行幸山北。秋八月辛亥，诏散骑侍郎张伟等使刘义隆。行幸河西。九月戊戌 ，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薨。冬十有一月庚子，镇南将军奚眷平酒泉，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十有二月甲戌，车驾还宫。丙子，刘义隆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语在《释老志》。三月壬寅 ，北平王长孙颓有罪，削爵为侯。

夏四月，无讳走渡流沙，据鄯善。李皓孙宝据敦煌，遣使内附。五月，行幸阴山之北。闰月 ，刘义隆龙骧将军裴方明、梁州刺史刘康祖寇南秦，南秦王杨难当败，奔于上邽。六月丙戌，难当朝于行宫。先是，起殿于阴山之北，殿始成而难当至，因名曰广德焉。

秋七月丙寅，诏安西将军、建兴公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

都王杨保宗等从祁山南入，征西将军、淮阳公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俱会仇池；郁林公司马文思为征南大将军，进爵谯王　，督洛豫诸军事南趣襄阳；征南将军、东安公刁雍东趣广陵，邀方明归路。

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罗为晋王，翰为秦王，谭为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十有二月辛巳，侍中、太保、襄城公卢鲁元薨。丁酉，车驾还宫。李宝遣使朝贡，以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大破刘义隆将于乐乡，擒其将王奂之、王长卿等。强玄明、辛伯奋弃下辨遁走，追斩之，尽虏其众。庚午　，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恆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车驾还宫。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武都王杨保宗谋反，诸将擒送京师；诸氐、羌复推保宗弟文德为主，围仇池。丁酉，大赦天下。己亥　，行幸阴山。五月，将军古弼大破诸氐，解仇池围。六月庚寅，诏曰：“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侵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得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癸巳，大阅于西郊。秋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舍辎重，以轻骑袭蠕蠕，分军为四道。事具《蠕蠕传》。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冬十一月，将军皮豹子等追破刘义隆将于浊水。甲子，车驾至于朔方。诏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十二月辛卯，车驾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　，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

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庚戌，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癸酉，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庐阙。三月戊戌，大会于那南池。遣使者四辈使西域。甲辰，车驾还宫。癸丑，诏征西大将军、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镇统万。

夏四月乙亥，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五月丁酉，行幸阴山之北。六月，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　　，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西平王吐谷浑慕利延杀其兄子纬代。是月，纬代弟叱力延等来奔，乞师。以叱力延为归义王。

秋七月癸卯，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叛伏诛。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诏员外散骑常侍高济使于刘义隆。晋王伏罗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九月，帝自河西至马邑　，观于崞川。己亥，车驾还宫。丁未，行幸漠南。

冬十月癸未，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鵴鸠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十一月，刘义隆遣使朝贡。十二月，粟特国遣使朝贡。丙戌 ，车驾还宫。

六年春正月辛亥，车驾行幸定州，引见长老，存问之。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愔使刘义隆。二月，遂西幸上党　　，观连理树于泫氏。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三月庚申，车驾还宫。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是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温弃城走，自杀，家属伏诛。

夏四月庚戌，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诏秦州刺史、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桴罕，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六月壬辰，车驾北巡。什归闻军将至，弃城夜遁。秋八月丁亥　，封敕文入桴罕，分徙千家还上邽。壬辰，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帝大悦，厚待之。车驾幸阴山之北，次于广德宫。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令民北徙畜牧至广漠，以饵蠕蠕。壬寅，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璜世子被囊逆军拒战，那击破之。被囊轻骑遁走，中山公杜丰精骑

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归及炽磐子成龙，送于京师。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

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于是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 ，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十有一月，高凉王那振旅还京师。己未，遣那及殿中尚书、安定公韩茂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确磝津。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杀汧城守将。吴遂进军李闰堡，分兵掠临晋巴东。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庚申，孙东王窦漏头薨。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不克而还。庚午，诏殿中尚书、扶风公元处真，尚书、平阳公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诏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三将一万骑讨吴党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车驾还宫。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癸未，车驾西巡。

七年春正月戊辰，车驾次东雍州。庚午，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辛未 ，车驾南幸汾阴。庚辰，帝临戏水。盖吴退走北地。

二月丙戌，幸长安，存问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丙申，幸盩厔 ，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军次陈仓，诛散关氐害守将者。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北道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刘义隆将王章，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车驾旋轸，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众复推会为帅。

夏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鄴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五月癸亥，安丰公闾根率骑诣上邽，与敕文讨梁会。会走汉中。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旋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六月甲申，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

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秋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盖吴党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于安定，斩于京师。复略阳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己卯 ，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癸未，行幸中山，颁赐从官文武各有差。高阳易县民不从官命，讨平之，徙其余烬于北地。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伏诛。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夏五月，车驾还宫。六月，西征诸将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赃各千万计，并斩之。八月，卫大将军、乐安王范薨。

冬十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薨。十二月，鄯善、遮逸国并遣子朝献。晋王伏罗薨。

九年春正月，刘义隆遣使朝贡。氐杨文德受义隆官号，守葭芦城，招诱武都、阴平五部氐民。诏仇池镇将皮豹子讨之。文德弃城南走，擒其妻子僚属。义隆白水太守郎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贡方物。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遂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又斩其北凤皇山南足以断之。三月，车驾还宫。夏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丁卯，悦般国遣使求与王师俱讨蠕蠕，帝许之。秋八月，诏中外诸军戒严。九月乙酉，治兵于西郊。丙戌，上幸阴山。是月，成周公万度归千里驿上，大破焉耆国，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

冬十月辛丑，恆农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癸亥，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皇太子朝于行宫，遂从北讨。至于受降城，不见蠕蠕，因积粮城内，留守而还。北平王长孙敦坐事降爵为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飨百僚，班赐有差。甲戌，北伐。二月，蠕蠕渠帅尔绵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来降，蠕蠕吐贺真恐惧远遁。事见《蠕蠕传》。三月，遂搜于河西。庚寅，车驾还宫。夏五月庚寅，行幸阴山。

秋七月，浮图沙国遣使贡献。九月，阅武碛上，遂北伐。事具《蠕蠕传》。

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于行宫。壬午，大飨，班赐所获及布帛各有差。十有一月，龟兹、疏勒、破洛那、员阔诸国各遣使朝献。十有二月戊申，车驾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元托真为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酉，行幸洛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寡。以高凉王那为仪同三司。二月甲午，大搜于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治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车驾遂征悬瓠，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其不服者诛之。永昌王仁大破刘义隆将刘坦之、程天祚于汝东，斩坦之，擒天祚。

夏四月癸卯，舆驾还宫，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阴山。

秋七月，义隆遣其辅国将军萧斌之率众六万寇济州。刺史王买得弃州走，斌之遂入城，仍使宁朔将军王玄谟西攻滑台。诏枋头镇将、平南将军、南康公杜道俊助守兖州。八月癸亥，田于河西。癸未，治兵于西郊。九月辛卯，舆驾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

冬十月癸亥，车驾止枋头。诏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五千自石济渡，备玄谟遁走。乙丑，车驾济河。玄谟大惧，弃军而走。众各溃散，追蹑斩首万余级。器械山积。帝遂至东平。萧斌之弃济州，退保历城。乃命诸将分道并进：使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车驾自中道，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邹山。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壬子，次于彭城，遂趋盱眙。頍盾国献师子一。十有二月丁卯，车驾至淮。诏刈藿苇，泛筏数万而济。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枭崇之等，斩首万余级，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悬瓠，拔之，获义隆守将赵淮，送京师斩之。过定项城，及淮西，大破义隆将刘康祖，斩之，并虏将军胡盛之、王罗汉等，传致行宫。癸未，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永昌王仁自历阳至于江西，高凉王那自山阳至于广陵，诸军皆同日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者不可胜数。甲申，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班赏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丁亥，舆驾北旋。是月，破洛那、罽宾、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二月戊寅，车驾济河。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年。车师国王遣子入侍。诏曰："夫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务求厥中。自余有不便于民者，依比增损。"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阳王羯兒，仪同三司、高凉王那有罪赐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于金陵。

秋七月丁亥，行幸阴山。省诸曹吏员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车驾还宫。

冬十月庚申，行幸阴山。刘义隆遣使朝贡。诏殿中将军郎法祐使于义隆。己巳，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薨。十有二月丁丑，车驾还宫。封皇孙浚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蕃，乃止。封秦王翰为东平王，燕王谭为临淮王，楚王建为广阳王，吴王余为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州军讨平之。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与降民通谋，赐死。

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时年四十五。秘不发丧。中常侍宗爱矫皇后令，杀东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元为永平，尊皇后赫连氏为皇太后。三月辛卯，上尊谥曰太武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夏六月，刘义隆将檀和之寇济州，梁坦及鲁安生军于京索，庞萌、薛安都寇弘农。

秋七月，征南将军、安定公韩元兴讨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八月，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洹津南渡赴弘农。九月，司空、高平公兒乌干屯潼关，平南将军、昌黎公元辽屯河内。

冬十月丙午朔，余为宗爱所贼。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迎立皇孙，是为高宗焉。

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识，言则悲恸，哀感傍人，太宗闻而嘉叹。暨太宗不豫，衣不释带。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从《周易》设险之义，又陈萧何壮丽之说。帝曰："古人有言，在

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兼甚严断，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贼，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故大臣犯法，无所宽假。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人无以措其奸隐。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

恭宗景穆皇帝讳晃，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母贺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为皇太子，时年五岁。明慧强识，闻则不忘。及长，好读经史，皆通大义。世祖甚奇之。世祖东征和龙，诏恭宗录尚书事；西征凉州，诏恭宗监国。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恭宗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故有此敕，以释汝疑。”恭宗谓宫臣曰：“为人臣不实若此，岂是忠乎！吾初闻有疑，但帝决行耳。几误人大事，言者复何面见帝也。”真君四年，恭宗从世祖讨蠕蠕，至鹿浑谷，与贼相遇，虏惶怖，部落扰乱。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奄其不备，破之必矣。”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恭宗谓洁曰：“此尘之盛，由贼恇扰，军人乱故，何有营上而有此尘？”世祖疑之，遂不急击，蠕蠕远遁。既而获虏候骑，世祖问之，对曰：“蠕蠕不觉官军卒至，上下惶惧，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军国大事，多见纳用，遂知万机。初，恭宗监国，曾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垦田大为增辟。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东宫，时年二十四。庚午，册曰：“呜呼！惟尔诞资明睿，岐嶷夙成。正位少阳，克荷基构。宾于四门，百揆时叙；允厘庶绩，风雨不迷。宜享无疆，隆我皇祚；如何不幸，奄焉殂殒！朕用悲恸于厥心！今使使持节兼太尉张黎、兼司徒窦瑾奉策，即柩赐谥曰‘景穆’，以显昭令德。魂而有灵，其尚嘉之。”高宗即位，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史臣曰：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

帝纪第五 高宗纪

高宗文成皇帝，讳浚，恭宗景穆皇帝之长子也。母曰闾氏。真君元年六月生于东宫。帝少聪达，世祖爱之，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年五岁，世祖北巡，帝从在后，逢虏帅桎一奴欲加其罚。帝谓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释之。"帅奉命解缚。世祖闻之，曰："此兒虽小，欲以天子自处。"意奇之。既长，风格异常，每有大政，常参决可否。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皇帝位于永安前殿，大赦，改年。

兴安元年冬十月，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争权，并赐死。癸未，广阳王建薨，临淮王谭薨。甲申，皇妣薨。太尉张黎、司徒古弼，以议不合旨，黜为外都大官。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进爵乐陵王，南部尚书、章安子陆丽为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妣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陇西屠各王景文叛，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讨平之。十有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于金陵。乙卯，初复佛法。丁巳，以乐陵王周忸为太尉，平原王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保达、沙猎国各遣使朝献。戊寅，建业公陆俟进爵东平王，广平公杜遗进爵为王。癸亥，诏以营州蝗开仓赈恤。甲子，太尉、乐陵王周忸有罪，赐死。濮阳公闾若文进爵为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司空杜元宝进爵京兆王。广平王杜遗薨。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进爵为王。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癸未，诏与民杂调十五。丙戌，尚书、西平公源贺进爵为王。

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崇、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各赐死。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是月，刘义隆子勋杀其父而自立。三月壬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乙未，疏勒国遣使朝献。夏五月乙酉，行幸崞山。辛卯，还宫。是月，刘劭弟骏杀劭而自立。闰月乙亥，太皇太后赫连氏崩。

秋七月辛亥，行幸阴山。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谋反。乙丑，赐仁死于长安，若文伏诛。己巳，车驾还宫。是月，筑马射台于南郊。八月辛未，渴槃陀国遣使朝贡。戊戌，诏曰："朕以眇身，纂承大业，惧不能宣慈惠和，宁济万宇，夙夜兢兢，若临渊谷。然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称数。又于苑内

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民大酺三日，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九月壬子，阅武于南郊。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十有二月，诛河间鄭民为贼盗者，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甲午，车驾还宫。库莫奚、契丹、罽宾等十余国各遣使朝贡。复北平公长孙敦王爵。

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馥为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坛，登受图箓；礼毕，曲赦京师，班赏各有差。夏六月丙寅，行幸阴山。

秋七月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年。八月甲戌，赵王深薨。乙亥，车驾还宫。乙丑，皇叔虎头、龙头薨。九月庚申，库莫奚国献名马，有一角，状如麟。是月，闭都城门，大索三日，获奸人亡命数百人。冬十有一月，北镇将房杖击蠕蠕，虏其将豆浑与句等，获马千余匹。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出于、叱万单国各遣使朝献。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赐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诏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又于西苑遍秩群神。朕以大庆飨赐百僚，而犯罪之人独即刑戮，非所以子育群生，矜及众庶。夫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从近，恩亦宜然。其曲赦京师死囚已下。”夏六月壬戌，诏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癸酉，诏曰：“夫为治者，因宜以设官，举贤以任职，故上下和平，民无怨谤。若官非其人，奸邪在位，则政教陵迟，至于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入其境，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于政者，褒而赏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听诣使告状，使者检治。若信清能，众所称美，诬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是月，遮逸国遣使朝贡。戊寅，帝畋于犊倪山。甲申，还宫。

秋七月丙辰，行幸河西。八月丁亥，车驾还宫。

冬十月，波斯、疏勒国并遣使朝贡。庚午，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进爵为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冯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陉山，聚为寇盗。诏定州刺史许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龙讨平之。夏六月，羽林郎于判、元提等谋逆，伏诛。秋八月甲申，畋于河西。是月，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北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九月辛巳，河东公闾毗、零陵公闾纥并进爵为王。

冬十月甲申，车驾还宫。甲午，曲赦京师。十有一月，尚书、西平王源贺改封陇西王。嚈哒、普岚国并遣使朝献。刘骏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伯伦，各弃郡率吏民来降。

三年春正月壬戌，畋于崞山。戊辰，还宫。粟特、于阗国各遣使朝贡。征渔阳公尉眷，拜太尉，进爵为王，录尚书事。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己巳，还宫。封皇弟新成为阳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阴山。秋八月，畋于阴山之北。己亥，还宫。

冬十月，将东巡，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十有一月，蛮王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十有二月，以州镇五蝗，民饥，使使者开仓以赈之。是月，于阗、扶余等五十余国各遣使朝献。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庚午，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戊寅，南幸信都，畋游于广川。

三月丁未，观马射于中山。所过郡国赐复一年。丙辰，车驾还宫。起太华殿。乙丑，东平王陆俟薨。夏五月壬戌，诏曰："朕即阼至今，屡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于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于民。苛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称朕意焉。"六月丙申，畋于松山。

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乙巳，还宫。辛亥，太华殿成。丙寅，飨群臣，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刘骏将殷孝祖修两城于清水东，诏镇西将军、天水公封敕文等击之。辛卯，车驾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十一月，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三将三万骑助击孝祖。车驾度漠，蠕蠕绝迹远遁，其别部乌朱贺颓、库世颓率众来降。十有二月，征东将军、中山王托真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征西将军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斩获五千余级。二月己酉，侍中、司空、河南公伊馥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师死罪已下。

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为京兆王。五月，居常国遣使朝献。六月戊申，行幸阴山。

九月戊辰，诏曰：“夫褒赏必于有功，刑罚审于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来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弹正，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是启奸邪之路，长贪暴之心，岂所谓原情处罪，以正天下？自今诸迁代者，仰列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之爵宠，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贯，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仪同三司、敦煌公李宝薨。冬十有二月戊申，诏曰：“朕承洪业，统御群有，思恢政化，以济兆民。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欲令百姓修业，人不匮乏。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籴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职不均，使上恩不达于下，下民不赡于时，加以重罪，无有攸纵。”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诏散骑常侍冯阐使于刘骏。二月，卫将军、乐安王良督东雍、吐京、六壁诸军西趣河西，征西将军皮豹子等督河西诸军南趋石楼，以讨河西叛胡。

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于广宁鸣鸡山。六月甲午，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讨吐谷浑什寅。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乙丑，刘骏遣使朝贡。壬午，行幸河西。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

军还；获畜二十余万。庚午，舆驾还宫。

冬十月，居常王献驯象三。十有一月，诏散骑侍郎卢度世、员外郎朱安兴使于刘骏。

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鄴，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是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辛巳，舆驾还宫。

夏四月乙未，侍中、征东大将军、河东王闾毗薨。五月癸未，诏南部尚书黄卢头、李敷等考课诸州。

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为济阴王，加征东大将军，镇平原；天赐为汝阴王，加征南大将军，镇虎牢；万寿为乐浪王，加征北大将军，镇和龙；洛侯为广平王。壬午，行巡山北。八月戊辰，波斯国遣使朝献。丁丑，舆驾还宫。

冬十月，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员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刘骏。博陵之深泽、章武之束州，盗杀县令，州军讨平之。广平王洛侯薨。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车骑大将军、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癸未，乐浪王万寿薨。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三月甲申，刘骏遣使朝贡。高丽。蓰王、契嗑、思厌于师、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陀诸国各遣使朝献。夏六月庚申，行幸阴山。诏将军陆真讨雍州叛氐仇僝檀等，平之。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薨。

冬十月丙辰，诏曰："朕承洪绪，统御万国，垂拱南面，委政群司，欲缉熙治道，以致宁一。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是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员外郎、昌邑侯和天

德使于刘骏。十有一月壬寅，舆驾还宫。十有二月乙卯，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闾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赐京师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终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乐陵王。乙巳，诏曰："朕宪章旧典，分职设官，欲令敷扬治化，缉熙庶积。然在职之人，皆蒙显擢，委以事任，当厉己竭诚，务省徭役，使兵民优逸，家给人赡。今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

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亲射虎三头。五月壬辰，侍中、渔阳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阴山。

秋七月壬午，诏曰："朕每岁以秋日闲月，命群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诏曰："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赍。"壬申，诏曰："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容，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取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九月辛巳，车驾还宫。

冬十月，以定、相二州霣霜杀稼，免民田租。是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骁骑将军、昌邑子娄内近，宁朔将军、襄平子李五鳞使于刘骏。十有二月辛丑，诏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云为任城王。二月，诏以州镇十四去岁虫、水，开仓赈恤。

夏四月癸卯，顿丘公李峻，进爵为王。闰月戊子，帝以旱故，减膳责躬。是夜，澍雨大降。

五月庚申，刘骏死，子子业僭立。六月丁亥，行幸阴山。

秋七月辛丑，北镇游军大破蠕蠕。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车驾还宫。

冬十月，琅邪王司马楚之薨。十有二月，南秦王杨难当薨。吐呼罗国遣使朝献。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行幸楼烦宫。高丽、蓰王、对曼诸国各遣使朝献。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浑权薨。乙巳，车驾还宫。

夏四月，破洛那国献汗血马，普岚国献宝剑。五月癸卯，帝崩于太华殿，时年二十六。六月丙寅，上尊谥曰文成皇帝，庙号高宗。八月，葬云中之金陵。

史臣曰：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高宗兴时消息，静以镇之，养威布德，怀缉中外。自非机悟深裕，矜济为心，亦何能若此！可谓有君人之度矣。

帝纪第六 显祖纪

显祖献文皇帝，讳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李贵人。兴光元年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戊申，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自汤泉入朝，浑又杀之。己酉，以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壬子，以淮南王他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凉州。六月，封繁阳侯李嶷为丹阳王，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乙丑，诏曰："夫赋敛烦则民财匮，课调轻则用不足，是以十一而税，颂声作矣。先朝榷其轻重，以惠百姓。朕承洪业，上惟祖宗之休命，夙兴待旦，惟民之恤，欲令天下同于逸豫。而徭赋不息，将何以塞烦去苛，拯济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积有余，诸有杂调，一以与民。"

秋七月癸巳，太尉乙浑为承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九月庚子，曲赦京师。丙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乂，必谓铨衡允衷，朝纲应叙。然牧司宽惰，不祗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是月，刘子业征北大将军、义阳王刘昶自彭城来降。

冬十月，征阳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汝阴王天赐、任城王云入朝。是岁，刘子业叔父彧杀子业僭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年。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浑谋反伏诛。乙亥，以侍中元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三月庚子，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庙。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箓；曲赦京师。高丽、波斯、于阗、阿袭诸国遣使朝献。

秋七月辛亥，诏诸有诈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职。其有祖、父假爵号货赇以正名者，不听继袭。诸非劳进超迁者，亦各还初。不以实闻者，以大不敬论。九月，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属。己酉，初

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彧将张永、沈攸之击安都。诏北部尚书尉元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诸军事，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为副，出东道救彭城；殿中尚书、镇西大将军、西河公元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给事中、京兆侯张穷奇为副，出西道救悬瓠。

冬十月，曹利、彤曷国各遣使朝献。十有一月壬子，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十有二月己未，尉元军次于秺，彧将周凯、张永、沈攸之相继退走。皇弟安平薨。是岁，州镇十一旱，民饥，开仓赈恤。

皇兴元年春正月癸巳，尉元大破张永、沈攸之于吕梁东，斩首数万级，冻死者甚众。获刘彧秦州刺史垣恭祖、羽林监沈承伯。永、攸之单骑走免。获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刘彧遣使朝贡。庚子，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钜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鱼玄明。丙午，诏司空、平昌公和其奴、东阳公元丕等讨道符。丁未，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斩之，传首京师。道符兄弟皆伏诛。闰月，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诏平东将军长孙陵，平南将军、广陵公侯穷奇赴援之。二月，诏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于碻磝，为东道后援。济阴王小新成薨。高丽、库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于阗诸国各遣使朝贡。刘彧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遏绝王使，诏征南大将军慕容日曜督诸军以讨之。三月甲寅，克之。沈文秀、崔道固复叛归刘彧，白曜回师讨之，拔彧肥城、垣苗、麋沟三戍。

夏四月，白曜攻升城，戍主房崇吉遁走。秋八月，白曜攻历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年。九月壬子，高丽、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朝献。丁巳，进冯翊公李白爵梁郡王。是月，诏赐六镇贫人布，人三匹。

冬十月癸卯，田于那男池。濮阳王孔雀坐怠慢，降爵为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亲射虎豹。崔道固及刘彧梁邹戍主、平原太守刘休宾举城降。

是月，徐州群盗司马休符自称晋王，将军尉元讨平之。三月，白曜进围东阳。戊午，刘彧遣使朝贡。

夏四月辛丑，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

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高丽、库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手、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还宫。六月庚辰，以河南辟地，曲赦京师殊死以下。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桢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太洛为章武王，休为安定王。

冬十月辛丑，上田于冷泉。十有一月，以州镇二十七水旱，开仓赈恤。十有二月甲午，诏曰："顷张永迷扰，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残废不少。死生冤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敕郡县，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是月，悉万丹等十余国各遣使朝贡。三年春正月乙丑，东阳溃，虏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二月，蠕蠕、高丽、库莫奚、契丹国各遣使朝献。己卯，以上党公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

夏四月壬辰，刘彧遣使朝贡。丙申，名皇子曰宏，大赦天下。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六月辛未，立皇子宏为皇太子。

秋七月，蠕蠕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侍中、太宰、顿丘王李峻薨。十有一月，吐谷浑别帅白杨提度汗率户内附。襄城公韩颓进爵为王。

四年春正月，诏州镇十一民饥，开仓赈恤。二月，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高丽、库莫奚、契丹各遣使朝献。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诏使持节、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讨之。广阳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

夏四月辛丑，大赦天下。戊申，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拾寅。拾寅与麾下数百骑宵遁。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五月，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六月，刘彧遣使朝贡。秋八月，群盗入彭城，杀镇将元解愁，长史勒兵灭之。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舆驾北伐，诸将俱会于女水，大破虏众。事具《蠕蠕传》。司徒、东安王刘尼坐事免。壬申，车驾至自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

冬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高平王李敷。十有一月，诏弛山泽之禁。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阳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三月乙亥，诏曰：“天安以来，军国多务，南定徐方，北扫遗虏。征戍之人，亡窜非一，虽罪合刑书，每加哀宥。然宽政犹水，逋逃遂多。宜申明典刑，以肃奸伪。自今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听归首；不首者，论如律。”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刘彧。

夏四月，西部敕勒叛，诏汝阴王天赐、给事中罗云讨之。云为敕勒所袭杀，死者十五六。北平王长孙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阴山。八月丁亥，车驾还宫。

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语在《任城王云传》。群臣固请，帝乃止。丙午，册命太子曰：“昔尧舜之禅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负荷者，岂搜扬仄陋而授之哉？尔虽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济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陆馥，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致位于尔躬。其践升帝位，克广洪业，以光祖宗之烈，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丁未，诏曰：“朕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一日或旷，政有淹滞之失。但子有天下，归尊于父；父有天下，传之于子。今稽协灵运，考会群心，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方优游恭己，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广其业，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胤子，以答天休。宣布宇内，咸使闻悉。”于是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乃从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

史臣曰：聪睿夙成，兼资能断，其显祖之谓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帝纪第七 高祖纪上

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显祖尤爱异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

五年秋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丁未，刘彧遣使朝贡。九月壬戌，诏在位及民庶直言极谏，有利民益治，损政伤化，悉心以闻。壬午，青州高阳民封辩自号齐王，聚党千余人，州军讨灭之。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各赐田宅。

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桴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庚寅，以征东大将军、南安王桢为假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镇凉州。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楼堡，杀军将。刘彧将垣崇祖率众二万自郁洲寇东兖州，屯于南城固。十有一月，刺史于洛侯讨破之，崇祖还郁洲。妖贼司马小君聚众反于平陵，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擒之。十有二月乙酉，以驸马都尉穆亮为赵郡王。壬辰，诏访舜后，获东莱郡民妫苟之，复其家毕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复前濮阳王孔雀本封。辛丑，赵郡王穆亮徙封长乐王。

二年春正月乙卯，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诏宁南将军、交址公韩拔等追灭之。大阳蛮酋桓诞率户内属，拜征南将军，封襄阳王。曲赦京师及河西，南至秦泾，西至桴罕，北至凉州诸镇。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刘彧。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牧司之官，明纠不法，使禁令必行。”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于北郊，诏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大干率千余落来降。东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之，至石碛，不及而还。壬子，高丽国遣使朝贡。三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讨。戊辰，以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庚午，车驾耕于藉田。石城郡获曹平原，送京师，斩之。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

为营户。

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辛亥，刘彧遣使朝贡。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是月，刘彧死，子昱僭立。五月丁巳，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赈恤。丙申，诏曰："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硕人所以穷处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进，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闰月壬子，蠕蠕寇敦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又寇晋昌，守将薛奴击走之。戊午，行幸阴山。

秋七月，光州民孙晏等聚党千余人叛通刘昱，刺史叔孙瑣讨平之。辛丑，高丽国遣使朝贡。壬寅，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八月丙辰，百济国遣使奉表请师伐高丽。辛酉，地豆于、库莫奚国遣使朝贡，昌亭国遣使献蜀马。河西费也头反，薄骨律镇将击走之。九月辛巳，车驾还宫。戊申，统万镇将、河间王闾虎皮坐贪残赐死。己酉，诏以州镇十一水，丐民田租，开仓赈恤。又诏流进之民，皆令还本，违者配徙边镇。

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十有一月，太上皇帝亲讨之，将度漠袭击。蠕蠕闻军至，大惧，北走数千里。以穷寇远遁，不可追，乃止。丁亥，封皇叔略为广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风俗，问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十有二月庚戌，诏曰："《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已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诏以代郡事同丰沛，代民先配边戍者皆免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使于刘昱。丁亥，改崇光宫为宁光宫。戊戌，太上皇帝还至云中。是月，相州执送妖人荣永安于京师，斩之。诏赦其支党。二月戊申，高丽、契丹国并遣使朝贡。癸丑，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讨，饮至策勋，告于宗庙。死王事者复其家。诏畿内民从役死事者，郡县为迎丧，给以葬费。甲戌，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三月壬午，诏诸仓

囤谷麦充积者，出赐贫民。

夏四月戊申，诏假司空、上党王长孙观等讨吐谷浑拾寅。壬子，契丹国遣使朝贡。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六月甲子，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　，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

秋七月，诏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乙亥，行幸阴山。蠕蠕寇敦煌，镇将乐洛生击破之。事具《蠕蠕传》。刘昱遣将寇缘淮诸镇，徐州刺史、淮阳公尉元击走之。八月己酉，高丽、库莫奚国并遣使朝献。庚申，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谢罪请降，许之。九月辛巳，车驾并还宫。乙亥，刘昱遣使朝贡。己亥，诏曰："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曝露。"辛丑，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库莫奚国遣使朝献。

冬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悉万斤国遣使朝献。武都王反　，攻仇池。诏长孙观仍回师讨之。十有一月戊寅，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其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于时、信义著于乡闾者，具以名闻。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怀州。所过问民疾苦，赐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有二月庚戌，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癸丑，沙门慧隐谋反，伏诛。是岁，州镇十一水旱，丐民田租，开仓赈恤。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吐谷浑部内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是年，妖人刘举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斩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辛巳，粟特国遣使朝献。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亥，吐谷浑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　，并献方物。辛未，禁断寒食。三月丁亥，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于刘昱。高丽、吐谷浑、曹利诸国各遣使朝贡。夏五月甲戌，蠕蠕国遣使朝贡。六月乙卯，诏曰："朕应历数开一之期，属千载光熙之运，虽仰严诲，犹惧德化不宽，至有门房之诛。然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今德被殊方，文轨将一，宥刑宽禁，不亦善乎？"阔悉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庚午，高丽国遣使朝献。己卯，曲赦仇池。癸巳，蠕蠕寇敦煌，镇将尉多侯大破之。

八月庚子，吐谷浑国遣使朝献。戊申，大阅于北郊。九月，以刘昱内相攻战，诏将军元兰等五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后继，伐蜀汉。丙子，契丹、库莫奚、地豆于诸国各遣使朝献。

冬十月庚子，刘昱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戊寅，吐谷浑国遣使朝献。是岁，州镇十三大饥，丐民田租，开仓赈之。十有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句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斩者千余人。

五年春二月庚子，高丽国遣使朝献。癸丑，诏定考课，明黜陟。闰月戊午，吐谷浑国遣使朝献。

夏四月丁丑，龟兹国遣使朝献。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五月丁酉，契丹、库莫奚国各遣使献名马。丙午，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于刘昱。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车轮山。六月庚午，禁杀牛马。壬申，曲赦京师死罪，遣备蠕蠕。秋八月丁卯，高丽、吐谷浑、地豆于诸国遣使朝献。九月癸卯，洛州人贾伯奴、豫州人田智度聚党千余人，伯奴称恆农王，智度上洛王，夜攻洛州。州郡击之，斩伯奴于缑氏，执智度送京师。

冬十月，蠕蠕国遣使朝献。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十有二月丙寅，建昌王长乐改封安乐王。己丑，城阳王长寿薨。庚寅，刘昱遣使朝贡。

承明元年春二月，蠕蠕、高丽、库莫奚、波斯诸国并遣使朝贡。是月，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坐事免官爵为兵。夏五月，冀州武邑民宋伏龙聚众，自称南平王。郡县捕斩之。蠕蠕国遣使朝贡。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戊寅，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南平公目辰为司徒，进封宜都王；南部尚书李欣为司空。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

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以汝阴王天赐为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高丽、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濮阳王孔雀有罪赐死。八

月甲子，诏曰：“朕猥承前绪，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缉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壬午，蠕蠕国遣使朝贡。甲申，以长安二蚕多死，丐民岁赋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师。高丽、库莫奚、契丹诸国并遣使朝献。癸丑，宕昌、悉万斤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月丁巳，起七宝永安行殿。乙丑，进征西大将军、假东阳王元丕爵为正王。己未，诏曰：“朕纂承皇极，照临万方，思阐遐风，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讳之音，野无自蔽之响，畴咨帝载，询及刍荛。自今已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辛未，舆驾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济南公罗拔进爵为王。十有一月，蠕蠕国遣使朝贡。戊子，以太尉、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为青州刺史，司空李欣为徐州刺史，并开府仪同三司。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诏曰：“朕夙承宝业，惧不堪荷，而天贶具臻，地瑞并应，风和气晚，天人交协。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赖神祇七庙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祇感交切，宜因阳始，协典革元，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辛亥，诏曰：“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号为冲天王。云中饥，开仓赈恤。二月丙寅，汉川民泉会、谭酉等相率内属，处之并州。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讨破元寿，获其妻子，送京师。癸未，高丽、契丹、库莫奚国各遣使朝献。三月庚子，徵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东阳王丕为司徒。丙午，诏曰：“朕政治多阙，灾眚屡兴。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库莫奚、契丹国各遣使朝献。

夏四月丙寅，蠕蠕国遣使朝贡。丁卯，幸白登山。壬申，幸崞山。乐安王良薨。诏复前东郡王陆定国官爵。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蠕蠕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壬辰，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太和、安昌二殿成。起朱明、思贤门。是月，

刘昱死，弟准僭立。八月壬子，大赦天下。丙子，诏曰："工商皁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戊寅，刘准遣使朝贡。九月癸未，蠕蠕国遣使朝贡。乙酉，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辛卯，高丽国遣使朝贡。庚子，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穿神渊池。车多罗、西天竺、舍卫、叠伏罗诸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月癸酉，晏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赐以衣服。是月，库莫奚、契丹国各遣使朝献。又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役。龟兹国遣使朝献。刘准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仇池。丙子，诛徐州刺史李欣。库莫奚、契丹国各遣使朝贡。十有一月癸未，诏征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镇西将军梁丑奴，平西将军杨灵珍等率众四万讨杨鼠。乙酉，吐谷浑国遣使朝献。丁亥，怀州民伊祁苟初自称尧后应王，聚众于重山。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闰月，欢喜等军到建安，杨鼠弃城南走。癸亥，粟提婆国遣使朝献。庚子，诏员外散骑常侍李长仁使于刘准。十有二月壬寅，欢喜攻陷葭芦，斩文度，传首京师。甲辰，员阔、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丁未，诏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饥，开仓赈恤。以安定王休为仪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戊午，吐谷浑遣使朝献。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戊戌，蠕蠕国遣使朝献。癸卯，车驾还宫。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

夏四月甲申，幸崞山。丁亥，还宫。己丑，刘准遣便朝贡。京师旱。甲辰，祈天灾于北苑，亲自礼焉。灭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师。五月，诏曰："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六月己丑，幸鹿野苑。庚子，皇叔若薨。

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刘准遣将寇仇池，阴平太守杨广香击走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问民疾苦。丙戌，诏罢诸州禽兽之贡。丁亥，勿吉国遣使朝献。九月丙辰，曲赦京师。龟兹国遣使献大马、名驼、珍宝甚众。

冬十月壬辰，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使于刘准。十有一月庚戌，诏曰：“悬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朕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于祖宗，百姓见德于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十有二月癸巳，诛南郡王李惠。是岁，州镇二十余水旱，民饥，开仓赈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诏罢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己亥，还宫。壬寅，乾象六合殿成。三月甲辰，曲赦京师。戊午，吐谷浑、高丽国各遣使朝献。

夏四月壬申，刘准遣使朝献。癸未，乐良王乐平薨。辛卯，蠕蠕国遣使朝献。丙申，幸崞山。己亥，还宫。庚子，淮阳公尉元进爵为王。吐谷浑国遣使献牦牛五十头。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五月丁巳，帝祈雨于北苑，闭阳门，是日澍雨大洽。辛酉，诏曰：“昔四代养老，问道乞言。朕虽冲昧，每尚其美。今赐国老各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匹。”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饥，开仓赈恤。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

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壬申，诏群臣直言尽规，靡有所隐。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丁丑，还宫。九月壬子，以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赵郡公陈建为司徒，进爵魏郡王；侍中、尚书、河南公苟颓为司空，进爵河东王；侍中、尚书、太原公王睿进爵中山王；侍中、尚书、陇东公张祐进爵新平王。己未，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有罪，征诣京师，赐死。庚申，陇西王源贺薨。高丽、吐谷浑、地豆于、契丹、库莫奚、龟兹诸国各遣使朝献。

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天下。十有一月癸卯，赐京师贫穷、高年、疾患不能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进假梁郡公元嘉爵为假王，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元琛三将出广陵；河东公薛虎子三将出寿春。蠕蠕率骑十余万南寇，至塞而还。十有二月，粟特、州逸、河龚、叠伏罗、员阔、悉万斤诸国各遣使朝贡。是年，岛夷萧道成废其主刘准而僭立，自号曰齐。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洮阳羌叛，桴罕镇将讨平之。陇西公元琛等攻克萧道成马头戍。乙卯，广川王略薨。雍州氐齐男王反，杀美阳令，州郡捕斩之。丁巳，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韩颓有罪，削爵徙边。萧道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陷茬眉戍。二月，遣尚书游明根率骑二千南讨。癸巳，诏曰："朕承乾绪，君临海内，夙兴昧旦，如履薄冰。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品物资生，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问。"三月丙午，诏车骑大将军冯熙督众迎还假梁郡王嘉等诸军。乙卯，蠕蠕国遣使朝贡。

四月己卯，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辛巳，幸白登山。甲申，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廪一年。五月丙申朔，幸火山。壬寅，还宫。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师。以□绫绢布百万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已下。

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改作东明观。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悉万斤国遣使朝贡。闰月丁亥，幸虎圈，亲录囚徒，轻者皆免之。壬辰，顿丘王李钟葵有罪赐死。萧道成角城戍主请举城内属。八月丁酉，诏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赴接之。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三将出朐城，将军白吐头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二将出连口，将军封匹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还宫。乙卯，诏诸州置冰室。萧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率众寇武兴，关城氐帅杨鼠击破之。叔保还南郑。九月，萧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率户内属。乙亥，思义殿成。壬午，东明观成。戊子，诏曰："隆寒雪降，诸在徽纆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饥寒者给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假梁郡王嘉破萧道成将卢绍之、玄元度于朐山，其下蔡戍主弃城遁走。

冬十月丁未，诏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镇南将军贺罗，自下蔡东出钟离。兰陵民桓富杀其县令，与昌虑桓和北连太山群盗张和颜等，聚党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诏淮阳王尉元等讨之。是岁，诏以州镇十八水旱，民饥，开仓赈恤。

五年春正月己卯，车驾南巡。丁亥，至中山。亲见高年，问民疾

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有差；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丁酉，车驾幸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庚戌，车驾还都。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南征诸将击破萧道成游击将军桓康于淮阳。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冯熙击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三月辛酉朔，车驾幸肆州。癸亥，讲武于云水之阳。所经，考察守宰，加以黜陟。己巳，车驾还宫。诏曰："法秀妖诈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且矜愚重命，犹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

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上，立碑于石室之庭；又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又起鉴玄殿。壬子，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甲寅，诏曰："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有神祇之所，悉可祷祈。"任城王云薨。五月庚申朔，诏曰："乃者边兵屡动，劳役未息，百姓因之，轻陷刑网，狱讼烦兴，四民失业，朕每念之，用伤怀抱。农时要月，民须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壬戌，邓至国遣使朝贡。庚午，青州主簿崔次思聚众谋叛，州军击之，次思走郁洲。六月甲辰，中山王睿薨。戊午，封皇叔简为齐郡王，猛为安丰王。

秋七月甲子，萧道成遣使朝贡。辛酉，蠕蠕别帅他稽率众内附。甲戌，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九月庚子，阅武于南郊，大飨群臣。萧道成使车僧朗以班在刘准使殷灵诞之后，辞不就席。刘准降人解奉君，刃僧朗于会中。诏诛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冯熙世子诞为南平王。兖州斩司马朗之，传首京师。

冬十月癸卯，蠕蠕国遣使朝贡。十有二月癸巳，诏以州镇十二民饥，开仓赈恤。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诏曰："灵丘郡土既褊□脊，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癸巳，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乙未，诏曰："萧道成逆乱江淮，戎旗频举。七州之民既有征运之劳，深乖轻徭之义，朕甚愍之。其复常调三年。"戊申，地豆于国遣使朝贡。癸丑，赐王公已下清勤著称者谷帛有差。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是月，萧道成

死，子赜僭立。

夏四月甲辰，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六月，蠕蠕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之禁。九月辛酉，以氐杨后起为武都王。冬十有一月乙卯，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十有二月丁亥，诏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缉纬象，蠲兹六沴。去秋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赈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于取办。爰毛反裘，甚无谓也。今课督未入及将来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劝课，以要来穰，称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丁卯，诏青、齐、光、东徐四州之民，户运仓粟二十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又驰关津之禁，任其去来。

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赐所过鳏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车驾还宫。闰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天下。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

秋七月丁丑，帝、太皇太后幸神渊池。甲申，幸方山。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济南王罗拔改封赵郡王。九月壬寅，诏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于案文审狱，思闻己过。自今群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于远近。"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

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有一月辛丑，萧赜遣使朝贡。十有二月癸丑，诏曰："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庚午，开林虑山禁，与民共之。诏以州镇十三民饥，开仓赈恤。

八年春正月，诏陇西公元琛、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二月，蠕蠕国遣使朝献。

夏四月甲寅，幸方山。戊午，车驾还宫。庚申，行幸旋鸿池，遂幸崞山。丁卯，还宫。五月己卯，诏赈赐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六月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戊辰，武州水泛滥，坏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八月甲辰，诏曰："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是以谏鼓置于尧世，谤木立于舜庭，用能耳目四达，庶类咸熙。朕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每布遐风，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听人各尽规，以补其阙。中旨虽宣，允称者少。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谏者无因自达，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九月甲午，萧赜遣使朝贡。戊戌，诏曰："俸制已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

冬十月，高丽国遣使朝贡。萧赜双城戍主王继宗内属。十有一月乙未，诏员外散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十有二月，诏以州镇十五水旱，民饥，遣使者循行，问所疾苦，开仓赈恤。

九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图讖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讖、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赐《皇诰》。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孙及曾孙绍封者、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以广阳王建第二子嘉绍建后，为广阳王。乙巳，诏曰："昔之哲王，莫不博采下情，

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刍荛。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谠直，思显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三月丙申，宕昌国遣使朝贡。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干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详为北海王。

夏四月癸丑，幸方山。甲寅，还宫。五月，高丽国及萧赜并遣使朝贡。六月辛亥，幸方山，遂幸灵泉池。丁巳，还宫。

秋七月丙寅朔，新作诸门。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其国王。戊子，幸鱼池，登青原冈。甲午，还宫。

八月己亥，行幸弥泽。甲寅，登牛头山。庚申，诏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甲子，还宫。

冬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畜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戊申，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陈建薨。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萧赜。十有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他为司徒。蠕蠕犯塞，诏任城王澄率众讨之。是年，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宕昌、高丽、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帝纪第七下 高祖纪下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兖冕，朝飨万国。壬午，蠕蠕犯塞。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　　，定民户籍。三月丙申，蠕蠕国遣使朝贡。庚申，萧赜遣使朝贡。

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癸酉，幸灵泉池。戊寅　，车驾还宫。是月，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六月辛酉，幸方山。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天下。

秋七月戊戌，幸方山。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组绶。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议依故

事　　，配始祖于南郊。十有一月，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十有二月壬申，蠕蠕犯塞。癸未，勿吉国遣使朝贡。乙酉，诏以汝南、颍川大饥，丐民田租，开食赈恤。

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开仓赈恤。

夏四月己未，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五月壬辰，幸灵泉池，遂幸方山。癸巳，南平王浑薨。甲午，车驾还宫。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已上，赋役无所与。诏南部尚书公孙文庆、上谷张伏千率众南讨舞阴。山阙高丽、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六月辛巳，秦州民饥，开仓赈恤。癸未，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

秋七月己丑，诏曰："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睿讨之。事具《蠕蠕传》。庚辰，大议北伐，进策者百有余人。辛巳，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悉万斤国遣使朝献。九月庚戌，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慨然。可重遣精检，勿令遗漏。"

冬十月辛未，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甲戌，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十有一月丁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皁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戊申，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十有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

十有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

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二月壬戌，高丽国遣使朝贡。三月丁亥，宕昌国遣使朝献。中散梁众保等谋反，伏诛。

夏四月，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萧赜将陈显达等寇边。甲寅，诏豫州刺史元斤率众御之。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幸灵泉池；丁卯，遂幸方山。己巳，还宫。陈显达攻陷醴阳，左仆射、长乐王穆亮率骑一万讨之。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彝器于太庙。六月甲寅，宕昌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己丑，幸灵泉池，遂幸方山。己亥，还宫。八月甲子，勿吉国贡楛矢、石砮。九月，吐谷浑、宕昌国遣使朝贡。甲午，诏曰：“日月薄蚀，阴阳之恆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经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他薨。吐谷浑、宕昌、武兴诸国各遣使朝贡。闰月甲子，帝观筑圆丘于南郊。乙丑，高丽国遣使朝贡。辛未，幸灵泉池。癸酉，还宫。十有一月，诏以二雍、豫三州民饥，开仓赈恤。梁州刺史、临淮王提坐贪纵，徙配北镇。十有二月，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率众三千以城内附。以侍中、安丰王猛为开府仪同三司。

十有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乙丑，兖州民王伯恭聚众劳山，自称齐王。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戊辰，萧赜遣众寇边，淮阳太守王僧俊击走之。

二月壬午，高丽国遣使朝献。庚子，引群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三月甲子，吐谷浑国遣使朝献。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赇削封。

夏四月丁丑，诏曰：“升楼散物，以赍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丁亥，幸灵泉池，遂幸方山。己丑，还宫。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六月，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赃贿免为庶人。高丽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八月乙亥，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使于萧赜。戊子，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中尺国遣使朝贡。九月丁未，吐谷浑、武兴、宕昌诸

国各遣使朝献。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

冬十月甲申，高丽国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己未，安丰王猛薨。十有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东王苟颓薨。甲午，萧赜遣使朝贡。己亥，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是岁，蠕蠕别帅叱吕勤率众内附。

十有四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方山。二月辛未，行幸灵泉池。壬申，还宫。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己卯，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三月壬申，吐谷浑、宕昌、武兴、阴平诸国并遣使朝贡。

夏四月，地豆于频犯塞，甲戌，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頤击走之。甲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兼员外散骑侍郎苏季连使于萧赜。五月己酉，库莫奚犯塞，安州都将楼龙兒击走之。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擒获伏诛。

秋七月甲辰，诏罢都牧杂制。丙午，行幸方山；丙辰，遂幸灵泉池。高丽国遣使朝贡。八月丙寅朔，车驾还宫。辛卯，宕昌国遣使朝贡。诏议国之行次。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壬戌，高丽国遣使朝贡。诏听蕃镇曾经内侍者前后奔赴。

冬十月戊辰，诏曰："自丁荼苦，奄逾晦朔。仰遵遗旨，祖奠有期。朕将亲侍龙舆，奉诀陵隧。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车驾谒永固陵。群臣固请公除，帝不许。己卯，车驾谒永固陵。庚辰，帝居庐，引见群僚于太和殿，太尉、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帝引古礼往复，群臣乃止。语在《礼志》。京兆王太兴有罪，免官削爵。诏曰："公卿屡依金册遗旨，中代权式，请过葬即吉。朕思遵远古，终三年之制。依礼，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服，变从练礼，已下复为节降，斟酌今古，以制厥衷，且取遗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极之巨痛。"癸未，诏曰："朕远遵古式，欲终三年之礼。百辟群官，据金册顾命，将夺朕心，从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册，俯自推省，取诸二衷，不许众议。以衰服过期，终四节之慕。又奉圣训，聿修诰旨；不敢暗默自居，以旷机政。庶不愆遗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普下州镇，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甲申，车驾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请求听政。朕仰祗遗命，亦思无怠。但哀慕缠绵，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亲政事。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任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十有一月甲寅，诏曰："垂及

至节，感慕崩摧，凡在臣列，谁不哽切。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冬至之日，尽听入临。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复临。其余，唯旦临而已。其拜哭之节，一依别仪。”丁巳，萧赜遣使朝贡。十有二月壬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二月乙亥，桴罕镇将长孙百年请讨吐谷浑所置洮阳、泥和二戍，许之。己丑，萧颐遣使朝贡。三月甲辰，车驾谒永固陵。己酉，悉万斤等五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癸亥，帝始进蔬食。乙丑，谒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诏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飨，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甲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于萧赜。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五月己亥，议改律令，于东明观折疑狱。乙卯，百年攻洮阳、泥和二戍，克之，俘获三千余人，诏悉免归。高丽国遣使朝献。丙辰，诏造五辂。六月丁未，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

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戊寅，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己卯，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乙酉，车驾巡省京邑，听讼而还。八月壬辰，议养老，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帝亲临决。诏郡国有时物可以荐宗庙者，贡之。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己亥，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乙巳，亲定禘祫之礼。丁巳，议律令事，仍省杂祀。九月辛巳，萧赜遣使朝贡。壬午，吐谷浑、高丽、宕昌、邓至诸国并遣使朝献。

冬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有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于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诸牧守。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假散骑侍郎蒋少游使萧赜。丙戌，初罢小岁贺。丁亥，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赐衣一袭。十有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癸巳，颁赐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帝为高丽王琏举哀于城东行宫。己酉，车驾迎春于东郊。辛亥，诏简选乐官。

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

乐。己未，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诏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诏罢祖祼。乙丑，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庙。二月戊子，帝移御永乐宫。庚寅，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辛卯，罢寒食飨。壬辰，幸北部曹，历观诸省，巡省京邑，听理冤讼。甲午，初朝日于东郊，遂以为常。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乙亥，车驾初迎气南郊，自此为常。辛巳，以高丽王琏孙云为其国王。萧赜遣使朝贡。是月，高丽、邓至国并遣使朝贡。

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契嗢国遣使朝贡。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六月己丑，高丽国遣使朝贡。甲辰，诏曰："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劝，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

秋七月庚申，吐谷浑世子贺虏头来朝。壬戌，诏曰："王者设官分职，垂拱责成，振网举纲，众目斯理。朕德谢知人，岂能一见鉴识，徒乖为君委授之义。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甲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兼员外散骑侍郎房亮使于萧赜。八月庚寅，车驾初夕月于西郊，遂以为常。辛卯，高丽国遣使朝贡。乙未，诏阳平王赜、左仆射陆睿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弥承来朝。司徒尉元以老逊位。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将行大射之礼，雨，不克成。癸丑，诏曰："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于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于陵左，绝膳二日，哭不辍声。辛巳，武兴王杨集始来朝。

冬十月乙酉，邓至国遣使朝献。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为大司

马，特进冯诞为司徒。甲辰，诏以功臣配飨太庙。丙午，高丽国遣使朝献。庚戌，太极殿成，大飨群臣。十有一月乙卯，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十有二月，赐京邑老人鸠杖。是月，萧赜遣使朝贡。

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飨百僚于太极殿。乙丑，诏曰："夫骏奔入觐，臣下之常式；锡马赐车，君人之恆惠。今诸边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趋锵紫庭。贡飨既毕，言旋无远。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务令优厚。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命数之差，皆依别牒。"诏兼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乙亥，勿吉国遣使朝献。丙子，以吐谷浑伏连筹为其国王。庚辰，蠲大司马、安定王休，太保、齐郡王简朔望之朝。二月乙酉，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己丑，车驾始籍田于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后宫，帝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吐谷浑国遣使朝献。

夏四月戊戌，立皇后冯氏。是月，萧赜征虏将军、直阖将军、蛮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余户内属。五月乙卯，宕昌、阴平、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甲子，帝临朝堂，引见公卿已下，决疑政，录囚徒。丁丑，以旱撤膳。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居于太和川。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己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丁未，讲武。乙巳，诏曰："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于汉晋，务必有恆，人守其职。此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侍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事以闻，当更附之。"立皇子恂为皇太子。戊申，高丽国遣使朝献。

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诏赐民为人后者爵一级，为公士；曾为吏属者爵二级，为上造；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严。是月，萧赜死，孙昭业僭立。八月乙酉，三老、山阳郡公尉元薨。丙戌，车驾类于上帝，遂临尉元丧。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壬寅，车驾至肆州，民年七十已上，赐爵一级。路见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九月壬子，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兼员外散骑侍郎贾祯使于萧昭业。丁巳，诏以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戊辰，济河。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

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又诏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乙亥，邓至王像舒彭遣子旧诣阙朝贡，并奉表，求以位授旧。诏许之。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于石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台宫。又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应募者加二级，主将加三级。癸卯，幸鄴城。乙巳，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上。初，帝之南伐也，起宫殿于鄴西；十有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十有二月戊寅，巡省六军。庚寅，阴平国遣使朝贡。乙未，诏隐恤军士，死亡疾病务令优给。

十有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于鄴宫澄鸾殿。丁巳，高丽国遣使朝献。癸亥，车驾南巡。诏相、兖、豫三州：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粟五石、帛二匹；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戊辰，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阳西宫。二月乙丑，行幸河阴，亲规方泽之所。丙申，河南王干徙封赵郡，颍川王雍徙封高阳。壬寅，车驾北巡。癸卯，济河。萧昭业遣使朝贡。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闰月癸亥，次句注陉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甲戌，谒永固陵。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夏五月乙亥，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六月己巳，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使于萧昭业。

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壬午，侍中、大司马、安定王休薨。辛卯，高丽国遣使朝贡。壬辰，车驾北巡。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岛夷萧鸾杀其主萧昭业，立昭业弟昭文。八月癸卯，皇太子朝于行宫。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赐以粟帛。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廪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

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戊辰，车驾次旋鸿池。庚午，谒永固陵。辛未，还平城宫。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壬辰，阴平王杨炅来朝。

冬十月甲辰，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壬戌，次于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问民所疾苦。己巳，奉信都。庚午，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是月，萧鸾废杀其主萧昭文而僭立。十有一月辛未朔，诏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孝义廉贞、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丁丑，车驾幸鄴。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己丑，车驾至洛阳。萧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诏中外戒严。戊申，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己酉，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车驾南伐。丁卯，诏郢豫二州之民：百龄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鳏老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缘路之民复田租一岁；孝悌廉义、文武应求具以名闻。戊辰，车驾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

十有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飨群臣于悬瓠。癸酉，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甲戌，檄喻萧鸾。丙子，鸾龙阳县开国侯王朗自涡阳来降。壬午，讲武于汝水之西，大赍六军。丙申，平南将军王肃频破萧鸾将，擒其宁州刺史董峦。己亥，车驾济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隐恤之。戊申，车驾巡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壬子，高丽国遣使朝献。丙辰，车驾至钟离。戊午，军士擒萧鸾三千卒。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于是免

归。辛酉，车驾发钟离，将临江水。司徒冯诞薨。壬戌，乃诏班师。丁卯，遣使临江数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三月戊寅，幸邵阳。戊子，太师冯熙薨。乙未，幸下邳。邓至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庚子，车驾幸彭城。辛丑，帝为太师冯熙举哀于行在所。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辛亥，诏赐百岁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德著丘园者具以名闻；萧鸾民降者，给复十五年。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具以名闻。又诏赐兖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庙成。五月己巳，城阳王鸾赭阳失利，降为定襄县王。广川王谐薨。庚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甲戌，行幸滑台。丙子，次于石济。庚辰，皇太子朝于平桃城。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癸未，车驾至自南伐，告于太庙。甲申，灭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乙酉，行饮至之礼，班赐有差。甲午，皇太子冠于庙。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辛丑，诏复军士从驾渡淮者租赋三年。癸卯，诏皇太子赴平城宫。壬子，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百年以上赐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赐以谷帛；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癸丑，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乙卯，曲赦梁州，复民田租三岁。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戊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

八月甲辰，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殣之。乙巳，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丁巳，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丙戌，行幸鄴。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壬辰，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之墓。乙未，车驾还宫。

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八十以上赐爵三级，七十以上赐爵二级；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赐以谷

帛。丙辰，车驾至自鄴。辛酉，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壬戌，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诏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纂严戎备，应须赴集。十有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圆丘。甲申，有事于圆丘。丙戌，大赦天下。十有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辛酉，骠骑大将军、司州牧、咸阳王禧为长兼太尉，前南安王桢复本封，以特进、广陵王羽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壬辰，改封始平王勰为彭城王，以定襄县王鸾复封城阳王。二月辛丑，帝幸华林，听讼于都亭。壬寅，诏自非金革，听终三年丧。丙午，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庚戌，幸华林，听讼于都亭。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曰："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丁丑，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

夏四月甲辰，广州刺史薛法护南叛。五月丙子，诏曰："农惟政首，稷实民先，澍雨丰洽，所宜敦励。其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丙戌，初营方泽于河阴。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蹋。丁亥，车驾有事于方泽。

七月，废皇后冯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丁亥，诏曰："炎阳爽节，秋另卷澍，在予之责，实深悚栗，故辍令膳三晨，以命上诉。灵鉴诚款，曲流云液。虽休勿休，宁敢愆怠。将有贤人湛德，高士凝栖，虽加铨采，未能招致。其精访幽谷，举兹贤彦，直言极谏，匡予不及。又邪佞毁朝，固唯治蠹；贪夫窃位，大政以亏。主者弹劾不肖，明黜盗禄。又法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条奏，朕将亲案，以时议决。又疾苦六极，人神所矜，宜时访恤，以拯穷废。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济。又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恆役，具以状闻。又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又京民始业，农桑为本，田稼多少，课督以不，具以状言。"八月壬辰朔，幸华林园，亲录囚徒，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戊戌，车驾幸嵩高。甲寅，还宫。丁巳，南安王桢薨。幸华林园听讼。九月戊辰，车驾阅武于小平津。癸酉，还宫。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

冬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师。十有一月乙酉，复封前汝阴王天赐孙景和为汝阴王，前京兆王太兴为西河王。闰月丙辰，右将军元隆大破汾州叛胡。十有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俭，遣侍臣循察，开仓赈恤。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丙寅，废皇太子恂为庶人；丁卯，告太庙。戊辰，置常平仓。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遣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案治之。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己亥，遣兼侍中张彝、崔光，兼散骑常侍刘藻，巡方省察，问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扬风化。乙巳，车驾北巡。

二月壬戌，次于太原。亲见高年，问所不便。乙丑，诏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民王金钩讹言惑众，自称应王。丙寅，州郡捕斩之。癸酉，车驾至平城。甲戌，谒永固陵。癸未，行幸云中。三月庚寅，车驾至自云中。辛卯，谒金陵。乙未，车驾南巡。己酉，次离石。叛胡归罪，宥之。甲寅，诏汾州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丙辰，车驾次平阳，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

夏四月庚申，幸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辛未，行幸长安。壬申，武兴王杨集始来朝。乙亥，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县邑，赈赐谷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癸未，大将军、宋王刘昶薨。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汉帝诸陵。五月丁亥朔，卫大国遣使朝贡。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庚寅，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令，七十以上假荒县；庶老以年各减一等，七十以上赐爵三级；其营船之夫，赐爵一级；孤寡鳏贫、穷疴废疾，各赐帛二匹，谷五斛；其孝友德义、文学才干，悉仰贡举。壬辰，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武王于镐。癸卯，遣使祭华岳。六月庚申，车驾至自长安。壬戌，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癸亥，司空穆亮逊位。丁卯，部分六师，以定行留。

秋七月甲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戊辰，以前司空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京兆王，怿为清河王，怀为广平王。壬申，行幸河南城。甲戌，讲武于华林园。庚辰，车驾南讨。九月丙申，诏曰：“哀

贫恤老，王者所先，鳏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丁酉，诏河南尹李崇讨梁州叛羌，受征西源怀节度。辛丑，帝留诸将攻赭阳，引师而南。癸卯，至宛城，夜袭其郛，克之。丁未，车驾发南阳，留太尉咸阳王禧、前将军元英攻之。己酉，车驾至新野。

冬十月丁巳，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乙亥，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十有一月甲午，萧鸾前军将军韩秀方、弋阳太守王副之、后军将军赵祖悦等十五将来降。丁酉，大破贼军于沔北，获其将军王伏保等。于是民皆复业，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县令。新野民张睹栅万余家，拒守不下。十有二月庚申，破之，俘斩万余。丁卯，诏流徒之囚，皆勿决遣，有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庚午，车驾临沔，遂巡沔东还。戊寅，车驾还新野。己卯，亲行营垒，隐恤六军。萧鸾将王昙纷等万余人寇南青州黄郭戍，戍主崔僧渊击破之，悉虏其众。以齐郡王子琛绍河间王若后。高昌国遣使朝贡。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飨群臣于新野行宫。丁亥，拔新野，获萧鸾辅国将军、新野太守刘忌，斩之于宛。戊子，鸾湖阳戍主蔡道福弃城遁走。辛卯，鸾赭阳戍主成公期、军主胡松弃城遁走。壬辰，鸾辅国将军、舞阴戍主黄瑶起及直阁将军、台军主鲍举、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走，瑶起、鲍举为军人所获送。庚戌，行幸南阳。二月乙卯，进攻宛北城。甲子，拔之，鸾冠军将军、南阳太守房伯玉面缚出降。庚午，车驾幸新野。辛未，诏以穰民首归大顺终始若一者，给复三十年，标其所居曰“归义乡”；次降者给复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鸾平北将军崔惠景、黄门郎萧衍军于邓城，斩获首虏二万有余。庚寅，行幸樊城，观兵襄沔，耀武而还。曲赦二荆、鲁阳郡。镇南将军王肃攻鸾义阳。鸾遣将裴叔业寇涡阳。乙未，诏将军郑思明、严虚敬、宇文福等三军继援。辛丑，行幸湖阳。乙未，次比阳。戊申，诏荆州诸郡之民，初降次附，复同穰县。辛亥，行幸悬瓠。

夏四月甲寅，从征武直之官进位三阶，文官二级，外官一阶。庚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赵郡王干薨。五月丙午，诏在征身丧者，四品已下及卑兼之职给帛有差。

六月庚申，诏诸王将士战没皆加优赠。

秋七月壬午，诏曰：“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凯清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是月，萧鸾死，子宝卷僭立。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师来朝。壬子，萧宝卷奉朝请邓学拥其齐兴郡内属。敕勒树者相率反叛。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壬午，高丽国遣使朝献。九月己亥，帝以萧鸾死，礼不伐丧，乃诏反旆。庚子，仍将北伐叛虏。丙午，车驾发悬瓠。

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殊死已下，复民田租一岁。十有一月辛巳，幸鄴。十有二月甲寅，以江阳王继定敕勒，乃诏班师。

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群臣，以帝疾瘳上寿，大飨于澄鸾殿。壬午，幸西门豹祠，遂历漳水而还。萧宝卷遣太尉陈显达寇荆州。癸未，诏前将军元英讨之。乙酉，车驾发鄴。戊戌，至自鄴。庚子，告于庙社。癸卯，行饮至策勋之礼。甲辰，大赦天下。太保、齐郡王简薨。二月辛亥，以长兼太尉、咸阳王禧为正太尉。癸亥，以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为司徒，复乐陵王思誉本封。癸酉，显达攻陷马圈戍。三月庚辰，车驾南伐。癸未，次梁城。甲申，以顺阳被围危急，诏振武将军慕容平城率骑五千赴之。丙戌，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且摄百揆。丁酉，车驾至马圈。诏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断均口，邀显达归路。戊戌，频战破之。其夜，显达及崔惠景、曹虎等宵遁。己亥，收其戎资亿计，班赐六军。诸将追奔及于汉水，斩获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斩宝卷左军将军张于达等。贼将蔡道福、成公期率数万人弃顺阳遁走。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顾命宰辅曰：“粤尔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惟我太祖丕丕之业，与四象齐茂；累圣重明，属鸿历于寡昧。兢兢业业，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秘讳，至鲁阳发哀，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帝，帝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显祖甚叹异之。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

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抚念诸弟，始终曾无纤介，惇睦九族，礼敬俱深。虽于大臣持法不纵，然性宽慈，每垂矜舍。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虫秽之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介意。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南北征巡，有司奏请治道，帝曰：“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不须去草铲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民稻粟无所伤践。诸有禁忌禳厌之方非典籍所载者，一皆除罢。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性俭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类也。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帝纪第八 世宗纪

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惊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即皇帝位于鲁阳，大赦天下。帝居谅暗，委政宰辅。五月丙子朔，高丽国遣使朝贡。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郡国，问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文武应求、道著丘园者，皆加褒礼。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遵遗诏，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归家。癸丑，宫臣增位一级。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

冬十月辛未，邓至国王像舒彭来朝。丙戌，车驾谒长陵。丁酉，有事于太庙。十有一月，幽州民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刺史李肃捕斩之。是岁，州镇十八水，民饥，分遣使者开仓赈恤。高丽国遣使朝献。

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车驾谒长陵。乙巳，大赦，改年。丁未，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帅车骑十万赴之。二月戊戌，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宝卷将胡松、李居士率众万余屯宛，陈伯之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

夏四月丙申，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斩首万数。己亥，皇弟恍薨。五月甲寅，以北镇大饥，遣兼侍中杨播巡抚赈恤。六月丙子，司徒、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癸未，大阳蛮酋田育丘等率户内附。

秋七月，宝卷又遣陈伯之寇淮南。庚子，吐谷浑国遣使朝献。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于肥口。乙未，高丽国遣使朝贡。九月乙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宝卷将吴子阳、邓元起于长风。齐州民柳世明聚众反。

冬十月丁卯朔，车驾谒长陵。庚寅，齐、兖二州讨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为司徒、录尚书事。甲午，诏寿春置兵四万人。十有一月巳亥，荆州刺史桓道进攻宝卷下笮戍，拔之，降者二千余户。丁巳，阳平王颐薨。是岁，十七州大饥，分遣使者开仓赈恤。是冬，岛夷萧衍起兵东下，伐其主萧宝卷。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车驾谒长陵。庚戌，帝始亲政。遵遗诏，听司徒、彭城王勰以王归第。太尉、咸阳王禧进位太保，司空、北海王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丁巳　　，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览政之意。辛酉，高丽国遣使朝献。壬戌，以太保、咸阳王禧领太尉，大将军、广陵王羽为司徒。诏曰："朕幼承宝历，艰忧在疚，庶事不亲，风化未洽。今始览政务，义协惟新，思使四方风从率善，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宿卫之官进位一级。甲戌，大赦天下。三月乙未朔，诏曰："比年以来，连有军旅，役务既多，百姓雕弊。宜时矜量，以拯民瘼。正调之外，诸妨害损民一时蠲罢。"辛亥，诏曰："诸州刺史，不亲民事，缓于督察，郡县稽逋，旬月之间，才一览决。淹狱久讼，动延时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书可明条制，申下四方，令日亲庶事，严勒守宰，不得因循，宽怠亏政。"壬戌，诏曰："治尚简静，任贵应事。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损弊，无益政道。又京师百司，僚局殷杂，官有闲长者，亦同此例。苟非称要，悉从蠲省。"青、齐、徐、兖四州大饥，民死者万余口。是月，萧衍立宝卷弟南康王宝融为主，年号中兴，东赴建业。

夏五月壬子，广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阳王禧谋反，赐死。六月丁亥，考诸州刺史　，加以黜陟。

秋七月乙巳，蠕蠕犯塞。乙未，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破萧宝卷将黄天赐于赤亭。辛酉，大赦天下。壬戌，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王肃薨。九月丁酉　，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

冬十月丁卯，吐谷浑国遣使朝献。辛未，萧宝卷零陵戍主华候率户内属。十有一月丙申，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大将军、北海王详为太傅　，领司徒。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高丽国遣使朝贡。是月，宝卷直后张齐杀其主宝卷降萧衍，衍克建业。三年春二月戊寅，诏曰："自比阳旱积时，农民废殖；寤言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三月，鲁阳蛮反。萧宝卷弟建安王宝夤来降。

夏四月，诏抚军将军李崇讨鲁阳反蛮。是月，萧衍又废其主宝融而僭立，自称曰梁。闰月丁巳，司空穆亮薨。五月　，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萧衍大岘戍，破之，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送之京师。

秋七月癸酉，于阗国遣使朝献。诏加文官从征显达宿卫者二阶，闲

散者一阶。八月癸卯，萧宝融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遣使请降。乙卯，以前太傅、平阳公丕为三老。九月丁巳　，车驾行幸鄴。丁卯，诏使者吊殷比干墓。戊寅，阅武于鄴南。庚辰，武兴国世子杨绍先遣使朝献。

冬十月庚子，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甲辰，车驾还宫。十有一月己卯　　，诏："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翦扫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寻遗意，感庆交衷。既礼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备兹考告，以称遐迩人臣之望。"十有二月戊子，诏曰："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壬寅，飨群臣于太极前殿，赐布帛有差，以初成也。甲辰，扬州破萧衍将张嚣之，斩级二千。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河州大饥，死者二千余口。

四年春正月乙亥，车驾籍田于千亩。梁州氐杨会反。诏行梁州事杨椿、左将军羊祉讨之。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庚辰，扬州破萧衍将于阴山，斩其龙骧将军吴道爽等数千级。

夏四月癸未朔，以萧宝夤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封丹阳郡开国公、齐王。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戊戌，诏曰："酷吏为祸，绵古同患；孝妇淫刑，东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狱乎？尚书鞫京师见囚，务尽听察之理。"己亥，帝以旱减膳彻悬。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杨椿、羊祉大破反氐，斩首数千级。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悦为汝南王。丙戌，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

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阳公丕薨。庚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辛未，以彭城王勰为太师。

八月庚子，以吏部尚书元英假镇南将军，攻萧衍义阳。勿吉国贡楛矢。辛丑，行幸河南城离宫。冬十有一月壬子，扬州大破萧衍军，斩其徐州刺史潘佃怜，擒司马明素。己未，以武兴国世子杨绍先为其国王。癸亥，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乙亥，镇南将军

元英大破萧衍将吴子阳于白沙，擒斩千数。十有二月庚寅，诏镇南将军李崇讨东荆反蛮。丙申，诏曰：“先朝制立轨式，庶事惟允。但岁积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损，废坠不行；或守旧遗宜，时有舛妨；或职分错乱，互相推委。其下百司，列其疑阙，速以奏闻。”癸卯，萧衍梁州刺史平阳县开国侯翟远、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降。

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陈伯之破萧衍将赵祖悦于东关。丙辰，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大破群蛮樊季安等。丙寅，大赦，改年。二月戊子，萧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州军击走之。丁酉，扬州统军刘思祖大破衍众于邵阳，擒其冠军将军、邵阳县开国侯张惠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等十将，斩获数千级。三月壬申，元英破衍将王僧炳于樊城。

夏四月辛卯，高丽国遣使朝献。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详以罪废为庶人。六月，以旱彻乐减膳。癸巳，诏曰：“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阳旱历旬，京甸枯瘁，在予之责，夙宵疚怀。有司可循案旧典，祗行六事：囹圄冤滞，平处决之；庶尹废职，量加修举；鳏寡困穷，在所存恤；役赋殷烦，咸加蠲省；贤良谠直，以礼进之；贪残佞谀，时加屏黜；男女怨旷，务令媾会。称朕意焉。”甲午，帝以旱亲荐享于太庙。戊戌，诏立周旦、夷、齐庙于首阳山。庚子，以旱见公卿已下，引咎责躬。又录京师见囚，殊死已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皆原之。

秋七月癸丑，萧衍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来降。李崇大破诸蛮帅樊素安。八月丙子，元英破萧衍将马仙琕于义阳。诏洛阳令有大事听面敷奏。乙酉，元英攻义阳，拔之，擒送萧衍冠军将军蔡灵恩等十余将。辛卯，英又大破衍将，仍清三关。丁酉，封元英为中山王。戊戌，西羌宋万率户四千内附。九月丙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又诏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征发。甲子，诏中山王英所执萧衍冠军将军、监司州事蔡灵恩等随才擢叙。乙丑，肃衍霍州刺史田道龙、义州刺史张宗之遣使内附。蠕蠕犯塞，诏左仆射源怀讨之。

冬十月乙未，诏断群官白衣募吏。十有一月戊午，诏曰：“古之哲王，创业垂统，安民立化，莫不崇建胶序，开训国胄，昭宣《三礼》，崇明四术，使道暢群邦，风流万宇。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十有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己卯，诏群臣议定律令。己亥，行幸伊阙。闰月癸卯朔，萧衍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

降，假尚书邢峦镇西将军，率众以赴之。乙丑，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尚书令、广阳王嘉加仪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丙子，以宕昌国世子梁弥博为其国王。邓至国遣使朝贡。二月，梁州氐反，绝汉中运路。刺史邢峦频大破之。

夏四月己未，城阳王鸾薨。乙丑，诏曰："任贤明治，自昔通规；宣风赞务，实惟多士。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不精厥选，将何考陟？八座可审议往代贡士之方，擢贤之体，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丙寅，以仇池氐叛，诏光禄大夫杨椿假平西将军，率众以讨之。邢峦遣统军王足西伐，频破萧衍诸军，遂入剑阁，执衍辅国将军范始男送京师。五月辛巳，氐贼口虎率众降。

六月己丑，诏曰："先朝勋臣，或身罹谴黜，子孙沉滞；或宦途失次，有替旧流。因而弗采，何以奖劝？言念前绩，情有亲疏。宗及庶族，祖曾功绩可纪而无朝官、有官而才堪优引者随才铨授。"甲寅，萧衍冠军将军李畋等置营始平郡东、涪水之北。王足逆击败之，斩衍冠军将军张汤，辅国将军马市，宁朔将军李当、姜见祖，辅国将军冯文豪，龙骧将军何营之等。甲子，诏尚书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骑常侍游肇、谏议大夫邓羡，崇、忠使持节并兼侍中，羡兼黄门，俱为大使，纠断外州畿内，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决；州镇重职，听为表闻。乙丑，萧衍冠军将军王景胤、辅国将军鲁方达等攻竹亭，王足大破之，斩其辅国将军王明达、龙骧将军张方炽。丁卯，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萧衍将王超宗，俘斩三千级。戊辰，萧衍将鲁方达屯戍新城，足又遣统军卢祖迁等击败之，斩衍冠军将军杨伯仁、宁朔将军任安定。

秋七月甲戌，诏曰："朕纂驭宝历，于今七载。德泽未敷，鉴不烛远；人之冤瘼，所在犹滋；而纠察之狱未暢于下，贤愚靡分，皁白均贯，非所以革民耳目，使善恶励心。今分遣大使，省方巡检，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即加纠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旄轩之举。因以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罚淫慝，理穷恤弊，以称朕心。"戊子，王足击破萧衍军，斩其龙骧将军喻增晖、宁朔将军库保寿、辅国将军鲁天惠、建武将军王文标。王足逼涪城。壬辰，萧衍巴西太守庾域，冠军将军、统军主李畋等逆战，足击破之，俘斩千数。八月壬寅，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庚戌，王足遣统军纪洪雅、卢祖迁等攻破衍军，斩其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等十五人。壬子，王足又遣统军卢祖迁等击破衍军，斩其都督、冠军将军、梓潼县开国子王景胤，刘达等二十四将军。甲寅，

扬州击衍将姜庆真于羊石，破之。是月，衍沔东太守田青喜率郡七、县三十一、户万九十内附。九月己巳，扬州刺史元嵩击破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等，斩获数千。冬十有一月戊辰朔，武兴国王杨绍先叔父集起谋反，诏光禄大夫杨椿讨之。王足围涪城，益州诸郡戍降者十二三，民送编籍者五万余户。既而足引军而退。十有二月庚申，又诏骠骑大将军源怀慎，令讨武兴反氐。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生，大赦天下。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克武兴。萧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军击走之。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年号建明。己卯，杨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诏曰："昔虞戒面从，昌言屡进；周任谏辅，王阙必箴。朕仰缵鸿基，伏膺宝历，思康庶绩，一日万几，是以侧望忠言，虚求谠直。而良策弗进，规画无闻，岂所谓弼谐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诏王公已下，其有嘉谋深图、直言忠谏、利国便民、矫时厉俗者，咸令指事陈奏，无或依违。"戊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兒。乙丑，平南将军陈伯之破萧衍徐州刺史昌义之于梁城。是月，衍将萧昞率众五万寇淮阳。三月己巳，以戎旅大兴，诏罢诸作。己卯，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赴淮阳。乐良王长命坐杀人赐死，国除。戊子，名皇子曰昌。庚寅，平南将军、曲江县开国公陈伯之自梁城南奔。

夏四月乙未，诏罢盐池禁。甲辰，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庚戌，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指授边将。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于河南城，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辛酉，大破之，斩其辅国将军王花，首虏二千余。进攻河南城，茂先逃溃，追奔至于汉水，拔其五城。将军宇文福略衍司州，俘获千余口而还。五月乙丑朔，诏尚书拯义阳初附之户。丙寅，诏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顺辰修令，朝之恆式。今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壬申，萧衍将张惠绍入寇，陷宿豫。乙亥，衍将萧容陷梁城。辛巳，衍将韦睿陷合肥城。壬午，诏尚书元遥率众南讨。癸未，以秦陇未平，诏征西将军于劲节度诸军。己丑，衍将又陷羊石、霍丘二城。六月辛丑，又陷小岘戍。乙巳，安西将军元丽大破秦贼，斩贼帅王智五人，枭首六千。丁未，假平南将军奚康生破萧衍将张惠绍，斩其徐州刺史宋黑。丁巳，诏尚书邢峦出讨徐兖。

秋七月丙寅，衍将桓和寇孤山，陷固城。庚辰，元丽大破秦贼，降吕苟兒及其王公三十余人。秦泾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

史王伯敖于阴陵，斩其将二十五人，首虏五千有余。己丑，诏发定、冀、瀛、相、江、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八月壬寅，安东将军邢峦破萧衍将桓和于孤山，斩首万余级。将军元恆别克固城，斩衍冠军将军桓方庆。统军毕祖朽别克蒙山，斩衍龙骧将军矫道仪等，斩贼及赴沂死者四千余人。兖州平。己酉，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诠督后发诸军以赴淮南。壬戌，曲赦泾、秦、岐、凉、河五州。

九月癸酉，邢峦大破衍军于宿豫，斩其大将蓝怀恭等四十余人。张惠绍弃宿豫，萧昞弃淮阳南走，追斩数万级。徐州平。己丑，中山王英大破衍军于淮南，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右仆射柳惔，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弃梁城沿淮东走。追奔次于马头，衍冠军将军、戍主朱思远弃城宵遁，擒送衍将四十余人，斩获士卒五万有余。英遂攻钟离。高丽国遣使朝贡。萧衍遣将士卒三万寇义阳。丁酉，夜遁走。郢州刺史娄悦追击，破之。戊申，蠕蠕国遣使朝贡。己未，征虏将军赵遐大破衍众于灊城桑坪。十有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庚寅，诏曰："往岁陇右扇逆，合境不民。其中犹有卒能自守，无豫衅乱。疾风知劲，良在可嘉。尚书可甄量报赏，以表诚义。"是月，梁州再破反獠。

四年春二月丙午，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献。己未，勿吉国贡楛矢。三月丙子，叠伏罗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戊戌，钟离大水。中山王英败绩而还。壬寅，吐谷浑、鸠磨罗、阿拔磨拔切磨勒、悉万斤诸国并遣使朝献。六月己丑朔，诏曰："高祖德格两仪，明并日月，播文教以怀远人，调礼学以旌俊造；徙县中区，光宅天邑，总霜露之所均，一姬卜于洛涘。戎缮兼兴，未遑儒教。朕纂承鸿绪，君临宝历，思模圣规，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丙午，萧衍龙骧将军、冯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率内附。丁未，社兰达那罗、舍弥、比罗直诸国并遣使朝献。秋八月辛卯，契丹国遣使朝献。己亥，中山王英、齐王萧宝夤坐钟离败退，并除名为民。庚子，库莫奚、宕昌、吐谷浑诸国遣使朝献。辛丑，敦煌民饥，开仓赈恤。九月己未，诏曰："朕秉历承天，履年将纪，徙正宫极，岁浃归余。台懿茂亲，祗勤已久；列司英彦，庸绩未酬。非所谓有功见知，赏以时及。其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百官悉进位一级。"庚申，夏州长史曹明谋反，伏诛。甲子，开斜谷旧道。疏勒、车勒阿驹、南天竺、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丙戌，司州民饥，开仓赈恤。闰月甲午，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

冬十月丁巳，高丽、半社、悉万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丁卯，皇后于氏崩。戊辰，疏勒国遣使朝贡。庚午，淮阳太守安乐以城南叛。辛未，嚈哒、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诸国，并遣使朝献。乙酉，葬顺皇后于永泰陵。十有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自碣石至于剑阁，东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督。巳酉，阿与陀、呵罗槃、陀跋吐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二月戊午，诏兵士钟离没落者，复一房田租三年。辛酉，特那杖提莎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诸国遣使朝贡。甲子，蠕蠕、高车民他莫孤率部来降。丁丑，钵仑、波利伏佛胄善、乾达诸国遣使朝贡。

永平元年春正月戊戌，颍川太守王神念奔于萧衍。二月辛未，勿吉、南天竺国并遣使朝献。

三月戊子，皇子昌薨。己亥，斯罗、阿陀、比罗、阿夷义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丙午，以去年旱俭，遣使者所在赈恤。

夏四月，阿伏至罗国遣使朝贡。五月癸未，高丽国遣使朝献。辛卯，帝以旱故，减膳撤悬。六月壬申，诏曰："慎狱重刑，著于往诰。朕御兹宝历，明鉴未远，断决烦疑，实有攸愧。可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当与王公卿士亲临录问。"癸酉，高车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辛卯，高车、契丹、汗畔、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甲午，以夫人高氏为皇后。乙未，诏曰："察狱以情，审之五听；枷杖小大，各宜定准。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阳、河阴及诸狱官，鞫讯之理，未尽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宪量衷、慎刑重命者也。推滥究枉，良轸于怀。可付尚书精检枷杖违制之由，断罪闻奏。"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乙丑，假尚书李平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之。丁卯，大赦，改年。庚午，吐谷浑、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九月辛巳朔，李平大破元愉于草桥。丙戌，复前中山王英本封。壬辰，蠕蠕国遣使朝贡。定州刺史、安乐王诠大破元愉于信都北。戊戌，杀侍中、太师、彭城王勰。辛丑，诏赦冀州民杂工役为元愉所诖误者。其能斩获逆党，别加优赏。癸卯，李平克信都，元愉北走，斩其所署冀州牧韦超、右卫将军睦雅、尚书仆射刘子直、吏部尚书崔胤等。统军叔孙头执愉送信都。群臣请诛愉，帝弗许，诏送京师。冀州平。庚子，郢州司马彭珍、治中督荣祖等谋叛，潜引萧衍众入义阳。郢州刺史娄悦击走之。诏将军胡季智、屈祖等南赴义阳。三关戍主侯登、阳凤省等以城南叛，娄

悦婴城固守。遣中山王英督步骑三万以赴之。

冬十月丁巳，诏复故北海王详本封，葬以王礼。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萧衍遣将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诏尚书邢峦行豫州事，督将军崔暹率骑讨之。丙子，邢峦大破早生及苟仁军于鲍口。丁丑，前宿豫戍主成安乐子景俊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南叛。十有一月庚寅，诏安东将军杨椿率众四万攻宿豫。十有二月己未，邢峦克悬瓠，斩白早生，擒齐苟仁等，俘萧衍卒三千余人，分赐王公已下。癸亥，中山王英破衍将于楚城，擒衍宁朔将军张疑等。郢州刺史娄悦破衍将马仙琕于金山。壬申，汉东蛮民一万七千户相率内附。丙子，高丽国遣使朝献。是岁，高昌国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

二年春正月，萧衍遣王神念寇南兖。诏辅国将军长孙稚假平南将军为都督，率统军邴虬等五军以讨之。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般是、悉万斤、辛豆那、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乙未，高昌国遣使朝贡。丙申，中山王英进逼萧衍长薄戍。戊戌，宵溃，杀伤千数。丁酉，拔武阳关，擒衍云骑将军、松滋县开国侯马广，冠军将军、迁陵县开国子彭甕生，骁骑将军、当阳县开国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将，俘获七千余人。进攻黄岘、西关。衍将马仙琕弃西关，李元履弃黄岘遁走。是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二月乙卯，诏曰：“比军役频兴，仗多毁败，在库戎器，见有无几。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须充积，经造既殷，非众莫举。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三月癸未，磨石罗、阿曜社苏突阇、地伏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夏四月己酉，诏以武川镇饥，开仓赈恤。甲子，诏曰：“圣人济世，随物污隆，或正或权，理无恆在。先朝以云驾甫迁，嵩基始构；河洛民庶，徙旧未安，代来新宅，尚不能就；伊阙西南，群蛮填聚；沔阳贼城，连邑作戍；蠢尔愚巴，心未纯款，故暂抑造育之仁，权缓肃奸之法。今京师天固，与昔不同。杨郢荆益，皆悉我有；保险诸蛮，罔不归附；商洛民情，诚倍往日。唯樊襄已南，仁乖道政，被拘隔化，非民之咎。而无赖之徒，轻相劫掠，屠害良善，离人父兄。衍之为酷，实亦深矣。便可放彼掠民，示其大惠，舍此残贼，未令之愆。并敕缘边州镇，自今已后，不听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镇主将，知容不纠，坐之如律。”五月，高丽国遣使朝献。辛丑，帝以旱故，减膳彻悬，禁断屠杀。甲辰，幸华林都亭，亲录囚徒，犯死罪已下降一等。六月，高昌国遣使朝献。辛亥，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

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

秋七月癸未，契丹国遣使朝献。八月丁未，邓至国遣使朝献。戊申，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高昌、勿吉、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颢为北海王。壬午，诏定诸门闼名。

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广阳王嘉为司徒。庚午，郢州献七宝床，诏不纳。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十有二月，诏曰：“五等诸侯，比无选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从六上，伯从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异族出身：公从七上，侯从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从八上。清修出身：公从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从九上，男从九下。可依此叙之。”叠伏罗、弗菩提、朝陀咤、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

三年春二月丙午，高昌、邓至国并遣使朝献。壬子，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三月丙戌，皇子生，大赦天下。高丽、吐谷浑、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

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六月壬寅，诏重求遗书于天下。丁卯，名皇子曰诩。闰月己亥，吐谷浑、高丽、契丹诸国各遣使朝贡。

秋七月己未，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八月巳卯，勿吉国遣使朝贡。九月壬寅，乌苌、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丙辰，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

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诏曰：“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厝。至于下民之茕鳏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戊戌，高车、龟兹、难地、那竭、库莫奚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二月己卯，高丽、比沙杖国遣使朝献。辛巳，江阳王继坐事除名。甲申，诏于青州立高祖庙。殿中侍御史王敞谋反伏诛。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刘龙驹聚众反。诏谏议大夫薛和率众讨之。甲子，阿悦陀、不数罗国并遣使朝献。二月壬午，青、齐、徐、兖四州民饥甚，遣使赈恤。三月癸卯，婆比幡弥、乌苌、比地、乾达诸国并遣使朝献。壬戌，司徒、广阳王嘉薨。

夏四月，琅邪民王万寿斩萧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刘晰首，以朐山来降。徐州刺史卢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骥率众据之。甲戌，薛和大破山胡。萧衍遣其镇北将军张稷及马仙琕寇朐山。诏卢昶率众赴之。五月己亥，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丙辰，诏禁天文之学。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

秋七月辛酉，吐谷浑、契丹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癸巳，勿吉国献楛矢。九月甲寅，萧衍九山戍主苟仁以戍来降。嚈哒、朱居槃波罗、莫伽陀、移婆仆罗、俱萨罗、舍弥、罗乐陀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弥、乌苌、比地、乾达等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一月甲午，宕昌国遣使朝献。己亥，诏李崇、奚康生等治兵寿春，以分朐山之寇。戊申，难地、伏罗国并遣使朝献。朐城陷，卢昶大败而还。十有二月壬申，诏曰："进善退恶，治之通规；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齐，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通考以闻。"戊子，大罗汗、婆来伽国遣使朝献。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频水旱，百姓饥弊，分遣使者开仓赈恤。戊申，疏勒国遣使朝献。丙辰，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光禄大夫、清河王怿为司空，司州牧、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三月辛卯朔，渴槃陀国遣使朝献。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赈恤。以京师谷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赈贫者。己未，安乐王诠薨。

夏四月，诏以旱故，食粟之畜皆断之。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诏尚书与群司鞫理狱讼，诏河北民就谷燕恆二州。辛未，诏饥民就谷六镇。丁丑，帝以旱故，减膳撤悬。癸未，诏曰："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乙酉，大赦，改年。诏立理诉殿、申讼车，以尽冤穷之理。五月辛卯，疏勒及高丽国并遣使朝献。丙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

年之外，悉贷饥民。自二月不雨至于是晦。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己卯，诏曰："去岁水灾，今春炎旱。百姓饥馁，救命靡寄，虽经蚕月，不能养绩。今秋输将及，郡县期于责办，尚书可严勒诸州，量民资产，明加检校，以救艰弊。"庚辰，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

秋七月，吐谷浑、契丹国并遣朝献。八月壬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丁亥，勿吉国贡楛矢。

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诩为皇太子。是月，嚈哒、于阗、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十有一月丙申，诏曰："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太子体藉灵明，肇建宫华。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荣泛庶胤。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十有二月己巳，诏守宰为御史所弹遇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高丽国遣使朝献。二月丙辰朔，赈恤京师贫民。甲戌，以六镇大饥，开仓赈赡。己卯，太尉、高阳王雍进位太保。庚辰，萧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斩送衍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州内附。诏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闰二月辛丑，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癸卯，定奴良之制，以景明为断。三月丙寅，高昌国遣使朝献。是春，民饥，饿死者数万口。

夏四月庚子，以绢十五万匹赈恤河南郡饥民。五月，寿春大水，遣平东将军奚康生等步骑数千赴之。高丽国遣使朝献。六月乙酉，青州民饥，诏使者开仓赈恤。甲午，曲赦扬州。辛亥，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是夏，州郡十三大水。秋八月辛卯，诏曰："顷水旱互侵，频年饥俭，百姓窘弊，多陷罪辜。烦刑之愧，朕用惧矣。其杀人、掠卖人、群强盗首，及虽非首而杀伤财主、曾经再犯公断道路劫夺行人者，依法行决；自余恕死。徒流已下各准减降。"庚戌，嚈哒、于阗、槃陀及契丹、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九月丙辰，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是月，勿吉、吐谷浑、邓至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月，诏以恆、肆地震，民多死伤，蠲两河一年租赋。十有二月丙戌，丐洛阳、河阴二县租赋。乙巳，诏以恆、肆地震，民多离灾，其有课丁没尽、老幼单辛、家无受复者，各赐廪以接来稔。高丽国遣使朝献。

三年春二月乙未，诏曰：“肆州秀容郡敷城县、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山鸣地震，于今不已。告谴彰咎，朕甚惧焉；祗畏兢兢，若临渊谷。可恤瘼宽刑，以答灾谪。”三月，三关别将李世哲大破群蛮，斩萧衍龙骧将军文思之、文天生。

夏四月，青州民饥。辛巳，开仓赈恤。乙巳，上御申讼车，亲理冤讼。六月，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大破萧衍军于九山，斩其虎旅将军、新丰县开国子蔡令孙，冠军将军席世兴，贞义将军蓝次孙。

秋七月丙子，勿吉国遣使朝贡。八月甲申，帝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九月，吐谷浑、契丹、勿吉诸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月庚辰，诏骁骑将军马义舒慰谕蠕蠕。库莫奚国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费实诸国并遣使朝献。辛亥，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万西伐。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平南将军羊祉出涪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乙卯，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东道都督，镇遏梁楚。丁巳，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甲戌，高丽国遣使朝献。十有二月庚寅，诏立明堂。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谥曰宣武皇帝，庙号世宗。甲午，葬景陵。

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初，高祖欲观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为储贰。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史臣曰：世宗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帝纪第九 肃宗纪

肃宗孝明皇帝，讳诩，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华。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 ，立为皇太子。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天下。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庚申，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 ，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己巳，勿吉、达般、地豆和、尼步伽、拔但、佐越费实等诸国遣使朝献。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师，以罪赐死。萧衍宁州刺史任太洪率众寇关城，益州长史成兴孙击破之。癸未，太保、高阳王雍进位太傅、领太尉，司空、清河王怿为司徒，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为司空。己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宕昌国遣使朝献。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丙辰，诏进宫臣位一级。先是，萧衍于浮山堰淮，规为扬徐之害，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乙丑，进文武群官位一级。

夏四月，梁州刺史薛怀古破反氐于沮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击破氐贼，解武兴围。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 ，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秋七月癸卯，蠕蠕国遣使朝献。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攻讨法庆。宕昌国遣使朝献。八月乙亥，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 ，免太傅、领太尉、高阳王雍官，以王还第。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己卯，吐谷浑国遣使朝献。庚辰，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戊子，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大赦天下。己丑，司徒、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司空、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骠骑大将军、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仪同三司。壬辰，复前江阳王继本国；以济南王彧复先封，为临淮王。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

九月乙巳，皇太后亲览万机。诏曰：“高祖革礼成治，遗泽在民。世宗纂承丕业，圣德昭远。朕以冲孺，属当宝图 ，洪基至重，若履冰薄。王公百辟群牧庶官，皆受遇先朝，宠荣自昔，宜各勉崇，共康世道，戮力竭诚，以匡辅不逮。其有怀道丘园、昧迹板筑、山栖谷饮、舒卷从时者，宜广戋帛，缉和鼎饪。有能谠言直谏、济世益时者，在所以闻，当待以不次之位。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以彰厥美。高年

孤独不能自存者，赡以粟帛。若因饥失业、天属流离，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各听归还。比冀方未肃，徐城寇扰，将统久劳，士卒疲弊，并遣抚慰，赐以衣马。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赍，以副其心。其有先朝舅事寝而不举、顷来便习不依轨式者，并可疏闻，当加览裁。若益时利治、不拘常制者，自依别例。其明相申约，称朕意焉。”甲寅，征北元遥破斩法庆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安定王燮薨。庚申，高昌、库莫奚、契丹诸国并遣使朝献。萧衍将赵祖悦袭据硖石。癸亥，诏定州刺史崔亮假镇南将军，率诸将讨之；冀州刺史萧宝夤为镇东将军，次淮堰。戊辰，邓至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庚午朔，勿吉国贡楛矢。壬午，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献。乙酉，以安定公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甲午，萧衍弘化太守杜桂举郡内属。十有二月辛丑，以高阳王雍为太师。己酉，镇南崔亮破祖悦，遂围硖石。丁卯，帝、皇太后谒景陵。高车国遣使朝献。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年。荆沔都督元志大破萧衍军，斩其恆农太守王世定等。以吏部尚书李平为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讨硖石诸军。二月乙巳，镇东萧宝夤大破衍将于淮北。癸亥，初听秀才对策，第居中上已上，叙之。乙丑，镇南崔亮、镇军李平等克硖石，斩衍豫州刺史赵祖悦，传首京师，尽俘其众。是月，吐谷浑、宕昌、邓至诸国并遣朝贡。三月辛未，以扬州刺史李崇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壬辰，以硖石俘虏分赐百僚。

夏四月戊戌，以瀛州民饥，开仓赈恤。高昌、阴平国并遣使朝献。五月丁卯朔，诏曰：“炎旱积辰，苗稼萎悴，比虽微澍，犹未沾洽。晚种不纳，企望忧劳，在予之责，思自兢厉。尚书可厘恤狱犴，察其淹枉，简量轻重，随事以闻，无使一人怨嗟，增伤和气。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劝农省务，肆力田畴。庶嘉泽近降，丰年可必。”萧衍衡州刺史张齐寇益州，复以傅竖眼为刺史以讨之，频破贼军，斩其将任太洪首。庚午，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丙戌，吐谷浑遣使朝献。

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丙子，诏兵士征硖石者复租赋一年。傅竖眼大破张齐，齐遁走。乙酉，高昌国遣使朝献。八月乙巳，以侍中、中书监、仪同三司、安定郡开国公胡国珍为都督雍泾岐华东秦豳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丙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遂沓蔼，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宕昌国遣使朝贡。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

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于海。十有二月癸巳，诏洛阳、河阴及诸曹杂人年七十巳上、鳏寡贫困不能自存，及年虽少而痼疾长废、穷苦不济者，研实具列以闻。

二年春正月，大乘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甲戌，大赦天下。戊子，勿吉国遣使朝贡。庚寅，诏遣大使巡行四方，问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诏："选曹用人，务在得才，广求栖遁，共康治道。州镇城隍，各令严固。斋会聚集，纠执妖諠。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务存轻小。工巧浮迸，不得隐藏。绢布缯彩，长短合式。偷窃军阶，亦悉沙汰。籍贯不实，普使纠案，听自归首，逋违加罪。"诏中尉元匡考定权衡。癸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二月庚子，契丹、邓至、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为东平王。三月甲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丁亥，太保、领司徒、广平王怀薨。

夏四月甲午，高丽、波斯、疏勒、嚈哒诸国并遣使朝献。丁酉，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戊申，以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胡国珍为司徒公，特进、汝南王悦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安定王超改封北平王。五月辛酉，诏曰："扬州硖石、荆山、新淮、酇城兵士战没者，追给敛财，复一房五年；若无妻子，复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创，赏一阶；虽一创而四体废落者，亦同此赏。"庚辰，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乙酉，邓至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乙丑，地伏罗、罽宾国并遣使朝献。乙亥，中书监、仪同三司、汝南王悦坐杀人免官，以王还第。己巳，车驾有事于太庙。八月戊戌，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申家人之礼。己亥，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诏曰："皇魏开基，道迈周汉，蝉连二都，德盛百祀。虽帝胤蕃衍，亲贤并茂，而犹沉屈素履，巾褐衡门，非所谓广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远，叙之列位。"庚子，诏咸阳、京兆二王子女还附属籍。壬寅，吐谷浑国遣使朝献。丁未，诏侍中、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己酉，契丹国遣使朝贡。九月辛酉，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丙寅，诏曰："察讼理冤，实维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比日谅暗之中，治纲未振，狱犴繁广，嗟诉骤闻，虽曰司存，每多诬壅。曾是寡德，实深矜慨。自今月望，当暂出城闉，亲纳滞枉。主者可宣诸近远，咸使闻知。"是月，城青、齐、兖、泾、平、营、肆七州所治东阳、历城、瑕丘、平凉、肥如、和龙、九原七城。

冬十月庚寅，以幽、冀、沧、瀛四州大饥，遣尚书长孙稚，兼尚书

邓羡、元纂等巡抚百姓，开仓赈恤。丁酉　，勿吉国贡楛矢。戊戌，以光州饥弊，遣使赈恤。乙卯，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孙，汉之刘族，遍于海内，咸致蕃衍，岂拘南北千里而已哉。”十有一月甲子，萧衍平西将军、巴州刺史牟汉宠遣使请降。十有二月丁未，蠕蠕国遣使朝贡。

神龟元年春正月甲子，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丙寅，以特进、江阳王继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壬申，诏曰：“朕冲昧抚运，政道未康，民之疾苦，弗遑纪恤。夙宵矜慨，鉴寐深怀，眷彼百龄，悼兹六极。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小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粟五斛、帛二匹。”庚辰，诏以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乙酉，加特进、汝南王悦仪同三司。秦州羌反。幽州大饥，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诏刺史赵邕开仓赈恤。二月戊申，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己酉，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年。东益州氐反。蠕蠕国遣使朝贡。三月辛酉，以尚书右仆射于忠为仪同三司。辛巳，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于忠薨。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吐谷浑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国珍薨。甲辰，江阳王继改封京兆王。辛亥，舍摩国遣使朝献。五月，高丽、高车、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辛卯　，澍雨乃降。

秋七月，河州民却铁匆聚众反，自称水池王。诏行台源子恭讨之。闰月戊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甲辰，开恆州银山之禁　，与民共之。丁未，波斯、疏勒、乌苌、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癸丑朔，诏曰：“朕冲昧纂历，未闲政道，皇太后殷忧在疚，始览万几。故狱犴淹枉，百姓冤弊，言念繁刑，思存降省。京师见囚，殊死以下可悉减一等。”丁巳，诏曰：“顷年以来，戎车频动，服制未终，夺哀从役。罔极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报，非所谓敦崇至道者也。自今虽金革之事，皆不得请起居丧。”甲子，勿吉国遣使朝贡。铁匆相率降于行台源子恭。九月癸未朔，以右光禄大夫刘腾为卫将军、仪同三司。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十有二月辛未，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

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朕以冲眇，纂承宝位，夙夜惟寅，若涉渊海。赖皇太后慈仁　，被以夙训。自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天平地成，四海宁乂。天道高远，巍巍难名，犹以捻挹自居，称号弗备，非所以崇奉坤元，允协亿兆者也。宜遵旧典，称诏宇内，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齐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余人焚征西将军张彝第，殴伤彝，烧杀其子始均。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贡。乙亥，大赦天下。丁丑，诏求直言，诸有上书者听密封通奏。壬寅，诏曰：“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嘉谷未纳，二麦枯悴。德之无感，叹惧兼怀。可敕内外，依旧雩祈，率从祀典。察狱理冤，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经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赈穷恤寡，救疾存老，准访前式，务令周备。”三月甲辰，澍雨大洽。

夏四月乙丑，嚈哒国遣使朝贡。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为司徒，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京兆王继为司空。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辛未　，以左光禄大夫皇甫集为征西将军、仪同三司。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崧高山；癸巳，还宫。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伏诛。冬十有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十有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天下。诏除淫祀，焚诸杂神。是岁，高丽王云死，以世子安为其国王。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建国纬民，立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来岁仲阳，节和气润　　，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

夏四月丙辰，诏尚书长孙稚巡抚北藩，观察风俗。五月辛巳，诏曰：“朕以寡薄，运膺宝图　　，虽未明求衣，惕惧终日，而暗昧多阙，炎旱为灾，在予之愧，无忘寝食。今刑狱繁多，囹圄尚积，宜敷仁惠，以济斯民。八座可推鞠见囚，务申枉滥。”癸未，诏曰：“攘灾招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况今炎旱历时，万姓雕弊，而不抚恤穷冤，理决庶狱。可严敕州郡，善加绥隐，务尽聪明，加之祗肃，必使事允人神，时政灵应。其赋役不便于民者，具以状闻，便当蠲罢。”

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中侍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曰：“魏有天下，奕叶重光。高祖孝文皇帝，以英圣驭天　，徙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业，廓宁区夏，而鸿勋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车书弗同，鲸寇尚炽。幼主稚弱，夙纂宝历，曾是宗祏，莫克祗奉。朕所以敬顺群请，临朝总政。帝年以长，久思退身，所以往岁殷勤，具陈情旨。

百官内外，已照此怀。而佥尔众意，苦见勤夺，僶俯从事，以迄于兹。自此春来，先疾屡发，药石摄疗，莫能善瘳。夏首及今，数加动剧，便不堪日厘万务，巨细兼省。帝齿周星纪，识学逾跻，日就月将，人君道茂，足以抚缉万邦，谐决百揆。朕当率前志，敬逊别宫，远惟复子明辟之义，以自绥养。实望群公逮于黎庶，深鉴斯理。如此，则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人神庆悦，不其善欤？”乃幽皇太后于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总勒禁旅，决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年，内外百官进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举兵欲诛叉、腾，不果见杀。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环来奔。戊戌，以太师、高阳王雍为丞相，加后部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

冬十月乙卯，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汝南王悦为太尉公。十有一月己亥，诏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裔，邻通上国，百有余载。自神鼎南底，累纪于兹，虔贡虽违，边燧静息，凭心象魏，潜款弥纯。今其主阿那瑰属离时难，邦分亲析，万里远驰，庇命有道。悲同申、伍，忠孝足矜。方存兴灭之师，以隆继绝之举，宜且优以宾礼，期之立功，疏爵胙土，大启河岳，可封朔方郡开国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赐以衣冕，加以轺车，禄恤仪卫，同乎戚蕃。”十有二月壬子，诏曰：“蠕蠕王阿那瑰，遭离寇祸，远来投庇，邦分众析，犹无定主，而永怀北风，思还绥集。启诉情切，良用愍然。夫存亡恤败，自古通典。可差国使及彼前后三介，与阿那瑰相随；并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躬自率护，送达境首，令观机招纳。若彼候迎，宜锡筐篚车马之属，务使优隆，礼饯而返；如不容受，任听还阙。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继为司徒公。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庚戌，假光禄大夫邴虬抚军将军以讨之。癸亥，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甲午，右卫将军奚康生于禁内将杀元叉，不果，为叉矫害。以仪同三司刘腾为司空公。

夏四月庚子，司徒、京兆王继进位太保。壬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为司徒公。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率众内属。五月辛巳，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自安昌南叛。乙酉，乌苌国遣使朝贡。闰月丁巳，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六月己巳，高昌国遣使朝贡。癸巳，勿吉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癸丑，诏曰：“时泽弗降，禾稼形损。在予之责，夙宵震惧，虽克躬撤降，仍无招感。有司可修案旧典，祗行六事：圄犴淹枉，随速

鞫决；庶尹废职，量加修厉；鳏独困穷，在所存恤；役赋烦民，咸加蠲省；贤良谠直，以时升进；贪残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旷，务令会偶。庶革止惩违，有弭灾沴。”八月己巳，伏罗国遣使朝贡。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伐来奔怀朔镇。十有一月乙未朔，高昌国遣使朝贡。戊申，卫大将军、仪同三司皇甫集薨。癸丑，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十有二月甲戌，诏司徒崔光、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庚辰，以东益、南秦氐反，诏中军将军、河间王琛讨之，失利。

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籍田。

夏四月庚辰，以高车国主覆罗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六月己巳，诏曰：“朕以冲昧，夙纂宝历，不能祗奉上灵，感延和气，致令炎旱频岁，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种未下，将成灾年，秋稔莫觊。在予之责，忧惧震怀。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上下群官，侧躬自厉，理冤狱，止土功，减膳撤悬，禁止屠杀。”

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汉、龟兹诸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己巳，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十有一月乙巳，车驾有事于圆丘。丙午，诏曰：“治历明时，前王茂轨；考辰正律，奕代通规。是以北平革定于汉年，杨伟草算于魏世。自皇运肇基，典章犹缺，推步晷曜，未尽厥理。先朝仍世，每所慨然。至神龟中，始命儒官，改创疏蹖，回度易宪，始会璇衡。今天正斯始，阳煦将开，品物初萌，宜变耳目，所谓魏虽旧邦，其历维新者也。便可班宣内外，号曰《正光历》。又首节嘉辰，获展丘禘，神人交和，理契幽显，思与亿兆共此维新，可大赦天下。”十有二月癸酉，以左光禄大夫皇甫度为仪同三司。乙酉，以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丁亥，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四年春二月壬辰，追封故咸阳王禧为敷城王，京兆王愉为临洮王，清河王怿为范阳王，以礼加葬。丁丑，河间王琛、章武王融，并以贪污削爵除名。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瑰率众犯塞，遣尚书左丞元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持节喻之。蠕蠕后主侯匿伐来朝京师。宕昌国遣使朝贡。司空刘腾薨。

夏四月，阿那瑰执元孚，驱掠畜牧北遁。甲申，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中军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元纂率骑十万讨蠕蠕，出塞三千余

里，不及而还。

秋七月辛亥，诏曰：“达尊斯在，齿预一焉，崇敬黄耇，先代通训。故方叔以元老处位，充国缘自强见留。虽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壮，许其絷维。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悬车，循礼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勤旧，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甫受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听其莅民，以终常限。或新解郡县，或外佐始停，已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使辞朝之叟，不恨归于闾巷矣。”八月己巳，诏曰：“狂蠢肆暴，陵窃北垂。虽军威时接，贼徒慑遁，然獯虐所过，多离其祸。言念斯弊，有轸深怀。可敕北道行台，遣使巡检，遭寇之处，饥馁不粒者，厚加赈恤，务令存济。”戊寅，诏曰：“朕以眇暗，忝承鸿绪，因祖宗之基，托王公之上，每鉴寐属虑，思康亿兆。比雨旱愆时，星运舛错，政理阙和，灵祇表异，永寻夕惕，载恧于怀。宜诏百司各勤厥职，诸有鳏寡穷疾冤滞不申者，并加厘恤。若孝子顺孙、廉贞义节、才学超异、独行高时者，具以言上，朕将亲览，加以旌命。”癸未，追复故范阳王泽为清河王。九月丁酉，库莫奚国遣使朝献。诏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承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冬十有一月丙申，赵郡王谧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有二月，萧衍遣将寇边，诏假征南将军崔延伯讨之。以太尉、汝南王悦为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颢坐贪污削除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车驾有事于南郊。闰二月癸巳，嚈哒国遣使朝贡。

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诏临淮王彧为镇军将军，假征北将军，都督北征诸军事以讨之。

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五月，临淮王彧败于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率广阳王渊等北讨。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

秋七月甲寅，诏吏部尚书元脩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率诸将

西讨。戊午，复河间王琛、临淮王彧本封。都督崔暹失利于白道，大都督李崇率众还平城，坐长史祖莹截没军资，免除官爵。丁丑，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樊元、张朗等攻仇鸠、河池二戍，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尹祥、黎叔和击破之，斩樊元首，杀贼千余人。是月，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执刺史宋颖据州反。念生遣其兄高阳王天生下陇东寇。八月甲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丙申，诏曰："赏贵宿劳，明主恆德；恩沾旧绩，哲后常范。太祖道武皇帝应期拨乱，大造区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绪，光阐王业，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阔行间，备尝劳剧。逮显祖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先帝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锡，会宛郢驰烽，朐泗告警，军旗频动，兵连积岁，兹恩仍寝，用迄于今。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朕叨承乾历，抚驭宇宙，调风布政，思广惠液，宜追述前恩，敷兹后施。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当使人齐其力，奋击先驱，妖党狂丑，必可荡涤。冲锋斩级，自依恆赏。"丁酉，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别将尔朱荣讨平之。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窦双攻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窦念祖讨之，斩双，擒斩千余人。九月壬申，诏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征西将军、都督崔延伯，又诏复抚军将军、北海王颢官爵，为都督，并率诸将西讨。乙亥，帝幸明堂，饯宝夤等。是月，萧衍遣将裴邃、虞鸿袭据寿春外城，刺史长孙稚击走之，邃退屯黎浆。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衍又遣将寇淮阳，诏秘书监、安乐王鉴率众讨之。吐谷浑主伏连筹兵讨凉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

冬十月，营州城人刘安定、就德兴据城反，执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恶兒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号燕王。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壬午，诏都督、北海王景率诸将讨之。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高平人攻杀卜朝，共迎胡琛。十有二月壬辰，诏太傅、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率诸将讨之。嚈哒、契丹、地豆于、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贡。汾州正平、平阳山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山南行台、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复六君十二戍，又斩贼王韩祖香。南秦贼王张长命畏逼，乃告降于萧宝夤。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害行台高谅，自称宋王，号年天启，遣其子景仲归于萧衍。衍遣其将胡龙牙、成景隽、元略等率众赴彭城。诏秘书监、安乐王鉴回师以讨之。鉴于彭城南击元略，大破之，尽俘其众。既而不备，为法僧所败。衍遣其豫章王综入守彭城，法僧拥其僚属、守令、兵戍及郭邑士女万余口南入。诏镇军将军、临淮王彧，尚书李宪为都督，卫将军、国子祭酒、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复仪同三司李崇官爵，为东道大都督，俱讨徐州。崇以疾不行。癸亥，萧宝夤、崔延伯大破秦贼于黑水，斩获数万。天生退走入陇西，泾、岐及陇东悉平。以太师、大将军、京兆王继为太尉，余官如故。

二月，以领军将军元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诏追复乐良王长命本爵，以其子忠绍之。侍中、特进、卫大将军穆绍为仪同三司。戊戌，大赦。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杨鲊、梁下辩、姜齐等攻仇池郡城，行台、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盛迁击破之，斩下辩、齐等首。壬寅，诏曰："劝善黜恶，经国茂典。其令每岁一终，郡守列令长，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课，辩其能否。若有滥谬，以考功失衷论。"是月，齐州魏郡民房伯和聚众反。会赦，乃散。三月己巳，诏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继班师。壬申，诏曰："丞相高阳王，道德渊广，明允笃诚，仪型太阶，垂风下国，实所以予违汝弼，致治责成，宜班新制，宣之遐迩。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悉可改上相府施行，符告皆亦如之。"甲戌，诏曰："选众而举，其来自昔。朕缵承大业，综理万几，求贤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则哲，振古所难，宜博访公卿，采兹声实。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荐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职。必使精辩器艺，具注所能，然后依牒简擢，随才收叙。庶济济之美，无替往时；謇謇之直，有申兹岁。"萧衍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司马鱼和、上康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竖眼遣息敬绍率众拒击，大破之，擒斩三千余人；休儒等走还魏兴。是月，齐州清河民崔畜杀太守董遵，广川民傅堆执太守刘莽反。青州刺史、安乐王鉴讨平之。是月，破落汗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镇。

夏四月，萧衍益州刺史萧渊猷遣将樊文炽、萧世澄等率众围小剑戍。益州刺史邴虬遣子子达、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击之。辛卯，皇太后复临朝摄政，引郡臣面陈得失。诏曰："朕以寡昧，夙承天历，茫若涉海，罔知所济，实凭宗社降祐之灵，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龟之末，权臣擅命，元叉、刘腾阴相影响，遂使皇太后幽隔后宫，太傅、清河王无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横被夷灭，右卫将军奚康生仍见

诛翦。从此已后，无所畏忌，恣诸侵求，任所与夺。无君之心，积习稍久；不臣之迹，缘事弥彰。蔽耳目之明，专生杀之柄，天下为之不康，四郊由兹多垒。此而可忍，孰不可怀！虽屡经赦宥，未容致之于法，犹宜辨正，以射朝野。腾身既往，可追削爵位。叉之罪状，诚合徽缰，但以宗枝舅戚，特加全贷，可除名为民。”壬辰，征西将军、都督崔延伯大败于泾川，战殁。五月戊辰，淳于诞等大破萧衍军，俘斩万计，擒萧世澄等十一将。文识仅以身免，走成都。戊子，骠骑大将军、仪司三司李崇薨。六月癸未，大赦，改年。诏文武之官，从军二百日，文官优一级，武官优二级。蠕蠕主阿那瑰率众大破拔陵，斩其将孔雀等。诸将逼彭城，萧综夜潜出降，萧衍诸将奔退，众军追蹑，免者十一二。

秋八月癸酉，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戊子，莫折念生遣都督杜黑兒、杜光等攻仇池郡。行台魏子建遣将成迁击破之，斩杜光首。九月乙卯，诏减天下诸调之半。丙辰，诏左将军、幽州刺史常景为行台，征虏将军元谭为都督，以讨洛周。辛酉，诏曰：“追功表德，为善者劝。祖宗功臣，勒铭王府；而子孙废替，沦于凡民，爵位无闻，迁流有失。颍川名守，重泉令宰，惠风美政，结于民心，而犹同常品，未蒙褒陟，非所谓爱及甘棠，彝伦攸叙者也。其功臣名将为先朝所知，子孙屈塞不见齿叙，牧守令长声称卓然者，皆仰有司具以名闻。朕将振彼幽滞，用阐治风。”壬戌，诏百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辛未，曲赦南、北两秦州。

冬十月，蠕蠕国主阿那瑰遣使朝贡。是月，吐谷浑国复讨赵天安，降之。河州长史元永平、治中孟宾等推嘛哒使主高徽行州事，而前刺史梁钊子景进攻杀之，景进又自行州事。十有一月辛亥，诏曰：“大孝荣亲，著之昔典，故安平耄耋，诸子满朝。自今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温清朝夕。”时四方多事，诸蛮复反。

十有二月壬午，诏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宁乱，声溢朔南，化清中宇，业盛隆周，祚延七百。朕幼龄纂历，夙驭鸿基，战战兢兢，若临渊谷。暗于治道，政刑未孚，权臣擅命，乱我朝式。致使西秦跋扈，朔漠构妖，蠢尔荆蛮，氛埃不息。孔炽甚于泾阳，出军切于细柳。而师旅盘桓，留滞不进，北淯悬危，南阳告急，将亏荆沔之地，以致蹙国之忧。今茅毂扼腕，爪牙叹愤，并欲摧挫封豕，剿截长蛇，使人神两泰，幽明献吉。朕将躬驭六师，扫荡逋秽。其配衣六军，分隶熊虎，前驱后队，左翼右师，必令将帅雄果，军吏明济，粮仗车马，速度时须。其有失律亡军、兵戍逃叛、盗贼劫掠伏窜山泽者，免其往咎，录其后效，别立募格，听其自新，广下州郡，令赴军所。今先讨荆蛮，疆

理南服；戈旗东指，扫平淮外。然后奋七萃于西戎，腾五牛于北狄；躬抚乱离之苦，面恤饥寒之患。尔乃还跸嵩宇，饮至庙庭，沉璧河洛，告成泰岱，岂不盛欤！百官内外、牧守军宰，宜各肃勤，用明尔职。”山胡刘蠡升反，自称天子，置官僚。是月，以临淮王彧为征南大将军，率众讨鲁阳蛮。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广平王怀庶长子、太常少卿诲为范阳王。壬子，以太保、汝南王悦领太尉。是月，都督元谭次于军都，为洛周所败。五原降户鲜于脩礼反于定州，号鲁兴元年。诏左光禄大夫长孙稚为使持节、假骠骑将军、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与都督河间王琛率将讨之。

二月甲申，帝、皇太后临大夏门，亲览冤讼。是月，叠伏罗国遣使朝贡。三月庚子，以骠骑大将军、徐州刺史、安丰王廷明为仪同三司。追复中山王熙本爵，子叔仁绍之。甲寅，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西与河西牧子通连。别将尔朱荣击破之。

夏四月，大赦天下。癸巳，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朔州城人鲜于阿胡、库狄丰乐据城反。丁未，都督李琚次于蓟城之北，又为洛周所败，琚战没。戊申，以骠骑大将军、开府、齐王宝夤为仪同三司。北讨都督河间王琛、长孙稚失利奔还，诏免琛、稚官爵。库莫奚国遣使朝贡。五月丁未，车驾将北讨，内外戒严。前给事黄门侍郎元略自萧衍还朝，封义阳王。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吏部尚书、广阳王渊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为大都督，率都督章武王融北讨脩礼。戊申，燕州刺史崔秉率众弃城南走中山。乙丑，以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宗正珍孙为都督，讨汾州反胡。六月己巳，曲赦齐州。绛蜀陈双炽聚众反，自号始建王。曲赦平阳、建兴、正平三郡。诏假镇西将军、都督长孙稚讨双炽，平之。丙子，义阳王略改封东平王。卫大将军、西道都督元恆芝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戊寅，诏复京兆王继本封江阳王。戊子，诏曰：“自运属艰棘，历载于兹，烽驿交驰，旌鼓不息。祖宗盛业，危若缀旒；社稷鸿基，殆将沦坠。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及远，俾令苍生罹此涂炭，何以苟安黄屋，无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班告内外，咸使闻知。”乙未，以卫将军、东平王略为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秋七月丙午，杜洛周遣其别帅曹纥真寇掠幽州。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邀于粟园，大破之，斩纥真，获三十余级，牛驴二万余头。戊申，恆

州陷，行台元纂奔冀州。甲子，萧衍将元树、湛僧珍等寇寿春。八月丙子，进封广川县开国公元邵为常山王。以骠骑大将军、东道行台、临淮王彧为仪同三司。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戊子，进散骑常侍、御史中尉、武城县开国公子攸为长乐王。都督伊甕生讨巴，失利战殁。癸巳，贼帅元洪业斩鲜于脩礼，请降，为贼党葛荣所杀。都督尔朱荣于肆州执刺史尉庆宾，令其从叔羽生统州事。九月辛亥，葛荣败都督广阳王渊、章武王融于博野白牛逻，融殁于阵。荣自称天子，号曰齐国，年称广安。甲申，常景又破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别帅侯莫陈升，生擒男女四百口，牛驴五千余头。就德兴攻陷平州，杀刺史王买奴。是月，莫折天生请降，萧宝夤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天生复叛，送士和于胡琛，杀之。冬十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丙午，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闰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齐州平原民刘树、刘苍生聚众反，州军破走之。刘树奔萧衍。衍将元树逼寿春，扬州刺史李宪力屈，以城降之。初留州、郡、县及长史、司马、戍主副质子于京师。衍又遣将攻逼新野，诏都督魏承祖讨之。诏曰："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公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夤为司空，车骑将军、北海王颢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民任道棱聚众反，袭据萧城以叛。州军讨平之。辛巳，葛荣陷殷州，刺史崔楷固节死之，遂东围冀州。甲申，诏峻铸钱之制。萧宝夤、元恆芝大败于泾州，大陇都督、南平王仲冏，小陇都督高聿并相寻退散。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高平虏贼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以城应之。豳州刺史毕祖晖、行台羊深并奔退，祖晖于阵殁。北海王颢寻亦败走。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以应之。贼帅叱干骐麟入据豳州。曲赦关西及正平、平阳、建兴。戊子，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辛卯，萧衍将湛僧珍围东豫州，诏散骑常侍元暐为都督以讨之。是月，衍又遣将彭群、王辩等率众数万逼琅邪，诏青州、南青二州讨之。二月丁酉，诏曰："关陇遭罹寇难，燕赵贼逆凭陵，苍生波流，耕农靡业，加诸转运，劳役已甚，州仓储实，无宜悬匮。自非开输赏之格，何以息漕运之烦？凡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虏贼据潼关。丁未，追复故东平王匡爵，改封济南王。庚申，东郡民赵显德反，杀太守裴烟，自号都督，立其兄子为太守。诏都督李仁叔讨之。是月，萧衍将成景隽寇彭城，诏员外常侍，崔孝芬为行台，率将击走之。

三月甲子，诏将西讨，中外戒严。虏贼走，复潼关。戊辰，诏将回驾北讨。诏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大都督，讨葛荣。辛未，齐州广川民刘钧执清河太守邵怀，聚众反，自署大行台。清河民房须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国城。

夏四月，别将元斌之讨东郡，斩显德。己酉，蠕蠕国遣使朝贡。六月，蠕蠕国遣使朝贡。是月，诏都督李叔仁讨刘钧，平之。

秋七月，陈郡民刘荻、郑辩反于西华，号年天授，州军讨平之。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州反。己丑，大赦天下。是月，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将斩萧衍将彭群首，俘获二千余人。八月，都督源子邕、李轨、裴衍攻鄴。丁未，斩鉴，相州平。仍令子邕等讨葛荣。九月辛卯，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城南叛。戊子，蠕蠕国遣使朝贡。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遣使归罪。

冬十月戊申，曲赦恆农已西，河北、正平、平阳、邵郡及关西诸州。辛亥，以卫将军、讨虏大部都督尔朱荣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甲寅，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自号曰齐，年称隆绪。诏尚书右仆射长孙稚讨之。十有一月己丑，葛荣攻陷冀州，执刺史元孚，逐出居民，冻死者十六七。十有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与葛荣战，败于阳平东北漳水曲，并战殁。是月，杜粲为骆超所杀，超遣使归罪。

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乙丑，定州为杜洛周所陷，执刺史杨津。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于洛周。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丙子，长孙稚平潼关。丁丑，雍州城人侯终德相率攻宝夤，宝夤携南阳公主及子，与百余骑渡渭而走，雍州平。

二月，以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兼尚书仆射、西道行台。群盗烧劫巩县以西，关口以东，公路涧以南。诏武卫将军李神轨为都督，讨平之。

癸丑，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诏曰："皇家握历受图，年将二百；祖宗累圣，社稷载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经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以宽仁，奉养率由，温明恭顺。朕以寡昧，亲临万国，识谢涂山，德惭文母。属妖逆递兴，四郊多故。实望穹灵降祐，麟趾众繁。自潘充华有孕

椒宫，冀诞储两，而熊罴无兆，维虺遂彰。于时直以国步未康，假称统胤，欲以底定物情，系仰宸极。何图一旦，弓剑莫追，国道中微，大行绝祀。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天表卓异，大行平日养爱特深，义齐若子，事符当璧。及翊日弗愈，大渐弥留，乃延入青蒲，受命玉几。暨陈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宝，即日践阼。朕是用惶惧忸怩，心焉靡洎。今丧君有君，宗祏惟固，宜崇赏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并加陟叙。内外百官文武、督将征人，遭艰解府，普加军功二阶；其禁卫武官，直阁以下直从以上及主帅，可军功三阶；其亡官失爵，听复封位。谋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议禁锢，亦悉蠲除。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兒弟。可班宣远迩，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为葛荣所并。

三月癸未，葛荣攻陷沧州，执刺史薛庆之，居民死者十八九。甲申，上尊谥曰孝明皇帝。乙酉，葬于定陵，庙号肃宗。

夏四月戊戌，尔朱荣济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抑亦沦胥之始也，呜呼！

帝纪第十 孝庄纪

孝庄皇帝，讳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肃宗初，以勰有鲁阳翼卫之勋，封武城县开国公。幼侍肃宗书于禁内。及长 ，风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转侍中、中军将军。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见出也。

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都督尔朱荣将向京师，谋欲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民望 ，阴与帝通，荣乃率众来赴。

夏四月丙申，帝与兄弟夜北渡河；丁酉，会荣于河阳。戊戌，南济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 ，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玺绂，备法驾，奉迎于河梁。庚子，车驾巡河，西至陶渚。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恆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公卿已下二千余人。列骑卫帝，迁于便幕。既而荣悔，稽颡谢罪。语在《荣传》。辛丑，车驾入宫，御太极殿，诏曰：“太祖诞命应期，龙飞燕代，累世重光，载隆帝绪。冀欲阐兹洪业，永在无穷。岂图多难，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竞侵，朝无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实由女主专朝，致兹颠覆。孝明皇帝大情冲顺，深存隐忍，奄弃万国，众用疑焉。苟求胡出，入守神器，凡厥有心，莫不解体。太原王荣，世抱忠孝，功格古今，赴义晋阳，大会河洛，乃推翼朕躬，应兹大命。德谢少康，道愧前绪，猥以眇身，君临万国，如涉渊海，罔知所济。可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义元年。从太原王督将军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两阶，武官三级。复天下租役三年。”壬寅，太原王尔朱荣上表，请追谥无上王为皇帝。余死于河阴者，诸王、刺史赠三司，三品者令仆，五品者刺史，七品以下及民郡、镇。诸死者子孙，听立后，授封爵。诏从之。癸卯，以前太尉公、江阳王继为太师、司州牧；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北海王颢为太傅、开府，仍刺史；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清渊县开国侯李延实为太保，进封阳平王，寻转太傅；安南将军、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公，封上党王；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杨椿为司徒

公；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顿丘郡开国公穆绍为司空公，领尚书令，进爵为王；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上党公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王，寻改封冯翊王；中军将军、殿中尚书元谌为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魏郡王；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元顼为东海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恭为仪同三司。甲辰，追复故广阳王渊、故安乐王鉴爵。通直散骑常侍、敷城王坦为咸阳王，谏议大夫元贵平为东莱王，直阁将军元肃为鲁郡王，秘书郎中元晔为长广王，冯翊郡开国公源绍景复先爵陇西王，扶风郡开国公冯冏、东郡公陆子彰、北平公长孙悦并复其先王爵，以北平王超还复为安定王。丁未，诏内外解严。庚戌，封大将军尔朱荣次子叉罗为梁郡王。诏蠕蠕主阿那瑰赞拜不名，上书不称臣。

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颢、临淮王彧前后奔萧衍，郢州刺史元愿达据城南叛。五月丁巳朔，加大将军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征东将军、光禄勋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后闻。辛酉，大将军尔朱荣还晋阳，帝饯于邙阴。丙寅，诏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怀忠守素，拥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异，名例无爽，枉见排抑。或选举不平，或赋役烦苛，诸如此者不可具说。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己巳，齐州郡民贾皓聚众反，夜袭州城，会明退走。乙亥，晋州刺史樊子鹄克唐州，斩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传首京师。壬午，诏求德行、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太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亦黜一阶。又以旧叙军勋不过征虏，自今以后宜依前式以上，余阶积而为品。其从舆驾北来之徒，不在此例。悉不听破品受阶，破阶请帛。先是，萧衍遣其将曹义宗寇荆州。癸未，以中军将军、吏部尚书费穆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节度荆州刺史王罴以讨之。

六月丁亥朔，追封兄真定县开国公子直为陈留王。庚寅，以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李虔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特进。辛卯，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城南叛。通直散骑常侍高乾邕及弟等，率合流民、起兵于齐州之平原，频破州军。诏东道大使元欣喻旨，乃降。是月，葛荣饥，使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余乘南寇，至沁水。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瓜州刺史，袭爵泰临县开国伯、高昌王。太尉公、上党王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都督宗正珍孙、奚毅、贺拔胜、尔朱阳都等讨任褒。帝以寇难未夷，避正殿，责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陈国家利害之谋、赴君亲危难之节

者，集华林园，面论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署汉王，号年天统。戊申，以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众讨之。诏直寝纪业持节募新免牧户，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己酉，诏诸有私马仗从戎者，职人，优两大阶，亦授实官；白民，出身外优两阶，亦授实官。若武艺超伦者，虽无私马，亦依前条；虽不超伦，但射槊翘关一艺而胆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优一大阶，授实官。若无姓第者，从八品出身，阶依前加，特授实官。辛亥，诏曰："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率精甲十万为左军，上党王天穆总众八万为前军，司徒公杨椿勒兵十万为右军，司空公穆绍统卒八万为后军。"是月，葛荣众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丁巳，诏从四品以上从征者不得优阶，正四品者优一阶。军级从三品以上从征，四品者优一大阶。正五品以下，还依前格　，若有征阶十余，计入四品、三品。限授五阶。己未，诏前试守东郡太守唐景宣为持节、都督，于东郡召募侨居流民二千人，渡河随便为栅，准望台军。是月，齐献武王于鄴西北慰喻葛荣别帅称王者七人，众万余，降之。乙丑，加大将军尔朱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辛巳，尚书奏断百官公给衣冠、剑佩、绶舄。壬子，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是月，高平镇人万俟丑奴僭称大位，署置百官。是月，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引萧衍将军王辩攻兖州。甲辰，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南广州刺史、都督郑先护讨刘举于濮阳，破平之。以侍中、骠骑大将军、临淮王彧为仪同三司。是月，葛荣率众围相州。九月乙丑，诏太尉公、上党王天穆讨葛荣，次于朝歌之南。己巳，以征东将军、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壬申，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七万讨葛荣于滏口，破擒之，余众悉降。冀、定、沧、瀛、殷五州平。乙亥，以平葛荣，大赦天下，改为永安元年。辛巳，以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以荣子平昌郡开国公文殊、昌乐郡公文暢并进爵为王，以司徒公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

冬十月丁亥，尔朱荣槛送葛荣于京师。帝临阊阖门，荣稽颡谢罪，斩于都市。丙申，以抚军将军、太常卿、太原王世子菩提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　，以冀州之长乐、相州之南赵、定州之博陵、沧州之浮阳、平州之辽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渔阳七郡，各万户，增封太原王尔朱荣为太原国。戊戌，又加荣太师。庚戌，以侍中、镇南将军、太原郡开国公于晖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齐献武王讨羊

侃。壬子，太师、江阳王继薨。癸丑，以胶东县开国侯李侃希复其祖爵南郡王。是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叔仁讨邢杲于潍水，失利而还。大都督费穆大破萧衍军，擒其将曹义宗，槛送京师。萧衍以北海王颢为魏王，号年孝基，入据南兖之铚城。十有一月戊午，以无上王世子韶为彭城王，陈留王子宽为陈留王，宽弟刚为浮阳王，刚弟质为林虑王。癸亥，齐献武王、行台于晖，与徐兖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大破羊侃于瑕丘，侃奔萧衍。兖州平。戊寅，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世袭并州刺史。封前将军、太中大夫元凝为东安王。十有二月庚子，诏行台于晖回师讨邢杲，次于历下。是岁，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

二年春正月甲寅，于晖所部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北走于韩楼，乃班师。

二月癸未朔，诏诸禁卫之官从戎有功及伤夷者，赴选先叙。甲午，尊皇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皇妣为文穆皇后。燕州民王庆祖聚众于上党，自称为王。柱国大将军尔朱荣讨擒之。壬寅，诏散骑常侍、济阴王晖业兼行台尚书，督都督李德龙、丘大千镇梁国。三月壬戌，诏大将军、上党王天穆与齐献武王讨邢杲。

夏四月癸未，迁肃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内外百僚普泛加一级。曲赦畿内，死罪至流人减一等，徒刑以下悉免。庚子，诏太原王尔朱荣下将士并泛加二级。辛丑，上党王天穆、齐献武王大破邢杲于齐州之济南。杲降，送京师，斩于都市。元颢攻陷考城，执行台元晖业、都督丘大千。五月壬子朔，元颢克梁国。丁巳，以抚军将军、前徐州刺史扬昱为使持节、镇东将军、东南道大都督，率众镇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崿岈。辛酉，诏私马仗从戎优阶授官。壬戌，又诏募士一依征葛荣。甲子，又诏职人及民出马，优阶各有差。乙丑，内外戒严。癸酉，元颢陷荥阳，执杨昱。尔朱世隆弃虎牢遁还。甲戌，车驾北巡，乙亥，幸河内。丙子，元颢入洛。丁丑，进封城阳县开国公元祉为平原王，安昌县开国侯元鸷为华山王，并加仪同三司。戊寅，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破元颢后军都督侯暄于梁国，斩之，擒其卒三千人。以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本将军、相州刺史，镇鄴城，以便宜从事。又诏上党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太原王尔朱荣会车驾于长子，即日反旆。上党王天穆北渡，会车驾于河内。六月己丑，仪同三司费穆为颢所害。壬寅，克河内，斩太守元袭、都督宗正珍孙。

秋七月戊辰，都督尔朱兆、贺拔胜从硖石夜济，破颢子冠受及安丰王延明军，元颢败走。庚午，车驾入居华林园，升大夏门，大赦天下。以使持节、车骑将军、都督、颍川郡开国公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诏以前朝勋书多窃冒，宜一切焚弃之。若立效灼然为时所知者，别加科赏。蕃客及边酋翻城降，有勋未叙者，不在焚断之限。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马渚立义，加泛五级；河北执事之官，二级；河南立义及迎驾之官，并中途扈从，亦二级。壬申，以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癸酉，临颍县卒江丰斩元颢，传首京师。甲戌，以将军、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司徒公、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太尉公。乙亥，晏劳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于都亭，出宫人三百、缯绵杂彩数万匹，班赐有差。又诸州郡遣使奉表行宫者，并加一大阶。丁丑，获元颢弟顼，斩于都市。诏受元颢爵赏、阶级，悉追夺之。己卯，以镇东将军、南青州刺史元旭为襄城王，平南将军、南兖州刺史元暹为汝阳王。闰月辛巳，帝始居宫内。辛卯，以车骑将军、兼吏部尚书杨津为司空。巴州刺史严始欣据州南叛，萧衍遣其将萧玩、张鸿、江茂达等率众赴援。

八月庚戌朔，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已未，以侍中、太傅李延实为司徒公。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荣为东阳王。甲戌，侍中、太保杨椿致仕。乙亥，诏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奚毅板授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太宰天穆下勋及祖父叔伯耆年老者牧守有差。九月，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破斩之。幽州平。万俟丑奴攻东秦城，陷之，杀刺史高子朗。

冬十月丁丑，以前司空公、丹阳王萧赞为司徒公。十有一月己卯，就德兴自营州遣使请降。丁亥，诏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阙，程会有差。丙午，以大司马、太尉公、城阳王徽为太保，司徒公、丹阳王萧赞为太尉公，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公。十有二月辛亥，萧衍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来降。

三年春正月己丑，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遣将与征巴州都督元景夏讨严始欣，斩之。萧衍都督萧玩、何难尉、陈愁败走，斩玩首，俘获万余人。辛丑，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杀刺史元太宾，据城反。以抚军将军、都官尚书樊子鹄兼右仆射，为行台，督征南将军、都督贾显智，征东将军、徐州刺史严思达以讨之。二月甲寅，克之。东徐平。

三月，丑奴大行台尉迟菩萨寇岐州，大都督贺拔岳、可朱浑道元大

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侍中、太尉公、丹阳王萧赞为使持节、都督齐济兖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丁卯，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讨丑奴、萧宝夤于安定，破擒之，囚送京师。甲戌，以关中平，大赦天下。丑奴斩于都市，宝夤赐死于驼牛署。六月戊午，诏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黜附编民。嘛达国献师子一。是月，白马龙涸胡王庆云僭称大位于水洛城，署置百官。

秋七月丙子，天光平水洛城，擒庆云，坑其城民一万七千。癸巳，萧衍民革虬、卜汤世率堡聚内附。庚子，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叔仁坐事除名为民。九月辛卯，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戊戌，帝杀荣、天穆于明光殿，及荣子仪同三司菩提。乃升阊阖门，诏曰：

盖天道忌盈，人伦嫉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征斯在。顷孝昌之末，天步孔艰，女主乱政，监国无主。尔朱荣爰自晋阳，同忧王室，义旗之建，大会盟津，与世乐推，共成鸿业。论其始图，非无劳效。但致远恐泥，终之实难，曾未崇朝，豺声已露。河阴之役，安忍无亲。王公卿士，一朝涂地，宗戚靡遗，内外俱尽。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时事仓卒，未遑问罪。寻以葛贼横行，马首南向，舍过责成，用平丑虏。及元颢问鼎，大驾北巡，复致勤王，展力行所。以此论功，且可补过。既位极宰衡，地逾齐、鲁，容养之至，岂复是过？但心如猛火，山林无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无以充其溢。既见金革稍宁，方隅渐泰，不推天功，专为己力。与夺任情，臧否肆意，无君之迹，日月以甚。拔发数罪，盖不足称；斩竹书愆，岂云能尽。方复托名朝宗，阴图衅逆，睥睨天居，窥觎圣历。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厌乱，人亦悔祸，同恶之臣，密来投告。将而必诛，罪无容舍。又元天穆宗室末属，名望素微，遭逢际会，颇参义举。不能竭其忠诚以奉家国，乃复弃本逐末，背同即异，为之谋主，成彼祸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并以伏辜，自贻伊戚。元恶既除，人神庆泰，便可大赦天下。

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北中。是夜，仆射尔朱世隆、荣妻乡郡长公主，率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河阴。己亥，攻河桥，擒毅等于途，害之；据北中城，南逼京邑。诏以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广宗郡开国公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以侍中、司空公杨津为使持节、督并肆燕恆云朔显汾蔚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

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经略并肆。庚子，诏诸旧代人赴华林园，帝将亲简叙。以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高乾邕为侍中、河北大使，招集骁勇。

冬十月癸卯朔，封安南将军、大鸿胪卿元宝炬为南阳王，大宗正卿、汝阳县开国公元修平阳王，通直散骑常侍、龙骧将军、新阳县开国伯元诞为昌乐王。复通直散骑常侍、琅邪县开国公李叔仁官爵，仍为使持节、大都督，以讨世隆。以魏郡王谌徙封赵郡王，谌弟子赵郡王置改封平昌王。仪同三司李虔薨。丁未，班募攻河桥格，赏帛授官各有差。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文武百僚泛二级。以平南将军、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禀兰根节度。乙卯，通直散骑常侍、假平西将军、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桥，尔朱世隆退走。丙辰，诏大都督、兼尚书仆射、行台源子恭率步骑一万出自西道，行台杨昱领都督李侃希等部募勇士八千往从东路，防讨之。子恭仍镇太行丹谷。世隆至建州，刺史陆希质拒守。城陷，尽屠之，唯希质获免。以中军将军、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使持节、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为征西道行台，节度都督薛善乐、薛修义、裴元俊、薛崇礼、薛憘族等。丁卯，诏以世隆北叛，河内固守，其在城督将文武普加二级，兵士给复三年。壬申，尔朱世隆停建兴之高都，尔朱兆自晋阳来会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长广王晔为主，大赦所部，号年建明，普泛四级。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反，率众向京师。十有一月癸酉朔，诏车骑将军、左卫将军郑先护为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与都督李侃希赴行台杨昱以讨之。乙亥，以使持节、兼尚书令、西道大行台、司徒公长孙稚为太尉公，侍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淮王彧为司徒公。丙子，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广宗郡开国公尔朱天光开府，进爵为王。丁丑，尔朱仲远陷西兖州，执刺史王衍。癸未，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又以左卫将军、大都督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胜并讨仲远。戊戌，诏罢魏兰根行台，以后将军、定州刺使薛昙尚为使持节、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随机召发。行豫州刺史元崇礼杀后行州事阴导和，擅摄豫州。庚子，贺拔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失利，仍奔之。

十有二月壬寅朔，尔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殁，都督羊文义、史五龙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退。甲辰，尔朱兆、尔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骑涉渡，以袭京城。事出仓卒，禁卫不守。帝出云龙门。兆逼帝幸永宁佛寺，杀皇子，并杀司徒公、临淮王彧，左仆射、范阳王诲。戊申，元晔大赦天下。尔朱度律自镇京师。甲寅，尔朱兆迁帝于晋阳；甲

子，崩于城内三级佛寺，时年二十四。并害陈留王宽。

是月，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破落韩常大败尔朱兆于秀容。齐州城人赵洛周据西城反，应尔朱兆。刺史、丹阳王萧赞弃城走。南阳太守赵脩延执荆州刺史李琰之，自行州事。中兴二年谥为武怀皇帝，太昌元年又谥孝庄皇帝，庙号敬宗。十一月，葬于静陵。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内乱，神器固将无主。庄帝潜思变化，招纳勤王，虽时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既翦，权强擅命，抑是兆谋运智之秋，劳谦夕惕之日也。未闻长辔之策，遽深负刺之恐，谋谟罕术，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祸不旋踵。呜呼！胡丑之为衅也，岂周衰晋末而已哉！至于高祖不祀，武宣享庙，三后降鉴，福禄固不永矣。

帝纪第十一 前废帝广陵王后废帝安定王〓出帝平阳王

前废帝，讳恭，字修业，广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少端谨，有志度。长而好学，事祖母、嫡母以孝闻。正始中，袭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骑常侍。神龟中，进兼散骑常侍。正光二年，正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叉擅权，遂称疾不起。久之，因托喑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建义元年，除仪同三司。王既绝言，垂将一纪，居于龙花寺，无所交通。永安末，有白庄帝者，言王不语，将有异图；民间游声，又云有天子之气。王惧祸，逃匿上洛，寻见追蹑，执送京师，拘禁多日，以无状获免。及庄帝崩，尔朱世隆等以元晔疏远，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潜默晦身，有过人之量，将谋废立。恐实不语，乃令王所亲申其意，且兼迫胁。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悦。

春二月己巳，晔进至邙南，世隆等奉王东郭之外，行禅让之礼。群臣上表曰："否泰沿时，殷忧启圣，故六飞在御，三石兴符。伏惟陛下运属千龄，智周万物，独昭系象，妙极天人。宝历有归，光宅攸属，而将安独善，不务兼济，灵命徘徊，幽明载伫。伏愿时顺讴谣，念兹宗祏，用舍劳疾，允答人神。"王答曰："自量眇身，是以让执。然王公勤至，不可拒违。今敬承所陈，惟愧弗堪负荷耳。"太尉公尔朱度律奉进玺绶衮冕之服。乃就辂车，百官侍卫，入自建春、云龙门，升太极前殿，群臣拜贺。礼毕，登阊阖门，诏曰："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兹庆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其税市及税盐之官，可悉废之。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天下调绢，四百一匹。内外文武，普泛四阶；合叙未定第者，亦沾级。除名免官者，特复本资，品封依旧。颍川王尔朱兆，彭城王尔朱仲远，陇西王尔朱天光，乐平王尔朱世隆，常山王尔朱度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献武王，都督斛斯椿下军士，普泛六级。"庚午，诏曰："朕以眇身，临王公之上，夕惕祗怀，若履冰谷。赖七庙之灵，百辟忠诚之举，庶免坠殁。夫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予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众十余万人围东阳。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于蓟。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敖曹，率众夜袭冀州，执刺史元嶷，杀监军孙白鹞，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

三月癸酉，封长广王晔为东海王。诏太师、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鲁郡王肃还为太师；特进、车骑大将军、沛郡王欣为太傅、司州

牧，改封淮阳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彭城王尔朱仲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陇西王尔朱天光，并为大将军；柱国大将军、并州刺史、颍川王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卫将军、大都督、晋州刺史、平阳郡开国公齐献武王封勃海王　，增邑五百户；特进、车骑大将军、清河王亶为仪同三司；侍中、太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太保；开府、前司徒公长孙稚为太尉公、录尚书事；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赵郡王谌为司空公。稚固辞，寻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丙子，帝引见尚书右仆射元罗及皇宗于显阳殿，劳勉之。丁丑，加骠骑大将军、北华州刺史公孙略仪同三司。己卯，诏右卫将军贺拔胜并尚书一人募伎作及杂户从征者，正入出身，皆授实官，私马者优一大阶。庚辰，以侍中、卫将军、咸阳王坦，卫将军、尚书左仆射、南阳王宝炬，侍中、征东将军、平阳王脩，并仪同三司。乙酉，诏简北来及在京二官员外剩置者。己丑，以持节、骠骑将军、泾州刺史贺拔岳为仪同三司、岐州刺史，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庚寅，诏天下有德孝仁贤忠义志信者，可以礼召赴阙，不应召者以不敬论。丙申，刘灵助率众次于安国城，定州刺史侯渊破斩之，传首京师。戊戌，以使持节、侍中、车骑大将军斛斯椿，侍中、卫将军元受，并特进仪同三司。诏曰："顷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员简剩，已有判决。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诸在简下，可特优一级，皆授将军，豫参选限，随能补用。"是春，冠军将军、南青州刺史茹怀朗使其部将何宝率步骑三千击萧衍守将于琅邪，擒其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云麾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刘相如。

夏四月癸卯，幸华林都亭燕射，班锡有差。太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帝以非雅戏，诏罢之。壬子　，有事于太庙。癸丑，诏以齐献武王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安定王尔朱智虎为开府仪同三司、肆州刺史。乙卯，以右卫将军贺拔胜、武卫将军大野拔并为仪同三司。己未，帝于显阳殿简试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郎，剩员非才他转之。癸亥，陇西王尔朱天光大破宿勤明达，擒送京师，斩之。丙寅，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公。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诏员外谏议大夫、步兵校尉、奉车都尉、羽林监、给事中、积射将军、奉朝请、殿中将军、宫门仆射、殿中司马督、治礼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给力，老合外选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选者，听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员有阙，随才进补。前员外简退优阶者追之，称事简下者，仍优一级。先是，南阳太守赵修延执刺

史李琰之；五月丙子，荆州城民斩修延，送首，还推琰之为刺史。尔朱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勖等讨崔祖螭于东阳，擒斩之。六月庚申，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始兴义兵于信都。西定殷州，斩其刺史尔朱羽生，命南赵郡太守李元忠为刺史，镇广阿。癸亥，帝临显阳殿，亲理冤讼。戊辰，以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尔朱弼为仪同三司。

秋七月壬申，尔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杨椿、前司空公杨津及其家。丙戌，司徒公尔朱彦伯以旱逊位。戊子，除彦伯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庚寅，以侍中、太保、开府、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位次上公。八月庚子，诏陇西王尔朱天光下文武讨宿勤明达者，泛三级。颍川王尔朱兆度步骑二万出井陉，趋殷州，李元忠弃城还信都。丙午，常山王尔朱度律、彭城王尔朱仲远等率众出抗义旗。九月丁丑，以侍中、骠骑将军卢同，骠骑大将军杜德，车骑大将军桥宁并为仪同三司。己卯，以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兼尚书令、东道大行台、彭城王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加使持节、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兼尚书令、西道大行台、陇西王尔朱天光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穆绍薨。癸巳，追尊皇考为先帝，皇妣王氏为先太妃；封皇弟永业为高密王，皇子子恕为勃海王。

冬十月壬寅，齐献武王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

二年春三月，齐献武王败尔朱天光等于韩陵。

夏四月辛巳，齐献武王与废帝至邙山，使魏兰根尉谕洛邑，且观帝之为人。兰根忌帝雅德，还致毁谤，竟从崔㐌麦议，废帝于崇训佛寺，而立平阳王修为帝。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

太昌初，帝殂于门下外省，时年三十五。出帝诏百司赴会，大鸿胪监护丧事，葬用王礼，加以九旒、銮辂、黄屋、左纛，班剑百二十人，二卫、羽林备仪卫。后废帝，讳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少称明悟。永安二年，为肆州鲁郡王后军府录事参军、仪同开府司马。元晔之建明二年正月戊子，为冀州勃海太守。及齐献武王起义兵，将诛暴逆，乃推戴之。

冬十月壬寅，即皇帝位于信都城西。升坛焚燎，大赦，称中兴元年。文武百官普泛四级。以齐献武王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增邑三万户；以兼侍中、抚军将军、河北

大使高乾邕为侍中、司空公；前平北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终其身；以前刺史元嶷为仪同三司。己酉，尔朱度律、尔朱仲远、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次于阳平，将抗义师。齐献武王纵反间构之，遂与尔朱兆相疑，败散而还。辛亥，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兆于广阿，虏其卒五千余人。诏将士泛五级，留守者二级。诏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封隆之为使持节、北道大使，随方处分。十有一月己巳，诏曰："王度创开，彝伦方始，所班官秩，不改旧章。而无识之徒，因兹侥幸，谬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难推抑。自非严为条制，无以防其伪窃。诸有虚增官号，为人发纠，罪从军法。若入格检核无名者，退为平民，终身禁锢。"庚辰，齐献武王率师攻鄴城。是年，南兖城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刘世明以州降萧衍，衍使其将元树入据谯城。

二年春正月壬午，拔鄴，擒刺史刘诞。诏诸将士泛四级。封侯、增邑九十七人，各有差等。癸未，诏曰："自中兴草昧，典制权舆，郡县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风化未均。眷彼周余，专为渔猎。朕所以夙兴夜寐，有惕于怀。有司明加纠罚，称朕意焉。"二月辛亥，上孝庄皇帝谥曰武怀皇帝。甲子，以齐献武王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增封三万户，并前为六万户。

三月丙寅，以齐文襄王起家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丙子，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孙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丁丑，车驾幸鄴。乙酉，诏文武家属自信都赴鄴城。闰月乙未，以安北将军、光禄大夫、博野县开国伯尉景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丙申，以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库狄干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壬寅，尔朱天光、兆、度律、仲远等屯于洹水之南。癸丑，齐献武王出顿紫陌。庚申，尔朱兆率轻骑三千夜袭鄴城，叩西门，不克，退走。壬戌，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天光等四胡于韩陵，前废帝镇国将军贺拔胜、徐州刺史杜德于陈降。尔朱兆走趣并州，仲远奔东郡，天光、度律将赴洛阳。大都督斛斯椿、贾显智倍道先还。

夏四月甲子朔，椿等据河桥，惧罪自劾。寻擒天光、度律于河桥。西北大行台长孙稚、都督贾显智等率骑入京师，执尔朱世隆、彦伯，斩于都街；囚送天光、度律于齐献武王。辛未，前废帝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据城降，仍除仪同三司、兼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甲戌，以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魏兰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乙亥，以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中军大都督高盛兼尚书仆射、北道行台，随机处分。尔朱仲远奔萧衍。青州刺史尔朱弼为其部下冯绍隆所

杀，传首京师。丙子，前废帝安东将军辛永，右将军、建州大都督张悦举城降。

辛巳，车驾至河阳，逊位于别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万户。后以罪殂于门下外省，时年二十。永熙二年葬于鄴西南野马冈。出帝，讳修，字孝则，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母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事。始封汝阳县开国公，拜通直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建义初，除散骑常侍，寻迁平东将军、兼太常卿，又为镇东将军、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阳王。普泰初，转侍中、镇东将军、仪同三司、兼尚书右仆射，又加侍中、尚书左仆射。

中兴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齐献武王与百僚会议，佥谓高祖不可无后，乃共奉王。戊子，即帝位于东郭之外，入自东阳、云龙门，御太极前殿，群臣朝贺。礼毕，升阊阖门，诏曰："否泰相沿，废兴互有，玄天无所隐，精灵弗能谕。大魏统乾，德渐区宇，牢笼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祸，运踵多难，礼乐崩沦，宪章漂没。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胡羯乘机，肆其昏虐，杀君害王，刳剔海内。竟其吞噬之意，不识醉饱之心。自书契以来，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勃海王忠存本朝，精贯白日，爰举义旗，志雪国耻。故广阿之军，貔虎夺气；鄴下之师，金汤失险。近者四胡相率，实繁有徒，驱天下之兵，尽华戎之锐。桴鼓暂交，一朝荡灭，元凶授首，大憝斯擒。扬旆济河、扫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旧章。社稷危而复安，洪基毁而还构。朕以托体宸极，猥当乐推，祗握宝图，承兹大业。得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若涉渊水，罔识攸津。思与兆民同兹嘉庆，可大赦天下。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诏前御史中尉樊子鹄起复本官，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都督仪同三司、徐州刺史杜德讨元树。齐献武王上言，建义之家枉为尔朱氏籍没者，悉皆蠲免。帝以世易，复除齐献武王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九万，并前十五万户。庚寅，加齐文襄王侍中、开府仪同，余如故。壬辰，齐献武王还鄴，车驾饯别于乾脯山。

五月丙申，前废帝广陵王殂。以太傅、淮阳王欣为太师，封沛郡王；司徒公、赵郡王谌为太保；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清河王亶仪同三司；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州牧、南阳王宝炬为太尉公；侍中、太保、录尚书事长孙稚为太傅；侍中、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元罗仪同三司、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元世俊仪同三司。戊戌，以齐献武王固让，听解天柱大将军，灭封五万户，余悉如故。幸丑，以前司空高乾邕复为司空公。乙巳，帝幸

华林都亭，宴群臣，班赍有差。羽林队主唐猛突入称庆，帝以猛犯禁卫，杖之。猛辞色有忤，斩之阶下。丁未，诏曰："无侮茕独，事炳前经；惠此鳏寡，声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叹。今理运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无所依归者，有司明加隐括，依格赈赡。"又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法启二门，则吏多威福。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品，提防万物。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己酉，以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清河王亶为司徒公。庚戌，诏曰："顷西土年饥，百姓流徒，或身倚沟渠，或命悬道路，皆见弃草土，取厌乌鸢。言念于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礼，诚所庶几；行墐之义，冀亦可勉。其诸有露尸，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乙卯，诏外内解严。六月癸亥朔，帝于华林园纳讼。丙寅，蠕蠕、嚈哒、高丽、契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丁卯，太尉公、司州牧、南阳王宝炬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王如故，归第，令羽林卫守。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癸酉，蠕蠕、嚈哒国遣使朝贡。戊寅，诏内外百司普泛六级。在京百僚加中兴四级，义师将士并加军泛六级，在鄴百官三级，河北同义之州两级，河桥建义者加五级，关西二级。诸受建明、普泰封爵、泛级、优特之阶，悉追。己卯，帝临显阳殿纳讼。乙酉，高丽、契丹、库莫奚国遣使朝贡。丙戌，以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斛斯椿还为前官。诏曰："间者，凶权诞恣，法令变常；遂立夷貊轻赋，冀收天下之意；随以箕敛之重，终纳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过此？朕属念蒸黎，无忘寝食。加田桑始事，生业未滋，若顿依常格，或不周展。今岁租调，且两收一丐，来年复旧。"辛卯，以使持节、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贾显度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乙未，诏曰："顷永安驭运，载育皇储，遂锡泛阶，以申国庆。近经普泰，便尔中追。今罪人既殄，旧章斯复。宜述往旨，用卒前恩。皇子泛二级，悉可还授。文穆庙泛，故宜停寝，若已受者，依例追之。"庚子，以骠骑大将军、开府、南阳王宝炬为太尉公。壬寅，齐献武王率众入自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入自井陉，讨尔朱兆。乙巳，齐献武王以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之京师，斩于都市。己酉，以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为仪同三司。庚戌，诏侍中、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高隆之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北道行台，率步骑十万趋太行，会齐献武王。隆之解行台，仍为大丞相军司。齐献武王次于武乡。尔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乙卯，帝临显阳殿，亲理冤狱。丙辰，以宗师、东莱王贵平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

司。是月，夏州徙民郭迁据宥州反，刺史元嶷弃城走。诏行台侯景率齐州刺史尉景、济州刺史祭俊等攻讨之。城陷，迁奔萧衍。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大破萧衍军于谯城，擒其鄴王元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八月壬戌朔，齐文襄王来朝，燕射，班赍部下各有差。丁卯，以西中郎将元宁为高平王。甲戌，以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李琰之为仪同三司。庚寅，以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崔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辛卯，以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高岳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九月癸未，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封津为仪同三司。庚子，帝幸华林都亭，引见元树及公卿百僚蕃使督将等，宴射，班赍各有差。癸卯，燕郡开国公贺拔允进爵为王。乙巳，帝幸都水，南过洛汭，遂至瀍涧。己酉，复田于北原。癸丑，以太师、沛王欣为广陵王，前废帝子勃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甲寅，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封隆之、任祥并为仪同三司。以车骑大将军、河南尹元仲景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乙卯，车驾谒山陵。丙辰，蠕蠕、高昌国遣使朝贡。庚申，以卫将军、前吏部尚书李神隽，抚军将军、右卫将军娄昭并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冬十月甲子，以使持节、卫将军、光州刺史高仲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丁卯，以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潘蛮为仪同三司。己卯，以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高琛为特进、骠骑、开府仪同三司。庚寅，以使持节、骠骑将军、肆州刺史刘贵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十有一月甲午，以车骑将军、扬州刺史斛斯敦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丁酉，日南至，车驾有事于圆丘。戊戌，朝会百官于太极前殿。甲辰，安定王朗及东海王晔坐事死。乙巳，蠕蠕国遣使朝贡。己酉，以前太尉公、汝南王悦为侍中、大司马、开府。葬灵太后胡氏。十有二月丙寅，以骠骑大将军、领御史中尉綦隽为仪同三司。乙亥，以侍中、广平王赞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亥，杀大司马、汝南王悦。大赦天下，改太昌为永兴，以太宗号，寻改为永熙元年。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飨群臣于太极前殿。甲午，齐献武王自晋阳出讨尔朱兆。丁酉，大破之于赤洪岭。兆遁走，自杀。己亥，车驾幸岭高石窟灵岩寺。庚子，又幸，散施各有差。庚戌，仪同三司李琰之薨。丁巳，追尊皇考为武穆帝，皇太妃冯氏为武穆后，皇妣李氏为皇太妃。以骠骑将军、前沧州刺史高聿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萧衍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内属。

二月庚申，以使持节、镇东将军、行汾州事张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辛酉，以司空公高乾邕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咸阳王坦为司空公。三月己丑朔，加骠骑大将军、沧州刺史贾显智

开府仪同三司。辛卯，诏以前普解诸行台，今阿至罗相度降款，复以齐献武王为大行台，随机裁处。甲午，以车骑将军、蔚州刺史窦泰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高乾邕坐事赐死。太师、鲁郡王肃薨。戊申，以使持节、都督河渭部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世袭河州刺史梁景睿为仪同三司。丁巳，以侍中、太保、司州牧、赵郡王谌为太尉公，加羽葆鼓吹；侍中、太尉公、南阳王宝炬为太尉、开府、尚书令。

夏四月戊辰，诏诸参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复加常侍及兼两员，虽已授者亦悉追之。是月，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杀刺史裴粲，通于萧衍。五月庚寅，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列者，听其人各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壬寅，以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州刺史侯渊复为开府仪同三司。乙巳，诏曰："大夫之职，位秩贵显；员外之官，亦为匪贱。而下及胥吏，带领非一，高卑浑杂，有损彝章。自今已后，京官乐为称事小职者，直加散号将军，愿罢卑官者听为大夫及员外之职，不宜仍前散实参领。其中旨特加者，不在此例。"东徐州城民王早、简实等杀刺史崔庠，据州入萧衍。六月壬申，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大都督察俊讨耿翔。丁丑，以骠骑大将军、前行南兖州事念贤为仪同三司。

秋七月辛卯，以使持节、镇北将军、大都督、秦州刺史万俟普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壬辰，以太师、司州牧、广陵王欣为大司马、侍中，以太尉公、赵郡王谌为太师，并开府。庚戌，以前司徒公、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公。八月乙丑，齐文襄王来朝，帝燕于华林都亭，班赍部下各有差。以骠骑大将军、前南岐州刺史司马子如为仪同三司。戊辰，车驾饯文襄王于河梁，仍济河而返。癸酉，齐献武王上表固让王爵，不许；请分邑十万户，节降为品，回授勋义，从之。九月壬子，以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崔孝芬为仪同三司。

冬十月癸未，以卫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高昌王麴子坚为仪同三司，进爵郡王。十有一月癸巳，持节、征北将军、殷州刺史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率将讨东徐州。十有二月丁巳，车驾狩于嵩阳。己巳，遂幸温汤。丁丑，车驾还宫。

三年春正月壬辰，齐献武王讨费也头于河西苦洩河，大破之，获其帅纥豆陵伊利，迁其部落于内地。

二月，东梁州为夷民侵逼，诏使持节、车骑大将军、行东雍州事泉企为东梁州行台、都督以讨之。己未，萧衍假节、豫州刺史、南昌王毛香举城内附，授以持节、安南将军、信州刺史、义昌王。壬戌，大赦天下。丙子，帝亲释奠礼先师。辛巳，幸洪池陂，遂游田。壬午，以卫将军、前徐州刺史元祐为卫大将军、仪同三司，以骠骑将军、左卫将军元斌之为颍川王。三月壬寅，以前侍中、车骑大将军李彧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夏四月戊午，契丹国遣使朝贡。辛未，高平王宁坐事降爵为公。丙子，高丽国遣使朝贡。五月丙戌，增置勋府庶子，厢别六百人；又增骑官，厢别二百人，依第出身，骑官秩比直斋。辛卯，诏曰："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驭宇。考风云之所会，宅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东征西怨，后来其苏，无思不偃。而句吴负险，久遗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镜以照耀，击玉鼓以铿锵，神武之所牢笼，威风之所□兰轹，莫不云彻雾卷，瓦解冰消。长江已北，尽为魏土。顷天步中圮，国纲时屯，凶竖因机，互窥上国，疆场侵噬，州郡沦胥。乃眷东顾，无忘寝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按部，何以复文武之旧业，拯涂炭于遗黎？朕将亲总六军，径临彭、汴。一劳永逸，庶保无疆。内外百僚，便可严备。出顿之期，更听后敕。"时帝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谄佞间阻，贰于齐献武王，托讨萧衍，盛暑征发河南诸州之兵，天下怪恶之。语在《斛斯椿传》。丙申，以使持节、侍中、大司马、开府、司州牧、广陵王欣为左军大都督，太傅、录尚书事长孙稚为中军四面大都督。丁酉，帝幸华林都亭，集京畿都督及军士三千余人，慰勉之。庚子，又幸华林都亭纳讼。壬寅，又以长孙稚为后军大都督。六月丁卯，大都督源子恭镇胡阳，汝阳王暹守石济，仪同三司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寿东趋济州。庚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丙子，诏曰："顷年以来，天步时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徇节感恩，奋不顾命；或临戎对敌，赴难如归。身首横分，骸骨不敛。勋诚靡录，荣赠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内外，所在言列。若无亲近，听故友陈之。尚书检实，随状科赠。庶粗慰冤魂，少申恻隐。"庚辰，以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中军大都督斛律沙门为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辛巳朔，以镇东将军、前大鸿胪卿、太原王昶特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己丑，帝亲总六军十余万众次于河桥。以斛斯椿为前军大都督，寻诏椿镇虎牢。又诏荆州刺史贺拔胜赴于行所。胜率所部次于汝水。庚子，以使持节、征西将军、岐州刺史越肱特为仪同三司。丁未，帝为椿等迫胁，遂出于长安。己酉，齐献武王入洛，贺拔胜走还荆

州。

八月甲寅，推司徒公、清河王亶为大司马，承制总万几，居尚书省。辛酉，齐献武王西迎车驾。戊辰，制曰：“晦为明始，乱实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中微，践土有勤王之役；刘氏将倾，北军致左袒之举。用能隆此远年，克兹卜世。永熙之季，权佞擅朝，群小是崇，勋贤见害。官缘价以贵贱，狱因货而死生。宗祏飘若缀旒，民命弃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晋郑，任属桓文，兴甲汾川，问罪伊洛。群奸畏威，拥迫人主，以自蔽卫，远出秦方。虽车驾流移，未即返御，然权佞将除，天下延颈。魏邦虽旧，其化惟新，思与兆民，同兹更始。可大赦天下。”行台侯景讨荆州，贺拔胜战败，走奔萧衍。

九月癸巳，以卫大将军、河南尹元子思为使持节、行台仆射，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娄昭为西道大都督，并率左右侍官西迎车驾。己酉，椿党毛鸿宾守潼关，齐献武王破擒之。是日，齐献武王东还于洛。是月，东清河人傅晶杀太守韩子捷，据郡反。会赦，乃降。

冬十月戊辰，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行青州事侯渊克东阳，斩刺史东莱王贵平，传首京师。

闰十二月癸巳，帝为宇文黑獭所害，时年二十五。

史臣曰：广陵废于前，中兴废于后，平阳猜惑，自绝宗庙。普泰雅道居多，永熙悖德为甚。是俱亡灭，天下所弃欤！

帝纪第十二 孝静纪

孝静皇帝，讳善见，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拜通直散骑侍郎。八月，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帝既入关　　，齐献武王奉迎不克，乃与百僚会议，推帝以奉肃宗之后，时年十一。

冬十月丙寅，即位于城东北，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庚午，以太师、赵郡王谌为大司马　，以司空、咸阳王坦为太尉，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壬申，有事于太庙。诏曰："安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规。是以殷迁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数，隆替无恆。事由于变通，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观乾象，俯协人谋，发自武州，来幸嵩县。魏虽旧国，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国步孔棘，丧乱不已，寇贼交侵，俾我生民，无所措手。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宝历。主者明为条格，及时发迈。"丙子，车驾北迁于鄴。诏齐献武王留后部分。改司州为洛州，以卫大将军、尚书令元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洛州刺史，镇洛阳。诏从迁之户，百官给复三年，安居人五年。十有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据瑕丘反。庚寅，车驾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鄴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人。分鄴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十有二月丁卯，燕郡王贺拔允薨。庚午，诏内外解严，百司悉依旧章，从容雅服，不得以矛钐从事。丙子，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巡谕天下。丁丑，赦畿内。闰月，萧衍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魏王，入据平濑乡。宇文黑獭既害出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僭尊号。初置四中郎将，于僵石桥置东中，蒲泉置西中，济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宝炬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部来降，齐献武王迎纳之，赈其廪食。己巳，诏以齐献武王为相国　，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余悉如故。王固让不受。乙亥，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阳王坦为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忭为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樊子鹄以降，兖州平。戊戌，萧衍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为太尉，以司空高昂为司徒，济阴王晖业为司空。齐献武王讨平山胡刘蠡升，斩之。其子南海王复僭帝号，献武王进击，破擒之，及其

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并逋逃之人二万余户。辛未，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是春，高丽、契丹并遣使朝贡。

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渊反，攻掠青齐。癸未，济州刺史蔡俊讨平之。壬辰，降京师见囚。

五月，大旱，勒城门、殿门及省、府、寺、署、坊门浇人，不简王公，无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庆和寇南豫州，刺史尧雄大破之。

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悦孙绰为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济阴王晖业坐事免。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九月，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请选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问疾苦。丁巳，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冬十有一月丁未，萧衍将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击破之。癸丑，祀圆丘。甲寅，阊阖门灾，龙见并州人家井中。丙寅，诏齐文襄王起家为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十有二月壬午，车驾狩于鄴东。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给禄。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飨群臣于前殿。戊申，诏百官举士，举不称才者两免之。齐献武王袭宝炬西夏州，克之。诏加齐献武王九锡之礼，侍中元子思敦谕，固让乃止。二月丁未，萧衍光州刺史郝树以州内附。丁酉，诏加齐文襄王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以鲜卑、高车酋庶皆隶之。三月甲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华山王鸷为大司马。丁卯，阳夏太守卢公纂据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

夏四月丁酉，昌乐王诞薨。五月癸卯，赐鳏寡孤独贫穷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录尚书事、西河王忭为司州牧。戊辰，大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赵郡王谌薨。

秋七月庚子，大赦天下。萧衍夏州刺史田独鞞、颍川防城都督刘鸾庆并以州内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陨霜，大饥。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节度诸军南讨。丙辰，阳平人路季礼聚众反。辛酉，御史中尉窦泰讨平之。冬十有一月戊申，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邢陉、滏口所经之处，若有死尸，即为藏掩。勿使灵台枯骨，有感于通梦；广汉露骸，时闻于夜哭。侯景攻克萧衍楚州，获刺史桓和。十有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马、清河王亶薨。丁丑，齐献武王自晋阳西讨，次于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趋上洛，车骑大

将军窦泰入自潼关。癸未，以太傅、咸阳王坦为太师。乙酉，勿吉国遣使朝贡。是岁，高丽国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窦泰失利自杀。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宝炬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泉企。以汝阳王暹为录尚书事。

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天下，内外百官普进一阶。先是，荥阳人张俭等聚众反于大魏山，通宝炬。壬辰，武卫将军高元盛讨破之。

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辛未，诏尚书掩骼埋胔，推录囚徒。壬午，阊阖门灾。先是，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中卢元明、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鄴使于萧衍。八月，宝炬、宇文黑獭寇陕州，城陷，刺史李徽伯为黑獭所杀。九月，侍中元子思与其弟子华谋西入，并赐死。闰月乙丑，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伏诛。禁京师酤酒。

冬十月，以咸阳王坦为录尚书事。壬辰，齐献武王西讨，至沙苑，不克而还。己酉，宝炬行台宫景寿、都督杨白驹寇洛州，大都督韩延大破之。宝炬又遣其子大行台元季海、大都督独孤如愿逼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退还。季海、如愿遂据金墉。颍州长史贺若微执刺史田迅西叛，引宝炬都督梁回据城。宝炬又遣其都督赵继宗、右丞韦孝宽等攻陷豫州。十有一月丙子，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十有二月甲寅，萧衍遣使朝贡。河间人邢摩纳、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聚众反。是岁，高丽、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易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大都督贺拔仁攻宝炬南汾州。己卯，拔之，擒其刺史韦子粲。行台任祥率豫州刺史尧雄等与大行台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于北豫相会，俱讨颍州。梁回等弃城遁走。颍州平。二月，豫州刺史尧雄攻扬州，拔之，擒宝炬义州刺史韩显、扬州长史丘岳，送京师。丙辰，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使于萧衍。三月，齐献武王固请解大丞相，诏从之。

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内。壬辰，齐献武王还晋阳，请开酒禁。六月壬辰，帝幸华林都堂听讼。是夏，山东大水，虾蟆鸣于树上。

秋七月乙亥，高丽国遣使朝贡。行台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围宝炬将独孤如愿于金墉，宝炬、宇文黑獭并来赴救。大都督库狄于率诸将前驱，齐献武王总众继进。八月辛卯，战于河阴，大破之。斩其大都督、仪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余人，俘获数万。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显并战没。宝炬留其将长孙子彦守金墉。壬辰，齐献武王济河，子彦弃城走。九月，大都督贺拔仁击邢摩纳、卢仲礼等，破平之。

冬十月，萧衍遣使朝贡。十有一月庚寅，遣陆操使于萧衍。齐献武王来朝。十有二月甲辰，还晋阳。

兴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劭第二子曜为陈郡王。夏五月，齐文襄王来朝。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是月，高丽国遣使朝贡。六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寻为东北道大行台，差选勇士。庚寅，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丁酉，萧衍遣使朝贡。戊申，开府仪同三司、汝阳王暹薨。

秋七月丁丑，诏以齐献武王为相国、录尚书事、大行台。固辞相国。八月壬辰，兼散骑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骑常侍魏收使于萧衍。九月甲子，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鄴城，四十日罢。辛未，曲赦畿内死罪以下各有差。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天下，改元。八十以上赐绫帽及杖，七十以上赐帛，及有疾废者赐粟帛。筑城之夫，给复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为太傅，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库狄于为太保。丁丑，徒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营构主将别优一阶。三月己卯，萧衍遣使朝贡。夏五月己酉，西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元庆率户内属，置之河北。新附赈廪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象使于萧衍。闰月己丑，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皇弟威为清河王，谦为颍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马华山王鸷薨。

冬十月丁未，萧衍遣使朝贡。十有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使于萧衍。是岁，蠕蠕、高丽、勿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罗出吐拔那浑大率部来降。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自号大王。阳夏镇将讨擒之。

夏四月戊申，阿至罗国主融伏罗越居子去宾来降，封为高车王。六月乙丑，萧衍遣使朝贡。

秋七月，齐文襄王如晋阳。己卯，宜阳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骑常侍李骞使于萧衍。

冬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己巳，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癸亥，车驾狩于西山。十有一月戊寅，还宫。丙戌，以开府仪同三司、彭城王韶为太尉，以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是岁，蠕蠕、高丽、勿吉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丙辰，萧衍遣使朝贡。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李绘使于萧衍。乙酉，以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以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为录尚书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库狄于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

五月辛巳，齐献武王来朝，请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扬仄陋，纳谏屏邪，亲理狱讼，褒黜勤怠；牧守有愆，节级相坐；椒掖之内，进御以序；后园鹰犬，悉皆放弃。六月，还晋阳。丙申，复前侍中、乐浪王忠爵。丁酉，复陈留王景皓、常山王绍宗、高密王永业爵。秋八月庚戌，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行台，随机讨防。

冬十月甲寅，萧衍遣使朝贡。齐献武王围宝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忭薨。十有二月辛亥，遣兼散骑常侍阳斐使于萧衍。是岁，蠕蠕、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车驾搜于邯郸之西山；癸酉，还宫。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西叛。三月，宝炬遣其子突与宇文黑獭率众来援仲密。庚子，围河桥南城。丙午，帝亲纳讼。戊申，齐献武王讨黑獭，战于邙山，大破之，擒宝炬兄子临洮王森，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太子詹事赵善，督将参僚等四百余人，俘斩六万余，甲仗牛马不可胜数。豫洛二州平。齐献武王追奔至恆农而还。

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袭为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复虎牢，降天下死罪以下囚。乙未，以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六月乙亥，萧衍遣使朝贡。戊寅，封前员外散骑侍郎元长春为南郡王。秋八月乙未，以汾州刺

史斛律金为大司马。壬午，遣兼散骑常侍李浑使于萧衍。是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冬十有一月甲午，车驾狩于西山。乙巳，还宫。是岁，吐谷浑、高丽、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国遣使朝贡。二月丁卯，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三月，萧衍遣使朝贡。以旱故，宥死罪以下囚。丙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壬子，以齐文襄王为大将军，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以今上为右仆射。

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五月甲午，遣散骑常侍御季景使于萧衍。丁酉，太尉、广阳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书令司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开府仪同三司、济阴王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坦坐事免，以王还第。

冬十月丁巳，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十有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齐文襄王如晋阳。庚子，车驾有事于圜丘。辛丑，萧衍遣使朝贡。壬寅，齐文襄王从献武王讨山胡，破之，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是岁，吐谷浑、高丽、蠕蠕、勿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骑常侍李奖使于萧衍。丁未，齐献武王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没之口。二月庚申，吐谷浑国奉其从妹以备后庭，纳为容华嫔。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庚子，萧衍遣使朝贡。

冬十月，遣中书舍人尉瑾使于萧衍。乙未，齐献武王请邙山之俘，释其桎梏，配以人间寡妇。十有二月，以司空侯景为司徒，以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是岁，高丽、吐谷浑、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夏五月壬寅，萧衍遣使朝贡。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行台，应机讨防。

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骑常侍元廓使于萧衍。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鄴。齐献武王自鄴帅众西伐，文襄王会于晋州。九月，围玉壁以

挑之，宝炬、黑獭不敢应。冬十有一月，齐献武王有疾，班师。文襄王如晋阳。是岁，室韦、勿吉、地豆于、高丽、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丙午，齐献武王薨于晋阳，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入据颍城，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遣司空韩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可朱浑道元，左卫将军刘丰等帅众讨之。景乃遣使降于宝炬，请师救援。宝炬遣其将李景和、王思政帅骑赴之。思政等入据颍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萧衍遣使朝贡。二月，侯景复背宝炬，归于萧衍。衍署景河南大将军，承制。

夏四月壬申，大将军齐文襄王来朝。甲午，遣兼散骑常侍李纬使于萧衍。五月丁酉朔，大赦天下。戊戌，以尚书右仆射、襄城王旭为太尉。甲辰，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领中书监，余如故，询以政事。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于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以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除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戊午，大司马尉景薨。六月，司徒韩轨、司空可朱浑道元等自颍州班师。乙酉，帝为齐献武王举哀于东堂，服缌缞。诏尚书右仆射、高阳王斌兼大鸿胪卿，赴晋阳监护丧事；太尉、襄城王旭兼尚书令，奉诏宣慰。

秋七月戊戌，诏赠王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之礼，谥曰献武王。以齐文襄王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壬寅，诏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谕。八月，齐文襄王入朝，固辞丞相，诏复授大将军，余如故。甲申，葬齐献武王于鄴城西北，车驾祖于漳滨。九月，齐文襄王还晋阳。辛酉，萧衍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帅众寇徐州，堰泗水于寒山，灌彭城，以应侯景。

冬十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乐讨渊明。十有一月，大破之，擒渊明及其二子瑀、道，将帅二百余人，俘斩五万级，冻乏赴水死者不可胜数。十有二月乙亥，萧渊明至阙，帝御阊阖门让而宥之。岳等回师讨侯景。是岁，高丽、勿吉国并遣使朝贡。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于涡阳大破侯景，俘斩五万余人，其余溺死于涡水，水为之不流。景走淮南。己未，齐文襄王来朝，请以

寒山获士赐百官及督将等，各有差。二月己卯，萧衍遣使款阙乞和，并修书吊齐文襄王。文襄王还晋阳。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

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秋八月甲戌，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大行台，与太尉高岳、司徒韩轨、大都督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颍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萧衍遣使朝贡。

冬十月戊申，侯景济江，推萧衍弟子临贺王正德为主，以攻建业。是岁，高丽、室韦、蠕蠕、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

七年春正月戊辰，萧衍弟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以钟离内属，封兰陵郡开国公、吴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克建业，还以萧衍为主。衍弟子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相谭侯萧退来降。衍江北郡国皆内属。

夏四月，大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遇暴风，溺水死。甲辰，诏以齐文襄王为相国、齐王，绿綟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五郡，邑十五万户，余如故。王固让。是月，侯景杀萧衍，立子纲为主。五月，齐文襄王师众自鄴赴颍川。六月丙申，克颍州，擒宝炬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东道大行台、太原郡开国公王思政，颍州刺史皇甫僧显等，及战士一万余人，男女数万口。齐文襄王遂如洛州。

秋七月，齐文襄王至自南讨，请宥思政之罪。八月辛卯，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太子。齐文襄王薨于第，秘不发丧。癸巳，大赦天下，内外百官并加二级。甲午，齐王如晋阳。

冬十月癸未，以开府仪同三司、咸阳王坦为太傅。甲午，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十有二月甲辰，吴郡王萧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是岁，蠕蠕、地豆于、室韦、高丽、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为齐文襄王举哀于东堂。丁卯，诏赠齐文襄王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绶，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备九锡之礼，谥曰文襄王。戊辰，诏齐王为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齐

郡王，食邑一万户。甲戌，地豆于、契丹国并遣使朝贡。二月甲申，葬齐文襄王，车驾祖于漳滨。庚寅，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庚申，进齐郡王爵为齐王。

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贡。五月甲寅，诏齐王为相国，总百揆，封冀州之勃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二十万户，备九锡之礼；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王妃为王后。丙辰，诏归帝位于齐国，即日逊于别宫。

齐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为中山王，邑一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各一千户；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于中山国立魏宗庙。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时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谥曰孝静皇帝，葬于漳西山岗。其后发之，陵崩，死者六十人。

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齐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与季舒书曰："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帝尝与猎于鄴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文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赐绢，季舒未敢受，以启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与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乃与华山王大器、元瑾密谋，于宫内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动，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将杀诸妃嫔。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关于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嫔！"文襄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见烹于市。及将禅位于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琛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阳殿见之。旭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姓归仰。臣等昧死闻奏，愿陛下则尧禅舜。"帝便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云："若尔，须作诏书。"侍郎崔劭、裴让之奏云："诏已作讫。"即付杨愔，进于帝，凡十条。书讫，帝曰："将安朕何所？复若为而去？"杨愔对曰："在北城别有馆宇，还备法驾，依常仗卫而去。"帝乃下御座，步

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奏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弊履，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后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上阁。帝上车，德超上车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顺人，授位相国，何物奴，敢逼人！”赵德尚不下。及出云龙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高隆之泣洒。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帝后封太原公主，常为帝尝食以护视焉。竟遇酖而崩。

列传第一 皇后列传

汉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余则多称夫人 ，随世增损，非如《周礼》有夫人、嫔妇、御妻之定数焉。魏晋相因，时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

魏氏王业之兆虽始于神元，至于昭成之前，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 ，惟以次第为称。而章、平、思、昭、穆、惠、炀、烈八帝，妃后无闻。太祖追尊祖妣，皆从帝谥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中式数等，后庭渐已多矣。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缘保母劬劳之恩，并极尊崇之义，虽事乖典礼，而观过知仁。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春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

神元皇后窦氏，没鹿回部大人宾之女也。宾临终，诫其二子速侯、回题，令善事帝。及宾卒，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 ，语颇漏泄。帝闻之，知其终不奉顺，乃先图之。于是伏勇士于宫中，晨起以佩刀杀后，驰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惊走来赴，因执而杀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 ，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

次妃兰氏，生二子，长子曰蓝，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

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衤强衤保。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后匿帝于裤中，惧人知，咒曰：“若天祚未终者，汝便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于难。昭成初欲定都于氵垒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

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云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飨太庙。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纳元真妹为妃，未几而崩。元真复请继好。遣大人长孙秩逆后，元真送于境上。后至，有宠，生献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聪敏多知，沉厚善决断，专理内事，每事多从。初，昭成遣卫辰兄悉勿祈还部落也，后戒之曰："汝还，必深防卫辰。辰奸猾，终当灭汝。"悉勿祈死，其子果为卫辰所杀，卒如后言。建国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飨太庙。

献明皇后贺氏，父野于，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生太祖。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抄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中路失辖，后惧，仰天而告曰："国家胤胄，岂止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

后刘显使人将害太祖，帝姑为显弟亢泥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来告难。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饮显使醉。向晨，故惊厩中群马，显使起视马。后泣而谓曰："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汝等谁杀之？"故显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贺兰部，群情未甚归附。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显怒，将害后。后夜奔亢泥家，匿神车中三日。亢泥举室请救，乃得免。会刘显部乱，始得亡归。

后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

后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忧念寝疾，皇始元年崩，时年四十六，祔葬于盛乐金陵。后追加尊谥，配飨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群臣议，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于郊庙。封后母孟为漂阳君。后崩。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谥号，配飨太庙。自此后宫人为帝母，皆正位配飨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女也，兴封西平长公主。太宗以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后加谥焉。葬云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薨，谥曰密贵嫔，葬云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号谥，配飨太庙。又立后庙于鄴，刺史四时荐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复其调役。后甘露降于庙庭。高祖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理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便可罢祀。"

先是，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封其弟漏头为辽东王。太后训厘内外，甚有声称。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于色，好扬人之善，隐人之过。世祖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真君元年崩，时年六十三。诏天下大临三日，太保卢鲁元监护丧事，谥曰惠，葬崞山，从后意也。初，后尝登崞山，顾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敬神而爱人，若死而不灭，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此山之上，可以终托。"故葬焉。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

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屈丐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代人也。初为夫人，生恭宗。神□元年薨，追赠贵嫔，葬云中金陵。后追加号谥，配飨太庙。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河东王毗妹也。少以选入东宫，有宠。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号谥。葬云中金陵，配飨太庙。

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高宗即位，尊为保太后，寻为皇太后，谒于郊庙。和平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葬于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

碑颂德。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

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暗，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性俭素，不好华饰，躬御缦缯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径尺，羞膳滋味减于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尝以体不安，服庵{艹闾}子。宰人昏而进粥，有蝘蜓在焉，后举匕得之。高祖侍侧，大怒，将加极罚。太后笑而释之。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

太后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

十四年，崩于太和殿，时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华殿。高祖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谥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于鉴玄殿。诏曰："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掩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辜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是以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余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宣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善，下彰违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从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变服就练，七品已下尽除即吉。设祔祭于太和殿，公卿已下始亲公事。高祖毁瘠，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

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缠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号曰"万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顿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异于常，父方叔恆言此女当大贵。及长，姿质美丽。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宗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后云："为帝所幸，仍有娠。"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同。及生显祖，拜贵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诀，每一称兄弟，辄拊胸恸泣，遂薨。后谥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飨太庙。

献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

八，以选入东宫。显祖即位，为夫人，生高祖。皇兴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号谥，配飨太庙。

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闾，起自阉官，有宠于常太后，官至尚书、平凉公。金闾兄胜为平凉太守。金闾，显祖初为定州刺史。未几为乙浑所诛，兄弟皆死。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谥曰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赐死，有司奏追废后为庶人。

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高祖从之，立后为皇后。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及后父熙、兄诞薨，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及车驾还洛，恩遇甚厚。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寻废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冯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贱，得幸于熙，熙元妃公主薨后，遂主家事。生后与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念焉。岁余而太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后立为皇后。

始以疾归，颇有失德之闻。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中常侍剧鹏谏而不从，愤惧致死。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高祖，高祖许之。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家僮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悬瓠奉谒高祖，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高祖闻而骇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导。母常或自诣宫中，或遣侍婢与相报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虑还见治检，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

漏泄。亦令双蒙充行，省其信不。然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至洛，执问菩萨、双蒙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高祖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萨等于户外。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高祖令菩萨等陈状，又让后曰："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高祖敕中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柱之。后犹不言。高祖乃以绵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乃令后言。事隐，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辞，不获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又云："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废。良久，二王出，乃赐后辞死诀。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东房。及入宫后，帝命阉人有所问于后。后骂曰："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高祖怒，敕后母常入，示与后状，常挞之百余乃止。高祖寻南伐，后留京师。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高祖疾甚，谓彭城王勰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等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谥曰幽皇后，葬长陵茔内。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扬，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时年十三。

初，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扬，扬以问辽东人闵宗。宗曰："此奇徵也，贵不可言。"扬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犹照者，主上来求，女不获已也。昔有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必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后生广平王怀，次长乐公主。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宗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

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导隆备。

其后有司奏请加昭仪号，谥曰文昭贵人，高祖从之。世宗践阼，追尊配飨。后先葬城西长陵东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肃宗诏曰："文昭皇太后，德协坤仪，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实诞英圣，而夙世沦晖，孤茔弗祔。先帝孝感自衷，迁奉未遂，永言哀恨，义结幽明。废吕尊薄，礼伸汉代。"又诏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终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初开终宁陵数丈，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榇既迁，置蛇旧处。

宣武顺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世宗始亲政事，烈时为领军，总心膂之任，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谒于太庙。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岁夭殁。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及肃宗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恆置左右，抚爱之。神龟元年，太后出觐母武邑君。时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后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丧还瑶光佛寺，嫔葬皆以尼礼。初，高祖幽后之宠也，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高祖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

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而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兒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

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及肃宗践阼，尊后为皇太妃，后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帏幔自鄣，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

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讼车，时御焉，出自云龙大司马门，从宫西北，入自千秋门，以纳冤讼。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太后与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赋七言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王公已下赐帛有差。

太后父薨，百僚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肃宗主事，乃自为丧主，出至终宁陵，亲奠遣事，还哭于太极殿。至于讫事，皆自主焉。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后幸左藏，王公、嫔、主已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唯长乐公主手持绢二十匹而出，示不异众而无劳也。世称共廉。仪同、陈留公李崇，章武王融并以所负过多，颠仆于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时人为之语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寻幸阙口温水，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敕示文武。

时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肃宗于显阳殿，幽太后于北宫，于禁中杀怿。其后太后从子都统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谋杀叉，复奉太后临朝。事不克，僧敬坐徙边，车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后肃宗朝太后于西林园，宴文武侍臣，饮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陈外云太后欲害己及腾。太后答云"无此语"。遂至于极昏。太后乃起执肃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诸大臣送我入。"太后与肃宗向东北小阁，左卫将军奚康生谋欲杀叉，不果。

自刘腾死，叉又宽怠。太后与肃宗及高阳王雍为计，解叉领军。太后复临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在下牧守，所在贪惏。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

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僧敬又因聚集亲族，遂涕泣谏曰："陛下母仪海内，岂宜轻脱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太后自以行不修，惧宗室所嫌，于是内为朋党，防蔽耳目。肃宗所亲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语，肃宗置于左右。太后虑其传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方悬赏募贼，又于禁中杀领左右、鸿胪少卿谷会、绍达，并帝所亲也。母子之间，嫌隙屡起。郑俨虑祸，乃与太后计，因潘充华生女，太后诈以为男，便大赦改年。肃宗之崩，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于是朝野愤叹。太后乃奉潘嫔女言太子即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临洮王子钊为主，年始三岁，天下愕然。

及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荣遣骑拘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沉于河。太后妹冯翊君收瘗于双灵佛寺。出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

孝明皇后胡氏，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肃宗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氏，后及嫔御并无过宠。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但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于瑶光寺。

孝静皇后高氏，齐献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娉以为皇后。王前后固辞，帝不许。兴和初，诏侍中、司徒公孙腾，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书令、司州牧、西河王忭，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诏致礼，并备宫官侍卫，以后驾迎于晋阳之丞相第。五月，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齐受禅，降为中山王妃。后降于尚书左仆射杨遵彦。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后叶。灵后淫恣，卒亡天下。倾城之戒，其在兹乎？钩弋年稚子幼，汉武所以行权，魏世遂为常制。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

列传第二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

上谷公纥罗，神元皇帝之曾孙也。初，从太祖自独孤如贺兰部，招集旧户，得三百家，与弟建议，劝贺讷推太祖为主。及太祖登王位，纥罗常翼卫左右。又从征伐，有大功。纥罗有援立谋，特见优赏。及即帝位，与弟建同日赐爵为公。卒。

子题，少以雄武知名，赐爵襄城公。从征中山，受诏徇下诸郡，抚慰新城，皆安化乐业。进爵为王。击慕容麟于义台，中流矢薨。帝以太医令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子悉袭，降爵为襄城公。卒，赠襄城王。

建德公婴文，神元皇帝之后也。少明辩，有决断，太宗器之。典出纳诏命，常执机要。世祖践阼，拜护军夷校尉，进爵建德公，镇辽西。卒。

真定侯陆，神元皇帝之后也。世祖时，以武功颇蒙恩遇，拜散骑常侍，赐爵真定侯。卒。

陆曾孙轨，字法寄，稍迁洛阳令。时天下多事，轨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滥，识者非之。孝静时，鄴宫创制，以轨为营构使。除徐州刺史。轨风望既陋，又无学术，虽历名位，时人轻之。卒于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后也。从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时，改爵武陵。

长乐王寿乐，章帝之后也。位选部尚书、南安王，改封长乐王。高宗即位，寿乐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矜功，与尚书令长孙渴侯争权，并伏法。

望都公颓，昭帝之后也。随太祖平中原，赐爵望都侯。世祖以颓美仪容，进止可观，使迎左昭仪于蠕蠕，进爵为公。卒。

曲阳侯素延，桓帝之后也。以小统从太祖征讨诸部，初定并州，为刺史。太祖之惊于柏肆也，并州守将封窦真为逆，素延斩之。时太祖意欲抚悦新附，悔参合之诛，而素延杀戮过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迁上谷太守。后赐爵曲阳侯。时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雕饰，咸尚质俭，而素延奢侈过度，太

祖深衔之。积其过，因征，坐赐死。

顺阳公郁，桓帝之后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内侍，勤干有称。高宗时，位殿中尚书。从高宗东巡临海，以劳赐爵顺阳公。高宗崩，乙浑专权，隔绝内外，百官震恐，计无所出。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惧，逆出问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见天子，群臣忧惧，求见主上。"浑窘怖，谓郁曰："今大行在殡，天子谅暗，故未接百官，诸郡何疑？"遂奉显祖临朝。后浑心规为乱，朝臣侧目，郁复谋杀浑，为浑所诛。显祖录郁忠正，追赠顺阳王，谥曰简。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后也。初以羽林郎从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劳累迁侍中、尚书左仆射，封南平公。乙浑之谋乱也，目辰与兄郁议欲杀浑，事泄被诛，目辰逃隐得免。显祖传位，有定策勋。高祖即位，迁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镇长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为朋党，朝臣咸惮之。然好财利，在州，政以贿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长子六修，少而凶悖。穆帝五年，遣六修为前锋，与辅相卫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刘琨。帝躬统大兵为后继。刘粲惧，焚烧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之，杀伤甚众。帝因大猎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变赤。及晋怀帝为刘聪所执，穆帝遣六脩与桓帝子普根率精骑助刘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宠，欲以为后。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骅骝骏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给比延。后六修来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从。穆帝乃坐比延于己所乘步辇，使人导从出游。六修望见，以为穆帝，谒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惭怒而去。召之，不还。穆帝怒，率众伐之。帝军不利，六修杀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间，有贱妇人识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闻难，率众来赴。攻六修，灭之。

吉阳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卫监讨白涧丁零有功，赐爵吉阳男。后为南道都将，战没。

江夏公吕，太祖族弟也。从世祖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见尊重。卒，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艺，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国有内难，昭成如襄国。后烈帝临崩，顾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间，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

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鄴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昭成即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薨。

子斤，失职怀怒，构实君为逆，死于长安。太祖时，以孤勋高，追封高凉王，谥曰神武。

斤子乐真，频有战功，后袭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阳王。薨。

子礼，袭本爵高凉王。薨，谥懿王。

子那，袭爵。拜中都大官。骁猛善攻战。正平初，坐事伏法。显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纥绍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时，诸王非太祖子孙者，例降爵为公。以大曹先世让国功重，曾祖乐真勋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无子，国除。世宗又以大曹从兄子洪威绍。恭谦好学，为颍川太守，有政绩。孝静初，在颍川聚众应关西，齐献武王遣将讨平之。

礼弟陵，世祖赐爵襄邑男。进爵为子。卒。

子瑰，位柔玄镇司马。

瑰子鸷，字孔雀。容貌魁壮，腰带十围。为羽林队仗副。高祖末，以征讨有功，赐爵晋阳男。累迁领军、畿部都督。武泰元年，尔朱荣至河阴，杀戮朝士，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元颢之逼也，鸷从驾北迎。既到河内，欲入城，鸷奏曰：“河内昼则闭门，夜引驾入，此之意趣，难以测量。本图有在，愿便发迈。”帝从之，前至长子，以尔朱荣赴援，除鸷车骑将军，封华山王。庄帝既杀尔朱荣，荣从子兆为乱。帝欲率诸军亲讨，鸷与兆阴通，乃劝帝曰：“黄河万仞，宁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鸷又约止卫兵。帝见逼，京邑破，皆由鸷之谋。孝静初，入为大司马，加侍中。

鸷有武艺，木讷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虽暑月不解衣冠。曾于侍中高岳之席，咸阳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众皆下之，不敢应答。坦谓鸷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鸷即答曰：“斩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众皆失色，鸷怡然如故。兴和三年薨，赠假黄钺、尚书令、司徒公。

子大器，袭爵。后与元瑾谋害齐文襄王，见害。

孤孙度，太祖初赐爵松滋侯，位比部尚书。卒。

子乙斤，袭爵襄阳侯。显祖崇旧齿，拜外都大官，甚见优重。卒。

子平，字楚国，袭世爵松滋侯。以军功赐艾陵男。卒。

子苌，高祖时，袭爵松滋侯，例降侯，赐艾陵伯。苌性刚毅，虽有吉庆事，未尝开口而笑。高祖迁都，苌以代尹留镇。除怀朔镇都大将，因别赐苌酒，虽拜饮，而颜色不泰。高祖曰："闻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当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气，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间，亦何事不有？"左右见者，无不扼腕大笑。世宗时，为北中郎将，带河内太守。苌以河桥船絙路狭，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涨，年常破坏，乃为船路，遂广募空车从京出者，率令输石一双，累以为岸。桥阔，来往便利，近桥诸郡，无复劳扰，公私赖之。历位度支尚书、侍中、雍州刺史。卒，谥曰成。苌中年以后，官位微达，乃自尊倨，闺门无礼，昆季不穆，性又贪虐，论者鄙之。

苌子子华，字伏荣，袭爵。孝庄初，除齐州刺史。先是，州境数经反逆，邢杲之乱，人不自保。而子华抚集豪右，委之管籥，众皆感悦，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当其急也，口不择言，手自捶击。长史郑子湛，子华亲友也，见侮骂，遂即去之。子华虽自悔厉，终不能改。在官不为矫洁之行，凡有馈赠者，辞多受少，故人不厌其取。鞠狱讯囚，务加仁恕。齐人树碑颂德。

后除济州刺史。尔朱兆之入洛也，齐州城人赵洛周逐刺史丹阳王萧赞，表济南太守房士达摄行州事。洛周子元显先随子华在济州，邀路改表，请子华复为齐州刺史。子华母房氏，曾就亲人饮食，夜还大吐，人以为中毒，甚忧惧，子华遂掬吐尽啖之，其母乃安。寻以母忧还都。

孝静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关西，朝廷使右卫将军郭琼收之。子思谓琼仆曰："速可见杀，何为久执国士！"子华谓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以头叩床，涕泣不自胜。子思以手捋须，顾谓子华曰："君恶体气。"寻与子思俱死于门下外省。

子思，字众念，性刚暴，恆以忠烈自许。元天穆当朝权，以亲从荐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书仆射元顺奏，以尚书百揆之本，至于公事，不应送御史。至子思，奏曰：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

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唯肃宗之世，为临洮举哀，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郦道元举而奏之。而顺复启云："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贵，不宜下隶中尉，送名御史。"寻亦蒙敕，听如其奏。从此迄今，使无准一。

臣初上台，具见其事，意欲申请决议，但以权兼，未宜便尔。日复一日，遂历炎凉。去月朔旦，台移尚书索应朝名帐，而省稽留不送。寻复移催并主吏，忽为尚书郎中裴献伯后注云："案旧事，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中尉下车执板，郎中车上举手礼之。以此而言，明非敌体。"臣既见此，深为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谓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旧命，即遣移问，事何所依？又获尚书郎中王元旭报，出蔡氏《汉官》，似非穿凿。始知裴、王亦规坏典谟，两人心欲自矫。臣案《汉书宣秉传》云："诏徵秉为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俱会殿庭，并专席而坐，京师号之为三独坐。"又寻《魏书崔琰传》、晋文阳囗《傅嘏传》，皆云：既为中丞，百僚震悚。以此而言，则中丞不揖省郎盖已久矣；宪台不属都堂，亦非今日。又寻《职令》云："朝会失时，即加弹纠。"则百官簿帐，应送上台，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则令仆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验？臣顺专执，未为平通，先朝曲遂，岂是正法？

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轻弄短札，斐然若斯；苟执异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纲，将隳朝令。请以见事免献伯等所居官，付法科处。尚书纳言之本，令仆百揆之要，同彼浮虚，助之乖失，宜明首从，节级其罪。

诏曰："国异政，不可据之古事。付司检高祖旧格，推处得失以闻。"寻从子思奏。仍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颢之败，封安定县子。孝静时，位侍中而死。

苌弟珍，字金雀，袭爵艾陵男。世宗时，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壮士害之。后卒于尚书左仆射。

平弟长生，位游、骑击将军。卒。孝庄时，以子天穆贵盛，赠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员外郎。六镇之乱，尚书令李崇、广阳王深北讨，穆箔奉使慰劳诸军。路出秀容，

尔朱荣见其法令齐整，有将领气，深相结托，约为兄弟。未几，荣请天穆为行台，朝廷不许，改授别将，令赴秀容。是时，北镇纷乱，所在峰起，六镇荡然，无复蕃捍，惟荣当职路冲，招聚散亡。天穆为荣腹心，除并州刺史。及荣赴洛，天穆参其始谋，乃令天穆留后，为之继援。庄帝践阼，天穆以荣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党王，徵赴京师。荣之讨葛荣，诏天穆为前军都督，率京师之众以赴之。荣擒葛荣，天穆增封，通前三万户。寻监国史，录尚书事，开府，世袭并州刺史。

初，杜洛周、鲜于脩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邪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简所授郡县，以杲从子子瑶资廕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凌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劫掠村坞，毒害民人，齐人号之为“□沓榆贼”。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故因以号之。杲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诏天穆与齐献武王讨，大破之。杲乃请降，传送京师，斩之。增天穆邑万户。时元颢乘虚陷荥阳，天穆闻庄帝北巡，自毕公垒北渡，会车驾于河内。尔朱荣以天时炎热，欲还师。天穆苦执不可，荣乃从之。庄帝还宫，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万户。

天穆以疏属，本无德望，凭藉尔朱，爵位隆极，当时熏灼，朝野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门，受纳财货，珍宝充积。而宽柔容物，不甚见疾于时。庄帝以其荣党，外示宠敬，诏天穆乘车马出入大司马门。天穆与荣相倚，情寄特甚。荣常以兄礼事之，而尔朱世隆等虽荣子侄，位遇已重，畏惮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荣即加杖，其相亲任如此。庄帝内畏恶之，与荣同时见杀。前废帝初，赠丞相、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假黄钺，谥曰武昭。

子俨，袭，美才貌。位都官尚书。及齐受禅，闻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孙也。太祖初，从征，被坚执锐，名冠诸将。后从征中山，所向无前。太宗时，拜中都大官。世祖时，进爵西河公，宠遇弥笃。卒，子拨袭。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孙也。忠勇有胆略，尤善骑射。从世祖南讨，

至瓜步。位尚书令，雍州刺史。历比部侍郎、华州刺史，累迁征南大将军。卒，赠司徒公。

武卫将军谓，烈帝之第四子也。宽雅有将略，常从太祖征讨有功，除武卫将军。后谢老归家，显祖善礼遇之，赐几杖服物，致膳于第。卒，赐秘器。

子乌真，膂力绝人。随太祖征伐，屡有战功，官至钜鹿太守。

子兴都，聪敏刚毅。高宗时，为河间太守，赐爵乐城子。为政严猛，百姓惮之。显祖初，以子丕贵重，进爵乐城侯。谢老归家，显祖益礼之，赐几杖服物，致膳于第。其妻娄氏，为东阳王太妃。卒，追赠定州刺史、河间公，谥曰宣。

子提，袭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从驾临江，赐爵兴平子。显祖即位，累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迁尚书令，改封东阳公。

高祖时，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公。时有诸疑事三百余条，敕丕制决，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车驾亲幸其第，特加赏赐。以执心不二，诏赐丕入八议，传示子孙，犯至百，听责数恕之。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永受复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即加斩戮。寻迁太尉、录尚书事。时淮南王他、淮阳王尉元、河东王苟颓并以旧老见礼，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进退相随。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庄伟，腰带十围，大耳秀眉，须鬓斑白，百僚观胆，莫不祗耸。唯苟颓小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旧，存问周渥，赐以珍宝。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帝、后敬纳焉。然谄事要人，骄侮轻贱，每见王睿、苻承祖，常倾身下之。时文明太后为王睿造宅，故亦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亲幸之，率百官文武飨落焉。使尚书令王睿宣诏，赐丕金印一纽。太后亲造《劝式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臣哉邻哉，邻或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谥曰恭妃。又特赐丕金券。

高祖、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

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丕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高祖从之，四日而讫。丕请立东宫，诏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观盛礼，于臣实急。”不许。后例降王爵，封平阳郡公。求致仕，诏不许。

及车驾南伐，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诏丕、羽曰：“留守非贤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总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断。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其祗允成宪，以称朕心。”丕对曰：“谨以死奉诏。”羽对曰：“太尉宜专节度，臣但可副贰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何得辞也。”及高祖还代，丕请作歌，诏许之。歌讫，高祖曰：“公倾朕还车，故亲歌述志。今经构既有次第，故暂还旧京，愿后时亦同兹适。”

及高祖欲迁都，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乃诏丕等，如有所怀，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见，谓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今代在恆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尚书于果曰：“臣诚不识古事，如闻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无何欲移，以为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拟，数有篡夺。自建邑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日月齐明。臣虽管见肤浅，性不昭达，终不以恆代之地，而拟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迁，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惧不乐也。”丕曰：“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议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迁移，当讯之卜筮，审定吉否，然后可。”高祖谓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禸喜、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时谓诞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识至兆。今无若斯之人，卜亦无益。然卜者所以决疑，此既不疑，何须卜也？昔轩辕卜兆龟焦，卜者请访诸贤哲，轩辕乃问天老，天老谓为善。遂从其言，终致昌吉。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高祖诏群官曰：“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

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抚而答之，辞屈而退。

帝又将北巡，丕迁太傅、录尚书事。频表固让，诏断表启，就家拜授。及车驾发代，丕留守，诏曰：“中原始构，须朕营视，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赐上所乘车马，往来府省。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高祖以丕年衰体重，亦不强责。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者，虽较于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图后举。会司徒冯诞薨，诏六军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后诏以平阳畿甸，改封新兴公。

初，李冲又德望所属，既当时贵要，有杖情，遂与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丕亦随驾至平城，每于测问，令丕坐观。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诏，躬非染逆之身，听免死，仍为太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时年垂八十，犹自平城力载，随驾至洛阳。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还晋阳。

高祖崩，丕自并州来赴，世宗引见之。以丕旧老，礼有加焉。寻敕留洛阳。后宴于华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而还为民庶，然犹心恋京邑，不能自绝人事。寻诏以丕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诏赠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谥曰平。

长子隆，先以反诛。隆弟乙升、超，亦同诛。超弟俊、邕，并有军功。俊封新安县男，邕封泾县男。

淮陵侯大头，烈帝之曾孙也。善骑射，擢为内三郎。从世祖有战功，赐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谨密，帝甚重之。位宁北将军，迁右将军。卒，赠高平公，谥曰烈。

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少雄杰魁岸，世祖爱其勇壮，引侍左右。从征赫连昌，世祖马蹶，贼众逼帝，齐以身蔽捍，决死击贼，贼乃退，世祖得上马。是日，微齐，世祖几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齐固谏，不许，乃与数人从世祖入。城内既觉，诸门悉闭。世祖及齐等因入其宫中，得妇人裙，系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齐有力焉。赐爵浮阳侯。从征和龙，以功拜尚书，进爵为公。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坐事免官爵。刘义隆将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复授齐前将军，与建兴公古弼讨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复赐爵河间公，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边因知之，密告齐。齐晨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诏。"保宗出，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驰驿送台。诸氐遂推文德为主，求援于刘义隆。义隆遣将房亮之、苻昭、啖龙等率众助文德。齐击斩杀龙，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谥曰敬。

长子陵，袭爵。陵性抗直，天安初，为乙浑所害。

陵弟兰，以忠谨见宠。高祖初，赐爵建阳子。卒于武川镇将。

子志，字猛略。少清辩强干，历览书传，颇有文才。为洛阳令，不避强御，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俱入见，面陈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华车盖，驻论道剑鼓，安有洛阳县令与臣抗衡？志言：神乡县主，普天之下谁不编户？岂有俯同众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及出，与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谓邢峦曰："此兒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枝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太尉主簿。俄为从事中郎。

车驾南征，高祖微服观战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丧明。以志行恆州事。世宗时，除荆州刺史，还朝，御史中尉王显奏志在州日，抑买良人为婢，兼乘请供朝。会赦免。肃宗初，兼廷尉卿。后除扬州刺史，赐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虽减李崇，亦为荆楚所惮。寻为雍州刺史。晚年躭好声伎，在扬州日，侍侧将百人；器服珍丽，冠于一时。及在雍州，逾尚华侈，聚敛无极，声名

遂损。

及莫折念生反，诏志为西征都督讨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陇口，与志相持。为贼所乘，遂弃大众奔还岐州。贼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与贼潜通，将尽出之，志不听。城人果开门引贼，锁志及芬之送念生，见害。前废帝初，赠尚书仆射、太保。

扶风公处真，烈帝之后也。少以壮烈闻。位殿中尚书，赐爵扶风公，委以大政，甚见尊礼。吐京胡曹仆浑等叛，招引朔方胡为援。处真与高凉王那等讨灭之。性贪婪，在军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国之疏族也。性忠直壮烈，有智画。太祖厚遇之，赐爵文安公，拜安东将军。卒。

子屈，袭爵。太宗时居门下，出纳诏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赐爵元城侯，加功劳将军，与南平公长孙嵩、白马侯崔玄伯等并决狱讼。太宗东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阳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军国，甚有声誉。后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将校，外引赫连屈丐。屈督会稽公刘洁、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于陈，洁坠马，胡执送屈丐，唯屈从犹存。太宗以屈没失二将，欲斩之。时并州刺史元六头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摄州事。屈纵酒，颇废政事，太宗积其前后失，槛车徵还，斩于市。

子磨浑，少为太宗所知。元绍之逆也，太宗潜隐于外，磨浑与叔孙俊诈云太宗所在。绍使帐下二人随磨浑往，规为逆。磨浑既得出，便缚帐下诣太宗斩之。太宗得磨浑，大喜，因为羽翼。以勋赐爵长沙公，拜尚书，出为定州刺史。卒。

列传第三 昭成子孙

实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长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坚遣其行唐公苻洛等来寇南境，昭成遣刘库仁逆战于子岭。昭成时不胜，不能亲勒众军，乃率诸部避难阴山，度漠北。高车四面寇抄，复度漠南。苻洛军退，乃还云中。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是时，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太祖年六岁，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斤因是说实君曰："帝将立慕容所生，而惧汝为变，欲先杀汝，是以顷日以来，诸子戎服，夜持兵仗，绕汝庐舍，伺便将发。吾愍而相告。"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夜常警备，诸皇子挟仗傍徨庐舍之间。实君视察，以斤言为信，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人奔告苻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从离散。苻坚闻之，召燕凤问其故，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实君及斤，轘之于长安西市。

实君孙勿期，位定州刺史，赐爵林虑侯。卒。

子六状，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气，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帝壮之，使领二千骑。及长统兵，号令严信，周旋征讨，多有克捷。建国十年卒。太祖即位，追赠秦王，谥曰明。

子仪，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太祖幸贺兰部，侍从出入。登国初，赐爵九原公。从破诸部，有谋战功。

及太祖将图慕容垂，遣仪观衅。垂问仪太祖不自来之意。仪曰："先人以来，世据北土，子孙相承，不失其旧。乃祖受晋正朔，爵称代王，东与燕世为兄弟。仪之奉命，理谓非失。"垂壮其对，因戏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见吾，云何非失？"仪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将帅之事，非仪所知也。"及还，报曰："垂死乃可图，今则未可。"太祖作色问之。仪曰："垂年已暮，其子宝弱而无威，谋不能决。慕容德自负才气，非弱主之臣。衅将内起，是可计之。"太祖以为然。后改封平原公。

太祖征卫辰，仪出别道，获卫辰尸，传首行宫。太祖大喜，徙封东

平公。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梱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慕容宝之寇五原，仪摄据朔方，要其还路。及并州平，仪功多，迁尚书令。从围中山。慕容德之败也，太祖以普驎妻周氏赐仪，并其僮仆财物。寻迁都督中外诸军事、左丞相，进封卫王。中山平，复遣仪讨鄴，平之。太祖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远近怀附。寻徵仪以丞相入辅。又从征高车。仪别从西北破其别部。又从讨姚平，有功，赐以绢布绵牛马羊等。仪膂力过人，弓力将十石；陈留公虔，槊大称异。时人云："卫王弓，桓王槊。"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仪入。太祖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太祖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召群臣入，赐仪御马、御带、缣锦等。

先是，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学博今古，初来入国，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指画山河，分别城邑，成败要害，造次备举。谦等叹服，相谓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当附其尾。"

太祖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谋为乱，伏武士伺太祖，欲为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将有所使。遂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太祖秘而恕之。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太祖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葬以庶人礼。仪十五子。

子纂，五岁，太祖命养于宫中。少明敏，动止有礼，太祖爱之，恩与诸皇子同。世祖践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进爵为王，赐步挽几以优异之。纂好酒爱佞，政以贿成。世祖杀其亲嬖人。后悔过修谨，拜内大将军。居官清约简慎，更称廉平。纂于宗属最长，宗室有事，咸就谘焉。薨，谥曰简。

纂弟良，性忠笃。太宗追录仪功，封南阳王以绍仪后。

良弟干，机悟沉勇，善弓马，少有父风。太宗即位，拜内将军、都将，入备禁中。太宗出游于白登之东北，干以骑从。有双鸱飞鸣于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鸱旋飞稍高，干自请射之，以二箭下双鸱。太宗嘉之，赐御马弓矢金带一，以旌其能。军中于是号曰"射鸱都将"。

从世祖南巡，进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书。卒，谥曰昭。

子祯，通解诸方之语，便骑射。世祖时，为司卫监。从征蠕蠕，忽遇贼别部，多少不敌，祯乃就山解鞍放马，以示有伏。贼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赐爵沛郡公。后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蛮时时钞掠，前后守牧多羁縻而已。祯乃设画，召新蔡、襄城蛮魁三十余人，祯盛武装，于州西为置酒，使之观射。先选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祯自发数箭皆中，然后命左右以次而射，并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军衣，亦参射限。命射不中，祯即责而斩之。蛮魁等伏伎畏威，相视股忄栗。又预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蛮衣，云是钞贼。祯乃临坐，伪举目瞻天，微有风动，祯谓蛮曰："风气少暴，似有钞贼入境，不过十人，当在西南五十里许。"即命骑追掩，果缚送十人。祯告诸蛮曰："尔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以不？"蛮等皆叩头曰："合万死。"祯即斩之。乃遣蛮还，并加慰谕。诸蛮大服，自是境无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余家，置之城东汝水之侧，名曰归义坊。

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及祯为刺史，丘生尝有犯，怀恨图为不轨，诈以婚进城人告云："刺史欲迁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谋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速掩丘生并诸预谋者。祯曰："吾不负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诳误。若即收掩，众必大惧。吾静以待之，不久自当悔服。"语未讫，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陈丘生谲诳之罪。丘生单骑逃走。祯恕而不问。后徵为都牧尚书。薨，赠侍中、仪同三司，谥简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伤。后昼寝，梦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赐汝一子，汝勿忧之。"寤而私喜。又问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几而生瑞，祯以为协梦，故名瑞，字天赐。位太中大夫。卒，赠太常卿。

仪弟烈，刚武有智略。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太宗。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太宗。以功进爵阴平王。薨，谥曰熹。子裘袭。

烈弟觚，勇略有胆气，少与兄仪从太祖，侍卫左右。使于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赂。太祖绝之。觚率左右数十骑，杀其卫将走归。为慕容宝所执，归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学业，诵读经书数十万言，垂之国人咸称重之。太祖之讨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众心。太祖闻之哀恸。及平中山，发普驎柩，斩其尸，收议

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锉杀之。乃改葬觚，追谥秦愍王，封子夔为豫章王以绍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少而壮勇，不拘小节。太祖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慕容宝之败也，别率骑七百邀其归路，由是有参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书左仆射，加侍中，领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庶人礼。

子素，太宗从母所生，特见亲宠。少引内侍，频历显官，赐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复袭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讨之，斩渠率，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之。后拜内都大官。高宗即位，务崇宽征，罢诸杂调。有司奏国用不足，固请复之。惟素曰："臣闻：'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帝善而从之。诏群臣议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陆丽议曰："古帝王之制名，其体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伏惟陛下当盛明之运，应昌发之期，诞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从之。素宗属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访以治国政事。固辞疾归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载，终始如一，时论贤之。薨，谥曰康，陪葬金陵，配飨庙庭。

长子可悉陵，年十七，从世祖猎，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献。世祖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从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世祖壮之，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卒于中军都将。

弟陪斤，袭爵，坐事国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将为齐郡王简举哀，而昭乃作宫悬。高祖大怒，诏曰："阿倪愚騃，谁引为郎！"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昭遂停废。世宗时，昭从弟晖亲宠用事，稍迁左丞。世宗崩，于忠执政，昭为黄门郎，又曲事之。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贤，多昭所指导也。灵太后临朝，为尚书、河南尹。聋而佷，理务峭急，所在患之。寻出为雍州刺史，在州贪虐，大为人害。后入为尚书，谄事刘腾，进号征西将军。卒，赠尚书左仆射。纳货元叉，所以赠礼优越。

昭子玄，字彦道，以节俭知名。庄帝时，为洛阳令。及前废帝即位，玄上表乞葬庄帝，时议善之。后除尚书左丞。出帝即位，以孙腾为

左仆射，腾即齐献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举劾，当时咸为玄惧，出帝重其强正，封临淄县子。后从帝入关。

昭弟绍，字丑伦。少聪慧。迁尚书右丞。绍断决不避强御。世宗诏令检赵脩狱，以脩妄幸，因此遂加杖罚，令其致死。帝责绍不重闻。绍曰："脩奸佞甚于董贤，臣若不因衅除之，恐陛下复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广平王怀拜绍，贺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虽朱云、汲黯何以仰过？"绍曰："但恨戮之稍晚，以为愧耳。"卒于凉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沉厚，以忠谨闻。高祖时，累迁右仆射，赐爵城阳公，加侍中、镇西将军。有赞选之勤，百僚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笃辞退，养疾于高柳。舆驾亲送都门之外，赐杂彩二百匹，群僚侍臣执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谥曰宣，命有司为立碑铭。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兴，袭爵，位谒者仆射。卒。

盛弟寿兴，少聪慧好学。世宗初，为徐州刺史，在官贪虐，失于人心。其从兄侍中晖，深害其能，因谮之于帝，诏尚书崔亮驰驿检覆。亮发日，受晖旨，遂鞭挞三寡妇，令其自诬，称寿兴压己为婢。寿兴终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参军薛脩义将车十乘，运小麦经其禁之旁。寿兴因逾墙出。脩义以大木函盛寿兴，其上加麦，载之而出。遂至河东，匿脩义家。逢赦，乃出见世宗，自陈为晖所谮，世宗亦更无所责。

初，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三十。及显有宠，为御史中尉，奏寿兴在家每有怨言，诽谤朝廷。因帝极饮，无所觉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寿兴赐死。帝书半不成字，当时见者亦知非本心，但惧晖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显自往看之。寿兴命笔自作《墓志铭》曰："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余文多不载。顾谓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吾欲讼显于地下。若高祖之灵有知，百日内必取显。如遂无知，亦何足恋。"及世宗崩，显寻被杀。寿兴之死，时论亦以为前任中尉弹高囗谗讽所致。灵太后临朝，三公郎中崔鸿上疏理寿兴，诏追雪，赠豫州刺史，谥曰庄。寿兴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

德子悝，颍川太守。卒于光州刺史，谥曰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兖州刺史。于时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谋逆。弃城出走，悬门发断嶷要囗而出。诏齐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隽各部在州士往讨之。嶷返，复任。封濮阳县伯。孝静时，转尚书令，摄选部。嶷虽居重任，随时而已。薨于瀛州刺史，赠司徒公，谥曰靖懿。

忠子晖，字景袭。少沉敏，颇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书主客郎。巡省风俗，还，奏事称旨，为给事黄门侍郎。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世宗曰："先皇迁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诏，故有外人之论。"晖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

再迁侍中，领右卫将军。虽无补益，深被亲宠。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晖别奉旨藏之于柜，唯晖入乃开，其余侍中、黄门莫有知者。侍中卢昶亦蒙恩眄，故时人号曰"饿虎将军，饥鹰侍中"。

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继，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晖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然聚敛无极，百姓患之。

肃宗初，徵拜尚书左仆射，诏摄吏部选事。上疏曰："臣闻治人之本，实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则政平物理，失其人则讼兴怨结。自非察访善恶，明加贬赏，将何以黜彼贪怠，陟此清勤也！窃以大使巡省，必广迎送之费；御史驰纠，颇回威滥之刑。且暂尔往还，理不委悉，纵有简举，良未平当。愚谓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门，各布耳目，外访州镇牧将、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独著，宜以名闻，即加褒陟。若治绩无效，贪暴远闻，亦便示牒，登加贬退。如此则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赏审罚矣。"又表以"御史之职，鹰鹯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选后生年少、血气方刚者，恐其轻肆劲直，伤物处广。愚谓宜简宿官经事、忠良平慎者为之。"诏付外，依此施行。

后诏晖与任城王澄、京兆王愉、东平王匡共决门下大事。晖又上书论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职，务使得贤。必得其人，不拘阶秩，久于其事，责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宁边，观时而动。顷来边将，亡远大之略，贪万一之功，楚梁之好未闻，而蚕妇之怨屡结，斯乃庸人所为，锐于奸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计，自有良图，不在于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数州，国之基本，饥荒多年，户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复徵发，即如此日，何易举动。愚谓数年以来，唯宜静边以息占役，安人劝农，惠此中夏。请严敕边将，自今有贼戍求内附者，不听辄遣援接，皆须表闻，违者虽有功，请以违诏书论。三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自非更立权制，善加检括，损耗之来，方在未已。请求其议，明宣条格。"帝纳之。

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晖疾笃，表上之。神龟元年卒，赐东园秘器，赠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谥曰文宪。将葬，给羽葆、班剑、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陈留王虔，昭成子纥根之子也。少以壮勇知名。登国初，赐爵陈留公。与卫王仪破黜弗部。从攻卫辰。慕容宝来寇，虔绝其左翼。宝败，垂恚愤来桑乾。虔勇而轻敌，于陈战没。

虔姿貌魁杰，武力绝伦。每以常槊细短，大作之犹患其轻，复缀铃于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异于世，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虔常临阵，以槊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每从征讨，常先登陷阵，勇冠当时，敌无众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举国悲叹，为之流涕。太祖追惜，伤恸者数焉。追谥陈留桓王，配飨庙庭。封其子悦为朱提王。

悦外和内佷，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亲宠。为左将军，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卫王仪，美髯，为内外所重，悦故云。初，姚兴之赎狄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刀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刀，执

而赐死。

弟崇，世祖诏令袭桓王爵。崇性沉厚。初，卫王死后，太祖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唯崇独至。太祖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绩。从征蠕蠕，别督诸军出大泽，越涿邪山，威慑漠北。薨，谥曰景王。

子建，袭，降爵为公。位镇北将军、怀荒镇大将。卒。

建子琛，位恆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书左仆射。

虔兄顗，性严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谋策，从平中山，以功赐爵蒲城侯、平卢太守，特见宠厚，给鼓吹羽仪，礼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称。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为郡。时易干子万言得宠于太祖，易干恃其子，轻忽于顗，不告其状，轻骑卒至，排顗坠床而据顗坐。顗不知代己，谓以罪见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谓易干曰："我更满被代，常也；汝无礼见辱，岂可容哉！"遂搏而杀之，以状具闻。太祖壮之。万言累以诉请，乃诏顗输赎。顗乃自请罪，太祖赦之，复免其赎。病卒。

子仑，世祖时袭父爵，以功除统万镇将。后从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阴。济淮，刘义隆将刘康祖屯于慰武亭以邀军路。师人患之。仑曰："今大风既劲，若令推草车方轨并进，乘风纵烟火，以精兵自后乘之，破之必矣。"从之。斩康祖，传首行宫。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进爵陇西公。卒，谥定公。子琛袭爵。

毗陵王顺，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疏佷。登国初，赐爵南安公。及太祖讨中山，留顺守京师。柏肆之败，军人有亡归者，言大军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顺闻之，欲自立，纳莫题谏，乃止。时贺力眷等聚众作乱于阴馆，顺讨之不克，乃从留宫自白登南入繁畤故城，阻氵垒水为固，以宁人心。太祖善之，进封为王，位司隶校尉。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顺独坐寐欠伸，不顾而唾。太祖怒，废之。以王薨于家。

辽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没于慕容垂，太祖征中山，弃妻子迎于井陉。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太守。时和跋为鄴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

鄴，发觉赐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虽有罪，太祖以拔干宗亲，委之心腹。有计略，屡效忠勤。太宗践阼，除勃海太守，吏人乐之。赐爵武遂子。转平原镇将，得将士心。卒，谥曰灵公。

子受洛，袭，进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镇将。

叱奴子洪超，颇有学涉。大乘贼乱之后，诏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还，上言："冀土宽广，界去州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宜分置一州，镇遏海曲。"朝议从之，后遂立沧州。卒于北军将、光禄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勋赐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长子粟，袭。世祖时，督诸军屯漠南。蠕蠕囗表闻。粟亮直，善驭众，抚恤将士，必与之同劳逸。征和龙，以功进封为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浑，少善弓马，世祖嘉之。会有诸方使命，浑射兽三头，发皆中之，举坐咸以为善。及为宰官尚书，颇以骄纵为失，坐事免。徙长社，为人所害。

子库汗，为羽林中郎将。从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库汗射之，应弦而毙。世祖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庙，赐爵阳丰侯。显祖即位，复造高宗庙，拜殿中给事，进爵为公。库汗明于断决，每奉使察行州镇，折狱以情，所历皆称之。秦州父老诣阙乞库汗为刺史者前后千余人，朝廷许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袭。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后，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因乱随慕容永东迁，永以为新兴太守。

刘显之败，遣弟亢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于是诸部骚动。太祖左右于桓等谋应之，同谋人单乌干以告。太祖虑骇人心，沉吟未发。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太祖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贺徵兵于慕容垂。贺亡奔窟咄，安同间行遂达中山。慕容垂遣子贺驎步骑六千以随之。安同与垂使人兰纥俱还，达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

同乃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麟。军既不至，而稍前逼。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人皆惊骇，莫有固志。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卫辰。贺麟闻之，遽遣安同、朱谭等来。既知贺麟军近，众乃小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进屯高柳。太祖复使安同诣贺麟，因克会期。安同还，太祖逾参合，出代北与贺麟会于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为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贺麟别帝，归于中山。

列传第四 道武七王

清河王阳平王河南王河间王长乐王广平王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刘皇后生明元皇帝，贺夫人生清河王绍，大王夫人生阳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间王脩、长乐王处文二王母氏阙。段夫人生广平王连、京兆王黎。皇子浑及聪母氏并阙，皆早薨，无后。

清河王绍，天兴六年封。凶佷俭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太祖尝怒之，倒悬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恆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明日，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召百僚于西宫端门前北面而立，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于是朝野凶凶，人怀异志。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绍闻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赐王公以下，上者数百匹，下者十匹。

先是，太宗在外，闻变乃还，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太宗至城西，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绍时年十六。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致大逆焉。

阳平王熙，天兴六年封。聪达有雅操，为宗属所钦重。太宗治兵于东部，诏熙督十二军校阅，甚得军仪，太宗嘉之，赏赐隆厚。后讨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时年二十三。太宗哀恸不已，赐温明秘器，礼物备焉。熙有七子。

长子他，袭爵。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从世祖讨山胡白龙于西河，屠其城，别破余党，斩首数千级。改封临淮王，拜镇东将军。寻改封淮南王，除使持节、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虎牢。威名甚著。后与武昌王提率并州诸军讨吐京叛胡曹仆浑于河西，平之。拜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北讨蠕蠕，破之，运军储于比干城。刘义隆遣将寇边，他从征于悬瓠，破之。拜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镇长安。绥抚秦土，得民夷之心。时义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复为虎牢镇都大将。高宗时，转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仪同如故。高祖初，入为中都大官，拜侍中，转征西大将军，迁司徒。赐安车几杖，入朝不趋。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时高祖有事宗庙，始荐，闻薨，为之废祭。舆驾亲临，哀恸，诏有司监护丧事，礼赠有加。追赠平东大将军、定州牧，司徒如故。谥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赠冠军、并州刺史、晋阳顺侯。

子显，袭祖爵。薨，谥曰亻喜王。

子世遵，袭。世宗时，拜前军将军、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将，又行青州事。寻迁骁骑将军。出为征虏将军、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诚化导，百姓乐之。肃宗时，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寻加前将军。初在汉阳，复有声迹，后颇行货贿，散费边储，由是声望有损。沔南蛮首及襄阳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请以襄阳内附。世遵表求赴应，朝议从之，诏加世遵持节、都督荆州及沔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加散骑常侍，余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军将军、鲁阳太守崔模为别将，率步骑二万受世遵节度。军至汉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临之以兵，模乃济。而内应者谋泄，为萧衍雍州刺史所杀，筑门以自固。模焚襄阳邑郭，烧杀数万口。会是夜大风雨雪，模等班师，士卒冻死十二三。世遵及瓮生、模并坐免官。后除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于州。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雍州刺史，谥曰康王。

子敬先，袭。历谏议大夫、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元颢入洛，庄帝北巡。敬先与叔父均等于河梁起义，为颢所害。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袭。历谏议大夫、光禄少卿。武定中，与元瑾谋反，诛，国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迁通直常侍、征虏将军。以河梁立义之功，封安康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除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卒，赠使持节、征东将军、青州刺史。出帝时，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

刺史。均六子。

长子忻之，性粗武，幼有气力。释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参军，稍迁尚书右中兵郎。以河渚起义之勋，赐爵东阿侯。初，孝庄之图尔朱荣、元天穆也，忻之密启：临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斩二人。及荣之死，百僚入贺，忻之独蒙劳问。庄帝崩于晋阳，忻之内惧。及齐献武王起义河北，忻之奔赴。后废帝时，除散骑常侍、大丞相右长史。出帝初，袭先封安康县开国伯，除抚军将军、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属樊子鹄据瑕丘反，遂于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赠使持节、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谥曰文贞。

忻之弟庆鸾，武定末，司徒谘议参军。

庆鸾弟庆哲，终于司农少卿，赠中军将军、济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伟。起家司空参军，转符玺郎、太常丞、镇远将军、东海太守带峒峿戍主。禹颇好内学，每云晋地有福，孝昌末遂诣尔朱荣。建义元年，与荣同入洛。除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鄄城县开国伯，邑五百户，为并州东面大都督，镇乐平。荣死之后，为土民王恶氈起义杀之。后赠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子长渊，袭。武定中，南青州长史。齐受禅，爵例降。

禹弟菩萨，给事中。卒，赠济南太守。

吐万弟钟葵，早卒。

长子法寿，侍御中散，累迁中散大夫。出除龙骧将军、安州刺史。法寿先令所亲微服入境，观察风俗，下车便大行赏罚，于是境内肃然。更满还朝，吏人诣阙诉乞，肃宗嘉之，诏复州任。后徵为太中大夫，加左将军。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建义初，于河阴遇害，赠车骑将军、相州刺史。

子庆始，大司农丞。与父同时见害。赠前将军、广州刺史。

庆始弟庆遵，武定末，瀛州骑府司马。

庆遵弟庆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参军。卒于太尉主簿。

法寿弟法僧，自太尉行参军稍转通直郎，宁远将军，司徒、司马掾，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虐，杀戮自任，威怒无恆。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于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萧衍遣将张齐率众攻逼，城门昼闭，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变生虑表，贼众俯张，所在强盛。统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扰叛。唯独州治仅存而已，亡灭之期，非旦则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谢罪阙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浅。若死为鬼，永旷天颜，九泉之下，实深重恨。今募使间行，偷路奔告，若台军速至，犹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肃宗诏曰："比敕傅竖眼倍道兼行，而犹未达，可更遣尚书郎堪干者一人驰驿催遣，庶令拔彼倒悬，救兹危急。"竖眼频破张齐，于是获全。徵拜光禄大夫，出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转安东将军、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杀行台高谅，反于彭城，自称尊号，号年天启。大军致讨，法僧携诸子，拥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萧衍。

钟葵弟笃，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将、抚冥镇将、光禄卿。出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卒，谥曰贞。

长子浩，字洪达。太尉长史。

他弟浑，继叔父广平王连。

浑弟比陵，太延五年为司空，赐爵□狗公。除安远将军、怀荒镇大将。卒。

子天琚，袭。高祖时征虏将军、青州刺史。从驾南征，拜后将军，寻降公为侯，除西中郎将。世祖时，征虏将军、夏州刺史。卒，赠本将军、济州刺史。子延伯袭。卒。

河南王曜，天兴六年封。五岁，尝射雀于太祖前，中之，太祖惊叹焉。及长，武艺绝人，与阳平王熙等并督诸军讲武，众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时年二十二。有七子。

长子提，骁烈有父风。世祖时，袭爵，改封颍川王。迎昭仪于塞北，时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后改封武昌。拜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平原镇都大将。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后与淮南王他讨平吐京叛胡，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统万镇都大将，赐马百匹，羊千口，甚见宠待。太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谥曰成王。

长子平原，袭爵。忠果有智略。显祖时，蠕蠕犯塞，从驾击之，平原战功居多。拜假节、都督齐兖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齐州刺史。善于怀抚，边民归附者千有余家。

高祖时，妖贼司马小君，自称晋后，聚党三千余人，屯聚平陵，号年圣君。攻破郡县，杀害长吏。平原身自讨击，杀七人，擒小君，送京师斩之。又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扇惑百姓。复讨斩之。时岁谷不登，齐民饥馑，平原以私米三千余斛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余人，还者皆给路粮。百姓咸称讠永之。州民韩凝之等千余人，诣阙颂之，高祖览而嘉叹。及还京师，每岁率诸军屯于漠南，以备蠕蠕。迁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雍州刺史，镇长安。太和十一年薨。赠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谥曰简王。有五子，长子和为沙门，舍其子显，以爵让其次弟鉴。鉴固辞。诏许鉴身终之后，令显袭爵，鉴乃受之。

鉴，字绍达。少有父风，颇览书传。沉重少言，宽和好士。拜通直散骑常侍，寻加冠军将军，守河南尹。车驾南伐，以鉴为平南将军，除左卫将军，出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时革变之始，百度惟新，鉴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齐之旧风，轨制粲然，皆合规矩。高祖览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顾谓侍臣曰："诸州刺史皆能如此，变风易俗，更有何难？"下诏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鉴所上。齐人爱讠永，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后，和罢沙门归俗，弃其妻子，纳一寡妇曹氏为妻。曹氏年齿已长，携男女五人随鉴至历城，干乱政事。和与曹及五子七处受纳，鉴皆顺其意，言无不从。于是狱以贿成，取受狼籍，齐人苦之。鉴治名大损。

世宗初，以本将军转徐州刺史。属徐兖大水，民多饥馑，鉴表加赈恤，民赖以济。先是，京兆王愉为徐州，王既年少，长史卢渊宽以驭下，郡县多不奉法。鉴表曰："梁郡太守程灵虬，唯酒是耽，贪财为事，虐政残民，寇盗并起；黩音悖响，盈于道路，部境呼嗟，佥焉怨酷。梁郡密迩伪畿，丑声易布，非直有点清风，臣恐取嗤荒远。请免所居官，以明刑宪。"诏免灵虬郡，徵还京师。于是徐境肃然。

萧衍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内附。鉴遣淮阳太守吴秦生率兵千余赴之。衍淮阴援军已来断路，秦生屡战破之，乘胜而进，遂克角城。世宗诏鉴曰："知摧角城，威谋展称，良以欣然。此城襟带淮浒，川路冲要，自昔经算，未能克之，蚁固积纪，每成边害。将军渊规潜运，妙略克宣，辟境克城，功著不日，据要扼喉，津径势阻，可谓勋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寻当别遣。"年四十二薨。赠卫

大将军、齐州刺史，王如故，谥曰悼王。

长子伯宗，员外郎；次仲渊，兰陵太守。并早卒。仲渊弟季伟，武定中，太尉中兵参军。

和，字善意。鉴薨之后，与鉴子伯宗竞求承袭。尚书令肇奏："和太和中出为沙门，让爵于鉴。鉴后以和子显年在弱冠，宜承基绪，求逊王爵以归正胤。先朝诏终鉴身，听如其请。鉴既薨逝，和求袭封。谨寻诏旨，听传子显，不许其身。和先让后求，有乖道素，请令伯宗承袭。"世宗诏曰："和初以让鉴，而鉴还让其子，交让之道，于是乎著。其子早终，可听和袭。"寻拜谏议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转通直散骑常侍、兼东中郎将。肃宗时，出为辅国将军、凉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东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赠安东将军、相州刺史。

子谦，字思义，袭爵。后拜前军将军、征蛮都督。庄帝初，于河阴遇害。赠散骑常侍、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子棽袭。齐受禅，爵例降。

鉴弟荣，字瓮生。高祖时直寝，从驾征新野。终于羽林监。

荣弟亮，字辟邪。威远将军、羽林监。卒，赠河间太守。

亮弟馗，字道明。太尉府行参军、司徒掾、镇远将军、太仆少卿。出除安西将军、东秦州刺史。建义初，卒于州。赠征东将军、青州刺史。

河间王修，天赐四年封。泰常元年薨，无子。

世祖继绝世，诏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袭修爵，改封略阳。后与永昌王健督诸军讨秃发保周于番和，徙张掖民数百家于武威，遂与诸将私自没入。坐贪暴，降爵为公。后统河西诸军袭蠕蠕，至于漠南。仍复王爵，加征西大将军。正平初，有罪赐死，爵除。

长乐王处文，天赐四年封。聪辩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伤之，自小敛至葬，常亲临哀恸。陪葬金陵。无子，爵除。

广平王连，天赐四年封。始光四年薨，无子。

世祖继绝世，以阳平王熙之第二子浑为南平王，以继连后，加平西

将军。浑好弓马，射鸟，辄历飞而杀之，时皆叹异焉。世祖尝命左右分射，胜者中的，筹满，诏浑解之，三发皆中，世祖大悦。器其艺能，常引侍左右，赐马百匹，僮仆数十人。后拜假节、都督平州诸军事、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平州刺史，镇和龙。在州绥导有方，民夷悦之。徙凉州镇将、都督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赐御马二匹。临镇清慎，恩著凉土。更满还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违所亲。太和十一年，从驾巡方山，道薨。

子飞龙，袭，后赐名霄。身长九尺，腰带十围，容貌魁伟。雅有风则，贞白卓然，好直言正谏，朝臣惮之。高祖特垂钦重，除宗正卿、右光禄大夫。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迁左光禄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赐朝服一具、衣一袭、东园第一秘器、绢千匹。高祖缌衰临霄丧，哀恸左右，宴不举乐。赠卫将军、定州刺史，赐帛五百匹。谥曰安王。

子纂，袭。纂亦有誉于时，除恢武将军，进平西将军，领西中郎将，出为安北将军、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于平城。

子伯和，袭。永平三年薨。赠散骑侍郎，谥曰哀王。

阙一版统卒，赠凉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赐四年封，神□元年薨。

子根，袭，改封江阳王，加平北将军。薨，无子，显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继为根后。

继，字世仁。袭封江阳王，加平北将军。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入为左卫将军，兼侍中，又兼中领军，留守洛京。寻除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

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继表："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愆首一人，

自余加以慰喻，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徒往往归顺。高祖善之，顾谓侍臣曰：“江阳良足大任也。”车驾北巡，至鄴而高车悉降，恆朔清定。继以高车扰叛，频表请罪。高祖优诏喻之。

世宗时，除征虏将军、青州刺史，转平北将军、恆州刺史，入为度支尚书。继在青州之日，民饥馁，为家僮取民女为妇妾，又以良人为婢，为御史所弹，坐免官爵。后大将军高肇伐蜀，世宗以继为平东将军，镇遏徐扬。世宗崩，班师。

及灵太后临朝，继子叉先纳太后妹，复继尚书本封，寻除侍中、领军将军。又除特进、骠骑将军。侍中、领军如故。继频表固让，许之。又诏还依前授。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太保、广平王怀及门下八座，奏追论继太和中慰喻高车、安辑四镇之勋，增邑一千五百户。继又上表陈让，诏听减户五百。灵太后以子叉姻戚，数与肃宗幸继宅，置酒高会，班赐有加。寻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特进、领军如故。徙封京兆王。继疾患积年，枕养于家，每至灵太后与肃宗游幸于外，时令扶入，居守禁内。及节庆宴飨，皆力疾参焉。迁司空公，侍中如故。宽和容裕，号为长者。

神龟末，子叉得志，转司徒公，仍加侍中。继以蕃王，宿宦旧贵，高祖时历内外显任，意遇已隆。灵太后临朝，入居心膂，兼处门下，历转台司，叉又居权重，荣赫一世。继频表逊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诏遣侍中、安丰王延明，给事黄门侍郎卢同敦劝。继又启固让。转太保，侍中如故，加后部鼓吹。频表陈辞，不许。诏曰：“至节嘉辰，礼有朝庆；亲尊戚老，理宜优异。王位高年宿，可依齐郡王简故事，朝讫引坐，免其拜伏。”转太傅，侍中如故。频让不许，又遣使敦劝，乃受之。时叉执杀生之柄，威福自己，门生故吏遍于省闼。拜受之日，送者倾朝，当世以为荣，有识者为之致惧。太官给酒膳，供宾客。又诏令乘步挽至殿庭，两人扶侍，礼秩与丞相高阳王相埒。后除使持节、侍中、太师、大将军、录尚书事、大都督，节度西道诸军。及出师之日，车驾临饯，倾朝祖送，赏赐万计。转太尉公，侍中、太师、录尚书、都督并如故。寻诏班师。继启求还复江阳，诏从之。

继晚更贪婪，聚敛无已。牧守令长新除赴官，无不受纳货贿，以相托付。妻子各别请属，至乃郡县微吏，亦不得平心选举。凭叉威势，法官不敢纠擿，天下患之。叉黜，继废于家。初，尔朱荣之为直寝也，数以名马奉叉，叉接以恩意，荣甚德之。建义初，复以继为太师、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赠假黄钺、都督雍华泾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诸军事、大

将军、录尚书、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谥曰武烈。

叉，继长子，字伯亻隽，小字夜叉。世宗时，拜员外郎。灵太后临朝，以叉妹夫，除通直散骑侍郎。叉妻封新平郡君，后迁冯翊郡君，拜女侍中。叉以此意势日盛，寻迁散骑常侍，光禄少卿，领尝食典御，转光禄卿。叉女夭，灵太后诏曰："叉长女，年垂弱笄，奄致夭丧，悼念兼怀，可赠乡主。"寻迁侍中，余官如故，加领军将军。既在门下，兼总禁兵，深为灵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怿，以亲贤辅政，参决机事，以叉恃宠骄盈，志欲无限，怿裁之以法。叉轻其为人，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怿坐禁止。后穷治无实，怿虽得免，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久之，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侍中刘腾密谋。灵太后时在嘉福，未御前殿，腾诈取主食中黄门胡玄度、胡定列诬怿，云许度等金帛，令以毒药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为帝，许度兄弟以富贵。腾以具奏，肃宗闻而信之，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怿入，遇叉于含章殿后，欲入徽章东阁，叉厉声不听。怿曰："汝欲反邪？"叉曰："元叉不反，正欲缚反人。"叉命宗士及直斋等三十人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使数十人防守之。腾称诏召集公卿，议以大逆论，咸畏惮叉，无敢异者。唯仆射游肇执意不同。语在其《传》。叉、腾持公卿议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杀怿。于是假为灵太后辞逊之诏。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辅政，常直禁中，肃宗呼为姨父。

自后专综机要，巨细决之，威振于内外，百僚重迹。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义，以讨叉为名，不果，见诛。叉寻迁卫将军，余如故。后灵太后与肃宗宴于西林园，日暮还宫，右卫将军奚康生复欲图叉，不克而诛。语在其《传》。是后，肃宗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尽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宠信。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刀剑以自先后，公私行止，弥加威防。叉于千秋门外厂下施木阑槛，有时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备窃发。人物求见者，遥对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及拜，肃宗御南门临观，并赐御马，帛千匹。

初，叉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而才术空浅，终无远致。得志之后，便骄愎，耽酒好色，与夺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又曾卧妇人于食舆，以帕覆之，令人舆入禁内，出亦如之。直卫虽知，莫敢言者。轻薄趣势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妇女，朋淫无别。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

从刘腾死后，防卫微缓。叉颇亦自宽，时宿于外，每日出游，留连他邑。灵太后微察知之。叉积习生常，无复虞虑。其所亲谏叉，叉又不纳。正光五年秋，灵太后对肃宗谓君臣曰："隔绝我母子，不听我往来兒间，复何用我为？放我出家，我当永绝人间，修道于嵩高闲居寺。先帝圣鉴，鉴于未然，本营此寺者正为我今日。"欲自下发。肃宗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殷勤苦请。灵太后声色甚厉，意殊不回。肃宗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太后密谋图叉。肃宗内虽图之，外形弥密，灵太后□真忿之言，欲得往来显阳之意，皆以告叉。又对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数四。叉殊不为疑，乃劝肃宗从太后意。于是太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

叉举其亲元法僧为徐州刺史，法僧据州反叛。灵太后数以为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阳王雍，虽位重于叉，而甚畏惮，欲进言于肃宗，而事无因。会太后与肃宗南游洛水，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日晏，肃宗及太后至雍内室，从者莫得而入，遂定图叉之计。后雍从肃宗朝太后，乃进言曰："臣不虑天下诸贼，唯虑元叉。何者？叉总握禁旅，兵皆属之；父率百万之众，虎视京西；弟为都督，总三齐之众。元叉无心则已，若其有心，圣朝将何以抗？叉虽曰不反，谁见其心？而不可不惧。"太后曰："然。元郎若忠于朝廷而无反心，何故不去此领军，以余官辅政？"叉闻之，甚惧，免冠求解。乃以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叉虽去兵权，然总任内外，殊不虑有黜废之理也。后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门者不纳。寻除名为民。

初，咸阳王礻喜以逆见诛，其子树奔萧衍，衍封为鄴王。及法僧反叛后，树遗公卿百僚书曰：

魏室不造，奸竖擅朝，社稷阽危，缀旒非譬。元叉险慝狼戾，人伦不齿，属籍疏远，素无问望，特以太后姻娅，早蒙宠擢。曾不怀音，公行反噬，肆兹悖逆，人神同愤。自顷境土所传，皆云：叉狼心虿毒，藉权位而日滋；含忍谄诈，与日月而弥甚。无君之心，非复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

抑又闻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义，山川隐疾，且犹不以名，成师兆乱，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来矣。元叉本名夜叉，弟罗实名罗刹，夜叉、罗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风，事同飘坠。呜呼魏境，离此二灾！恶木盗泉，不息不饮；胜名枭称，不入不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继主蒙尘，释位挥戈，言谋王室，不在今日，何谓人臣！诸贤或奕世载德，或将相继踵，或受任累

朝，或职居机要，或姻戚匪他，或忠义是秉，俯眉逆手，见制凶威，臣节未申，徒有勤悴。

又闻自叉专政，亿兆离德，重以岁时灾厉，年年水旱，牛马殪踣，桑柘焦枯，饥馑相仍，菜色满道，妖灾告谴，人皆叹息。瀍涧西北，羌戎陆梁；泗汴左右，戍漕流离。加以剖斮忠贤，歼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溃。今既率师，将除君侧。区区之怀，庶令冠屦得所，大憝同必诛之戮，魏祀无忽诸之非。

叉为远近所恶如此。

其后灵太后顾谓侍臣曰："刘腾、元叉昔邀朕索铁券，望得不死，朕赖不与。"中书舍人韩子熙曰："事关杀活，岂计与否？陛下昔虽不与，何解今日不杀？"灵太后怃然。未几，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谋反，欲令其党攻近京诸县，破市烧邑郭以惊动内外，先遣其从弟洪业率六镇降户反于定州，又令人勾鲁阳诸蛮侵扰伊阙，叉兄弟为内应。起事有日，得其手书。灵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决。黄门侍郎李琰之曰："元叉之罪，具腾遐迩，岂容复停，以惑视听。"黄门徐纥趋前欲谏，逡巡未敢。群臣固执不已，肃宗又以为言，太后乃从之。于是叉及弟爪并赐死于家。太后犹以妹故，复追赠叉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冀州刺史。

叉子亮，袭祖爵。齐受禅，例降。

叉庶长子稚，秘书郎中。叉死之后，遂亡奔萧衍。

叉弟罗，字仲纲，以俭素著称。起家司空参军事，转司徒主簿，领尝食典御、散骑侍郎、散骑常侍。虽父兄贵盛，而虚己谦退，恂恂接物。迁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叉当朝专政，罗望倾四海，于是才名之士王元景、刑子才、李奖等咸为其宾客，从游青土。时萧衍遣将寇边，以罗行抚军将军，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诸军事。罢州，入为宗正卿。孝庄初，除尚书右仆射、东道大使。出帝时，迁尚书令，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罗既懦怯，孝静初，萧衍遣将围逼，罗以州降。叉死之后，罗逼叉妻，时人秽之。或云其救命之计也。

罗弟爽，字景并。少而机警，尤为父所宠爱。解褐秘书郎，稍迁给事黄门侍郎、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赠使持节、都督泾岐秦三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左仆射、秦州刺史，谥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蛮，武定末，光禄卿。

爪字景邕，给事中。与兄叉同以罪诛。

继弟罗侯，迁洛之际，以坟陵在北，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内丰资产，唯以意得为适，不入京师。有宾客往来者，必厚相礼遗，豪据北方，甚有声称。叉权重，以罗侯不乐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贼大俄佛保陷郡，见害。

子景遵，直寝，太常丞。

史臣曰：枭镜为物，天实生之，知母忘父，盖亦禽兽，元绍其人，此之不若乎！阳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显于时。静、简二王，为时称首。鉴既有声，浑亦见器。霄荷遇高祖，继受任太和，苟无其才，名位岂徒及也。叉阶缘宠私，智小谋大，任重才弱，遂乱天下，杀身全祀，不亦幸哉！

列传第五 明元六王

乐平王安定王乐安王永昌王建宁王新兴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乐平戾王丕。安定殇王弥阙母氏。慕容夫人生乐安宣王范。尹夫人生永昌庄王健。建宁王崇、新兴王俊二王，并阙母氏。

乐平王丕，少有才干，为世所称。太宗以丕长，爱其器度，特优异之。泰常七年封，拜车骑大将军。后督河西、高平诸军讨南秦王杨难当，军至略阳，禁令齐肃，所过无私，百姓争致牛酒。难当惧，还仇池。而诸将议曰："若不诛豪帅，军还之后，必聚而为寇；又以大众远出，不有所掠，则无以充军实，赏将士。"将从之。时中书侍郎高允参丕军事，谏曰："今若诛之，是伤其向化之心，恐大军一还，为乱必速。"丕以为然，于是绥怀初附，秋毫无犯。初，冯弘之奔高丽，世祖诏遣送之。高丽不遣。世祖怒，将讨之。丕上疏，以为和龙新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帝纳之，乃止。后坐刘洁事，以忧薨。事在《洁传》。谥曰戾王。

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夫如是，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于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弥，泰常七年封。太宗讨滑台，留守京师。薨，谥殇王。无子，国除。

乐安王范，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宽和仁恕。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可任者，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高选才能，以为僚佐。范谦恭惠下，推心抚纳，百姓称之。时秦土新罹寇贼，流亡者相继，范请崇易简之治，帝纳之。于是遂宽徭，与人休息。后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

长子良。世祖未有子，尝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亲抚养之。长而壮勇多知，常参军国大计。高宗时，袭王。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为内都大官。薨，谥曰简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在征战，常有大功。才艺比陈留桓王，而智略过之。从世祖破赫连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讨和龙，健别攻拔建德。后平叛胡白龙余党于西河。世祖袭蠕蠕，越涿邪山。车驾还，诏健殿后。蠕蠕万骑追之，健与数十骑击之，矢不虚发，所中皆应弦而毙，遂退。威震漠北。寻从平凉州，健功居多。又讨破秃发保周，自杀，传首京师；复降沮渠无讳。无疾薨，谥曰庄王。

子仁，袭。仁亦骁勇，有父风，世祖奇之。后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国除。

建宁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辅国将军。从讨北虏有功。高宗时，封崇子丽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元宝谋逆，父子并赐死。

新兴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镇东大将军。少善骑射，多才艺。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己被贬削，恆怀怨望，颇有悖心。后事发，赐死，国除。

列传第六 太武五王

晋王东平王临淮王广阳王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贺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罗。舒椒房生东平王翰。弗椒房生临淮王谭。伏椒房生楚王建。闾左昭仪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真、虎头、龙头并阙母氏，皆早薨，无传。

晋王伏罗，真君三年封，加车骑大将军。后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正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若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擒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斩首五千余级，降其一万余落。八年薨。无子，国除。

东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参典都曹事。忠贞雅正，百僚惮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诸侯箴》以遗之，翰览之大悦。后镇枹罕，以信惠抚众，羌戎敬服。改封东平王。世祖崩，诸大臣等议欲立翰，而中常侍宗爱与翰不协，矫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杀翰。

子道符，袭爵，中军大将军。显祖践阼，拜长安镇都大将。皇兴元年，谋反，司马段太阳讨斩之，传首京师。

临淮王谭，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参都曹事。后改封临淮王。世祖南讨，授中军大将军。先是，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家，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薨，谥宣王。

子提，袭。为梁州刺史，以贪纵削除，加罚，徙配北镇。久之，提子员外郎颖免冠请解所居官，代父边戍，高祖不许。后诏提从驾南伐，至洛阳，参定迁都之议。寻卒。以预参迁都功，追封长乡县侯。世宗时，赠雍州刺史，谥曰懿。

提子昌，字法显。好文学，居父母丧，哀号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时，复封临淮王，未拜而薨。赠齐州刺史，谥曰康王，追封济南。

子彧，字文若，绍封。彧少有才学，时誉甚美。侍中崔光见彧，退而谓人曰：“黑头三公，当此人也。”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学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阜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彧姿制闲裕，吐发流靡，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拜前军将军、中书侍郎。奏郊庙歌辞，时称其美。除给事黄门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时侍中穆绍与彧同署，避绍父讳，启求改名。诏曰：“仕明风神运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体相伦之美。”彧求复本封，诏许，复封临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长兼御史中尉。彧以为伦叙得之，不谢。领军于忠忿，言之朝廷曰：“临淮虽复风流可观，而无骨鲠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仪，单车而还，朝流为之叹息。累迁侍中、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摄选。

是时，萧衍遣将围逼温汤，进彧以本官为东道行台。会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抚膺恸哭，遂奔萧衍。衍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并观彧为人。建孙还报，称彧风神闲俊。衍亦先闻名，深相器待，见彧于乐游园，因设宴乐。彧闻乐声，歔欷，涕泪交下，悲感傍人，衍为之不乐。自前后奔叛，皆希旨称魏为伪，唯彧上表启，常云魏临淮王。衍体彧雅性，不以为责。及知庄帝践阼，彧以母老请还，辞旨恳切。衍惜其人才，又难违其意，遣其仆射徐勉私劝彧曰：“昔王陵在汉，姜维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犹愿北，况于生也。”衍乃以礼遣。彧性至孝，事父母尽礼，自经违离，不进酒肉，容貌憔悴，见者伤之。累除位尚书令、大司马、兼录尚书。

庄帝追崇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彧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舂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尚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斯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威权。景王意存毁冕，文王心规裂冠，虽祭则魏王，而权归晋室，昆之与季，实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业。故晋武继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禘祫失序，著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时庄帝意锐，朝臣无敢言者，唯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并有表闻。诏报

曰：“文穆皇帝勋格四表，道迈百王，是用考循旧轨，恭上尊号。王表云汉太上于香街，南顿于舂陵。汉高不因瓜瓞之绪，光武又无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庙异寝，于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历数有归；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业有统，汉氏非伦。若以昔况今，不当移寝，则魏太祖、晋景帝虽王迹已显，皆以人臣而终，岂得与余帝别庙，有阙余序。汉郡国立庙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飨遍天下，非关太庙神主，独在外祠荐。汉宣之父，亦非勋德所出，虽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称，何必准古而言非类也。复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当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为疑。《礼》：‘天子元子犹士。’禘祫岂不得同室乎？且晋文、景共为一代，议者云，世限七，主无定数。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礼》既有祔，嫂叔何嫌？《礼》，士祖祢一庙，岂无妇舅共室也？若专以共室为疑，容可更议迁毁。”庄帝既逼诸妹之请，此辞意黄门侍郎常景、中书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

又追尊兄彭城王为孝宣皇帝。彧又面谏曰：“陛下中兴，意欲宪章前古，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历寻书籍，未有其事。愿割友于之情，使名器无爽。”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

尔朱荣死，除彧司徒公。尔朱世隆率部北叛，诏彧防河阴。及尔朱兆率众奄至，彧出东掖门，为贼所获。见兆，辞色不屈，为群胡所殴薨。出帝赠太师、太尉公、雍州刺史。

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所著文藻虽多亡失，犹有传于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进举止于亲娅，为识者所讥。无子。

弟孝友，少有时誉，袭爵临淮王，累迁沧州刺史。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无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静帝宴齐文襄王于华林园，孝友因醉自誉，又云陛下许赐臣能。帝笑曰：“朕恆闻王自道清。”文襄曰：“临淮王雅旨舍罪。”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

孝友明于政理，尝奏表曰：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徵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

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

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嗣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称事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妒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

臣之赤心，义唯家国，欲使吉凶无不合礼，贵贱各有其宜，省人帅以出兵丁，立仓储以丰谷食，设赏格以擒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数，正欲使王侯、将相、功臣子弟，苗胤满朝，传祚无穷，此臣之志也。

诏付有司议奏不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为皁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孝友在尹积年，以法自守，甚著声称。然性无骨鲠，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齐受禅，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誉。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聪、司徒崔光

等见孚，咸曰：“此子当准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见耳。”累迁兼尚书右丞。灵太后临朝，宦者干政，孚乃总括古今名妃贤后，凡为四卷，奏之。迁左丞。

蠕蠕王阿那瑰既得返国，其人大饥，相率入塞，阿那瑰上表请台赈给。诏孚为北道行台，诣彼赈恤。孚陈便宜，表曰：

皮服之人，未尝粒食。宜从俗因利，拯其所无。昔汉建武中，单于款塞，时转河东米Я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给之。斯即前代和戎、抚新、柔远之长策也。乞以牸牛产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又尚书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随宽置之。臣谓人情恋本，宁肯徙内？若依臣请，给赈杂畜，爱本重乡，必还旧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损。假令逼徙，事非久计。何者？人面兽心，去留难测；既易水草，疴恙将多，忧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余类尚在沙碛，脱出狂勃，翻归旧巢，必残掠邑里，遗毒百姓。乱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

又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

又云：

“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拘近利。虽戎狄衰盛，历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论讨。周之北伐，仅获中规；汉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为重备，将帅劳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计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乱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鸠其散亡，礼送令返。宜因此时，善思远策。

窃以理虽万变，可以一观；来事虽悬，易以往卜。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令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斯皆守吉之元龟，安边之胜策。计今朝廷成功，不减曩时；蠕蠕国弊，亦同畴日。宜准昔成谟，略依旧事。借其所闲地，听使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以见保卫。驭以宽仁，縻以久策。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叛反。今北镇诸将旧常云一人代外逻，因令防察。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又云：

先人有夺人之心，待降如受强敌。武非专外，亦以防内。若从处分割配，诸州镇辽远，非转输可到，悔叛之情，变起难测。又居人畜业，布在原野，戎夷性贪，见则思盗。防彼肃此，少兵不堪，浑流之际，易相干犯。驱之还本，未必乐去，配州内徙，复不肯从。既其如此，为费必大。

朝廷不许。

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瑰于柔玄、怀荒二镇间。阿那瑰众号三十万，阴有异意，遂拘留孚，载以韞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众，坐孚东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阿那瑰遂南过至旧京，后遣孚等还，因上表谢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谦之云孚辱命，处孚流罪。

后拜冀州刺史。孚劝课农桑，境内称为慈父，邻州号曰神君。先是，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孚至，皆请入城，愿致死效力。后为葛荣所陷。为荣所执兄祐为防城都督，兄子子礼为录事参军。荣欲先害子礼，孚请先死以赎子礼，叩头流血，荣乃舍之。又大集将士议其死事，孚兄弟各诬己引过，争相为死。又孟都、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就法，请活使君。荣曰："此魏之诚臣义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荣平，还，除冀州刺史。

元颢入洛，授孚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孚封颢逆书送朝廷，天子嘉之。颢平，封孚万年乡男。

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监仪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簨虡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奏可。于时缙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返。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

善。

后从出帝入关。

广阳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后改封广阳王。薨，谥曰简王。

子石侯，袭。薨，谥曰哀王。

子遗兴，袭。薨，谥曰定王。无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于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后封广阳王，以绍建后。高祖南伐，诏嘉断均口。嘉违失指授，令贼得免。帝怒，责之曰："叔祖定非世孙，何太不上类也！"及将大渐，遗诏以嘉为尚书左仆射，与咸阳王禸喜等辅政。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拜卫大将军、尚书令，除仪同三司。

嘉好饮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无所顾忌。帝以其属尊年老，常优容之。与彭城、北海、高阳诸王每入宴集，极欢弥夜，数加赏赐。帝亦时幸其第。性好仪饰，车服鲜华，既居仪同，又任端首，出入容卫，道路荣之。后迁司空，转司徒。

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爱敬人物，后来才俊未为时知者，侍坐之次，转加谈引，时人以此称之。薨，遗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赠侍中、太保，谥曰懿烈。

嘉后妃，宜都王穆寿孙女，司空从妹也，聪明妇人。及为嘉妃，多所匡赞，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远，袭爵。肃宗初，拜肆州刺史。预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盗止息。后为恆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恆。累迁殿中尚书，未拜，坐淫城阳王徽妃于氏，为徽表讼。诏付丞相、高阳王雍等宗室议决其罪，以王还第。

及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临淮王彧讨之，失利，诏深为北道大都督，受尚书令李崇节度。时东道都督崔暹败于白道，深上书曰：

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

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及阿那瑰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敢为逆命，攻城掠地，所见必诛。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其崔暹只轮不反，臣崇与臣逡巡复路。今者相与还次云中，马首是瞻，未便西迈，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时不纳其策。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深后上言："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不必制敌。请简选兵，或留守恆州要处，更为后图。"

及李崇徵还，深专总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恆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脩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其余降户，犹在恆州，遂欲推深为主。深乃上书乞还京师。令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都督，以深为侍中、右卫将军、定州刺史。时中山太守赵叔隆、别驾崔融讨贼失利，台使刘审考核，未讫，会贼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审驰驿还京，云深擅相放纵。城阳王徽与深有隙，因此构之。乃徵深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及深至都，肃宗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会令相和解。徽衔不已。

后河间王琛等为鲜于脩礼所败，乃除深仪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

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徽因奏灵太后构深曰：“广阳以爱子握兵在外，不可测也。”乃敕章武王等潜相防备。融遂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灵太后闻之，乃使问深意状。乃具言曰：

往者元叉执权，移天徙日，而徽托附，无翼而飞。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衔臣切骨。臣以疏滞，远离京辇，被其构阻，无所不为。然臣昔不在其后，自此以来，翻成陵谷。徽遂一岁八迁，位居宰相；臣乃积年淹滞，有功不录。

自徽执政以来，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勋，皆被拥塞。将士告捷，终无片赏，虽为表请，多不蒙遂。前留元标据于盛乐，后被重围，析骸易子，倒悬一隅，婴城二载。贼散之后，依阶乞官，徽乃盘退，不允所请。而徐州下邳戍主贾勋，法僧叛后，暂被围逼，固守之勋，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开国。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赏异，不平谓何？又骠骑李崇，北征之日，启募八州之人，听用关西之格。及臣在后，依此科赏，复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关西。定襄陵庙之至重，平城守国之要镇，若计此而论，功亦何负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风排抑。

然其当途以来，何直退勋而已，但是随臣征者，即便为所嫉。统军袁叔和曾经省诉，徽初言有理，又闻北征隶臣为统，应时变色。复令臣兄子仲显异端讼臣，缉缉翩翩，谋相诽谤。言臣恶者，接以恩颜；称臣善者，即被嫌责。甄琛曾理臣屈，乃视之若仇雠；徐纥颇言臣短，即待之如亲戚。又骠骑长史祖莹，昔在军中，妄增首级，矫乱戎行，蠹害军府，获罪有司，避命山泽。直以谤臣之故，徽乃还雪其罪。臣府司马刘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贼如决河，岂其能拥。且以臣府参僚，不免身首异处。徽既怒迁，舍其元恶。囗及胥徒。从臣行者莫不悚惧。

顷恆州之人，乞臣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测。及降户结谋，臣频表启，徽乃因执言此事。及向定州，远彼奸恶，又复论臣将有异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国朝遽赐迁代。贼起之由，谁使然也？徽既优幸，任隆一世，慕势之徒，于臣何有？是故余人摄选，车马填门；及臣居边，宾游罕至。臣近比为虑其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阙。属流人举斧，元戎垂翅，复从后命，自安无所，僶俛先驱，不敢辞事。及臣出都，行尘未灭，已闻在后复生异议。言臣将兒自随，证为可疑之兆，忽称此以构乱。悠悠之人，复传音响，言左军臣融、右军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将何以自安！

窃以天步未夷，国难犹梗，方伯之任，于斯为急。徽昔临藩，乃有人誉，及居端右，蔑尔无闻。今求出之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从所长，臣无内虑之切。脱蒙囗公私幸甚。

深以兵士频经退散，人无斗情，连营转栅，日行十里。行达交津，隔水而陈。贼脩礼常与葛荣谋，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荣常衔之。普贤昔为深统军，及在交津，深使人谕之，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脩礼而自立。荣以新得大众，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众北转。荣东攻章武王融，战败于白牛还。深遂退走，趋定州。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乃止于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谥等六七人，臂肩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疑深意异，乃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谥讨深，深走出，谥叫噪追蹑。深与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贼游骑，乃引诣葛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自立，内恶之，乃害深。庄帝追复王爵，赠司徒公，谥曰忠武。

子湛，字士深，少有风尚。庄帝初，袭封。孝静初，累迁冀州刺史，所在聚敛，风政不立。入为侍中，后行司州牧。时齐献武王作相，以湛颇有器望，启超拜太尉公。薨，赠假黄钺、大司马、尚书令，谥曰文献。初，湛名位渐重，留连声色，始以婢紫光遗尚书郎中宋游道，后乃私耽，出为冀州，窃而携去。游道大致纷纷，乃云紫光湛父所宠，湛母遗己，将致公文。久乃停息，论者两非之。

湛弟瑾，尚书祠部郎。后谋杀齐文襄，事泄，合门伏法。

湛子法轮，紫光所生也。齐王矜湛覆灭，乃启原之，复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吴王，后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爱矫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后发丧。大赦，改年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赏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余不恤之，百姓愤惋，而余晏如也。宗爱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余疑爱将谋变，夺其权。爱怒，因余祭庙，夜杀余。高宗葬以王礼，谥曰隐。

列传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

阳平王京兆王济阴王汝阴王乐浪王广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阳平幽王新成。尉

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阳椒房生汝阴灵王天赐。乐浪厉王万寿、广平殇王洛侯，母并阙。孟椒房生任城康王云。刘椒房生南安惠王桢、城阳康王长寿。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乐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赵王深早薨，无传，母阙。魏旧太子后庭未有位号，高宗即位，恭宗宫人有子者，并号为椒房。

阳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将军。后为内都大官。薨，谥曰幽。

长子安寿，袭爵。高祖赐名颐。累迁怀朔镇大将，都督三道诸军事北讨。诏徵赴京，勖以战伐之事。对曰："当仰仗庙算，使呼韩同渭桥之礼。"帝叹曰："壮哉王言！朕所望也。"未发，遭母忧，诏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殡而发，与陆叡集三道诸将议军途所诣。于是中道出黑山，东道趋士卢河，西道向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蠕蠕。颐入朝，诏曰："王之前言，果不虚也。"后除朔州刺史。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于青州刺史，谥曰庄王。传国至孙宗胤，肃宗时，坐杀叔父赐死，爵除。

颐弟衍，字安乐，赐爵广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请假王，以崇威重。诏曰："可谓无厌求也，所请不合。"转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传疗。疾差，成伯还，帝曰"卿定名医"，赉绢三千匹。成伯辞，请受一千。帝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是而言，岂惟三千匹乎？"其为帝所重如此。后所生母雷氏卒，表请解州。诏曰："先君余尊之所厌，礼之明文，季末陵迟，斯典或废。侯既亲王之子，宜从余尊之义，便可大功。"后卒于雍州刺史，谥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洁，又不营产业，历牧四州，皆有称绩，亡日无敛尸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骁武过人。庄帝谋杀尔朱荣，以融为直阁将军。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间。

衍弟钦，字思若。位中书监、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钦色尤黑，故时人号为黑面仆射。钦淫从兄丽妻崔氏，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寻除司州牧。钦少好学，早有令誉，时人语曰："皇宗略略，寿安、思若。"及晚年贵重，不能有所匡益，识者轻之。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于是待客稍厚。后除司空公，封钜平县公。于河阴遇害，赠假黄

钺、太师、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业。早有令誉，年八岁，司徒崔光见而异之曰：“后生领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子推性沉雅，善于绥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为中都大官，察狱有称。显祖将禅位于子推，以大臣固谏，乃传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兴，袭。拜长安镇都大将，以黩货，削除官爵。后除秘书监，还复前爵，拜统万镇将，改封西河。后改镇为夏州，仍以太兴为刺史。除守卫尉卿。初，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及斋后，僧皆四散，有一沙门方云乞斋余食。太兴戏之曰：“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只，食尽犹言不饱。及辞出后，酒肉俱在。出门追之，无所见。太兴遂佛前乞愿，向者之师当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舍王爵入道。未几便愈，遂请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高祖南讨在军，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施帛二千匹。既为沙门，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终。

子昴，字伯晖，袭。薨。

子悰，字魏庆，袭。孝静时，累迁太尉、录尚书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于州，赠假黄钺、太傅、司徒公，谥曰文。悰宽和有度量，美容貌，风望俨然，得丧之间，不见于色。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

昴弟仲景，性严峭。庄帝时，兼御史中尉，京师肃然。每向台，恆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太昌初，为河南尹，奉法无私。时吏部尚书樊子鹄部下纵横，又为盗窃，仲景密加收捕，悉获之，咸即行决。于是豪贵寒心。出帝将西行，授仲景中军大都督，留京师。齐献武王欲至洛阳，仲景遂弃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庄帝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元颢入洛，暹据州不屈。庄帝还宫，封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

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孝静时，位侍中、录尚书事。薨，赠太师、录尚书。

子冲，袭。无子，国绝。

太兴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卫将军从高祖南征，赐爵饶阳男。世宗初，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

肃宗初，累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迁冀州刺史。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御史按验，事与胡同，遥坐除名。遥陈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迁右光禄大夫。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勃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勃海郡，杀害吏人。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没。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诏以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帅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率骑追掩，讨破，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归伯，戮于都市。

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窃闻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其不可得变革者，则亲也，尊也。四世而缌服穷，五世而袒免，六世而亲属竭矣。去兹以往，犹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议亲者，非唯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且临淮王提，分属籍之始，高祖赐帛三千匹，所以重分离；乐良王长命，亦赐缣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其辅己者众。臣诚不欲妄亲太阶，苟求润屋，但伤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者，盖恶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高祖所以国秩禄赋复给衣食，后族唯给其赋不与衣食者，欲以别外内、限异同也。今诸庙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终，然后改夺。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诏付尚书

博议以闻。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太后不从。卒，谥曰宣公。

遥弟恆，字景安，粗涉书史。恆以《春秋》之义，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历位太常卿、中书监、侍中。后于河阴遇害。赠太傅、司徒公，谥曰宣穆公。

济阴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颇有武略。库莫奚侵扰，诏新成率众讨之。新成乃多为毒酒，贼既渐逼，便弃营而去。贼至，喜而竞饮，聊无所备。遂简轻骑，因醉纵击，俘馘甚多。后位外都大官。薨，赠大将军，谥曰惠公。

子郁，字伏生，袭。位开府。为徐州刺史，以黩货赐死，国除。

长子弼，字邕明，刚正有文学。位中散大夫。以世嫡应袭先爵，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遂夺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诞。于是弼绝弃人事，托疾还私第。世宗徵为侍中，弼上表固让。入嵩山，以穴为室，布衣蔬食，卒。建义元年，子晖业诉复王爵。永安三年，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初，弼尝梦人谓之曰："君身不得传世封，其绍先爵者，君长子绍远也。"弼觉，即语晖业。终如其言。

晖业，少险薄，多与寇盗交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历位司空、太尉，加特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尝问之曰："此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齐初，降封美阳县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籍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

晖业弟昭业，颇有学尚，位谏议大夫。庄帝将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扣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位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谥曰文侯。

郁弟偃，字仲ＦＭ，位太中大夫。卒。

子诞，字昙首。初，诞伯父郁以贪污赐死，爵除。景明三年，诞诉云：伯郁前朝之封，正以年长袭封，以罪除爵。爵由谬袭，袭应归正。诏以偃正元妃息昙首，济阴王嫡孙，可听绍封，以纂先绪。诞既袭爵，

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有沙门为诞采药，还而见之，诞曰："师从外来，有何消息？"对曰："唯闻王贪，愿王早代。"诞曰："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会赦免。薨，谥曰静王。

子抚，字伯懿，袭。庄帝初，为从兄晖业诉夺王爵。

偃弟丽，字宝掌。位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迁光禄勋，宗正、右卫如故。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苟兒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列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便进军永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胜追奔三十里，获其父母妻子，斩贼王五人。其余相继归降，诸城之围，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椿又斩瞻。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世宗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检。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诞一男，丽遂出州狱囚死及徒流案未申台者，一时放免。迁冀州刺史，入为尚书左仆射。帝问曰："闻公在州，杀戮无理，枉滥非一，又大杀道人。"对曰："臣在冀州可杀道人二百许人，亦复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纳诸隍，况杀道人二百而言不多。"丽脱冠谢，赐坐。卒，谥曰威。

子显和，少有节操，历司徒记室参军。司徒崔光每见之曰："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东府长史。刺史元法僧叛，显和与战被擒，执手命与连坐。显和曰："显和与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无惭德！"遂不肯坐。法僧犹欲慰喻，显和曰："乃可死作恶鬼，不能坐为叛臣。"及将杀之，神色自若。建义初，赠秦州刺史。

汝阴王天赐，和平三年封，拜镇南大将军、虎牢镇都大将。后为内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简选不平。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于是诸部敕勒悉叛。诏天赐与给事中罗云督诸军讨之。前锋敕勒诈降，云信之。副将元伏曰："敕勒色动，恐将有变，今不设备，将为所图。"云不从。敕勒轻骑数千袭杀云，天赐仅得自全。后除征北大将军、护匈奴中郎将。累迁怀朔镇大将。坐贪残，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于思政观，赠本爵，葬从王礼，谥曰灵王。

子逞，字万安。卒于齐州刺史，谥曰威。

逞子庆和，东豫州刺史。为萧衍将所攻，举城降之。衍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衍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泛，字普安。自元士稍迁营州刺史。性贪残，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泛走平州。后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东燕县男。于河阴遇害。

天赐第五子脩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迁左将军、齐州刺史。脩义以齐州频丧刺史，累表固辞。诏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过致忧惮，以乖维城之寄。违凶就吉，时亦有之，可听更立馆宇。"于是移理东城。脩义为政，宽和爱人，在州四岁，不杀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迁秦州刺史。肃宗初，表陈庶人禧、庶人愉等，请宥前愆，赐葬陵域。灵太后诏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职干陈！"在州多受纳。

累迁吏部尚书。及在铨衡，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时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时上党郡缺，居遂求之。脩义私已许人，抑居不与。居大言不逊，脩义命左右牵曳之。居对大众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贼？"居指脩义曰："此座上者，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脩义失色。居行骂而出。后欲邀车驾论脩义罪状，左仆射萧宝夤谕之，乃止。

二秦反，假脩义兼尚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脩义性好酒，每饮连日，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脩义为雍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谥曰文。

子均，位给事黄门侍郎。

乐浪王万寿，和平三年封，拜征东大将军，镇和龙。性贪暴，徵还，道忧薨。谥曰厉王。

子康王乐平，袭。薨。

子长命，袭。坐杀人赐死，国除。

子忠，肃宗时，复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泛舟天渊池，命宗室诸

王陪宴。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裤，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著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广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谥曰殇。无子，后以阳平幽王第五子匡后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气节。高祖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以成克终之美。”

世宗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茹皓始有宠，百僚微惮之。世宗曾于山陵还，诏匡陪乘，又命皓登车。皓褰裳将上，匡谏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当时壮其忠謇。世宗亲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惧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声绩。迁恆州刺史，徵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匡奏亲王及始簿、二簿王妻悉有妃号，而三簿已下皆谓之妻，上不得同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妇之号，窃为疑。诏曰：“夫贵于朝，妻荣于室，妇女无定，升从其夫。三簿既启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齐也，理与已齐，可从妃例。”自是三簿王妻名号始定。后除度支尚书。匡表引乐陵、章武之例，求绍洛侯封，诏付尚书议。尚书奏听袭封，以明兴绝之义。

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常无降下之色。时世宗委政于肇，朝廷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肇闻而恶之。后因与太常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御史中尉王显奏匡曰：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大魏应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依据《六经》，参诸国志，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属云构中迁，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钟。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

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抑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座，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噂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已。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按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恆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有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

臣按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籥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

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明时。岂应谈议之间，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际，轻生刖足之言。赵高矫惑，事属衰秦；卞和抱璞，时遇暴楚。何宜以济济之朝，而有斯谤者哉！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

诏曰“可”。有司奏匡诬肇，处匡死刑。世宗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为兖州刺史。匡临发，帝引见于东堂，劳勉之。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经，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若议之日，愿听臣暂赴。世宗曰：“刘芳学高一时，深明典故。其所据者，与先朝尺乃寸过一黍，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执不经，后议之日，何待赴都也。”

肃宗初，入为御史中尉。匡严于弹纠，始奏于忠，次弹高聪等免官，灵太后并不许。以违其纠恶之心，又虑匡辞解，欲奖安之，进号安南将军，后加镇东将军。

匡屡请更权衡不已，于是诏曰：“谨权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历，往代良规。匡宗室贤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贵，以时验决。必务权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诏曰：“故广平殇王洛侯，体自恭宗，茂年薨殒，国除祀废。不祀忽诸。匡亲同若子，私继岁久，宜树维城，永兹磐石，可特袭王爵，封东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讫，请集朝士议定是非。诏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以闻。太师、高阳王雍等议曰：“伏惟高祖创改权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参差。且匡云所造尺度与《汉志》王莽权斛不殊。又晋中书监荀勖云，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于是依《周礼》，积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钟，遂改正之。寻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毫厘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亦准议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诏从之。

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驺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诏付八座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后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寻为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遇疾还京。孝昌初，卒，谥曰文贞。后追复本爵，改封济南王。

第四子献，袭。齐受禅，爵例降。

列传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

任城王云，年五岁，恭宗崩，号哭不绝声。世祖闻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节、侍中、征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显祖时，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

延兴中，显祖集群僚，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皇魏之兴，未之有革。皇储正统，圣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冢副之寄，宜绍宝历。若欲舍储，轻移宸极，恐非先圣之意，骇动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太尉源贺又进曰："陛下今欲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尝，昭穆有乱，脱万世之后，必有逆飨之讥，深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系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显祖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于高祖。

后蠕蠕犯塞，云为中军大都督，从显祖讨之，遇于大碛。事具《蠕蠕传》。后仇池氐反，以云为征西大将军讨平之。除都督徐兖二州缘淮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云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显祖不许。云悲号动疾，乃许之。性善抚绥，得徐方之心，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显祖闻而嘉之。复拜侍中、中都大官，赐帛千匹、羊千口。出为冀州刺史，仍本将军。云留心政事，甚得下情，于是合州请户输绢五尺、粟五升以报云恩。高祖嘉之，迁使持节、都督陕西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云廉谨自修，留心庶狱，挫抑豪强，群盗息止，州民颂之者千有余人。文明太后嘉之，赐帛千匹。太和五年，薨于州。遗令薄葬，勿受赗襚。诸子奉遵其旨。丧至京师，车驾亲临，哭之哀恸，赠以本官，谥曰康。陪葬云中之金陵。

云长子澄，字道镇，少而好学。及康王薨，澄居丧以孝闻。袭封，加征北大将军。高祖时，蠕蠕犯塞，加澄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

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见澄，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兒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梁州氐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及符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凶狡。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马一匹，以旌其能。

后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甚有声绩。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堂。高祖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高祖曰：“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澄曰：“子产道合当时，声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几？愚谓子产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

后徵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萧赜使庾荜来朝，荜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

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鄴宫，除吏部尚书。

及幸代，车驾北巡，留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之用，咸无怨者。驾还洛京，复兼右仆射。

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高祖曰：“朕昨夜梦一老公，头鬓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问之，自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对曰：“晋世之乱，嵇绍以身卫主，殒命御侧，亦是晋之忠臣；比干遭纣凶虐，忠谏剖心，可谓殷之良士。二人俱死于王事，坟茔并在于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经殷墟而布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达士也？然实思追礼先贤，标扬忠懿。比干、嵇绍皆是古之诚烈，而朕务浓于比干，礼略于嵇绍，情有愧然。既有此梦，或如任城所言。”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萧鸾既杀萧昭业而自立，昭业雍州刺史曹虎请以襄阳内附。分遣诸将，车驾将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诚之使不复重来。高祖引澄及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司徒冯诞、司空穆亮、镇南李冲等议之。高祖曰：“比得边州表云，襄阳慕化，朕将鸣銮江沔，为彼声势。今复表称，更无后信，于行留之计，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众人纷纭，意见不等，朕莫知所从。必欲尽行留之势，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发。任城与镇南为应留之议，朕当为宜行之论，诸公俱坐听得失，长者从之。”于是高祖曰：“二贤试言留计也。”冲对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创，人斯乐安，而应者未审，不宜轻尔动发。”高祖曰：“襄阳款问，似当是虚。亦知初迁之民，无宜劳役。脱归诚有实，即当乘其悦附，远则有会稽之会，近则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虚，且可游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

苍生，知君德之所在，复何所损而惜此一举？脱降问是实，而停不抚接，不亦稽阻款诚，毁朕大略也。”澄曰：“降问若审，应有表质。而使人一返，静无音问，其诈也可见。今代迁之众，人情恋本，细累相携，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而使怨苦即戎，泣当白刃，恐非歌舞之师也。今兹区宇初构，又东作方兴，正是子来百堵之日，农夫肆力之秋，宜宽彼逋诛，惠此民庶。且三军已援，无稽赴接。苟其款实，力足纳抚，待克平襄沔，然后动驾。今无故劳涉，空为往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胆。愿上览盘庚始迁之艰难，下矜诗人《由庚》之至咏，辑宁新邑，惠康亿兆。”而司空亮以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谓亮曰：“公在外见旌钺既张，而有忧色，每闻谈论，不愿此行，何得对圣颜更如斯之语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谓论道之德，更失国士之体。或有倾侧，当曰公辈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愿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惮征行，唯贵与贱，不谋同辞。仰愿圣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适以公等从朕，有如此论。不从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识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贼，无乃似诸？”澄曰：“臣既愚暗，不识大理，所可言者，虽涉小忠，要是竭尽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据？”高祖曰：“任城脱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诚才非右弼，智阙和?Γ□训美木庸□纾□□惫俣□校□桓河拗尽！备咦娲笮Ａ３斡治搅猎唬骸拔艏橱鲇诤何淝懊嬲酃□锸惩阉诜梗□圆急唬□破湔┳病Ｓ谑惫□锴□孟轮□Ｎ涞厶炯橱鲋林遥□□锍ふ撸□□顺葡汀９□鹊谰□羰浚□杆汲ふ咧□浴！备咦嫘υ唬骸叭纬怯□员燃橱鲆病Ｇ宜□允枪□□粗□檬□□冢□伪阈凰究找病！奔菟炷戏ァ?

五等开建，食邑一千户。后从行征至悬瓠，以笃疾还京。驾饯之汝汶，赋诗而别。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庑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曰：“此所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于韧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闲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义，此盖取夫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后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庑，西曰游凯庑。此堂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于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还，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千万岁寿。高祖曰：“卿向以烛至致辞，复献千万之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高祖

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又从幸鄴。还洛，以出纳之劳，增邑五百户。坐公事免官。寻兼吏部尚书。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頤为主。頤表其状。高祖召澄入见凝闲堂，曰：“适得阳平表曰：穆泰谋为不轨，招诱宗室。脱或必然，迁京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洛阳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办，可为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以殄之。虽知王患，既是国家大事，不容辞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恋本为此，非有远图。臣诚怯弱，不惮是辈，虽复患惙，岂敢有辞！谨当罄尽心力，继之以死。愿陛下勿忧。”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复何忧也。”遂授节，铜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恆州事。行达雁门，太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唯见弓仗。澄闻便速进。时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曰：“泰既构逆，应据坚城，而更迎阳平，度其所为，似当势弱。泰既不相拒，无故发兵，非宜也。但速往镇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穷其党与，罪人皆得，钜鹿公陆睿、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皆狱禁。具状表闻，高祖览表大悦，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谓社稷臣也，寻其罪案，正复皋陶断狱，岂能过之？”顾谓咸阳王等曰：“汝等脱当其处，不能办此。”车驾寻幸平城，劳澄曰：“任城此行，深副远寄。”对曰：“陛下威灵远被，罪人无所逃刑，臣何劳之有？”引见逆徒，无一人称枉。时人莫不叹之。高祖顾谓左右曰：“昔仲尼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圣人之听讼，殆非常人所匹；必也无讼，今日见之矣。”以澄正尚书。

车驾南伐，留澄居守，复兼右仆射。澄表请以国秩一岁租布帛助军资，诏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车树者反叛，车驾将亲讨之。澄表谏不宜亲行。会江阳王继平之，乃止。高祖还洛，引见公卿。高祖曰：“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邑以来，礼教为日新以不？”澄对曰：“臣谓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欤？可命史官书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苍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于举人，任许一群妇人辈奇事，当更铨简耳。任城在省，为举天下纲维，为当署事而已？”澄曰：“臣实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诏，何为使小人闻之？”澄曰：“时虽有干吏，去榜亦

远。”高祖曰：“远则不闻，闻则不远。既得闻诏，理故可知。”于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谢罪。寻除尚书右仆射。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汉阳。是时高祖不豫，引澄入见清徽堂。诏曰：“显达侵乱，沔阳不安，朕不亲行，莫攘此贼。朕疾患淹年，气力惙弊，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澄涕泣对曰：“臣谨当竭股肱之力，以命上报。”遂从驾南伐。高祖崩，澄受顾命。

世宗初，有降人严叔懋告尚书令王肃遣孔思达潜通宝卷，图为叛逆，宝卷遣俞公喜送敕于肃，公喜还南，肃与裴叔业马为信。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

寻出为平西将军、梁州刺史。辞以母老。除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复固辞。改授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寻徵赴季秋讲武。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频表南伐，世宗不许。又辞母老，乞解州任，寝而不报。加散骑常侍。

澄表曰：“臣参训先朝，藉规有日，前言旧轨，颇亦闻之。又昔在恆代，亲习皇宗，熟秘序疑庭无阙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宗室之范，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青衿之绪于兹将废。臣每惟其事，窃所伤怀。伏惟圣略宏远，四方罕务，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叹兴焉；圣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训阙焉。愚谓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诏曰：“胄子崇业，自古盛典，国均之训，无应久废，尚书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听。

萧衍将张嚣之寇陷夷陵戍，澄遣辅国将军成兴步骑赴讨，大破之，复夷陵，嚣之遁走。又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萧衍阴山戍，破之，斩其戍主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仍引攻白槁戍，又破之，斩其宁朔将军、关内侯吴道爽。澄表曰：“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余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若贼计得成，大湖倾注者，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大集，则南渎可为饮马之津，霍岭必成徙倚之观。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无虞。若犹豫缓图，不加除讨，关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为鱼矣。”诏发冀、

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

先是朝议有南伐之意，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据东城，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阳石，以澄总督二镇，授之节度。至是勒兵进讨。以东关水冲，大岘险要，东关纵水，阳石、合肥有急悬之切；不图大岘，则历阳有乘险之援，淮陵陆道，九山水路，并宜经略。于是遣统军傅竖眼、王神念等进次大岘、东关、九山、淮凌，皆分部诸将，倍道据之；总勒大众，络绎相接。而神念克其关要、颍川二城，斩衍军主费尼。而宁朔将军韦惠、龙骧将军李伯由仍固大岘。澄遣统军党法宗、傅竖眼等进军克之，遂围白塔、牵城。数日之间，便即逃溃。衍清溪戍望风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众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规固淮陵；宁朔将军王燮负险焦城。法宗进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斩伯邻。其济阴太守王厚强、庐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诏澄曰："将军文德内昭，武功外暢，奋扬大略，将荡江吴。长旌始舒，贼徒慑气，锐旅方驰，东关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虏，并已闻之。"

初，澄出讨之后，衍将姜庆真袭据寿春外郭，齐王萧宝夤击走之。长史韦缵坐免官，澄以在外无坐。遂攻钟离。又诏："钟离若食尽，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长，舟行无碍，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实将军经略，勋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难图，亦可为万全之计，不宜昧利无成，以贻后悔也。"萧衍冠军将军张惠绍、游击将军殷暹、骁骑将军赵景悦、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五千，送粮钟离。澄遣统军王足、刘思祖等邀击惠绍等，大破之。获惠绍、殷暹、景仁及其屯骑校尉史文渊等军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长，引归寿春。还既狼狈，失兵四千余人。频表解州，世宗不许。有司奏军还失路，夺其开府，又降三阶。时萧衍有移，求换张惠绍。澄表请不许，诏付八座会议。尚书令、广阳王嘉等奏宜还之，诏乃听还。后果复寇边。

转澄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前后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又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禁造布绢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丧毁瘠，当世称之。服阕，除太子太保。

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

世宗夜崩，时事仓卒，高肇拥兵于外，肃宗冲幼，朝野不安。澄疏

斥不预机要，而朝望所属。领军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为尚书令，于是众心忻服。又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寻迁司空，加侍中。俄诏领尚书令。

初，正始之末，诏百司普升一级，而执事者不达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窃惟云构郁起，泽及百司，企春望荣，内外同庆。至于赏陟，不及守宰，尔来十年，冤讼不绝。封回自镇远、安州入为太尉长史，元匡自征虏、恆州入作宗卿，二人迁授，并在先诏。应蒙之理，备在于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泽下降，荣及当时。然参佐之来，皆因府主。今府主不沾，佐官独预，弃本赏末，愚谓未允。今计刺史、守、宰之官，请准封回，悉同泛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讼者元元之心。"诏曰："自今已后，内外之事，尝经先朝者，不得重闻。"澄奏曰："臣闻尧悬谏诤之鼓，舜置诽谤之木，皆所以广耳目于刍荛，达四聪于天下。伏惟太祖开基，化隆自远，累圣相承，于今九帝。重光叠照，污隆必同，与夺随时，道无恆体。思过如渴，言重千金，故称无讳之朝，迈踪三、五。高祖冲年纂历，文明协统，变官易律，未为违典。及慈圣临朝，母仪宇县，爰发慈令，垂心滞狱，深枉者仰日月于九泉，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诚奉遵之本心，实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谦挹，有乖旧典。谨寻抱枉求直，或经累朝。毫厘之差，正之宜速；谬若千里，驷马弗追。故礼有损益，事有可否，父有诤子，君有谏臣，琴瑟不调，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论，小决则通；乡校之言，拥则败国。矧伊陈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爱憎，或执事浊僻，空文致法，以误视听。如此冤塞，弥在可哀。僭之与滥，宁失不经，乞收今旨，还依前诏。"诏曰："省奏，深体毗赞之情，三皇异轨，五代殊风，一时之制，何必诠改。必谓虚文设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来执。可依往制。"

澄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览之，思劝戒之益。又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兴学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兴灭继绝，各举所知。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任民之力，不过三日。五曰临民之官，皆须黜陟，以旌赏罚。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七曰边兵逃走，或实陷没，皆须精检；三长及近亲，若实隐之，徵其代输，不隐勿论。八曰工商世业之户，复徵租调，无以堪济，今请免之，使专其业。九曰三长禁奸，不得隔越相领，户不满者，随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灵太后下其奏，百僚议之，事有同否。

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恆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灵太后初将从之，后议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强，防微在豫，故虽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蛮仍犷，北妖频结，来事难图，势同往变。脱暴勃忽起，振动关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拟？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遗之久长，恐非善策。如臣愚见，郎将领兵，兼总民职，省官实禄，于是乎在。求还依前增兵益号。将位既重，则念报亦深，军郡相依，则表里俱济。朝廷无四顾之忧，奸宄绝窥觎之望矣。"卒不纳。又以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从之。寻以疾患，求解任。不许。

萧衍于浮山断淮为堰，以灌寿春。乃除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彭宋。寻淮堰自坏，不行。

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不从。贼虏入寇，至于旧都，镇将多非其人，所在叛乱，犯逼山陵，如澄所虑。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诏从之。太傅、清河王怿表奏其事，遂寝不行。

澄又奏曰："臣闻赏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奸；罚不滥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侀也。每垂三宥，秉律执请，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狱，察之以情；人一呼嗟，或亏王道。刑罚得失，乃兴废之所由也。窃闻司州牧、高阳王臣雍栲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虽因公事，理实未尽。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苇之感，事验隆周。若昭等状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轻绝民命，伤理败法。往年州于大市鞭杀五人，及检赃状，全无寸尺。今复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怀惊愕。若杀生在下，虐专于臣，人君之权，安所复用？自开古以来，明明之世，未闻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盖重民命也。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验其为劫之状，察其栲杀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获雪。"诏从之。

澄当官而行，无所回避。又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大便于时。前来尚书文簿，诸曹须，则出借。时公车署以理冤事重，奏请真案。澄执奏以尚书政本，特宜远慎，故凡所奏事，阁道通之，盖以秘要

之切，防其宣露。宁有古制所重，今反轻之，内犹设禁，外更宽也？宜缮写事意，以付公车。诏从之。西域嚈哒、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澄骏马一匹。澄请付太仆，以充国闲。诏曰："王廉贞之德，有过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澄表曰：

臣闻三季之弊，由于烦刑；火德之兴，在于三约。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汉文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萧曹为相，载其清静画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于本，宜以省事为先，使在位群官，纂萧曹之心，以毗圣化。如此，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百司不怠，事无愆失。岂宜扰世教以深文，烹小鲜以烦手哉！

臣窃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群官三经考课。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驾，大宥三行，所以荡除故意，与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穷核，以臣愚见，谓为不可。

又尚书职分，枢机出纳。昔魏明帝卒至尚书门，陈矫亢辞，帝惭而返。夫以万乘之重，非所宜行，犹屈一言，惭而回驾，群官百司，而可相乱乎？故陈平不知钱谷之数，邴吉不问僵道之死，当时以为达治，历代用为美谈。但宜各守其职，思不出位，洁己以励时，靖恭以致节。又寻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至于冒勋妄考，皆有处别，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若差舛不同，伪情自露，然后绳以典刑，人孰不服？岂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寻两纪之事，穷革世之尤，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

灵太后纳之，乃止。

后迁司徒公，侍中、尚书令如故。澄又表曰：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将授旗，随陆启颡；运筹制胜，淮汉自宾。节用劳心，志清六合，是故缵武修文，仍世弥盛。陛下当周康靖治之时，岂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内强；图人之本，先在自备。萧衍虽虐使其民，而窥觎不已。若遇我虚疲，士民凋窘，贼衍年老志张，思

播虺毒，此之弗图，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龄在位，圣德方升；皇太后总御天机，乾乾夕惕。若留意于负荷，忿车书之未一，进贤拔能，重官人之举；标赏忠清，旌养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爱时鄙财，轻宝重谷，七八年间，陛下圣略方刚，亲王德干壮茂，将相膂力未衰，愚臣犹堪戎伍，荷戈带甲之众蓄锐于今，燕弧冀马之盛充牣在昔。又贼衍恶积祸盈，势不能久，子弟暗悖，衅逆已彰，乱亡之兆，灼然可见。兼弱有徵，天与不远，大同之机，宜须蓄备。昔汉帝力疾，讨灭英布；高皇卧病，亲除显达。夫以万乘之主，岂忘宴安，实以侵名乱正，计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远图，以肃宁为大任。

然顷年以来，东西难寇，艰虞之兴，首尾连接，虽寻得翦除，亦大损财力。且饥馑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赋不增，出用之费弥众；不爱力以悦民，无丰资以待敌，此臣所以夙夜怀忧，悚息不宁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故曰：财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时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难；集人守位，若此之重。兴替之道，焉可不虑？又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食壮者之粮，任老者之智。此虽太平之法，难卒而因；然妨民害财，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厩库崇列，虽府寺胶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务，诸寺灵塔俱足致虔讲道。唯明堂辟雍，国礼之大。来冬司徒兵至，请筹量减彻，专力经营，务令早就。其广济数施之财，酬商互市之弊，凡所营造，自非供御切须，戎仗急要，亦宜微减，以务阜积，庶府无横损，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妫德昭，寝毕室而禹功盛，章台丽而楚力衰，阿宫壮而秦财竭，存亡之由，灼然可睹。愿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财，以待时会。

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削夺百官事力，费损库藏，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澄故有此表。虽卒不从，常优答礼之。政无大小，皆引参决。澄亦尽心匡辅，事有不便于民者，必于谏诤，虽不见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惮之。

神龟二年薨，年五十三。赙布一千二百匹、钱六十万、蜡四百斤，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监护丧事，诏百僚会丧；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太尉公；加以殊礼，备九锡，依晋大司马、齐王攸故事；谥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饰甚盛。灵太后亲送郊外，停舆悲哭，哀动左右。百官会赴千余人，莫不歔欷。当时以为哀荣之极。第四子彝袭。

彝，字子伦，继室冯氏所生，颇有父风。拜通直散骑常侍。及元叉专权，而彝耻于托附，故不得显职。庄帝初，河阴遇害，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

子度世，袭。武定中，金紫光禄大夫。齐受禅，爵例降。

彝兄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恆集门生，讨论同异。于时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而顺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谔，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吒咏虚室。世宗时，上《魏颂》，文多不载。

起家为给事中。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慴，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兒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后超转中书侍郎，俄迁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哭泣呕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发，免丧抽去，不复更生，世人以为孝思所致。

寻除给事黄门侍郎。时领军元叉威势尤盛，凡有迁授，莫不造门谢谒。顺拜表而已，曾不诣叉。叉谓顺曰："卿何谓聊不见我？"顺正色曰："天子富于春秋，委政宗辅，叔父宜以至公为心，举士报国，如何卖恩，责人私谢，岂所望也！"至于朝论得失，顺常鲠言正议，曾不阿旨，由此见惮。出除平北将军、恆州刺史。顺谓叉曰："北镇纷纭，方为国梗，桑乾旧都，根本所系，请假都督，为国捍屏。"叉心疑难，不欲授以兵官。谓顺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顺曰："叔父既握国柄，杀生由己，自言天之历数应在我躬，何得复有朝廷也！"叉弥忿惮之。转为安东将军、齐州刺史。顺自负有才，不得居内，每怀郁怏，形于言色。遂纵酒欢娱，不亲政事。叉解领军，徵为给事黄门侍郎。亲友郊迎，贺其得入。顺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复出耳。"俄兼殿中尚书，转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不果而诛，及灵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顺侍坐西游园，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亲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见其一家七丧，皆为潸然，莫不酸泣。"叉妻时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怀冤！"太后默然不语。

就德兴反于营州，使尚书卢同往讨之，大败而返。属侍中穆绍与顺侍坐，因论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绍，绍颇欲为言。顺勃然曰："卢同终将无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顺曰："同有好宅与要势侍中，岂虑罪也？"绍惭，不敢复言。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顺面诤曰："《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纟采。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甚修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不出。还入宫，责顺曰："千里相徵，岂欲众中见辱也！"顺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初，城阳王徽慕顺才名，偏相结纳。而广阳王渊奸徽妻于氏，大为嫌隙。及渊自定州被徵，入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顺为诏书，辞颇优美。徽疑顺为渊左右，由是与徐纥间顺于灵太后，出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徽、纥侍侧，顺指之谓灵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国不灭，终不死亡。"纥胁肩而出。顺遂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人，正堪为几案之吏，宁应忝兹执戟，亏我彝伦！"遂振衣而起。灵太后默而不言。时追论顺父顾托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顺，为东阿县开国公。

顺疾徽等间之，遂为《蝇赋》曰：

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门，寄相琴书，托情纸翰。而苍蝇小虫，往来床几。疾其变白，聊为赋云：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启冬春。既含育于万性，又刍狗而不仁。随因缘以授体，齐美恶而无分。生兹秽类，靡益于人。名备群品，声损众伦。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迥，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兰芳，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鸡鸣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谮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于是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鸮》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

若夫天生地养，各有所亲：兽必依地，鸟亦凭云。或来仪以呈祉，或自扰而见文。或负图而归德，或衔书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残躯以献珍。或主皮而兴礼，或牢豢以供神。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无用，唯构乱于蒸民。

遂属疾在家，杜绝庆吊。后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时三公曹令史朱晖，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雍欲以为廷尉评，频请托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于地。雍闻之，大怒，昧爽坐都□，召尚书及丞郎毕集，欲待顺至，于众挫之。顺日高方至，雍攘袂抚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亲尊莫二，元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于地！”顺须鬓俱张，仰面看屋，愤气奔涌，长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宜遵成旨，自有垣规而复逾之也。”雍曰：“身为丞相、录尚书，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顺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闻有别旨，令殿下参选事。”顺又厉声曰：“殿下必如是，顺当依事奏闻！”雍遂笑而言曰：“岂可以朱晖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顺入室，与之极饮。顺之亢毅不挠，皆此类也。

后除征南将军、右光禄大夫，转兼左仆射。尔朱荣之奉庄帝，召百官悉至河阴。素闻顺数谏诤，惜其亮直，谓朱瑞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顺不达其旨，闻害衣冠，遂便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庄帝还宫，遣黄门侍郎山伟巡喻京邑。伟临顺丧，悲恸无已。既还，庄帝怪而问曰：“黄门何为声散？”伟以状对。庄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丧亡非一，不可周赡。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特赠绢百匹，余不得例。”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谥曰文烈。顺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

长子朗，时年十七。枕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朗涉历书记，为司徒属。天平中，为奴所害。赠都督瀛冀二州诸军事、□□将军、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

顺弟淑，淑弟悲，并早卒。

悲弟纪，字子纲。永熙中，给事黄门侍郎。随出帝没于关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时，自中大夫迁员外常侍，转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高祖闻而大怒，诏曰：“嵩不能克己复礼，企心典宪，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后从平沔北，累有

战功，除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

高祖南伐，萧宝卷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将士从之，显达奔溃，斩获万计。嵩于尔日勇冠三军。高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赉帛二千五百匹。初，高祖之发洛也，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既平显达，回次谷唐原，高祖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

世宗即位，以武卫将军兼侍中，出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嵩表曰："萧宝卷骨肉相残，忠良先戮，臣下嚣然，莫不离背，君臣携贰，干戈日寻。流闻宝卷雍州刺史萧衍兄懿于建业阻兵，与宝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必有图衍之志。臣若遣书相闻，迎其本谋，冀获同心，并力除衍。平衍之后，彼必旋师赴救丹阳，当不能复经营疆陲，全固襄沔。臣之军威已得临据，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缘汉曜兵，示以威德，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受疑告危者则援而接之。总兵伫锐，观衅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势已著，便可顺流摧锋，长驱席卷。"诏曰："所陈嘉谋，深是良计。如当机形可进，任将军裁之。"既而萧衍寻克建业，乃止。除平北将军、恆州刺史。转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安南将军、扬州刺史。

萧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率众二万，屯军洛口。姜庆真领卒五千，据于首陂，又遣其左军将军骞小眼，军主何天祚、张俊兴等率众七千，攻围陆城。嵩乃遣统军封迈、王会等步骑八千讨之。迈达陆城，贼皆夜遁，追击破之，斩获数千，公则、庆真退还马头。衍徐州刺史昌义之屯据高皇，遣三军潜寇阴陵，以淮水浅竭，不通船舰，屯于马头。衍将田道龙、何景先等领卒三千已至衡山，规寇陆城。寇并充逼。嵩遣兼统军李叔仁等援舍肥、小岘、杨石，频战破之。衍征虏将军赵草屯于黄口，嵩遣军司赵炽等往讨之。先遣统军安伯丑潜师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逆来拒战，伯丑与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后夹击，大败之，俘斩溺死四千余人。统军李叔仁等夜袭硖石之贼，又破之。衍将姜庆真专据肥汭，冠军将军曹天宝屯于鸡口，军主尹明世屯东硖石。嵩遣别将羊引次于淮西，去贼营十里，司马赵炽率兵一万为表里声势。众军既会，分击贼之四垒。四垒之贼，战败奔走，斩获数千，溺死万数。统军牛敬宾攻硖石，明世宵遁。庆真合余烬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击之，俘斩太半。于是威名大振。

后为苍头李太伯等同谋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贤。世宗为嵩举哀于东堂，赙绢一千匹，赠车骑将军、领军，谥曰刚侯。

第二子世俊，颇有干用，而无行业。袭爵，除给事中、东宫舍人。伯父澄表求转阶授之，于是除员外散骑常侍。肃宗时，追论嵩勋，封世俊卫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迁冠军将军、宗正少卿，又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武卫将军、河南尹。寻除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转征东将军，加散骑常侍。邢杲之乱，围逼州城，世俊凭城拒守，遂得保全。孝庄时，除卫将军、吏部尚书。尔朱兆寇京师，诏世俊以本官为都督，防守河桥。及兆至河，世俊初无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时论疾之。前废帝世，为骠骑将军，仍加尚书，尤为尔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仪同三司，改封武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世俊居选曹，不能厉心，多所受纳，为中尉弹纠，坐免官。寻复本职。孝静初，加侍中、尚书右仆射，迁尚书令。世俊轻薄，好去就，诏送晋阳。兴和中，薨。赠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傅、定州刺史，尚书令、开国公如故，谥曰躁戾。子景远袭，散骑侍郎。

世贤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赡，字道周。高祖时，自囗大夫稍迁宗正少卿、龙骧将军、光州刺史、散骑常侍、左将军，迁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颇爱书史，而贪暴好杀。澄深耻忿之，绝其往来。有四子。长子远，尚书郎。

史臣曰：显祖之将禅让，可谓国之大节。康王毅然庭诤，德音孔昭。一言兴邦，其斯之谓欤？文宣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因累朝，宁济夷险，既社稷是任，其梁栋之望也。顺謇谔俶傥，有汲黯之风，不用于时，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陈之气，俊则裂冠之徒欤？

列传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南安王城阳王章武王乐陵王安定王

南安王桢，皇兴二年封，加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寻迁内都大官。高祖即位，除凉州镇都大将。寻以绥抚有能，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徵为内都大官，出为使持节、侍中、本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桢性忠谨，事母以孝闻，赐帛千匹以褒之。

征赴讲武，高祖引见于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于私庭，令问彰

于邦国，每钦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讲武，远征赴阙。仰恋仁慈，情在未已。但长安镇年饥民俭，理须绥抚，不容久留，翁今还州，其勤隐恤，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翁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虑。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生；但能慎此，足以全身远害，光国荣家，终始之德成矣。”而桢不能遵奉，后乃聚敛肆情。文明太后、高祖并临皇信堂，引见王公。太后令曰：“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不顺法度，黩货聚敛，依犯论坐，将至不测。卿等为当存亲以毁令，为欲灭亲以明法？”群臣咸以二王托体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诏曰：“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昔魏武翦发以齐众，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亲，以率天下。夫岂不怀，有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畴日，循古推刑，实在难恕。皇太后天慈宽笃，恩矜国属，每一寻惟高宗孔怀之近，发言哽塞，悲恸于怀；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

后高祖南伐，桢从至洛，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甚悦。桢母刘太妃薨，高祖亲幸临慰。及葬，赠布帛彩五百段。又以桢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然今者之集，虽曰分歧，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高祖送桢于阶下，流涕而别。

太和二十五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风大雨，冻死者十数人。桢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虎庙，人奉祀之。桢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当加鞭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谥曰惠，赠帛一千匹。及葬，又赐帛千匹，遣黄门郎监护丧事。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国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识聪敏，博闻强记，便弓马，解吹笛，微晓医术。高祖时，为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假魏公。未几，迁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

高祖南伐，为梁汉别道都将。后大驾临钟离，诏英率众备寇境上。英以大驾亲动，势倾东南，汉中有可乘之会，表求进讨。高祖许之。师次沮水，萧鸾将萧懿遣将尹绍祖、梁季群等领众二万，徼山立栅，分为

数处，居高视下，隔水为营。英乃谋曰：“彼帅贱民慢，莫能相服，众而无上，罔知适从。若选精卒，并攻一营，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军，四营自拔。”于是简兵三面腾上，果不相救。既破一处，四营俱溃，生擒梁季群，斩三千余级，俘七百人。鸾白马戍将其夜逃溃。乘胜长驱，将逼南郑，汉川之民，以为神也，相率归附。梁州民李天干等诣英降，待以国士之礼。天干等家在南郑之西，请师迎接，英遣迎之。萧懿闻而遣将姜脩率众追袭，逮夜交战，颇有杀伤。脩后屡败，复更请军。懿遣众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骑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贼已退还。英恐其入城，别遣统军元拔以随其后，英徼其前，合击之，尽俘其众。懿续遣军，英不虞贼至，且众力已疲，军少人惧，咸欲奔走。英乃缓骑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贼，东西指麾，状似处分，然后整列而前。贼谓有伏兵。俄然贼退，乘势追殄，遂围南郑。禁止三军，一无所犯，远近皆供租运。

先是，英未至也，萧懿遣军主范洁领三千余人伐獠。洁闻大军围城，欲还救援。英遣统军李平敌、李铁骑等收合巴西、晋寿土人，以断其路。洁以死决战，遂败平敌之军。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尽皆擒获。攻围九十余日，战无不克。被敕班师。英于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后，遣使与懿告别。懿以为诈也，英还一日，犹闭门不开。二日之后，懿乃遣将追英。英亲自殿后，与士卒下马交战，贼众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后贼退，全军而还。会山氐并反，断英归路。英勒众奋击，且战且行，为流矢所中，军人莫有知者。以功迁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在仇池六载，甚有威惠之称。父忧，解任。

高祖讨汉阳，起英为左卫将军，加前将军，寻迁大宗正，又转尚书，仍本将军，镇荆州。萧宝卷将陈显达等寇荆州，英连战失利。车驾至南阳，免英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还复尚书、广武伯。萧宝卷遣将军陈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镇寿春，以英为镇南将军，率众讨之。英未至，贼已引退。勰还，诏英行扬州。

后英还京师，上表曰：“臣闻取乱侮亡，有国之常道；陈师鞠旅，因机而致发。窃以区区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今妖逆数亡，骄纵日甚，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淫刑以逞，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此则皇天授我之日，旷载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

徐二州，声言俱举，缘江焚毁，靡使所遗。建业穷蹙，鱼游釜内。士治之师再兴，孙皓之缚重至，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暂辟旒纩，少垂听览，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未日。”事寝不报。英又奏曰：“臣闻乘虚讨弱，事在速举；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宝卷乱常，骨肉相贼，蕃戍鼎立，莫知所归。义阳孤绝，密迩天境，外靡粮援之期，内无兵储之固。此乃临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缓斧。若此行有果，则江右之地，斯为经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后举难图，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迈，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拟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世宗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以军功拜吏部尚书，以前后军功进爵常山侯。

英奏：“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使就郡练考，核其最殿。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庭；兰萧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

寻诏英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征义阳诸军事，率众南讨。萧衍司州刺史蔡道恭闻英将至，遣其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余家，于城西南十里贤首山即岭为三栅，作表里之势。英勒诸军围贤首垒，焚其栅门。杨由乃驱水牛，从营而出，继之以兵。军人避牛，师遂退下。寻分兵围守。其夜，栅民任马驹斩由以降。三军馆谷，降民安堵。萧衍遣其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来救义阳。僧炳统众二万据凿岘，景宗率一万继后。英遣冠军将军元逞、扬烈将军曹文敬进据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将士，掎角讨之，大破僧炳军，俘斩四千余人。英又于士雅山结垒，与景宗相抗，分遣诸统，伏于四山，示之以弱。衍将马仙琕率众万余，来掩英营。英命诸军伪北诱之，既至平地，统军傅永等三军击之，贼便奔退。进击溃之，斩首二千三百级，斩贼羽林监军邓终年。仙琕又率一万余人，重来决战。英勒诸将，随便分击，又破之，复斩贼将陈秀之。统军王买奴别破东岭之阵，斩首五百。道恭忧死，骁骑将军、行州事蔡灵恩复凭穷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将拔，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大败而返。灵恩势窘，遂降。三关戍闻之，亦弃城而走。诏曰：“知贼城已下，复克三关，展威辟境，声略宣振，公私称泰，良以欣然。将军渊规内断，忠谟外举，受律扬旌，克申庙算，虽方

叔之制蛮荆，召虎之扫淮浦，匹兹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广经略，想善加检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后凯旋耳。”初，高祖之平汉阳，英有战功，许复其封，反为显达所败，遂寝。是役也，世宗大悦，乃复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英送蔡灵恩及衍尚书郎蔡僧勰，前军将军、义阳太守冯道要，游击将军鲍怀慎，天门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马宗象，平北府谘议参军伏粲，给事中、宁朔将军蔡道基，中兵参军庞脩等数十人。诏曰：“会平江南，此等便可放归也。”英既还，世宗引见，深嘉劳之，后增封一千户。

萧衍遣将军寇肥梁，诏英使持节，加散骑常侍，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众十万讨之，所在皆以便宜从事。诏英曰：“贼势滋甚，围逼肥梁，边将后规，以至于此。故有斯举，必期胜捷，而出军淹滞，肥梁已陷。闻之惋懑，实乖本图。今众军云集，十有五万，进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复当远近？竟以几日可至贼所？必胜之规，何者为先？故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英表陈事机。乃击破阴陵，斩衍将二十五人及虏首五千余级。又频破贼军于梁城，斩其支将四十二人，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右仆射柳惔等大将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万石。诏劳英曰：“知大摧鲸寇，威振南海，江浦无尘，三楚卷壛，声被荒隅，同轨斯始。公私庆慰，良副朕怀。便当乘威藉响，长驱吴会，翦拉遗烬，截彼东南也。”

英追至于马头，衍马头戍主委城遁走，遂围钟离。诏曰：“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且可密装徐严，为振旅之意，整疆完土，开示威略。左右蛮楚，素应逃亡，或窜山湖，或难制掠。若凶渠黠党，有须翦除者，便可扑扫，以清疆界。如其强狡凭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烦肆兵。凯旋迟近，不复委曲。”英表曰：“臣奉辞伐罪，志殄逋寇，想敌量攻，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来，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然王者行师，举动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异议。臣亦谛思：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图，以得为限。实愿朝廷特开远略，少复赐宽，假以日月，无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诏曰：“大军野次，已成劳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见。比频得启，制胜不过暮春，及省后表，复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泞，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使

还，一一具闻。”及道还，英犹表云“可克”。

四月，水盛破桥，英及诸将狼狈奔走，士众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扬州，遣使送节及衣冠、貂蝉、章绶。诏以付典。有司奏英经算失图，案劾处死。诏恕死为民。

后京兆王愉反，英复王封，邑一千户，除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英未发而冀州已平。时郢州治中督荣祖潜引萧衍军，以义阳应之，三关之戍，并据城降衍。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悬瓠城民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衍将齐苟仁率众守悬瓠。悦子尚华阳公主，并为所劫。诏英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谓之曰：“娄悦绥御失和，铨衡暗于简授，故使郢民引寇，关戍外奔，义阳孤窘，有倒悬之切。王，国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亲总元戎，扫清氛秽。昔卫霍以匈奴之故，居无宁岁；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屡劳为辞也。”英对曰：“臣才非韩白，识暗孙吴，徒以宗室之长，频荷推毂之寄。规略浅短，失律丧师，宜章子反之戮，以谢天下。陛下慈深念屡，爱等钟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报复为期。关郢微寇，何足平殄？灭贼方略，已在臣目中，愿陛下勿劳圣虑也。”世宗曰：“截彼东南，再清随楚，所望于将军。钟离一眚，岂足以损大德。今王董彼三军，朕无忧矣。”

世宗以邢峦频破早生，诏英南赴义阳。英以众少，累表请军，世宗弗许。而英辄与邢峦分兵共攻悬瓠，克之，乃引军而进。初苟仁之据悬瓠，衍宁朔将军张道凝等率众据楚城，闻英将至，弃城南走。英追击，斩道凝及衍虎贲中郎曹苦生，尽俘其众。既次义阳，将取三关，英策之曰：“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克一关，两关不待攻而定。攻难不如攻易，东关易攻，宜须先取，即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攻如河决。”英恐其并力于东，乃使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分其兵势。身督诸军向东关。先是，马仙琕使云骑将军马广率众拒屯于长薄，军主胡文超别屯松岘。英至长薄，马广夜遁入于武阳，英进师攻之。闻衍遣其冠军将军彭甕生、骠骑将军徐超秀援武阳，英乃缓军，曰：“纵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观其形势，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遗也。”诸将未之信。瓮生等既入武阳，英促围攻之，六日而广等降。于是进击黄岘，衍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奔窜。又讨西关，衍司州刺史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将六人，支将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万石，军资称是。

还朝，除尚书仆射。永平三年，英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赠司徒公，谥曰献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兴，东宫洗马。早卒，赠散骑侍郎。

攸弟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然轻躁浮动。英深虑非保家之主，常欲废之，立第四子略为世子。宗议不听，略又固请，乃止。起家秘书郎，延昌二年袭封，累迁兼将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给事黄门侍郎，寻转光禄勋。时领军于忠执政。熙，忠之婿也，故岁中骤迁。寻除平西将军、东秦州刺史，进号安西将军，秘书监。寻以本将军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风寒雨，冻死者二十余人，驴马数十匹。熙闻其祖父前事，心恶之。又有蛆生其庭。

初，熙兄弟并为清河王怿所昵，及刘腾、元叉隔绝二宫，矫诏杀怿，熙乃起兵。上表曰："臣闻安危无常，时有休否。臣早属休明，晚逢多难。自皇基绵茂，九叶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袭。皇太后圣敬自天，德同马邓；至尊神睿纂御，神鉴烛远。四海晏如，八表归化。而领军将军元叉宠藉外亲，叨荣左右，豺狼为心，饱便反啮。遂使二宫阻隔，温清阙礼。又太傅清河王横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丧气阙庭；亲贤宗戚，愤恨内外。妄指鹿马，孰能逾之；王董权逼，方此非譬。臣仰瞻云阙，泣血而生，以细草不除，将为烂漫。况叉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萼，思尽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荠。今辄起义兵，实甲八万，大徒既进，文武争先，与并州刺史、城阳王徽，恆州刺史、广阳王渊，徐州刺史、齐王萧宝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发。庶仰凭祖宗之灵，俯罄义夫之命，扫翦凶丑，更清京邑。臣亲总三军，星迈赴难，置兵温城，伏听天旨。王公宰辅，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顾，如能同力，翦除元叉，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对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谢朝阙。臣虽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宁容坐观奸丑，虚受荣禄哉！"熙兵起甫十日，为其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鼓噪而入，杀熙左右四十余人，执熙，置之高楼，并其子弟。叉遣尚书左丞卢同斩之于鄴街，传首京师。

始熙妃于氏知熙必败，不从其谋，自初哭泣不绝，至于熙死。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

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及熙将死，复与知故书曰："吾与弟并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

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廕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而已，吾何言哉！”时人怜之。

又熙于任城王澄薨前，梦有人告之曰：“任城当死。死后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试看任城家。”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四面墙崩，无遗堵焉。熙恶之，觉而以告所亲。及熙之死也，果如所梦。兄弟三人，每从英征伐，在军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斩杀无辜，多增首级，以为功状。又于忠之诬郭祚、裴植也，忠意未决害之，由熙劝奖，遂至极法，世以为冤。及熙之祸，议者以为有报应焉。

灵太后反政，赠使持节、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户，谥曰文庄王。

长子景献，次仲献，次叔献，并与熙同被害。后赠景献中军将军、青州刺史，葬以王礼；仲献左将军、兖州刺史；叔献右将军、齐州刺史。

叔献弟叔仁，以年幼获全，与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灵太后诏叔仁归京师，还其财宅，袭先爵。除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孝庄初，遇害于河阴，赠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袭。齐受禅，爵例降。

熙弟诱，字惠兴。自员外郎稍迁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虏将军、卫尉少卿，出为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叉斩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后赠仪同三司，追封都昌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谥曰恭。

子始伯，袭。给事中。齐受禅，爵例降。

诱弟略，字俊兴。才气劣于熙，而有和邃之誉。自员外郎稍迁羽林监、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

清河王怿死后，叉黜略为怀朔镇副将。未及赴任，会熙起兵，与略

书来去。寻值熙败，略遂潜行，自托旧识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便为荻筏，夜与略俱渡盟津，诣上党屯留县栗法光。法光素敦信义，忻而纳之。略旧识刁双时为西河太守，略复归之。停止经年，双乃令从子昌送略潜遁江左。萧衍甚礼敬之，封略为中山王，邑一千户，宣城太守。

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州内士庶皆为法僧拥逼。衍乃以略为大都督，令诣彭城，接诱初附。略至，屯于河南，为安乐王鉴所破，略唯数十骑入城。衍寻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徵略与法僧同还。略虽在江南，自以家祸，晨夜哭泣，身若居丧。又恶法僧为人，与法僧言，未尝一笑。衍复除略衡州刺史，未行。会综以城归国，综长史江革、司马祖□恆、将士五千人悉见擒虏。肃宗敕有司悉遣革等还南，因以徵略。衍乃备礼遣之。

略之将还也，衍为置酒饯别，赐金银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别江上，遣其右卫徐确率百余人送至京师。肃宗诏光禄大夫刁双境首劳问，又敕徐州赐绢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义阳王，食邑一千户。还达石人驿亭，诏宗室、亲党、内外百官先相识者，听迎之近郊。赐帛三千匹，宅一区，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马始宾除给事中、领直后，栗法光本县令，刁昌东平太守，刁双西兖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处，无不沾赏。

寻改封东平王，又拜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左卫将军，侍中如故。又本官领国子祭酒，迁大将军、尚书令。灵太后甚宠任之，其见委信，殆与元徽相埒。于时天下多事，军国万端，略守常自保，无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

尔朱荣，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荣入洛也，见害于河阴。赠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谥曰文贞。

子景式，袭。武定中，北广平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略弟纂，字绍兴，颇有将略。为司徒祭酒。闻熙举兵，因逃奔于鄴，至即见擒，与熙俱死。追封北平县公，赠安北将军、恆州刺史，改封高唐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子子献，袭。卒于泾州司马。

熙异母弟义兴，出后叔父并洛。肃宗初，除员外散骑侍郎。及熙之遇害也，义兴以别后，故得不坐。稍迁辅国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孝庄

初，于河阴遇害。赠中军将军、瀛州刺史。后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余如故。义兴妻，赵郡李氏。李颇有妇工，为尔朱荣妻所亲昵。永安中，追封义兴燕郡王，邑五百户。寻改封钜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袭。天平中，通直郎。齐受禅，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转城门校尉，迁鄯善镇将。所在贪暴，为有司所纠，逃窜得免。延昌中，卒。庄帝初，以尔朱荣妇兄，超赠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风王。

长子肃，起家员外散骑侍郎，转直寝。庄帝初，封肃鲁郡王，邑千户。除散骑常侍，出为后将军、广州刺史。后除卫将军、肆州刺史。其弟晔僭立，拜肃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寻改除使持节、都督青胶光齐南青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南道大行台、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并恆二州诸军事、本将军、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与，袭。除前将军。齐受禅，爵例降。

晔字华兴，小字盆子。性轻躁，有膂力。起家秘书郎，稍迁通直散骑常侍。庄帝初，封长广王，邑一千户。出为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等奔还并州，与尔朱兆会于建兴，乃推晔为主，大赦所部，号年建明。寻为世隆等所废。前废帝立，封晔为东海王，邑万户。出帝初，坐事赐死于第。无子，爵除。

城阳王长寿，皇兴二年封，拜征西大将军、外都大官。出为沃野镇都大将。性聪惠，善抚接，在镇甚有威名。延兴五年薨，谥康王。

长子多侯，早卒。

次子鸾，字宣明。始继叔章武敬王，及兄卒，还袭父爵。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以武艺著称。频为北都大将。高祖时，拜外都大官，又出为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凉州镇都大将。改镇立州，以鸾为凉州刺史，姑臧镇都大将，余如故。

后朝于京师。会车驾南讨，领镇军将军。定都洛阳，高祖幸鄴，诏鸾留守。及开建五等，食邑一千户。除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与安南将军卢渊、李佐攻赭阳，不克，败退而还。时高祖幸瑕丘，鸾请罪行宫。高祖引见鸾等，责之曰："卿等

总率戎徒，义应奋节，而进不能夷拔贼城，退不能殄兹小寇，亏损王威，罪应大辟。朕革变之始，事从宽贷，今舍卿等死罪，城阳降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古者，军行必载庙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归，今徵卿等败军之罪于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后以留守之功，还复本封，增邑二百户。除冠军将军、河内太守，转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后转安北将军、定州刺史。

鸾爱乐佛道，修持五戒，不饮酒食肉，积岁长斋。缮起佛寺，劝率百姓，共为土木之劳，公私费扰，颇为民患。世宗闻而诏曰：“鸾亲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绥宁所属，宜克己厉诚，崇清树惠。而乃骤相徵发，专为烦扰，编户嗷嗷，家怀嗟怨。北州土广，奸乱是由，准法寻愆，应加肃黜。以鸾戚属，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义督责，夺禄一周，微示威罚也。”

正始二年薨，时年三十八。赠帛六百匹，诏中书舍人王云宣旨临吊，赠镇北将军、冀州刺史，谥怀王。

子徽，字显顺。粗涉书史，颇有吏才。世宗时，袭封。除游击将军，出为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誉。徵拜长兼散骑常侍。肃宗时，除右将军、凉州刺史。徽以径途阻远，固请不行。除散骑常侍。其年，除后将军、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业者少。徽辄开仓赈之，文武咸共谏止。徽曰：“昔汲长孺，郡守耳，尚辄开仓，救民灾弊，况我皇家亲近，受委大藩，岂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给后表。肃宗嘉之。加安北将军。后拜安西将军、秦州刺史。诏书旦至夕发。徽以将之秦部，请诣阙恭授，仍表启固陈，请不之职。改授辅国将军，加度支尚书，进号镇军将军。于时，戎马在郊，王师屡败，徽以军旅之费，上国封绢二千匹、粟一万石以助军用。肃宗不纳。又以本官兼吏部尚书，加侍中、征东将军，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拜尚书左仆射，转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固辞不拜。听解侍中，然后受诏。寻除尚书令，加开府、西道行台，不行。

时灵太后专制，朝纲颓褫。徽既居宠任，无所匡弼，与郑俨之徒，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报复。识者嫉之。又不能防闲其妻于氏，遂与广阳王渊奸通。及渊受任军府，每有表启，论徽罪过，虽涉诬毁，颇亦实焉。

庄帝践阼，拜司州牧，寻除司徒，仍领牧。元颢入洛，徽从庄帝北巡，及车驾还宫，以与谋之功，除侍中、大司马、太尉公，加羽葆、鼓

吹，增邑通前二万户，余官如故。徽表辞官封，前后屡上。又启云："河上之功，将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诸勋义。"徽为庄帝亲待，内惧荣宠，故有此辞，以防外议。庄帝识其意，听其辞封，不许让官。

徽后妻，庄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挟内外之意，守室亲戚莫与比焉。遂与彧等劝帝图荣，庄帝亦先有意。荣死，世隆等屯据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徽本意谓荣死后，枝叶自应散亡。及尔朱宗族，聚结谋难，徽算略无出，忧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参谋议，独与帝决。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并劝帝不纳，乃云小贼何虑不除。又吝惜财用，自家及国。于是有所赏锡，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氵咸，与而复追。徒有糜费，恩不感物。庄帝雅自约狭，尤亦徽所赞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时司马也，徽待之颇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采纳。苗谓人曰："城阳本自蜂目，而豺声复将露也。"

及尔朱兆之入，禁卫奔散，庄帝步出云龙门。徽乘马奔度，帝频呼之，徽不顾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弥宅。弥外虽容纳，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将至，令其避他所。使人于路邀害，送尸于尔朱兆。出帝初，赠使持节、侍中、太师、大司马、录尚书事、司州牧，谥曰文献。

子延，袭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齐受禅，爵例降。

徽兄显魏，给事中、司徒掾。卒，赠辅国将军、东豫州刺史。

徽次兄显恭，字怀忠。扬州别驾，以军功封平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孝庄初，除北中郎将，迁左将军、东徐州刺史。入为安东将军、大司农卿。寻除中军将军、荆州刺史。庄帝既杀尔朱荣，乃除显恭使持节、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兼尚书左仆射、西北道行台、晋州刺史。尔朱兆入洛后，死于晋阳。出帝初，赠卫大将军、并州刺史，重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子彦昭，袭。武定中，渔阳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显恭弟旭，字显和。庄帝时，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户。武定末，位至大司马。齐受禅，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兴二年薨。追赠征北大将军、章武郡王，谥曰敬。无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为后。

彬，字豹兒，袭爵。勇健有武用。出为使持节、都督东秦豳夏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戎校尉、统万镇都大将、朔州刺史。以贪惏削封。是时吐京胡反，诏彬持节，假平北将军，行汾州事，率并肆之众往讨之。胡平，仍除征虏将军、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余人，保险谋反，扇动徒类。彬请兵二万，有司奏许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动兵马理也！可随宜肃治，若不能权方静帖，必须大众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彬奉诏大惧，而率州兵，身先将士，讨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赐钱十万、绢二百匹，赠以本官，加散骑常侍。彬有五子。

长子融，字永兴。仪貌壮丽，衣冠甚伟，性通率，有豪气。高祖时，拜秘书郎。世宗初，复先爵，除骁骑将军。

萧衍遣将寇逼淮阳，梁城陷没。诏融假节、征虏将军、别将南讨，大摧贼众，还复梁城。于时，扬州刺史元嵩为奴所害，敕融行扬州事。寻除假节、征虏将军、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营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几，除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还为秘书监，迁中护军，进号抚军将军，领河南尹，加征东将军。性尤贪残，恣情聚敛，为中尉纠弹，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诏复融前封、征东将军、持节、都督以讨之。融寡于经略，为胡所败。久之，加散骑常侍、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后贼帅鲜于脩礼寇暴瀛定二州，长孙稚等讨之，失利。除融车骑将军，为前驱左军都督，与广阳王渊等共讨脩礼。师渡交津，葛荣杀脩礼而自立。转营至白牛逻，轻骑击融。融苦战终日，更无外援，遂大奔败，于陈见杀。肃宗为举哀于东堂，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彩二千八百段，赠侍中、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司空、雍州刺史。寻以融死王事，进赠司徒，加前后部鼓吹。谥曰庄武。

子景哲，袭。武定中，开府、仪同三司。齐受禅，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后废帝，语在《帝纪》。

子黄头，袭。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齐受禅，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兴。起家恆州征虏录事参军，累迁护军长史。凝姑，尔朱荣妻。庄帝初，封东安王，食邑五百户。除持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转济州刺史，仍本将军。永熙二年薨，赠持节、都督沧瀛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

子彦友，袭。武定中，光禄大夫。齐受禅，爵例降。

凝弟湛，字镇兴。起家秘书郎，转尚书左司郎中，迁廷尉少卿。庄帝初，遇害河阴。赠征东将军、青州刺史、追封渔阳王，食邑五百户。

子俊，袭。齐受禅，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兴。卒于秘书丞。赠平东将军、秘书监、豫州刺史。

乐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乐陵王，赠征北大将军，谥曰康。无子。显祖诏胡兒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誉为镇北大将军、北征大都将。后除使持节、本将军、领护匈奴校尉、都督、中军都将。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加领护东夷校尉，转为镇北将军，行镇北大将军。高祖引见百官于光极堂，谓思誉曰："恆代路悬，旧都意重，故屈叔父远临此任。不可不敬慎所临，以副朕望。"及穆泰阴谋不轨，思誉知而不告，恕死，削封为庶人。太和末，还复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赠光州刺史，谥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彦。世宗时，袭封。拜骁骑将军，除持节、冠军将军、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赠本将军、豫州刺史，赐帛四百匹，谥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袭。武定中，钜鹿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景略弟庆略，散骑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骑常侍。

庆略弟洪略，恆农太守、中军将军、行东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业，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兴二年封，拜征南大将军、外都大官。休少而聪慧，治断有称。高祖初，库莫奚寇边，以休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仪同三司、和龙镇将。休抚防有方，贼乃款附。入为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为使持节、征北大将军、抚冥镇大将。休身先将士，击虏退之。入为内都大官，迁太傅。及开建五等，食邑二千户。

车驾南伐，领大司马。高祖亲行诸军，遇休以三盗人徇于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陛下将远清衡霍，故亲御六师，跋涉野次。军行始尔，已有奸窃，如其不斩，何以息盗？请必行刑，以肃奸慝。"诏曰："大司马执宪，诚应如是。但因缘会，朕闻王者之体，亦时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诏。高祖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严而秉法，诸军不可不慎。"于是六军肃然。定都洛邑，休从驾幸鄴。命休率从驾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亲饯休于漳水之北。

十八年，休寝疾，高祖幸其第，流涕问疾。中使医药，相望于路。薨，赠帛三千匹。自薨至殡，车驾三临。高祖至其门，改服锡衰，素弁加绖。皇太子、百官皆从行吊礼。及将葬，又赠布帛二千匹，谥曰靖王。诏假黄钺，加羽葆、鼓吹、虎贲、班剑六十三人，悉准三老尉元之仪。高祖亲送出郊，恸哭而返，诸王恩礼莫比焉。世宗世，配飨庙庭。

长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袭拜太中大夫，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籍仓府，未刊名实。窃见冯翊古城，羌魏两民之交，许洛水陆之际，先汉之左辅，皇魏之右翼，形胜名都，实惟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岂唯非旧，至乃居冈饮润，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譐譌明昏，有亏礼教。未若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池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人各为己，不以为劳。昔宋民无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无水，得水而不家庆？窃闻前政刺史，非是无意，或值兵举，或遇年灾，缘此契阔，稽延至此。去岁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师无事。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损轻益重，乞垂昭鉴。"遂诏曰："一劳永逸，便可听移。"后除征虏将军、豳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赠本将军、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肃宗初，袭。时以胡国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门校尉、通直散骑常侍、东中郎将。寻除光禄大夫，领将作大匠。后复本封。尔朱荣之入洛，超避难洛南，遇寇见害。庄帝初，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袭。武定中，通直郎。齐受禅，爵例降。

燮弟愿平，清狂无行。高祖末，拜员外郎。世宗初，迁给事中。悖恶日甚，杀人劫盗，公私成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于法，乃免官，禁之别馆。馆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愿平乃得出。灵太后临朝，以其暴乱不悛，诏曰："愿平志行轻疏，每乖宪典，可还于别馆，依前禁锢。"久之，解禁还家，付师严加诲奖。后拜通直散骑常侍、前将军。坐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之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处死，绞刑。会赦免，黜为员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绪，幽州安西府功曹参军。庄帝初，直阁将军。寻为持节、兼武卫将军、关右慰劳十二州大使，遂没吐谷浑。

子长春，员外散骑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户。齐受禅，爵例降。

愿平弟永平，征虏将军、南州刺史。为城民华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诸军事、卫将军、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员外散骑常侍。

珍平弟贵平，羽林监、转射声校尉。庄帝初，除散骑常侍、宗正少卿，封东莱王，邑百户。除平北将军、南相州刺史。庄帝既杀尔朱荣，加武卫将军，兼侍中，为河北、山东慰劳大使。至定州东北，为幽州大都督侯渊所执，送于晋阳。后还洛。

前废帝时，以本官行青州事，属土民崔祖螭作逆，贼徒甚盛，围逼东阳一百余日。贵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将士开门交战。大军救至，遂擒祖螭等，斩之。还，除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迁左卫将军、宗师，又迁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贵平人才险薄，为出帝所信。出为青州刺史，又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幽州大都督侯渊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终，善不掩恶。英将帅之用，有声于时。熙、略兄弟，早播民誉，或才疏志大，或器狭任广，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鸾起家声。徽饰智矫情，外谄内忌，永安之祸，谁任其责？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乐陵，盖不足数。靖王聪断威重，见称太和，美矣。

列传第八 文成五王

安乐王广川王齐郡王河间王安丰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献文皇帝。李夫人生安乐厉王长乐。曹夫人生广川庄王略。沮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乙夫人生河间孝王若。悦夫人生安丰匡王猛。玄夫人生韩哀王安平，王早薨，无传。

安乐王长乐，皇兴四年封建昌王，后改封安乐王。长乐性凝重，显祖器爱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为定州刺史。鞭挞豪右，顿辱衣冠，多不奉法，为人所患。百姓诣阙讼其过。高祖罚杖三十。贪暴弥甚，以罪徵诣京师。后与内行长乙肆虎谋为不轨，事发，赐死于家。葬以王礼，谥曰厉。

子诠，字搜贤，袭。世宗初，为凉州刺史。在州贪秽，政以贿成。后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诈言国变。在北州镇，咸疑朝廷有衅，遣使观诠动静。诠具以状告，州镇帖然。愉奔信都，诠与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烧，愉突门而出。寻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书左仆射。薨，谥曰武康。

子鉴，字长文，袭。后除相州刺史、北讨大都督，讨葛荣。仍兼尚书右仆射、北道行台尚书令，与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鉴既庸才，诸弟粗暴，见天下多事，遂谋反，降附葛荣。都督源子邕与裴衍合围鉴，斩首传洛，诏改其元氏。庄帝初，许复本族，又特复鉴王爵，赠司空。

鉴弟斌之，字子爽。性险无行，及与鉴反，败，遂奔葛荣。荣灭，得还。出帝时，封颍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关，斌之奔萧衍，后还长安。

广川王略，延兴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狱称平。太和四年薨，谥曰庄。

子谐，字仲和，袭。十九年薨。诏曰：“朕宗室多故，从弟谐丧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此盖三公已上。至于卿司已下，故应口。自汉已降，多无此礼。朕欲遵古典，哀感从情，虽以尊降伏，私痛宁爽？欲令诸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大功之亲者为之再临，小功缌麻为之一临。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再临者，

欲于大殓之日，为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既殡之缌麻，理在无疑，大殓之临，当否如何？为须抚柩于始丧，为应尽哀于阖棺？早晚之宜，择其厥中。”黄门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刘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凯，中书侍郎高聪等议曰：“三临之事，乃自古礼，爰及汉魏，行之者稀。陛下至圣慈仁，方遵前轨，志必哀丧，虑同宁戚。臣等以为若期亲三临，大功宜再。始丧之初，哀之至极，既以情降，宜从始丧。大殓之临，伏如圣旨。”诏曰：“魏晋已来，亲临多阙，至于戚臣，必于东堂哭之。顷大司马、安定王薨，朕既临之后，复更受慰于东堂。今日之事，应更哭否？”光等议曰：“东堂之哭，盖以不临之故。今陛下躬亲抚视，群臣从驾，臣等参议，以为不宜复哭。”诏曰：“若大司马戚尊位重，必哭于东堂，而广川既是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议之，朕无异焉。”谐将大殓，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恸，抚尸而出。有司奏，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恆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恆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诏赠谐武卫将军，谥曰刚。及葬，高祖亲临送之。

子灵道，袭。卒，谥悼王。

齐郡王简，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简母，沮渠牧犍女也。简性貌特类外祖。后为内都大官。高祖尝与简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简居帝之右，行家人礼。迁太保。高祖仁孝，以诸父零落，存者唯简。每见，立以待之，俟坐，致敬问起居，停简拜伏。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赐简。性干综家事，颇节断简酒，乃至盗窃，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时高祖不豫，诏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绝，不自胜任，但虚顿床枕，未堪奉赴，当力疾发哀。”谥曰灵王。世宗时，改谥曰顺。

子祐，字伯授，袭。母常氏，高祖以纳不以礼，不许其为妃。世宗以母从子贵，诏特拜为齐国太妃。祐位泾州刺史。薨，谥曰敬。

河间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间，谥曰孝。诏京兆康王子太安为后。太安于若为从弟，非相后之义，废之，以齐郡王子琛继。

琛字昙宝，幼而敏慧，高祖爱之。世宗时，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凭恃内外，多所受纳，贪惏之极。及还朝，灵太后诏曰："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由是遂废于家。琛以肃宗始学，献金字《孝经》。又无方自达，乃与刘腾为养息，赂腾金宝巨万计。腾屡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百姓吁嗟。属东益、南秦二州氐反，诏琛为行台，仍充都督，还摄州事。琛性贪暴，既总军省，求欲无厌，百姓患害，有甚狼虎。进讨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数，率众走还。内恃刘腾，无所畏惮，为中尉纠弹，会赦，除名为民。寻复王爵，后讨鲜于脩礼，败，免官爵。后讨汾晋胡、蜀，卒于军，追复王爵。

安丰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为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猛宽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爱之。薨于州。赠太尉，谥曰匡。

子延明，袭。世宗时，授太中大夫。延昌初，岁大饥，延明乃灭家财，以拯宾客数十人，并赡其家。至肃宗初，为豫州刺史，甚有政绩，累迁给事黄门侍郎。

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寻迁侍中。诏与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后兼尚书右仆射。以延明博识多闻，敕监金石事。

及元法僧反，诏为东道行台、徐州大都督，节度诸军事，与都督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讨法僧。萧衍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誉，招怀旧土，远近归之。综既降，因以军乘之，复东南之境，至宿豫而还。迁都督、徐州刺史。频经师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业，百姓咸附。

庄帝时，兼尚书令、大司马。及元颢入洛，延明受颢委寄，率众守河桥。颢败，遂将妻子奔萧衍，死于江南。庄帝末，丧还。出帝初，赠太保，王如故，谥曰文宣。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

列传第九上 献文六王

咸阳王赵郡王广陵王高阳王北海王

献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仪生咸阳王禧。韩贵人生赵郡灵王干、高阳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广陵惠王羽。潘贵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详。勰别有传。

咸阳王禧，字永寿。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诸弟典三都，诫禧等曰："汝等国之至亲，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狱，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锦，非伤锦之尤，实授刀之责。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诫禧等曰："汝兄继承先业，统御万机，战战兢兢，恆恐不称。汝所治虽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怀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骄怠。"出为使持节、开府、冀州刺史，高祖饯于南郊。又以济阴王郁枉法赐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诫之。

后禧朝京师，高祖谓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仪阙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缉，今将毕修遗志，卿等谓可行不？当各尽对，无以面从。"禧对曰："仪制之事，用舍各随其时，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谓宜述元志，备行朝式。"高祖然之。诏曰："仲尼在乡党，犹尚恂恂；周文王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虽连萼宸晖，得不尊尚师傅也？故为置之，以加令德。延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禧将还州，高祖亲饯之，赋诗叙意，加禧都督冀、相、兖、东兖、南豫、东荆六州诸军事。

于是，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诏曰："夫婚姻之义，曩叶攸崇；求贤择偶，绵代斯慎。故刚柔著于《易经》，《鹊巢》载于《诗》典，所以重夫妇之道，美尸鸠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后昆者也。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太祖龙飞九五，始稽远则，而拨乱创业，日昃不暇。至于诸王娉合之仪，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贤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后，其风渐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违典滞俗，深用为叹。以皇子茂年，宜简令正，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有司奏冀州人苏僧瓘等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诏曰：“利建虽古，未必今宜；经野由君，理非下请。邑采之封，自有别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东荆六州诸军事，开府如故，赐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诏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余五王皆食邑二千户。

高祖引见朝臣，诏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禧曰：“陛下圣明御运，实愿迈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将以何事致之？为欲修身改俗，为欲仍染前事？”禧对曰：“宜应改旧，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为欲止在一身，为欲传之子孙？”禧对曰：“既卜世灵长，愿欲传之来叶。”高祖曰：“若然，必须改作，卿等当各从之，不得违也。”禧对曰：“上命下从，如风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高祖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禧对曰：“陛下圣过尧舜，光化中原。臣虽仰禀明规，每事乖互，将何以宣布皇经，敷赞帝则？舛违之罪，实合刑宪。”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当须庭论，如何入则顺旨，退有不从？昔舜语禹：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其卿等之谓乎？”

寻以禧长兼太尉公。后高祖幸禧第，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虽在事不长，而戚连皇极，且长兼太尉，以和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贻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宾，良以为愧。”

高祖有事于方泽，质明，群臣问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泽，殊自大暑，遇天云廕密，行人差得无弊。”禧对曰：“陛下德感天地，故云物凝彩，虽复雨师氵丽扫，风伯清尘，岂过于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氲，阴阳风雨之所交会，自然之应，非寡德所能致此。”

高祖笃于兄弟，以禧次长，礼遇优隆，然亦知其性贪，每加切诫，虽当时遵奉，而终不改操。禧表曰：“国朝偃武崇文，偏舍来久，州镇兵

人，或有雄勇，不闲武艺。今取岁暮之暇，番上之日，训其兵法。弓矢干槊，三分并教，使人闲其能，临事无阙。”诏曰：“虽云教武，未练其方，既逼北行，卒闻教武，脱生群惑，且可停之。”后从平汉阳，以克南阳之勋，加侍中，正太尉。

及高祖崩，禧受遗辅政。虽为宰辅之首，而从容推委，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阴为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户，世宗从之，固辞不受。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世宗颇恶之。

景明二年春，禧等为将礿祭入斋，世宗诏领军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于光极殿。诏曰：“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尪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寻诏曰：“朕以寡昧，夙罹闵凶，忧茕在疚，罔知攸济。实赖先帝圣德，遗泽所覃，宰辅忠贤，劬劳王室，用能抚和上下，肃清内外。乃式遵复子，归政告逊，辞理恳至，邈然难夺。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王尊惟元叔，道性渊凝，可进位太保，领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声略茂举，可大将军、录尚书事。”

世宗既览政，禧意不安。而其国齐帅刘小苟，每称左右言欲诛禧。禧闻而叹曰：“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由是常怀忧惧。加以赵脩专宠，王公罕得进见。禧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时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众怀沮异，禧心因缓。自旦达晡，计不能决，遂约不泄而散。武兴王杨集始出便驰告，而禧意不疑。乃与臣妾向汇池别墅，遣小苟奉启，云“检行田牧”。小苟至邙岭，已逢军人，怪小苟赤衣，将欲杀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缓之。禧是夜宿于洪池，大风暴雨，拔树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说禧曰：“殿下集众图事，见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宽。恐危祸将至。”禧曰：“有此躯命，应知自惜，岂待人言。”又说曰：“殿下兒妇已渡河，两头不相知，今俯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今如行人渡河，听我动静。我久已遣人追之，计今应还。”而尹仵期与禧长子通已入河内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将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数人，左右从禧者，唯兼防阁尹龙虎。禧忧迫不知所为，谓龙虎曰：“吾愦愦不能堪，试作一谜，当思解之，以释毒闷。”龙虎欻忆旧谜云：“眠则俱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都不有心于规刺也。禧亦不以为讽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龙虎谓之是箸。渡洛水，至柏谷坞，从者唯禧二舅及龙虎而已。顾谓龙虎曰：“凡夫尚有节

义，相为取死，汝可勉心，作与太尉公同死计。”龙虎曰：“龙虎东野常人，遭殿下宽明，接处左右。今属危难，恨无远计匡济圣躬，若与殿下同命，虽死犹生。”俄而禧被擒获，送华林都亭。世宗亲问事源，著千斤锁格龙虎，羽林掌卫之。

初，高祖闲宴，从容言于禧等：“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禧临尽，虽言不次第，犹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丧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与诸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之云：“坐多取此婢辈，贪逐财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复嘱问此等！”禧愧而无言，遂赐死私第。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同谋诛斩者数十人，潜瘗禧于北邙。绝其诸子属籍。禧之诸女，微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以分赉高肇、赵脩二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余匹，下至十匹。于后，禧诸子每乏衣食，独彭城王勰岁中再三赈给之。禧有子八人。

长子通，字昙和。窃入河内，太守陆琇初与通情，既闻禧败，乃杀之。

通弟翼，字仲和。后会赦，诣阙上书，求葬其父。频年泣请，世宗不许。翼乃与弟昌、晔奔于萧衍。翼与昌，申屠氏出。晔，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壮，风制可观，衍甚重之，封为咸阳王。翼让其嫡弟晔，衍不许。后以为信武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郁州。翼谋举州入国，为衍所移。昌为衍直阁将军。

翼弟显和，昌弟树，后亦奔于衍。显和卒于江南。

树，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纳，兼有将略。衍尤器之，封为魏郡王，后改封鄴王。数为将领，窥觎边服。时扬州降衍，兵武既众，衍将湛僧珍，虑其翻异，尽欲杀之。树以家国，遂皆听还。衍以树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尔朱荣之害百官也，树闻之，乃请衍讨荣。衍乃资其士马，侵扰境上。前废帝时，窃据谯城。出帝初，诏御史中尉樊子鹄为行台，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讨之。树城守不下，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往说之，树乃请委城还南，子鹄许之。树恃誓约，不为战备。杜德袭击之，擒树送京师，禁于永宁佛寺，未几赐死。

孝静时，其子贞，自建业赴鄴，启求葬树，许之。诏赠树侍中、都

督青徐兖扬豫五州诸军事、太师、司徒公、尚书令、扬州刺史。贞既葬，还于江南。

晔，字世茂。衍封为桑乾王，拜散骑常侍。卒于秣陵。

初，正光中诏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国；汉道仁恕，淮南毕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荡旧衅，义彰曩叶，咏流前史。顷者，咸阳、京兆王自贻祸败，事由间惑，犹有可矜。两门诸子，并可听附属籍。"后复禧王爵，葬以王礼。诏晔弟坦袭，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户。坦傲佷凶粗，从叔安丰王延明责之曰："汝凶悖性与身而长，昔有宋东海王祎志性凡劣，时人号曰'驴王'。我熟观汝所作，亦恐不免驴号。"庄帝初，还复本封。武定中，为太师。齐受禅，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骑常侍、琅邪县开国公，邑五百户。庄帝初，特封太原王。累迁鸿胪卿，超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赠太尉公。

子善慧，袭。齐受禅，爵例降。

赵郡王干，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卫大将军，除侍中、中都大官。寻授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吏部尚书。

所生母薨，高祖诏曰："太妃韩氏薨逝，情以伤恸。太妃先朝之世，位拟九嫔，豫班上族，诞我同气。念此孤稚，但用感恻。明当暂往临哭，可敕外备办。"遣侍御史假节监护丧事，赠彩八百匹。诏曰："季世多务，情缘理夺。干既居要任，铨衡是荷，岂容遂其私志，致旷所司。可遣黄门郎敦谕，令勉从王事，朕寻当与之相见。"拜使持节、都督南豫郢东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豫州刺史。

及车驾南伐，以干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给铜虎符十，别赐诗书。高祖笃爱诸弟，以干总戎别道，诫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汝其师之。"寻以萧赜死，班师。

迁洛，改封赵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开府如故，赐杂物五百段，又密赐黄金十斤。高祖亲饯于近郊，诏干曰："夫刑狱之理，先哲所难，然既有邦国，得不自励也。汝，我之懿弟，当十修厥德，光宗有魏，深思远图，如临深履薄。若恃亲重，不务世政，国有常宪，方增悲感。"高祖诏以李凭为长史，唐茂为司马，卢尚之为谘议参军以匡弼之。而凭等谏诤，干殊不纳。州表斩盗马人，于

律过重，而尚书以干初临，纵而不劾。诏曰：“夫刑以节人，罪必无滥，故刑罚不中，民无措足。若必以威杀为良，则应泛通众牧。苟须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条宪，无听新君加戮之文；典礼旧章，不著始临专威之美。尚书曲阿朕意，实伤皇度。干暗于治理，律外重刑，并可推闻。”

后转特进、司州牧。车驾南讨，诏干都督中外诸军事，给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门。干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会遇干于尚书下舍，因屏左右而谓干曰：“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而干悠然不以为意，彪乃表弹之。高祖省之忿惋，诏干与北海王详，俱随太子诣行在所。既至，详独得朝见，干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

二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给东园秘器、敛服十五称，赠帛三千匹，谥曰灵王，陪葬长陵。

子谧，世宗初袭封。干妃穆氏表谧母赵等悖礼愆常，不逊日甚，尊卑义阻，母子道绝。诏曰：“妾之于女君，犹妇人事舅姑，君臣之礼，义无乖二。妾子之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何得黩我风政！可付宗正，依礼治罪。”谧在母丧，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遇赦，复封。除通直散骑常侍，加龙骧将军，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冠军将军、岐州刺史。

谧性严，暴虐下人。肃宗初，台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驿逻无兵，摄帅检核。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谧闻而大怒，鞭保愿等五人各二百。数日之间，谧召近州夫，闭城四门，内外严固，搜掩城中，楚掠备至。又无事而斩六人。合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怖，登楼毁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门。灵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驿谕之。城人既见靖至，开门谢罪，奉送管籥。乃罢谧州。还，除大司农卿。又除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谧妃胡氏，灵太后从女也。未发，坐殴其妃免官。后除都官尚书，加安南将军。

正光四年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帛五百匹。高阳王雍，干之母弟，启论谧，故超赠假侍中、征南将军、司州牧，谥曰贞景。

子毓，字子春，袭。庄帝初，河阴遇害。赠卫大将军、仪同三司、

青州刺史，谥曰宣恭。无子，诏以谧弟谳子寘字景融为后，袭爵。及寘伯谌复封赵郡，改封平昌王。齐受禅，爵例降。

谧兄谌，字兴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员郎，迁太子庶子、司空司马、鸿胪少卿。迁后将军、肆州刺史，固辞不拜。改授平南将军、光禄少卿。转黄门侍郎，进号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出为散骑常侍、中军将军、相州刺史。罢州，除宗正卿、都官尚书。以亲例封上蔡县开国公，食邑四百户，让而不受。庄帝初，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户。又加侍中。谌本年长，应袭王封，其父灵王宠爱其弟谧，以为世子。庄帝诏复谌封赵郡王。进号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迁司空公。出帝时，转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迁太师，录尚书事。孝静初，为大司马。三年薨，赠假黄钺、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谥曰孝懿。谌无他才识，历位虽重，时人忽之。

子炜，袭。齐受禅，爵例降。

谧弟谭，颇强立，少为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监出为高阳太守，为政严断，豪右畏之。肃宗初，入为直阁将军，历太仆、宗正少卿，加冠军将军。元法僧外叛，诏谭为持节、假左将军、别将以讨之。徐州平，迁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虏将军、泾州刺史。入为武卫将军。寻诏谭为都督以讨杜洛周，次于军都，为洛周所败。还，除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卒，赠抚军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谌弟谳，为人贪暴无礼。自羽林监迁司徒主簿。肃宗时，除正员郎，稍迁左将军、太中大夫；封平乡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庄帝初，河阴遇害。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阁将军。从出帝没于关西。

谳弟譿，羽林监、直阁将军。早卒，赠帛五百匹，赠镇远将军、恆州刺史。

广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东大将军，为外都大官。羽少而聪慧，有断狱之称。后罢三都，羽为大理，加卫将军，典决京师狱讼，微有声誉。迁特进、尚书左仆射，又为太子太保、录尚书事。

高祖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还领廷尉卿。车驾既发，羽与太尉丕留守，加使持节，语在《丕传》。高祖友爱

诸弟，及将别，不忍早分，诏羽从至雁门，乃令羽归。望其称效，故赐如意以表心。

迁都议定，诏羽兼太尉，告于庙社。迁京之后，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镇抚代京，内外肃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辞廷尉，不许。

羽奏："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治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僚，尽已经考为三等。此年便是三载，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诏曰："虽内考未宣，绩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载公卿大夫论考属官之治，职区分著。三公疑尚书三载殿最之义，此之考内，已为明矣。但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辄尔轻发，殊为躁也。每考之义，应在年终，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维夏，且待至秋后。"

高祖临朝堂议政事，谓羽曰："迁都洛阳，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开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来何难？朕初发洛阳，教示永寿，皆谓分别。比自来后，诸处分之事，已差前敕。今举大功，宁为虚费？且朕无周召之弟，岂容晏安日逸。今便北巡，迁留之事，当称朕怀。"

后高祖临朝堂，谓群臣曰："两仪既辟，人生其间，故上天不言，树君以代。是以《书》称三考之绩，《礼》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与百辟，允厘庶务。然朕识乏知人，不能使朝绝素餐之饥，野无《考盘》之刺，夙宵寤寐，载怀怵惕。卿等皆是朝贤国彦，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绩之义。如乖忠正，国有常刑。贤者虽疏必进，不肖者虽亲必黜。"顾谓羽曰："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发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

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狱之难，实惟自古，必也断讼，夫子所称。然五局所司，专主刑狱，比闻诸风听，多论五局不精。知人之难，朕岂独决，当与群臣同之。卿等各陈所闻。"高祖谓羽及少卿邓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为品？"羽对曰："诸司直并简圣心。往者，百官初置，擢为狱官，听讼察辞，无大差越。所以为二等者，或以视事甫尔，或以见机迟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计其丝发之差，以为品第。统论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顷年以其人识见可取，故简司狱官，小优劣不足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须心平性正、抑

强哀弱、不避贵势、直情折狱者可为上等。今正欲听采风谣，虚实难悉；正欲不采，事无所据。然人言恶者未必是恶，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断讼不避豪贵，故人以为恶；或将势抑贱，贵人以为好。然开朕之听，皆贵者言，是以迟回三复，良由于此。局事须冰清玉洁，明扬褒贬。卿等既是亲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闻。”邓述对曰：“陛下行赏得人，余者甘心；若赏不尽能，无以劝励。如臣愚见，愿不行赏。”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许三年考绩，必行赏罚。既经今考，若无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无以改肃。自非释之于公，何能尽其至理？虽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诸尚书更与群官善量所以。”

高祖谓尚书等曰：“朕仰纂乾构，君临万宇。往者稽古典章，树兹百职。然尚书之任，枢机是司，岂惟总括百揆，缉和人务而已，朕之得失，实在于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谓羽曰：“汝之浅薄，固不足以况晋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为廷尉，及初作尚书，内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后，近小人，远君子，在公阿党，亏我皇宪，出入无章，动乖礼则。计汝所行，应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谓羽曰：“汝既是宸极之弟，而居枢端之任。汝自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汝之过失，已备积于前，不复能别叙。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称，自近以来，偏颇懈怠。岂不由卿等随其邪伪之心，不能相导以义，虽不成大责，已致小罚。今夺卿尚书令禄一周。”谓左仆射元赞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机要，不能光赞物务，奖励同僚，贼人之谓，岂不在卿！计叔翻之黜，卿应大辟，但以咎归一人，不复相罪。又为少师，未见所授，今介卿少师之任，削录一周。”诏吏部尚书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岂宜滥归众过也。然观叔父神志骄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谓长兼尚书于杲曰：“卿履历卑浅，超升名任，不能勤谨夙夜，数辞以疾。长兼之职，位亚正员。今解卿长兼，可光禄大夫、守尚书，削禄一周。”又谓守尚书尉羽曰：“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今降为长兼常侍，亦削禄一周。”又谓守尚书卢渊曰：“卿始为守尚书，未合考绩。然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今降卿长兼王师，守常侍、尚书如故，夺常侍禄一周。”谓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协赞尚书，光宣出纳，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规佐尚书，论卿之罪，应合大辟。但以尚书之失，事钟叔翻，故不能别致贬责。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恤，尽皆削夺。若三年有

成，还复本任；如其无成，则永归南亩。”又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坠，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于卿。今降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谓谏议大夫李彦曰：“卿虽处谏议之官，实人不称职，可去谏议，退为元士。”又谓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华，已经一稔，然东宫之官，无直言之士，虽未经三载，事须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识学可观，可为中；安乐王诠可为下中，解东华之任，退为员外散骑常侍；冯夙可为下下，免中庶子，免爵两任，员外常侍如故?恢猩崛算滔捅？晌□孪拢□宋□淦锍Ｊ獭！庇治焦□锪荚唬骸扒昴暧萌耍□喙怨鄄胖□凇Ｊ凳俏淙耍□□谝晕墓伲□硗□罄□□诶砦淳□Ｖ钊绱吮龋□砉偃绯酢！？

高祖引陆睿、元赞等于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陆睿对曰：“实如明诏，金氏若不入仕汉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悦。

及五等开建，羽食勃海之东光二千户。车驾南伐，羽进号卫将军，除使持节、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户。高祖幸羽第，与诸弟言曰：“朕昨亲受人讼，始知广陵之明了。”咸阳王禧对曰：“臣年为广陵兄，明为广陵弟。”高祖曰：“我为汝兄，汝为羽昆，汝复何恨？”又曰：“叔翻沉疴绵惙，遂有辰岁，我每为深忧，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庆，故命驾耳。”高祖亲饯之华林园。后诏羽曰：“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开经策，宁我东夏。敬慎汝仪，勿坠嘉问，唯酒唯田，可不戒欤！”加散骑常侍，进号车骑大将军，余如故。

世宗即位，迁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频表辞牧，至于三四，诏不许。世宗览政，引羽入内，面授司徒。羽辞曰：“彦和本自不愿，而陛下强与。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议。季豫既转，取之无嫌。请为司空。”世宗犹强焉，固辞，乃许之。

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因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年三十二。世宗亲临，哀恸，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三百斤，大鸿胪护丧事。大殓，帝亲临之，举哀都亭。赠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冀州刺史，给

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谥曰惠。及葬，帝亲临送。子恭袭。语在《纪》。

恭兄欣，字庆乐。性粗率，好鹰犬。肃宗初，除通直散骑常侍、北中郎将。出为冠军将军、荆州刺史，转征虏将军、齐州刺史。欣在二州，颇得人和。又为征东将军、太仆卿。考庄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户，后改封淮阳王。出帝时，加太师、开府。复封广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寻除大司马。随出帝没于关中。

欣弟永业，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户。武定末，金紫光禄大夫。齐受禅，爵例降。

高阳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傥不恆。高祖曰："吾亦未能测此兒之深浅，然观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颍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或说雍曰："诸王皆待士以营声誉，王何以独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为诸王，用声名何为？"久之，拜中护军，领镇北大将军。改封高阳。奉迁七庙神主于洛阳。五等开建，食邑二千户。

车驾南伐，雍行镇军大将军，总摄留事。迁卫尉，加散骑常侍，除使持节、镇北将军、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诫雍曰："相州乃是旧都，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为牧之道，亦难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便是难。又当爱贤士，存信约，无用人言而轻与夺也。"进号征北将军。

世宗初，迁使持节、都督冀相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声称。入拜骠骑大将军、司州牧。世宗时幸雍第，皆尽家人之礼。迁司空公，议定律令，雍常入参大议。转太尉公，加侍中。时雍以旱故，再表逊位，优诏不许。除太保，领太尉，侍中如故。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

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之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忝兹高选。既其以能进之朝伍，或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及于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闲以多年，课烦以少岁，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寻景明之格，无折考之

文；正始之奏，有与夺之级。明参差之考，非圣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寻考级之奏，委于任事之手；涉议科勤，绝于散官之笔。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辈者独绝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闲，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职，抱槃屈之辞；禁卫武夫，怀不申之恨。欲克平四海，何以获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衔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闲优之；节庆之赉，不以禄微加赏。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机，推年不等。臣闻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代何观？《诗》云："王事靡盐，不遑启处"。又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依依杨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来日月，便是《采薇》之诗废，《杕杜》之歌罢。又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历十旬，或因患重请，动辄经岁。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乐之势，非任事之伦；在家私闲，非理务之日，论优语剧，先宜折之。

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彦。或历险千余，或履危万里，登有死亡之忧，咸怀不返之戚，魂骨奉忠，以尸将命。先朝赏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阶劳。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奖励《皇华》而敦崇《四牡》者也。

复寻正始之格：泛后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泛前任事上中者，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自古通经。今以泛前六年升一阶，检无愆犯，倍年成级。以此推之，明以泛代考。新除一日，同沾阶荣，下第之人因泛上陟，上第之士由泛而退。

臣又见部尉资品，本居流外，刊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为里巷多盗，以其威轻不肃，欲进品清流，以压奸宄。甄琛启云："为法者施而观之，不便则改。"窃谓斯言有可采用，圣慈昭览，更高宰尉之秩。

今考格始宣，怀怨者众，臣窃观之，亦谓不可，有光国典，改之何难？

世宗乃引雍共论时务。

肃宗初，诏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谘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又诏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王如故。别敕将作，营国子学寺，给雍居之。领军于忠擅权专恣，仆射郭祚劝雍出之。忠怒，矫诏杀祚及

尚书裴植，废雍以王归第。朝有大事，使黄门郎就谘访之。忠寻复矫诏，将欲杀雍，以问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

未几，灵太后临朝，出忠为翼州刺史。雍表曰：

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览伤矜，视之惨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内枢，兼尸师傅，宜保护圣躬，温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内外，朝谒简绝。皇居寝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预，出入柏堂，尸立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又令仆卿相，任情进黜，迁官授职，多不经旬，斥退贤良，专纳心腹，威振百僚，势倾朝野。臣见其如此，欲出忠为雍州刺史，镇抚关右，在心未行，反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储宫纂统，斯乃君父之恆谟，臣子之永则，加赏之义，自古无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丧祸之际，竭节是常，迎陛下于东宫，臣下之恆事，如其不尔，更欲何为？而忠意气凌云，坐要封爵。尔日抑之，交恐为祸。臣以权臣所欲，不敢辄违，即集王公卿士，议其多少。清河王臣泽，先帝懿弟，识度宽明，临众唱议，非以勤而赏之，惮违权臣之旨，望颜而授。臣知不可，因而从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权门下，且居宰执，又总禁旅，为崇训卫尉，身兼内外，横干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会，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极，十有七年，细人犯刑，犹宽宪墨，朝廷贵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践阼，年未半周，杀仆射、尚书，如夭一草，是忠秉权矫旨，擅行诛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

臣位荷师相，年未及终，难恕之罪，显露非一，何情以处，何颜以生？虽经恩宥，犹有余责，谨反私门，伏听司败。

灵太后感忠保护之勋，不问其罪。增雍封一千户，除侍中、太师，又加使持节，以本官领司州牧。

雍表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太后从之，而不能久行也。诏雍乘步挽出入掖门。又以本官录尚书事。雍频表辞逊，优答不许，诏侍中敦谕。诏雍朝夕侍讲。

肃宗览政，除使持节、司州牧、侍中、太师、录尚书如故。肃宗加元服，雍兼太保，与兼太尉崔光摄行冠礼。诏雍乘车出入大司马门，进

位丞相，给羽葆鼓吹，倍加班剑，余悉如故。又赐帛八百匹，与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诏雍依齐郡顺王简太和故事，朝讫引坐，特优拜伏之礼。总摄内外，与元叉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伎侍盈房，诸子槛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焉。

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延昌已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关豫内政，仅给衣食而已。至乃左右无复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启闻，许乃得见。未几，崔暴薨，多云雍殴杀之也。灵太后许赐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阉竖丁鹅自至宫内，料简四口，冒以还第。太后责其专擅，追停之。

孝昌初，诏曰：“比相府弗开，阴阳未变。王秉哲居宗，勋望隆重，道庇苍生，威被华裔，体国犹家，匪躬在节，可开府置佐史。”寻罢司徒，以为丞相府。

孝庄初，尔朱荣欲害朝士，遂云雍将谋逆，于河阴遇害。赠假黄钺、相国，谥文穆王。

雍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既以亲尊，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政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怿之死，元叉专政，天下大责归焉。

嫡子泰，字昌，颇有时誉。为中书侍郎，寻迁通直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太常卿。与雍同时遇害。追赠侍中、特进、骠骑大将军、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阳王，谥曰文孝。

子斌，袭。武定中，官至尚书右仆射。齐受禅，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颇涉书史。起家散骑侍郎。累迁通直常侍、鸿胪、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出为安东将军、青州刺史。是时萧衍遣将寇逼徐扬，除端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东南道大使，处分军机。贼平，拜镇军将军、兖州刺史。俄而衍将复寇徐兖，围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德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还，除都官尚书。与雍俱遇害。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峻，袭爵。齐受禅，例降。

泰弟睿，字子哲。轻忽荣利，爱玩琴书。起家拜通直散骑侍郎，迁

卫尉少卿，转光禄少卿，封济北郡王。与雍俱遇害。赠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袭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与元瑾等谋反，伏法。

睿弟诞，字文发。少聪惠，有风仪。起家通直郎，迁中书侍郎、通直散骑常侍。封新阳县开国伯，食邑三百户。加龙骧将军。进封昌乐王，食邑七百户。迁平南将军、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孝静初，拜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赠使持节、侍中、太保、司徒公、尚书令，将军、牧如故，谥曰文献。无子，以斌第二子子亮为后。

诞弟勒叉，勒叉弟亘，亘弟伏陀，伏陀弟弥陀，弥陀弟僧育，僧育弟居罗。出帝初，勒叉封阳平县，亘封濮阳县，伏陀封武阳县，弥陀封新阳县，僧育封顿丘县，居罗封卫县，并开国伯，食邑四百户。天平中，并除镇远将军、散骑侍郎。僧育走关西，国除。其余齐受禅，爵例降。

北海王详，字季豫。美姿容，善举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后拜光禄大夫，解侍中、将军。又兼侍中。

从高祖南伐，为散骑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详常与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舆辇，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铭之所，高祖停驾，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唯详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诏勒铭，亲自为制。五等开建，食邑二千户。迁侍中，转秘书监。

车驾南伐，详行中领军，留守，给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营构之务。高祖赐详玺书曰："比游神何业也？丘坟六籍，何事非娱？善正风猷，肃是禁旅。"详后朝于行宫，高祖引见之。详庆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暂动，沔北数城，并皆柔服，此乃将士之效，非朕之功。"详对曰："陛下德迈唐虞，功微周汉，自南之风，于是乎始。"详还洛，高祖饯之，诏详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举；鬼方不令，乃致淹载之师。况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然后言归。今夏停此，故与汝相见，善守京邑，副我所怀。"赵郡王干薨，以详行司州牧。除护军将军，兼尚书左仆射。

高祖临崩，顾命详为司空辅政。世宗即位，以详营构之勤，增邑一

千户。详以帝居谅暗，不受。世宗览政，迁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咸阳王禧之谋反也，详表求解任。诏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别，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兴，义高唐世；弟戮兄登，迹显周鲁。禧之与国，异体同气，既肆无君之逆，安顾弟友之亲。叔父忠显二朝，诚贯庙社，实勖赞冲昧，保乂鸿猷，岂容以微介之虑，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敕还，愿不再述。祚属眇躬，言及斯事，临纸惭恨，惋慨兼深。”详重表陈解，诏复不许。除太傅，领司徒，侍中、录尚书事如故。详固辞，诏遣敦劝，乃受。

详与八座奏曰：“窃惟奸劫难除，为蠹日久，群盗作患，有国攸病。故五刑为用，犹陷触网之诛；道几胜残，宁息狗窃之响。是以班制垂式，名为治本，整纟罔提目，政之大要。谨寻夺禄事条，班已周岁。然京邑尹、令，善恶易闻；边州远守，或难听审，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没。设有贼发，隐而不言，或以劫为偷，或遏掠成盗，更令贼发难知，攘窃惟甚。臣等参议，若依制削夺，则县无期月之宰；附条贬黜，郡靡岁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昔黄龚变风，不由削禄；张赵称美，岂惮贬退。然绥导之体，得失在人。乃可重选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轻改法令，削黜群司。今请改制条，还附律处。其励己公清，赏有常典，风谣黩贿，案为考第。”世宗从之。

详之拜命，其夜暴风震电，拔其庭中桐树大十围，倒立本处。初，世宗之览政也，详闻彭城王勰有震主之虑，而欲夺其司徒，大惧物议，故为大将军，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识者知其不终。世宗讲武于鄴，详与右仆身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

初，太和末，详以少弟延爱；景明初，复以季父崇宠。位望兼极，百僚惮之。而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堂，请延至葬而不见许，乃令舆榇巷次，行路哀嗟。详母高太妃，颇亦助为威虐，亲命殴击，怨响嗷嗷。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其死也，痛不自胜，乃至葬讫，犹毁□遂视之。表请赠平昌县君。详又蒸于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严禁左右，闭密始末。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绸密。皓之取妻也，详亲至其家，忻饮极醉。

详虽贪侈聚敛，朝野所闻，而世宗礼敬尚隆，凭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协允。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与都

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其宠如此。又详拜受，因其私庆，启请世宗。世宗频幸南第，御其后堂，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亲政也，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犊车，防卫严固。高时惶迫，以为详必死，亦乘车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详得免，高云："自今而后，不愿富贵，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至此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

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于时详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亮乃奏详："贪害公私，淫乱典礼。朝廷比以军国费广，禁断诸蕃杂献，而详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驱夺人业，崇侈私第。蒸秽无道，失尊卑之节；尘败宪章，亏风教之纪。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虑其惊惧奔越。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之，示以中尉弹状。详母高见翼，顿首号泣不自胜。详言："审如中尉所纠，何忧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奉我珍异货物，我实爱之。果为取受，吾何忧乎？"私以自宽。至明，皓等皆赐死，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单车防守，还华林之馆。母妻相与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数人随从。官防甚严，终夜缶柝，列坐围守，外内不通。世宗为此不幸园十余日。徙详就太府寺，围禁弥切。诏曰："王位兼台辅，亲懿莫二，朝野属赖，具瞻所归。不能励德存道，宣融轨训，方乃肆兹贪靦，秽暴显闻。远负先朝友爱之寄，近乖家国推敬所期，理官执宪，实合刑典；天下为公，岂容私抑？但朕诸父倾落，存者无几，便极逮坐，情有未安。可免为庶人，别营坊馆，如法禁卫，限以终身。邦家不造，言寻感慨。"遂别营馆于洛阳县东北隅，二旬而成，将徙详居之。会其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以劫出详，密抄名字，潜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揽得，呈奏。至夜，守者以闻。详哭数声而暴死。详自至太府，令其母妻，还居南宅，五日一来，与其相见。此夜，母妻不在，死于婢手中。至明，告其凶问。诏曰："北海叔奄至倾背，痛慕抽恸，情不自任。明便举哀，可敕备办丧还南宅，诸王皇宗，悉令奔赴。给东园秘器，赗物之数一依广陵故事。"

详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令致此罪？我得高丽，当啖其肉。"乃杖详背及两脚百余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严，详

每有微罪，常加责罚，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疮脓。详苦杖，十余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刘氏数十，云："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也？而不检校夫婿。妇人皆妒，独不妒也！"刘笑而受罚，卒无所言。

详贪淫之失，虽闻远近，而死之日，罪无定名，远近叹怪之。停殡五载。永平元年十月，诏曰："故太傅北海王体自先皇，特钟友爱，受遗训辅，冲昧攸记。不图暮节晦德，终缺哀荣，便可追复王封，克日营厝，少慰幽魂，以旌阴疑戚。"谥曰平王。

子颢，字子明，袭。少慷慨，有壮气。除袭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转宗正卿、光禄大夫、长兼宗正卿、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转都官尚书，加安南将军。出除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徐州刺史。寻为御史弹劾除名。

其后，贼帅宿勤明达、叱干骐驎等寇乱豳华诸州，乃复颢王爵，以本将军加使持节、假征西将军、都督华豳东秦诸军事、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讨明达。颢转战而前，频破贼众，解豳华之围。以功增封八百户，进号征西将军。又除尚书右仆射，持节、行台、都督如故。寻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余如故。值萧宝夤等大败于平凉，颢亦奔还京师。

于时，葛荣南进，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颢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以御荣。颢至汲郡，属尔朱荣入洛，推奉庄帝，诏授颢太傅，开府、侍中、刺史、王并如故。颢以葛荣南侵，尔朱纵害，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先是，颢启其舅范遵为殷州刺史，遵以葛荣充逼，未得行。颢令遵权停于鄴。颢既怀异谋，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为己表里之援。相州行台甄密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颢异图，恐遵为变，遂相率废遵，还推李神摄理州事，然后遣军侯颢逆顺之势。

颢以事意不谐，遂与子冠受率左右奔于萧衍。颢见衍，泣涕自陈，言辞壮烈，衍奇之。遂以颢为魏主，假之兵将，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于梁国城南登坛燔燎，号孝基元年。庄帝诏济阴王晖业为都督，于考城拒之，为颢所擒。又克行台杨昱于荥阳。尔朱世隆自虎牢走退，庄帝北幸。颢遂入洛，改称建武元年。

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而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

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凌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庄帝与尔朱荣还师讨颢。自于河梁拒战，王师渡于马渚，冠受战败被擒，因相继而败。颢率帐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辕而出。至临颍，颢部骑分散，为临颍县卒所斩。出帝初，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司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罗袭。齐受禅，爵例降。

颢弟顼，字宝意。起家为通直郎，转中书郎，历武卫将军、光禄少卿、黄门郎。出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为大宗正卿。封平乐县开国公，食邑八百户。庄帝初，拜侍中、车骑将军，封东海王，食邑千户。俄迁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又拜车骑大将军，加侍中。顼无他才干，以亲属早居重任。兄颢入洛，成败未分，便以意气自得，为时人所笑。颢败，潜窜，为人执送，斩于都市。出帝初，赠侍中、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公、尚书令、雍州刺史。

子衍，袭爵。武定中，通直散骑侍郎。齐受禅，爵例降。

史臣曰：显祖诸子，俱闻道于太和之日。咸阳望重位隆，自猜谋乱。赵郡愆于王度，终谥曰灵。广陵夙称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阳器术缺然，终荷栋干，孝昌之叛，盖不足以责之。北海义昧鹬鸽，奢淫自丧，虽祸由间言，亦自贻伊戚。颢取若拾遗，亡不旋踵，岂守之无术？其天将覆之。

列传第九下 献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将军。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显祖崩。及有所知，启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许，乃毁瘠三年，弗参吉庆。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

高祖革创，解侍中、将军，拜光禄大夫。复除侍中，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及车驾南伐，以勰行抚军将军，领宗子军，宿卫左右。开建五等，食邑二千户，转中书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

高祖与侍臣升金墉城，顾见堂后梧桐、竹曰："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今梧桐、竹并茂，讵能降凤乎？"勰对曰："凤皇应德而来，

岂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凤皇来仪；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未闻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肃然，及将末也，觞情始暢，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勰表解侍中。诏曰：“蝉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圣，庶必有资耳。”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诏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书监。侍中如故。

高祖南讨汉阳，假勰中军大将军，加鼓吹一部。勰以宠受频烦，乃面陈曰：“臣闻兼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陈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请而得。岂但今古云殊，遇否大异，非独曹植远羡于臣，是亦陛下践魏文而不顾。”高祖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汝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

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叡渊明，事超百代，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

从征沔北，赐帛三千匹。除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又诏曰：“明便交敌，可敕将士肃尔军仪。”勰于是亲勒大众。须臾，有二大鸟从南而来，一向行宫，一向幕府，各为人所获。勰言于高祖曰：“始有一鸟，望旗颠仆，臣谓大吉。”高祖戏之曰：“鸟之畏

威，岂独中军之略也，吾亦分其一尔。此乃大善，兵法咸说。”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萧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闻国军获胜，每逢云雨。今破新野、南阳及摧此贼，果降时润。诚哉斯言！”勰对曰：“水德之应，远称天心。”高祖令勰为露布，勰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必须宣扬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岂足大用？”高祖曰：“汝岂独亲诏，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笔。高祖曰：“汝所为者，人谓吾制，非兄则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蚩于先圣，臣又荷责于来今。”

及至豫州，高祖为家人书于勰曰：“教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汝亲则宸极，位乃中监，风标才器，实足师范。屡有口敕，仍执冲逊，难违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舍汝谁寄？便委以宗仪，责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吾别肃治之。若宗室有愆，隐而不举，钟罚汝躬。纲维相厉，庶有劝改。吾朝闻夕逝，不为恨也。”勰翌日面陈曰：“奉诏令专主宗制，纠举非违。臣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臣处宗乏长幼之顺，接物无国士之礼，每因启请，已蒙哀借。不谓今诏，终不矜免。犹愿圣慈，赐垂蠲遂。”高祖曰：“汝谐，往钦哉。”勰表以一岁国秩、职俸、亲恤以裨军国。诏曰：“割身存国，理为远矣。但汝以我亲，乃减己助国。职俸便停，亲、国二事，听三分受一。”

高祖不豫，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遐迩肃然，人无异议。徐謇，当世之上医也。先是，假还洛阳，及召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而谓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气力危惙，愿君竭心，专思方治。若圣体日康，令四海有赖，当获意外之赏；不然，便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见者，莫不呜咽。及引入，謇便欲进治。勰以高祖神力虚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告天地、显祖请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损。自悬瓠幸鄴，勰常侍坐舆辇，昼夜不离于侧，饮食必先尝之，而后手自进御。

车驾还京，会百僚于宣极堂，行饮至策勋之礼。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师，纂戎荆楚，沔北之勋，每毗庙算。从讨新野，有克城之谋；受命邓城，致大捷之效。功为群将之最也。别当授赏，不替厥庸。”高祖谓勰曰：“吾与汝等，早罹艰苦，中逢契阔，每谓情义随事而疏。比缠患经岁，危如寒叶，非汝孔怀，情敦忠孝，孰能动止躬亲，必先药膳？每寻此事，感思殊远。”勰悲泣对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长世，赖陛下抚育，得参人伍。岂谓上灵无鉴，复使圣躬违和，万国所悬，苍生系气。寝兴之劳，岂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勋，增邑五百户。又诏曰：“朕形疲

稚年，心劳长岁，积思成疴，顿发汝颍。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遗食舍寐，动止必亲，敦医劝膳，诚力俱竭，致兹保康，实赖同气。又秉务缉政，百司是凭，纲维折衷，万揆获济。抚师于霖浩之辰，处戎于荐逼之日。安外静内，功臣大道。侍省之绩，可以孔怀无褒；翼亮之勤，实乃勋存社稷。宜有酬赏，以旌国功，可增邑一千户。”勰辞曰：“臣受遇缘亲，荣枯事等，以此获赏，殊乖情愿，乞追成旨，用息谤言。”诏曰：“汝在私能孝，处公必忠，比来勤忧，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寻以勰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俄而萧宝卷将陈显达内冠，高祖复亲讨之。诏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是时，高祖不豫。勰辞曰：“臣侍疾无暇，六军须有所托，事不两兴，情力又竭。更请一王总当军要。”高祖曰：“戎务、侍疾，皆凭于汝。牵疴如此，吾深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便请人，以违心寄。宗祐所赖，唯在于汝。诸葛孔明、霍子孟异姓受托，而况汝乎！”行次淯阳，高祖谓勰曰：“吾患转恶，汝其努力。”车驾至马圈，去贼营数里，显达等出战，诸将大破之。勰部分诸军，将攻贼垒，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谓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气力危惙，当成不济矣。虽败显达，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异姓受付，况汝亲贤，可不勉也！”勰泣曰：“士于布衣，犹为知己尽命，况臣托灵先皇，联晖陛下，诚应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时要，及于宠灵辉赫，闻之遐迩。复参宰匠，机政毕归，震主之声，见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爱臣，便为未尽始终之美。臣非所以恶华捐势，非所以辞勤请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镜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祸。”高祖久之曰：“吾寻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解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不亦善乎？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及高祖崩于行宫，遏秘丧事，独与右仆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数人为计，奉迁高祖于安车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视疾进膳，可决外奏。累日达宛城，乃夜进安车于郡□事，得加敛榇，还载卧舆。六军内外莫有知者。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徵世宗会驾。梓宫至鲁阳，乃发丧行服。

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遗敕数纸。咸阳王禧疑勰为变，停在鲁阳郡外，久之乃入。谓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勰恨之，对曰：“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禧曰：“汝

恨吾后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亲侍医药，夙夜不离左右，至于衣带罕解，乱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迁怒。勰每被诮詈，言至厉切；威责近侍，动将诛斩。勰承颜悉心，多所匡济。及高祖升遐，陈显达奔遁始尔，虑凶问泄漏，致有逼迫。勰内虽悲恸，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无异。及至鲁阳也，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窃怀防惧。而勰推诚尽礼，卒无纤介。勰上高祖谥议：“谨案谥法，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闻曰‘文’，经纬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义实该之，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曰高祖，陵曰长陵。”世宗从之。

既葬，世宗固以勰为宰辅。勰频口陈遗旨，请遂素怀。世宗对勰悲恸，每不许之。勰频烦表闻，辞义恳切。世宗难违遗敕，遂其雅情，犹逼以外任，乃以勰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幽瀛营安平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定州刺史。勰仍陈让，又面申前意，世宗固执不许，乃述职。

尚书令王肃等奏：“臣等闻旌功表德，道贵前王；庸勋亲亲，义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东平宰汉，宠绝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内昭，英风外发，协廓乾规，扫氛汉沔。属先帝在天，凤旌旋旆，静一六师，肃宁南服。登圣皇于天衢，开有魏之灵祐，论道中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咏。臣等参详，宜增邑一千五百户。”诏曰：“览奏，倍增崩绝，未足以上酬勋德，且可如奏。”勰频表固让，世宗许之。世宗与勰书曰：“恪奉辞暨今，悲恋哽咽，岁月易远，便迫暮冬，每思闻道，奉承风教。父既辞荣闲外，无容顿违至德。出蕃累朔，荒驰实深。今遣主书刘道斌奉宣悲恋，愿父来望，必当郧京。展泄哀穷，指不云远。”勰乃朝于京师。

景明初，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诏勰都督南征诸军事，余官如故，与尚书令王肃迎接寿春。诏曰：“五教治枢，古难其选，自非亲贤兼切，莫应斯举。王以明德懋亲，任属保傅，出居蕃陕，入御衮章，内外克谐，民神攸属。今董率戎麾，威号宜重，可复授司徒，以光望实。”又诏勰以本官领扬州刺史。勰简刑导礼，与民休息，州境无虞，遐迩安静。扬州所统建安戍主胡景略犹为宝卷拒守不下，勰水陆讨之，景略面缚出降。自勰之至寿春，东定城戍，至于阳石，西降建安，山蛮顺命，斩首获生，以数万计。进位大司马，领司徒，余如故。增邑八百户。又宝卷遣将陈伯之屯于肥口，胡松又据梁城，水军相继二百余里。勰部分将士，分攻诸营。伯之、胡松率众出战，诸将击之，斩首九千，俘获一万。伯之等仅以身免，屯于烽火。勰又分命诸将频战，伯之计穷宵遁。淮南平。诏曰：“王戚尊上辅，德勋莫二，孤心昧识，训保攸

凭。比以寿春初开，镇压任重，故令王亲董元戎，远抚淮外。冒兹炎蒸，衡盖飘摇，经略逾时，必有亏损。淹违诣觌，夙夜系情。兼制胜宣规，威效兼著，公私允称，义所钦嘉。虽凯旋有期，无申延属，可遣给事黄门侍郎郑道昭就彼祗劳。”徵勰还朝。

勰政崇宽裕，丝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余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寿春也，获萧宝卷汝阴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数人，勰倾衿礼之，常参坐席。果承间进曰：“果等契阔生平，皓首播越，顾瞻西夕，余光几何。今遭圣化，正应力兹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张，乞还江外，以申德泽。”勰矜而许之。果又谢曰：“殿下赐处，有过国士。果等今还，仰负慈泽，请听仁驾振旅，反迹江外。”至此乃还。其为远人所怀如此。

勰至京师，世宗临东堂引见，诏勰曰：“比凤皇未至，苍黎二化，故仰屈尊谟，绥怀边附。而寇竖昏迷，敢斗淮楚。叔父英略高明，应机殄定，凯旋今辰，伏慰悲伫。”勰谢曰：“臣忝充戎帅，抚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导恩，威怀遐迩。致小竖伯之，驱率蚁徒，侵扰边堡。非唯仰惭天颜，实亦俯愧朝列。春秋责帅，臣实当之。赖陛下慈深舍过，故使愚臣获免罪责。”勰频表辞大司马、领司徒及所增邑，乞还中山。有诏不许。乃除录尚书、侍中，司徒如故。固辞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势利婴心。高祖重其事干，絷维不许。虽临崩遗诏，复世宗留连，每乖情愿，常凄然叹息。以诏旨殷勤，俛俛应命。

时咸阳王禧渐以骄矜，颇有不法。北海王详阴言于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辅，劝世宗遵高祖遗敕。禧等又出领军于烈为恆州，非烈情愿，固强之，烈深以为忿。烈子忠尝在左右，密令忠言于世宗云：“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时将礿祭，王公并斋于庙东坊。世宗遣于烈将宿卫壮士六十余人召禧、勰、详等，引入，见之于光极殿。世宗谓勰曰：“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谢曰：“先帝不以臣虚薄，曲垂罔己之泽，出入绸缪，公私无舍。自陛下龙飞九五，屡求解落，既为宰辅所抑，亦不为陛下所许。先岁夏中，重尘天听，时蒙优借，出为定州。往年还洛阳，敕总戎淮肥，虽无功效，幸免罪戾。云归未几，复委臣以非据之任。臣频烦干请，具简圣听。陛下孝深无改，仰遵先诏，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诏曰：“王宿尚闲静，志捐世务，先帝爱亮之至，弗夺此情，遗敕炳然，许遂冲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违夺。今乃释位归第，丘园是营。高尚之节，确尔贞固；《贲》、《履》之操，邈焉难追。而王宅初构，财力多

阙，成立之期，岁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给材瓦，禀王所好，速令制办，务从简素，以称王心。”勰因是作《蝇赋》以谕怀，恶谗构也。

又以勰为太师，勰遂固辞。诏曰：“盖二仪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义生焉。自古统天位主，曷常不赖明师，仗贤辅，而后燮和阴阳，彝伦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诚有之，斯所谓独善其身而乱大伦，山林之士耳。贤人君子则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艰身以济物，所谓以先知觉后知，同尘而与天下俱洁者也。朕猥以冲年，纂临宝历，实赖叔父匡济之功，诚宜永兼将相，以纲维内外。但逼夺先旨，惮违冲挹，俯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阴阳失序，是以屈王论道，庶燮兹玉烛。且师宰从容，无废清尚。故周旦复辟而居之，尚父期颐以终位。王义兼家国，理绝独高，可遣侍中敦谕。”世宗又修家人书于勰曰：“恪言：奉还告承，犹执冲逊，恪实暗寡，政术多秕，匡弼之寄，仰属亲尊。父德望兼重，师训所归，岂得近遗家国，远崇清尚也。便愿纡降，时副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应命。

世宗后频幸勰第。及京兆、广平暴虐不法，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于其第。勰上表切谏，世宗不纳。勰既无山水之适，又绝知己之游，唯对妻子，郁郁不乐。议定律令，勰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聪达博闻，凡所裁决，时彦归仰。加以美容貌，善风仪，端严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观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宴处，亦无慢色惰容。爱敬儒彦，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

性仁孝，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太守。京兆王愉构逆，僧固见逼从之。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携，构成共事。肇初令侍中元晖以奏世宗，晖不从，令左卫元珍言之。世宗访之于晖，晖明勰无此。世宗更以问肇，肇以魏偃、祖珍为证，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高肇等入。时勰妃方产，勰乃固辞不赴。中使相继，不得已乃令命驾，意甚忧惧，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不肯进，遂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令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见杀！一见至尊，死无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复见！王但饮酒。”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求与告我罪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镮筑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以刀镮筑勰。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云王因饮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及肇以罪见杀，论者知有报应焉。世宗为举哀于东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袭、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蜡五百斤，大鸿胪护丧事。

勰既有大功于国，无罪见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杀如此贤王！”在朝贵贱，莫不丧气。追崇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公、侍中、太师，王如故。给銮辂九旒、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有司奏太常卿刘芳议勰谥曰：“王挺德弱龄，诞资至孝，睿性过人，学不师授。卓尔之操，发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独出。及入参政务，纶纟孛有光；爰登中铉，敷明五教。汉北告危，皇赫问罪，王内亲药膳，外总六师。及宫车晏驾，上下哀惨。奋猛衔戚，英略潜通，翼卫灵舆，整戎振旆。历次宛谢，迄于鲁阳，送往奉居，无惭周霍。禀遗作辅，远至迩安。分陕恆方，流咏燕赵；廓靖江西，威慑南越。入厘百揆，庶绩咸熙。履勤不惮，在功愈挹。温恭恺悌，忠雅宽仁，兴居有度，善终笃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义亮圣衷，美光世典。依谥法，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谥曰‘武宣王’。”及庄帝即位，追号文穆皇帝，妃李氏为文穆皇后，迁神主于太庙。称肃祖。语在《临淮王彧传》。前废帝时，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讷，袭封。善武艺，少有气节。肃宗初，萧衍遣将犯边，劭上表曰：“伪竖游魂，窥觎边境，劳兵兼时，日有千金之费。臣仰籍先资，绍飨厚秩，思以埃尘，用裨山海。臣国封徐州，去军差近，谨奉粟九千斛、绢六百匹、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灵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许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节、假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青州刺史。于时，齐州民刘均、房顷等，扇动三齐。萧衍遣将彭群、王辩等搔扰边陲，劭频有防拒之效。孝昌末，灵太后失德，四方纷扰，劭遂有异志。为安丰王延明所启，乃徵入为御史中尉。庄帝即位，尊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追谥曰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胄，袭，武定末，司州牧。齐受禅，爵例降。

韶弟袭，字世绍。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户。武定末，中书侍

郎。齐受禅，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为清河文献王所赏爱。起家除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后除通直散骑常侍，迁给事黄门侍郎。灵太后诏曰："故太师、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协契先朝，导扬末命。扶疴济难，效汉北之诚；送往奉居，尽鲁南之节。宗社赖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谦光守约，屡捻增邑之赏；辞多受少，终保初锡之封。非所谓追旧报恩、念勋酬德者也。可以前后所封户，别封三子为县公，食邑各一千户，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子直封真定县开国公。出为冠军将军、梁州刺史。未几遇患，优游南郑，无他政绩。徵还京师，病卒。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都官尚书、冀州刺史。孝庄践阼，追封陈留王，邑二千户，赠假黄钺、太师、大司马、太尉，加前后部羽葆鼓吹。

子宽，字思猛，袭王爵。除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寻除侍中、抚军将军。永安三年，尔朱兆害之于晋阳。无后，国除。出帝初，追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齐济三州诸军事、卫大将军、青州刺史，重赠司徒公。

弟刚，字金明，庄帝初，封浮阳王，邑千户。武定末，宗正少卿。齐受禅，爵例降。

刚弟质，庄帝初，林虑王，邑千户。永安三年薨。出帝时，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宽和。肃宗初，封霸城县公，邑一千户。历散骑侍郎、太常少卿。庄帝即位，除尚书令，封始平王。与兄劭俱遇害。赠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相、王如故，鸾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一百人，谥曰贞。

子钦，字世道，袭。武定中，散骑侍郎。齐受禅，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为质，忠而树行，文谋武略，自得怀抱，绸缪太和之世，岂徒然哉！至夫在安处危之操，送往事居之节，周旦匪他之义，霍光异姓之诚，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动俗，间言一入，卒不全志。乌呼！周成、汉昭亦未易遇也。

列传第十 孝文五王

废太子京兆王清河王广平王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废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广平文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文宣王悦。郑充华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废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于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及冠恂于庙，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夫冠礼表之百代，所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能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

迁洛，诏恂诣代都。其进止仪礼，高祖皆为定。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恆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汝至彼，太师事毕后日，宜一拜山陵。拜讫，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在途，当温读经籍。今日亲见吾也。"后高祖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拘于城西别馆。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书仆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谢。高祖曰："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恆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兒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恆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

高祖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

时年十五。殓以粗棺常服，瘗于河阳城。二十二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左右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贾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鄴，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

初，高祖将为恂娶司徒冯诞长女，以女幼，待年长。先为娉彭城刘长文、荥阳郑懿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渊池，谓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为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孔子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传》曰：'昼以访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无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卢阳乌兼长史，州事巨细，委之阳乌。世宗初，为护军将军。世宗留爱诸弟，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寝处，若家人焉。世宗每日华林戏射，衣衫骑从，往来无间。迁中书监。

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荅。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

始愉自以职求侍要，既势劣二弟，潜怀愧恨，颇见言色。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内外离抑。及在州谋逆，愉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杀害主上。于是遂为坛于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号建平元年，立李氏为皇后。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王师，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李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以送。诏徵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锁絷之中，饮食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于

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杀之。敛以小棺，瘞之。诸子至洛，皆赦之。后灵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属籍，追封愉临洮王。子宝月袭。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宝月弟宝炬，轻躁薄行，耽淫酒色。孝庄时，特封南阳王。从出帝没于关西。宇文黑獭害出帝，宝炬乃僭大号。

清河王怿，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爱之。彭城王勰甚器异之，并曰："此兒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转尚书仆射。

怿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怿及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构杀勰。怿恐不免。肇又录囚徒，以立私惠。怿因侍宴酒酣，乃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头秃，亦藉渭阳之资，遂纂汉室，今君曲形见矣，恐复终成乱阶。"又言于世宗曰："臣闻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为深讥；仲叔轩悬，丘明以为至诫。谅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至于减膳录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讵是人臣之义？且陛下修政教，解狱讼，则时雨可降，玉烛知和，何使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长乱之基，于此在矣。"世宗笑而不应。

肃宗初，迁太尉，侍中如故。诏怿裁门下之事。又典经义注。时有沙门惠怜者，自云呪水饮人，能差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数。灵太后诏给衣食，事力优重，使于城西之南，治疗百姓病。怿表谏曰："臣闻律深惑众之科，礼绝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汉末，有张角者，亦以此术荧惑当时。论其所行，与今不异，遂能詿诱生人，致黄巾之祸，天下涂炭数十年间，角之由也。昔新垣奸，不登于明堂；五利侥，终婴于显戮。"

灵太后以怿肃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拟周霍。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领军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宠骄盈。怿裁之以法，每抑黜之，为叉所疾。叉党人通直郎宋维希叉旨，告怿谋反，禁怿门下。讯问左右及朝贵，贵人分明，乃得雪释焉。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

正光元年七月，叉与刘腾逼肃宗于显阳殿，闭灵太后于后宫，囚怿

于门下省。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朝野贵贱，知与不知，含悲丧气，惊振远近。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劈面者数百人。

广平王怀。囗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徵，授以经传。世宗崩，乃得归。

汝南王悦，好读佛经，览书史。为性不伦，俶傥难测。悦妃闾氏，即东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见礼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合服仙药松术之属。时轻与出采芝，宿于城外小人之所。遂断酒肉粟稻，唯食麦饭。又绝房中而更好男色。轻忿妃妾，至加捶挞，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于别第。灵太后敕检问之，引入，穷悦事故。妃病杖伏床蓐，疮尚未愈。太后因悦之杖妃，乃下令禁断。令诸亲王及三蕃，有其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闻。若有犹行捶挞，就削封位。

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尽其私佞。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临拜日，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之物，不时称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庐未葬，形气羸弱，暴加威挞，殆至不济。囗仍呼阿兒，亲自循抚。囗悦为大剉碓置于州门，盗者便欲斩其手。时人惧其无常，能行异事，奸偷畏之而暂息。

及尔朱荣举兵向洛，既忆入间疑。俄而闻荣肆毒于河阴，遂南奔萧衍。衍立为魏主，号年更兴。衍遣其将军王辩送置于境上，以觊侵逼。

及齐献武王既诛荣，以悦高祖子，宜承大业，乃令人示意。悦既至，清狂如故，动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马。卒。

列传第十一 卫操莫含刘库仁

卫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 ，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

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驰名域外 ，九译宗焉。治国御众，威禁大行。声著华裔，齐光纯灵。智深谋远，穷幽极明。治则清断，沉浮得情。仁如春阳，威若秋零。强不凌弱，隐恤孤茕。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国无奸盗，路有颂声。自西讫东，变化无形。威武所向，下无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谕六狄，咸来归诚。超前绝后，致此有成。奉承晋皇，悍御边疆。王室多难，天网弛纲。豪心远济，靡离其殃。岁翦逆命，奸盗豺狼。永安元年，岁次甲子。奸党犹逆，东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屡起。怙众肆暴，虐用将士。鄴洛遘隙，弃亲求疏。乃招暴类，屠各匈奴。刘渊奸贼，结党同呼。敢击并土，杀害无辜。残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长蛇塞涂。晋道应天，言展良谟。使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东瀛公司马腾，才神绝世，规略超远。时逢多难，惧损皇祀。欲引兵驾，猃狁孔炽。造设权策，济难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应。高算独断，决谋盟意。爰命外国，引军内备。简贤选士，命兹良使。遣参军壶伦、牙门中行嘉、义阳亭侯卫谟、协义亭侯卫鞬等，驰奉檄书，至晋阳城。"

又称：桓穆二帝"心在宸极。辅相二卫，对扬毗翼。操展文谋，雄奋武烈。承命会议，谘论奋发，昔桓文匡佐 ，功著周室，显名载籍，列赍备物。大众乃动，照同灵集。兴军百万，期不经日。兄弟齐契，决胜庙算。鼓噪南征，平夷险难。"

又云："二帝到镇，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义不渝。会盟汾东，铭篆丹书。永世奉承，慎终如初。契誓命将 ，精锐先驱。南救涅县，东解寿阳。窘迫之邑，幽而复光。太原、西河，乐平、上党，遽遭寇暴，白骨交横。羯贼肆虐，六郡凋伤。群恶相应，图及华堂。旌旗轻指，羯党破丧。遣骑十万，前临淇漳。鄴遂振溃，凶逆奔亡。军据州南，曜锋太行。翼卫内外，镇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晖，外动亦攘。于是曜武，振旅而旋。长路匪夷，出入经年。毫毛不犯，百姓称

传。周览载籍，自古及今，未闻外域，奔救内患。弃家忧国，以危易安。惟公远略，临难能权。应天顺人，恩德素宣。和戎静朔，危邦复存。”

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为异端。回动大众，感公之言。功济方州，勋烈光延。升平之日，纳贡充蕃。凭瞻銮盖，步趾三川。有德无禄，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寝疾薨殂。背弃华殿，云中名都。国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烦冤，载号载呼。举国崩绝，攀援靡诉。远近齐轨，奔赴梓庐。人百其身，盈塞门涂。高山其颓，茂林凋枯。仰诉造化，痛延悲夫！”

又云：桓帝“忠于晋室，骏奔长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诛。蒙犯霜雪，疹入脉肤。用致薨殒，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经勋同模。垂名金石，载美晋书。平北哀悼，祭以丰厨。考行论勋，谥曰义烈。功施于人，祀典所说。”又云：“桓帝经济，存亡继绝。荒服是赖，祚存不辍。金龟箫鼓，轺盖殊制。反及二代，莫与同列。并域嘉叹，北国感荣。各竭其心，思扬休名。刊石纪功，图像存形。靡辍享祀，飨以牺牲。永垂于后，没有余灵。长存不朽，延于亿龄。”

其颂又称：桓帝“金坚玉刚。应期顺会，王有北方。行能济国，武平四荒。无思不服，区域大康。世路纷纠，运遭播扬。羯胡因衅，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众百万，平夷险阻。存亡继绝，一州蒙祜。功烈桓桓，龙文虎武。朱邑小善，遗爱桐乡。勋攘大患，六郡无口。口悉之来，由功而存。刊石勒铭，垂示后昆。”时晋光熙元年秋也。

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

桓穆二帝并礼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勤，安乐亭侯；卫崇、卫清，并都亭侯；卫泥、段繁，并信义将军、都亭侯；王发，建武将军、都亭侯；范班，折冲将军、广武亭侯；贾庆，建武将军、上洛亭侯；贾循，都亭侯；李壹，关中侯；郭乳，关内侯。皆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卫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见碑。

雄字世远，澹字世雅，并勇健多计画，晋世州从事。既与卫操俱入国，桓帝壮其膂力，并以为将，常随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难也，表晋列其勋效，皆拜将军。雄连有战功，稍迁至左将军、云中侯。澹亦

以勇绩著名，桓帝末，至信义将军、楼烦侯。穆帝初，并见委任。卫操卒后，俱为左右辅相。

六修之逆，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雄、澹并为群情所附，谋欲南归，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琨闻之大悦，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会石勒攻琨乐平，太守韩据请救于琨。琨以得雄、澹之众，欲因其锐，以灭石勒。雄、澹谏曰："乱民饥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观衅而动。"琨不从，使雄、澹率众讨勒，琨屯广牧为之声援。勒率轻骑与雄、澹战，澹大败，率骑千余，奔于代郡。勒遣孔苌追灭之。

莫含，雁门繁畤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琨遣入国，含心不愿。琨谕之曰："当今胡寇滔天，泯灭诸夏。百姓流离，死亡涂地；主上幽执，沉溺丑虏。唯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间，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赖代王之力。是以倾身竭宝，长子远质，觊灭残贼，报雪大耻。卿为忠节，亦是奋义之时，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诚，以忘出身之大益。入为代王腹心，非但吾愿，亦一州所赖。"含乃入代，参国官。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含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卒于左将军、关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称莫含壁，或音讹，谓之莫回城云。

子显，知名于时。昭成世，为左常侍。

显子题，亦有策谋。太祖使题与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宝上谷太守驎，捐郡逃走，太祖追讨。题为大将，别出东道。以功赐爵东宛侯。及还京师，常与李栗侍宴。栗坐不敬获罪，题亦被黜为济阳太守。后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鄴、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徵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

题弟云，好学善射。太祖时，常典选曹，转给事中。以功赐爵安德侯。迁执金吾，常参军国谋议。世祖之克赫连昌，诏云与常山王素留镇统万。进爵安定公，加平西将军，后迁镇西大将军。时初并河西，人心未一，云抚慰新旧，皆得其所。神□中卒，谥曰敬公。

刘库仁，本字没根，刘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

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

建国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

苻坚进库仁广武将军，给幢麾鼓盖，仪比诸侯。处卫辰在库仁之下。卫辰怒，杀坚五原太守而叛，攻库仁西部。库仁又伐卫辰破之，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库仁西征库狄部，大获畜产，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坚赐库仁妻公孙氏，厚其资送。库仁又诣坚，加库仁振威将军。

后慕容垂围苻丕于鄴，又遣将平规攻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库仁自以受坚爵命，遣妻兄公孙希率骑三千，助永击规，大破之，阬规降卒五千余人。乘胜长驱，进据唐城，与垂子麟相持。库仁闻希破规，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役也，知人不乐，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乘其骏马，奔慕容垂。公孙希闻乱，自唐城走于丁零。

库仁弟眷，继摄国事。白部大人系佛叛，眷力不能讨。乃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佛，破之。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又击蠕蠕别帅胁渥于意亲山，破之，获牛羊数十万头。眷第二子罗辰，性机警，有智谋，谓眷曰："比来行兵，所向无敌，心腹之疾，愿早图之。"眷曰："谁也？"曰："从兄显，忍人也，为乱非旦则夕耳。"眷不以为意。其后，徙牧于牛川，库仁子显，果杀眷而代立。罗辰奔太祖，事在《外戚传》。

显，本名丑伐，既杀眷代立，又欲谋逆，语在《太祖纪》。太祖即位，显自善无南走马邑。

族人奴真领部来附。奴真兄犍，先居贺兰部。至是，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太祖义而许之。犍既领部，自以久托贺讷，德之，乃使弟去斤遗之金马。讷弟染干因谓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领部，宜来从我。"去斤请之奴真。奴真曰："父为国家附臣，世效忠贞。我志全名节，是故推让。今汝等无状，乃欲叛主怀贰。"于是杀犍及去斤。染干闻其杀兄，率骑讨之，奴真惧，徙部来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责止染干。奴真感恩，请奉妹充后宫，太祖纳之。

后太祖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卫辰与慕容垂通好，送马三千匹于垂。垂遣慕容良迎之。显击败良军，掠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讨之，显奔马邑西山。麟轻骑追之，遂奔慕容永于长子。部众悉降于麟，麟徙之中山。显弟亢泥，事在《皇后传》。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风德未展。操、含托身驰骤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谓志识之士矣。刘库仁兄弟，忠以为心，盛衰不二，纯节所存，其意盖远，而并贻非命，惜乎！

列传第十二 燕凤许谦张衮崔玄伯邓渊

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人以礼迎致之。凤不应聘。乃命诸军围代城，谓城人曰："燕凤不来，吾将屠汝。"代人惧，送凤。昭成与语，大悦，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

苻坚遣使牛恬朝贡，令凤报之。坚问凤："代王何如人？"凤对曰："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实为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可尔，说马太多，是虚辞耳。"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犹当未尽。"凤还，坚厚加赠遗。

及昭成崩，太祖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

太祖即位，历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礼重。太宗世，与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讲经传，出议朝政。世祖初，以旧勋赐爵平舒侯，加镇远将军。神□元年卒。

子才，袭。散骑常侍、平远将军。卒。

子元孙，袭。官至博陵太守。卒。子世宗，袭。

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从征卫辰，以功赐僮隶三十户。昭成崩后，谦徙长安。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请谦之镇。未几，以继母老辞还。

登国初，遂归太祖。太祖悦，以为右司马，与张衮等参赞初基。慕

容宝来寇也，太祖使谦告难于姚兴。兴遣将杨佛嵩率众来援，而佛嵩稽缓。太祖命谦为书以遗佛嵩曰：“夫杖顺以翦遗，乘义而攻昧，未有非其运而显功，无其时而著业。慕容无道，侵我疆埸，师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军，必望克赴。将军据方邵之任，总熊虎之师，事与机会，今其时也。因此而举，役不再驾，千载之勋，一朝可立。然后高会云中，进师三魏，举觞称寿，不亦绰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悦，赐谦爵关内侯。重遣谦与佛嵩盟曰：“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祇斯殛。”宝败，佛嵩乃还。

明年，慕容垂复来寇。太祖谓谦曰：“今事急矣，非卿岂能复致姚师？卿其行也。”谦未发而垂退，乃止。及闻垂死，谦上书劝进。太祖善之。

并州平，以谦为阳曲护军，赐爵平舒侯、安远将军。皇始元年卒官，时年六十三。赠平东将军、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阳公，谥曰文。

子洛阳，袭。从征慕容宝，为冠军司马。后为祁令。太宗追录谦功，以洛阳为雁门太守。洛阳家田三生嘉禾，皆异垄合颖，世祖善之。进爵北地公，加镇南将军。出为明垒镇将，居八年，卒，谥曰恭。

子寄生，袭爵，降为侯。皇兴元年卒。

洛阳弟安国，中山太守。

安国弟安都，广宁、沧水二郡太守。加扬威将军。赐爵东光子。天安初卒。赠平远将军、冀州刺史、东光侯，谥曰烈。

子白虎，袭爵。为侍御中散。后以罪免官，夺爵。

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祖翼，辽东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衮初为郡五官掾，纯厚笃实，好学，有文才。太祖为代王，选为左长史。

从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诸部帅因衮言于太祖曰：“今贼远粮尽，不宜深入，请速还军。”太祖令衮问诸部帅，若杀副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于广漠赤地南床山

下，大破之。既而太祖问衮："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对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数日，畜产之余，至水必留。计其道程，三日足及。轻骑卒至，出其不意，彼必惊散，其势然矣。"衮以太祖言出告部帅，咸曰："圣策长远，非愚近所及也。"

衮常参大谋，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衮每告人曰："昔乐毅杖策于燕昭，公远委身于魏武，盖命世难可期，千载不易遇。主上天姿杰迈，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跃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史委质，竭诚伏事。

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衮言于太祖曰："显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参天贰地，笼罩宇宙之规。吴不并越，将为后患。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若轻师独进，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声援，东西俱举，势必擒之。然后总括英雄，抚怀遐迩，此千载一时，不可失也。"太祖从之，遂破走显。又从破贺讷，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终日。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

慕容宝之来寇也，衮言于太祖曰："宝乘滑台之功，因长子之捷，倾资竭力，难与争锋。愚以为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太祖从之，果破之参合。

皇始初，迁给事黄门侍郎。太祖南伐，师次中山。衮言于太祖曰："宝凭三世之资，城池之固，虽皇威震赫，势必擒殄，然穷兵极武，非王者所宜。昔郦生一说，田横委质；鲁连飞书，聊将授首。臣诚德非古人，略无奇策，仰凭灵威，庶必有感。"太祖从之。衮遗宝书，喻以成败。宝见书大惧，遂奔和龙。既克中山，听入八议，拜衮奋武将军、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衮清俭寡欲，劝课农桑，百姓安之。

天兴初，徵还京师。后与崔逞答司马德宗将郗恢书失旨，黜衮为尚书令史。衮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太祖曾问南州人于衮。衮与卢溥州里，数谈荐之。又衮未尝与崔逞相见，闻风称美。及中山平，卢溥聚党为逆，崔逞答书不允，并乖本言，故忿之。

衮年过七十，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乖失。爱好人物，善诱无倦，士类以此高之。永兴二年疾笃，上疏曰："臣既庸人，志无殊操，值太祖诞膺期运，天地始开，参戎氛雾之初，驰驱革命之会，托翼邓林，寄鳞溟海，遂荷恩宠，荣兼出内。陛下龙飞九五，仍参顾问，曾无微

诚，尘山露海。今旧疾弥留，气力虚顿，天罚有罪，将填沟壑。然犬马恋主，敢不尽言。方今中夏虽平，九域未一，西有不宾之羌，南有逆命之虏，岷蜀殊风，辽海异教。虽天挺明圣，拨乱乘时，而因几抚会，实须经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谋。伏愿恢崇睿道，克广德心，使揖让与干戈并陈，文德与武功俱运，则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复隆于今，不独前世。昔子囊将终，寄言城郢；荀偃辞晗，遗恨在齐。臣虽暗劣，敢忘前志，魂而有灵，结草泉壤。”后数日卒，年七十二。后世祖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曰文康公。

子温，外都大官、广宁太守。卒。

子贰兴，昌黎太守。

温弟楷，州主簿。

子诞，有学尚，性尤雅直。初与高允同时被徵，后除中书侍郎、通直散骑常侍、建威将军。赐爵容城子。

衮次子度，少有志尚，袭爵临渭侯。上谷太守，入为武昌王师。加散骑常侍，除使持节，都督幽州广阳、安乐二郡诸军事，平东将军，崎城镇都大将。又转和龙镇都大将。所在著称。还朝为中都大官。卒，赠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谥康侯。

子陵，袭爵。后为赤城典作都将。卒。

子状，袭。为中散。卒。

子法，袭。太和中，例降为伯。世宗时，除怀荒镇金城戍将。

陵弟延，散骑常侍、左将军、库部尚书。赐爵永宁侯。

延弟白泽，年十一，遭母忧，居丧以孝闻。世祖闻而嘉之。长而好学博通，敏于当世。高宗初，除中散，迁殿中曹给事中，甚见宠任，参预机密。

后蠕蠕犯塞，显祖引见群臣议之。尚书仆射元目辰进曰：“若车驾亲行，恐京师危惧，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虏悬军深入，粮无继运，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将追击，破之必矣。”白泽曰：“陛下钦明则天，比踪前圣，而蠢尔荒愚，轻犯王略。寇乃颠沛于远图，我将宴安于近毒，

仰惟神略，则不然矣。今若銮蕴亲动，贼必望麾崩散，宁容仰挫神兵，坐而纵敌；万乘之尊，婴城自守，进失可乘之机，退非无前之义？惟陛下留神。”显祖从之，遂大破虏众。

白泽本字钟葵，显祖赐名白泽，纳其女为嫔。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纠告得尚书已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白泽上表谏曰：“伏见诏书，禁尚书以下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伏惟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轨，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万几，赞徽百揆，风化藉此而平，治道由兹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岂所谓祖袭尧舜，宪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罚，若行不已，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务简，至于委任责成，下民难辩。如臣愚量，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乱群，常刑无赦。苟能如此，则升平之轨，期月可望，刑措之风，三年必致矣。”显祖纳之。

太和初，怀州民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将杀刺史。文明太后欲尽诛一城之民。白泽谏曰：“臣闻上天爱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杀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为。且《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轘烈诛尽，合城无辜，奈何极辟？不诬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滥及，杀忠与仁，斯乃西伯所以叹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轮于河上。伏惟圣德昭明殷鉴，水镜前礼，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则溥天知幸矣。昔厉防民口，卒灭宗姬；文听舆颂，终摧强楚。愿不以人废言，留神省察。”太后从之。转散骑常侍，迁殿中尚书。

太和五年卒。诏赐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营护丧事，册赠镇南将军、相州刺史、广平公，谥曰简。

长子伦，字天念。年十余岁，入侍左右。稍迁护军长史、员外常侍，转大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曰：

臣闻古之圣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礼》有壹见之文，《书》著羁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圣明之略，经略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业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罴之旅，方役南辕，未遑北伐。昔旧京烽起，虏使在郊，主上按剑，玺书不出。世宗运筹帷幄，开境扬旌，衣裳所及，舟车万里。于时丑类款关，上亦述尊遗

志。今大明临朝，泽及行苇，国富兵强，能言率职。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萧衍通敬求和，以诚肃未纯，抑而不许。先帝弃戎于前，陛下交夷于后，无乃上乖高祖之心，下违世宗之意。

且虏虽慕德，亦来观我。惧之以强，傥即归附，示之以弱，窥觎或起，《春秋》所谓“以我卜也”。又小人难近，夷狄无亲，疏之则怨，狎之则侮，其所由来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来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义，于是乎在。必其委贽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礼，则可丰其劳贿，籍以珍物。至于王人远役，衔命虏庭，优以匹敌之尊，加之相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假令选众而举，使乎称职，资郦生之辩，骋终军之辞，凭轼下齐，长缨击越。苟异曩时，犹为不愿，而况极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虽下愚，辄敢固执？

若事不获已，应颁制诏，示其上下之仪；宰臣致书，讽以归顺之道。若听受忠诲，明我话言，则万乘之盛不失位于域中，天子之声必笼罩于无外。脱或未从，焉能损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怀远。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则当命辛李之将，勒卫霍之师，荡定云沙，扫清逋孽；饮马瀚海之滨，镂石燕然之上，开都护，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养民，务农安边之术，经国之防，岂可以戎夷兼并，而遽亏典制？将取笑于当时，贻丑于来叶。昔文公请隧，襄后有言；荆庄问鼎，王孙是抑。以古方今，窃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礼神岷渎，致礼衡山，登稽岭，窥苍梧，而反与夷虏之君，酋渠之长，结昆弟之忻，抗分庭之义，将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华之高风者哉？臣以为报使甚失如彼，不报甚得如此。愿留须臾之听，察愚臣之言。

不从。

出为后将军、肆州刺史。还朝，除燕州大中正。孝庄初，迁太常少卿，不拜，转大司农卿。卒官。

伦弟恩，奉朝请，员外郎。

白泽弟库，瀛州刺史、宜阳侯。

库长子兰，累迁龙骧将军，行光州事。

兰弟修虎，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上谷公，司农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迁平北将军、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俎阳侯。

太弟那，宁远将军、雍城镇将。

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庙讳，魏司空林六世孙也。祖悦，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潜，仕慕容暐，为黄门侍郎。并有才学之称。玄伯少有隽才，号曰冀州神童。

苻融牧冀州，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管征东记室。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苻坚闻而奇之，徵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为征东功曹。太原郝轩，世名知人，称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坚亡，避难于齐鲁之间，为丁零翟钊及司马昌明叛将张愿所留絷。郝轩叹曰："斯人而遇斯时，不因扶摇之势，而与雀飞沉，岂不惜哉！"慕容垂以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所历著称，立身雅正，与世不群，虽在兵乱，犹励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妻子不免饥寒。

太祖征慕容宝，次于常山。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引见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

太祖幸鄴，历问故事于玄伯，应对若流，太祖善之。及车驾还京师，次于恆岭。太祖亲登山顶，抚尉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太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迁吏部尚书。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而俭约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太祖尝使人密察，闻而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玄伯为之逾甚。

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独无谴者，由于此也。太祖曾引玄伯讲《汉书》，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虽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尚书职罢，赐玄伯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

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绍闻人心不安，大出财帛班赐朝士。玄伯独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门下，虚己访问，以不受绍财帛，特赐帛二百匹。长孙嵩已下咸愧焉。诏遣使者巡行郡国，纠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与宜都公穆观等按之，太宗称其平当。又诏玄伯与长孙嵩等坐朝堂，决刑狱。

太宗以郡国豪右，大为民蠹，乃优诏徵之。民多恋本，而长吏逼遣。于是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问曰："前以凶侠乱民，故徵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令有逃窜。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何如？"屈对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法度不平，亦须荡而更制。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自秦汉以来，莫不相踵。屈言先诛后赦，会于不能两去，孰与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诛之不晚。"太宗从之。

神瑞初，诏玄伯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事。并州胡数万家南掠河内，遣将军公孙表等率师讨之，败绩。太宗问群臣曰："胡寇纵暴，人众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诛，则良民大其祸。今既盛秋，不可为此小盗，而复兴众以废民业。将若之何？"玄伯对曰："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失于处分，故使小盗假息耳。胡众虽盛，而无猛健主将，所谓千奴共一胆也。宜得大将军为胡所服信者，将数百骑，就摄表军以讨之，贼闻之，必望风震怖。寿光侯建，前在并州，号为威猛，胡丑畏服，诸将莫及。"太宗从之，遂平胡寇。寻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

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笃。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观就受遗言，更遣侍臣问疾，一夜数返。及卒，下诏痛惜，赠司空，谥文贞公。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录俊故事。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自亲王以外，尽令拜送。

太和中，高祖追录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飨庙庭。

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又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子浩，袭爵，别有《传》。

次子简，字冲亮，一名览。好学，少以善书知名。太祖初，历位中书侍郎、征虏将军，爵五等侯，参著作事。卒。

简弟恬，字叔玄，小名白。历给事中，赐爵绎幕子。出为上党太守、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进爵阳武侯。坐浩伏诛。

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始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季舒，人多摹拓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标以工书知名于时，见潜书，谓为过于己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与勃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别驾、中书侍郎，稍迁秘书监，赐爵贝丘侯，加龙骧将军。乐安王范镇长安，世祖以范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险多变，乃选忠清旧德之士，与范俱镇。以徽为散骑常侍、督雍泾梁秦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副将，行乐安王傅，进爵济南公。徽为政务存大体，不亲小事。性好人伦。引接宾客，或谈及平生，或讲论道义，诲诱后进，终日不止。以疾徵还京师。真君四年卒，谥曰元公。士类无不叹惜。

时清河崔宽，字景仁。祖彤，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遂仕于沮渠李皓。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怀东土，常叹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所庶几。"及世祖西巡，剖乃总率同义，使宽送款。世祖嘉之，拜宽威远将军、岐阳令，赐爵沂水男。遣使与宽俱西，抚慰初附。徵剖诣京师，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诚著先朝，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凉州刺史、武陵公，谥曰元。宽还京，拜散骑侍郎、宁朔将军、安国子。未几，出为弘农太守。初，宽之通款也，见司徒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抚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旧墟，以一子继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宽后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拜陕城

镇将。二崤地险，民多寇劫。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微细。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又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诸镇之中，号为能政。及解镇还京，民多追恋，诣阙上章者三百余人。书奏，高祖嘉之。延兴二年卒，年六十三，遗命薄葬，敛以时服。

长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称。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衡举李冲、李元恺、程骏等，终为名器，世以是称之。承明元年，迁内都坐令，善折狱，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袭爵武陵公，镇西将军。迁给事中。车驾巡狩，以衡为大都督长史。衡涉猎书史，陈备御之方，便国利民之策，凡五十余条。以本将军除泰州刺史，徙爵齐郡公。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龚遂之法，劝课农桑，周年之间，寇盗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本将军、冀州刺史，帛一千匹、谷一千斛，谥曰惠公。衡有五子。

长子敞，字公世，袭爵，例降为侯。自谒者仆射出为平原相。敞性狷急，与刺史杨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为钜鹿太守。弟朏之逆，敞为黄木军主韩文殊所藏。其家悉见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随奴婢田宅二百余口得免。正光中，普释禁锢，敞复爵齐郡侯，拜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孝昌中，赵郡太守。卒。

敞弟钟，字公禄，奉朝请。弟朏之逆，以出后被原。历尚书郎、国子博士、司徒右长史、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后，钟贪其财物，诬敞息子积等三人非兄之胤，辞诉累岁，人士嫉之。尔朱世隆为尚书令，奏除其官，终身不齿。

朏好学，有文才。历治书侍御史、京兆王愉录事参军。与愉同逆，伏法。

衡弟怒，尚书郎。

又有崔模，字思范，魏中尉崔琰兄霸后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广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为刘裕荥阳太守，戍虎牢。神□中，平滑台，模归降。后赐爵武陵男，加宁远将军。

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师，赐妻金氏，生

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物，间托关境，规赎模归。其母张氏每谓之曰：“汝父性怀，本自无决，必不能来也。”行人遂以财贿至都，当窃模还。模果顾念幼度等，指幼度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刘义隆东郡太守，与朱脩之守滑台，神□中，被执入国，俱得赐妻，生子灵度。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阉人。

模长者笃厚，不营荣利，颇为崔浩轻侮。而守志确然，不为浩屈。与崔赜相亲，往来如家。和平中卒。

皇兴初，幼度随慕容白曜为将。时季柔为崔道固长史，带济南太守。城将降，先驰马赴白曜军，幼度亦豫令左右觇迎之，而差互不相值，为乱兵所害。

初，真君末，车驾南克邹山，模兄协子邪利为刘义隆鲁郡太守，以郡降，赐爵临淄子，拜广宁太守，卒于郡。邪利二子。怀顺以父入国，故不出仕。及国家克青州，怀顺迎邪利丧，还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聚城北高柳村，并攻州城，龙成讨斩之。怀顺与冲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

始邪利与二女俱入国，一女为张氏妇，一女为刘休宾妻，生子文华。邪利后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后，二女侮法始庶孽，常欲令文华袭外祖爵临淄子。法始恨忿，无所不为。后怀顺归化迎丧，始与法始相见。未几，法始得袭爵，传至孙延族。正光中，为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季柔孙睦，正光三年，自郁州归降。

模孙景茂，冀州别驾、青州长史、随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彦远，袭。武定中，北徐州司马。

始睦来降也，与高陵、张炅、郭缊俱至。陵，萧宝夤西讨开府西阁祭酒。宝夤反，陵其黄门侍郎。关中平，还洛，历尚书郎、定州别驾。齐文襄王作相，以陵颇有文学，引参宾客。终于征南将军、司空长史。赠骠骑大将军、大司农卿。

显祖时，有崔道固，字季坚，琰八世孙也。祖琼，慕容垂车骑属。父辑，南徙青州，为泰山太守。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辑谓攸之曰：“此兒姿识如此，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攸

之等遇之弥薄，略无兄弟之礼。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为从事。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道固美形容，善举止，便弓马，好武事，骏稍嘉之。会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骏谓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青州刺史至州，辟为主簿，转治中。后为义隆诸子参军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长史已下皆诣道固，道固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惊起接取，谓客曰："家无人力，老亲自执劬劳。"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谢其母。母谓道固曰："我贱不足以报贵宾，汝宜答拜。"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贱其诸兄。

后为宁朔将军、冀州刺史，移镇历城。刘彧既杀子业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道固等举兵推立子业弟子勋。子勋败，乃遣表归诚，显祖以为安南将军、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刘彧遣说道固，以为前将军、徐州刺史。复叛受彧命。

皇兴初，显祖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固筑长围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东郭，道固面缚请罪，表曰："臣资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刘氏萧墙内侮，惧贻大戮，前遣崔启之奉表归诚，幸蒙陛下过垂矜纳，并赐爵宠，庆佩罔极，应奔阙庭。但刘彧寻续遣使，恕臣百死。愚以世奉刘氏，深愆蒙宥，若犹违背，则是不忠于本朝，而欲求忠于大魏。虽曰希生，惧大魏之所不许。是用迷回，孤负天日，冒万死之艰，固执拒守。仆臣白曜，振曜威灵，渐经二载，大将临城，以今月十四日，臣东郭失守，于臣款彧之诚，庶可以彰于大魏矣。臣势穷力屈，以十七日面缚请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实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虽虞舜之贷有苗，姬文之宥崇垒，方之圣泽，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无由亲驰道路，谨遣大息景徽，束骸归阙，伏听刑斧。"

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闻，诏恕其死。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为太守，赐爵临淄子，加宁朔将军。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是时，频岁不登，郡内饥弊。道固虽在任积年，抚慰未能周尽，是以多有怨叛。延兴中卒，年五十。

初，道固之在客邸，与薛安都、毕众敬邻馆，时以朝集相见，本既同由武达，颇结僚旧。时安都志已衰朽，于道固情乃疏略，而众敬每尽殷勤。道固谓休宾、房法寿曰："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信不虚也。安都视人殊自萧索，毕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叡，袭父爵临淄子，加宁朔将军。出为青州广陵王羽征东府司马、大鸿胪少卿。出除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卒，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定。子休纂袭爵。

景徽弟景业，字文季。别有功，太和中，赐爵昌国子，加建威将军。卒。子休绪袭爵，员外郎。

景业弟景渊，亦有别功，赐爵武城男。鹰扬将军、平齐太守。卒于郡。

道固兄目连子僧祐。白曜之围历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渊并在城内。刘彧授僧祐辅国将军，领众数千，与青齐人家口在历城、梁邹者明同庆、明菩萨等为将佐，从淮海扬声救援。将至不其，闻道固已败，母弟入国，徘徊不进。白曜围东阳时，表请景徽往喻僧祐，乃归降。白曜送之，在客数载，赐爵层城侯。与房法寿、毕萨诸人皆不穆。法寿等讼其归国无诚，拘之岁余，因赦乃释。后坐与沙门法秀谋反，伏法。

子道宁，给事中。

僧渊入国，坐兄弟徙于薄骨律镇，太和初得还。高祖闻其有文学，又问佛经，善谈论，敕以白衣赐褥帻，入听于永乐经武殿。后以僧渊为尚书仪曹郎。迁洛之后，为青州中正。寻出为征东大将军、广陵王羽谘议参军，加显武将军。讨海贼于黄郭，大破之。萧鸾乃遣其族兄惠景遗僧渊书，说以入国之屈，规令改图。僧渊复书曰：

主上之为人也，无幽不照，无细不存。仁则无远不及，博则无典不究，殚三坟之微，尽九丘之极。至于文章错综，焕然蔚炳，犹夫子之墙矣。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加以累叶重光，地兼四岳，士马强富，人神欣仰，道德仁义，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无所在，况从上圣至天子天孙者乎！圣上诸弟，风度相类，咸阳王已下，莫不英越，枝叶扶疏，遍在天下，所称稍蝎，殊为未然。文士竞谋于庙堂，武夫效勇于疆埸，若论事势，此为实矣。

计彼主纂杀之迹，人鬼同知，疑亲猜贵，早暴遐迩。兄投心逆节，千载何名！物患无施，器非时用，生不振世，没无令声，先师以为鄙，

君子以为耻。此则事困伎殚，自勉无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乡土，如弟之徒，谁不瞻仰？每寻昔念，未敢忘怀。虽复途遥二千，心想若对，敬遵轨范，以资一生。今名可扬矣而不能显亲，事可变矣而不能离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过孝于其亲，入朝也不过忠于其君。主上之于兄，恩则不可酬，义则不可背。身可杀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报。今可以效矣而又弗为，非孝也。即实而言，兄之不变，得为忠乎？至于讲武争强，不敌者久矣；论安与危，不同者验矣；群情背去，独留者谬矣。愿深察之。王晏道绝外交，器非雄朗，专华保望，便就屠割。方之于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寿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门未几，南北莫寄，先构之重，非兄何托？受社之荣，鄙心之相望矣。今执志不寤，忠孝两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见机而作，其在兹乎。

国家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甲，必尽坚精，昼夜不息者，于兹数载。今秋中月，云罗必举，贾不及时，虽贵不用，若不早图，况枉连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间不容发，精哉斯谈。弟中于北京，身罹事谴，大造之及，有获为幸。比蒙清举，超进非一，犬马之心，诚有在矣。虽复彼此为异，犹昔情不移也，况于今日哉。如兄之诲，如弟之规，改张易调，易于反掌。万一乖情，此将运也。

出除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师无据，检核幽禁，后乃获免。僧渊元妻房氏生二子伯灵、伯骥。后薄房氏，更纳平原杜氏。僧渊之徙也，与杜俱去，生四子，伯凤、祖龙、祖螭、祖虬。得还之后，弃绝房氏，遂与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骥与母房氏居于冀州，虽往来父间，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僧渊卒，年七十余。伯灵虽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门寺。

伯灵，自奉朝请，稍迁步兵校尉、乐陵太守，加中坚将军。后兼冀州长史。大乘贼起，伯灵率州军讨之于煮枣城，为贼所杀。赠龙骧将军、洛州刺史。

伯骥，为京兆王愉法曹参军。愉反，伯骥不从，见害。诏赠东海太守。

伯凤，少便弓马，壮勇有膂力。自奉朝请、员外郎，稍迁镇远将军、前将军，数为将帅。永安末，与都督源子恭守丹谷，战殁。

祖龙，司空行参军。生刚躁，父亡后，与兄伯灵讼竞嫡庶，并以刀

剑自卫，若怨仇焉。

祖螭，小字社客，粗武有气力。刺史元罗板为兼统军，率众讨海贼。普泰初，与张僧皓俱反，围青州。尔朱仲远遣将讨平之，传首京师。

祖虬，少而好学，下帷诵书，不驱竞当世。举秀才不就。

僧渊从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

子轨，字启则，盗钱百万，背和俱走。后为仪同开府铠曹参军，坐贪污，死于晋阳。

玄伯同郡董谧。谧父京，与同郡崔康时、广阳霍原等，俱以硕学播名辽海。谧好学，传父业。中山平，入朝，拜仪曹郎，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

邓渊，字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坚车骑将军。父翼，河间相。慕容垂之围鄴，以翼为后将军、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对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岂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义，未敢闻命。"垂遣使喻之曰："吾与车骑结异姓兄弟，卿亦犹吾之子弟，安得辞乎？"翼曰："冀州宜任亲贤，翼请他役效命。"垂乃用为建武将军、河间太守、尚书左丞，皆有声称。卒于赵郡内史。

渊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出为薄丘令，诛剪奸猾，盗贼肃清。入为尚书吏部郎。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从征平阳，以功赐爵汉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垒将军。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渊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其从父弟晖为尚书郎，凶侠好奇，与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诛，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晖将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既而恨之。时人咸愍惜焉。

子颖，袭爵。为太学生，稍迁中书侍郎。世祖诏太常崔浩集诸文学，撰述国书，颖与浩弟览等俱参著作事。驾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在所。诏颖为文，铭于漠南，以纪功

德。兼散骑常侍，使于刘义隆。进爵为侯，加龙骧将军。延和三年，从征胡贼白龙。还，卒于路。谥曰文恭。

子怡，袭爵。官至荆州刺史、假宁南将军。赐爵南阳公。和平中卒。

长子良奴，袭爵。良奴弟侍，高祖赐名述。历吏职，以贞谨见称。迁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为建忠将军、齐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时太傅元丕出为并州刺史，以述为太傅长史，带太原太守。寻徵为司空长史，卒官。诏赐钱十万、布五十匹，谥曰贞。

长子纂，奉朝请，累迁中散大夫。

纂弟献，奉朝请、司空西阁祭酒、员外常侍、河阴令。寻迁镇远将军、谏议大夫。肃宗末，除冠军将军、颍州刺史。建义初，闻尔朱荣入洛，朝士见害，遂奔萧衍。

怡弟宗庆，以中书学生，入为中散。稍迁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定安侯。转典南部。宗庆在南部积年，多所敷奏，州镇惮之，号为称职。进爵南阳公，除安南将军、泾州刺史，徙赵郡公。宗庆在州，为民所讼，虽讯鞫获情，上下大不相得。转徐州刺史，仍本将军。未几，坐妻韩巫蛊，伏诛。

宗庆子伯忻，与父俱死。

伯忻子俨，逃越得免。后历尚书郎，除常山太守，转安南将军、光禄大夫、持节、兼尚书左丞、郢州行台，又加抚军将军。卒，赠镇南将军、荆州刺史。

颖弟权，从世祖征伐，官至龙骧将军、豫州刺史，赐爵新野侯。从征蠕蠕，坐法死。

弟颢，卒于中书侍郎。

颢长子灵珍，中书学生、秘书中散。卒，赠员外散骑常侍。

子羡，历中书学生、侍御史，以明谨见知。出为齐州武昌王征虏长史。后李元护之为齐州，仍为长史，带东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经三刺史，以清勤著称。齐人怀其恩德，号曰良二千石。及代还，大受民故送

遗，颇以此为损。中山王英攻义阳，羡为车司。罢，除谏议大夫，兼给事黄门侍郎，副侍中游肇为畿内大使。后行货于录尚书、北海王详，转大司农少卿。出行荆州事，转征虏将军、郢州刺史，镇义阳。在州锐于聚敛。又纳贿于忠，徵为给事黄门侍郎。寻加后将军、河南尹，黄门如故。未拜，而灵太后临朝，以元昭为河南尹，羡仍黄门，加平南将军。羡以义阳军司之勋，封安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羡曲附左右，故获封焉。时幽、瀛、沧、冀大水，频经寇难，民饥。诏羡兼尚书、假散骑常侍，持节诣州，随方赈恤，多有所济。神龟初，发疽卒，年五十四。诏赙帛三百匹、朝服一袭，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恭。

长子跻，字伯升，颇有意尚。秘书郎。朝议以羡本不合山河之赏，故不许跻袭。跻诉讼久之，始听绍封。稍迁前将军、太中大夫、梁州开府长史。与刺史元罗同陷萧衍，卒于江南。

子孝绪，元象中，以跻柩还国。兴和中，袭爵。齐受禅，例降。

灵珍弟灵奇，立忠将军、齐州刺史。进号冠军将军，赐爵昌国侯。为政清简，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禄大夫。

史臣曰：为国驭民，莫不文武兼运。燕凤以博识多闻，昭成致礼，和邻存国，贤之效欤！许谦才术俱美，驰骋艰难之日，观几独劝，事契冥符。张衮以才策见知，早蒙恩遇，时无宽政，斯言贻咎。玄伯世家隽伟，仍属权舆，总机任重，守正成务，礼从清庙，不亦宜乎？宽模俱能见几而动，道固穷而委质。邓渊贞白干事，才业秉笔，祸非其罪，悲哉！

列传第十三 长孙嵩长孙道生

长孙嵩，代人也，太祖赐名焉。父仁，昭成时为南部大人。嵩宽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统军。昭成末年，诸部乖乱，苻坚使刘库仁摄国事，嵩与元他等率部众归之。

刘显之谋难也，嵩率旧人及乡邑七百余家叛显走，将至五原。时寔君之子，亦聚众自立，嵩欲归之。见于乌渥，称逆父之子，劝嵩归太祖。嵩未决，乌渥回其牛首，嵩僶俛从之。见太祖于三汉亭。太祖承大统，复以为南部大人。累著军功。后从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赐爵钜鹿公。历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称。太宗即位，与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几，故世号八公。

晋将刘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裕于舟中望嵩麾盖，遗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师。诏嵩厚答之。又敕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者，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首可不战而悬。于是叔孙建等寻河趣洛。遂入关。嵩与建等自成皋南济，晋诸屯戍皆望尘奔溃，裕克长安，嵩乃班师。

太宗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长皇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禁中。于是诏世祖临朝监国，嵩为左辅。世祖即位，进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太常崔浩曰："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虐，人神所弃，宜先讨之。"尚书刘洁、武京侯安原请先平冯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后闻屈丐死，关中大乱，议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代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问幽微于天师寇谦之，谦之劝行。杜超之赞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谏不可。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使武士顿辱。寻迁太尉。久之，加柱国大将军。

自是，舆驾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坐朝堂，平断刑狱。薨，

年八十。谥曰宣王。后高祖追录先朝功臣，以嵩配飨庙庭。

子颓，善骑射，弯弓三百斤。袭爵，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有罪，黜为戍兵 ，后复爵。薨，谥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镇都将。坐黩货，降为公。高宗时，自颂先世勋重 ，复其王爵。薨，谥简王。

子道，字念僧，袭爵。久之，随例降为公，位右卫将军。卒 ，谥慎。

子悦，袭爵。建义初，复本王爵，寻降为公。位光禄少卿。卒，赠司空。

长孙道生，嵩从子也。忠厚廉谨，太祖爱其慎重，使掌几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太宗即位，除南统将军、冀州刺史。后取人美女以献，太宗切责之，以旧臣不加罪黜。

世祖即位，进爵汝阴公，迁廷尉卿。从征蠕蠕，与尉眷等率众出白黑两漠间，大捷而还。世祖征赫连昌，道生与司徒长孙翰、宗正娥青为前驱，遂平其国。昌弟定走保平凉，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义隆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薨，年八十二。赠太尉，谥曰靖。

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时人比之晏婴。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叹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也！"乃切责子弟，令毁宅。其恭慎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绩，每建大议，多合时机。为将有权略，善待士众。帝命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颇惑其妻孟氏，以此见讥。与从父嵩俱为三公，当世以为荣。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观，少以壮勇知名，后袭祖爵上党王。时异姓诸王，袭爵多降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将军、假司空督河西七镇诸军讨吐谷浑。部帅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还。高祖初，拜殿中尚书、侍中。吐谷浑又侵逼，复假观司空讨降之。后为征南大将

军。薨，谥曰定。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云中金陵。

子冀归，六岁袭爵，降为公。高祖以其幼承家业，赐名稚，字承业。稚聪敏有才艺，虚心爱士。为前将军，从高祖南讨，授七兵尚书、太常卿、右将军。

世宗时，侯刚子渊，稚之女婿。刚为元叉所厚，故稚骤得转进。出为抚军大将军，领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萧衍将裴邃、虞鸿袭据寿春，稚诸子骁果，邃颇难之，号曰“铁小兒”。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琛欲决战，稚以雨久，更须持重。琛弗从，遂战，为贼所乘，稚后殿。初，稚既总强兵，久不决战，议者疑有异图。朝廷重遣河间王琛及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三都督，外声助稚，内实防之。

会鲜于脩礼反于中山，以稚为大都督北讨。寻以本使达鄴城。诏稚解行台，罢大使，遣河间王琛为大都督，郦道元为行台。稚遣子子裕奉表，称与琛同在淮南，俱当国难，琛败臣全，遂生私隙。且临机夺帅，非算所长。书奏，不纳。琛与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战，而琛不从。行达五鹿，为脩礼邀击，琛不赴之。贼总至，遂大败，稚与琛并除名。

寻而正平郡蜀反，复假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频战有功，除平东将军，复本爵。后除尚书右仆射。未几，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复以稚为行台讨之。稚时背疽未愈，灵太后劳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无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后已，敢不自力。”时子彦亦患脚痹，扶杖入辞。尚书仆射元顺顾相谓曰：“吾等备位大臣，各居宠位，危难之日，病者先行，无乃不可乎？”莫有对者。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脩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乃据河东。

时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曰：“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为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徵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出人私财，夺人膂力。岂是愿言，事不获已。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

稚克宝夤将侯终德，宝夤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

庄帝初，封上党王，寻改冯翊王，后降为郡公。迁司徒公，加侍中，兼尚书令、大行台，仍镇长安。前废帝立，迁太尉公，录尚书事。及韩陵之败，斛斯椿先据河桥，谋诛尔朱。使稚入洛，启帝诛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转太傅，录尚书事。以定策功，更封开国子。稚表请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恽。初，稚生而母亡，为洪超母所抚养，是以求让，许之。出帝入关，稚时镇虎牢，亦随赴长安。

稚妻张氏，生二子，子彦、子裕。后与罗氏私通，遂杀其夫，弃张纳罗。罗年大稚十余岁，妒忌防限。稚雅相爱敬，旁无姻妾，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数四。罗生三子，绍远、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轻侠，斗鸡走马，力争杀人，因亡抵龙门将陈兴德家，会赦乃免。因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妻兴德兄兴恩以报之。

子彦，本名俊，有膂力。以累从父征讨功，封槐里县子。出帝与齐献武王构隙，加子彦中军大都督、行台仆射，镇弘农，以为心膂。后从帝入关。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内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

子裕，位卫尉少卿。

列传第十四 长孙肥尉古真

长孙肥，代人也。昭成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肥常侍从，御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

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从征刘显，自濡源击库莫奚，讨贺兰部，并有战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候跋，事具《蠕蠕传》。又从征卫辰及薛干部，破灭之。蠕蠕别主缊纥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弃父西走，肥以轻骑追至上郡，斩之。

后从征中山，拜中领军将军。车驾次晋阳，慕容宝并州刺史、辽西王农弃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获其妻子。太祖将围中山，慕容宝弃城奔和龙。肥与左将军李栗三千骑追之，至范阳，不及而还。遂破其研城戍，俘千余人。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邻为主，太祖围之。普邻及出步卒千余人，欲伺间犯围。太祖命肥挑战，伪退，普邻众追肥，太祖截其后，尽擒斩之。时以士马少粮，遂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慕容贺邻杀普邻而自立。车驾次鲁口，遣肥帅七千骑袭中山，入其郛而还。贺邻以步骑四千追肥至洺水，肥自魏昌击之，获铠骑二百。肥中流矢，疮重，乃还。中山平，以功赐爵琅邪公。迁卫尉卿，改爵卢乡。

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妄造妖言云："燕东倾，赵当续，欲知其名，准水不足。"准喜而从之，自号使持节、征西大将军、青冀二州牧、钜鹿公。儒为长史。聚党二千余人，据关城，连引丁零，杀害长吏，扇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遣肥率三千骑讨之，破准于九门，斩仇儒，生擒准。诏以儒肉食，准传送京师，轘之于市，夷其族。

除肥镇远将军、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略地至彭城。司马德宗将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贡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阳，太祖将讨之，选诸将无如肥者，乃徵还京师，遣肥与毗陵王顺等六万骑为前锋。车驾次永安，平募遣勇将，率精骑二百窥军，肥逆击擒之，匹马不返。平退保柴壁，太祖进攻屠之。遣肥还镇兖州。

肥抚尉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于淮泗。善策谋，勇冠诸将，每战常为士卒先，前后征讨，未尝失败，故每有大难，令肥当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赏赐奴婢数百口，畜物以千计。后降爵为蓝田侯。天赐五年卒，谥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袭爵。

翰，少有父风。太祖时，以善骑射，为猎郎。太宗之在外，翰与元磨浑等潜谋奉迎。太宗即位，迁散骑常侍，与磨浑等拾遗左右。以功迁平南将军。率众镇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惮之。后为都督北部诸军事、平北将军、真定侯，给殿中细拾队，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击有功，进爵为公。世祖即位，徵还京师，进封平阳王，加安集将军。

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又与东平公娥清出长川以讨大檀。大檀众北遁，追击，克获而还。寻迁司徒。袭赫连昌，破之。世祖复征昌，翰与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骑三万为前驱。昌战败，奔上邽，翰以八千骑追之，至高平，不及而还。从袭蠕蠕，车驾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众赴之，遇翰交战，匹黎众溃走，斩其渠帅数百人。

翰清正严明，善抚将士，太祖甚重之。神□三年薨，深见悼惜，为之流涕，亲临其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赙赐有加。谥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袭爵，降为公。平成，少以父任为中散，累迁南部尚书。卒，陪葬金陵。

子浑，袭爵。浑，初为中散，久之为彭城镇将。大和中卒。子盛袭爵。

翰弟受兴。世祖时，从征平凉，以功赐爵长进子，除河间太守。卒。

子安都，袭爵。显祖时，为典马令。

受兴弟陈，世祖时为羽林郎。征和龙，贼自西门出，将犯外围，陈击退之，追斩至长城下。以功赐爵五等男。又从征凉州，为都将领。入宫，迁殿中给事中，进爵为子，迁驾部尚书。复出为北镇都将。陈性宽厚，好学爱士，所历辄为人追思之。高宗即位，进爵吴郡公，加安东将军。兴光二年卒。赠散骑常侍、吴郡王，谥曰恭，陪葬金陵。

子头，袭爵。高宗时，为中散，迁内行长，典龙牧曹。天安初卒。子拔袭爵。

陈弟兰。世祖初，为中散。常从征伐，典御兵器，赏赐甚厚。后以

破平凉功，赐爵睢阳子，加奋武将军。迁散骑常侍、北部尚书。后除豫州刺史。卒。

子乌孤，袭爵。高祖初，出为武都镇将，入为散令。

子乐，孝静时，金紫光禄大夫。

肥弟亦干，太祖初，为羽林郎。从平中原，除广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为羽林郎，稍迁散骑常侍。从征赫连昌，为都将，以功拜乐部尚书，赐爵临淮公，加宁西将军。神□中卒，谥曰简。

子真，少以父任为中散。从征平凉，以功赐爵临城子，拜员外散骑侍郎、广武将军。袭父爵，降为建义将军、临淮侯。迁司卫监。征盖吴。迁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从驾征刘义隆，至江。进爵南康公，加冠军将军，卒于军。

子吴兒，袭爵。高祖初，为中散、武川镇将。太和初，卒，赠恆州刺史。

子长乐，袭。坐事爵除。后历陵江将军、羽林监。

子荣族，武定中，征西将军、繁昌男。

吴兒弟突，朔州长史。

子元庆，平州仓曹参军。

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将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驰告，侯引等不敢发。染干疑古真泄其谋，乃执栲之，以两车轴押其头，伤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国初，从征库莫奚及叱突邻，并有功。又从救贺兰，破卫辰子直力鞮，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又从平中原，以功赐爵束州侯，加建节将军。太宗初，为鸿飞将军，率众五千，镇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与奚斤等率前军讨越勒部，大破之，获马五万匹，牛羊二十万头，掠二万余家西还。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子亿万袭。卒，子盛袭。

古真弟太真，太宗初，为平南将军、相州刺史。

太真弟诺，少侍太祖，以忠谨著称。从围中山，诺先登，伤一目。

太祖叹曰："诺兄弟并毁其目，以建功效，诚可嘉也。"宠待遂隆。除平东将军，赐爵安乐子。从讨姚平，还，拜国部大人。太宗初，为幽州刺史，加东统将军，进爵为侯。长孙道生之讨冯跋也，诺与骁骑将军延普率师次辽西。转宁东将军，进爵武陵公。诺之在州，有惠政，民吏追思之。世祖时，蓟人张广达等二百余人诣阙请之，复除安东将军、幽州刺史，改邑辽西公。兄弟并为方伯，当世荣之。燕土乱久，民户凋散，诺在州前后十数年，还业者万余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观，袭爵。卒，子崘袭。

诺长子眷，忠谨有父风。太宗时，执事左右，为大官令。时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诏眷追之，遂至虏庭。大檀问其故，眷曰："受斤负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时执送，是以来取。"眷遂擒受斤于大檀前。左右救之，乃免。由是，以骁烈闻。迁司卫监。太宗幸幽州，诏眷辅世祖居守。后征河南，督高车骑，临阵冲突，所向无前，贼惮之。世祖即位，命眷与散骑常侍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绾奏机要。赐爵山桑侯，加陈兵将军。

又为安北将军，出镇北境。与平阳王长孙翰击蠕蠕别帅阿伏干于祚山，率师至歌删山，击蠕蠕别帅便度弟库仁直，引师而北。蠕蠕部帅莫孤率高车骑五千乘来逆，眷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又从征蠕蠕。眷出白、黑两漠之间，击其东部，大获而还。又从征赫连昌，眷出南道，击昌于上邽。士众乏粮，临淮公丘堆等督租于郡县，为昌所败。昌乘胜抄掠，诸将患之。眷与侍御史安颉阴谋设伏，邀击擒昌。以功拜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渔阳公。后从征和龙，眷督万骑前驱，慰喻降二千余户。寻为假节、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安南将军、开府，镇虎牢。张掖王秃发保周之反也，徵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骑追之，保周穷迫自杀。诏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转敦煌镇将。又击破吐谷浑，俘三千余口。眷历镇四蕃，威名并著。

高宗时，率师北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寻拜侍中、太尉，进爵为王。与太宰常英等评尚书事。高宗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议还。眷谏曰："今动大众，以威北敌，去都不远，而便旋驾，虏必疑我有内难。虽方寒雪，兵人劳苦，以经略大体，宜便前进。"高宗从之，遂渡漠而还。以眷元老，赐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赠大将军，谥曰庄。

子多侯，袭爵。多侯少有武干，显祖时，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敦煌镇将。至镇，上表求率轻骑五千，西入于阗，兼平诸国，因敌取资，平定为效。弗许。高祖初，蠕蠕部帅无卢真率三万骑入塞围镇，多侯击之走，以功进号征西大将军。后多侯猎于南山，蠕蠕遣部帅度拔入围敦煌，断其还路。多侯且前且战，遂冲围而入。率众出战，大破之，追北数十里，斩首千余级。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计，以东作方兴，难之。太和元年，为妻元氏所害。

子建，袭爵。历位给事中。卒，无子。

建弟那，袭爵。卒。

子范，袭。

范弟显业，散骑常侍。与太原公主奸通，生子彦。武定中，卫将军、南营州刺史。

多侯弟子庆宾，善骑射，有将略。高祖时，释褐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左将军、太中大夫。肃宗时，议欲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庆宾上表固争，不从。后蠕蠕遂执行台元孚，大掠北境。诏尚书令李崇讨之，庆宾别将隶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叛，萧衍遣其豫章王萧综镇徐州，又诏庆宾为别将隶安丰王延明讨之。寻除后将军、肆州刺史。时尔朱荣兵威渐盛，曾经肆州，庆宾畏恶之，据城不出。荣恨庆宾，举兵袭之。庆宾别驾姚和内应，荣遂害庆宾僚属，拘庆宾还秀容，呼为假父。后以母忧还都，寻起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都督，镇汝阴。还朝，永安二年卒。赠车骑将军、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空公。

庆宾子豹，起家员外郎。肃宗时，行颍州事，与萧衍将裴之礼战殁。

豹弟瑾，武定中，东平太守。

眷弟地干，机悟有才艺，驰马立射五的，时人莫能及。太宗时，为左机令。世祖少而善之，即位，擢为库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领侍辇郎。地干奉上忠谨，尤善嘲笑。世祖见其效人举措，忻悦不能自胜。甚见亲爱，参军国大谋。世祖将征平凉，试冲车以攻冢，地干为索所罥，折胁而卒。世祖亲往临抚，哭之甚恸。赠中领军将军、燕郡公，谥曰惠，赠赐丰厚。

子长寿，幼拜散骑常侍，迁殿中右曹尚书，仍加散骑常侍。从征刘义隆，至江。赐爵会稽公，加冠军将军。高宗时，附泾州刺史。和平五年卒。

子弥真，袭爵。弥真卒，无子，弟状德，袭爵。

地干弟侯头，袭地干职，为库部尚书。

侯头弟力斤，亦以忠谨闻。历位御史中尉、并州刺史，有政绩。加冠军将军，赐爵晋阳侯。卒，赠平南将军。

力斤弟焉陈，尚书、安乐侯。

古真族玄孙聿，字成兴，性耿介。萧宗时，为武卫将军。是时，领军元叉秉权，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独长揖不拜。寻出为平西将军、东凉州刺史。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绫二千匹，令聿染，拒而不许。叉讽御史劾之，驿徵至京。覆验无状，还复任。寻卒于州，时年五十。赠安北将军、朔州刺史。

子俭。武定中，开府祭酒。

史臣曰：长孙肥结发内侍，雄烈知名，军锋所指，罔不奔散，关张万人之敌，未足多也。翰有父风，不陨先构，临丧加礼，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奋发，义以忘生。眷威略著时，增隆家业，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列传第十五 穆崇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节于神元、桓、穆之时。崇机捷便辟，少以盗窃为事。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后刘显之谋逆也，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谓崇曰：“显若知之问汝者，丈夫当死节，虽刀剑别割，勿泄也。”因以宠妻及所乘良马付崇曰：“事觉，吾当以此自明。”崇来告难，太祖驰如贺兰部。显果疑眷泄其谋，将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顾恩义，奖显为逆，今我掠得其妻马，足以雪忿。”显闻而信之。窟咄之难，崇外甥于桓等谋执太祖以应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众咸归附，富贵不可失，愿舅图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诛桓等，北逾阴山，复幸贺兰部。崇甚见宠待。

太祖为魏王，拜崇征虏将军。从平中原，赐爵历阳公，散骑常侍。后迁太尉，加侍中，徙为安邑公。又从征高车，大胜而还。姚兴围洛阳，司马德宗将辛恭靖请救，太祖遣崇六千骑赴之。未至，恭靖败，诏崇即镇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将军。徵为太尉，又徙宜都公。天赐三年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谥，太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太祖曰：“此当矣。”乃谥曰丁公。

初，太祖避窟咄之难，遣崇还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马与从者，乃微服入其营。会有火光，为舂妾所识，贼皆惊起。崇求从者不得，因匿于坑中，徐乃窃马奔走。宿于大泽，有白狼向崇而号，崇乃觉悟，驰马随狼而走。适去，贼党追者已至，遂得免难。太祖异之，命崇立祀，子孙世奉焉。太和中，追录功臣，以崇配飨。

崇长子遂留，历显官。讨蠕蠕有功，赐爵零陵侯，后以罪废。

子乙九，内行长者。以功赐爵富城公，加建忠将军，迁散骑常侍、内乘黄令、侍中。卒，谥曰静。

子真，起家中散，转侍东宫，尚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后敕离婚，纳文明太后姊。寻除南部尚书、侍中。卒，谥曰宣。高祖追思崇勋，令著作郎韩显宗与真撰定碑文，建于白登山。

真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赐名焉。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典羽猎四曹事，赐爵冯翊侯。迁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为公。出为镇南将军、洛州刺史。例降为侯。寻徵为右光

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又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定州刺史。改封冯翊县开国侯，食邑五百户。进征北将军。

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泰自陈病久，乞为恆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颐不从，伪许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讨之。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擒送。澄亦寻到，穷治党与。高祖幸代，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

子伯智，八岁侍学东宫，十岁拜太子洗马、散骑侍郎。尚饶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早卒。子喈。

伯智弟士儒，字叔贤。徙凉州，后乃得还。为太尉参军事。

子容，武定中，汲郡太守。

乙九弟忸头，侍中、北部尚书。卒，赠司空公，谥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书、征虏将军、泾州刺史。赠征西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昭。

子韶，字伏兴，员外散骑侍郎、代郡太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卒，赠使持节、都督冀相殷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马。

遂留弟观，字闼拔，袭崇爵。少以文艺知名，选充内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为左卫将军，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及访旧事，未尝有所遗漏，太宗奇之。尚宜阳公主，拜附马都尉，稍迁太尉。世祖之监国，观为右弼，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终日怡怡，无愠喜之色。劳谦善诱，不以富贵骄人。泰常八年，暴疾薨于苑内，时年三十五。太宗亲临其丧，悲恸左右。赐以通身隐起金饰

棺，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赠宜都王，谥曰文成。世祖即位，每与群臣谈宴，未尝不叹惜殷勤，以为自泰常以来，佐命勋臣文武兼济无及之者，见称如此。

子寿，袭爵，少以父任选侍东宫。尚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明敏有父风，世祖爱重之，擢为下大夫。敷奏机辩，有声内外。迁侍中、中书监，领南部尚书，进爵宜都王，加征东大将军。寿辞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属值艰危，幸天赞梁眷，诚心密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于后。昔陈平受赏，归功无知，今眷元勋未录，而臣独奕世受荣，岂惟仰愧古贤，抑亦有亏国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后，得其孙，赐爵郡公。

舆驾征凉州，命寿辅恭宗，总录要机，内外听焉。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于宫。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顿首受诏。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听，乃止。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

恭宗监国，寿与崔浩等辅政，人皆敬浩，寿独凌之。又自恃位任，以为人莫己及。谓其子师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胜人，不须苦教之。"遇诸父兄弟有如仆隶，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诸父馂余。其自矜无礼如此，为时人所鄙笑。真君八年薨。赠太尉，谥曰文宣。

子平国，袭爵。尚城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中书监，为太子四辅。正平元年卒。

子伏干，袭爵。尚济北公主，拜驸马都尉。和平二年卒，谥曰康。无子。

伏干弟罴，袭爵。尚新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附虎牢镇将，频以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勋德之胄，让而赦之。

转征东将军、吐京镇将。罴赏善罚恶，深自克励。时西河胡叛，罴欲讨之，而离石都将郭洛头拒违不从。罴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摄下，请

就刑戮。高祖乃免洛头官。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罴讨灭之。自是部内肃然，莫不敬惮。后改京洋镇为汾州，仍以罴为刺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罴请之。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数倍。罴以吏民怀之，并为表请。高祖毕从焉。罴既频荐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砺，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轨、郭及祖等七百余人，诣阙颂罴恩德。高祖以罴政和民悦，增秩延限。

后徵为光禄勋，随例降王为魏郡开国公，邑五百户。又除镇北将军、燕州刺史，镇广宁。寻迁都督夏州、高平镇诸军事，本将军，夏州刺史，镇统万。又除侍中、中书监。穆泰之反，罴与潜通，赦后事发，削封为民。卒于家。世宗时，追赠镇北将军、恆州刺史。

子建，字晚兴，性通率，颇好文史。起家秘书郎，稍迁直阁将军，兼武卫。建妻尔朱荣之妹，建常依附荣。荣入洛之后，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征北将军，封济北郡开国公。后迁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北道行台、并州事。元晔之立，建兼尚书右仆射，俄转侍中、骠骑大将军。出帝末，本将军、仪同三司、洛州刺史。天平中，坐事自杀于五原城北。

子千牙，武定中，开府祭酒。

建弟衍，字进兴。解褐员外郎，封新兴县开国子，稍迁通直常侍，行云州事。

罴弟亮，字幼辅，初字老生，早有风度。显祖时，起家为侍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徙封长乐王。高祖初，除使持节、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声称。徵为殿中尚书。又迁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政尚宽简，赈恤穷乏。被徵还朝，百姓追思之。

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亮以弥机蕃款素著，矜其亡灭；弥博凶悖，氐羌所弃；弥机兄子弥承，戎民归乐，表请纳之。高祖从焉。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鹄，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是时，阶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众数千人，寇仇池，屯于阳遐岭，亮副将杨灵珍率骑击走之。氐豪杨卜，自延兴以来，从军征伐，二十一战，前来镇将，抑而不闻。亮表卜为广业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

徵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于时，复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然中正之任，必须德望兼资者。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举，必令称允。”尚书陆睿举亮为司州大中正。

时萧赜遣将陈显达攻陷醴阳，加亮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怀、洛、南、北豫、徐、兖六州诸军事以讨之。显达遁走，乃还。寻迁司空，参议律令。例降爵为公。

时文明太后崩，已过期月，高祖毁瘠犹甚。亮表曰：“王者居极，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怀柔百灵。是以古先哲王，制礼成务。施政立治，必顺天而后动；宣宪垂范，必依典而后行。用能四时不忒，阴阳和暢。若有过举，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纳麓之前；孔子至圣，丧无过瘠之纪。尧书稽古之美，不录在服之痛；《礼》备诸侯之丧，而无天子之式。虽有上达之言，未见居丧之典。然则位重者为世以屈己，居圣者达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参二仪，惠泽覃河海，宣礼明刑，动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丧，练事既阕，号慕如始。统重极之尊，同众庶之制，废越绋之大敬，阙宗祀之旧轨。诚由文明太皇太后圣略超古，惠训深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比之前代，戚为过甚。岂所谓顺帝之则，约躬随众者也？陛下既为天地所子，又为万民父母。子过哀，父则为之惨悴；父过戚，子则为之忧伤。近蒙接见，咫尺旒冕，圣容哀毁，骇感无止，况神祇至灵，而不久亏和气，微致风旱者哉？《书》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今一人过哀，黎元焉系？群官所以颠殒震惧，率土所以危惶悚忄栗；百姓何仰而不忧，嘉禾何由而播殖？愿陛下上承金册遗训，下称亿兆之心，时袭轻服，数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舆驾时动，以释忧烦；博采广谘，以导性气；息无益之恋，行利见之德；则休徵可致，嘉应必臻，礼教并宣，孝慈兼备，普天蒙赖，含生幸甚。”诏曰：“苟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亢旱，时雨不降，实由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省启以增悲愧。”

寻领太子太傅。时将建太极殿，引见群臣于太华殿，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将营殿宇，役夫既至，兴功有日。今欲徙居永乐，以避嚣埃。土木虽复无心，毁之能不凄怆。今故临对卿等，与之取别。此殿乃高宗所制，爰历显祖，逮朕冲年，受位于此。但事来夺情，将有改制，仰惟畴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对曰：“臣闻稽之卜筮，载自典经，占以决疑，古今攸尚。兴建之功，事在不易，愿陛下讯之蓍龟，以定可否。又去岁役作，为功甚多，太庙明堂，一年便就。若仍岁频兴，恐民力凋弊。且材干新伐，为功不固，愿得逾年，小康百姓。”高祖曰：“若终不

为，可如卿言。后必为之，逾年何益？朕远览前王，无不兴造。故有周创业，经建灵台；洪汉受终，未央是作。草创之初，犹尚若此，况朕承累圣之运，属太平之基。且今八表清晏，年谷又登，爰及此时，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虽智，其如之何？当委之大分，岂假卜筮？”遂移御永乐宫。

后高祖临朝堂，谓亮曰：“三代之礼，日出视朝。自汉魏以降，礼仪渐杀。《晋令》有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论政事，亦无天子亲临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则卿等自论政事，中后与卿等共议可否。”遂命读奏案，高祖亲自决之。又谓亮曰：“徐州表给归化人禀。王者民之父母，诚宜许之。但今荆扬不宾，书轨未一，方欲亲御六师，问罪江介。计万户投化，岁食百万，若听其给也，则蓄储虚竭。虽得户千万，犹未成一同。且欲随贫赈恤，卿意何如？”亮对曰：“所存远大，实如圣旨。”及车驾南迁，迁武卫大将军，以本官董摄中军事。

高祖南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幸石济，亮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

及亮兄罴预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马慕容契，上表自劾。高祖优诏不许，还令摄事。亮频烦固请，久乃许之。寻除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顿丘郡开国公，食邑五百户，以绍崇爵。

世宗即位，迁定州刺史，寻除骠骑大将军、尚书令，俄转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时年五十二。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四十万、布七百匹、蜡二百斤。世宗亲临小敛。赠太尉公，领司州牧，谥曰匡。

子绍，字永业。高祖以其贵臣世胄，顾念之。九岁除员外郎，侍学东宫，转太子舍人。十一尚琅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散骑侍郎、领京兆王愉文学。世宗初，通直散骑常侍、高阳王雍友。遭父忧，诏起袭爵，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迁秘书监、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卿，又迁卫将军、太常卿。寻除使持节、都督冀瀛二州诸军事、本将

军、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辞，忤旨免官。除中书令，转七兵尚书，徙殿中尚书。遭所生忧免，居丧以孝闻。又除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复为侍中，领本邑中正。

绍无他才能，而资性方重，罕接宾客，希造人门。领军元叉当权熏灼，曾往候绍，绍迎送下阶而已，时人叹尚之。及灵太后欲黜叉，犹豫未决，绍赞成之。以功加特进，又拜其次子岩为给事中。寻加仪同三司，领左右。时侍中元顺与绍同直，顺尝因醉入其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后进，何宜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喻久乃起。除车骑大将军、开府、定州刺史，固辞不拜。又除侍中，托疾未起。河阴之役，故得免害。

庄帝立，尔朱荣遣人徵之。绍以为必死，哭辞家庙。及往见荣于邙山，捧手不拜。荣亦矫意礼之，顾谓人曰："穆绍不虚大家兒。"车驾入宫，寻授尚书令、司空公，进爵为王，给班剑四十人，仍加侍中。时河南尹李奖往诣绍。奖以绍郡民，谓必加敬；绍又恃封邑，是奖国主，待之不为动膝。奖惮其位望，臻拜而还。议者两讥焉。

尔朱荣之讨葛荣也，诏上党王天穆为前锋，次于怀县；司徒公杨椿为右军；绍为后继。未发，会擒葛荣乃止。未几，降王复本爵。元颢入洛，以绍为兖州刺史。行达东郡，颢败而反。

普泰元年，除都督青齐兖光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未行，其年九月薨，时年五十二。赠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太保、冀州刺史，谥曰文献。

子长嵩，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迁散骑常侍。袭爵，转镇东将军、光禄少卿。兴和中卒，赠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冀州刺史。

子岩，武定中，司徒谘议参军。

平国弟相国，官至安东将军、济州刺史、上洛公。

相国弟正国，尚长乐公主，拜驸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合葬。

平城弟长城，司徒左长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阁。

长城弟彧，符玺郎中。卒。

子永延，尚书骑兵郎、青州征东司马。

正国弟应国，征西将军、张掖公。

子度孤，袭爵。平南将军、梁城镇将。

子清休，颇有将略。司农少卿、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出为骠骑大将军、夏州刺史。

子铁槌，秘书郎。

应国弟安国，历金部长、殿中尚书，加右卫将军，赐爵新平子。为乙浑所杀，追赠征虏将军。

子吐万，袭爵。襄城镇将。

子金宝，秘书郎。

寿弟伏真，高宗世，稍迁尚书，赐爵任城侯。出为兖州刺史、假宁东将军、濮阳公。

子常贵，南阳太守。

伏真弟多侯，历位殿中给事、左将军，赐爵长宁子。迁司卫监。高宗崩，乙浑专权。时司徒陆丽在代郡温汤疗病，浑忌之，遣多侯追丽。多侯谓丽曰："浑有无君之心，大王众所望也，去必危，宜徐归而图之。"丽不从，遂为浑所杀。多侯亦见杀。谥曰烈。子胡兒袭爵。

观弟翰，平原镇将、西海王。薨。

子龙仁，袭爵，降为公。卒。

子丰国，袭爵。

丰国弟子弼，有风格，善自位置。涉猎经史，与长孙稚、陆希道等

齐名于世。矜己陵物，颇以损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敦厉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高祖谓禧曰："朕与卿作州都，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高祖所知。舆驾南征，特敕随从。世宗初，除尚书郎，以选为广平王怀国郎中令。数有匡谏之益。世宗善之。除中书舍人，转司州治中、别驾，历任有称。肃宗时，河州羌却铁忽反，敕兼黄门，慰喻忽。以功加前将军，赐以钱帛。寻以本将军行扬州事，追拜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卒于州，时年五十一。赠使持节、征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懿。

子季齐，释褐司徒参军事、开府骑兵参军。

翰弟顗，忠谨有材力。太宗时为中散，转侍御郎。从世祖征赫连昌，勇冠一时，世祖嘉之。迁侍辇郎、殿中将军，赐爵泥阳子。从征和龙，功超诸将，拜司卫监，加龙骧将军，进爵长乐侯。

曾从世祖田于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获之。世祖叹曰："《诗》所谓'有力如虎'，顗乃过之？"后从驾西征白龙，北讨蠕蠕，以功加散骑常侍、镇北将军，进爵建安公。出为北镇都将，徵拜殿中尚书。出镇凉州，所在著称。还加散骑常侍，领太仓尚书。

高宗时，为征西大将军、督诸军事，西征吐谷浑，出南道。坐击贼不进，免官爵徙边。高祖又以顗著勋前朝，徵为内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赠征西大将军、建安王，谥曰康。

子寄生，袭。

寄生弟栗，凉州镇将、安南公。

子祁，字愿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内二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卫率。卒，赠齐州刺史。

子景相，字霸都。中书舍人、上党太守。

栗弟泥乾，为羽林中郎，赐爵临安男。后稍历显职，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将军、钜鹿公。卒。

子浑，袭爵。秘中书散。

子令宣，通直常侍。

崇宗人丑善，太祖初，率部归附，与崇同心戮力，御侮左右。从征窟咄、刘显，破平之。又从击贺兰部，平库莫奚。拜天部大人，居于东蕃。卒。

子莫提，从平中原，为中山太守。除宁南将军、相州刺史，假阳陵侯。卒。

子吐，太宗世，散骑常侍。卒于侍中、镇东将军。

子敦，辅国将军、西部都将。赐爵富平子。卒。

子纯，袭爵。历散骑常侍、光禄勋。高祖时，右卫将军，寻除右将军、河州刺史。卒，赠镇北将军、并州刺史。

子盛，袭爵。直阁将军。

盛弟裕，辅国将军、中散大夫。

裕子礼，东牟太守。

礼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纯弟鐵，历东宫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时，为怀朔镇将，东、北中郎将，豳、幽、凉三州刺史。肃宗世，除平北将军、并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在公以威猛见称。卒时年七十四，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相州刺史，谥曰安。

子显寿，长水校尉。

显寿弟显业，卒于散骑侍郎。

子子琳，举秀才，为安戎令，颇有吏干。随长孙稚征蜀有功，除尚书屯田郎中。出帝即位，以摄仪曹事，封高唐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孝静初，镇东将军、司州别驾。以占夺民田，免官爵。久之，阿至罗国主副罗越居为蠕蠕所破，其子去宾来奔。齐献武王奏去宾为安北将军、肆州刺史，封高车王，招慰夷虏；表子琳为去宾长史，复其前封。寻迁仪同开府长史、齐献武王丞相司马。卒时年五十三，赠骠骑大将军、都官尚书、瀛州刺史。

子伯昱。弟朏，武定中，开府中兵参军。

子琳弟良，字先德。司空行参军、将作丞、司徒祭酒、安东将军、南钜鹿太守。颇有民誉。入为司徒司马、大将军从事中郎、中书舍人。武定六年卒。赠征东将军、徐州刺史。

史臣曰：穆崇夙奉龙颜，早著诚节，遂膺宠眷，位极台鼎；至乃身豫逆谋，卒蒙全护，明主之于劳臣，不亦厚矣！从享庙庭，抑亦尚功之义。观少当公辅之任，业器其优乎？顗壮烈显达，亮宽厚致位，绍立虚简之操，弼有风格之名，世载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于寿以贵终，罴止削废，人之无礼，为幸盖多。丑之子孙，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列传第十六 和跋奚牧莫题庾业延贺狄干李栗刘洁古弼张黎

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跋以才辩知名，太祖擢为外朝大人　，参军国大谋，雅有智算。频使称旨，拜龙骧将军。未几，赐爵日南公。从平中原，以功进为尚书，镇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台，和长史李辨杀和，求援于跋。跋率轻骑赴之。既至，辨悔，闭门拒守。跋使尚书郎邓晖说之，辨乃开门。跋入，收其府藏。德闻之，遣将率三千骑，击跋。跋逆击，大破之，擒其将士千余人而还。于是陈颍之民，多来向化。改封定陵公。与常山王遵率众五万，讨贺兰部别帅木易干，破之。出为平原太守。

太祖宠遇跋，冠于诸将。时群臣皆敦尚恭俭，而跋好修虚誉，眩曜于时，性尤奢淫。太祖戒之　　，弗革。后车驾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侧。妻刘氏自杀以从。初，将刑跋，太祖命其诸弟毗等视诀，跋谓毗曰："氵垒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视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诈称使者，亡奔长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诛其家。后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佥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其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建兴公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后世祖搜狩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归，从征赫连昌有功，拜统万将军，赐爵成皋男。与西平公安颉攻虎牢，拔之。进爵高阳侯。后以罪徙配凉州为民。盖吴作乱于关中，复拜归龙骧将军往讨之。还，拜使持节、冠军将军、雍城镇都大将、高阳侯。卒。

子度，袭爵。尚书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度子延穆，司州部郡从事，早卒。

子安，武定末，给事黄门侍郎。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谋。太祖宠遇之，称之曰仲兄。初，刘显谋害太祖，梁眷知其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语在《崇传》。太祖录先帝旧臣，又以牧告显之功，拜为治民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太祖征慕容宝，加辅国将军，略地晋川，获宝丹阳王买得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于平陶。以军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州与姚兴接界，兴颇寇边，牧乃与兴书，称顿首，钧礼抗之，责兴侵边不直之意。兴以与

国通和，恨之。有言于太祖，太祖戮之。

莫题，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为幢将，领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宝也，宝夜来犯营，军人惊骇。遂有亡还京师者，言官军败于柏肆，京师不安。南安公元顺因之欲摄国事。题谓顺曰："此大事，不可轻尔，宜审待后要，不然祸将及矣。"顺乃止。以功拜平远将军，赐爵扶柳公，进号左将军，改为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东七郡事。车驾征姚兴，次于晋阳。而上党群盗秦颇、丁零翟都等聚众于壶关，诏题帅众三千以讨之。上党太守捕颇，斩之。都走林虑。诏题搜山穷讨，尽平之。

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于长安。苻坚败，从慕容永东迁。及永自立，以窟咄为新兴太守。登国初，刘显遣弟亢泥等迎窟咄，寇南鄙。题时贰于太祖，遗箭于窟咄，谓之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太祖少也。太祖既衔之。天赐五年，有告题居处倨傲，拟则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岁犊，能胜重载不？"题奉诏，父子对泣，诘朝乃刑之。

庾业延，代人也，后赐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转中部大人。昭成崩，氐寇内侮。事难之间，收敛畜产，富拟国君。刘显谋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献明太后归太祖，又得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旧畜，颇不会旨，太祖由是恨之。岳独恭慎修谨，善处危难之间，太祖喜之。与王建等俱为外朝大人，参预军国。

太祖既绝慕容垂，以岳为大人，使诣慕容永。永服其辞义。垂围永于长子，永告急求援。岳与陈留王虔以五万骑东渡河救之，次于秀容，破山胡部高车门等，徙其部落。会永灭，乃班师。从平中原，拜安远将军。

官军之惊于柏肆也，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闻之，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死者数千人。太祖闻之，诏岳率万骑，还讨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聚党反叛。岳率骑三千，讨破之，斩铁擒崇，搜山穷讨，散其余党。以功赐爵西昌公，进号征虏将军。又讨反人张超、清河太守傅世，并破平。以岳为鄴行台。

岳为将有谋略，治军清整，常以少击多，士众服其智勇，名冠诸将。及罢鄴行台，以所统六郡置相州，即拜岳为刺史。公廉平当，百姓称之。旧有园池，时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

得先食？”其谨如此。后迁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诸父兄弟悉诛，特赦岳父子。

天赐四年，诏赐岳舍地于南宫，岳将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太祖时既不豫，多所猜恶，遂诛之。时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无之界。后世祖讨赫连氏，经其墓宅，怆然动容，遂下诏为立庙，令一州之民，四时致祭。求其子孙任为将帅者，得其子陵。从征有功，听袭爵。

路，皇始初，从征慕容宝，为城门校尉。迁司隶校尉。爵高平公而诛。

贺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为将以平当称。稍迁北部大人。登国初，与长孙嵩为对，明于听察，为人爱敬。太祖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长。会苌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兴弟平率众寇平阳，太祖讨平之，擒其将狄伯支、唐小方等三十余人。天赐中，诏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于长安。后蠕蠕社仑与兴和亲，送马八千匹。始济河，赫连屈子忿兴与国交好，乃叛兴，邀留社仑马。兴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太祖意在离间二寇，于是许之。

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

弟归，亦刚直方雅。与狄干俱死。

李栗，雁门人也。昭成时，父祖入国。少辩捷，有才能，兼有将略。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太祖爱其艺能。时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唯栗一介远寄，兼非戚旧，当世荣之。数有战功，拜左军将军。太祖征慕容宝，栗督五万骑为前驱，军之所至，莫不降下。迁左将军。慕容宝弃中山东走也，栗以轻骑追之，不及而还。

栗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咳唾任情。太祖积其宿过，天兴三年遂诛之。于是威严始厉，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自栗始也。

刘洁，长乐信都人也。祖父生，颇解卜筮。昭成时，慕容氏来献女，为公主家臣，仍随入朝。赐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时，官至乐陵

太守，赐爵信都男。卒。洁性强力多智，数从征讨有功，进爵会稽公。河西胡张外、建兴王绍等聚党为逆，洁与永安侯魏勤率众三千人，屯于西河以镇抚之。又与勤及功劳将军元屈等击吐京叛胡。时离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骑，断截山岭邀洁。洁失马，登山力战，矢刃俱尽，为胡所执，送诣屈丐。洁声气不挠，呼其字而与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壮而释之。后得还国，典东部事。

太宗寝疾，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献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议军国，朝臣咸推其能。于是超迁尚书令，改为钜鹿公。

世祖破蠕蠕大檀于云中。洁言于世祖曰："大檀恃众，虽破胆奔北，恐不惧往败，将复送死。请收田讫，复一大举，东西并进，为二道讨之。"世祖然其言。后大议征讨，洁言宜先平冯跋，世祖不从。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洁与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洁等固执，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新民惊骇，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欲西走凉州。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屯悦拔城北，备之。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

时南州大水，百姓阻饥。洁奏曰："臣闻天地至公，故万物咸育；帝王无私，而黎民戴赖。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绍重光之绪，恢隆大业，育济群生。威之所振，无思不服，泽之所洽，无远不怀，太平之治，于是而在。自顷边寇内侵，戎车屡驾，天资圣明，所在克殄。方难既平，皆蒙酬锡，勋高者受爵，功卑者获赏，宠赐优崇，有过古义。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自山以东，偏遇水害，频年不收，就食他所。臣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应加哀矜，以鸿覆育。今南摧强寇，西败丑虏，四海晏如，人神协暢，若与兆民共飨其福，则惠感和气，苍生悦乐矣。"世祖从之，于是复天下一岁租赋。

洁与乐平王丕督诸军取上邽。军至启阳，百姓争致牛酒。洁至上邽，诸将咸欲斩其豪帅以示王威，洁不听。抚慰秦陇，秋毫无犯，人皆安业。世祖将发陇右骑卒东伐高丽。洁进曰："陇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赐优复以饶之。兵马足食，然后可用。"世祖深纳之。车驾西伐，洁为前锋。沮渠牧犍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洁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协，

击鼓却陈，故后军不进，董来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后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人。

洁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言于世祖曰："虏非有邑居，迁徙无常，前来出军，无所擒获，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洁执不可，语在《帝纪》。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

世祖之征也，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讖，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

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诸阿附者登进，忤恨者黜免，内外惮之，侧目而视。拔城破国者，聚敛财货，与洁分之。籍其家产，财盈巨万。世祖追忿，言则切齿。

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好读书，又善骑射。初为猎郎，使长安，称旨，转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太宗嘉之，赐名曰笔，取其直而有用；后改名弼，言其辅佐材也。令弼典西部，与刘洁等分绾机要，敷奏百揆。

世祖即位，以功拜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征并州叛胡。还，进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与安原降东部高车于已尼陂。又与刘洁屯五原河北，以备叛民。拜安西将军，从征赫连定。驾至平凉，次于泾南。遣弼与侍中张黎击平凉。赫连定自安定率步骑二万来救，与弼等相遇。弼伪退以诱之。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弼乘胜取安定。

又与永昌王健等讨冯文通。文通婴城固守，弼芟其禾而还。后又征文通，文通求救于高丽。高丽救至，文通将东奔，民多难之。其大臣古

泥，因民心之不欲，遂率众攻文通，开城门以引官军。弼疑古泥谲诈，不入城。高丽军至，文通乃随之。文通之奔也，令妇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弼部将高苟子率骑冲击贼军，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东奔。将士皆怨弼不击。世祖大怒，徵还，黜为广夏门卒。

寻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于凉州。拜安西将军，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著威名。及议征凉州，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师。世祖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故弗之责也。

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击南秦王杨难当，难当遣使请救兵。未至，难当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义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与平西将军元齐邀崇之于浊水，临阵擒之，其众走还汉中。弼等从祥郊山南入，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遣永安侯贺纯攻义隆，塞狭道。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诸将以山道险峻，时又雪深，用马不便，皆迟留不进。弼独进军，使元主、贺纯等击狭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发上邽、高平、汧城诸军讨之，仇池围解，文德走汉川。时豹子督关中诸军次于下辨，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豹子曰："比连破贼军，恐彼君臣未体大分，耻其负败，或来报复。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如缮兵练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豹子乃止。世祖闻之，曰："弼之言，长策也。制南秦，弼谋多矣。"

恭宗总摄万几，徵为东宫四辅，与宜都王穆寿等并参政事。诏以弼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赐帛千匹、绵千斤。迁尚书令。弼虽事务殷凑，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于张黎而廉不及也。

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树头，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世祖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车，免冠徒跣，自劾请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世祖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后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世祖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

初，杨难当之来也，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杨玄小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无礼，文德亡入刘义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战功，弗加罪责也。

世祖崩，吴王立，以弼为司徒。高宗即位，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俱免，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

张黎，雁门平原人也。善书计，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

世祖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加镇北将军。以征赫连定功，进号征北大将军。与乐安王范、济南公崔徽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代下之日，家无余财。世祖诏黎领兵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车驾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与司空道生拒击之。恭宗初总百揆，黎与东郡公崔浩等辅政，忠于奉上，非公事不言。诏曰：“侍中广平公黎、东郡公浩等，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赐布帛各千匹，以褒旧勋。”恭宗薨于东宫，黎兼太尉，持节奉策谥焉。

吴王余立，以黎为太尉。后以议不合旨，免。仍与古弼并诛。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题、贺狄干、李栗、刘洁等，并有忠勤征伐之效，任遇仍优，俱至诛灭。岳身犯危难之中，受事草创之际，智勇既申，功名尤举，乃良将之材。弼谋军辅国，远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张黎诚谨兼方，功旧见重。纤介之间，一朝殒覆，宥及十世，乃徒言

尔，惜乎！

列传第十七 奚斤叔孙建

奚斤，代人也，世典马牧。父箪，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騧骝”，一夜忽失　　，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箪闻而驰往取马，库仁以国甥恃宠，惭而逆击箪。箪捽其发落，伤其一乳。及苻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箪惧，将家窜于民间。库仁求之急，箪遂西奔卫辰。及太祖灭卫辰，箪晚乃得归，故名位后于旧臣。斤机敏，有识度。登国初，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后以斤为侍郎，亲近左右。从破慕容宝于参合。皇始初，从征中原，以斤为征东长史，拜越骑校尉，典宿卫禁旅。车驾还京师，博陵、勃海、章武诸郡，群盗并起，所在屯聚，拒害长吏。斤与略阳公元遵等率山东诸军讨平之。从征高车诸部，大破之。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又进击侯莫陈部，俘虏获杂畜十余万，至大峨谷，置戍而还。迁都水使者，出为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

太宗即位，为郑兵将军，循行州郡，问民疾苦。章武民刘牙聚党为乱，斤讨平之。诏以斤世忠孝　，赠其父箪为长宁子。太宗幸云中，斤留守京师。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斤闻而召伯兒入天文殿东庑下，穷问款引，悉收其党诛之。诏与南平公长孙嵩等俱坐朝堂，录决囚徒。太宗大阅于东郊，治兵讲武，以斤行左丞相，大搜于石会山。车驾西巡，诏斤为先驱，讨越勒部于鹿那山，大破之，获马五万匹，牛羊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而还。又诏斤与长孙嵩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事具《蠕蠕传》。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命斤出入乘□召轩，备威仪导从。世祖之为皇太子，临朝听政，以斤为左辅。

刘义符立，其大臣不附，国内离阻。乃遣斤收刘裕前侵河南地，假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司空公、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　，率吴兵将军公孙表等南征。用表计攻滑台，不拔，求济师。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责之。乃亲南巡，次中山。义符东郡太守王景度捐城遁走，司马楚之等并遣使诣斤降。斤自滑台趣洛阳，义符虎牢守将毛德祖遣其司马翟广、将军姚勇错、窦霸等率五千人据土楼以拒斤，斤进击，破之。广等单马走免，尽殪其众。斤长驱至虎牢，军于汜东。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河南、颍川、陈郡以南，百姓无不归附。义符陈留太守严棱以郡降。斤遂平兖豫诸郡，还围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溃，斤置守宰以抚之。自魏初，大将行师，唯长孙嵩拒刘裕，斤征河南，独给漏刻及十二牙旗。太宗崩，斤乃班师。

世祖即位，进爵宜城王，仍为司空。世祖征赫连昌，遣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督四万五千人袭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闻斤将至，遣使告昌。使至统万，见大军已围其城，还告乙升曰："昌已败矣。"乙升惧，弃蒲坂西走。斤追败之，乙升遂奔长安。斤入蒲坂，收其资器，百姓安业。昌弟助兴，先守长安，乙升至，复与助兴弃长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据长安。于是秦雍氐羌皆来归附。与赫连定相持，累战破定。定闻昌败，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还。诏斤班师，斤上疏曰："赫连昌亡保上邽，鸠合余烬，未有盘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平昌而还。"世祖曰："昌亡国叛夫，击之劳伤将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执，乃许之。给斤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斤进讨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军安定，以粮竭马死，遂深垒自固。监军侍御史安颉击昌，擒之。语在《颉传》。

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守平凉。斤自以元帅，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耻之。乃舍辎重，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定众将出，会一小将有罪亡入贼，具告其实。定知斤军无粮乏水，乃邀斤前后。斤众大溃，斤及娥清、刘拔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后世祖克平凉，斤等得归。免为宰人，使负酒食从驾还京师以辱之。

寻拜安东将军，降爵为公。车驾将讨冯文通，诏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太延初，为卫尉，改为弘农王，加征南大将军。后为万骑大将军。

世祖大集群臣于西堂，议伐凉州平。斤等三十余人议曰："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国，虽内不纯臣，而外修职贡，宜加宽宥，恕其微愆。去岁新征，士马疲弊，未可大举，宜且羁縻。其地卤薄，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婴城固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终无克获。"世祖不从，征之。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以斤元老，赐安车，平决刑狱，谘访朝政。

斤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每议大政，多见从用，朝廷称焉。真君九年薨，时年八十。世祖亲临哀恸，谥曰昭王。斤有数十妇，子男二十余人。

长子他观袭爵。世祖曰："斤关西之败，国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复其爵秩，将收孟明之效。今斤终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于是降他观爵为公，除广平太守。后为都将，征悬瓠，卒于军。

子延，袭爵。出为瓦城镇将。卒。

子绪，袭爵。初为散令，后为太中大夫，加左将军。开建五等，封弘农郡开国侯，食邑三百户。后例降为县，改封澄城县开国侯，增邑九百户。卒。

子遵，袭封。卒，赠镇远将军、洛州刺史，谥曰哀侯。无子，国除。太和中，高祖追录先朝功臣，以斤配食庙庭。世宗继绝世，诏以绪弟子鉴特绍其后，以承封邑。鉴卒于中坚将军、司徒从事中郎。赠龙骧将军、肆州刺史。

子绍宗，武定中，开府田曹参军。

他观弟和观，太祖时内侍左右。太宗以其世典戎御，遂拜典御都尉，赐爵广兴子，建威将军。寻进为宜阳侯，加龙骧将军，领牧官中郎将。出为冀青二州刺史。卒。

子冀州，袭爵。

冀州弟受真，为中散。高宗即位，拜龙骧将军，赐爵成都侯。迁给事中，出为离石镇将。

和观弟拔，太宗时内侍左右。世祖即位，稍迁侍中、选部尚书、镇南将军，赐爵乐陵公。后以罪徙边。徵为散骑常侍。从征蠕蠕，战没。

子买奴，有宠于显祖，官至神部长。与安成王万安国不平，安国矫诏杀买奴于苑内。高祖赐安国死，追赠买奴为并州刺史、新兴公。

斤弟普回，阳曲护军。

普回子乌侯，世祖时拜治书御史，建义将军，赐爵夷余侯。从征蠕蠕及赫连昌，以功进爵城阳公，加员外散骑常侍，出为虎牢镇将。兴光中卒，丧礼依其伯父弘农王故事。陪葬金陵。

乌侯子兜，世祖时亲侍左右，随从征讨，常持御剑。后以罪徙龙城。寻徵为知臣监。出为薄骨律镇将，假镇远将军，赐爵富城侯。时高车叛，围镇城。兜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延兴中卒。

叔孙建，代人也。父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与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称。太祖之幸贺兰部，建常从左右。登国初，以建为外朝大

人，与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随秦王觚使慕容垂，历六载乃还。拜后将军。顷之，为都水使者，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加龙骧将军。出为并州刺史。后以公事免，守鄴城园。

太宗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为正直将军，相州刺史。饥胡刘虎等聚党反叛，公孙表等为虎所败。太宗假建前号安平公，督表等以讨虎，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众十万余口。

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太宗闻之，诏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仲德入滑台月余，又诏建渡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呼仲德军人与语，诘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马竺和之，建命公孙表与言。和之曰："王征虏为刘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将取洛城，扫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请魏帝，陈将假道。而魏兖州刺史不相体解，望风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战攻相逼也。魏晋和好之义不废于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将更遣良牧。彼军宜西，不然将以小致大乖和好之体。"和之曰："王征虏权住于此，以待众军之集。比当西过，滑台还为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卑辞，常自言不敢与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答言："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而内难屡兴，不暇经营。司马休之、鲁宗之父子、司马国璠兄弟、诸桓宗属，皆晋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图晋，是以伐之。道由于魏，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而去，故晋前军得以西进，非敢凭陵魏境。"裕以官军在河南，恐断其前路，乃命引军北寇，及班师，乃止。语在《帝纪》。建与南平公长孙嵩各简精兵二千，观刘裕事势。语在《嵩传》。

迁广阿镇将，群盗敛迹，威名甚震。久之，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楚兵将军、徐州刺史，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建济河，刘裕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遂东入青州。司马受之、秀之先聚党于济东，皆率众降。建入临淄。刘义符前东牟太守清河张幸先匿孤山，闻建至，率二千人迎建于女水，遂围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义符遣将檀道济、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还。建以功赐爵寿光侯，加镇南将军。

建表曰："臣前遣沙门僧护诣彭城。僧护还称，贼发军向北，前锋将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将军到彦之军在泗口，发马戒严，必有举斧之志。

臣闻为国之道，存不忘亡。宜缮甲兵，增益屯戍，先为之备，以待其来。若不豫设，卒难擒殄。且吴越之众，便于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长。逆顺既殊，劳逸不等，平寇定功，在于此日。臣虽衰弊，谋略寡浅，过蒙殊宠，忝荷重任，讨除寇暴，臣之志也。是以秣马枕戈，思效微节。愿陛下不以南境为忧。”世祖优诏答之，赐以衣马。

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彦之、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建追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遂至邹鲁。还屯范城。世祖以建威名南震，为义隆所惮，除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冀青徐济四州诸军事。先是，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讨洛阳，一道攻滑台。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救滑台，建与汝阴公道生拒击之。建分军挟战，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以绝其粮道。道济兵饥，叛者相继，由是安颉等得拔滑台。

建沉敏多智，东西征伐，常为谋主。治军清整，号令严明。又雅尚人伦，礼贤爱士。在平原十余年，绥怀内外，甚得边称，魏初名将鲜有及之。南方惮其威略，青兖辄不为寇。太延三年薨，时年七十三。世祖悼惜之。谥曰襄王，赐葬金陵。

长子俊，字丑归，少聪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谨密，初无过行。以便弓马，转为猎郎。太祖崩，清河王绍闭宫门，太宗在外。绍逼俊以为己援。俊外虽从绍，内实忠款，仍与元磨浑等说绍，得归太宗。事在《磨浑传》。是时太宗左右，唯车路头、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悦，以为爪牙。

太宗即位，命俊与磨浑等拾遗左右。迁卫将军，赐爵安城公。朱提王悦怀刃入禁中，将为大逆。俊觉悦举动有异，便引手掣之，乃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杀之。太宗以俊前后功重，军国大计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铨校，然后奏闻。

性平正柔和，未尝有喜怒之色。忠笃爱厚，不谄上抑下。每奉诏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饱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是以上下嘉叹。泰常元年卒，时年二十八。太宗甚痛悼之，亲临哀恸。朝野无不追惜。赠侍中、司空、安城王，谥孝元。赐温明秘器，载以辒辌车，卫士导从，陪葬金陵。子蒲，袭爵。后有大功，及宠幸贵臣薨，赙送终礼，皆依俊故事，无得逾之者。初，俊既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

俊既为安城王，俊弟邻袭父爵，降为丹阳公。少聪慧知名。稍迁北部尚书，有当官之称。转尚书令。出为凉州镇大将，加镇西将军。邻与镇副将奚牧，并以贵戚子弟，竞贪财货，专作威福。遂相纠发，坐伏诛。

史臣曰：奚斤世称忠孝，征伐有克。平凉之役，师歼身虏。虽败崤之责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礼隆渥，没祀庙庭。叔孙建少展诚勤，终著庸伐。治边有术，威震夷楚。俊委节太宗，义彰颠沛，察朱提之变，有日磾之风。加以柔而有正，见美朝野，可谓世不乏贤矣。

列传第十八

王建安同楼伏连丘堆娥清刘尼奚眷车伊洛宿石来大千周几

豆代田周观闾大肥尉拨陆真吕洛拔

王建，广宁人也。祖姑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丰，以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建少尚公主。登国初，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与计谋。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辞色高亢，垂壮之。还为左大夫。建兄回，诸子多不顺法，建具以状闻，回父子伏诛。其谨直如此。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户，为中部大人。

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太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慕容覆败于此，国内虚空，图之为易。今获而归之，无乃不可乎？且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太祖谓诸将曰："若从建言，吾恐后南人创义，绝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

后从征慕容宝，拜冠军将军。并州既平，车驾东出井陉，命建率五万骑先驱启路。车驾次常山，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鄴，建攻信都，众各五万。建等攻城六十余日不能克，士卒多伤。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宝冀州刺史慕容凤夜逾城走，信都降。车驾幸钜鹿，破慕容宝于柏肆坞，遂进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百姓惶恐，东门不闭。太祖将夜入乘城，据守其门。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晋麟为主，遂闭门固守。太祖乃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曰："慕容宝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将为谁守？何不识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无知，但复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赐建爵濮阳公。乌丸库侲宫鸣聚党为寇，诏建讨平之。迁太仆，徙为真定公，加散骑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初，建兄豆居以建功赐爵即丘候，无子，建以子斤袭兄爵。太守初，给事中，任职用事。转大长秋。世祖征赫连昌，遣斤部造攻具。进爵淮南公，加平北将军。时并州胡酋田卜谋反诛，余众不安，遣斤镇虑

虎以抚慰之。斤绥静胡魏，甚收声称。刘义隆遣将到彦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连定，以斤为卫兵将军，镇蒲坂。关陇平，斤徙镇长安，假节，镇西将军。斤遂骄矜，不顺法度，信用左右，调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汉川者数千家。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问二人，各以状对。世祖知为斤所诬，遣宜阳公伏树覆按虚实，得数十事。遂斩斤以徇。

建孙度，太宗时为虎牢镇监军。世祖即位，徵拜殿中给事，迁尚书。从征赫连昌，讨蠕蠕，并有功，赐爵济阳公，加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诏度率五千骑与叔孙建合击刘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于湖陆，大破之。后出镇长安，假节，都督秦、泾、梁益、雍五州诸军事，开府。卒，谥曰庄。

子安都，袭，降爵为侯。世祖拜为太子庶子，出为鄯善镇将。高宗时，为内都大官。卒，子买得袭。

建曾孙树，以善射有宠于显祖，为内侍长。稍迁尚书，赐爵历阳侯，加龙骧将军、员外常侍。出为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卒。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

登国初，太祖征兵于慕容垂，事在《窟咄传》。同频使称旨，遂见宠异，以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

从征姚平于柴壁，姚兴悉众救平，太祖乃增筑重围以拒兴。同进计曰："臣受遣诣绛督租，见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姚兴来，必从汾西，乘高临下，直至柴壁。如此，则寇内外势接，重围难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西围既固，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以谋功，赐爵北新侯，加安远将军。诏同送姚兴将越骑校尉唐小方等于长安。

清河王绍之乱，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太宗即位，命同与南平公长孙嵩并理民讼。又诏与肥如侯贺护持

节循察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宣诏抚慰，问其疾苦，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窃见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针工古彤为晋阳令，交通财贿，共为奸利。请案律治罪。”太宗从之，于是郡国肃然。同东出井陉，至钜鹿，发众四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以镇静郡县。护疾同得众心，因此使人告同筑城聚众，欲图大事。太宗以同擅徵发于外，槛车徵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太宗以同虽专命，而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

世祖监国，临朝听政，以同为左辅。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禄大夫。世祖出镇北境，同与安定王弥留镇京师。世祖即位，进爵高阳公，拜光禄勋。寻除征东大将军，冀青二州刺史。同长子屈，太宗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其公清奉法，皆此类也。

同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及在冀州，年老，颇殖财货，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神□二年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

屈子阳烈，散骑侍郎，赐爵北新子。

屈弟原，雅性矜严，沉勇多智略。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时赫连屈丐犯河西，原以数十骑击之，杀十余人。太宗以原轻敌，违节度，加其罪责。然知原骁勇，遂任以为将，镇守云中。宽和爱下，甚得众心。蠕蠕屡犯塞，原辄摧破之。以功赐爵武原侯，加鲁兵将军。

世祖即位，徵拜驾部尚书。车驾征蠕蠕大檀。分军五道并进，大檀惊骇北循。迁尚书左仆射、河间公，加侍中、征南大将军。从征赫连昌，入其城而还。车驾北伐，蠕蠕循走。世祖闻东部高车在巳尼陂，人畜甚众，将遣袭之。诸将皆以为难，世祖不从。遣原与侍中古弼率万骑讨之，大获而还。车驾征昌黎，原与建宁王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

原在朝无所比周，然恃宠骄恣，多所排抑。为子求襄城公庐鲁元女，鲁元不许。原告其罪状，事相连逮，历时不决。原惧不胜，遂谋为逆，事泄伏诛。临刑上疏曰：“臣闻圣不独明而治，鼎不单足而立，是以荧火之光，犹增日月之曜。先臣同，往因圣运，归身太祖，竭诚戮力，立效于险难之中。臣以顽暗，忝备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诚，仰报恩泽，而鲁元奸妄，构成贝锦，天威遂加，合门俱戮。此乃命

也，非臣之枉。但鲁元外类忠贞，内怀奸诈，而陛下任以腹心，恐衅发肘腋。臣与鲁元生为怨人，死为雠鬼，非以私故，谤毁鲁元。不复眷眷，披露诚款。”

原弟颉，颉弟聪，为内侍。聪弟蓬，为龙骧将军，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广宗侯。原兄弟外节俭，而内实积聚，及诛后，籍其财至数万。

颉，辩慧多策略，最有父风。太宗初，为内侍长，令察举百僚。纠刺奸慝，无所回避。尝告其父阴事，太宗以为忠，特亲宠之。

宜城王奚斤，自长安追击赫连昌，至于安定，颉为监军侍御史。斤以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深垒自固。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为昌所败。昌遂骄矜，日来侵掠，刍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颉进计曰：“本奉诏诛贼，今乃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以法诛。进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诸将，晏然无谋，将何以报恩塞责？”斤曰：“今若出战，则马力不足，以步击骑，终无捷理。当须京师救骑至，然后步陈击于内，骑兵袭其外。所谓万全之计也。”颉曰：“今猛寇游逸于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饥色，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当战死，宁可坐受困乎？”斤犹以马为辞。颉曰：“今兵虽无马，但将帅所乘，足得二百骑。颉请募壮勇出击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锐。且昌狷而无谋，每好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奄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于陈前自接战，军士识昌，争往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众乱，昌退。颉等追击，昌马蹶而坠，颉擒昌，送于京师。世祖大悦，拜颉建节将军。赐爵西平公，代堆统摄诸军。斤耻功不在已，轻追昌弟于平凉，败绩。定将复入长安，诏颉镇蒲坂以拒之。

刘义隆遣将到彦之率众寇河南，以援赫连定。世祖以兵少，乃摄河南三镇北渡。彦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关。世祖西征赫连定，以颉为冠军将军，督诸军击彦之。彦之遣将姚纵夫渡河攻冶坂，颉督诸军击之，斩首三千余级，投水者甚众。遂济河，攻洛阳，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余人，斩首五千级。进攻虎牢，虎牢溃，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又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平滑台，擒义隆将朱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获万余人。乃振旅还京师。

神□四年卒。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王，谥曰襄。颉为将，善绥士众，及卒，义隆士卒降者，无不叹息。

同弟□者，太宗时为乐陵太守。卒。

长子国，位至冠军将军，赐爵北平侯，杏城镇将。

国弟难，有巧思。阳平王杜超督诸将击刘义隆，难参征南军事，以功表为清河太守。世祖时，诸将频征和龙，皆以难为长史。凿山堙谷，省力兼功。迁给事中。从驾南征，造浮桥于河，以功赐爵清河子。卒。

子平城，袭爵。官至虞曹令。为乙浑所杀。

楼伏连，代人也。世为酋帅。伏连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袭父位，领部落。太祖初，从破贺兰部。又从平中山，为太守，斩逆贼张翘。从征姚平于柴壁，以功赐爵安邑侯。太祖时，为晋兵将军、并州刺史。伏连招诱西河胡曹成等七十余人，袭杀赫连屈孑吐京护军及其守士三百余人，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余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将军，赐爵列侯。徵伏连为内都大官。世祖即位，进为广陵公，转卫尉，徙光禄勋。世祖征蠕蠕，伏连留镇京师，进爵为王，加平南大将军。又除假节，督河西诸军，镇西大将军，出镇统万。真君十年薨。谥曰恭王。

子真，袭，降爵为公。从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骑常侍，尚书，安北将军。徙为湘东公。从征凉州，还，卒于路。谥曰庄公。

子干，袭，降爵为侯。

真次弟大拔，历位尚书、散骑常侍、征西将军，赐爵永平侯。高祖初，为中都大官。卒，赠平东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

子禀，字法生，袭。拜太子宫门大夫，稍迁赵郡太守。更满还京，除冠军将军，城门校尉。出为征虏将军，平城镇将。迁朔州刺史，仍本将军。入为卫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赠抚军将军、恆州刺史。

子贵宗，武定中，伏波将军、开府水曹参军。

伏连兄孙安文。从征平凉有功，赐爵霸城男，加虎威将军。后迁三郎幢将。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贵，追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阳平公，谥曰定。

毅，历位内外，稍迁殿中尚书，散骑常侍，赐爵常山公，加安南将军。迁尚书右仆射。以擒反人梁众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后例降为

侯。出除使持节，镇东将军，定州刺史。

时太极殿成，将行考室之礼，引集群臣，而雪不克飨。高祖曰："朕经始正殿，功构初成，将集百僚，考行大礼。然同云仍结，霏雪骤零，将由寡昧，末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陈所怀，以匡不逮。"毅稽首对曰："雪霜风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时恆节。今隆冬雪降，固是其时。又《礼》云：'雨沾服失容，则废'，礼自古而然，不足为异。"高祖曰："昔刘秀将济，呼沱为之冰合。但朕德谢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后转都督凉河二州、鄯善镇诸军事、凉州刺史。车驾南伐，毅表谏曰："伏承六军云动，问罪荆扬，吊民淮表，一同瓯越。但臣愚见，私窃末安。何者？京邑新迁，百姓易业，公私草创，生途索然。兼往岁弗稔，民多饥馑，二三之际，嗟惋易兴。天道悠长，宜遵养时晦，愿抑赫斯，以待后日。"诏曰："时不自来，因人则合。今年人事，殊非昔岁。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阳九利涉，岂卿所知也？"

太和二十一年卒。赐钱二十万，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仪，以忠谨亲侍。太宗即位，拾遗左右，稍迁散骑常侍。与叔孙建等讨灭山胡。刘裕溯河西伐，诏堆与建自河内次枋头以备寇盗。姚泓既灭，堆留镇并州。赫连屈孑遣三千骑寇河西，堆自并州与游击将军王洛生击走之。以功赐爵为侯。世祖监国临朝，堆与太尉穆观等为右弼。世祖即位，进爵临淮公，加镇西将军。徙为太仆。

世祖征赫连昌，堆与常山王素督步兵三万人为后继。昌战败南奔，世祖遣堆与宗正娥清率五千骑略地关右。昌贰城守将坚守不下，堆与清攻拔之。诏堆班师，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进平昌，许之。堆、斤合军与昌相拒击。士马乏粮，堆与义兵将军封礼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为昌所袭，败绩。堆将数百骑还城。斤追击赫连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所擒，堆闻而弃甲走长安，复将高凉王礼弃守东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安颉斩堆。延和初，诏曰："堆，国之肺腑，勋著先朝，西征丧师，遂从军法。国除祀绝，朕甚愍之。可赐其子跋爵淮陵侯，加安远将军。"后征盖吴，战没。

子麟，袭爵。历位驾部令。出为瑕丘镇将，假平南将军，东海公。迁东兖州刺史，卒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将略，累著战功。稍迁振威将军。刘裕遣将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还。清与长孙道生追之，至河，获其将杨丰。

还，拜给事黄门侍郎。先是，徒河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太宗南巡幸鄴，以清为中领军将军，与宋兵将军周几等渡河略地。至湖陆，高平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清等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赐爵须昌侯。清与几等遂镇枋头。世祖初，清自枋头还京师，假征南将军，进为东平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与平阳王长孙翰从东道出长川讨之，大获而还。转宗正卿。寻从征蠕蠕。又从平统万，遂与奚斤追赫连昌至安定，与昌相持。及安颉擒昌，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寻水而还，斤不从，遂与斤俱为定所擒。世祖克平凉，乃得还。后诏清镇并州，讨山胡白龙于西河，斩白龙父及其将帅，遂屠其城。迁平东将军，与古弼等东讨冯文通。以不急战，文通奔高丽，槛车徵，黜为门卒。遂卒于家。

子延，官至员外散骑常侍，赐爵南平公。

刘尼，代人也。本姓独孤氏。曾祖敦，有功于太祖，为方面大人。父娄，冠军将军，卒赠并州刺史。尼少壮健，有膂力，勇果善射，世祖见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赐爵昌国子，加振威将军。

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曰："宗爱既立南安，还复杀之。今不能奉戴皇孙，以顺民望，社稷危矣。将欲如何？"丽曰："唯有密奉皇孙耳。"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以尼为内行长，进爵建昌侯。迁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又进爵东安公。寻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封为王。

出为征南将军、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为殿中尚书，加侍中，特进。高宗末，迁司徒。显祖即位，以尼有大功于先朝，弥加尊重，赐别户三十。皇兴四年，车驾北征，帝亲誓众，而尼昏醉，兵陈不整。显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兴四年薨。

子杜生，袭爵。世宗时，宁朔将军、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赠龙骧将军，朔州刺史，谥曰克。

奚眷，代人也。少有将略。太祖时有战功。太宗时为尚书、假安南将军、虎牢镇将，为寇所惮。世祖初，为中军、都曹尚书，复镇虎牢，赐爵南阳公，加使持节、侍中、都督豫洛二州河内诸军事、镇南将军，开府。寻徙镇长安。世祖幸美稷，眷受诏督诸军，共讨山胡白龙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斩首数千级，虏其妻子而还。世祖平姑臧，遣眷讨沮渠牧犍弟私署张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无讳与宜得奔高昌。获其二城。后沮渠天周复据酒泉，眷讨平之，虏男女四千余人。世祖征蠕蠕，以眷为尚书，督偏将出别道，诏会鹿浑海。眷与中山王辰等诸大将俱后期，斩于都南。爵除。

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恆修职贡。世祖录其诚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赐绢一百匹，绵一百斤，绣衣一具，金带靴帽。伊洛大悦，规欲归阙。沮渠无讳断路，伊洛与无讳连战，破之。时无讳卒，其弟安周夺无讳子乾寿兵，规领部曲。伊洛前后遣史招喻，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又招喻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献。

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并遣使谓歇曰："尔父已投大魏，尔速归首，当赐尔爵号。"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诏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节显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诣阙。"伊洛令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

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兴安二年卒。赠镇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康王。赐绵绢杂彩五百匹，衣二十七袭。葬礼依庐鲁元故事。

歇袭爵。皇兴末，拜使持节、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延兴三年卒。子伯主袭爵。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节将军、乐官侯。皇兴三年卒，兄子洛都袭爵。

宿石，朔方人也，赫连屈孑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二年，文陈父子归阙，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赐奴婢数十口，拜为上将军。祖若豆根，太宗时赐姓宿氏，袭上将军。父沓干，世祖时虎贲幢将。从征平凉

有功，拜虎威将军，侍御郎，赐爵汉安男。转中散，迁给事，兼领工曹。从驾讨和龙，以功赐奴婢十七户。真君四年，从驾讨蠕蠕，战没。世祖悼惜之，诏求沓干子。时石年甫十一，引见，以幼听归。年十三，袭爵，擢为中散。从驾至江，拜宣威将军。兴光中，迁侍御史，拜中垒将军，进爵蔡阳子，典宜官曹。迁内行令。从幸苑内，游猎，石于高宗前走马，道峻，马倒殒绝，久之乃苏。由是御马得制。高宗嘉之，赐绵一百斤，帛五十匹，骏马一匹，改爵义阳子。尝从猎，高宗亲欲射虎。石叩马而谏，引高宗至高原上。后虎腾跃杀人。诏曰："石为忠臣，鞚马切谏，免虎之害。后有犯罪，宥而勿坐。"赐骏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驸马都尉。天安初，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进爵太山公，为北中道都大将。延兴元年卒。追赠太原王，谥曰康。葬礼依庐鲁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袭爵，比部侍御。

来大千，代人也。父初真，从太祖避难叱候山，参创业之功，官至后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大千骁果，善骑射，为骑都尉。永兴初，袭爵，迁中散。至于朝贺之日，大千常著御铠，盘马殿前，朝臣莫不嗟叹。迁内幢将，典宿卫禁旅。大千用法严明，上下齐肃。尝从太宗校猎，见虎在高岩上，大千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壮，又为殿中给事。

世祖践祚，与襄城公庐鲁元等七人俱为常侍，持仗侍卫，昼夜不离左右。从讨赫连昌，共长孙道生与贼交战。道生马倒，为贼所击，大千驰救，贼众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马，遂得免。从讨蠕蠕，战功居多。迁征北大将军，赐爵庐陵公，镇云中，兼统白道军事。囗贼北叛，大千前后追击，莫不平殄。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后吐京胡反，以大千为都将讨平之。在吐京卒，丧还，停于平城南。世祖出，还，见而问之，左右以对。世祖悼叹者良久。诏曰："大千忠勇尽节，功在可嘉，今听丧入殡城内。"赠司空，谥曰庄公。

子丘颓，袭爵。降为晋兴侯。拜安远将军。从驾到江，进右将军。和平中，迁中散，转相曹都典奉事。皇兴四年卒。赠宁南将军，陈留公，谥曰简。子蕈袭爵。

丘颓弟提，官至监御曹给事，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濮阳侯。太和十年卒。

周几，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赐爵须阳侯。坐事死。几少以善骑射为猎郎。太宗即位，为殿中侍御史，掌宿卫禁兵，断决称职。迁左民尚书。神瑞中，并州饥民游食山东，诏几领众镇博陵之鲁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涧、行唐民数千家负险不供输税，几与安康子长孙道生宣示祸福，逃民遂还。于时郡县斩叛胡翟猛雀于林虑山，猛雀遗种窜于行唐及襄国。几追讨，尽诛之。后为宁朔将军，拒司马德宗将刘裕于南，破毛德祖于士楼。以功赐爵交址侯。世祖以几有智勇，遣镇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几常嫌奚斤等绥抚关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论，形于声色。斤等惮焉。进号宋兵将军。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万人袭陕城，卒于军，军人无不叹惜之。归葬京师。追赠交耻公，谥曰桓。

子步，袭爵。卒。

子安国，袭爵。太和中，讨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虎牢，诏代田登楼射贼，矢不虚发。与奚斤前锋先入，擒刘义隆将毛德祖并长史、司马三人。以功迁内三郎。从讨赫连昌，乘胜追贼。入其宫门，门闭，代田逾宫而出。世祖壮之，拜勇武将军。后从驾平昌，以战功赐奴婢十五口，黄金百斤，银百斤。神□中，讨蠕蠕，赐爵关中侯。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赐奴婢六十口。以前后军功，进爵长广公，加平东将军。从驾南讨。转太子太保。出为统万镇大将。兴安中卒。赠侍中，安东大将军，长广王，谥曰恭。

子求周，为内三郎。从驾到江，赐爵五等子。又进爵为侯。后袭父爵。为吏部尚书。皇兴二年卒。赠征北大将军，长广王，谥曰简。子多侯袭爵。

周观，代人也。骁勇有膂力，每在军阵，必应募先登。以功进为军将长史，寻转军将。

击赫连屈丐有功，赐爵安川子，迁北镇军将。世祖即位，从讨蠕蠕。以军功进为都副将，镇云中。神□中，又讨蠕蠕，大获，增爵为侯。从征平凉，进爵金城公，迁为都将。从破离石胡，加散骑常侍。转高平镇将。观善抚士卒，号有威名。真君初，诏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世祖大

怒，黜观为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出除平南将军，秦州刺史，复爵金城公。抚驭失和，民薛永宗聚众于汾曲以叛，观讨永宗，为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观闻帝至，惊怖而起，疮重遂卒。世祖怒，绝其爵。

子豆，初为三郎，迁军将。卒于长乐太守。

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泥倍颐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其弟并为上宾，入八议。太宗即位，进大肥为内都大官，增爵为侯。神瑞中，为都将，讨越勒部于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复为都将，领禁兵讨蠕蠕，获其大将莫孤浑。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略地高平、金乡，东至泰山。假大肥使持节，安阳公，镇抚陈汝。世祖初，复与奚斤出云中白道讨大檀，破之。还为内都大官。

出除使持节，冀青二州刺史，假荥阳公。寻徵还，位特进。复出为冀青二州刺史。寻入为内都大官。从讨赫连昌，以功授荥阳公。公主薨，复尚濩泽公主。又为都将，击大檀，大破之。还至渴侯山，遂讨东部高车于巳尼陂。又征平凉，并有功。世祖将拜大肥为王，遇疾卒。追赠中山王。子贺，早卒。

大肥弟麟袭爵。出为仇池镇将。卒，无子。

弟凤，袭爵。高宗时为内都大官，出为镇南将军。肆州刺史。卒，无子，爵除。

尉拨，代人也。父那，濮阳太守。拨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又从乐平王丕讨和龙。除凉州军将，击吐谷浑，获其人一千余落。后吐谷浑小将率三百余落来降，寻复亡叛，拨率骑追之，尽获而还。以功进爵为子。迁晋昌镇将，绥怀边民，甚著称绩。入为知臣监。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徙各庐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高宗以拨清平有惠绩，赐以衣服。显祖即位，为北征都将。复为都将，南攻悬瓠，破刘彧将朱湛之水军三千人，拜悬瓠镇将，加员外散骑常侍，进爵安城侯。显祖嘉其声效，复赐衣服。转平南将军，北豫州刺史。后洛州民田智度聚党谋逆。诏拨乘传发豫州兵与洛州刺史丘顿击之，获智度，送京师。拨卒，赠冠军将军，谥敬侯。

陆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长史。真少善骑射。世祖初，以真膂

力过人，拜内三郎。数从征伐，所在摧锋陷阵，前后以功屡受赏赐。

真君中，从讨蠕蠕，以功赐爵关内侯。后攻悬瓠，登楼临射城中，弦不虚发。刘义隆将王玄谟众数万人寇滑台，真从世祖讨之。夜与数人乘小船突玄谟军，入城抚慰，登城巡行贼营中，乃还渡河。至明，玄谟败走。从驾至江，真再破贼军，拜建武将军，石城子。还攻盱眙，真功居多。迁给事中，典太仓事。

高宗即位，拜冠军将军，进爵都昌侯。迁散骑常侍，选部尚书。时丁零数千家寇窃并定，真与并州刺史乞伏成龙自乐平东入，与定州刺史许崇之并力讨灭。从驾巡东海，以真为宁西将军。寻迁安西将军，长安镇将，假建平公。胡贼帅贺略孙聚众千余人叛于石楼。真击破之，杀五百余人。是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僝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击平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

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雍州刺史鱼玄明，关中草草。以真为长安镇将，赐爵河南公。长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抚慰之，皆怡然安静。咸阳民赵昌受刘彧署龙骧将军，扇动鄠、盩厔二县，聚党数百人据赤谷以叛。真与雍州刺史刘邈讨平之，昌单骑走免。后鄠县民王稚兄弟，聚二千余人，招引赵昌。始平、石安、池阳、灵武四县人皆应之，众至五千，据治谷堡。时诏南郡王李惠等领步骑六千讨昌。真以大军未至，虑昌滋蔓，与雍州刺史刘邈讨昌。昌出营拒战，真击破之，斩昌及贼首三千余级，传首京师，并诛其党与七百余人，获男女一千余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镇数年，甚著威称。延兴二年卒。归葬京师，谥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颇有气干，袭爵河南公。累迁历长安镇将，拜安南将军，济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阳侯。京兆王愉为徐州刺史，以延为愉府司马，带彭城内史。正始初，除武川镇将。入除太仆卿。都督沃野、武川、怀朔三镇诸军事，安北将军，怀朔镇大将，加散骑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复除太仆卿。受使绥慰秀容，为牧子所害。

弟什夤，太府卿，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建义初，拜都官尚书。卒于平南将军，光禄大夫。

吕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时率户五千归国。祖肥，濮阳太守。父匹知，世祖时为西部长，荥阳公。洛拔以壮勇知名，高宗末为平原镇都将。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归诚，请援。诏遣尉元率众救之，洛拔

随元入彭城。彧将张永遣将王茂之领兵五千向武原，援其运车。元遣洛拔率骑诣武原击之。格战二日，手杀九人，夺贼运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仍共击张永，大败之。赐爵成武侯，加建义将军。年五十六，卒。

长子文祖，显祖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超授阳平太守。未拜，转为外都曹奏事中散。后坐事伏法。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参合之役，威罚实行，盖王建之罪欤？安同异类之人，智识入用，任等时俊，当有由哉！颉擒赫连昌，摧义隆众，遂为名将，未易轻也。楼伏连，丘堆，娥清，俱以壮勇，征伐四克。刘尼忠国翼主，岂徒骁猛之用乎？奚眷将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终。车伊洛自远宅心，异凡戎矣。宿石等并忠勤勇略，有将帅之才，自致青云，岂徒然也？

列传第十九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驰射，武艺过人。登国中，拜冠军将军，假新安子。后与宁朔将军公孙兰领步骑二万，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既而车驾后至，见道路修理，大悦，即赐其名马。及赵魏平定，太祖置酒高会，谓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大赐金帛，进假新安公。太祖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谓栗磾曰："卿勇干如此，宁能搏之乎？"对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擒获。太祖顾而谢之。永兴中，关东群盗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号留镇平阳。转镇远将军，河内镇将，赐爵新城男。栗磾抚导新邦，甚有威惠。

刘裕之伐姚泓也，栗磾虑其北扰，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禁防严密，斥侯不通。裕甚惮之，不敢前进。裕遗栗磾书，远引孙权求讨关羽之事，假道西上，题书曰："黑矛公麾下。"栗磾以状表闻，太宗许之，因授黑矛将军。栗磾好持黑矛以自标，裕望而异之，故有是语。奚斤之征虎牢也，栗磾别率众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于金墉，涓之弃城遁走。迁豫州刺史，将军如故，进爵新安侯。洛阳虽历代所都，久为边裔，城阙萧条，野无烟火。栗磾刊辟榛荒，劳来安集。德刑既设，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

世祖之征赫连昌，敕栗磾与宋兵将军、交趾侯周几袭陕城。昌弘农太守曹达不战而走。乘胜长驱，仍至三辅。进爵为公，加安南将军。平统万，迁蒲坂镇将。时弘农、河内、上党三郡贼起，栗磾讨之。转虎牢镇大将，加督河内军。寻迁使持节，都督兖相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枋头都将。又为外都大官，平刑折狱，甚有声称。卒，年七十五。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太尉公。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临事善断，所向无前。加以谦虚下士，刑罚不滥。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袭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应对，恭慎小心。世祖甚加爱宠，因赐名焉。车驾征讨，恆在侍卫，擢领监御曹事。从征凉州，既平，赐奴婢四十口，转监御曹令。恭宗之在东宫，厚加礼遇。洛拔以恭宗虽则储君，不宜逆自结纳，恆畏避屏退。左转领侯官曹事。顷之，袭爵。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和龙镇都大

将，营州刺史。以治有能名，进号安东将军。又为外都大官。会陇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险窃命，私署王侯，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平之，徒其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转拜侍中，殿中尚书。迁尚书令，侍中如故。在朝祗肃，百僚惮之。太安四年卒，时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

长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迁羽林中郎将。延兴初 ，敕领宁光宫宿卫事。迁屯田给纳。

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贪残不法。烈受诏案验 ，咸获赃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边。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迁司卫监，总督禁旅。从幸中山，车驾还次肆州，司空苟颓表沙门法秀玄惑百姓，潜谋不轨，诏烈与吏部尚书口丞祖驰驿讨之。会秀已平，转左卫将军，赐爵昌国子。迁殿中尚书，赐帛三千匹。

于时高祖幼冲，文明太后称制，烈与元歪，陆叡，李冲等各赐金策，许以有罪不死。加散骑常侍，迁前将军，进爵洛阳侯。寻转卫尉卿。从驾南征，加镇南将军。

及迁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 ，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异，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还旧都，以镇代邑。"敕留台庶政，一相参委。车驾幸代，执烈手曰："宗庙至重，翼卫不轻，卿当祗奉灵驾，时迁洛邑。朕以此事相托顾，非不重也。"烈与高阳王雍奉迁神主于洛阳，高祖嘉其勋诚，迁光禄卿。

十九年，大选百僚，烈子登引例求进。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决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 ，冀荷荣禄。当今圣明之朝，理应谦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是臣素无教训。请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乃引见登，诏曰："朕今创礼新邑，明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

及穆泰、陆叡谋反旧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赐烈及李冲玺书，述金策之意。语在《陆叡传》。是逆也，代乡旧族 ，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叹曰："元俨决断威恩，深自不恶，然而为臣尽忠猛决，不如烈也。尔日烈在代都，必即斩其五三元

首耳。烈之节概，不谢金日磾也。”

诏除领军将军。以本官从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谓彭城王勰曰：“烈先朝旧德，智勇兼有，军之大计，宜共参决。”宛邓既平，车驾还洛，论功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三年，萧宝卷遣其太尉陈显达入寇马圈，高祖舆疾赴之，执烈手曰：“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显达破走，高祖崩于行宫，彭城王勰总一六军，秘讳而返，称诏召世宗会驾鲁阳。以烈留守之重，密报凶问。烈处分行留，神色无变。

世宗即位，宠任如前。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曾遣家僮传言于烈曰：“须旧羽林虎贲执仗出入，领军可为差遣。”烈曰：“天子谅暗，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有诏不敢违，理无私给。”奴惘然而返，传烈言报禧。禧复遣谓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恶烈刚直，遂议出之，乃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北将军、恆州刺史。烈不愿藩授，频表乞停。辄优答弗许。烈乃谓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遂以疾固辞。

世宗以禧等专擅，潜谋废之。会二年正月初祭，三公并致斋于庙，世宗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忠允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当有处分。”忠奉诏而出。质明，烈至，世宗诏曰：“诸父慢怠，渐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对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职。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祥，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以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

太尉、咸阳王禧谋反也，武兴王杨集始驰于北邙以告。时世宗从禽于野，左右分散，直卫无几，仓卒之际，莫知计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驰觇虚实。烈时留守，已处分有备，因忠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可，此等猖狂，不足为虑。愿缓跸徐还，以安物望。”世宗闻之，甚以慰悦。及驾还宫，禧已遁逃。诏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之。

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世宗举哀于朝堂，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赐钱二百万，布五百匹;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钜鹿郡开国

公，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烈有五子。

长子祚，字万年。太和中，为中散，稍迁恆州别驾。袭父爵。除假节、振威将军，沃野镇将 ，贪残多所受纳。坐免官，以公还第。卒，赠平州刺史。

祚子若，袭爵。多酒过，为叔父景所挝杀。子顺袭。卒，子馥袭。

祚弟忠，字思贤，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谴得罪。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太和中，授武骑侍郎，因赐名登。转太子羽军校尉。

世宗即位，迁长水校尉。寻除左右侍郎将，领直寝。元禧之谋乱也，车驾在外，变起仓卒，末知所之。忠进曰："臣世蒙殊宠，乃心王室。臣父领军，付留守之重计，防遏有在，必无所虑。"世宗即遣忠驰骑观之，而烈分兵严备，果如所量。世宗还宫，抚背曰："卿差强人意。"赐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赐卿名登，诚为美称；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贞固之诚，亦所以名实相副也。"

父忧去职。未几，起复本官。迁司空长史。于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详亲尊权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后因公事，忠于详前谓遇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不宁，详亦惭谢。迁征虏将军，余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开国公，食邑九百户。寻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每以鲠气正辞，为北海王详所忿，面责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详因忠表让之际， 密劝世宗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正始二年秋，诏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镇将赃罪显暴者，以状申闻，守令已下，便即行决。与抚军将军、尚书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聪赃罪二百余条，论以大辟。还，除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遭继母忧，不行。服阕，授安北将军，相州刺史。又为卫尉卿，河南邑中正。诏忠与吏部尚书元晖、度支尚书元匡、河南尹无苌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为人，欲密出之，乃言于世宗，称中山要镇，作捍须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于是出授安北将军、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复授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恆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诏曰："自比股肱褫落，心膂无寄。方任虽重，比此为轻。故辍兹外任，

委以内务。当勤夙无怠，称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尝因侍宴，赐之剑杖，举酒属忠曰：“卿世秉贞节，故恆以禁卫相委。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剑杖相赐。循名取义，意在不轻。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忠顿首陈谢。迁侍中、领军将军。忠面陈让云：“臣无学识，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当今学识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

及世宗崩，夜中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年，末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 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宫囗侍中、黄门，但牒六辅姓字赍来。孙伏连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于殿中收显杀之。

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惠泽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职人进位一级。旧制：天下之民绢布一匹之外，各输绵麻八两。忠悉以与之。忠白高阳王雍，自云世宗本许优转。雍惮忠威权，便顺其意，加忠车骑大将军。忠自谓新故之际，有安社稷之功，讽动百僚，令加己赏。于是太尉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难违其意，议封忠常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百僚咸以为然。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郭祚有师傅旧恩，裴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怨，莫不切齿，王公已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即尊灵太后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侍中、领军如故。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忠为令旬余，灵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右，声听如何？”咸曰：“不称厥位。”乃出忠使持节、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窃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极之始，四海谧然，宇内晏清。至于奉迎乘舆，侍卫省闼，斯乃臣子之常节，职司之恆理，不容以此为功，妄开井邑。臣等前议所以广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权，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议之际，以十三日夜入为无勋，唯以拒违矫令，抑黜奸回，微可褒叙。以前侍中臣忠总摄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枢密，赞同

其意，故唯赏二人。今尚书臣昭等无涯上诉，奉敕重议。案王显阴结奸徒，志为不逞;高肇远同凶逆， 遥构祸端。无将之罪，事合洿戮，而忠等徵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穷治不尽。案律准宪，事在不轻。暨皇上纂历，圣后别宫，母子隔异，温清道绝，皆忠等之咎。过方厥勋，功微罪重。又忠专权之后，擅杀枢纳，辄废宰辅，令朝野骇心，远近怪愕。功过相除，悉不合赏。请悉追夺。”灵太后从之。

熙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闻事主不以幽贞革心，奉上不以趣舍亏节。是以倚秦宫而恸哭，复楚之功已多;陟庐龙而树勤，广魏之勋不浅。 而申包避赏，君子于是义之;田畴拒命，良史所以称美。窃唯宫车晏驾， 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节之秋。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时，乃心家国，书诮往来，愤气成疚，伤礼败德，臣忠即主。谨案臣忠世以鸿勋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机近。幸国大灾，肆其愚戆，专擅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辅黜辱于明世。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便欲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决。崔光与忠虽同受召，而谓光既儒望，朝之礼宗，摄心虚远，不关世务。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祸。伏度二圣钦明，深垂昭恕。而自去岁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驾以后，八月一日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有不由阶级而权臣用命，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其叨窃之罪。既非时望，朝野所知，冒阶而进者，并求追夺。”灵太后令曰：“直绳所纠，实允朝宪。但忠事经肆宥，又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又诏曰：“忠以往年大讳之际，开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执夺。岂宜一谬，弃其余勋也。但忠厥任禁要，诚节皎然，宜褒锡山河，以安厥望。可灵寿县开国公，邑五百户。”

初，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计之上者。”忠等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并有宠授。忠以毁之者多，惧不免祸，愿还京师，欲自营救。灵太后不许。二年四月，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如故。

神龟元年三月，复仪同三司，疾病末拜，见裴郭为祟，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录臣父子一介之诚，昭臣家世奉公之节，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禄，至乃位亚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见之始，百官总己之初，臣复得猥摄禁戎，缉宁内外，斯诚社稷之灵，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宇，皇太后以圣善临朝，衽席不遗，簪履弗

弃，复乃宠穷出内，荣遍宫闱，外牧两河，入参百揆。顾服知妖，省躬识戾。而臣将慎靡方，致兹疴疚。自去秋苦痢，缠绵迄今，药石备尝，日增无损。又今年已来，力侯转恶，微喘绪息，振复良难。鸿慈末酬，伏枕涕咽。臣薄福无男，遗体莫嗣，贪及余生，谨陈宿抱。臣先养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为子，犹子之念实切于心，乞立为嫡，传此山河。”灵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既诚勋宜录，又无子可矜。临危所祈，不容致夺，可特听如请，以彰殊效。”忠薨，年五十七。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七百匹、蜡三百斤，赠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议，忠刚直猛暴，专戆好杀，案谥法刚强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丑’，宜谥武丑公。太常卿元修义议，忠尽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谥法除伪宁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谥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灵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议。”

于氏自曾祖四世贵盛，一皇后，四赠三公，领军、尚书令、三开国公。忠性多猜忌，不交胜己，唯与直阁将军章初瑰、千牛备身杨保元为断金之交。李世哲求宠于忠，私以金帛宝货事初瑰、保元，初瑰、保元谈之，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忠后妻中山王尼须女，微解《诗书》，灵太后临朝，引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

永超名翻，袭爵。寻卒。

子世衡，袭。齐受禅，例降。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从事，稍迁步兵校尉、宁朔将军、高平镇将。坐贪残受纳，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会赦免。忠薨后，景为武卫将军。谋废元叉，叉黜为征虏将军、怀荒镇将。及蠕蠕主阿那瑰叛乱，镇民固请粮廪，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袄。其被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

烈弟敦，自中散迁骁骑将军。景明中，假节，行并州事，除征虏将军、恆州刺史。卒官，赠使持节、平北将军、恆州刺史。

子昕，员外郎，直后，主衣都统，扬烈将军，怀朔、武川镇将，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与阿那瑰擒逆贼破洛汗听明、出六斤等。转辅国将军、北中郎将、恆州大中正。又迁抚军将军、卫尉卿。出为镇东将军，殷、恆州刺史。还拜征东将军，领左右。天平中卒。赠都督冀定

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仆射、仪同三司，谥曰文恭。

长子扬仁。武定中，勃海太守。

扬仁弟叉罗，字仲纲。中军将军、光州刺史。

叉罗弟子荣，鲁郡太守。

敦弟果，严毅直亮，有父兄之风。自中散稍迁光禄大夫，守尚书，赐爵武城子。太和中，历朔、华、并、恆四州刺史。

子砾，袭。太子舍入、通直散骑常侍。卒，赠右将军、洛州刺史，谥曰哀。

子晖，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晖弟道扬，仪同开府谘议参军。

砾弟祗，卒于司徒掾。赠镇远将军、朔州刺史，谥曰悼。

祗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劲，事在《外戚传》。

劲弟须，中散。迁长水校尉，稍迁武卫将军、太府卿、镇南将军、肆州刺史。卒，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冀州长史。卒，赠征南将军、燕州刺史。谥曰武。

子羽，太尉从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长文，字士端。武定中，尚书考功郎。

须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虚己下物，罚不滥加，斯亦诸将所希矣。拔任参内外，以著能名。烈气概沉远，受任艰危之际，有柱石之质，殆御侮之臣。忠以鲠朴见亲，乘非其据，遂擅威权，生杀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门族？其不诛灭，抑天幸也。

列传第二十 高湖崔逞封懿

高湖，字大渊，勃海蓨人也。汉太傅裒之后。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湖少机敏，有器度，与兄韬俱知名于时，雅为乡人崔逞所敬异。少历显职，为散骑常侍。登国十年，垂遣其太子宝来伐也，湖言于垂曰："魏，燕之与国。彼有内难，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无违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继。往求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于此，非彼之失。政当敦修旧好，义宁国家，而复令太子率众远伐。且魏主雄略，兵马精强，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太子富于春秋，意果心锐，轻敌好胜，难可独行。兵凶战危，愿以深虑！"言颇切厉。垂怒，免湖官。既而宝果败于参合。宝立，乃起湖为征虏将军、燕郡太守。宝走和龙，兄弟交争，湖见其衰乱，遂率户三千归国。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赠镇西将军、秦州刺史，谥曰敬。有四子。

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显祖之御宁光宫也，谧恆侍讲读，拜兰台御史。寻转治书，掌摄内外，弹纠非法，当官而行，无所畏避，甚见称赏。延兴二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赠使持节、侍中、都督青徐齐济兖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青州刺史，谥武贞公。妻叔孙氏，陈留郡君。

长子树生。性通达，重节义，交结英雄，不事生产，有识者并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诏怀朔镇将、阳平王颐率众讨之。颐假树生镇远将军、都将，先驱有功。树生尚气侠，意在浮沉自适，不愿职位，辞不受赏，论者高之。居宅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伍惊恐，佥谓怪变，宅不可居。树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丝竹自娱。孝昌初，北州大乱，诏发众军，广开募赏。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劲勇，镇捍旧蕃。二年卒，时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赠使持节、都督冀相沧瀛殷定六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追封勃海王，谥曰文穆。妻韩氏，为勃海王国太妃。永熙中，后赠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后部羽葆鼓吹，余如故。长子即齐献武王也。

王弟琛，字永宝。天平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赵郡开国公。

子叡，袭。武定末，太子庶子。

树生弟翻，字飞雀，亦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赠假黄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恆云朔十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傅、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孝宣。

子岳，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开国公。

谧长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丧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闻，诏标闾里。自泾州别驾，稍迁定安太守，甚著声绩。卒，赠龙骧将军，泾州刺史。

□带金城太守。神龟初卒。太昌元年，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于河州别驾。太昌初，赠使持节、侍中、都督青齐济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明穆。

子贯，字小胡。永兴末，通直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尚食典御。

拔弟□者兒，美容貌，膂力过人，尤善弓马。显祖时，羽林幢将。皇兴中，主仗令。高祖初，给事中，累迁散骑常侍、内侍长。坐事死。

子香，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与叔徽俱使西域，还至河洲遇贼攻围，城陷见害。太昌初，赠使持节，都督冀沧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赠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景。

子永乐，兴和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济州刺史、阳川县开国公。

永乐弟弼，武定中，安西将军、营州刺史、安陵县开国男。

□者兒弟徽，字荣显，小字苟兒。聪敏有气干，为任城王澄所知赏。景明中，起家奉朝请。延昌中，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嚈侯，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破洛侯、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还，拜冗从仆射。神龟中，迁射声校尉、左中郎将、游击将军。又假平西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使嚈哒。还至枹罕，属莫折念生反于秦陇。时河州刺史元祚为前刺

史梁钊息、景进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忧死。长史元永平、治中孟宾、台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绥接有方，兵士用命。别驾乞伏世则潜通景进，徽杀之。徵兵于吐谷浑，吐谷浑率众救之。景进败，退走，奔秦州。景进寻率羌夷复来攻逼，徽遣统军六景相驰表请师，诏徽仍行河州事。久无援救，力屈城陷，为贼所害。永熙中，丧还洛阳。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沧五州诸军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谥曰文宣。

子归义，有志烈。初除奉朝请，加威烈将军。与父徽俱使西域。还都，稍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战功。后没于阵。太昌初，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曰孝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将军、太子左卫率。

归义弟归彦，武定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县开国男。

真弟各拔，广昌镇将。卒，赠燕州刺史。

子猛虎，鄯善镇录事。及居丧，以至性称，遂绝宦情。

子元国，早卒。

次显国，武定末，抚军将军、汶阳男。

显国弟达，武定中，骠骑将军、行沧州事。

达弟永国，征虏将军、中散大夫。

永国弟子国，武卫将军。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广平郡开国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卫将军。

谧弟稚，字幼宁。薄骨律镇将、营州刺史。

子陀，字难拖。沃野镇长。卒，赠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云，司徒从事。后与少子思义俱奔萧衍，卒于江南。元

象初，丧还，特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定瀛沧幽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军将军、仪同三司、兖州刺史、上洛郡开国男。思义，特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兖齐三州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仆射、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陀弟兴，早卒。兴子贵孙，晋州刺史。

湖弟恆，字叔宗，慕容垂钜鹿太守。太祖时，率郡降，赐爵泾县侯，加龙骧将军，仍守钜鹿。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惠。

子道，字始愔，袭爵。拜都牧令，迁镇南将军、相州刺史。未及之职，卒。仍以为赠，谥曰庄。

子干，字干奴。好学，宽厚有雅度。袭爵泾县侯，后例降为伯。历南青州征虏府司马、威远将军、鄯善镇远府长史。仍转汾州后军府长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称。太昌初，卒。赠使持节、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孝穆。

子侃，字伯欣，袭。除南秦州长史。卒，赠辅国将军、凉州刺史，谥曰宣。

子绍，字广祖，袭爵。兴和初，征虏将军、沧州刺史。

侃弟腾，字伏兴。卒于安东将军、光州刺史、襄城县开国公。

子陟，字祖迁。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憬，通直郎。憬弟翎，袭父爵。

腾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书令、平原郡开国公。

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孙。曾祖谅，晋中书令。祖遇，仕石虎，为特进。父瑜，黄门郎。逞少好学，有文才。遭乱，孤贫，躬耕于野，而讲诵不废。慕容暐时，郡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迁黄门侍郎。及苻坚并慕容暐，以为齐郡太守。坚败，司马昌明以逞为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翟辽所虏，授以中书令。慕容垂灭翟钊，以为秘书监。慕容宝东走和龙，为留台吏部尚书。及慕容麟立，逞携妻子亡归太祖。张兖先称美逞，及见，礼遇甚重。拜为尚

书，任以政事，录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省，寻除御史中丞。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太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欤！"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太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问故，皆曰："国家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阙，及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

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义，义弟諲，諲弟祎，祎弟严，严弟赜。逞之内徙也，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及逞之死，亦以此为谴。

颐，字泰冲。初为太子洗马，后稍迁散骑常侍，赐爵清河侯。后世祖闻刘义隆以諲为冀州刺史，乃曰："义隆知用其兄，我岂无冀州也。"乃以颐为平东将军，冀州刺史。又为大鸿胪，持节策拜杨难当为南秦王。奉使数返，光扬朝命，世祖善之。及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诸军取上邽，使颐齑诏于丕前喻难当奉诏。后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颐五子。

长子秉，字公礼。早终，无子。

秉弟广，字公渊，袭爵。拜平东将军。子法度，早终。

广弟轨，字公则。太子中舍人、镇南司马。

轨弟穆，字公和。早终。

穆弟叡，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诛。从兄景真以子思叔继叡。

思叔，少为中书学生，迁中书博士。世宗时，历上党，钜鹿太守。

自逞之死至叡之诛，三世积五十余年而在北一门尽矣。

初，三齐平，祎孙相如入国，以才学知名。举冀州秀才，早卒。相如弟彧，在《术艺传》。

逞兄适，字宁祖，亦有名于时。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

适曾孙延寿，冀州主薄。轻财好施，甚收乡曲之誉。延寿子隆宗，简率爱友，居丧以孝闻。历位冀州别驾，兰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谘议参军，冀州中正，中军大将军府长史。仁信待物，出于至诚，故见重于世。卒，赠前将军、齐州刺史，谥曰孝。

子敬保，员外散骑侍郎、冀州仪同府从事中郎。卒，赠冀州刺史。

子子恆，官至征虏将军、鲁郡太守。早卒。

子恆弟子安，冠军将军、西兖州司马。

子安弟子升，开府参军。武定中，坐连元瑾事，兄弟并伏法。

封懿，字处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释，晋东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书。兄孚，慕容超太尉。懿俊伟有才气，能属文，与孚虽器行有长短，然名位略齐。仕慕容宝，位至中书令、民部尚书。宝败，归阙，除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宁朔将军、章安子。太祖数引见，问以慕容旧事。懿应对疏慢，废还家。太宗初，复徵拜都坐大官，进爵为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书》，颇行于世。

子玄之，坐与司马国璠、温楷等谋乱，伏诛。临刑，太宗谓之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尔一子。"玄之请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磨奴被刑为宦人。崔浩之诛也，世祖谓磨奴曰："汝本应全，所以至刑者，事由浩之故。"后为中曹监，西使张掖，赐爵富城子，加建威将军、给事中。久之，出为冠军将军、怀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赠平东将军、冀州刺史、勃海公，谥曰定。以族子叔念为后，高祖赐名回。

回父鉴，即慕容暐太尉弈之后也。回，皇兴初为中书学生。袭爵富城子，累迁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华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

智孙，为尚书左丞韦绩纠奏，免。寻除镇远将军、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徵为太尉长史，频行定州、徐州事。寻除后将军、汾州刺史。

肃宗初，转凉州刺史，加右将军，固辞不拜，仍授平北将军、瀛州刺史。时大乘寇乱之后，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赈恤，免其兵调，州内甚赖之。又为度支尚书。寻转都官尚书、冀州大中正。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腾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除书旦出，暮往诣回，坐未定，谓回曰："我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为便？"回答之曰："卿荷国宠灵，位至方伯，虽不能拔园葵，去织妇，宜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见造而问治生乎？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云惭愧失色。

灵太后临朝，召百官问得失，群臣莫敢言。回对曰："昔孔丘为司寇，十日而诛少正卯，鲁国肃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专行仁义，其国乃灭。自古及今，未有不厉威刑而能治者。顷来颇由长吏宽怠，侵剥百姓，盗贼群起。请肃刑书，以惩未犯。"太后意纳之，而不能用。转为七兵尚书，领御史中尉。尚书右仆射元钦与从父兄丽妻崔氏奸通，回乃劾奏，时人称之。除镇东将军、冀州刺史。

肃宗末，徵为殿中尚书，频表逊职，以为右光禄大夫。庄帝初，遇害于河阴，时年七十七。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谥曰孝宣。

长子隆之，武定中，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安德郡开国公。

子子绘，武定中，勃海太守。

隆之弟兴之，字祖胄。经明行修，恬素清静。起家太学博士，员外郎。出为瀛冀二州平北府长史，所历有当官之誉。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寻重赠殿中尚书，谥曰文。

子孝琬，字子倩。武定末，开府中郎。

孝琬弟孝琰，秘书郎。

兴之弟延之，字祖业。天平中，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剡县开国子。

磨奴既以回为后，请于显祖，赠鉴宁远将军、沧水太守。

鉴长子琳，字彦宝。显祖末，本州表贡，拜中书博士。高祖初，大军南讨，琳参镇南军事。后为河南七州大使。还，拜中书侍郎，与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议定律令，赐布帛六百匹，栗六百石，马牛各一。迁太尉长史，转司宗下大夫，有长者之称。行东兖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长史。出为立忠将军、南青州刺史、兼散骑常侍、持节，西道大使。还为长兼太中大夫，转广平内史，又为光禄大夫。世宗末，除后将军、夏州刺史。徵为安东将军、光禄大夫。神龟二年卒。赠使持节、抚军将军、相州刺史。

子元称，元称弟子盛，并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肃，在《文苑传》。

懿从兄子恺，字思悌，弈之孙也。父劝，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恺，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后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马氏事死。恺妻，庐玄姊也。恺子伯达弃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显祖末，伯达子休杰内入，祖母庐犹存，垂百岁矣，而李已死。休杰，高祖时以归国勋为河间太守，兼冀州咸阳王府谘议参军。

休杰从弟灵佑，仕刘义隆为青州治中、勃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齐，灵佑率二百人诣白曜降，赐爵下密子。后除建威将军、勃海太守。卒。

子进寿，袭爵。肃宗时，为扬州治中，以失义州为刺史元志所杀。事具《志传》。

子子游，武定中，开府中兵参军。

进寿弟蚌，卒于冀州别驾。

蚌弟粲，起家荆州长流参军、司空水曹参军、殿中侍御史。累迁征东将军、广州长史。还，除光禄大夫。卒，赠卫将军、冀州刺史。

回族叔轨，字广度。沉谨好学，博通经传。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轨曰："封生之于经义，非但章句可奇，其标明纲

格，统括大归，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修洁，仪容甚伟。或曰：“学士不事修饰，此贤何独如此？”轨闻，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然后为贤？”言者惭退。

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迁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衔命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称疾不亲受诏。轨正色诘之，喻以大义，云乃北面受诏。先是，契丹虏掠边民六十余口，又为高丽拥掠东归。轨具闻其状，移书徵之，云悉资给遣还。有司奏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权宜晓慰，边民来苏，宜加爵赏。世宗诏曰：“权宜徵口，使人常体，但光扬有称，宜赏一阶。”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为吏部郎，以兄考事干轨。轨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旧君故亏之也。”休叹其守正。轨在台中，称为儒雅。奏请遣四门博士明经学者，检试诸州学生。诏从之。寻除国子博士，加扬武将军。假通直散骑常侍，慰劳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诏百僚集议。轨议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所以严父配天，听朔设教，其经构之式，盖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玄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之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恆式。若其上园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者，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载，制度之明义也。在秦之世，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论。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虎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逾四。 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其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民，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遗论具在，不复须载。”

寻以本官行东郡太守。迁前军将军、行夏州事。好立条教，所在有绩。转太子仆射，迁延尉少卿，加征虏将军。卒，赠右将军、济州刺史。

初，轨深为郭祚所知，祚常谓子景尚曰：“封轨、高绰二人，并干国之才，必应远至。吾平生不妄进举，而每荐此二公，非直为国进贤，亦

为汝等将来之津梁也。”其见重如此。轨既以方直自业，高绰亦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拜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绰顾不见轨，乃遽归，曰：“吾一生自谓无愆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轨以务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谗佞，世之巨害，乃为《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戒，文多不载。

轨长子伟伯，字君良。博学有才思，弱冠除太学博士，每朝廷大议，伟伯皆预焉。雅为太保崔光、仆射游肇所知赏。太尉、清河王怿辟参军事，怿亲为《孝经解诂》，命伟伯为《难例》九条，皆发起隐漏。伟伯又讨论《礼》、《传》、《诗》、《易》疑事数十条，儒者咸称之。寻将经始明堂，广集儒学，议其制度。九五之论，久而不定。伟伯乃搜检经纬，上《明堂图说》六卷。正光末，尚书仆射萧宝夤以为关西行台郎。及宝夤为逆，伟伯乃与南平王冏潜结关中豪右韦子粲等谋举义兵。事发见杀，年三十六，时人惜之。永安中，追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瀛州刺史，听一子出身。伟伯无子，转授第三弟翼。伟伯撰《封氏本录》六卷，并诗赋碑诔杂文数十篇。

伟伯弟业，字君修。奉朝请，领殿中侍御史。早卒。

业弟翼，字君赞。美容貌，腰带十围。以兄伟伯立节之勋，除给事中。后加扬烈将军。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义。武定末，延尉少卿。

述弟询，字景文。尚书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鉴明远，见机而作，身名俱劭，世载人英，天所赞也。崔逞文学器识，当年之俊，虑远忽微，俱以为祸。赜有兹休烈，厥世不延。封懿获全为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列传第二十一

宋隐王宪屈遵张蒲谷浑公孙表张济李先贾彝薛提

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晋昌黎太守。后为慕容廆长史。祖活，中书监。父恭，尚书，徐州刺史。慕容俊徙鄴，恭始家于广平列人焉。隐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专精好学，不以兵难易操。仕慕容垂，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驾。太祖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车驾还北，诏隐以本官辅卫王仪镇中山。寻转行台右丞，领选如故。拜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徵，固辞以病，而州郡切以期会，隐乃弃妻子，间行避焉。后匿于长乐之经县，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温，世祖时徵拜中书博士。卒，追赠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温弟演，显祖初从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将军、济北太守。

演子鲋，字伯鱼。州别驾。

隐弟辅，字处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览群书。州辟别驾。早卒。

隐叔父洽，为慕容垂尚书。太祖之围中山也，洽率所领专守北围。当洽所统，官军多被伤杀，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杀之。子顺、训并下腐刑。

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时年数岁，亲人窃逃以免。后与范阳庐玄、勃海高允及从子愔俱被徵，拜中书博士。寻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加冠军将军，赐爵中都侯，领中书侍郎，行司隶校尉。真君七年卒，赠司隶，谥简侯。

子谟，字乾仁，袭爵。卒于辽西太守。

子鸾，字珍和，袭爵。东莞太守。

鸾弟琼，字普贤。少以孝行称，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称异。母终，州郡屡辟，皆不就。卒于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书水部郎。

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也。祖猛，苻坚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鄴。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奔清河，匿于民家。皇始中，舆驾次赵郡之高邑，宪乃归诚。太祖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厚礼待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为上谷太守，加中垒将军，赐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风化大行。寻拜外都大官，后为中都。历任二曹，断狱称旨，进爵剧县侯，加龙骧将军。出为并州刺史，加安南将军，进爵北海公，境内清肃。及还京师，以宪元老，特赐锦绣、布帛、绵彩、珍羞、礼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赠镇南将军、青州刺史，谥曰康。

子崇，袭。早卒。子仲智袭。历中山侍郎、安西将军、缨州刺史。有清平之称。

崇弟嶷，字道长。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抚慰新附，观省风俗。还，迁南部尚书，在任十四年。时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讼者填门。嶷性儒缓，委随不断，终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诉、邓宗庆等号为明察，勤理时务，而二人终见诛戮，余十数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时人为之语曰："实痴实昏，终得保存。"加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东平侯。未几，拜安东将军，进爵乐安公。出为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改为华山公，散骑常侍如故。后入为内都大官。卒。

子祖念，袭爵。官至东平太守。例降爵为侯。卒，赠宁朔将军、光州刺史。

子庆钟，袭爵。给事中。食秽无行，坐事爵除。

祖念弟云，字罗汉，颇有风尚。自尚书郎入为中书舍人。转司州别驾、光禄少卿，改授卫尉少卿。出为冠军将军、尚书、兖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又取官绢，因染割易，御史纠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文昭。有九子。

长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晖，字元旭。早称机悟。历尚书仪曹郎、中书舍人。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兖州刺史。

晖弟旰，字仲明。秘书郎、司徒主簿。天平中，为盗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学多艺，名著当时。为慕容永尚书仆射、武垣公。永灭，垂以为博陵令。太祖南伐，车驾幸鲁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玄伯东走海滨，属城长吏率多逃窜。遵独告其吏民曰："往年宝师大败，今兹垂征不还，天之弃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宽仁善纳，御众百万，号令若一，此汤武之师。吾欲归命，尔等勉之，勿遇嘉运而为祸先。"遂归太祖。太祖素闻其名，厚加礼焉。拜中书令，出纳王言，兼总文诰。中原既平，赐爵下蔡子。从驾还京师，卒，时年七十。

子须，袭。除长乐太守，加镇远将军，进爵信都侯。卒，赠宁北将军、昌黎公，谥曰恭。

少子处珍，袭爵。处珍卒，子车渠袭爵。高祖初，出为东阳镇将。卒，赠青州刺史，谥曰庄。

须长子垣，字长生。沉深有局量。少纂家业，尤善书计。太祖初，给事诸曹。太宗世，迁将作监，统京师诸署。世祖即位，稍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功，赐爵济北公，加平南将军。后转中领军。恭宗在东宫，垣领太子少傅。后督诸军东伐，进号镇东大将军。师次和龙，冯文通致牛酒以犒军，献甲三千。垣责其不送侍子，数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还。垣在宫公正，内外称其平当。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与襄城公庐鲁元俱赐甲第，世祖数临幸，赏赐隆厚。真君四年，坠马卒，时年五十五。时世祖幸阴山，恭宗遣使乘传奏状，世祖甚悼惜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乘马！"遂令步归。赠征西大将军，谥曰成公。

长子观，早卒。世祖愍之，赐其子男爵。

观弟道赐，袭祖爵。道赐，少以父任，内侍左右。稍迁主客，进为尚书，加散骑常侍。善骑射，机辩有辞气，世祖甚器之。从征盖吴，迁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还至雁门，暴疾卒。谥曰哀公。

子拔，袭爵。拔少好阴阳学。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为南部大夫。时世祖南伐，擒刘义隆将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觉盛之逃

去。世祖大怒，命斩之。将伏锓，世祖怆然曰：“若鬼而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何以应之？”乃赦拔，免为散大夫。后显祖以其功臣子拜营州刺史。卒，子永兴袭爵。

张蒲，字玄则，河内修武人，本名谟，后改为蒲。汉太尉延之后。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书，以清方称。蒲少有父风，颇涉文史，以端谨见知，为慕容宝阳平、河间二郡太守，尚书左丞。太祖定中山，宝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闻蒲名，仍拜为尚书左丞。

天兴中，以蒲清谨方正，迁东部大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为内都大官，赐爵泰昌子，参决庶狱，私谒不行，号为公正。

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驱逼吏民入白□间山，谋为大逆。诏蒲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等往讨。道生等欲径以大兵击之，蒲曰：“良民所以从猛雀者，非乐乱而为，皆逼凶威，强服之耳。今若直以大军临之，吏民虽欲返善，其道无由。又惧诛夷，必并势而距官军，然后入山恃阻，诳惑愚民。其变未易图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与猛雀同谋者无坐，则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为然，具以奏闻。太宗诏蒲军前慰喻。乃下数千家，还其本属，蒲皆安集之。猛雀与亲党百余人奔逃。蒲与道生等追斩猛雀首，送京师。

后刘裕寇窃河表，以蒲为南中郎将、南蛮校尉，隶平南大将军长孙嵩往御之。裕入长安，乃还。后改为寿张子，与安平公叔孙建将兵自平原东渡，徇下刘义符青兖诸郡。诏加陈兵将军、济州刺史。又与建攻青州，不克而还。

世祖即位，以蒲清贫，妻子衣食不给，乃出为相州刺史。扶弱抑强，进善黜恶，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于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谋臣之列，屡出为将，朝廷清论，常为称首。赠平东将军、广平公，谥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太宗即位，为内主书。后袭父爵。神□中，从征蠕蠕，以功进爵修武侯，加平远将军。延和二年，出为幽州刺史，开府，加宁东将军。时幽州年谷不登，州廪虚罄，民多菜色。昭谓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时乎？”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籴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士女称颂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袭爵。早卒。

昶弟灵符。真君八年，补中书博士。和平中，咸阳郡民赵昌聚党作逆，百姓骚动。诏灵符宣旨慰喻，民乃复业。天安初，迁中书侍郎，赐爵昌国子。延兴中，使南豫州，观察风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将军、广平太守。还为尚书左丞、司州大中正。后除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十六年，转光州刺史，加立忠将军。卒。

谷浑，字元冲，昌黎人也。父兖，膂力兼人，弯弓三百斤，勇冠一时。仕慕容垂，至广武将军。

浑少有父风，任侠好气，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节受经业，遂览群籍，被服类儒者。太祖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太宗世，迁前锋将军，从幸河南。还，以选给事东宫。世祖即位，为中书侍郎，加振威将军。从征赫连昌，为骁骑将军。迁侍中、安南将军，领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

浑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与己同者，视之蔑如也。然爱重旧故，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在官廉直，为世祖所器重，诏以浑子孙十五以上悉补中书学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亲临其丧。赠赐丰厚，谥曰文宣。

子阐，字崇基，小字长命，袭爵。少侍东宫，稍迁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入为外都大官。延兴四年卒。谥曰简公。

阐弟季孙，袭爵。中书学生，入为秘书中散，迁中部大夫。出为吐京镇将。

阐子洪，字元孙。少受学中书。世祖以洪机敏有祖风，令入授高宗经。高宗即位，以旧恩为散骑常侍、南部长。迁尚书，赐爵荥阳公。洪性贪奢，仆妾衣服锦绮，赀累千金，而求欲滋剧。时显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师，官给衣服，洪辄截没。为有司所纠，并穷其前后赃罪，坐以伏法。

子颖，青州、征东大将军、广陵王羽田曹参军、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尚书郎，加威远将军。除员外散骑常侍，寻转中散大夫。大军伐蜀，时益州刺史傅竖眼出为别将，以颖权行州事。后除假节、镇远将军、凉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将军。神龟二年卒。赠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谥曰贞。

长子纂，字灵绍，颇有学涉。解褐太学博士，领侍御史。稍迁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门郎、散骑常侍，又为侍中，兼殿中尚书。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营州大中正。纂前为著作，又监国史，不能有所缉缀。

纂弟士恢，字绍达。少好琴书。初为世宗挽郎，除奉朝请。正光中，入侍，甚为肃宗宠待。元叉之出，灵太后反政，绍达预有力焉。迁谏议大夫，俄转通直散骑常侍、直阁将军、鸿胪少卿，封元城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太后嬖幸郑俨，惧绍达间构于帝，每因言次，导绍达为州。绍达耽宠，不愿出外。太后诬其罪而杀之。

公孙表，字玄元，燕郡广阳人也。游学为诸生。慕容冲以为尚书郎。慕容垂破长子，从入中山。慕容宝走，乃归阙。以使江南称旨，拜尚书郎。后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

太宗初，表参功劳将军元屈军事，讨吐京叛胡，为胡所败。表以先谏止屈，太宗善之，赐爵固安子。河西饥胡刘虎聚结流民，反于上党，南寇河内。诏表讨虎，又令表与姚兴洛阳戍将结期，使备河南岸，然后进军讨之。时胡内自疑阻，更相杀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势，遂不与戍将相闻，率众讨之。法令不整，为胡所败，军人大被伤杀。太宗深衔之。

及刘裕征姚兴，兖州刺史尉建闻寇至，弃滑台北走，诏表随寿光侯叔孙建屯枋头。泰常七年，刘裕死，议取河南侵地。太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于是以奚斤为都督，以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斤等济河，表攻滑台，历时不拔。太宗乃南巡，为之声援。表等既克滑台，引师西伐，大破刘义隆将翟广等于土楼，遂围虎牢。车驾次汲郡，始昌子苏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军虎牢东，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贼不时灭。太宗雅好术数，又积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伤，乃使人夜就帐中缢而杀之。时年六十四。太宗以贼末退，秘而不宣。

初，表与勃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太宗以旧族欲原之，表固证其罪，乃诛封氏。表为人外和内忌，时人以此薄之。表本与王亮同营署，及其出也，轻侮亮，故至于死。

第二子轨，字元庆。少以文学知名，太宗时为中书郎。出从征讨，补诸军司马。世祖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探把。世祖乃亲探金赐之，谓轨曰：“卿可谓临财不苟得，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

后兼大鸿胪，持节拜氐王杨玄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轨数玄曰：“昔尉他跨据，及陆贾至，匍匐奉顺，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无肃恭之礼，非蕃臣也。”玄使其属赵客子对曰：“天子以六合为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请入国，然后受谒。”轨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劳，而况王命者乎？请奉策以还。”玄惧，诣郊受命。轨使还，称旨，拜尚书，赐爵燕郡公，加平南将军。

及刘义隆将到彦之遣其部将姚纵夫济河，攻冶坂。世祖虑更北入，遣轨屯壶关。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出为虎牢镇将。

初，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为之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自壮。”众共嗤之。坐徵还。真君二年卒，时年五十一。轨既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擘，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

轨终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

斌，袭爵。拜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赠幽州刺史。

叡，字文叔，初为东宫吏，稍迁仪曹长，赐爵阳平公。时显祖于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叡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颐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当协叡旨。臣愚以为宜曰‘崇光’。”奏可。后卒于南部尚书。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

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聪明好学，为尚书左丞，雅有干用，为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让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赐爵昌平子。子崇基袭。

轨弟质，字元直。有经义，颇属文。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世祖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寿辅恭宗。时蠕蠕乘虚犯塞，侯骑至于京师，京师大震。寿雅信任质，以为谋主。质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谋备。由质几致败国。后深自督厉，屡进谠言，超迁尚书。真君九年卒。追赠中护军将军、光禄勋、幽州刺史、广阳侯、谥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庆。初为选部吏，以积勤，稍迁南部长。敷奏有称，迁南部尚书，赐爵范阳侯，加左将军。高祖诏邃与内都幢将、上谷公张倏率众讨萧赜舞阴戍。

后高祖与文明太后引见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于百姓颇有益否？"邃对曰："先者人民离散，主司猥多，至于督察，实难齐整。自方割以来，众赋易办，实有大益。"太后曰："诸人多言无益，卿言可谓识治机矣。"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邃奏为贵贱等级，高祖称善。依例降侯，改为襄平伯。出为使持节、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遗迹可纪，下诏褒述。加镇东将军，领东夷校尉，刺史如故。

太和十九年，卒于官。高祖在鄴宫，为之举哀。时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为所服。诏曰："今古时殊，礼或隆杀。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　大乖曩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

子同始，袭爵。卒于给事中。

同始弟同庆，笃厚廉慎，为司徒田曹参军、李崇骠骑府外兵参军。随崇北征，有方直之称。

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县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张济，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骁骑将军。永灭，来奔。太祖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成纪侯。随从征伐，累著功绩。登国末，卒。

济涉猎书传，清辩，美仪容。太祖爱之，引侍左右，与公孙表等俱为行人，拜散骑侍郎，袭爵。

先是，姚兴遣将攻洛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杨佺期遣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状闻，太祖遣济为遵从事中郎报之。济自襄阳还，太祖问济江南之事，济对曰：“司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镇，迭相攻击，今虽小定，君弱臣强，全无纲纪。臣等既至襄阳，佺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佺期曰：‘魏国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曰：‘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佺期曰：‘以此讨羌，岂足灭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曰：‘七万余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曰：‘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许大众，亦何用城焉？’又曰：‘魏帝为欲久都平城，将复迁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闻朝廷不都山东，貌有喜色，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频侵河洛，夙夜忧危。今此寡弱，仓库空竭，与君便为一家，义所无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扬州。佺期曰：‘蛮贼互起，水行甚难。魏之军马，已据滑台，于此而还，从北道东下，乃更便直。晋之法制，有异于魏。今都督襄阳，委以外事，有欲征讨，辄便兴发，然后表闻，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势不举，亦不承台命。’”太祖嘉其辞顺，乃厚赏其使，许救洛阳。

后迁谒者仆射，报使姚兴。以累使称旨，拜胜兵将军。频从车驾北伐，济谋功居多。赏赐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口。天赐五年卒。子多罗袭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庐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庙讳。少好学，善占相之术，师事清河张御，御奇之。仕苻坚尚书郎。后慕容永闻其名，迎为谋主。先劝永据长子城，永遂称制，以先为黄门郎、秘书监。垂灭永，徙于中山。

皇始初，先于井陉归顺。太祖问先曰：“卿何国人？”先曰：“臣本赵郡平棘人。”太祖曰：“朕闻中山土广民殷，信尔以不？”先曰：“臣少官长安，仍事长子，后乃还乡，观望民士，实自殷广。”又问先曰：“朕闻长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识朕不？”先曰：“陛下圣德膺符，泽被八表，龙颜挺特，臣安敢不识？”太祖又问曰：“卿祖父及身官悉历何官？”先对曰：“臣大父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父樊，石虎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苻丕尚书右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屡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长？”先对曰：“臣才识愚暗，少习经史，年荒废忘，十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卿用兵不？”先曰：“臣时蒙显任，实参兵事。”

太祖后以先为丞相卫王府左长史。从仪平鄴，到义台，破慕容驎军，回定中山。先每一进策，所向克平。东驾还代，以先为尚书右中兵郎。太祖谓先曰：“今蠕蠕屡来犯塞，朕欲讨之，卿以为何如？”先曰：“蠕蠕不识天命，窜伏荒朔，屡来偷窃，惊动边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举兵征之，必将摧殄。”车驾于是北伐，大破蠕蠕。赏先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

转七兵郎，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问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太祖之讨姚兴于柴壁也，问先曰：“兴屯天渡，平据柴壁，相为表里。今欲殄之，计将安出？”先对曰：“臣闻兵以正合，战以奇胜。如闻姚兴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严设伏兵，备其表里。以陛下神策，观时而动，兴欲进不得，退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兵法所忌而兴居之，可不战而取。”太祖从其计，兴果败归。

太宗即位，问左右旧臣之中为先帝所亲者有谁。时新息公王洛兒对曰：“有李先者，最为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见，问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识？”先对曰：“臣愚细，才行无闻，适以忠直奉上，更无异能。”太宗曰：“卿试言旧事。”先对曰：“臣闻尧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贤，天下怀服。　　今陛下躬秉劳谦，六合归德，士女能言，莫不庆抃。”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赐先绢五十匹、丝五十斤、杂彩五十匹、御马一匹。拜安东将军、寿春侯，赐隶户二十二。

诏先与上党王长孙道生率师袭冯跋乙连城，克之，悉虏其众。乃进讨和龙。先言于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备青草一束，各五尺围，用填城堑。攻其西南，绝其外援，勒兵急攻，贼必可擒。”道生不从，遂掠民而还。

后出为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为内都大官。神□二年卒，年九十五。诏赐金缕命服一袭，赠定州刺史、中山公，谥曰文懿。

子冏，袭爵。为京兆、济阴二郡太守。卒。

子钟葵，袭爵，降为子。

钟葵弟凤子，凤子弟虬子，并中书博士。

凤子子预，字元恺。少为中书学生。聪敏强识，涉猎经史。太和初，历秘书令、齐郡王友。出为征西大将军长史，带冯翊太守。积数年，府解罢郡，遂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稍得粗黑者，亦箧盛以还，而至家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余多惠人。后预及闻者更求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预服经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不禁节，又加之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弃嗜欲，或当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便速殡，令后人知餐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闭。常谓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故不受含也？"言讫齿启，纳珠，因嘘属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时犹有遗玉屑数斗，橐盛纳诸棺中。

初天兴中，先子密问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国家政化长远，不可卒穷。"自皇始至齐受禅，实百五十余岁矣。

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父为苻坚钜鹿太守，坐讪谤系狱。彝年十岁，诣长安讼父获申，远近叹之，佥曰："此子英俊，贾谊之后，莫之与京。"弱冠，为慕容垂骠骑大将军、辽西王农记室参军。太祖先闻其名，尝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弥增器敬，更加宠秩，迁骠骑长史，带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陂，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

太祖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加给事中。于鄴置行台，与尚书和跋镇鄴，招携初附。久乃召还。天赐末，彝请诣温汤疗病，为叛胡所拘执，送于姚兴。积数年，遁归。又为屈丐所执，与语悦之，拜秘书监。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连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历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扬烈将军，赐爵阳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还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东宫旧

臣，进爵阳都子，加振威将军。时丞相乙浑擅作威福，多所杀害。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屡言于秀，秀默然。浑曰：”公事无所不从，我请公主，不应何意？”秀慷慨大言，对曰：“公主之称，王姬之号，尊宠之极，非庶族所宜。若假窃此号，当必自咎。秀宁死于今朝，不取笑于后日。”浑左右莫不失色，为之震惧，而秀神色自若。浑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书太医给事杨惠富臂作”老奴官悭”字，令以示秀。浑每欲伺隙陷之，会浑伏诛，遂得免难。秀执正守志，皆此类也。

时秀与中书令勃海高允俱以儒旧见重于时，皆选拟方岳，以询访见留，各听长子出为郡守。秀辞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纪。少而受恩，老无成效，恐先草露，无报殊私。岂直无功之子，超齐先达？虽仰感圣慈，而俯深惊惧。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让不受。

自始及终，历奉五帝，虽不至大官，常掌机要。而廉清俭约，不营资产。年七十三，遇疾，给医药，赐几杖。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决，每遣尚书、高平公李敷就第访决。皇兴三年卒。赠本将军、冀州刺史、武邑公，谥曰简。

子俊，字异邻，袭爵。拜秘书中散、军曹令。出为显武将军、荆州刺史。依例降爵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俊乃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载，清靖寡事，吏民亦安。迁洛后，俊朝京师，赏以素帛。景明初卒。赠本将军、光州刺史。

子叔休，袭爵。除给事中。卒。

子兴，袭爵。

兴弟宾，历尚书郎，以清素称。出为黎阳太守，卒官。

润曾孙祯，字叔愿。学涉经史，居丧以孝闻。太和中，为中书博士，副中书侍郎高聪使于江左。还，以母老患，辄过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为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阳令。转治书侍御史、国子博士，加威远将军，行鲁阳太守。清素，善抚接，得百姓情。稍迁司徒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冠军将军。正光中卒。赠平北将军、齐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参军。

祯兄子景俊，亦以学识知名，奉朝请。迁京兆王愉府外兵参军。愉

起逆于冀州，将授其官，景俊不受，愉杀之。永平宫，赠东清河太守，谥曰贞。

景俊弟景兴。清峻鲠正。少为州主簿，遂栖迟不仕。后葛荣陷冀州，为荣所虏，称疾不拜。景兴每扪膝而言曰："吾不负汝。"以不拜葛荣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累迁散骑常侍、太子太保，赐爵历阳侯，加晋兵将军。出为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进爵太原公。所在有声绩。徵为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发丧。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等议，以为皇孙幼冲，宜立长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曰："皇孙有世嫡之重，民望所系。春秋虽少，令问闻于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汉。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犹豫未决。中常侍宗爱知其谋，矫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杀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谋立之诚，诏袭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为侯。皇兴元年卒。

提孙令保，太和中，袭爵历阳侯。

史臣曰：宋隐操行贞白，遗略荣利。王宪名祖之孙，老见优礼。屈遵学艺知机，垣乃局量受遇。张蒲、谷浑，文武为用，人世仍显。公孙表初则一介见知，终以轻薄至戾。轨始受授金之赏，末陷财利之徵。鲜克有终，固不虚也。张济使于四方，有延誉之美。李先学术嘉谋，荷遇三世。贾彝早播时学，秀则不畏强御。薛提正义忠谋，见害奸阉，悲夫！

列传第二十二 王洛兒车路头卢鲁元陈建万安国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骑射。太宗在东宫，给事帐下，侍从游猎，夙夜无怠。性谨愿，未尝有过。太宗尝猎于氵垒南，乘冰而济，冰陷没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兒，殆将冻死，太宗解衣以赐之。自是恩宠日隆。天赐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卫。无须臾违离，恭勤发于至诚。元绍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与车路头而已。昼居山岭，夜还洛兒家。洛兒邻人李道潜相奉给，晨昏往复，众庶颇知，喜而相告。绍闻，收道斩之。洛兒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还宫，社稷获乂，洛兒有功焉。

太宗即位，拜散骑常侍。诏曰："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不然，何以立身于当世，扬名于后代也？散骑常侍王洛兒、车路头等，服勤左右，十有余年，忠谨恭肃，久而弥至，未尝须臾之顷，有废替之心。及在艰难，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贞操逾垦。虽汉之樊灌，魏之许典无以加焉。勤而不赏，何以奖劝将来为臣之节？其赐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又追赠其父为列侯，赐僮隶五十户。永兴五年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秘器，载以辒辌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太宗亲临哀恸者数四焉。乃鸩其妻周氏，与洛兒合葬。

子长成，袭爵。卒，无子。

弟德成，袭爵。徙为建城公，加镇远将军。官至散骑常侍，典作长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袭爵，降为建阳侯，安远将军。后定州弟升为侍御中散，有宠于显祖，以祖父洛兒著勋先朝，诏复定州爵为公。高祖初，为长安镇将。卒。

子陵，袭升爵。承明初，迁监御长，赐爵始新子，加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卒。

车路头，代人也。少以忠厚选给东宫，为太宗帐下帅。善自修立，谨慎无过。天赐末，太宗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为散骑常侍，赐爵金乡公，加忠意将军。后改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群臣多以职事遇谴，至有杖罚，故路头优游不任事，侍宿左右，从容谈笑而已。路头性无害，每至评狱处理，常献宽恕之议，以此见重于朝。太宗亦敬纳之，宠待隆厚，赏赐无数，当时功臣亲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

宗亲临哀恸。赠侍中、左卫大将军、太师、宣城王、谥曰忠贞。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袭爵。

卢鲁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鸠，仕慕容垂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鲁元敏而好学，宽和有雅度。太宗时，选为直郎。以忠谨给侍东宫，恭勤尽节，世祖亲爱之。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拾遗左右，宠待弥深。而鲁元益加谨肃，世祖逾亲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焉。性多容纳，善与人交，好掩人之过，扬人之美，由是公卿咸亲附之。鲁元以工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赐爵襄城公，加散骑常侍、右将军。赐其父为信都侯。从征赫连昌。世祖亲追击之，入其城门，鲁元随世祖出入。是日，微鲁元，几至危殆。从征平凉，以功拜征北大将军，加侍中。后迁太保、录尚书事。世祖贵异之，常从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辄以功赏赐僮隶，前后数百人，布帛以万计。世祖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衣食车马，皆乘舆之副。

真君三年冬，车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送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舆驾比葬三临之。丧礼依安城王故事，而赠送有加。赠襄城王，谥曰孝。葬于崞山，为建碑阙。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子统袭爵。

少子内，给侍东宫，恭宗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父子有宠两宫，势倾天下。内性宽厚，有父风，而恭顺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诛，世祖以鲁元故，唯杀内而厚抚其兄弟。

统以父任，侍东宫。世祖以元舅阳平王杜超女、南安长公主所生妻之。车驾亲自临送，太官设供具，赐赍以千计。高宗即位，典选部、主客二曹。兴安二年卒。赠襄城王，谥曰景。无子。

弟弥娥，袭爵。拜北镇都将。卒，赠襄城王，谥曰恭。子兴仁袭爵。

陈建，代人也。祖浑，太祖末为右卫将军。父阳，尚书。建以善骑射，擢为三郎。稍迁下大夫、内行长。世祖讨山胡白龙，意甚轻之，单将数十骑登山临险，每日如此。白龙乃伏壮士十余处，出于不意。世祖坠马，几至不测。建以身捍贼，大呼奋击，杀贼数人，身被十余创。世祖壮之，赐户二十。

高宗初，赐爵阜城侯，加冠军将军。出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贪暴懦弱，遣使就州罚杖五十。

高祖初，徵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建与侍中尚书、晋阳侯元仙德，殿中尚书、长乐王穆亮，比部尚书、平原王陆叡密表曰："皇天辅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赞初兴，勤过蜀汉，誓固山河，享兹景福，宠辱休戚，与国均焉。臣以凡近，识无远达，阶藉先宠，遂荷今任，彼己之讥，播于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厉，顾省驽钝，终于无益。然饮冰惊寐，实怀惭负。至于愿。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马叡南据，奄有荆楚。及桓刘跋扈，祸难相继。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见德之风。献文皇帝髫龀龙飞，道光率土，干戚暂舞，淮海从风，车书既同，华裔将一。昊天不吊，奄背万邦，窃闻刘昱天亡，权臣杀害，思正之民，翘想罔极。愚谓时不再来，机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所谓见而不作，过在介石者也。宜简雄将，号令八方。义阳王臣昶，深悟存亡，远同孙氏。苟历运响从，则吴会可定，脱事有难成，则振旅而返。进可以扬义声于四海，退可以通德信于遐裔。宜乘之会，运钟今日。如合圣德，乞速施行。脱忤天心，愿存臣表，徐观后验，赏罚随焉。"高祖嘉之。迁司徒，征西大将军，进爵魏郡王。高祖与文明太后频幸建第，赐建妻宴于后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袭爵。为中山守，坐掠良人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遇赦，免。爵除。

万安国，代人也。祖真，世为酋帅，恆率部民从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将军、敦煌公，转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父振，尚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宁西将军、长安镇将，赐爵冯翊公。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年二十三。

子翼，袭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宠先朝，特赠并州刺史。

子纂，字辅兴，袭，依例降为公。世宗时，起家司徒仓曹参军。迁南秦平西府司马、护军长史，加右军将军。正光二年卒。赠假节、征虏将军、荆州刺史。

子金刚，袭。武定末，开府祭酒。齐受禅，爵例降。

有嵇拔者，世为纥奚部帅。其父根，皇始初率众归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于尚书令。拔尚华阴公主，生子敬。元绍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马、大将军，封长乐王。薨。

子护，袭爵。拜外部大官。太和中，诏以护年迈，既未致仕，令依旧养老之例。卒，子彦嗣。根事迹遗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车路头、卢鲁元、陈建，咸以诚至发衷，竭节危难，苟非志烈过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尽哀荣。至如安国，贵宠异于数子哉！

列传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直郎。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鄴，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恆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复使中贵人问浩、澹曰："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等对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徵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氵斥河西上，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为裕将朱超石所败，师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

二年，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懿来降，上书陈计，称刘裕在洛，劝国家以军绝其后路，则裕军可不战而克。书奏，太宗善之。会浩在前进讲书传，太宗问浩曰：“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浩对曰：“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刘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胜。”太宗曰：“试言其状。”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

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谓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窥县象，何能见玄穹之广大。虽然，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臣岂能仰名？”太宗曰：“屈丐如何？”浩曰：“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太宗大悦，语至中夜，赐浩御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　　，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咸共推浩令对。浩曰：“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僭晋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迟，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废其主司马德文而自立。南镇上裕改元赦书。时太宗幸东南舄卤池射鸟，闻之，驿召浩，谓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

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　，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太宗恆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

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　，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 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会闻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欻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　　，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

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济师。太宗怒，乃亲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

及车驾之还也，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既得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

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及世祖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逊于太宗，废而不述。神□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是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听，唯浩赞成策略。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说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和渊等，云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与渊等辩之。

浩难渊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　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　，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渊等惭而言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浩曰：“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时赫连昌在座，　　渊等自以无先言，惭赧而不能对。世祖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而保太后犹难之，复令群君臣于保太后前评议。世祖谓浩曰：“此等意犹不伏，卿善晓之令悟。”

既罢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　，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　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

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诸军遂行，天师谓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对曰：“天时形势，必克无疑。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及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果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浩曩日之言，固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大军既还，南贼竟不能动，如浩所量。

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历颂群臣，事在《长孙道生传》。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俄而南籓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

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世祖从浩议。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浩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末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办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复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宿值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义隆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

世祖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鄴，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　，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

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　　，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俱得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兒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

疑。”平凉既平，其日宴会，世祖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后冠军将军安颉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世祖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

时方士祁纤织奏立四王，以曰东西南北为名，欲以致祯吉，除灾异。诏浩与学士议之。浩对曰：“先王建国以作蕃屏，不应假名以为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都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奄邦畿，名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纤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忆，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世祖从之。

是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世祖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恆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为然。”命公卿议之。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绝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诬于人矣。”李顺等复曰：“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世祖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唯唯而已。于是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乃诏浩曰："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

及恭宗始总百揆，浩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事。时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世祖逾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往击蠕蠕，师不多日，洁等各欲回还。后获其生口，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洁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则可擒获。"世祖以为然。乃分军为四道，诏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事在《洁传》。

世祖西巡，诏浩与尚书、顺阳公兰延都督行台中外诸军事。世祖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世祖问浩曰："今日可击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世祖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对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从，乃渡渭南。吴闻世祖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世祖悔之。后以浩辅东宫之勤，赐缯絮布帛各千段。

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汉武帝患匈奴强

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　，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　，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有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事在《律历志》。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　，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华采，故时人未知。逸妻王氏，刘义隆镇北将军王种德姊也　，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伤恨，复以少女继婚。逸及亲属以为不可，王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初浩构害李顺，基萌已成，夜梦秉火爇顺寝室，火作而顺死，浩与室家群立而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于河。寤而恶之，以告馆客冯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复虚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极也。阶乱兆祸，复己招也。《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乎？’且兆始恶者有终殃，积不善者无余庆。厉阶成矣，公其图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

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

浩母卢氏，谌孙女也。浩著《食经叙》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温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值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始浩与冀州刺史颐、荣阳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颐。三人别祖，而模、颐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颐。模谓人曰：“桃简正可欺我，何合轻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简，颐小名周兒。世祖颇闻之，故诛浩时，二家获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象。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列传第二十四 李顺

李顺，字德正，赵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骑侍郎，东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为平棘令。年老，卒于家。赠宁朔将军、赵郡太守、平棘男。顺博涉经史，有才策，知名于世。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始光初，从征蠕蠕。以筹略之功，拜后军将军，仍赐爵平棘子，加奋威将军。

世祖将讨赫连昌，谓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顺献策数事，实合经略大谋。今欲使总摄前驱之事，卿以为何如？"浩对曰："顺智足周务，实如圣旨。但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于去就，不可专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顺妹，又以弟子娶顺女，虽二门婚媾，而浩颇轻顺，顺又弗之伏也。由是潜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统万，大破昌军，顺谋功居右，转拜左军将军。后征统万，迁前将军，授之以兵。昌出逆战，顺督勒士众，破其左军。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论功，以顺为给事黄门侍郎，赐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三秦平，迁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加征虏将军，迁四部尚书，甚见宠待。

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简行人。崔浩曰："蒙逊称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毕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李顺即其人也。"世祖曰："顺纳言大臣，固不宜先为此使。若蒙逊身执玉帛而朝于朕，复何以加之？"浩曰："邢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无嫌于重。尔日之行，岂吴王入观也。"世祖从之，以顺为太常，策拜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宁西将军、开府、长安镇都大将，进爵高平公。未几，复徵为四部尚书，加散骑常侍。

延和初，复使凉州，蒙逊遣中兵校郎杨定归白顺曰："年衰多疹，旧患发动，腰脚不随，不堪伏拜。比三五日，消息小差，当相见。"顺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执臣礼，别有诏旨，岂得自安不见上使也。"蒙逊翌日延顺入，至庭中，而蒙逊箕坐隐几，无动起之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是！今则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见之？"将握节而出。蒙逊使定归追于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传云朝廷有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尔拜尔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顺益怒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周王赐胙，命曰：伯舅无下拜。而桓公奉遵臣节，降而拜受。今君虽功高勋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虽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诏。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祸之道，非图久安之计。若朝廷震怒，遂相吞灭，悔何及哉！”蒙逊曰：“太常规之以古烈，惧之以天威，敢不翘悚，敬听休命。”遂拜伏尽礼。礼毕，蒙逊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顷来征伐屡克，境宇已博，但当循理此民，亦足兴治。然专务讨击，恐不可常胜。”顺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区夏。太宗承统，王业惟新。自圣上临御，志宁四海。是以戎车屡驾，亲冒风霜，灭赫连于三秦，走蠕蠕于漠北。辟土开边，隶首不纪;僵尸截馘， 所在成观。除荡暴虐，存飙黎庶，威震八荒，声被九域。自古以来，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翘足抗手，敛衽屈膝。天兵四临，昭德罚罪，何云恃力？夫圣王之用兵也，征南蛮则北狄怨，讨西戎则东夷恨，天子安得己哉？”蒙逊曰：“诚如来言，则凉土之民，亦愿魏帝远至，何为复遽驿告警，不舍昼夜？意君之所言，殆为虚事。”顺曰：“苗民叛帝舜而亲暴君，有扈违后启而从逆主。咸慑逼于近地，牵制于凶威，自古而然，岂独凉民也？”

顺既使还，世祖问与蒙逊往复之辞，及蒙逊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　　，又绥集荒陬，远人颇亦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前岁表许十月送昙无忏，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于是而甚。礼者身之舆，敬者行之本。未有无礼不敬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观之，不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则效在无远，其子必复袭世，袭世之后，早晚当灭？”顺对曰：“臣略见其子，并非才俊，能保一隅。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佥云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东，未暇营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间不足为晚。且停前计，以为后图。”既而蒙逊死问至，世祖谓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廊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政之巨细无所不参。崔浩恶之。

顺凡使凉州十有二返，世祖称其能。而蒙逊数与顺游宴，颇有悖慢之言，恐顺东还泄之朝廷，寻以金宝纳顺怀中　，故蒙逊罪衅得不闻彻。浩知之，密言于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顺复使凉州，及还，世祖曰：“昔与卿密图，期之无远。但以顷年东伐，未遑西顾，荏苒之间，遂及于此。今和龙既平，三方无事，比缮甲治兵，指营河右，扫荡万里，今其时也。卿往复积岁，洞鉴废兴，若朕此年行师，当克以不？”顺对曰：“臣畴日所启，私谓如然。但民劳既久，未获宁息，不可频动，以

增劳悴。愿待他年。”世祖从之。五年，议征凉州，顺议以凉州乏水草，不宜远征。与崔浩庭诤。浩固执为宜征。世祖从浩议。及至姑臧，甚丰水草。世祖与恭宗书以言其事，颇衔顺。后谓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验矣。”浩曰：“臣之所言，虚实皆如此类。”初，蒙逊有西域沙门昙无谶，微有方术。世祖召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后，闻而嫌顺。凉土既平，诏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颇受纳，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桀发其事。浩又毁之，云：“顺昔受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顺于城西。

顺死后数年，其从父弟孝伯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诛，世祖怒甚，谓孝伯曰：”卿从兄往虽误国　，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谮毁，朕忿遂盛。杀卿从兄者，浩也。”皇兴初，顺子敷等贵宠，显祖追赠顺侍中、镇西大将军、太尉公、高平王、谥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顺四子。

长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选入中书教学。以忠谨给侍东宫。又为中散，与李□、卢遐、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敷性谦恭，加有文学，高宗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袭爵高平公。朝政大议，事无不关。及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悬瓠降附，于时朝议，谓彼诚伪未可信保，敷乃固执必然，曰：“刘氏丧乱，衅起萧墙，骨肉内离，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灵，兵马之力，兼并之会，宜在于今。况安都，珍奇识机归命，奉诚万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机，安可复失？”于是众议乃同，遣师接援。淮海宁辑，敷有力焉。

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有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李□列其隐罪二十余条，显祖大怒，皇兴四年冬，诛敷兄弟　，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既致斯祸，时人叹惜之。

敷长子伯和。次仲良，与父俱死。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法，杀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后敷妻崔氏得出宫　，养之。至平凉太守。

敷弟式，字景则。学业知名。历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西兖州刺史，濮阳侯。式自以家据权要，心虑危祸，常敕津吏：台有使者，必先启告，然后渡之。既而使人平晓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绐云：“我须南过，不停此州，不烦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与使俱渡。使者既济，突入执式赴都，与兄俱死。

式子宪，字仲轨。清粹，善风仪，好学，有器度。太和初，袭爵，又降为伯。拜秘书中散，雅为高祖所赏。稍迁散骑侍郎，接对萧衍使萧探、范云。以母老乞归养，拜赵郡太守。赵修与其州里。修归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迹，惟宪不为之屈，时人高之。转授骁骑将军、尚书左丞、长兼吏部郎中。迁长兼司徒左长史、定州大中正。寻迁河南尹。参议新令于尚书上省。永平三年，出为左将军、兖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后以党附高肇，为御史所劾。事具《高聪传》。正光二年二月，肃宗讲于国子堂，召宪预听，又以子骞为国子生。四年，拜光禄大夫，复本爵濮阳伯。五年，除持节、安四将军、行雍州刺史。寻除七兵尚书，加抚军将军。

孝昌初，元法僧据徐州反叛。诏宪为使持节，假镇东将军，徐州督都，与安丰王延明，临淮王丐等讨之。会萧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彭城，俄而综降。徐州既平，诏遣兼黄门侍郎常景诣军慰劳，赐宪骅马一匹，仍除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萧衍遣其平北将军元树，右卫将军胡龙牙，护军将军夏侯亶等来寇寿阳。树等从下蔡军于城之东北，亶从黎浆而屯于城南。宪谓不先破元树等，则夏侯亶无由可克，乃遣子长钧率众逆战。军败，长钧见执。树等乘之，宪力屈，以城降。因求还国，衍听归。既至，敕付延尉。三年秋，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灵太后谓鉴心怀劫胁，遂诏赐宪死，时年五十八。永熙中，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定州刺史，谥曰文静。

子希远，字景冲。早卒。

子祖悛，袭祖爵。齐受禅，例降。

希远兄长钧，兴和中，梁州骠骑府长史。

希远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后宪兄。性宽和，仪貌雅丽，涉猎书传，有文才。起家太尉参军事，转直后，领侍御史，迁通直散骑常侍。寻为东南道行台邸珍右丞，与诸军讨贼于彭沛，克之，转齐献武王大行

台郎中。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献武王擢为中外府长史，为齐王纳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见礼遇。出行上党太守。寻而遘疾，兴和二年四月卒于郡，年四十。赠使持节、都督定冀沧瀛殷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殷州刺史、谥曰文简。

长子祖升，武定末，太子洗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国子祭酒、兼给事黄门侍郎。

希仁弟骞，字希义。博涉经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国子学生。以聪达见知。历大将军府法曹参军、太宰府主簿，转中散大夫，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曾为《释情赋》曰：

单阏之年，无射之月，余承乏摄官，直于本省。对九重之清切，望八袭之峥嵘，感代序以长怀，观爽气而轸虑。笼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弥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赋。犹潘生之《秋兴》，王子之《登阁》也。厕郑璞于周宝，编鱼目于随珠，未敢自同作者，盖亦各言尔志云。

荷峻极之层构，导积石之洪流。有马形而谟舜，亦龙德而史周。爰相赵之鸿烈，逮藩魏之优游。为衢樽于上叶，号木铎于前修。若豢龙之不陨，似穷叶之世济。故抱玉而怀珠，且滋兰而树蕙。或舟楫以匡时，或栖迟以卒岁。尚无忝于先人，谅贻厥于来裔。书金册以葳蕤，布银绳而昭晰。清风忽其缅邈，启皇祖于庚寅。李伯仁《上东门铭》曰："上东少阳，厥位在寅。条风动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诗曰："于显我王，缉乘斯民。俊明有德，严恭惟寅。"逢轩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龙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胜庭之五杰，似不速之三人。协嗜欲于将至，岂物色而方臻。荷天宠以来仪，步康衢而骋力。如乾元之利贞，若坤四之方直。内弼谐于本朝，外辟土于殊域。乘紫氛以厉羽，负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复，亦庆绪之所融。绩并树于八凯，道俱升于二宫。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为嵩。同羽仪于班氏，均载德于杨公。何日月之逾迈，引寒暑而相终。委晋会于弱齿，遗堂构于微躬。

嗟蒙昧之无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拥肿而无立，愧精坚于百炼，惭忠信于十邑。非圭璋之特达，讵芳菲之易袭。末砥砺以自进，宁琢磨而成章。乘宋子之万字，异应生之五行。不请观于石室，岂借书于晋皇。求班庄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参四科其末获，入三选而谁许。本无声于梁魏，故末闻于陈汝。居玉石以多迷，宅显晦而乘所。既无怀于四至，安有情于再举？虽衣冠之末胄，而世禄之绪余。等

渤澥之乘雁，类九罭之逃鱼。处江淮而不变，对朝市而闲居。空阖门以靖轨，非论道而修书。少宾客于季彦，谢朋交于太初。

在正光之御历，实明皇之拱已。曾问政于上学，著为君而我齿。叫阍人以望予，遂陟降于庭止。同崔驷之谒帝，若谢兼之来仕。逮孝庄之入统，乃道丧而时昏。水群飞于溟海，火载燎于中原。延胶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无御，金鸡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难，横流且其云始。既云扰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纲之日紊，见四维之不理。顾茂草以伤怀，视匪车而思起。虽风雨之如晦，亮胶喈而不已。自牵役于宰朝，实有怀于胥耻。在下僚而栖屑，愿奋迅于泥滓。眷故乡以临睨，怅有动于思归。越来流以鼓枻，朔北风而结騑。入成都之旧宅，反观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闷，信抱甕而无机。且耕而食，且蚕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无违。游仁义之肴覈，采坟素之精微。诚因闲而养拙，亦有乐于嘉肥。

及勾芒御节，姑洗之首，散迟迟于丽日，发依依于弱柳。鸟间关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听乃越于笙簧，望有逾于新妇。袭成服以逍遥，愿良辰而聊厚。乃席垅而踞石，遂啸俦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宾奉万年之觞，主报千金之寿。各笑语而卒获，传礼义于不朽。斯盖先民之所乐，而余心之所守也。至于少昊为帝，庚辛处躔，视墟里之萧萧，过寒夜之绵绵。积霜霭于近援，起泬寥于远天。思多端以类长，若临水而登山。幸出游之或写。冀观涛之可蠲。遂杖策缓步，或渔或田。弋凫雁于清溪，钓鲂鲤于深泉。张广幕，布长筵。酌浊酒，割芳鲜。起《白雪》于促柱，奉《绿水》于危弦。赋《湛露》而不已。歌《骊驹》而未旋。跌荡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间。人生行乐，聊用永年。

悟柱下之称工，闻首阳之为拙。既有惜于菰悬，且自悲于井渫。访郑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说。去衡门以策驷，望象魏而投辙。服毳衣以从务，乘大车而就列。比汗海而无纪，喻江河而有缺。眷重地而惧深，念索米而惭结

运有折于玉斗，时忽亡于金镜。始蒙尘以播荡，卒流彘而居郑。彼上天之降鉴，实下民之请命。因艰难以隆基，据殷忧而启圣，调南风以负扆，居北辰而为政，创彝伦于九畴，班平章于百姓。喻绳契以论踪，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镐之故典，究迁亳之遗令。奄四海以为家，开七百而增庆。睹礼乐之方隆，信光华之始映。百揆郁以时序，四门穆其惟清。如得人于汉世，比多士于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乱而为桢。各

秉文而经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秽，得再入于承明。执纶言之犹绋，戴会弁之如星。非巡溃以窥井，信夕惕而怀惊。

承周任之有言，揽老子之知足。奉炯诫以周旋，抱徽猷而与属。每有偃于唯尘，恆兴言于宠辱。思散发以抽簪，愿全真而守朴。眷疏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踯躅。冀鄙志之获展，庶微愿之逢时。歌致命而可卜，咏归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与人事而长辞。击壤而颂，结草而嬉。援巢父以戏颍，追许子而升箕。供暮餐于沆瀣，给朝饵于琼芝。同糟□离而无别，混名实而不治。放言肆欲，无虑无思。何鹪鹩之可赋，鸿鹄之为诗哉！

寻加散骑常侍，殷州大中正、镇南将军、尚书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萧衍。后坐事免，论者以为非罪。

骞尝赠亲友卢元明、魏收诗曰："幽楼多暇日，纟□驾萃荒坰。南瞻带宫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时将末，悬炭渐云轻。寒风率已厉，秋水寂无声。层阴蔽长野，冻雨暗穷汀。侣浴浮还没，孤飞息且惊。三褫俄终岁，一丸曾未营。闲居同洛涘，归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萝尹勤荆。监河爱斗水，苏子惜余明。益州达友趣，廷尉辩交情。岂若忻蓬荜，收志偶沉冥。"

后诏兼太府少卿。寻除征南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死于晋阳。所著诗赋碑诔，别有集录。赠本将军、太常、殷州刺史。齐受禅，重赠使持节、侍中、都督殷沧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谥曰文惠。

骞弟希礼，字景节。武定末，通直散骑常侍。

希远庶长兄长剑，兴和中，梁州骠骑府长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艺。早历显职，散骑常侍、宿卫监、都官尚书、安平侯。与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仍诛李□，存问宪等一二家，岁时赐以布帛。

弈别生弟冏，字道度。少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给事。出为龙骧将军、南豫州刺史。还，拜冠军将军。寻除光禄大夫，守度支尚书。二十一年，高祖幸长安，冏以咸阳山河险固，秦汉旧部，古称陆海，劝高祖去洛阳而都之。后高祖引见，笑而谓之曰："卿一昨有启，欲朕都此。昔娄敬一说，汉祖即日西驾。尚书今以西京说朕，

仍使朕不废东辕，当是献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对曰：“昔汉高祖起于布衣，欲藉险以自固，娄敬之言，合于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职贡，是以愚臣献说，不能上动。”高祖大悦。其年冏卒。赐钱二十万，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袭。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弹驳公卿，无所回避，百僚皆惮之。高祖常加优礼，故车驾巡幸，恆兼尚书右仆射。虽才学不及诸兄，然公强当世，堪济过之。

子祐，字长禧。笃穆友于，见称于世。历位给事中、尚书祠部郎、相州抚军府长史、司空从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干著称。

祐弟太，字季宁。涉历书传。太尉行军员外郎。

顺弟修基，陈留太守。卒。

子探幽。探幽兄子洪鸾，河间太守。

洪鸾孙悕杰，乐陵太守。武定中，以贪污赐死。

修基季弟恽，字善祖，小字药囊。少有高名，为中书侍郎。从世祖征凉州，战没。时人咸惜焉。

初顺与从兄灵，从弟孝伯并以学识器业见重于晨，故能砥砺宗族，竞名修尚。灵与族叔诜，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颂》。诜，字令孙。京兆太守。诜后继。缺。

秀林，小名榼。性强直。太和中，自中书博士为顿丘相，豪右畏之，试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威严为名。以母忧去职。后为太尉谘议参军、假节、行荆州事。拜司徒司马，加冠军将军、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后秀林兄凤林。裔初除汝南王悦常侍，稍迁定州别驾。孝昌中，为定州镇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带博陵太守。于时逆贼杜洛周侵乱州界，寻假平北将军，防城都督。贼既围城，裔潜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僭窃，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呼曰市王，驿王。乃封裔为定州王。洛周寻为葛荣所灭，裔仍事荣。永安初，尔朱荣既擒葛荣，遂絷裔及高敖曹、薛脩义、李无为等于晋阳。从荣至洛。荣死乃免。普泰初，以裔为持节、散骑常侍、安北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慰劳山东大使。永熙中，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齐献武

王大丞相谘议参军。天平初，以预定策之功，封固安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加征东将军。车驾迁鄴，为大行台右丞，留在洛阳，监修宫殿。寻除使持节、大将军、陕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獭攻陷州城，被执见害，年五十。诏赠使持节、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袭。武定末，司徒属。齐受禅，例降。

裔弟景义，大司马谘议参军、殷州大中正。

景义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从弟焕，字仲文，小字丑瑰。有干用。少与郦道元俱为李彪所知。自给事中转治书侍御史。恆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高祖诏焕与任城王澄推治之。焕先驱至州，宣旨晓喻，仍诛泰等。景明初，迁司空从事中郎，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归附，诏焕以本官为军司，与杨大眼、奚康生等率众迎接。焕至淮西，叔业兄子植遣使送质。焕等济师，入城抚慰，民咸忻悦。仍行杨州事，赐爵容城伯。军还，行河内郡事。拜司徒右长史。以荆蛮扰动，敕焕兼散骑常侍慰劳之，降者万余家。除辅国将军、梁州刺史。时武兴氐杨集起举兵作逆，令弟集义邀断白马戍。敕假焕西将军，督别将石长乐、统军王佑等与军司苟金养俱讨之，大破集起军。会秦州民吕苟兒反，焕仍令长乐等由麦积崖赴援。属都督元丽至，遂共平之。时氐王杨定进犹据方山，与苟兒影响，焕密募氐赵芒路斩定进。还朝，遇患卒，时年四十四。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秀林族子肃，字彦邕。历奉朝请、清河王怿郎中令。稍迁洛阳令、步兵校尉、员外常侍。初谄附侍中元晖，后以左道事侍中穆绍。常裸身披发，画腹衔刀，于隐屏之处为绍求福，故绍爱之。延昌四年，荐肃为黄门郎，加光禄大夫。肃为性酒狂，熙平初从灵太后幸江阳王继第，肃时侍饮，颇醉，言辞不逊，抗辱太傅、清河王怿，为有司弹劾。灵太后怒之，出为章武内史。岁余，迁右将军、夏州刺史，卒，赠左将军、齐州刺史。肃从弟暾，字景林。有学识。初除奉朝请、太学博士、司空主薄。以母忧去职。服阕，拜左将军。正光中，元叉以其弟罗为青州刺史，暾为罗平东府长史。迁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宣。

子慎，武定中，东平太守。

暾从弟仲旋，奉朝请、定雍二州长史、太尉谘议、中散、太中大夫、东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长史、弘农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旋示以威惠，并即归伏。还除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将军如故。转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初，迁都于鄴，以仲旋为营构将作，进号卫大将军。出除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仲旋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遂修改焉。还，除将作大匠。所历并清勤有声。年六十六，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诜从子善，犯孝静讳。赵郡太守。

子显进，州主簿。

显进子映，字辉道。南安王国常侍、光州征虏府主簿、相州治中、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赠通直散骑常侍、辅国将军、殷州刺史。

子普济，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远。奉朝请。稍迁杨烈将军、奉东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别将。以拒葛荣之勋，赐爵赵郡公。后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赠骠骑大将军、都官尚书、定州刺史，谥曰贞。

子惜，袭。武定末，齐文襄王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显进弟恃显，位至左中郎将。卒，赠中垒将军、安州刺史。恃显养京兆王愉妾杨氏为女，愉改杨姓为李，而亲念恃显。恃显子道舒与愉同逆。愉败，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阳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谴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显弟晔，字季显，涉历书史。司徒行参军。稍迁济州辅国府长史。坐兄事免。后除尚书中兵郎，迁冠军，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兴驱掠城民，叛入萧衍。衍资以兵粮，令筑谷陂城以立洛

州，逼土山戍。诏晔持节，兼尚书左丞为行台，督诸军讨叔兴，大破之。乘胜拔谷陂，叔兴退走。军还，仍除尚书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将军如故。未拜，卒。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子晖宾，美容貌，宽和沉雅。太学博士。

晖宾弟山儒，少而清立，学涉群书。山儒少弟大盖。并早卒。

晔族弟孝怡，字悦宗。中书学生、相州高阳王雍主簿、广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别将萧宝夤长史。从中山王英破萧衍临川王萧宏于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长史，又为中坚将军、相州镇北府长史。迁冠军将军、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据鄴起兵也，孝怡阴结募城民与熙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之等率众擒熙，赏爵昌乐伯。灵太后反政，以孝怡叉党，除名为民。后安乐王鉴镇鄴，起孝怡为别将。永安初，除左将军、太中大夫，仍为防城都督。以拒葛荣之勋，赐爵赵郡公，拜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子思道，仪同开府中兵参军，武城县公。

熙，字仲熙。神□中，与高允等俱被徵，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赐爵元氏子，加中垒将军。卒，赠镇东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庄。

子季主，袭。卒。赠青州刺史，谥曰贞。

子遗元，袭。初除冀州赵郡王干东阁祭酒，累转尚书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参军，带扶柳令。为愉所亲，逼与同反。愉败，遗元逃窜，会赦乃雪。复除兖州平东府长史。后拜中坚将军、殷州征北将军长史。卒，年六十三。赠征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恃宁，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宁弟子宁，袭爵。开府默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熙族孙兰和，自右将军历平阳、勃海二郡太守。

兰和弟兰集，平昌太守。

熙族孙同轨。体貌魁岸，腰带十围。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

氏，又好医术。年二十二，举秀才，射策，除奉朝请，领国子助教。转著作郎，典仪注，修国史。迁国子博士，加征虏将军。

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音韵闲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时广招儒学，引令预听。同轨经义素优，辩析兼美，而不得执经，深为慨恨。天平中，转中书侍郎。兴和中，兼通直散骑常侍，使萧衍。衍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盘大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

卢景裕卒，齐献武王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甚嘉礼之。每旦入授，日暮始归。缁素请业者，同轨夜为解说，四时恆尔，不以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时人伤惜之。齐献武王亦殊嗟悼，赙襚甚厚。赠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康。

同轨兄义深，武定中，齐州刺史。

同轨弟幼举，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贪污，辄召部曲还京师，弃市。

幼举弟之良，有干用。前将军，尚书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仪同开府长史。

史臣曰：李顺器宇才识，一时推重，谋宣中国，气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侧目。敷式兄弟，位望并高。宪风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随有命，报施俱爽。呜呼！以兹盛德，克广其猷，宗绪扶疏，人位盛显，可谓李虽旧族，其世唯新矣。

列传第二十五 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司马景之司马叔璠司马天助

司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谯王逊之后也。司马叡僭立江南，又以逊子孙袭封。至休之父恬 ，为司马昌明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

天兴五年，休之为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为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刘裕诛玄后，还建鄴，裕复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休之颇得江汉人心 ，刘裕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子文思继休之兄尚之为谯王，谋图裕，裕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杀之，乃率众讨休之。休之上表自陈于德宗，与德宗镇北将军鲁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轨等起兵讨裕。裕军至江陵，休之不能敌，遂与轨奔襄阳。裕复进军讨之。太宗遣长孙嵩屯河东，将为之援。时姚兴征虏将军姚成王、冠军将军司马国璠亦将兵救之，不及而还。休之遂与子文思及宗之等奔于姚兴。

裕灭姚泓，休之与文思及德宗河间王子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皆将妻子诣嵩降。月余，休之卒于嵩军。诏曰：“司马休之率其同义，万里归诚 ，雅操不遂，中年殒丧，朕甚愍焉。其追赠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谥始平声公。”

文思与淮南公国璠、池阳子道赐不平，而伪亲之，引与饮宴。国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语文思 ，言己将与温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说京师豪强可与为谋数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诛。以文思为延尉卿，赐爵郁林公。善于其职，听讼断狱，百姓不复匿其情。刘义隆遣将裴方明击杨难当于仇池，世祖以文思为假节、征南大将军，进爵谯王，督洛豫诸军南趣襄阳，邀其归路。还京，为怀朔镇将。兴安初薨。

子弥陀，袭爵。以选尚临泾公主，而辞以先取毗陵公窦瑾女。与瑾并坐祝诅伏诛。

司马楚之，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父荣期，司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楚之时年十七，送父丧还丹阳。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期、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自历阳西入义阳、竟陵蛮中。及从祖荆州刺史休之为裕所败，乃亡于汝颍之间。

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及刘裕自立，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自来，因欲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廉感其意，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为裕所忌惮，愿不轻率，以保全为先。"楚之叹曰："若如来言，虽有所防，恐有所失。"谦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之心，皆此类也。

太宗末，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请降。因表曰："江淮以北，闻王师南首，无不扑舞，思奉德化。而逼于寇逆，无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请率慕义为国前驱。今皆白衣，无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号，假王威以唱义，则莫不率从。"于是假楚之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内居于鄴，寻徵入朝。时南籓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其长史临邑子步还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斯诚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悦，玺书劳勉，赐前后部鼓吹。

义隆将到彦之氵斥河而西，列守南岸，至于潼关。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将军安颉攻滑台，拔之，擒义隆将朱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浅短，诚节未效，所以夙夜忧惶，忘寝与食。臣屡遣人至荆扬，所在陈说，具论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圣德，倾首北望。而义隆兄弟知人情摇动，遣臣私仇顺为司州刺史，统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悬瓠。自巩、洛、滑台败散已来，义隆耻其败北，多加罪罚。到彦之削位，退同卒伍，杀姚纵夫于寿春，斩竺灵秀于彭城，王休元托疾，檀道济斥放。凡在腹心，悉怀疑阻。民怨臣猜，可谓今日。臣闻平殄寇逆，必乘战胜之威;建立功勋，亦因离贰之势。伏惟陛下圣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　　莫不摧服，其未宾者义隆而已。今天纲遐举，殊方仰德。固宜扫清东南，齐一区宇，使济济之风，被于江汉。"世祖以兵久劳，不从。以散骑常侍徵还。

从征凉州，以功赐隶户一百。义隆遣将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为假节，与淮阳公皮豹子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击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还。

车驾伐蠕蠕，诏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以绝粮运。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人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世祖闻而嘉之。

寻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王如故。在边二十余年，以清俭著闻。和平五年薨，时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赠都督梁益秦宁四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贞王。陪葬金陵。

长子宝胤，与楚之同入国。拜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卒。

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则。少有父风。初为中书学生，入为中散。显祖在东宫，擢为太子侍讲。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徵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薨。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康王。赠绢一千匹。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后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宠于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袭。例降为公。坐连穆泰罪失爵。

延宗，父亡后数年卒。

子裔，字承业。世宗时，悦等为裔理嫡，还袭祖爵。位至后军将军。卒，赠征虏将军、洛州刺史。

子藏，袭。齐受禅，例降。

纂，字茂宗，中书博士。历司州治中、别驾，河内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赠镇远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肃。

子澄，字元镜。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参军、给事中。卒，赠龙骧将军，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书左丞。

悦，字庆宗。自司空司马出为立节将军、建兴太守转宁朔将军、司州别驾。迁太子左卫率，河北太守。

世宗初，除镇远将军、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在道路。郡县疑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拷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曰："汝何故杀人取钱而遗刀鞘？"及祖款引，灵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及祖伏法。悦之察狱，多此类也。豫州于今称之。

悦与镇南将军元英攻义阳，克之。诏改萧衍司州为郢州，以悦为征虏将军，郢州刺史。萧衍遣其豫州刺史马仙琕、左军将军、永阳戍主陈可等率众一万，于三关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为竹敦，遣其辅国将军，济阴太守苏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后于关南四十里麻阳旧栅起城，仙琕轻骑东西为之节度。关南之民，多怀两望。悦令西关统军诸灵凤掩击，败之，尽燔其城楼储积，擒苏沛及其辅国将军、军主刘灵秀。诏曰："司马悦首谋义阳，征略有捷。且违京既久，屡请入朝。可遂此志，听其赴阙。"寻诏以本将军为豫州刺史。论义阳之勋，封渔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谋为叛逆，遂斩悦首，送萧衍。既而邢峦复悬瓠，诏曰："司马悦暴罹横酷，身首异所，国戚旧勋，特可悼念。主书董绍，衔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书可量贼将齐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以易悦首及绍，迎接还本。用慰亡存。"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赐帛三百匹，谥曰庄。子朏袭爵。

朏，尚世宗妹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特除员外散骑常侍，加镇远将军。正光五年，公主薨。月余，朏卒。赠左将军、沧州刺史。

子鸿，字庆云。性粗武。袭爵，位至都水使者。坐与西贼交通赐死。

子孝政，袭。齐受禅，爵例降。

金龙弟跃，字宝龙。尚赵郡公主，拜驸马都尉。代兄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假安北将军，河内公。跃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漳，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

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还为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赐朝服一具，衣一袭，绢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继镇会云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马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后。太宗时归阙，爵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清直有节操，太宗甚重之。卒，赠汝南王。子师子袭爵。

景之兄准，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余家归国。时太宗在虎牢，授宁远将军、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随驾至京。出除广宁太守。悦近来远，清俭有称。世祖嘉之，赐布六百匹。后降号为平远将军，改为密陵侯。兴光初卒。子安国袭爵。

司马叔璠，晋安平献王孚之后也。父昙之，司马德宗河间王。桓玄、刘裕之际，叔璠与兄国璠北奔慕容超。后西投姚兴。刘裕灭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统万，兄弟俱入国。国璠赐爵淮南公。卒，无子，爵除。叔璠，安远将军、丹杨侯。卒。

长子灵寿，神□中，与弟道寿俱来归国。灵寿，冠军将军、温县侯；宁朔将军、宜阳子。灵寿出除陈郡太守。刘义隆侵境，诏灵寿招引义士，得二千余人，从西平公安颉破虎牢、滑台、洛阳三城，徙五百余家入河内。又从讨蠕蠕，西征凉州，所在著功。出为辽西太守，治有清俭之称。太和九年卒。赠怀州刺史，谥曰靖。灵寿娶太宰、顿丘李峻女，与妇父雅不相善，每见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时袭爵。历恆州别驾、桑乾太守、太尉谘议参军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举司州秀才。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庞，世宗时，父惠安以久病启以爵转授。解褐安定王府骑兵参军、洛州龙骧府司马。善射，未曾自伐。性闲淡，少所交游。识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子嵩亮袭。

惠安弟直安，历位尚书郎、济北济南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萧宝夤征钟离，引为长史。坐军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寻除东平原太守。还京，为中散大夫，加征虏将军、太中大夫、迁左将军。正光四年卒。赠大将军、济州刺史。

子龙泉，沧州开府长史。

道寿长子元兴，袭父爵。

子景和，给事中，稍迁扬州骠骑府长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卒。赠左将军、平州刺史。

元兴弟仲明，侍御史、中书舍人。以谨敏著称。稍迁卫尉少卿，仍领舍人。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坐贪残，为御史所弹，遇赦免，积年不叙。后娶灵太后从姊为继室，除武卫将军、征虏将军。转光禄大夫，武卫如故。迁大司农卿，加安东将军、散骑常侍。出为安北将军、恆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彦邕，有风望。正员郎，稍迁相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赠散骑常侍，都督怀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怀州刺史。

司马天助，自云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刘裕自立，乃来归阙。除平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天助招率义士，欲袭裕东平、济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将闾万龄军，前后多所虏获。拜侍中、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与司马文思等南讨。还，又从驾北征。在阵殁。

子元伯，字归都。袭爵，后降温县子。太和中，为建威将军，泰山太守。

史臣曰：诸司马以乱亡归命。楚之风概器略，最可称乎？其余未足论也。而以往代遗绪，并当位遇，可谓幸矣。

列传第二十六 刁雍王慧龙韩延之袁式

刁雍，字淑和，勃海饶安人也。高祖攸，晋御史中丞。曾祖协，从司马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书令。父暢，司马德宗右卫将军。初，暢兄逵以刘裕轻狡薄行，负社钱三万，违时不还，执而徵焉。及裕诛桓玄，以嫌故先诛刁氏。雍为暢故吏所匿，奔姚兴豫州牧姚绍于洛阳，后至长安。雍博览书传，姚兴以雍为太子中庶子。

泰常二年，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国。上表陈诚，于南境自效。太宗许之，假雍建义将军。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南阻大□，扰动徐兖，建牙誓众，传檄边境。刘裕遣将李嵩等讨雍，雍斩之于蒙山。于是众至二万，进屯固山。七年三月，雍从弟弥亦率众入京口，规共讨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败，乃收散卒保于马耳山。又为裕青州军所逼，遂入大乡山。

八年，太宗南幸鄴，朝于行观。问："先闻卿家缚刘裕，于卿亲疏？"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刘裕父子当应惮卿。"又谓之曰："朕先遣叔孙建等攻青州，民尽藏避，城犹未下。彼既素惮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于是假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建先攻东阳，雍至，招集义众，得五千人。遣抚慰郡县，土人尽下，送租供军。是时攻东阳，平其北城三十许步。刘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城内凿地道，南下入渑水涧，以为退路。雍谓建曰："此城已平，宜时入取。不者走尽。"建惧伤兵士，难之。雍曰："若惧伤官兵者，雍今请将义兵先入。"建不听。夔欲东走，会义符遣其将檀道济等救青州。雍谓建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阵。大岘已南，处处狭隘，不得方轨。雍求将义兵五千，要险破之。"建不听，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建乃引还。

雍遂镇尹卯自固。又诏令南入，以乱贼境。雍攻克项城。会有敕追令随机立效，雍于是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在镇七年，太延四年，徵还京师，频岁为边民所请。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复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徐豫二州刺史。

三年，刘义隆将裴方明寇陷仇池，诏雍与建兴公古弼等十余将讨平

之。五年，以本将军为薄骨律镇将。至镇，表曰：

臣蒙宠出镇，奉辞西籓，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夙夜惟忧，不遑宁处。以今年四月末到镇，时以夏中，不及东作。念彼农夫，虽复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广殖。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略加检行，知此土稼穑艰难。

夫欲育民丰国，事须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狭小，水广百四十步。臣今求入来年正月，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讫。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官课常充，民亦丰赡。

诏曰："卿忧国爱民，知欲更引河水，劝课大田。宜便兴立，以克就为功，何必限其日数也。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

七年，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前被诏，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栗，溯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

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

九年，雍表曰：“臣闻安不妄乱，先圣之政也。况绥服之外，带接边城，防守不备，无以御敌者也。臣镇所绾河西，爰在边表，常惧不虞。平地积谷，实难守获。兵人散居，无以依恃。脱有妖奸，必致狼狈。虽欲自固，无以得全。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镇自建立，更不烦官。又于三时之隙，不令废农。一岁，二岁不讫，三岁必成。立城之年，必在水陆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办。”诏许之。至十年三月，城汔。诏曰：“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

兴光二年，诏雍还都，拜特进，将军如故。和平六年，表曰：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礼乐为先。故《乐记》云：礼所以制外，乐所以修内。和气中释，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俗移风，莫善于乐。　　且于一民一俗，尚须崇而用之，况统御八方，陶钧六合者哉？故帝尧修五礼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谐万类；显皇轨于云岱，扬鸿化于介丘。令木石革心，鸟兽率舞。包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夫感天动神，莫近于礼乐。故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阜生;节，故报天祭地。礼行于郊。则上下和肃。肃者，礼之情;和者，乐之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违。揖让而治天下者， 礼乐之谓欤？

唯圣人知礼乐之不可以已，故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迟。仲尼伤礼乐之崩亡，痛文武之将坠，自卫返鲁，各得其中。逮乎秦皇，剪弃道术，灰灭典籍，坑烬儒士，盲天下之目，绝象魏之章，《箫韶》来仪，不可复矣。赖大漠之兴，改正朔，易服色，协音乐，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至于孝章，每以三代损益，优劣殊轨，叹其薄德，无以易民视听。博士曹褒睹诏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终于休废，寝而不行。及魏晋之日，修而不备。

伏惟陛下无为以恭已，使贤以御世，方鸣和鸾以陟岱宗，陪群后以升中岳，而三礼缺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举必书，古之典也。柴望之礼，帝王盛事。臣今以为有其时而无其礼，有其德而无其乐。史阙封石之文，工绝清颂之飨，良由礼乐不兴，王政有阙所致也。臣闻乐由

礼，所以象德;礼由乐，所以防淫。 五帝殊时不相沿，三王异世不相袭。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臣识昧儒先，管窥不远，谓宜修礼正乐，以光大圣之治。

诏令公卿集议，会高宗崩，遂寝。

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锡雍几杖，剑履处殿，月致珍羞焉。

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笃信佛道，著教诫二十余篇，以训导子孙。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赐命服一袭，赠帛五百匹，赠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将军如故，谥曰简。

雍长子纂，字奉宗。中书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国。袭爵。

遵弟绍，字奉世。武骑侍郎、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

绍弟献，字奉章。秘书郎。

献弟融，字奉业。汝阴太守。

融弟肃，字奉诚。中书博士。

遵少不拘小节，长更修改。太和中，例降为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还为太尉谘议参军。年七十，志力不衰。尝经笃疾，几死，见神明救免，言是福门之子，当享长年。延昌三年，迁司农少卿。寻拜龙骧将军、洛州刺史。遵招诱有方，萧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龙振、平阳令杜台定等，率户三千据地内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赠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曰惠侯。有子十三人。

长子楷，字景伯。州举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传》。

楷弟尚，字景胜。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颇涉书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

朝请。高祖都洛，亲自临选，除司空法曹参军。

高祖南讨，以广阳王嘉镇荆州，整为嘉外兵参军事。寻转太尉、咸阳王禧外兵参军。景明中，除给事中，领本州中正。寻除尚书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来寇南境，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诏整持节为大眼军司，大破茂先，斩衍辅国将军王花等。永平初，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亲选百官于朝堂，拜右军将军，仍除郎中。寻转骁骑将军。未几，丁父忧。

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在鄴起兵，将诛元叉等。事败，传首京师，熙之亲故莫敢视。整弟妇即熙姊，遂收其尸藏之，后乃还熙所亲。叉闻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萧衍，诬整将叛，送整与弟宣及子恭等幽系之。赖御史王基、前军检事使魏子建理雪，获免。后自征虏将军出除范阳太守。时已兵乱，整郡获全。去郡之后，寻被陷没。灵太后反政，除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元略曾于整坐泣谓黄门王诵、尚书袁翻曰："刁公收敛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丧乱，时整族弟双为西兖州刺史，整遂携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兼黄门。元显入洛，用为沧州刺史。庄帝还朝，坐免官。后归乡里。及庄帝杀尔朱荣，就除镇东将军、行沧州事。普泰初，假征东将军、沧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将军如前。寻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逢本乡贼乱，奉母客于齐州。加卫大将军。天平四年，卒于鄴。赠司空公，谥曰文献。整解音律，轻财好施，交结名胜，声酒自娱。然贪而好色，为议者所贬。

初雍与从弟宝惠俱入国。宝惠，字道明，太祖以为上客。卒，有六子。子连城，为冀州开府掾。

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

雍族孙双，字子山。高祖薮，晋齐郡太守。薮因晋乱居青州之乐安。父道履，皇兴初，除平原太守。至双始还本乡。双少好学，兼涉文史，雅为中山王英所知赏。拜西河太守。

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诛也，熙弟略投命于双，双护之周年。时购略甚切。略乃谓双曰："我兄弟屠灭已尽，唯我一身漏刃相托。卿虽厚恩，久见容蔽，但事留变生，终恐难保。脱万一发觉，我死分也，无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尔，辄欲自裁。"双曰："人生会有一死，死所难遇耳。今遭知己，视死如归，愿不以为虑。"略后苦求南转，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灵太后返政，知略因双获免，徵拜光禄

大夫。时略姊饶铵公主，刁宣妻也，频诉灵太后，乞徵略还朝廷。乃以徐州所获俘江革、祖恆二人易之。以双与略有旧，乃令至境迎接略。

肃宗末，除西兖州刺史。时贼盗蜂起，州人张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双至境，先遣使谕桃弓，陈示祸福，桃弓即随使归罪，双舍而不问。后有盗发之处，令桃弓追捕，咸悉擒获。于是州境清肃。庄帝初，行济州刺史，以功封曲城乡男。出帝初，迁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兴和三年卒。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州刺史，谥曰清穆。

王慧龙，自云太原晋阳人，司马德宗尚书仆射愉之孙，散骑侍郎缉之子也。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故名焉。初，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百余日，将慧龙过江，为津人所疑，曰："行意匆匆彷徨，得非王氏诸子乎？"僧彬曰："贫道从师有年，止西岸，今暂欲定省，还期无远，此随吾受业者，何至如君言。"既济，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克日袭州城。而刘裕闻咏之卒，亦惧江陵有变，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司马德宗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兴。其自言也如此。

泰常二年，姚泓灭，慧龙归国。太宗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言终，俯而流涕，天子为之动容。谓曰："朕方混一车书，席卷吴会，卿情计如此，岂不能相资以众乎？"然亦未之用。后拜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既拜十余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齄鼻，江东谓之齄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及鲁宗之子轨奔姚兴，后归国，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浩虽闻之，以女之故，成赞其族。慧龙由是不调。

久之，除乐安王范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慧龙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刘义隆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卢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后刘义隆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

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世祖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其后，刘义隆将到彦之、檀道济等频顿淮颍，大相侵掠。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刘义隆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世祖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刘义隆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又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慧龙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举动必以礼。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慧龙，古之遗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真君元年，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国灵，实亦俯惭后土。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殁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赠安南将军、荆州刺史，谥穆侯。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象赞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子宝兴袭爵。

宝兴少孤，事母至孝。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辟，未几得出。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州辟治中从事、别驾，举秀才，皆不就。闭门不交人事。袭爵长社侯、龙骧将军。卒，子琼袭爵。

琼，字世珍。高祖赐名焉。太和九年，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为

伯。高祖纳其长女为嫔，拜前军将军、并州大中正刺史。有受纳之响，为中尉王显所劾，终得雪免。神龟中，除左将军、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腾虽势倾朝野，初不侯之。腾既权重，吞并邻宅，增广旧居，唯琼终不肯与。以此久见抑屈。琼女适范阳卢道亮，不听归其夫家。及女卒，哀恸无已。琼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于圹内哭泣。久之乃掩。当时深怪，疑其秽行。加以聋疾，每见道俗，乞丐无已。造次见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阁，见崇子世哲，直问继伯在否。崇趋出，琼乃下。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琼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亦不足恨。领军元叉使奴遗琼马，并留奴。王育闻之，笑曰："东海之风，于兹坠矣。"孝昌三年，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时琼子遵业为黄门郎，故有此授。率，年七十四。赠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自慧龙入国，三世一身，至琼始有四子。

长子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缺。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光为肃宗讲《孝经》，遵业预讲，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转司徒左长史、黄门郎，监典仪注。遵业有誉当时，与中书令陈郡袁翻，尚书琅琊王诵并领黄门郎，号曰三哲。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当有好处分。"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及尔朱荣入洛，兄弟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俱见害河阴。议者惜其人才，而讥其躁竞。赠并州刺史。著《三晋记》十卷。

遵业子松年，尚书库部郎。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赭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司马德宗平西府录事参军。刘裕率伐司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与延之书招之。延之报曰："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怪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爱待物，当于古人中求耳。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宁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

下，不复多言。”裕得书叹息，以示诸佐曰：“事人当应如此。”刘裕父名翘，字显宗，于是延之字显宗，名子为翘，盖示不臣刘氏也。后奔姚兴。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来入国，以延之为虎牢镇将，爵鲁阳侯。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其孙即居于墓北柏谷坞。

延之前妻罗氏生子措，措随父入国。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为嫡，袭父爵，位至殿中尚书。进爵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恆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谘议。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获免。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赠豫州刺史，谥肃侯。

子济，袭。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称，加宁远将军。子侄遂居颍川之阳夏。

史臣曰：刁雍才识恢远，著声立事，礼遇优隆，世有人爵堂构之义也。王慧龙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从督众，见惮严敌。世珍宝有令子，克播家声。韩延之报书刘裕，国体在焉。袁式赞礼仪崔浩，时称长者，一时有称，信为美哉。

列传第二十七 李宝

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皓之孙也。父翻，字士举，小字武强，私署骁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宝沉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伯父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宝徙于姑臧。岁馀，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则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戒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公业早卒，冲别有《传》。

承，字伯业，少有策略。初，宝欲谋归款，民僚多有异议，承时年十三，劝宝速定大计，于是遂决。仍令承随表入质。世祖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后遭父忧，居丧以孝闻。承应传先封，以自有爵，乃让弟茂，时论多之。承方裕有鉴裁，为时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为龙骧将军、荥阳太守。为政严明，甚著声称。延兴五年卒，时年四十五。赠使持节、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长子韶，字元伯，学涉，有器量。与弟彦、虔、蕤并为高祖赐名焉。韶又为季父冲所知重。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迁给事黄门侍郎。后例降侯为伯。兼大鸿胪卿，黄门如故。

高祖将创迁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高祖称善。迁太子右詹事。寻罢左右，仍为詹事、秦州大中正。出为安东将军、衮州刺史。高祖自鄴还洛，韶朝于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东宫，或未至此。”

世宗初，徵拜侍中，领七兵尚书。寻除抚军将军、并州刺史。以从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还京师。虽不知谋，犹坐功亲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律令。

吕苟兒反于秦州，除抚军将军、西道都督、行秦州事，与右卫将军元丽率众讨之。事平，即真。玺书劳勉，复其先爵。时陇右新经师旅之后，百姓多不安业，韶善抚纳，甚得夷夏之心。徵还，行定州事。寻转相州刺史，将军如故。

肃宗初，入为殿中尚书，行雍州事。后除中军大将军、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韶在选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议者贬之。出为冀州刺史。清简爱民，甚收名誉，政绩之美，声冠当时。肃宗嘉之，就加散骑常侍。迁车骑大将军，赐剑佩、貂蝉各一具，骅骝马一匹，并衣服寝具。韶以年及悬车，抗表逊位。优旨不许。转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连接，百姓素闻风德，州内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于官，年七十二。诏赠帛七百匹，赠侍中、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文恭。既葬之后，有冀州兵千馀人戍于荆州，还经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其遗爱如此。初，韶克定秦陇，永安中追封安城县开国伯，邑四百户。

长子玙，字道璠,袭。武定中，骠骑大将军、东徐州刺史。

玙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颇有才学，特为韶所钟爱。清河王怿知赏之，怿为司徒，辟参军。转著作佐郎，加龙骧将军。稍迁通直散骑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领仪注。临淮王彧谓瑾等曰：“卿等三俊，共掌帝仪，可谓舅甥之国。”王、卢即瑾之外兄也。肃宗崩，上谥策文，瑾所制也。庄帝初，于河阴遇害，年四十九。赠冠军将军、齐州刺史。

长子产之，字孙侨。容貌短陋，而抚训诸弟，爱友笃至，年四十九，亡。产之弟茜之，武定末，司空主簿。瑾弟瓒，字道璋，少有风尚。辟司徒参军事。神龟中卒。赠汉阳太守。子修年，大将军开府士曹参军。早亡。

韶弟彦，字次仲。颇有学业。高祖初，举司州秀才，除中书博士。转谏议大夫。后因考课，降为元士。寻行主客曹事，徙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典章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号为称职。

高祖南伐，彦以蕞尔江闽，不足亲劳銮驾，频有表谏。虽不从纳，然亦嘉其至诚。及六军次于淮南，徵为广陵王羽长史，加恢武将军、西翼副将军。还，除冀州赵郡王干长史。转青州广陵王羽长史，带齐郡太

守。徵为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左长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扬州事。寻徵拜河南尹。还至汝阴，复敕行徐州事。转平北将军、平州刺史。还，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渎皆溢。彦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朝廷嘉之，频诏劳勉。入为河南尹。迁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勋卿，转度支尚书。出为抚军将军、秦州刺史。

是时，破落汗拔陵等反于北镇，二夏、豳、凉所在蜂起。而彦刑政过猛，为下所怨。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因四方离叛，遂潜结逆谋。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门，擒彦于内斋，囚于西府。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遂害彦。永安中，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孝贞。

子燮，字德谐，少有风望。解褐司徒参军。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转主簿。卒，赠辅国将军、太常少卿。

燮弟德广，终于中散大夫。德广弟德显，太尉行参军，稍迁散骑侍郎。卒。赠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德显弟德明，秘书郎。彦弟虔，字叔恭。太和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冀州骠骑府长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迁太尉从事中郎。出为清河太守，属京兆王愉反，虔弃郡奔阙。世宗闻虔至，谓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难而来，众情自解矣。"乃授虔别领军前慰劳事。事平，转长乐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贼起，令虔以本官为别将，与都督元遥讨平之。迁后将军、燕州刺史。还为光禄大夫，加平西将军，兼大司农卿。出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衮州刺史。追论平冀州之功，赐爵高平男。还京，除河南邑中正，迁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庄初，授特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赠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谥曰宣景。

长子暖，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参军，稍迁尚书左外兵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年四十。赠安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子褒，武定中，太师法曹参军。

明弟昞，字仁曜。起家高阳王雍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太尉录事参军。孝庄初，与兄暖同时遇害，年四十八。赠散骑常侍、左将军、衮州刺史。

子为，武定中，司空长流参军。昞弟昭，字仁照。卒于散骑侍郎。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子士元、操，武定中，并仪同开府参军事。昭弟晓，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谘议参军。虔弟蕤，字延宾。历步兵校尉、东郡太守、怀农少卿。卒，赠龙骧将军、豫州刺史。长子咏，字义兴，有干局。起家太学博士。领殿中侍御史，稍迁东郡太守。庄帝初，迁安东将军、济州刺史。转广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前废帝时，与第三弟通直散骑常侍义真、第七弟中书侍郎、太常少卿义邕，同时为尔朱仲远所害。义邕，庄帝居蕃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尔朱荣之诛，义邕与其事，由是并及于祸。出帝初，赠咏侍中、骁骑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义真赠前将军、齐州刺史，义邕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咏次弟义慎，司空属。第四弟义远，国子博士。庄帝初，并于河阴遇害。义慎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袭父爵，镇西将军、敦煌公。高祖初，除长安镇都将。转西衮州刺史，将军如故。入为光禄大夫，例降为侯。茂性谦慎，以弟冲宠盛，慎于盈，遂托以老疾，固请逊位。高祖不夺其志，听食大夫禄，还私弟，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优游里舍，不入京师。景明年卒，时年七十一。谥曰恭侯。

子静，字绍安，袭。解褐太尉参军事，定州别驾、东平原太守。神龟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远，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参军，袭爵。稍迁右将军、尚书驾部郎中。出为河内太守。尔朱荣称兵向洛，次其郡境，庄帝潜济河北相会。遐既间荣推奉庄帝，遂开门谒侯，仍从驾南渡。及河阴，为乱兵所害，时年四十二。事宁，追赠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秦州刺史。以侯驾之功，封卢乡县开国怕，邑三百户。

子孝儒，袭。齐受禅，爵例降。

静弟孚，字仲安，恭顺笃厚。起家镇北府功曹参军。定州别驾，汝阳、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庄初，以外亲超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出除镇东将军、沧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长子惠昭，太傅开府城局参军

惠昭弟惠谌，武定中，齐州别驾。

孚弟敬安，奉朝请。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书史。解褐彭城王行参军。稍迁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出为徐州北海王颢抚军府长史。正光末，颢为关西都督，复引为长史，委以戎政。寻加骁骑将军。孝昌三年，卒于军，时年五十三。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

子处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迁通直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光禄大夫、抚军将军、广州开府长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茂弟辅，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书博士，迁司徒议曹掾。太和初，高祖为咸阳王禧纳其女为妃，除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带长社戍。辅绥怀招集，甚得边和。六年，卒于郡，年四十七。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襄武侯，谥曰惠。

长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书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迁通直散骑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寻迁秘书丞。世宗初，兼给事黄门侍郎。景明二年，坐与咸阳王禧谋反诛。时年二十九。

伯尚弟仲尚，仪貌甚美。少以文学知名。二十著《前汉功臣序赞》及季父《司空冲诔》。时兼侍中高聪、尚书邢峦见而叹曰："后生可畏，非虚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参军。景明中，坐兄事赐死，年二十五。

仲尚弟季凯，沉敏有识量。坐兄事，与母弟俱徙边。久之，会赦免，遂寓居于晋阳，沉废积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参军事，加威远将军。寻除并州安北府长史。肃宗崩，尔朱荣阴图义举，季凯豫谋。庄帝践阼，徵拜给事黄门侍郎，封博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寻加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转秘书监，进号中军将军。普泰元年七月，尔朱世隆以荣之死，谓季凯通知，于是见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

子统，字基伯，袭。武定末，太尉刑狱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季凯弟延庆，孝昌中，解褐定州镇北城局参军。稍迁奉车都尉、陈留太守。迁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赠本将军、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仪同开府参军事。

延庆弟延度，武定中，卫将军、安德太守。

辅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干。高祖初，兼散骑常侍，衔命使高丽。以奉使称旨，还，拜常山太守，赐爵真定子。迁冠军将军、怀州刺史，赐爵山阳侯。寻加安南将军、河内公。转安东将军、相州刺史。所在有称绩。

车驾南讨，拜安南将军，副大司马，咸阳王禧为殿中将军。寻被敕与征南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卢渊等军攻赭阳。各不相节度，诸军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战降贼。佐独勒所部，晨夜攻击。属萧鸾遣其太子右卫率坦历生率众来援，咸以势弱不敌，规欲班师。佐乃简骑二千逆贼，为贼所败。坐徙瀛州为民。车驾征宛邓，复起佐，假平远将军、统军。萧鸾新野太守刘忌凭城固守，佐率所领攻拔之。以功封泾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沔北既平，广阳王嘉为荆州刺史，仍以佐为嘉镇南府长史，加辅国将军。别镇新野。及大军凯旋，高祖执佐手曰："沔北，洛阳南门，卿既为朕平之，亦当为朕善守。"

高祖崩，遣敕以佐行荆州刺事，仍本将军。佐在州，威信大行，边民悦附，前后归之者二万许家。寻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书。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庄。子遵袭。

遵，爽俊有父风。历相州治中，转别驾、冀州征北府长史、司空司马。卒，赠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孝庄初，以外戚超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袭。司空谘议参军。武定中，坐通西贼伏诛。

遵弟柬，字休贤。郡辟功曹。以父忧去职，遂终身不食酒肉，因屏居乡里。肃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为参军事。寻转司徒外兵参军。历任城、济北二郡太守。孝庄初，迁镇远将军、济州刺史。卒，赠安北将军、殿中尚书、相州刺史。

子经，司徒谘议参军、行豫州事。兴和初，坐妖言赐死。

柬弟神俊，小名提。少以才学知名，为太常刘芳所赏。释褐奉朝请，转司徒祭酒、从事中郎。顷之，拜骁骑将军、中书侍郎、太常少卿。出为前将军、荆州刺史。

时四方多事，所在连兵。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数版。神俊循抚兵民，戮力固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农卿。肃宗末，除镇军将军、行相州事。于时葛荣南逼，神俊忧惧，乃故坠马伤脚，仍停汲郡，有诏追还。庄帝纂统，以神俊外戚之望，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追论固守荆州之功，封千乘县开国侯，邑一千户。转中书监、吏部尚书。

神俊意尚风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无多声誉。有钜鹿人李炎上书言神俊之失。天柱将军尔朱荣曾补人为曲阳县令，神俊以阶县不用。荣闻大怒，谓神俊自树亲党，排抑勋人。神俊惧，启求解官。乃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寻属尔朱兆入京，乘舆幽执，神俊遂逃窜民间。出帝初，始来归阙，拜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静初，行并州事。寻除骠骑大将军、肆州刺史。入为侍中。兴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赠都督雍秦泾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开国公如故。

神俊风韵秀举，博学多闻，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笃好文雅，老而不辍，凡所交游，皆一时名士。汲引后生，为其光价，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检度，至于少年之徒，皆与亵狎，不能清正方重，识者以此为讥。神俊丧二妻，又欲娶郑严祖妹，神俊之从甥也。卢元明亦将为婚，遂至纷竞，二家阋于严祖之门。郑卒，归元明，神俊惆怅不已，时人谓神俊凤德之衰。神俊无子，从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后之。

韶从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请、太尉录事参军，卒于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遵，有业尚，彭城王勰为定州，请为开府参军。累转员外散骑常侍、游击将军、太中大夫。出为京兆内史。大将军、京兆王继西伐，请为谘议参军。寻除左将军、营州刺史。时四方州镇谋逆，叛乱相续，营州城内，咸有异心。仲遵单车赴州，既至，与大使卢同以恩信怀诱，率皆怡悦。后肃宗又诏卢同为行台，北出慰劳。同疑彼人情难信，聚兵将往。城民刘安定等先有异志，谓欲图己，还相恐动，遂执仲遵。二子清石、陈罕，寻亦见杀。唯兄子徽仁得免。

韶从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刘骏，历晋寿、安东、东莱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为当时所称。太和

十七年，携家累自汉中归国，除步兵校尉。遭母忧解任。起为都水使者。及车驾南伐，以本官兼直阁将军，从平南阳，以功赐爵为伯。寻除司徒司马。彭城王勰为定州，请为司马，带钜鹿太守。勰徙镇扬州，仍请为司马。府解，除征虏将军、太中大夫。出为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颇有政绩。徵拜光禄大夫。肃宗初，除平北将军、中山太守，未拜，迁安北将军、营州刺史。卒于位，时年六十一。赠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安中，子奖为庄帝所亲待，复超赠思穆卫将军、中书监、左光禄大夫。谥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袭。官至散骑侍郎，早卒。

斌兄奖，武定末，司徒左长史。

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

史臣曰：李宝家难流离，晚获归正，大享名器，世业不殒。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声绩洽美矣。神俊才尚风流，殆民望也，贞粹之地，君子或未许焉。

列传第二十八 陆俟

陆俟，代人也。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突，太祖时率部民随从征伐，数有战功，拜厉威将军、离石镇将。天兴中，为上党太守、关内侯。俟少聪慧，有策略。太宗践阼，拜侍郎，迁内侍，袭爵关内侯，转龙骧将军、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当官而行，无所屈桡。世祖亲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蠕蠕。车驾还，复典选部兰台事。与西平公安颉督诸军攻虎牢，克之，赐爵建业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将军。时考州郡治功，唯俟与河内太守丘陈为天下第一。转都督洛豫二州诸军事、本将军、虎牢镇大将。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安定镇大将。既至，怀柔羌戎，莫不归附。追讨崖等，皆获之。徵还，拜散骑常侍。

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徵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世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纲，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日，复除散骑常侍。

世祖征蠕蠕，破凉州，常随驾别督辎重。又与高凉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于河北。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夫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今虽良民，犹以为惧，况其党与乎？若不斩吴，恐长安之变未已。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诸将咸曰："今来讨贼，既破之，获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复至？"俟曰："吴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获免，必诳惑愚民，称王者不死，妄相扇动，为患必大。诸君不见毒蛇乎？断其头犹能为害，况除腹心疾，而曰必遗其类，其可乎？"诸将曰："公言是也。但

得贼不杀，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与诸君当之。”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吴叔不至，诸将各咎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独决，皆此类也。迁内都大官。

安定卢水刘超等聚党万馀以叛，世祖以俟威恩被于关中，诏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事，镇长安。世祖曰：“秦川险绝，奉化日近　，吏民未被恩德，故顷年已来，频有叛动。今超等恃险，不顺王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则超等必合而为一，据险拒战，未易攻也；若以轻兵与卿，则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超等闻之大欣，以为无能为也。既至，申扬威信，示以成败，诱纳超女，外若姻亲。超犹自警，初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往见超，观其举措，设掩袭之计。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适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人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俟乃将二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遂纵酒尽醉而还。后谓将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选精兵五百人，陈国恩德，激厉将士，言至恳切。士卒奋勇，各曰：“以死从公，必无二也。”遂伪猎而诣超，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于是诈醉，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世祖大悦，徵俟还京师，转外都大官，散骑常侍如故。

高宗践阼，以子丽有策立之勋，拜俟征西大将军，进爵东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 ，谥曰成。有子十二人。

长子酸，多智，有父风。高宋见酸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于父矣。”少为内都下大夫　，奉上接下，行止取与，每能逆晓人意，与其从事者无不爱之。

兴安初，赐爵聊城侯，出为散骑常侍、安南将军、相州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　，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馀人，以为假子，旅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在州七年，家至贫约。徵为散骑常侍，民乞留酸者千馀人。显祖不许，谓群臣曰：“酸之善政，虽复古人何以加之？”赐绢五百匹、奴婢十口。酸之还也，吏民大敛布帛以遗之，酸一皆不受，民亦不取，于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长广公寺。后袭父爵，改封建安王。

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县瓠内附，而新民犹怀去就。酸衔旨抚

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馥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蠕蠕犯塞，车驾亲讨，诏馥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浪，一委处分。

显祖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等并皆固谏。馥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高祖。

延兴四年薨，赠以本官，谥曰贞王。馥有六子，琇、凯知名。

琇，字伯琳，馥第五子。母赫连氏，身长七尺九寸，甚有妇德。馥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馥谓之曰："汝祖东闰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遂立琇为世子。馥薨，袭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读书，以功臣子孙为侍御长、给事中，迁黄门侍郎，转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太子左詹事、领北海王师、光禄大夫，转祠部尚书、司州大中正。会从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试守河内郡。咸阳王禧谋反，令子昙和与尹仵期、薛继祖等先据河内。琇闻禧败，斩昙和首。时以琇不先送昙和，禧败始斩首，责其通情，徵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穷治罪状，按琇大逆，陆宗大小，咸见收捕。会将赦，先薨于狱。琇弟凯仍上书诉冤，世宗诏复琇爵。子景祚袭。

凯，字智君，谨重好学。年十五，为中书学生，拜侍御中散，转通直散骑侍郎，迁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凯在枢要十馀年，以忠厚见称，希言屡中，高祖嘉之。后遇患，频上书乞骸骨，诏不许，敕太医给汤药。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号为良吏。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咸阳王禧谋逆，凯兄琇陷罪，凯亦被收，遇赦乃免。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备尽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复琇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耳。逝者不追，今愿毕矣。"遂以其年卒。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惠。

长子暐，字道晖，与弟恭之并有时誉。洛阳令贾祯见其兄弟，欢曰："仆以老年，更睹双璧。"又尝兄弟共侯黄门郎孙惠蔚，惠蔚谓诸宾曰："不意二陆复在座隅，吾德谢张公，无以延誉。"暐起家司徒行参军，太尉西阁祭酒，兼尚书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后除伏波将军。正

光中卒。赠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赠冠军将军、恆州刺史。暐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及《七诱》、《十醉》、章表数十篇。暐与恭之晚不睦，为时所鄙。

子元规，武定中，尚书郎。

恭之，字季顺，有操尚。释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义初，除中书侍郎，领著作郎，寻除河北太守，转征虏将军、殷州刺史。前废帝初，拜廷尉卿，加镇西将军。所历并有声绩，后坐事免。孝静初，还复本任，出除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谥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诗赋凡千馀篇。

子晔，开府中兵参军。

弟石跋，泾州刺史。

石跋弟归，东宫舍人、驾部校尉。

归弟尼，内侍校尉，东阳镇都将。

尼弟丽，少以忠谨入侍左右，太武特亲昵之。举动审慎而无愆失。赐爵章安子，稍迁南部尚书。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僚忧惶，莫知所立。丽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系，乃首建大义，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高宗于苑中，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矣。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无出其右。兴安初，封平原王，加抚军将军。丽辞曰："陛下以正统之重，承基继业，至于奉迎守顺，臣职之常，岂敢昧冒以干大典。"频让再三，诏不听。丽乃启曰；"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宠荣，于分已过，愚款之情未申，犬马之效未殿，愿裁过恩，听遂所请。"高宗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为东平王。丽寻迁侍中、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复其子孙，赐妻妃号。丽以优宠既频，固辞不受，高宗益重之。领太子太傅。丽好学爱士，常以讲习为业。其所待者，皆笃行之流，士多称之。性又至孝，遭父忧，毁瘠过礼。

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闻讳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誉，虑有不测之祸。愿少迟回，朝廷宁静，然后奔赴，犹为未晚。"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方臣

祸难，不即奔波者！”遂便驰赴。乙浑寻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浑悖傲，每为不法，丽数诤之，由是见忌。显祖甚追惜丽，谥曰简王，陪葬金陵。高祖追录先朝功臣，以丽配飨庙庭。丽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次叡，张氏所生。

定国在衤强抱，高宗幸其第，诏养宫内，至于游止常与显祖同处。年六岁，为中庶子。及显祖践阼，拜散骑常侍，特赐封东郡王，加镇南将军。定国以承父爵，频辞不许，又求以父爵让弟叡，乃听之。俄迁侍中、仪曹尚书，转殿中尚书。前后大驾征巡，每擢为行台录都曹事。超迁司空。定国恃恩，不修法度，延兴五年，坐事免官爵为兵。太和初，复除侍中、镇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复王爵。八年，死于州。赠以本官，谥曰庄王，赐命服一袭。

子昕之，字庆始，风望端雅。袭爵，例降为公。尚显祖女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历通直郎。景明中，以从叔暐罪免官。寻以主壻，除通直散骑常侍。未几，迁司徒司马，加辅国将军，出为衮州刺史。寻进号安东将军，治有名绩，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宽平之称。转安北将军、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惠。

初，定国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渊婚亲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弈。安保沉废贫贱，不免饥寒。

昕之容貌柔谨，高祖以其主壻，特垂昵眷。世宗时，年未四十，频抚三蕃，当世以此荣之。昕之卒后，母卢悼念过哀，未几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称，神龟初，与穆氏顿丘长公主并为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无子，为纳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无男，以昕之从兄希道第四子子彰为后。

子彰，字明远，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后，事公主尽礼。丞相高阳王雍尝言曰：“常山妹虽无男，以子彰为兒，乃过自生矣。”

正光中，袭爵东郡公，寻除散骑侍郎，拜山阳太守。庄帝即位，微拜给事黄门侍郎。子彰妻即咸阳王禧女。禧诛，养于彭城王第，庄帝亲之，略同诸姊。建义初，尒朱荣欲修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王，食邑七百户。寻而诏罢，仍复先爵。除安西将军、洛州刺史。还，拜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广平王赞开府谘议参军事。天平中，拜

卫将军、颍州刺史。以母忧去职。元象中，以本将军除齐州刺史，又加骠骑将军，行怀州事。转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将军并如故。一年历三州，当世荣之。还朝，除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又行瀛州事。寻拜侍中。复行沧州事。进号骠骑大将军，行冀州事。除侍读、兼七兵尚书。行青州事。子彰之为州，以聚敛为事，晚节修改，自行青、冀、沧、瀛，甚有时誉，加以虚己纳物，人敬爱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书监。三月卒。年五十四。赙帛一百匹，追赠都督青光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谥曰文宣。

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疾，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训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书舍人。

昂弟骏，太子洗马。

骏弟杳，尚书仓部郎。

叡，字思弼。其母张氏，字黄龙，本恭宗宫人，以赐丽，生叡。丽之亡也，叡始十馀岁，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叡婚自东徐还，经于鄴，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俱趋京师，以为馆客，资给衣马僮使，待之甚厚。为北征都督，拜北部长，转尚书，加散骑常侍。

太和八年正月，叡与陇西公元琛并持节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声称闻于京师。五月，诏赐叡夏服一具。后以叡为北征都督，击蠕蠕，大破之。迁侍中、都曹尚书。时蠕蠕又犯塞，诏叡率骑五千以讨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碛，擒其帅赤河突等数百人而还。加散骑常侍，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叡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寻为使持节、镇北大将军，与阳平王颐为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叡以下各赐衣物布帛。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除尚书令、卫将军。叡大破蠕蠕而还。寻以母忧解令。高祖将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将军。叡固辞，请终情礼。诏曰："叡犹执私痛，致违往旨，金革方驰，何宜曲遂也？加领卫

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后除使持节、都督恆肆朔三州诸军事、本将军、恆州刺史，行尚书令。高祖大考百官，夺叡尚书令禄一周。

十九年，叡表曰：“臣闻先天有弗违之略，后天有顺时之规。今萧鸾盗有名目，窃据江左，恶盈罪稔，天人弃之。取乱攻昧，诚在兹日。愚以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难以力屈。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鼎迁草创，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阳，自成疠疫。且兵徭并举，圣王所难。今介胄之士，外攻雠寇；羸弱之夫，内动土木；运给之费，日损千金。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乎？陛下往冬之举，政欲曜武江汉，示威衡湘，自春几夏，理宜释甲。愿橐旌卷旗，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圣怀无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礼华区，讽风洛浦。然简英略之将，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据其要府，则梁秦以西睹机自服；抚附振威，回麾东指，则义阳以左驰声可制。然后布仁化以绥近，播恩施以怀远。凡在有情，孰不思奋！还遣慕德之人效其馀力，乘流而下，势胜万倍，蕞尔闽瓯，敢不稽颡！岂必兹年，竟斯寸尺。惟愿顾存近敕，纳降而旋，不纡銮舆，久临炎暑。”高祖从之。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寻除都督恆朔二州诸军事，进号征北大将军。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

时穆泰为定州刺史，辞以疾病，上温则甚，请恆州自效，高祖许之。乃以叡为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将军如故。叡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赐死狱中，听免孥戮，徙其妻子为辽西郡民。诏仆射李冲、领军于烈曰：“陆叡、元丕，早蒙宠禄，位极人臣。自与卿等同受非常之诏，朕许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齐信，以保大义。朕于卿等常忘短弃瑕，务相含养。岂谓陆叡无心之甚，一至于斯！乃与穆泰结祸，数图反噬。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阳平王，若不肯从，欲逼乐陵王。讪谤朝廷，书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劝令小缓，于是之后，两人复竞。然犹隐而弗闻。赖阳平王忠贞奋发，获泰之言，便尔驰表，得使正人纠慝，恆岳无尘。是以叡之愆失，处入门诛。朕谛寻前旨，许不尽法。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心逆意，即异馀犯，虽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犹忆先言，兼以末颇异议，听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门子孙，永世不齿。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其父无人明证，理在可睹，但以言无炳灼，隐而弗穷，以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有终，而彼自弃。卿等之间，忽及今日，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

示，想无致怪也。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冲、烈表曰：“臣等邀逢幸会，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无汗马，猥受山河。叨忝之宠，终古无比；莫大之施，万殒靡酬。而叡、丕识乖犬马，心同枭獍，潜引童稚，构兹妖逆，违悖天常，罪逾万殒。叡结衅在心，阴构不息，间说戚蕃，拟窥乾象。虽睹休平，未怀疑惑，何尝片辞披露宿志。原心语迹，实为贼首。丕之二子，从恶累年，交扇东西，规扰并夏，测观此状，无容不知。虽圣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诚尽节，为下之恆分；刑兹无扌舍，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奖以忠贞之义，而更违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诛。而慈造宽渥，更流恩贷，续叡三断之骸，还丕已绝之魄，二三纵宥，实亏宪典。犹复上延天眷，言念畴日。不以臣等背负馀党，别垂明诏，再申齐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读悲惭，惟深愧惕。”

叡长子希道，字洪度，有风貌，美须髯。历览经史，颇有文致。初拜中散，迁通直郎，坐父事徙于辽西。于后得还，从征自效。以军功拜给事中，迁司徒记室、司空主簿。征南将军元英攻萧衍司州，以希道为副，及克义阳，以功赐爵淮阳男。拜谏议大夫。以学关今古，参议新令。转廷尉少卿。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以本将军转梁州刺史。希道频表辞免。又除东夏州刺史，不拜。转北中郎将，迁前将军、郢州刺史。希道善于驭边，甚有威略。转平西将军、泾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赠抚军将军、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伟。天平中，以其曾祖丽有翼戴之勋，诏特复钜鹿郡开国公，邑三百户，令士懋袭。武定中，平东将军、营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书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玺郎中，士宗，士述，建义初，并于河阴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继从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修。建州平北府长史。永安末，为尔朱世隆攻陷州城，见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伟。武定中，安东将军、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悦，尚书外兵郎中、骠骑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遇害于河阴。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相州刺史。

希悦弟希谧，太尉参军，早卒。

希谧弟希静，字季默。司徒默曹，稍迁邵郡太守。

希静弟希质，字幼成。起家员外郎，领侍御史，稍迁散骑侍郎、阳城太守。孝庄初，除龙骧将军、胶州刺史。萧衍遣将率众数万从郁洲浮海据岛，来侵州界，希质讨破之。转建州刺史，将军如故。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率众北还晋阳，希质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质妻元氏，荣妻之兄孙，由是获免。天平初，给事黄门侍郎，迁魏尹，转太常卿、卫大将军、都官尚书。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青州刺史，谥曰文。希质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于物，唯与山伟、宇文忠之等共为朋党，排毁朝俊，有识者薄之。

子珣、字子琰。开府参军。次瑾，字子瑜。性并粗险，乃为劫盗，珣、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达。武定中，并仪同开府参军。

丽弟颓，早卒。子□，字清都。性机巧，因位长水校尉，赐爵广牧子。迁龙骧将军、游击将军、北中郎将。转南中郎将，带鲁阳太守，进号前将军。卒，赠本将军、夏州刺史，谥曰顺。

颓弟陵成，中校尉、河间太守、秘书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龙成，有父兄之风。少以功臣子为中散，稍迁散骑常侍，赐爵永安子。加平远将军，出为安南将军、青州刺史，假乐安公。爱民恤下，百姓称之。卒。

子昶，字细文，袭爵。正始中，为太尉属，加宁远将军，以本官行荥阳郡事。被劾，会赦免。久之，进号广武将军，迁司空司马，寻拜光禄大夫。昶无他才能，唯饮酒为事。出为平西将军、京兆内史，固辞不拜。转平北将军、肆州刺史。入为卫将军、大鸿胪卿，仍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中，进号骠骑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左右、兼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太仆卿。复以本将军为东徐州刺史。寻卒。赠本将军、卫尉卿、青州刺史。

龙成季弟骐驎，侍御中散，转侍御长。太和初，新平太守、银青光禄大夫，以彭城勋除夏州刺史。

子高贵，孝昌中，衮州镇东府法曹参军。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书。操弟楚。

高贵弟顺宗，员外郎、秘书中散。

子概之，武定末，东莞太守。

俟族弟宜，云中镇将。

子隽，高宗世，历侍中、给事。显祖初，侍御长。以谋诛乙浑，拜侍中、乐部尚书。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赐爵安乐公，甚见委任。寻拜尚书令。后除安东将军、定州刺史，转征东大将军、相州刺史。政尚宽惠，民吏安定。卒，谥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仓曹参军。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卫将军、仪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陆俟威略智器有过人者。酹识干明厉，不替家风。丽忠国奉主，为时梁栋，蹈忠覆义，制于一竖。惜哉！叡、琇以沉雅显达，而衅逆陷祸。深山大泽，实有龙蛇。希道风度有声，子彰令终之美也。

列传第二十九 源贺

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贺伟容貌，善风仪。世祖素闻其名，及见 ，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从击叛胡白龙，又讨吐京胡，皆先登陷陈。进号平西将军。

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诏问攻战之计。贺对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于是遣贺率精骑历诸部招慰，下三万馀落，获杂畜十馀万头。及围姑臧，由是无外虑，故得专力攻之。凉州平，迁征西将军，进号西平公。又从征蠕蠕，击五城、吐京胡，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贺为人雄果，每遇强寇，辄自奋击。世祖戒之曰：“兵凶战危，不宜轻犯；卿可运筹处分，勿恃身力也。”贺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实，何可滥也？”赐名贺焉。拜殿中尚书。

南安王余为宗爱所杀也，贺部勒禁兵，静遏外内，与南部尚书陆丽决议定策，翼戴高宗。令丽与刘尼驰诣苑中 ，奉迎高宗，贺守禁中为之内应。俄而丽抱高宗单骑而至，贺乃开门。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贺有力焉。转征北将军，加给事中，以定策之勋，进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赐百僚，谓贺曰：“朕大赍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谦退也。”贺辞，固使取之，贺唯取戎马一匹而已。

是时，断狱多滥，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 ，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姪在大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高宗纳之。出为征南将军、冀州刺史，改封陇西王。贺上书曰：“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虞书》曰‘流宥五刑’，此其义也。臣受恩深重，无以仰答，将违阙

庭，豫增系恋，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纳之。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久之，高宗谓群臣曰：“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弃北番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贺，朕治天下复何忧哉！顾忆诚言，利实广矣。”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进此计，非圣明不能纳此言。”

贺之临州，鞫狱以情，徭役简省。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有司有闻。高宗谓群臣曰；“贺诚心事国，朕为卿等保之　，无此明矣。”乃精加讯检，华果引诬。于是遣使者诏贺曰“卿以忠诚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洁而受苍蝇之汙。朕登时研检，已加极法，故遣宣意。其善绥所莅，勿以嚣谤之言致损虑也。”贺上书谢。书奏，高宗顾谓左右曰：“以贺之忠诚，尚致其诬，不若是者，可无慎乎！”时考殿最，贺治为第一，赐衣马器物，班宣天下。贺上表请代，朝议以贺得民情，不许。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蠕蠕寇边，贺从驾追讨，破之。显祖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屯漠南，乃驰传徵贺。贺既至　　，乃命公卿议之。贺正色固执不可。即诏贺持节奉皇帝玺绶以授高祖。

是岁，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馀落。倍道兼行，追贼党郁朱于等至枹罕　，大破之，斩首五千馀级，虏男女万馀口、杂畜三万馀头。复追统万、高平、上邽三镇叛敕勒至于金城，斩首三千级。贺依古今法及先儒耆旧之说，略采至要，为十二陈图以上之。显祖览而嘉焉。

贺以年老辞位，诏不许。又诏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　，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恆有北顾之虑也。”事寝不报。

又上书称病笃，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许之。朝有大议皆就询访，又给衣药珍羞。太和元年二月　，疗疾于温汤，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屡问消息，太医视疾。患笃，还京师。贺乃遣令敕诸子曰：“吾顷以老患辞

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赠侍中、太尉、陇西王印绶，谥曰宣，赙杂彩五百匹，赐辒辌车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于金陵。

长子延，性谨厚好学。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赐爵武城子，西冶都将。卒，赠凉州刺史、广武侯 ，谥曰简。子鳞袭。

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谦恭宽雅，有大度。高宗末，为侍御中散。父贺辞老 ，诏怀受父爵，拜征南将军。寻为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还，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清俭有惠政，善于抚恤，劫盗息止，流民皆相率来还。岁馀，复拜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又督诸军征蠕蠕，六道大将咸受节度。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后例降为公。除司州刺史。从驾南征，加卫大将军，领中军事。以母忧去职，赐帛三百匹、谷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将军、夏州刺史，转都督雍岐东秦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

景明二年，徵为尚书左仆射，加特进。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 ，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而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怀乃奏曰：“谨按知制：逃吏不在赦限。窃惟圣朝之恩，事异前宥，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发而仍遣边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执，谓宜免之。”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臣以为法贵经通，治尚简要，刑宪之设，所以纲罗罪人。苟理之所备，不在繁典；行之可通，岂容峻制？此乃古今之达政，救世之恆规。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按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又谋逆滔天，轻恩尚免；吏犯微罪，独不蒙赦，使大宥之经不通，开生之路致壅，进违古典，退乖今律？辄率愚见，以为宜停。”书奏，世宗纳之。

其年，除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怀奏曰：“南贼游魂江扬，职为乱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贵臣重将 ，靡才孑遗，崇信奸回，昵比阉竖，内外离心，骨肉猜叛。萧宝融僭号于荆郢，其雍州刺史萧衍勒兵而

东袭，上流之众已逼其郊。广陵、京口各持兵而怀两望，钟离、淮阴并鼎峙而观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门。君子小人，并罗灾祸，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实天启之期，吞并之会。乘厥萧墙之衅，藉其分崩之隙，东据历阳，兼指瓜步，缘江镇戍，达于荆郢。然后奋雷电之威，布山河之信，则江西之地，不刃自来，吴会之乡，指期可举。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贤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则劲敌也。若萧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后图之难，实亦扬境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陆，彼所谙利。脱江湘无波，君臣效职，藉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今宝卷邑居有土崩之形，边城无继援之光，清荡江区，实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诏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将欲亡之，诸番又愿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会？但以养害，仁者不为。且十月五日，衍军已达大航，其大伤小亡之势，久应有决。假令天罚宝卷，衍兵获进，则衍之主佐，又是乱亡遣孽，皇灵其能久佑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边书继至，殄悴之氓，理须救接。若尔者，扬州兵力，配积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处分，别加慰勉，令妙尽边算也。”以衍事克，遂停。

怀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爱所弑。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　，宗爱异图，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表迎高宗，纂微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蒙授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被徵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叡状私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录，封叡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白。窃惟先臣远则援立高宗，宝历不附；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丽以父功而获河山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社之赐。得否相悬，请垂裁处。”诏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比授冯翊郡开国公，邑百户。”

又诏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恆燕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俗　，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怀衔命巡抚，存恤有方，但宜运转，

有无通济。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劲兄于祚与怀宿昔通婚，时为沃野镇将，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祚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少旧，亦贪秽狼藉，置酒请怀，谓怀曰；“命之长短，由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人捡镇将罪状之处。”尼须挥泪而已，无以对之。怀既而表劾尼须。其奉公不挠，皆此类也。

怀又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　　，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活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馀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诏曰：“省表具恤民之怀，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为永准。如斯之比，不便于民，损化害政者，其备列以闻。”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四十馀条，皆见嘉纳。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恆代。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　，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徵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又诏怀子直寝徽随怀北行。诏赐马一匹、细铠一具、御槊一枚。怀拜受讫，乃于其庭跨鞍执槊，跃马大呼，顾谓宾客曰；“气力虽衰，尚得如此。蠕蠕虽畏壮轻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庙胜之规，总骁捍之众，足以擒其酋帅，献俘阙下耳。”时年六十一。怀至云中，蠕蠕亡遁。

怀旋至恆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　，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颇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自皇魏统极，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笼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戒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淮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

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主无忧矣。”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迁骠骑大将军。

时武兴氐王杨绍先叔集起反叛，诏怀使持节、侍中、都督平氐诸军事以讨之，须有兴废，任从权计。其邢峦、李焕并禀节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诏给东围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布七百匹、蜡三百斤　，赠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书卢昶奏：“太常寺议谥曰，怀体尚宽柔，器操平正，依谥法，柔直考终曰‘靖’，宜谥靖公。司徒府议，怀作牧陕西，民馀惠化，入总端贰，朝列归仁，依谥法，布德执议曰‘穆’，宜谥穆公。二谥不同。”诏曰：“府、寺所执，并不克允，爱民好与曰‘惠’，可谥惠公。”

怀性宽容简约，不好烦碎。恆语人曰；“为贵人，理世务当举纳维，何必须太子细也。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　，楹栋平正，基壁完牢，风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饮酒而喜以饮人，好接宾友，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怀有七子。

长子规，字灵度。中书学生、羽林监，袭爵。年三十三卒。

子肃，袭。卒。

子绍，袭。景明初，诏复王爵，寻除陇西郡开国公。卒于光禄大夫。赠度支尚书、冀州刺史，谥曰文。

子文远，袭。齐受禅，例降。

规弟荣，字灵并。年三十二，卒于司徒掾，赠光州刺史。

荣弟徽，字灵祚。年二十八。卒于直阁将军，特赠洛州刺史，谥曰质。

徽弟玄谅，出后怀弟奂。卒，赠代郡太守。

玄谅弟子雍，字灵和。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自秘书郎，除太子舍人、凉州中正。肃宗践阼，以宫臣例转奉车都尉，迁司徒属。转太中大夫、司徒司马。除恆农太守，迁夏州刺史。

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子雍婴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子雍善绥抚，得士心，人人戮力，无有离贰。以饥馑转切，欲自出求粮，留子延伯据守。僚属佥云："今天下分析，寇贼万重，四方音信，莫不断绝。俄顷之间，变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张？未若弃城俱去，更展规略。"子雍泣而谓众曰："吾世荷国恩，早受籓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御以来，岁月不浅，所患乏粮，不得制胜。吾今向东州，得数月之食，还与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延伯与将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辞，三军莫不呜咽。子雍行数日，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子雍乃密遣人赍书，间行与城中文武云："大军在近，努力围守，必令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虽被囚执，雅为胡人所敬，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安危祸福之理，劝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雍降。时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雍具陈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马，令其先行。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雍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仍平东夏，徵税租粟，运于统万。于是二夏渐宁。

及萧宝夤等为贼所败，贼帅宿勤明达遣息阿非率众邀路。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时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棠桥。子雍与交战，太破之，生禽维摩。又攻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渐至于东，转战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问。除散骑常侍、使持节、假抚军将军、都督、兼行台尚书。复破贼帅纥单步胡提于曲沃堡。肃宗玺书劳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复破阿非军，多所斩获。诏遣侍中、尚书令、城阳王徽于潼关宣旨慰劳。除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封乐平县开国公，邑一千户。

还洛，以葛荣久逼信都，诏假子雍征北将军，为北讨都督。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鄴反，敕子雍与都督李神轨先讨之。子雍行达汤阴，鉴遣弟斌之夜袭子雍军，不克，奔败而返。子雍乘机继进，径围鄴城，与裴衍、神轨等攻鉴，平之。改封阳平县开国公，增邑千五百户，进号镇东将军。遂与裴衍发鄴以讨葛荣，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馀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书曰；"贼中甚饥，专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饱暖。高壁深垒，勿与争锋，彼求战则不得，野掠无所获，不盈数旬，可坐制凶丑。"时裴衍复表求行，诏子雍与衍速进。子雍重表固请，如谓不可，乞令裴衍独行。若不赐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败旦夕。诏不听，遂与衍俱进。至阳平郡东北漳曲，荣率贼十万来逼官军。

子雍战败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赠车骑大将国、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赠司空，谥曰庄穆。

长子延伯，出后从伯。次子士则，早亡。士则弟士正、士规，并坐事死。次楷，字士质，小字那延，袭。武定中，齐文襄王府参军，齐受禅，例降。

延伯，初为司空参军事。时南秦民吴富反叛，诏以河间王琛为都督，延伯叔父子恭为军司。延伯为统军，随子恭西讨，战必先锋。子恭见其年幼，常诃制之而不能禁。

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诏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斗野战，勇冠三军。子雍之向东夏，留延伯城守，会以后事。延伯与兵士共分汤菜，防固城隍。及子雍为胡所执，合城忧惧，延伯乃人人晓喻曰；“吾父吉凶不测，方寸焦烂，实难裁割。但奉命守城，所为处重，若以私害公，诚孝并阙。诸君幸得此心，无亏所寄。”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励愤。朝廷闻而嘉之。除龙骧将军，行夏州事，封五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卒能固守。及后刺史至，延伯率领义众还赴子雍，共平黑城。在棠桥战，先锋陷陈，身擒维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

随子雍至都，进爵浮阳伯，增封百户，为谏议大夫。假冠军将军、别将，随子雍北讨。与葛荣战殁，时年二十四。赠持节、平北将军、凉州刺史，开国如故。

子孝孙，袭。齐受禅，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灵顺，聪惠好学。初辟司空参军事。司徒祭酒、尚书北主客郎中，摄南主客事。

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许团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状，周列云已萧衍黄门侍郎。又称心存山水，不好荣宦，屡曾辞让，贻彼赫怒，遂被出为齐康郡。因尔归国，愿毕志嵩岭。比加采访，略无证明；寻其表状，又复莫落。案牒推理，实有所疑。何者？昔夷齐独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辞禄，汉帝因成其美。斯实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萧衍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岂有士辞荣禄而苟不听之哉？推察情理，此则孟浪。假萧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为死急，何宜轻去生养之土，长辞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荣官，志愿嵩岭者，初

届之日，即应杖策寻山，负帙沿水。而乃广寻知已，遍造执事。希荣之心已见，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鸿去乡，终佣吴会；逢萌浮海，远客辽东。并全志养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实，何其悬哉？又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忽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于是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阙，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

河州羌却铁忽反，杀害长吏，诏子恭持节为行台，率诸将讨之。子恭严勒州郡及诸军，不得犯民一物，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两旬间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为行台左丞，巡行北边。

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曰：“臣闻辟台望气，轨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范世之道斯远。是以书契之重，理冠于造化；推尊之美，事绝于生民。至如郊天飨帝，盖以对越上灵；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严父以兹为大，乃皇王之休业，有国之盛典。窃惟皇魏居震统极，总宙驭宇，革制土中，垂式无外。自北徂南，同卜维于洛食；定鼎迁民，均气侯于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永平之中，始创雉构，基趾草昧，迄无成功。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缘期发旨，即加葺缮。侍中、领军臣叉，物动作官，宜赞授令。自兹厥后，方配兵人，或给一千，或与数百，时退节缩，曾无定准，欲望速了，理在难克。若使专役此功，长得营造，委成责办，容有就期。但所给之夫，本自寡少，诸处竞借，动即千计。虽有缮作之名，终无就功之实。爽垲荒茫，淹积年载，结架崇构，指就无兆。仍令肄胄之礼，掩仰而不进；养老之仪，寂寥而不返。构厦止于尺土，为山顿于一匮，良可惜欤！愚谓召民经始，必有子来之歌；兴造勿亟，将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牵役，废此与彼，循环无极。便是辍创礼之重，资不急之费，废经国之功，供寺馆之役，求之远图，不亦阙矣？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使祖宗有荐配之期，苍生睹礼乐之富。”书奏，从之。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又领治书侍御史。

秦益氐反，诏子恭持节为都督、河间王琛军司以讨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镇反，以子恭兼给事黄门郎，持节慰劳。还，拜河内太

守，加后将军，平绛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险涩不通，以子恭为当囗郡别将。俄而建兴蜀复反，相与连势，进子恭为持节、散骑常侍、假平北将军、征建兴都督，仍兼尚书行台，与正平都督长孙稚合势进讨，大破之。正平贼帅范明远与贼帅刘牙奴并面缚请降。事平，除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

武泰初，郢州刺史元愿达以城降萧衍，诏徵都督尉庆宾还京师，回众隶子恭以讨之。衍将夏侯夔率众数万来寇，远近不安。夔乘势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随方应援，贼并破走。萧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复遣四将，率众三万，入围南顿，北攻陈项。子恭遣军御之，贼复奔退。加镇南将军，又兼尚书行台。子恭勒众渡淮，徙民于淮北，立郡县，置戍而还。萧衍直阁将军、军主胡智达等八将，与其监军阎次洪入寇，屯于州城东北四十馀里。子恭击破之，斩智达，生擒次洪。

元颢之入洛也，加子恭车骑将军，子恭不敢拒之，而频遣间使参庄帝动静。未几，颢败，车驾还洛，进征南将军、兼右仆射，假车骑将军，后加散骑常侍。板桥蛮文石活、石忌粗受萧衍印节，扇诱党类，据险寇窃。子恭躬率将士，径袭其栅，数日之中，歼殪略尽。诸蛮款服，咸求输税。徵拜右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仍本将军。录其前后征讨功，封临颍县开国侯，食邑六百户，加散骑常寺，俄迁侍中。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度律据断河桥，诏子恭为都督以讨之。出顿于大夏门北。寻而太府卿李苗夜烧河桥，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书仆射，为大行台、大都督。寻迁卫将军、假车骑将军，率诸将于太行筑垒以防之。既而尔朱兆率众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龙、羊文义开栅降兆。子恭退走，为兆所破。众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窜于缑氏，仍被执送，俄而见释。

前废帝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寻授散骑侍郎、都督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假车骑大将军、行台仆射、荆州刺史。以与定策之勋，封临汝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时叛蛮雷乱清受萧衍衮州刺史章绶，入为寇掠，诸蛮从之，置立郡县。子恭讨平之。永熙中，入为吏部尚书，加骠骑大将军。以子恭前在豫州战功，追赏襄城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又论子恭馀效，封新城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子恭寻表请转授第五子文盛，许之。天平初，除中书监。三年，拜魏尹，又为齐献武王军司。元象元年疑兴和二年，赠都督徐衮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衮州刺史，谥曰文献。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转授临颍县开国侯。武定末，太子洗马。

彪弟文瑶，武定中，袭襄城县开国男。齐受禅，爵并降。

子恭弟纂，字灵秀。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凉州大中正，转太府少卿。建义初，遇害河阴，年三十七。赠散骑常侍、征北将军、定州刺史。

怀弟奂，字思周，少而谨密。初为中书学生。随父讨敕勒，有斩获之功，迁中散。前后使检察州镇十馀所，皆有功绩。除长乐太守，以母老解官归养。卒，无子。

史臣曰：源贺堂堂，非徒武节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禅让，殆社稷之臣也。怀干略兼举，出内有声，继迹贤考，不坠先业。子雍效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列传第三十 薛辩寇赞郦范韩秀尧暄

薛辩，字允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　，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武、苻坚，常凭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太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卒于位，年四十四。

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刘裕擒泓，辟相府行参军　，随裕渡江。寻转记室参军。辩将归国，密使报谨，遂自彭城来奔。朝廷嘉之，授河东太守。后袭爵平西将军、汾阴侯。谨所治与屈丐连接，结士抗敌，甚有威惠。始光中，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山胡白龙凭险作逆，世祖诏镇南将军奚眷与谨自太平北入，讨平之。除安西将军、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真君元年，徵还京师，除内都坐大官。五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时年四十四。寻赠镇西将军、秦雍二州刺史，谥曰元公。

长子初古拔，一曰车辂拔，本名洪祚，世祖赐名。沉毅有器识，年始弱冠　　，司徒崔浩见而奇之。真君中，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世祖亲讨之。乃诏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事平，除中散，赐爵永康侯。世祖南讨，以拔为都将，从驾临江而还。又共陆真讨反氐仇辱檀、强免生，平之。皇兴三年，除散骑常侍，尚西河长公主，拜附马都尉。其年，拔族叔刘彧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敕拔诣彭城劳迎。除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延兴二年，除镇西大将军、开府，进爵平阳公。三年，拔与南袞州刺史游明根、南阳平太守许含等以治民著称，徵诣京师。显祖亲自劳勉，复令还州。太和六年，改爵为河东公。八年三月，诏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康。

长子胤，字宁宗，少有父风。弱冠，拜中散，袭爵镇西大将军、河

东公　，除县瓠镇将。萧赜遣将寇边，诏胤为都将，与穆亮等拒于淮上。寻授持节义阳道都将。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诏诸刺史、镇将曾经近侍者，皆听赴阙，胤随例入朝。属开革五等，降公为侯。十七年，高祖南讨，诏赵郡王干、司空穆亮为西道都半。时干年少，未涉军旅。高祖乃除胤假节、假平南将军，为干副军。行达裒父，以萧赜死，班师。又为都将，共讨秦州反贼支酉，生擒斩之。除立忠将军、河北太守。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馀家，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馀人，一时戮之。于是群盗慑气，郡中清肃。二十三年秋，遇疾，卒于郡。时年四十四。谥曰敬。

子裔，字豫孙，袭爵。性豪爽，盛营园宅，宾客声伎　，以恣嬉游。历尚书左外兵郎、左军将国，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出为洛州刺史。卒，赠平西将军、岐州刺史。

子孝绅，袭爵。稍迁前将军，太中大夫。孝绅立行险薄，坐事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死。后赠征西将国、华州刺史。

胤弟□，字崇业。广平王怀郎中令、汝阴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参军。

修仁弟玄景，陈留太守。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阳平王国常侍，稍迁河东太守。

长子麟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太和九年，萧赜使至，乃诏麟驹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时年三十五。赠宁朔将军、河东太守，谥曰宣。

长子庆之，字庆警，颇以学业闻。解褐奉朝请。领侍御史，迁廷尉丞。廷尉寺邻接北城，曾夏日于寺傍执得一狐。庆之与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杀之，或以长育之致，宜待秋分。二卿裴延俊、袁悉互有同异。虽曰戏谑，词义可观，事传于世。转尚书郎、兼尚书左丞，为并肆行台，赐爵龙丘子，行并州事。迁征虏将军、沧州刺史。为葛荣攻围，城陷。寻患卒。后赠右将军、华州刺史。

庆之弟英集，性通率。随舅李崇在扬州积年，以军功历司徒铠曹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卒。

驎驹弟凤子。自徙都洛邑，凤子兄弟移属华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为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转太尉府铠曹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正始初，为持节、征义阳军司。还京，其年秋卒。时年四十九。赠陵江将军、光城太守。

凤子弟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别驾。稍迁河东太守、征仇池都将。有六子。长子聪。字延智。有世誉。累迁治书侍御史、直阁将军，为高祖所知。世宗践阼，除辅国将军、齐州刺史。卒于州。赠征虏将军、华州刺史。

长了景茂，司州记室从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颇有文学。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为御史。历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常山太守。遇恶疾而卒。

聪弟道智，尚书郎。卒。

子长瑜，天平中，为征东将军、洛州刺史。击贼潼关，没于陈。赠都督冀定太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昙贤，卒于国子博士。

小子景渊，尚书左民郎。

昙贤弟和，字导穆。解褐大将军刘昶府行参军。转司空长流参军，除太尉府主簿，迁谏议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诏和发汾、华、东秦、夏四州之众讨龙驹，平之。和因表立东夏州，世宗从之。又行正平、颍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骑常侍。萧衍遣将张齐寇晋寿，诏和兼尚书左丞，为西道行台，节度都督傅竖眼诸军，大破齐军。正光初，除左将军、南青州刺史。卒于州，年五十五。赠安北将国、瀛州刺史。

长子元信，武定末，中军将军、仪同开府长史。

和弟季令，奉朝请。

破胡弟破氐，为本州别驾，早卒。四子。

长子敬贤，为钜鹿太守。

破氐弟积善，为中书博士、临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赞，字奉国，上谷人，因难徙冯翊万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赞弟谦之有道术，世祖敬重之，故追赠修之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公，赐命服，谥曰哀公，诏秦雍二州为立碑于墓。又赠修之母为冯翊夫人。及宗从追赠太守、县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临民者七郡、五县。

赞少以清素知名，身长八尺，姿容严嶷，非礼不动。苻坚仆射韦华，州里高达，虽年时有异，恆以风味相待。华为冯翊太守，召为功曹，后除襄邑令。姚泓灭，秦雍人千有馀家推赞为主，归顺。拜妥远将军、魏郡太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繦负自远而至，三倍于前。赐赞爵河南公，加安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侨郡以益之。虽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

初，赞之未贵也，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至方伯封公。"及贵也，文以民礼拜谒，仍曰："明公忆民畴昔之言乎？尔日但知公当贵，然不能自知得为州民也。"赞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人咸谓不然。及琼被选为盩厔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果以暴疾，未拜而终。昔魏舒见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乃赐文衣服、良马。赞在州十七年，甚获公私之誉，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遣令薄葬，敛以时服。世祖悼惜之。谥曰宣穆。

长子元宝，袭爵，为豫州别驾。兴安元年卒，赠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子祖，袭爵。高祖时，为安南将军、东徐州刺史，卒。

子灵孙，袭。赭阳太守。

元宝弟虎皮，有才器。本县令。

虎皮弟臻，字仙胜。年十二，遭父忧，居丧以孝称。轻财好士。显祖末，为中川太守。

时冯熙为洛州刺史，政号贪虐。仙胜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转弘农太守。后以母老屡求解任，久乃从之。高祖初，母忧未阕，以恆农大盗张烦等贼害良善，徵为都将，与荆州刺史公孙初头等追揃之。拜振武将军、比阳镇将，有威惠之称。迁建威将军、郢州刺史。及高祖南迁，郢州地为王畿，除弘农太守。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

长子祖训，顺阳太守。

祖训弟治，字祖礼。自洛阳令稍迁镇远将军、东荆州刺史。代下之后，蛮民以刺史郦道元峻刻，请治为刺史。朝议以边民宜悦，乃以治代道元，进号征虏将军。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虽久，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备设帏帐几杖，以时节开堂列拜，垂泪陈荐，若宗庙然。吉凶之事必先启告，远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迁前将军、河州刺史。在任数年，遇却铁忽反，又为城民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会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书。畏避势家，承颜侯色，不能有所执据。寻迁金紫光禄大夫。是时，蛮反于三鸦，治为都督追讨，战没。赠持节、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七兵尚书、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弥，兼尚书郎。为城阳王徽所亲待。永安末，徽避尔朱兆脱身南走，归命于弥。弥不纳，遣人加害，时论深责之。后没关西。

治长子朏之，字长明。自直后、奉朝请，再迁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仍直后。建义中，出除冠军将军、东荆州刺史，兼尚书，为荆郢行台。代迁，除征虏将军。普泰中，袭爵，又为东荆州刺史。永熙中，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郦范，字世则，小名记祖，范阳涿鹿人。祖绍，慕容宝濮阳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衮州监军。父嵩，天水太守。范，世祖时给事东宫。高宗践阼，追录先朝旧勋，赐爵永宁男，加宁远将军。以治礼郎奉迁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进爵为子。

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南征，范为左司马。师次无盐，刘彧戍主申纂凭城拒守。识者佥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久稽机侯。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去攻守，谓方城可

凭，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时也。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戒旅，密厉将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若舒迟，民心固矣。司马之策是也。”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旦便腾城，崇朝而克。白曜将尽以其人为军实。范曰：“齐四履之地，世号‘东秦’，不远为经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沾泽，连城有怀贰之将，此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义，示之轨物，然后民心可怀，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进次肥城，白曜将攻之。范曰：“肥城虽小，攻则淹日，得之无益军声，失之有损威势。且见无盐之卒，死者涂炭，成败之机，足为鉴矣。若飞书告喻，可不攻自伏；纵其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乃以书晓之，肥城果溃。白曜目范于众曰：“此行也，得卿，三齐不足定矣。”

军达升城，刘彧太原太守房崇吉弃母妻东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宁朔将军张元孙奉笺归款，请军接援。白曜将遣偏师赴之。范曰：“桑梓之恋，有怀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无坟栢之累。拥众数万，劲甲坚城，强则据战，势屈则走。师未逼之，朝夕无患，竟何所畏，已求援军？且观其使，词烦而颜愧，视下而志怯，币厚言甘，诱我也。若不远图，惧亏军势。既进无所取，退逼强敌，羝羊触藩，羸角之谓。未若先守历城，平盘阳，下梁邹，克乐陵，然后方轨连镳，扬旌直进，何患不壶浆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后纳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盘阳诸戍，势不野战；文秀必克殄，意在先诚，天与不取，后悔何及？”范曰：“短见犹谓不虚。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据东阳为诸城根本，多遣军则历城之固不立，少遣众则无以惧敌心。脱文秀还叛，闭门拒守，偏师在前，为其所挫，梁邹诸城追击其后，文秀身率大军，必相乘迫。腹背受敌，进退无途，虽有韩白，恐无全理。愿更思审，勿入贼计中。”白曜乃止。遂表范为青州刺史以抚新民。后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迁尚书右丞。

后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范前解州还京也，夜梦阴毛拂踝。他日说之。时齐人有占梦者曰史武，进云：“豪盛于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全齐，再禄营丘矣。”范笑而答曰：“吾将为卿必验此梦。”果如其言。是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高祖诏范曰：“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所以超迁显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远。虽外无殊效，亦未有负时之愆。而镇将伊利妄生奸挠，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有司推验，虚实自显，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为算略，勿复怀疑。等卿别犯，处刑及鞭；今恕刑罢鞭，止罚五十。卿宜克循，绥辑边服，称朕意也。”还朝，年六十

二，卒于京师，谥曰穆。范五子，道元在《酷吏传》。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历史传，有干略。处奉朝请，迁尚书二千石郎中，加威远将军，为汉川行台，迎接降款。以功除员外常侍，领郎中。转辅国将军、骁骑将军。出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迁长乐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赠后将军、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伟。武定初，司徒刑狱参军。

道慎弟约，字善礼。起家奉朝请，再行冠军将军、司徒谘议参军。朴质迟钝，颇爱琴书。性多造请，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坎□禀于世，不免饥寒。晚历东莱、鲁郡二郡太守，为政清静，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范弟神虎，尚书左民郎中。

神牙弟夔。子恽，字幼和，好学，有文才，尤长吏干。正光中，刺史裴延俊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又举秀才，射策高第，为奉朝请。后延俊为讨胡行台尚书，引为行台郎。以招抚有称，除尚书外兵郎，仍行台郎。及延俊解还，行台长孙稚又引为行台郎，加征虏将军。恽颇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许，每进计于稚，多见纳用。以功赏魏昌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恽在军，启求减身官爵为父请赠。诏赠夔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恽后与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阳。武泰中，尔朱荣称兵赴洛，恽与元珍不从其命，为荣行台郎、中樊子鹄所攻，城陷被害，时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颇行于世。撰慕容氏书，不成。

子怀则，武定末，司空长流参军。

夔弟神期，中书博士。

神期弟显度，司州秀才、尚书库部郎。

韩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俊谒者仆射。父昞，皇始初归国，拜宣威将军、骑都尉。秀历吏任，稍迁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拜广武将军。高宗称秀聪敏清辨，才任喉舌，遂命出纳王言，并掌机密。行幸游猎，随侍左右。显祖践阼，转给事中，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

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此蹙国之事，非辟

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窥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馀里，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太和初，迁内侍长。后为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渔阳公。在州数年，卒。子务袭爵。

务，字道世，性端谨，有治干。初为中散，稍迁太子翊军校尉。时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杨灵珍谋叛。以务为统军，受都督李崇节度以讨灵珍。有战功，授后军长史，徵赴行在所。还，迁长水校尉。景明初，假节行肆州事，转左中郎将、宁朔将军、试守常山郡。又为征蛮都督李崇司马。崇揃荡群蛮，除近畿之患，务有力焉。后除镇北府司马。初试守常山，府解，复为平北长史。务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会赦免。后除龙骧将军、郢州刺史。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颈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风素，可付其家人。”边人李旻、马道进等诈杀萧衍黄坂戍主，率户来降。务信之，遣兵千馀人迎接。户既不至，而诈表破贼，坐以免官。久之，拜冠军将军、太中大夫，进号左将军。神龟初卒。

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本名钟葵，后赐为暄。祖僧赖，太祖平中山，与赵郡吕舍首来归国。

暄聪了，美容貌，为千人军将、东宫吏。高宗以其恭谨，擢为中散。奉使齐州，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推情诊理，皆得其实。除太尉中给事、兼北部曹事，后转南部。太和中，迁南部尚书。于时始立三长，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藉。赐独车一乘，厩马四匹。时萧赜遣其将陈显达寇边，以暄为使持节、假中护军、都督南征诸军事、平阳公。军次许昌，会陈显达遁走，暄乃班师。暄前后从征及出使检察三十馀许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称。赏赐衣服二十具、彩绢十匹、□织千馀段、奴婢十口，赐爵平阳伯。及改置百官，授太仆卿。车驾南征，加安南将军。转大司农卿。太和十九年，卒于平城。高祖为之举哀。赠安北将军、相州刺史，赙帛七百匹。

初，暄使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华盛，乃令往往毁撤，由是后更损落。及高祖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

暄长子洪，袭爵。镇北府录事参军。

子桀，字永寿。元象中，开府仪同三司、乐城县开国公。

洪弟遵，伏波将军、河州冠军府长史、临兆太守。卒，赠龙骧将军，谥曰思。

遵弟荣，员外散骑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仪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县开国公。

雄弟奋，字彦举。兴和中，骠骑将军、颍州刺史。

奋弟难宗，武定中，征西将军、南岐州刺史、征羌县开国伯。

吕舍既归国，从至京师，给赐田宅。

子方生，机识明辩，卒于主书郎。赠建武将军、定州刺史、高邑子，谥曰敬。

子受恩，为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迁外都曹令，转北部给事、秦州刺史。卒于官。

史臣曰：薛辩、寇赞归身有道，并以款效见嘉。议敦煌得驭远之算。务武夫鄙诈，贡床饰宝，弃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尧暄聪察奉公，以致名位，礼加存殁，有馀荣矣。

列传第三十一 严棱毛修之唐和刘休宾房法寿

严棱，冯翊临晋人。遇乱避地河南，刘裕以为广威将军、陈留太守，戍仓垣。泰常中，山阳公奚斤南讨，军至颍川，棱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驿送棱朝太宗于冀州。嘉其诚款，拜平远将军，赐爵郃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及世祖践阼，以棱归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称。年九十，卒于家。

子雅玉，袭爵。真君中，诏雅玉副长安镇将元兰率众一万，迎汉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刘义隆梁州刺史王玄载遣将拒嶮，路不得通，班师。太和二年，太仓令。五年，出为平南将军、东衮州刺史、假冯翊公。卒，子昙袭爵。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父瑾，司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刘裕之擒挑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赫连屈丐破义真于青泥，修之被俘，遂没统万。世祖平赫连昌，获修之。神□中，以修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后从世祖征平凉有功，迁散骑常侍、侍前将军、光禄大夫。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

从讨和龙，别破三堡，赐奴婢、牛羊。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云中镇将朱修之，刘义隆故将也，时从在军，欲率吴兵谋为大逆，因入和龙，冀浮海南归。以告修之，修之不听，乃止。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朱修之遂亡奔冯文通。又以修之收三堡功多，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

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俟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区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嶮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

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修之谓浩言为然。

太延二年，为外都大官。卒，谥曰恭公。

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国。高宗初，为金部尚书，袭爵。后转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和平六年卒。赠征东大将军、南郡王，谥曰威。

长子猛虎，太安中，为东宫主书，转中舍人，又迁中散大夫。初袭爵，为散骑常侍。皇兴中，蠕蠕犯塞，从显祖讨之，有勇决之称。太和初卒。赠豫州刺史，谥曰康公。

子泰宝，袭爵。征虏长史。例降为侯。卒，子乾佑袭。

朱修之者，刘义隆司徒从事中郎。守滑台，安颉围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汁之时，今忽如此，兒必殁矣。”果以其日为颉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内职，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轻薄，为人士所贱。为云中镇将。及入冯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以凉土丧乱，民无所归，推陇西李皓于敦煌，以宁一州。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馀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

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殁。和收馀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慈，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

正平元年，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酒泉公。太安中，出为济州刺史，甚有称绩。徵为内都大官，评决狱讼，不加捶楚，察疑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皇兴中卒，年六十七。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曰宣。

子钦，字孟直。中书学生，袭爵。太和中，拜镇南将军、长安镇副将，转陕州刺史，将军如故。后降爵为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袭爵。历并州城阳王徽后军府长史，加中坚将军，迁东郡太守。普泰中卒。赠抚军将军、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沧州别驾。

契子玄达，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拜安西将军、晋昌公。显祖时，出为华州刺史，将军如故。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显祖遣给事杨钟葵击平定，不克而还。诏玄达讨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党，自号为王，逼掠郡县，残害百姓。玄达率骑二百，邀其狭路，击破之。叛民曹平原复聚为乱，玄达追击，悉平之。延兴三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为侯，卒。子崇，字继祖，袭爵。盛乐太守。

崇弟兴业，定阳、阐熙二郡太守。

刘休宾，字处干，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休宾少好学，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时誉。

休宾为刘彧虎贲中郎将，稍迁幽州刺史，镇梁邹。及慕容白曜军至升城，遣人说之，令降，休宾不从。刘彧龙骧将军崔灵延、行勃海郡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同举休宾为征虏、衮州。会刘彧遣使授休宾辅国将军、衮州刺史。休宾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晔。崔氏先归宁在鲁郡，邪利之降也，文晔母子遂与俱入国。至是，白曜表请崔与文晔。既至，白曜以报休宾，又于北海执延和妻子，送至梁邹，巡视城下。休宾答白曜，许历城降，当即归顺，密遣兼主簿尹文达向历城，观国军形势。

文达诣白曜，诈言闻王临境，故来祗侯。私谓白曜曰；“刘休宾父子兄弟，累郡连州，今若识运知机，束手归化，不审明王加何赏叙？”白曜曰：“休宾仕南，爵宠如此，今若不劳兵甲望风自降者，非直处卿富贵，兼还其妇兒。休宾纵令不畏攻围，岂不怜其妻子也！今在升城，卿自往

见。”文达乃至升城，见休宾妻子。文晔攀援文达，哭泣号咷，以爪发为信。文达回还，复经白曜，誓约而去。白曜曰：“卿是休宾耳目腹心，亲见其妻子，又知我众旅少多。善共量议，自求多福。”文达还见休宾，出其妻兒爪发，兼宣白曜所言及国军形势，谓休宾曰：“升城已败，历城非朝则夕，公可早图之。”休宾抚爪发泣涕曰：“妻子幽隔，谁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边任，今顾妻子而降，于臣节足乎！”然而密与其兄子闻慰议为降计。闻慰曰：“此故当文达诳诈耳。年常抄掠，岂有多军也？但可抚强兵，勤肃卫。方城狭嶮，何为便生忧怯，示人以弱也？”

休宾又谓文达曰：“卿勿惮危苦，更为吾作一返，善观形势。”于是遣文达偷道而出，令与白曜为期，克日许送降款。文达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宾父子荷荣，城内贤豪，亦随人补授。卿便即为梁邹城主。”以酒灌地，启告山河曰；“若负休宾，使我三国覆没！”初，白曜之表取休宾妻子也，显祖以道固即叛，诏授休宾持节，平南将军、翼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达诏策。文达还，谓休宾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为决计，恐攻逼之后，降悔无由。”休宾于是告兄子闻慰曰；“事势可知，汝早作降书。”闻慰沉疑，固执不作，遂差本契。

高白曜寻遣著作佐郎许赤虎夜至梁邹南门下，告城上人曰；“汝语刘休宾，何由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送降文，归诚大化，何得无信，违期不来！”于是门人唱告，城内悉知，遂相维持，欲降不得，皆云：“刘休宾父子，欲以我城内人易荣位也。”寻被攻逼，经冬至春。历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业与文晔至城下。休宾知道固降，乃出请命。白曜送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馀人，俱入代都为客。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延同二年卒。

文晔，有志尚，综览群书，轻财重义。太和中，坐从兄闻慰南叛，与二弟文颢、季友被徙北边，高祖特听还代。

高宗曾幸方山，文晔大言于路侧曰：“求见圣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书李冲宣诏问曰：“卿欲何言，听卿面自申尽。”于是引见。文晔对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乱，流离河表，居齐以来，八、九十载。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时年二岁，随外祖鲁郡太守崔邪利于邹山归国。邪利蒙赐四品，除广宁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齿录。至天安之初，皇威远被，臣亡父休宾，刘氏持节、衮州刺史，戍梁邹。时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齐之要，水陆道冲，青冀二城，往来要路，三城岳峙，并拒王师。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请臣母子慰劳。臣即被先帝诏，遣乘传诣军，又赐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马卢河内等送臣母

子至邹。臣既见亡父，备申皇泽。云：‘吾蒙本朝宠遇，捍御藩屏，尊卑百口，并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诛灭，既不固诚于本朝，又令尊卑涂炭，岂堪为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仆射，降意已判，平历城，即率士众送款军前。’既克历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业等向梁邹。亡父既见赤虎之信，仰感圣朝远遣妻子，又知天命有归，拥众一万，以城降款。乘驿赴台，蒙为客例。臣私衅深重，亡父以延兴二年孤背明世，血诚微心，未获申展。如臣等比，并蒙荣爵，为在事孤抑，以人废勋。”高祖曰；“卿诉父赏而卿父无勋。历城齐之西关，归命请顺。梁邹小戍，岂能获全？何足以为功也？”文晔对曰；“诚如圣旨，愚臣所见，犹有未申。何者？昔乐毅破齐七十馀城，唯有即墨独在，此岂非根亡而条立？且夫降顺之人，验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黄权无路归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毕众敬危急投命，并受茅土之爵。论古则如彼，语今则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窃惟梁邹严固，地据中齐，粟支十载，控弦数千万，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语。升城犹能抗兵累旬，伤杀甚众，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则非一朝可克。”高祖曰：“历城既陷，梁邹便是掌中，何烦兵力？”对曰：“若如圣旨，白曜便应穷兵极意，取胜俯仰，何为上假赤虎之信，下炫知变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勋，本自至少，以卿才地，岂假殷勤？”对曰：“臣尪愚六蔽，文武无施，响绝九拜，闻天无日，遭逢圣运，万死犹生。但臣窃见徐衮是贼藩要，徐衮既降，诸诚皆应国有。而东徐州刺史张谠所戍团城，领二郡而已。徐衮降后，犹闭门拒命，授以方岳，始乃归降。父子二人，并蒙侯爵。论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引张谠，谠事小异。”对曰；“臣未识异状。”高祖曰：“张谠始来送款，终不差信。卿父进非先觉，退又拒守，何得不异？”对曰：“张谠父子，始有归顺之名，后有闭门之罪，以功补过，免罪为幸。臣又见崔僧祐母弟，随其叔父道固在历城。僧祐遥闻王威远及，恐母弟沦亡，督率乡闾来欲救援。既至郁洲，历城已没，束手归诚，救母弟之命。圣朝嘉其附化，赏以三品。亡父之诚，岂后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东海，去留任意，来则有位，去则他人，是故赏之。卿父被围孤城，已是己物，所以不赏。”对曰：“亡父据城归国，至公也；僧祐意计而来，为私也。为私蒙赏，至公不酬，臣未见其可。”高祖笑而不言。

比部尚书陆叡叱文晔曰：“假令先朝谬赏僧祐，岂可谬相赏也！”文晔曰：“先帝中代圣主，与日月等曜，比隆尧舜，宰相则十乱五臣，今言谬赏，岂不仰诬先朝乎？”尚书高闾曰：“卿谓母弟与妻子何者为重？”文晔曰：“母弟为重。”闾曰：“卿知母弟为重，朝廷赏僧祐是也。卿父为妻子而来，事何相反？”对曰：“僧祐若无母弟，来归以不？”闾曰：“不

来。”文晔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难，此是其私。而亡父本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岂可顾妻子而亏高节也！昔乐羊食子，有顾以不？亡父本心，实不垂顾，所以归化者，自知商周不敌，天命有所归。”高祖谓文晔曰：“卿之所诉，颇亦有途。赏从重，罚从轻，寻敕酬叙。”文晔泣曰：“臣愚顿理极，再见无期，陛下既垂慈泽，愿敕有司，特赐矜理。”高祖曰：“王者无戏，何待勤。”既而赐文晔爵都昌子，深见待遇。拜协律中郎，改授羽林监。世宗世，除高阳太守。延昌中卒。赠平远将军、光州刺史，谥曰贞。

子元，袭。拜员外郎、襄威将军、青州别驾。卒。

文颢，性仁孝笃厚。徐州安丰王府骑兵参军。

季友，南青州左军府录事参军。

闻慰，博识有才思。至延兴中，南叛。

休宾叔父旋之，其妻许氏，二子法凤、法武。而旋之早亡。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法凤兄弟无可收用，不蒙选授。后俱奔南。法武后改名孝标云。

房法寿，小名乌头，清河绎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猎，轻率勇果，结群小而为劫盗。从叔元庆、范镇等坐法寿被州郡切责，时月相继，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之命。常盗杀猪牛，以共其母。招集壮士，常有百数。

母亡岁余，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应刘子勋。明僧暠、刘乘民起兵应刘彧，攻讨文秀。法寿亦与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讨道固。玄邈以法寿为司马，累破道固军，甚为历城所惮。加法寿绥边将军、魏郡太守。子勋死，道固、文秀悉复归彧，乃罢兵。道固虑其扇乱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寿外托装办而内不欲行。

会从弟崇吉在升城，为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没于白曜军。崇吉奔还旧宅。法寿与崇吉年志粗相谐协，而亲则从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见获，托法寿为计。法寿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时道固以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郡事，戍盘阳。法寿遂与崇吉潜谋袭灵宾，克之。仍归款于白曜以赎母妻。白曜遣将军长孙观等自大山南入马

耳观军入城，诏以法寿为平远将军，与韩骐驎对为冀州刺史，督上租粮。以法寿从父弟灵民为清河太守，思顺为济南大守，灵悦为平原太守，伯怜为广川太守，叔玉为高阳太守，叔玉兄伯玉为河间太守，伯玉从父弟思安为乐陵太守，思安弟幼安为高密太守，以安初附。

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以功赐爵壮武侯，加平远将军，给以田宅、奴婢。性好酒，爱施，亲旧宾客率同饥饱，坎壈常不丰足。毕众敬等皆尚其通爱。太和中卒。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敬侯。

子伯祖，袭，例降为伯。历齐郡内史。伯祖暗弱，委事于功曹张僧皓，僧皓大有受纳，伯祖衣食不充。后广陵王羽为青州，伯祖为从事中郎、平原相。转幽州辅国长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袭。宣威将军、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开府从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别以功赐爵魏昌子。历广陵王国郎中令、长广东莱二郡太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永安中，安东将军、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夺官，居家，忽闻有客声，出无所见，还至庭中，为家群犬所噬，遂卒。

初，长孙观之将至盘阳也，城中稍以震惧。时刘彧给事中崔平仲欲归江南，自历下至围城军中，与十余骑遥共法寿语，灵宾密遣人捕执之。始法寿克盘阳之后，常禁灵宾于别斋。既得平仲，引与同室，致酒食，叙国军明将入意。夜中，北城上缒出平仲、灵宾等十余人。厥明，官军至城，灵宾遂归梁邹。

灵宾，文藻不如兄灵建，而辩悟过之。灵建在南，官至州治中、勃海太守，以才名见称。兄弟俱入国，为平齐民。虽流漂屯□已，操尚卓然。并卒于平齐。

灵建子宣明，亦文学著称，雅有父风。高祖擢为中书博士。迁洛，转议郎、试守东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东、冀州，以宣明为记室参军。愉反，逼宣明为太守。

灵宾从父弟坚，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内徙为平齐民。太和初，高

祖擢为秘书郎，迁司空谘议、齐州大中正。高祖临朝，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千秋与幽州中正阳尼各举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当闻来牒。"出为濮阳太守。世宗时，复为司空谘议，加立忠将军。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祖渊，羽林监。从章武王融讨葛荣，没于陈。赠安东将军、济州刺史。

祖渊弟祖皓，长水校尉。后讨萧衍将于九山，战殁。赠抚军将军、兖州刺史。

崔平仲自东阳南奔，妻子于历城入国。太和中，高祖听其还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将略。思安赐爵西安子、建威将军、北平太守，迁大司马司马、齐州武昌王府司马。高祖南伐，征为步兵校尉、直閤将军、中统军。善抚士众，高祖嘉之。汉阳既平，复为武昌王司马，带东魏郡太守，加宁朔将军，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宝袭爵。

敬宝，亦壮健。奉朝请、征北中兵参军、北征统军、宁远将军，每有战功。早卒。子去病袭。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于北边。后亦南叛，为萧鸾南阳太守。高祖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孙延景宣诏于伯玉曰："天无二日，土无两王，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宛城小戍，岂足以御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对曰："外臣荷国厚恩，奉任疆境，为臣之道，未敢听命。伏惟游銮远涉，愿不损神。"高祖又遣谓曰："朕亲率麾旆，远清江沔，此之小戍，岂足徘徊王师？但戎辂所经，纤介须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萧赜殊常之眷，曾不怀恩，报以尘露。萧鸾妄言入继道成，赜子无子遗。卿不能建忠于前君，方立节于逆竖，卿之罪一。又顷年伤我偏师，卿之罪二。今鉴旆亲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缚，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则一年，中则百日，少则三旬，克殄岂远？宜善思之，后悔无及。"伯玉对曰："昔蒙武帝恺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无忘夙夜。但继主失德，民望有归。主上龙飞践极，光绍大宗，非直副亿兆之深望，实兼武皇之遗敕。是以勤勤恳恳，不敢失坠。往者，北师深入，寇扰边民，辄厉将士，以救苍生。此乃边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责。"

及克宛，伯玉面缚而降。高祖引见伯玉并其参佐二百人，诏伯玉

曰："朕承天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尔小戍，敢拒六师，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对曰："臣既小人，备荷驱使，缘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万死。"高祖曰："凡立忠抱节，皆应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节，古人所不为。卿何得事逆贼萧鸾，自贻伊谴！"伯玉对曰："臣愚痴晚悟，罪合万斩，今遭陛下，愿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两途：知机获福，背机受祸。劳我王师，弥历岁月，如此为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孙延景城西共卿语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远，变化无方，卿宁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无所言。高祖以思安频为伯玉泣请，故特宥之。

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杨氏为尼。入国，遂令还俗，复爱幸焉。为有司所奏，高祖听之。世宗即位，拜长史，兼游击将军，出为冯翊相，卒官。

崇吉，少骁勇，为沈文秀中兵参军。及太原戍守傅灵越率众弃郡南赴子勋，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于刘彧，母叔在历城，为崔道固所拘系，又将致刑于市以恐之，而崇吉卒无所顾。会道固归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为龙骧将军、并州刺史，领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从兄灵献为长史，姨兄贾延年为司马。

未几而白曜军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闭门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胜仗者不过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众陵城。崇吉设土蕈方梁，下相舂击，不时克殄。白曜遂筑长城，围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击。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尽，崇吉突围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见获。道固遣治中房灵宾慰引之，崇吉不肯见道固，遂东归旧村，阴募壮士，欲以偷母，还奔河南。白曜虑其如此，守备严固。后与法寿取盘阳，俱降。

及立平齐郡，以历城民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颇怀昔憾，与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后委县出台，讼道固罪状数条。会赦不问。崇吉乞解县，许之。停京师半岁，乃南奔。崇吉夫妇异路，剃发为沙门，改名僧达，投其族叔法延。住岁余，清河张略之亦豪侠士也，崇吉遗其金帛，得以自遣。妻从幽州南出，亦得相会。崇吉至江东，寻病死。

崇吉从父弟三益，字敬安，于南阳内附。高祖与语，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恶。"拜员外散骑侍郎。寻出为太山太守，转兖州左军府司马，所在以清和著称。还，除左将军。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长子士隆，兴和中，东清河太守，带盘阳镇将。

士隆弟士达，少有才气。其族兄景先，有鉴识，每曰："此兒俶儻，终当大其门户。"起家济州左将军府仓曹参军。时京兆王继为大将军，出镇关右，闻其名，征补骑兵参军，领帐内统军。

孝昌中，其乡人刘苍生、刘钧、房须等作乱，攻陷郡县，频败州军。时士达父忧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为将，士达以礼固辞。欣乃命其友人冯元兴谓之曰："今合境从逆，贼徒转炽，若万一陷州，君家岂得独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顾名教也？"士达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余人，东西讨击，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强，境内肃然。时邢杲寇乱，惮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

永安末，转济南太守。士达不入京师，而频为本州郡，时人荣之。

永安末，尔朱兆入洛，刺史萧赞为城民赵洛周所逐，城内无主。洛周等以士达乡情所归，乃就郡请之，命摄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时人伤惜之。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武。

士达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谘议参军。

士素弟士章，尚书郎。

法寿族子景伯，字长晖。高祖谌，避地渡河，居于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祖元庆，仕刘骏，历七郡太守，后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马。刘彧之杀之业自立也，子业弟子勋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将刘珍之率兵助彧。后背彧归于子勋，元庆不同，为文秀所害。父爱亲，率勒乡部攻文秀。刘彧嘉之，起家授龙骧将军。寻会文秀降彧，乃止。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以父非命，疏服终身。

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备书自给，养母甚谨。尚书卢渊称之于李冲，冲时典选，拔为奉朝请、司空祭酒、给事中、尚书仪曹郎。除齐州辅国长史，值刺史死，敕行州事。政存宽简，百姓安之。后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险，盗贼群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曾失礼于景伯，闻其临郡，阖家逃亡。景伯督切属县捕擒之，即署其子为西曹掾，命喻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一时俱下，论者称之。旧守令六年为限，限满将氏，郡民韩灵和等三百余人表诉乞留，复加二载。后迁太尉中郎、司徒谘议参军、辅国将军、司空长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诸弟宗之，如事严亲。及弟妓亡，蔬食终丧，期不内御，忧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远期年哭临，亦不内寝。乡里为之语曰："有义有礼，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标榜人物，无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业。及母亡，景伯居丧，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时年五十。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书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其母曰："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母哀其小，不许。苦请，从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富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之称。

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谨，出告反面，晨昏参省，侧立移时，兄亦危坐，相敬如对宾客。兄曾寝疾，景先侍汤药，衣冠不解，形容毁瘁。亲友见者莫不哀之。

神龟元年，萧衍龙骧将军田申能据东义阳城内属，敕景先为行台，发二荆兵以援之，在军遇疾而还。其年卒于家，时年四十三。赠持节、冠军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文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文多，略举其切于世教者：

问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禀灵者兴。金德方隆，祯发华渚；水运告昌，瑶光启祚。人道承天，天理应实，受谢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义，有允不违。至如汤武革命，杀伐是用，水火为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终，而数同纳麓。逆顺且殊，祯运宜异，而兆征不差，有疑符应。

问禹以鲧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负扆四方，神积者郊原斯主。是以则天，不能私其子；绍尧，不敢尊其父。鲧既罪彰于山川，受殛于羽裔，化质与鳞甲为群。铭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于国阳，当升烟之大礼。苟存及躬，以乱祀典。降上帝为罪鬼之宾，奏夹钟为介虫之乐，奉天之道，不乃有沦乎？

问汤尊稷废柱曰："神积道存，异世同尊；列山见享，绵纪前代。成汤革命承天，当愆阳之运，不思理数之有时，黜元功于百世。且毕、箕感应，风雨异征，尊播殖之灵，而邀滂澍之润，升废之道，无乃谬与？若柱不合荐，虞夏应失之于前；如以岁久宜迁，百神可计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问汤克桀，欲迁夏社为不可；武王灭纣，以亳社为亡国之诫曰：神无定方，唯人为主，道协无为，天地是依，弃德弗崇，百灵更祀。周武承天，礼存咸秩，升后稷当四圭之尊，贬土只隔牲币之享。就如言之，稷禀灵威，诚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鉴致诫，何独在斯？

问《易》著革命之爻，而无揖让之象曰：玄黄剖别，人道为尊，含灵伫化，故义始元首。是以飞龙启征，大人载就。及理运相推，帝图异序。虞宾以为善终顺守，有惭未尽，不显揖让之象，而著已日之美。岂可兆巨衅为贻厥之谋，训万世而开安忍之口？求之反衷，未识理恕。

问《周礼·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诛，为明□焉曰：王道贵产，法理尚恩。旧德见食，八象载其美；五宥三刺，《礼经》宝其仁。是以禄父巨衅，殷礼不辍；三监乱德，蔡胤犹存。罪莫极于无上，逆莫甚于违天。行大辟祸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恶当参夷之祸？何戾受沦殄之辜？

问《仪礼》，继母出嫁，从为之服，《传》云"贵终其恩"曰：继母配父，本非天属，与尊合德，名义以兴。兼鞠育有加，礼服是重。既体违义尽，弃节毁慈，作嫔异门，为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终恩之有？方齐服是追，哭于野次，苟存降重，无乃过犹不及乎？

问《礼记》，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税丧，己则否曰：服以恩制，礼由义立。慈母三年，孙无缌葛者，以戚非天属，报养止身。祖虽异域，恩不及己，但正体于下，可无服乎？且缟冠玄武，子姓之服。縓々练之后，纕绖已除，犹怀惨素，未忍从吉，况斩焉？初之创巨方始，复吊之宾，尚改缁袭，奉哀苫次，而无追变，孝子孝孙，岂天理是与？

问《左氏传》，齐人杀哀姜，君子以为不可曰：受醮从天，人伦所重。保育异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极昏淫，祸倾合之尊；怙乱无终，殄灭诞鞠之爱。齐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贬违，以杀为甚。而神道幽默，祸降未期，虽穷勃履朝，臣不宜纠，

既事反人灵，咎将有所，施之取衷，孰为优允？

问《公羊传》，王者之后郊天曰：神不谬享，帝无妄尊。介丘偏祀，犹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岂可纳废飨之虔？唐虞已往，事无斯典；三后已降，始见其文。揖让之胄，礼不上通，昏瘉后烬，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无二统。纯风既诐，玄牡肆尊，礼不虚革，庶昭异闻。

问《谷梁传》，鲁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曰：乐以观风，礼为教本，其细已甚，民不堪命。齐不加兵，屈于周典。僖公鲁之盛君，告诫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征不至。若推咎于天，则神不弃鉴；归愆于人，则颂声宜替。既命龟失辰，灵威弗眷，郊享不从，配天斯缺。即《传》所言，殆非虚美，何承而制？

问《尚书胤征》，羲和诘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纪不移，日月有度。炎凉启辰，次舍无代。履端屡臻，归余成闰。是以爰命羲和，升准徂节，使晷数应时，火流协运。致望舒后律，耀灵爽次。即官阙永，容可为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岂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当，积失加诛；律度暂差，便遘殄绝。仁者之兵，义不妄兴；王赫斯举，将有异说。

问《毛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侯，不为愆咎。今同之辰而为深戾者，专以金木相残，指日成衅。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谪见正阳，日维戊午，生育相因，犹子归母，但以阴阳得无深忌乎？若为忌也，朔亦应为灾；如不忌也，辛卯岂独成丑？且举凡之始，以属月时，系之在日，有爽明例。义不妄构，理用何依？

问《论语》，河不出图，泣麟自伤曰：圣人禀灵天地，资识未形，齐生死于一同，等荣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从心告齿，乐正既修，素王斯著。方兴吾已之叹，结反袂之悲，进涉无上之心，退深负杖之惧。圣达之理，无乃缺如？

符玺郎王神贵答之，名为《辩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观。前废帝时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特除神贵子鸿彦为奉朝请。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远，字叔遐。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又于通衢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齐兖之境，忽遇劫贼，已杀十余人。次至郁，郁呼曰："与君乡近，何忍见杀！"贼曰："若言乡里，亲亲是谁？"郁曰："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阳是景远小字。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遂还衣服，蒙活者二十余人。景远好史传，不为章句。天性小急，不类家风，然事二兄至谨，抚养兄孤恩训甚笃。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以母老不应，竖眼颇恨之。卒于家。

子敬道，永熙中，开府参军事。

史臣曰：严棱夙款可嘉。修之晚有诚效。唐和万里慕义，归身著绩。休宾穷而委质。法寿、伯玉末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风雅业，良可称焉。

列传第三十二

罗结伊馥乙瑰和其奴苟颓薛野□者宇文福费于孟威

罗结，代人也，其先世领部落，为国附臣。刘显之谋逆也，太祖去之。结翼卫銮舆，从幸贺兰部。后以功赐爵屈蛇侯。太宗时，除持节、散骑常侍、宁南将军、河内镇将。世祖初，迁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悫，甚见信待，监典后宫，出入卧内，因除长信卿。年一百一十，诏听归老，赐大宁东川以为居业，并为筑城，即号曰罗侯城，至今犹存。朝廷每有大事，驿马询访焉。年一百二十岁，卒。赠宁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贞。

子斤，太宗时为侍御中散。后从世祖讨赫连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击，左右多死，斤力战有功。世祖嘉之。后录勋，除散骑常侍、侍中、四部尚书，又加平西将军。后平凉州，攻城野战，多有克捷，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会蠕蠕侵境，驰驿征还，除柔玄镇都大将。后以斤机辩，敕与王俊使蠕蠕，迎女备后宫。又以本将军开府，为长安镇都大将。卒，赠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静，陪葬金陵。

子敦，袭爵。有姿貌，善举止。自太子洗马稍迁散骑常侍、库部尚书。卒，赠安东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恭。

子伊利，高宗时袭爵。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伊利曾病，显祖幸其宅，自视医药，其见待如此。稍迁散骑常侍、仪曹尚书，出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善抚导，在州数年，边民归之五千余户。高祖时，蠕蠕来寇，诏伊利追击之，不及而反。后依例降为侯。除司农卿、光禄大夫。卒。世宗初，赠征北将军、燕州刺史，谥曰静。

子阿奴，亦忠实寡言，有智度。以勋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袭爵。稍迁中散大夫。卒。

子杀鬼，袭爵。武泰中，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

敦弟拔，历殿中尚书，赐爵济南公。高祖时，进爵为王。除征西将军、吏部尚书，改封赵郡王。后例降为公。卒，赠宁东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参军。卒。

子延，天兴中，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结从子渥，渥子提，并历通显。提从世祖讨赫连昌有功，赐昌女为妻。

子云，早有名位。显祖时给事中，西征敕勒，为贼所袭杀。

子盖，世宗时右将军、直閤将军。转龙骧将军、济州刺史。卒，赠本将军、兖州刺史。

长子鉴，累迁冠军将军、岐州刺史。入除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卒，赠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卫将军、冀州刺史，以孝静外戚故也。

鉴弟衡，累迁天水、乐陵二郡太守，辅国将军，光州刺史。

结宗人弥，善射有膂力。世祖时为军将，数从征伐有功，官至范阳太守。卒，赠幽州刺史。

弥孙念，字子怀。武定中，骠骑将军、胶州刺史。

伊馥，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神□初，擢为侍郎，转三郎，赐爵汾阳子，加振威将军。

世祖之将讨凉州也，议者咸谏，唯司徒崔浩劝世祖决行。群臣出后，馥言于世祖曰："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世祖善之。既克凉州，世祖大会于姑臧，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吾正奇馥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自可奇。"顾谓浩曰："馥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世祖笑曰："诚如公言。"

馥性忠谨，世祖爱之，亲待日殊，赏赐优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馥为尚书，封郡公。馥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欲，馥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以功赐爵魏安侯，加冠军将军。后出为东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转殿中尚

书，常典宿卫。世祖亲任之。从幸瓜步，频有战功，进号镇军将军。兴安二年，迁征北大将军、都曹尚书，加侍中，进爵河南公。兴光元年，拜司空。及为三公，清约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不为苛碎。太安二年，领太子太保。三年，与司徒陆丽等并平尚书事。五年薨。

子兰，袭。散骑常侍、库部尚书。卒。

子盆生，骁勇有胆气。初为统军，累有战功，遂为名将。以勋赐爵平城子。神龟二年，自骁骑将军、直阁将军为持节、右将军、洛州刺史。与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鲁阳太守崔模俱讨襄阳，不克而还，坐免官。从除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又为抚军将军、太仆卿、假镇西将军、西道别将，每战频捷。自崔延伯之后，盆生为次焉。进号征西将军，行岐州刺史。复为西道都督，战殁。赠车骑将军、雍州刺史。永熙中，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荣，直合将军。

敝族孙豹子，武卫将军。

豹子从子琳，亦武卫将军。

乙瑰，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世祖时，瑰父匹知慕国威化，遣瑰入贡，世祖因留之。瑰便弓马，善射，手格猛兽，膂力过人。数从征伐，甚见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镇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爵西平公。从驾南征，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每战，身先士卒，勇冠三军。后除侍中、征东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进爵为王。又为西道都将。和平中薨，时年二十九。赠太尉公，谥曰恭。

子乾归，袭爵。年十二，为侍御中散。及长，身长八尺，有气干，颇习书疏，尤好兵法。复尚恭宗女安乐公主，除驸马都尉、侍中。显祖初，除征西将军、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为征西道都将，又为中道都将。延兴五年卒，时年三十一。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谥曰康。

子海，字怀仁。少历侍御史散、散骑侍郎，卒时年四十一。赠散骑常侍、卫将军、济州刺史，谥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阳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驸马都尉，汝南王友，固辞不拜。历济南太守。时为逆贼刘桃攻郡，瑗逾城获免。后都督李叔仁讨桃平之，瑗乃还郡。后除司农少卿，银青、金紫、左、右光禄大夫，中军将军，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举兵应樊子鹄，与行台左丞宋显战，败死，时年四十六。

瑗弟谐，字遵和。武定中，司马。

谐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参军事。稍迁东平、济阴二郡太守，散骑常侍。卒时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为三郎，转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称。赐爵东阳子，除奋武将军。高宗初，迁尚书，加散骑常侍，进爵平昌公，拜安南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太安元年，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帝从之。又与河东王闾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书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请。时以西征吐谷浑诸将淹停不进，久囚未决。其奴与尚书毛法仁等穷问其状连日，具伏。和平六年，迁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浑与林金闾擅杀尚书杨保年等。殿中尚书元郁率殿中宿卫士欲加兵于浑。浑惧，归咎于金闾，执金闾以付郁。时其奴以金闾罪恶未分，乃出之为定州刺史。皇兴元年，长安镇将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领征西大将军，率殿中精甲万骑以讨之，未至而道符败，军还。三年薨，内外咸叹惜之。赠平昌王，谥曰宣。

子天受，袭爵。初为内行令。太和六年，迁弩库曹下大夫，卒。

苟颓，代人也。曾祖乌提，登国初，有勋于太祖，赐吴宁子。父洛跋，内行长。颓性厚重少言，严毅清直，武力过人。擢为中散，小心谨敬。世祖南讨，以颓为前锋都将，每临敌对战，常先登陷陈。世祖至江，赐爵建德男，加宁远将军。还，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迁内行令，转给事中，迁司卫监。以本将军拜洛州刺史。为政刚严，抑强扶弱，山蛮畏威，不敢为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举才堪干事、人足委仗者，于是公卿咸以颓应选。征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成德侯，加后将军。太和元年，加散骑常侍，寻迁侍中、安东将军、都曹尚书，进爵河南公。

颓方正好直言，虽文明太后生杀不允，颓亦言至恳切，未曾阿谀。李诉、李敷之诛也，颓并致谏，太后不从。三年，迁征北大将军、司空公，进爵河东王。以旧老，听乘步挽，杖于朝。

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太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者，安卿之功也。”七年，诏曰：“颓为台鼎，论道是寄，历奉四朝，庸绩弥远。宜加崇异，以彰厥功。自兹已后，可永受复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赠赠有加，谥僖王。

长子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正光二年卒。赠平北将军、恆州刺史。

子宝，武定中，北梁太守。

恺弟养，步兵校尉，早卒。

养弟资，武骑侍郎、河间太守、太仆少卿、汲郡太守。迁龙骧将军、肆州刺史。还，除武卫将军，加后将军。延昌末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并给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谥曰愍。

子景蛮，庄帝时，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颓弟若周，散骑常侍、尚书。太和中，安南将军、豫州刺史、颍川侯。卒，赠光禄大夫。

若周弟寿乐，太和中，北部尚书、安南将军、怀州刺史，假山阳公，未拜。寻除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安侯。卒，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

颓从叔孤，少以忠直称。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车骑将军。后除镇军大将军、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产业，死之日家无余财，百姓追思之。

薛野□者，代人也。父达头，自姚苌时率部落归国。太祖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赐妻郑氏。达头闲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赠平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悼。野□者少失父母，养于宗人利家。及长，好学善射。高宗初，召补羽林。迁给事中，典民籍事，校计户口，号为称职。赐爵顺阳子。野□者少孤，父侯不袭，至是锡爵。和平中，除平南将军、并州刺史，进爵河东公。转太州刺史，在治有声。卒，年六十一。赠散骑常侍、大将军、并州刺史，谥曰简。

子虎子，姿貌壮伟，明断有父风。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迁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当官正直，内外惮之。及文明太后临朝，出虎子为枋头镇将。

虎子素刚简，为近臣所疾，因小过黜为镇门士。及显祖南巡，次于山阳。虎子拜诉于路，曰："臣昔事先帝，过沾重恩。陛下在谅暗之日，臣横罹非罪，自摈黜此蕃，已经多载，不悟今日得奉圣颜。"遂流涕呜咽。显祖曰："卿先帝旧臣，久屈非所，良用怃然。"诏虎子侍行，访以政事，数十里中，占对不绝。时山东饥馑，盗贼竞起。相州民孙诲等五百余人，称虎子在镇之日，土境清晏，诉乞虎子。乃复除枋头镇将，即日之任。至镇，数州之地，奸徒屏迹。显祖玺书慰喻。后除平南将军、相州刺史。显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袭爵。三年，诏虎子督三将出寿春，与刘昶南讨。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于五固。诏虎子为南征都副将，与尉元等讨平之。以本将军为彭城镇将。至镇，雅得民和。除开府、徐州刺史。

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曰："臣闻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故自用兵以来，莫不先积聚，然后图兼并者也。今江左未宾，鲸鲵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丰沛，将何以拓定江关，扫一衡霍？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高祖纳之。

又上疏曰："臣闻先王建不易之轨，万代承之；圣主垂不刊之制，千载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齐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远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编户享其余畜。巍乎焕焉，不可量也。臣窃寻居边之民，蒙化日浅，戎马之所，资计素微。小户者一丁而已，计其征调之费，终岁乃有七缣。去年征责不备，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呻吟道路，不可忍闻。今淮南之人，思慕圣化，延颈企足，十室而九。恐闻赋重，更怀进退。非惟损皇风之盛，虑伤慕义之心。且臣所

居，与南连接，民情去就，实所谙知。特宜宽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数户而已。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匹。既委边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轻？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乱朝章。但猥藉恩私，备位蕃岳，忧责之地，敢不尽言。”书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亏通式。”

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州内遭水，二麦不收，上表请贷民粟，民有车牛者，求诣东衮给之。并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从容问秘书丞李彪曰：“卿频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绩何如？”彪曰：“绥边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虎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虎子南通贼虏。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虚。乃下诏曰：“夫君臣体合，则功业可兴；上下猜惧，则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贪惏获罪，各遣子弟诣阙，告刺史虎子纵民通贼，妄称无端。安宜赐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决。塞彼轻狡之源，开此陈力之效。”在州十一载，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赠散骑常侍、镇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有六子。

长子世遵，袭爵，例降为侯。景明中，为秦州刺史，稍迁左将军。卒，年四十二。

长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袭爵。稍迁镇南将军、钜鹿太守、定州仪同开府谘议参军、齐献武王大行台左丞、中外府司马。出为殷州骠骑府长史。武定五年，除镇北将军、北广平太守。为治暴虐，在因公事，一家之内并杀数人。为民所讼，将致之罪，遇患，卒于郡。赠征西将军、西兖州刺史。

忱弟安颢，武定末，东豫州征西府长史。

世遵弟昙庆，少有度量。永平中，员外散骑常侍，迁尚书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孙，轻财慕义。熙平中，为侍御史、奉朝请。永安中，尚书驾部郎中，行河阴县事。卒于正平太守。赠征东将军、徐州刺史。

昙庆弟昙宝，初补散骑。高祖诏昙宝采遗书于天下。历侍御中散、直阁将军、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时，遣使巡行四方，以昙宝持节、兼散

骑常侍、龙骧将军、南道大使。昙宝达豫州，卒，年二十九。

昙宝弟昙尚，有容貌，性宽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请。熙平二年，除徐州谷阳戍主，行南阳平郡事。母忧去职。正光中，诏以阳平邻接萧衍，绥捍须人，仰尚书举才而遣。左仆射萧宝夤举昙尚应选，驰驿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萧衍，昙尚斩其使人，送首于都督、安乐王鉴。鉴不能援，遂为萧衍将王希聃所陷，拘昙尚送萧衍。衍以礼遇之，昙尚乞归，衍乃听还。肃宗复其本秩。武泰初，尔朱荣擅强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昙尚员外常侍，使于荣，托以慰喻，密以观之。建义初，除司徒左长史、兼吏部尚书，授太原王尔朱荣官。还，赐爵永安侯。寻除后将军、定州刺史。尔朱荣之死，授持节、兼尚书北道行台，代魏兰根。后为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太昌初，加征东将军，行兖州事。天平中，降骠骑大将军、齐州刺史。昙尚凡历三州，俱称贪虐。还，除将作大匠，卒于官，年六十一。赠都督瀛沧二州诸军事、本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齐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参军。

昙尚弟琡，字昙珍。武定末，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

宇文福，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浩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

福少骁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将，迁建节将军，赐爵新昌侯、南征都将。击萧赜有功，授显武将军。寻除恢武将军、北征都将，特赐戎服。破蠕蠕别部，获万余。还，除都牧给事。十七年，车驾南讨，假冠军将军、后军将军。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寻补司卫监。从驾豫州，加冠军将军、西道都将、假节、征虏将军。领精骑一千，专殿驾后。未几，转骁骑将军，仍领太仆、典牧令。从驾征南阳，兼武卫将军。

二十二年，车驾南讨，遣福与右卫将军杨播为前军。至邓城，福选兵简将，为攻围之势。高祖望福军法齐整，将士闲习，大被褒叹。萧鸾遣其尚书崔慧景、黄门郎萧衍率众十万来救。高祖指麾将士，敕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出贼南面，夺其桥道，遏绝归路。贼众大恐，六道来战。

福据鞍誓众，身先士卒，贼不得前，遂大奔溃。赐爵昌黎伯，正武卫，加征虏将军。寻以高车叛，命加征北将军、北征都将，追讨之。军败被黜。

景明初，乃起拜平远将军、南征统军。进计于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义阳易图，不获则寿春难保。"勰然之。及勰为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勋封襄乐县开国男，邑二百户。除太仆少卿。寻以衍将寇边，假节、征虏将军，领兵出三关讨之。又诏福行豫州事，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绥遏蛮楚。还，为光禄大夫，转太仆卿。延昌中，以本官领左卫将军，除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加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

熙平初，除镇北将军、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严毅，以信御民，甚得声誉。解任，复除太仆卿。又为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怀朔镇将。至镇，遇病卒。诏遣主书乐安嘉赴吊。赠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开国如故，谥曰贞惠。

长子善，字庆孙，袭爵。自司空掾，稍迁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孝昌末，北征战殁。赠车骑将军、冀州刺史。

善弟延，字庆寿，体貌魁岸，眉目疏朗。永平中，释褐奉朝请，直后、员外散骑常侍。以父老，诏听随侍在瀛州。属大乘妖党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战，死者数人，身被重创，贼乃小退，而纵火烧斋阁。福时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烂，发尽为烬。于是勒众与贼苦战，贼乃散走。以此见称。孝昌中，授假节、建威将军、西道别将，赴援关陇，有战功。除员外散骑常侍，转直寝。与万俟丑奴战没。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子仲鸾，武定末，齐王丞相府长流参军。

庆寿弟庆安，历给事中、尚书殿中郎中。后加平北将军、武卫将军。河阴遇害，赠征东将军、兖州刺史。长子仲融。融弟仲衍。

费于，代人也。祖峻，仕赫连昌，为宁东将军。泰常末，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后迁征南将军、广阿镇大将，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随父归诚勋，赐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赠幽州刺史。

于少有节操，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从驾至江。以宿卫之勤，除

宁远将军，赐爵松杨男。迁商贾部二曹令，除平南将军、怀州刺史。卒。

子万，袭。太和初，除平南将军、梁国镇将。后高祖南伐，万从驾渡淮，战殁。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兴。性刚烈，有壮气，颇涉书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袭男爵。后除夏州别驾，寻加宁远将军，转泾州平西府长史。时刺史皇甫集，灵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亲，多为非法。穆正色匡谏，集亦惮之。转安定太守，仍为长史。还朝，拜左军将军，转河阴令，有严明之称。

时蠕蠕主婆罗门自凉州归降，其部众因饥侵掠边邑，诏穆衔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复叛，入寇凉州。除穆辅国将军、假征虏将军、兼尚书左丞、西北道行台，仍为别将，往讨之。穆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谓其所部曰："夷狄兽心，唯利是视，见敌便走，乘虚复出。今王师来讨，虽畏威逃迹，然军还之后，必来侵暴。今欲羸师诱致，冀获一战，若不令其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众咸然之。穆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获生口杂畜甚众。

及六镇反叛，诏穆为别将，隶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将班师，会诸将议曰："朔州是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处不全，则并肆危矣。今欲选诸将一人，留以镇捍。不知谁堪此任？"佥曰："无过穆者。"崇乃请为朔州刺史，仍本将军，寻改除云州刺史。穆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唯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穆知势穷，乃弃城南走，投尔朱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

孝昌中，二绛蜀反，以穆为都督，讨平之。拜前将军、散骑常侍，迁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妖贼李洪于阳城起逆，连结蛮左，诏穆兼武卫将军，率众讨击，破于关中之南。迁金紫光禄大夫，正武卫将军。

尔朱荣向洛，灵太后征穆，令屯小平。及荣推奉庄帝，河梁不守，穆遂弃众先降。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

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天下闻之，莫不切齿。荣入洛，穆迁中军将军、吏部尚书，鲁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又领夏州大中正。

萧衍遣将军曹义宗逼荆州，诏穆为使持节、南征将军、都督南征诸军事、大都督以援之。穆潜军径进，出其不意，至既大破之，生擒义宗送阙。以功迁卫将军，进封赵平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迁使持节，加侍中、车骑将军、假仪同三司、前锋大都督。与大将军元天穆东讨邢杲，破平之。时元颢内逼，庄帝北幸，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回师将击颢。穆先驱围虎牢，尽锐攻之。将拔，属天穆北渡，既无后继，人表离沮，穆遂降颢。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出而杀之，时年五十三。庄帝还宫，追赠侍中、司徒公，谥曰武宣。

长子庆远，永安中，龙骧将军、青州开府司马。

第二子孝远，袭。天平中，叛入关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阳人。颇有气尚，尤晓北土风俗。历东宫斋帅、羽林监。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永平中，自镇远将军、前军将军、左右直长，加龙骧将军，出使高昌。还，迁城门校尉、直阁将军、沃野镇将。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瑰归国，诏遣前郢州刺史陆希道兼侍中为使主，以威兼散骑常侍为副，远畿迎接。阿那瑰之还国也，复以威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假员外常侍，为使主护送之。前后频使远蕃，粗皆称旨。复加抚军将军。普泰中，除大鸿胪卿，寻加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三年卒。赠使持节、侍中、本将军、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季，稍迁镇远将军、左中郎将、廷尉监。以本将军除广州刺史。预尔朱荣义举，封钜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除抚军将军、廷尉卿，转司农卿。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卒，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

史臣曰：罗结枝附叶从，当旧之眷，子孙显禄，俱至公王。伊馥以勇力见擢，而能赞伐姑臧之策，请参中秘之官，世祖嘉之于前，良有以也。乙瑰之骁猛，和奴之贞正，苟颓之刚直，虎子之威强，宇文之气干，咸亦有用之士。费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祸被簪带。校之文和，异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录矣。

列传第三十三 韦阆杜铨裴骏辛绍先柳崇

韦阆，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冠族。祖楷，晋建威将军、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长秋卿。阆少有器望 ，值慕容氏政乱，避地于蓟城。世祖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属杏城镇将郝温及盖吴反，关中据乱，阆尽心抚纳，所部独全。在郡十六年，卒。

子范，历镇西大将军府司马，试守华山郡。高宗时，赐爵兴平男。卒。

子俊，字颖超，早有学识。少孤，事祖母以孝闻。性温和廉让，为州里所称。太和中，袭爵。除荆州治中，转梁州宁朔府长史。还，为太尉外兵参军、本州中正，迁都水使者。所在有声。世宗崩，领军于忠矫擅威刑，与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同时遇害，语在《植传》。时年五十七。俊与祚婚家，为忠所恶，故及于难。临终，俊诉枉于尚书元钦，钦知而不敢申理。俊叹曰："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时人咸怨伤焉。熙平元年，追赠中垒将军、洛州刺史，谥曰贞。有子十三人。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袭爵，除员外散骑侍郎、齐王萧宝夤仪同开府属，因战败殁。

荣绪弟荣茂，字子晔。以干局知名。历侍御史、尚书考功郎中。出为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并殁关西。

荣茂弟子粲，为宝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谐，为南汾州镇城都督。齐献武王命将出讨，陷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兖州刺史。

阆兄子真喜，起家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冯翊太守。

子祉，卒于太府少卿。

祉子义远，出帝时，为岐州刺史，没关西。

祉弟祯，有识干。起家奉朝请，尚书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给事黄门侍郎、光禄大夫。卒，赠安西将军、秦州刺

史。

子文殊，员外散骑侍郎，早卒。

阆从叔道福。父罴，为苻坚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为坚东海太守。坚灭，奔江左，仕刘裕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历刘骏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领镇北府录事参军。时徐州刺史薛安都谋欲拥州内附，道福参赞其事。以功除安远将军，赐爵高密侯，因此仍家于彭城。卒，赠征虏将军、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欣宗，以归国勋，别赐爵杜县侯。高祖初，拜彭城内史，迁大将军、宋王国刘昶谘议参军。广陵侯元衍为徐州刺史，又请为长史，带彭城内史。抚绥内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骑常侍，出为河北太守，不行。寻转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赠龙骧将军、南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元叡，武定中，颍州骠骑府长史。

欣宗从父弟合宗，卒于东海太守。

子元恢，有气干。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据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潜规克复，事泄，为法僧所害。时人伤惜之。阆从子崇，字洪基。父肃，字道寿。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度江，历魏郡弋阳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岁，父卒，母郑氏以入国，因寓居河洛。少为舅兖州刺史郑羲所器赏。解褐中书博士，转司徒从事中郎。高祖纳其女为充华嫔。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摘细事，常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迁洛，以崇为司州中正，寻除右将军，咸阳王禧开府从事中郎，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直见称。出为乡郡太守，更满应代，吏民诣阙乞留，复延三年。在郡九年，转司徒谘议。久之，除华山太守，卒。

子猷之，释褐奉朝请，转给事中、步兵校尉，稍迁前将军、大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将军府城局参军，转给事中、河南邑中正，稍迁安西将军、光禄大夫。休之贞和自守，未尝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末，定州仪同开府长史，带中山太守。

道建弟道儒，齐文襄王大将军府东閤祭酒。

阆族弟珍，字灵智，高祖赐名焉。父尚，字文叔，乐安王良安西府从事中郎。卒，赠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转尚书南部郎。

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栢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是民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后，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以奉使称旨，除左将军、乐陵镇将，赐爵霸城子。

萧道成司州民谢天盖自署司州刺史，规欲以州内附。事泄，为道成将崔慧景攻围。诏珍率在镇士马渡淮援接。时道成闻珍将至，遣将苟元宾据淮逆拒。珍乃分遣铁马，于上流潜渡，亲率步士与贼对接。旗鼓始交，甲骑奄至，腹背奋击，破之。天盖寻为左右所杀，降于慧景。珍乘胜驰进，又破慧景，拥降民七千余户内徙，表置城阳、刚陵、义阳三郡以处之。高祖诏珍移镇比阳，萧赜遣其雍州刺史陈显达率众来寇。城中将士咸欲出战，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便挫，且共坚守，待其攻我疲弊，击之未晚。"于是凭城拒战，杀伤甚众。相持旬有二日，夜开城门掩击之，贼遂奔溃。以功进爵为侯。

车驾南讨，珍上便宜，并自陈在边岁久，悉其要害，愿为前驱。诏珍为陇西公源怀卫大将军府长史，转太保、齐郡王长史。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在州有声绩，朝庭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谷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寻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与尚书卢渊征赭阳，为萧鸾将垣历生、蔡道贵所败，免归乡里。临别谓渊曰："主上圣明，志吞吴会，用兵机要，在于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复不得停耳。"后车驾征樊郢，复起珍为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长史。沔北既平，以珍为建威将军，试守鲁阳郡。

高祖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珍从至济水，高祖曰："朕顷戎车再驾，卿常翼务中军，今日之举，亦欲与卿同行。但三鹗险恶，非卿无以守也。"因敕珍辞还。及高祖崩于行宫，秘匿而还，至珍郡始发大讳。还，除中散大夫，寻加镇远将军、大尉谘议参军。永平元年卒，时年七十四。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缵，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除秘书中散，迁侍御中散。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转散骑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黄门，又兼司徒右长史，寻转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缵为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缵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肃为州，复启缵为长史。澄出征之后，萧衍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缵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缵弟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迁太尉骑兵参军。出为雍州治中，转别驾。入为司徒掾，寻转散骑侍郎。稍迁平远将军、东豫州刺史。彧绥怀蛮左，颇得其心。蛮首田益宗子鲁生、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复为害。彧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宗武馆以习武焉。境内清肃。还，遇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请为长史，拜通直散骑常侍。寻以本官兼尚书，为豳夏行台。以功封阴盘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孝昌元年秋，卒于长安。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文。

子彪，袭。历本州治中、转别驾。孝庄末，蓝田太守。没于关西。

彪弟融，解褐员外散骑侍郎。以军功赐爵长安伯。稍迁大司马开府司马。融娶司农卿赵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与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杀之。惧不免，仍亦自害。

彧弟朏，字遵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朏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解褐太学博士，迁秘书郎中，稍迁左军将军，为荆郢和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启称朏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别将，领荆州骁勇，共为腹背。诏从之。未几，行南荆州事。肃宗末，除征虏将军、东徐州刺史，寻迁安东将军，加散骑常侍。萧衍遣其郢州刺史田粗憘率众来寇，朏于石羊岗破斩之，以功封杜县开国子，邑二百户。永安三年，卒于州。赠侍中、车骑将军、雍州刺史，谥曰宣。

长子鸿，字道衍，颇有干用。解褐奉朝请，迁尚书令吏部郎中、中书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赐死于家，时年三十二。

鸿弟道植，武定末，仪同开府中兵参军。

太祖时，有安定梁颖，先仕慕容宝，历黄门郎。入国，拜建德太

守，赐爵朝那男。

孙景俊，起家赵郡王干行参军。稍迁治书侍御史、司徒中兵参军。卒。

子师礼，早卒。

师礼族弟嵩遵，少有气侠。起家奉朝请，历司空外兵参军。后萧宝夤为雍州刺史，引为中兵参军，深见信任。宝夤反，令嵩遵率众出征。嵩遵伪受其署，既行之后，遂与侯终德等还来袭城。以功封乌氏县开国伯，邑五百户。后除光州平东府长史，转荆州骠骑府司马。卒官，年四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

又有武功苏湛，字景俊，魏侍中则之后也。晋乱，避地河右。世祖平凉州，还乡里。父拥，字天祐，秦州抚军府司马。湛少有器行，颇涉群书。年二十余，举秀才。除奉朝请，领侍御史，转员外散骑侍郎。

萧宝夤之讨关西，以湛为行台郎中，深见委任。孝昌中，宝夤大败东还，朝廷以为雍州刺史。后自猜惧，害中尉郦道元，乃称兵反。时湛卧疾于家，宝夤令姜俭报湛云："元略受萧衍意旨，乃欲见除。郦道元之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契阔，故以相报，死生荣辱，与君共之。"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百口居家，即时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赖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虞，不能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无识之语，欲以羸败之兵，守关问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有成。苏湛不能以百口居家，为王族灭。"宝夤复报曰："此自救命之计，不得不尔。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计故尔。"湛复曰："凡为大事，当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兒辈计校，办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庭合。愿乞骸骨还乡里，脱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见先人。"宝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为己用，听还武功。

宝夤败，庄帝即位，征补尚书郎。既至，庄帝曰："前闻卿答萧宝夤，甚有美辞，为我说也。"湛顿首谢曰："臣虽言辞不如伍被，始终不易，自谓过之。然臣与宝夤周游契阔，言得尽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

之罪也。”庄帝悦，拜散骑都尉，仍领郎。寻迁中书侍郎。出帝初，病还乡里，终于家。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湛从母弟天水姜俭，字文简。父昭，自平宪司直，出为兖州安东长史，带高平太守，卒于营构都将。俭少有干用，勤济过人。起家徐州车骑府田曹参军，转太尉外兵参军。萧宝夤出讨关西，引为开府属，军机谋略，多所参预。俭亦自谓遭逢知己，遂竭诚委托。宝夤为雍州，仍请为开府从事中郎，带长安令。及宝夤反，以为左丞，尤见信任，为群下所雠疾。宝夤败，城人杀之，时年三十九。苏湛每谓人曰：“以姜俭才志，堪致富贵。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俭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鄴，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诏召见。铨器貌瑰雅，世祖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鄴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复侨居赵郡？”乃迎引同属魏郡焉。迁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卒，赠平南将军、相州刺史，魏县侯，谥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举秀才，卒于中书博士。

子遇，字庆期。起家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尚书起部郎中。窃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论鄙之。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出为河东太守。卒，赠中军将军、都官尚书、豫州刺史，谥曰惠。

子鸿，永熙中，司徒仓曹参军。

铨族子洪太，字道廊。延兴中为中书博士。后使高丽，除安远将军、下邳太守，转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鹰扬将军、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悦，字士豁，颇有识尚。大将军刘昶参军事，稍迁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为太尉、汝南王悦谘议参军。出除

高阳太守，卒于郡。

子长文，字子儒。肃宗挽郎、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郎。以随叔颙守岐州勋，赐爵始平伯，加平东将军。天平末，卒于安西将军、光禄大夫。赠中军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

长文第四弟子达，武定中，齐文襄王大都督府户曹参军。

祖悦弟颙，字思颜，颇有干用。解褐北中府录事参军。正光中，稍迁厉威将军、盱眙太守，带大徐戍主。元法僧之叛也，颙逃窜获免。后为谏议大夫。孝昌二年，为西征军司，行岐州事。萧宝夤起逆，颙据州不从。还，除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以守岐州勋，封平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武泰中，转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泾州刺史。时万俟丑奴充斥关右，不行。乃为都督，防守岐州。丑奴攻之，不克。事宁，除镇西将军、光禄大夫。以勋又赏安平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以平阳伯转授弟二子景仲。后为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没于关西。

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父双硕，本县令，假建威将军、恆农太守，安邑子。卒，赠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闻喜侯。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

盖吴作乱于关中，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应之，屡残破诸县，来袭闻喜。县中先无后仗，人情骇动，县令忧惶，计无所出。骏在家闻之，便率厉乡豪曰：“在礼，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县今为贼所逼，是吾等徇节之秋。诸君可不勉乎！”诸豪皆奋激请行，骏乃简骑骁勇数百人奔赴。贼闻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状表闻。会世祖亲讨盖吴，引见骏，骏陈叙事宜，甚会机理。世祖大悦，顾谓崔浩曰：“裴骏有当世才具，且忠义可嘉。”补中书博士。浩亦深器骏，目为三河领袖。转中书侍郎。刘骏遣使明僧暠朝贡，以骏有才学，乃假给事中、散骑常侍，于境上劳接。皇兴二年卒。赠平南将军、秦州刺史、闻喜侯，谥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辩好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主客令。以妇父李欣事，出为张掖子都大将。张掖境接胡夷，前后数致寇掠，修明设烽侯，以方略御之。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征为中部令。转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职主礼乐，每有疑议，修斟酌故实，咸有条贯。太和十六年卒，时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赙帛一百匹，谥曰恭伯。世宗时，追赠辅国将军、东秦州刺史。修早孤，居丧以

孝闻。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

子询，字敬叔。美仪貌，多艺能，音律博弈，咸所开解。起家奉朝请，太尉集曹参军，转长流尚书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时太原长公主寡居，与询私奸，肃宗仍诏询尚焉。寻以主婿，特除散骑常侍。时本邑中正阙，司徒召询为之。询族叔昞自陈情愿此官，询遂让焉，时论善之。寻监起居事，迁秘书监。

出为平南将军、郢州刺史。询以凡司戍主蛮酋田朴特地居要险，众逾数万，足为边捍，遂表朴特为西郢州刺史。朝议许之。萧衍遣将李国兴寇边，时四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缘境城戍，多为国兴所陷。贼既乘胜，遂向州城。询率厉固守，垂将百日，援军既至，贼乃退走。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朴特自国兴来寇，便与询掎角，为表里声援，郢州获全，朴特颇有力焉。

征为七兵尚书，至都未几，除豫州刺史。寻进号抚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未之州，还为七兵尚书，常侍如故。武泰初，诏询以本官兼侍中，为关右大使，赏擢慕义之徒。未及发，会尔朱荣入洛，于河阴遇害，年五十一。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曰贞烈。无子。

修弟务，字阳仁，少而聪慧。举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师伯，少有美名。举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阳王雅相赏爱，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纳。除奉朝请，亦早卒。无子。

务弟宣，字叔令，通辩博物，早有声誉。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称。举秀才，至都，见司空李欣，与言自旦及夕，欣嗟善不已。司空李冲有人伦鉴识，见而重之。

高祖初，征为尚书主客郎，与萧赜使颜幼明、刘思效、萧琛、范云等对接。转都官郎，迁员外散骑侍郎。旧令与吏部郎同班。□高祖曾集沙门讲佛经，因命宣论难，甚有理诣，高祖称善。迁都洛阳，以宣为采材副将。奉使称旨，遥除司空谘议参军。府解，转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长史，又转别驾，仍长史。宣明敏有器干，总摄州府，事无凝滞，远近称之。

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领本郡中正，仍别驾。又为司州都督，迁太尉长史。宣上言曰："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

出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宣善于绥抚，甚得羌戎之心。复晋寿，更置益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先是，有阴平氐酋杨孟孙，拥户数万，自立为王，通引萧衍，数为边患。宣乃遣使招喻，晓以逆顺，孟孙感恩，即遣子诣阙。武兴氐姜谟等千余人上书乞延更限。世宗嘉焉。

宣家世以儒学为业，常慕廉退。每叹曰："以贾谊之才，仕汉文之世，不历公卿，将非运也！"乃谓亲宾曰："吾本闾阎之士，素无当世之志，直随牒推移，遂至于此。禄后养亲，道不光国，瞻言往哲，可以言归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许，乃作《怀田赋》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笃，世宗遣太医令驰驿就视，并赐御药。宣素明阴阳之书，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克亡日，果如其言。时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定。寻改为穆。

子敬宪、庄伯，并在《文苑传》。

第四子献伯，武定末，廷尉卿。

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争财，诣州相讼。安祖召其兄弟，以礼义责让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谢罪。内外钦服之。复有人劝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几。且京师辽远，实惮于栖屑耳。"于是闲居养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热，舍于树下。鸷鸟逐雉，雉急投之，遂触树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阴地，徐徐护视，良久得苏。安祖喜而放之。后夜忽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著绣衣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后高祖幸长安，至河东，存访故老。安祖朝于蒲坂，高祖与语甚悦，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辞，诏给一时俸，以供汤药焉。年八十三，卒于家。

子思济，亦有志操，早卒。子宗贤。

思济弟幼俊，卒于猗氏令。

辛绍先，陇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渊，私署凉王李暠骁骑将军。暠子歆亦厚遇之。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渊以所乘马援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世祖之平凉州，绍先内徙，家于晋阳。明敏有识量，与广平游明根、范阳卢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书博士，转神部令。皇兴中，薛安都以彭城归国，时朝廷欲绥安初附，以绍先为下邳太守，加宁朔将军。为政不苟激察，举其大纲而已，唯教民治产御贼之备。及刘彧将陈显达、萧道成、萧顺之来寇，道成谓顺之曰："辛绍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于是不历郡境，遂径屯吕梁。太和十三年卒。赠冠军将军、并州刺史、晋阳公，谥曰惠。

子凤达，耽道乐古，有长者之名。卒于京兆王子推国常侍。

凤达子祥，字万福。举司州秀才。司空行参军，迁主簿。太傅元丕为并州刺史，祥为丕府属，敕行建兴郡。咸阳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构逆，亲知多罹尘谤，祥独萧然不预。转并州平北府司马。会刺史丧，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长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马，有白璧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推处，咸以为然。祥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

后除郢州龙骧府长史，带义阳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萧衍遣众来援，因此缘淮镇戍，相继降没，唯祥坚城独守。萧衍遣将胡武城、陶平虏于州南金山之上连营侵逼，众情大惧。祥从容晓喻，人心遂安。时出挑战，伪退以骄贼。贼果日来攻逼，不复自备，乃夜出袭其营。将晓，矢刃交下，贼大崩散溃，擒平虏，斩武城，以送京师，州境获全。论功方有赏授，而刺史娄悦耻勋出其下，闻之执政，事竟不行。

胡贼刘龙驹作逆华州，敕除祥华州安定王燮征虏府长史，仍为别将，与讨胡使薛和讨灭之。神龟元年卒，时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赠冠军将军、南青州刺史。

长子琨，字怀玉，少聪敏。解褐相州仓曹参军。稍迁陈郡太守、轻车将军、济州征虏府长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怀仁，武定末，长乐太守。

怀仁弟贲，字叔文。少有文学，识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建义初，修起居注。除济州抚军府长史。出帝时，转胶州车骑府长史，迁平东将军，太师、咸阳王坦开府长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荐贲，除囗太守。吏民怀其恩惠。还，卒于鄴。时年五十八。

贲弟烈，字季武。历太傅东阁祭酒，卒于梁州镇南府长史。

烈弟匡，字季政，颇有文学。永安初，释褐封丘令，加威烈将军。时经河阴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为之。后除平远将军、符玺郎中。卒于龙骧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时年三十五。赠散骑常侍、前将军、雍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仲。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礼义，门内之法，为时所重。释褐奉朝请，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司空、高阳王雍引为田曹参军。少雍性清正，不惮强御，积年久讼，造次决之，请托路绝，时称贤明。正始中，诏百官各举所知，高阳王雍及吏部郎中李宪俱以少雍为举首。迁给事中。侍中游肇后亦荐之，会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义，与其从子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比焉。士大夫以此称美。

子元植，武定中，仪同府司马。

元植弟士逊，太师开府功曹参军。

凤达弟穆，字叔宗。举茂才，东雍州别驾。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反。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历东荆州司马，转长史，带义阳太守，领戍。雅有恤民之称。转汝阳太守，值水涝民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正光四年，以老启求致仕。诏引见，谓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抚导，民吏怀之。孝昌二年，征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未发，卒于郡，年七十七。赠后将军、幽州刺史，谥曰贞。

长子子馥，字元颖，早有学行。孝昌初，释褐南司州龙骧府录事参军。丁父艰，居丧有礼。后除给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为庄帝所知识，及即位，除宣威将军、尚书右主客郎中，持节为南济、冀、济、青

四州慰劳使。寻除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仍领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为行台郎中。寻除平原相。子馥父子并为此郡，吏民怀安之。元颢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颢，拘子馥，并禁家口。庄帝反政，诏封三门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天平中，为东南道行台左丞、除州开府长史。入除太尉府司马。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出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还，除尚书右丞，出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于郡。子馥以三《传》经同说异，遂总为一部，《传》注并出，校比短长，会亡未就。

子德维，武定末，司徒行参军。

子馥弟子华，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禄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东解人也。七世祖轨，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长八尺，美须明目，兼有学行。举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书右外兵郎中。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高祖乃遣崇检断，民官息讼。属荆郢新附，南寇窥扰，又诏崇持节与州郡经略，兼加慰喻。还，迁太子洗马、本郡邑中正。转中垒将军、散骑侍郎。迁司空司马、兼卫尉少卿，又领邑中正。出为河北太守。崇初郕郡，郡民张明失马，疑十余人。崇见之，不问贼事，人人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存不，农桑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余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卒于官，年五十六。赠辅国将军、岐州刺史，谥曰穆。崇所制文章，寇乱遗失。

长子庆和，性沉静，不竞于时。起家奉朝请，稍迁轻车将军、给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齐王丞相府主簿。

庆和弟楷，字孝则。身长八尺，善草书，颇涉文史。解褐员外散骑侍郎。萧囗西征，引为车骑主簿，仍为行台郎中。征还，以员外郎领殿中侍御史。转太尉记室参军，迁宁远将军、通直散骑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简定集书省官，出除征虏将军、司徒从事、中书郎，转仪同开府长史。天平中，为肆州骠骑府长史，颇有声誉。又加中军将军。兴和中，抚军司马，遇病卒。

崇从父弟元章，姿貌魁伟。历太尉中兵参军、司空录事、司徒从事中郎，迁相州平东府长史。属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叉。元章与魏郡太守李孝怡等执熙。赐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后灵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于家。

崇族弟敬起，字华之。起家中书博士，转城阳王文学。除宁远将军、尚书仪曹郎中、龙骧将军、平阳太守。卒。有五子。

长子永，字神护，性粗率。解褐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除太尉记室参军，迁谏议大夫，又转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归养，卒于家。赠征西将军、秦州刺史。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请，三迁伏波将军、岐州征虏府长史。迁征虏将军、鲁阳太守。还，除左将军、太中大夫，转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卒。赠卫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暢弟范，字洪礼。卒于前将军、给事中、本州大中正。

范弟粹，字季义，出后叔仲起。武定末，平东、后军，迁辽西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绍隆。举秀才，咸阳王禧为牧，辟西曹书佐。无子，兄子粹继之。

崇族子俊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请，转太尉默曹参军、伏波将军、司徒仓曹参军。卒。

长子达摩，武定末，阳城太守。

俊起后父弟援，字乾护，身长八尺，仪望甚伟。解褐太尉铠曹参军，转护军司马。稍迁冠军将军、司空长史，转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寻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转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赠本将军、秦州刺史。

子长粲，武定末，青州骠骑府中兵参军。

援从父弟仲景，汝南王悦常侍。

史臣曰：韦杜旧族门风，名亦不殒。裴、辛、柳氏，素业有资，器行仍世。所以布于列位，不替其美。

列传第三十四 窦瑾许彦李欣

窦瑾，字道瑜，顿丘卫国人也。自云汉司空融之后。高祖成为顿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赐爵繁阳子，加宁远将军。参与军国之谋，屡有军功。迁秘书监，进爵卫国侯，加冠军将军，转西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仍散骑常侍。世祖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先驱慰谕，因平巴西氐、羌酋领，降下数千家，不下者诛之。又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盖吴平，瑾留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世祖叹曰："古者右贤左戚，国之良翰，毗陵公之谓矣。"恭宗薨于东宫，瑾兼司徒，奉诏册谥。出为镇南将军、冀州刺史。清约冲素，忧勤王事，著称当时。还为内都大官。兴光初，瑾女婿郁林公司马弥陀以选尚临泾公主，瑾教弥陀辞托，有诽谤咒诅之言，与弥陀同诛。瑾有四子，秉、持、依并为中书学生，与父同时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六题署，多遵书也。官至尚书郎、濮阳太守，多所受纳。其子僧演，奸通民妇，为民贾邈所告，免官。后以善书，拜库部令，卒官。

许彦，字道谟，小字嘉屯，高阳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阳太守。彦少孤贫，好读书，后从沙门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征，以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拜散骑常侍，赐爵博陵侯。彦质厚慎密，与人言不及内事。世祖以此益亲待之。进爵武昌公，拜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在州受纳，多违法度，诏书切让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谥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为中散，领内秘书。世祖临江，赐爵高乡侯。高宗践阼，迁殿中尚书，出为镇东将军、定州刺史，颍川公。受敕讨丁零，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县，求取不节。深泽人马超毁谤宗之，宗之怒，遂殴杀超。惧超家人告状，上超谤讪朝政。高宗闻之，曰："此必妄也。朕为天下主，何恶于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慎罪诬超。"按验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馥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扬本朝，尽心绥导，而侵损齐民，枉杀良善，妄列无辜，上尘朝廷，诬诈不道，理全极刑。太安二年冬，遂斩于都南。

宗之孙亮，字元规。正光中，荡寇将军，稍迁冀州骠骑长史、司徒谘议参军。年五十二，卒。

宗之长兄熙，字德融，袭爵武昌公。中书郎，早卒。

子安仁，袭。除中书郎。卒，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简。

子元康，袭爵，后降为侯。拜冠军将军、长安镇副将。迁监河州诸军事、河州刺史，将军如故。入为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辞不拜。寻卒，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肃。

子廓，字崇远，袭爵。除奉朝请，累迁顿丘、东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袭。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子躬弟子宪，太尉中兵参军。

元康弟护，州主簿。

子瑞，字征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绚，字伯礼，颇有业尚。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其家风。自侍御史累迁尚书左民郎、司徒谘议参军，修起居注。后拜太中大夫。兴和初卒，年四十七。赠使持节、都督冀瀛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绚弟逊，武定末，东阳平太守。

逊弟晔，字叔明，性开率。州治中、别驾、西高阳太守、太中大夫。兴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赠镇东将军、瀛州刺史。

晔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农卿。

熙弟龙，官至赵郡太守。

孙琰，字长琳，有干用。初除太学博士，累迁尚书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赠平东将军、沧州刺史。永熙中，重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

琰弟玑，字仲衡，有识尚。广平王常侍、员外散骑侍郎、谏议大夫。迁通直散骑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骑常侍、荥阳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并通率，多与一胜流交游。

又有搏陵许赤虎，涉猎经史，善嘲谑。延兴中，著作佐郎，与慕容白曜南讨。后使江南，应对敏捷，虽言不典故，而南人颇称机辩滑稽焉。使还，为东郡太守，卒官。

子陀，定州长史。

李欣，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也。曾祖产，产子绩，二世知名于慕容氏。父崇，冯跋吏部尚书、石城太守。延和初，车驾至和龙，崇率十余郡归降。世祖甚礼之，呼曰“李公”，以崇为平西将军、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谥曰襄侯。

欣母贱，为诸兄所轻。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贵，吾每观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为中书学生。世祖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兒终效用于朕之子孙矣。”因识眄之。世祖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世祖闻之，谓超曰：“李欣后必宦达，益人门户，可以女妻之，勿许他贵也。”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尝言欣必当贵达。杜超之死也，世祖亲哭三日。欣以超婿，得在丧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有异于众？必为朕家干事之臣。”欣聪敏机辩，强记明察。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其亲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为不平，闻之于世祖。世祖意在于欣，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对曰：“前亦言欣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欣还，箱子等罢之。”欣为世祖所识如此。遂除中书助教博士，稍见任用，入授高宗经。

高宗即位，欣以旧恩亲宠，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加安东将军，赠其母孙氏为容城君。高宗顾谓群臣曰：“朕始学之岁，情未能专，既总万机，温飞靡暇，是故儒道实有阙焉。岂惟予咎，抑亦师传之不勤。所以爵赏仍隆者，盖不遗旧也。”欣免冠拜谢。出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相州刺史。为政清简，明于折狱，奸盗止息，百姓称之。

欣上疏求立学校曰：“臣闻至治之隆，非文德无以经纶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无以光赞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于京畿，立学官于郡

邑，教国子弟，飞其道艺。然后选其俊异，以为造士。今圣治钦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学校未立。臣虽不敏，诚愿备之，使后生闻雅颂之音，童幼睹经教之本。臣昔蒙恩宠，长管中秘，时课修学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进用。臣今重荷荣遇，显任方岳，思阐帝猷，光宣于外。自到以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书奏，显祖从之。

以欣治为诸州之最，加赐衣服。自是遂有骄矜自得之志。乃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兵民告言，尚书李敷与欣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劝以奏闻，敷不许。显祖闻欣罪状，槛车征欣，拷劾抵罪。时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欣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欣告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欣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宗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竟如何也？昨来每欲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也？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阐者，先为敷所败，其家切恨之，但呼阐弟问之，足知委曲。”欣从其言。又赵郡范扌剽具条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欣贪冒，罪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欣之废也，平寿侯张谠见欣，与语奇之，谓人曰：“此佳士也，终不久屈。”未几而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用范扌剽、陈端等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贷赂各求在前，于是远近大为困弊。道路群议曰：“畜聚敛之臣，未若盗臣。”欣弟左将军璞谓欣曰：“范扌剽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辞，未闻德义之言，但有势利之说。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所谓谄谀、谗慝、贪冒、奸佞，不早绝之，后悔无及。”欣不从，弥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

欣既宠于显祖，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扌剽以无功，起家拜卢奴令。延兴末，诏曰：“尚书李欣著勋先朝，弼谐皇极，谠言嘉谋，旬日屡进，实国家之桢干，当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综理烦务。自在厥位，夙夜惟夤，乃心匪懈，克己复礼，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无不为，赏罚所加，不避疏戚。虽孝子之思慈母，鹰鹯之逐鸟雀，何以方之？若郑之子产，鲁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恶直丑正，盗憎主人。自往年以来，群奸不息，劫欣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烧舍宅，伤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购募，必令擒殄。”

六月，显祖崩。欣迁司空，进爵范阳公。七月，以欣为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范阝剽知文明太后忿欣也，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欣外叛。文明太后征欣至京师，言其叛状，欣曰无之。引阝剽证欣，欣言："尔妄云知我，吾又何言！虽然，尔不顾余之厚德而忍为此，不仁甚矣。"阝剽曰："公德于阝剽，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阝剽今敢不忍于公乎？"欣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贻伊戚，万悔于心，何嗟及矣！"遂见诛。欣有三子。

长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东宫门大夫。迁散骑常侍，加平东将军。先欣卒。

子晴，字诲明。逃窜，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坚将军、齐献武王丞相府水曹参军。

邃弟令和、令度，与欣同时死。

欣长兄恭，字元顺。成周太守。卒，赠幽州刺史、容成侯，谥曰简侯。

恭弟瓘，字元衡。营丘太守，袭父爵固安侯，平西将军。卒，赠兖州刺史，谥曰康侯。

子长生，袭。长生卒，子元宗袭。广平郡丞，陈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惇厚，多识人物。历中书博士、侍郎、渔阳王尉眷傅、左将军、长安副将，赐爵宜阳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欣卒。赠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子晖，中书议郎。

晖弟固，太学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钦，州主簿。

钦子爽，字元炽。武定末，镇西将军、南营州别驾。

爽弟盛，字仲炎。安东将军、开府谘议参军。

盛弟叔樊，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钦弟蕴，字宗令，有器干。中书学生、秘书中散、侍御中散。出为燕郡、范阳二郡太守。入为员外散骑常侍、尚书右丞、中坚将军，迁左丞。延昌三年卒，赠平远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敬。

初，崇之归魏也，与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孙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余年中，任刑为治，蹉跌之间，便至夷灭。窦瑾、李欣器识既美，时曰良干。瑾以片言疑似，欣以夙故猜嫌，而婴合门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贻伊戚矣。

列传第三十五 卢玄

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 ，并仕慕容氏为郡太守，皆以儒雅称。神□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后转宁朔将军、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义隆见之，与语良久，叹曰："中郎，卿曾祖也。"既还，病卒。

子度世，字子迁。幼而聪达，有计数。为中书学生，应选东宫。弱冠，与从兄遐俱以学行为时流所重。

度世后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羲家，羲匿之。使者囚羲长子，将加捶楚。羲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羲妹，以报其恩。世祖临江，刘义隆使其殿中将军黄延年朝贡。世祖问延年曰："范阳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世祖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及藉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书侍郎，袭爵。

兴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辽西献王庙，加镇远将军，进爵为侯。后除散骑侍郎，使刘骏。遣其侍中柳元景与度世对接，度世应对失衷。还，被禁劾，经年乃释。除假节、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州接边境，将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统，还其俘虏，二境以宁。后坐事囚系，久之，还乡里。寻征赴京，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兴元年卒，年五十三。谥曰惠侯。四子，渊、敏、昶、尚。

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余皆别生。崔浩事难，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诫约令绝妾孽，不得使长，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

渊，字伯源，小名阳乌。性温雅寡欲，有祖父之风，敦尚学业，闺门和睦。袭侯爵，拜主客令，典属国。迁秘书令、始平王师。以例降爵为伯。给事黄门侍郎，迁兼散骑常侍、秘书监、本州大中正。是时，高祖将立冯后，方集朝臣议之。高祖先谓渊曰："卿意以为何如？"对

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简卜。"高祖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渊曰："虽奉敕如此，然于臣心实有未尽。"及朝臣集议，执意如前。冯诞有盛宠，深以为恨，渊不以介怀。

及高祖议伐萧䟽，渊表曰：

臣诚识不周览，颇寻篇籍。自魏晋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舆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者。胜不足为武，弗胜有亏威德，明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万而袁绍土崩，谢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坚瓦解。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若用田丰之谋，则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势殊，德政理绝。然犹君臣协谋，垂数十载。逮孙皓暴戾，上下携爽，不陆俱进，一举始克。今萧氏以篡杀之烬，政虐役繁，又支属相屠，人神同弃。吴会之民，延踵皇泽，正是齐轨之期，一同之会。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率土戴赖。

臣又闻流言，关右之民，自比年以来，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众。臣世奉皇家，义均休戚，诚知干忤之愆实深，然不忠之罪莫大。

诏曰：

至德虽一，树功多途。三圣殊文，五帝异律，或张或弛，岂必相因？远惟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旆五戎者，盖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轨无征；守庸之君，或缘志劣寝伐。今若喻之英皇，时非昔类；比之庸后，意有恧焉。脱元极之尊，本不宜驾，二公之徒，革辂之戎，宁非谬欤？寻夫昔人，若必须己而济世，岂不克广先业也。定火之雄，未闻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慑。且曹操胜袁，盖由德义内举；苻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今则驱驰先天之术，驾用仁义之师，审观成败，庶免斯咎。长江之阻，未足可惮；逾纪之略，何必可师？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奋臂一呼，或成汉业。经略之义，当付之临机；足食之筹，望寄之萧相。将希混一，岂好轻动；利见之事，何得委人也！

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尧汤之难，讵因兴旅？颇丰之后，虽静有之，关左小纷，已敕禁勒。流言之细，曷足以纡天功？深录诚心，勿恨不相遂耳，。

及车驾南伐，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事，诏加渊使持节、安南将军为副，勒众七万将出子午。寻以萧赜死，停师。是时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唯枭首恶，余悉不问。诏兼侍中。初，渊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诸相饯送者五十余人，别于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伯达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德声甚盛，望逾公辅。后二十余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过八十，诣军门请见，言叙平生。未几，拜仪曹尚书。高祖考课在位，降渊以王师守常侍、尚书，夺常侍禄一周。寻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辞。

会萧昭业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请降，乃以渊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渊面辞曰："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军期已逼，高祖不许。渊曰："但恐曹虎为周鲂耳，陛下宜审之。"虎果伪降。渊至叶，具曹虎谲诈之问，兼陈其利害。诏渊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表求先攻赭阳，以近叶仓故也。高祖许焉，乃进攻赭阳。萧鸾遣将垣历生来救，渊素无将略，为贼所败，坐免官爵为民。

寻遭母忧，高祖遣谒者诣宅宣慰。服阕，兼太尉长史。高祖南讨，又兼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寻为徐州京兆王愉兼长史，赐绢百匹。愉既年少，事无巨细，多决于渊。渊以诚信御物，甚得东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谋外叛，渊觉其萌渐，潜敕诸戍，微为之备。屡有表闻，朝廷不纳。陵果杀将佐，勒宿豫之众逃叛。滨淮诸戍，由备得全。陵在边历年，阴结既广，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余党，颇见执送，渊皆抚而赦之，惟归罪于陵，由是众心乃安。

景明初，除秘书监。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赠安北将军、幽州刺史，复本爵固安伯，谥曰懿。

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渊与仆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渊门风，而渊祗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渊荷高祖意遇，颇亦由冲。渊有八子。

长子道将，字祖业，应袭父爵，而让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闻，诏曰：“长嫡承重，礼之大经，何得辄授也？”而道将引清河王国常侍韩子熙让弟仲穆鲁阳男之例，尚书李平重申奏，诏乃听许。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冠，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襟相待。勰为中军大将军，辟行参军。迁司徒东閤祭酒、尚书左外兵郎中，转秘书丞。出为燕郡太守。道将下车，表乐毅、霍原之墓，而为之立祠。优礼儒生。励劝学业，敦课农桑，垦田岁倍。入为司徒司马。卒，赠龙骧将军、太常少卿，谥曰献。所为文笔数十篇。

子怀祖，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卒。

怀祖弟怀仁，武定中，太尉铠曹参军。

道将弟亮，字仁业。不仕而终。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宁祖，少以学尚知名，风仪兼美。尚显祖女乐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太子舍人，寻转洗马。迁散骑侍郎，转安远将军、中书侍郎、兼秘书丞。寻以母忧去官。服终，复拜中书侍郎。迁龙骧将军、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转长兼散骑侍郎，加左将军。神龟二年，除左将军、泾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赠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赐帛三百匹，谥曰文侯。

子景绪，武定中，仪同开府录事参军。

道裕弟道虔，字庆祖，粗闲经史，兼通算术。尚高祖女济南长公主。公主骄淫，声秽遐迩，先无疹患，仓卒暴薨。时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丑恶，不苦穷治。尚书尝奏道虔为国子博士。灵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为民，终身不仕。孝昌末，临淮王彧因将出征，启除道虔奉车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辅国将军、通直常侍，寻加征虏将军。以议历勋，赐爵临淄伯，迁散骑常侍。天平初，征南将军，转都官尚书、本州大中正。出除骠骑将军、幽州刺史，寻加卫大将军，卒于官。赠都督幽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谥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宇、昌仁。昌宇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马氏，有子昌裕。及司马见出之后，更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竞父爵，至今未袭。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学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约子正达为后。武定中，征虏将军、大尉记室参军。

道侃弟道和，字叔维。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军府中兵参军。卒。

子景豫。景豫弟景熙，武定中，仪同开府谘议。

道和弟道约，字季恭。起家员外郎，累迁司空录事参军、司徒属、幽州大中正、辅国将军、光禄大夫。转司徒右长史。太傅李延寔出除青州。延寔先被病，道约，延寔之妻弟，诏以道约为延寔长史，加散骑常侍，寄以匡维也。永熙中，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广平王赞仪同开府长史。天平中，开府仪同高岳请为长史。岳转除青冀二州，道约仍为长史，随岳两籓，有毗佐之称。兴和末，除卫大将军、兖州刺史，在州颇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开府谘议。少有令誉，征赴晋阳，遇患卒。妻郑氏，与正通弟正思淫乱，武定中，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约弟道舒，字幼安，袭父爵。自尚书左主客郎中为冠军将军、中书侍郎。卒。

渊弟敏，字仲通，小字红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议郎，早卒。赠威远将军、范阳太守，谥曰靖。高祖纳其女为嫔。敏五子。

义僖，字远庆，早有学尚，识度沉雅。年九岁，丧父，便有至性。少为仆射李冲所叹美。起家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龟初，任城王澄奏举义僖，除散骑侍郎，转冠军将军、中散大夫。以母忧去职。幽州刺史王诵与义僖交款，每与旧故李神俊等书曰："卢冠军在此，时复惠好，辄留连数日，得谘询政道。"其见重若此。齐王萧宝夤启为开府谘议参军，辞疾不赴。寻兼司空长史，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劝其干谒当途。义僖曰："学先王之道，贵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贵也？"

孝昌中，除散骑常侍。时灵太后临朝，黄门侍郎李神轨势倾朝野，求结婚姻。义僖虑其必败，拒而不许。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岂易之也？"义僖曰："所以不从，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诵乃坚握义僖之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适他族。临婚之夕，灵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建义初，兼都官尚书，寻除安东将军、卫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书，加骠

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性宽和畏慎，不妄交款，与魏子建情好尤笃，言无所隐。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风疾顿发。兴和中卒，年六十四。赠本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孝简。

子逊之，武定中，太尉记室参军。

逊之弟世猷，齐王开府集曹参军。

义僖弟义忭，字叔预。司空行参军、本州治中、散骑侍郎、司徒谘议参军。

子孝章，仪同开府行参军，早亡。

义忭弟义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参军。

子景开，字子达。武定中，仪同开府属。

义敦弟义安，字幼仁，不仕。义僖诸弟并远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达，小字师颜，学涉经史，早有时誉。太和初，为太子中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昭业。高祖诏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无相疑难。"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若彼先有所知所识，欲见便见，须论即论。卢昶正是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复罢也。凡使人之体，以和为贵，勿递相矜夸，见于色貌，失将命之体。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规诲。"及昶至彼，值萧鸾僭立，于是高祖南讨之，昶兄渊为别道将。而萧鸾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鲠，闻南人云兄既作将，弟为使者。乃大恐怖，泪汗交横。鸾以腐米臭鱼□豆供之。而谒者张思宁辞气謇谔，曾不屈挠，遂以壮烈死于馆中。昶还，高祖责之曰："衔命之礼，有死无辱，虽流放海隅，犹宜抱节致殒。卿不能长缨羁首，已是可恨，何乃俯眉饮啄，自同犬马？有生必死，修短几何。卿若杀身成名，贻之竹素，何如甘彼刍菽，以辱君父乎？纵不远惭苏武，宁不近愧思宁！"昶对曰："臣器乏陆、随，忝使闽越。属萧鸾昏狂，诛戮无道。恐不得仰奉明时，归养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负辱朝命，罪宜万死，乞归司寇，伏听斧

钺。”遂见罢黜。久之，复除彭城王友，转秘书丞。景明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请外禄，世宗不许。迁散骑常侍，兼尚书。

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曰：

谨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则白鼠至。臣闻祯不虚见，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则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变而立功，斯乃万古之殷鉴，千龄之炯诫。比者，灾气作沴，恆阳亏度，陛下流如伤之慈，降纳隍之旨，哀百姓之无辜，引在予之深责。举贤黜佞之诏，道映于尧先；进思纳谏之言，事光于舜右。伏读明旨，俯观征谴，敢布庸瞽，以陈万一。

窃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妇之织，衣止蔽形。年租岁调，则惟常理，此外征求，于何取足？然自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又战不必胜，加之退负，死丧离旷，十室而九。细役烦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芜罕耘；连村接闬，蚕饥莫食。而监司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裋褐以益千金之资，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长多失其人，郡阙黄霸之君，县无鲁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润屋。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暴贪，风闻于魏阙。往岁法官案验，多挂刑网，谓必显戮，以明劝诫。然后遣使覆讯，公违宪典。或承风挟请，轻树私恩；或容情受贿，辄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诬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长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见之而自怠；犯暴之夫，闻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征矣。

伏愿陛下垂睿哲之鉴，察妖灾之起。延对公卿，广询庶政；引见枢纳，博求民隐。存问孤寡，去其苛碎；轻徭省赋，与民休息。贞良忠谠，置之于朝；奸回贪佞，弃之于市。则九官勿戒而恆敬，百县不严而自肃，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诏曰：“朕纂承鸿绪，伏膺宝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当必世之期，麟凤不降；属胜残之会，白鼠告咎。万邦有罪，实唯朕躬。尚书敷纳机猷，献替是寄，谠言有闻，朕实嘉美。”转侍中，又兼吏部尚书，寻即正，仍侍中。昶守职而已，无所激扬也。与侍中元晖等更相朋附，为世宗所宠，时论鄙之。

出除镇东将军、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萧衍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款诚内结，潜来诣臣，云朐山戍今将交换，有可图之机。臣即许以旌赏，遣其还入。至三月二十四夜，万寿等奖率同盟，攻掩朐城，斩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带朐山戍主刘晰并将士四十余人，传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张天惠率骁勇二百，径往赴之。琅邪诸戍络绎继援，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俘斩数百，便即据城。”诏昶曰：“彭宋地接边疆，势连淮海，威御之术，功在不易。朐山险塞，寇之要防，水陆交凑，扬、郁路冲，畜聚凶徒，虔刘边鄙，青、光、齐、衮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众，展疆辟土，何善如之！庸勋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长阎遵业具宣往怀。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系。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见扼喉，将图救援之计。今水雨盛行，宜须防守。卿可深思拟捍之规，攘敌之略，使还具闻。”

昶又表：“萧衍将张稷、马仙琕、阴虔和等各领精兵，分屯诸堰；昌义之、张惠绍、王神念、王茂光承彼传信，续发建鄴。自存之计，并归于此。量力准寇，事恐不轻。何者？此兵九千，贼众四万，名将健士，远近毕集，邀凭雨热，决死来战，藉众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倾国而举，非为朐山，将恐王师固六里，据湖冲，南截淮浦，势崩难测，海利盐物，交阙常贡。所虑在大，有必争之心。若皇家经略，方有所讨，必须简将增兵，加益粮仗，与之亢拟。相持至秋，天麾一动，开拓为易。图南之计，事本在今，请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如其不也，伏听朝议。”昶又表：“贼徒大集，众旅强盛，置栅朐山，屯守门井，并围固城，昼夜连战。恐狡势既强，后难除揃。辄欲令征虏将军赵遐率勒见兵，与之决胜。遐虑众少不敌，若一举失利，则众心挫怯，求待大众俱至，奋锐击之。窃谓此谋，非为孟浪。且臣本奉朝规，令相拒守，以待凉月。今岁已云秋，高风渐举，经算大图，时事既至。且鲍口以东，陆运无阂，朐、固之间，本无停潦，宜时掩击边陲。而贼自夏以来，贯甲不歇，从六里以北，城栅相连，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众临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溃，众垒土崩，乘胜图之，易于振朽。脱兵不速至，长彼炽心，军士忧惶，自生异议。请速简配，以及事机。”诏曰：“一克获朐山，计本于昶，乘胜之规，终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季处分，前机经略，一以任之。今既请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赴之。”

又诏昶曰：“朐山之克，实由于卿，开疆拓土，实为长策。然经讨未服，非卿而谁？而蚁徒送死，规侵王略，天亡小贼，数在无远。故前者

命卿亲临指授，寻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复，宜遵前旨，秉戈挥锐，殄寇为怀。已发虎旅五万，应机电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请。截彼东南，亮委高算。”又诏昶曰：“取朐置戍，并是卿计，始终成败，悉归于卿。卿以兵少请益，今已遂卿本意。如闻东唐陆道甚狭，一辄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据之，以断军路。若已如此，更设何策？其军奇兵变，遽以表闻。又闻衍军将帅，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阳、宿豫，乃是两宜。若实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几时。脱事容往返，驰驿速闻。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若理不可尔，亦将军裁决。”

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祉子燮为昶司马，专任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衍。昶见城降，于是先走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雪，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世宗遣黄门甄琛驰驿锁昶，穷其败状。诏曰：“朐山之败，伤损实深，推始究末，罪钟元帅。虽经大宥，轻重宜别，昶一人可以免官论坐，自余将统以下悉听依赦复任。”

未几，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镇西将军，加散骑常侍。熙平元年卒于官。赠征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穆。

昶宽和矜恕，善于绥抚，其在徐州，戍兵疾，亲自检恤。至番兵年满不归，容充后役，终昶一政，然后始还。人庶称之。

子元聿，字仲训，无他才能。尚高祖女义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太尉司马、光禄大夫。卒，赠中书监。

子士晟，仪同开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寺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颍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今有梦，又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得梦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谐使萧衍，南人称之。还，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积年在史馆，了不厝意。又兼黄门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

论数十篇，文笔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又好以世地自矜，时论以此贬之。

元明弟元缉，字幼绪。凶率好酒，曾于妇氏饮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秘书郎，转司徒祭酒。稍迁辅国将军、司徒司马，卒于官。赠散骑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幽州刺史，谥曰宣。

子士深，开府行参军。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羡夏，亦以儒素见重。太和中，拜议郎，转赵郡王征东谘议参军。母忧去官。后为太尉主簿、司徒属、范阳太守、章武内史、兼司徒右长史，加冠军将军，转左长史。出为前将军、济州刺史。入除光禄大夫。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长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历文史，有誉于时。位司空参军，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学，早亡。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轻躁，晚颇改节。为员外郎，因师乡里。永安中，为都督，守范阳三城，拒贼帅韩娄有功，赐爵范阳子。永熙中，除右将军、太中大夫。栖迟桑井而卒，年六十。

子士伟，兴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员外郎、羽林监、尚书主客郎中，迁通直散骑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潜，武定中，齐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参军。

度世，李氏之甥。其为济州也，国家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恭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

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渊兄弟亡，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

度世从祖弟神宝，中书博士。太和中，高祖为高阳王雍纳其女为妃。

初，玄从祖兄溥，慕容宝之末，总摄乡部，屯于海滨，遂杀其乡姻诸祖十余人，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天兴中讨禽之，事在《帝纪》。

溥玄孙洪，字曾孙。太和中，历中书博士，稍迁高阳王雍镇北府谘议参军、幽州中正、乐陵阳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长子崇，字元礼。少立美名，有识者许之以远大。景明中，骠骑府法曹参军。早卒。

子子刚，司空行参军、荆州骠骑府主簿。没于关中。

崇弟仲义，小名黑，知名于世。高阳王雍司空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幽州别驾。

弟三子叔矩，字子规。武定中，尚书郎。

子规弟子正，司徒法曹参军。崇兄弟官虽不达，至于婚姻，常与玄家齐等。

仲义弟干，字幼祯。州主簿。

子让，仪同开府参军。

洪弟光宗，子观，观弟仲宣，事在《文苑传》。

仲宣弟叔虎，武定初，司徒谘议参军。

洪从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学识。附伯位至沧州平东府长史。侍伯，永熙中卫大将军、南岐州刺史。

侍伯从弟文伟，兴和中，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大夏县开国男。

史臣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渊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风流。雅道家声，诸子不逮，余烈所被，弗及盈乎？

列传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神□三年，世祖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鄴，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府解，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范，世祖之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西讨上邽，复以本官参丕军事。语在《丕传》。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

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长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又谓雅曰："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众乃叹服。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唯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

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又诏允与侍郎

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是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三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寻发觉。黑子请计于允曰：“主上问我，为首为讳乎？”允曰：“公帷幄宠臣，答诏宜实。又自告忠诚，罪必无虑。”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咸言首实罪不可测，宜讳之。黑子以览等为亲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诱我死，何其不直！”遂与允绝。黑子以不实对，竟为世祖所疏，终获罪戮。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彡剽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贫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

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恭宗后让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　，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谒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　，故能包养。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示天下以无私，训天下以至俭。故美声盈溢，千载不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阝，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昔虢之将亡，神乃下降，赐之土田，卒丧其国。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夫为人君者，必审于择人。故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商书》云：‘无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矣。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历观古今存亡之际，莫不由之。今东宫诚曰乏人，俊乂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进见。后世祖召，允升阶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谓曰：“高允无何悲泣，令至尊哀伤，何也？”世祖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见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是以窃言耳。”世祖曰：“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谏，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臣闻箕子陈谟而《洪范》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测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恶而验以灾异，随其失得而效以祸福，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数，以自修饬。厥后史官并载其事，以为鉴诫。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祚将危，权归外戚，屡陈妖眚而不见纳。遂因《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而为其传，觊以感悟人主，而终不听察，卒以危亡。岂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则天，睿鉴自远，钦若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鉴，前皇所不逮也。臣学不洽闻，识见寡薄，惧无以裨广圣听，仰酬明旨。今谨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世祖览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灾异，亦岂减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类也。

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高宗纳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簿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为礼制，所以养生送死，折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则圣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飨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仪式。又俳优鄙艺，污辱视听。朝庭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

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

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高宗不许。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

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复以本官领秘书监，解太常卿，进爵梁城侯，加左将军。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崇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崇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恆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允表曰：“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

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惟新文教。搢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下：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卢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钦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阆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传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

中书郎、武恆子河间邢颖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高济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熙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长乐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

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

秘书郎雁门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资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汉武以得贤为盛。此载籍之所记，由来之常义。魏自神□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征之人，凋歼殆尽。在者数子，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殁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殒殁。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

紫气干霄，群雄乱夏，王袭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既宁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贤举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亹癖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齐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僭冯影附，刘以和亲。

茂祖茕单，夙离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宠命，以之自保。

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位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相和若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

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华，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

卓矣友规，禀兹淑亮，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钟，挺生三李。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诜尹西都，灵惟作传，垂训皇宫，载理云雾。熙虽中夭，迹阶郎署，余尘可挹，终亦显著。

仲业渊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值险难，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被龙川，民归其教。

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

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骋说，入献其功。輶轩一举，挠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在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朱门，归迹林野。

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彖，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

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炳雕龙，耀姿天邑，衣锦旧邦。

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孔称游夏，汉美渊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謇謇仪形，邈邈风

气，达而不矜，素而能贲。

潘符扌票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希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餐，岂要斗食。率礼从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举，用均已试，智足周身，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

季才之性，柔而执竞，郕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土纳庆。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朱裳，腰纽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偕，昔因朝命，举之克谐。披衿散想，解带舒怀，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潍尔增哀。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禀政在番，往因时囗，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里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剪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获，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献其福，遐迩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浃。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显祖览而善之。

又显祖时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显祖于是传位于高祖，赐帛千匹，以标

忠亮。又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虽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以定议之勋，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

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允秋月巡境，问民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允于时年将九十矣，劝民学业，风化颇行。然儒者优游，不以断决为事。后正光中，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里，十余章，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固辞不许。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诰》。允上《酒训》曰：

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臣以朽迈，人伦所弃，而殊恩过隆，录臣于将殁之年，勖臣于已坠之地。奉命惊惶，喜惧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称赖。然日昃忧勤，虚求不已，思监往事，以为警戒。此之至诚，悟通百灵，而况于百官士民？不胜踊跃，谨竭其所见，作《酒训》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废，辞义鄙拙，不足观采。伏愿圣慈，体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词曰：

自古圣王，其为飨也，玄酒在堂而□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于滋味。虽泛爵旅行，不及于乱。故能礼章而敬不亏，事毕而仪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将何以范时轨物，垂之于世？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惑情性，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夭年乱志，夭乱之损，不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师不遵，反将何因。《诗》不言乎："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朋友之义也。作官以箴之，申谟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则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则哀矜而贷之。此实先王纳规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

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故能道协两仪，功同覆载。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悟昏饮之美疾，审敬慎之弥荣。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而扬名。蹈闵曾之前轨，遗仁风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欤！可不勉欤！

高祖悦之，常置左右。

诏允乘车入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寻诏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其廉退若此。迁尚书、散骑常侍，时延入，备几杖，问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咨访焉。

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譴咎。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高祖、文明太后遣医药护治，存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曾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勉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其允接事三年，未尝见其忿色。恂恂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常执书，吟咏寻览。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性又简至，不妄交游。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允谓取材任能，无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

事，了无所遗。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适。犹不寝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脩往脉视之，告以无恙。脩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盐醢百有余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于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于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赉，得以赡客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绵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周丧用。魏初以来，存亡蒙赉者莫及焉，朝庭荣之。将葬，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如故，谥曰文，赐命服一袭。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为算术三卷。子忱袭。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为政宽惠，民庶安之。后例降爵为侯。寻卒。

孙贵宾，袭。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怀，字士仁。任城王云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静，不竞世利，在散辈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东阳王谘议参军而卒。

子绰，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沉雅有度量，博涉经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请、太尉法曹行参军，寻兼尚书祠部郎。以母忧去职。久之，除治书侍御史，转洛阳令。绰为政强直，不避豪贵，邑人惮之。又诏参议律令。迁长兼国子博士，行颍川郡事。诏假节，行泾州刺史。延昌初，迁尚书右丞，参议《壬子历》。肃宗初，司徒清河王怿司马、冠军，又随怿迁太尉司马。其年秋，大乘贼起于冀州，都督元遥率众讨之，诏绰兼散骑常侍，持节，以白虎幡军前招慰。绰信著州里，降者相寻。军还，除汲郡太守，固辞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等朋附高肇，诏并原罪。俄行荥阳郡事，以本将军出除豫州刺史。为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爱之，流民归附者二千余户。迁后将军、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诏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简。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参军，稍迁征虏将军、开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让，小名檀越，早有名誉。太延中，以前后南使不称，妙简行人。游雅荐推应选。诏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南人称其才辩。遇疾卒于建业。朝廷悼惜之。丧还，赠辅国将军、临邑子，谥曰恭，赐命服衣冠。允为之作诔。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诏征，辞疾不应。恆讥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州辟主簿。卒。

孙市宾，奉朝请、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参军。愉构逆，市宾逃归京。后除青州安南府司马。永熙中，冠军将军、开府从事中郎。

始神□中，允与从叔济、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征。

济，字叔民。初补中书博士，又为楚王傅。真君中，假员外常侍，赐爵浮阳子，使于刘义隆。世祖临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后超授游击将军。寻出除沧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赠镇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宣。

子矫，袭。卒，子师袭。

师，字孝则，有学识。历詹事丞、太子舍人、尚书主客郎。转通直散骑侍郎、从事正员郎。累迁光禄少卿，行泾州事。卒，赠龙骧将军、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袭。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领殿中御史。少清简，有文才，曾为五言诗赠太尉属卢仲宣，仲宣甚叹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后为洛州录事参军，不赴。服饵于汲郡白鹿山。未几卒，时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伟，武定末，东宫斋帅。

矫弟遵，自有《传》。

毗，字子翼，乡邑称为长者。官至从事中郎。

孙当，尚书郎。卒，赠乐陵太守，谥曰恭。

初，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也。少时窃游河表，遂至河南，寻复潜归。颇涉经藉，微有注疏之用。允领秘书、典著作，选为校书郎。

允修撰《国记》，与俱缉著。常令模持管龠，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者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预有功焉。太和初，模迁中书博士，与李彪为僚友，并相爱好。至于训导国胄，甄明风范，远不及彪也。出除颍州刺史。王肃之归阙，路经悬瓠，羁旅究悴，时人莫识。模独给所须，吊待以礼。肃深感其意。及肃临豫州，模犹在郡，微报复之，由是为新蔡太守。在二郡积十年，宽猛相济，颇有治称。正始元年，复出为陈留太守。时年七十余矣，而饰老隐年，昧禁自效。遂家于南颍川，不复归其旧乡矣。

子怀恕，聪率多口。甚收颍川情和。至襄威将军、本州冠军府功曹参军。

怀恕弟怀逊，颇解医术。历位给事中。卒于左军将军、镇远将军。

史臣曰：依仁游艺，执义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体邻知命，鉴照穷达，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有魏以来，斯人而已。僧裕学治有闻，聿修之义也。

列传第三十七 李灵崔鉴

李灵，字虎符，赵郡人，高平公顺从父兄也。父勰，字小同 ，恬静好学，有声赵魏。太祖平中原，闻勰已亡，哀惜之，赠宣威将军、兰陵太守。神□中，世祖征天下才俊，灵至，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从驾临江，除淮阳太守。灵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后加建威将军、中散、内博士，赐爵高邑子。高宗践祚，除平南将军、洛州刺史而卒，时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赠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简。

子恢，袭子爵。高宗以恢师傅之子，拜员外散骑常侍、安西将军、长安镇副将，进爵为侯，假钜鹿公。皇兴元年 ，镇军大将军、东平王道符谋反，杀恢及雍州刺史鱼玄明、雍州别驾李允等。恢时年四十八。显祖愍之，追赠恢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贞。

恢长子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卒。

子瑾，字伯琼。太和中，拜奉朝请，后袭爵。转司徒、广阳王嘉集曹参军，太尉、高阳王雍长流参军，太尉、清河王怿记室参军。后除中坚将军、步兵校尉。葛荣反于河北，所在残害，诏瑾持节兼吏部郎中、东北道吊慰大使。至冀州，值葛荣围逼，敕授瑾防城都督。时瑾以二子自随，次子战死，瑾恐动人情，忍哀辍哭。城陷没贼，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将军、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太尉谘议参军。天平初，除车骑将军、大司农卿，中正如故。瑾淳谨好学，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殷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袭。武定末，西汝阴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悦祖弟显甫，本州别驾，迁步兵校尉。从驾南讨，以功赐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寻除河北太守。卒，赠显武将军、安州刺史，谥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阳县开国伯。

子搔，武定末，河内太守。

显甫次弟华，字宁夏。初为羽林中郎、武骑侍郎、步兵校尉，转直閤将军、武卫将军。华膂力过人，颇有将略，每从征伐，频著军功。赐

爵栾城子，定州骠骑长史、辅国将军、中山太守。卒，赠前将军、幽州刺史。有八子。

长子构，袭爵，至通直散骑常侍。卒，赠殷州刺史。

次敬义，司徒长流参军、兼光禄少卿、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卒，赠本将军、殷州刺史。

次叔向，为徐州铠曹参军，带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萧衍。

次幼绪，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干，次稚明，兄弟并不修名行，险暴无礼，为时所贱。

华弟凭，字青龙。秘书主文中散，累迁冀州征东长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赵脩，超迁司空长史、给事黄门侍郎、武卫将军、定州大中正。坐脩党免官。后除赵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参军、汝阳太守。

同吉弟文衡，开府行参军。

恢弟综，行河间郡，早卒。

综子遵，字良轨，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高祖南伐，为行台郎。车驾还，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转步兵校尉，兼散骑侍郎副卢昶东北道使。拜司空谘议，加中垒将军。京兆王愉以征东将军为冀州刺史，遵为愉府司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遵不从，为愉所害。时年四十四。事平，诏赐帛二百匹，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简，拜子浑给事中。

浑，字季初。武定末，大司农卿。

浑弟绘，字敬文。齐王丞相府司马。

绘弟系，字乾经。少聪惠，有才学，与舅子河间邢昕少相伦辈，晚不逮之。初为征东法曹参军，后除奉车都尉，加宁远将军。寻拜大司马

广陵王录事参军。府解，还乡里。征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齐献武王从子永乐为济州刺史，闻而请与相见，待以宾交之礼。及永乐薨，系送葬还都。萧衍遣使朝贡，侍中李神俊举系为尚书南主客郎。系前后接对凡十八人，颇为称职。齐文襄王摄选，以系为司徒谘议参军，因谓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谓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举耳。"寻加征虏将军。武定五年，兼散骑常侍，使萧衍，与其二兄前后将命，时人称之。太尉高岳出讨，以系为大都督司马。师还，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时年四十六，时人伤惜之。齐初，赠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谥曰文。

灵弟均，赵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显。身长八尺五寸，衣貌魁伟。受学于梁祚。兴安中，为秘书中散、本州别驾，转赵郡、常山二郡太守。迁中书郎，雅为高允所知。天安初，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彭城降，诏镇南大将军、博陵公尉元，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等率众迎之。显祖复以璨参二府军事。军达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礼接。安都还城，使遂不至。时刘彧将张永、沈攸之等率众先屯下磕，元令璨与中书郎高闾入彭城说安都，安都即与俱载赴军。元等入城，收管龠。其夜，永攻南门不克，退还。时永辎重在武原，璨劝元乘永之失据，攻永米船，大破之，斩首数千级。时大雪寒，永军冻死者万计，于是遂定淮北。加璨宁朔将军，与张谠对为兖州刺史，绥安初附。以参定徐州之功，赐爵始丰侯，加建武将军。延兴元年，年四十，卒，谥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袭爵。加建武将军。以宽雅著称。囗又例降。拜司徒司马，寻除振威将军、南征别将、彭城镇副将，民吏安之。赏帛百匹、谷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赠显武将军、徐州刺史，谥曰顺。

子秀之，字凤起。初除京兆王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袭爵，拜尚书都官郎。

秀之弟子云，字凤升。司空参军，转外兵参军、本州治中。

子云弟子羽，字凤降。征南法曹参军。

子羽弟子岳，字凤峙。员外郎、大司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谨，兄弟并容貌魁伟，风度审正，而皆早卒。

凤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将军。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参军。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书博士。稍迁司空谘议，转司马，监营构事。出除宁朔将军，试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从驾征新野，又从讨樊邓。持节、兼散骑常侍、东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阳太守，以罪左迁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宣茂议明堂之制，以五室为长，与游肇往复，肇善之。迁平东将军、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遗言薄葬。赠本将军、齐州刺史，谥曰惠。

子藉之，字脩远。性谨正，粗涉书史。历员外郎、给事中、司徒谘议参军、前将军、太中大夫。著《忠诰》一篇，文多不载。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赠中军将军、定州刺史。

子彻，字伯伦。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远，有气尚。州主簿。

子长瑜，郡功曹。

敬远弟幼远，性粗暴，每为劫盗，刺史录杀之。

宣茂弟叔胤，举秀才，著作佐郎。历广陵王谘议、南赵郡太守。在位九载，有政绩。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谥曰惠。

子弼，字延轨。位至相州录事参军。

弼弟翼，字景业。初为荡寇将军、斋帅。又除员外郎，迁尚书郎，仍斋帅。建义初，遇害河阴。赠平北将军、定州刺史。

叔胤弟仲胤，自中书学生，历公府主簿、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卒，赐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绵五十斤，赠镇远将军、光州刺史，谥曰恭。

少子子仁，尚书主客郎。

崔鉴，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绰，少孤，学行修明，有名于世。与卢玄、高允、李灵等俱被征，语在《允传》。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而卒。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延兴中受诏使齐州，观省风俗，行兖州事。以功赐爵庐县子。出为奋威将军、东徐州刺史。鉴欲

安悦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诏从之。又于州内冶铜以为农具，兵民获利。卒，赠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安平侯，谥曰康。

子合，字贵和，少有时誉。袭爵桐庐子，为中书学生、主文中散、太尉谘议参军、本州大中正。出为常山太守，卒于郡，时年二十七。

长子脩义，有风望，袭爵。自司徒默曹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新野太守。还，除太尉掾，出为冀州征东府长史。卒，年四十五。

长子放宽，袭爵。齐受禅，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气。太和中，为中书学生，拜奉朝请，转徐州安东府录事参军。阳平王颐之为定州，秉复为卫军府录事参军，带毋极令。时甄琛为长史，因公事言竞之间，秉以拳击琛，坠于床下。琛以本县长，笑而不论。其豪率若此。

彭城王勰征寿春，秉从行，招致壮侠，以为部卒。勰目之，谓左右曰："吾当寄胆气于此人。"后为司空主簿，转掾、城门校尉、长兼司空司马。迁长史，加辅国将军。出除左将军、广平内史，大纳财货，为清论所鄙。入为司徒左长史。未几，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出除燕州刺史。时天下多事，遂为杜洛周攻围。秉坚守历年，朝庭遣都督元谭与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谭败，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寻除抚军将军，行相州事，转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孝昌末，冀州流民聚于河外，因立东冀州，除秉为刺史，加征东将军。不之任。永安二年，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辞事，诏不许。元颢入洛，秉避居阳武。二年，除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太昌中，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侍，左光禄如故。频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职。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瀛沧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谥曰靖穆。

长子忻，字伯悦，有世干。为荆州平南府外兵参军。北道行台常景引为行台郎，又启除员外郎，复为安远将军、尚书左中兵郎中。以郑俨之甥，兼尚书左丞。庄帝初，遇害于河阴，年四十二。赠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为祖母宋氏所养，早有知识，六岁宋亡，啼慕不止，见者悲之。性恢达，常以将略自许。辟司徒行参军。假宁朔将军、统

军，从广阳王渊北讨，击柔玄贼，破之，赐爵安平县男。及父秉于燕州被围，泣诉朝庭，遂除别将，与都督元谭赴援。到下口，遇贼，仲哲战殁，时年三十五。

长子长瑜，武定中，仪同开府中兵参军。

长瑜弟叔瓒，司徒田曹参军。

仲哲弟叔彦，抚军将军。

叔彦弟季通，武定中，兼司农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风望闲雅。自太学博士从都督李神轨征讨有功，赐爵蒲阴县男。寻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骑侍郎，转征虏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太尉长史。及秉还乡，季良亦去职归养。后除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先秉卒于家，时年三十六。赠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谥曰简。

秉弟习，字贵礼，有世誉。历司徒主簿、彭城王勰开府属。迁幽州长史、博陵太守，吏民爱敬之。在郡九年，转河东太守，卒于郡，年五十一。赠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赠后将军、并州刺史。

长子世儒，字希业。卒于大司马从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业，武定中，南兖州别驾。

秉从父弟广，字仲庆，有议干。初为中书学生。高祖时，殿中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诏守尚书左丞。父忧去职。后任城王澄为扬州，引广为镇南府长史，以母老辞。景明末，卒于家。赠安远将军、光州刺史。

子元献，字世俊，颇有学识。举秀才，不行。后卒于乡里。

广弟文业，为中书博士，转司徒主簿。城阳王鸾为定州刺史，引为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谦，武定末，司空谘议参军。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风，当旌帛之举；崔以文雅之烈，应利用之科。世家有业，余庆不已，人位继轨，亦为盛哉。

列传第三十八 尉元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泰常中，为前将军　，从平虎牢，颇有军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称。神□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从幸海隅，赐爵富城男，加宁远将军。和平中，迁北部尚书，加散骑常侍，进爵太昌侯，拜冠军将军。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请师救援。显祖以元为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博陵公，与城阳公孔伯恭赴之。刘彧东平太守、无盐戍主申纂诈降。元知非诚款，外示容纳　，而密备焉。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东平太守章仇扌剽诣军归款，元并纳之。遂长驱而进，贼将周凯望声遁走。彧遣将张永、沈攸之等率众讨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监王穆之领卒五千，守辎重于武原，龙骧将军谢善居领卒二千据吕梁，散骑侍郎张引领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粮，供其军实。安都出城见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李璨等与安都俱还入城，别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抚安内外，然后元入彭城。元以张永仍据险要，攻守势倍，惧伤士卒。乃命安都与璨等固守，身率精锐，扬兵于外，分击吕梁，绝其粮运。善居遁奔茱萸，仍与张引东走武原。驰骑追击，斩首八百余级。武原穷寇八千余人，拒战不下。元亲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营，杀伤太半，获其辎重五百余乘，以给彭城诸军。然后收师缓战，开其走路。穆之率余烬奔于永军。永势挫力屈，元乘胜围之，攻其南门，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势追击，时大雨雪，泗水冰合，永弃船而走。元豫测永必将奔亡，身率众军，邀其走路，南北奋击，大破于吕梁之东。斩首数万级，追北六十余里，死者相枕，手足冻断者十八九。生擒刘彧使持节、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宁朔将军、益阳县开国侯垣恭祖；龙骧将军、羽林监沈承伯等。永、攸之轻骑走免。收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刘彧东徐州刺史张谠据围城，徐州刺史王玄载守下邳，辅国将军、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龙骧将军、兰陵太守桓忻驱掠近民，保险自固。元遣慰喻，张谠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诚，王整、桓析相与归命。

元表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　，沿清运致，可以济救民。”显祖从之。又表分兵置戍，进定青冀。复表曰：“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诏曰：“待后军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军援，须待克定，更运

军粮。”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离寒暑，进无邓艾一举之功，退无羊祜保境之略，虽淮岱获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属当偏任，苟事宜宣彻，敢不以闻。臣前表以下邳水陆所凑，先规殄灭，遣兵屡讨，犹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断，而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达，虽至穷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从淮南至镇，称刘彧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觇使，验其虚实，如朗所言。臣欲自出击之，以运粮未接，又恐新民生变，遣子都将于沓千、刘龙驹等步骑五千，将往赴击。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动，莫有固志，器仗败毁，无一可用。臣闻伐国事重，古人所难，功虽可立，必须经略而举。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路亦S上纶□胍仕□□□□病＜次□粲檬χ□□＝袢粝榷厂纶□□剿拊亻□蚧囱簦□□□玻□蚯嗉街钫蚩刹还ザ□恕Ｈ羲拇Σ环□□嗉剿浒危□傩绽枪耍□袒辰男抑□摹３加抟晕□耸颓嗉街□Γ□榷ǘ□现□兀□狭鯊□惫酥□猓□□廾衲贤□□摹Ｏ乃□涫iii□藿蛲究梢颍欢□匪渫ǎ□薷叱强晒獭Ｈ绱耍□蚧幢弊跃伲□堇陀酪荨＝袼湎蛉龋□炭尚惺Γ□□猩袼伲□迷蛏□洹Ｈ籼煊昙冉担□蛞蛩□ǎ□肆敢嬷冢□嫖□□？纸□疵袷□□□桓耐迹□嗉蕉□荩□湮纯砂巍３奸□肓抛艄惨椋□涛娇扇弧Ｈ粢□□怀拢□逵兴鸢苤□穑怀露□扪椋□殖晌茇柚□铩Ｎ□旒□□浚□粘加蘅睢?

彧复遣沈攸之、吴憘公领卒数万，从沂清而进，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骑一万以拒之。并以攸之前败军人伤残手足、瘃瓦膝行者，尽送令还，以沮其众。又表求济师。诏遣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　，遇患。会泗水暴竭，贼军不得前进，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贼军，攸之、憘公等轻骑遁走。元书与刘彧徐州刺史王玄载，示其祸福。玄载狼狈夜走，宿豫、淮阳皆弃城而遁。于是遣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领骑一千，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淮阳公，持节、散骑常侍、尚书如故。诏元曰：“贼将沈攸之、吴憘公等驱率蚁众，进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奋发，水陆邀绝，应时摧殄，自淮以北，荡然清定。皆是元帅经略，将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荡吴会，悬旌秣陵，至于用兵所宜，开势进止，善加量度，动静以闻。”

是时徐州妖人假姓司马，字休符，自称晋王，扇惑百姓。元遣将追斩之。四年，诏征元还京赴西郊　，寻还所镇。延兴元年五月，假元淮阳王。三年，刘昱将萧顺之、王敕勤等领众三万，入寇淮北诸城，元分遣诸将，逆击走之。元表：“淮阳郡上党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

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亚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南济阴郡睢陵县人赵怜等辞称念祖善于绥抚，清身洁己，请乞念祖为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离叛，成立一县。”显祖诏曰：“树君为民，民情如此，可听如请。”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类也。太和初，征为内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甚得夷民之心。三年进爵准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

萧道成既自立，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　　，征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余官如故，总率诸军以讨之。元讨五固贼桓和等，皆平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十三年，进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开国公，食邑六百户。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总戎，廓宁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禄，积有年岁，彼土安危，窃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陆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诸夏。夫国之大计，豫备为先。且臣初克徐方，青齐未定，从河以南，犹怀彼此。时刘彧遣张永、沈攸之、陈显达、萧顺之等前后数度，规取彭城，势连青衮。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围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诏曰：“公之所陈，甚合事机。”

其年，频表以老乞身。八月，诏曰：“元年尊识远，屡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体怀平隐　　，仁雅渊广，谋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亿兆，故频文累札，仍违冲志。而谦光逾固，三请弥切，若不屈从高谟，复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许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礼申遂。”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又诏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万国，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是故五帝宪德，三王乞言，若求备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师上圣则难为其举，傅中庸则易为其选。朕既虚寡，德谢曩哲，更、老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

礼，赐要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尽诚。”高祖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臣年志朽弊，识见昧然，在于心虑，不敢不尽。”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仰禀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虽更、老非官，耄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十七年七月，元疾笃，高祖亲幸省疾。八月，元薨，时年八十一。诏曰：“元至行宽纯　，仁风美福，内秉越群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暨长，勋勤备至，历奉五朝，美隆四叶。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鲁宋怀仁，中铉载德。所谓立身备于本末，行道著于终始，勋书玉牒，惠结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悬车归老。谦损既彰，远近流咏，陟兹父事，仪我万方。谓极眉寿，弥赞王业。天不遗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怀。但戎事致夺，恨不尽礼耳。可赐布帛彩物二千匹、温明秘器、朝衣一袭，并为营造坟域。”谥曰景桓公。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十人，赐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肃宗庙讳，颇有器望。起家秘书中散，驾部令，转主客给事　，加通直散骑常侍，守殿中尚书，兼侍中。以父忧去职。又起复本官，诏袭爵，加平南将军。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仍守尚书，夺禄一周。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开国公。后为征虏将军、恆州刺史。卒，仍以为赠，谥曰顺。

子景兴，袭。正始元年卒，赠兖州刺史。无子。

景兴弟景俊，袭爵。员外散骑常侍。延昌中，坐杖国吏死，降封深泽县开国公。

子伯永，袭。无子，爵除。

羽弟静，宽雅有才识。世宗时，为尚书左民郎中。卒，赠博陵太

守，重赠镇军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骑常侍、护军长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孙。父琚，历官以廉清著称，赐爵高都侯。卒于冠军将军、尚书左丞，赠安南将军、并州刺史、高都公，谥曰简。白曜少为中书吏，以敦直给事东宫。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袭爵，迁北部尚书。在职，执法无所阿纵，高宗厚待之。高宗崩，与乙浑共秉朝政，迁尚书右仆射，进爵南乡公，加安南将军。

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并以城内附，诏镇南大将军尉元、镇东将军孔伯恭率师赴之。而彧东平太守申纂屯无盐，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绝王使。皇兴初，加白曜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征南大将军、上党公，屯于碻磝，以为诸军后继。白曜攻纂于无盐城，拔其东郭。其夜纂遁，遣兵追执之，获其男女数千口。先是，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内附，既而彧遣招慰，复归于彧。白曜既拔无盐，回攻升城。肥城戍主闻军至，弃城遁走，获粟三十万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沟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余骑袭麋沟，麋沟溃，自投济水死者千余人。击垣苗，又破之，得粟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先是，淮阳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克，白曜以一旬之内，频拔四城，威震齐土。显祖嘉焉，诏曰："卿总率戎旅，讨除不宾，霜戈所向，无不摧靡，旬日之内，克拔四城，韩白之功，何以加此？虽升城戍将房崇吉守远不顺，危亡已形，溃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且伐罪吊民，国之令典，当招怀以德，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纵兵陵城，杀数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抚慰其民，无所杀戮，百姓怀之。获崇吉母妻，待之以礼。刘彧遣其将吴憘公率众数万，欲寇彭城。镇南大将军尉元表请济师。显祖诏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时泗水暴竭，船不得进。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彧盘阳城以赎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

平东将军长孙陵、宁东将军尉眷东讨青州，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白曜乃为书以喻之曰："天弃刘彧，祸难滋兴，骨肉兄弟，自相诛戮，君臣上下，靡复纪纲。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毕众敬等深睹存亡，翻然归义。故朝廷纳其诚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见事，东西所备闻也。彼无盐戍主申纂敢纵奸慝，劫夺行人，官军始临，一时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寻即溃散。自襄阳以东，至于淮海，莫不风靡，服从正化。谓东阳、历城有识之士，上思安都之荣显，下念申纂

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图后悟。然执守愚迷，不能自革。猥总戎旅，扫定北方。济黄河知十二之虚说，临齐境想一变之清风，踟蹰周览，依然何极？故先驰书，以喻成败。夫见机而动，《周易》所称；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为高，不悛为美，则微子负嫌于时，纪李受讥于世。我皇魏重光累叶，德怀无外，军威所拂，无不披靡。固非三吴弱卒所能拟抗。况于今者，势已土崩。刘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阃外，岂复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为援，何异于蹄涔之鱼，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则断手，螫足则断足，诚忍肌体以救性命。若推义而行之，无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宁宗，长守安乐。此智士所宜深思重虑，自求多福。”

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筑长围以攻之。长孙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请降。军人人其西郛，颇有采掠，文秀悔之，遂婴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曜皆释而礼之。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白曜虽在军旅，而接待人物，宽和有礼。获崇吉母妻、申纂妇女，皆别营安置，不令士卒喧杂。

乃进讨东阳。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始末三年，筑围攻击，日日交兵，虽士卒死伤，无多怨叛。督上士人租绢，以为军资，不至侵苦。三齐欣然，安堵乐业。克城之日，以沈文诱抗倨不为之拜，忿而棰挞，唯以此见讥。以功拜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将军如故。

四年冬见诛。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侠附，缘此追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闻父被执，将自杀。家人止之，曰：“轻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终不至此。我何忍见父之死！”遂自缢焉。

白曜弟如意，亦从白曜平历下，与白曜同诛。

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

臣闻经疆启宇，实良将之功；褒德酬庸，乃圣王之务。昔姜公杖钺，开隆周之基；韩生秉旄，兴鸿汉之业。故能赏超当时，名垂前史。若阃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将怀惧，乐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邓艾怀忠，矫命宁国，赤心皎然，幽显同见，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吴，奋不顾命，万里浮江，应机直指，使孙皓君臣，舆榇入洛。大功亦举，谗书骤至，内外唱和，贝锦将成，微晋武之鉴，亦几于颠沛矣。每览其事，常为痛心，圣主明王，固宜深察。

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资，世酋东裔，值皇运廓被，季节臣妾。白曜生长王国，饮服道教，爵列上阶，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阴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连城岳峙。海岱苍生，翘首拯援。圣朝乃眷南顾，思救荒黎，大议庙堂，显举元将，百僚同音，佥曰惟允。遂推毂委诚，授以专征之任，握兵十万，杖钺一方。威陵河济则淮徐震惧，师出无盐而申纂授首。济北、太原，同时消溃；麋沟、垣苗，相寻奔走。及回麾东扫，道固衔璧，盘阳、梁邹，肉袒请命。于时东阳未平，人怀去就。沈文静、高崇仁拥众不朝，扇扰边服。崔僧祐、盖次阳、陈显达连兵淮海，水陆锋起，扬旌而至，规援青齐。士民汹汹，莫不南顾。时兵役既久，咸有归心，而白曜外宣皇风，内尽方略，身擐甲胄，与士卒同，安抚初附，示以恩厚。三军怀挟纩之温，新民欣来苏之泽。遂使僧祐拥徒弭旆，效顺军门；文静、崇仁弃城窜海；次阳、显达望尘南奔。声震江吴，风偃荆汉。及青州克平，文秀面缚，海波清静，三齐克定，逖彼东南，永为国有。使天府纳六州之贡，济泗息烽警之虞，开岱宗封禅之略，辟山川望秩之序。斯诚宗庙之灵，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与有力矣。

及氛翳既静，爵命亦隆，荣烛当时，声誉日远。而民恶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听。巧伪乱真，朱紫难辨，伤夷未瘳，合门屠戮。鸿勋盛德，蔑尔无闻。有识之徒，能不凄怆？

臣谓白曜策名王庭，累荷荣授，历司出内，世载忠美。秉钺启蕃，折冲敌国，开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于戎旅之际，契阔于矢石之间，登锋履危，志存静乱。及方难既夷，身膺高赏，受胙河山，与国升降，六十之年，宠灵已极。观其立功，足明机运，岂容侥幸，更邀非望者乎？且于时，国家士马，屯积京南，跨州连镇，势侔云岳。主将骁雄，按钾在所，莫不殉忠死难，效节奉时。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况潜逆阻兵，营岱厌乱，加以王师仍举，州郡屠裂，齐民劳止，神胆俱丧，亡烬之众不可与图存，离败之民不可与语勇哉！白曜果毅习戎，体闲兵势，宁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将士之不同己，据强兵之势，因涂炭之

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

伏惟陛下圣鉴自天，仁孝宰世，风冠宇宙，道超百王。开国以来，诸有罪犯极刑，不得骸骨者，悉听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旧功高，婴祸沦覆，名灭国除，爵命无绍。天下众庶，咸共哀怜，方之余流，应有差异。愿陛下扬日月之光，明勋臣之绩，垂天地之施，慰僵尸之魂。使合棺定谥，殁有余称。选其宗近，才堪驱策，锡以微爵，继其绝世。进可以奖劝将来，退可以显国恩泽。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岂不美哉！仰惟圣明，霈然昭览，狂瞽之言，伏待刑宪。

高祖览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轻薄无检。太和初，以名家子擢为中散，迁宰官。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响，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金宝之赂，为桢隐而不言。事发，坐之。文明太后引见群臣，谓之曰："前论贪清，皆云克修，文祖时亦在中，后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离俗之士，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契进曰："臣卑微小人，闻识不远，过蒙曲照，虚忝令职。小人之心无定，帝王之法有常。以无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郑相嗜鱼，人有献鱼者，相曰'若取此鱼，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贪之恶矣，何为求退？"迁宰官令，微好碎事，颇晓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见知。及营洛阳基构，征新野、南阳起诸攻具，契皆参典。太和末，以功迁太中大夫、光禄少卿、营州大中正，赐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徙都督活野、薄骨律二镇诸军事、沃野镇将，转都督御夷、怀荒二镇诸军事、平城镇将，将军并如故。转都督朔州、沃野怀朔武川三镇三道诸军事、后将军、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谥曰克。

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契长子升，字僧度。建兴太守，迁镇远将军、沃野镇将，进号征虏将军。甚得边民情。

和第二子僧济，自奉朝请稍转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北晖，历泾州长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赏粟二百石。卒，赠幽州刺史。

孙善，仪同开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诸将，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宽雅之风，受将帅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克彭城犹拾遗，擒将馘丑，威名远被。位极公老，圣主乞言。无乃近世之一人欤？白曜有敦正之风，出当薄伐，席卷三齐，如风靡草，接物有礼，海垂欣慰。其劳固不细矣。功名难处，追猜婴戮，宥贤议勤，未闻于斯日也。

列传第三十九 韩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

韩茂，字元兴，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老；永兴中自赫连屈丐来降，拜绥远将军 ，迁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侯。

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太宗曾亲征丁零翟猛，茂为中军执幢。时有风，诸军旌旗皆偃仆 ，茂于马上持幢，初不倾倒。太宗异而问之，征茂，所属具以状对。太宗谓左右曰："记之。"寻征诣行在所，试以骑射，太宗深奇之，以茂为虎贲中郎将。

后从世祖讨赫连昌，大破之。世祖谓诸将曰："今若穷兵极武，非吊民之道，明年当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还。以军功赐茂爵蒲阴子，加强弩将军 ，迁侍辇郎。又从征统万，大破之。从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徙其居民。从平凉州，茂为前锋都将，战功居多。迁司卫监。录前后功，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安定公，加平南将军。从破薛永宗，伐盖吴。转都官尚书。从征悬瓠，频破贼军。车驾南征，分为六道，茂与高凉王那出青州。诸军渡淮，降者相继，拜茂徐州刺史以抚之。车驾还，以茂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加征南将军。世祖崩，刘义隆遣将檀和之寇济州，南安王余令茂讨之。至济州，和之遁走。高宗践阼，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

茂沉毅笃实，虽无文学，每论议合理。为将善于抚众，勇冠当世，为朝廷所称。太安二年夏 ，领太子少师。冬卒，赠泾州刺史、安定王，谥曰桓王。

长子备，字延德。初为中散，赐爵江阳男，加扬烈将军。又进爵行唐侯，拜冠军将军、太子庶子。迁宁西将军 ，典游猎曹，加散骑常侍。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卒，赠雍州刺史，谥曰简公。

备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将略。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加宁朔将军。迁金部尚书 ，加散骑常侍。兄备卒，无子，均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本将军、定州刺史，转青冀二州刺史，余如故。恤民廉谨，甚有治称。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明为耳目，广设方

略，禁断奸邪，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跼。先是，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故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然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陈非便，朝议罢之。后均所统，劫盗颇起，显祖诏书诮让之。又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以均忠直不阿，诏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轻徭宽赋，百姓安之。延兴五年卒，谥曰康公。子宝石袭爵。

均弟天生，为内厩令，后典龙牧曹。出为持节、平北将军、沃野镇将。

皮豹子，渔阳人。少有武略。泰常中，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世祖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冠军将军。又拜选部尚书，余如故。出除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寻加征西将军。后坐盗官财，徙于统万。

真君三年，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遂陷仇池。世祖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四年正月，豹子进击乐乡，大破之，擒义隆将王奂之、王长卿等六人，斩首二千余级，俘获一千人。豹子进军下辨，义隆将强玄明、辛伯奋弃城遁走，追斩之，悉获其众。义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至汉中，闻官军已西，惧不敢进，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与司马楚之至于浊水，击擒崇之，尽虏其众。进至高平，义隆将姜道祖降，仇池平。

未几，诸氐复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率诸军讨平之。时豹子次于下辨，闻围解，欲还。弼遣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后举为难，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十一月，义隆复遣杨文德、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浊水，贼众震恐，弃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亡奔汉中。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招诱氐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氐民叛应文德。诏豹子率诸军讨之，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引诸军向其城，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义隆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分军逆击，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

兴安二年正月，义隆遣其将萧道成、王虬、马光等入汉中，别令杨文德、杨头等率诸氐羌围武都。城中拒之，杀贼二百余人。豹子分兵将救之，至女磊，闻贼停军，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还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豹子表曰："义隆增兵运粮，克必送死。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脣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鲜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语，回趣长安之兵，遣文德、萧道成、王虬等将领，来攻武都、仇池，望连秦陇。进围武都，已经积日，畏臣截后，断其粮路，关镇少兵，未有大损。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拒贼备敌，非兵不拟。乞选壮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无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驰闻，损失城镇，恐招深责。愿遣高平突骑二千，赍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对贼虏。须长阙、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虽有金城汤池，无粮不守。仇池本无储积，今岁不收，苦高平骑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请遣秦州之民，送军祁山，臣随迎致。"诏高平镇将苟莫于率突骑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征豹子为尚书，出为内都大官。

刘骏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于清东，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击之，不克。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围费日，遂略地至高平。刘骏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去城八里，与豹子前锋候骑相遇，即便交战，豹子军继至，大破之。纵骑追击杀之，至于城下，其免者十余人而已。城内恐惧，不敢出救。既而班师。

先是，河西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泾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诸军南趣石楼，与卫大将军、乐安王良以讨群胡。豹子等与贼相对，不觉胡走，无捷而还，又坐免官。寻以前后战功，复擢为内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赠淮阳王，谥曰襄，赐命服一袭。子道明，袭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为侍御中散，迁侍御长。高祖初，吐谷浑拾寅部落饥窘，侵凉浇一为洮河，大为民患。诏假喜平西将军、广川公，领凉州、枹罕、高平诸军，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寅。又拜

为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仇池镇将，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悦，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于是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征为南部尚书，赐爵南康侯，加左将军。

太和元年，刘准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喜率众四万讨鼠。军到建安，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遣平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真众溃，仅而得免。喜遂军于覆津。文度将强大黑固守津道，悬崖险绝，偏阁单行。喜部分将士，攀崖涉水，冲击大黑，大黑溃走，追奔西入。攻葭芦城，拔之，斩文度，传首京师，杀一千余人。诏曰："夫忠臣生于德义之门，智勇出于将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窃边戍，都将皮喜、梁丑奴等，或资父旧勋，或身建殊效，威名著于庸汉，公义列于天府，故授以节钺，委阃外之任。并罄力尽锐，克荷所司，霜戈始动，蚁贼奔散，仇池旋复，民夷晏安。及讨葭芦，又枭凶丑。元恶俱歼，窥窬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陈计略，商校利害，料其应否，宁边益国，专之可也。今军威既振，群愚慑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势，宽猛之宜，任其量处，应立郡县者，亦听铨置。其杨文度、杨鼠亲属家累，部送赴台。仇池，南秦之根本，守御资储，特须丰积；险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觊之徒，绝其侥幸。勉勤戎务，绥静新俗，怀民安土，称朕意焉。"

又诏喜等曰："卿受命专征，薄伐边寇，军威所及，即皆平荡。复仇池之旧镇，破葭芦之新；枭擒首逆，克剪凶党，勋庸之美，朕无间然。仇池国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须完实。从前以来，骆谷置镇，是以奸贼息窥窬之心，边城无危败之祸，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将，骆谷筑城，虽有一时之勤，终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诏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顿，无事闲停，方复曲辞，表求罢下，岂是良将忘身、忧国尽忠之谓也？诸州之兵，已复一岁，宜暂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来年筑城，岂不更劳兵将？孰若因今之势，即令就之，一劳永逸，事不再举也。今更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使四月尽，必令成就讫。若不时营筑，乃筑而不成，成而不固，以军法从事。"

南天水郡民柳旃据险不顺，喜率众讨灭之。转散骑常侍、安南将军、豫州刺史。诏让其在州宽怠，以饮酒废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决以杖罚。七年卒，赠以本官，谥曰恭公。子承宗袭爵。

喜弟双仁，冠军将军、仇池镇将。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领众三万东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后为使持节、都督冀青二州诸军事、前将军、开府、冀青二州刺史、关内侯。父涅，太宗时为侍御长。卒，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章武侯，谥曰隐。

敕文，始光初为中散，稍迁西部尚书。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邽。诏敕文率步骑七千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枹罕，众少不能制，诏遣安远将军、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陇右。军次武始，拾归夜遁。敕文引军入枹罕，虏拾归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留乌头守枹罕。

金城边冏、天水梁会谋反，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据上邽东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设备，杀贼百余人，被伤者众，贼乃引退。冏、会复率众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于南岭，休官、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为冏等形援。敕文遣二将领骑二百设备门内，别令骑出击之。既而伪退，冏率众腾逐，敕文轻骑横冲，大破之，斩冏。而北岭之贼，从高射敕文军人，飞矢如雨，梁会得奔北岭，骑乃引还。复推会为主。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烧其门楼，贼见火起，众皆惊乱。又遣步卒攻门，克之。便率骑士驰入，贼余众开门出走，奔入东城，乘背追击，杀千余人。

安丰公闾根率军助敕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贼帅路那罗遣使赍书与逆帅梁会，会以那罗书射于城中，那罗称纂集众旅，克期助会。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而文德遣权寿胡将兵二十人来到会间，扇动州土，云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洪，我当自往。梁会欲引致文德，诱说李洪来入东城，即斩洪首，送与文德。仇池镇将、淮阳公臣豹子遣使潜行，以今月二十四日来达臣镇，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领兵聚众，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规窃城镇。且梁会反逆以来，南勾文德，援势相连，武都氐羌尽相脣齿，为文德起军，所在屯结，兵众已集，克来不远。臣备边镇，与贼相持，贼在东城，隔墙而已。但以腹背有敌，攻城有疑，讨度文德，克来助会。若文德既至，百姓响应，贼党遂甚，用功益难。今文德未到，麦复未熟，事宜速击，于时为便。伏愿天鉴，时遣大军，助臣诛翦。"

表未及报，梁会谋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堑于东城之外，断贼走路。夜中，会乃车陈飞梯，腾堑而走。敕文先严兵于堑外拒斗，从夜至

旦。敕文谋于众曰：“困兽犹斗，而况于人。贼众知无生路，人自致死，必伤士众，未易可平。若开其生路，贼必上下离心，克之易矣。”众咸以为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贼众曰：“若能归降，原其生命。”应时降者六百余人。会知人心沮坏，于是分遁。敕文纵骑蹑之，死者大半，俘获四千五百余口。

略阳王元达因梁会之乱，聚众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众，推天水休官王宦兴为秦地王。敕文与临淮公莫真讨之。军次略阳，敕文遣使慰喻。而元达等三千余人屯于松多川。乃部分诸军，三道并攻。贼出营拒战，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时，与新平公周盆击刘骏将殷孝祖于清东，不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长子万护，让爵于弟翰。于时让者，惟万护及元氏侯赵辟恶子元伯让其弟次兴，朝廷议而许之。

翰族孙静，世宗时，历位征虏将军、武卫将军、太子左卫率，以干用称。延昌中，迁平北将军、恆州刺史、临朐都护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请。迁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与薛昙尚迎蠕蠕主婆罗门于凉州。又除镇远将军、河阴令。卒，赠辅国将军、朔州刺史。

子缵，武定末，颍川太守。

吕罗汉，本东平寿张人。其先，石勒时徙居幽州。祖显，字子明。少好学，性廉直，乡人有分争者皆就而质焉。慕容垂以为河间太守。皇始初，以郡来降，太祖嘉之，赐爵魏昌男，拜钜鹿太守。清身奉公，务存赡恤，妻子不免饥寒。民颂之曰：“时惟府君，克己清明。缉我荒土，民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卒官。父温，字晞阳。善书，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连昌，以温为幢将。先登陷陈，每战必捷，以功拜宣威将军、奉车都尉。出为秦州司马，迁上党太守，善劝课，有治名。卒，赠平远将军、豫州刺史、野王侯，谥曰敬。

罗汉仁笃慎密，弱冠以武干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罗汉随侍。陇右氐杨难当率众数万寇上邽，秦民多应之。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共登西城楼，令罗汉射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应弦而殪。贼众转盛，罗汉进计曰：“今若不出战，示敌以弱，众情携贰，大事去矣。”意头善之，即简千余骑，令罗汉出战。罗汉与诸骑策马大呼，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杀难当左右队骑八人，难当大惊。会世祖赐难当玺书，责其跋扈，

难当乃引还仇池。意头具以状闻，世祖嘉之，征为羽林中郎。

上邽休官吕丰、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据险为逆，诏罗汉率骑一千讨擒之。从征悬瓠，罗汉与琅邪王司马楚之驾前招慰，降者九千余户。比至盱眙，频破贼军，擒其将顾俨、李观之等。以功迁羽林中郎、幢将，赐爵乌程子，加建威将军。及南安王余立，罗汉犹典宿卫。高宗之立，罗汉有力焉。迁少卿，仍幢将，进爵野王侯，加龙骧将军。拜司卫监，迁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山阳公，加镇西将军。及蠕蠕犯塞，显祖讨之，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

出为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时仇池氐羌反，攻逼骆谷，镇将吴保元走登百顷，请援于罗汉。罗汉帅步骑随长孙观掩击氐羌，大破之，斩其渠帅，贼众退散。诏罗汉曰："卿以劳勤获叙，才能致用，内总禁旅，外临方岳，褒宠之隆，可谓备矣。自非尽节竭诚，将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边境，兵革屡兴，既劳士卒，亦动民庶，皆由镇将不明，绥禁不理之所致也。卿应机赴击，殄此凶丑。陇右土险，民亦刚悍，若不导之以德，齐之以刑，寇贼莫由可息，百姓无以得静。朕垂心治道，欲使远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择其事宜，以利民为先，益国为本，随其风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乐业、奉公勤私者，善加劝督，无夺时利。明相宣告，称朕意焉。"

泾州民张羌郎扇惑陇东，聚众千余人，州军讨之不能制。罗汉率步骑一千击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锋起，道路断绝。其贼帅蛩廉、符祈等皆受刘昱官爵、铁券。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与罗汉赴讨，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自罗汉莅州，抚以威惠，西戎怀德，土境怗然。高祖诏罗汉曰："朕总摄万几，统临四海，思隆古道，光显风教。故内委群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节之秋，忠臣立功之会。然赤水诸羌居边土，非卿善诱，何以招辑？卿所得口马，表求贡奉，朕嘉乃诚，便敕领纳。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征拜内都大官，听讼察狱，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于官。高祖深悼惜之，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庄公。

长子兴祖，袭爵山阳公，后例降为侯。景明元年卒。

兴祖弟伯庆，为中散，咸阳王禧郎中令。

伯庆弟世兴，校书郎。

罗汉弟大檀，为中散、恆农太守。

大檀弟豹子，东莱镇将。后改镇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宝，侍御中散。迁少卿，出为假节、龙骧将军、东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亲，赐爵汝阴侯，加安东将军，徙爵魏县侯，迁安南将军。昭性柔旷，有才用。出为赵郡太守，治有能名。征拜光禄大夫，转中都大官。善察狱讼，明于政刑。迁侍中、镇东将军、幽州刺史，进爵鲁郡公。和平二年卒，谥曰康公。长子罗汉，东宫洗马。次伯恭，以父任拜给事中。后赐爵济阳男，加鹰扬将军。出为安南将军、济州刺史，进爵成阳公。入为散骑常侍。

显祖初，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彧遣将张永、沈攸之等击安都，安都上表请援。显祖进伯恭号镇东将军，副尚书尉元救之。军次于秺，贼将周凯闻伯恭等军至，弃众遁走。张永仍屯下磕。永辎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计无所出，引师而退。时皇兴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与攸之弃船而走，伯恭等进击，首虏及冻死甚众。八月，伯恭以书喻下邳、宿豫城内曰："刘彧肆逆滔天，弗鉴灵命，犹谓绝而复兴，长江可恃，敢遣张永、周凯等率此蚁众，送死彭城。大军未临，逆首奔溃。今乘机电举，当屠此城，遂平吴会，吊民伐罪。幸时归款，自求多福。"时攸之、吴憘公等率众数万来援下邳，屯军焦墟曲，去下邳五十余里。伯恭遣子都将侯汾等率骑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余骑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车攻具，欲水陆俱进。攸之等既闻，将战，引军退保樊阶城。伯恭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步骑六千向零中峡，斫木断清水路。刘彧宁朔将军陈显达领众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众渡水，大破显达军，俘斩十九。攸之闻显达军败，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侠清南北，寻攸之军后。伯恭从睢陵城东向零中峡，分军为二道，遣司马范师子等在清南，伯恭从清西，与攸之合战，遂大破之。斩其将姜产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荣宗、陆道景等首，攸之、憘公等轻骑遁走。乘胜追奔八十余里，军资器械，虏获万计。进攻宿豫，刘彧戍将鲁僧遵弃城夜遁。又遣将孔太恆等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据淮阳。二年，以伯恭为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彭城镇将、东海公。三年十月卒，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曰桓。

伯恭弟伯逊，为中书囗士，袭父爵鲁郡公。拜镇东将军、东莱镇

将，转本将军、东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韩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之为将也，皆以沉勇笃实，仁厚抚众。功成事立，不徒然矣。与夫苟要一战之利，侥幸暂胜之名，岂同年而语也！

列传第四十

赵逸胡方回胡叟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昞赵柔 索敞

阴仲达

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门郎。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神□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久之，拜宁朔将军、赤城镇将。绥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频表乞免，久乃见许。性好坟典，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学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刘裕灭泓，遂没于氐。氐王杨盛，盛子难当，既有汉中，以温为辅国将军、秦梁二州刺史。及难当称蕃，世祖以温为难当府司马。卒于仇池。

长子广夏，中书博士。第三子琰，语在《孝感传》。

初，姚苌以逸伯父迁为尚书左仆射，卒于长安。刘裕灭姚泓，徙迁子孙于建业。迁玄孙翼、翼从子超宗、令胜、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寻归降。

翼，粗涉书传，通率有器艺。初为平昌太守，甚有治称。入历军校，加镇远将军长史，深为领军元义所知待。迁光禄大夫。卒，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超宗，身长八尺，颇有将略。太和末，为豫州平南府长史，带汝南太守，加建威将军，赐爵寻阳伯。入为骁骑将军。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纳，货赂太傅北海王详。详言之于世宗，除持节、征虏将军、岐州刺史。徙河东太守，卒官。超宗在河东，更自修厉，清靖爱民，百姓追思之。赠本将军、华州刺史，谥曰成伯。子懿，袭爵。历员外常侍、尚书郎。

超宗弟令胜，亦长八尺，疏狂有膂力。历河北、恆农二郡太守，并

坐贪暴，为御史所弹，遇赦免。神龟末，自后将军、太中大夫出为恆农太守，卒官。令胜宠惑妾潘，离弃其妻羊氏。夫妻相讼，迭发阴私，丑秽之事，彰于朝野。

遐，初为军主，从高祖征南阳。景明初，为梁城戍主，被萧衍将攻围。以固守及战功，封牟平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后以左军将军、假征虏将军、督巴东诸军事，镇南郑。时萧衍冠军将军、军主姜脩众二万屯羊口，辅国将军姜白龙据南城，龙骧将军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军据兴势，龙骧将军谭思文据夹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顿南安，并扇动夷獠，规翻南郑。遐率甲士九千，所在冲击，数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后斩首五千余级。

还，以辅国将军出为荥阳太守。时萧衍将马仙琕率众攻围朐城，戍主傅文骥婴城固守。以遐持节、假平东将军为别将，与刘思祖等救之。次于鲍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频降，厉涉长驱，将至朐城。仙琕见遐营垒未就，径来逆战。思祖率彭沛之众，望陈奔退。遐孤军奋击，独破仙琕，斩其直阁将军、军主李鲁生、直后军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军于朐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围固城。遐身自潜行，观水深浅，结草为筏，衔枚夜进，破其六栅，遂解固城之围。进救朐城，都督卢昶率大军继之。未几而文骥力竭，以城降贼，众军大崩。昶弃其节传，轻骑而走，惟遐独握节而还。时仲冬寒盛，兵士冻死者，朐山至于郯城二百里间僵尸相属。昶仪卫失尽，于郯城借假节以为军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为光禄大夫、使持节、假前将军为别将，防捍西荆；又为别将隶萧宝夤，东征淮堰。熙平初，出为平西将军、汾州刺史，在州贪浊，闻于远近。卒，赠安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襄。子子献，袭爵。子献第四弟子素，司空长流参军。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悬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镇南邢峦平豫州，获而宥之。后以货自通，得为秦州阙西府长史，加镇远将军。秦州殷富，去京悬远，叔隆与敕使元脩义同心聚敛，纳货巨万。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寻迁左军将军、太中大夫。赂司空刘腾，出为中山内史，在郡无德政，专以货贿为事。叔隆奸诈无行，忘背恩义。悬瓠之免，是其族人前军将军赵文相之力，后无报德之意，更与文相断绝。文相长者，不以为恨。及文相为汝南内史，犹经纪其家。后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时论贱薄之。

穆，善书记，有刀笔之用。为汾州平西府司马。翼临亡，以穆托领军元义，以穆为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

子始昌，亦长者，有父风。历位南部主书。子丑孙，中书学生、秘书郎、中散。世不治产业，家甚贫约。兄弟并早亡。

胡叟，字伦许，安定临泾人也。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叟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其意之所悟，与成人交论，鲜有屈焉。学不师受，友人劝之，叟曰："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就道之义，非在今矣。"及披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于口。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以姚政将衰，遂入长安观风化，隐匿名行，惧人见知。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多蔑时辈，知叟至，召而见之。祖思习常，待叟不足，叟聊与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当与君论天人之际，何遽而反乎？"叟对曰："论天人者，其亡久矣。与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赋韦杜二族，一宿而成，时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载无违旧美，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末及鄙黩。人皆奇其才，畏其笔。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

叟孤飘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汉中。刘义隆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以叟才士，颇相礼接。授叟末佐，不称其怀。未几，翰迁益州，叟随入蜀，多为豪俊所尚。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刘义隆恶其聚众，将加大辟。叟闻之，即赴丹阳，启申其美，遂得免焉。复还于蜀。法成感之，遗其珍物，价直千余匹。叟谓法成曰："纬萧何人，能弃明珠？吾为德请，财何为也？"一无所受。

在益土五六载，北至杨难当，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无附之之诚，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伯达见诗，谓叟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今则宪章无亏，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闻鞞鼓之声，则思战争之士。贵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义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号。居小事大，宁若兹乎？徐偃之辙，故不旋踵矣。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岁余，牧犍破降。

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后叟被征至，谢恩，并献诗一篇。高宗时召叟及舒，并使作檄刘骏、蠕蠕文。舒文劣于叟，舒寻归家。

叟不治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恆乘一牸牛，敝韦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饮啖醉饱，便盛余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之以财，都无所取。初，叟一见高允，曰："吴郑之交，以纟宁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韦为幽贽。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于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之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翊田文宗、上谷侯法俊，携壶执榼，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时敦煌氾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著作佐郎博陵许赤虎、河东裴定宗等谓潜曰："再三之惠，以为过厚。子惠于叟，何其恆也？"潜曰："我恆给祭者，以其恆于孝思也。"论者以潜为君子矣。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文流。

高闾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集。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醯酱调美。见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闾见其贫约，以物直十余匹赠之，亦无辞愧。闾作《宣命赋》，叟为之序。密云左右，皆祗仰其德，岁时奉以麻布谷麦，叟随分散之，家无余财。年八十而卒。

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无子。后庶养者，亦皆早夭，竟以绝后。叟死，无有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一弟继之，袭其爵始复男、虎威将军。叟与始昌虽为宗室，而性气殊诡，不相好附。于其存也，往来乃简，及亡而收恤至厚，议者以为非必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僚，张玄靓龙骧将军、武兴太守。繇生而僚为张邕所诛。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八岁而张氏卒，居丧过礼。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谓妹夫张彦曰："门户倾覆，负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遂随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

综。

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繇以业无经济远略，西奔李暠，历位通显。家无余财，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

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牧犍以繇为左丞，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谥曰恭。

长子岩，袭爵，改为西平侯。

岩子廕，中书议郎、乐安王范从事中郎。卒，赠辅国将军、咸阳太守。

子超，尚书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预。师事安邑李绍伯，受诸经传。性清严，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属。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户曹参军，转并州城阳王鸾城局参军。景明二年，拜白水县令。在县十一年，颇得民和。迁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游道，武定末，太尉长史。

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执金吾恭九世孙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凉州平，入国，年五十余矣，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其见称如此。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操尚无亏，浩常给其衣食。每岁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

兄怀义，闲粹有才干。遭母忧，哀毁过人，服制虽除，而蔬粝弗改。卒于征西参军。

长子广平，高平令。

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钦上《东宫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经叙彝伦。匡父维子，弼君伊臣。颠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圣，妙鉴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临深是惧。如彼覆车，望途改步。是以令问宣流，英风远布。及于三季，道丧纯迁。桀起琼台，纣菁糟山。周灭妖姒，羿丧以田。险诐蔽其耳目，郑卫陈于其前。怙才肆虐，异端是缠。岂伊害身，厥胤歼焉。茫茫禹迹，画为九区。昆虫鸟兽，各有巢居。云歌唐后，垂横美虞。疏网改祝，殷道攸敷。龙盘应德，隋蛇衔珠。勿谓无心，识命不殊。勿谓理绝，千载同符。爰在子桓，灵数攸臻。仪形徐阮，左右刘陈。披文采友，叩典问津。用能重离袭曜，魏鼎维新。于昭储后，运应玄箓。夕惕乾乾，虚衿远属。外抚幽荒，内怀茕独。犹惧思不逮远，明不遐烛。君有诤臣，庭立谤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禄。微臣作箴，敢告在仆。"

世祖平凉州，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钦与高允书曰："昔皇纲未振，华裔殊风，九服分隔，金兰莫遂，希怀寄契，延想积久。天遂其愿，爰遘京师。才非季札，而眷深孙乔；德乖程子，而义均倾盖。旷龄罕遇，会之一朝。比公私理异，詶谘路塞，端拱蓬宇，叹慨如何？不量鄙拙，贡诗数韵。若夫泉江相忘之谈，遗言存意之美，虽庄生之所尚，非浅识所宜循。爱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纡凤彩以耀榛荟，回连城以映瓦砾者，是所望也。"诗曰："嵬峨恆岭，滉瀁沧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启兹令族，应期诞生。华冠众彦，伟迈群英。其一于穆吾子，含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玩易体复。戢翼九皋，声溢宇宙。其二我皇龙兴，重离叠映。刚德外彰，柔明内镜。乾象奄气，坤厚山竞。风无殊音，俗无异径。其三经纬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错综幽旨。帝用詶谘，明发虚拟。广辟四门，披延髦士。其四尔应其求，翰飞东观。口吐琼音，手挥霄翰。弹毫珠零，落纸锦粲。坟无疑割，典无滞泮。其五山降则谦，含柔为信。林崇日渐，明升斯进。有邈夫子，兼兹四慎。弱而难胜，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倾佞窦，雄秽美新。迁以陵腐，邕由卓泯。时无逸勒，路盈摧轮。其七尹佚谟周，孔、明述鲁。抑扬群致，宪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谓古今，建规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沦西籓。风马既殊，标榜莫缘。开通有运，暗遇当年。披衿暂面，定交一言。其九谘疑秘省，访滞京都。水镜叔度，洗

吝田苏。望仪神婉，即象心虚。悟言礼乐，采研诗书。其十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茜。其十一文以会友，友由知己。诗以明言，言以通理。盻坎迷流，觌艮暗止。伊尔虬光，四鳞曲水。其十二”

允答书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王途一启，得叙其怀，欣于相遇，情无有已。足下兼爱为心，每能存顾，养之以风味，惠之以德音。执玩反覆，铭于心抱。吾少乏寻常之操，长无老成之致，凭赖贤胜，以自克勉，而来喻褒饰，有过其分。既承雅赠，即应有答，但唱高则难和，理深则难詶，所以留连日月，以至于今。今往诗一篇，诚不足标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滞，领其至意。”诗曰：“汤汤流汉，蔼蔼南都。载称多士，载耀灵珠。邈矣高族，世记丹图。启基郢城，振彩凉区。其一吾生朗到，诞发英风。绍熙前绪，奕世克隆。方圆备体，淑德斯融。望倾群俊，响骇华戎。其二响骇伊何？金声允著。匡赞西籓，拯厥时务。肃志琴书，恬心初素。潜思渊渟，秀藻云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钟有代。协耀紫宸，与乾作配。仁迈春阳，功隆覆载。招延隐叟，永贻大赉。其四伊余栎散，才至庸微。遭缘幸会，忝与枢机。窃名华省，厕足丹墀。愧无萤烛，少益天晖。其五明升非谕，信渐难兼。体卑处下，岂曰能谦。进不弘道，退失渊潜。既惭朱阙，亦愧闾阎。其六史、班称达，杨、蔡致深。负荷典策，载蹈于心。四辙同轨，覆车相寻。敬承嘉诲，永佩明箴。其七远思古贤，内寻诸己。仰谢丘明，长揖南史。遐武虽存，高踪难拟。夙兴夕惕，岂获恬止。其八世之圮矣，灵运未通。风马殊隔，区域异封。有怀西望，路险莫从。王泽远洒，九服来同。其九在昔平吴，二陆称宝。今也克凉，吾生独矫。道映儒林，义为群表。我思与之，均于纟宁缟。其十仁乏田苏，量非叔度。韩生属降，林宗仍顾。千载旷游，遘兹一遇。藻咏风流，鄙心已悟。其十一年时迅迈，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拥之则滞。结驷贻尘，屡空亦敝。两间可守，安有回、赐。其十二诗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颈，义已中残。虽曰不敏，请事金兰。尔其励之，无忘岁寒。”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弟舒，字景太。蒙逊库部郎中。与兄同归国，赐爵句町男，加威远将军。名亚于兄。子孙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汉太尉颍九世孙也。父晖，字长祚，身长八尺余，师事欧阳汤，汤甚器爱之。有一童子，与晖同志。后二年，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太山府

君子，奉敕游学，今将欲归。烦子厚赠，无以报德。子后位至常伯，封侯。非报也，且以为好。”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晖乃自知必将贵也。乞伏炽磐以晖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袭位，国政衰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暮璜，暮璜内附，晖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问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于市，曝尸数日。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钦晖德音，夜窃其尸，置之枯井。女为敦煌张氏妇，久而闻之，乃向长安收葬。

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承根赠宝诗曰：“世道衰陵，淳风殆缅。衢交问鼎，路盈访玺。徇竞争驰，天机莫践。不有真宰，榛棘谁揃。其一于皇我后，重明袭焕。文以息烦，武以静乱。剖蚌求珍，搜岩采干。野无投纶，朝盈逸翰。其二自昔凉季，林焚渊涸。矫矫公子，鳞羽靡托。灵慧虽奋，祆氛未廓。凤戢崐丘，龙潜玄漠。其三数不常扰，艰极则夷。奋翼幽裔，翰飞京师。珥蝉紫闼，杖节方畿。弼我王度，庶绩缉熙。其四自余幽沦，眷参旧契。庶庇余光，优游卒岁。忻路未淹，离辔已际。顾难分歧，载张载继。其五闻诸交旧，累圣叠曜。淳源虽漓，民怀余劭。思乐哲人，静以镇躁。蔼彼繁音，和此清调。其六询下曰文，辨讦曰明。化由礼治，政以宽成。勉崇仁教，播德简刑。倾首景风，迟闻休声。其七”

浩诛，承根与宗钦等俱死。承根外孙长水校尉南阳张令言，美须髯，言谈举止，有异武人。李琰之、李神俊，一时名士，并称美之。

阚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玖，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家甚贫敝，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卒，无后。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

妙选良偶，有心于昞。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长子僧衍，早亡。次仲礼，留乡里。次字仲，次贰归，少归仁，并迁代京。后分属诸州，为城民。归仁有二子，长买奴，次显宗。

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爱树，自古称美。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如或愆衅，当蒙数世之宥；况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皁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臣忝职史，敢冒以闻奏，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用广圣朝旌善继绝。敦化厉俗，于是乎在。”四年六月诏曰：“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赵柔，字元顺，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为著作郎。后以历效有绩，出为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

百乡兼，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搢绅之流，闻而敬服焉。其推诚秉信，皆此类也。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六卷，柔为之注解，咸得理衷，为当时俊僧所钦味焉。又凭立铭赞，颇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寝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其《名字论》文多不载。后出补扶风太守，在位清贫，未几卒官。时旧同学生等为请，诏赠平南将军、凉州刺史，谥曰献。

敞子僧养，中书议郎、京兆太守。僧养子演贵，征东府参军。演贵子怀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

初，敞在州之日，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别。敞为诉理，得免。世隆子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其笃于事亲。

阴仲达，武威姑臧人。祖训，字处道，仕李暠为武威太守。父华，字季文，姑臧令。仲达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卒。

华次子周达，徐州平南司马、太山太守。

周达子遵和，小名虎头。好音律，尚武事。初为高祖挽郎，拜奉朝请，后广平王怀取为国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为怀所亲爱。转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参军。又为汝南王悦郎中令，复被爱信。稍迁龙骧将军、骁骑将军、豫州都督，镇悬瓠。孝庄末，除左将军、行豫州刺史。时前行州事元崇礼被征将还，既闻尔朱兆入洛，遂矫杀遵和，擅摄州任。后追赠平南将军、凉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颇涉书传，深为李神俊所知赏。神俊为前将军、荆州刺史，请道方为其府长流参军。神俊曾使道方诣萧衍雍州刺史萧纲论边事，道方风神沉正，为纲所称。正光末，萧纲遣其军主曹义宗等扰动边蛮，神俊令道方驰传向新野，处分军事。于路为土因村蛮所掠，送于义宗，义宗又传致襄阳，仍送于萧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还国。既至，拜奉朝请，转员外散骑侍郎。孝庄初，迁尚书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诏道方与仪曹郎中王元旭使于萧衍。至南兖州，有诏追还。转安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赠抚军将军、荆州刺史。

史臣曰：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四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无能，信也。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

列传第四十一 李孝伯李冲

李孝伯，赵郡人也，高平公顺从父弟。父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道之不行，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太祖时，征拜博士，出为赵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盗奔窜。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谓赵郡地也，贼长责之，还令送鹿故处。邻郡为之谣曰："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其见惮如此。卒，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曰懿。

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于世祖，征为中散。世祖见而异之，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侍郎、光禄大夫，赐爵南昌子，加建威将军，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也。迁北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

真君末，车驾南伐，将出彭城。刘义隆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将马文恭率步骑万余至萧城。前军击破之，文恭走免，执其队主蒯应。义隆闻大驾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应至小市门宣世祖诏，劳问义恭，并遣自陈萧城之败。义恭等问应："魏帝自来以不？"应曰："自来。"又问："今在何处？"应曰："在城西南。"又问："士马多少？"应曰："中军四十余万。"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请骆驼。

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暢对孝伯。孝伯遥问暢姓，暢曰："姓张。"孝伯曰："是张长史也。"暢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问孝伯曰："君复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问。然足与君相敌。"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暢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孝伯又问暢曰："何至忽遽杜门绝桥？"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

日交戏。”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将常事，宜当以法裁物，何用废桥杜门？穷城之中，复何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设险，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工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也？”孝伯曰：“王侯设险，诚如来言，开闭有常，何为杜塞？绝桥之意，义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尝至京师，义恭遣视之，思识是孝伯。思前问孝伯曰：“李尚书行途有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曰：“缘共知，所以仰劳。”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蒲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见，常愿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故无容私觌。”义恭献皮裤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诏：‘太尉、安北，久绝南信，殊当忧悒。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复，不复以此劳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称白贼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似异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也。”孝伯曰：“向与安北相闻，何以久而不报？”暢曰：“二王贵远，启闻为难。”孝伯曰：“周公握发吐饣甫，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暢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孝伯曰：“非是宾至无礼，直是主人怱怱，无待宾调度耳。”孝伯又言：“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九枪，落在澱水，我使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闻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辞不往。”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暢曰：“魏帝久为往来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信。”义恭献蜡烛十

梃，骏献锦一匹。

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屩？君而著此，将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陈之间，不容缓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顷恆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亦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首，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邹山之险，彼之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尔入穴，将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算，但因夜回归，致戎马惊乱耳。我家悬瓠小城，陈宪小将，魏帝倾国攻围，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三旅，始济翮水，魏国君臣奔散，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奸盗未息，示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虽陷没，何损于国。魏帝自以十万之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也？近闻萧县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队出，还走彼大营。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负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圣略。军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孝伯曰："君藉此虚谈，支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且主上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城故不待攻围；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当南，欲饮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暢将还城，谓孝伯曰："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

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

兴安二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赠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恭宗曾启世祖广

征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赏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于再三。削灭稿草，家人不见。公庭论议，常引纲纪，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陈，假有是非，终不抑折。及见世祖，言其所长，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有亚于浩，亦以宰辅遇之。献替补阙，其迹不见，时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远近哀伤焉。孝伯美名，闻于遐迩。李彪使于江南，萧赜谓之曰：“孝伯于卿远近？”其为远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赜女，高明妇人，生一子元显。崔氏卒后，纳翟氏，不以为妻也。憎忌元显，后遇劫，元显见害，世云翟氏所为也。元显志气甚高，为时人所伤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并有风度。

安民，袭爵寿光侯，司徒司马。卒，赠郢州刺史。无子，爵除。

安上，钜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书曰：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恆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笼罩日域；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帏幄，缱绻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请征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于此。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搢绅佥伤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圮。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蒙委任，运筹帏帘，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

代之茂典。凡在缨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暢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

卒不得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时南土未宾，世祖亲驾，遣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兖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世祖嘉之，赐以衣马。迁河间太守，有威恩之称。太安中，征拜中书侍郎，民有千余上书，乞留数年，高宗不许。卒官，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曰宪。

子安世，幼而聪悟。兴安二年，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恆独被引问。诏曰："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居父忧以孝闻。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萧赜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礼，五帝各异乐。安足以亡秦之官，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胪，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缵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由石头之于番禺耳。"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迁主客给事中。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

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敦劝农桑，禁断淫祀。西门豹、史起，有功于民者，为之修饰庙堂。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皆为朝廷善士。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扌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扌剽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鄴市，境内肃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生二子：谧、郁。

瑒，字琚罗。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延昌末，司徒行参军，迁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雍表荐瑒为其友，正主簿。

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瑒上言：“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瑒自理曰：“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且心无不善，以佛道为教者，正

可未达众妙之门耳。”灵太后虽知瑒言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犹罚瑒金一两。

转尚书郎，加伏波将军。随萧宝夤西征，以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瑒德洽乡闾，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瑒倾家赈恤，率之西讨。宝夤见瑒至，乃拊瑒肩曰：“子远来，吾事办矣。”故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宝夤又启瑒为左丞，仍为别将，军机戎政，皆与参决。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还朝，除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四十王。初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俶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友爱，谧在乡物故，瑒恸哭绝气，久而方苏，不食数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瑒三子。

长子义盛，武定中，司徒仓曹参军。

瑒弟谧，字永和。在《逸士传》。

谧弟郁，字永穆。好学沉静，博通经史。自著作佐郎为广平王怀友，怀深相礼遇。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生徒甚盛，怀征遵明在馆，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遵明所答数条而已。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谦虚雅宽，甚有儒者之风。迁廷尉少卿，加冠军将军，转通直散骑常侍。建义中，以兄瑒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永熙初，除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寻领给事黄门侍郎。三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寻病卒，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谦，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少孤，为长兄荥阳太守承所携训。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恆，方为门户所寄。”冲沉雅有大量，随兄至官。是时牧守子弟多侵乱民庶，轻有乞夺，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

显祖末，为中书学生。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恆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给事中如故。寻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赃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赃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从甥阴始孙孤贫，往来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纳马于冲，始孙辄受而不为言。后假方便，借冲此马，马主见冲乘马而不得官，后乃自陈始末。冲闻之，大惊，执始孙以状款奏，始孙坐死。其处要自厉，不念爱恶，皆此类也。

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

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诏曰："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业。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俭，苟敝民力者哉？我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颇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当春，兴役徂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将军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月十间，若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

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如先。

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车驾渡淮，别诏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汉中，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拟戍南郑，克城则遣。冲表谏曰：“秦州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口，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师，或抚民而遗地。且王者之举，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义，德有浅深。惠声已远，何遽于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羁之在近，岂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开疆宇，广拔城聚，多积资粮，食足支敌，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钟离、寿阳，密迩未拔；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抚之而旋戮。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轻遣单寡，弃令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戍为上。”高祖从之。

车驾还都，引见冲等，谓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虑有令仆暗弱，百事稽壅。若明独聪专，则权势大并。今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劣

暗，卿等不为大贤，亦不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

高祖自鄴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迁尚书仆射，仍领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

高祖引见公卿于清徽堂，高祖曰：“圣人之大宝，惟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怅惋，良在于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若依近代也，则天子下帷深宫之内；准上古也，则有亲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殒，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几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共君臣各尽所见，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违，退有同异。”冲对曰：“夫征战之法，先之人事，然后卜筮。今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备。今年秋稔，有损常实，又京师始迁，众业未定，加之征战，以为未可。宜至来秋。”高祖曰：“仆射之言，非为不合。朕意之所虑，乃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理须如此。仆射言人事未从，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往年乘机，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备，复非天时，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无征理。朕若秋行无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不可不人尽其心。”罢议而出。

后世宗为太子，高祖宴于清徽堂。高祖曰：“皇储所以纂历三才，光昭七祖，斯乃亿兆咸悦，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宴，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叹。”冲对曰：“东晖承储，苍生咸幸。但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

后尚书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以养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气，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养子虽为罪，而父兄不预。然父兄为罪，养子不知谋，易地均情，岂独从戮乎？理固不然。臣以为：依据律文，不

追戮于所生，则从坐于所养，明矣。又律惟言父不从子，不称子不从父，当是优尊厉卑之义。臣禧等以为：‘律虽不正见，互文起制，于乞也举父之罪，于养也见子坐，是为互起。互起两明，无罪必矣。若以嫡继，养与生同，则父子宜均，只明不坐。且继养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为：指例条寻，罪在无疑，准令语情，颇亦同式。”诏曰：“仆射之议，据律明矣；太尉等论，于典矫也。养所以从戮者，缘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复甄于所养。此独何福，长处吞舟？于国所以不袭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绝，推而除之耳，岂复报对刑赏？于斯则应死，可特原之。”

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

年才四十，而鬓须班白，姿貌丰美，未有衰状。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高祖为举哀于悬瓠，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冲贞和资性，德义树身，训业自家，道素形国。太和之始，朕在弱龄，早委机密，实康时务。鸿渐瀍洛，朝选开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纳。忠肃柔明，足敷睿范，仁恭信惠，有结民心。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方升宠秩，以旌功旧，奄致丧逝，悲痛于怀。既留勤应陟，兼良宿宜褒，可赠司空公，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有司奏谥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路经冲墓，左右以闻，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徂逝，托坟邙岭，

旋銮覆舟，躬睇茔域，悲仁恻旧，有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右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釐朝务，清俭居躬，知宠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怀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阋。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见私宠也，兄子韶恆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而冲明目当官，图为己任，自始迄终，无所避屈。其体时推运，皆此类也。子延寔等，语在《外戚传》。

史臣曰：燕赵信多奇士。李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远甚。世祖雄猜严断，崔浩已见诛夷。而入参心膂，出干政事，献可替否，无际可寻，故能从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优乎？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瑒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李冲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盖有魏之乱臣也。

列传第四十二 游雅高闾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头，广平任人也。少好学，有高才。世祖时，与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征拜中书博士、东宫内侍长，迁著作郎。使刘义隆，授散骑侍郎，赐爵广平子，加建威将军。稍迁太子少傅，领禁兵，进爵为侯，加建义将军。受诏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为散骑常侍、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不勤著述，竟无所成。诏雅为《太华殿赋》，文多不载。雅性刚戇，好自矜诞，陵猎人物。高允重雅文学，而雅轻薄允才，允性柔宽，不以为恨。允将婚于邢氏，雅劝允娶于其族，允不从。雅曰："人贵河间邢，不胜广平游。人自弃伯度，我自敬黄头。"贵己贱人，皆此类也。允著《征士颂》，殊为重雅，事在《允传》。雅因论议长短，忿儒者陈奇，遂陷奇至族，议者深责之。和平二年卒。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

子僧奴，袭爵。卒，子双凤袭。

雅弟恆，子昙护。太和中，为中散，迁典寺令。后慰劳仇池，为贼所害。赠肆州刺史。

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五世祖原，晋安北军司、上谷太守、关中侯，有碑在蓟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别驾。父洪，字季愿，陈留王从事中郎。闾贵，乃赠宁朔将军、幽州刺史、固安贞子。

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本名驴，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乃改为闾而字焉。真君九年，征拜中书博士。和平末，迁中书侍郎。高宗崩，乙浑擅权，内外危惧。文明太后临朝，诛浑，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赐爵安乐子。加南中郎将，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赴徐州。闾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闾以本官领东徐州刺史，与张谠对镇团城。后还京城，以功进爵为侯，加昭武将军。

显祖传位，徙御崇光宫。闾上表颂曰：

臣闻刑制改物者，应天之圣君；龌龊顺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异规而化兴，三王殊礼而致治，用能宪章万祀，垂范百王，历叶所以挹其遗风，后君所以酌其轨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仪，明齐日月，至德潜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则淮徐来同；齐斧北断，则猃狁覆毙。西摧三危之酋，东引肃慎之贡，荒遐款塞，九有宅心。于是从容闲览，

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风，崇巢由之高洁；畴咨熙载，亮采群后，爰挹大位，传祚圣人。开古之高范，爰萃于一朝；旷叶之希事，载见于今日。昔唐尧禅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让季，孔子称其至德。苟位以圣传，臣子一也。谨上《至德颂》一篇，其词曰：

茫茫太极，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祜。仰察璿玑，俯鉴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与。夏殷世传，周汉纂烈。道风虽邈，仍诞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礼乐四缺。上灵降鉴，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圣。移风革俗，天保载定。于穆太皇，克广圣度。玄化外暢，惠鉴内悟。遗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当今，庆流后祚。明明我皇，承乾绍焕。比诵熙周，方文隆汉。重光丽天，晨晖叠旦。六府孔修，三辰贞观。功均乾造，云覆雨润。养之以仁，敦之以信。绥之斯和，动之斯震。自东徂西，无思不顺。祯候并应，福禄来格。嘉谷秀町，素文表石。玄鸟呈皓，醴泉流液。黄龙蜿蜿，游鳞奕奕。冲训既布，率土咸宁。穆穆四门，灼灼典刑。胜残岂远，期月有成。翘翘东岳，庶见翠旌。先民有言，千载一泰。昔难其运，今易其会。沐浴淳泽，被服冠带。饮和陶润，载欣载赖。文以写意，功由颂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缉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弦。

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显祖所知，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永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太和三年，出师讨淮北，闾表曰："伏见庙算有事淮海，虽成事不说，犹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于军旅，尤所不学。直以无讳之朝，敢肆狂瞽，区区短见，窃有所疑。臣闻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开泰，四方无虞，岂宜盛世，干戈妄动？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处，难易相兼，皆须攻击。然攻守难图，力悬百倍，反覆思量，未见其利。疑二也。纵使如心，于国无用，发兵远入，费损转多。若不置城，是谓空争。疑三也。脱不如意，当延日月，屯众聚费，于何不有。疑四也。伏愿思此四疑，时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

迁尚书、中书监。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曰：

天生烝民，树之以君，明君不能独理，必须臣以作辅。君使臣以

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庶民均其赋，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业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久长之道。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动遵礼式，稽考旧章，准百王不易之胜法，述前圣利世之高轨；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无怨，奸巧革虑，窥觎绝心，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以斯观之，如何可改？

又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丰财之士，未必悉贤。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议，不亦谬乎？

诏从阎议。

高祖又引见王公已下于皇信堂，高祖曰："政虽多途，治归一体，朕每蒙慈训，犹自昧然。诚知忠佞有损益，而未识其异同，恆惧忠贞见毁，佞人便进。寤寐思此，如有隐忧。国彦朝贤，休戚所共，宜辨斯真伪，以释朕怀。"尚书游明根对曰："忠佞之士，实亦难知。依古爵人，先试之以官，官定然后禄之，三载考绩，然后忠佞可明。"阎曰："窃谓袁盎彻慎夫人席，是其忠；谮杀晁错，是其佞。若以异人言之，望之为忠，石显是佞。"高祖曰："自非圣人，忠佞之行，时或互有。但忠功显即谓之忠，佞迹成斯谓之佞。史官据成事而书，于今观之，有别明矣。朕所问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对，已然之后。"阎曰："佞者，饰智以行事；忠者，发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体而异名，忠佞异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则得其所以异；寻之于异，则失其所以同。出处同异之间，交换忠佞之境，岂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饰佞。如楚子綦后事显忠，初非佞也。"阎曰："子綦谏楚，初虽随述，终致忠言，此适欲几谏，非为佞也。子綦若不设初权，后忠无由得显。"高祖善阎对。

闾后上表曰：

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战，则制法度以齐之；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临事制胜，则明刑赏以劝之。用能辟国宁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

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又任将之道，特须委信，遣之以礼，恕之以情，阃外之事，有利辄决，赦其小过，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资其给用，君臣相体，若身之使臂，然后忠勇可立，制胜可果。是以忠臣尽其心，征将竭其力，虽三败

而逾荣，虽三背而弥宠。

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

高祖又引见群臣，议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后再扰朔边。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帅兴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众，追至西漠。今为应乘弊致讨，为应休兵息民？”左仆射穆亮对曰：“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莫不以戎事为首。蠕蠕子孙，袭其凶业，频为寇扰，为恶不悛，自相违叛。如臣愚见，宜兴军讨之，虽不顿除巢穴，且以挫其丑势。”闾曰：“昔汉时天下一统，故得穷追北狄。今南有吴寇，不宜悬军深入。”高祖曰：“先朝屡兴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朕承太平之基，何为摇动兵革？夫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还，应有书问以不？”群臣以为宜有，乃诏闾为书。于时蠕蠕国有丧，而书不叙凶事。高祖曰：“卿为中书监，职典文词，所造旨书，不论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闾对曰：“昔蠕蠕主敦崇和亲，其子不遵父志，屡犯边境。如臣愚见，谓不宜吊。”高祖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君则臣悦。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欤！”闾遂引愆，免冠谢罪。高祖谓闾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礼，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还北，必被谤诬。昔刘准使殷灵诞每禁下人不为非礼之事，及其还国，果被谮醞，以致极刑。今为旨书，可明牟提忠于其国，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飨群官。高祖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闾进曰：“臣闻：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圣性自天，敦行孝道，称觞上寿，灵应无差。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赐群臣帛，人三十匹。

又议政于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机事猥，未周之阙，卿等宜有所陈。”闾对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及仰寻圣朝所行，事周于百揆，理兼于庶务。孔子至圣，三年有成；子产治郑，历载乃就。今圣化方宣，风政骤改，行之积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阙。又为政之道，终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于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愿终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毕于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胜残去杀，可不远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为法？何者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后？”闾对曰：“臣闻刑制立会，轨物齐众，谓之法；犯违制约，致之于宪，谓之刑。然则法必先施，刑必后

著。自鞭杖已上至于死罪，皆谓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论语》称：冉子退朝，孔子问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何者是政？何者为事？”闾对曰：“臣闻：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于法度，经国治民之属，皆谓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谓之事。然则天下大同，风轨齐一，则政出于天子；王道衰，则政出于诸侯；君道缺，则政出于大夫。故《诗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则国异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为政，子夏为莒父宰，问政，此应奉命而已，何得称政？”尚书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称政。”帝善之。

十四年秋，闾上表曰：

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同禹汤罪己之诚，齐尧舜引咎之德。虞灾致惧，询及卿士，令各上书，极陈损益。深恩被于苍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启圣姿，利见纂极，钦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赞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无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谦光之旨弥笃。修复祭仪，宗庙所以致敬；饰正器服，礼乐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简勇士以昭武功。虑狱讼之未息，定刑书以理之；惧蒸民以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甄忠明孝，矜贫恤独，开纳谠言，抑绝谗佞，明训以体，率土移风。虽未胜残去杀，成无为之化，足以仰答三灵者矣。

臣闻皇天无私，降鉴在下，休咎之征，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则九畴叙，君德衰而彝伦斁。休瑞并应，享以五福，则康于其邦；咎征屡臻，罚以六极，则害于其国。斯乃《洪范》之实征，神祇之明验。及其厄运所缠，世钟阳九，数乖于天理，事违于人谋，时则有之矣。故尧汤逢历年之灾，周汉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终能弭息。今考治则有如此之风，计运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过，事迈前王。徙星澍雨之征，指辰可必；消灾灭祸之符，灼然自见。虽王畿之内，颇为少雨，关外诸方，禾稼仍茂。苟动之以礼，绥之以和，一岁不收，未为大损。但豫备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国常典。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以赈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弛禁，薄赋贱籴，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

又闻常士困则滥窃生，匹妇馁则慈心薄。凶俭之年，民轻违犯，可缓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为亏，京师之狱，或恐未尽。可集见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狱者，重加究察。轻者即可决遣，重者定状以闻。罢非急之作，放无用之兽。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见忧于百姓。《论语》曰："不患贫而患不安。"苟安而乐生，虽遭凶年，何伤于民庶也。愚臣所见，如此而已。

诏曰："省表闻之，当敕有司依此施行。"

后诏阊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又领广陵王师。出除镇南将军、相州刺史。以参定律令之勤，赐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马各三。阊上疏陈伐吴之策，高祖纳之。迁都洛阳，阊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鄴。高祖颇嫌之。

萧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诏刘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车驾亲幸悬瓠。阊谏表曰："洛阳草创，虎既不遣质任，必非诚心，无宜轻举。"高祖不纳。虎果虚诈，诸将皆无功而还。高祖攻钟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阊玺书，具论其状。阊表曰："南土乱亡，僭主屡易。陛下命将亲征，威陵江左，望风慕化，克拔数城，施恩布德，携民襁负，可谓泽流边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举，军兴后时；本为迎降，戎卒实少。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攻之。所率既寡，东西悬阔，难以并称。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抚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翦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氵斥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援实难。忠勇虽奋，事不可济。淮阴东接山阳，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且安土乐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军还之后，恐为敌擒。何者？镇戍新立，悬在异境，以劳御逸，以新击旧，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镇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犹过数方。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数倍。今以向热，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难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进兵临淮，速度士卒，班师还京。踵太武之成规，营皇居于伊洛。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

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镇，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远。”

车驾还幸石济，闾朝于行宫。高祖谓闾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闾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闾曰：“司马相如临终恨不见封禅。今虽江介不宾，小贼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尽平，岂可于圣明之辰，而阙盛礼。齐桓公霸诸侯，犹欲封禅，而况万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于管仲。荆扬未一，岂得如卿言也。”闾曰：“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高祖曰：“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此非近中国乎？”

及车驾至鄴，高祖频幸其州馆。诏曰：“闾昔在中禁，有定礼正乐之勋；作藩于州，有廉清公干之美。自大军停轸，庶事咸丰，可谓国之老成，善始令终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赐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马一匹、衣一袭，以褒厥勤。”

闾每请本州以自效，诏曰：“闾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闾以诸州罢从事，依府置参车，于治体不便，表宜复旧。高祖不悦。岁余，表求致仕，优答不许。征为太常卿。频表陈逊，不听。又车驾南讨汉阳，闾上表谏求回师，高祖不纳。汉阳平，赐闾玺书，闾上表陈谢。

世宗践祚，闾累表逊位。诏曰：“闾贞干早闻，儒雅素著，出内清华，朝之俊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辞任，宜听解宗伯，遂安车之礼，特加优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使散骑常侍、兼吏部尚书邢峦就家拜授。及辞，引见于东堂，赐以肴羞，访之大政。以其先朝儒旧，告老永归，世宗为之流涕。诏曰：“闾历官六朝，著勋五纪，年礼致辞，义光进退，归轩首路，感怅兼怀。安驷籯金，汉世荣贶，可赐安车、几杖、舆马、缯彩、衣服、布帛，事从丰厚。百僚饯之，犹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闾进陟北邙，上望阙表，以示恋慕之诚。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吊慰，赗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赠镇北将军、幽

州刺史，谥曰文侯。

闾好为文章，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百有余篇，集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后称二高，为当时所服。闾强果，敢直谏。其在私室，言裁闻耳，及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优礼之。然贪褊矜慢。初在中书，好詈辱诸博士，博士、学生百有余人，有所干求者，无不受其财货。及老为二州，乃更廉俭自谨，有良牧之誉。有三子。

长子元昌，袭爵。位至辽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钦，字希叔，颇有文学。莫折念生之反也，钦随元志西讨。志败，为贼所擒，念生以为黄门郎。死于秦州。

子穆宗，袭祖爵。兴和中，定州开府祭酒。

钦弟石头、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垒将军、渔阳太守。卒，赠征虏将军、安州刺史。子洪景，少有名誉。早卒。次子宣景，武定中，开府司马。

定殷弟幼成，员外郎。颇有文才，性清狂，为奴所害。

闾弟悦，笃志好学，有美于闾。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业，亦高允之亚欤？至于陷族陈奇，斯所以绝世而莫祀也。高闾发言有章句，下笔富文彩，亦一代之伟人。故能受遇累朝，见重高祖。挂冠谢事，礼备悬舆，美矣。

列传第四十三 游明根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祖鳝，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叡俱为主书。

高宗践祚，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暠相对。前后三返，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高祖初，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后王师南讨，诏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后兖州民叛，诏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禀明根节度。还都，正尚书，仍加散骑常侍。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今遣使，于理为长。"高祖从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请公除，高祖与明根往复。事在《礼志》。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谠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乃诏曰："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夺，便己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引明根入见，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礼任，迟能迁德，匡赞于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归，君臣之礼，于斯而毕，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季俗陵迟，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荣慰私门。"明根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因泣不自胜。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赐步挽一乘，给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赐布帛一千匹、谷一千斛。后明根归广平，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车驾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鄴，又朝行宫，赐谷帛如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赙钱一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靖侯。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子肇，袭爵。

肇，字伯始，高祖赐名焉。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说。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为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上表谏止，高祖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

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养，乃出为本州南安王祯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迹。数年，以父忧解任。

景明末，征为廷尉少卿，固辞，乃授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卢昶之在朐山也，肇谏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山湖下垫，民无居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益之田也。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谓此言可许。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审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

迁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敝，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世宗并不纳。

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曰：“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愿俟后图。”世宗又不纳。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赠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 ，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参军。齐受禅 ，爵例降。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兖州长史。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

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

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

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祇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世宗从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谦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世宗不许。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镇东

将军、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夋为后。□夋，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归国，赐爵临颍县子。

怿弟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往来。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弟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赋授弟元吉。历尚书郎、太尉属、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行南青州事，寻征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初，除国子祭酒，复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废帝时，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詶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责廞而诛之，时年五十二。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诣阙，见庄帝于显阳殿，问以边事。骘应对闲敏，帝善之，遂敕除员外散骑侍郎。出补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陈。城陷，擒送晋阳，齐献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转中书舍人，加安东将军。于时与萧衍和通，骘前后受敕接对其使十六人。出为司徒右长史，未几，迁左长史。六年，受使兖州，行达东郡，暴疾卒，时人嗟惜之。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廞弟悦，永安中，开府记室。

悦弟馘，武定中，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馘弟粹，徐州别驾、朱衣直阁。粹少尚气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大将军攻讨，城陷，杀之。

芳叔抚之孙思祖，勇健有将略。高祖末入朝，历羽林监，梁、沛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屡为统军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及彭甕、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时思祖为平远将军，领兵数千邀衍饷军于邵阳，遣其长史元少骑一千，于钟离之北遏其前锋，录事参军缪琰掩其后，思祖身率精锐横冲其陈，三军合击，大破之；擒惠绍及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悦弟宁远将军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俘斩数千人。尚书论功，拟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晖求之不得，事遂停寝。后除扬烈将军、辽西太守。思祖于路叛奔萧衍，衍以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

史，频寇淮北。数年而死。

缵子晰，历萧衍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晰，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晰子翐于京师。数年后，以翐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从子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于刘彧，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员外郎。迁尚书外兵郎中，加轻车将军。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受诏参议新令。性沉雅厚重，善与人交，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尚书李平，与之结莫逆之友。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肃宗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诸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贞。自员外散骑侍郎，历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天平初，卒。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子规，早卒。

筠弟箅，字士文。少而聪惠。年十二，诣尚书王衍，衍与语，大奇之，遂与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上疏荐之，拜秘书郎。箅亦善士。兴和元年卒，年二十八。无子，兄子矩继。

懋从叔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高祖幸彭城，起家拜兰陵太守。治以清白为名。卒官。

子长文，高祖擢为南兖州冠军府长史，带谯郡太守。被围粮竭，固节全城，以功赐爵下邑子。迁鲁郡太守。高祖为太子恂纳其女为孺子。卒。

子敬先，袭爵。敬先弟徽，奉朝请，徐州治中。

长文弟永，字履南。颇有将略，累著征战之勤。历位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中，兼大鸿胪卿，持策拜高丽王安。还，除范阳太守。

芳族兄僧利，轻财通侠，甚得乡情。高祖幸徐州，引见，善之，拜徐州别驾。迁沛郡太守。后遂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积十余年，朝议虑其有二志，征拜轻车将军、羽林监。卒官。长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颇涉书传。自奉朝请稍迁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属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萧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辞不受，频请衍乞还，衍听之。肃宗时，征为谏议大夫。孝庄末，除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时尔朱世龙等威权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据州归萧衍。衍封世明开国县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仪同三司。世明复辞不受，固请北归。衍不夺其意，乃躬饯之于乐游苑。世明既还，奉送所持节，身归乡里。自是不复入朝，常以射猎为适。兴和三年卒于家。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子祎，字彦英。武定末，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初，兰陵缪俨灵奇，与彭城刘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内附，灵奇弟子承先随薛安都至京师，赐爵襄贲子，寻还徐州；数十年间，了无从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袭爵见叙，稍迁伏波将军、羽林监。彦植恭慎长厚，为时所称。

时荥阳郑演，仕刘彧为琅邪太守。属徐州刺史薛安都将谋内附，演赞成其事。显祖初入朝，以功除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拜太中大夫，改爵云阳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懿。其子孙因此遂家彭、泗。

子长猷，以父勋起家，拜宁远将军、东平太守。寻转沛郡。入为南主客郎中、太尉属，袭爵云阳伯。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长猷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初附，以扞城相托。"特赐缣二百匹。高祖崩于南阳，敛于其郡。寻征护军长史。世宗初，寿春归款，兼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宣慰。及任城王为扬州刺史，诏长猷为谘议参军，带安丰太守。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带彭城内史。征拜谏议大夫，转司徒谘议，迁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卒。谥曰贞侯。

子廓，袭。卒。

子元休，袭。兴和中，睢州刺史。齐受禅，爵例降。

元休弟凭，字元祐。武定中，司徒从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风，终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当乞言之重，抑亦旷世一时。肇既聿修，克隆堂构，正情梗气，颠沛不渝，辞爵主幼之年，亢节臣权之日，顾视群公，其风固以远矣。刘芳矫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亦当年之师表也。懋才流识学，有名士之风，见重于世，不虚然矣。

列传第四十四 郑羲崔辩

郑羲，字幼麟，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晔，不仕，娶于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书博士。

天安初，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显祖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参石军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军于汝北，未即入城。羲谓石曰："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其非意，要以全制为胜。"石从羲言，遂策马径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骄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羲谓石曰："观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厢屋，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明旦，羲赍白虎幡慰郭邑，众心乃定。

明年春，又引军东讨汝阴。刘彧汝阴太守张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锐攻之，不克，遂退至陈项，议欲还军长社，待秋击之。诸将心乐早还，咸称善计。羲曰："今张超驱市人，负担石，蚁聚穷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弃还长社，道涂悬远，超必修城深堑，多积薪谷，将来恐难图矣。"石不纳，遂旋师长社。至冬，复往攻超，超果设备，无功而还。历年，超死，杨文长代戍，食尽城溃，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迁中书侍郎。

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动众，扰乱京索。以羲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遣羲乘传慰谕。羲到，宣示祸福，重加募赏，旬日之间，众皆归散。智度奔颍川，寻见擒斩。以功赐爵平昌男，加鹰扬将军。

高祖初，兼员外散骑常侍，假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刘准。中山王叡，宠幸当世，并置王官，羲为其傅。是后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及李冲贵宠，与羲姻好，乃就家征为中书令。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刊石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加给事中。出为安东将军、西兖州刺史，假南阳公。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民有礼饷者，皆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

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酸枣令郑伯孙、鄄城令董腾、别驾贾德、治中申灵度，并在任廉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称荐，时论多之。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

太和十六年卒，赠帛五百匹。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　，治道明范。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缪丑'之名；贾充宠晋，直士犹立'荒公'之称。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谥以善问，殊乖其衷。又前岁之选，匪由备行充举，自荷后任，勋绩未昭。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长子懿，字景伯。涉历经史，善当世事。解褐中散、尚书郎，稍迁骠骑长史、尚书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袭爵荥阳伯。懿闲雅有治才　，为高祖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世宗初，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之逆，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缌亲。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军将军，出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寻进号平东将军。懿好劝课，善断决，虽不洁清，义然后取，百姓犹思之。永平三年卒。赠本将军、兖州刺史，谥曰穆。

子恭业，袭爵。武定三年，坐与房子远谋逆，伏诛。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详为司徒，以道昭与琅邪王秉为谘议参军。

迁国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兒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

心；况臣亲司，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眄，赐垂鉴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不从。

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致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递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汉祖，于行陈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尝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用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伫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

道昭又表曰：“窃惟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义。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不报。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复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

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

子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历通直郎、通直常侍。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倾侧势家，乾没荣利，闺门秽乱，声满天下。出帝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宗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仍本将军。罢州还，除鸿胪卿。卒，赠都督豫兖颍三州诸军事、□□将军、司空公、豫州刺史。

严祖弟敬祖，性亦粗疏。起家著作佐郎。郑俨之败也，为乡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书。

述祖弟遵祖，秘书郎。卒，赠辅国将军、光州刺史。

遵祖弟顺，卒于太常丞。

自灵太后预政，淫风稍行；及元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羲五兄：长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

白麟孙道慓，随郡太守。

小白，中书博士。

子胤伯，有当世器干。自中书博士迁侍郎，转司空长史。高祖纳其女为嫔。出为建威将军、东徐州刺史，转广陵王征东府长史，带齐郡内史。卒于鸿胪少卿，谥曰简。

子希俊，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开封太守。

希俊弟幼儒，好学修谨，时望甚优。丞相、高阳王雍以女妻之。历尚书郎、通直郎、司州别驾，有当官之称。卒，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景。幼儒亡后，妻淫荡凶悖，肆行无礼。子敬道、敬

德，并亦不才，俱走于关右。幼儒从兄伯猷每谓所亲曰：“从弟人才，足为令德，不幸得如此妇，今死复重死，可为悲叹。”

胤伯弟平城，太尉谘议。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出为东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为政贪残。卒，赠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

长子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参军，转太学博士，领殿中御史。与当时名胜，咸申游款。肃宗释奠，诏伯猷录义。安丰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为行台郎中。事宁还都，迁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军功赐爵阳武子。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前废帝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久之，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护军将军。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于萧衍。前后使人，萧衍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伯猷之行，衍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相接。议者以此贬之。使还，除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在州贪惏，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怨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齐文襄王作相，每诫厉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谕。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兖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仪同开府中郎。

仲衡弟辑之，解褐奉朝请，领侍御史，以军功赐爵城皋男。稍迁黎阳太守。属元颢入洛，令其舅范遵镇守滑台，与辑之隔岸相对。遵潜军夜渡，规欲掩袭，辑之率厉城民，拒河击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别驾。寻转司空长史，迁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除征南将军、东济北太守，带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时年四十九。赠都督北豫梁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度支尚书、北豫州刺史。

辑之弟怀孝，武定中，司徒谘议。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从事、荥阳邑中正、濮阳太守。坐贪秽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东府长史。

籍弟琼，字祖珍，有强干之称。自太尉谘议为范阳太守，治颇有声。卒，赠太常少卿。孝昌中，弟俨宠要，重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琼兄弟雍睦，其诸娣姒亦咸相亲爱，闺门之内有无相通，为时人所称美。子道邕，殁关西。俨事在《恩幸传》。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俨之势，除卫尉少卿，寻迁左将军、瀛州刺史。时葛荣寇窃河北，州城沦陷，不获之镇。寻除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赠骠骑将军、冀州刺史，重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贞。

长子子贞，司空掾。迁从事中郎、南兖州开府司马。

子贞弟子湛，齐济二州长史、光禄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东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护，武定中，司空户曹参军。

叔夜子伯夏，司徒谘议、东莱太守。卒，赠冠军将军、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军将军、镇远将军。卒，赠平东将军、徐州刺史。

弟豪，长水校尉、东平原太守。

伯夏弟谨，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宾，历尚书郎、员外常侍，稍迁至左光禄大夫。卒。

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披发率村义，驰骑追之，及于河。奴乘马投水，思明止将从不听放矢，乃自射之，一发而中，落马随流，众人擒执至家，脔而杀之。思明及弟思和，并以武功自效。思明至骁骑将军、直阁将军，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边。会赦，卒于家。后赠冠军将军、济州刺史。

子先护，少有武干。解褐员外郎，转通直郎。庄帝之居藩也，先护深自结托。及尔朱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固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开国侯，邑七百户。

转通常侍，加镇北将军。寻除前将军、广州刺史、假平南将军、当州都督。时妖贼刘举于濮阳起逆，诏先护以本官为东道都督讨举。平之，还镇。后元颢入洛，庄帝北巡，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颢命。颢遣尚书令、临淮王彧率众讨之，先护出城拒战。庄帝还京，嘉其诚节，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襄广二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刺史如故，进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户。寻转征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假车骑将军、当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转都督二豫东雍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豫州刺史，余官如故。又兼尚书右仆射、二豫郢颍四州行台。寻除车骑将军、左卫将军。及尔朱荣死，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向洛，前至东郡。诸军出讨，不能制之。乃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大都督，领所部与行台杨昱同讨之。庄帝又遣都督贺拔胜讨仲远，胜于陈降贼，战士离心。寻闻京师不守，先护部众逃散，遂窜伏于南境。前废帝初，仲远遣人招诱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时，赠持节、都督青齐济兖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开国如故。

思和，历太尉中兵参军。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业，通直郎。出帝时，坐事赐死。

子彬，武定末，齐王相国中兵参军。

思和弟季长，太学博士。卒。

子乔，历司州治中、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羲叔父简，简孙尚，壮健有将略。屡为统军，东西征讨，以军功赐爵汝阳男。历位尚书郎、步兵校尉、骁骑将军，迁辅国将军、太尉司马。出为济州刺史，将军如故。为政宽简，百姓安之。卒，赠本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惠。

子贵宾，袭。解褐北海王国常侍，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尚书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属。卒，赠征虏将军、荆州刺史。

子景裕，袭。武定末，仪同开府行参军。

贵宾弟次珍，卒于员外常侍。赠安东将军、光州刺史。

贵宾异母弟大倪、小倪，皆粗险薄行，好为劫盗，侵暴乡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并为尔朱仲远所杀。

尚从父兄云，字道汉。历雁门、濮阳二郡，贪秽狼籍。肃宗时，纳贿刘腾，得为龙骧将军、安州刺史。坐迁举受财，为御史所纠，因暴病卒。

云从父兄子敬宾，自秘书郎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子士渊，司空行参军。

羲从父兄德玄。显祖初，自淮南内附，拜荥阳太守。

子颖考，太和中，复为荥阳太守。卒，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开封侯，谥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与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

子士机，性识不周，多有短失。历散骑侍郎、司空从事中郎、中书郎。卒。

子道廕，武定末，开府行参军。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赠平东将军、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请，稍迁太尉属。以公强当世，为从弟俨所昵，除荥阳太守。俨虑世难，欲以东道托之。建义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阴。俨后归之，欲与起兵，寻为城民所杀。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婿。建义初，庄帝以仲明舅氏之亲，其弟与谋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国之意，乃追封安平县开国侯，邑七百户，赠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

长子道门，仲明初谋起义，令道门说大都督李叔仁于大梁。叔仁始欲同举，后闻庄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斩道门。建义中，特赠立节将军、瓜州刺史。

道门弟孝邕，袭。天保初，爵随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参军、员外常侍。卒，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释褐太学博士。正光中，谯郡太守，带涡阳戍主。频为萧衍遣将攻围，兵粮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县开国伯，邑七百户。累迁平东将军、光禄少卿。武泰中，潜通尔朱荣，谋奉庄帝。及在河阳，遂为乱兵所害。事宁，追封南颍川郡开国公，食邑千五百户，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袭。武定末，司徒城局参军。天保初，爵随例降。

崔辩，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学涉经史，威仪整峻。显祖征拜中书博士、散骑侍郎、平远将军、武邑太守。政事之余，专以劝学为务。年六十二，卒。赠安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恭。

长子景俊，梗正有高风，好古博涉。以经明行修，征拜中书博士。历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萧赜使萧琛、范云，高祖赐名为逸。后为员外散骑侍郎，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仪。雅为高祖所知重，迁国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诏独进。博士特命，自逸始。转通直散骑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赠以本官。

子巨伦，字孝宗。幼孤。及长，历涉经史，有文学武艺。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镇北府墨曹参军、太尉记室参军。叔楷为殷州，巨伦仍为长史、北道别将。在州陷贼，敛恤亡存，为贼所义。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巨伦心恶之。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以引自晦，获免。未几，潜结死士数人，夜中南走，逢贼游骑数百，俱恐不济。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也！"便欺贼曰："吾受敕而行。"贼不信，共爇火观敕。火未然，巨伦手刃贼帅，余人因与奋击，杀伤数十人，贼乃四溃，得马数匹而去。夜阴失道，惟看佛塔户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节、别将北讨。初，楷丧之始，巨伦收殡仓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殡，并窃家口以归。寻授国子博士。

庄帝即位，假节、中坚将军、东濮阳太守，假征虏将军、别将。时河北纷梗，人士避贼，多住郡界，岁俭饥乏，巨伦倾资赡恤，务相全济，时类高之。元颢入洛，据郡不从。庄帝还宫，行西兖州事，封渔阳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寻除光禄大夫。三年卒，时年四十四。

子武，袭。武定中，怀州卫军府录事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

逸弟模，字叔轨。身长八尺，围亦如之。出后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请，历太尉祭酒、尚书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转中郎，迁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龟中，诏复本资，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出除鲁阳太守。正光二年，襄阳民密求款附，诏模为别将，隶淮南王世遵，率众赴之。事觉，模焚襄阳邑郭而还。坐不克，免官。及萧宝夤讨关陇，引模为西征别将，屡有战功，除持节、光禄大夫、都督别道诸军事，加安东将军。万俟丑奴遣将郝虎南侵，模攻破其营，擒虎。以功封槐里县开国伯，邑五百户。于时将督败殁者多，模挫敌持重，号为名将。后假征东将军、行岐州事。未几，击贼入深，没于陈。赠抚军将军、相州刺史。永熙中，追录前勋，又赠都督定相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护。

模弟楷，字季则。美风望，性刚梗，有当世干具。释褐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广平王怀文学。正始中，以王国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与杨昱以数谏获免。后为尚书左主客郎中、伏波将军、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以党附高肇，为中尉所劾，事在《高聪传》。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故时人语曰：“莫彳麽都买反獬孤楷反，付崔楷。”

于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曰：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以万姓为心。故矜伤轸于造次，求瘼结于寝兴。黎民阻饥，唐尧致叹；众庶斯馑，帝乙罪己。良以为政与农，实系民命。水旱缘兹以得济，夷险用此而获安。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陆连涛，原隰过望，弥漫不已，泛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舄卤；菽麦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伫立也。

昔洪水为害四载，流于《夏书》；九土既平攸同，纪自《虞诰》。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劳，日昃忘餐，宵分废寝。伏惟皇魏，握图临宇，总契裁极，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阶棘路，实维英哲，虎门、麟阁，实曰贤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昔魏国咸舄，史起哂之；兹地荒芜，臣实为耻。不揆愚瞽，辄敢陈

之。

计水之凑下，浸润无间，九河通塞，屡有变改，不可一准古法，皆循旧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几危；宣防既建，水还旧迹。十数年间，户口丰衍。又决屯氏，两川分流，东北数郡之地，仅得支存。及下通灵、鸣，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离，坟井毁灭。良由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墝瀉，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否。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剖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

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洿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用舟舻；南亩畲菑，微事耒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臣既乡居水际，目睹荒残，每思郑白，屡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诚丹款，实希效力，有心萤爝，乞暂施行。使数州士女，无废耕桑之业；圣世洪恩，有赈饥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诚，申于今日。

诏曰："频年水旱为患，黎民阻饥，静言念之，昃不遑食，鉴此事条，深协在虑。但计画功广，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闻。"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诏还追罢。

久之，京兆王继为大将军西讨，引楷为司马。还，转后将军、广平太守。后葛荣转盛，诸将拒击，并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节、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尚书北道行台，寻转军司。未几，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为刺史，加后将军。楷至州，表曰："窃惟殷州，地实四冲，居当五裂；西通长山，东渐巨野。顷国路康宁，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时鸣。况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趑趄北界；鄴下凶烬，蚕噬腹心。两处犬羊，势足并合，城下之战，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属此屏捍，实思效力，以弱敌强，析骸煮弩，固此忠节。但基趾造创，庶事茫然，升储尺刃，聊自未有，虽欲竭诚，莫知攸济。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必当虎视一方，遏其侵轶，肃清境内，保全所委。"诏

付外量，竟无所给。

葛荣自破章武、广阳二王之后，锋不可当。初，楷将之州，人咸劝留家口，单身述职。楷曰："贪人之禄，忧人之事，如一身独往，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贼势已逼，或劝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僚属共论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胜兵，留之无益，去复何损。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将士之意，窃不足为疑。"楷曰："国家岂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将谓吾心不固。亏忠全爱，臧获耻之，况吾荷国重寄也！"遂命追还。州既新立，了无御备之具。及贼来攻，楷率力抗拒，强弱势悬，每勒兵士抚厉之，莫不争奋，咸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爱一身！"速战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执节不屈，贼遂害之，时年五十一。长子士元举茂才，平州录事参军、假征虏将军、防城都督，随楷之州，州陷，亦战殁。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伤叹焉。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赠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谦、士约，并殁关西。

士约弟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

士元息励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参军。

史臣曰：郑羲机识明悟，为时所许；懿兄弟风尚，俱有可观，故能并当荣遇，其济美矣。严祖秽薄，忝其家世。幼儒令问促年，伯猷贿以败业，惜乎！崔辩器业著闻，位不远到。逸经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优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壮之烈，楷忠贞之操，杀身成义，临难如归。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列传第四十五 高祐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高祖赐名祐。司空允从祖弟也。祖展，慕容宝黄门郎，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父谠，从世祖灭赫连昌，以功拜游击将军，赐爵南皮子。与崔浩共参著作，迁中书侍郎。转给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骑常侍、平东将军、蓨县侯，使高丽。卒，赠安南将军、冀州刺史、假沧水公，谥曰康。祐兄祚，袭爵，东青州刺史。

祐博涉书史，好文字杂说，材性通放，不拘小节。初拜中书学生，转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群贼之功，赐爵建康子。高宗末，兖州东郡吏获一异兽，献之京师，时人咸无识者。诏以问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鲮鲤，余域率无。今我获之，吴楚之地，其有归国者乎？"又有人于零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寿者，命也，我获其命，亦是归我之征。"显祖初，刘义隆子义阳王昶来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时谓祐言有验。

高祖拜秘书令。后与丞李彪等奏曰："臣等闻典谟兴，话言所以光著；载籍作，成事所以昭扬。然则《尚书》者记言之体，《春秋》者录事之辞。寻览前志，斯皆言动之实录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备举。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逮司马迁、班固，皆博识大才，论叙今古，曲有条章，虽周达未兼，斯实前史之可言者也。至于后汉、魏、晋咸以放焉。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伏惟陛下先天开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仪，惠和王度，声教之所渐洽，风译之所覃加，固已义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纪，然嘉符祯瑞，备臻于往时；洪功茂德，事萃于曩世。会稽伫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记之列。而秘府策勋，述美未尽。将令皇风大猷，或阙而不载；功臣懿绩，或遗而弗传。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后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圣后之勋业，显于皇策。佐命忠贞之伦，纳言司直之士，咸以备著载籍矣。"高祖从之。

高祖从容问祐曰："比水旱不调，五谷不熟，何以止灾而致丰

稔？”祐对曰：“昔尧汤之运，不能去阳九之会。陛下道同前圣，其如小旱何？但当旌贤佐政　，敬授民时，则灾消穰至矣。”又问止盗之方，祐曰：“昔宋钧树德，害兽不过其乡；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盗贼者，人也，苟训之有方，宁不易息。当须宰守贞良，则盗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选举，不采职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则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给事中、冀州大中正，余如故。时李彪专统著作，祐为令，时相关豫而已。

出为持节、辅国将军、西兖州刺史，假东光侯，镇滑台。祐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　，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听妇人寄舂取水。又设禁贼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盗发则连其坐。初虽似烦碎，后风化大行，寇盗止息。

转宋王刘昶傅。以昔参定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粟五百石、马一匹。昶以其官旧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属，多以遗之。拜光禄大夫　，傅如故。昶薨后，征为宗正卿，而祐留连彭城，久而不赴。于是尚书仆射李冲奏祐散逸淮徐，无事稽命，处刑三岁，以赎论。诏免卿任，还复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议谥曰炀侯，诏曰：“不遵上命曰‘灵’，可谥为灵。”

子和璧，字僧寿，有学问。中书博士。早卒。

和璧子颢，字门贤，学涉有时誉。自司空参军转员外郎，袭爵建康子，迁符玺郎中。出为冀州别驾，未之任，属刺史元愉据州反，世宗遣尚书李平为都督，率众讨之。平以颢彼州领袖，乃引为录事参军，仍领统军，军机取舍，多与参决。擒愉之后，别党千余人皆将伏法，颢以为拥逼之徒，前许原免，宜为表陈请。平从之，于是咸蒙全济。事定，颢仍述职。时军旅之后，因之饥馑，颢为纲纪，务存宽静，甚收时誉。寻加陵江将军。坐事免。久之，除镇远将军，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征虏将军，仍中散。卒，时年四十九。赠平东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惠。

子德正，袭。武定中，黄门侍郎。

颢弟雅，字兴贤，有风度。自给事中稍迁司徒府录事参军、定州抚

军府长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问。任城太守。卒。

雅弟谅，字修贤。少好学，多识强记，居丧以孝闻。太和末，京兆王愉开府辟召，高祖妙简行佐，谅与陇西李仲尚、赵郡李凤起等同时应选。稍迁太尉主簿、国子博士。正光中，加骁骑将军，为徐州行台。至彭城，属元法僧反叛，逼谅同之，谅不许，为法僧所害，时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赠左将军、沧州刺史。又下诏，以谅临危授命，诚节可重，复赠使持节、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赠帛二百匹，优一子出身，谥曰忠侯。三子。长惠胜，武定中，司徒外兵参军。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

祐弟钦，幼随从叔济使于刘义隆，还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年四十余，卒。

子法永，诸王从事中郎。亦早亡。

祐从父弟次同，永安末，抚军将军、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长乐郡开国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开国公。

崔挺，字双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赞，魏尚书仆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书。父郁，濮阳太守。挺幼居丧尽礼。少敦学业，多所览究，推人爱士，州闾亲附焉。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辞旨款备，得者荣之。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于后频值饥年，家始分析，挺与弟振推让田宅旧资，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释卷。时谷籴踊贵，乡人或有赡者，遗挺，辞让而受，仍亦散之贫困，不为畜积，故乡邑更钦叹焉。

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以工书，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赐爵泰昌子。转登闻令，迁典属国下大夫。以参议律令，赐布帛八百匹、谷八百石、马牛各二。尚书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为嫔。太和十八年，大将军、宋王刘昶南镇彭城，诏假立义将军，为昶府长史，以疾辞免，乃以王肃为长史。其被寄遇如此。

后除昭武将军、光州刺史，威恩并著，风化大行。十九年，车驾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见，引谕优厚。又问挺治边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悦，谓挺曰："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时可观之。"又顾谓侍臣曰："拥旄者悉皆如此，吾何忧哉。"复还州。及散骑常侍张彝兼侍中巡行风俗，见挺政化之美，谓挺曰："彝受使省方，采察谣讼，入境观政，实愧清使之名。"州治旧掖城西北数里有斧山，峰岭高峻，北临沧海，南望岱岳，一邦游观之地也。挺于顶上欲营观宇，故老曰："此岭秋夏之际，常有暴雨迅风，岩石尽落。相传云是龙道，恐此观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远之有？虬龙倏忽，岂唯一路乎！"遂营之。数年间，果无风雨之异。挺既代，即为风雹所毁，于后作，复寻坏，遂莫能立。众以为善化所感。

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以为《周书》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门。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辞甚雅切，高祖纳之。先是，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诸州中正，本在论人；高祖将辨天下氏族，仍亦访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县有人，年逾九十，板舆造州。自称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岛，垂六十岁。忻逢明治，今愿奉之。挺曰："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遣船随取，光润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还。景明初见代，老幼泣涕追随，缣帛赠送，挺悉不纳。

散骑常侍赵脩得幸世宗，挺虽同州壤，未尝诣门。北海王详为司徒、录尚书事，以挺为司马，挺固辞不免。世人皆叹其屈，而挺处之夷然。于后详摄选，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挺终独无言。详曰："崔光州考级并未加授，宜投一牒，当为申请。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对曰："阶级是圣朝大例，考课亦国之恆典。下官虽惭古贤不伐之美，至于自炫求进，窃以羞之。"详大相称叹。自为司马，详未曾呼名，常称州号，以示优礼。四年卒，时年五十九。其年冬，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景。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其遗爱若此。

初，崔光之在贫贱也，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又识邢峦、宋弁于童稚之中，并谓终当远致。世称其知人。历官二十余年，家资不益，食不重味，室无绮罗，闺门之内，雍雍如也。旧故多有赠赗，诸子推挺素

心，一无所受。有子六人。

长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高祖召见，甚嗟赏之。李彪谓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挺曰：“卿自欲善处人父子之间，然斯言吾所不敢闻也。”

司徒、彭城王勰板为行参军，后除著作郎，袭父爵。尚书令高肇亲宠权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启孝芬为司马。后除司徒记室参军、司空属、定州大中正，长于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条，孝芬所参定也。在府久之，除龙骧将军、廷尉少卿。

孝昌初，萧衍遣将裴邃等寇淮南。诏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琛讨之，停师城父，累月不进。敕孝芬持节赍齐库刀，催令赴接，贼退而还。荆州刺史李神俊为萧衍遣将攻围，诏加孝芬通直散骑常侍，以将军为荆州刺史，兼尚书、南道行台，领军司，率诸将以援神俊，因代焉。于时，州郡内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亚□，贼已先据。孝芬所统既少，不得径进，遂从弘农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轻兵在前，出贼不意，贼便奔散，人还安堵。肃宗嘉劳之，并赉马及绵绢等物。

后以元义之党，与卢同、李奖等并除名，征还。又孝芬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赃货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为都督，北讨鲜于脩礼；于时孝芬弟孝演率勒宗从，避贼于博陵，郡城为贼攻陷，寻为贼所害。融乃密启，云：“孝演入贼为王。”遂见收捕，合家逃窜，遇赦乃出。

孝昌三年，萧衍将成景俊率众逼彭城，除孝芬宁朔将军、员外常侍、兼尚书右丞，为徐州行台。孝芬将发，入辞。灵太后谓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与卿便是亲旧，曾何相负？而内头元义车中，称此老妪会须却之。”孝芬曰：“臣蒙国厚恩，义无斯语。假实有此，谁能得闻？若有闻知，此于元义亲密过臣远矣。乞对言者，足辨虚实。”灵太后怅然意解，乃有愧色。景俊筑栅造堰，谋断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战，景俊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尚书，为徐兖行台。

建义初，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远引南贼，围逼兖州。除孝芬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书、东道行台。大都督刁宣驰往救援，与行台于晖接，至便围之。侃突围奔萧衍，余悉平定。

永安二年，庄帝闻元颢有内侵之计，敕孝芬南赴徐州。颢遂潜师向考城，擒大都督、济阴王晖业，乘胜径进，遣其后军都督侯暄守梁国城以为后援。孝芬勒诸将驰往围暄，恐颢遣援，乃急攻之，昼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斩之，俘其卒三千余人。庄帝还宫，授西兖州刺史，将军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辞不行，乃除太常卿。

普泰元年，南阳太守赵脩延袭据荆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卫将军、荆州刺史，兼尚书、南道行台。又除都督三荆诸军事、车骑将军、假骠骑将军。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骑常侍、骠骑将军、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书。寻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后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与尚书辛雄、刘廞等并诛，时年五十。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文口辩，善谈论，爱好后进，终日忻然，商搉古今，间以嘲谑，听者忘疲。所著文章数十篇。有子八人。

长子勉，字宣祖。颇涉史传，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学博士。庄帝之为御史中尉，启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节将军、尚书右中兵郎中。后太尉、豫章王萧赞启为谘议参军，郎中如故。以举人失衷，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书左丞。勉善附会，世论以浮竞讥之。为尚书令尔朱世隆所亲待，而尚书郎魏季景尤为世隆知任，勉与季景内颇不穆。季景阴求右丞，夺勉所兼。世隆启用季景，勉遂怅怏自失。寻除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国子祭酒，典仪注。太昌初，除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在外逃免。于后乃出，见齐献武王于晋阳，王劳抚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勋贵妻子赴定州，因得还家。属母李氏丧亡，勉哀号过性，遇病卒，时年四十七。无子，弟宣度以子龙后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于关西。

宣猷弟宣度，齐王仪同开府司马。

宣度弟宣轨，颇有才学，尚书考功郎中。与弟宣质、宣静、宣略，并死于晋阳。

孝芬弟孝暐，字敬业。少宽雅，早著长者之风。彭城王勰之临定州，辟为主簿。释褐冀州安东府外兵参军，历员外散骑侍郎、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武泰初，蛮首李洪扇动诸蛮，诏孝暐持节为别将，

隶都督李神轨讨平之。尔朱荣之害朝士，孝暐与弟孝直携家避难定陶。孝庄初，征拜通直散骑常侍，加征虏将军，寻除赵郡太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乃至数缣，民皆卖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劝民多收之。郡内无牛，教其人种。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卒于郡，时年四十九。赠通直散骑常侍、平东将军、瀛州刺史，谥曰简。朝议谓为未申，复赠安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书左丞、兼度支尚书。

孝暐弟孝演，字则伯，出继伯父。性通率，美须髯，姿貌魁杰。少无宦情，沉浮乡里。河间王琛为定州刺史，以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因罢归。及鲜于脩礼起逆，孝演率宗属保郡城，为贼攻陷。贼以孝演民望，恐移众心，乃害之，时年四十。无子，弟孝直以子士游为后。士游，仪同开府仓曹参军。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参军。寻为员外散骑侍郎、宣威将，仍以本官入领直后。转宁远将军、汝南王开府掾，领直寝。兄孝芬除荆州，诏孝直假征虏将军、别将，总羽林二千骑，与孝芬俱行。孝直潜师径进，贼遂破走。孝芬入城后，萧衍将曹义宗仍在马圈，鼓动顺阳蛮夷，缘边寇窃。孝直率众御之，贼皆退散。还转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尔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劝督宗人，务行礼义。后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太昌中，又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并辞不赴。宗亲劝孝直曰："荣华人之所愿，何故陆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于乡里，顾命诸子曰："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则非吾子，敛以时服，祭勿杀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长子士顺，仪同开府行参军。

孝直弟孝政，字季让。十岁，挺亡，号哭不绝，见者为之悲伤。操尚贞立，博洽经史，雅好辞赋；丧纪之礼，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执造。太尉、汝南王悦辟行参军。年四十九，卒。子岩，武定中，员外常侍。

孝芬兄弟孝义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恸，绝内蔬食，容貌损瘠，见者伤之。孝暐等奉孝芬尽恭顺之礼，坐食进退，孝芬不命则不敢也。鸡鸣而起，旦参颜色，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

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后，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赍，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抚从弟宣伯、子朗，如同气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学行，居家孝友，为宗族所称。自中书学生为秘书中散，在内谨敕，为高祖所知。出为冀州、咸阳王禧骠骑府司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迁建威将军、平阳太守。不拜，转高阳内史。高祖南讨，征兼尚书左丞，留京。振既才干被擢，当世以为荣。后改定职令，振本资惟拟五品，诏曰："振在郡著绩，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长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断，以明察称。河内太守陆琇与咸阳王禧同谋为逆，禧败事发，振穷治之。时琇内外亲党及当朝贵要咸为之言，振研核切至，终无纵缓，遂毙之于狱。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龙骧将军、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绩。还朝，除河东太守。永平中，卒于郡，时年五十九。赠本将军、南兖州刺史，谥曰定。振历官四十余载，考课恆为称职。议者善之。

长子宣伯，早丧。子劲，字仲括，骠骑参军。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猎经史，少温厚有风尚。以军功起家襄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普泰中，从兄孝芬为荆州，请为车骑府司马。孝芬转西兖州，为骠骑府司马。太昌初，冠军将军、北徐州抚军府长史，固辞，不获免。兴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为侍御史，寻加平西将军。武定中卒。子道纲。

挺从父弟元珍，释褐司徒行参军，稍迁司徒主簿、赵郡王幹开府属。景明中，荆州长史。久之，为司徒从事中郎，有公平称。后迁中散大夫，加征虏将军。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阳太守、假右将军，为别将以讨之，频破胡贼，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为唐州，仍除元珍为刺史，加右将军。以破胡勋，赐爵凉城侯。尔朱荣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鹄取唐州。元珍与行台郦恽拒守不从，为子鹄所陷，被害。世咸痛之。子叔恭。

挺从父弟瑜之，字仲琏。少孤有学业。太和中，释褐奉朝请，广陵王羽常侍，累历蕃佐。入为司空功曹参军事、太尉主簿，迁冀州抚军府长史。后为扬州平东府长史，带南梁太守。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来降，瑜之迎接有勋，赐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鸿胪少卿。三年卒，年五十

六。赠平北将军、瀛州刺史。有三子。

长子孟舒，字长才，袭父爵。累迁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兴和中，除广平太守。卒，赠中军将军、殷州刺史，赠平东将军，谥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县令。

仲舒弟季舒，给事黄门侍郎。

挺从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俭，字元恭。雅有器度。历太学博士，终于符玺郎中。

俭弟绪，字仲穆。定州抚军府法曹参军。绪小弟孝忠，侍御史、秘书郎。并有容貌，无他才识。

绪子子谦，尚书郎。

子谦弟子让，与侯景同反。子谦坐以囚执，遇病死于晋阳。子让弟子廉等并伏法。

修和弟敬邕，性长者，有干用。高祖时，自司徒主簿转尚书都官郎中，所在称职。迁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忧去职。后中山王英南讨，引为都督府长史，加左中郎将，以功赐爵临淄男。迁龙骧将军、太府少卿，以本将军出除管州刺史。库莫奚国有马百匹因风入境，敬邕悉令送还，于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神龟中卒，年五十七。赠左将军、济州刺史，谥曰恭。

子子盛，袭爵。除奉朝请。

修和从弟接，字显宾。容貌魁伟，放迈自高，不拘常检。为中书博士、乐陵内史。雅为任城王澄所礼待。及澄为定州刺史，接了无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后为冀州安东府司马，转乐陵太守。还乡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则，博学有文才。景明中，太学博士，转员外散骑侍郎、襄威将军。既不为时知，乃著《无谈子论》。后为给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虏府长史。熙平初，为宁远将军、廷尉正，每于大狱，多所据明，有当官之誉。时太原王静自廷尉监迁少卿，纂耻居其下，乃与静书，辞气抑扬，无上下之体。又启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将，领尚书三公郎中。未几，以公事免。后为洛阳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赠司徒

左长史。凡所制文，多行于世。

长子史，武定末，仪同府长流参军。

纂兄穆，宽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书、兼右仆射。

纂弟融，字脩业。奉朝请。尚书令高肇出讨巴蜀，引为统军。还，除员外散骑侍郎。正光中，定州别驾。年四十二，卒。

子鸿翻，郡功曹。

纂从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风概。释褐奉朝请，稍迁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陈伯之启为司马，还除奉车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录事参军，寻转司马。及英败于钟离，游坐徙秦州，久而得还。大将军高肇西征，引为统军，除步兵校尉，迁豫州征虏府长史；未几，除征虏将军、北赵郡太守，并有政绩。熙平末，转河东太守。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游矜其劳苦，乃表闻请听更代，郡内感之。太学旧在城内，游乃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当时学者莫不劝慕，号为良守。以本将军迁凉州刺史，以母忧解任。

正光中，起除右将军、南秦州刺史，因辞不免。先是，州人杨松柏、杨洛德兄弟数为反叛，游至州，深加招慰。松柏归款，引为主簿，稍以辞色诱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帅，感游恩遇，奖谕群氐，咸来归款，且以过在前政，不复自疑。游乃因宴会，一时俱斩，于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据州为逆。数日之后，游知必不安，谋欲出外，寻为城人韩祖香、孙礻攻于州馆。游事窘，登楼慷慨悲叹，乃推下小女而杀之，义不为群小所辱也。寻为祖香等所执害，时年五十二。永安中，赠散骑侍郎、镇北将军、定州刺史。

子伏护，开府参军。

史臣曰：高祐学业优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风，门旧不陨。诸子经传之器，加有舍生之节。崔挺兄弟，风操高亮，怀文抱质，历事著称，见重于朝野，继世承家，门族并著，盖所谓彼有人焉。

列传第四十六 杨播

杨播，字延庆，自云恆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　　，太祖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兴末为广平太守，有称绩。高祖南巡，吏人颂之，加宁远将军，赐帛三百匹。征为选部给事中，有公平之誉。除安南将军、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赠以本官，加弘农公，谥曰简。

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赐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养尽礼。擢为中散　，累迁给事，领中起部曹。以外亲，优赐亟加，前后万计。进北部给事中。诏播巡行北边，高祖亲送及户，戒以军略。未几，除龙骧将军、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大获而还。高祖嘉其勋，赐奴婢十口。迁武卫将军，复击蠕蠕，至居然山而还。

除左将军，寻假前将军。随车驾南讨，至钟离。师回，诏播领步卒三千、骑五百为众军殿。时春水初长，贼众大至　，舟舰塞川。播以诸军渡淮未讫，严陈南岸，身自居后。诸军渡尽，贼众遂集，于是围播。乃为圆陈以御之，身自搏击，斩杀甚多。相拒再宿，军人食尽，贼围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无舟船，不得救援。水势稍减，播领精骑三百，历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战者来！"贼莫敢动，遂拥众而济。高祖甚壮之，赐爵华阴子，寻除右卫将军。

后从驾讨崔慧景、萧衍于邓城，破之，进号平东将军。时车驾耀威沔水，上巳设宴，高祖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　，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已满。高祖曰："左卫筹足，右卫不得不解。"播对曰："仰恃圣恩，庶几必争。"于是弯弓而发，其箭正中。高祖笑曰："养由基之妙，何复过是。"遂举卮酒以赐播曰："古人酒以养病，朕今赏卿之能，可谓今古之殊也。"从到悬瓠，除太府卿，进爵为伯。

景明初，兼侍中，使恆州，赡恤寒乏。转左卫将军。出除安北将军、并州刺史，固辞　，乃授安西将军、华州刺史。至州借民田，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诉积年，至熙平中乃赠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并复其爵，谥曰壮。

侃，字士业。颇爱琴书，尤好计画。时播一门，贵满朝廷，兒侄早通　　，而侃独不交游，公卿罕有识者。亲朋劝其出仕，侃曰："苟有良

田，何忧晚岁？但恨无才具耳。”年三十一，袭爵华阴伯。释褐太尉、汝南王悦骑兵参军。扬州刺史长孙稚请为录事参军。萧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规相掩袭，密购寿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为内应。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虑寿春疑觉，遂谬移云：“魏始于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若尔，便稍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佐僚咸欲以实答之，云无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虚构是言，得无有别图也？”稚深悟之，乃云：“录事可造移报。”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谓已知觉，便尔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会，便相告发，伏辜者十数家。邃后竟袭寿春，入罗城而退。遂列营于黎浆、梁城，日夕钞掠。稚乃奏侃为统军。

侃叔椿为雍州刺史，又请为其府录事参军，带长安令，府州之务多所委决。及萧宝夤等军败，北地功曹毛洪宾据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启椿自出讨之。遂购募战士，信宿之间得三千余人，衔枚夜进，至冯翊郡西。贼见大军卒至，众情离解，洪宾遂通书送质，乞求自效。于是擒送宿勤明达兄子贼署南平王乌过仁。

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除侃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稚行台左丞。寻转通直散骑常侍。军次弘农，侃白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愚计可录，请为明公前驱。”稚曰：“薛脩义已围河东，薛凤贤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孙停师虞坂，久不能进，虽有此计，犹用为疑。”侃曰：“珍孙本行陈一夫，因缘进达，可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帅之任，处分三军，精神乱矣，宁堪围贼？河东治在蒲坂，西带河湄，所部之民，多在东境。脩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率众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不战而胜，昭然在目。”稚从之，令其子彦等领骑与侃于弘农北渡。所领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便据石锥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民遂转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围城之寇，不测所以，各自散归，脩义亦即逃遁。长安平，侃颇有

力。

建义初，除冠军将军、东雍州刺史。其年州罢，除中散大夫，为都督，镇潼关。还朝，除右将军、岐州刺史。属元颢内逼，诏以本官假抚军将军为都督，率众镇大梁。未发，诏行北中郎将。孝庄徙御河北，执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此诚陛下曲恩，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至建州，叙行从功臣，自城阳王徽已下凡十人，并增三阶。以侃河梁之诚，特加四阶。侃固辞，乞同诸人，久乃见许。于是除镇军将军、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敷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

及车驾南还，颢令萧衍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据南岸。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桥立效，尔朱荣率军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皆为颢所屠灭。荣因怅然，将为还计，欲更图后举。侃曰："未审明大王发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义士指来相应，为欲广申经略，宁复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疮愈而更战，持此收功，自古不少，岂可以一图不全，而众虑顿废。今事不果，乃是两贼相杀，则大王之利矣。若今即还，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发民村，惟多缚筏，间以舟楫，沿河广布，令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颢复知防何处，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大笑曰："黄门即奏行此计。"于是尔朱兆与侃等遂于马渚杨南渡，破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颢便南走。车驾入都，侃解尚书、正黄门，加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以济河之功，进爵济北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复除其长子师冲为秘书郎。

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曰："昔马援至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侃乃随事剖辨，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如侃所奏。

万俟丑奴陷东秦，遂围岐州，扇诱巴蜀。大都督尔朱天光率众西伐，诏侃以本官使持节、兼尚书仆射，为关右慰劳大使。还朝，除侍中，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庄帝将图尔朱荣也，侃与其内弟李晞、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预密谋。尔朱兆之入洛也，侃时休沐，遂得潜窜，归于华阴。普泰初，

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纯陀，袭。

播弟椿，字延寿，本字仲考，太和中与播俱蒙高祖赐改。性宽谨。初拜中散、典御厩曹。以端慎小心，专司医药，迁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又领兰台行职，改授中部曹，析讼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进谏曰："陛下至性，孝过有虞，居哀五朝，水浆不御，群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高祖感其言，乃一进粥。转授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

出为安远将军、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馆信宿，赐马十匹、缣千匹。迁冠军将军、济州刺史。高祖自钟离趣鄴，至碻磝，幸其州馆，又赐马二匹、缣千五百匹。坐为平原太守崔敞所讼，廷尉论辄收市利，费用官炭，免官。后降为宁朔将军、梁州刺史。

初，武兴王杨集始为杨灵珍所破，降于萧鸾。至是，率贼万余自汉中而北，规复旧土。椿领步骑五千出顿下辨，贻书集始，开以利害。集始执书对使者曰："杨使君此书，除我心腹之疾。"遂领其部曲千余人来降。寻以母老，解还。后武都氐杨会反，假椿节、冠军将军、都督西征诸军事、行梁州刺史，与军司羊祉讨破之。于后梁州运粮，为群氐劫夺，诏椿兼征虏将军，持节招慰。寻以氐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将军、督征讨诸军事以讨之。还，兼太仆卿。

秦州羌吕苟兒、泾州屠各陈瞻等聚众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或谋伏兵山径，断其出入，待粮尽而攻之；或云斩除山木，纵火焚之，然后进讨。椿曰："并非计也。此本规盗，非有经略，自王师一至，无战不摧，所以深窜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贼必谓我见险不前，心轻我军，然后掩其不备，可一举而平矣。"乃缓师不进，贼果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传首。入正太仆卿，加安东将军。

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惟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

置淮北，防其叛走。诏许之，虑不从命，乃使椿持节往徙焉。椿以为徙之无益，上书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间者，正以悦近来远，招附殊俗，亦以别华戎、异内外也。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则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类，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将尽。进失归伏之心，退非藩卫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后患。愚心所见，谓为不可。”时八座议不从，遂徙于济州，缘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难，果悉浮河赴贼，所在抄掠，如椿所策。

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俊以宿豫叛，诏椿率众四万讨之，不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抚冥武川怀朔三镇三道诸军事、平北将军、朔州刺史。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日，招引细人，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依律处刑五岁。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奏椿罪应除名为庶人，注籍盗门，同籍合门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杂用旧制，诏依寺断，听以赎论。寻加抚军将军，入除都官尚书，监修白沟堤堰。复以本将军除定州刺史。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及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椿亦表罢。朝廷从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余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为御史所劾，除名为庶人。

正光五年，除辅国将军、南秦州刺史。时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长安。转授岐州，复除抚军将军、卫尉卿。转左卫将军，又兼尚书右仆射，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恆朔流民，拣充军士。不行。寻加卫将军，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本将军、雍州刺史，又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萧宝夤、元恆芝诸军为贼所败，恆芝从渭北东渡，椿使追之，不止。宝夤后至，留于逍遥园内，收集将士，犹得万余，由是三辅人心，颇得安帖。于时，泾岐及豳悉已陷贼，扶风以西，非复国有。椿乃鸠募内外，得七千余人，遣兄子录事参军侃率以防御。诏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其统内五品已下、郡县须有补用者，任即拟授。椿遇暴疾，频启乞解。诏许之，以萧宝夤代椿为刺史、行台。

椿还乡里，遇子昱将还京师，因谓曰：“当今雍州刺史亦不贤于萧宝

夤，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且宝夤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不少。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关中可惜。汝今赴京，称吾此意，以启二圣，并白宰辅，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忧。”昱还，面启肃宗及灵太后，并不信纳。及宝夤邀害御史中尉郦道元，犹上表自理，称为椿父子所谤。诏复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讨蜀大都督。椿辞以老病，不行。

建义元年，迁司徒公。尔朱荣东讨葛荣，诏椿统众为后军，荣擒葛荣，乃止。永安初，进位太保、侍中，给后部鼓吹。元颢入洛，椿子征东将军昱出镇荥阳，为颢所擒。又椿弟顺为冀州刺史，顺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并从驾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怖，或有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

庄帝还宫，椿每辞逊，不许。上书频乞归老，诏曰：“椿国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愿言致仕，顾怀旧德，是以未从。但告谒频烦，辞理弥固，以兹难夺，又所重违，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赐服一具、衣一袭、八尺床帐、几杖，不朝，乘安车，驾驷马，给扶，传诏二人，仰所在郡县，时以礼存问安否。方乖询访，良用怃然。”椿奉诏于华林园，帝下御座执椿手流泪曰：“公，先帝旧臣，实为元老，今四方未宁，理须谘访。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难相违，深用凄怆。”椿亦嘘唏，欲拜，庄帝亲执不听。于是赐以绢布，给羽林卫送，群公百僚饯于城西张方桥。行路观者，莫不称叹。

椿临行，诫子孙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僚，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恆见翁著布衣韦带，常约敕诸父曰：“汝等后世，脱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彩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又不听治生求利，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渐华好，吾是以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

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方为势家所夺。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瞋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论。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赐四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时主知遇，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

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津今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贞，小心谨慎，口不尝论人过，无贵无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耳。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

椿还华阴逾年。普泰元年七月，为尔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时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赠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诸军事、太师、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怀好武事，数出游猎，昱每规谏。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有纵恣，公行属请，于是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治之，伏法于都市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唯昱与博陵崔楷以忠谏得免。后除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

初，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出顿于洛阳东亭，朝贵毕集，诏令诸王送别，昱伯父播同在饯席。酒酣之后，广阳王嘉、北海王详等与播论

议竞理，播不为之屈。北海顾谓昱曰：“尊伯性刚，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对曰：“昱父道隆则从其隆，道洿则从其洿；伯父刚则不吐，柔亦不茹。”一坐叹其能言。肃曰：“非此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延昌三年，以本官带詹事丞。于时，肃宗在怀抱之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闻知。昱谏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浅，备位宫臣，太子动止，宜令翼从。然自此以来，轻尔出入，进无二傅辅导之美，退阙群僚陪侍之式，非所谓示民轨仪，著君臣之义。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为后世法。”于是诏曰：“自今已后，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久之，转太尉掾，兼中书舍人。灵太后尝从容谓昱曰：“今帝年幼，朕亲万机，然自薄德化不能感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所闻，慎勿讳隐。”昱于是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义。灵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从祖父。舒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而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乃集亲姻泣而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离居？”不听。遂怀憾焉。神龟二年，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窜。义乃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隐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图不逞。”义又构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而收之，并无所获。灵太后问其状，昱具对元氏遘衅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缚，和及元氏并处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废太后，乃出昱为济阴内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义遣黄门卢同诣鄴刑熙，并穷党与。同希义旨，就郡锁昱赴鄴，讯百日，后乃还任。

孝昌初，除征虏将军、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时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后贼围豳州，诏昱兼侍中，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颢，仍随军监察。豳州围解。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空虚，谋欲攻掩，刺史元脩义惧而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今大军顿在泾豳，与贼相对，若使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叔仁等俱进，于陈斩神达及诸贼四百许人，余悉奔散。诏以昱受旨催督，而颢军稽缓，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军。寻除征虏将军、泾州刺史。未几，昱父椿出为雍州刺史，征昱还，除吏部郎中、武卫将军，转北中郎将，加安东将军。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以昱兼七兵尚书、持节、假抚军将军、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贼失利而返。除度支尚书，转抚军、徐州刺史，寻除镇东将军、假车骑将军、东南道都督，

又加散骑常侍。

后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南叛。萧衍遣将军王辩率众侵寇徐州，番郡人续灵珍受衍平北将军、番郡刺史，拥众一万，攻逼番城。昱遣别将刘馘击破之，临陈斩灵珍首，王辩退走。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春秋》贵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听朝旨。"不许群议。

还朝未几，属元颢侵逼大梁，除昱征东将军、右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使持节、假车骑将军，为南道大都督，镇荣阳。颢既擒济阴王晖业，乘虚径进，大兵集于城下，遣其左卫刘业、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从，颢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并逾城而走，俱被擒絷。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须臾颢至，执昱下城，面责昱曰："杨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负我，非我负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楼者，正虑乱兵耳。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负病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颢乃拘之。明旦，颢将陈庆之、胡光等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颢曰："我在江东，尝闻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为吴郡不降，称其忠节。奈何杀杨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请。"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颢既入洛，除昱名为民。

孝庄还宫，还复前官。及父椿辞老，请解官从养，诏不许。尔朱荣之死也，昱为东道行台，率众拒尔朱仲远。会尔朱兆入洛，昱还京师。后归乡里，亦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都督瀛定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员外郎。走免，匿于蛮中，潜结渠帅，谋应齐献武王以诛尔朱氏。微服入洛，参伺机会。为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杀之。

椿弟颖，字惠哲。本州别驾。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颖弟顺，字延和，宽裕谨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请。累迁直阁将军、北中郎将、兼武卫将军、太仆卿。预立庄帝之功，封三门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出为平北将军、冀州刺史，寻进号抚军将军。罢州还，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赠都督相殷二州诸军事、太尉公、录尚

书事、相州刺史。

子辩，字僧达。历通直常侍、平东将军、东雍州刺史。

辩弟仲宣，有风度才学。自奉朝请稍迁太尉掾、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加镇远将军，赐爵弘农男。建义初，迁通直常侍。出为平西将军、正平太守，进爵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将军。还京之日，兄弟与父同遇害。辩，太昌初赠使持节、都督燕恆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赠都督青光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时年九岁，牵挽兵人，谓曰："欲害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断其臂，犹请死不止，遂先杀之。永熙初，赠汝阴太守。

仲宣弟测，朱衣直阁。亦同时见害。太昌中，赠都督平营二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吏部尚书、平州刺史。

测弟稚卿，太昌中，为尚书右丞，坐事死。

顺弟津，字罗汉，本名延祚，高祖赐名焉。少端谨，以器度见称。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时高祖冲幼，文明太后临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血数升，藏衣袖。太后闻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言。遂以敬慎见知，赐缣百匹。迁符玺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于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游，而津见其贵宠，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辞疾不往。诞以为恨，而津逾远焉。人或谓之曰："司徒，君之少旧，宜蒙进达，何遽自外也？"津曰："为势家所厚，复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转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又为直寝，迁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至悬瓠，征加直阁将军。后从驾济淮，司徒诞薨，高祖以津送柩还都。迁长水校尉，仍直阁。景明中，世宗游于北邙，津时陪从。太尉、咸阳王禧谋反，世宗驰入华林。时直阁中有同禧谋，皆在从限。及禧平，帝顾谓朝臣曰："直阁半为逆党，非至忠者安能不预此谋？"因拜津左中郎将。迁骁骑将军，仍直阁。

出除征虏将军、岐州刺史。津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

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阖境畏服。至于守令僚佐有渎货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书切责之。于是官属感厉，莫有犯法。以母忧去职。

延昌末，起为右将军、华州刺史，与兄播前后皆牧本州，当世荣之。先是，受调绢匹，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所输少劣，亦为受之，但无酒，以示其耻。于是人竞相劝，官调更胜旧日。还除北中郎将，带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贰己，不欲使其处河山之要，转平北将军、肆州刺史，仍转并州刺史，将军如故。征拜右卫将军。

孝昌初，加散骑常侍，寻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镇扰乱，侵逼旧京，乃加津安北将军、假抚军将军、北道大都督、右卫，寻转左卫，加抚军将军。始津受命，出据灵丘，而贼帅鲜于修礼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师南赴。始至城下，营垒未立，而州军新败。津以贼既乘胜，士众劳疲，栅垒未安，不可拟敌；贼必夜至，则万无一全，欲移军入城，更图后举。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不可示弱，闭门不内。津挥刀欲斩门者，军乃得入城。贼果夜至，见栅空而去。其后，贼攻州城东面，已入罗城，刺史闭小城东门，城中骚扰，不敢出战。津欲御贼，长史许被守门不听，津手剑击被，不中，被乃走。津开门出战，斩贼帅一人，杀贼数百。贼退，人心少安。诏除卫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卫尉卿椿代为左卫。寻加镇军将军、讨虏都督，兼吏部尚书、北道行台。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钜鹿人赵略投书所致。及津之至，略举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还业。于是阖州愧服，远近称之。

时贼帅薛脩礼、杜洛周残掠州境。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贮积柴粟，修理战具，更营雉堞，贼每来攻，机械竞起。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广作地道，潜兵涌出，置炉铸铁，持以灌贼。贼遂相语曰：“不畏利槊坚城，唯畏杨公铁星。”津与贼帅元洪业及与贼中督将尉灵根、程杀鬼、潘法显等书，晓喻之，并授铁券，许以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洪业等感悟，复书云：“今与诸人密议，欲杀普贤，愿公听之。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恐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将吏无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铁券二十枚委津分给，津随贼中首领，间行送之，脩礼、普贤颇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围州城，津尽力捍守。诏加卫将军，封开国县侯，邑

一千户，将士有功者任津科赏，兵民给复八年。葛荣以司徒说津，津大怒，斩其使以绝之。自受攻围，经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长子遁突围而出，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讨贼。遁日夜泣谕，阿那□瓌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一万南出，前锋已达广昌，贼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还。

津长史李裔引贼逾城。贼入转众，津苦战不敌，遂见拘执。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数日，欲将烹之，诸贼还相谏止，遂得免害。津曾与裔相见，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辞泪俱发，裔大惭。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责也。及葛荣吞洛周，复为荣所拘守。荣破，始得还洛。

永安初，诏除津本将军、荆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当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诣阙固辞，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书，又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元颢内逼，庄帝将亲出讨，以津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未行，颢入。及颢败，津乃入宿殿中，扫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于北邙，流涕谢罪，帝深嘉慰之。寻以津为司空、加侍中。

尔朱荣死也，以津为都督并肆燕恆云朔显汾蔚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讨胡经略。津驰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马寡弱。始加招募，将从滏口而入。值尔朱兆等便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津不从。以子逸既为光州刺史，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鸠率部曲，在于梁沛，津规欲东转，更为方略。乃率轻骑，望于济州渡河，而尔朱仲远已陷东郡，所图不遂，乃还京师。普泰元年，亦遇害于洛，时年六十三。太昌初，赠都督秦华雍三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傅、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将葬本乡，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津有六子。

长子遁，字山才。其家贵显，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为镇西府主簿。累迁尚书郎。庄帝北巡，奉诏慰劳山东。车驾入洛，除尚书左丞。又为光禄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黄门郎诣鄴，参行省事，寻迁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于洛，时年四十二。太昌初，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当世才度。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以功赐爵华阴男，转给事中。父津在中山，为贼攻逼，逸请使于尔朱荣，征师赴救，诏许之。

建义初，庄帝犹在河阳，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及朝士滥祸，帝益忧怖，诏逸昼夜陪侍，数日之内，常寝宿于御床前。帝曾夜中谓逸曰：“昨来举目，唯见异人。赖得卿，差以自慰。”

寻除吏部郎中，出为平西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时年二十九，于时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东将军、光州刺史。逸折节绥抚，乃心民务，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寝。至于兵人从役，必亲自送之，或风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劳，逸曾无倦色。又法令严明，宽猛相济，于是合境肃然，莫敢干犯。时灾俭连岁，人多饿死，逸欲以仓粟赈给，而所司惧罪不敢。逸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后申表。右仆射元罗以下谓公储难阙，并执不许。尚书令、临淮王彧以为宜贷二万。诏听二万。逸既出粟之后，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煮粥饭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帝闻而善之。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进，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绩尤美。

及其家祸，尔朱仲远遣使于州害之，时年三十二。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绝。太昌初，赠都督豫郢二州诸军事、卫将军、尚书仆射、豫州刺史，谥曰贞。

逸弟谧，字遵智。辟太尉行参军，历员外散骑常侍，以功赐爵弘农伯、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卫将军。在晋阳，为尔朱兆所害。太昌初，赠骠骑将军、兖州刺史。

谧弟遵彦，武定中，吏部尚书、华阴县开国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颇有文学。起家奉朝请，稍迁散骑侍郎、直阁将军、本州大中正、兼武卫将军、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庄帝初，遇害于河阴。赠卫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让，武定末，尚书祠部郎中。

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刚毅。椿、津恭谦，与人言，自称名字。兄弟旦则聚于□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阁前，承候安否。

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津为司空，于时府主皆引僚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须家兄裁之，何为见问？"初，津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辄对之下泣。兄弟皆有孙，唯椿有曾孙，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为之早娶，望见玄孙。自昱已下，率多学尚，时人莫不钦羡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

世隆等将害椿家，诬其为逆，奏请收治。前废帝不许，世隆复苦执，不得已，下诏付有司检闻。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东西两家，无少长皆遇祸，籍其家。世隆后乃奏云："杨家实反，夜拒军人，遂尽格杀。"废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纵擅，无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归葬华阴，众咸观而悲伤焉。

播族弟钧。祖晖，库部给事，稍迁洛州刺史。卒，赠弘农公，谥曰简。父恩，河间太守。钧颇有干用，自廷尉正为长水校尉、中垒将军、洛阳令。出除中山太守，入为司徒左长史。又除徐州、东荆州刺史，还为廷尉卿。拜恆州刺史，转怀朔镇将。所居以强济称。后为抚军将军、七兵尚书、北道行台。卒，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华州刺史。

长子暄，卒于尚书郎。

暄弟穆，华州别驾。

穆弟俭，宁远将军、顿丘太守。建义初，除太府少卿。寻为华州中正，加左将军。俭与元颢有旧，及颢入洛，受其位任。庄帝还宫，坐免。后以本将军、颍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州罢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中，以大将军除北雍州刺史，仍陷关西。

俭弟宽，自宗正丞，建义初为通直散骑侍郎，领河南尹丞。稍迁散骑常侍、安东将军。永安二年，除中军将军、太府卿。后为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澄城县开国伯。太昌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寻加骠骑大将军，除华州大中正，监内典书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卫将军，又除黄门郎。随出帝入关西。俭、宽皆轻薄无行，为人流所

鄙。

史臣曰：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谨，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万石家风、陈纪门法，所不过也。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积善之庆欤？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祸，报施之理，何相反哉！

列传第四十七 刘昶萧宝夤萧正表

刘昶，字休道，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兄骏以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开府。及骏子子业立，昏狂肆暴，害其亲属，疑昶有异志。昶闻甚惧，遣典签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观其意。子业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法生："义阳谋事，汝何故不启？"法生惧祸，走归彭城。昶欲袭建康，诸郡并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吴氏作丈夫服，结义从六十余人，间行来降。在路多叛，随昶至者二十许人。

昶虽学不渊洽，略览子史，前后表启，皆其自制。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岁余而公主薨，更尚建兴长公主。

皇兴中，刘彧遣其员外郎李丰来朝，显祖诏昶与彧书，为兄弟之戒。彧不答，责昶以母为其国妾，宜如春秋荀□对楚称外臣之礼。寻敕昶更与彧书。昶表曰："臣植根南伪，托体不殊，秉旄作牧，职班台位。天厌子业，夷戮同体，背本归朝，事舍簪笏。臣弟彧废侄自立，彰于遐迩。孔怀之义难夺，为臣之典靡经，棠棣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伏愿圣慈，停臣今答。"朝廷从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复薨，更尚平阳长公主。

昶好犬马，爱武事。入国历纪，犹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童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至于陈奏本国事故，语及征役，则能敛容涕泗，悲动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礼多不足，缘此人怀畏避。

太和初，转内都坐大官。及萧道成杀刘准，时遣诸将南伐，诏昶曰："卿识机体运，先觉而来。卿宗庙不复血食，朕闻斯问，矜忿兼怀。今遣大将军率南州甲卒，以伐逆竖，克荡凶丑，翦除民害。氛秽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兴蕃业。"乃以本将军与诸将同行。路经徐州，哭拜其母旧堂，哀感从者。乃遍循故居，处处陨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军所，将欲临陈，四面拜诸将士，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涕泗横流，三军咸为感叹。后昶恐雨水方降，表请还师，从之。又加仪同三司，领仪曹尚书。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

高祖引见于宣文堂，昶启曰：“臣本国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废昏立德，扶定倾危，万里奔波，投廕皇阙，仰赖天慈，以存首领。然大耻未雪，痛愧缠心。属逢陛下厘校之始，愿垂曲恩，处臣边戍，招集遗人，以雪私耻。虽死之日，犹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诚累纪，本邦湮灭，王者未能恤难矜灾，良以为愧。出蕃之日，请别当处分。”后以昶女为乡君。

高祖临宣文堂，见武兴王杨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诏昶曰：“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劳公卿于此。”昶对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汉之雄，远觐天阙。臣猥瞻盛礼，实忻嘉遇。”高祖曰：“武兴、宕昌，于礼容并不闲备，向见集始，观其举动，有贤于弥承。”昶对曰：“陛下惠洽普天，泽流无外。武兴蕞尔，岂不食椹怀音。”

又为中书监。开建五等，封昶齐郡开国公，加宋王之号。十七年春，高祖临经武殿，大议南伐，语及刘、萧篡夺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沦丧，艰毒备罹，冀恃国灵，释臣私耻。”顿首拜谢。高祖亦为之流涕，礼之弥崇。萧赜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诏昶以兵出义阳，无功而还。

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固辞，诏不许，又赐布千匹。及发，高祖亲饯之，命百僚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高祖因以所制文笔示之，谓昶曰：“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缮，还处其中。不能绥边怀物，抚接义故，而闺门喧猥，内外奸杂，前民旧吏，莫不慨叹焉。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

高祖南讨，昶候驾于行宫，高祖遣侍中迎劳之。昶讨萧昭业司州，虽屡破贼军，而义阳拒守不克，昶乃班师。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见。昶曰：“臣奉敕专征，克殄凶丑，徒劳士马，久淹岁时，有损威灵，伏听斧钺。”高祖曰：“朕之此行，本无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吊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图。朕亦无克而还，岂但卿也。”

十月，昶朝于京师。高祖临光极堂大选。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评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恆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凯。”昶对曰：“陛下光宅中区，惟新朝典，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唯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国家本来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恆无公言得失。今卿等各尽其心。人君患不能纳群下之谏，为臣患不能尽忠于主。朕今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尽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者，宜各举所知。朕当虚己延纳。若能如此，能举则受赏，不言则有罪。”

及论大将军，高祖曰：“刘昶即其人也。”后给班剑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于彭城，年六十二。高祖为之举哀，给温明秘器、钱百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袭 ，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武王伷故事，谥曰明。

昶适子承绪，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高祖妹彭城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先昶卒，赠员外常侍。

长子文远，次辉，字重昌。并皆疏狂，昶深虑不能守其爵封。然辉犹小，未多罪过，乃以为世子，袭封。正始初，尚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员外常侍。公主颇严妒，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公主在宫周岁，高阳王及刘腾等皆为言于太后。太后虑其不改，未许之，雍等屡请不已，听复旧义。太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护。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主堕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公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举哀太极东堂，出葬城西，太后亲送数里，尽哀而还。谓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过哀者，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此所以痛之。”后执辉于河内之温县，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得免。三年，复其官爵，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四年，辉卒，家遂衰顿，无复可纪。

文远，历步兵校尉、前将军。景明初，为统军。在寿春，坐谋杀刺

史王肃以寿春叛，事发伏法。

有通直郎刘武英者，太和十九年从淮南内附，自云刘裕弟长沙景王道怜之曾孙，赐爵建宁子，司徒外兵参军，稍转步兵校尉、游击将军，卒于河内太守。而昶不以为族亲也。

萧宝夤，字智亮，萧鸾第六子，宝卷母弟也。鸾之窃位，封宝夤建安王。宝卷立，以为车骑将军、开府，领石头戍军事。宝卷昏狂，其直后刘灵运等谋奉宝夤，密遣报宝夤，宝夤许之。遂迎宝夤，率石头文武向其台城，称警跸，百姓随从者数百人。会日暮，城门闭，乃烧三尚及建业城，城上射杀数人，众乃奔散。宝夤弃车步走，部尉执送之，自列为人所逼，宝卷亦不罪责也。宝卷弟宝融僭立，以宝夤为卫将军、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阳王。

萧衍既克建业，杀其兄弟，将害宝夤，以兵守之，未至严急。其家阉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著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蹑屩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子天龙、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夤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也，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礼。乃请丧居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之制，给其齐衰，宝夤从命。澄率官僚赴吊，宝夤居处有礼，不饮酒食肉，辍笑简言，一同极哀之节。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萧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景明三年闰四月，诏曰："萧宝夤深识机运，归诚有道，冒险履屯，投命绛阙，微子、陈韩亦曷以过也。可遣羽林监、领主书刘桃符诣彼迎接。其资生所须之物，及衣冠、车马、在京邸馆，付尚书悉令预备。"及至京师，世宗礼之甚重。伏诉阙下，请兵南伐，虽遇暴风大雨，终不暂移。

是年冬，萧衍江州刺史陈伯之与其长史褚胄等自寿春归降，请军立效。世宗以宝夤诚恳及伯之所陈，时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门下入议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节、都督东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丹阳郡开国公、齐王，配兵一万，令且据东城，待秋冬大举。宝夤明当拜命，其夜恸哭。至晨，备礼策授，赐车马什物，给

虎贲五百人，事从丰厚，犹不及刘昶之优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壮勇，得数千人。以文智三人等为积弩将军，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为军主。宝夤虽少羁流，而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及被命当南伐，贵要多相凭托，门庭宾客若市，书记相寻，宝夤接对报复，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三月，宝夤行达汝阴，东城已陷，遂停寿春之栖贤寺。值贼将姜庆真内侵，士民响附，围逼寿春，遂据外郭。宝夤躬贯甲胄，率下击之，自四更交战，至明日申时，贼旅弥盛。宝夤以众寡无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国东门，率众力战，始破走之。当宝夤寿春之战，勇冠诸军，闻见者莫不壮之。七月，还京师，改封梁郡开国公，食邑八百户。

及中山王英南伐，宝夤又表求征。乃为使持节、镇东将军、别将以继英，配羽林、虎贲五百人。与英频破衍军，乘胜遂攻钟离。淮水泛溢，宝夤与英狼狈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宝夤守东桥不固，军败由之，处以极法。诏曰："宝夤因难投诚，宜加矜贷，可恕死，免官削爵还第。"

寻尚南阳长公主，赐帛一千匹，并给礼具。公主有妇德，事宝夤尽肃雍之礼，虽好合积年，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谐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

永平四年，卢昶克萧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骥守之。衍遣师攻文骥，卢昶督众军救之，诏宝夤为使持节、假安南将军、别将，长驱往赴，受卢昶节度。赐帛三百匹，世宗于东堂饯之。诏曰："萧衍送死，连兵再离寒暑。卿忠规内挺，孝诚外亮，必欲鞭尸吴墓，戮衍江阴，故授卿以总统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规，宜其勉欤？"宝夤对曰："仇耻未复，枕戈俟旦，虽无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谋，俯厉将帅，誓必拉彼奸勍，以清王略。圣泽下临，不胜悲荷。"因泣涕横流，哽咽良久。于后，卢昶军败，唯宝夤全师而归。

延昌初，除安东将军、瀛州刺史，复其齐王。四年，迁抚军将军、冀州刺史。及大乘贼起，宝夤遣军讨之，频为贼破。台军至，乃灭之。灵太后临朝，还京师。

萧衍遣其将康绚于浮山堰淮以灌扬徐。除宝夤使持节、都督东讨诸军事、镇东将军以讨之。寻复封梁郡开国公，寄食济州之濮阳。熙平

初，贼堰既成，淮水滥溢，将为扬徐之患；宝夤于堰上流，更凿新渠，引注淮泽，水乃小减。乃遣轻车将军刘智文、虎威将军刘延宗率壮士千余，夜渡淮，烧其竹木营聚，破贼三垒，杀获数千人，斩其直阁将军王升明而还，火数日不灭。衍将垣孟孙、张僧副等水军三千，渡淮，北攻统军吕叵。宝夤遣府司马元达、统军魏续年等赴击，破之，孟孙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书。宝夤又遣军主周恭叔率壮士数百，夜渡淮南，焚贼徐州刺史张豹子等十一营，贼众惊扰，自杀害者甚众。宝夤还京师，又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荆囗东洛三州诸军事、卫将军、荆州刺史。不行，复为殿中尚书。

宝夤之在淮堰，萧衍手书与宝夤曰："谢齐建安王宝夤。亡兄长沙宣武王，昔投汉中，值北寇华阳，地绝一隅，内无素畜，外绝继援，守危疏勒，计逾田单，卒能全土破敌，以弱为强。使至之日，君臣动色，左右相贺，齐明帝每念此功，未尝不辍箸咨嗟。及至张永、崔慧景事，大将覆军于外，小将怀贰于内，事危累卵，势过缀旒。亡兄忠勇奋发，旋师大岘，重围累日，一鼓鱼溃，克定慧景，功逾桓文。亡弟卫尉，兄弟戮力，尽心内外。大勋不报，翻罹荼酷，百口幽执，祸害相寻。朕于齐明帝，外有龛敌之力，内尽帷幄之诚，日自三省，曾无寸咎，远身边外，亦复不免。遂遣刘山阳轻舟西上，来见掩袭。时危事迫，势不得已。所以誓众樊邓，会逾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济亲属，反身素里。属张稷、王珍国已建大事，宝晊、子晋屡动危机，迫乐推之心，应上天之命，事不获已，岂其始愿。所以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耳。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虽复崆峒之踪难追，汾阳之志何远？而今立此堰，卿当未达本意。朕于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正为李继伯在寿阳，侵犯边境，岁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终无宁日，边邑争桑，吴楚连祸。所以每抑镇戍，不与校计。继伯既得如此，滥窃弥多。今修此堰，止欲以报继伯侵盗之役，既非大举，所以不复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傥之心，早怀纵横之气。往日卿于石头举事，虽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时矣。虽然，为卿计者，莫若行率此众，袭据彭城，别当遣军以相影援。得捷之后，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国庙、并卿室家及诸侄从。若方欲还北，更设奇计，恐机事一差，难重复集，勿为韩信，受困野鸡。"宝夤表送其书，陈其忿毒之意。朝廷为之报答。

宝夤志存雪复，屡请居边。神龟中，出为都督徐南兖二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徐州刺史。乃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士姓子弟，接以恩

颜，与论经义，勤于政治，吏民爱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称。

正光二年，征为车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善于吏职，甚有声名。四年，上表曰：

臣闻《尧典》有黜陟之文，《周书》有考绩之法，虽其源难得而寻，然条流抑亦可知矣。大较在于官人用才，审于所莅；练迹校名，验于虚实。岂不以臧否得之余论，优劣著于历试者乎？既声穷于月旦，品定于黄纸，用效于名辈，事彰于台阁，则赏罚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无依据。虽复勇进忘退之俦，奔竞于市里；过分亡涯之请，驰骛于多门；犹且顾其声第，慎其与夺。器分定于下，爵位悬于上，不可妄叨故也。

今窃见考功之典，所怀未喻，敢竭无隐，试陈万一。何者？窃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极地；德行之称，为生之最首。忠贞之美，立朝之誉，仁义之号，处身之端，自非职惟九官，任当四岳，授曰尔谐，让称俞往，将何以克厌大名，允兹令问？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泾渭同波，薰莸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与者不复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贸，名与实爽，谓之考功，事同泛涉，纷纷漫漫，焉可胜言。

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僚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都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堕？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共为脣齿，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复何论。官以求成，身以请立，上下相蒙，莫斯为甚。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又闻之，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义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故虽文质异时，污隆殊世，莫不宝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赏罚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

之蔼蔼，五叔无官；汉之察察，馆陶徒请。岂不重骨肉、私亲亲？诚以赏罚一差，则无以惩劝；至公暂替，则觊觎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亲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于是巧诈萌生，伪辩锋出；役万虑以求荣，开百方而逐利。握枢秉钧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则其流已注，引之则有何纪极。

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张求其适调。去者既不可追，来者犹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职：岁终，则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会计，听其致事，而诏于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游辞宕说，一无取焉。列上尚书，覆其合否。如有纰谬，即正而罚之，不得方复推诘委否，容其进退。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如此则少存实录，薄止奸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如不限以关键，肆其傍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秽我彝章，挠兹大典。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开返本之路，杜浇弊之门。如斯，则吉士盈朝，薪□□载焕矣。

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定。

时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

伏见扬州表，萧正德自云避祸，远投宸掖，背父叛君，骇议众口，深心指趣，厥情难测。

臣闻立身行道，始于事亲，终于事君。故君亲尽之以恆敬，严父兼之以博爱。斯人伦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条，莫大于不孝。毁则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晋恭获谤，无所逃死；卫伋受诬，二子继没。亲命匪弃，国孰无父？况今封豕尚存，长蛇未灭，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犹子之亲，窃通侯之贵，父荣于国，子爵于家，履霜弗闻，去就先结。隔绝山淮，温凊永尽，定省长违，报复何日？以此为心，心可知矣。

皇朝绵基累叶，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泽，能言革化，无思不韪。贲玉帛于丘园，标忠孝以纳赏；筑藁街于伊洛，集华裔其归心。被发鑲身之酋，屈膝而请吏；交趾文身之渠，款关而效质。至如正德，宜甄义以致贬。昔越栖会稽，赖宰嚭以获立；汉困彭宋，实丁公而获免。吴项已平，二臣即法。岂不录其情哉？欲明责以示后。况遗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亲亲，安能亲人。中间变诈，或有万等。伏惟陛下圣敬自天，钦光纂历，昭德塞违，以临群后。脱包此凶丑，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诛焉！

臣衅结祸深，痛缠肝髓，日暮途遥，复报无日。岂区区于一竖哉？但才虽庸近，职居献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陈。伏愿圣慈，少垂察览，访议槐棘，论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归。无令申伋受笑于苟存，曾闵沦名于盛世。

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岁余，还叛。

五年，萧衍遣其将裴邃、虞鸿等率众寇扬州，诏宝夤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都督徐州东道诸军事，率诸将讨之。既而扬州刺史长孙稚大破邃军，斩鸿，贼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刘庆、杜迁等反，执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为首，自称秦王。大提寻死，其第四子念生窃号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僚，以息阿胡为太子，其兄阿倪为西河王，弟天生为高阳王，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遣天生率众出陇东，攻没汧城，仍陷岐州，执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于黑水。朝廷甚忧之，乃除宝夤开府、西道行台，率所部东行将统，为大都督西征。肃宗幸明堂，因以饯之。

宝夤与大都督崔延伯击天生，大破之，斩获十余万。追奔至于小陇，军人采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讨，陇路复塞。仍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更有负捷。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后与兄众保于显亲聚众讨念生，战败，降于胡琛。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永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伯度乃背胡琛，袭琛将刘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国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宝夤。朝廷喜伯度立义之功，授抚军将军、泾州刺史、平秦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而大都督元修义、高聿，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终为丑奴所杀。故贼势更甚，宝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宝夤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假大将军、尚书令，给后部

鼓吹，增封千户。宝夤初自黑水，终至平凉，与贼相对，数年攻击，贼亦惮之。关中保全，宝夤之力矣。

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师既久，兵将疲弊，是月大败，还雍州。仍停长安，收聚离散。有司处宝夤死罪，诏恕为民。四月，除使持节、都督雍泾岐南豳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假车骑大将军、开府、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据州请降于宝夤。十月，除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尚书令，复其旧封。

是时，山东、关西寇贼充斥，王师屡北，人情沮丧。宝夤自以出军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虑见猜责，内不自安。朝廷颇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弥以忧惧。而长安轻薄之徒，因相说动。道元行达阴盘驿，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而杀之，诈收道元尸，表言白贼所害。又杀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举大号，赦其部内，称隆绪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东寇潼关，行台张始荣围华州刺史崔袭。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稚讨之。时北地人毛鸿宾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讨宝夤。宝夤遣其大将军卢祖迁等击遐，为遐所杀。又遣其将侯终德往攻遐。会子恢为官军所败，长孙稚又遣子子彦破始荣于华州，终德因此势挫，还图宝夤。军至白门，宝夤始觉，与终德交战，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从后门出走，渡渭桥，投于宁夷巴张宕昌、刘兴周舍。寻奔丑奴，丑奴以宝夤为太傅。

永安三年，都督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诏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京师士女，聚共观视，凡经三日。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并与宝夤素旧，二人相与左右，言于庄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会应诏王道习时自外至，庄帝问道习在外所闻。道习曰：“唯闻陛下欲不杀萧宝夤。”帝问其故。道习曰：“人云：李尚书、高黄门与宝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习因曰：“若谓宝夤逆在前朝，便将恕之。宝夤败于长安，走为丑奴太傅，岂非陛下御历之日？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于太仆驼牛署赐死。宝夤之将死，神俊携酒就之以叙旧故，因对之下泣。而宝夤夷然自持，了不忧惧，唯称“推天委命，恨不终臣节”而已。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宝夤死，色貌不改。宝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并凡劣。

长子烈，复尚肃宗妹建德公主，拜驸马都尉。宝夤反，伏法。

次子权，与少子凯射戏，凯矢激，中之而死。凯仕至司徒左长史。凯妻，长孙稚女也，轻薄无礼，公主数加罪责。凯窃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凯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凯于东市，妻枭首。家遂殄灭。

宝夤兄宝卷子赞，字德文，本名综，入国，宝夤改焉。初，萧衍灭宝卷，宝卷宫人吴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乃纳之，生赞，以为己子，封豫章王。及长，学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实，赞昼则谈谑如常，夜则衔悲泣涕；结客待士，恆有来奔之志。为衍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爱宠之。

有济阴芮文宠、安定梁话，赞曲加礼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宠、话等既感其情义，敬相然诺。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萧衍，衍命赞为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彭城。于时，肃宗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便遣使密告诚款，与宠、话夜出，步投彧军。孝昌元年秋，郧于洛阳，陛见之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于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闻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开国公、丹阳王，食邑七千户。

及宝夤反，赞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勉。建义初，随尔朱荣赴晋阳，庄帝征赞还洛。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出为都督齐济西兖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宝夤见擒，赞拜表请宝夤命。尔朱兆入洛，为城民赵洛周所逐。公主被录还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趣白鹿山。至阳平，遇病而卒，时年三十一。

赞机辩，文义颇有可观，而轻薄俶傥，犹有父之风尚。普泰末，敕迎其丧至洛，遣黄门郎鹿悆护丧事，以王礼与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赞江南有子，在国无后。

萧正表，字公仪，萧衍弟临川王宣达子也。正表长七尺九寸，眉目疏朗。虽质貌丰美，而性理短暗。衍以为封山县开国侯，拜给事中，历东宫洗马、淮南晋安二郡太守。转轻车将军、北徐州刺史，镇钟离。

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为子，既而封为西丰侯。正德私怀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礼待。寻逃归，衍不之罪。后封正德临贺王。衍末，复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阳尹

事。侯景之将济江也，知正德有恨于衍，密与交通，许推为主。正德以船数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众次广陵，闻正德为侯景所推，仍托舫粮未集，盘桓不进。景寻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于欧阳立栅，断衍援军。又欲遣其妾兄龚子明进攻广陵。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遣前广陵令刘瑗袭击，破之。正表狼狈失据，乃率轻骑，走还钟离。

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为质，据州内属。徐州刺史高归彦遣长史刘士荣驰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勋封兰陵郡开国公、吴郡王，食邑五千户。寻除侍中、车骑将军、特进、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赏赉丰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赠侍中、都督徐扬兖豫济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徐州刺史，开国公、王并如故。谥曰昭烈。子广寿。

史臣曰：刘昶猜疑惧祸，萧夤亡破之余，并潜骸窜影，委命上国。俱称晓了，咸当任遇，虽有枕戈之志，终无鞭墓之诚。昶诸子尪疏，丧其家业。宝夤背恩忘义，枭獍其心。此亦戎夷彪狡轻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门，至于母子兄弟还相歼灭，抑是积恶之义云。萧赞临边脱身，晚去仇贼，宠禄顿臻，颠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归命，大享名族，亦以优哉。

列传第四十八 韩麒麟程骏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恭宗监国，为东曹主书。高宗即位，赐爵鲁阳男，加伏波将军。父亡，在丧有礼，邦族称之。

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始践伪境，方图进取，宜宽威厚惠，以示贼人，此韩信降范阳之计。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自此以东，将人各为守，攻之难克。日久师老，外民乘之，以生变故，则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为冠军将军，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资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亦征还，停滞多年。高祖时，拜给事黄门侍郎，乘传招慰徐兖叛民，归顺者四千余家。

寻除冠军将军、齐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而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止恶，盖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僚，动有数百。自皇威开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土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籍千亩，以励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治之所先。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昧旦忧勤，思恤民弊，虽帝虞一日万几，周文昃不暇食，蔑以为喻。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明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

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衤玄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饣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十二年春，卒于官，年五十六。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匹，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曰康。

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学。后司空高允奏为秘书郎，参著作事。中山王叡贵宠当世。□为文。迁秘书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赠宁远将军、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举子熙为清河王怿常侍，迁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缘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其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父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用。

及元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处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返政，以元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扌剽、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曰：

窃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职综枢衡，位居论道；尽忠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国。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负扆当朝，义同分陕。宋维反常小子，性若青蝇，污白点黑，谗佞是务。以元义皇姨之婿，权势攸归，遂相附托，规求荣利，共结图谋，坐生眉眼，诬告国王，枉以大逆。赖明明在上，赫赫临下，泥渍自消，玉质还洁。谨案律文：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维遂无罪，出为大郡，刑赏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维与义

为计，岂得全其身命，方抚千里？

王以权在宠家，尘谤纷杂，恭慎之心，逾深逾厉，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阖门静守，亲宾阻绝。于时，吏部谘禀刘腾，奏其弟官，郡戍兼补。及经内呈，为王驳退。腾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废太后，离隔二宫，拷掠胡定，诬王行毒，含齿戴发，莫不悲惋。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莫不俯眉饮气，唯谘是从。仆射游肇，亢言厉气，发愤成疾，为王致死。王之忠诚款笃，节义纯贞，非但蕴藏胸襟，实乃形于文翰。搜括史传，撰《显忠录》，区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万代，岂可为逆乱于一朝？乞追遗志，足明丹款。

义籍宠姻戚，恃握兵马，无君之心，实怀阜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义。名簿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兴义兵，不图神器，戮其大逆，合门灭尽，遂令元略南奔，为国巨患。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其余枉被屠戮者，不可称数。缘此普天丧气，匝地愤伤。致使朔陇猖狂，历岁为乱，荆徐蠢动，职是之由。昔赵高秉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执权，使四方云扰。自古及今，竹帛所载，贼子乱臣，莫此为甚。

开逆之始，起自宋维；成祸之末，良由腾矣。而令凶徒奸党，迭相树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终身，抑为圣朝怀惭负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见，宜枭诸两观，湾其舍庐。腾合斫棺斩骸，沉其五族。上谢天人幽隔之愤，下报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亚三事，委以枢端，所谓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齿，遐迩扼腕。蔓草难除，去之宜尽。臣历观旷代，缅追振古，当断不断，其祸更生。况义猜忍，更居冲要。臣中宵九叹，窃以寒心，实愿宸鉴，早为之所。

臣等潜伏闾阎，于兹六载，旦号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无响。卫野纳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圣，亲览万几；太后仁明，更抚四海，臣等敢诣阙披陈，乞报冤毒。

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义死。

寻修国史，加宁朔将军。未几，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别驾。转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兼黄门，寻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

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肃宗诏遣按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朱荣之擒葛荣也，送至京师，庄帝欲面见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朱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寻加征虏将军。及邢杲之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而子熙信之。还至乐陵，杲复反，子熙遂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几，兼尚书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寻正吏部郎。出帝初，还领著作郎。以奉册之故，封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为侍读，又除国子祭酒。

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给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也。"论者高之。寻除骠骑将军。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聘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历年不罢。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兴和中，孝静欲行释奠，敕子熙为侍讲。寻卒，遣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车驾南讨，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其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往冬舆驾停鄴，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圣鉴矜愍，优旨殷勤，爵浃高年，赉周鳏寡，虽赈普霑今，犹恐来夏菜色。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业，实为不少。虽调敛轻省，未足称劳，然大驾亲临，谁敢宁息？往来承奉，纷纷道路，田蚕暂废，则将来无资。此国之深忧也。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臣愿

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其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跸于闱闼之内者，岂以为仪容而已？盖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后行，尚恐衔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愿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几，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颐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愿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责成，唯冕旒垂纩，而天下治矣。

高祖颇纳之。

显宗又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箠挞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也。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

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实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创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岂若周汉出于不得已哉？按《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则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闱连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木被锦绮，僮妾厌粱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给不继富之谓也？愚谓事有可赏，则明旨褒扬，称事加赐，以劝为善；不可以亲近之昵，猥损天府之储。”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而今给其蒲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长矜争之心，恣喧嚣之慢，徒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高祖善之。

后乃启乞宋王刘昶府谘议参军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许。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见卿所撰《燕志》及在齐诗咏，大胜比来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见，当更访之监、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谓程灵虬曰：“卿比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对曰：“臣才第短浅，猥闻上天，至乃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臣学微才短，诚不敢仰希古人，然遭圣明之世，睹惟新之礼，染翰勒素，实录时事，亦未惭于后人。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盎之谈，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之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裨晖日月；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高祖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于尧臣？”显宗曰：“臣闻君不可以独治，故设百官以赞务。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高祖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于迁固也。”高祖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兒地，为欲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高祖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诸贤救之。”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

中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伐，显宗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次赭阳，萧鸾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亲率拒战，遂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高祖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后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我清风。此而不纠，或长弊俗。可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曰："显宗虽浮矫致愆，才犹可用，岂得永弃之也！可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参华，可夺见囗，并禁问讯诸王。"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曰："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踪？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文章，颇传于世。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

子武华，袭。除讨寇将军、奉朝请、太原太守。

程骏，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

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昞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为任城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须终效。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后授方伯，愚以为允。"书奏，从之。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

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又问骏曰：“卿年几何？”对曰：“臣六十有一。”显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而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显祖许之，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加伏波将军，持节如高丽迎女，赐布帛百匹。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琏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显祖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僚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必当属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战谋之日，然后可以应茅土之锡。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徒见晋郑之后以夹辅为至勋，吴邓之俦以征伐为重绩。周汉既无文于远代，魏晋亦靡记于往年。自皇道开符，乾业创统，务高三、五之规，思隆百王之轨，罚颇减古，赏实增昔。时因神主改祔、清庙致肃，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显执事以五等之名。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当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乖众之愆，伏待罪谴。”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

骏又表曰：“《春秋》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若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所以劝诫将来，垂范万代。昔陈恆杀君，宣尼请讨，虽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庙算天回，七州云动，将水荡鲸鲵，陆扫凶逆。然战贵不陈，兵家所美。宜先遣刘昶招喻淮南。若应声响悦，同心齐举，则长江之险，可朝服而济；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悬。苟江南之轻薄，背刘氏之恩义，则曲在彼矣，何负神明哉！宜义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扬义风于四海。且攻难守易，则力悬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虑。今天下虽谧，方外犹虞，拾夤侥幸于西南，狂虏伺衅于漠北。脱攻不称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则忧虑逾深。夫为社稷之计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以为观兵江浒，振曜皇威，宜特加抚慰。秋毫无犯，则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则襁负而来；襁负而来，则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则吴寇异图；寇图异则祸衅出。然后观衅而动，则不晚矣。请停诸州之兵，且待后举。所谓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规，弥纶百胜之外；应机体变，独悟

方寸之中。臣影颓虞渊，昏耄将及，虽思忧国，终无云补。”不从。

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曰：“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关诸风俗，靡不备焉。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此古人用诗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运，虽复昏耄将及，犹慕廉颇强饭之风。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则天与唐风斯穆，顺帝与周道通灵。是以狂妖怀逆，无隐谋之地；冥灵潜翦，伏发觉之诛。用能七庙幽赞，人神扶助者已。臣不胜喜踊。谨竭老钝之思，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

乾德不言，四时迭序。于皇大魏，则天承祜。叠圣三宗，重明四祖。岂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圣敬日新。汪汪叡后，体治垂仁。德从风穆，教与化津。千载昌运，道隆兹辰。

岁惟巡狩，应运游田。省方问苦，访政高年。咸秩百灵，柴望山川。谁云礼滞，遇圣则宣。王业初定，中山是由。临幸之盛，情特绸缪。仰歌祖业，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荡民百忧。百忧既荡，与之更初。邕邕亿兆，户咏来苏。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诚信幽赞，阴阳以调。谷风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颖，深盛熙苗。鳏贫巷咏，寡妇室谣。闻诸《诗》者，《云汉》赋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岂唯雨施？神征丰年。丰年盛矣，化无不浓。有礼有乐，政莫不通。咨臣延跃，欣咏时邕。谁云易遇？旷龄一逢。

上天无亲，唯德是在。思乐盛明，虽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愿言劳谦，求仁不悔。人亦有言，圣主慎微。五国连兵，逾年历时。鹿车而运，庙算失思。有司不惠，蚕食役烦。民不堪命，将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众盈川。民之从令，实赖衣食。农桑失本，谁耕谁织？饥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实怀叹息。昔闻典论，非位不谋。漆室忧国，遗芳载臭。咨臣昏老，偏蒙恩

祐。忽忘狂瞽，敢献愚陋。

文明太后令曰：“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骏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文多不载。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玩。养老乞言，其斯之谓。”又诏曰：“程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门无侠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乃遗令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嘧，颇亦矫厉。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礼，彼非吾志也。可敛以时服，器皿从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骏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制文笔，自有集录。

骏六子，元继、公达、公亮、公礼，并无官。

公义，侍御史、谒者仆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沛郡太守。公称，主文中散、给事中、尚书郎。并早卒。

公礼子畿，字世伯。好学，颇有文才。荆州府主簿。

始骏从祖弟伯达，伯达名犯显祖庙讳。与骏同年，亦以文辩。囗沮渠牧犍时，俱选与牧犍世子参乘出入，时论美之。伯达早亡。

弟子灵虬幼孤，颇有文才，而久沦末役。在吏职十余年，坐事免。会骏临终启请，得擢为著作佐郎。后坐称在京无缌亲，而高祖知其与骏子公义为始族，故致谴免。至洛无官。贫病久之，崔光启申为羽林监，选补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为刺史武昌王鉴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犹时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饥寒，屡诣尚书乞效旧任。仆射高肇领选，还申为著作郎，以崔光领任，敕令外叙。

史臣曰：韩麒麟以才器识用，遂见记于齐王。显宗文学立己，屡陈时务，至于实录之功，所未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未多，见知于世者，盖当时之长策乎？

列传第四十九 薛安都毕众敬沈文秀张谠田益宗孟表

薛安都，字休达，河东汾阴人也。父广，司马德宗上党太守。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后自卢氏入寇弘农，执太守李拔等，遂逼陕城。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安都。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

安都在南，以武力见叙。值刘骏起江州，遂以为将，位至左卫率。刘昶归降子业，以安都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和平六年，刘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群情不协，共立子业弟晋安王子勋，安都与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举兵应之。彧遣将张永讨安都，安都遣使来降，请兵救援。显祖召群臣议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义隆之心，故亲御六军，远临江浦。今江南阻乱，内外离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载一会，机事难遇，时不可逢，取乱侮亡，于是乎在。"显祖纳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为质，并与李敷等书，络绎相继。乃遣镇东大将军、博陵公尉元，城阳公孔伯恭等率骑一万赴之。拜安都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北兖、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河东公。

安都以事窘归国，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谋图元等，欲还以城叛。会元知之，遂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

皇兴二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三年卒。赠本将军、秦州刺史、河东王，谥曰康。

子道标，袭爵。太和初，出为镇南将军、平州刺史，治有声称。转相州刺史，将军如故。复以本将军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达，字宗胤。袭，例降为侯。及开建五等，以安都著勋先朝，封达河东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后以河东畿甸，改封华阴县侯。熙平初，拜奉车骑都尉，出为汉阳太守。达不乐为郡，诏听解。卒。

子承华，袭爵。稍迁司徒从事中郎、河东邑中正。卒于安南将军、光禄大夫。

子罗汉，袭。齐受禅，爵例降。

道标弟道异，亦以勋为第一客。早卒。赠宁西将军、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异弟道次。既质京师，拜南中郎将、给事中，赐爵安邑侯，加安远将军。出为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为光禄大夫，卒。

子峦，袭爵，降为平温子。尚书郎、秦州刺史、镇远将军、陇西镇将，带陇西太守。后为荥阳太守，迁平北将军、肆州刺史。所在贪秽，在州弥甚。纳贿于司空刘腾，以求美官，未得而腾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于秦州，遣其别帅卜胡、王庆云等众寇泾州。肃宗以峦为持节、光禄大夫、假安南将军、西道别将，与伊甕生等讨之。进及平凉郡东，与贼交战，不利，峦等退还。后为抚军将军、汧城大都督，镇北陇。孝昌二年春，卒于军。赠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硕明，随安都入国。赐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从祖弟真度。初与安都南奔，及安都为徐州，真度为长史，颇有勇干，为其爪牙。从安都来降，为上客。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为镇远将军、平州刺史、假阳平公。后降侯为伯，除冠军将军。随驾南讨，假平南将军。久之，除护南蛮校尉、平南将军、荆州刺史。

萧赜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诏真度督四将出襄阳，无功而还。后征赭阳，为房伯玉所败。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诏曰："真度之罪，诚如所奏。但顷与安都送款彭方，开辟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师，内宁边境乌合之众；淮海来服，功颇在兹。言念厥绩，每用嘉美，赭阳百败，何足计也？宜异群将，更申后效。可还其元勋之爵，复除荆州刺史，自余徽号削夺，进足彰忠，退可明失。"寻除假节、假冠军将军、东荆州刺史。

初，迁洛后，真度每献计于高祖，劝先取樊邓，后攻南阳，故为高祖所赏。赐帛一百匹，又加持节，正号冠军，改封临晋县开国公，食邑三百户。诏曰："献忠尽心，人臣令节；标善赏功，有国徽范。故一言可以兴邦，片辞可以丧国，得无远录前谋，以褒厥善。真度爰自迁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计，恆所与闻，知无不言，颇见采纳。及六师南迈，朕

欲超据新野，群情皆异，真度独与朕同。抚蛮宁夷，实有勤绩，可增邑二百户。”转征虏将军、豫州刺史。

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表曰：“去岁不收，饥馑十五；今又灾雪三尺，民人萎馁忮，无以济之。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诏曰：“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拯恤。陈郡储粟虽复不多，亦可分赡。尚书量赈以闻。”

及裴叔业以寿春内附，诏真度率众赴之。寻迁华州刺史，将军如故。未几，转荆州刺史，仍本将军。入为大司农卿。正始初，除平南将军、扬州刺史，又以年老，听子怀吉以本官随行。萧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众围逼小岘，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率步骑击之。超宗逆来拒战，叔仁击破之，俘斩三千。还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又改封敷西县。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赙帛四百匹、朝服一袭，赠左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谥曰庄。有子十二人。

嫡子怀彻，袭封。自太常丞，稍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又除左将军、太中大夫。卒于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初，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世宗纳焉。

怀吉，好勇有膂力，虽不善书学，亦解达世事。自奉朝请，历直后寝，领太官令。正始初，为骠骑将军，后试守恆农郡。萧衍遣众入寇徐兖，安东邢峦讨之，诏怀吉以本任为峦军司。永平初，分梁州晋寿为益州，除征虏将军、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为征东将军讨之，诏怀吉为英军司，未发而愉平。萧衍遣将寇陷郢州之三关，诏英南讨，怀吉仍为军司。以义阳危急，令怀吉驰驿先赴。时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以悬瓠入萧衍，衍将齐苟仁率众守城。于是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惟义阳一城而已。怀吉与郢州刺史娄悦督厉将士，且守且战，卒全义阳，与英讨复三关诸戍。后镇东将军卢昶救朐山，与贼相持，诏怀吉为昶军司。及昶败，怀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将军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兴，怀吉遣长史崔纂、司马韦弼、别驾范珣击平之。进号右将军。正光初，除后将军、汾州刺史。四年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

怀吉本不厉清节，及为汾州，偏有聚纳之响。自以支庶，饵诱胜

己，共为婚姻。多携亲戚，悉令同行，兼为之弥缝，恣其取受。而将劳宾客，曲尽物情，送去迎来，不避寒热。性少言，每有接对，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马之数，左右密已记录。俄而酒馔相寻，刍粟继至，逮于将别，赠以钱缣，下及厮佣，咸过本望。其延纳贵贱若此。

怀吉弟怀直，京兆内史、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怀直弟怀朴，恆农太守、襄陵男。

怀朴弟怀景，征南将军、河东太守、安定男。卒，赠持节、都督北徐兖东徐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

怀景弟怀俊，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汾阴男。出为征南将军、益州刺史。天平初，代还至梁州，与刺史元罗俱为萧衍将兰钦所擒，送江南。衍见怀俊，谓之曰："卿父先为魏荆州，我于时犹在襄阳，且州壤连接，极相知练。卿今至此，当能住乎？若欲还者，亦以礼相遣。"顾谓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贵极不可言。"怀俊便乞归，衍听还国。兴和中卒。

子湛儒，袭。武定中，司空水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真度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产相朋，因有憎爱。兴和中，遂致诉列，云以毒药相害，显在公府，发扬疵衅。时人耻焉。

毕众敬，小名捺，东平须昌人。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刘骏为徐兖刺史，辟为部从事。骏既窃号，历其泰山太守、冗从仆射。

及刘彧杀子业而自立，遣众敬出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当共卿为计西从。"乃矫彧命，以众敬行兖州事，众敬从之。时兖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马刘文石守城。众敬率众取瑕丘，杀文石。安都与孝祖先不相协，命众敬诛孝祖诸子，众敬不得已，遂杀之。州内悉附，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城不与之同。及彧平子勋，授纂兖州刺史。会安都引国授军经其城下，纂闭门城守，深恨众敬。会有人发众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众敬发哀行服，拷掠近墓细民，死者十余人。又疑纂所为，弟众爱为安都长史，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

及安都以城入国，众敬不同其谋。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祸，日夜啼泣，遣请众敬，众敬犹未从之。众敬先已遣表谢彧，彧授众敬兖州刺史，而以元宾有他罪，犹不舍之。众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贷，何用独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将入城，事定，众敬悔恚，数日不食。皇兴初，就拜散骑常侍、宁南将军、兖州刺史，赐爵东平公，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

慕容白曜攻克无盐，申纂为乱兵所伤，走出被擒，送于白曜。白曜无杀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创重不能避，为火所烧死。众敬闻克无盐，惧不杀纂，乃与白曜书，并表朝廷，云"家之祸酷，皆由于纂"。闻纂死，乃悦。二年，与薛安都朝于京师，因留之，赐甲第一区。后复为兖州刺史，将军如故，征还京师。

众敬善自奉养，食膳丰华，必致他方远味。年已七十，鬓发皓白，而气力未衰，跨鞍驰骋，有若少壮。笃于姻类，深有国士之风；张谠之亡，躬往营视，有若至亲。太和中，高祖宾礼旧老，众敬与咸阳公高允引至方山，虽文武奢俭，好尚不同，然亦与允甚相爱敬，接膝谈款，有若平生。后以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众敬临还，献真珠珰四具、银装剑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绫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引见于皇信堂，赐以酒馔，车一乘、马三匹、绢三百匹，劳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诏于兖州赐绢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宾，少而豪侠，有武干，涉猎书史。为刘骏正员将军，与父同建勋诚。及至京师，俱为上客，赐爵须昌侯，加平远将军。后以元宾勋重，拜使持节、平南将军、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时众敬以老还乡，常呼元宾为使君。每于元宾听政之时，乘舆出至元宾所，先遣左右敕不听起，观其断决，忻忻然喜见颜色。众敬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元宾为政清平，善抚民物，百姓爱乐之。以父忧解任，丧中遥授长兼殿中尚书。其年冬末卒。赠抚军将军、卫尉卿，谥曰平。赐帛八百匹。

元宾入国，初娶东平刘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归、祖旋；赐妻元氏生二子：祖荣、祖晖。祖朽最长，祖晖次祖髦。故事，前妻虽先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刘氏先亡，祖晖不服重；元氏后卒，祖朽等三年终礼。

祖荣早卒。子义允，袭祖爵东平公，例降为侯。陵江将军、给事中，卒。子僧安袭。

祖朽，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历涉经史，好为文咏。性宽厚，善与人交。袭父爵须昌侯，例降为伯。起家员外郎。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加宁远将军、本州中正。

正始三年，萧衍将萧及先率步骑二万人寇兖州，及先令别帅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为统军，假宁朔将军，隶邢峦讨之。祖朽开诱有方，降者相继。贼出逆战，祖朽大破之；贼走还栅，祖朽夜又焚击，贼徒溃散。追讨百余里，斩获及赴沂水死者四千余人，斩龙骧将军矫道仪、宁朔将军王季秀。以功封南城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历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加龙骧将军。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讨荆沔，以祖朽为志军司，兼给事黄门侍郎，寻迁司空长史。神龟末，除持节、东豫州刺史，将军如故。祖朽善抚边人，清平有信，务在安静，百姓称之。还，除前将军、太尉长史、兼尚书北道行台。孝昌初，除持节、本将军、南兖州刺史。寻授度支尚书，行定州。未之职，改授安东将军、瀛州刺史。为贼帅鲜于修礼攻围积旬，拒守自固。病卒于州。赠卫将军、吏部尚书、兖州刺史。祖朽无子，以弟祖归子义暢为后，袭爵。

义暢，倾巧无士业，善通时要。历尚书郎中、侍郎、兖州刺史、大中正、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太昌初，车骑将军，寻除散骑常侍。太平中，坐与北豫州山贼张俭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请。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须昌侯回授之。神龟初，累迁扬烈将军、东平太守。后为本州别驾，卒于官。

子义和，袭。卒于右将军、太中大夫。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子仁超。

义和第六弟义亮，性豪疏。历尚书郎、中书舍人。天平中，与舍人韦鸿坐泄密，赐尽于宅。

祖晖，早有器干。自奉朝请，稍迁镇远将军、前军将军、直后。正始中，除龙骧将军、东郡太守。入为骁骑将军，加征虏将军。后试守渤海郡。熙平中，拜颍川太守。神龟初，除右将军、豳州刺史。入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反，招引陇贼，攻逼州城。以祖晖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复授平西将军、豳州刺史，假安西将军，为别将以讨之。祖晖且战且前，突围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颢救至，城围始解。以全城之勋，封新昌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后值萧宝夤退败，祖晖乃拔城东趣华州，坐免官爵。寻假征虏将军，行豳州事。建义中，诏复州

爵，加抚军将军。永安中，祖晖从大岭栅规入州城。于时贼帅叱干麒麟保太子壁，祖晖击破之。而贼宿勤明达复攻祖晖，祖晖兵少粮竭，军援不至，为贼所乘，遂殁，时年五十。

长子义勰，袭爵。武定中，开府中郎。齐受禅，爵例降。

义勰弟义云，尚书骑兵郎中。

祖归，官至建宁太守。

子义远，武定中，平原太守。

义远弟义显、义俊，性并豪率。天平已后，萧衍使人还往，经历兖城，前后州将以义俊兄弟善营鲑膳，器物鲜华，常兼长史，接宴宾客。义显，左将军、太中大夫。义俊，历司空主簿、兖州别驾而卒。

祖旋，太尉行参军、镇远将军。卒，赠都官尚书、齐兖二州刺史。

子义真，太尉行参军。

众敬弟众爱，随兄归国。以勋为第一客，赐爵钜平侯。卒，赠冠军将军、徐州刺史，谥曰康。

子闻慰，字子安，有器干。袭爵，例降为伯。拜泰山太守，入为尚书郎、本州中正，加威远将军。出为徐州平东府长史，带彭城内史。永平中，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延昌初，除清河内史，因以疾辞，复为龙骧、中散。又试守广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谋诛元义，闻慰斩其使，发兵拒之。在任宽谨，百姓爱附。后义以闻慰忠于己，迁持节、平东将军、沧州刺史，甚有政绩。后以本军除散骑常侍、东道行台，寻为都督、安乐王鉴军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闻慰与鉴攻之，为法僧所败，奔还京师。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伯如故，谥曰恭。

子祖彦，字修贤。涉猎书传，风度闲雅，为时所知。以侍御史为元法僧监军。法僧反，逼祖彦南入，永安中，得还。历中书侍郎，袭爵钜平伯，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赠都督兖济二州诸军事、征东将军、尚书左仆射、兖州刺史。

祖彦弟哲，永安末，秘书郎。

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帏薄不修，为时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钟曾孙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济阴。及在无盐，刘彧用为兖州刺史。显祖曰："申纂既不识机，又不量力，进不能归正朔，退不能还江南，守孤城于危亡之地，欲建功立节岂可得乎！"纂既败，子景义入国，太和中，为散员士、宋王刘昶国侍郎。景明初，试守济阴郡、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右司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为刘骏司州刺史，亦与薛安都等推立刘子勋。子勋败，遣使驰告长社镇请降，显祖遣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率众赴之，中书博士郑羲参右军事。进至上蔡，珍奇率文武来迎，羲说石令径入城，语在《羲传》。事定，以珍奇为持节、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刘氏生成之恩，感义亡身，志陈报答，遂与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义，奉戴子勋，纂承彼历。大运未集，遂至分崩。而刘彧滔天，杀主篡立，苍生殄悴，危于缀旒。伏惟陛下，龙姿凤仪，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属象魏。所愿天地垂仁，亟图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东之地，离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请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将，秣马五千，助臣经讨，并赐威仪，震动江外。长江已北，必可定矣。臣虽不武，乞备前驱，进据之宜，更在处分。敢冒愚款，推诚上闻，机运可乘，实在兹日。"

珍奇虽有虚表，而诚款未纯。岁余，征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师，密怀南叛。时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虚于悬瓠反叛，烧城东门，斩三百余人，虏掠上蔡、安城、平舆三县居民，屯于灌水。石驰往讨击，大破之。会日暗，放火烧其营，珍奇乃匹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为人所杀。小子沙弥囚送京师，刑为阉人。

沈文秀，字仲远，吴兴武康人。伯父庆之，刘骏司空公。文秀初为郡主簿，稍迁建威将军、青州刺史。

和平六年，刘子业为其叔彧所杀，文秀遂与诸州推立刘子勋。及子勋败，皇兴初，文秀与崔道固俱以州降，请师应接，显祖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率骑赴之。会刘彧遣文秀弟文炳来喻之，文秀复归于彧，彧以文秀为辅国将军，刺史如故。

后慕容白曜既克升城，引军向历下，白曜复遣陵等率万余人长驱至东阳。文秀始欲降，以军人虏掠，遂有悔心，乃婴城固守。陵乃引师军于清西。白曜既下历城，乃率大众并力攻讨，长围数匝，自夏至春始

克。文秀取所持节，衣冠俨然，坐于斋内。乱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执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白曜忿之，乃至挝挞。后还其衣，为之设馔，遂与长史房天乐、司马沈嵩等锁送京师。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蔬食。

显祖重其节义，稍亦加礼之，拜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迁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于其国，赐绢彩二百匹。后为南征都将，临发，赐以戎服。寻除持节、平南将军、怀州刺史，假吴郡公。是时河南富饶，人好奉遗。文秀一无所纳，卒守清贫。然为政宽缓，不能禁止盗贼；而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在州数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请、大将军宋王外兵参军，后为南徐州冠军长史。二十一年，坐援涟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高祖诏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阳作部终身。"既而获免。世宗时，卒于下邳太守。

房天乐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为青州别驾，文秀拔为长史，督齐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师。

弟子嘉庆，渔阳太守。

嘉庆从弟瑚琏，长广太守。

文秀族子嵩，聪敏有笔札。文秀以为司马，甚器任之。随文秀至怀州。文秀卒后，依宋王刘昶。昶遇之无礼，忧愧饥寒，未几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携族孙智度归降，引见于行宫。陵姿质妍伟，辞气辩畅，高祖奇之，礼遇亚于王肃，授前军将军。后监南徐州诸军事、中垒将军、南徐州刺史，寻假节、龙骧将军。二十二年秋，进持节、冠军将军。及高祖崩，陵阴有叛心，长史赵俨密言于朝廷，尚书令王肃深保明之，切责俨。既而果叛，杀数十人，驱掠城中男女百余口，夜走南入。智度于彭城知之，从清中单舸奔陵，为下邳戍人所射杀。

张谠，字处言，清河东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显祖讳，晋长秋卿。父华，为慕容超左仆射。谠仕刘骏，历给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辅国府长史，带魏郡太守。刘彧之立，遥授冠军将军、东徐州刺史。及革徐兖，谠乃归顺于尉元。元亦表授冠军、东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

与谠对为刺史。后至京师，礼遇亚于薛、毕，以勋赐爵平陆侯，加平远将军。

谠性开通，笃于抚恤。青齐之士，虽疏族末姻，咸相敬视。李敷、李欣等宠要势家，亦推怀陈款，无所顾避。毕众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兴四年卒。赠平南将军、青州刺史，谥康侯。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闻父丧，不欲奔赴，而规南叛，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后得袭父爵。

敬伯，自以随父归国之功，赐爵昌安侯，出为乐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丧得葬旧墓，还属清河。

初，谠兄弟十人。兄忠，字处顺，在南为合乡令。世祖南征，忠归降，赐爵新昌男，拜新兴太守，卒官。赠冀州刺史。

初，谠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后谠为刘骏冀州长史，因货千余匹购求皇甫。高宗怪其纳财之多也，引见之，时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皇甫氏归，谠令诸妾境上奉迎。数年卒，卒后十年而谠入国。

谠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东河间太守，卒官。

元茂，为信都令，迁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让，洛州安西府长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蛮也。身长八尺，雄果有将略，貌状举止，有异常蛮。世为四山蛮帅，受制于萧赜。太和十七年，遣使张超奉表归款。十九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为司州，乃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寻改封安昌县伯，食实邑五百户。二十二年，进号征虏将军。

景明初，萧衍遣军主吴子阳率众寇三关。益宗遣光城太守梅兴之步骑四千，进至阴山关南八十余里，据长风城，逆击子阳，大破之，斩获

千余级。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复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漾城，与长风相持。益宗命安蛮太守梅景秀为之掎角击讨，破天赐等，斩首数百，获其二城。上表曰："臣闻机之所在，圣贤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舍。皆拯群生于汤炭，盛武功于方来。然霜叶将沦，非劲飚无以速其箨；天之所弃，非假手无以歼其人。窃惟萧衍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籓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度彼众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弗过十旬，克之必矣！"

世宗纳之，遣镇南元英攻义阳。益宗遣其息鲁生领步骑八千，断贼粮运，并焚其钧城积聚。衍戍主赵文举率众拒战，鲁生破之，获文举及小将胡建兴、古皓、庄元仲等，斩五千余级，溺死千五百人，仓米运舟，焚烧荡尽。后贼宁朔将军杨僧远率众二千，寇逼蒙笼，益宗命鲁生与戍主奇道显逆击破之，追奔十里，俘斩千余。进号平南将军。又诏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镇文武，与假节、征虏将军、太仆少卿宇文福绥防蛮楚，加安南将军，增封一百户，赐帛二千匹。

白早生反于豫州，诏益宗曰："悬瓠要籓，密迩嵩颍，南疆之重，所寄不轻。而群小猖狂，忽构衅逆，杀害镇主，规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书邢峦总精骑五万，星驰电驱；征南将军、中山王英统马步七万，络绎继发，量此蚁寇，唯当逃奔。知将军志翦豺狼，以清边境，节义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尔？深戢诚款，方相委托。故遣中书舍人赵文相具宣朕怀，往还之规，口别指授，便可善尽算略，随宜追掩，勿令此竖得有窜逸。迟近清荡，更有别旨。"时自乐口已南，郢豫二州诸城皆没于贼，唯有义阳而已。萧衍招益宗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

益宗年稍衰老，聚敛无厌，兵民患其侵扰。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虑焉，乃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还，启益宗侵掠之状。世宗诏之曰："风闻卿息鲁生淮南贪

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与使赴阙，当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一郡。”鲁生久未至。延昌中，诏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边境，不可以地须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率众袭之，出其不意，奄入广陵。益宗子鲁生、鲁贤等奔于关南，招引贼兵，袭逐诸戍，光城已南皆为贼所保。世哲讨击破之，复置郡戍，而以益宗还。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开国伯。

益宗生长边地，不愿内荣，虽位秩崇重，犹以为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拥率部曲三千余家，弃彼边荣，归投乐土，兄弟荼炭，衅结贼朝。高祖孝文皇帝录臣乃诚，授以籓任。方欲仰凭国威，冀雪冤耻，岂容背宠向仇，就险危命？昔郢豫纷扰，臣躬率义兵，拥绝贼路，窃谓诚心，仰简朝野。但任重据边，易招尘谤，致使桃符横加谗毁，说臣恆欲投南，暴乱非一。乞检事原，以何为验？复云虐害番兵，杀卖过半。如其所言，未审死失之家，所讼有几？又云耗官粟帛，仓库倾尽。御史覆检，曾无损折。初代之日，二子鲁生、鲁贤、从子超秀等并在城中，安然无二，而桃符密遣积射将军鹿永固私将甲士打息鲁生，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鲁生、鲁贤首者，各赏本郡。’士马围绕，腾城唱杀，二息战怖，实由于此。残败居业，为生荡然，乃复毁发坟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离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岁朝廷频遣桃符数加慰劳，而桃符凶奸，擅生祸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师，复欺朝廷，说臣父子全无忠诚，诬陷贞良，惑乱朝听。乞摄桃符与臣并对，若臣罪有状，分从宪纲；如桃符是谬，坐宜有归。”诏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

熙平初，益宗又表乞东豫，以招二子。灵太后令曰：“卿诚著二朝，勋光南服，作籓万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浅。兼子弟荷荣，中表被泽，相囗轻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劳旧，州小禄薄，故迁牧华壤，爰登显级。于时番兵交换，不生猜疑。而卿息鲁贤等无事外叛，忠孝俱乖，翻为戎首。以卿诚重，不复相计。今卧护征南，荣以金紫，朝廷处遇，又甚于先。且卿年老，方就闲养，焉得以本州为念？鲁贤来否，岂待自往也，但遣慰纳，足相昭亮。若审遣信，当更启闻，别敕东豫，听卿喻晓鲁贤。”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曰庄。

少子纂，袭封。位至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卒，赠左将军、东豫州刺史。

益宗长子随兴，冠军将军、平原太守。随兴情贪边官，不愿内地，改授弋阳、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兴祖，太和末，亦来归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义阳置郢州，改授征虏将军、江州刺史，诏赐朝服、剑舄一具，治麻城。兴祖卒，益宗请随兴代之，世宗不许，罢并东豫。

初，益州内附之后，萧鸾遣宁州刺史董峦追讨之，官军进击，执峦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宫。峦，字仲舒，营阳人。真君末，随父南叛。虽长自江外，言语风气犹同华夏。性疏武，不多识文字。高祖引峦于庭，问其南事，峦怖不能对，数顾景曜。景曜进代父答，申叙萧鸾篡袭始终，辞理横出，言非而辩，高祖异焉。以峦为越骑校尉，景曜为员外郎。谋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车驾南讨汉阳，召峦从军。景曜至洛阳，密启其父必当奔叛。军次鲁阳，峦单骑南走，过南阳、新野，历告二城以魏军当至，戒之备防。房伯玉、刘忌并云无足可虑。峦曰："不然，军势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须还，不得顾汝一子也。"景曜锁诣行在所，数而斩之。

又有陈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效，仕于江南，为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丰城县开国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请降，并遣其子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虎牙为质。四年，以伯之为持节、都督江郢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曲江县开国公，邑一千户；虎牙为冠军将军、员外散骑常侍、豫宁县开国伯，邑五百户。正始初，萧衍征虏将军赵祖悦筑城于水东，与颍川接对，置兵数千，欲为攻讨之本。伯之进军讨祖悦，大破之，乘胜长驱入城，刺祖悦三创，贼众大败。进讨南城，破贼诸部，斩获数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禄大夫，虎牙迁前军将军。

孟表，字武达，济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青徐内属后，表因事南渡，仕萧鸾为马头太守。

太和十八年，表据郡归诚，除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领马头太守，赐爵谯县侯，镇涡阳。后萧鸾遣其豫州刺史裴叔业攻围六十余日，城中食尽，唯以朽革及草木皮叶为粮。表抚循将士，戮力固守。会镇南将军王肃解义阳之围，还以救之，叔业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边，字叔珍，携妻息从寿春投表，云慕化归国。未及送阙，便值叔业围城。表后察叔珍言色，颇疑有异，即加推核，乃云是叔业姑兒，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所携妻子并亦假妄。表出叔珍于北门外斩之，于是人

情乃安。高祖嘉其诚绩，封汶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迁征虏将军、济州刺史，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进号平西将军。世宗末，降平东将军、齐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曰恭。

子崇，袭。官至昌黎、济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虽轻于去就，实启东南。事窘图变，而竟保宠秩，优矣！真度一谋，见赏明主。众敬举地纳诚，荣曜朝国，人位并列，无乏于时。文秀不回，有死节之气，非但身蒙嘉礼，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骂人，忠义可不勉也。张谠观机委质，笃恤流离，亦仁智矣。田益宗蛮夷荒帅，翻然效款，终怀金曳紫，不其美欤！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列传第五十 李彪高道悦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高祖赐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笃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于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阊，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叡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于郡，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于朝贵，李冲礼之甚厚，彪深宗附。

高祖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使于萧赜。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曰：

臣闻昔之哲王，莫不衅衅孜孜，思纳谠言，以康黎庶。是以访童问师，不避渊泽；询谋谘善，不弃刍荛。用能光茂实于竹素，播徽声于金石。臣属生有道，遇无讳之朝，敢修往式，窃揆时宜，谨冒死上封事七条。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其一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举贤才以酬谘，则多士盈朝矣；开至诚以轨物，则朝无佞人矣；敦六顺以教人，则四门无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则典式复彰矣；作雅乐以协人伦，则人神交庆矣；深慎罚以明刑，则庶狱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约，则俭德光昭矣；单宫女以配鳏，则人无怨旷矣；倾府藏以赈锡，则大赉周渥矣；省赋役以育人，则编户巷歌矣；宣德泽以怀远迩，则华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显，则祯瑞效质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为行俭之道，犹自囗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夫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壮制第宅，美饰车马，仆妾衣绫绮，土木被文绣，僭度违衷者众矣。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焉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常太

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灵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盖朝制弗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今或者以为习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谨言古人革之之渐。昔子产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畴，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然则郑人之智，岂前昏而后明哉？且从政者须渐，受化者难顿故也。今若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与郑人同矣。既同郑人，是为卒有善歌，岂可惮其初怨而不为终善哉？夫尚俭者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然则俭约易以教行，华靡难以财满，是以圣人留意焉，贤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宫室而恶衣服，殷汤寝黄屋而乘辂舆。此示俭于后王，后王所宜观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为鲁司寇，乘柴车而驾驽马；晏婴为齐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俭于后臣，后臣所宜识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此言虽略，有达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采，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则人务本，人务本则奢费除，奢费除则谷帛丰，谷帛丰则人逸乐，人逸乐则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亡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损者，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斩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见善士，谄佞谗贼者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昔光武议为太子置傅，以问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称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卒为贤主。然则佚之傅汉明，非乃生之渐也，尚或有称，而况乃生训之以正道，其为益也固以大矣。故《礼》

曰“太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其三曰：臣闻国本黎元，人资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劝稼穑，盈畜仓廪。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者，盖由备之有渐，积之有素。暨于汉家，以人食少，乃设常平以给之；魏氏以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诰成王勿误于庶狱，斯皆君臣相诫，重刑之至也。今二圣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谳决之日，多从降恕，时不得已，必垂恻隐，虽前王之勤听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时，愚臣窃所未安。汉制，旧断狱报重，常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议：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以起隆

怒，不可谓宁；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阙然。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牦纓，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周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其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伏惟圣德慈惠，岂与汉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臣安可陈瞽言于朝，但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夫道贵长久，所以树之风声也；法尚不亏，所以贻厥孙谋也，焉得行恩当时，而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经之旨，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可离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惧，惧应相连者，固自然之恆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围江，素服而示惧；宋仲子以失举桓谭，免冠而谢罪。然则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惟其情至，岂与结盟相知者同年语其深浅哉？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绖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民

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返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父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庶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愿付有司别为条制。

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

彪稍见礼遇，加中垒将军。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请高祖公除，高祖不许，与彪往复，语在《礼志》。高祖诏曰："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廕，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

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赜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燕乐。彪辞乐。及坐，彪曰："齐主既赐燕乐，以劳行人，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自丧礼废替，于兹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此，固应具此，我今辞乐，想卿无怪。"绘答言："辞乐之事，向以不异。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圣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执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为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亡礼之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我闻载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五霸臣过于君，故事决于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赜亲谓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赜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

朕当以殊礼相送。”赜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谔。

后车驾南征，假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御史中尉，领著作郎。彪既为高祖所宠，性又刚直，遂多所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高祖常呼彪为李生，于是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诏彪持节绥慰。事宁还京，除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臣闻范国匡人，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无暂失。故晋文功建九合，犹见抑于请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讥于□舆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宪章于古，陛下又经纶于今，用能车服有叙，礼物无坠。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

冲又表曰：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鹯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但可依此。"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嘿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审加情察，知其威虐，犹未体其采访之由，讯检之状。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肃禁为大。会而言之，犹谓益多损少。故怀寝所疑，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虽非理，无不屈从。

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高祖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寻归本乡。高祖自悬瓠北幸鄴，彪拜迎于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身为用，而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谗，为朕与卿，为宰事与卿，为卿自取？"彪对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高祖纳宋弁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高祖崩，世宗践祚。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龟书见而帝德昶，斯实冥中之书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陈，民师建而贱贵序，此乃人间之绳式也。是以《唐典》篆钦明之册，《虞书》铭慎徽之篇，《传》著夏氏之《箴》，《诗》录商家之《颂》，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鉴乎二代，文王开之以两经，公旦申之以六联，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观《雅》、《颂》，识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听《风》而知始基，听《颂》而识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鲁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谓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者矣。自余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录，乃文穷于秦汉，事尽于哀平，惩劝两书，华实兼载，文质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汉之风，美类三代，炎囗崇道冠来事。降及华、马、陈、于，咸有放焉。四敷赞弗远，不可力致，岂虚也哉？其余率见而书，睹事而作者多矣，寻其本末，可往来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弗违开基，武皇以奉时拓业；虎啸域中，龙飞宇外；小往大来，品物咸亨。自兹以降，世济其光。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圮，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远惟景业，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阐录，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于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与著作等鸠集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有新进时贤制作于此者，恐闺门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谬。自十五年以来，臣使国迁，频有南辕之事，故载笔遂寝，简牍弗张。其于书功录美，不其阙欤？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殒，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叡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惟先皇之开创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缋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烛也。《记》曰：善流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无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亲王，可谓当之矣。然先皇之茂猷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田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

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故能声流于无穷，义昭于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书》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张衡赋曰“学乎旧史氏”，斯盖世传之义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良弓之子善知为箕，物岂有定，习贯则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

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谷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从他职，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虽时有文质，史有备略，然历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也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世宗亲政，崔光表曰：“伏见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怀美意，创刊魏典。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督劝群僚，注缀略举。虽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积岁月，纪册必就。鸿声巨迹，蔚

乎有章，盛轨懋咏，铄焉无泯矣。”世宗不许。

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有司切遣之。会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于洛阳，年五十八。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之病也，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诏赐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所著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别有集。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及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僚，澄释然为启，得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岁，便能属文。彪甚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志交款往来。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志后稍迁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以军功累转后军将军、中散大夫、辅国将军、永宁寺典作副将。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高祖所责。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庭，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志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义举其才任抚导，擢为南荆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建义初，叛入萧衍。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县。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

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高祖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车驾将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曰："臣闻博纳舆言，君上之崇务；规箴匡正，臣下之诚节。是以置鼓设谤，爰自曩日；虚襟博听，义属今辰。臣既疏鲁，滥蒙荣贯，司兼献弼，职当然否，佩遇恩华，愿陈闻见。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治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义。且鄴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又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限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当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礼调风，轨物寰宇，窃惟斯举，或损洪猷，深失溥天顺则之望。又氐胡犯顺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袭南寇，对接迎畿；蛮民疏戾，每造不轨；窥觎间隙，或生虑外。愚谓应妙选懿亲，抚宁后事，令奸回息觊觎之望，边寇绝窥疆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无隐，区区丹志，冒昧以闻。"诏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修缮非务，舟楫无鄣，士女杂乱，此则卿之失辞矣。深薄之危，抚后之重，斯则卿之得言也。"于是，高祖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俨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高祖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带管州刺史，赐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世宗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

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军。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进给事中、轻车将军、奉车都尉。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冠军将军、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

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子良贤，长水校尉。

良贤弟侯，险薄为劫盗，冀郡患之。

嵩弟双，清河太守。浊货将刑，在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未几，迁太尉长史，俄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又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马。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殁。赠通直散骑侍郎，谥曰闵。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岂彪之谓也？高道悦匡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

列传第五十一 王肃宋弁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父奂，萧赜尚书左仆射。肃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萧赜，历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

高祖幸鄴，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高祖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暢，深会帝旨。高祖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因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劝高祖大举。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肃固辞伯爵，许之。

诏肃讨萧鸾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常募一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然后表闻；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于是假肃节，行平南将军。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降者万余。高祖遣散骑侍郎劳之，以功进号平南将军，赐骏马一匹，除持节、都督豫囗东郢三州诸军事、本将军、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肃善于抚接，治有声称。

寻征肃入朝，高祖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故复此敕。"又诏曰："肃丁荼虣世，志等伍胥，自拔吴州，膺求魏县，躬操忘礼之本，而同无数之丧，誓雪怨耻，方展申复，穷谕再期，蔬缊不改。诚季世之高风，末代之孝节也。但圣人制礼，必均愚智；先王作则，理齐盈虚。过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参居罚，宁其哀终；吴员处酷，岂闻四载？夫三年者，天下之达丧，古今之所一。其虽欲过礼，朕得不制之以礼乎？有司可依礼谕之，为裁练禫之制。"

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辍膳三旦，百僚诣阙，引在中书省。高祖在崇虚楼，遣舍人问曰："朕知卿等至，不获相见，卿何为而来？"肃对曰："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然之数，须圣人以济世，不由圣以致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臣又闻至于八月不雨，然后君不举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

澍，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蒸民未阙一餐，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尧水汤旱，赖圣人以济民，朕虽居群黎之上，道谢前王，今日之旱，无以救恤，应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来炎热焦酷，人物同悴，而连云数日，高风萧条。虽不食数朝，犹自无感，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肃曰：“臣闻圣人与凡同者五常，异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谷，臣常谓矫。今见陛下，始知其验。且陛下自辍膳以来，若天全无应，臣亦谓上天无知，陛下无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泽，此有密云，臣即谓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内外贵贱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辈皆勉劝之辞。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征。比当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进膳。岂可以近郊之内而慷慨要天乎？若其无也，朕之无感，安用朕身以扰民庶！朕志确然，死而后已。”是夜澍雨大降。

以破萧鸾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持节、中正、刺史如故。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汉阳，诏肃曰：“夫知己贵义，君臣务恩，不能矜灾恤祸，恩义焉措？卿情同伍员，怀酷归朕，然未能翦一仇人，馘彼凶帅，何尝不兴言愤叹，羡吴闾而长息。比获萧鸾辅国将军黄瑶起，乃知是卿怨也。寻当相付，微望纾泄，使吾见卿之日，差得缓怀。”初，赜之收肃父奂也，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故诏云然。

高祖之伐淮北，令肃讨义阳，未克，而萧鸾遣将裴叔业寇涡阳。刘藻等救之，为叔业所败。肃表求更遣军援涡阳。诏曰：“得表览之怃然。观卿意非专在水，当是以藻等锐兵新败于前，事往势难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会无所制，多遣则禁旅难阙。今日之计，唯当作必克之举，不可为狐疑之师，徒失南兖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图义阳之寇。宜止则止，还取义阳；宜下则下，镇军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粮尽，军不及至，致失涡阳，卿之过也。”肃乃解义阳之围，以赴涡阳，叔业乃引师而退。肃坐刘藻等败，黜为平南将军，中正、刺史如故。

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肃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等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而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陵，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其言，恆降而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言寻申释。诏

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赐钱二十万、帛三千匹。肃奏："考以显能，陟由绩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僚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式，考检能否。"从之。

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萧宝卷豫州刺史萧懿率众三万屯于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将图寿春。懿遣将胡松、李居士等领众万余屯据死虎。肃进师讨击，大破之，擒其将桥珉等，斩首数千。进讨合肥，生擒叔献，萧懿弃小岘南走。肃还京师，世宗临东堂引见劳之，又问江左有何息耗，肃曰："如闻崔慧景已死。宝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资陛下，廓定之期，势将不久。"以肃淮南累捷，赏帛四千七百五十匹，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余如故。寻以肃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余官如故。

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以诚绥纳，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然性微轻佻，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为言。景明二年薨于寿春，年三十八。世宗为举哀。诏曰："肃奄至不救，痛惋兼怀，可遣中书侍郎贾思伯兼通直散骑常侍抚慰厥孤，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务令优厚。"又诏曰："死生动静，卑高有域，胜达所居，存亡崇显。故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诚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诚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肃忠心大度，宜谥匡公，诏谥宣简。肃宗初，诏为肃建碑铭。子绍袭。

绍，字三归。历官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卒，赠辅国将军、徐州刺史。

子迁，袭。武定中，通直常侍。齐受禅，爵随例降。

绍弟理，孝静初，始得还朝。武定末，著作佐郎。

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世宗纳其女为夫人，肃宗又纳绍女为嫔。

肃弟秉，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世宗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国，拜中书郎，迁司徒谘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卒，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诵，字国章，肃长兄融之子。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自员外郎、司徒主簿，转司徒属、司空谘议、通直常侍、汝南王友。迁司徒谘议，加前军、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出为左将军、幽州刺史。未几，征为长兼秘书监，徙给事黄门侍郎。肃宗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音制抑扬，风神疏秀，百僚倾属，莫不叹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年三十七。赠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谥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书郎中。卒。

孝康弟俊康，性清雅，颇有文才。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赠征虏将军、太府少卿。

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自著作佐郎，稍迁尚书郎、员外常侍、司空谘议、光禄大夫、廷尉、扬州大中正、度支尚书，仍转七兵，徙太常卿。出为散骑常侍、征东将军、西兖州刺史。衍届治未几，属尔朱仲远称兵内向，州既路冲，为其攻逼。衍不能守，为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还洛，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初，转侍中，将军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敕给东园秘器、赗物三百段，赠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谥曰文献。衍笃于交旧，有故人竺[QQDU]，于西兖为仲远所害，其妻子饥寒，衍置之于家，累年赡恤，世人称其敦厚。

翊，字士游，肃次兄琛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义，超拜左将军、济州刺史，寻加平东将军。清静爱民，有政治之称。入为散骑常侍。孝庄初，迁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监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赠侍中、卫将军、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渊，武定中，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宋弁，字义和，广平列人人也。祖愔，与从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时，历位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使江南，赐爵列人子，还

拜广平太守。兴安五年卒，赠安远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惠。长子显袭爵。弁伯父世显无子，养弁为后。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

弁才学俊赡，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师，见尚书李冲，因言论移日。冲竦然异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显卒，弁袭爵。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弁自中散。彪请为著作佐郎，寻除尚书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会之次，历访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高祖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赐名为弁，意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宝之也。

迁中书侍郎，兼员外常侍，使于萧赜。赜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以为志气謇谔不逮李彪，而体韵和雅、举止闲邃过之。转散骑侍郎，时散骑位在中书之右。高祖曾论江左事，因问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兴亡之数，可得知不？"弁对曰："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剧；内无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观之，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惮其威，身免为幸。"

后车驾南征，以弁为司徒司马、曜武将军、东道副将。军人有盗马鞞者，斩而徇之。于是三军振惧，莫敢犯法。

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高祖不许，然亦赏光知人。未几，以弁兼黄门，寻即正，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然好言人之阴短，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于旧族沦滞，人非可忌者，又申达之。弁又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颇为时人所怨。

从驾南讨，诏弁于豫州都督所部及东荆领叶，皆灭戍士营农，水陆兼作。迁散骑常侍，寻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弁屡自陈让，高祖曰："吾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辞。岂得专守一官，不助朕为治？且常侍者黄门之粗冗，领军者二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以弃大委。"其被知遇如此。

始，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有恨于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为民，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渐。旬有余日，不见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小瘳，乃引见门下及宗室长幼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独进及御床，嘘唏流涕曰："臣不谓陛下圣颜毁瘠乃尔！"由是益重之。车驾征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及行，执其手曰："国之大事，在祠与戎。故令卿绾摄二曹，可不自勉。"弁顿首辞谢。弁劬劳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辈流莫及，名重朝野，亚于李冲。高祖每称弁可为吏部尚书。及崩，遗诏以弁为之，与咸阳王禧等六人辅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诏赐钱十万、布三百匹，赠安东将军、瀛州刺史，谥曰贞顺。

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高祖以郭祚晋魏名门，从容谓弁曰："卿固应推郭祚之门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尔不推。"侍臣出后，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恶，乃复欲以门户自矜，殊为可怪。"

长子维，字伯绪。维弟纪，字仲烈。维少袭父爵，自员外郎迁给事中。坐谄事高肇，出为益州龙骧府长史，辞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怿辅政，以维名臣之子，荐为通直郎，辟其弟纪行参军。灵太后临政，委任元义，而义恃宠骄盈，怿每以分理裁断。义甚忿恨，思以害怿，遂与维为计，以富贵许之。维见义宠势日隆，便至乾没，乃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欲谋逆立怿。怿坐被录禁中，文殊父子惧而逃遁。鞫无反状。以文殊亡走，悬处大辟。置怿于宫西别馆，禁兵守之。维应反坐，义言于太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纪为秦州大羌令。维及纪颇涉经史，而浮薄无行。怿亲尊懿望，朝野瞻属；维受怿眷赏，而无状构间，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贱薄之。及义杀怿，专断朝政，以维兄弟前者告怿，征维为散骑侍郎，纪为太学博士，领侍御史，甚昵之。维超迁通直常侍，又除冠军将军、洛州刺史；纪超迁尚书郎。初，弁谓族弟世景言："维性疏险，而纪识慧不足，终必败吾业也。"世景以为不尔，至是果然，闻者以为知子莫若父。尚书令李崇、尚书左仆射郭祚、右仆射游肇每云："伯绪凶疏，终败宋氏，幸得杀身耳。"论者以为有征。后除营州刺史，仍本将军。灵太后反政，以义党除名，遂还乡里。寻追其前诬告清河王事，于鄴赐死。

子春卿，早亡。弟纪以次子钦仁继。

钦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纪，肃宗末，为北道行台。卒于晋阳。

子钦道，武定末，冀州别驾。

弁弟机，本州治中。

子宝积，卒于中散大夫。

弁族弟颖，字文贤。自奉朝请稍迁尚书郎、魏郡太守。纳货刘腾，腾言之于元义，以颖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颖前妻邓氏亡后十五年，颖梦见之，向颖拜曰："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君。"泫然流涕。颖旦而见崇言之，崇后数日而卒。

颖族弟燮，字崇和。广平王怀郎中令、员外常侍。为征北李平司马，北殄元愉，颇有赞谋之功。

燮族弟鸿贵，为定州平北府参军，送兵于荆州。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十人。又疏凡不达律令，见律有枭首之罪，乃生断兵手，以水浇之，然后斩决。寻坐伏法。时人哀兵之苦，笑鸿贵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过之，非徒语也。王肃流寓之人，见知一面，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荣仕赫然，寄同旧列，美矣。诵、翊继轨，不殒光风。宋弁以才度见知，迹参顾命，拔萃出类，其有以哉。无子之叹，岂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列传第五十二 郭祚张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晋阳人，魏车骑郭淮弟亮后也。祖逸，州别驾，前后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党太守恬。世祖时，浩亲宠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终赠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诛，祚亡窜得免。少而孤贫，姿貌不伟，乡人莫之识也。有女巫相祚，后当富贵。祚涉历经史，习崔浩之书，尺牍文章见称于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孙小委之书记。又太原王希彦，逸妻之侄，共相周恤，得以饶振。

高祖初，举秀才，对策上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长兼给事黄门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赏之。从高祖南征，及还，正黄门。车驾幸长安，行经渭桥，过郭淮庙，问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贤后哲，顿在一门。"祚对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虚薄，遭奉明圣，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庙，令祚自撰祭文。以赞迁洛之规，赐爵东光子。高祖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为袭之于后？"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谓？"迁散骑常侍，仍领黄门。是时高祖锐意典礼，兼铨镜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祚与黄门宋弁参谋帏幄，随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禀注疏，特成勤剧。尝以立冯昭仪，百官夕饮清徽后园，高祖举觞赐祚及崔光曰："郭祚忧劳庶事，独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劝此两人，当劝谁也？"其见知若此。

初，高祖以李彪为散骑常侍，祚因入见，高祖谓祚曰："朕昨误授一人官。"祚对曰："陛下圣镜照临，论才授职，进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伦有序。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高祖沉吟曰："此自应有让。因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云："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高祖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迟回不能复决。"遂不换彪官也。乘舆南讨，祚以兼侍中从，拜尚书，进爵为伯。高祖崩，咸阳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书，寻除长兼吏部尚书、并州大中正。

世宗诏以奸吏逃刑，悬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狱审刑，道焕先古；垂宪设禁，义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为之轨法；故八刑备于昔典，奸律炳于来制，皆所以谋其始迹，访厥成罪，敦风厉俗，永资世范者也。伏惟旨义博远，理绝近情，既怀愚

异，不容不述。诚以败法之原，起于奸吏，奸吏虽微，败法实甚。伏寻诏旨，信亦断其逋逃之路，为治之要，实在于斯。然法贵止奸，不在过酷，立制施禁，为可传之于后。若法猛而奸不息，禁过不可永传，将何以载之刑书，垂之百代？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徙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悬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诏从之。

寻正吏部。祚持身洁清，重惜官位，至于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下笔即云：“此人便以贵矣。”由是事颇稽滞，当时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称职，时又以此归之。

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瀛州刺史。及太极殿成，祚朝于京师，转镇东将军、青州刺史。祚值岁不稔，阖境饥敝，矜伤爱下，多所赈恤，虽断决淹留，号为烦缓，然士女怀其德泽，于今思之。入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迁尚书右仆射。时议定新令，诏祚与侍中、黄门参议刊正。故事，令、仆、中丞驺唱而入宫门，至于马道。及祚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言于世宗，帝纳之。下诏：“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驺唱不入宫，自此始也。诏祚本官领太子少师。祚曾从世宗幸东宫，肃宗幼弱，祚怀一黄出奉肃宗。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中尉王显迭相脣齿，深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时人谤祚者，号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祚奏曰：“谨案前后考格虽班天下，如臣愚短，犹有未悟。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阶半。正始中，故尚书、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满三周为限，不得计残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请裁决。旨云：‘黜陟之体，自依旧来恆断。’今未审从旧来之旨，为从景明之断，为从正始为限？景明考法：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书卢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今之考格，复分为九等，前后不同，参差无准。”诏曰：“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迁一阶，三年以上迁半阶，残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迁半阶，不满者除。其得泛以后，考在上下者，三年迁一阶。散官从卢昶所奏。”

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独著，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一殿为上中，二殿为上下，累计八殿，品降至九。未审今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独著；绩行称务，而德非超伦；干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来，至今十有一载，准限而判，三应升退。今既通考，未审为十年之

中通其殿最，积以为第，随前后年断，各自除其善恶而为升降？且负注之章，数成殿为差，此条以寡愆为最，多戾为殿。未审取何行是寡愆？何坐为多戾？结累品次，复有几等？诸文案失衷，应杖十者为一负。罪依律次，过随负记。十年之中，三经肆眚，赦前之罪，不问轻重，皆蒙宥免。或为御史所弹，案验未周，遇赦复任者，未审记殿得除以不？”诏曰：“独者、超伦及才备、寡咎，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自此以降，犹有八等，随才为次，令文已具。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所云通考者，据总多年之言；至于黜陟之体，自依旧来年断，何足复请？其罚赎已决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记其殿，除之。”寻加散骑常侍。

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曰：“今云罗西举，开纳岷蜀；戎旗东指，镇靖淮荆；汉沔之间，复须防捍。征兵发众，所在殷广　，边郊多垒，烽驿未息，不可于师旅之际，兴板筑之功。且献岁云暨，东作将始，臣愚量谓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可不时而就。”从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东宫，密受赏赉，多至百余万，杂以锦绣。又特赐以剑杖，恩宠甚深，迁左仆射。

先是，萧衍遣将康绚遏淮，将灌扬徐。祚表曰：“萧衍狂悖，擅断川渎，役苦民劳　，危亡已兆。然古谚有之，‘敌不可纵”。夫以一酌之水，或为不测之渊；如不时灭，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将，率统军三十人，领羽林一万五千人，并科京东七州虎旅九万，长驱电迈，遄令扑讨。擒斩之勋，一如常制，贼资杂物，悉入军人。如此，则鲸鲵之首可不日而悬。诚知农桑之时，非发众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尔。昔韦顾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师；玁狁孔炽，周王兴六月之伐。臣职忝枢衡，献纳是主，心之所怀，宁敢自嘿。并宜敕扬州选一猛将，遣当州之兵令赴浮山，表里夹攻。”朝议从之。

出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贵臣蹉跌，便致诛夷。李冲之用事也，钦祚识干　，荐为左丞，又兼黄门。意便满足，每以孤门往经崔氏之祸，常虑危亡，苦自陈挹，辞色恳然，发于诚至。冲谓之曰：“人生有运，非可避也。但当明白当官，何所顾畏。”自是积二十余年，位秩隆重，而进趋之心更复不息。又以东宫师傅之资，列辞尚书，志在封侯、仪同之位，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奏闻。及为征西、雍州，虽喜于外抚，尚以府号不优，心望加大，执政者颇怪之。于时，领军于忠恃宠骄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恶之，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令出忠为州。忠闻而大怒，矫诏杀祚，时年六十七。

祚达于政事。凡所经履，咸为称职；每有断决，多为故事。名器既重，时望亦深，一朝非罪见害　　，远近莫不惋惜。灵太后临朝，遣使吊慰，追复伯爵。正光中，赠使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文贞公。

初，高祖之置中正，从容谓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应推王琼也。”祚退谓僚友曰：“琼真伪今自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祚死后三岁而于忠死 ，咸以祚为祟。

祚长子思恭，弱冠，州辟为主簿。早卒。思恭弟庆礼以第二子延伯继。

延伯，袭祖爵东光伯。武定中，骠骑大将军、将作大匠。齐受禅，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历书传，晓星历占候，言事颇验。初为彭城王中军府参军，迁员外郎、司徒主簿、太尉从事中郎。公强当世，善事权宠，世号之曰“郭尖”。肃宗时，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中书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胶州骠骑府长流参军。

景尚弟庆礼，字叔，为祚所爱。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赠征虏将军、瀛州刺史。

子元贞，武定末，定州骠骑府长史。

张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世祖嘉之，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祖准之袭，又为东青州刺史。父灵真，早卒。

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高祖初，袭祖侯爵，与卢渊、李安民等结为亲友，往来朝会，常相追随。渊为主客令，安民与彝并为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因会次见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责之，令其修悔，而犹无悛改。善于督察，每东西驰使有所巡检，彝恆充其选。清慎严猛，所至人皆畏伏，俦类亦以此高之。迁主客令，例降侯为伯，转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寻为黄门。后从驾南征，母忧解任。彝居丧过礼，送葬自平城达家，千里徒步，不乘车马，颜貌毁瘠，当世称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吊

慰，诏以骁骑将军起之，还复本位。以参定迁都之勋，进爵为侯，转太常少卿，迁散骑常侍，兼侍中，持节巡察陕东、河南十二州，甚有声称。使还，以从征之勤，迁尚书。坐举元昭为兼郎中，黜为守尚书。世宗初，除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世宗亲政，罢六辅，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出京奔走。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云“非虎非兕，率彼旷野”，诏书切责之。

寻除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彝务尚典式，考访故事。及临陇右，弥加讨习，于是出入直卫，方伯威仪，赫然可观。羌夏畏伏，惮其威整，一方肃静，号为良牧。其年冬，太极初就，彝与郭祚等俱以勤旧被征。及还州，进号抚军将军，彝表解州任，诏不许。彝敷政陇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风，革其旧俗，民庶爱仰之。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时陈留公主寡居，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于世宗，称彝擅立刑法，劳役百姓。诏遣直后万贰兴驰驿检察。贰兴，肇所亲爱，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过，遂无所得。见代还洛，犹停废数年，因得偏风，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将摄，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彝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虽疹疾家庭，而志气弥高。上表曰：“臣闻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渊湛，犹藉众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诣其幽，独深未尽其广。先圣识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诫。故尧称则天，设谤木以晓未明；舜称尽善，悬谏鼓以规政阙。虞人献箴规之旨，盘盂著举动之铭，庶几见善而思齐，闻恶以自改。眷眷于悔往之衢，孜孜于不逮之路，用能声高百王，卓绝中古，经十氏而不渝，历二千以孤郁。伏惟太祖拨乱，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开荡函夏；显祖以温明之德，润沃九区。高祖大圣临朝，经营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开翦荆棘，徙御神县，更新风轨，冠带朝流。海东杂种之渠，衡南异服之帅，沙西氈头之戎，漠北辫发之虏，重译纳贡，请吏称藩。积德懋于夏殷，富仁盛于周汉，泽教既周，武功亦匝。犹且发明诏，思求直士，信是苍生荐言之秋，祝史陈辞之日。况臣家自奉国八十余年，纡金锵玉，及臣四世。过以小才，藉廕出仕，学惭专门，武阙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不遗之施。侍则出入两都，官历纳言常伯，忝牧秦藩，号兼安抚。实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轻尘碎石，远增嵩岱之高。辄私访旧书，窃观图史，其帝皇兴起之元，配天隆家之业，修造益民之奇，龙麟云凤之瑞，卑官爱物之仁，释网改祝之泽，前歌后舞之应，囹圄寂寥之美，可为辉风景行者，辄谨编

丹青，以标睿范。至如太康好田，遇穷后迫祸；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乱，南巢有非命之诛；殷纣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陈；周厉逐兽，灭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寻；暨于汉成失御，亡新篡夺；桓灵不纲，魏武迁鼎；晋惠暗弱，骨肉相屠。终使聪曜鸮视并州，勒虎狼据燕赵——如此之辈，罔不毕载。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年，杂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历帝图》，亦谤木、谏鼓、虞人、盘盂之类。脱蒙置御坐之侧，时复披览，冀或起予左右，上补未萌。伏愿陛下远惟宗庙之忧，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贤君，弃其恶主，则微臣虽沉沦地下，无异乘云登天矣。”世宗善之。

彝又表曰：“窃惟皇王统天，必以穷幽为美；尽理作圣，亦假广采成明。故询于刍荛，著之周什，舆人献箴，流于夏典。不然，则美刺无以得彰，善恶有时不达。逮于两汉、魏、晋，虽道有隆污，而被绣传檄，未始阙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离，刘符专据秦西，燕赵独制关左，姚夏继起，五凉竞立，致使九服摇摇，民无定主，礼仪典制，此焉堙灭。暨大魏应历，拨乱登皇，翦彼鲸鲵，龛靖神县，数纪之间，天下宁一，传辉七帝，积圣如神。高祖迁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修文，宪章斯改，实所谓加五帝、登三王，民无德而名焉。犹且虑独见之不明，欲广访于得失，乃命四使，观察风谣。臣时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节挥金，宣恩东夏，周历于齐鲁之间，遍驰于梁宋之域。询采诗颂，研检狱情，实庶片言之不遗，美刺之俱显。而才轻任重，多不遂心。所采之诗，并始申目，而值銮舆南讨，问罪宛邓，臣复忝行军，枢机是务。及辇驾之返，膳御未和，续以大讳奄臻，四海崩慕，遂尔推迁，不及闻彻。未几，改牧秦蕃，违离阙下，继以谴疾相缠，宁丁八岁。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是臣夙夜所怀，以为深忧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云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滥，矜臣贫病之切。既蒙崇以禄养，复得拜扫丘坟，明目友朋，无所负愧。且臣一二年来，所患不剧，寻省本书，粗有仿佛。凡有七卷，今写上呈，伏愿昭览，敕付有司。使魏代所采之诗，不堙于丘井，臣之愿也。”

肃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干世，又并为多，近来参差，便成替后。计其阶途，虽应迁陟，然恐班秩犹未赐等。昔卫之公叔，引下同举；晋之士丐，推长伯游。古人所高，当时见许。敢缘斯义，乞降臣位一阶，授彼泛级，齐行圣庭，帖穆选叙。”诏加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虽年向六十，加之风疾，而自强人事，孜孜无怠。公私法集，衣冠从事；延请道俗，修营斋讲；好善钦贤，爱奖人物。南北新旧，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号华

侈，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焉。荣宦之间，未能止足。屡表在秦州预有开援汉中之勋，希加赏报，积年不已，朝廷患之。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彝临终，口占左右上启曰："臣自奉国及孙六世，尸禄素餐，负恩唯靦，徒思竭智尽诚，终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实多，既曰有益，宁容默尔。通呈有日，未简神听，岂图众忿，乃至于此。臣不能祸防未萌，虑绝殃兆，致令军众横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请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涂炭，仲瑀经宿方苏。臣年已六十，宿被荣遇，垂暮之秋，忽见此苦，顾瞻灾酷，古今无比。臣伤至重，残气假延，望景顾时，推漏就尽，顷刻待终，臣之命也，知复何言？若所上之书，少为益国，臣便是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不负二帝于地下，臣无余恨矣！一归泉壤，长离紫庭，恋仰天颜，诚痛无已。不胜眷眷，力喘奉辞，伏愿二圣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寿保南岳，德与日升。臣夙被刍豢，先后衔恩，欲报之期，昊天罔极，亡魂有知，不忘结草。"彝遂卒，时年五十九。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丧还所焚宅，与始均东西分敛于小屋。仲瑀遂以创重避居荥阳，至五月，创得渐瘳，始奔父丧，诏赐布帛千匹。灵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恻，数月犹追言泣下，谓诸侍臣曰："吾为张彝饮食不御，乃至首发微有亏落。悲痛之苦，以至于此。"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户，最为大州。彝为黄门，每侍坐以为言，高祖谓之曰："终当以卿为刺史，酬先世诚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议未许。彝亡后，灵太后云："彝屡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违我此意。若从其请，或不至是，悔之无及。"乃赠使持节、卫将军、冀州刺史，谥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洁好学，有文才。司徒行参军，迁著作佐郎。世

宗以彝先朝勋旧，不幸疹废，特除始均长兼左民郎中，迁员外常侍，仍领郎。始均才干，有美于父，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著《冠带录》及诸赋数十篇，今并亡失。初，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遣都督元遥讨平之，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始均以郎中为行台，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至于灰烬，用息侥幸，见者莫不伤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于烟炭之间，有焦烂之痛，论者或亦推咎焉。赠乐陵太守，谥曰孝。

子暠，袭祖爵。武定中，开府主簿。齐受禅，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仪同开府中兵参军。

仲瑀，司空祭酒、给事中。

子台，仪同开府参军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干敏实，有世务之长，高祖经纶之始，独在勤劳之地，居官任事，动静称述。张彝风力謇謇，有王臣之气，衔命拥旄，风声犹在。并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随有命，俱婴世祸，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列传第五十三 邢峦李平

邢峦，字洪宾，河间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频征不至。嘏无子，峦高祖盖□，自旁宗入后。盖孙颖，字宗敬，以才学知名。世祖时，与范阳卢玄、渤海高允等同时被征。后拜中书侍郎，假通直常侍、宁朔将军、平城子，衔命使于刘义隆。后以病还乡里。久之，世祖访颖于群臣曰："往忆邢颖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对曰："颖卧疾在家。"世祖遣太医驰驿就疗。卒，赠冠军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子修年，即峦父也，州主簿。

峦少而好学，负帙寻师，家贫厉节，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美须髯□，姿貌甚伟。州郡表贡，拜中书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为高祖所知赏。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还，拜通直郎，转中书侍郎，甚见顾遇，常参座席。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见峦宅，遣使谓峦曰："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高祖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后兼黄门郎。

从征汉北，峦在新野，后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虑；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峦曰："新野既摧，众城悉溃，唯有伯玉，不识危机，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来，虽未擒灭，城隍已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寻除正黄门、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迁散骑常侍、兼尚书。

世宗初，峦奏曰："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轻金宝。然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是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至乃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训朝廷以节俭，示百姓以忧务，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世宗从之。寻正尚书，常侍如故。

萧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以汉中内附，诏加峦使持节、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假镇西将军，进退征摄，得以便宜从事。峦至汉中，白马以

西犹未归顺　　，峦遣宁远将军杨举、统军杨众爱、氾洪雅等领卒六千讨之。军锋所临，贼皆款附，唯补谷戍主何法静据城拒守。举等进师讨之，法静奔溃，乘胜追奔至关城之下，萧衍龙骧将军关城流杂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萧衍辅国将军任僧幼等三十余将，率南安、广长、东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诸郡之民七千余户，相继而至。萧衍平西将军李天赐、晋寿太守王景胤等拥众七千，屯据石亭。统军韩多宝等率众击之，破天赐前军赵□者，擒斩一千三百。遣统军李义珍讨晋寿，景胤宵遁，遂平之。诏曰："峦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拜峦使持节、安西将军、梁秦二州刺史。

萧衍巴西太守庞景民恃远不降，峦遣巴州刺史严玄思往攻之，斩景民，巴西悉平。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孔陵等率众二万，屯据深坑　，冠军将军曾方达固南安，冠军将军任僧褒、辅国将军李畎戍石同。峦统军王足所在击破之，枭衍辅国将军乐保明、宁朔将军李伯度、龙骧将军李思贤，贼遂保回车栅。足又进击衍辅国将军范峻，自余斩获殆将万数。孔陵等收集遗众，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斩衍辅国将军符伯度，其杀伤投溺者万有余人。开地定民，东西七百，南北千里，获郡十四、二部护军及诸县戍，遂逼涪城。峦表曰：

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　，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及至益州，便戮邓元超、曹亮宗，临戎斩将，则是驾驭失方。范国惠津渠退败，锁执在狱。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厌民望，多行残暴，民心离解，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昔刘禅据一国之地，姜维为佐，邓艾既出绵竹，彼即投降。及苻坚之世，杨安、朱彤三月取汉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孙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来恆多不守。况渊藻是萧衍兄子，骨肉至亲，若其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渊藻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唯便刀槊，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

臣闻乘机而动，武之善经；攻昧侮亡，《春秋》明义。未有舍干戚而康时，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业　，当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饶，兼甲兵之盛；清荡天区，在于今矣。是以践极之初，寿春驰款；先岁命将，义阳克辟。淮外谧以风清，荆沔于焉肃晏。方欲偃甲息兵，

候机而动，而天赞休明，时来斯速，虽欲靖戎，理不获已。至使道迁归诚，汉境伫拔。臣以不才，属当戎寄，内省文吏，不以军谋自许，指临汉中，惟规保疆守界。事属艰途，东西寇窃，上凭国威，下仗将士，边帅用命，频有薄捷。藉势乘威，经度大剑，既克南安，据彼要险。前军长迈，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怀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为尔稽缓，惧失民心，则更为寇。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经略，臣之在此，便为无事，乞归侍养，微展乌鸟。

诏曰："若贼敢窥觎，观机翦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方将席卷岷蜀　，电扫西南，何得辞以恋亲，中途告退！宜勖令图，务申高略。"峦又表曰：

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阙　，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五千，所增无几。又剑阁天险，古来所称，张载《铭》云："世乱则逆，世清斯顺。"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诚知征戎危事，不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忧虑战惧，宁可一日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负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频有陈请。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

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恆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　，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五三；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比建议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

世宗不从。又王足于涪城辄还，遂不定蜀。

峦既克巴西，遣军主李仲迁守之。仲迁得萧衍将张法养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费兵储，专心酒色，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以城降衍将谯希远，巴西遂没。武兴氐杨集起等反叛，峦遣统军傅竖眼讨平之，语在《竖眼传》。峦之初至汉中，从容风雅，接豪右以礼，抚细民以惠。岁余之后，颇因百姓去就，诛灭齐民，藉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兼商贩聚敛，清论鄙之。征授度支尚书。

时萧衍遣兵侵轶徐兖，缘边镇戍，相继陷没。朝廷忧之，乃以峦为使持节、都督东讨诸军事、安东将军，尚书如故。世宗劳遣峦于东堂曰："萧衍寇边，旬朔滋甚，诸军舛互，规致连戍陷没，宋鲁之民尤罹汤炭。诚知将军旋京未久，膝下难违，然东南之寄，非将军莫可。将军其勉建殊绩，以称朕怀，自古忠臣亦非无孝也。"峦对曰："贼虽送死连城，犬羊众盛，然逆顺理殊，灭当无远。况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愿陛下勿以东南为虑。"世宗曰："汉祖有云'金吾击郾，吾无忧矣'。今将军董戎，朕何虑哉。"

先是，萧衍辅国将军萧及先率众二万，寇陷固城；冠军将军鲁显文、骁骑将军相文玉等率众一万，屯于孤山；衍将角念等率众一万，扰乱龟蒙，土民从逆，十室而五。峦遣统军樊鲁讨文玉，别将元恆攻固城，统军毕祖朽讨角念。樊鲁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余里，斩首四千余级。元恆又破固城，毕祖朽复破念等，兖州悉平。峦破贼将蓝怀恭于睢口，进围宿豫。而怀恭等复于淮南造城，规断水陆之路。峦身率诸军，自水南而进，遣平南将军杨大眼从北逼之，统军刘思祖等夹水造筏，烧其船舫。众军齐进，拔栅填堑，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击，仍陷贼城，俘斩数万。在陈别斩怀恭，擒其列侯、列将、直阁、直后三十余人，俘斩一万。宿豫既平，萧昞亦于淮阳退走，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

世宗赐峦玺书曰："知大龛丑虏，威振贼庭，淮外雾披，徐方卷蹠，王略远恢，混一维始，公私庆泰，何快如之！贼衍此举，实为倾国。比者宿豫陷殁，淮阳婴城，凶狡俯张，规抗王旅。将军忠规协著，火烈霜摧，电动岱阴，风扫沂峄。遂令逋诛之寇，一朝歼夷；元鲸大憝，千里折首。殊勋茂捷，自古莫二。但扬区未安，余烬宜荡，乘胜掎角，势不可遗。便可率厉三军，因时经略，申威东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劳，用图永逸，进退规度，委之高算。"又诏峦曰："淮阳、宿豫虽已清复，梁城之贼，犹敢聚结。事宜乘胜，并势摧殄。可率二万之众渡淮，与征南掎角，以图进取之计。"

及梁城贼走，中山王英乘胜攻钟离，又诏峦帅众会之。峦表曰：“奉彼诏旨：令臣济淮与征南掎角，乘胜长驱，实是其会。但愚怀所量，窃有未尽。夫图南因于积风，伐国在于资给，用兵治戎，须先计校。非可抑为必胜，幸其无能。若欲掠地诛民，必应万胜；如欲攻城取邑，未见其果。得之则所益未几，不获则亏损必大。萧衍倾竭江东，为今岁之举，疲兵丧众，大败而还，君臣失计，取笑天下。虽野战非人敌，守城足有余，今虽攻之，未易可克。又广陵悬远，去江四十里；钟离、淮阴介在淮外，假其归顺而来，犹恐无粮艰守；况加攻讨，劳兵士乎？且征南军士从戎二时，疲弊死病，量可知已。虽有乘胜之资，惧无远用之力。若臣之愚见，谓宜修复旧戍，牢实边方，息养中州，拟之后举。又江东之衅，不患久无，畜力待机，谓为胜计。”诏曰：“济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方有此请！可速进军，经略之宜听征南至要。”

峦又表曰：“萧衍侵境，久劳王师，今者奔走，实除边患。斯由灵赞皇魏，天败寇竖，非臣等弱劣所能克胜。若臣之愚见，今正宜修复边镇，俟之后动。且萧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应广备以待其来，实不宜劳师远入，自取疲困。今中山进军钟离，实所未解。若能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入其内地，出其不备，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萧密余军犹自在彼；欲言无粮，运船复至。而欲以八十日粮图城者，臣未之前闻。且广陵、任城可为前戒，岂容今者复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则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粮何以致？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取济何方？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不受败损空行之罪。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若其不复，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臣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臣求单骑随逐东西。且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臣虽不武，忝备征将，前宜可否，颇实知之。臣既谓难，何容强遣？”诏曰：“安东频请罢军，迟回未往，阻异戎规，殊乖至望。士马既殷，无容停积，宜务神速，东西齐契，乘胜扫殄，以赴机会。”峦累表求还，世宗许之。英果败退，时人伏其识略。

初，侍中卢昶与峦不平。昶与元晖俱世宗所宠，御史中尉崔亮，昶之党也。昶、晖令亮纠峦，事成，许言于世宗以亮为侍中。亮于是奏劾峦在汉中掠良人为奴婢。峦惧为昶等所陷，乃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化生等数人，奇色也，晖大悦，乃背昶为峦言于世宗云：“峦新有大功，已经赦宥，不宜方为此狱也。”世宗纳之。高肇以峦有克敌之效，而为昶等所排，助峦申释，故得不坐。

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以城南入，萧衍遣其冠军将军齐苟仁率众入据悬瓠。诏峦持节率羽林精骑以讨之，封平舒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赏宿豫之功也。世宗临东堂，劳遣峦曰："司马悦不慎重门之戒，智不足以谋身，匪直丧元隶贤，乃大亏王略。悬瓠密迩近畿，东南籓捍，兼云□公在彼，忧虑尤深。早生理不独立，必远引吴楚，士民同恶，势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电迈，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时可以平之？"峦对曰："早生非有深谋大智。能构成此也，但因司马悦虐于百姓，乘众怒而为之，民为凶威所慑，不得已而苟附。假萧衍军入应，水路不通，粮运不继，亦成擒耳，不能为害也。早生得衍军之接，溺于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师若临，士民必翻然归顺。围之穷城，奔走路绝，不度此年，必传首京师。愿陛下不足垂虑。"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壮哉！深会朕遣卿之意。知卿亲老，颇劳于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辞也。"

于是峦率骑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于鲍口。贼遣大将军胡孝智率众七千，去城二百，逆来拒战。峦击破孝智，乘胜长驱，至于悬瓠。贼出城逆战，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继至，遂长围之。诏加峦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南讨诸军事。征南将军、中山王英南讨三关，亦次于悬瓠，以后军未至，前寇稍多，惮不敢进，乃与峦分兵掎角攻之。衍将齐苟仁等二十一人开门出降，即斩早生等同恶数十人。豫州平，峦振旅还京师。世宗临东堂劳之曰："卿役不逾时，克清妖丑，鸿勋硕美，可谓无愧古人。"峦对曰："此自陛下圣略威灵，英等将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称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处。"

峦自宿豫大捷，及平悬瓠，志行修正，不复以财贿为怀。戎资军实，丝毫无犯。迁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峦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诏赙帛四百匹，朝服一袭，赠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赠冀州，黄门甄琛以峦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峦之本邦，人情所欲。"乃从之。及琛为诏，乃云"优赠车骑将军、瀛州刺史"，议者笑琛浅薄。谥曰文定。

子逊，字子言。貌虽陋短，颇有风气。解褐司徒行参军，袭爵。后迁国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谒灵太后，自陈："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屡为大将，而臣身无军功阶级。臣父唯为忠臣，不为慈父。"灵太后慨然，以逊为长兼吏部郎中。出为安远将军、平州刺史。时北蕃多难，稽留不进，免。孝庄初，除辅国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东道军司，讨逆贼刘举于濮阳，不克。还，除散骑常侍，加前将军。永安二年，坐受任元

颢，除名。寻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出帝时，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孝静初，以本官领尝药典御，加车骑将军。久之，除大司农卿，与少卿马庆哲至相纠讼。逊锐于财利，议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赠本将军、光禄勋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开府祭酒。父丧未终，谋反，伏法。

峦弟儒，瀛州镇远府长史、给事中。

儒弟伟，尚书郎中。卒，赠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传》。

伟弟季彦。

季彦弟晏，字幼平。美风仪，博涉经史，善谈释老，雅好文咏。起家太学博士、司徒东阁祭酒。世宗初，为与广平王怀游宴，左迁鄚县令。未之官，除给事中，迁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学。稍迁辅国将军、司空长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将军出为南兖州刺史。征为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阳王右长史。寻以本将军除沧州刺史。为政清静，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时年五十一。赠征北将军、尚书左仆射、瀛州刺史，谥曰文贞。晏笃于义让。初为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启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后为沧州，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而其子并未从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测，武定末，太子洗马。

测弟亢，字子高，颇有文学。释褐司空行参军。迁广平王开府从事中郎，兼通直散骑常侍，使于萧衍，时年二十八。还，除平东将军，齐文襄王大将军府属，又转中外府属。武定七年，坐事死于晋阳，年三十四。

峦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学尚，知名于时。征除著作郎，领乐良王傅。后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刘彧。以将命之勤，除建威将军、平原太守，赐爵城平男。政清刑肃，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产，字神宝。好学，善属文。少时作《孤蓬赋》，为时所称。举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员外常侍、鄚县子，使于萧颐。产仍世将命，时人美之。后迁中书侍郎，俄迁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赠建威将军、平州刺史、乐城子，谥曰定。

祐从子虬，字神虎。少为《三礼》郑氏学，明经有文思。举秀才上第，为中书议郎、尚书殿中郎。高祖因公事与语，问朝觐宴飨之礼，虬以经对，大合上旨。转司徒属、国子博士。高祖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转尚书右丞，徙左丞，多所纠正，台阁肃然。时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驳奏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今谋逆者戮及期亲，害亲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枭獍，禽兽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绝，遗育永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不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配匹。盘庚言'无令易种于新邑'，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其类也。"奏入，世宗从之。寻除司徒右长史，迁龙骧将军、光禄少卿。虬母在乡遇患，请假归。值秋水暴长，河梁破绝，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没，时人异之。母丧，哀毁过礼，为时所称。年四十九，卒。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威。虬善与人交，清河崔亮、顿丘李平并与亲善。所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有二子。

长子臧，在《文苑传》。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从子策，亦有才学。卒于齐王仪同开府主簿。

李平，字昙定，顿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长子。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骑侍郎，高祖礼之甚重。频经大忧，居丧以孝称。后以例降，袭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迁散骑侍郎，舍人如故，迁太子中庶子。平因侍从容请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复欲以吏事自试也。"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民怀之。车驾南伐，以平兼冀州仪同开府长史，甚著声称，仍除正长史，太守如故。未几，遂行河南尹，豪右权贵惮之。世宗即位，除黄门郎，迁司徒左长史，行尹如故。寻以称职正尹，长史如故。

车驾将幸鄴，平上表谏曰："伏见己丑诏书，云轩銮辂，行幸有期，凤服龙骖，克驾近日。将欲讲武淇阳，大习鄴魏；驰骋驗于绿竹之区，骋麟骥于漳滏之壤。斯诚幽显同忻，人灵共悦。臣之愚管，窃有惑焉。何者？嵩京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已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令国有九年

之粮，家有水旱之备。若乘之以羁绁，则所废多矣。一夫从役，举家失业。今复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銮驾所幸，腾践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礼射伊洛，士马无跋涉之劳，兆民有康哉之咏。可不美欤？”不从。诏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亲幸平第，见其诸子。寻正刺史，加征虏将军。

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前来台使颇好侵取，平乃画“履虎尾”、“践薄冰”于客馆，注颂其下，以示诫焉。加平东将军，征拜长兼度支尚书，寻正尚书，领御史中尉。

冀北刺史、京兆王愉反于信都，以平为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之。世宗临式乾殿，劳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发。欲上倾社稷，下残万姓。大义灭亲，夫岂获止？周公行之于古，朕亦当行之于今。委卿以专征之任，必令应期摧殄，务尽经略之规，勿亏推毂之寄也。何图今日言及斯事。”因嘘唏流涕。平对曰：“臣愉天迷其心，构此枭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总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应有征无战。脱守迷不悟者，当仰凭天威，抑厉将士，譬犹太阳之消微露，巨海之荡荧烛，天时人事，灭在昭然。如其稽颡军门，则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则鸣鼓衅钟。非陛下之事。”

平进次经县，诸军大集。夜有蛮兵数千斫平前垒，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贼攻围济州军，拔栅填堑，未满者数尺。诸将合战，无利而还，惮于更进。平亲入行间，劝以重赏，士卒乃前，大破逆众。愉时坠马，乃有一人下马授愉，止而斗死。乘胜逐北，至于城门，斩首数万级，遂围城烧门。愉与百余骑突门出走，遣统军叔孙头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给事黄门侍郎、秘书丞元梵宣旨慰劳。征还京师，以本官领相州大中正。

平先为尚书令高肇、侍御史王显所恨，后显代平为中尉，平加散骑常侍。显劾平在冀州隐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状，奏除平名。延昌初，诏复官爵，除其定冀之勋。前来良贱之讼，多有积年不决。平奏不问真伪，一以景明年前为限，于是争讼止息。武川镇民饥，镇将任款请贷未许，擅开仓赈恤，有司绳以费散之条，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济人，心无不善，世宗原之。迁中书令，尚书如故。肃宗初，转吏部尚书，加抚军将军。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勋，请酬以山河之赏。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开国公，食邑一千

五百户，缣二千五百匹。

先是，萧衍遣其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偷据西硖石，众至数万，以逼寿春。镇南崔亮攻之，未克，又与李崇乖贰。诏平以本官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诸军，东西州将一以禀之，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诏平长子奖以通直郎从。赐平缣帛百段、紫纳金装衫甲一领，赐奖缣布六十段、绛衲袄一领。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观者荣之。于是率步骑二千以赴寿春。平巡视硖石内外，知其盈虚之所。严勒崇、亮，令水陆兼备，克期齐举。崇、亮惮之，无敢乖互。频日交战，屡破贼军。安南将军崔延伯立桥于下蔡，以拒贼之援军。贼将王神念、昌义之等不得进救，祖悦守死穷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陆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军击其东面，然后鼓噪，南北俱上。贼众周章，东西赴战。屠贼外城，贼之将士相率归附。祖悦率其余众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斩祖悦，送首于洛，俘获甚众。以功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将军如故。

平还京师，灵太后见于宣光殿，赐以金装刀杖一口。时南徐州表云：萧衍堰淮水为患。诏公卿议之，平以为不假兵力，终自毁坏。及淮堰破，灵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敕平前鸣箫管，肃宗手赐缣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遗令薄葬。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帛七百匹。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于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处机密十有余年，有献替之称。所制诗赋箴谏咏颂，别有集录。

平长子奖，字遵穆，袭。容貌魁伟，有当世才度。自太尉参军事，稍迁通直郎、中书侍郎、直阁将军、吏部郎中、征虏将军，迁安东将军、光禄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书，出为抚军将军、相州刺史。初，元义擅朝，奖为其亲待，频居显要。灵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庄初，为散骑常侍、镇东将军、河南尹。奖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元颢入洛，颢以奖兼尚书右仆射，慰劳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害奖，传首洛阳。

出帝时，奖故吏通直散骑常侍宋游道上书理奖曰：“臣闻赏善罚恶，谓之二机，有道存焉，所贵不滥。是以子胥无罪，吴人痛之；郄宛不幸，国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奖，门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长，忠孝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誉。襟怀放暢，风神爽发；实廊庙之瑚琏，社稷之桢干。往岁，北海窃据，负扆当朝，王公卿士，俯眉从事。而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縶，自拔无由。托使

东南，情存避难，当时物论，谓其得所。然北海未败之日，徐州刺史元孚为其纯臣，莫之敢距，表启相望，迟速唯命。及皇舆返正，神器斯复，轻薄之徒，共生侥幸，诡言要赏，曲道求通，滥及善人，称为己力。若以奖受命贼朝，语迹成罪，便与天下共当此责。于时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经恩，方加酷滥。伊昔具臣，比肩贼所，身临河上，日寻干戈，时逢宽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独婴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论功者，见其边人且相慰悦，其有郭默生乱，刘胤悬首，事乃权宜，盖非实录。昔邓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虽小人，趣事君子，有怀旧恩，义兼人故，见其若此，久欲陈辞。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闭，垄树成行，内手扪心，顾怀愧慨。幸逢兴圣，理运唯新，虽曰纂戎，事同创革。频有大恩，被于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复。而奖杂木犹存，牛车未改。士感知乙，怀此无忘，轻率瞽言，干犯辇毂。伏愿天鉴，赐垂矜览，加其赠秩，慰此幽魂。”诏赠卫将军、冀州刺史。

子构，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齐受禅，爵例降。

构弟训，太尉默曹参军。

奖弟谐，字虔和。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参军，历尚书郎、徐州北海王颢抚军府司马，入为长兼中书侍郎。崔光引为兼著作郎，谐在史职，无所历意。加辅国将军、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除金紫光禄大夫，加卫将军。

元颢入洛，以为给事黄门侍郎。颢败，除名，乃为《述身赋》曰：

夫休咎相蹑，祸福相生。龟筮迷其兆，圣达蔽其萌。览成败于前迹，料趣舍于人情。咸争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连从车以载祸，多厩马以取刑。岂知夫一介独往，乃千乘所不能倾。伊薄躬之悔吝，无性命之淑灵。藉休庸于祖武，仰余烈于家声。徒从师以下学，乏游道于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实始筮之弱龄。爰释巾而从吏，谬邀宠于时明。

彼囗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汉。帝文笃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乱。掩四奥而同轨，穆三辰而贞观。威北暢而武戢，鼎南迁而文焕。异人相趋于绛阙，鸿生接武于儒馆。总群雅而同归，果方员而殊贯。伊滥吹之所从，初窃服于宰旅。奉盛王之高义，游兔园而容与。缀鸿鹭之末行，连英髦之茂序。

及伯舅之西伐，赫灵旗之东举。复奉役于前辕，仍执羁于后距。迫玄冬之暮岁，历关山之遐阻。风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乐在志其无端，悲涉物而多绪。俄宫车之晏驾，改乘辕而归予。

属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献囗以命宗，叨微躬于侯服。礼空文于覜飨，赋无征于汤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肃。忽忝命于建礼，游丹绮之重复。信兹选之为难，乃上应于列宿。阳源犹且自免，何称仲治与太叔。余生囗之萧散，本寓名而为仕。好不存于吏法，才实疏于政理。竟火烛之不事，徒博弈其贤已。窃自托于诸生，颇驰骋于文史。通人假其余论，士林察于囗理。乃妄涉于风流，遂饰辈于士子。且以自托，囗囗囗囗。

虽迩傒尘滓，而赏许云霞。栖闲虚以筑馆，背城阙而为家。带二学之高宇，远三市之狭邪。事虽俭而未陋，制有度而不奢。山隐势于复石，水回流于激沙。树先春而动色，草迎岁而发花。座有清谈之客，门交好事之车。或林嬉于月夜，或水宴于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艺之英华。羞绿芰与丹藕，荐朱李及甘瓜。虽惭洛水之名致，有类金谷之喧哗。聊自足于所好，岂留连于或号？思炯戒而自反，勖身名于所蹈。奉哲后之渊猷，赞崇麾于华奥。岂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劳。竟不留于三月，因病满而休告。

彼东观之清华，乃任隆于载笔。蔡一去而贻恨，张再选而有述。忽牵短而滥官，司惇史于藏室。惭班子之繁丽，微马生之简实。复通籍而延宠，陪帝扃之华密。信仪凤之所栖，乃丝文之自出。历五载而徘徊，犹官命之不改。谢能飞于无翼，故同滞于有待。晚加秩于戎章，乃囗号之斯在。

属运道之将季，谅冠屦之无碍。奄升御于鼎湖，忽流哀于四海。昔汉命之中微，皇统于是三绝。暨孝昌之陵陂，亦继囗而祸结。将《小雅》之诗废，复三纲之道灭。思跼蹐于时昏，独沉吟于运闭。遂退处于穷里，不外交于人世。及数反于中兴，驱时雄而电逝。既藉取乱之权，方乘转圆之势。俄隙开而守废，遂冠冕之毁裂。彼膏原而涂野，嗟卫肝与稽血。

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乱多。卢遁身于东掖，荀窘迹于南罗。时获逃于囗阜，仍窜宿于岩阿。首丘急于明发，东路长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沿洛而泛河。骛寸阴于不测，竟征鸟于归波。时在所而放命，连百万于山东。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与大风。肆吞噬于觜距，咸邑烬

而野空。径黎阳之寇聚，迫崖垒之沨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于舟中。备百罹于兹日，谅陈蔡之非穷。乘虎口而获济，陵阳侯而迅往。得投憩于濮阳，实陶卫之旧壤。望乡村而伫立，曾不遥之河广。闻虏马之夕嘶，见胡尘之昼上。

王略恢而庙胜，车徒发而雷响。扇风师之猛气，张天ＮＶ之层网。裁一鼓而冰销，俄氛昆之廓荡。昔蘧生之出奔，睹亡征于乱政。及季子之来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尔，本无傒于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优游于宸庆。复推斥于宦流，延光华于玺命。甫闻内侍之忝，复奉优加之令。何金紫之陆离，郁貂玉之相映。

时权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扰。何建武之明杰，茂雄姿于天表。忽灵命之有归，藉亲均而争绍。师出楚而飙发，旆陵江而云矫。辟阊阖之峥嵘，端冕旒于亿兆。神驾逝以流越，翠华飙而缭绕。苟命舛而数违，虽功深而祚夭。时难忽然已及，网罗周其四张。非五三之亲暱，罕徇节于汉阳。彼百僚之冠带，咸北面于西王。矧恩疏而任远，固身存而义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网于颓纲。甄大义以明罚，虚半列于周行。乃褫带而来反，驱下泽于故乡。

探宿志以内求，抚身途而自计。不诡遇以邀合，岂钓名以干世。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之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亦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因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愿自托于鱼鸟，永得性于飞沉。庶保此以获没，不再罪于当今。

孝静初，遭母忧，还乡里。征为魏尹，将军如故，以禫制未终，表辞。朝议亦以为优，仍许其让。萧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选行人，以谐兼散骑常侍，为聘使主。谐至石头，萧衍遣其主客郎范胥当接。谐问胥曰：“主客在郎官几时？”胥答曰：“我本训胄虎门，适复今任。”谐言：“国子博士不应左转为郎。”胥答曰：“特为接应远宾，故权兼耳。”谐言：“屈己济务，诚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转。”胥答曰：“自顾菲薄，不足对扬盛美，岂敢言屈？”胥问曰：“今犹尚暖，北间当小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鄴下，岂是测影之地？”谐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还鄴？”谐答曰：“不常厥邑，于兹五邦，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迁相耿，贵朝何为而迁？”谐答：“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俟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答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

于入洛，无乃自害也？有口之说，乃是俳谐，亦何足道！”萧衍亲问谐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几人？”谐对曰：“本朝多士，义等如林，文武贤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无其人，庸短造次，无以备启。”衍曰：“武王有乱臣十人。魏虽人物之盛，岂得顿如卿言？”谐曰：“愚谓周称十人，本举佐命，至于‘济济多士’，实是文王之诗。皇朝廊庙之才，足与周人有竞。”衍曰：“若尔，文足标异、武有冠绝者，便可指陈。”谐曰：“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经武，左右皇极，画一九州，悬衡四海。录尚书、汝阳王元叔昭、尚书令元世俊，宗室之秀，绾政朝端。左仆射司马子如、右仆射高隆之，并时誉民英，戮力匡辅。侍中高岳、侍中孙腾，勋贤忠亮，宣赞王猷。自余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辅弼幼主，永固基业，深不可言。”江南称其才辩。

使还，除大司农卿，加骠骑将军，转秘书监。遇偏风废顿。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时人悼惜之。赠骠骑大将军、卫尉卿、齐州刺史。所著文集，别有集录行于世。

长子岳，武定末，司徒祭酒。

岳弟庶，尚书南主客郎。

谐弟邕，字修穆。幼而俊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阳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俊秀才藻之美，为时所称。年二十五，卒。赠镇远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文。

史臣曰：邢峦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内参机揆，外寄折冲，其纬世之器欤？李平以高明干略，效智于时，出入当官，功名克著，盖赞务之英也。

列传第五十四 李崇崔亮

李崇，字继长，小名继伯，顿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袭爵陈留公，镇西大将军。

高祖初，为大使巡察冀州。寻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时巴氐扰动，诏崇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镇上洛。敕发陕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辞曰："边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诏代之，自然易帖。但须一宣诏旨而已，不劳发兵自防，使怀惧也。"高祖从之。乃轻将数十骑驰到上洛，宣诏绥慰，当即帖然。寻勒边戍，掠得萧赜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许人。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称绩。召还京师，赏赐隆厚。

以本将军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后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

车驾南征，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诏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人多应之，搔扰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诈称犯罪，逃亡归陆。陆纳之，以为谋主。数月，冀州斩陆送之，贼徒溃散。入为河南尹。

后车驾南讨汉阳，崇行梁州刺史。氐杨灵珍遣弟婆罗与子双领步骑万余，袭破武兴，与萧鸾相结。诏崇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率众数万讨之。崇槎山分进，出其不意，表里以袭。群氐皆弃灵珍散归，灵珍众减大半。崇进据赤土，灵珍又遣从弟建率五千人屯龙门，躬率精勇一万据鹫硖。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树塞路，鹫硖之口积大木，聚礧石，临崖下之，以拒官军。崇乃命统军慕容拒率众五千，从他路夜袭龙门，破之。崇乃自攻灵珍，灵珍连战败走，俘其妻子。崇多设疑兵，袭克武兴。萧鸾梁州刺史阴广宗遣参军郑猷、王思考率众援灵珍。崇大破之，并斩婆罗首，杀千余人，俘获猷等，灵珍走奔汉中。高祖在南阳，览表大悦，曰："使朕无西顾之忧者，李崇之功也。"以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本将军、梁州刺史。高祖手诏曰："今仇、陇克清，镇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实允远寄，故敕授梁州，用宁边服。便可善思经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灵珍偷据白水，崇击破之，

灵珍远遁。

世宗初，征为右卫将军，兼七兵尚书。寻加抚军将军，正尚书。转左卫将军、相州大中正。鲁阳蛮柳北喜、鲁北燕等聚众反叛，诸蛮悉应之，围逼湖阳。游击将军李晖先镇此城，尽力捍御，贼势甚盛。诏以崇为使持节、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蛮众数万，屯据形要，以拒官军。崇累战破之，斩北燕等，徙万余户于幽并诸州。世宗追赏平氐之功，封魏昌县开国伯，邑五百户。东荆州蛮樊安，聚众于龙山，僭称大号，萧衍共为脣齿，遣兵应之。诸将击讨不利，乃以崇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征蛮诸军事，进号镇南将军，率步骑以讨之。崇分遣诸将，攻击贼垒，连战克捷，生擒樊安，进讨西荆，诸蛮悉降。

诏以崇为使持节、兼侍中、东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赏罚之称。转中护军，出除散骑常侍、征南将军、扬州刺史。诏曰："应敌制变，算非一途，救左击右，疾雷均势。今朐山蚁寇，久结未殄，贼衍狡诈，或生诡劫，宜遣锐兵，备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坐敦威重，遥运声算。"延昌初，加侍中、车骑将军、都督江西诸军事，刺史如故。

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与兒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又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辨。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自款引。狱将决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迹其由绪。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报告，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重相报，所有资财，当不爱惜。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见雇几何，当放贤弟。若其不信，可见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当备财物。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曰："尔弟逃亡，何故妄认他尸？"庆宾伏引。更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崇断狱精审，皆此类也。

时有泉水涌于八公山顶。寿春城中有鱼无数，从地涌出；野鸭群飞入城，与鹊争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与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于女墙，城不没者二板而已。州府劝崇弃寿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国重恩，忝守籓岳，德薄招灾，致此大水。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脚，百姓瓦解，扬州之地，恐非国物。昔王尊慷慨，义感黄河；吾岂爱一躯，取愧千载？但怜兹士庶，无辜同死，可桴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守死此城，幸诸君勿言！"时州人裴绚等受萧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谋欲为乱，崇皆击灭之。崇以洪水为灾，请罪解任。诏曰："卿居籓累年，威怀兼暢，资储丰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泛滥，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辞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复业，便可缮甲积粮，修复城雉，劳恤士庶，务尽绥怀之略也。"崇又表请解州，诏报不听。是时非崇，则淮南不守矣。

崇沉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在州凡经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虎"，贼甚惮之。萧衍恶其久在淮南，屡设反间，无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无以措其奸谋。衍乃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欲以构崇。崇表言其状，世宗屡赐玺书慰勉之。赏赐珍异，岁至五三，亲待无与为比。衍每叹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

肃宗践祚，褒赐衣马。及萧衍遣其游击将军赵祖悦袭据西硖石，更筑外城，逼徙缘淮之人于城内。又遣二将昌义之、王神念率水军溯淮而上，规取寿春。田道龙寇边城，路长平寇五门，胡兴茂寇开霍。扬州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诸将，与之相持。密装船舰二百余艘，教之水战，以待台军。萧衍霍州司马田休等率众寇建安，崇遣统军李神击走之。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要其走路，破之于濡水，俘斩三千余人。灵太后玺书劳勉。

许昌县令兼纟宁麻戍主陈平玉南引衍军，以戍归之。崇自秋请援，表至十余。诏遣镇南将军崔亮救硖石，镇东将军萧宝夤于衍堰上流决淮东注。朝廷以诸将乖角，不相顺赴，乃以尚书李平兼右仆射，持节节度之。崇遣李神乘斗舰百余艘，沿淮与李平、崔亮合攻硖石。李神水军克其东北外城，祖悦力屈乃降，语在《平传》。朝廷嘉之，进号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势日增。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北更立船楼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篱，至两岸，蕃板装治，四箱解合，贼至举用，不战解下。又于楼船之北，连覆大船，东西竟水，防贼火□伐。又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后十余上，肃宗乃以元志代之。寻除都督冀

定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仪同如故。不行。

崇上表曰：

臣闻世室明堂，显于周夏；二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轨。养黄发以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国久长，风徽万祀者也。故孔子称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首。国无黉序之风，野有非时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世。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遗文灿然，方轨前代。

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徙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剑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簣。

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缮，□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形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失望也。

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此，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化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则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晏，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征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宇，显丽于中。道发明令，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

岂不休欤！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苟使魏道熙缉，元首唯康，尔乃经营，未为晚也。

灵太后令曰：“省表，具悉体国之诚。配飨大礼，为国之本，比以戎马在郊，未遑修缮。今四表晏宁，年和岁稔，当敕有司别议经始。”

除中书监、骠骑大将军，仪同如故。又授右光禄大夫，出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诸军事、本将军、定州刺史，仪同如故。征拜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骠骑、仪同如故。迁尚书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于决断，受纳辞讼，必理在可推，始为下笔，不徒尔收领也。然性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巨万，营求不息。子世哲为相州刺史，亦无清白状。鄴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

蠕蠕主阿那□褱率众犯塞，诏崇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崇辞于显阳殿，戎服武饰，志气奋扬，时年六十九，干力如少。肃宗目而壮之，朝廷莫不称善。崇遂出塞三千余里，不及贼而还。

后北镇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响应。征北将军、临淮王彧大败于五原，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贼众日甚。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诏曰：“朕比以镇人构逆，登遣都督临淮王克时除翦。军届五原，前锋失利，二将殒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复陷凶手。恐贼势侵淫，寇连恆朔。金陵在彼，夙夜忧惶。诸人宜陈良策，以副朕怀。”吏部尚书元修义曰：“强寇充斥，事须得讨。臣谓须得重贵，镇压恆朔，总彼师旅，备卫金陵。”诏曰：“去岁阿那□褱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长驱塞北，返旆榆关，此亦一时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镇为州，罢削旧贯。朕于时以旧典难革，不许其请。寻李崇此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难追，为复略论此耳。朕以李崇国戚望重，器识英断，意欲还遣崇行，总督三军，扬旌恆朔，除彼群盗。诸人谓可尔以不？”仆射萧宝夤等曰：“陛下以旧都在北，忧虑金陵，臣等实怀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实合群望。”崇启曰：“臣实无用，猥蒙殊宠，位妨贤路，遂充北伐。徒劳将士，无勋而还，惭负圣朝，于今莫已。臣以六镇幽垂，与贼接对，鸣柝声弦，弗离旬朔。州名差重于镇，谓实可悦彼心，使声教日扬，微尘去塞。岂敢导此凶源，开生贼意。臣之愆负，死有余责。属陛下慈宽，赐全腰领。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所不敢辞。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敌场，更愿英贤，收功盛日。”

于是诏崇以本官加使持节、开府、北讨大都督，抚军将军崔暹，镇

军将军、广陵王渊皆受崇节度。又诏崇子光禄大夫神轨，假平北将军，随崇北讨。崇至五原，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贼遂并力攻崇。崇与广陵王渊力战，累破贼众，相持至冬，乃引还平城。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崇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渊。

后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时除安乐王鉴为徐州刺史以讨法僧，为法僧所败，单马奔归。乃诏复崇官爵，为徐州大都督，节度诸军事。会崇疾笃，乃以卫将军、安丰王延明代之。除改开府、相州刺史，侍中、将军、仪同并如故。孝昌元年薨于位，时年七十一。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武康。后重赠太尉公，增邑一千户，余如故。

长子世哲，性轻率，供奉豪侈。少经征役，颇有将用。自司徒中兵参军，超为征虏将军、骁骑将军。寻迁后将军，为三关别将，讨群蛮，大破之，斩萧衍龙骧将军文思之等。还拜鸿胪少卿。性倾巧，善事人，亦以货赂自达。高肇、刘腾之处势也，皆与亲善，故世号为“李锥”。肃宗末，迁宗正卿，加平南将军，转大司农卿，仍本将军。又改授太仆卿，加镇东将军。寻出为相州刺史，将军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细人，迁徙佛寺，逼买其地，广兴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后，征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毁发其宅，表其罪过。后除镇西将军、泾州刺史，赐爵卫国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赙帛五百匹、朝服一袭，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轨，受父爵陈留侯。自给事中，稍迁员外常侍、光禄大夫。累出征讨，颇有将领之气。孝昌中，为灵太后宠遇，势倾朝野。时云见幸帷幄，与郑俨为双，时人莫能明也。频迁征东将军、武卫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常领中书舍人。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州反，诏神轨与都督源子邕等讨平之。武泰初，蛮帅李洪扇动诸落，伊阙已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诏神轨为都督，破平之。尔朱荣之向洛也，复为大都督，率众御之。出至河桥，值北中不守，遂便退还。寻与百官候驾于河阴，仍遇害焉。建义初，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空公、相州刺史，谥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元孙，刘骏尚书郎。刘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孙讨文秀，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于历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

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于冲，冲召亮与语，因谓亮曰：“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记之不？”亮即为诵之，涕泪交零，声韵不异。冲甚奇之，迎为馆客。冲谓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宽和笃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彻，汝宜敬之。二人终将大至。”冲荐之为中书博士。转议郎，寻迁尚书二千石郎。

高祖在洛，欲创革旧制，选置百官。谓群臣曰：“与朕举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给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烦卿辈也。”驰驿征亮兼吏部郎。俄为太子中舍人，迁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亮虽历显任，其妻不免亲事舂簸。高祖闻之，嘉其清贫，诏带野王令。世宗亲政，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吏部郎，领青州大中正。亮自参选事，垂将十年，廉慎明决，为尚书郭秬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选事不办。”

寻除散骑常侍，仍为黄门。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侍中、广平王怀以母弟之亲，左右不遵宪法，敕亮推治。世宗禁怀不通宾客者久之。后因宴集，怀恃亲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责之，即起于世宗前，脱冠请罪，遂拜辞欲出。世宗曰：“广平粗疏，向来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诏亮复坐，令怀谢焉。亮外虽方正，内亦承候时情，宣传左右。郭神安颇被世宗识遇，以弟托亮，亮引为御史。及神安败后，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卢昶宣旨责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嘱请？”亮拜谢而已，无以上对。转都官尚书，又转七兵，领廷尉卿，加散骑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抚御失和，诏亮驰驿安抚。亮至，劾昞，处以大辟，劳赉绥慰，百姓帖然。

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梁，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咸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恆，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像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唯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亮性公清，敏于断决，所在并号称职，三辅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诏赐衣马被褥。后纳其女为九嫔。征为太常卿，摄吏部事。

肃宗初，出为抚军将军、定州刺史。萧衍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硖石。诏亮假镇南将军，齐王萧宝夤镇东将军，章武王融安南将军，并使持节、都督诸军事以讨之。灵太后劳遣亮等，赐戎服杂物。亮至硖石，祖悦出城逆战，大破之。贼复于城外置二栅，欲拒官军，亮焚击破之，杀三千余人。亮与李崇为水陆之期，日日进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进军，共平硖石，语在《平传》。灵太后赐亮玺书曰："硖石既平，大势全举，淮堰孤危，自将奔遁。若仍敢游魂，此当易以立计，擒翦蚁徒，应在旦夕。将军推毂所凭，亲对其事，处分经略，宜共协齐，必令得扫荡之理，尽彼遗烬也。随便守御，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获，无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为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别宣。"以功进号镇北将军。

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兼进，以讨堰贼。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而发。平表曰："臣以萧衍将湛僧珍、田道龙游魂境内，犹未收迹，义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权据下蔡，别将甕生即住东岸，与亮接势，以防桥道。臣发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敕更有处分，而亮已辄还京。按亮受付东南，推毂是托，诚应忧国忘家，致命为限。而始届汝阴，盘桓不进；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营土山攻道，并不克就。损费粮力，坐延岁序。赖天威远被，士卒愤激，东北腾上，垂至北门；而亮迟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硖石，宜听处分，方更肆其专恣，轻辄还归。此而不纠，法将焉寄？按律'临军征讨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军还先归者流'。军罢先还，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停，委弃而反，失乘胜之机，阙水陆之会？缘情据理，咎深'故留'。今处亮死，上议。"灵太后令曰："亮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损威棱，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几，庶兹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及平至，亮与争功于禁中，形于声色。

寻除殿中尚书，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邀

幸，得为吏部尚书。当其壮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难之任。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尽忠竭力，不为贻厥之累。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可静念吾言，当为汝论之。吾兼正六为吏部郎，三为尚书，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当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转侍中、太常卿，寻迁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时刘腾擅权，亮托妻刘氏，倾身事之，故频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识者讥之。转尚书仆射，加散骑常侍。正光二年秋，疽发于背，肃宗遣舍人问疾，亮上表乞解仆射，送所负荷及印绶，诏不许。寻卒，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赗物七百段、蜡三百斤。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贞烈。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并强干善于当世。

士安，历尚书比部郎，卒于谏议大夫。赠左将军、光州刺史。无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继。

乾亨，武定中，尚书都兵郎中。

士和，历司空主簿、通直郎。从亮征硖石，以军勋拜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西道行台、元修义左丞，行泾州事。萧宝夤之在关中，高选僚佐，以为督府长史。时莫折念生遣使诈降，宝夤表士和兼度支尚书，为陇右行台，令入秦抚慰，为念生所害。

士泰，历给事中、司空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司空司马。肃宗末，荆蛮侵斥，以士泰为龙骧将军、征蛮别将。事平，以功赐爵五等男。建义初，遇害于河阴。赠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文肃。子肇师，袭爵。武定末，中书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请。卒于征虏长史，赠南阳太守。子思韶，从亮征硖石，以军功赐爵武城子，为冀州别驾。

敬默弟隐处，青州州都。亮以其贱出，殊不经纪，论者讥焉。

亮从父弟光韶，事亲以孝闻。初除奉朝请。光韶与弟光伯双生，操业相侔，特相友爱。遂经吏部尚书李冲，让官于光伯，辞色恳至。冲为奏闻，高祖嘉而许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为司空行参军，复请让从叔和，曰："臣诚微贱，未登让品，属逢皇朝，耻无让德。"和亦谦退，辞而不当。高祖善之，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寻敕光韶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

肃宗初，除青州治中，后为司空骑兵参军，又兼司徒户曹。出为济州辅国府司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访焉。迁青州平东府长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断，民吏畏爱之。入为司空从事中郎，以母老解官归养，赋诗展意，朝士属和者数十人。久之，征为司徒谘议，固辞不拜。光韶性严毅，声韵抗烈，与人平谈，常若震厉。至于兄弟议论，外闻谓为忿怒，然孔怀雍睦，人少逮之。

孝庄初，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众，攻逼州郡。刺史元俊忧不自安，州人乞光韶为长史以镇之。时阳平路回寓居齐土，与杲潜相影响，引贼入郭。光韶临机处分，在难确然。贼退之后，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发使慰劳焉。寻为东道军司。及元颢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而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欣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梁国，称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资仇敌，贼臣乱子，旷代少俦！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张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征士张僧皓咸云："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

寻征辅国将军、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长史，加左将军，俄迁廷尉卿。时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阳城王徽，尚书令、临淮王彧，吏部尚书李神俊，侍中李彧，并势望当时，皆

为莹求宽。光韶正色曰：“朝贤执事，于舜之功未闻有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其执意不回如此。

永安末，扰乱之际，遂还乡里。光韶博学强辩，尤好理论，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榷而论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于财，而性俭吝，衣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其家资产，皆光伯所营。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后送还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贷，仆不知也。”竟不纳。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继室兄女，而弼贪婪，多诸不法，光韶以亲情，亟相非责，弼衔之。时耿翔反于州界，弼诬光韶子通与贼连结，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与之辩争，辞色不屈。会樊子鹄为东道大使，知其见枉，理出之。时人劝令诣樊陈谢，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劳往也。”子鹄亦叹尚之。后刺史侯渊代下疑惧，停军益都，谋为不轨。令数百骑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胁之，责以谋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须有名义，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父老知复何计？”渊虽恨之，敬而不敢害。寻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不起。

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屡变，闭门却扫，吉凶断绝。诫子孙曰：“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但以禄命有限，无容希世取进。在官以来，不冒一级，官虽不达，经为九卿。且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也。吾既运薄，便经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后，不须合也。然赠谥之及，出自君恩，岂容子孙自求之也，勿须求赠。若违吾志，如有神灵，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兒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榇，亦可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贾思同申启，称述光韶，赠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书郎、青州别驾。后以族弟休临州，遂申牒求解。尚书奏：“按礼：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诸父，封君之孙得尽臣。计始封之君，即是世继之祖，尚不得臣，况今之刺史，既非世继，而得行臣吏之节、执笏称名者乎？检光伯请解，率礼不愆，请宜许遂，以明道教。”灵太后令从之。寻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满，依例奏代。肃宗诏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著，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兄弟忠孝，宜有甄录。可更申三年，以厉风化。”后历太傅谘议参军。

前废帝时，崔祖螭、张僧皓起逆，攻东阳，旬日之间，众十余万。

刺史、东莱王贵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劳。兄光韶曰：“城民陵纵，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气甚盛。古人有言‘众怒如水火焉’，以此观之，今日非可慰谕止也。”贵平强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摄万里，而经略大事，不与国士图之。所共腹心，皆趋走群小。既不能绥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观待其衰挫。蹙迫小弟，从为无名之行。若单骑独往，或见拘絷；若以众临之，势必相拒敌。悬见无益也。”贵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数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群情所系，虑人劫留，防卫者众。外人疑其欲战，未及晓谕，为飞矢所中，卒。赠征东将军、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驾。

史臣曰：李崇以风质英重，毅然秀立，任当将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达后事，动有名迹，于断年之选，失之逾远，救弊未闻，终为国蠹，“无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国士之风矣。

列传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

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黄门、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寻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叙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

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见于色。有毁恶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皇兴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高祖闻而嘉之。虽处机近，曾不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如是。又从驾破陈显达。世宗即位，正除侍中。

初，光与李彪共撰国书。太和之末，彪解著作，专以史事任光。彪寻以罪废。世宗居谅暗，彪上表求成《魏书》，诏许之，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迁太常卿，领齐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答曰：

臣谨按：《汉书·五行志》：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鸡化为雄，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臣窃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

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贼”，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矣。向、邕并博达之士，考物验事，信而有证，诚可畏也。

臣以邕言推之，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招福；暗主视之弥慢，所用致祸。《诗》、《书》、《春秋》、秦、汉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观者也。今或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计，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为怨伤之魂。义阳屯师，盛夏未返；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输，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贾谊哭叹、谷永切谏之时。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陛下为民父母，所宜矜恤。国重戎战，用兵犹火，内外怨弊，易以乱离。陛下纵欲忽天下，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先帝经营劬劳也？

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警天地之意，礼处左右，节其贵越。往者邓通、董贤之盛，爱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飨加罕，宴宗或阙，时应亲肃郊庙，延敬诸父。检访四方，务加休息，爰发慈旨，抚赈贫瘼。简费山池，减撤声饮，昼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刍荛，进贤黜佞。则兆庶幸甚，妖弭庆进，祯祥集矣。

世宗览之，大悦。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于是礼光愈重，加抚军将军。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焱□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者，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谷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鵩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东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

四年秋，除中书令，进号镇东将军。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

延昌元年春，迁中书监，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东宫，召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渊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今当为太子师傅。"光起拜固辞，诏不许。即命肃宗出，从者十余人，敕以光为傅之意，令肃宗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肃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于是赐光绣彩一百匹，琛、渊等各有差。寻授太子少傅。三年，迁右光禄大夫，侍中、监如故。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迎肃宗于东宫，安抚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后二日，广平王怀扶疾入临，以母弟之亲，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诸人皆愕然相视，无敢抗对者。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惠蔚首尾五载，无所厝意。至是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著作。四月，迁特进。五月，以奉迎肃宗之功，封光博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七月，领国子祭酒。八月，诏光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寻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灵太后临朝之后，光累表逊位。于忠擅权，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表至十余上。灵太后优答不许。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肃宗经。初，光有德于灵太后，语在《于忠传》。四月，更封光平恩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朝阳伯转授第二子勖。其月，敕赐羊车一乘。

时灵太后临朝，每于后园亲执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因以致谏曰："孔子云：'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谓礼、乐、书、数、射、御。明前四业，丈夫妇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

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贤妃烈媛，母仪家国，垂训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怀德，率遵仁礼。是以汉后马邓，术迈祖考，羊嫔蔡氏，具体伯喈。伏惟皇太后，含圣履仁，临朝阐化，肃雍恺悌，靖徽齐穆，孝祀通于神明，和风溢于区宇。因时暇豫，清暑林园，远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发，必中正鹄，威灵遐暢，义震上下。文武慑心，左右悦目，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不窥重仞，安见富美。天情冲谦，动容祗愧，以为举非蚕织，事存无功，岂谓应乾顺民，裁成辅相者哉。臣不胜庆幸，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其集具在内，伏愿以时披览，仰裨未闻。息弯挟之劳，纳闲拱之泰，颐精养寿，栖神翰林。”

是秋，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光表谏曰：“《礼记》云：‘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纪陈、宋、齐之女并为周王后，无适本国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许嫁唁兄，又义不得；卫女思归，以礼自抑；《载驰》、《竹竿》所为作也。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传皆缀集，以垂来咏。昨轩驾频出，幸冯翊君、任城王第，虽渐中秋，余热尚蒸，衡盖往还，圣躬烦倦。丰厨嘉醴，罄竭时羞，上寿弗限一觞，方丈甘逾百品，旦及日斜，接对不憩，非谓顺时而游，奉养有度。纵云辇崇凉，御筵安暢，左右仆侍，众过千百，扶卫跋涉，袍甲在身，蒙曝尘日，涣汗流离，致时饥渴，餐饭不赡，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昔人称陛下甚乐，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灵炳曜，坤仪挺茂，诞育帝躬，维兴魏道。德逾文母，仁迈和憙。亲以天至，远异莫间；爱由真固，非俟虚隆。纡屈銮驾，降临闉里，荣光帝京，士女藻悦。白首之耋，欣遇牺年；青衿之童，庆属唐日。千载之所难，一朝之为易，非至明超古，忘骄释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来，莫正斯美，兴居出入，自当坦然，岂同往嫌，曲有矫避。但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贻厥后矩，天下为公，亿兆己任。专荐郊庙，止决大政，辅养神和，简息游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臣过荷恩荣，所知必尽，嘿嘿唯唯，愚窃未敢，轻陈狂瞽，分贻宪坐。”

神龟元年夏，光表曰：“《诗》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书》始稽古，《易》本山火，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口实，匡张训说。安世记箧于汾

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论，充汉帝之坐；孟皇片字，悬魏王之帐。前哲之宝重坟籍，珍爱分篆，犹若此之至也。矧乃圣典鸿经，炳勒金石，理为国楷，义成家范，迹实世模，事则人轨，千载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毁，积榛棘而弗扫，为鼯鼬之所栖宿，童竖之所登踞者哉！诚可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纵睿，垂心初学，儒业方熙。皇太后钦明慈淑，临制统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将披云台而问礼，拂麟阁以招贤。诚宜远开阙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庙，旧校为墟，子衿永替。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也？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余载，计末向二十纪矣。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道俗诸用，稍有发掘，基蹠泥灰，或出于此。皇都始迁，尚可补复，军国务殷，遂不存检。官私显隐，渐加剥撤。播麦纳菽，秋春相因，囗生蒿杞，时致火燎，由是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职忝胄教，参掌经训，不能缮修颓坠，兴复生业，倍深惭耻。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

二年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光表谏曰：“伏见亲升上级，伫跸表刹之下，祗心图构，诚为福善。圣躬玉趾，非所践陟，臣庶恇惶，窃谓未可。按《礼记》：‘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古贤有言：策画失于庙堂，大人蹶于中野。《汉书》：上欲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停舆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车败马惊，奈高庙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庙出，欲御楼船。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以血污车轮。’乐正子春，曾参弟子，亦称至孝，固自谨慎，堂基不过一尺，犹有伤足之愧。永宁累级，阁道回隘，以柔懦之宝体，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礼》：将祭宗庙，必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然后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方加雕缋，饰丽丹青，人心所祗，锐观滋甚，登者既众，异怀若面。纵一人之身恆尽诚洁，岂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独升，必有扈侍，惧或忘慎，非饮酒茹荤而已。昨风霾暴兴，红尘四塞，白日昼昏，特可惊畏。《春秋》：宋、卫、陈、郑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祸。去皇兴中，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虽梓慎、裨灶之明，尚不能逆克端兆。变起仓卒，预备不虞。天道幽远，自昔深诫。墟墓必哀，庙社致敬，望茔凄恸，入门耸栗，适墓不登陇，

未有升陟之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其下无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经》，宝塔高华，堪室千万，唯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独称三宝阶，从上而下，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超世奇绝，莫可而拟。恭敬拜跽，悉在下级。远存瞩眺，周见山河，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凑集。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盖心信为本，形敬乃末，重实轻根，靖实躁君，恭己正南面者，岂月乘峻极，旬御层阶。今经始既就，子来自劝，基构已兴，雕绚渐起，紫山华台，即其宫也。伏愿息躬亲之劳，广风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条限，以遏嚣污，永归清寂。下竭肃穆之诚，上展瞻仰之敬。勿践勿履，显固亿龄，融教阐悟，不其博欤？”

九月，灵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谏曰：“伏闻明后当亲幸嵩高，往还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遂，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还，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辕关峭险，山路危狭，圣驾清道，当务万安。乘履涧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数百，飘曝弥日，仰亏和豫。七庙上灵，容或未许；亿兆下心，实用悚栗。且藏蛰节远，昆虫布列，蠉蠕之类，盈于川原，车马辗蹈，必有类杀。慈矜好生，应垂未测，诚恐悠悠之议，将谓为福兴罪。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抚之，犹惧离散，乃于收敛初辰，致此行举，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远览虞舜，恭己无为；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动循典防，纳诸轨仪，委司责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悦。”灵太后不从。

正光元年冬，赐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肃宗亲释奠国学，光执经南面，百僚陪列。司徒、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夏四月，以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如故。光表固辞历年，终不肯受。

八月，获秃鹫鸟于宫内，诏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此即《诗》所谓‘有鹫在梁’，解云‘秃鹫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俊，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人以为不善，是以张琺恶任□，贾谊忌鵩。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诫，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晏然不以为惧。准诸

往义，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餐啄，一食之费，容过斤镒。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陛下学通《春秋》，亲览前事，何得口咏其言，行违其道！诚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贤，消灾集庆。放无用之物，委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肃宗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

诏召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三年六月，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九月，进位太保，光又固辞。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笃不归。四年十月，肃宗亲临省疾，诏断宾客，中使相望，为止声乐，罢诸游眺。拜长子励为齐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气力虽微，神明不乱。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肃宗闻而悲泣，中使相寻，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四百斤，大鸿胪监护丧事。车驾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于路，为减常膳，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诵读之处，未尝不改容凄悼。五年正月，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后部鼓吹、班剑，依太保、广阳王故事，谥文宣公。肃宗祖丧建春门外，望□需哀感，儒者荣之。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

光宽和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广、黄琼之为人，故为气概者所不重。始领军于忠以光旧德，甚信重焉，每事筹决，光亦倾身事之。元叉于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见杀，清河王怿遇祸，光随时俯仰，竟不匡救，于是天下讥之。自从贵达，罕所申荐。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云敬徽为荆州五陇戍主，女随夫行，常虑寇抄，南北分张，乞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集京师。肃宗许之。时人比之张禹。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为太常，让刘芳；为少傅，让元暐、穆绍、甄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怿、任城王澄；为车骑、仪同，让江阳王继，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皆顾望时情，议者以为矫饰。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

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以贵重为后坐疑于讲次。凡所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五十余卷，别有集。光十一子，励、勖、勔、劝、劼、勉、勍、勃、、、勉。

励，字彦德，器学才行最有父风。举秀才，中军彭城王参军、秘书郎中，以父光为著作，固辞不拜。历员外郎、骑侍郎、太尉记室、散骑侍郎，以继母忧去职。神龟中，除司空从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书侍郎。领军将军元义为明堂大将，以励为长史。与从兄鸿俱知名于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诏拜征虏将军、齐州刺史。以父寝疾，衣不解带。及光薨，肃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于本乡，又诏遣主书张文伯宣吊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诏除太尉长史，仍为齐州大中正，袭父爵。建义初，遇害河阴，时年四十八。赠侍中、卫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袭。武定末，太尉。属齐受禅，爵例降。

挹弟损，仪同开府主簿。

勖，武定末，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朝阳伯。齐受禅，例降。

勔，字彦儒，亦有父风。司空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宁远将军、清河太守，带槃阳镇将。为逆贼崔景安所害。赠征虏将军、齐州刺史。

子权，太尉参军事。

劼，武定中，中书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颇有受纳，御史案之，乃与守者俱逃。后除梁郡太守，会遭所生母忧，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免丧之后，遂菜食终世。恭宽接下，修身厉节。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鸿，字彦鸾。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鸿与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悬瓠叛。诏镇南将军邢峦讨之，以鸿为行台镇南长史。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僚，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囗僚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

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复加中坚将军，常侍、领郎如故。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其年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呈，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录，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轨。于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

雄，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邠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长，卉服、断发之酋，莫不请朔率职，重译来庭。隐愍鸿济之泽，三乐击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世。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伏惟高祖，以大圣应期，钦明御运，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创不世之法，开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阳继统，睿武承天。应符屈己，则道高三、五；颐神至境，则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远迈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导礼革俗之风，昭文变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鱼，穆兹寒暑。而况愚臣沐浴太和，怀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砥砺木石之心哉？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按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奉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

鸿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

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秘书郎。后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曰："臣亡考故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鸿，不殒家风，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年止壮立，便斐然怀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撰缉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傥或浅陋，不回睿赏，乞藏秘阁，以广异家。"子元后谋反，事发逃窜，会赦免。寻为其叔鹍所杀。

光从祖弟长文，字景翰。少亦徙于代都，聪敏有学识。太和中，除奉朝请。迁洛，拜司空参军事，营构华林园。后兼员外散骑常侍，为宕昌使主。还，授给事中、本国中正、尚书库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为诸州造仗都使、齐州太原太守、雍州抚军府长史。以廉慎称。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太府少卿，丞相、高阳王雍谘议参军，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虏将军、平州刺史。还家专读佛经，不关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赠使持节、征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虏将军、徐州征东府长史。

长文从弟庠，字文序。有干用。初除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频使高丽，转步兵校尉，又转司空掾，领左右直长。出除相州长史，还，拜河阴、洛阳令，以强直称。迁东郡太守。元颢寇逼郡界，庠拒不从命，弃郡走还乡里。孝庄还宫，赐爵平原伯，拜颍川太守。二年五月，为城民王早、兰宝等所害。后赠骠骑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

子罕，袭爵。齐受禅，例降。

光族弟荣先，字隆祖。涉历经史，州辟主薄。

子铎，有文才。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铎弟觐，宁远将军、羽林监。

史臣曰：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渊长。高祖归其才博，许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历事三朝，师训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顾怀大雅，托迹中庸，其于容身之讥，斯乃胡广所不免也。鸿博综古今，立言为事，亦才志之士乎？

列传第五十六 甄琛高聪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甄邯后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闺门之内，兄弟戏狎，不以礼法自居。颇学经史，称有刀笔，而形貌短陋，鲜风仪。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常令秉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惕然惭感，遂从许叡、李彪假书研习，闻见益优。

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高祖知赏。转通直散骑侍郎，出为本州征北府长史，后为本州阳平王颐卫军府长史。世宗践祚，以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转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

王者道同天壤，施齐造化，济时拯物，为民父母。故年谷不登，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顺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损躬无吝，如或所聚，唯为赈恤。是以《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民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障护虽在公，更所以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长，惠及子孙；一运之君，泽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养，以为国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规。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与黔首障护，假获其利，是犹富专口断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也。

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济其用，或巢宇以诲其居，或教农以去其饥，或训衣以除其敝。故周《诗》称"教之诲之，饮之食之"，皆所以抚覆导养，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识无远尚，每观上古爱民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酆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弃宝得民，硕鼠以受财失众。君王之义，宜其高矣；魏之简税，惠实远矣。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国怨则示化有亏，民贫则君无所取。愿弛兹盐禁，使沛然远及，依

《周礼》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

诏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陈。付八座议可否以闻。”

司徒、录尚书、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备，或无可贬。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古之善为治者，莫不昭其胜途，悟其远理，及于救世，升降称时。欲令丰无过溢，俭不致敝，役养消息，备在厥中，节约取足，成其性命。如不尔者，焉用君为？若任其生产，随其啄食，便是刍狗万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术广，恆恐财不周国，泽不厚民。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川，轻在民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彻商贾给戎战，赋四民赡军国，取乎用乎，各有义已。禁此渊池，不专大官之御；敛此匹帛，岂为后宫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犹积而散之，将焉所吝？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济生民，非为富贿藏货。不尔者，昔之君子何为然哉？是以后来经图，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鉴之流，疑兴复盐禁。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明识，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参论理要，宜依前式。”诏曰：“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治者也，可从其前计，使公私并宜，川利无拥。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

诏琛参八座议事。寻正中尉，常侍如故。迁侍中，领中尉。琛俯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治，率多下吏。于时赵修盛宠，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至修奸诈事露，明当收考，今日乃举其罪。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琛曾拜官，诸宾悉集，峦乃晚至，琛谓峦曰：“卿何处放蛆来，今晚始顾？”虽以戏言，峦变色衔忿。及此，大相推穷。司徒公、录尚书、北海王详等奏曰：“臣闻党人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虽宠必诛，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灵基于永业者也。伏惟陛下，纂圣前晖，渊鉴幽慝，恩断近习，宪轨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鸿猷于焉永泰。谨按：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擿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奢暴，声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绸缪结纳，

以为朋党，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不实不忠，实合贬黜。谨依律科徒，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交游之道，不依恆度，或晨昏从就，或吉凶往来；至乃身拜其亲，妻见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请托。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奏可。琛遂免归本郡，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

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长史。及贵达，不复请归，至是乃还供养。数年，遭母忧。母钜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后食焉。琛母服未阙，复丧父。琛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专事产业，亲躬农圃，时以鹰犬驰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犹上表陈情。

久之，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琛，高祖时兼主客郎，迎送萧赜使彭城刘缵，琛钦其器貌，常叹咏之。缵子晰为朐山戍主。晰死，家属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余矣，乃纳晰女为妻。婚日，诏给厨费，琛深所好悦，世宗时调戏之。卢昶败于朐山，诏琛驰驿检按。

迁河南尹，加平南将军，黄门、中正如故。琛表曰：“《诗》称‘京邑翼翼，四方是则’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凡使人攻坚木者，必为之择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盘根错节，乱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非贞刚精锐，无以治之。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廕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廕结贵

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惬。王者立法，随时从宜，改弦易调，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之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

转太子少保，黄门如故。大将军高肇伐蜀，以琛为使持节、假抚军将军，领步骑四万为前驱都督。琛次梁州獠亭，会世宗崩，班师。高肇既死，以琛肇之党也，不宜复参朝政，出为营州刺史，加安北将军。岁余，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时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镇西将军、凉州刺史，犹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处之于内。寻征拜太常卿，仍以本将军出为徐州刺史。及入辞肃宗，琛辞以老，诏除吏部尚书，将军如故。未几，除征北将军、定州刺史，衣锦昼游，大为称满。治体严细，甚无声誉。崔光辞司徒之授也，琛与光书，外相抑扬，内实附会也。光亦揣其意，复书褒美以悦之。征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正光五年冬卒。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万、物七百段、蜡三百斤。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后部鼓吹。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镳，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泛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琛之流，无不

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民曰孝’，宜谥曰孝穆公。自今已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必准人立谥，不得甚加优越。复仍踵前来之失者，付法司科罪。”从之。琛祖载，肃宗亲送，降车就舆，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诸子。琛性轻简，好嘲谑，故少风望。然明解有干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肃宗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

琛长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释褐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世宗遣白衣吴仲安敕怀宽放，怀固执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废，卒于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习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颂》十二篇，文多不载，优诏报之。琛启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任城王澄为司徒，引为功曹参军。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

肃宗末，定州刺史、广阳王渊被征还朝。时楷丁忧在乡，渊临发，召楷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鄺，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既外寇将逼，恐有内应，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杨津等至，楷乃还家。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载棺巡城，示相报复。

孝庄时，征为中书侍郎。尔朱荣之死，帝以其堪率乡义，除试守常山太守，赐绢二百匹。出帝初，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齐文襄王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楷弟宽，字仁规。自员外散骑侍郎、本州别驾，稍迁太尉从事中郎、治书侍御史。武定初，谢病还乡，卒于家。

僧林，终于乡里。

琛从父弟密，字叔雍。清谨少嗜欲，颇涉书史。太和中，奉朝请。密疾世俗贪竞，乾没荣宠，曾作《风赋》以见意。后参中山王英军事。英钟离败退，乡人苏良没于贼手，密尽私财以赎之。良既归，倾资报密，密一皆不受，谓良曰："济君之日，本不求货，岂相赎之意也？"

历太尉铠曹，迁国子博士。肃宗末，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时贼帅葛荣侵扰河北，裴衍、源子邕败没，人情不安，诏密为相州行台，援守鄴城。庄帝以密全鄴之勋，赏安市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廷尉少卿，寻转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车骑将军、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誉。出为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兴和四年卒。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靖。

长子俭，字元恭。官至前将军、太中大夫。卒。

俭弟颐，有才学，亦早卒。

琛同郡张纂，字伯业。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太祖平中山，入国。世祖时，拜中书侍郎。真君元年，关右慰劳大使。二年，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卒，赠征东将军、燕州刺史，谥曰穆。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太和中，释褐奉朝请，稍迁伏波将军、任城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带魏昌县令，吏民安之。后为北中府司马，久之，除乐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纳，闻御史至，弃郡逃走，于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赠使持节、都督冀定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业，不应州郡之命。

子宣轨，少孤，事母以孝闻。历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释褐奉朝请、冀州征东府长流参军，转相州中军府录事参军、定州别驾。后除镇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出为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通率，轻财好施。属葛荣围城，与刺史李神有固守之效。永安中，以功赐爵中山公。中兴初，坐事死于鄴。

子子瑜。

纂从弟元宾，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请，迁员外郎、给事中。正光中，除中坚将军、射声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贵达，启赠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参军。

高聪，字僧智，本渤海蓨人。曾祖轨，随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剧县。父法昂，刘骏车骑将军王玄谟甥也。少随玄谟征伐，以军功至员外郎。早卒。

聪生而丧母，祖母王抚育之。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周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蒋少游与从孙僧智，虽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积十年，转侍郎，以本官为高阳王雍友，稍为高祖知赏。

太和十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昭业。高祖定都洛阳，追诏聪等曰："比于河阳敕卿，仍届瀍洛，周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营之，后乃薄伐。且以赜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授，随宜变之，善勖皇华，无替指意。"使还，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府少卿，转兼太子左率。

聪微习弓马，乃以将用自许。高祖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肃言之于高祖。故假聪辅国将军，统兵二千，与刘藻、傅永、成道益、任莫问俱受肃节度，同援涡阳。而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与藻等同囚于悬瓠，高祖恕死，徙平州为民。行届瀛州，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高祖见表，顾谓王肃曰："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肃曰："比高聪北徙，此文或其所制。"高祖悟曰："必应然也，何应更有此辈？"

世宗初，聪复窃还京师。六辅之废，聪之谋也。世宗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加辅国将军。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世宗幸鄴，还于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伏见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矢镞所逮，三百五十余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巧会《驺虞》之节，妙尽矍圃之仪。威棱攸叠，虺兕慑气，才猛所振，勍憝弭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诏曰："此乃弓弧小艺，何足以示后叶，而喉脣近侍苟以为然，亦岂容有异，便可如请。"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

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

碑石。聪每见修，迎送尽礼。聪又为修作表，陈当时便宜，教其自安之术，由是迭相亲狎。修死，甄琛、李凭皆被黜落，聪亦深用危虑。而聪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获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势，聪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毁恶。茹皓之宠，聪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携抚，公私托仗，无所不至。每称皓才识明敏，非赵修之俦。乃因皓启请青州镇下治中公廨，以为私宅；又乞水田数十顷，皆被遂许。及皓见戮，聪以为死之晚也。其薄于情义，类皆如此。

侍中高显出授护军，聪转兼其处，于时显兄弟疑聪间构而求之。聪居兼十余旬，出入机要，言即真，无远虑。藉贵因权，耽于声色，贿纳之音，闻于遐迩。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陈聪罪，世宗乃出聪为平北将军、并州刺史。聪善于去就，知肇嫌之，侧身承奉，肇遂待之如旧。聪在并州数岁，多不率法，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为大使、御史举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寝缓。世宗末，拜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肃宗践祚，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将军如故。寻以高肇之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灵太后并特原之。聪遂停废于家，断绝人事，唯修营园果，以声色自娱。久之，拜光禄大夫，加安北将军。聪心望中书令，然后出作青州，愿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灵太后闻其病，遣主书问之，聪对使者嘘唏恸泣。及闻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无福，大臣殒丧。且其与朕父南征，契阔戎旅，特可感念。"赠布帛三百匹、冰一车。赠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谥曰献。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聪所作文笔二十卷，别有集。

子长云，字彦鸿。起家秘书郎、太尉主簿，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建义初，于河阴遇害。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

长云弟叔山，字彦甫。司徒行参军，稍迁宁朔将军、越骑校尉。卒，赠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高聪才尚见知，名位显著。而异轨同奔，咸经于危覆之辙，惜乎！

列传第五十七 崔休裴延俊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孙也。祖灵和，仕刘义隆为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赠清河太守。休少孤贫，矫然自立。举秀才，入京师，与中书郎宋弁、通直郎邢峦雅相知友。尚书王嶷钦其人望，为长子娉休姊，赡以货财，由是少振。高祖纳休妹为嫔，以为尚书主客郎。转通直正员郎，兼给事黄门侍郎。休好学，涉历书史，公事军旅之隙，手不释卷；崇尚先达，爱接后来，常参高祖侍席，礼遇次于宋、郭之辈。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以休为尚书左丞。高祖诏休曰："北海年少，未闲政绩，百揆之务，便以相委。"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后从驾南行。及车驾还，幸彭城，泛舟泗水，诏在侍筵，观者荣之。

世祖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于是除之。性严明，雅长治体。下车先戮豪猾数人，广布耳目，所在奸盗，莫不擒剪，百姓畏之，寇盗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时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四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恆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

入为吏部郎中，迁散骑常侍，权兼选任。休爱才好士，多所拔擢。广平王怀数引谈宴，世宗责其与诸王交游，免官。后除龙骧将军、洛州刺史。在州数年，以母老辞州，许之。寻行幽州事，征拜司徒右长史。休聪明强济，雅善断决，幕府多事，辞讼盈几，剖判若流，殊无疑滞，加之公平清洁，甚得时谈。复除吏部郎中，加征虏将军、冀州大中正。迁光禄大夫，行河南尹。肃宗初，即真，加平东将军。寻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进号安北将军。迁安东将军、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单扌剽、李伯徽、刘通等一千人，上书讼休德政，灵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爱民，甚著声绩，二州怀其德泽，百姓追思之。

征为安南将军、度支尚书，寻进号抚军将军、七兵尚书，又转殿中尚书。休久在台阁，明习典礼，每朝廷疑议，咸取正焉。诸公咸相谓曰："崔尚书下意处，我不能异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赠帛五百匹，赠车骑将军、尚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侯。

休少而谦退，事母孝谨。及为尚书，子仲文纳丞相雍第二女，女妻

领军元义长庶子秘书郎稚舒。挟恃二家，志气微改；内有自得之心，外则陵藉同列。尚书令李崇、左仆射萧宝夤、右仆射元钦，皆以雍、义之故，每惮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孙邢氏，休不欲，乃违其母情，以妻义子，议者非之。休有九子。

长子悛，字长儒。武定中，七兵尚书、武城县开国公。

悛弟仲文，散骑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轻侠，重衿期。历通直散骑侍郎、司徒司马、散骑常侍，出为骠骑将军、颍州刺史。以贪污为御史所劾。兴和中，赐死于宅。临刑，赋诗与诸弟诀别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营救故也。

叔仁弟叔义，孝庄时为尚书库部郎。坐兄悛铸钱事发，合家逃逸。数日，叔义遂见执获。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骤为致言，徽不从，乃杀之。

叔义弟子侃，以窃级为中书郎，为尚书左丞和子岳弹纠，失官。后兼通直常侍，使于萧衍，还，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东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约，开府祭酒。

休弟夤，字敬礼。太子舍人，早卒。赠乐安太守。妻，安乐王长乐女晋宁主也，贞烈有德行。

子长谦，好学修立，少有令名。仕历给事中，仍还乡里。久之，刺史尉景取为开府谘议参军事。晚颇以酒为损。天平中，被征兼主客郎，接萧衍使张皋等。后兼散骑常侍，使萧衍。还，卒于宿豫，时人叹惜之。以死王事，赠骠骑将军、南青州刺史。

裴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曾祖天明，谘议参军、并州别驾。祖双虎，河东太守。卒，赠平远将军、雍州刺史，谥曰顺。父崧，州主簿，行平阳郡事。以平蜀贼丁虫功，赠东雍州刺史。

延俊少偏孤，事后母以孝闻。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迁尚书仪曹郎，转殿中郎、太子洗马，又领本邑中

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废，以宫官例免。顷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为散骑侍郎，寻除雍州平西府长史，加建威将军，入为中书侍郎。时世宗专心释典，不事坟籍。延俊上疏谏曰："臣闻有尧文思，钦明稽古；妫舜体道，慎典作圣。汉光神叡，军中读书；魏武英规，马上玩籍。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斯乃前王之美实，后王之水镜，善足以遵，恶足以诫也。陛下道悟自深，渊鉴独得；升法座于宸闱，释觉善于日宇；凡在听瞩，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盖以训物有渐，应时匪妙，必须先粗后精，乘近即远。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暢。"

后除司州别驾，加镇远将军。及诏立明堂，群官博议，延俊独著一堂之论。太傅、清河王怿时典众议，读而笑曰："子故欲远符仆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寻即正，别驾如故，加冠军将军。肃宗初，迁散骑常侍，监起居注，加前将军，又加平西将军，除廷尉卿。转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延俊谓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又命主簿郦恽修起学校，礼教大行，民歌谣之。在州五年，考绩为天下最。

延俊继母随延俊在蓟，时遇重患，延俊启求侍母还京疗治。至都未几，拜太常卿。时汾州山胡恃险寇窃，正平、平阳二郡尤被其害，以延俊兼尚书，为西北道行台，节度讨胡诸军。寻遇疾，敕还。三鹞群蛮寇掠不已，车驾欲亲征之，延俊乃于病中上疏谏诤。寻除七兵尚书、安南将军，徙殿中尚书，加中军将军，转散骑常待、中书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书。延俊在台阁，守职而已，不能有所裁断直绳也。庄帝初，于河阴遇害。赠都督雍岐豳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本将军、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书郎中。

元直弟敬猷，员外常侍。兄弟并有学尚，与父同时遇害。元直赠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阳王雍外孙，超赠尚书仆射。

延俊从叔桃弓，亦见称于乡里。

子夙，字买兴。沉雅有器识，仪望甚伟，高祖见而异之。自司空主

簿，转尚书左主客郎中。时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知人鉴，每叹美夙，以远大许之。高祖南伐，为行台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将军穆亮从事中郎。转为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于郡，年四十三。

长子范，字宗模。早卒。

范子凝，字长儒。卒于武平镇将。

范弟升之、鉴。武定末，升之，太尉掾；鉴，司徒右长史。

延俊从祖弟良，字元宾。起家奉朝请，转北中府功曹参军。世宗初，南绛县令。稍迁并州安北府长史。入为中散大夫，领尚书考功郎中。

时汾州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书左丞，为西北道行台。值别将李德龙为羽所破，良入汾州，与刺史、汝阴王景和及德龙率兵数千，凭城自守。贼并力攻逼。诏遣行台裴延俊，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孙等赴援。时有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融等与战败绩，贼乘胜围城。良率将士出战，大破之，于阵斩回成，复诱导诸胡令斩送宜都首。又山胡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德龙议欲拔城，良不许，德龙等乃止。景和薨，以良为汾州刺史，加辅国将军，行台如故。都督高防来援，复败于百里候。先是官粟贷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乱。至是城民大饥，人相食。贼知仓库空虚，攻围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饥窘，因与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时南绛蜀陈双炽等聚众反，自号建始王，与大都督长孙稚、宗正珍孙等相持不下。诏良解州，为慰劳使。转太中大夫、本郡中正。

孝庄末，除光禄大夫。尔朱荣死，荣从子天光拥众关西，乃诏良持节、假安西将军、潼关都督，又兼尚书，为河东、恆农、河北、宜阳行台以备之。前废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转卫将军，又加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静初，卫大将军、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时年六十一。赠使持节、都督雍华二州诸军事、吏部尚书、本将军、雍州刺史，谥曰贞。又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尚书仆射，余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马。

良从父兄子庆孙，字绍远。少孤，性倜傥，重然诺。释褐员外散骑侍郎。

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诏庆孙为募人别将，招率乡豪，得战士数千人以讨之。胡贼屡来逆战，庆孙身先士卒，每摧其锋，遂深入至云台郊。诸贼更相连结，大战郊西，自旦及夕，庆孙身自突陈，斩贼王囗郭康兒。贼众大溃。敕征赴都，除直后。于后贼复鸠集，北连蠡升，南通绛蜀，凶徒转盛，复以庆孙为别将，从轵关入讨。至齐子岭东，贼帅范多、范安族等率众来拒，庆孙与战，复斩多首。乃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肃宗末，逐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假节、辅国将军、当郡都督。民经贼乱之后，率多逃窜，庆孙务安缉之，咸来归业。永安中，还朝，除太中大夫。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拥众北渡，诏庆孙为大都督，与行台源子恭率众追击。军次太行，而庆孙与世隆密通，事泄，追还河内而斩之，时年三十六。庆孙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在郡之日，值岁饥凶，四方游客常有百余，庆孙自以家粮赡之。性虽粗武，爱好交流，与诸才学之士咸相交结，轻财重义，座客常满，是以为时所称。

子子莹，永安中，太尉行参军。

延俊从祖弟仲规，少好经史，颇有志节。起家奉朝请，领侍御。咸阳王禧为司州牧，辟为主簿，仍表行建兴郡事。车驾自代还洛，次于郡境。仲规备供帐，朝于路侧。高祖诏仲规曰："朕开置神畿，畿郡望重，卿既首应司隶美举，复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规对曰："陛下穷神尽圣，应天顺民，弃彼玄壤，来宅紫县。臣方罄心力，跃马吴会，冀功铭帝籍，勋书王府，岂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车驾达河梁，见咸阳王，谓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六军丰赡，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寻除司徒主簿。仲规父在乡疾病，弃官奔赴，以违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统军，奏复本资。于陈战殁，时年四十八。赠河东太守，谥曰贞。无子，弟叔义以第二子伯茂为之后。伯茂在《文苑传》。

叔义，亦有学行。高祖末，除兖州安东府外兵参军，累迁太山太守，为政清静，吏民安之。迁司空从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时年五十七。赠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谥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笃学好属文。正光初，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永安中，秘书监李凯以景融才学，启除著作佐郎，稍迁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仍领著作。出帝时，议孝庄谥，事遂施行。时诏撰《四部要略》，令景融专典，竟无所成。元象中，仪同高岳以为录事参军。弟景颜被劾廷尉狱。景融入选，吏部拟郡，为御史中丞崔暹所弹，云其贪昧苟进，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谨，无竞于时。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所作文章，别有集录。又造《鄴都、晋都赋》云。

景颜，颇有学尚。起家汝南王开府行参军。孝庄初，为广州防蛮别将，行广汉郡事。元颢入洛，与刺史郑先护据州起义，事宁，赐爵保城子。以军功稍迁太尉从事中郎，转谘议参军。孝静初，徙司空长史，在官贪秽。武定二年，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于狱，年四十五。

仲规弟子伯珍，历襄威将军、员外散骑郎、西河太守。孝静初，为平东将军、荥阳太守，卒官，时年三十二。赠本将军、雍州刺史。

延俊族子礼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迁谒者仆射。身长九尺，腰带十围，于群众之中，魁然有异。出为陈留太守。卒于金紫光禄大夫。

延俊族兄聿，字外兴。以操尚贞立，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为北中府长史。时高祖以聿与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干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县，聿带温县，时人荣之。转尚书郎，迁太尉谘议参军，出为平秦太守。卒，赠冠军将军、洛州刺史。

子子袖，殁关西。

延俊族人瑗，安珍宝。太和中，析属河北郡。少孤贫，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马悦召为中正。悦为别将，军征义阳，引为中兵参军。瑗夙夜恭勤，为悦所知。军还，除奉朝请，转给事中，汝南王悦郎中令。悦散费无常，每国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赐极意。瑗每随例，恆辞多受少，伺悦虚竭，还来奉贡。悦虽性理不恆，然亦相赏爱。悦迁太尉，请为从事中郎，转骁骑将军。肃宗末，出为汝南太守，不行，转太原太守。属肃宗崩，尔朱荣初谋赴洛，瑗豫其事，封五原县开国子，邑三百户。寻行并州事，转平北将军、殷州刺史。孝静初，除卫将军、东雍州刺史。兴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骠骑府长流参军。

袁翻，字景翔，陈郡项人也。父宣，有才笔，为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兴中，东阳州平，随文秀入国。而大将军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凌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以才学擅美一时。初为奉朝请。景明初，李彪在东观，翻为徐纥所荐，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参史事。及纥被徙，寻解。后迁司徒祭酒、扬烈将军、尚书殿中郎。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高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后除豫州中正。

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曰：

谨案明堂之义，古今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证，且论意之所同，以詶诏旨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余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昞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

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

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

后议选边戍事，翻议曰：

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是以镇边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实赖温良。故田叔、魏尚声高于沙漠，当阳、钜平绩流于江汉，纪籍用为美谈，今古以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风凝化远，威厉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输诚，华阳即序，连城请面，比屋归仁。悬车剑阁，岂伊曩载；鼓噪金陵，复在兹日。然荆扬之牧，宜尽一时才望；梁郢之君，尤须当今秀异。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财货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

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场。频年以来，甲胄生虮，十万在郊，千金日费，为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贾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洁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谓自今以后，荆、扬、徐、豫、梁、益诸蕃，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能统御有方，清高独著，威足临戎，信能怀远，抚循将士，得其忻心，不营私润，专修公利者，则就加爵赏，使久于其任，以时褒赉，厉其忠款。所举之人，亦垂优异，奖其得士，嘉其诚节。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御，贪惏日富，经略无闻，人不见德，兵厌其劳者，即加显戮，用彰其罪。所举之人，随事免降，责其谬荐，罚其伪薄。如此，则举人不得挟其私，受任不得孤其举，善恶既审，沮劝亦明，庶边患永消，讥议攸息矣。

遭母忧，去职。熙平初，除冠军将军、廷尉少卿，寻加征虏将军，后出为平阳太守。翻为廷尉，颇有不平之论。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归赋》曰：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阴。望他乡之阡陌，非旧国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无梁而复深。怅浮云之弗限，何此恨之难禁。于是杂石为峰，诸烟共色；秀出无穷，烟起不极。错翻花而似绣，网游丝其如织。蝶两戏以相追，燕双飞而鼓翼。怨驱马之悠悠，叹征夫之未息！

尔乃临峻壑，坐层阿。北眺羊肠诘屈，南望龙门嵯峨。叠千重以耸翠，横万里而扬波。远□鼯吾与麕麝，走鳐鳖及龟鼍。彼暧然兮巩洛，此邈矣兮关河。心郁郁兮徒伤，思摇摇兮空满。思故人兮不见，神翻覆兮魂断。断魂兮如乱，忧来兮不散。俯镜兮白水，水流兮漫漫。异色兮纵横，奇光兮烂烂。下对兮碧沙，上睹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驳霞兮绛氛。凤摇枝而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复行兮川之畔，望复望兮望夫君。君之门兮九重门，余之别兮千里分。愿一见兮导我意，我不见兮君不闻。魄惝怳兮知何语，气缭戾兮独荣缊。

彼鸟马之无知，尚有情于南北。虽吾人之固鄙，岂忘怀于上国？去上国之美人，对下邦之鬼蜮。形既同于魍魉，心匪殊于蝥贼。欲修之而难化，何不残之云克？知进退之非可，徒终朝以默默。愿生还于洛滨，

荷天地之厚德。

神龟末，迁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时蠕蠕主阿那瑰、后主婆罗门，并以国乱来降，朝廷问翻安置之所。翻表曰：

谬以非才，忝荷边任，猥垂访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瑰、婆罗门等处所远近利害之宜。窃惟匈奴为患，其来久矣，虽隆周、盛汉莫能障服。衰弱则降，富强则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卫青、去病勤亦劳止。或修文德以来之，或兴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韩来朝，左贤入侍，史籍谓之盛事，千载以为美谈，到于皇代勃兴，威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场。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车、蠕蠕迭相吞噬。始则蠕蠕衰微，高车强盛，蠕蠕则自救靡暇，高车则僻远西北。及蠕蠕复振，反破高车，王丧民离，不绝如线。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复摧蠕蠕者，正由种类繁多，不可顿灭故也。然斗此两敌，即卞庄之算，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

今蠕蠕为高车所讨灭，外凭大国之威灵，两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归诚，万里相属。进希朝廷哀矜，克复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虽乃远夷荒桀，不识信顺，终无纯固之节，必有孤负之心。然兴亡继绝，列圣同规；抚降恤附，绵经共轨。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礼待，则损我资储。来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愿，迎送艰难。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蠕蠕全灭，则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主奔于上，民散于下，而余党实繁，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今主耳。高车亦未能一时并兼，尽令率附。

又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无复竖立，令高车独擅北垂，则西顾之忧，匪旦伊夕。愚谓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瑰于东偏，处婆罗门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那瑰住所，非所经见，其中事势，不敢辄陈。其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宜遣一良将，加以配衣疑，仍令监护婆罗门。凡诸州镇应徙之兵，随宜割配，且田且戍。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自克厉，使余烬归心，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乃渐

令北转，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无过虑。如其奸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今不早图，戎心一启，脱先据西海，夺我险要，则酒泉、张掖自然孤危，长河以西终非国有。不图厥始，而忧其终，噬脐之恨，悔将何及？

愚见如允，乞遣大使往凉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亲阅亭障远近之宜，商量士马，校练粮仗，部分见定，处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损，岁终大计，其利实多。高车豺狼之心，何可专信？假令称臣致款，正可外加优纳，而复内备弥深，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者也。管窥所陈，惧多孟浪。

时朝议是之。

还，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将军、光禄大夫。以本将军出为齐州刺史，无多政绩。孝昌中，除安南将军、中书令，领给事黄门侍郎，与徐纥俱在门下，并掌文翰。翻既才学名重，又善附会，亦为灵太后所信待。是时蛮贼充斥，六军将亲讨之，翻乃上表谏止。后萧宝夤大败于关西，翻上表请为西军死亡将士举哀，存而还者并加赈赉。后拜度支尚书，寻转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门下，翼侍帐幄。同时流辈皆以出离左右，蒙数阶之陟。唯臣奉辞，非但直去黄门，今为尚书后，更在中书令下。于臣庸朽，诚为叨滥；准之伦匹，或有未尽。窃惟安南之与金紫，虽是异品之隔，实有半阶之校；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准秩论资，似加少进。语望比官，人不愿易。臣自揆自顾，力极求此，伏愿天地成造，有始有终，矜臣疲病，乞臣骸骨，愿以安南、尚书换一金紫。"时天下多事，翻虽外请闲秩，而内有求进之心，识者怪之。于是，加抚军将军。

肃宗、灵太后曾燕于华林园，举觞谓群臣曰："袁尚书，朕之杜预。欲以此杯敬属元凯，今为尽之。"侍座者莫不羡仰。翻名位俱重，当时贤达咸推与之，然独善其身，无所奖拔，排抑后进，惧其凌己，论者鄙之。建义初，遇害于河阴，年五十三。所著文笔百余篇，行于世。赠使持节、侍中、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宝首，武定中，司徒记室参军。

宝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

翻弟跃，语在《文苑传》。

跃弟飏，本州治中、别驾，豫州冠军府司马而卒。

飏弟升，太学博士、司徒记室、尚书仪曹郎中、正员郎、通直常侍。飏死后，升通其妻。翻惭恚，为之发病，升终不止，时人鄙秽之。亦于河阴见害。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当官著闻，朝之良也。裴俊器业位望，有可称乎？袁翻文高价重，其当时之才秀欤？

列传第五十八 刘藻傅永傅竖眼李神

刘藻，字彦先，广平易阳人也。六世祖遐，从司马叡南渡。父宗之，刘裕庐江太守。藻涉猎群籍，美谈笑，善与人交，饮酒至一石不乱。永安中，与姊夫李嶷俱来归国，赐爵易阳子。擢拜南部主书，号为称职。

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雍城镇将。先是氐豪徐成、杨黑等驱逐镇将，故以藻代之。至镇，擒获成、黑等，斩之以徇，群氐震慑。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騃奴戍主。诏曰："选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迁离城镇将。

太和中，改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转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氐惮之，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遇车驾南伐，以藻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仍与安南将军元英征汉中，频破贼军，长驱至南郑，垂平梁州，奉诏还军，乃不果克。

后车驾南伐，以藻为征虏将军，督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辞于洛水之南，高祖曰："与卿石头相见。"藻对曰："臣虽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辄当酾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东数石赐卿。"后与高聪等战败，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录旧功，以藻为太尉司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赠钱六万。

子绍珍，无他才用，善附会，好饮酒。结托刘腾，腾启为其国郎中令。袭子爵。稍迁本州别驾、司空属，以事免官。建义初，诏复，寻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将军、河北太守。还朝，久之，拜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为黎阳太守。所在无政绩。天平中，坐子尚书郎洪业入于关中，率众侵扰，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随叔父洪仲与张幸自青州入国，寻复南奔。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自东阳禁防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

平齐民。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礼郎，诣长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赐爵贝丘男，加伏波将军。未几，除中书博士，又改为议郎。转尚书考功郎中，为大司马从事中郎。寻转都督、任城王澄长史，兼尚书左丞。

王肃之为豫州，以永为建武将军、平南长史。咸阳王禧虑肃难信，言于高祖。高祖曰："已选傅修期为其长史，虽威仪不足，而文武有余矣。"肃以永宿士，礼之甚厚。永亦以肃为高祖眷遇，尽心事之，情义至穆。萧鸾遣将鲁康祚、赵公政众号一万，侵豫州之太仓口。肃令永勒甲士三千击之。时康祚等军于淮南，永舍淮北十有余里。永量吴楚之兵，好以斫营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于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应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亲率领，来斫永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祚等奔趋淮水。火既竞起，不能记其本济，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焉。水深，溺死、斩首者数千级，生擒公政。康祚人马坠淮，晓而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从兄也。

时裴叔业率王茂先、李定等来侵楚王戍。永适还州，肃复令大讨之。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堑，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晓而叔业等至江，于城东列陈，将置长围。永所伏兵于左道击其后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陈，自率精甲数千救之。永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更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进退失图，于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自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存此足矣，何假逐之？"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两月之中，遂献再捷，高祖嘉之，遣谒者就豫州策拜永安远将军、镇南府长史、汝南太守、贝丘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

裴叔业又围涡阳，时高祖在豫州，遣永为统军，与高聪、刘藻、成道益、任莫问等往救之。军将逼贼，永曰："先深沟固垒，然后图之。"聪等不从，裁营辎重，便击之，一战而败。聪等弃甲，径奔悬瓠。永独收散卒徐还，贼追至，又设伏击之，挫其锋锐。四军之兵，多赖之以免。永至悬瓠，高祖俱锁之。聪、藻徙为边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经旬日，诏曰："修期在后少有擒杀，可扬武将军、汝阴镇将，带汝阴太守。"

景明初，裴叔业将以寿春归国，密通于永，永具表闻。及将迎纳，

诏永为统军，与杨大眼、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同日而永在后，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赏列土，永唯清河男。

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诏遣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超淮，下船便渡。适上南岸，贼军亦及。会时已夜，永乃潜进，晓达寿春城下。勰、衍闻外有军，共上门楼观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谓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阳难复可见。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军入城。永曰："执兵被甲，固敌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围守，岂是救援之意？"遂孤军城外，与勰并势以击伯之，频有克捷。

中山王英之征义阳，永为宁朔将军、统军、当长围遏其南门。萧衍将马仙□卑连营稍进，规解城围。永谓英曰："凶竖豕突，意在决战。雅山形要，宜早据之。"英沉吟未决，永曰："机者如神，难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为贼有，虽悔无及。"英乃分兵，通夜筑城于山上，遣统军张怀等列陈于山下以防之。至晓，仙琕果至，怀等战败，筑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胜直趋长围，义阳城人复出挑战。永乃分兵付长史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挥戈，单骑先入，唯有军主蔡三虎副之，余人无有及者。突陈横过，贼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复入，遂大破之，斩仙琕子。仙琕烧营席卷而遁。英于陈谓永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祖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返，时年七十余矣。三军莫不壮之。义阳既平，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板，意谓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与之改陈列军仪，处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赏之，叹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亦不能守矣。"还京复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赐帛二千匹。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峦镇汉中。

后还京师，于路除恆农太守，非心所乐。时英东征钟离，连表请永，求以为将，朝廷不听。永每言曰："文渊、充国竟何人哉！吾独白首见拘此郡。"深用扼腕。然于治民非其所长，故在任无多声称。未几，解郡，还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迁左将军、南兖州刺史。犹能驰射，盘马奋槊。时年逾八十，常讳言老，每自称六十九。还京，拜平东将军、光禄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

永尝登北邙，于平坦处奋槊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远慕杜

预，近好李冲、王肃　　，欲葬附其墓，遂买左右地数顷，遗敕子叔伟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贾氏留于本乡，永至代都，娶妾冯氏，生叔伟及数女。贾后归平城，无男，唯一女。冯恃子事贾无礼，叔伟亦奉贾不顺，贾常忿之。冯先永亡，及永之卒，叔伟称父命欲葬北邙。贾疑叔伟将以冯合葬，贾遂求归葬永于所封贝丘县。事经司徒，司徒胡国珍本与永同经征役，感其所慕，许叔伟葬焉。贾乃邀诉灵太后，灵太后遂从贾意。事经朝堂，国珍理不能得，乃葬于东清河。又永昔营宅兆，葬父母于旧乡，贾于此强徙之，与永同处，永宗亲不能抑。葬已数十年矣，棺为桑枣根所绕束，去地尺余，甚为周固，以斧斩斫，出之于坎，时人咸怪。未三年而叔伟亡。

叔伟，九岁为州主簿。及长，膂力过人，弯弓三百斤，左右驰射　，又能立马上与人角骋。见者以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正光中，叔伟子丰生袭封。

傅竖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佃。佃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阳，为乡闾所重。性豪爽。有三子　，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融以此自负，谓足为一时之雄。尝谓人曰：“吾昨夜梦有一骏马，无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对曰：‘唯有傅灵庆堪乘此马。’又有弓一张，亦无人堪引，人曰：‘唯有傅灵根可以弯此弓。’又有数纸文书，人皆读不能解，人曰：‘唯傅灵越可解此文。’融意谓其三子文武才干，堪以驾驭当世。常密谓乡人曰：“汝闻之不？鬲虫之子有三灵，此图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归附。

刘骏将萧斌、王玄谟寇碻磝，时融始死，玄谟强引灵庆为军主。将攻城，攻车为城内所烧，灵庆惧军法　，诈云伤重，令左右舆之还营，遂与壮士数十骑遁还。斌、玄谟命追之。左右谏曰：“灵庆兄弟并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壮勇，如彭超、户生之徒，皆一当数十人，援不虚发，不可逼也。不如缓之。”玄谟乃止。灵庆至家，遂与二弟匿于山泽之间，时灵庆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乾爱诱呼之，以腰刀为信，密令壮健者随之，而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既至灵庆间，对坐未久，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灵庆将死，与母崔诀，言：“法曹杀人，不可忘也。”

灵根、灵越奔河北。灵越至京师，高宗见而奇之。灵越因说齐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悦。拜灵越镇远将军、青州刺史、贝丘子，镇羊兰城；灵根为临齐副将　，镇明潜垒。灵越北入之后，母崔氏遇赦免。刘骏恐灵越在边，扰动三齐，乃以灵越叔父琰为冀州治中，乾爱为乐陵太守。乐陵与羊兰隔河相对，命琰遣其门生与灵越婢诈为夫妇投化以招

之。灵越与母分离思积，遂与灵根相要南走。灵越与羊兰奋兵相击，乾爱遣船迎之，得免。灵根差期，不得俱渡，临齐人觉知，剉斩杀之。乾爱出郡迎灵越，问灵根愆期之状，而灵越殊不应答，但言不知而已。乾爱不以为恶，敕左右出匣中乌皮裤褶，令灵越代所常服。灵越言不须。乾爱云："汝岂可著体上衣服见垣公也？"时垣护之为刺史。灵越奋声言："垣公！垣公！著此当见南方国主，岂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阳，刘骏见而礼之，拜员外郎、兖州司马，带鲁郡，而乾爱亦迁青、冀司马，带魏郡。后二人俱还建康。灵越意恆欲为兄复仇，而乾爱初不疑防，知乾爱嗜鸡肉葵菜食，乃为作之，下以毒药，乾爱饭还而卒。

后数年而灵越为太原太守，戍升城。后举兵同刘骏子子勋，子勋以灵越为前军将军。子勋败，灵越军众散亡，为刘彧将王广之军人所擒，厉声曰："我傅灵越也，汝得贼何不即杀！"广之生送诣彧辅国府司马刘勔。勔躬自慰劳，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勔又问："四方阻逆，无战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归天阙，乃逃命草间乎？"灵越答曰："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然事之始末，备皆参预，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勔壮其意，送诣建康。刘彧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

竖眼，即灵越子也。沉毅壮烈，少有父风。入国，镇南王肃见而异之，且奇其父节，倾心礼敬，表为参军。从肃征伐，累有战功，稍迁给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将，常为统军，东西征伐。世宗时为建武将军，讨扬州贼。破之，仍镇于合肥，萧衍民归之者数千户。

后武兴氐杨集义反叛，推其兄子绍先为主，攻围关城。梁州刺史邢峦遣竖眼讨之。集义众逆战，频破走之，乘胜追北，仍克武兴。还洛，诏假节，行南兖州事。竖眼善于绥抚，南人多归之。

转昭武将军、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给羽林虎贲三百人，进号冠军将军。及高肇伐蜀，假竖眼征虏将军、持节，领步兵三万先讨北巴。萧衍闻大军西伐，遣其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扰动氐蜀，以绝运路。乘国讳班师，遂扇诱土民，奄破东洛、除口二戍，因此诈言南军继至，氐蜀信之，翕然从逆。太洪率氐蜀数千围逼关城，竖眼遣宁朔将军成兴孙讨之。军次白护，太洪遣其辅国将军任硕北等率众一千，邀险拒战，在虎径南山连置三营。兴孙分遣诸统，随便掩击，皆破之。太洪又遣军主边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兴孙栅，兴孙力战，为流矢所中，死。竖眼又遣统军姜喜、季元度从东嵘潜入，回出

西岗，邀贼之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斩边昭及太洪前部王隆护首。于是太洪及关城五栅一时逃散。

竖眼性既清素，不营产业，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飨赐夷首，赈恤士卒。抚蜀人以恩信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窃。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还本土。捡勒部下，守宰肃然。远近杂夷相率款谒，仰其德化，思为魏民矣。是以蜀民请军者旬月相继，世宗甚嘉之。肃宗初，屡请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随恋泣者数百里。至洛，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萧衍遣将赵祖悦入屯硖石，以逼寿春。镇南将军崔亮讨之，以竖眼为持节、镇南军司。

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萧衍遣其信武将军、衡州刺史张齐，因民心之怨，入寇晋寿，频陷葭萌、小剑诸戍，进围州城。朝廷以西南为忧，乃驿征竖眼于淮南。既至，以为右将军、益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假安西将军、西征都督，率步骑三千以讨张齐。给铜印千余，须有假职者，听六品以下板之。竖眼既出梁州，衍冠军将军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余将所在拒塞，竖眼三日之中，转战二百余里，甲不去身，频致九捷。土民统军席广度等处处邀击，斩太洪及衍征虏将军杨伏锡等首。张齐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闻竖眼复为刺史，人人喜悦，迎于路者日有百数。竖眼至州，白水以东，民皆宁业。

先是，萧衍信义将军、都统白水诸军事杨兴起，征虏将军李光宗袭据白水旧城。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与阴平王杨太赤率众千余，夜渡白水，旦而交战，大败贼军，斩兴起首，克复旧城。又遣统军傅昙表等大破衍宁朔将军王光昭于阴平。张齐仍阻白水屯，寇葭萌。竖眼分遣诸将水陆讨之。齐遣其宁朔将军费忻督步骑二千逆来拒战，军主陈洪起力战破之，乘胜追奔，遂临夹谷三栅。统军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栅俱溃。张齐亲率骁勇二万余人与诸军交战，竖眼命诸统帅同时奋击。军主许暢斩衍雄信将军牟兴祖，军主孔领周射齐中足，于是大破贼军，斩获甚众。齐乃栅于虎头山下，贼帅任令崇屯据西郡。竖眼复遣讨之，令崇弃众夜遁。乃进讨齐，破其二栅，斩首万余，齐被重创，奔窜而退。小剑、大剑贼亦捐城西走，益州平。灵太后玺书慰劳，赐骅骝马一匹、宝剑一口。

竖眼表求解州，不许，复转安西将军、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转梁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梁州之人既得竖眼为牧，人咸自贺。而竖眼至州，遇患不堪综理，其子敬绍险暴不仁，聚货耽色，甚为民害，远近怨望焉。寻假镇军将军、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诸军事。萧衍遣其北梁州

长史锡休儒、司马鱼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军，率众三万，入寇直城。竖眼遣敬绍总众赴之，倍道而进，至直城，而贼袭据直口。敬绍以贼断归路，督兼统军高彻、吴和等与贼决战，大破之，擒斩三千余人，休儒等走还魏兴。

敬绍颇览书传，微有胆力，而奢淫倜傥，轻为残害。又见天下多事，阴怀异图，欲杜绝四方，擅据南郑。令其妾兄唐崐仑扇搅于外，聚众围城，敬绍谋为内应。贼围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执敬绍，白竖眼而杀之。竖眼耻恚发疾，遂卒。永安中，赠征东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出帝初，重赠散骑常侍、车骑将车、司徒三公、相州刺史，开国如故。

长子敬和，敬和弟敬仲，并好酒薄行，倾侧势家。敬和，历青州镇远府长史。孝庄时，复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遗惠故也。至州，聚敛无已，好酒嗜色，远近失望。仍为萧衍将樊文炽攻围，敬和以城降，送于江南。后衍以齐献武王威德日广，令敬和还国，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复以耽酒为土贼掩袭，弃城走。征诣廷尉，遇恩免，遂废弃，卒于家。

乾爱子三宝，与房法寿等同效疑盘阳，赐爵贝丘子。

三宝弟法献，高祖初南叛，为萧鸾右中郎将、直阁将军。从崔慧景至邓城，为官军所杀。

琰曾孙文骥，勇果有将领之才。随竖眼征伐，累有军功，自强弩将军出为琅邪戍主。朐山内附，徐州刺史卢昶遣文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军不进。文骥遂弃母妻，以城降萧衍。后大以南货赂光州刺史罗衡，衡为渡其母妻。

李神，恆农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胆略，以气尚为名。早从征役，其从兄崇深所知赏。累迁威远将军、新蔡太守，领建安戍主。转宁远将军、陈留太守，领狄丘戍主。频有军功，封长乐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迁征虏将军、骁骑将军、直阁将军。

萧衍将赵祖悦率众据硖石，神为别将，率扬州水军受刺史李崇节度，与都督崔亮、行台仆射李平等攻硖石，克之。进平北将军、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寻正，加抚军将军，假镇东将军、大都督。建义初，除卫将军。时葛荣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将元鉴反叛引贼，

后都督源子邕、裴衍战败被害，朝野忧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气自若，抚劳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荣尽锐攻之，久不能克。会尔朱荣擒葛荣于鄴西，事平。除车骑将军，以功进爵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户。

元颢入洛，庄帝北巡，以神为侍中，又除殿中尚书，仍行相州事。车驾还宫，改封安康郡开国公，加封五百户。普泰元年，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约，袭。齐受禅，爵例降。

史臣曰：刘藻、傅永、竖眼文武器干，知名于时。竖眼加以抚边导俗，风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优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据危城，当大难，其气概亦足称焉。

列传第五十九

裴叔业夏侯道迁李元护席法友王世弼江悦之淳于诞李苗

裴叔业，河东闻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五代祖苞，晋秦州刺史。祖邕，自河东居于襄阳。父顺宗、兄叔宝仕萧道成，并有名位。

叔业少有气干，颇以将略自许。仕萧赜，历右军将军、东中郎将、谘议参军。萧鸾见叔业而奇之，谓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虑不大富贵？深宜勉之。"鸾为豫州，引为司马，带陈留太守。鸾辅政，叔业常伏壮士数百人于建业。及鸾废昭文，叔业率众赴之。鸾之自立也，以叔业为给事黄门侍郎，封武昌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高祖南巡，车驾次钟离。鸾拜叔业持节、冠军将军、徐州刺史，以水军入淮。去王师数十里，高祖令尚书郎中裴聿往与之语。叔业盛饰左右服玩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贵正如此，岂若卿彼之俭陋也？"聿云："伯父仪服诚为美丽，但恨不昼游耳。"徙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屯寿阳。

鸾死，子宝卷自立，迁叔业本将军、南兖州刺史。会陈显达围建鄴，叔业遣司马李元护率军赴宝卷，其实应显达也。显达败而还。叔业虑内难未已，不愿为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制于人。宝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异，去来者并云叔业北入。叔业兄子植、飏、粲等，弃母奔寿阳。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场，急则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羁縻之，白宝卷遣中书舍人裴长穆慰诱之，许不复回换。

叔业虽云得停，而忧惧不已，遣亲人马文范以自安之计访之于宝卷雍州刺史萧衍曰："天下之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立理。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范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多遣人相代，力所不办；少遣人，又于事不足。意计回惑，自无所成。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至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复可得？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叔业沉疑未决，遣信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访入国可否之宜。真度答书，盛陈朝廷风化惟新之美，知卿非无款心，自不能早决舍南耳。但恐临迫而来，便不获多赏。

叔业迟迟数反，真度亦遣使与相报复。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诏曰："叔业明敏秀发，英款早悟，驰表

送诚，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觉。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又赐叔业玺书曰：“前后使返有敕，想卿具一二。宝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辅，暴加戚属，淫刑既逞，朝无孑遗。国有瓦解之形，家无自安之计。卿兼兹智勇，深惧祸萌，翻然高举，去彼危乱。朕兴居在念，深嘉乃勋。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行往赴援。杨大眼、奚康生铁骑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书令肃精卒十万，络绎继发。将以长驱淮海，电击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举。殊勋茂绩，职尔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赏？并有敕与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异。”

军未渡淮，叔业病卒，年六十三。李元护、席法友等推叔业兄子植监州事。乃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谥忠武公，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绢一千匹、布五百匹、蜡三百斤。

子茜之，字文聪。仕萧鸾为随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谭绍封。

谭，粗险好杀，所乘牛马为小惊逸，手自杀之。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世宗以谭及高皇后弟贞、王肃子绍俱为太子洗马。肃宗践祚，转员外常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卒，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敬。

子测，字伯源，袭。历通直散骑侍郎。天平中，走于关西。

茜之弟芬之，字文馥。长者，好施，笃爱诸弟。仕萧鸾，历位羽林监。入国，以父勋授通直散骑常侍，上蔡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除广平内史，固辞不拜。转辅国将军、东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静之称。入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徙封山茌县。出为后将军、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讨陇贼，军败退守岐州，为贼所围。城陷，志与芬之并为贼擒，送于上邽，为莫折念生所害。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升，袭。卒。

子侨尼，袭。武定中，员外羽林监。齐受禅，爵例降。

芬之弟简之、英之，并早卒。

英之弟蔼之、字幼重。性轻率，好琴书。其内弟柳谐善鼓琴，蔼之师谐而微不及也。历通直散骑侍郎，平东将军，安广、汝阳二郡太守。

卒。

叔业长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业以寿春入国，彦先景明二年逃遁归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骑常侍，封雍丘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出为赵郡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正始中，转渤海相。属元愉作逆，征兵郡县，彦先不从，为愉拘执，逾狱得免。仍为沙门，潜行至洛。愉平，敕还郡。延昌中卒，时年六十一。熙平中，赠持节、左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惠恭。

子约，字元俭，性颇刚鲠。起家员外郎，转给事中。永平中，丹阳太守。后袭爵。冀州大乘贼起，敕为别将，行渤海郡事。后州军为贼所败，遂围郡城，城陷见害，年三十六。神龟中，赠平原太守。出帝时，复赠前将军、扬州刺史。

长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于齐王开府中兵参军，年三十二。赠鸿胪少卿。

彦先弟绚，扬州治中。时扬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于城上，系船凭焉。绚率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谓崇还北，遂与别驾郑祖起等送子十四人于萧衍，自号豫州刺史。衍将马仙琕遣军赴之。崇闻绚反，未测虚实，乃遣国侍郎韩万兴单舸召之。绚闻崇在，怅然惊恨。报崇曰："比因大水，蹎□贝不免，群情所逼，推为盟首。今大计已尔，势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愿早行，无犯将士。"崇遣从弟宁朔将军神、丹阳太守谢灵宝勒水军讨绚。绚率众逆战，神等大破之，斩其将帅十余人。绚众奔营，神乘胜克栅，众皆溃散。绚匹马单逃，为村民所获。至尉升湖，绚曰："吾为人吏，反而见擒，有何面目得视公也。"投水而死。并郑祖起等皆斩之。

植，字文远，叔业兄叔宝子也。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仕萧宝卷，以军勋至长水校尉，随叔业在寿春。叔业卒，僚佐同谋者多推司马李元护监州，一二日谋不决定，唯席法友、柳玄达、杨令宝等数人虑元护非其乡曲，恐有异志，共举植监州。秘叔业丧问，教命处分皆出于植。于是开门纳国军，城库管籥悉付康生。诏以植为征虏将军、兖州刺史、崇义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寻进号平东将军，入为大鸿胪卿。后以长子昕南叛，有司处之大辟。诏曰："植阖门归款，子昕愚昧，为人诱陷，虽刑书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勋诚。"寻除扬州大中正，出为安东将军、瀛州刺史。罢州，复除大鸿胪卿。迁度

支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

植性非柱石，所为无恆。兖州还也，表请解官，隐于嵩山，世宗不许，深以为怪。然公私集论，自言人门不后王肃，怏怏朝廷处之不高。及为尚书，志意颇满，欲以政事为己任，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辞气激扬，见于言色。入参议论，时对众官面有讥毁。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类也。侍中于忠、黄门元昭览之切齿，寝而不奏。会韦伯昕告植欲谋废黜，尚书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率合部曲，欲图领军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晒。案律，在边合率部众不满百人以下，身犹尚斩，况仲达公然在京称诏聚众，喧惑都邑，骇动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测度。按《诈伪律》：诈称制者死。今依众证，处仲达入死。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崇义县开国侯裴植，身居纳言之任，为禁司大臣，仲达又称其姓名，募集人众，虽名仲达切让，无忿惧之心。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又植亲率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唯恩裁处。"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合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也。"时于忠专擅朝权，既构成其祸，又矫为此诏，朝野怨之。临终，神志自若，遗令子弟命尽之后，剪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年五十。

初，植与仆射郭祚、都水使者韦俊等同时见害。于后祚俊事雪加赠，而植追复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讼之，于是赠植征南将军、尚书仆射、扬州刺史。乃改葬。

植母，夏侯道迁之姊也，性甚刚峻，于诸子皆如严君。长成之后，非衣帻不见，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阁，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于是出家为比丘尼，入嵩高，积岁乃还家。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长嫡，其临州也，妻子随去，分违数岁。论者讥焉。

子惔，字道则，袭爵。

植弟飏，壮果有谋略。常随叔业征伐，以军功为宝卷骁骑将军。叔

业之归诚也，遣飏率军于外，外以讨蛮楚为名，内实备宝卷之众。景明初，以飏为辅国将军、南司州刺史，拟戍义阳，封义安县开国伯，邑千户。诏命未至，为贼所杀。赠冠军将军，进爵县侯，余如故。世宗以飏勋效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袭封。肃宗初，炯行货于执事，乃封城平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

炯，字休光，小字黄头。颇有文学，善事权门。领军元义纳其金帛，除镇远将军、散骑侍郎、扬州大中正，进伯为侯，改封高城县，增邑一千户。寻兼尚书右丞。出为东郡太守。孝昌三年，为城民所害。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开国如故，谥曰简。

子斌，袭。武定中，广州长流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飏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骑常侍，封下密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寻试守荥阳郡，坐虐暴杀人免官。后徙封灌津子。卒于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定。

子堪，字灵渊，袭爵。历尚书郎。兴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赐爵舒县子。沉重善风仪，颇以骄豪为失。历正平、恆农二郡太守。高阳王雍曾以事属粲，粲不从，雍甚为恨。后因九日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雍时为州牧，粲往修谒，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闲迈，举止抑扬，雍目之不觉解颜。及坐定，谓粲曰："相爱举动，可更为一行。"粲便下席为行，从容而出。坐事免官。

后世宗闻粲善自标置，欲观其风度，忽令传诏就家急召之，须臾之间，使者相属，合家恇惧，不测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变。世宗叹异之。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粲候肇，惟长揖而已。及还，家人尤责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诣清河王怿，下车始进，便属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沾濡改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叹谓左右曰："何代无奇人！"性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但不涉经史，终为知音所轻。世宗末，除前将军、太中大夫、扬州大中正，迁安南将军、中书令。肃宗释奠，以为侍讲。转金紫光禄大夫。后元颢入洛，以粲为西兖州刺史。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弃州入嵩高山。

前废帝初，征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复为中书令。后正月晦，帝出临洛滨，粲起于御前再拜曰："今年还节美，圣驾出游，臣幸参陪

从，豫奉燕乐，不胜忻戴，敢上寿酒。”帝曰：“昔岁北海入朝，暂窃神器，具闻尔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饮，何异于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谏其所失。陛下齐圣温克，臣敢献微诚。”帝曰：“实乃寡德，甚愧来誉。”仍为命酌。

出帝初，出为骠骑大将军、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时青州叛贼耿翔受萧衍假署，寇乱三齐。粲唯高谈虚论，不事防御之术。翔乘其无备，掩袭州城。左右白言贼至，粲云：“岂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门，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事，自余部众且付城外。”其不达时变如此。寻为翔所害，送首萧衍，时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员外散骑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学识优于诸兄，才行亦过之。事亲以孝闻，兼有将略。仕萧宝卷至阴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归国，授通直郎。

衍欲辞朝命，请隐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运，得奉盛化，沐藉炎风，餐佩唐德，于生于运，已溢已荣。但摄性乖和，恆苦虚弱。比风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怀，有愿闲养。伏见嵩岑极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游此岫。臣质无灵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轻举，仿佛高踪，诚希药此沉疴，全养禀气耳。若所疗微痊，庶偶影风云，永歌至德。荷衣葛屦，裁营已整；摇策纳屣，便陟山途。谨附陈闻，乞垂昭许。”诏曰：“知欲养疴中岳，练石嵩岭，栖素云根，饵芝清壑，腾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风，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难裁，岂容有抑，便从来请。”

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禄执事。肃宗除散骑侍郎，行河内郡事。寻除建兴太守，转河内太守，加征虏将军。遭母忧解任。衍历二郡，廉贞寡欲，善抚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萧衍遣将曹敬宗寇荆州，山蛮应之，大路断绝。都督崔暹率数万之众，盘桓鲁阳，不能前讨。荆州危急，朝廷忧之。诏衍为别将、假前将军，与恆农太守王罴率军一万出武关以救荆州。贼逆战于浙阳，衍大破之，贼遂退走，荆州围解。除使持节、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假安东将军、北道都督，镇鄴西之武城，封安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潜图叛逆，衍觉其有异，密表陈之。寻而鉴所部别将嵇宗驰驿告变。乃诏衍与都督源子邕、李神轨等讨鉴，平之。除抚军将军、相州刺史、假镇北将军、北道大都督，进封临汝县开国公，增邑千二百户，常侍如故。仍诏衍与子邕北讨葛荣。军次阳平之东北漳曲，贼来拒战，衍军败见害。朝野人情，莫不骇惋。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袭。武定中，河内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萧鸾，以军勋至陈郡太守。遂与叔业参谋归诚。景明初，除辅国将军、南司州刺史，拟戍义阳，亦封宋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转冠军将军、东郡太守。未拜而卒。赐布帛一百匹，赠本将军、泾州刺史。

子循，历太原太守。循弟彖，饶安令、辽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

时河东南解人柳玄达，颇涉经史。仕萧鸾，历诸王参军。与叔业姻娅周旋，叔业之镇寿春，委以管记。及叔业之被猜疑，将谋献款，玄达赞成其计，前后表启皆玄达之词。景明初，除辅国将军、司徒谘议参军，封南顿县开国子，邑二百户。二年秋卒，时年四十三。后改封夏阳县，邑户如先。玄达曾著《大夫论》，备陈叔业背逆归顺、契阔危难之旨，又著《丧服论》，约而易寻。文多不录。

子絺，袭。武定中，东太原太守。齐受禅，爵例降。

絺弟远，字季云。性粗疏无拘捡，时人或谓之“柳癫”。好弹琴，耽酒，时有文咏。为肃宗挽郎。出帝初，除仪同开府参军事。放情琴酒之间。每出返，家人或问有何消息，答云：“无所闻，纵闻亦不解。”元象二年，客游项城，遇患卒，时年四十。

玄达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员郎，转镇南大将军、开府、从事中郎，带汝阴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除著作佐郎。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二十六。

又武都人杨令宝，有膂力，善射。仕萧鸾，数为小将。征战著效，至谯郡太守，遂参叔业归诚之谋。景明初，除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

拟戍淮阴，封宁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在淮南征战，累著劳捷。征拜冠军将军，试守京兆内史。卒，追封邵陵县开国子，邑二百户，赐帛二百匹，赠征虏将军、华州刺史。

子彪，袭爵。永熙中，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齐受禅，例降。

令宝弟令仁，亦随令宝立效。前将军、汝南内史。

又京兆杜陵人韦伯昕，学尚有壮气。自以才智优于裴植，常轻之，植疾之如仇。即彦先之妹婿也。叔业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为质。景明初，封云陵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拜南阳太守。数岁，坐事免。久之，拜员外散骑常侍，加中垒将军。延昌末，告尚书裴植谋为废黜，植坐死。后百余日，伯昕亦病卒。临亡，见植为祟，口云："裴尚书死，不独见由，何以见怒也？"

其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渊，左中郎将，封浚仪县；王昊，左军将军，封南汝阴县；赵革，右中郎将，封西宋县。并开国男，食邑各二百户。李道真，右军将军，封睢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胡文盛，右军将军，封刚阳县；魏承祖，右军将军，封平春县。并开国子，食邑各三百户。

承祖，广陵寒人也。依随叔业，为趋走左右。壮健，善事人，叔业待之甚厚。及出为州，以为防阁。善抚士卒，兼有将用。自景明以后，常为统军，南北征伐，累有战功。历太原太守，至光禄大夫、安南将军。萧衍遣将围义阳，士民应之。三关既陷，州城时甚县急。以承祖持节，行抚军将军，率师讨之。大破贼众，解义阳之围，还复三关，遂为名将。终于并州刺史。

衣冠之士，预叔业勋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阎庆胤、河东柳僧习等。

光，美须髯，善言笑。仕萧鸾，以军勋至右军将军。入国，为辅国将军，假南兖州刺史。卒于渤海太守。

兄椿龄，薛安都婿也。随安都于彭城内附，历位司徒谘议、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龄先卒。

椿龄子璋，乡郡相。

璋弟□易，为司徒胡国珍所拔，自太尉记室超迁吏部郎。性贪婪，多所受纳，鬻卖吏官，皆有定价。后以丞相、高阳王雍之婿，超拜持节、冠军将军、豫州刺史。为政残暴，百姓患之。罢州后，仍遇风病。久之，除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赠卫大将军、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子长卿，司州主簿、秘书郎中、太尉司马。

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随叔业征伐，身被五十余创。景明初，拜右军将军，赐爵山桑子。出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称。历骁骑将军、太中大夫、右将军。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迁光禄大夫，加平北将军。端然养志，不历权门。出为平西将军、京兆内史，当世叹其抑屈。卒官，赠本将军、泾州刺史。

高客，博学，善文札，美风流。景明初，拜散骑侍郎。出为扬州开府掾，带陈留太守。卒官。

庆胤父汪，参薛安都平北将军事。安都入国，听汪还南。庆胤博识洽闻，善于谈论，听其言说，不觉忘疲。景明初，为李元谈辅国府司马。卒于敷城太守。

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景明初，为裴植征虏府司马。稍迁北地太守，为政宽平，氐羌悦爱。肃宗时，至太中大夫，加前将军，出为颍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迁，谯国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为结婚韦氏，道迁云："欲怀四方之志，不愿取妇。"家人咸谓戏言。及至婚日，求觅不知所在。于后访问，乃云逃入益州。仕萧鸾，以军勋稍迁至前军将军、辅国将军。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太守。两家虽为姻好，而亲情不协，遂单骑归国。拜骁骑将军，随王肃至寿春，遣道迁守合肥。肃薨，道迁弃戍南叛。

会萧衍以庄丘黑为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黑请道迁为长史，带汉中郡。会黑死，衍以王镇国为刺史，未至，而道迁阴图归顺。先是，仇池镇将杨灵珍阻兵反叛，战败南奔。衍以灵珍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余人，道迁惮之。衍时又遣其左右吴公之等十余人使南郑。道迁乃伪会使者，请灵珍父子，灵珍疑而不赴。道迁乃杀使者五人，驰击灵珍，斩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于京师。

江悦之等推道迁为持节、冠军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道迁表曰：“臣闻知机其神，趋利如响。臣虽不武，敢忘机利。伏惟陛下，泽被区宇，德济苍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赖。臣顷亡蚁贼，匹马归阙，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于寿阳，横为韦缵所谤。理之曲直，并是杨集朗、王秉所悉。臣实愚短，岂能自安？便逃窜江吴，苟存视息。萧衍梁州刺史庄丘黑与臣早旧，申臣为长史。值黑亡殁专任，天时素愿，机会在兹。遇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来此，臣即披露诚款，与其共契机要，报武兴王杨绍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请其遣军以为腹背。即遣左天长由寒山路驰启，复会通直散骑常侍臣集朗还至武兴。臣闻其至，知事必克。集朗果遣郑右留使至臣间，密参机举。会有萧衍使人吴公之至，知臣怀诚，将归大化，遂与府司马严思、臧恭，典签吴宗肃、王胜等，共杨灵珍父子密相构结，期当取臣。臣幸先觉，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郑猥驰告集朗，急求军援。而武兴军未到之间，萧衍白马戍主尹天宝不识天命，固执愚迷，乃率部曲驱掠民丁，敢为不逞。臣即遣军主江悦之率诸军主席灵坦、庞树等领义勇应时讨扑。而树锐气难裁，违悦之节度，轻进失脱，天宝因此直到南郑，重围州城。梁秦士庶，佥云危棘，以义逼臣，劝为刺史，须藉此威，镇靖内外。臣赤诚奉国，苟取济事，辄捐小迹，且从权宜，假当州位。重遣皇甫选由斜谷道以事启闻。臣即亲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锋苦战，武兴之军，乘虚蹑后。天宝凶徒，因宵鸟散，进既摧破，退失巢穴，潜舍军众，依山傍险，突入白马。集朗与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领，登即擒斩。戍内户口，即放还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时殄，公私庆快，非但梁秦竭力，实关集朗赴接之机。臣前已遣军主杜法先还洵阳，构合徒党，诱结乡落；令晋寿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还至西关，共兴大义。当今庸蜀虚弱，楚邓悬危，开拓九区，扫清六合，形要之利，在于此时，进趣之略，愿速处分。臣以愚陋，猥当推举。事定之后，便即束身，驰归天阙。但物情草创，犹有参差。萧衍魏兴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东，尚规举斧，登遣讨袭，具于别启。集朗兄弟并议，曰臣往日归诚，誓尽心力，超蒙荣奖，灰殒匪报。但留臣权相绥奖，须得扑灭珣等，便即首路。伏愿圣慈，特垂鉴照。谨遣兼长史臣张天亮奉表略闻。”

诏曰：“得表闻之。将军前识机运，已投诚款，而中逢猜间，致有播越，复翻然风返，建兹殊效，忠贯古烈，义动遐迩。汉郑既开，势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扫恶，何快如之。想余党悉平，西南清荡，经算淹朔，当有劬劳。所请军宜，别敕一二。”又赐道迁玺书曰：“得表，具诚节之怀。卿忠义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机豹变，翻然改图，奖率同心，万里投顺，远举汉中，为开

蜀之始。洪规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节、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并同义诸人，寻有别授。王师数道，络绎电迈，遣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征梁汉诸军事、镇西将军、尚书邢峦，指授节度。卿其善建殊效，称朕意焉。”道迁表受平南、常侍，而辞豫州、丰县侯，引裴叔业公爵为例。世宗不许。

道迁自南郑来朝京师，引见于太极东堂，免冠徒跣，谢曰：“比在寿春，遭韦缵之酷，申控无所，致此猖狂。是段之来，希酬昔遇。勋微恩重，有靦心颜。”世宗曰：“卿建为山之功，一篑之玷，何足谢也。”道迁以赏报为微，逡巡不拜。诏曰：“道迁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敕吏部速令召拜。”道迁拜日，诏给百五十人供。寻改封濮阳县开国侯，邑户如先。岁余，频表解州，世宗许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

道迁虽学不渊洽，而历览书史，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好言宴，务口实，京师珍羞，罔不毕有。于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每诵孔融诗曰：“‘坐上客恆满，樽中酒不空’，余非吾事也。”识者多之。

出为散骑常侍、平西将军、华州刺史，转安东将军、瀛州刺史，常侍如故。为政清严，善禁盗贼。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赠帛五百匹，谥曰明侯。

初，道迁以拔汉中归诚，本由王颍兴之计，求分邑户五百封之，世宗不许。灵太后临朝，道迁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议欲更以三百户封颍兴，会卒，遂寝。道迁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数人。

长子夬，字元廷。历位前军将军、镇远将军、南兖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沽买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数犹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初，道迁知夬好酒，不欲传授国封。夬未亡前，忽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来至其家，直上□事，与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惊惧，谓人曰：“世宝至官间，必击我也。”寻有人至，云“官呼郎”。随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胜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彻于寝具。至明，前凉城太守赵卓诣之，见其衣湿，谓夬曰：“卿昨夕当大饮，溺衣如此。”夬乃具陈所梦。先是旬余，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夬闻，谓卓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耳。”于是昏酣遂甚。梦后二日，不能言，针之乃得语，而犹虚劣。其从兄□等并营视之，皆言危而获振。俄而心闷，旋转而死。为洗浴者视

其尸体，大有杖处，青赤隐起二百下许。赠钜鹿太守。初夬与南人辛谌、庾道、江文遥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恆相谓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之间耳。脱有先亡者，当于良辰美景，灵前饮宴。傥或有知，庶其歆飨。”及夬亡后，三月上巳，诸人相率至夬灵前酌饮。时日晚天阴，室中微暗，咸见夬在坐，衣服形容不异平昔，时执杯酒，似若献酬，但无语耳。时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帘欲出，便即僵仆，状若被殴。夬从兄欣宗云：“今是节日，诸人忆弟畴昔之言，故来共饮，僧明何罪而被瞋责？”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语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发擿阴私窃盗，咸有次绪。夬妻，裴植女也，与道迁诸妾不穆，讼阋彻于公庭。

子籍，年十余岁，袭祖封。已数年，而夬弟脊等言其眇目痫疾，不任承继，自以与夬同庶，己应绍袭。尚书奏籍承封。元象中，平东将军、太中大夫。齐受禅，例降。

□，道迁兄子也。位至咸阳太守。

李元护，辽东襄平人。八世祖胤，晋司徒、广陆侯。胤子顺、璠及孙沉、志，皆有名宦。沉孙根，慕容宝中书监。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数世无名位，三齐豪门多轻之。

元护以国家平齐后，随父怀庆南奔。身长八尺，美须髯，少有武力。仕萧道成，历官马头太守、后军将军、龙骧将军。虽以将用自达，然亦颇览文史，习于简牍。高祖至钟离，元护时在城中，为萧鸾徐州刺史萧惠休奉使诣军，高祖见而善之。后为裴叔业司马，带汝阴太守。叔业归顺，元护赞同其谋。及叔业疾病，外内阻贰，元护督率上下，以俟援军。寿春克定，元护颇有力焉。

景明初，以元护为辅国将军、齐州刺史、广饶县开国伯，食邑一千户，便道述职。其年入朝。寻以州民柳世明图为不轨，元护驰还历城，至即擒殄，诛戮所加，微为滥酷。值州内饥俭，民人困敝，志存隐恤，表请赈贷，蠲其赋役。但多有部曲，时为侵扰，城邑苦之，故不得为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余，京师无故传其凶问。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书曰：“李齐州死。”纲佐饯别者见而拭之。后复如此。

元护妾妓十余，声色自纵。情欲既甚，支骨消削，须长二尺，一时落尽。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元护为齐州，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莫不欣暢。及将亡，谓左右曰：“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

属目。若丧过东阳，不可不好设仪卫，哭泣尽哀，令观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诫。

子会，袭。正始中，降爵为子，邑五百户。延昌中，除宣威将军、给事中。会顽騃好酒。其妻，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会不答之。房乃通于其弟机，因会饮醉，杀之。

子景宣，袭。天平中，除给事中。齐受禅，例降。机与房遂如夫妇。积十余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护弟静，景明初，以归诚勋拜前将军。性甚贪忍，兄亡未敛，便剥脱诸妓服玩及余财物。历齐州内史、天水太守。静子铉，羽林监。

元护从叔恤，卒于东代郡太守。子旷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萧鸾，以膂力自效军勋，稍迁至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萧宝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寿春，与叔业同谋归国。景明初，拜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苞信县开国伯，食邑千户。始，叔业卒后，法友与裴植追成叔业志，淮南克定，法友有力焉。寻转冠军将军、华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岁余代还。萧衍遣将杨公则寇扬州，假法友征虏将军以讨之。法友未至而公则败走。后假法友前将军、持节，为别将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围。法友始渡淮而朐山败没，遂停散十年。恬静自处，不竞势利。世宗末，以本将军除济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称。又徙封乘氏。肃宗初，拜光禄大夫。熙平二年卒。赠平西将军、秦州刺史，赠帛三百匹，谥襄侯。

子景通，袭。善事元叉，兼以货赂叉父继，继为司空，引景通为掾。后加右军将军、镇军将军，卒官。赠辅国将军、卫尉少卿。

子鷗，袭。永安末，尚书郎。走关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刘裕灭姚泓，其祖父从裕南迁。世弼身长七尺八寸，魁岸有壮气。善草隶书，好爱坟典。仕萧鸾，以军勋至游击将军，为军主，助戍寿春，遂与叔业同谋归诚。景明初，除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拟戍钟离，悬封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后以本将军除东徐州刺史，治任于刑，为民所怨，有受纳之响。岁余，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会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虏将军。寻以本将军出为河北太守，治有清称。转渤海相，寻迁中山内史，加平北将军。直阁元罗，领军叉弟也，曾行过中山，谓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复为郡，亦当

恨恨耳。”世弼曰：“仪同之号，起自邓骘；平北为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赠本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康。

长子会，汝阳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学，有文才，尤善草隶。性方厚，有名士之风。又工摹画，为时人所服。历给事中、尚书郎、东莱太守。罢郡后寓居颍川。天平初，元洪威构逆，大军攻讨，为乱兵所害，时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江悦之，字彦和，济阳考城人也。七世祖统，晋散骑常侍。刘渊、石勒之乱，南徙渡江。祖兴之，父范之，并为刘裕所诛。

悦之少孤。仕刘骏，历诸王参军。好兵书，有将略，善待士，有部曲数百人。萧道成初以悦之为荆州征西府中兵参军，领台军主。迁屯骑校尉，转后军将军。部曲稍众，千有余人。萧赜遣戍汉中，就迁辅国将军。萧衍初，刘季连据蜀反叛，悦之率部曲及梁秦之众讨灭之，以功进号冠军将军。武兴氐破白马，进图南郑，悦之率军拒战，大破氐众，还复白马。

衍秦梁二州刺史庄丘黑死，夏侯道迁与悦之及庞树、军主李忻荣、张元亮、士孙天与等，谋以梁州内附。既杀萧衍使者及杨灵珍，衍华阳太守尹天宝率众向州城。悦之与树、忻荣勒众逆战，为天宝所败，遂围南郑。战经四日，众心危沮，咸怀离贰。悦之尽以家财散赏士卒，身当矢刃，昼夜督战。会武兴军至，天宝败走。道迁之克全勋款，悦之实有力焉。正始二年夏，与道迁俱至洛阳。寻卒，年六十一。赠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追封安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谥曰庄。悦之二子：文遥、文远。

文遥，少有大度，轻财好士，士多归之。道迁之图杨灵珍也，文遥奋剑请行，遂手斩灵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忧解官。永平初，袭封，拜前军。出为咸阳太守。勤于礼接，终日坐□事，至者见之，假以恩颜，屏人密问。于是民所疾苦、大盗姓名、奸猾吏长，无不知悉，郡中震肃，奸劫息止，治为雍州诸郡之最。征拜骁骑将军、辅国将军，进号征虏将军。肃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阳。

迁后将军、安州刺史。文遥善于绥纳，甚得物情。时杜洛周、葛荣等相继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沦陷，唯文遥介在群贼之外，孤城独守。

鸠集荒余，且耕且战，百姓皆乐为用。建义元年七月遘疾，卒于州，年五十五。

长史许思祖等以文遥遗爱在民，复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摄州任，乃遣使奉表。庄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骑侍郎、假节、龙骧将军、行安州事、当州都督。既而贼势转盛，台援不接。果以阻隔强寇，内徙无由，乃携诸弟并率城民东奔高丽。天平中，诏高丽送果等，元象中，乃得还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袭爵。齐受禅，例降。

文远，善骑射，勇于攻战。以军勋致效，自给事中稍迁中散大夫、龙骧将军。

庞树，南安人。世宗追录谋勋，封其子景亮襄邑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

李忻荣，汉中人。与树俱击天宝，同时战殁。封其子建为清水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

张元亮，汉中人。便弓马，善战斗。以勋封抚夷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拜东莱太守，入为平远将军、左中郎将。迁中散大夫，加龙骧将军。卒，赠左将军、巴州刺史。

士孙天与，扶风人。以勋封莫西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拜武功太守。

又襄阳罗道珍、北海王安世、颍川辛谌、汉中姜永等，皆参其勋末。

道珍，除齐州东平原相，有治称。卒于镇远将军、屯骑校尉。

安世，苻坚丞相王猛之玄孙也。历涉书传，敏于人间，自羽林监稍迁安西将军、北华州刺史。卒，赠本将军、梁州刺史。

谌，魏卫尉辛毗之后，有文学。历步兵校尉，濮阳、上党二郡太守。卒，赠征虏将军、梁州刺史。子儒之，济州司马。

永，善弹琴，有文学。员外郎、梁州别驾、汉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为汉中所叹服。元罗之陷也，永入于建鄴，遂死焉。时有颍川庾导者，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谋，亦为奇士。历览史传，善草隶书，轻财重义。仕萧衍，右中郎将，助戍汉中。及至洛阳，环堵敝庐。多与俊秀交旧，积二十余岁，殊无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将军府主簿、饶安令。罢县后，仍客游齐鲁之间。天平中，卒于青州。

时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萧衍，历诸王参军、郡守。及道迁之入国也，徽亦因地内属。徽妻即道迁之兄女，道迁列上勋书，欲以徽为元谋。徽曰："创谋之始，本不关预，虽贪荣赏，内愧于心。"遂拒而不许。后刺史羊祉表授征虏府司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马。

和弟亮，仪曹郎中。

淳于诞，字灵远。其先太山博人，后世居于蜀汉，或家安国之桓陵县。父兴宗，萧赜南安太守。诞年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虽童稚，而哀感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由是州里叹异之。赜益州刺史刘悛召为主簿。萧衍除步兵校尉。

景明中，自汉中归国。既达京师，陈代蜀之计，世宗嘉纳之。延昌末，王师大举，除骁骑将军、假冠军将军，都督别部司马，领乡导统军。诞不愿先受荣爵，乃固让实官，止参戎号。及奉辞之日，诏遣主书赵桃弓宣旨劳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许之。师次晋寿，蜀人大震。属世宗晏驾，不果而还。后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监。萧衍遣将张齐攻围益州，诏诞为统军，与刺史傅竖眼赴援。事宁还朝。

正光中，秦陇反叛，诏诞为西南道军司、假冠军将军、别将，从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与行台魏子建共参经略。时衍益州刺史萧渊猷遣将樊文炽、萧世澄等率众数万围小剑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转营，为文炽所掩，统军胡小虎、崔珍宝并见俘执。子建遣诞助讨之。诞勒兵驰赴，相对月余，未能摧殄。文炽军行之谷，东峰名龙须山，置栅其上以防归路。诞以贼众难可角力，乃密募壮士二百余人，令夜登山攻其栅。及时火起，烟焰涨天。贼以还途不守，连营震怖。诞率诸军鸣鼓攻击，文炽大败，俘斩万计，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炽为元帅，先走获免。

孝昌初，子建以诞行华阳郡，带白马戍。二年，复以诞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议以梁州安康郡阻带江山，要害之所，分置东梁州，仍以诞为镇远将军、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时年六十。赠安西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庄。

长子亢。

亢弟胤，字□馆。武定末，梁州骠骑府司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萧衍尚书郎、太仆卿。苗出后叔父略。略为萧衍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于涪，许其益州。及足还退，衍遂改授。略怒，将有异图，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报雪之心，延昌中遂归阙。仍陈图蜀之计。于是大将军高肇西伐，诏假苗龙骧将军、乡导统军。师次晋寿，世宗晏驾，班师。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

苗有文武才干，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怀慷慨。乃上书曰："昔晋室数否，华戎鼎沸，三燕两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历，自北而南，诛灭奸雄，定鼎河洛，唯独荆扬，尚阻声教。今令德广被于江汉，威风远振于吴楚，国富兵强，家给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势，而欲逸豫，遗疾子孙，违高祖之本图，非社稷之深虑。诚宜商度东西戍防轻重之要，计量疆场险易安危之理，探测南人攻守窥觎之情，筹算卒乘器械征讨之备，然后去我所短，避彼所长，释其至难，攻其甚易，夺其险要，割其膏壤，数年之内，荆扬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敛后疏前，则江淮之所短；弃车马，游飞浪，乘流驰逐，非中国之所长。彼不敢入平陆而争衡，犹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长，则东南未见可灭之机，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势。且夫满昃相倾，阴阳恆理；盛衰递袭，五德常运。今以至强攻至弱，必见吞并之理；如以至弱御至强，焉有全济之术？故明王圣主，皆欲及时立功，为万世之业。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难，兵家以之恆胜。今巴蜀孤悬，去建鄴辽远，偏兵独戍，氵斥流十千，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货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颈北望，日觊王师。若命一偏将，吊民伐罪，风尘不接，可传檄而定。守白帝之厄，据上流之险，循士治之迹，荡建鄴之逋，然后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天下幸甚，岂不盛哉！"于时肃宗幼冲，无远略之意，竟不能纳。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辅。时承平既久，民不习战。苗以陇兵强悍，且群聚无资，乃上书曰："臣闻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

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阻，坐受崩溃。夫飚至风起，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以骄将御惰卒，不思长久之计，务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轻敌之志，恐无充国持重之规。如今陇东不守，汧军败散，则二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今且宜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命偏师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群妖自散。”于是诏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隶行台魏子建。子建以苗为郎中，仍领军，深见知待。孝昌中，还朝，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俄兼尚书右丞，为西北道行台，与大都督宗正珍孙讨汾、绛蜀贼，平之。还除司徒司马，转太府少卿，加龙骧将军。

于时萧衍巴西民何难尉等豪姓，相率请讨巴蜀之间，诏苗为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西南道慰劳大使。未发，会杀尔朱荣，荣从弟世隆拥荣部曲屯据河桥，还逼都邑。孝庄亲幸大夏门，集群臣博议。百僚恇惧，计无所出。苗独奋衣而起曰：“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窃所庶几。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梁！”城阳王徽、中尉高道穆赞成其计。庄帝壮而许焉。苗乃募人于马渚上流以舟师夜下，去桥数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驶，倏忽而至。贼于南岸望见火下，相蹙争桥，俄然桥绝，没水死者甚众。苗身率士卒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军不至，贼乃涉水，与苗死斗。众寡不敌，左右死尽，苗浮河而殁，时年四十六。帝闻苗死，哀伤久之，曰：“苗若不死，当应更立奇功。”赠使持节、都督梁益巴东梁四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阳县开国侯、邑一千户，赠帛五百匹、粟五百石。谥忠烈侯。

苗少有节操，志尚功名。每读蜀书，见魏延请出长安，诸葛不许，常叹息谓亮无奇计。及览《周瑜传》，未曾不咨嗟绝倒。太保、城阳王徽，司徒、临淮王彧重之，二王颇或不穆，苗每谏之。及徽宠势隆极，猜忌弥甚。苗谓人曰：“城阳蜂目先见，豺声今转彰矣。”解鼓琴，好文咏，尺牍之敏，当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壮之。及庄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赠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尔时群议，更一二日便欲大纵兵士焚烧都邑，任其采掠。赖苗京师获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昙，袭爵。武定末，冀州仪同府刑狱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史臣曰：寿春形胜，南郑要险，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业、夏侯道迁，体运知机，翻然鹊起，举地而来，功诚两茂。其所以大启茅赋，兼列旐旟，固其宜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颠覆也。衍才行将略，不遂其终，惜哉！李、席、王、江虽复因人成事，亦为果决之士。淳于诞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干局，沉断过人，临难慨然，奋其大节，蹈忠履义，殁而后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谓乎！

列传第六十

阳尼贾思伯李叔虎路恃庆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

阳尼，字景文，北平无终人。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同志齐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学艺文雅，乃表荐之。征拜秘书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录。后改中书学为国子学。时中书监高闾、侍中李冲等以尼硕学博识，举为国子祭酒。高祖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诏尼侍听，赐帛百匹。尼后兼幽州中正。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太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尼每自伤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与本何异？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还乡，遂卒于冀州，年六十一。有书数千卷。所造《字释》数十篇，未就而卒。其从孙太学博士承庆遂撰为《字统》二十卷，行于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请，冀州默曹参军。早卒。

尼从子鸣鹄。鸣鹄弟季智，俱有名于时，前后并为幽州司马。

季智子璠，通直散骑常侍。

季智从弟荆，范阳太守，有吏能。卒，赠平西将军、东益州刺史。

季智从子伯庆，汝南太守。

伯庆从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猎经史。太和初，举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还。征拜中书博士，诏兼礼官，拜燕宣王庙于长安。还，授宁远将军，赐爵魏昌男。选为廷尉正，转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贫，赐帛六十匹。寻假宁远将军，领统军，外防内抚，甚得居边之称。解任还家，久之，除兖州左将军府长史，又拜瀛州安东府长史，加扬烈将军。藻以年老归家，阖门不关世事。孝昌中，在乡为贼帅杜洛周所囚，发病卒。永熙中，赠征虏将军、幽州刺史。

子贞，字世干。早卒。

贞弟弼，字世辅。长于吏事。本州别驾，加轻车将军。属洛周陷城，弼遂率宗亲南渡河，居于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为杲内应，遂害弼，时年四十八。

子捻，袭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书右丞。

藻从弟令鲜，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窜免。会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齐州骠骑司马。

藻从弟延兴，南豳州刺史。

延兴从弟固，字敬安。性俶傥，不拘小节。少任侠，好剑客，弗事生产。年二十六，始折节好学，遂博览篇籍，有文才。

太和中，从大将军宋王刘昶征义阳，板府法曹行参军，假陵江将军。昶严暴，治军甚急，三军战栗无敢言者。固启谏，并面陈事宜。昶大怒，欲斩之，使监当攻道。固在军勇决，志意闲雅，了无惧色。昶甚奇之。军还，言之高祖。年三十余，始辟大将军府参军事，署城局，仍从昶镇彭城，板兼长史。俄以忧去任。

裴叔业以淮南内附，世宗诏平南将军、广陵侯元衍与司徒、彭城王勰同镇寿春，敕固为衍司马。还，除太尉西阁祭酒，兼廷尉评。上改定律令议。除给事中。出为试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后除给事中，领侍御史。转治书，劾奏广平王怀、汝南王悦、南阳长公主。及使怀荒，镇将万贰望风逃走。劾恆农太守裴粲免官。

时世宗广访得失，固上谠言表曰："臣闻为治不在多方，在于力行而已。当今之务，宜早正东储，立师傅以保护，立官司以防卫，以系苍生之心；揽权衡，亲宗室，强干弱枝，以立万世之计；举贤良，黜不肖，使野无遗才，朝无素餐，孜孜万几，躬勤庶务，使民无谤讟之响；省徭役，薄赋敛，修学官，遵旧章，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亿兆之望。然后备器械，修甲兵，习水战，灭吴会，撰封禅之礼，袭轩唐之轨，同彼七十二君之徽号。协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与三皇比隆，下与五帝齐美，岂不茂哉！臣位卑识昧，言不及义，属圣明广访，敢献瞽言。伏愿陛下留神，少垂究察。"

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专决朝事；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故，宗室大臣，相见疏薄；而王畿民庶，劳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恆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

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

世宗末，中尉王显起宅既成，集僚属飨宴。酒酣问固曰：“此宅何如？”固对曰：“晏婴湫隘，流称于今；丰屋生灾，著于《周易》。此盖同传舍耳，唯有德能卒。愿公勉之。”显嘿然。他日又谓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哉！”显大不悦，以此衔固。又有人间固于显，显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既无事役，遂阖门自守，著《演赜赋》，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词曰：

绍有周之遐轨兮，初锡世于河阳。建甸侯而列爵兮，与王室而并昌。遭季叶之纷乱兮，仍矫迹于良乡。弃卫侯之桢弼兮，乃植根于幽方。自祖考而辉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惧堂构之颓挠兮，恐崩毁其洪基。心惴惴而栗栗兮，若临深而履薄。登乔木而长吟兮，抗幽谷而靡托。何身轻而任重兮，惧颠坠于峻壑。凭神明之扶助兮，虽幽微而获存。赖先后之醇德兮，乃保护其遗孙。

伊日月之屡迁兮，何四时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伤艰蹶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恻怆而不怿兮，乃有怀于古人。

或垂纶于渭滨兮，有胥靡于傅岩。既应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鉴。孔栖栖而不息兮，终见黜于庶邦。墨驰骋而不已兮，亦举世而不容。有鸾孤而争国兮，有让位而采薇。有跃马而赴会兮，有栖迟以俟时。曹纳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鲍授州而得时兮，韩弃牧而失性。赵尧门而诞圣兮，终夭隐而不繁。卫泯躯于世难兮，启洪业于宣元。释皋繇之法宪兮，见蓼六之先亡。练疑枉于怨狱兮，宁于公之独昌。明祸福之同门兮，知休咎之异涂。寻倚伏之无源兮，或先诎而后舒。

赐凭轩而策驷兮，抚清琴而自娱。宪服敝于陋巷兮，蕴六艺于蓬庐。勃计行而致位兮，错谋合而身倾。萧功成而福集兮，韩勋立而祸并。纷回平而绵结兮，亮未识其幽情。有积毁而恩昵兮，有积誉而宠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离。情与貌而纷竞兮，体与识而交驰。

旦流言而见疑兮，先缘谤而益信。乐食子而中疏兮，巴放麂而日

进。或举世而称贤兮，偶不合于主心。或居乡而三黜兮，独为时之所钦。或负鼎而干主兮，或杖策于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临危而抚琴。道有大而由小兮，义有显而必微。理贵在于得要兮，事终成于会机。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

石育子而启夏兮，鳦遗卵而孕殷。鸟藉冰而存弃兮，虎乳孩以字文。发升舟而鱼跃兮，季潜躯而覆云。或挥戈而争帝兮，或洗耳而辞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参差而异兆。兹圣达之未明兮，岂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窥于天表。且临海而观澜兮，何津源之杳杳？

文迁绎而身徂兮，景守节而灾移。汤改祝而革命兮，灵投策而诟龟。圉据胎而为巨兮，友发文而自相。凤吹砺而襄坠兮，神压纽而平王。彼嬴缩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忧以减龄兮，亦安乐而获祉。

弟成师而害兄兮，父纯臣而烹子。识同命于三君兮，兆先见于矞姒。始楼桑而发辉兮，终龙变于巴庸。绕阊门而结庆兮，郁蝉蜕于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窃息壤而瘠之。鲧殛死于羽山兮，禹宣力而营之。凿龙门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总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虽父子之同气兮，乃业行之丕改。

以患蹇为福兮，痛比干之残躯。以佞谀为获安兮，晒宰嚭之见屠。以举士而受赏兮，悼史迁之腐刑。以进为无益兮，见鄂秋之专城。以仁义为桎梏兮，信揖让之劳疲。以放旷为悬解兮，伤六亲之乖离。哀越种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脱羁。钦四皓之高尚兮，叹伊周之涉危。望仗钺而先锋兮，光安车而勿顾。求封赏于寸心兮，梦台衮于远虑。或忌贤而独立兮，或篡君以自树。既思匿而名扬兮，亦求清而反污。

见众兆之纷错兮，睹变化之无方。心营营而扰扰兮，乃探衷而准常。俨端坐于敝筵兮，始拂龟而整策。冀灵鉴之祐余兮，愿告余以忠益。龟发兆以施灵兮，利去华而守约。蓍布列而成卦兮，保龙潜而勿跃。踵嘉遁之玄踪兮，追考盘于岩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辞朝市之纷若。奉贞吉于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装。

揖许公于箕岭兮，谘夷齐于首阳。瞻嵩华之嶜崿兮，眺恆碣之突唐。陵江湖之骇浪兮，升医闾之尚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鸣玉銮之玲

玲。浮沧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谒伯禹于涂山兮，诘三苗于三危。登苍梧而遐眺兮，访二妃于有妫。追祝融于荆芊兮，问洛宓于冯夷。

陵回飚而上骧兮，穷深谷而下驰。沿扶水而远瞩兮，见虞渊之威微。乘阆风之峻岅兮，觌王母于崦嵫。升瑶台而奏歌兮，坐琼室而赋诗。托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风以传辞。出琨岫之峥嵘兮，入汜林之杳郁。采钟山之玉瑛兮，收珠泽之珂□戍。

携羽民而远游兮，探长生之妙术。腾云雾而窈冥兮，变域中之秽质。望玄阙之寂寥兮，过寒门而怀悲。揖若士于霄际兮，求雾尘于海湄。凭帝台而肆眺兮，历层冰而风驰。越弱水之渟潋兮，蹑不周之嶮巇。屑琼蕊以为粮兮，斟玉液以为浆。结秋兰为以珮兮，揽白蜺以为裳。

耸景云而上征兮，抚阊阖而启扉。肃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于紫微。聆《钧天》而九变兮，耽广乐而忘归。忽心移而志骇兮，恋旧京而依依。握招摇以为旆兮，巡天汉而下游。建云旗之逶迤兮，御回风之浏浏。策王良以敛辔兮，命风伯以挟辀。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

聊右次于析木兮，遒回驾于青丘。访古人以首阳兮，亦问道于爽□鸠。睹三韩之累累兮，见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郁郁兮，贡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悯悯而绵绵。伊五岳之埠埠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带兮，观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总总兮，尚何足以游盘？彼八方之局促兮，殊无可以达观。方吞霞而弃粒兮，亦屑玉而炼丹。漱醴泉以养气兮，吸沆瀣以当餐。廕建木之长柯兮，援木禾之修茎。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阳以长生。参松乔而抚翰兮，侣浮丘而上征。

嗟域中之默默兮，讵摅写其深情。情盘桓而犹豫兮，志狐疑而未决。久放荡而不还兮，心惆怅而不悦。忆慈亲于故乡兮，恋先君于丘墓。回游驾而改辕兮，纵归辔而缓御。仆眷眷于短衔兮，马依依于跬步。还故园而解羁兮，入茅宇而返素。耕东皋之沃壤兮，钓北湖之深潭。养慈颜于妇子兮，竟献寿而荐甘。朝乐酣于浊酒兮，夕寄忻于素琴。诵风雅以导志兮，蕴六籍于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远心。播仁声于终古兮，流不朽之徽音。进不求于闻达兮，退不营于荣利。泛若不系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洁其身兮，不屑于位。不拘小

节兮，不求曲备。资灵运以托己兮，任性命之遭随。既听天而委化兮，无形志之两疲。除纷竞而靖默兮，守冲寂以无为。寄后贤以籍赏兮，宁怨时之弗知。

乱曰：禀元承命，人最灵兮。夭寿否泰，本天成兮。体源究道，归圣哲兮。随化委遇，能达节兮。显亲扬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动，违性命兮。鉴始究终，同水镜兮。志愿不合，思远游兮。陵虚骋志，从所求兮。周历四极，腾八表兮。形劳志沮，未衷道兮。反我游驾，养慈亲兮。躬耕练艺，齐至人兮。

固又作《刺谗疾嬖幸诗》二首曰：

巧巧佞佞！谗言兴兮。营营习习，似青蝇兮。以白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蛋，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间司忿，言必从矣。朋党噂□沓，自相同矣。浸润之譖，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贵焉。攻人之恶，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毁日繁。予实无罪，骋汝诡言。番番缉缉，谗言侧入。君子好谗，如或弗及。天疾谗说，汝其至矣。无妄之祸，行将及矣。泛泛游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维予小人，未明兹理。毁与行俱，言与衅起。我期惩矣，我其悔矣。岂求人兮？忠恕在己。

彼谄谀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顾耻辱，以求媚兮。邪干侧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习不道。朝挟其车，夕承其舆。或骑或徒，载奔载趋。或言或笑，曲事亲要。正路不由，邪径是蹈。不识大猷，不知话言。其朋其党，其徒实繁。有诡其行，有佞其音。蘧蒢戚施，邪媚是钦。既诡且□石，以逞其心。是信是任，败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习习宰嚭，营营无极。梁丘寡智，王鲋浅识。伊戾、息夫，异世同力。江充、赵高，甘言似直。竖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岂徒丧邦，又亦覆国。嗟尔中下，其亲其昵。不谓其非，不觉其失。好之有年，宠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车之鉴，近可信矣。言既备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维尘及矣。

肃宗即位，除尚书考功郎，奏诸秀孝中第者听叙，自固始。大军征硖石，敕为仆射李平行台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又命固节度水军，固设奇计先期乘贼，获其外城。军罢，太傅、清河王怿举固，除步兵校尉，领汝南王悦郎中令。寻加宁远将军。时悦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谏，并面陈往代诸王贤愚之分，以感动

悦，悦甚敬惮之。怿大悦，以为举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阳令，将军如故。在县甚有威风。丁母忧，号慕毁病，杖而能起。练禫之后，犹酒肉不进。时固年逾五十，而丧过于哀，乡党亲族咸叹服焉。

神龟末，清河王怿领太尉，辟固从事中郎。属怿被害，元义秉政，朝野震悚。怿诸子及门生吏僚莫不虑祸，隐避不出，素为怿所厚者弥不自安。固以尝被辟命，遂独诣丧所，尽哀恸哭，良久乃还。仆射游肇闻而叹曰："虽栾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悦为太尉，选举多非其人，又轻肆挝挞，固以前为元卿，虽离国，犹上疏切谏。事在《悦传》。悦辟固为从事中郎，不就。

正光二年，京兆王继为司徒，高选官僚，辟固从事中郎，加镇远将军。府解，除前军将军，镇远如故。又典科扬州勋赏。初硖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赏未及，至是与尚书令李崇讼勋更表。崇虽贵盛，固据理不挠，谈者称焉。四年九月卒，时年五十七。赠辅国将军、太常少卿，谥曰文。

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殁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敛焉。初，固著《绪制》一篇，务从俭约。临终，又敕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长休之，武定末，黄门郎。

休之弟诠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参军。早为门生所害，时人悼惜之。

贾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寿，高祖时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释褐奉朝请，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颇为高祖所知，常从征伐。

及世宗即位，以侍从之勤，转辅国将军。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思伯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后为河内太守，不拜。寻除鸿胪少卿，以母忧免。服阕，征为荥阳太守，有政绩。迁征虏将军、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寻以父忧免。后除征虏将军、光禄少卿，仍拜左将军、兖州刺史。

肃宗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因请拜扫，还乡里。未拜，以风闻免。寻除右将军、凉州刺史。思伯以州边远，不乐外出，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舍人徐纥言之，得改授太尉长史。又除安东将军、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于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按《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按《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按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耳。'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按《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方，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学者善其议。

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时太保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为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肃宗《杜氏春秋》。思伯

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思伯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为元义所宠，论者讥其趣势。孝昌元年卒。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子彦始，武定中，淮阳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厉志行，雅好经史。释褐彭城王国侍郎，五迁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久之，迁镇远将军、中散大夫、试守荥阳太守。寻即真。后除平南将军、襄州刺史。虽无明察之誉，百姓安之。及元颢之乱也，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护并不降。庄帝还宫，封营陵县开国男，邑二百户，除抚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青州大中正。又为镇东、金紫光禄大夫，仍兼黄门。寻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迁鄴后，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仍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寻拜侍中。兴和二年卒。赠使持节、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

初，思同之为别驾也，清河崔光韶先为治中，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遗诫子侄不听求赠。思同遂上表讼光韶操业，登时蒙赠谥。论者叹尚焉。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蓨人也。从祖金，世祖神□中与高允俱被征，位至征南从事中郎。叔虎好学博闻，有识度，为乡闾所称。太和中，拜中书博士，与清河崔光、河间邢峦并相亲友。转议郎。久之，迁太尉从事中郎，转国子博士、本国中正，摄乐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称。后兼散骑侍郎、太极都将。事讫，除高阳太守，固辞不拜。寻除显武将军、太尉高阳王雍谘议参军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寻除假节、行华州事，为吏民所称。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赠冠军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穆。

兄叔宝，州举秀才，拜顿丘公国郎中令。迁太常丞。延昌末，叔宝为弟台户及从弟归伯同沙门法庆反，陷破郡县，叔宝当坐，遇病死于洛阳狱。

子伯胄，光禄大夫。

叔宝从弟凤，历尚书郎中、国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凤从子长仁，字景安。颇有学涉。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累迁平南将军、沛郡太守，仍为彭城太守。又从尉元讨定南境，赐爵延陵男。征拜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刘准。行还，以疾除北海内史，诏赐医药。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寻卒。武定中，赠安南将军、七兵尚书、冀州刺史，男如故。

长仁从弟述，字道兴，有学识。州举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诣长安，册祭燕宣王庙。还，除尚书仪曹郎，赐爵蓚县男，稍迁建兴太守。卒。

子象，字孟则。清简有风概，博涉群书。初袭爵，为徐州平东府功曹参军。迁冀州治中，有勤绩。久之，拜散骑侍郎，加宁朔将军，寻转中书侍郎。出为青州太傅开府谘议参军、行北徐州事、本将军、光禄大夫。齐文襄王引为开府谘议参军，加征东将军。兴和二年，兼散骑常侍，使于萧衍。三年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文简，以子子贞预义之勤也。

子贞，历司空长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长史、阳平太守。入为吏部郎中。出为骠骑将军、兖州刺史。坐贪污赐死。

路恃庆，字伯瑞，阳平清渊人也。祖绰，阳平太守。恃庆有干用，与广平宋翻俱知名，为乡闾所称，相州刺史李安世并表荐之。太和中，除奉朝请。恃庆以从兄文举有才望，因推让之。高祖遂并拜焉。稍迁尚书仪曹郎，转左民郎，行颍川郡。出为华州安定王征虏府长史。寻以母忧去职。仍转定州河间王琛长史。琛贪暴肆意，恃庆每进苦言。年四十八，卒。赠左将军、安州刺史，谥曰襄。

子祖璧，给事中。

恃庆弟仲信，亦好学。为太尉参军，稍迁奉车都尉、开府掾。章武王融之讨葛荣也，仲信为其都督府长史。融败殁，仲信遂亦免弃。

仲信弟思略，字叔约，有识尚。冀州安东府骑军参军。

子祖遗，武定末，太学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俊。初为广阳王司空参军，转司空城局参军、司徒记室、威远将军、尚书左民郎，转右民。

时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闻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戎之有功，在于将帅。三代不必别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异兵，各能克定。有汤武之贤，犹须伊望之佐；尧舜之圣，尚有稷契之辅。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为战地。何者？动之甚易，靖之至难。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至于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令不败，岂有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赉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主叹臣哀，何心寝食。臣虽位微，窃不遑舍。臣闻孝行出于忠贞，节义率多果决。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舍上所轻，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赏罚善恶。搜徒简卒，练兵习武，甲密弩强，弓调矢劲。谋夫既设，辩士先陈，晓以安危，示其祸福。如其不悛，以我义顺之师，讨兹悖逆之竖，岂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陈诚。"

寻拜假节、征虏将军、阳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阳平、齐州之平原以为南冀州，仍以思令为左将军、南冀州刺史、假平东将军、都督。时葛荣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据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乡曲潜军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众南还。又诏思令并领冀州流民。及葛荣灭，还镇平原。后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时年五十一。赠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恃庆从叔景略，起家中书博士。太和中，尚书郎、本郡中正。出为齐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伟异。以军功为给事中。高祖曾对群臣云："路仲略好尚书郎才。"仆射李冲云："其人宜为武职。"遂停。转太

尉咸阳王录事参军，迁伏波将军、奉车都尉。卒，赠顿丘太守。

景略从祖弟法常，幼而修立。为郡功曹，早卒。仪同李神俊与之有旧，每云："诸路前辈中，有路法常足为名士，谓必远至，而竟无年。天下事诚难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谯郡太守。亮好学，有节操。太和中，举秀才，为奉朝请。拜秘书郎，又兼员外散骑侍郎，副中书侍郎宋弁使于萧赜。还，除尚书二千石郎中、济州中正。兼员外常侍，使高丽，高丽王托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后除济北太守，转平原太守，以清严称。时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平原界在河北，与愉接境。愉乃遣人说亮，啖以荣利。亮即斩其使人，发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将张灵和率众攻亮。亮督厉兵民，喻以逆顺，出城拒击，大破之。寻遭忧解任。服终，除左将军、汲郡太守。迁前将军、东荆州刺史。亮留心抚纳，夷夏安之。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启弟子超为奉朝请。议者称之。转平东将军、沧州刺史，入为光禄大夫，加安东将军。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赠抚军将军、齐州刺史。

子柬，字元约。卒于光禄大夫。

亮弟诠，字凤举。尚书郎、本州中正。卒，赠抚军将军、齐州刺史。

诠弟悦，字季欣。解褐广平王怀国常侍，转青州平东府中兵参军，加宣威将军。迁高阳太守，转广川太守，加镇远将军。普泰中，济州刺史张琼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请悦为太守，朝廷从之。凡历三郡，民吏安之。迁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兴和二年卒，年七十。赠征东将军、济州刺史。

长子超，字伯颖。武定末，司徒录事参军、济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骠骑大将军府长史。

曹世表，字景升，东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马休九世孙。祖谟，父庆，并有学名。世表少丧父，举止有礼度。性雅正，工尺牍，涉猎群书。

太和二十三年，尚书仆射、任城王澄奏世表为国子助教，颇失意。后转司徒记室。与武威贾思伯、范阳卢同、陇西辛雄等并相友善。侍中

崔光，乡里贵达，每称美之。遇患归乡。永平中，除兖州左将军府司马，非其所愿，复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约，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以为从事中郎，摄中水兵事，自当烦剧，论者皆称其能。还都，拜司空长史。孝昌中，青齐频年反乱，诏世表持节慰喻。还都，转尚书右丞。

后加征虏将军、出行豫州刺史。值萧衍将湛僧珍陷东豫州，州民刘获、郑辩反于州界，为之内应。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为州，以世表为东南道行台，率元安平、元显伯、皇甫邓林等讨之。于时贼众强断小殷关，驿使不通。诸将以士马单少，皆败散之余，不敢复战，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时患背肿，乃舆病出外，呼统军是云宝谓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为寇者，以获、辩皆州民之望，为之内应。向有驿至，知刘获移军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战可破。获破，则僧珍自走，东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简选兵马，付宝讨之。促令发军，日暮出城，比晓兵合。贼不意官军卒至，一战破获，诸贼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郑辩与子恭亲旧，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诸将吏，众责子恭，收辩斩之，传首京师。敕遣中使宣旨慰喻，赐马二匹、衣服被褥。复以世表行豫州事，行台如故。还朝，加左将军，兼尚书东道行台，沿河分立镇戍，以备葛荣。行达青州，遇患卒，时年五十四。永熙中，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

潘永基，字绍业，长乐广宗人也。父灵虬，中书侍郎。永基性通率，轻财好施。为冀州镇东府法曹行参军，迁威烈将军、扬州曲阳戍主，转西硖石戍主，治陈留、南梁二郡事，颇有威惠。转扬州车骑府主簿。累迁虎贲中郎将、直寝、前将军。出为持节、平北将军、冀州防城都督、长乐太守。于时葛荣攻信都，长围遏水以灌州城。永基与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昼夜防拒。外无军援，内乏粮储，从春至冬，力穷乃陷。荣欲害孚，永基请以身代孚死。

永安二年，除颍川太守，迁镇东将军、东徐州刺史。时萧衍将曹世宗、马洪武等率众来寇，永基出讨，破之。永熙中，为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寻加卫大将军、复除东徐州刺史。前后在州，为吏民所乐。代还京师。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赠散骑常侍、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长子子礼，州主簿。

子礼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参军。

朱元旭，字君升，本乐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刘义隆，遂居青州之乐陵。元旭颇涉子史，开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国常侍。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频使高丽。除尚书度支郎中。神龟末，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元旭与陇西辛雄、范阳祖莹、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见留。寻加镇远将军、兼尚书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时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于是肃宗大怒，召问所由。录、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见，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乃逾一年，事乃得释。除通直散骑常侍。永安初，加平东将军、尚书左丞、光禄大夫。后转司农少卿。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复拜尚书左丞。既无风操，俯仰随俗，性多机数，自容而已。于时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挟河之地以立义州，安置关西归款之户，除元旭使持节、骠骑将军、义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于州，年六十七。赠本将军、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长流参军。

史臣曰：阳尼学义之迹，世不乏人。固远气正情，文学兼致。贾思伯门有旧业，经明行修，唯兄及弟，并标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观者。象风彩词涉，亦当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从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传第六十一 奚康生杨大眼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世为部落大人。祖直，平远将军、柔玄镇将。入为镇北大将军，内外三都大官，赐爵长进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父普怜，不仕而卒。

太和十一年，蠕蠕频来寇边，柔玄镇都将李兜讨击之。康生性骁勇，有武艺，弓力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从兜为前驱军主，频战陷陈，壮气有闻，由是为宗子队主。从驾征钟离，驾旋济淮，五将未渡，萧鸾遣将率众据渚，邀断津路。高祖敕曰："能破中渚贼者，以为直阁将军。"康生时为军主，谓友人曰："如其克也，得暢名绩；脱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为不决！"遂便应募，缚筏积柴，因风放火，烧其船舰，依烟直进，飞刀乱斫，投河溺死者甚众。乃假康生直阁将军。后以勋除中坚将军、太子三校、西台直后。

吐京胡反，自号辛支王。康生为军主，从章武王彬讨之。胡遣精骑一千邀路断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战，破之，追至石羊城，斩首三十级。彬甲卒七千，与胡对战，分为五军，四军俱败，康生军独全。迁为统军。率精骑一千追胡至车突谷，诈为坠马，胡皆谓死，争欲取之。康生腾骑奋矛，杀伤数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轻骑退走，去康生百余步，弯弓射之，应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驼马以万数。

萧鸾置义阳□，招诱边民。康生复为统军，从王肃讨之，进围其城。鸾将张伏护自升城楼，言辞不逊，肃令康生射之。以强弓大箭望楼射窗，扉开即入，应箭而毙。彼民见箭，皆云狂弩。以杀伏护，赏帛一千匹。又频战再退其军，赏三阶，帛五百匹。萧宝卷将裴叔业率众围涡阳，欲解义阳之急。诏遣高聪等四军往援之，后遣都督、广陵侯元衍，并皆败退。时刺史孟表频启告，高祖敕肃遣康生驰往赴援。一战大破之，赏二阶，帛一千匹。及寿春来降也，遣康生领羽林一千人，给龙厩马两匹，驰赴寿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内旧老，宣诏抚赉。俄而，萧宝卷将桓和顿军梁城，陈伯之据硖石，民心骇动，颇有异谋。康生乃防御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军乃至。康生出击桓和、伯之等二军，并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迁征虏将军，封安武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

出为南青州刺史。后萧衍郁州遣军主徐济寇边，康生率将出讨，破之，生擒济。赏帛千匹。时萧衍闻康生能引强弓，力至十余石，故特作

大弓两张，送与康生。康生得弓，便会集文武，乃用平射，犹有余力。其弓长八尺，把中围尺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长笛，观者以为希世绝伦。弓即表送，置之武库。

又萧衍遣将宋黑率众寇扰彭城，时康生遭母忧，诏起为别将、持节、假平南将军，领南青州诸军击走之。后衍复遣都督、临川王萧宏，副将张惠绍勒甲十万规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领众二万，水陆俱进，径围高冢戍。诏授康生武卫将军、持节、假平南将军，为别将，领羽林三千人，骑、步甲士随便割配。康生一战败之。还京，召见宴会，赏帛千匹，赐骅骝御胡马一匹。

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萧衍直阁将军徐玄明戍于郁州，杀其刺史张稷，以城内附。诏遣康生迎接，赐细御银缠槊一张并枣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枣者，早遂朕意。"未发之间，郁州复叛。时扬州别驾裴绚谋反，除康生平东将军，为别将，领羽林四千讨之，会事平不行。

遭父忧，起为平西将军、西中郎将。是岁，大举征蜀，假康生安西将军，领步骑三万邪趣绵竹。至陇右，世宗崩，班师。除卫尉卿。出为抚军将军、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画像；复就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未几，二兒暴丧，身亦遇疾，巫以为虎、豹之祟。

征拜光禄卿，领右卫将军。与元义同谋废灵太后。迁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右卫，领左右。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即元义妹夫也。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内，时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难为千牛备身。

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肃宗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灵太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肃宗引前入阁，左右竞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肃宗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义所执，锁于门下。至晓，

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处绞刑。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恕死从流。难哭拜辞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语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为哭也？"有司驱逼，奔走赴市。时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刻截。咸言禀义意旨，过至苦痛。尝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就市绞刑。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死时五十四。子难　，年十八。以侯刚子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后尚书卢同为行台，又令杀之。康生于南山立佛图三层，先死忽梦崩坏。沙门有为解云："檀越当不吉利，无人供养佛图，故崩耳。"康生称然。竟及祸。灵太后反政，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寿张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

子刚，袭。武定中，青州开府主簿。齐受禅，爵例降。

刚弟定国，袭康生安武县开国男。

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有胆气，跳走如飞。然侧出，不为其宗亲顾待，颇有饥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请。

时高祖自代将南伐，令尚书李冲典迁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欢。冲曰："自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为军主。大眼顾谓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谓蛟龙得水之秋。自此一举，终不复与诸君齐列矣。"未几，迁为统军。从高祖征宛、叶、穰、邓、九江、钟离之间，所经战陈，莫不勇冠六军。世宗初，裴叔业以寿春内附，大眼与奚康生等率众先入，以功封安成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除直阁将军，寻加辅国将军、游击将军。

出为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时蛮酋樊秀安等反，诏大眼为别将，隶都督李崇，讨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于攻陈游猎之际，大眼令妻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

萧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众数万次于樊雍，招诱蛮夏，规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军主曹仲宗等领众二万偷据河南城。

世宗以大眼为武卫将军、假平南将军、持节，都督统军曹敬、邴虬、樊鲁等诸军讨茂先等，大破之，斩衍辅国将军王花、龙骧将军申天化，俘馘七千有余，衍又遣其舅张惠绍总率众军，窃据宿豫。又假大眼平东将军为别将，与都督邢峦讨破之。遂乘胜长驱，与中山王英同围钟离，大眼军城东，守淮桥东西二道。属水泛长，大眼所绾统军刘神符、公孙祉两军夜中争桥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寻而走，坐徙为营州兵。

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时高肇征蜀，世宗虑萧衍侵轶徐扬，乃征大眼为太尉长史、持节、假平南将军、东征别将，隶都督元遥，遏御淮肥。大眼至京师，时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台省闾巷，观者如市。大眼次谯南，世宗崩。时萧衍遣将康绚于浮山遏淮，规浸寿春，诏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诸军镇荆山，复其封邑。后与萧宝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于堰上流凿渠决水而还，加平东将军。

大眼善骑乘，装束雄竦，擐甲折旋，见称当世。抚巡士卒，呼为兒子，及见伤痍，为之流泣。自为将帅，恆身先兵士，冲突坚陈，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南贼前后所遣督将，军未渡江，预皆畏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王肃弟子秉之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及见，乃不异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目不能视，何必大如车轮。”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无常，捶挞过度，军士颇憾焉。识者以为性移所致。

又以本将军出为荆州刺史。常缚蒿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诸蛮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贼，吾政如此相杀也。”又北淆郡尝有虎害，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悬于穰市。自是荆蛮相谓曰：“杨公恶人，常作我蛮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复为寇盗。在州二年而卒。

大眼虽不学，恆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气干咸有父风。

初，大眼徙营州，潘在洛阳，颇有失行。及为中山，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言之于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杀之。后娶继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问印绶所在。时元始怀孕，自指其腹谓甑生等曰：“开国当我兒袭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为恨。及大眼丧将还京，出城东七里，营车而宿。夜二更，甑生等开大眼棺，延宝怪而问之，征南射杀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弯弓射之。甑生曰：“天下岂有害母之

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挟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骁勇，不敢苦追。奔于襄阳，遂归萧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寿，于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气力，少以勇壮闻。仕萧赜，为缘淮游军，带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国，高祖深嘉之，常为统帅。胆气绝人，兼有谋略，所在征讨，咸立战功。积劳稍进，除征虏将军、荆州刺史，赐爵定陵男。荆州土险，蛮左为寇，每有聚结，延伯辄自讨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无敢为患。

永平中，转后将军、幽州刺史。萧衍遣其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峡石，诏延伯为别将，与都督崔亮讨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甕生挟淮为营。延伯遂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絙，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斫。既断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军不能赴救，祖悦合军咸见俘虏。于军拜平南将军、光禄大夫。

延伯与杨大眼等至自淮阳，灵太后幸西林园，引见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国之名将，比平峡石，公私庆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须豫谋，故引卿等亲共量算，各出一图以为后计。”大眼对曰：“臣辄谓水陆二道，一时俱下，往无不克。”延伯曰：“臣今辄难大眼，既对圣颜，答旨宜实。水南水北各有沟渎，陆地之计如何可前？愚臣短见，愿圣心愍水兵之勤苦，给复一年，专习水战。脱有不虞，召便可用，往无不获。”灵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当敕如请。”

二年，除安北将军、并州刺史。在州贪污，闻于远近。还为金紫光禄大夫。出为镇南将军、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将军，赐骅骝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扬州建淮桥之勋，封当利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寻增邑一百户，改封新丰，进爵为子。

时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陇东寇，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擒，贼众甚盛，进屯黑水。诏延伯为使持节、征西将军、西道都督，与行台萧宝夤讨之。宝夤与延伯结垒马嵬，南北相去百余步。宝夤日集督将论讨贼方略，延伯每云：“贼新制胜，难与争锋。”宝夤正色责之曰：“君荷国宠灵，总戎出讨，便是安危所系。每云贼不可讨，以示怯懦，损威挫气，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诣宝夤自谢，仍云：“今当仰为明公参贼勇怯。”延伯选精兵数千，下渡黑水，列陈西进以向贼营；宝夤率众于水东寻原西北，以示后继。于时贼众大盛，水西一里营营连接。延伯径至贼垒，扬

威胁之，徐而还退。贼以延伯众少，开营竞追，众过十倍，临水逼蹙。宝夤亲观之，惧有亏损。延伯不与其战，身自殿后，抽众东渡，转运如神，须臾济尽，徐乃自渡。贼徒夺气，相率还营。宝夤大悦，谓官属曰："崔公，古之关张也。今年何患不制贼！"延伯驰见宝夤曰："此贼非老奴敌，公但坐看。"后日，延伯勒众而出，宝夤为后拒。天生悉众来战，延伯申令将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锋。于是勇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及于小陇。秦贼劲强，诸将所惮，朝廷初议遣将，咸云非延伯无以定之，果能克敌。授右卫将军。

于时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先是，卢祖迁、伊甕生数将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时发雍，从六陌道将取高平。志败，仍停泾部。延伯既破秦贼，乃与宝夤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威甚盛。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十里当原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众军将出讨贼，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且缓师。宝夤、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阅。俄而宿勤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上马突陈，贼势摧挫，便尔遂北，径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遂大败，死伤者将有二万。宝夤敛军退保泾州。延伯修缮器械，购募骁勇，复从泾州西进，去贼彭阬谷栅七里结营。延伯耻前挫辱，不报宝夤，独出袭贼，大破之，俄顷间平其数栅。贼皆逃遁，见兵人采掠，散乱不整，还来冲突，遂大奔败。延伯中流矢，为贼所害，士卒死者万余人。延伯善将抚，能得众心，与康生、大眼为诸将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时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叹惧焉。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武烈。

又有王足者，骁果多策略。隶邢峦伐蜀，所在克捷。诏行益州刺史。遂围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复以羊祉为益州，足闻而引退，后遂奔萧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后自颍川太守奔江南。

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龙环，以勇壮为将统。叔仁位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陈郡开国公。后为梁州刺史，殁于关西。龙环，正光中北征，战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买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史樊鲁、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严思达、吕叵、崔袭、柴庆宗、宗正珍孙、卢祖迁、高智方，俱为将帅，并有攻讨之名，而事迹不存，无以编录。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闻鞞鼓之响，则思将帅之臣。何则？夷难平暴，折冲御侮，为国之所系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奋征伐之气，亦一时之骁猛，壮士之功名也。

列传第六十二 尔朱荣

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岂以沃□脊更迁远地？"太祖许之。所居之处，曾有狗□氏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氏泉。羽健，世祖时卒。曾祖郁德，祖代勤，继为领民酋长。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亲兼数征伐有功，给复百年，除立义将军。曾围山而猎，部民射兽，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问，曰："此既过误，何忍加罪？"部内闻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宁南将军，除肆州刺史。高祖赐爵梁郡公。以老致仕，岁赐帛百匹以为常。年九十一，卒。赐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赠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谥曰庄。孝庄初，荣有翼戴之勋，追赠太师、司徒公、录尚书事。

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家世豪擅，财货丰赢。曾行马群，见一白蛇□，头有两角，游于马前。新兴异之，谓曰："尔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转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新兴每春秋二时，恆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肃宗世，以年老启求传爵于荣，朝廷许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恆州刺史，谥曰简。孝庄初，赠假黄钺、侍中、太师、相国、西河郡王。

荣洁白，美容貌，幼而神机明决。及长，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陈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忽闻箫鼓之音。新兴谓荣曰："古老相传，凡闻此声皆至公辅。吾今年已衰暮，当为汝耳。汝其勉之。"

荣袭爵后，除直寝、游击将军。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蠕蠕主阿那瑰寇掠北鄙，诏假荣节、冠军将军、别将，隶都督李崇北征。荣率其所部四千人追击，度碛，不及而还。秀容

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杀太守；南秀容牧子万子乞真反叛，杀太仆卿陆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作逆；荣并前后讨平之。迁直阁将军、冠军将军，仍别将。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荣并灭之。以功封安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寻加通直散骑常侍。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掎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遂牧子于河西。进号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假安北将军，为北道都督。寻除武卫将军，俄加使持节、安北将军、都督恆朔讨虏诸军、假抚军将军，进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时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寻除镇北将军。

鲜于修礼之反也，荣表东讨，复进号征东将军、右卫将军、假车骑将军、都督并肆汾广恆云六州诸军事，进为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时杜洛周陷中山，于时车驾声将北讨，以荣为左军，不行。及葛荣吞洛周，凶势转盛。荣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骑三千东援相州，肃宗不许。又迁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寻进位仪同三司。

荣以山东贼盛，虑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复上书曰："臣前以二州频反，大军丧败，河北无援，实虑南侵；故令精骑三千出援相州，京师影响，断其南望，贼闻此众，当亦息图。使还，奉敕云：'念生枭戮，宝夤受擒，丑奴、明达，并送诚款，三辅告谧，关陇载宁。费穆虎旅，大翦妖蛮；两绛狂蜀，渐已稽颡。'又承北海王颢率众二万出镇相州。北海皇孙，名位崇重，镇抚鄴城，实副群望。惟愿广其配衣，及机早遣。今关西虽平，兵未可役，山南邻贼，理无发召，王师虽众，频被摧北，人情危怯，实谓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瑰荷国厚恩，未应忘报，求乞一使慰喻那瑰。即遣发兵东引，直趣下口，扬威振武，以蹑其背；北海之军，镇抚相部，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于是荣遂严勒部曲，广召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

寻属肃宗崩，事出仓卒。荣闻之大怒，谓郑俨、徐纥为之，与元天穆等密议称兵，入匡朝廷，讨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弃万方，奉讳号踊，五内摧剥。仰寻诏旨，实用惊惋。今海内草草，异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鸩毒致祸。臣等外听讼言，内自追测。去月二十五日圣体康悫，至于二十六日奄忽升遐。即事观望，实有所惑。且天子寝疾，侍臣不离左右，亲贵名医，瞻仰患状，面奉音旨，亲承顾托。岂

容不豫初不召医，崩弃曾无亲奉，欲使天下不为怪愕，四海不为丧气，岂可得乎？复皇后女生，称为储两，疑惑朝野，虚行庆宥。宗庙之灵见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于累卵，社稷坠于一朝。方选君婴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奸竖专朝，贼臣乱纪，惟欲指影以行权，假形而弄诏，此则掩眼捕雀，塞耳盗钟。今秦陇尘飞，赵魏雾合，宝夤、丑奴势逼豳雍，葛荣、就德凭陵河海，楚兵吴卒密迩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邻之福也。一旦闻此，谁不窥窬？窃惟大行皇帝，圣德驭宇，继体正君，犹边烽迭举，妖寇不灭，况今从佞臣之计，随亲戚之谈，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奉未言之兒而临四海，欲使海内安乂，愚臣所未闻也。伏愿留圣善之慈，回须臾之虑，照臣忠诚，录臣至款，听臣赴阙，预参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禁旅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召宗亲，推其年德，声副遐迩，改承宝祚，则四海更苏，百姓幸甚。”于是遂勒所统将赴京师。灵太后甚惧，诏以李神轨为大都督，将于大行杜防。

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　　，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帝与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潜渡以赴之。荣军将士咸称万岁。于时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

十一日，荣奉帝为主，诏以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兼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户。十二日，百官皆朝于行宫。十三日　，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说，乃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并亦见害，灵太后、少主其日暴崩。荣遂有大志，令御史赵元则造禅文，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至夜四更中，复奉帝南还营幕。帝忧愤无计，乃令人喻旨于荣曰：“帝王迭袭，盛衰无常，既属屯运，四方瓦解。将军仗义而起，前无横陈，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规存性命，帝王重位，岂敢妄希？直是将军见逼，权顺所请耳。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于是献武王、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荣曰：“愆误若是，惟当

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何出？”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十四日，舆驾入宫。

于时或云荣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不一存　　，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旷。荣闻之，上书曰：“臣世荷蕃寄，征讨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乱，孝明暴崩，遂率义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际，难可齐一，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往责以谢亡者。然追荣褒德，谓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帝号，诸王、刺史乞赠三司，其位班三品请赠令仆，五品之官各赠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赠以镇郡。诸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均其高下，节级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诏曰：“览表不胜鲠塞。朕德行无感，致兹酷滥，寻绎往事，实切于怀。可如所表。”自兹已后，赠终叨滥，庸人贱品，动至大官，为识者所不贵。武定中，齐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荣启帝遣使循城劳问，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来归阙。荣又奏请番直，朔望之日引见三公、令仆、尚书、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阳河阴执事之官，参论国治，经纶王道，以为常式。

五月，荣还晋阳。七月，诏曰：“乾坤统物，星象赞其功；皇王御运，股肱匡其业。是以周道中缺　，齐晋立济世之忠；殷祚或亏，彭韦振救时之节。自前朝失御，厄运荐臻，太原王荣爰戴朕躬，推临万国，勋逾伊霍，功格二仪，王室不坏，伊人是赖。可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余如故。”

时葛荣将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轨闭门自守。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荣启求讨之。九月，乃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　，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为贼既久，横行河北，时众寡非敌，议者谓无制贼之理。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乃令其众曰：“此易与耳。诸人俱办长绳，至便缚取。”葛荣自鄴以北列陈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置于马侧。至于战时，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虑废腾遂也。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陈，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乃槛车送葛荣赴阙。诏曰：“功格天地，锡命之位必崇；道

济生民，褒赏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赞亳，不次之号爰归；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载集。况导源积石，袭构昆山，门踵英猷，弼成鸿业，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绝维，德冠五侯，勋高九伯者哉！太原王荣代荷蕃宠，世载忠烈，入匡颓运，出剿元凶。使积年之雾，倏焉涤荡；数载之尘，一朝清谧。燕恆既泰，赵魏还苏，比绩况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旧典，增是礼数，将何以昭德报功，远明国范？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增邑一万户，通前三万，余官悉如故。”

初，荣之将讨葛荣也，军次襄垣，遂令军士列围大猎。有双兔起于马前，荣乃跃马弯弓而誓之曰：“中之则擒葛荣　，不中则否。”既而并应弦而殪，三军咸悦。及破贼之后，即命立碑于其所，号“双兔碑”。荣将战之夜，梦一人从葛荣索千牛刀，而葛荣初不肯与。此人自称：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违！葛荣乃奉刀，此人手持授荣。既寤而喜，自知必胜。

又诏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灵范，源先二象，化穆三才。玉历与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　，皇运时屯，百揆咸乱，九宫失叙，朝野抚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区瓦解。逆贼杜周，虔刘燕代；妖寇葛荣，假噬魏赵。常山、易水，戎鼓夜惊；冰井、丛台，胡尘昼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烬。宗庙怀匪安之虑，社稷急不测之忧。大丞相、太原王荣道镜域中，德光区外，神昭藏往，思实知来，义踵先勋，忠资曩烈。遂能大建义谋，收集忠勇，熊罴竞逐，虎豹争先，轩翥南溟，抟风北极，气震林原，势动山岳，吊民伐罪，歼此鲸鲵。戮卒多于长平，积器高于熊耳。秦晋闻声而丧胆，齐莒侧听而詹息。中兴之业是乎再隆，太平之基兹焉更始。虽复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赞之道，何足以仿佛鸿踪，比勋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来，未有其比。若不广锡山河，大开土宇，何以表大义之崇高，标盛德之广远？可以冀州之长乐、相州之南赵、定州之博陵、沧州之浮阳、平州之辽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渔阳等七郡各万户，通前满十万户为太原国邑。”又进位太师，余如故。

建义初，北海王元颢南奔萧衍，衍乃立为魏主，资以兵将。时邢杲寇乱三齐，与颢应接。朝廷以颢孤弱　，不以为虑。永安三年春，诏大将军元穆先平齐地，然后回师征颢。颢以大军未还，乘虚径进，既陷梁国，鼓行而西，荥阳、虎牢并皆不守。五月，车驾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荣闻之，即时驰传，朝行宫于上党之长子，行其部分。舆驾于是南辕，荣为前驱，旬日之间，兵马大集，资粮器仗，继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以会车驾。颢都督宗正珍孙、河内太守元袭

固守不降，荣攻而克之，斩珍孙、元袭以徇。帝幸河内城。荣与颢相持于河上，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荣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固执以为不可。语在侃等传。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登岸奋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之，临陈擒冠受。延明闻冠受见擒，遂自逃散，颢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传。

车驾渡河，入居华林园。诏曰："周武奉时，藉十乱以纂历；汉祖先天，资三杰以除暴。理民济治，斯道未爽。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丞相、太原王荣，蕴伏风烟，抱含日月，总奇正以成术，兼文武而为资。昔处乱朝，韬光戢翼，秣马冀北，厉兵晋阳，伫龙颜而振腕，想日角以叹息。忠勇奋发，虎士如林，义功始立，所向风靡。故能芟夷群恶，振此颓纲，俾朕寡昧，获承鸿绪。虽大位克正，而众盗未息。葛荣跋扈，仍乱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歼馘。元颢凶顽，构成巨衅，阻弄吴楚，亏污宗社。朕徒御北徂，劬劳鞍甲。王闻难星奔，一举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鸿勋巨绩，书契所未纪；饮至策勋，事绝于比况。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赏，可天柱大将军。此官虽访古无闻，今员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号，式遵典故，用锡殊礼。又宜开土宇，可增封十万，通前二十万，加前后部羽葆鼓吹。余如故。"荣寻还晋阳。

先是，葛荣枝党韩娄仍据幽平二州，荣遣都督侯渊讨斩之。时贼帅万俟丑奴、萧宝夤拥众豳泾，凶势日盛。荣遣其从子天光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等总众入关讨之。天光既至雍州，以众少不敌，逡巡未集。荣大怒，遣其骑兵参军刘贵驰驿诣军，加天光杖罚。天光等大惧，乃进讨，连破之，擒丑奴、宝夤，并槛车送阙。天光又擒王庆云、万俟道乐，关西悉平。于是天下大难，便以尽矣。

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济天下，四方无事，惟宜调政养民，顺时搜狩。何必盛夏驰逐，伤犯和气。"荣便攘肘谓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获便休。顷来受国大宠，未能开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勋也！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嵩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径渡数千骑，便往缚取。待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

风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称勋耳。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

荣身虽居外，恆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或有侥幸求官者，皆诣荣承候，得其启请，无不遂之。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吏部尚书李神俊以阶悬不奉，别更拟人。荣闻大怒，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荣使入京，虽复微蔑，朝贵见之莫不倾靡；及至阙下，未得通奏，恃荣威势，至乃忿怒。荣曾启北人为河南诸州，庄帝未许。天穆入见，面启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请普代天下官属，恐陛下亦不得违之。如何启数人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其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复何足论！”荣闻所启不允，大为恚恨，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庄帝外迫于荣，恆怏怏不悦，兼惩荣河阴之事，恐终难保。又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权，惧荣害之，复相间构，日月滋甚，于是庄帝密有图荣之意。

三年九月，荣启将入朝。朝士虑其有变，庄帝又畏恶之。荣从弟世隆与荣书，劝其不来，荣妻北乡郡长公主亦劝不行，荣并不从。帝既图荣，荣至入见，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为后患，故隐忍未发。荣之入洛，有人告荣，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岂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廊，引荣及荣长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荣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菩提同时俱死。荣时年三十八。于是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既而大赦。

前废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诏曰：“故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太原王荣，功济区夏，诚贯幽明，天不憖遗，奄从物化。追终褒绩，列代通谟；纪德铭勋，前王令范。可赠假黄钺、相国、录尚书事、司州牧、使持节、侍中、将军，王如故。”又诏曰：“故假黄钺、持节、侍中、相国、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天柱大将军、司州牧、太原王荣，惟岳降灵，应期作辅，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栋梁，永康国命，道长运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赠，用彰厥美。然礼数弗穷，文物有阙，远近之望，犹或未尽。宜循旧典，更加殊锡。可追号为晋王，加九锡，给九旒銮辂、虎贲、班剑三百人、辒辌车；准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谥曰武。”诏曰：“武泰之末，乾枢中圮，丕基宝命，有若缀旒。晋王荣固天所纵，世秉忠诚，一匡邦国，再造区夏，俾我颓纲，于斯复振。虽勋铭王府，德被管弦，而从祀之礼，于兹尚阙，非所以酬懋赏于当时，腾殊

绩于不朽。宜遵旧典，配享高祖庙庭。”

菩提，肃宗末，拜羽林监。寻转直阁将军。孝庄初，以荣翼戴之勋，超授散骑常侍、平北将军、中书令。转太常卿，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特进。死时年十四。前废帝初，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冀州刺史，谥曰惠。

菩提弟义罗，孝庄初，除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初袭爵梁郡公，又进爵为王。寻卒，赠侍中、车骑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

义罗弟文殊，建义初，封平昌郡开国公，进爵为王。孝静初，转袭荣爵太原王。薨于晋阳，时年九岁。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乐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以荣破葛贼之勋，进爵为王，增邑千户。超授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后除肆州刺史，仍本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与前东郡太守任曹等谋反，伏诛。时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袭爵梁郡王。武定末，抚军将军、光禄大夫。

史臣曰：太祖抚运乘时，奄开王业。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后，政道颇亏。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则于忠专恣，继以元义权重，握赏罚之柄，擅生杀之威；荣悴在亲疏，贵贱由离合；附会者结之以子女，进趋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谀用事，功勤不赏，居官肆其聚敛，乘势极其陵暴。于是四海嚣然，已有群飞之渐矣。逮于灵后反政，宣淫于朝。郑俨手运天机，口吐王制。李轨、徐纥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竞入。私利毕举，公道尽亡，遐迩怨愤，天下鼎沸。倾覆之征，于此至矣。

尔朱荣缘将帅之列，藉部众之用，属肃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颓拯弊之志，援主逐恶之图，盖天启之也。于是上下离心，文武解体，咸企忠义之声，俱听桓文之举。劳不汗马，朝野靡然，扶翼懿亲，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殒旧物。及夫擒葛荣，诛元颢，戮邢杲，翦韩娄，丑奴、宝夤咸枭马市。此诸魁者，或据象魏，或僭号令，人谓秉皇符，身各谋帝业，非徒鼠窃狗盗，一城一聚而已。苟非荣之致力，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然则荣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

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至于末迹见猜，地逼贻毙，斯则蒯通致说于韩王也。

列传第六十三 尔朱兆尔朱彦伯尔朱度律尔朱天光

尔朱兆，字万仁，荣从子也。少骁猛，善骑射，手格猛兽，蹻捷过人。数从荣游猎，至于穷岩绝涧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荣以此特加赏爱，任为爪牙。荣曾送台使，见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马构火以待之。俄然兆获其一。荣欲矜夸，使人责兆曰："何不尽取？"杖之五十。

后以军功除平远将军、步兵校尉。荣之入洛，兆兼前锋都督。及孝庄即阼，特除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假骁骑将军、建兴太守。寻除使持节、车骑将军、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都督、颍川郡开国公，食邑千二百户。后从上党王天穆讨平邢杲。及元颢之屯于河桥，荣遣兆与驾拔胜等自马渚西夜渡数百骑，袭击颢子冠受，擒之。又进破安丰王延明，颢于是退走。庄帝还宫，论功除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八百户。为汾州刺史，复增邑一千户。寻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又增邑五百户。

及尔朱荣死也，兆自汾州率骑据晋阳。元晖立，授兆大将军，爵为王。兆与世隆等定谋攻洛，兆遂率众南出，进达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龙开垒降兆，子恭退走。兆轻兵倍道从河梁西涉渡，掩袭京邑。先是，河边人梦神谓己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氵垒波津令，为之缩水脉。"月余，梦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浅处，以草往往表插而导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马涉渡。是日，暴风鼓怒，黄尘涨天，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袍拨弦，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帝步出云龙门外，为兆骑所絷，幽于永宁佛寺。兆扑杀皇子，污辱妃嫔，纵兵虏掠。停洛旬余，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兆后于河梁监阅财货，遂害帝于五级寺。

初，兆将向洛也，遣使招齐献武王，欲与同举。王时为晋州刺史，谓长史孙腾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讨，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后忧。定蜀之日，当隔河为掎角之势。如此报之，以观其趣。"腾乃诣兆，及之于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悦，且曰："还白高兄，弟有吉梦，今段之行，必有克获。"腾问："王梦如何？"兆答曰："吾比梦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马蔺草株往往犹在。吾父问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坚不可去。吾父顾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无不尽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腾还具报，王曰："兆等猖狂，举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

矣，势不可反事尔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进不能渡，退不得还。吾乘山东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举而擒。”俄而兆克京师，孝庄幽絷。都督尉景从兆南行，以书报王。王得书大惊，召腾示之曰：“卿可驰驿诣兆，示以谒贺，密观天子今在何处，为随兆军府，为别送晋阳。脱其送并，卿宜驰报，吾当于路邀迎，唱大义于天下。”腾晨夜驱驰，已遇帝于中路。王时率骑东转，闻帝已渡，于是西还。仍与兆书，陈其福祸，不宜害天子，受恶名。兆怒不纳，帝遂暴崩。

初，荣既死，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兆入洛后，步蕃兵势甚盛，南逼晋阳 ，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师御之。兆虽骁果，本无策略，频为步蕃所败，于是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既分兵别营，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锐。步蕃至于乐平郡，王与兆还讨破之，斩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将数十骑诣王，通夜宴饮。后还营招王，王知兆难信，未能显示，将欲诣之。临上马，长史孙腾牵衣而止。兆乃隔水责骂腾等。于是各去，王还自襄垣东出，兆归晋阳。

及前废帝立，授兆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领军将军、领左右、并州刺史、兼录尚书事、大行台。又以兆为天柱大将军，兆谓人曰：“此是叔父终官，我何敢受？”遂固辞不拜。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

齐献武王之克殷州也，兆与仲远、度律约共讨之。仲远、度律次于阳平，北出井陉，屯于广阿，众号十万。王广纵反间，或云世隆兄弟谋欲害兆，复言兆与王同图仲远等，于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仲远等频使斛斯椿、贺拔胜往喻之，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兆性粗犷，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腾等追而晓譬，兆遂拘缚。将还，经日放遣。仲远等于是奔退。王乃进击兆，兆军大败。兆与仲远、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请前废帝纳兆女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礼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随其所为，无敢违者。兆与天光、度律更自信约，然后大会于韩陵山。战败，复奔晋阳，遂大掠并州城内。献武王自鄴进讨之，兆遂走于秀容。王又追击，度赤洪岭，破之，众并降散。兆窜于穷山，杀所乘马，自缢于树。王收而葬之。

兆果于战斗，每有征伐，常居锋首，当时诸将伏其材力。而粗脱少智，无将领之能。荣虽奇其胆决，然每云“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矣。”

兆弟智虎，前废帝封为安定王、骠骑大将军、肆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与兆俱走，献武王擒之于梁郡岢岚南山，赦之。后死于晋阳。

尔朱彦伯，荣从弟也。祖侯真，高祖时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买珍，世宗时武卫将军，出为华州刺史。

彦伯性和厚，释褐奉朝请，累迁奉车都尉，为荣府长史。元晔立，以为侍中，前废帝潜默龙花佛寺，彦伯敦喻往来，尤有勤款。废帝既立，尔朱兆以己不预谋，大为忿恚，将攻世隆。诏令华山王鸷兼尚书仆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犹不释。世隆复遣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还，帝燕彦伯于显阳殿。时侍中源子恭、黄门郎窦瑗并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为都督，与臣相持于河内，当尔之时，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宁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欢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犹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谓有射钩之心也。"遂令二人极醉而罢。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马场大都督，封博陵郡开国公。后进爵为王。又迁司徒，于时炎旱，有劝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逊位，诏许之。俄除仪同三司、侍中。彦伯于兄弟之中，差无过患。

天光等败于韩陵，彦伯欲领兵屯河桥以为声势，世隆不从。及张劝等掩袭世隆，彦伯时在禁直从。长孙稚等于神虎门启陈齐献武王，义功既振，将除尔朱。废帝令舍人郭崇报彦伯知。彦伯狼狈出走，为人所执。寻与世隆同斩于阊阖门外，悬首于斛斯椿门树，传首于齐献武王。先是，洛中谣曰："三月末，四月初，扬灰簸土觅真珠。"又曰："头去项，脚根齐，驱上树，不须梯。"至是并验。

彦伯弟仲远，颇知书计。肃宗末年，尔朱荣兵威稍盛，诸有启谒，率多见从。而仲远摹写荣书，又刻荣印，与尚书令史通为奸诈，造荣启表，请人为官，大得财货，以资酒色，落魄无行。

及孝庄即阼，除直寝、宁远将军、步兵校尉。寻特除平北将军、建兴太守，顿丘县开国侯，邑五百户。后加散骑常侍。及改郡立州，迁使持节、车骑将军、建州刺史。加侍中，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寻改封清河郡，又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转使持节、本将军、徐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寻进督三徐州诸军事，余如故。仲远上言曰："将统参佐，人数不足，事须在道更仆以充其员。窃见比来行台采募者皆得权立中正，在军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权济军要。"诏从之。于是随情补授，肆意聚敛。尔朱荣死，仲远勒众来向京

师，攻陷西兖州，将逼东郡。庄帝诏诸督将络绎进讨，并为仲远所败。又诏都督郑先护及右卫将军贺拔胜共讨之。胜战不利，仍降仲远。尔朱兆入洛，先护众散而走。

前废帝立，除使持节、侍中、都督三徐二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东道大都督、大行台，进爵彭城王。寻加大将军，又兼尚书令。竟不之州，遂镇于大梁。仲远遣使请准朝式，在军鸣驺。帝览启，笑而许之。其肆情如此。复进督东道诸军、本将军、兖州刺史，余如故。

仲远天性贪暴，大宗富族，诬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诸将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乱。自荥阳以东，输税悉入其军，不送京师。时天光控关右，仲远在大梁，兆据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专恣，权强莫比焉。所在并以贪虐为事，于是四方解体。又加太宰，解大行台。仲远专恣尤剧，方之彦伯、世隆，最为无礼。东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为患苦。

后移屯东郡，率众与度律等拒齐献武王。尔朱兆领骑数千自晋阳来会，军次阳平，王纵以间说，仲远等迭相猜疑，狼狈遁走。后与天光等于韩陵战败，南走东郡，仍奔萧衍，死于江南。

仲远弟世隆，字荣宗。肃宗末，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阁，加前将军。尔朱荣表请入朝，灵太后恶之，令世隆诣晋阳慰喻荣，荣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若遂住，便有内备，非计之善者。"荣乃遣之。荣举兵南出，世隆遂遁走，会荣于上党。

建义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庄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领军将军、左卫将军、领左右、肆州大中正，封乐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又除车骑将军、兼领军，俄授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寻即真。元颢逼大梁，诏假议同三司、前军都督，镇虎牢。世隆不关世事，无将帅之略。颢既克荥阳，擒行台阳回，世隆惧而遁还。庄帝仓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驾在河内，假骠骑大将军、行台右仆射、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当州都督。及车驾还宫，除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摄选，左右厢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颇为猥滞所称。又请解侍中，诏加散骑常侍。

庄帝之将图尔朱荣也，或有榜世隆门以陈其状者，世隆封以呈荣，劝其不入。荣自恃威强，不以为意，遂手毁密书，唾地曰："世隆无胆，

谁敢生心！”及荣死，世隆奉荣妻，烧西阳门率众夜走，北攻河桥，杀武卫将军奚毅，率众还战大夏门外。朝野震惧，忧在不测。庄帝遣前华阳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斩之以徇。会李苗烧绝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克之，尽杀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长子，与度律等共推长广王晔为主，晔以世隆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乐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户。先赴京师，会兆于河阳。兆既平京邑，自以为功，让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广，如何不知不闻，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世隆深恨之。

时仲远亦自滑台入京，世隆与兄弟密谋，以元晔疏远，欲推立前废帝。而尔朱度律意在宝炬，乃曰：“广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乃与度律同往龙花佛寺观之，后知能语，遂行废立。

初，世隆之为仆射，自忧不了，乃取尚书文簿在家省阅。性聪解，积十余日，然后视事。又畏尔朱荣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宾客，遂有解了之名。荣死之后，无所顾惮。及为尚书令，常使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视事，东西别坐，受纳诉讼，称命施行。其专恣如此。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佚，无复畏避，信任群小，随其与夺。又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武定中，齐文襄奏皆罢，于是始革其弊。

世隆兄弟群从，各拥强兵，割剥四海，极其暴虐。奸谄蛆酷多见信用，温良名士罕预腹心，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厌毒。世隆寻让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辞，前废帝特置仪同三师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为之。赠其父买珍使持节、侍中、相国、录尚书事、都督定相青齐济五州诸军事、大司马、定州刺史。

及齐献武王起义兵，仲远、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为虑，而世隆独深忧恐。及天光战败，世隆请出收兵，前废帝不许。世隆令其外兵参军阳叔渊单骑驰赴北中，简阅败众，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其欲掠京邑，迁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其备。”叔渊信而内之。椿既至桥，尽杀世隆党附，令行台长孙稚诣阙奏状，别使都督贾智、张劝率骑掩执世隆与兄彦伯，俱斩之。时年三十三。

初，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欻然有声，一局之子

尽皆倒立，世隆甚恶之。世隆又曾昼寝，其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惊怖就视，而世隆寝如故也。既觉，谓妻曰：“向梦人断我头去，意殊不适。”又此年正月晦日，令、仆并不上省，西门不开。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门亭长云：“今且为令王借车牛一乘，终日于洛滨游观。至晚，王还省，将军出东掖门，始觉车上无褥，请为记识。”时世隆封王，故呼为令王。亭长以令、仆不上，西门不开，无车入省，兼无车迹。此奴固陈不已，公文列诉。尚书都令史谢远疑谓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检。时都官郎穆子容穷究之，奴言：“初来时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迟，遣二防阁捉仪刀催车。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令王著白纱高顶帽，短黑色，傧从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时章服。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事东阁内东厢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闭籥。子容以“西门不开，忽言从入；此屋常闭，奴言在中”诘其虚罔。奴云：“此屋若闭，求得开看，屋中有一板床，床上无席，大有尘土，兼有一甕米。奴拂床而坐，兼画地戏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闭者，应无事验。”子容与谢远自入看之，户闭极久，全无开迹。及入，拂床画地，踪绪历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谬。具以此对。世隆怅然，意以为恶。未几见诛。

世隆弟世承。庄帝初，为宁朔将军、步兵校尉，栾城县开国伯。又特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左卫将军。寻加侍中，领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备员而已。及元颢内逼，诏世承守轘辕。世隆弃虎牢，不暇追告，寻为元颢所擒，脔杀之。庄帝还宫，赠使持节、都督冀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赵郡公。

世承弟弼，字辅伯。前废帝初，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朝阳县开国伯。又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左右，改封河间郡公。寻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韩陵也，世隆以其府长史房谟兼尚书，为齐州行台，召募士马，以趣四渎。□弼总东阳之众，亦赴乱城，疑扬声北渡，以为掎角之势。及天光等败，弼乃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萧衍，数与左右割臂为约。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乃说弼曰：“今方同契阔，须更约盟。宜可当心沥血，示众以信。”弼乃从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绍隆持刀披心。绍隆因推刃杀之，传首京师。

尔朱度律，荣从父弟也。鄙朴少言。为统军，从荣征伐。庄帝初，除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封乐乡县开国伯。寻转安北将军、朔州刺史，复除军州刺史。后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又除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京畿大都督。荣死，与世隆赴晋阳。元晔之立，以度律为太尉公、四

面大都督，封常山王。与尔朱兆入洛，兆还晋阳，留度律镇京师。前废帝时，为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兼尚书令、东北道大行台，与仲远出拒义旗。齐献武王间之，与尔朱兆遂相疑贰，自败而还。度律虽在军戎，聚敛无厌，所至之处，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闻度律败，遂恚愤而发病。及度律至，母责之曰："汝既荷国恩，无状反叛，我何忍见他屠戮汝也！"言终而卒，时人怪异之。后解大行台，总隶长孙稚，战于韩陵，败还。斛斯椿先据河梁，度律欲攻之，会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顿，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于氵垒波津，为人擒执。椿囚之，送于齐献武王。王送于洛，斩之都市。

尔朱天光，荣从祖兄子。少勇决，善弓马，荣亲爱之，每有军戎事要，常预谋策。孝昌末，荣将拥众南转，与天光密议。既据并肆，仍以天光为都将，总统肆州兵马。肃宗崩，荣向京师，以天光摄行肆州，委以后事。建义初，特除抚军将军、肆州刺史，长安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州，镇其根本。谓之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

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长。寻转卫将军。大将军元天穆东征邢杲，诏天光以本官为使持节、假镇东将军、都督，隶天穆讨破之。元颢入洛，天光与天穆会荣于河内。荣发之后，并肆不安，诏天光以本官兼尚书仆射，为并肆云恆朔燕蔚显汾九州行台，仍行并州，委以安静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约勒，所在宁辑。颢破，寻还京师，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广宗郡公，增邑一千户，仍为左卫将军。

建义元年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乃除天光使持节、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以讨丑奴。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诏发京城已西路次民马以给之。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诏侍中杨侃先行晓慰，并征其马。侃虽入慰劳，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关击破之，简取壮健以充军士，悉收其马。至雍，又税民马，合得万余匹。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西，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相遇，遂破擒之，获骑士三千，步卒万余。

丑奴弃岐州，走还安定，置栅于平亭。天光发雍至岐，与岳合势于汧渭之间，停军牧马，宣言远近曰："今时将热，非可征讨，待至秋凉，别量进止。"丑奴每遣窥觇，有执送者，天光宽而问之，仍便放遣。免者

传其待秋之言，丑奴谓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泾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栅，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为一栅者，乃复数处。天光知其势分，遂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路，以防贼知，于后诸军尽发。昧旦，攻围元进大栅，拔之，诸所俘执，并皆放散，须臾之间，左右诸栅悉来归款。前去泾州百八十里，通夜径进，后日至城，贼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疑仍以城降。丑奴弃平亭而走，欲趋高平。天光遣岳轻骑急追，明日，及丑奴于平凉长平坑，一战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内执送萧宝夤而降。

贼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人入山不下。时高平大旱，天光以马乏草，乃退于城东五十许里，息众牧马。于是泾、豳、二夏，北至灵州，贼党结聚之类，并来归降。天光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道洛招诱城人来掩袭，杀邪利并其所部。天光与岳、悦等驰赴之，道洛出城拒战，暂交便退，追杀千余人，道洛还走入山，城复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从，乃率众西依牵屯山，据险自守。荣责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一百，诏降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削爵为侯。

天光与岳、悦等复向牵屯讨之。天光身讨道洛，道洛战败，率数千骑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陇，投略阳贼帅王庆云。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得之甚喜，便谓大事可图，乃自称皇帝，以道洛为大将军。天光欲讨之，而庄帝频敕，荣复有书，以陇中险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诸军入陇，至庆云所居永洛城。庆云、道洛出城拒战，天光复射中道洛臂，失弓还走。破其东城，贼遂并趋西城，城中无水，众聚热渴。有人走降，言庆云、道洛欲突出死战。天光恐失贼帅，烬衅未已，乃遣谓庆云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决，当听诸人今夜共议，明晨早报。"而庆云等冀得小缓，待夜突出，报天光云："请待明日。"天光因谓曰："相知须水，今为小退，任取河饮。"贼众安悦，无复走心。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黄昏时，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周匝立枪，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兼令密缚长梯于城北。其夜，庆云、道洛果便突出，驰马先进，不觉至枪，马各伤倒，伏兵便起，同时擒获。余众皆出城南，遇枪而止。城北军士登梯上城，贼徒路穷乞降，至明尽收其仗。天光、岳、悦等议悉坑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来款顺。天光顿军略阳，诏复天光前官爵，寻加侍中、仪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户。

秦州城民谋杀刺史骆超，超觉，走归天光。天光复与岳、悦等讨平之。南秦滑城人谋害刺史辛琛显，琛显走赴天光。天光遣帅临之，往皆

克定。初，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天光于平凉，后复北走，收聚部类谋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众。麒麟请救于天光，天光遣岳讨之，未至，明达走于东夏。岳闻荣死，故不追之，仍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陇，与岳图入洛之策。进至雍州北，此破叛已疑。

诏遣侍中朱瑞诣天光慰喻。天光与岳谋，欲令帝外奔，别更推立。乃频启云："臣实无异心，惟仰奉天颜，以申宗门之罪。"又其下僚属启云："天光密有异图，愿思胜算，以防微意。"既而庄帝进天光爵为广宗王，元晔又以为陇西王。及闻尔朱兆已入京师，天光乃轻骑向都见世隆等，寻便还雍。世隆等议废元晔，更举亲贤，遣使告天光。天光与定策立前废帝，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令、关西大行台。天光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擒之送洛。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据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齐献武王起兵信都，内怀忧恐，不复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备之而已。又除大司马。

于时献武王义军转盛，尔朱兆、仲远等既经败退，世隆累使征天光，天光不从。后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无以能定，岂可坐看宗家之灭也？"天光不得已而东下，与仲远等败于韩陵。斛斯椿等先还，于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进，乃执获之，与度律送于献武王。王致于洛，斩于都市，年三十七。尔朱专恣，分裂天下，各据一方。天光有定关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与仲远为不同矣。

史臣曰：尔朱兆之在晋阳，天光之据陇右，仲远镇捍东南，世隆专秉朝政，于时立君废主易于弈棋，庆赏威刑咸出于己。若使布德行义，忧公忘私，脣齿相依，同心协力，则磐石之固，未可图也。然是庸才，志识无远，所争唯权势，所好惟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怀怨愤，遂令勍敌得容觇间，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是以广阿之役，叶落冰离；韩陵之战，土崩瓦解。一旦殄灭，岂不哀哉！《传》称"师克在和"，《诗》云"贪人败类"，贪而不和，难以济矣。

列传第六十四 卢同张烈

卢同，字叔伦，范阳涿人，卢玄之族孙。父辅，字显元　　，本州别驾。同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善于处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详国常侍。稍迁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寻为营州长史，仍带郡。入除河南尹丞，迁太尉属。

会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书邢峦等讨之，诏同为军司。事平，除冀州镇东府长史。遭父忧解任。后除司空谘议参军，兼司马　，为营构东宫都将。延昌中，秦州民反，诏同兼通直常侍，持节慰谕之，多所降下。还转尚书右丞，进号辅国将军，以父讳不拜，改授龙骧。熙平初，转左丞，加征虏将军。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按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绩。

肃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窃冒军功。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覆，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同乃表言：

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奏按，并复乖舛。臣聊尔拣练，已得三百余人，明知隐而未露者，动有千数。愚谓罪虽恩免，犹须刊定。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勾奏按。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按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民，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名贯，别录历阶。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关付吏部。

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幸。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印记一如尚书，郎中自掌，递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诏从之。同又奏曰：

臣顷奏以黄素为勋，具注官名、户属及吏部换勋之法，事目三条，已蒙旨许。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犹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按，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已上，即令给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陈，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函守录。

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随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劝，事不经久，侥幸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

又勋簿之法，征还之日即应申送。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

诏复依行。

元义之废灵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熙败，以同为持节、兼黄门侍郎、慰劳使，乃就州刑熙。还授平东将军、正黄门、营明堂副将。寻加抚军将军、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为义所亲，戮熙之日，深穷党与，以希义旨，论者非之。又给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卫。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为都水使者。同启求回身二阶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论者称之。

营州城民就德兴谋反，除同度支尚书，黄门如故，持节使营州慰劳，听以便宜从事。同频遣使人，皆为贼害，乃遣贼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为良，赍书谕德兴，德兴乃降。安辑其民而还。德兴复反，诏同以本将军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慰劳之。同虑德兴难信，勒众而往，为德兴所击，大败而还。

灵太后反政，以同义党，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将军、太中大夫、兼左丞，为齐兖二州行台，节度大都督李叔仁。囗庄帝践祚，诏复本秩，除都官尚书，复兼七兵。以同前慰劳德兴之功，封章武县开国伯，邑四百户。正除七兵，寻转殿中，加征南将军。普泰初，除侍中，进号

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同时久病，强牵从务，启乞仪同。初同之为黄门也，与前废帝俱在门下，同异其为人，素相款托。废帝以恩旧许之，除仪同三司，余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赠侍中、都督冀沧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开国伯如故，赐帛四百匹，谥曰孝穆。三年，复加赠尚书右仆射。有四子。

长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将军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静，太常丞。

静子景裕，在《儒林传》。

张烈，字徽仙，清河东武城人也。高祖赐名曰烈，仍以本名为字焉。高祖忄希，为慕容俊尚书右仆射。曾祖恂，散骑常侍，随慕容德南渡，因居齐郡之临淄。烈少孤贫，涉猎经史，有气概。时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与烈并有令誉，时人号曰“三徽”。高祖时，入官代都，历侍御、主文中散。迁洛，除尚书仪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

萧宝卷将陈显达治兵汉南，谋将入寇。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高祖诏侍臣各举所知，互有申荐者。高祖曰：“此郡今当必争之地，须得堪济之才，何容泛举也？太子步兵张烈每论军国之事，时有会人意处，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称赞之，遂敕除陵江将军、顺阳太守。烈到郡二日，便为宝卷将崔慧景攻围，七十余日，烈抚厉将士，甚得军人之和。会车驾南讨，慧景遁走。高祖亲劳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负所寄。”烈拜谢曰：“若不值銮舆亲驾，臣将不免困于犬羊。自是陛下不负臣，非臣能不负陛下。”高祖善其对。

世宗即位，追录先勋，封清河县开国子，邑二百户。寻以母老归养。积十余年，频值凶俭，烈为粥以食饥人，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肃宗初，除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又转征虏将军、司空长史。先是，元义父江阳王继曾为青州刺史，及义当权，烈托故义之怀，遂相谄附。除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寻加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后灵太后反政，以烈义党，出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于时议者以烈家产畜殖，僮客甚多，虑其怨望，不宜出为本州，改授安北将军、瀛州刺史。为政清

静，吏民安之。更满还朝，因辞老还乡里。兄弟同居怡怡然，为亲类所慕。元象元年，卒于家，时年七十七。烈先为《家诫》千余言，并自叙志行及所历之官，临终敕子侄不听求赠，但勒《家诫》立碣而已。其子质奉行焉。

质，博学多才艺。解褐奉朝请，员外郎、龙骧将军、谏议大夫。未袭爵。兴和中，卒于家。

质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历涉群书，工于谈说，有名于当世。熙平初，征为谏议大夫；正光五年，以国子博士征之；孝昌二年，征为散骑侍郎；并不赴。世号为征君焉。好营产业，孜孜不已，藏镪巨万，他资亦称是。兄弟自供俭约，车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僧晧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前废帝时，崔祖螭举兵攻东阳城，僧晧与同。事败，死于狱，籍没家产。出帝初，诉复业。

子轨，州主簿。

史臣曰：卢同质器洪厚，卷舒兼济。张烈早标名辈，气尚见知。趋舍深沉，俱至显达，雅道正路，其殆病诸。

列传第六十五 宋翻辛雄羊深杨机高崇

宋翻，字飞鸟，广平列人人也，吏部尚书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刚断许之。世宗初 ，起家奉朝请，本州治中、广平王郎中令。寻拜河阴令。

翻弟道玙，先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愉反，逼道玙为官，翻与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玙后弃愉归罪京师，犹坐身死 ，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书侍御史、洛阳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犹领治书。又迁左将军、南兖州刺史。时萧衍遣将先据荆山，规将寇窃。属寿春沦陷，贼遂乘势径趋项城。翻遣将成僧达潜军讨袭，频战破之，自是州境帖然。

孝庄时，除司徒左长史、抚军将军、河南尹。初，翻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 ，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县旧有大枷，时人号曰“弥尾青”。及翻为县主，吏请焚之。翻曰：“且置南墙下，以待豪家。”未几，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辞色不逊，命取尾青以镇之。既免，入诉于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陈状。诏曰：“卿故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翻对：“造者非臣，买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驹者耳。”于是威振京师。及为洛阳，迄于为尹，畏惮权势，更相承接，故当世之名大致灭损。永安三年，卒于位。赠侍中、卫将军、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谥曰贞烈。

子思远，卒于司空从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笃有志行。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子世轨，齐文襄王大将军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传》。

世景弟叔集，亦有学行。征东裴衍之讨葛荣也，表为员外散骑侍郎，引同戎役。及衍败，同时遇害。

叔集弟道玙，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临死，作诗及

挽歌词，寄之亲朋，以见怨痛。道玙又曾赠著作佐郎张始均诗，其末章云："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道玙既不免难，始均亦遇世祸，时咸怪之。无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继。

辛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父暢，字幼达，大将军谘议参军、汝南乡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颇涉书史，好刑名，廉谨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于色。释褐奉朝请。父于郡遇患，雄自免归，晨夜扶抱。及父丧居忧，殆不可识，为世所称。

正始初，除给事中，十年不迁职，乃以病免。清河王怿为司空，辟户曹参军，摄田曹事。怿迁司徒，仍随授户曹参军。并当烦剧，诤讼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闲明，政事经其断割，莫不悦服。怿重之，每谓人曰："必也无讼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显。怿迁太尉，又为记室参军。神龟中，除尚书驾部郎中，转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余悉罢遣，更授李琰等。

先是，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复欲舆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为民。雄奏理匡曰："窃惟白衣元匡，历奉三朝，每蒙宠遇。謇谔之性，简自帝心；鹰鹯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锡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弹纠。至若茹皓升辇，匡斥宜下之言；高肇当政，匡陈擅权之表。刚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鲠之迹，朝野共知。当高肇之时，匡造棺致谏，主圣臣直，卒以无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况其元列由绪与罪按不同也。脱终贬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谏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违盐梅之相济。祁奚云：叔向之贤，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实可嗟惜。"未几，匡除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右仆射元钦谓左仆射萧宝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诸人莫出其右。"宝夤曰："吾闻游仆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赏，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竟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令门下、尚书、廷尉议之。雄议曰：

《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今议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纵情，令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仰寻周公不减流言之愆，俯惟释之不加惊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贵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厘。雄久执案牍，数见疑讼，职掌三千，愿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纠，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诉，或为公使，本曹给过所有指，如不推检，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获见赃，不辨行赇主名。检无赂以置直之主，宜应洗复。三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据令奏复者，与夺不同，未获为通例。又须定何如得为证人。若必须三人对见受财，然后成证，则于理太宽。若传闻即为证，则于理太急。令请以行赇后三人俱见，物及证状显著，准以为验。四曰：赦前断事，或引律乖错，使除复失衷，虽案成经赦，宜追从律。五曰：经赦除名之后，或邀驾诉枉，被旨重究；或诉省称冤，为奏更检。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谓不得异于常格，依前案为定。若不合拷究，已复之流，请不追夺。六曰：或受辞下检反覆，使鞫狱证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从证占而雪，则违正格；如除其名，罪滥洁士。以为罪须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毕格及要证一人未集者，不得为占定。

古人虽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陈，实士师之深疑，朝夕之急务，愿垂察焉。

诏从雄议。自后每有疑议，雄与公卿驳难，事多见从，于是公能之名甚盛。

又为《禄养论》，称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书奏，肃宗纳之。以母忧去任。卒哭，右仆射元钦奏雄起复为郎。俄兼司州别驾，加前军将军。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萧衍遣萧综来据彭城。时遣大都督、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彧讨之，盘桓不进。乃诏雄副太常少卿元晦为使，给齐库刀，持节、乘驿催军，有违即令斩决。肃宗谓雄曰："诲朕家诸子，摽以亲懿。筹策机计，仗卿取胜耳。"到军，勒令并进徐州，综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刚启为长史，肃宗以雄长于世务，惜不许之，更除司空长史。于时，诸公皆慕其名，欲屈为佐，莫能得也。

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肃宗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雄为行台左丞，与前军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鹁路。衍稽留未进，彧师已次汝滨。北沟求救，彧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挠乱近畿，梁汝之间，民不安业，若不时扑灭，更为深害。王秉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

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专裁。所谓臣率义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之，果自走散。

在军上疏曰：“凡人所以临坚陈而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则求荣名，二则贪重赏，三则畏刑罚，四则避祸难。非此数事，虽圣王不能劝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载。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师众，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进力者矣。若重发明诏，更量赏罚，则军威必张，贼难可弭。臣闻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须废也。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臣既庸弱，忝当戎使，职司所见，辄敢上闻。惟陛下审其可否。”

会右丞阙，肃宗诏仆射、城阳王徽举人，徽遥举雄。仍除辅国将军、尚书右丞。寻转吏部郎中，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礼律。礼律既设，择贤而行之，天下雍熙，无非任贤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标美；文王受命，济济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纵大圣，开复典谟，选三代之异礼，采二汉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继轨，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谧。陛下劬劳日昃，躬亲庶政，求瘼恤民，无时暂憩，而黔首纷然，兵车不息。以臣愚见，可得而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按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将为乱。岂有余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当今天下黔黎，久经寇贼，父死兄亡，子弟沦陷，流离艰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茕靡恤，财殚力尽，无以卒岁。宜及此时，早加慰抚。盖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

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复何忧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窃见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则政平讼理；有非其才，则纲维荒秽。伏愿陛下暂留天心，校其利害，则臣言可验，不待终朝。昔杜畿宽惠，河东无警；苏则分粮，金城克复。略观今古，风俗迁讹，罔不任贤，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习故，不明选典，欲以静民，便恐无日。”书奏，会肃宗崩。

初，萧宝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众德等讨逐之，多蒙爵赏。武泰中，诏雄兼尚书，为关西赏勋大使。未行之间，会尔朱荣入洛，及河阴之难，人情未安，雄潜窜不出。庄帝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庄帝曰：“宁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加安南将军。元颢入洛也，北中郎将杨侃从驾北出，庄帝以侃为度支尚书。及乘舆反洛，复召雄上。雄面辞曰：“臣不能死事，俯眉从贼，乃是朝廷罪人，纵陛下不赐诛罚，而北来尚书勋高义重，臣宜避贤路。”庄帝曰：“卿且还本司，朕当别有处分。”遂解侃尚书。

未几，诏雄以本官兼侍中、关西慰劳大使。将发，请事五条：一言逋悬租调，宜悉不征。二言简罢非时徭役，以纾民命。三言课调之际，使丰俭有殊，令州郡量检，不得均一。四言兵起历年，死亡者众，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见存耆老，请假板职，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丧乱既久，礼仪罕习，如有闺门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门闾。仍启曰：“臣闻王者爱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与之，五曰乐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时，则成之也；省刑罚，则生之也；薄赋敛，则与之也；无多徭役，则乐之也；吏静不苛，则喜之也。伏惟陛下道迈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风而鼓俗，旌至德以调民。生之养之，正当兹日；悦近来远，亦是今时。臣既忝将命，宣扬圣泽，前件六事，谓所宜行。若不除烦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驿，虚号王人，往还有费于邮亭，皇恩无逮于民俗。谨率愚管，敢以陈闻，乞垂览许。”庄帝从之，因诏民年七十者授县，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

三年，迁镇南将军、都官尚书、行河南尹。普泰时，为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书、兼吏部尚书。寻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书。于时近习专恣，请托不已，雄惧其谗慝，不能确

然守正，论者颇讥之。

出帝南狩，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永熙末，兼侍中。帝入关右，齐献武王至洛，于永宁寺集朝士，责让雄及尚书崔孝芬、刘钦、杨机等曰："为臣奉主，扶危救乱。若处不谏诤，出不陪随，缓则耽宠，急便窜避，臣节安在？"诸人默然不能对。雄对曰："当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与谋议；及乘舆西迈，若即奔随，便恐迹同佞党；留待大王，便以不从蒙责。雄等进退如此，不能自委沟壑，实为惭负。"王复责曰："卿等备位纳言，当以身报国，不能尽忠，依附谄佞，未闻卿等谏诤一言，使国家之事忽至于此，罪欲何归也！"乃诛之，时年五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贞，逃入关中。

雄从父兄纂，字伯将。学涉文史，温良雅正。初为兖州安东府主簿。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逃窜投纂。事觉，坐免官。积十余年，除奉朝请。稍转太尉骑兵参军，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及欲定考，怿曰："辛骑兵有学有才，宜为上第。"转越骑校尉。尚书令李崇北伐蠕蠕，引为录事参军。临淮王彧北征，以纂随崇有称，启为长史。及广阳王渊北伐，又引为长史。寻拜谏议大夫。雅为彧所称叹，屡在朝廷荐举之。

萧衍遣将曹义宗攻新野，诏纂持节、兼尚书左丞、南道行台，率众赴接，至便破之。义宗等以其劲速，不敢复进。于时海内多虞，京师更无继援，惟以二千余兵捍御疆埸。又诏为荆州军司，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纂善抚将士，人多用命，贼甚惮之。会肃宗崩，讳至。咸以对敌，欲秘凶问。纂曰："安危在人，岂关是也！"遂发丧号哭，三军缟素。还入州城，申以盟约。寻为义宗所围，相率固守。庄帝即位，除通直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兼尚书，仍行台。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擒之。入城，因举酒属纂曰："微辛行台之在斯，吾亦无由建此功也。"入朝，言于庄帝，称纂固节危城，宜蒙爵赏，以劝将来。帝乃下诏慰勉之。

寻除持节、平东将军、中郎将，赐绢五十匹、金装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颢乘胜，卒至城下。尔朱世隆狼狈退还，城内空虚，遂为颢擒。及庄帝还宫，纂谢不守之罪。帝曰："于时朕亦北巡。东军不守，岂卿之过？"还镇虎牢，俄转中军将军、荥阳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旧是太守郑仲明左右，豪猾偷窃，境内为患。纂伺捕擒获，枭于郡市，百姓忻然。加镇东将军。太昌中，除左光禄大夫。纂侨寓洛阳，乃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使持节、河内太守。齐献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谒王曰：“纂受诏于此，本有御防。大王忠贞王室，扶奖颠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奸佞，以康国道，河内此言，深得王臣之节。”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执河内手也。”便入洛。

九月，行西荆州事、兼尚书、南道行台，寻正刺史。时蛮酋樊五能破析阳郡，应宇文黑獭。纂议欲出军讨之，纂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析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险，表里群蛮。今若少遣军，则力不能制贼；多遣，则减彻防卫，根本虚弱。脱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难保。”纂曰：“岂得纵贼不讨，令其为患日深！”广曰：“今日之事，唯须万全。且虑在心腹，何暇疥癣？闻台军已破洪威，计不久应至。公但约勒属城，使各修完垒壁，善抚百姓，以待救兵。虽失析阳，如弃鸡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为不尔。”遂遣兵攻之，不克而败，诸将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贼，黑獭遣都督独孤如愿率军潜至，突入州城，遂至□阁。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战，为贼所擒，遂害之。赠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从祖昙护，以谨厚见称。卒于并州州都。

子炽，武定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贵。父敬宗，延兴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过友人，见其父母兄弟悉无恙，垂涕久之。释褐奉朝请，荥阳郡丞。太守元丽性颇使酒，琛每谏之。丽后醉，辄令闭阁，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丽从舆驾，诏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为伏波将军、济州辅国府长史。转奉车都尉，出为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多事产业，琛每诤折，崇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后加龙骧将军，带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对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卒于官。琛宽雅有度量，涉猎经史，喜愠不形于色，当官奉法，在所有称。

长子悠，字元寿，早有器业。为侍御史，监扬州军。贼平，录勋书，时崇犹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许。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复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义，有文才。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府主魏子建为山南行台，以为郎中，有军国机断。还京，于荥阳为人劫害。赠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

俊弟术，武定末，散骑常侍。

术弟休，字季令。休弟修，字季绪。俱有学尚，亦早卒，时人伤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气力。太尉铠曹行参军，稍迁中坚将军、司徒录事参军、广州大中正。丁忧去任。寻起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谘议参军、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骇惧，敕为大使，持节慰谕广洛二州。三年，除征东将军、行阳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为黑奴所执。诸贼劝杀之，黑奴曰："成败未可知，何为先杀太守也？"乃将珍之自随，待遇以礼。右卫将军郭琼讨平黑奴，乃得免。兴和中，为卫将军、司徒司马。武定三年，除骠骑将军、北海太守。还为仪同开府长史、兼光禄少卿。未几，诏珍之持节为广洛北荆扬雍襄六州慰劳大使、北荆镇城、行广州事，招纳有称。齐文襄王遣书慰勉，赐以衣帛。寻敕行平州，卒于官。赠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恭。

子懿，武定末，开府铠曹参军。

羊深，字文渊，太山平阳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风尚，学涉经史，好文章，兼长几案。少与陇西李神俊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记室参军转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寻转驾部，加右军将军。于时沙汰郎官，务精才实，深以才堪见留。在公明断，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咸敬重之。肃宗行释奠之礼，讲《孝经》，侪辈之中独蒙引听，时论美之。

正光末，北地人车金雀等帅羌胡反叛，高平贼宿勤明达寇豳夏诸州。北海王颢为都督、行台讨之，以深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行台左丞、军司，仍领郎中。颢败，还京。顷之，迁尚书左丞，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萧宝夤反，攻围华州。王平、薛凤贤等聚众作逆，敕深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共会潼关，规模进止。事平，以功赐爵新泰男。

灵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斋会，公卿尽在座。会事将终，太后引见

深，欣然劳问之。深谢曰：“臣蒙国厚恩，世荷荣遇，寇难未平，是臣忧责，而隆私忽被，犬马知归。”太后顾谓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举坐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为东道慰劳使，即为二徐行台。庄帝践祚，除安东将军、太府卿，又为二兖行台。深处分军国，损益随机，亦有时誉。

初，尔朱荣杀害朝士。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乡人外托萧衍。深在彭城，忽得侃书，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斩侃使人，并书表闻。庄帝乃下诏曰：“羊侃作逆，雾起瑕丘，拥集不逞，扇扰疆场。倾宗之祸，侃乃自贻；累世之节，一朝毁污。羊深血诚奉国，秉操罔贰，闻弟猖勃，自劾请罪。此之丹款，实戢于怀。且叔向复位，《春秋》称美；深之慷慨，气同古人。忠烈远彰，赤心已著。可令还朝，面受委敕。”乃归京师，除名。久之，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入洛，以深兼黄门郎。颢平，免官。后拜大鸿胪卿。普泰初，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自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前废帝敕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人补定，自奉朝请以上，各有沙汰。寻兼侍中，废帝甚亲待之。

是时胶序废替，名教陵迟，深乃上疏曰：

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启，昭明之颂载扬；胶序大辟，都穆之咏斯显。伏惟大魏，乘乾统物，钦若奉时，模唐轨虞，率由前训。重以高祖继圣垂衣，儒风载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宣皇下武，式遵旧章，用能揄扬盛烈，聿修厥美。自兹已降，世极道消，风猷稍远，浇薄方竞，退让寂寥，驰竞靡节。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为本，所贵得贤，苟值其人，岂拘常检？三代、两汉，异世间出。或释褐中林，郁登卿尹；或投竿钓渚，径升公相。事炳丹青，义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胜纪。

窃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济治，譬犹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积习之不可者，其所由来渐矣。昔鲁兴泮宫，颂声爰发；郑废学校，《国风》以讥。将以纳民轨物，莫始于经礼；《菁莪》育才，义光于篇什。自兵乱以来，垂将十载，干戈日陈，俎豆斯阙。四海荒凉，民物凋敝，名教顿亏，风流殆尽。世之陵夷，可为叹息。

陛下中兴纂历，理运惟新，方隅稍康，实惟文德。但礼贤崇让之

科，沿世未备；还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缪。夫先黄老而退《六经》，史迁终其成蠹；贵玄虚而贱儒术，应氏所以亢言。臣虽不敏，敢忘前载。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臣诚暗短，敢慕前训，用稽古义，上尘听览。伏愿陛下，垂就日之监，齐非烟之化，倘以臣言可采，乞特施行。

废帝善之。

出帝初，拜中书令。顷之，转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及出帝入关，深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兖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军讨破之，于陈斩深。

子肃，武定末，仪同开府东阁祭酒。

杨机，字显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连屈丐时将家奔洛阳，因以家焉。机少有志节，为士流所称。河南尹李平、元晖并召署功曹，晖尤委以郡事。或谓晖曰："弗躬弗亲，庶人弗信。何得委事于机，高卧而已？"晖曰："吾闻君子劳于求士，逸于任贤。故前代有坐啸之人，主诺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为不可？"由是声名更著。

解褐奉朝请。于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诏选清直之士，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愉甚敬惮之。迁给事中、伏波将军、廷尉评。延昌中，行河阴县事。机当官正色，不避权势，明达政事，断狱以情，甚有声誉。平东将军、荆州刺史杨大眼启为其府长史。熙平中，为泾州平西府长史。寻授河阴令，转洛阳令，京辇伏其威风，希有干犯。凡诉讼者，一经其前后，皆识其名姓，并记事理，世咸异之。迁镇军将军、司州治中，转别驾。荆州蛮叛，兼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讨之。还，除中散大夫，复为别驾，州牧、高阳王雍事多委机。出除清河内史，转左将军、河北太守，并有能名。建义初，拜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将军、司州别驾。未几，行河南尹。转廷尉卿，徙卫尉卿，出除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熙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寻除度支尚书。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公正己，为时所称。家贫无马，多乘小犊车，时论许其清白。与辛雄等并诛，年五十九。

子毗罗，解褐开府参军事，卒于镇远将军。

机兄顺，字元信，梁郡太守。

顺子僧静，武定中，太中大夫。

机兄子虬，少有公干，频为司州记室户曹从事。早卒。

高崇，字积善，渤海蓨人。四世祖抚，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奔于高丽。父潜，显祖初归国，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宁远将军，卒。

崇少聪敏，以端谨见称。征为中散，稍迁尚书三公郎。家资富厚，僮仆千余，而崇志尚俭素，车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洁，与物无竞。初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景明中，启复本姓，袭爵，迁领军长史、伏波将军、洛阳令。为政清断，吏民畏其威风，每有发擿，不避强御，县内肃然。朝廷方有迁授，会病卒，年三十七。赠渔阳太守。永安二年，复赠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成。

初，崇谓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为首。人能立身约己，不忘典训，斯亦足矣。故吾诸子。□"

子谦之，字道让。少事后母李以孝闻，李亦抚育过于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异。论者两重之。及长，屏绝人事，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日诵数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袭爵，释褐奉朝请，加宣威将军，转奉车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还，置孚归国。事下廷尉，卿及监以下谓孚无坐，惟谦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书同卿执，诏可谦之奏。

孝昌初，行河阴县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诏令追捕，必得以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并出前后盗窃之处，资货甚多，远年失物之家，各来得其本物。具以状奏。寻诏除宁远将军，正河阴令。在县二年，损益治体，多为故事。弟道穆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

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臣以无庸，谬宰神邑，实思奉法不挠，称是官方，酬朝廷无赀之恩，尽人臣守器之节。但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诏曰：“此启深会朕意，付外量闻。”

谦之又上疏曰：

臣闻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复之主；周道将废，宣王立中兴之功。则知国无常安，世无恆敝，唯在明主所以变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自正光已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委输不绝。至如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各各为己，公私两利。若使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则何贼不平，何征不捷也！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且近习、侍臣、戚属、朝士，请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咸共谮毁，横受罪罚。在朝顾望，谁肯申闻？蔽上拥下，亏风坏政。使谗谄甘心，忠谠息义。

况且频年以来，多有征发，民不堪命，动致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惮比刑书。正由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若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民。今不务以理还之，但欲严符切勒，恐数年之后，走者更多，安业无几。

故有国有家者，不患民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韵，知音改弦更张；騑骖未调，善御执辔成组。谚云：“迷而知反，得道不远。”此言虽小，可以谕大。陛下一日万机，事难周览；元、凯结舌，莫肯明言。臣虽庸短，世受荣禄，窃慕前贤匪躬之义，不避斧钺之诛，以希一言之益。伏愿少垂览察，略加推采，使朝章重举，军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见复禹之绩。则臣奏之后，笑入下泉。

灵太后得其疏，以责左右近侍。诸宠要者由是疾之，乃启太后云："谦之有学艺，宜在国学，以训胄子。"诏从之，除国子博士。

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之徒，咸申款旧。好于赡恤，言诺无亏。居家僮隶，对其兒不挞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无髡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谦之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当世名士，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以时所行历，多未尽善，乃更改元修撰，为一家之法，虽未行于世，议者叹其多能。

于时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

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榆荚钱。至文帝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之钱，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

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民无困敝，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汉之孝武，地广财丰，外事四戎，遂虚国用。于是草莱之臣，出财助国；兴利之计，纳税庙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缗之令。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惟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民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民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

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穆公之言于斯验矣。臣虽术愧计然，识非心算，暂充钱官，颇睹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

施行。

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初，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直谦之家僮诉良，神轨左右之，入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时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中，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谦之妻中山张氏，明识妇人也，教劝诸子，从师受业，常诫之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

谦之长子子儒，字孝礼。元颢入洛，其叔道穆从驾北巡。子儒后逾河至行宫，庄帝见之，具访洛中事意，子儒备陈元颢败在旦夕。帝谓道穆曰："卿初来日，何故不与子儒俱行？"对曰："臣家百口在洛，须其经营。且欲其今日之来，知京师后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怀，亦大慰朕意。"仍授秘书郎中，转通直郎。后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祭酒。袭爵。兴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时四方多有流民，子儒为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检户使，所获甚多。后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时年四十一。

子儒弟绪，字叔宗，明悟好学。谦之常谓人曰："兴吾门者，当是此兒。"及长，涉猎书传，好文咏。司空行参军、转长流参军。除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为府主封隆之所赏。隆之行梁州、济州，引自随，恆令总摄数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绪弟孝贞，武定中，司徒士曹参军。

孝贞弟孝干，司空东阁祭酒。

谦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学涉经史，非名流俊士，不与交结。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谓人曰："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时不我知，便须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道穆奏记于匡曰："道穆生自蓬檐，长于陋巷。颇猎群书，无纯硕之德；尚好章咏，乏雕掞之工。虽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独断之主，雄才不世之君，无藉朽株之资，求人屠钓之下；不牵暗投之诮，取士商歌之中。是以闻英风而慷

慨，望云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隶绣衣，名充直指，虽谢周生骑上之敏，实有茅氏就镬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适欲召之。”遂引为御史。其所纠擿，不避权豪，台中事物，多为匡所顾问。道穆曾进说于匡曰：“古人有言，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豺狼当道，不问狐狸。明公荷国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去之，并发其赃货，具以表闻。又尔朱荣讨蠕蠕，道穆监其军事，荣甚惮之。还，除奉朝请，俄除太尉铠曹参军。

萧宝夤西征，以道穆为行台郎中，军机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败后，贼势转强，属请益兵，朝廷不许。宝夤谓道穆曰：“非卿一行，兵无益理。”遂令乘传赴洛。灵太后亲问贼势，道穆具以状对，太后怒曰：“比来使人皆言贼弱，卿何独云其强也！”道穆曰：“前使不实者，当是冀陛下恩颜，望沾爵赏。臣既忝使人，不敢虚妄。愿令近臣亲检，足知虚实。”事讫当反，遇病不行。

后属兄谦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于庄帝。帝时为侍中，特相钦重，引居第中，深相保护。俄而，帝以兄事见出。道穆惧祸，乃携家趣济阴，变易姓名，往来于东平毕氏，以避时难。庄帝即位，征为尚书三公郎中，加宁朔将军。寻兼吏部郎中，与薛昙尚书使晋阳，授尔朱荣职，赐爵龙城侯。九月，除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遭母忧去职，帝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就宅吊慰，诏摄本任，表辞不许。三年，加前军将军。

及元颢逼虎牢城，或劝帝赴关西者，帝以问道穆，道穆对曰：“关中今日残荒，何由可往？臣谓元颢兵众不多，乘虚深入者，由国家将帅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亲率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颢孤军，必不疑矣。如恐成败难测，非万乘所履，便宜车驾北渡，循河东下。征大将军天穆合于荥阳，向虎牢；别征尔朱王军，令赴河内以掎角之。旬月之间，何往不克！臣窃谓万全之计，不过于此。”帝曰：“高舍人语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烛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除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开国公，食邑千户。于时尔朱荣欲回师待秋，道穆谓荣曰：“元颢以蕞尔轻兵，奄据京洛，使乘舆飘露，人神恨愤，主忧臣辱，良在于今。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自可分兵河畔，缚筏造船，处处遣渡，径擒群贼，复主宫阙，此桓文之举也。且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若还师，令颢重完守具，征兵天下，所谓养虺成蛇，悔无及

矣。”荣深然之，曰：“杨黄门侃已陈此计，当更议决耳。”

及庄帝反政，因宴次谓尔朱荣曰：“前若不用高黄门计，则社稷不安。可为朕劝其酒令醉。”荣对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黄门与臣作监军。临事能决，实可任用。”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寻即真，仍兼黄门。道穆外秉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民之事，必以奏闻。谏诤极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于时用钱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惧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故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朱世隆当朝权盛，因内见衣冠失仪，道穆便即弹纠。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以为恨，泣以诉帝。帝谓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独于公主亏朝廷典章，以此负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寻敕监仪注。又诏曰：“秘书图籍所在，内典□书，又加缮写，缃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

道穆又上疏曰：“臣闻舜命皋陶，奸宄是托；禹泣罪人，尧心为念，所以举直错枉，事切曩贤；明德慎罚，议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所谓礼乐互兴，不相沿袭者矣。臣以无庸，忝当今任，所思报效，未忘寝兴。但识谢知今，业惭稽古，未能进一言以利国，说一策以兴邦，索米长安，岂不知耻？至于职司其忧，犹望僶俛。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

徒，恆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所以夙夜为忧，思有悛革。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讼可息；丛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诏从之，复置司直。

及尔朱荣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书，令宣于外。因谓之曰：“自今日后，常得精选御史矣。”先是，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故有此诏。及尔朱世隆等率其部类战于大夏门北，道穆受诏督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世隆等于是北遁。加卫将军、假车骑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又除车骑将军，余官如故。时虽外托征蛮，而帝恐北军不利，欲为南巡之计。未发，会尔朱兆入洛，道穆虑祸及己，托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于前朝，遂害之，时年四十二。泰昌中，赠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镜，袭爵。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拥入关。

道穆弟谨之，继沮渠氏后。卒于沧州平东府主簿，年三十五，赠通直郎。无子。

谨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学，有诸兄风。年二十三，卒。无子，以兄谦之第二子绪继焉。

史臣曰：宋翻刚鲠自立，猛而断务。辛雄以吏能历职，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干从事，声迹可纪。杨机清断在公。高崇明济为用。谦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饰学有闻，列于朝廷，岂徒然也。深失之晚节，至于颠覆，惜乎！

列传第六十六 孙绍张普惠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国，卒于济阳太守。父协，字文和　　，上党太守。绍少好学，通涉经史，颇有文才，阴阳术数，多所贯涉。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自长兼羽林监，为门下录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为世知。曾著《释典论》，虽不具美，时有可存。与常景等共修律令。

延昌中，绍表曰：

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应天明命，兆启无穷，毕世后仁，祚隆七百。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凭。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征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应危惧矣。

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亡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兼职人子弟，随逐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

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恆，随洿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洿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措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

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未几，出除济阴太守。还，历司徒功曹参军，步兵、长水校尉。正光初，兼中书侍郎，使高丽。还为镇远将军、右军将军。久之，为徐兖和籴使。还朝，大陈军国利害，不报。绍又表曰："臣闻文质互用，治道以之缉熙；洿隆得时，人物以之通济。故能事恢三灵，仁洽九服。伏惟陛下，应灵践阼，冲明照物，宰辅忠纯，伊霍均美，既致升平之基，应成无为之业。而漠北叛命，陇右构逆，中州惊扰，民庶窃议，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虽愚短，具鉴始末。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具论四方华夷心态，高祖垂纳，文应可寻。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主者收录，不蒙报问，即日事势，乃至于此，尽微臣豫陈之验。今东南有窃号之竖，西北有逆命之寇，岂得怨天，实尤人矣。臣今不忧荒外，正虑中畿，急须改张，以宁其意。若仍持疑，变乱寻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国四世，欣戚是同，但职在冗散，不关枢密，宁济之计，欲陈无所，可谓经纬甚多，无机可织。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难倾，一倾难正。当今之危，蹑足之急，臣备肉食，痛心无已。泣血上陈，愿垂采察。若得言参执事，献可替否，寇逆获除，社稷称庆，虽死如生，犬马情毕。"

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垦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纳。绍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弹筝，绍后闻筝声便涕泗呜咽，舍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骁骑将军，使吐谷浑。还，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节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之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雄甚骇愕，不测所以。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建义初，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转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太昌初，迁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时年六十九。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曰宣。

子伯元，袭。齐受禅，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将军、太中大夫。

绍从父弟瑜，济州长史。

瑜弟彝，字凤伦。太和中，举秀才，稍迁步兵校尉。卒于武邑太守。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

子伯融，出继瑜后。武定末，□□太守。

伯融嫡弟子宽，开府田曹参军。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父晔，为齐州中水县令。随父之县，受业齐士，专心坟典，克厉不息。及还乡里，就程玄讲习，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窥览，诸儒称之。

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与刘桃符、石荣、刘道斌同员共直，颇为高祖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仆射李冲曾至澄处，见普惠言论，亦善之。世宗初，转积射将军。澄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为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党也不食。'食犹择人，于射为惑。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舍。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按《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者，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库府空虚，宜待新调。二三之趣，停之为便。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

相之令，声轩悬，建云钲，神民忻暢于斯时也。伏惟慈明远被，万民是望，举动所书，发言唯则，愿更广访，赐垂曲采，昭其管见之心，恕其谠言之责，则刍荛无遗歌，舆人有献诵矣。”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规；明耻教战，振古常轨。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劳民损公，任其私射，复何失也？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比适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务之暇，肄艺良辰，亦未言费用库物也。《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转扬州，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寻加威远将军。普惠既为澄所知，历佐二藩，甚有声誉，旋京之日，装束蓝缕，澄赍绢二十匹以充行资。还朝，仍羽林监。

又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及王师大举，重征钟离，普惠为安乐王诠别将长史。班师，除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府司马。迁步兵校尉。后以本官领河南尹丞。世宗崩，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免官。骁骑将军刁整，家有旧训，将营俭葬。普惠以为矫时太甚，与整书论之。事在《刁雍传》。故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若才优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宜特显叙，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博士执意不同，诏群僚会议。普惠议曰：“谨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轻重颠倒，不可之甚者也。《传》曰：‘始封

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僚，玉食一方，不得以诸侯言之。敢据《周礼》，辄同三年。”当时议者亦有同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普惠。普惠据《礼》还答，郑重三返，郁议遂屈。转谏议大夫。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

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磐石，乃密表曰：

臣闻优名宝位，王者之所光锡；尊君爱亲，臣子所以慎终。必使勋绩相侔，号秩相可，然后能显扬当时，传徽万代者矣。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载育至尊，母仪四海，近枢克唯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余九锡，褒假銮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易》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并大。《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明君臣不可并上。伏见诏书，以司徒为太上秦公，夫人为太上秦君。夫人蒙号于前，司徒系之于后，尊光之美盛矣。窃惟高祖

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之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春秋传》曰："葬称公，臣子辞。"明不可复加上也。《书》曰："兹予大飨于先王，尔祖其从与飨之。"司徒位尊属重，必当配飨先朝，称太上以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

汉祖创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灵后"，乃帝者之事。晋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号于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此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清。伏愿圣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请，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畏困上之鉴，邀谦光之福，则天下幸甚。

臣闻见灾修德，灾变成善。此太戊所以兴殷，桑谷以之自灭。况今卜迁方始，当修革之会，愚以为无上之名，不可假之，脱讥于千载，恐贻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临之，礼也。司徒诚为后父，实人臣也。虽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以义断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况乃应坤之载，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徒之殡，晨昏于郊墓之间，虽圣思蒸蒸，其不虞宜戒。离宸极之严居，疲云跸于道路，此亦亿兆苍生，瞻仰失图。伏愿寻《载驰》之不归，存静方之光大，则草木可繁，人灵斯穆。臣职忝谏司，敢献狂瞽，谨冒上闻，不敢宣露，乞垂省览，昭臣微款，脱得奉谒圣颜，曲尽愚衷者，死且不朽。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又令侍中元义、中常侍贾璨监观得失。任城王澄问普惠曰："汉高作帝，尊父为太上皇。今圣母临朝，赠父太上公，求之故实，非为无准。且君举作则，何必循旧？"对曰："天子称诏，太后称令，故周臣十乱，文母预焉。仰思所难，窃谓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称诏，圣母自欲存谦光之义，故不称耳。何得以诏令之别，而废严父之孝？"对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岂不欲尊崇其亲？王何以不远谟古义，而近顺今旨。未审太后何故谦于称诏，而不谦于太上。窃愿圣后终其谦光。"太傅、清河王怿曰："昔在僭晋，褚氏临朝，殷浩遗褚裒书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上公而致疑？"对曰："褚裒以女辅政辞不入朝。渊源讥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

本称其非，不记其是。不谓殿下以此赐难。”侍中崔光曰：“张生表中引晋有小子侯，出自郑注，非为正经。”对曰：“虽非正经之文，然述正经之旨。公好古习礼，复固斯难？”御史中尉元匡因谓崔光曰：“张《表》云，晋之小子侯，以号同称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晋小子，义似相类。但不学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对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岂所望于三独？”尚书崔亮曰：“谏议所见，正以太上之号不应施于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称，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对曰：“尚父者，有德可称；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义异，此亦非并。”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则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对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则谥同。太上者，尊极之位，岂得通施于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殊，同名为上，何必上者皆是极尊？”普惠厉声诃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任城王澄曰：“谏诤之体，各言所见，至于用舍，固在应时。卿向答袁氏，声何太厉？”普惠对曰：“所言若是，宜见采用；所言若非，惧有罪及。是非须辨，非为苟竞。”澄曰：“朝廷方开不讳之门，以广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义，何云乃虑罪罚？”议者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曰：“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太后复遣元义、贾璨宣令谓普惠曰：“朕向召卿与群臣对议，往复既终，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普惠于是拜令辞还。

初，普惠被召，传诏驰骋骝马来，甚迅速，伫立催去，普惠诸子忧怖涕泣。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职，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辈勿忧。”及议罢，旨劳还宅，亲故贺其幸甚。时中山庄弼遗书普惠曰：“明侯渊儒硕学，身负大才，秉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等，当面折庭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书，每为口实。

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恐其劳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尊先皇之轨，夙宵惟度，忻战交集。何

者？闻复高祖旧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复而不复，所以战违法。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苛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此之谓也。

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辐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之。愚臣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以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也。

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照布于无穷，则孰不幸甚！伏愿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苍生之心。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又以肃宗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闻明德恤祀，成汤光六百之祚；严父配天，孔子称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闻，福传遐世。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故宜敦崇祀礼，咸秩无文。而告朔朝庙，不亲于明堂；尝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观射游苑，跃马骋中，危而非典，岂清跸之意，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淑慎威仪，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禋稞。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则一人有喜，兆民赖之。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臣学不经远，言多孟浪，忝职其忧，不敢默尔。”寻别敕付外，议释奠之礼。

时史官克日蚀，豫敕罢朝。普惠以逆废非礼，上疏陈之。又表论时政得失。一曰，审法度，平斗尺，调租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书奏，肃宗、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难诘，延对移时。令曰：“宁有先皇之诏，一一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谏，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为卿屏左右，卿其尽陈之。”对曰：“圣人之养庶物，爱之如伤。况今二圣纂承洪绪，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岂先帝传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谬，或权时所行，在后以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圣上忘先帝之自新，不问理之伸屈，一皆抑之，岂苍生黎庶所仰望于圣德？”太后曰：“小小细务，一一翻动，更成烦扰。”普惠曰：“圣上之养庶物，若慈母之养赤子。今赤子几临危壑，将赴水火，以烦劳而不救，岂赤子所望于慈母！”太后曰：“天下苍生，宁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亲懿，莫重于太师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细之苦，何可得无？”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复言！”普惠曰：“圣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陈者，凡如此枉，乞垂圣察。”太后曰：“卿云‘兴灭国，继绝世’，灭国绝世，竟复谁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终，汉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弃，亲亲故也。窃见故太尉咸阳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孙，一德之亏，自贻悔戾，沉沦幽壤，缅焉弗收，岂是兴灭继绝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孙，愚臣之愿。”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当命公卿博议此事。”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义，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谓遣之将贻后患，上疏曰：“臣闻乾元以利贞为大，非义则不动；皇王以博施为功，非类则不从。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钦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师扇乱于江外，此乃封豕长蛇，

不识王度，天将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乐也。宜安民以悦其志，恭己以怀其心。而先自劳扰，艰难下民，兴师郊甸之内，远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敌，可谓无名之师。谚曰‘唯乱门之无过’，愚情未见其可。当是边将窥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汉祖亲困之。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以为不可，请斩之。千载以为美。况今旱酷异常，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而欲定蠕蠕，忤时而动，其可济乎？阿那瑰投命皇朝，抚之可也，岂容困疲我兆民以资天丧之虏？昔庄公纳子纠，以致乾时之败；鲁僖以邾国，而有悬胄之耻。今蠕蠕时乱，后主继立，虽云散亡，奸虞难抑。脱有井陉之虑，杨钧之肉其可食乎！高车、蠕蠕，连兵积年，饥馑相仍，须其自毙，小亡大伤，然后一举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获两虎，不可不图之。今土山告难，简书相续，盖亦无能为也，正与今举相会，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两强，并兴大众。脱狂狡构间于其间，而复事连中国，何以宁之？今宰辅专欲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瑰之不还，负何信义？此机之际，北师宜停。臣言不及义，文书所经过，不敢不陈。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二虏自灭之形，可以为殷鉴。伏愿辑和万国，以静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违，必无可采，匹夫之智，愿以呈献。”表奏，诏答曰：“夫穷鸟归人，尚或兴恻，况那瑰婴祸流离，远来依庇，在情在国，何容弗矜？且纳亡兴丧，有国大义，皇魏堂堂，宁废斯德？后主乱亡，似当非谬，此送彼迎，想无拒战。国义宜表，朝算已决，卿深诚厚虑，脱用嘉戢。但此段机略，不获相从，脱后不逮，勿惮匡言。”

时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举城归顺，扬州刺史长孙稚遣别驾封寿入城固守，衍将裴邃、湛僧率众攻逼，诏普惠为持节、东道行台，摄军司赴援之。军始渡淮，而封寿已弃城单马而退。军罢还朝。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朝廷颇事当迎，普惠上疏，请赴扬州，移还萧氏，不从。俄而，正德果逃还。凉州刺史石士基、行台元洪超并赃货被绳，以普惠为右将军、凉州刺史，即为西行台。以病辞免。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兴群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运久绝。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其所部将统，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军资板印之属，悉以自随。普惠至南秦，停岐、泾、华、雍、豳、东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统；令送

租兵连营接栅，相继而进，运租车驴，随机输转。别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于时，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类，所在邀劫。公熙既至，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言公熙旧是蕃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普惠乃符摄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从兄山虎与吴富同逆，又妄自说乡里，纷动群氐，托云与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达平落，吴富等果胁车营，实公熙所潜遣也。后吴富虽为左右所杀，而徒党犹盛。秦□所绾武都、武阶，租颇得达。东益群氐先款顺，故广业、仇鸠、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应入东益十万石租，皆稽留费尽，升斗不至，镇戍兵武，遂致饥虚，咸恨普惠经略不广。事讫，普惠拜表按劾公熙。还朝，赐绢布一百段。

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曰：

《诗》称“文王孙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皆所以明德睦亲，维城作翰。汉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书之信，重之以白马之盟。其以强大分王，罪犯蹙邑者，盖有之矣；未闻父基子构，世载忠贤，一死一削，用为恆典者也。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谬之来，亦已甚矣。遂使勋亲怀屈，幽显同冤，纷讼弥年，莫之能息。

臣辄远研旨格，深穷其事，世变减夺，今古无据。又寻诏书，称昔未可采，今始列辞，岂得混一，罔分久近也。故乐良、乐安，同蕃异封；广阳、安丰，属别户等。安定之嫡，邑齐亲王；河间戚近，更从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伦级，勋亲兼树，非世减之大验者也。博陵袭爵，亦在太和之年，时不世减，以父尝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减从今式。如此，则减者减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减之内。减足之旨，乃为所贡所食耳。欲使诸王开国，弗专其民，赋役之差，贵贱有等。盖准拟周礼公侯伯子男贡税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兴得足充本，清渊吏多减户。故始封承袭，俱称所减谓减之以贡，食谓食之于国，斯实高祖霈然之诏。减实之理，圣明自释，求之史帛，犹有未尽。时尚书臣琇疑减足之参差，旨又判之，以开训所减之旨，可以不疑于世减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减之格，用为世减之法；以王封有亲疏之等，谓是代削之条。妄解成旨，雷同世夺。以此毒天下，民其从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

枢弼累朝，识洞今古，为尚书之日，殷勤执请，孜孜于重议。被旨不许，于此遂停。

又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律、令相违，威泽异品。使七庙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则爵禄无穷，枝庶则属内贬绝。仪刑作孚，亿兆何观。夫一人吁嗟，尚曰亏治。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睦九族之义也。

臣猥忝今任，于兹五年，推寻旨格，谓无世减之理。请近遵高祖减食之谟，远循百代象贤之诰，退由九伐，进从九仪，则刑罚有伦，封不虚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访冤滞，愚以此为大者。求寻光锡之诏，并诸条格，所夺所请，事事穷审。诸王开国，非犯罪削夺者，并求还复。其昔尝全食，足户充本，减从令式者，从前则力多于亲懿，全夺则减足之格不行，愚谓禄力并应依所□之食而食之。若是则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虽盈之减两。秦既有全食足户之异，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亲恤所裒，请依律断。伏惟亲亲尊贤，位必功立。尊贤以司民，可不慎乎？亲亲以牧族，其可弃乎？如脱蒙允求以旨判为始，其前来吏秩，悉年久不追。

臣又闻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汤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从，风动草偃；畏之如雷电，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绥万国，若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迁都之构，庶方子来，泛泽所沾，降及陪阜。宁有岳牧、二千石、县令、丞、尉、治中、别驾及诸军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预乎？此之班驳，云雨之不平，谓是当时有司出纳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寻世宗诏书，百官普进一级，中有朝臣刺史登时褒授，则内外贵贱，莫不同泽。又覆奏称爰及陪阜，明无不逮。自后人率其心纷纶，盈庭嫌少，误惑视听。限以泛前，更为年断。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泛前、泛后之岁，隔而绝之。遂使如纶之旨，顿于一朝。泛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泛，三年上第者蒙半阶而已。泛前泛后合考者隔绝而不得，无考者无折而全。泛前泛后，有考无考，并蒙全泛。与否乖违，勤旧弥屈。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此之谓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下，可不慎欤！”言之不从，无以抑之，遂奏夺牧守外禄，全不与泛。散官改为四年之考，泛前者八年一阶。政令不一，冤讼惟甚，与而复夺，其本在兹。致使邀驾击鼓者，无理以加其罪；诽谤公听者，无辞以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悖所由起。

夫琴瑟不调，浇而更张。善人，国之本也，其可弃乎？《诗》

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尧典》曰："克明俊德。"《吕刑》曰："何择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备惟其人。"《咎繇》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此则官必择人，泛则宜溥。请远遵正始元旨，近准圣明二泛，内外百官，悉同一阶，不以泛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则同云共澍，四海均洽。如谓未可，宜以权理折之。

《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实位曰仁。"《春秋传》曰："一曰择人。"如此，则乃可无泛，不可无考，守宰之泛，既以追夺，则百官之泛，不应独沾。溥泽既收，复谁敢怨！夫三载之考，兴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闲剧禄力，自有加减。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则三年，朝官既禄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禄参差，各称其枉。且一日从军征戍，苦于烦任终年；专使决断，重于陪臣恆上。若通为三载之考，无泛隔折，则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远绥四方。

日昳求贤，犹有所失，况不遵择人之训，唯以停久而进乎？自今已后，考黜愿以三宅革心，选进愿以三俊居德。《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枢副，毗察冤讼，寤寐惟省，谓宜追正，愚固所陈，万无可采。

出除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萧衍遣将胡广来寇安阳，军主陈明祖等胁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达等窃陷石头戍，径据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贼，近在州西数十里。普惠前后命将拒战，并破之。

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时年五十八。赠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恭。

长子荣俊，武定末，齐王相府属。

荣俊弟龙子，扬州骠骑府长史。

史臣曰：孙绍关右之士，又能指论世务，亦其志也。张普惠明达典

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

列传第六十七 成淹范绍刘桃符刘道斌董绍冯元兴鹿悆张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祖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　，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早卒。淹好文学，有气尚。刘子业辅国府刑狱参军事，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兼著作郎。时显祖于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谏，并不纳。淹上《接舆释游论》，显祖览之，诏尚书李欣曰："卿等诸人不如成淹《论》通释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执之，云："吊有常式　　，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数四，执志不移。高祖敕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下，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谓议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异哉！"昭明言："二国交和既久，南北皆须准望。齐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以为疑，那得苦见要逼。"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随，而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貂珰曜日，百僚内外，朱服焕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复何容独以素服间衣冠之中？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于有虞，处谅暗以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三皇不同礼，亦安知得失所归。"淹言："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为非也？"昭明遂相顾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责，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吊服，使人唯，赍裤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吊，幸借缁衣帽，以申国命。今为魏朝所逼，违负指授，还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将命折中，还南之日，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也，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见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仍敕送衣巾给昭明等，赐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尽哀。后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贫，赐绢百匹。

十六年，萧赜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朝贡，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灵台以观云物。高祖敕淹引荜等馆南瞩望行礼，事毕　　，还外馆，赐酒食。宗庆语淹言："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言："夫为王者，不拘小节。

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主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当应便尔欺夺？”宗庆、庾荜及行者皆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为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言：“我舍危效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亦不对。

王肃归国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诏观是非。乃造肃与语，还奏言实，时议纷纭　　，犹谓未审。高祖曰：“明日引入，我与语，自当知之。”及銮舆行幸，肃多扈从，敕淹将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纣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民也。”淹言：“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渡。”肃知淹寓于青州，乃笑而谓淹曰：“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肃遂伏马上掩口而笑，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向者聊因戏言，遂致辞溺。”思宁驰马奏闻，高祖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舆驾至洛，肃因侍宴。高祖又戏肃曰：“近者行次朝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试重叙之。”肃言：“臣前朝歌为淹所困，不谓此事仰闻听览。臣尔日失言，一之已甚，岂宜再说。”遂皆大笑。高祖又谓肃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肃言：“淹才词便为难有，圣朝宜应叙进。”高祖言：“若因此进淹，恐辱卿转甚。”肃言：“臣屈己达人，正可显臣之美。”高祖曰：“卿既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复于卿太优。”肃言：“淹既蒙进，臣得屈己伸人，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遂酣笑而止。乃赐淹龙厩上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袭，转谒者仆射。

时迁都，高祖以淹家无行资，敕给事力，送至洛阳，并赐假　，日与家累相随。行次灵丘，属萧鸾遣使，敕驿马征淹。车驾济淮，淹于路左请见，高祖伫驾而进之。淹曰：“萧鸾悖虐，幽明同弃，陛下俯应人神，按剑江涘，然敌不可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深愿圣明保万全之策。”诏曰：“此前车之辙，得不慎乎！”淹曰：“伏闻发洛已来，诸有谏者，解官夺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为干斧钺。”淹曰：“昔文王询于刍荛，晋文听舆人之诵，臣虽卑贱，敢同匹夫。”高祖优而容之，诏赐绢百匹。

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敖，淹以黄河峻急　，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敕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除羽林监，领主客令，加威远将军。

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归国之诚，兼历官著称，宜加优陟。高祖虽崩，诏犹在耳。"乃相闻选曹，加淹右军，领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复授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贡聘，皆有私遗，毫厘不纳，乃至衣食不充，遂启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阳太守，将军如故。还朝，病卒。赠本将军、光州刺史，谥曰定。

子霄，字景鸾。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词彩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历治书侍御史而卒。

范绍，字始孙，敦煌龙勒人。少而聪敏。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以父忧废业。母又诫之曰："汝父卒日，令汝远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过期，宜遵成命。"绍还赴学。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十六年，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迁录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为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谓近臣曰："崔光从容，范绍之力。"稍迁强弩将军、积弩将军、公车令，加给事中，迁羽林监。

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涡阳、钟离、广陵、庐江，欲数道俱进，但粮仗军资，须朝廷速遣。"绍曰："计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以向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愿王善思，为社稷深虑。"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使还，具以状闻。后澄遂征钟离，无功而返。

寻除长兼奉车都尉，转右都水使者，录事如故。丁母忧去职。值义阳初复，起绍除守远将军、郢州龙骧府长史，带义阳太守。其年冬，使还都，值朝廷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又诏绍诣钟离，与都督、中山王英论攻钟离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劝令班师，英不从。绍还，具以状闻。俄而英败。诏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旷，令绍量度处所，更立一州。绍以谯城形要之所，置州为便，遂立南兖。入为主衣都统，加中坚将军，转前军将军。追赏营田之勤，拜游击将军，迁龙骧将军、

太府少卿，都统如故。转长兼太府卿。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灵太后嘉其用心，敕绍每月入见，诸有益国利民之事，皆令面陈。出除安北将军、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颇得民和。值山胡来寇，不能击，以此损其声望。复入为太常卿。庄帝初，遇害河阴。

刘桃符，中山卢奴人。生不识父，九岁丧母。性恭谨，好学。举孝廉，射策甲科 ，历碎职。景明中，羽林监，领主书。萧宝夤之降也，桃符受诏迎接。历奉车都尉、长水校尉、游击将军。正始中，除征虏将军、中书舍人，以勤明见知。久不迁职，世宗谓之曰："扬子云为黄门，顿历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辞也。"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世宗频诏桃符为使慰喻之。桃符还，具称益宗既老耄，而诸子非理处物。世宗后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虏将军、豫州刺史，与后军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语在《益宗传》。桃符善恤蛮左，为民吏所怀，久之，征还。病卒，年五十一，赠后将军、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幼而好学，有器干。及长，腰带十围，须髯甚美。举孝廉。入京，拜校书郎，转主书，颇为高祖所知。从征南阳，还，加积射将军、给事中。高祖谓黄门侍郎邢峦曰："道斌是段之举，便异侪流矣。"世宗即位，迁谒者仆射。转步兵校尉、广武将军，领中书舍人。出为武邑太守。时冀州新经元愉逆乱之后，加以连年灾俭，道斌频为表请，蠲其租赋，百姓赖之。罢郡还，除右将军、太中大夫。又以本将军出为恆农太守，迁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称。正光四年，卒于州。赠平东将军、沧州刺史，改赠济州，谥曰康。道斌在恆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

子士长，武定中，砀郡太守。卒。

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历殿中侍御史、国子助教、积射将军、兼中书舍人。辩于对问，为世宗所赏。

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诏绍慰劳。至上蔡，为贼所袭，囚送江东，仍被锁禁。萧衍领军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便相器重。衍闻之，遣使劳绍云："忠臣孝子，不可无之。今当听卿还国。"绍对曰："老母在

洛，无复方寸，既奉恩贷，实若更生。”衍又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今放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对曰：“通好息民，乃两国之事，既蒙命及，辄当闻奏本朝。”衍赐绍衣物，引入见之，令其舍人周舍慰劳，并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比亦有书，都无报旨。卿宜备申此意，故遣传诏周灵秀送卿至国，迟有嘉问。”又令谓绍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获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则乱，故须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养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先是，诏有司以所获衍将齐苟兒等十人欲以换绍，事在《司马悦传》。及绍还，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给事中，仍兼舍人。绍虽陈说和计，朝廷不许。久之，加轻车将军、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

肃宗初，绍上《御天马颂》，帝赏其辞，赐帛八十匹。又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军将军，出除右将军、洛州刺史。绍好行小惠，颇得民情。萧衍将军曹义宗、王玄真等寇荆州，据顺阳马圈，裴衍、王罴讨之。既复顺阳，进围马圈。城坚，裴、王粮少，绍上书言其必败。未几，裴衍等果失利，顺阳复为义宗所据。绍有气病，启求解州，诏不许。

萧宝夤反于长安也，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曰：“此是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帝大笑，敕绍速行，又加平西将军。以拒宝夤之功，赏新蔡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

永安中，代还。于是除安西将军、梁州刺史、假抚军将军、兼尚书，为山南行台，颇有清称。前废帝以元孚代之。绍至长安，时尔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启绍为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又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赴洛，留绍于后。天光败，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谘议参军。永熙中，加车骑将军。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后为宇文黑獭所杀。

子敏，永安中，为太尉西阁祭酒。

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东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赠济州刺史。元兴少有操尚，随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时御史中尉王显有权宠，

元兴奏记于显，召为检校御史。寻转殿中，除奉朝请，三使高丽。

江阳王继为司徒，元兴为记室参军，遂为元义所知。义秉朝政，引元兴为尚书殿中郎，领中书舍人，仍御史。元兴居其腹心，预闻时事，卑身克己，人无恨焉。家素贫约，食客恆数十人，同其饥饱，曾无吝色，时人叹尚之。及太保崔光临薨，荐元兴为侍读。尚书贾思伯为侍讲，授肃宗《杜氏春秋》于式乾殿，元兴常为擿句，儒者荣之。及义欲解领军，以访元兴。元兴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义曰："卿谓吾欲反也？"元兴不敢言，因劝之。义既赐死，元兴亦被废。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丞相、高阳王雍召为兼属。未几，去任还乡。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以元兴为本郡太守。寻征赴阙。以母忧还家，频值乡乱，数为监军，元兴多所赏罚，乡党颇以此憾焉。上党王天穆之讨邢杲，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元颢入洛，复为平北将军、光禄大夫，领中书舍人。庄帝还宫，天穆以为太宰谘议参军，加征虏将军。普泰初，安东将军、光禄大夫，领中书舍人。太昌初，卒于家，赠征东将军、齐州刺史。文集百余篇。元兴世寒，因元义之势，托其交道，相用为州主簿，论者以为非伦。

高祖时，有谯郡曹道，颇涉经史，有干用。举孝廉。太和中，东宫主书、门下录事。景明中，尚书都令史，领主书。后转中书舍人。行使每称旨。出除东郡太守。卒，赠仪同三司。

又有北海曹升，亦以学识清立见知。历治书侍御史，永安中，黄门郎、散骑常侍。出帝世，国子祭酒。不营家产，至以馁卒于鄴，时人伤叹之。

又齐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太学博士、兼尚书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

鹿悆，字永吉，济阴人。父生，在《良吏传》。悆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悆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

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恆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

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悫欲其善终，故以讽焉。母忧去职。服阕，仍卒任。子直出镇梁州，悫随之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悫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命。

庄帝为御史中尉，悫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时萧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综密信通彧，云欲归款。综时为萧衍爱子，众议咸谓不然，彧募人入报，验其虚实。悫遂请行，曰：“若综有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岂惜一人命也！”时徐州始陷，边方骚扰，综部将成景俊、胡龙牙并总强兵，内外严固。悫遂单马间出，径趣彭城，未至之间，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问其来状，悫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为临淮王所使，须有交易。”兵润遂先遣人白龙牙等，综既有诚心，闻悫被执，语景俊等曰：“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将验其虚实。且遣左右为元略使，入魏军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诈作略身，在一深室，诡为患状，呼使户外，令人传语。”时略始被衍追还。综又遣腹心梁话迎悫，密语意状，令善酬答，引悫入城，诣龙牙所。

时日已暮，龙牙列仗举火引悫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令唤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悫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得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复诣景俊住所，停悫在外门，久而未入。时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悫语曰：“君年已长宿，又充今使，良有所达。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归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举手上指：“今岁星在斗。斗，吴之分野。君何为不归梁国，我令君富贵。”悫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仆之流，而梁纳之，无乃有愧于季孙也？今月建鹑首，斗牛受破，岁星木也，逆而克之。君吴国败丧不久。且衣锦夜游，有识不许。”言未及尽，引入见景俊，景俊曰：“元中山虽曰相唤，不惧而来，何也？”答曰：“昔楚伐吴，吴遣蹶由劳师，今者此行，略同于彼。”又曰：“游历多年，与卿先经相识。”仍叙由缘，景俊便记。引悫同坐，谓悫曰：“卿不为刺客也？”答曰：“今者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为设饭食杂果，悫强饮多食，向敌数人，微自夸矜。诸人相谓曰：“壮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内，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谓悫曰：“中山有教，与君相闻。”悫遂起立。使人谓悫曰：“君但坐。”悫曰：“家国王子，岂有坐听教命？”使人曰：“顿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唤，欲闻乡事。晚来患动，不获相见。”悫曰：“且奉音旨，冒险祗赴，不得瞻见，内怀反侧。”遂辞而退。

须臾天晓，综军主范勖、景俊、司马杨□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悆云："秦陇既平，三方静晏，今有高车、白眼、羌、蜀五十万，齐王、李陈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为三道，径趣江西；安乐王鉴、李神领冀、相、齐、济、青、光羽林十万，直向琅邪南出。"诸人相谓曰："讵非华辞也？"悆曰："可验崇朝，何华之有！"日晏令还。景俊送悆上戏马台，北望城垒，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军士所能图拟，卿可语二王，回师改计。"悆曰："金墉汤池，冲甲弥巧，贵守以人，何论险害！"还军，于路与梁话誓盟。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

诏曰："日者，法僧父子，顽固自天，长恶不已，窃城外叛，职此乱阶，遂使彭宋名簿，翻为贼有。虽宗臣名将，挥戈于泗滨；虎士雄卒，竦剑于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广涘深隍，实为难践。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萧综体运知机，欲归有道，潜遣密信，送款于都督临淮王。于时事同夜光，能不按剑。殿中侍御史监军鹿悆，不惮虎口，视险若夷，便能占募，入验虚实。誓盟既固，所图遂果。返地复城，息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荣禄，何以劝厉将来？可封定陶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出为青州彭城王劭府长兼司马，寻解长兼。广川人刘钧、东清河人房须反，劭遣悆监州军讨之，战于商山，颇有所捷。将统皆劭左右，擅增首级，妄请赏帛，悆面执不与，劭弗从。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为王为国，岂悆家事！"不辞而出，劭追而谢焉。窃勋者放言噂□沓欲加私害，悆闻而笑之，不以介意。

先是，萧衍遣将彭群、王辩率众七万围逼琅邪。自春及秋，官军不至，而两青士马，裁可万余，师次郧城，久而未进。劭乃遣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并监勒诸将，径赴贼垒，大破之，斩群首，俘馘二千余级。肃宗嘉之，玺书劳问。永安中，入为左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又以前赏悆入徐之功未尽，增邑二百户，进爵为侯。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室宅，常假赁居止，布衣粝食，寒暑不变。庄帝嘉其清素，时复赐以钱帛。

及东徐城民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南引贼众，屯栅曲术，诏悆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之。破文欣党，重以购之，文欣同逆人韩端正斩文欣送首，魁帅同死者十二人。诏书褒慰。还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诏为使持节、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至东郡，值尔朱仲远陷西兖，向滑台，诏与都督贺拔胜等拒仲远。军败还京。普泰中，加征东将军，转卫将军、右光禄

大夫、兼度支尚书、河北五州和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时荥阳民郑荣业等聚众反，围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荣业送悆于关西。

张熠，字景世，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请为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入除步兵校尉。

永宁中，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熠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久之，除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后为别将，随长孙稚西征，转平西将军、太中大夫，为关西都督。以功封长平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永安初，除平西将军、岐州刺史、假安西将军，寻加抚军将军。矜恤贫弱，为民所爱。代还，值元颢入洛，仍令复州，熠遂私还。庄帝还宫，出除镇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征蛮大都督，转荆州刺史。值尔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天平初，迁鄴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阙经构。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熠勤于其事。寻转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卫大将军。宫殿成，以本将军除东徐州刺史。三年，卒于州，时年六十。赠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兖州刺史，谥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骑兵参军。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际会，俱得效其所能，以至于显达，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传第六十八

朱瑞叱列延庆斛斯椿贾显度樊子鹄贺拔胜侯莫陈悦侯渊

朱瑞，字元龙，代郡桑干人。祖就，字祖成，卒于沛县令。父惠　，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贵达，就赠平东将军、齐州刺史，惠赠使持节、冠军将军、恆州刺史。

瑞长厚质直，敬爱人士。孝昌末，尔朱荣引为其府户曹参军，又为大行台郎中，甚为荣所亲任。建义初　，除黄门侍郎，仍中书舍人。荣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门下，为腹心之寄。录前后勋，封阳邑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未几，又除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黄门如故。丁父忧，去官。诏起复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颢内逼，瑞启劝北幸，乃从驾于河阳，除侍中、征南将军、兼吏部尚书，改封北海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庄帝还洛，加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又改封乐陵郡开国公，仍侍中。瑞虽为尔朱荣所委，而善处朝廷之间，庄帝亦赏遇之，曾谓侍臣曰："为人臣当须忠实，至如朱元龙者，朕待之亦不异余人。"瑞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属焉。寻加车骑将军。

尔朱荣死，瑞与世隆俱北走。既而以庄帝待之素厚，且见世隆等并无雄才，终当败丧，于路乃还。帝大悦　，执其手曰："社稷忠臣，当须如此。"尔朱天光拥众关右，帝欲招纳之，乃以瑞兼尚书左仆射，为西道大行台以慰劳焉。既达长安，会尔朱兆入洛，复还京师。都督斛斯椿先与瑞有隙，数谮之于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异，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诛之，时年四十九。太昌初，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恭穆。

子孟胤，袭封。齐受禅，例降。

瑞弟珍，字多宝。太尉、上党王天穆录事参军。卒。

珍弟腾，字神龙。建义初，为龙骧将军、大都督司马。又封泾阳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累迁中军将军、光禄大夫。与瑞同遇害。太昌初，赠沧州刺史。

腾弟庆宾，卒于光禄大夫。

子清，武定末，齐王开府中兵参军。

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曾祖鍮石，世祖末从驾至瓜步，赐爵临江伯。父亿弥，袭祖爵，高祖时越骑校尉。

延庆少便弓马，有胆力。正光末，除直后，隶大都督李崇北伐。后随尔朱荣入洛，仍从荣讨葛荣于相州。延庆，世隆姊婿也，荣亲遇之。葛荣既擒，除使持节、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假镇东将军、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封永宁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永安二年，以本将军除恆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见委重，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又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余如故。寻除都督恆云燕朔四州诸军事、大都督、兼尚书左仆射、山东行台，北海郡开国公，邑五百户。

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遂举兵唱义，诸州豪右咸相结附。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废帝，以延庆与大都督侯渊于定州相会，以讨灵助。渊谓延庆曰："灵助善于卜占，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政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往而擒。"渊从之，乃出顿城西，声云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于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书左仆射，为恆云燕朔四州行台。又除使持节、侍中、都督恆云燕朔定五州诸军事、定州刺史，余如故。

与尔朱兆等拒义旗于韩陵，战败，延庆与尔朱仲远走渡石济。仲远南窜，延庆北降齐献武王。王与之入洛，仍从王于并州。后赴洛，出帝以为中军大都督。延庆既尔朱亲昵，又党于权佞，出帝之西，齐献武王入洛，以罪诛之。

延庆兄子平，武定末，仪同三司、右卫将军、廪陶县开国侯。

斛斯椿，字法寿，广牧富昌人也。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荣以椿兼其都督府铠曹参军。从荣征伐有功，表授厉威将军。稍迁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荣心，军之密谋，颇亦关预。

及肃宗崩，椿从荣入洛。庄帝初，封阳曲县开国公，食邑千户，迁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司马，寻除尔朱荣大将军府司马。从平葛荣，以功除上党太守。及元颢入洛，椿随荣奉迎庄帝，遂从攻颢。颢败，迁安北将军、建州刺史，改封深泽县，转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又转征东将军、东徐州刺史。

及尔朱荣死，椿甚忧惧。时萧衍以汝南王悦为魏主，资其士马，次于境上。椿闻大喜，遂率所部弃州归悦，悦授椿使持节、侍中、大将军、领军将军、领左右、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封灵丘郡开国公，邑万户，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会尔朱兆入洛，椿复率所部背悦归兆。尔朱世隆之立前废帝也，椿参其谋，以定策功，拜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阳郡开国公，增邑五百户，并前一千五百户，寻加开府。时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传敦死问，请减己阶以赠之，自襄城将军超赠车骑将军、恆州刺史。寻知其父犹在，诏复椿官，仍除其父为车骑将军、扬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

椿与尔朱度律、仲远等北拒齐献武王，次阳平。会尔朱兆与度律等相疑，遁还，语在《兆传》。椿后复与度律等同拒义旗，败于韩陵。椿谓都督贾显智等曰："若不先执尔朱，我等死无类矣。"遂与显智等夜于桑下盟约，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尽杀之，令长孙稚、贾显智等率数百骑袭尔朱世隆、彦伯兄弟，斩于阊阖门外。椿入洛，悬世隆兄弟首于其门树。椿父出见，谓椿曰："汝与尔朱约为兄弟，今何忍悬其头于家门，宁不愧负天地乎！"椿乃传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于齐献武王。出帝拜椿侍中、仪同开府。

初，献武王之入洛，顿于邙山，尔朱仲远帐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而至。献武王责宁等曰："汝事仲远，擅其荣利，盟契百重，许同生死。前仲远自徐为逆，汝为戎首，今仲远南走，汝复背之。于臣节则不忠，论事人则无信。犬马尚识恩养，汝今犬马之不如！"遂斩之。椿自以数为反覆，见宁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构间，劝出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阁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陈，椿自约勒，指麾其间。从此以后，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又劝帝征兵，诡称南讨，将以伐齐献武王，帝从之。遂陈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诘旦戎服与椿临阅焉。献武王以椿乱政，欲诛之。椿谮说既行，因此遂相恐动。出帝勒兵河桥，令椿为前军，营于邙山北。寻遣椿率步骑数千镇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寿与都督贾显智守滑台，献武王令相州刺史窦泰击破之。椿惧己不免，复启出帝，假说游声以劫胁。帝信之，遂入关，椿亦西走长安。椿

狡猾多事，好乱乐祸，于时败国，朝野莫不仇疾之。元寿寻为部下所杀。

贾显度，中山无极人。父道监，沃野镇长史。显度形貌伟壮，有志气。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正光末，北镇扰乱，为贼攻围。显度拒守多时，以贼势转炽，不可久立，乃率镇民浮河而下。既达秀容，为尔朱荣所留。寻表授直阁将军、左中郎将。

建义初，除汲郡太守，假平东将军。随尔朱荣破葛荣，又除抚军将军、光禄大夫、都督，封石艾县开国公，邑一千户。从上党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颢入洛，仍与天穆渡河赴行宫于河内。颢平，以本将军除广州刺史、假镇南将军，转南兖州刺史。尔朱荣之死也，显度情不自安，南奔萧衍，衍厚待之。普泰初，还朝，授卫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行济州事。复随尔朱度律等北拒义旗，败于韩陵，与斛斯椿及弟显智等率众先据河桥，诛尔朱氏。出帝初，除尚书左仆射，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几，以本官行徐州刺史、东道大行台。永熙三年五月，转雍州刺史、西道大行台。殁于关中。

弟智，字显智，少有胆决。孝昌中，告毛谧等逆，灵太后嘉之，除伏波将军、冗从仆射，领直斋。

萧衍将夏侯夔攻郢州，以智为龙骧将军、别将讨之。至则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显达以城降于萧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与显达交战，相率归阙。后为都督，隶太宰、上党王天穆征邢杲，临陈流矢中胸，仍战不已。元颢入洛，仍随天穆渡河，朝庄帝于河内。与尔朱兆同先渡河破颢军，以勋除持节、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义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假卫将军，与行台樊子鹄讨吕文欣于东徐州，平之。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增邑三百户。寻行东中郎将，加散骑常侍。

及尔朱仲远为徐州刺史，智隶仲远赴彭城。尔朱荣之死也，仲远举兵向洛，智不从之，遂拥部下出清水东，招勒州民，与相拒击。庄帝闻而善之，除右光禄大夫、武卫将军，进爵为侯，增邑二百户，通前一千，因镇徐州。普泰初，还洛。仲远忿其乖背，议欲杀之。智兄显度先为世隆所厚，世隆为解喻得全。时赵修延起逆荆州，萧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讨之，除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假骠骑大将军、荆州大都督，进爵为公。将发，会荆州斩送修延首，不行。又从尔朱度律北拒义旗，合尔朱兆于阳平。兆与度律自相疑阻，退还。除骠骑大将军。后随度律等败于韩陵，智与兄显度、斛

斯椿谋诛尔朱氏。椿、显度据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

出帝初，除散骑常侍、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沧州刺史。在州贪纵，甚为民害，出帝征还京师。寻加授侍中，以本将军除济州刺史。率众达东郡，仍停不进，于长寿津为相州刺史窦泰所破，还洛。天平初，赴晋阳。智去就多端，后坐事死，时年四十五。

子罗侯，秘书郎。

樊子鹄，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蛮酋，被迁于代。父兴，平城镇长史、归义侯。普泰中，子鹄贵显，乃赠征虏将军、荆州刺史。

子鹄值北镇扰乱，南至并州，尔朱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孝昌三年冬，荣使子鹄诣京师。灵太后见之，问荣兵势，子鹄应对称旨，太后嘉之。除直斋，封南和县开国子，邑三百户，令还赴荣。荣以为行台郎中，行上党郡。及荣向洛，以为假节、假平南将军、都督河东正平军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闭门拒守，子鹄攻克之。

建义初，拜平北将军、晋州刺史，封永安县开国伯，食邑千户，又兼尚书行台。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颢入洛，薛修义及降蜀陈双炽等受颢处分，率众攻州城。子鹄出与战，大破之，又破修义等于土门。以功拜抚军将军。寻征授都官尚书、西荆州大中正。后兼右仆射，为行台，督贾智等讨吕文欣于东徐州，平之。还，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进封南阳郡开国公，增户六百，尚书如故，仍假骠骑大将军，率所部为都督。时尔朱荣在晋阳，京师之事，子鹄颇预委寄，故在台阁，征官不解。后出除散骑常侍、本将军、殷州刺史。属岁旱俭，子鹄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种二麦，州内以此获安。

及尔朱荣之死，世隆等遣书招子鹄，欲与同趣京师，子鹄不从。以母在晋阳，启求移镇河南，庄帝嘉之。除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假骠骑大将军、都督二豫郢三州诸军事、兼尚书右仆射、二豫郢颍四州行台。子鹄到相州，又敕赉绢五百匹。行达汲郡，闻尔朱兆入洛，乃渡河见仲远，仲远遣镇汲郡。兆征子鹄赴洛，既见，责以乖异之意，夺其部众，将还晋阳。及纥豆陵步藩起，以子鹄为都督，征发粮仗。元晔以为侍中、御史中尉、中军大都督，随晔向洛。普泰初，仍除旧任。及赵脩延叛于荆州，诏子鹄通三鹚道而还。遭母忧去职，前废帝闻其在洛无宅，凶费不周，赉绢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

太昌初，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总大都督杜德等追讨尔朱仲远。仲远已奔萧衍，收其兵马甲仗。时萧衍遣元树入寇，陷据谯城。诏子鹄与德讨之。树屯兵梁国，欲来逆战，见子鹄军盛，夜退还谯。子鹄引兵追蹑，树又背城为陈。子鹄勒兵直趣城下，纵骑冲突，树众大败，奔入城门，城门隘塞，多自杀害。于是斩千余级，获马数百匹，大收铠仗，遂围城。加仪同三司。树勒兵出战，辄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鹄恐萧衍遣救，乃分兵击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涧、蒙县等五城，并望风逃散。树既无外援，计无所出，子鹄又令人说之，树遂请率众归南，以地还国。子鹄等许之，共结盟约。及树众半出，子鹄中击，破之，擒树及衍谯州刺史朱文开，俘馘甚多。班师，出帝赉马匹。迁吏部尚书，转尚书右仆射，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典选。

初，青州人耿翔聚众反，亡奔萧衍，衍资其兵，偷据胶州。除子鹄使持节、侍中、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俊讨之。师达青州，翔拔城奔走。在军遇病，诏遣医给药。仍除兖州刺史，余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鹄先遣腹心缘历民间，采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参候失仪，子鹄责让穆，并数其罪状，穆皆引伏，于是州内震悚。

及出帝入关，子鹄据城为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刘粹各率众就子鹄。天平初，遣仪同三司娄昭等率众讨之。子鹄先使前胶州刺史严思达镇东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围子鹄。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静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骑常侍陆琛、兼黄门郎张景征赍玺书劳子鹄而入，野拔因与相见，左右斩子鹄以降。

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尔逗，选充北防，家于武川。以窥觇蠕蠕，兼有战功，显祖赐爵龙城男，为本镇军主。父度拔，袭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度拔与三子、乡中豪勇援怀朔镇，杀贼王卫可瑰。度拔寻为贼所害。孝昌中，追赠安远将军、肆州刺史。

度拔之死也，胜与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广阳王渊。胜便弓马，有武干，渊厚待之，表为强弩将军，充帐内军主。恆州陷，归尔朱荣，转积射将军，为别将，又兼都督。及荣入洛，以预义之勋，封易阳县开国伯，邑四百户，除直阁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进号安南将军。寻除抚军将军，为大都督，出井陉，镇中山。元颢入洛，胜从东路率骑三百赴行宫于河梁。荣命胜与尔朱兆先渡，破擒颢息冠受及颢大都督陈思保。庄帝还宫，以功增邑六百户，复加通直散骑常侍、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武卫将军，改封真定县开国公。寻除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尔朱荣之死也，胜与田怙等奔走荣第。于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怙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更有奇谋，吾等众旅不多，何可轻尔？但得出城，更为他计。”怙乃止，及世隆夜走，胜遂不从，庄帝甚嘉之。仲远逼东郡，诏胜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为东征都督，率众会郑先护以讨之。为先护所疑，置之营外，人马未得休息。俄而仲远兵至，胜与交战不利，乃降之。

普泰初，除右卫将军，进号车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共尔朱仲远、度律北拒义旗，相与奔退，事在《尔朱兆传》。后俱败于韩陵，胜因降齐献武王。太昌初，拜领军将军，余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纳斛斯椿等谗间之说，将谋齐献武王，以胜弟岳拥众关西，仍欲广为势援，除胜使持节、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胜将图襄阳，攻萧衍下迮戍，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库峨。又使人诱动蛮王问道期，道期率种起义。衍雍州刺史萧续遣军击道期，为道期所败，汉南大骇。胜又遣军攻均口，擒衍将庄思延，又攻冯翊、安定、沔阳、酇阳城，并平之。续遣将柳仲礼于谷城拒守，胜攻之不克，乃班师。沔北荡为丘墟矣。衍书敕续云：“贺拔胜北间骁将，汝宜慎之，勿与争锋。”其见惮如此。进爵琅邪郡公。

出帝末，诏胜统众北赴京师。军次汝水，出帝入关。胜率所部欲从武关趣长安，行至析阳，闻齐献武王平潼关，擒毛鸿宾，胜惧，复走荆州，城人闭门不纳。时献武王已遣行台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讨之，胜战败，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余骑奔萧衍。明年，从间道投宝炬。胜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

胜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胜弟岳，字阿斗泥。初为太学生，长以弓马为事。与父兄赴援怀朔，贼王卫可瑰在城西二百余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瑰臂，贼众大骇。后归恆州，广阳王渊以为帐内军主，表为强弩将军。州陷，投尔朱荣，荣以为别将，进为都督。

永安初，除安北将军、光禄大夫、武卫将军，赐爵樊城乡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诏并复之。寻除使持节、假卫将军、西道都督，隶尔朱天光为左厢大都督，讨万俟丑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论访。寻加卫将军、假车骑将军，余如故。岳届长安，荣遣兵续至。时万俟丑奴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围趣栅。天光遣岳率骑一

千驰往赴救，菩萨攻栅已克，还向岐州。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水擒贼，令杀掠其民，以挑菩萨。菩萨果率步骑二万余人至渭水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岳称扬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复数返。菩萨乃自骄，令省事传语。岳怒曰："我与菩萨言，卿是何人，与我对语！"省事恃水，应答不逊。岳举弓射之，应弦而倒。时已逼暮，于此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置精骑，四十、五十以为一所，随地形便，骆驿置之。明日，自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并且东行。岳渐前进，先所置驿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许，便至浅可济，岳便驰马东出，以示奔遁。贼谓岳走，乃弃步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岗伏兵以待之。贼以路险不得前进，前后继至，半渡岗东。岳乃回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渡渭北，降步兵万余，收其辎重。其有土民，普皆劳遣。丑奴寻弃岐州，北走安定。

其后，破侯伏、侯元进，降侯机长贵，擒丑奴、萧宝夤、王庆云、万俟道洛，走宿勤明达，事在《尔朱天光传》。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效居多。加车骑将军，增邑二千户，进封樊城县开国伯。寻诏岳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本将军、泾州刺史，进爵为公，改封清水郡公。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晔立，除骠骑大将军，增邑五百户，余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岐州刺史。寻加侍中，给后部鼓吹，仍诏开府。俄兼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仍停高平。后以陇中犹有土民不顺，岳助侯莫陈悦，所在讨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华诸军事，雍州刺史，关西行台，余如故。及尔朱天光率众赴洛，将抗齐献武王，岳与侯莫陈悦下陇赴雍，以应义旗。

永熙初，仍开府、兼仆射、大行台、雍州刺史，增邑千户。二年，诏岳都督雍、华、北华、东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宁、南益、泾二十州诸军事，大都督。岳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部趣泾州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使诸军士田殖泾州。身将壮勇，托以牧马，于原州北招万俟受洛于等，并远近州镇聚结者。灵州刺史曹泥身诣岳军请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为州。彼民不促，击破季海部下，独听季海囗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陈悦会于高平，将讨之，令悦前驱，北趣灵州。闻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将往趣之。岳既总大众，据制关右，凭强骄恣，有不臣之心。齐献武王恶其专擅，令悦图之。悦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潜为计。时岳遣悦先行，悦乃通夜东进，达明晦日，岳行军

前与悦相见。悦诱岳入营，坐论兵事。悦诈云腹痛，起而徐行，悦女夫元洪景抽刀斩岳。后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赠大将军、太保、录尚书事，都督、刺史、开国并如故。

侯莫陈悦，代郡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好田猎，便骑射。会牧子逆乱，遂归尔朱荣，荣引为都督府长流参军，稍迁大都督。庄帝初，除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县开国侯，邑五百户。

尔朱天光之讨关西，荣以悦为天光右厢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获，皆与天光、贺拔岳略同劳效。以本将军除鄯州刺史，余如故。尔朱荣死后，亦随天光下陇。元晔立，除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进爵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户。及天光向洛，使悦行华州事。普泰中，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东出，将抗义旗，悦与岳下陇以应齐献武王，至雍州，会尔朱覆败。永熙初，加开府、都督陇右诸军事，仍秦州刺史。

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悦共讨灵州。悦诱岳斩之，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云："我别禀意旨，止在一人，诸君勿怖。"众皆畏服，无敢拒违。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止永洛城。

岳之所部，聚于平凉，规还图悦，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獭。黑獭至，遂总岳部众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众入陇征悦。悦闻之，弃城，南据山水之险，设陈候战。黑獭至，遥望见悦，欲待明日决斗。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诣黑獭，密许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驴驼，云："仪同有教，欲还秦州，守以拒贼"，令军人严备。景和复绐悦帐下云："仪同欲还秦州，汝等何不装办？"众谓为实，以次相惊，人情惶惑，不可复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驱至城，据门以慰辑之。

悦部众离散，猜畏傍人，不听左右近己，与其二弟并兒及谋杀岳者八九人弃军并走。数日之中，盘回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而悦不决，言下陇之后，恐有人所见。乃于中山令从者悉步，自乘一骡，欲向灵州。中路，追骑将及，望见之，遂缢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见擒杀，唯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后奔晋阳。悦自杀岳后，神情恍惚，不复如常，恆言："我仅睡即梦见岳语：'我兄欲何处去，随我不相置。'"因此弥不自安，而致败灭。

侯渊，神武尖山人也。机警有胆略。肃宗末年，六镇饥乱，渊随杜洛周南寇。后与妻兄念贤背洛周归尔朱荣。路中遇寇，身披苫褐，荣赐其衣帽，厚待之，以渊为中军副都督。常从征伐，屡有战功。

孝庄即位，除领左右，封厌次县开国子，邑四百户。后从荣讨葛荣于滏口，战功尤多。荣启渊为骠骑将军、燕州刺史。时葛荣别帅韩楼、郝长等有众数万，屯据蓟城，尔朱荣令渊与贺拔胜讨之。会元颢入洛，荣征胜南赴大军，留渊独镇中山。及庄帝还宫，荣令渊进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击此贼，故当不足定也。"止给骑七百。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率数百骑，深入楼境，欲执行人以问虚实。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渊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曰："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也？"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隙之。"渊度其已至，遂率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遁走，追擒之。以勋进爵为侯，增邑八百户。寻诏渊以本将军为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镇范阳。

及尔朱荣之死也，范阳太守卢文伟诱渊出猎，闭门拒之。渊率部曲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慰劳燕蓟。渊乃诈降，贵平信之，遂执贵平自随。进至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为渊所败。会元晔立，渊欲归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据井陉，渊又击破之。晔乃授渊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左军大都督、渔阳郡开国公，邑一千户。前废帝立，仍加开府，余如故。幽州刺史刘灵助举义兵，屯于安国城，渊与叱列延庆等破擒之。后随尔朱兆拒义旗于广阿，兆既败走，渊降齐献武王，后从王破尔朱于韩陵。永熙初，除齐州刺史，余如故。

出帝末，渊与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密信往来，以相连结，又遣间使通诚于献武王。及出帝入关，复怀顾望。汝阳王暹既除齐州刺史，次于城西，渊拥部据城，不时迎纳。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四城，渊争门不克，率骑出奔，妻兒部曲为暹所虏。行达广里，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齐献武王又遗渊书曰："卿勿以部曲轻少，难于东迈。齐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城民尚能迎汝阳王，青州之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但当勉之。"渊乃复还，暹始归其部曲。而贵平自以斛斯椿党，亦不受代。渊进袭高阳郡，克之，置部曲家累于城中，身率轻骑游掠于外。贵平使其长子率众攻高阳，南青州刺史茹怀朗遣兵助之。时青州城人馈粮者首尾相继，渊亲率骑夜趣青州，诈馈粮人曰："台军已至，杀戮都尽，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还城，汝何为复去也？"人信其言，弃粮奔

走。比晓，复谓行人曰：“台军昨夜已至高阳，我是前锋，今始到此，颇知侯公竟在何处？”城人凶惧，遂执贵平出降。渊自惟反覆，虑不获安，遂斩贵平，传首京师，欲明不同于斛斯椿也。

及子鹄平，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渊既不获州任，情又恐惧，行达广川，遂劫光州库兵反。遣骑诣平原，执前胶州刺史贾璐。夜袭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县。其部下督帅叛拒之，渊率骑奔萧衍，途中亡散，行达南青州南境，为卖浆者斩之，传首京师，家口配没。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义，责不见原。延庆党旧违顺，常刑所及。斛斯椿奸佞为心，谗忒自口，取譬苍蝇，交乱四国，投于豺虎，天实弃之。贾智、侯渊，反覆取毙。破胡器小谋大，终于颠蹶。子鹄迷机寡算，竟以歼殄。岳负力无谋，制以一剑。悦果行虑浅，死不旋足。观其亡灭，自取之也。

列传第六十九 綦俊山伟刘仁之宇文忠之

綦俊，字扌剽显，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俊，庄帝时仕累迁为沧州刺史 ，甚为吏人畏悦。寻除太仆卿。

及尔朱世隆等诛，齐献武王赴洛，止于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 ，矫弄天常，孤起义信都，罪人斯翦。今将翼戴亲贤，以昌魏历，谁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频烦，莫有应者。俊乃避席曰："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献武王欣然是之。时黄门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谓俊曰："广陵王为主，不能绍宣魏纲，布德天下。为君如此，何圣之有！若言其圣，应待大王。"时高乾邕、魏兰根等固执悛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齐献武王深思俊言，常以为恨。寻除御史中尉。于路与仆射贾显度相逢，显度恃勋贵，排俊驺列倒，俊忿见于色，自入奏之。寻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俊佞巧，能候当涂，斛斯椿、贺拔胜皆与友善。斛斯椿之构间也，出帝令俊奉诏晋阳，齐献武王集文武与俊申释 ，俊辞屈而退。性多诈。贺拔胜出镇荆州，过俊别，因辞俊母，俊故见败氈敝被，胜更遗之钱物。后兼吏部尚书，复为沧州刺史。征还，兼中尉，章武县伯。寻除殷州刺史，薨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文贞。

子洪寔，字臣正。位尚书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无行检。卒官。

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长八尺五寸，工骑射，弯弓五石。为奏事中散，从显祖猎方山，有两狐起于御前，诏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获。位内行长。父稚之，营陵令。伟随父之县，遂师事县人王惠，涉猎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

肃宗初，元匡为御史中尉，以伟兼侍御史。入台五日，便遇正会。伟司神武门，其妻从叔为羽林队主，挝直长于殿门，伟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国子助教，迁员外郎、廷尉评。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

伟遂奏记，赞义德美。义素不识伟，访侍中安丰王延明、黄门郎元顺，顺等因是称荐之。义令仆射元钦引伟兼尚书二千石郎，后正名士郎。修《起居注》。仆射元顺领选，表荐为谏议大夫。

尔朱荣之害朝士，伟时守直，故免祸。及庄帝入宫，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先是，伟与仪曹郎袁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俄领著作郎。前废帝立，除安东将军、秘书监，仍著作。初，尔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伟自以为功，诉求爵赏。伟挟附世隆，遂封东阿县伯，而法显止获男爵。伟寻进侍中。孝静初，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后以本官复领著作，卒官。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谥曰文贞公。

国史自邓渊、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相继撰录。綦俊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俊、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实矫竞。与綦俊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间，遂若水火。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党，时贤畏恶之。而爱尚文史，老而弥笃。伟弟少亡，伟抚寡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不营产业，身亡之后，卖宅营葬，妻子不免飘泊，士友叹愍之。长子昂，袭爵。

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徒于洛。父尔头，在《外戚传》。仁之少有操尚，粗涉书史，真草书迹，颇号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为御史。前废帝时，兼黄门侍郎，深为尔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卒，赠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

仁之外示长者，内怀矫诈。其对宾客，破床敝席，粗饭冷菜，衣服故败，乃过逼下。善候当途，能为诡激。每于稠人广众之中，或挝一奸吏，或纵一孤贫，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无知。浅识皆称其美，公能之誉，动过其实。性又酷虐，在晋阳曾营城雉，仁之统监作役，以小稽缓，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绰，齐献武王大加谴责。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言韵微讹，亦见捶楚，吏民苦之。而爱好

文史，敬重人流。与齐帅冯元兴交款，元兴死后积年，仁之营视其家，常出隆厚。时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将军、巴西公。父侃，卒于治书侍御史。

忠之猎涉文史，颇有笔札，释褐太学博士。天平初，除中书侍郎。裴伯茂与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为“黑宇”。后敕修国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骑常侍，副郑伯猷使萧衍。武定初，为安南将军、尚书右丞，仍修史。未几，以事除名。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有骄物之色，识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发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俊遭逢受职。山伟位行颇爽。仁之虽内怀矫诈，而交情自笃。忠之虽文史足用，而雅道蔑闻。谓全德者，其难矣哉！

列传第七十 李琰之祖莹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陇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时人号曰神童。从父司空冲雅所叹异，每曰：“兴吾宗者，其此兒乎？”恆资给所须，爱同己子。

弱冠举秀才，不行。曾游河内北山，便欲有隐遁意。会彭城王勰辟为行台参军，苦相敦引。寻为侍中李彪启兼著作郎，修撰国史。稍迁国子博士，领尚书仪曹郎中，转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修国史。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卿。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还，除征东将军，仍兼太常。

出为卫将军、荆州刺史。顷之，兼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寻加散骑常侍。琰之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及至州后，大好射猎，以示威武。尔朱兆入洛，南阳太守赵修延以琰之庄帝外戚，诬琰之规奔萧衍，袭州城，遂被囚执，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斩修延，还推琰之厘州任。出帝初，征兼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文简。

琰之少机警，善谈，经史百家无所不览，朝廷疑事多所访质。每云：“崔博而不精，刘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学兼二子。”谓崔光、刘芳也。论者许其博，未许其精。当时物议，咸共宗之，又自夸文章，从姨兄常景笑而不许。每休闲之际，恆闭门读书，不交人事。尝谓人曰：“吾所以好读书，不求身后之名，但异见异闻，心之所愿，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劳七尺也？此乃天性，非为力强。”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安丰王延明，博闻多识，每有疑滞，恆就琰之辨析，自以为不及也。

二子纲、惠，并从出帝入关。

祖莹，字元珍，范阳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赐爵安固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祖嶷，字元达。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识前言往行，位中书侍郎，卒于安远将军、钜鹿太守。

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

以昼继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僮仆，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尤好属文，中书监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

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讲罢，孝怡异之，向博士说，举学尽惊。后高祖闻之，召入，令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帝嗟赏之。莹出后，高祖戏卢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对曰：“当是才为世生。”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征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高祖顾谓勰曰：“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敕令掌勰书记。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再迁尚书三公郎。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以货贿事发，除名。后侍中崔光举为国子博士，仍领尚书左户部。李崇为都督北讨，引莹为长吏。坐截没军资，除名。未几，为散骑侍郎。孝昌中，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又监议事。元颢入洛，以莹为殿中尚书。庄帝还宫，坐为颢作诏罪状尔朱荣，免官。后除秘书监，中正如故。以参议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廷尉。前废帝迁车骑将军。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迁车骑大将军。及出帝登阼，莹以太常行礼，封文安县子。天平初，将迁鄴，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以功迁仪同三司，进爵为伯。薨，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

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有，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于世。子珽，字孝征，袭。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

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户制服，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为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义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谬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义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

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

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肃宗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时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

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瓮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

进号征虏将军。孝昌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萧衍，衍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

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汭，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

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肃宗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卢龙塞，据此二嶮，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等四州行台。贼既南出，钞掠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御之，贼不敢逼。洛周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复破之。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虎眼泉，擒斩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仍居本位。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餧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景匹马从驾。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

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献武王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曰："几杖为礼，安车致养，敬齿尊贤，其来尚矣。景艺业该通，文史渊洽，历事三京，年弥五纪，朝章言归，禄俸无余，家徒壁立，宜从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酒，澹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监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世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渟。谁其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极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凋？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

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坚，立名与天壤相敝。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故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凋，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

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情，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明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扃，焉得而宁之？虽结佩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

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军。

史臣曰：琰之好学博闻，郁为邦彦。祖莹干能艺用，实曰时良。常景以文义见宗，著美当代。览其遗稿，可称尚哉。

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

贺讷刘罗辰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峻李惠

夫右贤左戚，尚德尊功，有国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为佐；周成大业，未闻姒姓为辅。及于汉世　，外戚尤重，杀身倾族，相继于两京，乃至移其鼎玺，乱其邦国。魏文深以为诫，明帝尚封顽騃。晋之杨骏，寻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宠要荣；茧犊引大车，弱质任厚栋；所谓爱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贺讷有部众之业，翼成皇祚，其余或以劳勤，或缘恩泽。咸序其迹，举外亲之盛衰云尔。

贺讷，代人，太祖之元舅，献明后之兄也。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祖纥　，始有勋于国，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

后刘显之谋逆，太祖闻之，轻骑北归讷。讷见太祖，惊喜拜曰：“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讷中弟染干粗暴　，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

祸心。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

及太祖讨吐突邻部，讷兄弟遂怀异图，率诸部救之。帝击之，大溃，讷西遁。卫辰遣子直力鞮征讷。讷告急请降，太祖简精骑二十万救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染干谋杀讷而代立，讷遂与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讨之，败染干于牛都，破讷于赤城。太祖遣师救讷，麟乃引退。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讷弟卢，亦从平中原，以功赐爵辽西公。太祖遣卢会卫王仪伐鄴，而卢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仪节度。太祖遣使责之，卢遂忿恨。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弥加猜忌。会太祖敕仪去鄴，卢亦引归，太祖以卢为广川太守。卢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袭杀辅，奔慕容德。德以为并州刺史、广宁王。广固败，卢亦没。

讷从父弟悦。初，太祖之居贺兰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悦举部随从。又密为太祖祈祷天神，请成大业，出于诚至。太祖嘉之，甚见宠待。后平中原，以功赐爵钜鹿侯，进爵北新公。卒。

子泥，袭爵，后降为肥如侯。太祖崩，京师草草，泥出举烽于安阳城北，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罢。诏泥与元浑等八人拾遗左右。与北新侯安同持节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头等皆伏罪，州郡肃然。后从世祖征赫连昌，以功进爵为琅邪公，军国大议，每参预焉。又征蠕蠕，为别道将，坐逐贼不进，诈增虏级，当斩，赎为庶人。久之，拜光禄勋，为外都大官，复本爵。卒于官。

子丑建袭。

刘罗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为北部大人，帅部落归国。罗辰有智谋，谓眷曰："从兄显，忍人也，愿早图之。"眷不以为意。后库仁子显杀眷而代立，又谋逆。及太祖即位，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后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罗辰率骑奔太祖。显恃部众之强，每谋为逆，罗辰辄先闻奏，以此特蒙宠念。寻拜南部大人。从平中原，以前后勋赐爵永安公，以军功除征东将军、定州刺史。卒，谥曰

敬。

子殊晖，袭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卫将军。卒，谥曰贞。

子尔头，位魏昌、廮陶二县令，赠钜鹿太守。子仁之，自有《传》。

姚黄眉，姚兴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灭，黄眉间来归，太宗厚礼待之，赐爵陇西公，尚阳翟公主，拜驸马都尉，赐隶户二百。世祖即位，迁内都大官，后拜太常卿。卒，赠雍州刺史、陇西王，谥曰献，陪葬金陵。黄眉宽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赠有加礼。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节操。泰常中，为相州别驾。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大鸿胪卿。车驾数幸其第，赏赐巨万。神□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鄴。追加超父豹镇东大将军、阳平景王，母曰钜鹿惠君。真君五年，超为帐下所害，世祖临其丧，哀恸者久之。谥曰威王。

长子道生，赐爵城阳侯。后为秦州刺史，进爵河东公。

道生弟凤皇，袭超爵，加侍中、特进。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凤皇为定州刺史，凤皇不愿违离阙庭，乃止。

凤皇弟道俊，赐爵发干侯，镇枋头，除兖州刺史。

超既薨，复授超从弟遗侍中、安南将军、开府、相州刺史。入为内都大官，进爵广平王。遗性忠厚，频历州郡，所在著称。薨，赠太傅，谥曰宣王。

长子元宝，位司空。元宝弟胤宝，司隶校尉。元宝又进爵京兆王。及归而父遗丧，明当入谢，元宝欲以表闻。高宗未知遗薨，怪其迟，召之。元宝将入，时人止之曰："宜以家忧自辞。"元宝欲见其宠，不从，遂冒哀而入。未几，以谋反伏诛，亲从皆斩，唯元宝子世衡逃免。时朝议欲追削超爵位，中书令高允上表理之。

后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俊遗爱在人，前从坐受诛，委骸土壤，求得

收葬。书奏，诏义而听之。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南康公，谥曰昭。世衡袭遗公爵。

贺迷，代人。从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无父兄近亲，唯迷以从父故蒙赐爵长乡子。卒，赠光禄大夫、五原公。

闾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时自其国来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为平北将军，赐爵河东公；弟纥为宁北将军，赐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进爵为王。毗，征东将军、评尚书事；纥，征西将军、中都大官。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时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当世荣之。和平二年，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赠太尉，追赠毗妻河东王妃。

子惠袭。纥薨，赠司空。

子豆，后赐名庄。太和中，初立三长，以庄为定户籍大使，甚有时誉。十六年，例降爵，后为七兵尚书，卒。

纥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

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护功，既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兴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弟喜，镇东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封县君，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辽西公。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兰公，渤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英母许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

太安初，英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从兄泰为安东将军、朝鲜侯。欣子伯夫，散骑常侍、选部尚书；次子员，金部尚书；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领太师、评尚书事、内都大官，伏、宝、泰等州刺史。五年，诏以太后母宋氏为辽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谨，而睹奉宋甚至。就食于和龙，无车牛，宋疲不进，睹负宋于笈。至是，宋于英等薄，不如睹之笃。谓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睹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报耳。"天安中，英为平州刺史，欣为幽州刺史，

伯夫进爵范阳公。英黩货，徙敦煌。

诸常自兴公及至是，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后伯夫为洛州刺史，以赃污欺妄征斩于京师。承明元年，征英复官。薨，谥辽西平王。始英之征也，梦日坠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车牛挽致不能出，英独抱载而归，闻者异之。

后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诬谤朝政。事发，有司执宪，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门。欣年老，赦免归家，恕其孙一人扶养之，给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锦布帛数万计，赐尚书以下，宿卫以上。其女婿及亲从在朝，皆免官归本乡。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以喜子振试守正平郡。卒。

冯熙，字晋昌，长乐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语在《海夷传》。世祖平辽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辽西郡公，坐事诛。文明太后临朝，追赠假黄钺、太宰、燕宣王，立庙长安。

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及长，游华阴、河东二郡间。性泛爱，不拘小节，人无士庶，来则纳之。

熙姑先入掖庭，为世祖左昭仪。妹为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访，知熙所在，征赴京师，拜冠军将军，赐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显祖即位，为太傅，累拜内都大官。

高祖即位，文明太后临朝，王公贵人登进者众。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熙以频履师傅，又中宫之宠，为群情所骇，心不自安，乞转外任。文明太后亦以为然。于是除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熙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而在诸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之词。高祖频登北邙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熙为

州，因事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为妾，有子女数十人。号为贪纵。后求入朝，授内都大官，太师如故。熙事魏母孝谨，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发徒跣，水浆不入口三日。诏不听服，熙表求依赵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难夺，听服齐衰期。后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

高祖纳其女为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数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谓供承宗庙，不欲夺私心。然吾季著于《春秋》，无臣证于往牒；既许通体之一，用开至尊之敬。比长秋配极，阴政既敷，未闻有司陈奏斯式，可诏太师辍臣从礼。"又勒集书造仪付外。高祖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宠贵益隆，赏赐累巨万。高祖每诏熙上书不臣，入朝不拜。熙上书如旧。

熙于后遇疾，绵寝四载。诏遣医问，道路相望，车驾亦数临幸焉。将迁洛，高祖亲与熙别，见其困笃，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十九年，薨于代。车驾在淮南，留台表闻，还至徐州乃举哀。为制缌服，诏有司豫办凶仪，并开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营送，皆公家为备。又敕代给彩帛前后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将葬，赠假黄钺、侍中、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司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备九锡，前后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有司奏谥，诏曰："可以威强恢远曰'武'，奉谥于公。"柩至洛七里涧，高祖服衰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葬日，送临墓所，亲作志铭。主生二子，诞、修。

诞字思政，修字宝业，皆姿质妍丽。年才十余岁，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然不能习读经史，故兄弟并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诞与高祖同岁，幼侍书学，仍蒙亲待。尚帝妹乐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南平王。修，侍中、镇北大将军、尚书、东平公。又除诞仪曹尚书，知殿中事。及罢庶姓王，诞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军将军、特进，改封长乐郡公。诞拜官，高祖立于庭，遥受其拜，既讫还室。修降为侯。

诞与修虽并长宫禁，而性趣乖别。诞性淳笃，修乃浮竞。诞亦未能诲督其过，然时言于太后。高祖严责之，至于楚捶。由是阴怀毒恨，遂结左右有憾于诞者，求药，欲因食害诞。事觅，高祖自诘之，具得情状。诞引过谢，乞全修命。高祖以诞父老，又重其意，不致于法，挞之百余，黜为平城百姓。修妻，司空穆亮女也，求离婚，请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许。

高祖宠诞，每与诞同舆而载，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虽直禁中，然亲近不及。十六年，以诞为司徒。高祖既深爱诞，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为其章谢。寻加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师。十八年，高祖谓其无师傅奖导风，诞深自诲责。

从驾南伐。十九年，至钟离，诞遇疾不能侍从。高祖日省问，医药备加。时高祖锐意临江，乃命六军发钟离南辕，与诞泣诀。左右皆入，无不掩涕。时诞已惙然，强坐，视高祖，悲而泪不能下，言梦太后来呼臣。高祖呜咽，执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钟离五十里许。昏时，告诞薨问，高祖哀不自胜。时崔慧景、裴叔业军在中淮，去所次不过百里。高祖乃轻驾西还，从者数千人。夜至诞薨所，抚尸哀恸，若丧至戚，达旦声泪不绝；从者亦迭举音。明告萧鸾钟离戍主萧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诏求棺于城中，及敛迭举，高祖以所服衣□充襚，亲自临视，撤乐去膳。宣敕六军，止临江之驾。高祖亲北度，恸哭极哀。诏侍臣一人兼大鸿胪，送柩至京。礼物轜仪，徐州备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设。丧至洛阳，车驾犹在钟离。诏留守赐赙物布帛五千匹、谷五千斛，以供葬事。赠假黄钺、使持节、大司马，领司徒、侍中、都督、太师、驸马，公如故。加以殊礼，备锡九命，依晋大司马、齐王攸故事。有司奏谥，诏曰："案谥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贞惠兼美，受三谥之荣；忠武双徽，锡两号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绸缪，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谥曰元懿。"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车驾还京，诏曰："冯大司马已就坟茔，永潜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亲临诞墓，停车而哭。使彭城王勰诏群官脱朱衣，服单衣介帻，陪哭司徒，贵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僚佐。公主贞厚有礼度，产二男，长子穆。

穆，字孝和，袭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风郡公。尚高祖女顺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员外、通直散骑常侍。穆与叔辅兴不和。辅兴亡，赠相州刺史。祖载在庭，而穆方高车良马，恭受职命，言宴满堂，忻笑自若，为御史中尉东平王匡所劾。后位金紫光禄大夫，遇害河阴。赠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袭爵昌黎王。寻以庶姓罢王，仍袭扶风郡公。

子峭，字子汉。齐受禅，例降。

穆弟颢，袭父诞长乐郡公。

脩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后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世宗时，卒于河南尹。

聿同产弟风，幼养于宫，文明太后特加爱念。数岁，赐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闼，宠侔二兄。高祖亲政后，恩宠稍衰，降爵为侯。幽后立，乃复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赠青州刺史。

崔光之兼黄门也，与聿俱直。光每谓之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云："我家何负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时熙为太保，诞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书，聿黄门。废后在位，礼爱未弛。是后岁余，脩以罪弃，熙、诞丧亡，后废，聿退。时人以为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国蒙县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刘义隆济阴太守。高宗遗间使谕之，峻与五弟诞、嶷、雅、白、永等前后归京师。拜峻镇西将军、泾州刺史、顿丘公。雅、嶷、诞等皆封公位显。后进峻爵为王，征为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长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助之，故宠遇差隆。诏盖尚焉。盖妻与氏，以是而出。是后，盖加侍中，驸马都尉，殿中、都官尚书，左仆射，卒官。赠征南大将军、定州刺史、中山王，谥曰庄。

惠弱冠袭父爵，妻襄城王韩颓女，生二女，长即后也。惠历位散骑常侍、侍中、征西大将军、秦益二州刺史，进爵为王，转雍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加长安镇大将。

惠长于思察。雍州□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惠令人掩获，试命纲纪断之，并辞曰："此乃上智所测，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吏属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留心。"群下伏其聪察。人有负盐负薪者，同释重担，息于树阴。二人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遗争者出，顾谓州纲纪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以为戏言，咸无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击之，见少盐屑，曰："得其实矣。"使争者视之，负薪者乃伏而就罪。泛所察究，多如此类。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后为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历政有美绩。惠素为文明

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

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主簿。后长乐以罪赐死，时卜筮者河间邢瓒辞引凤，云“长乐不轨，凤为谋主”，伏诛。惟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后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唯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沾恩泽，景明末，特诏兴祖为中山太守。正始初，诏追崇惠为使持节、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谥法武而不遂曰“庄”谥曰庄公。兴祖自中山迁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为后，袭。先封南郡王，后以庶姓罢王，改为博陵郡公。侃晞为庄帝所亲幸。拜散骑常侍、尝食典御。帝之图尔朱荣，侃晞与鲁安等持刀于禁内，杀荣。及庄帝蒙尘，侃晞奔萧衍。

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于劲胡国珍李延实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顾 ，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扬，字法脩。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采帛。遂纳扬女，是为文昭皇后，生世宗。

扬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扬宜赠左光禄大夫，赐爵渤海公，谥曰敬。其妻盖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诏可。又诏扬嫡孙猛袭渤海公爵 ，封肇平原郡公，肇弟显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末与舅氏相接，将拜爵，乃赐衣帻引见肇、显于华林都亭。皆甚惶惧，举动失仪。数日之间，富贵赫弈。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几，肇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

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世宗初 ，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遂委信

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赞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至纷纭。太尉、高阳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见宠信。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延昌初，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痤。三年，乃诏令迁葬。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时人以肇无识，晒而不责也。

其年，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为之节度。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俱面辞世宗于东堂，亲奉规略。是日，肇所乘骏马停于神虎门外，无故惊倒，转卧渠中，鞍具瓦解，众咸怪异。肇出，恶焉。

四年，世宗崩，赦罢征军。肃宗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称讳言，以告凶问。肇承变哀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将至，宿瀍涧驿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视，直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奉丧尽哀。

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专决庶事，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潜备庄士直寝邢豹、伊甕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讫，于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怿、任城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肇入省，壮士搤而拉杀之。下诏暴其罪恶，又云刑书未及，便至自尽，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及昏，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车轴中折。从者皆以为不获吉还也。灵太后临朝，令特赠营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赠使持节、侍中、中外诸军事、太师、大丞相、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书侍郎为济州刺史，率州军讨破元愉，别将有功。当蒙封赏，不受，云："家荷重恩，为国致效是其常节，何足以膺进陟之报。"恳恻发于至诚。历青、相、朔、恆四州刺史，卒。植频莅五州，皆清能著称，当时号为良刺史。赠安北将军、冀州刺史。

肇长兄琨，早卒。袭杨封渤海郡公，赠都督五州诸军事、镇东太将军、冀州刺史。诏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长乐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附马都尉，历位中书令。出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为殿中尚书。卒，赠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时复赠太师、大丞相、录尚书事。公主无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临终方言之，年几三十矣。乃召为丧主，寻卒，无后。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赠安东将军、都督、青州刺史，谥曰庄侯。景明四年，世宗纳其女为贵嫔。及于顺皇后崩，永平元年立为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为武邑郡君。

偃弟寿，早卒。寿弟即肇也。

肇弟显，侍中、高丽国大中正，早卒。

于劲，字钟葵，太尉拔之子。颇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绩，位沃野镇将，赐爵富昌子，拜征虏将军。世宗纳其女为后，封太原郡公。妻刘氏，为章武郡君。后拜征北将军、定州刺史。卒，赠司空，谥曰恭庄公。自栗磾至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劲虽以后父，但以顺后早崩，竟不居公辅。

子晖，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气干。袭爵，位汾州刺史。晖善事人，为尔朱荣所亲，以女妻其子长孺。历侍中、河南尹，后兼尚书仆射、东南道行台。与齐献武王讨平羊侃于兖州，元颢入洛，害之。

劲弟天恩，位内行长、辽西太守。卒，赠平东将军、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将。卒。

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也。祖略，姚兴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父渊，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世祖克统万，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

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生肃宗，即灵太后也。肃宗践祚，以国珍为光禄大夫。灵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给甲第，赐帛布绵谷奴婢车马牛甚厚。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属尊望重，亲贤群瞩，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可。乃令入决万几。寻进位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赏赐累万。又赐绢岁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极丰赡。国珍与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太保、广平王怀，入居门下，同釐庶政。诏依汉车千秋、晋安平王故事，给步挽一乘，自掖门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备几

杖。后与侍中崔光俱授帝经，侍直禁中。国珍寻上表，陈刑政之宜。诏皆施行。延和初，加国珍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灵太后以国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迁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灵太后、肃宗率百僚幸其第，宴会极欢。又追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于洛阳，于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坟痤卑局，更增广，为起茔域门阙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后为昭灵后，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皆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谥，陵寝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终称，兼设扫卫，以慰情典。请上尊谥曰孝穆，权置园邑三十户，立长丞奉守。"太后从之。封国珍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元叉妻拜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徒封冯翊君。国珍子祥妻长安县公主，即清河王怿女也。

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齐洁，自强礼拜。至于出入侍从，犹能跨马据鞍。神龟元年四月七日，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闾门四五里。八日，又立观像，晚乃肯坐。劳热增甚，因遂寝疾。灵太后亲侍药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给东园温明秘器、五时朝服各一具、衣一袭，赠布五千匹、钱一百万、蜡千斤。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肃宗服小功服，举哀于太极东堂。又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齐，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齐，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觋言将有凶，劝令为厌胜之法。国珍拒而不从，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临死与太后诀云："母子善治天下，以万人之心。勿视大臣面也。"殷勤至于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后勿如比来威抑之。灵太后以其好戏，时加威训。国珍故以为言。

始国珍欲就祖父西葬旧乡，后缘前世诸胡多在洛葬，有终洛之心。崔光尝对太后前问国珍："公万年后为在此安厝，为归长安？"国珍言当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请以后事，竟言还安定，语遂昏忽。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等，议去留。怿等皆以病乱，请从先言。太后犹记崔光昔与国珍言，遂营墓于洛阳。太后虽外从众议，而深追临终之语，云："我公之远慕二亲，亦吾之思父母也。"

追崇假黄钺、使持节、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太尉公、司州牧，号太上秦公，加九锡。葬以殊礼，给九旒銮辂，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彭吹，辒辌车；谥文宣公；赐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诏赠国珍祖父兄、父兄，下逮从子，皆有封职。持节就安定监护丧事。灵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还第，与国珍俱葬，赠襚一与国珍同。及国珍神主入庙，诏太常权给以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初国珍无男，养

兄真子僧洗为后，后纳赵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袭封。故事，世袭例皆减邑，唯祥独得全封。赵平君薨，给东园秘器，肃宗服小功服，举哀于东堂。灵太后服齐衰期。葬于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历位殿中尚书、中书监、侍中，改封东平郡公。薨，赠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曰孝景。

僧洗，字湛辉。封爰德县公，位中书监、侍中，改封濮阳郡公。僧洗自永安后废弃，不预朝政。天平四年薨，诏给东园秘器，赠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雍州刺史，谥曰孝。

真长子宁，字惠归。袭国珍先爵，改为临泾伯，后进为公。历歧泾二州刺史。卒，谥曰孝穆。女为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赠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谥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义之废灵太后，虔时为千牛备身，与备身张车梁等谋杀义。事发，义杀车渠等，虔坐远徒。灵太后反政，征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礼与亲族宴戏，虔常致谏，由是后宴谑多不预焉。出为泾州刺史，封安阳县侯。兴和三年，以帝元舅超迁司空公。薨，赠太傅、太尉公、尚书仆射、徐州刺史，谥曰宣。葬日，百官会葬，乘舆送于郭外。子长粲。

李延实，字禧，陇西人，尚书仆射冲之长子。性温良，少为太子舍人。世宗初，袭父爵清泉县侯。累迁左将军、光州刺史，庄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延实以太保犯祖讳，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辞。徒封濮阳郡公，改授太傅。寻转司徒公，出为使持节、侍中、太傅、录尚书事、青州刺史。尔朱兆入洛，乘舆幽絷，以延实外戚，见害于州馆。出帝初，归葬洛阳。赠使持节、侍中、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雍州刺史、谥曰孝懿。

长子彧，字子文，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封东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彧任侠交游，轻薄无行。尔朱荣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进。孝静初，以罪弃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远虑。舅甥之国。罕执钧衡；母后之家，无闻倾败。爰及后世，颠覆继轨。盖由进不以礼，故其毙亦速。其间或不泯旧基，弗亏先构者，盖处之以道，远权之所致也。

列传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卢丑张伟梁祚平恆陈奇常爽刘献之

张吾贵刘兰孙惠蔚徐遵明董徵刁冲卢景裕李同轨李业兴

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而契之所感，斯道犹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荜；鸿生硕儒之辈，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圣达经猷，盖为远矣。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大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糜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钦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复置生七十二人。及迁都于鄴，国子置三十六人。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矣。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

《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梁越以下传受讲说者甚众。今举其知名者附列于后云。

梁越，字玄览，新兴人也。少而好学，博综经传，无所不通。性纯和笃信，行无择善。国初为《礼经》博士。太祖以其谨厚，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太宗即祚，以师傅之恩赐爵祝阿侯后出为雁门太守，获白雀以献，拜光禄大夫。卒。子弼，早卒。

弼子恭，袭。降为云中子。无子，爵除。

卢丑，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鲁元之族也。世祖之为监国，丑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后以师傅旧恩赐爵济阴公。除镇军将军，拜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河内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阙初，中山袭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头，袭爵，后例降。

张伟，字仲业，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晋秘书监。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笃慎，非法不言。世祖时，与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书博士。转侍郎、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冯翊太守。还，仍为中书侍郎、本国大中正。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还，迁散骑侍郎。聘刘义隆，还，拜给事中、建威将军，赐爵成皋子。出为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卒，赠征南将军、并州刺史，谥曰康，在州郡以仁德为先，不任刑罚，清身率下，宰守不敢为非。

子仲虑，太和初，假给事中、高丽副使，寻假散骑常侍、高丽使。后出为章武太守，加宁远将军。仲虑弟仲继，学尚有父风，善《仓》、《雅》、《林说》。太和中，官至侍御长，坐事徒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阳人。父劭，皇始二年归国，拜吏部郎，出为济阳太守。至祚，居赵郡。祚笃志好学，历治诸经，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风，而无当世之才。与幽州别驾平恆有旧，又姊先适范阳李氏，遂携家人侨居于蓟。积十余年，虽羁贫窘而著述不倦。恆时相请屈，与论经史。辟秘书中散，稍迁秘书令。为李□所排，摈

退为中书博士。后出为统万镇司马，征为散令。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又作《代都赋》，颇行于世。清贫守素，不交势贵。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风。少子重，历碎职，后为相州镇北府参军事。

平恆，字继叔，燕国蓟人。祖视，父儒，并仕暮容为通宦。恆耽勤读诵，研综经籍，钅句深致远，多所博闻。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好事者览之，咸以为善焉。安贫乐道，不以屡空改操。征为中书博士。久之，出为幽州别驾。廉贞寡欲，不营资产，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饥寒。后拜著作佐郎，迁秘书丞。

时高允为监，河间邢祜、北平阳嘏、河东裴定、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为著作佐郎，虽才学互有短长，然俱为称职，并号长者。允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恆也。

恆即刘彧将军王玄谟舅子。恆三子，并不率父业，好酒自弃。恆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侧岗而哭，不为营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浊碎，不得及其门流。恆妇弟邓宗庆及外生孙玄明等每以为言。恆曰："此辈会是衰顿，何烦劳我。"乃别构精卢，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与同。时有珍美，呼时老东安公刁雍等共饮啖之，家人无得尝焉。太和十年，以恆为秘书令，而恆固请为郡，未授而卒，时年七十六。赠平东将军、幽州刺史、都昌侯，谥曰康。

子寿昌，太和初，秘书令史。稍迁荆州征虏府录事参军。

陈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晋凉州刺史骧之八世孙。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贫，而奉母至孝。龆龀聪识，有夙成之美。性气刚亮，与俗不群。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搢绅所称。

与河间邢祐同召赴京。时秘书监游雅素闻其名，始颇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职。后与奇论典诰及《诗书》，雅赞扶马郑。至于《易讼卦》天与水违行，雅曰："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领以东耳。"奇曰：《易》理绵广，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领以西，岂东向望天哉？"奇执义非雅，每如此类，终不苟从。雅性护短，因以为嫌。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奇曰："公身为君

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东部侯釐，”雅质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传礼，官名岂同哉？故昔有云师、火正、鸟师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则官异，时易则礼变。公为皇魏东宫内侍长，侍长竟何职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铨补秘书，雅既恶之，遂不复叙用焉。

奇冗散数年，高允与奇仇温古籍，嘉其远致，称奇通识。非凡学所窥。允微劝雅曰：“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办简牍章句？”雅谓允有私于奇，曰：“君宁党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论语》、《孝经》焚于坑内。奇曰：“公贵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论语》？”雅愈怒，因告京师后生不听传授。而奇无降志，亦评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论后名字之美，比谕前魏之甄后。奇刺发其非，遂闻于上。诏下司徒检对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

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奇见枉，惜其才学，故得迁延经年，冀有宽宥。但执以狱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于《易》尤长。在狱尝自筮卦，未及成，乃揽破而叹曰：“吾不度来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

奇初被召，夜梦星坠压脚，明而告人曰：“星则好风，星则好雨，梦星厌脚，必无善征。但时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适常氏，有子曰矫之。仕历郡守。神龟中，上书陈时政所宜，言颇忠至，清河王怿称美之。奇所注《论语》，矫之传掌，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

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

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曰：“《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其《略注》行于世。

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

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别有《傅》。

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曾谓其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谓濯缨洗耳，有异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诚哉斯言，实获我心。

时人有从献之学者，献之辄谓之曰：“人之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屩从师，正可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旱鱼之叹，方归而养亲。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难，敢布心腹，子其图之。”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

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

义例己了，不复须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后本郡举孝廉，非其好也，逼遗之，乃应命，至京，称疾而还。高祖幸中山，诏征典内校书，献之喟然叹曰："吾不如庄周散木远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辞。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今行于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经》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参古、脩古。

放古，幼有人才。为州从事，早亡。爰古、参古，并传父《诗》而不能精通也。

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少聪惠口辩，身长八尺，容貌奇伟。年十八，本郡举为太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祐粗为开发，而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其徒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谓刘兰云："君曾读《左氏》，为我一说。"兰遂为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乃伏听。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而气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终。

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便白其兄："兰欲讲书。"其兄笑而听之，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先是张吾贵以聪辨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唯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兰又明阴阳，博物多识，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永平中，为国子助教。延昌中，静坐读书，有人叩门，门人通焉，兰命引入。其人葛巾单衣，入与兰坐，谓兰曰："君自是学士，何为每见毁辱，理义长短，竟知在谁，而过无礼见陵也。今欲相召，当与君正之。"言终而出。出后，兰告

家人。少时而患卒。

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陀罗。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学相传。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

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辩，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闾被敕理定雅乐，惠蔚参其事。及乐成，闾上疏请集朝贵于太乐，共研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立难于其间，闾命惠蔚与彪抗论，彪不能屈。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游处，每表疏论事，多参访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议告类之礼。及太师冯熙薨，惠蔚监其丧礼，上书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及彪位至尚书，惠蔚仍太庙令。高祖曾从容言曰："道固既登龙门而孙蔚犹沉涓浍，朕常以为负矣。"虽久滞小官，深体通塞，无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二十二年，侍读东宫。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高祖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于庙，时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以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易，乃立弹草欲按奏光。光谓惠蔚曰："此乃礼也，而执法欲见弹劾，思获助于硕学。"惠蔚曰："此深得礼变。"寻为书以与光，赞明其事。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

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闻圣皇之御世也，必幽赞人经，参天二地，宪章典故，述遵鸿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是以温柔疏远，《诗书》之教；恭俭易良，《礼乐》之道。爻彖以精微为神，《春秋》以属辞为化。故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安上靖民，敦风美俗，其在兹乎？及秦弃学术，《礼经》泯绝。减兴求访，典文载举，先王遗训，粲然复存。暨光武拨乱，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魏晋之世，尤重典坟，收亡集逸，九流咸备。观其鸠阅史篇，访购经论，纸竹所载，略尽无遗。臣学阙通儒，思不及远，徒循章句，片义无立，而兹造曲覃，厕班秘省，忝官承乏，唯书是司。而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

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诏许之。

又兼黄门侍郎，迁中散大夫，仍兼黄门。久之，正黄门侍郎，代崔光为著作郎，才非文史，无所撰著，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迁国子祭酒、秘书监，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赏侍讲之劳，封枣强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肃宗初，出为平东将军、济州刺史。还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来，儒生寒官，惠蔚最为显达。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愜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神龟元年卒于官，时年六十七。赐帛五百匹，赠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戴。

子伯礼，袭封。伯礼善隶书。拜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国子博士。卒，赠辅国将军、巴州刺史。子产同，袭。少有才学，早亡，时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愜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遵明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千里负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

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颇好聚敛，有损儒者之风。

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至而寻退，不好京辇。孝昌末，南渡河，客

于任城。以兖州有旧，因徒居焉。永安初，东道大使元罗表荐之，竟无礼辟。二年，元颢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将举义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间，为乱兵所害，时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表曰："臣闻行道树德，非求利于当年；服义履仁，岂邀恩于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闾之礼；民望攸属，终有祠墓之荣。伏见故处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长于原野，匪乘雕镂之地。而讬心渊旷，置情恬雅，处静无闷，居约不忧。故能垂帘自精，下帷独得，钻经纬之微言，研圣贤之妙旨。莫不入其门户，践其堂奥，信以称大儒于海内，擅明师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类，延首慕德，跂踵依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脩受业，编录将逾万人。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拟高踪于北海。若慕奇好士，爱客尊贤，罢吏游梁，纷而成列。遵明以硕德重名，首蒙礼命，曳裾雅步，眷同置体。黄门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荐奏之恩，处心守壑之志，潜居乐道，遂往不归。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风靡，遵明确然守志，忠洁不渝，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时有邂逅，受毙凶险。至诚高节，堙没无闻，朝野人士，相与嗟悼。伏惟陛下远应龙序，俯执天衷，每端听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晓。虽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门。况遵明冠盖一时，师表当世，溘焉冥没，旌纪寂寥。逝者长辞，无论荣价，文明叙物，敦厉斯在。臣讬迹诸生，亲承顾眄，惟伏膺之义，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陈愚，上喧幄座。特乞加以显谥，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风，下示学徒稽古之利。若宸鉴昭回，曲垂矜采，则荒坟千载，式贵生平。"卒无赠谥。

董徵，字文发，顿丘卫国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长七尺二寸，好古，学尚雅素。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太和末，为四门小学博士。后世宗诏徵入璇华宫，令孙惠蔚问以《六经》，仍诏征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特除员外散骑侍郎。清河王怿之为司空、司徒，引征为长流参军。怿迁太尉，征为仓曹参军。出为氵市郡太守，加扬烈将军。入为太尉司马，俄加辅国将军。未几，以本将军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职，路次过家，置酒高会，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龟返国，昔人称荣；仗节还家，云胡不乐。"因诫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时人荣之。入为司农少卿、光禄大夫。征出州入卿，匪唯学业所致，亦由汝南王悦以其师资之义。为之启请焉。永安初，加平东将军，寻以老解职。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

业，故优赠散骑常侍、都督相殷沧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仪同开府属。

刁冲，字文朗，渤海饶安人也，镇东将军雍之曾孙。十三而孤，孝慕过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聪明妇人也，哀其早孤，抚养尤笃。冲免丧后便志学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终不止。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日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闻其盛名，访以疑义，冲应机解辩，无不祛其久惑。后太守范阳卢尚之、刺史河东裴植并征冲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惟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

冲虽儒生，而执心壮烈，不畏强御。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权，冲乃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论》以诫子孙，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棺椁。其有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及于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确而为论，并作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岂宜同之。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缯彩，敛以时服。轜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杂物。"及冲祖遵将卒，敕其子孙令奉雍遗旨。河南尹丞张普惠谓为太俭，贻书于冲叔整议其进退。整令与通学议之，冲及致书国学诸儒以论其事，学官竟不能答。

冲以嫡传祖爵东安侯。京兆王继为司空也，并以高选频辟记室参军。肃宗将亲释奠，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诣国子祭酒崔光、吏部尚书甄琛，举其才学，奏而征焉。及卒，国子博士高凉及范阳卢道侃、卢景裕等复上状陈冲业行，议奏谥曰安宪先生，祭以太牢。子钦，字志儒。早亡。

卢景裕，字仲儒，小字白头，范阳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聪敏，专经为学。居拒马河，将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随从。又避地大宁山，不营世事，居无所业，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职居显要，而景裕止于园舍，情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由是世号居士。

前废帝初，除国子博士，参议正声，甚见亲遇，待以不臣之礼。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还乡里，与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征赴鄴。景裕寓讬僧寺，讲听不已。未几，归本郡。

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逆，逼其同反，以应元宝炬。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子。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景裕风仪言行，雅见嗟赏。先是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齐文襄王入相，于第开讲，招延时隽，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元颢入洛，以为中书郎。普泰初，复除国子博士。进退其间，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于荣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兴和中，补齐王开府属，卒于晋阳，齐献武王悼惜之。

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讬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

李同轨，赵郡高邑人，阳夏太守义深之弟。体貌魁岸，腰带十围，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术。年二十二，举秀才，射策，除奉朝请，领国子助教。转著作郎，典仪注，修国史，迁国子博士，加征虏将军。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法，敕同轨论难，音韵闲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入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时广招儒学，引令预听。同轨经义素优，辩析兼美，而不得执经，深为慨恨。天平中，转中书侍郎。兴和中，兼通直散骑常侍，使萧衍。衍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盘大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卢景裕卒，齐献武王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甚加礼之。每旦入授，日暮始归。缁素请业者，同轨夜为说解，四时恆尔，不以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时人伤惜之，齐献武王亦殊嗟悼，赠襚甚厚。赠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曰康。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也。祖虬，父玄纪，并以儒学举孝廉。玄纪卒于金乡令。业兴少耿介。志学精力，负帙从师，不惮勤苦。耽思章句，好览异说。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诣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遂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尔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而就遵明。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之为也。

后乃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虽在贫贱，常自矜负，若礼待不足，纵于权贵，不为之屈。后为王遵业门客。举孝廉，为校书郎。以世行赵匪□历，节气后辰下算，延昌中，业兴乃为《戊子元历》上之。于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献新历，世宗诏令共为一历。洪等后遂共推业兴为主，成《戊子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历志》，累迁奉朝请。临淮王彧征蛮，引为骑兵参军。后广陵王渊北征，复为外兵参军。业兴以殷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积元，术数亡缺，业兴又修之，各为一卷，传于世。

建义初，敕典仪注，未几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历之勋，赐爵长子伯。遭忧解任，寻起复本官。元晔之窃号也，除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业兴仍在通直，加宁朔将军。又除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转散骑侍郎，仍以典仪之勤，特赏一阶，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后以出帝登极之初，预行礼事，封屯留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释奠，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为摘句。后入为侍读。

迁鄴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徒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鄴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天平二年，除镇南将军，寻为侍读。于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业兴共参其事。

四年，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使萧衍，衍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业兴曰："委粟是圆丘，非南

郊。”异曰：“北间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曰：“然，洛京郊、丘之处专用郑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亲亦从郑以不？”业兴曰：“此之一事，亦不专从。若卿此间用王义，除禫应用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业兴曰：“我昨见明堂四柱方屋，都无五九之室，当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圆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圆何也？”异曰：“圆方之说，经典无文，何怪于方？”业兴曰：“圆方之言，出处甚明，卿自不见。见卿录梁主《孝经义》亦云上圆下方，卿言岂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圆方竟出何经？”业兴曰：“出《孝经援神契》。”异曰：“纬候之书，何用信也！”业兴曰：“卿若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亦无出者，卿复信不？”异不答。

萧衍亲问业兴曰：“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业兴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衍问《诗周南》，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邵南》，仁贤之风，系之《邵公》。何名为系？”业兴对曰：“郑注《仪礼》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阳，躬行《邵南》之教，以兴王业。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于酆，分其故地，属之二公。名为系。”衍又问：“若是故地，应自统摄，何由分封二公？”业兴曰：“文王为诸侯之时所化之本国，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复守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问：“《干卦》初称‘潜龙’，二称‘见龙’。至五‘飞龙’。初可名为虎。”问意小乖。业兴对：“学识肤浅，不足仰酬。”衍又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是何正？”业兴对：“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候运行篇》云‘日月营始’，故知夏正。”衍又问：“尧时以何月为正？”业兴对：’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衍又云：“‘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业兴对：’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自周书，月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但所见不深，无以辨析明问。”衍又曰：“《礼》，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讬音。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孔子圣人，而与原壤为友？”业兴对：“孔子即自解，言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又问：“原壤何处人？”业兴对曰：“郑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旧。故是鲁人。”衍又问：“孔子圣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伦，何以存故旧之小节，废不孝之大罪？”业兴对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无大故，何容弃之？孔子深敦故旧之义，于理无失。”衍又问：“孔子圣人，何以书原壤之事，垂法万代？”业兴对曰：“此是后人所录，非孔子自制。犹合葬于防，如此之类，《礼

记》之中动有百数。”衍又问：“《易》曰太极，是有无？”业兴对：“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

还，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后罢议事省，诏右仆射高隆之及诸朝士与业兴等在尚书省议定五礼。兴和初，又为《甲子元历》，时见施用。复预议《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国子祭酒，仍侍读。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齐献武王每出征讨，时有顾访。五年，齐文襄王引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坐事禁止。业兴乃造《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章，四千四十为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还以己未为元，始终相维，不复移转，与今历法术不同。至于气序交分，景度盈缩，不异也。七年，死于禁所，年六十六。

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渊博。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之归命，便能容匿。与其好合，倾身无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毁，乃至声色，加以谤骂。性又躁隘，至于论难之际，高声攘振，无儒者之风。每语人云“但道我好，虽知妄言，故胜道恶。务进忌前，不顾后患，时人以此恶之。至于学术精微，当时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参军。崇祖弟遵祖，太昌中，业兴传其长子伯以授之。齐受禅，例降。

史臣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其惟学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咸稽古之力也。

列传文苑第七十三

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

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减。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

袁跃，字景腾，陈郡人，尚书翻弟也。博学隽才，性不矫俗，笃于交友。翻每谓人曰："跃可谓我家千里驹也。"释褐司空行参军，历位尚书都兵郎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将立明堂，跃乃上议，当时称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环亡破来奔，翰廷矜之，送复其国。既而每使朝贡，辞旨颇不尽礼。跃为朝臣书与环，陈以祸福，言辞甚美。后迁军骑将军、太傅、清河王怿文学，雅为怿所爱赏。怿之文表多出于跃。卒，赠冠军将军、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于世。无子，兄翻以子聿脩继。

聿修，字叔德，七岁遭丧，居处礼若成人。九岁，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鉴识，清靖寡欲，与物无竞。姨夫尚书崔休深所知赏。年十八，领本州中正，兼尚书度支郎中。齐受禅，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宪，字孝虞，河东闻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学博才清，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澹于荣利，风气俊远，郡征功曹不就，诸府辟命，先进其弟，世人叹美之。司州牧、高阳王雍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性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共宗慕之。中山阙将之部，朝贤送于河梁，赋诗言别，皆以敬宪为最。其文不能赡逸，而有清丽之美。少有气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宪世有仁义于乡里。孝昌中，蜀贼陈双炽所过残暴，至敬宪宅，辄相约束，不得焚烧。为物所伏如此。永兴三年，赠中书侍郎，谥曰文。

卢观，字伯举，范阳涿人也。少好学，有隽才，举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与太常少卿李神隽、光禄大夫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拜尚书仪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肃，字元邕，渤海人，尚书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经史，太傅崔光见而赏焉。位太学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监。为《还园赋》，其辞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为大行台郎中，委以书记。还，除尚书左中兵郎中，卒。肃性恭俭，不妄交游，唯与崔励、励从兄鸿尤相亲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余卷。

邢臧，字子良，河间人，光禄少卿虬长孙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学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龟中，举秀才，问策五条，考上第，为太学博士。正光中，议立明堂，藏为裴頠一室之议，事虽不行，当时称其理博。出为本州中从事，雅为乡情所附。永安初，征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转除东牟太守。时天下多事，在职少能廉白，臧独清慎奉法，吏民爱之。陇西李延实，庄帝之舅，以太传出除青州，启臧为属，领乐安内史，有惠政。后除濮阳太守，寻加安东将军。臧和雅信厚，有长者之风，为时人所爱敬。为特进甄琛《行状》，世称其工。与裴敬宪、卢观兄弟并结交分，曾共读《回文集》，臧独先通之。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号曰《文谱》，未就，病卒，时贤悼惜之。其文笔凡百余篇。赠镇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子恕，涉学有识悟。

裴伯茂，河东人，司空中郎叔义第二子。少有风望，学涉群书，文藻富赡。释褐奉朝请。大将军、京兆王继西讨，引为铠曹参军。南讨绛蜀陈双炽，为行台长孙承业行台郎中。承业还京师，留伯茂仍知行台事。以平薛凤贤等赏平阳伯。再迁散骑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为中书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广平王赞盛选宾僚，以伯茂为文学，后加中军大将军。

伯茂好饮酒，颇涉疏傲，久不徒官，曾为《豁情赋》，其序略曰："余摄养舛和，服饵寡术，自春徂夏。三婴凑疾。虽桐君上药，有时致效；而草木下性，实萦衿抱。故复究览庄生，具体齐物，物我两忘，是非俱遗，斯人之达，吾所师焉。故作是赋，所以讬名豁情，寄之风谣矣。"天平初迁鄴，又为《迁都赋》，文多不载。

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书、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启，称："伯茂弃其本列，与监同行；以梨击案，傍污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诏付所司，后竟无坐。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

景融贫窘，伯茂了无赈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卒年三十九，知旧叹惜焉。

伯茂末年剧饮不已，乃至伤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数日，忽云："吾得密信，将被收掩。"乃与妇乘车西逃避。后因顾指壁中　，言有官人追遂，其妻方知其病。卒后，殡于家园，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酹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乃各赋诗一篇。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寄以示收。收时在晋阳，乃同其作，论叙伯茂，其十字云："临风想玄度，对酒思公荣。"时人以伯茂性侮傲，谓收诗颇得事实。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重赠吏部尚书，谥曰文。伯茂曾撰《晋书》，竟未能成。无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继。

邢昕，字字明，河间人，尚书峦弟伟之子。幼孤，见爱于祖母李氏。好学　，早有才情。萧宝夤以车骑大将军开府讨关中，以子明为东閤祭酒，委以文翰。在军解褐汤寇将军，累迁太尉记室参军。吏部尚书李神隽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书侍郎，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时言冒窃官级，为中尉所劾，免官，乃为《述躬赋》。未几，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出帝行释奠礼，昕与校书郎裴伯茂等俱为《录》义。永熙末，昕入为侍读，与温子升、魏收参掌文诏。迁鄴，乃归河间。天平初，与侍中从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征赴都。寻还乡里。既而复征，时萧衍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朝贡，诏昕兼正员郎迎于境上。司徒孙腾引为中郎。寻除通直常侍，加中军将军。既有才藻，兼长几案。自孝昌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断见知，时与昕嘲谑。昕谓之曰："世事同知文学外。"游道有惭色。兴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于萧衍。昕好忤物，人谓之牛。是行也，谈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齐文襄王摄选，拟昕为司徒右长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赠车骑将军、都官尚书、冀州刺史，谥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录。

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　，避难归国，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家世寒素。父晖，兖州左将军府长史，行济阴郡事。

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为广阳王渊贱客　，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故诣渊谢之。景曰："顷见温生。"渊怪问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渊由是稍知之。

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云。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台中文笔皆子升为之。以忧去任，服阕，还为朝请。后李神隽行荆州事，引兼录事参军。被征赴省，神隽表留不遗。吏部郎中李奖退表不许，曰："昔伯瑜之不应留，王郎所以发叹，宜速遣赴，无踵彦云前失。"于是还员。

正光末，广阳王渊为东北道行台，召为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其手。于是才名转盛。黄门郎徐纥受四方表启，答之敏速，于渊独沉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车破走，珍实盈满，子升取绢四十匹。及渊为葛荣所害，子升亦见羁执。荣下都督和洛兴与子升旧识，以数十骑潜送子升，得达冀州。还京，李楷执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惭德。"自是无复官情，闭门读书，厉精不已。

建义初，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庄帝曰："当世才子不过数人，岂容为此，便相放黜。"乃寝其奏。及天穆将讨邢杲，召子升同行，子升未敢应。天穆谓人曰："吾欲收其才用，岂怀前忿也。今复不来，便须南走越，北走胡耳！"子升不得已而见之。加伏波将军，为行台郎中，天穆深加赏之。元颢入洛，天穆召子升问曰："即欲向京师，为随我北渡？"对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升还洛，颢以为中书舍人。庄帝还宫，为颢任使者多被废黜，而子升复为舍人。天穆每谓子升曰："恨不用卿前计。"除正员郎，仍舍人。

及帝杀尔朱荣也，子升预谋，当时赦诏，子升词也。荣入内，遇子升，把诏书问是何文书，子升颜色不变，曰"敕"。荣不视之。尔朱兆入洛，子升惧祸逃匿。永熙中，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

萧衍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衍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太守傅标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升文也。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

齐文襄王引子升为大将军府谘议参军。子升前为中书郎，常诣萧衍客馆受国书，自以不修容止。谓人曰：“诗章易作，逋峭难为。”文襄馆客元仅曰：“诸大当贺。”推子升合陈辞。子升久忸怩，乃推陆操焉。及元仅、刘思逸、荀济等作乱，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之，又为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预其间，所以终致祸败。又撰《永安记》三卷。无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贵名不朽者，盖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为贵显，固其宜也。自余或位下人微，居堂亦何能自达。及其灵蛇可握，天网俱顿，并编缃素，咸贯儒林，虽其位可下，其身可杀，千载之后，贵贱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务乎！

列传孝感第七十四

赵琰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

王续生李显达张升仓跋王崇郭文恭

《经》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此盖生人之大者。淳风既远，世情虽薄，孔门有以责衣锦，诗人所以思素冠。且生尽色养之天，终极哀思之地，若乃诚达泉鱼，感通鸟兽，事匪常伦，期盖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树负土，时或加人，咸为度俗，今书赵琰等以《孝感》为目焉。

赵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为杨难当司马。初，苻氏乱，琰为乳母携奔寿春，年十四乃归。孝心色养，饪熟之节，必亲调之。皇兴中，京师俭，婢简粟粜之，琰遇见切责，敕留轻粃。尝送子应冀州娉室，从者于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于本处。又过路傍，主人设羊羹，琰访知盗杀，卒辞不食。遣人买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还刃主。刃主高之，义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镇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曾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

应弟煦，字宾育。好音律，以善歌闻于世。位秦州刺史。

长孙虑，代人也。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云“父母忿争，本无余恶。直以谬误，一朝横祸。今母丧未殡，父命旦夕。虑兄弟五人，并各幼稚。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尚书奏云：“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寻究情状，特可矜感。”高祖诏特恕其父死罪，以从远流。

乞伏保，高车部人也。父居，显祖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赐爵宁国侯。以忠谨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诏命。赐宫人河南宗氏，亡后，赐以宫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岁余，居卒，申抚养伏保。性严肃，捶骂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谨，初无恨色。袭父侯爵，例降

为伯。稍迁左中郎将。每请禄赐，在外公私尺丈所用，无不白知。出为无善镇将。申年余八十，伏保手制马舆，亲自扶接，申欣然随之。申亡，伏保解官，奉丧还洛。复为长，兼南中郎将，卒。

孙益德，乐安人也。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丧过礼，诏遣秘书中散温绍伯奉玺书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诏其宗亲，使相喻奖，勿令有灭性之讥。

杨引，乡郡襄垣人也。三岁丧父，为叔所养。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毁过礼。三年服毕，恨不识父，追服斩衰，食粥粗服，誓终身命。终十三年，哀慕不改，为郡县乡闾三百余人上状称美。有司奏宜旌赏，复其一门，树其纯孝。诏别敕集书标杨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员之名。

阎元明，河东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乡闾。太和五年，除北随郡太守。元明以违离亲养，兴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泪丧明。元明悲号上诉，许归奉养。一见其母，母目便开。刺史吕寿恩列状上闻，诏下州郡，表为孝门，复其租调兵役，令终母年。母亡，服终，心丧积载，每忌日悲恸傍邻。昆弟雍和，尊卑谐穆，安贫乐道，白首同归。

又猗氏县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丧父，泣慕十载，奉养其母，孝著乡邑。而力田积粟，博施不已。

又河东郡人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皇甫奴兄弟，虽沉屈兵伍而操尚弥高，奉养继亲甚著恭孝之称。

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吐浑、兄养，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请标异，诏从之。

吴悉达，河东闻喜人也。弟兄三人，年并幼小，父母为人所杀，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余载，闺门和睦，让逸竞劳。虽于俭年糊饘不继，宾客经过，必倾所有。每守宰殡丧，私办车牛，送终葬所。邻人孤贫窘困者，莫不解衣辍粮以相赈恤。乡闾五百余人诣州称颂焉。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渤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礻氏。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有司奏闻，标闾复役，以彰

孝义。

时有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黄门侍郎孙惠蔚闻之曰："吾于斯人见廉范之情矣。"于是吊赠尽礼，如旧相识。

王续生，荥阳京县人也。遭继母忧，居丧杖而后起。及终礼制，鬓发尽落。有司奏闻，世宗诏标旌门闾，甄其徭役。

李显达，颍川阳翟人也。父丧，水浆不入口七日，鬓发堕落，形体枯悴。六年庐于墓侧，哭不绝声，殆于灭性。州牧、高阳王雍以状奏，灵太后诏表其门闾。

张升，荥阳人。居父母丧，鬓发坠落，水浆不入口，吐血数升。诏表门闾。

仓跋，荥阳京县人也。丧母，水浆不入口五日，吐血数升，居忧毁瘠，见称州里。有司奏闻，出帝诏标门闾。

王崇，字乾邕，阳夏雍丘人也。兄弟并以孝称。身勤稼穑，以养二亲。仕梁州镇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后起，鬓发坠落。未及葬，权殡宅西。崇庐于殡所，昼夜哭泣，鸠鸽群至。有一小鸟，素质墨眸，形大如雀，栖于崇庐，朝夕不去，母丧始阕，复丁父忧，哀毁过礼。是年，阳夏风雹，所过之处，禽兽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风雹便止，禾麦十顷，竟无损落，及过崇地，风雹如初。咸称至行所感。崇虽除服，仍居墓侧。于其室前生草一根，茎叶甚茂，人莫能识。至冬中，复有鸟巢于崇屋，乳养三子，毛羽成长，驯而不惊。守令闻之，亲自临视。州以闻奏，标其门闾。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为太平县令。年逾七十，父母丧亡。文恭孝慕罔极，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负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积年不已，见者莫不哀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则始敦孝敬之方，终极哀思之道，厥亦多绪，其心一焉。盖上智禀自然之质，中庸有企及之义，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赵琰等或出公卿之绪，籍礼教以资；或出茅檐之下，非奖劝所得。乃有负土成坟，致毁灭性，虽乖先王之典制，亦观过而知仁矣。

列传节义第七十五

于什门段进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娄提刘渴侯朱长生于提马八龙

门文爱晁清刘侯仁石祖兴邵洪哲王荣世胡小虎孙道登

李几张安祖王闾

大义重于至闻自日人。慕之者盖希，行之者实寡。至于轻生蹈节，临难如归，杀身成仁，死而无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郁怏激气之士，亦何能若斯。佥列之传，名《节义》云。

于简，字什门，代人也。太宗时为谒者，使喻冯跋。及至和龙，住外舍不入，使人谓跋曰："大魏皇帝有诏，须冯主出受，然后敢入。"跋使人牵逼令入，见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项。什门曰："冯主拜受诏，吾自以宾主致敬，何须苦见逼也！"与跋往复，声气厉然，初不挠屈。既而跋止什门。什门于群众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后裆以辱之。既见拘留，随身衣裳败壤略尽，虮虱被体。跋遗以衣服，什门拒而不受。和龙人皆叹曰："虽古烈士，无以过也！"历二十四年，后冯文通上表称臣，乃送什门归。拜治书侍御史。世祖下诏曰："什门奉使和龙，值狂竖肆虐，勇志壮厉，不为屈节，虽昔苏武何以加之。"赐羊千口、帛千匹，进为上大夫，策告宗庙，颁示天下，咸使闻也。

段进，不知何许人也。世祖初，为白道守将。蠕蠕大檀入塞，围之，力屈被执。进抗声大骂，遂为贼杀。世祖愍之，追赠安北将军，赐爵显美侯，谥曰庄。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义。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绖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闺门雍睦。

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孟兰强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诏并标榜门闾。

汲固，东郡梁城人也。为兖州从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时式子宪生始满月，式大言于众曰：'程婴、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岂殊。"遂便潜还，不复回顾，径来入城，于式妇闺抱宪归藏

之。及捕者收宪，属有一婢产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寻泄，固乃携宪逃遁，遇赦始归。宪即为固长育至十余岁，恆呼固夫妇为郎婆。后高祐为兖州刺史，嘉固节义，以为主簿。

王玄威，恆农北陕人也。显祖崩，玄威立草庐于州城门外，衰裳疏粥，哭踊无时。刺史苟颓以事表闻。诏令问状，玄威称："先帝统御万国，慈泽被于苍生，含气之类莫不仰赖，玄威不胜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礼式。"诏问玄威欲有所诉，听为表列。玄威云："闻讳悲号，窃谡臣子同例，无所求谒。"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财，设四百人齐会，忌日，又设百僧供。至大除日，诏送白□裤褶一具，与玄威释服，下州令表异焉。

娄提，代人也。显祖时为内三郎。显祖暴崩，提谓人曰："圣主升遐，安用活为！"遂引佩刀自刺，几至于死。文明太后诏赐帛二百匹。

时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盗食官马，依制命死。拔寅自诬己杀，兄又云实非弟杀，兄弟争死，辞不能定。高祖诏原之。

刘渴侯，不知何许人也。禀性刚烈。太和中，为徐州后军，以力死战，众寡不敌，遂禽。瞋目大骂，终不降屈。为贼所杀。高祖赠立忠将军、平州刺史、上庸侯，赐绢千匹、谷千斛。

有严季者，亦为军校尉，与渴侯同殿，势穷被执，终水降屈，后得逃还。除立节将军，赐爵五等男。

朱长生及于提，并代人也。高祖时，以长生为员外散骑常侍，与提俱使高车。至其庭，高车主阿伏至罗责长生等拜，长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诸侯！"阿伏至罗乃不以礼待。长生以金银宝器奉之，至罗既受献，长生曰："为臣内附，宜尽臣礼，何得口云再拜而实不拜！"呼出帐，命众中拜。阿伏至罗惭其臣下，大怒曰："帐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于大众！"夺长生等献物，囚之丛石之中，兵胁之曰："汝能为我臣则活，如其不降，杀汝！"长生与于提瞋目厉声责之曰："岂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宁为魏鬼，不为汝臣！"至罗弥怒，绝其饮食。从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罗乃给以肉酪，惟长生与提不从，乃各分徙之。积三岁，乃得还。高祖以长生等守节远同苏武，甚嘉之，拜长生河内太守，于提陇西太守，并赐爵五等男。从者皆为令长。

马八龙，武邑武强人也。轻财重义。友人武遂县尹灵哲在军丧亡，八龙闻即奔赴，负尸而归，以家财殡葬，为制缌服。抚其孤遗，恩如所

生。州郡表列，诏表门闾。

门文爱，汲郡山阳人也。早孤，供养伯父母以孝谨闻。伯父亡，服未终，伯母又亡。文爱居丧，持服六年，哀毁骨立。乡人魏中贤等相与标其孝义。

晁清，辽东人也。祖晖，济州刺史、颍川公。清袭祖爵，例降为伯。为梁城戍将。萧衍攻围，粮尽城陷，清抗节不屈，为贼所杀。世宗褒美，赠乐陵太守，谥曰忠。子荣宾袭。

刘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贼虽重加购募，又严其捶挞，侯仁终无漏泄，朏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诏可。

石祖兴，常山九门人也。太守田文彪、县令和真等丧亡，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营护丧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赐爵二级，为上造。后拜宁陵令，卒。吏部尚书李韶奏其节义，请加赠谥，以奖来者，灵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谥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阳人也。县令范道荣先自眴城归款以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羁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明申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劳，道荣卒得复雪。又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道荣感其诚节，诉省申闻。诏下州郡，标其里闾。

王荣世，阳平馆陶人也。为三城戍主、方城县子。萧衍攻围，力穷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库，后杀妻妾。及贼陷城，与戍副邓元兴等俱以不屈被害。肃宗下诏褒美忠节，进荣世爵为伯，赠齐州刺史；元兴开国子，赠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阴人也。少有武气。正光末，为统军于晋寿。孝昌中，萧衍将樊文炽等寇边，益州刺史邴虬遣长史和安固守小剑，文炽围之。虬命小虎与统军崔珍宝同往防拒。文职掩袭小虎、珍宝，并擒之。文炽攻小剑未陷，乃将珍宝至城下，使谓和安曰："南军强盛，北救不来，岂若归款，取其富贵。"和安命射之，乃退。复逼小虎与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谓安曰："我栅不防，为贼所虏。观其兵士，势不足言，努力坚守。魏行台梁州遣将已至。"贼以刀殴击，言不得终，遂害之。三军无

不叹其壮节，哀其死亡。贼寻奔败，禽其次将萧世澄、陈文绪等一十一人。行台魏子建壮其气概，启以世澄购其尸柩，乃获骸骨归葬。

孙道登，彭城吕县人也。永安初，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而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道登厉声唱呼："但当努力，贼无所能。"贼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围，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晓喻，为贼将所获，执女等巡城，令其改辞。女等大言："天军垂至，坚守莫降。"贼忿，各刳其腹，然后斩首。二州表其节义，道登等并赐五品郡、五等子爵，听子弟承袭。遣使诣所在吊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乡里嗟美，标其门闾。

张安祖，河阳人也。袭世爵山北侯。时有元承贵，曾为何阳令，家贫，且赴尚书求选，逢天寒甚，遂冻死路侧。一子年幼，停尸门巷，棺敛无托。安祖悲哭尽礼，买木为棺，手自营作，敛殡周给。朝野嘉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隽六世同居，并共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

史臣曰：于什门等或临危不挠，视死如归；或赴险如夷，惟义所在。其大则光国隆家，其小则损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与河海而争流；峻节所标，其松柏而俱茂。并蹈履之所致，身殁名立，岂徒然哉。

列传良吏第七十六

张恂鹿生张应宋世景路邕阎庆胤

明亮杜纂裴佗窦瑗羊敦苏淑

罢侯置守，历年永久，统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宽猛为用，庇民调俗。但廉平常迹，声问难高；适时应务，招响必速。是故搏击为侯，起不旋踵；儒弱贻咎，录用无时。此则已然于前世矣。后之为吏，与世沉浮。季叔浇漓，奸巧多绪，所以蒲、密无为之化，难见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关右，遗黎未纯，拥节分符，多出丰氵市。政术治风，未能咸允，虽动贻大戮，而贪虐未悛，亦由网漏吞舟，时挂一目。高祖肃明网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世宗优游而治，宽政遂往，太和之风，颇以陵替。肃宗驭运，天下淆然，其于移风革俗之美，浮虎还珠之政，九州百郡，无所闻焉。且书其为时所称者，以著良吏云尔。

张恂，字洪让，上谷沮阳人也。随兄兖归国，参代王军事。恂言于太祖曰："金运失御，刘石纷纭，暮容窃号山东，苻姚盗器秦陇，遂使三灵乏响，九域旷君。大王树基玄朔，重明积圣，自北而南，化被燕赵。今中土遗民，望云冀润。宜因斯会，以建大业。"太祖深器异，厚加礼焉。皇始初，拜中书侍郎，帏幄密谋，颇预参议。从将军奚牧略地晋川，拜镇远将军，赐爵平皋子。出为广平太守。恂招集离散，劝课农桑，民归之者千户。迁常山太守。恂开建学校，优显儒士。吏民歌咏之。于时丧乱之后，罕能克厉，惟恂当官清白，仁恕临下，百姓亲爱之，其治为当时第一。太祖闻而嘉叹。太宗即位，赐帛三百匹，征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太宗悼惜之，赠征虏将军、并州刺史、平皋侯，谥曰宣。

子纯，字道尚，袭爵。镇远将军、平皋子。坐事爵除。

纯弟代，字定燕。陈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营州刺史，谥曰惠侯。代所历著清称，有父之遗风。代子长年，中书博士。出为宁远将军、汝南太守。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讼于郡庭。长年见之，凄然曰："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各应得一，岂有讼理。"即以家牛一头赐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咸敦敬让。太和初，卒于家。

子琛，字宝贵，少有孝行。历武骑常侍、羽林监、太子翊军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禄大夫。

鹿生，济阴乘氏人。父寿兴，沮渠牧犍库部郎。生再为济南太守，有治称。显祖嘉其能，特征赴季秋马射，赐以聪马，加以青服，彰其廉洁。前后在任十年。时三齐始附，人怀苟且，，蒲博终朝，颇废农业。生立制断之，闻者嗟善。后历徐州任城王澄、广陵侯元衍征东、安南二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郯城镇将。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赠龙骧将军、兖州刺史。

张应，不知何许人。延兴中，为鲁郡太守。应履行贞素，声绩著闻。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迁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广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亲以孝闻。与弟道玙下帷诵读，博览群言，尤精经义。族兄弁甚重之。举秀才，对策上第，拜国子助教，迁彭城王勰开府法曹行参军。勰爱其才学，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迁司徒法曹行参军。

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决疑狱，剖判如流。转尚书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称之曰："宋世景精识，尚书仆射才也。"台中疑事，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长从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领数曹，深著称绩。频为左仆射源怀引为行台郎。巡察州镇十有余所，黜陟赏罚莫不咸允。迁徒七镇，别置诸戍，明设亭候，以备北虏。怀大相委重。还而荐之于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当今寡俦，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机要，终不减李冲也。"世宗曰："朕亦闻之。"尚书令、广阳王嘉，右仆射高肇，吏部尚书、中山王英共荐世景为国子博士，寻荐为尚书右丞。王显与宋弁有隙，毁之于世宗，故事寝不报。

寻加伏波将军。行荥阳太守。郑氏豪横，号为难治。济州刺史郑尚弟远庆先为苑陵令，多所受纳，百姓患之。世景下车，召而谓之曰："与卿亲，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问，今日之后，终不相舍。"而远庆行意自若。世景绳之以法，远庆惧，弃官亡走。于是僚属畏威，莫不改肃。终日坐于□事，未尝寝息。县史、三正及诸细民，至即见之，无早晚之节。来者无不尽其情抱，皆假之恩颜，屏人密语。民间之事，巨细必知，发奸摘伏，有若神明。尝有一吏，休满还郡，食人鸡豚；又有一

干，受人一帽，又食二鸡。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鸡豚，取丙丁之帽！吏干叩头伏罪。于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玙事除名。

世景友于之性，过绝于人，及道玙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毁悴，见者莫不叹愍。岁余，母丧，遂不胜哀而卒。世景尝撰《晋书》，竟未得就。

子季儒，遗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为功曹，起家太学博士、明威将军。曾至谯宋之间，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后夜寝，室坏压殒，年二十五，时人咸伤惜之。

路邕，阳平清渊人。世宗时，积功劳，除齐州东魏郡太守，有惠政。灵太后诏曰："邕莅政清勤，善绥民俗。比经年俭，郡内饥馑，群庶嗷嗷，将就沟壑，而邕自出家粟，赈赐贫窘，民以获济。虽古之良守，何以尚兹。宜见沾锡，以垂奖劝。可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班宣州镇，咸使闻知。"邕以善治民，稍迁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阎庆胤，不知何许人。为东秦州数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厉俗。频年饥馑，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民赖以济。其部民杨宝龙等一千余人，申讼美政。有司奏曰："案庆胤自莅此郡，惠政有闻，又能自以己粟赡恤饥馑，乃有子爱百姓之义。如不少加优赉，无以厉彼贪残。又案齐州东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与之相埒，语其分赡又亦不殊，而圣旨优隆赐以衣马，求情即理，谓合同赏。"灵太后卒无褒赏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识干，自给事中历员外常侍，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宾，书轨宜一。方为陛下授命前驱，拓定吴会。官爵陛下之所轻，贱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轻。"世宗笑曰："卿欲为朕拓定江表，揃平萧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辞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禀圣规，运筹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谋勇二事，体本相须。若勇而无谋，则勇不独举；若谋而无勇，则谋不孤行。必须兼两，乃能制胜，何得云偏须运筹而不复假勇乎？"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行平

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后除阳平太守，清白爱民，甚有惠政，声绩之美，显著当时。朝廷嘉其风化。转汲郡太守，为治如前，誉宣远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赠左将军、南青州刺史。

初，亮之在阳平，属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时并州刺史城阳王徽亦遣使诣亮，密同熙谋。熙败，亮诡其使辞，由是徽音获免。二年，诏追前效，重赠平东将军、济州刺史，拜其子希远奉朝请。

亮从弟远，仪同开府从事中郎。

杜纂，字荣孙，常山九门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时县令齐罗丧亡，无亲属收瘞，纂以私财殡葬。由是郡县标其门闾，后居父丧尽礼。郡举孝廉，补豫州司士。

稍除积弩将军。领众诣淮，迎降民杨箱等。修立楚镇，招纳山峦李天保等五百户。从征新野，除骑都尉。又从驾寿春，敕纂缘淮慰劳。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户归国，使纂诣广陵安尉初附，赈给田廪。从征新野，及南阳平，以功赐爵井陉男，赏帛五百匹。数日之中，散之知友。时人称之。又诣赭阳、武阴二郡，课种公田，随供军费。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迁汉阳太守，并以清白为名。又随都督杨椿等诣南秦军前，招慰逆氐。还，除虎贲中郎将，领太仓令。遭母忧去职。久之，除伏波将军，复为太仓令。寻除宁远将军、阴陵戍主。延昌中，京师俭，敕纂监京仓赈给民廪。肃宗初，拜征虏将军、清河内史。性俭约，尤爱贫老，至能问民疾苦，对之泣涕。劝督农桑，亲自检视，勤者赏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谴。吊死问生，甚有恩纪。还，以本将军除东益州刺史。无御边威略，群氐反叛。以失民和征还。迁太府少卿，除平阳太守、后将军、太中大夫。

正光末，清河入房通等三百人颂纂德政，乞重临郡。诏许之。孝昌中，为葛荣围逼，纂以郡降荣。荣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斩，刺史元孚德纂，还。出，又劝荣以水灌城，荣遂以纂为常山太守。至郡未几，荣灭。定州刺史薛昙尚以纂老旧，令护博陵、钜鹿二郡，纂以疾辞。少时卒于家。

纂所历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诬矫，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号为良守。永熙中，赠平北将军、殷州刺史。天平四

年，重赠本将军、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其先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桑梓，因居解县焉。父景，惠州别驾。

佗容貌魁伟，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诗》、《周易》，并举其宗致。举秀才，以高第除中书博士，转司徒参军、司空记室、扬州任城王澄开府仓曹参军。入为尚书仓部郎中，行河东郡事。所在有称绩。还，拜尚书考功郎中、河东邑中正。世宗亲临朝堂，拜员外散骑常侍，中正如故。转司州治中，以风闻为御史所弹，寻会赦免。转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为赵郡太守，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奸民莫不改肃。所得俸禄，分恤贫穷。转前将军、东荆州刺史，郡民恋仰，倾境饯送，至今追思之。寻加平南将军。蛮酋田盘石、田敬宗等部落万余家，恃众阻险，不宾王命，前后牧守虽屡征讨，未能降款。佗至州，单使宣慰，示以祸福。敬宗等闻佗宿德，相率归附。于是阖境清晏，寇盗寝息，边民怀之，襁负而至者千余家。寻加抚军将军，又迁中军将军。在州数载，以疾乞还。永安二年卒。遗令不听请赠，不受赙襚。诸子皆遵行之。

佗性刚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当时名胜。清白任真，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暑不张盖，寒不衣裘，其贞俭若此。六子。

让之，字士礼。武定末，中书侍郎。让之弟诹之，字士正，早有才学。司徒记室参军。天平末，入于关西。

窦瑗，字世珍，辽西辽阳人。自言本扶风平陵人，汉大将军窦武之曾孙崇为辽西太守，子孙遂家焉。曾祖堪，暮容氏渔阳太守。祖表，冯文通成周太守，入国。父冏，举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启以身阶级为父请赠，诏赠征虏将军、平州刺史。

瑗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始为御史。转奉朝请、兼太常博士，拜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官，因是为荣所知，遂表留瑗为北道大行台左丞。以军功赐爵阳洛男，除员外散骑常侍。瑗以拜荣官，赏新昌男。因从荣东讨葛荣，事平，封容城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后除征虏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让兄叔珍，诏听以新昌男转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

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为主，南赴洛阳。至东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废之。瑗执鞭独人禁内，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广陵，愿行尧舜之事。”晔遂禅焉。由是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敷奏侃然，前废帝甚重之。出帝时，为廷尉卿。及释奠开讲，瑗与散骑常侍温子升、给事黄门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并为摘句。天平中，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除广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称。广宗民情凶戾，前后累政咸见告讼。惟瑗一人，终始全洁。转中山太守，加征东将军。声誉甚美，为吏民所怀。及齐献武王班书州郡，诫约牧守令长，称瑗政绩，以为劝厉焉。后授使持节、本将军、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为齐献武王丞相府右长史。瑗无军府断割之才，不甚称职。又行晋州事。

既还京师，上表曰：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闻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轨。故元道股肱，可否相济。声教之闻，于此为证。伏惟陛下应图临宇，握纪承天，克构洪基，会昌宝历，式张琴瑟，且调宫羽，去甚删泰，革弊迁浇，俾高祖之德不坠于地。画一既歌，万国欢跃。

臣伏读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门。何者？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汉宣云“子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论。盖谓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未必指母杀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杀父，不听子告，臣诚下愚，辄以为惑。昔楚康王欲杀令尹子南，其子弃疾为王御士而上告焉。对曰：“泄命重刑，臣不为也。”王遂杀子南，其徒曰：“行乎？”“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臣乎？”曰：“杀父事仇，吾不忍。”乃缢而死。注云：“弃疾自谓不告父为与杀，谓王为仇，皆非礼，《春秋》讥焉。斯盖门外之治，以义断恩，知君杀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于父，同在门内，恩无可掩，义无断割。知母将杀理应告父；如其已杀，宜听告官。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杀己之天，复杀子之天，二天顿毁，岂容顿默！此母之罪，义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离，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

今圣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怀音，枭镜犹变，况承风禀教，识善知恶之民哉。脱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临时议罪，何用豫

制斯条，用为训诫。诚恐千载之下，谈者喧哗，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论。以臣管见，实所不取。如在淳风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杀事重，宜附“父谋反大逆子得告”之条。父一而已，至情可见。窃惟圣主有作，明贤赞成，光国宁民，厥用为大，非下走顽蔽所能上测。但受恩深重，辄献瞽言，傥蒙收察，乞付评议。

诏付尚书，三公郎封君义立判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欲何之！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而中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仇疾告列之理。且圣人设法，所以防淫禁暴，极言善恶，使知而避之。若临事议刑，则陷罪多矣。恶之甚者，杀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独求削去。既于法无违，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谓不宜改。”瑗复难云：

寻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瑗以为《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又曰：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礼丧服经》曰“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期。尊卑优劣，显在典章，何言访古无据？

局判云：“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欲何之！”瑗案典律，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隐母之义。既不告母，便是与杀父，天下岂有无父之国，此子独得有所之乎！

局判又云：“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而中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仇疾告列之理。”瑗寻注义。隐痛深讳者，以父为齐所杀，而母与之。隐痛父死，深讳母出，故不称即位，非为讳母与杀也。是以下文以义绝，其罪不为与杀明矣。《公羊传》曰：“君杀，子不言即位，隐之也。”期而中练，父忧少衰，始念于母，略书“夫人逊乎齐”。是内讳出奔，犹为罪文。传曰：“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注云：“夫人有与杀桓之罪，绝不为亲，得尊父子义。善庄公思大义，绝有罪，故曰礼也。”以大义绝有罪，得礼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庄

之际，齐为大国，通于文姜，鲁公谪之。文姜以告齐襄，使公子彭生杀之。鲁既弱小而惧于齐。是时天子衰微，又无贤霸，故不敢仇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于齐曰："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讲以公子彭生除之。"齐人杀公子彭生。案郎此断，虽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

事遂停寝。

除大宗正卿，寻加卫将军。宗室以其寒士，相与轻之。瑗案法推治，无所顾避，甚见仇疾。官虽通显，贫窘如初，清尚之操，为时所重。领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赠本将军、太仆卿、济州刺史，谥曰明。

羊敦，字元礼，太山钜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闲素，学涉书史，以父灵引死王事，除给事中。出为本州别驾。公平正直，见有非法，敦终不判署。后为尚书左侍郎、徐州扶军长史。永安中，转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阳令。后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太府少卿，转卫将军、广平太守。治有能名，奸吏跼蹐，秋毫无犯。雅性清俭，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然其为治，亦尚威严。朝廷以其清白，赐谷一千斛、绢一百匹。兴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恸。赠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吏部尚书、兖州刺史，谥曰贞。

武定初，齐献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苏淑在官奉法，清约自居，宜见追褒，以厉天下，乃上言请加旌录。诏曰："昔五袴兴谣，两歧致咏，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广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苏淑，并器业和隐，干用贞济，善政闻国，清誉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后凋亡，朝野伤悼。追旌清德，盖惟旧章，可各赏帛一百匹、谷五百斛，班下郡国，咸使闻知。"

子隐，武定末，开府行参军。

苏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谨，颇涉经传。兄寿兴，坐事为阉官。寿兴后为河间太守。赐爵晋阳男。及寿兴将卒，遂冒养淑为子。淑，熙平中袭其爵，除司空士曹参军。寻转太学博士、厉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转奉车都尉，领殿中侍御史。因使于冀州，会高干邕执刺史元嶷据城起义，淑赞成其事。干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几，尔朱汝归疑率兵将至，淑于郡逃还京师。后除左将军、太中大夫、行河阴令。出除乐陵内史。淑在郡绥抚，其有民誉。始迳二周，谢病乞解，有诏听之，民

吏老幼诉乞淑者甚众。后历荥阳太守，亦有能名。加中军将军、司徒从事中郎。兴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于郡。淑清心爱下，所历三郡，皆为吏民所思，当时称为良二千石。武定初，赠卫大将军、都官尚书、瀛州刺史，谥曰懿。齐献武王追美清操，与羊敦同见优赏。

子子且，袭。武定中，齐献武王庙丞。

史臣曰阙。

列传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

淳风既丧，奸黠萌生；法令滋章，弄禁多设。为吏罕仁恕之诚，当官以威猛为济。魏氏以戎马定王业，武功平海内　　，治任刑罚，肃厉为本，猛酷之伦，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劳旧为秦州刺史，而贪酷安忍。州人富炽夺民吕胜胫缠一具，洛侯辄鞭富炽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陇客刺杀民王羌奴、王愈二人　，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陇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余疮。陇客不堪苦痛，随刀战动。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绝，始斩其首，支解四体，分悬道路。见之者无不伤楚，阖州惊震，人怀怨愤。百姓王元寿等一时反叛。有司纠劾。高祖诏使者于州刑人处宣告兵民，然后斩洛侯以谢百姓。

胡泥，代人也。历官至司卫监，赐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惮豪贵。殿中尚书叔孙侯头应内直而阙于一时，泥以法绳之。侯头恃宠　，遂与口诤。高祖闻而嘉焉，赐泥衣服一袭。出为幽州刺史，假范阳公。以此平阳尼硕学，遂表荐之。迁平东将军、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罚酷滥，受纳货贿，征还戮之。将就法也，高祖临太华殿引见，遣侍臣宣诏责之，遂就家赐自尽。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农人。少为沙门，晚乃还俗。真君中，为狄道护军　，赐爵安阳男。会永昌王仁随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潜相饷遗，结为兄弟，遂便如亲。颇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诛，元后入宫，得幸于高宗，生显祖。元后临崩，昭太后问其亲，因言洪之为兄。与相诀经日，具条列南方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号为显祖亲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与洪之相见，叙元后平生故事，计长幼为昆季。

以外戚为河内太守，进爵任城侯，威仪一同刺史。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地险人悍　，数为劫害，长吏不能禁。洪之至郡，严设科防，募斩贼者便加重赏，劝农务本，盗贼止息。诛锄奸党，过为酷虐。

后为怀州刺史，封汲郡公，征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领部落反叛，显祖亲征，命洪之与侍中、东郡王陆定总统诸军。舆驾至并州　，诏洪之

为河西都将讨山胡。皆保险拒战。洪之筑垒于石楼南白鸡原以对之。诸将悉欲进攻，洪之乃开以大信，听其复业，胡人遂降。显祖嘉之，迁拜尚书外都大官。

后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设禁奸之制，有带刃行者，罪与劫同，轻重品格，各有条章。于是大飨州中豪杰长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骑分部覆诸要路，有犯禁者，辄捉送州，宣告斩决。其中枉见杀害者百数。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虽相羁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遗之。众羌喜悦，求编课调，所入十倍于常。洪之善御戎夷，颇有威惠，而刻害之声闻于朝野。

初，洪之微时，妻张氏助洪之经营资产，自贫至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氏，刘芳从妹。洪之钦重，而疏薄张氏，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互相讼诅，两宅母子，往来如仇。及莅西州，以刘自随。

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纳。时高祖始建禄制，法禁严峻，司察所闻，无不穷纠。遂锁洪之赴京。高祖临大华，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赃狼藉，又以酷暴。高祖亲临数之，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疗，艾炷围将二寸，首足十余处，一时俱下，而言笑自若，接宾不辍。及临自尽，沐浴换衣。防卒扶持，将出却入，遍绕家庭，如是再三，泣叹良久，乃卧而引药。

始洪之托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后，高祖乃稍对百官辨其诬假，而诸李犹善相视，恩纪如亲。洪之始见元后，计年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长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数延携之宴饮，醉酣之后，携之时或言及本末，洪之则起而加敬，笑语自若。富贵赫弈，当舅戚之家，遂弃宗专附珍之等。等颇存振本属，而犹不显然。刘氏四子，长子神自有传。

高遵，字世礼，勃海蓨人。父济，沧水太守。遵贱出，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从祖兄中书令允。允乃为遵父举哀，以遵为丧主，京邑无不吊集，朝贵咸识之。徐归奔赴。免丧，允为营宦路，得补乐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

涉历文史，颇有笔札，进中书侍郎。诣长安，刊《燕宣王庙碑》，

进爵安昌子。及新制衣冠 ，高祖恭荐宗庙，遵形貌庄洁，音气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赞礼事，为俯仰之节，粗合仪矩。由是高祖识待之。后与游明根、高闾、李冲入议律令，亲对御坐，时有陈奏。以积年之劳，赐粟帛牛马。出为立忠将军、齐州刺史。建节历本州，宗乡改观，而矫等弥妒毁之。

遵性不廉清，在中书时，每假归山东，必借备骡马，将从百余。屯逼民家求丝缣 ，不满意则诟骂不去，强相征求。旬月之间，缣布千数。邦邑苦之。遵既临州，本意未弭，选召僚吏，多所取纳。又其妻明氏家在齐州，母弟舅甥共相凭属，争求货利，严暴非理，杀害甚多。贪酷之响，帝颇闻之。及车驾幸鄴，遵自州来朝，会有赦宥。遵临还州，请辞，帝于行宫，引见诮让之。遵自陈无负，帝厉声曰："若无迁都赦，必无高遵矣！又卿非惟贪婪，又虐于刑法，谓何如济阴王，犹不免于法。卿何人，而为此行！自今宜自谨约。"还州，仍不悛革。齐州入孟僧振至洛讼遵。诏廷尉少卿刘述穷鞫，皆如所诉。先是，沙门道登过遵，遵以道登荷宠于高祖，多奉以货，深托仗之。道登屡因言次申启救遵，帝不省纳，遂诏述赐遵死。时遵子元荣诣洛论冤，犹恃道登，不时还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与诀，别处沐浴，引椒而死。

元荣，学尚有文才，长于几案。位兼尚书右丞，为西道行台，至高平镇 ，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虽无位官而赀产巨万。遵每责其财，又结憾于遵，吉凶不相往反。时论责之。

张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规画。初为虎贲中郎。时京畿盗魁自称豹子、虎子，并善弓马，遂领逃连及诸畜牧者，各为部帅，于灵丘、雁门间聚为劫害。至乃斩人首，射其口，刺人脐，引肠绕树而共射之，以为戏笑。其为暴酷如此。军骑掩扌素，久弗能获，行者患焉。赦提设防遏追穷之计，宰司善之，以赦提为逐贼军将。乃求骁勇追之，未几而获虎子、豹子及其党与。尽送京师，斩于阙下，自是清静。其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隘险，多止亡命，与之为劫。显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党，相率寇盗。赦提应募求捕逐，乃以赦提为游徼军将，前后禽获，杀之略尽。因而滥有屠害，尤为忍酷。既资前称，又藉此功，除冠军将军、幽州刺史，假安喜侯。

赦提克己厉约，遂有清称。后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令僧尼因事通请，贪虐流闻。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真香验案其

罪，赦提惧死欲逃。其妻姑为太尉、东阳王丕妻，恃丕亲贵，自许诣丕申诉求助，谓赦提曰："当为诉理，幸得申雪，愿且宽忧，不为异计。"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陈列真香昔尝因假而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今台使心协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过极，横以无辜，证成诬罪。执事恐有不尽，使驾部令赵秦州重往究讯。事伏如前，处赦提大辟。高祖诏赐死于第。将就尽，召妻而责之曰："贪浊秽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祸，九泉之下当为仇雠矣。"

又有华山太守赵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宪度，威虐任情，至乃手击吏人，僚属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纳之轨物，辄禁止在州。"诏免所居官。

羊祉，字灵祐，太山钜平人，晋太仆卿琇之六世孙也。父规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邹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爰猛之等俱降，赐爵钜平子，拜雁门太守。

祉性刚愎，好刑名，为司空令辅国长史，袭爵钜平子。侵盗公资，私营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还徙。后还。景明初，为将作都将，加左军将军。四年，持节为梁州军司，讨叛氐。正始二年，王师伐蜀，以祉假节、龙骧将军、益州刺史，出剑阁而还。又以本将军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天性酷忍，又不清洁。坐掠入为奴婢，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免。高肇南征，祉复被起为光禄大夫、假平南将军，持节领步骑三万先驱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师。夜中引军，山有二径，军人迷而失路。祉便斩队副杨明达，枭首路侧。为中尉元昭所劾，会赦免。后加平北将军，未拜而卒。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刘台龙议谥曰："祉志存埋轮，不避强御。及赞戎律，熊武斯裁，仗节抚藩，边夷识德，化沾殊类，襁负怀仁。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宜谥为景。"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臣闻惟名与器，弗可妄假，定谥准行，必当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过威，布德罕闻，暴声屡发。而礼官虚述，谥之为'景'，非直失于一人，实毁朝则。衣还付外准行，更量虚实。"灵太后令曰："依驳更议。"元端、台龙上言："窃惟谥者行之迹，状者迹之称。然尚书铨衡是司，厘品庶物，若状与迹乖，应抑而不受，录其实状，然后下寺，依谥法准状科上。岂有舍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状去称，将何所准？橙祉以母老辞藩，乃降手诏云：'卿绥抚有年，声实兼著，安边宁境，实称朝望。'及其殁也，又加显赠，言祉诚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区，字萌之绩骤闻。诏册褒美，无替伦望。然君子使人器之义，无求备德。有数

德优劣不同，刚而能克，亦为德焉。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谓前议为允。”司徒右长史张烈、主簿李□易刺称：“案祉历宦累朝，当官之称。季捍西南，边隅靖遏。准行易名，奖诫攸在。窃谓无亏体例。”尚书李韶又述奏以府寺为允，灵太后可其奏。

祉自当官，不惮强御，朝廷以为刚断，时有检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颇为深文，所经之处，人号天狗下。及出将临州，并无恩润，兵民患其严虐焉。

崔暹，字元钦，本云清河东武城人也。世家子荥阳、颍川之间。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势家。初以秀才累迁南兖州刺史，盗用官瓦，盗用官瓦，赃污狼藉，为御史中尉李平所纠，免官。后行豫州事，寻即真。坐遣子析户，分隶三县，广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苇，侵盗公私，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免官。后累迁平北将军、瀛州刺史。贪暴安忍，民庶患之。尝出猎州北，单骑至于民村。井有汲水妇人，暹令饮马，因问曰：“崔瀛州何如？”妇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癞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称职被解还京。武川镇反，诏暹为都督，隶大都督李同崇讨之。违崇节度，为贼所败，单骑潜还。禁于廷尉。以女妓园田货元义，获免。建义初遇害于河阴。赠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县公。

子瓒，字绍珍。位兼尚书左丞，卒。瓒妻，庄帝妹也，后封襄城长公主，故特赠瓒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袭祖爵。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也。青州刺史范之子。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为治书侍御史。累迁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治，蛮民诣阙讼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寻即真。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未几，除安南将军、御史中尉。

道元素有严猛之称。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匿于悦第，时还其家，道元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之，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悦等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遂为宝夤所害，死于阴盘驿亭。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

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穆，又多嫌忌，时论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阳公浑曾孙。稍迁奉车都尉。时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虽大军讨破，而妖帅尚未枭除。诏楷诣冀州追捕，皆擒获之。楷眇一目而性甚严忍，前后奉使皆以酷暴为名。时人号曰“瞎虎”。寻为城门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进，或以严酷显。故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为恶不同，同归于酷。肆其毒螫，多行残忍。贱人肌肤，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长恶不悛，鲜有不及。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值陨，异途皆毙，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矣。

列传逸士第七十八 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裔和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今录眭夸等为《逸士传》。

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没石勒为徐州刺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

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于此将别。"桃简，浩小名也。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书。及浩诛，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辞义为时人所称。

妇父钜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尝，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傅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

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因辞不拜。又欲使衣帻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崧高道场寺。数日而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诫兄子综，敛以衣帼，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初，亮以盛冬丧，时连日骤雪，穷山荒润，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帼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李谧，字永和，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仪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

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

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其，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而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像。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被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

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

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事奏，诏曰：“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者奉册，于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于岐南几谷中，依岩结宇，独处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饮，皮冠草服，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征不至。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修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申表荐修，肃宗昭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眭夸辈忘怀缨冕，毕志丘园。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或不教而劝，虚往实归。非有自然纯德，其孰能至于此哉？

列传术艺第七十九

晁崇张渊殷绍王早耿玄刘灵助江式

周澹李修徐謇王显崔彧蒋少游

盖小道必有可观，况往圣标历数之术，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触类长之，其流遂广。工艺纷纶，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广闻见也。

晁崇，字子业，辽东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述数，知名于时。为慕容垂太史郎。从慕容宝败于参合，获崇，后乃赦之。太祖爱其伎术，甚见亲待。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月星辰。迁中书侍郎，令如故。天兴五年，月晕，左角蚀将尽，崇奏曰："占为角虫将死。"时太祖既克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征，遂命诸军焚车而反。牛果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辩而才不及崇也。以善比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兄弟并显。懿好矜容仪，被服僭度，言音类太祖。左右每闻其声，莫不惊竦。太祖知而恶之。后其家奴告崇与懿叛，又与阙臣王次多潜通，招引姚兴，太祖衔之。及兴寇平阳，车驾击破之。太祖以奴言为实，还次晋阳，执崇兄弟并赐死。

崇兄子晖。太祖时给事诸曹，稍迁给事中，赐爵长平侯。征虏将军、济州刺史，假宁东将军、颍川公。刘骏镇东平郡，徙戍近境，晖上表求击之，高宗不许。晖乃为书以大义责之。卒。

子林，袭爵。林卒，子清袭。事在《节义传》。

晖从弟继，太祖时稍迁中书侍郎、给事中、中坚将军，赐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袭爵。卒，子元和袭。卒。

张渊，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自云尝事苻坚，坚欲南征司马昌明，渊劝不行，坚不从，果败。又仕姚兴父子，为灵台令。姚泓灭，入赫连昌，昌复以渊及徐辩对为太史令。世祖平统万，渊与辩俱

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神□二年，世祖将讨蠕蠕，渊与徐辩皆谓不宜行，与崔浩争于世祖前，语在《浩传》。渊专守常占，而不能钩深致远，故不及浩。后为骠骑军谋祭酒，尝著《观象赋》曰：

《易曰》：开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三极虽殊，妙本同一；显昧虽遐，契齐影响。寻其应感之符，测乎冥通之数，天人之际，可见明矣。夫机象冥缅，至理幽玄，岂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来，偶同风人，目阅群宿，能不歌吟？是时也，岁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阊阖晨鼓而萧瑟，流火夕□以摧颓，游气眇其高搴，辰宿焕焉华布。睹时逝怀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叹巨艰之未终，抱殷忧而不寐，遂彷徨于穷谷之里，仗策陟神岩之侧。乃仰观太虚，纵目远览，吟啸之顷，懔然增怀。不览至理，拔自近情。常韵发于宵夜，不任咏歌之末，前援管而为赋。其辞曰：

陟秀峰以遐眺，望灵象于九霄。陟，升。遐，远。九霄，九天也。睹紫宫之环周，嘉帝坐之独标。紫宫垣十五在北斗北，天皇大帝大一星在紫宫中，天帝位尊，故言独标也。瞻华盖之蔭蔼，何虚中之迢迢。华盖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远之貌。观阁道之穹隆，想灵驾之电飘。阁道六星在王良东北，天帝之所乘蹑，灵驾之所由从。电飘，疾也。尔乃纵目远览，傍极四维，北鉴机衡，南睹太微，四维，四方之维。机衡，谓北斗星。太微宫十星在翼轸北。三台皦瑗以双列，皇座冏冏以垂晖，三台凡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极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皦瑗、冏冏，皆星光明之貌也。虎贲执锐于前阶，常陈屯聚于后闱。三台谓之太阶，虎贲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阶。常陈七星，如毕状，在皇座北，皆宿卫天帝前后，备非常。闱门，宫中之门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别一宫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见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传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晋大夫，善御，九方湮之子。良一名邮无正，为赵简子御。死，精托于星，为天帝之驭宫。傅说登天而乘尾，奚仲托精于津阳。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殷时隐于岩中，殷王武丁梦得贤人，图画其象，求而得之，即立为相。死，精上为星。乘尾，在龙驷之间。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时造车舆者，死而精上为星。水北曰阳，在河北，故曰津阳也。织女朗列于河湄，牵牛焕然而舒光。织女三星在纪星东端，牵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复以河鼓为牵牛。五车亭柱于毕阴，两河侠井而相望。五车三柱，都十四星，在毕东北。在宿北，故谓之阴。两河，南河、北河。六星侠东

井，东西遥相对，故曰相望也。灼灼群位，落落幽纪，设官分职，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疏之貌。群位，谓天设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嫔御之位。分，谓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罔，无。悉，尽。言无不尽备，官职亦有之也。储贰副天，庭延三吏。储贰，谓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宫中也。论道纳言，各有攸司。论道，谓三公坐而论道。纳言，谓尚书献可替否。将相次序以卫守，九卿珠连而内侍。太微宫十星皆有上将、上相、次将、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连而内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士之异。天街二星，昂毕间，近月星，阴阳之所分，中国之境界。天街以西属外国，旄头氈褐，引弓之民皆属焉。天街以东属中国，缙绅之士，冠带之伦皆属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郑国兖州；氐、房、心，陈国豫州；尾、箕，燕国幽州；斗、牛，吴国扬州；女、虚、危，齐国青州；营室、东壁，卫国并州；奎、娄，鲁国徐州；骨、昂、毕，赵国冀州；觜、参，魏国益州；井、鬼，秦国雍州；柳、星、张，周国洛阳、三河；翼、轸，楚国荆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经历；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国。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异不同者。

左则天纪、枪、棓、摄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狱。天纪九星在贯索东，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天□音五星在女床东北。摄提六星侠大角，大角一星在摄提间。二咸：东咸四星在房东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谄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摇东，接近贯索。贯索为天狱。刑狱失中，则七公评议，理其冤枉。库楼炯炯以灼明，骑官腾骧而奋足。库楼十星在大角南。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骑官典乘，故曰腾骧也。天市建肆于房、心，帝座磥落而电烛。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于前则老人、天社，清庙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庙十四星在张南。明堂配帝，灵台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灵台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极阳而慌忽，子、孙嘒嘒于参嵎。丈人二星在军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称极阳。慌忽，谓星细小，远邈难见。《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东。嘒，小貌。孙二星，在子东。《诗》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此之谓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鸡伺晨于参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鸡一星在参东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鸡能候时。鸡能候时，故曰伺晨。右则少微、轩辕，皇后之位，嫔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处士之位。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嫔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宫典仪，女史执笔。御宫四星在钩陈左傍，此星主典司礼仪、威容步趋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记识昼夜昏明，节漏省时，在

勾陈右傍。内平秉礼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内平四星在中宫南，有邪媚之事，以礼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过失则惩其愆也。于后则有车府、传舍，匏瓜、天津，车府七星在天津东，传舍五星在华盖上，匏瓜五星在丽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丽珠佩珍。扶匡七星在天津东，丽珠五星在须女北。丽桂、衣珠、佩珍，后夫人之盛饰。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丽玄以闲逸，哭、泣连属而趋坟。人星五星在车府南。丽，附；玄，天。言人星近于闲逸。《易》曰："日月星辰丽于天。"《石氏经》曰："人星优游，人乃安宁。"哭二星在虚南，泣三星在哭东。坟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坟墓，故曰连属。河鼓震协以□訇磕，腾蛇蟠萦而轮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谓也。此星主声音，故曰□訇磕。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形状似蛇，故曰轮菌。于是周章高眄，还旋辰极。辰极，北极。既觌钩陈中禁，复睹天帝休息，钩陈六星在紫宫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诸宫别馆及天床星，皆是休息寝卧而游也。渐台可升，离宫可即。渐台、离宫皆天宫台之名。渐台四星在织女东足下，离宫六星与营室相连。言天帝或升渐台而观，或就离宫而游。即，就也，《礼记》曰"即宫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床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轩辕左角，天设置酒官为饮燕之事，故建牙旗为标。女床二星在纪星东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卫天王，必有《关雎》窈窕之美，无妒忌之心，乃可侍卫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辇道屈曲以微焕，附路立于去阁之侧。辇道五星在织女西足，屈曲而细小，故言微焕也。附路一星在阁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阁道附路。豫防败伤，故言立于云阁之侧。其列星之表，五车之间，乃有咸池、鸿沼、玉井、天渊、建树、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谓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东，鸿沼二十三星在须女北，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天渊十星在龟星东南，建树、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园西南。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气霏霏其带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见于天上。素气者，天河白气。素，白。霏霏然，带著于天也。

神龟曜甲于清冷，龙鱼摛光以映连。神龟，龟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龟知来事，故称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鱼龙，谓鱼一星，在尾，后河中尾为应宿，故言龙鱼，此星在河中，以鱼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门、鼓吹，器府之官，奏彼丝竹，为帝娱欢。南门、鼓吹二星在库楼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轸南。器府典掌丝竹之事，以娱乐天帝也。熊、罴绵络于天际，虎、豹倏煜而晖烂。虎、豹、熊、罴四星在狼星傍。弧精引弓以持满，狼星摇动于霄端。狼一星在参东南，弧九星在狼东南。《星传》云："天下兵起，则弧弓张天。"其外则有燕、秦、

齐、赵，列国之名。外，谓列宿之外，复有诸国之名。齐一星在九坎东，赵二星在齐北，郑一星在赵北，越一星在郑北，周二星在越东，秦二星在周东，代二星在秦南，晋一星在代南，韩一星在晋西，魏一星在韩北，楚一星在韩西，燕一星在楚南。诸列国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电霹雳，雨落云征。征，行也。雷电六星在营室南，霹雳五星在土公西南，云雨四星在霹雳南。陈车策驾于氐南，天驷骋步于太清。陈车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驷。园、苑周回以曲列，仓、廪区别而殊形。天园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天仓六星在娄南，天廪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别不同也。内则尚书、大理、太一、天一之宫，尚书五星在紫微宫门内东南维。大理二星在紫微宫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宫门南。

柱下著术，传过无穷。柱下史一星，在北极东。六甲候大帝之所须，内厨进御膳于皇躬。六甲在华盖下，内厨二星在紫宫西南角外。天船横汉以普济，积水候灾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积水一星在天船中。阴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辅翼皇极而阐玄风。阴德二星在尚书西，四辅四星侠北极。播，布；洪，大，玄，天也。阴德之官必有阳报。夫阴施阳报，自然之常数；贫穷困死，生民之极艰。以至困乏阙死，遭阴德之终。故穷者不希周恤而惠与自至，施者无求于报而酬答自来。斯乃冥中之理，大象岂虚构其曜哉？四辅星既翼佐北极之枢，又能阐扬天帝之风教，故言阐玄风也。恢恢太虚，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广大清虚之貌。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帝谓太微宫也。五座并设，爰集神灵。五座，谓太微宫中五帝座也。黄帝灵威仰位东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纪位北方，黄帝含枢纽位中央。五帝各异，并集诸神之宫，与之谋国事。《孝经》《援神契》曰："并设神灵集谋。"此之谓也。乃命荧惑，伺彼骄盈。荧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无道之国，故曰伺彼骄盈也。执法刺举于南端，五侯议疑于水衡。太微南门，谓之执法。刺举者，刺奸恶，举有功。五侯五星在东北。东井为水衡，辨疑狱，五侯议而评之也。金、火时出以成纬，七宿匡卫而为经。金、火，荧惑、太白也。太宿，谓阙方七宿。天文谓五星为纬，二十八宿为经，故举金火七宿为言，则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见有时，不常出也。暐晔昱其并曜，粲若三春之荣。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荣华也。

睹夫天官之罗布，故作则于华京。言天官罗布于上，王者法效于下。《论语》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及其灾异之兴，出无常所。言灾异出无常宿，随其善恶而处之。假使郑国有事，则变见角、亢也。

归邪缤纷，飞流电举。如星，非星如云。非云，谓之归邪，夹以微气，故称缤纷。飞飞星也，流流星也。星与流星各异，飞星焱去而迹绝，流星迹存而不灭。电举者，似焱电长。妖星起则殃及晋平，蛇乘龙则祸连周楚。《春秋》鲁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于婺女，见于申维。婺女属齐，申为晋分。梓慎见妖星出，知晋侯以戊子日死。蛇乘龙，谓襄公二十八年，岁星次天津，于玄枵十五度，在虚下。岁星主木，位在东，体合房、心，故名龙。虚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龟蛇之类。岁星失次，行虚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龙。龙位寿星，宋郑之分。梓慎见蛇乘龙，知饥在宋郑。然裨灶以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变不同，所见各异。梓慎、裨灶，古之良史也。或取证于逢公，或推变于冲午。逢公，齐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时，亦有此星见，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晋平公将死。冲午，谓虚宿对午。午为张、翼，张、翼周楚之分，裨灶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变于冲午。乃有钦明光被，填逆水府。昔尧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书》曰："钦明文思，光被万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尧命鲧治之而功不成，乃复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济世之难，治水之功。《书》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此则冥数之大运，非治网之失绪。言尧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异，非不德所致，此乃运数应尔也。盖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寻，重玄之内，难以荧燎睹。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见也。至于精灵所感，迅逾骇向。荆轲慕丹，则白虹贯日而不彻；昔荆轲慕燕太子丹之义，入秦为刺客。虽王精感上，而事意不捷。卫生画策，则太白食昴而擒朗。昔卫先生为秦画策于长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昂之变。鲁阳指麾，而曜灵为之回驾；鲁阳，古之贤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严陵来游，而客气著于乾象。昔光武为白衣时，与严陵相厚善。及登帝位，陵来入见，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座。"光武诏曰："乃严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动于神祇，诚应效于既往。尔乃四气鳞次，斗建辰移。虽无声言，三光是知。言四时代谢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无声言语，止以星辰见变谴以示人也。星中定于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测水旱于未然，占言来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昏娄中，旦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标，影长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长一尺六寸也。影长为水，影短为旱也。阴精乘箕，则大飙暮鼓；西南入毕，则淫雨滂沲。阴精，月也。东北失道入箕，则多风。移而西南，失道入毕，则多雨。雨三日为淫雨。

《诗》云：“月丽于毕，俾滂沱矣。”《书》曰：“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此之谓也。譬犹晋钟之应铜山，风云之从班螭。言云从龙，风从虎，同气相求，同类相应，蜀山崩而晋钟鸣也。若夫冥车潜驾，时乘六虬。大仪回运，万象俱流，六虬，六龙。《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此皆是天回运转。北斗俄其西倾，群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纵辔以骋度，灵轮浃旦而过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运转过周一度。浃，匝也，至旦晓而过匝，故日浃旦而过周也。

尔乃凝神远瞩，矐目八荒。察之无象，视之眇茫。状若浑元之未判别，又似浮海而睹沧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动也。言极远傍视，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气未分，似浮海远望而不见其边。论语》曰：“乘桴浮于海。”老子曰：“听之不闻其声，名曰希；视之不见其形，名曰夷。于是乎夜对山水，栖心高镜。远寻终古，攸然独咏。美景星之继昼，大唐尧之德盛。《瑞应图》曰：“景星大如半月，生于晦朔，且月光明。”当尧之时，有此星见，故美尧之德能致之也。嘉□音黄星之靡锋，明虞舜之不竞。昔舜将受禅于尧，先有星见，圆而无锋芒。言舜当用土德王天下。星见而无芒角者，示揖让而受，不以兵事争竞也。

畴吕尚之宵梦，善登辅而翼圣。昔太公未遇文王时，钓鱼于磻溪，夜梦得北斗辅星神告尚以伐纣之意。事见《尚书中候篇》也。钦管仲之察微，见虚危而知命。昔管仲与鲍叔牙商贾于南阳，见三星聚虚、危之分，知齐将有霸主，遂共戮力，来投齐地也。叹荧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当春秋时，荧惑守心，景公不从史韦之言，荧惑退舍，而延二十年。壮汉祖之入秦，奇五纬之聚映。昔汉神入秦，五星聚于东井，秦之分。尔乃历象既周，相佯岩际。相佯，倘佯也。《尚书》曰：“历象日月星辰。”寻图籍之所记，著星变乎书契。览前代之将沦，咸谴告于昏世。言先代之君将沦亡，天必告灾异之征也。桀斩谏以星勃，纣酖荒而致彗。夫景星见则太平应，彗、勃作而祸乱兴，天之常也。昔夏桀无道，斩关龙逢而极恶，勃星见，汤伐之，放于鸣条之野。殷纣设砲烙之形，彗星出，武王悬之白旗也。恆不见以周衰，枉蛇行而秦灭。昔鲁庄公十年夏四月，恆星不见，自是以后周室衰微。枉矢出，蛇行而无尾，自昔项羽入关，有此变。见《汉书》。

谅人事之有由，岂妖灾之虚设。言天以冥应，玄象为变，要由人事，岂妖灾而已。诚庸主之难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暗主，玄象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变；贤君明主则不然，见天灾异，惧则修德

也。尧无为犹观象，而况德非乎先哲。夫唐尧至治，犹历象璇玑，窥七政，况德不及古，而不观之乎。

先是太祖、太宗时太史令王亮、苏坦，世祖后破和龙，得冯文通太史令闵盛，高祖时太史令赵樊生，并知天文。后太史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二族，世业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时坐事系冀州狱，虽驾崔隆宗就禁慰问，路曰："昨夜驿马星流，计赦即时应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试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时人重之。永安中，诏以恆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验，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诏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令胡世荣、张龙、赵洪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在门下外省校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集为五十五卷。后集诸家撮要，前后所上杂占，以类相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图，合为七十五卷。

僧化者，东莞人。识星分，案天占以言灾异，时有所中。普秦中，尔朱世隆恶其多言，遂系于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关，遂罢。元象中死于晋阳。

时有河间信都芳，字王琳，好学善天文算数，甚为安丰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后隐于并州乐平之东山。太守慕容保乐闻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见焉。于是保乐弟绍宗荐之于齐献武王，以为中外府田曹参军。芳性清俭质朴，不与物和。绍宗给其骡马，不肯乘骑；夜遣婢侍以试之，芳忿呼殴击，不听近己。狷介自守，无求于物。后主料注重差勾股，复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数十卷。武定中卒。

殷绍，长乐人也。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以艺术为恭宗所知。太安西年夏，上《四序堪舆》，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隐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练精锐思，蕴习四年，从穆所闻，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忧闵，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

阴阳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裹；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以此等文传授于臣。山神禁严，不得赍出，寻究经年，粗举网要。山居险难，无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维鹑火，月吕林钟，景气郁盛，感物怀归，奉辞影等。自尔至今，四十五载。历观时俗堪舆八会，迳世已久，传写谬误，吉凶禁忌，不能备悉。或考良日而值恶会，举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迁、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会大小，序述阴阳，依如本经，犹有所阙。臣前在东宫，以状奏闻，奉被景穆皇帝圣诏，敕臣撰录，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谨审先所见《四序经》文，抄撮要略，当世所须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贵贱阶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毕备。未及内呈，先帝晏驾。臣时狼狈，几至不测。停废以来，迳由八载，思欲上闻，莫能自彻。加年夕齿颓，余龄旦暮，每惧殂殒，填仆沟壑，先帝遗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愤，理难违匿，依先撰录奏，谨以上闻。请付中秘通儒达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舆》遂大行于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尤善风角。太宗时，丧乱之后，多相杀害。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时有东莞郑氏，因为同县赵氏所杀。其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又克明晨会宗族，当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壮士七人，令一人为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平旦，当有十人相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将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五男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赵氏竟免。

后早与客清晨立于门内，遇有卒风振树。早语客曰：“依法当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将有两匹马，一白一赤，从西南来。至即取我，逼我，不听与妻子别。”语讫便入，召家人邻里辞别。语讫，浴，带书囊，日中出门候使。如期，果有二马，一白一赤，从凉州而至，即捉早上马，遂诣行宫。时世祖围凉州未拔，故许彦荐之。早，彦师也。及至，诏问何时当得此城。早对曰：“陛下但移据西北角，三日内必克。”世祖从之，如期而克。舆驾还都，时久不雨。世祖问早曰：“何时当雨？”早曰：“今日申时必大雨。”比至未时，犹无片云，世祖召早诘之。早曰：“愿更少时。”至申时，云气四合，遂大雨滂沲。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辞，乞

归乡里，诏许之。遂终于家。或言许彦以其术胜，恐终妨己，故谲令归耳。

耿玄，钜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于室内，有客扣门，玄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世或传之。而性不和俗，时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则拒而不许，每云："今既贵矣，更何所求而复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严切，王公闻之，莫不惊悚而退。故玄多见憎忿，不为贵胜所亲。官至钜鹿太守。

显祖、高祖时有勃海高道埏、清河赵法逞并有名于世。世宗、肃宗时奉车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车都尉周恃、魏君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并长于阴阳卜筮。故玄于日者之中，最为优洽。冠军将军，濮阳贾元绍、章武吕肫济、北六道安河内冯怀、海东郡李文殊并工于法术，而道虔、月光、文殊为优，其余不及。浮阳孟刚、馓安王领郡善铨录风角，章武颜恶头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当时最知名。范阳人刘弁亦有名于世。

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恆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

建义初，荣于河阴王公卿士悉见屠害。时奉车都尉卢道虔兄弟亦相率朝于行宫，灵助以其州里，卫护之，由是朝士与诸卢相随免害者数十人。荣入京师，超拜光禄大夫，封长子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寻进爵为公，增邑通前千户。后从荣讨擒葛荣，特除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幽州刺史。又从大将军、上党王天穆讨邢杲。时幽州流民卢城人最为凶捍，遂令灵助兼尚书，军前慰劳之。事平而元颢入洛，天穆渡河。灵助先会尔朱荣于太行。及将攻河内，禽灵助筮之。灵助曰："未时必克。"时已向中，士众疲怠，灵助曰："时至矣。"荣鼓之，将士腾跃，即使克陷。及至北中，荣攻城不获，以时盛暑，议欲且还，以待秋凉。庄帝诏灵助筮之。灵助曰："必当破贼。"诏曰："何日？"灵助曰："十八、十九间。"果如其言。车驾还宫，领幽州大中正，寻加征东将军，增邑五百户，进爵为燕郡公，诏赠其父僧安为幽州刺史。寻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顿丘，因率民北还。与都督侯渊等讨葛荣余党韩娄，灭之于蓟。仍厘州务，加车骑将军，又为幽、平、营、安四州行台。

及尔朱荣死，庄帝幽崩。灵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谓方术堪能动

众。又以尔朱有诛灭之兆，灵助遂自号燕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为庄帝举义兵。灵助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鸟村”。遂刻氈为人象，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民多信之。于时河西人纥豆陵步籓举兵逼晋阳，尔朱兆频战不利，故灵助唱言：“尔朱自然当灭，不须我兵。”由是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众至博陵之安国城，与叱列延庆、侯渊、尔朱羽生等战，战败被擒，斩于定州，传首洛阳，支分其体。初，灵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灭。”及将战，灵助自筮之，封成不吉，以手折蓍，弃之于地，云“此何知也。”寻见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齐献武王以明年闰二月破四胡于韩陵山，遂灭兆等。永熙二年，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曰恭。

子宗辉，袭，兴和中开府，属齐受禅，例降。

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卒，赠敦煌太守。父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余年，以谨厚称。卒于赵郡太守。

式少专家学。数年之中，常梦两人时相教授，乃寤，每有记识。初拜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寻除殄冠将军、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特除奉朝请，仍符节令。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

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

臣闻庖义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龟策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颉之遗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至孔子定《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承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早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之受。凉州刺史杜鄴、沛人爱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应运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文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谡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

凯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

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间读楚、夏，时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兒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凯，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明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闇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忝无显。但逢时来，恩出愿外，每承泽云津，厕沾漏润，驱驰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罢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脱蒙遂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官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五人专令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评议疑隐，庶无纰缪。所撰名目，伏听明旨。

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冀兼教八书史也。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外目待书成重闻。”

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又除宣威将军、符玺郎，寻加轻车将军。正光中，除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四年卒，赠右将军、巴州刺史。其书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虏将军顺和，亦工篆书。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世宗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由此见宠，位至特进，赐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师饥，朝议将迁都于鄴。澹与博士祭酒崔浩进计，论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也。"诏赐澹、浩妾各一人，御衣、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谥曰恭。时有河南人阴贞，家世为医，与澹并受封爵。清河李酒亦以善钅咸见知。

子驴驹，袭，传术。延兴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亮大为□事以舍病人，停车舆于下，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其仁厚若此。累迁府参军，督护本郡，士门宿官，咸相交昵，车马金帛，酬赍无赀。修兄元孙随毕众敬赴平城，亦遵父业而不及。以功赐爵义平子，拜奉朝请。

修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钅咸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而气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时令修诊视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气微，大命无远。未几果亡。迁洛，为前军将军，领太医令。后数年，卒，赠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子天授，袭。汶阳令。医术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阳人。家本东莞，与兄文伯等皆医药。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东阳，获之，表送京师。显祖欲验其所能，乃置诸病人

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宠遇。为中散，稍迁内侍长。文阳太后时问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见任用也。謇合和药剂，攻救之验，精妙于脩，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也。高祖后知其能，及迁洛，稍加眷幸。体小不平，及所宠冯昭仪有疾，皆令处治。又除中散大夫，转右军将军、侍御师。謇欲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

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高祖体少瘳，内外称庆。九月，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陈肴觞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赍。乃下诏曰；“夫神出无方，形禀有□疑，忧喜乖适，理必伤生。朕览万机，长钟革运，思芒芒而无怠，身忽忽以兴劳。仲秋动□彖，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侍御师、右军将军徐成伯驰轮太室，进疗汝蕃，方穷丹英，药尽芝石，诚术两输，忠妙俱至，乃令沉劳胜愈，笃瘵克痊，论勤语效，实宜褒录。昔晋武暴疾，程和应增封；辛疚数朝，钱爵大坠。况疾深于曩辰，业难于畴日，得不重加陟赏乎？宜顺群望，锡以山河。且其旧迳高秩，中暂解退，比虽铨用，犹未阙阙，准旧量今，事合显进。可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又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所赐杂物、奴婢、牛马皆经内呈。诸亲王咸阳王禧等各有别赍，并至千匹。从行至鄴，高祖犹自发动，謇日夕左右。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高祖崩，謇随梓宫还洛。

謇常有药饵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鬓发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为光禄大夫，加平北将军，卒。延昌初，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靖。

子践字景升，小名灵宝，袭爵。历官兖州平东府长史、右中郎将、建兴太守。践弟知远，给事中。

成伯孙之才，孝昌初，为萧衍豫章五萧综北府主簿，从综镇彭城。综降，其下僚属并奔散，之才因入国。武定中，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昌安县开国侯。

王显，字世荣，阳平乐平人，自言本东海郯人，王朗之后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鲁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刘义隆时板行馆陶县。

世祖南讨，安上弃县归命，与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阳都子，除广宁太守。显父安道，少与李亮同师，俱学医药，粗究其术，而不及亮也。安上还家乐平，颇参士流。

显少历本州从事，虽以医术自通，而明敏有决断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等为后诊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久之，召补侍御师、尚书仪曹郎，号称干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显摄疗有效，因是稍蒙眄识。

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问通规策，颇有密功。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乞临本州，世宗曾许之，积年未授，因是声问传于远近。显每语人，言时旨已决，必为刺史。遂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寻诏驰驿还京，复掌药，又遣还州。元愉作逆，显讨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

显前后历职，所在著称，纠折庶狱，究其奸回，出内惜慎，忧国如家。及领宪台，多所弹劾，百僚肃然。又以中尉属官不悉称职，讽求更换。诏委改选，务尽才能，而显所举或有请属，未皆得人，于是众口喧哗，声望致损。后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东宫既建，以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东宫，显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赏赐累加，为立馆宇，宠振当时。延昌二年秋，以营疗之功，封卫南伯。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肃宗践祚。显参奉玺策，随从临哭，微为忧惧。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朝宰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临执呼冤，直阖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宿死。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诫其勿为吏官，吏官必败。由是世宗时或欲令其遂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受玺册，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外即愈。后位冀州别驾，累迁宁远将军。性仁恕，见疾苦，好与治之。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

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

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与高聪俱依高允。允爱其文用，遂并荐之，与聪俱补中书博士。自在中书，恆庇李冲兄弟子侄之门。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或谓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高冲曲为体练，由少游舅氏崔光与李冲从叔衍对门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识如此。然犹骤被引命，屑屑禁闼，以规矩刻缋为务，因此大蒙恩锡，超等备位，而亦不迁陟也。

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

虽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恆以剞劂绳尺，碎剧匆匆，徙倚园湖城殿之侧，识者为之叹慨。而乃坦尔为己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有《文集》十卷余。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位乐陵、济南二郡太守。

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字兴为匠也。

高祖时，有范宁兒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萧赜，赜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兒。制胜而还。又有浮阳高光宗善樗蒲。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

并工握槊。此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于时。

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虽不可以专，亦不可得而废也。徇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鲜，故先王重其德；方术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者，几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贤，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张渊、王早、殷绍、耿玄、刘灵助皆术艺之士也。观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虚，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状。周澹、李脩、徐謇、王显、崔彧方药特妙，各一时之美也。蒋少游以剞劂见知，没其学思，艺成为下，其近是乎？

列传列女第八十

崔览妻封氏封卓妻刘氏魏溥妻房氏胡长命妻张氏

平原女子孙氏房爱亲妻崔氏泾州贞女兕先氏姚氏妇杨氏张洪初妻刘氏

董景起妻张氏阳尼妻高氏史映周妻耿氏任城国太妃孟氏苟金龙妻刘氏

卢元礼妻李氏河东孝女姚氏刁思遵妻鲁氏

夫妇人之事，存于织纪组纃、酒浆醯醢而已。至如嫫训轩宫，娥成舜业，涂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妇之谓也。若乃明识列操，文辩兼该，声自闺庭，号显列国，子政集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随时缀录，代不乏人。今书魏世可知者为《列女传》。

中书侍郎清河崔览妻封氏，勃海人，散骑常侍恺女也。有才识，聪辩强记，多所究知，于时妇人莫能及。李敷、公孙文叔虽已贵重，近世故事有所不达，皆就而谘请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曰：“两仪正位，人伦肇甄。爰制夫妇，统业承先。虽曰异族，气犹自然。生则同室，终契黄泉。其一封生令达，卓为时彦。内协黄中，外兼三变。谁能作配，克应其选。实有华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势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载驰在路。公务既弘，私义获著。因媒致币，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礼比，情以趣谐。忻愿难常，影迹易乖。悠悠言迈，戚戚长怀。其四时值险屯，横离尘网。伏锓就刑，身分土壤。千里虽遐，应如影响。良嫔洞感，发于梦想。其五仰惟亲命，俯寻嘉好，谁谓会浅，义深情到。毕志守穷，誓不二醮。何以验之？殒身是效。其六人之处世，孰不厚生。必存于义，所重则轻。结忿钟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长辞母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糸}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异哉贞妇，旷世靡畴。其八”

钜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贵乡太守。房氏婉顺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顾谓之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闻于没世矣。良痛母老家贫，供奉无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黄墟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自毕。有志不从，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顾当以身少，相感长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咸皆哀惧。姑刘氏辍哭而谓曰：“新子何至于此！”房对曰：“新妇少年不幸，实虑父母未量至情，觊持此自誓耳。”闻知者莫不感怆。于时子缉生未十旬，鞠育于后房之内，未曾出门。遂终身不听丝竹，不预座席。缉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于是归宁。父兄尚有异议，缉窃闻之，以启母。房命驾绐云他行，因而遂归，其家弗知之也。行数十里方觉。兄弟来追，房哀叹而不反。其执意如此。，训导一子，有母仪法度。缉所交游有名胜者，则身具酒饭；有不及己者，辄屏卧不餐，须其悔谢乃食。善诱严训，类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终。缉事在《序传》。缉子悦为济阴太守，吏民立碑颂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闾为其文，序云：“祖母房年在弱笄，艰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毁之诚。”又颂曰：“爰及处士，遘疾夙凋。伉俪秉志，识茂行高。残形显操，誓敦久要。诞兹令胤，幽咸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处士焉。

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故王氏甚谨。太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醞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主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

平原鄗县女子孙氏男玉者，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复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诏曰：“男玉重节轻身，以义犯法，缘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光，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景伯为清河太守，每有疑狱，常先请焉。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为之悲伤，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不如见，山民未见礼教，何足责哉？但呼其母来，吾与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见汝事吾，或应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处之于榻，与之共食。景伯之温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颜惭，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经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其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终以孝

闻。其识度厉物如此，竟以寿终。

泾州贞女兕先氏，许嫁彭老生为妻，娉币既毕，未及成礼。兕先率行贞淑，居贫常自舂汲，以养父母。老生辄往逼之，女曰："与君礼命虽毕，二门多故，未及相见。何由不禀父母，擅见陵辱！若苟行非礼，正可身死耳。"遂不肯从。老生怒而刺杀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临死谓老生曰："生身何罪，与君相遇。我所以执节自固者，宁更有所邀？正欲奉给君耳。今反为君所杀，若魂灵有知，自当相报。"言终而绝。老生持女珠璎至其叔宅，以告叔。督曰："此是汝妇，奈何杀之，天不祐汝！"遂执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诏曰："老生不仁，侵陵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礼履节，没身不改，虽处草莱，行合古迹，宜赐美名，以显风操。其标墓旌善，号曰：'贞女'。"

姚氏妇杨氏者，阉人苻承祖姨也。家贫无产业，及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贵，亲姻皆求利润，唯杨独不欲。常谓其姊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姊每遗其衣服，多不受，强与之，则云："我夫家世贫，好衣美服，则使人不安。"与之奴婢，则云："我家无食，不能供给。"终不肯受。常著破衣，自执劳事。时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设有著者，污之而后服。承祖每见其寒悴，深恨其母，谓不供给之。乃启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语之。承祖乃遣人乘车往迎之，则厉志不起，遣人强舁于车上，则大哭，言："尔欲杀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妇衣掌弊陋，特免其罪。其识机虽吕嬃亦不过也。

荥阳京县人张洪初妻刘氏，年十七，夫亡，遗腹生子，三岁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奉养，率礼无违。兄矜其少寡，欲夺而嫁之。刘氏自誓弗许，以终其身。

陈留董景起妻张氏。景起早亡，张时年十六，痛夫少丧，哀伤过礼。形容毁顿，永不沐浴，蔬食长斋。又无兒息，独守贞操，期以阖棺，乡曲高之，终见标异。

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勃海人。学识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后宫。幽后表启，悉其辞也。

荥阳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适于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夺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殡。见者莫不悲叹。属大使观风，以状具上，诏标榜门闾。

任城国太妃孟氏，钜鹿人，尚书令、任城王澄之母。澄为扬州之日，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长史韦缵仓卒失图，计无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厉文武，安慰新旧，劝以赏罚，喻之逆顺，于是咸有奋志。亲自巡守，不避矢石。贼不能克，卒以全城。澄以状表闻，属世宗崩，事寝。灵太后后令曰："鸿功盛美，实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树碑旌美。

苟金龙妻刘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刘叔宗之姊。世宗时，金龙为梓潼太守，郡带关城戍主，萧衍遣众攻围，值金龙疾病，不堪部分，众甚危惧。刘遂率厉城民，修理战具，一夜悉成。拒战百有余日，兵士死伤过半。戍副高景阴图叛逆，刘斩之，及其党与数十人。自余将士，分衣灭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外城，寻为贼陷，城中绝水，渴死者多。刘乃集诸长幼，喻以忠节，遂相率告诉于天，俱时号叫，俄而澍雨。刘命出公私布绢及至衣服，县之城中，绞而取水，所有杂器悉储之。于是人心益固。会益州刺史傅竖眼将至，贼乃退散。竖眼叹异，具状奏闻，世宗嘉之。正光中，赏平昌县开国子，邑二百户，授子庆珍，又得二子出身。庆珍卒，子纯陀袭。齐受禅，爵例降。庆珍弟孚，武定末，仪同开府司马。

贞孝女宗者，赵郡栢人，赵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阳卢元礼之妻。性至孝，闻于州里。父卒，号恸几绝者数四，赖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销瘠，非人扶不起，及归夫氏，与母分隔，便饮食日损，涕泣不绝，日就羸笃。卢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归宁。还家乃复故，如此者八九焉。后元礼卒，李追亡抚存，礼无违者，事姑以孝谨著。母崔，以神龟元年终于洛阳，凶问初到，举声恸绝，一宿乃苏，水浆不入口者六日。其姑虑其不济，亲送奔丧。而气力危殆，自范阳向洛，八旬方达，攀衬号踊，遂卒。有司以状闻。诏曰："孔子称毁不灭性，盖为其废养绝类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胜哀，虽乖俯就，而志厉义远，若不加旌异，则无以劝引浇浮。可追号曰：'贞孝女宗'，易其里为孝德里，标李卢二门，以惇风俗。"

河东姚氏女，字女胜，少丧父，无兄弟，母怜而守养。年六七岁，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闻辄垂泣。邻伍异之。正光中，母死，女胜年十五，哭泣不绝声，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不胜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请为营墓立碑，自为制文，表其门闾，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东六里大道北，至今名为孝女冢。

荥阳刁思遵妻，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娉，未逾月而思遵亡。

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刁氏吝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普泰初，有司闻奏，废帝诏曰：“贞夫节妇，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标榜。”

史臣曰。阙

列传恩幸第八十一

王叡王仲兴寇猛赵修茹皓赵邕侯刚郑俨徐纥

夫令色巧言，辞情饰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此盖苟进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沦孑 ，其次舐痔尝痈，况乃散金秦货，输钱汉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穷尊贵，嗜欲所攻，圣达其犹病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态，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据天下之图，持海内之命，顾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纣丧二邦，秦母、吕雉秽两国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郑俨宠孝昌之季，主幼于前，君稚于后，乘间宣淫，殆无忌畏，树列朋党，蔽塞天聪。高祖明圣外彰，人神系仰，御之有术，宗社弗坠。肃宗不言垂拱，潜济罕方，六合淆然，至于陨覆。且承颜色，窃光宠，势等秋风，气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诫其朋，诗人是为疾群小也。太宗时，王、车之徒，虽云幸念，皆宣力夷险，诚效兼存，未加赵脩等出于近习趋走之地，坐擅威刑，势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贱之。书其变态，备祸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诚，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 ，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历仕终于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赠平远将军、凉州刺史、显美侯，谥曰敬。

叡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恭宗之在东宫，见而奇之。兴安初，擢为太卜中散，稍迁为令 ，领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临朝，叡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而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于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惮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故亲任转重。三年春，诏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又拜叡妻丁氏为妃。及沙门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不亦善乎？”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赠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 ，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赍锡，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及疾病，

高祖、太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及疾笃，上疏曰：

臣闻忠于事君者，节义著于临终；孝于奉亲者，淳诚表于垂没。故孔明卒军，不忘全蜀之计；曾参疾甚，情存善言之益。虽则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载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渐风训于华年，服道教于弱冠。濯缨清朝，垂周三纪，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宠。遂乃齐迹功旧，内侍帏幄，爵列诸王，位班上等，从容闻道，与知国政。诚思竭尽力命，以报所受，不谓事与心违，忽婴重疾。每屈舆驾亲临问之，荣洽生平，惠流身后，犬马之诚，衔佩罔极。今所病遂笃，虑必不起，延首阙庭，鲠恋终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陈愚昧管窥之见。

臣闻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罚，二者任贤能，三者亲忠信，四者远谗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罚明则奸宄息，贤能用则功绩，著亲忠信则视听审，远谗佞则疑间绝，黜陟行则贪叨改。是以钦恤惟刑，载在《唐典》；知人则哲，唯帝所难。《周书》垂好德之文，汉史列防奸之论，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广，远近事殊，抚荒裔宜待之以宽信，绥华甸宜惠之以明简。哀恤孤独，赈施困穷，录功旧，赦小罪，轻徭役，薄赋敛，修福业，禁淫祀。愿听政余暇，赐垂览察。使子囊之诚，重申于当世；将坠之志，获用于明时。

寻薨，时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亲临哀恸，赐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监护丧事。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曰宣王。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乃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祀五家。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京都士女謟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子又适赵国李恢之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亲姻义旧，衰绖缟冠送丧者千余人，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时谓之义孝。叡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薨后，重赠叡父桥侍中、征西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武威王，谥曰定，追策叡母贾氏为妃，立碑于墓左。父子并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子袭，字元孙。年十四，以父任擢为中散，仍总中部。叡薨，高祖诏袭代领都曹 ，为尚书令，领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职，依典承袭。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书曹百僚之首，民所具瞻。袭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书令可权记，使闲习政事，后用不晚。”终太后世，宠念如初。袭王爵，例降为公。太后崩后，袭仍在高祖左右，然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久之，出为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又转并州刺史。十七年，舆驾诣洛，路幸其治，供帐粗办，境内清静，高祖颇嘉之。而民庶多为立铭，置于大路，虚相称美，或曰袭所教也。高祖闻而问之，对不以实，因是面被责让，尚书奏免其官，诏唯降号二等。二十年，以事为中尉所纠，会赦免，语在《常景传》。景明二年卒，赠平南将军、豫州刺史，谥曰质。

子忻，袭爵，为太尉、汝南王悦记室参军。建义初，河阴遇害，赠散骑常侍、安北将军、肆州刺史 ，谥曰穆。

子子暄，袭爵。武定末，齐州骠骑府功曹参军。齐受禅，例降。

忻弟诞，字永安。龙骧将军、正平太守。亦于河阴遇害，赠抚军将军、并州刺史。

子希云，举季才，早亡。

诞弟殖，字永兴。司空城局参军。

子祖干，司徒行参军，并州刺史。

殖弟永业，司空参军事。

袭弟椿，字元寿。少以父任拜秘书中散，寻以父忧去职。后除羽林监、谒者仆射，母丧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为太原太守，加镇远将军，坐事免。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妓自适，无乏于时。或有劝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将营明堂、辟雍，欲征椿为将作大匠，椿闻而以疾固辞。

孝昌中，尔朱荣既据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虏将军、都督，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事宁，授右将军、太原太守。以预立庄帝之劳，封辽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寻转封真定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除持节、本将军、华州刺史。寻转使持节、散骑常侍、殷州刺史。元晔立，除都官尚书，固辞不拜。永熙中，行冀州

事。寻除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瀛州刺史。

时有风雹之变，诏书广访谠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诏书，以风雹厉威，上动天睠，访谠辞于百辟，诏舆诵于四海。宸衷恳切，备在丝纶，祗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启篆应期，驭育万物，承缀旒之艰运。纂纤丝之危绪，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临，愍兹荼蓼，永济沟壑。而沧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临，义不虚变。窃惟风为号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气激，阴阳有所交诤。殆行令殊节，舒急脸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实缘教祀之诚；炎精三舍，宁非善言之力。谴不空发，征岂谬应，谁谓盖高，实符人事。伏愿陛下留心曲览，垂神远察，礼贤登士，博举审官，擢申滞怨，振穷省役。使夫滋水没川之彦，毕居朝右；仪表丹青之位，未或虚加。圜土绝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门之费。岩岩廊署，无不遇之士；忪忪茕独，荷酒帛之恩。则物见昭苏，人如休泰，徐奏《薰风》之曲，无论《鸿雁》之歌，岂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

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满还乡。初椿于宅构起□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未几，尔朱荣居椿之宅，荣封太原王焉。至于齐献武王之居晋阳，霸明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后以老病，遂辞疾客居赵郡之西鲤鲁祠山。兴和二年春卒，时年六十二。赠使持节、都督冀瀛二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谥曰文恭。及葬，齐献武王亲自吊送。

椿妻钜鹿魏悦之次女，明达有远操，多识往行前言。随夫在华州，兄子建在洛遇患，闻而星夜驰赴。肤容亏损，亲类叹尚之。尔朱荣妻北乡郡长公主深所礼敬。永安中，诏以为南和县君。内足于财，不以华饰为意。抚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亲类，所在周洽。椿名位终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座，赠钜鹿郡君。椿无子，以兄孙叔明为后。叔明，太尉参军事、仪同开府祭酒。死于晋阳，无子，以弟子暄为后。

叡弟谌，字厚诚。为给事中、安南将军、祠部尚书，赐爵上党公。加散骑常侍，领太史事。例降为侯。迁太常卿。出为持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还，除光禄大夫，卒于官。赠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凤。少以聪敏循良，诏充内侍。自太和初，与李冲等奏决庶事，迄于十六年，赏赐前后累千万。是时政事多决于文明太后，后好细察，而翔恭谨慎密，甚被知任。迁洛，兼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左

丞。袭爵，迁辅国将军、太府少卿。出为济州刺史，卒，赠大将军、肆州刺史。

子超，袭。超，字和善。奉朝请、并州治中。超爱好人物，轻财重义。性豪华，能自奉养，每食必穷水陆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览，袭。武定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齐受禅，列降。

景览弟景招，开府集曹参军。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党太守。卒。

穆弟绰，字思和，员外散骑侍郎。上党王天穆以为北道行台郎中。尔朱荣代天穆为大行台，仍为吏部郎。以预奉庄帝之勋，封猗氏县开国侯，邑五百户。永安末，除征西将军、豳州刺史，不之任。元晔立，转除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兴和中卒。

绰弟爽，司徒中兵参军。

谌弟魏诚，为东宫学生，拜给事中，赐爵中都侯，加龙骧将军。卒，赠安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恭。

子静，字元安，少有公干。拜中散，袭爵，例降为伯。除员外郎、羽林监、兼尚书郎。以明法除廷尉评。转游击将军，加冠军将军、岐州刺史。赵郡王谧虐害，城民怨叛，诏静以驿慰喻，咸即降下。以奉使称旨，赐帛五百匹。除赵郡太守，以母老固辞不拜。又授征虏将军、廷尉少卿，有当官之称。坐公事左迁中散大夫，以母忧去职。孝昌初，诏兼廷尉卿，寻行定州事，并固辞不起。二年夏，除长兼廷尉卿，寻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赠抚军将军、并州刺史，谥曰贞。无子，以从子伯豫为后。伯豫，袭爵。武定中，冀州开府录事参军。齐受禅，列降。

魏诚弟亮，字平诚。承明初，擢为中散。告沙门法秀反，迁冠军将军，赐爵永守侯，加给事中。出为安西将军、泰州刺史。后转陕州刺史，坐事免。卒于家。亮子洪寿，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许复先爵，降为伯。卒，无子。

洪寿弟嶷，宇安寿。除奉朝请，稍迁中散大夫。以疾归乡里，前移

居上党。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预。有文才，少工诗咏，知名于世。未官而卒。

叡叔隆保，冠军将军、姑臧侯。卒，追赠安东将军、并州刺史，钜鹿公，谥曰靖。

王仲兴，赵郡南栾人也。父天德，起自细微，至殿中尚书。仲兴幼而端谨，以父任早给事左右。太和中，殿内侍御中散、武骑侍郎、给事中。出入禁内十余年，转冗从仆射，犹参密近，为齐帅。从驾征新野有功，除折冲将军、屯骑校尉。又命率千余骑破贼于邓城。除振威将军、越骑校尉，赐帛千匹。

高祖于马圈，自不豫、大渐迄于崩，仲兴颇预侍护。达鲁阳，世宗即位，转左中郎将，仍齐帅。及帝亲政，与赵修并见宠任，迁光禄大夫，领武卫将军。仲兴虽与脩并，面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无礼。咸阳王禧之出奔也，当时上下微为骇震。世宗于乾脯山追仲兴驰入金墉城安慰。后与领军于劲共参机要，因自理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赏，遂封上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自拜武卫及受封之日，加驾每临飨其宅。世宗游幸，仲兴常侍从，不离左右，外事得径以闻，百僚亦耸体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兴故自散爵为徐州征虏府长史，带彭城太守。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

尚书后以仲兴开国公，赏报过优。北海王详尝面启奏请降减，事久不决。可久在徐州，恃仲兴宠势，轻侮司马、梁郡太守李长寿，遂至忿诤。彭城诸沙门共相和解，未几，复有所竞。可久乃令僮仆邀殴长寿，遂折其胁。州以表闻。北海王详因百僚朝集，厉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简用上佐，遂令致此纷纭，以彻荒外，岂不为国丑辱也！"众亦莫有应者。仲兴是后渐疏，不得径入左右。世宗乃下诏夺其封邑，出除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卒，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干弃虎贲，稍迁羽林中郎。从高祖征南阳，以击贼不进免官。世宗践位，复叙用，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历转遂至武卫将军。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家渐富侈，宅宇高华，妾隶充溢。微荣弟侄，然不及茹皓、仲兴也。卒，赠平北将军、燕州刺史。

赵修，字景业，赵郡房子人。父惠安，后名谧，都曹史，积劳补阳武令。修贵，追赠威烈将军、本郡太守，及葬，复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世宗践阼，仍充禁侍，爱遇日隆。然天性暗塞，不闲书疏，是故不参文墨。世宗亲政，旬月之间，频有转授，历员外通直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光禄卿。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修能剧饮，至于逼劝觞爵，虽北海王详、广阳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乱。每适郊庙。修常骖陪。出入华林，恆乘马至于禁内。咸阳王禧诛，其家财货多赐高肇及修。

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时将马射，世宗留修过之。帝如射宫，修又骖乘，略辂旒竿触东门而折。修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噂□沓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是年，又为修广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门高堂，房庑周博，崇丽拟于诸王。其四面邻居，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补长史、大郡。

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小薄。初，王显祗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规陷戮之，而修过短，都不悛防。显积前后愆咎，列修葬父时路中淫乱不轨，女云与长安人赵僧扌剽谋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乃密以闻。始琛及李冯等曲事于修，无所不至，惧相连及，争共纠摘，助攻治之。遂乃诏曰："小人难育、朽棘不雕，长恶不悛，岂容抚养。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阜，幼所经见，长难遗之。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虽地微器陋，非所宜采；然识早念生，遂升名级。自蒙洗濯，凶昏日甚，骤佞荐憍，恩加轻慢。不识人伦之体，不悟深浅之方，陵猎王侯，轻触卿相，门宾巷士，拜叩不接，嚣气豪心，仍怀鄙塞。比听葬父，侈暴继闻。居京造宅，残虐徒旅。又张形势，妄生矫托，与雍州人赵僧檦等阴相传纳，许受玉印。不轨不物，日月滋甚。朕犹愍其宿隶，每加覆护，而擅威弄势，侏张不已。法家耳目，并求宪网，虽欲舍之，辟实难爽。然楚履既坠，江君俳徊；钟牛一声，东向改衅。修虽小人，承侍在昔，极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朕昧于处物，育兹豺虎，顾寻往谬，有愧臣民，便可时敕申没，以谢朝野。"

是日修诣领军于劲第，与之樗蒲，筹未及毕，而羽林数人相续而至，称诏呼之。修惊起随出，路中执引修马诣领军府。琛与显监决其罚，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决百鞭，其实三百。修素肥壮，腰背博硕，堪忍楚毒，了不转动。鞭讫，即召驿马，促之令发。出城西门，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驰之。其母妻追随，不得与语。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修之力也。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示己之疏远焉。

茹皓，字禽奇，旧吴人也。父让之，本名要，随刘骏巴陵王休若为将，至彭城。是时南土饥乱，遂寓居淮阳上党。皓年十五六，为县金曹吏，有姿貌，谨惠。南徐州刺史沈陵见而善之，自随入洛阳，举充高祖白衣左右。

世宗践祚，皓侍直禁中，稍被宠接。世宗尝拜山陵，路中欲引与同车，皓奋衣将升，黄门侍郎元匡切谏乃止。及世宗亲政，皓眷赉日隆。又以马圈之劳，当拟补员外将军。时赵修亦被幸，妒害之，求出皓为外守。皓亦虑见危祸，不乐内官，遂超授濮阳太守，加厉威将军。其父因皓讼理旧勋，先除兖州阳平太守，赐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然于去内，不以疏外为戚。及赵修等败，竟获全免。虽起微细，为守乃清简寡事。世宗幸鄴讲武，皓启求朝趋，解郡，授左中郎将，领直阁。宠待如前。皓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迁骠骑将军，领华林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迁冠军将军、仍骁骑将军。

皓贵宠日升，关与政事。太傅、北海王详以下咸祗惮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补员外郎。皓娶仆射高肇从妹，于世宗为从母。迎纳之日，详亲诣之，礼以马物。皓又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皓颇敏慧，折节下人。而潜自经营，阴有纳受，货产盈积。起宅宫西，朝贵弗之及也。是时世宗虽亲万务，皓率常居内，留宿不还，传可门下奏事。未几，转光禄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陈马圈从先帝之劳，更希进举。

初，脩、皓之宠，北海王详皆附纳之。又直阖将军刘胄本为详所荐，常感详恩，密相承望，并共来往。高肇素疾诸王，常规陷害，既知详与皓等交关相昵，乃构之世宗，云皓等将有异谋。世宗乃如中尉崔亮

令奏皓、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擅势纳贿及私乱诸事，即日执皓等皆诣南台。翌日，奏处罪，其晚就家杀之。皓妻被发出堂，哭而迎皓。皓径入哭别，食椒而死。

皓子怀朗，仕至南青州刺史。兴和初，以罪赐死，子侄徙边。

胄，字元孙，河间人。始为北海王详所举。六辅时，出守本郡，与皓俱赴鄴宫讲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叙用。详又为启，晚乃拜将军直阖。

季贤起于主马，世守初好骑乘，因是获宠。位至殿中将军、司药丞，仍主厩闲。与茹皓通知庶事，势望渐隆。引其兄为朝请、直寝，娶武昌王鉴妹。季贤又将娶洛州刺史元拔女，并结托帝戚以为荣援云。

扫静、徐义恭，并彭城旧营人。扫静能为世宗典栉梳，义恭善执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爱幸相侔，官叙不异。扫静妻，义恭姊也，情相遗薄，室家不谐。义恭恆忿恨之，亲经世宗，诉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两护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并加接眷，而扫静偏为亲密，与皓常在左右，略不归休。皓败，扫静亦死于家。义恭小心谨慎，谦退少语。皓等死后，弥见幸信，长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义恭昼夜扶侍，崩子怀中。灵太后临政，义恭谄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为尝药次御，出为东秦州刺史。建义后，历内外显职。武定初，卒于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赵邕，字令和，自云南阳人。洁白明髭眉，晓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贵宠也，邕以少年端谨，出入其家，颇给按磨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与诸子游处。人有束带谒于冲者，时托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给事左右，至殿中监。世宗即位及亲政，犹居本任。微与赵脩结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迁至殿中将军，犹带监职。

邕父怡，太和中历郢州刺史，停家久之，以邕宠召拜太常少卿。寻为荆州大中正，出除征虏将军、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丧，葬于宛城之南，赵氏旧墟。以老乞解州任，迁拜光禄大夫，转金紫光禄。卒，赠镇东将军、相州刺史。

世宗每出入郊庙，脩恆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车都尉，执辔同载。时人窃论，号为“二赵”。以赵出南阳，徙属荆，邕转给事中、南阳中正，以父为荆州大中正，乃罢。转长兼散骑侍郎、领左右、直长，

出入禁中。复为荆州大中正。邕弟尚，中书舍人，出除南阳太守。怡辞荆州也，尚求解郡，与父俱还。未至于京师，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岳旧葬代京，丧自平城民还葬南阳，赠平远将军、青州刺史。

世宗崩，邕兼给事黄门，俄转太府卿。出除平北将军、幽州刺史。在州贪纵。与范阳卢氏为婚，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邕乃拷掠阳叔，遂至于死。阳氏诉冤，台遣中散大夫孙景安研检事状，邕坐处死，会赦得免，犹当除名。自理经年，临淮王彧时为廷尉，久不断决。孝昌初卒。

侯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于鼎俎，进饪出入。久之，拜中散，累迁冗从仆射、尝食典御。世宗以其质直，赐名刚焉。稍迁奉车都尉、右中郎将、领刀剑左右，加游击将军、城门校尉。迁武卫将军，仍领典御，又加通直散骑常侍。诏曰："太和之季，蚁寇侵疆，先皇于不豫之中，命师出讨。抚戎暴露，触御乖和，朕属当监国，弗获随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刚于违和之中，辛勤行饪。追远录诚，宜先推叙。其以刚为右卫大将军。"后领太子中庶子。

世宗崩，刚与侍中崔光迎肃宗于东宫。寻除卫尉卿，封武阳县开国侯，邑千二百户。俄为侍中、抚军将军、恆州大中正。迁卫将军，表让侍中，诏不许。进爵为公，以给侍之劳，加赏散伯。熙平初，除左卫将军，余官如故。侍中游肇出为相州。刚言于灵太后曰："昔高氏擅权，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见，而出牧一藩，未尽其美，宜还引入，以辅圣主。"太后善之。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徐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田膳，宰颇窃侮之，云："此近为我举食。"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

后刚坐掠杀试射羽林，为御史中尉元匡所弹，廷尉处刚大辟。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言于灵太后，侯刚历仕前朝，事有可取，纤芥之疵，未宜便致于法。灵太后乃引见廷尉卿裴延俊、少卿袁翻于宣光殿，问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处其大辟，竟何所依？"鄱对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谓情理已露，而隐避不引，必须棰挞，取其款言，谓挝挞以理之类。至于此人，问则具首。正宜依犯结案，不应横加棰朴。兼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本有杀心，事非邂逅。处之大辟，未乖宪典。"太后曰："卿等且还，当别有判。"于是令曰："廷尉执处侯刚，于法如猛。刚既意在为公，未宜便依所执。但轻剿民命，理无全舍，可削封三百户，解尝衣典御。"刚于是颇为失意。刚自太和进食，遂为典御，历两都、三帝、二太后，将三十年，至此始解。

未几，加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废也，太后访代匡者，刚为太傅、清河王怿所举，遂除车骑将军，领御史中尉，常侍、卫尉如故。

及领军元叉执政擅权，树结亲党，刚长子，叉之妹夫，乃引刚为侍中、左卫将军，还领尚食典御，以为枝援。俄加车骑大将军、领左右，复前削之封。寻加仪同，复领御史中尉。刚启军旅稍兴，国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赈给征人，肃宗许之。孝昌元年，除领军，余官如故。初元叉之解领军也，灵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难卒制，故权以刚代之，示安其意。寻出为散骑常侍、冀州刺史、将军、仪同三司，刚行在道，诏曰："刚因缘时会，恩隆自久。擢于凡品，越升显爵。往以微勤，赏同利建，宠灵之极，超绝夷等。曾无犬马识主之诚，方怀枭镜返噬之志。与权臣元叉婚姻朋党，亏违典制，长直禁中，一出一入，迭为奸防。又与刘腾共为心膂，间隔二宫，逼胁内外。且位居绳宪，纠察是司，宜立格言，势同鹰隼。方严楚挞，枉服贞良，专任凶威，以直为曲。不忠不道，深暴民听；附下罔上，事彰幽显。莫大之罪，难从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贬夺。可征虏将军，余悉削黜。刚终于家。永安中，赠司徒公。

刚长子详，自奉朝请，稍迁通直散骑侍郎、冠军将军、主衣都统。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请以详为燕州刺史，将军如故，欲为家世之基。寻进后将军。五年，拜司徒左长史，领尝药典御、燕州大中正。兴和中，骠骑将军、殷州刺史。还朝，久而卒。

郑俨，字季然，荥阳人。容貌壮丽。初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因缘为灵太后所幸，时人未之知也。迁员外散骑侍郎、直后。灵太后废，萧宝夤西征，以俨为开府属。孝昌初，太后反政，俨请使还朝，复见宠待。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尝食典御。昼夜禁中，宠爱尤甚。俨每休沐，太后常遣阉童随侍，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与徐纥俱为舍人。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宠幸既盛，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动内外。城阳王徽微与之合，当时政令归于俨等。迁通直郎、散骑常侍、平东将军、武卫将军、华林都将、右卫将军、散骑常侍、中军将军、中书令、车骑将军，舍人、常侍如故。肃宗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也。尔朱荣举兵向洛，以俨、纥为辞。荣副京师，俨走归乡里。俨从兄仲明先为荥阳太守，至是，俨与仲明欲据郡起众。寻为其部下所杀，与仲明俱传首洛阳。子文宽，从出帝殁关西。

徐纥，字武伯，乐安博昌人也。家也寒微。纥少好学，有名理，颇以文词见称。察孝廉，对策上第，高祖拔为主书。世宗初，除中书舍

人。谄附赵脩，迁通直散骑侍郎。及脩诛，坐党徙枹罕。虽在徒役，志气不挠。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听免，纥以此得还。久之，复除中书舍人。太傅、清河王怿又以文翰侍之。及领军元叉之害怿也，出为雁门太守。纥称母老，解郡还乡。至家未几，寻入洛，饰貌事叉，大得叉意。及叉父继西镇潼豢，以纥为从事中郎。寻以母忧归乡里。

灵太后反政，以纥曾为怿所顾待，复起为中书舍人。纥又曲事郑俨，是以特被信任，俄迁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之事，军国诏命，莫不由之。时有急速，令数友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虽无雅裁，亦可通情。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雅王诵并称文学，亦不免为纥秉笔，求其指授。寻加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黄门、舍人如故。

纥机辩有智数。当公断决，终日不以为劳。长直禁中，略无休息。时复与沙门讲论，或分宵达曙，而心力无怠，道俗叹服之。然性浮动，慕权利，外似謇正，内实谄谀。时豪胜己，必相陵驾；书生贫士，矫意礼之。其诡态若此，有识鄙薄焉。

纥既处腹心，参断机密，势倾一时，远近填凑。与郑俨、李神轨宠任相亚，时称徐郑焉。然无经国大体，好行小数，说灵太后以铁券间尔朱荣左右，荣知，深以为憾，启求诛之。荣将入洛，既克河梁，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御马十匹，东走兖州。纥弟献伯为北海太守，献伯弟季彦先为青州长史，纥使人告之，亦将家南走。羊侃时为太山太守，纥往投之，说侃令举兵。侃从之，遂聚兵反，共纥围兖州。孝庄初，遣侍中于晖为行台，与齐献武王督诸军讨之。纥虑不免，说侃请乞师于萧衍。侃信之，遂奔衍。文笔驳论数十卷，多人遗落，时或存于世焉。

史臣曰。阙

列传阉官第八十二

宗爱仇洛齐段霸王琚赵黑孙小张宗之剧鹏张祐抱嶷王遇

苻承祖王质李坚田秦松白整刘腾贾粲杨范成轨王温

孟鸾平季封津刘思逸

夫宫腐之族，置于阍寺，取则天象，事历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宫掖，亲由亵狎，恩生趋走，便僻俯仰，当宠擅权。斯则伊戾、竖刁因而祸两国，石显、张让所以翦二京也。岂非形质既亏，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惧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变不已也。王者殷鉴，宜改往辙，而后庭婉娈游宴之地，椒壶留运，终见任使。巧佞由之而自达，权幸俄然而复归。斯盖其由来远矣，非一朝一世也。

魏氏则宗爱杀帝害王，刘腾废后戮相，其间窃官爵，盗财贿，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何可胜举。今谨录其尤显焉。

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

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

是后，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吴兴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二人议以高宗冲幼，欲立长子，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犹豫未决。爱知其谋。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征延等。延等以爱素贱，弗之疑，皆随之入。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及延等入，以次收缚，斩于殿堂。执秦王翰，杀之于永巷而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为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

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事在《余传》。高宗立，诛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齐，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冯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南枋头，仕慕容暐为乌丸护军、长水校尉。生二子，长曰嵩，小曰腾。嵩仕慕容垂，迁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长曰广，小曰盆。洛齐生而非男，嵩养为子，因为之姓仇。

初嵩长女有姿色，充冉闵宫闱，闵破，入慕容俊，又转赐卢豚。生子鲁元，有宠于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于世祖，世祖为访其舅。是时东方罕有仕者，广、盆皆不乐入平城，洛齐独请行，曰："我养子，兼人道不全，当为兄弟试祸福也。"乃乘驴赴京。鲁元候知将至，结从者百余骑，迎于桑乾河，见而下拜，从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问其才用所宜，将授之以官。鲁元曰："臣舅不幸生为阉人，唯合与陛下守宫闱耳。"而不言其养子。世祖矜焉，赐以奴马，引见。寻拜武卫将军，俄而赐爵文安子，稍迁给事黄门侍郎。

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

从平凉州，以功超迁散骑常侍，又加中书令、宁南将军、进爵零陵公。拜侍中、平远将军、冀州刺史，为内都大官。兴安二年卒，谥曰康。

养子俨，袭。柔和敦敏，有长者风。太和中，为虎牢镇将。初洛齐贵盛之后，广、盆坐他事诛，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与焉。还取侯家近属，以俨为子。后欲还本。而广有女孙配南安王桢，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闻而请俨曰："由我仇家富贵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养也！"桢时在内都主司品臣，俨隶于桢，畏惮之，遂不敢。九年卒，谥曰静。子振，袭。稍迁至中坚将军、长水校尉。广、盆并善营产业，家于中山，号为巨富，子孙仕进至州主簿。腾曾孙俊，位至龙骧将军、骁骑将军、乐平男。

段霸，雁门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广武令。太祖初遣骑略地至雁门，霸年幼见执，因被宫刑。乾寻率乡部归化云中。

霸少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赐爵武陵公。出为安东将军、定州刺史。世祖亲考内外，朋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张浑屯告霸前在定州浊货贪秽，便道致财，归之乡里。召霸定对，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尽实，由此益怒，欲斩之。恭宗进请，遂免霸为庶人。

霸从弟，雍州别驾。兄弟诸从遂世居广武城，修饰有士风。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晋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宫禁，小心守节，久乃见叙用。稍迁为礼部尚书，赐爵广平公，加宁南将军。高祖以琚历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骑常侍。后为侍中、征南将军、冀州刺史，假广平王。征还，进为征南将军，进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还冀州。高祖、文明太后东巡冀州，亲幸其家，存问周至。还京，以其年老，拜散骑常侍，养老于家。前后赐以车马衣服杂物不可称计。后降爵为公，扶老自平城从迁洛邑。高祖以其朝旧，遣左右劳问之。琚附表自陈初至家多乏，蒙赐帛二百匹。常饮牛乳，色如处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时年九十。赠征南将军、冀州刺史，谥曰靖。

养子寄生，未袭而亡。子盖海，袭祖琚爵。初琚年七十余，赐得世祖时宫人郭氏，本钟离人，明严有母德，内外妇孙百口，奉之肃若严君，家内以治。盖海官至青州乐陵太守。

赵黑，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隶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术，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

海生而凉州平，没入为阉人，因改名为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拜安远将军，赐爵睢阳侯。转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得其人。加侍中，进爵河内公。

显祖将传位京兆王子推，访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贺等词义正直，不肯奉诏。显祖怒，变色，复以问黑。黑曰："臣愚无识，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说其盛明，万物怀其光景，元元之心，愿终万岁。若圣性渊远，欲颐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显祖默然良久，遂传祚于高祖。

黑得幸两宫，禄赐优厚。是时尚书李□亦有宠于显祖，与黑对绾选部。□奏中书侍郎崔鉴为东徐州，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为荆州，选部监公

孙蘧为幽州，皆曰有能也，实有私焉。黑疾其亏乱选体，遂争于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与禄，国之常典。中书侍郎、尚书主书郎、诸曹监，勋能俱立，不过列郡，今□皆用为方州，臣实为惑。”显祖疑之，曰：“公孙蘧且止。”蘧最为□厚，于是黑与□遂为深隙。□竟列黑为监藏时多所截没。先是法禁宽缓，百司所典，与官并食，故多所损折。遂黜为门士。黑自以为诉所陷，叹恨终日，废寝忘食，规报前怨。逾年，还入为侍御、散骑常侍、侍中、尚书左仆射，复兼选部如昔。黑告□专恣，□遂出为徐州。及其将获罪也，黑构成以诛之。然后食甘寝安，志在于职事。

出为假节、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进爵为王。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时有人欲行私赂，黑曰：“高官禄厚，足以自给，卖公营私，本非情愿。”终无所纳。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闻之，赐帛五百匹、谷一千五百石。转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于官。诏赐绢四百五十匹、谷一千斛、车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赠司空公，谥曰康。黑养族弟赵奴第四子炽为后。

炽，字贵乐。初为中散，袭黑爵，后降为公。官至扬州安南府长史，加平远将军。元嵩之死寿春也，炽处分安辑，微有声称。神龟中卒，赠光州刺史。黑为定州，与炽纳钜鹿魏干女，有二子。

长子揆，字景则。袭父侯爵，官至乐陵太守。卒，赠左将军、沧州刺史。揆弟俊之，字仲彦，轻薄无行。为给事中，转谒者仆射，为刘腾养息。犹以阉官余资，赂遗权门，频历显官而卒。

孙小，字茂翘，咸阳石安人。父瓒，姚泓安定护军。为赫连屈丐所侵，人怀危惧，亡奔者相属，瓒独率众拒守，见杀。小没入宫刑。会魏平统万，遂徙平城，内侍东宫。以聪识有智略称。

未几，转西台中散，每从征伐，屡有战功，多获赏赐。世祖幸瓜步，虑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卫将军，赐爵泥阳子，除留台将军。车驾还都，迁给事中，绾太仆曹。乃请父瓒赠谥，求更改葬，诏赠振威将军、秦州刺史、石安县子，谥曰戴。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出为冠军将军、并州刺史，进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声称微少于前。然所有清约，当时牧伯无能及也。性颇忍酷，所养子息。驱驰鞭挞，视如仇雠。小之为并州，以郭祚为主簿，重祚门才，兼任之以书记，时人多之。

张宗之，字益宗，河南巩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刘裕西征，假洛阳令。及宗之贵幸，高宗赠孟舒平南将军、洛州刺史、巩县侯，谥曰贞。

初缑氏宗文邕聚党于伊阙谋反，逼胁孟舒等。文邕败，孟舒走免，宗之被执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谨慎，擢为侍御中散，赐爵巩县侯，遂历右将军，中常侍，仪曹、库部二曹尚书，领中秘书，进爵彭城公。出为散骑常侍、宁西将军、东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称，入为内都大官。出除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冀州刺史。又例降为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赠建节将军、怀州刺史，谥曰敬。

宗之兄鸾旗，中书侍郎、东宫中庶子，兼宿卫给事。加宁远将军，赐爵洛阳男。转殿中给事。出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泾州刺史，进爵为侯。复为殿中给事、中常侍。卒，赠洛州刺史，谥曰靖。

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入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赉。萧兄子超业，后名彦，幼随姑入国。娶李洪之女，赖其给赡以自济。历位太尉长史、武卫将军、齐州刺史、散骑常侍、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彦时来往萧宝夤，致敬称名，呼之为尊。彦于河阴遇害，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

宗之养兄子袭绍爵。袭，字子业。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迁员外郎，京兆王大农。久之，除义阳太守，为司空刘腾谘议参军、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颢，邵郡太守。卒，赠荆州刺史。颢弟璟，中散大夫。璟弟玮，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长史。诸中官皆世衰，唯赵黑及宗之后，家僮数百，通于士流。

剧鹏，高阳人。粗览经史，闲晓吏事。与王质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阍阉为耻。文明太后时，亦见眷遇，为给事中。高祖迁洛，常为宫官，事幽后。后之惑萨菩萨也，鹏密谏止之，不从，遂发愤而卒。

兄买奴，亦为宦者。历位幽州刺史。才志远不及鹏。

是时有李丰之徒数人，皆被眷宠，出入禁闱，并致名位，积赀巨万，第宅华壮。文明太后崩后，乃渐衰矣。

张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风太守。世祖末，坐事诛，祐充腐刑。积劳至曹监、中给事，赐爵黎阳男。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未几，监都曹，加侍中，与王叡等俱入八议。太后嘉其忠诚，为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拜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尚书左仆射，进爵新平王，受职于太华庭，备威仪于宫城之南，观者以为荣。高祖、太后亲幸其宅，飨会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机禁二十余年，未曾有过。则是特被恩宠，岁月赏赐，家累巨万。与王质等十七人俱赐金券，许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时年四十九。高祖亲临之，诏鸿胪典护丧事。赐帛千匹，赠征南大将军、司空公，谥曰恭。葬日，车驾亲送出郊。

祐养子显明，后名庆，少历内职。有姿貌，江阳王继以女妻之。袭爵，降为陇东公，又降为侯。迁洛，废替二十余年，虚爵而已。

熙平初，为员外常侍、兼卫尉少卿。以元叉姊婿，故越次而授焉。神龟二年冬，灵太后为肃宗采名家女，庆女入充世妇，未几为嫔，即叉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寻出为将军、高平镇将。卒，子迥洛袭。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无得而知也。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独与母没内京都，毅力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

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以统宿卫。俄加散骑常侍。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太后既宠之，乃征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赏赐衣马。睹生将还，见于皇信堂。高祖执手谓之曰："老人归途，几日可达，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迁都曹，加侍中、祭酒，尚书领中曹、侍御。后降爵为侯。睹生卒，赠秦州刺史，谥曰靖。赐黄金八十斤、缯彩及绢八百匹，以供丧用，并别使劳慰。加嶷大长秋卿。嶷老疾，请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将之州，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十九年，被

诏赴洛，以刺史从驾南征，常参侍左右。以嶷耆旧，每见劳问，数追称嶷之正直。命乘马出入行禁之间，与司徒冯诞同例。军回还州。

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旧族，简于接礼。天性酷薄，虽弟侄甥婿，略无存润。后数年，卒于州。先以从弟老寿为后，又养太师冯熙子次兴。嶷死后，二人争立。嶷妻张氏致讼经年，得以熙子为后。老寿亦仍陈诉，终获绍爵。次与还于本族，给奴婢三十口。嶷前后赐赏奴婢牛马盖数百千，他物称是。

老寿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显奏言："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谨案：石荣籍贯兵伍，对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遭时之运，逢非次之擢，以犬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贵，位阶方岳。不能怀恩感德，上酬天施，乃咎彰遐迩，向秽京墟。老寿种类无闻，氏姓莫纪，丐乞刑余之家，覆养阉人之室。蒙国殊泽，预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内，疑教诚闺庭。方恣其淫奸，换妻易妾。荣前在洛州，远迎老寿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寿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无别，男女三人，莫知谁子。人事所未闻，鸟兽之不若。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鸿胪削爵。"诏可。老寿妻常氏，万敌弟女也。老寿死后，收纪家业，稍复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并嫔贵室。为老寿祖父皆造碑铭，自洛就乡而建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贵人。

石荣者，从主书稍进为州。自被劾后，遂便废顿。子长宣，武定中，南兖州刺史，与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已来，恆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遇坐事腐刑，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子。迁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幽后之前废也，遇颇言其过。及后进幸，高祖对李冲等申后无咎，而称遇谤议之罪。冲言："果尔，遇合死也。"高祖曰："遇旧人，未忍尽之，当止黜废耳。"遂遣御史驰驿免遇官，夺其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世宗初，兼将作大匠。未几，拜光禄大夫，复夺爵。

废后冯氏之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来祗谒，不替旧敬，衣食杂物，每有荐奉。后皆受而不让。又至其馆，遇夫妻迎送谒伏，侍立执臣妾之礼。

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又长于人事，留意酒食之间，每逢僚旧，具设肴果，觞膳精丰。然竞于荣利，趋求势门。赵脩之宠也，遇往还宗承，受敕为之监作第宅，增于本旨，笞击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与太妃俱往临问，视其危惙，为之泣下。其善奉诸贵，致相悲悼如此。赠使持节、镇西将军、雍州刺史，侯如故。

始遇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

遇养弟子厉，本郡太守。稍迁至右军将军，袭爵宕昌侯。产业有于遇时。

苻承祖，略阳氐人也。因事为阉人，为文明太后所宠，自御厩令迁中部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赐爵略阳侯，兼典选部事，中部如故。转吏部尚书，仍领中部。高祖为造甲第，数临幸之。进爵略阳公，安南将军，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许以不死之诏。后承祖坐赃应死，高祖原之，削职禁锢在家，授悖义将军、佞浊子，月余遂死。

王质，字绍奴，高阳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加宁朔将军，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复特加前将军，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加员外散骑常侍。

出为镇远将军、瀛州刺史。质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高祖颇念其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冯后，陆叡、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手笔莫不委至，同之戚贵。质皆宝掌以为荣。入为大长秋卿，未几而卒。

李坚，字次寿，高阳易人也。高宗初，因事为阉人。文明太后临

朝，稍迁至中给事中，赐爵魏昌伯。小心谨慎，常在左右，虽不及王遇、王质等，而亦见任用。高祖迁洛，转被委授，为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世宗初，出为安东将军、瀛州刺史，本州之荣，同于王质。所在受纳，家产巨万。值京兆王愉反于冀州，坚勒众征愉，为愉所破。代还，遇风疾，拜光禄大夫，数年卒。赠抚军将军、相州刺史，赙帛五百匹。以弟子昙景为后，袭爵魏昌伯，为羽林监、直后。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为中尹，迁长秋卿，赐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复其爵，起为光禄大夫，领中常侍。迁平北将军，领长秋卿。出为散骑常侍、安北将军、并州刺史。卒，赠大将军、肆州刺史，谥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宫掖碎职，以恭敏著称，稍迁至中常侍。

太和末，为长秋卿，赐爵云阳男。世宗封其妻王氏为云阳县君。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

刘腾，字青龙，本平原城民，徙属南兖州之谯郡。幼时坐事受刑，补小黄门，转中黄门。高祖之在悬瓠，腾使诣行所。高祖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由是进冗从仆射，仍中黄门。

后与茹皓使徐兖，采召民女。及还，迁中给事，稍迁中尹、中常侍，特加龙骧将军。后为大长秋卿、金紫光禄大夫、太府卿。

肃宗践极之始，以腾预在宫卫，封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是年，灵太后临朝，以与于忠保护之勋，除崇训太仆，加中侍中，改封长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拜其妻时为钜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赏赍亚于诸主外戚。所养二子，为郡守、尚书郎。腾曾疾笃，灵太后虑或不救，迁卫将军、仪同三司，余官仍旧。后疾瘳。腾之拜命，肃宗当为临轩，会其日大风寒甚而罢，乃遣使持节授之。腾幼充宫役，手不解书，裁知署名而已。奸谋有余，善射人意。灵太后临朝，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

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与。腾以为恨，遂与领军元叉害怿。废灵太后于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继绝。腾自执管钥，肃宗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

不免饥寒。又使中常侍贾粲假言侍肃宗书，密令防察。叉以腾为司空公，表里擅权，共相树置。叉为外御，腾为内防，迭直禁闼，共裁刑赏。腾遂与崔光同受诏乘步挽出入殿门。四年之中，生杀之威，决于叉、腾之手。八坐、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室宇。天下咸患苦之。

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赠帛七百匹、钱四十万、蜡二百斤。鸿胪少卿护丧事。中官为义息，衰绖者四十余人。

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事甫成，陈尸其下。追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大尉公、冀州刺史。腾之葬日，阉官为义服，杖绖衰缟者以百数，朝贵皆从，轩盖填塞，相属郊野。魏初以来，权阉存亡之盛莫及焉。

灵太后反政，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后腾所养一子叛入肃衍，太后大怒，因徙腾余养于北裔，寻遣密使追杀之于汲郡。

贾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颇涉书记。世宗末，渐被知识，得充内侍。自崇训丞为长兼中给事中、中尝药典御，转长兼中常侍。迁光禄少卿、光禄大夫。

灵太后之废，粲与元叉、刘腾等伺帝动静。右卫奚康生之谋杀叉也，灵太后、肃宗同升于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既被囚执，粲绐太后曰："侍官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太后信之，适下殿，粲便扶肃宗于东序，前御显阳，还闭太后于宣光殿。粲既叉党，威福亦震于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后，遂移家属焉。时武威太守韦景承粲意，以其兄绪为功曹。绪时年向七十。未几，又以绪为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转武威太守。

灵太后反政，欲诛粲，以叉、腾党与不一，恐惊动内外乃止。出粲为济州刺史，未几，遣武卫将军刁宣驰驿杀之，资财没于县官。

杨范，字法僧，长乐广宗人也。高宗时，坐宗人劫贼被诛，范宫刑，为王琚所养，恩若父子，往来出入其家。范为为谒者，转黄门、中

谒者仆射、中给事中、射声校尉，加宁远将军，为中尹。世宗崩，高阳王雍总政，出为白水太守，中龙骧将军。

灵太后临朝，征为常侍、崇训太仆卿，领中尝药典御，赐爵华阴子。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中官侍贵者，灵太后皆许其方岳，以范年长，拜跪为难，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请。父子纳货，劳役兵民，为御史所纠。子遂逃窜，范事得散。赴京师，遂废于家。

后灵太后念范勤旧。乃以范为中侍中、安南将军，寻进镇南将军、崇训太仆、华州大中正。卒，赠征西将军、秦州刺史。

成轨，字洪义，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宫掖，以谨厚称。除中谒者仆射。高祖意有所欲，轨瞻候容色，时有奏发，辄合帝心。从驾南征，专进御食。于时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昼夜无懈。车驾还，赐帛百匹。

景明中，尝食典御丞，仆射如故。转中给事中、步兵校尉，敕侍东宫。延昌末，迁中常侍、中尝食典御、光禄大夫，赐始平伯，统京染都将，转崇训太仆少卿。遭母忧，诏遣主书常显景吊慰。又起为本官，进安东将军、崇训卫尉卿。久之，超迁中侍中、抚军将军，典御、崇训如故。寻除中军将军、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旧封始平县开国伯，食邑三百户。肃宗所幸潘嫔，以轨为假父，颇为中官之所敬惮。建义初轨迎于河阴，诏令安慰宫内，进爵为侯，增户三百，并前六百户，迁卫将军。其年八月卒，赠车骑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孝惠。

养弟子仲庆，袭。历位镇军将军、光禄大夫。卒。子朏，袭。齐受禅，例降。

王温，字桃汤，赵郡栾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高祖以其谨慎，补中谒者、小黄门，转中黄门、钩盾令。稍迁中尝食典御、中给事中，给事东宫，加左中郎将。

世宗之崩，群官迎肃宗于东宫。温于卧中起肃宗，与保母扶抱肃宗，入践帝位。商阳王雍既居冢宰，虑中人朋党，出为钜鹿太守，加龙骧将军。

灵太后临朝，征还为中常侍、光禄大夫，赐爵栾城伯，安东将军，领崇训太仆少卿。特除使持节、散骑常侍、抚军将军、瀛州刺史。还，除中侍中，进号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光禄勋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栾城县开国食，邑六百户。温后自陈本阳平武阳人，于是改封武阳县开国侯，邑如故。建义初，于河阴遇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养子冏哲，袭。齐受禅，例降。

孟鸾，字龙兒，不知何许人。坐事充阉人。文明太后时，王遇有宠，鸾以谨敏为遇左右，往来方山，营诸寺舍。由是渐见眷职。

灵太后临朝，为左中郎将、中给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于九龙殿下暴疾，半身不摄，扶载归家，其夜亡。鸾初出，灵太后闻之，曰："鸾必不济，我为之忧。"及奏其死，为之下泪，曰："其事我如此，不见我一日忻乐时也。"遂赐帛三百匹、黄绢十匹以供丧用。七日，灵太后为设二百僧斋，赐助施五十匹。同类荣焉。

平季，字稚穆，燕国蓟人。祖济，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与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季坐腐刑，入事宫掖。久之，除小黄门，以忤旨出为潞县令，不拜。仍除奉朝请。灵太后反政，授宁朔将军、长水校尉，领黄门令。转前军将军、中给事中。时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于外。

后慰劳西军，还至潼关，华州羌人舜明等据险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进讨。会舜明遣十余人诈降入道明军。阙遂散。

出为新兴太守。肃宗崩，与尔朱荣等议立庄帝。庄帝即位，起拜平北将军、肆州刺史。寻除抚军将军、中侍中。以参谋之勋，封元城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幽州大中正，寻摄燕、安、平、营中正。前废帝以为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骠骑将军。季遇疾，诏遣使存问。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赠使持节、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将军、侯如故。初季以兄叔良为。袭季爵。卒。子世胄，袭。齐受禅，例降。

封津，字丑汉，勃海蓨人也。祖羽，真君中为薄骨律镇副将，以贪污赐死。父令德，娶党宝女。宝伏诛，令德以连坐从法。津受刑，给事宫掖。

积官久之，除中谒者仆谢，迁奉车都尉。肃宗初，冀州大乘贼起，诏津慰劳。津世不居桑梓，故不为州乡所归。灵太后令津侍肃宗书。迁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虏将军，仍除崇训太仆，领宫室都

将，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封东光县开国子，食邑二百户，镇南将军，兼中关右慰劳大传。出为散骑常侍、征东将军、济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卫将军，寻转大长秋、右光禄大夫。太昌初，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津少长宫闱。给事左右，善候时情，号为机悟。

天平初，除开府仪同三司、本将军、怀州刺史。元象初，复为中侍中、大长秋卿，仍开府仪同。夏薨，年六十二。赠都督冀瀛幽安四州诸军事、本将军、司徒公、冀州刺史，谥曰孝惠。

养兄子长业，袭爵。齐受禅，例降。

津兄凭，字元寄，当时逃窜，后会赦免。太和中，奉朝请，冀州赵郡王干田曹参军、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参军、给人事中、越骑校尉。以讨大乘功，除左中郎将，迁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孝昌中，历恆农、武邑二郡太守。寻除征虏将军、光这州刺史。还，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转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初津被敕营出帝父广平王陵。永熙中，以营陵功，封津城卫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津自有封，乃启转于凭。后除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兴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凭无他才伎，始终资历，皆由于津。津卒之后，凭亦无赠。

子灵素，袭。齐受禅，例降。

津从兄答，光禄大夫。

子宗显，司徒掾。

刘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与元愉又于信都，伏诛。思逸少充腐刑。初为中小史，转寺人。久之，除小黄门，拜奉朝请，坐事免。后除东莞太守。思逸虽身在阉寺，而性颇豪率，轻薄无行，好结朋游。又除左将军、大长秋卿，迁中侍中、平东将军。武定中，与元瑾等谋反，伏诛。

又有张景嵩、毛暢者，咸以阍寺在肃宗左右，而并黠了，甚见知遇。俱为小黄门，每承间陈元义之恶于肃宗。元义之出，景嵩、暢颇有力焉。灵太后反政，未即戮义。时内外喧喧，云“义还入知政事。”暢等恐祸及己，及启肃宗，欲诏右卫将军杨津密往杀义。诏书已成，未及出。义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与清河王息邵欲废太后。”太后信之，责暢，暢出诏书草，以呈太后。太后读之，知无废己状，意为小

解。然义妻构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几，出暢为顿丘太守。后复出景嵩为鲁君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寻捕杀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数其与暢同计之事，大致嫌责。后为阳城、荥阳二郡太守。孝静时，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阙

列传第八十三

匈奴刘聪羯胡石勒铁弗刘虎徒何慕容廆

临渭氐苻健羌姚苌略阳氐吕光

夫帝皇者，配德两仪，家有四海，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国，汉并天下。逮桓灵失败，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难，魏文奄有中原，于有伪孙假命于江吴，僭刘盗名于岷蜀。何则？戎方椎髻之帅，夷俗断发之魁，世崇凶德，罕闻王道，扇以跋扈，忻从放命。加以中州避地，华土违雠，思托号令之声，念邀风尘之际。因虞候隙，仍相君长，偷名窃位，胁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络，假上帝之祉；妄说黄旗，云人君之气。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而谓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溺人必笑，其在兹乎？若是鳖灵可拟于周王，夫差容比于汉祖，尉他定黄屋之尊，子阳成绾玺之贵，岂其然哉？及钟会一将之威，士治偏师之势，而使骡车西至，侯盖北首，天人弗许，断可知焉。

晋年不永，时逢丧乱，异类群飞，奸凶角逐，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籓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徒何仍衅，氐羌袭梗，夷楚喧聒于江淮，胡虏叛换于瓜凉，兼有张赫山河之间，顾恃辽海之曲。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或更相吞噬，迭为驱除；或狼戾未驯，俟我斧钺。

太神奋风霜于参合，鼓雷电于中山，黄河以北，靡然归顺矣。世祖叡略潜举，灵武独断，以夫僭伪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车岁驾，神兵四出，全国克敌，伐罪吊民，遂使专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东极沧海，莫不授馆于东门，悬首于北阙矣。唯夫穷发遗虏，未拔根株；徼垂残狡，尚余栽蘖。而北逾翰漠，折其肩髀；南极江湖，抽其肠胃。虽骸骨仅存，脂膏咸尽；视息才举，魂魄久游。高祖圣敬时乘，迁居改作，日转云移，风行电扫。辫发之渠，非逃则附；卉服之长，琛赆继入。犹以侍子不至，取乱乘机，五牛一指，六师骋路，馘其武臣骁帅，倾其汤池石城。向使时无谷塘之祸，民无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庐，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龙荒以牧马；南则罶{圭黾}黾暴鲸鲵，变水处之文身，化为言于人俗矣。寻以寿春内款，华阳稽服，蕞彼江阴，忧于系颈。肃宗以冲年践祚，俄则母后当阳，务崇宽政，取和朝野，置荒遐于度外，譬蛮夷于鸡肋。面黠狄沦胥，种落离贰，虏帅飘

然，穷而归我，矜其眼目，愍厥颠亡，反之于故庭，复之以保塞。

魏道将亏，祸出权幸，事僻于中，民惊于外，疆埸崩腾，籓篱倾骇，阴朔委命之伦，云蒸务合。上失其道，下极其难，政乱如风草，师亡犹弹丸，十数年间，中区殄悴。而江湄巨狡，窥觎上国，蛇虺肆毒，窃我边鄙。氈裘相率，马首南向，白山、氵垒水，狐鼠群游。魏德虽衰天命未改，援坠扶危，齐武电发，屈身宰世，大济横流。和戎略远，用谋急病，輶轩四指，喻以德音。尔乃舟车接次，驼驴衔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设。而水乡大猾，好利忘信，纳我逋叛，共为举斧，遂有寒山之战，涡阳。阙二字纠合伧楚，覆其巢穴，衍以喂卒，网实鸩死。獯虏那环，寻亦歼殪。

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智僭盗之终始焉。

匈奴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冒顿之后也。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故其子孙以母姓为氏。祖豹，为左贤王。及魏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豹虽分属五部，然皆家于晋阳汾涧之滨。

父渊，形容伟壮，膂力过人。晋初为任子，在洛阳。豹卒，渊代之。后改帅为都尉，以渊为北部都尉。杨骏辅政，以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后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宁初，成都王颖表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及齐王冏、长沙王乂与颖等自相诛灭，北部都督刘宣等窃议反叛，谋推渊为大单于。时渊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谋告之。渊请归会葬，颖不许。颖为皇太弟，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晋惠帝之伐颖也，以渊为辅国将军、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败，以渊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马腾、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颖，颖师战败。渊谓颖曰：“今二镇跋扈，众逾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郡士民所能御之。渊当为殿下还说五部，鸠合义众，以赴国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便五万，都于离石。渊谓宣等曰：“帝王岂有常哉，当上为汉高，下为魏武。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民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今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民望。”乃迁左国城，自称汉王，置百官，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攻击郡县。

桓帝十一年，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亲率万骑救腾，斩渊将綦母豚，渊南走蒲子。语在《序纪》。

晋光熙元年，渊进据河东，克平阳、蒲坂，遂都平阳。晋永嘉二年，渊称帝，年号永凤。后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之玺也。得者因增"渊海光"三字而献之，渊以为己瑞，号年为河瑞。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环境台于平阳西。渊死，子和僭立。聪即和第四弟也，杀和而自立。

聪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晋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任以郡事。举良将，为骁骑别部司马。齐王冏以为国中尉。出为左部司马，寻迁右部尉。太宰、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以渊在鄴，惧为成都王颖所害，亡奔颖，颖甚悦，拜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随还左国。渊称大号，拜大司马，封楚王。及僭位，年号光兴。聪遣王弥、刘曜攻陷洛阳，执晋怀帝，改年为嘉平。

聪于是骄奢淫暴，杀戮无已，诛翦公卿，旬日相继。纳其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又纳殷孙女四人为贵人，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希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摅以鱼蟹不供，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营作迟晚，并斩于东市。聪游猎无度，晨出暮归，观鱼于汾，以烛继昼。其弟乂及子粲舆榇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幽厉乎，而汝等生来哭人也！"

先是，刘琨来告难，穆帝亲率大众，令长子六修击粲等，大破之。语在《序纪》。

聪与群臣饮宴，逼晋帝行酒。晋光禄大夫庾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于是害晋帝，诛珉等。改嘉平为建元。平阳地震，聪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达于平阳。肉帝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须之见在陨肉之旁。

聪遣刘曜攻陷长安，执晋愍帝，改建元为麟嘉。其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贺，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积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聪张后之侍婢也。时称后者四人，佩皇后玺绶者七人。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后宫赏赐，动至千万。有豕著进贤冠，犬冠武弁带绶，并升聪座，俄而斗死，宿卫之人无见入者。平文二

年，聪死。

子粲，袭位，号年汉昌。粲荒耽酒色，游荡后庭，军国之事，决于大将军靳准。准勒兵诛粲，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准自号汉王，置百官。寻为靳明所杀，众降渊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见养于渊。颇知书计，志性不恆。拳勇有膂力，铁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当诛，亡匿朝鲜，客为县卒，会赦得还。聪之末年，位至相国，镇长安。靳准之诛粲也，曜来赴之，次于赤壁。遂僭尊号，改年光初。靳明既降于曜，曜还都长安，自称大赵。

曜西通张骏，南服仇池，穷兵极武，无复宁岁。又发六百万功，营其父及妻二冢，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迫督役徒，继以脂烛，百姓嗥哭，盈于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声言“慎”。封其子胤为南阳王，以汉阳十三郡为国。立单于台于渭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杂种为之。曜得黑兔，改年为太和。

石虎伐曜，曜击破之，遂攻石生于洛阳。曜不抚士众，专与嬖臣饮博，左右或谏，曜怒斩之。石勒进据石门，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将与勒战。至西阳门，麾军就，平师遂大溃。曜坠于冰，为石勒将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国，寻杀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弃长安西走秦州。寻为石勒所灭。

羯胡石勒，字世龙，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祖邪弈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并为部落小帅。周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勒壮健，有胆略，好骑射，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摄部胡，部胡爱信之。

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两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卖与师氏为奴。师家邻于马牧，勒与牧帅汲桑往来相托，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姚豹、逮明、郭敖、刘征、刘实、张噎、乎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东如赤龙、騄骥诸苑，乘苑马还掠缯宝以赂汲桑。成都王颖之废也，颖故将阳平人公师籓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于是桑始命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籓拜为前队督。籓战败身死，勒与汲桑亡潜苑中。颖之将如河北也，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率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合军以应之，屯于平石。桑自号大将军，进

军攻鄴，以勒为前锋都尉。攻鄴，克之。寻为晋将苟晞所败。

勒往从刘渊，拜为辅汉将军、平晋王。刘聪立，以勒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刘粲攻洛阳，勒留长史刁膺统步卒九万，徙辎重于重门，率轻骑二万会粲于太阳，大败晋监军裴邈于渑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皋，围晋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屯文石津，将北攻晋幽州刺史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余骑败刘聪安北大将军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引军向柏门，迎重门辎重，合于石门而济。南攻晋豫州刺史冯嵩于陈郡，不克，进攻襄城太守崔广于繁昌，斩之。

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受刘渊官位。闻勒之来也，惧，遣众一万拒于襄城，勒击败之，尽俘其众。勒至南阳，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进攻宛，克之，斩侯脱，降严嶷，尽并其众。南至襄阳，攻克江西三十余垒，有据江汉之志。勒右长史张宾以为不可，引军而北。

晋太傅、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勒。越薨于军，军人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而东。勒追击，破之于苦县。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杀王衍及晋襄阳王范等十余万人。越世子毗闻越薨，出自洛阳，从者倾城。勒逆毗于洧仓，破之，执毗及晋宗室二十六王并诸卿士，皆杀之。与王弥、刘曜攻陷洛阳，归功弥曜。遂出□不辕，执晋大将军苟晞于蒙城，以为左司马。刘聪授勒镇军大将军、幽州牧，领并州刺史。用张宾之计，自当南葛陂北都襄国。袭幽州，擒王浚，杀之。刘聪加勒陕东伯，得专征伐，封拜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岁尽集上。

及刘粲为勒准所杀，勒率众赴平阳。曜称尊号，授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为赵公。勒至平阳，靳明出与勒战，勒大破之，遣兼左长史王修、主簿刘茂献捷于曜。明率平阳之众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阳宫室，置戍而归，徙浑仪乐器于襄国。曜遣使授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魏武辅汉故事。王修舍人曹平乐留仕曜朝，言于曜曰："大司马遣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强弱。"曜实残弊，惧修宣之，大怒，追还策命而斩王修。刘茂逃归，言修死状。勒大怒，诛曹平乐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亭太宰、赵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复何常也？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尔所节乎！"勒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赵王，以二十四郡为赵国，号为赵元克年，平文三年也。

勒遣使求和，请为兄弟，斩其使以绝之。自是朝会，常僭天子礼乐，以飨群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许之。

二年，勒僭称皇帝，置百官，年号建平。虽都襄国，又营鄴宫，作者数十万从，兼以昼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显祖庙讳。大雅立，号年延熙。石虎废大雅为海阳王而僭立，寻杀之。

虎，字季龙，勒之从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觅。寇觅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谓之为勒弟也。晋永兴中，与勒相失。永嘉五年，刘琨送勒母王氏及虎于葛陂，时年十七矣。性残忍，游猎无度，能左右射，好以弹弹人，军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无赖，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为复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长七尺五寸，弓马迅捷，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深嘉之。而酷害过差，军中有壮健与己齐者，因猎戏谑，辄杀之。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御众严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信弥隆，仗以专征之任。

刘聪以虎为魏郡太守，镇鄴三台；又封繁阳侯，食邑三千户。勒为赵王，以虎为车骑将军，加侍中、开府，进封中山公。勒称尊号，为太尉、守尚书令，封中山王，食邑万户。

勒死，虎擅诛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宫，直卫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惧，自陈弱劣，让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当有大义，何足豫论。"遂逼立之。虎自为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旧臣，皆补丞相闲任，其府僚旧昵，悉居台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训宫，徙勒妻刘氏已下居之，简其美淑及车马服御，皆归虎第。刘氏谓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国祚之灭不复久矣。真可谓养虎自残者也。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以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宫殿之中，亡所厝计。臣请出奔兖州，据廪丘，扶南阳王恢为盟主，宣太后诏于诸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财讨恶逆，蔑不济也。"刘氏然之。既而，堪计不果，虎灸而杀之，又杀刘氏。石生先镇长安，石朗镇洛阳，并起兵讨虎，为虎所灭。

虎遂自立为大赵王，号年建武，自襄国徙居于鄴。乃杀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雅诸弟。初，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照镜无首，大恐怖，不

敢称皇帝，乃自贬为王。使其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唯选牧守、祀郊庙、征伐、刑断，乃亲览之。虎又改称大赵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问，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恨，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状不敢对。虎闻而大怒，杀邃及其男女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立次子宣为太子。

虎于鄴起台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欲自鄴起阁道，至于襄国。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扰役黎元，民庶失业，得农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为虎所害，三分而一。课责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诸役调有不办者，皆以斩论。穷民率多鬻子以充军制，而犹不足者，乃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犹求发无己。太武殿成，图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头缩入肩。虎大恶之。

遣司虞中郎将贾霸率工匠四千，于东平冈山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十乘，立行楼二层于其上。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司。其中禽兽，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马，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民死者相继，海岱、河济之间，民无宁志矣。又发民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增内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有希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民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太子、诸公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

建国九年，虎遣使朝贡。

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韬递日省可尚书奏事。宣恶韬侔己，谓嬖人杨柯、牟成等曰："汝等杀韬，吾入西宫，当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上必亲临，因行大事，亡不济矣。"柯等许诺，乃夜入韬第而杀之。虎将出临韬丧，其司空李农谏，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铁钚穿宣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以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仗，舐其上血，号叫之声，震动宫殿。积柴城北，树标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雅、刘灵拔其发，抽其舌，以绳贯其颔，鹿绞上之。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焰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二十九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

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以养猪牛。

十二年，虎自称皇帝，号年太宁。

虎死，少子世僭立。虎养孙闵杀世，以世兄遵为主。遵以闵为大将军辅政。遵立七日，大风、雷震、昼昏，火水俱下，灾其太武殿，延及宫内府库，至于閶闔门。火月余乃灭。

遵兄鉴，又杀遵而自立，号年青龙。鉴弟苞与胡张才、孙伏都等谋杀闵，不克而死。自凤阳门至琨华殿，积尸如丘，流血成池。闵知胡人不为己用，乃闭鄴城四门，尽杀诸胡，晋人貌似胡者多亦滥死。闵乃杀鉴而自立，尽灭石氏。闵本姓冉，乃复其姓自称大魏，号年永兴。寻为慕容俊所擒。

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一名训兜。诰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乌路孤。始臣附于国，自以众落稍多，举兵外叛。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虎走据朔方，归附刘聪，聪以虎宗室，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复渡河侵西部，平文逆击，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军逆讨，又大破之。虎死，子务桓代领部落，遣使归顺。

务桓，一名豹子。招集种落，为诸部雄。潜通石虎，虎拜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务桓死，弟阏陋头代立。密谋反叛，语在《序纪》。后务桓子悉勿祈逐阏陋头而自立。悉勿祈死，弟卫辰代立。

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坚，求田内地，春来秋云，坚许之。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坚让归之。乃背坚，专心归国，举兵伐坚，坚遣其建节将军邓羌讨擒之。

坚自至朔方，以卫辰为夏阳公，统其部落。卫辰以坚还复其国，复附于坚，虽于国贡使不绝，而诚敬有乖。帝讨卫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卫辰奔苻坚，坚送还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卫辰导苻坚来寇南境，王师败绩。坚遂分国民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语在《燕凤传》。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

类，屯代来城。

慕容永之据长子，拜卫辰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居朔方。姚苌亦遣使结好，拜卫辰使持节、都督北朔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累为寇害。

登国中，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众八九万，太祖军五六千人，为其所围。太子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大破之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而走，获牛羊二十余万。乘胜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迳入其国，居民骇乱，部落奔溃，遂至卫辰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惊遁，乃分遣诸将轻骑追之。陈留公元虔南至白盐池，虏卫辰家属；将军伊谓至木根山，擒直力鞮，尽并其众。卫辰单骑遁走，为其部下所杀，传首行宫，获马牛羊四百余万头。先是，河水赤如血，卫辰恶之，及卫辰之亡，诛其族类，并投之于河。卫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干部帅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兴，兴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妻之以女。屈子身长八尺五寸，兴见而奇之，拜骁骑将军，加奉军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兴弟济南公邕言于兴曰："屈子天性不仁，难以亲育，宠之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屈子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弈于镇高平，议以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以候边隙。邕固谏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气性？"邕曰："屈子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兴乃止，以屈子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二万余落，镇朔方。

太祖末，屈子袭杀没弈于而并其众，僭称大夏天王，号年龙升，置百官。兴乃悔之。屈子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其宗族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刘裕攻长安，屈子闻而喜曰："姚泓岂能拒裕，裕必灭之。待裕去后，吾取之如拾遗耳。"于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及裕擒泓，留子义真守长安，屈子伐之，大破义真，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遂僭称皇帝于灞上，号年为昌武，定都统万。勒铭城南，颂其功德。以长安为南都。

性骄虐，视民如草芥。蒸土以筑都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

匠，凡杀工匠数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脣；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

议废其长子璜，璜，自长安起兵攻屈孑，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璜，。杀之。屈孑以昌为太子。始光二年，屈孑死，昌僭立。

昌，字还国，一名折，屈孑之第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闻屈孑死，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时冬至之日，昌方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四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世祖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夜宿城北。明日，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

后昌遣弟定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世祖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军伏于深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

昌将狄子玉来降，说："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昌以为然。"世祖恶之，退军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骑五千，西掠居民。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官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昌信其言，引众出城，步骑三万。司徒长孙翰等言："昌步陈难陷，宜避其锋，且纵步兵，一时奋击。"世祖曰："不然。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遂收军伪北，引而疲之。昌以为退，鼓噪而前，舒陈为翼。行五六里，世祖冲之，贼陈不动，稍复前行。会有风起，方术宦者赵倪劝世祖更待后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骑为左右以掎之。世祖坠马，贼已逼接，世祖腾马，刺杀其尚书斛黎，又杀骑贼十人，流矢中掌，奋击不辍。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遂克其城。

初，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其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

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世祖顾谓左右曰：“蕞尔小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中得乎？”

后侍御史安颉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舍之西宫门内，给以乘舆之副，又诏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将军、会稽公，封为秦王。坐谋反，伏诛。

昌弟定，小字直猿。屈孑之第五子，凶暴无赖。昌败，定奔于平凉，自称尊号改年胜光。定登阴槃山，望其本国，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诸卿建季兴之业。”俄而有群狐百数鸣于其侧，定命射之，无所获。定恶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复何言哉！”与刘义隆连和，遥分河北，自恆山以东属义隆，恆山以西属定。遣其将寇麟城，始平公隗归讨破之。定又将数万人东击归。世祖亲率轻骑袭平凉，定救平凉，方陈自固。世祖四面围之，断其水草。定不得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众溃。定被创，单骑遁走，收其余众，乃西保上邽。神□四年，为吐谷浑慕璜，所袭，擒定，送京师，伏诛。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环，其本出于昌黎。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平公孙渊，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祖木延，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左贤王。父涉归，以勋进拜鲜卑单于，迁邑辽东。涉归死，廆代领部落。以辽东僻远，徙于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颇为东部之患，左贤王普根击走之，乃脩和亲。晋愍帝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平文之末，廆复侵东部，击破之。王浚称制，以廆为散骑常待、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万年，名犯恭宗庙讳。元真既袭，弟仁叛于辽东之平郭，与元真相攻，元真讨斩之。乃号年为元年，自称燕王，置官如魏武辅汉故事。石虎率众伐元真，元真击走之。建国二年，帝纳元真女为后。元真袭石虎，至于高阳，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户而还。四年，元真遣使朝贡，城加龙城而都焉。元真征高丽，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钊单马遁走，后称臣于元真，乃归其父尸。又大破宇文，闼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元真死，子俊统任。

俊，字宣英。既袭位，号年为元年。闻石氏乱，乃砺甲严兵，将为

进取之计。凿山除道，入自卢龙，克蓟城而都之。进克中山、常山，大破冉闵于魏昌廉台，擒之。闵太子叡固守鄴城，进师攻鄴，克之。建国十五年，俊僭称皇帝，置百官，号年元玺，国称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贡。俊自蓟迁都于鄴，号年为光寿。俊死，子暐统任。

暐，字景茂，俊之第三子也。既僭立，号年建熙。暐政无纲纪，时人知其将灭。有神降于鄴，自称“湘女”，有声，与人相接，数日而去。僭晋将桓温率众伐暐。至于枋头，暐叔父垂击走之。垂有大功，暐不能赏，方欲杀之，垂怒，奔苻坚。坚遣将王猛伐鄴，擒暐，封新兴侯，后拜尚书。

太祖之七年，苻坚败于淮南，垂叛，攻苻丕于鄴。暐弟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闻垂攻鄴，亡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暐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张永步骑五千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承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坚遣子钜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为平阳太守，亦起兵河东，有众二万。泓大破叡军，斩叡。冲为坚将窦冲所破，弃其步众，率鲜卑骑八千奔于泓军。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坚曰：“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乘舆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鄴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坚怒责暐曰：“卿虽曰破灭，其实若归，奈何因王师小败，猖悖若是！泓书如此，卿欲去者，朕当相资。”暐叩头流血，涕泣陈谢。坚久之曰：“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复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书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还长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谓泓曰：“今秦数已终，社稷不轻，勉建大业。可以吴王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例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年号燕兴。

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冲去长安二百里，坚遣子平原公晖拒之，冲大破晖军，进据阿房。初，坚之灭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礼。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莳梧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凤皇之至。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城焉。

暐入见坚，稽首谢曰："弟冲不识义方，孤背国恩，臣罪应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当三日，愚欲暂屈銮驾，幸臣私第。"坚许之。暐出，术士王嘉曰："椎芦作蘧篨，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言暐将杀坚而不果也。坚与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谋欲伏兵请坚杀之。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暐令其帅悉罗腾、屈突铁侯等潜告之曰："官今使吾外镇，听旧人悉随。可于某日会集某处。"鲜卑信之。北部人突贤之妹，为坚左将军窦冲小妻，贤与妹别，妹请冲留其兄。冲驰入白坚，坚大惊，召腾问之，腾具首服。乃诛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廆弟运，运孙永。

永，字叔明。暐既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及暐为坚所杀也，冲乃自称尊号，以永为小将。冲与左将军苟池大战于骊山，永力战有功，斩池等数千级。坚大怒，复遣领军将军杨定率左右精骑二千五百击冲，大败之，俘掠鲜卑万余而还，坚悉抗之。又败冲右仆射慕容宪于灞滻之间。定果勇善战，冲深惮之。纳永计，穿马埳以自固。迁永黄门郎。

冲毒暴关中，人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及坚出如五将山，冲入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初，坚之末乱也，关中土燃，无火而烟气大起，方数十里，月余不灭。坚每临听讼观，令民有怨者，举烟于城北，观而录之。长安为之语曰："欲得必存，当举烟。"关中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西人呼徒何为白虏。冲果据长安，乐之忘归，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据山东，惮不敢进，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众咸怨之。登国元年，冲左将军韩延因民之怨，杀冲，立冲将段随为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长安，王嘉谓之曰："凤皇，凤皇，何不高飞还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

冲败，其左仆射慕容恆与永潜谋，袭杀段随，立宜都王子凯为燕王，号年建明，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以求为武卫将军。恆弟护军将军韬阴有贰志，诱觊杀之于临晋。恆怒，去之。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众攻韬，韬遣司马宿勤黎逆战，永执而戮之。韬惧，出奔恆营。恆立慕容冲子望为帝，号年建平。众悉去望奔永，永执望杀之，立慕容泓之子忠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至闻嘉，知慕容垂称尊号，托以农要弗集，筑燕熙城以自固。刁云等又杀忠，推永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东王，称藩于垂。永以苻丕至平阳，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还东。丕不许，率众讨永，永击走之，进据长子。永僭称帝，号

年中兴。

垂攻丁零翟钊于滑台，钊请救于永，永谋于众。尚书郎勃海鲍遵曰：“徐观其弊，卞庄之举也。”中书侍郎太原张腾曰：“强弱势殊，何弊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势。可引兵趣中山，昼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惧而还师。我冲其前，钊蹑其后，此天授之机，不可失也。”永不从。钊败降永，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东郡王。岁余，谋杀永，永诛之。

垂遣其龙骧将军张崇攻永弟武乡公友于晋阳，永遣其尚书令刁云率众五万屯潞川。垂停鄴，月余不进，永乘诡道伐之，乃摄诸军还于太行轵关。垂进师，入自木井关，攻永从子征东将军小逸豆归、镇东将军王次多于台壁。永遣其从兄太尉大逸豆归救次多等，垂将平规击破之。永率众五万与垂战于台壁南，为垂所败，奔还长子，婴城固守。大逸豆归部将潜为内应，垂勒兵密进，永奔北门，为前驱所获，垂数而戮之，并斩永公卿已下刁云、大逸豆归等三十余人。永所统新旧民户，及服御、图书、器乐、珍宝，垂尽获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见宠爱，常目而谓诸弟曰：“此兒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恩遇逾于俊，故俊不能平之。及即王位，以垂坠马伤齿，改名为□，外以慕却□为名，内实恶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乂，以垂为名焉。

年十三，为偏将，所在征伐，勇冠三军。俊平中原，垂为前锋，累战有大功。及僭尊号，拜黄门郎，出为安东、冀州牧，封吴王。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镇龙城，大收东北之和。历位镇东、平州、征南大将军、荆兖二州牧、司隶校尉。以军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震。不容于暐，西奔苻坚。坚甚重之，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

坚败于淮南，入于垂军。子宝劝垂杀之，垂以坚遇之厚也，不听。行至洛阳，请求拜墓，许之，遂起兵。攻苻丕于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没者尺余。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决堰，水溃，故鄴不拔。垂称燕王，置百官，年号燕元。引师去鄴，开苻丕西归之路。丕固守鄴城，请援于司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纵之不能去，方引南贼规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复进师。丕乃弃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鲁阳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鄴。垂定都中山。登国元年，垂僭称大位，号年为建兴。建宗庙社稷于中山，尽有幽、冀、平州之地。

垂遣使朝贡。三年，太祖遣九原公仪使于垂，垂又遣使朝贡。四年，太祖遣陈留公虔使于垂，又遣使朝贡。五年，又遣秦王觚使于垂，垂留觚不遣，遂绝行人。

垂议讨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于垂曰："彗星经尾箕之分，燕当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国必亡，岁在鹑火，必克长子。"垂乃止。安出而谓人曰："此众既并，终不能久。"安意盖知太祖之兴也，而不敢言。

先是，丁零翟辽叛垂，后遣使谢罪，垂不许，辽怒，遂自号大魏天王，有众数万，屯于滑台，与垂相击。辽死，子钊代之，及垂征克滑台，钊奔长子。垂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永国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怠，请待他年。垂将从之。垂弟司徒、范阳王德固劝垂征。垂曰："司徒议与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吾计决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垂率步骑七万伐永，克之。

十年，垂遣其太子宝来寇。时太祖幸河南宫，乃进师临河，筑台告津，奋扬威武，连旌氵公河，东西千有余里。是时，陈留公虔五万骑在河东，要山截谷六百余里，以绝其左；太原公仪十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遵七万骑塞其南路。太祖遣捕福宝中山行人，一二尽擒，马步无脱。宝乃引船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风卒起，漂宝船数十艘泊南岸，擒其将士三百余人。太祖悉赐衣服遣还。始宝之来，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断其行路，父子问绝。太祖乃诡其行人之辞，令临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还！"兄弟闻之，忧怖，以为信然。于是士卒骇动，往往间言，皆欲为变。初，宝至幽州，其所乘车轴，无故自折，占工靳安以为大凶，固劝令还，宝怒不从。至是问安，安对曰："今天变人事，咎征已集，速去可免。"宝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将死于他乡，尸骸委于草野，为乌鸟蝼蚁所食，不复见家矣。"

冬十月，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成，宝谓太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太祖进军济河，留辎重，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于宝曰："今日西北风劲，是追军将至之应，宜设警备，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宝乃使人防后。先步抚循，军无节度，将士莫为尽心，行十余里，便皆解鞍寝卧，不觉大军在近。前驱斥候，见宝军营，还告。其夜，太祖部分众军相援，诸将罗落东西，为掎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伤者万数。宝乃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

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其遗迸去者不过千余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获宝宠妻及宫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

垂复欲来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数日后见东方，此为躁兵，先举者亡。"垂不从，凿山开道。至宝前败所，见积骸如丘，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声震山川。垂惭忿呕血，发病而还，死于上谷。宝僭立。

宝，字道祐，小字库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及为太子，砥砺自脩，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垂妻段氏谓垂曰："宝资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今托之以大业，未见克昌之美。辽西、高阳，兒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宝之心，恐必难作。此自家事，宜深图之。"垂弗纳。宝闻之，深以为恨。宝既僭位，年号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谓主上不能继守大统，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妆兄弟尚逼杀母，安能保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后谏废嫡统，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臣咸以为然。宝中书令眭邃执意抗言，宝从而止。

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宝大惧。太祖军于栢肆，宝夜来犯营，太祖击破之。宝走还中山，率万余骑奔薊。宝子清河王会，先守龙城，闻宝被围，率众赴难，逢宝于路。宝分夺其军，以授弟辽西王农等。会怒，袭农伤之。农弟高阳王隆，劝宝收会，不获。会勒兵攻宝，宝走龙城，会追围之。侍御郎高云袭败会，会奔中山。宝命云为子，封夕阳公。会至中山，为慕容普邻所杀。宝率众自龙城而南，将攻中山。众惮征，逃溃。宝还龙城，垂兰汗拒之，宝南走，奔薊。汗遣使诱迎宝，宝杀之。将南奔叔父范阳王德，闻德称制，退潜辟阳。汗复遣迎宝。宝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谓无二，乃还龙城。汗杀之，及子弟等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号年青龙，以盛子婿，哀而宥之。

盛，字道运，宝之长子也。垂封为长乐公，历位散骑常侍、左将军。宝既僭立，进爵为王，拜征北大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兰汗之杀宝也，以盛为侍中、左光禄大夫。盛乃间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卫双、刘志、张真等，皆盛之旧昵，汗太子穆并引为腹心。盛要结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袭杀之。僭尊号，改年为建平，又号年为长乐，盛改称庶民大王。盛以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纤介嫌忌，莫不

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于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虽忠诚亲戚，亦佥怀离贰。前将军段玑等，夜潜禁中，鼓噪攻盛。盛闻变起，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有一贼，暗中击盛，伤之。遂辇升殿，申约禁卫，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长生，垂之少子也。群臣与盛伯母丁氏议，以其家多难，宜立长君，遂废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杀定，年号光始。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妻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树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丈余。熙尽杀宝诸子，改年为建始。又为其妻起承华殿，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熙妻尝季夏思冻鱼鲙，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拥其尸而抚之，曰："体已就冷，命遂断矣。"于是僵仆绝息，久而乃苏，悲号擗踊，斩衰食粥。大敛之后，复启而交接。制百官哭临，沙门素服，令有司案检，有泪者为忠孝，无泪者罪之。于是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及葬，熙被发徒跣步从。輲车高大，毁城门而出，长老相谓曰：'慕容氏自毁其门，将不入矣。"中卫将军冯跋兄弟闭门拒熙，执而杀之。立夕阳公云为主。

云，宝之养子。复姓高氏，年号正始。跋又杀云自立。云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辽西归降，太祖以懿为征东将军、平州牧、昌黎王。后坐反，伏诛。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为兄垂所重。桓温之至枋头也，德与垂击走之。苻坚灭暐，以德为张掖太守。垂称尊号，封为范阳王，拜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寻迁司徒。宝既即位，以德镇鄴，后拜丞相。宝既东走，群僚劝德称尊号，德不从。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卫王仪攻鄴。德率户四万南走滑台，自称燕王，号年为燕元，置百官。德冠军将军苻广叛于乞活垒，德留兄子和守滑台，率众攻广，斩之。而和长史李辩杀和，以城来降。

德无所据，乃谋于众。其给事黄门侍郎张华劝德取彭城而据之。其尚书潘聪曰："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里，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宜攻取据之，以为关中、河内也。"德从之，引师克薛城，徐兖之民尽附之。以其南海王法为兖州刺史，镇梁

父。进克莒城，以潘聪为徐州刺史，镇莒城。北伐广固，司马德宗幽州刺史辟闾浑闻德将至，徙民八千余户入广固，遣司马崔诞率千余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屯柳泉。诞、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浑惧，携妻子北走，德追骑斩之。浑少子道秀自归，请与父俱死。德曰："浑虽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广固，僭称尊号，号年建平。

女水竭，德闻而恶之，因而寝疾。兄子超请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岂女水所知。"超固请，终不许。立超为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也。既僭位，号年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钟，兖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灵台令张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灭，国其亡乎？"天赐五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超。超将公孙五楼劝超拒之于大岘，超曰："但令度岘，我以铁骑践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自贻寇逼。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拒之大岘，策之上也。"超不从。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刘璋。今年国灭，吾必死之。"超收镇下狱。裕入大岘，超拒之于临朐，乃赦镇而谢之。超战于临朐，为裕所败，退还广固。裕遂围之。广固鬼夜哭，有流星长十余丈，陨于广固。城溃，裕执超，送建康市斩之。

临渭氐苻健，字建业，本出略阳临渭。祖怀归，为部落小帅。父洪，字广世。洪之生也，陇右霖雨，百姓苦之。时有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为部帅。群氐推以为盟主。刘曜拜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徙之高陆，进为氐王。石虎平秦陇，表石勒拜冠军将军、泾阳伯，又徙之枋头。迁光烈将军，进爵为侯，稍迁冠军大将军，进封西平公。讨平梁犊，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略阳公。冉闵之乱，秦雍徙民西归，凭洪为主，众至十余万，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既而为其将麻秋所鸩，临死，谓健曰："关中周汉旧都，形胜之国，进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后，便可鼓行而西。"健从之。

健，初名罴，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张罴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马，善于事人，石虎深爱之，历位翼军校尉、镇军将军。

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关中雄俊皆应之。健密图关中，惧洪之知也，乃缮宫室于枋头，课民种麦，示无西意。既而自称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遣弟辅国将军雄率步骑五千

入自潼关，兄子扬武将军菁率众七千自轵关入河东。势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济讫，焚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杜洪遣将军张光逆健于潼关，雄击破之。洪尽召关中之众以拒健，健闻而筮之，遇《泰》之《临》。健曰：“小往大来，吉亨。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吉孰大焉。诸君知不？此则汉祖屠秦之机也。”健长驱至长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

建国十四年，乃僭称天王，号年皇始，国号大秦，置百官。健寻自称皇帝。桓温率众伐长安，次于灞上。健弟雄击温，破之，温乃引众东走。健遣其太子苌追温，比至潼关，九败之，苌亦为流矢所中死。关中大饥，蝗虫生于华泽，西至陇山，百草皆尽，牛马至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断绝。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长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粗暴，昏酒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年七岁，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兒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跣而掩其口。谓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长大必破人家。”健将杀之，雄止之曰：“兒长成自当修改，何至使如此。”健乃止。及长，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初，健之长子死，生母强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谶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

生既僭立，号年寿光。虽在谅暗，游饮自若。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在位未几，后妃公卿，下至仆隶，杀五百余人。朝飨群臣，酣饮奏乐，生亲歌以和之。命其尚书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杀之。于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污服失冠，生以为乐。长安大风，或称贼至，宫门昼闭，五日乃止。生推告贼者，刳出心胃。生舅强平切谏，生凿其顶而杀之。虎狼大暴，从潼关至于长安，昼则断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杀七百余人，民废农桑，内外忉惧。其官奏请禳灾，生曰：“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累年为患也。天将助吾行诛，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为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为淫，固执弗从，生怒杀之。其尚书仆射贾玄石，形貌美伟，生与妻楼上望见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诛玄石。生尝夜食枣过多，至旦病，使太医程延诊脉，延曰：“陛下食枣多，无他疾也。”生曰：“嘻，汝非圣人，焉知吾食枣？”乃杀之。常从舆上溲便，辇者谓之天雨。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

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太白犯东井，其臣奏曰：“东井，秦也，太白罚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师。”生曰：“星入井者，必将渴耳，何所怪乎？”初，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是月，生以谣梦之故，诛太师鱼遵父子一十八人。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宅在洛门之东。又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见天星。”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

生耽湎于酒，无复昼夜。其臣朝谒，漏尽请见，生曰：“日知尽乎？须待饮讫。”因醉问左右曰：“吾统天下已来，汝等何所闻乎？”或对曰：“圣明宰世，子育百姓，罚必有罪，赏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闻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斩之。他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生曰：“汝谤吾也。”亦杀之。使宫人与男女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或生剥牛羊驴马，活豢鸡豚鹅鸭，数十为群，放之殿下。剥人面皮，令其歌舞。勋旧亲戚，杀害略尽，王公在者以疾告归，得度一日如过十年。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生夜对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与弟坚率壮士数百人入云龙门，宿卫者皆舍仗归坚。废生为越王，俄而杀之。

坚，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杀苻生，以位让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坚。于是去皇帝之号，僭称天王，号年永兴。以法为丞相、东海公，寻以疑忌杀之。改年为甘露，时建国二十二年也。坚从弟晋公柳反于蒲坂，魏公庾反于陕，燕公武反于安定，坚弟赵公双反于上邽，皆讨平之。慕容垂奔于坚，王猛劝坚杀之，坚不从。

三十八年，改为建元。坚遣使牛恬朝贡。使尚书令王猛伐鄴，坚亲率大众以继之。克鄴，擒慕容暐。坚使其右将军杨安攻克汉中，仍平蜀；又遣其武卫将军苟苌西伐凉州，降张天锡；遣其子长乐公丕攻克襄阳。坚观其史书，见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

坚南伐司马昌明，戎卒六十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坚弟阳平公融攻寿春，克之。融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越逸，宜速进军。”坚大悦，舍大军于项城，轻骑八千，兼道赴之。坚与融登城，望昌明将谢石军，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谢石欲战，苻融陈逼肥水，石遣使谓融曰：“君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也？”融

于是麾军却陈，欲因其济，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马倒见杀，军遂大败。谢石乘胜追击，至于青冈，死者相枕。坚单骑遁还淮北。初，谣言曰："坚不出项。君臣劝坚停项，为六军声镇，坚不从。诸军悉溃，唯其冠军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

行未及关，垂有贰志，说坚请巡抚燕代，并求拜墓，许之。垂遂杀坚骁骑将军石越、镇军将军毛当，引丁零之众攻坚子长乐公丕于鄴。慕容泓、冲起兵华泽，坚遣子叡、晖前后击泓，为泓所败。长安鬼夜哭三旬。冲又击杀坚将姜宇于灞上，遂屯阿房，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而出？其强若斯！"大言责冲曰："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冲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取尔见代。"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便者称有诏："古人兵交，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冲命詹事答之，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事，独美于前。"坚大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长安大饥，人民相食。姚苌叛于北地，与冲连和，合攻长安。有君乌数万，鸣于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不终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杨定健兒应属我，宫殿台观应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寻求，不见人迹。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导余，脱如谣言。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遣其卫将军杨定击冲于城西，为冲所擒。坚弥惧，付永道以后事，率骑数百出如五将，宣告州郡，期救长安。月余，永道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马昌明。慕容冲入据长安。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其将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左右十数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兵至，执坚及其夫人张氏与少女宝锦，送诣姚苌。苌囚之，将害焉。坚自以平生遇苌厚，忿之，厉声大骂，谓张氏曰："岂令羌奴辱吾兒！"于是杀宝锦。姚苌乃缢坚于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处之江州，桓玄以为梁州刺史，后为刘裕所诛。永道名犯高祖庙讳。

坚子丕，字永叙。坚以为征东将军、冀州牧，封长乐公，镇鄴。为慕容垂围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坚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丕入据晋阳。坚既为姚苌所杀，太祖九年，丕乃僭称尊

号，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众赴之，丕以永为司徒、录尚书事，张蚝为司空，王腾为司隶，传檄远近，率多应之。

丕留王腾守晋阳，杨辅守壶关，率众四万，进据平阳，将讨姚苌。而慕容永请假道东归，丕弗许，怒曰："永乃我之马将，首乱京畿，祸倾社稷，承凶继逆，方请逃归。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讨之，战于襄陵，永大败，死之。丕众离散，率骑数千南奔东垣。为司马昌明将冯该所杀。

丕族子登，字文高，粗险不修细行，故坚弗之奇也。长而折节，颇览书传。坚以为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

及关中起兵，奔于枹罕。群氐杀河州牧毛兴，推卫平为安西将军、河州刺史，平以登为长史。既而，枹罕诸氐以卫平年老，议欲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氐有啖青者，谓诸将曰："大事宜定，东讨姚苌，不可犹豫，一旦事发，返为人害。诸君但请卫公会集众将，青为诸君决之。"众咸以为然，因大飨。青抽剑而前曰："卫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请共立之。"于是准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征羌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北众五万东下陇，据南安，驰使请命。丕以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余因其所称而授之。

后与姚苌战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国元年，登僭称尊号于陇东，号年太初，置百官。立坚神主于军中，载以辎軿，羽葆青盖，建黄旗，虎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每战必告。缮甲治兵，引师而东，皆刻鉾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为志。每战，以长矛钩刃为方圆大陈，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登每围苌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尔决。何为枉害无辜！"苌惮而不应。

登进攻安定，苌袭其辎重，获登妻毛氏，将妻之，毛氏哭骂，苌杀之。登闻姚苌死，喜曰："姚兴小兒，吾将折杖以笞之。"乃尽众而东，以趣废桥。与将尹纬据桥待之，争水不得，为纬所败，奔于平凉，入马毛山。姚兴攻之，登战死。

子崇，奔于湟中。僭称尊号，改年延初。寻为乞伏乾归所杀。

羌姚苌，字景茂，出于南安赤亭，烧当之后也。祖柯回，助魏将绊

姜维于沓中，以功假绥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刘曜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勒以弋仲为奋武将军，封襄平公。昭成时，弋仲死，子襄代，屯于谯城。慕容俊以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进屯淮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为司马聃将桓温所败，奔于河东。后为苻眉所杀。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苌第二十四，随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败也，苌率子弟降于苻坚。从坚征伐，频有战功，历宁、幽、兖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户。苻坚伐司马昌明，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臧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

及慕容泓起兵华泽，坚遣子卫大将军叡讨之，战败，为泓所杀。时苌为叡司马，惧罪奔马牧，聚众万余，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号年白雀，数月之间，众至十余万，与慕容冲连和，进屯北地。苻坚出至五将山，苌执而杀之。

登国元年，僭称皇帝，置百官，国号大秦，年曰建初，改长安曰常安。以其太子兴镇长安，自击苻登安定，败之。苌病，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惧走后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余。寤而惊悸，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苌乃狂言，或称"臣"，或称"苌"，"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苌死，子兴袭位，秘不发丧。

兴，字子略，苌长子也。既灭苻登，乃发丧行服，僭称皇帝于槐里，号年皇初。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号年洪始。兴克洛阳，以其弟东平公绍镇之。三年，兴遣使朝贡，太祖遣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兴。兴又大破乞伏乾归，遂入枹罕，获铠马六万匹，乾归降于兴。

太祖遣军袭兴高平公没弈于，于弃部众，率数千骑与赫连屈孑奔于秦州。追至于瓦亭，长安震惧。兴大议为寇，其臣咸以为不可，兴不从。天兴五年夏，兴遣其弟义阳公平率众四万侵平阳，攻乾壁六十余日，壁中众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将讨平，遣毗陵王顺等三军六万骑为先锋。七月，车驾亲征；八月，次于永安。平募遣勇将，率精骑二百窥军，为太祖前锋将长孙肥所擒，匹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于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围之，兴乃悉举其众救平。

太祖闻兴将至，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兴之入。又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太祖以步骑三万余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击兴。兴晨行北引，未及安营，太祖军卒至，兴众怖忧。太祖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兴退，南走四十余里，太祖引还。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烧围数百步而已。太祖知兴气挫，乃南绝蒙坑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贾山，令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擒之。太祖知兴气挫，乃南绝蒙坑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贾山，令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缘汾带冈树栅数十里，以卫刍牧者。九月，兴从汾西北下，凭壑为垒以自固。兴又将数千骑，乘西岸窥视太祖营，束柏材从汾上流下之，欲以毁桥，官军钩取以为薪蒸。兴还垒。太祖度其必攻西围，乃命修堑，增广之。至夜，兴果来攻，梯短不及，弃之堑中而还。又分其众，临汾为垒，叩逼水门，举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兴内外隔绝，士众丧气。于是平粮尽窘急，夜悉众将突西南而出。兴列兵汾西，举烽鼓噪，为平接援。太祖简诸军精锐，屯汾西，固守南桥，绝塞水口。兴夜闻声，望平力战突免；平闻外鼓，望兴攻围引接。故但叫呼，虚相应和，莫敢逼围。平引不得出，穷迫，乃将二妾赴水而死。兴安远将军不蒙世、扬武将军雷重等将士四千余人，随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钩捕，无得免者。平众三万余人，皆敛手受执，擒兴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兴从子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兴远来赴救，自观其穷，力不能免，举军悲号，震动出谷，数日不止。频遣使请和，太祖不许，乃班师。

兴还长安。有雀数万头，斗于兴庙，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余乃止。识者曰："今雀斗庙上，子孙当有争乱者乎？"又兴殿有声如牛吼。有二狐入长安，一登兴殿屋，走入宫，一入于市，求之不得。

先是，谯纵略有益宁之地，僭称尊号，遣使称蕃于兴，兴以纵为蜀王，加九赐。永兴三年，兴遣周宝朝贡。五年，兴遣使朝贡，并请进女，太宗许之。

兴中子广平公弼有宠，季之朝政。兴疾笃，长子泓侍疾于中，弼集党数千人，候兴死，欲杀泓自立。兴诸子侄外镇者，闻之，皆起兵讨弼。兴疾瘳，不忍诛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贡。二年，兴遣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泰奉其西平公主于太宗，帝以后礼纳之。兴复以弼为中军大将军，配兵三万，屯于渭北。兴又疾甚，弼遣其党姚武伯等率众攻端门。泓时侍疾，遣兵拒之，兴力疾临前殿，杀弼，弼党乃散。泰常元年，兴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兴之长子也。既僭位，号年永和。赫连屈孑攻泓秦州，又克安定，遂据雍城。司马德宗将刘裕伐泓。裕遣将檀道济至洛阳，泓弟陈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环境蒲坂，泓从弟齐公恢反于岭北，皆举兵伐长安。泓既有内难，裕遂长驱入关。泓战败，请降，送于建康市斩之。

略阳氐吕光，字世明，本出略隄。父婆楼，苻坚太尉。光年十岁，游戏好战陈之法，为诸兒所推。身长八尺四寸，肘有肉印。从王猛征讨，稍迁破虏将军。

坚以光为骁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所经诸国，莫不降附。光至龟兹，王帛纯拒之，西域诸胡救帛纯者，七十余万人。光乃结陈为勾锁之法，战于城西，大破之，斩级万余，帛纯逃走，降者三十余国。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苻坚凉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击破熙军，遂入姑臧。斩熙，自署护羌校尉、凉州刺史。

登国初，又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浅薄，光宠任之，谮诛姚皓、尹景等名士十余人。于是远近失望，人怀离贰。四年，光私称三河王，遣使朝贡。置官自丞郎已下，犹摄州事。号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称天王，置百官，改号龙飞，立子绍为太子。遣使朝贡。光疾甚，立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光死，长子纂杀绍僭立。

纂，字永绪。既自立，号咸宁元年。纂弟大司马洪，名犯显祖讳，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杀之，纵兵大掠。纂笑谓左右曰："今日之战何如？"纂侍中房晷对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讫，大司马疑惧肆逆。京邑交兵，友交接刃。虽洪自取夷灭，亦由陆下无棠棣之义。且洪妻陛下弟妇也，洪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小人污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因歔欷流涕。纂谢之，乃收洪妻子，

纂昏虐任情，游田无度，耽荒酒色，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或有谏者，纂皆不纳。又性多猜忌，忍于杀戮。纂从弟超杀纂。纂弟纬单马入城，超杀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宝之子也。初，超让位于隆，隆难之，超曰："今犹乘龙上天，岂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妻杨氏及侍婢数人殡纂于城西，超虑杨持珍宝出，使人搜之。杨氏责超曰：'郎君兄弟手

刃相图，新妇旦夕死人，用金宝何为！”超惭而退。杨氏国色，超将妻焉，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告之，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以甚，复可使女辱于二氐乎！”乃自杀。

沮渠蒙逊、秃发辱檀频来攻击，河西之民，不得农西，谷价涌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千余口。姑臧城门昼闭，樵采路断，民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恐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户绝者十有九焉。屡为蒙逊攻逼，乃请迎于姚兴。遣齐难率众迎之，隆遂降焉。至长安，寻复为兴所诛。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国，帝王之世，未曾无也。刘渊等假窃名目，狼戾为梗，污辱神器，毒螫黎元，丧乱鸿多，一至于此。怨积祸盈，旋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列传第八十四 僭晋司马叡賨李雄

僭晋司马叡，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马，仍为覲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初为王世子，又袭爵，拜散骑常侍，频迁射声、越骑校尉，左、右军将军。从晋惠帝幸临漳，其叔繇为成都王颖所杀，叡惧祸，遂走至洛，迎其母俱归陈国。

东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辅国将军。越谋迎惠帝于长安，复假叡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使镇下邳。寻加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假节，当镇寿阳，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镇后，平东府事。当迁镇江东，属陈敏作乱，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业。五年，进镇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以会稽户二万增封，加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六月，王弥、刘曜寇洛阳，怀帝幸平阳，晋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推叡为盟主。于是辄改易郡县，假置名号。江州刺史华轶、北中郎将裴宪并不从之。宪自称镇东将军、都督江北五郡军事，与轶连和。叡遣左将军王敦、将军甘卓、周访等击轶，斩之。宪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称与穆帝俱讨刘渊，大会平阳。

建兴元年，晋愍帝以叡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持节、王如故。叡改建业为建康。七月，叡以晋室将灭，潜有他志，乃自大赦，为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又为丞相。叡号令不行，政刑淫虐，杀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仅头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时人怨之。

平文帝初，叡自称晋王，改元建武，立宗庙、社稷，置百官，立子绍为太子。叡以晋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为大兴元年。其朝廷之仪，都邑之制，皆准模王者，拟议中国。遂都于丹阳，因孙权之旧所，即禹贡扬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阳为攸居，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所谓“岛夷卉服”者也。《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春秋时为吴越之地。吴越僭号称王，僻远一隅，不闻华士。楚申公巫臣窃妻以奔，教其军阵，然后乃知战伐。由

是晚与中国交通。俗气轻急，不识礼教，盛饰子女以招游客，此其土风也。战国时则并于楚。故地远恃险，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秦末，项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吴芮从百越之兵，越王无诸身率闽中之众以从，灭秦。汉初，封芮为长沙王，无诸为闽越王，又封吴王濞于朱方。逆乱相寻，亟见夷灭。汉末大乱，孙权遂与刘备分据吴蜀。权阻长江，殆天地所以限内外也。叡因扰乱，跨而有之。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叡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业。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叡割有扬、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数州及诸郡县，郡县户口至有不满百者。

遣使韩暢浮海来请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纳之。

是时叡大将军王敦宗族擅势，权重于叡，迭为上下，了无君臣之分。叡侍中刘隗言于叡曰："王氏强大，宜渐抑损。"敦闻而恶之。惠帝时，叡改年曰永昌。昌敦先镇武昌，乃表于叡曰："刘隗前在门下，遂秉权宠。今辄进军，指讨奸孽，宜速斩隗首，以谢远近。朝枭隗首，诸军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训，殷道复昌，颇智故有先失后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为大都督，护东吴诸军。叡乃下书曰："王孰恃宠，敢肆狂逆，方朕于太甲，欲见囚于桐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当亲帅六军，以诛大逆。"叡光禄勋王含率其子瑜以轻舟弃叡，归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尚书陆晔为军司；以广州刺史陶侃为江州，梁州刺史甘卓为荆州，使其率众掎蹑敦后；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军三千人讨沈充。敦至洌州，表尚书令刁协党附，宜加诛戮。叡遣右将军周札戍于石头，札潜与敦书，许军至为应。敦使司马杨朗等入于石头，札见敦。朗等既据石头，叡征西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隗率众攻之，戴渊亲率士，鼓众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乘之，叡军败绩。隗、协入见叡，叡遣其避祸，二人泣而出。隗还淮阴，后奔石勒。协奔江乘，为敦追兵所害。叡师败。

敦自为丞相，武昌郡公，邑万户，朝事大小皆关谘之。敦收戴渊及叡尚书左仆射周顗，并斩于石头，皆叡朝之望也。于是改易百官及诸州镇，其余转徙黜免者过百数，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宠沈充、钱凤等所言必用，所谮必死。敦将还武昌，其长史谢鲲曰："公不朝，惧天下私议。"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入觐，主上侧席待公，迟得相见，宫省穆然，必然不虞之虑。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

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何损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将军甘卓，转谯王承为军司，并不从。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于临湘，旬日城陷，执承送于武昌。敦从弟王廙使贼迎之，害于车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逊，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岂有厌哉？"对曰："陛下不早裁之，难将作矣。"敦恶之。襄阳太守周虑袭杀甘卓。

叡畏迫于敦，居常忧戚，发病而死。子绍僭立，改年日太宁。

王敦将篡，讽绍征己。乃为书曰："孤子绍顿首。天下事大，绍以眇身，弗克负荷，哀忧孔疚，如临于谷，实赖冢宰，以济艰难。公迈德树勋，遐迩归怀，任社稷之托，居总己之统，然道里长远，江川阻深，动有介石之机，而回旋之间，固以有所丧矣。谓公宜入辅朝政，得旦夕詶谘，朝士亦佥以为然。以公高亮忠肃，至心忧国，苟其宜然，便当以至公处之，期于静国宁民，要之括囊无咎。伏想暗同此志，愿便速克近期，以副尧企之怀。"绍恭惮于敦若此。复使兼太常应詹拜敦承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敦于是屯于芜湖。敦乃转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刺史，以兄含子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贰。敦无子，养应为后。敦疾逾年，故召含还，欲属以后事。是时敦令绍宿卫之兵三番休二。绍密欲袭敦，微行察敦营垒。及敦疾，绍屡遣大臣讯问起居，迁含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敦疾甚，绍召其司徒王导、中书监庾亮、丹阳尹温峤、尚书卞壼密谋讨之。导、峤及右将军卞敦共据石头，光禄勋应詹都督朱雀桁南诸军事，尚书令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绍出次于中堂。敦闻兵起，怒，欲自将，困不能坐。召其党钱凤、邓岳、周抚等率众三万指造建业。含谓敦曰："北事吾便当行。"于是以含为元帅。凤等问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绍谓敦已死，故敢发兵。及下诏数日，敦犹能与王导书，后自手笔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太真，温峤字也，绍朝见之，咸共骇惧。含等兵至，温峤辄烧朱雀桁以挫其锋。绍使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段匹磾弟秃率壮士千人逆含等，战于江宁，斩其前锋将何康，杀数百人。敦闻康死，军不获济，怒曰："我兄老婢耳！门户衰微，群从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语参军吕宝曰："我当力行。"因作势而起，困乏，乃复卧。使术士郭璞筮之，卦成，对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劝亮、峤等举事，又闻卦恶，于是杀璞。

敦疾转困，语其舅羊鉴及子应曰："我亡后，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百

官，然后营葬。”初敦败叡之后，梦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见刁协、甘卓为祟，遂死。王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埋于斋中，与其将诸葛瑶等纵酒淫逸。沈充将万余人来会含等。充临行，顾谓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归也。”绍平西将军祖约率众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绍将刘遐、苏峻济自满洲，含相率渡兵，应詹逆击，大破之。周抚斩钱凤，沈充将吴儒斩充。绍遣御史刘彝发敦瘗，斩尸，枭首朱雀桁。

绍死，子衍僭立，号年曰咸和。

衍历阳太守苏峻不顺于衍，衍护军庾亮曰：“苏峻豺狼，终为祸乱，晁错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乃以大司农征之，令峻弟逸领峻部曲。征书至，峻怒曰：“庚亮专擅，欲诱杀我也。”阜陵令匡术、乐安人任让并为峻谋主，劝峻诛亮。乃使使推崇祖约，共讨亮，约大喜。于是约命兄逖子沛国内使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将兵会峻。峻使其党韩光，光名犯恭宗庙讳，入姑熟，杀于湖令陶馥，残掠而还。衍假庾亮节为征讨都督，使其右卫将军赵胤、右将军司马流率众次于慈湖。韩光晨袭流，杀之。衍以其骁骑将军钟雅为前锋监军，假节，率舟军拒峻。宣城内史桓彝统吏士次于芜湖，韩光败之，大掠宣城诸县而还。江州刺史温峤使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岱、鄱阳太守纪睦等以舟军赴于建业。衍期，岱次直渎，峻督众二万济自横江，登牛渚山。愆期等邀击不制。峻至于蒋山，衍假领军卞壼节，率诸将陈兵。衍之将怯兵弱，为峻所败，卞壼及其二子、丹阳尹羊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散骑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余人。庾亮兵败，与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宫，君贼突掠，百僚奔散，唯有米数石而已，无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约为太尉、尚书令，加侍中，自为骠骑将军、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于是建业荒毁，奔投吴会者十八九。

温峤闻之，移告征镇州郡。庾亮至盆口，峤分兵配给。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讨峻。侃不从，曰：“吾疆场外将，本非顾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当。”时侃子为峻所害，峻复喻侃曰：“苏峻遂得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地乎？贤子越骑酷没，天下为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乃许之。

苏峻屯于于湖。衍母庾氏忧怖而死。苏峻闻兵起，自姑孰还建业，屯于石头。使其党张瑾、管商率众拒诸军，逼迁衍于石头”衍哀泣升车，宫人尽哭，随从衍者，莫不流涕。峻以仓屋为宫，使乡人许方为司马，

督将兵守卫。陶侃、庾亮、温峤率舟军二万至于石头，俄引还，次于蔡洲沙门浦。庾亮守白石垒，诘朝，峻将万余人攻之。亮等逆击，峻退。吴国内史庾冰率三吴之众骤战，不胜。瑾、商等破庾冰前军于无锡，焚掠肆意。韩光攻宣城内史桓彝，彝率吏民力战不胜，为光所杀。祖约为颍川人陈光率其属攻之，约乃奔于历阳。长乐人贾宁劝峻杀王导，尽诛诸大臣，峻不从，乃改计叛峻。王导使袁耽潜诱纳之，谋奉衍出奔温峤。

峤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士众及粮食也，唯欲得老民为主耳。今比战皆北，良将安在？今若无食，民便欲西归。"先是峤虑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峤乃卑辞谢之，且曰："今者，骑虎之势可得下乎？贼垂灭，愿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将李阳说曰："今事若不捷，虽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见储，以卒大事。"乃以米五万石供军。

祖涣袭湓口，欲以沮温峤之兵。涣过皖，攻谯国内史桓云，不克，乃还。苏峻并兵攻大业，大业水竭，皆饮粪汁。诸将谋救之，虑不能当，且欲水陆攻峻。陶侃以舟师攻石头，温峤、庾亮陈于白石。峻子硕以数十骑出战，峻见硕骑，乃舍其众，自以四马北下突陈，陈坚乃还。军士彭世、李千投之以矛，峻坠马，遂枭首，脔割之，焚其骸骨。任让及诸贼帅复立峻弟逸，救峻尸弗获，乃发衍父母冢，剖棺焚尸。匡术率其徒据苑城以降，韩光、苏硕等率众攻苑，苑中饥，谷石四万。诸将攻石头。苏硕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劲贼孔卢、张偏等数十人击李阳于□且浦，退走，硕等追之，庾冰司马滕含以锐卒自后击之，硕、逸等震溃，奔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峤之舟。

是时，兵破之后，宫室灰烬，议欲迁移，王导不从乃止。衍改年咸康。

建国中，衍死。中书监庾冰废衍子千龄，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当改元，庾冰立号，而晋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为建元。顷之，或告冰曰："子作年号，乃不视谶也。谶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复改。

岳死，庾冰欲立司马昱。骠骑将军何充立岳子聃，号年曰永和。聃安西将军桓温率所统七千余人伐蜀，拜表辄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将军褚裒以舟军至下邳，西中郎将陈逵进据淮

南。石遵闻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农领万余骑逆围督护王龛于薛，执龛送于鄴，又杀李迈。龛，裒之骁将，三军丧气，乃引还。陈逵闻之，震惧，焚淮南而走。

桓温表废聃扬州刺史殷浩，聃惮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统诸军步骑四万自郢越关中至灞上。苻健与五十余人守长安小城，是岁大俭温军。人悬磬，健深沟，坚壁清野，待温温军，食尽乃退。苻健遣子苌频击败之。初，温次灞上，其部将振武将军、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城，温弗从，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温退，珍乃还，放言于众，且矜其锐而咎温之持重。温惭忿，杀之。聃又改年曰升平。

聃死，无子，立衍子丕，号年隆和。时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改为兴宁，又谣曰："虽复改兴宁，亦自无聊生。"丕死，弟弈立，号年曰太和。

桓温率众北讨慕容暐，至金乡，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军，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击破之，获其资仗。温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将袁真及赵悦开石门，而袁真等停于梁宋，石门不通，粮竭。温自枋头回军，垂以步骑数万追及襄邑，大败温军。

温遂归罪袁真，除名削爵，收节传。真子双之等杀梁国内史朱宪，真据寿阳以叛，真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诱陆城戍将陈郡太守朱辅数千人。遣参军爨亮通慕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坚。真病死，辅立其嫡子瑾为使持节、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领兵。暐令陈文报爨亮，且以观变。桓温遣督护竺瑶以军沂淮伐瑾，瑶次于肥口，屡战。慕容暐假瑾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将军，朱辅亦如之。温乃伐瑾，瑾等拒战，于是筑长围守之，城中震溃，遂平瑾。

初温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气，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后悉众北讨，冀成陵夺之势。及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己，既平瑾，问中书郎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此未厌有识之情也。公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不世之勋，不足以镇愜民望。"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谋，深纳超言。温自广陵将旋镇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弈少同阉人之疾，初在东海、琅邪国，亲近嬖人相龙、朱灵宝等并侍卧内，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众致疑惑，然莫能审其虚实。至是，将建储立王，温因之以定废立之计。遂率百僚并还朝堂。温率众入，屯兵宫门，进坐殿庭，使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取奕玺绶。奕著白袷单衣，步下西堂，登犊

车。君臣拜辞，皆殒涕。侍御史将百余人，送出神虎门，入东海第。于是迎司马昱而立之。

昱，叡子也。昱东向流涕，拜受玺绶。昱既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进丞相，其大司马等皆如故，留镇建业。以奕为海西县公。

温常有大志，昱心不自安，谓中书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父愔为会稽太守，超假还东，昱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又诵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昱疾，与温书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

昱死，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卢悚与其妖众男女二百，向晨攻广莫门，诈言海西公还，由万春、云龙门入殿，略取三厢及武库甲仗。时门下军校并假兼，在直吏士骇愕不知所为。游击将军毛安之先入云龙门讨悚，中领军桓秘、将军殷康止车门入，会兵攻之，斩五十六级，捕获余党，死者数百人。前殿中监许龙与悚皆遣人至吴，诈迎奕，奕不从。

昌明改年曰宁康，征温入朝，又诏温无拜。尚书谢安等于新亭见温，皆敬。温拜昱墓，得病还姑孰。温自归寝疾，讽求备物九锡。谢安已令吏部郎袁彦伯撰策文，文成，字辄勾点，令更治改。既屡引日，乃谋于尚书仆射王彪之，彪之云："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小迟回其事。"安从之。温死。

苻坚遣苻雅率将王统、朱彤、杨安、姚苌步骑五万向骆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杨纂。纂请救于梁州刺史杨亮。亮遣参军卜靖赴之，败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风奔散，于是坚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忧怖。建国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坚大举讨昌明，令其国曰："东南平定指日，当以司马昌明为尚书仆射，可速为起第。"坚前后擒张天锡等皆豫筑甲宅，至而居之。坚至淮南，大败奔退。

是时，昌明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QBDM]尤甚，狎昵诌邪。于时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左仆射王珣兒婚，门客车数百乘，会闻王雅为太子少傅，回以诣雅者半

焉。雅素有宠，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

初，昌明耽于酒色，末年，殆为长夜之饮，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见，故多居内殿，流连于樽俎之间。以嬖姬张氏为贵人，宠冠后宫，威行阃内。于时年几三十，昌明妙列妓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云："汝以年当废，吾已属诸姝少矣。"张氏潜怒，昌明不觉而戏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张氏乃多潜饮宦者内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而惧，货左右云以魇死。时道子昏废，子元显专政，遂不穷张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为隆安。以道子为太傅、扬州牧、中书监，加殊礼，黄钺、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内外众事必先关于道子。尚书仆射王国宝轻薄无行，为道子所亲，权震建业，擅取东宫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绪为辅国将军、琅邪内史，又辄并石头之兵，屯于建业。绪犹领其从事中郎，居中用事，宠幸当政。

德宗兖州刺史王恭恶国宝、王绪之乱政也，乃要荆州刺史殷仲堪克期同举。王恭表德宗曰："国宝身负莫大之罪，谨陈其状。前荆州刺史王悦，国宝同产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丧。国宝求假奔彼，遂不即路，虑台纠察，惧于黜免，乃毁冠改服，变为妇人，与婢同载，入请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靦然，了无哀容，方犯阖叩扉，求行奸计，欲诈为遗诏，矫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闻知。谗疾二昆，过于仇敌；树立私党，遍于府朝。兵食资储，敛为私积；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补国将军王绪，顽凶狂狡，人理不齿，同恶相成，共窃名器。自知祸恶已盈，怨集人鬼，规为大逆，荡复天下。昔赵鞅兴晋阳之甲，夷君侧之恶，臣虽驽劣，敢忘斯义。"恭表至，道子密欲讨恭，以元显为征虏将军，内外诸军潜加严备。而国宝惶惧，不知所为，乃遣数百人戍竹里，夜遇风雨，各散而归。绪劝国宝杀王珣，然后南征北伐，弗听，反问计于珣。"既而惧慑，遂上表解职。寻复悔惧，诈称德宗复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国宝付廷尉杀之，斩王绪于市，以悦恭等。司徒左长史王廞遭母丧居吴，恭板行吴国内史。廞乃征发吴兴诸郡兵。国宝既死，王恭使廞反于丧。廞谓因缘事际，可大得志，乃据吴郡，遣子弟率众击恭。以女为真烈将军，京置官属，领兵自卫。恭遣司马刘牢之讨平之。

德宗谯王尚之兄弟复说道子，以为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据形要，由是内外骚动。王恭深虑祸难，复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将庾楷、广州刺史桓玄同会建业。玄

等响应。恭抗表传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马尚之为事端。仲堪遣龙骧将军、南郡相杨佺期舟师五千发江陵，桓玄借兵于仲堪，亦给五千人。于是德宗戒严，加道子黄钺遣右将军谢琰拒恭等元显为征讨都督，众军继进，前军王珣领中军府众次于北郊；以尚之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讨楷等。皆执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刘牢之为前锋，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谋恭也，啖牢之以重赏，牢之斩恭别帅颜延、延弟强，送二级于谢琰。琰与牢之俱进袭恭，恭奔于曲阿，为湖浦尉所执，送建业。尚之与庾楷子鸿战于牛渚，斩鸿前锋将殷万，鸿遁还历阳。尚之犹不敢济。桓玄、佺期奄至横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领外军皆没。玄等径造石头，仲堪继在芜湖，建业震骇。道子杀恭于倪塘。桓玄等于是走还寻阳。

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贡，并乞师请讨姚兴。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贡。

以元显为扬州刺史，道子有疾，元显惧已弗得袭位，故矫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显已拜，故弗复改，于是内外政事一决元显。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无是，俾昼作夜，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千两辐凑，东第门设雀罗矣。元显年少，顿居权重，骄奢淫暴，于是远近讥之。

初，德宗新安太守孙泰以左道惑众被戮，其兄子恩窜于海屿，妖党从之，至是转众，攻上虞，希县令，众百许人径向山阴。会稽内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来也，弗先遣军，乃稽颡于道室，跪而咒说，指麾空中，若有处分者。官属劝其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出兵，凡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矣。"恩渐近，乃听遣军。比兵出，恩已至矣。战败，凝之奔走，再宿执之。旬日，恩众数万，自号平东将军，逼人士为官属。于是诸郡妖惑，并杀守令而应之，众皆云集。吴国内史桓谦出奔，吴兴太守谢邈被害。

自德宗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以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恩既作乱，八郡尽为贼场，及丹阳诸县处处蜂起，建业转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潜都邑，人情危惧，恆虑大兵窃发。于是众军戒严，刘牢之共卫将军谢琰讨之。贼等禁令不行，肆意杀戮，士庶死者不可胜计，或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辄支解之，其虐如此。骠骑长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尸，以其头为秽器。牢之率军讨破之。琰将至吴兴，贼徒遁走，驱逼士庶，奔于山阴。诸妖乱之家，妇女尤甚，

未得去者，皆盛饰婴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复就汝也。”贼既走散，邑屋焚毁，郛郭之中，时见人迹，经月乃渐有归者。谢琰留屯乌程，遣其将高素助牢之。牢之率众军济江。初，孙恩闻八郡响应也，告诸官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业。”既闻牢之临江，复曰：“我割据浙江，不失作勾践也。”寻知牢之已济，乃曰：“孤不耻走。”于是乃走。缘道多遗珍宝，牢之将士争取之，不得穷追。恩复入于海。初，三吴困于虐乱，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

孙恩在海，妖众转复从之。既破永嘉、临海，复入山阴。谢琰战殁。于是建业大震。遣冠军将军、东海太守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广陵相高雅之等东讨恩。吴兴太守庾恆虑妖党复发，大行诛戮，杀男女数千人。孙恩复破高雅之于余姚，雅之走还山阴。元显自为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彦章为东海王，食吴兴四万余户，清选文学臣僚，吏兵一同宗国。孙恩浮海奄至京口，战士十万刘牢之隔在山阴，众军惧不敢旋，恩遂径向建业。德宗惶骇，遽召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于时中外惊扰，而元显置酒高会，道子唯日祈于钟山。恩来渐近，百姓忡惧。尚之率精锐驰至，径屯积弩堂。恩时沂风，不得疾行，数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诸军分散，欲掩不备，知尚之尚在建业，复闻牢之不还，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别帅卢循攻没广陵，虏掠而去。

桓玄闻孙恩之逼也，乃建牙戒严，表求征讨。时恩去未还，玄表复至，元显等大惧，急遣止玄。庾楷密使自结于元显，说玄大失人情，众不为用，若朝廷遣军。已当内应。元显得书大喜，遣张法顺谋于刘牢之，牢之同许焉。于是征兵装舰，将谋西讨。德宗改年曰地兴，以元显为大都督讨玄。玄军至，元显不战而败，父子并为玄所杀。后改年为大亨。

天兴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师。德宗封桓玄为楚王，玄寻逼德宗手诏禅位。德宗出居永安宫。既受禅，封德宗为南康平固县王，居之寻阳。天赐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寻阳。其彭城内史刘裕杀玄除州刺史桓脩，与刘毅等举兵讨玄。玄败走寻阳，携德宗兄弟至于江陵，又走荆州。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相王腾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将桓振复袭江陵，斩王康产及腾之。将杀德宗，玄扬州刺史、新安王桓谦苦禁之，乃止。

时卢循执德宗广州刺史吴隐之，自号平南将军、广州刺史，令其党

徐道覆据始兴，余郡皆以亲党居之。德宗复僭立于江陵，改章义熙。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大风暴起，龙舟沉浚，死者十余人。德宗发江陵至寻阳，其益州刺史毛璩、参军谯纵反，攻涪城，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发姑孰，还建业。六月，太祖遣军攻德宗钜鹿太守贺申，申举城降。

永兴二年，卢循复起于岭南，杀德宗江州刺史何无忌于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抚军刘毅讨循，败于桑落洲，步走而还。裕党孟昶、诸葛长民等劝裕拥德宗过江，裕不从。

神瑞二年，德宗遣广武将军玄文、石齐朝贡。太宗初，刘裕征姚泓。二年，太宗遣长孙道生、娥清破其将朱超石于石河，擒骑将杨丰，斩首千七百余级。

三年，德宗死，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禅位于裕，裕封德文为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虽德文姻戚，而尽心于裕。德文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惑诱内人，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及德文被废，囚于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氏共止一室，虑有鸩毒，自煮食于前。六年，刘裕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褚氏，褚氏出别宫，于是兵乃逾垣而入，进药于德文。德文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自叡之僭江南，至于德文之死，君弱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危亡废夺，衅故相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

賨李雄，字仲俊，盖廪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秦并天下，为黔中君，薄赋其民，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后徙栎阳。祖慕，魏东羌猎将。慕有五子，辅、特、庠、流、骧。

晋惠时，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特兄弟率流民数万家就谷汉中，遂入巴蜀。时晋益州刺史赵廞反叛，特兄弟起兵诛之，晋拜特宣威将军、长乐乡侯，流奋威将军、武阳侯。流民阎式等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流行镇东将军。后与晋益州刺史罗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称大将军、大都督，号年建初。战败，为尚所杀，流代统兵事。流字玄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流病将死，以后事属雄，雄，特少子也。

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十年，僭称成都王，号年建兴，置百官。时涪陵人范长生颇有术数，雄笃信之，劝雄即真。十二年，僭称皇帝，

号大成，改年为晏平，拜长生为天地太师，领丞相，西山王。又改年为玉衡。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请分天下。雄舍其子，而立兄荡第四子班为太子。

烈帝六年，雄死，班代统任。雄子期，杀班而自立。

期，字世运，雄第四子也。改年为玉恆。骧子寿自涪城袭克成都，废期为邛都公，期自杀。

寿，字武考。初为雄大将军，封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至期，徙封汉王。既废期自立，改年为汉兴，又改号曰汉，时建国元年也。寿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谋欲废寿，寿惧，令子广与大臣盟于殿前。寿闻鄴中殷实，宫观美丽，石虎以杀罚御下，控制邦域城镇，深用欣慕。吏民有小过，辄杀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实，城邑空虚，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于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百姓疲于使役，民多嗟怨，思乱者十室而九。其尚书左仆射蔡兴直言切谏，寿以为谤讪，诛之。其臣龚壮作诗七首，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政法，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胜之也。及寿疾病，见李期、蔡兴为崇，遂死。子势统任。

势，字子仁。既立，改年为太和。遣使朝贡。又改为嘉宁。势弟汉王广以势无子，请为太弟，势不许。广欲袭势，势使其太保李弈击广于涪城，克之，贬为临邛侯，广寻自杀。势既骄吝，荒于酒色，至杀人而取其妻，又纳李弈女为后。耽于淫乐，不恤国事，夷獠叛乱，境土减削，累年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罚酷滥。斥外父祖旧臣，亲任近习，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饰室宇，群臣谏诤，一无所纳。又常居内，少见公卿。史官屡陈灾谴，乃加相国董皎大都督，以名位优之，实望与分灾眚。建国十年，司马聃将桓温伐之，势降于温。先是频有怪异。成都北乡有人望见女子避入草中，往视，见物如人，有身形头目，无手足，能动摇，不能言。广汉马生角，各长寸半。有马驹，一头、二身、六耳、无目、二阴，一牝一牡。又有驴，无皮毛，饮食数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华叶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药氏妇头上生角，长三寸，凡三截之。李汉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敛举箕中，又跳出，写置簟中。童谣曰："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十八子。"又曰："有客有客，来侵门陌，其气欲索。"谯周云："我死后三十年，当有异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岁，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

著谶曰：“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

列传第八十五 岛夷桓玄海夷冯跋岛夷刘裕

岛夷桓玄，字敬道，本谯国龙亢楚也。僭晋大司马温之子，温爱之，临终命以为后。年七岁，袭封南郡公。登国五年，为司马昌明太子洗马。玄志气不伦，欲以雄豪自许。朝议以温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为义兴太守，不得志。少时去职。

皇始初，司马德宗立，其会稽王道子擅权，信任尚书仆射王国宝，为时所疾。玄说荆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兖州刺史王恭为盟主，以讨国宝，仲堪从之。会恭使亦上，相逢于中路，约同大举，并抗表起兵。寻平王国宝等。天兴初，德宗以玄为使持节、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一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后王恭复与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讨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马尚之兄弟。玄及龙骧将军扬佺期、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军应恭。玄等造于石头。于时德宗征虏将军司马元显一军仍守石头，列舟舰断淮口。道子出军，将屯中堂，忽有马惊，军中扰乱，人马赴江者甚众，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业危弱，且王恭寻败，玄甚惶惧，乃回军于蔡洲，王恭司马刘军之率北府军来次新亭，于是德宗以桓修为荆州，仲堪为广州，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刺史郗恢为尚书。仲堪回师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军曰："若不各散归，大军至江陵，当悉戮余口。"仲堪偏将刘系先领兵二千隶于佺期，辄率众而归，玄等大惧，乃狼狈而走。庾楷亦弃众奔于南军。玄并趣轻舟追仲堪，至寻阳，而推率为盟主，镇于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伟为辅国将军、南蛮校尉。宠玄兄弟，欲以侵削荆雍。

先是荆州大水，仲堪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先遣军袭巴陵。梁州刺史郭铨当之镇，路逢玄，玄遣铨为前驱。玄发夏口，与仲堪书云："今当入沔，讨除佺期，顿兵江口。若相与无贰，可杀杨广，若其不尔，便当率军入江。"别与桓伟书，今克期为内应，伟惶遽，以书示仲堪，仲堪慰喻遣归，夜乃执之。仲堪遣龙骧将军殷迈、振威将军刘山民等统众七千至西江口。玄闻迈至，复与其当苻永道领帐下击之，迈等败走。玄顿巴陵，收其兵而馆其谷，复破杨广于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积，又诸将皆败，江陵骇震，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初，仲堪之得玄书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何以待敌？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犹以全军，无缘弃城迸走，甚忧佺期弗来，乃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可有数万人百日粮。"佺期信之，乃率步骑八千，既

至，仲堪惟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不过见仲堪，使人于舰上横射玄，玄军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军于马头，命其诸军进，破杀仲堪，杀杨广、佺期、殷道护及仲堪参军罗企生等。

德宗以玄为持节、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并八郡诸军事、后将军、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论功赏，以长史卞范之领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断上流，禁商旅。德二州刺史。玄大论功赏，以长史卞范之领南郡相　，委以心膂之任。乃断上流，禁商旅。德宗下书曰：“竖子桓玄，故大司马不腆之息，少怀狡恶，长而不悛，遂与王恭协同奸谋，阻兵内侮，三方云集志在问鼎，窥拟神器。赖祖宗威灵。宰傅神略，忠义奋发，罪人斯殒。玄等猖狂失图，回舟鸟逝。便宜乘会，歼除奸源，于是同异之论，用惑庙策，遂使王宪废挠，宠授非所。犹冀玄当洗濯胸腑，小惩大诫，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据江湘，擅威荆郢，矫命称制，与夺在手。又对侍中王谧放肆丑言，欲纵凶毒，陵陷上京。无君之心，形于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弥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怀！宜明九伐，以宁西夏。尚书令、后将军元显可为征讨大都督、督十八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以刘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权领江州；命司马尚之入沔水。

玄闻元显处分，甚骇惧，欲保江陵。长史卞范之说玄东下，玄甚狐疑，范之苦劝　　，玄乃留桓伟守江陵，率军东下。至夏口，乃建牙传檄曰：

案扬州刺史元显：凶暴之性，自幼加长；犯礼毁教，发蒙如备。居丧无一日之哀，衰绖为宵征之服，弦觞于殷忧之时　，穷色于罔极之日，劫略王国宝妓妾一朝空房，比基恶之始，骇愕视听者矣。

相王有疾，情无悚惧，幸灾擅命，扬州篡授，遂乃父子同录　，比肩连案。既专权重，双行险暴，恐相王知之，杜绝视听。恶声无闻，佞誉日至。万机之重，委之厮孽，国典朝政，纷纭淆乱。又讽旨尚书，使普敬录公。录公之位，非尽敬之所。苟自尊贵，遂悖朝礼。又妖贼陵纵，破军殄民之后，己为都督，亲则刺史，于宜降之日，辄加崇进。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惩恶。　，己独解录，推祸委罚，归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

取妾之僭，殆同六礼，乃使尚书仆射为媒人，长史为迎宾，嬖媵饕餮　，贺同长秋，所谓无君之心，触事而发。八日观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归妾。庆封迄今，甫见易室之饮；晋灵以来，忽有支解之

刑。喜怒轻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斩。又以四岁孽子，兴东海之封。吴兴残暴之后，横复若斯之调。妖贼之兴，实由此竖。居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虽加诛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改号元兴，以为己瑞，莽之符命，于斯尤著。否极必亨，天盈其毒，不义不昵，势必崩丧，取乱侮亡，实在斯会。三军文武，愤踊即路。

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师出不顺，其兵虽强，虑弗为用，恆有回师之计。既过寻阳，不见东军，玄意乃定。于是遂鼓行而进，径至姑熟，又克历阳。刘牢之遣子敬宣诣玄请降，玄大喜，与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显弃船，退入国子堂，列陈宣阳门前。元显欲挟德宗出战，而军中相惊，言玄已及南桁，乃回军赴宫。既至中堂，一时崩散。元显奔东府，惟张法顺一骑随之。玄乃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承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持节、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于是收道子付廷尉，免为庶人，徙于安城郡；杀元显并其子，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吏部郎袁遵、张法顺等。又灭庾楷于豫章。徙尚之弟丹杨尹恢之、辅国将军允之，及国宝、王绪诸子于交、广州。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将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随入东府，至是求归。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将不免，欲袭玄，众皆离散，乃于班渎北走，缢于新洲。传首建鄴。敬宣奔于江北。

玄白德宗，大赦，改年为大亨。玄让丞相、荆江除三州及录尚书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扬州牧、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绿綟绶，加兖冕之服，剑履之礼，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增班剑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镇姑熟。既而大筑府第，田游无度，政令屡改，骄侈肆欲，朋党翕习，沮乱内外。朝政皆谘焉，小事则决于左仆射桓谦及丹阳尹卞范之。玄大赋三吴富室，以赈饥民，犹不能济也。东郡既由兵掠，因以饥馑，死者甚众。三吴户口减半，会稽则十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诸旧富室皆衣罗谷，佩金玉，相守闭门而死。

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户；后来封桂阳郡公，邑二千王百户；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鸩杀道子。玄削夺德宗供奉之具，务尽约陋，殆至饥寒。虽杀逆未至，君臣之体尽矣。进位大将军，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请自率诸军，命诸蕃方扫平关洛，德宗不许之。玄本无资力，但好为大言，既不办行，乃云奉诏故止。玄既无他处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装书画之具。或谏曰："今日之行，必有征无

战，辎重自足相运。不烦复有制造。”玄日：“书画服玩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意外，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

玄所亲仗，惟桓伟而已，先欲征还，以自副贰。伟既死，玄甚恇惧。初 ，玄常以其父王业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构，常怀恨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计，既克建业，无复居下之心。及伟死，虑一己单危，益欲速成大业。卞范之之徒，既虑事变，悬殊幸其利，咸共催促，于是殷仲文等并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国，总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门、零陵、桂阳、营阳、衡阳、义阳、建平十郡为楚王，备九锡之礼，扬州牧、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谧授相国印绶，光禄大夫武陵王司马遵授楚王玺策。德宗先遣百僚固请，又云当亲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禅位于玄，大赦所部，称永始元年。初欲改年为建始，左丞王纳之曰：“建始者，晋赵王伦之号也。”于是易为永始，复同王莽始贵之年。

玄入建业宫，逆风迅激，旌旗、服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时施小惠。迎温神主进于太庙。玄游行无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额流苏绛帐 ，颇类轜车、王莽仙盖。太庙、郊斋皆二日而已。又其庙祭不及于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显，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庙，见讥前史，遂以一庙矫之。又毁僭晋小庙，以崇台榭。其庶母蒸尝，未有定所。慢祖忘亲，时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游水南，飘风飞其仪盖。又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玄骄逸荒纵，不恤时事，奏案停积，了不省览；或亲细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乱出，主司奉签不暇。晨夜游猎，文武困乏。直侍之官，皆系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劳瘁，百姓力尽，民之思乱，十室而八。

德宗彭城内史刘裕因是斩徐州刺史桓修环境京口，与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收众济江。玄加桓谦征讨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还上宫，百僚步从。赦扬、豫、徐、兖、青、冀六州。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于江乘。裕斩甫之，进至罗落桥 ，又枭敷首。玄外粗猛，内恇怯，及闻二将已没，志虑荒窘，计无所出，日与巫术道士为厌胜之法。乃谓众曰：“朕其败乎？”黄门郎曹靖对曰：“神怒民怨，臣实忧惧。”玄曰：“民怨可然，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无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谏。”玄使桓谦、何澹之屯于东掖门，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又遣武卫庾赜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谦等。谦等大败，玄声云赴战，将子侄出南掖门，西至石头。

先使殷仲文具船于津，遂相与南走。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粥，咽不能下。玄子升五六岁，抱率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玄挟德宗发寻阳，至江陵，西中郎将桓石康纳之。张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殷仲文为徐州，其余各显用。玄谓诸侍臣曰："卿等并升清涂，翼从朕躬，都下窃位者方应谢罪军门，其见卿等入石头，无异云霄中人也。"玄以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逾甚暴虐。殷仲文谏之，玄大怒曰："汉高、魏武凡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宁之辞，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贺迁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叙其拒刘裕事，自谓算略无失，诸将违节度，以至于败。不暇谋议军事，惟诵述写传之。

刘裕遣其冠军将军刘毅发建鄴，追之。玄军屡败。玄常装轻舸于舫侧，故其兵人莫有斗志。玄乃弃众而走，余军以次崩散，遂与德宗还江陵。初　　，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与玄同舟，乃说玄求别舫收集散军，遂以德过妻归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冯该劝玄更战。玄欲出汉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处分将发，城内已乱，禁令不行，将亲近腹心百许人出城北。至城门，左右即于暗中斫玄面，前后相杀，交横盈路。玄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犹欲走汉中。玄屯骑校尉毛修之诱以入蜀，遂与石康等沂江而上。达枚回洲，为益州参军费恬而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升辄拔之。益州督护冯迁抽刃而登玄舰，玄曰："是何人也，敢杀天子！"迁曰："我自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玄首并石康等，斩升于江陵市，传送玄首，枭于朱雀门。

玄既败，桓谦匿于沮中。桓振逃于华容之浦，阴聚党数千人，晨袭江陵，克之。桓谦亦聚众而出。振既至　，问玄子升所在，知升已死，欲杀德宗，谦苦禁之。于是为玄举哀，谥为武悼皇帝。谦率群官复立德宗，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后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杀桓希于汉中。桓振寇江陵，为唐兴所斩。其余亲从，或当时擒获，或奔散外境，数年之间，并败灭之。

海夷冯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长乐信都。慕容永僭吨长子，以跋父安为将。永为垂所灭　，安东徙昌黎，家于长谷。跋饮酒至一石不乱。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侠放逸，不修行业，跋恭慎勤稼墙。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后慕容熙僭号，以跋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后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残虐，民不堪命，跋乃与从兄万泥等二十三人结谋　，跋与二弟乘

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于孙护之室以诛熙。乃立夕阳公高云为主，以跋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决跋兄弟。太宗初，云为左右所杀，跋乃自立为燕王，置百官，号年太平，于晨永兴元年也。跋抚纳契丹等诸落，颇来附之。

太宗遣谒者于什门喻之，为跋所留，语在《什门传》。泰常三年，和龙城有赤气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张穆以为兵气，言于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绝，自古邻国未有不通之理，违义致忿，取败之道，恐大军卒至，必致吞灭，宜还魏使，奉修职贡。"跋不从。太宗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率众二万讨之，跋婴城固守，不克而还。

神□二年，跋有疾。其长子永先死，立次子翼为世子，摄国事，勒兵以备非常。跋妾宋氏规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谓之曰："主上疾将瘳，奈何代父临国乎？"翼遂还。宋氏矫绝内外，遣掩人传问，翼及跋诸子、大臣并不得省疾，惟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跋疾甚，福虑宋氏将成其计，乃言于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惊怖而死，文通袭位。翼勒兵出战，不利，遂死。跋有男百余人，悉为文通所杀。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显祖庙讳。高云僭号，以为征东大将军，领中领军□，封汲郡公。跋立，为尚书左仆射，改封中山，仍为领军，内掌禁卫，外总朝政，历位司徒。及自立，乃与刘义隆交通。

延和元年，世祖亲讨之，交通婴城固守。文通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文通尚书郭渊劝其归诚进女，乞为附庸□，保守宗庙。文通曰："负衅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图所适也。"

先是，文通废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镇肥如，以后妻慕容氏子王仁为世子。崇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相谓曰："大运有在□，家国已亡，又慕容之谮，祸将至矣。"于是遂出奔辽西，劝崇来降，崇纳之。会世祖使给事中王德陈示成败，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鸿胪李继持节拜崇假节、侍中、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录其国尚书事，食辽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书、刺史，武官征虏已下。文通遣其将封羽率众围崇，世祖诏永昌王健督诸军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余家而还。

文通遣其尚书高颙请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许之，征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骑常侍刘训言于文通曰："虽结婚和通，而未遣侍

子 ，魏若大举，将有危亡之虑。夫以重山之隘，刘禅衔璧；长江之难，孙皓归命。况魏强于晋氏，燕弱环境吴蜀，愿时遣世子，以恭大国之命。然后收离集散，厚布恩泽，分赈仓廪以济民乏，劝督农桑以邀秋稔，庶大业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杀之。世祖又诏乐平王丕等讨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惧。文通太常阳岷复劝文通请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为此，若事不幸，且欲东次高丽，以图后举。”岷曰：“魏以天下之众周一隅之地，以臣愚见，势必土崩。且高丽夷狄，难以信期，始虽相亲，终恐为变。若不早裁，悔无及也。”文通不听，乃密求迎于高丽。太延二年，高丽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入和龙城，脱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赋其众。文通乃拥其城内士女入于高丽。先是，其国有狼夜绕城群嗥，如是终岁；又有鼠集于城西，阗满数里，西行至水，则在前者衔马矢，迭相啮尾而渡；宿军地燃，一旬而灭触地生蛆，月余乃止；和龙城生白毛，长一尺二寸。

文通至辽东，高丽遣使劳之曰：“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文通惭怒，称制答让之，高丽乃处之于平郭 ，寻徙北丰。文通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高丽乃夺其侍人，质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谋将南奔。世祖又征文通于高丽，高丽乃杀之于北丰，子孙同时死者十余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传》。

岛夷刘裕，字德舆，晋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项 ，改为刘氏，然亦莫可寻也，故其与丛亭、安上诸刘了无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恆以卖履为业。意气楚刺，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尝负骠骑谘议刁逵社钱三万，经时不还。逵以其无行，录而征责，骠骑长史王谧以钱代还，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

天兴二年，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裕应募，始为牢之参军。恩北寇海盐，裕追胜之 ，以功稍迁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牢之讨桓玄，裕参其军事。牢之降，裕为玄从兄桓脩中兵参军。孙恩死，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东阳、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内史。

及桓玄废德宗而自立，裕与弟道规、刘毅、何无忌潜谋举兵。桓修弟思祖镇广陵，道规刘毅先为之佐。天赐初，裕与何无忌等旦候城门开，率众斩玄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 ，其日，刘毅、道规等亦斩思祖，因收众济江。河内太守辛扈兴、恆农太守王元德、振威将军童厚之亦与裕克是日取玄。毅兄迈时在建业，毅遣周安要之，迈惧而告玄，玄遣顿丘

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裕率众宿于竹里，遇甫之于江乘，裕执长刀直入其陈，斩甫之，进至罗落桥，又斩敷首。玄使桓谦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惧，乃携子侄浮江南走。裕入镇石头，以德宗司徒王谧为录尚书，领扬州刺史，立留台，总百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镇军将军、徐州刺史，令道规等众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书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寻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其子绥、纳等。裕以司马遵为大将军，承制，入居东宫，公卿以下莫不毕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谧逃走。刘毅以其手解德宗玺绶，宜诛之。裕以其偿钱之惠，固请免之，乃遣丹杨尹孟昶迎焉。

无忌、道规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诸将进据寻阳，加裕都督江州。刘毅复败桓玄于峥嵘洲，玄乃弃众单舸奔走，挟德宗奔于江陵。裕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复位于江陵，改年曰义熙。及还建业，裕进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饰让不受；加录尚书事，又诈不受。乃出镇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余如故，又领兖州，乃解青州。

卢循破广州，裕仍以循为广州刺史，其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裕又都督交广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万户，绢三万匹。加侍中，进号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又进裕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居于东府。裕遣刘敬宣伐蜀，为谯道福所败，乃免敬宣官，裕自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永兴初，慕容超大掠淮北，执德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掠千余家而归。裕乃伐超，遂屠广固，执超，斩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纳口万余、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业，斩之。

裕是行也，徐道覆劝卢循令乘虚而出，循从之，于是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无忌率军至豫章，战殁。于时群议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刘道规于长沙，败刘毅于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将孟昶、诸葛长民劝裕拥德宗过江，裕不从。昶谓事必不济，乃自杀。裕发居人治石头城。道覆等至，即欲于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卢循曰："大军未至，孟昶便逆自杀，以此而推，建业寻应有变，但按甲守之，不忧不济也。"乃屯军于蔡洲。循乃率众数万上南岸，至于丹阳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涂中及江宁、芜湖。循以阮赐为豫州刺史，裕中军参军尚靖、宣城内史毛修之破赐于姑熟，犹其辎重，赐乃退。又加裕太尉、中书监、黄钺，裕受黄钺。卢循既不战，乃告道覆

曰："师老矣，可还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势与下流争衡，犹可以济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将军孙季高率众自海道袭番禺。裕自以舟师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为防，既至而觉，众乃大惊。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卢循父嘏及长史孙建之并以轻舟奔始兴。

循与道覆率众而下，裕众军击之，循等还寻阳。循欲遁于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诸军乘胜而击之，循单舸径还广州，道覆还始兴。裕还，为大将军、扬州牧、班剑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兴，犹据山涧，刘蕃等攻之，道覆先鸩妻子，然后自杀。卢循至番禺，收众攻季高，刘蕃遣沈田子讨之，循奔走。余众从岭道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址，交州刺史杜惠度屡战克捷，循投水而死。

裕自为太尉、中书监。裕杀尚书左仆射谢混、兖州刺史刘蕃。裕既权重，便怀异志，以荆州刺史刘毅颇有勇略，又据上流之所，心畏恶之，遂自讨毅，遣参军王镇恶等袭江陵。镇恶至豫章口，焚毅舟舰。毅兵逆战不能抗，镇恶驰入外城。于时毅病，乃阻内城。镇恶焚诸门攻之，其徒乃溃。毅自北门出走，缢于道侧，斩尸于市，诛其子侄。裕至江陵，诛南蛮校尉郗僧施、卫军谘议谢邵等。裕本寒微，不参士伍，及擅时政，便肆意杀戮，以威惧下。初以刁逵缚之之怨，诛其兄弟；又以王愉、谢混、郗僧施之徒并皆时望，遂悉害之。分荆州为湘州，裕自总督。裕还于东府，召诸葛长民屏人闲语，密令壮士西旿等出自幔后，于座拉之，长民坠地，死于床侧，亦以才雄见忌也。

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颇得众心，裕内怀忌惮，神□二年，率众讨之，遣龙骧将军蒯恩等为前军。裕进领荆州刺史，加黄钺。雍州刺史鲁宗之率其子轨会休之于江陵。轨等军败，乃与休之俱奔襄阳。裕自领南蛮校尉。休之等奔姚兴。裕为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余如故。裕又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寻督中外诸军事。

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自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寻领北雍州刺史，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子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给鼓吹一部。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领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裕率众军至彭城，加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遣中兵参军沈林子自汴入河，冠军檀道济与王镇恶

步出淮肥，裕将王仲德泛济入河。德宗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王镇恶进至宜阳，独取潼关，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陕城，姚泓诸将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将军娥清、长孙嵩等屯于河畔。裕遣朱超石、刘荣祖等渡河，长孙道生破之，擒斩其将杨丰等。裕遣将军王仲德、赵伦之率沈田子等入伍关，屯军青泥。深林子由秦岭会田子于尧柳城。姚泓率众数万，不战而还。裕至关头。镇恶至渭桥，破泓军于横门。裕至长安，执姚泓以归，斩于建业市。裕以其子义真为雍州刺史，镇咸阳。进裕为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拟旧制。裕还彭城。

赭连屈丐掠渭阳，义真遣沈田子率军讨之。田子退军陉上，镇恶往就田子议之，田子斩镇恶于幕下，又杀其兄弟群从七人。田子驰还，云“镇恶有异志”，义真长史王修执而斩之。义真与左右多为不法，王修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义真曰：“王修以关中阻险，兵食又足，欲谋反叛，宜早图之。”义真遂遣左右杀修。裕闻之，以朱龄石为雍州刺史。义真发自长安，将走江东，诸将竞收财货，次于灞上。赫连昌率众追之，既至清泥，义真大败，蒯恩与安西司马毛修之并被擒获，参军段横，名犯高祖庙讳，单马负义真走归。朱龄石亦弃长安，奔就龙骧将军王敬先于曹公故垒，既而城陷，被执见杀。

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马傅亮赴建业，令征己入辅。德文禅其位，遂自号为宋，改年为永初，时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频请和通，太宗许之。六年，裕遣其中军将军沈范、索季孙等朝贡。七年五月裕死。

子义符僭立。太守以其礼敬不足，遣山阳公奚斤等率步骑二万于滑台渡河南讨。义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马翟广领步骑三千来拒。司空奚斤以千余骑徇陈留，太守严棱率众降。仍攻滑台，其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斩其司马阳瓒。德祖又遣其将窦应明攻辎重于石济。奚斤于土楼大破广等，乘胜径至虎牢。义符遣其将杜垣等与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陆。太宗诏安平公叔孙建等军于泗渎口，义符兖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于是泰山诸郡悉弃戍而走。太宗诏苍梧子公孙表等复攻虎牢，义符遣将檀道济率师赴救。八年，义符改年为景平。奚斤进攻金墉，义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还围虎牢。太宗又诏安平公叔孙建等东击青州，其刺史竺夔守东阳城，济南太守垣苗自梁邹奔夔。奚斤分军攻颍川，太守李元德奔还项城。斤又遣骑破高平郡所统五县，略居人二千余家。叔孙以时暑班师。檀道济、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进。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阳，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荥阳太

守翟广、广武将军窦霸等，义符豫州刺史刘粹屯项城，不敢进。斤遣步骑至许昌，颍川太守索元德奔项城，遂围汝阳，太守王公度突围而出，仍破邵陵，掠万余口而还。

始光初，义符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领军谢晦等专其朝政，收其庐陵王义真，徙于新安郡，杀之。义符昏暴失德，羡之等勒兵入殿，时义符在华林舟中，兵士竞进，杀其侍者，扶义符出东阖，废为营阳王。遂徙于吴郡，于金昌亭杀之。

亮等立义符弟荆州刺史义隆，号年元嘉。遣使赵道生朝贡。二年，徐羡之、傅亮等归政于义隆，不许。三年，义隆信其侍中王华之言，诛羡之、傅亮，遣其将檀道济等讨荆州刺史谢晦。晦率众东下，谋废义隆，以讨王华为辞，破义隆将到彦之。及闻道济将至，晦众崩散。晦走江陵，乃携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陆延头，为戍主光顺之所执，斩于建业。八月，义隆使其殿中将军吉恆朝贡。神□二年，又遣殿中将军孙横之朝贡。三年，又遣殿中将军田奇朝贡。

寻遣其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横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刘德武、后将军、长沙王义欣至彭城为后继。到彦之寇碻磝，分军向虎牢及洛阳。世祖诏河南诸军收众北渡以骄之。寻诏冠军将军安颉等率众自盟津渡，攻金墉，义隆建武将军杜骥出奔，遂乘胜进攻虎牢，陷之，斩其司州刺史尹冲。叔孙建大破竺灵秀，追至湖陆。四年，颉攻滑台，彦之与王仲德等焚舟弃甲，走归彭城。义隆又遣檀道济救滑台，叔孙建、长孙道生击之。道济至高梁山，颉等攻克滑台，擒其司徒从事中郎朱修之等，道济走奔历城，夜乃遁还。义隆青州刺史萧思话亦弃镇奔于平昌，其东阳积粟为百姓所焚。

延和元年五月，义隆又遣赵道生朝贡。二年二月，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义隆，且为皇太子结亲。九月，义隆遣赵道生贡驯象一。太延二年三月，义隆遣使会元绍朝贡。义隆忌其司空檀道济，遂诛之。道济临死，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三年三月，义隆遣其散骑常侍刘熙伯朝贡，且论纳币。六月，义隆女死，不果为婚。五年十一月，义隆遣黄延年献驯象。真君初，义隆徙其弟大将军义康于豫章。二年，其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诣义隆理义康，义隆大怒，收育杀之。四月，义隆遣使黄延年朝贡。十二月，义隆又遣黄延年朝贡。

是岁，义隆梁州刺史刘真道将裴方明攻击杨难当，难当舍仇池，将

妻子来奔。三年，世祖诏琅邪王司马楚之等讨之。西安将军古弼、平西将军元济等邀义隆秦州刺史胡崇之于浊水，破擒之，余众奔汉中。义隆立难当兄子文德为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芦，弼等讨平之。义隆遂杀真道、方明。

五年，义隆复遣使朝贡。六年，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以才学而不见用，太子詹事范晔以家门淫污，为世所薄，与熙先及外生谢综谋杀义隆，立其弟前大将军义康。丹阳尹徐湛之告之，乃诛晔等，徙义康于安成郡，御史监守。七年，诏诸军掠济阴、金乡等七县，并驱其青冀二州民户而还。北地人盖吴聚众反，义隆以吴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规乱雍州，诏诸军讨平之。义隆好行小计，扇动边民，内起山苑，穷侈极丽，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义隆遣使献孔雀。

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猎于云梦，发使告义隆，勿相猜阻，义隆请奉诏。世祖南巡，义隆边城闭门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悬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诛戮之。义隆汝南、南顿、汝阳、颍川太守，并弃城奔走。义隆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遣参军刘泰之、臧肇之，殿中将军尹怀义、程天祚等以千余骑至汝阳，永昌王位击破之，斩泰之、肇之，执天祚等。

义隆又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以骏水陆并进，太子左卫率臧质统骁骑将军王方回、安蛮司马刘康祖、右军参军梁坦造许、洛，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太尉江夏王义恭为诸军节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统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刘洪宗向汧陇，护军将军萧思话部龙骧将军杜坦、竟陵太守刘德愿向武关。义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财，以助军费，士庶怨之。南兖及青、冀、兖、豫三吴简发，以配戎行；杨、南徐、兖、江州富民并四分之一。建威司马申元吉趣泗渎，萧斌至碻磝，王玄谟遣军主王宝惠政滑台，右军萧铄遣中兵参军梁坦等进军小索。世祖诏诸军援滑台，大败王宝惠等，王玄谟走还碻磝。萧斌遣申坦与梁坦、垣护之据两当城，斌退还历下。及车驾渡河，梁坦退走，弃甲山。车驾发滑台，过碻磝，义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诞率其将薛安都、柳元景等入卢氏，进攻弘农。诏洛州刺史张提率众度崤，蒲城镇将何难于风陵堆济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阌乡。元景退走。

十一月，车驾从东安山出下邳，义隆邹山戍主、鲁阳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俊进军清西，至留建成。义隆镇军刘骏参军马文恭至萧城，军主嵇玄敬至留城，并为觇候，见官军俱时退走。

永昌王仁攻悬瓠，拔之，获义隆守将赵淮，过定项城，破尉武戍，执其戍主。进攻寿阳，屯兵于孙叔敖家，掠马头、钟离二郡。义隆遣左军将军刘康祖赴寿阳，与仁相遇，仁大破之，尽坑其众，斩康祖，传首示寿春，获其将胡盛之、王罗汉等。以所斩首使军士曳之，绕城三匝，积之城西，高与城齐。刘铄乃焚四郭庐舍，婴城固守。车驾至盱眙、淮、泗。义隆遣辅国将军臧质率师至盱眙，顿军城北。六军于上流济淮，质遣司马胡崇之等率所领于山上立营，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城前大浦。诏攻二军，斩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数千级，众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诣军降。高梁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于寿阳出横江，凡所经过，莫不风靡。车驾登于瓜步，伐苇结筏，示欲渡江。义隆大惧，欲走吴会。建业士女咸荷担而立。义隆遣黄延年朝于行宫，献百牢，贡其方物，并请和，求进女于皇孙。世祖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

初，义隆欲遣军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赞成其事，而义隆太子劭与萧思话、沈庆之谓义隆曰："昔檀道济、到彦之无利而反，今将帅士众不及于前，不可轻动兵甲。"时湛等在坐，义隆使与庆之诺议。庆之曰："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义隆大笑，遂不纳庆之言。至是，登石头城楼而望，甚有忧色，叹曰："若檀道济在，岂应至此！"劭乃委罪于江、徐。义隆曰："引自吾意，不关二人也。"

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飨会于瓜步，既许和好，诏班师。其江北之民归隆者数十万计。凡克南兖、豫、徐、兖、青、冀六州，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时义隆江北萧条，境内搔扰。义隆虑义康为乱，遣使杀之，葬以侯礼。义隆惭恚，归罪于下，降义恭为仪同三司，萧斌、王玄谟并免所居职。十月，义隆遣其将军孙盖等朝贡。

兴安九年，义隆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率其将张永等攻碻磝，诏诸军击破之，永等退走。思话遣建武将军垣护之至梁山逆军，尚书韩茂率骑逆击之，思话退还麋沟。义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质向崤陕，梁州刺史刘秀之、辅国将军杨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长孙兰遣骑破之，季之等仅以身免。臧质、柳元景、薛安都等至关并相继败走。

是年，义隆太子劭及始兴王休明令女巫严道育咒诅义隆，事发，义隆愤愧自失，废于政事。乃议黜劭杀休明，屡召尚书仆射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侍中王僧绰等谋议。僧绰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惟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义隆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义康

始死，人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又云：“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易于裁弟，难于废子。”义隆默然。

休明母潘有宠于义隆，义隆以废立之谋告之。潘请赦，弗许，遂告休明。休明驰报劭，劭知己当废，遂夜召左右队主陈、叔兒、詹齐帅张超之、任建之等总二千余人被甲自卫。又召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又呼左军长史萧斌。劭曰：“朝廷信谗，当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当入殿，卿等必不得异。”乃遍拜告哀。众皆惊，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无此类，愿加善思。”劭怒变色，于是左右咸云伏听令旨。明晨斩淑。劭守万春门，乃告门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后队令速。”劭又诈义隆敕云：“鲁秀谋反，汝明可守关，将兵入讨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余人走入云龙门，拔刃径登含章殿。义隆夜与徐湛之屏人闲语，时犹未讫，门户并无侍卫。义隆迫急，以几自鄣，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斩义隆，徐湛之为乱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斩之。休明时在西州，来屯中堂。劭又使兵杀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玺绶，下书曰：“徐湛之、江湛杀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恤，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灵祚，永享无穷，思与亿兆覃兹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

劭弟骏，时为江州刺史。先以西阳蛮反，义隆令东宫步兵校尉沈庆之、襄阳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参军宗悫并讨之。骏出次五洲，斩劭使于军门。司徒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骏以沈庆之、柳元景、宗悫为前军。骏谘议参军颜竣专主军谋。劭葬义隆，托疾不出。臧质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诸王及大臣徙入城内，移南岸百姓渡淮，贵贱皆被驱逼，建业淆乱。骏等发寻阳，檄至，劭乃移骏数子于侍中省，义宣诸男于大仓屋，以兵守之；使其将鲁秀、王罗汉等为水陆之备，休明乃萧斌为之谋主；焚除淮中船舫。骏至南洲，顿漂洲，令柳元景等击劭，劭众崩溃，奔走还宫。义恭单马奔骏，劝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杀义恭子南丰王朗等十二人。

骏乃僭即大位于新亭。于是擒劭、休明，并枭首大桁，暴尸于市，经日坏烂，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从戮。时人为之语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兴光元年，骏改年曰孝建。其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骏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俗弊如此，骏不能革。

臧质遣使说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曰：“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威，自古鲜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处分。”义宣使要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司州刺史鲁秀等，克秋起兵。爽时昏醉，即日便戴黄标，称建平元年，板义宣为天子，遣信至建业迎弟瑜。由是骏知爽反，惶惧，欲遣迎义宣，其竟陵王诞执议不许，乃遣左卫将军王玄谟率众讨爽，领军将军柳元景、镇军将军沈庆之讨义宣。臧质不戍大雷，驰报义宣，抗表以诛元景为名。遣军就质，使爽与质会于江上。玄谟屯兵梁山。义宣率众至寻阳，与质俱下。雍州刺史朱修之不从义宣。臧质进计曰：“今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守梁山，玄谟必不敢动。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策也。”义宣将从之，其谘议刘谌之曰：“质不求前驱，凶志难测，不如尽锐攻梁山，事克，然后长驱，万安之计也。”义宣乃止。义宣遣刘谌之就质，步攻东垒。义宣进自芜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谟拒质，骏将军护之、薛安都又摧破之。义宣众溃，因风放火，焚其舟舰。义宣闭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荆州司马竺超民具仪服迎之，左右相率溃叛，超民送付刺奸。朱修之于狱杀之。

太安二年，骏改年为大明。骏于新亭造中兴佛寺，设斋，忽有一僧形貌有异，众皆愕然。问其名，答云名惠明，从天安寺来。言竟，倏然而灭，乃改为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归国。四年，骏遣其将殷孝祖寇济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击走之，又诏征西将军支豹子击孝祖于清东。五年，豹子还，遂掠地至高平，大获而还。

骏以其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得士庶之心，内畏忌之。诞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粮仗。骏大怒，贬诞爵为侯，遣兖州刺史垣阆、给事中戴明宝讨之。诞遣众出战，斩垣阆。诞表骏曰：“往年元凶祸逆，陛下入讨，臣背凶赴顺，可谓常节。及丞相构难，臧鲁协从，朝野忄兄忽，咸怀忧惧。陛下欲建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后固执，末方赐从。社稷获全，是谁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屡加崇庞，骠骑、扬州，旬月移授。恩秩频烦，复赐徐兖，仰屈皇舆，远相饯送。臣一遇之感，如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娱慰。岂谓陛下信用谗言，遂令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揃，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扦徐兖。昔缘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锋奋戈，万没岂顾，定荡之期，冀在旦夕。右军、宣简，爰及武昌，皆以无罪，并遇枉酷。臣有何过，复至于此？陛下宫闱之丑，岂可一二。临纸悲塞，不止所言。”骏以沈庆之前军讨之，亲劳军人，赐以金帛。庆之军败退，伤者十四五。骏大怒，将自往。久乃拔之，斩诞传首。诞母殷、妻徐并自杀。城内诛者数千人，或先鞭杀而行戮。并移首于石头南岸，以为京观，至于风晨雨夜，辄闻

哀号之响。

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布于欧越。东扬州刺史颜竣恃旧，每戏弄之 ，骏惭怒杀竣。和平元年七月，骏使其散骑常侍明僧皓朝贡。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骑常侍尹显朝贡。骏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谋将除骏，参军尹玄庆斩休茂。是岁，凡诸郡士族婚宦点杂者，悉黜为将吏，而人情惊怨，并不服役，逃窜山湖，聚为寇盗。侍中沈怀文苦谏不纳。三年三月，骏使其散骑常侍严灵护朝贡。以沈怀文数直谏，付廷尉杀之。骏宠姬殷死，赠贵妃，谥曰宣。及葬龙山，给銮辂、九旒、黄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剑、虎贲。龙轜之丽，功妙万端，山池云凤之属，皆装以众宝，绣帷珠带，重铃叠眊，仪服之盛，古今鲜有。骏自殷死，常怀悲恻，神情罔罔，废弃政事。或亲至殷灵床，酌奠酒饮之，既而恸哭流连，不能自反。其耽昏若此。四年，猎于乌江之傍口，又游湖县之满山，并与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吴大饥，人食草木皮叶，亲属互相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胜数。是年骏死。

子子业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笃，遣呼子业，子业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其母怒 ，语待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为永光。以奄人华愿兒为散骑常侍，游止必同。越骑校尉戴法兴屡相裁割，愿兒深以为隙。或谓法兴为真天子，子业为赝天子，愿兒具以闻，子业乃杀法兴。骠骑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欲废子业，立太宰义恭，以告沈庆之，庆之告子业。子业出兵诛义恭，遂刳剔支体，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谓之鬼目粽。又杀柳元景、颜师伯，并诸子及弟侄。乃改年为景和。子业除去丧礼，服锦縠之衣。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城为未央宫，北邸为建章宫，南宅为长杨宫。子业自以昔在东宫，不为骏所爱，及即位，常欲毁其墓。乃遣发骏所宠殷氏冢。殷死，骏为之造新安寺，于是坏之，复欲诛诸远近尼僧。遣使杀其新安王子鸾，临死叹曰："惟愿后身不复生天王家！"义恭既诛，徐州刺史义阳王昶大惧，遣典签蘧法生启求还建业。子业谓法生曰："义阳谋反，我正欲诛之。"法生惧祸，走还彭城。子业遣沈庆之率师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缮甲，诸郡不从，昶知事不捷，遂来奔。

子业淫其姑，称为谢氏，为贵嫔、夫人，加以殊礼，虎贲剑戟 ，出警入跸，銮辂龙旗，在贵妃之上，即义隆第十女，其新蔡长公主也。子业矫云主丧，空设丧事，而实纳之。时其姊山险主大见爱狎，淫恣过度，谓子业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百数，而妾惟一驸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业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食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

人，每出游，与群臣陪乘。吏部褚渊以有风貌，子业使渊侍主。子业皆令庙别画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庙，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次入义隆庙，指义隆像曰："此渠亦不恶，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头。"次入其父骏庙，指骏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择尊卑。"顾谓左右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之？"即令画工齄骏像鼻。其父子淫悖，书契所无也。子业又杀沈庆之、抚军谘议参军何迈，即其新蔡主婿。

其湘东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常被猜忌，并欲诛之。休仁每以调谑悦之，故得推迁不死。彧、休祐形体肥大，遂以笼盛称之，彧尤肥，号曰"猪王"。廷尉刘矇妾怀孕，子业迎入宫，冀其生男，立为太子，及其生子，遂为大赦。子业召其南平王铄妃江氏偶诸左右，江不从。子业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犹不从，乃鞭一百，杀其子敬猷等。巫觋云"湘州有天子气"，子业将南行以厌之，未行前，欲悉诛诸叔。时彧被拘秘书省，与子业左右阮佃夫等谋废子业。子业出华林园，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时为内监，乃以告外监典事朱幼、主衣寿寂之、细铠主姜产之等，寂之抽刃而前，产之继进。子业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斩其首。

彧既诛子业，忧遽不知所为。休仁推立彧。彧时失履，徒跣登西堂，备天子仪服，呼诸大臣入见，事无巨细，称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阴主为子业所狎，杀之。十二月，僭即帝位，改年为泰始。

先是，子业敕其弟子勋曰："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汝自量体气何如孝武？寻当遣使送药与汝。"子勋长史邓琬与录事参军陶亮等起兵，遣其党俞伯奇出顿大电，巴东太守孙仲之至于平石，与陶亮并统前军。始彧未知子勋起兵，加子勋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符至寻阳，邓琬乃投于地，攘袂而起曰："殿下当开端门，何黄阖之有！"与陶亮等征兵驰檄，建牙于桑厄。时雍州刺史袁顗便劝子勋即位，琬乃立宗庙，设坛场，造乘舆法服，立子勋为天子，即位江州，号义嘉元年。子勋以袁顗为尚书左仆射，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左司马张悦为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州郡并加爵号。彧乃遣领军将军王玄谟讨之，复遣其将沈攸之、刘灵出据虎槛。初彧闻四方反乱，忧遽不知所为，休仁请前锋决胜，于是始有防御之军。攸之军至江州，斩子勋。彧虑子勋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终不相服，休仁遂劝除之，因诛骏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于是杀骏子安陆王子绥及子房、临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仕、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临贺王子产、晋熙王子舆及子起、子期、子悦、子顿。初，骏二十八男，其余先早夭，及子业杀子鸾等，至是尽殪之矣，其骨肉相残若此之甚。

彧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启请降，显祖诏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张穷奇率军援之。皇兴元年正月，彧遣其散骑常侍贝思、散骑侍郎崔小白朝贡。初，彧遣其镇军张永、领军沈攸之以大众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闻永将发，乃遣信请降。显祖诏博陵公尉元、城阳公孔伯恭率骑二万救之。永等。前后奋击，斩首冻没死者不可胜数。又其兖州刺史毕众敬亦来降款，至是，徐兖及淮西诸郡、青齐二州相寻归附。彧又遣其中领军沈攸之、太子左卫率刘勔寇彭城，兖州刺史申纂守无盐。时薛安都略有广平、顺阳、义成、扶风诸郡。深攸之至下邳，与元等战败而走。初，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请归顺，诏遣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众援之”文秀等复叛归彧。白曜进军围城。二年，克历城，获道固。彧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李丰朝贡。彧遣沈文秀弟文静海道救青州，文静至东莱之不期城，白曜遣军克之。寻获东阳城。彧遣其员外散骑常侍王希涓朝贡。四年六月，彧又遣员外散骑常侍刘航朝贡。

延兴元年，彧于岩山射雉，休祐从在后，与其左右相失。彧遣寿寂之率诸壮士追蹑休祐，蹴令坠马，拉而杀之，乃扬声曰：“骠骑堕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书下省，鸩而杀之。

自彧立之后，民庶凋弊，而宫殿器服多更兴造。初其即位，军人多被超越，或有不与戎勤，寄名受赏。阮佃夫等并被信委，凡所谈笑，言无不行，抽进阿党，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军、五校、羽林、给事等官，皆市井佣贩之人，谄附而获。至网纪不立，风政颓弊，境内多难，民庶嗷然。遂广募义勇，置为部曲。于是官品沦褫，士人浑乱，民众颙颙，咸愿来奔矣。

彧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为益州刺史，叔通极为聚敛，蜀还之货过数千金，知彧好财，先送家资之半，彧犹嫌少。及叔通至建业，遣诣廷尉，彧先令狱官留之于讯堂，弥旬不得出。叔通于是悉送其财，然后原遣。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叔通被赕刺史。彧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独无所言。彧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王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忻，适与此不同。”彧大怒，遣王起去。彧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马字为马边瓜，以“騧似祸”字故也。尝以南苑借张永，言且给三百年，期讫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阳门之名不善，甚讳之。其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职局以下坐死者数十人。内外常虑犯误，人不自保。移床治壁，必祭土神，文士为辞，祝事如大祭。又更忍

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刳斮断截者。时遣窥觇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虚，内外百官，普断禄俸。而彧奢费过度，务为雕侈，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境内骚然，人不堪命。

彧又以寿寂之有胆决，乃杀之。又追降休仁、休祐为庶人，绝其属籍，诸子徙远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杀之。遣员外散骑侍郎田廉、员外散骑侍郎祖德朝贡。又杀其巴陵王休若。改年为泰豫。又遣田廉及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彧又杀太子太傅王景文　　，畏其族盛故也。

彧死，子昱僭立，改为元徽。昱遣员外散骑常侍田惠绍、员外散骑侍郎刘惠秀朝贡。

其司空桂阳王休范奔寻阳举兵，右卫将军萧道成率众军出顿新亭。越骑校尉张苟兒斩休范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途中遇贼，遂弃于水中。休范之徒乃诈曰："殿下犹在新亭。"于是士庶奔驰候迎。是夜，休范将杜墨骡等又攻新亭东厢，休范参军江珉等破二县六署，窃掠金帛，放诸徒隶。由是徒众复盛，烧东宫津阳门，乃领军右府。昱将陈显达率所领至杜姥宅，破墨骡军主全景渊。进平白壁，宣阳、津阳二门，斩墨骡等。昱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明昙徽、员外散骑侍郎江山图朝贡。五年，又遣员外散骑常侍李祖、员外散骑侍郎鱼长耀朝贡。

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据京口叛昱，昱遣萧道成前军将军周盘龙、殿中将军张倪奴讨之，攻陷京口，斩景素。

太和初，昱以其母数谏责之，遂使太医煮药欲鸩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岂复得出入狡狯。"昱曰："汝语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陈氏，本李道兒妾，彧纳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为李氏子，昱每自称李将军，或自名为李统。昱直阖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长史沈勃等欲废昱，昱亲率羽林兵掩之，乃躬运矛钋延，手杀勃等，阖门婴稚，莫不脔截。昱狂走逸游，不舍昼夜，腹心所寄数十许人，并执兵刃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财贿，往来倏忽，状若鬼魅。建业惶振，并重关自守。又捶拍针凿锥锯之属，常以自随，或有忤意，辄加酷暴：捶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十数。常见卧尸流血，然后为乐，无所诛害，则忧思草草。于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造露车，以银为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带挟刀剑。与营署女子通好，自赍私服赠之。常入垆肆饮酒，辄与左右歌唱，略民

鸡犬，躬自屠割。内外畏恶，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还殿，寝于氈幄。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等见其醉眠，乃于幄斩之。左右陈奉伯称敕开承明门出，送首于直阖王敬则，夜送昱首与中领军萧道成。道成率左右数十人，称昱行还，开承明门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废昱为苍梧王，立昱弟扬州刺史安成王准。

初，彧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与其宫人所爱者养之。准即桂阳王休范子也。

荆州刺史沈攸之兴兵讨道成。准改年为升明。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李祖、员外散骑侍郎陶贞宝赴国讣，并贡方物。准司徒袁粲、丹阳尹刘秉、中领刘韫、前湘州刺史王蕴等以道成专恣，潜谋图之，共推粲为主，要引沈攸之以为外援。丹阳丞王逊告道成，并斩之。准遣外散骑常侍何僩、员外散骑侍郎孔逷朝贡。三年正月，准遣其员外散骑常侍殷灵诞、员外散骑侍郎苟昭先朝贡。准寻禅位于道成，居于东邸。道成僭立，封准汝阴郡王，寻死于丹阳。

史臣曰：桓玄诛张，冯、刘乃厥。疑穷凶极迷，为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列传第八十六 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

岛夷萧道成，字绍伯，晋陵武进楚也。僭晋时，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遂为兰陵人。父承之 ，常随宗人萧思话征伐，久乃得为其横野司马，以军功仕刘义隆，位至右军将军。

道成少好武事，初从散冗，每充征役，前后为讨蛮小帅，以堪勤剧见知。思话之镇襄阳 ，启之自随，任以统戍。稍迁右军中兵参军，每在疆场，扰动边民，曾至谈堤，大败而走。刘骏时间关伪职，至建业令。骏死，子业以为后军将军、直阖。

子业死，刘彧除右军将军。时子业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等并举兵。彧加道成辅国将军东讨，平定诸县。晋陵太守袁摽、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云生皆弃郡奔走。时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从子索兒率锐众度淮，征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阳县开国侯 ，食邑六百户。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东峤入，规欲扰动三吴，刘彧遣道成率三千人统军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张永、沈攸之大败于彭城，刘彧以道成为冠军将军督诸军事，假节，戍淮阴。

彧死，子昱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护军褚渊、领军刘勔参掌朝事。寻解卫尉 ，加侍中，戍石头城。刘休范举兵，以讨王道隆等为名，治严数日，便率大众席卷而下。道成等率众拒战。事平，以道成为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侯如故。后进爵为公，增邑二千户。

刘昱凶虐日甚，道成与直阖王敬则、昱左右杨玉夫同谋杀昱，迎弟准立之，改年为升明，时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镇东城 ，以甲仗五十人入殿，进位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户，给班剑三十人，又进督豫司二州。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讨道成，道成率众入镇朝堂。司徒袁粲先镇石头，据城与尚书令刘秉、前湘州刺史王蕴谋讨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将为内应。不克，粲与子最俱死，秉父子逾城走于额檐湖，王蕴走向斗场，并见擒。攸之至于夏口，败走，与第三子中书郎太和单骑南奔华容县，俱自缢死。道死又为太尉，增封三千户，班剑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

道成将有大志，准侍中王俭请间，劝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当

依事相启。”言辞虽厉，而意色甚悦。俭讽动在位，乃加道成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使持节、侍中、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诈辞殊礼。重申前命，剑屦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至诸王上，加相国、绿綟绶，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于是建齐台，置百官，以东府为齐宫，又增封十郡，进公为王。寻僭大号，封其主刘准为汝阴王，未几而死。

于是高祖诏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元操三将出广陵，河东公薛虎于三将出寿春以讨之。元操等攻其马头戍，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茌眉戍，诏遣尚书游明根讨之。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三将出晌城，将军白吐头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二将出涟口，将军封延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率众寇武兴关城，氐帅杨鼠击破之，叔保还南郑。梁郡王嘉破道成将卢绍之、玄元度于晌山。下蔡戍主弃城遁走。又诏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镇南将军贺罗自下蔡东出钟离，道成游击将军桓康于淮阳，破之。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冯熙击破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俘获二万余口送京师。道成遣后军参军车僧朗朝贡。先是，刘准遣使殷灵诞、苟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朝廷处之灵诞之下，僧朗与灵诞竞前后，降人解奉君遂于朝会刃僧朗。诏加殡敛，送丧令还。

道成死，子赜僭立，改年为永明。赜遣其骁骑将军刘缵、前将军张谟朝贡。八年，又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司马宪、兼员外散骑侍郎庾习朝献。九年，遣辅国将军刘缵、通直郎裴昭明朝贡。十年，又遣昭明与冠军参军司马迪之朝贡。

赜初为太子时，特奢侈，道成每欲废之，赖王敬则和谐。赜性贪惏，常谓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贫。”赜尝至其益州刺史刘悛宅昼卧，觉，悛自捧金澡盘面广三尺，爱姬执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献。赜纳之。其好利若此。赜游猎无度，其殿中将军邯郸起上表谏，赜杀之。

十三年，遣平南参军颜幼明、冗从仆射刘思效朝贡。十四年，赜巴东王子响杀长史刘寅、司马席恭穆，谋杀赜，赜遣丹阳尹萧顺之讨杀之。十五年二月，遣员外散骑常侍裴昭明、员外散骑侍郎谢竣朝贡。九月，又遣司徒参军萧琛、范缜朝贡。十六年，复遣琛与司徒参军范云朝

贡，又遣车骑功曹庾荜、南豫州别驾何宪朝贡。十七年，赜雍州刺史王奂与南蛮长史刘兴祖论众罪，赜以兴祖付狱，令送还建业。奂辄于狱杀之，而云自死。赜怒，遣其直阖将军曹道刚、梁州刺史曹虎等收奂，奂闭门拒战。司马黄瑶起于城内，起兵攻奂，杀之，奂子秘书丞肃、肃弟秉来降。

赜子长懋死，立其孙南郡王昭业为太孙。赜遇疾暂绝，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内，昭业未入。中书郎王融戎服于中书省阖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赜既苏，昭业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

赜死，昭业立。十数日，收融付廷尉杀之。昭业生而为其叔子良所养。而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妻何氏择其中美貌者与交通。密就富商大贾取钱无数。既与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业独住西州，每至昏夜，辄开后阖，与诸小人共至诸营署恣淫宴。凡诸不逞，皆迭加爵位，许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号于黄笺纸与之，各各囊盛，带之肘后。昭业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闻之，相与谋曰："若言之二宫，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及为大物所伤残，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已七十余，生宁足吝也。"数日，仁祖、天翼皆自杀。

昭业父长懋自患及死，昭业侍奉忧哀，号毁过礼，及还私室，与所亲爱欣笑酣饮，备诸甘滋。葬毕，立为皇太孙。截壁为阖，于母房内住何氏间，每入辄弥时不出。赜至东宫，昭业迎拜号恸，绝而后苏，赜自下舆抱持之，宠爱隆重。初，昭业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杨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爱悦之。昭业呼杨氏为婆。刘氏以来，民间亦作《杨婆兒歌》，盖为此也。及在东宫，赜有疾，令杨氏日夕祈祷，今赜早死。与何氏书，于纸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绕之。赜谓其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已来，一委宰相，汝多厝意。五年以后，勿复委人。"临死，执昭业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时在中书省，昭业疑畏，使虎贲中郎将潘淑领百人屯太极殿西阶以防之。大敛之始，呼赜伎人备举众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诸王还第。子良固乞留过赜葬，不许。

昭业素好狗马，立未十日，便毁赜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阉人徐龙驹造宅，于其处为马埒，驰走坠马，而额并伤，称疾不出者数日。多聚名鹰快犬，以粱肉奉之。赜将葬，丧车未出端门，昭业便称疾还内，裁入阖，便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时司空王敬则问射声校尉

萧坦之曰：“便如此，不当匆匆邪？”坦之曰：“此政当是内人哭声响彻耳。”自赜葬后，昭业微服而出，游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与群小共作鄙艺，掷涂赌跳，放鹰走狗诸杂狡狯，日日辄往，以此为常。朝事大小，皆断于尚书令萧鸾。初萧赜聚钱，上库至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丝锦不可称计，至此岁末，所用过半，皆赐与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废黜，府库空尽。昭业在内，常着紫绵红绣杂衣或锦帽。

改年为隆昌。以黄门郎周奉叔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奉叔谄谀为事，昭业甚悦之，而专恣跋扈，无所忌惮，常从单刀二十口　　，出入禁闼，门卫莫敢诃止。每语人云：“周郎刀不识君。”徐龙驹自东宫斋师以便佞见宠，构造奸邪，以取容媚，凡诸鄙黩杂事，皆龙驹所劝诱也。昭业为龙驹置美女伎乐，常住含章殿，著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业画敕，左右侍直，与昭业不异。萧鸾固请诛之，杨珉及母亦并下狱死。珉及母为昭业所宠，恩情特隆，赏赐倾府藏。珉为何氏所幸，常居中内侍。萧鸾初令卫尉萧谌、征北谘议萧坦之请诛珉，何氏与昭业同席坐，流涕复面，谓坦之曰：“杨郎好年少，无罪，何可枉杀！”坦之乃耳语于昭业曰：“此事别有一意，不可令人闻。”昭业呼何氏曰：“阿奴暂起去。”坦之乃曰：“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闻彰遐迩，此事自古所无，恐必误官事。”昭业不得已，乃许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刘悛罢任还，昭业以其馈奉不丰，收付廷尉，将加大辟。悛弟中书郎缯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锢终身。昭业与其父宠姬霍氏淫通，纳之后宫。萧鸾谋废之，率众而入。时昭业裸身与霍氏相对，闻兵至，拔剑起拒鸾，鸾自杀之。左右死者十余人。

鸾立其弟昭文，自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骠骑大将军、开府、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加班剑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户。以兵五千人出镇东城。杀其鄱阳王锵、随王子隆。遣中护军王玄邈杀昭文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　，豫州刺史王广之杀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又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郢州刺史、晋熙王钅求，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鉴。鸾加黄钺，进授都督中外诸军、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增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户；使持节、中书监、录尚书并如故。又杀昭文桂阳王铄、稀阳王钧、江夏王锋、庐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伦。乃废昭文为海陵王，寻死。鸾僭立焉。

鸾，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宠爱之，过于诸子。萧赜末，为尚书左仆射，甚亲委之。赜死　　，遂秉朝政。既杀昭业，专权酷暴，屠灭赜等子孙。既而自立，时太和十八年也，号年建武。其宣德太仆刘朗之、游击

将军刘璩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时论者谓薄义之由，实自鸾始。

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高祖诏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太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车驾南伐。十九年，鸾龙阳县开国侯王朗自涡阳来降。左将军元丽大破鸾将，擒其宁州刺史董蛮。车驾济淮，幸八公山。迳淮而东，发钟离，将临江水，司徒冯诞薨，乃诏班师，遣使临江数鸾罪恶。

鸾杀其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真。

二十一年，车驾讨鸾，鸾前将军韩李万、弋阳太守王嗣之、后将军赵祖悦等十五将来降。大破鸾军于江北，获其将军王伏保等。车驾遂巡沔东而还。鸾将王昙纷等万余人寇南青州，黄郭戍主崔僧渊击破之，悉虏其众。又克新野城，斩鸾辅国将军、新野太守刘忌。鸾湖阳戍主蔡道福，赭阳戍主成公期及军主胡松，舞阴戍主、辅国将军、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及直阖将军、军主鲍举，南乡太守席谦并委戍走，擒瑶起、鲍举。

鸾又杀其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珉、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阳王昭粲。

军驾幸南阳，进攻宛北城，拔之，冠军将军、南阳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败鸾平北将军崔慧景、黄门郎萧衍于邓城，斩获首虏二万有余。鸾忧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为永泰。其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将以诛鸾，镇北谘议谢眺，敬则女夫也，告之，敬则败而死。

鸾死，子宝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宝卷改元为永元，遣其太尉陈显达率崔慧景攻马圈城，诏前将军元英讨之。宝卷遣将寇顺阳，诏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骑讨之。显达攻陷马圈城，车驾南伐，诏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断均口。显达战败，溃围夜走，斩其左军将军张子顺。贼将蔡道福、成公期等数万人弃顺阳遁走。

宝卷昏狂，政出群竖。其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不克，见杀。并杀其右仆射萧坦之、左卫将军曹虎、领军将军刘暄。寻杀司空徐孝嗣、左仆射沈文季、前抚军长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袭建业，不果而死。

景明初，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宝卷遣其卫尉萧懿为征虏

将军、豫州刺史，步道伐寿阳，顿军小岘。诏遣军司李焕及统军奚康生、杨大眼等率众入寿阳。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率步骑十万赴之。宝卷遣将胡松、李居士率众余屯死虎，陈伯之水军沂淮而上，以逼寿春。勰、肃大破之，斩首万数。陈伯之又寇淮南，勰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宝卷将吴子阳、刘元超于长风。

宝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诸军自广陵水路，欲赴寿阳。慧景见宝卷狂虐，不复自保，及得专征，欣然即路。慧景子觉时为直阖，与之密期。慧景至广陵，觉遂出奔。慧景过广陵数十里便回军还，时广陵阙镇，司马崔恭纳之，因率众济江，遂攻建业。宝卷婴城自守。宝卷豫州刺史萧懿击破慧景，擒杀之。

慧景既死，宝卷便自得志，无所忌惮，日日出游。爱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应敕、捉御刀之徒并专国命，民间谓之“刀敕”。宝卷每常轻骑戎服，往此诸家，与之宴饮，此等每有吉凶，宝卷辄往吊庆，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处，既无定所，官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面人，南出驱北面人，旦或应出，夜便驱遣，吏司奔驰，叫呼盈路，老少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适。疾患困笃者悉舆去之，其有无人舆者，匍匐道侧，主司又加捶打，绝命者相继。还宫之时，常至半夜，左右辄入富室取物荡尽。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守视，及家人还，鼠食敬宾两眼都尽，如此者非一。宝卷酷乱逾甚，其尚书令萧懿虽有大勋，忌而杀之，并杀其弟卫尉卿萧暢。

世宗诏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万人围宝卷辅国将军北新、安丰二郡太守胡景略于建安城，克之，擒景略。

宝卷雍州刺史萧衍据襄阳，举兵伐之，荆州行事萧颖胄应衍。三月，颖胄叛宝卷，以南康王宝融为天子。于是宝融僭即帝位。颖胄为侍中、尚书令；衍为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征东大将军，使持节如故。颖胄请封宝卷为虞阳县侯，宝融不许，又封涪陵王。颖胄临八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假衍黄钺。萧衍军至沔口，郢州婴城自守。

宝卷又杀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黄门郎萧寅。宝卷昏暴日甚，内外不堪，其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等于石头迎宝卷弟宝夤率城内文武向其台城，百姓空手随从者万数。会日暮，城门闭，不克。衍兵至建业，所在弃宝卷降之。衍兵入宫，宝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及睡。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阖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刀

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也！”直后张齐斩首送衍，衍追封东昏侯，废其皇后、太子为庶人。衍杀宝卷弟湘东王宝晊，衍又杀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松、桂阳王宝贞，其建安王宝夤来奔。寻逼宝融禅位于己，封为巴陵王，宫于姑熟。宝融寻暴死。

岛夷萧衍，字叔达，亦晋陵武进楚也。父顺之，萧赜光禄大夫。衍少轻薄有口辩，历王俭卫军府户曹属，累迁为萧鸾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南伐，诏诸军围襄阳，衍时率众来援，为武卫将军宇文福所破，单骑走免。

萧鸾末，出为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鸾死，子宝卷立，杀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声云之郡，实令袭衍。山阳至荆州，为萧颖胄所杀。景明二年，衍乃与颖胄推宝卷弟荆州刺史宝融为主，号年中兴，举兵伐宝卷。其年十二月，克建业，杀宝卷及其妻子。衍为大司马、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建安郡公，邑万户。三年，又自为相国、扬州牧，封十郡为梁王。

衍寻僭立，自称曰梁，号年天监。五月，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衍大岘戍，破之，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送京师。衍又遣将张嚣寇扬州，州军击破之，斩二千余级。四年三月，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戍主奇道显攻衍阴山戍，破之，斩其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仍攻白藁戍，又破之，斩其宁朔将军吴道爽等，获数千级。衍又遣其徐州长史潘伯怜屯军淮陵，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又据九山，澄遣军并击破之，斩伯怜，擒明素。衍将吴子阳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斩千数。衍梁州刺史平阳县开国侯翟远、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来降。

正始元年正月，衍将赵祖悦屯据东关，江州刺史陈伯之击破之。二月，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州军击走之。中山王英围衍钟离。衍遣冠军张惠绍率众军送粮于钟离，任城王澄遣统军王足、刘思祖邀击于邵阳，大破之，生擒惠绍，并其骁骑将军祁县阳开国男赵景悦等十将，斩获数千级。惠绍，衍舅子也。衍乃移书求之，朝议欲示威怀，遂听惠绍等还。三月，元英破衍将王僧炳于樊城。八月，英又攻衍义阳，克之，破衍将马仙琕，擒其冠军将军蔡灵恩等十余将。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龙、义州刺史张宗之遣使内附。

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据汉中内附，诏尚书邢峦率众赴之。二年四月，峦频破衍军，遂入剑阁，执其辅国将军范始男送京师。峦又遣统军王足破衍诸将，斩其辅国将军冯文豪等。六月，衍遣将王超

宗寇边，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斩三千级。七月，王足又大破衍众，斩其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王明达等三十余将，俘虏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率众寇寿春，扬州刺史元嵩击破之，斩获数千级。

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义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屯河南城。平南将军陈伯之击义之，平南将军杨大眼击茂先，并大破之，斩其辅国将军王花，俘斩二千，茂先逃溃，追奔至于汉水，拔其五城。将军宇文福略衍司州，俘获千余口而还。五月，衍将萧昞寇淮阳，张惠绍寇宿豫，萧密寇梁城，韦叡寇合肥。平南将军奚康生破惠绍，斩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阴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斩将二十五人，首虏五千。衍又遣将桓和屯孤山，冠军将军常方庆屯固城，龙骧将军矫道仪屯蒙山。八月，安东将军邢峦击桓和，破之。将军元常攻克固城，统军毕祖朽攻克蒙山，斩获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余。衍又遣张惠绍屯宿豫，萧昞屯淮阳。九月，都督邢峦大破之，斩其大将蓝怀恭等三十余人，惠绍、萧昞并弃戍南去，追斩数万级。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密，右仆射柳惔，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屯据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弃城氵公淮东走，追奔至于马头，衍冠军将军、马头戍主朱思远弃城走，擒衍将三十余人，斩获五万有余。十月，衍征虏将军马仙琕率众三万寇义阳，郢州刺史娄悦以州军击走之。

永平元年十月，悬瓠城民白早生据州反叛，衍遣将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诏尚书邢峦率骑讨之，峦攻克悬瓠，斩早生，擒苟仁，俘衍众三千余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书董绍衔诏宣慰，绍为早生所执，送之于衍。衍乃厚资遣绍，令奉书朝廷，请割宿豫内属，以求和好。时朝议或有异同，世宗以衍辞虽款顺，而不称藩，诏有司不许。十二月，衍宁朔将军张凝等率众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将马仙琕据金山，郢州刺史娄悦击走之。

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长薄戍，杀伤数万；仍攻拨武阳关，擒衍云骑将军、松滋县开国侯马广，冠军将军、迁陵县开男子彭甕，骁骑将军、当阳县开国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将，俘获七千余人；又进攻黄岘西关，衍将军马仙琕弃西关，李元履弃黄岘遁走。

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万寿等斩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带□句山戍主刘晰并将士四十余人，以城内属。徐州刺史卢昶遣兼郯城戍副张天惠率众赴之，而衍郁洲已遣二军以拒天惠，天惠与万寿等内外齐击，俘斩数百。永仍遣琅邪戍主傅文骥入城据守，衍又遣将张稷、

马仙琕等攻围文骥。诏昶率众赴之，而文骥以粮尽降衍，昶遂失利而还。

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斩送衍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州内附。三年六月，衍遣众寇九山，荆州刺史桓叔兴大破之，斩其虎旅将军蔡令孙、冠军将军席世兴、贞义将军蓝次孙。四年二月，衍宁州刺史任太洪率众寇关城，益州长史成兴孙击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恆农太守王定世等寇边，都督元志破之，斩定世，悉俘其众。衍豫州刺史赵祖悦率众数万，偷据硖石，诏镇南将军崔亮、镇军将军李平讨克之，斩祖悦，传首京师。衍衡州刺史张齐寇益州，刺史传竖眼讨之，斩其将任太洪，齐遁走。初，衍每欲称兵境上，窥伺边隙，常为诸将摧破，虽怀进趣之计，而势力不从。遂于浮山堰淮，规为寿春之害。肃宗诏征南萧宝夤率诸将讨之，大破衍众于淮北。秋九月，堰自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

正光元年，衍改称普通，至三年，其弟子西丰侯正德弃衍来奔，寻复亡归，衍初忿之，改其姓为背氏，既而复焉，封为临贺王。五年九月，衍将裴邃、虞鸿袭据寿春外郭，刺史长孙稚击走之。

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综镇彭城，综，萧宝卷之遗腹子也。初，衍平建业，因纳其母吴氏，吴氏先有孕，后生综，衍谓为己子，甚宠爱之。综既长，母密告综，综遂潜图叛衍，既镇彭城，及大军往讨，综乃拔身来奔。余将退走，国军追蹑，所获万计。衍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惋，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时人咸笑之。

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司马鱼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竖眼遣息敬绍率众大败之，擒斩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萧润猷将焚文炽等率众围小剑戍，益州刺史邴虬遣子子达，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击之。五月，诞等大破文炽，俘斩二万，擒其次将萧世隆等十二人，文炽走免。是岁，衍又改年为大通。

二年七月，衍将元树、湛僧珍等寇寿春。又攻逼新野，诏都督魏承祖讨破之。三年二月，衍将成景俊寇彭城，行台崔孝芬率诸将击走之。

建义元年，衍遣其将曹义宗寇荆州，大都督费穆大破之，生擒义宗，槛送京师。初，尔朱荣入洛，北海王颢奔于衍，衍以颢为魏主，资

颢士马，令其大将陈庆之部率送颢。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闰月，巴州刺史严始欣据州入衍，衍遣将萧玩、张鸿等率众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军讨之。三年正月，斩始欣，衍众败走，又斩萧玩等首，俘获万余人。

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怀朗遣部将何宝率步骑三千击衍守将于琅邪，擒其云麾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沈预，斩其宣猛将军、齐州刺史刘相如。

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入据谯城，东南道行台樊子鹄率诸军攻克之，擒元树、文开等送于京师。

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将军纪耕率众入寇□專嵣，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斩其军主沈达、闵庄等。二年正月，衍将湛僧珍寇南兖州，州军击破之。行台元晏又破湛僧珍等于项城，虏其阙二字刺史杨□票。二月，衍司州刺史陈庆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边，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黄道始寇北济阴，徐州刺史任祥讨破之。十月，衍将梁秉俊寇单父，祥又大败之，俘斩万余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萧恭遣将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轨破之于牛饮，斩其将张殖、王世兴。是年，衍又改号为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尧雄攻衍白苟堆镇，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旷。十月，行台侯景攻陷衍楚城，获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除子彦寇圉城，南青州刺史陆景元击走之。

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资送和，令申意于齐献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绥边远，乃请许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骑常侍张皋、通直常侍刘孝仪、通直常侍崔晓朝贡。二年夏，又遣散骑常侍沈山卿、通直常侍刘研朝贡。兴和二年春，又遣散骑常侍柳豹、通直常侍刘景彦朝贡。其年冬，又遣散骑常侍陆晏子、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贡。是年，衍改号大同。三年夏，又遣散骑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谢藻朝贡。四年春，又遣散骑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贺文发朝贡。其年冬，又遣散骑常侍刘孝胜、通直常侍谢景朝贡。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骑常侍沈众、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贡。其年冬，又遣散骑常侍萧确、通直常侍陆缅朝贡。三年秋，又遣散骑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贡。四年夏，又遣散骑常侍萧瑳、通直常侍贺德□易朝贡。五年春，又遣散骑常侍谢兰、通直常侍鲍至朝贡。朝廷亦遣使报之。十余年间，南境宁息。

六年，衍又改号为中大同，其年又改为太清。是岁，司徒侯景反，

遣使通衍，请其拯援。衍惑景游说，遂绝贡使。衍子网及朝臣并切谏以为不可，衍不从。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寇逼徐州，与侯景为声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齐文襄王遣行台慕容绍宗、仪同三司高岳、潘相乐等率众讨之。绍宗檄衍境内曰：

夫乾坤交泰，明圣兴作，有冥运行之力，俱尽变化之途。抱识含灵，融然并至；呈形赋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国受赐而无迹。岂徒凿其耳目，易其心虑，悟以风云，一其文轨，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运诸仁寿之域，纳于福禄之林。自晋政多僻，金行沦荡，中原作战斗之场，生民为鸟兽之饵；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纳水灵之祉，驾云车而自北，策龙御以图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运神器于顾眄，定宝命于踟蹰，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内反可封之俗，员首识尧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羁縻之表，方志所不传，《荒经》所不缀，莫不绳谷钓山，依风托水，共仰中国之圣，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吴、百越独阻声教，匪民之咎，责有由焉。

自伪晋之后，刘萧作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惟我祖宗驭宇，爱民重战，未极谋臣之画，不穷节将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圆台已筑，黄屋辄去，赐其几杖，置之度外。萧衍轻险有素，士操蔑闻，睥睨君亲，自少而长好乱乐祸，恶直丑正，巧用其短，以少为多。詨惑愚浅，大言以惊俗；驱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体胁肩，摇脣鼓舌，候当朝之顾指，邀在位之余论。遂污辱冠带，偷窃簿维。及宝卷昏狂，下不堪命，曾无北面有犯之节，遽灭人伦在三之礼，凭妖假怪，鬼语神言，称兵指阙，倾朝鸩主，陵虐孤寡，聋愚士民。天不悔祸，奸丑得志，内恣雕靡，外逞残贼。驱羸国之兵，迫糊口之众，南出五岭，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无宁岁。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哭泣者无已，伤痍者不绝。托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顽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群小，纵极贪惏。剥割苍生，肌肉略尽；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饿狼讵侔其祸，喋喋周余，救死无地。至于矫情饰诈，事非一绪。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静。至乃大兴寺塔，广缮台堂，昭阳到景，垂珠衔璧，峥嵘刻削，千门万户。鞭挞疲民，尽其筋骨，延壤运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浅谋疏，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为己害；子亡齐之胤，忽为戎首。书契迄兹，罕闻其事。至于废捐冢嫡，崇树愚子，朋党路开，彼我侧目。疾视扼腕，十室而九，翘足有待，良亦多人。

二纪于兹，王家多败，故则车驰之警，终有惊坠之哀，神只痛愤，

宇县崩震。于是故相国、齐献武高王感天壤之惨黩，激云雷以慨然，仗高义而率民，奋大节以成务。爰有匡国定霸之图，非直讨贼雪耻之举。于是叡略纷纭，灵武冠世，荡涤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历受图，天临日镜，道随玄运，德与神行。既而元首怀舞戚之风，上宰薄兵车之会，前解系南冠，喻以好睦，舟车遵溯，川陆光华，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还童，不待羊、陆。虽嘉谋长算，爰自我始，罢战息民，两获其泰。王者之信，明始四时，岂或为人君父，二三其德，书而不法，可不惜哉！

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身名沦没，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及中兴之际，义旗四指，无恶不赦，实在群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颈之期，所天蹈族灭之衅。虽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犹当惨颜后至，义形于色。而趣利改图，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为仆隶。献武王弃其瑕秽，录其小诚，得厕五命之末，预在一队之后。参迹驱驰，庶其来效，长鞭利铩，术以制之。既关陇逋诛，每事经略，以河南空虚之地，非兵战之冲，薄存掎角，聊示旗鼓，岂资实效，寄以游声。军机催勒，盖唯景任，总兵统旅，别有司存。而愚褊有积，憍愎遂甚，犯违军纪，仍自猜贰，祸心潜构，翻为乱阶。负恩弃德，罔恤天讨，不义不昵，厚而必颠。委慈母如脱屣，弃少弟如遗土，群子陆陆，妻侄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转。跳梁猖蹶，夫欲谁欺！比之枭獍，异类同丑；欲拟蛇鼠，顾匪其伦。及远托关右，委命寇逆，宝炬定君臣之分，黑獭结兄弟之亲，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围之死，凭人系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御之地，甘辞卑体，进熟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叛竖救命，岂将择音。伪朝大夫幸灾忘义，主耄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图；窃宝叛邑，椒兰比好。人而无礼，其能国乎！

夫安危有大势，成败有恆兆，不假离朱之目，不藉子野之听，聊陈刺心之说，且吐伐谋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乐业，百灵效祉。虽上相云亡，而伊陟继事，秉文经武，虎视龙骧。驱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锐，击刺犹雷电，合战如风雨，控弦跃马，固敌是求。蠕蠕昔遭离乱，辐分瓦裂，匹马孤征，告困于我。国家深敦邻附，愍其入怀，尽忧人之礼，极继绝之义，保卫出于故地，资给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业，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镂其骨髓，引领思报，义如手足。吐欲浑深执忠孝，胶漆不渝，万里仰德，奏款属路，并申以婚好，行李如归，蠕蠕境斜界黄河，望通豳夏，飞雪千里，层冰洞积。北风转劲，

实筋角之时，沍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浑疾彼凶逆，强兵岁举，倾河及鄯，尘通陇峡。驱龙池之种，藉常胜之气，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独孤如愿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岂暇称兵东指，出师函谷。且秋风扬尘，国有恆防，关河形胜之际，山川襟带之所，猛将精兵，基跱岳立。又宝炬河阴之北，黑獭芒山之走，众无一旅，仅以身归。就其不顾根本，轻怀进趣，斯则一劳永逸，天赞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经天，举世所知，义非徒语。持此量之，理有可见，则侯景游辞，莫非虚诞。

夫景绳枢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风尘之会，逢驰鹜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启千社，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乃周章去就，离跂不已，夫岂徒尔，事可扌雇扬。度其众叛亲离，守死不暇，用闻将弃悬瓠，远赴彭城。老贼奸谋，复将作矣，固扬声赴助，计在图袭，吞渊明之众，招厌虐之民，举长淮以为断，仍鵕张岁月，南面假名，死而后已。此盖蚌鹬之祸，我承其弊。

且伪主昏悖，不惟善邻，贼忍之心，老而弥笃。纳逋叛之诡谲，蔑信义以猖狂，天丧其神，人重其怨，将践瓜圃之踪，且追兒侯之辙。今征发犬羊，侵铁徐部，筑垒拥川，凯觎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怀！兵凶战危，出不得已，谬奉朝规，肃兹九伐。打鼎拔树之众，超乘投石之旅，练甲争途，波聚雾合。虎班龙文之逸，兰池蒲梢之驵，嘘天陆野，蹑影追风，振旅南辕，长驱讨蹙。非直三吴鼠面，一麾鱼骇，乘此而往，青盖将归。且衍虐纲蚩，兵权在外，持险躁之风俗，兼轻薄之子孙。萧纶凶狡之魁，岂无商臣之佷；萧誉失志之愤，当召专诸之客。外崩中溃，今也其时。

幕府师行以礼，兵动以义，吊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机审变，翻然鹊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赏典未忘，事必加等。若军威所至，敢有拒违，尺兒已土，咸从枭戮。今三礼四义之将，豹虎熊罴之士，深衔逋伪信纳叛亡，违卜愎谏，实兴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仇；茹肝涉血，义不旋踵。攻战之日，事若有神，莽积麻乱，菲旦伊夕。以彼曲师危卒，望我军锋，何异蛣蜣被甲，螂蛆举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摧，先事喻怀，备知翰墨。王侯无种，祸福由人，斯盖丈夫肉食之秋，壮士封侯之会。冬冰可折，时不再来，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国行师之意。

冬十二月，绍宗、高岳等大破衍众寒山，擒渊明、贵孙等，俘斩五万，其冻溺烧之而死，不可胜数。衍既惭悔，六年，复遣使羊珍孙款关

乞和，并修吊书于齐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怀之，许其通而不复其书。衍于是遣其散骑常侍谢班、通直常侍徐陵诣阙朝贡。

班等未及还而侯景举兵袭衍，密与衍弟子临贺王正德交通，许推为主。景至横江，衍令正德率军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济江，立以为主，以趣建业。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将渡江也，衍沿道军戍，皆有启列，而中领军朱异恐忤衍意，且谓景不能渡，遂不为闻。景至嵫湖，方大惊骇，乃令其太子纲守中书省，军事悉以季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剥掠，不可禁止。衍令直从临俞景茂赦二冶、尚方、钱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诸囚，欲押令入城以充防捍。诸徒囚放火烧冶，一时散走。衍忧懑无计，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诸门；摄诸寺藏钱皆入聚德阳堂，以充军实。

景既至，便围其城，纵火烧爇，掘长围，筑土山以攻衍。衍亦于城内起山以应之。衍令文武运土，人责二十石，于是其王侯朝贵皆自负檐。萧网亦欲自负，佥议以为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出战，素无号令，初或暂胜，后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以戏侮之。衍太官及军人元柴，乃发取尚书省、武库、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镇外援虽有至者，而景围栅深固，内外断色。衍数募人出战，常为景所执获。有一小兒请以飞鵶传致消息，网乃作数千丈绳，缀纸鵶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鵶口："若有得鵶送援军者赏银百两。"纲出太极殿，因西北风而飏之，频放数鵶，景令走马射取之，竟不能达也。

衍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尽，死者相枕。初有盗取其池鱼者，衍犹大怒，敕付廷尉，既而宿昔都尽。其不识事宜如此。

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不肯奋击。唯衍子邵陵王纶再于钟山决战，战败而走。景粮既少，遂谲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州授景，封为寿阳王，遣其朝贡。与部下歃血盟讫，景诈引军还石头。衍乃敕授军令下，诸军初不受诏，后重敕乃从。衍又令援军以船三百艘给景，景犹嫌其少，又敕付二百。衍永安侯萧确、直阖将军赵威方颇有勇略，为景所惮。景乃谓衍曰："确与威方频隔岸见骂，云：'天子自与汝和，我终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当解围。"衍复遣使征确等，确等不从。衍又为手书与诸军，云："确若不入者，宜以军法送之。"确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夏谓

衍曰："始有西信至，北军已克寿春、钟离，我今便无委足处，求权借广陵、谯州，待征复两城，还以此州相归。"衍又许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君臣上下信景欺诈，所有战具，悉皆收去。后知非实，更狼狈设备，有甚于初。城转危急，衍等计穷，乃复遣使诣景。景又诡云："今时既热，便不能得去，正当乞留京师，为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

景自至建业，纵军士前后虏掠，仓库所有皆扫地尽矣。景乃从数百骑见衍，歔欷流涕，因请香火为作义兒，还以衍为主。令正德通启云："前为景所擒，使摄四海，辞不获免，权总万机，今景既入辅，乞解僭滥，以王还邸。"自景围建业，城中多有肿病，死者相继，无复板木，乃刳柱为棺。自云龙、神虎门外，横尸重沓，血汁漂流，无复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烟气张天，臭闻数十里。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又皆带疾病，盖天亡之也。衍寻为景所饿杀。自衍为景攻围历百余日，衍子荆州刺史、湘东王绎，益州刺史、武陵王纪各拥兵自守，坐看衍之悬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初，衍崇信佛道，于建业起同泰寺，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千二寺，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衍每礼佛，舍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网维不举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祢，不设牢牲，时人皆窃云，虽僭司王者，然其宗庙实不血食矣。衍未败前，宵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识者咸知其将灭也。景又立衍子纲，寻复杀之。衍之亲属并见屠害矣。

史臣曰：二萧竞涂泥之中，同蜗角之战，或年才三纪，或身不获终，而偷名江徼，自拟王者，考之遂士，所未前闻。昔勾践致贡而延世，夫差争长而后死，两寇方之吴越，不乃劣乎？

列传第八十七

私署凉州牧张实鲜卑乞伏国仁鲜卑秃发乌孤

私署凉王李暠卢水胡沮渠蒙逊

张实，字安逊，安定乌氏人。父轨，安士彦，散骑常侍。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求为凉州，乃除持节、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轨遣使贡其方物。晋加号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一千户。永嘉五年，晋以轨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寻进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愍帝即位，进拜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户。后拜侍中、太尉、凉州牧。轨年老多疾，拜实抚军大将军，副凉州刺史。未几，轨风病积年，二子代行州事，闭绝音问，莫能知者。轨颇识天文，每州内有贼，舆疾仰观曰："无能为害。终如其言。"

实代统任，愍帝拜为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刘曜陷长安，实自称侍中、司空、大都督、凉州牧，承制行事。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实自恃众强，转为骄恣。平文皇帝四年，实为左右阎沙等所杀。先是谣曰："蛇利砲，蛇利砲，公头坠地而不觉。"实所住室梁间有人象而无头，久之乃灭。实恶之，未几见杀。实弟茂统任。

茂字成逊，私署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平西将军、护羌校尉、晾州牧、西平公。诛阎沙等百余人。遣使朝贡。茂妻弟贾模兄弟谋害茂，茂杀之。刘曜上陇，茂惧而降，曜以为太师、凉王。茂卒，无子，实子骏统任。

骏，字公庭，自称使持节、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使朝贡。炀帝时，陇西人辛晏以枹罕降之，骏遂有河南之地，至于狄道，与石勒分境。

骏筑南城，起谦光殿于其中，穷珍极巧，又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南曰朱阳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随四时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奢僭如此，民以劳怨，骏议治石田，参军索孚谏曰；"凡为治者，动不逆天机，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谷，不垦磐石；禹决江河，不逆流势。今欲徙石为田，运土殖谷，计所损用，亩盈百石，所收不过三石而已，窃所未安。"骏怒，出

孚为伊吾都尉。有石陨于破胡，焦而碎，声如击鼓，闻七百里。其处气上黑如烟，烟首如赤飙。骏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奸乱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贪惏。有图秦陇意。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

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以长子重华为刺史；金兴、晋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私署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始置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之官，官号皆拟天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车服旌旗一如王者。轨保凉州，阴澹之力，骏以阴氏门宗强盛，忌之，乃逼澹弟鉴令自杀，由是大失人情。骏既病，见鉴为祟，遂死。时建国九年也。子重华统任。

重华，字太林。私署使持节、大都督、太尉公、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石虎遣麻秋率众渡河，城于长最，凉州震动。司马张耽荐主簿谢艾于重华，重华任之。艾击斩秋将綦母安等。俘斩万五千人。重华遣使朝贡，自署丞相、凉王、领秦雍凉三州牧。重华死。子曜灵统任。

曜灵，年十岁。自称大司马、凉州牧，以重华兄祚为抚军将军辅政。祚先蒸重华母马氏，密说马氏以曜灵幼弱，须立长君，马从之，遂废曜灵而立祚。曜灵寻为祚所杀。

祚，字太伯。既统任，自称大将军、凉州牧、凉公。专为奸虐，骏及垂华子女未嫁者皆淫之，凉州人士咸赋《墙茨》。初，重华末年，有蟊斯虫集安昌门外，缘壁逆行。都尉常据谏曰："蟊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灾之大者，愿出之。"重华曰："子孙繁昌之征，何为灾也？吾昨梦祚摄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辅翼世子，而祚终杀曜灵焉。"

自署凉王，立宗庙，置百官，号和平元年。遣使朝贡。又追加轨以下王号。滥杀谢艾于酒泉。郎中了琪谏祚僭窃，祚斩琪于阙下。废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奸过。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百姓怨愤。有光状如车盖，声如雷，震动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自称"玄冥"，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其福利，祚信焉。众知祚必败，而祚暴虐弥甚。

明年，祚河州刺史张瓘起兵讨祚，骁骑将军宋混率众应瓘。混进攻姑臧，祚遣侍中索孚伐瓘。有王鸾者，云“师出必败”，并陈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众，斩之，鸾临刑曰：“我死之后，军败于外，王死于内。”祚族之。宋混至姑臧，领军赵长等开宫门应之。入殿称万岁，祚以长等破混也，出劳之。长以槊刺祚中额，祚奔入，为厨士徐黑所杀，暴尸道左。城内咸称万岁。瓘等立重华少子玄靖统任。

玄靖，字元安。自署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王。以瓘为尚书令、凉州牧秉政，宋混为尚书仆射。

瓘性猜恶，赏罚皆以爱憎，无复网纪，郎中殷郇陈损益，谏瓘，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须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瓘与玄靖参乘出城，城北大桥三梁俱折。瓘恶之，乃日日散钱帛，树私惠，而都街杀人，朝朝不绝。思为乱者十室而九。东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东大泽，地忽火燃，广数里。乃杀宿嫌牛旋等以应水火之变。瓘谋诛诸宋，废玄靖自立。先是，太白守舆鬼，占者以为州分，当有暴兵，故瓘欲厌之。于是宋混率众诛瓘，瓘先杀妻子三十口，乃自杀。

玄靖以混为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混病死，弟玄安代辅政。以旱祈带石山，玄安欲登之，弟名犯世宗讳曰：“世人云登此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马登之，马倒伤足。御史房屋柱自烯焦折，或曰：“柱之为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焦，宋破而主存，灾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马五匹，一夜中髭尾秃，人曰：“尾之为字也，尸下毛，毛去尸，绝灭之征。”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未几，玄安司马张邕起兵杀玄安，尽诛宋氏。先是谣曰：“灭宋者田土子。”

邕，一名野。邕刑杀过差，内外复思为乱，骏少子天锡因民心起兵杀邕，以冠军大将军辅政。玄靖庶母郭氏以天锡擅权，与张氏疏宗谋诛之，事发，天锡杀玄靖而自立。

天锡，字纯嘏，一名公纯。私署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凉王。有火燃于泥中。天锡骄恣淫昏，不恤民务，元日与嬖人亵饮，既。阙二字群臣朝贺，又不省其母。从事中郎张虑舆貙切谏，且求大觐，天锡不纳。昭成末，苻坚遣将苟苌伐凉州，破之，天锡降于苌。初骏时谣曰：“刘新妇簸米，石新妇炊羖，羝荡涤，簸张兒，张兒食之口正披。”是时姑臧及诸郡国童兒皆歌之，谓刘曜、石虎并伐凉州不克，至坚而降之也。天锡至长安，坚拜为尚书。坚败于寿春，天锡奔

建康。

鲜卑乞伏国仁，出于陇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祐邻并兼诸部，部众渐盛。父司繁，拥部落降于苻坚，以为南单于，又拜镇西将军，镇勇士川。司繁死，国仁代统任。苻坚之伐司马昌明，以国仁为前将军，领骑先锋。及坚之败，国仁叔步颓叛于陇右，坚令国仁讨之，叔颓大悦，迎而推之，招集部落，众十余万。太祖时，私署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秦州、河州牧，号年建义，署置官属，分部内为十一郡，筑通士城以都之。

国仁死，弟乾归统事，自署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年为太初，署百官。登国中，迁于金城。南门自坏，乾归恶之，迁于苑川。寻为姚兴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兴，兴拜为河州刺史，封归义侯。寻还苑川。乾归乃背姚兴，私称秦王，置百官，年号更始。遣使请援，太宗许之。后乾归田于五溪，枭集其手，寻为兄子公府所杀。子炽磐杀公府，代统位。

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年为永康。后袭秃发僝檀于乐都，灭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为建洪。后遣其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请伐赫连昌，世祖许之。及世祖平统万，炽磐乃遣其叔平元将军泥头、弟安远将军度质于京师，又使其中书侍郎王恺、丞相从事中郎乌讷阗奉表贡其方物。炽磐死，子暮末统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为永洪。其尚书陇西辛进曾随炽磐游于后园，进弹鸟丸，误伤暮末母面，至是杀进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罗蒸炽磐左夫人秃发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罗惧，与叔父什夤谋杀暮末。秃发氏盗门钥于内，钥误，门者告暮末，收其党与尽杀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负汝死，不负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什夤母弟白养及去列颇有怨言，又杀之。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后为赫连定所逼，遣王恺、乌讷阗请迎于世祖，世祖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五万千至高田谷，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幕末卫将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内徙，暮未从之。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神□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

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到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寿阗统任。初母孕寿

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五世祖树机能壮果多谋略，晋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咸宁中，又斩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后为部民没骨所杀，从弟务丸统任。务丸曾孙思复犍，部众稍盛，即乌孤父也。

思复犍死，乌孤统任。皇始初，吕光拜乌孤益州牧、左贤王。乌孤私署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天兴初，乌孤又称武威王，徙治乐都，置车骑将军已下，分立郡县。乌孤因酒走马，马倒伤胁，笑曰："几为吕光父子所喜。"既而遂死。

弟凉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统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贡。遣弟车骑将军僝檀拒吕纂，纂士马精锐，军人大惧，僝檀下马据胡床，以安众情。乃贯甲交战，破纂军二千余级。利鹿孤私置百官，自丞相以下。

利鹿孤死，僝檀统任，私署凉王。还居乐都，年号洪昌。遣使朝贡。天赐中，僝檀诈降姚兴，兴以僝檀为凉州刺史，遂据姑臧。与沮渠蒙逊战于均石，为蒙逊所败。僝檀又为赫连屈丐所破于阳武，以数千骑奔南山，几为追骑所得。惧东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民于姑臧。姚兴乘衅遣将姚弼等至于城下，僝檀驱牛羊于野，弼众采掠，僝檀因分击大破之，弼乃退还。僝檀又自署凉王，署百官，改号嘉平。永兴中，尽众伐沮渠蒙逊，为蒙逊所败于穷泉，单马归姑臧。惧为蒙逊所灭。乃迁于乐都。蒙逊以兵围之，筑室反耕，为持久之计。僝檀以子保周为质于蒙逊，蒙逊乃还。

神瑞初，僝檀率骑击乙弗虏，大有擒获，而乞伏炽磐乘虚袭乐都克之，执僝檀子虎台以下。僝檀闻之曰："若归炽磐，便为奴仆，岂忍见妻子在他怀中也！"引众而西，众皆离散。僝檀曰："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广，无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叹曰："吾老矣，宁见妻子而死。"遂降炽磐，炽磐待以上宾之礼，用为骠骑大将军，封左南公。岁余，鸩杀之。僝檀少子贺，后来奔，自有《传》。

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狄道人也，汉前将军广之后。曾祖柔，晋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太，张祚先武卫将军。父昶，早卒，暠，遗腹子也。皇始中，吕光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暠为效谷令。敏死，敦煌护军敦谦等推暠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业私称凉王，暠诈巨于业，业以暠为镇西将军。天兴

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贡。天赐中，改年改初，迁于酒泉，岁修职贡。暠死，子歆统任。

歆，字士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凉公，号年嘉兴元年。大破沮渠蒙逊于解支涧，获七千余级。遣使朝贡。歆闻蒙逊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张掖。其母尹氏谓歆曰："汝新造之国，地狭民希，蒙逊骁武，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以来，经谋规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度德量力，《春秋》之义。先王遗令'深慎兵战，保境宁民，俟时而动'，言犹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师败，国亦亡矣。"歆不从，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蒙逊自浩□拒歆，战于怀城，为蒙逊所败，左右劝歆还酒泉，歆曰："吾违太后明敕，远取败震，不杀此胡，复何面目见吾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杀，蒙逊遂克酒泉。歆之未败，有一大蛇从南门而入，至歆恭德殿前，有双雉飞出；宫内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敦煌父老令孤炽梦一白头公帢衣，而谓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言讫，忽然不见。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歆弟敦煌太守恂复自立于敦煌，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蒙逊攻恂子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请降，不许。城陷，恂自杀，蒙逊克敦煌。恂兄翻子宝后入国，自有传。

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蒙逊滑稽有权变，颇晓天文，为诸胡所归。吕光杀其伯父西平太守罗仇，蒙逊聚众万余，屯于金山，与从兄晋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称神玺元年。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封临池侯，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业自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忌蒙逊威名，微疏远之。天兴四年，蒙逊内不自安，谓为安西太守。蒙逊欲激怒其众，乃密诬告男成叛逆，业杀之。蒙逊泣告众，陈欲复仇之意。男成素有恩信，众情怨愤，泣而从之。蒙逊因举兵攻杀业，私署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号年永安，居张掖。

永兴中，蒙逊克姑臧，迁居之。改号玄始元年，自称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频遣使朝贡。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斫蒙逊伤足，蒙逊妻孟氏擒怀祖斩之。蒙逊闻刘裕灭姚泓，怒甚，有校书郎言事于蒙逊，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妍妍然也！"遂杀之，其杀峻暴如此。太常中，蒙逊克李歆，寻灭敦煌。后改年承玄。

神□中，遣尚书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贡，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纵睿圣，德超百王，陶育齐于二仪，洪其隆于三代。然钟运多难，九服纷扰，神旗暂拥，车书未同。上灵降祐，祚归有道，纯风一鼓，殊方革面。群生幸甚，率土齐欣。臣诚弱才，效无可录，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睹盛化；冀终余年，凭倚皇极。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未审津途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屏营战灼，无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还，奉被诏书，三接之恩始隆，万里之心有赖。今极难之余，开泰唯始，诱劝既加，引纳弥笃。老臣见存，遐外无弃，仰荷恺悌之仁，俯蹈康哉之咏。然商胡后至，奉公卿书，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顾惟情愿。实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远托大廕，庶微诚上宣，天鉴下降。若万国来庭，百壁陛贺，高蹈先至之端，独步知机之首。但世难尚殷，情愿未遂，章表频修，滞怀不暢，未达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极。臣历观符瑞，候察天时，未有过于皇魏，逾于陛下。加以灵启圣姿，幼登天位，美咏侔于成康，道化逾于文景。方将振神网以掩六合，洒玄泽以润八荒。况在秦陇荼炭之余，直有老臣尽效之会。”

后蒙逊遣子安周内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册曰：“昔我皇祖胄自黄轩，总御群才，摄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殒其旧。逮于太祖，应期协运，大业唯新，奄有区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广辟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绪，思廓宇县，然时运或否，雰雾四张，赫连跋扈于关西，大檀陆梁于漠北，戎夷负阻，江淮未宾，是用自东徂西，戎轩屡驾。赖宗庙灵长，将士宣力，克翦凶渠，震服强犷，四方渐泰，表里无尘。王先识机运，经略深远，与朕协同，厥功洪茂。当今运钟时季，僭逆凭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荣其私号，不遵众星拱极之道，不慕细流归海之义。而王深悟大体，率由典章，任土贡珍，爱子入侍。勋义著焉，道业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论功德则无二于当时，言氏族则始因于世爵。古先帝王褒贤赏德，莫不胙土分民，建为藩辅，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东海，襄王锡晋文大启南阳。是用割凉州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为凉王。受兹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为魏室藩辅，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夫功高则爵尊，德厚则任重，又加命王入赞百揆，谋谟帏幄，出征不怀，登摄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将军，仗钺秉旄，鹰扬河右，远祛王略，怀柔荒隅，北尽于穷发，南极于庸岷，西被于昆岭，东至于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室。又命王建国：署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

诸侯王故事。钦哉惟时，往践乃职，只服朕命，协亮天工，俾九德咸事，无忝庶官，用终尔显德，对扬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辞也。

蒙逊又改称义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逊死，遣使监护丧事，谥曰武宣王。蒙逊性淫忌，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礼。

第三子牧犍统任，自称河西王，遣使请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会蒙逊死，牧犍受蒙逊遗意，送妹于京师，拜右昭仪。改称承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顺拜牧犍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城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无功授赏，乃留顺，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繇又表请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号。朝议谓礼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内可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诏从之。牧犍遣其将军沮渠旁周朝京师，世祖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有差，产征世子封坛入侍。牧犍乃遣封坛朝于京师。

太延五年，世祖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犍虽称蕃致贡，而内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农司，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扬言西戎，高自骄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罪七也。承敕过限，辄假征、镇，罪八也。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罪九也。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违伉俪之体，不笃婚姻之义，公行鸩毒，规害公主，罪十一也。备防王人，候守关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后诛，王者之典也。若亲率群臣，委贽郊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面缚舆榇，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穷城，不时悛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

官军济河，牧犍曰：“何故尔也！”用其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蠕蠕，又遣弟董来率兵万余人拒官军于城南，战退。车驾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闻蠕蠕内侵于善无，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牧犍兄子祖逾城出降，具知其情，世祖乃引诸军进攻。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又来降。城拔，牧犍与左右文武面缚请罪，诏释其缚。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书于敦煌城东门，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又于震电之所得石，丹书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带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将军董来曰："祀岂有知乎！"遂毁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灭，如其言。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医乘传救公主得愈。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上大怒。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

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讖，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讖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讖之术，乃召昙无讖。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诛其宗族，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牧犍与主诀，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礼，谥曰哀王。及公主薨，诏与牧犍合葬。公主无男，有女，以国甥亲宠，得袭母爵为武威公主。

蒙逊子秉，字季义。世祖以其父故，拜东雍州刺史。险诐多端，真君中，遂与河东蜀薛安都谋逆。至京师，付其兄弟扼而杀之。

万年、祖并以先锋，万年拜安西将军、张掖王，祖为广武公。万年后为冀定二州刺史，复坐谋逆，与祖俱死。

初，牧犍之败也，弟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世祖遣镇南将军奚眷讨之。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奔晋昌，乃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真君初，无讳围酒泉，洁轻之，出城与语，为无讳所执。洁所部相率固守，无讳仍围之，粮尽，为无讳所陷。无讳又图张掖不能克，退保临松，遂还。世祖下诏喻之。时永昌王健镇凉州，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健，求奉酒泉，又送洁及统帅兵士于健军。二年春，世祖遣兼鸿胪持节策拜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寻以无讳复规叛逆，复遣镇南将军、南阳公奚眷讨酒泉，克之。

无讳遂谋渡流沙，遣安周西击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遂与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据鄯善。

先是，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闻无讳至鄯善，遣使诈降，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会蠕蠕杀唐契，爽拒无讳，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无讳因留高昌。五年夏，无讳病死，安周代立。后为蠕蠕国所并。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竞峙，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极。至是，张实等介在人外，地实戎墟，大争鵕张，潜怀不逊，其不知量固为甚矣。蛇虺相噬，终为擒灭，宜哉。

列传第八十八

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上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初，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主，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乃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莫来子孙相传，至裔孙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恶之。及长凶虐，国以残破。宫曾孙位宫亦生而视，人以其似曾祖宫，故名为位宫，高句丽呼相似为“位”。位宫亦有勇力，便弓马。魏正始中，入寇辽西安平，为幽州刺史毋丘俭所破。其玄孙乙弗利，利子钊，烈帝时与慕容氏相攻击。建国四年，慕容元真率众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乘胜长驱，遂入丸都，钊单马奔窜。元真掘钊父墓，载其尸，并掠其母妻、珍宝、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自后钊遣使来朝。阻隔寇仇，不能自达。钊后为百济所杀。

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外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

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脊，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后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

时冯文通率众奔之，世祖遣散骑常侍封拨诏琏令送文通，琏上书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讨之。乐平王丕等议待后举，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寻为琏所杀。

后文明太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敕琏令荐其女。琏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旨，朝廷许焉，乃遣安乐王真、尚书李敷等至境送币。琏惑其左右之说，云朝廷昔与冯氏婚姻，未几而灭其国，殷鉴不远，宜以方便辞之。琏遂上书妄称女死。朝廷疑其矫诈，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琏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会显祖崩，乃止。

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高祖诏责琏曰："道成亲杀其君，窃号江左，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而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今不以一过掩卿旧款，即送还藩，其感恕思衍，只承明宪，辑宁所部，动静以闻。"

太和十五年，琏死，年百余岁。高祖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又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又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严责之。自此岁常贡献。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世宗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瓶罄，耻，谁之咎也？昔方贡之愆，责在连率。卿宜宣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揃披害群，辑宁东裔，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

神龟中，云死，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遣使策赠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又拜其世子安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于京师。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诏加延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车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天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讫于武定末，其贡使无岁不至。

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其国北去高句丽千余里，处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下湿，率皆山居。有五谷，其衣服饮食与高句丽同。

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微应，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系仰之情，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冀神祇垂感，皇灵洪复，克达天庭，宣暢臣志，虽旦闻夕没，永无余恨。"又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蹶。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且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脣齿，谋陵王略。昔唐尧至圣，致罚丹水；孟常称仁，不舍涂詈。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将贻后悔。去庚辰年后，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沉于海，虽未委当，深怀愤恚。昔宋戮申舟，楚庄徒跣；鹞撮放鸠，信陵不食。克敌建名，美隆无已。夫以区区偏鄙，犹慕万代之信，况陛下合气天地，势倾山海，岂令小竖，跨塞天逵。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

显祖以其僻远，冒险朝献，礼遇优厚，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得表闻之，无恙甚善。卿在东隅，处五服之外，不远山海，归诚魏阙，欣嘉至意，用戢于怀。朕承万世之业，君临四海，统御群生。今宇内清一，八表归义，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风俗之和，士马之盛，皆余

礼等亲所闻见。卿与高丽不穆，屡致陵犯，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仇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过。经略权要，已具别旨。”又诏曰：“知高丽阻疆，侵轶卿土，修先君之旧怨，弃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载，难结荒边。使兼申胥之诚，国有楚越之急，乃应展义扶微，乘机电举。但以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其所启，诏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九夷之国，民居海外，道畅则奉籓，惠戢则保境，故羁縻著于前典，楛贡旷于岁时。卿备陈强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欲殊事异，拟贶乖衷，洪规大略，其致犹在。今中夏平一，宇内无虞，每欲陵威东极，悬旌域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风于远服。良由高丽即叙，未及卜征。今若不从诏旨，则卿之来谋，载协朕意元戎启行，将不云远。便可豫率同兴，具以待事，时遣报使，速究彼情。师举之日，卿为乡导之首，大捷之后，又受元功之赏，不亦善乎。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明卿至心。今赐杂物如别。”又诏琏护送安等。

安等至高句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乃下诏切责之。五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褒其诚节。安等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

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似形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醎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醞酒，饮能至醉。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皇”，有虎豹罴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迳山者，皆以物盛。

去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北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其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九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明年复入贡。

其傍有大莫卢国、复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

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复遣使候力归等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不绝。

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穄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发。用角弓，其箭尤长。女妇束发，作叉手髻。其国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

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人长大，性强勇，谨厚，不寇抄。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帅。饮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类高丽而幅大，其国大人，以金银饰之。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俗淫，尤恶妒妇，妒者杀之，尸其国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或言本秽貊之地也。

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惟食肉酪。延兴二年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太和六年，贡使不绝。

十四年，频来犯塞，高祖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

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民不洁净，而善射猎，好为寇钞。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帝曰："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互相侵盗，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窃狗盗，何足为患。今中州大乱，吾先平之，然后张其威怀，则无所不服矣。"既而车驾南还云中，怀服燕赵。十数年间，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太和四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于钞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营燕幽三州兵数千人击走之。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与民交易。世宗诏曰："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以前，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虽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民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听而不虞，或有万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自是已后，岁常朝献，至于武定末不绝。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洁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及世宗、肃宗时，恆遣使贡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氈为上服，人给青氈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朝贡至齐受禅常不绝。

乌洛候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好猎射。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

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史臣曰：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高丽岁修贡职，东籓之冠，荣哀之礼，致自天朝，亦为优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贡，岂牛马内向，东风入律者也。

列传第八十九 氐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蛮獠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将军。无子，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主。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茂搜死，子难敌统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难敌死，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臣晋，晋以毅为征南将军。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虎，后称藩于晋。永和十年，改初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复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国子安为武都太守。十二年，国从叔后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苻生，杀俊，复称藩于晋。安死，子世自立为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为秦州刺史，弟统为武都太守。世死，统废世子纂自立。统一名德。纂聚党袭杀统，自立为仇池公，遣使诣简文帝，以纂为秦州刺史。

晋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伐纂，克之，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苻坚之败，关右扰乱，定尽力于坚。坚死，乃率众奔陇右。徙治历城，去他池百二十里，置仓储于百顷。招夷夏得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称藩于晋，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后以为秦州刺史。登国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自号陇西王。为后乞伏乾归所杀，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藩于晋。天兴初，遣使朝贡，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仇池王。隔碍姚兴，不得岁通贡使。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守汉中。

刘裕永初中，封盛为武都王。盛死，私谥曰惠文王，子玄统位。玄字黄眉，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虽称藩于刘义隆，仍奉晋永熙之号，后始用义隆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世祖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藩，许之。

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难当固辞，请立保宗以辅之。保宗即立，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国险宜立长君，反事孺子，非久计。"难当从之，废保宗而自立，称藩于刘义隆。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石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被击。

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流人有许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

时刘义隆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义隆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以思话未至，遣将举兵袭梁州，破白马，遂有汉中之地。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义隆。

难当后释保宗，遣镇董亭。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后遣大鸿胪崔赜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二州牧、南秦王。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贡献于刘义隆不绝。寻而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太延初，难当立镇上邽，世祖遣车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又诏谕难当，难当奉诏摄守。

寻而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袭义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获维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义隆怒，遣将裴方明等伐之。难当为方明所败，弃仇池，与千余骑奔上邽，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宫。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炽守之，河间公齐击走之。

先是，诏保宗镇上邽，又诏镇骆谷，复其本国。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说保宗令叛，事泄，齐执保宗送京师，诏难当杀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义

隆。义隆封文德为武都王，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齐逆击，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芦，武都、阴平氐多归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之，文德走汉中，收其妻子僚属资粮，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赐死。初，公主劝保宗反，人问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礼，妇人外成，因夫而荣，事立，据守一方，我亦一国之母，岂比小县之主。"以此得罪。

高宗时，拜难当营州刺史，还为外都大官。卒，谥曰忠。子和，随父归国，别赐爵仇池公。子德袭难当爵，早卒。子小眼袭，例降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别有《传》。小眼子公熙袭爵。正光中，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送租于南秦、东益，普惠启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进，遣公熙先慰氐。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密令访察，公熙果有潜谋，将为叛乱。子建仍报普惠，令其摄录。普惠急追，公熙竟不肯赴，东出汉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贿赂，终得免罪。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

文德后自汉中入统□陇，遂有阴平、武兴之地后为刘义隆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

保宗之执也，子元和奔义隆，以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据城归顺，高宗嘉之，拜征南大将军、武都王，内徙京师。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僧嗣死，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归顺，显祖授文度武兴镇将。既而复叛。高祖初，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斩文度首。

文度弟弘，小名鼠，犯显祖庙讳，以小名称。鼠自为武兴王，遣使奉表谢罪，贡其方物，高祖纳之。鼠遣子苟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将军、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从子后起统任，高祖复以鼠爵授之。

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后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等。寻还武兴，进号镇南将军，加督宁、湘等五州诸军事。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集始遂入萧赜。

景明初，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萧衍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道迁求援于集起、集义，二人贪保边籓，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率众破天保，全汉川，集朗之力也。集义见梁益既定，恐武兴不得久为外籓，遂扇动诸氐，推绍先僭称大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外引萧衍为援。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诏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未几，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其后，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涉归之存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若洛廆怒，遣人谓吐谷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何不相远，而马斗相伤！"吐谷浑曰："马是畜耳，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斗。斗在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之外。"若洛廆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追谢留之。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乖，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及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落廆追思吐谷浑，作《阿于歌》，徒河以兄为阿于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

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遂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种谓之阿柴虏。

吐谷浑死，有子六十人。长子吐延，身长七尺八寸，勇力过人，性刻暴，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体，呼子叶延，语其大将纥拔泥曰："吾气绝，棺剑讫，便速去保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御。叶延小兒，欲授余人，恐仓卒终不能相制。今以叶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辅之。孺子得立，吾无恨也。"抽剑而死。有子十二人。

叶延少而勇果，年十岁，缚草为人，号曰姜聪，每旦辄射之，射中

则嗥叫泣涕。其母曰："仇贼诸将已屠脍之，汝年小，何烦朝朝自苦。"叶延呜咽若不自胜，答母曰："诚知无益，然罔极之心，不胜其痛。"性至孝，母病三日不食，叶延亦不食。颇视书传，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

叶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谨，三弟专权，碎奚不能制，诸大将共诛之。奚忧哀不复摄事，遂立子视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莫贺郎"，华言父也。碎奚遂以忧死。视连立，以父忧思，不游娱酣宴。十五年，死，弟视罴立。死，子树洛干等并幼，弟乌纥提立而妻树洛干母，生二子慕璜、利延。乌纥提一名大孩，死，树洛干立，自号车骑将军，是岁晋义熙初也。树洛干死，弟阿豺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

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田于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臣曰："此水东流，有何名？由何郡国入何水也？"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号垫江，至巴郡入江，度广陵会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遣使通刘义符，献其方物，义符封为浇河公。未及拜受，刘义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将遣使朝贡，会暴病，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其以慕璜继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纬代，长子也。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兄子慕璜立。

先是阿豺时，刘义隆命竟未至而死，慕璜又奉表通义隆，义隆又授陇西公。慕璜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

世祖时，慕璜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国，寻讨禽赫连定，送之京师。世祖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璜为大将军、西秦王。慕璜表曰："臣诚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献捷王府。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愿垂鉴察，亮其单款，臣顷接寇逆，疆境之人，为贼所抄，流转东下，今皇化混一，求还乡土。乞佛日连、窟略寒、张华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愿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

世祖诏公卿朝会议答施行。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

议曰：“前者有司处以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来则受之，去则不禁。皇威远被，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求受爵号。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虽人土众广，而爵不拟华夏。陛下加宠王官，乃越常分，容饰车旗，班同上国。至于缯絮多少，旧典所无，皆当临时以制丰寡。自汉魏以来，抚接荒遐，颇有故事。吕后遗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单于答马千匹；其后匈奴和亲，敌国遗缯絮不过数百；呼韩邪称臣，身自入朝，始至万伯。今西秦王若以土无桑蚕，便当上请，不得言‘财不周赏’。昔周室衰微，齐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赐胙之命，无益土之赏；晋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阳之田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时乘便，侵入秦凉，未有经略拓境之勋，爵登上国，统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圣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无厌之情，其可极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检西秦流人贼时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称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诣京师，随后遣还。所请乞佛三人，昔为宾国之使，来在王庭，国破家迁，即为臣妾，可勿听许。”制曰：“公卿之议，未为失体。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璝贡献颇简，又通于刘义隆，义隆封为陇西王。

太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立，诏遣使者策慕璝曰惠王。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绪为抚军将军。时慕利延又通刘义隆，义隆封为河南王。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还。后慕利延遣使表谢，书奏，乃下诏褒奖之。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与使者谋欲归国，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讨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孚□鸠黎、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后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刘义隆求援，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义隆赐以牵车。七年，遂还旧土。

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拾寅奉修贡职，受朝廷正朔，又受刘义隆封爵，号河南王。世祖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通使于刘彧，献善马、四角羊，彧加之官号。高宗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议者咸以先帝忿拾寅

兄弟不穆，使晋王伏罗、高凉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克。拾寅虽复远遁，军亦疲劳。今在白兰，不犯王塞，不为人患，非国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为臣妾，可不劳而定也。王者之于四荒，羁縻而已，何必屠其国有其地。安曰："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从之，诏阳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头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以讨之。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时军多病，诸将议贼之远遁，军容已振，今驱疲病之卒，要难翼之功，不亦过乎。众以为然，乃引还，获驼马二十余万。显祖夏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于是思悔，复修籓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显祖幽之，不报其使。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诏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诸军为前锋，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观等军入拾寅境，刍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观等以闻，显祖以重劳将士，乃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显祖寻遣斤还。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枹罕所统，枹罕镇将、西郡公杨钟葵贻拾寅书以责之。拾寅表曰："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刘守洮阳，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阳贡其土物。"辞旨恳切，显祖许之。自是岁修职贡。

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时真贡方物，提上表称嗣事。后度易侯伐宕昌，诏让之，赐锦彩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时还。易侯并奉诏。死，子伏连筹立。高祖欲令入朝，表称疾病，辄修洮阳、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连筹拜命不恭，有司请伐之，高祖不许。群臣以其受诏不敬，不宜纳所献。高祖曰："拜受失礼，乃可加以告责，所献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弃所献，便是绝之，纵欲改悔，其路无由矣。"诏曰："朕在哀疚之中，未有征讨，而云春枹罕表，取其洮阳、泥和二戍。时以此既边将之常，即便听许。及偏师致讨，二戍望风请降，执讯二千余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子妇可悉还之。"伏连筹乃遣世子贺鲁头朝于京师，礼锡有加，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麾旗章绶之饰皆备给之。后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伏连筹，伏连筹谓礼曰："昔与宕昌通和，恆见称大王，己则自名，今忽名仆而拘执此使，将命偏师往问其意。"礼曰："君与宕昌并为魏籓，而比辄有兴动，殊违臣节。当发之日，宰辅以为君若反迷知罪，则克保籓业，脱守愚不改，则祸难将至。"伏连筹遂默然。及高祖崩，遣使赴哀，尽其诚敬。

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世宗初，诏责之曰："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语其国则邻藩，论其位则同列，而称书为表，名报为旨，有司以国有常刑，殷勤请讨。朕虑险远多虞，轻相构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连筹上表自申，辞诚恳至。终世宗世至于正光，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

后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绝，凉州城人万于菩提等东应念生，囚刺史宋颖。颖密遣求援于伏连筹，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遂获保全。自尔以后，关徼不通，贡献路绝。

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恆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将、将军之号。夸吕椎髻聂珠，以皁为帽，坐金师子床。号其妻为"恪尊"，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幕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槊。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有氈蒙头，持石从高击之。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性贪婪，忍于杀害。好谢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到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土出牝牛、马，多鹦鹉，饶铜、钱、朱沙。地兼鄯善、且末。

兴和中，齐献武王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献武王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使于同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

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俗风与吐谷浑同。不识五谷，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苟杞子。

北又有阿兰国。与鸟兽同，不知斗战，忽见异人，举国便走。土无所出，大养群畜。体轻工走，逐之不可得。

北又有女王国。以女为主，人所不至，其传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收养牦牛、牛、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欲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有梁懃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懃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弥忽死，孙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世修职贡，颇为吐谷浑所断绝。虎子死，弥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吐谷浑遣兵送羊子，欲夺弥治位。弥治遣使请救，显祖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弥治死，子弥机立，遣其司马利住奉表贡方物。杨文度之叛，围武都，弥机遣其二兄率众救武都，破走文度。高祖时，遣使子桥表贡朱沙、雌黄、白石胆各一百斤。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后高祖遣鸿胪刘归、谒者张察拜弥机征南大将军、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后朝于京师，殊无风礼。朝罢，高祖顾谓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于是改授领护西戎校尉、灵州刺史，王如故，赐以车骑、戎马、锦彩等，遣还国。

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葡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在隐僻处以避寇，非贵人不知其处。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

世祖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

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

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曲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礼、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曲嘉为王。

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盖。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于后十余遣使，献朱像、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款诚备至，惟赐优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贡，世宗又遣孟威使诏劳之。延昌中，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卜占。何者？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徒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神龟元年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正光元年，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

嘉死，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子坚立。于后，关中贼乱，使命遂绝。普泰初，坚遣使朝贡，除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王如故，又加卫将军。至永熙中，特除仪同三司，进为郡公。后遂隔绝。

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遣贡不绝。

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朝廷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太祖既定中山，声教被于河表，泰常八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兴光中，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

延兴中，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诞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杀，诞时年数岁，流窜大阳蛮中，遂习其俗。及长，多智谋，为群蛮所归。诞既内属，治于朗陵。太和四年，王师南伐，诞请为前驱，乃授使持节、南征西道大都督，讨义阳，不果而还。十年，移居颍阳。十六年，依例降王为公。十七年，加征南将军、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迁洛，师停。是时萧赜征虏将军、直阖将军蛮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余户内属。襄阳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户千余内徙，求居大和川，诏给廪食。后开南阳，令有沔北之地。蛮人安堵，不为寇贼。十八年，诞入朝，赏遇隆厚。卒，谥曰刚。子晖，字道进，位龙骧将军、东荆州刺史，袭爵。

景明初，大阳蛮酋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晖卒，赠冠军将军。三年，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颍川，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四年，东荆州蛮樊素安反，僭帝号。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复反，李崇、杨大眼悉讨平之。二年，萧衍沔东太守田清喜拥七郡三十一县，户遇九行遣使内附，乞师讨衍。其雍州以东，石城以西五百余里水陆援路，请率部曲断之。四年，萧衍永宁太守文云生六部自汉东遣使归附。

永平初，东荆州表口口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检行置之。叔兴即晖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隶于东荆。三年，萧衍遣兵

讨江沔，破掠诸蛮，百姓扰动。自相督率二万余人，频请统帅为声势。叔兴给一统并威仪，为之节度，蛮人遂安。其年，萧衍雍州刺史萧藻遣其将蔡令孙等三将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蛮酋衍龙骧将军楚石廉叛衍来请援，叔兴与石廉督集蛮夏二万余人击走之，斩令孙等三将。藻又遣其新阳太守邵道林于沔水之南，石城东北立清水戍，为抄掠之基。叔兴遣诸蛮击破之。四年，叔兴上表请不隶东荆，许之。萧衍每有寇抄，叔兴必摧破之。

正光中，叔兴拥所部南叛。蛮首成龙强率户数千内附，拜为刺史。蛮帅田午生率户二千内徙扬州，拜为郡守。萧衍义州刺史、边城王文僧明，铁骑将军、边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户万余举州内属，拜僧明平南将军、西豫州刺史，封开封侯；官德龙骧将军、义州刺史；自余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并入朝，蛮出山至边城、建安者八九千户。义州寻为萧衍将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请援历年，朝廷恐轻致边役，未之许。会超秀死，其部典相率内附，徙之六镇、秦陇，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蛮大扰动，断三鸦路，杀都督，寇盗至于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萧衍遣将围广陵，樊城诸蛮并为前驱，自汝水以南，处处钞劫，恣其暴掠。连年攻讨，散而复合，其暴滋甚。

又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

且轻，易于熟食。

建国中，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

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世宗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后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萧衍辅国将军范季旭与獠王赵清荆率众屯孝子谷，祉遣统军魏胡击走之。后萧衍宁朔将军姜白复拥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庆与之通谋，众屯于固门川，祉遣征虏将军阙二字讨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后以元法僧代傅竖眼为益州，法僧在任贪残，獠遂反叛，勾引萧衍军围逼晋寿。朝廷忧之，以竖眼先得物情，复令乘传往抚。獠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及元恆、元子真相继为梁州，并无德绩，诸獠苦之。

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獠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獠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山南行台勉谕，即时散罢。自是獠诸头王相率诣行台者相继，子建厚劳赍之。始欣见中国多事，又失彼心，虑获罪谴。时萧衍南梁州刺史阴子春扇惑边陲，始欣谋将南叛。始欣族子恺时为隆城镇将，密知之，严设逻候，遂禽萧衍使人，并封始欣诏书、铁券、刀剑、衣寇之属，表送行台。子建乃启以镇为南梁州，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梁州刺史傅竖眼仍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赂，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萧衍将萧玩率众援接。时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遂大破玩军。及斩玩，以傅昙表为刺史。后元罗在梁州，为使陷，自此遂绝。

史臣曰：氐、羌、蛮、獠，风俗各异，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宁必有内忧，览之者不可不诫慎也。

列传第九十 西域

《夏书》称“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贡物也。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王莽篡位，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置时废。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复详记焉。

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太祖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遂不从。历太宗世，竟不招纳。

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世祖以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国不惮遐嶮，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同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常诏河西王沮渠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恆发使导路出于流沙。后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牧犍左右谓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吴提妄说，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禽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西域诸国亦有贰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使还，具以状闻，世祖遂议讨牧犍。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脣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

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行人复通。

始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　　，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自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纪其名，不能具国俗也。其与前使所异者录之。

鄯善国，都扞泥城，古楼兰国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　　，北即白龙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来献。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无讳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之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世祖大悦，厚待之。是岁，拜交趾公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

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　，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且末西北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豫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于阗国，在且末西北，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二千里，去朱俱婆千里　，北去龟兹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连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于阗城东三十里有苴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

王造复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无礼义，多盗贼，淫纵。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

真君中，世祖诏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慕利延惧，驱其部落渡流沙。那进军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阗　　，杀其王，死者甚众。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显祖诏公卿议之，公卿奏曰："于阗去京师几万里，蠕蠕之性，惟习野掠，不能攻城，若为所拒，当已旋矣。虽欲遣师，势无所及。"显祖以公卿议示其使者，亦以为然。于是诏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万方各安其所，应敕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虽复遣援，不救当时之急，已停师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练甲养卒，一二岁间当躬率猛将，为汝除患，汝其谨警候以待大举。"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显祖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献。

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南，去代一万二千里。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后役属于阗。

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治呼犍。在于阗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来献，自后贡使不绝。

权于摩国，故乌秅国也。其王居乌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国，居故莎车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

车师国，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万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朝献，诏行人王恩生、许纲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为蠕蠕所执。恩生见蠕蠕吴提，持魏节不为之屈。后世祖切让吴提，吴提惧，乃遣恩生等归。许纲到敦煌，病死，朝廷壮其节，赐谥曰贞。初，沮渠无讳兄弟之渡流沙也，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遗甚厚。及臣继

立，变不缺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恩，辄陈私艰。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于是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后每使朝贡。

且弥国，都天山东于大谷，在车师北，去代一万五百七十里。本役属车师。

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国内凡有九城。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槊。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养蚕不以为丝，唯弃绵纩。俗尚蒲萄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

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世祖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约赍轻粮，取食路次。度归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军向员渠。鸠尸卑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尸鸠卑那众大溃，尽虏之，单骑走入山中。度归进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焉耆为国，斗绝一隅，不乱日久，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时世祖幸阴山北宫，度归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讫，赐司徒崔浩书曰：“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余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书称美，遂命度归镇抚其人。初鸠尸卑那走山中，犹觊城不拔，得还其国。既见尽为度归所克，乃奔龟兹，龟兹以其婿，厚待之。

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氎，饶铜、铁、钅公、麇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犛牛等。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

东，流号计式水，即黄河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百里。其东阙城戍。寇窃非一。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恆有千余只云。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饣弟餬，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

姑默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去代一万五百里。役属龟兹。

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国，后每使朝贡。

疏勒国，在姑默西，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高宗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之上，经日不然，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其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锦、绵，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者即不育，胜兵二千人。南有黄河，西带葱岭，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汗国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东北至突厥牙帐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记羸弱不能去者往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其国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溶，流地数十里乃凝坚，人取为药，即石流黄也。

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

曰："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又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霖雨狂风大雪及行潦，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是岁再遣使朝贡，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诸军戒严，以准南王他为前锋，袭蠕蠕。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自后每使贡献。

者至拔国，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二十里。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

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其国东有山，名郁悉满，山出金玉，亦多铁。

悉万斤国，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师子。每使朝贡。

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氎、氍毹、毼□、赤麈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

食草与肉，亦能啖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落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医□赞”，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开禁；地早，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恭波勃，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有甲槊圆排剑弩弓箭，战兼乘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鼻刖若髡，或剪半鬓，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系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

俗事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异。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百姓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重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

伏卢尼国，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国北，去代二万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为城。东有大河南流，中有鸟，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驼、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银、珊瑚、琥珀，多师子。

色知显国，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国，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土出赤盐，多五果。

薄知国，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国，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食兽草木类中国。

阿弗太汗国，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国，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万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银、琥珀，有师子，多五果。

诺色波罗国，都婆罗城，在忸密南，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麦，多五果。

早伽至国，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麦于邻国，有五果。

伽不单国，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麦，有五果。

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

伽倍国，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车西，去代一万三千里。人居山谷间。

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翕侯。都双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间。

钳敦国，故贵霜翕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间。

弗敌沙国，故胖顿翕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阎浮谒国，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敌沙南，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

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安息国，在葱领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

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

罽宾国，都善见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每使朝献。

吐呼罗国，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国，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南至连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国中有薄提城，周币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土宜五谷，有好马、驼、骡。其王曾遣使朝贡。

副货国，去代一万七千里。东至阿副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国中有副货城，周币七十里。宜五谷、蒟桃，唯有马、驼、骡。国王有黄金殿，殿下金驼七头，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贡。

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币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

叠伏罗国，去代三万一千里。国中有勿悉城。城北有盐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织作布。土宜五谷。世宗时，其国王伏陀末多遣使献方物，自是每使朝贡。

拔豆国，去代五万一千里。东至多勿当国，西至旃那国，中间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国，北至弗那伏且国，中间相去九百里。国中出金、银、杂宝、白象、水牛、牦牛、蒲萄、五果。土宜五谷。

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氈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王位不必传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国无车有舆。多驼马。用刑严急，偷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

十。死者，富者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正光末，遣使贡师子一，至高平，遇万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师。永熙以后，朝献遂绝。初，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其国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

朱居国，在于阗西。其人山居。有麦，多林果。咸事佛。语与于阗相类。役属嚈哒。

渴槃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于嚈哒。

钵和国，在渴槃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唯食饼麨，饮麦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哒，一道西南趣乌苌。亦为嚈哒所统。

波知国，在钵和西南。土狭人贫，依托山谷，其王不能总摄。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行人经之，设祭乃得过，不祭多遇风雪之困。

赊弥国，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嚈哒。东有钵卢勒国，路嶮，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熙平中，宋云等竟不能达。

乌苌国，在赊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波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事极华丽。人有争诉，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

乾陀国，在乌苌西，本名业波，为嚈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民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

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蒙以皁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犁牛、黄金、□冈沙、香、阿薛那香、瑟瑟、麈皮、氍毹、锦、叠。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十石，连年不败。太延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

史臣曰：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

列传第九十一 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

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我。登国中讨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虏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遣长孙嵩及长孙肥追之，渡碛。嵩至平望川，大破屋击，禽之，斩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举落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诘归之、社仑、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分配诸部。缊纥提西遁，将归卫辰，太祖追之，至跋那山，缊纥提复降，太祖抚慰如旧。

九年，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长孙肥轻骑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尽殪其众。社仑与数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监之。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袭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凶狡有权变，月余，乃释匹候跋，归其诸子，欲聚而歼之。密举兵袭匹候跋，杀匹候跋。子启拔、吴颉等十五人归于太祖。社仑既杀匹候跋，惧王师讨之，乃掠五原以西诸部，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颉为安远将军、平侯。社仑与姚兴和亲。太祖遣材官将军和突袭黜弗、素古延诸部，社仑遣骑救素古延，突逆击破之。

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

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太祖谓尚书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

天兴五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天赐中，社仑从弟悦代、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发觉，大那等来奔。以大那为冠军将军、西平侯，悦代为越骑校尉、易阳子。三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宗讨之，社仑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

斛律北并贺术也骨国，东破譬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悦侯咄触千等数百人来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与冯跋和亲，跋聘斛律女为妻，将为交婚。斛律长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女小远适，忧思生疾，可遣大臣树黎、勿地延等女为媵。”斛律不许。步鹿真出，谓树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为媵，远至他国。”黎遂共结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候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乃立步鹿真。

步鹿真立，委政树黎。初，高车叱洛侯者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落，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大檀为主，遗大檀金马勒为信。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乃自立。

大檀者，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斛律父子既至龙，冯跋封为上谷侯。大檀率众南徙犯塞，太宗亲讨之，大檀惧而遁走。遣山阳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堕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闻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云中。世祖亲讨之，三日二夜至云中。大檀骑围世祖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惧，世祖颜色自若，众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与社仑争国，败而来奔。大檀以大那子于陟斤为部帅，军士射于陟斤杀之，大檀恐，乃还。二年，世祖大举征之，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汝阴公长孙道生

从白黑两漠间，车驾从中道，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宜城王奚斤、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神□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将骑万余人入塞，杀掠边人而走。附国高车追击破之。自广宁还，追之不及。

二年四月，世祖练兵于南郊，将袭大檀。公卿大臣皆不愿行，术士张渊、徐辩以天文说止世祖，世祖从崔浩计而行。会江南使还　，称刘义隆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不然尽我将士之力。”世祖闻而大笑，告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更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吾行决矣。”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贼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免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暨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

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四年　，遣使朝献。先是，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逻者二十余人，世祖赐之衣服，遣归。吴提上下感德，故朝贡焉。世祖厚宾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世祖大悦，班赐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绝和犯塞。四年，车驾幸五原，遂征之。乐平王丕、河东公贺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寿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复为二道，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记行，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五年，车驾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敬、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获之。乞列归叹曰：“沮渠陷我也。”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真君四年，车驾幸漠南，分四道：乐安王范、建

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车驾至鹿浑谷，与贼将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击破之。车驾至石水而还。五年，复幸漠南，欲袭吴提，吴提远遁，乃还。”

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车驾北伐，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兒出西道，车驾与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贺真别部帅尔绵他拔等率千余家来降。是时，军行数千里，吐贺真新立，恐惧远遁。九月，车贺北伐，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兒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闸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车驾会于广泽。略阳王羯兒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乃刊石记功而还。世祖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和平五年，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称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汝阴王赐、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显祖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

延兴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数犯边塞，请绝其使，发兵讨之。显祖曰：“蠕蠕譬若禽兽，贪而亡义，朕要当以信诚待物，不可抑绝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请和，求结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诏报曰：“所论婚事，今始一反，寻览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礼娉，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不敬其初，令终难矣。”予成每怀谲诈，终显祖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贡，寻复请婚焉。高祖志存招

纳，许之。予成虽岁贡不绝，而款约不著，婚事亦停。

九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恆也。自称太平元年。豆仑性残暴好杀，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豆仑怒，诬石洛候谋反，杀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高祖遣阳平王颐、左射陆叡江为都督，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自立为主。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盖出自金山。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欲推那盖为主。那盖不从，众强之，那盖曰："我为臣不可，焉能为主！"众乃杀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那盖乃袭位。

那盖号候其仗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算称太安元年。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魏言绪也。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仗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世宗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跨据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权宽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籓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并献貂裘，世宗不纳，依前喻遣。

伏图西征高车，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称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骁骑将军马义舒使于丑奴，未发而崩，事遂停寝。丑奴壮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熙平元年，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王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二年，又遣俟斤尉比建、纥奚勿六跋、巩顾礼等朝贡。神龟元年二月，肃宗临显阳殿，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遣中书舍人徐纥宣诏，让以蠕蠕籓礼不备之意。

初，豆仑之死也，那盖为主，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瑰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先常为丑奴所信，出入去来，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施帐屋，斋洁七日，祈请天上。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恆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有姿色，丑奴甚加重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

神惠言："我恆在地万家，不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状告丑奴，丑奴言："地万悬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

正光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又阿至罗侵丑奴，丑奴击之 ，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丑奴弟阿那瑰。立经十日，其族兄俟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瑰，阿那瑰战败，将弟乙居伐轻骑南走归国。阿那瑰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而阿那瑰未之知也。

九月，阿那瑰将至，肃宗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继至北中 ，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门阙下。十月，肃宗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籓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瑰位于籓王之下，又引将命之官阿那瑰弟并二叔位于群官之下。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阿那瑰启云："陛下优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但臣有从兄，在北之日，官高于二叔，乞命升殿。"诏听之，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将罢，阿那瑰执启立于座后，诏遣舍人常景问所欲言，阿那瑰求诣殿前，诏引之。阿那瑰再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诏曰："朕已具之。"阿那瑰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诏曰："卿言未尽，可具陈之。"阿那瑰又言曰："臣先祖以来，世居北土，虽复隔越山津，而乃心慕化；未能时宣者，正以高车悖逆，臣国扰攘，不暇遣使以宣远诚。自顷年以前，渐定高车。及臣兄为主，故遣巩顾礼等使来大魏，实欲虔修籓礼，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与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诏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彻。但高车从而侵暴，中有奸臣，因乱作逆，杀臣兄，立臣为主。裁过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仓卒轻身投国，归命陛下。"诏曰："具卿所陈，理犹未尽，可更言之。"阿那瑰再拜受诏，起而言曰："臣以家难，轻来投阙，老母在彼，万里分张，本民臣民，皆已进散。陛下隆恩。有过天地，求乞兵马，还向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赐借兵马。老母若在，得生相见，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报仇，以雪大耻。臣当统临余人，奉事陛下，四时之贡，不敢阙绝。陛下圣颜难睹，敢有披陈，但所欲言者口不能尽言，别有辞启，谨以仰呈，愿垂昭览。"仍以启付舍人常景，具以奏闻。寻封阿那瑰朔方郡公、蠕蠕王，赐以衣冕，加之轺盖，禄从、仪卫，同于戚籓。

十二月，肃宗以阿那瑰国无定主，思还绥集，启请切至，诏议之。

时朝臣意有同异，或言听还，或言不可。领军元乂为宰相，阿那瑰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二年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肃宗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阶赐坐，遣中书舍人穆弼宣劳。阿那瑰等拜辞，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具；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露丝弓二张并箭，朱漆柘弓六张并箭，黑漆弓十张并箭；黑漆盾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锦被二领，黄绸被褥三十具；私府绣袍一领并帽，内者绯纳袄一领；绯袍二十领并帽，内者杂人彩千段；绯纳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纳大口袴褶一具，岗中宛具；百子帐十八具，黄布幕六张；新乾饭一百石，麦麨八石，榛麨五石；铜乌錥四枚，柔铁乌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二升；婢二口；父草马五百匹，驼百二十头，牸牛一百头，羊五千口：朱画盘器十合，粟二十万石。至镇给之。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

阿那瑰来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卒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走奔地豆于，为其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时安北将军、怀朔镇将杨钧表："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瑰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肃宗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藩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避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五月，具仁还镇，论彼事势。阿那瑰虑不敢入，表求还京。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瑰。七月，阿那瑰启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八月，诏兼散骑常侍王尊业驰驿宣旨慰阿那瑰，并申赐赍。

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阿那瑰兄也，列称规望乞军，并请阿那瑰。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尚书令李崇、侍中侯刚、尚书左仆射元钦、侍中元乂、侍中安丰王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给事黄门侍郎张烈、给事黄门侍卢同等奏曰："窃闻汉立南、北单于，晋有东、西之称，皆所以相维御难，为国藩篱。今臣等参议以为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二处宽平，原野弥沃。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罗门宜置西海郡，各令总率部落，收离聚散。其爵号及资给所须，唯恩裁处。彼臣

下之官，任其旧俗。阿那瑰所居，既是境外，宜少优遣，以示威刑。请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诸于北来，在婆罗门前投化者，令州镇上佐准程给粮，送诣怀朔阿那瑰，镇与使人量给食禀。在京馆者任其去留。阿那瑰草创，先无储积，请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官驼运送。婆罗门居于西海，既是境内，资卫不得同之。阿那瑰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节驰驿先诣慰喻，并委经略。”肃宗从之。十二月，诏安西将军、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仍为州军所讨，禽之。

三年十二月，阿那瑰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四年，阿那瑰众大饥，入塞寂抄，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孚见阿那瑰，为其所执，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谢孚放还。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还。俟匿伐至洛阳，肃宗临西堂，引见之。五年，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诏赠使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广牧公。

是岁，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春，阿那瑰率众讨之，诏遣牒云具仁赉杂物劳赐阿那瑰，阿那瑰拜受诏命，勒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频战克捷。四月，肃宗又遣兼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冯俊使阿那瑰，宣劳班赐有差。阿那瑰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揽也。十月，阿那瑰复遣郁久闾弥娥等朝贡。三年四月，阿那瑰遣使人巩凤景等朝贡，及还，肃宗诏之曰：“北镇群狄，为逆不息，蠕蠕主为国立忠，助加诛讨，言念诚心，无忘寝食。今知停在朔垂，与尔朱荣邻接，其严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启，更欲为国东讨。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听待后敕。”盖朝廷虑其反复也。此后频使朝贡。

建义初，孝庄诏曰：“夫勋高者赏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落，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至诚既笃，勋绪莫酬。故宜标以殊礼，何容格以常式。自今以后，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瑰遣乌句兰树什伐等朝贡，并为长子请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出帝诏以范阳王诲之长女琅邪公主许之，未及婚，帝入关。齐献武王遣使说之，阿那瑰遣使朝贡，求婚。献武王方招四远，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之，改为兰陵公主。瑰遣奉马千匹为娉礼，迎公主，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贡相寻。瑰以齐献武王威德日盛，请致爱女于王，静帝诏王纳之。自此塞外无尘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鸟头为毒药，以射禽兽。

莫槐虐用其民，为部人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太祖讳，莫廆遣弟屈云攻慕容廆，廆击破之；又遣别部素延伐慕容廆于棘城，复为慕容廆所破。时莫廆部众强盛，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畏惮之。莫廆死，子逊昵延立，率众攻慕容廆于棘城。廆子翰先戍于外，逊昵延谓其众曰："翰素果勇，必为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忧也。"乃分骑数千袭翰。翰闻之，使人诈为段末波使者，逆谓逊昵延曰："翰数为吾患，久思除之，今闻来讨，甚善，戒严相待，宜兼路早赴。"朝设伏待之，逊昵延以为信然，长驱不备，至于伏所，为翰所虏。翰驰使告廆，乘胜遂进，及晨而至。廆亦尽锐应之。逊昵延见而方严，率众逆战，前锋始交，而翰已入其营，纵火燎之，众乃大溃，逊昵延单马奔还，悉俘其众。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相，每自夸大。及此败也，乃卑辞厚币，遣使朝献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

逊昵延死，子乞得龟立，复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龟屯保浇水，固垒不战，遣其兄悉跋堆袭廆子仁于柏林，仁逆击，斩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龟克之，乞得龟单骑夜奔，悉虏其众。乘胜长驱，入其国城，收资财亿计，徙部民数万户以归。先是，海出大龟，枯死于平郭，至是而乞得龟败。

别部人逸豆归杀乞得龟而自立，与慕容晃相攻击，遣其国相莫浑伐晃，而莫浑荒酒纵猎，为晃所破，死者万余人。建国八年，晃伐逸豆归，逸豆归拒之，为晃所败，杀其骁将涉亦干。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此散灭矣。

徒何段就六眷，本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愿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之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日陆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务目尘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据有辽西之地，而臣于晋。其所统三万余家，控弦上马四五万骑。晋穆帝时，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数为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务目尘为辽西公，假大单于印绶。浚使务目尘率万余骑伐石勒于常山封龙山下，大破之。

务目尘死，就六眷立。就六眷与弟匹磾、从弟末波等率五万余骑围石勒于襄国。勒登城望之，见将士皆释仗寝卧，无警备之意，勒因其懈怠，选募勇健，穿城突出，直冲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与饮宴尽欢，约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摄军而还，不复报浚，归于辽西。自此以后，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问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

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与刘琨世子群奔丧。匹磾阴卷甲而往，欲杀其从叔羽鳞及末波而夺其国。末波等知之，遣军逆击，匹磾、刘群为末波所获。匹磾走还蓟，惧琨禽己，请琨宴会，因执而害之。匹磾既杀刘琨，与羽鳞、末波自相攻击，部众乖离。欲拥其众徙保上谷，阻军都之险，以拒末波等。平文帝闻之，阴严精骑将击之。匹磾恐惧，南奔乐陵。后石勒遣石虎击段文鸯于乐陵，破之，生擒文鸯。匹磾遂率其属及诸坞壁降于石勒。

末波自称幽州刺史，屯辽西。末波死，国人立日陆眷弟护辽为主，烈帝时，假护辽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弟郁兰抚军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国元年，石虎征护辽于辽西，护辽奔平冈山，遂投慕容晃，晃杀之。郁兰奔石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郁兰死，子龛代之。及冉闵之乱，龛率众南移，遂据齐地。慕容俊使弟玄恭帅众伐龛于广固，执龛送之蓟，俊毒其目而杀之，坑其徒三千余人。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表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陈，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出阑，马主立于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

取，数满乃止。俗无谷，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日，将妇归，既而将夫党还入其家马群，极取良马。父母兄弟虽惜，终无言者。颇讳取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羚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佗，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币，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国家。太祖亲袭之，大破其诸部。后太祖复度弱洛水　，西行至鹿浑海，停驾简轻骑，西北行百余里，袭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复讨其余种于狼山，大破之。车驾巡幸，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太祖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略共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仪别督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寻而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

蠕蠕社仑破败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斛律部部帅倍侯利患之，曰：“社仑新集　，兵贫马少，易与耳。”乃举众掩击，入其国落。高车昧利，不顾后患，分其庐室，妻其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仑登高望见，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杀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来奔，赐爵孟都公。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陈，有异于众。北方之人畏婴兒啼者，语曰“倍侯利来”，便止。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其服众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亲幸，赏赐丰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国礼，谥曰忠壮王。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破之。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

落。

后世祖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洁等谏，世祖不听，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继先遣人慰劳树者。树者入蠕蠕，寻悔，相率而降。

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侯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十四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观虚实。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薄颉随于提来朝，贡其方物。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夏与于提使高车，各赐绣袴褶一具，杂彩百匹。穷奇后为嚈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诏遣宣威将军、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置之高平镇。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

阿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共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岁余，嚈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又奉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六十匹。世宗诏之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

于蒲类海北，为伏图所败，西走三百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曲嘉表求内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绸十匹，杂彩六十匹。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

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擒，丑奴系其两脚于弩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其部众悉入嚈哒。经数年，嚈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既复国，遣使奉表，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伊匐复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罗门走投凉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贡，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褥，鞦□必一副，伞扇各一枚，青曲盖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诏给之。伊匐后与蠕蠕战，败归，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天平中，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齐献武王欲招纳远人，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

初，太祖时，有吐突邻部，在女水上，常与解和部相为脣齿，不供职事。登国三年，太祖亲西征，渡弱洛水，复西行趣其国，至女水上，讨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尽略徙其部落畜产而还。

又有纥突邻，与纥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长帅，拥集种类，常为寇于意辛山。登国五年，太祖勒众亲讨焉，慕容驎率师来会，大破之。纥突邻大人屋地鞬、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皇始二年，车驾伐中山，军于柏肆，慕容宝夜来攻营，军人惊走还于国，路由并州，遂反，将攻晋阳，并州刺史元延讨平之。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复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死者数千人。太祖闻之，遣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匿物尼等，皆殄之。”

又有侯吕邻部，众万余口，常依险畜牧。登国中，其大人叱伐为寇于苦水河。八年夏，太祖大破之，并禽其别帅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车驾还，卫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闻之，使使诏太悉仗执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太悉伏来赴不及，遂

奔姚兴，未几亡归岭北。上郡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天赐五年，屈丐尽劫掠总服之。及平统万，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

而率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东侵安定　，数年间诸种患之。天兴四年，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木易干将数千骑弃国遁走，尽徙其人于京师。余种分迸，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

又黜弗、素古延等诸部，富而不恭，天兴五年，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

又越勒倍泥部，永兴五年，转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讨破之，徙其人而还。

史臣曰：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其作害中国固亦久矣。魏晋之世，种族瓜分，去来沙漠之陲。窥扰鄣塞之际，犹皆东胡之余绪，冒顿之枝叶。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寻，逃形集丑；自小为大，风驰乌赴，倏来忽往，代京由之屡骇，戎车所以不宁。是故魏氏祖宗扬威曜武，驱其畜产，收其部落，剪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

列传第九十二 自序

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　　，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经史，成帝世，位终钜鹿太守，仍家焉。歆子悦，字处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赵国李孝伯见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济阴太守，以善政称。

悦子子建，字敬忠。释褐奉朝请，累迁太尉从事中郎。初，世宗时平氐，遂于武兴立镇　，寻改为东益州。其后镇将、刺史乖失人和，群氐作梗，遂为边患，乃除子建为东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风化大行，远近清静。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韩祖香、张长命相继构逆，佥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陈，尽皆骁果，安之足以为用，急之腹背为忧，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并上言诸诚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肃宗优诏从之。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顾，终获保全。及秦贼乘胜，屯营黑水，子建乃潜使掩袭，前后斩获甚众，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间使上闻，肃宗甚嘉之，诏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于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所节度。梁州刺史傅竖眼子敬和中心以为愧，在洛大行货贿，以图行台。

先是，子建亦屡求归京师，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竖眼因为行台。子建将还　　，群氐慕恋，相率断道。主簿杨僧复先行晓喻，诸氐忿曰："我留刺史，尔送出也！"斫之数创，几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赠遗，一无所受。而东益氐、蜀寻反，攻逼唐永，永弃城而走，乃丧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门昙璨及钜鹿人耿显皆没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还之，送出白马。遗爱所被如此。自国家开华阳等郡，梁州邢峦、益州傅竖眼及子建为最。初，子建为前军将军，十年不徙，在洛闲暇，与吏部尚书李韶、韶从弟延实颇为弈棋，时人谓为耽好。子建每曰："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及一临边事，凡经五年，未曾对局。

还洛后，俄拜常侍、卫尉卿。初，元颢内逼，庄帝北幸，子建谓所亲卢义僖曰："北海自绝社稷　，称藩萧衍，吾老矣，岂能为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颢平乃归。先苦风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务，屡上书乞身，特除右光禄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实子侍中彧为大使，抚慰东土，时外戚贵盛，送客填门，子建亦往候别。延实曰："小兒今行，何以

相勖？”子建曰：“益以盈满为诫。”延实怅然久之。及庄帝杀尔朱荣，遇祸于河阴者其家率相吊贺。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婿，往亦见害。子建谓姨弟卢道虔曰：“朝廷诛翦权强，凶徒尚梗，未闻有奇谋异略，恐不可济。此乃李门祸始，吊贺无乃匆匆？”及永安之后，李氏宗族流离，或遇诛夷，如其所虑。后历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

子建自出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洁己，不以财利经怀。及归京师，家人衣食常不周赡，清素之迹，著于终始。性存重慎，不杂交游，唯与尚书卢义僖、姨弟泾州刺史卢道裕雅相亲昵。及疾笃，顾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气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蘧蒢裸身，又非吾意。气绝之后，敛以时服。吾生年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附合。当顺吾心，勿令吾有遗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阳孝义里舍，时年六十三，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文静。二子，收、祚。

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值四方多难，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初以父功除太学博士，及尔朱荣于河阴滥害朝士，收亦在围中，以日晏获免。

吏部尚书李神俊重收才学，奏授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前废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草稿，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俄兼中书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诏收摄本职，文诰填积，事咸称旨。黄门郎崔㽔夌从齐献武王入朝，熏灼于世，收初不诣门。㽔夌为帝《登祚赦》，云“联托体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员郎李慎以告之，㽔夌深忿忌。时前废帝殂，令收为诏，㽔夌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帏屋，一日造诏，优为词旨，然则义旗之士，尽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归侍。”南台将加弹劾，赖尚书辛雄为言于中尉綦俊，乃解。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录，因此怖惧，上籍，遣还乡扶侍。出帝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既寒苦，朝野嗟怨。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宫人及诸妃主杂其间，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畏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

手诏报焉，甚见褒美。郑伯谓曰：“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初，齐献武王固让天柱大将军，帝敕收为诏，令遂所请，欲加相国，问收相国品秩，收以实对，帝遂止。收既未测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诏许焉。久之，除帝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收不敢辞，乃为《庭竹赋》以致己意。寻兼中书舍人，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时出帝猜忌献武，内有间隙，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收曰：“惧有晋阳之甲。”寻而献武南上，帝西入关。

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娉萧衍，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衍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　　，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衍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时邢邵亦在侧，甚恧焉。自南北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萧衍后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求无外之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南人复书，依以为体。后献武入朝，静帝授相国，固让，令收为启。启成呈上，文襄时侍侧，献武指收曰：“此人当复为崔光。”四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

静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赋诗，收诗末云：“尺书征建鄴，折简召长安。”文襄壮之，顾谓人曰：“在朝今有魏收　　，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怀，忘而不语，语而不尽，意有未及。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难有。”又敕兼主客郎，接萧衍使谢□延徐陵。侯景既陷台城，衍鄱阳王范时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书喻之。范得书，乃率部伍西上，口州刺史崔圣念入据其城。文襄谓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犹恨‘尺书征建鄴’未郊耳。”

文襄崩，文宣如晋阳，今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参掌机密。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

二年，受诏撰魏史，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 ，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辩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请终业，许之。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凡二十卷，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焉。

志第一 天象一之一

夫在天成象，圣人是观，日月五星，象之著者，变常舛度 ，征咎随焉。然则明晦晕蚀，疾余犯守，飞流欻起，彗孛不恆，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於天路。《易》称“天垂象，见吉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故有国有家者之所祗畏也。百王兴废之验，万国祸福之来，兆勤虽微，冈不必至，著於前载，不可得而备举也。班史以日晕五星之属列《天文志》，薄蚀彗孛之比入《五行说》。七曜一也，而分为二《志》，故陆机云学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无所显验则阙之云。

太祖天兴五年八月，天鸣。

六年九月，天鸣。

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晕，有佩璚。占曰“兵起”。天兴元年九月，乌丸张超收合亡命，众党三千余家，据渤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丸王，钞掠诸郡。诏将军庚岳讨之。

天兴三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占曰“外国侵，土地分”。五年五月，姚兴遣其弟义阳公平率众四万来侵平阳，乾壁为平所陷。

六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占曰“兵稍出”。十月，太祖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大破之。

天赐五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占曰“后死”。六年七月，夫人刘氏薨，后谥为宣穆皇后。

太宗神瑞二年八月庚辰晦，日有蚀之。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癸卯朔，是有蚀之。占曰“诸侯非其人”。神□元年二月，司空奚斤、监军侍御史安颉讨赫连昌，擒之於安定。其余众立昌弟定为主，走还平凉，斤追之，为定所擒。将军丘堆弃甲与守将高凉王礼东走蒲坂，世祖怒，斩堆。

神□元年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蚀之。

太延元年正月己未朔，日有蚀之。

四年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

三年八月甲戌晦，日有蚀之。

六年六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占曰“有九族夷灭”。七年正月戊辰，世祖车驾次东雍州。庚午，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斩永宗，男女无少长皆赴汾水而死。

七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占曰“不臣欲杀”。八年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伏诛。

十年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蚀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蚀之。占曰“将相诛”。十一年六月已亥，诛司徒崔浩。

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日南北有珥。

高宗兴安元年十一月己卯，日出赤如血。

二年三月，日晕。

兴光元年七月丙申朔，日有蚀之。

和平元年九月庚申朔，日有蚀之。

三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

显祖皇兴元年十月己卯朔，日有蚀之。

二年四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占曰“将诛”。四年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

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占曰“尊后有忧”。三年，夫人李氏薨，后谥思皇后。

三年十月丁酉朔，日有蚀之。

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癸卯，日有蚀之。占曰“有兵”。二年正月乙卯，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遣宁南将军、交阯公韩拔等灭之。

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

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占曰“有崩主，天下改服。有大臣死”。五年十二月己丑，征北大将军城阳王寿薨。六年六月辛未，显祖崩。

七月丙寅，日有背珥。

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贯日，直珥一。

承明元年三月辛卯，日晕五重，有二珥。

太和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

二年正月辛亥，日晕，东西有珥。

二月乙酉晦，日有蚀之。占曰“有欲反者，近三月，远三年”。四年正月癸卯，洮阳羌叛，枹罕镇将讨平之。

九月乙巳朔，日有蚀之。占曰：“东邦发兵”。四年十月丁未，兰陵民桓富杀其县令，与昌虑桓和北连太山群盗张和颜等，聚党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诏淮阳王尉元等讨之。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晕，东西有珥，有佩戟一重，北有偃戟四重，后有白气贯日珥，状如车轮。京师不见，雍州以闻。

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占曰“大臣诛”。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

四年正月辛酉，日东西有珥，北有佩，日晕贯两珥。

五年正月庚辰，日晕，东西有珥；南北并白气，长一丈，广二尺许；北有连环晕。又贯珥内，复有直气，长三丈许，内黄，中青，外白。晕乍成，散，乃灭。

七月庚申朔，日有蚀之。

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八年正月戊寅，有白气贯日。占曰“近臣乱”。十年三月丁亥，中散梁众保等谋反，伏诛。

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日失色。

十二年三月戊戌，白虹贯日。

十三年二月乙亥朔，日十五分蚀八。占曰“有白衣之会”。十一月己未，安丰王猛薨。

十四年二月已巳朔未时，云气班驳，日十五分蚀一。占曰“有白衣之会”。九月癸丑，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崩。

十五年正月癸亥晦，日有蚀之。占曰“王者将兵，天下扰动”。十七年六月丙戌，高祖南伐。

十七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

十八年五月甲戌朔，日有蚀之。

二十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二十三年六月已卯，日中有黑气。占曰“内有逆谋”。八月癸亥，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

十二月甲申，日中有黑气，大如桃。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

七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二年四月癸酉，日自午及未再晕，内黄外白。

七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八月戊辰，日赤无光，中有黑子一。

三年正月乙巳，日中有黑气如鹅子，申酉复见，又有二黑气横贯日。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气，大如鹅子。

七月丁巳朔，日有蚀之。

正始元年十二月丙戌，黑所贯日。壬子，日有冠珥，内黄外青。占曰“天下喜”。三年正月丁卯，皇子生，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甲辰，日左右有珥，内赤外黄。辛亥，日晕，外白内黄。

十月乙巳，日赤无光。

十二月乙卯，日晕，内黄外青，东西有珥，北有背。巳时，白虹贯日。

永平元年三月己酉，日南北有珥，外青内黄，晕不匝；西北有直气，长尺余；北有白虹贯日。

八月壬子朔，日有蚀之。

二年八月丙午朔，日有蚀之。丁卯旦，日旁有黑气，形如月，从东南来冲日。如此者一辰，乃灭。

三年二月甲子，日中有黑气二。

十二月乙未，日交晕，中赤外黄，东西有珥，南北白晕贯日，皆匝。

四年十一月癸卯，日中有黑气二，大如桃。占曰“天子崩”。延昌四年正月丁巳，世宗升遐。

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蚀之。在牛四度。占曰“其国叛兵发”。延昌二年二月庚辰，萧衍郁洲民徐玄明等斩送衍镇北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州内附。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至于辛巳，日初出及将没，赤白无光明。

五月己未晦，日十五分蚀九。占曰“大旱，民流千里”。二年春，京

师民饥，死者数万口。

二年闰月辛亥，日中有黑气。占曰“内有逆谋”。三年十一月丁巳，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京师不见，恆州以闻。

三年三月庚申，日交晕，其色内赤黄，外青白；南北有佩，可长二丈许，内赤黄，外青白；西有白晕贯日。又日东有一抱，长二丈许，内赤黄，外青。

肃宗熙平元年三月戊辰朔，日有蚀之。丁丑，日出无光，至于酉时。占曰“兵起”。神龟元年正月，秦州羌反；二月己酉，东益州氐反；七月，河州民却铁忽聚众反，自称水池王。

四月甲辰卯时，日晕帀；西有一背，内赤外黄；南北有珥，内赤外黄；渐灭。

十二月己酉，日晕，北有一抱，内赤外白，两傍有珥，北有白虹贯日。

神龟元年三月丁丑，白虹贯日。占曰“天下有来臣之众，不三年”。十一月乙酉，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口来降。

二年正月辛巳朔，日有蚀之。

正光元年正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占曰“有大臣亡”。七月丙子，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

二年五月丁酉，日有蚀之，夏州以闻。

三年正月甲寅，日交晕，内赤外青，有白虹贯晕；外有直气，长二丈许，内赤外青。

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占曰“秦邦不臣”。五年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

十月己巳，太史奏自八月已来，黄埃掩日，日出三丈，色赤如赭，无光曜。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蚀之。占曰“有小兵，在西北”。四年二月己卯，蠕蠕主阿那瑰率众犯塞。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蚀之。

五年闰月乙酉，日晕，内赤外青；南有珥，上有一抱两背，内赤外青。

三月丁卯，日晕三重，外青内赤。占曰“有谋其主”。孝昌元年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自称宋王。

十二月丙申，日晕，南北有珥，上有两抱一背。

孝昌元年十二月丙戌，白虹刺日不过，虹中有一背。占曰：有臣背其主”，一曰“有反城”。二年九月己卯，东豫州刺史元庆和据城南叛。

三年十一月戊寅辰时，日晕，东面不合，其色内赤外黄；东西有珥，内赤外黄；西北去晕一尺余，有一背，长二丈余，广三尺许，内赤外黄。

庄帝永安二年三月甲戌未时，日晕三重，内黄赤，外青白，晕东西两处不合，其状如抱。

五月辛酉，日晕，东西两处不合。辛未申时，日南有珥；去一尺余有一背，长三丈许，广五尺余，内赤外青。

七月丙寅，直东去日三尺许有一背，长二丈余，内赤外青。半食顷，从北头渐灭至半，须臾还如初见，内赤外青，其色分炳。

十月己酉朔，日从地下蚀出，十五分蚀七，亏从西南角起。占曰“西夷欲杀，后有大兵，必西行”。三年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讨擒万俟丑奴、萧宝夤於安定，送京师斩之。

三年五月戊戌辰时，日晕帀，内赤外白，晕内有两珥；西有白虹贯日；东北有一背，内赤外青；南有一背，内赤外青；东有一抱，内青外赤。京师不见，青州表闻。

六月辛丑，日晕，白虹贯日。

前废帝普泰元年三月丁亥，日月并赤赭色，天地溷浊。

六月己亥朔，日蚀从西南角起，云阴不见，定相二州表闻。占曰“主弱，小人持政”。时尔朱世隆兄弟专擅威福。

后废帝中兴二年二月辛丑辰时，日晕，东西不合，其色同内赤外青；南北有珥；西北去晕一尺余有一背，长二丈许，可广三尺，内赤外青。

十一月，日晕再重；上有背，长三丈余，内青外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日晕再重；上有两背，一尺许。癸丑午时，日南有珥；去日一尺余有一背，长三丈许，广五尺，内赤外青。

十月辛酉朔，日从地下蚀出，亏从西南角起。占曰“有兵大行”。永熙二年正月甲午，齐献武王自晋阳出讨尔朱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岭，兆遁走自杀。

永熙二年四月巳未朔，日有蚀之，在丙，亏从正南起。占曰“君阴谋”。三年五月辛卯，出帝为斛斯椿等诸佞关构，猜於齐献武王，托讨萧衍，盛暑征发河南诸州之兵，天下怪恶之。语在《斛斯椿传》。

三年四月癸丑，日有蚀之。占曰“有乱杀天子者”。七月丁未，出帝为斛斯椿等迫胁，遂出於长安。

孝静元象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占曰“大臣死”。八月辛卯，司徒公高敖曹战殁於河阴。六月己丑，日晕一重，有两珥；上有背，长二丈余。十一月己巳辰时，日晕，南面不合，东西有珥、背；有白虹，至珥不彻。

二年二月己丑巳时，日晕币，白虹贯日不彻。

兴和二年闰月丁丑朔，日有蚀之。占曰“有小兵”。七月癸巳，元宝炬广豫二州行台赵继宗、南青州刺史崔康寇阳翟，镇将击走之。

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晕两重，东南角不合；西南、东北有珥；西北有两重背；东北、西北有白气，并有两珥；中间有一白气，东西横至珥。

十二月乙酉，竟天微有白云，日晕，东南角不合；西南、东北有珥；西北有一背，去日一尺。

五年正月己亥朔，日有蚀之，从西南角起。占曰“不有崩丧，必有臣亡，天下改服”。丙午，齐献武王薨。

三月辛丑，日晕币，西北交晕贯日，并有一珥一抱。

六年七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亏从西北角起。

志第二 天象一之二

太祖皇始二年六月庚戌，月掩太白，在端门外。占曰“国受兵”。九月，慕容贺驎率三万余人出寇新市。十月，太祖破之於义台坞 ，斩首九千余级。

天兴元年十一月丁丑，月犯东上相。

二年五月辛酉，月掩东上相

八月壬辰，月犯牵牛。占曰“国有忧”。三年二月丁亥，皇子聪薨。

三年三月乙丑，月犯镇星，在牵牛。

七月己未，月犯镇星，在牵牛。辛酉，月犯哭星。

四年三月甲子，月生齿。占曰“有贼臣”。五年十一月，秀容胡帅、前平原太守刘曜聚众为盗，遣骑诛之。

七月丁卯，月犯天关。

十月甲子，月犯东次相。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东井。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

七月己亥，月犯岁星，在左角。

十月戊申，月晕左角。时帝讨姚兴弟平于乾壁，克之。太史令晁崇奏角虫将死，上虑牛疫，乃命诸军并重焚车。丙戌，车驾北引。牛大疫，死者十八九，官车所驭巨犗数百，同日毙於路侧，首尾相属。麋鹿亦多死。乙卯，月犯太微。占曰“贵人忧”。六年七月，镇西大将军、司隶校尉、毗陵王顺有罪，以王还第

十二月庚申，月与太白同入羽林。

六年正月，月掩氐西南星。

六月甲辰，月掩北斗魁第四星。

十月乙巳，月犯轩辕第四星。

十一月辛巳，月犯荧惑。

天赐元年二月甲辰，月掩岁星，在角。占曰“天下兵起”。三年四月，蠕蠕寇边，夜召兵将，旦，贼走乃罢。

四月甲午，月掩轩辕第四星。占曰“女主恶之”六年七月，夫人刘氏薨，后谥宣穆皇后。

五月壬申，月掩斗魁第二星。

二年三月壬辰，月掩左执法。丁酉，月掩心前星。

四月己卯，月犯镇星，在东壁。占曰“贵人死”。四年五月，常山王遵有罪，赐死。

七月己未，月掩镇星。

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大臣忧”。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

十月丁巳，月掩镇星，在营室。

三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后星。

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将。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四年五月，诛定陵公和跋。

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将军死”。六年三月，左将军、曲阳侯元素延死。

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在危。

四年二月庚申，月掩心后星。

五年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六年十月戊辰，太祖崩。

太宗永兴元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守讨蠕蠕社仑，社仑遁走。

九月壬寅，月犯昴。

闰月丁酉，月犯昴。

二年三月丁卯，月掩房南第二星，又掩斗第五星。

五月甲子，月掩斗第五星。己亥，月腌昂。

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

七月乙亥，月犯舆鬼。

八月甲申，月犯心前星。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占曰“有边兵”。五年四月，上党民劳聪、士臻群聚为盗，杀太守令长，相率外奔。

八月乙未，月犯岁星，在参。

四年春正月壬戌，月行毕，蚀岁星。癸亥，月掩房北第二星。

闰月庚申，月行昴，犯荧惑。

七月，月蚀荧惑。

八月戊申，月犯泣星。

十月辛亥，月掩天关。占曰“有兵”。五年六月，濩泽民刘逸，自号征东将军、三巴王，署置官属，攻逼建兴郡，元城侯元屈等讨平之。

五年三月戊辰，月行参，犯太白。

四月癸卯，月晕翼、轸、角。

七月庚午，月掩钩钤。占曰“喉舌臣忧”。五年三月，散骑常侍王洛兒卒。

八月庚申，月犯太白。占曰“忧兵”。神瑞元年二月，赫连屈丐入寇

河东，杀掠吏民，三城护军张昌等要击走之。

九月己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神瑞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

十月乙巳，月犯毕。占曰“贵人有死者”。泰常元年三月，长乐王处文薨。

十一月丙戌，月蚀房第一星。

十二月甲辰，月三晕东井。

神瑞元年正月丁卯，月犯毕。占曰“贵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四月庚申，河间王修薨。

二月戊申，月蚀房第一星。

三月壬申，月蚀左角。

五月壬寅，月犯牵牛南星。

六月丙申，月掩氐。

七月庚辰，月犯天关。

八月丁酉，月蚀牵牛中大星。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阴谋”。神瑞二年三月，河西饥胡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号大单于，称建平元年。四月，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

二年三月丁巳，月入毕。占曰“天下兵起”。泰常元年三月，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载图谶，持一黑石，以为天赐玉印，诳惑聚党，入山为盗，州郡捕斩之。

四月已卯，月犯毕阳星。

七月辛丑，月犯毕。占曰“贵人有死者”。泰常元年十二月，南阳王良薨。

八月壬子，月犯氐。

十月甲子，月晕毕。

十一月，月晕轩辕。戊午，月犯毕阳星。

泰常元年五月甲申，月犯岁星，在角。

六月己巳，月犯毕。占曰“贵人死”。二年十月，豫章王夔薨。

七月，月犯牛。

十月丙戌，月入毕。占曰：有边兵”。二年二月，司马德宗谯王司马文思自江东遣使诣阙上书，请军讨刘裕，太宗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将邀击之。

二年五月丙子，月犯轩辕。

八月己酉，月犯牵牛。占曰“其地有忧”。三年，司马德宗死。丁卯，月犯太微。

十一月癸未，月犯东井南辕西头第一星。占曰“诸侯贵人死”，一曰“有水”。三年八月，雁门、河内大雨水，复其租税。五年三月，南阳王意文薨。

二年正月戊申，月犯舆鬼、积尸。己酉，月犯轩辕、爟星。占曰“女主有忧”。五年六月丁卯，贵嫔杜氏薨，后谥密皇后。

四月壬申，月犯镇星，在张。

五月癸亥，月犯太白于东井。

七月丁巳，月犯东井。

九月丙寅，月犯荧惑，在张、翼。

十一月庚申，月犯太白，在斗。

十二月庚辰，月犯荧惑於太微。

四年正月丙午，月犯太微。

三月壬寅，月犯太微。

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占曰“人君忧”。八年十一月，太宗崩。

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入羽林。

五年十一月辛亥，月蚀荧惑，在亢。占曰“韩郑地大败”。八年九月，刘义符颍川太守李元德窃入许昌，太宗诏交阯侯周几击之，元德遁走。

六年二月己亥，月蚀南斗杓星。

五月丙辰，月晕，在角亢。

七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曰“大臣忧”。三月，河南王曜薨。

三月壬戌，月犯南斗。

五月丙午，月犯轩辕。

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将相有忧”。八年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观薨。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中央大星。

二年三月丙子，月犯荧惑，在虚。

十二月丁酉，月犯轩辕。

神□三年夏四月壬戌，月犯轩辕。

六月，月犯岁星。

四年十月丙辰，月掩天关。占曰“有兵”。延和元年七月，世祖讨冯文通于和龙。

十二月，月犯房、钩钤。

延和元年三月，月犯轩辕。

四月，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二年二月，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为权，举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驱掠平民，据险自固。世祖诏平西将军、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

五月，月犯轩辕，掩南斗第六星。

七月丙午，月蚀左角。

三年二月庚午，月犯毕口而出，月晕昴、五车及参。占曰“贵人死”。五月甲子，阴平王求薨。

闰月己丑，月入东井，犯太白。占曰“忧兵”。七月辛巳，世祖行幸隰城，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克之。

太延元年五月壬子，月犯右执法。占曰“执法有忧”。十月，尚书左仆射安原谋反，伏诛。

十月丙午，月犯右执法。

二年正月庚午，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三年正月癸未，征东大将军、中山王纂薨。

二月，月犯太微东蕃第一星。

三月癸亥，月犯太微右执法，又犯上相。占曰“将相有免者”。真君二年三月庚戌，新兴王俊、略阳王羯兒有罪，并黜为公。

三年正月，月犯东井。占曰“将相死”。戊子，太尉、北平王长孙嵩薨；乙巳，镇南大将军、丹阳王叔孙建薨。

九月丙申，月晕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掩太白。

四年四月巳卯，月犯氐。

十一月丁未，月犯东井。占曰“将军死”。真君二年九月戊戌，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薨。

五年六月甲午朔，月见西方。

七月，月掩镇星。

真君元年十二月，月犯太微。

二年六月壬子朔，月见西方。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忧兵”。四年正月，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大破刘义隆将于乐乡。擒其将王奂之、王长卿等。

五年五月甲辰，月犯心后星。

六年四月，月犯心。占曰“有亡国”。是月，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之，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军距战，那击破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阗。

七年八月癸卯，月犯荧惑，又犯轩辕。

十一月，月犯轩辕。

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

九年正月，月犯岁星。

十一年正月甲子，月入羽林。

正平元年正月，月入羽林。

高宗太安四年正月己未，月入太微，犯西蕃。

三月，月犯五诸侯。

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

八月，月入南斗。

九月，月犯轩辕。

十二月，月犯氐。

五年正月，月掩轩辕，又掩氐东南星。

六月，月犯心前星。

十二月，月犯左执法。占曰“大臣有忧”。和平二年四月，侍中、征东大将军、河东王闾毗薨。

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月入南斗。

三月，月掩轩辕。占曰“女主恶之”。四月，保皇太后常氏崩。

六月戊子，月犯心前星。

十一月壬辰，月犯右执法。

二年正月，月犯心后星。

九月，月犯心大星。

三年三月壬寅，月犯心后星。

八月，月犯哭星。

四年四月，月掩轩辕、女御星。

五年二月甲申，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

三月庚子，月入舆鬼、积尸。

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

九月，月犯轩辕右角。

显祖天安元年六月甲辰，月犯东井。

十月癸巳，月掩东井。

皇兴元年正月丙辰，月犯东井北辕东头第三星。

八月辛酉，月蚀东井南辕第二星。占曰“有将死”。三年正月，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

十月癸巳，月在参蚀。

二年四月丙辰，月犯牵牛中星。

三年十二月乙酉，月犯氐。

五年七月辛巳，月犯东井。

高祖延兴元年十月庚子，月入毕口。占曰“有赦”。二年正月乙卯，曲赦京师及河西，南至秦泾，西至枹罕，北至凉州及诸镇。

二年正月壬戌，月犯毕。占曰“天子用法”。九月辛巳，统万镇将、河间王阇虎皮坐贪残赐死。

闰月丙子，月犯东井。占曰“有水”。是年，以州镇十一水旱，免民田租，开仓赈恤。庚子，月犯东井北辕。

三年八月己未，月犯太微。占曰“将相有免者，期不出三年”。承明元年二月，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坐事免官爵。

十二月戊午，月蚀在七星，京师不见，统万镇以闻。

四年正月己卯，月犯毕。占曰“贵人死”。五年十二月，城阳王长寿薨。

二月癸丑，月犯轩辕。甲寅，月犯岁星。占曰“饥”。太和元年正月，云中饥，诏开仓赈恤。

九月乙卯，月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承明元年六月，大司马、大将军、安成王万安国坐矫诏杀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

五年三月甲戌，月掩镇星。

八月乙亥，月掩毕。占曰“有边兵”。太和元年正月，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号为冲天王。二月，诏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讨破元寿，获其妻子送京师。

十一月癸卯，月入轩辕中，蚀第三星。

承明元年四月甲戌，月蚀尾。

太和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晕参、南北河、五车二星、三柱、荧惑。

三月甲午，月犯太微。

戊辰，月蚀尾，下入浊气不见。

五月丁亥，月犯轩辕大星。丙午，月入太微。

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戊寅，月入太微，犯屏南星。

十月乙丑，月蚀昴，京师不见，雍州以闻。占曰“贵臣诛”。是月，诛徐州刺史李诉。

十二月癸卯，月犯南斗。

二年六月庚辰，月犯太微东蕃南头第一星，京师不见，定州以闻。甲申，月犯房，又犯太微。

八月壬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诛”。十二月，诛南郡王李惠。

九月庚申，阴云开合，月在昴蚀。

十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诛”。三年四月，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

十一月甲子，月犯镇星。

十二月戊戌，月入南斗口中。

三年正月壬子，月晕觜、参两肩、五车五星、毕、东井。占曰“有赦”。十月，大赦天下。

二月庚寅，月犯心。

三月庚戌，月入南斗口中。占曰“大臣诛”。九月，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有罪，征诣京师，赐死。乙卯，月入南斗口中。

七月癸未，月犯心。

十月，月犯心。

十二月丙戌，月犯太微左执法。占曰“大臣有忧”。四年正月，襄城王韩颓有罪，削爵徙边。

四年正月丁未，月在毕，晕参两肩、五车、东井。丁巳，月犯心。

占曰“人伐其主”。五年二月，沙门法秀谋反，伏诛。戊午，月又犯心。

二月己卯，月犯轩辕北第二星。辛巳，月犯太微左执法。占曰“大臣有忧”。闰月，顿丘王李锺葵有罪赐死。壬午，月蚀。乙酉，月掩荧惑。

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南头第一星。

二月甲辰，月在翼，晕东南，不币；须妗西北有偏白晕，侵五车二星、东井、北河、北河、舆鬼、柳、北斗、紫微宫、摄提、翼星。戊戌，月犯心，京师不见，济州以闻。

七月戊寅，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正月，任城王云薨。

六年正月癸亥，月在毕，晕参两肩、五车三星胃、昴、毕，京师不见，营州以闻。己巳，月在张，犯轩辕大星。辛未，月蚀。

五月戊申，月入南斗口中。戊寅，月犯昴。

七月丁卯，月蚀。

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见东方，京师不见，平州以闻。

七年五月辛卯，月犯南斗。

八年正月辛巳，月在毕，晕东井、岁星、觜、参两肩、五车。

三月己丑，月犯心。

四月丁亥，月蚀斗。

癸亥，月犯昴，相州以闻。占曰“有白衣之会”。十一年五月，南平王浑薨。

五月丁亥，月在斗，蚀尽。占曰“饥’。十二月，诏以州镇十五水旱民饥，遣使者循行，问所疾苦，开仓赈恤。

九年正月丁丑，月在参，晕觜，参两肩、东井、北可、五车三星。占曰“水”。是年，冀定数州水，民有卖男女者。

戊申，月犯东井。占曰“贵人死”，一曰“有水”。十月，侍中、司徒、魏郡王陈建薨。是年，京师及州镇十二水旱伤稼。

四月丁未，月犯心。

十一月戊寅，月蚀。

十年十一月辛亥，月犯房。

十一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钩钤。

二月癸亥，月犯东井。

三月丙申，月三晕太微。庚子，月蚀氐。占曰“籴贵”。是年，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开仓赈恤。

六月乙丑，月犯斗。丙寅，月犯建星。

七月丁未，月入东井。

八月己巳，月蚀胃。占曰“有兵”。是月，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叡讨之。

九月戊戌，阴云离合，月在胃蚀。

十一月乙巳，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及荧惑合于东壁。甲子，月入东井，犯天关。

十二年正月戊戌，月犯左角。

二月壬戌，月量太微。丁卯，月犯氐。

四月癸丑，月犯东井。占曰“将死”。九月，司徒、淮南王他薨。壬戌，月犯氐，与岁星同在氐。癸亥，月犯房。

六月丁巳，月入氐，犯岁星。

七月乙酉，月犯房，庚寅，月犯牵牛。庚子，月犯毕。

九月，月蚀尽。

十一月己未，月犯东井。丙寅，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十三年正月，萧赜遣众寇边，淮阳太守王僧俊击走之。

十二月甲申，月犯毕，乙未，月犯氐。丙申，月犯房。

十三年正月甲寅，月入东井。壬戌，月掩牵牛。

二月己丑，月在角，十五分蚀七。

三月庚申，月犯岁星。

四月丙戌，月犯房。

六月乙酉，月掩牵牛。乙未，月犯毕。占曰“贵人死”。十二月，司空、河东王苟颓薨。

七月丁未，月入氐。戊申，月犯楗闭。

八月丙戌，天有微云，月在未蚀。占曰“有兵”。十四年四月，地豆于频犯塞，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

九月丁巳，月掩毕。庚申，月入东井。

十月己卯，月掩荧惑，又掩毕。丁酉，月犯楗闭。

十二月壬午，月入东井。

十四年二月甲戌，月犯毕。

六月甲戌，月犯亢。

八月乙亥，月犯牵牛。辛卯，月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文明皇太后冯氏崩。

十月壬午，月入东井。戊子，月犯太微。

十一月戊戌，月犯镇星。乙卯，月犯太微右执法。

十二月庚辰，月犯轩辕。癸未，月掩太微左执法。

十五年正月己酉，月在张蚀。

三月丙申，月掩毕。占曰“有边兵”。十六年八月。诏阳平王颐、右仆射陆叡督十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

四月庚午，月犯轩辕。癸酉，月犯太微东蕃上将。占曰“贵人忧”。六月，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癸未，月犯岁星。

五月庚子，月掩太微左执法。占曰“大臣忧”。十七年二月，南平王霄薨。丁未，月掩建星。

七月乙未，月犯太微东蕃，辛丑，月掩建星。癸卯，月犯牵牛。

九月乙丑，月犯牵牛，占曰“大臣有忧”。十七年，萧赜死。大臣疑当作吴越。

癸未，月入太微，犯右执法。占曰“大臣忧”。十七年八月，三老、山阳郡开国公尉元薨。

十月甲午，月犯镇星。戊申，月犯轩辕。

十一月乙巳，月犯毕。辛未，月入东井。

十二月辛卯，月蚀，尽。

十六年二月甲辰，月入氐。

三月已卯，月入羽林。

四月壬辰，月入太微。丙午，月入羽林。

五月壬子。月掩南斗第六星。甲戌，月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十九年五月，广川王谐薨。己丑，月入太微。丁酉，月掩建星。丁未，月入毕。占曰“有边兵”。十九年正月，平南将军王肃频破萧鸾军于义阳，降者万余。

七月甲戌，月入毕。丁丑，月犯轩辕。

八月壬辰，月犯建星。壬寅，月犯毕。甲辰，月入东井。戊申，月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二十年七月，废皇后冯氏。辛亥，月入太微，犯右执法。

九月癸亥，月掩镇星。

十月辛卯，月入羽林。癸亥，月入东井。

十一月甲子，月犯毕。壬申，月入太微。丁丑，月入氐。

十二月丁酉，月在柳蚀。占曰“国有大事，兵起”。十七年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

十七年正月己丑，月犯轩辕，壬申，月犯氐。

三月甲午，月入太微。壬寅，月掩南斗第六星。

四月癸丑，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十九年二月辛酉，司徒冯诞薨。壬寅，月入羽林。

五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六星。乙丑，月掩建星。

六月甲午，月在女蚀。占曰“旱”。二十年，以南北州郡旱，遣侍臣循察，开仓赈恤。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二十年二月，恆州刺史穆泰谋反，伏诛，多所连及。丙辰，月入氐。癸未，月犯南斗第六星。庚申，月犯建星。

八月庚寅，月犯哭星。辛卯，月入羽林。丁酉，月入毕。占曰“兵起”。十九年二月，车驾南伐钟离。辛丑，月犯舆鬼。乙巳，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壬午，月犯建星。甲午，月入东井。

十一月壬子，月犯哭星。辛酉，月犯东井前星。丁卯，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有反臣”。二十七年四月，大将军，宋王刘永昶薨，广州刺史薛法护南叛。壬申，月入氐。

十二月辛巳，月入羽林。乙未。月人太微。己亥，月入氐。

十八年二月甲午，月入氐。

四月庚申，月在斗蚀。

六月丁卯，月入东井。

十九三月己卯，月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二十一年十月，追废

贞皇后林氏为庶人。

二十年七月辛巳，月掩镇星。

十月丙午，月在毕蚀。

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月犯屏星。

四月庚午，月掩房星。

六月丁卯，月掩斗魁。

十二月乙亥，月掩心。

二十二年正月丙申，月掩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二十三年，诏赐皇后冯氏死。

二月乙丑，月与岁星、荧惑合於右掖门内。丁卯，月在角蚀。占曰“天子忧”。二十三年四月，高祖崩。

七月乙酉，月掩心。

九月庚申，月蚀昴。

二十三年二月壬戌，月在轸蚀。

六月癸未，月掩房南头第二星。甲申，月掩箕北头弟一星。

八月，月在壁，蚀子已上。

十一月癸丑，月在毕，晕昴、觜、参、五车。

十二月己卯，月掩昴。辛巳，月掩五车。

世宗景明元年正月丙辰，月在翼蚀，十五分蚀三。

十二月癸未，月晕太微，既而有白气一长匹，广二尺许，南至七星。俄而月复晕北斗大角。丁亥，月晕角、亢、房。

二年正月甲辰，月晕井、觜、参两肩、昴、五车。占曰“贵人死，大赦”。二月甲戌，大赦天下。五月壬子，广陵王羽薨。

二月丙子，月掩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正始四年十月，皇后于氏崩。癸未，月掩房南头第二星。丙戌，月入南斗距星南三尺。占曰“吴越有忧”。十二月，萧宝卷直后张齐玉杀宝卷。

五月丙午，月掩心第三星。戊申，月掩斗魁第三星。

七月辛亥，月晕娄，内青外黄，轹昴、毕、天船、大陵、卷舌、奎、娄。

三年正月寅，月入斗，去魁第二星四寸许。占曰“吴越有忧”。四月，萧衍又废其主宝融。

四月癸酉，月乘房南头第二星。己亥，月晕，在角、亢、氐、房、心。

六月戊戌，月掩南斗第二星。

八月壬寅，月晕，外青内黄，轹昴、毕、娄、胃、五车。占曰“贵人死”。乙卯，三老元丕薨。己酉，月犯轩辕。

十一月己巳，月蚀井，尽。

十二月壬辰，月掩昴。占曰“有白衣之会”。正始二年四月，城阳王鸾薨。乙未，月晕参、井、镇星。占曰“起兵”。四年，氐反，行梁州事杨椿、左将军羊社大破之。丙申，月掩镇星，又晕

四年正月庚申，月晕胃、昴、参、五车。

二月辛亥，月掩太白。

三月辛酉，月晕轩辕、太微西垣帝坐。

四月丙申，月掩心大星。

五月丁卯，月在斗，从地下蚀出，十五分蚀十二。占曰“饥”。正始四年八月，敦煌民饥，开仓赈恤。

六月癸卯，月犯昴。占曰“有白衣之会”。永平元年三月，皇子昌薨。丁未，月掩太白。

七月戊午，月犯房大星。壬申，月犯昴、毕、觜、参、东井、五车五星。占曰“旱，有大赦”。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改年。六月，诏以旱，彻乐减膳。

十二月丁亥，月晕昴、毕、娄、胃。已未，月晕太微帝坐、轩辕。庚子，月晕房、心、亢、氐。占曰“有军，大战”。正始元年，荆州刺史杨大眼大破群蛮樊秀安等。

正始元年正月乙卯，月晕胃、昴、毕、五车二星。丁巳，月晕娄、胃、昴、毕。戊戌，月晕五车三星、东井、南河、北河、舆鬼、镇星。

二月甲申，月晕昴、毕、参左肩、五车。

二年九月癸未，月在昴，十五分蚀十。占曰“饥”。四年九月，司州民饥。开仓赈恤。

十一月丙子，月晕；东西两珥，内赤外青；东有白虹，长二丈许；西有白虹，长一匹；北有虹，长一丈余，外赤内青黄，虹北有背，外赤内青黄。

三年正月辛巳，月晕太微帝坐、轩辕左角、贲星。

三月庚辰，月在氐，蚀尽。

十月甲寅，月犯太白。

永平元年五月丁未，月犯毕。占曰“贵人有死者”。九月，杀太师、彭城王勰。

六月己巳，月掩毕。

十一月癸酉，月犯左执法。占曰“大臣有忧”。四年三月壬戌，广阳王嘉薨。

二年正月甲午，月在翼，十五分蚀十二。

十一月丙戌，月掩毕大星。

三年正月戊子，月在张蚀。

闰月乙酉，月在危蚀。

十一月壬寅，月犯太白。

十二月壬午，月在张蚀。

四年四月癸酉，月晕太微、轩辕。占曰“小赦”。延昌二年八月，诸犯罪者恕死，从流已下减降。辛卯，月犯太白于胃。

八月癸丑，月掩舆鬼。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延昌元年三月己未，尚书左仆射，安乐王诠薨。辛酉，月犯太白。

十月壬午，月失行黄道北，犯轩辕大星。甲申，月入太微。

十一月乙巳，月犯毕。占曰“为边兵”。十一月戊甲，诏李崇、奚康生治兵寿春，以讨朐山之寇。

延昌元年二月庚午，月晕东井、舆鬼、轩辕大星。

三月辛丑，月在翼晕，须臾之间，再成再散。壬寅，月犯太微。乙巳，月晕角、亢、房、心、镇、岁。九月丁卯，月及荧惑俱在七星。

十月癸酉，月晕东井、五车、毕、参。占曰“大旱”，一曰“为水”。二年四月庚子，出绢十五万匹，赈恤河南饥民。五月，寿春水。

十二月戊戌，月犯荧惑于太微。占曰“君死，不出三年”。四年正月，世宗崩。

二年正月庚子，月晕，晕东有连环，轹亢、房、镇、织女、天棓、紫宫、北斗。

二月己巳，月晕荧惑、轩辕、太微帝座。占曰“旱”。六月乙酉，青州民饥，诏开仓赈恤。

四月丙申，月掩镇星。己亥，月在箕，从地下蚀出，还生三分，渐渐而满。占曰“饥“。三年四月，青州民饥，开仓赈恤。

六月乙巳，月犯毕左股。占曰“为边兵”。三年六月，南荆州刺史柏叔舆破萧衍军于九江。

七月戊午，月掩镇星。

十月丙申，月在参，蚀尽。占曰“军起”。三年十一月，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率步骑十五万伐蜀。

三年二月乙酉，月晕毕、昴、太白、东井、五车。

四月癸巳，月在尾，从地下蚀出，十五分蚀十四。占曰“旱，饥”。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饥，开仓赈恤。

九月丁卯，月犯太微屏星。

十月壬寅，月犯房第二星。

十二月丙午，月掩荧惑。

四年五月庚戌，月犯太微。占曰“贵人忧”。九月，安定王燮薨”。

九月乙丑，月犯太微。

十月癸巳，月入太微。占曰“大臣死”。熙平二年二月，太保、领司徒、广平王怀薨。

闰月戊午，月犯轩辕。占曰“女主忧之”。神龟元年九月，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

肃宗熙平元年八月己酉，月在奎，十五分蚀八。占曰“有兵”。神龟元年三月，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

十二月戊戌，月犯岁星。甲辰，月晕东井、觜、参、五车。占曰“大旱”，一曰“水”。二年十月庚寅，幽、冀、沧、瀛四州大饥，开仓赈恤。

二年二月丁未，月在轸蚀。

四月癸卯，月犯房。

八月癸卯，月在娄，蚀尽。

九月癸酉，月犯毕。占曰“贵人有死者”。神龟元年四月丁酉，司徒胡国珍薨。

十月癸卯，月晕昴、毕、觜、参、五车四星。甲辰，月晕毕右股、觜、参、五车三星、东井。占曰“天下饥。大赦”。神龟元年正月，幽州大饥，死者甚众，开仓赈恤；又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戌，月晕觜、参、东井。壬子，月犯心小星。

神龟二年二月丙辰，月在参，晕井、觜、参右肩、岁星、五车四星。占曰“有相死”。十二月，司徒、尚书令任城王澄薨。

八月辛示，月犯轩辕。

十二月庚申，月在柳，十五分蚀十。

正光元正月戊子，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有忧”。七月丙子，元乂幽灵太后于北宫。

十二月甲寅，月蚀。占曰“兵外起”。二年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诏光禄大夫邴虬讨之。

二年五月丁未，月蚀。占曰“旱，饥”。三年六月，帝以炎旱，减膳撤悬。

七月乙卯，月在昴北三寸。

九月庚戌，月晕胃、昴、毕、五车二星。辛亥，月晕昴、毕、觜、参两肩、五车五星。占曰“有赦”。三年十一月丙午，大赦天下。

十月辛卯，月掩心大星。

十一月己酉，月在井蚀。乙卯，月犯昴。

三年正月甲寅，月掩心距星。

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师不见，凉州以闻。甲戌，月在张，晕轩辕、太微右执法、岁星。

四月丁丑，月掩心距星。

九月丙午，月在毕，晕昴、毕、觜、参两肩、五车四星。

四年正月戊戌，月在井，晕东井、南可、轹觜、参右肩一星、五车

一星。

七月乙巳，月在胃，晕娄、胃、昴、毕、觜。占曰“贵人死”。四年十一月丁酉，太保崔光薨。

八月乙亥，月在毕，掩荧惑。

五年二月庚寅，月在参，晕毕、觜、参两肩、东井、荧惑、五车一星。占曰“兵起”。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

闰月壬辰，月在张，晕轩辕、太微西蕃。占曰“天子发军自卫”。孝昌三年正月己丑，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癸巳，月在翼，晕太微、张、翼。占曰“士卒多逃走”，一曰“士卒大聚”。

十月，营州城人刘安定、就德兴反，执刺史李仲遵。其部下王恶兒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号燕王。

八月丙申，月在昴，晕胃、昴、五车二星、毕、觜、参一肩。

十二月癸未，月在娄，晕奎、胃、昴。

孝昌元年九月丁巳，月蚀。

十月丙戌，月在毕，晕昴、毕、觜两肩、五车二星。

二年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镇星。

闰月癸酉，月掩镇星。

三年正月戊辰，月犯镇星於娄，相去七寸许，光芒相反。占曰“国破，期不出三年”，一曰“天下有大丧”。武泰元年二月癸丑，肃宗崩；四月庚子，尒朱荣害灵太后及幼主，又害王公已下。癸酉，月在井，晕觜、参两肩、南北河、五车两星。占曰“有赦”。七月乙丑，大赦天下。

武泰元年三月庚申，月掩毕大星。庚午，月在轸，晕太微、角。

庄帝建义元年七月丙子，月在毕，掩大星。

永安元年十一月丙寅，月在毕大星东北五寸许，光芒相掩。

十二月辛卯，月在娄，晕奎、岁星、胃、昴。癸巳，月掩毕大星。

二年三月乙卯，月入毕口。占曰“大兵起”。壬戌，诏大将军、上党王天穆与齐献武王讨邢杲。

四月己丑，月在翼，入太微，在屏星西南，相去一尺五寸，须臾下没。辛卯，月在轸，晕太微轸、角。乙丑，月在危。

八月乙丑，月在毕左股第二星北，相去二寸许，光芒相掩，须臾入毕。占曰“兵起”。三年正月辛丑，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等反，杀刺史，行台樊子鹄讨之。

十月辛亥，月在毕，晕毕、昴、镇星、觜、参、井、五车四星。占曰“兵起，大赦”。三年三月，万俟丑奴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寇岐州，大都督贺拔岳、可朱浑道元大破之。四月，大赦天下。甲子，月在参蚀。

十二月丙辰，月掩毕右股大星。乙丑，月、荧惑同在轸。丁巳，月在毕，晕昴、毕及镇星、觜、参、伐、五车四星。占曰“大赦”。三年九月，大赦天下。癸亥，月在翼，晕轩辕、翼太微。占曰“有赦”。三年十月戊申，皇子生，大赦天下。乙丑，月在轸，掩荧惑。

三年正月己丑，月入太微，袭荧惑。辛卯，月行太微中，晕太微、荧惑。壬辰，月在轸，掩荧惑。

四月戊午，月晕太微。

五月甲申望前，月蚀於午。《洪范传》曰：“天子微弱，大法失中，不能立功成事，则月蚀望前。”时尔朱荣等擅朝也。

六月乙巳，月在毕大星北三寸许，光芒相掩。

八月庚申，月入毕口，犯左股大星。辛丑，月入轩辕后星北，夫人南，直东过太白，犯次妃。占曰“人君死”，又为“兵起”。十二月，尔朱兆入洛，执帝，杀皇子，乱兵污辱后宫，杀司徒公、临淮王彧。

九月庚寅，月在参，晕昴、觜、参、井、岁镇二星、五车三星。

十月辛亥，月晕东壁。

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中不容指。

前废帝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晕轸、角、亢，亦连环晕接北斗柄三星、大角、织女。

五月甲申，月蚀尽。己未，月犯毕右股第一星，相去三寸许，光芒相及，又入毕口。

十月癸丑，月晕昴、觜、参、东井、五车三星。占曰“有赦”。是月，齐献武王推立后废帝，大赦天下。

后废帝中兴元年十一月甲申，月晕。

三年四月戊寅，月大箕蚀。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癸未，月戴珥。

九月甲寅，月入太微，犯屏星。

十月丙子，月在参蚀。

永熙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在毕，晕昴、觜、参两肩、五车五星。

三年三月戊戌，月在亢蚀。

八月庚午，月在毕，晕昴、毕、觜、参、五车四星。占曰“大赦”。是月戊辰，大赦天下。

孝静天平元年十二月庚申，月在毕，晕昴、毕觜、参两肩、五车五星。

闰月庚子，月掩心中央星。

二年三月，月晕北斗第二星。占曰“籴贵兵聚”。是月，齐献武王讨山胡刘蠡升，斩之。三年，并、肆、汾、建诸州霜俭。壬申，月在娄，大白在月南一寸许，至明渐渐相离。

八月己卯，月在心，去心中央大星西厢七寸许。

十一月戊辰，月在心，掩前小星。

三年春正月丁卯，月掩轩辕大星。

二月丁亥，月蚀。

八月癸未，月蚀。

十月丁丑，月在荧惑北，相去五寸许。

四年二月壬申，月掩五车东南星。庚辰，月连环晕北斗。

八月癸未，月掩五车东南星。

元象元年三月丁卯，月掩轩辕大星。

六月癸卯，月蚀。

十月己亥，阴云班驳，月在昴，晕胃、昴、毕。占曰“大赦”。兴和元年五月，大赦天下。丁未，月在翼，晕太微、轩辕、左角、轸二星。

十一月庚午，月在井，晕五车一星及东井、南北河。占曰“有赦”。兴和元年十一月，大赦，改年。

兴和元年八月辛丑，月在毕，晕毕、觜、参两肩、五车。

九月丁巳，月在斗，犯魁第三星，相去三寸许，光芒相及。丁卯，月掩昴。

十二月甲午，月蚀。

二年八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

三年春正月辛巳，月在毕，晕东井、参两肩、毕，西轹昴、五车五星。占曰“大赦”。武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月壬辰，月蚀。

八月丁巳，月在胃，晕毕、岁星、昴、娄、胃、五车一星，须臾晕缺复成。

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在七星，晕荧惑、轩辕、太微帝坐。

十二月壬寅，月在昴，晕昴、毕、五车两星。占曰“有赦”。武定二年三月，齐献武王历冀定二州，因入朝，以今春亢旱，请蠲悬租，赈穷

乏，死罪已下一皆原宥。

武定元年三月丙午，月蚀。

四年正月己未，月蚀轸。

六月癸巳，月入毕中。

九月癸亥，月在翼，晕轩辕、太微帝坐、荧惑。占曰“兵起”。是月，北徐州山贼郑土定自号郎中，偷陷州城，仪同斛律平讨平之。

五年正月乙巳，月犯毕大星、昴、东井、觜、参、五车三星。占曰“大赦”。五月丁西朔，大赦天下。庚辰，月在张，晕轩辕大星、太微天庭。

七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岁星。占曰“吴越有忧”。是岁，侯景破建业，吴人饿死及流亡者不可胜数。

十一月丁卯，月蚀。

志第三 天象一之三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终以锡类长代，修复中朝之旧物，故将建元立号，而天街彗之，盖其祥也。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冬十一月，黄星又见，天下莫敌。是岁六月，木犯哭星。木，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太后贺氏崩。至秋，晋帝殂。

二年六月庚戌，月奄金于端门之外。战祥也，变及南宫，是谓朝庭有兵。时燕王慕容宝已走和龙，秋九月，其弟贺麟复纠合三万众，寇新市，上自击之，大败燕师于义台，悉定河北。而晋桓玄等连衡内侮，其朝庭日夕戒严。是岁正月，火犯哭星。占有死丧哭泣事。秋八月，又守井、钺。占曰"大臣诛"。十月，襄城王题薨。明年正月，右军将军尹国于冀州谋反，被诛。

天兴元年八月戊辰，木昼见胃。胃，赵代墟也。阙天之事。岁为有国之君，昼见者并明而干阳也。天象若曰：且有负海君，实能自济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封畿，定权量，肆礼乐，颁官秩。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

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月再掩东蕃上相。相所以蕃辅王室而定君臣位。天象若曰："今下凌上替而莫之或振，将焉用之哉？且曰：中坐成刑，贵人夺势。是岁，桓玄专杀殷仲堪等，制上流之众，晋室由是遂卑。是岁五月，辰星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当之"。三年三月至七月，月再犯镇星于牵牛，又犯哭星。为兵丧、女忧。或曰月为强大之臣，镇，所以正纲纪也。是为强臣有干犯者，在吴越。既而晋太后李氏殂，桓玄擅命江南，仍有艰故云。

三年三月，有星孛于奎，历阁道，至紫微西蕃，入北斗魁，犯太阳守，循下台，轛南宫，履帝坐，遂由端门以出。奎是封豨，剥气所由生也。又殷徐州之次，桓玄国焉，刘裕兴焉。天象若曰：君德之不建，人之无援，且有权其列蕃，盗其名器之守而荐食之者矣；又将由其天步，席其帝庭，而出号施令焉。至四年二月甲寅，有大流星众多西行，历

牛、虚、危，绝汉津，贯太微、紫微。虚、危主静人，牵牛主农政，皆负海之阳国也。天象若曰：黎元丧其所食，失其所系命，卒至流亡矣；上不能恤，又将播迁以从之。其后晋人有孙恩之难，而桓玄踵之，三吴连兵荐饥，西奔死亡者万计，竟篡晋主而流之寻阳，既又劫之以奔江陵。是岁三月甲子，月生齿。占曰“有贼臣”。七月丁卯，月犯天关。关，所以制畿封国也，月犯之，是为兵起于郊甸。十月甲子，月又犯东蕃上相。占同二年。既而桓玄戡金陵，杀司马元显、太傅道子。是岁，秀容胡师亦聚众反，伏诛。

五年四月辛丑，月掩辰星，在东井。月为阴国之兵，辰象战斗。占曰“所直野军大起，战不胜　　，亡地，家臣死”。冬十月，帝伐秦师于蒙坑，大败之，遂举乾壁，关中大震。其上将姚平赴水死。是月戊申，月晖左角。太史令晁崇秦：“角虫将死。”上虑牛疫，乃命诸将并重焚车。丙戌，车驾北引。牛大疫，死者十有八九，官车所御巨辖数百，同日毙于路侧，首尾相属，麋鹿亦多死者。

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昼见经天；九月己未，又犯进贤。太自为强侯之诫，犯五诸侯　，所以兴霸形也。是时桓玄擅征伐之柄，专杀诸侯，以弱其本朝，卒以干君之明而代夺之。故皇天著诫焉，若曰：夫进贤兴功，大司马之官守也，而今自残之，君於何有焉。是冬十月，客星白若粉絮，出自南宫之西，十二月入太微，乱气所由也。以距乏之气而乘粹阳之天庭，适足以驱除焉尔。明年，竟篡晋室，得诸侯而不终。是岁五月丙申，月犯太微；十月乙卯，又如之。月者太阴，臣象，太微正阳之庭，不当横行其中，是谓朝庭间隙，强臣不制，亦桓玄之诫也。又占曰“贵人有坐之者”。明年七月，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以罪还第，亦是也。

五年七月己亥。月犯岁星，在鹑火鸟帑，南国之墟也。至天赐元年二月甲辰又掩之，在角。角为外朝，而岁星君也。天象若曰：有强大之臣干君之庭　，以挟其主而播迁于外。是岁桓玄之师败绩于刘裕，玄劫晋帝以奔江陵。至五月，玄死，桓氏之党复攻江陵，陷之，凡再劫天子云。先是，六年六月甲辰，月掩斗魁第四星；至天赐元年五月壬申，又掩斗魁第三星；二年八月丁巳，又犯斗第一星。斗为吴分。大人忧，将相戮，宫中有自贼者。及桓玄伏诛，贵臣多戮死者。江南兵革十余岁乃定，故谪见于斗。

天赐二年四月己卯，月犯镇星，在东壁；七月己未又如之；十月丁巳又掩之，在室。夫室星，所以造宫庙而镇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

兴”。明年六月　　，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於是始有邑居之制度。或曰，北宫后庭，人主所以庇卫其身也，镇主后妃之位，存亡之基。而是时坚冰之渐著矣，故犯又掩再三焉。占曰“臣贼君邦，大丧”。是岁三月丁酉，月犯心前星；三年二月，月犯心后星；四年二月，又如之。心主嫡庶之礼。占曰“乱臣犯主，储君失位，庶子恶之”。先是，天兴六年冬十月至元年四月，月再掩轩辕。占曰“有乱易政，后妃执其咎”。三年五月壬寅，荧惑犯氐。氐，宿宫也。天戒若曰：是时蛊惑人主而兴内乱之萌矣，亦自我天视而修省焉。及六年七月，宣穆后以强死，太子微行人间，既而有清河、万人之难。二年八月，火犯斗；丁亥，又犯建。斗为大人之事，建为经纶之始，此天所以建创业君。时刘裕且倾晋祚，而清河之衅方作矣，帝犹不悟。至是岁九月，火犯哭星。其象若曰：“将以内乱，至于哭泣之事焉。由是言之，皇天所以训劫杀之主熟矣，而罕能敦复以自悟，悲夫！

二年八月甲子，荧惑犯少微；庚寅，犯右执法；癸卯，犯左执法；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钩钤。皆南邦之谪也。火象方伯，金为强侯　，少微以官贤材而辅南宫之化，执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夫禄去公室，所由来渐矣，始则奋其贤材以为其本朝，终以干其钤辖而席其威令焉。至三年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齐分也。占曰“其国以占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昼见奎。是谓或称王师而干君明者。占曰：天下兵起，鲁邦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娄。徐鲁之分也。四神聚谋，所以革衰替之政，定霸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昼见于参。天意若曰：是将自植攻伐，以震其主，而代夺之云尔。八月辛丑，荧惑犯执法；九月，遂犯进贤。与桓氏同占。是时，南燕慕容氏兼有齐鲁之墟，不务修德，而骤侵晋淮、泗。六年四月，刘裕以晋师伐之，大败燕师于临朐，进克广固，执慕容超以归，戕诸建康。于是专其兵威，荐食蕃辅，篡夺之形由此而著云。二年三月，月掩左执法；三年四月，又犯西蕃上将；已未，犯房次相；六月，火犯房次将。三年七月，太尉穆崇薨。四年，诛定陵公和跋，杀司空庚岳。又四年六月，火犯水左翼。八月，金掩火，犯左执法。占曰“大兵在楚，执法当之”。至五年，火犯天江。占曰“水贼作乱”。六月，金犯上将，又犯左执法。其后卢循作乱於上流，晋将何无忌战死，左仆射孟昶仰药卒，刘裕自伐齐奔命，仅乃克之。

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胜纪。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祸　　，更政立君，语在帝纪。冬十月，太祖崩。夫前事之感大，即后事之灾深。故帝之季年妖怪特甚。是岁二月至

九月，月三犯昴，昴为白衣会。宫车晏驾之征也。十二月辛丑，金犯木於奎。占曰“其君有兵死者”。既而慕容超戮于晋。是岁四月，火犯水于东井。其冬，赫连氏攻安定，秦主兴自将救之，自是侵伐不息。或曰“水火之合，内乱之形也”。时朱提王悦谋反，赐死。

太宗永兴二年五月己亥，月掩昴。昴为髦头之兵，虏君忧之。是月，蠕蠕社崙围长孙嵩于牛川，上自将击之 ，社仑遁走，道死。六月甲午，太白昼见。占曰“为不臣”。七月，月犯鬼。占曰“乱臣在内”。明年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诛之。是岁三月至秋八月，月三掩南斗第五星。斗，吴分也。且曰：强大之臣有干天禄者，大人忧之。是月乙未，太白犯少微，昼见；九月甲寅，进犯左执法。占曰“且有杖其霸刑，以戮社稷之卫而专威令者，征在南朔”。先是，三月丁卯，月掩房次将；六月己丑，又如之；八月甲申，犯心前星。占曰“服轭者当之，君失驭，征在豫州”。时刘裕谋弱晋室，四年九月，专杀仆射谢混，因袭荆州刺史刘毅于江陵，夷之。明年三月，又诛晋豫州刺史诸葛长人，其君托食而已。是岁八月壬子，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有乱易政，女君忧”。三年十一月丙午，金犯哭星。午，秦地。四年八月戊申，月犯哭星。申，晋地。是月，晋后王氏死；其后姚主薨。

三年六月庚子，月犯岁星，在毕；八月乙未，又犯之，在参；四年正月又蚀 ，在毕。直徼垣之阳，参在山河之右。岁星所以阜农事安万人也。占曰“月仍犯之，边萌阻兵而荐饥”。是岁六月癸巳，金、木合于东井；七月甲申，金犯土于井。占曰“其国内兵，有白衣之会”。十一月，土犯井；十二月癸卯，土犯钺。土主疆理之政，存亡之机也，是为土地分裂，有戮死之君，征在秦邦。至五年二月丙午，火、土皆犯井。占曰“国有兵丧之祸，主出走”。是月壬辰，岁、填、荧惑、太白聚于井。将以建霸国之命也，其地君子忧，小人流。又自三年四月至五年三月，荧惑三干鬼。主命者将夭而国徙焉。是时雍州假王霸之号者六国，而赫连氏据朔方之地，尤为强暴，荐食关中，秦人奔命者殆路。间岁，姚兴薨而难作于内。明年，刘裕以晋师伐之，秦师连战败绩，执姚泓以归，戕诸建康。既而遗守内携，长安沦复焉。或曰：自上党并河、山之北，皆鬼星、参、毕之郊也。五年四月，上党群盗外叛。六月，濩泽人刘逸自称三巴王。七月，河西胡曹龙入蒲子，号大单于。十月，将军刘洁、魏勤击吐京叛胡失利，勤力战死，洁为所虏。明年，赫连屈孑寇蒲子，三城诸将击走之。其余灾波及晋、魏，仍其兵革之祸。二年九月，土犯毕，为疆场之兵。三年七月，木犯土于参。占曰“战败，亡地，国君死”。四年十月，月掩天关。其灾同上。参，外主巴蜀。其后晋师伐蜀，

戮其主谯纵。先是，四年闰月，月犯荧惑，在昴；七月，又蚀之。五年，将军奚斤讨越勤，大破之。明年，秃发氏降于西秦，其君傉檀戮死。

神瑞元年二月，填入东井，犯天尊，旱祥也。天象若曰：土失其性，水源将壅焉；施于天尊　，所以福矜寡之萌也。先是，去年九月至于五月，岁再犯轩辕大星；八月庚寅至二年三月，填再犯鬼积尸。岁星主农事，轩辕主雪霜风雨之神，返覆由之，所以告黄祇也。土爰稼穑，鬼为物之精气，是谓稼穑潜耗，人将以馑而死焉。一曰大旱。是后，京师比岁霜旱，五谷不登，诏人就食山东，以粟帛赈乏，语在《崔浩传》。先是，月犯岁于毕。占曰“饥在晋代，亦其征”。又鬼主秦，旱在秦邦。至二年，太史奏，荧惑在匏瓜中，一夜忽亡失之，后出东井，语在《崔浩传》。既而关中大旱，昆明枯涸。是岁四月癸丑，流星昼见中天，西行。占曰“营头所首，野有复军，流血西行，谪在秦邦”。而魏人觌之，亦王师之戒也。天若戒魏师曰：是拥众而西，固欲干君之明而代夺之尔，姑息人以观变，无庸御焉。先是五年三月，月犯太白于参；八月庚申，又犯之。参，魏分野。占曰：“强侯作难，国战不胜”。九月己丑，月犯左角；是岁三月壬申，又蚀之。是谓以刚晋之兵合战而偏将戮，征在兖州。二年四月，太白入毕，月犯毕而再入之。占曰“大战不胜，边将忧，魏邦受之”。六月己巳，有星孛于昴南。天象若曰：且有驱除之雄，勿用距之于朔方矣。明年七月，刘裕以舟师沂河。九月，裕陷我滑台，兖州刺史尉建以畏懦斩。时崔浩欲勿战，上难违众议，诏司徒嵩率师迓之，及晋人战于畔城，魏师败绩，语在《崔浩传》。裕既定关中，遽归受禅，既而赫连氏并之，遂窃尊号云。自元年正月至泰常元年十月，月三犯毕，再入之，再犯毕阳星，占曰“边兵起，贵人有死者”。元年十二月，蠕蠕犯塞，上自将，大破之。二年，上党胡反，诏五将讨平之。泰常元年，长乐、河间、南阳王皆薨。二年，豫章王又薨，常山霍季聚众反，伏诛。

二年四月辛巳，有星孛于天市。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扫帝座，在房心北。市所以建国均人心　，宋分也。国且殊号，人将更主，其革而为宋乎？先是，往岁七月，月犯钩钤；十一月，月食房上相；至元年二月，又如之。天象若曰：尚尸钤键之位，君凭而尊之者，又将及矣。是岁八月，金、木合于翼。占曰“且有内兵，楚邦受之”。至泰常二年正月，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为刘裕所袭，皆出奔走。是岁十月，镇星守太微，七十余日。占曰“易代立王”。其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诸侯。如桓氏之占。七月，有流星孛于少微，以入太微。自刘

氏之霸，三变少微以加南宫矣。始以方伯专之，中则霸形干之，又今孛政除之。驯而三积，坚冰至焉。是月，辰星见东方，在翼，甚明大。翼，楚邦也，是为冢臣干明，贼人其昌。先是，五年十一月壬子，辰星出而明盛非常。至泰常二年十二月庚戌，辰星过时而见，光色明盛。是为强臣有不还令者。至是又如之，亦三至焉。或曰辰星以负北海，亦魏将大兴之兆。九月，长彗星孛于北斗，轹紫微，辛酉，入南宫，凡八十余日，十二月，彗星出自天津，入太微，迳北斗，干紫宫，犯天棓，八十余日，及天汉乃灭，语在《崔浩传》。是岁，晋安帝殂，后年而宋篡之。夫晋室虽微，泰始之遗俗也，盖皇天有以原始笃终，以哀王道之沦丧，故犹著二微之戒焉。神瑞二年四月，木入南宫，加右执法；五月，火又如之。八月，金入自掖门，掩左执法；泰常元年六月，又由掖门入太微。五月，火犯执法。是冬，土守天尊而月掩之。三年八月，土又入太微，犯执法，因留二百余日。九月，金又犯右执法。十月，火犯上将，因留左掖门内二十日，乃逆行；四年三月，出西蕃，又还入之，绕填星成句己；四月丙午，行端门出。皆晋氏之谪也。自晋灭之后，太微有变多应魏国也。

泰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昴，历天津，乃分为三，须臾有声。占曰“车骑满野，非丧即会”。明年四月，帝有事于东庙，蕃服之君以其职来祭者，盖数百国也。是岁正月己酉，月犯轩辕；四月壬申，又犯填星，在张；四年五月，辰星又犯轩辕。占曰“国有丧，女君受之”。明年五朋，贵人姚氏薨，是为昭哀皇后。六月，贵嫔杜氏薨，是为密后。先是，二年九月，火犯轩辕；三年八月，金又犯之。占同也。

四年，自正月至秋七月，月行四犯太微。天象若曰：太微粹阳之天庭，月者臣也，今横行轛之，不已甚乎。先是，元年五月，月犯岁星，在角。是岁七月，月又犯岁星。明年，宋始建国。后年而晋主殂，裕鸩之也。昔桓氏之难，月再干岁星，再劫其主。至是，亦再犯之而再剿其君，极其幽逼之患，而济以篡杀之祸，斯谓之甚矣。先是，三年九月，月犯火于鹑尾；十二月，又犯火于太微。是岁五月，月犯太白，在井；十月，又犯之，在斗，且再犯井星。皆有兵水大丧，诸侯有死者。七月，雁门、河内大水。五年三月，南阳王意文死。十一月，西凉李歆为沮渠所灭，晋君亦殂，秦、吴亡之应。

五年十一月乙卯，荧惑犯填星，在角。角，外朝也，土为纪网，火主内乱，会于天门，王网将紊焉。占曰“有死君逐主，后妃忧之”。十二月，月蚀荧惑，在亢。内庭也。占曰“君薨而乱作于内，贵臣以兵死”。是月，客星见于翼。翼，楚邦也。占曰“国更服，边有急，将军或谋反

者”。六年二月，月食南斗杓星。十月乙酉，金、土斗于亢。占曰“内兵且丧，更立王公”。又兖州，陈、郑之墟也，有攻城野战之象焉。至七年正月，犯南斗；三月壬戌，又犯之。斗为人君受命，又岁五月，宋武殂。秋九月，魏师侵宋北鄙。十一月，攻滑台，克之。明年，拔虎牢，陷金墉，屠许昌，遂启河南之地。八年，宋太后萧氏死，既大臣专权，迁杀其主，卒皆伏诛。自五年八月至七年十二月，荧惑一守轩辕，再犯进贤，再犯房星，月一犯轩辕及房。皆女君大臣之戒。是时阳平、河南王，太尉穆观相次薨，而宋氏廷臣乘衅以侮其主，竟以诛死云。或曰火犯土、亢为饥疾。时官军陷武牢。会军大疫，死者十二三。是冬，诏禀饥人。

六年六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宫。占曰“上且行幸，若有大君之使”。明年，驾幸桥山，祠黄帝，东过幽州，命使者观省风俗。十月，上南征。八年春，步自鄴宫，遂绝灵昌，至东郡，观兵成皋，反自河内，登太行山，幸高都，饮至晋阳焉。

七年二月辛巳，有星孛于虚、危，向河津。占曰“玄枵所以饰丧纪也，宗庙并起，司人拟更谋，有易政之象”。十一月甲寅，彗星出室，扫北斗，及于阙门。占曰“内宫几室，主命将，易塞垣，有土功之事，其地又齐、卫也”。八年正月，彗星出奎南长三丈，东南扫河。奎为荐食之兵，徐方之地。占曰“西北之兵伐之，君绝嗣，天下饥”。七年十二月，帝命寿光侯叔孙建徇定齐地。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冬十月，大饥。十一月己巳，上崩于西宫。明年，宋废其主。由是南邦日蹙，齐卫之地尽为兵冲。及世祖即政，遂荒淮沂以负东海云。八年二月丙寅，火守斗，亦南邦之谪也。十一月，彗星孛于土司空。司空主疆理邦域，且曰有土功哭泣事。后年，赫连屈孑薨，太武征之，取新秦之地，由是征伐四克，提封万里云。

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月犯心大星。心为宋分。中星者君也，月为大臣，主刑事。是岁五月，宋权臣徐羡之、谢晦、傅亮放杀其主，而立其弟宜都王，是为宋文帝。至十月，火犯心。天戒若曰：是复作乱以干其君矣。十月壬寅，大流星出天将军，西南行，殷殷有声。占曰“有禁暴之兵，上将督战，以所首名之”。三年正月，岁星食月在张。张，南国之分。，岁之於月，少君之象，今反食之，且诛强大之臣。是月，羡之等戮死，谢晦兴江陵之甲以伐其君，宋将檀道济帅师御之，晦又奔溃伏诛。或曰：是岁上伐赫连氏，入其郛。夏都直伐西南，亦奔星应也。

二年五月，太白昼见经天。占曰“时谓乱纪，革人更王”。六月己

丑，火入羽林，守六十余日。占曰“禁兵大起，且有反臣之诫”。

三年十月，有流星出西南而东北行，光明烛地，有声如雷，鸟兽尽骇。占曰“所发之野有破国迁君，西南直夏而首于代都焉。著而有声，盛怒也”。

四年五月辛酉，金、水合于西方。占曰“兵起，大战”。先是，三年正月，宋人有谢氏之难，王卒尽出。冬十一月，上伐赫连昌，入其郛，徙万余家以归。是岁复攻之，六月，大败昌于城下，昌奔上邽，遂拔统万，尽收夏器用，虏其母弟妻子，由是威加四邻，北夷詟焉。

神□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头灭”。二年五月，太白昼见。占曰“大兵且兴，强国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虏获以钜万计，遂降高车，以实漠南，辟地数千里云。

三年六月，火犯井、鬼，放轩辕。占曰“秦忧兵乱，有死君。又旱饥之应”。丙子，有大流星出危南，入羽林。占曰“兵起，负海国与王师合战”。是岁，自三月至十月，太白再犯岁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国之君或罹兵刑之难者，且岁饉”。十二月丙戌，流星首如壅，长二十余丈，大如数十斛船，色正赤，光烛人面，自天船及河，抵奎大星，及于壁。占曰“天船以济兵车，奎为徐方，东壁，卫也，是为宋师之祥。昭盛者，事大也”。是岁六月，宋将到彦之等侵魏，自南鄙清水入河，溯流而西，列屯二千余里。九月，帝用崔浩策，行幸统万，遂击赫连定於平凉。十二月，克之，悉定三秦地。明年，大师涉河，攻滑台，屠之，宋人宵遁。是时，赫连定转攻西秦，戮其君乞伏慕末。吐谷浑慕容瑣又袭击定，虏之，以强死者，再君焉。是岁二月，定州大饉，诏开仓赈乏。或曰：奎星羽猎，理兵象也；流星抵之而著大，是为大人之事。冬十月，上大阅于漠南，甲骑五十万，旌旗二千余里，又明盛之征。四年，金、火入东井，火又犯天户；明年正月，又犯鬼。占曰“秦有兵丧”。而至秦夏出夷威，沮渠蒙逊又死，氐主杨难当陷宋之汉中地云。

四年三月，有大流星东南行，光烛地，长六七丈，食顷乃灭，后有声。占曰“大兵从之”。是时诸将方逐宋师，至历城不及。有声，骏奔之象也。四月辛未，太白昼见于胃。胃为赵分。五月，太白犯天关；十月丙辰，月又掩之。天关外主勃、碣，山河之险穷焉。占曰“兵革起”。九月丙寅，有流星大如斗，赤色，发太微，至北斗而灭。太微，礼乐之庭，且有昭德之举，而述宣王命，是以帝车受之。是月壬申，有诏征范阳卢玄等三十六人，郡国察秀、孝数百人，且命以礼宣喻，申其出处之

节。明年六月，上伐北燕，举燕十余郡，进围和龙，徙豪杰三万余家以归。四年八月，金入太微，亦君自将兵象。明年正月庚午，火入鬼。占曰“秦有死君”。四月己丑，太白昼见，为不臣。其后秦王赫连昌叛走伏诛之应也。

延和元年七月，有大流星出参左肩，东北入河乃灭。参主兵政，晋、魏墟也，山河所首，推之大兵将发于魏以加燕国。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又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国，近期二年”。十二月，有流星大如壅，尾长二十余丈，奔君之象。比岁连兵东讨，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后主冯文通去国奔高丽。元年四月，月犯左角；五月，月掩斗；七月，月食左角。皆占曰“兵大起”。其后征西将军金崖、安定镇将延普、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崖及子玉举兵攻普不克，据胡空谷反，平西将军陆俟讨获之。

三年三月丙辰，金昼见，在参。魏邦戒也。闰月戊寅，金犯五诸侯。占曰：四滑起，官兵起乱”。疑己丑，月入井，犯太白。占曰“兵起合战，秦邦受之”。七月，上幸隰城，诏诸军讨山胡白龙，入西河。九月，克之，伏诛者数千人。而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方擅威福，后竟幽废。是岁二月庚午，月犯毕口而出，因晕昴及五车。占曰“贵人死”五月甲子，阴平王求薨。

太延元年五月，月犯右执法；九月，火犯太微上将，又犯左执法；十月丙午，月犯右执法；二年二月，月犯东蕃上相；三月，月及太白俱犯右执法及上相；三年八月，火犯左执法及上将；五年二月，木逆行犯执地。皆大臣谪也。元年十月，左仆射安原谋反，诛。三年正月，征东大将军、中山王纂，太尉、北平王长孙嵩，镇南大将军、丹阳王叔孙建皆薨。其后，宋大将军义康坐徙豫章，诛其党与，仆射殷景仁亦寻卒焉。元年五月，彗出轩辕；二年正月，月犯火，月，后妃也；三年七月，木犯轩辕；至五年七月，月掩填星。并女主谪也。真君元年，太后窦氏殂，宋氏皇后亦终。或曰彗出轩辕，女主有为寇者。其后沮渠氏失国，实公主潜启魏师。

二年五月壬申，有星孛于房。占曰“名山崩，有亡国”。八月丁亥，木入鬼，守积尸；十一月辛亥，又犯鬼。鬼秦分，天戒若曰：凉君淫奢无度，财力穷矣，将丧国，身为戮焉。二年正月、四年十一月，月皆犯井，亦为秦有兵刑。

三年正月壬午，有星晡前昼见东北，在井左右，色黄，大如橘。魏

师之应也。黄星出于燕墟而慕容氏灭，今复见东井，凉室亡乎。四年四月己酉，华山崩。华山，西镇也。天又若曰：星孛于房，既有征矣，镇倾而国从之。先是，元年十二月，金犯羽林；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十一月，火再入之。五年五月，太白昼见胃、昴，入羽林，遂犯毕。毕又边兵也。六月，上自将西征。秋八月，进围姑臧。九月丙戌。沮渠牧犍帅文武将吏五千余人面缚来降。明年，悉定凉地。或曰星孛于房，为大臣之事，又馑祥也。火入鬼，犯轩辕，又稼穑不成。自元年已来，将相薨尤众。至真君元年，州镇十五尽饥。

四年十月壬戌，大流星出文昌，入紫宫，声如雷。天象若曰：将相或以全师御卫帝宫者，其事密近，有震惊之象焉。明年六月，帝西征，诏大将军嵇敬等帅众二万屯漠南，以备暴寇。九月，蠕蠕乘虚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师大骇，司空长孙道生等并力拒之，虏乃退走。是月壬午，有大流星出紫微，入贯索，长六丈余。占曰“有大君之命”。贯索，贱人牢也。明年，帝命侍臣行郡国，观风俗，问其所疾苦云。

真君二年七月壬寅，填星犯钺。镇者，国家所安危，而为之纲纪者也，其婴鈇钺之戮而君及焉。元年十一月至此月，岁星三犯房上相。岁星为人君，今反复由之，循省钩铃之备也。天若戒辅臣曰：凉邦卒灭，敌国殚矣，而犹挟震主之威，负百胜之计，盍思盈亢之戒乎？是时，司徒崔浩方持国钧，且有宠於上。明年，安西李顺备五刑之诛，而由浩锻成之。后八年，竟族灭无后。夫天哀贤良而示以明训夙矣，罕能省躬以先觉，岂不悲哉！浩诛之明年，卒有景穆之祸，后年而乱作。

三年三月癸未，月犯太白。占曰“大兵起，合战。九月乙丑，有星孛于天牢，入文昌、五车，经昴、毕之间，至天苑，百余日兴宿俱入西方。天象若曰：且有王者之兵，彗除髦头之域矣，贵臣预有戮焉。明年正月，征西将军皮豹子大败宋师于乐乡。九月，上北伐，乐平王丕统十五将为左军，中山王辰统十五将为右军，上自将中军。蠕蠕可汗不敢战，亡，追至顿根河，虏二万余骑而还。中山王辰等八将军坐后期，皆斩。或曰：彗由昴、毕，贵人多死。十一月，太保卢鲁元薨。五年二月，乐平王丕薨。

六年二月，太白、荧惑、岁星聚于东井。占曰“三星合，是为惊立绝行，其国内外有兵与丧，改立王公”。九月，卢水胡盖吴据杏城反，僭署百官，杂虏皆响从，关内大震。十一月，将军叔孙拔败吴师于渭北。至七年正月，太白犯荧惑。占曰“兵起，有大战”。时上讨吴党於河东，屠之，遂幸长安。二月，吴军败绩于杏城，弃马遁去，复收合余烬。八月

乃夷之。五年五月，月犯心；六年四月，又如之。占曰“兵犯宋邦”。是月，太白入轩辕。占曰“有反臣”。是冬，宋太子詹事范晔谋反，诛。诏高凉王那徇淮泗，徙其人河北焉。

九年正月，火、水”皆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四月，太白昼见经天。十年五月，彗星出于昴北。此天所以涤除天街而祸髦头之国也。时间岁讨蠕蠕。是秋九月，上复自将征之，所捕虏凡百余万矣。是岁七月，太白范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明年春，皇子真薨。

十年十月辛巳，彗星见于太微。占曰“兵丧并兴，国乱易政，臣贼主”。至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昼见。经天；四月，又如之。占曰“中岁而再干明，兵事尤大，且革人更王之应也”。是岁十月甲辰，荧惑入太微；十二月辛未，又犯之；癸卯，又如之。占曰“臣将戮主，君将恶之，仍犯事荐也”。先是，八年正月庚午，月犯心大星；九年正月，犯岁星；是岁九月，太白又犯岁星。至正平元年五月，彗星见卷舌，入太微。卷舌，谗言之戒。六月辛酉，彗星进逼帝坐；七月乙酉，犯上相，拂屏，出端门，灭于翼、轸；辛酉，直阴国。疑、翼轸为楚邦，于屏者，萧墙之乱也。天象若曰：夫肤受之谮实为乱阶，卒至芟夷主相，而专其大号，虽南国之君由迁及焉。先是，去年十月，上南征绝河。十二月，六师涉淮，登瓜步山观兵，骑士六十万，列屯三千余里，宋人凶惧，馈百牢焉。是年正月，尽举淮南地，俘之以归，所夷灭甚众。六月，帝纳宗爱之言，皇太子以强死。明年二月，爱杀帝于永安宫，左仆射兰延等以建议不同见杀。爱立吴王余为主，寻又贼之。荐灾之验也。间岁，宋太子邵坐蛊事泄，亦杀其君而僭立，邵弟武陵王骏以上流之师讨平之。灭于翼轸之征也。先是，七年八月，月犯荧惑；八月至十一月，又犯轩辕。是岁正月，太白经天。九月火犯太微。十月，宗爱等伏诛，高宗践阼。至十一月，录尚书元寿、尚书令长孙渴侯以争权赐死，太尉黎、司徒弼又忤旨左迁。孛于屏相之应。出明年五月，太后崩。

高宗兴安二年二月，有星孛于西方。占曰“凡孛者，非常恶气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外且有大兵”。至兴光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占曰“奔星所坠，其野有兵，光盛者事大”。先是，亦兆王杜元宝、建康王崇、济南王丽、濮阳王闾文若、永昌王仁，相次谋反伏诛。是岁，宋南郡王义宣及鲁爽、臧质以荆豫之师构逆，大将王玄谟等西讨，尽夷之。或曰：彗加太微、翼、轸之余祸也。《春秋》，星之大变，或灾连三国之君，其流炎之所及，二十余年而后弭，至是彗干天庭，二太子首乱，三君为戮，侯王辜死者几数十人。由此言之，皇天疾威之诫，不可不惕也。

太安元年六月辛酉，有星起河鼓，东流，有尾□亦，光明烛地。河鼓为履险之兵，负海之象也。昭盛为人君之事，星之所往，君且从之。间二岁，帝幸辽西，登碣石以临沧海，复所过郡国一年，又尾迹之征。是岁五月，火入斗。斗主形命之养。其后三吴荐饥，仍岁疾疫。

三年夏四月，荧惑犯太白。占曰“是谓相铄，不可举事用兵，成师以出而祸其雄之象也”。明年，宋将殷孝祖侵魏南鄙，诏征南将军皮豹子击之，宋军大败。或曰：金火合，主丧事。明年十月，金又犯哭星。十二月，征东将军、中山王托真薨。

三年十一月，荧惑犯房钩钤星。是谓强臣不御，王者忧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大臣有谋反伏诛者”。是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国有变，臣为乱。”十一月，长星出於奎，色白，蛇行，有尾迹，既灭，变为白云。奎为徐方，又鲁分也。占曰“下有流血积骨”。明年，宋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据广陵作乱，宋主亲戎，自夏涉秋，无日不战，及城陷，悉屠之。

四年八月，荧惑守毕，直徼垣之南。占曰“岁馑”。至五年二月，又入东井。占曰“旱兵饥疫，大臣当之”。六月，太白犯钺。占曰“兵起，更正朔”。是岁二月，司空伊馥薨。十二月，六镇、云中、高平、雍、秦饥旱。明年，改年为和平。至六月，诸将讨吐谷浑什寅，遂绝河穷蹑之，会军大疫乃还。是岁三月，流星数万西行。占曰“小流星百数四同行者，庶人迁之象”。既而吐谷浑举国西遁，大军又随蹑之。

四年九月，月犯轩辕；十二月，犯氐；至五年正月，月掩轩辕，又掩氐东南星。皆后妃之府也。和平元年正月丁未，岁犯鬼。鬼为死丧，岁星，人君也，是为君有丧事。三月，月掩轩辕。四月戊戌，皇太后崩於寿安宫。《宋志》云：人间宣言，人主帐箔不修，故谪见轩辕。又五年十一月，月犯左执法；明年十一月，又犯之。占曰“大臣有忧”。和平二年，征东将军、河东王闾毗薨。十月，广平王洛侯薨。

和平元年十月，有长星出於天仓，长丈余。馑祥也。二年三月，荧惑入鬼。是谓稼墙不成。且曰万人相食。其后定相阻饥，宥其田租。时三吴亦仍岁凶旱，死者十二三。先是，元年四月，太白犯东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乱，自元年六月，月犯心大星，三犯前后于房。心，宋分。时宋君虐其诸弟，后宫多丧，子女继夭，哭泣之声相再。是岁，诏诸将讨雍州叛氐，大破之。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亦称兵作乱。间岁而宋主殂，嗣子淫昏，政刑紊焉。先是，元年十月，太白入氐。占

曰“兵起后宫，有白衣会”。三年五月，岁星犯上将。占曰“上将忧之”。三年八月，月犯哭星。皆宋祥也。是岁，乐良王万寿及征东大将军、常山王素并薨。

二年三月辛巳，有长星出天津，色赤，长匹余，灭而复出，大小百数。天津，帝之都，船所以渡，神通四方，光大且众，为人君之事。天象若曰：是将有千乘万骑之举，而绝逾大川矣。是月，发卒五千余，通河西猎道。后年八月，帝校猎于河西，宋主亦大阅舟师，巡狩江右云。

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斗，吴分。占曰“君死更政，大臣有诛者”。十一月，太白犯填。填，女君也，且曰有内兵、白衣会。至三年九月，火犯积尸。占曰“贵人忧之，斧钺用”。十月，太白犯岁星。岁为人君，而以兵丧干之，且有死君篡杀之祸。是月，荧惑守轩辕。占曰“女主忧之，宫中兵乱”。十一月，岁入氐。氐为正寝，岁为有国之君。占曰“诸侯王有来入宫者”。五年二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四星。占曰“大人忧，太子伤，宫中有自贼者，又大赦”。既而宋孝武及宋后相继崩殂，少主荐诛辅臣，衅连戚属，群下相与民杀之，而立宋明帝。江南大饥，且仍，有肆眚之令焉。先是，三年六月，太白犯东井；七月，火入井；四年五月，金、火皆犯上相；五年六月，火又入井。占曰“大臣忧，斧钺用”。六年七月，月犯心前星。是月，宋杀少主，其后有乙浑之难。

五年七月丁未，岁星守心。心为明堂，岁为诸侯，为长子入而守之，立君之象。占曰“凡五星守心，皆为宫中乱贼，群下有谋立夫天子者”。七月己酉，有流星长丈余，入紫微，经北辰第三星而灭。占曰“有大丧”。九月丁酉，火入轩辕。十一月，长星出织女，色正白，彗之象也。女主专制，将由此始，是以天视由之。长星，彗之著，易政之渐焉。冬，荧惑入太微，犯上将；十二月，遂守之。占曰“公侯谋上，且有斩臣”。六年正月乙未，有流星长丈余，自五车抵紫宫西蕃乃灭。天象若曰：群臣或修霸刑，而干蕃辅之任矣。且占曰“政乱有奇令”。四月，太白犯五诸侯。占曰“有专杀诸侯者”。五月癸卯，上崩于太华殿。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宝年等于禁中。戊申，又害司徒、平原王陆丽。明年，皇太后定策诛之。太后临朝，自冯氏始也。或曰：心为宋分。是岁六月，岁星昼见于南斗。斗为天禄，吴分也。天象若曰：或以诸侯干群而代夺之。是冬，宋明帝以皇弟践阼，孝武诸子举兵攻之，四方响应，寻皆伏诛。有太白这刑与岁星之佑焉。是岁三月，有流星西行，可用胜数，至明乃止。至六月己卯，又有流星，多西南行。星众而小，庶人象也。星之所首，人将从之。及宋讨孝武诸子，大兵首自寻阳，进平荆雍。其后张永之师败绩于吕梁，魏师尽举淮右，俘其人，又西流之效

也。

显祖天安元年正月戊子，太白犯岁星。岁，农事也，肃杀干之，是为稼穑不登。六月，荧惑犯鬼。占曰“旱饥疾疫，金革用”。八月丁亥，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节，马牛多死”。九月甲寅，荧惑犯上将，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贵人将相有诛者”。十一月己酉，太白又犯岁星。或曰岁为诸侯，太白主兵刑之政，再干之，事几也。是岁九月，六镇十一旱饥。十月，宋氏六王皆戮死。明年，宋师败于吕梁，江南阻饥，牛且大疫。其后，东平王道符擅杀副将及雍州刺史，据长安反，诏司空和其奴讨灭之。九月，诏赐六镇孤贫布帛，宋主以后宫服御赐征北将士。后岁夏，旱，河决，州镇二十七皆饥，寻又天下大疫。元年六月，太白犯左执法；十月，火又犯之。占曰“大臣有忧，霸者之刑用”。是岁六月，月犯井；十月，又掩之。皇兴元年正月，月犯井北辕第二星；八月，又蚀之。占曰“贵人当之，有将死，水旱祥也”。道符作乱之明年，司空和其奴、太宰李峻皆薨。

皇兴元年四月，太白犯镇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太白犯荧惑。占曰“大兵起”。是时，镇南大将军尉元、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略定淮泗。明年，徐州群盗作乱，元又讨平之。后岁正月，上党王观西征吐谷浑，又大破之。

二年九月癸卯，火犯太微上将。占曰“上将诛”。先是元年六月，荧惑犯氐；是岁十一月，太白又犯之，是为内宫有忧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宫”。四年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明年，上迫於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宋志》以为先是比年月频犯左角，占曰“天子恶之”。及上逊位，而宋明帝亦殂。

高祖延兴元年十月庚子，月入毕口。毕，魏分。占曰：“小人冈上，大人易位，国有拘主反臣”。十二月辛卯，火犯钩钤。钩钤以统天驷，火为内乱。天象若曰：人君失驭，或以乱政乘之矣。乙巳，镇星犯井。夫井者，天下之平也，而女君以干之，是为后窃刑柄。占曰：“天下无主，大人忧之，有过赏之事焉。”二年正月，月犯毕；丙子，月犯东井；庚子，又如之。占曰：“天下有变，令贵人多死者。”

三年八月，月犯太微。又群阴不制之象也。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二年九月，河间王闾虎皮以贪残赐死。其后，司空、东平郡王陆丽坐事废为兵，既而宫车晏驾。或曰月入毕口为赦令。二年正月，曲赦京师及秦凉诸镇。星

及月犯井，皆为水灾，且旱祥也。是岁九月，州镇十一水旱，诏免其田租，开仓赈乏。

四年九月己卯，月犯毕。七月丙申，太白犯岁星，在角。丁卯，太白又入氐。太白有母后之几，主兵丧之政，以干君于外朝而及其宿宫，是将有劫杀之虞矣。二月癸丑，月犯轩辕；甲寅；又犯岁星。月为强大之臣，为主女之象，始由后妃之府而干少阳之君，示人主以戒敬之备也。五年三月甲戌，月掩填星。天象若曰：是又僻行不制而弃其纪纲矣。且占曰“贵人强死，天下乱。”三月癸未，金、火皆入羽林。占曰“臣欲贼主，诸侯之兵尽发”。八月乙亥，月掩毕。十一月，月入轩辕，食第二星。至承明元年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轩辕；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谪也。天若言曰：母后之衅几贯盈矣，人君忘祖考之业，慕匹夫孝，其如宗祀何？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睹履霜之萌，而为之成象久矣。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阴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颂魏室，岂不哀哉！或曰：太白犯岁於天门，以臣代君之象；金、火同光，以兵乱之征。时宋主昏狂，公侯近戚冤死相继。既而桂阳、建平王并称兵内侮，矢及宫阙，仅乃戡之。寻为左右杨玉夫等所杀。或曰：月犯岁、镇，金、火入轩辕，皆馑祥也。月掩毕，主边兵。四年，州镇十三饥；又比岁蝗旱。太和元年，云中又饥，开仓赈之。先是，四年四月丙午，有大星西流，殷殷有声；十一月辛未，又如之。是岁五月，宋桂阳王反于江州，间岁，沈攸之反于江陵，皆为大兵西伐。时以江南内携，又诏五将伐蜀。

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荧惑，在张，南国之次也。占曰“其国兵丧并兴，有军大战，人主死”。壬申，水、土合于翼，皆入太微，主令不行之象也。占曰“女主持政，大夫执纲，国且内乱，群臣相杀”。九月丁亥，太白昼见，经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二年九月，之犯鬼。占曰：主以淫泆失政，相死之”。三年三月，月犯心。心为天王，又宋分。三月，填星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门内。占曰“土守南宫，必有破国易代。逆行者，事逆也”。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月行五犯太微，与刘氏篡晋同占。又元年八月至三年五月，月行六犯南斗，入魁中。斗为大人寿命，且吴分。是时冯太后专政，而宋将萧道成亦擅威福之权，方图刘氏。宋司徒袁粲起兵石头，沈攸之起兵江陵，将诛之，不克，皆为所杀。三年四月，竟篡其君而自立，是为齐帝。是年五月，又害宋君于丹阳宫。又元年十月，月犯昴，为刑狱事。二年六月，月犯房。占曰“贵人有诛者”。或曰“月犯斗，亦大臣之谪也”。其后李惠伏诛，宜都、长乐王

并赐死。又元年二月壬戌，月在井，晕参、毕、两河、五车。占曰“大赦”。至八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壬子，又晕觜、参、昴、毕、五车、东井。至十月，大赦天下。

三年，自五月至十二月，月三入斗魁中；四年五月庚戌、七月己巳，又如之；六年二月，又犯斗魁第二星。占曰“其国大人忧，不出三年”。七月丁未，十月丙申，月再犯心大星；自四年正月至六年二月，又五干之。斗为爵禄之柄，心为布政之宫，月行干而轛之，亦以荐矣。其占曰“月犯心，乱臣在侧，有亡君之戒，人主以善事除殃”。是时，冯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至六年三月，而齐主殂焉。或曰：月犯斗，其国兵忧。心又豫州也。时比岁连兵南讨，五年二月大破齐师于淮阳，又击齐下蔡军，大败之。先是三年八月，金犯轩辕；四年二月，又犯轩辕大第二星；六年正月，又犯轩辕大星；八月，又犯轩辕左角。左角，后宗也。是时太后淫乱，而幽后侄娣，又将薄德。天若言曰：是无《周南》之风，不足训也，故月、太白骤于之。

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执法；十二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五年二月癸卯，月犯太微西蕃上将；至六年十月乙酉，荧惑又犯之。夫南宫执法，所以纠淫忒，成肃雍；而上将朝庭之辅也。天象若曰：王化将施，淫风几兴，固不足以令天下矣，而廷臣莫之纠弼，安用之！文明太后虽独厚幸臣，而公卿坐受荣赐者费亦巨亿，盖近乎素餐焉。其三年九月，安乐王长乐下狱死，陇西王源贺薨；四年正月，广川王略薨、襄城王韩颓徙边；七月，顿丘王李锺葵赐死；共后任城王云、中山王叡又薨。比年死黜相继，盖天谪存焉。四年春月，又掩火，亦大臣死黜之祥也。又比年，月再犯昴，亦为狱事与白衣之会也。

五年九月辛巳，填犯辰星于轸。占曰“为饥，为内乱，且有壅川溢水之变”。是岁，京师大霖雨，州镇十二饥。至六年七月丙申，又大流星起东壁，光明烛地，尾长二丈余。东壁，土功之政也。是月发卒五万，通灵丘道。十月己酉，有流星入翼，尾长五丈余。七星，中州之羽仪；翼，南国也。天象若曰：将择文明之士，使于楚邦焉。明年，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齐，始通二国之好焉。四年正月丁未，月在毕，晕参、井、五车，赦详也。四月，幸廷尉狱，录囚徒。明年二月，大赦。是月，月在翼，有偏日晕，侵五车、东井、轩辕、北河、鬼，至北斗、紫垣、摄提。六年正月癸亥，月在毕，晕参两肩、五车、胃、昴、毕。至甲戌，天下大赦。江南嗣君即位，亦大赦改元。

七年六月庚午辰时，东北有流星一，大如太白，北流破为三段。十月己亥，星陨如虹。是时，太后专朝，且多外嬖，虽天子由倚附之，故有干明之谪焉。破而为三，席势者众也。昔春秋星陨如雨，而群阴起霸。其后汉成帝时，旰日晦冥，众星行陨，耀耀如雨，而王氏之祸萌。至是天妖复见，又与元后同符矣。

十年八月辰时，有星落如流火三道；戊寅，又有流星出日西南一丈所，西北流，大如太白，至午西破为二段，尾长五尺，复分为二，入云间。仍见者，事荐也，后代其踵而行之，以至於分崩离析乎？先是，七年十月，有客星大如斗，在参东，似孛。占曰“大臣有执主之命者，且岁旱籴贵”。十年九月，荧惑犯岁星。岁主农事，火星以乱气干之，五稼旱伤之象也。占曰“元阳以馑，人不安”。自八年至十一月，黎人阻饥，且仍岁灾旱。八年正月辛巳，月在毕，晕井、岁星、觜、参、五车。占曰“有赦，籴贵”。其年六月，大赦。冬，州镇十五水旱，人饥。九年正月，月在参，晕觜、参两肩、五车，为大赦，为水。戊申，月犯井，为水祥也。是岁，冀定数州大水，人有鬻男女者，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明年，大赦。

十一年三月丁亥，火、土合于南斗。填为履霜之渐，斗为经始之谋，而天视由之，所以为大人之戒也。占曰“其国内乱，不可举事用兵”。是时齐主持诸侯王酷甚，虽酒食之馈，犹裁之有司。故天若言曰：非所以保根固本，以贻长代之谋也，内乱由是兴焉。五月丁酉，太白经天，昼见，庚子，遂犯毕。毕又边兵也。是岁，蠕蠕寇边。明年，齐将陈达伐我南鄙，陷澧阳。间岁而齐君子子响为有司所御，遂愤怒而反，伏诛。及齐主殂而西昌侯篡之，高、武子孙所在基布，皆拱手就戮，亦齐君自为之焉。十一年六月乙丑，月犯斗；丙寅，遂犯建星。亦图始之谋也。十二年七月，月犯牛；十三年六月，又掩之；明年八月，又犯之。牛主吴分。占曰“国有忧，大将戮”。亦江南兵馑之征也。

七月癸丑，太白犯地辕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谪也，天象若曰：轩辕以母万物，由后妃之母兆人也，是固多秽，复将安用之？其物类之感，又稼穑之不滋候也。是岁年谷不登，听人出关就食。明年，州镇十五皆大饥，诏开仓赈乏。间岁，太后崩。是岁月三入井，金又犯之。占曰“阴阳不和，不为水患且大旱”。其后连年亢阳，而吴中比岁霖雨伤稼也。

十二年三月甲申，岁星逆行入氐。甲、申，皆齐分也。占曰“诸侯王而升为天子者”。逆行者，其事逆也。先是，去年十月，岁、辰、太白合

于氐。是谓惊亡绝行，改立王公。是岁四月，月犯氐，与岁同舍；六月丁巳，月又入氐，犯岁星。月为强大之臣，岁为少君也；与岁同心内宫而干犯之，强宗擅命，逼夺其君之象也。再干之，其事荐至。

十三年三月庚申，月犯岁；十五年六月，又犯之。岁星不在宿宫，是为强侯之谴。江南太子、贤王相次薨殁，既而齐武帝殂，太孙幼冲，西昌辅政，竟杀二君而篡之。月再犯于氐及逆行之效也。或曰月犯木，饥详也。时比岁稼穑不登。又十二正月戊戌，月犯左角；十一月丙寅，又如之；七月，金又犯左角。角为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大君恶之”。至十四年，有子响诛，间岁而齐室乱。

十二年四月癸丑，月、火、金会于井；辛酉，金犯火；甲戌，火、水又俱入井。皆雨旸失节，万物不成候也。且曰王业将易，诸侯贵人多死。是岁，月行四入氐；十月，辰星入之；闰月丁丑，火犯氐；乙卯，又入之。占曰“大旱岁荒，人且相食，国易政，君失宫，远期五年”。氐，又女君之府也。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饉。至十四年，太后崩。时江南北连岁灾雨，至十七年，有劫杀之祸，诛死相踵焉。是岁月三犯房；十三年四月，又犯之；七月至十月，再犯键闭。占曰“有乱臣，不出三年伐其主”。自十二年七月至十四年八月，月再犯牛，又再掩之，凡六犯牛且掩之。牛为吴越，饉祥也，毕，魏分。且曰贵人多死免者。十二年九月，司徒、淮南王佗薨。十三年，光州人王泰反，章武、汝阴、南安三王皆坐赃废，安丰王猛、司空苟颓并薨。十四年，地豆于及库莫奚频犯塞，京兆王废为庶人。

志第四 天象一之四

太和十年十一月戊午，太白犯岁，又犯火，丧疾之祥。占曰“国无兵忧，则君有白衣之会”。景寅　，火又犯木。占曰“内无乱政，则主有丧戚之故”。十二月壬寅，太白犯填。占曰“金为丧祥，后妃受之”。十三年二月，荧惑犯填。占曰“火主凶乱，女君应之”。皆文明太后之谪也。先是，十一年六月甲子，岁星昼见；十二月甲戌，又昼见；是岁六月，又如之。岁而丽于大明，少君象也。是时孝文有仁圣之表，而太后分权以干冒之，及帝春秋方壮，始将经纬礼俗，财成国风。故比年女君之谪娄见，而岁星浸盛，至于不可掩夺矣。且占曰“木昼见，主有白衣之会”。是岁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车北入紫宫，抵天极，有声如雷。占曰“天下大凶，国有丧，宫且空”。夫五车，君之车府也，天象若曰：是将以丧事有千乘万骑而举者。大有声，其事昭盛。至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将以女君有哭泣之事”。四月丙申，火犯鬼，丧祥也。六月，有大流星从紫宫出，西行。天象又曰：人主将以丧事而出其宫。八月，月、太白皆犯轩辕。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绝声，勺饮不入口者七日，纳菅履，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毁骨立，杖而后起，虽殊俗之萌，矫然知感焉。自九月至于岁终，凡四谒陵。又荐出紫宫之验也。十四年十一月，月犯填星；十二月月犯辕；十五年十月，月狠填，又犯轩辕；八月，又犯之；九月，月掩填星；十七年正月，月又犯轩辕。皆女君之象也。是时林贵人以故事薨，及冯贵人为后，而其姊谮之，至二十年竟坐废黜，以忧死。幽后继立，又以淫乱不终。

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填星、辰星合于须女。女，齐、吴分。占曰“是为雍沮，主令不行，且有阴亲者”。至十四年三月庚申　，岁星守牛。占曰“其君不爱亲戚，贵人多丧；又馑祥也”。是岁太白三犯荧惑；十月，太白入氐；十一月，有大流星从南行入氐。甲申，齐邦之物也，金、火相铄，为兵丧，为大人之谪。天象若曰：宿宫有兵丧之故，盛大者循而残之，处其寝庙之中矣。至十五年三月壬子，岁犯填，在虚；三月癸巳，木、火、土三星合宿于虚；甲午，火、土相犯。虚，齐也。占曰：其国乱专政，内外兵丧，故立侯王”。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戊子，有大流星起少微”。入南宫，至帝坐。主有盛大之臣，乘贤以侮其君者。且占曰“大人易政”。至十七年正月戊辰，金、木合于危。危，亦齐也。是为人君且罹兵丧之变。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诸侯。占曰“有擅刑以残贼诸侯者”。至七月，齐武帝殂，西昌侯以从子干政，竟杀二君而自立，是为齐明帝。於是高、武诸子王侯数十人相次诛夷，殆无遗育矣。

虽继体相循，实有准命之祸，故天谪仍见云。自十五年至十七年，月行七犯建星。建星为忠臣之辅，经代之谋，又吴之分也。十五年，再犯牵牛；十六年至十七年，又四犯南斗。是谓臣干天禄，且曰“大从多死者”。又十五年七月，金入太微；十七年，火入太微宫。反臣之戒。是岁，月行四入太微，十七年六入太微，比岁凡十干之，而齐君夷其宗室，亦积忍酷甚也。

十五年四月癸亥，荧惑入羽林；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三月己卯，四月丙午，十月甲戌　，五月辛卯，月行皆入羽林；十七年四月壬寅，八月辛卯，十二月辛巳，又如之。先是，阳平王颐统十二将军骑士七万，北讨蠕蠕。是岁八月，上勒兵三十余万自将击齐，由是比岁皆有事于南方。十五年三月，月掩毕；十一月，又犯之；十六年五月及七月，月再入毕；八月、十一月又再犯之；十七年八月又入毕。毕为边兵。占曰“贵人多死”。十五年六月，济阴王郁赐死；十七年，南平王霄、三老尉元皆死；十八年，安定王休死；十九年，司徒冯诞、太师冯熙、广川王谐皆死。

十七年二月庚戌，火、土合于室。室星，先王所以制宫庙也，荧惑天视，填为司空　　，聚而谋之，其相宅之兆也。且纬曰：“人君不失善政，则火土相扶，卜洛之业庶几兴矣”。是岁九月，上罢击齐，始大议迁都。冬十月，诏司空穆亮、将作董迩缮洛阳宫室，明年而徙都之。於是更服色，殊徽号，文物大备，得南宫之应焉。凡五星分野，荧惑统朱鸟之宿，而填以轩鼓寓之，皆周鹑火之分。室，又并州之分。是为步自并州，而经始洛邑之祥也。

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五月戊午，昼见；九月，又如之。是谓兵祥　，雍州也。是月，火、木合于娄。娄为徐州，占曰“其地有乱，万人不安”。八月辛巳，荧惑入井。占曰：兵革起”。明年十二月，诏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薛出南郑，皆两雍、徐方之分。后年正月，平南王肃大败齐师于义阳，降者万余。己亥，上绝淮，登八公山，并淮而东，及锤离乃还。至十九年六月庚申，金、木合于井。七月，火犯井。二十一年十一月，大败齐师于沔北。明年春，复大破之，下二十余城，於是悉定沔汉诸郡。时江南伪立雍州於襄阳，以总牧西土遗黎，故与东井同候。

十八年四月甲寅，荧惑入轩辕，后妃之戒也。是时，左昭仪得幸，方谮诉冯后　，上蛊而惑之。故天若言曰：夫肤受之微不可不察，亦自我

天视而降鉴焉。至十九年三月，月犯轩辕；二十年七月辛巳，又掩填星。是月，冯后竟废，寻以忧死，而立左昭仪，是为幽后。明年，追废林贞后为庶人。二十二年正月，月又掩轩辕。十一月，又彗星起轩辕，历鬼南，及天汉。天又若曰：是固多稷德，宜其彗除矣。行历鬼，又强死之征。明年，幽后赐死也。

十九年六月壬寅，荧惑出于端门。占曰“邦有大狱，君子恶之，又更纪立王之戒也”。明年，皇太子恂坐不轨　，黜为庶人。至二十一年十月壬午，荧惑、岁星合於端门之内。岁为人君，火主死丧之礼，而陈于门庭，大丧之象也。二十地二年二月乙丑，木、火合于掖门内，是夕，月行逮之；三月丙午，木、火俱出掖门外，再合一相犯，月行逮之。后妃预有咎焉。明年四月，宫车晏驾。夫太微，礼乐之庭也。时帝方修礼仪，正丧服，以经人伦之化，竟未就而崩。少君嗣立，其事复寝，缙绅先生咸哀恸焉。故天视奉而修之，是以徘徊南宫，盖皇天有以著慎终归厚之情。或曰“合于天庭南方，有反臣之戒”。是时齐明帝殂，比及三年而乱兵四交宫掖，既而萧衍戡之，竟复齐室云。二十二年十一月，有流星照地，至天津而灭。占曰“将有楼船之攻，人君以大众行”。二十二年而上南伐。是岁之正月，有流星大如三斗瓶，起贯索，东北流，光烛地，经天棓乃灭，有声如雷。天棓，天子先驱也。占曰“国中贵人有死者，且大赦”。至三月，上南征不豫，诏武卫元嵩诣洛阳，赐皇后死。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轩辕左角，东南流，色黄赤，破为三段　，状如连珠，相随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轩辕，女主后宫多谗死者”。翼为天庭之羽仪，王室之蕃卫，彭城国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贵人有忧击”。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而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明年，彭城王竟废。后数年，高氏又鸩于后，而以贵嫔代之。由是小人道长，谗乱之风作矣。夫天之风戒，肇于履端之始，而没身不悟，以伤魏道，岂不哀哉！或曰：轩辕主后土之养气，而庇祐下人也，故左角谓之少人焉。天象若曰：人将丧其所以致养，几至流亡离析矣。是岁，北镇及十七州大馑，人多就食云。是岁十二月癸未，月晕太微，既而有白气长一丈许，南抵七星，俄而月复军北斗大角。为君以兵自卫，又赦祥也，且为立君之戒。时萧衍立少主於江陵，改元大赦。寻伐金陵，以长围逼之。又二年正月，月晕井、参、觜、昴、五车。占曰“贵人死，大赦”。是岁，广陵王羽薨。二月至秋，再大赦。

二年正月己未，金、火俱在奎，光芒相掩。为兵丧，为逆谋，大人忧之　，野有破军杀将。奎，徐方也。三月丁巳，有流星起五诸侯，入五

车，至天潢散绝为三，光明烛地。五车，所以辅衰替之君也，流星自五诸侯干之，诸侯且霸而修兵车之会；分而为二，距乏疑之君几将并立焉。魏收以为流星出五车，诸侯有反者。至五月，咸阳王禧谋反，赐死。戊午，填星在井，犯钺，相去二寸。占曰“人君有戮死者”。是萧衍起兵襄阳，将讨东昏之乱，是月，推南康王宝融为帝，践阼于江陵，於是齐有二君矣。至八月戊午，金、火又合于翼，楚分也。十一月甲寅，金、水俱出西方。占曰“东方国大败”。时萧衍已举夏口，平寻阳，遂沿流而东，东主之师连战败绩，於是长围守之。十二月，齐将张稷斩东昏以降，又戮主之征。至三年正月，火犯房北星，光芒相接；癸巳，填星逆行，守井北辕西星。皆大臣贼主，更政立君之戒也。三月，金、水合於须女。女，齐分；金、水合，为兵诛。二月丁酉，有流星起东井，流入紫宫，至北极而灭。东井，雍州之分，衍凭之以兴，且西君之分，使星由之以抵辰极，是为禅受之命，且为大丧。是月，齐诸侯相次伏诛，既而西君锡命，衍受禅于建康，是为梁武帝。戊辰而少主殂。自二年至三年，月六掩犯斗魁；七月，火犯斗，皆吴分也。时江南北岁大馑，又连兵北鄙，负败相迹。又二年七月，月晕娄，内青外黄，轹昴、毕、天船、大陵、卷舌、奎。船为徐鲁，又赦祥也，且曰“多死丧”。三月，青、齐、徐、兖饿死万余人。七月，大赦。三年八月，月晕，外青内黄，轹昴、毕、娄、胃、五车。占曰“贵人多死”。十二月，月犯昴，环月。太傅、平阳王丕薨。后年正月，大赦。

三年八月丙戌，有大流星起天中，北流，大如二斗器。占曰“有天子之使出自中京，以临北方”。至四年九月壬戌　，有大流星起五车，东北流。占曰“有兵将首于东北”。是岁二月辛亥，三月丁未，月再掩太白，皆大战之象也。庚辰，扬州诸将大破梁师于阴陵。十一月，左仆射源怀以便宜安抚北边。明年二月，又大破梁师于邵陵。九月，蠕蠕犯边，复诏源怀击之。是岁七月，月晕昴、毕、觜、参、井、五车。占曰“旱，大赦”。又再晕轩辕、太微，明年正月，月晕五车、东井、两河、鬼、填星。是月，大赦改元。六月，以亢阳，诏撤乐减膳。

正始元年正月戊辰，流星如斗，起相星，入紫宫，抵北极而灭。夫紫宫　，后妃之内政，而由辅相干之，其道悖矣。且占曰“其象著大，有非常之变”。至二年六月癸丑，有流星如五斗器，起织女，抵室而灭。占曰“王后忧之，有女子白衣之会”。往反营室，衅归后庭焉。三年正月己亥，有大流星起天市垣，西贯紫蕃，入北极市垣之西。又公卿外朝之理也。占曰“以臣犯主，天下大凶”。明年，高肇欲其家擅宠，乃鸩杀于后及皇子昌，而立高嫔为后。先是，景明四年七月，太白犯轩大星。至二

年六月，木犯昴。占曰“人君有白衣之会”。同上。

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昼见。占曰“阴国之兵强”。八月，梁师寇边，攻陷城邑。秋九月，安东将军邢峦大破之宿豫，斩将三十余人，捕虏数万。十月甲寅，月犯太白，又大战之象。明年，中山王英败绩于淮南，士卒死者十八九。又元年正月，月晕胃、昴、毕、五车；戊午，又晕五车、东井、两河、鬼、填星；二月甲申，又晕昴、毕、觜、参；三年正月，月晕太微、轩辕。皆为兵、赦。是月，皇子生，大赦天下。

四年七月己卯，有星孛于东北。占曰“是谓天谗，大臣贵人有戮死者”。凡孛出东方必以晨，乘日而见，乱气蔽君明之象也。昔鲁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明年，春秋之事终，是谓诸夏微弱，蛮夷递霸，田氏专齐，三族擅晋，卒以干其君明而代夺之，陵夷遂为战国，天下横流矣。今孛星又见，与春秋之象同。天戒若曰：是居太阳之侧而干其明者，固多秽德，可彗除矣，而君不悟，衰替之萌将繇此始乎？是岁，高肇鸩后及皇子，明年谮杀诸王，天下冤之。肇故东夷之俘，而骤更先帝之法，累构不测之祸，干明孰其焉，魏氏之悖乱自此始也。

永平元年三月戊申，荧惑在东壁，月行抵之，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室壁四辅，君之内宫，人主所以庇卫其身也。天象若曰：且有重大之臣屏蕃王室者，将以谗贼之乱，死於内宫。又曰：诸侯相谋。五月癸未，填星逆行，太微在左执法西。是为后党持政，大夫执纲而逆行侮法，以启萧墙之内。是月，月犯毕；六月，又掩之。占曰“贵人有死者”。庚辰，太白、岁星合于柳。柳为周分。且占曰“有内兵以贼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恐不见星合于柳。柳为周分。且占曰：有内兵以贼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恐不见容，遂举兵反，以诛尚书令高肇为名，与安乐王诠相攻于定州。九月，太师、彭城王毙于禁中，愉亦死之。或曰：柳，豫；州分，所合之野，谋兵，有战野拔邑事。至十一月丙子，流星起羽林南，大如碗，色赤；有黑云东南引，如一匹布横北轹星。占曰“禁兵起，所首召之”。是岁，豫州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以城降梁，遣尚书邢峦击之。十二月，峦拔悬瓠，斩早生。

二年三月丁未，有流星径数寸，起自天纪，孛于市垣，光芒烛地，有尾迹，长丈余，凝著天。天象若曰：政失其纪而乱加乎人，浸以萌矣，是将以地震为征。地震者，下土不安之应也。是月，火入鬼，距积尸五寸。积尸，人之精爽，而炎气加之，疫祥也。四月乙丑，金入鬼，去积尸一寸。又以兵气干之，强死之祥也。逾逼者事甚。鬼主骄亢之

戒，故金火荐灾其人以警而惧之。五月，太白犯岁，光芒相触。占曰“兵大乱，岁饥，不出三年”。七月庚辰，有流星起腾蛇，人紫宫，抵北极而灭。天戒若曰“彼光后王道者疑。以驭阴阳之变矣。将有水旱之沴，地震之祥，而后灾加皇极焉。明年夏四月，平阳郡大疫，死者几三千人。平阳，鬼星之分也。秋，州郡二十大水，冀定旱饥。四年，朐山之役，丧师殆尽。其后繁畤、桑乾、灵丘、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八千余人。延昌三年，诏曰“比岁山鸣地震，于今不已，朕甚惧焉。”至正月，宫车晏驾。二年十一月丙戌，月掩毕火星；至三年八月，火犯积尸。占曰“贵人死，又饥疫祥也”。比年水旱灾疫；是月中山王略薨；明年春，司徒广阳王嘉薨。

二年九月甲申，岁星入太微，距右执法五寸，光明相及；十二月乙酉，逆行入太微，掩左执法；三年闰月壬申，又顺行犯之，相去一寸。《保乾图》曰：“臣擅命，岁星犯执法。”是时，高肇方为尚书令，故岁星反复由之，所以示人主也。天者若言曰：政刑之命乱矣，彼居重华之位者，盍将反复而观省焉。今虽厚而席之，适所以为祸资耳。且占曰“中坐成刑，远期五年”。间五岁而肇诛。四年四月庚午，荧惑犯轩辕大星；至五月，入太微，距右执法三寸，光芒相接。荧惑，天视也。始由轩辕而省执法之位，其象若曰：是居后党而擅南宫之命，君其降监焉。其应与岁星同也。

四年正月戊戌，有流星起张，西南行，殷殷有声，入参而灭。张，河南之分；参为兵事，占曰“流星自东方来，至伐而止，有来兵大败吾军。有声者怒也”。先是，去年十一月，月犯太白；是岁，又犯之，在胃；八月辛酉，又犯之。胃为徐方，大战之象也。十月戊寅，有大流星孛于羽林，南流，色赤，珠落下入浊气，孛然而流。王师溃乱之兆。先是，梁朐山镇杀其将来降，诏徐州刺史卢昶援之。十二月，昶军大败於淮南，沦复十有余万。是岁七月乙巳，有流星起北斗魁前，西北流入紫宫，至北极而灭。占曰“不出期年，兵起，且亡君戒”。是岁，有朐山之役，间岁而帝崩。

二年十二月己巳，岁星犯房上相，相距一寸，光芒相及；至延昌元年三月丙申，岁星在钩余东五寸，距键闭三寸；丙午，又掩房上相。天象若曰：夫钤键之辔，君上所宜独操，非骖服所当共也。先是，高肇为尚书令，而岁星三省执法。是岁至升为司徒，犹怏怏不悦，而岁星又再循之，所以示人主审矣。间二岁而上崩，肇亦诛灭。或曰木与房合，主丧、水。又元年二月，月晕井、鬼、轩辕；十月，又晕井、五车、参、毕。皆水旱饥赦之祥。自元年二月不雨至六月雨，大水。二年四月庚

子，出绢十五万匹赈河南饥人。是夏，州郡十二大水。八月，灭天下殊死。

四年四月庚午，荧惑轩辕大星；十月壬申，月失行，犯轩辕大星。至延昌元年三月，填星在氐　，守之九十余日。占曰“有德令，拜太子，女主不居宫”。至十月，立皇太子，赐为父后者爵，旌孝友之家。至二年三月乙丑，填星守房。占曰“女主有黜者，以地震为征”。地震者，阴盈而失其性也。四月丙申，月掩填星；七月戊午，又如之。是为后妃有相迁夺者，且曰“女主死之”。时比岁地震。至三年八月，太白又犯轩辕。十二月，月掩荧惑。皆小君之谪也。时高后席宠凶悍，虽人主犹畏之，莫敢动摇，故世宗胤嗣几绝。明年上崩，后废为尼，降居瑶光寺，寻为胡氏所害，以厌天变也。

延昌元年八月己未，有流星起五车，西南流入毕。毕，边兵也。占曰“有兵车之事，以所直名之”。至二年十一月戊午　，又有流星起五车，西南流，殷殷有声。冯怒者，事盛也。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西南流，分而为二。又偏师之象也。至三年六月辛巳，太白昼见。占曰“西兵大起，有王者之丧”。十一月，大将军高肇伐蜀，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北巴，平南羊祉出涪，安西奚康生出绵竹，抚军甄琛出剑阁，会帝崩旋师。先是元年三月己酉，木、土相犯。占曰“人君有失地者，将死之”。又曰“先作事者败，兵起必受其殃”。三年九月，太白掩右执法。是为大将军有罹刑辟者。先是二年二月，梁郁洲人徐玄明斩大将张稷来降。及肇出征，还亦就戮。

元年二月乙未，有流星起太阳守，历北斗，入紫宫，抵北极，至华盖而灭。太阳守所以弼承帝车，大臣之象。今使星由之，以语天极之位，臣执国命，将由此始乎？且占曰“天下大凶，主室其空”。先是，去年八月至十月，月再入太微；是岁三月，又如之；十二月甲戌，月犯火于太微。占曰“君死，不出三年，贵人夺权失势”。二年三月辛酉，荧惑又犯太微。占曰“天下不安，有立君之戒”。九月丁卯，入太微，犯屏星。明年正月而世宗崩，於是王室遂卑，政在公辅。三年二月，月晕毕、昴、五车、太白、东井。占主赦。是月，太白失行，在天关北。占“有关梁之兵，道不通”。明年正月，肃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将任太洪帅众寇关城。

四年五月庚戌，九月乙丑，十月癸巳，月皆犯太微。中岁而骤干之，强臣不御，执法多门之象也。闰月戊午，月犯轩辕。又女主之谪。十一月庚寅，木、火会于室，相距一尺；至甲午，火徙居东北，亦相距

一尺。室为后宫，火与木合曰内乱，环而营之，或淫事干逼诸侯之象。占曰“奸臣谋，大将戮。若有夷族之害，以赦令除之”。先是，三年九月，太白犯执法。是岁八月，领军于忠擅戮仆射郭祚。九月，太后临朝，淫放日甚，至逼幸清河王怿。其后，羽林千余人焚征西将军张彝宅，辜死者百数，朝廷不能讨，于是大赦。原羽林亦营室之故也。魏收以为月犯太微，大臣有死者。其后安定王薨。月犯轩辕，女主忧之。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营室又主土功也。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乃以后礼葬之。

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为吴分。占曰“大兵起”。先是三年四月，有流星起天津，东南流，轹虚、危。天津主水事，且曰：有大众之行。其后梁造浮山堰，以害淮泗，诸将攻之。是岁闰月，有大奔星起七星，南流，色正赤，光明烛地，尾长丈余，历南河，至东井。七星，河南之分也，流星出之，有兵起；施及东井，将以水祸终之。又占曰“所与城等”。疑是时，镇南崔亮攻梁师于硖石。明年二月，镇东萧宝夤大破梁淮北军。九月，淮堰决，梁人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肃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岁星；十二月甲辰，月犯岁星。是谓强盛之阴而陵少阳之君。岁，又诸侯也。天象若曰：始由内乱干之，终以威刑及之。是岁正月，荧惑犯房；四月庚子，又逆行犯之；癸卯，月又犯房。占曰“天下有丧，诸侯起霸，将相戮”。十一月，大流星起织女，东南流，长且三丈，光明照地。占曰“王后忧之，有女子白衣之会”。间岁，高太后殂，司徒国珍薨。中宫再有丧事。其后仆射于忠，司徒、任城王澄薨。既而太后幽逼，清河、中山王戮死。或曰：“月、太白犯岁星，馑祥也；火犯房，陈兵满野，有饥国，且大赦。”又元年十二月，月晕井、觜、参、五车。占曰“水旱，有赦”。至二年正月，大赦。十月，幽、冀、沧、瀛大饥。是月，月再晕毕、参、五车。占曰“饥，赦”。明年，幽州大饥，死者数千人，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是岁，四夷反叛，兵大出，又赦改元。

二年六月癸丑，有大流星出河鼓，东南流，至牛；十一月，流星起河鼓，色黄赤，西南流，长且三丈，有光照地；至神龟元年四月壬子，有流星起河鼓，西北流，至北斗散灭。河鼓，鼓旗之应也，故流星出之兵出。入之兵入。昔宋泰始初，大流星出自河鼓，西南行，竟夜，有小星百数从之。既而诸侯同时作乱。至是三出河鼓，秦州属国羌及南秦、东益氐皆反。七月，河州人却铁忽与群盗又起，自称水池王，诏行台源子恭及诸将四出征之。朝廷多事，故天应屡见云。

神龟二年四月甲戌，大流星起天市垣西，东南流，轹尾，光明烛地。天象若曰：将作大众而从后妃之事矣，以所首名之。是岁九月，太后幸崧高。或曰市垣所以均国风，尾，幽州也。明年，诏尚书长孙稚抚巡北蕃，观省风俗。二年丙辰，月在参，晕井、觜、参、岁星、五车。占曰“有死相，且赦”。明年，诸王多伏辜，又大赦。

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轩辕；是月，月又犯之；至正光元年正月，月又犯轩辕大星。四月庚戌，金、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王业易，君失政，大臣首乱，将相戮死，以用师大败”。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将相相攻，秦国有战”。七月，太白犯角。角，天门也，是为兵及朝庭。占曰“有谋不成，破军斩将”。是月，侍中元叉矫诏幽太后于北宫，杀太傅、清河王怿。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诛元义，不克遇害。明春，卫将军奚康生谋讨叉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诸将伐氐，官军败绩。

正光元年九月辛巳，有彗星光焰如火，出于东方，阴动争明之异也。《感精符》曰：“天下以兵相威，以势相乘，至威疑乱，起布衣，从衡祸，未庸息，帝宫其空。”昔正始中，天谗孛于东北，是岁而摄提复周。故天象若曰：夫谗之乱萌有自来矣，彗除之象今著矣，战国之祸将由此作乎？间三年而北镇肇乱，关中迹之。自是奸雄鼎沸，复军相踵，其灾之所以及且二十余年而犹未弭焉。《梁志》曰：九月乙亥，有星晨见东方，光如火。占曰“国皇见，有内难急兵”。明年，义州反。乙亥去辛巳六日，而北方觌之，其气盖同矣。”始干其明，以妖南国，既又彗而布之，以除魏邦。

二年四月甲辰，火、土相犯於危；十一月辛亥，金、土又相犯于危。危，存亡之机，太白司兵，荧惑司乱，而玄枵司人，土下之所系命也。三精几聚，群臣叶谋，以济屯复之运焉。占曰“天下方乱，甲兵大起，王后专制，有虚国徙王”。至四年四月己未，火、土又相犯于室。是谓后宫内乱。且占曰“欲杀主，天子不以寿终”。或曰：魏氏，轩辕之裔。填星之物也，赤灵为母，白灵为子，经纶建国之命，所以传拨乱之君也，其受之者将在并州与有齐之国乎？其后太后淫昏，天下大坏，上春秋方壮，诛诸佞臣。由是郑俨等竦惧，遂说太后鸩帝。既而尔朱氏兴于并州，终启齐室之运，卜洛之业遂丘墟矣。二年十月，月掩心大星；至三年正月，月掩心距星；四月丁丑，又如之。占曰“乱臣在侧”。□□□□五年。间三岁而肃宗崩。

三年七月庚申，有大流星如五斗器，起王良，东北流，长一丈许。

王良主车骑，且曰：有军涉河，昭盛者事大。是日，月在昴北三寸；十一月乙卯，又如之。是兵加匈奴，且胡王之谪也。先是，蠕蠕阿那瑰失国，诏北镇师纳之。是岁八月，蠕蠕后主来奔怀朔镇。间岁，阿那环背约犯塞，诏尚书令李崇率骑十万讨之，出塞三千余里，不及而还。二年九月庚戌，月晕胃、昴、五车；辛亥，又晕之。占曰“饥旱有赦”。至三年九月，月在毕，晕昴、毕、觜、参、五车。是岁夏大旱，十二月，大赦。

三年二月丁卯，月掩太白，京师不见，凉州以闻。占曰“天下大兵起。凉州独见，灾在秦也”。三月癸卯，有大流星起西北角，流入紫宫，破为三段，光明照地。角星，主外朝兵政，流星由之，将大出师之象。若曰将以兵革之故，王室分崩。入抵紫宫，天下大凶，有虚国之象。四月癸酉，有大奔星历紫微，入北斗东北首，光明烛地，殷然如雷。盛怒之象也，皆以所直名之。至四年八月乙亥，月在毕，掩荧惑。又边城兵乱之戒也。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将戮辱，又吴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反，临淮王彧征之，败绩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于秦，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又大败于陇东。明年，南方诸将频破梁师。至八月，杜洛周起上谷，其后鲜于脩礼反定州。王师比岁北征，冀方大震。既而葛荣承之，竟陷河北。五年二月，月在参，晕觜、参、五车、东井、荧惑；八月，又晕之。闰月，月在张、翼，再晕轩辕、太微。占曰“兵起，士卒多遁走”，一曰“士卒大聚”。又皆赦祥也。是时征调骤起，兵相蹈藉。又有诏内外戒严，将亲征。自二月至六月，再大赦天下。十月，月在毕，晕昴、毕、觜、参。后年春，又大赦。先是，二年九月，岁星犯左执法；至三年正月癸丑，又逆行犯之，相去四寸，光芒相及；五月丙辰，岁星又掩左执法。是时宦者刘腾与元义叶谋，遂总百揆之任，故岁星反复由之，与高肇同占。至四年二月，腾死，义由是失援。其年十一月庚戌，岁星犯房上相，相距二寸，光芒相掩。五年四月己丑，岁星又逆行犯之。明年，皇太后反政，义遂废黜。昔高肇为尚书令，而岁星三省之，及升于上相，岁星亦再循之。至是三犯执法而腾死，再干上相而义败，旷宫之谴，异代同符矣。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轩辕；八月，在张、角，盛大。占曰“有暴酷之兵”。张，河南也。十二月，火入鬼，又犯之。占曰“大贼在大人之侧”。后以淫泆失政，又秦分也。二年正月癸卯，金、木相犯於牛；十一月戊申，又相犯于女。岁所以建国均人，女为蚕妾，牛为农夫。天象若曰：是将罹以寇戎，而丧其耕织之务矣。且曰有乱兵大战而波及齐、

吴。是岁八月甲申，月在胃，掩镇星；闰月癸酉，又掩之；三年正月戊辰，又掩之。是为女君有罹兵刑之祸者几干之，事甚而众也。又占曰“天下大丧，无主，贵人兵死，国以灭亡”。又二年三月，奔星大如斗，出紫微，东北流，光照地。占曰“王师大出，邦去其君”。六月，有奔星如斗，起大角，入紫宫而灭。栋星以肆观群后，而敷威令于四方也。今大号由之，以诏天极，不以逆乎？且有空国徒王之戒焉。十月，有星入月中而灭。占曰“人而无光，其国卒灭；星反出者，亡国复立”。是岁四月至三年九月，荧惑再犯轩辕大星；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复犯之。占曰“主命将失，女君之象，乱逆之灾”。三月庚申，月掩毕大星。占曰“连兵起贵人多死者”。是时淫风滋甚，王政尽弛，自大河而北，极关而西，覆军屠邑，不可胜计。既而萧宝夤叛于雍州，梁师骤伐淮泗，连兵青土，万姓嗷嗷，丧其乐生之志矣。是岁二月，帝竟以暴崩。四月，尔朱荣以大兵济河，执太后及幼主，沉诸中流，害王公以下二千，遂专权晋阳，以令天下焉。三年正月癸酉，月在井，晕觜、参、两河、五车。七月，大赦。明年少主立，又大赦。

庄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庭之象。占曰“大战不胜，贵人有来者，其谋不成”。至二年闰月，荧惑入鬼，犯积尸。占曰“兵起西北，有鈇钺之诛”。是岁，北海王颢以梁师陷考城，执济阳王晖业，乘虚逐胜，遂入洛阳。至七月，王师大败之，颢竟戮死，有谋不成之验。明年，尔朱天光击反虏万俟丑奴及萧宝夤于安定。克之，咸伏诛。

二年十一月，荧惑自鬼入太微西掖门，犯上将，出东掖门，犯上相，东行累日，句己去来，复逆行而西；十二月乙丑，月又掩之；至三年正月癸未，逆行入东掖门；己丑，月入太微，袭荧惑；辛卯，月行太微中，又晖之；三月己卯，在右执法北一尺五寸，留十四日；至壬辰，月又掩之，复顺行而东；四月戊午，月又干太微而晕；己未，荧惑出端门，在左执法南尺余而东。自魏兴以来，未有循环反复若此之荐也。是时孝庄将诛权臣，有兴复魏室之志，是以诚发于中而荧惑咨谋于上焉。其占曰“有权臣之戮，有大兵之乱，贵人以强死而天下灭亡”。至五月己亥，太白在参昼见。参为晋阳之墟。天意若曰：干明之衅於是乎在矣。七月甲午，有彗星晨见东北方，在中台东一丈，长六尺，色正白，东北行，西南指；丁酉，距下台上星西北一尺而晨伏；庚子，夕见西北方，长尺，东南指，渐移入氐；至八月己未，渐见；癸亥，灭。占曰“彗出太阶，有阴谋奸宄兴”。凡天事为之征形以戒告人主，始涤公辅之秽而彗除之，权臣将灭之象；再干太阳之明而后陵夺之，逆乱复兴之象也。三月

而见者，变近亟也。究于内宫者，反仇其上也，近期在冲，远期一年。先是，二月壬申，有大流星相随西北，尾迹不绝以千计。西北直晋阳之墟，而微星，庶人所以载皇极也，人徙而君从之。是月戊戌，有大奔星自极东贯紫宫而出，影迹随之，迁君之应。至九月，上诛太原王荣、上党王天穆于明光殿。是夕，尔朱氏党攻西阳门不克，退屯河阴。十二月，洛阳失守，帝崩于晋阳。自是南宫版荡，劫杀之祸相踵。先是，永安元年七月丙子，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癸巳，月皆掩毕大星；至二年三月乙卯，月入毕口；八月乙丑，又距毕左股二寸，光芒相掩，须臾入毕口；十二月丙辰，掩毕右股大星；三年六月乙巳，又犯毕大星；八月庚申，入毕口，犯左股大星；是月辛丑，太白犯轩辕；明年五月，月又犯毕右股，遂入之。毕星，所以建魏国之命也。占曰“天下有变，其君大忧，边兵起，上将戮，月洊干之，事甚而众”。及尔朱兆作乱，奉长广王为主，号年建明。明年二月，又废之而立节闵。六月，高欢又推安定王为帝於信都，复黜之，后更立武帝。於是三少王相次崩殂，又洛阳再陷，六宫汙辱，有兵及轩辕之效焉。永安二年十月辛亥，十二月丁巳，月皆在毕，晕昴，毕、填星、觜、参、五车；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月在角，晕轸、角、五车、亢，连环晕北斗、大角、织女；十月，又晕昴、毕、觜、参、井、五车。是时，肆赦之令，岁月相踵。

节闵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与月并，间容一指，战祥也。先是，去年十一月辛丑，月在太白北，不容一指。占曰“有破军杀将，主人不胜”。既而尔朱氏南侵，王师败绩。至是，又与月合，几将复之乎？十月甲寅，金、火、岁、土聚于觜、参，甚明大。晋魏之墟也，且曰：兵丧并起，霸君兴焉。是时，渤海王欢起兵信都，改元中兴。至十一月已卯，奔星如斗，起太微，东北流，光明烛地，有声如雷。占曰“大臣有外事，以所首事命之”。或曰“中国失君，有立王迁主。著而有声者，盛怒也”。是时，尔朱氏成师北伐。明年三月癸巳，火逆行犯氐。占曰“天子失其宫”。闰月庚申，岁星入鬼，犯天尸。占曰“有戮死之君”。既而尔朱兆等大败于韩陵，复师十余万。四月，武帝即位，比及岁终，凡杀三废帝。

孝武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经天。十一月辛丑，有大流星出昴北，东南流，轹毕贯参，光明照地，有声如雷。天象若曰：将有髦头之兵，凭陵塞垣，与大司马合战。明年正月丁酉，渤海王欢追击兆等于赤洪岭，大破之，尔朱氏歼焉。

二年四月，太白昼见。九月丁酉，火、木合于翼，相去一寸，光芒相掩。占曰“是谓内乱，奸臣谋，人主忧。”。甲寅，金、火合于轸，相

去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谓相铄，不可举事用兵”。翼、轸南宫之蕃，又荆州也。至三年三月癸巳，有奔星如三斛雍，起匏瓜，西流入市垣，有光烛地，迸流如珠，尾迹数丈，广且三尺，凝著天，状如苍白云，须臾屈曲蛇行。匏瓜为阴谋；星大如甕，为发谋举事；光盛且大，人贵而众也；以所首名之，且为天饰，王者更均封疆。是时，斛斯椿等方说上伐高欢，荆州刺史贺拔岳预谋焉；高欢知之，亦以晋阳之甲来赴。七月，上自将十余万，次河桥，望欢军，惮之不敢战，遂西幸长安。至十月，渤海王更奉孝静为主，改元天平，由是分为二国，更均封疆之应也。是月，欢命侯景攻荆州，拔之，胜南奔。是年三月庚子，木逆行，在左执法北一寸，光芒相掩；五月甲申，又在执法西半寸，乍见乍不见。占曰“强臣擅命，改政更元”。十二月，上崩，由是高欢、宇文泰擅权两国。又二年十一月乙丑，三年八月庚午，十二月庚申，月皆在毕，晕毕、昴、参、五车。自三年二月至明年正月，东、西魏凡四大赦。

三年五月己亥，荧惑逆行，掩南斗魁第二星，遂入斗口。先是，元年十一月，荧惑入斗十余日，出而逆行，复入之，六十日乃去。斗，大人之事也。占曰“中国大乱，道路不通，天下皆更元易政，吴越之君绝嗣”。是岁，东、西帝割据山河，遂为战国比。十月至正月，梁、魏三帝皆大赦改元。或曰：斗为寿命之养，而火以乱气干之，耄荒之戒也。是时梁武帝年已七十矣，怠於听政，专以讲学为业，故皇天殷勤著戒。又若言曰：经远之谋替矣，将以逆乱终之，而剿其天禄焉。夫天悬而示之，且犹不悟，其后摄提复周，卒有侯景之乱云。三年十二月，梁人立元庆和为魏王，屯平濑。明年正月，东南行台元晏大破之。六月，豫州刺史尧雄又大破梁师于南顿。十月，梁攻单父，徐州刺史任祥又大破之，斩虏万余级。十一月，柳仲礼寇荆州，诸将又大败之。时梁军政益□□，故累有负败之应。

东魏孝静天平二年，有星孛于太微，历下台，及室壁而灭。南宫，成周之墟，孝文之余烈也，孛星由之，易政徙王之戒。天象若曰：五城为墟，夏声几变，而台阶持政，有代夺之渐乎”且抵于营室，更都之象也。是后两霸专权，皆以北俗众事，河南新邑遂为战争之郊。间三岁，至兴和元年九月，发司州卒十万营鄴都，十月新宫成。天平元年闰月，月掩心大星；二年八月，又犯之，相去七寸；十一月，又掩心小星。相臣逼主之象，且占曰“人臣伐主，应以善事除殃”。时两雄王业已定，特以人臣取容而已。至兴和二年八月，月又犯心大星。后数年而禅代。

元象二年七月壬戌，金、土合于七星；癸亥，遂犯七星。七星，河

南之分，金而犯土，将有封畿之战，且占曰“其分亡地”。先是，去年十二月癸丑，太白食月；是岁三月壬申，太白又与月合，相距一寸，大战之祥也。月象强大之国，而金合之，秦师将胜焉。十二月，有流星从天市垣西流，长且一丈，有尾迹。三年正月，渤海王欢攻夏州，克之。十月丁丑，月犯火。占曰“大将有斗死者”。十二月，大都督窦泰入潼关；明年，宇文泰距击斩之。十月，遂及渤海王欢战于沙苑，欢军败绩，捕虏万余。是月，独孤信拔洛阳。

三年十一月，荧惑犯岁星。占曰“有内乱，臣谋主”。至四年正月，客星出于紫宫。占曰“国有大变”。二月壬申，八月癸未，月再掩五车东南星。占曰“兵起，道不通”。十一月，太白昼见。占曰“军兴，为不臣”。五年二月庚戌、三月甲子，填星逆顺行，再犯上相。上相，司徒也。六月，太白入东井。占曰：秦有兵，大臣当之”。至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柳，昼见。柳，河南也。八月辛卯，有大流星出房、心北，东南行，长且三尺，尾迹分为三段，军破为三之象也。先是，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金墉，西帝及宇文泰自将救之。是月陈于河阴，泰以中军合战，大克，司徒高昂死之。既而左右军不利，西师由是败绩，斩将二十余人，降卒六万。是月，西帝太傅梁景叡据长安反，关中大震，寻皆伏诛。天平三年正月，元象元年三月，月再掩轩辕大星。是年，西帝废皇后乙氏，立蠕蠕女为后。明年五月，火犯轩辕大星。既而乙氏遇害，其后蠕蠕后又死，而乙氏为崇焉。元象元年十月，月犯昴，晕毕、胃；丁未，在翼，晕大星、轩辕、左角；十一月，在井，晕五车、两咸。东西主凡三大赦。

兴和元年二月壬子，火犯井。占曰“秦有兵乱，贵人当之”。四月，又入鬼。亦兵丧之祥也，又土地之分也。至二年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与填星相犯。氐，郑地也。至四年七月壬午，火、木合于井，相去一尺。占同天平。明年，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西叛，宇文泰帅众援之。戊申，及渤海王战于邙山，西军大败，虏王侯将校四百余人，获六万余级。元年八月，月在毕，晕昴、毕、觜、五车。二年正月大赦。三年正月至八月，又再晕之，岁星在焉。四年十一月，月晕轩辕、太微；壬申，又晕胃、昴、毕、五车。皆兵饥赦祥也。明年，东西主皆大赦。后年三月，高欢入朝，以春冬亢旱，请赈穷乏，死罪已下皆宥之。先是，元年十月辛丑，有彗星出于南斗，长丈余；至十一月丙戌，距太白三尺，长丈余，东南指；二月乙卯，至娄始灭。占曰“彗出南斗之土，皆诛其上”。疑又吴分。始自微末，终成著大，而与兵星合焉。天戒若曰：夫劫杀之萌，其事由来渐矣，而人君辨之不早，终以兵乱横流，不可扑

灭焉。娄又徐方之次，乱之所自招也。至二年四月己丑，金、木相犯于奎；丙午，火、木又相犯于奎。奎为徐方，所以虞蹶防之寇也。岁主建国之命，而省人君之差败，火主乱，金主兵；三精洊而聚谋，所以哀矜下土而示驱除之戒也。是时，梁主衰老，太子贤明而不能授之以政焉，由是领军朱异等浸侵明福之权。至武定五年，侯景窃河南六州而叛，又与连衡而附益之。是岁十二月，梁师败绩于彭城，捕虏五万余级，江淮之间始萧然愁欢矣。明年，师大败，陷溺以十万数，景遂举而济江，三吴大荒，道□董流离者大半，淮表二十六州咸内属焉。昔三精聚谋于危，九年而高氏霸，至是聚谋於奎而萧氏亡，亦天之大数云尔。

武定二年四月丁巳，荧惑犯南宫上将；戊寅；又犯右执法。占曰“中坐成刑，金火尤其甚”。四年四月庚午，金昼见。六月癸巳，月入毕。九月壬寅，太白在左执法东南三寸许，是为执法事。五年正月，月犯毕大星，贵人之谪也。先是九月，大丞相欢围玉壁不克，是月，欢薨于晋阳。辛亥，侯景反，仆射慕容绍宗击之。八月，淮南三王谋反，诛。明年，绍宗攻王思政于颍川，竟溺。四年九月，月在翼，晕轩辕、太微帝坐。五年二月，晕昴、毕、参、井、五车；五月，在张，又晕轩辕、太微。时兵革屡动，东、西帝皆比岁大赦。

七年九月戊午，月掩岁星，在斗。斗为天庙，帝王寿命之期。月由之以干岁星，是为大人有篡杀死亡之祸。是岁，梁武帝以忧逼殂，明年而齐帝，后年西主文帝及梁简文又终，天下皆有大故，而江表尤甚。八年三月甲午，岁、镇、太白大虚。虚，齐分，是为惊立绝行，改立王公。荧惑又从而入之，四星聚焉。五月丙寅，帝禅位于齐。是岁，西主大统十六年也。是时两主立，而东帝得全魏之墟，为天官为正，昔宋武北伐，西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参而渤海始霸；四星聚危而文宣受终。由是言之，帝王之业其有征矣。其后六年，西帝禅于周室，天文史失其传也。

志第五 地形二上

《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战国分并　，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汉兴，即其郡县，因而增广。班固考地理焉，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自刘渊、石勒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乱，随所跨擅。阙长，更相侵食，彼此不恆，犬牙未足论，绣错莫能比。魏定燕赵，遂荒九服，夷翦逋伪，一国一家，遗之度外，吴蜀而已。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恆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於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之世以为《志》焉。州郡创改，随而注之，不知则关。内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其沦陷诸州户，据永熙绾籍，无者不录焉。

司州治鄴城，魏武帝国於此。太祖天兴四年处置相州。天平元年迁都改。

领郡十二县六十五

户三十七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五

魏尹故魏郡，汉高祖置，二汉属冀州，晋属司州，天兴中属相州。天平初改为尹。

领县十三

户一十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三口四十三万八千二十四

鄴二汉、晋属，天平初并荡阴、安阳，属之荡阴。太和中置关，今罢。有西门豹祠、武城、牖里城、荡城、石窦堰。有南部、右部、西部。天平中，决漳水为万金渠，今世号天平渠。临漳天平初分鄴并内黄、斥丘、肥乡置。有鼓山、肥乡城、邯郸城、斥丘城、列人城、鸬鹚陂、林台泽。有左部、东北部尉。繁阳二汉属，晋属顿丘。真君六年并顿丘，太和十九年复。天平二年属，治繁阳城。列入前汉属广平，后汉属，晋属广平。天平初属。昌乐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置，永安元年置郡。

天平中罢郡，复。有昌城。武安二汉属，晋属广平。天平初属。

临水晋属广平，真君六年并鄴。太和二十一年复属。魏二汉、晋属。平邑天平二年分元城置。

易阳二汉属赵国，晋属广平。天平初属。有易阳城。元城二汉属，晋属阳平。天平初属。有沙鹿山。斥章前汉属广平，后汉属钜鹿，晋属广平。真君三年并列人，太和二十年复。天平初属。贵乡天平二年分馆陶置，治赵城。有东中郎将治。有空陵城、关城。

阳平郡魏文帝黄初二年分魏置，治馆陶城。

领县八

户四万七千四百四十四口一十六万二千七十五

馆陶二汉属魏郡，晋属。有馆陶城。清渊二汉属郡，晋属有清渊城。乐平二汉属东郡。晋属。前汉清县，后汉章帝更名。治乐平城。发干二汉属东郡，晋属。有发干城。临清太和二十一年置。武城永安中置，天平元年罢，二年复。有武城。武阳二汉、晋属东郡，曰东武阳。后改属。阳平二汉属东郡，晋属。永嘉后并乐平。太的二十一年复属。有阳平城、岗城、赵简子陵、武沟水、白马渊。

广平郡汉武帝为平干国，宣帝改为广平国。后汉建武中省，属钜鹿。魏文帝黄初二年复，改治曲梁城。

领县六

户二万三千七百五十口十万三千四百三

平恩二汉属魏郡，晋属，治平恩城。有康台泽。曲安景明中分平恩置，治曲安城。邯郸二汉属赵国，晋属，后属魏。真君六年属。有紫山。广平前汉属，后汉属钜鹿，晋属，后罢。太和二十年复，治广平城。曲梁前汉属，后汉属魏，晋属。广年前汉属，后汉属钜鹿，晋属，永嘉后废。太和二十年复，治广年城。

汲郡晋武帝置，治城头。

领县六

户二万九千八百八十三口十万二千九百九十七

北修武孝昌中分南修武置，治清阳城。有清阳泉、马泉、丁公神、育河、陶河、熨斗泉、覆釜山、五里泉、七里熨、马鸣泉、重泉、郡戒、安阳城。南修武二汉属河内，晋属。有黄家、吴城、宜阳城。汲二汉属河内，晋属，后罢。太和十二年复，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庙、陈城。兴和二年，恆农人率户归国，仍置义州於城中。朝歌二汉属河内，晋属。有朝歌城、崔方城、大方山、淇水、白沟水、天井沟、苑城、新城、伏羲祠。山阳二汉、晋属河内，后属。有沁阳城、南、北二武阳城。孝景二年置郡，初治共城，后移治山阳城，寻罢。获嘉二汉属河内，晋属，后省。太和二十三年复，治新洛城。有获嘉城。

广宗郡太和十一年立，寻罢，孝昌中复。

领县三

户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二口五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广宗后汉属钜鹿，晋属安平。中兴中，立南、北广宗，寻罢，后属。有广宗城、建始城、建德城。武强真君三年并信都，太和二十二年复。有武城。经后汉、晋属安平。真君二行并南宫，后复属。

东郡秦置，治滑台城。晋改为氵仆阳，后复。天兴中置兖州，太和十八年改。

领县七

户三万五百二十一口十万七千七百一十七

东燕二汉属，晋属濮阳，后属。有燕城、尧祠、伍子胥祠。平昌孝昌二年分白马置，治平昌城。白马二汉属，晋属濮阳，后属。有朝沟、白马、樊城、凡豪城。凉城有凉城、南中城、西王母祠。酸枣二汉、晋属陈留，后属。有酸枣城、肺山、白沙渊、望气台、五马渊。长垣二汉、晋属陈留，后属。真君八年并外黄，景明三年复。有平丘城、匡城、蒲城、子路祠、长垣城、卫灵公祠、龙城。长乐武泰初分凉城置，有盘。

北广平郡永安中分，广平置。

领县三

户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口九万一千一百四十八

南和前汉属广平，后汉属钜鹿，晋属，后并任。太和二十年复。有左阳亭、沙陵、南和城一名嘉和城、安丰城。任前汉属广平，后汉属钜鹿，晋属。有广平乡城、如乡城、丰城、张相祠。襄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二汉属赵国，晋属，后并任。太和二十年复。有襄国城。

林虑郡永安元年置。

领县四

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口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二

林虑二汉属河内，晋属汲郡。前汉名隆虑，后汉避殇帝名改焉。真君六年并鄴，太和二十一年复。有陵阳河，东流为垣。临淇天平初分朝歌、林虑、共县置。有王莽岭。源河，东流为淇。有黎川、祜柏岭、黎城、淇城。

共二汉属河内，晋属汲。天增中属。有星城、凡城、旧水陂、柏门山。桓门水，南流名太清水。有檐山、白鹿山。魏德天平二年分朝歌置。有累山、冷泉。

丘顿郡晋武帝置。

领县四

户一万七千二十二口八万七千六十三

顿丘太和中并汲郡，余民在畿处者景明中置。有鱼阳泽、帝颛顼冢、帝喾冢。

卫国二汉属东郡，晋属。汉曰观，后光武改。有卫国城、卫康叔冢、子路冢、蒯聩冢、孔悝冢、卫辄冢、卫灵公冢、武乡城。临黄真君三年并卫国，太和十九年复。有宫城、黄城、卫新台、昌乡水。阴安二汉属魏郡，晋属。真君三年并卫国，太和十九年复。有阴安城。审食其冢。

氵仆阳郡晋置，天兴中属兖州，太和十一年属齐州，孝昌末又属西

兖。天平初属。

领县四

户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四口五万五千五百一十二

廪丘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阴，晋属。有羊角哀左伯桃冢、管公明冢。氵仆阳二汉属东郡，晋属。城阳二汉、晋属济阴，后属。有瓠子河、雷泽。鄄城二汉属济阴，晋属。

黎阳郡孝昌中分汲郡置，治黎阳城。

领县三

户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口五万四百五十七

黎阳二汉、晋属魏郡，后罢，孝昌中复属。有黎阳山。东黎永安元年分黎阳置。顿丘二汉属东郡，晋属顿丘，太和十八年属汲，后属。永安元年分入内黄，天平中罢。

清河郡汉高帝置。

领县四

户二万六千三十三口十二万三千六百七十

清河二汉、晋属。前汉曰厝，后汉安帝改为甘陵，晋改。有河城。贝丘二汉、晋属。侯城太和十三年置。有侯城。武城二汉、晋曰东武城，属，后改。有武城。有暗閤。

定州太祖皇始二年置安州，天兴三年改。

领郡五县二十四

户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一口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四

中山郡汉高帝置，景帝三年改为国，后改。

领县七

户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

卢奴州、郡治。二汉属。世祖神□中置新城宫。有焉卿城、乐阳城。上曲阳前汉属常山，后汉属，晋属常山。真君七年并新市，景明元年复属。有平乐城。有恆山、嘉山、黑山、尧山、黄山。魏昌二汉、晋属，前汉曰苦陉，后汉章帝改为汉昌，魏文帝改。有魏昌城、安城。新市二汉、晋属。有蔺相如冢、义台城、新市城。毋极二汉属，晋罢。太和十二年复，治母极城。有新城、廉台。

安喜二汉、晋属，前汉曰安险，后汉章帝改。有天井泽、安喜城、赵尧祠。唐二汉、晋属。有左人城、寡妇城、唐水、狼山祠。

常山郡汉高帝置，曰恆山郡，文帝讳恆，改为常山，后汉建武中省真定郡属焉。孝章建初中为淮阳，永元二年复。

领县七

户五万六千八百九十口二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二

九门二汉、晋属，有常山城、九门城。有安乐垒、燕赵神、受阳垒、明台神。

真定前汉属真定国，后汉、晋属。故东垣，汉高帝十一年改。有赵朔祠。行唐二汉、晋曰南行唐，属，后改。太和十四年置唐郡，二十一年罢郡立。熙平中移犊乾城，治唐城。蒲吾二汉、晋属。有嘉阳城。灵寿二汉、晋属。有所山、西王母祠、慈水。井陉二汉、晋属。有回星城。石邑前汉属，后汉罢，晋复属。有石邑城。

钜鹿郡秦置，后汉建武中省广平国属焉。

领县三

户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二口十三万二百三十九

曲阳二汉、晋属赵国，曰下曲阳，后改。有临平城、真乡城、曲乡城，有尧祠、青丘。稾城前汉属真定，后汉属，晋罢，太和二十年复。有肥垒。鄡二汉、晋属。有鄡城、安定城。有西门、赵君神，有青丘、牛丘、黄丘、驰丘、灵丘。

博陵郡汉桓帝置。

领县四

户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口一十三万五千七十

饶阳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属。有鲁口城、博陵城、三良神、饶阳城。安平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属，治安平城。有楼、女贵人神。深泽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属。二汉、晋曰南深泽，后改。有女蜗神祠。安国二汉属中山，晋属。真君七年并深泽，景明二年复，有盐石渊、安国城。

北平郡孝昌中分中山置，治北平城。

领县三

户一万三千三十四口六万五千一百二

蒲阴二汉、晋属中山。前汉曰曲逆，章帝改名。有莆阴城、安国城、安阳、赤泉神。北平二汉、晋属中山。有北平城、木门城。望都二汉、晋属中山。有高昌城、朝阳城、伊祁山。有尧神、孙山。

冀州后汉治高邑、袁绍、曹操为冀州，治鄴，魏、晋治信都，晋世邵续治厌次，慕容垂治信都。皇始二年平信都，仍置。

领郡四县二十一

户十二万五千六百四十六口四十六万六千六百一

长乐郡汉高帝置，为信都郡，景帝二年为广川国，明帝更名乐成，安帝改曰安平，晋改。

领县八

户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三口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五

堂阳前汉属钜鹿，后汉、晋属安平国，后属，有荆丘。枣强前汉属清河，后汉罢，晋复，属广川。神瑞二年，并广川，太和二十二年后属。有煮枣城。扶柳前汉属，后汉、晋属安平国。真君三年并堂阳，景明元年复。

索卢晋属广川。神瑞二年并广川，太和二十二年复属。有索卢城。广川前汉属，后汉属清河，晋属广川，后属。南宫前汉属，后汉、晋属安平，后属。

信都二汉、晋属。有武阳城、安城、辟阳城。下博二汉、晋属。渤海郡汉高帝置，世祖初改为沦水郡，太和二十一年复。

领县四

户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二口十四万四百八十二

南皮二汉、晋属。有勃海城。东光二汉、晋属。修前汉、晋属，号脩，后改。有董仲舒祠。安陵晋置，勃属。

武邑郡晋武帝置。

领县五

户二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口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九

武遂前汉属河间，后汉、晋属安平，后属。阜城前汉属渤海，后汉属安平，晋属渤海，后属。有弓高城。灌津前汉属信都，后汉、晋属安平，后属。有窦氏冢。武邑前汉属信都，后汉、晋属安平，后属。武强神光一年并武邑，太和十八复。有武强渊。

安德郡太和中置，寻并渤海，中兴中复。

领县四

户二万二千二百一十六口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六

平原二汉、晋属平原。真君三年并鬲，太和二十一年复，属渤海，后属。安德二汉、晋属平原，后属渤海，后属。绎幕二汉、晋属清河，真君三年并武城，太和二十一年复，后属。鬲二汉、晋属平原，后属渤海，后属。治临齐城。

并州汉、晋治晋阳，晋末治台壁，后治晋阳。皇始元年平，仍置。

领郡五县二十六

户十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十八万二千一百四十

太原郡

领县十

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万七千五百七十八

晋阳二汉、晋属，真君九年罢榆次属焉。有介子推祠。西南有悬壅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梗阳城。同过水出木瓜岭，一出沾岭，一出大廉山。一出原过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过”，西南入汾。出帝永昌中霸朝置大丞相府，武定初，齐献武王上置晋阳宫。祁二汉、晋属。有祁城、祁奚墓、周党冢、太谷水、赵襄子城。榆次二汉、晋属，真君九年并晋阳，景明元年复。有鹿台山祠。长宁水，西北合同过。中都二汉、晋属。有榆次城、寿阳城、平谭城、原过祠、早山。邬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九年复。有中都。有邬城、太岳山。虑水，入区夷泽。平遥二汉、晋为平陶属，后改。有京陵城、平遥城、过山。沾二汉属上党，晋属乐平。真君九年罢乐平郡属焉。有夹山。豫水出得车岭，西北入汾。有汾阳、追城。受阳晋属乐平，真君九年罢乐平，属有大陵城、文谷水。长安泰常二年置，真君中省，景明初复。有二陵城、三角城。阳邑二汉、晋属，真君九年罢，景明二年复。有白壁岭、樊阳水、八表山、徐水。

上党郡秦置，治壶关城，前汉治长子城，董卓作乱，治壶关城，慕容俊治安民城，后迁壶关城。皇始元年迁治安民。真君中复，治壶关。有白马祠、刘公祠、上党关、石井关、天井关。

领县五

户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七口十万四千四百七十五

屯留二汉、晋属，有屯留城。凤皇山，一名天冢山。大王山，上有关龙逢祠。有疑山、迈泽、黄沙岭。绛水自寄氏界来入浊漳，因名交漳。余五城。阳水源出三槐山，东流合军台水，东南入绛水。长子二汉、晋属，慕容永所都。有廉山，浊漳出焉。有长子城、应城、倾城、幸城。长湾水东流至梁川，北入浊漳。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有泉北流至陶乡，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有鲍宣墓。壶关二汉、晋属，后罢，太和十三年复。有羊肠坂、静林山。鸡鸣岭，一名大山。有赤壤川，其地寒而早霜。鲁般门，一名天门。微子城、铁鼓山、五马门、令狐征君墓、五龙祠。寄氏二汉为猗氏，属。晋。景明元年复，改。有猗氏城。三想山北有水，源出蒲谷，东南流入给水。有八礼泉、上党谷。有盘秀岭，蓝水出其南，东流入浊漳。有方山、伏牛山。乐阳普泰中分长子、寄氏置。有望天岭，绛水所出。有尧庙。

乡郡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后罢，延和二年置。

领县四

户一万六千二百一十口五万五千九百六十一

阳城二汉、晋属上党，曰涅，永安中改。有涅城。复甑山，涅水出焉，东南合武乡水。襄垣二汉、晋属上党。有五音山神祠、襄垣城、临川城。乡郡治。晋属上党，真君九年罢辽阳属焉。有武乡城、魏城、榆社城。方山，上有尧庙。三台岭上有李阳墓，有古麻池，即石勒与李阳所争池。铜鞮二汉、晋属上党。有铜鞮城。石弟水东行入漳。有乌苏城、沙石堆。有尧祠。

乐平郡后汉献帝置，真君九年治太原，孝昌二年复，治沾城。

领县三

户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七口六万八千一百五十九

辽阳晋属，真君九年并乡，孝昌二年复。有黄泽岭、辽阳城。乐平晋属，真君九年并治，孝昌二年复。有象出祠、沾岭、八赋岭。石艾前汉属太原，后罢，晋属。真君九年罢，孝昌六年复故名上艾，后改。有井陉关、苇泽关、董卓城、妒女泉及祠。

襄垣郡建义元年置，治襄垣城。

领县四

户七千五百一十三口三万六千五百六十七

襄垣郡治。建义元年分乡郡之襄垣置。有安民城、襄垣城。五原建义元年分乡郡之铜鞮置。建义建义元年分上党之屯留置，有鹿台山及祠。刈陵二汉、晋曰潞，属上党，真君十一年改，后属。有伏牛山、黎城、三垄山、积布山、潞城、武军城、涉城。有涉水、台壁。

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间、高阳，冀州章武、浮阳置，治赵都军城。

领郡三

户十万五千五百四十九口四十五万一千五百四十二

高阳郡晋置高阳国，后改。

领县九

户三万五百八十六口十四万一百七

高阳前汉属涿，后汉属间国，晋复。有郝神、高阳城。博野有博陆城、侯城、武城、中乡城。蠡吾前汉属涿，后汉属中山，晋属。有清凉城、颛顼城、蠡吾城、石羊垒。易前汉属涿，后汉、晋属河间，后属。有易京。扶舆前汉属涿，后汉罢，晋复属前汉、晋曰樊舆，后罢。太和中改，复。新城二汉、晋曰北新城。前汉属中山，后汉属涿，晋属。乐乡前汉属信都，后汉罢，晋复属。有乐乡城。永宁有班姬神、石兰神。

清苑高祖太和元年分新城置。

章武郡晋置章武国，后改。

领县五

户三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口十六万二千八百七十

成平前汉属渤海，后汉、晋属河间国，后属。治京城。有平城、乐平城。平舒前汉属渤海后汉属河间国，晋属。二汉、晋曰东平舒。有章武城、平乡城。有城头神、里城神。束州前汉属渤海，后汉属河间国，晋属。有束州城。文安前汉属渤海，后汉属河间国，晋属。有文安、平曲城、广陵、赵君神。西章武正光中分沧州章武置。有章武城。

河间郡汉文帝置河间国，后汉光武并信都，和帝永元三年复，晋仍为国，后改。

领县四

户三万五千八百九口十四万八千五百六十五

武垣前汉属涿郡，后汉、晋属。有武垣城、小陵城。乐城二汉、晋属，治河间城。有高平陵、二王陵。中水前汉属涿郡，后汉、晋属河间国。莫阝后汉、晋属，治陵城。有鄭城。殷州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治广阿。

领郡三县十五

户七万七千九百四十三口三十五万七千一十六

赵郡秦邯郸，汉高帝为赵国，景帝又为邯郸，后汉建武中复，后改。

领县五

户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九口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四

平棘二汉属常山，晋属。有平棘城。房子二汉属常山，晋属。有房子城、回车城、平州城、嶂洪祠。元氏二汉属常山，晋属。有元氏城、大岭山。高邑二汉属常山。前汉曰鄗，后汉光武改，晋属。有墠亭祠、汉光武即位碑。有高邑城。栾城太和十一年分平棘置，治关城。有栾城。

钜鹿郡永安二年分定州钜鹿置，治旧杨城。

领县四

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七口五万八千五百四十九

廮陶二汉、晋属，治廮陶城。有沃州城。宋子二汉属，后罢。永安二年复，治宋子城。西经永字二年分经县置。有邑城、三女神。腹遥永安二年分廮陶置，治杨城。有历城。

南赵郡太和十一年为南钜鹿，属定州，十八年属相州，后改。孝昌中属。

领县六

户三万二千四十六口十五万一百一十三

平乡晋属，后罢。景明二年复，治钜鹿城。有平乡城。南栾二汉属钜鹿，晋罢，后复。真君六年并柏人，太和二十一年复。有南栾城。钜鹿二汉、晋属钜鹿，后属。柏人二汉、晋属。有柏人城、柏乡城。广阿前汉属钜鹿，后罢。太和十三年复。有广阿城、尧台、大陆陂、铜马祠。中丘前汉属常山，后汉、晋属赵国，晋乱，罢。太和二十一年复。有中丘城、伯阳城、鹊山祠。

沦州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治饶安城。

领郡三县十二

户七万一千八百三口二十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九。

浮阳郡太和十一年分渤海、章武置，属瀛州，景明初并章武，熙平二年复。

领县四

户二万六千八百八十口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八

饶安二汉、晋属渤海。前汉曰千童，灵帝改。有无棣沟、西乡、茅焦冢。浮阳郡治。二汉、晋属渤海。西接漳水，衡水入焉，今谓之合口。有浮水。高城二汉、晋属渤海，治高城。有平津乡。兴和中绾流民立东西河郡隰城县。武定末罢。章武二汉属渤海，晋属章武，后属。治章武城。有汉武帝台。漳水，入海。有沾水。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

乐陵郡晋为国，后改。

领县四

户二万四千九百九十八口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四

乐陵郡治。二汉属平原，后属。魏初置义兴郡，晋太和中罢。有乐陵城、东乡城、白麻泉神。阳信二汉属渤海，晋属。治阳信城。有盐山神祠。厌次二汉属平原，后汉曰富平，孝明改，晋属。治马领城。有蒲台祠。有富城，邵续居之，号邵城。中有铁柱神、羊阑城。湿沃前汉属千乘国，后罢，晋复属。治乱城。有故暗合、延乡城、后父城。

安德郡中兴初分乐陵置，太昌初罢，天平初复，治般界。

领县四

户一万九千九百二十五口六万八千一百三十七

般二汉、晋属平原，后属渤海，熙平中属乐陵，后属。治般城。有故般河。重合二汉、晋属渤海。正平元年并安陵，太和十八年复，后属

渤海。熙平中属乐陵，后属。治重合城。有苑康冢、劳敬通墓。重平前汉属渤海，后罢，孝昌中复属。有欧阳歙冢。平昌二汉、晋属平原。后汉、晋曰西平昌，后罢。太和二十二年复，属渤海。熙平中属乐陵，后属。治平昌城。

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

领郡三县十一

户四万五百八十口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三

永安郡后汉建安中置新兴郡，永安中改。

领县五

户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八口一十万四千一百八十五

定襄前汉属定襄，后汉属云中，晋属新兴。真君七年并云中、九原、晋昌属焉。永安中属。有赵武灵王祠、介君神、五石神、关门山、圣人祠、皇天神、定襄城、抚城。阳曲二汉、晋属太原，永安中属。有罗阴城、阳曲泽。平寇真君七年并三堆、朔方、定阳属焉。永安中属。有鸡头山神祠、三会河。蒲子始光三年置，真君七年并平河属焉。永安中属。有索山祠。驴夷二汉属太原，曰虑虒，晋罢，太和十年复改。永安中属。有思阳城、驴夷城、仓城、代王神祠。

秀客郡永兴二年置，真君七年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

领县四

户一万一千五百六口四万七千二十四

秀容永兴二年置。有秀容城、原平城、肆卢城、石鼓山神、女郎神、金山神、护君神、风神。石城永兴二年置。有大颓石神。肆卢治新会城。真君七年并三会属焉。有清天神、大罗山、台城、大邗城。敷城始光初置郡，真君七年改治敷城。有石谷山、亚角神、车轮泉神。

雁门郡秦置，光武建武十五年罢，二十七年复。天兴中属司州，太和十八年属。

领县二

户六千三百二十八口三万四百三十四

原平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属。有阴馆城、楼烦城、广武城、龙渊神、亚泽神。

广武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属。有东西二平原。

幽州治蓟城。

领郡三县十八

户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口十四万五百三十六

燕郡故燕，汉高帝为燕国，昭帝改为广阳郡，宣帝更为国，后汉光武并上谷，和帝永元年六年复为广阳郡，晋改为国，后改。

领县五

户五千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九

蓟二汉属广阳，晋属。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狼山神、戾陵陂。广阳二汉属广阳，晋属。有广阳城。良乡二汉属涿，晋属范阳，后属。治良乡城。有大房山神。军都前汉属上谷，后汉属广阳，晋属。有观石山、军都关、昌平城。

安城前汉属渤海，后汉属广阳，晋属。有安次城、苌道城。

范阳郡汉高帝置涿郡，后汉章帝改。

领县七

户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口八万八千七百七

涿二汉属涿，晋属。有涿城、汉平城、鸾城。固安二汉属涿，晋属。有固安城、永阳城、金台、三公台、易台。范阳二汉属涿，晋属。有长安城、范阳城、梁门陂。苌乡晋属。有苌乡城。方城前汉属广阳，后汉属涿，晋属。有临乡城、方城、韩侯城。容城前、后汉属涿，晋属，后罢。太和中复。遒二汉属涿，晋属。有辽城、南北二遒城。

渔阳郡秦始皇置。真君七年并北平郡属焉。

领县六

户六千九百八十四口二万九千六百七十

雍奴二汉属，晋属燕国，后属。真君攻年并泉州属。有泉州城、雍奴城。潞二汉属，晋属燕国，后属。真君七年并安乐、平谷属焉。有乐山神。无终二汉、晋属右北平，后属。有无终城、狼山。渔阳二汉属，晋罢，后复。有渔阳城、阙乐城、桃花山。土垠二汉、晋属右北平，后属。有北平城。徐无二汉、晋属右北平，后属。有徐无城。

晋州孝昌中置唐州，建义元年改。治白马城。

领郡十二县三十一

户二万八千三百四十九口十万三十九

平阳郡晋分河东置。真君四年置东雍州，太和十八年罢，改置。

领县五

户一万五千七百三十四口五万八千五百七十一

禽昌二汉属河东，晋属，即汉、晋之北屈也。神□元年世祖禽赫连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并永安属焉。有乾城、郭城。平阳二汉属河东，晋属，州治。真君六年并禽昌，太和十一年复。有晋永、高梁城、龙子城、尧庙。襄陵二汉属河东，晋属。治襄陵城。临汾二汉属河东，晋属。真君七年并泰平，太和十一年复。泰平真君七年置。有泰平城、齐城。

北绛郡孝昌三年置。治绛。

领县二

户一千七百四十口六千二百九十二

新安二汉属恆农，晋属河南，后罢。孝昌二年复，后属。北绛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二汉、晋曰绛，后罢。太和十二年复，改属。

永安郡建义元年置。治永安城。

领县二

户二千九百三十二口一万五百四十

永安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前汉曰彘，顺帝改。真君七年并禽昌，正始二年复属。治仇池壁。有霍山祠、赵城。杨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后罢。太和二十一年复，后属。治杨城。有岳阳山、东明神。

北五城郡兴和二年置。

领县三

户二百一十二口八百六十四

平昌兴和二年置。石城兴和二年置。北平昌兴和二年置。

定阳郡兴和四年置。

领县三

户四百九十八口一千九百四十一

平昌兴和四年置。西五城兴和四年置。

敷城郡天平四年置。

领县一

户九十口三百五十九

敷城天平四年置。

河西郡天平四年置。

领县一

户二百五十六口一千一百四十四

夏阳天平四年置。

五城郡天平中置。

领县三

户四百一十一口一千六百一十八

北枣天平二年置。南枣天平二年置。永安元象元年置。

西河郡旧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为胡贼所破，遂居平阳界，还置郡。

领县三

户一千七百六十一口四千九百九十七

永安孝昌中置。治白坑城。隰城孝昌中置。介休孝昌中置。

冀氏郡建义元年割平阳、郡置。

领县二

户一千三百二口五千三百一十六

冀氏建义元年割禽昌、襄陵置。有冀氏城。合阳建义元年置。有合阳城。

南绛郡建义初置。治会义川。

领县二

户八百三十六口二千九百九十一

南绛太和十八年置，属正平郡，建义初属。小乡建义元年罢。有小乡城。

义宁郡建义元年置，治孤远城。

领县四

户二千四百七十八口八千四百六十六

围城建义元年置。治陶谷川。义宁建义元年分禽昌置。安泽建义元年置。沁源建义元年置。郡治。

怀州天安二年置，太和十八年罢，天平初复。

领郡二县八

户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口九万八千三百一十五

河内郡汉高帝置。

领县四

户九千九百五口四万二千六百一

野王二汉、晋属，州、郡治。有太行山、华岳神。沁水二汉、晋属，治沁城。有沁水、济水。河阳二汉、晋属，后罢，孝昌中复。轵后汉、晋属，治轵城。有轵关。

武德郡天平初分河内置。

领县四

户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五口五万五千七百一十四

平皋二汉、晋属河内。有平皋陂、平皋城、安昌城。温二汉、晋属河内。有温、浿水。怀二汉、晋属河内。有长陵城、怀城。州二汉、晋属河内。有雍城、中都城、金城。

建州慕容永分上党置建兴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复。永安中罢郡置州。治高都城。

领郡四县十

户一万八千九百四口七万五千三百

高都郡永安中置。

领县二

刻六千四百九十九口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五

高都二汉、晋属上党，后属。阳阿二汉属上党，晋罢，后复属，有武靳关。

长平郡永安中置。治玄氏城。

领县二

户五千四百一十二口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八

高平永安中置。治高平城。玄氏二汉、晋属上党郡治。有羊头山。

安平郡

领县二

户五千六百五十八口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

端氏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后属。真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复。濩泽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后属。

泰宁郡孝昌中置，及县。

领县四

户一千三百三十五口五千三百三十

东永安西河西濩泽高延

汾州延和三年为镇，太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

领郡四县十

户六千八百二十六口三万一千二百一十

西河郡汉武帝置，晋乱罢。太和八年复。治兹氏城。

领县三

户五千三百八十八口二万五千三百八十八

隰城二汉、晋属。太延中改为什星军，太和八年复。有虞城、阳城。介休二汉属太原，晋属。晋乱罢，太和八年复。有木瓜山、邬城。有郭林宗墓、介休城、太岳山祠。永安太和十七年分隰城置。

吐京郡真君九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领县二

户三百八十四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新城世祖名岭东，太和二十一年改。吐京世祖名岭西，太和二十一年改。

五城郡正平二年置，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领县三

户二百五十七口一千一百一

五城世祖名京军，太和二十一年改。有鸡亭。平昌世祖名刑军，太和二十一年改。有白马谷。石城世祖为定阳，太和二十一年改。

定阳郡旧属东雍州，延兴四年分属焉。孝昌中陷，寄治西河。

领县二

户七百九十七口三千二百八

定阳延兴四年置。昌宁延兴四年置。有阴、阳二城。

东雍州世祖置，太和中罢，天平初复。

领郡三县八

户六千二百四十一口三万四百

邵郡皇兴四年置邵上郡，太和中并河内，孝昌中改复。

领县四

户五十二口一百五十八

白水有马头山。清廉有清廉山、白马山。苌平有王屋山。西太平

高凉郡

领县二

户四千四百四十五口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三

高凉太和十一年分龙门置。有高凉城、暗合、丽姬冢。龙门故皮氏，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真君七年改属。有临汾城。

正平郡故南太平，神□元年改为征平，太和十八年复。

领县二

户一千七百四十四口八千三百八十九

闻喜二汉、晋属河东，后属。有周阳城。曲沃太和十一年置。

安州皇兴二年置，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

领郡三县八

户五千四百五口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九

密云郡皇始二年置。治提携城。

领县三

户二千二百三十一口九千一十一

密云真君九年并方城属焉。要阳前汉属渔阳，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桃花山。白檀郡治。

广阳郡延和元年置益州，真君二年改为郡。

领县三

户二千八口八千九百一十九

广兴延和年置，真君九年并恆山，属。燕乐州郡治，延和九年置，真君九年并永乐。方城普泰元年置。

安乐郡延和元年置交州，真君二年罢州置。

领县二

户一千一百六十六口五千二百一十九

土垠真君九年置。安市二汉、晋属辽东，真君九年并汉平属焉。

义州兴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陈城。

领郡七县十九

户三千四百二十八口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

五城郡永安中置，属司州，天平中属北豫州，武定五年属。

领县三

户二千一百口一万七千六十九

隰城五城永安中置。有凤皇台、安郎神、皇侯神。介休永安中置。五城永安中置。

泰宁郡兴和中置。

领县三

户二百二十八口一千一百二十七

泰宁兴和中置。义兴兴和中置。合阳兴和中置。

新安郡兴和中置

领县三

户三百九十四口一千五百九十五

西垣兴和中置。新安兴和中置。东垣兴和中置。

渑池郡兴和中置。

领县三

户一百六十六口八百二十八

北渑池兴和中置。俱利兴和中置。西新安兴和中置。

恆农郡兴和中置。

领县三

户九十三口五百四十三

恆农兴和中置。北郏兴和中置。崤兴和中置。

宜阳郡兴和中置。

领县三

户一百六十九口六百八十六

宜阳兴和中置。南渑池兴和中置。金门光和中置。

金门郡兴和中置。

领县一

户二百七十八口一千二百一十七

北陆兴和中置。

南汾州

领郡九县十八

户一千九百三十二口七千六百四十八

北吐京郡

领县四

户八十八口三百五十一

平昌北平昌石城吐京

西五城郡

领县三

户二百四十七口一千一百一十八

西五城昌宁平昌

南吐京郡

领县一

户三十二口七十三

新城

西定阳郡

领县一

户四十二口一百四十

洛陵

定阳郡

领县一

户五十四口一百九十

永宁

北乡郡

领县二

户二百九口七百五十九

龙门汾阴

五城郡

领县二

户二百一十四口八百八十四

五城平昌

中阳郡

领县二

户四百六十八口一千六百三十七

洛陵昌宁

龙门郡

领县二

户五百七十八口二千四百九十六

西太平汾阳

南营州孝昌中营州陷，永熙二年置。寄治英雄城。

领郡五县十一

户一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三十六

昌黎郡永兴中置。

领县三

户五百九口二千六百五十八

龙城永熙中置。广兴永熙中置。定荒兴和中置。

辽东郡永熙中置。

领县二

户五百六十五口二千六百三十四

太平永熙中置。新昌永熙中置。

建德郡永熙中置。

领县二

户一百七十八口八百一十四

石城永熙中置。广都兴和中置。

营丘郡天平四年置。

领县三

户五百一十二口二千七百二十七

富平天平四年置。永安元象中置。带方元象中置。

乐良郡天平四年置。

领县一

户四十九口二百三

永乐兴和二年置。

东燕州太和中分桓州东部置燕州，孝昌中陷，天平中领流民置。寄治幽州宣都城。

领郡三县六

户一千七百六十六口六千三百一十七

平昌郡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领县二

户四百五十口一千七百一十三

万言天平中置。昌平天平中置。有龙泉。

上谷郡天增中置。

领县二

户九百四十二口三千九十三

平舒孝昌中陷，天平中置。居庸孝昌中陷，天平中置。

偏城郡武定元年置。

领县二

户三百七十四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广武武定元年置。沃野武定元年置。

营州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增初复。

领郡六县十四

户一千二十一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晋分辽东置，真君八年并冀阳属焉。

领县三

户二百一口九百一十八

龙城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属焉。有尧祠、榆顿城、狼水。广兴真君八年并徒何、永乐、燕昌属焉。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定荒正光末置。有鹿头山、松山。

建德郡真君八年置。治白狼城。

领县三

户二百口七百九十三

石城前汉属右北平，后属。真君八年并辽阳、路、大乐属焉，有白鹿山祠。广都真君八年并白狼、建德、望平属焉。有金紫城。阳武正光

末置。有三合城。

辽东郡秦置，后罢。正光中复。治固都城。

领县二

户一百三十一口八百五十五

襄平二汉、晋属后罢。正光中复。有青山。新昌二汉、晋属，后罢。正光中复。

乐良郡前汉武帝置，二汉、晋曰乐浪，后改，罢。正光末复。治连城。

领县二

户二百一十九口一千八

永洛正光末置。有鸟山。带方二汉属，晋属带方，后罢。正光末复属。

冀阳郡真君八年并昌黎，武定五年复。

领县二

户八十九口二百九十六

平刚柳城

营丘郡正光末置。

领县二

户一百八十二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正光末置。永安正光末置。

平州晋置。治肥如城。

领郡二县五

户九百七十三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辽西郡秦置。

领县三

户五百三十七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二汉、晋属。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黄山、濡河。阳乐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令支合资属焉。有武历山、覆舟山、林榆山、太真山。

海阳二汉、晋属。有横山、新妇山、清水。

北平郡秦置。

领县二

户四百三十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鲜二汉、晋属乐浪，后罢。延和元年徙朝鲜民於肥如，复置，属焉。新昌前汉属涿，后汉、晋属辽东，后属，有卢龙山。

恆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

领郡八县十四

代郡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

领县四

平城二汉、晋属雁门，后属。太平武周二汉属雁门，晋罢，后复属。

永固。

善无郡天平二年置。

领县二

善无前汉属雁门，后汉属定襄，后属。沃阳

梁城郡天平二年置。

领县二

参合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裋鸿一本作祗鸿

繁畤郡天平二年置。

领县二

崞山二汉、晋曰崞，属雁门，后改属。繁畤二汉、晋属雁门，后改属。

高柳郡永熙中置。

领县二

安阳二汉曰东安阳，属代郡，晋属，后改属。高柳二汉属代郡，晋罢，后复属。

北灵丘郡天平二年置。

领县二

灵丘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莎泉

内附郡天平二年置。

灵丘郡天平二年置。

朔州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今寄治并州界。

领郡五县十三

大安郡

领县二

狄那捍殊

广宁郡

领县二

石门中川

神武郡

领县二

尖山殊颓

太平郡

领县三

太平太清永宁

附化郡

领县四

附化息泽五原广牧

云州旧置朔州，后陷，永熙中改，寄治并州界。

领郡四县九

盛乐郡永熙中置。

领县二

归顺永兴中置，州、郡治。还安永熙中置。

云中郡秦置。

领县二

延民永兴中置。云阳永熙中置。

建安郡永熙中置。

领县二

永定永熙中置。永乐永熙中置。

真兴郡永熙中置。

领郡三

真兴永熙中置。建义永熙中置。南恩永熙中置。

蔚州永安中改怀荒、御夷二镇置，寄治并州邬县界。

领县三县七

始昌郡永安中置。

领县二

干门永安中置。兰泉永安中置。

忠义郡永安中置。

领县二

苇池永安中置。杨柳永安中置。

附恩郡永平中置。

领县三

西凉天平中置。利石天平中置。化政天平中置。

显州天安中置。治汾州六壁城。

领郡四县四

定戎郡天安中置。治瓜城。

领县二

零山天安中置。阳林永安中置。

建平郡天安中置，州治。

领县二

升原永安中置。赤谷永安中置。

真君郡天平中置，治东多城。

武昌郡武定四年置，治围城。

廓州武定元年置。治肆州敷城界郭城。

领郡三

广安郡武定元年置。

永定郡武定元年置。

建安郡武定元年置。

武州武定元年置。治雁门川，武定三年始立州城。

领郡三县四

吐京郡武定八年置。

领县二

吐京武定三年置。新城武定三年置。

齐郡武定元年置，州治。

领县二

昌国武定元年置。安平武定元年置。

新安郡武定元年置。

西夏州寄治并州界。

领郡二

太安郡

神武郡。

宁州兴和中置，寄治汾州介休城。

领郡四

武康郡武定四年置，治东多城。

灵武郡武定元年置。

初平郡武定元年置。

武定郡武定元年置。

灵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后陷关西。天平中置，寄治汾州隰城县界。郡县关。

前自恆州已下十州，永安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

志第六 地形二中

兖州后汉治山阳昌邑，魏、晋治廪丘，刘义隆治瑕丘，魏因之。

领郡六县三十一

户八万八千三十二口二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一

泰山郡汉高帝置。

领县六

户二万六千八百口九万一千八百七十三

钜平二汉、晋属，治平乐城。有亭亭山祠、霍城、阳关城、钜平城、祝丘、防城、龙山祠。奉高二汉、晋属。有梁父山、岱岳祠、玉符山、故明堂基。博平二汉、晋曰博，属，后改。有博平城、防城、龙山祠、野首山、牟山祠，伍子胥庙。嬴二汉、晋属。有马耳山祠，汶水出焉。唐阜、嬴城、铜治山。牟二汉、晋属，有莱芜城、平州城、牟城、望石山。梁父二汉、晋属。有菟裘泽，徂来山在北，梁父城、龟山、羊续碑、贞女山祠、云母山。

鲁郡秦置，为薛郡，高后改为鲁国。皇兴中改。

领县六

户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口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九

鲁二汉、晋属。有牛首亭、五父衢、尼丘山、房山、鲁城、叔梁纥庙、孔子墓、庙、沂水、泗水、季武子台、颜母祠、鲁昭公台、伯禽冢、鲁文公冢、鲁恭王陵、宰我冢、兒宽碑。汶阳二汉、晋属。有桑杜丘、新甫山、嵎山、春舒城、汶阳城。邹二汉、晋属。有叔梁纥城、峄山邹。阳平刘骏置，魏因之。有滕城。

新阳前汉属东海，后罢，刘骏复，魏因之。

高平郡故梁国，汉景帝分为山阳国，武帝改为郡，晋武帝更名。

领县四

户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口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六

高平二汉属山阳，晋属。前汉橐也，后汉章帝更名。有洸水、千秋城、齐城、胡陆城、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庙。

方与二汉属山阳，晋属。有方与城。金乡后汉属山阳，晋属。有金乡山、范巨卿冢碑。平阳二汉、晋曰南平阳。汉属山阳，晋属。有平阳城、漆城、白马沟。

任城郡后汉孝章帝分东平为任城国，晋永嘉后罢，神龟元年分高平置。

领县三

户八千五十口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九

任城前汉属东平，后汉、晋属。有任城、唐阳城、华阳城。亢父前汉属东平，后汉、晋属。有亢父城、女娲冢、风铂祠。钜野二汉属山阳，晋属高平，后属。有钜野城、武安城、武平城、任山祠。

东平郡故梁国，汉景帝分为济东国，武帝改为大河郡，宣帝为东平国。后汉、晋仍为国，后改。

领县七

户二万七百五十二口六万一千八百一十

无盐二汉、晋属。有龙山、无盐城、南章、北章城。范有涞沟。须昌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属。治须昌城。有济沟。寿张有郃城。平陋二汉、晋属，曰东平陆，后改。有广武城。富城二汉、晋属。有富城、卜城、武强城、左丘明冢。刚前汉属泰山，后汉属济北，晋曰刚平，后改。治刚城。

东阳平郡故东平地，刘义隆置，寻罢。刘骏复，魏因之。治平陆城。

领县五

户六千一百四十六口一万八千九十四

元城刘义隆置，魏因之。有宁阳城。乐平刘义隆置，魏因之。有青山祠、鲁沟水。顿丘刘骏置，魏因之。有乘城。馆陶刘义隆置，魏因之。有唐阳城。平原刘骏置，魏因之。有苦城、钜野泽。

青州后汉治临淄，司马德宗治东阳，魏因之。

领郡七县三十七

户七万九千七百五十三口二十万六千五百八十五

齐郡秦置。

领县九

户三万八百四十八口八万二千一百

临淄二汉、晋属。有公孙接冢、晏婴冢、齐庄公冢、营丘齐台、尧山祠。昌国二汉、晋属。有纪信冢。益都魏置。有钓室。盘阳前汉属济南，后汉、晋属。有朱虚城，大岘山。有甑山、钜平山、太山祠。平昌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北海，晋属城阳。延兴三年属。广饶二汉、晋属。有吴头山。西安二汉、晋属。有逢山、八士山。安平二汉、晋曰东平，后改。前汉属淄川，后汉属北海，后属。有复釜山。广川有牛山、仲父冢、黑山、石砚山、齐桓公冢、四豪冢。

北海郡汉景帝置，治平寿城。

领县五

户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七口四万六千五百四十九

下密前汉属胶东国，后汉属，晋属齐郡，后属。剧二汉属，晋属琅邪，后属。有仓山。都昌二汉属，晋属齐郡，后属。有徐伟长冢。平寿二汉属，晋属齐郡，后属。有浮山。有金关山。胶东前汉曰胶东国，后汉属北海，晋属齐郡，后属。有逢萌冢。

乐安郡汉高帝为千乘国，后汉和帝更名乐安国，晋改。

领县四

户五千九百一十六口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

千乘前汉属千乘，后汉属，晋罢，后复属。博昌前汉属千乘，后汉、晋属。

安德般

渤海郡故临淄地，刘骏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五千二七十九口一万三千七百五

重合脩长乐有王陵冢。

高阳郡故乐安地，刘义隆置，魏因之。

领县五

户六千三百二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七

高阳新城鄴安次安平

河间郡刘义隆置，魏因之。

领县六

户五千八百三十口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八

阜城城平武垣乐城章武有张释之冢。南皮刘骏置，魏因之。有望海台。乐陵郡故千乘地，刘义隆置，魏因之。

领县五

户七千九百七十一口一万八千五百一十五

阳信有千乘城、博昌城。乐陵有姑城。厌次新乐湿沃

齐州治历城。刘义隆置冀州，皇兴三年更名。

领郡六县三十五

户七万七千三百七十八口二十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二

东魏郡刘骏置，魏因之。治历城。后徙台城。

领县九

户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口七万三千五百七十

蠡吾刘骏置，魏因之。有龙山。顿丘刘骏置，魏因之。有飞鸟岘。肥乡有平陵城、巨合城。聊城有台城、管城。卫国有挺城、石汤水、鸡山。博平有土鼓城、逢陵城、长白山。安阳有鱼沟。

东魏有嶂山，出铁。有苍浪沟、时水。临邑刘骏置，魏因之。有刀环水、鹊山、隰城。

东平原郡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

领县六

户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口四万四百三

平原有黄山。鬲有高苑城、平原城。临济邹平城、建新城。茌平有囗城。广宗有胡山、平郭城。

高唐东清河郡刘裕置，魏因之。治盘阳城。

领县七

户六千七八百一十口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四

清河绎幕有陇水。鄃有淳于髡冢、金雀山。零武城有昌国城。贝丘有莱芜城。饶阳旧属青州，太和十八年分属。

广川郡刘裕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三千九百四十五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

武强索卢中水有长城、三总山。

济南郡汉文帝为济南国，景帝为郡，凰汉建武中复为国，晋改。

领县六

户二万一十七口六万八千八百二十

历城二汉、晋属。有黄台、华不注山、华泉、匡山、舜山祠、娥姜祠。蓍二汉、晋属，治蓍城。平陵二汉、晋属，曰东平陵，后改。有章丘城、洛盘城、平陵城、女郎山祠。土鼓二汉属，晋罢，后复。有龙盘山。

逢陵有於陵城。

朝阳二汉属，后汉曰东朝阳，后改。晋属乐安，后属。有朝阳城。

太原郡刘义隆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一万三千五百六十口五万八百二十三

太原司马德宗置，魏因之。治升城。有靡沟、垣城。祝阿二汉属平原，晋属济南，后属。有唐城、阳城。山茌二汉、晋属泰山，后属。有咸山、祗山、格马山。卢前汉属太山，后汉、晋属齐北，后属。有卢城、平阴城、孝子堂。

郑州天平初置颍州，治长社城。武定七年改治颍阴城。

领郡三县九

户六万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四十二

许昌郡天平元年分颍川置。

领县四

户二万五千三百二十七口一十万四千四百六十三

许昌二汉、晋属颍川，即许都也。治许昌城。有西梁城。扶沟前汉属淮阳，后汉、晋属陈留，真君七年并长平属焉，后属。有白亭城、蔡河、扶沟城、康沟水、龙洲陂、刀陵冈。鄢陵二汉、晋属颍川。有鄢陵城、马领城、向城、张扬城、蔡泽陂、深陂、三门陂、唐且冢。新汲二

汉、晋属颍川。有新汲城、长合城、临春城、平侯城、鸭子陂。颍川郡秦置，汉高改曰韩国，寻复。

领县三

户二万二千四十四口十万五千九百九

长社二汉、晋属。有长葛城、长平城、望马台、鸡鸣城、锺皓墓、白雁陵。临颍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颍阴属之，有殷汤城。颍阴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临颍，元象二年复。有荀爽墓、东西二武城、博望城。

阳翟郡

领县二

户一万四千八百二口六万三千八百七十

黄台光和元年分阳翟置。有葛沟水、黄台冈。阳翟二汉属颍川，晋属河南尹，兴和元年属。有阳翟城、康城、禹山祠、赤沙涧、九山祠、吕不韦墓。

济州治济北碻磝常八年置。

领郡五县十五

户五万三千二百一十四口十四万五千二百八十四

济北郡汉和帝置。

领县三

户九千四百六十七口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九

临邑二汉属东郡，晋属。有昌乡城、临邑城、吴城。东阿二汉属东郡，晋属。有东阿城、卫城、济城。卢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属。有柳舒城、鼓城、卢子城。

平原郡汉高帝置。皇始中属冀州，太和十一年分属，武泰初立南冀州，永安中罢州。

领县四

户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口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七

聊城二汉属东郡，晋属。魏置太平镇，后罢并郡。有王城，郡、县治。有畔城。

博平二汉属东郡，晋属。有博平城、桑叶城、湿水。荏平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北，晋属。治鼓城。有荏平城、阳城。西聊孝昌中分聊城置。治聊城。

东平郡泰常中置，太和末罢，建义中复。治秦城。

领县二

户八千八百九十六口二万五千一百三

范二汉属东郡，晋属兖州东平，后属。治秦城。寿张前汉曰寿良，属东郡，光武改。后汉、晋属兖州东平，后属。有梁山、高阳城、丰城、云城。

南清河郡晋泰宁中分平原置。治莒城。

领县三

户一万一百三十五口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

鄃二汉、晋属清河，太和中属平原。治鄃城。零二汉、晋属清河，太和中属平原，后属。治零城。有莒城。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罢，景明三年复。

东济北郡孝昌三年置。

领县三

户二千四百六十四口六千六百七十八

肥城前汉属泰山，后汉属济北，晋罢，后复属。治肥城。谷城后汉属东郡，晋属济北，后属。蛇丘前汉属泰山，后汉、晋属济北，后属。

光州治掖城。皇兴四年分青州置，延兴五年改为镇，景明元年复。

领郡三县十四

户四万五千七百七十六口十六万九百五十

东莱郡汉高帝置。

领县四

户一万九千一百九十五口六万二千四十四

掖州、郡治。二汉属。晋罢，后复。有掖山祠、秀阳山、斧山。西曲城二汉、晋曰曲城，属，后改。有仓石山。东曲城皇兴中分曲城置。有昌丘、日山。

卢乡二汉、晋属。有高君山、方山。

长广郡晋武帝置。治胶东城。

领县六

户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口五万一千五百六十七

昌阳二汉属东莱，后罢，晋惠帝复，后属。有挺城、望石山、凡马祠、五龙庙、浮游水。长广前汉属琅邪，后属东莱，晋属。有马山祠、即墨城、康王山祠、金泉山、昌城、沽水。不其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属。有牢山、鱼脊山。

挺前汉属胶东，后汉属北海，晋属。有乐毅城。即墨郡治。前汉属胶东国，后汉属北海，晋属。有三户山、胶水、甯戚冢。当利二汉、晋属东莱，后属。有当利城。

东牟郡孝昌二年分东郡陈留置，治雍丘。

领县四

户一万七百四十八口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八

牟平二汉属东莱，晋罢，后复。有之罘山、成山、牟城。东牟城、刘宠墓、风山。黄二汉、晋属东莱。有黄城、莱山祠、龙溪。惤二汉、晋属东莱。有弦城、罗山。观阳前汉属胶东，后汉属北海，后罢。兴和

中复属。有淳城城、观阳城、昌城、马宾山、牛耳山。

梁州天平初置。沼大梁城。

领郡三县七

户四万三千八百一十九口十八万一千九百三

阳夏郡孝昌四年分东郡、陈留置。治雍丘城。

领县五

户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九口六万三千五百五十九

阳夏前汉属淮阳，后汉属陈国，晋初并梁，惠帝复。真君七年并扶沟，太和十二年复。治阳夏城。有大小扶沟。雍丘二汉、晋属陈留。郡治。有抱城、广陵城、高阳城、少姜城、华城、白杨陂。济阳二汉、晋属陈留，延和二年置徐州，皇兴初罢。有济阳城、外黄城、东缗城、崔城。圉城二汉、晋曰圉。前汉属淮阳，后汉、晋属陈留，后罢。景明元年复，后改。有沙城。襄邑二汉、晋属陈留，后罢，景明元年复。有直阳城、牖乡、牖仓。

开封郡天平元年分陈留置。治开封城。

领县二

户八千二百七口三万六千六百二

开封二汉属河南，晋属荥阳。真君八年并苑陵，景明元年复，孝昌中属陈留。有开封城、陈留城、孔侯城。尉氏二汉、晋属陈留。兴安初并苑陵，太安三年复。治尉氏城。有陵有亭。

陈留郡汉武帝置，太和十八年罢，孝昌中复。

领县三

户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二口八万二千七百四十二

浚仪州、郡治。二汉、晋属，后罢，孝昌二年复。有信陵君冢、张耳冢、董仲舒冢、樊於期冢、边让冢、仓垣城。渠水在大梁城东分为蔡

渠。圣子渊、雉台。封丘二汉、晋属。真君九年并酸枣，景明二年复。治封丘城。有封丘台、白沟。

小黄二汉、晋属。真君八年并外黄，太和中复。有昭灵后冢、陈冢、蔡邕冢、小黄城。

豫州刘义隆置司州，治悬瓠城。皇兴中改。

领郡九县三十九

户四万一千一百七十二口九万六千九百一十六

汝南郡汉高帝置。

领县八

户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口三万七千六十一

上蔡州、郡治。二汉、晋属。有武陵城。临汝刘裕置，魏因之。有固城。

平舆二汉、晋属。有平舆城。安城二汉、晋属。西平二汉、晋属。瞿阳二汉、晋为泸阳，属，后改。有瞿阳城。阳安二汉、晋属。保城刘骏置，魏因之。

颍川郡太和六年置。

领县三

户八千三百九十六口二万六百四十

邵陵二汉属汝南，晋属。有邵陵城、邓城。临颍二汉、晋属。有葛丘、王陵城。曲阳前汉属东海，后汉属下邳，晋罢，后复属。有华岳祠、郾城。

汝阳郡

领县三

户七千二百五十四口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五

汝阳郡治。二汉、晋属汝南，后属。有章华台。武津有武津城。征羌后汉属汝南，后属。

义阳郡永安三年置郢州，天平四年罢州置。

领县五

户一千七百九十口四千五百九十五

义阳清丘有锺离城。平阳有马乡城。真阳有宜春城。安阳后汉属汝南，晋罢，后复属。有真阳城。新蔡郡晋置，孝昌中陷，后复。治石母台。

领县三

户一千九百一十七口四千七百七十八

新蔡二汉属汝南，晋属汝阴。孝昌中陷，后复属。鲖阳二汉属汝南，晋属汝阴，司马衍并新蔡，后复属，魏因之。永安中陷，武定中复。有蔡城。固始二汉属汝南、晋属汝阴。前汉浸，后汉光武更名，后属。

初安郡延兴二年置，孝昌中陷，后复。

领县四

户二千二十六口五千九百二十二

新怀有乐山。安昌前汉属汝南，后属。怀德有清水山、铜山、浮石山。

昭越有木连山。

襄城郡晋武帝置，治襄城。

领县三

户一千四百四十六口四千六十三

义绥遂宁武阳

城阳郡太和三年置，后罢，武定初复。

领县五

户五百四十六口一千三百八十八

安定淮阴真阳建兴建宁

广陵郡兴和中分，东豫州置。

领县五

户一千九百六口三千二百二十四

宋安兴和中置。光城兴和中置。安蛮兴和中置。新蔡兴和中置。

汝南兴和中置。

北豫州后治台谯，魏治汝南安城，晋治项。司马德宗置司州。泰常中复，治虎牢，太和十九年罢，置东中府，天平初罢，改复。

领郡三县十二

户四万七百二十八口十八万二千五百五十一

广武郡天平初分，荥阳置。治中左城。

领县五

户一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口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九

曲梁孝昌中分密置。有武陵城、曲梁城。原武二汉属河南，晋罢。孝昌中复，后属。有五马渊、白马渊、原武城。阳武二汉属河南，晋属荥阳，天平初属。有阳武城、黄雀沟。中牟二汉属河南，晋属荥阳。真君八年并阳武，景明元年复，天平初属。有中汤城、管城、尧祠。苑陵二汉属河南，晋属汝阳，天平初属。有新郑城、郑庄公庙、子产祠、苑陵城。

荥阳郡

领县五

户二万一千四百七十二口九万二千三百一十

荥阳二汉属河南，晋属。有荥阳山、荥阳城、敖仓、广武城、石门城、管叔冢、周苛、纪信冢、荥泽。成皋二汉、晋属河南，后属。京二汉属河南，晋属。有万尹山祠、高阳城、管城、索水、京水、樊哙冢。密二汉属河南，晋属。治容城。有承云山、青烟谷、开阳山、大龟山、子产墓、卓茂冢、祠。卷二汉属河南，晋属。真君八年省，太和十一年复。有卷城。

成皋郡天平元年分荥阳置。

领县二

户三千六百六十口一万五千七百四十

西成皋天平元年分荥阳之成皋置，州、郡治。有厄井、汉高祖坛、汜水、成皋城。巩二汉、晋属河南，天平初属。有长罗川、巩城、九山祠。

徐州后汉治东海郡，魏、晋治彭城。

领郡七县二十四

户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口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七

彭城郡汉高帝置楚国，宣帝改，后复为楚国，后汉章帝更名彭城国，晋改。

领县六

户六千三百三十九口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一

彭城前汉属楚国，后汉、晋属。有寒山、孤山、龟山、黄山、九里山、桓魋冢、亚父冢、楚元王冢、龚胜冢。吕前汉属楚国，后汉、晋属。有吕梁城、茱萸山、偪阳城、明星陂、龙泉塘、石头山、项羽山。薛二汉、晋属鲁国，后属。有奚公山、奚仲庙、薛城、孟尝君冢。龙城有楚五墓、龙汉赤唐陂、龙城。留二汉、晋属。有微山、留城、微子冢、张良冢、祠、广戚城、薛城、戚夫人庙、黄山祠。睢陵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下邳。晋乱，属济阴。武定五年属。有睢陵城、九子山、荆山。

南阳平郡治沛南界，后寄治彭城。

领县三

户三千七十一口六千三百五十八

襄邑阳平濮阳

蕃郡孝昌三年置，元象二年并彭城，武定五年复。

领县三

户四千三百九十二口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二

蕃二汉、晋属鲁国，后属。治蕃城。永兴皇兴初置，属建昌郡，太和十五年罢郡，属彭城，武定五年属。永福皇兴初置，属建昌郡，太和十九年罢郡，属彭城，武定五年属。

沛郡故秦泗水郡，汉高帝更名，后汉为国，后改。

领县三

户四千四百一十九口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八

萧二汉、晋属。有萧城、汉高祖庙、谷水、华山。沛二汉、晋属。有汉高祖庙、沛城、吕母冢。相二汉、晋属。有厥城、相城、相山庙、罗山。

兰陵郡晋置，后罢。武定五年复，治永城。

领县四

户十千四百二十四口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

昌虑二汉、晋属东海，后属。有挑山、孤山。承二汉、晋属东海，后属。有抱犊山、承城、坊山。合乡二汉、晋属东海，后属。有三孤山。兰陵二汉、晋属东海，后属。有兰陵山、石孤山、荀卿冢。

北济阴郡刘骏置，魏因之。治单父城。

领县三

户八千五百四十六口二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丰二汉、晋属沛，后属。有丰城、汉高祖旧宅、庙碑。离狐晋乱置。郡治。有单襄公祠、宓子贱祠、汉高祖祠、平洛城。城武前汉属山阳，后汉、晋属济阴，后属。治郜城。

砀郡孝昌二年置，治下邑城。

领县二

户三千六百二十一口八千七百五十四

安阳孝昌二年置，治麻城。砀二汉属梁国，晋罢，后复属。治鲁城。

西兖州孝昌三年置，治定陶城，后徙左城。

领郡二县七

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口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

沛郡兴和二年置，治孝昌城。

领县三

户七千五百七十一口二万三百一十四

考己氏前汉属梁国，后汉、晋属济阴，后属。有新中城、安阳城。新安兴和中置。

济阴郡

领县四

户二万九千八百三十六口八万三千五百八十

定陶二汉、晋属。有定陶城。离孤前汉属东郡，后汉、晋属。有离孤城、桃城。冤句二汉、晋属。治冤句城。有南阳城。乘氏二汉、晋属。有大乡城、梁丘城、廪城。

南兖州正光中置。治谯城。

领郡七县二十一

户三万七千一百三十口十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九

陈留郡

领县五

户六千二百三十口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九

小黄刘裕置，魏因之。有曹腾墓、曹嵩墓、邓艾祠。浚仪有城父城。谷阳有苦城、阳都陂、老子庙、栾城。东燕有蔡水、冯唐冢。武平正始中置。有武平城、赖乡城。天平二年置镇，武定七年罢。

梁郡故秦砀郡，汉高帝为梁国，后改。治梁国城。

领县二

户一万三百五十九口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五

襄邑二汉、晋属陈留，后属。治胡城。睢阳二汉、晋属。郡治。

下蔡郡太和址九年置，孝昌中陷，兴和中复。

领县四

户三千三百六十二口七千九百七十三

楼烦孝昌中陷，兴和中复。下蔡前汉属沛，后属。孝昌中陷，兴和中复。

临淮永平二年置。孝昌中陷，兴和中复。龙亢二汉属沛，晋属谯国，后罢。永安三年复属，孝昌中陷，兴和中复。

谯郡二汉县，属沛，晋以为郡。太昌中陷，武定中复。

领县三

户五千一百三十二口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一

蒙二汉、晋属梁国，后属。蘄二汉属沛，晋属。宁陵前汉属陈留，

后汉、晋属梁国，后属。孝昌中陷，后复。

北梁郡

领县二

户八千二百三十一口四万一千七百三十八

城安孝昌中置，郡治。有蛟龙城。孝阳孝昌中置。治亳城。

沛郡延昌中置，正光中陷，后复。治黄杨城。

领县二

户一千八百四十八口四千五百六十五

萧延昌中置。治虞城。相延昌中置。

马头郡司马德宗置，魏因之。正光中陷，天平中复。治建平城。

领县三

户一千九百六十八口五千五百二十八

蕲正光中陷，天平中复。已吾后汉属陈留。正光中陷，兴和中徙，治平右城。下邑前汉、晋属梁国。孝昌元年置临涣郡，县属。兴和中罢郡，属。

广州永安中置。治鲁阳。武定中陷，徙治襄城。

领郡七县十五

户二万八千六百九十六口九万六千七百八十

南阳郡

领县二

户七千四百八十九口二万六千七百二十八

南阳有大刘山祠。峡城有峡城。

顺阳郡太和中置县，后改。

领县二

户二千四十五口七千二百五十二

龙阳太和十七年置。龙山太和十七年置。有龙山。

定陵郡永安中置。

领县三

户三千六百九十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北舞阳皇兴元年置。有木陂。云阳太和十一年置。西舞阳平安元年置，正光中陷，兴和二年复。

鲁阳郡太和十一年置镇，十八年改为荆州，二十二年罢，置。

领县二

户二百四十五口七百七十五

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应山、应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

汝南郡永安元年置。治符垒城。

领县二

户七百八十三口二千三百四十四

汝南太和十八年置。符垒太和中置。有沙水。

汉广郡永安中置。

领县二

户六千二百口八千一十七

昆阳二汉属颍川，晋属襄城，后属。有汉广城、昆阳城、新安。高阳太和元年置。有氵虽水、南襄城、东西二蒲城、高阳山、皮城、首山

祠。

襄城郡晋置。

领县二

户八千二百四十四口四万二千八百七十八

繁昌晋属。有繁昌城、颍乡城、安阳城、阳城陂。襄城二汉属颍川，晋属。有颍阳城、繁丘城。

胶州永安二年置。治东武陵。

领郡二县十四

户二万六千五百六十二口六万三百八十二

东武郡永安二年置。

领县三

户八千六百一十七口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七

姑幕二汉属琅邪，晋属城阳，后罢。永安中复属。有荆苔山、公治长墓。扶其永安中置。有常山祠、扶其水、沙城、云母山、卢水。梁乡永安中置。有梁乡城。五弩山，胶水出焉。纪丘山、琅邪台、秦始皇碑。兴和中立临海郡，寻罢，属焉。

高密郡汉文帝为胶西国，宣帝更为高密国，后汉并北海，晋惠帝复，刘骏并北海。延昌中复。

领县五

户七千五百五口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三

高密前汉属，后汉属北海，晋属城阳，后属。有高密城、维水、郑玄墓。夷安前汉属，后汉属北海，晋属城阳，后属。有夷安城、夷安泽。黔陬前汉属琅邪，后汉属东莱，晋属城阳，后属。有黔陬城、野艾山祠。平昌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北海，晋属城阳。魏初属平昌郡，延昌中属。治平昌城。有龙台山，上有井，云与荆水通。东武二汉属琅邪，

晋属城阳，后属。有平昌城。

平昌郡魏文帝置。后废，晋惠帝复。

领县六

户一万四百四十口二万五千四百七十二

昌安前汉属高密，后汉属北海，晋属城阳，后属。有巨丘亭、昌安城。淳于二汉属北海，晋属城阳，后属。有淳于城、铁山。营陵二汉属北海，晋属琅邪，后属。有营陵城、高密城。安丘二汉属北海，晋属琅邪。有石崇墓、邴原墓。朱虚前汉属琅邪，后汉属北海，晋属琅邪，后属。有九山，丹水所出。琅邪二汉属琅邪，晋罢，后复属。有管宁墓。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天平初复。

领郡六县十二

户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九口六万六千五百二十一

洛阳郡天平初置。

领县二

户三千六百五十九口一万五千七十二

洛阳二汉、晋属河南。天平初置。缑氏二汉、晋属河南。太和十七年并洛阳，天平初复属。有缑氏城。

河阴郡元象二年置。

领县一

户二千七百六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

河阴晋置，太宗并洛阳，正始二年复属河南。

新安郡天平初置。

领县三

户四百九十口一千九百一十一

新安二汉属恆农，晋属河南。太和二年改为郡，十九年复，后属。东垣二汉、晋属河南东，后属。河南二汉、晋属河南，复属。

中川郡天平初置。

领县二

户二千七十八口八千二百二十五

堙阳太和十三年分颍阳置。颍阳天安二年置。

河南郡秦置三川守，汉改为河南郡。后汉、晋为尹，后罢。司马德宗置，后罢。太宗复，太和中迁都，为尹，天平初改。

领县一

户三千六百四十二口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

宜迁天平二年置。

阳城郡孝昌二年置。

领县三

户三千四十三口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三

阳城二汉属颍川，晋属河南，后罢。正光中复属。有少室山、嵩高山、许由墓、启母庙。颍阳二汉属颍川，后属。

康城孝昌中分阳城置。有阳城关、箕山、许由隐窟、刑山、郑子产庙。

南青州治国城。显祖置，为东徐州，太和二十二年改。

领郡三县九

户一万五千二十四口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二

东安郡二汉县，晋惠帝置。

领县三

户四千六百四十口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一

盖二汉属泰山，晋属琅邪，后属。有东安城、灵山庙。新泰有蒙山。发干有危山庙。

东莞郡晋武帝置。

领县三

户九千六百二十口二万六千五百六

莒前汉、晋属城阳，后汉属琅邪，后属。有莒城。东莞二汉、晋属琅邪，后属。诸二汉属琅邪，晋属城阳，后属。义塘郡武定七年置，治黄郭城。

领县三

户七百六十四口二千二百六十五

义塘武定七年置。归义武定七年置。有卢山、盐仓。怀仁武定七年置。有吴山、魏山、莒城。

北徐州永安二年置。

领郡二县五

户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一口四万一百二十五

东泰山郡皇兴三年分泰山置，属兖州，永安中属。

领县三

户五千七口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一

南城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泰山。有东安城、武城阙石山。新泰魏置，晋属泰山，后属。有□敖山。武阳二汉、晋为南武阳，属泰山，后改。有颛臾城、蒙山。

琅邪郡秦置，后汉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

领县二

户九千七百七十四口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四

即丘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有缯城、临沂城、即丘城、鲁国山庙、王休征冢。费前汉属东海，后汉属泰山，晋属。有费城。

北扬州天平二年置。治项城。

领郡五县十九

户九千八百四十五口三万二千一百三十九

陈郡汉高帝置，为淮阳国，后汉章帝更名陈国，晋初并梁国，后复，改。

领县四

户三千二十四口七千六百六十九

项二汉属汝南，晋属梁国，后属。有方城。长平前汉属汝南，后汉属陈国，晋属颍川。有长平城、习阳城。晋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复。西华二汉属汝南，晋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复，属颍川，后属。治西华城。襄邑治思都城。

南顿郡晋惠帝置。

领县四

户二千五百二十口七千二百六十五

南顿二汉、晋属汝南，后属。有颍阴城、南顿城、汉光武庙。和城有高阳丘。平乡有平乡城。新蔡二汉属汝南，晋属汝阴，后属。

汝阴郡晋武帝置，太和十八年为东郢州，后罢。治社亭城。

领县三

户一千七百九十四口八千四百九十八

汝阴二汉属汝南，晋属。宋前汉曰新郪属，属汝南，后汉改，晋属，后罢，太和元年复属。许昌

丹杨郡

领县四

户二千一百四十四口七千九百三十一

秣陵有次水。邵陵南阳白水

陈留郡武定六年置，及县。

领县四

户三百六十七口七百七十五

小黄宋雍丘新蔡

东楚州司马德宗置宿豫郡。高祖初，立东徐州，后陷，世宗初，改为镇，后陷。武定七年复改。为宿豫郡。

领郡六县二十

户六千五百三十一口二万七千一百三十二

宿豫郡

领县四

户一千六百五十五口七千三百七

宿豫武定七年置。新昌武定七年置。临泗武定七年改萧衍平原、清河置。有东西二竹城。濠夷高平郡治大徐城。

领县四

户九百二十口三千九十六

高平武定七年改萧衍东平、阳平、清河、归义四郡置。朱沛武定七年改萧衍朱沛、脩仪、安丰三郡置。有朱沛水。徐君墓，即延陵季子持剑处。白水武定七年改萧衍济阴郡置。襄邑武定七年改萧衍馆陶、下邳、梁招、高平四县置。

淮阳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一千六百一十七口七千二百七十七

角城武定七年改萧衍临清、天水、浮阳三县置。有昌武城。绥化武定七年改萧衍绥化、吕梁二郡置。有单甫城。

招义武定七年改萧衍恩抚郡二县置。淮阳武定七年改萧衍西淮郡七县置。

晋宁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一千二百二十二口五千二十三

临清武定七年置。魏兴武定七年改萧衍梁兴、临沂、兴义三县置。有鹄城。

富城武定七年改萧衍下邳、扶风、清河三郡置。招农武定七年改萧衍兰陵郡十二县置。有晋宁城。

安远郡武定七年改萧衍安远戍置。治安远城。

领县二

户五百八十口二千三百八十二

钜鹿郡治。武定七年改萧衍钜鹿郡六县置。淮浦武定七年改萧衍太山郡四县置。有宁浦。

临沐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户五百三十五口二千一百七

临沐招远有马微城。

东徐州孝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郡陷，武定八年复。治下邳城。

领郡四县十六

户六千二百八十一口三万六百六十五

下邳郡

领县六

户一千一百四十八口三千七百三十九

下邳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有沂水、巨川神祠。良城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有柏山。僮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坊亭武定八年改晋宁置。

栅渊武定八年分宿豫置。归正武定七年置。有陈珪墓。

武原郡武定八年分下邳置。

领县三

户二千八百一十七口二万五十五

武原前汉属楚国，后汉、晋属彭城，后属。有武原水、武原城、徐偃王墓。开远武定八年分良城置。有睹阑山祠。

艾山武定八年分僮置。

郯郡秦置，汉高改为东海，后汉为国，晋复，武定八年改。治郯城。

领县四

户一千二百一十九口三千三百八

郯二汉、晋属。有建陵山。临沂前汉属。后汉、晋属琅邪，武定八年复。

建陵前汉属。有建陵山郡治。有海王神、白马泽、马岭山。归昌武定八年置。

临清郡孝昌三年置盱眙郡，武定八年改。

领县三

户一千五百一十七口三千五百六十三

下相前汉、晋属临淮，后汉属下邳，后属。睢陵武定七年置。有睢水。归义武定七年置。

海州刘子业置青州，武定七年改。治龙沮城。

领郡六县十九

户四千八百七十八口二万二千二百一十

东彭城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八百口三千四百六十九

龙沮萧衍置，魏因之。有即丘城、房山。安乐萧衍置彭城县，武定七年改。有伊莱山神、圣母祠。渤海萧衍置清河县，武定期七年改。有东海明王神。

东海郡萧衍改置北海郡，武定七年复

领县四

户一千二百四十二口五千九百四

赣榆前汉属琅邪，后汉、晋属。安流萧衍置都昌县，武定七年改。广饶萧赜置，魏因之。下密萧衍置，魏因之。有尧庙。

海西郡萧鸾置东海郡，武定七年改置。

领县三

户八百六十口三千九百五十

襄贲二汉、晋属。海西武定七年分襄贲置。临海萧衍置，魏因之。

沐阳郡萧衍置僮阳郡，武定七年改。

领县四

户一千三百九十七口七千五百八十三

下城武定七年置。有浮渎神。临渣武定七年置。怀文武定七年置。服武武定七年置。有武都山。

琅邪郡

领县三

户三百五十六口一千三百七十一

海安萧衍置，魏因之。有坠屋山、芦石山。朐二汉属东海，晋曰临朐，属。萧衍改为招远，武定七年复。有朐城，朐山郡治。山宁萧衍北谯郡，武定十年改置。

武陵郡

领县二

户二百二十三口七百三十三

上鲜萧衍齐郡，武定七年改置。洛要萧衍高密县，武定七年改。有武陵城。

东豫州太和十九年晋治广陵城。孝是三年陷，武定七年复。

领郡六县十六

户三千九十九口一万一千二十一

汝南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

领县五

户一千六百二十九口六千四百八十二

南新息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北新息安阳汝阳长平

东新蔡郡

领县四

户二百四十七口六百七十七

固始太和二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复。鲷阳太和二十三年置，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复。苞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复。汝阳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

新蔡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复。

领县二

户四百六十五

口一千五百一十三

苞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长陵

弋阳郡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

领县一

户一百三十七口五百三十三

弋阳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复。有弋阳城、黄水。

长陵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三百八十七口一千三百六十三

长陵萧衍置，魏因之。苞信萧衍置，魏因之。安宁萧衍置，魏因之。有期思城、孙叔敖庙。

阳安郡

领县一

户二十二口一百三十一

永阳

义州萧衍置，武定七年内属。

户二百一十五口三百二十二

颍州孝昌四年置，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复。

领郡二十县四十

户三千六百一口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三

汝阴、弋阳二郡萧衍置双头郡县，魏因之。

领县七

户一千六百六十五口六千七十八

汝阴陈留萧衍置，魏因之。有高塘陂、蟹谷陂。楼烦建义中陷，武定七年复。宋萧衍置，魏因之。有荆亭城。弋阳新息太和十九年置弋阳，后陷，武定七年复。萧衍置新息，合弋阳，魏因之。期思萧衍置，魏因之。

北陈留、颍川二郡萧衍为陈州，武定七年改置。

领县五户三百五十一口一千二百七十二

许昌萧衍置，魏因之。圉城雍丘有蓬丘、校水。陈留小黄治安阳城。

财丘、梁兴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二百八十三口一千六十九

梁兴萧衍置，魏因之。有艾亭丘。财丘梁城萧衍置，魏因之。汝阳萧衍置，魏因之。

西恆农、陈南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二百三十一口八百六十四

恆农胡城萧衍置，魏因之。有燋丘雉鲷二陂、神庙。南顿萧衍置，魏因之。有闰水、东陵城。

东郡、汝南二郡治牛心丘。

领县二

户一百四十七口六百二十一

白马济阳萧衍置，魏因之。有石历陂。

清河、南阳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一百三十二口五百五十五

清河萧衍置，魏因之。南阳汝南萧衍置，魏因之。

东恆农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一百一十九口四百四十

荥阳阳氏萧衍置，魏因之。淮阳武定七年置。有平陆。

新蔡、南陈留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一

户三百五十七口一千二百四十二

鲷阳萧衍置，魏因之。

荣阳、北通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一百七十七口四百七十二

北通临淮萧衍置，魏因之。临沂汝阴萧衍置，魏因之。

汝南、太原二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八十七口四百六

平豫安城萧衍置，魏因之。太原新息萧衍置，魏因之。

新兴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一百一十二口三百二十四

安城郡治。萧衍置，魏因之。都立萧衍置，魏因之。新兴萧衍置，魏因之。义兴萧衍置，魏因之。

谯州景明中置涡阳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复置州，治涡阳城。

领郡七县十七

户二千六百一十七口七千八百二十一

南谯郡司马昌明置，魏因之。

领县四

户四百七十六口一千七百三十四

涡阳武定六年置。有北平城、曹操祠。茅冈武定七年置。有石山祠。柏桥武定六年置。蜀坡武定六年置。汴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户二百五十三口八百二十九

萧有平阿山。颍川

龙亢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户三百三十三口一千六十六

葛山武定六年置。龙亢武定六年置。

蕲城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户三百二十四口七百六

广平武定六年置。有艾平城、黄丘。蕲城武定六年置。有蕲城。

下蔡郡萧衍置颍川郡，武定六年改置。

领县二

户三百四十口八百七十八

黄城萧衍黄城戍，武定六年改置。肥阳萧衍宁陵县，武定六年改。有大浮城、石子涧。

临涣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户七百九口二千六十二

白掸治白掸城。丹城治费城。涣北有石城。

蒙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户一百八十一口五百四十六

勇山有丹城、勇山祠。蒙郡治。

北荆州武定二年置。

领郡三县八

户九百三十三口四千五十六

伊阳郡武定二年置。治伏流城。后陷，寄治州城。

领县一

户四十八口二百八十三

南陆浑

新城郡天平中置。治孔城。后陷，徙治州城。

领县二

户三百三十一口一千四百八十四

新城二汉、晋属河南。北陆武定五年陷。

汝北郡孝昌三年置。治阳仁城。天平二年罢，武定元年复。移治梁崔坞。五年陷，阙年复。治杨志坞。

领县五

户五百五十四口二千二百八十九

石台有平州城。南汝原有汝水、石涧水。治城东汝南有石楼山、共陂、隔陂。梁有广城泽。

阳州天平初置，寻陷，武定初复。

领郡二县七

宜阳郡孝昌初置，属州，天平初属。

领县三

宜阳西新安孝昌三年置。东亭。

金门郡天平初置。

领县四

金门南渑池南陕卢氏

南司州刘彧置司州，正始元年改为郢州，孝昌三年陷，萧衍又改为司州，武定七年复，改置。

领郡三县七

齐安郡正始元年置。

领县三

保城刘骏置，魏因之。有罗山庙。盟阝有石城山。有霸山庙。齐安正始元年置。

义阳郡魏文帝置，后罢，晋武帝复。

领县二

平阳有师水。义阳晋属。

宋安郡刘彧置，魏因之。

领县二

乐宁有成阳关、鸡头山。东随有黄岘关、长平山庙。

楚州萧衍置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钟离城。

领郡十二县二十九

彭、沛二郡

领县三

南阳有曲阳城。中阳洛阳

马头郡

领县二

蕲平预

沛郡

领县三

萧相已吾有当涂山、荆山。

安定郡

领县四

氵仆阳临泾新丰南阳

广梁郡

领县一

相邑

鲁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三

邹砀鲁

北谯郡治阴陵城。

领县二

南蔡北谯有苟甫城、龙渊。

济阳郡

领县四

乐平睢阳顿丘齐丘

北阳平郡

领县二

阳平濮阳

锺离、陈留二郡

领县五

燕有孤山、白石山。朝歌有九山城、黄溪水。零浚仪灌丘有郡阳城。

合州萧衍置，魏因之。治合肥城。

领郡八县十七

汝阴郡州治。

领县二

汝阴天水

南顿郡

领县二

南顿和城

南梁郡

领县二

慎南高

北梁郡

领县二

北蒙北陈

南谯郡

领县二

蕲邵陵

庐江郡

领县三

潜有野父山。北始新南始新

西汝南郡

领县二

安城有金年山。新野

北陈郡

领县二

西华有野王城、舒水。阳夏

霍州萧衍置，魏因之。

领郡十七县三十六

安丰郡治洛步城。

领县一

安丰郡治。

平原郡

领县一

清化

北颍川郡

领县三

颍川邵陵天水

梁兴郡

领县一

阳夏郡治。

陈郡

领县三

开阳夏鲷阳

北陈郡治卫山城。

领县一

阳夏

扶风郡治乌溪城

北沛郡

领县五

沛曲阳相顺新蔡郡治。

南陈郡州治。

领县二

南陈治玄康城。边水

新蔡郡

领县三

汝阳新蔡固始

岳安郡

领县二

安成义兴

边城郡治麻步山。

领县一

史水

西边城郡

领县三

史水宇楼开化

西沛郡

领县三

萧沛平阳

淮南郡

领县三

淮南新兴清河

乐安郡

领县三

新蔡乐安颍川

南颍川郡

领县一

谯

睢州萧衍置潼州，武定六年平，改置。治取虑城。

领郡五县十二

淮阳郡武定六年置。

领县二

淮阳武定六年置。睢陵武定六年置。有马牙城。

谷阳郡治谷阳城。太和中置镇，世宗开置平阳郡。孝昌中陷，武定六年复，改。

领县二

连城武定六年置，有豪城、濊水。高昌武定六年置。郡治。有项羽祠。

睢南郡萧衍置沛郡，武定六年改。

领县二

斛城武定中改萧衍淮阳置。有五丈陂、扶离城。新丰武定六年置。

南济阴郡治竹邑城。孝昌中陷，萧衍为睢州，武定五年复。

领县二

顿丘定陶有诸阳山。

临潼郡治临潼城。孝昌中陷，武定六年置。

领县四

晋陵郡治。武定六年置。取虑州治。宁陵武定六年置。夏丘武定六年置。有夏丘城。

南定州萧衍置，魏因之。治蒙笼城。

领郡五县七

弋阳郡州治

领县二

汝南期思

汝阴郡治汝阴城。

领县一

汝阴

安定郡

领县一

安定

新蔡郡治新蔡城。

领县一

新蔡

北建宁郡

领县二

建宁阳武

西楚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楚城。

领郡三县七

汝阳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一

义阳萧衍置，魏因之。

仵城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二

城阳萧衍置，魏因之。淮阴萧衍置，魏因之。

城阳郡萧衍置，魏因之。

领县四

淮阴萧衍置，魏因之。平春萧衍置，魏因之。义兴萧衍置，魏因之。

皎城萧衍置，魏因之。

蔡州治豫州鲖阳县新蔡城。

领郡二县四

新蔡郡治四望城。

领县二

南赵新蔡

汝南郡治白马涧。

领县二

新息南顿

西淮州萧衍置，魏因之。治豫州界白苟堆。

领郡一县二

淮川郡州治

领县二

真阳梁兴

谯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新昌城。

领郡四县十五

高塘郡治高塘城。

领县四

平阿盘塘石城兰陵

临徐郡治葛城。

领县三

怀德乌江酇

南梁郡

领县四

慎梁蒙谯

新昌郡州治

领县四

赤湖荻港薄阳顿丘

扬州后汉治历阳，魏治寿春，后治建业。晋乱，置豫州，刘裕、萧道成并同之。景明中改，孝昌中陷，武定中复。

领郡十县二十一

梁郡州治

领县二

崇义有楚城、韩城。蒙有马头城。

淮南郡

领县三

寿春故楚。有仓陵城。汝阴有杨泉城、少沟水。西宋

北谯郡永平元年置。

领县二

安阳北谯

陈留郡

领县二

浚仪有竹城。雍丘有曹城。

北陈郡

领县一

长平有沙陵城。

边城郡

领县二

期思郡治。有九日山、丰城。新息

新蔡郡

领县二

新蔡郡治。有太苏山。固始有大城陂。

安丰郡

领县二

安丰有阙城。松兹有阙城、阙城。

下蔡郡

领县二

下蔡郡楼烦

颍川郡

领县三

相西华有泽水。许昌有峡石山。

淮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淮阴城。

领郡四县九

盱眙郡治盱眙城。

领县三

盱眙郡治。阳城直渎

山阳郡治山阳城。

领县二

山阳郡治。左乡

淮阴郡

领县三

富陵怀恩州、郡治。鲁

阳平郡治阳平城。

领县一

太清郡治。

仁州萧衍置，魏因之。治赤坎城。

领郡一县二

临淮郡

领县二

已吾州、郡治。义城

光州萧衍置，魏因之。治光城。

领郡五县十

北光城郡

领县二

光城州治。乐安

弋阳郡

领县二

北弋阳郡治。南弋阳

梁安郡

领县二

济阳郡治。阳城

南光城郡

领县二

光城郡治。南乐安

宋安郡治大城。

领县二

乐宁郡治宋安

南朔州萧衍置，魏因之。治齐坂城。

领郡六县六

梁郡

领县一

新息

新蔡郡

领县一

鲖阳

边城郡治石头城。

领县一

边城

义阳郡

领县一

义阳

新城郡治新城。有关城。

领县一

新城

黄川郡

领县一

安定

南建州萧衍置，魏因之。治高平城。

领郡七县七

高平郡

领县四

高平谯弋阳义昌

新蔡郡

领县二

新蔡安定

陈留郡

领县三

陈留郡治。京兆颍川

鲁郡

领县二

鲁义兴

南陈郡

领县二

南陈环城

光城郡

领县三

光城边城婆水

清河郡

领县一

清河

南郢州萧衍置，魏因之。治赤石关。

领郡三县七

定城郡

领县二

宇娄边城

边城郡

领县一

茹由

光城郡治赤石城。

领县一

光城

沙州萧衍置，魏因之。治白沙关城。

领郡二县二

建宁郡

领县一

建宁

齐安郡

领县一

梁丰

北江州萧衍置，魏因之。治鹿城关。

领郡六县六

义阳郡

领县一

义阳州、郡治。

齐昌郡

领县一

齐昌

新昌郡

领县一

兴义

梁安郡治建昌城。

领县一

梁兴

光城郡

领县一

光城

齐兴郡

领县一

西平

湘州萧衍置，魏因之。治大治关城。

领郡三县三

安蛮郡

领县一

新化州、郡治。

梁宁郡

领县一

滠阳

永安郡

领县一

新城

汴州萧衍置，魏因之。治汴城。

领郡二县四

沛郡

领县三

萧颍川相

临淮郡

领县一

临淮

财州武定八年置。治豫州鲷县固始城。

前件自阳州已下二十三州并缘边新附，地居险远，故郡县户口有时而阙。

志第七 地形二下

雍州汉改曰凉，治汉阳郡陇县，后治长安。

领郡五县三十一

京兆郡秦为内史，汉高帝为渭南郡，武帝为京兆尹，后汉因之，属司隶，魏改属。

领县八

长安汉高帝置，二汉、晋属。有昆明池、周灵台、镐池、彪池水。杜二汉、晋属。二汉曰杜陵，晋曰杜城，后改。鄠二汉属右扶风，晋属始平，真君七年分属。丰水出焉。山北有风凉原。有苦谷，滻水出焉。有杜城。新丰汉高帝置，二汉、晋属。有骊山、戏亭、首谷水。霸城郡治。二汉曰霸陵，晋改属。有轵道亭、长门亭、灞水、温泉、安昌陂。阴盘二汉属安定，晋属。真君七年并新丰，太和十一年复。有鸿门亭、灵谷水、戏水。蓝田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霸城，太和十一年复。有白鹿原。

冯翊郡故秦内史，汉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复为内史，武帝为左内史，后为左冯翊，后改。

领县六

高陆郡治。二汉曰高陵，属。晋属京兆，魏明帝改属。有薄水。频阳秦置，二汉、晋属。有广武城、南卤原、盐池。万年汉高帝置，二汉、晋属京兆，后属。有漆沮水。莲芍二汉、晋属。有据城、下封城。广阳景明元年置。鄜太和二十二年置。

扶风郡故秦内史，汉高帝二年更名为中地郡，九年复为内史，武帝为右内史，太初中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后改。世祖真君年中并始平郡属焉。

领县五

好畤郡治。前汉属，后汉、晋罢，后复。有武都城。始平魏置，晋属始平。有温泉、新市城。美阳槐里二汉、晋属始平，周曰犬丘，秦更

名废丘，汉高帝改。有板桥泉。盩厔汉武帝置，属。后汉、晋罢，后复，真君七年并武功属焉

咸阳郡

领县五

石安石勒置。秦孝公筑渭城，名咸阳宫。有四皓祠、安陵城、杜鄠亭、窦氏泉、周文王祠。池阳郡治。二汉属左冯翊，晋属扶风，后属。有郑白渠。灵武前汉属北地，后汉罢，晋复，真君七年分属焉。宁夷有甘泉、九□山。泾阳真君七年并石安，景明二年复属。

北地郡魏文帝冯翊之彳殳翎置。

领县七

富平真君八年罢泥阳、弋居属焉。有北地城、汉武帝祠。泥阳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富平，景明元年复。有慈城山。弋居二汉属。晋罢，后复。真君七年并富平，后复。云阳二汉属左冯翊，晋罢，后复属。有蒲池水、云阳宫。铜官真君七年置。有关山、石盘山。土门景明元年置。有土门山。宜君真君七年置。有宜君水。

岐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雍城镇。

领郡三县八

平秦郡太延二年置。

领县三

雍二汉、晋属右扶风，后属。有周城。周城真君六年置。横水真君十年分周城置。

武都郡太延年置。

领县三

平阳真君六年置，有新谷、五丈原、郿坞。南田高车

武功郡太和十一年分扶风置。

领县二

美阳二汉、晋属扶风，真君七年罢郡属焉。后属。有岐山、太白山、美原庙、骆谷、邵亭。汉西太和十一年分好畤置。有梁山、武都城。

秦州治上封城。

领郡三县十二

天水郡汉武帝置，后汉明帝改为汉阳郡，晋复。

领县五

上封前汉属陇西，后汉属汉阳，晋属。犯太祖讳改。有席水。显新后汉属汉阳，晋属，真君八年并安夷，后属。

平泉当亭真君八年置。

略阳郡晋武帝分天水置。

领县五

安戎前汉曰戎邑，属天水，后汉、晋罢，后改属。有董城。绵诸前汉属天水，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榆亭。陇城前汉属天水，后汉属汉阳，晋罢，后复属。有陇城、略阳城。清水前汉属天水，后汉罢，晋复属。

阿阳前汉属天水，后属汉阳，晋罢，太和十一年复属。

汉阳郡真君七年分天水置。

领县三

黄瓜真君八年置。有始昌城。阳廉有邓松山。阶陵

南秦州真君七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为渠州，正始初置。治洛谷城。

领郡六县十八

天水郡真君七年置。

领县三

水南郡治。真君二年置。平泉真君三年置。平原

汉阳郡真君五年置。

领县二

谷泉兰仓郡治。真君三年置。有雷牛山、黄帝洞。

武都郡汉武帝置。

领县四

石门郡治。真君九年置。有羌道城。白水真君九年置郡，后改。东平真君姝年置。孔提

武阶郡

领县三

北部南五部太和四年置郡，后改。赤万太和四年置郡，后改。

脩城郡

领县四

平洛太和四年置。柏树太和八年置。下辨二汉、晋属武都郡，太和四年分属焉广长郡治。太和四年置。

仇池郡

领县二

阶陵真君四年置。有牛头山。苍泉太和四年置。

南岐州

领郡三

固道郡延兴四年置。

广化郡

广业郡

东益州治武兴。

领郡七县十六

武兴郡

领县四

景昌武兴州、郡治石门武安

仇池郡

领县二

西乡西石门

槃头郡

领县二

武世苌举

广苌郡

领县二

苌广新巴

广业郡

领县二

广业广化

梓潼郡

领县二

华阳兴宋

洛聚郡

领县二

武都明水

益州正始中置。

领郡五县十

东晋寿郡司马德宗置，魏因之。

领县四

黄石亭晋安司马德宗置，魏因之。晋寿晋惠帝置，属梓潼，后属。

西晋寿郡

领县一

阴平

新巴郡司马德宗置，魏因之。

领县一

新巴司马德宗置，魏因之南白水郡

领县二

始平京兆

宋熙郡

领县二

兴乐元寿

巴州郡县阙

梁州萧衍梁、秦二州，正始初改置。

领郡五县十四

晋昌郡

领县三

龙亭有安国城、镇势山、灊水。兴势延昌三年置。南城

褒中郡

领县三

褒中二汉、晋属汉中，后罢。永平四年复属。武乡延昌元年置。有牛头山。

廉水

安康郡刘准置，魏因之。

领县二

安康二汉曰安阳，属汉中，汉末省，魏复，武帝更名，属魏兴郡，后属。有直水。宁都

汉中郡秦置。

领县三

南郑二汉、晋属。汉阴有胡城。城固二汉、晋属。

华阳郡

领县三

华阳有黄牛山、廉水、萧何城。沔阳二汉、晋属汉中，后属。有白马城、黄沙城、诸葛亮庙。嶓冢有嶓冢山、汉水出焉。

南梁州郡县阙。

东梁州

领郡三县四

户一千二百二十二

金城郡

领县一

户二百八十六

直城

安康郡

领县一

户六百一十八

安康

魏明郡

领县二

户三百一十八

汉阳宁都

泾州治临泾城。

领郡六县十七

安定郡汉武帝置，太和十一年罢石堂郡，以其县属。

领县五

安定前汉属，后汉、晋罢，后复，有铜城。临泾二汉、晋属。有洪

城。朝那二汉、晋属。有当原城、胡城。乌氏二汉、晋属。有岐山、泾乡城、阳邑城、抚夷城。石堂有自度山。

陇东郡

领县三

泾阳前汉属安定，后汉、晋罢，属，后复。有薄落山、泾水出焉。白城、方石渊、陇山。祖居前汉属，罢，后复，属武威，晋罢，后复属。抚夷前汉属安定，后汉、晋罢，后复属。

新平郡后汉献帝建安中置领县四

白土二汉属上郡，晋属金城，后属。有歧亭岭。爰得前汉属安定，后汉、晋罢，后复属。有邑成、东魏城。三水二汉属安定，晋罢，后复属。有随意城。

高平二汉属安定，晋罢，后复属，有石门山。

隋平郡

领县二

鹑觚前汉属山城，后汉、晋属安定，后有孤原亭，台山。东槃

平氵京郡

领县二

鹑阴郡治。前汉属安定，后汉属武威，晋罢，后复属。有凡亭、泾阳、平凉城。

阴密前汉属安定，后汉罢，晋复，后属。

平原郡

领县一

阴盘二汉属安定，晋属京兆，后属。有安城、安武城。

河州有伏乾。阙二字。真君六年置镇，后改。治抱至。

领郡四县十四

金城郡汉昭帝置，后汉建武十三年执陇西，孝明复。

领县二

榆中二汉晋属。大夏二汉属陇西，晋属晋兴。皇兴三年改为郡，后复属。有白水、金柳城。

武始郡晋分陇西置。

领县三

勇田真君八年置郡，后改。狄道二汉属陇西，晋属。阳素

洪和郡

领县三

水池真君四年置郡，后改。蓝川真君八年置郡，后改。蕈州延兴四年置。

临洮郡二汉、晋县，属陇西。真君六年改置。

领县三

龙城太和十年置。石门太和九年置。赤水

渭州

领郡三县六

陇西郡秦置。

领县二

襄武首阳

南安阳郡

领县二

桓道中陶

广宁郡

领县二

彰新兴真君八年罢中陶、禄部、襄武属焉。

原州太延二年置镇，正光五年改置，并置郡县。治高平城。

领县二县四

高平郡

领县二

高平里亭

长城郡

领县二

黄石白池

凉州汉置，治陇。神□中为镇，太和中复。

领郡十县二十

户三千二百七十三

武安郡

领县一

户三百七十三

宜盛

临杜郡杜一作社

领县二

户三百八十九

安平和平

建昌郡

领县三

户六百五十七

榆中治城蒙水

番和郡

领县二

户一百三十九

彰燕支

泉城郡

领县一

户七十二

新阳

武兴郡

领县三

户三百八十五

晏然以城休屠

武威郡汉武帝置

领县二

户三百四十

林中襄城有休屠城、武始泽。

昌松郡

领县三

户三百九十七

温泉揟次本作撮沙，又作揖次。莫口

东泾郡

领县一

户一百九十一

台城

梁宁郡

领县二

户三百三十一

园池贡泽

鄯州郡县阙。

瓜州郡县阙。

华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

领郡三县十三

华山郡

领县五

华阴前汉属京兆，后汉、晋属恆农，后属。有华山、集仙馆、巨灵原、潼关、北乡城、重泉城。郑二汉、晋属京兆，后属。有广乡原、郑城、赤城。夏阳二汉、晋属冯翊，后属。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有梁

山、龙门山、黑水城。敷西太和十一年分夏阳置。有武平城、高平城。郃阳二汉、晋属冯翊，后罢。太和二十年复属。

澄城郡真君七年置。

领县五

澄城真君七年置。有杏城。五泉真君七年置。有五泉水、湿水、石谷城。

三门真郡七年置。有阳苑城、衙城。

宫城真君七年置。南五泉太和十一年置。

白水郡太和二年分澄城置。

领县三

姚谷太和二年置。有黄崖山。白水太和二年置。有五龙山、粟邑城。南白水太和十一年分阙白水置。有阙。

北华州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

领郡二县七

户一万四千五百九十六

中部郡

领县四

户八千九百二十四

中部姚兴置，魏因之。石保有回女山。狄道有狄兔城、浅石山。长城有五郊城。

敷城郡

领县三

户五千六百七十二

敷城有女阴山。洛川真君中置。定阳

豳州皇兴二年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疑，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邠州，二十年改焉。

领郡三县十

西北地郡秦昭王置。

领县三

彭阳二汉属安定，晋罢，后复属。富平二汉、晋属北地，后属。有神泉、灵州城、彰猎山。安武前汉属安定，后汉、晋罢，后复属。

赵兴郡真君二年置。

领县五

阳周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独乐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安定真君二年置。赵安真君二年置。高望真君二年置。有高望山。

襄乐郡太和十一年置。

领县二

襄乐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肤施二汉属上郡，晋罢，后复属。有五龙山、黄帝祠。

夏州赫连屈子所都，始光四年平，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治大夏。

领郡四县九

化政郡太和十二年置。

领县二

革融严绿一本作严缘。

阐熙郡太和十二年置。

领县二

山鹿新冏

金明郡真君十二年置。

领县三

永丰真君十三年置。启宁广洛真君十年置。

代名郡太安二年置。

领县二

呼酋太安二年置。有横水。渠搜太和二年置。

东夏州延昌二年置。

领郡四县九

偏城郡太和元年置。

领县二

广武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属雁门，后属。有三城、偏城。沃野二汉属朔方，晋罢，后复属。

朔方郡汉武帝置。

领县三

魏平政和朔方二汉属，晋罢，后复。有贵堛泽。

定阳郡二汉县，属上郡，太安中改置。

领县二

临戎二汉属朔方，晋罢，后复属。临真有丹阳山、白泉。

上郡秦置。

领县三

石城因城

泰州神□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太和中罢，天平收复，后陷。

领郡三县七

河东郡秦置。治蒲坂。

领县五

安定太和元年置。蒲坂二汉、晋属。有华阳城、雷首山。南解二汉、晋曰解，属，后改。有桑泉城。北解太和十一年置。有张杨城。猗氏二汉、晋属河东，后复属。有介山塘。

北乡郡

领县二

北猗氏太和十一年置。有解城。汾阴二汉、晋属河东，后属。有北乡城、后土祠。

陕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陕城。八年罢，天增初复。后陷。

领郡五县十一

恆农郡前汉置，以显祖讳，改曰“恆”。

领县三

陕中北陕二汉、晋曰陕，属。有曲沃城、邓芝祠。崤太和十一年置。有三崤山、白杨谷。

西恆农郡

领县一

恆农二汉、晋属恆农，后属。有桃林。

渑池郡

领县二

俱利北渑池太和十一年置。有马头山、俱利城、生耳山。

石城郡正始二年置县，后改。

领县一

同堤

河北郡

领县四

北安邑二汉、晋曰安邑，属河东，后改。太和十一年置为郡，十八年复属。南安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条山。河北二汉、晋属河东，后属。有芮城、立城、妫水、首阳山、伯夷叔齐墓。太阳二汉、晋属河东，后属。有虞城、夏阳城。

洛州太延五年置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治上洛城。

领郡五县七

上洛郡晋武帝置。

领县二

上洛前汉属恆农，后汉属京兆，晋属。有丹水、南秦水、汉高祖祠、四皓祠、高东祠。拒阳

上庸郡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

领县二

商前汉属恆农，后汉属京兆，晋属上洛，后属。有京城。丰阳郡治。太安二年置。有圈地。

魏兴郡太延五年置。

领县一

阳亭太和五年置。

始平郡景明元年置。

领县一

上洛

苌和郡景明元年置。

领县一

南商

荆州后汉治汉寿，魏、晋治江陵，太延中治上洛，太和中治穰城。

领郡八县四十一

南阳郡秦置。

领县十

宛二汉、晋属。有清水、梅溪水。新城太和二十二年置。有复釜山、赤石山。冠军汉武帝置，二汉、晋属。有湍水、羊角。舞阴二汉、晋属。有横山郦二汉、晋属。有大鼓谷、悬鼓山。云阳二汉、晋曰育阳，属。司马昌明改，魏因之。西平有精山、赭山。涅阳二汉、晋属。有涅。上陌

西鄂二汉、晋属。有棘山、华城、张衡碑。

顺阳郡魏分南阳置，曰南乡，司以衍更名，魏因之。

领县五

南乡后汉属南阳，晋属南乡。丹水前汉属恆农，后汉属南阳，晋属南乡。

临洮有洮山。槐里顺阳二汉属南阳，晋属南乡。汉哀帝置，即博山也。后汉明帝改。

新野郡晋惠帝置。

领县三

穰二汉属南阳，晋属义阳，后属。新野二汉属南阳，晋属义阳，后属。池阳

东恆农郡太和中置。

领县六

西城二汉属汉中，晋属魏兴，后属。北郦有长山。南乡左南乡有凡亭山。上忆东石

汉广郡

领县二

南棘阳二汉属南阳，晋属义阳，二汉、晋曰棘阳，后改属，有汉广城。西棘阳

襄城郡

领县九

方城有赭阳城、七石山。郏城有崩石山。伏城有广阳山。舞阴有唐山。清水翼阳有招泉。郑北平有因城。赭城有陵中山。

北清郡

领县二

武川有滍城、鹿鸣山、农山。北雉二汉、晋曰雉，属南阳，后改属。有西鄂城。

恆农郡

领县四

国恆农南郦邯郸

襄州孝昌中置。

领郡六县二十

襄城郡萧道成置，魏因之。台赭阳城。

领县六

方城郏城伏城舞阴翼阳赭城

舞阴郡孝昌中置。

领县二

舞阴安阳

南安郡太和十三年置郢州，十八年改为南中府，天平初罢府置，后陷。

领县四

安南南舞叶南定

期城郡孝昌中置。

领县四

西舞阳东舞阳南阳新安

北南阳郡孝昌中置，为宣义郡，后改。州治。

领县二

北平白水

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景明末罢郡置戍，永熙二年复。

领县二

赭阳北方城

南襄州

领郡三县五

西淮郡

领县二

钟离襄城

襄城郡

领县二

陈阳上马

北南阳郡

领县一

南阳

南广州

领郡五县七

襄城郡

领县一

襄城

鲁阳郡

领县二

冠军繁昌

高昌郡

领县一

高阳

南阳郡

领县一

南阳

襄城郡

领县二

扶城南阳

郢州

领郡三县八

安阳郡

领县四

真阳安阳清阴一本作青丘淮阴

城阳郡

领县三

平春义阳义兴

汝南郡

领县一

上蔡

南郢州

领郡十二县二十九

北遂安郡

领县一

新安

冯翊郡

领县四

山阳彭城城建安

江夏郡

领县二

屈阳郢阳

阙字子郡

领县四

南新阳西新北新阳新兴

香山郡

领县二

北新安郧阳

永安郡

领县二

永安南新兴

新平郡

领县二

阙城安城

永安郡

领县二

刘刚上城

宕鄀郡

领县三

西新化东平阳安城

宜民郡

领县三

西新安新安平阳

南遂安郡

领县一

安兴

阙二字郡

领县三

东新市西新市长安

析州

领郡五县十一

修阳郡

领县二

盖阳脩阳

固郡

领县三

怀里南乡固

朱阳郡

领县二

黄水朱阳

南上洛郡

领县二

单水南上洛

析阳郡

领县二

西析阳东析阳

志第八 律历三上

大圣通天地之至理，极生民之能事，体妙系於神机，作范留于器象。然则制物成法，故冥赜可寻；推变有因，而化生以验。昔黄帝采竹昆仑之阴，听凤岐阳之下，断自然之物，写自然之音。昔既协矣，黄钟以立；数既生矣，气亦征之。于是乎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用，皆出于兹矣。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汉孝武置协律之官，元帝时京房明六十律，事为密矣。王莽世，征天下通钟律之士，刘歆总而条奏之，最为该博，故班固取以为志。后汉待诏严崇颇为知律，至其子宣不传，遂罢。魏世杜夔亦以通乐制律，晋中书监荀勖持夔律校练八音，以谓后汉至魏尺长古尺四分有余。又得古玉律，勖新律命之，谓其应合，遂改晋调，而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永嘉以后，中原丧乱，考正钟律，所未闻焉。其存於夷裔，声器而已。

魏氏平诸僭伪，颇获古乐。高祖虑其永爽，太和中诏中书监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闾出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曰："《书》称'同律度量衡'，《论语》'谨权量，审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岂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气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尚于乐。'然则乐之所感，其致远矣。今调音制乐，非律无以克和，然则律者乐之本也。臣前被敕理乐，与皇宗博士孙惠蔚、大乐祭酒公孙崇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书既三奏，备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颓，恐一朝先犬马，竟无丝发之益，使律法长绝，遗恨没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近在鄴见崇，臣先以其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虽非经国之才，颇长推考之术，故臣举以教乐，令依臣先共所论乐事，自作《钟磬志议》二卷，器数为备，可谓世不乏贤。今崇徒教乐童书学而已，不恭乐事，臣恐音律一旷，精赏实难，习业差怠。转乖本意。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触类而长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后汉律历志》，陛下亲览，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韩显宗博闻强识，颇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时往参知。臣虽在外官，窃慕古人举善之义，愚意所及，不能自己，虽则越分，志在补益，愿不以言废人。"诏许之。

景明四年，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

竞，久不能决。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九十黍之长，以定铜尺。有司奏从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谙律者。

历者数之用，探灵测化，穷微极幽之术也。所以上齐七政，下授万方。自轩辕以还，迄于三代，推元革统，厥事不一也。秦世汉兴，历同《颛顼》，百有余年，始行《三统》。后汉孝章世改从《四分》，光和中易以《乾象》，魏文时用韩翊所定，至明帝行杨伟《景初》，终晋朝，无所改作。司天测象，今古共情，启端归余，为法不等，协日正时，俱有得失。太祖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得赵匪□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高祖太和中，诏秘书钟律郎上谷张明豫为太史令，修综历事，未成，明豫物故。迁洛，仍岁南讨，而宫车晏驾。

世宗景明中，诏太乐令公孙崇、太乐令赵樊生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冬，崇表曰："臣顷自太乐，详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览古今，祥其得失。然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故《易》，汤武革命，治历明时。是以三五迭隆，历数各异。伏惟皇魏绍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轩仍动，未遑历事，因前魏《景初历》，术数差违，不协晷度。世祖应期，辑宁诸夏，乃命故司徒、东郡公崔浩错综其数。浩博涉渊通，更修历术，兼著《五行论》。是时故司空、咸阳公高允该览群籍，赞明五《纬》，并述洪范。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践祚，乃用敦煌赵匪□《甲寅》之历，然其星度，稍为差远。臣辄鸠集异同，研其损益，更造新历。以甲寅为元，考其盈缩，晷象周密，又从约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历》。然天道盈虚，岂曰必协，要须参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宝贵职司玄象，颇闲秘数；秘书监郑道昭才学优赡，识览该密；长兼国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孙，世综文业；尚书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经史；前兼尚书郎中崔彬微晓法术：请此数人在秘省参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后各五日，然后乃可取验。臣区区之诚，冀效万分之一。"诏曰："测度晷象，考步宜审，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学、四门博士等依所启者，悉集详察。"

延昌四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曰："《易》称'君子以治历明时'；书云'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春秋》举'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轩辕，容成作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审农

时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迁著作，忝司载述，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治己丑元，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太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而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唯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云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赵胜、太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然天道幽远，测步理深，候观迁延，岁月滋久，而崇及胜前后并丧。洪所造历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洪至豫州，续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龙祥在京。独修前事，以皇魏运水德，为甲子元，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预，亦和造历，为戊子元。三家之术并未申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瑒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以知精粗。臣以仰测晷度，实难审正，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并朝贵十五日一临，推验得失，择其善者奏闻施用。限至岁终。但世代推移，轨宪时改，上元今古，考准或异，故三代课步，始卒各别。臣职预其事，而朽惰已甚，既谢运筹之能，弥愧意算之艺，由是多历年世，兹业弗成，公私负责，俯仰惭□面。”灵太后令曰：“可如所请。”

延昌四年冬，太傅、清河王怿，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澄，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元晖，侍中、领军、江阳王继奏：“天道至远　，非人情可量；历数幽微，岂以意辄度。而议者纷纭，竞起端绪，争指虚远，难可求衷，自非建标准影，无以验其真伪。顷永平中虽有考察之利，而不累岁穷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参详，谓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载之中，足知当否。令是非有归，争者息竞，然后采其长者，更议所从。”

神龟初，光复表曰：“《春秋》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归余于终’　，皆所以推二气，考五运，成六位，定七曜，审八卦，立三才，正四序，以授百官于朝，万民于野。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冈不毕备。由是先代重之，垂于典籍。及史迁、班固、司马彪著立《书志》，所论备矣。谨案历之作也，始自黄帝，辛卯为元，迄于大魏，甲寅纪首，十有余代，历祀数千，轨宪不等，远近殊术。其消息盈虚，觇步疏密，莫得而识焉。延昌四年冬，中坚将军、屯骑校尉张洪，故太史令张明豫息荡寇将军龙祥，校书郎李业兴等三家并上新历，各求申用。臣学缺章程，艺谢筹运，而窃职观阁，谬忝厥司，奏请广访诸

儒，更取通数兼通经义者及太史，并集秘书，与史官同验疏密，并请宰辅群官临检得失，至于岁终，密者施用。奉诏听可。时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怿等以天道至远，非卒可量，请立表候影，期之三载，乃采其长者，更议所从。又蒙敕许。于是洪等与前镇东府长史祖莹等研穷其事，尔来三年，再历寒暑，积勤构思，大功获成。谨案洪等三人前上之历，并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太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太史令胡荣及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所上，总合九家，共成一历，元起壬子，律始黄钟，考古合今，谓为最密。昔汉武帝元封中治历，改年为太初，即名《太初历》；魏文帝景初中治历，即名《景初历》。伏惟陛下道唯先天，功邈稽古，休符告征，灵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龟为水畜，实符魏德；修母子应，义当《麟趾》。请定名为《神龟历》。今封以上呈，乞付有司重加考议。事可施用，并藏秘府，附于典志。”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龙祥、业兴为主。

壬子元以来，至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积十六万六千五百七，算外；入甲寅纪来，至隐公元年己未 ，积四万五千三百七，算外。

壬子元以来，至今大魏正光三年岁在壬寅，积十六万七千七百五十，算外；壬子岁入甲申纪寅以来，至今孝昌二年岁在丙午 ，积四万六千五百五十四，算外。从壬子元以来，至今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积十六万七千七百五十六，算上；壬子岁入甲申纪以来，至今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积四万六千五百五十六，算上。

章岁，五百五。古十九年七闰，闰余尽为章。积至多年，月尽之日，月见东方 ，日蚀先晦，辄复变历，以同天象。二百年多一日，三百年多一日半，晦朔失。故先儒及纬文皆言“三百年斗历改宪”。候天减闰，五百五年减闰余一，九千五百九十五年减一闰月，则从僖公五年至今，日蚀不失晦与二日，合朔者多。闰余成月，余尽为章。

章闰，一百八十六。五百五年闰月之数，其中减旧十九分之一。

章月，六千二百四十六。五百五年所有月之数并闰月。

部法，六千六十。十二章为一部，至此年小余成日，为度法。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四分度法得一千五百一十五，为古法。今减三十八者，从僖公五年以来减七日有奇，谓为最近。一百一十三岁减

阙日，减之太深，是以三十余年改徙四子也。

纪法，六万六百。十部成纪，大余十也。

统法，十二万一千二百。二纪成统，大余二十。

元法，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三统成元，大余尽。

日法，七万四千九百五十二。十二乘章月为日法。章月，一年之闰分。

周天分，二百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七。以度法通三百六十五度，内斗分。

气法，二十四。岁中十三，一年一十二次。次有初中，分为二十四。

经月，大余二十九，小余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九。日法除周天分得之。日法者一部之月数，周天分者部之日数。以部月除蔀日，得一月二十九及余，日周天分即为月通。

会数，百七十三，余二万三千二百八。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为一会。以二十三乘五月，内二十，得一百三十五，以乘周天分。以二十三乘日法除之，得一百七十三及余。

会通，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九百四。以日法乘会数，内会余。

周日，二十七，余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以月一日行除周天，得二十七日及余。

通周，二百六万五千二百六十六。日法乘周日二十七，内周余。

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月一日行十三度，乘章岁，内章闰也。

月周，八万一千一十二。以十二乘小周即得，与度同。

推月朔术第一

推积月术曰：置入纪年，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岁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满三百一十九以上，其岁有闰。

推朔积日术曰：以通数乘积月，为朔积分，分满日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命以纪，算外，则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推上下弦望术曰：加朔大余七、小余二万八千六百八十、小分一，小分满四，从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一；大余满六十，去之，即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弘；又加，得后月朔。

推二十四气术第二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入纪年以来，算外，以余数乘之为实。以部法除之，所得为积没，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没，不尽为大余。命以纪，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满气法二十四，从小余一；小余满部法，从大余一；大余满六十，去之，命如上，即次气日。

推闰术曰：以闰余减章岁五百五，余以岁中十二乘之。满章闰一百八十六，得一月；余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闰月月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为正。

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节大寒十二月中立春正月节

雨水正月中惊蛰二月节春分二月中清明三月节

谷雨三月中立夏四月节小满四月中芒种五月节

夏至五月中小暑六月节大暑六月中立秋七月节

处暑七月中白露八月节秋分八月中寒露九月节

霜降九月中立冬十月节小雪十月中大雪十一月节

推合又交会月蚀去交度术曰："置入纪朔积分，朔以交会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纪，差分七百四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也。以会通去之，所得为积交，余不尽者，以日法除之，所得为度余，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余。

求次月去交度术曰：加度二十九日、度余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九，除如上，则次月去交度及分。

求望去交度术曰：加度十四日、度余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半，度余满日法从度，满会数去之，亦除其余；余若不足减者，减度一，加会虚，则望去交度及分。朔望去交度分如朔望合数十四度、度余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半已下，入交限数一百五十八度、度余四万七百九十九半以上者，朔则交会，望则月蚀。

甲子纪合朔月在日月如合璧，交中。

甲戌纪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四十九度度余三万六千七百四十四

甲申纪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九十八度度余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八

甲午纪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一百四十八度度余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八

甲辰纪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二十四度度余四万八千八百一十六

甲寅纪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七十四度度余一万六百八

求交道所在月：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余，减会数及余，余若不足减者，减一度，加入法，乃减之。乃以十一月朔小余加之，满日法，除去之，从日一，余为日余。命起往年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为入月，算外，交道日。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则交会，望则月蚀；交在望后者亦其月月蚀，后月朔则交会。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蚀既，前后朔皆交会；交正在朔者，日蚀既，前后望皆月蚀。

求后交月及日：以会数及余加前入月日及余，余满日法，从日一，如历月大小除之，命起前蚀月，得后交月及余。

推月在日道表里术曰：置入纪朔积分，又以纪交会差分加之，今用甲申纪交会差分七百四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倍会通，去之。余不满会通者：纪首里者，则天正十一月合朔，月在日道里；纪首表者，则月在表。若满会通者：纪首表者，则月在里；纪首里者，则月在表。黄道南为表，北为里。其满会通者去之，余如日法而一，即往年天正十一月朔却交度及余。以却去交度及余减会数及会余，会余若不足减者，减一度，加日法乃减。余为前去度及余。又以十一月朔小余加之，满日法从度一。命起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为入月日及余，算外，交道日。若十一月朔月在日道里者，此交为出外，后交为入内；十一月朔在表者，此交为入内，后交为出外。一出一入，常法也。其交在朔后望前者，朔，月在日道表里与十一月同，望则反矣。若交在望后朔前者，望与十一月同，后月朔则异矣。若先交会后月蚀者，朔，月在日道里；望，在表。朔在表，则望在里。其先月蚀后交会者，望在表则朔在里也。望在里则朔在表矣。

推交会起角术曰：其月在外道，先会后交者，亏从东南角起；先交

后会者，亏从西南角起。其月在内道，先会后交者，亏从西北角起；先交后会者，亏从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蚀之既。其月蚀在日之冲，起角亦如之。凡日月蚀，去交十五为限，十以下是蚀也，十以上，亏蚀微少，光影相接而已。

推蚀分多少术曰：置入交限十五度，以朔望去交日数减之，余则蚀分。

推合朔入历迟疾盈缩第四

推合朔入历迟疾术曰：置入纪以来朔日积分，又以纪迟疾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纪，迟疾差分一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二。以通周如一为积周，不尽者以日法约之，为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历日。

甲子纪迟疾差二十四日日余六万三千五百六十八

甲戌纪迟疾差二十四日日余四万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申纪迟疾差二十四日日余二万九百四十四

甲午纪迟疾差二十三日日余十万四千五百八十四

甲辰纪迟疾差二十三日日余五万三千二百七十二

甲寅纪迟疾差二十三日日余三万一千九百六十

求次月入历日术曰：加一日、日余七万三千一百五十九，日余满日法从日，日满二十七去之，亦除余如周日余；日余若不足，减一日，加周虚。日满二十七而余不满周日日余者，为入历值，周日法满去之，为入历一日。

求望入历术曰：加十四日、日余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半。又加，得后月历日。

月行迟疾度及分损益率盈缩并盈缩积分

一日十四度二百六十一益六百八十盈初分

二日十四度三百分益六百一十九盈六百八十盈积分七千五百五十

三日十四度二百四十六分益五百五十五盈一千二百九十九盈积分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二分

四日十四度一百七十一分益四百九十盈一千八百五十四盈积分二万五百八十四

五日十四度九十九分益四百一十八盈二千三百四十四盈积分二万六千二十四

六日十三度四百七十一分益二百八十五盈二千七百六十二盈积分三万六百六十五

七日十三度二百六十六分益八十盈三千四十七盈积分二万三千八百二

八日十三度六十一分损一百二十五盈三千一百二十七盈积分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七

九日十三度四百三十九分损二百五十二盈三千二盈积分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三十八分损三百五十三盈二千七百五十盈积分三万五百三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二百三十七分损四百五十四盈二千三百九十七盈积分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二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三十六分损五百五十五盈一千九百四十二盈积分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三十五分损六百五十六盈一千三百八十八盈积分一万五千四百一十

十四日十一度四百六十四分损七百三十一盈七百三十二盈积分八千一百二十七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六分益六百五十五缩初

十六日十二度一百九分益五百八十二缩六百五十五缩积分七千一百七十二

十七日十二度一百八十九分益五百二缩一千二百三十七缩积分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九十分益四百一缩一千七百三十七缩积分一万九千三百七

十九日十二度三百九十二分益二百九十九缩二千一百四十缩积分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四百九十六分 益一百九十五缩二千四百三十九 缩积分二万七千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一十八分益六十八缩二千六百三十四缩积分二万九千二百四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二百三十三分损五十七缩二千七百二缩积分二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二十三日十三度三百八十八分损二百二缩二千六百四十五缩积分二万九千三百六十六

二十四日十四度二十九分损三百四十八缩二千四百四十三缩积分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三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七十四分损四百九十三缩二千九十五缩积分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八十七分 损六百六缩一千六百二 缩积分一万七千七百八十六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一分损六百三十一缩九百九十六缩积分一万一千五十八

周日十四度三百三十九损六百五十小分缩三百六十五缩积分四百五十二。

分小分九千六百八十四分九千 六百八十四分。， 推合朔交会月蚀定大小余术曰：以入历日余乘所入历下损益率，以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除之，所得以损益盈缩积分，为定积分。值盈者，以减本朔望小余；值缩者，加之。加之满日法者，交会加时在后日。减之，不足减者，减上一日，加下日法乃减之，交会加时在前日。月蚀者，随定大小余为定日加时。

推加时术曰：以时法六千二百四十六除定小余，所得命以子起，算外。朔望加时有余不尽者，四之，加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半。

又有余者，三之，如法得一为强，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满半法弃之。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强者为少弱，以定之并少为半强，以之并半为太弱。以之并太为一弱，随所在辰命之，则其强弱。日之冲为破，月常大破下蚀。

入历值惆日者术曰：以周日日余乘损率，以周日度小分并。又以入历日余乘之为实，以小周乘周日日余为法，实如法得一，以减缩积积分。有余者，以加本朔望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一，是为蚀后日。推加时如上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术第五

推日度术曰：置入纪朔积日，以日度法乘之，满周天去之，余满日度法为度，不尽为余。命度起牛前十二度，牛前十二度，在斗十五度也。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

推日度又法，术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数减一，余以减周天度，冬至小余减斗分，不足减者，减度一，加日度法，乃减之。命起如上，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夜半日所在度。

求次月日所在度术曰：月大加三十度，月小加二十九度，求次日加一度，宿次除之，迳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推合朔日月共度术曰：以章岁乘朔小余，以章月除之，所得为大分，不尽为小，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满日度法从度，命起如前，即所求天正十一月朔日月共度。

求次月合朔共度术曰：加度二十九、大分三千二百一十五、小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小分满章月从大分，大分满日度法从度，宿次除之，迳斗除其分，则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术曰：置入纪朔积日，以月周八万一千一十二乘之，满周天去之，余以日度法约之为度，不尽为度分。命度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一法，术曰：以小周乘朔小余为实，以章岁乘日法为法，实如法得一为度；不满法者，以章月除之，为大分，不尽为小。所得以减合朔度及分，余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度术曰：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千六百五十一，大月加度三十五、分四千八百八十三，分满日度法从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行度术曰：加度十三、分二千二百三十二，分满日度法从度，宿次除之，迳斗去其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术曰：加合朔度七、大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小分五

千二百九十八、微分一，微分满四从小分，小分满章月从大分，大分满日度法从大度，命如上，则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

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一千四百七十七分

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

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

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

南方朱鸟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一十五度房五度

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东方仓龙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六千六十分度之一千四百七十七。通分，得二百二十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名曰周天分。

五行没灭易卦气候上朔术第六

推五行用事日：水、火、木、金、土各王七十三日、小余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立即其用事。始求土者，置立春大小余及分，以木王七十三日、小余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三加之，微分满五从小分一，小分满气法二十四从小余一，小余满蔀法从大余一，大余满六十去之，命以纪，得季春土王日。又加土王十八日、小余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满从命如上，即得立夏日。求次如法。又一法求土王用事日：各置四立大小余及分，各减大余十八、小余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命以纪，算外，即四立土王日。若大余不足减者，加六十而后减之；小余不足减者，减取大余一，加蔀法乃减之。

推没灭术曰：因冬至积没有小余者，加积一，以没分乘之，如没法而一，为积日，不尽为没余。以六旬去积日，余为没日，命以纪，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没日。

求次没术曰：加没日六十九、没余二万七百六十四、，没余满没法三万一千七百七从没日一，没日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外，即次没月。一岁常有五没或六没，小余尽者为灭日。又，以冬至去朔日加没日，冬至小余满部法从没日，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足，除者入月算，命以朔，算外，即冬至后没日。求次没：加没没日六十九，没余三千九百五十九、没分二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分满没法从没余，满部法从没日，命起前没月，历月大小除之，即后没日及余。

推四正卦术曰：因冬至大小余，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离卦》用事日；秋分，即《兑卦》用事日。

求《中孚卦》：加冬至小余五千五百三十、小分九、微分一，微分满五从小分，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命以纪，算外，即《中孚卦》用事日。其《解》加《震》，《咸》加《离》，《贲》加《兑》，亦如《中孚》加《坎》。

求次卦：加《坎》大余六、小余五百二十九、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满五从小分，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命以纪，算外，即《复卦》用事日。《大壮》加《震》，《妒》加《离》，《观》加《兑》，如《中孚》加《坎》。

十一月，《未济》、《蹇》、《颐》、《中孚》、《复》；十二月，《屯》、《谦》、《睽》、《升》、《临》；正月，《小过》、《蒙》、《益》、《渐》、《泰》；二月，《需》、《随》、《晋》、《解》、《大壮》；三月，《讼》、《豫》《蛊》、《革》、《史》；四月，《旅》、《师》、《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始》；六月，《鼎》、《丰》、《涣》、《履》、《遁》；七月，《恆》、《节》、《同人》、《损》、《否》；八月，《巽》、《萃》、《大畜》、《贲》、《观》；九月，《归妹》、《无妄》、《明夷》、《困》、《剥》；十月，《艮》、《既济》、《噬嗑》、《大过》、《坤》。

四正为方伯，《中孚》为三公，《复》为天子，《屯》为诸侯，《谦》为大夫，《睽》为九卿》，《升》还从三公，周而复始。九三应上九，清净微温阳风；九三应上六，绛赤决温阴雨。六三应上六，白浊微寒阴雨；六三应上九，曲尘决寒阳风。诸卦上有阳爻者，阳风；上有阴爻者，阴雨。

推七十二候术曰：因冬至大小余，即虎始交日，加大余五、小余四百四十一、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满三从小分，小分满气法从小余，小余满部从大余，命以纪，算外，所候日。

冬至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

小寒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大寒雁北向鹊始巢雉始雊

立春鸡始乳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雨水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惊蛰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

春分鹰化鸠玄鸟至雷始发声

清明电始见蛰虫咸动蛰虫启户

谷雨桐始花田鼠为鴽虹始见

立夏萍始生戴胜降於桑蝼蝈鸣

小满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芒种靡草死小暑至螳螂生

夏至鵙始鸣反舌无声鹿角解

小暑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

大暑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

立秋腐草化萤土润溽暑凉风至

处暑白露降寒蝉鸣鹰祭鸟

白露天地始肃暴风至鸿雁来

秋分玄鸟归群鸟养羞雷始收声

寒露蛰虫附户杀气浸盛阳气始衰

霜降水始涸鸿雁来宾雀入大水化为蛤

立冬菊有黄华豺祭兽水始冰

小雪地始冻雉入大水化为蜃虹藏不见

大雪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

术曰：因冬至虎始交后，五日一候。

推上朔法：置放纪年减一，加八，以六律乘之，以六千去之，余为大余，以甲子算外，上朔日。

推五星六通术第七

上元壬子以来至《春秋》隐公元年己未，积十六万六千五百七，算外；至今大魏熙平二年，岁次丁酉，积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五，算外。

木精曰岁星，其数二百四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

火精曰荧惑星，其数四百七十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八。

土精曰镇星，其数三百二十九万一千二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数三百五十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一

水精曰辰星，其数七十万二千一百八十二

推五星：置上元来尽所求年，减一，以周天二百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乘之，名为六通之实。以部法除之，所得为冬至积日，不尽为小余。以旬六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命以甲子，算外，即冬至日。以章岁五百五除冬至小余，所得命子，算外，即律气加时。

五星各以其数为法，除六通实，所得为积合，不尽为合余。以合余减法，余为入岁度分，以日度约之，所得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算及余。其金、水，以一合日数及合余减合度算及余，得一者为夕见，无所得为晨见。若度余不足减，减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减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及余。

求星合月及日：置冬至朔日数减一，以加合度算，以冬至小余加度余，度余满日度法去之，加度一，合度算变成合日算，余为日余。命起天正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算外，星合月及日，有闰计之。

求后合月及日，以合终日数及余如前入月算及余，余满日度从日，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后合月及日。其金、水，以一合日数及余，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后合度：以行星度及余加前合度算及余，余满日度从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后合度及余。迳斗去其分一千四

百七十七。

岁星：合终日数三百九十八，合终日余四千七百八十，行星三十三度，度余三千三百三，周虚一千二百八十。

岁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六日、余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余四千六百八十一半。去日十三度半，晨见东方，顺，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顺，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度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七日。复顺，迟，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复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迟，十六日、日余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余四千千六百八十一半，与日合。凡一见三百六十六日，行星二十八度；在日前后伏三十二日、余四千七百八十，行星五度，度余三千三百三，复终于晨见。

荧惑：合终日数七百七十九，合终日余五千一十八，周虚九百五十二，行星四十九度，度余二千一百五十四。

荧惑：晨与日合，在日后伏，七十一日、余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余四千八百四十五半。去日十六度，晨见东方，顺，迟，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度。复留十一日。复顺，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七十一日、余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度余四千八百四十五半，而与日合。凡一见六百三十六日，行星三百三度；在日前后伏一百四十三日、余五千一百八，行星一百一十一度、余三千六百四十一，过周四十九度、度余二千一百五十四，复终于晨见。

镇星：合终日数三百七十八日、余三百四十一，行星十二度、余四千九百二十四，周虚五千七百一十九。

镇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八日、日余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余二千四百六十二，去日十五度半，晨见东方。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六日。复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伏西方。顺，十八日、日余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余二千四百六十二，而与日合。凡见三百四十二日，行星八度；在日前

后，伏三十六日、日余三百四十一，行星四度、度余四千九百二十四，复终于晨见。

太白，金：再合终日数五百八十三日、日余五千一百五十一，周虚九百九，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数。度余五千六百五半。亦曰一合日余。

太白：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六日，退四度，去日十度，晨见东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顺，迟，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四十一日、余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五千六百五半，而与日合。凡见东方二百四十四日，行星二百四十度，在日后伏，四十一日、余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余五千六百五半，而与日合。见西方亦如之。夕与日合，在前，伏四十一日、余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余五千六百五半，去日十度，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顺，迟，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六日退四度，而与日合。凡再见四百八十日，行星四百八十度；在日前后，伏八十三日、余五千一百五十一，行星一百三度、度余五千一百五十一，过周二百一十八度、度余三千六百七十四，复终于晨见。

水星：辰星再合终日数一百一十五、余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五十七度、亦日一合日数。余五千六百七十一，亦曰一合日余。周虚七百七十八。

辰星：与日合，在日后，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七度，晨见东方而留。不行，四日。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七日、余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四十四度、余五千六百六十一，而与日合。凡见东方二十九日，行星二十二度，在日后，伏二十八日、余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余五千六百七十一，而与日合。见西方亦然。

辰星：夕与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余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余五千六百七十一，去日十七度，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

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晨与日合。凡再见五十八日，行星四十六度；在日前后，伏五十七日、余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六十九度、余五千二百八十二，复终于晨见。

斗一至牛五，星纪，丑。牛五至危五，玄枵，子。

危五至壁三，陬訾，亥。壁三至娄八，降娄，戌。

娄八至毕二，大梁，酉。毕二至井五，实沈，申。

井五至鬼三，鹑首，未。鬼三至张七，鹑火，午。

张七至轸一，鹑尾，巳。轸一至亢三，寿星，辰。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心四至斗一，析木，寅。

志第九 律历三下

孝静世，《壬子历》气朔稍违，荧惑失次，四星出伏，历亦乖舛。兴和元年十月　　，齐献武王入鄴，复命李业兴，令其改下，立《甲子元历》。事讫，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右仆射隆之等表曰：

自天地剖判，日月运行，刚柔相摩，寒暑交谢，分之以气序　，纪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哲王则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以天下之至王，尽生民之能事，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及卯金受命，年历屡改，当涂启运，日官变业，分路扬镳，异门驰骛，回互靡定，交错不等。岂是人情浅深，苟相违异？盖亦天道盈缩，欲止不能。

正光之历既行于世，发元壬子，置差令朔。测影清台，悬炭之期或爽；候气重室，布灰之应少差。伏惟陛下当璧膺符　，大横协兆，乘机虎变，抚运龙飞，苞括九隅，牢笼万宇，四海来王，百灵受职。大丞相、渤海王降神挺生，固天纵德，负图作宰，知机成务，拨乱反正，决江疏河，效显勤王，勋彰济世。功成治定，礼乐惟新，以履端归余，术数未尽，乃命兼散骑常侍执读臣李业兴，大丞相府东阁祭酒、夷安县开国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户曹参军臣和贵兴等，委其刊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疏密，不可以一方知，难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孙搴，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臣晔，前给事黄门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开府谘议参军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业兴息国子学生、屯留县开国子臣子述等，并令参预，定其是非。

臣等职司其忧，犹恐未尽。窃以蒙戎为饰，必藉众腋之华；轮奂成宇，宁止一枝之用。必集名胜，更共修理。左光禄大夫臣卢道约　，大司农卿、彭城侯臣李谐，左光禄大夫、东雍州大中正臣裴献伯，散骑常侍、西兖州大中正臣温子升，太尉府长史臣陆操，尚书右丞、城阳县开国子臣卢元明，中书侍郎臣李同轨，前中书侍郎臣邢子明，中书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长史、建康伯臣元仲悛，大丞相法曹参军臣杜弼，尚书左中兵郎中、定阳伯臣李溥济，尚书起部郎中臣辛术，尚书祠部郎中臣元长和，前青州骠骑府司马、安定子臣胡世荣，太史令、卢乡县开国男臣赵洪庆，太史令臣胡法通，应诏左右臣张喆，员外司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庆，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或器标民誉，或术兼世业，并能显微阐幽，表同录异，详考古今，共成此历。甲为日始，子实天正，

命历置元，宜从此起。运属兴和，以年号为目，岂独太初表于汉代，景初冠于魏历而已。谨以封呈，乞付有司，依术施用。

诏以新历示齐献武王田曹参军信都芳，芳关通历术，驳业兴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历岁星在营室十二度，顺　，疾；天上岁星在营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历镇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镇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见，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为差殊。"

业兴封曰：

岁星行天，伺候以来八九余年，恆不及二度。今新历加二度。至于夕伏晨见，纤毫无爽。今日仰看，如觉二度，及其出没，还应如术。镇星，自造《壬子》元以来，岁常不及，故加《壬子》阙度，亦知犹不及五度，适欲并加，恐出没顿校十度、十日，将来永用，不合处多。在白之行，顿疾顿迟，取其会归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见东方，新旧二历推之，分寸不异。行星三日，顿校四度。如此之事，无年不有，至其伏见，还依术法。

又芳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业兴推步已来，三十余载，上算千载之日月星辰有见经史者，兴凉州赵匪女、刘义隆廷尉卿何承天、刘骏、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参校，业兴《甲子元历》长于三历一倍。考洛京已来四十余岁，五星出没，岁星、镇星、太白，业兴历首尾恆中，及有差处，不过一日二日、一度两度；三历之失，动校十日十度。荧惑一星，伏见体自无常，或不应度。祖冲之历多《甲子历》十日六度，何承天历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历还与《壬子》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没多见少，及其见时，与历无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为异。业兴以天道高远，测步难积，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人目仰窥，未能尽密，但取其见伏大归，略其中间小谬，如此历便可行。若专据所见之验，不取出没之效，则历数之道其几废矣。夫造历者，节之与朔贯穿于千年之间，闰余斗分推之于毫厘之内。必使盈缩得衰，间限数合，周日小分不殊锱铢，阳历阴历纤芥无爽，损益之数验之交会，日所居度考之月蚀，上推下减，先定众条，然后历元可求，犹甲子难值。又虽值甲子，复有差分，如此踳驳，参错不等。今历发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连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谓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谬。但一合之里星度不验者，至若合终必还。依术，镇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见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无差。以此准之，见伏之验，寻效可知，将来永用，大体无失。

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历，其镇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历差天五度；太白、岁星并各有差。校于《壬子》旧历，镇星差天五度，太白岁星亦各有差，是旧历差天为多，新历差天为少。凡造历者，皆须积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密，然后审其近者，用作历术。不可一月两月之间，能正是非。若如荧惑行天七百七十九日，一迟、一疾、一留、一逆、一顺、一伏、一见之法，七头一终；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头一终；岁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头一终；镇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头一终；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头一终。造历者必须测知七头，然后作术。得七头者造历为近，不得头者其历甚疏，皆非一二日能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来及秦、汉、魏、晋，造历者皆积年久测，术乃可观。其仓卒造者，当时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虽近天，多载恐失。今《甲子》新历，业兴潜构积年，虽有少差，校于《壬子元历》，近天者多。若久而验天，十年二十年间，比《壬子元历》，三星行天，其差为密。

献武王上言之，诏付外施行。

上元甲子以来至春秋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积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三十六，算上。

甲子之岁入甲戌纪已来，积十二万四千一百三十六，算上。

上元甲子以来，至大魏兴和二年岁在庚申，积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七，算上。

甲子之岁入甲戌纪至今庚申，积十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七，算上。

元法，一百一万一千六百。三统之数。

统法，三十三万七千二百。二纪之数。

纪法，十六万八千六百。千部成纪，日数至十。

部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章岁，得日月余皆尽之年数。

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三十乘章岁，得此数。

日法，二十万八千五百三十。三十乘章月，得此数。

气时法，一千四百五。小二分度法，得一时之数。

章岁，五百六十二。二十九章、十一年减闰余，二万一百七十八年减右一闰月。

章闰，二百七。五百六十二年之闰月数。

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五百六十二年之月数并闰。

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五百六十二年月除闰月数。

周天，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度法通度，内斗分之数。

通数，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日法通二十九日，内经月余之数。

没分，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余数通经没六十九，内分五万七千二百四十四得此数。

余数，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度法通一年下五，内斗分之数。

没法，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一年之内成甲之外分数。

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从斗量周天至此，不成度之分。

虚分，九万七千八百八十三。经月二十九日外少此，不满三十日。

小分法，二十四。二十四气除周天分之数也。

岁中，十二。十二月之中气。

会数，一百七十三。月一出一入黄道之日数，周髀六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也。

会余，六万七千一百一十七。百七十二日外不成日之分。

会通，三千六百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七。以日法通百七十三，内会余之数。

会虚，十四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会余之外不成度之数。

周日，二十七。周天用日月行数除。

周余，十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一。周天用日外及本处之分数。

通周，五百七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一。日法通二十七，内分。

周虚，九万二千八百九十九。用余外不成日之数。

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月一日行之数。

月周，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九十。通小周，内度数。

朔望合数，十四。半经月日数。

度余，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半经月日余。

入交限数，一百五十八度。月出入黄道减半月之数。

度余，十一万六千五十八半。减半月小余之外。

推月朔弦望术第一

推积月术曰：置入纪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章月乘之，章岁如一，所得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余三百五十五以上，其年有闰。余五百一十五以上，进退在天正十一月前后，以冬至定之。

推积日术曰：以通数乘积月，为朔积分，日法如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命以余以纪，今命以甲戌纪。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朔术曰：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十一万六百四十七，满除如上，命以纪，算外，即次月朔日。其小余满虚分九万七千八百八十三者，其月大；减者，其月小。

求上下弦望术曰：加朔大余七、小余七万九千七百九十四、小分一。小分满四，从小余；上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即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后月朔。

推二十四气闰术第第二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入纪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余数乘之，部法如一，为积没，不尽为小余。以六旬去积没，不尽为大余，命以纪，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气术曰：加大余十五、小余三千六百八十四、小分一，小分满小分法二十四，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一，命如止，算外，即次气日。

推闰术曰：以闰余减章岁，余以岁中十二乘之，满章闰二百七得一，月余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数起天正十一月，算外，即闰月。闰月有进退，以无中气定之。

推闰又法术曰：以岁中乘闰余，加章闰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数起冬至，算外，中气终闰月也。盈中气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闰。

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节大寒十二月中立春正月节

雨水正月中惊蛰二月节春分二月中清明三月节

谷雨三月中立夏四月节小满四月中芒种五月节

夏至五月中小暑六月节大暑六月中立秋七月节

处暑七月中白露八月节秋分八月中寒露九月节

霜降九月中立冬十月节小雪十月中大雪十一月节

推合朔却去度表里术第三

推合朔却去交度术曰：置入纪以来朔积分，又以所入纪交会差分并之，甲戌纪交会差分二千六百五十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以会通去之，所得为积交；不尽者，以日法约之，为度，不尽者为度余，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度余。

甲子纪纪首合朔，日月合璧，交中。

甲戌纪纪首合朔，月在日道表。交会差一百二十七度度余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

甲申纪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八十一度度余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一

甲午纪纪首合朔，月在日道里。交会差三十四度度余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三

甲辰纪纪首合朔，月在日道表。交会差一百六十二度度余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二

甲寅纪纪首合朔，月在日道表。交会差一百一十五度度余二十万三千八百七十四

求次月却交度术曰：加度二十九、度余十一万六百四十七，度余满日法从度，度满会数去之，亦除其会余，即次月朔却去交度及度余。

求望却去交度术曰：加度十四、度余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满除如上，郎望却去交度及度余。

推月在日道表里术曰：置入纪以来朔积分，又以纪交会差分并之，倍会通去之，余以会通减之，得一减者，为月在日道里；无所得者，为月在日道表。

求次月表里术曰：加次月度及度余，加表满会数及会数余，则在里；加里满会数及会余，则在表。

推交道所在日术曰：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余减会数及会余，会余

若不足减者，减一度，加日法乃减之；又以十一月朔小余加之，满日法从度，余为度余，即是天正十一月朔前去交度及余，如历月大小除之，起天正月十一月，不满月者为入月，算外，交道所在日。又以岁中乘入月小余，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外，即交道所在辰。其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则交道，望则月蚀。交在望后者，其月月蚀，后朔交会。交正在望者，月月蚀既，前后朔交会。交正朔者，日蚀既，前后月望皆月蚀。

求后交月及日术曰：以会数及会余加前八月算及余，余满日法从日，日如历月大小除之，起前交月，算外，即后交月及日。以次放之。

推交会起角术曰：其月在外道，先会后交者，亏从东南角起；先交后会者，亏从西南角起。其月在内道，先会后交者，亏从西北角起，合交中者，蚀之既。其月蚀在日之冲，起角亦如之。

推蚀分多少术曰：其朔望去交度及度余如入交限数一百五十八度、度余十一万六千五十八半以上者，以减会数及会数余，余为不蚀度。若朔望去交度如朔望合数十四度、度余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下者，即是不余度。皆以减十五，余为蚀分。朔望去交度尽者，蚀之既。

推合朔月蚀入迟疾历盈缩术第四

推合朔入迟疾历术曰：置入纪以来朔积分，又以所入纪迟疾差分并之，甲戌纪迟差分二百三十五万二千一百九十一。以通周去之，所得日余周；不尽者，以日法约之，为日，不尽者为日余。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月十一月合朔入历日。

求次月入历日术曰：加一日、日余二十万三千五百四十六，日蚀满从日日法，日满周日及周余去之，命如上，算外，即次月入历日。

求望入历术曰：加日十四日、余十五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满除如上，算外，即望入历日。

月行迟疾度及合 损益率盈缩并率

盈缩积分

一日十四度四百二分 益七百五十盈初

二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四分 益六百八十九盈七百五十七

盈积分二万一千一十一

三日十四度二百六十一分 益六百一十六 盈一千四百四十六

盈积分四万一百三十五

四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分 益五百四十五盈二千六十二

盈积分五万七千二百三十二

五日十四度一百一十一分 益四百六十六盈二千六百七

盈积分七万二千三百六十

六日十三度五百二十二分益二百一十五盈三千七十三盈积分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四

七日十三度二万九十六分 益八十九 盈三千三百八十八

盈积分九万四千三十七

八日十三度六十八分 损一百三十九 盈三千四百七十七

盈积分九万六千五百七

九日十二度四百六十八分 损二百八十三 盈三千三百三十八

盈积分九万二千六百四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七十九分 损三百九十盈三千五十五

盈积分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

十一日十二度二百六十七分 损五百二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盈积分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五十一分 损六百一十八 盈二千一百六十三

盈积分六万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四十分 损七百二十九 盈一千五百四十五

盈积分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三

十四日十一度五百一十五分 损八百一十六盈八百一十六

盈积分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

十五日十二度三十八分 益七百三十一缩初

十六日十二度一百二十三分 益六百三十六缩七百三十一

缩积分二万二百九十

十七日十二度二百一十一分 益五百五十八 缩一千三百七十七

缩积分三万八千二百二十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二十四分 益四百四十五 缩一千九百三十五

缩积分五万三千七百

十九日十二度四百三十五分 益三百三十四缩二千三百八十

缩积分六万六千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五百五十五分 益二百一十四 缩二千七百一十四

缩积分七万五千三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二十八分 益七十九 缩二千九百二十八

缩积分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九

二十二日十二度二百七十分 损六十三缩三千七缩积分八万三千四百六十三

二十三日十三度四百三十二分损二百二十五缩二千九百四十四

缩积分八万一千七百一十三

二十四日十四度三十三分 损三百八十八 缩二千七百一十九

缩积分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八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四分损五百四十九缩二千三百三十一

缩积分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九分损六百七十四缩一千七百八十二

缩积分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六分损七百一 缩一千一百八

缩积分三万七百五十四

周日十四度三百七十九分 损七百三十四缩四百七

缩积分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七

推合朔交会月蚀定大小余，术曰：以入历日余乘所入历下损益率，以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除之，所得捐益盈缩积分为定积分。积分盛者，以减本朔望小余；缩者，加之。加之满日法者，交会加时在后日；减之，不足减者，减一日，加日法乃减之，交会加时在前日。月蚀者，随定大小蚀余为定日加时，

推加时术曰：以岁中乘定小余，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外。朔望加时有余不尽者，四之，如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半又有余者，三之，如法得一为强，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满半法弃之。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强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强者为少弱，以之并少为半弱，以之并半为太弱，以之并太弱为一辰弱。随所在辰而命之，即其强弱。日之冲为破，月在破下蚀。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术第五

推日度术曰：置入纪以来朔积日，以日度法一万六千八在六十乘之，满周天去之，余以日度法约之为度，余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半日所在度及分。

推日度又法，术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数减一，以减周天度，冬至小余减斗分；斗分不足减者，减一度，加日度法乃减之。命起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日次月次日所在度术曰：月大者加度三十，月小者加度二十九，次日者加度一，宿次除之，遥斗除其分。

推合朔日月共度术曰：以章岁五百六十二乘朔小余，以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除之，所得为大分，不尽为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满日度法从度，命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合朔日月共度又法，术曰：加度二十九、大分八千九百四十五、小分六千九百一十九，小分满章月从大分；大分满日度法从度，宿次除之，迳斗去其分，算外，即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术曰：置入纪以来朔积日，以周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乘之，满周天去之。余以日度法约之为度，余为度分，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年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法，术曰：以小周乘朔小余为实，章岁乘日法为法，实如法得一为度；不满法者，以章月除之为大分，余为小分。所得以减合朔度及度分，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次月月度术曰：月小，加度二十二、分七千三百七十三，月大，加度三十五、分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三，分满日度法从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月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度术曰：加度十三、分六千二百一十，分满日度法从度，除如上，算外，即月次日所在度。

求弦望日所在度术曰：加合朔度七、大分六千四百五十一、小分三千四百六十一、微分二，微分满四从小分，小分满章月从大分，大分满日度法从度，命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所在度。又如，得望、下弦、后月合朔。

求弦望月所在度术曰：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小分五千二百二十五、微分一，满除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月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后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

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

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

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

南方朱鸟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

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东方仓龙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一百一十七，通之，得六百一十五万八千一十七，名曰周天。

推土王灭没卦候上朔术第六

推土王日术曰：置四立大小余，各减其大余十八、小余四千四百二十、小分十八、微分二，大余不足减者，加六十乃减之；小余不足减者，减一日，加部法乃减之；小分不足减者，减小余一，加小分法二十四乃减之；微分不足减者，减小分一，加五，然后皆减之。命以纪，算外，即四立前土王日。

推土王又法，术曰：加冬至大余二十七、小余六千六百三十一、小分六、微分三，微分满五从小分，小分满小分法从小余，小作法满部法从大余一，命以纪，算外，即季冬土王日。

求次季土王日术曰：加大余九十一、小余五千二百四十四、小分六，小分满小分法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外，即次季土王日。

推灭没术曰：因冬至积没有小余者，加积没一，以没分乘之，以没法八万八千四百一十七除之，所得为积日，不尽为没余。六方旬去积日，不尽为没日，命以纪，算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没日。

求次没灭术曰：加没日六十九、没余五万七千二百四十四，没余满没法从没日，没日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外，即次没日。余尽者为灭。

求次没术曰：加没日六十九、没余一万九百一十五、没分六万二千二百八十五，没分满没法从没余，没余满部法从没日。命起前没月，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即后没日及没余、没分。命曰如上，算外，即次没日。

推四正卦术曰：因冬至大小余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离卦》用事日，秋分即《兑卦》用事日。《中孚》因《坎卦》。

求次卦术曰：加《坎卦》大余六，小余一千四百七十三、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五分从小分，小分满小分法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外，即《复卦》用事日。

十一月，《未济》、《蹇》、《颐》、《中孚》、《复》。

十二月，《屯》、》《谦》、《睽》、《升》、《临》。

正月，《小过》、《蒙》、《益》、《渐》、《泰》。

二月，《需》、《随》、《晋》、《解》、《大壮》。

三月，《豫》、《论》、《蛊》、《革》、《史》。

四月，《旅》、《师》、《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丰》、《涣》、《履》《遯》。

七月，《恆》、《节》、《同人》、《损》、《否》。

八月，《巽》、《萃》、《大畜》、《贲》、《观》。

九月，《归妹》、《无妄》、《明夷》、《困》、《剥》。

十月，《艮》、《既济》、《噬嗑》、《大过》、《坤》。

四正为方伯，《中孚》为三公，《复》为天子，《屯》为诸侯，《谦》为大夫，《睽》为九卿，《升》还从三公，周而复始。

九三应上九，清净、微温、阳风；九三应上六，降赤、决温、阴雨。六三应上六，日泽、寒、阴雨；六三应上九，曲尘、决寒、阳风。诸卦上有阳爻者阳风，上有阴爻者阴雨。

推七十二候术曰：因冬至大小余即虎始交日，加大余五、小余一千二百二十八、微人一，微分满三从小分，小分满小分法从小余，小余满部法从大余，大余满六十去之，命以纪，算外，依次候日。

冬至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

小寒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大寒雁北向鵲始巢雉始雊

立春鸡始乳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雨水鱼不负冰獭祭鱼鸿雁来

惊蛰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

春分鹰化为鸠玄鸟至雷始发声

清明电始见蛰虫咸动蛰虫启户

谷雨桐始花田鼠化为鴽虹始见

立夏萍始生戴胜降桑蝼蝈鸣

小满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芒种靡草死小暑至螳螂生

夏至鵙始鸣反舌无声鹿角解

小暑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

大暑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

立秋腐草化为萤土润溽暑凉风至

处暑白露降寒蝉鸣鹰祭鸟

白露天地始肃暴风至鸿雁来

秋分玄鸟归群鸟养羞雷始收声

寒露蛰虫附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

霜降水始涸鸿雁来宾雀人大水化为蛤

立冬菊有黄华豺祭兽水始冰

小雪地始冻雉入大水化为蜃虹藏不见

大雪冰益壮地始坼鹖旦鸣

推上朔术曰：置入纪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

之，不尽者命以甲子，算外，即上朔日。

推五星见伏术第七

上元甲子以来至《春秋》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积二十九万二千七在三十六算。

上元甲子以来至今大魏兴和二年，岁在庚申，积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木精曰岁星，其数六百七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

火精曰荧惑，其数一千三百一十四万九千八十三。

土精曰镇星，其数六百三十七万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数九百八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数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七。

推五星术曰：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周天乘之，为五星之实；各以其数为法，除之，所得为积合，不尽为合余。以合余减法，余为入岁度分。以日度法约之，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算及度余。其金、水，以一合日数及合余减合度算及度余，得一者为晨，无所得者为夕；若度余不足减者，减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减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及度余。

径推五星术曰：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减一，如法算之。合度余满日度法，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满合终日数去之。亦以合终日余减合度余，若不足减者，减合度算一，加周虚。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算及度余。其求金水及命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术曰：置冬至去朔日数，减一，加合度算。冬至小余以加合度余，合度余满日度法去之，加合度算一。合度算变成合日算，合度余为日余，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算外，即星合月及日。有闰以闰计之。

求后合月及日术曰：以合终日数及合终日余加前入月算及余，余满日度法后日一日，如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后合月及日。

其金、水以日合数及一合日余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后合度术曰：以行星度余加前合度及度余，度余满日度法从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后合度余。迳斗除其分，其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岁星：合终日数三百九十八，合终日余一万二千六百八，周虚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星三十三度，度余八千四百九十一。

岁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六日、日余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五。晨见东方，顺，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顺，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复顺，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六日、日余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而与日合。

荧惑：合终日数七百七十九，合终日余一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周虚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十九度，度余六千九百九。

荧惑：晨与日合，在日后伏，七十一日、日余一万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余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三。晨见东方，顺，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复顺，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七十一日、日余一万六千二，行星五十五度、度余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三，而与日合。

镇星：合终日数三百七十八，合终日余九百八十一，周虚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四。

镇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行星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晨见东方，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六日。复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而与日合。

太白：合终日数五百八十三，合终日余一万四千五百二，周虚二千三百五十八，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数。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亦曰一合日数。

太白：夕与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顺，大疾，日行十五分之十二，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与日晨合。

太白：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六日，退四度。晨见东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而留。不行，八日。顺，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曰行三十三度。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顺，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而与日夕合。

辰星：合终日数一百一十五，合终日余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虚二千四十四，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合日数。度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亦曰一合日数。

辰星：夕与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与日晨合。

辰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见东方而留，不行，四日。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而与日夕合。

五星历步术曰：以术法伏日度及余加星日度及余，余满日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得一，从令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度及余。以星行分母乘见度分，日度法如一得一分，不尽半法以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故母如一，为当行分。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除斗分，以行母为率，分有损益，前后

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术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数，分母除之，所得即星行所在度。

志第十 礼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于日月，在人莫明于礼仪。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风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本于人心，会于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谐。而淳浇世殊，质文异设，损益相仍，随时作范。秦灭儒经，汉承其弊，三代之礼，盖如线焉。刘氏中兴，颇率周典，魏晋之世，抑有可知。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早年厌世，叡虑未从，不尔，刘马之迹夫何足数！世宗优游在上，致意玄门，儒业文风，顾有未洽，坠礼沦声，因之而往。肃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风，仍世凋落，以至于海内倾圮，纲纪泯然。呜呼！鲁秉周礼，国以克固；齐臣撤器，降人折谋。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国庸可而须臾忽也。初自皇始，迄于武定，朝廷典礼之迹，故总而录之。

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

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瘞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瘞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用正、冬、腊、九月，牲用马、牛各一，太祖亲祀。宫中立星神，一岁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马荐各一，牛豕各二，鸡一。

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定天下。"后从之，故立其祀。又立阙二字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正、冬、腊，用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明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是岁，诏郡国于太祖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坛，祭以太牢，岁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庙于宫中，岁四祭，用牛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于宫内，岁二祭，各用羊一。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牲用马、牛、羊，及亲行貙刘之礼。别置天神等二十三于庙左右，其神大者以马，小者以羊。华阴公主，帝姊也，元绍之为逆，有保护功，故别立其庙于太祖庙垣后，因祭荐焉。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其祭皆用牲。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则祷之。

明年八月，帝尝于白登庙，将荐熟，有神异焉。太庙博士许钟上言曰："臣闻圣人能飨帝，孝子能飨亲。伏惟陛下孝诚之至，通于神明。近尝于太祖庙，有车骑声，从北门入，殷殷轞々，震动门阙，执事者无不肃忄栗。斯乃国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圣德之深远。"

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恆岳。后二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阳，诸所过山川，群祀之。后三年二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

神□二年，帝将征蠕蠕，省郊祀仪。四月，以小驾祭天神，毕，帝遂亲戎。大捷而还，归格于祖祢，遍告群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庙于鄴，后之旧乡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齐郎三十余人，侍祀，岁五祭。

太延元年，立庙于恆岳、华岳、嵩岳上，各置待祀九十人，岁时祈

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迳恆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至鲁，以太牢祭孔子。遂临江，登瓜步而还。

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数十人在山上，闻虚中若有音声，声中称万岁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遂缘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过恆岳，礼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恆岳。

四月旱，下诏州郡，于其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年登之后，各随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群祀先废者皆复之。

显祖皇兴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兴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显祖深愍生命，乃诏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处广，用牲甚众。夫神聪明正直，享德与信，何必在牲。《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苟诚感有著，虽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杀，然后获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于是群祀悉用酒脯。

先是，长安牧守常有事于周文、武庙。四年，坎地埋牲，庙玉发见。四月，诏东阳王丕祭文、武二庙。以庙玉露见，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将为盗窃，敕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亲祈皇天、日月五星于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师。

三年，上祈于北苑，又祷星于苑中

六年十一月，将亲祀七庙，诏有司依礼具仪。于是群臣议曰："昔有虞亲虔，祖考来格，殷宗躬谒，介福逌降。大魏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今陛下孝诚发中，思亲祀事，稽合古王礼之常典。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于是上乃亲祭。其后四时常祀，皆亲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亲筑圜丘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壬戌，高祖临皇信堂，引见群臣。诏曰："《礼记祭法》称：'有虞氏禘黄帝。'《大传》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称'不王不禘'。《论》曰："'禘自既灌。'《诗》《颂》：'《长发》，大禘。'《尔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时祭：礿勺、禘、烝、尝，周改禘为祠。《祭义》称'春祭、秋尝'，亦夏殷祭也。《王制》称：'犆罐、祫禘、祫尝祫烝。'其礼传之文如此。郑玄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庙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合而祭之。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审谛而祭之。天子先禘佩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禘佩。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庙大祭俱称禘，祭有两禘明也。王肃解禘祫，称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禘，宗庙称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称祫，审谛之故称禘，非两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总而互举之，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断可知矣。礼文大略，诸儒之说，尽具于此。卿等便可议其是非。"

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对曰："郑氏

之义，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谓之禘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禘者，审谛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庙时合故言祫。斯则宗庙祫趾并行，圜丘一禘而已。宜于宗庙俱行禘祫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犆罐，于尝于蒸则祫，不于三时皆行禘佩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对称：“禘祭圜丘之禘与郑义同，其宗庙禘祫之祭与王义同。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圜丘而何？又《大传》称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称‘禘自既灌’，事似据。《尔雅》称‘禘，大祭也’。《颂》‘《长发》，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诸侯之礼，诸侯无禘。礼唯夏殷，夏祭称禘，又非宗庙之禘。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于宗庙，因先有祫，遂生两名。据王氏之义，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总谓再殷祭，明不异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时，止于一时者，祭不欲数，数则黩。一岁而三禘，愚以为过数。”

帝曰：“尚书、中书等，据二家之义，论禘佩详矣。然于行事取衷，犹有未允。监等以禘佩为名，义同王氏，禘祭圜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尚书等与郑氏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称。俱据二义，一时禘祫，而阙二时之禘，事有难从。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祫祭之。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祫，以申追远之情。禘佩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祫，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祫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以禘佩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圜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禘佩并为一名，从王；禘佩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禘，改祫从禘。五年一禘，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禘则依《礼》文，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

高闾曰：“《书》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礼》无明文，名位坛兆，历代所疑。汉魏及晋诸儒异说，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晋已来，逮于圣世，以为论者虽多，皆有所阙，莫能评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帝

曰："详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阁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事以证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而不评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称禋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证之。然则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禋，故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

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

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尝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

存之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之礼。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于理为悉。”

秘书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关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后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顼而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唯垂察纳。”诏令群官议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愜。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

议，宜承晋为水德。’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四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考德，实如明旨。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诏曰“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

八月壬辰，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并送京师以供庙飨。

又诏曰：“《礼》云自外至者，无主不立。先朝以来，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坐。此既无可祖配，揆之古典，实无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礼典，可悉罢之。”

戊午诏曰：“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昔汉高之初，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际，匡衡执论，乃得减省。后至光武之世，礼仪始备，飨祀有序。凡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又诏曰：“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诞生先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又诏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之。”

甲寅，集群官，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行礼於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谓等尝论此事，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谓朔朏二分，何者为是？”尚书游明根对曰“考案旧式，推校众议，宜从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庚申，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圜丘，帝衮冕剑舄，待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兖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奉臣主于齐车，至新庙。有司升神主于太庙，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职来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顷蒸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犆罐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齐洁，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

二月丁酉，诏曰："夫崇圣祀德，远代之通黄；秩阙三字，中古之近规。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异代同途，奕世共轨。今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诏有司克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官别有敕。

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于是昶等就庙行事。既而，帝齐中书省，亲拜祭于庙。

九月甲寅朔，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

十月已亥，诏曰："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驾展虔，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

太庙。若复致齐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诏罢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车驾济淮，命太常致祭。又诏祀岱岳。

三月癸亥，诏曰：“知太和庙已就，神仪灵主，宜时奉宁。可克三月三日己巳，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之仪，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庙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轨。共威仪卤簿，如出代庙。百官奉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言：“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同渭阳之远感，以鄴土舅氏之故乡，有归魂之旧宅，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齐宫三十人。春秋烝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今庙殿亏漏，门墙倾毁，簠簋故败，行礼有阙。臣备职司，目所亲睹。若以七庙惟新，明堂初制，配飨之仪，备于京邑者，便应罢坏，辍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应新其灵宇。敢陈所见，伏请恩裁。”诏罢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圜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圜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杀牲祼神，诚是一日之事，终无夕而杀牲，待明而祭。”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臣谨案《周官牧人职》，正有夕展牲之礼，实无杀牲之事。”秘书令李彪曰：“夕不杀牲，诚如圣旨。未审告庙以不？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应有告庙。”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废告，而卿引证有据，当从卿议。”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无常准，览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骍，

解言是尚。晋代靡知所据。舜之命禹，悉用尧辞，复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国家，时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准？”秘书令李彪曰：“观古用玄，似取天玄之义，臣谓宜用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义。”帝曰：“天何时不玄，地何时不黄，意欲从玄。”

又曰：“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今若依旧鸣鼓，得无阙寝鼓之义，无妨古义。”员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犹不妨阳。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

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冕六章，用以陪荐。

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泽于河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志第十一 礼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言：“臣闻国之大礼，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过禘佩　，所以严祖敬宗，追养继孝，合享圣灵，审谛昭穆，迁毁有恆，制尊卑，有定体，诚悫著于中，百顺应于外。是以惟王创制，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为不刊之式。暨秦燔《诗》《书》，鸿籍泯灭。汉氏兴求，拾缀遗篆，淹中之经，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馈食之篇。而天子诸侯享庙之祭、禘佩之礼尽亡。曲台之《记》，戴氏所述，然多载尸灌之义，牲献之数，而行事之法，备物之体，蔑有具焉。今之取证，唯有《王制》一简，《公羊》一册。考此二书，以求厥旨。自余经传，虽时有片记，至于取正，无可依揽。是以两汉渊儒、魏晋硕学，咸据斯文，以为朝典。然持论有深浅，及义有精浮，故令传记虽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应灵诞载，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礼括商周，乐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沦而复显，举二经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睿哲渊凝，钦明道极，应必世之期，属功成之会，继文垂则，实惟下武。而祫趾二殷，国之大事；蒸尝合享，朝之盛礼。此先皇之所留心，圣怀以之永慕。臣闻司疑宗初开，致礼清庙，敢竭愚管，辄陈所怀。谨案《王制》曰：‘天子犆罐、祫趾、祫尝、祫蒸。’郑玄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鲁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传》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陈者，就陈列太祖前。太祖东乡，昭南乡，穆北乡，其余孙从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犹合也，禘犹谛也，审谛无所遗失。’察记传之文，何、郑祫趾之义，略可得闻。然则三年丧毕，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群庙。此礼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积二十五晦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以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祫。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以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应祫祭。虽孔王异议，六八殊制，至于丧毕之祫，明年之禘，其议一焉。陛下永惟孝恩，因心即礼，取郑舍王，禫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群庙。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又古之祭法，时祫。并行，天子先祫后时诸侯先时后祫。此于古为当，在今则烦。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节，通时之制，圣人弗违。当祫之月，宜减时祭，以从要省。然大礼久

废，群议或殊，以臣观之，理在无怪。何者？心制既终，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实在于斯。若停而阙之，唯行时祭，七圣不闻合享，百辟不睹盛事，何以宣昭令问，垂式后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迈终古，而令徽典缺于昔人，鸿美惭于往志，此礼所不行，情所未许。臣学不钩深，思无经远，徒阅章句，蔑尔无立。但饮泽圣时，铭恩天造，是以妄尽区区，冀有尘露。所陈蒙允，请付礼官，集定仪注。”

诏曰：“礼贵循古，何必改作。且先圣久遵，绵代恆典，岂朕冲暗，所宜革之。且礼祭之议　，国之至重，先代硕儒，论或不一。可付八坐、五省、太常、国子参定以闻。”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言：“奉旨集议，佥以为禘佩之设，前代彝典，惠蔚所陈，有允旧义。请依前克敬享清宫，其求省时祭，理实宜尔。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国，兼时奠之敬，事难辄省。请移仲月，择吉重闻。”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肃宗即位。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烝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殷祫，宜存古典。案《礼》，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又案杜预亦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后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禘。王肃、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礼。高堂隆亦如肃议，于是停不殷祭。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群庙。亦三年乃祫。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年终乃后祫趾。”诏曰：“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谨案《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则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大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为始祖，文武为二祧。讫于周世，配祭不毁。案《礼》，喾虽无庙，配食禘祭。谨详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刘氏配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庙既毁，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庙配事重，不敢专决，请召群官集议以闻。”灵太后令曰“依请”。于是太

师、高阳王雍，太傅、领太尉公、清河王怿，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怀，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中书监胡国珍，侍中、领著作郎崔光等议："窃以尚德尊功，其来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议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领军将军、江阳王继表言："臣功缌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后，于臣始是曾孙。然道武皇帝传业无穷，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迁。而曾玄之孙，烝尝之荐，不预拜于庙庭；霜露之感，阙陪奠于阶席。今七庙之后，非直隔归胙之灵；五服之孙，亦不沾出身之叙。校之坟史则不然，验之人情则未允。何者？《礼》云，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斯之为屈，今古罕有。昔尧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维城，御侮于外。今臣之所亲，生见隔弃，岂所以桢干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廕，至今行之，相传不绝。而况曾祖为帝，而不见录。伏愿天鉴，有以照临，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请付外博议，永为定准。"灵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礼官议定以闻。"

四门小学博士王僧奇等议："案《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则太祖不迁者，尊王业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远胄，岂得同四庙之亲哉？故《礼记婚义》曰：'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郑注云：'赴告于君也。实四庙言五者，容显考为始封君子故也。'郑君别其四庙，理协二祭。而四庙者，在当世服属之内，可以与于子孙之位，若庙毁服尽，岂得同于此例乎？敢竭愚昧，请以四庙为断。"

国子博士李琰之议："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郑氏注：'昭穆咸在，谓同宗父子皆来。'古礼之制，如是其广，而当今仪注，唯限亲庙四，愚窃疑矣。何以明之？设使世祖之子男于今存者，既身是戚蕃，号为重子，可得宾于门外，不预碑鼎之事哉？又因宜变法，《礼》有其说。《记》言：'五庙之孙，祖庙未毁，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实四庙而言五者，容显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庙在，仍通其曾玄侍祠，与彼古记，甚相符会。且国家议亲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孙，乃不旁准于时后。至于助祭，必谓与世主相伦，

将难均一。寿有短长，世有延促，终当何时可得齐同。谓宜入庙之制，率从议亲之条；祖祧之裔，各听尽其玄孙。使得骏奔堂坛，肃承禘礿，则情理差通。不宜复各为例，令事事舛驳。”

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奏：“臣等参量琰之等议，虽为始封君子，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郑注云昭穆，谓同宗父子皆来也。言未毁及同宗，则共四庙之辞。云未绝与父子，明崇五属之称。天子诸侯，继立无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庙。祖祧虽存，亲级弥远，告赴拜荐，典记无文。斯由祖迁于上，见仁亲之义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断。江阳之于今帝也，计亲而枝宗三易，数世则庙应四迁，吉凶尚不告闻，拜荐宁容辄预。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缌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礼典，事在难违。此所谓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

太常少卿元端议：“《礼记祭法》云：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迁，二祧以盛德不毁。迭迁之义，其在四庙也。《祭统》云：祭有十伦之义，六曰见亲疏之杀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伦。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来。’指谓当庙父子为群，不系于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为群公子，岂待数公而立称乎？《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有所援引，然与朝议不同。如依其议，匪直太祖曾玄，诸庙子孙，悉应预列。既无正据，窃谓太广。臣等愚见，请同僧奇等议。”

灵太后令曰：“《议亲律》注云：‘非唯当世之属籍，历谓先帝之五世。’此乃明亲亲之义笃，骨肉之恩重。尚书以远及诸孙，太广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狭也！祖庙未毁，曾玄不预坛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对于附庸，王族之近，更疏于群辟。先朝旧仪，草创未定，刊制律宪，垂之不朽。琰之援据，甚允情理。可依所执。”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度支尚书崔亮奏：“谨案《礼记》：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不得成礼者几？孔子曰：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臣等谓元日万国贺，应是诸侯旅见之义。若禘废朝会，孔子应云五而独言四，明不废朝贺也。郑玄《礼》注云：‘鲁礼，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春，禘群庙。’又《郑志》：检鲁礼，《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释禫，公会刘子及诸侯于平丘，八月归，不及于

祫；冬，公如晋，明十四年春，归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经》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传》曰：‘禘于武公。’谨案《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丧毕祫趾，似有退理。详考古礼，未有以祭事废元会者。《礼》云‘吉事先近日’，脱不吉，容改筮三旬。寻摄太史令赵翼等列称，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请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时祭移二十六日，犹曰春禘，又非退义。祭则无疏怠之讥，三元有顺轨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君举必书，恐贻后诮。辄访引古籍，窃有未安。臣等学缺通经，识不稽古，备位枢纳，可否必陈。冒陈所见，伏听裁衷。”灵太后令曰：“可如所执。”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至是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议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神龟初，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时疑其庙制。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曰：

案《王制》云：诸侯祭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又《小记》云：王者立四庙。郑玄云：“高祖已下，与始祖而五。”明立庙之正，以亲为限，不过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后为祖宗。然则无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为五，礼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郑玄云：“实四庙而言五庙者，容高祖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称五庙之孙。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则郑无为释高祖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义，当今显证也。又《丧服传》曰：“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郑玄云：“谓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尔。”明始封犹在亲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亲而迁，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庙矣。此又立庙明法，与今事相当者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注云：“言至子孙，则初时未备也。”此又显在《纬》籍，区别若斯者也。又晋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应为太祖，而以犹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后七庙乃备。此又依准前轨，若重规袭矩者也。窃谓太祖者，功高业大，百世不迁，故亲庙之外，特更崇立。苟无其功，不可独居正位，而遽见迁毁。且三世已前，庙及于五；玄孙已后，祀止于四。一与一夺，名位莫定，求之典礼，所未前闻。

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启河山，传祚无穷，永同带砺，实有始

封之功，方成不迁之庙。但亲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虽应为太祖，而尚在祢位，不可远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数。太祖之室，当须世世相推，亲尽之后，乃出居正位，以备五庙之典。夫循文责实，理贵允当，考创宗祊，得礼为美。不可苟荐虚名，取荣多数，求之经记，窃谓为允。又武始侯本无采地，于皇朝制令，名准大夫。案如礼意，诸侯夺宗，武始四时蒸尝，宜于秦公之庙。

博士卢观议：

案《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杀以两，庶人无庙，死为鬼焉。故曰，尊者统远，卑者统近。是以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至于禘佩，方合食太祖之宫。《大傅》曰："别子为祖。"《丧服传》曰："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孙不得祖诸侯。"郑说不得祖祢者，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谓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耳。愚以为迁者，迁于太祖庙，毁者从太祖而毁之。若不迁太祖，不须废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复见乃毁之节。何以知之？案诸侯有祖考之庙，祭五世之礼。五礼正祖为轻，一朝顿立。而祖考之庙，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虚而蔑主。求之圣旨，未为通论。《曾子问》曰："庙无虚主。"虚主唯四，祖考不与焉。明太祖之庙，必不空置。

《礼纬》曰："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见夏无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汤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谓启、诵之世，言孙是迭迁之时。禹为受命，不毁亲；汤为始君，不迁五主；文武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谓通文武，若无文武，亲不过四。观远祖汉侍中植所说云然，郑玄、马昭亦皆同尔。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为七。诸侯预立太祖，何为不得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祢庙，颇似成王之于二祧。孙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诸侯方通祭五；推情准理，不其谬乎！虽王侯用礼，文节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为太祖，世居子孙，今立五庙，窃谓为是。《礼纬》又云："诸侯五庙，亲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虽未居正室，无废四祀之亲。《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此实殷汤时制，不为难也。聊复标榜，略引章条。愚戆

不足以待大问。

侍中、太傅、清河王怿议：

太学博士王延业及卢观等，各率异见。案《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并是后世追论备庙之文，皆非当时据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今相国、秦公初构国庙，追立神位，唯当仰祀二昭二穆，上极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将为不迁之祖。若以功业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临尊，乱昭穆也。如其权立始祖，以备五庙，恐数满便毁，非礼意也。昔司马懿立功于魏，为晋太祖，及至子晋公昭，乃立五庙，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虚俟宣、文，待其后裔，数满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鉴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明知当时大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孙，世世相推，然后太祖出居正位耳。远稽《礼纬》诸儒所说，近循晋公之庙故事，宜依博士王延业议，定立四主，亲止高曾，且虚太祖之位，以待子孙而备五庙焉。

又延业、卢观前经详议，并据许慎、郑玄之解，谓天子、诸侯作主，大夫及士则无。意谓此议虽出前儒之事，实未允情礼。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礼，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铭旌纪柩，设重凭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庙，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并同其礼。何至于主，惟谓王侯。《礼》云：“重，主道也。”此为理重则立主矣。故王肃曰：“重，未立主之礼也。”《士丧礼》亦设重，则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载之左史；馈食设主，著于《逸礼》。大夫及士，既得有庙题纪祖考，何可无主。《公羊传》：“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今以为摄主者，摄神敛主而已，不暇待彻祭也。何休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也。”意谓不然。君闻臣丧，尚为之不怿，况臣闻君丧，岂得安然代主终祭也。又相国立庙，设主依神，主无贵贱，纪座而已。若位拟诸侯者，则有主，位为大夫者，则无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独阙，求诸情礼，实所未安。宜通为主，以铭神位。

怿又议曰：“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已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栿五架，北厢设座，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

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诏依怿议。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迁于太庙，太社石主将迁于社宫。礼官云应用币。中书侍郎裴伯茂时为《祖祀文》，伯茂据故事，太和中迁社宫，高祖用牲不用币，遂以奏闻。于时议者或引《大戴礼》，迁庙用币，今迁社宜不殊。伯茂据《尚书召诰》，应用牲，诏遂从之。

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司农卿卢元明、秘书监王元景、散骑常侍裴献伯、国子祭酒李浑、御史中尉陆操、黄门侍郎李骞、中书侍郎阳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郑伯猷、秘书丞崔劼、国子博士邢峙、国子博士宗惠振、太学博士张毓、太学博士高元寿、国子助教王显季等议：“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各一颊室，夏头徘徊鸱尾。又案《礼图》，诸侯止开南门，而《二王后祔祭仪法》，执事列于庙东门之外。既有东门，明非一门。献武礼数既隆，备物殊等。准据今庙，宜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余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门。其内院墙，四面皆架为步廊。南出夹门，各置一屋，以置礼器及祭服。内外门墙，并用赭垩。庙东门道南置齐坊；道北置二坊，西为典祠庙并厨宰，东为庙长廨并置车辂；其北为养牺牲之所。”诏从之。

志第十二 礼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于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汉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将营山陵。九月，安定王休 ，齐郡王简，咸阳王禧，河南王干，广陵王羽，颍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等，率百僚诣阙表曰："上灵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断绝。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号罔极。臣等闻先王制礼，必有随世之变；前贤创法。亦务适时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异致故也。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已后，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准，圣后终制，刊之金册。伏惟陛下至孝发衷，哀毁过礼，欲依上古，丧终三年。诚协大舜孝慕之德，实非俯遵济世之道。今虽中夏穆清，庶帮康静，然万机事殷，不可暂旷，春秋烝尝，事难废阙。伏愿天鉴，抑至孝之深诚，副亿兆之企望，丧期礼数，一从终制，则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诏曰："凶祸甫尔，未忍所请。"

休等又表曰："臣等闻五帝已前，丧期无数，三代相因，礼制始立，名虽虚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或亏，三年之丧有缺。夫岂无至孝之君，贤明之子？皆以理贵随时，义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逾月而即葬，岂待同轨；葬而即吉，不必终丧。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政术。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极之艰，永慕崩号，哀过虞舜，诚是万古之高德，旷世之绝轨。然天下至广，万机至殷，旷之一朝，庶政必滞。又圣后终制，已有成典，宗社废礼，其事尤大。伏愿天鉴，抑哀毁之至诚，思在予之深责，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请。"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悕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

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频烦上闻，仰申诚欵，圣慕惟远，未垂昭亮。伏读哀灼 ，忧心如焚。臣等闻承乾统极者宜以济世为务，经纶天下者特以百姓为心。故万机在躬，周康弗获申其慕；汉文作戒，孝景不得终其礼。此乃先代之成轨，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睿圣渊识，虑及始终，明诰垂于典策，遗训备于末命。聿修厥德，圣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虽欲终上达之礼，其如黎元何？臣等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诏曰："仰寻遗旨，俯闻所

奏，倍增号绝。山陵可依典册，如公卿所议。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别当备叙在心。”

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诏书，述遗诫之旨，昭违从之义，遵俭葬之重式　　，称孝思之深诚。伏读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号，倍增摧绝。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几。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巳；至重，亦弗获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汉已降，逮于魏晋，葬不过逾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广，礼随时变，不可以无为之法，行之于有为之辰。文质不同，古今异制，其来久矣。自皇代革命，多历年祀，四祖三宗，相继纂业。上承数代之故实，俯副兆民之企望，岂伊不怀，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后钦明稽古，圣思渊深，所造终制，事合世典。送终之礼既明，遗诰之文载备，奉而行之，足以垂风百王，轨仪万叶。陛下以至孝之诚，哀毁过礼，三御不充半溢，昼夜不释绖带，永思缠绵，灭性几及。百姓所以忧惧失守，臣等所以肝脑涂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彻上灵，贯被幽显。况今山陵告终，百礼咸毕，日已淹月，仍不卜练，比之前世，理为过矣。愿陛下思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机，则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祔禫之礼。”诏曰：“比当别叙在心。”

既而，帝引见太尉丕及群臣等于太和殿前，哭拜尽哀，出幸思贤门右，诏尚书李冲宣旨于王等：“仰惟先后平日　　，近集群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何图一旦祸酷奄钟，独见公卿，言及丧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对曰：“伏奉明诏，群情圮绝。臣与元等不识古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失旧典。”诏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极，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既不能待没，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忧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闻。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余丧礼之仪，古今异同，汉魏成事及先儒所论，朕虽在衰服之中，以丧礼事重，情在必行，故暂抑哀慕，躬自寻览。今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且可听之。”

高祖谓明根曰："朕丁罹酷罚，日月推移，山陵已过，公卿又依金册，据案魏晋　，请除衰服。重闻所奏，倍增号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顿敝，未得论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怀。卿前所表，除释衰麻，闻之实用悲恨。于时亲侍梓宫，匍匐筵几，哀号痛慕，情未暂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

何于人情之不足！夫圣人制卒哭之礼，授练之变，皆夺情以渐。又闻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　　，特成伤理。"明根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因奏练除之事，仰伤圣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称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以后，未之能行。朕谓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故身袭兖冕，以行即位之礼。又从储宫而登极者，君德未沇，臣义不洽，天下颙颙，未知所傒。故颁备朝仪，示皇极之尊。及后之丧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为法。谅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备诲。虽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虽未能恩洽四方，化行万国，仰禀圣训，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损，丧纪圮坏者，深可痛恨。"

高闾对曰："太古既远，事难袭用，汉魏以来，据有成事。汉文继高惠之踪，断狱四百　，几致刑措，犹垂三旬之礼。孝景承平，遵而不变。以此言之，不为即位之际，有所逼惧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主。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谒。"高祖曰："汉魏之事，与今不同，备如向说。孝景虽承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显，无异前古。又父子之亲，诚是天属之重，然圣母之德，昊天莫报，思自殒灭，岂从衰服而已。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告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遗绝万机，荒废政事。群臣所以慺慺，亦惧机务之不理矣。令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写泄悲慕，上无失导诲之志，下不乖众官所请，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公卿宜审思朕怀，不当固执。至如杜预之论，虽暂适时事，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孔圣称'丧与其易也宁戚'，而预于孝道简略，朕无取焉。"

秘书丞李彪对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　，寻以从吉。然汉章不受讥于前代，明德不损名于

往史。虽论功比德，事有殊绝，然母子之亲，抑亦可拟。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复称孝章从吉，不受讥前代。朕所以眷恋衰绖，不从所议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盖闻孝子之居丧，见美丽则感亲，故释锦而服粗衰。内外相称，非虚加也。今者岂徒顾礼违议，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发于衷，而欲肆之于外。金册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复重论。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后事遂非，嘿嘿在念，不显所怀。今奉终之事，一以仰遵遗册，于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虽无丁兰之感，庶圣灵不夺至愿，是以谓无违旨嫌。诸公所表，称先朝成式，事在可准。朕仰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仰遵明轨，庶无愆违。而方于祸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则，以为前准，非是所喻。”

高闾对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颇同魏晋，又适於时，故敢仍请。”高祖曰：“卿等又称今虽中夏穆清，庶邦康静，然万机事广，不可暂旷。朕以卿苦见逼夺，情不自胜。寻览丧仪，见前贤论者，称卒哭之后，王者得理庶事。依据此文，又从遗册之旨，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得展罔极之思，于情差申。”

高闾对曰：“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衰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高祖曰：“卿等犹以朕之未除于上，不忍专释于下，奈何令朕独忍于亲旧！论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宽群下也。先后之抚群下也，念之若子，视之犹伤。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宽；朕欲尽罔极之慕，何为不可？但逼遗册，不遂乃心。将欲居庐服衰，写朝夕之慕；升堂袭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获遂，吉不害于凶，凶无妨于吉。以心处之，谓为可尔。遗旨之文，公卿所议，皆服终三旬，释衰袭吉。从此而行，情实未忍；遂服三年，重违旨诰。今处二理之际，唯望至期，使四气一周，寒暑代易。虽不尽三年之心，得一终忌日，情结差申。案《礼》，卒哭之后，将受变服。于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内职羽林中郎已下，虎贲郎已上，及外职五品已上无衰服者，素服以终三月；内职及外臣衰服者，变从练礼。外臣三月而除；诸王、三都、驸马及内职，至来年三月晦朕之练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随朕所降。此虽非旧式，推情即理，有贵贱之差，远近之别。”

明根对曰：“圣慕深远，孝情弥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许，愿得逾年即吉。既历冬正，岁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遗诰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册旨速除之意，虑广及百官，久旷众务。岂于朕一人，独有违夺？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废王政，复何妨于事，而犹夺期年之心。”

高闾对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从而不违，不为不孝。此虽贵贱非伦，事颇相似，臣敢借以为谕。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所以频烦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送终之事，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者，盖谓慢孝忘礼，肆情违度。今梓宫之俭，玄房之约，明器帏帐，一无所陈。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圣心卑己申下之意，宁可苟顺冲约之旨，而顿绝创巨之痛。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又表称春秋蒸尝，事难废阙。朕闻诸夫子，‘吾不与祭，如不祭’。自先朝以来，有司行事，不必躬亲，比之圣言，于事殆阙。赖蒙慈训之恩，自行致敬之礼。今昊天降罚，殃祸上延，人神丧恃，幽显同切，想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仰思成训，倍增痛绝。岂忍身袭兖冕，亲行吉事。”

高闾对曰：“古者郊天，越绋行事，宗庙之重，次于郊祀。今山陵已毕，不可久废庙飨。”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圣经，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脱至庙庭，号慕自缠，终恐废礼。公卿如能独行，事在言外。”

李彪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今欲废礼阙乐，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说，己受责于孔子，不足复言。群官前表，称‘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朕惟信暗默之难，周公礼制，自兹以降，莫能景行。言无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复云，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式亏，三年之丧有缺。朕谓服美不安，先贤有谕；礼毕居丧，著在前典。或亏之言，有缺之义，深乖理衷。”

高闾对曰：“臣等据案成事，依附杜预，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众议，实如明旨。臣等窃惟曾参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为非礼。及录其事，唯书七日，不称三年，盖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万乘之尊，不食竟于五日，既御则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脑涂地。躬行一日，足以贯被幽显，岂宜衰服三年，以旷机务。夫圣人制礼，不及者企而及之，过之者俯而就之。伏愿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礼之重，诚是臣等慺慺之愿。”高祖曰：“恩隆德厚，则思恋自深，虽非至

情，由所感发。然曾参之孝，旷代而有，岂朕今日所足论也。又前表，称‘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朕以为既葬即吉，盖其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谅非光治兴邦之化。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公卿偏执一隅，便请经治之要，皆在于斯，殆非义也。昔平日之时，公卿每奏称当今四海晏安，诸夏清泰，礼乐日新，政和民悦。踪侔轩唐，事等虞禹，汉魏已下，固不足仰止圣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圣主之资，下有贤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风致穆而已。当今众事草创，万务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践祚。而圣母匡训以义方，诏诲以政事，经纶内外，忧勤亿兆，使君臣协和，天下缉穆。上代以来，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拟，则从众议。尧虽弃子禅舜，而舜自有圣德，不假尧成。及其徂也，犹四海遏密，终于三年。今慈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既受非常之恩，宁忍从其常式。况未殊一时，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礼庙庭；临轩设悬，飨会万国。寻事求心，实所未忍。”

高闾对曰：“臣等遵承册令，因循前典，惟愿除衰即吉，亲理万机。至德所在，陛下钦明稽古，周览坟籍，孝性发于圣质，至情出于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当今虽治风缉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朔北有不臣之虏，东西二蕃虽文表称顺，情尚难测。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高祖曰：“鲁公带绖从师，晋侯墨衰败寇，往圣无讥，前典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废丧纪哉！”

李彪对曰：“昔太伯父死适越，不失至德之名。夫岂不怀，有由然也。伏愿抑至慕之心，从遗告之重。臣闻知子莫若父母，圣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难夺，故豫造金册，明著遗礼。今陛下孝慕深远，果不可夺，臣等常辞，知何所启。”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诸情备如前论，更不重叙古义。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朕则当除衰暗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择。”明根对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万机以从遗旨，兴旷世之废礼，制一代之高则。臣等伏寻渊默不言，则代政将旷，仰顺圣慕之心，请从衰服之旨。”

东阳王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大讳之后三月，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国老，言先朝旧事，诚如所陈。但聪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义，虽请弗来。大祸

三月，而备行吉礼，深在难忍。纵即吉之后，犹所不行，况数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万得之一失，未可以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但公卿执夺，朕情未忍从，遂成往复，追用悲绝。”上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壬午诏曰：“公卿屡上启事，依据金册遗旨，中代成式，求过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终三年之礼。比见群官具论所怀，今依礼既虞卒哭，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变从练，已下复为节降。断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遗旨速除之一节，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变礼，感痛弥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是日，高祖及从服者仍朝夕临，始进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谏，经宿乃膳。甲子罢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诏曰：“便及此期，览以摧绝。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义，筮日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将屈礼厉众，不访龟兆。已企及此晦，宁敢重违册旨，以异群议。寻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于庙。至夜一刻，引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镇将，立哭于庙庭，三公、令仆升庙。既出，监御令陈服笥于庙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于垩室前席。侍中、南平王冯诞跽奏请易服，进缟冠、皁朝服、革带、黑屦，侍臣各易以黑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哀哭至乙夜，尽戊子。质明荐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无变。高祖荐酌，神部尚书王谌赞祝讫，哭拜遂出。有司阳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请易祭服，进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侍臣去帻易帽，群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仪曹尚书游明根升庙跽慰，复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入哭，次引萧赜使并杂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升庙哭，既而出。帝出庙，停立哀哭，久而乃还。

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于移庙之日，须得国之大姓，迁主安庙。神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豫。臣昔以皇室宗属，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诏曰：“具闻所奏，寻惟平日，倍增痛绝。今遵述先旨，营建寝庙，既而粗就。先王制礼，职司有分。移庙之日，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所司，惟赞板而已。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

是年，高丽王死，十二月诏曰：“高丽王琏守蕃东隅，累朝贡职，年逾期赜　，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将为之举哀。而古者同姓哭庙，异姓随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废，不可卒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于城东为尽一哀，以见其使也。朕虽不尝识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备办。”事如别仪。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于文明太后陵左，终日不绝声，幕越席为次，侍臣侍哭。壬申　，高祖以忌日哭于陵左，哀至则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时，哭拜于陵前。夜宿监玄殿，是夜彻次。甲戌，帝拜哭辞陵，还永乐宫。

十九年，太师冯熙薨，有数子尚幼。议者以为童子之节，事降成人，谓为衰而不裳　，免而不绖，又无腰麻缪垂，唯有绞带。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虽识谢古人，然微涉传记。近取诸身，远取诸礼，验情以求理，寻理以推制。窃谓童子在幼之仪，居丧之节，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为不异。以《玉藻》二简，微足明之，曰：童子之节，锦绅并细。锦即大带，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锦纽之绅。此明童子虽幼，已备二带。以凶类吉，则腰绖存焉。又曰：童子无缌服。郑注曰：‘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是许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长幼俱服。童子为服之缌，犹免深衣，况居有服之斩，而反无裳乎？臣又闻先师旧说，童子常服类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无成言，故未敢孤断，又曰：听事则不麻。则知不听事麻矣。故注曰：‘无麻往给事。’此明族人之丧，童子有事，贯绖带麻，执事不易，故暂听去之，以便其使。往则不麻，不往则绖。如使童子本自无麻，《礼》腰、首，听与不听，俱阙两绖，唯举无麻，足明不备，岂得言听事则不麻乎？以此论之，有绖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庐之节，理俭于责疑；不裳不绖之制，未睹其说。又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女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禄。无名之服，礼文罕见。童子虽不当室，苟以成人之心，则许其人服缌之绖。轻犹有绖，斩重无麻，是为与轻而夺重，非《礼》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衤任，以掩裳际，如使无裳，衤任便徒设，若复去衤任，衰又不备。设有齐斩之

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无衤任之衰，去其裳绖，此必识礼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于己，而立制于人，是为违制以为法，从制以误人。恕礼而行，理将异此。”诏从其议。

志第十三 礼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 ，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嫡孙后祖，持重三年，不为品庶生二，终德宜先诸父。"太常卿刘芳议："案丧服乃士之正礼，含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时复下同庶人者，皆别标显。至如传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庙。世儒多云，嫡孙传重，下通庶人。以为差谬。何以明之？《礼稽命征》曰：'天子之元士二庙，诸侯之上士亦二庙，中、下士一庙。'一庙者，祖祢共庙。《祭法》又云庶人无庙'。既如此分明，岂得通于庶人也？传重者主宗庙，非谓庶人祭于寝也。兼累世承嫡，方得为嫡子嫡孙耳。不尔者，不得继祖也。又郑玄别变除，云为五世长子服斩也。魏晋以来，不复行此礼矣。案《丧服经》无嫡孙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为长子三年，嫡孙期。《传》及注因说嫡孙传重之义。今世既不复为嫡子服斩，卑位之嫡孙不陵诸叔而持重，则可知也。且准终德资阶，方之士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复，无斯礼。考之旧典，验之今世，则兹范罕行。且诸叔见存，丧主有寄，宜依诸孙，服期为允。"

景邕等又议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论之？自大夫以上，每条标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 ，比同士制，起后疑也。唯有庶人为国君，此则明义服之轻重，不涉于孙祖。且受国于曾祖，废疾之祖父，亦无重可传，而犹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异识咸感，承重主嗣，宁甄寝庙，嫡孙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袭，末代僭妄，不可以语通典。是以《春秋》讥于世卿，《王制》称大夫不世，此明训也。《丧服》，《经》虽无嫡孙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为嫡孙者，岂祖以嫡服己，己与庶孙同为祖服期，于义可乎？服祖三年，此则近世未尝变也。准古士官不过二百石已上，终德即古之庙士也。假令终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历士流，当训章之运，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议："国子所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谓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孙传重，专士以上。此《经》、《传》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丧服变除》云：'父为长子斩，自天子达于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据也。且承重者，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庙主了不云寝，又其证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谷梁》近

儒小道之书，至如《左氏》、《诗》、《易》、《论语》皆有典证，或是未寤。许叔重《五经异义》云，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位，则权并一姓，谓周尹氏、齐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皆得世禄。《传》曰‘官族’，《易》曰‘食旧德’，旧德，谓食父故禄也。《尚书》曰：‘世选尔劳，予不绝尔善。’《诗》云：‘惟周之士，不显奕世。’《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国谓诸侯，世谓卿大夫也。斯皆正经及《论语》士以上世位之明证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观此据，可谓睹其纲，未照其目也。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谨如前议。”

景邕等又议：“《丧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显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义，了然无惑。且官族者，谓世为其功；食旧德者，谓德侯者世位；兴灭国，继绝世，主谓诸侯卿大夫无罪诛绝者耳。且金貂七珥，杨氏四公，虽以位相承，岂得言世禄乎？晋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继，求还为祖母三年。时政以礼无代父追服之文，亦无不许三年之制，此即晋世之成规也。”尚书邢峦奏依芳议。诏曰：“嫡孙为祖母，礼令有据，士人通行，何劳方致疑请也。可如国子所议。”

延昌二年春，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领军元珍上言：“案《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依律结刑五岁。”三公郎中崔鸿驳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大祥。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义，未知何者会圣人之旨。龙虎居丧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义，便是过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郑玄二十七月，禫中复可以从御职事。《礼》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则大祥之后，丧事终矣。既可以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复有罪乎？求之经律，理实未允。”下更详辨。

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

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衤覃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　　，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

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塊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　，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衷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　，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衰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入；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

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议：“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年，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其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鋈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诏曰：“可从国子后议。”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藉父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藩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时又疑清河国官从服之制，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按《礼》文，君为母三年，臣从服期。今司空自为先帝所厌，不得申其罔极。依《礼》大功，据丧服厌降之例，并无从厌之文。今太妃既舍六宫之黎，加太妃之号，为封君之母，尊崇一国。臣下固宜服期，不得以王

服厌屈，而更有降。礼有从轻而重，义包于此。”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案臣从君服，降君一等。君为母三年，臣则期。今司空以仰厌先帝，俯就大功，臣之从服，不容有过。但礼文残缺，制无正条，窃附情理，谓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颇会礼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

谨案《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其母妻。《传》曰：“何以大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敢过大功也。”夫以一国之贵，子犹见厌，况四海之尊，固无申理。顷国王遭太妃忧 ，议者援引斯条，降王之服。寻究义例，颇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为王，或为大夫。士之卑贱，不得仰匹亲王，正以余厌共同，可以夺情相拟。然士非列土，无臣从服，今王有臣，复不得一准诸士矣。议者仍令国臣从服以期，嚣昧所见，未晓高趣。案《不杖章》云：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传》所以深释父卒为祖服斩者，盖恐君为祖期，臣亦同期也。明臣之后期，由君服斩。若由君服斩，然后期，则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从期。若依为君之父母，则出应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则须去此，引此则须去彼。终不得两服功期，浑杂一图也。议者见余尊之厌不得过大功，则令王依庶昆弟；见《不杖章》有为君之父母，便令臣从服以期。此乃据残文，守一隅，恐非先圣之情，达礼之丧矣。

且从服之体，自有伦贯，虽秩微阍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细绖 ，裁逾三时，臣著疏衰，独涉两岁。案《礼》，天子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其余不服也。唯近臣阍寺，随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无所不从，而降一等。此三条是从服之通旨，较然之明例。虽近臣之贱，不过随君之服，未有君轻而臣服重者也。议者云，礼有从轻而重，臣之从君，义包于此。愚谓《服问》所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直是《礼记》之异，独此一条耳。何以知其然？案《服问》，《经》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而《大传》云：从服有六，其六曰“有从轻而重”。《注》曰：“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若从轻而重，不独公子之妻者，则郑君宜更见流辈广论所及，不应还用《服问》之文，以释《大传》之义。明从轻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从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复有君为母大功，臣从服期，当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为母大功，臣从服期。何为不备书两条，以杜将来之惑，而偏著一事，弥结今日之疑。且臣为君母，乃是徒从，徒从之体，君亡则已。妻为皇姑，既非待从，虽

公子早没，可得不制服乎？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盖以恩轻不能追服。假令妻在远方，姑没遥域，过期而后闻丧，复可不税服乎？若姑亡必不关公子有否，闻丧则税，不计日月远近者，则与臣之从君，聊自不同矣。

又案，臣服君党，不过五人，悉是三年，其余不服。妻服夫党 ，可直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无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谓臣有合离，三谏待决；妻无去就，一醮终身。亲义既有参差，丧服固宜不等。故见厌之妇，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过从以期。所以从麻而齐，专属公子之妻；随轻而重，何关从服之臣。寻理求途，傥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睹其津也。子熙诚不能远探坟籍，曲论长智，请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忧，巨创之痛；臣之为服，从君之义。如何君至九月，便萧然而即吉；臣犹期年，仍衰哭于君第。创巨而反轻，从义而反重。缘之人情，岂曰是哉？侍中崔光学洞今古，达礼之宗，顷探幽立义，申三年之服。虽经典无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难夺。若臣服从期，宜依侍中之论；脱君仍九月，不得如议者之谈耳。嬴氏焚坑，《礼经》残缺，故今追访靡据，临事多惑。愚谓律无正条，须准傍以定罪；礼阙旧文，宜准类以作宪。礼有期同缌功，而服如齐疏者，盖以在心实轻，于义乃重故也。今欲一依丧服，不可从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详诸二途，以取折衷，谓宜麻布，可如齐衰，除限则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随君降。如此，衰麻犹重，不夺君母之严；日月随降，可塞从轻之责矣。

XXB尚书李平奏，以谓："《礼》，臣为君党，妻为夫党，俱为从服， 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期。今司空臣怿自以尊厌之礼，夺其罔极之心，国臣厌所不及，当无随降之理。《礼记大传》云'从轻而重'，郑玄注云'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既舅不厌妇，明不厌者，还应服其本服。此则是其例。"诏曰："《礼》有从无服而有服，何但从轻而重乎？怿今自以厌，故不得申其过隙，众臣古无疑厌之论，而有从轻之据，曷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从尚书及景林等议。"寻诏曰："比决清河国臣为君母服期，以礼事至重，故追而审之。今更无正据，不可背章生条。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远。礼缘人情，遇厌须变服。可还从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奉迎肃宗于东宫，入自万岁门 ，至显阳殿，哭踊久之，乃复。王显欲须明乃行即位之礼。崔

光谓显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光与于忠使小黄门曲集奏置并官行事。于是光兼太尉，黄门郎元昭兼侍中，显兼吏部尚书，中庶子裴俊兼吏部郎，中书舍人穆弼兼谒者仆射。光等请肃宗止哭，立于东序。于忠、元昭扶肃宗西面哭十数声，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进玺绶，肃宗跽受，服皇帝兖冕服，御太极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阶，夜直群官于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怿表曰：“臣闻百王所尚，莫尚于礼，于礼之重，丧纪斯极。世代沿革，损益不同，遗风余烈，景行终在。至如前贤往哲，商榷有异。或并证经文，而论情别绪；或各言所见，而讨事共端。虽宪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论议纷纶，理归群正。莫不随时所宗，各为一代之典，自上达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仪，哭泣升降之节，去来阃巷之容，出入闺门之度，尚须畴谘礼官，博访儒士，载之翰纸，著在通法。辩答乖殊，证据不明，即诋诃疵谬，纠劾成罪。此乃简牒成文，可具阅而知者也。未闻有皇王垂范，国无一定之章；英贤赞治，家制异同之式。而欲流风作则，永贻来世。比学官虽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专其任。暨乎宗室丧礼，百僚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轻重，率令博士一人轻尔议之。广陵王恭、北海王颢同为庶母服，恭则治重居庐，颢则齐期垩室。论亲则恭、颢俱是帝孙，语贵则二人并为蕃国，不知两服之证，据何经典。俄为舛驳，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纪极。历观汉魏，丧礼诸仪，卷盈数百。或当时名士，往复成规；或一代词宗，较然为则。况堂堂四海，蔼蔼如林，而令丧礼参差，始于帝族，非所以仪刑万国，缀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备位喉脣，不能秉国之钧，致斯爽缺。具瞻所诮，无所逃罪。谨略举恭、颢二国不同之状，以明丧纪乖异之失。乞集公卿枢纳，内外儒学，博议定制，班行天下。使礼无异准，得失有归，并因事而广，永为条例。庶尘岳沾河，微酬万一。”灵太后令曰：“礼者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议。”事在《张普惠传》。

神龟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寺。肃宗诏曰：“崇宪皇太后，德协坤仪，征符月晷，方融壶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及翕虩定难，是赖谟谋。夫礼沿情制，义循事立，可特为齐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旧事，皇太后崩仪，自复魄敛葬，百官哭临，其礼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凭居道法。凶事简速，不依配极之典；庭局狭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经奉接，义成君臣，终始情礼，

理无废绝。辄准故式，立仪如别。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诏可。

十一月，侍中、国子祭酒、仪同三司崔光上言：“被台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议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轻重。四门博士刘季明议云：‘案《丧服》，《记》虽云“改葬缌”，文无指据，至于注解，乖异不同。马融、王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郑及三重。然而后来诸儒，符融者多，与玄者少。今请依马、王诸儒之议，至尊宜服缌。案《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郑注云：“为君服斩，夫人齐衰，不敢以亲服至尊也。”今皇太后虽上奉宗庙，下临朝臣，至于为姑，不得过期，计应无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缌，自余王公百官，为君之母妻，唯期而已，并应不服。’又太常博士郑六议云：‘谨检《丧服》并中代杂论，《记》云：“改葬缌。”郑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故服缌。”三年者缌，则期已下无服。窃谓郑氏得服缌之旨，谬三月之言。如臣所见，请依康成之服缌，既葬而除。’愚以为允。”诏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会，高阳王雍以灵太后临朝，太上秦公丧制未毕，欲罢百戏丝竹之乐。清河王怿以为万国庆集，天子临享，宜应备设。太后访之于侍中崔光，光从雍所执。怿谓光曰：“宜以经典为证。”光据《礼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丧，子不纯吉。安定公亲为外祖，又有师恩，太后不许公除，衰麻在体。正月朔日，还家哭临，至尊舆驾奉慰。《记》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则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贡云：夫子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颜渊之丧，馈练肉，夫子受之，弹琴而后食之。若子之哀，则容一期，不举乐也。孔子既大练，五日弹琴，父母之丧也。由是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心丧三年，由此而制。虽古义难追，比来发诏，每言师、祖之尊。是则一期之内，犹有余哀。且《礼》，母有丧服，声之所闻，子不举乐。今太后更无别宫，所居嘉福，去太极不为大远。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况在内密迩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智悼子丧未葬，杜蒉所以谏晋平公也。今相国虽已安厝，裁三月尔，陵坟未乾。怿以理证为然，乃从雍议。

孝静武定五年正月，齐献武王薨，时秘凶问。六日，孝静皇帝举哀于太极东堂，服齐衰三月。及将窆，中练。齐文襄王请自发丧之月，帝使侍中陆子彰举诏，三往敦喻，王固执，诏不许。乃从薨月。

太祖天赐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盾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于庙。丙申，高祖临光极堂，太子入见，帝亲诏之。事在《恂传》。六月，高祖临光极堂，引见群官。诏“比冠子恂，礼有所阙，当思往失，更顺将来。礼古今殊制，三代异章。近冠恂之礼有三失，一，朕与诸儒同误，二，诸儒违朕，故令有三误。今中原兆建，百礼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叹。《春秋》，襄公将至卫，以同姓之国，问其季几，而行冠礼。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乐以迎神。昨失作乐。至庙庭，朕以意而行拜礼，虽不得降神，于理犹差完。司马彪云，汉帝有四冠：一缁布，二进贤，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见《家语》《冠颂篇》，四加冠，公也。《家语》虽非正经，孔子之言与经何异。诸儒忽司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礼，此朝廷之失。冠礼朕以为有宾，诸儒皆以为无宾，朕既从之，复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谓。”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谢。高祖曰：“昔裴頠作冠仪，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复何愧。”

正光元年秋，肃宗加元服，时年十一。既冠，拜太庙，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舆服之制，秦汉已降，损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后，典礼之用，故有阙焉。太祖世所制车辇，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今案而书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舆辇辂：龙辀十六，四衡，毂朱班，绣轮，有雕虬、文虎、盘螭之饰。龙首衔扼，鸾爵立衡，圆盖华虫，金鸡树羽，蛟龙游苏。建太常十有二游，画日月升龙。郊天祭庙则乘之。

乾象辇：羽葆，圆盖华虫，金鸡树羽，二十八宿，天阶云罕，山林云气、仙圣贤明、忠孝节义、游龙、飞凤、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奇禽异兽可以为饰者皆亦图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则乘之。

大楼辇：辀十二，加以玉饰，衡轮雕彩，与辇辂同，驾牛二十。

小楼辇：辀八，衡轮色数与大楼辇同，驾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庙，亦乘之。

象辇：左右凤凰，白马，仙人前却飞行，驾二象。羽葆旒苏，龙旗旌旍麾，其饰与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庙之副乘也。

马辇、重级，其饰皆如之。缋漆直辀六，左右騑驾。天子籍田、小祀时，则乘之。

卧辇：其饰皆如之。丹漆，驾六马。

游观辇：其饰亦如之。驾马十五匹，皆白马朱髦尾。天子法驾行幸、巡狩、小祀时，则乘之。

七宝旃檀刻镂辇：金薄隐起。

马辇：天子三驾所乘，或为副乘。

缁漆蜀马车：金薄华虫隐起。

轺轩：驾驷，金银隐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驾游宴所乘，亦为副乘。

金根车：羽葆，旒，画辀轮，华首，彩轩交落，左右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籍田先蚕，则乘之。长公主、大贵、公主、封君、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

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鸾辂立乘，画辀龙首，朱轮绣毂，彩盖朱裹，龙旌九游，画云榛。皇子封则赐之，皆驾驷。

又有轺车：缁漆，紫□宪朱裹，驾一马，为副乘。

公安车：缁漆，紫盖朱裹，画辀，朱雀、青龙、白虎，龙旗八游，驾三马。轺车与王同。

候车：与公同。七游，紫盖青里，驾二马。副车亦如之。

子车：缁漆，草蠡文，六游，皁盖青裹，驾一马。副车亦如之。

阙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则乘之。宗庙小祀，乘轺轩而已。至高

祖太和中，诏仪曹令李韶监造车辂，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架，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前驾，皮轩、阖戟、芝盖、云罕、指南；后殿，豹尾。鸣葭唱，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二曰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车都尉御。巡狩、小祠则设之。三曰小驾，属车十二乘。平城令、太仆奉引，常侍陪乘，奉车郎御。游宴离宫则设之。二至郊天地，四节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亲行，乐加钟悬，以为迎送之节焉。

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槊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刘腾等奏："中宫仆刺列车舆朽败。自昔旧都，礼物颇异，迁京已来，未复更造。请集礼官，以裁其制。"灵太后令曰："付尚书量议。"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议："案《周礼》王后之五辂：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鷖总，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辇车，组輓，有翣，羽盖。重翟，后从王祭祀所乘，厌翟，后从王宾飨诸侯所乘；安车，后朝见于王所乘；翟车，后出桑则乘；辇车，后宫中所乘。谨以《周礼》圣制，不刊之典，其礼文尤备。孔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逾。以此言之，后王舆服典章，多放周式。虽文质时变，辂名宜存，雕饰虽异，理无全舍。当今圣后临朝，亲览庶政，舆驾之式，宜备典礼。臣等学缺通经，叨参议末，辄率短见，宜准《周礼》备造五辂，雕饰之制，随时增减。"

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案《周礼》，王后有五辂，重翟以从王祠，厌翟以从王飨宾客，安车以朝见于王，翟车以亲桑，辇车宫中所乘。又《汉舆服志》云：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殷人以为大辂，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车，加交络、帷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云□虞文画辀，黄金涂五末，盖爪，在右騑，驾三马。阮谌《礼图》并载秦汉已来舆服，亦云：金根辂，皇后法驾乘之，以礼婚见庙；乘辂，后法驾乘之以亲桑；安车，后小驾乘之以助祭；山軿车，后行则乘之；绀罽軿

车，后小行则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阁舆，后出入阁、宫中小游则乘之。晋《先蚕仪注》：皇后乘云母安车，驾六□鬼。案周、秦、汉、晋车舆仪式，互见图书，虽名号小异，其大较略相依拟。金根车虽起自秦造，即殷之遗制，今之乘舆五辂，是其象也，华饰典丽，容观庄美。司马彪以为孔子所谓乘殷之辂，即此之谓也。案《阮氏图》，桑车亦饰以云母，晋之云母车即是，一与周之翟车其用正同。安车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輧车，案《图》饰之以紫。绀罽輧车，虽制用异于厌翟，而实同用。于今入阁舆与辇，其用又同。案《图》，今之黑漆画扇辇，与周之辇车其形相似。窃以为秦减周制，百事创革，官名轨式，莫不殊异。汉魏因循，继踵仍旧，虽时有损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圣久远，典仪殊缺，时移俗易，物随事变。虽经贤哲，祖袭无改。伏惟皇太后睿圣渊凝，照临万物，动循典故，贻则后王。今辄竭管见，稽之《周礼》，考之汉晋，采诸图史，验之时事，以为宜依汉晋：法驾，则御金根车，驾四马，加交络帷裳；御云母车，驾四马，以亲桑；其非法驾则御紫罽輧车，驾三马；小驾则御安车，驾三马，以助祭；小行则御绀罽輧车，驾三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宫中出入，则御画扇辇车。案旧事，比之《周礼》，唯阙从王飨宾客及朝见于王之乘。窃以为古者诸侯有朝会之礼，故有从飨之仪。今无其事，宜从省略。又今之皇居，宫掖相逼，就有朝见，理无结驷，即事考实，亦宜阙废。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礼》所无，施之于今，实合事要。损益不同，用舍随时，三代异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云母，驾马或三或六，访之《经礼》，无驾六之文。今之乘舆，又皆驾四，义符古典，宜仍驾四。其余小驾，宜从驾三。其制用形饰，备见图志。”

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尚书右仆射李平、尚书齐王萧宝夤、尚书元钦、尚书元昭、尚书左丞卢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刘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进、三公郎中崔鸿、长兼驾部郎中薛悦、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骑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长兼右外兵郎中郑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书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颖、左民郎中张均、金部郎中李仲东、库部郎中贾思同、国子博士薛祯、邢晏、高谅、奚延、太学博士邢湛、崔瓒、韦朏、郑季期、国子助教韩神固、四门博士杨那罗、唐荆宝、王令俊、吴珍之、宋婆罗、刘燮、高显邕、杜灵俊、张文和、陈智显、杨渴侯、赵安庆、贾天度、艾僧、吕太保、王当百、槐贵等五十人，议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周礼》，魏晋虽有文辞，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为一代典。臣以太常、国子二议为疑，重集

群官，并从今议，唯恩裁决。”灵太后令曰：“群官以后议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昭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仪同三司崔光表：“奉诏定五时朝服，案北京及迁都以来，未有斯制，辄勒礼官详据。”太学博士崔瓒议云：“《周礼》及《礼记》，三冠六冕，承用区分，璅玉五彩，配饰亦别，都无随气春夏之异。唯《月令》有青旗、赤玉、黑衣、白辂，随四时而变，复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黄。以此而推，五时之冠，《礼》既无文，若求诸正典，难以经证。案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及《祭祀志》云：迎气五郊，自永平中以《礼谶》并《月令》迎气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又云五郊衣帻，各如方色。又《续汉礼仪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帻。秋夏悉如其色。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愚谓如汉晋用帻为允。”灵太后令曰：“太傅博学，洽通多识，前载既综朝仪，弥悉其事，便可谘访，以决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怿、给事黄门侍郎韦延祥奏：“谨案前敕，制五时朝服，尝访国子议其旧式。太学博士崔瓒等议：‘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谓如汉晋用帻为允。’尚书以礼式不经，请访议事，奉敕付臣，令加考决。臣以为帝王服章，方为万世则，不可轻裁。请更集礼官下省定议，蒙敕听许。谨集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寻考史传，量古校今，一同国子前议。帻随服变，冠冕弗改。又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以为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臣等谓从国子前议为允。”灵太后令曰：“依议。”

志第十四 乐五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器。蒉桴苇龠，其来自久。伏羲弦琴 ，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沽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沽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帖滞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韎昧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 ，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乐亏矣。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魏武即获杜夔，令

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晋世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 ，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 ，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 ，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 ，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 ，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

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

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亐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

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曰：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沽洗、太蔟二

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阙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

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莫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

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宜以详定。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光赞鸿功，敷扬大业。"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龠，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已。余如议。"

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了无章句。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

志第十五 食货六

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财”，《周礼》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或受其饥寒者。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楗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

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诏简宫人非所当御及非执作伎巧，自余出赐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郭，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

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

先是，禁纲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

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神□二年，帝亲御六军，略地广漠。分命诸将，穷追蠕蠕，东至瀚海，西接张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虏其种落及马牛杂畜方物万计。其后复遣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其王鸠尸卑那单骑奔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是时方隅未克，帝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事在《帝纪》。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

高宗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余辈循行天下，观风俗，视民所疾苦。诏使者察诸州郡垦殖田亩、饮食衣服、闾里虚实、盗贼劫掠、贫富强劣而罚之，自此牧守颇改前弊，民以安业。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假以紫金，镂以白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诏出内库绫锦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四年春，诏赐京师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终其身。

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赈益黎庶。至天安、皇兴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言刘彧淮北青、冀、徐、兖、司五州告乱请降，命将率众以援之。既临其境，青冀怀贰，进军围之，数年乃拔。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器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

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谓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郡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恆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恆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廕附。廕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井乘定赋，所以均劳逸。有无通则民财不匮，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是以三典所同，随世洿隆；贰监之行，从时损益。故郑侨复丘赋之术，邹人献盍彻之规。虽轻重不同，而当时俱适。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

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免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喂死者。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鋍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诸所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皁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买绢，积财以取粟。官，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恆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其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赍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

一丐百姓也。

自徐杨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恆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复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雇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效立于公，济民为本；政列于朝，润国是先。故大禹疏决，以通四载之宜；有汉穿引，受纳百川之用。厥绩显于当时，嘉声播于图史。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御，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执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将所，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其倍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创，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裁量。"尚书崔休以为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

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案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舟车省益，理实相悬；水陆难易，力用不等。昔忝东州，亲迳阙

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无壅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暂劳，久安永逸。”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孝静天平初，以迁民草创，资产未产，诏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三年夏，又赈迁民禀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四年春，诏所在开仓赈恤之，而死者甚众。时诸州调绢不依旧式，齐献武王以其害民，兴和三年冬，请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

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共国用所须，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辄以次，所济为广。自尔沾洽，远近齐平，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以此而推，非可稍计。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详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防奸息暴，断遣轻重，亦准前旨。所置监司，一同往式。"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

自迁鄴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

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国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

澄又奏：“臣猥属枢衡，庶罄心力，常愿货物均通，书轨一范。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臣比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钱。登被旨敕，‘钱行已久，且何依旧’。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恆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緇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镮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

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恆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治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

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迁鄴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

志第十六 刑罚七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钦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

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

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

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 ，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 ，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 ，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纲改祝，仁过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恆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刑峦奏：“窃详王公已下 ，或析体宸极，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诏议律之制，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

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　　，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赦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听复仕。”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鄗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　，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延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　　，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

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　，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犹，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　　，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

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　，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　，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诏从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　，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瑒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任。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尚书萧宝夤奏从瑒执，诏从之。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神龟中，兰陵公主附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昔丙阝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官掖之罪，齐奚官之阙。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

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书，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尚书元修议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　，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诏曰：“辉悖法者之，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恆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恆，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　，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鄴，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预备。恐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诏从之。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　　，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灵征八上 志第十七

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虽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祇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圆首之类，咸纳于仁寿。然则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胜数矣。今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灵征志》。

地震

《洪范论》曰：地阴类，大臣之象，阴静而不当动，动者，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尽摇动。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师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兖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东地震。

高祖延兴四年五月，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师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师地震。

五月，统万镇地震，有声如雷。

闰月，秦州地震，殷殷有声。四年正月，雍州氐民齐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兖州地震。四年十月，兰陵民桓富反，杀其县令。

十月丁卯，并州地震有声。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声如雷，野雉皆雊。

七月丁卯，京师地震。五年二月，沙门法秀谋反。

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声。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声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声。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声。

六月甲子，东雍州地震有声。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声。

闰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声。

三月壬子，京师及营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众保谋反。

十九年二月已未，光州地震，东莱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处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营州地震。十二月，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诛。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营州地震。

八月戊子，兖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师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凉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已，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地震。

六月乙已，京师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恆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凉州地震，殷殷有声，城门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长史曹明谋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泰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声。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恆、定二州地震，殷殷有声。

十月己已，恆州地震，有声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恆州之繁畤、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尔朱荣强擅之征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声。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师地震，东北有声。

二年三月己未，济州地震有声。

阙月丙戌，京师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敷城县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于今不止。"尔朱荣征也。

四年正月癸丑，华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从西北来，殷殷有声。丁酉，又地震从东北来。

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声。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声，东北引。五年，莫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静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乡郡地震。

山崩

《洪范论》曰：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也。

太祖天赐六年春三月，恆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华山崩。其占曰：山岳配天，犹诸侯之系天子。山岳崩，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将灭之应。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齐州山茌县太阴山崩，飞泉涌出，杀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恆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恆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已，兖州上言：“泰山崩，颓石涌泉十七处。”泰山，帝王告成封禅之所也，而山崩泉涌，阳黜而阴盛，岱又齐地也。天意若曰：当有继齐而兴，受禅让者。齐代魏之征也。

大风

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

太宗永兴三年二月甲午，京师大风。五月己已，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伏诛。

十一月丙午，又大风。五年，河西叛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众二万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会而大风晦冥，乃罢。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师大风，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师大风。

二年正月，京师大风。三月，河西饥胡反，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宫墙倒，杀数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师大风，扬沙折树。

真君元年二月，京师有黑风竟天，广五丈余。四月庚辰，沮渠无讳寇张掖，秃发保周屯于删丹岭。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师大风晦暝。

高祖延兴五年五月，京师赤风。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镇大风，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风。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风，从酉上来，发屋折树。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风。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风。

四月，济、光、幽、肆、雍、齐六州暴风。

九年六月庚戌，济、洛、肆、相四州及灵丘、广昌镇暴风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师连日大风，甲辰尤甚，发屋拔树。

六月壬申，京师大风。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师大风，拔树发屋。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风拔树。

闰月庚申，河州暴风，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风，杀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闰月甲午，京师大风，拔树发屋，吹折阊阖门关。

九月丙辰，幽、岐、梁、东秦州暴风昏雾，拔树发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东、正平、平阳大风拔树。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东秦州暴风，拔树发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风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地一顷，所过拔树。甲辰，至于营州，东入于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师大风。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师大风拔树。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

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广业、仇池郡大风，发屋拔树。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师暴风，从西北来，发屋折树。

肃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风大雨，自辛酉至于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师暴风大雨，发屋拔树。

四年四月辛已，京师大风。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师暴风，拔树发屋，吹平昌门扉坏，永宁九层撜折。于时天下所在兵乱。

前废帝普泰元年夏，大风雨，吹普光寺门屋于地。

孝静武定七年三月，颍川大风。

大水

《洪范论》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阴气蓄积盛强，生水雨灾也。

太祖天赐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内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师水溢，坏民庐舍数百家。

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兖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杀千余人。

二十二年戊午，兖、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齐、光、南青、徐、豫、兖、东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齐、南青、光、徐、兖、豫、东豫，司州之颍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于青州乐陵之隰沃县，

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师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寿春大水。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沧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师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师大水，谷水泛溢，坏三百余家。

孝静元象元年，定、冀、瀛、沧四州大水。

兴和四年，沧州大水。

涌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涌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雁门泉水穿石涌出。

前废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仓前井并溢。占曰："民迁流之象。"永熙一年十月，都迁于鄴。

孝静天平四年七月，泰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洪范论》曰：阳之专气为雹，阴之声气为霰。此言阳专而阴胁之，阴专而阳薄之，不能相入，则转而为雹。犹臣意不合于君心也。

高祖延兴四年四月庚午，泾州大雹，伤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齐、徐、兖大风，雹。

八月庚申，并州乡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尽。

癸未，定州大雹杀人，大者方圆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杀麞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风，大雨雹，起自汾州，经并、相、司、兖，至徐州而止，广十里，所过草木无遗。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齐、济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广业郡大雨雹，杀鸟兽、禾稼。

雪

《洪范论》曰：《春秋》之大雨雪，犹庶征之恆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阴也，雪又阴也。大雪者，阴之蓄积盛甚也。一曰与大水同，冬故为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数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是时为政严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师大风，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镇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风，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肃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镇大雪。

霜

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兹谓亡法，厥灾霜，夏杀五谷，冬杀麦；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赐五年七月，冀州陨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陨霜，杀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陨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并大霜，禾豆尽死。

六年四月，颍川郡陨霜。

七年三月，肆州风霜，杀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陨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灵丘、广昌镇陨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陨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陨霜杀草。

六月丁亥，建兴郡陨霜杀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阳频暴风陨霜。

二年三月辛亥，齐州陨霜，杀桑麦。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陨霜，杀桑麦。

辛巳，青州陨霜，杀桑麦。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镇陨霜。

六月辛卯，怀朔镇陨霜。

七月戊辰，东秦州陨霜。

八月庚子，河州陨霜杀稼。

二年四月，齐州陨霜。

五月壬申，恆、汾二州陨霜杀稼。

七月辛已，豳、岐二州陨霜。

乙未，敦煌陨霜。

戊戌，恆州陨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陨霜。

四年三月乙丑，豳州频陨霜。

四月乙卯，敦煌督陨霜。

八月，河州陨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豳二州陨霜。

己丑，并州陨霜。

四月戊午，敦煌陨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镇陨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陨霜。

肃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无云而雷

《洪范论》曰：雷，阳也；云，阴也。有云然后有雷，有臣然后有君也。雷托于云，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故无云而雷，示君独处无臣民也。

显祖皇兴元年七月，东北无云而雷。

二年七月，东北有声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已酉，有声起东北，南引，殷殷如雷，二声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声如大鼓，西北行。

雷

《洪范论》曰：阳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终，阴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终，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出地，是其常经也。故雷安，万物安；雷害，万物害。犹国也，君安，国亦安；君害，国亦害。不当雷而雷，皆失节也。

世祖神□元年十月己酉，雨，雷电。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已，幽州雷电，城内尽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凉州雷，七发声。

三年十二月己已，夜雷，九发声。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齐、荆、朔四州雷电。

肃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庙，左丘明谓展氏有隐匿焉。刘向以为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专事也。

太祖天赐六年四月，震天安殿东序。帝恶之，令左校以冲车攻殿东西两序屋毁之。帝竟暴崩。

显祖皇兴二年十一月夜，震电。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东庙东中门屋南鸱尾。

雾

班固说：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貌、言、视、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区瞀无识，故其咎雾。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雾于洛阳。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黄雾，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浊气四塞。

四年八月辛已，凉州雨土覆地，亦如雾。

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阴雾四塞，初黑后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雾四塞。

九月壬申，黑雾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黄雾蔽塞。时高肇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征之恒燠。刘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杀草之应。京房《易传》曰：夏暑杀人，冬则物华实。

世祖真君五年八月，华林园诸果尽花。

高祖延兴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齐渊家杜树结实既成，一朝尽落，花叶复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状。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齐州东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闰十月辛亥，京师柰树花。

火不炎上

《洪范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内大火，官私庐舍焚烧略尽，唯有东西二寺佛图像舍火独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内沁县泽自燃，稍增至百余步，五日乃灭。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恆岳祠灾。

肃宗正光元年五月，钩盾禁灾。

孝昌二年夏，幽州遒县地燃。

三年春，瀛州城内大火，烧三千余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九层佛图灾。既而时人咸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永宁佛图，灵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渤海，齐献武王之本封也，神灵归海，则齐室将兴之验也。

三月，并州三级寺南门灾。

孝静天平四年秋，鄴閶闔门东阙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火潜行地下，热气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东南有黑气，广一丈，长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

显祖皇兴三年正月，河济起黑云，广数里，掩东阳城上，昏暗如夜。既而东阳城溃。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气四塞。甲辰，扬州破萧衍将张嚣之，斩级二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气从地出，须臾，变为黄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时，赤气见于西北，长二十丈，广八九尺，食顷乃灭。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气见于天，自卯至戌。

肃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气竟天畔，似火气。京师不见，凉州以闻。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气似火焰，东西一匹余。北镇反乱之征。

五年五月癸酉申时，北有赤气，东西竟天，如火焰。

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气如雾，从显阳殿阶西南角斜属步廊，高一丈许，连地如绛纱幔，自未至戌不灭。帝见而恶之，终有幽崩之祸。

孝静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时，东方有赤气，可三丈余，三食顷而灭。

青眚

庄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时，辰地有青气，广四尺，东头缘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黄云，如山峰，头有青气，广四尺许，东南引。至天半，二气相接。东南气前散，西北气后灭。亦帝执崩之征也。

夜妖

班固说：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常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螟螣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已，晦。

八月甲辰，昼晦。

人□彖

刘歆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奸宄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貌丑恶也。班固以为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彖□彖，病貌，言寝深也。

太宗永兴三年，民乌兰喉下生骨，状如羊角，长一尺余。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书李冲奏："定州中山郡毋极县民李班虎女献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茎，至十月二十日长一尺二寸。"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表送祁县民韩僧真女令姬从母右肋而生。灵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兖州下蔡郡有大人迹，见行七步，迹长一尺八寸，广七寸五分。

高祖延兴三年秋，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

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师民家妻产男，一头、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与沙门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见一鬼衣黄褶裤，当户欲入。帝以为人，叱之而退。问诸左右，咸言不见，唯帝与道登见之。

显祖皇兴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阳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金沴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国有事变，时咸畏异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颐下生白毫四，一颊傍生黑毛一。

龙蛇之孽

《洪范论》曰：龙，鳞虫也，生于水。云亦水之象，阴气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伦，上乱天道，必有篡杀之祸。

世祖神□三年三月，有白龙二见于京师家人井中。

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龙见于京师家人井中。龙，神物也，而屈于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征也。

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龙如狗，南走至宣阳门，跃而上，穿门楼下而出。魏衰之征也。

庄帝永安二年，晋阳龙见于井中，久不去。庄帝暴崩晋阳之征也。

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龙迹自宣阳门西出，复入城。乙卯，群臣入贺，帝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但当君臣上下，克己为治，未足恃此为庆。"

马祸

《洪范论》曰：马者，兵象也，将有寇戎之事，故马为怪也。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恆州送马驹，肉尾长一尺，□□处不生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镇官马为虫入耳，死者十四五。虫似蛾，长五寸已下，大如箸。

牛祸

《洪范论》：《易》曰"坤为牛"，坤，土也，土气乱则牛为怪，一

曰牛祸。其象，宗庙将灭。一曰，转输烦则牛生祸。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长乐郡牛生犊，一头、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羊祸

《洪范论》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阳曲县羊生羔，一头，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寻高祖崩，六辅专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镇送羊羔，一头、两身、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镇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镇上言：羊羔一头、六足、两尾。

豕祸

京房《传》曰：凡妖象其类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头豕身者，邑且乱亡。

高祖延兴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临淮公王让表，有猪生子，一头、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师猪生子，一头、四耳、两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阳平戍猪生子，头面似人，顶有肉髻，体无毛。灵太后、幼主倾覆之征也。

鸡祸

《洪范论》曰：京房《传》曰：鸡小畜，犹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执事者将秉君之威以生乱，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师有雌鸡二，头上生冠如角，与众鸡异。是时文明太后临朝，信用群小之征。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鸡雏，四足四翼。语在《崔光传》。

八月，司州上言：河内民席众家鸡雏，近尾上复有一头，口目具。二头皆从颈后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时世宗颇任群小，更有朋党，邪佞干政之验。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兴太守常矫家黄雌鸡，头上肉角大如枣，长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长寸半。

肃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贲中郎将兰兜家鸡雄、雌二，各头上生两角，其毛杂色，上耸过冠。时灵太后临朝专政。

羽虫之孽

《洪范论》曰：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师获白枭。

肃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获秃鹫鸟于殿内。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鸭雏，一头、两身、四足、四翅、两尾。

孝静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飞入尚书省，殿中获之。

蝗虫螟

《洪范论》曰：刑罚暴虐，取利于下；贪饕无厌，以兴师动众；取邑治城，而失众心，则虫为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镇蝗，秋稼略尽。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蚜蚹害稼。

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蚜蚹害稼。

四月，济、光、幽、肆、雍、齐、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齐、光、青四州蚜蚨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镇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齐、徐、兖、光、南青六州蚜蚨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麦无遗。

五月，光州蚜蚨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东莱郡蚜蚨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虫害枣花。

八月，泾州黄鼠、蝗虫、班虫，河州蚜蚨、班虫，凉州、司州恆农郡蝗虫并为灾。

永平元年六月己巳，凉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虫害枣花。

七月，蝗虫，京师蚜蚨。

八月，青、齐、光三州蚜蚨害稼，三分食二。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齐、光、南青四州蚜蚨害稼。

显祖天安元年六月，兖州有黑蚁与赤蚁交斗，长六十步，广四寸，赤蚁断头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诏镇南大将军尉元纳之，大破贼将周凯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张万寿表：建兴濩泽县民贾日成以去四月中养蚕，有丝网成幕，中有卷物似绢带，长四尺，广三寸，薄上复得黄茧二，状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蚕蛾吃人，尪残者一百一十余人，死者二十二人。

毛虫之孽

谓变常而为异也。

太祖登国中，河南有虎七，卧于河侧，三月乃去。后一年，蚍蜉、白鹿尽渡河北。后一年，河水赤如血。此卫辰灭亡之应。及诛其族类，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静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硖石，曹疑获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铜爵台上获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发，时文，明太后临朝，行多不正之征也。

肃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六月壬辰，灵太后召诸截发者，使崇训卫尉刘腾鞭之于千秋门外，事同太和也。

《瑞图》：外镇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长酷暴百姓，人民怨嗟，则白鼠至。

太宗永兴三年二月，京师民赵温家有白鼠，以献。

三年春，于北苑获白鼠一，寻死。割之，腹中有三子，尽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宫，获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张安获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猎于榼仑山，获白鼠一；平城获白鼠三。六月，平城获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夔获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师民获白一以献。

二年六月，中山获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师获白鼠一。

十一月，京师获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获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雁门献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师获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师获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鼠。

肃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志第十八 灵征八下

魏氏世居幽朔，至献帝世，有神人言应南迁，于是传位于子圣武帝，命令南徙　　，山谷阻绝，仍欲止焉。复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积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获麟以献。王者不刳胎剖卵则至。

世祖神□三年七月，冀州献白龟。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耆任旧，无偏党之应。

高祖兴安二年六月，营州送大龟。

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于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蓍一株，四十九枝，下掘得大龟献之。诏曰："龟蓍与经文相合，所谓灵物也。德可赐爵五等。"

三年六月，京师获大龟。

肃宗神龟元年二月，获龟于九龙殿灵芝池，大赦改元。

孝静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兖州陈留郡民贾兴达于家庭得毛龟一。

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兖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年。王者自养有节则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献黑狐。周成王时，治致太平而黑狐见。

三年五月，获白狐王者仁智则至。

六月，抚冥获白狐以献。

八年六月，徐州获黑狐以献。

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王者六合一统则见。周文王时，东夷归之。曰，王者不倾于色则至德至，鸟兽亦至。

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

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献白狐狸。

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阳郡获白狐以献。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献白狐。

永平三年十月，白狐见于汲郡。

延昌四年四月，兖州献白狐。

九月，相州献白狐。

闰月，汾州献白狐二。

肃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献白狐二。

三年六月，平阳郡献白狐。

八月，光州献九尾狐。

四年五月，平阳郡献白狐。

孝静天平四年四月，西兖州献白狐；七月，光州献九尾狐。

元象元年四月，光州献九尾狐。

二年二月，光州献九尾狐。

兴和三年五月，司州献九尾狐。

十二月，魏郡献白狐。

四年四月，瀛州献白狐二。

武定元年七月，幽州获白狐，以献上。

三年七月，瀛州献白狐，二牡一牝。

九月，西兖州献白狐。

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泰州献五色狗。

三年三月，齐州献五色狗，其五色如画。

太祖天兴四年五月，魏郡斥丘县获白鹿。王者惠及下则至。

太宗永兴四年九月，建兴郡献白鹿。

世祖神□元年二月，定州获白□，白□鹿又见于乐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见于代郡倒刺山。

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献白鹿。

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

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见于京师西苑。

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献白鹿。

太和元年正月，白鹿见于秦州。

三月，白鹿见于青州。

四年正月，南豫州献白鹿。

十九年七月，司州获白鹿、麑以献。

二十年六月，司州献白鹿。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荆州献白鹿。

永平四年八月，平州献白鹿。

延昌二年五月，齐州献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献白鹿。

肃宗熙平元年五月，济州献白鹿。

二年五月，司州献白鹿。

神龟二年六月，徐州献白鹿。

孝静元象元年六月，齐献武王获白鹿以献。

武定元年六月，兖州献白鹿。

太祖登国六年十二月，上猎，亲获鹿一角。召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一，是诸国将并之应也。"

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献一角鹿。

神龟元年七月，徐州献一角鹿。

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后军将军尔朱新兴献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

肃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献一角兽。

神龟二年九月，徐州献一角兽。

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议者曰："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于成汤之世，故殷道用兴，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征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太宗永兴四年十二月，章安子封懿献白麞。王者刑罚理则至。

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怀州献白麞。

三年五月，白麞见于豫州。

二十三年正月，华州献白麞。

肃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献白麞。

神龟二年七月，徐州献白麞。

孝静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献白麞。

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献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

十三年十一月，荥阳献三足乌。

十四年六月，怀州献三足乌。

十五年闰月，济州献三足乌。

十七年五月，冀州献三足乌。

二十年六月，豫州献三足乌。

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献三足乌。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献三足乌。

三年二月，豫州献三足乌。

四年六月，幽州献四足乌。

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献三足乌。

五月，幽州献三足乌。

是月，相州献三足乌。

六月，定州献三足乌。

二年五月，肆州献三足乌。

三年三月，豫州献三足乌。

是月，豫州又献三足乌。

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献三足乌。

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献三足乌。

肃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献三足乌。

二年四月，东郡献三足乌。

是月，豫州献三足乌。南兖州又献三足乌。

神龟元年八月，雍州献三足乌。

二年五月，颍川郡献三足乌。

正光元年四月，济州献三足乌。

是月，济州又献三足乌。

二年闰月，东郡献三足乌。

三年五月，东郡献三足乌。颍川郡许昌献三足乌。肆州献三足乌。

六月，冀州献三足乌。

四年六月，瀛州献三足乌。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齐献武王获三足乌以献。

孝静元象二年四月，京师获三足乌。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献三足乌。

四年四月，颍州献三足乌。

五月，颍州又献三足乌。

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乌见于凉州。王者宗庙肃敬则至。

九月，白乌见于京师。

三年五月，白乌见于豫州。

九月，白乌见于秦州。

十七年六月，兖州献白乌。

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献白乌。

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献白乌。

三年九月，颍川君献白乌。

四年七月，颍川又献白乌。

永平元年四月，颍川献白乌。

延昌二年八月，平阳郡献白乌。

三年六月，冀州献白乌。

肃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献白乌。

孝静天平二年七月，齐献武王获白乌以献。

元象元年五月，冀州获白乌。

二年八月，徐州表："济阴郡□事前槐树，乌巢于上，乌母死，有鹊衔食哺乌兒，不失其时，并皆长大。"赏太守帛十匹。

兴和四年四月，魏郡贵乡县获白乌刍□。

五月，京师获白乌。是月，阳夏郡献白乌。

七月，北豫州献白乌。

十月，瀛州献白乌。

武定元年六月，东郡民献白乌。

三年五月，北豫州献白乌。

是月，广宗郡献白乌。颍州又献白乌。

六月，沧州献白乌。

四年四月，梁州献白乌。

五月，济州献白乌。

八月，阳夏郡献白乌。

高祖太和二年二月，凉州献赤乌。周武王时衔麦至而克殷。

肃宗熙平元年二月，赤乌见肆州秀容郡。

神龟元年四月，赤乌见并州之晋阳县。

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献苍乌。君修行孝慈，万姓不好杀生则至。

正始二年五月，雍州献苍乌。

六月，雍州又献苍乌。

永平二年四月，河内献苍乌。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献苍乌。

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内献苍乌。

孝静兴和四年五月，济州献苍乌。

七月，瀛州又献苍乌。

武定元年四月，兖州献苍乌。

五月，济州又献苍乌。

二年五月，京师获苍乌。

三年六月，京师获苍乌。

十月，光州献苍乌。

高祖延兴二年四月，幽州献白鹊。

四年九月，白鹊见于中山。

承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俱献白鹊。

十一月，定州又献白鹊。

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献白鹊。

肃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献白鹊。

正光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鹊。

孝静兴平二年五月，京师获白鹊。

武定二年七月，林虑献白鹊。

三年六月，京师获白鹊。

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有黄光洞照。议者佥谓荣光也。

高宗兴光元年二月，有云五色。所谓景云，太平之应也。

景明二年六月，有云五色，见于申酉之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日初出，有大黄气成抱。

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于太学。王者德至，天和气盛则降。又王者敬老，则柏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

神□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阳郡。

二年四月，甘露降于鄴。

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宫。

三年三月，甘露降于鄴。

四年五月，甘露降于河西。

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

高宗太安二年七月，甘露降于常山郡。

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师。

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于青州新城县。

永平元年十月，甘露降于青州益都县。

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

三年十月，齐州上言甘露降。

四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师。

肃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华林园柏树。

四年八月，甘露降显美县。

孝静元象二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师。

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齐文襄王第门柳树。

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师。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太祖天兴二年七月，获嘉禾于平城县，异茎同颖。

八月，广宁送嘉禾一茎十一穗；平城南十里郊嘉禾一茎九穗，告于宗庙。

太宗永兴二年十月，嘉禾生于清河郡。

太常三年八月，嘉禾生于勃海郡东光县。

世祖神□二年七月，嘉禾生于魏郡安阳县，三本同颖。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齐州献嘉禾。

太和三年九月，齐州献嘉禾。

五年八月，常山献嘉禾。

七年八月，定州献嘉禾。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齐州献嘉禾。

三年七月，齐州献嘉禾。

四年八月，冀州献嘉禾。

正始元年八月，济州献嘉禾。

二年六月，齐州献嘉禾。七月，鲁阳郡献嘉禾。八月，司州献嘉禾。

三年七月，冀州献嘉禾。

永平三年八月，荥阳献嘉禾。

肃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献嘉禾，三本同穗。

正光二年七月，朔州献嘉禾。

三年八月，肆州献嘉禾，一根生六穗。

孝静天平三年七月，魏郡献嘉禾。

四年八月，并州献嘉禾。

是月，京师又获嘉禾。虞曹郎中司马仲璨又献嘉禾，一茎五穗。

元象元年八月，东雍州献嘉禾。

兴和三年八月，南青州献嘉禾。

四年八月，京师再获嘉禾。

武定二年八月，京师获嘉禾。

三年八月，并州献嘉禾。

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献嘉瓠，一蒂两实。

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并州献白兔一，王者敬耆老则见。

三年五月，车驾车巡，幸广宁，有白兔见于乘舆前，获之。

四年正月，并州献白兔。

太宗永兴三年，上猎于西山，获白兔。

八月，京师获白兔。

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县献白兔。

二年六月，京师获白兔。

三年六月，顿丘郡获白兔。

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献黑兔。

神□元年九月，章武郡献白兔。

四年二月，渤海郡献白兔。

真君七年二月，青州献白兔二。

高宗和平三年十月，云中获白兔。

四年闰月，鄴县获白兔。

高祖延兴五年四月，白兔见于代郡。

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见于云中。

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县献白兔。

三年三月，吐京镇献白兔。

八年六月，徐州献白兔。

十八年十月，瀛州献白兔。

二十年七月，汲郡献黑兔。

七月，京师获白兔。

二十三年，获黑兔。

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献白兔。

三年四月，颍川郡献白兔。

八月，河内郡献白兔。

四年六月，河内郡南白兔。

七月，夏州献黑兔。

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献黑色。

四月，鲁阳郡献白兔。

二年八月，东郡献白兔。

九月，河内郡献黑兔。

是月，肆州献白兔，东郡又献白兔。

三年七月，薄骨律镇献白兔。

九月，肆州献白兔。

四年四月，河内郡献白兔。

永平元年四月，济州献白兔。

五月，河内献黑兔。

十月，乐安郡获白兔。

二年二月，相州献白兔。

延昌三年七月，豫州献白兔。

四年三月，河南献白兔。

八月，河南又献白兔。

九月，河内又献白兔。

肃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献白兔。

五月，东郡献白兔。

六月，京师获白兔。

十一月，鄯善镇献白兔。

神龟元年六月，京师获黑兔。

二年八月，正平郡献白兔。

九月，正平郡又献白兔。

十月，京师获黑兔。

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献白兔。

五月，冀州献白兔。

三年五月，徐州献白兔二。

是月，冀州献白兔。

孝静天平二年八月，光州献白兔。

四年十月，光州献白兔。

元象元年五月，徐州获白兔。

六月，齐献武王获白兔以献。

是月，濮阳郡献白兔。

兴和二年四月，徐州献白兔。

六月，京师获白兔。

四年正月，光州献白兔。

武定元年三月，瀛州献白兔。

阙字月，汲郡献白兔。

六年十一月，武平镇献白兔。

太祖天兴五年八月，上曜军览谷，见白燕一。

太宗永兴三年六月，京师获白燕。

四年闰月，京师又获白燕。

泰常二年六月，京师获白燕。

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燕见于并州。

八年四月，白燕集于京师。

是月，代郡获白燕。

二十三年八月，荆州献白燕。

闰月，正平郡献白燕。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泾州献白燕。

肃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师获白燕。

孝静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献白燕。

兴和二年三月，京师获白燕。

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献白燕。

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雁门献白雀。王者爵禄均则白雀至。

世祖神□元年九月，沧水郡献白雀。

十月，魏都献白雀。

真君八年五月，雁门郡献白雀。

高祖延兴二年二月，白雀见于扶风郡。

三年五月，白雀见于代郡。

四年正月，青州献白雀。

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见于豫州。

十三年正月，清河武城县献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六月，荥阳郡献白雀。

十月，薄骨律镇献白雀。

四年三月，敦煌镇献白雀。

五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恆农郡献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镇献白雀。

三年四月，获白雀于京师。

十月，河州献白雀。

十二月，雍州献白雀。

四年二月，豫州献白雀。

永平三年七月，京师获白雀。

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获白雀。

十一月，秦州献白雀。

四年五月，荥阳献白雀。

八月，秦州献白雀。

是月，青州献白雀。

是月，恆州献白雀。

是月，洛阳获白雀。

十一月，荆州献白雀。

肃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师再获白雀。

七月，宫中获白雀。

二年四月，华州献白雀。

六月，相州献白雀。

是月，薄骨律镇献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八月，薄骨律镇又献白雀。

是月，京师获白雀。

十一月，京师获白雀。

神龟元年五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京师获白雀二。

八月薄骨律镇献白雀。

三年五月徐州献白雀。

是月，京师获白雀。

三年七月，京师又获白雀。

正光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雀。

二年六月，光州献白雀。

三年四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荥阳郡献白雀。

八月，济州献白雀。

是月，光州献白雀。

九月，白雀见舍人省。

四年六月，京师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师获白雀。

孝静天平二年五月，北豫州献白雀。

三年七月，京师获白雀。

四年七月，兖州献白雀。

元象元年五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京师获白雀。

七月，肆州献白雀。

是月，齐献武王获白雀。

二年五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齐文襄王获白雀以献。

是月，南兖州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兴和二年四月，京师获白雀。

闰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光州献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三年五月，京师获白雀。

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雀。

六月，京师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武定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三年五月，梁州获白雀。

七月，京师获白雀。

十月，兖州获白雀。

四年六月，京师获白雀。

六年六月，京师获白雀。

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济州献赤雀。周文王时衔书至。

四年五月，获赤雀于京师。

永平元年四月，京师获赤雀。

肃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获赤雀以献。

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献白鸠。殷汤时至。王者养耆老，遵道德，不以新失旧则至。

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献白鸠。

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献白鸠。

八月，荥阳郡献白鸠。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泾州献白鸠。

正始元年十月，京师获白鸠。

是月，建兴郡献白鸠。

二年四月，并州献白鸠。

七月，冀州献白鸠三。

三年七月，夏州献白鸠。

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献白鸠。

肃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献白鸠。

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晋昌民贾相，昔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句注西陉，见一老父，谓相曰：'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子孙永长，吾不及见之。'言终而过。相顾视之，父老化为石人。相今七十。下检石人见存。至帝破慕容宝之岁，四十二年。"

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象，携一小兒。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于是卫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恆农王奚斤上奏曰："臣闻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经纬三才，维建皇极，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至乃神功播于往古，圣迹显于来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固天纵圣，应运挺生，上灵垂顾，征善备集。是以始光元年经天师奉天文图录，授'太平真君'之号。陛下深执虚冲，历年乃受。精诚感于灵物，信惠协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泽流宇内，溥天率土，无思不服。今张掖郡列言：丘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质白章，间成文字，记国家祖宗之讳，著受命历数之符。王公已下，群司百辟，睹此图文，莫不感动，佥曰：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

穷之征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休，增广天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曰：“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遗征，岂朕一人所能独致。可如所奏。”

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乡郡民李飞、太原民王显前列称：诣京南山采药，到游越谷南岭下，见清碧石柱数百枚。被诏案检，称所见青碧柱，长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楞悉就。其数既多，不可具数，请付作曹采用。”奏可。时人神异之。

显祖皇兴三年六月，尉元表：“臣于彭城遣别将以八月至睢口邀贼将陈显达，有战士于营外五里刍牧，见一白头翁，乘白马，将军，呼之语，称：‘至十八日辰必来到此，语汝将军，领众从东北临入，我当驱贼令走。申时，贼必大破，宿豫、淮阳皆克无疑。我当与汝国家淮畔为断，下邳城我当驱出，不劳兵力。’后十日，此人复于彭城南戏马台东二里见白头翁，亦乘白马，从东北来，呼此人谓曰：‘我与东海、四渎、太山、北岳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将荡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见。”诏元于老人前后见所，为坛表记之。

肃宗孝昌二年十月，扬州刺史李宪表云：“门下督周伏兴以去七月患假还家，至十一日夜梦渡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遥见七人，一人乘马著朱衣，笼冠，六人从后。兴路左而立，至便再拜。问兴何人。兴对曰：‘李公门下督，暂使硖石。’其人语兴：‘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书舍人，遣语李宪，勿忧贼堰，此月破矣。’兴行两步，录兴姓字，令兴速白。兴寤，晓遂还城，具言梦状。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

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请群神，数日，大雨。是日，有妇人持一玉印至潞县侯孙家卖之。孙家得印，奇之，求访妇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寇天师曰：《龙文纽书》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咸曰：“神明所授，非人为也。”诏天下大酺三日。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民献玉印，上有蛟龙文。

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镇献玉印，青质素文，其文曰“太昌”。

六月，雍州献玉印。

是月，长安镇献玉印一，上有龟纽，下有文字，色甚鲜白，有殊常玉。

三年七月，定州钜鹿民献玉印一方，七分，上有文字。

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获玉璧、玉印各一以献。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师仍获玉玺二。

孝静兴和三年二月，东郡白马县民献玉印一。

太宗永兴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获玉板二以献。王者慈仁则见。

孝静天平二年二月，员外散骑常侍穆礼得玉板一，广三寸，长尺五寸，头有两孔以献。

高祖承明元年九月，京兆民献青玉璧一双，文色炳焕。王者贤良美德则至。

肃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静林寺僧在阳邑城西橡谷掘药，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盖一，并以献。

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镇将上言：“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于营南千水中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

孝静兴和四年七月，鄴县民献白玉一璞。

肃宗熙平二年正月，金出岐州横水县赤粟谷。

太祖天兴三年四月，有木连理，生于代郡天门关之路左。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则生。

八月，渤海上言修县、东光县木连理各一。

十二月，豫州上言木连理生于河内之沁县。

四年春，河内郡木连理二。

八月，魏郡上言内黄县木连理。

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范阳郡上言木连理。

十一月，常山郡上言木连理。

三年正月，渤海上言东光县木连理。

八月，广宁郡上言木连理。

世祖神□四年九月，荥阳郡上言木连理。

延和二年三月，楼烦南山木连理。

三年九月，上谷郡上言木连理。

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连理。

五年二月，辽西上言木连理。

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秘书令杨崇奏，钟律郎李生于京师见长生连理树。

承明元年九月，并州上言木连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连。

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言木连理。

十七年六月，京师木连理。

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巩县木连理。

二十三年十月，并州上言百节连理生县甕山。济州上言木连理。

十二月，瀛州上言木连理。

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言平舒县木连理。

三年正月，颍川郡上言木连理。

二月，平阳郡上言襄陵县木连理。

四月，荆州上言南阳宛县木连理。

六月，徐州上言东海木连理。

十月，秦州上言南稻、新兴二县木连理各一。

四年二月，赵平郡上言鹑觚县木连理。

二月，齐郡上言临淄县木连理。

四月，汾州上言五城郡木连理。

五月，青州上言莒县木连理。

六月，恆农卢氏县木连理。

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县木连理。

九月，秦州上言当亭四县界各木连理。

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言荥阳京县木连理。

六月，京师西苑木连理。

七月，河东郡上言闻喜县木连理。

八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滨木连理。

十月，恆农郡上言崤县木连理。

十二月，凉州上言石城县木连理。

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县木连理。

二月，司州上言崤县木连理。

九月，司州上言颍川阳翟县木连理。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县木连理。

是月，京师木连理。

七月，颍川阳翟县上言木连理。

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县木连理。

永平元年四月，司州上言颍川郡木连理。

二年四月，司州上言恆农北陕县木连理。

三年十一月，夏州上言横风山木连理。

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戍木连理。

三年正月，司州上言轵县木连理。

四年三月，冀州上言信都县木连理。

六月，京师木连理。

九月，雍州上言酃县木连理。

肃宗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言曲城县木连理。

二年十一月，京师木连理。

十二月，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

神龟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县木连理。

三月，沧州上言饶安县木连理。

八月，燕州上言上谷郡木连理。

九月，秦州上言陇西之武阳山木连理。

二年六月，夏州上言山鹿县木连理。

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言上党东山谷中木连理。

十一月，齐州上言济南郡灵寿山木连理。

二年六月，齐州上言魏郡逢陵县木连理。

二年二月，凉州上言榆中县木连理。

三月，青州上言平昌郡木连理。

八月，徐州上言龙亢戍东木连理二。

四年二月，扬州上言汝阴县木连理。

八月，凉州上言显美县木连理。

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县木连理。

孝静天平二年四月，临水郡木连理。

七月，魏郡木连理。

三年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连理。

四年六月，广平郡上言木连理。

八月，并州上言木连理。

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言木连理。

五月，林虑县上言木连理。

八月，上党郡上言木连理。

兴和元年九月，有司奏西山采材司马张神和上言司空谷木连理。

二年四月，光州上言卢乡县木连理。

武定元年闰月，西兖州上言济阴郡木连理。

九月，齐献武王上言并州木连理。

三年九月，瀛州上言，河间郡木连理。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连理。

六年五月，晋州上言木连理。

八年四月，青州上言齐郡木连理。

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鲁阳献乌芝。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

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并州献白雉。周成王时越裳氏来献。

四年正月，上党郡献白雉。

二月，并州献白雉。

五月，河内郡献白雉。

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书周几获白雉一于博陵安平以献。

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高城县献白雉。

三月，渤海郡南皮县献白雉二。

十一月，中山行唐县献白雉。

四年正月，新兴郡献白雉。十二月又献白雉二。

五年二月，白雉见于河内郡。

世祖神□元年二月，相州献白雉。

二年二月，上党郡献白雉。

高祖延兴二年正月，青州献白雉。

五年正月，白雉见于上谷郡。

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献白雉。

三月，白雉见于秦州。

十一月，白雉见于安定郡。

二年十一月，徐州献白雉。

三年正月，统万镇献白雉。

四年正月，南豫州献白雉。

六年三月，豫州献白雉。

八年六月，齐州清河郡献白雉。

十七年正月，幽州献白雉。

四月，瀛州献白雉。

二十年三月，兖州献白雉。

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献白雉。

二月，冀州献白雉。

正始三年三月，齐州献白雉。

十月，青州献白雉。

四年十一月，秦州献白雉。

永平二年四月，河内郡献白雉。

六月，河南献白雉。

十二月，豫州献白雉。

延昌四年二月，冀州献白雉。

是月，京师获白雉。

闰月，岐州献白雉。

十二月，幽州献白雉。

肃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献白雉。

三月，肆州献白雉。

二年三月，徐州献白雉。

神龟元年三月，颍川郡献白雉。

二年正月，豫州献白雉。

正光三年二月，夏州献白雉。

四年三月，光州献白雉。

孝静天平三年正月，青州献白雉。

四年二月，青州献白雉。

十二月，梁州献白雉。

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阳县献白雉。

武定元年正月，广宗郡献白雉。

是月，兖州献白雉。

四年三月，青州献白雉。

太宗泰常七年九月，温泉出于涿鹿，人有风寒之疾，入者多愈。

高祖太和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醴泉涌。醴泉，水之精也。味甘美，王者修治则出。

兴和元年冬，西兖州济阴郡宛句县濮水南岸，有泉涌出，色清味甘，饮者愈疾，四远奔凑。齐献武王令于泉所营立庐舍。尚书奏赏刺史粟千石，太守粟五百石，县令粟二百石，以旌善政所感；先列言者依第出身。诏可。

高宗太和二年九月，鼎出于洛州滍水，送于京师。王者不极滋味，则神鼎出也。

志第十九 官氏九

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独断，乃命臣以佐之。然则安海内，正国家，非一人之力也。书契已外，其事蔑闻，至于羲、轩、昊、顼之间，龙、火、鸟、人之职，颇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过三百，是为大备。而秦、汉、魏、晋代有加减，罢置盛衰，随时适务。且国异政，家殊俗，设官命职，何常之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海内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来尚矣。

魏氏世君玄朔，远统阙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帝弟孤监北部，子实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

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

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巳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

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

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管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

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

三年十月，置受恩、蒙养、长德、训士四官。受恩职比特进，无常

员，有人则置，亲贵器望者为之。蒙养职比光禄大夫，无常员，取勤旧休闲者。长德职比中散大夫，无常员。训士职比谏议大夫，规讽时政，匡刺非违。又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

四年七月，罢匈奴中郎将官，令诸部护军皆属大将军府。

九月，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

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

天赐元年八月，初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属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属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属官有署令长，秩八品。令长属官有署丞，秩九品。

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议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品已下，才能秀异者总比之造士，亦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将帅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阙者，则于中擢以补之。

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氵兄。又制诸州各署都尉以领兵。

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

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

二年二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

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

二年正月，置内官员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

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刺史、令长各之州县，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自前功臣为州者征还京师，以爵归第，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

四年五月，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取八国良家，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民中年长有器望者充之。

永兴元年十一月，置骐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

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

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皆以诸公为之。大人置三属官。

始光元年正月，置右民尚书。

神□元年三月，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

七月，诏诸征镇大将依品开府，以置佐吏。

延和元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令为万年令。后复。

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置通事四人。又选诸曹良吏，给事东宫。

正平元年七月，以诸曹吏多，减其员。

兴安二年正月，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

太安三年五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

延兴二年五月，诏曰："非功无以受爵，非能无以受禄，凡出外迁者皆引此奏闻，求乞假品。在职有效，听下附正，若无殊称，随而削之。

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

四年二月，置外牧官。

五年九月，置监御曹。

太和二年五月，减置候职四百人，司察非违。

四年，省二部内部幢将。

十一年八月，置散官员一百人，朝请员二百人。

十五年七月，置司仪官。

十二月，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置散骑常侍、侍郎，员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司空、主客、太仓、库部、都牧、太乐、虞曹、宫舆、覆育少卿官。又置光爵、骁游、五校、中大夫、散员士官。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立诸局监羽林、虎贲。

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

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故为重于刺史。疑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今列于左，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矣。

太师太尉仪同三司

太保司徒都督中外诸军事

太傅司空特进

右三师右三公

大司马诸开府

大将军骠骑将军

车骑将军二将军加大者位在，三司上。

卫将军加大者，次仪同三司。

右三将军

右第一品上右第一品中右第一品下

太子太师四征加大者，次卫将军。 四镇加大者，次尚书令。

太子太傅左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太常

右东宫三师尚书右仆射光禄勋

尚书令中书监卫尉

都督府州诸军事右三卿

中军将军

镇军将军

抚军将军

右三将军加大者，秩次四征下。

金紫光禄大夫

右从第一品上右从第一品中右从第一品下

太子少师列曹尚书四安加大者，秩次三少下。

太子少傅中书令凡将军三品已下、五品已上加大者。

太子少保领军太子左右詹事

右东宫三少护军二职若侍臣带者加中。 散骑常侍

中侍中司州刺史

都督三州诸军事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右六卿

领军将军

护军将军二将军与领护不并置。

右第二品上右第二品中右第二品下

前、后、左、右将军秘书监武卫将军

四平加大者，秩次护军下光禄大夫银青者都督一州诸军事

大长秋卿将作大匠

左卫将军右卫将军

右从第二品上右从第二品中右从第二品下

附马给事黄门侍郎通直散骑常侍

诸王师太子中庶子城门校尉

太子左右卫率南、北、东、西中郎将羽林中郎将

御史中尉护凶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太中大夫

中常侍护羌、戎、夷、蛮、越校尉

征虏将军

辅国将军

龙骧将军

司卫监

中尹

少卿

光爵

代尹

右第三品上右第三品中右第三品下

员外散骑常侍中给事镇远将军

骁骑将军射声校尉安远将军

太子家令越骑校尉建远将军

太子率更令屯骑校尉建中将军

太子仆步兵校尉建节将军

太子庶子长水校尉立义将军

给事中监军立忠将军

前、后、左、右军将军立节将军

中大夫恢武将军

秘书令勇武将军

给事曜武将军

昭武将军

显武将军

直阁将军

右从第三品上右从第三品中右从第三品下

国子祭酒公府司马谏议大夫

下大夫尚书右丞秘书丞

公府长史司马别驾建武将军

尚书左丞太子中舍人振武将军

太子三校中黄门令奋武将军

散骑侍郎令扬武将军

中书侍郎内署令广武将军

中谒者大夫都水使者广威将军

中散大夫符节令

中坚将军通直散骑常侍

中垒将军建威将军

宁朔将军振威将军

扬威将军奋威将军

右第四品上右第四品中右第四品下

元士诸开府司马诸王友

公府谘议参军司州功曹都官员外散骑侍郎

诸开府长史五局司直太子门大夫

尚书吏部郎中司败协律中郎

太子洗马诸局校尉戟楯虎贲将军

武骑侍郎符玺郎中募员虎贲将军

奏车都尉高车虎贲将军

驸马都尉左右积弩射将军

骑都尉强弩将军

羽林中郎

中散庶长

谒者仆射

羽林郎将

高车羽林郎将

冗从仆射

右从第四品上右从第四品中右从第四品下

中军、镇军、抚军长史中书议郎皇宗博士

鹰扬将军诸开府从事中郎归义侯

折冲将军公府正参军率义侯

宁远将军公府主簿顺义侯

扬烈将军延尉正、监、评朝服侯

诸开府谘议参军太子舍人太常丞

秘书著作郎司州主簿

治书侍御史中黄门

中谒者仆射轻车将军

中黄门冗从仆射威远将军

侍御中散虎威将军

中军、镇军、抚军司马中散

公府从事中郎殿中将军

尚书郎中散臣监

伏波将军太子仓令

陵江将军

平漠将军

太子食官令

太子中盾

右第五品上右第五品中右第五品下

秘书郎太子厩长附义中郎将

国子博士诸局监归义中郎将

太学祭酒尚书郎率义中郎将

秘书著作佐郎侍御史顺义中郎将

武士将军殿中御史戟楯虎贲司马

虎贲司马京邑市令募员虎贲司马

虎贲郎将典牧都尉高车虎贲司马

方舞郎庶长水衡都尉戟楯虎贲将

宿卫军将司盐都尉募员虎贲将

掖庭监司竹都尉高车虎贲将

典客监崇虚都尉尝药监

典仪监列卿丞中谒者

协律郎詹事丞宫门司马

太祝令代尹丞宗圣士

小黄门诸开府正参军

谒者诸门府主簿

员外将军辨章郎

散员大夫太宰令

太乐祭酒廪牺令

门下录事殿中监

奉乘郎翼驭郎

羽林郎高车羽林郎

瞻人郎

方者郎

右从第五品上右从第五品中右从第五品下

公府行参军太学博士散骑

宣威将军太史博士奉朝请

明威将军律博士武烈将军

襄武将军礼官博士武毅将军

厉威将军公府记室督武奋将军

公府掾属威烈将军太乐博士

中军、抚军、镇军正参军威冠将军河堤谒者

主书郎威虏将军

詹事五官威戎将军

门下主书舍人威武将军

门下通事舍人

司州司事

司州从事

代郡功曹主簿

右第六品上右第六品中右第六品下

诸开府行参军监淮海津都尉戟楯虎贲

散员士诸局中校尉募员虎贲

中书舍人方舞郎高车虎贲

领、护二卫主簿诸宫门仆治礼郎

主事郎诸开府记室督狱丞

詹事主簿司马督

集书舍人千人督

中军、镇、抚行参军校尉

领、护功曹掾

领、护五官

散臣中校

宿卫统

太子常从虎贲督

侍干

寺人

暗人

掌玺郎

太子守舍人

掌服郎

掌筵郎

虎贲郎

诸开府掾属

集书校书郎

秘书校书郎

秘书钟律郎

右从第六品上右从第六品中右从第六品下

公府舍人国子学生秘书舍人

太子主书舍人讨寇将军符史郎

太子主衣舍人讨虏将军荡寇将军

都令史讨难将军荡虏将军

主书令史讨夷将军荡难将军

门下令史荡逆将军

太子左、右卫率主簿太庙门仆

司事郎

司州录事

代郡通事

御属

绥远将军

绥虏将军

绥边将军

右第七品上右第七品中右第七品下

诸门府舍人祝史诸局督事

秘书令史太常齐郎狱掾

主书令史王家尉太学典录

集书令史公主家令太史博士

起居注令史太卜博士

直事郎太医博士

司州本曹太常日者

散臣督事扶令

宿卫幢将太乐典录

右从第七品上右从第七品中右从第七品下

公府令史太学助教厉武将军

太子典书令史扫寇将军厉锋将军

太子典衣令史扫虏将军虎牙将军

司事令史扫难将军虎奋将军

诸局通事扫逆将军

殄寇将军

殄虏将军

殄难将军

殄夷将军

右第八品上右第八品中右第八品下

直事令史尚书算生诸寺算生

宿卫军司马典客舍人诸局书令史

诸局省事符券吏虎贲军书令史

尚书记室令史公府閤下令史乘传使者

右从第八品上右从第八品中右从第八品下

诸开府令史祀官齐郎白衣臣

宿卫军吏典客参军

诸局书吏太医、太史助教

书干

主书干

典书干

广野将军

横野将军

偏将军

裨将军

右第九品上右第九品中右第九品下

统史主驿博士八书吏

中校尉王家吏

右从第九品上右从第九品中右从第九品下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车、骠将军，侍中，黄门秩，依魏晋旧事。

十九年八月，初置直齐、御仗左右武官。

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

太师太傅太保

右三师上公

王

大司马大将军

右二大

太尉司徒司空

开国郡公

右第一品

仪同三司开国县公都督中外诸军事诸开府散公

右从第一品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尚书令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二将军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卫将军加大者，位在太子太师

之上。

四征将军加大者，位次卫大将军。诸将军加大者左右光禄大夫开国县侯

右第二品

尚书仆射若并置左右，则左居其上，右居其下。中书监司州牧四镇将军加大者，次卫将军。

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

右三将军

金紫光禄大夫散侯

右从第二品

吏部尚书四安将军中领军中护军二军加将军，则去中，位次抚军。

太常光禄卫尉

右三卿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中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书四平将军

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太府

右六卿

河南尹上州刺史秘书监诸王师左右卫将军　前、左、右、后将军光禄大夫银青者。开国县伯

右第三品

散骑常侍四方郎将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国子祭酒御史中尉大长秋卿将作大匠征虏将军二大、二公长史若司徒置二长史，左在散骑常侍下，右在中庶子下。太子左右卫率武卫将军冠军将军护羌、戎、夷、蛮、越校尉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州刺史龙骧将军散伯

右从第三品

二大、二公司马

太常光禄卫尉

右三少卿

尚书吏部郎中给事黄门待郎太子中庶子司空、皇子长史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太府

右六少卿

中常侍中尹城门校尉司空、皇子司马从第一品将军开府长史骁骑将军游击将军

以前上阶

镇远将军安远将军平远将军建义将军建忠将军建节将军立义将军立忠将军立节将军恢武将军勇武将军曜武将军昭武将军显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司马通直散骑常侍司徒谘议参军事中散大夫下州刺史上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子

右第四品

中坚将军中垒将军尚书左丞二大、二公谘议参军事司州别驾从事史第二品将军、始蕃王长史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子仆中令侍郎太子庶子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司马前、左、右、后军将军

以前上阶

宁朔将军建威将军振威将军奋威将军扬威将军广威将军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司空、皇子谘议参军事司州治中从事史左、右中郎将建武将军振武将军奋武将军扬武将军广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谘议参军事散子

右从第四品

宁远将军鹰扬将军折冲将军扬烈将军　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史二大、二公从事中郎秘书丞皇子友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中舍人员外散骑常侍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司马

以前上阶

射声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步军校尉长水校尉司空、皇子之开府从事中郎第二品将军、始蕃王谘议参军事开府从事中郎中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男

右第五品

伏波将军陵江将军平汉将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长史二大、二公掾属著作郎通直散骑常侍太子洗马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谘议参军事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司马奉车都尉

以前上阶

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翌军校尉都水使者司空、皇子之开府掾属领、护长史司马归义侯率义侯顺义侯朝服侯轻车将军威远将军开府掾属虎威将军洛阳令中给事中散男

右从第五品

宣威将军明威将军从第三品将军长史二大、二公主簿二大、二公录事皇子郎中令司空主簿司空、皇子录事参军事从第三品将军司马第三品将军、三蕃王谘议参军事二大、二公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皇子文学治书侍御史谒者仆射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录事参军司空、皇子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阶

河南郡丞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附马都尉　廷尉正、监、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功曹、记室、仓曹、户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下郡太守、内史、相上县令、相

右第六品

襄威将军厉威将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录事参军二大、二公列曹参军事给事中太子门大夫皇子大农骑都尉符玺郎

以前上阶

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录事参军皇子主簿司空、皇子列曹参军事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从第一品将军开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从第二品将军、二蕃功功曹、记室、户

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太子舍人三卿丞

右从第六品

威烈将军威寇将军威虏将军威戎将军威武将军四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二大、二公祭酒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录事参军司空皇子之开府祭酒武烈将军武毅将军武奋将军王、公国郎中令积弩将军积射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皇子中尉二大、二公参军事二大、二公列曹行参军开府祭酒

以前上阶

司空、皇子参军事司空、皇子列曹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录事参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列曹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功曹史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二卫司马讨寇将军讨虏将军讨难将军讨夷将军从第三品将军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詹事丞列卿丞秘书郎中著作佐郎中县令、相

右第七品

荡寇将军荡虏将军荡难将军荡逆将军五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强弩将军二大、二公行参军司空、皇子行参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列曹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第一品将军开府行参军王、公国大农

以前上阶

太学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参军事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列曹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主簿、列曹参军事四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司州主簿奉朝请国子助教

右从第七品

殄寇将军殄虏将军殄难将军殄夷将军　第二品将军、始蕃王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参军事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列曹行参军四品正从将军主簿、列曹参军事侯、伯国郎中令司州西曹书佐殿中将军皇子侍郎大长秋丞

以前上阶

侍御史协律郎辨章郎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参军事从第三品将军列曹行参军五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王、公国中尉司州祭酒从事下县令、相

右第八品

扫寇将军扫虏将军扫难将军扫逆将军司州议曹从事史二大、二公长兼行参军公车令符节令诸署令千石已上者。中黄门令门下录事尚书都令史主书令史殿中侍御史中谒者仆射中黄门冗从仆射

以前上阶

宫门仆射侯、伯国大农司空、皇子长兼行参军二大、二公长兼行参军皇子上、中、下将军皇子中大夫二率丞四品正从将军列曹行参军王、公国常侍厉武将军厉锋将军虎牙将军虎奋将军五品正从将军主簿、列曹行参军司州文学从第一品将军、开府长兼行参军员外将军

右从第八品

旷野将军横野将军子、男国郎中令太祝令诸署令六百石已上者中黄门公主家令皇子典书令四门小学博士律博士校书郎二大、二公参军督护检校御史

以前上阶

王、公国侍郎侯、伯国中尉谒者太子三卿丞五品正从将军列曹行参军司空、皇子参军督护第二品将军、始蕃王长兼行参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参军督护殿中司马督

右第九品

偏将军裨将军太子厩长监淮海津都尉诸局都尉皇子典祠令皇子学官令皇子典卫令王公国上中下将军王公国中大夫诸署令不满六百石者。

以前上阶

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参军督护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兼行参军太常、光禄、卫尉、领、护詹事功曹、五官治礼郎子、男国大农小黄门员外司马督

右从第九品

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

正始元年十一月，罢郡中正。

四年九月诏曰："五校昔统营，位次于列卿，奉车都尉禁侍美官，显加通贵。世移时变，遂为冗职。既典名犹昔，宜有定员，并殿中二司马亦须有常数。今五校可各二十人，奉车都尉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马二百人，员外司马三百人。"

永平元年十二月，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置小学博士员三千人。

二年正月，尚书令高肇奏，都水台请依旧二使者，参军事、谒者并录事、令史亦随事更立。韶曰："使者置二，可如所奏。其下属司，唯须充事耳，亦何劳多也。参军、录事并更置一，谒者加二，令史依旧。"肇又奏诸州谘议、记室、户曹、刑狱、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参军悉并省之。

四年七月，诏改宗子羽林为宗士，其本秩付尚书计其资集，叙从七已下、从八已上官。

正光元年七月，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

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县定姓族，后复。

孝昌二年十月，诏宗士、庶子二官各增二百人。置望士队四百人，取肺府之族有武艺者。

孝庄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增佐吏。又以太尉、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增佐吏。

永安二年，各诏复置司直十人，视五品，隶廷尉，复治御史检劾事。

普泰初，以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位次上公。又侍中、黄门、武卫将军，并增置六人。

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

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旧制：有大将军，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勋贤并轨，乃俱置之。

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司奏："齐献武王勋高德重，礼绝群辟。昔霍光陵邑亦置长、丞主陵，今请置长一人，丞一人，录事一人，户曹史一人，禁备史一人，侍一人，皆降帝陵官品一等。其侍依旧。"诏"可"。

七年三月，诏左右光禄大夫各置二人，金紫光禄大夫置四人，光禄大夫置四人，太中、中散各置六人。五月，又诏以四中郎将，世宗永平中权隶领军，今还属护军。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与谥，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于或自所居，或以国号，或用官爵，或用事物，虽缘时不同，俱其义矣。魏氏本居朔壤，地远俗殊，赐姓命氏，其事不一，亦如长勺、尾氏、终葵之属也。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

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

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

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

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

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

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

七族之兴，自此始也。

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

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

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

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

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

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

贺赖氏，后改为贺氏。

独孤氏，后改为刘氏。

贺楼氏，后改为楼氏。

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

是连氏，后改为连氏。

仆兰氏，后改为仆氏。

若干氏，后改为苟氏。

拔列氏，后改为梁氏。

拨略氏，后改变为略氏。

若口引氏，后改为寇氏。

叱罗氏，后改为罗氏。

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

贺葛氏，后改为葛氏。

是贲氏，后改为封氏。

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

可地延氏，后改为延氏。

阿鹿桓氏，后改为鹿氏。

他骆拔氏，后改为骆氏。

薄奚氏，后改为薄氏。

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素和氏，后改为和氏。

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

胡古口引氏，后改为侯氏。

贺若氏，依旧贺若氏。

谷浑氏，后改为浑氏。

匹娄氏，后改为娄氏。

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

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

牒云氏，后改为云氏。

是云氏，后改为是氏。

叱利氏，后改为利氏。

副吕氏，后改为副氏。

那氏，依旧那氏。

如罗氏，后改为如氏。

乞扶氏，后改为扶氏。

阿单氏，后改为单氏。

俟几氏，后改为几氏。

贺兒氏，后改为兒氏。

吐奚氏，后改为古氏。

出连氏，后改为毕氏。

庾氏，依旧庾氏。

贺拔氏，后改为何氏。

叱吕氏，后改为吕氏。

莫那娄氏，后改为莫氏。

奚斗卢氏，后改为索卢氏。

莫芦氏，后改为芦氏。

出大汗氏，后改为韩氏。

没路真氏，后改为路氏。

扈地于氏，后改为扈氏。

莫舆氏，后改为舆氏。

纥干氏，后改为干氏。

俟伏斤氏，后改为伏氏。

是楼氏，后改为高氏。

尸突氏，后改为屈氏。

沓卢氏，后改为沓氏。

嗢石兰氏，后改为石氏。

解枇氏，后改为解氏。

奇斤氏，后改为奇氏。

须卜氏，后改为卜氏。

丘林氏，后改为林氏。

大莫干氏，后改为郃氏。

尔绵氏，后改为绵氏。

盖楼氏，后改为盖氏。

素黎氏，后改为黎氏。

渴单氏，后改为单氏。

壹斗眷氏，后改为明氏。

叱门氏，后改为门氏。

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

馥邗氏，后改为邗氏。

土难氏，后改为山氏。

屋引氏，后改为房氏。

树洛于氏，后改为树氏。

乙弗氏，后改为乙氏。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

南方有茂眷氏，后改为茂氏。

宥连氏，后改为云氏。

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

侯莫陈氏，后改为陈氏。

库狄氏，后改为狄氏。

太洛稽氏，后改为稽氏。

柯拔氏，后改为柯氏。

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

步鹿根氏，后改为步氏。

破多罗氏，后改为潘氏。

叱干氏，后改为薛氏。

俟奴氏，后改为俟氏。

辗迟氏，后改为展氏。

费连氏，后改为费氏。

其连氏，后改为綦氏。

去斤氏，后改为艾氏。

渴侯氏，后改为缑氏。

叱卢氏，后改为祝氏。

和稽氏，后改为缓氏。

冤赖氏，后改为就氏。

嗢盆氏，后改为温氏。

达勃氏，后改为褒氏。

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

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而尉迟已下不及贺兰诸部氏。

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

郁都甄氏，后改为甄氏。

纥奚氏，后改为嵇氏。

越勒氏，后改为越氏。

叱奴氏，后改为狼氏。

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

库褥官氏，后改为库氏。

乌洛兰氏，后为兰氏。

一那蒌氏，后改为蒌氏。

羽弗氏，后改为羽氏。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太和十九年，诏曰："代人请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廕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

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今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帐，送门下以闻。”于是升降区别矣。

世宗世，代人犹以姓族辞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

志第二十 释老十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结绳以往，书契所绝，故靡得而知焉。自羲轩已还　　，至于三代，其神言秘策，蕴图纬之文，范世率民，垂坟典之迹。秦肆其毒，灭于灰烬；汉采遗籍，复若丘山。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　，道为圣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藻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　　，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僧，译为和命众，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入道者曰比丘尼。其诫至于五百，皆以阙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身、正口。心去贪、忿、

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谓之三业清净。凡人修行粗为极。云可以达恶善报，渐阶圣迹。初阶圣者，有三种人，共根业太差，谓之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大乘。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此三人恶迹已尽，但修心荡累，济物进德。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虽阶三乘，而要由修进万行，拯度亿流，弥长远，乃可登佛境矣。

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说之备矣。释加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槃涅。涅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权应。真实身，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权应身者，谓和光六道，同尘万类，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感生，体非实有。权形虽谢，真体不迁，但时无妙感，故莫得常见耳。明佛生非实生，灭非实灭也。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成其遗迹焉。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

初，释迦所说教法，既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撰集著录。阿难亲承嘱授，多闻总持，盖能综核深致，无所漏失。乃缀文字，撰载三藏十二部经，如九流之异统，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后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经义，以破外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是也。皆傍诸藏部大义，假立外问，而以内法释之。

汉章帝时，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

国相以赎愆。诏报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　，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桓帝时，襄楷言佛陀、黄老道以谏，欲令好生恶杀，少嗜欲，去奢泰，尚无为。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阙，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濛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

晋元康中，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法华》、三《本起》等。微言隐义，未之能究。后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日诵经万余言，研求幽旨。慨无师匠　，独坐静室十二年，覃思构精，神悟妙赜，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石勒时，有天竺沙门浮图澄，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刘曜时到襄国。后为石勒所宗信，号为大和尚，军国规谟颇访之，所言多验。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见而异之。澄卒后，中国纷乱，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道安后入苻坚，坚素钦德问，既见，宗以师礼。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道安思与讲释，每劝坚致罗什。什亦承安令问，谓之东方圣人，或时遥拜致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恨不及安，以为深慨。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　，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而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

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卒。未殡，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越胡灵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帝后幸广宗，有沙门昙证，年且百岁。邀见于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寿将军号。

是时，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罗什聪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恆、道礻剽、僧肇、昙影等　　，与罗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道彤等皆识学洽通，僧肇尤为其最。罗付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

又沙门法显，慨律藏不具，自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　　，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师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瑞二年也。法显所迳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谓之《僧祇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先是，有沙门法领，从扬州入西域，得《华严经》本。定律后数年，跋陀罗共沙门法业重加译撰，宣行于时。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 ，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　　，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神□中，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谶。谶死之日，谓门徒曰："今时将有客来，可早食以待之。"食讫而走使至。时人谓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笃志经籍。后乃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戒行峻整，门人齐肃。知凉州将有兵役，与门徒

数人，欲往胡地。道路饥馑，绝粮积日，弟子求得禽兽肉，请嵩强食。嵩以戒自誓，遂饿死于酒泉之西山。弟子积薪焚其尸，骸骨灰烬，唯舌独全，色状不变。时人以为诵说功报。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孰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刘裕灭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义真之去长安也，赫连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统万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始自习禅，至于没世，称五十余年，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初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之曰白脚师。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齐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余日，坐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遂瘗寺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经毁法时，犹自全立。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

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净，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　，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也。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

先是，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欲求见。曜誓欲守死　，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　，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

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

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昙曜又兴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于时，演唱诸异。

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刘骏于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往目，皆莫识焉。沙门惠璩起问之，答名惠明。又问所住，答云，从天安寺来。语讫，忽然不见。骏君臣以为灵感，改中兴为天安寺。是后七年而帝践祚，号天安元年。是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睹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

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是月，又诏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死。尸形不坏。尔来三年，士女观者有千百。于时人皆异之。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恆侍讲论。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

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已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绩素之。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

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缘州外。又，出家舍著，本无凶仪，不应废道从俗。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

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诏从之。

先是，于恆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

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

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忽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

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圣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特可原之，余如奏。”

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冬，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行于世。

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已，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褫，不能改肃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

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台，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杀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夫学迹冲妙，非浮识所辩；玄门旷寂，岂短辞能究。然净居尘外，道家所先，功缘冥深，匪尚华遁。苟能诚信，童子聚沙，可迈于道场；纯陀俭设，足荐于双树。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此乃民之多幸，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所以披寻旧旨，研究图格，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

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然睹法赞善，凡人所知；矫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独何为，孤议独发。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网暂失，条纲将乱。是以冒陈愚见，两愿其益。

臣闻设令在于必行，立罚贵能肃物。令而不行，不如无令。罚不能肃，孰与亡罚。顷明诏屡下，而造者更滋，严限骤施，而违犯不息者，岂不以假福托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难苟劾。前制无追往之辜，后旨开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又旨令所断，标榜礼拜之处，悉听不禁。愚以为，树榜无常，礼处难验，欲云有造，立榜证公，须营之辞，指言尝礼。如此则徒有禁名，实通造路。且徙御已后，断诏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旨。岂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将由网漏禁宽，容托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今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则绳墨可全，圣道不坠矣。

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

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自聿来迁鄴，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届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借之宅，擅立为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终恐因习滋甚，有亏恆式。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

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兴和二年春，诏以鄴城旧宫为天平寺。

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营、道长，并见重于当世。

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哨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灌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宫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齐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

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务勿尘，姿神奇伟，登仙于伊阙之山寺。识者咸云魏祚之将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之尝觐其姨，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

其开舍南辣田。谦之树下坐算，兴垦一发致勤，时来看算。谦之谓曰：“汝但力作，何为看此？”二三日后，复来看之，如此不已。后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怿？”谦之曰：“我学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浅深，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谦之为弟子。未几，谓谦之曰：“先生有意学道，岂能与兴隐遁？”谦之欣然从之。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谓之曰：“兴不得久留，明日中应去。兴亡后，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欻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兒至嵩高别岭，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兒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

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练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决要。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复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婉而成章。大自与世礼相准，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复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洪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衤蔑"吾虽才非贤哲，今奏天师，足以不愧于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

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先于未亡，谓诸弟子曰："及谦之在，汝曹可求迁录。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复遇设会之日，更布二席于上师坐前。弟子问其故，谦之曰："仙官来。"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终。须臾，口中气状若烟云，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尸体引长，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后，稍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不死也。

时有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征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臣昔者受教于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世祖以文秀关右豪族，风操温雅，言对有方，遣与尚书崔赜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时方士至者前后数人。河东祁纤，好相人。世祖贤之，拜纤上大夫。颍阳绛略、闻喜吴劭，道引养气，积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恆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之言，然不能达其意，辞占应对，义旨可听。世祖欲授之官，终辞不受。扶风鲁祈，遭赫连屈孑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妄以诈于世，或传闻不审，而至于此。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又有东莱人王道翼，少有绝俗之志，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麦，通达经章，书符录。常隐居深山，不交世务，年六十余。显祖闻而召焉。青州刺史韩颓遣使就山征之，翼乃赴都。显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给衣食，以终其身。

太和十五年秋，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

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迁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高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

北齐书

卷一 帝纪第一 神武上

卷二 帝纪第二 神武下

卷三 帝纪第三 文襄

卷四 帝纪第四 文宣

卷五 帝纪第五 废帝

卷六 帝纪第六 孝昭

卷七 帝纪第七 武成

卷八 帝纪第八 后主 幼主

卷九 列传第一 后宫

卷十 列传第二

卷十一 列传第三 文襄六王

卷十二 列传第四 文宣四王

卷十三 列传第五 赵郡王琛 清河王岳

卷十四 列传第六

卷十五 列传第七 窦泰 尉景 娄昭等

卷十六 列传第八 段荣(子韶)

卷十七 列传第九 斛律金(子光 羡)

卷十八 列传第十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

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高乾 弟慎 弟昂 弟季式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魏兰根 崔□(子瞻)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孙搴 陈元康 杜弼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张纂 张亮 张耀 赵起 徐远 王峻 王纮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薛琡 敬显俊 平鉴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浑元 刘丰 破六韩常 金祚 韦子粲

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晖业 元弼 元韶

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李浑 子湛 浑弟绘 族子公绪 李玙 弟瑾 族弟晓 郑述祖 子元德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崔暹 子达□ 高德政 崔昂

返回主目录

卷一 帝纪第一 神武上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性通率，不事家业。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及贵，追赠长司空，擢其子宁用之。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详尝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俊、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先是，刘贵事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翦，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

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后从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讫不见。始以为异，密觇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惊异。因杀牛分肉，厚以相奉。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垩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　　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于时魏明帝衔郑俨、徐纥，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及帝暴崩，荣遂入洛，因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孝庄帝立，以定策勋，封铜鞮伯。及尔朱荣击葛荣，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后与行台于晖破羊侃于泰山，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酋长，常在荣帐内。荣尝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于是大聚敛，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时州库角无故自鸣，神武异之，无几而孝庄诛荣。　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腾复命，神武曰：“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图兆计。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觇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乃以书喻之，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兆不纳，杀帝，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改元建明。封神武为平阳郡公。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往逗遛，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初，孝庄之诛尔朱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步藩既败兆等，以兵势日盛，兆又请救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后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为兄弟。时世隆、度律、彦伯共执朝政，天光据关右，兆据并州，仲远据东郡，各拥兵为暴，天下苦之。　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

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

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有款军门者，绛巾袍，自称梗杨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常于并州市搭杀人者，乃署为亲信。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路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构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神武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神武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从者尽散。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初，魏真君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凰山，以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将出滏口，倍加约束，纤毫之物，不听侵犯。将过麦地，神武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归心焉。遂前行，屯邺，求粮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供。有军营租米，神武自取之。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欲羁縻神武。三月，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征使入觐。神武辞。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

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飨士，喻以讨尔朱之意。封隆之进曰：“千载一时，普天幸甚。”神武曰：“讨贼，大顺也；拯时，大业也。吾虽不武，以死继之，何敢让焉！”　六月庚子，建义于信都，尚未显背尔朱氏。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斩尔朱羽生首来谒，神武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是时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状尔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来奔。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年号中兴，是为废帝。时度律、仲远军次阳平，尔朱兆会之。神武用窦泰策，纵反间，度律、仲远不战而还。神武乃败兆于广阿。十一月，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神武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时为汤阴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惭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邺城，据之。废帝进神武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是时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闰三月，尔朱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邺，众号二十万，挟洹水而军，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邺，自出顿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四面赴击之。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辅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神武曰：“我昔日亲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乃合战，大败之。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将轻走。绍宗反旗鸣角，收聚散卒，成军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骑

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初，普泰元年十月，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聚于觜，参色甚明。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是时神武起于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执天光、度律送洛阳。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张欢入洛阳，执世隆、彦伯斩之。兆奔并州。仲远奔梁州，遂死焉。时凶蠹既除，朝廷庆悦。初，未战之前月，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至一大将军前，敕绍为军导向邺，云佐受命者除残贼。绍回视之，兵不测，整疾无声。将至邺，乃放焉。及战之日，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盖神助也。　既而神武至洛阳，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神武辞天柱，减户五万。壬辰，还

邺，魏帝饯于乾脯山，执手而别。　七月壬寅，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师，宠任，必构祸隙。”神武深以为然，乃归天光、度律于京师，斩之。遂自滏口入。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　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神武以其助乱，且数反覆，皆斩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魏光、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初，孝明之时，洛下以两拔相击，谣言曰：“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言魏帝之贰，神武封呈。魏帝杀之，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昂先闻其兄死，以槊刺柱，伏壮士执绍业于路，得敕书于袍领，来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时乾次弟慎在光州，为政严猛，又从部下取纳，魏帝使代之。慎闻难，将奔梁。其属曰：“公家勋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车归渤海。逢使者，亦来奔。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　阿至罗虏正光以前常称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纳，便附款。先是，诏以寇贼平，罢行台。至是，以殊俗归降，复授神武大行台，随机处分。神武常赉其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神武不从，抚慰如初。其酋帅吐陈等感恩，皆从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险拥众，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

卷二 帝纪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于河西，灭之，迁其部于河东。　二月，永宁寺九层浮图灾。既而人有从东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俄而雾起乃灭。说者以为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　魏帝既有异图，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隆之丧妻，魏帝欲妻以妹。腾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于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孙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并亡来奔。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鸷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义，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中尉綦俊察俊罪，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俊拒之，魏帝逾怒。　　五月下诏，云将征句吴，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丁巳，魏帝密诏神武曰："宇文黑獭自平破秦、陇，多求非分，脱有变诈，事资经略。但表启未全背戾，进讨事涉抃抃，遂召群臣，议其可否。佥言假称南伐，内外戒严，一则防黑獭不虞，二则可威吴楚。"时魏帝将伐神武，神武部署将帅，虑疑，故有此诏。神武乃表曰："荆州绾接蛮左，密迩畿服，关陇恃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厍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俊、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所部，伏听处分。"魏帝知觉其变，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议之，欲止神武诸军。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议，还以表闻。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今猖狂之罪，尔朱时讨。臣若不尽诚竭节，敢负陛下，则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辛未，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升草敕。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　前持心血，远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体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近孙腾仓卒向彼，致使闻者疑有异谋，故遣御史中尉綦俊具申朕怀。今得王启，言誓恳恻，反覆思之，犹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近虑宇文为乱，贺拔胜应之，故纂严欲与王俱为声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观其所为，更无异迹。贺拔在南，开拓边境，为国立功，念

无可责。君若欲分讨，何以为辞？东南不宾，为日已久，先朝已来，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闻厍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王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背叛，今年孙腾逃走，不罪不送，谁不怪王！腾既为祸始，曾无愧惧，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图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守诚不贰，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脱信邪弃义，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何者？王既以德见推，以义见举，一朝背德舍义，便是过有所归。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到此。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歔欷。　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神武奉诏，至是复谋焉。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令蔡俊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终不举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篑，相为惜之。”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祥弃官走至河北，据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下诏罪状神武，为北伐经营。神武亦勒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权，举大义于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昂为前锋，曰：“若用司空言，岂有今日之举！”司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　魏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承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镇武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恒农太守

元洪略镇陕，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神武使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寿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死之。七月，魏帝

躬率大众屯河桥。神武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不报。神武乃引军渡河。魏帝问计于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斌之弃椿径还，绐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逊于长安。己酉，神武入洛阳，停于永宁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随，缓则耽宠争荣，急便逃窜，臣节安在？"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尚书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诛其贰也。士弼籍没家口。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称警跸，神武丑之。神武寻至恒农，遂西克潼关，执毛洪宾。进军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降。神武退舍河东，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还于洛阳，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丧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议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乃立之，是为孝静帝。魏于是始分为二。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先是童谣曰："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好事者窃言，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鹦鹉谓神武也。　初，孝昌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神武迎纳之。壬戌，神武袭击刘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诏，以神武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神武固辞。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设备，辛酉，潜师袭之。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神武进击之，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壬申，神武朝于邺。四月，神武请给迁人廪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请出使问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厍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魏帝诏加神武九锡，固让乃止。二

月，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拨，神武以众应之。六月甲午，普拨与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八月丁亥，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神武讨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阳西讨，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　四年正月癸丑，窦泰军败自杀。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师。高昂攻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泰、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赈给。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获瑞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月壬辰，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周文军于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神武跨橐驼，候船以归。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请解丞相，魏帝许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邺，壬辰，还晋阳。请开酒禁，并赈恤宿卫武官。七月壬午，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大都督厍狄干帅诸将前驱，神武总众继进。八月辛卯，战于河阴，大破西魏军，俘获数万。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显死之。西师之败，独孤信先入关，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遂烧营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还。初，神武知西师来侵，自晋阳帅众驰赴，至孟津，未济，而军有胜负。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弃城走，神武遂毁金墉而还。十一月庚午，神武朝于京师。十二月壬辰，还晋阳。　兴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进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于邺。魏帝与神武燕射，神武降阶称贺，又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诏不许。十二月戊戌，神武还晋阳。　二年十二月，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神武帅众迎之，出武州塞，不见，大猎而还。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与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邺，请令百官每

月面敷政事，明扬侧陋，纳谏屏邪，亲理狱讼，褒黜勤怠；牧守有愆，节级相坐；椒掖之内，进御以序；后园鹰犬，悉皆弃之。六月甲辰，神武还晋阳。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众援高慎，围河桥南城。戊申，神武大败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军令应死，神武弗杀，将至并州决之。明日复战，奔西军，告神武所在。西师尽锐来攻，众溃，神武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从者步骑六七人。追骑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去矣，兴庆腰边

百箭，足杀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济，以尔为怀州，若死，则用尔子。”兴庆曰：“儿小，愿用兄。”许之。兴庆斗，矢尽而死。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胜槊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刘丰追奔，拓地至弘农而还。七月，神武贻周文书，责以杀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诏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大行台，余如故，固辞乃止。是月，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师，庚辰，还晋阳。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师。以冬春亢旱，请蠲悬责，赈穷乏，宥死罪以下。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还晋阳。十一月，神武讨山胡，破平之，俘获一万余户口，分配诸州。　三年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告，并伏诛。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邺，丙午，还晋阳。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覆，莫不严固。乙未，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邺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詹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乌集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之。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

过。潘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五年正月朔，日蚀，神武曰：“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陈启于魏帝。是日，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制缌衰。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东平王苍故事；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八月甲申，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于紫陌。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天统元年，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　　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统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听断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性周给，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稀见任用。诸将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画，多致奔亡。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居家如官。仁恕爱士。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擒，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故遐迩归心，皆思效力。至南威梁国，北怀

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

卷三 帝纪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讳澄，字子惠，神武长子也，母曰娄太后。生而岐嶷，神武异之。魏中兴元年，立为渤海王世子。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二年，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时年十二，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三年，入辅朝政，加领左右、京畿大都督。时人虽闻器识，犹以少年期之，而机略严明，事无凝滞，于是朝野振肃。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兴和二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乃榜于街衢，具论经国政术，仍开直言之路，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皆优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文襄驰赴军所，侍卫还晋阳。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据河南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邺。六月己巳，韩轨等自颍州班师。丁丑，文襄还晋阳，乃发丧，告喻文武，陈神武遗志。七月戊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文襄启辞位，愿停王爵。壬寅，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启申神武遗令，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辛未，朝邺，固辞丞相。魏帝诏曰：“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余如故。” 议者咸云侯景犹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将蔡遵道北归，称景有悔过之心。王以为信然，谓可诱而致，乃遗景书曰： 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孤子相依，偏所眷属，义贯终始，情存岁寒。待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馈以一餐者便致扶轮之效，况其重于此乎？常以故旧之义，欲将子孙相托，方为秦晋之匹，共成刘范之亲。况闻负杖行歌，便以狼顾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势不足以自保，率乌合之众，为累卵之危。西取救于宇文，南请援于萧氏，以狐疑之心，为首鼠之事。入秦则秦人不容，归吴则吴人不信。当是不逞之人，曲为无端之说，遂怀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来举止，事已可见，人相疑误，想自觉知。阖门大小，悉在司寇，意

谓李氏未灭，犹言少卿可反。孤子无状招祸，丁天酷罚，但礼由权夺，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驱致讨，南兖、扬州，应时克复。即欲乘机，席卷县瓠，属以炎暑，欲为后图，且令还师，待时更举。今寒胶向折，白露将团，方凭国灵，龚行天罚。器械精新，士马强盛，内外感恩，上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赴汤火。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势如沃雪，事等注荧。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转祸为福，宁人负我，不我负人，当开从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来朝，垂橐还阙者，即当授豫州，必使终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进得保其禄位，退则不丧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军偏将，远来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脱能刺之，想有余力。节相加授，永保疆埸。君门眷属，可以无患，宠妻爱子，亦送相还，仍为通家，共成亲好。君今不能东封函谷，南面称孤，受制于人，威名顿尽。得地不欲自守，聚众不以为强，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恶逆之祸，覆宗绝嗣，自贻伊戚。戴天履地，能无愧乎！孤子今日不应遣此，但见蔡遵道云："司徒本无西归之心，深有悔过之意"，未知此语为虚为实。吉凶之理，想自图之。 景报书曰： 仆乡曲布衣，本乖艺用，出身为国，绵历二纪，犯危履难，岂避风霜，遂得富贵当年，荣华身世。一旦举旗掞，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实以畏惧危亡，恐招祸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祷莫瘳。遂使嬖幸弄权，心腹离贰，妻子在宅，无事见围。及回归长社，希自陈状，简书未遣，斧钺已临。既旌旗相对，咫尺不远，飞书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帅恃雄，眇然弗顾，连战推锋，专欲屠灭。掘围堰水，仅存三版，举目相看，命县漏刻。不忍死亡，出战城下，拘秦送地，岂乐为之？禽兽恶死，人伦好生，仆实不辜，桓、庄何罪。且尊王平昔见与比肩，戮力同心，共奖帝室，虽复权势参差，寒暑小异，丞相司徒，雁行而已。福禄官荣，自是天爵，劳而后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谬也！然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禄去公室，抑谓不取。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关言。赐嗤不能东封函谷，受制于人，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无主之国，在礼未闻，动而不法，将何以训？窃以分财养幼，事归令终，舍宅存孤，谁云隙末？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身危如累卵。然亿兆夷人，卒降十乱，纣之百克，终自无后，颍川之战，即是殷监。轻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虽弱必强，殷忧启圣，处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礼，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扫氛秽以拯黎元。东羁

瓯越，西道汧陇，吴越悍劲，带甲千群，秦兵冀马，控弦十万，大风一振，枯干必摧，凝霜暂落，秋带自殒，此而为弱，谁足称雄？又见诬两端，受疑二国，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陈平背楚，归汉则强，百

里出虞，入秦斯霸。盖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礼而行，神其吐邪！书称士马精新，克日齐举，夸张形势，必欲相灭。切以寒胶白露，节候乃同，秋风扬尘，马首何异。徒知北方之力争，未识西南之合从，苟欲狥意于前途，不觉坑阱在其侧。去危就安，今归正朔；转祸为福，已脱网罗。彼当嗤仆之过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虎齐奋，克复中原，荆、襄、广、颍，已属关右，项城、县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劳见援。然权变非一，理有万途，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赵、晋，足相俸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车不驾，仆立当世之功，君卒父祢之业，各保疆垒，听享岁时，百姓乂宁，四人安堵。孰若驱农夫于垄亩，抗劲敌于三方，避干戈于首尾，当锋镝于心腹。纵太公为将，不能获存，归之高明，何以克济。来书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见要，庶其可反。当是见疑褊心，未识大趣。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复加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遵道所说，颇亦非虚，故重陈辞，更论款曲。昔与盟主，事等琴瑟，谗人间之，翻为仇敌。抚弦搦矢，不觉伤怀，裂帛还书，其何能述。　　王寻览书，问谁为作。或曰："其行台郎王伟。"王曰："伟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间景于梁，又与景书而谬其辞，云本使景阳叛，欲与图西，西人知之，故景更与图南为事。漏其书于梁，梁人亦不之信。　壬申，东魏主与王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王尝侍饮，举大觞曰："臣澄劝陛下酒。"东魏主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之三拳，奋衣而出。寻遣季舒入谢。东魏主赐季舒彩，季舒未敢即受，启之于王，王使取一段。东魏主以四百匹与之，曰："亦一段耳。"东魏主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因流涕。　　三月辛亥，王南临黎阳，济于虎牢，自洛阳从太行而反晋阳。于路遗书百僚，以相戒励。朝野承风，莫不震肃。又令朝臣牧宰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务得其才，不拘职业。六月，王巡北边城戍，赈赐有差。　七月，王还晋阳。辛卯，王遇盗而殂，时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齐受禅，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时有童谣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识者以为王将殂之兆也。数日前，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声甚凄断，泪不能已，见者莫不怪之。初，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王命以配厨。钦请赎之，王不许。京再诉，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尔。"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时王居北城东柏堂莅政，以宠琅邪公主，欲其来往无所避忌，所有侍卫，皆出

于外。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变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吓我耳。”将欲受禅，与陈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京将进食，王却，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京闻之，置刀于盘，冒言进食。王怒曰：“我未索食，尔何据来！”京挥刀曰：“来将杀汝！”王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党去床，因而见杀。先是讹言曰：“软脱帽，床底喘”，其言应矣。时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入而讨贼，脔割京等，皆漆其头。秘不发丧，徐出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

卷四 帝纪第四 文宣

显祖文宣皇帝，讳洋，字子进，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尝怪之。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欻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及长，黑色，大颊兑下，鳞身重踝。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晋阳曾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秃师。帝曾与诸童共见之，历问禄位，至帝，举手再三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骑伪攻之。世宗等怖挠，帝乃勒众与彭乐敌，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后从世宗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余人无见者。内虽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异之，谓薛琡曰：“此儿意识过吾。”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默识过人，景裕不能测也。天平二年，授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开国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转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五年，授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　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阳王坦为太傅，潘相乐为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梁齐州刺史茅灵斌、德州刺史刘领队、南豫州刺史皇甫慎等并以州内属。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太保贺拔仁为并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顾以州内属。辛酉，魏帝为世宗举哀于东堂。梁定州刺史田聪能、洪州刺史张显等以州内属。戊辰，魏诏进帝位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食邑一万户。甲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三月辛酉，又进封齐王，食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五郡，邑十万户。自居晋阳，寝室夜有光如昼。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己额。旦以告馆客王昙哲曰：“吾其退乎？”昙哲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便成主字，乃当进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邺。甲寅，进相国，总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万户，加九锡，殊礼，齐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乐册命曰：　於戏！敬听朕命：夫惟天为大，列晷宿而垂象；谓地盖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时代序，万类骈罗，庶品得性，群形不夭。然则皇王统历，深视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师相，此则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汉昭无为而治。顷者天下多

难，国命如旒，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齐献武王奋迅风云，大济艰危，爰翼朕躬，国为再造，经营庶土，以至勤忧。及文襄承构，愈广前业，康邦夷难，道格穹苍。王纵德应期，千龄一出，惟几惟深，乃神乃圣，大崇霸德，实广相猷。虽冥功妙实，藐绝言象，标声示迹，典礼宜宣。今申后命，其敬虚受。　王抟风初举，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时雨滂流，下识廉耻，仁加水陆，移风易俗，自齐变鲁，此王之功也。仍摄天台，总参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窜迹，松塞无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统前绪，持衡匡合，华戎混一，风海调夷，日月光华，天地清晏，声接响随，无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违正朔，怀文曜武，授略申规，淮楚连城，灌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关、岘衿带，跨蹑萧条，肠胃之地，岳立鸱跱，偏师才指，涣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晋熙之所，险薄江雷，迥隔声教，迷方未改，命将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风腾，倾慑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群蛮跋扈，世绝南疆，摇荡边垂，亟为尘梗，怀德畏威，向风请顺，倾陬尽落，其至如云，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款，粟帛之调，王府充积，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敌诸华，风行鸟逝，倏来忽往，既饮醇醪，附同胶漆，毛裘委仞，奇兽衔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雠，爰挹椒兰，飞书请好，天动其衷，辞卑礼厚，区宇乂宁，遐迩毕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阴告祸，民无适归，萧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鸟还山，犹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献割，乘此会也，将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祯符显见，史不停笔，既连百木，兼呈九尾，素过秦雀，苍比周乌，此又王之功也。搜扬管库，衣冠获序，礼云乐云，销沉俱振，轻徭彻赋，矜狱宽刑，大信外彰，深仁远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勋，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赞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毕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总之。　人谋鬼谋，两仪协契，锡命之行，义申公道。以王践律蹈礼，轨物苍生，圆首安志，率心归道，是以锡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务，衣食之用，荣辱所由，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广惠和，易调风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锡王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王风声振赫，九域咸绥，远人率俾，奔走委赆，是用锡王朱户以居。王求贤选众，草莱以尽，陈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锡王纳陛以登。王英图猛概，抑扬千品，毅然

之节，肃是非违，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王兴亡所系，制极幽显，纠行天讨，罪人咸得，是用锡王鈇钺各一。王鹰扬豹变，实扶下土，狼顾鸱张，罔不弹射，是用锡王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

千。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率民兴行，感达区宇，是用锡王秬鬯一卣，珪瓒副焉。往钦哉。其祗顺往册，保弼皇家，用终尔休德，对扬我太祖之显命。 魏帝以天人之望有归，丙辰，下诏曰： 三才剖判，百王代兴，治天静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灵符，非一人之大宝，实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应运，奄一区宇，历圣重光，暨于九叶。德之不嗣，仍离屯圮，盗名字者遍于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杀朝危，人神靡系，天下之大，将非魏有。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克剪多难，重悬日月，更缀参辰，庙以扫除，国由再造，鸿勋巨业，无德而称。逮文襄承构，世业逾广，迩安远服，海内晏如，国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国齐王，纬文经武，统兹大业，尽睿穷几，研深测化，思随冥运，智与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于万物，被大道于八方，故百僚师师，朝无秕政，网疏泽洽，率土归心。外尽江淮，风靡屈膝，辟地怀人，百城奔走，关陇慕义而请好，瀚漠仰德而致诚。伊所谓命世应期，实抚千载。祯符杂遝，异物同途，讴颂填委，殊方一致，代终之迹斯表，人灵之契已合，天道不远，我不独知。朕入纂鸿休，将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静言大运，欣于避贤，远惟唐、虞禅代之典，近想魏、晋揖让之风，其可昧兴替之礼，稽神祇之望？今便逊于别宫，归帝位于齐国，推圣与能，眇符前轨。主者宣布天下，以时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册曰： 咨尔相国齐王：夫气分形化，物系君长，皇王递兴，人非一姓。昔放勋驭世，沉璧属子；重华握历，持衡拥璇。所以英贤茂实，昭晰千古，岂盛衰有运，兴废在时，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汉刘告否，当涂顺民，曹历不永，金行纳禅，此皆重规袭矩，率由旧章者也。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宇。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及文襄继轨，诞光前业，内剿凶权，外摧侵叛，遐迩肃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协德，舟梁一世，体文昭武，追变穷微。自举迹藩旟，颂歌总集，入统机衡，风猷弘远。及大承世业，扶国昌家，相德日跻，霸风愈邈，威灵斯畅，则荒远奔驰，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以富有之资，运英特之气，顾眄之间，无思不服。图谍潜蕴，千祀彰明，嘉祯幽秘，一朝纷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启兴邦之迹，苍苍在上，照临不远。朕以虚昧，犹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协穹昊，俯从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禄永终，大命格矣。于戏！其祗承历数，允执其中，对扬天休，斯年千万，岂不盛欤！ 又致玺书于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

唐虞、汉魏故事。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废兴迭用，至道无亲，应运斯辅。上览唐、虞，下稽魏、晋，莫不先天揖让，考历终归。魏氏多难，年将三十，孝昌已后，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苍生涂炭。赖我献武，拯其将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扫绝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勋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构鸿基，功浃寰宇，威陵海外，穷发怀音，西寇纳款，青丘保候，丹穴来庭，扶翼危机，重匡颓运，是则有大造于魏室也。　魏帝以卜世告终，上灵厌德，钦若昊天，允归大命，以禅于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为一，总民宰世，树之以君，既川岳启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佥曰皇极乃顾于上，魏朝推进于下，天位不可以暂虚。遂逼群议，恭膺大典。猥以寡薄，托于兆民之上，虽天威在颜，咫尺无远，循躬自省，实怀祗惕。敬简元辰，升坛受禅，肆类上帝，以答万国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齐，以被于无穷之祚。　是日，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事毕，还宫，御太极前殿。诏曰：“无德而称，代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后秋。故知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风。朕以虚薄，功业无纪。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驱御侯伯，大号燕、赵，拯厥颠坠，俾亡则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资明德，纂戎先业，辟土服远。年逾二纪，世历两都，狱讼有适，讴歌斯在。故魏帝俯遵历数，爰念褰裳，远取唐、虞，终同脱屣。实幽忧未已，志在阳城，而群公卿士，诚守愈切，遂属代终，居于民上，如涉深水，有眷终朝。始发晋阳，九尾呈瑞，外坛告天，赤雀效祉。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将，左右先王，克隆大业，永言诚节，共斯休祉。思与亿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其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鳏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　己未，诏封魏帝为中山王，食邑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一千户；奉绢万

匹，钱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辛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乙丑，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便于时，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以闻奏。甲戌，迁神主于太庙。　六月己卯，高丽遣使朝贡。辛巳，诏曰：“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

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蠲往弊，反朴还淳，纳民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诏曰：“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　诏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昂、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窦泰、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殒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慰逮存亡。又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高隆之为平原王，高归彦为平秦王，高思宗为上洛王，高长弼为广武王，高普为武兴王，高子瑗为平昌王，高显国为襄乐王，高睿为赵郡王，高孝绪为脩城王。又诏封功臣厍狄干为章武王，斛律金为咸阳王，贺拔仁为安定王，韩轨为安德王，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彭乐为陈留王，潘相乐为河东王。癸未，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定州刺史洧为彭城王，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仪同三司氵肓为襄城王，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湝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王后李氏为皇后。庚寅，诏以太师厍狄干为太宰，司徒彭乐为太尉，司空潘相乐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司州牧。壬辰，诏曰：“自今已后，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有司悉为奏闻。”己亥，以皇太子初入东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余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　秋七月辛亥，诏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诏封文襄皇帝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平原王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又诏曰：“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徒为蓄积，命宜悉出，送内后园，以供七日宴赐。”　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又诏曰：“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謇謇若朱云，谔谔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又曰：“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庚寅，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

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甲午，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　　九月癸丑，以散骑常侍、车骑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丽王成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王、公如故。诏梁侍中、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庚午，帝如晋阳，拜辞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总国事。　冬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癸未，茹茹国遣使朝贡。乙酉，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壬辰，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十一月，周文帝率众至陕城，分骑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丙寅，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退师。庚午，还宫。十二月丁丑，茹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辛丑，帝至自晋阳。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辛亥，有事于圆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亲耕籍田于东郊。乙酉，前黄门侍郎元世宝、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谋逆，免死配边。有事于太庙。甲戌，帝泛舟于城东。二月壬辰，太尉彭乐谋反，伏诛。壬寅，茹茹国遣使朝贡。三月丙午，襄城王氵育薨。己未，诏梁承

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马嵩仁、义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汉等并率州内附。庚申，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闰月乙丑，室韦国遣使朝贡。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丁亥，高丽国遣使朝贡。是月，侯景废梁简文，立萧栋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贡。癸酉，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获镇城李洛文。己卯，改显阳殿为昭阳殿。九月壬申，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癸巳，帝如赵、定二州，因如晋阳。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庚申，萧绎遣使朝贡。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十一月，侯景废梁主，僭即伪位于建邺，自称曰汉。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瑰为突厥虏所破，瑰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贡。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

为使持节、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夏四月壬申，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玺。甲申，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丙申，室韦国遣使朝贡。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师。丁未，帝至自晋阳。乙卯，帝如晋阳。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十二月壬子，帝还宫。戊午，帝如晋阳。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戍，大狩而归。戊寅，库莫奚遣使朝贡。己丑，改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二月，送茹茹主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复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为主。夏四月戊戌，帝还宫。戊午，西南有大声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猎于林虑山。戊子，还宫。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晋阳。闰月壬寅，梁帝遣使来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癸亥，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给其禀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贡献相继。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讨山胡，从离石道。遣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掎角夹攻，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是月周文帝废西魏主，立齐王廓，是为恭帝。三月，茹茹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贺拔仁坐违节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骑走。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丁未，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茹茹闻而远遁。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贡。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

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尚书左仆射。乙亥，仪同三司元旭以罪赐死。丁丑，帝幸晋阳。己卯，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诏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帝亲自临幸，欲以致周师。周师不出，乃如晋阳。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诏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梁将王僧辩在建康，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诏以梁散骑常侍、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遣尚书左仆射、上党王涣率众送之。二月甲子，以陆法和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十州诸军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梁镇北将军、侍中、荆州刺史宋蒨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郢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三月丙戌，上党王涣克东关，斩梁将裴之横，俘

斩数千。丙申，帝至自晋阳。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戊戌，帝临昭阳殿听狱决讼。夏四月庚申，帝如晋阳。丁卯，仪同萧轨克梁晋熙城，以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贡。梁反人李山花自号天子，逼鲁山城。五月乙酉，镇城李仲侃击斩之。庚寅，帝至自晋阳。萧明入于建邺。丁未，茹茹遣使朝贡。六月壬子，诏曰："梁国遘祸，主丧臣离，遏彼炎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于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礼既修，分义方笃。越鸟之思，岂忘南枝，凡是梁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丁卯，帝如晋阳。壬申，亲讨茹茹。甲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厍狄谷，百余里内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萧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获其俟利蔼焉力娄阿帝、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并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茹茹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率部人数百降。壬辰，帝还晋阳。九月乙卯，帝至自晋阳。冬十月，梁将陈霸先袭王僧辩，杀之，废萧明，复立萧方智为主。辛亥，帝如晋阳。十一月丙戌，高丽遣使朝贡。梁秦州刺史徐嗣辉、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萧轨率众至江，遣都督柳达摩等渡江镇石头。东南道行台赵彦深获秦郡等五城，户二万余，所在安辑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达摩为霸先攻逼，以石头降。十二月戊申，库莫奚遣使朝贡。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

百余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晋阳。于邺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而观之。二月辛未，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按，论定得失，帝亲决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萧轨等率众济江。夏四月乙丑，仪同娄睿率众讨鲁阳蛮，大破之。丁卯，诏造金华殿。五月丙申，汉阳王洽薨。是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得食。六月乙卯，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轨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宝、东方老、军司裴英起并没，士卒散还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是年，修广三台宫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晋阳。九月甲辰，库莫奚遣使朝贡。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贡。是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诏曰：　　昆山作镇，厥号神州；瀛海为池，是称赤县。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灾，肇分十二，水土既平，还复九州。道或繁简，义在通时，殷因于夏，元所改作。然则日月缠于天次，王公国于地野，皆所以上叶玄仪，下符川岳。逮于秦政，鞭挞区宇，罢侯置守，天下为家。洎两汉承基，曹、马属统，其间损益，难以胜言。魏自孝昌之季，数钟浇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铜马、铁胫之徒。黑山、青犊之侣，枭张晋、赵，豕突燕、秦，纲纪从兹而颓，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离大合小，本逐时宜，部竹分符，盖不获已，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既乖为政之礼，徒有驱羊之费。自尔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宝历，恭临八荒，建国经野，务存简易。将欲镇躁归静，反薄还淳，苟失其中，理从刊正。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而丁口灭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非所以驭俗调风，示民轨物。且五岭内宾，三江乃化，拓土开疆，利穷南海。但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循名督实，事归乌有。今所并省，一依别制。　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尽行兼，不给干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觉受魏禅。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热，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以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尚书右仆射，上党王涣录尚书事。是月，帝在城东马射，敕京师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七日乃止。五月

辛酉，冀州民刘向于京师谋逆，党与皆伏诛。、秋八月己巳，库莫奚遣使朝贡。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甲辰，诏今年遭蝗之处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护杀其主闵帝而立帝弟毓，是为明帝。冬十月乙亥，陈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为陈武帝，遣使称藩朝贡。是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 九年春二

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晋阳。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入于周。五月辛丑，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以前尚书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六月乙丑，帝自晋阳北巡。己巳，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秋七月辛丑，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诏赵、燕、瀛、定、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涝损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赋。八月乙丑，至自晋阳。甲戌，帝如晋阳。是月，陈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内附。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晋阳，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赋诗。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并进一大阶。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仍以江州内属，令庄居之。十二月癸酉，诏梁王萧庄为梁主，进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司徒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司徒。是月，起大庄严寺。是年，杀永安王浚、上党王涣。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乙卯，诏于麻城置卫州。二月丙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丙辰，帝至自辽阳。是月，梁主萧庄至郢州，遣使朝贡。闰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为司空，侍中、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绍廉为长乐郡王。五月癸未，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六月，陈武帝殂，兄子蒨立，是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绍义为广阳郡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

假托携认，忘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晋阳。是月，使郦怀则、陆仁惠使于萧庄。冬十月甲午，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时年三十一。遗诏："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癸卯，发丧，敛于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还京师。十二月乙酉，殡于太极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谥曰文宣皇帝，庙号威宗。武平初，又改为文宣，庙号显祖。　帝少有大度，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雅好吏事，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肃。至于军国几策，独决怀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尝于东山游宴，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于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駏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驰骋，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分付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情有蒂芥，必在诛戮，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尝在晋阳以槊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即殒。又在三台大光殿上，以锯锯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尝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悊无罪，忽于众中唤出斩之。自余酷滥，不可胜纪。朝野惨憎，各怀怨毒。而素以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文武近臣，朝不谋夕。又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凡诸赏赉，无复节限，府藏之积，遂至空虚。自皇太后诸王及内外勋旧，愁惧危悚，计无所出。暨于末年，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因而致毙。　论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权延世。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显祖因循鸿业，内外协从，自朝及野，群心属望。东魏之地，举世乐推，曾未期月，玄运集己。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翕斯致治。其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飨国弗永，实由斯疾，胤嗣殄绝，固亦余殃者也。　赞曰：天保定位，受终攸属。奄宅区夏，爰膺帝箓。势叶讴歌，情毁龟玉。始存政术，闻斯

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穷理残虐，尽性荒淫。

卷五 帝纪第五 废帝

废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耶？”常宴北宫，独令河间王勿入。左右问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贼处，河间王复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立太原王。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宝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富于春秋，而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九年，文宣在晋阳，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愔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策，不知老之将至。平生素怀，若斯而已。”太子曰：“颜子缩屋称贞，柳下妪而不乱，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赍绢百匹。后文宣登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时复昏扰。　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级，亡官失爵，听复资品。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驱使者，并皆放免。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一切停罢。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阳王斛律金为左丞相，以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太傅，以司徒、长广王湛为太尉，以司空段韶为司徒，以平阳王淹为司空，高阳王湜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风俗，问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绍廉为陇西王。是岁，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诏宽徭赋。癸亥，高阳王湜薨。是月，车驾至自晋阳。二月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太尉、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诏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并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园，亲录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师、常山王演矫诏诛尚书令杨愔、尚书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散骑常侍郑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大司马、长广王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以前司空、平阳王淹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归彦为司徒，彭城王浟为尚书令。又以高丽王世子汤为

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是月，王琳为陈所败，萧庄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诏军国事皆申晋阳，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壬申，封文襄第二字孝珩为广宁王，第三子长恭为兰陵王。夏四月癸亥，诏河南、定、冀、赵、瀛、沧、南胶、光、青九州，往因蠡水，颇伤时稼，遣使分途赡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统。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于晋阳，年十七。　帝聪慧夙成，宽厚仁智，天保间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杨愔、燕子献、宋钦道等同辅。以常山王地亲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怀猜忌。常山王忧怅，乃白太后诛其党，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变，归彦虑有后害，仍白孝昭，以王当咎。乃遣归彦驰驿至晋阳宫杀之。王薨后，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孝昭深恶之，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宁二年，葬于武宁之西北，谥闵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邵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孝昭帝曰：“夺但夺，慎勿杀也。”

卷六 帝纪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执政，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帝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每叹云："虽盟津之师，左骖震而不衄。"以为能。遂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恒壮其所为焉。聪敏过人，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同轨病卒，又命开府长流参军刁柔代之，性严褊，不适诱训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阁，惨然敛容，泪数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业重旧也如此。　天保初，进爵为王。五年，除并省尚书令。帝善断割，长于文理，省内畏服。七年，从文宣还邺。文宣以尚书奏事，多有异同，令帝与朝臣先论定得失，然后敷奏。帝长于政术，剖断咸尽其理，文宣叹重之。八年，转司空、录尚书事。九年，除大司马，仍录尚书。时文宣溺于游宴，帝忧愤表于神色。文宣觉之，谓帝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帝唯啼泣拜伏，竟无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尽皆坏弃。后益沉湎，或入诸贵贱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唯常山王至，内外肃然。帝又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帝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顺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离之，阴为帝广求淑媛，望移其宠。帝虽承旨有纳，而情义弥重。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帝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自是不许笞箠郎中。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以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先是禁友王晞，乃舍之，令侍帝。帝月余渐瘳，不敢复谏。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护丧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录尚书，朝政皆决于帝。月余，乃居藩邸，自是诏敕多不关帝。客或言于帝曰："鸷乌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屡出。"乾明元年，从废帝赴邺，居于领军府。时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郑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惧权逼，请以帝为太师、司州牧、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时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于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帝甚恶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数行，执尚书令杨愔、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可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于坐。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帝至东閤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

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宁叹息而罢。帝入至昭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纶，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后誓，言帝无异志，唯去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内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阁，斩娥永乐于园。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相府佐史进位一等。帝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　帝既当大位，知无不为，择其令典，考综名实，废帝恭己以听政。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命帝统大业。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为皇建。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诏自太祖创业已来，诸有佐命功臣子孙绝灭，国统不传者，有司搜访近亲，以名闻，当量为立后；诸郡国老人各授版职，赐黄帽鸠杖。又诏謇正之士并听进见陈事；军人战亡死王事者，以时申闻，当加荣赠；督将、朝士名望素高，位历通显，天保以来未蒙追赠者，亦皆录奏；又以廷尉、中丞，执法所在，绳违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为庶人。戊子，以太傅、长广王湛为右丞相，以太尉、平阳王淹为太傅，以尚书令、彭城王浟为大司马。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甲午，诏曰：“昔武王克殷，先封两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义体式亦仰议之。”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请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丙申，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庚申，诏以故太师尉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章武王厍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故司徒蔡俊、故太师高乾、故司徒莫多娄贷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二人配飨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

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故太师高昂、故大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七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脩义、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显祖庙庭。是月，帝

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括总入晋阳宫。十二月丙午，车驾至晋阳。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圆丘。壬子，禘于太庙。癸丑，诏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冬十月丙子，以尚书令、彭城王浈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诏曰："朕婴此暴疾，奄忽无逮。今嗣子冲眇，未闲政术，社稷业重，理归上德。右丞相、长广王湛研机测化，体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气，家国所凭，可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睿喻旨，征王统兹大宝。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三十六日悉从公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先是帝不豫而无阙听览，是月，崩于晋阳宫，时年二十七。大宁元年闰十二月癸卯，梓宫还邺，上谥曰孝昭皇帝。庚午，葬于文靖陵。　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克励。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虽后父位亦特进无别。日昃临朝，务知人之善恶，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也如此。赵郡王睿与厍狄显安侍坐，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晞，晞答如显安，皆从容受纳。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殿去南宫五百余步，鸡鸣而去，辰时方还，来去徒行，不乘舆辇。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寝伏閤外，食饮药物尽皆躬亲。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雄断有谋，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策。远图不遂，惜哉！初，帝与济南约不相害。及舆驾在晋阳，武成镇邺，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帝常恐济南复兴，乃密行鸩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后颇愧悔。初苦内热，频进汤散。时有尚书令史姓赵，于邺见文宣从杨愔、燕子献等西行，言相与复仇。帝在晋阳宫，与毛夫人亦见焉。遂渐危笃。备禳厌之事，或煮油四洒，或持炬烧逐。诸厉方出殿梁，骑栋上，歌呼自若，了无惧容。时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有兔惊马，帝坠而绝肋。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帝不对。太后怒曰："杀之耶？不

用吾言，死其宜矣！”临终之际，唯扶服床枕，叩头求哀。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 论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权在己，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鸿业，内外叶从，自朝及野，群心属望，东魏之地，举国乐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极。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朝野安出。其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济南继业，大革其弊，风教粲然，搢绅称幸。股肱辅弼，虽怀厥诚，既不能赞弘道德，和睦亲懿，又不能远虑防身，深谋卫主，应断不断，自取其咎。臣既诛夷，君寿废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孝昭早居台阁，故事通明，人吏之间，无所不委。文宣崩后，大革前弊。及临尊极，留心更深，时人服其明而识其细也。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英贤，文武毕集。于时周氏朝政移于宰臣，主将相猜，不无危殆。乃眷关右，实怀兼并之志，经谋宏远，实当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岂幽显之间，实有报复，将齐之基宇止在于斯，帝欲大之，天不许也？

卷七 帝纪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讳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仪表瑰杰，神武尤所钟爱。神武方招怀荒远，乃为帝聘蠕蠕太子庵罗辰女，号“邻和公主”。帝时年八岁，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元象中，封长广郡公。天保初，进爵为王，拜尚书令，寻兼司徒，迁太尉。乾明初，杨愔等密相疏忌，以帝为大司马，领并州刺史。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太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皇建初，进位右丞相。孝昭幸晋阳，帝以懿亲居守邺，政事咸见委托。二年，孝昭崩，遗诏征帝入统大位。及晋阳宫，发丧于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三奏，乃许之。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于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乙卯，以司徒、平秦王归彦为太傅，以尚书右仆射、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以太尉尉粲为太保，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以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济为太尉，以中书监、任城王潜为尚书左仆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庚申，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是岁，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级，诸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己亥，以前定州刺史、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诏断屠杀以顺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领司徒，以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书令、任城王湝为司徒。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娄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于义平陵。己丑，以尚书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归彦据州反，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讨擒之。乙未，斩归彦并其三子及党与二十人于都市。丁酉，以大司马段韶为太傅，以司空娄睿为司徒，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尚书令斛律光为司空，以太子太傅、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中书监、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癸亥，行幸晋阳。陈人来聘。冬十一月丁丑，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十二月丙辰，车驾至自晋阳。是岁，杀太原王绍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己卯，兼右仆射魏收以阿纵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临都亭录见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诏司空斛律光督五营军士筑戍于轵关。壬申，室韦国遣使朝贡。丙

戌，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夏四月，并、汾、晋、东雍、南汾五州虫旱伤稼，遣使赈恤。戊午，陈人来聘。五月壬午，诏以城南双堂闰位之苑，乃造大总持寺。六月乙巳，齐州言济、河水口见八龙升天。乙卯，诏兼散骑常侍崔子武使于陈。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冬十二月癸巳，陈人来聘。己酉，周将杨忠帅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余万人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是时，大雨雪连月，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霜昼下，雨血于太原。戊午，帝至晋阳。己未，周军逼并州，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众数万至东雍及晋州，与突厥相应。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军至城下而陈，战于城西。周军及突厥大败，人畜死者相枕，数百里不绝。诏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还。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盗杀太师、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为司徒，以侍中、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甲申，以尚书令、冯翊王润为司空。夏四月辛卯，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五月甲子，帝至自晋阳。壬午，以尚书令、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以前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为太师。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为大将军。壬辰，行幸晋阳。六月庚子，大雨昼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晋阳讹言有鬼兵，百姓竞击铜铁以捍之。杀乐陵王百年。归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绰为南阳王，俨为东平王。是月，归阎媪于周。陈人来聘。突厥寇幽州，入长城，虏掠而还。闰月乙未，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调。乙巳，突厥寇幽州。周军三道并出，使其将尉迟迥寇洛阳，杨檦入轵关，权景宣趣悬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围洛阳。戊戌，诏兼散骑常侍刘逖使于陈。甲辰，太尉娄睿大破周军于轵关，擒杨檦。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将权景宣。丁巳，帝自晋阳南讨。己未，太宰、平阳王淹薨。壬戌，太师段韶大破尉迟迥等，解洛阳围。丁卯，帝至洛阳，免洛州经周军处一年租赋，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师段韶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为太尉，并州刺史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壬申，帝至武牢，经滑台，次于黎阳，所经减降罪人。丙子，车驾至自洛阳。是岁，高丽、靺羯、新罗并遣使朝贡。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计，诏发赈给，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将军、任城王湝为大司马。辛未，幸晋阳。二月甲寅，诏以新罗国王金真兴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壬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己卯，诏减百官食

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诏给西兖、梁、沧、赵州，司州之东郡、阳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长乐、渤海遭水潦之处贫下户粟，各有差。家别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见；有物陨于殿庭，如赤漆鼓带小

铃；殿上石自起，两两相对。又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其体壮大，不辩其面，两齿绝白，长出于唇，帝直宿嫔御已下七百人咸见焉。帝又梦之。夏四月戊午，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乙亥，陈人来聘。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为天统元年，百官进级降罪各有差。又诏皇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始将传政，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邺。子尚出晋阳城，见人骑随后，忽失之，尚未至邺而其言已布矣。　天统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于邺宫乾寿堂，时年三十二，谥曰武成皇帝，庙号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于永平陵。

卷八 帝纪第八 后主 幼主

后主讳纬，字仁纲，武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胡皇后，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于并州邸。帝少美容仪，武成特所爱宠，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业，大宁二年正月丙戌，立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禅位于帝。　天统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晋阳宫，大赦，改河清四年为天统。丁丑，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司空、冯翊王润为司徒，录尚书事、赵郡王睿为司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东北，其大如手，后稍长，乃至丈余，百日乃灭。己巳，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王季高使于陈。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诏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己丑，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于北郊。壬子，狩于南郊。乙卯，狩于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阳。丁卯，帝至自晋阳。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圆丘。癸巳，祫祭于太庙，诏降罪人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尚书右仆射。庚子，行幸晋阳。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壬子，陈人来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圣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陈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仁弘为齐安王，仁坚为北平王，仁英为高平王，仁光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韦道儒聘于陈。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晋阳。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大司马、任城王湝为太保，太尉娄睿为大司马，徙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盗窃太庙御服。十二月乙丑，陈人来聘。是岁，杀河间王孝琬。突厥、靺鞨国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晋阳。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诏京官执事散官三品已上各举三人，五品已上各举二人；称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书都检校御史、主书及门下录事各举一人。邺宫九龙殿灾，延烧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职人各进四级，内外百官普进二级。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诏以领军大将军、东平王俨为尚书令。乙未，大风昼晦，发屋拔树。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诏封皇子仁几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

王，仁雅为安乐王，仁统为丹阳王，仁谦为东海王。闰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诏尚书令、东平王俨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湝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睿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睿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诏："诸寺署所绾杂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晋阳。是秋，山东大水，人饥，僵尸满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娄、室韦、百济、靺鞨等国各遣使朝贡。十一月丙午，以晋阳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进二级，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来年租赋。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诏以故左丞相、赵郡王琛配飨神武庙庭。　四年正月，诏以故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飨神武庙庭。癸亥，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郑大护使于陈。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诏以司徒、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夏四月辛未，邺宫昭阳殿灾，及宣光、瑶华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晋阳。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中书监和士开为右仆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风，拔木折树。是月，彗星见于东井。秋九月丙申，周人来通和，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书令、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翥使于陈。是月，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职人普加四级，内外百官并加两级。戊寅，上太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甲申，诏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又诏掖庭、晋阳、中山官人等及邺下、并州太官官口二处，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简放。庚寅，诏天保七年已来诸家缘坐配流者，所在令还。是岁，契丹、靺鞨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辛亥，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是月，杀定州刺史、博陵王济。二月乙丑，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癸酉，大莫娄国遣使朝贡。己丑，改东平

王俨为琅邪王。诏侍中叱列长叉使于周。是月，杀太尉、赵郡王睿。三月丁酉，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是月，行幸晋阳。夏四月甲子，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

皇寺。乙丑，车驾至自晋阳。秋七月己丑，诏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境内偏旱者优免租调。冬十月壬戌，诏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诏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保，大将军、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师、并州刺史、东安王娄睿薨。戊申，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二月癸亥，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为太师。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闰月戊戌，隶尚书事、安定王贺拔仁薨。三月辛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夏六月乙酉，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二级，九州职人普进四级。己酉，诏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康为定陵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癸亥，靺鞨国遣使朝贡。癸酉，以华山王凝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晋阳。九月乙巳，立皇子恒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封萧庄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车驾至自晋阳。诏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戊寅，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都督、东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录尚书事、兰陵王长恭为太尉，并省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尚书令和士开录尚书事，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右仆射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马、琅邪王俨为太保。甲午，陈遣使连和，谋伐周，朝议弗许。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克之，获刺史杨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俨矫诏杀录尚书事和士开于南台。即日诛领军大将军厍狄伏连、书侍御史王子宣等，尚书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晋阳。九月辛亥，以太师、任城王湝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杀太保、琅邪王俨。壬申，陈人来聘。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府。己亥，车驾至自晋阳。十一月庚戌，诏侍中赫连子悦使于周。丙寅，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庚午，以录尚书事、广宁王孝珩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赠故琅邪王俨为楚王。二月己卯，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元海为尚书右仆射。庚寅，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三月辛酉，诏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

一人。是月，周诛冢宰宇文护。夏四月，周人来聘。秋七月戊辰，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为右丞相，太师、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司徒。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癸巳，行幸晋阳。是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九月，陈人来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废皇后胡氏为庶人。是岁，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庚辰，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陈。是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丙午，置文林馆。乙卯，以尚书令、北平王仁坚为录尚书事。丁巳，行幸晋阳。是月，周人来聘。三月辛未，盗入信州，杀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平之。庚辰，车驾至晋阳。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马、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大将军、定州刺史、南阳王绰为大司马，太尉卫菩萨为大将军，司徒、安德王延宗为太尉，司空、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癸丑，祈皇祠坛壝蕝之内忽有车轨之辙，按验傍无人迹，不知车所从来。乙卯，诏以为大庆，班告天下。己未，周人来聘。五月丙子，诏史官更撰《魏书》。癸巳，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以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是月，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大败，破胡走以免，洪略战没，遂陷秦、泾二州。明彻进陷和、合二州。是月，杀太保、兰陵王长恭。六月，明彻进军围寿阳。壬子，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丙辰，诏开府王师罗使于周。九月，校猎于邺东。冬十月，陈将吴明彻陷寿阳。辛丑，杀侍中崔季舒、张雕虎，散骑常侍刘逖、封孝

琰，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癸卯，行幸晋阳。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是岁，高丽、靺鞨并遣使朝贡，突厥使来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车驾至自晋阳。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阳。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水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车驾至自晋阳。甲寅，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夏五月，大旱，晋阳得死魃，长二尺，面顶各二目。帝闻之，便刻木为其形以献。庚午，大赦。丁亥，陈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阳。甲辰，以高劢为尚书右仆射。是岁，杀南阳王绰。　六年春三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丁丑，烹妖贼郑子饶于都市。是月，周人

来聘。夏四月庚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贡。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阳。八月丁酉，冀、定、赵、幽、沧、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师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纵火船焚浮桥，河桥绝。闰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周师夜遁。庚辰，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斛律阿列罗为司空。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车驾至自晋阳。二月辛酉，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二月丙寅，风从西北起，发屋拔树，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赵彦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涝遣使巡抚流亡人户。八月丁卯，行幸晋阳。雉集于御坐，获之，有司不敢以闻。诏营邯郸宫。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祁连池。周师攻晋州。癸亥，帝还晋阳。甲子，出兵，大集晋祠。庚午，帝发晋阳。癸酉，帝列阵而行，上鸡栖原，与周齐王宪相对，至夜不战，周师敛阵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还长安，留偏师守晋州。高阿那肱等围晋州城。戊寅，帝至围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庚戌，战于城南，我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其言。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封辅相、慕容钟葵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师。乙卯，诏募兵，遣安德王廷宗为左，广宁王孝珩为右。延宗入见，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走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邺。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续至，得数十人同行。戊午，延宗从众议即皇帝位于晋阳，改隆化为德昌元年。　　庚申，帝入邺。幸酉，延宗与周师战于晋阳，大败，为周师所虏。帝遣募人，重加官赏，虽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班赐将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带甲以处分，请帝亲劳，为帝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将士莫不解体。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甲子，皇太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华门，赐酒食，给纸笔，问以御周

之方。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又引高元海、宋士素、卢思道、李德林等，欲议禅位皇太子。先是望气者言，当有革易，终是依天统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长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于邺。其年十月，立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为太上皇帝，后为太上皇后。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邺东走。己丑，周师至紫陌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颙等数十人从。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高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而屡使人告言，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太上所以停缓。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送邺，周武帝与抗宾主礼，并太后、幼主、诸王俱送长安，封帝温国公。至建德七年，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及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咸赐死，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阳休之、陈德信等启大丞相隋公，请收葬，听之，葬长安北原洪渎川。　　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

文林馆，引诸文士焉。而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贬损，唯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厍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承武成

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璹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狗则饲以粱肉。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书所谓“駮龙、逍遥”者也。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鹰之入养者，稍割犬肉以饲之，至数日乃死。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尝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为羌兵，鼓噪凌之，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衣解发散而归。又好不急之务，曾一夜索□歇，及旦得三升。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焉。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币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至帝而增广焉。然未尝有帷薄淫秽，唯此事颇优于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梦大□胃攻破邺城，故索境内膏以绝之。识者以后主名声与□胃相协，亡齐征也。又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未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　论曰：武成风度高爽，经算弘长，文武之官，俱尽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变，传位元子，名号虽殊，政犹己出，迹有虚饰，事非宪典，聪明临下，何易可诬。又河南、河间、乐陵等诸王，或以时嫌，或以猜忌，皆无罪而殒，非所谓知命任天道之义也。后主以中庸之姿，怀易染之性，永言先训，教匪义方。始自襁褓，至于传位，隔以正人，闭其善道。养德所履，异乎春诵夏弦；过庭所闻，莫非不轨不物。辅之以中宫妳媪，属之以丽色淫声，纵韝绁之娱，恣朋淫之好。语曰“从恶若崩”，盖言其易。武平在御，弥见沦胥，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内侍帷幄，外吐丝纶，威厉风霜，志回天日，虐人害物，搏噬无厌，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郑文贞公魏徵总

而论之曰：神武以雄杰之姿，始基霸业；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远。于时丧君有君，师出以律。河阴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涡阳之战，扫侯景如拉枯。故能气摄西邻，威加南服，王室是赖，东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资，膺乐推之会，地居当璧，遂迁魏鼎。怀谲诡非常之才，运屈奇不测之智，网罗俊乂，明察临下，文武名臣，尽其力用。亲戎出塞，命将临江，定单于于龙城，纳长君于梁国，外内充实，疆埸无警，胡骑息其南侵，秦人不敢东顾。既而荒淫败德，罔念作狂，为善未能亡身，余殃足以传后。得以寿终，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顺守，外敷文教，内蕴雄图，将以牢笼区域，奄一函夏，享龄不永，勣用无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吴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迟，昭、襄之风，漼焉已坠。洎乎后主，外内崩离，众溃于平阳，身离于青土。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观夫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苞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六国之地，我获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众寡，校帑藏之虚实，折冲千里

之将，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优劣，无等级以寄言。然其太行、长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险不移也，帑藏输税之赋未亏也，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时也，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雕墙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于宫园，禽色荒于外内，俾昼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轨不物，又暗于听受，忠信不闻，萋斐必入，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佞阉处当轴之权，婢媪擅回天之力，卖官鬻狱，乱政淫刑，刳剖被于忠良，禄位加于犬马，谗邪并进，法令多闻，持瓢者非止百人，摇树者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方更盛其宫观，穷极荒淫，谓黔首之可诬，指白日以自保。驰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师，五世崇基，一举而灭，岂非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欤？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自河清之后，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所谓火既炽矣，更负薪以足之，数既穷矣，又为恶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过历，不亦难乎！由此言之，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卷九 列传第一 后宫

神武明皇后娄氏，讳昭君，赠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恒参预。及拜渤海王妃，阃闱之事悉决焉。　后高明严断，雅遵俭约，往来外舍，侍从不过十人。性宽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尝将西讨出师，后夜孪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请追告神武。后弗听曰："王出统大兵，何得以我故轻离军幕。死生命也，来复何为！"神武闻之，嗟叹良久。沙苑败后，侯景屡言请精骑二万，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茹茹，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处之。神武愧而拜谢焉，曰："彼将有觉，愿绝勿顾。"慈爱诸子，不异己出，躬自纺绩，人赐一袍一袴。手缝戎服，以帅左右。弟昭，以功名自达，其余亲属，未尝为请爵位。每言有材当用，义不以私乱公。文襄嗣位，进为太妃。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为皇太后，宫曰宣训。济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大宁二年春，太后寝疾，衣忽自举，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于北宫，时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义平陵。　　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孕文宣则梦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孕孝昭则梦蠕龙于地；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孕魏二后并梦月入怀；孕襄城、博陵二王梦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谣曰"九龙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帝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挞之。帝于昆季次实九，盖其征验也。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时，封冯翊公主而归于文襄。容德兼美，曲尽和敬。初生河间王孝琬，时文襄为世子，三日而孝静帝幸世子第，赠锦彩及布帛万匹。世子辞，求通受诸贵礼遗，于是十屋皆满。次生两公主。文宣受禅，尊为文襄皇后，居静德宫。及天保六年，文宣渐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阳之宅，而取其府库，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以葛为□，令魏安德主骑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义平陵。文宣皇后李氏，讳祖娥，赵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为太原公夫人。及帝将建中宫，高

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后焉。帝好捶挞嫔御，乃至有杀戮者，唯后独蒙礼敬。天保十年，改为可贺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宫，号昭信皇后。武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齐亡入关。隋时得还赵郡。　孝昭皇后元氏，开府元蛮女也。初为常山王妃。天保末，赐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为皇后。帝崩，梓宫之邺。始渡汾桥，武成闻后有奇药，追索之不得，使阉人就车顿辱。降居顺成宫。武成既杀乐陵王，元被閟隔，不得与家相知。宫闱内忽有飞语，帝令检推，得后父兄书信，元蛮由是坐免官。后以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放还山东。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初怀孕，有胡僧诣门曰："此宅瓠芦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选为长广王妃。产后主日，号鸣于产帐上。武成崩，尊为皇太后，陆媪及和士开密谋杀赵郡王睿，出娄定远、高文遥为刺史。和、陆谄事太后，无所不至。初武成时，后与诸阉人亵狎。武成宠幸和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并杀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卒遇大风。舍人魏僧伽明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急，弯弓緷槊，驰入南城，令邓长颙幽太后北宫，仍有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久之，帝复迎太后。太后初闻使者至，大惊，虑有不测。每太后设食，帝亦不敢尝。周使元伟来聘，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文虽不工，当时深以为愧。齐亡入周，恣行奸秽。隋开皇中殂。　后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为皇太子妃。后主受禅，立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诈称生

男，为之大赦。光诛，后废在别宫，后令为尼。齐灭，嫁为开府元仁妻。　　后主皇后胡氏，陇东王长仁女也。胡太后失母仪之道，深以为愧，欲求悦后主，故饰后于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立为弘德夫人，

进左昭仪，大被宠爱。斛律后废，陆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许。祖孝征请立胡昭仪，遂登为皇后。陆媪既非劝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后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女，作如此语言！”太后问有何言，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发，送令还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后与斛律废后俱召入内，数日而邺不守。后亦改嫁。　　后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从婢也。母名轻霄，本穆子伦婢也，转入侍中宋钦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小字黄花，后字舍利。钦道妇妒，黥轻霄面为“宋”字。钦道伏诛，黄花因此入宫，有幸于后主，宫内称为舍利太监。女侍中陆太姬知其宠，养以为女，荐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于时后主未有储嗣，陆阴结待，以监抚之任不可无主，时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虑其怀恨，先令母养之，立为皇太子。陆以国姓之重，穆、陆相对，又奏赐姓穆氏。胡庶人之废也，陆有助焉，胡遂立为皇后，大赦。初，有折冲将军元正烈于邺城东水中得玺以献，文曰“天王后玺”，盖石氏所作。诏书颁告，以为穆后之瑞焉。武成时，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费不可称计，被火所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彩三万匹与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谣曰：“黄华势欲落，清觞满杯酌。”言黄花不久也，后主自立穆后以后，昏饮无度，故云清觞满杯酌。陆息骆提婆诏改姓为穆，陆太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陆为母，提婆为家，更不采轻霄。轻霄后自疗面，欲求见，太后、陆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见。

卷十 列传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简平王浚 平阳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洧 上党刚肃王涣 襄城景王氵育 任城王湝 高阳康穆王湜 博陵文简王济 华山王凝 冯翊王润 汉阳敬怀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湑、武成皇帝、博陵文简王济，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洧、华山王凝，韩氏生上党刚王涣，小尔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阳康穆王湜，郑氏生冯翊王润，冯氏生汉阳敬怀王洽。　永安简平王浚，字定乐，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纳浚母，当月而有孕，及产浚，疑非己类，不甚爱之。而浚早慧，后更被宠。年八岁时，问于博士卢景裕曰：“‘祭神如神在。’为有神邪，无神邪？”对曰；“有。”浚曰：“有神当云祭神神在，何烦‘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长，嬉戏不节，曾以属请受纳，大见杖罚，拘禁府狱，既而见原。后稍折节，颇以读书为务。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气力，善骑射，为文襄所爱。文宣性雌懦，每参文襄，有时涕出。浚常责帝左右，何因不为二兄拭鼻，由是见衔。累迁中书监、兼侍中。出为青州刺史，颇好畋猎，聪明矜恕，上下畏悦之。天保初，进爵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谓亲近曰：“二兄旧来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后，识解顿进。今因酒败德，朝臣无敢谏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邺面谏，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见衔。八年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杂以妇女，又作狐掉尾戏。浚进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于屏处召杨遵彦，讥其不谏。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遵彦惧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诏令征浚，浚惧祸，谢疾不至。上怒，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盛以铁笼，与上党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明年，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怆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先与浚不睦，进曰：“猛兽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长广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左右闻者，莫不悲伤。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石土。后出，皮发皆尽，尸色如炭，天下为之痛心。　后帝以其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旧帝苍头也，以军功见用，时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后数日，帝以陆氏先无宠于浚，敕与离绝。乾明元年，赠太尉。无子，诏以彭城王洧第二子准嗣。　平阳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阳郡公，累迁尚书左仆射。

天保初，进爵为王，历位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为太傅，与彭城、河间王并给仗卫、羽林百人。大宁元年，迁太宰。性沉谨，以宽厚称。河清三年，薨于晋阳，或云鸩终。还葬邺，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浈，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骑常侍，封长乐郡公。博士韩毅教浈书，见浈笔迹未工，戏浈曰："五郎书画如此，忽为常侍开国，今日后宜更用心。"浈正色答曰："昔甘罗幼为秦相，未闻能书。凡人唯论才具何如，岂必动夸笔迹。博士当今能者，何为不作三公？"时年盖八岁矣。毅甚惭。　武定六年，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守令参佐，下及胥吏，行游往来，皆自赍粮食。浈纤介知人间事。有隰沃县主簿张达尝诣州，夜投人舍，食鸡羹，浈察知之。守令毕集，浈对众曰："食鸡羹何不还价直也？"达即伏罪。合境号为神明。又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界，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浈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转都督、定州刺史。时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白毛。长史韦道建谓中从事魏道胜曰："使君在沧州日，擒奸如神，若捉得此贼，定神矣。"浈乃诈为上府市牛皮，倍酬价直，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建等叹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三亩，数被偷。浈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菜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政化为当时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征为侍中，人吏送别悲号。有老公数百人相率具馔曰："自殿下至来五载，人不识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识已来，始逢今化。殿下唯饮此乡水，未食此乡食，聊献疏薄。"浈重其意，为食一口。七年，转司州牧，选从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断者，当时称为美选。州旧案五百余，浈未期悉断尽。别驾羊修等恐犯权戚，乃诣阁谘陈。浈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惮权戚，卿等当成人之美，反以权戚为言。"修等惭悚而退。后加特进，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寻诏复本官。俄拜司空，兼尚书令。济南嗣位，除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马，兼尚书令，转太保。武成入承大业，迁太师、录尚书事。浈明练世务，果于断决，事无大小，咸悉以情。赵郡李公统预高归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从父子，兼右仆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陈诉，所司以昂、收故，崔遂获免。浈摘发其事，昂等以罪除名。　自车驾巡幸，浈常留邺。河清三年三月，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谋劫浈为主，诈称使者，径向浈第，至内室，称敕牵浈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浈大呼不从，遂遇害，时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浈未被劫前，其妃郑

氏梦人斩浈头持去，恶之，数日而浈见杀。赠假黄钺、太师、太

尉、录尚书事，给辒辌车。子宝德嗣，位开府，兼尚书左仆射。　上党刚肃王涣，字敬寿，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杰，俶傥不群，虽在童幼，恒以将略自许。神武壮而爱之，曰："此儿似我。"及长，力能扛鼎，材武绝伦。每谓左右曰："人不可无学，但要不为博士耳。"故读书颇知梗概，而不甚耽习。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贼，涣年尚幼，在西学，闻宫中哗，惊曰："大兄必遭难矣！"弯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党王，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与常山王演等筑伐恶诸城。遂聚邺下轻薄，凌犯郡县，为法司所纠。文宣戮其左右数人，涣亦被谴。六年，率众送梁王萧明还江南，仍破东关，斩梁特进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录尚书事。　初，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是时文宣幸晋阳，以所忌问左右曰："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子为当之，乃使库真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杀伯升以逃，凭河而度，土人执以送帝。铁笼盛之，与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岁余，与浚同见杀，时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冯文洛，是帝家旧奴，积劳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杀涣，故以其妻妻焉。　　至乾明元年，收二王余骨葬之，赠司空，谥曰刚肃。有敕李氏还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饰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尽，幸蒙恩诏，得反藩闱。汝是谁家孰奴，犹欲见侮！"于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涣无嫡子，庶长子宝严以河清二年袭爵，位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唯襄城、广宁、兰陵王等颇引文艺清识之士，当时以此称之。乾明元年二月，赠假黄钺、太师、太尉、录尚书事。无子，诏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风仪，好文学。为徐州刺史，坐夺商人财物免官。后主败奔邺，亮从焉，迁兼太尉、太傅。周师入邺，亮于启夏门拒守。诸军皆不战而败，周军于诸城门皆入，亮军方退走。亮入太庙行马内，恸哭拜辞，然后为周军所执。入关，依例授仪同，分配远边，卒于龙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时，车驾还邺，常令湝镇晋阳，总并省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事。天统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时称明察。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频牧大藩，虽不洁己，然宽恕为吏人所怀。五年，青州崔蔚波等

夜袭州城，湝部分仓卒之际，咸得齐整，击贼，大破之。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及后主奔邺，加湝大丞相。　及安德王称尊号于晋阳，使刘子昂修启于湝："至尊出奔，宗庙既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子昂送邺。帝至济州，禅位于湝，启竟不达。湝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召募得四万余人，拒周军。周齐王宪来伐，先遣送书并赦诏，湝并沉诸井。战败，湝、孝珩俱被擒。宪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将至邺城，湝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满面。至长安，寻与后主同死。　妃卢氏，赐斛斯征，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征放之，乃为尼。隋开皇三年，表请文帝葬湝及五子于长安北原。　　高阳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迁尚书令。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文宣，常在左右，行杖以挞诸王。太后深衔之。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湜，湜不礼焉。帝问其故，对曰："无官职汉，何须礼。"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太后杖湜百余，未几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与杖，何期带创死也！"乾明初，赠假黄钺、太师、司徒、录尚书事。子士义袭爵。　博陵文简王济，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太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恍。历位太尉。河清初，出为定州刺史。天统五年，在州语人云："计次第亦应到我。"后主闻之，阴使人杀之。赠假黄钺、太尉、录尚书事。子智袭爵。　华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年，封华山。历位中书令、齐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赠左丞相、太师、录尚书。凝诸王中最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马王洽女也，与仓头奸，凝知而不能限禁。后事发，王氏赐死，诏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冯翊王润，字子泽，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时，神武称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天保初封。历位东北道大行台、右仆射、都督、定州刺史。润美姿仪，年十四五，母郑妃与之同寝，有

秽杂之声。及长，廉慎方雅，习于吏职，至摘发隐伪，奸吏无所匿其情。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台使，登魏文旧坛，南望叹息，不测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冯翊王少小谨慎，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鼠辈欲横相间构，曲生眉目。"于是回洛决鞭二百，独孤枝决杖一百。寻为尚书令，领太子少师，历司徒、太尉、大司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台、领录尚书，别封文成郡公、太师、太宰，复为定州刺史。薨，赠假黄钺、左丞相。子茂德嗣。　　汉阳敬怀王

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赠太保、司空。无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

卷十一 列传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广宁王孝珩 河间王孝琬 兰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渔阳王绍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预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孝瑜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斆，处处营造。　武成常使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握槊，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与臣下接手。"帝深纳之。后又言赵郡王父死非命，不可亲。由是睿及士开皆侧目。士开密告其奢僭，睿又言山东唯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尔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与之通，后因太子婚夜，孝瑜窃与之言。武成大怒，顿饮其酒三十七杯。体至肥大，腰带十围。使娄子彦载以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热躁闷，投水而绝。赠太尉、录尚书事。子弘节嗣。　　孝瑜母，魏吏部尚书宋弁孙也，本魏颍川王斌之妃，为文襄所纳，生孝瑜，孝瑜还第，为太妃。孝瑜妃，卢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后，宋太妃为卢妃所谮诉，武成杀之。　广宁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历位司州牧、尚书令、司空、司徒、录尚书、大将军、大司马。孝珩爱赏人物，学涉经史，好缀文，有伎艺。尝于厅事壁自画一苍鹰，见者皆以为真，又作朝士图，亦当时之妙绝。　后主自晋州败奔邺，诏王公议于含光殿。孝珩以大敌既深，事藉机变，宜任城王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兵趣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溃散。又请出宫人珍宝赐将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为太宰。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同谋，期正月五日，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军，谓阿那肱、韩长鸾、陈德信等云："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时何与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作如此猜疑。"高、韩恐其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为匡复计。周齐王宪来伐，兵弱不能敌。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穷矣！"齐叛臣乞扶令和以槊

刺孝珩坠马，奴白泽以身扞之，孝珩犹伤数处，遂见虏。齐王宪问孝珩齐亡所由，孝珩自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宪为之改容，亲为洗创傅药，礼遇甚厚。孝珩独叹曰："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展我心力耳。"至长安，依例授开府、县侯。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启归葬山东，从之。寻卒，令还葬邺。　河间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统中，累迁尚书令。初，突厥与周师入太原，武成将避之而东。孝琬叩马谏，请委赵郡王部分之，必整齐，帝从其言。孝琬免胄将出，帝使追还。周军退，拜并州刺史。　　孝琬以文襄世嫡，骄矜自负。河南王之死，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与祖珽谮之，云："草人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岂是老妪，须着此'。此言属大家也。"初，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珽以说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鸣，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帝颇惑之。时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槊幡数百。帝闻之，以为反。讯其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对曰"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然实是文襄像，孝琬时时对之泣。帝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为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两胫而死。瘗诸西山，帝崩后，乃改葬。子正礼嗣，幼聪颖，能诵《左氏春秋》。齐亡，迁绵州卒。　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栢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巨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芒山之捷，后主谓长恭曰："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

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前既有勋，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

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妃曰：“何不求见天颜？”长恭曰：“天颜何由可见。”遂饮药薨。赠太尉。　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参军阳士深表列其赃，免官。及讨定阳，士深在军，恐祸及。长恭闻之曰：“吾本无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尝入朝而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无所谴罚，武成赏其功，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陈氏，广阳王妓也。延宗幼为文宣所养，年十二，犹骑置腹上，令溺己脐中，抱之曰：“可怜止有此一个。”问欲作何王，对曰：“欲作冲天王。”文宣问杨愔，愔曰：“天下无此郡名，愿使安于德。”于是封安德焉。为定州刺史，于楼上大便，使人在下张口承之。以蒸猪糁和人粪以饲左右，有难色者鞭之。孝昭帝闻之，使赵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谨，又加三十。又以囚试刀，验其利钝。骄纵多不法。武成使挞之，杀其昵近九人，从是深自改悔。兰陵王芒山凯捷，自陈兵势，诸兄弟咸壮之。延宗独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胜径入？使延宗当此势，关西岂得复存！”及兰陵死，妃郑氏以颈珠施佛。广宁王使赎之。延宗手书以谏，而泪满纸。河间死，延宗哭之泪亦甚。又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于地，马鞭挝之二百，几死。后历司徒、太尉。　及平阳之役，后主自御之，命延宗率右军先战，城下擒周开府宗挺。及大战，延宗以麾下再入周军，莫不披靡。诸军败，延宗独全军。后主将奔晋阳，延宗言：“大家但在营莫动，以兵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纳。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事。谓曰：“并州阿兄自取，儿今去也。”延宗曰：“陛下为社稷莫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骆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不得辄沮。”后主竟奔邺。在并将率咸请曰：“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诏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竖，衅结萧墙，盗起疆埸。斩关夜遁，莫知所之，则我高祖之业将坠于地。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便祇承宝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为德昌元年。”以晋昌王唐邕为宰辅，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沐阳王和阿于子、右卫大将军段畅、武卫将军相里僧伽、开府韩骨胡、侯莫陈洛州为爪牙。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容貌充壮，坐则仰，偃则伏，人笑之，乃赫然奋发。气力绝异，驰骋行阵，劲捷若飞。倾覆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千余家。后主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陈辞自称名，流涕呜咽。众皆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周

军。特进、开府那卢安生守太谷，以万兵叛。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畅拒城东。延宗亲当周齐王于城北，奋大槊，往来督战，所向无前。尚书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长刀步从，杀伤甚多。武卫兰芙蓉、綦连延长皆死于阵。阿于子、段畅以千骑投周。周军攻东门，际昏，遂入。进兵焚佛寺门屋，飞焰照天地。延宗与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军大乱，争门相填压，齐人从后斫刺，死者二千余人。周武帝左右略尽，自拔无路，承御上士张寿辄牵马头，贺拔佛恩以鞭拂其后，崎岖仅得出。齐人奋击，几中焉。城东厄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为之导，仅免，时四更也。延宗谓周武帝崩于乱兵，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不得。时齐人既胜，入坊饮酒，尽醉卧，延宗不复能整。周武帝出城，饥甚，欲为遁逸计。齐王宪及柱国王谊谏，以为去必不免。延宗叛将段畅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俄顷复振。诘旦，还攻东门，克之，又入南门。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于人家见禽。周武帝自投下马，执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两国天子，有何怨恶，直为百姓来耳。勿怖，终不相害。"便复衣帽，礼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绝壁临水，忽有黑书见，云："齐亡延宗。"洗视逾明。帝使人就写，使者改亡为上。至是应焉。延宗败前，在邺厅事，见两日相连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敕守并州，明日建瘭号，不间日而被围，经宿，至食时而败。年号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问取邺计，辞曰："亡国大夫不可以图存，此非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　及至长安，周武与齐君臣饮酒，令后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自裁，傅婢苦执谏而止。未几，周武诬后主及延宗等，云遥应穆提婆反，使并赐死。皆自陈无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

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殡之。　后主之传位于太子也，孙正言窃谓人曰："我武定中为广州士曹，闻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诸儿，阿保当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当灭。"阿保谓天保，德之谓德昌也，承之谓后主年号承光，其言竟信云。　渔阳王绍信，文襄第六子也。历特进、开府、中领军、护军、青州刺史。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太守郑道盖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齐灭，死于长安。

卷十二 列传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绍德 范阳王绍义 西河王绍仁 陇西王绍廉 孝昭六王 乐陵王百年 始平王彦德 城阳王彦基 定阳王彦康 汝阳王彦忠 汝南王彦理 武成十二王 南阳王绰 琅邪王俨 齐安王廓 北平王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几 乐平王仁邕 颍川王仁俭 安阳王仁雅 丹阳王仁直 东海王仁谦

文宣五男：李后生废帝及太原王绍德，冯世妇生范阳王绍义，裴嫔生西河王绍仁，颜嫔生陇西王绍廉。

太原王绍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为开府仪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你父打我时，竟不来救！"以刀环筑杀之，亲以土埋之游豫园。武平元年，诏以范阳王子辨才为后，袭太原王。

范阳王绍义，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广阳，后封范阳。历位侍中、清都尹。好与群小同饮，擅置内参，打杀博士任方荣。武成尝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后主奔邺，以绍义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此地齐以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长史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事不果，便迎绍义。绍义至马邑。辅相及其属韩阿各奴等数十人皆齐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余尽从辅相，及绍义至，皆反焉。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执刺史陆琼，又攻陷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兵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太半。突厥他钵可汗谓文宣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高宝宁在营州，表上尊号，绍义遂即皇帝位，称武平元年。以赵穆为天水王。他钵闻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周武帝大集兵于云阳，将亲北伐，遇疾暴崩。绍义闻之，以为天赞己。卢昌斯据范阳，亦表迎绍义。俄而周将宇文神举攻灭昌期。其日，绍义适至幽州，闻周总管出兵于外，欲乘虚取蓟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远，部分兵众。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驰救幽州，半为齐军所杀。绍义闻范阳城陷，素服举哀，回军入突厥。周人购之于他钵，又使贺若谊往说之。他钵犹不忍，遂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流于蜀。绍义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归。绍义在蜀，遗妃书云："夷狄无信，送吾于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绍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为开府仪同三司。寻薨。

陇西王绍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长乐，后改焉。性粗暴，尝拔刀逐绍义，绍义走入厩，闭门拒之。绍义初为清都尹，未及理事，绍廉先往，唤囚悉出，率意决遣之。能饮酒，一举数

升，终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乐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后襄城景王，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阳王彦基、定阳王彦康、汝阳王彦忠。　乐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晋阳，群臣请建中宫及太子，帝谦未许，都下百僚又有请，乃称太后令立为皇太子。帝临崩，遗诏传位于武成，并有手书，其末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大宁中，封乐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帝以盆水承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所过处血皆遍地。气息将尽，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遂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于后园亲看埋之。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开。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绍德。诏以襄成王子白泽袭爵乐陵王。齐亡，入关，徙蜀死。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开府、清都尹。齐亡，入关，随例授仪同大将军，封县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开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彦德、城阳王彦基、定阳王彦康、汝阳王彦忠，与汝南同受封，并加仪同三司，后事阙。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后主及琅邪王俨，李夫人生南阳王绰，后宫生齐安王廓、北平王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几、乐平王仁邕、颍川王仁俭、安乐王仁雅、丹阳王仁直、东海王仁谦。　　南阳王绰，字仁通，武成长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时生，至午时，后主乃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贬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后汉阳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阳，别为汉阳置后。绰始十余岁，留守晋阳。爱波斯狗，尉破胡谏之，欻然斫杀数狗，狼藉在地。破胡惊走，不敢复言。后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左转定州，汲井水为后池，在楼上弹人。好微行，游猎无度，恣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妇人号哭，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儿血，乃食焉。后主闻之，诏锁绰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歇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

索□歇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绰由是大为后主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间之，除齐州刺史。将发，长鸾令绰亲信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后主不忍显

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搤杀之。瘗于兴圣佛寺。经四百余日乃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齐亡，妃郑氏为周武帝所幸，请葬绰。敕所司葬于永平陵北。　　琅邪王俨，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东平王，拜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魏氏旧制，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自都邺后，此仪浸绝，武成欲雄宠俨，乃使一依旧制。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遣中贵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帝大笑，以为善。更敕令驻车，传语良久，观者倾京邑。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以视事，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俨常居守，每送驾，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王师罗常从驾，后至，武成欲罪之，辞曰："臣与第三子别，留连不觉晚。"武成忆俨，为之下泣，舍师罗不问。俨器服玩饰，皆与后主同，所须悉官给。于南宫尝见新冰早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从是，后主先得新奇，属官及工匠必获罪。太上、胡后犹以为不足。俨常患喉，使医下针，张目不瞬。又言于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称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以后主为劣，有废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俨以和士开、骆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尝谓曰："君等所营宅早晚当就，何太迟也。"二人相谓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复得每日见太后。四月，诏除太保，余官悉解，犹带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左右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百姓丛中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赞成其事。俨乃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付禁推。子琮杂以他文书奏之，后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厍狄伏连曰："奉敕令军收士开。"伏连以咨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须重奏。"伏连信之，伏五十人于神兽门外，诘旦，执士开送御史。俨使冯永洛就台斩之。俨徒本意唯杀士开，及是，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故拥兵马欲坐着孙凤珍宅上，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放臣，愿遣姊姊来迎臣，臣即入见。"姊姊即陆令萱也，俨欲诱出

杀之。令萱执刀帝后，闻之战栗。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疆牵衣谏曰：“若不斩提婆母子，殿下无由得入。”广宁、安德二王适从西来，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数千，何言人少？”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光闻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后主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皮景和亦以为然，后主从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以前。请帝曰：“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长大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收伏连及高舍洛、王子宜、刘辟疆、都督翟显贵于后园，帝亲射之而后斩，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职吏尽欲杀之。光以皆勋贵子弟，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云《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俨之未获罪也，邺北城有白马佛塔，是石季龙为澄公所作，俨将修之。巫曰：“若动此浮图，北城失主。”不从，破至第二级，得白蛇长数丈，回旋失之，数旬而败。自是太后处俨于宫内，食必自尝之。陆令萱说帝曰：“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相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为计。”何洪珍与和?靠□厣疲□嗲肷敝□N淳觯□允秤呙苡□娆E问之，珽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帝纳其言。以俨之晋阳，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执俨。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见先帝爱王，今宁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启太后曰：“明旦欲与仁威出猎，须早出早还。”是夜四更，帝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俨出

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袂塞其口，反袍蒙头负出，至大明宫，鼻血满面，立杀之，时年十四。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临哭十余声，便拥入殿。明年三月，葬于邺西，赠谥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遗腹四男，生数月，皆幽死。以平阳王淹孙世俊嗣。俨妃，李祖钦女也，进为楚帝后，居宣则宫。齐亡，乃嫁焉。　齐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长者，无过行。位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贞，字仁坚，武成第五子也。沉审宽恕。帝常曰：“此儿得我凤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书令、录尚书事。帝行幸，总留台事。积年，后主以贞长大，渐忌之。阿那肱承旨，令冯士干劾系贞于狱，夺其留后权。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举止轩昂，精神无检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

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几，生而无骨，不自支持；次乐平王仁邕；次颍川王仁俭；次安乐王仁雅，从小有喑疾；次丹阳王仁直；次东海王仁谦。皆养于北宫。琅邪王死后，诸王守禁弥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给俭薄，取充而已。寻后主穷蹙，以廓为光州，贞为青州，仁英为冀州，仁俭为胶州，仁直为济州刺史。自廓已下，多与后主死于长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喑疾，获免，俱徙蜀。隋开皇中，追仁英，诏与萧琮、陈叔宝修其本宗祭礼。未几而卒。　　后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诸姬生东平王恪，次善德，次买德，次质钱。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寻夭折。齐灭，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皆有封爵。其后不从戮者散配西土，皆死边。　　论曰：文襄诸子，咸有风骨，虽文雅之道，有谢间平，然武艺英姿，多堪御侮。纵咸阳赐剑，覆败有征，若使兰陵获全，未可量也，而终见诛翦，以至土崩，可为太息者矣。安德以时艰主暗，匿迹韬光，及平阳之阵，奋其忠勇，盖以临难见危，义深家国。德昌大举，事迫群情，理至沦亡，无所归命。广宁请出后宫，竟不获遂，非孝珩辞致有谢李同，自是后主心识去平原已远。存亡事异，安可同年而说。武成残忍奸秽，事极人伦。太原迹异猜嫌，情非衅逆，祸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长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庆流后嗣，百年之酷，盖济南之滥觞。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为伤叹，各爱其子，岂其然乎？琅邪虽无师傅之资，而早闻气尚。士开淫乱，多历岁年，一朝剿绝，庆集朝野，以之受毙，深可痛焉。然专戮之衅，未之或免，赠帝谥恭，矫枉过直，观过知仁，不亦异于是乎？

卷十三 列传第五 赵郡王琛 清河王岳

赵郡王琛，字永宝，高祖之弟也。少时便弓马，有志气。高祖既匡天下，中兴初，授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既居禁卫，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封南赵郡公，食邑五千户。寻拜骠骑大将军、特进、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节、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诚抚纳，拔用人士，甚有声誉。及斛斯椿等衅结。高祖将谋内讨，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掌后事，以为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酋长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决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纠弹，无所回避，远近肃然。寻乱高祖后庭，高祖责罚之，因杖而毙，时年二十三。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太尉、尚书令，谥曰贞平。天统三年，又赠假黄钺、左丞相、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进爵为王，配飨高祖庙庭。子睿嗣。　睿小名须拔，生三旬而孤，聪慧夙成，特为高祖所爱，养于宫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诸子。魏兴和中，袭爵南赵郡公。至四岁，未尝识母，其母则魏华阳公主也。有郑氏者，睿母之从母姊妹之女，戏语睿曰："汝是我姨儿，何因倒亲游氏。"睿因问访，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为怪，疑其感疾，欲命医看之。睿对曰："儿无患苦，但闻有所生，欲得暂见。"高祖惊曰："谁向汝道耶？"睿具陈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宫与睿相见，睿前跪拜，因抱头大哭。高祖甚以悲伤。语平秦王曰："此儿天生至孝，我儿子无有及者。"遂为休务一日。睿初读《孝经》，至"资于事父"，辄流涕歔欷。十岁丧母，高祖亲送睿至领军府，为睿发丧，与声殒绝，哀感左右，三日水浆不入口。高祖与武明娄皇后殷勤敦譬，方渐顺旨。居丧尽礼，持佛像长斋，至于骨立，杖而后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说喻之。并敕左右不听进水，虽绝清漱，午后辄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唤睿同案。其见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呕血。及壮，将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睿对曰："自痛孤遗，常深膝下之慕，方从婚冠，弥用感切。"言未卒，呜咽不自胜。世宗为之悯默。励己勤学，常夜久方罢。武定末，除太子庶子。显祖受禅，进封爵为赵郡王，邑一千二百户，迁散骑常侍。　睿身长七尺，容仪甚伟，闲习吏职，有知人之鉴。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六州大都督，时年十七。睿留心庶事，纠摘奸非，劝课农桑，接礼民俊，所部大治，称为良牧。三年，加仪同三司。六年，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于时盛夏六月，睿在途中，屏除盖扇，亲与军人同其劳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岁藏冰，长史宋钦道以睿

冒犯暑热，遂遣舆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车，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谓得冰一时之要。睿乃对之叹息云：“三军之人，皆饮温水，吾以何义，独进寒冰，非追名古将，实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遐迩称叹。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加以饥病，多致僵殒。睿于是亲帅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督帅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余，赡不足，屯以全者十三四焉。　七年，诏以本官都督沧瀛幽安平东燕六州诸军事、沧州刺史。八年，征睿赴邺，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睿慰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大为兵民所安。有无水之处，祷而掘井，锹锸裁下，泉源涌出，至今号曰赵郡王泉。　　九年，车驾幸楼烦，睿朝于行宫，仍从还晋阳。时济南以太子监国，因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事，仍开府置佐。显祖特崇其选，乃除睿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睿后因侍宴，显祖从容顾谓常山王演等曰：“由来亦有如此长史不？吾用此长史何如？”演对曰：“陛下垂心庶政，优贤礼物，须拔进居蝉珥之荣，退当委要之职，自昔以来，实未闻如此铨授。”帝曰：“吾于此亦自谓得宜。”十年，转仪同三司、侍中、将军、长史，王如故。寻加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太子太保。　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临崩，预受顾托，奉迎世祖于邺，以功拜尚书令，别封浮阳郡公，监太史，太子太傅，议律令。又以讨北狄之功，封颍川郡公。复拜尚书令，摄大宗正卿。天统中，追赠睿父琛假黄钺，母元氏赠赵郡王妃，谥曰贞昭，华阳长公主如故，有司备礼仪就墓拜授。时隆冬盛寒，睿跣步号哭，面皆破裂，呕血数升。及还，不堪参谢，帝亲就第看问。拜司空，摄录尚书事。突厥尝侵轶至并州，帝亲御戎，六军进止皆令取睿节度。以功复封宣城郡公。摄宗正卿，进拜太尉，监议五礼。睿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誉望日隆，渐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义士，号曰《要言》，以致其意。　世祖崩，葬后数日，睿与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后主云：“和士开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开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开旧经驱使，欲留过百日。”睿正色不许。数日之内，太后数以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谓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违。”睿曰：“吾国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贪生苟全，令国家扰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遗旨，委寄不轻。今

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进言，词理恳切。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卮酒！”言讫便出。其夜，睿方寝，见一人可长丈五，臂长丈余，当门向床，以臂压睿，良久，遂失所在。睿意甚恶之，便起坐独叹曰：“大丈夫

命运一朝至此！”恐为太后所杀，旦欲入朝，妻子咸谏止之。睿曰：“自古忠臣，皆不顾身命，社稷事重，吾当以死效之，岂容令一妇人倾危宗庙。且和士开何物竖子，如此纵横，吾宁死事先皇，不忍见朝廷颠沛。”至殿门，又有人曰：“愿殿下勿入，虑有危变。”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恨。”入见太后，太后复以为言，睿执之弥固。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而杀之，时年三十六。大雾三日，朝野冤惜之。期年后，诏听以王礼葬，竟无赠谥焉。　子整信嗣。历散骑常侍、仪同三司。好学有行检，少年时因猎坠马，伤腰脚，卒不能行起，终于长安。琛同母弟惠宝早亡，元象初，赠侍中、尚书令、都督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天统三年，重赠十州都督，封陈留王，谥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从父弟也。父翻，字飞雀，魏朝赠太尉，谥孝宣公。岳幼时孤贫，人未之知也，长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尝夜起，见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觇之，乃无灯，即移高祖于别室，如前所见。怪其神异，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飞龙九五大人之卦，贵不可言。”山氏归报高祖。后高祖起兵于信都，山氏闻之，大喜，谓岳曰：“赤光之瑞，今当验矣，汝可间行从之，共图大计。”岳遂往信都。高祖见之，大悦。　中兴初，除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武卫将军。高祖与四胡战于韩陵，高祖将中军，高昂将左军，岳将右军。中军败绩，贼乘之，岳举麾大呼，横冲贼阵，高祖方得回师，表里奋击，因大破贼。以功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仍领武卫。太昌初，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左右卫，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母山氏，封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时尔朱兆犹据并州，高祖将讨之，令岳留镇京师，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军事都督，寻加开府。岳辟引时贤，以为僚属，论者以为美。寻都监典书，复为侍学，除使持节、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诣京畿。时高祖统务晋阳，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元象二年，遭母忧去职。岳性至孝，尽力色养，母若有疾，衣不解带，及遭丧，哀毁骨立，高祖深以忧之，每日遣人劳勉。寻起复本任。二年，除兼领军将军。兴和初，世宗入总朝政，岳出为使持节、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骠骑、开府仪同如故。三年，转青州刺史。岳任权日久，素为朝野畏服，及出为藩，百姓望风詟惮。武定元年，除晋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绥边之称。时岳遇患，高祖令还并治疗，疾瘳，复令赴职。　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征岳还并，共图取景之计。而武帝乘间遣其贞阳侯明率众于寒山，拥泗水灌彭城，与景为掎角声援。岳总帅诸军南讨，与行台慕容绍宗等击明，大破之，临阵擒明及其大将

胡贵孙，自余俘馘数万。景乃拥众于涡阳，与左卫将军刘丰等相持。岳回军追讨，又破之，景单骑逃窜。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余如故，别封新昌县子。又拜使持节、河南总管、大都督，统慕容绍宗、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长社。思政婴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绍宗、刘丰为思政所获，关西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御，甚有谋算。城不没者三板。会世宗亲临，数日城下，获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县男，世宗以为己功，故赏典弗弘也。　世宗崩，显祖出抚晋阳，令岳以本官兼尚书左仆射，留镇京师。天保初，进封清河郡王，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宗师、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萧绎为周军所逼，遣使告急，且请援。冬，诏岳为西南道大行台，统司徒潘相乐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师次义阳，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获梁州刺史司徒陆法和，仍克郢州。岳先送法和于京师，遣仪同慕容俨据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诏岳旋师。　　岳自讨寒山、长社及出随、陆，并有功绩，威名弥重。而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不及也。初，高归彦少孤，高祖令岳抚养，轻其年幼，情礼甚薄。归彦内衔之而未尝出口。及归彦为领军，大被宠遇，岳谓其德己，更倚赖之。归彦密构其短。岳于城南起宅，听事后开巷。归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拟帝宫，制为永巷，但唯无阙耳。"显祖闻而恶之，渐以疏岳。仍属显祖召邺下妇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尝唤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悬薛氏姊而锯杀之，让岳以为奸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轻薄不用，非奸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归彦就宅切责之。岳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薨，故时论纷然，以为赐鸩也。朝野叹惜之。时年四十四。诏大鸿胪监护丧事，赠使持节、都督冀定沧瀛赵幽济七州诸军、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黄钺，给辒辌车，赗物二千段，谥曰昭武。　初，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储甲千余领。世宗之末，岳以四海无事，表求纳

之。世宗敦至亲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属居肺腑，职在维城，所有之甲，本资国用，叔何疑而纳之。"文宣之世，亦频请纳，又固不许。及将薨，遗表谢恩，并请上甲于武库，至此葬毕，方许纳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庙庭。后归彦反，世祖知其前谮，曰："清河忠烈，尽力皇家，而归彦毁之，间吾骨肉。"籍没归彦，以良贱百口赐岳家。后又思岳之功，重赠太师、太保，余如故。子劢嗣。　劢，字敬德，夙智早成，为显祖所爱。年七岁，遣侍皇太子。后除青州刺史，拜日，显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遗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无坠声绩。"劢流涕对曰："臣以蒙幼，滥叨拔擢，虽竭庸短，惧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虑也。"寻追授武卫将军、领军、祠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内，改封乐安王。转侍中、尚书右仆射，出为朔州行

台仆射。　　后主晋州败，太后从土门道还京师，敕劢统领兵马，侍卫太后。时佞幸阍寺，犹行暴虐，民间鸡猪，悉放鹰犬搏噬取之。劢收仪同三司苟子溢徇军，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后释之。刘文殊窃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何容如此，岂不虑后生毁谤耶？”劢攘袂语文殊曰：“自献武皇帝以来，抚养士卒，委政亲贤，用武行师，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州，达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辈专政弄权，所以内外离心，衣冠解体。若得今日斩此卒，明日及诛，亦无所恨。王国家姻娅，须同疾恶，返为此言，岂所望乎！”太后还至邺，周军续至，人皆恟惧，无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劢因奏后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贰。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协之曰：‘若战不捷，即退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决，理必破之，此亦计之上者。”后主卒不能用。齐亡入周，依例授开府。隋朝历杨、楚、光、洮四州刺史。开皇中卒。　史臣曰：《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盖以通塞有期，污隆适道。举世思治，则显仁以应之；小人道长，则俭德以避之。至若负博陆之图，处藩屏之地，而欲迷邦违难，其可得乎。赵郡以跗萼之亲，当顾命之重，高揖则宗社易危，去恶则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贞心，践畏途而不疑，履危机而莫惧。以斯忠义，取毙凶慝。岂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将朝去三仁，终见殷墟之祸。不然则邦国殄瘁，何影响之速乎！清河属经纶之会，自致青云，出将入相，翊成鸿业，虽汉朝刘贾，魏室曹洪，俱未足论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风烈，适以彰显祖之失德云。　　赞曰：赵郡英伟，风范凝正。天道无亲，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经国。末路小疵，非为败德。

卷十四 列传第六

广平公盛 阳州公永乐弟长弼 襄乐王显国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归彦 武兴王普 长乐太守灵山 嗣子伏护 广平公盛，神武从叔祖也。宽厚有长者风。神武起兵于信都，以盛为中军大都督，封广平郡公。历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于位。赠假黄钺，太尉、太师、录尚书事。无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阳州公永乐，神武从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累迁北豫州刺史。河阴之战，司徒高昂失利退。永乐守河阳南城，昂走趣城，西军追者将至，永乐不开门，昂遂为西军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后罢豫州，家产不立。神武问其故，对曰："裴监为长史，辛公正为别驾，受王委寄，斗酒只鸡不入。"神武乃以永乐为济州，仍以监、公正为长史、别驾。谓永乐曰："尔勿大贪，小小义取莫复畏。"永乐至州，监、公正谏不见听，以状启神武。神武封启以示永乐。然后知二人清直，并擢用之。永乐卒于州。赠太师、太尉、录尚书事，谥曰武昭。无子，从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绪为后，袭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 永乐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广武王。时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闾肆，后入长弼党，专以斗为事。文宣并收掩付狱，天恩党十余人皆弃市，长弼鞭一百。寻为南营州刺史，在州无故自惊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乐王显国，神武从祖弟也。无才伎，直以宗室谨厚，天保元年，封襄乐王，位右卫将军。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从子也。性宽和，颇有武干。天保初，封上洛郡王。历位司空、太傅。薨于官。 子元海，累迁散骑常侍。愿处山林，修行释典。文宣许之。乃入林虑山，经二年，绝弃人事，志不能固，启求归。征复本任，便纵酒肆情，广纳姬侍。又除领军，器小志大，颇以智谋自许。皇建末，孝昭幸晋阳，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骑常侍留典机密。初孝昭之诛杨愔等，谓武成云："事成，以尔为皇太弟。"及践祚，乃使武成在邺主兵，立子百年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济南于邺，除领军厍狄伏连为幽州刺史，以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武成之权。武成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乃与河南王孝瑜伪猎，谋于野，暗乃归。先是童谣云："中兴寺内白凫翁，四方侧听声雍雍，道人闻之夜打钟。"时丞相府在北城中，即旧中兴寺也。凫翁，谓雄鸡，盖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济南王小名。打钟，言将被击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昭帝以为济南应之，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邺，迎济南赴并州。武成先咨元海，并问自安之计。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须别虑。"武成曰："岂我推诚之意耶？"元海乞还省一夜思

之。武成即留元海后堂。元海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请乘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当具表，云“威权大盛，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沉静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因逼之，答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执丰乐，斩归彦，尊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郑道谦卜之，皆曰：“不利举事，静则吉。”又召曹魏祖，问之国事。对曰：“当有大凶。”又时有林虑令姓潘，知占候，密谓武成曰：“宫车当晏驾，殿下为天下主。”武成拘之于内以候之。又令巫觋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武成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　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为和士开所谮，被捶马鞭六十。责云：“尔在邺城，说我以弟反兄，几许不义！邺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不义无智，若为可使？”出为兖州刺史。元海后妻，陆太姬甥也，故寻被追任使。武平中，与祖珽共执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语告珽。珽求领军，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报太姬。姬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邺城将败，征为尚书令。周建德七年，于邺城谋逆，伏诛。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谋。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终致覆败。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养以为弟，遇之甚薄。少以骑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为左卫大将军。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讨蠕蠕，文宣悦其骁勇，谓曰：“尔击贼如鹘入鸦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迁尚书令、朔州道行台、朔州刺史、开府、南安王，甚得边朔人心。后主时，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谨，光弁倨敖，思好因心衔恨。武平五年，遂举兵反。与并州诸贵书曰：“主上少长深宫，未辨人之情伪，昵近凶狡，疏远忠良。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暗于听受，专行忍害。幽母深宫，无复人子之礼；二弟残戮，顿绝孔怀之义。仍纵子立夺马于东门，光弁擎鹰于西市，駮龙得仪同之号，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马班位，荣冠轩冕。人不堪役，思长乱阶。赵郡王睿实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

相斛律明月，世为元辅，威著邻国，无罪无辜，奄见诛殄。孤既忝预皇枝，实蒙殊奖，今便拥率义兵，指除君侧之害。幸悉此怀，无致疑惑。”行台郎王行思之辞也。　思好至阳曲，自号大丞相，置百官，以行台左丞王尚之为长史。武卫赵海在晋阳掌兵，时仓卒不暇奏，矫诏发兵

拒之。军士皆曰：“南安王来，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帝闻变，使唐邕、莫多娄敬显、刘桃枝、中领军厍狄士文驰之晋阳，帝勒兵续进。思好军败，与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尽。时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晋阳送露布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诱使食，因驰诣行宫，叫已了。帝大欢，左右呼万岁。良久，世安乃以状自陈。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于是赏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烹尚之于邺市，令内参射其妃于宫内，仍火焚杀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谋反。韩长鸾女适思好子，故奏有人诬告诸贵，事相扰动，不杀无以息后，乃斩之。思好既诛，死者弟伏阙下诉求赠兄，长鸾不为通也。平秦王归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当徙凉州，行至河、渭间，遇贼，以军功得免流。因于河州积年。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得胡师子来献，以功得河东守。寻遂死焉。徽于神武旧恩甚笃。及神武平京洛，迎徽丧与穆同营葬。赠司徒，谥曰文宣。　初，徽尝过长安市，与妇人王氏私通而生归彦，至是年已九岁。神武追见之，抚对悲喜。稍迁徐州刺史。归彦少质朴，后更改节，放纵好声色，朝夕酣歌。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骄妒，数忿争，密启文宣求离，事寝不报。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闻。征为兼侍郎，稍被亲宠。以讨侯景功，别封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也。文宣诛高德正，金宝财货悉以赐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总知禁卫。初，济南自晋阳之邺，杨愔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阴怨杨、燕。杨、燕等欲去二王，问计于归彦。归彦诈喜，请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许心违，驰告长广。长广于是诛杨、燕等。孝昭将入云龙门，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内，归彦谕之，然后得入，进向柏阁、永巷亦如之。孝昭践祚，以此弥见优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为司空，兼尚书令。齐制，宫内唯天子纱帽，臣下皆戎帽，特赐归彦纱帽以宠之。　孝昭崩，归彦从晋阳迎武成于邺。及武成即位，进位太傅，领司徒，常听将私部曲三人带刀入仗。从武成还都，诸贵戚等竞要之，其所往处，一坐尽倾。归彦既地居将相，志意盈满，发言陵侮，旁若无人。议者以威权震主，必为祸乱。上亦寻其前翻覆之迹，渐忌之。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等咸数言其短。上幸归彦家，召魏收对御作诏草，欲加右丞相。收谓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为归彦威名太盛，故出之，岂可复加此号。”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缮写。昼日，仍敕门司不听辄入内。时归彦在家纵酒，经宿不知，至明欲参，至门知之，大惊而退。及通名谢，敕令早发，别赐钱帛、鼓吹、医药，事事周备。又敕武职督将悉送至青阳宫，拜而退，莫敢共语。唯与赵郡王睿久语，时无闻者。　至州，不自安，谋逆，欲待受

调讫，班赐军士，望车驾如晋阳，乘虚入邺。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诏平原王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拒守。先是，冀州长史宇文仲鸾、司马李祖挹、别驾陈季璩、中从事房子弼、长乐郡守尉普兴等疑归彦有异，使连名密启，归彦追而获之，遂收禁仲鸾等五人，仍并不从，皆杀之。军已逼城，归彦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众悉由臣手，投身向邺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有异心？正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诳惑圣上，疾忌忠良。但为杀此三人，即临城自刎。"其后城破，单骑北走，至交津见获，锁送邺。帝令赵郡王睿私问其故。归彦曰："使黄领小儿牵挽我，何可不反！"曰："谁耶？"归彦曰："元海、乾和岂是朝廷老宿？如赵家老公时，又讵怀怨。"于是帝又使让焉。对曰："高元海受毕义云宅，用作本州刺史，给后部鼓吹。臣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杀元海、义云而已。"上令都督刘桃枝牵入，归彦犹作前语望活。帝命议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载以露车，衔枚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赠仁州刺史。　魏时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库。文宣入库，赐从臣兵器，特以二石角与归彦。谓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长广得反，反时，将此角吓汉。"归彦额骨三道，着帻不安。文宣尝见之，怒，使以马鞭击其额，血被面，曰："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其言反竟验云。　武兴王普，字德广，归彦兄归义之子也。性宽和有度量。九岁，归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与诸子同游处。天保初，封武兴郡王。武平二年，累迁司空。六年，为豫州道行台、尚书令。后主奔邺，就加太宰。周师逼，乃降。卒于长安。赠上开府、豫州刺史。　长乐太守灵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从神武起兵信都，终于长乐太守。赠大将军、司空，谥曰文宣。子懿，卒于武平镇将，无子，文宣帝以灵山从父兄齐州刺史建国子伏护为灵山后。 伏护，字臣援，粗有刀笔。天统初，累迁黄门

侍郎。伏护历事数朝，恒参机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剧，乃至连日不食，事事酣酒，神识恍惚，遂以卒。赠兖州刺史。建国侯孙乂袭。乂少谨。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卒。

卷十五 列传第七 窦泰 尉景 娄昭等

窦泰，字世宁，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观津，曾祖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父乐，魏末破六韩拔陵为乱，与镇将杨钧固守，遇害。泰贵，追赠司徒。初，泰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见一人，曰："当生贵子，可徙而南。"泰母从之。俄而生泰。及长，善骑射，有勇略。泰父兄战殁于镇，泰身负骸骨归尔朱荣。以从讨邢杲功，赐爵广阿子。神武之为晋州，请泰为镇城都督，参谋军事。累迁侍中、京畿大都督，寻领御史中尉。泰以勋戚居台，虽无多纠举，而百僚畏惧。　天平三年，神武西讨，令泰自潼关入。四年，泰至小关，为周文帝所袭，众尽没，泰自杀。初，泰将发邺，邺有惠化尼谣云："窦行台，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帻数千人入台，云"收窦中尉"，宿直兵吏皆惊，其人入数屋，俄顷而去。旦视关键不异，方知非人。皆知其必败。赠大司马、太尉、录尚书事，谥曰武贞。泰妻，武明娄后妹也。泰虽以亲见待，而功名自建。齐受禅，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子孝敬嗣。位仪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无人也。秦、汉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职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颇有侠气。魏孝昌中，北镇反，景与神武入杜洛周军中，仍共归尔朱荣。以军功封博野县伯。后从神武起兵信都。韩陵之战，唯景所统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镇邺。寻进封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厍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厍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神武诫景曰："可以无贪也。"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笑不答。改长乐郡公。历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耶！"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耶！"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曰："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儿惯去，放使作心腹，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耶！"寻授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征授大司马。遇疾，薨于州。赠太师、

尚书令。齐受禅，以景元勋，诏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追封长乐王。　子粲，少历显职，性粗武。天保初，封厍狄干等为王，粲以父不预王爵，大恚恨，十余日闭门不朝。帝怪，遣使就宅问之。隔门谓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为王，粲不如死。"使云："须开门受敕。"粲遂弯弓隔门射使者。使者以状闻之，文宣使段韶谕旨。粲见韶，唯抚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亲诣其宅慰之，方复朝请。寻追封景长乐王。粲袭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辩嗣。周师将入邺，令辩出千余骑觇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回顾。隋开皇中，卒于浙州刺史。　娄昭，字菩萨，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魏太武时，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贵，魏朝赠司徒。齐受禅，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谋，腰带八尺，弓马冠世。神武少亲重之。昭亦早识人，恒曲尽礼敬。数随神武猎，每致请不宜乘危历阶。神武将出信都，昭赞成大策，即以为中军大都督。从破尔朱兆于广阿，封安喜县伯，改济北公，又徙濮阳郡公，授领军将军。魏孝武将贰于神武，昭以疾辞还晋阳。从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鹄反，以昭为东道大都督讨之。子鹄既死，诸将劝昭尽捕诛其党。昭曰："此州无状，横被残贼，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舍焉。后转大司马，仍领军。迁司徒，出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风，虽愈，犹不能处剧务，在州事委僚属，昭举其大纲而已。薨于州。赠假黄钺、太师、太尉，谥曰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长子仲达嗣，改封濮阳王。　次子定远，少历显职，外戚中偏为武成爱狎。别封临淮郡王。武成大渐，与赵郡王等同受顾命，位司空。赵郡王之奏黜和士开，定远与其谋，遂纳士开贿赂，成赵郡之祸，其贪鄙如此。寻除瀛州刺史。初，定远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远不许。因高思好作乱，提婆令临淮国郎中令告定远阴与思好通。后主令开府段畅率三千骑掩之，令侍御史赵秀通至州，以赃货事劾定远。定远疑有变，遂缢而死。　　昭兄子睿。睿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书。睿幼孤，被叔父昭所养。为神武帐内都督，封掖县子，累迁光州刺史。在任贪纵，深为文襄所责。后改封九门县公。齐受禅，得除领军将军，别封安定侯。睿无他器干，以外戚贵幸，纵情财色。为瀛州刺史，聚敛无厌。皇建初，封东安

王。大宁元年，进位司空。平高归彦于冀州，还拜司徒。河清三年，滥杀人，为尚书左丞宋仲羡弹奏，经赦乃免。寻为太尉，以军功进大司马。武成至河阳，仍遣总偏师赴悬瓠。睿在豫境留停百余日，专行非法，诏免官，以王还第。寻除太尉，薨。赠大司马。子子彦嗣，位开

府仪同三司。　厍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北迁，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艺。魏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孝昌元年，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以军主随荣入洛。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封广平县公，寻进郡公。河阴之役，诸将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旧功，竟不责黜。寻转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讨之，以干为大都督前驱。干上道不过家，见侯景不遑食，景使骑追馈之。时文帝自将兵至洛阳，军容甚盛。诸将未欲南度，干决计济河。神武大兵继至，遂大破之。还为定州刺史。不闲吏事，事多扰烦，然清约自居，不为吏人所患。迁太师。天保初，以干元勋佐命，封章武郡王，转太宰。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自预勤王，常总大众，威望之重，为诸将所伏，而最为严猛。会诣京师，魏谯王元孝友于公门言戏过度，诸公无能面折者，干正色责之，孝友大惭，时人称之。薨，赠假黄钺，太宰，给辒辌车，谥曰景烈。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锥。又有武将王周者，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二人至子孙始并知书。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子敬伏，位仪同三司，卒。子士文嗣。　士文性孤真，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在齐，袭封章武郡王，位领军将军。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来迎，唯士文闭门自守。帝奇之，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隋文受禅，加上开府，封湖陂县子。寻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二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故绝迹，庆吊不通。法令严肃，吏人贴服，道不拾遗。凡有细过，必深文陷害之。尝入朝，遇上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余无所须。”上异之，别赍遗之。士文至州，发摘奸吏，尺布斗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厉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闻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弥甚。司马京兆韦焜、清河令河东赵达十人并苛刻，唯长史有惠政，时人语曰：“刺史罗刹政，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闻，叹曰：“士文暴过猛兽。”竟坐免。未几为雍州长史，谓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窥候要贵，无乃必死此官。”及下车，执法严正，不避贵戚，宾客莫敢至门。人多怨望。士文从妹为齐氏嫔，有色，齐灭后，赐薛公长孙览。览妻郑氏妒，谮之文献后，后令览离绝。士文耻之，不与相见。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君明、士文并为御史所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三子，朝夕不继，亲宾无赡之者。　韩轨，

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于色。神武镇晋州，引为镇城都督。及起兵于信都，轨赞成大策。从破尔朱兆于广阿，又从韩陵阵，封平昌县侯。仍督中军，从破尔朱兆于赤谷岭。再迁泰州刺史。甚得边和。神武巡泰州，欲以轨还，仍赐城人户别绢布两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辞不受，唯乞留轨。神武嘉叹，乃留焉。频以军功，进封安德郡公。迁瀛州刺史，在州聚敛，为御史纠劾，削除官爵。未几，复其安德郡公。历位中书令、司徒。齐受禅，封安德郡王。轨妹为神武所纳，生上党王涣，复以勋庸，历登台铉。常以谦恭自处，不以富贵骄人。后拜大司马，从文宣征蠕蠕，在军暴疾薨。赠假黄钺，太宰、太师，谥曰肃武。皇建初，配飨文襄庙庭。　子晋明嗣。天统中，改封东莱王。晋明有侠气，诸勋贵子孙中最留心学问。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朝庭处之贵要之地，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封名胜，安能作刀笔吏返披故纸乎？"武平末，除尚书左仆射，百余日便谢病解官。　潘乐，字相贵，广宁石门人也。本广宗大族，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父永，有技艺，袭爵广宗男。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及长，宽厚有胆略。初归葛荣，授京兆王，时年十九。荣败，随尔朱荣，为别将讨元颢，以功封敷城县男。齐神武出牧晋州，引乐为镇城都将。从破尔朱兆于广阿，进爵广宗县伯。累以军功拜东雍州刺史。神武尝议欲废州，乐以东雍地带山河，境连胡、蜀，形胜之会，不可弃也，遂如故。后破周师于河阴，议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愿者东，唯乐与刘丰居西。神武善之，以众议不同而止。改封金门郡公。文宣嗣事，镇河阳，破西将杨檦等。时帝以怀州刺史平鉴等所筑城深入敌境，欲弃之，乐以轵关要害，必须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将，而还镇河阳，拜司空。齐受禅，乐进玺绶。进封河东郡王，迁司徒。周文东至崤、陕，遣其行台侯莫陈崇

自齐子岭趣轵关，仪同杨檦从鼓钟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诏乐总大众御之。乐昼夜兼行，至长子，遣仪同韩永兴从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为南道大都督，讨侯景。乐发石鳖，南度百余里，至梁泾州。泾州旧在石梁，侯景改为怀州，乐获其地，仍立泾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汉。天保六年，薨于悬瓠。赠假黄钺，太师、大司马、尚书令。　子子晃嗣。诸将子弟，率多骄纵，子晃沉密谨悫，以清净自居。尚公主，拜驸马都尉。武平末，为幽州道行台右仆射、幽州刺史。周师将入邺，子晃率突骑数万赴援。至博陵，知邺城不守，诣冀州降。周授上开府。隋大业初卒。

卷十六 列传第八 段荣(子韶)

段荣，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父连，安北府司马。荣少好历术，专意星象。正光初，语人曰："《易》云'观于天文以察时变'，又曰'天垂象，见吉凶'，今观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当有乱矣。"或问曰："起于何处，当可避乎？"荣曰："构乱之源，此地为始，恐天下因此横流，无所避也。"未几，果如言。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趣平城。属杜洛周为乱，荣与高祖谋诛之，事不捷，共奔尔朱荣。后高祖建义山东，荣赞成大策。为行台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晓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讨邺，留荣镇信都，仍授镇北将军，定州刺史。时攻邺未克，所须军资，荣转输无阙。高祖入洛，论功封姑臧县侯，邑八百户。转授瀛州刺史。荣妻，皇后姊也，荣恐高祖招私亲之议，固推诸将，竟不之州。寻行相州事，后为济州刺史。天平三年，转行泰州事。荣性温和，所历皆推仁恕，民吏爱之。初，高祖将图关右，与荣密谋，荣盛称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荣之言，以至于此。"四年，除山东大行台、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仪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赠使持节、定冀沧瀛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太尉、尚书左仆射，谥曰昭景。皇建初，配飨高祖庙庭。二年，重赠大司马、尚书令、武威王。长子韶嗣。　韶，字孝先，小名铁伐。少工骑射，有将领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尽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建义初，领亲信都督。中兴元年，从高祖拒尔朱兆，战于广阿。高祖谓韶曰："彼众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狂狡，行路所见，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邙山之会，搢绅何罪，兼杀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思乱，十室而九。王躬昭德义，除君侧之恶，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虽以顺讨逆，奉辞伐罪，但弱小在强大之间，恐无天命，卿不闻之也？"答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尔朱外贼天下，内失善人，知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不肖失职，贤者取之，复何疑也。"遂与兆战，兆军溃。攻刘诞于邺。及韩陵之战，韶督率所部，先锋陷阵。寻从高祖出晋阳，追尔朱兆于赤谼岭，平之。以军功封下洛县男。又从袭取夏州，擒斛律弥娥突，加龙骧将军、谏议大夫，累迁武卫将军。后恩赐父荣姑臧县侯，其下洛县男启让继母弟宁安。　兴和四年，从高祖御周文帝于邙山。高祖身在行间，为西魏将贺拔胜所识，率锐来逼。韶从傍驰马引弓反射，一箭毙其前驱，追骑慑惮，莫敢前者。西军退，赐马并金，进爵为公。　武定四年，从征玉壁。时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诸将，共论进止之宜。谓

大司马斛律金、司徒韩轨、左卫将军刘丰等曰：“吾每与段孝先论兵，殊有英略，若使比来用其谋，亦可无今日之劳矣。吾患势危笃，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邺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实无出孝先。”仍谓韶曰：“吾昔与卿父冒涉险艰，同奖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将不济，宜善相翼佐，克兹负荷。”即令韶从显祖镇邺，召世宗赴军。高祖疾甚，顾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五年春，高祖崩于晋阳，秘不发丧。俄而侯景构乱，世宗还邺，韶留守晋阳。世宗还，赐女乐十数人，金十斤，缯帛称是，封长乐郡公。世宗征颍川，韶留镇晋阳。别封真定县男，行并州刺史。显祖受禅，别封朝陵县，又封霸城县，加位特进。启求归朝陵公，乞封继母梁氏为郡君。显祖嘉之，别以梁氏为安定郡君。又以霸城县侯让其继母弟孝言。论者美之。　　天保三年，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将东方白额潜至宿预，招诱边民，杀害长吏，淮、泗扰动。五年二月，诏征韶讨之。既至，会梁将严超达等军逼泾州；又陈武帝率众将攻广陵，刺史王敬宝遣使告急；复有尹思令率众万余人谋袭盱贻。三军咸惧。韶谓诸将曰：“自梁氏丧乱，国无定主，人怀去就，强者从之。霸先等智小谋大，政令未一，外托同德，内有离心，诸君不足忧，吾揣之熟悉矣。”乃留仪同敬显俊、尧难宗等围守宿预，自将步骑数千人倍道赴泾州。途出盱眙，思令不虞大军卒至，望旗奔北。进与超达合战，大破之，尽获其舟舰器械。谓诸将士曰：“吴人轻躁，本无大谋，今破超达，霸先必走。”即回赴广陵。陈武帝果遁去。追至杨子栅，望扬州城乃还，大获其军资器物，旋师宿预。六月，韶遣辩士喻白额祸福，白额于是开门请盟。韶与行台辛术等议，且为受盟。盟讫，度白额终不为用，因执而斩之，并其诸弟等并传首京师。江淮帖然，民皆安辑。显祖嘉其功，诏赏吴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执司徒陆法和，韶亦豫行，筑层城，于新蔡立郭默戍而还。皇建元年，领太子太师。大宁二年，除并州刺史。高归彦作乱冀州，诏与东安王娄睿率众讨平之，迁太傅，赐女乐十人，并归彦果园一千亩。仍莅并州，为政举大纲，不存小察，甚得民和。　十二月，周武帝遣将率羌夷与突厥合众逼晋阳，世祖自邺倍道兼行赴救。突厥从北结阵而前，东距汾河，西被风谷。时事既仓卒，兵马未整，世祖见如此，亦欲避之而东。寻纳河间王孝琬之

请，令赵郡王尽护诸将。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诸将咸欲逆击之。诏曰：“步人气势自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破之，敌前锋尽殪，无复孑遗，自余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骑追之，出塞不

及而还。世祖嘉其功，别封怀州武德郡公，进位太师。　周冢宰宇文护母阎氏先配中山宫，护闻阎尚存，乃因边境移书，请还其母，并通邻好。时突厥屡犯边，韶军于塞下。世祖遣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周人反覆，本无信义，比晋阳之役，其事可知。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见，且外许之，待后放之未晚。不听。遂遣使以礼将送。护既得母，仍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诏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率众击之，军于邙山之下，逗留未进。世祖召谓曰："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但突厥在此，复须镇御，王谓如何？"韶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羌窥逼，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世祖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与大将共量进止。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阪，聊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便值周军，即遣驰告诸营，追集兵马。仍与诸将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与周人相对。韶遥谓周人曰："汝宇文护幸得其母，不能怀恩报德，今日之来，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来，有何可问。"韶曰："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周军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洛城之围，亦即奔遁，尽弃营幕，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车驾幸洛阳，亲劳将士，于河阴置酒高会，策勋命赏，除太宰，封灵武县公。天统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沧州干。　　武平二年正月，出晋州道，到定陇，筑威敌、平寇二城而还。二月，周师来寇，遣韶与右丞相斛律光、太尉兰陵王长恭同往捍御。以三月暮行达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敌之绝险，石城千仞，诸将莫肯攻围。韶曰："汾北、河东，势为国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计彼援兵，会在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能来。且城势虽高，其中甚狭，火弩射之，一旦可尽。"诸将称善，遂鸣鼓而攻之。城溃，获仪同薛敬礼，大斩获首虏，仍城华谷，置戍而还。封广平郡公。　是月，周又遣将寇边。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师出讨，韶亦请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东接定阳，又作深堑，断绝行道。韶乃密抽壮士，从北袭之。又遣人潜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应。渡者千有余人，周人始觉。于是合战，大破之，获其仪同若干显宝等。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并力以图定阳，计之长者。"将士咸以为然。六月，徙围定阳，其城主开府仪同杨范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势，乃纵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斩获首级。时韶病在军中，以子城未克，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险阻，并无走路，唯恐东南一处耳。贼若突围，必

从此出，但简精兵专守，自是成擒。”长恭乃令壮士千余人设伏于东南涧口。其夜果如所策，贼遂出城，伏兵击之，大溃，范等面缚，尽获其众。　韶疾甚，先军还。以功别封乐陵郡公。竟以疾薨。上举哀东堂，赠物千段、温明秘器、辒辌车，军校之士陈卫送至平恩墓所，发卒起冢。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并定赵冀沧齐兖梁洛晋建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录尚书事、朔州刺史，谥曰忠武。　韶出总军旅，入参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倾朝野。长于计略，善于御众，得将士之心，临敌之日，人人争奋。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风。教训子弟，闺门雍肃，事后母以孝闻，齐世勋贵之家罕有及者。然僻于好色，虽居要重，微服间行。有皇甫氏，魏黄门郎元瑀之妻，弟谨谋逆，皇甫氏因没官。韶美其容质，上启固请，世宗重违其意，因以赐之。尤啬于财，虽亲戚故旧略无施与。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余日，事毕辞还，人唯赐一杯酒。长子懿嗣。　　懿，字德猷，有资仪，颇解音乐，又善骑射。天保初，尚颍川长公主。累迁行台右仆射，兼殿中尚书，出除兖州刺史。卒。子宝鼎嗣。尚中山长公主，武平末，仪同三司。隋开皇中，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大业初，卒于饶州刺史。　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宽谨有父风。天保中，受父封姑臧县公。大宁初，拜通直散骑侍郎。二年，诏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河清三年，又诏尚东安公主。以父频著大勋，累迁侍中、将军、源州大中正，食赵郡干。韶病笃，诏封深济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台左仆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将军，郡公，坐事死。　韶第三子德举，武平末，仪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邺城与高元海谋逆，诛。　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隆化时，济州刺史。入周，授仪同大将军。　韶第七子德堪，武平中，仪同三司。隋大业初，汴州刺史，卒于汝南郡守。　荣第二子孝言，少警发有风仪。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参军事。齐受

禅，其兄韶以别封霸城县侯授之。累迁仪同三司、度支尚书、清都尹。孝言本以勋戚绪余，致位通显，至此便骄奢放逸，无所畏惮。曾夜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唤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又与诸淫妇密游，为其夫觉，复恃官势，拷掠而殒。时苑内须果木，科民间及僧寺备输，悉分向其私宅种植。又殿内及园中须石，差车牛从漳河运载，复分车回取。事悉闻彻，出为海州刺史。寻以其兄故，征拜都官尚书，食阳城郡干，仍加开府。迁太常卿，除齐州刺史，以赃贿为御史所劾。属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转食河南郡干，迁吏部尚书。　祖珽执政，将废赵彦深，引孝言为助。除兼侍中，入内省，典机密，寻即正，仍吏部尚书。孝言既无深鉴，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贿则旧。有将作丞崔成，忽于众中抗言曰：“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

也！”孝言无辞以答，惟厉色遣下而已。寻除中书监，加特进。又托韩长鸾，共构祖珽之短。及祖出后，孝言除尚书右仆射，仍掌选举，恣情用舍，请谒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监作，仪同三司崔士顺、将作大匠元士将、太府少卿郦孝裕、尚书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龙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邺县令尉长卿、临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彻等并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会，诸人膝行跪伏，称觞上寿，或自陈屈滞，更请转官，孝言意色扬扬，以为己任，皆随事报答，许有另授。富商大贾多被铨擢，所进用人士，咸是粗险放纵之流。寻迁尚书左仆射，特进、侍中如故。　孝言富贵豪侈，尤好女色。后娶娄定远妾董氏，大耽爱之，为此内外不和，更相纠列，坐争免官，徙光州。隆化败后，有敕追还。孝言虽黩货无厌，恣情酒色，然举止风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赋诗奏伎，毕尽欢洽。虽草莱之士，粗闲文艺，多引入宾馆，与同兴赏，其贫踬者亦时有乞遗。世论复以此多之。齐亡入周，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后加上开府。　　史臣曰：段荣以姻戚之重，遇时来之会，功伐之地，亦足称焉。韶光辅七君，克隆门业，每出当阃外，或任以留台，以猜忌之朝，终其眉寿。属亭候多警，为有齐上将，岂其然乎？当以志谢矜功，名不逾实，不以威权御物，不以智数要时，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语曰“率性之谓道”，此其效欤？　赞曰：荣发其原，韶大其门。位因功显，望以德尊。

卷十七 列传第九 斛律金(子光 羡)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大那瑰，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天平中，金贵，赠司空公。　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初为军主，与怀朔镇将杨钧送茹茹主阿那瑰还北。瑰见金射猎，深叹其工。后瑰入寇高陆，金拒击破之。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稍引南出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部众分散，金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朱荣。荣表金为别将，累迁都督。孝庄立，赐爵阜城县男，加宁朔将军、屯骑校尉。从破葛荣、元显，频有战功，加镇南大将军。　及尔朱兆等逆乱，高祖密怀匡复之计，金与娄昭、厍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高祖南攻邺，留金守信都，领恒、云、燕、朔、显、蔚六州大都督，委以后事，别讨李修，破之，加右光禄大夫。会高祖于邺，仍从平晋阳，追灭尔朱兆。太昌初，以金为汾州刺史、当州大都督，进爵为侯。从高祖破纥豆陵于河西。天平初，迁邺，使金领步骑三万镇风陵以备西寇，军罢，还晋阳。从高祖战于沙苑，不利班师，因此东雍诸城复为西军所据，遣金与尉景、厍狄干等讨复之。元象中，周文帝复大举向河阳。高祖率众讨之，使金径往太州，为掎角之势。金到晋州，以军退不行，仍与行台薛修义共围乔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讨平之，因从高祖攻下南绛、邵郡等数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阳。高祖使金统刘丰、步大汗萨等步骑数万守河阳城以拒之。高祖到，仍从破密。军还，除大司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户，转第一领民酋长。三年，高祖出军袭山胡，分为二道。以金为南道军司，由黄栌岭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谼岭，会金于乌突戍，合击破之。军还，出为冀州刺史。四年，诏金率众从乌苏道会高祖于晋州，仍从攻玉壁。军还，高祖使金总督大众，从归晋阳。　世宗嗣事，侯景据颍川降于西魏，诏遣金帅潘乐、薛孤延等固守河阳以备。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宝领马步数万，欲从新城赴援侯景。金率众停广武以要之，景和等闻而退走。还为肆州刺史，仍率所部于宜阳筑杨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备而还。侯景之走南豫，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入据颍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等率众围之。复诏金督彭乐、可朱浑道元等出屯河阳，断其奔救之路。又诏金率众会攻颍川。事平，复使金率众从崿坂送米宜阳。西魏九曲戍将马绍隆据险要斗，金破之。以功别封安平县男。　显祖受禅，封咸阳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晋阳宫。金病，帝幸其宅临

视，赐以医药，中使不绝。病愈还州。三年，就除太师。帝征奚贼，金从帝行。军还，帝幸肆州，与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师还晋阳。车驾复幸其第，六宫及诸王尽从，置酒作乐，极夜方罢。帝忻甚，诏金第二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因谓金曰："公元勋佐命，父子忠诚，朕当结以婚姻，永为蕃卫。"仍诏金孙武都尚义宁公主。成礼之日，帝从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及诸王等皆从，其见亲待如此。　后以茹茹为突厥所破，种落分散，虑其犯塞，惊挠边民，乃诏金率骑二万屯白道以备之。而虏帅豆婆吐久备将三千余户密欲西过，候骑还告，金勒所部追击，尽俘其众。茹茹但钵将举国西徙，金获其候骑送之，并表陈虏可击取之势。显祖于是率众与金共讨之于吐赖，获二万余户而还。进位右丞相，食齐州干，迁左丞相。　肃宗践阼，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又诏金朝见，听步挽车至阶。世祖登极，礼遇弥重，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金长子光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金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女若有宠，诸贵人妒；女若无宠，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岂可藉女也？"辞不获免，常以为忧。天统三年薨，年八十。世祖举哀西堂，后主又举哀于晋阳宫。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齐沧幽肆晋汾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酋长、王如故，赠钱百万，谥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魏末，从金西征，周文帝长史莫孝晖时在行间，光驰马射中之，因擒于阵，光时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为都督。世宗为世子，引为亲信都督，稍迁征虏将军，累加卫将军。武定五年，封永乐县子。尝从世宗于洹桥校猎，见一大鸟，云表飞飏，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颈。此鸟形如车轮，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观之，深壮异焉。丞相属邢子高见而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传号落雕都督。寻兼左卫将军，进爵为伯。　齐受禅，加开府仪同三司，别封西安县子。天保三年，从征出塞，光先驱破敌，多斩首虏，并获杂畜。还，除晋州刺史。东有周天柱、新安、牛头三戍，招引亡叛，屡为寇窃。七年，光率步骑五千袭破之，又大破周仪同王敬俊等，获口五百余人，杂畜千余头而还。九年，又率众取周绛川、白马、浍交、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二月，率骑一万讨周开府曹回公，斩之。柏谷城主仪同薛禹生

弃城奔遁，遂取文侯镇，立戍置栅而还。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建元年，进爵巨鹿郡公。时乐陵王百年为皇太子，肃宗以光世载醇谨，兼著勋王室，纳其长女为太子妃。大宁元年，除尚书右仆射，食中

山郡干。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将达奚成兴等来寇平阳，诏光率步骑三万御之，兴等闻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获二千余口而还。其年三月，迁司徒。四月，率骑北讨突厥，获马千余匹。是年冬，周武帝遣其柱国大司马尉迟迥、齐国公宇文宪，柱国庸国公可叱雄等，众称十万，寇洛阳。光率骑五万驰往赴击，战于邙山，迥等大败。光亲射雄，杀之，斩捕首虏三千余级，迥、宪仅而获免，尽收其甲兵辎重，仍以死者积为京观。世祖幸洛阳，策勋班赏，迁太尉，又封冠军县公。先是世祖命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天统元年，拜为皇后。其年，光转大将军。三年六月，父丧去官，其月，诏起光及其弟羡并复前任。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徙食赵州干，迁太傅。　十二月，周遣将围洛阳，壅绝粮道。武平元年正月，诏光率步骑三万讨之。军次定陇，周将张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彦、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鹿卢交道，光擐甲执锐，身先士卒，锋刃才交，桀众大溃，斩首二千余级。直到宜阳，与周齐国公宇文宪、申国公扌翕跋显敬相对十旬。光置筑统关、丰化二城，以通宜阳之路。军还，行次安邺，宪等众号五万，仍蹑军后，光从骑击之，宪众大溃，虏其开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韩延等，又斩首三百余级。宪仍令桀及其大将军中部公梁洛都与景兴、士彦等步骑三万于鹿卢交塞断要路。光与韩贵孙、呼延族、王显等合击，大破之，斩景兴，获马千匹。诏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龙门二城，与宪、显敬等相持，宪等不敢动。光乃进围定阳，仍筑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万余户并来内附。　二年，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等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斩千计。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户。军还，诏复令率步骑五万出平阳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获其城主仪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虏数千人。又别封长乐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国纥干广略围宜阳。光率步骑五万赴之，大战于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虏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散。光以为军人多有勋功，未得慰劳，若即便散，恩泽不施，乃密通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仍驻营待使。帝闻光军营已逼，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别封清河郡公。　　光入，常在朝堂垂帘而坐。祖珽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谓人曰：“此人乃敢尔！”后珽在内省，言声高慢，光适过，闻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赂光从奴而问之曰：“相王瞋孝征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盲人入，国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帝赐提婆晋阳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

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祖、穆积怨。　　周将军韦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祖珽因续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饶舌斥己也，盲老公谓珽也，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帝曰：“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鸾以为不可，事寝。祖珽又见帝请间，唯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珽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犹豫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处，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启云“军逼帝京”，会帝前所疑意，谓何洪珍云：“人心亦大圣，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懦，恐即变发，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从命。珽因云：“正尔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赐其一骏马，语云‘明日将往东山游观，王可乘此马同行’，光必来奉谢，因引入执之。”帝如其言。顷之，光至，引入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时年五十八。于是下诏称光谋反，今已伏法，其余家口并不须问。寻而发诏，尽灭其族。　　光性少言刚急，严于御下，治兵督众，唯仗威刑。版筑之役，鞭挞人士，颇称其暴。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所慑惮。罪既不彰，一旦屠灭，朝野痛惜之。周武帝闻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后入邺，追赠上柱国、崇国公。指诏书曰：“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　　光有四子。长子武都，历位特进、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并无政绩，唯事聚敛，侵渔百姓。光死，遣使于州斩之。次须达，中护军、开府仪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开府仪同三司。次恒伽，假仪同三司。并赐死。光

小子钟，年数岁，获免。周朝袭封崇国公。隋开皇中卒于骠骑将军。　羡，字丰乐，少有机警，尤善射艺，高祖见而称之。世宗擢为开府参军事。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加安西将军，进封大夏县子，除通州刺史。显祖受礼，进号征西，别封显亲县伯。河清三年，转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东燕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众十余万来寇州境，羡总率诸将御之。突厥望见军威甚整，遂不敢战，即遣使求款。虑其有诈，且喻之曰：“尔辈此行，本非朝贡，见机始变，未是宿心。若有实诚，宜速归巢穴，别遣使来。”于是退走。天统元年夏五月，突厥木汗遣使请朝献，羡始以闻，自是朝贡岁时不绝，羡有力焉。诏加行台仆射。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

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其年六月，丁父忧去官，与兄光并被起复任，还镇燕薊。三年，加位特进。四年，迁行台尚书令，别封高城县侯。武平元年，加骠骑大将军。时光子武都为兖州刺史。羡历事数帝，以谨直见推，虽极荣宠，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门贵盛，深以为忧。乃上书推让，乞解所职，优诏不许。其年秋，进爵荆山郡王。　三年七月，光诛，敕使中领军贺拔伏恩等十余人驿捕之。遣领军大将军鲜于桃枝、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便发定州骑卒续进，仍以永业代羡。伏恩等既至，门者白使人衷甲马汗，宜闭城门。羡曰："敕使岂可疑拒？"出见之，伏恩把手，遂执之，死于长史厅事。临终叹曰："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败！"及其五子世达、世迁、世辨、世酋、伏护，余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羡未诛前，忽令其在州诸子自伏护以下五六人，锁颈乘驴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门，日晚而归。吏民莫不惊异。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羡所钦爱，乃窃问之，答曰："须有禳厌。"数日而有此变。　羡及光并少工骑射，其父每日令其出畋，还即较所获禽兽。光所获或少，必丽龟达腋。羡虽获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赏，羡或被捶挞。人问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丰乐随处即下手，其数虽多，去兄远矣。"闻者咸服其言。　金兄平，便弓马，有干用。魏景明中，释褐殿中将军，迁襄威将军。正光末，六镇扰乱，隶大将军尉宾北讨。军败，为贼所虏。后走奔其弟金于云州，进号龙骧将军。与金拥众南出，至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部落离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酋长。高祖起义，以都督从。稍迁平北将军、显州刺史，加镇南将军，封固安县伯。寻进为侯，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将军李小光据梁州，平以偏师讨擒之。出为燕州刺史。入兼左卫将军，领众一万讨北徐贼，破之，除济州刺史。侯景度江，诏平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显俊、左卫将军厍狄伏连等略定寿阳、宿预三十余城。事罢还州，加开府，进位骠骑大将军，进爵为公。显祖受禅，别封羡阳侯。行兖州刺史，以黩货除名。后除开府仪同三司。废帝即位，拜特进，食沧州乐陵郡干。皇建初，封定阳郡公，拜护军。后为青州刺史，卒。赠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拨乱之始，翼成王业，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终享遐年，位高百辟。观其盈满之戒，动之微也，才及后嗣，遂至诛夷，虽为威权之重，盖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将之子，有沈毅之姿，战术兵权，暗同韬略，临敌制胜，变化无方。自关、河分隔，年将四纪。以高祖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出军薄伐，屡挫兵锋。而大宁以还，东邻浸弱，关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壮气。斛律治军誓众，式遏边鄙，战则前

无完阵，攻则罕有全城，齐氏必致拘原之师，秦人无复启关之策。而世乱才胜，诈以震主之威；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昔李牧之为赵将也，北翦胡寇，西却秦军，郭开谮之，牧死赵灭。其议诛光者，岂秦之反间欤，何同术而同亡也！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邻报仇。呜呼！后之君子，可为深戒。　赞曰：赳赳咸阳，邦家之光。明月忠壮，仍世将相。声振关右，势高时望。迫此威名，易兴谗谤。始自工言，终斯交丧。

卷十八 列传第十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

孙腾，字龙雀，咸阳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灭，入魏，因居北边。及腾贵，魏朝赠通使持节、侍中、都督雍华岐幽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赠腾父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太尉公、尚书令、冀州刺史。　腾少而质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扰乱，腾间关危险，得达秀容。属尔朱荣建义，腾隋荣入洛，例除冗从仆射。寻为高祖都督府长史，从高祖东征邢杲。师次齐城，有抚宜镇军人谋逆，将害督帅。腾知之，密启高祖。俄顷事发，高祖以有备，擒破之。高祖之为晋州，腾为长史，加后将军，封石安县伯。高祖自晋阳出滏口，行至襄垣，尔朱兆率众追。高祖与兆宴饮于水湄，誓为兄弟，各还本营。明旦，兆复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将赴之，临上马，腾牵衣止之。兆乃隔水肆骂，驰还晋阳。高祖遂东。及起义信都，腾以诚款，常预谋策。腾以朝廷隔绝，号令无所归，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苦请于高祖。高祖从之，遂立中兴主。除侍中，寻加使持节、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台。高祖进军于邺，初留段荣守信都，寻遣荣镇中山，仍令腾居守。及平邺，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阳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入为侍中。时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腾欲尚之，公主不许。侍中封隆之无妇，公主欲之，腾妒隆之，遂相间构。高祖启免腾官，请除外任，俄而复之。　腾以高祖腹心，入居门下，与斛斯椿同掌机密。椿既生异端，渐至乖谬。腾深见猜忌，虑祸及己，遂潜将十余骑驰赴晋阳。高祖入讨斛斯椿，留腾行并州事，又使腾为冀相殷定沧瀛幽安八州行台仆射、行冀州事，复行相州事。天平初，入为尚书左仆射，内外之事，腾咸知之，兼司空、尚书令。时西魏遣将寇南兖，诏腾为南道行台，率诸将讨之。腾性尪怯，无威略，失利而还。又除司徒。初北境乱离，亡一女，及贵，远加推访，终不得，疑其为人婢贱。及为司徒，奴婢诉良者，不研虚实，率皆免之，愿免千人，冀得其女。时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于青州，括浮逃户口，迁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贫家子贾氏以为养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适郑伯猷，携贾于郑氏。贾有姿色，腾纳之，始以为妾。其妻袁氏死，腾以贾有子，正以为妻，诏封丹阳郡君，复请以袁氏爵回授其女。违礼肆情，多此类也。　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餚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高祖屡加谴让，终不悛

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时年六十八。赠使持节、都督冀定等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师、开府、录尚书事，谥曰文。天保初，以腾佐命，诏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庙庭。子凤珍嗣。凤珍庸常，武平中，卒于开府仪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兴，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乡。父干，魏白水郡守，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贵，魏朝赠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后有参议之功，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蓚人。　隆之身长八尺，美须髯，深沉有志气。魏汝南王悦为司州牧，以为户曹从事。建义初，释褐员外散骑常侍，与行台于晖出讨羊侃于太山，晖引隆之为行台郎中，又除给事中。与高祖深自结托。高祖之临晋州，引为治中，行平阳郡事。从高祖起义山东，以为大行台右丞。魏中兴初，除御史中尉，领尚食典御。从高祖平邺，行相州事。从破四胡于韩陵，太昌初，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西魏文帝曾与隆之因酒忿竞，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责隆之不能协和，乃启出为北道行台，转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户。隆之请减户七百，并求降己四阶让兄腾，并加优诏许之，仍以腾为沧州刺史。高祖之讨斛斯椿，以隆之为大行台尚书。及大司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书右仆射，领御史中尉。广费人工，大营寺塔，为高祖所责。　　天平初，丁母艰解任，寻诏起为并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仆射。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硙，并有利于时。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又朝贵多假常侍以取貂蝉之饰，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陈诸假侍中服用者，请亦罢之。诏皆如表。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诏监起居事，进位司徒公。　武定中，为河北括户大使。追还，授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寻兼侍中。续出行青州事。追还，拜太子太师、兼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迁太保。时世宗作宰，风俗肃清，隆之时有受纳，世宗于尚书省大加责辱。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隆之性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于射堋上立三像人为壮勇之势。显祖曾至东山，因射，谓隆之曰：“射堋上可作猛

} 錢銲 U:n?儒?@

?咾噱? 桋鹼笃?蔫?cI ?? 咾/＞Vv2矺

?＞V鑁K? 藻??cI湾M?C.?咾狭杉 劇儡K ?^頎?＞V鍬□饌 ?ざ 繙3?U 榛莵

^'鉏)輸t 乏f咾?C6磏 Rc ??嫟8 S{

□??

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贺拔允 蔡俊 韩贤 尉长命 王怀 刘贵 任延敬 莫多娄贷文 高市贵厍狄回洛 厍狄盛 薛孤延 张保洛 侯莫陈相 贺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尔头，父度拔，俱见魏史。允便弓马，颇有胆略，与弟岳杀贼帅卫可肱，仍奔魏。广阳王元深上允为积射将军，持节防滏口。深败，归尔朱荣。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艺知名，荣素闻之。见允，待之甚厚。建义初，除征东将军、光禄大夫，封寿阳县侯，邑七百户。永安中，除征北将军、蔚州刺史，进爵为公。魏长广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茹茹，还至晋阳，值高祖将出山东，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结托。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亲礼之。遂与允出信都，参定大策。魏中兴初，转司徒，领尚书令。高祖入洛，进爵为王，转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托，潜使来往。当时咸虑允为变。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胜心腹之寄。高祖重其旧，久全护之。天平元年乃赐死，时年四十八，高祖亲临哭。赠定州刺史、五州军事。　　允有三子，长子世文，次世乐，次难陀。兴和末，高祖并召与诸子同学。武定中，敕居定州，赐其田宅。　蔡俊，字景彦，广宁石门人也。父普，北方扰乱，奔走五原，守战有功。拜宁朔将军，封安上县男，邑二百户。寻卒，赠辅国将军、燕州刺史。　俊豪爽有胆气，高祖微时，深相亲附。与辽西段长、太原庞苍鹰俱有先知之鉴。长为魏怀朔镇将，尝见高祖，甚异之，谓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终不徒然也，请以子孙为托。"兴和中，启赠司空公。子宁，相府从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将。苍鹰交游豪侠，厚待宾旅，居于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处于蜗牛庐中，苍鹰母数见庐上赤气属天。苍鹰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亲识。高祖之牧晋州，引为兼治中从事史，行义宁郡事。及义旗建，苍鹰乃弃家间行归高祖，高祖以为兼行台仓部郎中。卒于安州刺史。　俊初为杜洛周所虏，时高祖亦在洛周军中，高祖谋诛洛周，俊预其计。事泄，走奔葛荣，仍背葛归尔朱荣。荣入洛，为平远将军、帐内别将。从破葛荣，除谏议大夫。又从平元颢，封乌洛县男。随高祖举义，为都督。高祖平邺，及破四胡于韩陵，俊并有战功。太昌中，出为济州刺史，为治严暴，又多受纳，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宾客，颇称施与。后胡迁等据兖州作逆，俊与齐州刺史尉景讨平之。　魏武帝贰于高祖，以济州要重，欲令腹心据之。阴诏御史构俊罪状，欲以汝阳王代俊，由是转行兖州事。高祖以俊非罪，启复其任。武帝不许，除贾显智为刺史，率众赴州。俊以防守严备，显智惮之，至东郡，不敢前。　天平中，为都督，随领军娄昭攻樊子鹄于兖州，又与行台元子思讨

元庆和，俱平之。侯深反，复以俊为大都督，率众讨之，深败走。又转扬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于州，时年四十二。赠持节、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书令、司空公，谥曰威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庙庭。　韩贤，字普贤，广宁石门人也。壮健有武用。初随葛荣作逆，荣破，随例至并州，尔朱荣擢充左右。荣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长广王晔为主，除贤镇远将军、屯骑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城，贤并有战功。尔朱度律用为帐内都督，封汾阳县伯，邑四百户。普泰初，除前将军、广州刺史。属高祖起义，度律以贤素为高祖所知，恐其有变，遣使征之。贤不愿应召，乃密遣群蛮，多举烽火，有如寇难将至。使者遂为启，得停。贤仍潜遣使人通诚于高祖。高祖入洛，尔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贤远送诚款，令其复旧。太昌初，累迁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出为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转行荆州事。　　天平初，为洛州刺史。民韩木兰等率土民作逆，贤击破之，亲自按检，欲收甲仗。有一贼窘迫，藏于死尸之间，见贤将至，忽起斫之，断其胫而卒。贤虽武将，性和直，不甚贪暴，所历虽无善政，不为吏民所苦。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赠侍中、持节、定营安平四州军事、大将军、尚书令、司空公、定州刺史。子裔嗣。　尉长命，太安狄那人也。父显，魏镇远将军、代郡太守。长命性和厚，有器识。扶阳之乱，寄居太原。及高祖将建大义，长命参计策，从高祖破四胡于韩陵，拜安南将军。樊子鹄据兖州反，除东南道大都督，与诸军讨平之。转镇范阳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州居北垂，土荒民散，长命虽多聚敛，然以恩抚民，少得安集。寻以疾去职。未几，复征拜车骑大将军、都督西燕幽沧瀛四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卒于州。赠以本官，加司空，谥曰武壮。　子兴敬，便弓马，有武艺，高祖引为帐内都督。出为常山公府参军事，赐爵集中县伯。晋州民李小兴群聚为贼，兴敬随司空韩轨讨平之，进爵为侯。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兴敬因战为流矢所中，卒。赠泾、岐、豳三州军事，爵为公，谥曰闵庄。高祖哀惜之，亲临吊，赐其妻子禄如兴敬存焉。子士林嗣。王怀，字怀周，不知何许人也。少好弓马，颇有气尚，值北边丧乱，早从戎旅。韩楼反于幽州，怀知其无成，阴结所亲，以中兴初叛楼归魏，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高祖东出，怀率其部

人三千余家，随高祖于冀州。义旗建，高祖以为大都督，从讨尔朱兆于广阿，破之，除安北将军、蔚州刺史。又随高祖攻邺，克之，从破四胡于韩陵，进爵为侯。仍从入洛，拜车骑将军，改封卢乡县侯。天平中，除使持节、广州军事。梁遣将湛僧珍、杨暕来寇，怀与行台元晏击

项城，拔之，擒暕。又从高祖袭克西夏州。还，为大都督，镇下馆，除仪同三司。元象初，为大都督，与诸将西讨，遇疾卒于建州。赠定幽恒肆四州诸军事、刺史、司徒公、尚书仆射。怀以武艺勋诚为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论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飨高祖庙庭。　刘贵，秀容阳曲人也。父乾，魏世赠前将军、肆州刺史。贵刚格有气断，历尔朱荣府骑兵参军。建义初，以预定策勋，封敷城县伯，邑五百户。除左将军、太中大夫，寻进为公。荣性猛急，贵尤严峻，每见任使，多愜荣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抚军将军。永安三年，除凉州刺史。建明初，尔朱世隆专擅，以贵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使抗孝庄行台元显恭于正平。贵破显恭，擒之，并大都督裴俊等，复除晋州刺史。普泰初，转行汾州事。高祖起义，贵弃城归高祖于邺。太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转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陕州刺史。四年，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台仆射，与侯景、高昂等讨独孤如愿于洛阳。　贵凡所经历，莫不肆其威酷。修营城郭，督责切峻，非理杀害，视下如草芥。然以严断济务，有益机速。性峭直，攻讦无所回避，故见赏于时。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兴和元年十一月卒。赠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忠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庙庭。长子元孙，员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赠肆州刺史。次子洪徽嗣。武平末，假仪同三司，奏门下事。　任延敬，广宁人也。伯父桃，太和初为云中军将，延敬随之，因家焉。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从葛荣为贼，荣署为王，甚见委任。荣败，延敬拥所部先降，拜镇远将军、广宁太守，赐爵西河县公。后随高祖建义，中兴初，累迁光禄大夫。太昌初，累转尚书左仆射，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宽和接物，人士称之。及斛斯椿衅发，延敬弃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土民据之，以待高祖。　魏武帝入关，荆蛮不顺，以延敬为持节南道大都督，讨平之。天平初，复拜侍中。时范阳人卢仲延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西兖州民田龙聚众应之，以延敬为大都督、东道军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陀等讨之。寻为行台仆射，除徐州刺史。时梁遣元庆和及其诸将寇边，延敬破梁仁州刺史黄道始于北济阴，又破梁俊于单父，俘斩万人。又拜侍中。在州大有受纳。然为政不残，礼敬人士，不为民所疾苦。　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据城降西魏，复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尧雄等讨之。西魏遣其将怡锋率众来援，延敬等与战失利，收还北豫，仍与行台侯景、司徒高昂等相会，共攻颍川，拔之。元象元年秋，卒于邺，时年四十五。赠使持节、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子胄嗣。　胄轻侠，颇敏惠。少在高祖左右，天平中，擢为东郡太守。家本丰财，又多聚敛，动极豪华，宾客往来，将迎至厚。寻以赃污为有司所

劾，高祖舍之。及解郡，高祖以为都督。兴和末，高祖攻玉壁还，以晋州西南重要，留清河公岳为行台镇守，以胄隶之。胄饮酒游纵，不勤防守，高祖责之。胄惧，遂潜遣使送款于周。为人纠列，穷治未得其实，高祖特免之，谓胄曰："我推诚于物，谓卿必无此理。且黑獭降人，首尾相继，卿之虚实，于后何患不知。"胄内不自安。是时，仪同尔朱文畅及参军房子远、郑仲礼等并险薄无赖，胄厚与交结，乃阴图杀逆。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戏，谋将窃发。有人告之，令捕穷治，事皆得实。胄及子弟并诛。　莫多娄贷文，太安狄那人也。骁果有胆气。从高祖举义。中兴初，除伏波将军、武贲中郎将、虞候大都督。从击尔朱兆于广阿，有功，加前将军，封石城县子，邑三百户。又从破四胡于韩陵，进爵为侯。从平尔朱兆于赤谷岭。兆穷迫自经，贷文获其尸。迁左厢大都督。斛斯椿等衅起，魏武帝遣贾显智据守石济。高祖令贷文率精锐三万，与窦泰等于定州相会，同趣石济，击走显智。天平中，除晋州刺史。汾州胡贼为寇窃，高祖亲讨焉，以贷文为先锋，每有战功。还，赉奴婢三十人、牛马各五十匹、布一千匹，仍为汾、陕、东雍、晋、泰五州大都督。后与太保尉景攻东雍、南汾二州，克之。元象初，除车骑大将军、仪同、南道大都督，与行台侯景攻独孤如愿于金墉城。周文帝军出函谷，景与高昂议整旅厉卒，以待其至。贷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不许。贷文性勇而专，不肯受命，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候，西过瀍涧，遇周军，战没。赠并肆恒云朔五州军事、并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司徒公。　子敬显，强直勤干，少以武力见知。恒从斛律光征讨，数有战功。光每命敬显前驱，安置营垒，夜中巡察，或达旦不睡。临敌置陈，亦令敬显部分将士，造次之间，行伍整肃。深为光所重。位至领军将军，恒检校虞候事。武平中，车驾幸晋阳，每令敬显督留台兵马，纠察盗贼，京师肃然。七年，从后主平阳，败归并州，与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称尊号。安

德败，文武群官皆投周军，唯敬显走还邺。授司徒。周武帝平邺城之明日，执敬显，斩于阊阖门外，责其不留晋阳也。　　高市贵，善无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恒州内部敕勒刘仑等聚众反，市贵为都督，率众讨仑，一战破之。累迁抚军将军、谏议大夫。及尔朱荣立魏庄帝，高贵预翼戴之勋，迁卫将军、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领民酋长，赐爵上洛县伯。尔朱荣击葛荣于滏口，以市贵为前锋都督。荣平，除使持节、汾州刺史，寻为晋州刺史。纥豆陵步藩之侵乱并州也，高祖破之，市贵亦从行有功，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户。高祖起义，市贵预其谋。及樊子鹄据州反，随大都督娄昭讨之。子鹄平，除西兖州刺史，不之州。天平初，复除晋州刺史。高祖寻以洪峒

要险，遣市贵镇之。高祖沙苑失利，晋州行事封祖业弃城而还，州民柴览聚众作逆。高祖命市贵讨览，览奔柴壁，市贵破斩之。是时，东雍、南汾二州境多群贼，聚为盗，因市贵平览，皆散归复业。后秀容人五千户叛应山胡，复以市贵为行台，统诸军讨平之。元象中，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重除晋州刺史、西道军司，率众击怀州逆贼潘集。未至，遇疾道卒。赠并汾怀建东雍五州军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子可那肱贵宠，封成皋王。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袭。　　厍狄回洛，代人也。少有武力，仪貌魁伟。初事尔朱荣为统军，预立庄帝，转为别将，赐爵毋极伯。从破葛荣，转都督。荣死，隶尔朱兆。高祖举兵信都，回洛拥众归义。从破四胡于韩陵，以军功补都督，加后将军、太中大夫，封顺阳县子，邑四百户。迁右厢都督。从征山胡，先锋斩级，除朔州刺史。破周文于河阳，转授夏州刺史。邙山之役，力战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户。世宗嗣事，从平颍川。天保初，除建州刺史。肃宗即位，封顺阳郡王。大宁初，转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干。转太子太师，遇疾卒。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恒朔云五州军事、大将军、太尉公、定州刺史，赠物一千段。　厍狄盛，怀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为高祖亲信都督，除伏波将军，每从征讨。以功封行唐县伯，复累加安北将军，幽州刺史，加中军将军，为豫州镇城都督。以勋旧进爵为公，世宗减封二百户，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州刺史。齐受禅，改封华阳县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华阳封邑在远，随例割并州之石艾县、肆州之平寇县、原平之马邑县各数十户，合二百户为其食邑。未几，例罢，拜特进，卒。赠使持节、都督朔瀛赵幽安五州诸军事、太尉公、朔州刺史。　薛孤延，代人也。少骁果，有武力。韩楼之反，延随众属焉。后与王怀等密计讨楼，为楼尉帅乙弗丑所觉，力战破丑，遂相率归。行台刘贵表为都督，加征虏将军，赐爵永固县侯。后隶高祖为都督，仍从起义。破尔朱兆于广阿，因从平邺，以功进爵为公，转大都督。从破四胡于韩陵，加金紫光禄大夫。从追尔朱兆于赤谷岭，除第一领民酋长。孝静立，拜显州刺史，累加车骑将军。天平四年，从高祖西伐。至蒲津，窦泰于河南失利，高祖班师，延殿后，且战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还，转梁州刺史。从征玉壁，又转恒州刺史。从破周文帝于邙山，进爵为县公，邑一千户。　高祖尝阅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图一所，高祖令延视之。延乃驰马按槊直前，未至三十步，雷火烧面，延喝杀，绕浮图走，火遂灭。延还，眉鬓及马鬃尾俱焦。高祖叹曰：“薛孤延乃能与霹雳斗！”其勇决如此。　　又频从高祖讨破山胡，西攻玉壁。入为左卫将军，改封平秦郡公。为左厢大都督，与诸军将讨颍州。延专监造土山，以酒醉为敌所袭据。颍州平，诸将还京师，宴于华林园。世宗启魏帝，坐延于阶下以辱之。后兼领军将军，出为沧州刺史，别封温

县男，邑三百户。齐受禅，别赐爵都昌县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决善战，每大军征讨，常为前锋，故与彭、刘、韩、潘同列。天保二年，为太子太保，转太子太傅。八年，除肆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食洛阳郡干，寻改食河间郡干。　张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频为北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马。魏孝昌中，北镇扰乱，保洛亦随众南下。葛荣僭逆，以保洛为领左右。荣败，仍为尔朱荣统军，累迁扬烈将军、奉车都尉。后隶高祖为都督，从讨步蕃。及高祖起义，保洛为帐内，从破尔朱兆于广阿。寻迁右将军、中散大夫，仍以帐内从高祖围邺城，既拔，除平南将军、光禄大夫。从破尔朱兆等于韩陵，因随高祖入洛，加安东将军。后高祖启减国邑，分授将士，保洛随例封昌平县薄家城乡男一百户。　魏出帝不协于高祖，令仪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寿东趣济州。高祖遣大都督窦泰济自滑台拒显智，保洛隶泰前驱。事定，转都督。从高祖袭夏州，克之。万俟受洛干之降也，高祖遣保洛与诸将于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又以前后功，封安武县伯，邑四百户。转行蔚州刺史。从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围玉壁，攻龙门。还，留镇晋州。　世宗即位，以保洛为左厢大都督。后出晋州，加征西将军。王思政之援颍州，攻围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镇杨志坞，使与阳州为掎角之势。颍川平，寻除梁州刺史。显祖受禅，仍为刺史，所在聚敛为务，民吏怨之。济南初，出为沧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为

在州聚敛，免官，削夺王爵。及卒，赠以前官，追复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卫将军。　以帐内从高祖出山东，又有曲珍、段琛、牒舍乐、尉摽、乞伏贵和及弟令和、王康德，并以军功至大官。　曲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也。壮勇善骑射。以帐内从高祖晋州，仍起义，所在征讨。武定末，封富平县伯。天保初，食黎阳郡干，除晋州刺史。武平初，迁豫州道行台、尚书令、豫州刺史，卒，赠太尉。　段琛字怀宝，代人也。少有武用。从高祖起义信都。天保中，兖州刺史。　牒舍乐，武成开府仪同三司、营州刺史，封汉中郡公。战殁关中。　尉摽，代人也。大宁初，封海昌王。子相贵嗣。相贵，武平末晋州道行台尚书仆射、晋州刺史。为行台左丞侯子钦等密启周武请帅，钦等为内应。周武自率众至城下，钦等夜开城门引军入，锁相贵送长安。寻卒。弟相愿，强干有胆略。武平末，领军大将军。自平阳至并州，及到邺，每立计将杀高阿那肱，废后主，立广宁王，事竟不果。及广宁被出，相愿拔佩刀斫柱而叹曰：“大事去矣，知复何言！” 贵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并开府仪同三司。令和，领军将军。并州未败前，与领军大将军韩建业、武卫大将军封辅相相继投周军。令和授柱国，封西河郡公。隋大业初，卒于秦州总

管。建业、辅相，俱不知所从来。建业授上柱国，封郇国公，隋开皇中卒。辅相，上柱国，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为朔州总管。　康德，代人也。历数州刺史、并省尚书，封新蔡郡王。　侯莫陈相，代人也。祖伏颓，魏第一领民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郡公。　　寻除蔚州刺史，仍为大行台，节度西道诸军事。又迁车骑将军，显州刺史。入除太仆卿。顷之，出为汾州刺史。别封安次县男，又别封始平县公。天保初，除太师，转司空公，进爵为白水王，邑一千一百户。累授太傅，进食建州干，别封义宁郡公。武平二年四月，薨于州，年八十三。赠假黄钺、使持节、督冀定瀛沧济赵幽并朔恒十州军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长子贵乐，尚公主，驸马都尉。次子晋贵，武卫将军、梁州刺史。隆化时，并州失守，晋贵遣使降周，授上大将军，封信安县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云代，以英雄见知。后过尔朱，武功渐振，乡邑故人，弥相推重。贺拔允以昆季乖离，处猜嫌之地，初以旧望矜护，而竟不获令终，比于吴、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识之浅深也。刘贵、蔡俊有先见之明，霸业始基，义深匡赞，配飨清庙，岂徒然哉。韩贤等及闻义举，竟趣戎行，凭附末光，申其志力，化为公侯，固其宜矣。　赞曰：帝乡之亲，世有其人。降灵云朔，载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为邻。

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张琼 斛律羌举 尧雄 宋显 王则 慕容绍宗 薛循义 叱列平 步大汗萨 慕容俨　张琼，字连德，代人也。少壮健，有武用。魏世自荡寇将军为朔州征虏府外兵参军，随葛荣为乱。荣败，尔朱荣以为都督。讨元颢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为东道尉劳大使，封行唐县子，邑三百户。转太尉长史。出为河内太守，除济州刺史。尔朱兆败，归高祖，迁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袭克夏州，以为尉劳大使，仍留镇之。寻为周文帝所陷，卒。赠使持节、燕恒云朔四州诸军事、大将军、司徒公、恒州刺史。有二子。长忻，次遵业。　忻，普泰中为都督，随尔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阳公主，除驸马都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郑县伯。琼常忧其太盛，每语亲识曰："凡人官爵，莫若处中，忻位秩太高，深为忧虑。"而忻豪险放纵，遂与公主情好不协，寻为武帝所害，时称琼之先见。　遵业，讨元颢有功，封固安县开国子，除宁远将军、云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寻加安西将军、建州刺史。武定中，随仪同刘丰讨侯景，为景所擒。景败，杀遵业于涡阳。丧还，世宗亲自临吊，赠并肆幽安四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刺史。　　斛律羌举，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羌举少骁果，有胆力。永安中，从尔朱兆入洛，有战功，深为兆所爱遇，恒从征伐。高祖破兆，方始归诚。高祖以其忠于所事，亦加嗟赏。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骑三千导众军西袭夏州，克之。后从高祖西讨，大军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羌举曰："黑獭聚凶党，强弱可知，若欲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兽，若不与其战，而迳趣咸阳，咸阳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于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曲，大军败绩。　　天平末，颍川人张俭聚众反叛，西通关右，羌举随都督侯景、高昂等讨破之。元象中，除清州刺史，封密县侯。兴和初，高祖以为中军大都督，寻转东夏州刺史。时高祖欲招怀远夷，令羌举使于阿至罗，宣扬威德，前后称旨，甚被知赏。卒于州，时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赠并恒二州军事、恒州刺史。　子孝卿，少聪敏几悟，有风检，频历显职。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宁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骑兵机密。是时，朝纲日乱，政由群竖。自赵彦深死，朝贵典机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贪秽。后主至齐州，以孝卿为尚书令。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劝后主作承光主诏，禅位任城王，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孝卿便诣邺城，归于周武帝，仍从入长安，授纳言上士。隋开皇中，位太府卿，卒于民部尚书。　代人刘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禄

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任遇与孝卿相亚。情性甚整，周慎谨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世清隋开皇中卒于开府、亲卫骠骑将军。　尧雄，字休武，上党长子人也。祖暄，魏司农卿。父荣，员外侍郎，雄少骁果，善骑射，轻财重气，为时辈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将军、给事中、持节慰劳恒燕朔三州大使。仍为都督，从叱列延讨刘灵助，平之，拜镇东将军、燕州刺史，封城平县伯，邑五百户。　　义旗初建，雄随尔朱兆败于广阿，遂率所部据定州以归高祖。时雄从兄杰，尔朱兆用为沧州刺史，至瀛州，知兆败，亦遣使归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诚款，便留杰行瀛州事，寻以雄为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以代杰，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于时禁网疏阔，官司相与聚敛，唯雄义然后取，复能接下以宽恩，甚为吏民所怀附。　魏武帝入关，雄为大都督，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周旋征讨三荆，仍除二豫、扬、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据颍州叛，民赵继宗杀颍川太守邵招，据乐口，自称豫州刺史，北应洪威。雄率众讨之，继宗败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长为刺史，据州引西魏。雄复与行台侯景讨平之。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袭破平乡城，侵扰州境。雄设伏要击，生擒洪芝、当伯等，俘获甚众。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梁以元庆和为魏王，侵扰南城。雄率众讨之，大破庆和于南顿。寻与行台侯景破梁楚城。豫州民上书，更乞雄为刺史，复行豫州事。　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据州降西魏，诏雄与广州刺史赵育、扬州刺史是云宝等各总当州士马，随行台任延敬并势攻之。西魏遣其将怡锋率众援之，延敬等与战失利。育、宝各还本州，据城降敌。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败，遣其右丞韦孝宽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宝等举豫州降敌，执刺史冯邕并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欲送之长安。至乐口，雄外兵参军王恒伽、都督赫连俊等数十骑从大梁邀之，斩多宝，拔雄等家口还大梁。西魏以丞伯为颍川太守，雄仍与行台侯景讨之。雄别攻破乐口，擒丞伯。进讨悬瓠，逐西魏刺史赵继宗、韦孝宽等。复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云

宝为扬州刺史，据项城；义州刺史韩显据南顿。雄复率众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显及长史丘岳，宝遁走，获其妻妾将吏二千人，皆传送京师。加骠骑大将军。仍随侯景平鲁阳，除豫州刺史。　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信，为政去烦碎，举大纲而已。抚养兵民，得其力

用。在边十年，屡有功绩，豫人于今怀之。又爱人物，多所施与，宾客往来，礼遗甚厚，亦以此见称。兴和三年，征还京师，寻领司、冀、瀛、定、齐、青、胶、兖、殷、沧十州士卒十万人，巡行西南，分守险要。四年，卒于邺，时年四十四。赠使持节、都督青徐胶三州军事、大将军、司徒公、徐州刺史，谥武恭。子师嗣。　雄弟奋，字彦举。解褐宣威将军、给事中，转中坚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爵安夷县子。从高祖平邺，破尔朱兆等，进爵为伯。出为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惮之。西魏行台薛崇礼举众攻奋，与战，大破之，崇礼兄弟乞降，送于相府。转奋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颍州刺史，卒。赠兖豫梁三州诸军事、司空、兖州刺史。　雄从父兄杰，字寿。性轻率，嗜酒，颇有武用。历给事中、羽林监。从高祖破纥豆陵步藩有功，除镇东将军。封乐城县伯，邑百户。出为沧州刺史。属义兵起，归高祖。从平邺及破尔朱兆，进爵为侯。后为都督，率众随樊子鹄讨元树于谯城，平之。仍除南兖州，多所取受，然性果决，吏民畏之。寻加行兖州事。元象初，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出为磨城镇大都督，转安州刺史，卒于州。赠使持节、沧瀛二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沧州刺史，谥曰(阙)。　宋显，字仲华，敦煌效谷人也。性果敢，有干用。初事尔朱荣为军主，擢为长流参军。永安中，除前军、襄垣太守，转荣府记室参军。从平元颢，加平东将军。荣死，世隆等向洛，复以显为襄垣太守。普泰初，迁使持节、征北将军、晋州刺史。后归高祖，以为行台右丞。樊子鹄据兖州反，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谯郡太守辛景威屯据五梁，以应子鹄。高祖以显行西兖州事，率众讨破之，斩瑗，景威遁走。拜西兖州刺史。时梁州刺史鹿永吉据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约、赵郡王元景神率众迎接。显勒当州士马邀破之，斩约等，仍与左卫将军斛律平共会大梁。拜仪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纳，然勇决有气干，检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阴之战，深入赴敌，遂没于行阵。赠司空公。　显从祖弟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系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绘虽博闻强记，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风疾，言论迟缓。及失所撰之书，乃抚膺恸哭曰："可谓天丧予也！"天统中卒。　王则，字元轨，自云太原人也。少骁果，有武艺。初随叔父魏广平内史老生征讨，每有战功。老生为朝廷所知，则颇有力。初以军功除给事中，赐爵白水子。后从元天穆讨邢杲，轻骑深入，为杲所擒。元颢入洛，则与老生俱降颢，颢疑老生，遂杀之。则奔广州刺史郑先护，与同拒颢，颢败，迁征虏将军，出为东徐州防城都督。　尔朱荣之死也，东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党，内怀忧怖，时梁立魏汝南王悦为魏主，资其士马，送境上，椿遂

翻城降悦，则与兰陵太守李义击其偏师，破之。魏因以则行北徐州事，后隶尔朱仲远仲远败，始归高祖。仍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初随荆州刺史贺拔胜，后从行台侯景，周旋征讨，屡有功绩。天平初，行荆州事，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六州军事，荆州刺史。则有威武，边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则为西师围逼，遂弃城奔梁。梁寻放还，高祖怒而不责。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则性贪婪，在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武定中，复随侯景西讨。景于颍川作逆，时则镇柏崖戍，世宗以则有武用，征为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贞阳侯萧明率大众向徐州，以为影响，堰泗水灌州城。则固守历时，而取受狼藉，锁送晋阳，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时年四十八。赠青齐二州军事、司空、青州刺史，谥曰烈懿。　则弟敬宝，少历显位。后为东广州刺史，与萧轨等攻建业，不克，没焉。　慕容绍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后也，曾祖腾，归魏，遂居于代。祖都，岐州刺史。父远，恒州刺史。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沉有胆略。尔朱荣即其从舅子也。值北边挠乱，绍宗携家属诣晋阳以归荣，荣深待之。及荣称兵入洛，私告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诛之，尔谓可不？"绍宗对曰："太后临朝，淫虐无道，天下愤惋，共所弃之。公既身控神兵，心执忠义，忽欲歼夷多士，谓非长策，深愿三思。"荣不从。后以军功封索卢县子。寻进爵为侯。从高祖破羊侃，又与元天穆平邢杲，累迁并州刺史。　纥豆陵步藩逼晋阳，尔朱兆击之，累为步藩所破，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绍宗谏曰："今天下扰扰，人怀觊觎。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晋州才雄气猛，英略盖世，譬诸蛟龙，安可借以云雨！"兆怒曰："我与晋州推诚相待，何忽辄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绍宗，数日方释。遂割鲜卑隶高祖。高祖共讨步藩，灭之。及高祖举义信都，兆以绍宗为长史，又命

为行台，率军壶关，以抗高祖。及广阿、韩陵之败，兆乃抚膺自咎，谓绍宗曰："比用卿言，今岂至此！"　兆之败于韩陵也，士卒多奔，兆惧，将欲潜遁。绍宗建旗鸣角，招集义徒，军容既振，与兆徐而上马。后高祖从邺讨兆于晋阳，兆窘急，走赤谼岭，自缢而死。绍宗行到乌突城，见高祖追至，遂携荣妻子及兆余众自归。高祖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并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　天平初，迁都邺，庶事未周，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二年，宜阳民李延孙聚众反，乃以绍宗为西南道军司，率都督厍狄安盛等讨破之。军还，行扬州刺史，寻行青州刺史。丞相府记室孙搴属绍宗以兄为州主簿，绍宗不用。搴谮之于高祖，云："慕容绍宗尝登广固城长叹，谓其所亲云'大丈夫有复先业理不'。"由是征还。元象初，西魏将独孤如愿据洛州，梁、颍之间，寇盗锋

起。高祖命绍宗率兵赴武牢，与行台刘贵等平之。进爵为公，除度支尚书。后为晋州刺史、西道大行台，还朝，迁御史中尉。属梁人刘乌黑入寇徐方，令绍宗率兵讨击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乌黑收其散众，复为侵窃，绍宗密诱其徒党，数月间，遂执乌黑杀之。　侯景反叛，命绍宗为东南道行台，加开府，转封燕郡公，与韩轨等诣瑕丘，以图进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等率众十万，顿军寒山，与侯景掎角，拥泗水灌彭城。仍诏绍宗为行台，节度三徐、二兖州军事，与大都督高岳等出讨，大破之，擒渊明及其将帅等，俘虏其众。乃回军讨侯景于涡阳。于时景军甚众，前后诸将往者莫不为其所轻。及闻绍宗与岳将至，深有惧色，谓其属曰："岳所部兵精，绍宗旧将，宜共慎之。"于是与景接战，诸将持疑，无肯先者，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军还，别封永乐县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绍宗当之。"至是，竟立功效。　西魏遣其大将王思政入据颍州，又以绍宗为南道行台，与太尉高岳、仪同刘丰等率军围击，堰洧水以灌之。时绍宗频有凶梦，意每恶之。乃私谓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还，恒有蒜发，昨来蒜发忽然自尽。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将尽乎？"未几，与丰临堰，见北有尘气，乃入舰同坐。暴风从东北来，远近晦冥，舟缆断，飘舰径向敌城。绍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时年四十九。三军将士莫不悲惋，朝廷嗟伤。赠使持节、二青二兖齐济光七州军事、尚书令、太尉、青州刺史，谥曰景惠。除其长子士肃为散骑常侍。寻以谋反伏诛。朝廷以绍宗功，罪止士肃身。皇建初，配飨世宗庙庭。士肃弟建中，袭绍宗爵。武平末，仪同三司。隋开皇中，大将军、叠州总管。　薛循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太子太保。祖寿仁，河东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阴公。父宝集，定阳太守。　循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招召膏猾，时有急难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阳王为司州牧，用为法曹从事。魏北海王颢镇徐州，引为墨曹参军。正光末，天下兵起，颢为征西将军，都督华、豳、东秦诸军事，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循义为统军。时有诏，能募得三千人别将。于是循义还河东，仍历平阳、弘农诸郡，合得七千余人，即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俄而东西二夏、南北两华及豳州等反叛，颢进讨之。循义率所部，颇有功。绛蜀贼陈双炽等聚汾曲，诏循义为大都督，与行台长孙稚共讨之。循义以双炽是其乡人，遂轻诣垒下，晓以利害，炽等遂降。拜循义龙门镇将。　后循义宗人凤贤等作乱，围镇城。循义亦以天下纷扰，规自纵擅，遂与凤贤聚众为逆，自号黄钺大将军。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军未至，循义惭悔，乃遣其帐下孙怀彦奉表自陈，乞一大将招慰。魏孝明遣西北大行台胡元吉奉诏晓喻，循义降。凤贤等犹据险屯结，长孙稚军于弘农，珍孙军灵桥，未能进。循义与其从叔善乐、从弟嘉族等各率义

勇为攻取之势，与凤贤书示其祸福。凤贤降，拜凤贤龙骧将军、假节、稷山镇将，夏阳县子、邑三百户。封循义汾阴县侯，邑八百户。　尔朱荣以循义豪猾反覆，录送晋阳，与高昂等并见拘防。荣赴洛，以循义等自随，置于驼牛署。荣死，魏孝庄以循义为弘农、河北、河东、正平四郡大都督。时高祖为晋州刺史，见循义，待之甚厚。及尔朱兆立魏长广王为主，除循义右将军、陕州刺史，假安南将军。魏前废帝初，以循义为持节、后将军、南汾州刺史。　　高祖起义信都，破四胡于韩陵，遣征循义，从至晋阳，以循义行并州事。又从高祖平尔朱兆。武帝之入关也，高祖奉迎临潼关，以循义为关右行台，自龙门济河。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屯杨氏壁，循义以书招之，崇礼率万余人降。樊子鹄之据兖州，循义从大司马娄昭破平之。天平中，除卫将军、南中郎将，带汲郡太守、顿丘、淮阳、东郡、黎阳五郡都督。迁东徐州。元象初，拜仪同。沙苑之役，从诸军退。还，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循义追至洪洞，说祖业还守，而祖业不从。循义还据晋州，安集固守。西魏仪同长孙子彦逼城下，循义开门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测虚实，于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晋州刺史、南汾、东雍、陕四州行台，赏帛千匹。循义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荣显。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数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处之。高仲密之叛，以循义为西南道行台，为掎角声势，不行。寻

除齐州刺史，以黔货除名。追其前守晋州功，复其官爵，仍拜卫尉卿。时山胡侵乱晋州，遣循义追讨，破之。进爵正平郡公，加开府。世宗以高祖遗旨，减封二百户，别封循义为平乡男。天保初，除护军，别封蓝田县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七。赠晋太华三州诸军事、司空、晋州刺史，赠物三百段。子文殊嗣。　循义从弟嘉族，性亦豪爽。释褐员外散骑侍郎，稍迁正平太守。属高祖在信都，嘉族闻而赴义。从平四胡于韩陵，除华州刺史。及贺拔岳拒命，令嘉族置骑河上，以御大军。嘉族遂弃其乘马，浮河而度，归于高祖。由是拜扬州刺史，卒于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旨镇守龙门，陷于西魏。元象中，方得逃还。高祖嘉其至诚，除广州刺史。后从慕容绍宗讨侯景，以功别封肤施县男。天保四年，从讨山胡，破茹茹，并有功绩，累迁谯州刺史。　　循义从子元颖，父光炽，东雍州刺史、太常卿。元颖廉谨有信义，起家永安王参军。行秀容县事，有清名。累转定州别驾，举清平勤干，除渔阳太守。　叱列平，字杀鬼，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平有容貌，美须髯，善骑射。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后牧子作乱，刘胡仑、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以平为都督，讨定胡仑等。魏孝庄初，除武卫将军。随尔朱荣破葛荣，平元颢，迁中军都督、右卫将军，封瘿陶县

伯，邑七百户。荣死，平与荣妻及尔朱世隆等北走。长广王晔立，授右卫将军，加京畿大都督。　时尔朱氏凌僭，平常虑危祸，会高祖起义，平遂归诚。从平邺，破四胡于韩陵。仲远既走，以平为东郡大行台。军还，从高祖平尔朱兆。复从领军娄昭讨樊子鹄平之。授使持节、华州刺史。高仲密之叛，平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武定初，除廓州刺史。五年，加仪同三司，镇河阳。八年，进爵为侯。天保初，授兖州刺史，寻加开府，别封临洮县子。三年，与诸将南讨江淮，克阳平郡。陈人攻围广陵，诏平统河南诸军赴援，陈人退，乃还。五年夏，卒于州，时年五十一。赠瀛沧幽三州军事、瀛州刺史、中书监，谥曰庄惠。子孝中嗣。弟长义。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新宁王。隋开皇中，上柱国，卒于泾州长史。虽无他伎，前在官以清干著称。　步大汗萨，太安狄那人也。曾祖荣，仕魏历金门、化正二郡太守。父居，龙骧将军、领民别将。正光末，六镇反乱，萨乃将家避难南下，奔尔朱荣于秀容。后从荣入洛，以军功除扬武军帐内统军，赐爵江夏子。从平葛荣，累前后功，加镇南将军。荣死后，从尔朱兆入洛，补帐内大都督，从兆拒战于韩陵。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以为第三领民酋长，累迁秦州镇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转东寿阳三泉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迁临川领民大都督，赐爵长广伯。时茹茹寇钞，屡为边害，高祖抚纳之，遣萨将命。还，拜仪同三司。出为五城大都督，镇河阳。又加车骑大将军、开府，进封行唐县公，减勃海三百户以增其封。仍授晋州刺史，别封安陵县男，邑二百户，加骠骑大将军。齐受禅，改封义阳郡公。　慕容俨，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后也。父叱头，魏南顿太守，身长一丈，腰带九尺。武平初，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持节、都督沧恒二州军事、恒州刺史。　俨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工骑射。正光中，魏河间王元琛率众救寿春，辟俨左厢军主，以战功赏帛五十匹。军次西硖石，因解涡阳之围，平仓陵城、荆山戍。梁遣将郑僧等要战，俨击之，斩其将萧乔，梁人奔遁。又袭破王神念等军，擒二百余人，神念仅以身免。三年，梁遣将攻东豫州，大都督元宝掌讨之。俨为别将。郑海珍与战，斩其军主朱僧珍、军副秦太。又击贼王苟于阳夏，平之。　　孝昌中，尔朱荣入洛，授俨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荆州为梁将曹义宗所围，俨应募赴之。时北育太守宋带剑谋叛，俨乃轻骑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语云：“大军已到，太守何不迎？”带剑造次惶恐不知所为，便出迎，俨即执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将马元达、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强弩将军。与梁将王玄真、董当门等战，并破之，解穰城围，克复南阳、新乡。转积射将军，持节、豫州防城大都督。　尔朱败，与豫州刺史李恩归高祖。以勋累迁安东将军、高梁太守，转五城太守、东雍州刺史。沙苑之败，西魏荆州刺史郭鸾率众攻

俨，拒守二百余日，昼夜力战，大破鸾军，追斩三百余级，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时诸州多有翻陷，唯俨获全。进号镇南将军。武定三年，率师解襄州围。频使茹茹。又从攻玉壁，赐帛七百匹并衣帽等。五年，镇河桥五城。侯景叛，俨击陈郡贼，获景麾下库狄曷赖及伪暑太守郑道合、兖州刺史王彦夏、行台狄畅等，擒斩百余级。旋军项城，又擒景伪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谯州刺史，屡有战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胶州刺史。　天保初，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陆法和、仪同宋蒨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时清河王岳帅师江上，乃集诸军议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须才略兼济，忠勇过人，可受此寄耳。"众咸共推俨。岳以为然，遂遣镇郢城。始入，便为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俨随方御备，瑱等不能克。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洪

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祐。须臾，冲风欻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功。瑱移军于城北，造栅置营，焚烧坊郭，产业皆尽。约将战士万余人，各持攻具，于城南置营垒，南北合势。俨乃率步骑出城奋击，大破之，擒五百余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疏颓坏，俨更修缮城雉，多作大楼。又造船舰，水陆备具，工无暂阙。萧循又率众五万，与瑱、约合军，夜来攻击。俨与将士力战终夕，至明，约等乃退。追斩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不与。夏五月，瑱、约等又相与并力，悉众攻围。城中食少，粮运阻绝，无以为计，唯煮槐楮、桑叶并纻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啖，唯留骸骨。俨犹申令将士，信赏必罚，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于六月，人无异志。后萧方智立，遣使请和。显祖以城在江表，据守非便，有诏还之。俨望帝，悲不自胜。帝呼令至前，执其手，持俨须鬓，脱帽看发，叹息久之。谓俨曰："观卿容貌，朕不复相识，自古忠烈，岂能过此！"俨对曰："臣恃陛下威灵，得申愚节，不屈竖子，重奉圣颜。今虽夕死，没而无恨。"帝嗟称不已。除赵州刺史，进伯为公，赐帛一千匹、钱十万。　九年，又讨贼有功，赐帛一百匹、钱十万。十年，诏除扬州行台，与王贵显、侯子监将兵卫送萧庄。筑郭默、若邪二城。与陈新蔡太守鲁悉达战大蛇洞，破走之。又监萧庄、王琳军，与陈将侯瑱、侯安都战于芜湖，败归。皇建初，别封成阳郡公。天统二年，除特进。四年十月，又别封猗氏县公，并赐金银酒钟各一枚、胡马一匹。五年四月，进爵为义安王。武平元

年，出为光州刺史。俨少任侠，交通轻薄，遨游京洛间。及从征讨，每立功效，经略虽非所长，而有将帅之节。所历诸州，虽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贪残。卒，赠司徒、尚书令。子子颙，给事黄门侍郎。　尔朱将帅，义旗建后归顺立功者，武威牒舍乐、代郡范舍乐亦致通显。　牒舍乐，少从尔朱荣为军主、统军，后西河领民都督。尔朱兆败，率众归高祖，拜镇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以都督隶侯景，破贺拔胜于穰城。又与诸将讨平青、兖、荆三州，拜镇西将军、营州刺史。天保初，封汉中郡公。后因战没于关中。　范舍乐，有武艺，筋力绝人。魏末，从崔暹、李崇等征讨有功，授统军。后入尔朱荣军中，频有战功，授都督。后随尔朱兆破步藩于梁都。高祖义旗举，弃兆归信都。从高祖破兆于广阿、韩陵，并有功，赐爵平舒男。每从征役，多有克捷。除相府左厢大都督。寻出为东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县侯，拜仪同。天保中，进位开府。又有代人库狄伏连，字仲山，少以武干事尔朱荣，至直阁将军。后从高祖建义，赐爵蛇丘男。世宗辅政，迁武卫将军。天保初，仪同三司。四年，除郑州刺史，寻加开府。伏连质朴，勤于公事。直卫官阙，晓夕不离帝所，以此见知。鄙吝愚狠，无治民政术。及居州任，专事聚敛。性又严酷，不识士流。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伏连加以捶挞，逼遣筑墙。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领军大将军。寻与□郎琊王俨杀和士开，伏诛。伏连家口有百数，盛夏之日，料以仓料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妻为设豆饼。伏连问此豆因何而得，妻对向于食马豆中分减充用，伏连大怒，典马、掌食之人并加杖罚，积年赐物，藏在别库，遣侍婢一人专掌管籥。每入库检阅，必语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辄用。”至是薄录，并归天府。　史臣曰：高祖霸业始基，招集英勇。张琼等虽识非先觉，而运属时来，驱驰戎旅，日不暇给，义宣御侮，契协宠图，临敌制胜，有足称也。慕容绍宗兵机武略，在世见推。昔事尔朱，固执忠义，不用范增之言，终见乌江之祸。侯景狼戾，固非后主之臣，末命诸言，实表知人之鉴。寒山、涡水，往若摧枯，算尽数奇，逢斯厄运，悲夫！　赞曰：霸图立肇，王业是因。伟哉诸将，实曰功臣。永怀耿、贾，无累清尘。

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高乾 弟慎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子子绘 从子孝琬 孝琰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加镇东将军、乐城县侯。及尔朱兆弑庄帝，翼保境自守。谓诸子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尔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则多害，汝等宜早图之。先人有夺人之心，时不可失也。"事未辑而卒。中兴初，赠使持节、侍中、太保、录尚书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文宣。 乾性明悟，俊伟有知略，美音容，进止都雅。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魏领军元叉，权重当世，以意气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领直后，转太尉士曹、司徒中兵，迁员外。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托附。及尔朱荣入洛，乾东奔于翼。庄帝立，遥除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乾兄弟本有从横志，见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于是招纳骁勇，以射猎自娱。荣死，乾驰赴洛阳，庄帝见之，大喜。时尔朱徒党拥兵在外，庄帝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乡闾为表里形援。乾垂涕奉诏，弟昂拔剑起舞，请以死自效。 俄而尔朱兆入洛，寻遣其监军孙白鹞百余骑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乾兄弟送马，因收之。乾既宿有报复之心，而白鹞忽至，知将见图，乃先机定策，潜勒壮士，袭据州城，传檄州郡，杀白鹞，执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权行州事，为庄帝举哀，三军缟素。乾升坛誓众，辞气激扬，涕泪交下，将士莫不哀愤。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共为影响。俄而灵助被杀。属高祖出山东，扬声来讨，众情莫不惶惧。乾谓其徒曰："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杀主虐民，正是英雄效义之会也。今日之来，必有深计，吾当轻马奉迎，密参意旨，诸君但勿忧惧，听我一行。"乾乃将十数骑于关口迎谒。乾既晓达时机，闲习世事，言辞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赏重，仍同帐寝宿。时高祖虽内有远图，而外迹未见，尔朱羽生为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举兵逼其城，令乾率众伪往救之。乾遂轻骑入见羽生，与指画军计。羽生与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兴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创，军国权舆，乾遭丧不得终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请解职，行三年之礼。诏听解侍中，司空

如故，封长乐郡公，邑一千户。乾虽求退，不谓便见从许。既去内侍，朝廷罕所关知，居常怏怏。　　武帝将贰于高祖，望乾为己用，会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实亦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对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宠，以身许国，何敢有贰。”乾虽有此对，然非其本心。事出仓卒，又不谓武帝便有异图，遂不固辞，而不启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竖。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外示疏忌，实欲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乃密启高祖。高祖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乾因劝高祖以受魏禅。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启司空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屡启，诏书竟不施行。　　乾以频请不遂，知变难将起，密启高祖，求为徐州，乃除使持节、都督三徐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将发，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诏高祖云：“曾与乾邕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高祖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于门下省，对高祖使人责乾前后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陛下既立异图，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诸罪，尚或难免，况人主推恶，复何逃命。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无负庄帝。”遂赐死，时年三十七。乾临死，神色不变，见者莫不叹惜焉。时武卫将军元整监刑，谓乾曰：“颇有书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张，各在异处，今日之事，想无全者，儿子既小，未有所识，亦恐巢倾卵破，夫欲何言。”后高祖讨斛斯椿等，次盟津，谓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岂有今日之举也！”天平初，赠使持节、都督冀定沧瀛幽齐徐青光兖十州军事、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文昭。长子继叔袭祖乐城县侯，令第二子吕儿袭乾爵。　乾弟慎，字仲密，颇涉文史，与兄弟志尚不同，偏为父所爱。魏中兴初，除沧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太昌初，迁光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天下初定，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慎为政严酷，又纵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弃州将归高祖，武帝敕青州断其归路。慎间行至晋阳，高祖以为大行台左丞，转尚书，当官无所回避，时咸畏惮之。自义旗之后，安州民恃其边险，不宾王化，寻以慎为行台仆射，率众讨平之。天平末，

拜侍中，加开府。元象初，出为兖州刺史。寻征为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闾，不称朝望，世宗奏令改选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为慎所弃。暹时为世宗委任，慎谓其构己，性既狷急，积怀愤恨，因是罕有纠劾，多所纵舍。高祖嫌责之，弥不自安。出为北豫州刺

史，遂据武牢降西魏。慎先入关。周文帝率众东出，高祖破之于邙山。慎妻子将西度，于路尽禽之。高祖以其勋家，启慎一房配没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俶傥，胆力过人，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父翼常谓人曰："此儿不灭我族，当大吾门，不直为州豪也。" 建义初，兄弟共举兵，既而奉旨散众，仍除通直散骑侍郎，封武城县伯，邑五百户。乾解官归，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尔朱荣闻而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送于晋阳。永安末，荣入洛，以昂自随，禁于驼牛署。既而荣死，魏庄帝既引见劳勉之。时尔朱既隆还逼宫阙，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昂既免缧绁，被甲横戈，志凌劲敌。乃与其从子长命等推锋径进，所向披靡。帝及观者莫不壮之。既除直阁将军，赐帛千匹。昂以寇难尚繁，非一夫所济，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仍除通直常侍，加平北将军。所在义勇，竞来投赴。寻值京师不守，遂与父兄据信都起义。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潜军来袭，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将十余骑驰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后废帝立，除使持节、冀州刺史以终其身。仍为大都督，率众从高祖破尔朱兆于广阿。及平邺，别率所部领黎阳。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　　太昌初，始之冀州。寻加侍中、开府，进爵为侯，邑七百户。兄乾被杀，乃将十余骑奔晋阳，归于高祖。及斛斯椿衅起，高祖南讨，令昂为前驱。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至于崤陕，不及而还。寻行豫州刺史，仍讨三荆诸州不附者，并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于此位，固辞不拜，转司徒公。时高祖方有事关陇，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径趣商洛。山道峻隘，已为寇所守险，昂转斗而进，莫有当其锋者。遂攻克上洛，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将帅数十人。会窦泰失利，召昂班师。时昂为流矢所中，创甚，顾谓左右曰："吾以身许国，死无恨矣，所可叹息者，不见季式作刺史耳。"高祖闻之，既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北豫州，与昂小有忿争，昂怒，鸣鼓会兵而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侠气凌物如此。于时鲜卑共轻中

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掌门者不纳，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责。　元象元年，进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户。与侯景等同攻独孤如愿于金墉城，周文帝率众救之。战于邙阴，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单马东出，欲趣河阳南城，门闭不得入，遂为西军所害，时年四十八。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太师、大司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忠武。子突骑嗣，早卒。世宗复召昂诸子，亲简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袭，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开皇中，卒于黄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胆气。中兴初，拜镇远将军、正员郎，迁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加散骑常侍，领主衣都统。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为济州刺史。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齐、兖、青、徐四州患之，历政不能讨。季式至，皆破灭之。寻有濮阳民杜灵椿等攻城剽野，聚众将万人，季式遣骑三百，一战擒之。又阳平路叔文徒党绪显等立营栅为乱，季式讨平之。又有群贼破南河郡，季式遣兵临之，应时斩戮。自兹以后，远近清晏。季式兄弟贵盛，并有勋于时，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故凡追督贼盗，多致克捷。有客尝谓季式曰："濮阳、阳平乃是畿内，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军远战？万一失脱，岂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与国义同安危，岂有见贼不讨之理？且贼知台军卒不能来，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备之间，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后机，若以获罪，吾亦无限。"　　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亲率三军以御之，阵于邙北，师徒大败，河中流尸相继，败兵首尾不绝。人情骚动，谓世事艰难。所亲部曲请季式曰："今日形势，大事去矣，可将腹心二百骑奔梁，既得避祸，不失富贵。何为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国厚恩，与高王共

定天下，一旦倾危，亡去不义。若社稷颠覆，当背城死战，安能区区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殁焉。　　入为散骑常侍。兴和中，行晋州事。解州，仍镇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报季式。季式得书惊惧，既狼狈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诚，待之如旧。武定中，除侍中，寻加冀州大中正，时世宗先为此任，启以回授。为都督，从清河公岳破萧明于寒山，败侯景于涡阳。还，除卫尉卿。复为都督，从清河公攻王思政于颍川，拔之。以前后功加仪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县子。仍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寻而赦之。四年夏，发疽卒，年三十八。赠侍中、使持节、都督沧冀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

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后，少时解职。黄门郎司马消难，左仆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势盛当时。因退食暇，寻季式与之酣饮。留宿旦日，重门并闭，关籥不通。消难固请云："我是黄门郎，天子侍臣，岂有不参朝之理？且已一宿不归，家君必当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饮，我得罪无辞，恐君亦不免谴责。"季式曰："君自称黄门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势胁我邪？高季式死自有处，实不畏此。"消难拜谢请出，终不见许。酒至，不肯饮。季式云："我留君尽兴，君是何人，不为我痛饮。"命左右索车轮括消难颈，又索一轮自括颈，仍命酒引满相劝。消难不得已，欣笑而从之，方乃俱脱车轮，更留一宿。是时失消难两宿，莫知所在，内外惊异。及消难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辅政，白魏帝赐消难美酒数石，珍羞十舆，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优遇如此。　　翼长兄子永乐、次兄子延伯，并和厚有长者称，俱从翼举义。永乐官至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出为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济，自杀。赠使持节、督沧冀二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长命，本自贱出，年二十余始被收举。猛暴好杀，然亦果于战斗。初于大夏门拒尔朱世隆，以功累迁左光禄大夫。高祖遥授长命雍州刺史，封沮阳乡男，一百户。寻进封鄢陵县伯，增二百户，武定中，随仪同刘丰讨侯景，为景所杀。赠冀州刺史。延伯历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万年县男，邑二百户。天保初，加征西将军，进爵为子。卒，赠太府少卿。　自昂初以豪侠立名，为之羽翼者，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狄、东方老、刘士荣、成五彪、韩愿生、刘桃棒；随其建义者，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并仕宦显达。孟和名协，浮阳饶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幽州刺史刘灵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众附昂兄弟，昂遥应之。及灵助败，昂乃据冀州，孟和为其致力。会高祖起义冀州，以孟和为都督。中兴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东将军。寻加征东将军、金紫光禄。以建义勋，赐爵长广县伯。天平中，卫将军、上党内史，罢郡，除大丞相司马。武定元年，坐事死。　叔宗字元纂，乐陵平昌人。和谨，颇有学业，举秀才。稍迁沧州治中。永安中，加镇远将军、谏议大夫。兄海宝，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昂之起义也，海宝率乡闾袭沧州以应昂，昂以海宝权行沧州事。前范阳太守刁整心附尔朱，遣弟子安寿袭杀海宝。叔宗仍归于昂。中兴初，高祖除前将军、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镇军将军、光禄大夫。天平初，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二年卒。赠使持节、仪同、定州刺史。　老字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长七尺，膂力过人。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乡里患之。魏末兵起，遂与昂为部曲。义旗建，仍从征讨，以军功除殿中将军。累迁平远将军。除鲁阳太守。后除南益州刺史，领宜阳太守，赐爵长乐子。老频为二郡，出入数年，境接群

蛮，又邻西敌，至于攻城野战，率先士卒，屡以少制众，西人惮之。显祖受禅，别封阳平县伯，迁南兖州刺史。后与萧轨等渡江，战没。　　希光，渤海蓨人也。父绍，魏长广太守，希光随高乾起义信都。中兴初，除安南将军、安德郡守。后为世祖开府长史。武定末，从高岳平颍川，封义宁县开国侯，历颍、梁、南兖三州刺史。天保中，扬州刺史，与萧轨等渡江，战没。赠开府仪同三司、西兖州刺史。子子令，尚书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开皇中，卒于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贡，以与义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后为兖州刺史。坐贪暴为世宗所杀。　显祖责陈武废萧明，命仪同萧轨率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步骑数万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袭克石头城。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司，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顿军丹阳城下，值霖雨五十余日，及战，兵器并不堪施用，故致败亡。将帅俱死，士卒得还者十二三，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萧轨、王宝事行，史阙其传。　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祖彦先，随薛安都入魏，官至赵郡守。父约，渤海相。英起聪慧滑稽，好剧谈，不拘仪检，仁魏至定州长史。世宗引为行台左丞。天保中，都官尚书，兼侍中，及战没，赠开府、尚书左仆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之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宽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

起家奉朝请，领直后。汝南王悦开府，为中兵参军。　初，延昌中，道人法庆作乱冀方，自号“大乘”，众五万余。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获法庆，赐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时青、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谕，咸即降款。永安中，抚军府长史。尔朱兆等屯据晋阳，魏朝以河内要冲，除隆之龙骧将军、河内太守，寻加持节、后将军、假平北将军、当郡都督。未及到郡，属尔朱兆入洛，庄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怀报雪，因此遂持节东归，图为义举。时高乾告隆之曰：“尔朱暴逆，祸加至尊，弟与兄并荷先帝殊常之眷，岂可不出身为主，以报仇耻乎？”隆之对曰：“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遂与乾等定计，夜袭州城，克之。乾等以隆之素为乡里所信，乃推为刺史。隆之尽心慰抚，人情感悦。　寻高祖自晋阳东出，隆之遣子子绘奉迎于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诸州郡督将僚吏等议曰：“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弃，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时也。欲与诸君剪除凶羯，其计安在？”隆之对曰：“尔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虽握重兵，其强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义旗，天下之人，孰不归仰？愿大王勿疑。”中兴初，拜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尔朱兆等军于广阿，十月，高祖与战，大破之。乃遣

隆之持节为北道大使。高祖将击尔朱兆等军于韩陵，留隆之镇邺城。尔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领降俘三万余人，分置诸州。　寻征为侍中。时高祖自洛还师于邺。隆之将赴都，因过谒见，启高祖曰：“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中复乖阻，及讨仲远，又与之同，猜忍之人，志欲无限。又叱烈延庆侯念贤皆在京师，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构祸隙。”高祖经宿乃谓隆之曰：“侍中昨言，实是深虑。”寻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户，进位仪同三司。于时朝议以尔朱荣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庙庭。隆之议曰：“荣为人臣，亲行杀逆，安有害人之母，与子对飨？考古询今，未见其义。”从之。诏隆之参议麟趾阁，以定新制。又赠其妻祖氏范阳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转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从之。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逃归乡里。高祖知其被诬，召赴晋阳。魏帝寻以本官征之，隆之固辞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为大司马。长史。　天平初，复入为侍中，预迁都之议。魏静帝诏为侍讲，除吏部尚书，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长乐太守高景等击破之，生擒绍遵，送于晋阳。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寻加开府。时初召募勇果，都督孛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愿远戍，聚众为乱。隆之率州军破平之。兴和元年，复征为侍中。隆之素得乡里人情，频为本州，留心抚字，吏民追思，立碑颂德。转行梁州事，又行济州事，征拜尚书右仆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遣使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使为内应。轻薄之徒，颇相扇动，诏隆之驰驿慰抚，遂得安静。世宗密书与隆之云：“仲密枝党同恶向西者，宜悉收其家累，以惩将来。”隆之以为恩旨既行，理无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脱或惊扰，所亏处大。乃启高祖，事遂得停。　隆之自义旗始建，首参经略，奇谋妙算，密以启闻，手书削稿，罕知于外。高祖嘉其忠谨，每多从之。复以本官行济州事，转齐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诏遣主书监神贵就吊，赙物五百段，赠使持节、都督沧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勋旧，追荣未尽，复启赠使持节、都督冀瀛沧齐济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保，余如故，谥曰宣懿。高祖后至冀州境，次于交津。追忆隆之，顾谓冀州行事司马子如曰：“封公积德履仁，体通性达，自出纳军国，垂二十年，契阔艰虞，始终如一。以其忠信可凭，方以后事托之。何期报善无徵，奄从物化，言念忠贤，良可痛惜。”为之流涕。令参军仲羡以太牢就祭焉。长子早亡。第二子子绘嗣。　子绘，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释褐秘书郎中。尔朱兆之害魏庄帝也，与父隆之举义信都，奉使诣高祖。至信都，召署开府主簿，仍典书记。中兴元年，转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将军。从高祖征尔朱兆。及平中山，军还，除通直常侍、左将军，领中书舍人。母忧解职，

寻复本任。太昌中，从高祖定并、汾、肆数州，平尔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幸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惧难潜归乡里，子绘亦弃官俱还。孝静初，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太常卿李元忠等并持节出使，观省风俗，问人疾苦。还，赴晋阳，从高祖征夏州。二年，除卫将军、平阳太守，寻加散骑常侍。晋州北界霍太山，旧号千里径者，山坂高峻，每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子绘启高祖，请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高祖从之，仍令子绘领汾、晋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亲总六军，路经新道，嘉其省便，赐谷二百斛。后大军讨复东雍，平柴壁及乔山、紫谷、绛蜀等，子绘恒以太守前驱慰劳，征兵运粮，军士无乏。兴和初，自郡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　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拥众东侵，高祖于邙山破之，乘胜长驱，遂至潼关。或谏不可穷兵极武者，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子绘

言曰："贼帅才非人雄，偷窃名号，遂敢驱率亡叛，遂死伊瀍，天道祸淫，一朝瓦解。虽仅以身免，而魂胆俱丧。混一车书，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得其咎。时难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汉中，不乘胜而取巴蜀，失在迟疑，悔无及已。伏愿大王不以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时既盛暑，方为后图，遂命班师。　三年，父丧去职。四年，高祖西讨，起为大都督，领冀州兵赴邺，从高祖自滏口西趣晋州，会大军于玉壁。复以子绘为大行台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笃，师还晋阳，引入内室，面受密旨，衔命山东，安抚州郡。高祖崩，秘未发丧，世宗以子绘为渤海太守，令驰驿赴任。世宗亲执其手曰："诚知此郡未允勋望，但时事未安，须卿镇抚。且衣锦昼游，古人所贵，善加经略，绥静海隅，不劳学习常太守向州参也。"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后进秩一等，加骠骑将军。天保二年，除太尉长史。三年，频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兖州事，寻除持节、海州刺史，不行。　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几，值萧轨、裴英起等江东败没，行台司马恭发历阳，径还寿春，疆埸大骇。兼在州器械，随军略尽，城隍楼雉，亏坏者多，子绘乃造城隍楼雉，缮治军器，守御所须毕备，人情渐安。寻敕于州营造船舰，子绘为大使，总监之。陈武帝曾遣其护军将军徐度等率轻舟从栅口历东关入巢湖，径袭合肥，规烧船舫。以夜一更潜寇城下，子绘率将士格战，陈人奔退。　九年，转郑州刺史。子绘晓达政事，长于绥抚，历宰州郡，所在安之。征为司徒左长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转大司农，寻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骠骑大将军。大宁二年，迁都官尚书。高归彦作逆，召子绘入见昭阳殿。帝亲诏子绘曰："冀州密迩京甸，归彦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马、平原王段孝先总勒重兵，乘机电发；司空、东安王娄睿督率诸军，络绎继进。卿世载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参赞军事，随便

慰抚，宜善加谋略，以称所寄。”即以其日驰传赴军。子绘祖父世为本州，百姓素所归附。既至，巡城谕以祸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继，贼中动静，小大必知。贼平，仍敕子绘权行州事。　寻征还，敕与群官议定律令，加仪同三司。后突厥入逼晋阳，诏子绘行怀州事，乘驿之任。还为七兵尚书，转祠部尚书。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叹惜之。赠使持节、瀛冀二州军事、冀州刺史、开府仪同、尚书右仆射，谥曰简。子宝盖嗣。武平末，通直常侍。　子绘弟子绣，武平中，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陈将吴明彻侵略淮南，子绣城陷，被送扬州。齐亡后，逃归。隋开皇初，终于通州刺史。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司空娄定远，子绣兄之婿也，为瀛州刺史。子绣在渤海，定远过之，对妻及诸女宴集，言戏微有亵慢，子绣大怒，鸣鼓集众将攻之。俄顷，兵至数千，马将千匹。定远免冠拜谢，久乃释之。　隆之弟延之，字祖业。少明辩，有世用。起家员外郎。中兴初，除中坚将军。高祖以为大行台左光禄大夫，封郏城县子。行渤海郡事。以都督从娄昭讨樊子鹄，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财利，在州多所受纳。后行晋州事，高祖沙苑失利还，延之弃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独得免。兴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赠使持节、都督冀殷瀛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冀州刺史，谥曰文恭。子孝纂嗣。　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蒨，父祖曹，魏冀州平北府长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赠雍州刺史、殿中尚书。孝琬七岁而孤，独为隆之所鞠养，慈爱甚笃。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启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释褐开府参军事。天平中，轻车将军、司徒主簿。武定中，为显祖开府主簿，迁从事中郎将，领东宫洗马。天保二年卒，时年三十六，帝闻而叹惜焉。赠左将军、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静，颇好文咏。太子少师邢邵、七兵尚书王昕并先达高才，与孝琬年位悬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灵榇言归，二人送于郊外，悲哭凄恸，有感路人。　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饰学尚，有风仪。年十六，辟州主簿，释褐秘书郎。天保元年，为太子舍人，出入东宫，甚有令望。丁母忧，解任，除晋州法曹参军。寻征还，复除太子舍人。乾明初，为中书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秘书丞、散骑常侍，聘陈使主，已发道途，遥授中书侍郎。还，坐事除名。天统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阳王友，赴晋阳典机密。　和士开母丧，托附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俨兴等并为义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吊，出谓人曰：“严兴之南，丁邹之北，有一朝士，号叫甚哀。”闻者传之。士开知而大怒。其后会黄门郎李怀奏南阳王绰专恣，士开因谮之曰：“孝琰从绰出外，乘其副马，舍离部伍，别行戏话。”时孝琰女为范阳王妃，为礼事因假入辞，帝遂决马鞭百余。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几致于死。还京，在集书省上下，从是沉废。士开死后，为通直

散骑常侍。后与周朝通好，赵彦深奏之，诏以为聘周使副。祖珽辅政，又奏令入文林馆，撰《御览》。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于谈谑，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尝谓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　　寻以本官为尚书左丞，其所弹射，多承意旨。时有道人昙献者，为皇太后所幸，赏赐隆厚，车服过度。又乞为沙

门统，后主意不许，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后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诉竞者，辞引昙献。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纳货贿，致于极法，因搜索其家，大获珍异，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门下事。性颇简傲，不谐时俗，恩遇渐高，弥自矜诞，举动舒迟，无所降屈，识者鄙之。与崔季舒等以正谏同死，时年五十一。子开府行参军君确、君静等二人徙北边，少子君严、君赞下蚕室。南安之败，君确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无一人尺土之资，奋臂而起河朔，将致勤王之举，以雪庄帝仇，不亦壮哉！既克本藩，成其让德，异夫韩馥慑袁绍之威。然力谢时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掞，用叶本图。高祖因之，遂成霸业。重以昂之胆力，气冠万物，韩陵之下，风飞电击。然则齐氏元功，一门而已。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枉滥之极，莫过于此。子绘才干可称，克荷堂构，弈世载德，斯为美焉。　　赞曰：烈烈文昭，雄图斯契。灼灼忠武，英资冠世。门下之酷，进退惟谷。黄河之滨，蹈义亡身。封公矫矫，共济时屯。比承明德，晖光日新。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李元忠　卢文伟　李义深　李元忠，赵郡柏人人也。曾祖灵，魏定州刺史、巨鹿公。祖恢，镇西将军。父显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厉志操，居丧以孝闻。袭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怿为司空，辟为士曹参军。迁太尉，复启为长流参军。怿后为太傅，寻被诏为营构明堂大都督，又引为主簿。元忠粗览史书及阴阳数术，解鼓筝，兼好射弹，有巧思。遭母忧，去任。未几，相州刺史、安乐王鉴请为府司马，元忠以艰忧，固辞不就。　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于方技。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乡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贼皆舍避。　永安初，就拜南赵郡太守，以好酒，无政绩。值洛阳倾覆，庄帝幽崩，元忠弃官还家，潜图义举。会高祖率众东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见高祖，因进从横之策，备陈诚款，深见嘉纳。时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据州，元忠先聚众于西山，仍与大军相合，擒斩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兴初，除中军将军、卫尉卿。二年，转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后以从兄瑾年长，以中正让之。寻加征南将军。武帝将纳后，即高祖之长女也，诏元忠与尚书令元罗致娉于晋阳。高祖每于宴席论叙旧事，因抚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赐白马一匹。元忠戏谓高祖曰："若不与侍中，当更觅建义处。"高祖答曰："建义处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须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后高祖奉送皇后，仍田于晋泽，元忠马倒被伤，当时殒绝，久而方苏。高祖亲自抚视。其年，封晋阳县伯，邑五百户。后以微谴失官。时朝廷离贰，义旗多见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于荣利，又不以世事经怀，故不在嫌嫉之地。寻兼中书令。　天平初，复为太常。后加骠骑将军。四年，除使持节、光州刺史。时州境灾俭，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赈贷，俟秋征收。被报，听用万石。元忠以为万石给人，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万石以赈之。事讫表陈，朝廷嘉而不责。兴和末，拜侍中。　元忠虽居要任，初不以物务干怀，唯以声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关心。园庭之内，罗种果药，亲朋寻诣，必留连宴赏。每挟弹携壶，敖游里闬，遇会饮酌，萧然自得。常布言于执事云："年渐迟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贤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弃者，乞在闲冗，以养余年。"武定元年，除东徐州刺史，固辞不拜。乃除骠骑大将军、仪

同三司。曾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遗其书曰：“仪同位亚台铉，识怀贞素，出藩入侍，备经要重。而犹家无担石，室若悬磬，岂轻财重义，奉时爱己故也。久相嘉尚，嗟咏无极，恒思标赏，有意无由。忽辱蒲桃，良深佩带。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见重如此。孙腾、司马子如尝共诣元忠，见其坐树下，拥被对壶，庭室芜旷。谓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顾叹息而去，大饷米绢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复以本官领卫尉卿。其年卒于位，年六十。诏赠缣布五百匹，使持节、督定冀殷幽四州诸军事、大将军、司徒、定州刺史，谥曰敬惠。初，元忠将仕，梦手执炬火入其父墓，中夜惊起，甚恶之。旦告其受业师，占云：“大吉，此谓光照先人，终致贵达矣。”子搔嗣。　　搔，字德况，少聪敏，有才艺，音律博弈之属，多所通解。曾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纟玄，时人称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参军。累迁河内太守，百姓安之。入为尚书仪曹郎。天保八年卒。　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东郡太守，赠幽州刺史。父焕，治书侍御史、河内太守，赠青州刺史。密少有节操，属尔朱兆杀逆，乃阴结豪右，与渤海高昂为报复之计。属高祖出山东，密以兵从举义，遥授并州刺史，封容城县侯，邑四百户。尔朱兆至广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镇黄沙、井陉二道。及兆韩陵败还晋阳，随军平兆。高祖乃以薛循义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余年，甚得安边之术，威信闻于外境。高祖频降手书劳问，并赐口马。侯景外叛，诱密执之，授以官爵。景败归朝，朝廷以密从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旧功授散骑常侍，复本爵县侯，卒。赠殿中尚书、济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检。因母患积年，得名医治疗，不愈，乃精习经方，洞晓针药，母疾得除。当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医术知名。魏末行护军司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长史。大宁、武平中，清河、广平二郡守，银青光禄大夫。齐亡后卒。子道谦，武平中，侍御史。道谦弟道贞，南青州司马，为逆贼邢杲所杀。赠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怜，形貌魁杰，见异于时。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潜居林虑山，观候时变。贼帅鲜于修礼、毛普贤作乱，诏遣大都督长孙稚讨之。稚素闻愍名，召兼帐内统军。军达呼沱，贼来逆战，稚军为贼所败，愍遂归家。安乐王元鉴为北道大行台，至邺，以贼众盛强，未得前。遣

使征愍，表授武骑常侍、假节、别将，镇邺城东郭。葛荣之围信都，余党南抄，阳平以北，皆为贼有。鉴命愍为前驱，别讨之，颇有斩获。及鉴谋逆，愍乃诈患暴风，鉴信之，因此得免。未几，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阳，大都裴衍屯邺城，西讨鉴。愍弃家口奔子邕，仍被征赴洛，

除奉车都尉，持节镇汁河。汁河在邺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荣南逼，故用愍镇之。荣遣其叔乐陵王葛苌率精骑一万击愍，愍据险拒战，苌不得前。尔朱荣至东关，愍乃见荣。荣欲分贼势，遣愍别道向襄国，袭贼署广州刺史田怙军。愍未至襄国，已擒葛荣。即表授愍建忠将军。分广平易阳、襄国，南赵郡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以愍为太守。赐爵襄国侯。　永安末，假平北将军、持节、当郡大都督，迁乐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门山。潜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义举。助败，愍遂入石门。高祖建义，以书招愍，愍奉书，拥众数千人以赴高祖，高祖亲迎之。除使持节、征南将军、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兼尚书西南道行台、当州都督。令愍率本众西还旧镇，高祖亲送之。愍至乡，据马鞍山，依险为垒，征粮集兵，以为声势。尔朱兆出井陉，高祖破兆于广阿。愍统其本众，屯故城以备尔朱兆。相州既平，命愍还邺，除西南道行台都官尚书，复屯故城。尔朱兆等将至，高祖征愍参守邺城。　　太昌初，除太府卿。后出为南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来，旧路断绝，前后刺史皆从间道始得达州。愍勒部曲数千人，径向悬瓠，从北阳复旧道，且战且前三百余里，所经之处，即立邮亭，蛮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随郡太守桓和等率马步三万，兼发边蛮，围逼下溠戍。愍躬自讨击，破之。诏加车骑将军。愍于州内开立陂梁，溉稻千余顷，公私赖之。转行东荆州，仍除骠骑将军、东荆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加散骑常侍。天平二年卒。赠使持节、定殷二州军事、仪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巨鹿太守无为以赃罪为御史纠劾，禁于州狱。景遗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径入州城，劫无为而出之。州军追讨，竟不能制。由是以侠闻。及高祖举义于信都，景遗赴于军门。高祖素闻其名，接之甚厚。命与元忠举兵于西山，仍与大军俱会，擒刺史尔朱羽生。以功除龙骧将军，昌平县公，邑八百户。尔朱兆来伐，又力战有功，除使持节、大都督、左将军。太昌初，进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户，加车骑将军。天平初，出为颍州刺史。未几，为前颍川太守元洪威所袭杀。赠侍中、殷沧二州军事、大将军、开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袭。　卢文伟，字休族，范阳涿人也。为北州冠族。父敞，出后伯假。文伟少孤，有志尚，颇涉经史，笃于交游，少为乡闾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举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长流参军，说刺史裴俊按旧迹修督亢陂，溉田万余顷，民赖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伟。文伟既善于营理，兼展私力，家素贫俭，因此致富。孝昌中，诏兼尚书郎中，时行台常景启留为行台郎中。及北方将乱，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赈赡，弥为乡里所归。寻为杜洛周所虏。洛周败，复入葛荣，荣败，归家。时韩楼

据蓟城，文伟率乡闾屯守范阳，与楼相抗。乃以文伟行范阳郡事。防守二年，与士卒同劳苦，分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说。尔朱荣遣将侯深讨楼，平之，文伟以功封大夏县男，邑二百户，除范阳太守。深乃留镇范阳。及荣诛，文伟知深难信，乃诱之出猎，闭门拒之。深失据，遂赴中山。　　庄帝崩，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事，自率兵赴定州，为尔朱荣将侯深所败，文伟弃州，走还本郡，仍与高乾邕兄弟共相影响。属高祖至信都，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诚，高祖嘉纳之。中兴初，除安东将军、安州刺史。时安州未宾，仍居帅任，行幽州事，加镇军、正刺史。时安州刺史卢曹亦从灵助举兵，助败，因据幽州降尔朱兆，兆仍以为刺史，据城不下。文伟不得入州，即于郡所为州治。太昌初，迁安州刺史，累加散骑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伟行东雍州事，转行青州事。　文伟性轻财，爱宾客，善于抚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虽有受纳，吏民不甚苦之。经纪生资，常若不足，致财积聚，承候宠要，饷遗不绝。兴和三年卒于州，年六十。赠使持节、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军事、司徒、尚书左仆射、定州刺史，谥曰孝威。　子恭道，性温良，颇有文学。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为开府墨曹参军。自文伟据范阳，屡经寇难，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书郭秀素与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称荐之，高祖亦闻其名。天平初，特除龙骧将军、范阳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伟卒。赠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军事、幽州刺史、度支尚书，谥曰定。　子询祖，袭祖爵大夏男。有术学，文章华靡，为后生之俊。举秀才入京。李祖勋尝宴文士，显祖使小黄门敕祖勋曰：“茹茹既破，何故无贺表？”使者伫立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后朝廷大迁除，同日催拜。询祖立于东止车门外，为二十余人作表，文不加点，辞理可观。　询祖初袭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谓之曰：“大夏初成。”应声答曰：“且得燕雀相贺。”天保末，以职出为筑长城子

使。自负其才，内怀郁怏，遂毁容服如贱役者，以见杨愔。愔曰：“故旧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处分。”询祖厉声曰：“是谁之咎！”既至役所，作《筑长城赋》，其略曰：“板则紫柏，杵则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则离离靡靡，缘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辞间于荆棘。”邢邵曾戏曰：“卿少年才学富盛，戴角者无上齿，恐卿不寿。”对曰：“询祖初闻此言，实怀恐惧，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赡。既有口辩，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已见二陆两源，森然与槐柳齐列。”盖谓彦师、仁惠与文宗、那延也，邢邵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询祖曰：“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知逸势冲天者剪其翅翮。”谤毁日至，素论皆薄其为人。长广太守邢

子广目二卢云：“询祖有规检祢衡，思道无冰棱文举。”后颇折节。历太子舍人、司徒记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遗逸。尝为赵郡王妃郑氏制挽歌词，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俪尽寰中。女仪掩郑国，嫔容映赵宫。春艳桃花水，秋度桂枝风。遂使丛台夜，明月满床空。”　恭道弟怀道，性轻率好酒，颇有慕尚，以守范阳勋，出身员外散骑侍郎。文伟遣奉启诣高祖。中兴初，加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元象初，行台薛琡表行平州事，征赴霸府。兴和中，行汾州事。怀道家预义举，高祖亲待之，出为乌苏镇城都督，卒官。　怀道弟宗道，性粗率，重任侠。历尚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后行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后坐酷滥除名。　文伟族人勇，字季礼，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从兄景裕俱在学，其叔同称之曰：“白头必以文通，季礼当以武达，兴吾门在二子也。”幽州反者仆骨那以勇为本郡范阳王，时年十八。后葛荣作乱，又以勇为燕王。　义旗之起也，卢文伟召之，不应。尔朱灭后，乃赴晋阳。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乡租输，皆令载实，违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虚僦千余车，勇绳劾之。公主诉于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谓郭秀曰：“卢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当委之大事，岂直纳租而已。”迁汝北太守，行陕州事，转行洛州事。　元象元年，官军围广州，数旬未拔。行台侯景闻西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勇进观形势，于是率百骑，各笼一匹马。至大隗山，知魏将李景和率军将至。勇多置幡旗于树头，分骑为十队，鸣角直前，擒西魏仪同程华，斩仪同王征蛮，驱马三百匹，通夜而还。广州守将骆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广州事。　以功授仪同三司、阳州刺史，镇宜阳。叛民韩木兰、陈忻等常为边患，勇大破之。启求入朝，高祖赐勇书曰：“吾委卿阳州，唯安枕高卧，无西南之虑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启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马五百匹，缮造甲仗六车，遗启尽献之朝廷。赙物之外，别赐布绢四千匹。赠司空、冀州刺史，谥曰武贞侯。　李义深，赵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书侍郎。父绍宗，殷州别驾。义深学涉经史，有当世才用。解褐济州征东府功曹参军，累加龙骧将军。义旗初，归高祖于信都，以为大行台郎中。中兴初，除平南将军、鸿胪少卿。义深见尔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为大丞相府记室参军。累迁左光禄大夫、相府司马，所经称职。转并州长史。时刺史可朱浑道元不亲细务，民事多委义深，甚济机速。复为大丞相司马。武定中，除齐州刺史，好财利，多所受纳。天保初，行郑州事，转行梁州事，寻除散

骑常侍，为阳夏太守。段业告其在州聚敛，被禁止，送梁州穷治，未竟。三年，遇疾，卒于禁所，年五十七。　子騊駼，有才辩，尚书郎、邺县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为陈人所称。后为寿阳道行台左丞，与王琳等同陷。周末逃归。开皇初，永安太守。卒于绛州长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干。武平末，仪同开府行参军、判集书省事。以父騊□余没陈，正藻便谢病解职，忧思毁瘠，居处饮食若在丧之礼，人士称之。隋开皇中，历尚书工部员外郎、盩厔县令。卒于宜州长史。　騊駼弟文师，中书舍人、齐郡太守。　义深兄弟七人，多有学尚。第二弟同轨，以儒学知名。第六弟，稚廉别有传。　义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书侍郎，神威幼有风裁，传其家业，礼学粗通义训。又好音乐，撰集《乐书》，近于百卷。魏武之末，尚书左丞。天保初卒。赠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闻教义，人伦之誉，未以纵横许之。属庄帝幽崩，群胡矫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师。及高祖东辕，事与心会，一遇雄姿，遂沥肝胆，以石投水，岂徒然哉？既享功名，终知止足，进退之道，有可观焉。文伟望重地华，早有志尚，间关夷险之际，终遇英雄之主，虽礼秩未弘，亦为佐命之一。询祖词情艳发，早著声名，负其才地，肆情矜矫，京华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闻，弱年夭逝，若得终介眉寿，通塞未可量焉。　　赞曰：晋阳、大夏，抱质怀文。蹈仁履义，咸会风云。卢婴货殖，李厌嚣氛。始终之

操，清浊斯分。义深参赞，有谢忠勤。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魏兰根 崔□(子瞻)

魏兰根，巨鹿下曲阳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兰根身长八尺，仪貌奇伟，泛览群书，诵《左氏传》、《周易》，机警有识悟。起家北海王国侍郎，历定州长流参军。丁母忧，居丧有孝称。将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树。兰根以卓凶逆无道，不应遗祠至今，乃伐柏以为□郭材。人或劝之不伐，兰根尽取之，了无疑惧。遭父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忧毁殆于灭性。后为司空、司徒二府记室参军，转夏州平北府长史，入为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并有当官之能。　正光末，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率众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以秦闻，事寝不报。军还，除冠军将军，转司徒右长史，假节，行豫州事。　　孝昌初，转岐州刺史。从行台萧宝寅讨破宛川，俘其民人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界于强虏，皇威未接，无所适从，故成背叛。今当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奈何将充仆隶乎？"尽以归其父兄。部内麦多五穗，邻州田鼠为灾，犬牙不入岐境。属秦陇反叛，萧宝寅败于泾州，高平虏贼逼岐州，州城民逼囚兰根降贼。宝寅至雍州，收辑散亡，兵威复振，城民复斩贼刺史侯莫陈仲和，推兰根复任。朝廷以兰根得西土人心，加持节、假平西将军、都督泾岐东秦南岐四州军事，兼四州行台尚书。寻入拜光禄大夫。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河间邢杲反于青、兖之间，杲，兰根之甥也，复诏兰根衔命慰劳。杲不下，仍随元天穆讨之。还，除太府卿，辞不拜。转安东将军、中书令。庄帝之将诛尔朱荣也，兰根闻其计，遂密告尔朱世隆。荣死，兰根恐庄帝知之，忧惧不知所出。时应诏王道习见信于庄帝，兰根乃托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习为启闻，乃以兰根为河北行台，于定州率募乡曲，欲防井陉。时尔朱荣将侯深自范阳趣中山，兰根与战，大败，走依渤海高乾。属乾兄弟举义，因在其中。高祖至，以兰根宿望，深礼遇之。中兴初，加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及高祖将入洛阳，遣兰根先至京师。时废立未决，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同心固请于高祖，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废帝素有德业，而为兰根等构

毁，深为时论所非。　太昌初，除仪同三司，寻加开府，封巨鹿县侯，邑七百户。启授兄子同达。兰根既预义勋，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复岐州勋，封永兴县侯，邑千户。高乾之死，兰根惧，去宅，避于寺。武帝大加谴责，兰根忧怖，乃移病解仆射。天平初，以病笃上表求还乡里。魏帝遣舍人石长宣就家劳问，犹以开府仪同，门施行马，归于本乡。二年卒，时年六十一。赠冀定殷三州军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谥曰文宣。兰根虽以功名自立，然善附会，出处之际，多以计数为先，是以不为清论所许。　长子相如，秘书郎中。以建义勋，寻加将军。袭父爵，迁安东将军、殷州别驾，入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肃宗时，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兰根。敬仲表诉，帝以诏命既行，难于追改，擢敬仲为祠部郎中。卒于章武太守。　兰根族弟明朗，颇涉经史，粗有文性。累迁大司马府法曹参军，兼尚书金部郎中。元颢入洛阳，明朗为南道行台郎中，为颢所擒。后弃颢逃还，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赐爵巨鹿侯。永安末，兰根为河北行台，引明朗为左丞。及兰根中山之败，俱归高祖。中兴初，拜抚军将军，出为安德太守。后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为显祖谘议参军。出为平阳太守，为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　明朗从弟恺，少抗直有才辩。魏末，辟开府行参军，稍迁尚书郎、齐州长史。天保中，聘陈使副。迁青州长史，固辞不就。杨愔以闻，显祖大怒，谓愔云："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是时显祖已失德，朝廷皆为之惧，而恺情貌坦然。显祖切责之，仍云："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恺答云："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显祖谓愔云："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由是积年沉废。后遇杨愔于路，微自披陈。杨答曰："发诏授官，咸由圣旨，非选曹所悉，公不劳见诉。"恺应声曰："虽复零雨自天，终待云兴四岳。公岂得言不知？"杨欣然曰："此言极为简要，更不须多语。"数日，除霍州刺史。在职有治方，为边民悦服。大宁中，卒于胶州刺史。　恺从子彦卿，魏大司农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　彦卿弟淡，学识有词藻。武平初，殿中御史，迁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隋开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后魏书》九十二卷，甚得史体，时称其善云。　崔□，字长孺，清河东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书，赠仆射。□状貌伟丽，善于容止，少有名望，为当时所知。初为魏世宗

挽郎，释褐太学博士。永安中，坐事免归乡里。高祖于信都起义，□归焉。高祖见之，甚悦，以为谘议参军。寻除给事黄门侍郎，迁将军、右光禄大夫。高祖入洛，议定废立。太仆綦俊盛称普泰王贤明，可以为社稷主。□曰："若其明圣，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为逆胡所立，

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由是中兴、普泰皆废，更立平阳王为帝。以建义功，封武城县公，邑一千四百户，进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领黄门郎。　□居门下，恃预义旗，颇自矜纵。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因逃还乡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本预义旗，复其黄门。天平初，为侍读，监典书。寻除徐州刺史，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性豪慢，宠妾冯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风政不立。初□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既居枢要，又以卢元明代收为中书郎，由是收衔之。及收聘梁，过徐州，□备刺史卤簿而送之，使人相闻魏曰：“勿怪仪卫多，稽古之力也。”收报曰：“白崔徐州，建义之勋，何稽古之有！”□自以门阀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罢州，除七兵尚书、清河邑中正。　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诗酒正欢哗，□后到，一坐无复谈话者。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咳为洪钟响，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高祖葬后，□又窃言：“黄颔小儿堪当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言告暹。暹启世宗，绝□朝谒。□要拜道左，世宗发怒曰：“黄颔小儿，何足拜也！”于是锁□赴晋阳而讯之。□不伏，暹引邢子才为证，子才执无此言。□在禁，谓子才曰：“卿知我意属太丘不？”子才出告□子瞻云：“尊公意正应欲结姻于陈元康。”瞻有女，乃许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为言之于世宗曰：“崔□名望素重，不可以私处言语便以杀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犹当徙之遐裔。”元康曰：“□若在边，或将外叛。以英贤资寇敌，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还令输作可乎？”元康曰：“尝读《崔琰传》，追恨魏武不弘。□若在作所而殒，后世岂道公不杀也？”世宗曰：“然则奈何？”元康曰：“崔□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诚能以宽济猛，特轻其罚，则仁德弥著，天下归心。”乃舍之。□进谒奉谢，世宗犹怒曰：“我虽无堪，忝当大任，被卿名作黄颔小儿，金石可销，此言难灭！”　天保初，除侍中，监起居。以禅代之际，参掌仪礼，别封新丰县男，邑二百户，回授第九弟约。□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显祖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奏曰：“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　五年，出为东兖州刺史，复携冯氏之部。□寻遇偏风，而冯氏骄纵，受纳狼藉，为御史所劾，与□俱召诣廷尉。寻有别敕，斩冯于都市。□以疾卒狱中，年六十一。□历览群书，兼有词藻，自中兴立后，迄于武帝，诏诰表檄，多□所为。然率性豪侈，溺于财色，诸弟之间，不能尽雍穆之美，世论以此讥之。□素与魏收不协，收既专典国史，□恐被恶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收笑而憾不释。子瞻嗣。　瞻字彦

通，聪明强学，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发。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岳辟开府西阁祭酒。崔暹为中尉，启除御史，以才望见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还晋阳，被召与北海王晞陪从，俱为诸子宾友。仍为相府中兵参军，转主簿。世宗崩，秘未发丧，显祖命瞻兼相府司马使邺。魏孝静帝以人日登云龙门，其父□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应诏诗，问邢邵等曰："此诗何如其父？"咸云："□博雅弘丽，瞻气调清新，并诗人之冠。"宴罢，共嗟赏之，咸云："今日之宴，并为崔瞻父子。"　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寻丁忧，起为司徒属。杨愔欲引瞻为中书侍郎。时卢思道直中书省，因问思道曰："我此日多务，都不见崔瞻文藻，卿与其亲通，理当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词之美，实有可称，但举世重其风流，所以才华见没。"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瓒晋世为中书郎，神情高迈，每于禁门出入，宿卫者肃然动容。崔生堂堂之貌，亦当无愧裴子。"　皇建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友。概将东还，瞻遗之书曰："仗气使酒，我之常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于何闻过也？"瞻患气，兼性迟重，虽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虏将军，除清河邑中正。肃宗践祚，皇太子就傅受业，诏除太子中庶子，征赴晋阳。敕专在东宫，调护讲读，及进退礼度，皆归委焉。太子纳妃斛律氏，敕瞻与鸿胪崔劼撰定婚礼仪注。仍面受别旨曰："虽有旧事，恐未尽善，可好定此仪，以为后式。"　大宁元年，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瞻词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其见重如此。还除太常少卿，加冠军将军，转尚书吏部郎中。因患急十余日。旧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书尉瑾性褊急，以瞻举指舒缓，曹务繁剧，遂附驿奏闻，因而被

代。瞻遂免归乡里。天统末，加骠骑大将军，就拜银青光禄大夫。武平三年卒，时年五十四。赠使持节、都督济州军事、大理卿、刺史，谥曰文。　瞻性简傲，以才地自矜，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在御史台，恒于宅中送食，备尽珍羞，别室独餐，处之自若。有一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与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观瞻食罢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箸，恣情饮啖。瞻方谓裴云："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语，君遂能不拘小节。昔刘毅在京口，冒请鹅炙，岂亦异于是乎？君定名士。"于是每与之同食。　□昆季仲文，有学尚，魏高阳太守、清河内史。兴和中，为丞相掾。沙苑之败，仲文持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见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济，劳之曰："卿为亲为君，不顾万死，可谓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加中军将军。天保初，拜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历太子洗马、

尚书郎。偃弟儦，学识有才思，风调甚高。武平中，琅琊王大司马中兵参军。参定五礼，待诏文林馆。隋仁寿中，卒于通直散骑常侍。叔仁，魏颍州刺史。子彦武，有识用，朝歌令。隋开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极，武平初太子仆，卒于武德郡守。子聿，魏东莞太守。子约，司空祭酒。□族叔景凤，字鸾叔，□五世祖逞玄孙也。景凤涉学，以医术知名。魏尚药典御，天保中谯州刺史。景凤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长史。子国，字法峻，幼好学，泛览经传，多伎艺，尤工相术。天保初尚药典御，乾明拜高阳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仪同三司，卒于鸿胪卿。法峻以武平六年从驾在晋阳，尝语中书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尽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应富贵，当在他国，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见也。"其精妙如此。　□族子肇师，魏尚书仆射亮之孙也。父士太，谏议大夫。肇师少时疏放，长遂变节，更成谨厚。涉猎经史，颇有文思。袭父爵乐陵男。释褐开府东阁祭酒，转司空外兵参军，迁大司马府记室参军。天平初，转通直侍郎，为尉劳青州使。至齐州界，为土贼崔迦叶等所虏，欲逼与同事。肇师执节不动，谕以祸福，贼遂舍之。乃巡慰青部而还。元象中，数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复兼中正员郎，送梁使徐州。还，敕修起居注。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副使。转中书舍人。天保初，参定禅代礼仪，封襄城县男，仍兼中书侍郎。二年卒，时年四十九。　史臣曰：兰根早有名行，为时论所称；长孺才望之美，见重当世。并功参霸迹，位遇通显，与李元忠、卢文伟盖义旗之人物欤？魏之要幸附会，崔以门地骄很，虽有周公之美，犹以为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词韵温雅，风神秀发，亦一时之领袖焉。　　赞曰：崔、魏才望，见重霸初。名教之迹，其犹病诸。彦通尚志，家风有余。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孙搴 陈元康 杜弼

孙搴，字彦举，乐安人也。少厉志勤学，自检校御史再迁国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国史，频历行台郎，以文才著称。崔祖螭反，搴预焉，逃于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孙腾以宗情荐之，未被知也。会高祖西讨，登风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请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寻除左光禄大夫，常领主簿。　世宗初欲之邺，总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许。搴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进，世宗但加散骑常侍。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搴之计也。　搴学浅而行薄，邢邵尝谓之曰："更须读书。"搴曰："我精骑三千，足敌君羸卒数万。"尝服棘刺丸，李谐等调之曰："卿棘刺应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马子如与高季式召搴饮酒，醉甚而卒，时年五十二。高祖亲临之。子如叩头请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觅好替还我。"子如举魏收、季式举陈元康，以继搴焉。赠仪同三司、吏部尚书、青州刺史。　陈元康，字长猷，广宗人也。父终德，魏济阴内史，终于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康贵，赠冀州刺史，谥曰贞。元康颇涉文史，机敏有干用。魏正光五年，从尚书令李崇北伐，以军功赐爵临清县男。普泰中，除主书，加威烈将军。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迁司徒府记室参军，尤为府公高昂所信。后出为瀛州开府司马，加辅国将军。所历皆为称职，高祖闻而征焉。稍被任使，以为相府功曹参军，内掌机密。　高祖经纶大业，军务烦广，元康承受意旨，甚济速用。性又柔谨，通解世事。高祖尝怒世宗于内，亲加殴蹋，极口骂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谏曰："王教训世子，自有礼法，仪刑式瞻，岂宜至是。"言辞恳恳，至于流涕。高祖从此为之惩忿。时或恚挞，辄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惮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将杀暹。世宗匿而为之谏请。高祖曰："我为舍其命，须与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无相见也。"暹在廷，解衣将受罚，元康趋入，历阶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从而宥焉。世宗入辅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使，张亮、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时人语曰："三崔二张，不如一康。"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琼以死罪没官，高祖启以赐元康为妻，元康乃弃故妇李氏，识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

人，希颜候意，多有进举，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　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大会诸将，议进退之策。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元康曰："两雄交战，岁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时不可失，必须乘胜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涉沙苑还军，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高祖竟不从。以功封安平县子，邑三百户。寻除平南将军、通直常侍，转大行台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笃，谓世宗曰："邙山之战，不用元康之言，方贻汝患。以此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秘不发丧，唯元康知之。　世宗嗣事，又见任待。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别封昌国县公，邑一千户。侯景反，世宗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密语元康。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讨侯景未克，世宗欲遣潘相乐副之。元康曰："相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有命，称其堪敌侯景，公但推赤心于此人，则侯景不足忧也。"是时绍宗在远，世宗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新使人来饷金，以致其诚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世宗乃任绍宗，遂以破景。赏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颍城，诸将攻之不能拔，元康进计于世宗曰："公匡辅朝政，未有殊功，虽败侯景，本非外贼。今颍城将陷，原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业。"世宗令元康驰驿观之。复命曰："必可拔。"世宗于是亲征，既至而克，赏元康金百铤。　初，魏朝授世宗相国、齐王，世宗频让不受。乃召诸将及元康等密议之，诸将皆劝世宗恭应朝命，元康以为未可。又谓魏收曰："观诸人语，专欲误王。我向已启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门郎，但时事未可耳。"崔暹因间之，荐陆元规为大行台郎，欲以分元康权也。元康既贪货贿，世宗内渐嫌之，元康颇亦自惧。又欲用为中书令，以闲地处之，事未施行。　属世宗将受魏禅，元康与杨愔、崔季舒并在世宗坐，将大迁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宠昵。先是，世宗杖之数十，其人性躁，又恃旧恩，遂大忿恚，与其同事阿改谋害世宗。阿改时事显祖，常执刀随从，云若闻东斋叫声，即以加刃于显祖。是日值魏帝初建东宫，群官拜表。事罢，显祖出东止车门，别有所

之，未还而难作。固成因进食，置刀于盘下而杀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伤重，至夜而终，时年四十三。杨愔狼狈走出，季舒逃匿于厕，库直纥奚舍乐扞贼死。是时秘世宗凶问，故殡元康于宫中，托以出使南境，虚除中书令。明年，乃诏曰："元康识超往哲，才极时英，千仞

莫窥，万顷难测。综核戎政，弥纶霸道，草昧邵陵之谋，翼赞河阳之会，运筹定策，尽力尽心，进忠补过，亡家徇国，扫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处盛汉，旷世同规，殊年共美。大业未融，山隤奄及，悼伤既切，宜崇茂典。赠使持节、都督冀定瀛殷沧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县一千户，旧封并如故，谥曰文穆。赙物一千二百段。大鸿胪监丧事。凶礼所须，随由公给。”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后，哀感发病而终，赠广宗郡君，谥曰贞昭。元康子善藏，温雅有鉴裁，武平末，假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尚书礼部侍郎。大业初，卒于彭城郡赞治。　元康弟谌，官至大鸿胪。次季璩，巨鹿太守，转冀州别驾。平秦王归彦反，季璩守节不从，因而遇害。赠卫尉卿、赵州刺史。　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也，小字辅国。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骜，晋散骑常侍，因使没赵，遂家焉。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讲授之祭，师每奇之。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琛所叹异。其子宽与弼为友。州牧任城王澄闻而召问，深相嗟赏，许以王佐之才。澄、琛还洛，称之于朝，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　　延昌中，以军功起家，除广武将军、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典管记。弼长于笔札，每为时辈所推。孝昌初，除太学博士，带广阳王骠骑府法曹行参军，行台度支郎中。还，除光州曲城令。为政清静，务尽仁恕，词讼止息，远近称之。时天下多难，盗贼充斥，征召兵役，途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赍戎具，道别车载；又令县令自送军所。时光州发兵，弼送所部达北海郡，州兵一时散亡，唯弼所送不动。他境叛兵并来攻劫，欲与同去。弼率所领亲兵格斗，终莫肯从，遂得俱达军所。军司崔钟以状上闻。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访守令尤异，弼已代还，东莱太守王昕以弼应访。弼父在乡，为贼所害，弼行丧六年。以常调除御史，加前将军、太中大夫，领内正字。台中弹奏，皆弼所为。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后施行。　迁中军将军、北豫州、骠骑大将军府司马。未之官，仪同窦泰总戎西伐，诏弼为泰监军。及泰失利自杀，弼与其徒六人走还，陕州刺史刘贵锁送晋阳。高祖诘之曰：“窦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违吾语，自取败亡。尔何由不一言谏争也？”弼对曰：“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高祖益怒。赖房谟谏而获免。左迁下灌镇司马。　元象初，高祖征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署记室事，转大行台郎中，寻加镇南将军。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或有造次不及书教，直付空纸，即令宣读。弼尝承间密劝高祖受魏禅，高祖举杖击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

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瞋，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许，呼还，子炎亦蒙释宥。世子在京闻之，语杨愔曰：“王左右赖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岂独吾家也。”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槊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　　后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命为露布，弼手即书绢，曾不起草。以功赐爵定阳县男，邑二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奉使诣阙，魏帝见之于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秦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宽狭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宽非狭。”诏问曰：“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宽非狭？若定是狭，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狭，故能成宽狭，宽狭所成虽异，能成恒一。”上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平阳公淹为并州刺

史，高祖又命弼带并州骠骑府长史。　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表上之曰：“臣闻乘风理弋，追逸羽于高云；临波命钩，引沉鳞于大壑。苟得其道，为工其事，在物既尔，理亦固然。窃惟《道》、《德》二经，阐明幽极，旨冥动寂，用周凡圣。论行也清净柔弱，语迹也成功致治。实众流之江海，乃群艺之本根。臣少览经书，偏所笃好，虽从役军府，而不舍游息。钻味既久，斐{文□}如有所见，比之前注，微谓异于旧说。情发于中而彰诸外，轻以管窥，遂成穿凿。无取于游刃，有惭于运斤。不足破秋毫之论，何以解连环之结。本欲止于门内，贻厥童蒙，兼以近资愚鄙，私备忘阙。不悟姑射凝神，汾阳流照，盖高之听卑，迩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诱，今上所注《老子》，谨冒封呈，并序如别。”诏答云：“李君游神冥窅，

独观恍惚，玄同造化，宗极群有。从中被外，周应可以裁成；自己及物，运行可以资用。隆家宁国，义属斯文。卿才思优洽，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户列门张，途通径达，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贤所未悟，遗老所未闻，旨极精微，言穷深妙。朕有味二经，倦于旧说，历览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来，良非一绪。已敕杀青编，藏之延阁。”又上一本于高祖，一本于世宗。　武定中，迁卫尉卿。会梁遣贞阳侯萧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台慕容绍宗率诸军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厩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又令陈政务之要可为鉴戒者，录一两条。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端，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世宗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萧明于寒山，别与领军潘乐攻拔梁潼州，仍与岳等抚军恤民，合境倾赖。　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　关中遣仪同王思政据颍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颍州事，摄行台左丞。时大军在境，调输多费，弼均其苦乐，公私兼举，大为州民所称。颍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试论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有此三蔽，宜其俘获。”世宗曰：“古有逆取顺守，大吴困于小越，弱燕能破强齐。卿之三义，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顺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顺，于义或偏，得如圣旨。今既兼备众胜，鄙言可以还立。”世宗曰：“凡欲持论，宜有定指，那得广包众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众美，义博故言博，非义外施言。”世宗曰：“若尔，何故周年不下，孤来即拔？”弼曰：“此盖天意欲显大王之功。”显祖引为兼长史，加卫将军，转中书令，仍长史。进爵定阳县侯，增邑通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赞，知无不为。显祖将受魏禅，自晋阳至平城都，命弼与司空司马子如驰驿先入，观察物情。践祚之后，敕命左右箱入柏阁。以预定策之功，迁骠骑将军、卫尉卿，别封长安县伯。　尝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邢以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弼答曰：“盖谓人死归无，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邢云：“圣人设教，本由劝奖，故惧以将来，理望各遂其性。”弼曰：“圣人合德天地，齐信四时，言则为经，行则为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诡劝民，将同鱼腹之书，有异凿楹之诰，安能使北辰降光，龙宫韫椟。就如所论，福果可以熔铸性灵，弘奖风教，为益之大，莫极于斯。此既真教，何谓非实？”邢云：“死之言澌，精神尽也。”弼曰：“此所言

澌，如射箭尽，手中尽也。《小雅》曰‘无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动植虽殊，亦此之类。无情之卉，尚得还生，含灵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犹有种在，则复人死亦有识。识种不见，谓以为无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瞩，离朱之明不能睹。虽孟轲观眸，贤愚可察；钟生听曲，山水呈状。乃神之工，岂神之质。犹玉帛之非礼，钟鼓之非乐，以此而推，义斯见矣。”邢云：“季札言无不之，亦言散尽，若复聚而为物，不得言无不之也。”弼曰：“骨肉下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此乃形坠魂游，往而非尽。如鸟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无所不之，若令无也，之将焉适？延陵有察微之识，知其不随于形；仲尼发习礼之叹，美其斯与形别。若许以廓然，然则人皆季子。不谓高论，执此为无。”邢云：“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弼曰：“旧学前儒，每有斯语，群疑众惑，咸由此起。盖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笃。窃有末见，可以核诸。烛则因质生光，质大光亦大；人则神不系于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长狄；孟德之雄，乃远奇于崔琰。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邢云：“舍此适彼，生生恒在。周、孔自应同庄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阴而息，尚有将别之悲；穷辙以游，亦与中途之叹。况曰联

体同气，化为异物，称情之服，何害于圣。”邢云：“鹰化为鸠，鼠变为鴽，黄母为鳖，皆是生之类也。类化而相生，犹光去此烛，复然彼烛。”弼曰：“鹰未化为鸠，鸠则非有。鼠既二有，何可两立。光去此烛，得燃彼烛，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弼曰：“腐草为萤，老木为蝎，造化不能，谁其然也？”其后别与邢书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证，而违孔背释，独为君子。若不师圣，物各有心，马首欲东，谁其能御？奚取于适衷，何贵于得一。逸韵虽高，管见未喻。”前后往复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载。　又以本官行郑州事，未发，为家客告弼谋反，收下狱，案治无实，久乃见原。因此绝朝见。复坐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稽迟，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事既上闻，显祖发忿，遂徙弼临海镇。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南北响应，临海镇为贼师张绰、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厉城人，终得全固。显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韩信故道。又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敕并依行。转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胶州刺史。　弼儒雅宽恕，尤晓史职。所在清洁，为吏民所怀。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弼性质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显祖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

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于众前面折云：“黄门在帝左右，何得闻善不惊，唯好减削抑挫！”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十年夏，上因饮酒，积其愆失，遂遣就州斩之，时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驿追不及。长子蕤、第四子光远徙临海镇。次子台卿，先徙东豫州。乾明初，并得还邺。天统五年，追赠弼使持节、扬郢二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扬州刺史，谥曰文肃。　　蕤、台卿，并有学业。台卿文笔尤工，见称当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开皇中，终于开州刺史。台卿字少山，历中书、黄门侍郎，兼大著作、修国史。武平末，国子祭酒，领尚书左丞。周武帝平齐，命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随驾入关，蕤兄弟并不预此名。台卿后虽被征，为其聋疾放归。隋开皇中，征为著作郎，岁馀以年老致事，诏许之。特优其礼，终身给禄，未几而终。　史臣曰：孙搴便藩左右，处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义已深。及仓卒致殒，高祖折我右臂，虽戎旌未卷，爱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业。太史公云：“非死者难，处死者难。”“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斯其义也。元康以智能才干，委质霸朝，绸缪帷幄，任寄为重。及难无苟免，忘生殉义，可谓得其地焉。杨愔自谓异行奇才，冠绝夷等，弑逆之际，趋而避之，是则非处死者难，死者亦难也。显祖弱龄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宫之难，以年次推重，故受终之议，时未之许焉。杜弼识学甄明，发言谠正，禅代之际，先起异图。王怒未息，卒蒙显戮。直言多矣，能无及是者乎？　赞曰：彦举驱驰，才高行诐。元康忠勇，舍生存义。卬卬辅玄，思极谈天，道亡时晦，身没名全。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张纂 张亮 张耀 赵起 徐远 王峻 王纮

张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尔朱荣，又为尔朱兆都督长史。为兆使于高祖，遂被顾识。高祖举义山东，刘诞据相州拒守，时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参丞相军事。　纂性便僻，左右出内，稍见亲待，仍补行台郎中。高祖启减国封，分赏文武，纂随例封寿张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赵郡公琛为行台，守晋阳，以纂为右丞。转相府功曹参军事，除右光禄大夫。使于茹茹，以衔命称旨。历中外、丞相二府从事中郎。邙山之役，大获俘虏，高祖令纂部送京师，魏帝赐绢五百匹，封武安县伯。复为高祖行台右丞，从征玉壁。大军将还山东，行达晋州，忽值寒雨，士卒饥冻，至有死者。州以边禁不听入城。于时纂为别使，遇见，辄令开门内之，分寄民家，给其火食，多所全济。高祖闻而善之。　纂事高祖二十馀岁，传通教令，甚见亲赏。世宗嗣位，侯景作乱颍川，招引西魏。以纂为南道行台，与诸将率讨之。还，除瀛州刺史。会世宗入为太子少傅。后与平原王段孝先、行台尚书辛术等攻围东楚，仍拔广陵、泾州数城，斩贼帅东方白额。授仪同三司，监筑长城大使，领步骑数千镇防北境。还，迁护军将军，寻卒。　张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干用。初事尔朱兆，拜平远将军。以功封隰城县伯，邑五百户。高祖讨兆于晋阳，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诚款，唯亮独无启疏。及兆败，窜于穷山，令亮及仓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缢于树。伯德伏尸而哭。高祖嘉叹之。授丞相府参军事，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天平中，为世宗行台郎中，典七兵事。虽为台郎，而常在高祖左右。迁行台右丞。　高仲密之叛也，与大司马斛律金守河阳。周文帝于上流放火船烧河桥。亮乃备小艇百馀艘，皆载长锁，锁头施钉。火船将至，即驰小艇，以钉钉之，引锁向岸，火船不得及桥。桥之获全，亮之计也。　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尝梦亮于山上持丝，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其为幽州乎？"数月，亮出为幽州刺史。属侯景叛，除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寻加都督扬、颍等十一州诸军事，兼行台殿中尚书，转都督二豫、扬、颍等八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西南道行台。攻梁江夏、颍阳等七城，皆下之。　　亮性质直，勤力强济，深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武定末，征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禄勋，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别封安定县男，转中领军。寻卒于位，赠司空公。　张耀，字灵光，上谷昌平人也。父凤，晋州长史。耀少而贞谨，颇晓史职。解褐给事中，转司徒水曹行参军。义旗建，高祖擢为中

军大都督韩轨府长史。及轨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为轨谘议参军。后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罪挂网者百有馀人，唯耀清白独免。征为丞相府仓曹。　显祖嗣事，迁相府掾。天保初，赐爵都亭乡男，摄仓、库二曹事。诸有赐给，常使耀典之。转秘书丞，迁尚书右丞。显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还，耀不时开门，勒兵严备。帝驻跸门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伪难辩，须火至面识，门乃可开，于是独出见帝。帝笑曰："卿欲学郅君章也？"乃使耀前开门，然后入，深嗟赏之，赐以锦采。出为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肃宗辅政，累迁秘书监。耀历事累世，奉职恪勤，咸见亲待，未尝有过。每得禄赐，散之宗族。性节俭率素，车服饮食，取给而已。好读《春秋》，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彦深尝谓耀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服虔、杜预之纰缪邪？"耀曰："何为其然乎？《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厉己温习，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天统元年，世祖临朝，耀奏事，遇暴疾，仆于御前。帝下座临视，呼数声不应。帝泣曰："岂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时年六十三。诏称耀忠贞平直，温恭廉慎。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燕州刺史，谥曰贞简。　赵起，字兴洛，广平人也。父达，幽州录事参军。起性沉谨有干用。义旗建，高祖以段荣为定州刺史，以起为荣典签，除奉车都尉。天平中，征为相府骑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为建州刺史，累迁侍中。起，高祖世频为相府骑兵二局，典知兵马十有馀年。至显祖即阼之后，起罢州还阙，虽历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监兵马，出内驱使，居腹心之寄，与二张相亚。出为西兖州刺史，纠劾禁止，岁馀，以无验获免。河清二年，征还晋阳。三年，又加祠部尚书、开府。天统初，转太常卿，食琅邪郡干。二年，除沧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于官。　徐远，字彦遐，广宁石门人也。其先出自广平。曾祖定，为云中军将、平朔戍主，因家于朔。远少习吏事，郡辟功曹。未几，与太守率户赴义旗，署防城都督，除瘿陶县令。高祖以远闲习书计，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常征伐，克济军务，深为高祖所知。累历巨鹿、陈留二郡太守。天保初，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废二年。显祖以远勋旧，特用为领军府长史，累迁东徐州刺史，入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卫将军。二年，除使持节、都督东楚州诸军事、东楚州刺史。天统二年，授仪同三司、卫尉。四年，加开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卒。 远为治慕宽和，有恩惠。至东

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产业，远躬自赴救，对之流涕，仍为经营，皆得安立。长子世荣，中书舍人、黄门侍郎。　王峻，字峦嵩，灵丘人也。明悟有干略。高祖以为相府墨曹参军，坐事去官。久之，显祖为仪同开府，引为城局参军。累迁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参军。

随诸军平淮阴，赐爵北平县男。除营州刺史。营州地接边城，贼数为民患。峻至州，远设斥候，广置疑兵，每有贼发，常出其不意要击之，贼不敢发，合境获安。先是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八百馀人，因此朝贡遂绝。至是，峻分命将士，要其行路，室韦果至，大破之，虏其首帅而还。因厚加恩礼，放遣之。室韦遂献诚款，朝贡不绝，峻有力焉。初，茹茹主庵罗辰率其馀党东徙，峻度其必来，预为之备。未几，庵罗辰到，顿军城西。峻乃设奇伏大破之，获其名王郁久闾豆拔提等数十人，送于京师。庵罗辰于此遁走。帝甚嘉之。迁秘书监。　废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阳道行台左丞。皇建中，诏于洛州西界掘长堑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间谍。河清元年，征拜祠部尚书。诏诣晋阳检校兵马，俄而还邺，转太仆卿。及车驾巡幸，常与吏部尚书尉瑾辅皇太子、诸亲王同知后事。仍赐食梁郡干，迁侍中，除都官尚书。及周师寇逼，诏峻以本官与东安王娄睿、武兴王普等自邺率众赴河阳御之。车驾幸洛阳，以悬瓠为周人所据，复诏峻为南道行台，与娄睿率军南讨。未至，周师弃城走，仍使慰辑永、郢二州。四年春，还京师。坐违格私度禁物并盗截军粮，有司依格处斩，家口配没。特诏决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会赦免，停废私门。天统二年，授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加开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赠司空公。　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反，荣授基济北王、宁州刺史。后葛荣破，而基据城不下，尔朱荣遣使喻之，然后始降。荣后以为府从事中郎，令率众镇磨川。荣死，纥豆陵步藩虏基归河西，后逃归尔朱兆。高祖平兆，以基为都督，除义宁太守。基先于葛荣军与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据有关中，高祖遣基与长史侯景同使于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后逃归，除冀州长史，后行肆州事。元象初，累迁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历皆好聚敛，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兴和四年冬为奴所害，时年六十五。赠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　纮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纮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　兴和中，世宗召为库直，除奉朝请。世宗暴崩，纮冒刃捍御，以忠节赐爵平春县男，赉帛七百段、绫锦五十匹、钱三万并金带骏马，仍除晋阳令。天保初，加宁远将军，颇为显祖所知待。帝尝与左右饮酒，曰：“快哉大乐。”纮对曰：“亦有大乐，亦有

大苦。”帝曰：“何为大苦？”纮曰：“长夜荒饮不寤，亡国破家，身死名灭，所谓大苦。”帝默然。后责纮曰：“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舍乐死，尔何为不死？”纮曰：“君亡臣死，自是常节，但贼竖力薄斫轻，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献反缚纮，长广王捉头，帝手刃将下，纮曰：“杨遵彦、崔季舒逃走避难，位至仆射、尚书，冒死效命之士，反见屠戮，旷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师罗不得杀。”遂舍之。 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补中外府功曹参军事。皇建元年，进爵义阳县子。河清三年，与诸将征突厥，加骠骑大将军。天统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加射声校尉，四迁散骑常侍。武平初，开府仪同三司。纮上言：“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必当相与影响，南北寇边。宜选九州劲勇强弩，多据要险之地。伏愿陛下哀忠念旧，爱孤恤寡，矜愚嘉善，舍过记功，敦骨肉之情，广宽仁之路，思尧、舜之风，慕禹、汤之德，克己复礼，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五年，陈人寇淮南，诏令群官共议御捍。封辅相请出讨击。纮曰：“官军频经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兴兵极武，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则世事去矣。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使朝廷协睦，遐迩归心，征之以仁义，鼓之以道德，天下皆当肃清，岂直伪陈而已！”高阿那肱谓众人曰：“从王武卫者南席。”众皆同焉。寻兼侍中，聘于周。使还即正，未几而卒。纮好著述，作《鉴诫》二十四篇，颇有文义。　史臣曰：张纂等并趋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齐之良臣也。伯德之恸哭伏尸，灵光之拒关驻跸，有古人风焉。　赞曰：纂、亮、耀、起，徐远、纮、峻，奉日高升，凌风远振。树死拒关，终明信顺。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薛琡 敬显俊 平鉴

薛琡，字昙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彪子，魏徐州刺史。琡形貌魁伟，少以干用称。为典客令，每引客见，仪望甚美。魏帝召而谓之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琡曰：“宗庙之礼，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辞理穷核，多得其情。于是豪猾畏威，事务简静。时以久旱，京师见囚悉召集华林，理问冤滞，洛阳系狱，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赐缣百匹。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得其人，则苏息有地，任非其器，为患更深。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不依此。”书奏不报。后因引见，复进谏曰：“共治天下，本属百官。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自晋末以来，此风遂替。今四方初定，务在养民。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贵臣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诏下公卿议之，事亦寝。　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时元颢已据酇城。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讨杲。杲降军还，颢遂入洛。天穆谓琡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天平初，高祖引为丞相长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礼遇，军国之事，多所闻知。琡亦推诚尽节，屡进忠谠。高祖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琡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啖，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祖皆不纳，遂有沙苑之败。累迁尚书仆射，卒。临终敕其子敛以时服，逾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雕饰，但用麻为流苏，绳用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琡久在省闼，闲明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然天性险忌，情义不笃，外似方格，内实浮动。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伤害，士民畏恶之。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淫逸放恣，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惑其谗言，逐前妻于氏，不认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深为世所讥鄙。赠青州刺史。　　敬显俊，字孝英，平阳人。少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为羽林监。高祖临晋州，俊因使谒见，与语说之，乃启

为别驾。及义举，以俊为行台仓部郎中。从攻邺，令俊督造土山。城拔，又从平西胡。转都官尚书，与诸将征讨，累有功。又从高祖平寇难，破周文帝。败侯景，平寿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筑城戍。累除兖州刺史，卒。　平鉴，字明达，燕郡蓟人。父胜，安州刺史。鉴少聪敏，颇有志力。受学于徐遵明，不为章句，虽崇儒业，而有豪侠气。孝昌末，盗贼蜂起，见天下将乱，乃之洛阳，与慕容俨骑马为友。鉴性巧，夜则胡画，以供衣食。谓其宗亲曰："运有污隆，乱极则治。并州戎马之地，尔朱王命世之雄，杖义建旗，奉辞问罪，劳忠竭力，今也其时。"遂相率奔尔朱荣于晋阳，因陈静乱安民之策。荣大奇之，即署参军前锋，从平巩、密，每阵先登。除抚军、襄州刺史。　高祖起义信都，鉴自归。高祖谓鉴曰："日者皇纲中弛，公已早竭忠诚。今尔朱披猖，又能去逆从善。摇落之时，方识松筠。"即启授征西。怀州刺史。　鉴奏请于州西故轵道筑城以防遏西寇，朝廷从之。寻而西魏来攻。是时新筑之城，粮仗未集，旧来乏水，众情大惧。南门内有一井，随汲即竭。鉴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师败还，以功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时和士开以佞幸势倾朝列，令人求鉴爱妾刘氏，鉴即送之。仍谓人曰："老公失阿刘，与死何异。要自为身作计，不得不然。"由是除齐州刺史。鉴历牧八州，再临怀州，所在为吏所思，立碑颂德。入为都官尚书令。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浑元 刘丰 破六韩常 金祚 韦子粲

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后将军，第二领民酋长。高祖起义，普远通诚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据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迁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壮有武艺，骑射过人，为乡闾所伏。拔陵反，随父归顺，除显武将军。随尒朱荣每有战功，累迁汾州刺史、骠骑将军。及起义信都，远送诚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优其礼。除抚军，兼灵州刺史。武帝入关，除左仆射。天平中，随父东归，封建昌郡公，再迁领军将军。与诸将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及河阴之战，并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礼之，尝亲扶上马。洛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以报深恩。"及此役也，诸军北渡桥，洛以一军不动。谓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壮，名其所营地为回洛城。洛慷慨有气节，勇锐冠时，当世推为名将。兴和初卒。　可朱浑元，字道元。自云辽东人。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仁有武略，少与高祖相知。北边扰乱，遂将家属赴定州，值鲜于修礼作乱，元拥众属焉。葛荣并修礼，复以元为梁王。遂奔尔朱荣，以为别将，隶天光征关中，以功为渭州刺史。　侯莫陈悦之杀贺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还，共图悦。元时助悦，悦走，元收其众，入据秦州，为周攻围，苦战，结盟而罢。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恒遣表疏，与高祖阴相往来。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怀贰，发兵攻之。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女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高祖闻其来也，遣平阳守高嵩持金环一枚以赐元，并运资粮，远遣候接。元至晋阳，引见执手，赐帛千匹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元所部督将，皆赏以爵邑。封元县公，除车骑大将军。　讨西魏仪同金祚、皇甫智达于东雍，擒之。迁并州刺史。又与诸将征伐，频有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风王。频从显祖讨山胡、茹茹，累有战功。迁太师，薨。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元善于御众，行军用兵，务在持重，前后出征，未尝负败。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庙庭。　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有口辩，好说兵事。破六韩拔陵之乱，丰以守城之功，除普乐太

守。魏永安初，除灵州镇城大都督。周文授以卫大将军，丰不受，乃遣攻围，不克。丰远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数万来奔。高祖上丰为平西将军、南汾州刺史。遂与诸将征讨，平定寇乱。又从高祖破周文于河阴，丰功居多，高祖执手嗟赏。入为左卫将军，出除殷州。　王思政据长社，世宗命丰与清河王岳攻之。丰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长，鱼鳖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丰游水向土山，为浪所激，不时至，西人钩之，并为敌人所害。丰壮勇善战，为诸将所推。死之日，朝野骇惋。赠大司马、司徒公、尚书令，谥曰忠。子晔嗣。　破六韩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没于魏，其子孙以潘六奚为氏，后人讹误，以为破六韩。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卒。常沉敏有胆略，善骑射，累迁平西将军。高祖起义，常为附化守，与万俟受洛干东归，高祖嘉之，上为抚军。与诸将征讨，又从高祖攻击诸寇，累迁车骑大将军、开府，封平阳公，除洛州刺史。常启世宗曰："常自镇河阳以来，频出关口，太谷二道，北荆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颇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经赤工坂，是贼往还东西大道，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贼之粮饟，唯经此路。愚谓于彼选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远还，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纳其计，遣大司马斛律金等筑杨志、百家、呼延三镇。常秩满，还晋阳，拜太保、沧州刺史，卒。赠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民酋长，假王，谥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骁雄，尚气任侠。魏正光中，陇右贼起，诏雍州刺史元猛讨之，召募狼家，以为军导，祚应选。以军功累迁龙骧将军、灵州刺史。高祖举义，尔朱天光率关右之众与仲远等北抗义师。天光留祚东秦，总督三州，镇静二州。天光败，归高祖，除车骑大将军。邙山之战，以大都督从破西军。祚除华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别封临济县子，卒。赠司空。　　韦子粲，字晖茂，京兆人。曾祖阆，魏咸阳守。父隽，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迁为大行台郎中，从尔朱天光平关右。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破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长史，累迁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

已。谐与粲俱入国。粲富贵之后，遂特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其不顾恩义如此。

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晖业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献文皇帝，咸阳王禧第七子。禧诛后，兄翼、树等五人相继南奔，故坦得承袭，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复本封咸阳郡王，累迁侍中。庄帝从容谓曰："王才非荀、蔡，中岁屡迁，当由少长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后，诸子贫乏，坦兄弟为彭城王勰所收养，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树见禽。坦见树既长且贤，虑其代己，密劝朝廷以法除之。树知之，泣渭坦曰："我往因家难，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来，非由义至，求活而已，岂望荣华。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义，腰背虽伟，善无可称。"坦作色而去。树死，竟不临哭。　坦历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宗正、司州牧。虽禄厚位尊，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每百姓纳赋，除正税外，别先责绢五匹，然后为受。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雉兔，春夏捕鱼蟹，鹰犬常数百头。自言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入为太傅。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丰县公，除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坐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坦配北营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献文皇帝。父高阳王雍，从孝庄于河阴遇害。斌少袭祖爵，历位侍中、尚书左仆射。斌美仪貌，性宽和，居官重慎，颇为齐文襄爱赏。齐天保初，准例降爵，为高阳县公，拜右光禄大夫。二年，从文宣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以罪赐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临淮王彧无子，令孝友袭爵。累迁沧州刺史，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无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静帝宴文襄于华林，孝友因醉自誉，又云："陛下许赐臣能。"帝笑曰："朕恒闻王自道清。"文襄曰："临淮王奉旨舍罪。"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　孝友明于政理，尝奏表曰：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人，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馀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　古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嗣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不幸，生逢今世，举朝既是无妾，天下殆皆一

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女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称事。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妒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　臣之赤心，义唯家国，欲使吉凶无不合礼，贵贱各有其宜，省人帅以出兵丁，立仓储以丰谷食，设赏格以擒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数，正欲使王侯将相功臣子弟，苗胤满朝，传祚无穷。此臣之志也。　　诏付有司，议奏不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盘，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孝友在尹积年，以法自守，甚著声称，然性无骨鲠，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临淮县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诏入晋阳宫，出与元晖业同被害。　元晖业，字绍远，魏景穆皇帝之玄孙。少险薄，多与寇盗交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历位司空、太尉，加特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文襄尝问之曰："此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　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齐初，降封美阳县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辩宗录》，四十卷，行于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气不伦，每被忌。天保二年，从驾至晋阳，于宫门外骂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尔亦讵得几时！"文宣闻而杀之，亦斩临淮公孝友。孝友临刑，惊惶失措，晖业神色自若。仍凿冰沉其尸。晖业弟昭业，颇有学问，位谏议大夫。庄帝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叩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位给事

　　黄门侍郎、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谥曰文侯。　元弼，字辅宗，魏司空晖之子。性刚正，有文学。位中散大夫。以世嫡应袭先爵。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遂夺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诞，于是弼绝弃

人事，托疾还私第。宣武中为侍中，弼上表固让。入嵩山，以穴为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晖业诉，复王爵。永安三年，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初，弼尝梦人谓之曰：“君身不得传世封，其绍先爵者，君长子绍远也。”弼觉，即告晖业，终如其言。　　元韶，字世胄，魏孝庄之侄。避尔朱之难，匿于嵩山。性好学，美容仪。初，尔朱荣将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亲荥阳太守郑仲明。仲明寻为城人所杀，韶因乱与乳母相失，遂与仲明兄子僧副避难。路中为贼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马。僧副谓客曰：“穷鸟投人，尚或矜愍，况诸王如何弃乎？”僧副举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隐于私家十馀日，庄帝访而获焉，袭封彭城王。齐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可转而不可出；马瑙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历位太尉、侍中、录尚书、司州牧，进太傅。齐天保元年，降爵为县公。　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　十年，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馀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赞曰：元氏蕃炽，冯兹庆灵。道随终运，命偶淫刑。

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李浑 子湛 浑弟绘 族子公绪 李玙 弟瑾 族弟晓 郑述祖 子元德

李浑，字季初，赵郡柏人人也。曾祖灵，魏巨鹿公。父遵，魏冀州征东府司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浑以父死王事，除给事中。时四方多难，乃谢病，求为青州征东府司马。与河间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未几而尔朱荣入洛，衣冠歼尽。论者以为知机。永安初，除散骑常侍。　普泰中，崔社客反于海岱，攻围青州。诏浑为征东将军、都官尚书，行台赴援。而社客宿将多谋，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时议有异同。浑曰："社客贼之根本，围城复逾晦朔。乌合之众，易可崩离。若简练骁勇，衔枚夜袭，径趣营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间，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则诸郡可传檄而定。何意冒热攻城，疲损军士。"诸将迟疑，浑乃决行。未明，达城下，贼徒惊散，生擒社客，斩首送洛。海隅清定。　　后除光禄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谓之曰："伯阳之后，久而弥盛，赵李人物，今实居多。常侍曾经将领，今复充使，文武不坠，良属斯人。"使还，为东郡太守，以赃征还。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浑抗言曰："将军今日犹自礼贤耶？"世宗笑而舍之。　　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时邢邵为少师，场愔为少傅，论者为荣。以参禅代仪注，赐爵泾阳县男。删定《麟趾格》。寻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无井，常食海水。贼绝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时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贼以为神，应时骇散。浑督励将士，捕斩渠帅。浑妾郭氏在州干政纳货，坐免官。卒。　子湛，字处元。涉猎文史，有家风。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陈使副。袭爵泾阳县男。浑与弟绘、纬俱为聘梁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之门。　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及长，仪貌端伟，神情朗隽。河间邢晏，即绘舅也，与绘清言，叹其高远。每称曰："若披云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齐王萧宝夤引为主簿记室，专管表檄，待以宾友之礼。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绘与太原王又同掌军礼。魏静帝于显阳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骞、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议。素长笔札，尤能传受，缉缀词议，简举可观。天平初，世宗用为丞相司马。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为聘梁使主。梁武帝问绘："高相今在何处？"绘曰："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梁武曰："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

略？”绘曰：“黑獭游魂关右，人神厌毒，连岁凶灾，百姓怀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锐观衅，攻昧取亡，势必不远。”梁武曰：“如卿言极佳。”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　使还，拜平南将军、高阳内史。郡境旧有猛兽，民常患之。绘欲修槛，遂因斗俱死。咸以为化感所致，皆请申上。绘曰：“猛兽因斗而毙，自是偶然，贪此为功，人将窥我。”竟不听。高祖东巡郡国，在瀛州城西驻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晋，知山东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观风，信如所闻。但善始令终，将位至不次。”河间守崔谋恃其弟暹势，从绘乞麋角鸮羽。绘答书曰：“鸮有六翮，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肤体疏懒，手足迟钝，不能逐飞追走，远事佞人。”是时世宗使暹选司徒长史，暹荐绘，既而不果，咸谓由此书。天保初，为司徒右长史。绘质性方重，未尝趋事权势，以此久而屈沉。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景。　公绪，字穆叔，浑族兄籍之子。性聪敏，博通经传。魏末冀州司马，属疾去官。后以侍御史征，不至，卒。　公绪沉冥乐道，不关世务，故誓心不仕。尤善阴阳图纬之学。尝语人云：“吾每观齐之分野，福德不多，国家世祚，终于四七。”及齐亡之岁，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绪潜居自待，雅好著书，撰《典言》十卷，又撰《质疑》五卷，《丧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记》二十卷，《玄子》五卷，《赵语》十三卷，并行于世。　李玙，字道璠，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之五世孙。父韶，并有重名于魏代。玙温雅有识量。释褐太尉行参军，累迁司徒右长史。及迁都于邺，留于后，监掌府藏，及撤运宫庙材木，以明干见称。累迁骠骑大将军、东徐州刺史。解州还，遂称老疾，不求仕。齐受禅，进玙兼前将军，导从于圆丘行礼。玙意不愿策名两朝，虽以宿旧被征，过事即绝朝请。天保四年卒。　子诠、韫、诵。韫无行。诵以女妻穆提婆子怀廆，超迁临漳令、仪同三司。韫与陆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　弟瑾，字道瑜，名在魏书。才识之美，见称当代。瑾六子，彦之、倩之、寿之、礼之、行之、凝之，并有器望。行之与兄弟深相友爱，又风素夷简，为士友所称。范阳卢思道是其舅子，尝赠诗云：“水衡称逸人，潘杨有世亲，形骸预冠盖，心思出风尘。”时人以为实录。玙从弟晓，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学涉有思理。释褐员外侍郎。尔朱荣之害朝士，将行，晓衣冠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阴之难。及迁都邺，晓便寓居清河，

托从母兄崔悛宅。给良田三十顷，晓遂筑室安居，训勖子侄，无复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从仕。除顿丘守，卒。　郑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祖羲，魏中书令。父道昭，魏秘书监。述祖少聪

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释褐司空行参军。天保初，累迁太子少师、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时穆子容为巡省使，叹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今于郑兖州见之矣。” 初，述祖父为光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动群僚。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后，境内无盗。人歌之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未贵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顾问从人，皆不见，心甚异之。未几备征，终历显位。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遂卒于州。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艺术，官至琅邪守。　元德从父弟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世宗引为馆客，历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礼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答云：“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但知妹夫疏于妇弟。”元礼入周，卒于始州别驾。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崔暹 子达□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汉尚书寔之后也，世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为书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后临光州，启暹为长史。赵郡公琛镇定州，辟为开府谘议。随琛往晋阳，高祖与语说之，以兼丞相长史。高祖举兵将入洛，留暹佐琛知后事。谓之曰："丈夫相知，岂在新旧。军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闲事宜，凡百后事，一以相属。"握手殷勤，至于三四。后迁左丞、吏部郎，主议《麟趾格》。　　暹亲遇日隆，好荐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机密，世宗因以征邵，甚见亲重。言论之际，邵遂毁暹。世宗不悦，谓暹曰："卿说子才之长，子才专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说子才长，皆是实事，不为嫌也。"高慎之叛，与暹有隙，高祖欲杀之，世宗救免。武定初，迁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皆为御史，世称其知人。　世宗欲遐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高视徐步，两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愿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阶送之。旬日后，世宗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世宗回马避之。　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馀死黜者甚众。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后吾儿开府谘议，及迁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宪台，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今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高祖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于华林园，谓高祖曰："自顷朝贵、牧守令长、所在百司多有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高祖降阶，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匹，乞回赐之。"帝曰："崔中尉为法，道俗齐整。"暹谢曰："此自陛下风化所加，大将军臣澄劝奖之力。"世宗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馀人。"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高祖崩，未发丧，世宗以暹为度支尚书，兼仆射，委以心腹之寄。暹忧国如家，以天下为己任。世宗车服过度，诛戮变常，言谈进止，或有亏失，暹每

厉色极言，世宗亦为之止。有囚数百，世宗尽欲诛之，每催文帐。暹故缓之，不以时进，世宗意释，竟以获免。　自出身从官，常日晏乃归。侵晓则与兄弟问母之起居，暮则尝食视寝，然后至外斋对亲宾。一生不问家事。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然而好大言，调戏无节。密令沙门明藏著《佛性论》而署己名，传诸江表。子达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令达拏升高座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喜，擢为司徒中郎。邺下为之语曰："讲义两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　显祖初嗣霸业，司马子如等挟旧怨，言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及践祚，谮毁之者犹不息。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甚贫匮，唯得高祖、世宗与暹书千馀纸，多论军中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乃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岁馀，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无实，释而劳之。寻迁太常卿。帝谓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会世宗崩，遂寝。至是，群臣宴于宣光殿，贵戚之子多在焉。显祖历与之语，于坐上亲作书与暹曰："贤子达拏，甚有才学。亡兄女乐安主，魏帝外甥，内外敬待，胜朕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达拏。天保末，为右仆射。帝谓左右曰："崔暹谏我饮酒过多，然我饮何所妨？"常山王私谓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能犯颜，内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抚灵而哭。赠开府。　达拏温良清谨，有识学，少历职为司农卿。入周，谋反伏诛。天保时，显祖尝问乐安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　高德政，字士贞，渤海蓨人。父颢，魏沧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风神仪表。显祖引为开府参军，知管记事，甚相亲狎。高祖又擢为相府掾，委以腹心。迁黄门侍郎。世宗嗣业，如晋阳，显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参掌机密，弥见亲重。世宗暴崩，事出仓卒，群情草草。勋将等以缵戎事重，劝帝早赴晋阳。帝亦回遑不能自决，夜中召杨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杨愔居守。　德政与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请。帝

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馀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德政还未至，帝便发晋阳，至平城都，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

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弼无以答。帝已遣驰驿向邺，书与太尉高岳、尚书令高隆之、领军娄睿、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杨愔等。岳等驰传至高阳驿，帝使约曰：“知诸贵等意，不须来。”唯杨愔见，高岳等并还。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侯，必宜五月应天顺人，德政亦劝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山提以五月至邺，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阳王坦等总集，引人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帝初发至亭前，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复肯进。德政、徐之才苦请帝曰：“山提先去，若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八日，杨愔书中旨，以魏襄城王旭并司空公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入通奏事。魏孝静在昭阳殿引见。旭云：“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臣等昧死闻奏，愿陛下则尧禅舜。”魏帝便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道：“若尔，须作诏。”中书侍郎崔劼奏云：“诏已作讫。”即付杨愔进于魏静帝。凡有十馀条，悉书。魏静云：“安置朕何所，复若为去？”杨愔对：“在北城别有馆宇，还备法驾，依常仗卫而去。”魏静帝于是下御坐，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寻奏请发。魏静帝曰：“人念遗簪弊屣，欲与六宫别，可乎？”乃入与夫人嫔御以下诀别，莫不歔欷掩涕。嫔赵国李氏口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魏静帝登车出万春门，直长赵道德在车中陪侍，百官在门外拜辞。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顿所。受禅之日，除德政为侍中，寻封蓝田公。七年，迁尚书右仆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干。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多有弘益。　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后召德政饮，不从，又进言于前，谏曰：“陛下道我寻休，今乃甚于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悦。又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

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阶砌，切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因索大刀自带，欲下阶。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于门下，其夜开城门，以毡舆送还家。旦日，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时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祭酒伯坚。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帝后悔，赠太保，嫡孙王臣袭焉。崔昂，字怀远，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州刺史。昂年七岁而孤，伯父吏部尚书孝芬尝谓所亲曰：“此儿终当远至，是吾家千里驹也。”昂性端直少华，沉深有志略，坚实难倾动。少好章句，颇综文词。世宗广开幕府，引为记室参军，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辅朝政，召为开府长史。时勋将亲族兵客在都下放纵，多行不轨，孙腾、司马子如之门尤剧。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绳之，未几之间，内外齐肃。迁尚书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书。左丞之兼尚书，近代未有，唯昂独为冠首，朝野荣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于宫阙，文武官僚同贺显阳殿。魏帝问仆射崔暹、尚书杨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汉、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处，德化感致所由。”次问昂，昂曰：“案《符瑞图》，王者德致于天，则甘露降。吉凶两门，不由符瑞，故桑雉为戒，实启中兴，小鸟孕大，未闻福感。所愿陛下虽休勿休。”帝为敛容曰：“朕既无德，何以当此。” 齐受禅，迁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大司农卿。二寺所掌，世号繁剧，昂校理有术，下无奸伪，经手历目，知无不为，朝廷叹其至公。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百一十四

条，诏下，依启状速议以闻。其年，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仍封华阳县男。又诏删定律令，损益礼乐，令尚书右仆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又敕昂云：若诸人不相遵纳，卿可依事启闻。”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愿。”昂素勤慎，奉敕之后，弥自警勖，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转廷尉卿。昂本性清严，凡见黩货辈，疾之若仇，以是治狱文深，世论不以平恕相许。　显祖幸东山，百官预宴，升射堂。帝召昂于御坐前，谓曰：“旧人多出为州，我欲以台阁中相付，当用卿为令仆，勿望刺史。卿六十外当与卿本州，中间州不可得也。”后九卿以上陪集东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马子瑞谓太子曰：“此是国家柱石，汝宜记之。”未几，复侍宴金凤台，帝历数诸人，咸有罪负，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俱省罪过。”天保十年，策拜仪

同燕子献，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历思群臣可纲纪省阔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为兼右仆射。数日后，昂因入奏事，帝谓尚书令杨愔曰：“昨不与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终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仆射。”明日，即拜为真。杨愔曰：“昨不与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终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仆射。”明日，即拜为真。杨愔少时与昂不平，显祖崩后，遂免昂仆射，除仪同三司。后坐事除名。卒祠部尚书。　昂有风调才识，旧立坚正刚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时主，或列阴私罪失，深为显祖所知赏，发言奖护，人莫之能毁。议曹律令，京畿密狱，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严猛，好行鞭挞，虽苦楚万端，对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为之亲援，后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挟恃，意色矜高，以此不为名流所服。子液嗣。

唐·李百药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

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卷一 贩 帝纪第一 神武上 卷二 贩 帝纪第二 神武下 卷三 贩 帝纪第三 文襄 卷四 贩 帝纪第四 文宣 卷五 贩 帝纪第五 废帝 卷六 贩 帝纪第六 孝昭 卷七 贩 帝纪第七 武成 卷八 贩 帝纪第八 后主 幼主 卷九 贩 列传第一 后宫 卷十 贩 列传第二 高祖十一王 卷十一贩 列传第三 文襄六王 卷十二贩 列传第四 文宣四王 卷十三贩 列传第五 赵郡王琛 清河王岳 卷十四贩 列传第六 卷十五贩 列传第七 窦泰 尉景 娄昭等 卷十六 贩 列传第八 段荣(子韶) 卷十七 贩 列传第九 斛律金(子光 羡) 卷十八 贩 列传第十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 卷十九 贩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 贩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一贩 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二贩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三贩 列传第十五 魏兰根 崔□(子瞻) 卷二十四贩 列传第十六 孙搴 陈元康 杜弼 卷二十五贩 列传第十七 卷二十六贩 列传第十八 卷二十七贩 列传第十九 卷二十八贩 列传第二十 卷二十九贩 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 贩 列传第二十二

周书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文帝上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文帝下

周书卷三 帝纪第三 孝闵帝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武帝上

周书卷六 帝纪第六 武帝下

周书卷七 帝纪第七 宣帝

周书卷八 帝纪第八 静帝

周书卷九 列传第一　皇后

周书卷十 列传第二　邵惠公颢子什肥导、护什肥子胄导子广亮翼椿众杞简公连莒庄公洛生子菩提虞国公仲子兴

周书卷十一 列传第三　晋荡公护叱罗协冯迁

周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　齐炀 王宪

周书卷十三 列传第五 文闵明 武宣诸子

周书卷十四 列传第六 贺拔胜弟岳兄允念贤

周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寇洛李弼弟标于谨子实

周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

周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梁御 若干惠 怡峰刘亮 王德

周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王罴 子庆远

周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达奚武 子震 侯莫 陈顺豆卢宁 宇文贵 杨忠 王雄

周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王盟 贺兰祥 尉迟纲叱列伏龟 阎庆

周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尉迟迥 王谦 司马消难

周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周惠达 冯景 杨宽兄穆俭 柳庆 子机

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苏绰

周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卢辩

周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李贤 弟远

周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长孙俭 长孙绍远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征

周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赫连达 韩果 蔡佑常善 辛威 厍狄昌 田弘梁椿 梁台 宇文测 弟深

周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史宁 陆腾 贺若敦 权景宣

周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王杰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 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娄穆 杨绍 王雅 达奚寔刘雄 侯植

周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窦炽 兄子毅 于翼 李穆

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韦孝宽 韦夏 梁士彦

周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申徽 陆通 弟逞 柳敏 卢柔 唐瑾

周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厍狄峙 杨荐 赵刚王庆 赵昶 王悦 赵文表

周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赵善 元定 杨摽裴宽 杨敷 韩盛

周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郑孝穆 崔谦弟说 说子弘度 崔猷裴侠 薛端 薛善 弟慎 敬珍

周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郑伟 杨纂 段永王士良 崔彦穆 令狐整司马裔 裴果 刘志

周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寇隽 韩褒 赵肃 张轨李彦 郭彦 裴文举 高宾

周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苏亮 弟湛 柳虬 吕思礼薛憕 薛寘 李昶 元伟

周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韦瑱 梁昕 皇甫璠 辛庆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周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尉迟运 王轨 宇文神举宇文孝伯 颜之仪 乐运

周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周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萧撝 萧世怡 萧圆肃萧大圜 宗懔 刘璠 柳霞

周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李延孙 韦佑 韩雄 陈忻 魏玄

周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泉企 李迁哲 杨干运扶猛 阳雄 席固 任果

周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儒林 卢诞 卢光沉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

周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孝义 李棠 柳桧 杜叔毗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张元

周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艺术冀隽 蒋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赵文深 褚该

周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萧詧

周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异域上高丽 百济 蛮 獠 宕昌邓至 白兰 氐 稽胡 库莫奚

周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异域下突厥 吐谷浑 高昌 鄯善焉耆 龟兹 于阗 献哒粟特 安息 波斯

返回主目录

周书卷一 帝纪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

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韬，并以武略称。韬生肱。 肱任有侠有气干。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远近多应之。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后避地中山，遂陷于鲜于修礼。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后为定州军所破，殁于阵。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梦抱子升 ·天，纔不至而止。

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生而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及长，身长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

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荣以太祖兄弟雄杰，惧或异己，遂托以他罪，诛太祖第三兄洛生，复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颢奔梁，梁人立为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

避之。荣遣贺拔岳讨颢，仍迎孝庄帝。

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

万俟丑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

关，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寇乱，百姓凋残，太祖抚以恩信，民皆悦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太祖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云莫之闻也。

普泰二年，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迩，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

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

太昌元年，岳为关西大行台，以太祖为左丞，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

齐神武既破尔朱，遂专朝政。太祖请往观之。既至并州，齐神武问岳军事，太祖口对雄辩，齐神武以为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诡陈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齐神武果遣追之，至关，不及。太祖还谓岳曰：“高欢非人臣也。逆谋所以未发者，惮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势，总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陈悦本实庸材，遭逢际会，遂叨任委，既无忧国之心，亦不为高欢所忌。但为之备，图之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岳大悦，复遣太祖诣阙请事，密陈其状。魏帝深纳之。加太祖武卫将军，还令报岳。岳遂引军西次平凉，谋于其众曰：“夏州邻接寇贼，须加绥抚，安得良刺史以镇之？”众皆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废。”沉吟累日，乃从众议。于是表太祖为使持节、武卫将军、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风款附，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

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讨曹泥，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怙众密迩，贪而无信，

必将为患，愿早图之。”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于河曲，岳果为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于是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相与推洛以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洛智能本阙，不宜统御，近者迫于群议，推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材。”于是赵贵言于众曰：“元帅忠公尽节，暴于朝野，勋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必欲纠合同盟，复雠雪耻，须择贤者，总统诸军。举非其人，则大事难集，虽欲立忠建义，其可得乎。窃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谟冠时，远迩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真足恃也。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则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陈悦不顾盟誓，弃恩背德，贼害忠良，群情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辖，恩信着闻，今无小无大，咸愿推奉。众之思公，引日成岁，愿勿稽留，以慰众望也。”太祖将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请曰：“闻悦今在（永）〔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停留，以观其变。”太祖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趑趄，屯兵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且难得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几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密图太祖。事发，斩之。

太祖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于此即还。太祖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

于时，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洛阳。毗到平凉，会诸将已推太祖。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悦既附齐神武，不肯应召。太祖谓诸将曰：“侯莫陈悦枉害忠良，复不应诏命，此国之大贼，岂可容之！”乃命诸军戒严，将以讨悦。

及元毗还，太祖表于魏帝曰：“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竭诚奉国，横罹非命，三军丧气，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衔冤茹戚，志雪雠耻。以臣昔同幕府，苦赐要结。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轻来赴军，当发之时，已有别表，既为众情所逼，权掌兵事。诏召岳军入京，此乃为国良策。但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况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皆恋乡邑，不愿东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关，悦蹑其后，欢邀其前，首尾受敌，其势危矣。臣殒身王事，诚所甘心，恐败国殄人，所损更大。乞少停缓，更思后图，徐事诱导，渐就东引。”太祖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且兵众未集，假此为词。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同奖

王室。

初，贺拔岳营于河曲，有军吏独行，忽见一老翁，须眉皓素，谓之曰：“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然终无所成。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后必大盛。”言讫不见。此吏恒与所亲言之，至是方验。

魏帝诏太祖曰：“贺拔岳既殒，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知欲渐就东下，良不可言。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陈悦违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专戮罪重，不恭诏命，阻兵水洛，强梁秦陇。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而悦并维絷使人，不听反报。观其指趣，势必异图。臣正为此，未敢自拔。兼顺众情，乞少停缓。”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顷者正光之末，天下沸腾，尘飞河朔，雾塞荆沔。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志宁宇县。授戈南指，拯皇灵于已坠；拥旄西迈，济百姓于沦胥。西顾无忧，繄公是赖。勋茂赏隆，遂征关右。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谈也。

君实名微行薄，本无远量。故将军降迁高之志，笃汇征之理，乃申启朝廷，荐君为陇右行台。朝议以君功名阙然，未之许也。遂频烦请谒，至于再三。天子难违上将，便相听许。是亦遐迩共知，不复烦之翰墨。纵使木石为心，犹当知感；况在生灵，安能无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专权，主上虚心，寄隆晋郑。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屡结盟约，期于毕力，共匡时难。而貌恭心狠，妒胜嫉贤，口血未干，匕首已发。协党国贼，共危本朝，孤恩负誓，有腼面目。岂不上畏于天，下惭于地！吾以弱才，猥当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将军国士之遇。闻问之日，魂守惊驰。便陈启天朝，暂来奔赴，众情所推，遂当戎重。比有敕旨，召吾还阙，亦有别诏，令君入朝。虽操行无闻，而年齿已宿。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陇东迈，吾亦总勒师徒，北道还阙。共追廉、蔺之迹，同慕寇、贾之风。如其首鼠两端，不时奉诏，专戮违旨，国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见。幸图利害，无贻噬脐。

悦既惧太祖谋己，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令与悦为党援。普拨疑之，封诏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责重忧深，不遑启处。训兵秣马，唯思竭力。前以人恋本土，侯莫陈悦窥窬进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东辕，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为边扞，乞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

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擒之，并获次安、伯和等，送于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拨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

三月，太祖进军至原州。众军悉集，谕以讨悦之意，士卒莫不怀愤。太祖乃表曰：“臣闻誓死酬恩，覆宗报主，人伦所急，赴蹈如归。自大都督臣岳殁后，臣频奉诏还阙，秣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将已下，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今雠耻未报，亦何面目以处世间，若得一雪冤酷，万死无恨。且悦外附强臣，内违朝旨。臣今上思逐恶之志，下遂节士之心，冀仗天威，为国除害。小违大顺，实在兹辰。克定之后，伏待斧钺。”

夏四月，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太祖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识者知其有成。军出木峡关，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太祖至水洛，命围之，城降。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以临悦军，悦大惧，乃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乃间道遣使，请为内应。其夜，悦出军，军中自惊溃，将卒或相率来降。太祖纵兵奋击，大破之。虏获万余人,马八千疋。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太祖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原州都督导邀其前，都督贺拔颍等追其后。导至牵屯山追及悦，斩之。太祖入上邽，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割）〔剖〕赐将士，众大悦。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举州骚扰。宕昌羌梁（企）〔仚〕定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太祖乃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粟以给军。

齐神武闻秦陇克捷，乃遣使于太祖，甘言厚礼，深相倚结。太祖拒而不纳。时齐神武已有异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声援，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太祖之讨悦也，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阪，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请轨兵入关。太祖因梁御之东，乃逼召显赴军。御遂入雍州。

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进太祖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使持节如故。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郡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卢待伯拒代，遣轻骑袭擒之，待伯自杀。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又遣征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轻骑一千赴洛。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余官封如故。太祖乃传檄方镇曰：盖闻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间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孝昌，屯沴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启，荡定有期，而乘衅之徒，因生羽翼。

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皂，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腼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窃威权。并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朱，亟通表奏，云取谗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 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闼，莫非亲党。皆行贪虐，窦窳生人。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痏，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贞刚毅，禁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

闻奏。司空高干，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危社稷。但以奸志未从，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干，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腾、任祥，欢之心膂，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逃归，欢益加抚待，亦无陈白。

然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谋。令亲人蔡囗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以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图陷害。幕府以受律专征，便即讨戮。欢知逆状已露，稍怀旅距，遂遣蔡囗拒代，令窦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疋娄昭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阪。于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訾毁乘舆，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宝。溪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于外；或言分诣伊洛，取彼谗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寮师师，四隩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君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缉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脤，锐师百万，彀骑千群，裹粮坐甲，唯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恡。况频有诏书，班告天下，称欢逆乱，征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帅，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宅，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扫荡，易同俯拾。欢若渡河，稍逼宗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辕，电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 亦命群帅，百道俱前，轘裂贼臣，以谢天下。

其州镇郡县，率土人黎，或州乡冠冕，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欤。 太祖谓诸将曰 ：“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今声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自泾州东引；王罴率甲士一万，先据华州。欢若西来，王罴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袭汾晋。吾便速驾，直赴京邑。使其进有内顾之忧，退有被蹑之势。一举大定，此为上策 。”众咸称善。

秋七月，太祖帅众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而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于河桥，令左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谓左右曰 ：“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扞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 。”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阪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

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斌之遂弃椿还，绐帝云 ：“高欢兵至。”

七月丁未，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太祖免冠泣涕谢曰 ：“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舆迁幸。请拘司败，以正刑书 。”帝曰：

“公之忠节，曝于朝野。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责在朕躬，无劳谢也 。”乃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别置二尚书，随机处分，解尚书仆射，余如故。太祖固让，诏敦谕，乃（授）〔受〕。初，魏帝在洛阳，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未及结纳，而帝西迁。至是， 诏太祖尚之，拜驸马都尉。

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太祖乃进军讨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

冬十月，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于邺，是为东魏。

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

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与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

周书卷二 帝纪第二 文帝下

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魏帝许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太祖军霸上，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刺史王罴击走之。三月，太祖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东魏袭陷夏州，留其将张琼、许和守之。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拨率所部叛入东魏。太祖勒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阪，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太祖出军广阳，召诸将曰：“贼今掎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

太祖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但自守耳，无远斗意。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不能径渡。此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殁，焚辎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寻复洛州，斩东魏刺史杜密。太祖还军长安。

六月，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太祖请罢行台，帝复申前命，太祖受录尚书事，余固让，乃止。秋七月，征兵会咸阳。

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太祖乃誓于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遣于谨居军前，徇地至盘豆。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

下，谨急攻之，乃降。获其戍卒一千，送叔礼于长安。戊子，至弘农。东魏将高干、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于时连雨，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庚寅，城溃，斩徽伯，虏其战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贺拔胜追擒之，并送长安。于是宜阳、邵郡皆来归附。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至是各率所部来降。

齐神武惧，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阪，将自后土济。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太祖既平弘农，因馆谷五十余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齐神武将度，乃引军入关。齐神武遂度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知不可攻，乃涉 洛，军于许原西。太祖据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 ："高欢越山度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太祖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度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齐神武闻太祖至，引军来会。

癸巳旦，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太祖召诸将谋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闻鼓声而起。申时，齐神武至，望太祖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于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

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

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献俘长安。还军渭南，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进太祖柱国大将军，增邑并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并其下将士，赏各有差。

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贺拔胜、李弼渡河围蒲阪。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太祖进军蒲阪，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农入关后，东魏将高敖曹围弘农，闻其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敖曹复走度河，信遂入洛阳。东魏颍川长 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荥阳

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攻荥阳，擒其郡守苏定：皆来附。自梁、陈已西，将吏降者相属。

于是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出颍川，欲复降地。太祖遣仪同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来降。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仪同怡峰与贵、迁等复击破之。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桩）〔椿〕，以州来附。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诸将入朝。礼毕，还华州。

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厍狄干、高敖曹、（元）〔韩〕轨、可朱浑元、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其后。先是，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会信被围，诏太祖率军救信，魏帝亦东。　八月庚寅，太祖至谷城，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阵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瀍东。是夕，魏帝幸太祖营，于是景等夜解围去。

及旦，太祖率轻骑追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

太祖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军以复振。于是大捷，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其甲士一万五千，赴河死者以万数。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念贤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乃班师，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

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阌乡，遣太祖讨之。长安父老见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士女咸相贺。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于是乃定。魏帝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冬十一月，东魏将侯景攻陷

广州。

十二月，是云宝袭洛阳，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自襄、广以西城镇复内属。五年冬，大阅于华阴。

六年春，东魏将侯景出三鸱，将侵荆州，太祖遣开府李弼、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景乃退还。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七年春三月，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遣开府于谨讨平之。

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夏四月，大会诸军于马牧。冬十月，齐神武侵汾、绛，围玉壁。太祖出军蒲阪，将击之。军至皂荚，齐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于华阴，大飨将士。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

九年春，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太祖帅师迎之，令开府李远为前军。至洛阳，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拔之。三月，齐神武至河北。太祖还军瀍上以引之。齐神武果度河，据邙山为阵，不进者数日。太祖留辎重于瀍曲，士皆衔枚，夜登邙山。未明，击之，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仅而获免。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悉虏其步卒。

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齐神武军复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还。既入关，屯渭上。齐神武进至陕，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战，诸将失律，上表请自贬。魏帝报曰：“公膺期作宰，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朕所以垂拱九载，实资元辅之力，俾九服宁谧，诚赖翊赞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宜抑此谦光，恤予一人。”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冬十月，大阅于栎阳，还屯华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

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冬十月，大阅于白水。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其知贤也，则以礼命之。

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 ：“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 。”又自勉曰 ：“天生俊士，所以利时。彼人主者，欲与我为治，安可苟辞 。”于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则昼 不甘食，夜不甘寝，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尊之以轩冕，而不以为惠也。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也。位不虚加，禄不妄赐。为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尧、舜之为君，稷、契之为臣，用此道也。及后世衰微，此道遂废，乃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人君之命官也，亲则授之，爱则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损身而利物者，则巧言而辞之。于是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

今圣主中兴，思去浇伪。诸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负阙之招累，夙夜兢兢，如临深履薄。才堪者，则审己而当之；不堪者，则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反。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州应仲和。

太祖遣开府独孤信讨之。东魏遣其将侯景侵襄州，太祖遣开府若干惠率轻骑击之。至穰，景遁去。

夏五月，独孤信平凉州，擒仲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瓜州平。

七月，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

九月，齐神武围玉壁，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会齐神武有疾，烧营而退。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齐文襄遣其将韩轨、厍狄干等围景于 颍川。 三月，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轨

等遁去。景请留收辑河南，遂徙镇豫州。

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弼引军还。

秋七月，侯景密图附梁。太祖知其谋，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景惧，遂叛。

冬，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

十四年春，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食邑三千户。初，太祖以平元颢、纳孝庄帝之功，封宁都县子，至是改县为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

夏五月，进授太祖太师。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陇，刻石纪事。下安阳，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将东趣五原，至蒲川，闻魏帝不豫，遂还。既至，帝疾已愈，于是还华州。

是岁，东魏遣其将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等，率众十余万围王思政于颍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兼督东南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救兵不得至。

夏六月，颍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后遂度江，围建业。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帅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孙暠举郡来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及景克建业，仲礼还司州，率众来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

冬十一月，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攻克随郡。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

是岁，盗杀齐文襄于邺，其弟洋讨贼，擒之，仍嗣其事，是为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杨忠逆击于漴头，大破之，擒仲礼，悉虏其众。马岫以城降。

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为武邑公，邑二千户。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与其叔父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不睦，乃称蕃来附，遣其世子嶚为质。及杨忠擒仲礼，绎惧，复遣其子方平来朝。

夏五月，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

秋七月，太祖率诸军东伐，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总督留守诸军事，屯泾北以镇关中。

九月丁巳，军出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自蒲阪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遂入于齐矣。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总百揆。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大将军杨忠讨擒之。

冬十月，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

魏废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

夏四月，达奚武围南郑，月余，梁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以州降。武执循还长安。

秋八月，东梁州民叛，率众围州城，太祖复遣王雄讨之。侯景之克建业也，还奉梁武帝为主。居数旬，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而废纲自立。岁余，纲弟绎讨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

二年春，魏帝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二月，东梁州平，迁其豪帅于雍州。

三月，太祖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

夏四月，太祖勒锐骑三万西踰陇，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浑震惧，遣使献其方物。

五月，萧纪潼州刺史杨干运以州降，引迥军向成都。

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

八月，克成都，剑南平。

冬十一月，尚书元烈谋作乱，事发，伏诛。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又改置州郡及县：改东雍为华州，北雍为宜州，南雍为蔡州，华州为同州，北华为鄜州，东秦为陇州，南秦为成州，北秦为交州，东荆为淮州，南荆为昌州，东夏为延州，南夏为长州，东梁为金州，南梁为隆州，北梁为静州，阳都为汾州，南汾为勋州，汾州为丹州，南豳为宁州，南岐为凤州，南洛为上州，南广为淯州，南襄为湖州，西凉为甘州，西郢为鸿州，西益为利州，东巴为集州，北应为辅州，恒州为均州，沙州为深州，宁州为麓州，义州为岩州，新州为温州，江州为沔州，西安为盐州，安州为始州，并州为随州，肆州为塘州，冀州为顺州，淮州为纯州，扬州为颍州，司州为宪州，南平为升州，南郢为归州，青州为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县二百三十。　自元烈诛，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　。”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　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曰　：“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

而予罔能革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　　。”乙亥，诏封太祖子邕为辅城公，宪为安城公，邑各二千户。茹茹乙旃达官寇广武。

五月，遣柱国赵贵追击之，斩首数千级，收其辎重而还。

秋七月，太祖西狩至于原州。

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

十一月癸未，师济于汉。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据江津以备其逸。丙申，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

二百余家。立萧詧为梁主，居江陵，为魏附庸。梁将王僧辩、陈霸先于丹阳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为主。

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二年，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冬十一月，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初，太祖以汉魏 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

夏四月，太祖北巡狩。

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来附，以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魏帝封太祖子直为秦郡公，招为正平公，邑各一千户。九月，太祖有疾，还至云阳，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

冬十月乙亥，崩于云阳宫，还长安发丧。时年五十二。甲申，葬于成陵，谥曰文公。孝闵帝受禅，追尊为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

太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能驾驭英豪，一见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获囚俘，释而用之，河桥之役，率以击战，皆得其死力。诸将出征，授以方略，无不制胜。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 史臣曰：水历将终，群凶放命，或威权震主，或衅逆滔天。咸谓大宝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窥窬九鼎，睥睨两宫，而诛夷继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盗，终成建武之资；仲颍凶残，实启当涂之业。天命有底，庸可滔乎。

太祖田无一成，众无一旅，驱驰戎马之际，蹑足行伍之间。属与能之时，应启圣之运，鸠集义勇，纠合同盟，一举而殄仇雠，再驾而匡帝室。于是内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高氏籍甲兵之众，恃戎马之强，屡入近畿，志图吞噬。及英谋电发，神旆风驰，弘农建城濮之勋，沙苑有昆阳之捷。

取威定霸，以弱为强。绍元宗之衰绪，创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瀍。乃摈落魏晋，宪章 古昔，修六官之废典，成一代之鸿规。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亿兆之望有归，揖让之期允集。功业若此，人臣以终。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昔者，汉献蒙尘，曹公成夹辅之业；晋安播荡，宋武建匡合之勋。

校德论功，绰有余裕。

至于渚宫制胜，阖城孥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虽事出于权道，而用乖于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周书卷三 帝纪第三 孝闵帝

孝闵皇帝讳觉，字陀罗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统八年，生于同州官舍。九岁，封略阳郡公。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退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之相，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将军。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庚子，禅位于帝。诏曰：“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其宜也。天厌我魏邦，垂变以告，惟尔罔弗知。予虽不明，敢弗龚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旧典，禅位于周，庸布告遐迩焉。”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予式时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终旧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时用询谋。佥曰公昭考文公，格勋德于天地，丕济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征见于上，讴讼奔走于下，天之历数，用实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钦祗圣典，逊位于公。公其享兹大命，保有万国，可不慎欤。”魏帝临朝，遣民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绂。固辞。公卿百辟劝进，太（师）〔史〕陈祥瑞，乃从之。是日，魏帝逊于大司马府。

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门。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妣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为宋公。是日，槐里献赤雀四。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以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柱国、中山公护为大司马。以大将军宁都公毓、高阳公达奚武、武阳公豆卢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并柱国。

壬寅，祠圆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启土辽海，肇有国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庙为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门税。乙巳，祠太庙。丁未，会百官于干安殿，班赏各有差。

戊申，诏曰：“上天有命，革魏于周，致予一人，受兹大号。予惟古先圣王，罔弗先于省视风俗，以求民瘼，然后克治。矧予眇眇，又当

草昧，若弗尚于达四聪、明四目之训者，其有闻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所在巡抚。五教何者不宣，时政有何不便；得无修身洁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为上所知；冤枉受罚，幽辱于下之徒，而不为上所理；孝义贞节，不为有司所申；鳏寡孤穷，不为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丰约，赋役繁省，灾厉所兴，水旱之处：并宜具闻。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礼饩 。”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

乙卯，诏曰 ：“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宁。今可大启诸国， 为周藩屏 。”于是封太师李弼为赵国公，太傅赵贵为楚国公，太保独孤信为卫国公，大司寇于谨为燕国公，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大司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辛酉，祠太庙。癸亥，亲耕籍田。丙寅，于剑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资州，遂宁郡置遂州。

二月癸酉，朝日于东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广为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

丁亥，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诏曰：

朕文考昔与群公洎列将众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终，二十三载，迭相匡弼，上下无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虽不德，岂不识此。是以朕于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异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孙，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辑睦，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与万俟几通、叱奴兴、王龙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图危社稷。事不克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兴言及此，心焉如痗。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废之。书曰“善善及后世，恶恶止其身 ”，其贵、通、兴、龙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余皆不问。惟尔文武，咸知时事。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甲午，以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大司马、晋国公护为大冢宰，柱国、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大将军、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己亥，秦州、泾州各献木连理。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

三月庚子，会文武百官，班赐各有差。己酉，柱国、卫国公独孤信赐死。壬子，诏曰 ：“（浙）〔淅〕州去岁不登，厥民饥馑，朕用愍焉。其当州租输未毕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检，有穷馁者，并加赈给 。”癸亥，省六府士员，三分减一。

夏四月己巳，以少师、平原公侯莫陈顺为柱国。壬申，诏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谒成陵。乙酉，还宫。丁亥，祠太庙。　　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太白犯轩辕。己酉，槐里献白燕。帝欲观渔于昆明池，博士姜须谏，乃止。

秋七月壬寅，帝听讼于右寝，多所哀宥。甲辰，月掩心后星。辛亥，祠太庙。

荧惑犯东井北端第二星。

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诏曰　：“朕甫临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农，多陷刑网。今秋律已应，将行大戮，言念群生，责在于朕。宜从肆眚，与其更新。

其犯〔死〕者宜降从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从此降。”甲午，诏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

九月庚申，诏曰　：“朕闻君临天下者，非由一人，时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宜各授两大阶。”改太守为郡守。

帝性刚果，见晋公护执政，深忌之。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之专，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潜谋，请帝诛护。帝然之。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密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凤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将召群公入，因此诛护。光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迟纲总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共谋废立。令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既至，以次执送护第，并诛之。纲仍罢散禁兵，帝方悟，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遂幽于旧邸，月余日，以弑崩，时年十六。植、恒等 亦遇害。

及武帝诛护后，乃诏曰　：“慎始敬终，有国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义崇追远，礼贵尊亲。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杰。属魏祚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祇之锡。而祸生肘腋，衅起萧墙，白兽噬骖，苍鹰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舆，冤结生民，毒流宇县。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荡，追尊之礼，宜崇徽号。”遣太师、蜀国公（过）〔迴〕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陵曰静陵。

史臣曰：孝闵承既安之业，应乐推之运，柴天竺物，正位君临，迩

无异言，远无异望。虽黄初代德，太始受终，不之尚也。然政由宁氏，主怀芒刺之疑；祭则寡人，臣无复子之请。以之速祸，宜哉。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讳邕，字祢罗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统九年，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太祖异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年十二，封辅城郡公。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出镇同州。世宗即位，迁柱国，授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为大司空、治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遗诏传帝位于高祖。高祖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门、应门。

是岁，齐常山王高演废其主殷而自立，是为孝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诏曰 ：“寒暑亟周，奄及徂岁，改元命始，国之典章。

朕祗承宝图，宜遵故实。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嘉号既新，惠泽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级 。”以大冢宰、晋国公

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

庚戌，祠圆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于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献其方物。戊辰，诏曰 ：“履端开物，实资元后；代终成务，谅惟宰栋。

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兹厥后，代失其绪，俾巍巍之化，历千祀而莫传；郁郁之风，终百王而永坠。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挺天纵之英，德配干元，功侔造化，故能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叡典，诞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谓乾坤改而重构，岂帝王洪范而已哉。朕入嗣大宝，思扬休烈。今可班斯礼于太祖庙庭 。”己巳，祠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浑、高昌并遣使献方物。甲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乙亥，亲耕籍田。丙子，大射于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

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于洮阳置洮州。甲午，朝日于东郊。

乙未，突厥、宕昌并遣使献方物。丙午，省犟辇，去百戏。弘农上言九尾狐见。

三月丙寅，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傅、吴公尉迟纲为大司空。丁酉，白兰遣使献犀甲、铁铠。

五月丙午，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赟为鲁国公。

晋公护获玉斗以献。

戊辰，突厥、龟兹并遣使献方物。

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

秋七月戊申，诏曰：“亢旱历时，嘉苗殄悴。岂狱犴失理，刑罚乖衷欤？其所在见囚：死以下，一岁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己酉，追封皇伯父颢为邵国公，以晋公子江陵公会为后；次伯父连为杞国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为后；第三伯父洛生为莒国公，以晋公子崇业公至为后；又追封武邑公震为宋国公，以世宗子实为后：并袭封。己巳，荧惑入舆鬼，犯积尸。

九月甲辰，南宁州遣使献滇马及蜀铠。乙巳，客星见于翼。

冬十月甲戌，日有蚀之。戊寅，荧惑犯太微上将，合焉。

十一月乙巳，以大将军、卫国公直为雍州牧。陈遣使来聘。进封柱国、广武公窦炽为邓国公。丁巳，狩于岐阳。是月，齐孝昭帝薨，弟长广王湛代立，是为武成帝。

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

是岁，追封皇族祖仲为虞国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丁未，以陈主弟顼为柱国，送还江南。

闰月己丑，诏柱国以下，帅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

君、县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柱国、大司马、凉国公贺兰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众，假署将相，事发伏诛。 二月壬寅，荧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萧詧薨。以大将军、蔡国公广为秦州总管。 三月壬午，荧惑犯左执法。

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阳献三足乌。湖州上言见二白鹿从三角兽而行。己未，于伏流城置和州。癸亥，诏曰 ：“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给〕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 ，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

五月庚午，以山南众瑞并集，大赦天下，百官及军人，普泛二级。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壬辰， 以柱国随国公杨忠为大司空，吴国公尉迟纲为陕州总管。

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邵国公会为蒲州总管。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为四州总管。

秋七月己巳，封开府贺拔纬为霍国公。乙亥，太白犯舆鬼。

九月戊辰朔，日有蚀之。陈遣使来聘。

冬十月戊戌，诏曰 ：“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唯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麤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军戎费广，百姓空虚，与谁为足。凡是供朕衣服饮食，四时所须，爰及宫内调度，朕今手自减削。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岂曰全无庶几。凡尔百司，安得不思省约，勖朕不逮者哉 。”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将皆会。戊午，讲武于少陵原。分南宁州置恭州。

十一月丁卯，以大将军卫国公直、大将军赵国公招并为柱国。又以招为益州总管。壬午，荧惑犯岁星于危南。

十二月，益州献赤乌。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迁国为迁州。乙酉，太保、梁国公侯莫陈崇赐死。壬辰，于乞银城置银州。

二月庚子，初颁新律。辛丑，诏魏大统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齿叙者，节级授官。渭州献三足乌。辛酉，诏曰：“二仪创辟，玄象着明；三才已备，历数昭列。故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务。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历序六家，以阴阳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厉。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愆时，疾厉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长，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 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

三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丙子，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乙酉，益州献三足乌。

夏四月乙未，以柱国、郑国公达奚武为太保，大将军韩果为柱国。己亥，帝御正武殿录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于背。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初禁天下报雠，犯者以杀人论。壬戌，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极言得失。

五月甲子朔，避正寝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

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陈遣使来聘。丁丑，幸津门，问百年，赐以钱帛，又赐高年板职各有差，降死罪一等。

八月丁未，改作露寝。

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陇山。荧惑犯太微上将。丙戌，幸同州。戊子，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己丑，蒲州献嘉禾，异亩同颖。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

冬十月壬辰，荧惑犯左执法。乙巳，以开府、杞国公亮为梁州总管。庚戌，陈遣使来聘。

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

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阴在背后如尾，两足指如兽爪。有犬生子，腰以后分为二身，两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杨忠破齐长城，至晋阳而还。

二月庚寅朔，日有蚀之。甲午，荧惑犯房右骖。

三月己未，荧惑又犯房右骖。庚辰，初令百官执笏。

夏四月癸卯，以柱国、邓公窦炽为大宗伯。

五月壬戌，封世宗长子贤为毕国公。丁卯，突厥遣使献方　　物。癸酉，以大将军、安武公李穆为柱国。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

六月庚寅，改御伯为纳言。

秋七月戊午，（栗）〔粟〕特遣使献方物。戊寅，焉耆遣使献名马。

八月丁亥朔，日有蚀之。诏柱国杨忠率师与突厥东伐，至北河而还。戊子，以柱国齐公宪为雍州牧，许国公宇文贵为大司徒。　　九月丁巳，以柱国、卫国公直为大司空，封开府李昞为唐国公，若干凤为徐国公。陈遣使来聘。是月，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大赦天下。

闰月己亥，以大将军韦孝宽、大将军长孙俭并为柱国。

冬十月癸亥，以大将军陆通、大将军宇文盛、蔡国公广并为柱国。甲子，诏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护率军伐齐，帝于太庙庭授以斧钺。于是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摽出（枳）〔轵〕关。丁卯，幸沙苑劳师。癸酉，还宫。

十一月甲午，柱国、蜀国公尉迟迥率师围洛阳，柱国、齐国公宪营于邙山，晋公护次于陕州。

十二月，权景宣攻齐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齐师渡河，晨至洛阳，诸军惊散。尉迟迥率麾下数十骑扞敌，得却，至夜引还。柱国、庸国公王雄力战，死之。遂班师。杨摽于轵关战没。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废朝，以庸国公王雄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贯日。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以柱国、大司空、卫国公直为襄州总管。甲辰，太白、荧惑、岁星合于娄。乙巳，吐谷浑遣使献方物。以庸国公王雄 世子开府谦为柱国。

二月辛酉，诏陈国公纯、柱国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荐〕等，如突厥逆女 。甲子，郢州获绿毛龟。

丙寅，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

三月戊子，柱国、楚国公豆卢宁薨。

夏四月，齐武成禅位于其太子纬，自称太上皇帝。

五月丙戌，以皇族父兴为大将军，袭虞国公封。己亥，诏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

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将，后经紫宫西垣入危，渐长一丈余，指室、壁。后百余日，稍短，长二尺五寸，在虚、危灭。辛未，诏曰 ：“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

八月丙子，至自秦州。

九月乙巳，益州献三足乌。

冬十月辛亥，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

十一月庚辰，岐州上言一角兽见。甲午，吐谷浑遣使献方物。丁未，陈遣使来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蚀之。辛巳，露寝成，幸之。令群臣赋古诗，京邑耆老并预会焉，颁赐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级。己亥，亲耕籍田。丁未，于宕昌置宕州。以柱国、昌宁公长孙俭为陕州总管。遣小载师杜杲使于陈。

二月戊申，以开府、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戊辰，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庚午，日斗，光遂微，日里乌见。

三月丙午，祠南郊。

夏四月己酉，益州献三足乌。辛亥，雩。甲子，日有交晕，白虹贯之。是月，陈文帝薨，子伯宗嗣立。

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为敬。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

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末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六月丙午，以大将军、枹罕公辛威为柱国。

秋七月戊寅，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壬午，诏：“诸胄子入学，但束修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恒式。”

八月己未，诏：“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仰本部官司，随事言上。当加吊勉，以厉薄俗。”

九月乙亥，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反，诏开府陆腾讨平之。

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经天。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

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还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己亥，亲耕籍田。

三月癸酉，改武游园为道会苑。丁亥，初立郊丘坛壝制度。

夏四月乙巳，省东南诸州：以颍州、归州、浈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纯州，鸿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宪州入昌州。以大将军、陈国公纯为柱国。

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浑、安息并遣使献方物。丁丑，进封柱国、安武公李穆为申国公。己丑，岁星与荧惑合于井。

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甲子，月入毕。闰月庚午，地震。戊寅，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绥（国）〔德〕公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援之，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将军、谯国公俭为柱国。丁酉，岁星、太白合于柳。戊戌，襄州上言庆云见。　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凤凰集于枫树，群鸟列侍以万数。甲辰，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轩辕。壬子，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雍州牧。

九月，卫国公直等与陈将淳于量、吴明彻战于沌口，王师失利。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遂没江南。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时，有黑气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经六日乃灭。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蚀之。癸丑，太保、许国公宇文贵薨。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

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还宫。

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亡官失爵，并听复旧。

丁未，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于路寝，赐衣马钱帛各有差。甲寅，以柱国陈国公纯为秦州总管，蔡国公广为陕州总管。戊午，太傅、柱国、燕国公于谨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轩第一星。　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郑国公达奚武为太傅，大司马、蜀国公尉迟迥为太保，柱国、齐国公宪为大司马。太白入舆鬼，犯积尸。

五月庚戌，祠太庙。庚申，行幸醴泉宫。

六月甲戌，有星孛于东井，北行一月，至舆鬼，乃灭。

秋七月壬寅，柱国、随国公杨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宫。己未，客星见房，渐东行入天市，犯营室，至奎，四十余日乃灭。

八月乙丑，韩国公元罗薨。齐请和亲，遣使来聘，诏军司马陆逞、兵部尹公正报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九月庚戌，太白与镇星合于角。

冬十月癸亥，祠太庙。丙戌，太白入氐。丁亥，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京邑观者，舆马弥漫数十里，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甲辰，行幸岐阳。壬子，遣开府崔彦穆、小宾部元晖使于齐。甲寅，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是为宣帝。

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是月，齐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废朝，以齐武成薨故也。遣司会、河阳公李纶等会葬于齐，仍吊赙焉。

二月癸亥，以柱国、昌宁公长孙俭为夏州总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岁星逆行，掩太微上将。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摄提，流至天津，灭后，有声如雷。

夏四月（乙）〔己〕巳，齐遣使来聘。

五月己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以绍魏后。庚戌，行幸醴泉宫。丁巳，柱国、吴国 公尉迟纲薨。

六月，筑原州及泾州东城。

秋七月辛亥，至自醴泉宫。丁巳，突厥遣使献马。

八月庚辰，盗杀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

九月辛卯，遣柱国、齐国公宪率众于宜阳筑崇德等城。

冬十一月辛亥，柱国、昌宁公长孙俭薨。

十二月壬午，罢陇州。

五年春二月己巳，邵惠公颢孙胄自齐来归。改邵国公会为谭国公，封胄为邵国公。

三月辛卯，进封柱国韦孝宽为郧国公。甲辰，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将家累入京，不乐者，解宿卫。

夏四月甲寅，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行幸醴泉宫。省帅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天下。以陈国公纯为陕州总管。

六月壬辰，封开府梁睿为蒋国公。庚子，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悬调等，以皇女生故也。

七月，盐州献白兔。乙卯，至自醴泉宫。辛巳，以柱国、谯国公俭为益州总管。

九月己卯，太白、岁星合于亢。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蚀之。丙戌，太白、镇星合于氐。丁酉，太傅、郑国公达奚武薨。

十一月乙丑，追封章武孝公导为豳国公，以蔡国并于豳。丁卯，柱国、豳国公广薨。

十二月癸巳，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嶲，置西宁州。

是冬，齐将斛律明月寇边，于汾北筑城，自华谷至于龙门。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废朝，以露门未成故也。诏柱国、齐国公宪率师御斛律明月。丁卯，以大将军张掖公王杰、谭国公会、鴈门公田弘、魏国公李晖等并为柱国。

二月己丑夜，有苍云广三尺许经天，自戌加辰。

三月己酉，齐国公宪自龙门度河，斛律明月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蚀之。己卯，荧惑犯舆鬼。辛卯，信州蛮渠冉祖喜、冉龙骧举兵反，遣大将军赵訚率师讨平之。甲午，以柱国、燕国公于寔为凉州总管，大将军、杞国公亮为秦州总管。庚子，以大将军、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柱国。陈国公纯、鴈门公田弘率师取齐宜阳等九城。以大将军武安公侯莫陈琼、太安公阎庆、神武公窦毅、南阳公叱罗协、平高公侯伏侯龙恩并为柱国。封开府斛斯征为岐国公，右宫伯长孙览为薛国公。

五月癸卯，遣纳言郑诩使于陈。丙寅，以大将军唐国公李昞、中山公训、杞国公亮、上庸公陆腾、安义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绍、许国公宇文善、犍为公高琳、郑国公达奚震、陇东公杨纂、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

六月乙未，以大将军、太原公王柬为柱国。是月，齐将段孝先攻陷汾州。

秋七月乙丑，以大将军、越国公盛为柱国。

八月癸未，镇星、岁星、太白合于氐。

九月庚申，月在娄，蚀之既，光不复。癸酉，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人五百余人。

冬十月壬午，（翼）〔冀〕国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会琨、御正蔡斌使于齐。壬寅，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

十一月壬子，以大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丙辰，齐遣使来聘。丁巳，行幸散关。十二月己丑，还宫。

是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　道俗论难，事毕还宫。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岁刑已下，并宥之。　二月癸酉，遣大将军、昌城公（孙）深使于突厥，司（宾）〔宗〕李际、小宾部贺遂礼使于齐。乙酉，柱国、安义公宇文丘薨。　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齐遣使来聘。丙辰，诛大冢宰晋国公护、护子柱国谭国公会、会弟大将军莒国公至、崇业公静，并柱国侯伏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等。大赦，改元。罢中外府。癸亥，以太傅、蜀国公尉迟迥为太师，柱国邓国公窦炽为太傅，大司空、申国公李穆为太保，齐国公宪为大冢宰，卫国公直为大司徒，赵国公招为大司空，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大司寇，绥德公陆通为大司马。诏曰　：“民亦劳止，则星动于天；作事不时，则石言于国。故知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顷兴造无度，征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亩废业。去秋灾蝗，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怀。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征发。庶时殷俗阜，称朕意焉。”

夏四月甲戌，以代国公达、滕国公逌并为柱国。诏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停隶襄州。己卯，以柱国张掖公王杰为泾州总管，魏国公李晖为梁州总管。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遣工部代公达、小礼部辛彦之使于齐。丙戌，诏百官军民上封事，极言得失。丁亥，诏断四方非常贡献。庚寅，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癸巳，立鲁国公赟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加封级。

五月，封卫国公直长子宾为莒国公，绍莒庄公洛生后。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诏之曰：“盛农之节，亢阳不雨，气序愆度，盖不徒然。岂朕德薄，刑赏乖中欤？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宜尽直言，无得有隐。”公卿各引咎自责。其夜澍雨。

六月庚子，改置宿卫官员。

秋七月辛丑，陈遣使来聘。丙午，辰星、太白合于东井。

己酉，月犯心中星。

九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庚申，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

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辛未，遣小匠师杨勰、齐驭、唐则使于陈。柱国、大司马、绥德公陆通薨。

十一月丙午，上亲率六军讲武城南。庚戌，行幸羌桥，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乙卯，还宫。壬戌，以大司空、赵国公招为大司马。乙未，月犯心中星。

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已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

己丑，帝御正武殿，亲录囚徒，至夜而罢。庚寅，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国、鴈门公田弘为大司空，大将军、徐国公若干凤为柱国。庚戌，复置帅都督官。乙卯，祠太庙。

闰月己巳，陈遣使来聘。

二月辛亥，白虹贯日。甲寅，诏皇太子赟抚巡西土。壬戌，遣司会侯莫陈凯、太子宫尹郑译使于齐。荧惑犯舆鬼，入积尸。省雍州内八郡，并入京兆、冯翊、扶风、咸阳等郡。

三月己卯，皇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之官长，上士贰之。

夏四月己亥，祠太庙。丙辰，增改东宫官员。

五月丁卯，荧惑犯右执法。丁丑，以柱国周昌公侯莫陈琼　　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

六月庚子，省六府员外诸官，皆为丞。甲辰，月犯心中星。壬子，皇孙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阶。大选诸军将帅。丙辰，帝御露寝，集诸军将，勖以戎事。庚申，诏诸军旌旗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

秋七月己巳，祠太庙。自春末不雨，至于是月。壬申，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责躬罪己，问以治政得失。戊子，雨。

八月丙午，改三夫人为三妃。关内大蝗。

九月乙丑，陈遣使来聘。癸酉，太白犯右执法。戊寅，以柱国、郑国公达奚震为金州总管。诏曰　　：“政在节财，礼唯宁俭。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牢羞之费，罄竭资财，甚乖典训之理。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　　。”壬午，纳皇太子妃杨氏。冬十月癸卯，齐遣使来聘。甲辰，六代乐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观之。

十一月辛巳，帝亲率（大）军讲武于城东。癸未，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帝亲临射宫，大备军容。

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以大将军、乐川公赫连达为柱国。诏曰　　：“尊年尚齿，列代弘规，序旧酬劳，哲王明范。朕嗣承弘业，君临万邦，驱此兆庶，寘诸仁寿。军民之间，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优崇。可颁授老职，使荣沾邑里　　。”戊午，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群臣于露门。册柱国齐国公宪、卫国公直、赵国公招、谯国公俭、陈国公纯、越国公盛、代国公达、滕国公逌并进爵为王。己巳，祠太庙。庚午，突厥遣使献马。癸酉，诏　　：“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 。”乙亥，亲 耕籍田。

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贮积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丁酉，纪国公康、毕国公贤、酆国公贞、宋国公实、汉国公赞、秦国公贽、曹国公允并进爵为王。丙午，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人。

癸丑，柱国、许国公宇文善有罪免。乙卯，行幸云阳宫。丙辰，诏曰：“民生而静，纯懿之性本均；感物而迁，嗜欲之情斯起。虽复云鸟殊世，文质异时，莫不限以堤防，示之禁令。朕君临万宇，覆养黎元，思振颓纲，纳之轨式。比因人有犯，与众弃之，所在群官有愆过者，咸听首露，莫不轻重毕陈，纤毫无隐。斯则风行草偃，从化无违，导德齐礼，庶几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来矣，凌夷之弊，反本无由，宜加荡涤，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庚申，皇太后不豫。

三月辛酉，至自云阳宫。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庐，朝夕共一溢米。

群臣表请，累旬乃止。诏皇太子赟总厘庶政。

夏四月乙卯，齐遣使吊赠会葬。丁巳，有星孛于东北紫宫垣，长七尺。

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

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

时有未谐，不得全制。

军国务重，庶自听朝。缞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下，宜依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即吉。帝不许，引古礼答之，群臣乃止。于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初置太子谏议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弟、皇子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丁卯，荆州献白乌。戊辰，诏故晋国公护及诸子，并追复先封，改葬加谥。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六月丁未，集诸军将，教以战阵之法。壬子，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戊午，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信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翫培塿者，识嵩岱之崇崛；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秋七月庚申，行幸云阳宫。乙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欲突入肃章门。司武尉迟运等拒守。直败，率百余骑遁走。京师连雨三旬，是日霁。戊子，至自云阳宫。

八月辛卯，擒直于荆州，免为庶人。乙未，诏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纠，于后事发失官爵者，并听复旧。丙申，行幸云阳宫。

九月庚申，幸同州。戊辰，以柱国、大宗伯、周昌公侯莫陈琼为秦州总管。

冬十月丙申，御正杨尚希、礼部卢恺使于陈。戊戌，雍州献苍乌。庚子，诏蒲州民遭饥乏绝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始州民王鞅拥众反，大将军郑恪讨平之。

十一月戊午，以柱国、大司空、上庸公陆腾为泾州总管。　于阗遣使献名马。己巳，大阅于城东。甲戌，至自同州。

十二月戊子，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其贫下户，给复三年。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丁酉，利州上言驺虞见。癸卯，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凉州比年地震，坏城郭，地裂，涌泉出。

周书卷六 帝纪第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宁州总管，太原公王康为襄州总管。初置营军器监。壬申，诏曰：“今阳和布气，品物资始，敬授民时，义兼敦劝。诗不云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亲劝农,百司分番，躬自率导。事非机要，并停至秋。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赈恤。逋租悬调，兵役残功，并宜蠲免。”癸酉，行幸同州。

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辛卯，改置宿卫官员。己酉，柱国、广德公李意有罪免。

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卫）〔伟〕、纳言伊娄谦使于齐。郡县各省主簿一人。丙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国、赵王招为雍州牧。

夏四月甲午，柱国、燕国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书者并为表，于皇太子以下称启。

六月，诏东南道四总管内，自去年以来新附之户，给复三年。

秋七月丙辰，行幸云阳宫。己未，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丁卯，至自云阳宫。甲戌，陈遣使 来聘。 丙子，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运，创造王基，兵威所临，有征无战。唯彼伪齐，犹怀跋扈。虽复戎车屡驾，而大勋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鸿绪，往以政出权宰，无所措怀。自亲览万机，便图东讨。恶衣菲食，缮甲治兵，数年已来，战备稍足。而伪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实其时。今欲数道出兵，水陆兼进，北拒太行之路，东扼黎阳之险。若攻拔河阴，兖、豫则驰檄可定。然后养锐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战，则破之必矣。王公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善。丁丑，诏曰：

高氏因时放命，据有汾、漳，擅假名器，历年永久。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而彼怀恶不悛，寻事侵轶，背言负信，窃邑藏奸。往者军下宜阳，衅由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赋繁兴，齐、鲁轸殄悴之哀，幽、并启来苏之望。既祸盈恶稔，众叛亲离，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厉兵诘暴，时事惟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潜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扫

八纮。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

八月癸卯，入于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丁未，上亲率诸军攻河阴大城，拔之。进攻子城，未克。上有 疾。

九月辛酉夜，班师，水军焚舟而退。齐王宪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余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

戊寅，至自东伐。己卯，以华州刺史、毕王贤为荆州总管。

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官，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置上开府、上仪同官。甲午，行幸同州。

闰月，齐将尉相贵寇大宁，延州总管王庆击走之。以柱国齐王宪、蜀国公尉迟迥为上柱国，柱国代王达为益州总管，大司寇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梁州总管。诏诸畿郡各举贤良。

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内官员。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丙子，陈遣使来聘。

是岁，岐、宁二州民饥，开仓赈给。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东涑川，集关中、河东诸军校猎。

甲午，还同州。丁酉，诏曰　：“朕克己思治，而风化未弘。永言前古，载怀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讼听谣，问民恤隐。其狱犴无章，侵渔黎庶，随事究验，条录以闻。若政绩有施，治纲克举；及行宣圭荜，道着丘园：并须捡审，依名腾奏。其鳏寡孤独，寔可哀矜，亦宜赈给，务使周赡　。”废布泉钱。戊申，初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赟巡抚西土，仍讨吐谷浑，戎事节度，并宜随机专决。

三月庚子，月犯东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

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开府、清河公宇文神举攻拔齐陆浑等五城。

五月壬辰，至自同州。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祠太庙。丙辰，利州总管、纪王康有罪，赐死。丁巳，行幸云阳宫。月掩心后星。庚午，荧惑入舆鬼。

秋七月乙未，京师旱。

八月戊申，皇太子伐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乙卯，至自云阳宫。乙丑，陈遣使来聘。

九月丁丑，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

冬十月，帝谓群臣曰　：“朕去岁属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又闻其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若复同往年，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

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

“几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军者，朕当以军法裁之。”

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泰）〔恭〕为左二军总管　，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庚戌，荧惑犯太微上将。

戊午，岁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晋州，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焉）〔乌〕氏公　尹升步骑五千守（钟）鼓

〔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帝屯于汾曲。齐王宪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见于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宫，长十余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亲督战，城中惶窘。庚午，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壬申，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未明，登城鼓噪，齐众溃，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开府、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送关中。

甲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加授大将军，留精兵一万以镇之。又遣诸军徇齐诸城镇，并相次降款。

十一月己卯，齐主自并州率众来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诏诸军班师，遣齐王宪为后拒。是日，齐主至晋州，宪不与战，引军度汾。齐主遂围晋州，昼夜攻之。齐王宪屯诸军于涑水，为晋州声援。河东地震。癸巳，至自东伐。献俘于太庙。甲午，诏曰：“伪齐违信背约，恶稔祸盈，是以亲总六师，问罪汾、晋。

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贼众危惶，乌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来聚结，游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诸军，应机除剪。”丙申，放齐诸城镇降人还。丁酉，帝发京师。壬寅，度河，与诸军合。

十二月戊申，次于晋州。初，齐攻晋州，恐王师卒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庚戌，帝帅诸军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帝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阵处分，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将士感见知之恩，各思自厉。将战，有司请换马。帝曰：“朕独乘良马何所之？”齐主亦于堑北列阵。申后，齐人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齐人便退。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辛亥，帝幸晋州，仍率诸军追齐主。诸将固请还师，帝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不敢言。甲寅，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军直进，那肱望风退散。丙辰，师次介休，齐将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封郇国公。丁巳，大军次并州，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将轻骑走邺。

是日，诏〔齐王公以下〕曰：

〔夫树之以君，司牧黔首，盖以除其苛慝，恤其患害。朕君临万国，志清四海，思济一世之人，寘之仁寿之域。嗟彼齐赵，独为匪民，

乃睠东顾，载深长想。伪主凉德早闻，丑声夙着，酒色是耽，盘游是悦。阉竖居阿衡之任，胡丶人寄喉唇之重。栋梁骨鲠，翦为仇雠；狐、赵绪余，降成皁隶。民不见德，唯虐是闻。朕怀兹漏网，置之度外，正欲各静封疆，共纾民瘼故也。　尔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构厉阶，反贻其梗。我之率土，咸求傳刃，帷幄献兼弱之谋，爪牙奋干戈之勇，赢粮坐甲，若赴私雠。是以一鼓而定晋州，再举而摧逋丑。伪丞相高阿那肱驱逼余烬，窃据高壁；伪定南王韩建业作守介休，规相抗拟。聊示兵威，应时崩溃，那肱则单马宵遁，建业则面缚军和，尔之逃卒，所知见也。

若其怀远以德，则尔难以德绥；处邻以义，则尔难以义服。且天与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术。朕今亲驭群雄，长驱宇内，六军舒旆，万队启行。势与雷电争威，气逐风云齐举。王师所次，已达近郊，望岁之民，室家相庆，来苏之后，思副厥诚。伪主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牵羊道左，衔璧辕门，当惠以焚榇之恩，待以列侯之礼。伪将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　之族，如有深识事宜，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则委之执宪，以正刑书。嗟尔庶士，胡宁自弃。或我之将卒，逃彼逆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善求多福，无贻后悔。玺书所至，咸使闻知。

自是齐之将帅，降者相继。封其特进、开府贺拔伏恩为郜国公，其余官爵各有差。

戊午，高延宗僭即伪位，改年德昌。己未，军次并州。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帝率诸军合战，齐人退，帝乘胜逐北，率千余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阍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

至明，率诸军更战，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诏曰：

昔天厌水运，龙战于野，两京圮隔，四纪于兹。朕垂拱岩廊，君临宇县，相邠民于海内，混楚弓于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沟。方欲德绥未服，义征不譓。

伪主高纬，放命燕齐，怠慢典刑，俶扰天纪，加以背惠怒邻，弃信忘义。朕应天从物，伐罪吊民，一鼓而荡平阳，再举而摧勍敌。伪署王公，相继道左。高纬智穷数屈，逃窜草间。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遂窃名号，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收合余烬，背城抗敌。王威既

振，鱼溃鸟离，破竹更难，建瓴非易，延宗众散，解甲军门。根本既倾，枝叶自霣，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八纮共贯，六合同风，方当偃伯灵台，休牛桃塞，无疆之庆，非独在余。

汉皇约法，除其苛政，姬王轻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泽，被之率土，新旧臣民，皆从荡涤。可大赦天下。高纬及王公以　　下，若释然归顺，咸许自新。诸亡入伪朝，亦从宽宥。官荣次序，依例无失。其齐伪制令，即宜削除。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百年去杀，虽或难希，期月有成，庶几可勉。　丙寅，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以柱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杞国公亮、梁国公侯莫陈芮、庸国公王谦、北平公寇绍、郑国公达奚震并为上柱国。封齐王宪子安城郡公质为河间王，大将军广化公丘崇为潞国公，神水公姬愿为原国公，广业公尉迟运为卢国公。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

癸酉，帝率六军趣邺。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并州总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恒，改年承光，自号为太上皇。壬辰，帝至邺。齐主先于城外掘堑竖栅。癸巳，帝率诸军围之，齐人拒守，诸军奋击，大破之，遂平邺。齐主先送其母并妻子于青州，及城陷，乃率数十骑走青州。遣大将军尉迟勤率二千骑追之。是战也，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帝责之曰：

“汝有死罪者三：前从并走邺，携妾弃母，是不孝；外为伪主戮力，内实通启于朕，是不忠；送款之后，犹持两端，是不信。如此用怀，不死何待 。”遂斩之。

是日，西方有声如雷者一。

甲午，帝入邺城。齐任城王湝先在冀州，齐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传国玺禅位于湝。孝卿未达，被执送邺。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皆从赦例。封齐开府、洛州刺史独孤永业为应国公。丙申，以上柱国、越王盛为相州总管。己亥，诏曰　　：“自晋州大阵至于平邺，身殒战场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迟勤擒齐主及其太子恒于青州。

庚子，诏曰　　：“伪齐之末，奸佞擅权，滥罚淫刑，动挂罗网，伪右丞相、咸阳王故斛律明月，伪侍中、特进、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获罪，或直言见诛。朕兵以义动，翦除凶暴，表闾封墓，事切下车。

宜追赠谥，并窆措。其见存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

辛丑，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概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二月丙午，论定诸军功勋，置酒于齐太极殿，会军士以上，班赐有差。丁未，齐主至，帝降自阼阶，以宾主之礼相见。高湝在冀州拥兵未下，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随公杨坚率军讨平之。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乃于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并置总管府，相、并二总管各置宫及六府官。

癸丑，诏曰：“无侮茕独，事显前书；哀彼矜人，惠流往训。伪齐末政，昏虐寔繁，灾甚滔天，毒流比屋。无罪无辜，系虏三军之手；不饮不食，僵仆九逵之门。朕为民父母，职养黎人，念甚泣辜，诚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属改张，宜加宽宥，兼行赈恤。自伪武平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往）〔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其有癃残孤老，饥馁绝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躬自检校。无亲属者，所在给其衣食，务使存济。”

乙卯，帝自邺还京。丙辰，以柱国、随公杨坚为定州总管。

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

夏四月乙巳，至自东伐。列齐主于前，其王公等并从，车轝旗帜及器物以次陈于其后。大驾布六军，备凯乐，献俘于太庙。京邑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齐主为温国公。庚戌，大会群臣及诸蕃客于露寝。乙卯，废蒲、陕、泾、宁四州总管。己巳，祠太庙。诏曰：“东夏既平，王道初被，齐氏弊政，余风未殄。朕劬劳万机，念存康济。恐清净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达，寝兴轸虑，用切于怀。宜分遣使人，巡方抚慰，观风省俗，宣扬治道。有司明立条科，务在弘益。”五月

丁丑，以柱国、谯王俭为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郑国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柱国应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郧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辛巳，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也。己丑，祠方丘。

诏曰：“朕钦承丕绪，寝兴寅畏，恶衣菲食，贵昭俭约。上栋下宇，土阶茅屋，犹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劳，讵可广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踰清庙。

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癸巳，行幸云阳宫。戊戌，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

庚子，陈遣使来聘。是月，青城门无故自崩。

六月丁未，至自云阳宫。辛亥，御正武殿录囚徒。癸亥，于河州鸡鸣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广州防置弘州。甲子，帝东巡。丁卯，诏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秋七月己卯，封齐王宪第四子广都公负为莒国公，绍莒庄公洛生后。癸未，应州献芝草。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国、庸公王谦为益州总管。八月壬寅，议定权衡度量，颁于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诏曰：“以刑止刑，世轻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世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从宽典。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郑州献九尾狐，皮肉销尽，骨体犹具。帝曰：“瑞应之来，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时叙，四海和平，家识孝慈，人知礼让，乃能致此。今无其时，恐非实录。”乃命焚之。

九月壬申，以柱国邓国公窦炽、申国公李穆并为上柱国。戊寅，初令民庶已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

种，余悉停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绛州献白雀。壬辰，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癸卯，封上大将军、上黄公王轨为郯国公。吐谷浑遣使献方物。

冬十月戊申，行幸邺宫，戊午，改葬德皇帝于冀州。帝服缌，哭于太极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诛温国公高纬。

十一月庚午，百济遣使献方物。壬申，封皇子充为道王，兑为蔡王。癸酉，陈将吴明彻侵吕梁，徐州总管梁士彦出军与战，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将军、郯国公王轨率师讨之。是月，稽胡反，遣齐王宪率军讨平之。

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诏曰 ：“正位于中，有圣通典。质文相革，损益不同。五帝则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数。刘、曹已降，等列弥繁，选择遍于生民，命秩方于庶职。椒房丹地，有众如云。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己亥晦，日有蚀之。

初行刑书要制。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诈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刑书所不载者，自依律科。

十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献方物。己未，东寿阳土人反，率众五千袭并州城，刺史东平公宇文神举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丙寅，以柱国、滕王逌为河阳总管。丁卯，以柱国、随国公杨坚为南兖州总管，上柱国、申国公李穆为并州总管。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是月，北营州刺史高宝宁据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浑伪赵王他娄屯来降。壬午，行幸邺宫。分相州广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贝州，黎阳郡置黎 州，汲郡置卫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党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怀州。癸巳，幸洛州。诏于怀州置宫。

二月甲辰，柱国、大冢宰谯王俭薨。丁巳，帝至自东巡。

乙丑，以上柱国越王盛为大冢宰，陈王纯为雍州牧。

三月戊辰，于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二宫。壬申，突厥遣使献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皁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将军、郯国公王轨破陈师于吕梁，擒其将吴明彻等，俘斩三万余人。丁亥，诏　：“柱国故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

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丧者，听终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杀掠吏民。

议将讨之。

五月己丑，帝总戎北伐。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五道俱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癸巳，帝不豫，止于云阳宫。丙申，诏停诸军事。

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遗诏曰：

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临宇县，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寝。昔魏室将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倾，肇开王业。燕赵榛芜，久窃名号。朕上述先志，下顺民心，遂与王公将帅，共平东夏。虽复妖氛荡定，而民劳未康。每一念此，如临冰谷。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遘疾大渐，气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天下事重，万机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辅导太子，副朕遗意。令上不负太祖，下无失为臣。朕虽瞑目九泉，无所复恨。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　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谥曰武皇帝，庙称高祖。

己未，葬于孝陵。

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励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

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东西否隔，二国争强，戎马生郊，干戈日用，兵连祸结，力敌势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缵业，未亲万机，虑远谋深，以蒙养正。及英威电发，朝政惟新，内难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励精，劳役为士卒之先，居处同匹夫之俭。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乘雠人之有衅，顺大道而推亡。

五年之间，大勋斯集。摅祖宗之宿愤，拯东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

若使翌日之瘳无爽，经营之志获申，黩武穷兵，虽见讥于良史，雄图远略，足方驾于前王者欤。

周书卷七 帝纪第七 宣帝

宣皇帝讳赟，字干伯，高祖长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于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鲁国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亲告庙，冠于阼阶，立为皇太子。诏皇太子巡抚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谅闇，诏太子总朝政，五旬而罢。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监国。五年二月，又诏皇太子巡西土，因讨吐谷浑。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癸丑，岁星、荧惑、太白合于东井。甲子，诛上柱国、齐王宪。封开府于智为齐国公。

闰月乙亥，诏山东流民新复业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并给复一年。立妃杨氏为皇后。辛巳，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柱国代王达、滕王逌、卢国公尉迟运、薛国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进封柱国、平阳郡公王谊为扬国公。是月，幽州人卢昌期据范阳反，诏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帅众讨平之。

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庙。丙午，祠圆丘。

戊申，祠方丘。

庚戌，以小宗伯、岐国公斛斯征为大宗伯。丙辰，荧惑、太白合于七星。己未，太白犯轩辕大星。壬戌，以柱国、南兖州总管、随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癸亥，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　八月丙寅，夕月于西郊。长安、万年二县民居在京城者，给复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诸州。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婚；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以大司徒、杞国公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为大司徒，柱国、扬国公王谊为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丙戌，以柱国、永昌公椿为大司寇。

九月丁酉，荧惑入太微。以柱国宇文盛、张掖公王杰、枹罕公辛威、郧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庚戌，封皇弟元为荆王。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汾州稽胡帅刘受逻千举兵反，诏上柱国、越王盛为行军元帅，率众讨平之。庚申，荧惑犯左执法。

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扬国公王谊为襄州总管。戊子，百济遣使献方物。

十一月己亥，讲武于道会苑，帝亲擐甲胄。是月，突厥寇边，围酒泉，杀掠吏民。

十二月甲子，以柱国、毕王贤为大司空。癸未，荧惑入氐，仍留经一月。己丑，以上柱国、河阳总管滕王逌为行军元帅，率众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辅官，以上柱国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国公杨坚为大后丞。癸卯，封皇子衍为鲁王。甲辰，东巡狩。丙午，日有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为大司徒。辛亥，以柱国、许国公宇文善为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阳。立鲁王衍为皇太子。

二月癸亥，诏曰：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

我太祖受命酆镐，胥宇崤函，荡定四方，有怀光宅。高祖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布政此宫，遂移气序。朕以眇身，祗承宝祚，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奢俭取文质之间，功役依子来之义。

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

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杀柱国、徐州总管、郯国公王轨。停南讨诸军。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嫁于突厥。戊辰，以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为徐州　总管。乙亥，行幸邺。丙子，初令

授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

辛巳，诏曰：

有圣大宝，实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与能，幽显同谋，确乎不易。域中之大，实悬定于杳冥；天下为公，盖不避于内举。我大周感苍昊之精，受河洛之锡，武功文德，光格区宇，创业垂统，永光无穷。朕以寡薄，祗承鸿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贰之心。职贡与云雨俱通，宪章共光华并亘。圆首方足，咸登仁寿，思隆国本，用弘天历。

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协无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肃而成；天禄之期，不谋已至。朕今传位于衍。乃睠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有二十四旒，（室）〔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封内史上大夫郑译为沛国公。癸未，日初出及将入时，其中并有乌色，大如鸡卵，经四日灭。戊子，以上柱国大前疑越王盛为太保，大右弼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辛卯，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又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三月壬寅，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为泾州总管。庚申，至自东巡，大陈军伍，帝亲擐甲胄，入自青门。皇帝衍备法驾从入。百官迎于青门外。其时骤雨，仪卫失容。辛酉，封赵王招第二子贯为永康县王。

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蚀，不视事。过时不食，乃临轩。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国、毕王贤为上柱国。己巳，祠太庙。壬午，大醮于正武殿。戊子，太白、岁星、辰星合于东井。

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以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以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以潞州上党郡为代国，以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遗火。是月，遣使简视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充选后宫。突厥寇并州。

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鸡子，出氐，西北流，长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房北头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营室，流入东壁。是月，咸阳有池水变为血。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　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毕王贤为雍州牧，大后丞、随国公杨坚为大前疑，柱国、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后丞。壬辰，荧惑掩房北头第一星。丙申，纳大后丞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妃陈氏为天左皇后。

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还宫。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将军陈山提、天右皇后父开府元晟并为上柱国。山提封鄅国公，晟封翼国公。开府杨雄为邗国公，乙弗寔戴国公。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巳，荧惑犯南斗第五星。

壬午，以上柱国、雍州牧、毕王贤为太师，上柱国、郇国公韩建业为大左辅。是月，所在有蚁群斗，各方四五尺，死者 什八九。

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酆王贞为大冢宰。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杞国公亮、郕国公梁士彦以伐陈。遣御正杜杲、礼部薛舒使于陈。

冬十月壬戌，岁星犯轩辕大星。是日，帝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讫，论议于行殿。是岁，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乙酉，荧惑、镇星合于虚。是月，相州人段德举谋反，伏诛。十一月乙未，幸温汤。戊戌，行幸同州。壬寅，还宫。己酉，有星大如斗，出张，东南流，光明烛地。丁巳，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是月，韦孝宽拔寿阳，杞国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广陵。陈人退走。于是江北尽平。十二月戊午，以灾异屡见，帝御路寝，见百官。诏曰：

穹昊在上，聪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临区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显殷勤，屡贻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轩辕，荧惑干房，又与土合，流星照夜，东南而下。然则南斗主于爵禄，轩辕为于后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则忧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验。岂其官人失序，女谒尚行，政事乘方，忧患将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实惧焉。将避正寝，斋居克念，恶衣减膳，去饰撤悬，披不讳之诚，开直言之路。

欲使刑不滥及，赏弗踰等，选举以才，宫闱修德。宜宣诸内外，庶尽弼谐，允协民心，用消天谴。

于是舍仗卫，往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许之。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乙丑，行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 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己卯，还宫。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会苑。癸巳，祀太庙，乙巳，造二扆，画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细黄土，移时乃息。乙卯，诏江左诸州新附民，给复二十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

二月丁巳，帝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戊午，突厥遣使献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诏为天制诏，敕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圣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正阳宫皇后直称皇后。是日，洛阳有秃鹫鸟集于新营太极殿前。荥州有黑龙见，与赤龙斗于汴水之侧，黑龙死。

三月丁亥，赐百官及民大酺。诏曰 ：“盛德之后，是称不绝，功施于民，义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实生知，以大圣之才，属千古之运，载弘儒业，式叙彝伦。至如幽赞天人之理，裁成礼乐之务，故以作范百王，垂风万叶。朕钦承宝历，服膺教义，眷言洙、泗，怀道滋深。且褒成启号，虽彰故实，旌崇圣绩，犹有阙如。可追封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

戊子，行军总管、杞国公亮举兵反，袭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于豫州。亮不胜，孝宽获而杀之。辛卯，以永昌公椿为杞国公，绍简公连后。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武贲持钹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乙未，改同州宫为天成宫。庚子，至自同州。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壬寅，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

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厨，流入紫宫，抵钩陈乃灭。己

巳，祀太庙。

己卯，诏曰：“朕以寡薄，昧于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阴阳调序。自春涉夏，甘泽未丰，既轸西郊之叹，将亏南亩之业。兴言夕惕，无忘鉴昧。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思覃宽惠，被之率土。见囚死罪并降从流，流罪从徒，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恶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

壬午，幸（中）〔仲〕山祈雨。至咸阳宫，雨降。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

五月己丑，以上柱国、大前疑、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甲午夜，帝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帝不豫，还宫。诏随国公坚入侍疾。甲辰，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门，流入翼，声若风鼓幡旗。丁未，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二十二，谥曰宣皇帝。

七月丙申，葬定陵。

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捶扑。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耶。”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

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

纔及踰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好自矜夸，饰非拒谏。禅位之后，弥复骄奢，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踰于汉魏远矣。

唯自尊崇，无所顾惮。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后宫位号，莫能详录。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樽彝珪瓒之属以饮食焉。又令群臣朝天台者，皆致斋三日，清身一日。

车旗章服，倍于前王之数。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尝自带绶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又不听人有高大之称，诸姓高者改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曾祖为次长祖，官名凡称上及大者改为长，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饰，唯宫人得乘有辐车，加粉黛焉。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即帝之从祖兄子也。其妻尉迟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饮之以酒，逼而淫之。亮闻之，惧诛，乃反。纔诛温，即追尉迟氏入宫，初为妃，寻立为皇后。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治政。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饰）〔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 。或幸天兴宫，或游道会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于财，略无赐与。恐群臣规谏，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乘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 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史臣曰：高祖识嗣子之非才，顾宗祏之至重，滞爱同于晋武，则哲异于宋宣。但欲威之以椟楚，期之于惩肃，义方之教，岂若是乎。卒使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然犹获全首领，及子而亡，幸哉。

周书卷八 帝纪第八 静帝

静皇帝讳衍，后改为阐，宣帝长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于东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鲁王。戊午，立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

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寝疾，诏帝入宿于露门学。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台，废正阳宫。大赦天下，停洛阳宫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

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柱国、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上柱国、扬州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柱国、秦王贽为上柱国。帝居谅闇，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罢入市税钱。

六月戊午，以柱国许国公宇文善、神武公窦毅、修武公侯莫陈琼、大安公阎庆并为上柱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达）〔盛〕、代王（盛）〔达〕、滕王逌来朝。庚申，复行佛 、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辛酉，以柱国杞国公椿、燕国公于寔、郜国公贺拔伏恩并为上柱国。甲子，相州 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诏发关中兵，即以孝宽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之。上柱国、毕王贤以谋执政，被诛。以上柱国秦王贽为大冢宰，杞国公椿为大司徒。己巳，诏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并免为民，复其本业。甲戌，有赤气起西方，渐东行，遍天。庚辰，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与百姓共之。以柱国、蒋国公梁睿为益州总管。

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齐范阳王高绍义。庚寅，申州刺史李慧起兵。辛卯，月掩氐东南星。甲午，月掩南斗第六星。庚子，诏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荥州刺史、邵国公宇文胄举兵，遣大将军、清河公杨素讨之。青州总管尉迟勤举兵。丁未，随公杨坚为都督内外诸军事。己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以柱国、杨国公王谊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之。壬子，岁星与太白合于张，有流星大如斗，出五（军）〔车〕，东北流，光明烛地。赵王招、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癸丑，封皇弟术为邺王，衍为郢王。是月，豫州、荆州、襄州三总管内诸蛮，各率种落反，焚烧村驿，攻乱郡县。

八月庚申，益州总管王谦举兵不受代，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之。丁卯，封上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宿国公，开府怡昂为鄯国公。庚午，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城，迥自杀，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分相州阳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丙子，以汉王赞为太师，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实为大前疑，秦王贽为大右弼，燕国公于寔为大左辅。己卯，诏曰：

朕祗承洪业，二载于兹。藉祖考之休，凭宰辅之力，经天纬地，四海晏如。逆贼尉迟迥，才质凡庸，志怀奸慝，因缘戚属，位冠朝伦。属上天降祸，先皇晏驾，万国深鼎湖之痛，四海穷遏密之悲。独幸天灾，欣然放命，称兵拥众，便怀问鼎。　乃诏六师，肃兹九伐，而凶徒孔炽，充原蔽野。诸将肆雷霆之威，壮士纵貔貅之势，芟夷萦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滨，擒斩元恶，群丑丧魄，咸集鼓下。顺高秋之气，就上天之诛，两河妖孽，一朝清荡。自朝及野，喜抃相趋。昔上皇之时，不言为治，圣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实深惭德。思弘宽简之政，用副亿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谋，执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马消难、王谦等，不在赦例。

庚辰，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甑山二镇奔陈，遣大将军、宋安公元景山率众追击，俘斩五百余人，郧州平。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聚众应王谦，遣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讨之。杨素破宇文胄于荥州，斩胄于石济。以上柱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国公于智为大司空。废相、青、荆、金、晋、梁六州总管。

九月甲申，荧惑与岁星合于翼。丙戌，废河阳总管为镇，隶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阳）〔杨〕慧为大宗伯。壬辰，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甲午，荧惑入太微。戊戌，以柱国、杨国公王谊为上柱国。辛丑，分潼州管内新遂普合及泸州管内泸戎六州并隶信州总管府。己酉，荧惑犯左执法。庚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并为上柱国。进封翼为任国公，忻为英国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号，随公杨坚为大丞相。

冬十月甲寅，日有蚀之。乙卯，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张，南流，光明烛地。

壬戌，陈王纯以怨执政，被诛。大丞相、随国公杨坚加大冢宰，五府总于天官。

戊寅，梁睿破王谦于剑南，追斩之，传首京师。益州平。

十一月甲辰，达奚儒破杨永安于沙州。沙州平。乙巳，岁星守太微。丁未，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薨。

十二月壬子，以柱国、蒋国公梁睿为上柱国。癸丑，荧惑入氐。丁巳，以柱国邗国公杨雄、（为 ）普安公贺兰暮、郕国公梁士彦、上大将军新（安）〔宁〕公叱列长（文）〔 釜〕、武乡公崔弘度、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濮阳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渔阳公杨锐、上开府广宗公李崇、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庚申，以柱国、楚国公豆卢绩为上柱国。癸亥，诏曰 ：“诗称“不如同姓”，传曰“异姓为后”。盖明辩亲疏，皎然不杂。太祖受命，龙德犹潜。箓表革代之文，星垂除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类，异骨肉而共烝尝；不爱其亲，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征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故君临区宇，累世于兹。不可仍遵谦挹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悉宜复旧。”

甲子，大丞相、随国公杨坚进爵为王，以十郡为国。辛未，代王达、滕王逌并以谋执政被诛。壬申，以大将军、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大司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为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诏曰 ：“朕以不天，夙遭极罚。光阴遄速，遽及此辰。

穷慕缠绵，言增号绝。踰祀革号，宪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 。”乙酉，岁星逆行，守右执法；荧惑掩房北第一星。丙戌，诏曰：“帝王设官，惟才是务，人臣报国，荐贤为重。去岁已来，屡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荡。逆乱之后，兵车始竭，遐迩劳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兹，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

若使天下英杰，尽升于朝，铨衡陟降，量才而处，垂拱无为，庶几可至 。”于是遣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 外官刺史以上，各举清平勤干者三人。被举之人，居官三年有功过者，所举之人，随加赏罚。以大司马、长宁公杨勇为洛州总管。 二月庚申，大丞相、随王杨坚为相国，总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钺、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王上。

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虚宫悬。王后、王子爵命之号，并依魏晋故事。甲子，随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邑万户，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

有其文，事竟不行。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时年九岁，隋志也。谥曰静皇帝，葬恭陵。

史臣曰：静帝越自幼冲，绍兹衰绪。内相挟孙、刘之诈，戚藩无齐、代之强。

隋氏因之，遂迁龟鼎。虽复岷峨投袂，翻成陵夺之威；漳滏勤王，无救宗周之殒。

呜呼，以太祖之克隆景业，未踰二纪，不祀忽诸。斯盖宣帝之余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书卷九 列传第一 皇后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闵帝元皇后明帝独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宣帝杨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陈皇后 宣帝元皇后宣帝尉迟皇后 静帝司马皇后

书纪有虞之德，载“厘降二女 ”；诗述文王之美，称“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实有国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晋，兴衰之数，得失之迹，备乎传记，故其详可得闻焉。若娉纳以德，防闲以礼，大义正于宫闱，王化行于邦国，则坤仪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于邪僻既进，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谒蠹其朝政，则风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岂非皇王之龟鉴与。周氏率由姬制，内职有序。太祖创基，修衽席以俭约；高祖嗣历，节情欲于矫枉。宫闱有贯鱼之美，戚里无私溺之尤，可谓得人君体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难满，采择无厌。恩之所加，莫限厮皂；荣之所及，无隔险诐。于是升兰殿而正位，践椒庭而齐体者，非一人焉；阶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幸而拥玉帛者，非一族焉。虽辛、 癸之荒淫，赵、李之倾惑，曾未足比其仿佛也。民厌苛政，弊事实多，太祖之祚忽诸，特由于此。故叙其事以为皇后传云。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适开府张欢。欢性贪残，遇后无礼，又尝杀后侍婢。后怒，诉之于帝，帝乃执欢杀之。改封后为冯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闵帝。大统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闵帝践祚，追尊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为丞相，纳后为姬，生高祖。天和（元）年六月，尊为皇太后。建德（二）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闵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晋安公主。帝之为略阳公也，尚焉。及践祚，立为王后。帝被废，后出俗为尼。建德初，高祖诛晋国公护，上帝尊号为孝闵帝，以后为孝闵皇后，居崇义宫。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业十二年，殂。明帝独孤皇后，太保、卫国公信之长女。帝之在藩也，纳为夫人。二年正月，立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为皇后。世宗崩，与后合葬。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灭茹茹之后，尽有塞表之地，控弦数十万，志陵中夏。太祖方与齐人争衡，结以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后累遣使要结，乃许归后于我。保定五年二月，诏陈

国公纯、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 安〕公杨荐等，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帐所，迎后。俟斤又许齐人以婚，将有异志。纯等在彼累载，不得反命。虽谕之以信义，俟斤不从。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及）纯等设行殿，列羽仪，奉之以归。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亲迎之礼。 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为天元上皇太后。册曰 ：“天元皇帝臣赟，奉玺绶册，谨上天元皇太后尊号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穷神尽智，含弘载物，道洽万邦，仪刑四海。圣慈训诱，恩深明德，虽册徽号，未极尊严。是用增奉鸿名，光缛常礼。俾诚敬有展，欢慰在兹，福祉无疆，亿兆斯赖 。”宣帝崩，静帝尊为太皇太后。隋开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诏有司备礼册，祔葬于孝陵。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谨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长安，太祖以后赐高祖，后稍得亲幸。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为天皇太后。二年，尊为天元圣皇太后。册曰 ：“天元皇帝臣赟，奉玺绶册，谨上天皇太后尊号曰天元圣皇太后。伏惟月精效祉，坤灵表贶，瑞肇丹陵，庆流华渚。虽率由令典，夙奉徽号，而因心尽敬，未极尊名。是用思弘称首，上昭圣德，敢竭诚敬，永绥福履。显扬慈训，贻厥孙谋 。”宣帝崩，静帝尊为太帝太后。隋开皇元年三月，出俗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礼葬于京城南。宣帝杨皇后名丽华，隋文帝长女。帝在东宫，高祖为帝纳后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闰六月，立为皇后。帝后自称天元皇帝，号后为天元皇后。寻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二年，诏曰 ：“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于是后与三皇后并加（太）〔大〕焉。帝遣使持节册后为天元大皇后曰 ：“咨尔含章载德，体顺居贞，肃恭享祀，仪刑邦国，是用嘉兹显号，式畅徽音。尔其敬践厥猷，寅荅灵 命，对扬休烈，可不慎欤 。”寻又立（为）天中大皇后，与后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帝后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后母独孤氏闻之，诣合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帝崩，静帝尊后为皇太后，居弘圣宫。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行禅代，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内甚愧之。开皇六年，封后为乐平公主。后又议夺其志，后誓不许，乃

止。大业五年，从炀帝幸张掖，殂于河西，年四十九。炀帝还京，诏有司备礼，祔葬后于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满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东宫。帝之为太子，后被选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静帝。大象元年，立为天元帝后，寻改为天皇后。二年，又改为天大皇后。册曰　：“咨尔弥宣四德，训范六宫，轩庭列序，尧门表庆，嘉称既降，盛典宜膺。尔其饰性履道，无愆礼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欤　。”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班亚杨皇后焉。宣帝崩，静帝尊为帝太（皇）后。隋开皇元年，出俗为尼，名法净。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礼葬京城。宣帝陈皇后名月仪，自云颍川人，大将军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选入宫，拜为德妃。月余，立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册曰　　：“咨尔仪范柔闲，操履凝洁，淑问彰于远近，令则冠于宫闱。是用申彼宠章，加兹徽号。尔　其复礼问诗，披图顾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欤　。”三月，又诏曰：“正内之重，风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轩、喾继轨，次妃并四；虞舜受命，厥娶犹三。礼非相袭，随时不无。朕祗承宝图，载弘徽号，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极，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称尊，列后于焉上俪。且坤仪比德，土数惟五，既缛恒典，宜取斯仪。四大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跻，肇建嘉名，宜膺显册。”于是以后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为尼，改名华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隶。仕齐，官至特进、开府、东兖州刺史、谢阳王。高祖平

齐，拜大将军，封（浙）〔淅〕阳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国，进封鄅国公，除大宗伯。宣帝元皇后名乐尚，河南洛阳人也。开府晟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选入宫，拜为贵妃。大象元年七月，立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为天右大皇后。册曰：“咨尔资灵姜水，载德涂山，懿淑内融，徽音潜畅。是用加兹宠数，式光践礼。尔其聿修仪范，肃膺显册，祗承休命，可不慎欤　　。”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胜。初，后与陈后同时被选入宫，俱拜为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册，帝宠遇二后，礼数均等，年齿复同，特相亲爱。及为尼后，李、朱及尉迟后等并相继殒没，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开府。大象（末）〔元〕年七月，以后父进位上柱国，封翼国公。宣帝尉迟皇后名炽繁，蜀国公迥之孙女。有美色。初适杞国公亮子西阳公温，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谋逆，帝诛温，进后入宫，拜为长贵妃。大象二年三月，立为天左大皇后。册曰　：“咨尔门膺积善，躬表灵贶，徽音茂德，朕实嘉之。是用弘兹盛典，申彼宠章。尔其克慎厥猷，寅荅景命，永　承休烈，可不慎欤　。”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首。隋开皇十

五年，殂，年三十。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为皇后。册曰：“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载物；阴精迭运，重光所以丽天。在昔皇王，膺干御历，内政为助，昭被图篆。惟尔门积庆灵，家韬休烈，徽音令范，无背一时。是用命尔，作俪皇极。尔其克励婉心，肃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轨，庶任、姒之芳尘，祎翟有光，粢盛无怠，虽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废后为庶人。后嫁为隋司（州）〔隶〕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史臣曰：孔子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以周纳狄后，富辰谓之祸阶；晋升戎女，卜人以为不吉。斯固非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纪，世历四君。业非草昧之辰，事殊权宜之日，乃弃同即异，以夷乱华。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报者倦矣，施者无厌，向之所谓和亲，未几已成雠敌。奇正之道，有异于斯。于时高祖虽受制于人，未亲庶政，而谋士韫奇，直臣钳口。过矣哉！历观前载，以外戚而居宰辅者多矣。申、吕则旷代无闻，吕、霍则与时俱盛。倾汉室者王族，丧周祚者杨氏。何灭亡之祸，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发一概之诏也已。

周书卷十 列传第二 邵惠公颢子什肥导、护什肥子胄导子广亮翼椿众杞简公连莒庄公洛生子菩提虞国公仲子兴

邵惠公颢，太祖之长兄也。德皇帝娶乐浪王氏，是为德皇后。生颢，次杞简公连，次莒庄公洛生，次太祖。颢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毁过礼，乡党咸敬异焉。德皇帝与卫可孤战于武川南河，临阵坠马，颢与数骑奔救，击杀数十人，贼众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马引去。俄而贼追骑大至，颢遂战殁。保定初， 追赠太师、柱国大将军、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诸军事、恒州刺史。封邵国公，邑万户。谥曰惠。颢三子什肥、导、护。护别有传。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殁，自伤早孤，事母以孝闻。永安中，太祖入关，什肥不能离母，遂留晋阳。及太祖定秦、陇，什肥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袭爵邵国公。谥曰景。子胄嗣。胄少而孤贫，颇有干略。景公之见害也，以年幼下蚕室。保定初，诏以晋公护子会绍景公封。天和中，与齐通好，胄始归关中。授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爵邵公。寻除宗师中大夫，进位大将军，出为原州刺史，转荥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辅政，胄举州兵应尉迟迥，与清河公杨素战，败，遂走，追获于石济，遂斩之。国除。

（胄子）〔会字〕干仁，幼好学，聪惠。魏恭帝二年，以护平江陵之功，赐爵江陵县公。保定初，绍景公后，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关六防诸军事、蒲州刺史。胄至自齐，改封谭国公。寻进位柱国。建德初，与护同伏诛。三年五月，追赠，复封旧爵。

导字菩萨。少雄豪，有仁惠，太祖爱之。初与诸父在葛荣军中，荣败，迁晋阳。及太祖随贺拔岳入关，导从而西，常从征伐。太祖讨侯莫陈悦，以导为都督，镇原州。及悦败，北走出故塞，导率骑追之，至牵屯山及悦，斩之，传首京师。以功封饶阳县侯，邑五百户，拜冠军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拜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三年，太祖东征，导入宿卫，拜领军将军、大都督。齐神武渡河侵冯翊，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与齐神武战，大破之。进位仪同 三司。明年，魏文帝东征，留导为华州刺史。及赵青雀、于伏德、慕容思庆等作乱，导自华州率所部兵击之，擒伏德，斩思庆。进屯渭桥，会太祖军。事平，进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寻加侍中、开府、骠骑

大将军、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诸将辅魏皇太子东征，复以导为大都督、华东雍二州诸军事，行华州刺史。导治兵训卒，得守捍之方。及大军不利，东魏军追至稠桑，知关中有备，乃退。会侯景举河南来附，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为陇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及齐氏称帝，太祖发关中兵讨之，魏文帝遣齐王廓镇陇右，征导还朝。拜大将军、大都督、三雍二华等二十三州诸军事，屯咸阳。大军还，乃旋旧镇。

导性宽明，善于抚御，凡所引接，人皆尽诚。临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讨，导恒居守，深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于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渔阳王绳监护丧事。赠本官，加尚书令、秦州刺史，谥曰孝。朝议以导抚和西戎，威恩显著，欲令世镇陇右，以彰厥德，乃葬于上邽城西无疆原。华戎会葬有万余人，奠祭于路，悲号满野，皆曰“我君舍我乎”。大小相率，负土成坟，高五十余尺，周回八十余步。为官司所止，然后泣辞而去。其遗爱见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赠太师、柱国、豳国公。导五子，广、亮、翼、椿、众。亮、椿并出后于杞。

广字干归。少方严，好文学。初封永昌郡公。孝闵帝践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秦州刺史。武成初，进位大将军，迁梁州总管，进封蔡国公，增邑万户。保定初，入为小司寇。寻以本官镇蒲州，兼知潼关等六防诸军事。（三）年，除秦州总管、十三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广性明察，善绥抚，民庶畏而悦之。时晋公护诸子及广　弟杞国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广独率由礼则，又折节待士，朝野以是称焉。曾侍食于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进，高祖悦之。四年，进位柱国。广以晋公护久擅威权，劝令挹损，护不能纳。天和三年，除陕州总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国公，诏广袭爵。

初，广母李氏以广患弥年，忧而成疾，因此致没。广既居丧，更加绵笃，乃以毁薨。世称母为广病，广为母亡，慈孝之道，极于一门。高祖素服亲临，百僚毕集。其故吏仪同李充信等上表曰：

臣闻资孝成忠，生民高义；旌德树善，有国常规。窃惟故豳国公臣广，懿亲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维城。受脤建旆，威行秦、陇；班条驱传，化溢崤、函。比腠理舛和，奉诏还阙，药石所及，沉痾渐愈。而灾衅仍集，丁此穷忧，至性过人，遂增旧疾，因兹毁顿，以至薨殂。寻绎贯切，不能自已。

臣等接事，每承余论。仰之平昔，约己立身，位极上公，赋兼千乘，所获禄秩，周赡无余，器用服玩，取给而已。每言及终始，尤存简素。非秦政而褒吴礼，讥石椁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远方及，诚恐一从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泽，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礼，庶存俭约。

诏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国公广藩屏令望，宗室表仪，言着身文，行成士则。方凭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毁灭。启手归全，无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间才藻，追叙于中尉；东海谦约，见称于身后。可斟酌前典，率由旧章。使易箦之言，得申遗志；黜殡之请，无亏令终。”于是赠本官，加太保。葬于陇西。所司一遵诏旨，并存俭约。 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辅政，以宗室被害，国除。

亮字干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后袭烈公爵，除开府仪同三司、梁州总管。天和末，拜宗师中大夫，进位大将军。豳国公薨，以亮为秦州总管，广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无政绩。寻进位柱国。晋公护诛后，亮心不自安，唯纵酒而已。高祖手敕让之。建德中，高祖东伐，以亮为右第二军总管。并州平，进位上柱国。仍从平邺，迁大司徒。宣帝即位，出为安州总管。大象初，诏以亮为行军总管，与元帅、郧国公韦孝宽等伐陈。亮自安陆道攻拔黄城，辄破江侧民村，掠其生口，以赐士卒。军还至豫州，亮密谓长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纵滋甚，社稷将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见倾覆。今若袭取郧国公而并其众，推诸父为主，鼓行而前，谁敢不从。”遂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会亮国官茹宽知其谋，先以驰告，孝宽乃设备。亮不克，遯走，孝宽追斩之。子明坐亮诛。诏以亮弟椿为烈公后。翼字干宜。武成初，封西阳郡公。早薨，谥曰昭。无子，以杞国公亮子温为嗣。后坐亮反诛，国除。

椿字干寿。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开府仪同三司、宗师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将军。寻除岐州刺史。四年，关中民饥，椿表陈其状，玺书劳慰。因令所在开仓赈恤。四年，高祖东伐，椿与齐王宪攻拔武济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晋州，椿率众屯栖鸡原。宣帝即位，拜大司寇。亮诛后，诏令绍烈公封。寻进位上柱国，转大司徒。大定初，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阳公道宗、本、仁邻、武子、礼献。

众字干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语默不常，人莫能测。隋文帝践极，初欲封为介公，后复诛之，并二子仲和、孰伦。

杞简公连，幼而谨厚，临敌果毅。随德皇帝逼定州，军于唐河，遂

俱殁。保定初，追赠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封杞国公，邑五千户 ；谥曰简。子（光）〔元〕宝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司徒、〔大〕都督 、幽燕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袭爵杞国公，谥曰烈。以章武公导子亮嗣。

莒庄公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荣破鲜于修礼，乃以洛生为渔阳王，仍领德皇帝余众。时人皆呼为洛生王。洛生善将士，帐下多骁勇。至于攻战，莫有当其锋者，是以克获常冠诸军。尔朱荣定山东，收诸豪杰，迁于晋阳，洛生时在虏中。荣雅闻其名，心惮之。寻为荣所害。保定初，追赠使持节、太保、柱国大将军、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封莒国公，邑五千户；谥曰庄。

子菩提，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宗伯、大都督、肆恒等六州诸军事、肆州刺史，袭爵莒国公，谥曰穆。以晋公护子至为嗣。

至字干附 。初封崇业公，后袭穆公爵。建德初，〔坐〕父护诛，诏以卫王直子宾为穆公后。三年，追复至爵。

宾字干瑞 。寻坐直诛 。建德六年，更以齐王宪子广都公

（真）〔贡〕袭爵。

（真）〔贡〕字干祯。宣帝初，被诛，国除。

虞国公仲，德皇帝从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赠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诸军事、燕州刺史；封虞国公，邑三千户。子兴嗣。

兴生，兵乱，与仲相失，年又冲幼，莫知其戚属远近。与太祖兄弟，初不相识。齐神武寇沙苑，兴预在行间，军败被虏， 随例散配诸军。兴性弘厚，有志度，虽流离世故，而风范可观。魏恭帝二年，举贤良，除本郡丞，徙长累县令。保定二年，诏仲子兴始附属籍。高祖以兴宗戚近属，尊礼之甚厚，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封大宁郡公。寻除宗师中大夫。四年，出为泾州刺史。五年，又征拜宗师，加大将军，袭爵虞国公。天和二年薨，高祖亲临，恸焉。诏大司空、申国公李穆监护丧事。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恒幽等

六州诸军事、恒州刺史，谥曰靖。子洛嗣。

洛字永洛。九岁，命为虞国公世子。天和四年，诏袭兴爵。建德初，拜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及静帝崩，隋文帝以洛为介国公，为隋室宾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独异姓之辅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亲有鲁卫梁楚，其疏属有凡蒋荆燕，咸能飞声腾实，不泯于百代之后。至若豳孝公之勋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纯孝，而饰之以俭约：峨峨焉，足以轛轹于前载矣。当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内，将相王侯，莫不隳肝胆以效款，援符命以颂德。胄以葭莩之亲，据一州而协义举，可谓忠而能勇。功业不遂，悲夫！亮实庸才，图非常于巨逆。古人称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谓欤。

周书卷十一 列传第三 晋荡公护叱罗协冯迁

晋荡公护字萨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颢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为德皇帝所爱，异与诸兄。年十一，惠公薨，隋诸父在葛荣军中。容败，迁晋阳。太祖之入关也，护以年小不从。普泰初，自晋阳至平凉，时年十七。太祖诸子并幼，遂委护以家务，内外不严而肃。太祖尝叹曰：“此儿志度类我。”

及出临夏州，留护事贺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凉，以护为都督。从征侯莫陈悦，破之。后以迎魏帝功，封水池县伯，邑五百户。大统初，加通直散骑常侍、征虏将军。以预定乐勋，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从太祖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迁镇东将军、大都督。八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邙山之役，护率众先锋，为敌人所围，都督侯伏侯龙恩挺身扞御，方得免。是时，赵贵等军亦退，太祖遂班师。护坐免官，寻复本位。十二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户。十五年，出镇河东，迁大将军。与于谨征江陵，护率轻骑为先锋，昼夜兼行，乃遣裨将攻梁临边城镇，并拔之。并擒其候骑，进兵径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图。护又遣骑二千断江津，收舟舰以待。大军之至，围而克之。以功封子会为江陵公。初，襄阳蛮帅向天保等万有余落，恃险作梗。及师还，护率军讨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

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寻拜柱国。太祖山陵毕，护以天命有归，遣人讽魏帝，遂行禅代之事。

孝闵帝践阼，拜大司马，封晋国公，邑一万户。赵贵、独孤信等谋袭护，护因贵入朝，遂执之，党与皆伏诛。拜大冢宰。时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权要。见护执政，恐不见容。乃密要宫伯乙弗凤、张光洛、贺拔提、元进等为腹心，说帝曰：“护诛（朝）〔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大小政事，皆决于护。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恐其滋蔓，愿早图之。”帝然其言。凤等又曰：“以先王之圣明，犹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

成。且晋公常云我今夹辅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闻周公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陛下今日，岂能七年若此乎。深愿不疑　。”帝愈信之。数将武士于后园讲习，为执缚之势。

护微知之，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欲遏其谋。后帝思植等，每欲召之。护谏曰　：“天下至亲，不过兄弟。若兄弟自构嫌隙，他人何易可亲。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顾命托　臣以后事。臣既情兼家国，寔愿竭其股肱。若使陛下亲览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奸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恳恳，干触天威者，但不负太祖之顾托，保安国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诚，忽生疑阻。且臣既为天子兄，复为国家宰辅，知更何求而怀冀望。伏愿陛下有以明臣，无惑谗人之口　。”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犹猜之。

凤等益惧，密谋滋甚。遂克日将召群公入燕，执护诛之。光洛具以其前后谋告护，护乃召柱国贺兰祥、小司马尉迟纲等，以凤谋告之。祥等并劝护废帝。时纲总领禁兵，护乃遣纲入宫，召凤等议事，及出，以次执送护第。因罢散宿卫兵，遣祥逼帝，幽于旧邸。于是召诸公卿毕集，护流涕谓曰　：“先王起自布衣，躬亲行阵，勤劳王业，三十余年。寇贼未平，奄弃万国。寡人地则犹子，亲受顾命。以略阳公既居正嫡，与公等立而奉之，革魏兴周，为四海主。自即位以来，荒淫无度，昵近群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将，咸欲诛夷。若此谋遂行，社稷必致倾覆。寡人若死，将何面目以见先王。今日宁负略阳，不负社稷尔。宁都公年德兼茂，仁孝圣慈，四海归心，万方注意。今欲废昏立明，公等以为如何？”群臣咸曰：

“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听　。”于是斩凤等于门外，并诛植、恒等。寻亦弑帝。迎世宗于岐州而立之。

二年，拜太师，赐辂车冕服。封子至为崇业郡公。初改雍州刺史为牧，以护为之，并赐金石之乐。武成元年，护上表归政，帝许之。军国大事尚委于护。帝性聪睿，有识量，护深惮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宠于护，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护乃密令安因进食于帝，加以毒药。帝遂寝疾而崩。护立高祖，百官总己以听于护。

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保定元年，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或有

希护旨，云周公德重，鲁立文王之庙，以护功比周公，宜用此礼。于是诏于同州晋国第，立德皇帝别庙，使护祭焉。三年，诏曰　：“大冢宰晋国公，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所以克成我帝业，安养我苍生。况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而可同班群品，齐位众臣！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以彰殊礼 。”护抗表固让。

初，太祖创业，即与突厥和亲，谋为掎角，共图高氏。是年，乃遣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破齐长城，至并州而还。期后年更举，南北相应。齐主大惧。先是，护母阎姬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属，并没在齐，皆被幽絷。护居宰相之后，每遣间使寻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许还朝，且请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齐主以护既当权重，乃留其母，以为后图。仍令人为阎作书报护曰：

天地隔塞，子母异所，三十余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想汝悲思之怀，复何可处。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丧乱，备尝艰阻。恒冀汝等长成，得见一日安乐。何期罪衅深重，存没分离。吾凡生汝辈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赖皇齐恩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纥干、汝嫂刘新妇等同居，颇亦自适。但为微有耳疾，大语方闻。行动饮食，幸无多恙。今大齐圣德远被，特降鸿慈，既许归吾于汝，又听先致音耗。积稔长悲，豁然获展。此乃仁侔造化，将何报德！

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　　日，吾之阖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汝祖及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几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纥干，各别分散。宝掌见汝云：“我识其祖翁，形状相似。”时宝掌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妇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我今走向本军。”既至营，遂告吾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邀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时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事缘由也？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凌）〔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闻之，各捉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其后尔朱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时着绯绫袍、银装带，盛洛着紫织成缬通身袍、黄绫里，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

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当分明记之耳。今又寄汝小时所着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属千载之运，逢大齐之德，矜老开恩，许得相见。一闻此言，死犹不朽，况如今者，势必聚集。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蹔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汝杨氏姑，今虽炎暑，犹能先发。关河阻远，隔绝多年，书依常体，虑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质，兼亦载吾姓名。当识此理，不以为怪。

护性至孝，得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报书曰：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宿殃积戾，唯应赐钟，岂悟网罗，上婴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负一物，明神有识，宜见哀怜。而子为公侯，母为俘隶，热不见母热，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昼夜悲号，继之以血，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尔。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许矜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四姑即蒙礼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遥奉颜色，崩动肝肠。但离绝多年，存亡阻隔，相见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齐朝宽弘，每存大德。云与摩敦虽处宫禁，常蒙优礼，今者来邺，恩遇弥隆。矜哀听许摩敦垂敕，曲尽悲酷，备述家事。伏读未周，五情屠割。书中所道，无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忧苦，常谓寝膳贬损，或多遗漏；伏奉论述，次第分明。一则以悲，一则以喜。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已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况家门祸难，亲戚流离，奉辞时节，先后慈训，刻肌刻骨，常缠心腑。天长丧乱，四海横流。太祖乘时，齐朝抚运，两河、三辅，各值神机。原其事迹，非相负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至于岁时称庆，子孙在庭，顾视悲摧，心情断绝，胡颜履戴，负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沾洽，爱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不铭戴。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　负山戴岳，未足胜荷。二国分隔，理无书信，主上以彼朝不绝子母之恩，亦赐许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

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于拜见，事归忍死，知复何心！

齐朝不即发遣，更令与护书，要护重报，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曰：

夫有义则存，无信不立，山岳犹轻，兵食非重。故言誓弗违，重耳所以享国；祝史无媿，随会所以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临有国，可以忘义而多食言者也。自数属屯夷，时钟圮隔，皇家亲戚，沦陷三纪。仁姑、世母，望绝生还。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发，已送仁姑，许归世母。乃称烦暑，指克来秋。谓其信必由衷，嘉言无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为世母虚设诡词，未议言归，更征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须，保境宁民，又云匪报。详观此意，全乖本图。爱人以礼，岂为姑息。要子责诚，质亲求报，实伤和气，有悖天经。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国顾家，殉名亏实！不害所养，斯曰仁人。卧鼓潜锋，孰非深计。若令迭争尺寸，两竞锥刀，瓦震长平，则赵分为二；兵出函谷，则韩裂为三。安得犹全，谓无损益。大冢宰位隆将相，情兼家国，衔悲茹血，分毕冤魂，岂意噬指可寻，倚门应至。徒闻善始，卒无令终，百辟震惊，三军愤惋。不为孝子，当作忠臣。去岁北军深入，数俘城下。虽曰班师，余功未遂。今兹马首南向，更期重入。晋人角之，我之职矣。闻诸道路，早已戒严，非直北拒，又将南略。傥欲自送，此之愿也。如或婴城，未能求敌，诘朝请见，与君周旋。为惠不终，祇增深怨。爱亲无慢，垂训尼父；矜恤穷老，贻则周文。环玦之义，事不由此，自应内省，岂宜有间。

移书未送而母至。举朝庆悦，大赦天下。护与母睽隔多年， 一旦聚集，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高祖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荣贵之极，振古未闻。

是年也，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以齐氏初送国亲，未欲即事征讨，复虑失信蕃夷，更生边患。不得已，遂请东征。九月，诏曰 ：“神若轩皇，尚云三战；圣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谁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从。高氏乘衅跋扈，窃有并、冀，世济其恶，腥秽彰闻。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驱略汾晋，扫地无遗。季孟势穷，伯珪日蹙，坐待灭亡，鉴之愚智。故突厥班师，仍屯彼境，更集诸部，倾国齐至，星流电击，数道俱进，期在仲冬，同会并、邺。大冢宰晋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吕，平一宇宙，惟公是属。朕当亲执斧钺，庙庭祗受。有司宜勒众军，量程赴集。

进止迟速，委公处分　。”于是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十月，帝于庙庭授护斧钺。出军至潼关，乃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师杨摽出轵关。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迥攻围洛阳。柱国齐公宪、郑国公达奚武等营于邙山。

护性无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师出虽久，无所克获。护本令堑断河阳之路，遏其救兵，然后同攻洛阳，使其内外隔绝。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连日阴雾，齐骑直前，围洛之军，一时溃散。唯尉迟迥率数十骑扞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乃得全军而返。权景宣攻克豫州，寻以洛阳围解，亦引军退。杨摽于轵关战没。护于是班师。以无功，与诸将稽首请罪，帝弗之责也。

天和二年，护母薨，寻有诏起令视事。四年，护巡历北边城镇，至灵州而还。五年，又诏曰　：“光宅曲阜，鲁用郊天之　乐；地处参墟，晋有大搜之礼。所以言时计功，昭德纪行。使持节、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体道居贞，含和诞德，地居戚右，才表栋隆。国步艰难，寄深夷险，皇纲缔构，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轨尚隔，方隅犹阻，典策未备，声名多阙，宜赐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新_浪_大_话_春_秋_论_坛_制_作

护性甚宽和，然暗于大体。自恃建立之功，久当权轴。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诸子贪残，僚属纵逸，恃护威势，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无疑虑。高祖以其暴慢，密与卫王直图之。　七年三月十八日，护自同州还。帝御文安殿，见护讫，引护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之礼。护谒太后，太后必赐之坐，帝立侍焉。至是护将入，帝谓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颇好饮酒。不亲朝谒，或废引进。喜怒之间，时有乖爽。比虽犯颜屡谏，未蒙垂纳。兄今既朝拜，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以授护曰　：“以此谏太后　。”护既入，如帝所戒，读示太后。未讫，帝以玉斑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惧，斫不能伤。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乃出斩之。　免_费_资_料_不_得_用_于_赢_利

初，帝欲图护，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颇豫其谋。是日，轨等并在外，更无知者。杀护讫，乃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之，即令收护子柱国谭国公会、大将军莒国公至、崇业公静、正平公干嘉，及干基、干光、干蔚、干祖、干威等，并柱国侯伏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齐

王宪白帝曰 ：“李安出自皂隶，所典唯庖厨而已。既不预时政，未足加戮 。”高祖曰 ：“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为也 。”十九日，诏曰： 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太师、大冢宰、晋公护，地寔宗亲，义兼家国。爰初草创，同济艰难，遂任总朝权，寄深国命。不能竭其诚效，罄以心力，尽事君之节，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阳公，英风秀远，神机颖悟，地居圣胤，礼归当璧。遗训在耳，忍害先加。永寻摧割，贯切骨髓 。世宗明皇帝聪明神武，〔惟几〕藏智。护内怀凶悖，外托尊崇。凡厥臣民，谁亡怨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载，委政师辅，责成宰司。护志在无君，义违臣节。怀兹虿毒，逞彼狼心，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恶生疮痏。朕约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宽惠下，辄抑而不行。遂使户口凋残，征赋劳剧，家无日给，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边隅尚阻，疆埸待戎旗之备，武夫资扞城之力。侯伏〔侯〕龙恩、万寿、刘勇等，未效庸勋，先居上将，高门峻宇，甲第雕墙，寔繁有徒，同恶相济。民不见德，唯利是视。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业业，相顾钳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颠坠，亿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灵，下负苍生之责。

今肃正典刑，护已即罪，其余凶党，咸亦伏诛。氛雾既清，遐迩同庆。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国、越国公盛乘传往蒲州，征训赴京师，至同州赐死。护长史代郡叱罗协、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皆除名。护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开府宇文德赍玺书就杀之。三年，诏复护及诸子先封，谥护曰荡，并改葬之。

叱罗协本名与高祖讳同，后改焉。少寒微，尝为州小吏，以恭谨见知。恒州刺史杨钧擢为从事。及魏末，六镇搔扰，客于冀州。冀州为葛荣所围，刺史以协为统军，委以守御。俄而城陷，协没于荣。荣败，事汾州刺史尔朱兆，颇被亲遇，补录 事参军。兆为天柱大将军，转司马。兆与齐神武初战不利，还上党，令协在建州督军粮。后使协至洛阳，与其诸叔计事，谋讨齐神武。兆等军败，还并州，令协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窦泰，泰甚礼之。泰为御史中尉，以协为治书侍御史。泰向潼关，协为监军。泰死，协亦见获。太祖以其在关岁久，授大丞相府东合祭酒、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转录事参军，迁主簿，加通直散骑常侍，摄大行台郎中，累迁相府属从事中郎。协历仕二京，详练故事。又深自克励，太祖颇委任之。然犹以其家属在东，疑其有恋本之望。及河桥战不利，协随军而还。太祖知协不贰，封冠军县男，邑二百户。寻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九年，除直合将军、恒州大中正，加都督，进

爵为伯，增邑八百户。寻迁大都督、仪同三司。

初，太祖欲经略汉中，令协行南岐州刺史，并节度东益州戎马事。魏废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时东益州刺史杨辟邪据州反。二年，协率所部兵讨之，军次涪水。会有氐贼一千人断道破桥。协遣仪同仇买等行前击之，贼开路，协乃领所部渐进。又有氐贼一千人邀协，协乃将兵四百人守硖道，与贼短兵接战，贼乃退避。辟邪弃城走，协追斩之，群氐皆伏。以功授开府。仍为大将军尉迟迥长史，率兵伐蜀。既入剑阁，迥令协行潼州事。

时有五城郡氐酋赵雄杰等扇动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结二万余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据槐林山，置栅拒守。梓潼郡民邓朏、王令公等招诱乡邑万余人，复在州东十里，涪水北，置栅以应之。同逼州城。城中粮少，军人乏食。协抚安内外，咸无异心。遣仪同伊娄训、大都督司马裔等将步骑千余人，夜渡涪水击雄杰，一战破之。令公以雄杰败，亦弃栅走还本郡。复与邓朏等更率万余人，于郡东南隔水置栅，断绝驿路。协遣 仪同杨长乐，与司马裔等率师讨之；复遣大都督裴孟尝领百姓继进，为其声势。孟尝既至梓潼，值水涨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邓朏见孟尝骑少，乃将三千余人围之数重。孟尝以众寡不敌，各弃马短兵接战。从辰至午，于阵斩令公及朏等。贼徒既失渠帅，遂即散走。其徒党仍据旧栅。而孟尝方得渡水与长乐合。即勒兵攻栅，经三日，贼乃请降。此后数有反叛，协辄遣兵讨平之。 魏恭帝三年，太祖征协入朝，论蜀中事，乃赐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晋公护既杀孙恒、李植等，欲委腹心于司会柳庆、司宪令狐整等。庆、整并辞不堪，俱荐协。语在庆、整传。护遂征协入朝。既至，护引与同宿，深寄托之。协欣然承奉，誓以躯命自效。护大悦，以为得协之晚。即授军司马，委以兵事。寻转治御正，又授护府长史，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常在护侧，陈说时事，多被纳用。世宗知其材识庸浅，每折之。数谓之曰 ：“汝何知也！”犹以护所亲任，难即屏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协司会中大夫、中外府长史。协形貌瘦小，举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来请事者，辄云“汝不解，吾今教汝 ”，及其所言，多乖事衷。当时莫不笑之。

保定二年，追论平蜀功，别封一子县侯。又于蜀中食邑一千户，入其租赋之半。晋公护以协竭忠于己，每提奖之，频考上中，赏以粟帛。迁少保，转少傅，进位大将军，爵南阳郡公，兼营作副监。宫室既成，以功赐爵洛邑县公，回授一子。协既受护重委，冀得婚连帝室，乃求复旧姓叱罗氏。护为奏请，高祖许之。又进位柱国。护以协年老，许其致

仕，而协贪荣，未肯告退。护诛，协除名。

建德三年，高祖以协宿齿，授仪同三司，赐爵南阳郡公， 时与论说旧事。是岁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冯迁字羽化。父漳，州从事。及迁官达，追赠仪同三司、陕州刺史。迁少修谨，有干能，州辟从事。魏神龟中，刺史杨钧引为中兵参军事，转定襄令，寻为并州水曹参军。所历之职，咸以勤恪著称。

及魏孝武西迁，乃弃官，与直合将军冯灵豫入关。即从魏孝武复潼关，定回洛，除给事中。后从太祖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龙骧将军、羽林监，封独显县伯，邑六百户。及洛阳之战，迁先登陷阵，遂中重疮，仅得不死。以功加辅国将军、军师都督，进爵为侯。久之，出为广汉郡守。时蜀土初平，人情扰动，迁政存简恕，夷俗颇安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车骑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镇樊城。寻拜汉东郡守。

孝闵帝践阼，入为晋公护府掾，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临高县公。寻迁护府司录，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性质直，小心畏慎，虽居枢要，不以势位加人。兼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每校阅文簿，孜孜不倦，从辰逮夕，未尝休止。以此甚为护所委任。后以其朝之旧齿，欲以衣锦荣之，乃授陕州刺史，进爵隆山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迁本寒微，不为时辈所重，一旦刺举本州，唯以谦恭接待乡邑，人无怨者。复入为司录，转工部中大夫，历军司马，迁小司空。自天和已后，迁以年老，委任稍衰。及护诛，犹除名。建德末，卒于家，时年七十八。子恕，位至仪同三司、伏夷镇将、平寇县伯。护所委信者，又有朔方边平，位至大将军、军司马、护府司马。护败，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夫道者，率礼之谓也；权者，反经之谓也。率礼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 功；反经系乎非常，难以定匡时之业。故得其人则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则乱，新都迁汉鼎，晋氏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圣人重君臣之分。委质同于股肱，受爵均其休戚。当其亲受顾托，位居宰衡，虽复承利剑，临沸鼎，不足以誓其虑；据帝图，君海内，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与山岳争其高，名与穹壤齐其久矣。

有周受命之始，宇文护寔预艰难。及太祖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变魏为周，俾危获乂者，护之力也。

向使加之以礼让，继之以忠贞，桐宫有悔过之期，未央终天年之数，则前史所载，焉足以道哉。然护寡于学术，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无君之心，为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节也，违之而不疑；废弑至逆也，行之而无悔。终于身首横分，妻孥为戮，不亦宜乎。

周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 齐炀 王宪

齐炀王宪字毗贺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虽在童龀，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县公。少与高祖俱受诗、传，咸综机要，得其指归。太祖尝赐诸子良马，惟其所择。宪独取驳马。太祖问之，对曰：“此马色类既殊，或多骏逸。若从军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儿智识不凡，当成重器。”后从猎陇上，经官马牧，太祖每见驳马，辄曰：“此我儿马也。”命左右取以赐之。魏恭帝元年，进封安城郡公。孝闵帝践阼，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世宗即位，授大将军。武成初，除益州总管、益宁巴泸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进封齐国公，邑万户。初，平蜀之后，太祖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诸子之中，欲有推择。遍问高祖已下，谁能此行。并未及对，而宪先请。太祖曰：“刺史当抚众治民，非尔所及。以年授者，当归尔兄。”宪曰：“才用有殊，不关大小。试而无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悦，以宪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宪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辞讼辐凑，听受不疲。蜀人怀之，共立碑颂德。寻进位柱国。

保定中，征还京，拜雍州牧。及晋公护东伐，以尉迟迥为先锋，围洛阳。宪与达奚武、王雄等军于邙山。自余诸军，各分守险要。齐兵数万，奄出军后，诸军恇骇，并各退散。唯宪与王雄、达奚武率众拒之。而雄为齐人所毙，三军震惧。宪亲自督励，众心乃安。时晋公护执政，雅相亲委，赏罚之际，皆得预焉。

天和三年，以宪为大司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齐将独孤永业来寇，盗杀孔城防主能奔达，以城应之。诏宪与柱国李穆将兵出宜阳，筑崇德等五城，绝其粮道。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四万，筑垒洛南。五年，宪涉洛邀之，明月遁走。宪追之，及于安业，屡战而还。是岁，明月又率大众于汾北筑城，西至龙门。晋公护谓宪曰：“寇贼充斥，戎马交驰，遂使疆埸之间，生民委弊。岂得坐观屠灭，而不思救之。汝谓计将安出？”曰：“如宪所见，兄宜暂出同州，以为威势，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非惟边境清宁，亦当别有克获。”护然之。

六年，乃遣宪率众二万，出自龙门。齐将新蔡王王康德以宪兵至，潜军宵遯。宪乃西归。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复入于齐。齐人谓略不及远，遂弛边备。宪乃渡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又进攻张

壁，克之，获其军实，夷其城垒。斛律明月时在华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时汾州又见围日久，粮援路绝。宪遣柱国宇文盛运粟以馈之。宪自入两乳谷，袭克齐柏社城，进军姚襄。齐人婴城固守。宪使柱国、谭公会筑石殿城，以为汾州之援。齐平原王段孝先、兰陵王高长恭引兵大至，宪命将士阵而待之。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遂以奔退，宪身自督战，齐众稍却。会日暮，乃各收军。

及晋公护诛，高祖召宪入，宪免冠拜谢。帝谓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鸿基，常恐失坠。冢宰无君凌上，将图不轨，吾所以诛之，以安社稷。汝亲则同气，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烦致谢。”乃诏宪往护第，收兵符及诸簿书等。寻以宪为大冢宰。时高祖既诛宰臣，亲览朝政，方欲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爰及亲亲，亦为刻薄。宪既为护所委任，自天和之后，威势渐隆。护欲有所陈，多令宪闻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无患。然犹以威名过重，终不能平，虽遥授冢宰，寔夺其权也。

开府裴文举，宪之侍读，高祖常御内殿，引见之。谓曰：“晋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诛者，安国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纲，太祖匡辅元氏；有周受命，晋公复执威权。积习生常，便谓法应须尔。岂有三十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代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耳。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儿，宁可悉为天子。卿宜规以正道，劝以义方，辑睦我君臣，协和我骨肉。无令兄弟，自致嫌疑。”文举拜谢而出，归以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之夙心，公宁不悉，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言。”

建德（二）年，进爵为王。宪友刘休征献王箴一首，宪美之。休征后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诸弟，甚悦其文。宪常以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刊定为要略五篇，至是表陈之。高祖览而称善。

其秋，高祖幸云阳宫，遂寝疾。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反。高祖召宪谓曰：“卫王构逆，汝知之乎？”宪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诏。直若逆天犯顺，此则自取灭亡。”高祖：“汝即为前军，吾亦续发。”直寻败走。高祖至京师，宪与赵王招俱入拜谢。高祖曰：“管蔡为戮，周公作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亲寻干戈，于我为不足耳。”初，直内深忌宪，宪隐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晋公护之诛也，直固请及宪。高祖曰：“齐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启云：“宪饮酒食肉，与平日不异。”高祖曰：“吾与齐王异

生，俱非正嫡，特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当愧之，何论得失。汝亲太后之子，偏荷慈爱。今但须自勖，无假说人 。”直乃止。

四年，高祖将欲东讨，独与内史王谊谋之，余人莫得知也。后以诸弟才略，无出于宪右，遂告之。宪即赞成其事。及大军将出，宪表上私财以助军费曰 ：“臣闻抚机适运，理藉时来，兼弱攻昧，事资权道。伏惟陛下继明作圣，阐业弘风，思顺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长蛇外翦，宇宙大同，军民内向，车书混一。窃以龙旗雷动，天网云布，刍粟粮饩，或须周给。昔边隅未静，卜式愿上家财；江海不澄，卫兹请献私粟。臣虽不敏，敢忘景行。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少助军资 。”诏不纳，而以宪表示公卿曰：“人臣当如此，朕贵其心耳，宁须物乎。”乃诏宪率众二万为前军，趣黎阳。高祖亲围河阴，未克。宪攻拔武济，进围洛口，收其东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师。是岁，初置上柱国官，以宪为之。

五年，大举东讨，宪率精骑二万，复为前锋，守雀鼠谷。高祖亲围晋州。宪进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人焚桥守险，军不得进，遂屯于永安。齐主闻晋州见围，乃将兵十万，自来援之。时柱国、陈王纯顿军千里径，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大将军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 ：“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形势。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也。”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 对阵。宇文盛驰骑告急，宪自以千骑救之。齐人望谷中尘起，相率遽退。盛与柱国侯莫陈芮涉汾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回军赴之。会椿被敕追还，率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也，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时高祖已去晋州，留宪为后拒。齐主自率众来追，至于高梁桥。宪以精骑二千，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直进至桥。宪隔水招畅与语，语毕，宪问畅曰：“若何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 ：“我虞（侯）〔候〕大都督耳。”畅曰 ：“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今日相见，何用隐其名位？”陈王纯、梁公侯莫陈芮、内史王谊等并在宪侧。畅固问不已。宪乃曰：“我天子太弟齐王也。”指陈王以下，并以名位告之。畅鞭马而去，宪即命旋军，而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各统精卒百骑为殿以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子、山褥瑰等百余人，齐众乃退。宪渡汾而及高祖于玉壁。

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还援晋州。宪遂进军，营于涑水。齐主攻围晋州，昼夜不息。间谍还者，或云已陷。宪乃遣柱国越王盛、大将军尉

迟迥、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宪进军据蒙坑，为其后援，知城未陷，乃归涑川。寻而高祖东辕，次于高显，宪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诸军总集，稍逼城下。齐人亦大出兵，阵于营南。高祖召宪驰往观之。宪返命曰："是易与耳，请破之而后食　。"帝悦曰："如汝所言，吾无忧矣。"宪退，内史柳虬私谓宪曰："贼亦不少，王安得轻之？"宪曰　："宪受委前锋，情兼家国，扫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贼兵虽众，其如我何　。"既而诸军俱进，应时大溃。其夜，齐主遁走，宪轻骑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续至。齐人收其余众，复据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宪攻洛女，破之。明日，与大军会于介休。

时齐主已走邺，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据并州。延宗因僭伪号，出兵拒战。高祖进围其城，宪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获之。以功进封第二子安城公质为河间王，拜第三子賨为大将军。仍诏宪先驱趣邺。明年，进克邺城。

齐任城王湝、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有众数万。高祖复诏宪讨之。仍令齐主手书与湝曰　："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不优待　。"湝不纳，乃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士者，亦数千人。宪军过赵州，湝令间谍二人觇窥形势，候骑执以白宪。宪乃集齐之旧将，遍示之。又谓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还，可即充我使 。"乃与湝书曰：

山川有间，每深劳伫，仲春戒节，纳履惟宜。承始届两河，仍图三（位）〔魏〕，二者交战，想无亏德。昔魏历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抚运乘时，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业，兴稽山之会，总盟津之师。雷骇唐郊，则野无横阵；云腾晋水，则地靡严城。袭伪之酋，既奔窜于草泽；窃号之长，亦委命于旌门。德义振于无垠，威风被于有截。彼朝宿将旧臣，良家戚里，俱升荣宠，皆縻好爵。是使临漳之下，效死争驱；营丘之前，奋身毕命。此岂唯人事，抑亦天时。宜访之道路，无俟傍说。

吾以不武，任总元戎，受命安边，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风导礼，皆荷来苏。足下高氏令王，英风夙着，古今成败，备诸怀抱，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姓汉朝。去此弗图，苟徇亡辙，家破身殒，为天下笑。又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知以弱卒琐甲，欲抗堂堂之师；萦带污城，冀保区区之命。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　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兵交命

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几也。

宪至信都，湝阵于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遂以众降。相愿，湝心腹也，众甚骇惧。湝大怒，杀其妻子。明日复战，遂破之，俘斩三万人，擒湝及孝珩等。宪谓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　。"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厚加资给。又问孝珩。孝珩布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宪亦为之改容。

宪素善谋，多算略，尤长于抚御，达于任使，摧锋陷阵，为士卒先，群下感悦，咸为之用。齐人夙闻威声，无不惮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长驱敌境，刍牧不扰，军无私焉。

先是，稽胡刘没铎自称皇帝，又诏宪督赵王招等讨平之。语在稽胡传。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 ："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　。"帝许之。寻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宪属尊望重，深忌惮之。时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谓宪曰："三公之位，宜属亲贤，今欲以叔为太师，九叔为太傅，十一叔为太保，叔以为何如？"宪曰　："臣才轻位重，满盈是惧。三师之任，非所敢当。且太祖勋臣，宜膺此举。若专用臣兄弟，恐乖物议。"孝伯反命，寻而复来曰："诏王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辞色不挠，固自陈说。帝使于智对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 ："我位重属尊，一旦至　此，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　。"因掷笏于地。乃缢之。时年三十五。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国公。又杀上大将军安邑公王兴、上开府独孤熊、开府豆卢绍等，皆以昵于宪也。帝既诛宪，无以为辞，故托兴等与宪结谋，遂加其戮。时人知其冤酷，咸云伴宪死也。

宪所生母达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册为齐国太妃。宪有至性，事母以孝闻。太妃旧患风热，屡经发动，宪衣不解带，扶侍左右。宪或东西从役，每心惊，其母必有疾，乃驰使参问，果如所虑。宪六子，贵、质、賨、贡、干禧、干洽。贵字干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岁，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太祖之初为丞相也，始封此

郡，未尝假人，至是封贵焉。年十一，从宪猎于盐州，一围之中，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头。建德二年，册拜齐国世子。四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出为豳州刺史。贵虽出自深宫，而留心庶政。性聪敏，过目辄记。尝道逢二人，谓其左右曰：“此人是县党，何因辄行？”左右不识，贵便说其姓名，莫不嗟伏。白兽烽经为商人所烧，烽帅纳货，不言其罪。他日，此帅随例来参，贵乃问云：“商人烧烽，何因私放？”烽帅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质字干佑，初封安城公。后以宪勋，进封河间郡王。賨字干礼，大将军、中埧公。贡出后莒庄公。干禧，安城公。干洽，龙涸公。并与宪俱被诛。

史臣曰：自两汉逮乎魏、晋，其帝弟帝子众矣，唯楚元、河间、东平、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驰誉。何则？体自尊极，长于宫闱，佚乐侈其心，骄贵荡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终鲜于天下之士焉。齐王奇姿杰出，独牢笼于前载。以介弟之地，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比之异姓，则方、召、韩、白，何以加兹。挟震主之威，属道消之日，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张耳、陈余宾客冢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齐之文武僚吏，其后亦多至台牧。异世同符，可谓贤矣。

周书卷十三 列传第五 文闵明 武宣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后宫生宋献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闵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卫剌王直，达步干妃生齐王宪，王姬生赵僭王招，后宫生谯孝王俭、陈惑王纯、越野王盛、代舆王达、冀康公通、滕闻王逌。齐炀王别有传。宋献公震，字弥俄突。幼而敏达，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大统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户。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少师、大司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进封宋国公，增邑并前一万户。无子，以世宗第三子寔为嗣。寔字干辩，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中，为大前疑。寻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卫剌王直，字豆罗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户。武成初，出镇蒲州，拜大将军，进卫国公，邑万户 。保定初，为雍州牧，寻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出为（梁）〔襄〕州总管。天和中，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来附，诏直督绥德公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兵赴援，与陈将淳于量、吴明彻等战于沌口。直军不利，元定遂投江南。直坐免官。

直高祖母弟，性浮诡，贪狠无赖。以晋公护执政，遂贰于帝而昵护。及沌口还，愠于免黜，又请帝除之，冀得其位。帝夙有诛护之意，遂与直谋之。及护诛，帝乃以齐王宪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请为大司马，意欲总知戎马，得擅威权。帝揣知其意，谓之曰 ：“汝兄弟长幼有序，宁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为大司徒。

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初，高祖以直第为东宫，更使直自择所居。直历观府署，无称意者，至废陟屺佛寺，欲居之。齐王宪谓直曰：“弟儿女成长，理须宽博，此寺褊小，讵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论儿女！”宪怪而疑之。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帝怒，对众挞之。自是愤怨滋甚。及帝幸云阳宫，直在京师，举兵反，攻肃章门。司武尉迟运闭门拒守，直不得入。语在运传。直遂遁走，追至荆州，获之，免为庶人，囚于别宫。寻而更有异志，遂诛之，及其子贺、贡、塞、响、贾、秘、津、干理、干璪、干悰等十人，国除。

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户。武成初，进封赵国公，

邑万户。保定中，拜为柱国，出为益州总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转大司马。三年，进爵为王，除雍州牧。四年，大军东讨，招为后三军总管。五年，又从高祖东伐，率步骑一万出华谷，攻齐汾州。及并州平，进位上柱国。东夏底定，又为行军总管，与齐王讨稽胡。招擒贼帅刘没铎，斩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太师。大象元年五月，诏以洺州襄国郡邑万户为赵。招出就国。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比招等至而帝已崩。

隋文帝辅政，加招等殊礼，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隋文帝将迁周鼎，招密欲图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　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所亲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于帷席之间，后院亦伏壮士。隋文帝从者多在合外，唯杨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彻坐于户侧。招屡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觉变，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觞亲饮胄酒，又命胄向厨中取浆。胄不为之动。滕王逌后至，隋文帝降阶迎之，元胄因得耳语曰　　：“形势大异，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须臾辞出。后事觉，陷以谋反。其年秋，诛招及其子德广公员、永康公贯、越携公干铣、弟干铃、干铿等，国除。招所着文集十卷，行于世。

谯孝王俭，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谯国公，邑万户。天和中，拜大将军，寻迁柱国，出为益州总管。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五年，东伐，以本官为左一军总管，攻永固城，拔之。进平并、邺，拜大冢宰。是岁，稽胡反，诏俭为行军总管，与齐王宪讨之。有胡帅自号天柱者，据守河东，俭攻破之，斩首三千级。宣政元年二月，薨。子干恽嗣。大定中，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陈惑王纯，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陈国公，邑万户。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使于突厥迎皇后，拜大将军。寻进位柱国，出为秦州总管，转陕州总管，督鴈门公田弘拔齐宜阳等九城。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四年，大军东伐，纯为前一军总管。以帝寝疾，班师。五年，大军复东讨，诏纯为前一军，率步军二万守千里径。并州平，进位上柱国，即拜并州总管。宣政中，除雍州牧，迁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济南郡邑万户为陈。纯出就国。二年，朝京师。时隋文帝专政，翦落宗枝，遂害纯，并世子谦及弟扈公让、让弟议等，国除。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国公，邑万户。天和中，进爵为王。四年，大军伐齐，盛为后一军总管。五年，大　　军又东讨，盛率所领，拔齐高显等数城。并州平，进位上柱国。从平邺，拜相州总管。宣政元年，入为大冢宰。汾州稽胡帅刘（爱）〔受〕逻干反，诏盛率诸军讨平之　。大象元年，迁大前疑，转太保。其年，诏以丰州武

当、安富二郡邑万户为越。盛出就国。二年，朝京师。其秋，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忱、悰、恢、愰、忻等五人，国除。

代舆王达，字度斤突。性果决，善骑射。武成初，封代国公，邑万户。天和元年，拜大将军、右宫伯，拜左宗卫。建德初，进位柱国，出为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在州有政绩，高祖手敕褒美之。所管沣州刺史蔡泽黩货被讼，赃状分明。以其世着勋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贷之，又非奉上之体。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释，终亦不言。其处事周慎如此。

达雅好节俭，食无兼膳，侍姬不过数人，皆衣绨衣。又不营资产，国无储积。左右尝以为言，达从容应之曰：“君子忧道不忧贫，何烦于此。”三年，进爵为王。出为益州总管。高祖东伐，以为右一军总管。齐淑妃冯氏，尤为齐后主所幸，齐平见获，帝以达不迩声色，特以冯氏赐之。宣帝即位，进位上柱国。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诏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达出就国。二年，朝京。其年冬，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执、弟蕃国公转等，国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国公，邑万户。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绚嗣。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中，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滕闻王逌，字尔固突。少好经史，解属文。武成初，封滕国公，邑万户。天和末，拜大将军。建德初，进位柱国。三年，进爵为王。六年，为行军总管，与齐王宪征稽胡。逌破其渠帅穆友等，斩首八千级。还，除河阳总管。宣政元年，进位上柱国。其年，伐陈，诏逌为元帅，节度诸军事。大象元年五月，诏以荆州新野郡邑万户为滕。逌出就国。二年，朝京。其年冬，为隋文帝所害，并子怀德公佑、佑弟箕国公裕、弟礼禧等，国除。逌所着文章，颇行于世。

孝闵帝一男。陆夫人生纪厉王康。

纪厉王康，字干定。保定初，封纪国公，邑万户。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仍出为总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剑二防诸军事、利州刺史。康骄矜无轨度，信任僚佐卢奕等，遂缮修戎器，阴有异谋。司录裴融谏止之，康不听，乃杀融。五年，诏赐康死。子湜嗣。大定中，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毕刺王贤，后宫生酆王贞、宋王寔。毕刺王贤，字干阳。保定四年，封毕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出为华州刺史，迁荆州总管，进位柱国。宣政中，入为大司空。大象初，进位上柱国、雍州牧、太师。明年，宣帝崩。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酆王贞，字干雅。初封酆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初，为大冢宰。后为隋文帝所害，并子济阴郡公德文，国除。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汉王赞，厍汗姬生秦王贽、

曹王允，冯姬生道王充，薛世妇生蔡王兑，郑姬生荆王元。汉王赞，字干依。初封汉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仍柱国。大象末，隋文帝辅政，欲顺物情，乃进上柱国、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无综理。及诸方略定，又转太师。寻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阳公道德、弟道智、道义等，国除。

秦王贽，字干信。初封秦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上柱国、大冢宰、大右弼。寻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诚公靖智、　　弟靖仁等，国除。

曹王允，字干仕。初封曹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

道王充，字干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兑，字干俊。建德六年，封王。

荆王元，字干仪。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兑、充、允等并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静皇帝，王姬生郕王（衍）〔衎〕，皇

甫姬生郢王术。

郕王（衍）〔衎〕，大象二年，封王。郢王术，大象二年，封王 。与（衍）〔衎〕并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史臣曰：昔贤之议者，咸云以周建五等，历载八百；秦立郡县，二世而亡。虽得失之迹可寻，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变，复古未闻。良由着论者溺于贵达，司契者难于易业，详求适变之道，未穷于至当也。

尝试论之：夫皇王迭兴，为国之道匪一；贤圣间出，立德之指殊涂。斯岂故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则？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论时则浇淳理隔，易地则用舍或殊。譬犹干戈日用，难以成垓下之业；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时制宜者，为政之上务也；观民立教者，经国之长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择贤能，置牧守，循名虽曰异轨，责实抑亦同归。盛则与之共安，衰则与之共患。共安系乎善恶，非礼义无以敦风；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乱。是以齐、晋帅礼，鼎业倾而复振；温、陶释位，王纲弛而更张。然则周之列国，非一姓也，晋之群臣，非一族也，岂齐、晋强于列国，温、陶贤于群臣者哉，盖势重者易以立功，权轻者难以尽节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异术；兵权势位，盖安危之所阶乎。

太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龟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振朽，易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刘之制，览圣哲之术，分命贤戚，布于内外，料其轻重，间以亲疏，首尾相持，远近为用。使其势位也足以扶危，其权力也不能为乱。事业既定，侥幸自息。虽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亿兆可以无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势能窥其神器哉。

周书卷十四 列传第六 贺拔胜弟岳兄允念贤

贺拔胜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有如回者，魏初为大莫弗。祖尔头，骁勇绝伦，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献文时，茹茹数为寇，北边患之。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前后以八十数，悉知虏之倚伏。后虽有寇至，不能为害。以功赐爵龙城侯。父度拔，性果毅，为武川军主。

魏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召补统军，配以一旅。其贼伪署王卫可孤徒党尤盛，既围武川，又攻怀朔。胜少有志操，善骑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时亦为军主，从度拔镇守。既围经年，而外援不至，胜乃慷慨白杨钧曰：“城围蹙迫，事等倒悬，请告急于大军，乞师为援。”钧许之。乃募勇敢少年十余骑，夜伺隙溃围而出。贼追及之。胜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至朔州，白临淮王元彧曰：“怀朔被围，旦夕沦陷，士女延首，企望官军。大王帝室藩维，与国休戚，受任征讨，理宜唯敌是求，今乃顿兵不进，犹豫不决。怀朔若陷，则武川随亦危矣。逆贼因兹，锐气百倍，虽有韩、白之勇，良、平之谋，亦不能为大王用也。”彧以胜辞义恳至，许以出师，还令报命。胜复突围而入，贼追之，射杀数人。至城下，大呼曰：“贺拔破胡与官军至矣。”城中乃开门纳之。钧复遣胜出觇武川，而武川已陷，胜乃驰还。怀朔亦溃，胜父子遂为贼所虏。后随度拔与德皇帝合谋，率州里豪杰舆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等，招集义勇，袭杀可孤。朝廷嘉之，未及封赏，会度拔与铁勒战没。孝昌中，追赠安远将军、肆州刺史。

初，度拔杀可孤之后，令胜驰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费穆奇胜才略，厚礼留之，遂委其事，常为游骑。于时广阳王元深在五原，为破六汗贼所围，昼夜攻战。召胜为军主。胜乃率募二百人，开东城门出战，斩首百余级。贼遂退军数十里。广阳以贼稍却，因拔军向朔州，胜常为殿。以功拜统军，加伏波将军。又隶仆射元纂镇恒州。时有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南下为寇。恒州城中人乃潜与谋，以城应之。胜与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尔朱荣。荣与肆州刺史尉庆宾构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荣得胜，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

胜委质事荣。时杜洛周阻兵幽、定，葛荣据有冀、瀛。荣谓胜曰：“井陉险要，我之东门。意欲屈君镇之，未知君意如何？”胜曰：“少逢

兵乱，险阻备尝，每思效力，以报（已）〔己〕知。今蒙驱使，实所愿也　。”荣乃表胜为镇远将军、别将，领步骑五千镇井陉。孝昌末，从荣入洛，以定策立孝庄帝功，封易阳县伯，邑四百户。累迁直合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抚军将军。从太宰元穆北征葛荣，为前锋大都督。战于滏口，大破之，虏获数千人。时洛周余烬韩娄　在蓟城结聚，为远近之害。复以胜为大都督，镇中山。娄素闻胜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颢入洛阳，孝庄帝出居河内。荣征胜为前军大都督，领千骑与尔朱兆自硖石度，大破颢军，擒其子领军将军冠受，及梁将陈思保等，遂前驱入洛。拜武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六百户，进爵真定县公，迁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

及荣被诛，事起仓卒，胜复随世隆至于河桥。胜以为臣无雠君之义，遂勒所部还都谒帝。大悦，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东征都督，率骑一千，会郑先护讨尔朱仲远。为先护所疑，置之营外，人马未得休息。俄而仲远兵至，与战不利，乃降之。复与尔朱氏同谋，立节闵帝。以功拜右卫将军，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

齐神武怀贰，尔朱氏将讨之。度律自洛阳引兵，兆起并州，仲远从滑台，三帅会于邺东。时胜从度律。度律与兆不平。胜以临敌构嫌，取败之道，乃与斛斯椿诣兆营和解之，反为兆所执。度律大惧，遂引军还。兆将斩胜，数之曰　：“尔杀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后，复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罪二也。我欲杀尔久矣，今复何言？”胜曰　：“可孤作逆，为国巨患，胜父子诛之，其功不小，反以为罪，天下未闻。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贼密迩，骨肉构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胜不惮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胜既得免，行百余里，方追及度律军。齐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渐盛。于是尔朱兆及天光、仲远、度律等众十余万，阵于韩陵。兆率铁骑陷阵，出齐神武之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度律恶兆之骄悍，惧其陵己，勒兵不肯进。胜以其携贰，遂率麾下降于齐神武。度律军以此先退，遂大败。

太昌初，以胜为领军将军，寻除侍中。孝武帝将图齐神武，　以胜弟岳拥众关西，欲广其势援，乃拜胜为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胜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诱动蛮王文道期，率其种落归款。梁雍州刺史萧续击道期不利，汉南大骇。胜遣大都督独孤信、军司史宁。欧阳酇城。南雍州刺史长孙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怜、大都督王元轨取久山、白洎，都督拔略昶、史仵龙取义城、均口，

擒梁将庄思延，获甲卒数千人。攻冯翊、安定、（冯）〔沔〕阳，并平之。胜军于樊、邓之间。梁武敕续曰：“贺拔胜北间骁将，尔宜慎之。”续遂城守不敢出。寻进位中书令，增邑二千户，进爵琅邪郡公。续遣柳仲礼守谷城，胜攻之未拔。属齐神武与帝有隙，诏胜引兵赴洛，至广州，犹豫未进，而帝已西迁。胜还军南阳，遣右丞（杨）〔阳〕休之奉表入关，又令府长史元颖行州事。胜自率所部，将西赴关中，进至淅阳，诏封胜太保、录尚书事。时齐神武已陷潼关，屯军华阴。胜乃还荆州。州民邓诞执元颖，北引侯景。胜至，景逆击之，胜军不利，率麾下数百骑，南奔梁。

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胜常乞师北讨齐神武，既不果，乃求还。梁武帝许之，亲饯于南苑。胜自是之后，每行执弓矢，见鸟兽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怀德之志也。既至长安，诣阙谢罪。朝廷嘉其还，乃授太师。

后从太祖擒窦泰于小关，加授中军大都督。又从太祖攻弘农。胜自陕津先渡河，东魏将高干遁，胜追获，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孙晏。崔义。从破东魏军于沙苑，追奔至河上。仍与李弼别攻河东，略定汾、绛。增邑并前五千户。河桥之役，胜大破东魏军。太祖命胜收其降卒而还。及齐神武悉众攻玉壁，胜以前军大都督从太祖追之于汾北。又从战邙山。时太祖见齐神武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胜以犯其军。胜适与齐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持矛追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是岁，胜诸子在东者，皆为齐神武所害。胜愤恨，因动气疾。大统十年，薨于位。临终，手书与太祖曰：“胜万里杖策，归身阙庭，冀望与公扫除逋寇。不幸殒毙，微志不申。愿公内先协和，顺时而动。若死而有知，犹望魂飞贼庭，以报恩遇耳。”太祖览书，流涕久之。

胜长于丧乱之中，尤工武艺，走马射飞鸟，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位，始爱坟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性又通率，重义轻财，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初，胜至关中，自以年位素重，见太祖不拜，寻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后从太祖宴于昆明池，时有双凫游于池上，太祖乃授弓矢于胜曰：“不见公射久矣，请以为欢。”胜射之，一发俱中。因拜太祖曰：“使胜得奉神武，以讨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悦。自是恩礼日重，胜亦尽诚推奉焉。赠定冀等十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太宰、录尚书事，谥曰贞献。明帝二年，以胜配享太祖

庙庭。

胜无子，以弟岳子仲华嗣。大统三年，赐爵樊城公。魏废帝时，为通直郎、散骑常侍，迁黄门郎，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庙下大夫。孝闵帝践阼，袭爵琅邪公，除利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江陵总管。

胜兄弟三人，并以豪侠知名。兄允字阿泥，魏孝武时，位至太尉，封燕郡王，为神武所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爱施好士。初为太学生，及长，能左右驰射，骁果绝人。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识者咸异之。与父兄诛卫可孤之后，广阳王元深以岳为帐内军主。又表为强弩将军。后与兄胜俱镇恒州。州陷，投尔朱荣。荣待之甚厚，以为别将，寻为都督。每居帐下，与计事，多与荣意合，益重之。荣士马既众，遂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谓岳曰：“今女主临朝，政归近习。盗贼蜂起，海内沸腾，王师屡出，覆亡相继。吾累世受恩，义同休戚。今欲亲率士马，电赴京师，内除君侧，外清逆乱。取胜之道，计将安出？”岳对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将军士马精强，位任隆重。若首举义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克，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谋不及夕，言发不俟驾”，此之谓矣。”荣与天穆相顾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志也。”

未几而魏孝明帝暴崩，荣疑有故，乃举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至河阴。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欲同之，荣疑未决。岳乃从容进而言曰：“将军首举义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谋，可谓速祸，未见其福。”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言：“高欢虽复庸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以定策功，授前将军、太中大夫，赐爵樊城（郡）〔乡〕男。复为荣前军都督，破葛荣于滏口。迁平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坐事免。诏寻复之。从平元颢，转左光禄大夫、武卫将军。

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关中骚动，朝廷深以为忧。荣将遣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丑奴拥秦、陇之兵，足为勍敌。若岳往而无功，罪责立至；假令克定，恐谗愬生焉。”胜曰：“汝欲何计自安？”岳曰：“请尔朱氏一人为元帅，岳副贰之，则可矣。”胜然之，乃请于荣。荣大悦，乃以天光为使持节、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岳为持节、假卫将军、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

〔大〕都督，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时赤水蜀贼，阻兵断路。天光之众，不满二千。及军次潼关，天光有难色。岳曰：“蜀贼草窃而已，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为吾制之。”于是进军，贼拒战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疋，军威大振。

天光与岳进至雍州，荣又续遣兵至。时丑奴自率大众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攻趋栅。天光使岳率千骑赴〕援。菩萨攻栅已克，还岐州。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擒其县令二人，获甲首四百，杀掠其民以挑。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岳称扬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复数反。菩萨乃自骄踞，令省事传语岳。岳怒曰：“我与菩萨言，卿是何人，与我对语？”省事恃隔水，应答不逊。岳举弓射之，应弦而倒。时已逼暮，于是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为一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进，骑既渐增，贼不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许，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便驰马东出，以示奔遁。贼谓岳走，乃弃步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贼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度冈东，岳乃回与贼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

丑奴寻弃岐州，北走安定，置栅于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与（兵）〔岳〕合势。军至汧、渭之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州之北百里细川，使其太尉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栅。其千人以下为栅者有数处，且战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与天光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路，于后诸军尽发。昧旦，攻围元进栅，拔之，即擒元进。诸所俘执皆放之，自余诸栅悉降。岳星言径趣泾州，其刺史俟几长贵以城降。丑奴乃弃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轻骑急追，明日，及丑奴于平凉之长坑，一战擒之。高平城中又执萧宝寅以（归）〔降〕。贼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退保牵屯山。岳攻之。道洛败，率千骑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陇，投略阳贼帅王庆云。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得之甚喜，以为大将军。天光又与岳度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庆云、道洛频出城拒战，并擒之。余众皆降，悉坑之，死者万七千人。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来归款。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于平凉，后复叛，岳又讨擒之。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效居多。加车骑将军，进爵为伯，邑二千

户。寻授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泾州刺史，进爵为公。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刺史。建明中，拜骠骑大将军，增邑五百户。普泰初，除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岐州刺史，进封清水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户。寻加侍中，给后部鼓吹，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仍停高平。二年，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华诸军事、雍州刺史。天光将率众拒齐神武，遣问计于岳。岳报曰：“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然师克在和，但愿同心戮力耳。若骨肉离隔，自相猜贰，则图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克全　。”天光不从，果败。岳率军下陇赴雍，擒天光弟显寿以应齐神武。

魏孝武即位，加关中大行台，增邑千户。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图齐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诏岳都督二雍二华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宁泾二十州诸军事、大都督。齐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惧，乃与太祖协契。语在太祖本纪。岳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众趣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托以牧马于原州，为自安之计。先是，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等，并拥众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受岳节度。唯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乃通使于齐神武。三年，岳召侯莫陈悦于高平，将讨之，令悦为前驱　。而悦受齐神武密旨图岳，〔岳〕弗之知也，而先又轻悦。悦乃诱岳入营，共论兵事，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赠侍中、太傅、录尚书、都督关中三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武壮，葬以王礼。

子纬嗣，拜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录岳旧德，进纬爵霍国公，尚太祖女。

侯莫陈悦，少随父为驼牛都尉。长于西，好田猎，便骑射。会牧子作乱，遂归尔朱荣。荣引为府长流参军，稍迁大都督。魏孝庄帝初，除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县侯，邑五百户。尔朱天光西讨，荣以悦为天光右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获，功亚于贺拔岳。以本将军除鄯州刺史。建明中，拜车骑大将军、渭州刺史，进爵白水郡公，增邑五百户。普泰中，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秦州刺史。及天光赴洛，悦与岳俱下陇趣雍州，擒天光弟显寿。魏孝武初，加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陇右诸军事，仍加秦州刺史。及悦杀岳，岳众莫不服从。悦犹豫，不即抚纳，乃迁陇右。太祖勒众讨之，悦遂亡败。语在太祖本纪。悦子弟及

同谋杀岳者八九人，并伏诛。唯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后奔晋阳。悦自杀岳后，神情恍忽，不复如常。　恒言“我纔睡即梦见岳云：“兄欲何处去！”随逐我不相置 ”。因此弥不自安，而致破灭。

念贤字盖卢。美容质，颇涉书史。为儿童时，在学中读书，有善相者过学，诸生竞诣之，贤独不往。笑谓诸生曰　　：“男儿死生富贵在天也，何遽相乎　。”少遭父忧，居丧有孝称。后以破卫可孤功，除别将。寻招慰云州高车、鲜卑等，皆降下之。除假节、平东将军，封屯留县伯，邑五百户。建义初，为大都督，镇井陉，加抚军将军、黎阳郡守。尔朱荣入洛，拜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太仆卿，兼尚书右仆射、东〔道〕行台，进爵平恩县公，增邑五百户。普泰初，除使持节、瀛州诸军事、骠骑将军、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加散骑常侍，行南兖州事。寻进号骠骑大将军，入为殿中尚书，加仪同三司。魏孝武欲讨齐神武，以贤为中军北面大都督，进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户，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统初，拜太尉，出为秦州刺史，加太傅，给后部鼓吹。三年，转太师、都督河凉瓜鄯渭洮沙七州诸军事、大将军、河州刺史。久之还朝，兼录尚书事。河桥之役，贤不力战，乃先还，自是名誉颇减。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泾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薨于州。谥曰昭定。贤于诸公皆为父党，自太祖以下，咸拜敬之。子华，性和厚，有长者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合州刺史。

史臣曰：胜、岳昆季，以勇略之姿，当驰竞之际，并邀时投隙，展效立功。始则委质尔朱，中乃结款高氏，太昌之后，即帝图高，察其所由，固非守节之士。及胜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有长者之风矣。终能保其荣宠，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勍敌，奋其智勇，克翦凶渠，杂种畏威，遐方慕义，斯亦一时之盛也。卒以勋高速祸，无备婴戮。惜哉！陈涉首事不终，有汉因而创业；贺拔　元功夙殒，太祖藉以开基。“不有所废，君何以兴”，信乎其然矣。

周书卷十五 列传第七 寇洛李弼弟标于谨子实

寇洛，上谷昌平人，累世为将吏。父延寿，和平中，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

洛性明辨，不拘小节。正光末，以北边贼起，遂率乡亲避地于并、肆，因从尔朱荣征讨。及贺拔岳西征，洛与之乡里，乃募从入关。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坚将军、屯骑校尉、别将，封临邑县男，邑二百户。又从岳获贼帅尉迟菩萨于渭水，破侯伏侯元进于百里细川，擒万俟丑奴于长坑。洛每力战，并有功。加龙骧将军、都督，进爵安乡县子，累迁征北将军、卫将军。于平凉，以洛为右都督。

侯莫陈悦既害岳，欲并其众。时初丧元帅，军中惶扰，洛于诸将之中，最为旧齿，素为众所信，乃收集将士，志在复雠，共相纠合，遂全众而反。既至原州，众咸推洛为盟主，统岳之众。洛复自以非才，乃固辞，与赵贵等议迎太祖。魏帝以洛有 全师之功，除武卫将军。太祖至平凉，以洛为右大都督。从讨侯莫陈悦，平之，拜泾州刺史。魏孝武西迁，进爵临邑县伯，邑五百户。寻进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 大统初，魏文帝诏曰 ：“往者侯莫陈悦远同逆贼，潜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当时造次，物情惊骇。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前泾州刺史、大都督、临邑县开国公寇洛，忠款自心，勋诚早立，遂能纠合义军，以待大丞相。见危授命，推贤而奉，此而不赏，何以劝励将来。可加开府，进爵京兆郡公 。”封洛母宋氏为襄城郡君。又转领军将军。三年，出为华州刺史，加侍中。与独孤信复洛阳，移镇弘农。四年，从太祖与东魏战于河桥。军还，洛率所部镇东雍。五年，卒于镇，时年五十三。赠使持节、侍中、都督雍华豳泾原三秦二岐十州诸军事、太尉、尚书令、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武。子和嗣。世宗二年，录勋旧，以洛配享太祖庙庭，赐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阳郡公。后至开府仪同三司、宾部中大夫。洛弟绍，位至上柱国、北平郡公。

李弼字景和，辽东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黄门侍郎。祖贵丑，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赠凉州刺史。

弼少有大志，膂力过人。属魏室丧乱，语所亲曰 ：“丈夫生世，会须履锋刃，平寇难，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阶资以求荣位乎 。”魏永安元年，尔朱天光辟为别将，从天光西讨，破赤水蜀。以功拜征

虏将军，封石门县伯，邑五百户。又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万俟道洛、王庆云，皆破之。弼恒先锋陷阵，所向披靡，贼咸畏之，曰“莫当李将军前也”。

天光赴洛，弼因隶侯莫陈悦，为大都督，加通直散骑常侍。太昌初，（受）〔授〕清水郡守，恒州大中正。寻除南秦州刺史。　　随悦征讨，屡有克捷。及悦害贺拔岳，军停陇上。太祖自平凉进军讨悦。弼谏悦曰　：“岳既无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抚纳其众，使无所归。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为主将报讎，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谢之，不然，恐必受祸 。”悦惶惑，计无所出。弼知悦必败，乃谓所亲曰 ：“宇文夏州才略冠世，德义可宗。侯莫陈公智小谋大，岂能自保。吾等若不为计，恐与之同至族灭　　。”会太祖军至，悦乃弃秦州南出，据险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许背悦来降。夜，弼乃勒所部云　：“侯莫陈公欲还秦州，汝等何不束装？”弼妻，悦之姨也，特为悦所亲委，众咸信之。人情惊扰，不可复定，皆散走，争趣秦州。弼乃先驰据城门以慰辑之，遂拥众以归太祖。悦由此遂败。太祖谓弼曰：“公与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悦，得金宝奴婢，悉以好者赐之。仍令弼以本官镇原州。寻拜秦州刺史。

太祖率兵东下，征弼为大都督，领右军，攻潼关及回洛城，克之。大统初，进位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寻又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从平窦泰，先锋陷敌，斩获居多。太祖以所乘骓马及窦泰所着牟甲赐弼。又从平弘农。与齐神武战于沙苑，弼率军居右，而左军为敌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骑，身先士卒，横截之，贼遂为（三），因大破 。以功拜特进，爵赵郡公，增邑一千户。又与贺拔胜攻克河东，略定汾、绛。四年，从太祖东讨洛阳，弼为前驱。东魏将莫多娄贷文率众数千，奄至谷城。弼倍道而前，遣军士鼓噪，曳柴扬尘。贷文以为大军至，遂遁走。弼追蹑之，虏其众，斩贷文，传首大军所。翌日，又从太祖与齐神武战于河桥，每入深陷阵，身被七创，遂为所获，围守数重。弼佯若创重，殒绝于地。守者稍懈，弼睨其旁有马，因跃上西驰，得免。五年，迁司空。六年，侯景据荆州，弼与独孤信御之，景乃退走。九年，从战邙山，转太尉。十三　年，侯景率河南六州来附，东魏遣其将韩轨围景于颍川。太祖遣弼率军援景，诸将咸受弼节度。弼至，轨退。王思政又进据颍川，弼乃引还。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讨平之。迁太保，加柱国大将军。魏废帝元年，赐姓徒河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后事皆谘禀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属茹茹为突厥所逼，举国请降，弼率前军迎之。给前后部羽葆鼓吹，赐杂彩六千段。及晋公护执政，朝之大

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孝闵帝践阼，除太师，进封赵国公，邑万户。前后赏赐累巨万。

弼每率兵征讨，朝受令，夕便引路，不问私事，亦未尝宿于家。其忧国忘身，类皆如此。兼复性沉雄，有深识，故能以功名终。元年十月，薨于位，年六十四。世宗即日举哀，比葬，三临其丧。发卒穿冢，给大辂、龙旗，陈军至于墓所。谥曰武。寻追封魏国公，配食太祖庙庭。

子（辉）〔耀〕。次子（耀）〔辉〕，尚太祖女义安长公主，遂以为嗣。

辉大统中，起家员外散骑侍郎，赐爵义城郡公，历抚军将军、大都督、镇南将军、散骑常侍。辉常卧疾期年，太祖忧之，日赐钱一千，供其药石之费。及魏废帝有异谋，太祖乃授辉武卫将军，总宿卫事。寻而帝废，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出为岐州刺史。从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别为一军。孝闵帝践阼，除荆州刺史。寻袭爵赵国公，改魏国公。保定中年，加将军。天和六年，进位柱国。建德元年，出为总管梁洋等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时渠、蓬二州生獠，积年侵暴，辉至州绥抚，并来归附。玺书劳之。（辉）〔耀〕既不得为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辉）〔耀〕邢国公，位至开府。子宽，大象末，上大将军蒲山郡公。辉弟衍，大象末，大将军、真乡郡公。衍弟纶，最知名，有文武才　用。以功臣子，少居显职，历吏部、内史下大夫，并获当官之誉。位至司会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河阳郡公。为聘齐使主。早卒。子长雅嗣。纶弟晏，建德中，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赵郡公。从高祖平齐，殁于并州。子璟以晏死王事，即袭其爵。弼弟标。

标字灵杰。长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胆气。少事尔朱荣。魏永安元年，以兼别将从荣破元颢，拜讨逆将军。及荣被害，标从尔朱世隆奉荣妻奔河北。又随尔朱兆入洛。赐爵淝城郡男，迁都督。普泰元年，元树自梁入据谯城，标从行台樊子鹄击破之，迁右将军。

魏孝武西迁，标从大都督元斌之与齐神武战于成皋。兵败，遂与斌之奔梁。梁主待以宾礼，后得逃归。大统元年，授抚军将军，进封晋阳县子，邑四百户。寻为太祖帐内都督。从复弘农，破沙苑。标跨马运矛，冲锋陷阵，隐身鞍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不知标之形貌，正自如是　。太祖初亦闻标骁悍，未见其能，至是方嗟叹之。谓标

曰：“但使胆决如此，何必须要八尺之躯也。”以功进爵为公，增邑四百户。寻从宇文贵与东魏将任祥、尧雄等战于颍川，皆破之。征为太子中庶子。九年，从战邙山，迁持节、大都督。十三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从弼讨稽胡，标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邑三百户。十五年，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废帝初，从赵贵征茹茹，论功为最，改封封山县公，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户。孝闵帝践阼，进位大将军。武成初，又从豆卢宁征稽胡，大获而还。进爵汝南郡公。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四年，卒于镇。赠恒朔等五州刺史。

标无子，以弼子椿嗣。先以标勋功，封魏平县子。大象末，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右宫伯，改封河东郡公。

于谨字思敬，河南洛阳人也。小名巨弥。曾祖婆，魏怀荒镇将。祖安定，平凉郡守、高平郡将。父提，陇西郡守，荏平县伯。保定二年，以谨着勋，追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太保、建平郡公。

谨性沉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屏居闾里，未有仕进之志。或有劝之者，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吾所以优游郡邑，聊以卒岁耳。”太宰元穆见之，叹曰：“王佐材也。”

及破六汗拔陵首乱北境，引茹茹为援，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宿闻谨名，辟为铠曹参军事，从军北伐。茹茹闻大军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谨率二千骑追之，至郁对原，前后十七战，尽降其众。后率轻骑出塞觇贼，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望见，虽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騧，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余军击之，其追骑遂奔走，因得入塞。

正光四年，行台广阳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谨为长流参军，特相礼接。所有谋议，皆与谨参之。乃使其子佛陀拜焉，其见待如此。遂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时魏末乱，群盗蜂起，谨乃从容谓广阳王曰：“自正光以后，海内沸腾，郡国荒残，农商废业。今殿下奉义行诛，远临关塞，然丑类蚁聚，其徒实繁，若极武穷兵，恐非计之上者。谨愿禀大王之威略，驰往喻之，必不劳兵甲，可致清荡。”广阳王然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领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谨曰：“破

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乜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 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乜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乜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乜列河之众。魏帝嘉之，除积射将军。

孝昌元年，又随广阳王征鲜于修礼。军次白牛逻，会章武王为修礼所害，遂停军中山。侍中元晏宣言于灵太后曰 ：“广阳王以宗室之重，受律专征，今乃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隙，恐非陛下之纯臣矣。”灵太后深纳之。诏于尚书省门外立牓，募能获谨者，许重赏。谨闻之，乃谓广阳曰 ：“今女主临朝，敢信谗佞，脱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披露腹心，自免殃祸。”广阳许之。谨遂到牓下曰 ：“吾知此人。”众人共诘之。谨曰 ：“我即是也 。”有司以闻。灵太后引见之，大怒。谨备论广阳忠款，兼陈停军之状。灵后意稍解，遂舍之。寻加别将。 二年，梁将曹义宗据守穰城，数为边患。乃令谨与行台尚书辛纂率兵讨之。

相持累年，经数十战。进拜都督、宣威将军、冗从仆射。孝庄帝即位，除镇远将军，寻转直寝。又随太宰元天穆讨葛荣，平邢杲，拜征虏将军。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封石城县伯，邑五百户。普泰元年，除征北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又随天光平宿勤明达，别讨夏州贼贺遂有伐等，平之，授大都督。从天光与齐神武战于韩陵山，天光既败，谨遂入关。贺拔岳表谨留镇，除卫将军、咸阳郡守。

太祖临夏州，以谨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及岳被害，太祖赴平凉。谨乃言于太祖曰 ：“魏祚陵迟，权臣擅命，群盗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姿，怀济时之略，四方远近， 咸所归心。愿早建良图，以副众望。”太祖曰：“何以言之？”谨对曰 ：“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将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帝必嘉而西迁。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 。”太祖大悦。会有敕追谨为（关）〔合〕内大都督 ，谨因进都关中之策，魏帝纳之。

寻而齐神武逼洛阳，谨从魏帝西迁。仍从太祖征潼关，破回洛城，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进爵蓝田县公，邑一千户。大统元年，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年，夏阳人王游浪聚据杨氏壁谋逆，谨讨擒之。是岁，大军东伐，谨为前锋。至盘豆，东魏将高叔礼守险不下，攻破之。拔虏其卒（又）〔一千〕。因此拔弘

农，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征）〔徽〕伯。齐神武至沙苑，谨从太祖与诸将力战，破之，进爵常山郡公，增邑一千户。又从战河桥。拜大丞相府长史，兼大行台尚书。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叛，谨率众讨平之。除大都督、恒并燕肆云五州诸军事、大将军、恒州刺史。入为太子太师。九年，复从太祖东征，别攻柏谷坞，拔之。邙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其麾下伪降，立于路左。齐神武军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集兵士于后奋击，齐神武军遂乱，以此大军得全。十二年，拜尚书左仆射，领司农卿。及侯景款附，请兵为援，太祖命李弼率兵应之。谨谏曰：“侯景少习兵权，情实难测。且宜厚其礼秩，以观其变。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听。寻复兼大行台尚书、丞相府长史，率兵镇潼关，加授华州刺史，赠秬鬯一卣，圭瓒副焉。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户。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齐氏称帝，太祖征之，以谨为后军大都督。别封一子盐亭县侯，邑一千户。魏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其兄子岳阳王察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雠隙。据襄阳来附，仍请王师。乃令谨率众出讨。太祖饯于青泥谷。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竖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悉众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跌）〔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罍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谨固辞，太祖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谨自以久当权势，位望隆重，功名既立，愿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着铠甲等。太祖识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便尔独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

及太祖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而名位素下， 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 ：“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辞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人图问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国祚中兴，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祸，奄弃庶寮。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 。”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素虽庸昧，何敢有辞 。”谨既太祖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趋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因是众议始定。

孝闵帝践阼，进封燕国公，邑万户。迁太傅、大宗伯，与李弼、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及贺兰祥讨吐谷浑也，谨遥统其军，授以方略。

保定二年，谨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诏报曰 ：“昔师尚父年踰九十，召公爽几将百岁，皆勤王家，自强不息。今元恶未除，九州不一，将以公为舟烜，弘济于艰难，岂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请。朕用恧焉。公若更执谦冲，有司宜断启。”三年四月，诏曰 ：“树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寿。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处兹南面，何敢遗此黄发，不加尊敬。太傅、燕国公谨，执德淳固，为国元老，馈以乞言，朝野所属。可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以闻 。”谨上表固辞，诏答不许。又赐延年杖。高祖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国公护升阶，设几（施）〔于〕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马）〔寇〕、楚国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阶，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讫。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三老乃起立于 席后。皇帝曰 ：“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 。”又曰 ：“为国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 。”又曰 ：“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有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又曰 ：“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随，诚宜相顾。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若不思不虑，必有过失。天子之过，事无大小，如日月之蚀，莫不知者。愿陛下慎之 。”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礼成而出。

及晋公护东伐，谨时老病，护以其宿将旧臣，犹请与同行，询访戎略。军还，赐钟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赐安车一乘。寻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亲临，诏谯王俭监护丧事，赐缯彩千段，粟麦五千斛，赠本官，加使持节、太师、雍恒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于太祖庙庭。

谨有智谋，善于事上。名位虽重，愈存谦挹。每朝参往来，不过从两三骑而已。朝廷凡有军国之务，多与谨决之。谨亦竭其智能，弼谐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见委信，始终若一，人无间言。每教训诸子，务存静退。加以年齿遐长，礼遇隆重，子孙繁衍，皆至显达，当时莫与为比焉。子寔嗣。

寔字宾实，少和厚。年未弱冠，入太祖幕府，从征潼关及回洛城。大统三年，又从复弘农，战沙苑。以前后功，封万年县子，邑五百户，授主衣都统。河桥之役，先锋陷阵。军还，寔又为内殿，除通直散骑常侍，转太子右卫率，加都督。又从 太祖战于邙山。十一年，诏寔侍讲东宫。侯景来附，遣寔与诸军援之，平九曲城。进大都督，迁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十四年，除尚书。是岁，太祖与魏太子西巡，寔时从。太祖刻石于陇山之上，录功臣位，以次镌勒，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寻除滑州刺史，特给鼓吹一部，进爵为公，增邑二百户。魏恭帝二年，羌东念姐率部落反，结连吐谷浑，每为边患。遣大将军豆卢宁讨之，踰时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太祖手书劳问，赐奴婢一百口，马一百疋。孝闵帝践祚，授民部中大夫，进爵延寿郡公，邑二千户。又进位大将军，除勋州刺史，入为小司寇。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贼郝三郎等反，攻逼丹州。遣寔率众讨平之，斩三郎首，获杂畜万余头。乃除延州刺史。五年，袭爵燕国公，进位柱国，以罪免。寻复本官，除凉州总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国，拜大左辅。隋开皇元年，薨。赠司空，谥曰安。

子顗，大象末，上开府、吴州总管、新野郡公。顗弟仲文，大将军、延寿郡公。仲文弟象贤，仪同三司，尚高祖女。

寔弟翼，自有传。翼弟义，上柱国、潼州总管、建平郡公。义弟礼，上大将军、赵州刺史、安平郡公。礼弟智，初为开府，以受宣帝旨，告齐王宪反，遂封齐国公。寻拜柱国、凉州总管、大司空。智（初）弟绍，上开府、绥州刺史、华阳郡公。绍弟弼，上仪同、平恩县公。弼弟兰，上仪同、襄阳县公。兰弟旷，上仪同，赠恒州刺史。

史臣曰：贺拔岳变起仓卒，侯莫陈悦意在兼并，于时将有离心，士无固志。洛抚缉散乱，抗御仇雠。全师而还，敌人绝觊觎之望；度德而处，霸王建匡合之谋。此功故不细也。李弼、于谨怀佐时之略，逢启圣之运，绸缪顾遇，缔构艰难，帷幄尽其谟猷，方面宣其庸绩，拟巨川之舟楫，为大厦之栋梁。非惟　　攀附成名，抑亦材谋自取。及谨以耆年硕德，誉重望高，礼备上庠，功歌司乐，常以满盈为戒，覆折是忧。不有君子，何以能国。

周书卷十六 列传第八 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

赵贵字符贵，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达，魏库部尚书、临晋子。祖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

贵少颖悟，有节概。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贵率乡里避难南迁。属葛荣陷中山，遂被拘逼。荣败，尔朱荣以贵为别将，从讨元颢有功，赐爵燕乐县子，授伏波将军、武贲中郎将。从贺拔岳平关中，赐爵魏平县伯，邑五百户。累迁镇北将军、光禄大夫、都督。

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将吏奔散，莫有守者。贵谓其党曰："吾闻仁义岂有常哉，行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气微恩，尚能蹈履名节；况吾等荷贺拔公国士之遇，宁可自同众人乎？"涕泣歔欷。于是从之者五十人。乃诣悦诈降，悦信之。因请收葬岳，言辞慷慨，悦壮而许之。贵乃收岳尸还，与寇洛等纠合其众，奔平凉，共图拒悦。贵首议迎太祖，语在太祖纪。太祖至，以贵为大都督，领府司马。悦平，以本将军、持节，行秦州事、当州大都督。为政清静，民吏怀之。

齐神武举兵向洛，使其都督韩轨，进据蒲阪。太祖以贵为行台，与梁御等讨之。未济河而魏孝武已西入关。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兼右卫将军。时曹泥据灵州拒守，以贵为大都督，与李弼等率众讨之。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又以预立魏文帝勋，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寻授岐州刺史。时以军国多务，藉贵力用，遂不之部。仍领大丞相府左长史，加散骑常侍。梁仚定称乱河右，以贵为陇西行台，率众讨破之。从太祖复弘农，战沙苑，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中山郡公，除雍州刺史。从战河桥，贵与怡峰为左军，战不利，先还。又从援玉壁，齐神武遁去。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师迎之，与东魏人战于邙山。贵为左军，失律，诸军因此并溃。坐免官，以骠骑、大都督领本军。寻复官爵，拜御史中尉，加大将军。东魏将高岳、慕容绍宗等围王思政于颍川，贵率军援之，东南诸州兵亦受贵节度。东魏人遏洧水灌城，军不得至，思政遂没。贵乃班师。寻拜柱国〔大〕将军，赐姓乙弗氏。茹茹寇广武，贵击破之，斩首数千级，收其辎重，振旅而还。六官建，以贵为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阳郡公。孝闵帝践阼，迁太傅、大冢宰，进封楚国公，邑万户。

初，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夷，及孝闵帝即位，晋公护摄政，贵

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

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

信美容仪，善骑射。正光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由是知名。以北边丧乱，避地中山，为葛荣所获。信既少年，好 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

及尔朱氏破葛荣，以信为别将。从征韩娄，信疋马挑战，擒贼渔阳王袁肆周，以功拜员外散骑侍郎。寻转骁骑将军，因镇滏口。元颢入洛，荣以信为前驱，与颢党战于河北，破之。拜安南将军，赐爵爰德县侯。

建明初，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寻迁荆州防城大都督，带南乡守。频典二部，皆有声绩。贺拔胜出镇荆州，乃表信为大都督。从胜攻梁下溠戍，破之，迁武卫将军。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欢。因令信入洛请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寻征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及孝武西迁，事起仓卒，信单骑及之于瀍涧。孝武叹曰："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远来从我。世乱识贞良，岂虚言哉 。"即赐信御马一疋，进爵浮阳郡公，邑一千户。

时荆州虽陷东魏，民心犹恋本朝。乃以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信至武陶，东魏遣其弘农郡守田八能，率蛮左之众，拒信于淅阳；又遣其都督张齐民，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信谓其众曰 ："今我士卒不满千人，而首尾受敌。若却击齐民，则敌人谓为退走，必来要截。未若先破八能 。"遂奋击，八能败而齐民亦溃。信乘胜袭荆州。东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战。士庶既怀信遗惠，信临阵喻之，莫不解体。因而纵兵击之，纂大败，奔城趋门，未及阖，信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语在忠传。于是三荆遂定。就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东魏又遣其将高敖曹、侯景等率众奄至。信以众寡不敌，遂率麾下

奔梁。居三载，梁武帝方始许信还北。信父母既在山东，梁武帝问信所往，信答以事君无二。梁武帝深义之，礼送甚厚。

大统三年秋，至长安。自以亏损国威，上书谢罪。魏文帝付尚书议之，七兵尚书、陈郡王（王言）〔玄〕等议，以为“边将董戎，龚行天罚，丧师败绩，国刑无舍。荆州刺史独孤如愿，任当推毂，远袭襄、宛，斩贼帅辛纂，传首京师，论功语效，寔合嘉赏。但庸绩不终，旋致沦没，责成之义，朝寄有违。然孤军数千，后援未接，贼众我寡，难以自固。既经恩降，理绝刑书。昔秦宥孟明，汉舍广利，卒能改过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规。臣等参议，请赦罪，复其旧职”。魏文帝诏曰：“如愿荆、襄之役，寔展功效。既属强寇，力屈道穷，归贼不可，还朝路绝，适事求宜，未足称过。违难如吴，诚贯夷险，义全终始，良可嘉叹。复情存谦退，款心谢责。宁容议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则事失权宜，理乖通变。可转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其使持节、仪同三司、浮阳郡公悉如故。”寻拜领军。仍从太祖复弘农，破沙苑。改封河内郡公，增邑二千户。时俘虏中有信亲属，始得父凶问，乃发丧行服。寻起为大都督，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颍、豫、襄、广、陈留之地，并相继款附。四年，东魏将侯景等率众围洛阳。信据金墉城，随方拒守，旬有余日。及太祖至瀍东，景等退走。信与李远为右军，战不利，东魏遂有洛阳。六年，侯景寇荆州，太祖令信与李弼出武关。景退，以信为大使，慰抚三荆。

寻除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讼，历年不能断决。及信在州，事无壅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着遐迩，故赐名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举兵反，诏信讨之。仚定寻为其部下所杀。而仚定子弟，仍收其余众。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稠松岭。贼不虞信兵之至，望风奔溃。乘胜逐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加授太子太保。邙山之战，大军不利。信与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齐神武追骑惊扰，诸军因此得全。十二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值明克之。擒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拜大司马。十三年，大军东讨。时以茹茹为寇，令信移镇河阳。十四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录克下湋、守洛阳、破岷州、平凉州等功，增封，听回授诸子。于是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第三子穆文侯县侯，第四子藏义宁县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顺项城县伯，第六子陀建忠县伯，邑各五百户。信在陇右岁久，启求还朝，太祖不许。或有自东魏来者，又告其母凶问，信发丧行服。属魏太子与

（世）〔太〕祖巡北边，因至河阳吊信。信陈哀苦，请终礼制，又不许。于是追赠信父库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费连氏常山郡君。十六年，大军东讨，信率陇右数万人从军，至崤阪而还。迁尚书令。六官建，拜大司马。孝闵帝践阼，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

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

信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太祖初启霸业，唯有关中之地，以陇右形胜，故委信镇之。既为百姓所怀，声振邻国。东魏将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为檄梁文，矫称信据陇右不从宇文氏，仍云无关西之忧，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子罗，先在东魏，乃以次子善为嗣。及齐平，罗至。善卒， 又以罗为嗣。罗字罗仁。大象元年，除楚安郡守，授仪同大将军。

善（子）〔字〕伏陀，幼聪慧 ，善骑射，以父勋，封魏宁县公。魏废帝元年，又以父勋，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长安郡公。孝闵帝践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负疊，久废于家。保定三年，乃授龙州刺史。天和六年，袭爵河内郡公，邑二千户。从高祖东讨，以功授上开府。寻除兖州刺史，政存简惠，百姓安之。卒于位，年三十八。赠使持节、柱国、定赵恒沧瀛五州诸军事、定州刺史。

信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隋文帝践极，乃下诏曰 ：“褒德累行，往代通规；追远慎终，前王盛典。故使持节、柱国、河内郡开国公信，风宇高旷，独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谟长策，道着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世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可赠太师、上柱国、冀定相沧瀛赵恒洺贝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封〕赵国公 ，邑一万户。谥曰景 。”追赠信父库者使持节、太尉、上柱国、定恒沧瀛平燕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恭。信母费连氏，赠太尉恭公夫人。

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库斛真水。五

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后，世为渠帅。祖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父兴，殿中将军、羽林监。

崇少骁勇，善驰射，谨悫少言。年十五，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葛荣。又从元天穆讨邢杲，平之。以功除建威将军。别从岳破元颢于洛阳。迁直寝。

后从岳入关，破赤水蜀。时万俟丑奴围岐州，遣其将李。尉迟菩萨将兵向武功。崇从岳力战破之，乘胜逐北，解岐州围。又赴百里细川，破贼帅侯伏侯元进栅。丑奴率其余众奔高平，崇与轻骑逐北，至泾州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于是大呼，众悉披靡，莫敢当之。后骑益集，贼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丑奴所乘马及宝剑金带赏崇。除安北将军、太中大夫、都督，封临泾县侯，邑八百户。

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崇与诸将同谋迎太祖。太祖至军，原州刺史史归犹为悦守。太祖遣崇袭归。崇潜军夜往，轻将七骑，直到城下，余众皆伏于近路。归见骑少，遂不设备。崇即入据城门。时李远兄弟在城内，先知崇来，于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归，斩之以崇行原州事。仍从平悦，转征西将军。又遣崇慰抚秦州，别封广武县伯，邑七百户。

大统元年，除泾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大都督，进爵为公，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邑三千户。三年，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增邑二千户。四年，从战河桥，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众讨平之。寻除雍州刺史，兼太子詹事。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转少傅。魏恭帝元年，出为宁州刺史，迁尚书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闵帝践阼，进封梁国公，邑万户，加太保。历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崇从高祖幸原州，高祖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人常升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众皆传之。或有发其事者。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礼葬如常仪。谥曰躁。护诛后，改谥曰庄闵。

子芮嗣。拜大将军，进位柱国。从高祖东伐，率众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国。仍从平邺，拜大司马。

崇弟琼，字世乐。年八岁丧父，养母至孝，善事诸兄，内外莫不敬之。以军功封灵丘县男，邑三百户。从魏孝武入关，为太祖直荡都督。大统二年，迁尚药典御。三年，拜太子右卫率，进爵为侯。从独孤信征梁仚定。累迁北秦州刺史。十四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孝闵帝践阼，进爵武安县公，增邑并前二千户。出为郢州刺史。武成二年，迁金州总管、六州诸军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拜大将军。天和四年，转荆州总管、十四州八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寻进位柱国，进爵同昌郡公。建德二年，拜大宗伯，出为秦州总管。四年，从高祖东伐，为后二军总管。寻改封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上柱国。

琼弟凯，字敬乐。性刚正，颇好经史。随兄崇，以军功赐爵下蔡县男。大统元年，为东宫侍书。从太祖擒窦泰，破沙苑阵，以功拜宁远将军。累迁羽林监、东宫洗马、太子庶子，进授都督。十四年，兄崇以平原州功，赐爵灵武县侯，诏听转授凯。累迁东宫武卫率、尚书右丞，转左丞，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六官建，授司门下大夫。孝闵帝践阼，拜工部中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转司宪中大夫，进爵为公，复除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出为宜州刺史。武成二年，入为礼部中大夫。保定中，复为陵州刺史，转丹州刺史。所在颇有政绩。天和中，入为司会中大夫。建德二年，为聘齐使主。

史臣曰：萧何文吏自爱，惧秦法诛戮，乃推奉汉高；李通家传谶术，知刘氏当兴，遂翊戴光武。终而白水复禹，中阳纂尧。方策以为美谈，功臣仰其徽烈。赵贵志怀忠义，首倡大谋，爰启圣明，克复雠耻。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彼此一时，足为连类。独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着遐方， 光照邻国。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当战争之利，轻骑启高平之扉，疋马得长坑之捷。并以宏材远略，附凤攀龙，绩着元勋，位居上衮。而识惭明悊，咸以凶终，惜哉！信虽不免其身，庆延于后。三代外戚，何其盛欤。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 ，始命为之 。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 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虎，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宗伯、大司徒、广陵王元欣，使持节、太保、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宗

伯、赵郡开国公李弼，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寇、南阳郡开国公赵贵，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开国公于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少傅、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

右与太祖为八柱国。

右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咸是散秩，无所统御。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 之下，不得预于此列。

周书卷十七 列传第九 梁御 若干惠 怡峰刘亮 王德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祖征讨，位至扬武将军、定阳侯。

御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尔朱天光西讨，知御有志略，引为左右，授宣威将军、都将。共平关右，除镇西将军、东益州刺史、第一领民酋长，封白水县伯，邑三百户。转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后从贺拔岳镇长安。及岳被害，御与诸将同谋翊戴太祖。从征侯莫陈悦，迁武卫将军。太祖既平秦陇，方欲引兵东下，雍州刺史贾显持两端，通使于齐神武。太祖微知其意，以御为大都督、雍州刺史,领前军先行。既与显相见，因说显曰："魏室陵迟，天下鼎沸。高欢志在凶逆，枭夷非远。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无方，方欲扶危定倾，匡复京洛。公不于此时建立功效，乃怀犹豫，恐祸不旋踵矣　。"显即出迎太祖，御遂入镇雍州。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大统元年，转右卫将军，进爵信都县公，邑一千户。寻授　尚书右仆射。从太祖复弘农，破沙苑，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举大纲而已，民庶称焉。四年，薨于州。临终唯以国步未康为恨，言不及家。赠太尉、尚书令、雍州刺史，谥曰武昭。

子睿袭爵。天和中，拜开府仪同三司。以御佐命有功，进蒋国公。大象末，除益州总管，加授柱国。睿将之任，而王谦举兵，拒不受代。仍诏睿为行军元帅，讨谦，破之。进位上柱国。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与魏氏俱起，以国为姓。父树利周，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战没，赠冀州刺史。惠年弱冠，从尔朱荣征伐，定河北，破元颢，以功拜中坚将军。复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解岐州围，擒万俟丑奴，平水洛，定陇右，每力战有功。封北平县男，邑二百户。累迁镇远将军、都督、直寝、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与寇洛、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仍从平悦，拜直合将军。　魏孝武西迁，除右卫将军、大都督，进爵魏昌县伯，邑五百户。出为北华州刺史，加使持节、骠骑将军。大统初，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阵。加侍

中、开府，进爵长乐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四年，魏文帝东巡洛阳，与齐神武战于河桥，惠力战破之，大收降卒。七年，迁中领军。

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太祖帅师迎之。军至洛阳，齐神武于邙山将以邀我，太祖乃徙辎重于瀍曲，夜勒兵袭之。及战，惠为右军，与中军大破之，逐北数里，虏其步卒。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诸军因之并退。时会日暮，齐神武兵屡来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中，齐神武骑复来 追惠，惠徐乃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 ："长安死，此中死，异乎？"乃建旗鸣角，收诸败军而还。齐神武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农，见太祖，陈贼形势，恨其垂成之功，覆于一篑，于是歔欷不能自胜。太祖壮之。

寻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迁司空。惠性刚质，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抚御，将士莫不怀恩，人思效节。十二年，东魏将侯景侵襄州，惠率兵击走之。明年，景请内附，朝议欲收辑河南，令惠以本官镇鲁阳，以为声援。遇疾，薨于军。

惠于诸将年最少。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太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 ："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太祖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其见重如此。及薨，太祖为之流涕者久之。惠丧至，又临抚焉。赠本官，加秦州刺史，谥曰武烈。子凤嗣。

凤字达摩，少沉深，有识度。大统末，袭父爵长乐郡公，尚太祖女。魏废帝二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恭帝三年，除左宫伯。寻出为洛州刺史。

征拜大驭中大夫。保定四年，追录佐命之功，封凤徐国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建德二年，拜柱国。

怡峰字景阜，辽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难改焉。高祖宽，燕辽西郡守。魏道武时，率户归朝，拜羽真，赐爵长虵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从征役，以骁勇闻。永安中，假龙骧将军，为都将，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以功授给事中、明威将军，转征虏将军、都督，赐爵蒲阴县男。及岳被害，峰与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进爵为伯。时原州刺史史归犹为侯莫陈悦守，太祖令峰与侯莫陈崇讨擒之。

及齐神武与魏孝武帝构隙，帝频敕太祖简锐卒入卫京邑。 太祖乃令峰与都督赵贵等率轻骑赴洛阳。至潼关，值魏孝武西迁，峰即从太祖拔

回洛，复潼关。拜安东将军、华州刺史。寻转大都督。讨曹泥有功，进爵华阳县公，邑一千户。大统（二）年，从太祖破窦泰于小关。还，拜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从复弘农，破沙苑，进爵乐陵郡公。仍与元季海、独孤信复洛阳。峰率奇兵至成皋，入其郛，收其户口而还。东魏遣行台任祥率步骑万余攻颍川，峰复以轻骑五百邀击之，自是威名转盛。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东魏围洛阳，峰与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围解，即与东魏战于河桥。时峰为左军，不利，与李远先还，太祖因此班师。诏原其罪。拜东西北三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后与于谨讨刘平伏，从解玉壁围，平柏谷坞，并有功。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与于谨讨之。十五年，东魏围颍川，峰与赵贵赴援。至南阳，遇疾卒，时年五十。

峰沉毅有胆略，得士卒心，当时号为骁将。太祖嗟悼者久之。赠华州刺史，谥曰襄威。

子昂嗣。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朝廷追录峰功，封昂郑国公。昂弟光，少以峰勋，赐爵安平县侯，起家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为汾、泾、豳三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进爵龙河县公。光弟春，少知名，历官吏部下大夫、仪同三司。

刘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佑连，魏蔚州刺史。父持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魏大统中，以亮着勋，追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恒州刺史。

亮少倜傥，有从横计略，姿貌魁杰，见者惮之。普泰初，以都督从贺拔岳西征，解岐州围，击侯伏侯元进、万俟道洛、万俟丑奴、宿勤明达及诸贼，亮常先锋陷阵。以功拜大都督，封广兴县子，邑五百户。

侯莫陈悦害岳，亮与诸将谋迎太祖。悦平，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仍据州不下，泾、秦、灵等诸州悉与定儿相应，众至数万，推定儿为主，以拒义师。太祖令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为之备。亮乃将二十骑，先竖纛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中。定儿方置酒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莫知所为。亮乃麾兵斩定儿，县首，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追大军 。”贼党恟惧，一时降服。于是诸州群贼，皆即归款。及太祖置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亮领一军。每征讨，常与怡峰俱为骑将。

魏孝武西迁，以迎驾功，除使持节、右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

州刺史。大统元年，以复潼关功，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饶阳县伯，邑五百户。寻加侍中。从擒窦泰，复弘农及沙苑之役，亮并力战有功。迁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进爵长广郡公，邑通前二千户。以母忧去职，居丧毁瘠。太祖嗟其至性，每爱惜之。俄起复本官。

亮以勇敢见知，为时名将，兼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太祖乃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乃赐名亮，并赐姓侯莫陈氏。十年，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清净，百姓安之。在职三岁，卒于州，时年四十。丧还京师，太祖亲临之，泣而谓人曰："股肱丧矣，腹心何寄！"令鸿胪卿监护丧事。追赠太尉，谥曰襄，配享太祖庙庭。

子昶，尚太祖女西河长公主。大象中，位至柱国、秦灵二州总管。以亮功，封彭国公，邑五千户。昶弟靖，天水郡守。靖弟恭，开府仪同三司、饶阳县伯。恭弟干，上仪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骑射，虽不经师训，而以孝悌见称。魏永安二年，从尔朱荣讨元颢，攻河内，应募先　登。以功除讨夷将军，进爵内官县子。又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平之。别封深泽县男，邑二百户，加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及侯莫陈悦害岳，德与寇洛等定议翊戴太祖。加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平凉郡守。德虽不知书，至于断决处分，良吏无以过也。泾州所部五郡，而德常为最。

及魏孝武西迁，以奉迎功，进封下博县伯，邑五百户，行东雍州事。在州未几，百姓怀之。赐姓乌丸氏。大统元年，拜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后常从太祖征伐，累有战功。又从破齐神武于沙苑，加开府、侍中，进爵河间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户。先是河、渭间种羌屡叛，以德有威名，为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绥抚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十四年，除泾州刺史。卒于州。谥曰献。

德性厚重廉慎，言行无择。母年几百岁，后德终。

子庆，小名公奴，性谨厚。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初德丧父，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

史臣曰：梁御等负将率之材，蕴骁锐之气，遭逢丧乱，驰骛干戈，艰难险阻备尝，而功名未立。及殷忧启圣，豫奉兴王，参谋缔构之初，

宣力经纶之始，遂得连衡灌、郦，方驾张、徐，可谓遇其时也。并中年即世，远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难矣。图史所叹，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周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 王罴 子庆远

王思政王罴字熊罴，京兆霸城人，汉河南尹王遵之后，世为州郡着姓。罴刚直木强，处物平当，州郡敬惮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将军。先是南岐、东益氐羌反叛，王师战不利，乃令罴领羽林五千镇梁州，讨平诸贼。还，授右将军、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之曰：“西河大邦，俸禄殷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办，即力所不堪，若科发民间，又违法宪。以此辞耳。”

梁将曹义宗围荆州，敕罴与别将裴衍率兵赴救。遂与梁人战，大破之。于时诸方鼎沸，所在凋残。荆州新经寇难，尤藉慰抚。以罴为荆州刺史，进号抚军将军。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遗罴铁券，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罴煮粥，与将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战，尝不擐甲胄，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国家，使贼箭中王罴；不尔，王罴须破贼。”屡经战阵，亦不被伤。弥历三年，义宗方退。进封霸城县公。寻迁车骑大将军、泾州刺史。未及之部，属太祖征兵为勤王之举，请前驱效命，遂为大都督，镇华州。

魏孝武西迁，拜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尝修州城未毕，梯在外。齐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之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合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投城遁走。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笮棰，以是人有逃散。唯罴信着于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诸州，而无怨讟。沙苑之役，齐神武士马甚盛。太祖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罴语使人曰：“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太祖闻而壮之。及齐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生死在此，欲死者来。”齐神武遂不敢攻。时茹茹渡河南寇，候骑已至豳州。朝廷虑其深入，乃征发士马，屯守京城，堑诸街巷，以备侵轶。左仆射周惠达召罴议之。罴不应命，谓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罴率乡里自破之，不烦国家兵马。何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惊动。由周家小儿恇怯致此。”罴轻侮权势，守正不回，皆此类也。未几，还镇河东。

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罴为其设食。使乃裂其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尔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又有客与罴食瓜，〔客削瓜〕侵肤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严急，尝有吏挟私陈事者，罴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韡履，持以击之。每至享会，亲自秤量酒肉，分给将士。时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统七年，卒于镇，赠太尉。

子庆远，弱冠以功臣子拜直合将军。先罴卒，孙述嗣。述字长述，少聪敏，有识度。年八岁，太祖见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孙，足为不朽。”即以为镇远将军，拜太子舍人。以祖忧去职。述幼丧父，为罴所鞠养。及居丧，深合礼度。于时东西交争，金革方始，群官遭丧者，卒哭之后，皆起令视事。述请终礼制，辞理恳切。太祖令中使就视，知其哀毁，乃特许之。丧毕，袭爵扶风郡公，累迁上大将军。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伟，有筹策。魏正光中，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属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扰乱关右，北海王颢率兵讨之，启思政随军。军事所有谋议，并与之参详。

时魏孝武在藩，素闻其名，颢军还，乃引为宾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迁安东将军。预定策功，封祁县侯。俄而齐神武潜有异图，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军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思政乃言于帝曰：“高欢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御万夫。且士马精强，粮储委积，进可以讨除逆命，退可以保据关、河。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必当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资，因已成之业，一二年间，习战阵，劝耕桑，修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及齐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迁。进爵太原郡公。

大统之后，思政虽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旧，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段，命诸将樗蒱取之。物既尽，太祖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将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羁旅归朝，蒙宰相国士之遇，方愿尽心效命，上报知己。若此诚有实，令宰相赐知者，愿掷即为卢；若内怀不尽，神灵亦当明之，使不作也，便当杀身以谢所奉。”辞气慷慨，一坐尽惊。即拔所佩刀，横于膝上，揽樗蒱，拊髀掷之。比太祖止之，已掷为卢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后，太祖期寄更深。

转骠骑将军。令募精兵，从独孤信取洛阳，仍共信镇之。及河桥之战，思政下马，用长矛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时陷（害）〔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 。会日暮，敌将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唯着破弊甲，敌人疑非将帅，故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其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仍镇弘农。思政以玉壁地在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迁并州刺史，仍镇玉壁。八年，东魏来寇，思政守御有备，敌人昼夜攻围，卒不能克，乃收军还。以全城功，受骠骑大将军。复命思政镇弘农。于是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弘农之有备，自思政始也。

十二年，加特进、荆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堑多坏。思政方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 ”，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赐钱二十万。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举代己者，思政乃进所部都督韦孝宽。其后东魏来寇，孝宽卒能全城。时论称其知人。

十三年，侯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景乃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思政入守颍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称略地，乃密遣送款于梁。思政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中书令、河南大行台、河南诸军事，回授思政。思政并让不受。频使敦喻，唯受河南诸军事。

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城内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谓一战可 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选城中骁勇，开门出突。岳众不敢当，引军乱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营垒。又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飞梯火车，昼夜攻之。思政亦作火攒，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缒而出战。岳众披靡，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齐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悬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投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生擒永珍。思政谓之曰 ：“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并收绍宗等尸，以礼埋瘗。

齐文襄闻之，乃率步骑十一万来攻。自至堰下，督励士卒。水壮，

城北面遂崩。水便满溢，无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济，率左右据土山，谓之曰：“吾受国重任，本望平难立功。精诚无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穷，计无所出。唯当效死，以谢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齐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侯，重赏。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从大戮。”都督骆训谓思政曰：“公常语训等，但将我头降，非但得富贵，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岂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决。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礼遇甚厚。

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城既无外援，亦无叛者。思政常以勤王为务，不营资产。尝被赐园地，思政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命左右拔而弃之。故身陷之后，家无畜积。 及齐受禅，以为都官尚书。子秉。

史臣曰：王罴刚峭有余，弘雅未足。情安俭率，志在公平。既而奋节危城，抗辞勍敌，梁人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见称，信非虚。述不陨门风，亦足称也。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际。及乎策名霸府，作镇颍川，设萦带之险，修守御之术，以一城之众，抗倾国之师，率疲乏之兵，当劲勇之卒，犹能亟摧大敌，屡建奇功。忠节冠于本朝，义声动于邻听。虽运穷事蹙，城陷身囚，壮志高风，亦足奋于百世矣。

周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一 达奚武 子震 侯莫 陈顺豆卢宁 宇文贵 杨忠 王雄

达奚武字成兴，代人也。祖眷，魏怀荒镇将。父长，汧城镇将。 武少倜傥，好驰射，为贺拔岳所知。岳征关右，引为别将，武遂委心事之。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武与赵贵收岳尸归平凉，同翊戴太祖。从平悦，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须昌县伯，邑三百户。魏孝武入关，授直寝，转大丞相府中兵参军。大统初，出为东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齐神武与窦泰、高敖曹三道来侵，太祖欲并兵击窦泰，诸将多异议，唯武及苏绰与太祖意同，遂擒之。齐神武乃退。太祖进图弘农，遣武从两骑觇候动静，武与其候骑遇，即便交战，斩六级，获三人而反。齐神武趣沙苑，太祖复遣武觇之。武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从破之。除大都督，进爵高阳郡公，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四年，太祖援洛阳，武率骑一千为前锋。至谷城，与李弼破莫多娄贷文。进至河桥，武又力战，斩其司徒高敖曹。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北雍州刺史。复战邙山，时大军不利，齐神武乘胜进至陕。武率兵御之，乃退。久之，进位大将军。

十七年，诏武率兵三万，经略汉川。梁将杨贤以武兴降，梁深以白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武围之数旬，循乃请服，武为解围。会梁武陵王萧纪遣其将杨干运等将兵万余人救循，循于是更据城不出。恐援军之至，表里受敌，乃简精骑三千，逆击干运于白马，大破之。干运退走。武乃陈蜀军俘级于城下。循知援军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万口入朝，自剑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还京师。朝议初欲以武为柱国，武谓人曰："我作柱国，不应在元子孝前。"固辞不受。以大将军出镇玉壁。武乃量地形胜，立乐昌、胡营、新城三防。齐将高苟子以千骑攻新城，武邀击之，悉虏其众。孝闵帝践阼，拜柱国、大司寇。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诏武与杨忠迎消难以归。武成初，转大宗伯，进封郑国公，邑万户。齐将斛律敦侵汾、绛，武以万骑御之，敦退。武筑柏壁城，留开府权严、薛羽生守之。

保定三年，迁太保。其年，大军东伐。随公杨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万骑自东道，期会晋阳。武至平阳，后期不进，而忠已还，武尚未知。齐将斛律明月遗武书曰：“鸿鹤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也。”武览书，乃班师。出为同州刺史。明年，从晋公护东伐。时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武与齐王宪于邙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旦弃之乎。”宪从之，遂全军而返。天和三年，转太傅。武贱时，奢侈好华饰。及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两人而已。外门不施戟,恒昼掩一扉。或谓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盖世，出入仪卫，须称具瞻，何轻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岂望富贵，不可顿忘畴昔。且天下未平，国恩未报，安可过事威容乎。”言者惭而退。

武之在同州也，时属天旱，高祖敕武祀华岳，岳庙旧在山下，常所祷祈。武谓僚属曰：“吾备位三公，不能燮理阴阳，遂使盛农之月，久绝甘雨，天子劳心，百姓惶惧。忝寄既重，忧责实深。不可同于众人，在常祀之所，必须登峰展诚，寻其灵奥。”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岩路崄绝，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将数人，攀藤援枝，然后得上。于是稽首祈请，陈百姓恳诚。晚不得还，即于岳上藉草而宿。梦见一白衣人来，执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惊觉，益用祗肃。至旦，云雾四起，俄而澍雨，远近沾洽。高祖闻之,玺书劳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谐朕躬。比以阴阳愆序，时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庙所。不谓公不惮危险，遂乃远陟高峰。但神道聪明，无幽不烛，感公至诚，甘泽斯应。闻之嘉赏，无忘于怀。今赐公杂彩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论道之义，勿复更烦筋力也。”

武性贪吝，其为大司寇也，在库有万钉金带，当时宝之，武因入库，乃取以归。主者白晋公护，以武勋，不彰其过，因而赐之。时论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赠太傅、十五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骁勇，便骑射，走及奔马，膂力过人。大统初，起家员外散骑常侍。太祖尝于渭北校猎，时有兔过太祖前，震与诸将竞射之，马倒而坠，震足不倾踬，因步走射之，一发中兔。顾马纔起,遂回身腾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赐武杂彩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县公，一千户。累迁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世宗初，拜仪同、〔司〕右中大夫，加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普宁县公 。武（平）〔成〕初，进爵广平郡公，除华州刺史。震虽生自膏腴，少习武艺，然导民训俗，颇有治方。秩满还朝，为百姓所恋。

保定四年，大军东讨，诸将皆奔退，震与敌交战，军遂独全。天和元年，进位大将军，率众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国。建德初，袭爵郑国公，出为金州总管、十一州九防诸军事、金州刺史。四年，从高祖东伐，为前三军总管。五年，又从东伐，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攻克义宁、乌苏二镇，破并州。进位上柱国。仍从平邺，赐妾二人、女乐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尝为此职，时论荣之。宣政中，出为原州总管、三州二镇诸军事、原州刺史。寻罢归。隋开皇初，薨于家。

震弟惎，车骑将军、渭南县子。大象末，为益州刺史，与王谦据蜀起兵。寻败，被诛。

侯莫陈顺，太保、梁国公崇之兄也。少豪侠，有志度。初事尔朱荣为统军，后从贺拔胜镇井陉。武泰初，讨葛荣，平邢杲，征韩娄，皆有功。拜轻车将军、羽林监。又从破元颢，进宁朔将军、越骑校尉。普泰元年，除持节、征西将军，封木门县子，邑三百户。寻加散骑常侍、千牛备身、卫将军、合内大都督。从魏孝武入关。顺与太祖同里闬，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关中，太祖见之甚欢。乃进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户。

大统元年，拜卫尉卿，授仪同三司。及梁仚定围逼河州， 以顺为大都督，与赵贵讨破之，即行河州事。后从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户。

四年，魏文帝东讨，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留镇长安。时赵青雀反，盟及惠达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顺于渭桥与贼战，频破之，贼不敢出。魏文帝还，亲执顺手曰 ：“渭桥之战，卿有殊力 。”便解所服金镂玉梁带赐之。

南岐州氐苻安寿自号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骚动。复以顺为大都督，往讨之。而贼屯兵要险，军不得进。顺乃设反间，离其腹心；立信赏，诱其徒属。安寿知势穷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军款附。时顺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顺河间郡公。明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将军，出为荆州总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孝闵帝践阼，拜少师，进位柱国。其年薨。

豆卢宁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避难改焉。父长，柔玄镇将，有威重，见称于时。武成初，以宁着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涪陵郡公。

宁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容仪，善骑射。永安中，以别将随尔朱天光入关，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丑奴功，赐爵灵寿县男。尝与梁仚定遇于平凉川，相与肄射。乃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五中。定服其能，赠遗甚厚。天光败后，侯莫陈悦反，太祖讨悦，宁与李弼率众归太祖。

魏孝武西迁，以奉迎勋，封河阳县伯，邑五百户。大统元年，除前将军，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迁显州刺史、显州大中正。寻拜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户。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从太祖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除武卫大将军，兼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 八百户。拜北华州刺史，在州未几，以廉平著称。加散骑常侍。七年，从于谨破稽胡帅刘平伏于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宁为军司，监陇右诸军事。贼平，进位侍中、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九年，从太祖迎高仲密，与东魏战于邙山，迁左卫将军，进爵范阳郡公，增邑四百户。十六年，拜大将军。羌帅傍乞铁（忽）〔匆〕及郑五丑等反叛，宁率众讨平之 。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阳郡公，迁尚书右仆射。梁将王琳遣其将侯方儿、潘纯陀寇江陵，宁与蔡佑、郑永等讨之，方儿等遁走。三年，武兴氐及固（查）〔道〕氐魏大王等 ，相应反叛，宁复讨平之。孝闵帝践阼，授柱国大将军。武成初，出为同州刺史。复督诸军讨稽胡郝阿保、刘桑德等，破之。军还，迁大司寇，进封楚国公，邑万户，别食盐亭县一千户，收其租赋。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属大兵东讨，宁舆疾从军。五年，薨于同州，时年六十六。赠太保、同鄜等十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昭。

初宁未有子，养弟永恩子绩。及生子赞，亲属皆请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吾何择焉。”遂以绩为世子。世以此称之。及宁薨，绩袭爵，少历显位，大象末，上柱国、利州总管。赞以宁勋，建德初，赐爵华阳县侯。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武阳郡公。

永恩少有识度，为时辈所称。初随宁事侯莫陈悦，后与宁俱归太祖，授殄寇将军。以迎魏孝武功，封新兴县伯，邑五百户。屡逢征讨，皆有功，拜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大统八年，除直寝、右亲信都督，寻转都督，加通直散骑常侍。十六年，拜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

司。魏废帝元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年，出为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进爵龙（来）〔支〕县侯。三年，大将军、安政公史宁随突厥可汗入吐谷浑，令永恩率骑五千镇河、鄯二州，以为边防。孝闵　帝践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县公，增邑一千户。寻转陇右总管府长史。武成元年，迁都督利沙文三州诸军事、利州刺史。时文州蛮叛，永恩率兵击破之。保定元年，入为司会中大夫。二年，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宁以佐命元勋封楚国公，请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诏许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寻卒官，年四十八。赠少保、幽冀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谥曰敬。子通嗣。

宇文贵字永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贵着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贵母初孕贵，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曰 ：“赐尔是子，俾寿且贵 。”及生，形类所梦，故以永贵字之。

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　 ：“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围夏州，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以贵为统军救之。前后数十战，军中咸服其勇。后送子雍还，贼帅叱干麒麟、薛崇礼等处处屯聚，出兵邀截，贵每奋击，辄破之。除武骑常侍。又从子雍讨葛荣，军败奔邺，为荣所围。贼屡来攻，贵每缒而出战，贼莫敢当其锋。然凶徒寔繁，围久不解。贵乃于地道潜出，北见尔朱荣，陈贼兵势，荣深纳之。因从荣擒葛荣于滏口，加别将。又从元天穆平邢杲，转都督。元颢入洛，贵率乡兵从尔朱荣焚河桥，力战有功。加征虏将军，封革融县侯，邑一千户。除郢州刺史，入为武卫将军、（关）〔合〕内大都督。

从魏孝武西迁，进爵化政郡公。大统初，迁右卫将军。贵善骑射，有将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亲委之。三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与独孤信入洛阳。

东魏颍州（刺）〔长〕史贺若统据颍川来降，东魏遣其将尧雄、赵育、是云宝率众二万攻颍。贵自洛阳率步骑二千救之，　军次阳翟。雄等已度马桥，去颍川三十里，东魏行台任祥又率众四万余，与雄合。诸将咸以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兵机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论。古人能以寡制众者，皆由预睹成败，决必然之策耳。吾虽闇于成事，然谓进与贺若合势，为计之上者。请为诸军说之。尧雄等必以为颍川孤危，势非其敌，又谓吾寡弱独进，若悉力以攻颍，必指掌可破。既陷颍川，便与任祥军合，同恶相济，为害更甚。吾今屯兵阳翟，便是入其数内。若贺

若一陷，吾辈坐此何为。进据颍川，有城可守。雄见吾入城，出其不意，进则狐疑，退则不可。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何往不克。愿勿疑也。”遂入颍川。雄等稍前，贵率千人背城为陈，与雄合战，贵马中流矢，乃短兵步斗。士众用命。雄大败轻走，赵育于陈降，获其辎重，俘万余人，尽放令还。任祥闻雄败，遂不敢进。寻而仪同怡峰率骑五百赴贵，贵乘胜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会日暝，结陈相持。明旦合战，俘斩甚多。祥军既败，是云宝亦降。

师还。魏文帝在天游园，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赐之。贵一发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当尔耳。”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历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迁中外府左长史，进位大将军。

宕昌王梁弥定为宗人獠甘所逐，来奔。又有羌酋傍乞铁匆因梁屳定反后，据有渠株川，拥种类数千家，与渭州民郑五丑扇惑诸羌同反，凭险置栅者十余所。太祖令贵与豆卢宁、史宁讨之。贵等擒斩铁匆及五丑。史宁又别击獠甘，破之，乃纳弥定。并于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于粟阪立碑，以纪其绩。

魏废帝初，出为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兴西盖等六州诸军事、兴州刺史。先是兴州氐反，自贵至州，人情稍定。　贵表请于梁州置屯田，数州丰足。三年，诏贵代尉迟迥镇蜀。时隆州人开府李光赐反于盐亭，与其党帛玉成、寇食堂、谯淹、蒲皓、马术等攻围隆州。州人李祏亦聚众反，开府张遁举兵应之。贵乃命开府叱奴兴救隆州，又令开府成亚击祏及遁。势蹙遂降，执送京师。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盗，贵乃召任侠杰健者，署为游军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颇息。

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与贺兰祥讨吐谷浑。军还，进封许国公，邑万户。旧爵回封一子。迁大司空，治小冢宰，历大司徒，迁太保。

贵好音乐，耽弈碁，留连不倦。然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还至张掖，薨。赠太傅，谥曰穆。

子善嗣。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以罪免，寻复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进位上柱国。善弟忻，少以父军功赐爵化政郡公。骁勇绝伦，有将帅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国，进封英国

公。忻弟恺，少好学，颇解属文，杂艺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军功赐爵双泉县伯。寻袭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迁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开府。是云宝、赵育既至，初并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宝后累迁至大将军、都督凉甘瓜州诸军、凉州刺史，赐爵洞城郡公。世宗时，吐谷浑侵逼凉州，宝与战不利，遂殁于阵。

杨忠，弘农华阴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祖烈，龙骧将军、太原郡守。父祯，以军功除建远将军。属魏末丧乱，避地中山，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兴城郡公。

忠美髭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沉深，有将帅之略。年十八，客游泰山。会梁兵攻郡，陷之，遂被执至江左。在梁五年，从北海王颢入洛，除直合将军。颢败，尔朱度律召为帐下统军。及尔朱兆以轻骑自并州入洛阳，忠时预焉。赐爵昌县伯，拜都督，又别封小黄县伯。从独孤信破梁下溠戍，平南阳，并有功。

及齐神武举兵内侮，忠时随信在洛，遂从魏孝武西迁，进爵为侯。仍从平潼关，破回洛城。除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城，忠从独孤信讨之，纂战败退走。信令忠与都督康洛儿、元长生为前驱,驰至其城，叱门者曰："今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门者尽散　。忠与洛儿、长生乘城而入，弯弓大呼，纂兵卫百余人莫之敢御，斩纂以徇，城中慑服。居半岁，以东魏之逼，与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为（大）〔文〕德主帅、关外侯。

大统三年，与信俱归阙。太祖召居帐下。尝从太祖狩于龙门，忠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壮之。北台谓猛兽为"揜于　"，因以字之。从擒窦泰，破沙苑。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城县公。河桥之役，忠与壮士五人力战守桥，敌人遂不敢进。以功除左光禄大夫、云州刺史，兼大都督。又与李远破黑水稽胡，并与怡峰解玉壁围，转洛州刺史。邙山之战，先登陷陈。除大都督，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追封母盖氏为北海郡君。寻除都督朔燕显蔚四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东魏围颍川，蛮帅（日）〔田〕柱清据险为乱，忠率兵讨平之。时侯景渡江，梁武丧败，其西义阳郡守马伯符以下溠城降。朝廷因之，将经略汉、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广南雍平信随江二郢淅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以伯符为乡导，攻梁齐兴　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虽称藩附，而尚有贰心。忠自樊城观兵于汉滨，易旗递进，实骑二千，

察登楼望之，以为三万也，惧而服焉。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兵骑一万寇襄阳。初，梁竟陵郡守孙暠以其郡来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贵往镇之。及仲礼至，暠乃执贵以降。仲礼又进遣其将王叔孙与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帅众南伐。攻梁随郡，克之，获其守将桓和。所过城戍，望风请服。忠乃进围安陆。仲礼闻随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淙头。忠亲自陷陈，擒仲礼，悉俘其众。马岫以安陆降，王叔孙斩孙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梁以安陆为界。乃旋师。进爵陈留郡公。

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纶。纶北度，与其前西陵郡守羊思达要随、陆士豪段珍宝、夏侯珍洽，合谋送质于齐，欲来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纶故吏也，开门纳焉。梁元帝密报太祖，太祖乃遣忠督众讨之。诘旦陵城，日昃而克。擒萧纶，数其罪而杀之；并获其安乐侯昉，亦杀之。初，忠之擒柳仲礼，遇之甚厚。仲礼至京师，乃谮忠于太祖，言其在军大取金宝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杀仲礼。故至此获纶等，并加戮焉。忠间岁再举，尽定汉东之地。宽以御众，甚得新附之心。

魏恭帝初，赐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谨伐江陵，忠为前军，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战，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萧詧为梁（王）〔主〕，令忠镇穰城以为掎角之势。别讨沔曲诸蛮，皆克之。

孝闵帝践阼，入为小宗伯。齐人寇东境，忠出镇蒲阪。及司马消难请降，忠与柱国达奚武援之。于是共率骑士五千，人兼马一疋，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遣三使报消难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趋城下，四面峭绝，徒闻击柝之声。武亲来，麾数百骑以西。忠勒余骑不动，候门开而入，乃驰遣召武。时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陴，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帛，以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三千骑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于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齐兵阳若渡水，忠驰将击之，齐

兵不敢逼，遂徐引而还。武叹曰：“达奚武自是天下健儿，今日服矣！”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随国公，邑万户，别食竟陵县一千户，收其租赋。寻治御正中大夫。

保定二年，迁大司空。时朝议将与突厥伐齐，公卿咸曰：“齐氏地半天下，国富兵强。若从漠北入并州，极为险阻，且大将斛律明月未易可当。今欲探其巢窟，非十万不可。”忠独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万骑足矣。明月竖子，亦何能为。”三年，乃以忠为元帅，大将军杨纂、李穆、王杰、尔朱敏及开府元寿、田弘、慕容延等十余人皆隶焉。又令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而进，期会晋阳。忠乃留敏据什贲，游兵河上。忠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席卷二十余镇。齐人守陉岭之隘，忠纵奇兵奋击，大破之。又留杨纂屯灵丘为后拒。突厥木汗可汗控（也）〔地〕头可汗、步（虽）〔离〕可汗等，以十万骑来会。四年正月朔，攻晋阳。是时大雪数旬，风寒惨烈，齐人乃悉其精锐，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众皆失色。忠令其众曰：“事势在天，无以众寡为意。”乃率七百人步战，死者十四五。以武后期不至，乃班师。齐人亦不敢逼。突厥于是纵兵大掠，自晋阳至（栾）〔平〕城七百余里，人畜无子遗，俘斩甚众。高祖遣使迎劳忠于夏州。及至京师，厚加宴赐。高祖将以忠为太傅，晋公护以其不附己，难之，乃拜总管泾（幽）〔豳〕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刺史。

是岁，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出洛阳，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时军粮既少，诸将忧之，而计无所出。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诱稽胡诸首领，咸令在坐。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阳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动，故使杰就公讨之。”又令突厥使者驰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属晋公护先退，忠亦罢兵还镇。又以政绩可称，诏赐钱三十万、布五百疋、谷二千斛。

天和三年，以疾还京。高祖及晋公护屡临视焉。寻薨，年六十二，赠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谥曰桓。子坚嗣。

弟整，建德中，开府、陈留郡公，从高祖平齐，殁于并州。以整死王事，诏其子智积袭其官爵。整弟（惠）〔慧〕，大象末，大宗伯、竟陵县公。（惠）〔慧〕弟嵩，以忠勋，赐爵兴城郡公，早卒。嵩弟达，亦以忠勋，爵周郡公。

王雄字胡布头，太原人也。父仑以雄（杰）着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安康郡公。

雄仪貌魁梧，少有谋略。永安末，从贺拔岳入关，除征西 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魏孝武西迁，授都督，封临贞县伯，邑五百户。大统初，进爵为公，增邑二百户。拜武卫将军，加骠骑将军，增邑八百户，进大都督。寻拜仪同三司，增邑三百户。迁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出为岐州刺史。进爵武威郡公，进位大将军，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军出子午谷，围梁上津、魏兴。明年，克之，以其地为东梁州。寻而复叛，又令雄讨之。魏恭帝元年，赐姓可频氏。孝闵帝践阼，授少傅，增邑二千户，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初，进封庸国公，邑万户。寻出为泾州总管诸军事、泾州刺史。

保定四年，从晋公护东征。雄在涂遇病，乃自力而进。至邙山，与齐将斛律明月接战。雄驰马冲之，杀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尽，惟余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矛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杀得，但任尔见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额，抱马退走，至营而薨。时年五十八。赠使持节、太保、同华等二十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忠。子谦嗣，自有传。 史臣曰：太祖接丧乱之际，乘战争之余，发迹平凉，抚征关右。于时外虞孔炽，内难方殷，羽檄交驰，戎轩屡驾。终能荡清逋孽，克固鸿基。虽禀筭于庙谟，实责成于将帅。达奚武等并兼资勇略，（感）〔咸〕会风云。或效绩中权，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济艰难。可谓国之爪牙，朝之御侮者也。而武协规太祖，得隽小（间）〔关〕，周瑜赤壁之谋，贾诩乌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兴邦，斯近之矣。

周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二 王盟 贺兰祥 尉迟纲叱列伏龟 阎庆

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门侍郎，赠并州刺史、乐浪公。父罴，伏波将军，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

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诸镇，盟亦为其所拥。拔陵破后，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积射将军，从萧宝夤西征。宝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间，以观其变。及尔朱天光入关，盟出从之。随贺拔岳为前锋，擒万俟丑奴，平秦陇，常先登力战。拜征西将军、平秦郡守。太祖将讨侯莫陈悦，征盟赴原州以为留后大都督，镇高平。悦平，除原州刺史。

魏孝武至长安，封魏昌县公，邑一千户。大统初，复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三年，征拜司空，寻转司徒。迎魏文帝悼后于茹茹。加侍中，迁太尉。魏文帝东征，以留后大都督行雍州事，节度关中诸军。赵青雀之乱，盟与开府李虎辅魏太子出顿渭北 。事平，进爵长乐郡公 ，增邑并前二千户，赐姓拓（拔）〔王〕氏 。东魏侵汾川，围玉壁，盟以左军大都督守蒲阪。军还，迁太保。九年，进位太傅，加开府仪同三司。

盟姿度弘雅，仁而泛爱。虽位居师傅，礼冠群后，而谦恭自处，未尝以势位骄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数幸其第，亲问所欲。其见礼如此。大统十一年，薨，赠本官，谥曰孝定。子励，字丑兴，性忠果，有才干。年十七，从太祖入关，及太祖平秦陇，定关中，励常侍从。太祖尝谓之曰 ：“为将，坐见成败者上也，被坚执锐者次也。”励曰 ：“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寻拜平东将军、散骑常侍，赐爵梁甫县公。大统初，为千牛备身直长、领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谨肃。魏文帝尝曰：“王励可谓不二心之臣也 。”沙苑之役，励以都督领禁兵从太祖。励居左翼，与帐下数十人用短兵接战，当其前者，死伤甚众。励亦被伤重，遂卒于行间，时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赠使持节、太尉、领尚书令、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阳郡公，谥曰忠武。子弼袭爵。尚魏安乐公主，官至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

励弟懋，字小兴。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东。永安中，始入关，与盟相见，遂从征伐。大统初，赐爵安平县子，授扬烈将军。从盟迎魏悼后还，拜城门校尉。魏文帝东征，以抚军将军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转右率。历尚食典御、领左右、武卫将军。录前后功，进爵为

公，增邑千户，迁右卫将军。于时疆埸交兵，未申丧纪，服齐斩者，并墨缞从事。及盟薨，懋上表辞位，乞终丧制。魏文帝不许。累迁大都督、散骑常侍、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左卫将军、领军将军。

懋性温和，小心敬慎。宿卫宫禁，十有余年，勤恪当官，未尝有过。魏文帝甚嘉之。废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进爵安宁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魏恭帝二年，迁大将军、大都督。后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悦嗣。官至大将军、同州刺史，改封 济南郡公。

盟兄子显，幼而敏悟，沉静少言。初为太祖帐内都督，累迁奉车都尉、宁朔将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燕朔显蔚四州诸军事、燕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卿、凤州刺史，赐爵洛邑县公，进位大将军，卒。子谊嗣。谊倜傥有大志，深为高祖所亲委。少历显职，见重于时。位至柱国、平阳郡公。宣帝即位，进封扬国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总管、上柱国。

贺兰祥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其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为乡闾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长公主。保定二年，追赠太傅、柱国、常山郡公。

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太祖初入关，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后乃遣使迎致之，语在护传。年十七，解褐奉朝请，加威烈将军。祥少有胆气，志在立功。寻擢补都督，恒在帐下。从平侯莫陈悦，又迎魏孝武。以前后功，封抚夷县伯，邑五百户。仍从击潼关，获东魏将薛长孺。又攻回洛城，拔之。还，拜左右直长，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户。大统三年，从仪同于谨攻杨氏壁，祥先登，克之。迁右卫将军，加持节、征虏将军。沙苑之役，诏祥留卫京师。后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户。寻除镇西将军。四年，魏文帝东伐，祥领军从战河桥，以功加使持节、大都督。八年，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九年，从太祖与东魏战于邙山，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淅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进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尝行荆州事，虽未期　月，颇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汉南流民，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远近蛮夷，莫不款附。祥随机抚纳，咸得其欢心。时盛夏亢阳，祥乃亲巡境内，观政得失。见有发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谓守令曰：“此岂仁者之为政

耶。”于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岁，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至是遂息。

祥虽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阳，西通岷蜀，物产所出，多诸珍异。时既与梁通好，行李往来，公私赠遗，一无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钦其节俭，乃以竹屏风、絺绤之属及以经史赠之。祥难违其意，取而付诸所司。太祖后闻之，并以赐祥。寻被征还。

十六年，拜大将军。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渠堰废毁，乃命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功用既毕，民获其利。魏废帝二年，行华州事。后改华州为同州，仍以祥为刺史。寻拜尚书左仆射。六官建，授小司马。孝闵帝践祚，进位柱国，迁大司马。时晋公护执政，祥与护中表，少相亲爱，军国之事，护皆与祥参谋。及诛赵贵，废孝闵帝，祥有力焉。

武成初，吐谷浑侵凉州，诏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祥乃遣其军司檄吐谷浑曰：夫二气既分，三才定位，树之以君，本为黔首，岂使悖义违道，肆于民上？昔魏氏不纲，群方幅裂，豺狼横噬，龟玉已毁，喁喁黔黎，咸坠涂炭。我先皇神武应期，一匡天下，东戡南剪，无思不服。天鉴有周，世笃英圣，遂廓洪基，奄荒万宇。固则神皋西岳，险则百二犹在。卿士师师，群后率职。故知三灵之所睠集，四隩之所来苏也。

彼国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乱，遂阻皇风，首鼠两端，伺我边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邻好，申之以婚姻。彼国苞藏祸心，屡违盟约，外结仇雠，自贻近患，　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师也。自尔迄今，蜂虿弥毒，入我姑臧，俘我河县，芟夷我菽麦，虔刘我苍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怀远，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恶稔祸盈，故命龚行九伐。武臣猛将，天张雷动，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锐，挥戈擐甲，同萃龙沙。柱国、博陵公祥，贵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庙堂，元戎启路；太傅、燕国公（于）谨，英猷不世，应变无穷，仗旄指麾，为其谋主；柱国、化政公贵，早播威声，奇正兼设，直取龙涸，济自南河。突厥与国睦亲，同耻反道，驱引弓之民，总穹庐之众，解鞍成山，云蒸雾合。

往岁王师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临，江陵底定。凿空万里，辟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败之机，较然可见。若能转祸为福，深识事宜，君臣相率，舆榇稽颡，则爵等显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觊延时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谋，以图去就。

遂与吐浑广定王、钟留王等战，破之。因拔其洮阳、（共）〔洪〕和二城，以其地为洮州。抚安西土，振旅而还。进封凉国公，邑万户。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赠使持节、太师、同岐等十二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景。

有七子，敬让璨师宽知名。敬少历显职，封化隆县侯。后袭爵凉国公，位至柱国大将军、华州刺史。让，大将军、鄜州刺史、河东郡公。璨，开府仪同三司、宜阳县公。〔建德五年，从高祖于并州，战殁，赠上大将军，追封清都郡公。师，尚世宗女，位至上仪同大将军、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宽，开府仪同大将军、武始郡公。祥弟隆，大将军、襄乐县公。〕

隋文帝与祥有旧，开皇初，追赠上柱国。

尉迟纲字婆罗，蜀国公迥之弟也。少孤，与兄迥依托舅氏。太祖西讨关陇，迥、纲与母昌乐大长公主留于晋阳，后方入关。 从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后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将军。大统元年，授帐内都督，从仪同李虎讨曹泥，破之。又从破窦泰。以功封广宗县伯，邑五百户。仍从复弘农，克河北郡，战沙苑，皆有功。

纲骁果有膂力，善骑射。太祖甚宠之，委以心膂。河桥之战，太祖马中流矢，因而惊奔。纲与李穆等左右力战，众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马。以前后功，增邑八百户，进爵为公，仍拜平远将军、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骑常侍、太子武卫率、前将军，转帅都督。东魏围玉壁，纲从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复与东魏战于邙山，大军不利，人心离解。纲励将士，尽心翊卫。迁大都督。十四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户。俄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为华州刺史。魏废帝二年，拜大将军，兼领军将军。及帝有异谋，言颇漏泄。太祖以纲职典禁旅，使密为之备。俄而帝废，立齐王，仍以纲为中领军，总宿卫。纲兄迥率众伐蜀，纲从太祖送之于城西，见一走兔，太祖命纲射之。誓曰 ：“若获此兔，必当破蜀 。”俄而纲获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当赏汝佳口。”及克蜀，赐纲侍婢二人。又常从太祖北狩云阳，值五鹿俱起，纲获其三。每从游宴，太祖以珍异之物令诸功臣射而取之，纲所获辄多。

孝闵帝践阼，纲以亲戚掌禁兵，除小司马。又与晋公护废帝，语在护传。世宗即位，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吴国公，邑万户，除泾州总管、五州十一防诸军事、泾州刺史。是岁，大长公主薨于京

师，纲去职。寻起复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为陕州总管、七州十三防诸军事、陕州刺史。四年，晋公护东讨，乃配纲甲士，留镇京师。纲以天子在宫，必无内虑，乃请出外，顿于咸阳。大军还，纲　复归镇。天和二年，以纲政绩可称，赐帛千段、谷六千斛、钱二十万，增邑四百户。陈公纯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将入塞，诏征纲与大将军王杰率众迎卫于境首。三年，追论河桥之功，封一子县公，邑一千户。四年五月，薨于京师，时年五十三。赠太保、十二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武。

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国。安兄运，别有传。运弟勤，少历显位。大象末，青州总管。起兵应伯父迥，事在迥传。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仪同三司。

叱列伏龟字摩头陀，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至龟，容貌瑰伟，腰带十围，进止详雅，兼有武艺。嗣父业，复为领民酋长。

魏正光五年，广阳王深北征，请龟为宁朔将军，委以帐内兵事。寻除善无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别将，从长孙稚西征。以战功，累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后还洛，授都督，遂为齐神武所宠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太祖以其豪门，解缚礼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统四年，封长乐县公，邑一千户。自此常从太祖征讨，亟有战功。八年，出为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寻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十四年，征拜侍中，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十七年，卒。子椿嗣。

椿字千年。世宗时，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永世县公，邑一千二百户。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宫伯，进位大将军。

阎庆字仁庆，河南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祖提，使持节、车骑大将军、炖煌镇都大将。父进，有谋略，勇冠当时。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孤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绵历三载，昼夜　交战，未尝休息，以少击众，城竟获全。以功拜盛乐郡守。庆幼聪敏，重然诺，风仪端肃，望之俨然。及卫可孤侵逼盛乐，庆随父固守，颇有力焉。拜别将，稍迁轻车将军，加给事中。后以军功，拜步兵校尉、中坚将军。

既而齐神武举兵入洛，魏孝武西迁，庆谓所亲曰：“高欢跋扈，将有篡逆之谋，岂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统三年，自宜阳归阙。太祖谓庆曰：“高欢逆乱，宇内分崩，群盗竞兴，入皆徇己。卿遂能尽忠贞之节，重君臣之义，背逆归顺，舍危就安，虽古人所称，何以加也。”即拜中坚将军、奉车都尉。河桥之役，以功拜前将军、太中大夫，迁后将军，封安次县子，邑四百户。及邙山之战，先登陷陈。拜抚军将军、大都督，进爵为伯，增邑五百户。

庆善于绥抚，士卒未休，未尝先舍，故能尽其死力，屡展勋劳。累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州大中正，加侍中，赐姓大野氏。孝闵帝践祚，出为河州刺史，进爵石保县公，增邑千户。州居河外，地接戎夷。庆留心抚纳，颇称简惠。就拜大将军，进爵大安郡公，邑户如旧。入为小司空，除云州刺史，转宁州刺史。庆性宽和，不苛察，百性悦之。天和六年，进位柱国。晋公护母，庆之姑也。护虽擅朝，而庆未尝阿附。及护诛，高祖以此重之。

乃诏庆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庆虽位望隆重，婚连帝室，常以谦慎自守，时人以此称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优诏许焉。庆既衰老，恒婴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旧，特异常伦，乃诏静帝至第问疾。赐布帛千段。医药所须，令有司供给。大象二年，拜上柱国。隋文帝践极，又令皇太子就第问疾，仍供医药之费。开皇二年薨，时年七十七。赠司空、荆谯淅湖沣 广蒙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谥曰成。

长子常，先庆卒。次子毗嗣。大象末，位至大将军。

史臣曰：中阳御历，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阳皆贵戚。是知阶缘近属，以取宠荣，其来尚矣。王盟等始以亲党升朝，终以才能进达，勤宣运始，位列周行。实参迹于功臣，盖弗由于恩泽也。

周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三 尉迟迥 王谦 司马消难

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抚其首曰：“汝等并有贵相，但恨吾不见尔，各宜勉之。”

迥少聪敏，美容仪。及长，有大志，好施爱士。稍迁大丞相帐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驸马都尉。从太祖复弘农，破沙苑，皆有功。累迁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迥通敏有干能，虽任兼文武，颇允时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后拜大将军。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时镇江陵，既以内难方殷，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王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乃移书请救，又请伐蜀。太祖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乃与群公会议，诸将多有异同。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太祖深以为然，谓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计将安出？”迥曰：“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恃其山川险阻，不虞我师之至。宜以精甲锐骑，星夜袭之。平路则倍道兼行，险途则缓兵渐进，出其不意，冲其腹心。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必望风不守矣。”于是乃令迥督开府元珍、乙弗亚、（万）俟吕陵始、叱奴兴、綦连〔雄〕、宇文升等六军，甲士一万二千，骑万疋，伐蜀。以魏废帝二年春，自散关由固道出白马，趣晋寿，开平林旧道。前军临剑阁，纪安州刺史乐广，以州先降。纪梁州刺史杨干运时镇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飨将士，引之而西。纪益州刺史萧撝不敢战，遂婴城自守。进军围之。初，纪至巴郡，闻迥来侵，遣谯淹回师，为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亚等以轻骑破之，遂降。撝前后战数十合，皆为迥所破。撝与纪子宜都王肃，及其文武官属，诣军门请见，迥以礼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复业。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号令严肃，军无私焉。诏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为公。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赏罚，布恩威，绥缉新邦，经略未附，夷夏怀而归之。

迥性至孝，色养不怠。身虽在外，所得四时甘脆，必先荐奉，然后敢尝。大长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师，每退朝参候起居，忧悴形于容色。大长公主每为之和颜进食，以宁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征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鸿胪郊劳，仍赐迥衮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颂德。孝闵践阼，进位柱国大将军。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军之义，封宁蜀公。进蜀公，爵邑万户。

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诣迥喻旨，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长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楼而令之曰：“杨坚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势，挟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赏罚无章，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居将相，与国舅甥，同休共戚，义由一体。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匡国庇人，进可以享荣名，退可以终臣节。卿等以为何如？”于是众咸从命，莫不感激。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时赵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又奉以号令。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卫、黎、毛、洺、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胶、光、莒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

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即以韦孝宽为元帅。惇率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隋文帝又遣高颎驰驿督战。惇布兵二十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度击之。孝宽因其小却，鸣鼓齐进，惇大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子惇、佑等又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勤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到。迥旧习军旅，虽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颎与李询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大败，遂入邺。迥走保北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贺楼子干以其属先登。迥上楼，射杀数人，乃自杀。勤、惇等东走，并追获之。余众，月余皆斩之。

迥末年衰耄，惑于后妻王氏，而诸子多不睦。以开府、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余委任亦多用齐人。达拏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纲纪，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败，六十八日。

武德中，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请改葬。朝议以迥　忠于周室，有诏许之。

王谦字敕万，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谨，无他才能。以父功，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孝闵践祚，治右小武伯。雄从晋公护东讨，为齐人所毙。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邑万户。（后）〔从〕皇太

子讨吐谷浑，力战有功。是时高祖东征，谦又力战，进上柱国、益州总管。

时〔隋文帝秉政〕，谦令司录贺若昂奉表诣阙 。昂还，具陈京师事势。谦以世受国恩，将图匡复，遂举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龙、邛、青、泸、戎、宁、汶、陵、遂、合、楚、资、眉、普十八州及嘉、渝、临、渠、蓬、隆、通、兴、武、庸十州之人多从之。总管长史乙弗虔、益州刺史达奚惎劝谦据险观变。隆州刺史〔高〕阿（史）那瑰为谦画三策曰："公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蜀人知公有勤王之节，必当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此下策也 。"谦参用其中下之策。

梁睿未至大剑，谦遣兵镇始州。隋文即以睿为行军元帅，便发利、凤、文、秦、成诸州兵讨之。达奚惎、乙弗虔等众十万攻利州。闻睿至，众溃。睿乘其弊，纵兵深入。惎、虔密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之，并令守成都。谦先无筹略，承藉父勋，遂居重任。初谋举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险，进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闻睿兵奄至，惶惧，乃自率众迎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军皆叛。谦以二十骑奔新都，县令王宝斩之，传首京师。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谋，斩之。〔高〕阿（史）那瑰亦诛。

司马消难字道融，河内温人。父子如，为齐神武佐命，位至尚书令。消难幼聪惠，微涉经史，好自矫饰，以求名誉。起 家著作郎。子如既当朝贵，消难亦爱宾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陆卬、崔赡等皆游其门。寻拜驸马都尉、光禄卿，出为北豫州刺史。

齐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难既惧祸及，常有自全之谋，曲意抚纳，颇为百姓所附。属文宣在并，驿召其弟上党王涣，涣惧于屠害，遂斩使者东奔。数日间搜捕邺中，邺中大扰。后竟获于济州。涣之初走，朝士私相谓曰 ："今上党亡叛，似赴成皋。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必为国患 。"此言遂达于文宣，文宣颇疑之。消难惧，密令所亲裴藻间行入关，请举州来附。晋公护遣达奚武、杨忠迎之，消难遂与武俱入朝。授大将军、荥阳公。从高祖东伐,迁大后丞。纳女为静帝后。寻出为（交）州总管。

隋文帝辅政，消难既闻蜀公迥不受代，遂欲与迥合势，亦举兵应之。以开府田广等为腹心，杀总管长史侯莫陈杲、郧州刺史蔡泽等四十余人。所管郧、随、温、应（士）〔土〕、顺、沔、环、岳九州，鲁

山、甑山、沌阳、应城、平靖、武阳、上明、（须）〔 浈 〕水八镇，并从之。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总管王谊为元帅，发荆襄兵以讨之。八月，消难闻谊军将至,夜率其麾下,归于陈。陈宣帝以为都督安（赵）〔 随 〕九州八镇、车骑将军、司空、随公。

初，杨忠之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隋文每以叔礼事之。及陈平，消难至京，特免死，配为乐户。经二旬放免。犹被旧恩，特蒙引见。寻卒于家。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之言反复者，皆引消难云。其妻高氏，齐神武之女。在邺，敬重之。后入关，便相弃薄　　。消难之赴（卬）〔　〕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于随文曰　：“荥阳公性多变诈，今以新宠自随，必不顾妻子，愿防虑之　　。”消难入陈，而高母子因此获免。　史臣曰：尉迟迥地则舅甥，职惟台衮，沐恩累叶，荷睠一时，居形胜之地，受藩维之托，颠而不扶，忧责斯在。及主威云谢，鼎业将迁，九服移心，三灵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称兵。忠君之勤未宣，违天之祸便及。校其心，翟义、葛诞之俦欤。

周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四 周惠达 冯景 杨宽兄穆俭 柳庆 子机

周惠达字怀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历乐乡、平舒、平成三县令，皆以廉能称。

惠达幼有志操，好读书，美容貌，进退可观，见者莫不重之。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合中，甚礼之。及宝夤还朝，惠达随入洛阳。领军元釜势倾海内，惠达尝因宝夤与釜言论，釜叹重之，于座遗惠达衣物。孝昌初，魏临淮王彧北讨，以惠达为府长流参军。及万俟丑奴等构乱，萧宝夤西征，惠达复随入关。宝夤后与贼战不利，退还，仍除雍州刺史，令惠达使洛阳。未还，而宝夤反谋闻于京师。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将执之。乃私驰还，至潼关，遇大使杨侃。侃谓惠达曰："萧氏逆谋已成，何为故入兽口？"惠达曰："萧王为左右所误，今往，庶其改图。"及至，宝夤反形已露，不可弥缝，遂用惠达为光禄勋、中书舍人。宝夤既败，人悉逃散，唯惠达等数人从之。宝夤语惠达曰："人生富贵，左右咸言尽节，及遭厄难，乃知岁寒也。"

贺拔岳获宝夤送洛，留惠达为府祭酒，给其衣马，即与参议。岳为关中大行台，以惠达为从事中郎。尝使至洛，魏孝武与惠达语及世难。惠达陈天下事势，述岳有诚节，唯以忧国定乱为事。言辞激切，帝甚嘉之。及还，具以白岳。岳曰："人生于天，受命于君，岂有利人荣禄，而不忧其祸难？卿之所奏，实获吾心。"自是更被亲礼。岳每征讨，恒命惠达居守。又转岳府属。

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悦得惠达，欲官之。惠达辞以疾，不见许，乃遁入汉阳之麦积崖。悦平，惠达归于太祖，即用秦州司马，安辑陇右。及太祖为大都督总管兵起雍，复以惠达为府司马，便委任焉。魏孝武诏太祖尚冯翊长公主，以惠达为长史，赴洛阳奉迎。至潼关，遇孝武已西，即令惠达先。太祖谓惠达曰："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今乘舆播越，降临关右，吾虽猥当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业，以取富贵也。"对曰："惠达宦游有年，属明公一匡之运，富贵之事，非所敢望。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天下，惠达得效其尺寸，则志愿毕矣。"太祖为大将军、大行台，以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封文安县子，邑三百户。太祖出镇华州，留惠达知后事。于时既承丧乱，庶事多阙。惠达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时甚赖焉。为安东将军，拜太子少傅，进爵为伯，增邑三百户。寻除中书令，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九百户，加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四年，兼尚书右仆射。其年，太祖与魏文帝东征，惠达辅魏太子居守，总留台事。惠达前后辞让，帝手诏答曰：“西顾无忧，唯公是属。萧、寇之重，深所寄怀。”及邙山失律，人情骇动。赵青雀率东人据长安子城反，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军还，青雀等伏诛。拜吏部尚书。久之，复为右仆射。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至是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之功也。”寻拜仪同三司。

惠达虽居显职，性谦退，善下人，尽心勤公，进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题嗣。隋开皇初，以惠达着绩前代，追封萧国公。

冯景字长明，少与惠达同志相友。延（景）〔昌〕中，梁人寇抄徐、扬，景谓萧宝夤曰：“今梁寇凭凌，朝廷思靖边之将。王若能先驱效命，非唯雪家国之耻，亦是保身之长策也。”宝夤深然之。及宝夤为大都督，以景为功曹参军。后为右仆射，引景入省，领尚书都令史。正光中，宝夤为关西大行台，又假景陵江将军，领大行台都令史，从宝夤征讨。宝夤将举兵反，景固谏，不从。 新_浪_大_话_春_秋_论_坛_制_作

宝夤败后，景还洛。朝廷先闻景有谏言，故免之。除奉车都尉。汝阳王元叔昭为陇右大行台，启景为行台郎中。贺拔岳为大都督，又以景为从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陈悦，除景洛阳郡守，寻兼行台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迁，封高阳县伯，邑三百户。迁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加瀛州刺史。大统初，行泾州事。后以疾卒。 免_费_资_料_不_得_用_于_赢_利

杨宽字景仁，弘农华阴人也。祖恩，魏镇远将军、河间内史。父钧，博学强识，举秀才，拜大理平，转廷尉正。累迁，历洛阳令、左中郎将（军）、华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将军、七兵尚书、北道大行台、恒州刺史、怀朔镇将（军），卒于镇。赠侍中、司空公，追封临贞县伯，谥曰恭。

宽少有大志，每与诸儿童游处，必择高大之物而坐之，见者咸异焉。及长，颇解属文，尤尚武艺。弱冠，除奉朝请。属钧出镇恒州，请从展效，乃改授将军、高阙戍主。时茹茹既乱，其主阿那瑰来奔，魏帝遣使纳之，诏钧率兵卫送。宽亦从，以功拜行台郎中。时北边贼攻围镇城，钧卒，城民等推宽守御。寻而城陷，宽乃北走茹茹。后讨镇贼，破之，宽始得还朝。

魏广阳王深与宽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宽被逮捕。魏孝庄时为侍中，与宽有旧，藏之于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颢少相器重，时为大行台，北征葛荣，欲启宽为左右丞，与参谋议。宽辞以孝庄厚恩未报，义不见利而动。颢未之许。颢妹婿李神轨谓颢曰：“杨宽义士也，匹夫犹不可夺志，况义士乎。王今强之以行，亦恐不为人用。”颢乃止。孝庄践阼，拜通直散骑侍郎，领河南尹丞，行洛阳令。

邢杲反，宽以都督从太宰、上党王元天穆讨平之。就拜通直散骑常侍。师未还，属元颢自梁入洛，孝庄出居河内。天穆惧，计无所出，集诸将谋之。宽曰：

“吴人轻跳，非王之敌。况悬军深入，师老兵疲，强弩之末，何能为也。愿径取成皋，会兵伊洛，戮带定襄，于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军趣成皋，令宽与尔朱能为后拒。寻以众议不可，乃回赴石济。宽夜行失道，后期。诸将咸言：“宽少与北海周旋，今不来矣。”天穆答曰：“杨宽非轻于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当为诸君保明之。”语讫，候骑白宽至。天穆抚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来。”遽出帐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给牛三十头、车五乘、绵绢一十五车、羊五十口。与天穆俱谒孝庄于太行，拜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仍为都督，从平河内，进围北中。

时梁将陈庆之为颢兵守北门，天穆驻马围外，遣宽至城下说庆之。宽先自称姓名，然后与语，备陈利害，劝令早降。庆之不答。久之，乃曰：“贤兄抚军在此，颇欲相见。”宽答曰：“仆兄既力屈（凶）〔王〕威，迹沦逆党，人臣之理，何烦相见。向所以先申姓名者，岂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见疑，忠为令德耳。仆之昆季，幸不待言。但当议良图，自求多福。”天穆闻之，谓左右曰：“杨宽大异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弥敬重之。孝庄反正，拜中军将军、太府卿、华州大中正，封澄城县伯，邑三百户。

尔朱荣被诛，其从弟世隆等拥部曲烧城门，出据河桥，还逼京师。进宽镇北将军、使持节、大都督，随机扞御。世隆谓宽曰：“岂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宽答曰：“太宰见爱以礼，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节。”世隆北走，宽追至河内。俄而尔朱兆陷洛阳，囚执孝庄帝。宽还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业，闻孝庄帝弑崩，宽发哀尽礼。梁武义之，待之甚厚。寻而礼送还朝。至下邳，尔朱仲远启复宽官爵，留为大行台吏部尚书。

孝武初，改授散骑常侍、骠骑将军、给事黄门侍郎，监内典书事。时夏州戍兵数千人据兖州反，诏宽兼侍中，节度诸军讨平之。中尉綦俊与宽有宿憾，诬以他罪，劾之。孝武谓侍臣等曰："杨宽清直，朕极知其无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寻得申释。又除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孝武与齐神武有隙，遂召募骑勇，广增宿卫。以宽为合内大都督，专总禁旅。从孝武入关，兼吏部尚书。录从驾勋，进爵华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户。大统初，迁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傅、仪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还，拜侍中、都督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五年，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东雍州诸军事、东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转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马。

朝议欲经略汉川，而梁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十七年，宽从大将军达奚武讨之。梁武陵王萧纪遣将杨干运率兵万余人救循，武令宽督开府王杰、贺兰愿德等邀击之。军至白马，与干　　运合战，破之，俘斩数千人。军还，除南豳州刺史。魏废帝初，入为尚书左仆射、将作大监，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将军，增邑一千二百户。从贺兰祥讨吐谷浑，破之，别封宜阳县公，邑一千户。除小冢宰，转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诏宽与麟趾学士参定经籍。

宽性通敏，有器识。频牧数州，号为清简。历居台阁，有当官之誉。然与柳庆不协，欲按成其罪，时论颇以此讥之。保定元年，除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其年，薨于州。赠华陕虞上潞五州刺史。谥曰元。子纪嗣。大象末，官至上仪同大将军、虞部下大夫。

宽二兄，穆、俭。穆字绍叔。魏永安中，除华州别驾。孝武末，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诏许之。仍拜中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除车骑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卒于家。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

俭字景则。伟容仪，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请，迁员外散骑侍郎。孝昌中，除镇远将军、顿丘太守。未及述职，元颢启请随军。建义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左将军、太府少卿。元颢入洛，授抚军将军。孝庄反正，废于家。寻拜散骑常侍、都督颍州诸军事、颍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初，除卫将军、北雍州刺史。政尚宽惠，夷夏安之。孝武西迁，除侍中、骠骑将军。大统初，以本官行东秦州事，加使持节、当州大都督。从破齐神武于沙苑，封夏阳县侯，邑八百户。七年，领大丞相府谘议参军，出为都督东雍华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八年，卒于家。

赠本官，谥曰静。

柳庆字更兴，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后以秦、赵丧乱，乃率民南徙，居于汝、颍之间，故世仕江表。 祖縚，宋同州别驾，宋安郡守。父僧习，齐奉朝请。魏景明中，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

庆幼聪敏，有器量。博涉群书，不治章句。好饮酒，闲于占对。年十三，因曝书，僧习谓庆曰 ：“汝虽聪敏，吾未经特试 。”乃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千有余言，庆立读三遍，便即诵之,无所遗漏。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选用未定。僧习谓诸子曰：“权贵请托，吾并不用。其使欲还，皆须有答。汝等各以意为吾作书也。”庆乃具书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习读书，叹曰：“此儿有意气，丈夫理当如是 。”即依庆所草以报。起家奉朝请。庆出后第四叔，及遭父忧，议者不许为服重。庆泣而言曰 ：“礼者盖缘人情，若于出后之家，更有苴斩之服，可夺此从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岂容夺礼，乖违天性！”时论不能抑，遂以苫块终丧。既葬,乃与诸兄负土成坟。服阕，除中坚将军。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太祖，共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谓庆曰 ：“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庆对曰 ：“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欢党，斯乃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帝深纳之。

及帝西迁，庆以母老不从。独孤信之镇洛阳，乃得入关。除相府东合祭酒，领记室，转户曹参军。八年，迁大行台郎中， 领北华州长史。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如故，并领记室。

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 。”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 ：“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寻以本官兼雍州别驾。

广陵王元欣，魏之懿亲。其甥孟氏，屡为匈横。或有告其盗牛。庆捕推得实，趣令就禁。孟氏殊无惧容,乃谓庆曰：“今若加以桎梏，后复

何以脱之？”欣亦遣使辨其无罪。孟氏由此益骄。庆于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权戚，侵虐之状。言毕，便令笞杀之。此后贵戚敛手，不敢侵暴。

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失之。谓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遂自诬服。庆闻而叹之，乃召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人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主人特以痛自诬，非盗也。彼沙门乃真盗耳。”即遣吏逮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诏以庆为计部郎中，别驾如故。

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系者甚多。庆以贼徒既众，似是乌合，既非旧交，必相疑阻，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多牓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惧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广（阳）〔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牓下。因此推穷，尽获党与。庆之守正明察，皆此类也。每叹曰：“昔于公断狱无私，辟高门可以待封。傥斯言有验，吾其庶几乎。”十三年，封清河县男，邑二百户，兼尚书右丞，摄计部。十四 年，正右丞。

太祖尝怒安定国臣王茂，将杀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谏。庆乃进曰：“王茂无罪，奈何杀之？”太祖愈怒，声色甚厉，谓庆曰：“王茂当死，卿若明其无罪，亦须坐之。”乃执庆于前。庆辞气不挠，抗声曰：“窃闻君有不达者为不明，臣有不争者为不忠。庆谨竭愚诚，实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之君耳。愿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谓庆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赐茂家钱帛，以旌吾过。”寻进爵为子，增邑三百户。十五年，加平南将军。十六年，太祖东讨，以庆为大行台右丞，加抚军将军。还转尚书右丞，加通直散骑常侍。魏废帝初，除民部尚书。

庆威仪端肃，枢机明辨。太祖每发号令，常使庆宣之。天性抗直，无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恭帝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领著作。六官建，拜司会中大夫。孝闵帝践阼，赐姓宇文氏，进爵平齐县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晋公护初摄政，欲引为腹心。庆辞之，颇忤旨。又与杨宽有隙，及宽参知政事，庆遂见疏忌，出为万州刺史。世宗寻悟，留为雍州别驾，领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庆自为郎，

迄于司会，府库仓储，并其职也。及在宜州，宽为小冢宰，乃囚庆故吏，求其罪失。按验积六十余日，吏或有死于狱者，终无所言，唯得剩锦数匹。时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为司会。

先是，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宝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晋公护闻而大怒，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让庆曰：“国家宪纲，皆君等所为。虽有私怨， 宁得擅杀人也！”对曰：“庆闻父母之雠不同天，昆弟之雠不同国。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责于此乎。”护愈怒，庆辞色无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时年五十，赠鄜绥丹三州刺史，谥曰景。子机嗣。

机字匡时，少有令誉，风仪辞令，为当世所推。历小纳言、开府仪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华州刺史。机弟弘，字匡道，少聪颖，亦善草隶，博涉群书，辞彩雅赡。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记室参军。建德初，除内史上士，历小宫尹、御正上士。陈遣王偃民来聘，高祖令弘劳之。偃民谓弘曰：“来日，至于蓝田，正逢滋水暴长，所赍国信，溺而从流。今所进者，假之从吏。请勒下流人，见为追寻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献空笼，前史称以为美。足下假物而进，讵是陈君之命乎。”偃民惭不能对。高祖闻而嘉之，尽以偃民所进之物赐弘，（乃）〔仍〕令报聘。占对详敏，见称于时。使还，拜内史都上士，迁御正下大夫。寻卒于官，时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赠晋州刺史。杨素诔之曰：“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庆三兄，鸞、虬、桧，虬、桧并自有传。鸞好学，善属文。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早卒。子带韦，字孝孙。深沉有度量，少好学。身长八尺三寸，美风仪，善占对。韩贤素为洛州刺史，召为主簿。后与诸父归朝，太祖辟为参军。

时侯景作乱江右，太祖令带韦使江、郢二州，与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宝等反，带韦乃矫为太祖书以抚安之，并即降附。既至郢，见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时）〔使〕随带韦报命。以奉使称旨，授转辅国将军、中散 大夫。 十七年，太祖遣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川，以带韦为治行台左丞，从军南讨。时梁宜丰侯萧循守南郑，武攻之未拔。乃令带韦入城说循曰：“足下所固者险，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师深入栈道，长驱汉川，此则所凭之险不足固也；武兴陷没于前，白马破亡于后，自余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进，此则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顾亲戚，惧诛夷，贪荣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总

至，长围四合，戮逃亡以劝安居，赏先降以招后服，人人怀转祸之计，家家图安堵之谋，此则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丧乱，社稷无主，尽忠将何所托，死节不足成名，窃为足下不取也。仆闻贤者相时而动，智者因变立功。当今为足下计者，莫若肉袒军门，归命下吏，免生民于涂炭，全发肤于孝道。必当纡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当时，业光后嗣。岂若进退无据，身名俱灭者哉 。”循然之，后乃降。

魏废帝元年，出为解县令。二年，加授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明年，转汾阴令。发摘奸伏，百姓畏而怀之。世宗初，入为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帅都督、治御伯下大夫，迁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仪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县男，邑五百户，转职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虽频徙职，仍领武藏。寻丁母忧。起为职方中大夫。五年，转武藏中大夫。俄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凡居剧职，十有余年，处断无滞，官曹清肃。

时谯王俭为益州总管，汉王赞为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领益州别驾，辅弼二王，总知军民事。建德中，大军东讨，征带韦为前军总管齐王宪府长史。齐平，以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陈王纯出并州，以带韦为并州司会、并州总管府长史。六年，卒于位，时　年五十五。谥曰恺。子祚嗣。少有名誉。大象末，宣纳上士。

史臣曰：周惠达见礼于宝夤，杨宽荷恩于晋泰。既而萧氏获罪，庄帝出居，遂能契阔寇戎，不以兴（王）〔亡〕革虑；崎岖危难，不以夷险易心。斯固笃终之士。柳庆束带立朝，怀匪躬之节；莅官从政，着清白之美。并遭逢兴运，各展志能，誉重搢绅，望隆端揆，非虚云也。然庆畏避权宠，违忤宰臣，虽取诎于一时，实获申于千载矣。

周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五 苏绰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

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筭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太祖饯于东都门外。临别，谓让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太祖未深知之。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后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谓惠达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太祖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四年，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邑三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

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 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阪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 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

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冢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观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

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

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隽之士也。但能勤而审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瑰伟之材，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着，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而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着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民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天心伤，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逆寇未平，军用资广，虽未遑减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无匮。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 ：“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 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

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曰：“昔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丘，则我黎人，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训，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鉴叡圣，植元后以乂之。惟时元后弗克独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夫，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于政何弗斁，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皇帝若曰：“柱国，唯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坠，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作相。百揆曾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

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于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功。民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寔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民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难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而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逖致于雍。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罔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终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治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无间

言。太祖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绰尝谓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

太祖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谓公卿等曰：“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惟谷，孤有疑焉。”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昔晏子，齐之贤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遗车一乘。齐侯不夺其志。绰既操履清白，谦挹自居，愚谓宜从俭约，以彰其美。”太祖称善，因荐瑶于朝廷。及绰归葬武功，唯载以布车一乘。太祖与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太祖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失卮于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为其文。

绰又着佛性论、七经论，并行于世。明帝二年，以绰配享太祖庙庭。子威嗣。

威少有父风，袭爵美阳伯。娶晋公护女新兴公主，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怀道县公。建德初，稍迁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开府仪同大将军。

隋开皇初，以绰著名前代，乃下诏曰：“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干之风，前代名贤，后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着绩。宜开土宇，用旌善人。”于是追封邳国公，邑二千户。

绰弟椿，字令钦。性廉慎，沉勇有决断。正光中，关右贼乱，椿应募讨之，授荡寇将军。累功（封）迁奉朝请、厉威将军、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加都督、持节、平西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四年，出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长史，除帅都督，行弘农郡事。椿当官强济，特为太祖所知。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其年，破盘头氐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随郡，军还，除武功郡守。既为本邑，以清俭自居，小大之政，必尽忠恕。寻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侯。武成二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书云：“惟后非贤弗乂，惟贤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则哲，有国之所先；用之则行，为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种德、微管之臣，罕闻于世；黜鲁、逐荆、抱关、执戟之士，无乏于时。斯固典慕所以昭则，风雅所以兴刺也。诚能监前事之得丧，劳虚己于吐握，其知贤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则舜禹汤武之德可连衡矣，稷契伊吕之流可比肩矣。

太祖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终能斲雕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埸屡扰，而内亲外附。斯盖苏令绰之力也。名冠当时，庆流后嗣，宜哉。

周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六 卢辩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人。累世儒学。父靖，太常丞。

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治，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授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公，转少师。

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累迁尚书右仆射。世宗即位，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庙庭。子慎。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着之于篇。天官府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载于外史。余则朝出夕改，莫能详录。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亦史阙文也。

柱国大将军，大将军。

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

骠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

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万以上州刺史，京兆尹。

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前、后将军，左、右将军，左、右银青光禄大夫，帅都督，户一万以上〔州〕刺史，柱国大将军府长史、司马、司录。

冠军、辅国等将军，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

镇远、建忠等将军，谏议、诚议等大夫，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万以上郡守，大呼药。 中坚、宁朔等将军；左、右中郎将；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户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药。

宁远、扬烈（伏波）等将军；左、右员外常侍；统军；骠骑车骑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户一千以上郡守；长安、万年县令。

〔伏波〕、轻车〔等〕将军；奉车、奉骑等都尉 ；四征中 镇抚军府、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开府府中郎掾属；户不满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县令；正八命州呼药。

宣威、明威等将军；武贲、冗从等给事；仪同府中郎掾属；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四平前后左右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八命州别驾；户四千以上县令；八命州呼药。襄威、厉威将军；给事中；奉朝请；军主；开府府列曹参军；冠军辅国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县令；正七命州呼药。

威烈、讨寇将军，左、右员外侍郎，幢主，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柱国府参军,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府长史、司（录）〔马〕，正六命州别驾，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 ，户五百以上县令，七命州呼药。

荡寇、荡难将军，武骑常侍、侍郎，开府府参军，骠骑车骑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长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药。

殄寇、殄难将军，强弩、〔积弩〕司马，四征中镇抚〔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正五命郡丞。

扫寇、扫难将军，〔武骑〕、武威司马，四平前后左右府、七命州

列曹参军，戍副，五命郡丞。

旷野、横野将军，殿中、员外二司马，冠军辅国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

武威、武牙将军，淮海、山林二都尉，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列曹参军。

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 者，加持节，余悉罢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

周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李贤 弟远

李贤字贤和，其先陇西成纪人也。曾祖父，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祖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统末，以贤兄弟着勋，追赠泾原东秦三州刺史、司空。贤幼有志节，不妄举动。尝出游，遇一老人，须眉皓白，谓之曰：“我年八十，观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为台牧，卿其勉之。”九岁，从师受业，略观大旨而已，不寻章句。或谓之曰：“学不精勤，不如不学。”贤曰：“夫人各有志，贤岂能强学待问，领徒授业耶，唯当粗闻教义，补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实铭之于心。”问者惭服。年十四，遭父丧，抚训诸弟，友爱甚笃。

魏永安中，万俟丑奴据岐、泾等诸州反叛，魏孝庄遣尔朱天光率兵击破之。其党万俟道洛、费连少浑犹据原州，未知丑奴已败。天光遣使造贤，令密图道洛。天光率兵续进。会贼党万俟阿宝战败逃还，私告贤曰：“丑奴已败，王师行至此。阿宝以性命相投，愿能存济。”贤因令阿宝伪为丑奴使，绐道洛等曰：“今已破台军，须与公计事，令阿宝权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发。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将麾下六千人奔于牵屯山。天光见贤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贤又率乡人出马千匹以助军，天光大悦。时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东五十里，牧马息兵。令都督长孙邪利行原州事，以贤为主簿。道洛复乘虚忽至，时贼党千余人在城中，密为内应，引道洛入城，遂杀邪利。贤复率乡人殊死拒战，道洛乃退走。

又有贼帅达符显围逼州城，昼夜攻战，屡被摧衄。贤间道赴雍州，诣天光请援。天光许之，贤乃返。而贼营垒四合，无因入城。候日向夕，乃伪负薪，与贼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贼众方觉，乃弓弩乱发。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军将至。贼闻之，便即散走。累迁威烈将军、殿中将军、高平令。

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太祖西征。贤与其弟远、穆等密应侯莫陈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军将至秦州，悦弃城走，太祖令兄子导勒兵追之，以贤为前驱。转战四百余里，至牵屯山及之，悦自刭于阵。贤亦被重疮，马中流矢。太祖嘉之，赏奴婢、布帛及杂畜等，授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

魏孝武西迁，太祖令贤率骑兵迎卫。时山东之众，多欲逃归。帝乃

令贤以精骑三百为殿，众皆惮之，莫敢亡叛。封下邽县公，邑一千户。俄授左都督、安东将军，还镇原州。

大统二年，州民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树儿等，据州城反。贤乃招集豪杰与之谋曰：“贼起仓卒，便诛二将，其势虽盛，其志已骄。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残剥为业。夫以羁旅之贼，而驭乌合之众，势自离解。今若从中击之，贼必丧胆。如吾计者，指日取之。”众皆从焉。贤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为两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贼大惊，一战而败，狼乃斩关遁走。贤轻与三骑追斩之。迁原州长史，寻行原州事。

四年，莫折后炽连结贼党，所在寇掠。贤率乡兵与行泾州事史宁讨之。后炽列阵以待。贤谓宁曰：“贼聚结岁久，徒众甚多，数州之人，皆为其用。我若总一阵并力击之，彼既同恶相济，理必总萃于我。其势不分，众寡莫敌。我便救尾，无以制之。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多设旗鼓，掎角而前，以胁诸栅。公别统精兵，直指后炽，按甲而待，莫与交锋。后炽欲前，则惮公之锐。诸栅欲出，则惧我疑兵。令其进不得战，退不得走，以候其懈，击之必破。后炽一败，则众栅不攻自拔矣。”宁不从，屡战频北。贤乃率数百骑径掩后炽营，收其妻子、僮隶五百余人，并辎重等。属后炽与宁战胜，方欲追奔，忽闻贤至，乃弃宁与贤接战。贤手斩十余级，生获六人，贼遂大败。后炽单骑遁走。师还，以功赏奴婢四十口，杂畜数百头。

八年，授原州刺史。贤虽少从戎旅，而颇闲政事，抚导乡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随独孤信征凉州，平之。又抚慰张掖等五郡而还。俄而茹茹围逼州城，剽掠居民，驱拥畜牧。贤欲出战，大都督王德犹豫未决。贤固请，德乃从之。贤勒兵将出，贼密知之，乃引军退。贤因率骑士追击，斩二百余级，捕虏百余人，获驼马牛羊二万头，财物不可胜计。所掠之人，还得安堵。加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十六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其后，太祖又至原州，令贤乘辂，备仪服，以诸侯会遇礼相见，然后幸贤第，欢宴终日。凡是亲族，颁赐有差。

魏恭帝元年，进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后以弟子植被诛，贤坐除名。俄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荆州群蛮反，开府潘招讨之。令贤与贺若敦率骑士七千，别道邀截，击蛮帅文子荣，大破之。遂于平州北筑汶阳城以镇之。寻治郢州刺史。时以巴、湘初附，诏

贤总监诸军，略定，乃迁江夏民二千余户以实安州，并筑甑山城而还。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贤第，诏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土良家，勋德兼着，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抚居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豫宴赐。”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各赐衣一袭。又拜贤甥厍狄乐为仪同。贤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奴已免贱者，五人授军主，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四年，王师东讨，朝议以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贤使持节、河州总管、三州七防诸军事、河州刺史。河州旧非总管，至是创置焉。贤乃大营屯田，以省运漕；多设斥候，以备寇戎。于是羌、浑敛迹，不敢向东。五年，宕昌寇边，百姓失业，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遂废河州总管，改授贤洮州总管、七防诸军事，洮州刺史。属羌寇石门戍，撤破桥道，以绝援军，贤率千骑御之，前后斩获数百人，贼乃退走。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将入西疆。贤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复大败之。虏遂震慑，不敢犯塞。俄废洮州总管，还于河州置总管府，复以贤为之。

高祖思贤旧恩，征拜大将军。天和四年三月，卒于京师，时年六十八。高祖亲临，哀动左右。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泾原秦等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谥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贵，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司会中大夫、中州刺史。从高祖平齐，于邺城战殁，赠上大将军，追封襄阳公，谥曰果。端弟吉，仪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国、广宗郡公。崇弟孝轨，开府仪同大将军、升迁县伯。孝轨弟询，少历显位。大象末，上柱国、陇西郡公。

贤弟远，字万岁。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尝与群儿为战斗之戏，指麾部分，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儿必为将军，非常人也。”及长，涉猎书传，略知指趣而已。

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贼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远昆季率励乡人，欲图拒守，而众情猜惧，颇有异同。远乃按剑而言曰：“顷年以来，皇家多难。匈党乘机，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缓其枭夷。正是忠臣立节之秋，义士建功之日。丈夫岂可临难苟免，当在死中求生耳。诸人并世载忠贞，沐浴教义，今若弃同即异，去顺效逆，虽五尺童子，犹或非之，将复何颜以见天下之士。有异议者，请以剑斩之！”于是众皆股栗，莫不听命。乃相与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无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杀害，唯远兄弟并为人所匿,得免。远乃言于贤曰：“今逆贼孔炽，屠戮忠良。远欲间行入朝，请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祸。内伺衅隙，因变立功。若王师西指，得复表里相应，既殉国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岂若窘迫凶威，坐见夷灭！”贤曰：“是吾心也。”遂定东行之策。远乃崎岖寇境，得达京师。魏朝嘉之，授武骑常侍。俄转别将，赐帛千匹，并弓刀衣马等。及尔朱天光西伐，乃配远精兵，使为乡导。天光钦远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将军、长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后以应侯莫陈崇功，迁高平郡守。太祖见远，与语悦之，令居麾下，甚见亲遇。及魏孝武西迁，授假节、银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统，封安定县伯，邑五百户。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远字可嘉，令扶帝升殿。迁使持节、征东大将军，进爵为公，增邑千户，仍领左右。从征窦泰，复弘农，并有殊勋。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谓远曰：“孤之有卿，若身体之有手臂之用，岂可暂辍于身。本州之荣，乃私事耳。卿若述职，则孤无所寄怀。”于是遂令远兄贤代行州事。沙苑之役，远功居最，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阳平郡公，邑三千户。寻从独孤信东略，遂入洛阳。为东魏将侯景等所围。太祖至，乃解。及河桥之战，远与独孤信为右军，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马。军国机务，远皆参之，畏避权势，若不在己。时河东初复，民情未安，太祖谓远曰：“河东国之要镇，非卿无以抚之。”乃授河东郡守。远敦奖风俗，劝课农桑，肃遏奸非，兼修守御之备。曾未期月，百姓怀之。太祖嘉焉，降书劳问。征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建东宫，授太子少傅，寻转少师。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请举州来附。时齐神武屯兵河阳。太祖以仲密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皆惮此行。远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阳，常理而论，实难救援。但兵务神速，事贵合机。古人有言：“不入兽穴，安得兽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顾望不行，便无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万岁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台尚书，前驱东出。太祖率大军继进。远乃

潜师而往，拔仲密以归。仍从太祖战于邙山。时大军不利，远独整所部为 殿。寻授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

远善绥抚，有干略，守战之备，无不精锐。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谋，敌中动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如此。尝校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蒲中，以为伏兔，射之而中，镞入寸余。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擅其美。”

东魏将段孝先率步骑二万趋宜阳，以送粮为名，然实有窥窬之意。远密知其计，遣兵袭破之，获其辎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赐所乘马及金带床帐衣被等，并杂彩二千匹，拜大将军。顷之，除尚书左仆射。远白太祖曰：“远，秦陇匹夫，才艺俱尔。平生念望，不过一郡守耳。遭逢际会，得奉圣明。主贵臣迁，以至于此。今位居上列，爵迈通侯，受委方面，生杀在手。非直荣宠一时，亦足光华身世。但尚书仆射，任居端揆，今以赐授，适所以重其罪责。明公若欲全之，乞寝此授。”太祖曰：“公勋德兼美，朝廷钦属，选众而举，何足为辞。且孤之于公，义等骨肉，岂容于官位之间，便致退让，深乖所望也。”远不得已，方拜职。太祖又以第十一子达令远子之，即代王也。其见亲待如此。

时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谓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众皆默，未有言者,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礼经明义。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即斩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陈说,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大将军，邑千户。复镇弘农。

远子植，在太祖时已为相府司录参军，掌朝政。及晋公护执权，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诛护。语在孝闵帝纪。谋颇漏泄，护知之，乃出植为梁州刺史。寻而废帝，召远及植还朝。远恐有变，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宁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征。既至京师，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宥之。乃引与相见，谓之曰：“公儿遂有异谋，非止屠戮护身，乃是倾危宗社。叛臣贼子，理宜同疾，公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远素钟爱于植，植又口辩，乃云初无此谋。远谓为信然。诘朝，将植谒护，护谓植已死，乃曰：“阳平公何意乃自来也？”左右云：“植亦

在门外 。”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远同坐，令帝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帝曰 ：“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 。”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于是护乃害植，并逼远令自杀。时年五十一。植弟叔谐、叔谦、叔让亦死。余并以年幼得免。

建德元年，晋公护诛，乃诏曰 ：“故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阳平郡开国公远，早蒙驱任，夙着勋绩，内参帷幄，外属藩维。竭诚王室，乃罹横祸。言念贞良，追增伤悼。宜加荣宠，用彰忠节 。”赠本官，加陕熊等十五州诸军事、陕州刺史。谥曰忠。隋开皇初，追赠上柱国、黎国公，邑三千户，改谥曰怀。植及诸弟，并加赠谥。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声誉，美容仪，善谈论，涉猎群书，尤工骑射。太祖召见奇之，乃令尚义归公主。大统十年，释褐员外散骑常侍。后以父勋，封建安县公，邑一千户。累迁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骑常侍，领大丞相亲信。俄转大都督、进爵清河郡公。

太祖扶危定倾，威权震主，及魏废帝即位之后，猜隙弥深。时太祖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导、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唯托意诸婿，以为心膂。基与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等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旅。帝深惮之，故密谋遂泄。

魏恭帝即位，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进爵炖煌郡公，寻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拜阳平国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闵帝践阼，出为海州刺史。

寻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贵，又为季父穆所请，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谴谪，常忧惧不得志。保定元年，卒于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钟爱，每哭辄悲恸，谓其所亲曰：“好儿舍我去，门户岂是欲兴。”宣政元年，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曹徐谯三州刺史、炖煌郡公，谥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又改袭远爵阳平郡公。从高祖平齐，以功授上开府、拜军司马。宣帝即位，进授大将军，出为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国。

史臣曰：李贤和兄弟，属乱离之际，居戎马之间，志略纵横，忠勇奋发，亟摧勍敌，屡涉艰危，而功未书于王府，仕不过于州郡。及逢时

值主，策名委质，或使烦莫府，或契阔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国士之遇，俱縻好爵，各着勋庸。遂得任兼文武，声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国荣家，跗萼连晖，椒聊繁衍，冠冕之盛，当时莫比焉。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虽金、张在汉，不之尚也。

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内则功臣放命，外则强寇临边。晋公以犹子之亲，膺负图之托，遂能抚宁家国，开翦异端，革魏兴周，远安迩悦。功勤已着，过恶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　参机务，恐威权之已去，惧将来之不容，生此厉阶，成兹贝锦，乃以小谋大，由疏间亲。主无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诉。嫌隙既兆，衅故因之。启冢宰无君之心，成闵皇废弑之祸，植之由也。李远既阙义方之训，又无先见之明，以是诛夷，非为不幸。

周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长孙俭 长孙绍远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征

长孙俭，河南洛阳人也。本名庆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迁洛，改为长孙。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俭少方正，有操行，状貌魁梧，神彩严肃，虽在私室，终日俨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虽贵游造门，亦不与相见。孝昌中，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从尔朱天光破陇右。太祖临夏州，以俭为录事，深器敬之。贺拔岳被害，太祖赴平凉，凡有经纶谋策，俭皆参预。从平侯莫陈悦，留俭为秦州长史。时西夏州仍未内属，而东魏遣许和为刺史，俭以信义招之，和乃举州归附。即以俭为西夏州刺史，总统三夏州。

时荆襄初附，太祖表俭功绩尤美，宜委东南之任，授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所部郑县令泉璨为民所讼，推治获实。俭即大集僚属而谓之曰：“此由刺史教诲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于厅事前，肉袒自罚，舍璨不问。于是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玺书劳之。太祖又与俭书曰：“近行路传公以部内县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肃群下。吾昔闻“王臣謇謇，匪躬之故”，盖谓忧公忘私，知无不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罚己以训群僚者也。闻之嘉叹。”荆蛮旧俗，少不敬长。俭殷勤劝导，风俗大革。务广耕桑，兼习武事，故得边境无虞，民安其业。吏民表请为俭构清德楼，树碑刻颂，朝议许焉。在州遂历（二）载。

征授大行台尚书，兼相府司马。尝与群公侍坐于太祖，及退，太祖谓左右曰：“此公闲雅，孤每与语，尝肃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谓俭曰：“名实理须相称，尚书既志安贫素，可改名俭，以彰雅操。”

又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日晚，俭乃着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因序梁国丧乱，朝廷招携之意,发言可观。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测也。”

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骨肉相残，民厌其毒。荆州军资器械，储积已久，若大军西讨，必无匮乏之虑。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

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谓俭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俭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但吴民离散，事藉招怀，南服重镇，非公莫可。”遂令俭镇江陵。进爵昌宁公，迁大将军，移镇荆州，总管五十二州。

俭旧尝诣阙奏事，时值大雪，遂立于雪中待报，自旦达暮，竟无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类也。三年，以疾还京。为夏州总管，薨，遗启世宗，请葬于太祖陵侧，并以官所赐之宅还官。诏皆从之。追封郐公。荆民仪同赵超等七百人，感俭遗爱，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诏许之。诏曰：“昔叔敖辞沃壤之地，萧何就穷僻之乡，以古方今，无惭曩哲。言寻嘉尚，弗忘于怀。而有司未达大体，遽以其第即便给外。今还其妻子。”子隆。长孙绍远字师，河南洛阳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师、录尚书、上党王。

绍远性宽容，有大度，望之俨然，朋侪莫敢亵狎。雅好坟籍，聪慧过人。时稚作牧寿春，绍远幼，年甫十三。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强记，心以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聪慧之姿，发于天性，目所一见，诵之于口。此既历世罕有，窃愿验之。”于是命绍远试焉。读月令数纸，纔一遍，诵之若流。自是硕乃叹服。魏孝武初，累迁司徒右长史。及齐神武称兵而帝西迁，绍远随稚奔赴。又累迁殿中尚书、录尚书事。太祖每谓群公曰：“长孙公任使之处，令人无反顾忧。汉之萧、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为当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乐。孝闵践阼，封上党公。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为黄钟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尝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前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绍远乃启世宗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创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往复，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授小司空。高祖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而悬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悬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轨，万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后高祖竟（废）〔行〕七音。属绍远遘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遽损乐器，乃书与乐部齐树之。

澄字士亮。年十岁，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从征讨，有策谋，勇冠诸将。及长，容貌魁岸，风仪温雅。魏孝武初，除征东将军、渭州刺史。

魏文帝尝与太祖及群公宴，从容言曰：“孝经一卷，人行之本，诸公宜各引要言。”澄应声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恶。”既而出合，太祖深叹澄之合机，而谴其次答者。

后从太祖援玉壁，又从战邙山，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孝闵践阼，拜大将军，封义门公，为玉壁总管。卒，自丧初至及葬，世宗三临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谏曰：“君临臣丧，自有节制。今乘舆屡降，恐乖礼典。”世宗不从。

澄操履清约，家无余财。太祖尝谓曰：“我于公间，志无所惜，公有所须，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顶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实无所须。”雅对宾客，接引忘疲。虽不饮酒，而好观人酣兴。常恐座客请归，每敕中厨别进异馔，留之止。

兕字若汗，性机辩，强记博闻，雅重宾游，尤善谈论。从魏孝武西迁。天和初，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迁绛州刺史。斛斯征字士亮，河南洛阳人。父椿，太傅、尚书令。征幼聪颖，五岁诵孝经、周易，识者异之。及长，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丧，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勋累迁太常卿。

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征乃取以合乐焉。六官建，拜司乐中大夫，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

后高祖以征治经有师法，诏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礼，受业于征，仍并呼征为夫子。儒者荣之。

宣帝嗣位，迁上大将军、大宗伯。时高祖初崩，梓宫在殡，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议之。征与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请依礼七月，帝竟不许。帝之为太子也，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被谪除名。而帝雅亲爱译，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译乃献新乐，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与征议之，征驳而奏，帝颇纳焉。及高祖山陵还，帝欲

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征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乐，何容不奏 。”帝遂依译议。译因此衔之。

帝后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征以荷高祖重恩，尝备位师傅，若生不能谏，死何以见高祖。乃上疏极谏，指陈帝失，帝不纳。译因谮之，遂下征狱。狱卒张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狱墙，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终无所言。征遇赦得免。

隋文践极，例复官，除太子太傅，诏修撰乐书。开皇初，薨。子谚。征所撰乐典十卷。

周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赫连达 韩果 蔡佑常善 辛威 厍狄昌 田弘 梁椿 梁台 宇文测 弟深

赫连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达性刚鲠，有胆力。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拜都将，赐爵长广乡男，迁都督。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军中大扰。赵贵建议迎太祖，诸将犹豫未决。达曰：“宇文夏州昔为左丞，明略过人，一时之杰。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济。赵将军议是也。达请轻骑告哀，仍迎之。”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或云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贵于是谋遂定，令达驰往。太祖见达恸哭，问故，达以实对。太祖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引军向高平，令达率骑据弹筝峡。时百姓惶惧，奔散者多。有数村民，方扶老弱、驱畜牧，欲入山避难，军士争欲掠之。达曰：“远近民黎，多受制于贼，今若值便掠缚，何谓伐罪吊民！不如因而抚之，以示义师之德。”乃抚以恩信，民皆悦附，于是迭相晓语，咸复旧业。太祖闻而嘉之。悦平，加平东将军。太祖谓诸将曰：“当清水公遇祸之时，君等性命悬于贼手，虽欲来告，其路无从。杜朔周冒万死之难，远来见及，遂得共尽忠节，同雪雠耻。虽藉众人之力，实赖杜子之功。劳而不酬，何以劝善。”乃赐马二百匹。达固让，太祖弗许。魏孝武入关，褒叙勋义，以达首逆元帅，匡复秦、陇，进爵魏昌县伯，邑五百户。

从仪同李虎破曹泥，除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通直散骑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户。从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户，除（泉）〔白水〕郡守，转帅都督，加持节，除济州刺史。诏复姓赫连氏。以达勋望兼隆，乃除云州刺史，即本州也。进爵为公，拜大都督，寻授仪同三司。

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梁宜丰侯萧循拒守积时，后乃送款。武问诸将进止之宜。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欲急攻取之。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者。无容利其子女，贪其财帛。穷兵极武，仁者不为。且观其士马犹强，城池尚固，攻之纵克，必将彼此俱损。如其困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况行师之道，以全军为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将帅各申所见。于是开府杨宽等并同达议，武遂受循降。师还，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蓝田县公。

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为陇州刺史。保定初，迁大将军、夏州总管、三州五防诸军事。达虽非文吏，然性质直，遵奉法度，轻于鞭挞，

而重慎死罪。性又廉俭，边境胡民或馈达以羊者，达欲招纳异类，报以缯帛。主司请用官物，达曰 ：“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 。”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焉。寻进爵乐川郡公。建德二年，进位柱国，薨。子迁嗣。大象中位至大将军、蒲州刺史。

韩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骁雄，善骑射。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击万俟丑奴及其枝党，转战数十合，并破之。膂力绝伦，被甲荷戈，升陟峰岭，犹涉平路，虽数十百日，不 以为劳。以功授宣（武）〔威〕将军、子都督 。从太祖讨平侯莫陈悦，迁都督，赐爵邯郸县男。魏孝武入关，进爵石〔城〕县伯，邑五百户。大统初，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户，加通直散骑常侍。

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备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太祖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每从征行，常领候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

从袭窦泰于潼关，太祖依其规画，军以胜返。赏真珠金带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虏将军。又从复弘农，攻拔河南城，获郡守一人，论功为最。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授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增邑九百户。迁朔州刺史，转安州刺史，加帅都督。九年，从战邙山，军还，除河东郡守。又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着翅人。太祖闻之，笑曰 ：“着翅之名，宁减飞将 。”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宜州刺史。录前后功，进爵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将军。从贺兰祥讨吐谷浑，以功别封一子县公。武成二年，又率军破稽胡，大获生口。赐奴婢一百口，除宁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师，进位柱国。四年，从尉迟迥围洛阳。军退，果所部独全。天和初，授华州刺史，为政宽简，吏民称之。建德初，薨。

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将军、黎州刺史。与尉迟迥同谋，被诛。

蔡佑字承先，其先陈留圉人也。曾祖绍为夏州镇将，徙居高平，因家焉。祖护，魏景明初，为陈留郡守。父袭，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丑奴寇乱关中，袭乃背贼，弃妻子，归洛阳。 拜齐安郡守。及魏孝武西迁，仍在关东。后始拔难西归，赐爵平舒县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赠原州刺史。

佑性聪敏，有行检。袭之背贼东归也，佑年十四，事母以孝闻。及长，有膂力，便骑射。太祖在原州，召为帐下亲信。太祖迁夏州，以佑为都督。

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诸将遣使迎太祖。将赴，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太祖微知之，先与佑议执元进。佑曰：“狼子野心，会当反噬，今若执缚，不如杀之。”太祖曰：“汝大决也。”于是召元进等入计事。太祖曰：“陇贼逆乱，与诸人戮力讨之。观诸人辈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动之，因目佑。佑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诸人曰：“与人朝谋夕异，岂是人也！蔡佑今日必斩奸人之头。”因按剑临之。举座皆叩头曰：“愿有简择。”佑乃叱元进而斩之，并其党并伏诛。一坐皆战栗，不敢仰视。于是与诸将结盟，同心诛悦。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谓佑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后从讨悦，破之。

又从迎魏孝武于潼关。以前后功，封苌乡县伯，邑五百户。大统初，加宁朔将军、羽林监，寻持节、员外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增邑一千一百户。从太祖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授平东将军、太中大夫。

又从太祖战于河桥，佑乃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佑怒曰：“丞相养我如子，今日岂以性命为念！”遂率左右十余人，齐声大呼，杀伤甚多。敌以其无继，遂围之十余重，谓佑曰：“观君似是勇士，但弛甲来降，岂虑无富贵耶。”佑骂之曰：“死卒！吾今取头，自当封公，何假贼之官号也。”乃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佑。去佑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佑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岂虚发哉。”敌人渐进，可十步，佑乃射之，正中其面，应弦而倒，便以矛刺杀之。因此，战数合，唯失一人。敌乃稍却。佑徐引退。是战也，我军不利。太祖已还。佑至弘农，夜中与太祖相会。太祖见佑至，字之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太祖心惊，不得寝，枕佑股上，乃安。以功进爵为公，增邑三百户，授京兆郡守。

九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太祖率军援之，与齐神武遇，战于邙山。佑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转原州刺史，加帅都督，寻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忧，请终丧纪。弗许。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赐姓大利稽氏，进爵怀宁郡公。

魏恭帝二年，中领军。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诸蛮骚

动，诏佑与大将军豆卢宁讨平之。三年，拜大将军，给后部鼓吹。以前后功，增邑并前四千户，别封一子县伯。太祖不豫，佑与晋公护、贺兰祥等侍疾。及太祖崩，佑悲慕不已，遂得气疾。

孝闵帝践阼，拜少保。佑与尉迟纲俱掌禁兵，递直殿省。时帝信任司会李植等，谋害晋公护，佑每泣谏，帝不听。寻而帝废。 世宗即位，拜小司马，少保如故。帝之为公子也，与佑特相友昵，至是礼遇弥隆。御膳每有异味，辄辍以赐佑；群臣朝宴，每被别留，或至昏夜，列炬鸣笳，送佑还宅。佑以过蒙礼遇，常辞疾避之。至于婚姻，尤不愿交于势要。寻以本官权镇原州。顷之，授（宣）〔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气疾动，卒于原州。时年五十四。

佑少有大志，与乡人李穆，布衣齐名。尝相谓曰：“大丈夫当建立功名，以取富贵，安能久处贫贱邪！”言讫，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后皆如其言。及从征伐，常溃围陷阵,为士卒先。军还之日，诸将争功，佑终无所竞。太祖（乃）〔每〕叹之，尝谓诸将曰：“承先口不言勋，孤当代其论叙。”其见知如此。性节俭，所得禄皆散与宗族，身死之日,家无余财。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谥曰庄。子正嗣。官至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佑弟泽，颇好学，有干能。起家魏广平王参军、丞相府兼记室，加宣（武）〔威〕将军、给事中。从尉迟迥平蜀，授帅都督，赐爵安弥县男。稍迁司辂下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赂，总管代王达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贯之。后为（邙）州刺史，不从司马消难，被害。

常善，高阳人也。世为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边，以统军从镇将慕容胜与战，大破之。时破六汗拔陵作乱，欲逼安成。不从，乃率所部讨陵。以功授伏波将军，给鼓节。后与拔陵连战，卒于阵。

善，魏孝昌中，从尔朱荣入洛，授威烈将军、都督，加龙骧将军、中散大夫、直寝，封房城县男，邑三百户。后从太祖平侯莫陈悦，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迁，授武卫将军，进爵武始县伯，增邑二百户。大统初，加平东将军，进爵为侯。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累有战功。除使持节、卫将军，假骠骑大将军、秦州刺史。四年，从战河桥，加大都督，进爵为公，除泾州刺史。属茹茹入寇，抄掠北边，善率所部破之，尽获所掠。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转蔚州刺史。频莅三蕃，颇有政绩。魏恭帝二年，进爵永

阳郡公，增邑二千户。

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宁州总管。保定二年，入为小司　　徒。四年，突厥出师与隋公杨忠东伐，令善应接之。五年夏，卒，时年六十四。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延夏盐恒燕五州诸军事、延州刺史。子升和嗣。先以善勋，拜仪同三司。辛威，陇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着勋，追赠大将军、凉甘等五州刺史。

威少慷慨，有志略。初从贺拔岳征讨有功，假辅国将军、都督。及太祖统岳之众，见威奇之，引为帐内。寻授羽林监，封白土县伯，邑五百户。从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统元年，拜宁远将军，增邑二百户。累迁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并先锋陷敌，勇冠一时。以前后功，授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从于谨破襄城。又从独孤信入洛阳，经河桥阵，加持节，进爵为公，增邑八百户。五年，授扬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普（毛）〔屯〕氏，出为鄜州刺史。威时望既重，朝廷以桑梓荣之，迁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频领二镇，颇得民和。

闵帝践阼，拜大将军，进爵枹罕郡公，增邑五千户。及司马消难来附，威与达奚武率众援接。保定初，复率兵讨丹州叛胡，破之。三年，与达奚武攻阳关，拔之。明年，从尉迟迥围洛阳。还，拜小司马。天和初，进位柱国。复为行军总管，讨绥、银等诸州叛胡，并平之。六年，从齐王宪东伐，拔伏龙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迁少傅，出为宁州总管。宣政元年，进位上柱国。大象二年，进封宿国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复为少傅。其年冬，薨，时年六十九。

威性持重，有威严。历官数十年，未尝有过，故得以身名终。兼其家门友义，五世同居，世以此称之。子永达嗣。大象末，以威勋，拜仪同大将军。

厍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骑射，有膂力。及长，进止闲雅，胆气壮烈，每以将帅自许。年十八，尔朱天光引为幢主，加讨夷将军。从天光定关中，以功拜宁远将军、奉车都尉、统军。天光败，又从贺拔岳。授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岳被害，昌与诸将议翊戴太祖。从平侯莫陈悦，赐爵阴盘县子，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后从太祖迎魏孝武，复潼关，改封长子县子，邑八百户。大统初，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从破窦泰，授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又从复弘农，战沙苑，昌皆先登陷阵。太祖嘉之，授帅都督。四年，从战河桥，除冀州刺史。后与于谨破胡贼刘平伏于上郡，授冯翊郡守。久之，转河北郡守。十三年，录前后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又从随公杨忠破蛮贼田社清，昌功为最，增邑三百户，拜仪同三司。寻迁开府仪同三司。十六年，出为东夏州刺史。魏废帝元年，进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户。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后以疾卒。

田弘字广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过人，敢勇有谋略。魏永安中，陷于万俟丑奴。尔朱天光入关，弘自原州归顺，授都督。

及太祖初统众，弘求谒见，乃论世事，深被引纳，即处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鹑阴县子，邑五百户。太祖常以所着铁甲赐弘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孤也。"大统三年，转帅都督，进爵为公。从太祖复弘农，战沙苑，解洛阳围，破河桥阵，弘功居多，累蒙殊赏，赐姓纥干氏。寻授原州刺史。以弘勋望兼至，故以衣锦荣之。太祖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谓之曰："人人如弘尽心，天下岂不早定。"即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废帝元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平蜀之后，梁信州刺史萧韶等各据所部，未从朝化，诏弘讨平之。又讨西平叛羌及凤州叛氐等，并破之。弘每临阵，摧锋直前，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马被十矛，朝廷壮之。信州群蛮反，又诏弘与贺若敦等平之。孝闵帝践阼，进爵鴈门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户。

保定元年，出为岷州刺史。弘虽武将，而动遵法式，百姓颇安之。三年，从随公杨忠伐齐，拜大将军。明年，又从忠东伐。师还，乃旋所镇。吐谷浑寇西边，宕昌羌潜相应接，诏弘讨之，获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栅，遂破平之。

天和二年，陈湘州刺史华皎来附，弘从卫公直赴援。与陈人战，不利，仍以弘为江陵总管。及陈将吴明彻来寇，弘与梁主萧岿退保（总）〔纪〕南，令副总管高琳拒守，明彻退，乃还江陵。寻以弘为仁寿城主，以逼宜阳。齐将段孝先、斛律明月出军定陇以为宜阳援，弘与陈公纯破之，遂拔宜阳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户，进位柱国大将军。

建德二年，拜大司空，迁少保。三年，出为总管襄郢昌丰唐蔡六州诸军事、襄州刺史。薨于州。

子恭嗣。少有名誉，早历显位。大象末，位至柱国、小司马。朝廷又追录弘勋，进恭爵观国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 ，魏昌平镇将 。父提，内（正）郎。

椿初以统军从尔朱荣入洛，复从荣破葛荣于滏口，以军功进授都将。后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萧宝夤等，迁中坚将军、屯骑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卢奴县男，邑一百户。太昌元年，进授都督。从太祖平侯莫陈悦，拜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大统初，进爵栾城县伯，增邑五百户。出为陇东郡守。寻进爵为公，增邑 五百户，迁梁州刺史。从复弘农，战沙苑，与独孤信入洛阳，从宇文贵破东魏将尧雄等，累有战功。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从战河桥，进爵东平郡公，增邑一千户。俄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七年，从于谨讨稽胡刘平伏，椿擒其别帅刘持塞。又从独孤信讨岷州羌梁仚定，破之。除清州刺史。在州虽无他政绩，而夷夏安之。十三年，从李弼赴颍川援侯景。别攻阎韩镇，斩其镇城徐卫。城主卜贵洛率军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户。孝闵帝践阼，除华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二年，入为少保，转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将军。卒于位。赠恒鄜延丹宁五州诸军事，行恒州刺史，谥曰烈。

椿性果毅，善于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场，咸得其死力。雅好俭素，不营赀产，时论以此称焉。

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袭爵丰阳县公。寻授大都督，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治小吏部，历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诏袭椿爵，旧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乐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户。梁台字洛都，长池人也。父去斤，魏献文时为陇西郡守。

台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从尔朱天光讨平关、陇，一岁之中，大小二十余战，以功授子都督，赐爵陇城乡男。普泰初，进授都督。后隶侯莫陈悦讨南秦州群盗，平之。悦表台为假节、卫将军、左光禄大夫，进封陇城县男，邑二百户。寻行天水郡事，转行赵平郡事。频治郡，颇有声绩。未几，天光追台还，引入帐内。及天光败于寒陵，贺拔

岳又引为心膂。

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台与诸将议翊戴太祖。从讨悦，破之。又拜天水郡守。

大统初，复除赵平郡守。又与太仆石猛破两山屠各，诏增　邑一百户，转平凉郡守。时莫折后炽结聚轻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宁讨之，历时不克。台陈贼形势，兼论攻取之策，宁善而从之，遂破贼徒。复与于谨破刘平伏。录前后勋，授颍州刺史，赐姓贺兰氏。从援玉壁，战邙山，授帅都督。大统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户。魏废帝二年，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孝闵帝践阼，进爵中部县公，增邑通前一千户。武成中，从贺兰祥征洮阳，先登有功，别封绥安县侯，邑一千户。诏听转授其子元庆。

保定四年，拜大将军。时大军围洛阳，久而不拔。齐骑奄至，齐公宪率兵御之。乃有数人为敌所执，已去阵二百余步，台望见之，愤怒，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执者遂得还。齐公宪每叹曰　：“梁台果毅胆决，不可及也 。”五年，拜鄜州刺史。

台性疏通，恕己待物。至于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后以疾卒。

宇文测字澄镜，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驎、父永，仕魏，位并显达。

测性沉密，少笃学，每旬月不窥户牖。起家奉朝请、殿中侍御史，累迁司徒右长史、安东将军。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及魏孝武疑齐神武有异图，诏测诣太祖言，令密为之备。太祖见之甚欢。使还，封广川县伯，邑五百户。寻从孝武西迁，进爵为公。

太祖为丞相，以测为右长史，军国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除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　大统四年，拜侍中、长史。六年，坐事免。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测政存简惠，颇得民和。地接东魏，数相钞窃，或有获其为寇者，多缚送之。测皆命解缚，置之宾馆，然后引与相见，如客礼焉。仍设酒肴宴劳，放还其国，并给粮饩，卫送出境。自是东魏人

大惭，乃不为寇。汾、晋之间，各安其业。两界之民，遂通庆吊，不复为仇雠矣。时论称之，方于羊叔子。或有告测与外境交通，怀贰心者。太祖怒曰：“测为我安边，吾知其无贰志，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乃命斩之。仍许测以便宜从事。

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十年，征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于位，时年五十八。太祖伤悼，亲临恸焉。仍令水池公护监护丧事。赠本官，谥曰靖。

测性仁恕，好施与，衣食之外，家无蓄积。在洛阳之日，曾被窃盗，所失物，即其妻阳平公主之衣服也。州县擒盗，并物俱获。测恐此盗坐之以死，乃不认焉。遂遇赦得免。盗既感恩，因请为测左右。及测从魏孝武西迁，事极狼狈，此人亦从测入关，竟无异志。子该嗣。历官内外，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临淄县公。测弟深。

深字奴干。性鲠正，有器局。年数岁，便累石为营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军阵之势。父永遇见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于后必为名将。”至永安初，起家秘书郎。时群盗蜂起，深屡言时事，尔朱荣雅知重之。拜厉武将军。寻除车骑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领宿卫兵卒。及齐神武举兵入洛，孝武西迁。既事起仓卒，人多逃散，深抚循所部，并得入关。以功赐爵长乐县伯。太祖以深有谋略，欲引致左右，图议政事。大统元年，乃启为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合。寻转尚书直事郎中。

及齐神武屯蒲阪,分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阳）〔州〕。太祖将袭泰，诸将咸难之。太祖乃隐其事，阳若未有谋者，而独问策于深。对曰：“窦氏，欢之骁将也，顽凶而勇，战亟胜而轻敌，欢每仗之，以为御侮。今者大军若就蒲阪，则高欢拒守，窦泰必援之，内外受敌，取败之道也。不如选轻锐之卒，潜出小关。窦性躁急，必来决战，高欢持重，未即救之，则窦可擒也。既虏窦氏，欢势自沮。回师御之，可以制胜。”太祖喜曰：“是吾心也。”军遂行，果获泰而齐神武亦退。深又说太祖进取弘农，复克之。太祖大悦，谓深曰：“君即吾家之陈平也。”

是冬，齐神武又率大众度河涉洛，至于沙苑。诸将皆有惧色，唯深独贺。太祖诘之，曰：“贼来充斥，何贺之有？”对曰：“高欢之抚河北，甚得众心，虽乏智谋，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度河，非众所欲，唯欢耻失窦氏，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见，不贺何为。请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矣。”太祖然之。寻而大破齐神武军，如深所策。

四年，从战河桥。六年，别监李弼军讨白额稽胡，并有战功。俄进爵为侯，历通直散骑常侍、东雍州别驾、使持节、大都督、东雍州刺史。深为政严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怀之。十七年，入为雍州别驾。魏恭帝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

孝闵帝受禅，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豳〕州刺史，改封安化县公。二年，征拜宗师大夫，转军司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为司会中大夫。

深少丧父，事兄甚谨。性多奇谲，好读兵书。既在近侍，每进筹策。及在选曹，颇获时誉。性仁爱，情隆宗党。从弟神（誉）〔举〕、神庆幼孤，深抚训之，义均同气，世亦以此称焉。天和三年，卒于位。赠使持节、少师、恒云蔚三州刺史，谥曰成康。子孝伯，自有传。

史臣曰：太祖属祸乱之辰，以征伐定海内，大则连兵百万，系以存亡，小则转战边亭，不阕旬月。是以人无少长，士无贤愚，莫不投笔要功，横戈请奋。若夫数将者，并攀翼云汉，底绩屯夷，虽运移年世，而名成终始，美矣哉！以赫连达之先识，而加之以仁恕；蔡佑之敢勇，而终之以不伐。斯岂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测昆季，政绩谋猷，咸有可述，其当时之良臣欤。

周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史宁 陆腾 贺若敦 权景宣

史宁字永和，建康（袁）〔表 〕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父遵，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其后恒州为贼所败，遵复归洛阳。拜楼烦郡守。及宁着勋，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谥曰贞。 宁少以军功，拜别将。迁直阁将军、都督，宿卫禁中。寻加持节、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宁以本官为胜军司，率步骑一千，随胜之部。值荆蛮骚动，三鸦路绝，宁先驱平之。因抚慰蛮左，翕然降附，遂税得马一千五百匹供军。寻除南郢州刺史。及胜为大行台，表宁为大都督。率步骑一万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县伯，邑五百户。又攻拔梁齐兴镇等九城，获户二万而还。未及论功，属魏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率众寇荆州，宁随胜奔梁。梁武帝引宁至香磴前，谓之曰："观卿风表，终至富贵，我当使卿衣锦还 。"宁答曰："臣世荷魏恩，位为列将，天长丧乱，本朝倾覆，不能北面逆 贼，幸得息肩有道。傥如明诏，欣幸实多 。"因涕泣横流，梁武为之动容。在梁二年，胜乃与宁密图归计。宁曰 ："朱异既为梁主所信任，请往见之 。"胜然其言。宁乃见异，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归之意，辞气雅至。异亦嗟挹，谓宁曰 ："桑梓之思，其可忘怀？当为奏闻，必望遂所请耳 。"未几，梁主果许胜等归。

大统二年，宁自梁归阙，进爵为侯，增邑三百户。久之，迁车骑将军、行泾州事。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民，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转通直散骑常侍、东义州刺史。东魏亦以故胡梨苟为东义州刺史。宁仅得入州，梨苟亦至，宁迎击，破之，斩其洛安郡守冯善道。州既邻接疆埸，百姓流移，宁留心抚慰，咸来复业。

十二年，转凉州刺史。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诏遣独孤信率兵与宁讨之，宁先至凉州，为陈祸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据城不下，寻亦克之。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凉西凉二州诸军事、散骑常侍、凉州刺史。十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为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而自立，并连结傍乞铁匆及郑五丑等，诏宁率军与宇文贵、豆卢宁等讨之。宁别击獠甘，而山路险阻，纔通单骑，獠甘已分其党立栅守险。宁进兵攻之，遂破其栅。獠甘率三万人逆战，宁复大破之，追奔至宕昌。獠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

玉。弥定遂得复位。宁以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獠甘闻之，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诸将曰：“此羌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诸将思归，咸曰：“生羌聚散无常，依据山谷，今若追讨，恐引日无成。且弥定还得守蕃，将军功已立矣。獠甘势弱，弥定足能制之。以此还师，策之上者。”宁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岂可舍将灭之寇，更烦再举。人臣之礼，知无不为。以此诸君不足与计事也。如更沮众，宁岂不能斩诸君邪！”遂进军，獠甘众亦至，与战，大破之，生获獠甘，徇而斩之。并执巩廉玉送阙。所得军实，悉分赏将士，宁无私焉。师还，诏宁率所部镇河阳。宁先在凉州，戎夷服其威惠，迁镇之后，边民并思慕之。

魏废帝元年，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初茹茹与魏和亲，后更离叛。寻为突厥所破，杀其主阿那瑰。部落逃逸者，仍奉瑰之子孙，抄掠河右。宁率兵邀击，获瑰子孙二人，并其种落酋长。自是每战破之，前后获数万人。进爵安政郡公。三年，吐谷浑通使于齐，宁击获之，就拜大将军。宁后遣使诣太祖请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矛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无损功名也。”

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将袭吐浑，太祖令宁率骑随之。军至番禾，吐浑已觉，奔于南山。木汗将分兵追之，令俱会于青海。宁谓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策也。”木汗从之，即分为两军。木汗从北道向贺真，宁趣树敦。浑娑周国王率众逆战，宁击斩之。踰山履险，遂至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浑主先已奔贺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兵攻之，退，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奋击，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周回五十余里，欲塞宁路。宁攻其栅，破之，俘斩万计，获杂畜数万头。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宁还军于青海，与木汗会。木汗握宁手，叹其勇决，并遗所乘良马，令宁于帐前乘之，木汗亲自步送。突厥以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及将班师，木汗又遗宁奴婢一百口、马五百匹、羊一万口。宁乃还州。寻被征入朝，属太祖崩，宁悲恸不已，乃请赴陵所尽哀，并告行师克捷。

孝闵帝践阼，拜小司徒，出为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宁有识画，谙兵权，临敌指撝，皆如其策，甚得当时之誉。及在荆州，颇自奢纵贪浊，不修法度。尝出，有人诉州佐曲法，宁还付被讼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复敢言，声名大损于西州。保定三年，

卒于州。谥曰烈。子雄嗣。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过人，便弓马，有算略。年十四，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太祖。仍从校猎，弓无虚发。太祖叹异之。寻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驾部中大夫、大驭中大夫。从柱国、枹罕公辛威镇金城，遂卒于军，时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勋赐爵武遂县公。祥弟云，亦以父勋赐爵武平县公，历位司织下大夫，仪同大将军。云弟威，亦以父勋赐爵武当县公。

陆腾字显圣，代人也。高祖俟，魏征西大将军、东平王。祖弥，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纬候之学，撰五星要诀及两仪真图，颇得其指要，太和中，征拜中书博士，稍迁散骑常侍。知天下将乱，遂隐于太行山。孝庄即位，屡征不起。后赠并汾恒肆四州刺史。

腾少慷慨有大节，解巾员外散骑侍郎、司徒府中兵参军。尔朱荣入洛，以腾为通直散骑侍郎、帐内都督。从平葛荣，以功赐爵清河县伯。普泰初，迁朱衣直合。尚安平主，即东莱王贵平女也。魏孝武幸贵平第，见腾，与语悦之，谓贵平曰："阿翁真得好婿 。"即擢为通直散骑常侍。及孝武西迁，腾时使青州，遂没于邺。东魏兴和初，征拜征西将军，领阳城郡守。大统九年，大军东讨，以腾所据冲要，遂先攻之。时兵威 甚盛，长史麻休劝腾降，不许，拒守经月余，城陷被执。太祖释而礼之，问其东间消息，腾盛陈东州人物，又叙述时事，辞理抑扬。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帐内大都督。未几，除太子庶子，迁武卫将军。既为太祖所知，愿立功效，不求内职，太祖嘉之。十三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魏废帝元年，安康贼黄众宝等作乱，连结汉中，众数万，攻围东梁州。城中粮尽，诏腾率军自子午谷以援之。腾乃星言就道，至便与战，大破之。军还，拜龙州刺史，太祖谓腾曰："今欲通江（由）〔油〕路，直出南（奏）〔秦〕，卿宜善思经略。"腾曰："必望临机制变，未敢预陈。"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国之日，卿其勉之 。"即解所服金带赐之。州民李广嗣、李武等凭据岩险，以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县，历政不能治。腾密令多造飞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袭，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执广嗣等于鼓下。其党有任公忻者，更聚徒众，围逼州城。乃语腾曰："但免广嗣及武，即散兵请罪。"腾谓将士曰 ："吾若不杀广嗣等，可谓隳军实而长寇雠，事之不可者也。公忻竖子，乃敢要人 ！"即斩广嗣及武，以首示之。贼徒沮气，于是出兵奋击，尽获之。

魏恭帝三年，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江州刺史，爵上庸

县公，邑二千户。陵州木笼獠恃险麤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獠既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斩首一万级，俘获五千人。

世宗初，陵、眉、戎、江、资、邛、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张瑜兄弟并反，众数万人，攻破郡县。腾率兵讨之。转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诏征腾入朝，世宗面敕之曰：“益州险远，非亲勿居，故令齐公作镇。卿之武略，已着遐迩，兵马镇防，皆当委卿统摄。”于是徙隆州刺史，随宪入蜀。及赵公招代宪，复请留之。

保定元年，迁隆州总管，领刺史。二年，资州盘石民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而蛮、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獠畏威，承风请服。所开之路，多得古铭，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是年，铁山獠抄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

欲至铁山，乃伪还师。贼不以为虞，遂不守备。腾出其不意击之，应时奔溃。一日下其三城，斩其魁帅，俘获三千人，招纳降附者三万户。

帝以腾母在齐，未令东讨。适有其亲属自东还朝者，晋公护（奉）〔奏〕令伪告腾云：“齐为无道，已诛公家，母兄并从涂炭。”盖欲发其怒也。腾乃发哀泣血，志在复讎。四年，齐公宪与晋公护东征，请腾为副。赵公招时在蜀，复留之。晋公护与招书曰：“今朝廷令齐公扫荡河、洛，欲与此人同行。汝彼无事，且宜借吾也。”于是命腾驰传入朝，副宪东讨。五年，拜司宪中大夫。

天和初，信州蛮、蜑据江峡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又诏腾率军讨之。腾乃先趣益州，进骁勇之士，兼具楼船，沿外江而下。军至汤口，分道奋击，所向摧破。乃筑京观以旌武功。语在蛮传。涪陵郡守蔺休祖又据楚、向、临、容、开、信等州，地方二千余里，阻兵为乱。复诏腾讨之。初与大战，斩首二千余级，俘获千余人。当时虽摧其锋，而贼众既多，自夏及秋，无日不战，师老粮尽，遂停军集市，更思方略。贼见腾不出，四面竞前。腾乃激励其众，士皆争奋，复攻拔其鱼令城，大获粮储，以充军实。又破铜盘等七栅，前后斩获四千人，并船舰等。又筑临州、集市二城，以镇遏之。腾自在龙州，至是前后破平诸贼，凡赏得奴婢八百口，马牛称是。于是巴蜀悉定，诏

令树碑纪绩焉。

四年，迁江陵总管。陈遣其将章昭达率众五万、船舰二千围江陵。卫王直闻有陈寇，遣大将军赵闇、李迁哲等率步骑赴之，并受腾节度。时迁哲等守外城，陈将程文季、雷道勤夜来掩袭，迁哲等惊乱，不能抗御。腾夜遣开门，出甲士奋击，大破之。陈人奔溃，道勤中流矢而毙，虏获二百余人。陈人又决龙川宁邦堤，引水灌江陵城。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破之，斩首数千级，陈人乃遁。六年，进位柱国，进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户。

建德二年，征拜大司空，寻出为泾州总管。宣政元年冬，薨于京师。赠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赠大后丞。谥曰定。子玄嗣。

玄字士鉴，腾入关时，年始七岁。仕齐为奉朝请，历成平县令。齐平，高祖见玄，特加劳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为隋文相府内兵参军。玄弟融，字士倾，最知名，少历显职。大象中，位至大将军、定陵县公。

贺若敦，代人也。父统，为东魏颍州长史。大统（二）年，执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长安，魏文帝谓统曰 ：“卿自颍川从我，何日能忘 。”即拜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兖州刺史，赐爵当亭县公。寻除北雍州刺史。卒，赠侍中、燕朔恒三州刺史、司空公，谥曰哀。

敦少有气干，善骑射。统之谋执迅也，虑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难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时年十七,乃进策曰：“大人往事葛荣，已为将帅；后入尔朱，礼遇犹重。韩陵之役，屈 节高欢，既非故人，又无功效，今日委任，无异于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岂有兼容之理。以敦愚计，恐将来有危亡之忧。愿思全身远害，不得有所顾念也 。”统乃流涕从之，遂定谋归太祖。时群盗蜂起，各据山谷。大龟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敦挺身赴战，手斩七八人，贼乃退走。统大悦，谓左右僚属曰 ：“我少从军旅，战阵非一，如此儿年时胆略者，未见其人。非唯成我门户，亦当为国名将。”

明年，从河内〔公〕独孤信于洛阳，被围。敦弯弓三石，箭不虚发。信大奇之，乃言于太祖。太祖异之，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陵县伯，邑四百户。尝从太祖校猎于甘泉宫，时围人不齐，兽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战。围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围而走。敦跃马驰之，鹿上东山，敦弃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悦，诸将因得免责。累迁

太子庶子、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仪同三司，进爵广乡县侯。敦既有武艺，太祖恒欲以将帅任之。魏废帝二年，拜右卫将军，俄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时岷蜀初开，民情尚梗。巴西人谯淹据南梁州，与梁西江州刺史王开业共为表里，扇动群蛮。太祖令敦率军讨之。山路艰险，人迹罕至。敦身先将士，攀木缘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仪同扶猛破其别帅向镇侯于白帝。淹乃与开业并其党泉玉成、侯造等率众七千，口累三万，自垫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击，破之。淹复依山立栅，南引蛮帅向白彪为援。敦设反间，离其党与，因其懈怠，复破之。斩淹，尽俘其众。进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户，拜典祀中大夫。

寻出为金州都督、七州诸军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与蛮帅向五子等聚众为寇，围逼信州。诏敦与开府田弘赴救，未至　而城已陷。进与白彪等战，破之，俘斩二千人。仍进军追讨，遂平信州。是岁，荆州蛮帅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拥逼土人，据沮漳为逆。复令敦与开府潘招讨之，擒子荣，并虏其众。

武成元年，入为军司马。自江陵平后，巴、湘之地并内属，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陈将侯瑱、侯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敦率步骑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军深入，规欲取之。敦每设奇伏，连战破瑱，乘胜径进，遂次湘州。因此轻敌，不以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陈人济师，江路遂断。粮援既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多为土聚，覆之以米，集诸营军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给粮者。因召侧近村民，阳有所访问，令于营外遥见，随即遣之。瑱等闻之，良以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以老敦师。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瑱等无如之何。

初，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兵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辄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瑱军，诈称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犹谓敦之设诈，逆遣扞击，并不敢受。　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复遣使谓敦曰　：“骠骑在此既久，今欲给船相送，何为不去？”敦报云　：“湘州是我国家之地，为尔侵逼。敦来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决，所以不去　。”瑱后日复遣使来，敦谓使者云：“必须我

还，可舍我百里，当为汝去 。”瑱等留船 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烜，勒众而还。

在军病死者十五六。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除名为民。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寻出为金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金州刺史。三年，从柱国杨忠引突厥破齐长城，至并州而还，以敦为殿。别封一子顺义县公，邑一千户。五年，除中州刺史，镇函谷。

敦恃功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反，不蒙旌赏，翻被除名，每怀怨怒。属有台使至，乃出怨言。晋公护怒，遂征敦还，逼令自杀。时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赠大将军。谥曰烈。

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扬州刺史、襄邑县公。

敦弟谊，亦知名。官至柱国、海陵县公。

权景宣字晖远，天水显亲人也。父昙腾，魏陇西郡守。赠秦州刺史。

景宣少聪悟，有气侠，宗党皆叹异之。年十七，魏行台萧宝夤见而奇之，表为轻车将军。及宝夤败，景宣归乡里。太祖平陇右，擢为行台郎中。魏孝武西迁，授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加平西将军、秦州大中正。大统初，转祠部郎中。

景宣晓兵权，有智略。从太祖拔弘农，破沙苑，皆先登陷阵。转外兵郎中。从开府于谨援洛阳，景宣督课粮储，军以周济。时初复洛阳，将修缮宫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采运。会东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众少拔还，属城悉叛，道路拥塞。景宣将二十骑，且战且走。从骑略尽，景宣轻马突围，手斩数级，驰而获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计，乃伪作太祖书，招募得五百余人，保据宜阳，声言大军续至。东魏将段琛等率众至九曲，惮景宣，不敢进。景宣恐琛审其虚实，乃将腹心自随，诈云迎军，因得西遁。与仪同李延孙相会，攻孔城。洛阳以南，寻亦来附。太祖即留景宣守张白坞，节度东南义军。东魏将王元（凯）〔轨 〕入洛，景宣与延孙等击走之，以功授大行台右丞。进屯宜阳，攻襄城，拔之，获郡守王洪显，俘斩五百余人。太祖嘉之，征入朝。录前后功，封显亲县男，邑三百户。除南阳郡守。郡邻敌境，旧

制，发民守防三十五处，多废农桑，而奸宄犹作。景宣至，并除之，唯修起城楼，多备器械，寇盗敛迹，民得肄业。百姓称之，立碑颂德。太祖特赏粟帛，以旌其能。迁广州刺史。

侯景举河南来附，景宣从仆射王思政经略应接。既而侯景南叛，恐东魏复有其地，以景宣为大都督、豫州刺史，镇乐口。东魏亦遣张伯德为刺史。伯德令其将刘贵平率其戍卒及山蛮，屡来攻逼。景宣兵不满千人，随机奋击，前后擒斩三千余级，贵平乃退走。进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颍川陷后，太祖以乐口等诸城道路阻绝，悉令拔还。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狈得罪。景宣号令严明，戎旅整肃，所部全济，独被优赏。仍留镇荆州，委以鸦南之事。

初，梁岳阳王萧詧将以襄阳归朝，仍勒兵攻梁元帝于江陵。察叛将杜岸乘虚袭之。景宣乃率骑三千，助察破岸。察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嶚入质。景宣又与开府杨忠取梁将柳仲礼，拔安陆、随郡。久之，随州城民吴士英等杀刺史黄道玉，因聚为寇。景宣以英等小贼，可以计取之，若声其罪，恐同恶者众。乃与英书，伪称道玉凶暴，归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执而戮之，散其党与。进攻应城，拔之，获夏侯珍洽。于是应、礼、安、随并平。朝议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应六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诸军事，进爵为伯，邑五百户。唐州　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引致齐兵，大为民患。景宣又破之，获鲁嘉，以其地为郡。转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远初款后叛，景宣恶其怀贰，密袭破之，虏其家口及部众。洪远脱身走免。自是酋帅慑服，无敢叛者。

燕公于谨征江陵，景宣别破梁司空陆法和司马羊亮于溵水。又遣别帅攻拔鲁山。多造舟舰，益张旗帜，临江欲度，以惧梁人。梁将王琳在湘州，景宣遗之书，谕以祸福。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孝闵帝践阼，征为司宪中大夫，寻除基都硖平四州五防诸军事、江陵防主，加大将军。

保定四年，晋公护东讨，景宣别讨河南。齐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景宣以开府谢彻守永州，开府郭彦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归诸京师。寻而洛阳不守，乃弃二州，拔其将士而还。至昌州而罗阳蛮反，景宣回军破之，斩首千级，获生口二千、杂畜千头，送阙。还次灞上，晋公护亲迎劳之。

天和初，授荆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进爵千金郡公。

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款附，表请援兵。敕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陈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骄傲恣纵，多自矜伐，兼纳贿货，指麾节度，朝出夕改。将士愤怒，莫肯用命。及水军始交，一时奔北，船舰器仗，略无孑遗。时卫公直总督诸军，以景宣负败，欲绳以军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军赦之。寻遇疾卒。赠河渭鄯三州刺史，谥曰恭。

子如璋嗣。位至开府、胶州刺史。如璋弟如玖，仪同大将军、广川县侯。

景宣之去乐口，南荆州刺史郭贤据鲁阳以拒东魏。

贤字道因，赵兴阳州人也。父云，凉州司马。贤性强记，学涉经史。魏正光末，贼帅宿勤明达围逼豳州，刺史毕晖补贤　　统军，与之拒守。后为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讨有功，授都督。　大统二年，齐神武袭陷夏州。太祖虑其南下，与朝臣议之。贤进曰　　：“高欢兵士虽众，智勇已竭，策其举措，必不敢远来。昔贺拔公初薨，关中振骇，而欢不能因利乘便，进取雍州，是其无智。及銮驾西迁，六军寡弱，毛鸿宾丧败，关门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机，以要一战，是其无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欢志沮丧，宁敢送死。且豳夏荒阻，千里无烟，纵欲南侵，资粮莫继。以此而言，不来必矣 。”齐神武后果退，如贤所策。

寻加伏波将军，从王思政镇弘农。授使持节、行义州事、当州都督。转行弘农郡事。贤质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御边之谋，多与贤参决。十二年，除辅国将军、南〔荆〕州刺史。

及侯景来附，思政遣贤先出三鸦，镇于鲁阳。加大都督，封安武县子，邑四百户。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及颍川被围，东魏遣蛮酋鲁和扇动群蛮，规断口路。和乃遣其从弟与和为汉广郡守，率其部曲，侵扰州境。贤密简士马，轻往掩袭，大破之，遂擒鲁和。既而颍川陷，权景宣等并拔军西还，自鲁阳以东，皆附东魏。〔东魏　〕将彭乐因之，遂来攻逼。贤抚循将士，咸为尽其力用，乐不能克，乃引军退。而东魏又以土民韦默儿为义州刺史，镇父城以逼贤。贤又率军攻默儿，擒之。转广州刺史。

后从尉迟迥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宁蜀郡事，兼益州长史。以平蜀勋，进爵为伯，增邑五百户。转行始州事。孝闵帝践阼，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世宗

初，除（迎）〔匠〕师中大夫。寻出为勋州刺史，镇玉壁。武成二年，迁安应等十二州诸军事、安州刺史，进爵乐昌县公。贤在官虽无明察之誉，以廉平待物， 去后颇亦见思。保定三年，转陕州刺史。天和元年，卒于位。赠少保、宁蔚朔三州刺史，谥曰节。

贤衣服饮食虽以俭约自处，而居家丰丽，室有余赀。时论讥其诈云。子正嗣。

史臣曰：昔耿恭抗劲虏于疏勒，马敦拒群兵于汧城，虽以生易死，终赖王师之助，其嘉声峻节，亦见称于良史焉。贺若敦志节慷慨，深入敌境，勍敌绝其粮道，长江阻其归涂，势危而策出无方，事迫而雄心弥厉。故能使士卒感其义，敌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师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国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窥元定之传，曾粪土之不若也。诚宜裂地以赏之，分职以授之；而茂勋莫纪，严刑已及。嗟乎！政之纰缪，一至于此！天下是以知宇文护不能终其位焉。

史宁、权景宣并以将帅之才，受内外之宠。总戎薄伐，着克敌之功；布政莅民，垂称职之誉。若此者，岂非有国之良翰欤。然而史在末年，货财亏其雅志。权亦晚节矜骄，丧其威声。传曰“终之实难 ”，其斯之谓矣。

陆腾志气懔然，雅仗名节。及授戎律，建藩麾，席卷巴梁，则功着铭典；云撤江汉，则声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优乎。

周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王杰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 弟丘 耿豪高琳 李和 伊娄穆 杨绍 王雅 达奚寔刘雄 侯植

王杰，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达。高祖万国，魏伏波将军、燕州刺史。父巢，龙骧将军、榆中镇将。

杰少有壮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后从西迁，赐爵都昌县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扬烈将军、羽林监，寻加都督。太祖尝谓诸将曰：“王文达万人敌也，但恐勇决太过耳。”复潼关，破沙苑，争河桥，战邙山，皆以勇敢闻。亲待日隆，赏赐加于伦等。于是赐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进爵为公，邑八百户。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魏恭帝元年，从于谨围江陵。时栅内有人善用长矛，战士将登者，多为所毙。谨令杰射之，应弦而倒。登者乃得入，余众继进，遂拔之。谨喜曰：“济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

孝闵帝践阼，进爵张掖郡公，增邑一千户，出为河州刺史。朝廷以杰勋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进位大将军。三年，诏杰与随公杨忠自（汉）〔漠〕北伐齐，至并州而还。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六年，从齐公宪东御齐将斛律明月，进位柱国。建德初，除泾州总管。

杰少从军旅，虽不习吏事，所历州府，咸以忠恕为心，以是颇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国。大象元年，薨，时年六十五。赠河鄯邓延洮宕翼七州诸军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胆决，便弓马，膂力过人。魏永安中，万俟丑奴等寇乱关陇，勇占募随军讨之，以功授宁朔将军、奉车都尉。又数从侯莫陈悦、贺拔岳征讨，功每居多，拜别将。

及太祖为丞相，引为帐内直荡都督，加后将军、太中大夫，封包信县子，邑三百户。大统初，增邑四百户，进爵为侯。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气盖众军，所当必破。太祖叹其勇敢，赏赐特隆。进爵为公，邑一千五百户，拜镇南将军，授帅都督。从讨赵青雀，平之，论功居最，除卫大将军、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子武卫率。

邙山之战，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并执短兵，大呼直进，出入冲击，杀伤甚多，敌人无敢当者。是役也，大军不利，唯勇及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皆有殊功。太祖于是赏帛二千疋，令自分之。军还，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勇等，然州颇有优劣，又令探筹取之。勇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仍赐勇名为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以彰其功。

十三年，授大都督，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十五年，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恭帝元年，从柱国赵贵征茹茹，破之。勇追击，获杂畜数千头。进爵新阳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仍赐姓库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论讨茹茹功，别封永固县伯，邑五百户。时有别封者，例听回授次子，勇独请封兄子元兴，时人义之。寻进位大将军。世宗初，岷山羌豪巩廉俱和叛，勇帅师讨平之。

勇性雄猛，为当时骁将。然矜功伐善，好扬人之恶，时论亦以此鄙之。柱国侯莫陈崇，勋高望重，与诸将同谒晋公护，闻勇数论人之短，乃于众中折辱之。勇遂惭恚，因疽发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将军。

宇文虬字乐仁，代武川人也。性骁悍，有胆略。少从军征讨，累有战功。魏永安中，除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从独孤信在荆州，破梁人于下溠，遂平欧阳、酇城。虬俘获甚多。又攻南阳、广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员外、直合将军、合内都督，封南安县侯，邑九百户。及孝武西迁，以独孤信为行台，信引虬为帐内都督。破田八能及擒东魏荆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寻随信奔梁。

大统三年，归阙。朝廷论前后功，增邑四百户，进爵为公。擒窦泰，复弘农，及沙苑、河桥之战，皆有功。增邑八百户，进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七年，除汉阳郡守，又从独孤信讨梁仚定，破之。十一年，出为南秦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追论斩辛纂功，增邑一千户。十七年，与大将军王雄征上津、魏兴等，并平之。又于白马与武陵王萧纪将杨干运战，破之。虬每经行阵，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战无不克。寻而魏兴复叛，虬又与王雄讨平之。俄除金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以疾卒。

宇文盛字保兴，代人也。曾祖伊与敦、祖长寿、父文孤，并为沃野镇军主。

盛志力骁雄。初为太祖帐内，从破侯莫陈悦，授威烈将军，封渔阳县子，邑三百户。大统三年，兼都督。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授都督、平远将军、步兵校尉，进爵为公，增邑八百户。除冯翊郡守，加帅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增邑三百户。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盐州刺史。及楚公赵贵谋为乱，盛密赴京告之。贵诛，授大将军，进爵忠城郡公，除泾州都督，赐甲一领、奴婢二百口、马五百疋，牛羊及庄田、什物等称是。仍从贺兰祥平洮阳（供）〔洪〕和二城，别封一子甘棠县公。转延州总管，进位柱国。

天和五年，入为大宗伯。六年，与柱国王杰从齐公宪东讨。时汾州被围日久，宪遣盛运粟以给之。仍赴姚襄城，受宪节度。齐将段孝先率兵大至，盛力战拒之。孝先退，乃筑大宁城而还。建德二年，授少师。五年，从高祖东伐，率步骑一万，守汾水关。宣帝即位，拜上柱国，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户。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国、濮阳公。

盛弟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将军、奉朝请、都督，赐爵临邑县子。稍迁辅国将军、大都督。预告赵贵谋，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安义县侯，邑一千户。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除咸阳郡守。迁汾州刺史。入为左宫伯，进位大将军。出为延绥丹三州三防诸军事、延州刺史。转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加柱国大将军。建德元年薨，时年六十。赠柱国、宜鄜等州刺史。子陇嗣。

耿豪，钜鹿人也。本名令贵。其先避刘、石之乱，居辽东，因仕于燕。曾祖超，率众归魏，遂家于神武川。

豪少粗犷，有武艺，好以气凌人。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岳被害，归太祖，以武勇见知。豪亦自谓所事得主。从讨侯莫陈悦及迎魏孝武，录前后功，封平原县子，邑三百户，除宁朔将军、奉车都尉。迁征虏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侯，增邑七百户。从擒窦泰，复弘农，豪先锋陷阵，加前将军、中散大夫。沙苑之战，豪杀伤甚多，血染甲裳尽赤。太祖见之，叹曰：“令贵武猛，所向无前，观其甲裳，足以为验，不须更论级数也。”于是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除镇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南郢州刺史。

九年，从太祖战于邙山，豪谓所部曰：“大丈夫见贼，须右手拔刀，左手把矛，直刺直斫，慎莫皱眉畏死。”遂大呼独入，敌人锋刃乱下，当时咸谓豪殁。俄然奋刀而还。战数合，当豪前者，死伤相继。又

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但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人所伤，何异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论前后战功，进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十五年，赐姓和稽氏，进位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豪性凶悍，言多不逊。太祖惜其骁勇，每优容之。豪亦自谓意气冠群，终无所屈。李穆、蔡佑初与豪同时开府，后并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谓太祖曰：“外闻物议，谓豪胜李穆、蔡佑。”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佑，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项。以咽项在上，故为胜也。”豪之粗猛，皆此类。十六年，卒，时年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赠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将军。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祖明、父迁仕魏，咸亦显达。琳母尝祓禊泗滨，遇见一石，光彩朗润，遂持以归。是夜梦见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谓其母曰：“夫人向所将来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宝持，必生令子。”其母惊寤，便举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魏正光初，起家卫府都督。从元天穆讨邢杲,破梁将（沉）〔陈〕庆之，以功转统军。又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论功为最，除宁朔将军、奉车都尉。后随天光败于韩陵山，琳因留洛阳。

魏孝武西迁，从入关。至溱水，为齐神武所追，拒战有功，封钜野县子，邑三百户。大统初，进爵为侯，增邑四百户，转龙骧将军。顷之，授直阁将军，迁平西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三年，从太祖破齐神武于沙苑，转安西将军，进爵为公，增邑八百户。累迁卫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四年，从擒莫多娄贷文。仍战河桥，琳先驱奋击，勇冠诸军。太祖嘉之，谓之曰：“公即我之韩、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寻以本官镇玉壁。复从太祖战邙山，除正平郡（中正）〔守〕，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户。齐将东方老来寇，琳率众御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击之，老中数疮而退，谓其左右曰：“吾经阵多矣，未见如此健儿。”后乃密使人劝琳东归，琳斩其使以闻。进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

孝闵帝践阼，进爵犍为郡公，邑一千户。武成初，从贺兰祥征吐谷浑，以勋别封一子许昌县公，邑一千户，除延州刺史。又从柱国豆卢宁讨稽胡郝阿保、刘桑德等，破之。二年，文州氐酋反，诏琳率兵讨平之。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命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

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 。”帝大悦曰 ：“獯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

保定初，授梁州总管、十州诸军事。天和二年，徙丹州刺史。三年，迁江陵〔副〕总管。时陈将吴明彻来寇，总管田弘与梁主萧岿出保纪南城，唯琳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昼夜拒战，凡经十旬，明彻退去。岿表言其状，帝乃优诏追琳入朝，亲加劳问。进授大将军，仍副卫公直镇襄州。六年，进位柱国。建德元年，薨，时年七十六。赠本官，加冀定齐沧州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襄。

子儒，少以父勋赐爵许昌（郡）〔县 〕公，拜左侍上士。后袭爵犍为郡公，位至仪同大将军。

李和本名庆和，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父僧养，以累世雄豪，善于统御，为夏州酋长。

和少敢勇，有识度，状貌魁伟，为州里所推。贺拔岳作镇关中，乃引和为帐内都督。以破诸贼功，稍迁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爵思阳公。寻除汉阳郡守。治存宽简，百姓称之。至大统初，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都督，累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姓宇文氏。太祖尝谓诸将曰 ：“宇文庆和，智略明赡，立身恭谨，累经委任，每称吾意 。”遂赐名意焉。改封永丰县公，邑一千户。保定二年，除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郡公。寻又改封德广郡公，出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颇留遗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训物，狱讼为之简静。天和三年，进位大将军，拜延绥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诸军事、延州刺史。六年，进柱国大将军。建德元年，改授延绥银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诸军事。以罪免。寻复柱国。

隋开皇元年，迁上柱国。和立身刚简，老而逾励，诸子趋事，若奉严君。以意是太祖赐名，市朝已革，庆和则父之所命， 义不可违。至是，遂以和为名。二年，薨，赠本官，加司徒公、徐兖邳沂海泗六州刺史。谥曰肃。子彻嗣。

伊娄穆字奴干，代人也。父灵，善骑射，为太祖所知。太祖尝谓之曰 ：“昔伊尹保衡于殷，致主尧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绪 。”于是赐名尹焉。历金紫光禄大夫、卫将军、隆州刺史，赐爵卢奴县公。

穆弱冠为太祖内亲信，以机辩见知，授奉朝请，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战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参军事，转外兵参军。累迁帅都督、平东将军、中散大夫，历中书舍人、尚书驾部郎中、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尝入白事，太祖望见悦之，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见我矣。”于是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封安阳县伯，邑五百户。转大丞相府掾，迁从事中郎，除给事黄门侍郎。

魏废帝二年，穆使于蜀。属伍城郡人赵雄杰与梓潼郡人王令公、邓朏等构逆，众三万余人，阻涪水立栅，进逼潼州。穆遂与刺史叱罗协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户。

孝闵帝践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寻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保定初，授军司马，进爵为公。四年，除金州总管、八州诸军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户。又为民部中大夫。

卫公直出镇襄州，以穆为长史。郢州城民王道肯反，袭据州城。直遣穆率百余骑驰往援之。穆至城下，频破肯众。会大将军高琳率众军继进，肯等乃降。唐州山蛮恃险逆命，穆率军讨之。蛮酋等保据石窟一十四处，穆分军进讨，旬有四日，并破之，虏获六千五百人。六年，进位大将军。建德初。授荆州，复以穆为总管府长史。穆频贰戚藩，甚得匡赞之誉。

入为小司马。从柱国李穆平轵关等城，赏布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顷。五年，从皇太子讨吐谷浑。还，穆殿，为浑人围。会刘雄救至，乃得解。后以疾卒。

杨绍字子安，弘农华阴人也。祖兴，魏新平郡守。父国，中散大夫。

绍少慷慨有志略，屡从征伐，力战有功。魏永安中，授广武将军、屯骑校尉、直荡别将。普泰初，封平乡男，邑一百户，加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魏孝武初，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进爵冠军县伯，邑百户。大统元年，进爵为公，增邑六百户。累迁车骑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四年，出为鄜城郡守。绍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众与险，屡为抄窃。绍率郡兵从侯莫陈崇讨之，疋马先登，

破之于默泉之上。加帅都督、骠骑、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录前后功，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除燕州刺史。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复从大将军达奚武征汉中。时梁宜丰侯萧循固守梁州。绍以为悬军敌境，围守坚城，旷日持久，粮饟不继，城中若致死于我，惧不能归，请为计以诱之。乃频至城下挑战，设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绍又遣人骂辱之，循怒，果出兵，绍率众伪退。城降。以功授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听回授一子。

又从柱国、燕国公于谨围江陵。绍斗于枇杷门，流矢中股而力战不衰。事平，赏奴婢一百口，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除衡州刺史，赐姓叱利氏。孝闵帝践阼，进位大将军。保定二年，卒，赠成文等八州刺史。谥曰信。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国、邽国公。

王雅字度容，阐熙新（固）〔　〕人也。少而沉毅，木讷寡言，有胆勇，善骑射。太祖闻其名，召入军，累有战功。除　　都督，赐爵居庸县子。

东魏将窦泰入寇，雅从太祖擒之于潼关。沙苑之战，雅谓所部曰："彼军殆有百万，今我不满万人，以常理论之，实难与敌。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顺讨逆，岂计众寡。丈夫若不以此时破贼，何用生为　！"乃擐甲步战，所向披靡，太祖壮之。又从战邙山。时大军不利，为敌所乘，诸将皆引退，雅独回骑拒之。敌人见其无继，步骑竞进。雅左右奋击，频斩九级，敌众稍却，雅乃还军。太祖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录前后功，进爵为伯，除帅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简易，吏人安之。迁大都督、延州刺史，转夏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励精为治，人庶悦而附之，自远至者七百余家。保定初，复为夏州刺史，卒于州。

子世积嗣。少倜傥有文武干略。大象末，上大将军、宜阳郡公。　达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阳人也。高祖凉州，魏征西将军、山阳公。父显相，武卫将军。

寔少修立，有干局。起家给事中，加冠军将军。魏孝武初，授都督，镇弘农。后从西迁，封临汾县伯，邑六百户。迁大行台郎中，仍与

行台郎神镇潼关。及潼关失守，即与大都督阳山武战于关，东魏人甚惮之。从太祖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皆力战有功，增邑三百户，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台郎中、相府掾，转从事中郎。寔性严重，太祖深器之。累迁大都督、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魏废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马。

大军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供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并 从赋税。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寻征还，仍为司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平阳县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晋公护司马。

保定元年，出为文州刺史，卒于州，时年四十九。赠文康二州刺史。谥曰恭。子丰嗣。

刘雄字猛雀，临洮子城人也。少机辩，慷慨有大志。大统中，起家为太祖亲信。寻授统军、宣威将军、给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兼中书舍人，赐姓宇文氏。孝闵帝践阼，加大都督，历司市下大夫，齐右下大夫，治小驾部，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保定四年，治中外府属，从征洛阳。 天和二年，迁驾部中大夫，四年，兼齐公宪府掾，从宪出宜阳，筑安义等城。五年，齐相斛律明月率众筑通关城以援宜阳。先是，国家与齐通好，约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扰。至是，宪以齐人失信，令雄使于明月，责其背约。雄辞义辩直，齐人惮焉。使还，兼中（府）外〔府〕掾。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周昌县伯，邑六百户。齐人又于姚襄筑伏龙等五城，以处戍卒。雄从齐公宪攻之，五城皆拔。宪复遣雄与柱国宇文盛于齐长城已西，连营防御。齐将段孝先等率众围盛。营外先有长堑，大将军韩欢与孝先交战不利，雄身负排，率所部二十余人，据堑力战，孝先等乃止。军还，迁军司马，进爵为侯，邑一千四百户。

建德初，授纳言，转军正，复为纳言。二年，转内史中大夫，除（侯）〔候〕正。高祖尝从容谓雄曰 ：“古人云：“富贵不归故乡，犹衣锦夜游 。”今以卿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谢。于是诏以雄为河州刺史。雄先已为本县令，复有此授，乡里荣之。四年，从柱国李穆出轵关，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 获赏。 五（千）〔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浑，雄自凉州从滕王逌率军先入浑境，去伏侯城二百余里，逌遣雄先至城东举火，与大军相应。浑洮王率七百余骑逆战。雄时所部数百人先并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许人。雄即率与交战，斩首七十余级，雄亦亡

其三骑。自是从逌连战之，雄功居多，赏物甚厚。及军还，伊娄穆殿，为贼所围。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骑一千解穆围。增邑三百户，加上开府仪同三司。

其年，大军东讨，雄从齐王宪拔洪洞，下永安。军还，仍与宪回援晋州。未至，齐后主已率大兵亲自攻围，晋州垂陷。宪遣雄先往察其军势。雄乃率步骑千人，鸣鼓角，遥报城中。寻而高祖兵至，齐主遁走。从平并州，拜上大将军，进爵赵郡公，邑二千户，旧封回授一子。明年，从平邺城，进柱国。其年，从齐王宪总北讨稽胡。军还，出镇幽州。

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拥略居民。雄出战，为突厥所围，临阵战殁。

赠亳州总管、七州诸军事、亳州刺史。子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仪同大将军。

侯植字仁干，上谷人也。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为州郡冠族。父欣，（秦）〔泰〕州刺史、奉义县公。

植少倜傥，有大节，容貌奇伟，武艺绝伦。正光中，起家奉朝请。寻而天下丧乱，群盗蜂起，植乃散家财，率募勇敢讨贼。以功拜统军，迁清河郡守。后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等，每有战功，除义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绩，为夷夏所怀。

及齐神武逼洛阳，植从魏孝武西迁。大统元年，授骠骑将军、都督，赐姓侯伏侯氏。从太祖破沙苑，战河桥，进大都督，　　加左光禄大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逆，植从开府独孤信讨擒之，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肥城县公，邑一千户。又赐姓贺屯。魏恭帝元年，从于谨平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奴婢一百口，别封一子汧源县伯。六官建，拜司仓下大夫。孝闵帝践阼，进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

时帝幼冲，晋公护执政，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任。及护诛赵贵，而诸宿将等多不自安。植谓龙恩曰　：“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共为唇齿，尚忧不济，况以纤介之间，自相夷灭！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体。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龙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间言于护

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期之始终。明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兹日。愿公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世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护曰：“我蒙太祖厚恩，且属当犹子，誓将以身报国，贤兄应见此心。卿今有是言，岂谓吾有他志耶。”又闻其先与龙恩言，乃阴忌之。植惧不免祸，遂以忧卒。赠大将军、（正）〔平〕（阳）〔扬〕光三州诸军事、平州刺史，谥曰节。子定嗣。

及护伏诛，龙恩与其弟大将军、武平公万寿并预其祸。高祖治护事，知植忠于朝廷，乃特免其子孙。定后位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史臣曰：王杰、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节于扰攘之际，终能屠坚（执）〔覆〕锐，立御侮之功，裂膏壤，据势位，固其宜也。仲尼称“无求备于一人”，信矣。夫文士怀温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禀刚烈之质，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逊之祸，拔剑争功之尤。大则莫全其生，小则仅而获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周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窦炽 兄子毅 于翼 李穆

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远将军。以炽着勋，赠少保、柱国大将军、建昌公。

炽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善骑射，膂力过人。魏正光末，北镇扰乱，炽乃随略避地定州，因没于葛荣。荣欲官略，略不受。荣疑其有异志，遂留略于冀州，将炽及炽兄善随军。魏永安元年，尔朱荣破葛荣，炽乃将家随荣于并州。时葛荣别帅韩娄、郝长众数万人据蓟城不下，以炽为都督，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炽手斩娄，以功拜扬烈将军。三年，除员外散骑侍郎，迁给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厉将军。

魏孝武即位，茹茹等诸番并遣使朝贡，帝临轩宴之。有鸱飞鸣于殿前，帝素知炽善射，因欲示远人，乃给炽御箭两只，命射之。鸱乃应弦而落，诸番人咸叹异焉。帝大悦，赐帛五十疋。寻率兵随东南道行台樊子鹄追尔朱仲远，仲远奔梁。时梁　主又遣元树入寇，攻陷谯城，遂据之。子鹄令炽率骑兵击破之，封行唐县子，邑五百户。寻拜直合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领华骝令，进爵上洛县伯，邑一千户。

时帝与齐神武构隙，以炽有威重，堪处爪牙之任，拜合内大都督。迁抚军将军，朱衣直合，遂从帝西迁。仍与其兄善重至城下，与武卫将军高金龙战于千秋门，败之。因入宫城，取御马四十疋并鞍勒，进之行所。帝大悦，赐炽及善骏马各二疋、驽马十疋。

大统元年，以从驾功，别封真定县公，除东豫州刺史，加卫将军。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户。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至邙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三面攻围，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皆应弦而倒。敌以杀伤既多，乃相谓曰　：“得此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因其怠，遂突围得出。又从太保李弼讨白额稽胡，破之，除车骑将军。

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炽率兵从太祖援之。至洛阳，会东魏人据邙山为阵，太祖命留辎重于瀍曲，率轻骑奋击，中军与右军大破之，悉虏

其步卒。炽独追至石济而还。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增邑一千户。十三年，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户。出为泾州刺史，莅职数年，政号清净。改封（武）安〔武〕县公，进授大将军。

魏废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炽抑挫豪右，申理幽滞，每亲巡垄亩，劝民耕桑。在州十载，甚有政绩。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炽屡经游践，尝与僚吏宴于泉侧，因酌水自饮曰："吾在此州，唯当饮水而已。"及去职之后，人吏感其遗惠， 每至此泉者，莫不怀之。

魏恭帝元年，进爵广武郡公。属茹茹寇广武，炽率兵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茹茹闻军至，引退。炽度河至曲伏川追及，与战，大破之，斩其酋帅郁久闾是发，获生口数千，及杂畜数万头。孝闵帝践阼，增邑二千户。武成二年，拜柱国大将军。世宗以炽前朝忠勋，望实兼重，欲独为造第。炽辞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辄发徒役，世宗不许。寻而帝崩，事方得寝。保定元年，进封邓国公，邑一万户，别食资阳县一千户，收其租赋。四年，授大宗伯，随晋公护东征。天和五年，出为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于渭北，令炽与晋公护分射走兔，炽一日获十七头，护获十一头。护耻其不及，因以为嫌。至是，炽又以高祖年长，有劝护归政之议，护恶之，故左迁焉。及护诛，征太傅。

炽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于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尝有疾，高祖至其第而问之，因赐金石之药。其见礼如此。帝于大德殿将谋伐齐，炽时年已衰老，乃扼腕曰 ："臣虽朽迈，请执干橹，首启戎行。得一睹诛翦鲸鲵，廓清寰宇，省方观俗，登岳告成，然后归魂泉壤，无复余恨。"高祖壮其志节，遂以炽第二子武当公恭为左二军总管。齐平之后，帝乃召炽历观相州宫殿。炽拜贺曰："陛下真不负先帝矣。"帝大悦，赐奴婢三十人，及杂缯帛千疋，进位上柱国。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大象初，改食乐陵县，邑户如旧。隋文帝辅政，停洛阳宫作，炽请入朝。属尉迟迥举兵，炽乃移入金墉城，简练关中军士得数百人，与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权行洛州镇事。相州平，炽方入朝。属隋文帝初为相国，百官皆劝进。炽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笺。时人高 其节。 隋文帝践极，拜太傅，加殊礼，赞拜不名。开皇四年八月，薨，时年七十八。

赠本官、冀沧瀛赵卫贝魏洛八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恭。

炽事亲孝，奉诸兄以悌顺闻。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孙皆处列位，遂为当时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将军。

从高祖平齐，封赞国公，除西兖州总管，以罪赐死。

炽兄善，以中军大都督、南城公从魏孝武西迁。后仕至太仆、卫尉卿、汾北华瀛三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富县公。谥曰忠。子荣定嗣。起家魏文帝千牛备身。稍迁平东将军、大都督，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历佽飞中大夫、右司卫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将军。炽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着勋，追赠大将军、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亲以孝闻。魏孝武初，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时齐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

及孝武西迁，遂从入关，封奉高县子，邑六百户，除符玺郎。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拜右将军、太中大夫，进爵为侯，增邑一千户。累迁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魏废帝二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进爵安武县公，增邑一千四百户。魏恭帝元年，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县公，出为幽州刺史。孝闵帝践阼，进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户。保定三年，征还朝，治左宫伯，转小宗伯，寻拜大将军。

时与齐人争衡，戎车岁动，并交结突厥，以为外援。在太祖之时，突厥已许纳女于我，齐人亦甘言重币，遣使求婚。狄　　固贪婪，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往反十余，方复前好。至是，虽期往逆，犹惧改图。以毅地兼勋戚，素有威重，乃命为使。及毅之至，齐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犹有贰志。毅抗言正色，以大义责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归。朝议嘉之，别封成都县公，邑一千户，进位柱国。出为同州刺史，迁蒲州总管，徙金州总管，加授上柱国，入为大司马。隋开皇初，拜定州总管。累居藩镇，咸得民和。二年，薨于州，年六十四。赠襄郢等六州刺史，谥曰肃。毅性温和，每以谨慎自守，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特为朝廷所委信。虽任兼出入，未尝有矜惰之容，时人以此称焉。子贤嗣。

贤字托贤，志业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国世子。宣政

元年，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隋开皇中，袭爵神武公，除迁州刺史。

〔毅〕（有）〔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诏赠司空、穆总管荆郢硖夔复沔岳沅（沣）〔澧〕鄂十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封杞国公。并追赠贤，金迁房直均五州诸军事、金州刺史，袭杞国公。又追赠贤子绍宣秦州刺史，并袭贤爵。绍宣无子，仍以绍宣兄孝宣子德藏为嗣。

于翼字文若，太师、燕公谨之子。美风仪，有识度。年十一，尚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平县公，邑一千户。大统十六年，进爵郡公，加大都督，领太祖帐下左右，禁中宿卫。迁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武卫将军。谨平江陵，所赠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太祖闻之，特赐奴婢二百口，翼固辞不受。寻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宫伯。

孝闵帝践阼，出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颇有惠政。　翼又推诚布信，事存宽简，夷夏感悦，比之大小冯君焉。时吐谷浑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使来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从。寮属咸以为言。翼曰　：“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抄掠边牧耳。安能顿兵城下，久事攻围！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以往，亦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　。”居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贺兰祥讨吐谷浑，翼率州兵先锋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户。寻征拜右宫伯。

世宗雅爱文（士）〔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撝、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　：“萧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世宗崩，翼与晋公护同受遗诏，立高祖。保定元年，徙军司马。三年，改封常山（县）〔郡　〕公，邑二千九百户。天和初，迁司会中大夫，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亲迎之礼，命翼总司仪制。狄人虽蹲踞无节，然咸惮翼之礼法，莫敢违犯。遭父忧去职，居丧过礼，为时辈所称。寻有诏，起令视事。高祖又以翼有人伦之鉴，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选置。其所擢用，皆民誉也，时论佥谓得人。迁大将军，总中外宿卫兵事。

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内怀猜忌。转为小司徒，加拜柱国。虽外示崇重，实疏斥之。及诛护，帝召翼，遣往河东取护子中山公训，仍代镇

蒲州。翼曰　：“冢宰无君陵上，自取诛夷。元恶既除，余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犹谓疏不间亲。陛下不使诸王而使臣异姓，非直物有横议，愚臣亦所未安 。”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　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高祖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偫，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宇文护专制之日，兴兵至洛，不战而败，所丧实多。数十年委积，一朝麋散。虽为护无制胜之策，亦由敌人之有备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戎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彼必（善　）〔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若犹习前踪，恐非荡定之计 。”帝纳之。

建德二年，出为安随等六州五防诸军事、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浏水绝流。旧俗，每逢亢阳，祷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

四年，高祖将东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纳言卢韫等前后乘驿，三诣翼问策焉。翼赞成之。及军出，诏翼率荆、楚兵二万，自宛、叶趣襄城，大将军张光洛、郑恪等并隶焉。旬日下齐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辄入民村，即斩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归。属高祖有疾，班师，翼亦旋镇。

五年，转陕熊等七州十六防诸军事、宜阳总管。翼以宜阳地非襟带，请移镇于陕。诏从之，仍除陕州刺史，总管如旧。其年，大军复东讨，翼自陕入九曲，攻拔造涧等诸城，径到洛阳。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门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复见翼，并壶浆塞道。寻即除洛怀等九州诸军事、河阳总管。

寻徙豫州总管，给兵五千人、马千疋以之镇，并配开府及仪同等二十人。仍敕河阳、襄州、安州、荆州（泗）州总管内有武干者，任翼征牒，不限多少。仪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后闻。陈将鲁天念久围光州，闻翼到汝南，望风退散。霍州蛮首　　田元显，负险不宾，于是，送质请附。陈将任蛮奴悉众攻显，显立栅拒战，莫有异心。及翼还朝，元显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类也。

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鴈门，东至碣

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幽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掠，居民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翼执其使，并书送之。于时隋文帝执政，赐翼杂缯一千五百段、粟麦一千五百石，并珍宝服玩等，进位上柱国，封任国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别食任城县一千户，收其租赋。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隋文帝许之。

开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迟迥者，隋文召致（凊）〔清〕室，遣理官按验。寻以无实见原，仍复本位。三年五月，薨。赠本官、加蒲晋怀绛邵汾六州诸军事、蒲州刺史，谥曰穆。

翼性恭俭，与物无竞，常以满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终。

子玺，官至上大将军、军司马、黎阳郡公。玺弟诠，上仪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诠弟让，仪同三司。

尉迟迥之举兵也，河西公李贤弟穆为并州总管，亦执迥子送之。 李穆字显庆，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关，便给事左右，深被亲遇。穆亦小心谨肃，未尝懈怠。太祖嘉之，遂处以腹心之任，出入卧内，当时莫与为比。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难，而悦党史归据原州，犹为悦守。太祖令侯莫陈崇轻骑袭之。穆先在城中，与兄贤、远等据城门应崇，遂擒归。以功授都督。从迎魏孝武，封永平县子，邑三百户。擒窦泰， 复弘农，并有战功。沙苑之捷，穆又言于太祖曰 ：“高欢今日已丧胆矣，请速逐之，则欢可擒也 。”太祖不听。论前后功，进爵为公。

河桥之战，太祖所乘马中流矢惊逸，太祖坠于地，军中大扰。敌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抶太祖，因大骂曰：“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敌人不疑是贵人也，遂舍之而过。穆以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济矣。自是恩盼更隆。擢授武卫将军，加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武）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户。前后赏赐，不可胜计。久之，太祖美其志节，乃叹曰 ：“人之所贵，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轻身命之重，济孤于难。虽复加之以爵位，赏之以玉帛，未足为报也 。”乃特赐铁券，恕以十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骢马，其后中厩有此色马者，悉以赐之。又赐穆世子惇安乐郡公，姊一人为郡君，余姊妹并为县君，兄弟子侄及

缌麻以上亲并舅氏，皆沾厚赐。其见褒崇如此。

从解玉壁围，拜安定国中尉。寻授同州刺史，入为太仆卿。征江陵功，封一子长城县侯，邑千户。寻进位大将军，赐姓拓拔氏。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贤子为平高郡守，远子为平高县令，并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乡里，恩遇过隆，固辞不拜。太祖不许。后转雍州刺史，入为小冢宰。孝闵帝践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别封一子为县伯。穆请回封贤子孝轨，许之。 及远子植谋害晋公护，植诛死，穆亦坐除名。时植弟基任淅州刺史，例合从坐。穆频诣护，请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辞理酸切，闻者莫不动容。护矜之，遂特免基死。

世宗即位，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安武 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进位大将军。三年，从随公杨忠东伐。还，拜小司徒，迁柱国大将军，别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户。五年，迁大司空。天和二年，进封申国公，邑五千户，旧爵回授一子。建德元年，迁太保。寻出为原州总管。四年，高祖东征，令穆率兵三万，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并破之。后以帝疾班师，弃而不守。六年，进位上柱国，除并州总管。时东夏再平，人情尚扰，穆镇之以静，百姓怀之。

大象元年，迁大左辅，总管如旧。二年，加太傅，仍总管。及尉迟迥举兵，穆子荣欲应之。穆弗听曰 ：“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时若此，吾岂能违天 。”乃遣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亦执送京师。迥令其所署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民郭子胜为刺史。穆遣兵讨之，获子胜。隋文帝嘉之，以穆劳效同破邺城第一勋，加三转，听分授其二子荣、才及兄贤子孝轨。荣及才并仪同大将军，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又别封子雄为密国公，邑三千户。

穆长子惇，字士宇。大统四年，以穆功赐爵安平县侯，寻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进爵为公。太祖令功臣世子并与略阳公游处，惇于时辈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异域珍奇，无不班锡。俄（受）〔授〕小武伯，进爵安乐郡公。天和三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凤州刺史。卒于位。赠大将军、原灵豳三州刺史。

史臣曰：窦炽仪表魁梧，器识雄远。入参朝政，则嘉谋以陈；出总蕃条，则惠政斯洽。窦毅忠肃奉上，温恭接下，茂实彰于本朝，义声扬于殊俗。并以国华民望，论道当官，荣映一时，庆流来叶。及炽迟疑劝

进，有送故之心，虽王公恨恨，何以加此。

语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然则效忠之迹或殊，处臣之理斯一，榷言指要，其维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为之投袂；新都篡盗，翟仲文所以称兵。及东郡诛夷，竟速汉朝之祸；淮南覆败，无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贞臣，赴蹈不已，岂忠义所感，视死如归者欤。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于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亲；穆乃早着勋庸，深寄肺腑。并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与存与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托，总戎马之权，势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卫难。乃宴安宠禄，曾无释位之心；报使献诚，但务随时之义。弘名节以高贵，岂所望于二公。若舍彼天时，征诸人事，显庆起晋阳之甲，文若发幽蓟之兵，协契岷峨，约从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则成败之数，未可量也。

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韦孝宽 韦夏 梁士彦

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为三辅着姓。祖直善，魏冯翊、扶风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义初，为大行台右丞，加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将军、南（幽）〔豳 〕州刺史。时氐贼数为抄窃，旭随机招抚，并即归附。寻卒官。赠司空、冀州刺史，谥曰文惠。

孝宽沉敏和正，涉猎经史。弱冠，属萧宝夤作乱关右，乃诣阙，请为军前驱。朝廷嘉之，即拜统军。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每战有功。拜国子博士，行华（阴）〔 山〕郡事。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出镇潼关，引孝宽为司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将军、给事中，寻赐爵山北县男。普泰中，以都督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以功除（浙 ）〔析〕阳郡守。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司）〔同〕荆州，与孝宽情好款密，政术俱美，荆部吏人，号为联璧。孝武初，以都督镇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宽随军。及克潼关，即授弘农郡守。从擒窦泰，兼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仍与独孤信入洛阳城守。复与宇文贵、怡峰应接颍州义徒，破东魏将任祥、尧雄 于颍川。孝宽又进平乐口，下豫州，获刺史冯邕。又从战于河桥。时大军不利，边境骚然，乃令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寻迁南兖州刺史。

是岁，东魏将段琛、尧杰复据宜阳，遣其（扬）〔阳 〕州刺史牛道恒扇诱边民。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恒，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日出奇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崤、渑遂清。

大统五年，进爵为侯。八年，转晋州刺史，寻移镇玉壁，兼摄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负险，屡为劫盗，孝宽示以威信，州境肃然。进授大都督。

十二年，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命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齐神武使谓城中曰 ：“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饬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伏地道

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韝吹之。吹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缦，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长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扞之，敌不得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

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

神武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后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宽功，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

废帝二年，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

恭帝元年，以大将军与燕国公于谨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县公。还，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二）年，周文北巡，命孝宽还镇玉壁。周孝闵帝践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

保定初，以孝宽立勋玉壁，遂于玉壁置勋州，仍授勋州刺史。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绝无使命，一日忽来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没在彼，因其请和之际，或可致之。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宽详议。孝宽乃于郊盛设供帐，令公正接对使人，兼论皇家亲属在东之意。使者辞色甚悦。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孝宽复放东还，并致书一牍，具陈朝廷欲敦邻好。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

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物情如此。

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四年，进位柱国。时晋公护将东讨，孝宽遣长史辛道宪启陈不可，护不纳。既而大军果不利。后孔城遂陷，宜阳被围。孝宽乃谓其将帅曰：“宜阳一城之地，未能损益。然两国争之，劳师数载。彼多君子，宁乏谋猷。若弃崤东，来图汾北，我之疆界，必见侵扰。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以杜贼志。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于是画地形，具陈其状。晋公护令长史叱罗协谓使人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进爵郧国公，增邑通前一万户。是岁，齐人果解宜阳之围，经略汾北，遂筑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请与孝宽相见。明月云：“宜阳小城，久劳战争。今既入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答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图，取偿安在？且君辅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调阴阳，抚百姓，焉用极武穷兵，构怨连祸！且沧、瀛大水，千里无烟，复欲使汾、晋之间，横尸暴骨？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人，窃为君不取。”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多赍此文，遗之于邺。祖孝征既闻，更润色之，明月竟以此诛。

建德之后，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乃上疏陈三策。其第一策曰：

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传不云乎：“雠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

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其第二策曰：

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 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熬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

窃以大周土宇，跨据关、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势。太祖受天明命，与物更新，是以二纪之中，大功克举。南清江、汉，西龛巴、蜀，塞表无虞，河右底定。唯彼赵、魏，独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东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余晷。昔勾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乱，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书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卫）〔伟〕、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尔后遂大举，再驾而定山东，卒如孝宽之策。

孝宽每以年迫悬车，屡请致仕。帝以海内未平，优诏弗许。至是复称疾乞骸骨。帝曰 ：“往已面申本怀，何烦重请也。”五年，帝东伐，过幸玉壁。观御敌之所，深叹羡之，移时乃去。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请为先驱。帝以玉壁要冲，非孝宽无以镇之，乃不许。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与大军掎角，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围守华谷以应接之。孝宽克其四城。武

帝平晋州，复令孝宽还旧镇。

及帝凯还，复幸玉壁。从容谓孝宽曰 ：“世称老人多智，善为军谋。然朕唯共少年，一举平贼。公以为何如？”孝宽对曰 ：“臣今衰耄，唯有诚心而已。然昔在少壮，亦曾输力先朝，以定关右 。”帝大笑曰

：“实如公言　。”乃诏孝宽随驾还京。拜大司空，出为延州总管，进位上柱国。

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徐州总管。又为行军元帅，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　彦攻广陵，孝宽率众攻寿阳，并拔之。初孝宽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尤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刺史吴文育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走，江北悉平。

军还，至豫州，宇文亮举兵反，潜以数百骑袭孝宽营。时亮圉官茹宽密白其状，孝宽有备。亮不得入，遁走，孝宽追获之。诏以平淮南之功，别封一子滑国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釜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釜奔还。孝宽兄子魏郡守艺又弃郡南走。孝宽审讦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骑）〔驿〕将曰　：“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

时或劝孝宽，以为洛京虚弱，素无守备，河阳镇防，悉是关东鲜卑，迥若先往据之，则为祸不小。乃入保河阳。河阳城内旧有鲜卑八百人，家并在邺，见孝宽轻来，谋欲应迥。孝宽知之，遂密造东京官司，诈称遣行，分人诣洛阳受赐。既至洛阳，并留不遣。因此离解，其谋不成。

六月，诏发关中兵，以孝宽为元帅东伐。七月，军次河阳。迥所署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孝宽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桥）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士以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　：“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　。”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轻骑奔邺。军次于邺西门豹祠　之南。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兵士在小城中者，尽坑于游豫园。诸有未服，皆随机讨之，关东悉平。十月，凯还京师。十一月薨，时年七十二。赠太傅、十二州诸军事、雍州牧。谥曰襄。

孝宽在边多载，屡抗强敌。所有经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政事之余，每自披阅。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又早丧父母，事兄嫂甚谨。所得俸禄，不入私房。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赡。朝野以此称焉。长子谌年已十岁，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宽辞以兄子世康年长。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宽有六子，总、寿、霁、津知名。

韦夐字敬远。志尚夷简，澹于荣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从事，非其好也，遂谢疾去职。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属太祖经纶王业，侧席求贤，闻夐养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备加礼命。虽情谕甚至，而竟不能屈。弥以重之，亦弗之夺也。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夐对翫琴书，萧然自乐。时人号为居士焉。至有慕其闲素者，或载酒从之，夐亦为之尽欢，接对忘倦。

明帝即位，礼敬逾厚。乃为诗以贻之曰：“六爻贞遯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逾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远望首阳薇。讵能同四隐，来参余万机。”夐答帝诗，愿时朝谒。帝大悦，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时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夐至宅，访以政事。夐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护不悦。有识者以为知言。

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素闻夐名，请与相见。朝廷许之。弘正乃造夐，谈谑盈日，恨相遇之晚。后请夐至宾馆，夐〔不〕时赴。弘正仍赠诗曰：“德星犹未动，真车讵肯来。”其为时所钦挹如此。

武帝尝与夐夜宴，大赐之缣帛，令侍臣数人负以送出。夐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宽为延州总管，夐至州与孝宽相见。将还，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夐。夐以其华饰，心弗欲之。笑谓孝宽曰：“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恶与之同出，不与同归。吾虽不逮前烈，然舍旧录新，亦非吾志也。”于是乃乘旧马以归。

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着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时宣帝在东宫，亦遗夐书，并令以帝所乘马迎之，问以立身之道。夐对曰：“传不云乎，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并圣人之训也，愿殿下察之。”

敻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一日之中，凶问俱至。家人相对悲恸，而敻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 。”援琴抚之如旧。

敻又雅好名义，虚襟善诱。虽耕夫牧竖有一介可称者，皆接引之。特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少爱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录数十万言。晚年虚静，唯以体道会真为务。旧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笔多并不存。

建德中，敻以年老，预戒其子等曰 ：“昔士安以蘧蒢束体，王孙以布囊绕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汝辈 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素蔬，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瞑目之日，勿违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赙赠有加。其丧制葬礼，诸子等并遵其遗戒。子世康。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也。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周武帝将平东夏，闻其勇决，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甚惮之。

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进位大将军，除晋州刺史。及帝还，齐后主亲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猛齐奋，号声动天，无不一当百。齐兵少却，乃令妻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捋帝须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叩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 。”及齐平，封郕国公，位上柱国、雍州总管。宣帝即位，除徐州总管。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彻、裴忌于吕梁，略定淮南地。

隋文帝作相，转亳州总管。尉迟迥反，为行军总管，及韦孝宽击之。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士彦继之，所当皆破。

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见忌，乃代还京师。闲居无事，恃功怀怨，与宇文忻、刘昉等谋反。将率僮仆，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复欲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为牟甲，募盗贼为

战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发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观其志。士彦欣然谓昉等曰：“天也！”又请仪同薛摩儿为长史，帝从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执士彦、忻、昉等于行间。诘之状，犹不伏，捕薛摩儿至，对之。摩儿具论始末，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第三子叔谐曰“作猛兽须成班”。士彦失色，顾曰 ：“汝杀我！”于是伏诛。年七十二。

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开府、义乡县公，早卒。刚字永固，位大将军、通政县公、泾州刺史。以谏父获免，徙瓜州。叔谐坐士彦诛。

梁默者，士彦之苍头也，骁武绝人。士彦每从征伐，常与默陷阵。仕周，位开府。开皇末，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进位大将军。又从平杨谅，授柱国。大业五年，从炀帝征吐谷浑，力战死之。赠光禄大夫。

周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四 申徽 陆通 弟逞 柳敏 卢柔 唐瑾

申徽字世仪，魏郡人也。六世祖钟，为后赵司徒。冉闵末，中原丧乱，钟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兖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

徽少与母居，尽心孝养。及长，好经史。性审慎，不妄交游。遭母忧，丧毕，乃归于魏。元颢入洛，以元邃为东徐州刺史，邃引徽为主簿。颢败，邃被槛车送洛阳，故吏宾客并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广集宾友，叹徽有古人风。寻除太尉府行参军。

孝武初，徽以洛阳兵难未已，遂间行入关见文帝。文帝与语，奇之，荐之于贺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为宾客。文帝临夏州，以徽为记室参军，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为大行台郎中。时军国草创，幕府务殷，四方书檄，皆徽之辞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县子，本州大中正。大统初，进爵为侯。四年，拜中书舍人，修起居注。河桥之役，大军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众，徽独不离左右。魏帝称叹之。 十年，迁给事黄门侍郎。

先是，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遑问罪，因授彦刺史。频征不奉诏，又南通吐谷浑，将图叛逆。文帝难于动众，欲以权略致之。乃以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徽轻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以揣其意。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住计，彦便从之，遂来至馆。徽先与瓜州豪右密谋执彦，遂叱而缚之。彦辞无罪。徽数之曰 ：“君无尺寸之功，滥居方岳之重。恃远背诞，不恭贡职，戮辱使人，轻忽诏命。计君之咎，实不容诛。但授诏之日，本令相送归阙，所恨不得申明罚以谢边远耳 。”于是宣诏慰劳吏人及彦所部，复云大军续至，城内无敢动者。使还，迁都官尚书。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启请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节、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十六年，征兼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二年，进爵为公，正右仆射，赐姓宇文氏。

徽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牍无大小，皆亲自省览。以是事无稽滞，

吏不得为奸。后虽历公卿，此志不懈。出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遗。徽性廉慎，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及代还，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徽自以无德于人，慨然怀愧，因赋诗题于清水亭。长幼闻之，竞来就读。递相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

明帝以御正任总丝纶，更崇其秩为上大夫，员四人，号大御正，又以徽为之。历小司空、少保，出为荆州刺史，入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诏许之。薨，赠泗州刺史，谥曰章。

子康嗣。位泸州刺史，司织下大夫、上开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静，齐安郡守。静弟处，上开府、同昌县侯。卒。陆通字仲明，吴郡人也。曾祖载，从宋武帝平关中，军还，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遂没赫连氏。魏太武平赫连氏，载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初从尔朱天光讨伐，及天光败，归文帝。文帝为行台，以政为行台左丞、原州长史，赐爵中都县伯。大统中，卒。

通少敦敏好学，有志节。幼从在河西，遂逢寇难，与政相失。通乃自拔东归，从尔朱荣。荣死，又从尔朱兆。及尔朱氏灭，乃入关。文帝时在夏州，引为帐内督。顷之，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时有传（兵）〔岳〕军府已亡散者，文帝忧之，通以为不然。居数日，问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见亲礼，遂昼夜陪侍，家人罕见其面。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文帝以此重之。后以迎孝武功，封都昌县伯。大统元年，进爵为侯。从禽窦泰，复弘农。沙苑之役，力战有功。

又从解洛阳围。军还，属赵青雀反于长安，文帝将讨之，以人马疲弊，不可速行。又谓青雀等一时陆梁，不足为虑。乃云：“我到长安，但轻骑临之，必当面缚。”通进曰：“青雀等既以大军不利，谓朝廷倾危，同恶相求，遂成反乱。然其逆谋久定，必无迁善之心。且其诈言大军败绩，东寇将至，若以轻骑往，百姓谓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虽疲弊，精锐犹多。以明公之威，率思归之众，以顺讨逆，何虑不平。”文帝深纳之，因从平青雀。录前后功，进爵为公，徐州刺史。以寇难未平，留不之部。与于谨讨刘平伏，加大都督。

从文帝援玉壁，进仪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来附，通从若干惠战于邙山，众军皆退，唯惠与

通率所部力战。至夜中乃阴引还，敌亦不敢逼。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仆卿，赐姓步六孤氏，进爵绥德郡公。周孝闵践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迁大司寇。

通性柔谨，虽久处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赐，尽与亲故共之，家无余财。常曰：“凡人患贫而不贵，不患贵而贫也。”建德元年，转大司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常从容谓之曰：“尔既温裕，何因乃字世雄？且为世之雄，非所宜也。于尔兄弟，又复不类。”遂改焉。逞少谨密，早有名誉。兄通先以军功别受茅土，乃让父爵中都县伯，令逞袭之。起家羽林监、文帝内亲信。时辈皆以骁勇自达，唯逞独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礼遇焉。大统十四年，参大丞相府军事，寻兼记室。保定初，累迁吏部中大夫，历（藩）〔蕃〕部、御伯中大夫，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转军司马。逞干识详明，历任三府，所在着绩。朝廷嘉之，进爵为公。

天和三年，齐遣侍中斛斯文略、中书侍郎刘逖来聘。初修邻好，盛选行人。诏逞为使主，尹公正为副以报之。逞美容止，善辞令，敏而有礼,齐人称焉。还届近畿，诏令路车（饰）〔仪〕服，郊迎而入。时人荣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数子，经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养之，诸豚赖之以活。时论以逞仁政所致。俄迁司会中大夫，出为河州刺史。

晋公护雅重其才，表为中外府司马，赖委任之。寻复为司会，兼纳言，迁小司马。及护诛，坐免官。顷之，起为纳言。又以疾不堪剧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辞，例备卤簿。逞以时属农要，奏请停之。武帝深嘉焉，诏遂其所请，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称之。东宫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赠大将军。子操嗣。

柳敏字白泽，河东解县人，晋太常纯之七世孙也。父懿，魏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汾州刺史。

敏九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好学，涉猎经史，阴阳卜筮之术，靡不习焉。年未弱冠，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

及文帝克复河东，见而器异之，乃谓之曰：“今日不喜得河东，喜

得卿也　。”即拜丞相府参军事。俄转户曹参军，（掌）〔兼〕记室。每有四方宾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礼仪，亦令监综。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为朝廷政典。迁礼部郎中，封武城县子，加帅都督，领本乡兵。俄进大都督。遭母忧，居丧旬日之间，鬓发半白。寻起为吏部郎中。毁瘠过礼，杖而后起。文帝见而叹异之，特加廪赐。及尉迟迥伐蜀，以敏为行军司马。军中筹略，并以委之。益州平，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迁尚书，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礼部中大夫。

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公，又除河东郡守，寻复征拜礼部。出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将还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并赍酒肴及土产候之于路。敏乃从他道而还。复拜礼部。后改礼部为司宗，仍以敏为之。

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将朝，必夙兴待旦。又久处台阁，明练故事　，近（议）〔仪〕或乖先典者，皆按据旧章，刊正取中。迁小宗伯，监修国史。转小司马，又监修律令。进位大将军，出为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齐，进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后，寝疾积年，武帝及宣帝并亲幸其第问疾焉。

开皇元年，进位上大将军、太子太保。其年卒。赠五州诸军事、晋州刺史。临终诫其子等，丧事所须，务从简约。其子等并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聪颖有器识，干局过人。武帝时，为内史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文城郡公。当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诚献替，知无不为，谦虚自处，未尝骄物。时论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遗辅政。稍被宣帝疏，然不离本职。隋文帝为丞相，深自结纳。文帝以为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风，不能视事。文帝受禅，疾愈，加上开府，拜潞州刺史。昂见天下无事，上表请劝学行礼。上览而善之，优诏答昂。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调嗣。

卢柔字子刚。少孤，为叔母所养，抚视甚于其子。柔尽心温凊，亦同己亲。宗族叹重之。性聪敏，好学，未弱冠，解属文，但口吃不能持论。颇使酒诞节，为世所讥。司徒、临淮王彧见而器之，以女妻焉。

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诏贺拔胜出牧荆州，柔谓因此可着功绩，遂从胜之荆州。以柔为大行台郎中，掌书记。军中机务，柔多预之。及胜为太保，以柔为掾，加冠军将军。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曰　：“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

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接关中，带甲十万，观衅而动，亦中策也。举三荆之地，通款梁国，可以身免，功名去矣。策之下者 。”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

及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袭穰，胜败，遂南奔梁。柔亦从之。胜频表梁求归，武帝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后与胜俱还，行至襄阳，齐神武惧胜西入，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及柔惧，乃弃船山行，赢粮冒险， 经数百里。时属秋霖，徒侣冻馁，死者太半。至丰阳界，柔迷失道，独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湿，殆至于死。

大统二年，至长安。封容城县男，邑二百户。太祖重其才，引为行台郎中，加平东将军，除从事中郎，与苏绰对掌机密。时沙苑之后，大军屡捷，汝、颍之间，多举义来附。书翰往反，日百余牒。柔随机报答，皆合事宜。进爵为子，增邑三百户，除中书舍人。迁司农少卿，转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后拜黄门侍郎。文帝知其贫，解衣赐之。魏废帝元年，加军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中书监。

孝闵帝践阼，拜小内史，迁内史大夫，进位开府。卒于位。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子恺嗣。恺字长仁。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起家齐王记室。历吏部、内史上士，礼部下大夫。寻为聘陈副使。大象初，拜东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温恭，有器量，博涉经史，雅好属文。身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伟。年十七，周文闻其名，乃贻永书曰 ：“闻公有二子：曰陵，从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因召拜尚书员外郎、相府记室参军事。军书羽檄，瑾多掌之。从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封姑臧县子。累迁尚书右丞、吏部郎中。于时魏室播迁，庶务草创，朝章国典，瑾并参之。迁户部尚书，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

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朝野所属。白文帝，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余论，有益义方。文帝叹异者久之，更赐瑾姓（万）〔万〕纽于氏。瑾乃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谨亦庭罗子孙，行弟侄之敬。其为朝望所宗如此。进爵临淄县伯，转吏部尚书。铨综衡流，雅有人伦之鉴。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周文自谓得人， 号为六俊。然瑾尤见器重。

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江陵既

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济者甚众。时论多焉。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辎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虚实，密遣使检阅之，唯见坟籍而已。乃叹曰：“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明其不以利干义。向若不令检视，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当如此也。”论平江陵功，进爵为公。

六官建，授礼部中大夫，出为蔡州刺史。历（柘）〔拓〕州、硖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称之。转荆州总管府长史。入为吏部中大夫，历御正、纳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迁四职，搢绅以为荣。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寻卒于位。赠小宗伯，谥曰方。

瑾性方重，有风格。退朝休（暇）〔假〕，恒着衣冠以对妻子。遇迅雷风烈，虽闲夜宴寝，必起，冠带端笏危坐。又好施与，家无余财，所得禄赐，常散之宗族。其尤贫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赈之。所留遗子孙者，并硗埆之地。朝野以此称之。撰新仪十篇。所着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孙大智嗣。

瑾次子令则，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轻艳，为时人所传。天和中，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大象中，官至乐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废，被诛。

周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五 厍狄峙 杨荐 赵刚王庆 赵昶 王悦 赵文表

厍狄峙，其先辽东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后也，因避难改焉。后徙居代，世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骑射，有谋略。仕魏，位高阳郡守。为政仁恕，百姓颇悦之。孝武西迁，峙乃弃官从入关。大统元年，拜中书舍人，参掌机密，以恭谨见称。迁黄门侍郎。

时与东魏争衡，戎马不息，蠕蠕乘虚，屡为边患。朝议欲结和亲，乃使峙往。峙状貌魁梧，善于辞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复为寇。太祖谓峙曰 ：“昔魏绛和戎，见称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封高邑县公，邑八百户。迁骠骑将军、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二百户，开府仪同三司。恭帝元年，征拜侍中。

蠕蠕灭后，突厥强盛，虽与文帝通好，而外连齐氏。太祖又令峙衔命喻之。突厥感悟，即执齐使，归诸京师。录前后功，拜大将军、安丰郡公，邑通前二千户。寻除小司空。

孝闵践阼，转小司寇。世宗初，为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峙性宽和，尚清静，甚为夷獠所安。保定四 年，除（宣）〔宜〕州刺史。天和三年，入为少师。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诏许之。五年，卒。赠同州刺史。谥曰定。

子嶷嗣。少知名，起家吏部上士。历小内史、小纳言，授开府阶，迁职方中大夫，为蔡州刺史。卒于官。子授嗣。

杨荐字承略，秦郡宁夷人也。父宝，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誉。性廉谨，喜怒不形于色。魏永安中，随尔朱天光入关讨群贼，封高邑县男。文帝临夏州，补帐内都督。及平侯莫陈悦，使荐入洛阳请事。魏孝武帝授文帝关西大行台，仍除荐直合将军。时冯翊长公主嫠居，孝武意欲归诸文帝，乃令武卫元毘喻旨。荐归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阳请之。孝武即许焉。孝武欲向关中，荐赞成其计。孝武曰：“卿归语行台迎我。”文帝又遣荐与长史宇文测出关候接。孝武至长安，进爵清水县子。魏大统元年，蠕蠕请和亲。文帝遣荐与杨宽使，并结婚而还。进爵为侯。又使荐纳币于蠕蠕。魏文帝郁久闾后崩，文帝遣仆射赵善使蠕蠕更请婚。善至夏州，闻蠕蠕贰于东魏，欲执使者。善惧，乃还。文帝乃使

荐往，赐黄金十斤、杂彩三百疋。荐至蠕蠕，责其背惠食言，并论结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随荐报命焉。

及侯景来附，文帝令荐与镇遏。荐知景翻覆，遂求还，具陈事实。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寻而景叛。

十六年，大军东讨。文帝恐蠕蠕乘虚寇掠，乃遣荐往更论和好，以安慰之。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孝闵帝践阼，除御伯大夫，进爵姚谷县公。仍使突厥结婚。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与齐通和，说其兄欲背先约。计谋已定，将以荐等送齐。荐知其意，乃正色责之，辞气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惨然良久曰：“幸无所疑，当共平　东贼，然后发遣我女　。”乃令荐先报命，仍请东讨。以奉使称旨，迁大将军。保定四年，又纳币于突厥。还，行小司马，又行大司徒。从陈公纯等逆女于突厥，进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迁总管、梁州刺史。后以疾卒。

赵刚字僧庆，河南洛阳人也。曾祖蔚，魏并州刺史。祖宁，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将军，南讨度淮，闻父丧，辄还。所司将致之于法，和曰　：“罔极之恩，终天莫报。若许安厝，礼毕而即罪戮，死且无恨　　。”言讫号恸，悲感傍人。主司以闻，遂宥之。丧毕，除宁远将军。大统初，追赠右将军、胶州刺史。

刚少机辩，有干能。起家奉朝请。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领司徒府从事中郎，加合内都督。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构隙，刚密奉旨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赴阙。未及发，而神武已逼洛阳，孝武西迁。景昭集府僚文武，议其去就。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刚曰　：“公宜勒兵赴行在所　。”久之更无言者。刚抽刀投地曰：“公若为忠臣，可斩道和；如欲从贼，可见杀　。”景昭感悟，遂率众赴关右。属侯景逼穰城，东荆州人杨祖欢等起兵应景，以其众邀景昭于路。景昭战败，刚遂没于蛮。后自赎免。乃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魔怜，劝令归关西。魔怜纳之，使刚至并州密观事势。神武引刚内宴，因令刚赍书申敕荆州。刚还报魔怜，仍说魔怜斩祖欢等，以州归西。魔怜乃使刚入朝。

大统初，刚于霸上见太祖，具陈关东情实。太祖嘉之，封阳邑县子，邑三百户，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论复东荆州功，进爵临汝县伯，邑五百户。

初，贺拔胜、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并流寓江左。至是刚言于魏文帝，请追而复之。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使梁　魏兴，赍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论邻好，并致请胜等移书。宝即与刚盟歃，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随刚报命。是年，又诏刚使三荆，听在所便宜从事。使还，称旨，进爵武城县侯，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复使魏兴，重申前命。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独孤信等。

顷之，御史中尉董绍进策，请图梁汉。以绍为行台、梁州刺史，率士马向汉中。刚以为不可，而朝议已决，遂出军。诏竟无功而还，免为庶人。除刚颍川郡守，加通直散骑常侍、卫大将军。

从复弘农。进拜大都督、东道军司，节度开府李延孙等七军，攻复阳城，擒太守王智纳。转陈留郡守。东魏行台吉宁率众三万攻陷郡城，刚突出，还保颍川，重行郡事。复为侯景所破，乃率余众赴洛阳。大行台元海遣刚还郡征粮。时景众已入颍川，刚于西界招复阳翟二万户，转输送洛。明年，洛阳不守。刚远隔敌中，连战破东魏广州刺史李仲侃。时侯景别帅陆太、颍川郡守高冲等众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刚简步骑五百，大破冲等。开府李延孙为长史杨伯简所害，刚击斩之。又攻拔广州，进军阳翟。侯景自邺入鲁阳，与刚接战。旬有三日，旋军宜阳。时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刚复出军伊、洛，侯景亦度河筑城。刚前后下景三郡，获郡守一人，别破其行台梅迁，斩首千余级。除尚书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兼大行台左丞，持节赴颍川节度义军。师还，刚别破侯景前驱于南陆，复获其郡守二人。

时有流言传刚东叛，齐神武因设反间，声遣迎接。刚乃率骑袭其下坞，拔之，露板言状。太祖知刚无贰，乃加赏赉焉。除营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二百户，加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

（漕）〔渭〕州民郑五丑构逆，与叛羌傍乞铁匆相应，令刚往镇之。将发，魏文帝引见内寝，举觞属刚曰　：“昔侯景在东，为卿所困。黠羌小竖，岂足劳卿谋虑也　。”时五丑已克定夷镇，所在立栅。刚至，并攻破之，散其党与。五丑于是西奔铁匆。刚又进破铁匆伪广宁郡。属宇文贵等西讨，诏以刚行渭州事，资给粮饩。铁匆平，所获羌卒千人，配刚军中，教以戎旅，皆尽其力用。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入为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孝闵帝践阼，进爵浮阳郡公。出为利州总管、利沙方渠四州诸军事。沙州氐恃险逆命，刚再讨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从赋役。刚以伪信

州滨江负阻，远连殊俗，蛮左强犷，历世不宾，乃表请讨之。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仪同十人、马步一万往经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刚初至，渠帅惮其军威，相次降款。后以刚师出踰年，士卒疲弊，寻复亡叛。后遂以无功而还。又与所部仪同尹才失和，被征赴阙。遇疾，卒于路。年五十七。赠（忠）〔中〕淅涿三州刺史。谥曰成。子元卿嗣。

王庆字兴庆，太原祁人也。父因，魏灵州刺史、怀德县公。

庆少开悟，有才略。初从文帝征伐，复弘农，破沙苑，并有战功，每获殊赏。大统十年，授殿中将军。孝闵帝践阼，晋公护引为典签。庆枢机明辨，渐见亲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后功，赐爵始安县男。二年，行小宾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浑，与共分疆，仍论和好之事，浑主悦服，遣所亲随庆贡献。

初，突厥与周和亲，许纳女为后。而齐人知之，惧成合从之势，亦遣使求婚，财馈甚厚。突厥贪其重赂，便许之。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遂为齐人离贰。今者复恐改变，欲遣使结之。遂授庆左武伯，副杨荐为使。是岁，遂兴入并之役。庆乃引突厥骑，与随公杨忠至太原而还。以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 朝廷遂与通和。突厥闻之，复致疑阻，于是又遣庆往喻之。可汗感悦，结好如初。五年，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自此，以庆信着北蕃，频岁出使。

后更至突厥，属其可汗暴殂，突厥谓庆曰 ：“前后使来，逢我国丧者，皆蒡面表哀 。况今二国和亲，岂得不行此事。”庆抗辞不从，突厥见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闻而嘉之。录庆前后使功，迁开府仪同三司、兵部大夫，进爵为公。

历丹、中二州刺史。为政严肃，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将军、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总管，进位柱国。开皇元年，进爵平昌郡公。卒于镇。赠上柱国，谥曰庄。子淹嗣。

赵昶字长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于代。祖泓，广武令。父琛，上洛郡守。

昶少聪敏，有志节。弱冠，以材力闻。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镇小平津。魏北中郎将高千甚敬重之。千牧兖州，以昶行临涣、北梁二郡事。大统初，千还镇陕，又以昶为长史、中军都督。太祖平弘农，擢为

相府典签。

大统九年，大军失律于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军逃还，凭险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频遣军击之，不克。太祖将讨之，欲先遣观其势。顾问谁可为。左右莫对。昶曰：“此小竖尔，以公威，孰不听命。”太祖壮之，遂令昶使焉。昶见鼠仁，喻以祸福。群凶聚议，或从或否。其逆命者，复将加刃于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气弥厉。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显叛，攻南由。太祖复遣昶慰谕之，道显等皆即款附。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四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太祖即以昶为都督领之。

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劳之，皆知其虚实。及大军往讨，昶为先驱，遂破之。以功封章武县伯，邑五百户。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带长蛇镇将。氐族荒犷，世号难治，昶威怀以礼，莫不悦服。期岁之后，乐从军者千余人。加授帅都督。时属军机，科发切急，氐情难之，复相率谋叛。昶又潜遣诱说，离间其情，因其携贰，遂轻往临之。群氐不知所为，咸来见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余众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时氐帅盖闹等反，昶复讨擒之。进抚军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又与史宁破宕昌羌、獠二十余万。拜武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诸州军事。

魏恭帝初，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潭水羌叛，杀武陵、潭水二郡守。

昶率仪同骆天釜等骑步五千讨平之。

世宗初，凤州人仇周贡、魏兴等反，自号周公，有众八千人。破广化郡，攻没诸县，分兵西入，围广业、修城二郡。广业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请昶为援。昶遣使报杲，为周贡党樊伏兴等所获。兴等知昶将至，解修城围，据泥功岭，设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战，破之。广业之围亦解。昶追之至泥阳川而还。兴州人段咤及氐酋姜多复反，攻没郡县，昶讨斩之。语在氐传。

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倾心下士。虏获氐、羌，抚而使之，皆为昶尽力。太祖常曰：“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氐、羌者，赵昶有之矣。”至是，世宗录前后功，进爵长道郡公，赐姓宇文氏，赏劳甚厚。二年，征拜宾部中大夫，行吏部。寻以疾卒。

王悦字众喜，京兆蓝田人也。少有气干，为州里所称。魏永安中，尔朱天光西讨，引悦为其府骑兵参军，除石安令。

太祖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大统元年，除平东将军、相府刑狱参军，封蓝田县伯，邑六百户。四年，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率乡里千余人，从军至洛阳。将战之夕，悦罄其行资，市牛飨战士。乃战，悦所部尽力，斩获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骑常侍，迁大行台右丞。十年，转左丞。久居管辖，颇获时誉。十二年，齐神武亲率诸军围玉壁，大都督韦孝宽拒守累旬，敌方引退。朝廷以宽勋重，遣尚书长孙绍远为大使，悦为副使，劳问宽等，并校定勋人。

十三年，侯景据河南来附，仍请兵为援。太祖先遣韦法保、贺兰愿德等帅众助之。悦言于太祖曰：“侯景之于高欢，始则笃乡党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将，职重台司，论其分义，有同鱼水。今欢始死，景便离贰。岂不知君臣之道有亏，忠义之礼不足？盖其所图既大，不恤小嫌。然尚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势，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太祖纳之，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追法保等，而景寻叛。

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帅都督，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征随郡、安陆，并平之。时悬兵深入，悦支度路程，勒其部伍，节减粮食。及至竟陵，诸军多有匮乏，悦出禀米六百石分给之。太祖闻而嘉焉。寻拜京兆郡守，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迁大行台尚书。又领所部兵从达奚武征梁汉。军出，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悦乃贻之书曰：“夫惟德是辅，天道之常也；见机而作，人事之会也。梁主内亏刑政，外阙藩篱。匹夫攘袂，举国倾覆。非直下民离心，抑亦上玄所弃。我相公膺千龄之运，创三分之业，道洽区中，威振方外。声教所被，风行草偃；兵车所指，云除雾廓。斯固天下所共闻，无俟二谈也。大将军高阳公，韫韬略之秘，总熊罴之旅，受脤庙堂，威怀巴汉。先附者必赏，后服者必诛。君兵粮既寡，救援路绝。欲守，则城池无萦带之险；欲战，则士卒有土崩之势。以此求安，未见其可。昔韩信背项，前典以为美谈；黄权归魏，良史称其盛烈。事有变通，今其则也。”贤于是遂降。

悦白武云：“白马要冲，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图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实难。”武然之，令悦率轻骑七百，径趣白马。悦先示其祸福，其将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纪果遣其将任奇率步骑六千，欲先据白马。行次阙城，闻已降，乃还。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悦行刺史

事。招携初附，民吏安之。魏废帝二年，征还本任。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尚书员废，以仪同领兵还乡里。悦既久居显职，及此之还，私怀怏怏。犹陵驾乡里，失宗党之情。其长子康，恃（悦）旧望，遂自骄纵。所部军人，将有婚礼，康乃非理凌辱。军人诉之。悦及康并坐除名，仍配流远防。及于谨伐江陵，平，悦从军展效，因留镇之。

孝闵践阼，依例复官。授郢州。寻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进爵蓝田县侯。迁司宪中大夫，赐姓宇文氏，又进爵河北县公。悦性俭约，不营生业，虽出入荣显，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敕劳勉之，赐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于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赵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后徙居南郑。累世为二千石。父江，性方严，有度量。历官东巴州刺史、计部中大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国县伯。赠虞绛二州刺史，谥曰贞。

文表少而修谨，志存忠节。便弓马，能左右驰射。好读左氏春秋，略举大义。起家为太祖亲信。魏恭帝元年，从开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督。复从平南巴州及信州，迁帅都督。又 从许国公宇文贵镇蜀，行昌城郡事。加中军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元年，除许国公府司马，转大都督。五年，授畿伯下大夫。又为许国公府长史。寻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仍从宇文贵使突厥，迎皇后，进止仪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礼度。及皇后将入境，突厥托以马瘦，行除。文表虑其为变，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 ：“后自发彼藩，已淹时序，途经沙漠，人马疲劳。且东寇每伺间隙，吐谷浑亦能为变。今君以可汗之爱女，结姻上国，曾无防虑，岂人臣之体乎 。”莫缘然之，遂倍道兼行，数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别封伯阳县伯，邑六百户。

天和三年，除梁州总管府长史。所管地名恒陵者，方数百里，并生獠所居，恃其险固，常怀不轨。文表率众讨平之。迁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怀之。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进位大将军，爵为公。

大象中，拜吴州总管。时开府于顗为吴州刺史。及隋文帝执政，尉迟迥等举兵，远近骚然，人怀异望。顗自以族大，且为国家肺腑，惧文表图己，谋欲先之。乃称疾不出。文表往问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吏

人告云“文表谋反　”，仍驰启其状。隋文以诸方未定，恐顗为变，遂授顗吴州总管以安之。后知文表无异志，虽不罪顗，而听其子仁海袭爵。

周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六 赵善 元定 杨摽裴宽 杨敷 韩盛

赵善字僧庆，太傅、楚国公贵之从祖兄也。祖国，魏龙骧将军、洛州刺史。父更，安乐太守。

善少好学，涉猎经史，美容仪，沉毅有远量。永安初，尔朱天光为肆州刺史，辟为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讨邢杲及万俟丑奴，以善为长史。军中谋议，每参预之。天光为关右行台，表善为行台左丞，加都督、征虏将军。普泰初，赏平关、陇之功，拜骠骑将军、大行台、散骑常侍，封山北县伯，邑五百户。俄除持节 、东雍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天光东拒齐神武于韩（令）陵，善又以长史从。及天光败见杀，善请收葬其尸，齐神武义而许之。

贺拔岳总关中兵，乃遣迎善，复以为长史。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善共诸将翊戴太祖，仍从平悦。

魏孝武西迁，除都官尚书，改封襄城县伯，增邑五百户。顷之，为北道行台，与仪同李虎等讨曹泥，克之。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

大统三年，转左仆射，兼侍中，监著作，领太子詹事。善性温恭，有器局，虽位居端右，而逾自谦退。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责，则曰善之咎也。时人称其公辅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

九年，从战邙山，属大军不利，善为敌所获，遂卒于东魏。建德初，朝廷与齐通好，齐人乃归其柩。其子绚表请赠谥。诏赠大将军、大都督、岐宜宁豳四州诸军事、岐州刺史。谥曰敬。子度，字幼济，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度弟绚，字会绩，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淅资二州刺史。

元定字愿安，河南洛阳人也。祖比颓，魏安西将军、务州刺史。父道龙，征虏将军、钜鹿郡守。

定惇厚少言，内沉审而外刚毅。永安初，从尔朱天光讨关陇群贼，并破之。除襄（虏）〔威〕将军 。及贺拔岳被害，定从太祖讨侯莫陈悦，以功拜平远将军、步兵校尉。魏孝武西迁，封高邑县男，邑二百户。从击潼关，拔回洛城，进爵为伯，增邑三百户，加前将军、太中大夫。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战河桥，定皆先锋，当其前者，无不

披靡。以前后功，累迁都督、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帅都督，增邑三百户。邙山之役，敌人如堵，定夺矛冲之，杀伤甚众，无敢当者。太祖亲观之，论功为最，赏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户。定有勇略，每战必陷阵，然未尝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诸将亦称其长者。十五年，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魏废帝二年，以宗室，进封建城郡王　　。（二）年，行周礼，爵随例改，封长湖郡公。世宗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济，甚得羌豪之情。先时生羌据险不宾者，至是并出山谷，从征赋焉。及定代还，羌豪等感恋之。保定中，授左宫伯中大夫。久之，转左武伯中大 夫，进位大将军。

天和二年，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归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图攻取，乃遣使请兵。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梁人与华皎皆为水军，定为陆军，直总督之，俱至夏口。而陈郢州坚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骑数千围之。陈遣其将淳于量、徐度、吴明彻等水陆来拒。量等以定已度江，势分，遂先与水军交战。而华皎所统之兵，更怀疑贰，遂为陈人所败。皎得脱身归梁。定既孤军悬隔，进退路绝，陈人乘胜，水陆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开路，且行且战，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穷迫，遣使伪与定通和，重为盟誓，许放还国。定疑其诡诈，欲力战死之。而定长史〔长〕孙隆及诸将等多劝定和，定乃许之。于是与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为度等所执，〔所部〕众军亦被囚虏，送诣丹阳。居数月，忧愤发病卒。子乐嗣。

杨摽字显进，正平高凉人也。祖贵、父猛，并为县令。

摽少豪侠有志气。魏孝昌中，尔朱荣杀害朝士，大司马、城阳王元徽逃难投摽，摽藏而免之。孝庄帝立，徽乃出，复为司州牧。由是摽以义烈闻。擢拜伏波将军、给事中。元颢入洛，孝庄欲往晋阳就尔朱荣，诏摽率其宗人收船马渚。摽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摽遂匿所收船，不以资敌。及尔朱荣奉帝南讨，至马渚，摽乃具船以济王师。颢平，封肥如五百户，加镇远将军、步兵校尉，行济北郡事。进都督、平东将军、太中大夫。

从魏孝武入关，进爵为侯，增邑八百户，加抚军、银青光禄大夫。时东魏迁邺，太祖欲知其所为，乃遣摽间行诣邺以观察之。使还，称旨，授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稽胡恃险不宾，屡行抄窃，以摽兼黄门侍郎，往慰抚之。摽颇有权略，能得边情，诱化酋渠，多来款附，乃有随摽入朝者。

时弘农为东魏守，摽从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犹附东 魏。摽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摽与其豪右相知，请微行诣邵郡，举兵以应朝廷。太祖许之。摽遂行，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密相应会者三千人，内外俱发，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并斩之。众议推摽行郡事，摽以因覆怜成事，遂表覆怜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台左丞，率义徒更为经略。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涉）〔汾〕、二绛、建州、（大）〔太〕宁等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以摽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齐神武败于沙苑，其将韩轨、潘洛、可朱浑元等为殿，摽分兵要截，杀伤甚众。东雍州刺史马恭惧摽威声，弃城遁走。摽遂移据东雍州。

太祖以摽有谋略，堪委边任，乃表行建州事。时建州远在敌境三百余里，然摽威恩夙着，所经之处，多并赢粮附之。比至建州，众已一万。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摽击败之。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大获甲仗及军资，以给义士。由是威名大振。东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复遣行台薛循义率兵与斛律俱相会，于是敌众渐盛。摽以孤军无援，且腹背受敌，谋欲拔还。恐义徒背叛，遂伪为太祖书，遣人若从外送来者，云已遣军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士人义首，令领所部四出抄掠，拟供军费。摽分遣讫，遂于夜中拔还邵郡。朝廷嘉其权以全军，即授建州刺史。

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薛荣祖镇之。摽将谋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桥。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于汾桥拒守。其夜，摽率步骑二千，从他道济，遂袭克之。进骠骑将军。既而邵郡民以郡东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摽又率兵攻而复之。转正平郡守。又击破东魏南绛郡，虏其郡守屈僧珍。录前后功，别封合阳县伯，邑五百户。

邙山之战，摽攻拔柏谷坞，因即镇之。及大军不利，摽亦 拔还。而东魏将侯景率骑追摽，摽与仪同韦法保同心抗御，且前经十数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赐帛三百疋。复授建州刺史，镇车箱。摽久从军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请还葬。诏赠其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州刺史，赠其母夏阳县君，并给仪卫。州里荣之。

及齐神武围玉壁，别令侯景趣齐子岭。摽恐入寇邵郡，率骑御之。景闻摽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其见惮如此。十二年，进授大都督，加晋建二州诸军事。又攻破蓼坞，获〔东〕魏将李显，进仪同三司。寻迁开府，复除建州邵郡河内汲郡黎阳等诸军事，领邵郡。十六年，大军东讨，授大行台尚书，率义众先驱敌境，攻

其四戍，拔之。时以齐军不出，乃追摽还。并肥如、合阳二邑，合一千八百户，改封华阳县侯。又于邵郡置邵州，以摽为刺史，率所部兵镇之。

保定四年，迁少师。其年，大军围洛阳，诏摽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然摽自镇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人战，每常克获，以此遂有轻敌之心。时洛阳未下，而摽深入敌境，又不设备。齐人奄至，大破摽军。摽以众败，遂降于齐。摽之立勋也，有慷慨壮烈之志，及军败，遂就虏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朝廷犹录其功，不以为罪，令其子袭爵。

摽之败也，新平郡守韩盛亦于洛阳战没。

盛字文炽，南阳（渚）〔堵〕阳人也。五世祖远，为郑县令，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曾祖良，举秀才，奉朝请、姑臧令。祖与，魏傥城郡守，赠直州刺史。父先藻，安夷鄜城二郡守，赠镇远将军、义州刺史。

盛幼有操行，涉猎经史，兼善骑射，膂力过人。魏大统初，起家开府行参军。转参军事。从李远积年征讨，每有战功。累迁至都督、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帅都督、持节、平东将军、太中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临湍县子，邑三百户。保定四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为新平郡守。居官清静，严而不残，矜恤孤贫，抑挫豪右，贼盗止息，郡治肃然。寻以本官从晋公护东讨，于洛阳战没。赠淅洛义三州刺史，谥曰壮。子谦嗣。官至大都督。

盛二兄，德舆、仲恭。德舆姿貌魁杰，有异常人。历官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通洛慈涧防主、邵州刺史、任城县男。仲恭美容仪，澹于荣利。郡累辟为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号，岂减骠骑乎！"后历广原、灵原、新丰三县令，所在皆有声绩。有八子，并有志操。少子纫约，后最知名。裴宽字长宽，河东闻喜人也。祖德欢，魏中书郎、河内郡守。父静虑，银青光禄大夫，赠汾州刺史。

宽仪貌瑰伟，博涉群书，弱冠为州里所称。与二弟汉、尼是和知名。亲殁，抚弟以笃友闻。荥阳郑孝穆常谓从弟文直曰："裴长宽兄弟，天伦笃睦，人之师表。吾爱之重之。汝可与之游处。"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魏孝武末，除广陵王府直兵参军，加宁朔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及孝武西迁，宽谓其诸弟曰："权臣擅命，乘舆播越，战争方始，当何所依？"诸弟咸不能对。宽曰："君臣逆

顺，大义昭然。今天子西幸，理无东面，以亏臣节　。”乃将家属避难于大石岩。独孤信镇洛阳，始出见焉。

时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于东魏，子粲兄弟在关中者，咸已从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宽。宽开怀纳之。遇有大赦，或传子爽合免，因尔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独孤信召而责之。宽曰：“穷来见归，义无执送。今日获罪，是所甘心。”以经赦宥，遂得不坐。

大统五年，授都督、同轨防长史，加征虏将军。十三年，　从防主韦法保向颍川，解侯景围。景密图南叛，军中颇有知者。以其事计未成，外示无贰，往来诸军间，侍从寡少。军中名将，必躬自造，至于法保，尤被亲附。宽谓法保曰　：“侯景狡猾，必不肯入关。虽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斩之，亦一时之计也。如曰不然，便须深加严警，不得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纳之，然不能图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与东魏将彭乐　、〔乐〕恂战于新城，因伤被擒。至河阴，见齐文襄。宽举止详雅，善于占对，文襄甚赏异之。谓宽曰　：“　卿三河冠盖，材识如此，我必使卿富贵　。关中贫（校）〔狭〕，何足可依，勿怀异图也　。”因解锁付馆，厚加其礼。宽乃裁卧毡，夜缒而出，因得遁还，见于太祖。太祖顾谓诸公曰：“被坚执锐，或有其人，疾风劲草，岁寒方验　。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归我。虽古之竹帛所载，何以加之！”乃手书署宽名下，授持节、帅都督，封夏阳县男,邑三百户，并赐马一疋、衣一袭，即除孔城城主。

十六年，迁河南郡守，仍镇孔城。寻加抚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魏废帝元年，进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子。宽在孔城十三年，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永业有计谋，多谲诈，或声言春发，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宽每揣知其情，用兵邀击，无不克之。永业常戒其所部曰：“但好镇孔城，自外无足虑。”其见惮如此。齐伊川郡守梁鲊，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宽经略焉。鲊行过妻家，椎牛宴饮，既醉之后，不复自防。宽密知之，遣兵往袭，遂斩之。太祖嘉焉，赐奴婢、金带、粟帛等。武成二年，征拜司（士）〔土〕中大夫。

保定元年，出为（汾）〔沔〕州刺史　。寻转鲁山防主。四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复州事。三　年，除温州刺史。初陈氏与国通和，每修聘好。自华皎附后，乃图寇掠。沔州既接敌境，事资守备，于是复以宽为沔州刺史。而州城埤狭，器械又少，宽知其难

守，深以为忧。又恐秋水暴长，陈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总管，请戍兵，并请移城于羊蹄山，权以避水。总管府许增兵守御，不许迁移城。宽乃量度年常水至之处，竖大木于岸，以备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陈将程灵洗已率众至于城下。遂分布战舰，四面攻之。水势犹小，灵洗未得近城。宽每简募骁兵，令夜掩击，频挫其锐。相持旬日，灵洗无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长，所竖木上，皆通船过。灵洗乃以大舰临逼，拍干打楼，应即摧碎，弓弩大石，昼夜攻之。苦战三十余日，死伤过半。女垣崩尽，陈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犹经二日。外无继援，力屈。城陷之后，水便退缩。陈人乃执宽至扬州，寻被送岭外。经数载，后还建业，遂卒于江左。时年六十七。子义宣后从御正杜杲使于陈，始得将宽柩还。开皇元年，隋文帝诏赠襄郢二州刺史。

义宣起家谯王俭府记室，转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宽弟汉。汉字仲霄，操尚弘雅，聪敏好学。尝见人作百字诗，一览便诵。魏孝武初，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大统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参军，补墨曹参军。汉善尺牍，尤便簿领，理识明赡，决断如流。相府为之语曰："日下粲烂有裴汉。"十一年，李远出镇弘农，启汉为司马。远特相器遇。寻加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成都上士。寻转司车路下大夫。与工部郭彦、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每较量时事，必有条理，彦等咸敬异之。加帅都督。天和中，复与司宗孙恕、典祀薛慎同为八使，巡察风俗。五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汉少有宿疾，恒带虚羸，剧职烦官，非其好也。时晋公护擅权，搢绅等多谄附之，以图仕进。唯汉直道固守，八年不徙　职。性不饮酒，而雅好宾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时彦，宴赏留连，间以篇什。当时人物，以此重之。自宽没后，遂断绝游从，不听琴瑟，岁时伏腊，哀恸而已。抚养兄弟子，情甚笃至。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建德元年卒，时年五十九。赠晋州刺史。

子镜民，少聪敏，涉猎经史。为大将军、谭公会记室参军。后历宋王寔侍读，转记室，迁司录。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汉弟尼。

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请。除梁王东合祭酒，迁从事中郎，加通直散骑常侍。陇西李际、范阳卢诞并有高名于世，与尼结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从于谨平江陵，大获军实，谨恣诸将校取之。余人皆竞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张而已。谨深叹美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寻以疾卒。赠辅国将军、随州刺史。

子之隐，赵王招府记室参军。之隐弟师民，好学有识度，见称于时。起家秦王（赟）〔 贽 〕府记室参军，仍兼侍读 。宽族弟鸿。

鸿少恭谨，有干略，历官内外。孝闵帝践阼，拜辅城公司马，加仪同三司。为晋公护雍州治中，累迁御正中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转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镇守边鄙，甚有扞御之能。卫公直出镇襄州，以鸿为襄州司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转襄州总管府长史，赐爵高邑县侯。从直南征，军败，遂没。寻卒于陈。朝廷哀之，赠丰资遂三州刺史。

杨敷字文衍，华山公宽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识学。弱冠拜奉朝请，历员外散骑侍郎、华州别驾、尚书右中兵郎中、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以别将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 为荣所害。赠殿中尚书、华夏二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华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诺。每览书传，见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义初，袭祖钧爵临贞县伯，邑四百户。除员外羽林监。大统元年，拜奉车都尉。历尚书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参军、帅都督、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加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魏恭帝二年，迁廷尉少卿。所断之狱，号称平允。

孝闵帝践阼，进爵为侯，增邑并前八百户。除小载师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马消难，还，授使持节、蒙州诸军事、蒙州刺史。先是蛮左等多受齐假署，数为乱逆。敷推诚布信，随方慰抚，蛮左等感之，相率归附。敷乃送其首四十余人赴阙，请因齐所假而授之。诸蛮等愈更感悦，州境获宁。特降玺书劳问，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保定中，征为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乃荆州总管长孙俭并表请留之。时议欲东讨，将委敷以舟舰转输之事，故弗许焉。陈公纯镇陕（西）〔 州 〕，以敷为总管长史。五年，转司木中大夫、军器副监。敷明习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岁奏课居最，累获优赏。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天和六年，出为汾州诸军事、汾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一千五百户。齐将段孝先率众五万来寇，梯冲地道，昼夜攻城。敷亲当矢石，随事扞御，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时城中兵不满二千，战死者已十四五，粮储又尽，公私穷蹙。齐公宪总兵赴救，惮孝先，不敢进军。敷知必陷没，乃召其众谓之曰：“吾与卿等，俱在边镇，实愿同心戮力，破贼全城。但强寇四面攻围日久，吾等粮食已尽，救援断绝。守死穷城，非丈夫也。今胜兵之士，犹数百人，欲突围出战，死生一决。傥或得免，

犹冀生还，受罪阙庭，孰与死于寇乎！吾计决矣，于诸君意何如？”众咸涕泣从命。敷乃率见兵夜出，击杀齐军数十人。齐军众稍却。俄而孝先率诸军尽锐围之，敷殊死战，矢尽，为孝先所擒。齐人方欲任用之，敷不为之屈，遂以忧惧卒于邺。高祖平齐，赠使持节、大将军、淮广复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谥曰忠壮。葬于华阴旧茔。

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国、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群雄竞逐，俊能驰骛，各吠非主。争奋厉其智勇，思赴蹈于仁义。临危不顾，前哲所难。赵善等或行彰于孝友，或诚显于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战危，城孤援绝。杨敷、赵善，类庞德之势穷；元定、裴宽，同黄权之无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终能立节，仁而有勇，其最优乎。杨摽屡有奇功，狃于数胜，轻敌无备，兵破身囚，未能远谋，良可嗟矣。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其杨摽之谓也？

周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七 郑孝穆 崔谦弟说 说子弘度 崔猷裴侠 薛端 薛善 弟慎 敬珍

郑孝穆字道和，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祖敬叔，魏颍川、濮阳郡守，本邑中正。父琼，范阳郡守，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

孝穆幼而谨厚，以清约自居。年未弱冠，涉猎经史。父叔四人并早殁，昆季之中，孝穆居长。抚训诸弟，有如同生，闺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参军，转司徒主簿。属盗贼蜂起，除假节、龙骧将军、别将，屡有战功。永安中，迁冠军将军、持节、都督。从元天穆讨平邢杲，进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师咸阳王长史。及魏孝武西迁，从入关，除司徒左长史，领临洮王友，赐爵永宁县侯。

大统五年，行武功郡事，迁使持节、本将军，行岐州刺史、当州都督。在任未几，有能名。就加通直散骑常侍。王罴时为雍州刺史，钦其善政，遣使贻书，盛相称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离乱，饥馑相仍，逃散殆尽。孝穆下车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绥抚，远近咸至，数年之内，有四万家。每岁考绩，为天下最。太祖嘉之，赐书曰 ：“知卿莅职近畿，留心治术。凋弊 之俗，礼教兴行；厌乱之民，襁负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贾琮誉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惭德 。”于是征拜京兆尹。

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称藩来附，时议欲遣使，盛选行人。太祖历观内外，无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骑常侍，持节策拜察为梁王。使还称旨，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是年，太祖总戎东讨，除大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邑二百户。军次潼关，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大将军达奚武率众经略汉中，以孝穆为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书令，赐姓宇文氏。寻以疾免。

孝闵帝践阼，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子，增邑通一千户。晋公护为雍州牧，辟为别驾，又以疾固辞。武成二年，征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保定三年，出为宜州刺史，转华州刺史。五年，除虞州刺史，转陕州刺史。频历数州，皆有政绩。复以疾笃，屡乞骸骨。入为少司空。卒于位，时年六十。赠本官，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谥曰贞。

子诩嗣。历位纳言，为聘陈使。后至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邵州刺史。诩弟译，于隋文帝有翊赞功，开皇初，又追赠孝穆大将军、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谥曰文。

译幼聪敏，涉猎群书，尤善音乐，有名于时。世宗诏令事辅城公。及高祖即位。除都督，稍迁御正下大夫，颇被顾待。东宫建，以译为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亲爱。建德二年，为聘齐使副。及太子西征，多有失德，王轨、宇文孝伯等以闻，高祖大怒，宫臣亲幸者，咸被谴责，译坐除名。后例复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宣帝嗣位，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封归昌县公，邑千户。既以恩旧，任遇甚重，朝政机密，并得参 详。寻迁内史上大夫，进爵沛国公。上大夫之官，自译始也。及宣帝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乃与译谋，以随公受遗辅少主。隋文帝执政，拜柱国、大丞相府长史，内史如故。寻进位上柱国。

崔谦字士逊，博陵安平人也。祖辩，魏平远将军、武邑郡守。父楷，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殷州刺史，赠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谦幼聪敏，神彩嶷然。及长，深沉有识量。历观经史，不持章句，志在博闻而已。每览经国纬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尝不抚卷叹息。孝昌中，解褐著作佐郎。从太宰元天穆讨邢杲，破之，以功授辅国将军、太中大夫，迁平东将军、尚书殿中郎。

贺拔胜出镇荆州，以谦为行台左丞。胜虽居方岳之任，至于安辑夷夏，纲纪众务，皆委谦焉。谦亦尽其智能，以相匡弼。胜有声南州，谦之力也。及魏孝武将备齐神武之逼，乃诏胜引兵赴洛。军至广州，帝已西迁。胜乃迟疑，将旋所镇。谦谓胜曰 ：“昔周室不造，诸侯释位；汉道中微，列藩尽节。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尘，寔忠臣枕戈之时，义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总宛、叶之众，若杖义而动，首唱勤王，天下闻风，孰不感激。诚宜顺义勇之志，副遐迩之心，倍道兼行，谒帝关右。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协力，电讨不庭。则桓、文之勋，复兴于兹日矣。舍此不为，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体，士各有心。一失事机，后悔何及 。”胜不能用，而人情果大骚动。还未至州，州民邓诞引侯景军奄至，胜与战，败绩，遂将麾下数百骑南奔于梁。谦亦与胜俱行。及至梁，每乞师赴援。梁武帝虽不为出军，而嘉胜等志节，并许其还国。乃分谦先还，且通邻好。魏文帝见谦甚悦，谓之曰 ：“卿出万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还本朝，岂非忠贞之报也 。”太祖素闻谦名，甚礼之。乃授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爵千乘县男。及胜至，拜太师，以谦

有毗辅之功，又授太师长史。

大统三年，从太祖擒窦泰，战沙苑，并有功。进爵为子，迁车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丞。谦明练时事，及居枢辖，时论以为得人。四年，从太祖解洛阳围，仍经河桥战，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破柳仲礼于随郡，讨平李迁哲于魏兴，并有功。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直州刺史，赐姓宇文氏。

魏恭帝初，转利州刺史。谦性明悟，深晓政术，又勤于理务，民讼虽繁，未尝有懈倦之色。吏民以是敬而爱之。时有蜀人贾晃迁举兵作乱，率其党围逼州城。谦仓卒分部，纔得千许人，便率拒战。会梁州援兵至，遂擒晃迁，余人乃散。谦诛其渠帅，余并原之。旬日之间，遂得安辑。世宗初，进爵作唐县公。保定二年，迁安州总管、随应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鲁山三镇诸军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将军，进爵武康郡公。

天和元年，授江陵总管。三年，迁荆州总管、荆淅等十四州南阳平阳等八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州既统摄遐长，俗兼夷夏，又南接陈境，东邻齐寇。谦外御强敌，内抚军民，风化大行，号称良牧。每年考绩，常为天下最，屡有诏褒美焉。谦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虽被亲遇，而名位未显。及践其位，朝野以为荣。四年，卒于州。阖境痛惜之，乃共立祠堂，四时祭飨。子旷嗣。

谦性至孝，少丧父，殆将灭性 。与弟〔说〕特相友爱，虽复年事并高，名位各重，所有资产，皆无私焉。其居家

严肃，动遵礼度。旷与说子弘度等，并奉其遗训云。旷少温雅，仁而泛爱。释褐中外府记室。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淅州刺史。

说本名士约，少鲠直，有节概，膂力过人，尤工骑射。释褐领军府录事，转谘议参军。及贺拔胜出牧荆州，以说为假节、冠军将军、防城都督。又随胜奔梁，复自梁归国。授卫将军、都督，封安昌县子，邑三百户。从太祖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进爵为侯，增邑八百户，除京兆郡守。累迁帅都督、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官尚书、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县侯，增邑三百户，赐姓宇文氏，并赐名说焉。进爵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万年县公，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户。除陇州刺史，迁总管凉甘瓜三州

诸军事、凉州刺史。说莅政强毅，百姓畏之。齐王宪东征，以说为行军长史 。军还 ，除使持节、崇德安义等十三防熊和（忠）〔中〕等三州诸军事 ，崇德防主，加授大将军，改封安平县公。建德四年卒，时年六十四。赠鄜延丹绥长五州刺史，谥曰壮。子弘度，猛毅有父风。大象末，上柱国、武乡郡公。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汉尚书寔之十二世孙也。祖挺，魏光州刺史、泰昌县子，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景。父孝芬，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为齐神武所害。

猷少好学，风度闲雅，性鲠正，有军国筹略。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领大行台郎中。寻为吏部尚书李神隽所荐，拜通直散骑侍郎，摄尚书驾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虏将军、司徒从事中郎。既遭家难，遂间行入关。及谒魏孝武，哀动左右，帝为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门。"即以本官奏门下事。

大统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封平原县伯，邑八百户。二年，正除黄门，加中军将军。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将军。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 猷屡上疏谏，书奏，并纳焉。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与卢辩等创修六官。十二年，除大都督、骠骑将军、淅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十四年，侯景据河南归款，遣行台王思政赴之。太祖与思政书曰："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不。"思政初（领）〔顿〕兵襄城，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并致书于猷论将移之意。猷复书曰："夫兵者，务在先声后实，故能百战百胜，以弱为强也。但襄城控带京洛，寔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辄以愚情，权其利害，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 。"仲见太祖，具以启闻。太祖即遣仲还，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启，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亲其事，兼复固请，遂许之。及颍川没后，太祖深追悔焉。十六年，以疾去职。属大军东征，太祖赐以马舆，命随军，与之筹议。十七年，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赐姓宇文氏。

魏恭帝元年，太祖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陆腾等五人，率众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即以猷为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马傥城二防诸军事、梁州刺史。及太祖崩，始利沙兴等诸州，阻兵为逆，信合开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内，民无贰心。利州刺史崔谦请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粮尽，猷又送米四千斛。二镇获全，猷之力也。进爵固安县公，邑二千户。猷深为晋公护所重，护乃养猷第三女为己女，封富平公主。

世宗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武成二年，除司会中大夫，御正如故。

世宗崩，遗诏立高祖。晋公护谓猷曰：“鲁国公禀性宽仁，太祖诸子之中，年又居长。今奉遵遗旨，翊戴为主，君以为何如？”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遵周礼，无容辄违此义。”护曰：“天下事大，但恐毕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为不负顾托。”事虽不行，当时称其守正。保定元年，重授总管梁利开等十四州白马傥（成）〔城〕二防诸军事、梁州刺史。寻复为司会。

天和二年，陈将华皎来附，晋公护议欲南伐，公卿莫敢正言。猷独进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加抚循，而疮痍未复。近者长星为灾，乃上玄所以垂鉴诫也。诚宜修德以禳天变，岂可穷兵极武而重其谴负哉？今陈氏保境息民，共敦邻好。无容违盟约之重，纳其叛臣，兴无名之师，利其土地。详观前载，非所闻也。”护不从。其后水军果败，而裨将元定等遂没江南。建德四年，出为同州司会。六年，征拜小司徒，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文帝践极，以猷前代旧齿，授大将军，进爵汲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户。开皇四年卒，谥曰明。

子仲方，字不齐，早知名，机神颖悟，文学优敏。大象末，仪同大将军、司玉下大夫。

裴侠字嵩和，河东解人也。祖思齐，举秀才，拜议郎。父欣，博涉经史，魏昌乐王府司马、西河郡守，赠晋州刺史。

侠幼而聪慧，有异常童。年十三，遭父忧，哀毁有若成人。州辟主簿，举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请。稍迁员外散骑侍郎、义阳郡守。

元颢入洛，侠执其使人，焚其赦书。魏孝庄嘉之，授轻车将军、东郡太守，带防城别将。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河南兵以备之，侠率所部赴洛阳。授建威将军，左中郎将。俄而孝武西迁，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荥阳郑伟谓侠曰：“天下方乱，未知乌之所集。何如东就妻子，徐择木焉。”侠曰：“忠义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禄，宁以妻子易图也。”遂从入关。赐爵清河县伯，除丞相府士曹参军。

大统三年，领乡兵从战沙苑，先锋陷阵。侠本名协，至是，太祖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以功进爵为侯，邑八百户，拜行台郎中。王思政镇玉壁，以侠为长史。未几为齐神武所攻。神武以书招思政，思政令侠草报，辞甚壮烈。太祖善之，曰：“虽鲁连无以加也。”

除河北郡守。侠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民莫不怀之。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乃悉罢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直，为官市马。岁月既积，马遂成群。去职之日，一无所取。民歌之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太祖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今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太祖乃厚赐侠。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

侠又撰九世伯祖贞侯潜传，以为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后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从弟伯凤、世彦，时并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侠曰：“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济其美，故能：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

今吾幸以凡庸，滥蒙殊遇，固其穷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惧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复何言。”伯凤等惭而退。

九年，入为大行台郎中。居数载，出为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寻转（祏）〔拓〕州刺史，征拜雍州别驾。孝闵帝践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迁民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励精发摘，数旬之内，奸盗略尽。转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或问其故。对曰：“所掌官物，多有费用，裴公清严有名，惧遭罪责，所以泣耳。”侠闻之，许其自首。贵言隐费钱五百万。

侠之肃遏奸伏，皆此类也。

初，侠尝遇疾沉顿，大司空许国公宇文贵、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来伺候侠。侠所居第屋，不免风霜，贵等还，言之于帝。帝矜其贫苦，乃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牛、粮粟，莫不备足。搢绅咸以为荣。武成元年，卒于位。赠太子少师、蒲州刺史，谥曰贞。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民等，感侠遗爱，乃作颂纪其清德焉。

子祥，性忠谨，有治剧才。少为成都令，清不及侠，断决过之。后除长安令，为权贵所惮。迁司仓下大夫。侠之终也，遂以毁卒。祥弟肃，贞亮有才艺。天和中，举秀才，拜给事中士。稍迁御正大夫，赐爵胡原县子。

薛端字仁直，河东汾阴人也，本名沙陀。魏雍州刺史、汾阴侯辨之六世孙。代为河东着姓。高祖谨，泰州刺史、内都坐大官、涪陵公。曾祖洪隆，河东太守。以隆兄洪阼尚魏文〔成〕帝女西河公主，有赐田在冯翊，洪隆子麟驹徙居之，遂家于冯翊之夏阳焉。麟驹举秀才，拜中书博士，兼主客郎中，赠河东太守。父英集，通直散骑常侍。

端少有志操。遭父忧，居丧合礼。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干辟为参军，赐爵汾阴县男。端以天下扰乱，遂弃官归乡里。

魏孝武西迁，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引端同行。崇礼寻失守，遂降东魏。东魏遣行台薛循义、都督乙干贵率众数千西度，据杨氏壁。端与宗亲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义乃令其兵逼端等东度。方欲济河，会日暮，端密与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义遣骑追，端且战且驰，遂入石城栅，得免。栅中先有百家，端与并力固守。贵等数来慰喻，知端无降意，遂拔还河东。东魏又遣其将贺兰懿、南汾州刺史薛琰达守杨氏壁。端率其属，并招喻村民等，多设奇以临之。懿等疑有大军，便即东遁，争船溺死者数千人。端收其器械，复还杨氏壁。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降书劳问，征端赴阙，以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

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并有功。加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进爵为伯。转丞相东合祭酒，加本州大中正，迁兵部郎中，改封文城县伯，加使持节、平东将军、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请，不避权贵。太祖嘉之，故赐名端，欲令名质相副。自居选曹，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尝升擢之。每启太祖云：“设官分职，本康时

务，苟非其人，不如旷职。”太祖深然之。大统十六年，大军东讨。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妙简首僚，数日不定。太祖谓弼曰：“为公思得一长史，无过薛端。”弼对曰：“真其才也。”乃遣之。加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转尚书左丞，仍掌选事。进授吏部尚书，赐姓宇文氏。端久处选曹，雅有人伦之鉴，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军司马，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侯。

孝闵帝践阼，除工部中大夫，转民部中大夫，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晋公护将废帝，召群官议之，端颇有同异。护不悦，出为蔡州刺史。为政宽惠，民吏爱之。寻转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陈，事藉镇抚，总管史宁遣司马梁荣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诉荣，请留端者千余人。至基州，未几卒，时年四十三。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赠本官，加大将军，追封文城郡公。谥曰质。

子胄，字绍玄。幼聪敏，涉猎群书，雅达政事。起家帅都督。累迁上仪同，历司金中大夫、徐州总管府长史、合州刺史。大象中，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闻于州里。初为太学生，时黉中多是贵游，好学者少，唯裕耽翫不倦。弱冠，辟丞相参军事。是时京兆韦敻志安放逸，不干世务。裕慕其恬静，数载酒肴候之，谈宴终日。敻遂以从孙女妻之。裕尝谓亲友曰：“大丈夫当圣明之运，而无灼然文武之用，为世所知，虽复栖栖遑遑，徒为劳苦耳。至如韦居士，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守道，荣辱不及，何其乐也。”寻遇疾而卒，时年四十一。文章之士诔之者数人。太祖伤惜之，赠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河东汾阴人也。祖瑚，魏河东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为司空府参军事，迁傥城郡守，转盐池都将。魏孝武西迁，东魏（攻）〔改〕河东（围秦）〔为泰〕州，以善为别驾。善家素富，僮仆数百人。兄元信，仗气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满，弦歌不绝。而善独供己率素，爱乐闲静。

大统三年，齐神武败于沙苑，留善族兄崇礼守河东。太祖遣李弼围之，崇礼固守不下。善密谓崇礼曰：“高氏戎车犯顺，致令主上播越。与兄忝是衣冠绪余，荷国荣宠。今大军已临，而兄尚欲为高氏尽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长安，云逆贼某甲之首，死而有灵，岂不殁有余愧！不如早归诚款，虽未足以表奇节，庶获全首领。”而崇礼犹持疑不决。会善从弟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来诣善云：“意欲应

接西军，但恐力所不制　。”善即令弟济将门生数十人，与信、馥等斩关引弼军入。时预谋者并赏五等爵，善以背逆归顺，臣子常情，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遂与弟慎并固辞不受。太祖嘉之，以善为汾阴令。善干用强明，一郡称最。太守王罴美之，令善兼督六县事。

寻征为行台郎中。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乃除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亲自督课，兼加慰抚，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劳苦焉。加通直散骑常侍，迁大丞相府从事中郎。追论屯田功，赐爵龙门县子，迁黄门侍郎，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除河东郡守，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进爵博平县公。寻除御正中大夫，转民部中大夫。

时晋公护执政，仪同齐轨语善云　：“兵马万机，须归天子，何因犹在权门　。”善白之。护乃杀轨，以善忠于己，引为中外府司马。迁司会中大夫，副总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治司会。出为隆州刺史，兼治益州总管府长史。征拜少傅。卒于位，时年六十七。赠蒲虞勋三州刺史。高祖以善告齐轨事，谥曰缪公。子裒嗣。官至高阳守。善弟慎。

慎字佛护，好学，能属文，善草书。少与同郡裴叔逸、裴谳之、柳虬、范阳卢柔、陇西李璨并相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参军。太祖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读书。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苏　衡，谯郡夏侯裕，安定梁旷、梁礼，河南长孙璋，河东裴举、薛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并应其选。又以慎为学师，以知诸生课业。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

数年，复以慎为宜都公侍读。转丞相府记室。魏东宫建，除太子舍人。迁庶子，仍领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转礼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孝闵帝践阼，除御正下大夫，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淮南县子，邑八百户。历师氏、御伯中大夫。

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州界既杂蛮左，恒以劫掠为务。慎乃集诸豪帅，具宣朝旨，仍令首领每月一参，或须言事者，不限时节。慎每引见，必殷勤劝诫，及赐酒食。一年之间，翕然从化。诸蛮乃相谓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莫不欣悦。自是襁负而至者，千有余户。蛮

俗，婚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谓守令曰：“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岂有其子娶妻，便与父母离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感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

寻入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职，卒于家。有文集，颇为世所传。薛善之以河东应李弼也，敬珍、敬祥亦率属县归附。

敬珍字国宝，河东蒲阪人也，汉杨州刺史韶之十世孙。父伯乐，州主簿，安邑令。珍伟容仪，有气侠，学业骑射，俱为当时所称。祥即珍从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结英豪为务。珍与之深相友爱，每同游处。

及齐神武趋沙苑，珍谓祥曰：“高欢迫逐乘舆，播迁关右，有识之士，孰不欲推刃于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今复称兵内侮，将逞凶逆，此诚志士效命之日，当与兄图之。”祥闻其言甚悦，曰：“计将安出？”珍曰：“宇文丞相宽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挟天子而令诸侯，已数年矣。观其政刑备举，将士用命，欢虽有众，固非其俦。况逆顺理殊，将不战而自溃矣。我若招集义勇，断其归路，歼馘凶徒，使只轮不反，非直雪朝廷之耻，亦壮士封侯之业。”祥深然之，遂与同郡豪右张小白、樊昭贤、王玄略等举兵，数日之中，众至万余。将袭欢后军，兵未进而齐神武已败。珍与祥邀之，多所克获。及李弼军至河东，珍与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阳太守，领永宁防主；祥龙骧将军、行台郎中，领相里防主。并赐鼓吹以宠异之。太祖仍执珍手曰：“国家有河东之地者，卿兄弟之力。还以此地付卿，我无东顾之忧矣。”久之，迁绛州刺史。以疾免，卒于家。子元约，性贞正，有识学。位至布宪中大夫。

小白等既与珍归阙，太祖嘉其立效，并任用之。后咸至郡守、刺史。

史臣曰：郑孝穆抚宁离散，豳岐多襁负之人；崔谦镇御边垂，江汉流载清之咏。崔说居家理治，以严肃见称，莅职当官，以猛毅为政；崔猷立朝赞务，则嘉谋屡陈，出抚宣条，则威恩具举。裴侠忠勤奉上，廉约治身，吏不能欺，民怀其惠。薛端历居显要，以强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剧，以弘益流誉。并当时之良将也。而善陷齐谄护以要权宠，易名为缪，斯不谬乎。

周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八 郑伟 杨纂 段永王士良 崔彦穆 令狐整 司马裔 裴果 刘志

郑伟字子直，荥阳开封人也，小名阇提，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阁将军，赠济州刺史。父先护，亦以武勇闻。起家员外散骑侍郎。魏孝庄帝在藩，先护早自结托。及即位，历通直散骑常侍、平南将军、广州刺史，赐平昌县侯。元颢入洛，以御捍之功，累迁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诸军、征东将军、豫州刺史，兼尚书右仆射，进爵郡公。寻入为车骑将军、左卫将军。及尔朱死，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将入洛，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大都督，率所部与行台杨昱及都督贺拔胜同讨之。胜于阵降仲远，又闻京师不守，众遂溃。先护奔梁。寻自梁归，为仲远所害。魏孝武初，赠使持节、都督、青齐兖豫四州刺史。

伟少倜傥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胆力过人。尔朱氏灭后，自梁归魏。起家通直散骑侍郎。及孝武西迁，伟亦归乡里，不求仕进。大统三年，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伟乃谓其亲族曰：“今嗣主中兴鼎业，据有崤、函。河内公亲董众军，克复瀍、洛，率土之内，孰不延首望风。况吾等世荷朝恩，家传忠义，诚宜以此时效臣子之节，成富贵之资。岂可碌碌为懦夫之事也！”于是与宗人荣业，纠合州里，建义于陈留。信宿间，众有万余人。遂攻拔梁州，擒东魏刺史鹿永吉及镇城令狐德，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乃率众来附。因是梁、陈之间，相次降款。伟驰入朝，太祖与语叹美之。拜龙骧将军、北徐州刺史，封武阳县伯，邑六百户。

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伟常先锋陷阵。侯景归款，太祖命伟率所部应接之。及景后叛，伟亦全军而还。录前后功，除中军将军、荥阳郡守，加散骑常侍、大都督，进爵襄城郡公，邑二千户，加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魏恭帝二年，进位大将军，除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诸军事。伟性粗犷，不遵法度，睚眦之间，便行杀戮。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每优容之。及在江陵，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诏复官爵，仍除宜州刺史。天和六年，转华州刺史。伟前后莅职，皆以威猛为治，吏民莫敢犯禁，盗贼亦为之休止。虽无仁政，然颇以此见称。其年卒于州，时年五十七。赠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诸军事、司州刺史。谥曰肃。

伟性吃，少时尝逐鹿于野，失之，遇牧竖而问焉。牧竖

答之，其言亦吃。伟怒，谓其效己，遂射杀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伟族人顶字宁伯，少有干用。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稍迁行台左丞、阳城陈留二郡守。与伟同谋立义。后随伟入朝，赐爵魏昌县伯，除太府少卿。出为扶风郡守，复为太府少卿，转卫尉少卿。历职内外，并有恪勤之称。寻卒官。赠仪同三司、豫州刺史。

子常，字子元。颇涉学，有当官誉。历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司皮下大夫，迁信东徐南兖三州刺史。以立义及累战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赐爵饶阳侯。卒，赠本官，加郢鄯陕三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子神符。

杨纂，广宁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镇将。

纂少习军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骑射，勇力兼人。年二十，从齐神武起兵于信都，以军功稍迁安西将军、武州刺史。自以功高赏薄，志怀怨愤，每叹曰：“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若以妻子挠怀，岂不沮人雄志！”大统初，乃间行归款。太祖执纂手曰：“人所贵者忠义也，所惧者危亡也，其能不惮危亡蹈兹忠义者，今方见之于卿耳。”即授征南将军、大都督，封永兴县侯，邑八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

从太祖解洛阳围，经河桥、邙山之战，纂每先登，军中咸推其敢勇。累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户。赐姓莫胡卢氏。俄授岐州刺史。孝闵帝践阼，进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进位大将军，改封陇东郡公，除陇州刺史。三年，从随公杨忠东伐，至并州而还。天和六年，进授柱国大将军，转华州刺史。

纂性质朴，又不识文字，前后莅职，但推诚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颇亦怀之。寻卒于州，时年六十七。子睿嗣。位至上柱国、渔阳郡公。

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后也。

曾祖愧，仕魏，黄龙镇将，因徙高陆之河阳焉。

永幼有志操，闾里称之。魏正光末，六镇扰乱，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后赴洛阳。拜殿中将军，稍迁平东将军，封沃阳县伯，邑五百户。青州人崔社客举兵反，永讨平之。进爵为侯，除左光禄大夫。时有贼魁

元伯生，率数百骑，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永进曰：“此贼既无城栅，唯以寇抄为资，安则蚁聚，穷则鸟散，取之在速，不在众也。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五百，自足平殄。若征兵而后往，彼必远窜，虽有大众，无所用之。”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讨之。永觇知所在，倍道兼进，遂破平之。

帝西迁，永时不及从。大统初，乃结宗人，潜谋归款。密与都督赵业等袭斩西中郎将慕容显和，传首京师。以功别封昌平县子，邑三百户，除北徐州刺史。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并有战功。进爵为公。河桥之役，永力战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尔绵氏。魏废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时朝贵多其部人，谒永之日，冠盖盈路。当时荣之。孝闵帝践阼，进爵广城郡公，转文州刺史。入为工部中大夫，迁军司马。保定四年，拜大将军。

永历任内外，所在颇有声称。轻财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前后累增凡三千九百户。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寻为右二军总管，率兵北道讲武。遇疾，卒于贺葛城，年六十八。丧还，高祖亲临。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同华等五州刺史，谥曰基。子岌嗣，官至仪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也。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炖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父延，兰陵郡守。士良少修谨，不妄交游。魏建明初，尔朱仲远启为府参军事。历大行台郎中、谏议大夫，封石门县男，邑二百户。后与纥豆陵步藩交战，军败，为步藩所擒，遂居河右。伪行台纥豆陵伊利钦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孙女。士良既为姻好，便得尽言，遂晓以祸福，伊利等并即归附。朝廷嘉之。太昌初，进爵晋阳县子，邑四百户。寻进爵琅邪县侯，授太中大夫、右将军，出为殷州车骑府司马。

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时齐文襄为大都督，以士良为司马，领外兵参军。寻迁长史，加安西将军，徙封符垒县侯，增邑七百户。武定初，除行台左中兵郎中，又转大将军府属、从事中郎，仍摄外兵事。王思政镇颍川，齐文襄率众攻之。授士良大行台右丞，加镇西将军，增邑一千户，进爵为公，令辅其弟演于并州居守。

齐文宣即位，入为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仍总知并州兵马

事，加征西将军，别封新丰县子，邑三百户。俄除骠骑将军、尚书吏部郎中。齐文宣自晋阳赴邺宫，复士良为尚书左丞，统留后事。仍迁御史中丞，转七兵尚书。未几，入为侍中，转殿中尚书。顷之，复为侍中，除吏部尚书。士良顿首固让，文宣不许。久之，还为侍中，又摄度支、五兵二曹尚书。士良少孤，事继母梁氏以孝闻。及卒，居丧合礼。文宣寻起令视事，士良屡表陈诚，再三不许，方应命。文宣见其毁瘠，乃许之。因此卧疾历年，文宣每自临视。疾愈，除沧州刺史。干明初，征还邺，授仪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扬人物。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但有一介之善者，无不以闻。齐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师，复除侍中，转太常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出为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护东伐，权景宣以山南兵围豫州，士良举城降。授大将军、小司徒，赐爵广昌郡公。寻除荆州总管，行荆州刺史。复入为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转金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加授上大将　　军。以老疾乞骸骨，优诏许之。隋开皇元年卒，时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仪同大将军。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东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曾祖顗，魏平东府谘议。祖蔚，遭从兄司徒浩之难，南奔江左。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汝南、义阳二郡守。延兴初，复归于魏，拜颍川郡守，因家焉。后终于郢州刺史。父稚，笃志经史，不以世事婴心。起家秘书郎，稍迁永昌郡守。隋开皇初，以献后外曾祖，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新州刺史。

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年十五，与河间邢子才、京兆韦孝宽俱入中书学，偏相友爱。伏膺儒业，为时辈所称。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隽有知人之鉴，见而叹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参军事，转记室，迁大司马从事中郎。

魏孝武西迁，彦穆时不得从。大统三年，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因攻拔荥阳，擒东魏郡守苏淑。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斩其刺史李景（道）〔遗〕。

孝武嘉之，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荥阳郡守。四年，兼行右民郎中、颍川邑中正，赐爵千乘县侯。十四年，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司农卿。时军国草创，众务殷繁，太祖乃诏

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谨（平）〔伐〕江陵，彦穆以本官从平之。

世宗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俄拜安州总管、十一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入为御正中大夫。陈氏请敦邻好，诏彦穆使焉。彦穆风韵闲旷，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谈谑，甚为江陵所称。转民部中大夫，进爵为公。天和三年，复为使主，聘于齐。使还，除金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金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寻征拜小司徒。

大象二年，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三方兵起。以彦穆为行军总管，率兵与襄州总管王谊讨司马消难。军次荆州，彦穆疑荆州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征王谊入朝，即以彦穆为襄州总管、六州诸军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将军，进爵东郡公，邑二千户。顷之，永业家自理得雪，彦穆坐除名。寻复官爵。隋开皇元年，卒。子君绰嗣。

君绰性夷简，博览经史，有父风。大象末，丞相府宾曹参军。君绰弟君肃，解巾为道王侍读。大象末，颍川郡守。

令狐整字延保，炖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诏安，并官至郡守，咸为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着闻，仕历瓜州司马、炖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长城县子。大统末，卒于家。太祖伤悼之，遣使者监护丧事，又敕乡人为营坟垄。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

整幼聪敏，沉深有识量。学艺骑射，并为河右所推。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加荡寇将军。整进趋详雅，对扬辩畅，谒见之际，州府倾目。荣器整德望，尝谓僚属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岂州郡之职所可絷维。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当委以庶务，书诺而已。”

顷之，魏孝武西迁，河右扰乱，荣仗整防扞，州境获宁。及邓彦窃瓜州，拒不受代，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执彦送京师。太祖嘉其忠节，表为都督。寻而城民张保又杀刺史成庆，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规据河西。晋昌人吕兴等复害郡守郭肆，以郡应保。初，保等将图为乱，虑整守义不从，既杀成庆，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复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虽外加礼敬，内甚忌整。整亦伪若亲附，而密欲图之。阴令所亲说保曰：“君与仲和结为唇齿，今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若或摧衄，则祸及此土。宜分遣锐师，星言救援。二州

合势，则东军可图。然后保境息人，计之上者。”.　　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说保曰　：“历观成败，在于任使。所择不善，旋致倾危。令狐延保兼资文武，才堪统御，若使为将，蔑不济矣　。”保纳其计，具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门郡，召集豪杰，说保罪逆，驰还袭之。先定晋昌，斩吕兴。进军击保。州人素服整威名，并弃保来附。保遂奔吐谷浑。

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　：“本以张保肆逆，毒害无辜，阖州之人，俱陷不义。今者同心戮力，务在除凶，若其自相推荐，复恐效尤致祸。”于是乃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诏以申徽为刺史　。征整赴阙，授寿昌郡守，封（骧）〔襄〕武县男，邑二百户。太祖谓整曰：“卿少怀英略，早建殊勋，今者官位，未足酬赏。方当与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贵　。”遂立为瓜州义首。仍除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

整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整善于抚驭，躬同丰约，是以人众并忘羁旅，尽其力用。迁使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太祖常从容谓整曰　：“卿远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来，可谓积善余庆，世济其美者也　。”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不为王莽屈，其子称避地河右。故太祖称之云。寻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谓整曰　：“卿勋同娄、项，义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范人　。”遂赐姓宇文氏，并赐名整焉。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

孝闵帝践阼，拜司宪中大夫。处法平允，为当时所称。进爵彭阳县公，增邑一千户。

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固莅职既久，犹习梁法，凡所施为，多亏治典。朝议密欲代之，而难其选。遂令整权镇丰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　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丰州旧治，不居人民，赋役参集，劳逸不均。整请移治武当，诏可其奏。奖励抚导，迁者如归，旬月之间，城府周备。固之迁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之许也，流涕而去。及整秩满代至，民吏恋之，老幼送整，远近毕集，数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为中华郡守，转同州司会，迁始州刺史。整雅识情伪，尤明政术，恭谨廉慎，常惧盈满，故历居内外，所在见称。天和六年，进位大将军，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户。

晋公护之初执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辞不敢当，颇迕其意，护以此疏之。及护诛，附会者咸伏法，而整独保全。时人称其先觉。建德二年卒，时年六十一。赠本官，加鄜宜豳盐四州诸军事、鄜州刺史，谥曰襄。子熙嗣。熙字长熙。性方雅，有度量，虽在私室，容止俨然。非一时贤俊，未尝与之游处。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累迁居职任，并有能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

整弟休，幼聪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学生。后与整同起兵逐张保，授都督。累迁大都督、乐安郡守。入为中外府乐曹参军。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休为炖煌郡守。在郡十余年，甚有政绩。进位仪同三司，迁合州刺史。寻卒官。

司马裔字遵胤，河内温人也，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后。曾祖楚之，属宋武帝诛晋氏戚属，避难归魏。位至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

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并不应命。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军功，授中坚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及魏孝武西迁，裔时在邺，潜归乡里，志在立功。

大统三年，大军复弘农，乃于温城起义，遣使送款。与东魏将高永洛、王陵等昼夜交战。众寡不敌，义徒死伤过半。及大军东征，裔率所部从战河桥，又别攻怀县，获其将吴辅叔。自此频与东魏交战，每有克获。六年，授河内郡守。寻加持节、平东将军、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义众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赏劳。顷之，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并裔之乡旧，乃授前将军、太中大夫，领河内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东魏平齐、柳泉、蓼坞三城，获其镇将李熙之。加授都督。

十五年，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辞曰：“立义之士，辞乡里，捐亲戚，远归皇化者，皆是诚心内发，岂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卖义士以求荣，非所愿也。”太祖善而从之。授帅都督，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军东伐，裔请为前锋。遂入建州，破东魏将刘雅兴，拔其五城。

魏废帝元年，征裔，令以本兵镇汉中。除白马城主，带华阳郡守，加授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二年，转镇宋熙郡。寻率所部

兵从尉迟迥伐蜀，与叱罗协破叛兵赵雄杰于槐林，平邓朏于梓潼。以功赐爵龙门县子，行蒲州刺史。寻行新城郡事。魏恭帝元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本郡中正。

孝闵帝践阼，除巴州刺史，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琅邪县伯，邑五百户。保定二年，入为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四年，转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大军东讨，裔率义兵与少师杨摽守轵关，即授怀州刺史、东道慰劳大使。五年，转始州刺史。

天和初，信州蛮酋冉令贤等反，连结二千余里。裔随上庸 公陆腾讨之。裔自开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祸福。蛮酋冉三公等三十余城皆来降附。进次双城，蛮酋向宝胜等率其种落，据险自固。向天王之徒，为其外援。裔昼夜攻围，腹背受敌。自春至秋，五十余战。宝胜粮仗俱竭，力屈乃降。时尚有笼东一城未下，寻亦拔之。又获贼帅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师再期，群蛮率服。拜信州刺史。五年，迁潼州刺史。六年，征拜大将军，除西宁州刺史。未及之部，卒于京师。

裔性清约，不事生业，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宅宇卑陋，丧庭无所，有诏为起祠堂焉。赠大将军，加怀邵汾晋四州刺史。谥曰定。子侃嗣。

侃字道迁，少敢勇，未弱冠，便从戎旅。保定四年，随少师杨摽东征。与齐人交战，摽为敌所擒，侃力战得免。天和二年，授右侍上士，加都督，进大都督。从大军攻晋州，以功授使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又从平并、邺，除乐安郡守。后更论晋州及平齐勋，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兖州刺史。未之部而卒。赠本官，加豫州刺史，谥曰惠。子运嗣。裴果字戎昭，河东闻喜人也。祖思贤，魏青州刺史。父遵，齐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将军、干河军主，除阳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与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托附焉。永安末，盗贼蜂起。果从军征讨，乘黄骢马，衣青袍，每先登陷阵，时人号为“黄骢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齐神武败于沙苑，果乃率其宗党归阙。太祖嘉之，赐田宅、奴婢、牛马、衣服、什物等。从战河桥，解玉壁围，并摧锋奋击，所向披靡。大统九年，又从战邙山，于太祖前挺身陷阵，生擒东魏都督贺娄乌兰。勇冠当时，人莫不叹服。以此太祖愈亲待之，补帐内都督，迁平东将军。后从开府杨忠平随郡、 安陆，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为政，百姓畏之，盗贼亦为之屏息。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司农卿。又从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果率所部为前军，开剑阁，破李

庆保，降杨干运，皆有功。魏废帝三年，授龙州刺史，封冠军县侯，邑五百户。俄而州民张道、李祏驱率百姓，围逼州城。时粮仗皆阙，兵士又寡，果设方略以拒之，贼便退走。于是出兵追击，累战破之。旬月之间，州境清晏。转陵州刺史。

孝闵帝践阼，除隆州刺史。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武成末，转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复州刺史。果性严猛，能断决，每抑挫豪右，申理屈滞，历牧数州，号为称职。天和二年，卒于位。赠本官，加绛晋建三州刺史。谥曰质。子孝仁嗣。

孝仁幼聪敏，涉猎经史，有誉于时。起家舍人上士。累迁大都督、仪同三司。出为长宁镇将。扞御齐人，甚有威边之略。建德末，迁建州刺史，转谯州刺史。大象末，又迁亳州刺史。郑伟等之以梁州归款，时刘志亦以广州来附。

志，弘农华阴人，本名思，汉太尉宽之十世孙也。高祖隆，宋武帝平姚泓，以宗室首望，召拜冯翊郡守。后属赫连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颍。祖善，魏（大）〔天〕安中，举秀才，拜中书博士。后至弘农郡守、北雍州刺史 。父瑰，汝南郡守，赠徐州刺史。

志少好学，博涉群书，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经征拜国子助教，除行台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将军、给事中。二年，转东中郎府司马、征虏将军。永熙二年，除安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广州别驾。三年，齐神武举兵入洛，魏孝武西迁。志据城不从东魏，潜遣间使，奉表长安。魏孝武嘉 之，授大统三年，太祖遣领军将军独孤信复洛阳。志纠合义徒，举广州归国。拜大丞相府墨曹参军，封华阴县男，邑二百户。加大都督、抚军将军，转中外府属，迁国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为幕府司录。世宗雅爱儒学，特钦重之，事无大小，咸委于志。志亦忠恕谨慎，甚得匡赞之体。太祖嘉之，尝谓之曰：“卿之所为，每会吾志。”于是遂赐名志焉。仍于宜州赐田宅，令徙居之。世宗迁莅岐州，又令志以本官翊从。及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武乡县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仍赐姓宇文氏。高祖时为鲁公，诏又以志为其府司马。

高祖嗣位，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拜刑部中大夫。志执法平允，甚得时誉。莲芍界内，数有群盗攻劫行旅，郡县不能制。乃以志为延寿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群盗相率请罪。志表陈其状，诏并

免之。自是郡界肃清，寇盗屏息。迁使持节、成州诸军事、成州刺史。政存宽恕，民吏爱之。天和五年卒。赠大将军、扬州刺史，谥曰文。子子明嗣。

子明弘雅有父风。历官右侍上士、大都督、绛州别驾。隋文帝践极，除行台郎中、顺阳郡守。子明弟子陵，司右中士、帅都督、凉州别驾。隋开皇初，拜姑臧郡守。寻加仪同三司。历卫州蔚州长史、幽州总管府〔司马、朔州总管府〕长史。

史臣曰：昔阳货外叛，庶其窃邑，而春秋讥之；韩信背项，陈平归汉，而史迁美之。盖以运属既安，君道已着，则徇利忘德者，罪也；时逢扰攘，臣礼未备，则转祸为福者，可也。郑伟、崔彦穆等之在山东，并以不羁之才，遭回于燕雀，终能翻然豹变，自致龟组，其知机之士欤。王士良之仕于齐，班职上卿，出为牧伯，而临危苟免，失忠与义，其背叛之徒欤。令狐整器干确然，雅望重于河右，处州里则勋着方隅，升朝廷则绩　宣中外。而畏避权宠，克保终吉。不如是，亦何以立韪名、取高位乎。

周书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九 寇隽 韩褒 赵肃 张轨李彦 郭彦 裴文举 高宾

寇俊字祖俊，上谷昌平人也。祖赞，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远将军、郢州刺史。

隽性宽雅，幼有识量，好学强记。兄祖训、祖礼及隽，并有志行。闺门雍睦，白首同居。父亡虽久，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备设帷帐几杖，以时节列拜，垂涕陈荐，若宗庙焉。吉凶之事，必先启告，远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财利为心。家人曾卖物与人，而剩得绢五匹。隽于后知之,乃曰："恶木之阴，不可暂息；盗泉之水，无容误饮。得财失行，吾所不取 。"遂访主还之。其雅志如此。

以选为魏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请。大乘贼起，燕齐扰乱，隽参护军事东讨，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迁尚书左民郎中。以母忧不拜 。正光三年，拜轻（骑）〔车〕将军，迁扬烈将军、司空府功曹参军，转主簿。时灵太后临朝，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佛寺，令隽典之。资费巨万，主吏不能欺隐。寺成，又极壮丽。灵太后嘉之，除左军将军。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隐。乃以隽为 之。加龙骧将军，仍主簿。

永安初，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下，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隽曰 ："史底穷民，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 。"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后知之，嘉隽守正不挠，即拜司马，赐帛百匹。其附椿者，咸谴责焉。

二年，出为左将军、（凉）〔梁〕州刺史。民俗荒犷，多为盗贼。隽乃令郡县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梁遣其将曹琰之镇魏兴，继日版筑。琰之屡扰疆埸，边人患之。隽遣长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将军景宗之季弟也。于是梁人惮焉。属魏室多故，州又僻远，梁人知无外援，遂遣大兵顿魏兴，志图攻取。隽抚励将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众心也，弗之敢逼。隽在州清苦，不治产业。秩满，其子等并徒步而还。吏人送隽，留连于道，久之乃得出界。

大统二年，东魏授隽洛州刺史，隽因此乃谋归阙。五年，将家及亲属四百余口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隽始选置令史，

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加镇东将军，封西安县男，邑二百户。十七年，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隽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许。遂称疾笃，不复朝觐。魏恭帝三年，赐姓若口引氏。

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子，增邑五百户。武成元年，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并前二千户。隽年齿虽迈，而志识未衰，教授子孙，必先礼典。世宗尚儒重道，特钦赏之，数加恩锡，思与相见。隽不得已，乃入朝。世宗与同席而坐，因顾访洛阳故事。隽身长八尺，须鬓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论，不觉屡为前膝。及隽辞还，帝亲执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钦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数相见，以慰虚想。”以御舆令于帝前乘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见重于今，亦将传之万古。”时人咸以为荣。保定三年卒，时年八十。高祖叹惜之，赠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元。

隽笃于仁义，期功之有孤者，衣食丰约，俱与之同。少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励与隽结友。隽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卢辩以隽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每有闲暇，辄诣隽燕语弥日。恒谓人曰：“不见西安君，烦忧不遣。”其为通人所敬重如此。

子奉，位至仪同三司、大将军、顺阳郡守、洵州刺史、昌国县公。奉弟颙，少好学，最知名。居丧哀毁。历官仪同大将军，掌朝、布宪、典祀下大夫，小纳言，濩泽郡公。韩褒字弘业，其先颍川颍阳人也。徙居昌黎。祖瑰，魏镇西将军、平凉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恒州刺史。

褒少有志尚,好学而不守章句。其师怪而问之。对曰：“文字之间，常奉训诱。至于商较异同，请从所好。”师因此大奇之。及长，涉猎经史，深沉有远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请。加强弩将军，迁太中大夫。

属魏室丧乱，褒避地于夏州。时太祖为刺史，素闻其名，待以客礼。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诸将遣使迎太祖。太祖问以去留之计。褒曰：“方今王室凌迟，海内鼎沸。使君天资英武，恩结士心。贺拔公奄及于难，物情危骇。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托使君。若总兵权，据有关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陈悦乱常速祸，乃不乘胜进取平凉，反自遁逃，屯营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勋，在斯一举。时者，难得而易失，诚愿使君图之。”太祖纳焉。

太祖为丞相，引褒为录事参军，赐姓侯吕陵氏。大统初，迁行台左丞，赐爵三水县伯。寻转丞相府属，加中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东魏复侵樊邓，于是以褒为镇南将军、丞相府从事中郎，出镇淅郦。居二年，征拜丞相府司马，进爵为侯。

出为北雍州刺史，加卫大将军。州带北山，多有盗贼。褒密访之，并豪右所为也，而阳不之知,厚加礼遇。谓之曰："刺史起自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诏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署为主帅，分其地界。有盗发而不获者，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莫不惶惧。皆首伏曰："前盗发者，并某等为之。"所有徒侣，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隐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盗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门曰："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旬日之间，诸盗咸悉首尽。褒取名簿勘之，一无差异。并原其罪，许以自新。由是群盗屏息。入为给事黄门侍郎。九年，迁侍中。

十二年，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十六年，加大都督、凉州诸军事。魏废帝元年，转会州刺史。二年，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武成三年，征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二年，转司会。三年，出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当千里径。先是齐寇数入，民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不下属县。人既不及设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相谓曰："汾州不觉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还，必莫能追蹑我矣。"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囚送京师。褒因是奏曰："所获贼众，不足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请一切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此抄兵颇息。四年，迁河洮封三州诸军事、河州总管。天和三年，转凤州刺史。寻以年老请致仕，诏许之。五年，拜少保。褒历事三帝，以忠厚见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师道处之。每入朝见，必有诏令坐，然后始与论政事。七年，卒。赠泾岐燕三州刺史。谥曰贞。子继伯嗣。赵肃字庆雍，河南洛阳人也。世居河西。及沮渠氏灭，曾祖武始归于魏，赐爵金城侯。祖兴，中书博士。父申侯，举秀才，后军府主簿。

肃早有操行，知名于时。魏正光五年，郦元为河南尹，辟肃为主

簿。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将军、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寻除直后，转直寝。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转监。后以母忧去职，起为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迁左将军、太中大夫。东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满，还洛。

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乡导。授司州治中，转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太祖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七年，加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都督，仍别驾。领所部义徒，据守大坞。又兼行台左丞，东道慰劳。九年，行华山郡事。

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当行朝礼，非有封爵者，不得预焉。肃时未有茅土。左仆射长孙俭白太祖请之。太祖乃召肃谓曰：“岁初行礼，岂得使卿不预，然何为不早言也？”于是令肃自选封名。肃曰：“河清乃太平之应，窃所愿也。”于是封清河县子，邑三百户。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东将军。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

十七年，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赐姓乙弗氏。先是，太祖命肃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职，卒于家。子正礼，齐王宪府属、大都督、新安郡守。

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常欲辨析秋毫。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寻迁侍中、度支尚书。大统初，卒。

张轨字符轨，济北临邑人也。父崇，高平令。

轨少好学，志识开朗。初在洛阳，家贫，与乐安孙树仁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见称。永安中，随尔朱荣击元颢，除讨寇将军、奉朝请。轨常谓所亲曰：“秦雍之间，必有王者。”尔朱氏败后，遂杖策入关。贺拔岳以轨为记室参军，典机务。寻转仓曹，加镇远将军。时谷籴涌贵，或有请贷官仓者。轨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济人之难，讵得相违。”乃卖所服衣物，籴粟以赈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轨为都督，从征侯莫陈悦。悦平，使于洛阳。见领军斛斯椿，椿曰：“高欢逆谋，已传行路。人情西望，以日为年。未知宇文何如贺拔也？”轨曰：“宇文公文足经国，武可定乱。至于高识远度，非愚管所测。”椿曰：“诚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为行台，授轨郎中。魏孝武西迁，除

中书舍人，封寿张县子，邑三百户，加左将军、济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声绩甚着。临人治术，有循吏之美。大统间，宰人者多推尚之。入为丞相府从事中郎，　　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导出镇（泰）〔秦〕州，以轨为长史 。加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

魏废帝元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二年，赐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征拜度支尚书，复除陇右府长史。卒于位，时年五十五。谥曰质。轨性清素，临终之日，家无余财，唯有素书数百卷。

子肃，世宗初，为宣纳上士，转中外府记室参军、中山公训侍读。早有才名，性颇轻猾，时人比之魏讽。卒以罪考竟终。李彦字彦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彦少有节操，好学慕古，为乡闾之所敬惮。孝昌中，解褐奉朝请，加轻车将军。从魏孝武入关，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宁朔将军，进号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迁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除通直散骑侍郎。三年，拜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太保转太傅长史、仪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阳县子，邑三百户。十五年，进号中军将军，兼尚书左丞，领选部。大军东讨，加持节、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掌留台事。魏废帝初，拜尚书右丞，转左丞。

彦在尚书十有五载，属军国草创，庶务殷繁，留心省阅，未尝懈怠。断决如流，略无疑滞。台阁莫不叹其公勤，服其明察。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左丞。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出为鄜州刺史。彦以东夏未平，固辞州任，诏许之。拜兵部尚书，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军司马，进爵为伯。

彦性谦恭，有礼节。虽居显要，于亲党之间，恂恂如也。轻财重义，好施爱士。时论以此称之。然素多疾而勤于莅职，虽沉顿枕席，犹理务不辍，遂至于卒。时年四十六。谥曰敬。　　彦临终遗诫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为椟，葛纂为缄，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此实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矫枉，恐为世士所讥。今可敛以时服，葬于硗墉之地，忽用明器、刍涂及仪卫等。尔其念之 。”朝廷嘉焉，不夺其志。

子升明嗣。少历显职。大象末，太府中大夫、仪同大将军。郭彦，太原阳曲人也。其先从宦关右，遂居冯翊。父胤，郡功曹、灵武令。彦少知名，太祖临雍州，辟为西曹书佐。寻除开府仪同主簿，转司空记

室、太尉府属，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持节、平东将军。以居郎官著称，封龙门县子，邑三百户，进大都督，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司农卿。是时，岷州羌酋傍乞铁匆与郑五丑等寇扰西服。彦从大将军宇文贵讨平之。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尚书。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五百户，进爵为伯。六官建，拜民部中大夫。孝闵帝践祚，出为澧州刺史。蛮左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聚散无恒，不营农业。彦劝以耕稼，禁共游猎，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齐南安城主冯显密遣使归降，其众未之知也。柱国宇文贵令彦率兵应接。齐人先令显率所部送粮南下，彦惧其众不从命，乃于路邀之。显因得自拔。其众果拒战，彦纵兵奋击，并虏获之。以南安无备，即引军掩袭。显外兵参军邹绍既为彦所获，因请为乡导。彦遂夜至城下，令绍诈称显归。门者开门待之，彦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获三千余人。晋公护嘉之，进爵怀德县公，邑一千户。以南安悬远，寻令班师。及秩满还朝，民吏号泣送彦二百余里。寻为东道大使，观省风俗。除蒲州总管府长史，入为工部中大夫。

保定四年，护东讨。彦从尉迟迥攻洛阳。迥复令彦与权景宣南出汝颍。及军次豫州，彦请攻之。景宣以城守既严，卒难攻取，将欲南辕，更图经略。彦以奉命出师，须与大军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执不从，兼画攻取之计。会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远秀密遣送款，景宣乃从。于是引军围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彦镇豫州，增邑六百户。寻以洛阳班师，亦弃而不守。属纯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既东接陈境，俗兼蛮左，初丧州将，境内骚然。朝议以彦威信着于东南，便令镇抚。彦至，吏人畏而爱之。

天和元年，除益州总管府长史，转陇右总管府长史。四年，卒于位。赠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举字道裕，河东闻喜人也。祖秀业，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赠平州刺史。

父邃，性方严，为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骑常侍、奉车都尉，累迁谏议大夫、司空从事中郎。大统三年，东魏来寇，邃乃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其将司马恭镇之。每遣间人，扇动百姓。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喻其将士，即有五百余人，许为内应。期日未至，恭知之，乃弃城夜走。因是东雍遂内属。及李弼略地东

境，邃为之乡导，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赏衣物，封澄城县子，邑三百户，进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太尉府司马，除正平郡守。寻卒官。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举少忠谨，涉猎经史。大统十年，起家奉朝请，迁丞相府墨曹参军。时太祖诸子年幼，盛简宾友。文举以选与诸公子游，雅相钦敬，未尝戏狎。迁威烈将军、著作郎、中外府参军事。魏恭帝二年，赐姓贺兰氏。孝闵帝践阼，袭爵澄城县子。齐公宪初开幕府，以文举为司录。世宗初，累迁帅都督、 宁远将军、大都督。及宪出镇剑南，复以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蜀土沃饶，商贩百倍。或有劝文举以利者，文举答之曰 ：“利之为贵，莫若安身。身安则道隆，非货之谓。是以不为，非恶财也。”宪矜其贫窭，每欲资给之。文举恒自谦逊，辞多受少。

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邃之往正平也，以廉约自守，每行春省俗，单车而已。及文举临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每与谈论，不觉膝前于席。天和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为孝宽柱国府司马。

六年，入为司宪中大夫，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俄转军司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户。

文举少丧父，其兄又在山东，唯与弟玑幼相训养，友爱甚笃。玑又早亡，文举抚视遗孤，逾于己子。时人以此称之。初，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垄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氏柩西归，竟得合葬。

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于位。子胄嗣。官至大都督，早卒。时有高宾者，历官内外，亦以干用见称。

宾，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边，遂没于辽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辽东归魏。官至安定郡守、卫尉卿。父季安，抚军将军、兖州刺史。

宾少聪颖，有文武干用。仕东魏，历官至龙骧将军、谏议大夫、立义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谮之于齐神武。宾惧及于难，大统六年，乃弃家属，间行归阙。太祖嘉之，授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稍迁通直

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阳郡守。政存简惠，甚得民和。世宗闻其能，赐田园于郡境。宾既羁旅归国，亲属在齐，常虑见疑，无以取信。乃　　于所赐田内，多莳竹木，盛构堂宇，并凿池沼以环之，有终焉之志。朝廷以此知无贰焉。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赐姓独孤氏。

武成元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载师，出为益州总管府长史。保定初，征拜计部中大夫，治中外府从事中郎，赐爵武阳县伯。宾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转太府中大夫、齐公宪府长史。天和二年，除郡州诸军事、郡州刺史，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治襄州总管府司录。六年，卒于州。时年六十八。子颇，为隋文帝佐命。开皇中，赠宾礼部尚书、武阳公。谥曰简。又有安定燎允，本姓牛氏，亦有器干，知名于时。历官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临泾县公，赐姓宇文氏。失其事，故不为传。允子弘，博学洽闻。宣政中，内史下大夫、仪同大将军。大象末，复姓牛氏。　　史臣曰：寇隽委质两朝，以儒素见重。韩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赵肃平允当官。张轨循良播美。李彦誉流省合。郭彦信着蛮陬。历官外内，并当时之选也。文举之在绛州，世载清德。辞多受少，有廉让之风焉。

周书卷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 苏亮 弟湛 柳虬 吕思礼薛憕 薛寘 李昶 元伟

苏亮字景顺，武功人也。祖权，魏中书侍郎、玉门郡守。父佑，泰山郡守。

亮少通敏，博学，好属文，善章奏。初举秀才，至洛阳，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后宝夤开府，复为其府主薄。从宝夤西征，转记室参军。宝夤迁大将军，仍为之掾。宝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谋议，皆以委之。寻行武功郡事，甚着声绩。宝夤作乱，以亮为黄门侍郎。亮善处人间，与物无忤。及宝夤败，从之者遇祸，唯亮获全。乃长孙稚、尔朱天光等西讨，并以亮为郎中，专典文翰。累迁镇军将军、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岐州大中正。贺拔岳为关西行台，引亮为左丞，典机密。魏孝武西迁，除吏部郎中，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大统二年，拜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以亮为司马。帝谓亮曰：“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直以朕爱子出蕃，故以心腹相委，勿以为恨。”临辞，赐以御马。七年，复为黄门郎，加骠骑将军。八年，迁都官尚书、使持节、行北华州刺史，封临泾县子，邑三百户。除中书监，领著作，修国史。亮有机辩，善谈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筹议，率多会旨。记人之善，忘人之过。荐达后进，常如弗及。故当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秘书监、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拜大行台尚书，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路车、鼓吹，先还其宅，并给骑士三千。列羽仪，游乡党，经过故人，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世以为荣。十七年，征拜侍中。卒于位。赠本官。

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少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故世称二苏焉。亮自大统以来，无岁不转官，一年或至三迁。佥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着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子师嗣。以亮名重于时，起家为黄门侍郎。

亮弟湛，字景隽。少有志行，与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余，举秀才，除奉朝请，领侍御史，加员外散骑侍郎。萧宝夤西讨，以湛为行台郎中，深见委任。及宝夤将谋叛逆，湛时卧疾于家。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死生荣辱，方当共之，故以相报。”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阖门百口，实时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

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而归人，赖朝廷假王羽翼，遂得荣宠至此。既属国步多虞，不能竭诚报德，岂可乘人间隙，便有问鼎之心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王之恩义，未洽于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一旦为王族灭也 。”宝夤复令俭谓湛曰：“此是救命之计，不得不尔 。”湛复曰：“凡举大事，当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儿辈为此计，岂有办哉。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愿赐骸骨还旧里，庶归全地 下，无愧先人 。”宝夤素重之，知必不为己用，遂听还武功。宝夤后果败。

孝庄帝即位，征拜尚书郎。帝尝谓之曰 ：“闻卿答萧宝夤，甚有美辞，可为我说之也。”湛顿首谢曰：“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然始终不易，窃谓过之。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言得尽心，而不能令其守节，此臣之罪也 。”孝庄大悦，加授散骑侍郎。寻迁中书侍郎。

孝武初，以疾还乡里，终于家。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湛弟让，字景恕。幼聪敏，好学，颇有人伦鉴识。初为本州主薄，稍迁别驾、武都郡守、镇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太祖为丞相，引为府属，甚见亲待。出为卫将军、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寻卒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泾州刺史。 柳虬字仲蟠，司会庆之兄也。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唯虬不事容饰 。遍（授）〔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雅好属文。孝昌中，扬州刺史李宪举虬秀才，兖州刺史冯隽引虬为府主薄。既而樊子鹄为吏部尚书，其兄义为扬州。治中，加镇远将军，非其好也，遂弃官还洛阳。属天下丧乱，乃退耕于阳城，有终焉之志。

大统三年，冯翊王元季海、领军独孤信镇洛阳。于时旧京荒废，人物罕极，唯有虬在阳城，裴诹在颍川。信等乃俱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为都督府属，并掌文翰。时人为之语曰：“北府裴诹，南省柳虬 。”时军旅务殷，虬励精从事，或通夜不寝。季海尝云 ：“柳郎中判事，我不复重看 。”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虬辞母老，乞侍医药。太祖许焉。久之为独孤信开府从事中郎。信出镇陇右，因为秦州刺史，以虬为二府司马。虽处元僚，不综府事，唯在信左右谈论而已。因使见太祖，被 留为丞相府记室。追论归朝功，封美阳县男，邑二百户。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曰：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

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着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

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着，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敢以愚管，轻冒上闻。乞以瞽言，访之众议。事遂施行。

十四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迁中书侍郎，修起居注，仍领丞事。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文多不载。魏废帝初，迁秘书监，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虬脱略人间，不事小节，弊衣疏食，未尝改操。人或讥之。虬曰：“衣不过适体，食不过充饥。孜孜营求，徒劳思虑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时年五十四。赠兖州刺史。谥曰孝。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子鸿渐嗣。

吕思礼，东平寿张人也。性温润，不杂交游。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曰：“讲书论易，其锋难敌。”十九，举秀才，对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参军。葛荣围邺，思礼有守御勋，赐爵平陆县伯，除栾城令。普泰中，仆射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兼国子博士。乃求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所重。专掌机密，甚得时誉。

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赵贵等议遣赫连达迎太祖，思礼预其谋。及太祖为关西大都督，以思礼为府长史，寻除行台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阳县子，邑四百户，加冠军将军，拜黄门侍郎。魏文帝即位，领著作郎，除安东将军、都官尚书，兼七兵、殿中二曹事。从擒窦泰，进爵为侯，邑八百户。大统四年，以谤讪朝政，赐死。

思礼好学，有文才。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则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沙苑之捷，命为露布，食顷便成。太祖叹其工而且速。所为碑诔表颂，并传于世。七年，追赠车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末，位至驾部下大夫。

时有博陵崔腾、新蔡董绍并早有名誉，历职清显。腾为丞相府长史，绍为御史丞。俱以投书谤议，赐死。

薛憕字景猷，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弘敞，值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

憕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时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羁旅，不被擢用。然负才使气，未尝趣世禄之门。左中郎将京兆韦潜度谓憕曰：“君门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憕裾数参吏部？”憕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为叹息。窃所未能也。”潜度告人曰：“此年少极慷慨，但不遭时耳。”

孝昌中，杖策还洛阳。先是，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兖归魏，其子怀隽见憕，甚相亲善。属尔朱荣废立，遂还河东，止怀隽家。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唯郡守元袭，时相要屈，与之抗礼。怀隽每曰：“汝还乡里，不营产业，不肯取妻，岂复欲南乎？”憕亦恬然自处，不改其旧。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

及齐神武起兵，憕乃东游陈、梁间，谓族人孝通曰：“高欢阻兵陵上，丧乱方始。关中形胜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与孝通俱游长安。侯莫陈悦闻之，召为行台郎中，除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及悦害贺拔岳，军人咸相庆慰。憕独谓所亲曰：“悦才略本寡，辄害良将，败亡之事，其则不远。吾属今即为人所虏，何庆慰之有乎！”闻者以憕言为然，乃有忧色。寻而太祖平悦，引憕为记室参军。魏孝武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封夏阳县男，邑二百户。魏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增邑百户，进爵为伯。

大统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鴈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

大统初，仪制多阙。太祖令憕与卢辩、檀翥等参定之。自以流离世故，不听音乐。虽幽室独处，尝有戚容。后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礼部下大夫、仪同大将军、聘陈使副。

薛寘，河东汾阴人也。祖遵彦，魏平远将军、河东郡守、安邑侯。父乂，尚书吏部郎、清河广平二郡守。

寘幼览篇籍，好属文。年未弱冠，为州主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请。稍迁左将军、太中大夫。从魏孝武西迁，封合阳县子，邑四百户，进号中军将军。魏废帝元年，领著作佐郎，修　国史。寻拜中书侍郎，修起居注。迁中书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燕公于谨征江陵，以寘为司录。军中谋略，寘并参之。江陵平，进爵为伯，增邑五百户。朝廷方改物创制，欲行周礼，乃令寘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共详定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　孝闵帝践阼，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转御正中大夫。时前中书监卢柔，学业优深，文藻华赡，而寘与之方驾，故世号曰卢、薛焉。久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淅州刺史。卒于位。吏民哀惜之。赠虞州刺史，谥曰理。所着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寘性至孝，虽年齿已衰，职务繁广，至于温凊之礼，朝夕无违。当时以此称之。子明嗣。大象末，仪同大将军、清水郡守。　李昶，顿丘临黄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为御史中尉。父游，亦有才行，为当世所称。游兄志，为南荆州刺史，游随从至州。属尔朱之乱，与志俱奔江左。

昶性峻急，不杂交游。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创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辨，太祖每称叹之。绥德公陆通盛选僚寀，请以昶为司马，太祖许之。昶虽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仪注。累迁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东合祭酒、中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昶虽处郎官，太祖恒欲以书记委之。于是以昶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修国史。转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顷之，转黄门侍郎，封临黄县伯，邑五百户。

太祖尝谓昶曰　：“卿祖昔在中朝，为御史中尉。卿操尚贞固，理应不坠家风。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爱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职久旷，无以易卿　。”乃奏昶为御史中尉。岁余，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迁内史中大夫。世宗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录。保定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年，转御正中大夫。时以近侍清要，盛选国华，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寻进爵为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五年，出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启求入朝，诏许之。还未至京，卒于路。时年五十。赠

相瀛二州刺史。

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时论以此称焉。子丹嗣。

时有高平檀翥，字凤翔。好读书，善属文，能鼓瑟。早为琅邪王诵所知。年十九，为魏孝明帝挽郎。其后司州牧、城阳王元徽以翥为从事，非其好也。寻谢病，客游三辅。时毛（遯）〔遐〕为行台，镇北雍州，表翥为行台郎中。会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翥随赴洛。除西兖州录事参军，历司空田曹参军，加镇远将军，兼殿中侍御史。台中表奏，皆翥为之。寻副毛鸿宾镇潼关，加前将军、太中大夫。魏孝武西迁，赐爵高唐县子，兼中书舍人，修国史，加镇军将军。后坐谈论轻躁，为黄门侍郎徐招所驳，死于廷尉狱。

元伟字猷道，河南洛阳人也。魏昭成之后。曾祖忠，尚书左仆射，城阳王。祖盛，通直散骑常侍，城阳公。父顺，以左卫将军从魏孝武西迁，拜中书监、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封濮阳王。

伟少好学，有文雅。弱冠，授员外散骑侍郎。以侍从之劳，赐爵高阳县伯。大统初，拜伏波将军、度支郎中，领太子舍人。十一年，迁太子庶子，领兵部郎中。寻拜东南道行台右丞。十六年，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以魏氏宗室，进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户。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长史。及尉迟迥伐蜀，以伟为司录。书檄文记，皆伟之所为。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户。六官建，拜师氏下大夫，爵随例降，改封淮南县公。

孝闵帝践祚，除晋公护府司录。世宗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寻除陇右总管府长史，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二年，迁成州刺史。伟政尚清静，百姓悦附，流民复业者三千余口。天和元年，入为匠师中大夫，转司宗中大夫。六年，出为随州刺史。伟辞以母老，不拜。还为司宗。寻以母忧去职。建德二年，复为司宗，转司会中大夫，兼民部中大夫，迁小司寇。四年，以伟为使主，报聘于齐。是秋，高祖亲戎东讨，伟遂为齐人所执。六年，齐平，伟方见释。高祖以其久被幽絷，加授上开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进位大将军。

伟性温柔，好虚静。居家不治生业。笃学爱文，政事之暇，未尝弃书。谨慎小心，与物无忤。时人以此称之。初自邺还也，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其为辞人所重如此。后以疾卒。

太祖天纵宽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属，并保全之，内外任使，布于列职。孝闵践祚，无替前绪。明、武缵业，亦遵先志。虽天厌魏德，鼎命已迁，枝叶荣茂，足以逾于前代矣。然简牍散亡，事多湮没。今录其名位可知者，附于此云。

柱国大将军、太傅、大司徒、广陵王元欣。

柱国大将军、特进、尚书令、少师、义阳王元子孝。

尚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书、陈郡王元玄，

大将军、淮安王元育，

大将军、梁王元俭。

大将军、尚书令、少保、小司徒、广平郡公元赞。

大将军、纳言、小司空、荆州总管、安昌郡公元则。

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少师、韩国公元罗。

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鲁郡公元正。

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颜子。

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鄯州刺史、安乐县公元寿。 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将军、遂州刺史、房陵县公元审。

史臣曰：太祖除暴宁乱，创业开基，昃食求贤，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访阮，亦牓道以求孙，可谓野无遗才，朝多君子。苏亮等并学称该博，文擅雕龙，或挥翰凤池，或著书麟阁，咸居禄位，各逞琳琅。拟彼陈、徐，惭后生之可畏；论其任遇，实当时之良选也。魏文帝有言：“古

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其吕思礼、薛憕之谓也？

周书卷三十九 列传第三十一 韦瑱 梁昕 皇甫璠 辛庆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韦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着姓。曾祖惠度，姚泓尚书郎。随刘义真过江，仕宋为镇西府司马、顺阳太守，行南雍州事。后于襄阳归魏，拜中书侍郎，赠安西将军、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阳郡守。父英，代郡守，赠兖州刺史。

瑱幼聪敏，有夙成之量，闾里咸敬异之。笃志好学，兼善骑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稍迁直后，除明威将军、雍州治中，假镇远将军、防城州将。累迁谏议大夫、冠军将军。

太祖为丞相，加前将军、太中大夫，封长安县男，食邑三百户。转行台左丞，加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迁使持节、都督南郢州诸军事、南郢州刺史。复入为行台左丞。瑱明察有干局，再居左辖，时论荣之。从复弘农，战沙苑，加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又从战河桥，进爵为子，增邑二百户。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绛，瑱从太祖御之。军还，令瑱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潭城主。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顷之，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行京兆 郡事，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

魏恭帝二年，赐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孝闵帝践阼，进爵平齐县伯，增邑五百户。秩满还京，吏民恋慕，老幼追送，留连十数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进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时年六十一。赠岐宜二州刺史。谥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为公，增邑通前三千户。仍诏其子峻袭。

峻后位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峻弟师，起家中外府记室，历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总管府中郎，行河东郡事。

梁昕字符明，安定乌氏人也。世为关中着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焉。祖重耳，漳县令。父劝儒，州主薄、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赠泾州刺史。

昕少温恭，见称州里。正光五年，秦陇构乱，萧宝夤为大都督，统兵出讨，以昕为行台参军。孝昌初，拜荡寇将军，稍迁骧威将军、给事中。仍从宝夤征万俟丑奴。相持二年，前后数十战，以功（封）〔进〕征西将军。尔朱天光入关，复引为外兵参军。从天光征讨，拜右将军、太中大夫。

太祖迎魏孝武，军次雍州。昕以三辅望族上谒。太祖见昕容貌瑰伟，深赏异之。即授右府长流参军。大统初，加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转丞相府户曹参军。从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除车骑将军、丞相府主簿。出为洛安郡守，征拜大将军行台兵部郎中，加帅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镇大坞。寻又移镇阎韩。式遏边垒，甚着诚信。迁东荆州刺史。昕抚以 仁惠，蛮夷悦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封安定县子，邑三百户。累迁大都督、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仪同三司。

孝闵帝践阼，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宗初，进爵胡城县伯，邑五百户。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迁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户，转邵州刺史。

二年，以母丧去职。寻起复本任。天和初，征拜工部中大夫。出为陕（西）〔州〕总管府长史。昕性温裕，有干能　　。历官内外，咸着声称。寻卒于位。赠大将军，谥曰贞。

昕弟荣，历位匠师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仓、计部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朝那县伯，赠泾宁豳三州刺史，谥曰静。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为西州着姓，后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统末，追赠散骑常侍、仪同三司、泾州刺史。

璠少忠谨，有干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为牧，补主薄。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赏。大统四年，引为丞相府行参军。寻转田曹参军、东合祭酒，加散骑侍郎。稍迁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历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诸曹郎中。六官建，拜计部下大夫。

孝闵帝践阼，转守庙下大夫。以选为东道大使，抚巡州防。寻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长乐县子，邑五百户。出为玉壁总管府长史。保定中，迁鸿州刺史，入为小纳言。俄除陇右总管府司马，转陕州总管府长史。征拜蕃部中大夫，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处。当时号

为善人。

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随州刺史。政存简惠，百姓安之。其年，增邑并前二千户。六年，卒于位。赠交渭二　　州刺史。谥曰恭。子谅，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辛庆之字庆之，陇西狄道人也。世为陇右着姓。父显崇，冯翊郡守，赠雍州刺史。

庆之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属尔朱氏作乱，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典参谋议。至邺，闻孝庄帝暴崩，遂出兖、冀间，谋结义徒，以赴国难。寻而节闵帝立，乃还洛阳。普泰二年，迁平北将军、太中大夫。及贺拔岳为行台，复启庆之为行台吏部郎中、开府掾。寻除雍州别驾。

大统初，加车骑将军，俄迁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后太祖东讨，为行台左丞。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四年，东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六年，行河东郡事。九年，入为丞相府右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度支尚书。复行河东郡事。迁通直散骑常侍、南荆州刺史，加仪同三司。

庆之位遇虽隆，而率性俭素，车马衣服，亦不尚华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风度。特为当时所重。又以其经明行修，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魏废帝二年，拜秘书监。寻卒于位。子加陵，主寝上士。庆之族子昂。

昂字进君。年数岁，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谓其父仲略曰："公家虽世载冠冕，然名德富贵，莫有及此儿者。"仲略亦重昂志气，深以为然。年十八，侯景辟为行台郎中，加镇远将军。景后来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参军。大统十四年，追论归朝之勋，封襄城县男，邑二百户，转丞相府田曹参军。及尉迟迥伐蜀，昂召募从军。蜀平，以功授辅国将军，魏都督。迥仍表昂为龙州长史，领龙安郡事。州带山谷，旧俗生梗。昂　威惠洽着，吏民畏而爱之。成都一方之会，风俗舛杂。迥以昂达于从政，复表昂行成都令。昂到县，即与诸生祭文翁学堂，因共欢宴。谓诸生曰　　："子孝臣忠，师严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语，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誉　　。"昂言切理至，诸生等并深感悟，归而告其父老曰　："辛君教诫如此，不可违之　。"于是井邑肃然，咸从其化。迁梓潼郡守，进位帅都督，加通直散骑常侍。六官建，入为司隶上士，袭爵繁昌县公。

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职方下大夫，治小兵部。

保定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转小吏部。四年，大军东讨，昂与大将军权景宣下豫州，以功赏布帛二百匹。

时益州殷阜，军国所资。经涂艰险，每苦劫盗。诏昂使于梁、益，军民之务，皆委决焉。昂抚导荒梗，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宁静。天和初，陆腾讨信州群蛮，历时未克。高祖诏昂便于通、渠等诸州运粮馈之。时临、信、楚、合等诸州民庶，亦多从逆。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乃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愿为用，莫有怨者。使还，属巴州万荣郡民反叛，攻围郡城，遏绝山路。昂谓其同侣曰：“凶奴狂悖，一至于此！若待上闻，或淹旬月，孤城无援，必沦寇党。欲救近溺，宁暇远求越人。苟利百姓，专之可也。”于是遂募开、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贼既不以为虞，谓有大军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朝廷嘉其权以济事，诏梁州总管、杞国公亮即于军中赏昂奴婢二十口、缯彩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渠，遂表为渠州刺史。俄转通州刺史。昂推诚布信，甚得夷獠欢心。秩满还京，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觐。以昂化洽夷华，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 仪同三司。

时晋公护执政，昂稍被护亲待，高祖以是颇衔之。及护诛，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昂族人仲景，好学，有雅量。其高祖钦，后赵吏部尚书、雍州刺史，子孙因家焉。父欢，魏陇州刺史、宋阳公。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迁员外散骑侍郎。建德中，位至内史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于官。子衡。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东雍州长史。

子直性节俭，有干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请。除太尉府水曹行参军，加明威将军。时梁人围寿春，临淮王元彧率军赴援，子直以本官参彧军事。与梁人战，斩其军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后，犹聚为盗。彧令子直招抚之，旬日之间，咸来复业，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旧。永安初，拜员外散骑常侍、鸿胪少卿。普泰初，进后军将军、太中大夫。贺拔岳入关，以子直为开府主簿，迁行台郎中。魏孝武西迁，封山北县男，邑二百户。

大统初，汉炽屠各阻兵于南山，与陇东屠各共为唇齿。太祖令子直率泾州步骑五千讨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赐书劳问。除尚书左外兵郎中。三年，进车骑将军，兼中书舍人。四年，从太祖解洛阳围，经河桥战，兼尚书左丞，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逆命，子直从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平之。复入为大行台郎中，兼丞相府记室。吐谷浑寇西平，以子直兼尚书兵部郎中，出陇右经略之，大破浑众于长宁川，浑贼遁走。十五年，进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领齐王友。寻行冯翊郡事。十六年，魏齐王廓出牧秦陇，复以子直为秦州别驾，仍领王友。随、陆初平，授安州长史，　　领别驾，加帅都督。转并州长史。

魏废帝元年，拜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静，务以德政化民，西土悦附。魏恭帝初，征拜黄门侍郎。卒于位。子宣礼，柱国府参军事。

杜杲字子晖，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辅国将军，赠豫州刺史。父皎，仪同三司、武都郡守。

杲学涉经史，有当世干略。其族父瓒，清贞有识鉴，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驹也。"瓒时仕魏为黄门侍郎，兼度支尚书、卫大将军、西道行台，尚孝武妹新丰公主，因荐之于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请，累迁辅国将军、成州长史、汉阳郡守。世宗初，转修城郡守。属凤州人仇周贡等构乱，攻逼修城，杲信洽于民，部内遂无叛者。寻而开府赵昶诸军进讨，杲率郡兵与昶合势，遂破平之。入为司（命）〔会〕上士。

初，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及江陵平，顼随例迁长安。陈人请之，太祖许而未遣。至是，帝欲归之，命杲使焉。陈文帝大悦，即遣使报聘，并赂黔中数州之地。仍请画野分疆，永敦邻好。以杲奉使称旨，进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诏杲送之还国。陈文帝谓杲曰　："家弟今蒙礼遣，实是周朝之惠。然不还彼鲁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价岂止一城。本朝亲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所以发德音者，盖为此也。

若知止侔鲁山，固当不贪一镇。况鲁山梁之旧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鲁山自合归国。云以寻常之土，易己骨肉之亲，使臣犹谓不可，何以闻诸朝廷 。"陈文帝惭恧久之，乃曰："前言戏之耳。"自是

接遇有加常礼。及杲还，命引升殿，亲降御座，执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载师下大夫，　　治小纳言，复聘于陈。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以杲为府司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及华皎来附，诏令卫公直督元定等援之。与陈人交战，我师不利，元定等并没。自是，连兵不息，东南骚动。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于陈，论保境息民之意。陈宣〕〔帝遣其黄门侍郎徐陵谓杲曰：“两国通好，本欲救患分灾，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答曰：“陈主昔在本朝，非慕义而至，上授以柱国，位极人臣，子女玉帛，备礼将送，遂主社稷，孰谓非恩。郝烈之徒，边民狂狡，曾未报德，而先纳之。今受华氏，正是相报。过自彼始，岂在本朝。”陵曰：“彼纳华皎，志图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华皎方州列将，窃邑叛亡。郝烈一百许户，脱身逃窜。大小有异，岂得同年而语乎？”杲曰：“大小虽殊，受降一也。若论先后，本朝无失。”陵曰：“周朝送主上还国，既以为恩；卫公共元定渡江，敦云非怨。计恩之与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兵败身囚，其怨已灭。陈主负扆冯玉，其恩犹在。且怨繇彼国，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闻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谓之曰：“今三方鼎立，各图进取，苟有衅隙，实启敌心。本朝与陈，日敦邻睦，輶轩往返，积有岁年。比为疆埸之事，遂为仇敌，构怨连兵，略无宁岁，鹬蚌狗兔，势不俱全。若使齐寇乘之，则彼此危矣。孰与心忿悔祸，迁虑改图，陈国息争桑之心，本朝弘灌瓜之义，张旃拭玉，修好如初，共为掎角，以取齐氏。非唯两主之庆，实亦兆庶赖之　。”陵具以闻，陈宣帝许之。遂遣使来聘。〕

〔武帝建德初，为司城中大夫，使于陈。陈宣帝谓杲曰：“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王褒、庾信之徒既羁旅关中，亦当有南枝之思耳　。”杲揣陈宣意，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长湖总戎失律，临难苟免，　既不死节，安用以为。〕〔且犹牛之一毛，何能损益。本朝之议，初未及此。”陈宣帝乃止，杲还至石头，又遣谓之曰：“若欲合从，共图齐氏，能以樊、邓见与，方可表信。”杲答曰：“合从图齐，岂唯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者不敢闻命。”还，除司仓中大夫。〕后四年，迁温州刺史，赐爵义兴县伯。大象元年，征拜御正中大夫，复使于陈。二年，除申州刺史，加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为侯，邑一千三百户。除同州司会。隋开皇元年，以杲为同州总（管）〔监〕，进爵为公。俄迁工部尚书。二年，除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寻以疾卒。子运，大象末，宣纳上士。杲兄长晖，位

至仪同三司。

史臣曰：韦、辛、皇甫之徒，并关右之旧族也。或纡组登朝，获当官之誉；或张旃出境，有专对之才。既茂国猷，克隆家业。美矣夫！

周书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二 尉迟运 王轨 宇文神举宇文孝伯 颜之仪 乐运

尉迟运，大司空、吴国公纲之子也。少强济，志在立功。魏大统十六年，以父勋封安喜县侯，邑一千户。孝闵帝践阼，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俄而帝废，朝议欲尊立世宗，乃令运奉迎于岐州。以预定策勋，进爵周城县公，增邑五百户。保定元年，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三年，从杨忠攻齐之并州，以功别封第二子端保城县侯，邑一千户。四年，出为陇州刺史。地带汧、渭，民俗难治。运垂情抚纳，甚得时誉。天和五年，入为小右武伯。六年，迁左武伯中大夫。寻加军司马，武伯如故。运既职兼文武，甚见委任。齐将斛律明月寇汾北，运从齐公宪御之，攻拔其伏龙城。进爵广业郡公，增邑八百户。

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转右司卫。时宣帝在东宫，亲狎谄佞，数有罪失。高祖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于是以运为右宫正 。（二）年，帝幸云阳宫，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俄而卫剌王直作乱，率其党袭肃章门。览惧，走行在所。运时偶在门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 手自阖门。直党与运争门，斫伤运手指，仅而得闭。直既不得入，乃纵火烧门。运惧火尽，直党得进，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势转炽。久之，直不得进，乃退。运率留守兵，因其退以击之，直大败而走。是日微运，宫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将军，赐以直田宅、妓乐、金帛、车马及什物等，不可胜数。

四年，出为同州、蒲津、潼关等六防诸军事、同州刺史。高祖将伐齐，召运参议。东夏底定，颇有力焉。五年，拜柱国，进爵卢国公，邑五千户。宣政元年，转司武上大夫，总宿卫军事。高祖崩于云阳宫，秘未发丧，运总侍卫兵还京师。

宣帝即位，授上柱国。运之为宫正也，数进谏于帝。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预其事，愈更衔之。及轨被诛，运惧及于祸，问计于宇文孝伯。语在孝伯传。寻而得出为秦州总管，秦渭等六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然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时年四十一。赠大后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谥曰（忠）〔中〕。子靖嗣。大象末，仪同大将军。

王轨，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门，汉司徒允之后。世为州郡冠族。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将帅才略。每从征讨，频有战功。太祖知其勇决，遇之甚厚。位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县公。

轨性质直，慷慨有远量。临事强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辅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转左侍上士，颇被识顾。累迁内史上士、内史下大夫，加授仪同三司。自此亲遇弥重，遂处腹心之任。时晋公护专政，高祖密欲图之。以轨沉毅有识度，堪属以大事，遂问以可否。轨赞成之。

建德初，转内史中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拜上开府 仪同大将军，封上黄县公，邑一千户，军国之政，皆参预焉。五年，高祖总戎东伐，六军围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诏令轨率众应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齐人骇惧，因即退走。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于是遂从平并、邺。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进爵郯国公，邑三千户。

及陈将吴明彻入寇吕梁，徐州总管梁士彦频与战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复出。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潜于清水入淮口，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横截水流，以断其船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明彻知之，惧，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之势，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舰并碍于车轮，不复得过。轨因率兵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陈之锐卒，于是歼焉。高祖嘉之，进位柱国，仍拜徐州总管、七州十五镇诸军事。轨性严重，多谋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敌境。陈人甚惮之。

宣帝之征吐谷浑也，高祖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军中进取，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衔之。轨又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因侍坐，乃谓高祖曰：“皇太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

愚臣短暗，不足以论是非。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每对臣，深以此事为虑 。”高祖召弼问之。弼乃诡对曰 ：“皇

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太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寔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

及宣帝即位，追郑译等复为近侍。轨自知必及于祸，谓所亲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计。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淮南，邻接强寇，欲为身计，易同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岂以获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朝。止可于此待死，义不为他计。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

大象元年，帝令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杀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纳，遂诛之。轨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无罪被戮，天下知与不知，无不伤惜。

宇文神举，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晋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显达。祖金殿，魏镇远将军、兖州刺史、安吉县侯。

父显和，少而袭爵，性矜严，颇涉经史，膂力绝人，弯弓数百斤，能左右驰射。魏孝武之在藩也，显和早蒙眷遇。时属多难，尝问计于显和。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相时而动。孝武深纳焉。及即位，擢授冠军将军、合内都督，封城阳县公，邑五百户。孝武以显和藩邸之旧，遇之甚厚。时显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赐为寝室。其见重如此。

及齐神武专政，帝每不自安。谓显和曰：“天下汹汹，将若之何？”对曰：“当今之计，莫若择善而从之。”因诵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关之策。帝以显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预为计。对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并立。然臣不密则失身，安敢预为私计。”帝怆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迁朱衣直合、合内大都督，改封长广县公，邑一千五百户。

从帝入关。至溱水，太祖素闻其善射而未之见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鸟，显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后，引为帐内大都督。俄出为持节、卫将军、东夏州刺史。以疾去职，深为吏民所怀。寻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时年五十

七。太祖亲临之，哀动左右。建德二年，追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延丹绥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

神举早岁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异之。及长，神情倜傥，志略英赡，眉目疏朗，仪貌魁梧。有识钦之，莫不许以远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举雅好篇什。帝每有游幸，神举恒得侍从。保定元年，袭爵长广县公，邑二千三百户。寻授帅都督，迁大都督、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治小宫伯。天和元年，迁右宫伯中大夫，进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户。高祖将诛晋公护也，神举得预其谋。建德元年，迁京兆尹。三年，出为熊州刺史。神举威名素重，齐人甚惮之。五年，攻拔齐陆浑等五城。

及高祖东伐，诏神举从军。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州既齐氏别都，控带要重。平定甫尔，民俗浇讹，豪右之家，多为奸猾。神举励精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间，远迩悦服。寻加上大将军，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户。俄进柱国大将军，改封东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户。所部　东寿阳县土人，相聚为盗，率其党五千人，来袭州城。神举以州兵讨平之。

宣政元年，转司武上大夫。高祖亲戎北伐，令神举与原国公（如）〔姬〕愿等率兵五道俱入　　。高祖至云阳，疾甚，乃班师。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擒之。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贼平见获，解衣将伏法。神举素钦其才名，乃释而礼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礼贤如此。属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举又率众与越王盛讨平。时突厥与稽胡连和，遣骑赴救。神举以奇兵击之，突厥败走，稽胡于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镇诸军〔事〕、并州总管。

初，神举见待于高祖，遂处心腹之任。王轨、宇文孝伯等屡言皇太子之短，神举亦颇与焉。及宣帝即位，荒淫无度，神举惧及于祸，怀不自安。初定范阳之后，威声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赍鸩酒赐之，薨于马邑。时年四十八。

神举伟风仪，善辞令，博涉经史，性爱篇章，尤工骑射。临戎对寇，勇而有谋。莅职当官，每着声绩。兼好施爱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声彰中外。百僚无不仰其风则，先辈旧齿至于今而称之。子同嗣。位至仪同大将军。神举弟神庆，少有壮志，武艺绝伦。大象末，位至柱国、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与高祖同日，太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武成元年，拜宗师上士。时年十六。孝伯性沉正謇谔，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时政在冢臣，不得专制，乃托言少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读书。　　天和元年，迁小宗师，领右侍仪同。及遭父忧，诏令于服　中袭爵。高祖尝从容谓之曰　：“公之于我，犹汉高之与卢绾也。”乃赐以十三环金带。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预焉。孝伯亦竭心尽力，无所回避。至于时政得失，及外间细事，皆以奏闻。高祖深委信之，当时莫与为比。及高祖将诛晋公护，密与卫王直图之。唯孝伯及王轨、宇文神举等颇得参预。护诛，授开府仪同三司，历司会中大夫、左右小宫伯、东宫左宫正。

建德之后，皇太子稍长，既无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　：“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寔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深愿陛下思之。”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寻拜宗师中大夫。及吐谷浑入寇，诏皇太子征之。军中之事，多决于孝伯。俄授京兆尹，入为左宫伯，转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之曰　　：“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太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　　：“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五年，大军东讨，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台事。军还，帝曰：“居守之重，无忝战功。”于是加授大将军，进爵广陵郡公，邑三千户，并赐金帛及女妓等。

六年，复为宗师。每车驾巡幸，常令居守。其后高祖北讨，至云阳宫，遂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　　：“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　。”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　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

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

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

帝之西征也，在军有过行，郑译时亦预焉。军还，孝伯及王轨尽以白，高祖怒，挞帝数十，仍除译名。至是，译又被帝亲昵。帝既追憾被杖，乃问译曰：“我脚上杖痕，谁所为也？”译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译又因说王轨捋须事。帝乃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寻出为秦州总管。然帝荒淫日甚，诛戮无度，朝章弛紊，无复纲纪。孝伯又频切谏，皆不见从。由是益疏斥之。后稽胡反，令孝伯为行军总管，从越王盛讨平之。及军还，帝将杀之，乃托以齐王之事，诮之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孝伯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嘱微臣，唯令辅导陛下，今谏而不从，寔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大惭，俛首不语。乃命将出，赐死于家。时年三十六。

及隋文帝践极，以孝伯及王轨忠而获罪，并令收葬，复其官爵。又尝谓高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处也。”子歆嗣。颜之仪字子升，琅邪临沂人也，晋侍中含九世孙。祖见远，齐御史治书。正色立朝，有当官之称。及梁武帝执政，遂以疾辞。寻而齐和帝暴崩，见远恸哭而绝。梁武帝深恨之，谓朝臣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人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当时嘉其忠烈，咸称叹之。父协，以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梁元帝为湘东王，引协为其府记室参军。协不得已，乃应命。梁元帝后着怀旧志及诗，并称赞其美。

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赡。梁元帝手敕报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

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高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邑二百户。宣帝即位，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

固谏。帝怒，欲并致之于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

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辅少主。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隋文帝后索符玺，之仪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为西疆郡守。

隋文帝践极，诏征还京师，进爵新野郡公。开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明年代还，遂优游不仕。十年正月，之仪随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识之，命引至御坐，谓之曰：“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乃赐钱十万、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于世。时京兆郡丞乐运亦以直言数谏于帝。

运字承业，南阳淯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八世孙。祖文素，齐南郡守。父均，梁义阳郡守。

运少好学，涉猎经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灭，运随例迁长安。其亲属等多被籍，而运积年为人佣保，皆赎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谨。由是以孝义闻。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为次其行事，为孝义传。性方直，未尝求媚于人。

天和初，起家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转柱国府记室参军。寻而临淄公唐瑾荐为露门学士。前后犯颜屡谏高祖，多被纳用。建德二年，除万年县丞。抑挫豪右，号称强直。高祖嘉之，特许通籍，事有不便于时者，令巨细奏闻。高祖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谓运曰：“卿来日见太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睿知，唯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仍超拜运京兆郡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

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讫，诏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议即吉。

运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先王制礼，安可诬之。礼，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毕至。今葬期既促，事讫便除，文轨之内，奔赴未尽；邻境远闻，使犹未至。若以丧服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对使，未知此出何礼。进退无据，愚臣窃所未安。”书奏，帝不纳。

自是德政不修，数行赦宥。运又上疏曰：“臣谨案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悦之也。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罪虽大，当缓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谓（赦）〔刑〕疑从罚，罚疑从免。论语曰：“赦小过，举贤才。”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逮兹末叶，不师古始，无益于治，未可则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砺石。”又曰：“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吴汉遗言，犹云“唯愿无赦”。王符着论，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亦不纳，而昏暴滋甚。

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

一曰：内史御正，职在弼谐，皆须参议，共治天下。大尊比来小大之事，多独断之。尧舜至圣，尚资辅弼，比大尊未为圣主，而可专恣己心？凡诸刑罚爵赏，爰及军国大事，请参诸宰辅，与众共之。

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诫。大尊初临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实后宫；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声溢朝野。请姬媵非幸御者，放还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犹恐万机不理，天下拥滞。大尊比来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内竖。传言失实，是非可惧。事由宦者，亡国之征。请准高祖，居外听政。

四曰：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将如之何。秦网密而国亡，汉章疏而祚永。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斲雕为朴，本欲传之万世。大尊朝夕趣庭，亲承圣旨。岂有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成父之志，义岂然乎。请兴造之制，务从卑俭。雕文刻镂，一切勿营。

六曰：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唯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祇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此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七曰：近见有诏，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谠之人，欲陈时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义无假手，脱有舛谬，便陷严科。婴径尺之鳞，其事非易，下不讳之诏，犹惧未来，更加刑戮，能无钳口！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无宜杜献书之路。请停此诏，则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谷生朝，殷王因之获福。今玄象垂诫，此亦兴周之祥。大尊虽减膳撤悬，未尽销谴之理。诚愿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万方之罪，则天变可除，鼎业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绐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获免。翌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朝之公卿，初见帝盛怒，莫不为运寒心。后见获宥，皆相贺以为幸免虎口。

内史郑译尝以私事请托运而弗之许，因此衔之。及隋文帝为丞相，译为长史，遂左迁运为广州湍阳令。开皇五年，转毛州高唐令。频历二县，并有声绩。运常愿处一谏官，从容讽议。而性讦直，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发愤，录夏殷以来谏诤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条，合四十一卷，名曰谏苑。奏上之。隋文帝览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学艺而重，不待爵禄而贵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节也。斯固弥纶三极，囊括百代。当宣帝之在东朝，凶德方兆，王轨、宇文孝伯、神举志惟无隐，尽言于父子之间。淫刑既逞，相继夷灭。隋文之将登庸，人怀去就。颜之仪风烈懔然，正辞以明节，崎岖雷电之下，仅而获济。斯数子者，岂非社稷之臣欤。或人以为不忠，则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时之恩，至若尉迟运者，可谓位以才升，爵由功进。美矣哉。

周书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也。曾祖俭，齐侍中、太尉、南昌文宪公。祖骞，梁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父规，梁侍中、左民尚书、南昌章侯。并有重名于江左。

褒识量渊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梁国子祭酒萧子云，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隶。褒少以姻戚，去来其家，遂相模范。俄而名亚子云，并见重于世。梁武帝喜其才艺，遂以弟鄱阳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袭爵南昌县侯。稍迁秘书丞。宣成王大器，简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时盛选僚佐，乃以褒为文学。寻迁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业扰乱，褒辑宁所部，见称于时。梁元帝承制，转智武将军、南平内史。及嗣位于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元帝与褒有旧，相得甚欢。拜侍中，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学优赡，当时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间，位升端右。宠遇日隆，而褒愈自谦虚，不以位地矜人，时论称之。

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纪之后，以建业雕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佑、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钰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座。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清闲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佑等策。明日，乃于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

及大军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褒本以文雅见知，一旦委以总戎，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唯于褒深相委信。朱买臣率众出宣阳之西门，与王师战，买臣大败。褒督进不能禁，乃贬为护军将军。王师攻其外栅，城陷，褒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与众俱出。见柱国于谨，谨甚礼之。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至此方验焉。褒与王克、刘钰、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

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

孝闵帝践阼，封石泉县子，邑三百户。世宗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治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

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致书曰：

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想摄卫惟宜，动静多豫。贤兄入关，敬承款曲。犹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阳之田，铲迹幽蹊，销声穹谷。何期愉乐，幸甚！幸甚！

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怀五岳之举。同夫关令，物色异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中药养神，每禀丹沙之说。顷年事遒尽，容发衰谢，芸其黄矣，零落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弘让复书曰：甚矣悲哉！此之为别也。云飞泥沉，金铄兰灭，玉音不嗣，瑶华莫因。家兄至自镐京，致书于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对面，开题申纸，流脸沾膝。江南燠热，橘柚冬青；渭北冱寒，杨榆晚叶。土风气候，各集所安，餐卫适时，寝兴多福。甚善！甚善！

与弟分袂西陕，言反东区，虽保周陵，还依蒋径，三姜离梗，二仲不归。糜鹿为曹，更多悲绪。丹经在握，贫病莫谐；芝术可求，恒为采掇。昔吾壮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并欢衡泌。南风雅操，清商妙曲，弦琴促坐，无乏名晨。玉沥金华，冀获难老。不虞一旦，翻覆波澜。吾已愒阴，弟非茂齿。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难为胸

臆。且当视阴数箭，排愁破涕。人生乐耳，忧戚何为。岂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远〔伤金〕（产）〔彦〕，骸柩无托。但愿爱玉体　　，珍金箱，保期颐，享黄发。犹冀苍（膺）〔雁〕赬鲤，时传尺素，清风朗月，俱寄相思。子渊，子渊，长为别矣！握管操觚，声泪俱咽。寻出为（宣）〔宜〕州刺史。卒于位，时年六十四 。子鼐嗣。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祖易，齐征士。父肩吾，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常侍，来聘于我。属大军南讨，遂留长安。江陵平，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孝闵帝践阼，封临清县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为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　爵义城县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识旧章，为政简静，吏民安之。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寻征为司宗中大夫。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其辞曰：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消，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所求

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多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惟）〔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唳鹤，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裁一旅；项羽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　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烜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树，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模楷盛于漳滨。嗟有道而无凤，叹非时而有麟。既奸回之嚣匿，终不悦于仁人。

王子洛滨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游洊雷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树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兵甲，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

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辩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 谈为庙略。乘渍水而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沐鹤。弊箪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既而鲂鱼赬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湛卢去国，艅皇失水。见被发于伊川，知其时为戎矣。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枭为獍。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璇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桐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支。豺牙密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始则王子召戎，奸臣介胄。既官政而离逖，遂师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穷寇。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北阙龙吟，东陵麟斗。尔乃桀黠构扇，凭陵畿甸。拥狼望于黄图，填卢山于赤县。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天子履端废朝，单于长围高宴。两观当戟，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竟遭夏台之祸，遂视尧城之变。官守无奔问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战。陶侃则空装米船，顾荣则虚摇羽扇。将军死绥，路绝重围。烽随星落，书逐鸢飞。遂乃韩分赵裂，鼓卧旗折。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猛士婴城，谋臣卷舌。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

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丧。狄人归元，三军凄怆。尚书多算，守备是长。云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奋发，勇气咆勃。实总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功业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渍锋镝，脂膏原野。兵弱虏强，城孤气寡。闻鹤　　唳而虚惊，听胡笳而泪下。据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于是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人神怨酷。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竞动天关，争回地轴。探雀鷙而未饱，待熊蹯而讵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余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詶对。逢鄂阪之讥嫌，值彤门之征税。乘白马而不前，策青骡而转碍。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飄于上游。彼

锯牙而勾爪，又巡江而习流。排青龙之战舰，斗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声于黄盖，已先沈于杜侯。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舣乌江而不度。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失树。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度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见殷忧之方始。本不达于危行，又无情于禄仕。谬掌卫于中军，滥尸丞于御史。

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泣风雨于梁山，惟枯鱼之衔索。入欹斜之小径，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

于时西楚霸王，剑及繁阳。鏖兵金匮，校战玉堂。苍鹰赤雀，铁舳牙樯。沈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度湘。海潮迎舰，江萍送王。戎车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诸侯则郑伯前驱，盟主则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然腹为灯，饮头为器。直虹贯垒，长星属地。昔之虎据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 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谟明夤亮。声超于系表，道高于河上。既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指爱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谁望。非无北阙之兵，犹有云台之仗。司徒之表里经纶，狐偃之惟王实勤。横琱戈而对霸主，执金鼓而问贼臣。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始则地名全节，终以山称枉人。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镇北之负誉矜前，风飙懔然。水神遭箭，山灵见鞭。是以蛰熊伤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静乱，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迁唐郊而纂祀。反旧章于司隶，归余风于正始。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况背关而怀楚，异端委而开吴。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营军梁溠，搜乘巴渝。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巫。荆门遭廪延之戮，夏首滥逵泉之诛。蔑因亲于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慨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二端。登阳城而避险，卧底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于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地为黑子，城犹弹丸。其

怨则黩，其盟则寒。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沴气朝浮，妖精夜殒。赤鸟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亡吴之岁既穷，入郢之年斯尽。周含郑怒，楚结秦冤。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俄而梯冲乱舞，冀马云屯。栈秦车于畅毂，沓汉鼓于雷门。下陈仓而连弩，度临晋而横船。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丽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斫柱。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箝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章曼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度，　关未晓而鸡鸣。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乎群帅。硎阱折拉，鹰鹯批拂。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闇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飖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鴈空飞。

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碎，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惊于新市。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遂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孙，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民生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巍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职，卒。隋文帝深悼之，赠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史臣曰：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　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慕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

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

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辩博之论蜂起；漆园、黍谷，名法兵农，宏放之词雾集。虽雅诰奥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长，盖贤达之源流也。

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论之义。贾生，洛阳才子，继清景而奋其晖。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体制匪一。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杨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愈扇，咀征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于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协，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畴，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朔漠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岂徒言哉。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之辰，虽复崇尚文雅，方骖并路，多乖往辙，涉海登山，罕值良宝。其后袁翻才称澹雅，常景思摽沉郁，彬彬焉，盖一时之俊秀也。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于

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

周书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四 萧撝 萧世怡 萧圆肃萧大圜 宗懔 刘璠 柳霞

萧撝字智遐，兰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仪表。年十二，入国学，博观经史，雅好属文。在梁，封永丰县侯，邑一千户。初为给事中，历太子洗马、中舍人。东魏遣李谐、卢元明使于梁，梁武帝以撝辞令可观，令兼中书侍郎，受币于宾馆。寻迁黄门侍郎。出为宁远将军、宋宁宋兴二郡守，转轻车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守。

及侯景作乱，武陵王纪承制授撝使持节、忠武将军。又迁平北将军、散骑常侍，领益州刺史军防事。纪称尊号于成都，除侍中、中书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户，给鼓吹一部。纪率众东下，以撝为（中）〔尚〕书令、征西大将军 、都督益梁秦潼安泸青戎宁华信渠万江新邑楚义十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杨干运守潼州。

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将军尉迟迥总众讨之。及迥入剑阁，干运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骇，无复抗拒之志。迥长驱至成都，撝见兵不满万人，而仓库空竭，军无所资，遂为城守之计。迥围之五旬，撝屡遣其将出城挑战，多被杀伤。外援虽至，又为 迥所破。语在迥传。撝遂请降，迥许之。撝于是率文武于益州城北，共迥升坛，歃血立盟，以城归国。

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归善县公，邑一千户。孝闵帝践阼，进爵黄台郡公，增邑一千户。武成中，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撝亦预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请在外著书。有诏许焉。保定元年，授礼部中大夫。又以撝有归款之功，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收其租赋。

三年，出为上州刺史。为政仁恕，以礼让为本。尝至元日，狱中所有囚系，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固执不可。撝曰 ：“昔王长、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窃怀景行。导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获罪，弥所甘心，幸勿虑也 。”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民称其惠化。秩满当还，部民李漆等三百余人上表，乞更留两载。诏虽弗许，甚嘉美之。

及撝入朝，属置露门学。高祖以撝与唐瑾、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撝以母老，表请归养私门，曰 ：“臣闻出忠入孝，理深人纪；昏定晨省，事切天经。伏惟陛下握镇临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

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陈至愿。臣母妾褚年过养礼，乞解今职，侍奉私庭。伏愿天慈，特垂矜许。臣披款归朝，十有六载，恩深海岳，报浅涓埃。肆师掌礼，竟无称职；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辞违阙庭，屏迹闾里，低佪系慕，恋悚兼深。”高祖未许，诏曰：“开府梁之宗英，今则任等三事。所谓楚虽有材，周实用之。方藉谋猷，匡朕不逮。然进思尽忠，退安侍养者，义在公私兼济。岂容全欲狥己，亏此至公，乖所望也。”寻以母忧去职。

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转少傅。后改封蔡阳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户。二年卒，时年五十九。高祖举哀于正武 殿，赐谷麦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赠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谥曰襄。撝善草隶，名亚于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所着诗赋杂文数万言，颇行于世。子济嗣。

济字德成，少仁厚，颇好属文。萧纪承制，授贞威将军、蜀郡太守，迁东中郎将。从纪东下。至巴东，闻迥围成都，纪命济率所部赴援。比至，撝已降。仍从撝入朝。孝闵帝践阼，除中外府记室参军。后至蒲阳郡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萧世怡，梁武帝弟鄱阳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讳，故称字焉。幼而聪慧，颇涉经史。梁大同元年，封丰城县侯，邑五百户。除给事中，转太子洗马。寻入直殿省，转太子中舍人。出为持节、仁威将军、谯州刺史。及侯景为乱，路由城下，袭而陷之，世怡遂被执。寻遁逃得免，至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为兼太宰、太常卿，与中卫长史乐子云拜谒山陵。承圣二年，授使持节、平西将军、临川内史。既以陆纳据湘川，道路拥塞，改授平南将军、桂阳内史。未至郡，属于谨平江陵，遂随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师袭世怡，世怡以州输琳。时陈武帝执政，征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齐。除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寻出为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护东伐，大将军权景宣略地河南。世怡闻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来归款。五年，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兴郡公，邑一千三百户。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简惠，不尚苛察，深为吏民所安。三年，卒于州。赠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宝嗣。

子宝美风仪，善谈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时。隋文帝辅政，引为丞相府典签，深被识遇。开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后坐事 被诛。 萧圆肃字

明恭，梁武帝之孙，武陵王纪之子也。风度淹雅，敏而好学。纪称尊号，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户，除侍中、宁远将军。纪率兵下峡，令萧撝守成都，以圆肃为之副。及尉迟迥至，圆肃与撝俱降。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封安化县公，邑一千户。

世宗初，进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户。以圆肃有归款之勋，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收其租赋。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阳郡守。圆肃宽猛相济，甚有政绩。天和四年，迁陵州刺史，寻诏令随卫国公直镇襄阳，遂不之部。

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圆肃以任当师傅，调护是职。乃作少傅箴曰：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莫不援立太子，为皇之贰。是以易称明两，礼云上嗣。东序养德，震方主器。束发就学，宵雅更肄。朝读百篇，乙夜乃寐。爰日惜力，寸阴无弃。视膳再饭，寝门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谋谟计虑，问对疑丞。安乐必敬，无忘战兢。夫天道益谦，人道恶盈。汉嗣不绝乎驰道，魏储回环于邺城。前史攸载，后世扬名。三善既备，万国以贞。姬周长久，实赖元良。嬴秦短祚，诚由少阳。虽卜年七百，有德过历而昌 ；数世万（一），无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光副皇极，永固洪基。观德审谕，授告职司。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

六年，授丰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寻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宣政元年，入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进位大将军。隋开皇初，授贝州刺史。以母老请归就养，隋文帝许之。四年，卒，时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行于世。

萧大圜字仁显，梁简文帝之子也。幼而聪敏，神情俊悟。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宝元年，封乐梁郡王，邑二千户，除宣惠将军、丹阳尹。属侯景肆虐，简文见弑，大圜潜遁获免。明年，景平，大圜归建康。时既丧乱之后，无所依托，乃寓居善觉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辩者。僧辩乃给船饩，得往江陵。梁元帝见之甚悦，赐以越衫胡带等。改封晋熙郡王，邑二千户，除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时梁元帝既有克复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犹未通谒。梁元帝

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谓大圜曰：“汝两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晓谕两兄，相继出谒，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谗愬生焉，乃屏绝人事。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不妄游狎。兄姊之间，止笺疏而已。恒以读诗、礼、书、易为事。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辞约指明，应答无滞。元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有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吾重之爱之，尔当效焉。”及于谨军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请和，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出至军所，信宿，元帝降。

魏恭帝二年，客长安，太祖以客礼待之。保定二年，诏曰：“梁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圜等，梁国子孙，宜存优礼，式遗茅土，宜允旧章。大封可封晋陵县公，大圜封始宁县公，邑各一千户。”寻加大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赐田宅、奴婢、牛马、粟帛等。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合。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

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闲放。尝言之曰：

拂衣褰裳，无吞舟之漏网；挂冠悬节，虑我志之未从。傥获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进。如蒙北叟之放，实胜济南之征。其故何哉？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盖由来久矣。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北山之北，弃绝人间，南山之南，超踰世网。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浔。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畎。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丝麻。侍儿五三，可充纪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协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泛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腊而候岁时。披良书，探至赜，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有朋自远，扬搉古今。田畯相过，剧谈稼穑。斯亦足矣，乐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忧责。岂若蹙足入绊，申脰就羁，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不知飘尘之少选，宁觉年祀之斯须。万物营营，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问哉。

嗟乎！人生若浮云朝露，宁俟长绳系景，寔不愿之。执烛夜游，惊其迅迈。百年何几，擎跽曲拳，四时如流，俛眉蹑足。出处无成，语默奚当。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

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而隐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逌乃大笑。

其后大军东讨，攻拔晋州。或问大圜曰：“齐遂克不？”对曰：“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今本既拔矣，能无亡乎。所谓以此始者必以此终也。”居数日，齐氏果灭。闻者以为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出为西河郡守。寻卒。

大圜性好学，务于著述。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开府仪同三司。大象末，为陈州刺史。

宗懔字符懔，南阳涅阳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乱，讨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宜都郡守。寻卒官，子孙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阴令。

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普通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及移镇江州，以懔为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历临汝、建成、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呕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称之，以为孝感所致。

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懔为别驾、江陵令。及帝即位，擢为尚书侍郎。又手诏曰：“昔扶柳开国，止曰故人，西乡胙土，本由宾客。况事涉勋庸，而无爵赏？尚书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谋，诚深股肱之寄。从我于迈，多历岁时。可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累迁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吏部尚书。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业，唯懔劝都渚宫，以其

乡里在荆州故也。

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太祖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孝闵帝践阼，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数蒙宴赐。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刘璠字宝义，沛国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丧乱，徙居广陵。父臧，性方正，笃志好学，居家以孝闻。梁天监初，为著作郎。

璠九岁而孤，居丧合礼。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年十七，为上黄侯萧晔所器重。范阳张绾，梁之外戚，才高口辩，见推于世。以晔之懿贵，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负才使气，不为之屈。绾尝于新渝侯坐，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晔以为属己，辞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也！"遂拂衣而去。晔辞谢之，乃止。后随晔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尝忽一日举身楚痛，寻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号泣戒道，绝而又苏。当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丧毁瘠，遂感风气。服阕后一年，犹杖而后起，及晔终于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独奉晔丧还都，坟成乃退。梁简文时在东宫，遇晔素重，诸不送者皆被劾责，唯璠独被优赏。解褐王国常侍，非其好也。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边城，不乐随牒平进。会宜丰侯萧循出为北徐州刺史，即请为其轻车府主簿，兼记室参军，又领刑狱。循为梁州，除信武府记室参军，领南郑令。又板为中记室，补华阳太守。属侯景度江，梁室大乱，循以璠有才略，甚亲委之。时寇难繁兴，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其末章曰："随会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无时用，徒然慕昔风。"循开府，置佐史，以璠为谘议参军，仍领记室。梁元帝承制，授树功将军、镇西府谘议参军。赐书曰："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前修无远，属望良深。"梁元帝寻又以循绍鄱阳之封，且为雍州刺史，复以璠为循平北府司马。及武陵王纪称制于蜀，以璠为中书侍郎，屡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为黄门侍郎，令长史刘孝胜深布腹心。使工画陈平度河归汉图以遗之。璠苦求还。中记室韦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至）〔致〕大祸。脱使盗遮于葭萌，则卿殆矣。孰若共构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缓颊于我耶？我与府侯，分义已定。岂以宠辱夷险，易其心乎？丈夫立志，当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终不逞志于一人。"纪知必不为己用，乃厚其赠而遣之。临别，纪又解其佩刀赠璠曰："想见物思人。"璠对曰："敢不奉扬威灵，克剪奸宄。"纪于

是遣使就拜循为益州刺史，封随郡王，以璠为循府长史，加蜀郡太守。

还至白马西，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璠不得入城，遂降于武。太祖素闻其名，先诫武曰：“勿使刘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阙。璠至，太祖见之如旧。谓仆射申徽曰 ：“刘璠佳士，古人何以过之。”徽曰：“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 。”时南郑尚拒守未下，达奚武请屠之，太祖将许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请之于朝，太祖怒而不许。璠泣而固请,移时不退。柳仲礼侍侧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当如此 。”遂许之。城竟获全，璠之力也。

太祖既纳萧循之降，又许其反国。循至长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于古谁比？”对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汤、武莫逮；今日所见，曾齐桓、晋文之不若 。”太祖曰：“我不得比汤、武，望与伊、周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对曰：“齐桓存三亡国，晋文不失信于伐原。”语未终，太祖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于是即命遣循。循请与璠俱还， 太祖不许。以璠为中外府记室，寻迁黄门侍郎、仪同三司。

尝卧疾居家，对雪兴感，乃作雪赋以遂志云。其词曰：

天地否闭，凝而成雪。应乎玄冬之辰，在于冱寒之节。苍云暮同，严风晓别。散乱徘徊，雰霏皎洁。违朝阳之暄煦，就陵阴之惨烈。

若乃雪山峙于流沙之右，雪宫建于碣石之东。混二仪而并色，覆万有而皆空。埋没河山之上，笼罩寰宇之中。日驭潜于蒙泛，地险失于华、嵩。既夺朱而成素，实矫异而为同。

始飘飖而稍落，遂纷糅而无穷。萦回兮琐散，暠皓兮溟蒙。绥绥兮飒飒，瀌瀌兮泯泯。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丰。晓分光而映净，夜合影而通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昆之阆风。

尔乃凭集异区，遭随所适。遇物沦形，触途湮迹。何净秽之可分，岂高卑之能择。体不常消，质无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积。偶仙宫而为绛，值河滨而成赤。广则弥纶而交四海，小则淅沥而缘间隙。浅则不过二寸，大则平地一尺。乃为五谷之精，寔长众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资其消释。家有赵王之璧，人聚汉帝之金。既藏牛而没马，又冰木而凋林。已堕白登之指，实怆黄竹之心。楚客埋魂于树里，汉使迁饥于海阴。毙云中之狡兽，落海上之惊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

丈之深。无复垂霙与云合，唯有变白作泥沉。

本为白雪唱，翻作白头吟。吟曰：昔从天山来，忽与狂风阅。逆河阴而散漫，望衡阳而委绝。朝朝自消尽，夜夜空凝结。徒云雪之可赋，竟何赋之能雪。

初，萧循在汉中与萧纪笺及答国家书、移襄阳文，皆璠之辞也。 世宗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纶诰。寻封平阳县子，邑九百户。在职清白简亮，不合于时，左迁同和郡守。璠善于抚御， 莅职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赀产，唯璠秋毫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洮阳、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诣璠讼理焉。其德化为他界所归仰如此。蔡公广时镇陇右，嘉璠善政。及迁镇陕州，欲取璠自随，羌人乐从者七百人。闻者莫不叹异。陈公纯作镇陇右，引为总管府司录，甚礼敬之。天和三年卒，时年五十九。着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祥嗣。

祥字休征。幼而聪慧，占对俊辩，宾客见者，皆号神童。事嫡母以至孝闻。其伯父黄门郎璆有名江左，在岭南，闻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征。后以字行于世。年十岁能属文，十二通五经。解褐梁宜丰侯主簿，迁记室参军。

江陵平，随例入国。齐公宪以其善于词令，召为记室。府中书记，皆令掌之。寻授都督，封汉安县子，食邑七百户，转从事中郎。宪进爵为王，以休征为王友。俄除内史上士。高祖东征，休征陪侍帷幄。平齐露布，即休征之文也。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寻以去官，领万年令，未期月，转长安令。频宰二县，颇获时誉。大象二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七。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临终谓休征曰：“能成我志，其在此书乎。”休征（始）〔治〕定缮写，勒成一家，行于世。

柳霞字子升，河东解人也。曾祖卓，晋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阳。祖叔珍，宋员外散骑常侍、义阳内史。父季远，梁临川王谘议参军、宜都太守。霞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 。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 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梁西昌侯深藻镇雍州，霞时

年十二，以民礼修谒，风仪端肃，进止详雅。深藻美之，试遣左右践霞衣裾，欲观其举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顾眄。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辟霞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纶府法曹参军，仍转外兵，除尚书工部郎。谢举时为仆射，引霞与语，甚嘉之。顾谓人曰：“江汉英灵，见于此矣。”

岳阳王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察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

霞乃辞察曰：“陛下中兴鼎运，龙飞旧楚。臣昔因幸会，早奉名节，理当以身许国，期之始终。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露，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察重违其志，遂许之。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

太祖、世宗频有征命，霞固辞以疾。及察殂，霞举哀，行旧君之服。保定中又征之，霞始入朝。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霍州诸军事、霍州刺史。霞导民务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贬异，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复为过。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时年七十二。宣政初，赠金、安二州刺史。

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泝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愬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性又温裕，略无喜愠之容。弘奖名教，未尝论人之短。尤好施与，家无余财。临终遗诫薄葬，其子等并奉行之。有十子，靖、庄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览坟籍。梁大同末，释褐武陵王国左常侍，转法曹行参军。大定初，除尚书度支郎，迁正员郎。随霞入朝，授大都督，历河南、德广二郡守。靖雅达政事，所居皆有治术，吏民畏而爱之。然性爱闲素，其于名利澹如也。及秩满还，便有终焉之志。

隋文帝践极，特诏征之，靖遂以疾固辞。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

对惟琴书而已。足不历园庭，殆将十载。子弟等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靖然后见之，勖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广知也 。"时论方之王烈。前后总管到官，皆亲至靖家问疾，遂以为故事。秦王俊临州，赍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余并固辞。其为当时所重如此。开皇中，以寿终。庄字思敬。器量贞固，有经世之才。初仕梁，历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中、鸿胪太府卿。入隋，位至开府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饶州刺史。

史臣曰：萧撝、世怡、圆肃、大圜并有梁之令望也。虽羁旅异国，而终享荣名。非有兹基，夙怀文质，亦何能至于此乎。方武陵拥众东下，任撝以萧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笃，家国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汤而不守，举庸蜀而来王。若乃见机而作，诚有之矣。守节没齿，则未可焉。

宗懔干局才辞见称于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属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预政事，就列纔忝 戎章。岂怀道图全，优游卒岁，将用与不用，留滞当年乎？梁氏据有江东，五十余载。挟策纪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刘璠学思通博，有著述之誉，虽传疑传信，颇有详略，而属辞比事，足为清典。盖近代之佳史欤。

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夫能推此类以求贤，则知人几于易矣。

周书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五 李延孙 韦佑 韩雄 陈忻 魏玄

李延孙，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从征悬瓠有功，为汝南郡守。父长寿，性雄豪，有武艺。少与蛮酋结托，屡相招引，侵灭关南。孝昌中，朝议恐其为乱，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给其鼓节，以慰其意。长寿冀因此遂得任用，亦尽其智力，防遏群蛮。伊川左右，寇盗为之稍息。永安之后，盗贼蜂起，长寿乃招集叛亡，徒侣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抚之。乃授持节、大都督，转镇张白坞。后为河北郡守，转河内郡守。所历之处，咸以猛烈闻。讨捕诸贼，频有功。授卫大将军、北华州刺史，赐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迁，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孝武嘉之，复授颍川郡守，迁广州刺史。东魏遣行台侯景率兵攻之，长寿众少，城陷，遂遇害。大统元年，追赠太尉、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冀定等十二州诸军事、定州刺史。

延孙亦雄武有将帅才略。少从长寿征讨，以勇敢闻。初为直合将军。贺拔胜为荆州刺史，表延孙为都督。肃清鸦路，颇有功力焉。及长寿被害，延孙乃还，收集其父之众。

自魏孝武西迁之后，朝士流亡。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稚、颍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宁、江夏、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 持妻子来投延孙者，延孙即率众卫送，并赠以珍玩，咸达关中。齐神武深患之，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之。延孙奖励所部出战，遂大破之，临阵斩其扬州刺史薛喜。于是义军更振。乃授延孙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华山郡公。延孙既荷重委，每以克清伊、洛为己任。频以少击众，威振敌境。

大统四年，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后赠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杰，有祖、父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颍川郡公。延孙弟义孙，亦官至开府仪同三司。

韦佑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于世。世为州郡着姓。祖骈，雍州主簿。举秀才，拜中书博士。父义，前将军、上洛郡守。魏大统时，以法保着勋，追赠秦州刺史。

法保少好游侠，而质直少言。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保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父没，事母兄以孝敬闻。慕李长寿之为人，遂娶长寿女，因寓居关南。正光末，四方云扰。王公

被难者或依之，多得全济，以此为贵游所德。乃拜员外散骑侍郎，加轻车将军。及魏孝武西迁，法保从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将军、太中大夫，封固安县男，邑二百户。　　及长寿被害，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守御东境。朝廷恐延孙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人，以援延孙。法保至潼关，弘农郡守韦孝宽谓法保曰　：“恐子此役，难以吉还也 。”法保曰 ：“古人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安危之事，未可预量。纵为国殒身，亦非所恨　。”遂倍道兼行。东魏陕州刺史刘贵以步骑千余邀之。法保命所部为圆阵，且战且前。数日，得与延孙兵接，乃并势置栅于伏流。未几，太祖追法保与延孙率众还朝，赏劳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　年，除河南尹。及延孙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据延孙旧栅。频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是以战必被伤。尝至关南，与东魏人战，流矢中颈，从口中出，当时气绝。舆至营，久之乃苏。九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镇九曲城。

及侯景以豫州来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贰心，乃固辞还所镇。十五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进爵为公。会东魏遣军送粮馈宜阳，法保潜邀之。转战数十里，兵少不敌，为流矢所中，卒于阵。谥曰庄。子初嗣。建德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阎韩防主。

韩雄字木兰，河南东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时为赭阳郡守。

雄少敢勇，膂力绝人，工骑射，有将率材略。及魏孝武西迁，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统初，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数日间，众至千人。与河南行台杨琚共为掎角。每抄掠东魏，所向克获。徒众日盛，州县不能御之。东魏洛州刺史韩贤以状闻，邺乃遣其军司慕容绍宗率兵与贤合势讨雄。战数十合，雄兵略尽，兄及妻子皆为贤所获，将以为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 。”雄与其所亲谋曰：“奋不顾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义，下荣亲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谓我何。既免之后，更思其计，未为晚也　。”于是，遂诣贤军，即随贤还洛。乃潜引贤党，谋欲袭之。事泄，遁免。

时太祖在弘农，雄至上谒。太祖嘉之，封武阳县侯，邑八百户。遣雄还乡里，更图进取。雄乃招集义众，进逼洛州。东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阳，其长史孟彦举城款附。俄而领军独孤信大军继至，雄遂从信入洛阳。时东魏将侯景等围蓼坞，雄击走之。又从太祖战于河桥。军还，仍镇洛西。拜假平东将军、东郡守，迁北中郎将。邙山之役，太祖

命雄率众邀齐神武于隘道。神武怒，命三军并力取雄。雄突围得免。除东徐州刺 史。太祖以雄劬劳积年，乃征入朝，屡加赏劳。复遣还州。

东魏东雍州刺史郭叔略与雄接境，颇为边患。雄密图之，乃轻将十骑，夜入其境，伏于道侧。遣都督韩仕于略城东，服东魏人衣服，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略出驰之，雄自后射之，再发咸中，遂斩略首。除河南尹，进爵为公，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闵帝践阼，进爵新义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户，赐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节、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诸军事、中州刺史。雄久在边，具知敌人虚实。每率众深入，不避艰难。前后经四十五战，虽时有胜负，而雄志气益壮。东魏深惮之。天和三年，卒于镇。赠大将军、中华宜义和五州诸军事、中州刺史。谥曰威。子禽嗣。

陈忻字永怡，宜阳人也。少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咸敬惮之。魏孝武西迁之后，忻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大统元年，授持节、伏波将军、羽林监、立义大都督，赐爵霸城县男。三年，太祖复弘农，东魏扬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义徒于九曲道邀之，杀伤甚众，擒其新安令张祗。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县事。及独孤信入洛，忻举李延孙为前锋，仍从信守金墉城。及河桥战不利，随军西还，复行新安县事。东魏遣土人牛道恒为（扬）〔阳〕州刺史，忻率兵击破之，进爵为子。常随崤东诸将镇遏伊、洛间，每有功效。九年，与李远迎高仲密，仍从战邙山。及大军西还，复与韩雄等依山合势，破东魏三城，斩其金门郡守方台洛。增邑六百户。寻行宜阳郡事。东魏复遣刘盆生为金门郡守，忻又斩之。除镇远将军、魏郡守。俄授使持节、平东将军、显州刺史。太祖以忻威着敌境，仍留静边，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筑九曲城，忻率众邀之，擒其宜阳郡守赵嵩、金门郡守乐敬 宾。十三年，从李远平九曲城，授帅都督。东魏将尔朱浑愿率精骑三千来向宜（城）〔阳〕，忻与诸将轻兵邀之，愿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阳郡守，加大都督、抚军将军。十六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与齐将东方老战于石泉，破之，俘获甚众。时东魏每岁遣兵送米馈宜阳，忻辄与诸军邀击之，每多克获。

魏恭帝元年，又与开府斛斯琏等，共齐将段孝先战于九曲，大破之。二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阳邑大中正，赐姓尉迟氏。太祖以忻着绩累载，赠其祖昆及父兴孙俱为仪同三司，昆齐州刺史，兴孙徐州刺史。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有智谋，往来境上，倚伏难测。忻与韩雄等恒令间谍觇其动静，齐兵每至，辄击

破之。故永业深惮忻等，不敢为寇。

孝闵帝践阼，征忻入朝，进爵为伯，寻又进爵许昌（郡）〔县〕公，增邑一千户。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户。又与开府敕勒庆破齐将王鸾嵩。仍从柱国陆通复石泉城。天和元年，卒于位。

忻与韩雄里闲姻娅，少相亲昵。俱总兵境上三十余载，每有御扞，二人相赴，常若影响。故得数对勍敌，而常保功名。虽并有武力，至于挽强射中，忻不如雄；散财施惠，得士众心，则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将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恸焉。子万敌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还令万敌领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晋为鲁郡守。永嘉南迁，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归魏，家于新安。

玄少慷慨，有胆略。普泰中，除奉朝请。频从军与梁人交战。永安初，以功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迁，东魏北徙，人情骚动，各怀去就。玄遂率募乡曲，立义于关南， 即从韦法保与东魏司徒高敖曹战于关口。及独孤信入洛阳，隶行台杨琚防马渚。复与高敖曹接战。自是每率乡兵，抗拒东魏。前后十余战，皆有功。

邙山之役，大军不利，宜阳、洛州皆为东魏守。崤东立义者，咸怀异望。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玄以为忠孝不两立，及率义徒还关南镇抚。太祖手书劳之，除洛阳令，封广宗县子，邑四百户。十三年，与开府李义孙攻拔伏流城，又克孔城，即与义孙镇之。寻移镇伏流。十四年，授帅都督、东平郡守，转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隽据郡外叛，率步骑一千，自号行台，攻破郡县，囚执守令。玄率弘农、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马讨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孝闵帝践阼，进爵为伯，增邑通前九百户。保定元年，移镇蛮谷。四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徙镇阎韩。仍从尉迟迥围洛阳。天和元年，陕（西）〔州〕总管尉迟纲遣玄率仪同宇文能、赵干等步骑五百于鹿卢交南，邀击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永业有众二万余人，玄轻将五骑行前觇之，卒与之遇，便即交战，杀伤数十人，获马并甲矛等，永业遂退。二年，进爵为侯。除白超防主。三年，迁熊州刺史。政存简惠，百姓悦之。四年，转和州刺史、伏流防主，进爵为公。

五年，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向宜阳，兵威甚盛，玄率兵御之，每战辄克。后以疾卒于位。

史臣曰：二国争强，四郊多垒，镇守要害，义属武臣。李延孙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赠药，虽有愧于昔贤；御侮折冲，足方驾于前烈。用能观兵伊、洛，保据崤、函，齐人沮西略之谋，周朝缓东顾之虑，皆数将之力也。

周书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六 泉企 李迁哲 杨干运扶猛 阳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降爵为伯。

企九岁丧父，哀毁类于成人。服阕袭爵。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州为申上，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诏曰：“企向成立，且为本乡所乐，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限。”遂依所请。企虽童幼，而好学恬静，百姓安之。寻以母忧去职。县中父老复表请殷勤，诏许之。起复本任，加讨寇将军。

孝昌初，又加龙骧将军、假节、防洛州别将，寻除上洛郡守。及萧宝夤反，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企率乡兵三千人拒之，连战数日，子弟死者二十许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虏将军。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诱动巴人，图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二姓散走，宝夤军亦退。迁左将军、淅州刺史，别封泾阳县伯，邑五百户。

永安中，梁将王玄真入寇荆州。加企持节、都督，率众援之。遇玄真于顺阳，与战，大破之。除抚军将军、使持节，假镇南将军、东雍州刺史，进爵为侯。部民杨羊皮，太保椿之从弟，恃托椿势，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将加极法，于是杨氏惭惧，宗族诣合请恩。自此豪右屏迹，无敢犯者。性又清约，纤毫不扰于民。在州五年，每于乡里运米以自给。梁魏兴郡与洛州接壤，表请与属。诏企为行台尚书以抚纳之。大行台贺拔岳以企昔莅东雍，为吏民所怀，乃表企复为刺史，诏许之。蜀民张国隽聚党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阖境清肃。魏孝武初，加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及齐神武专政，魏帝有西顾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当州都督。未几，帝西迁，齐神武率众至潼关，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神武不敢进。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顺）〔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军。企知之，杀岳及猛略等，传首诣阙，而窋亡投东魏。录前后勋，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统初，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右仆射，进爵上洛郡公，增邑通

前千户。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忧见颜色。至是频让，魏帝手诏不许。

三年，高敖曹率众围逼州城，杜窋为其乡导。企拒守旬余，矢尽援绝，城乃陷焉。企谓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窦泰被擒，敖曹退走，遂执企而东，以窋为刺史。企临发，密诫子元礼、仲遵曰：“吾生平志愿，不过令长耳。幸逢圣运，位亚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齿又暮，前途夷险，抑亦可知。汝等志业方强，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两全，宜各为身计，勿相随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无余恨。不得以我在东，遂亏臣节也。尔其勉之！”乃挥涕而诀，余无所言，闻者莫不 愤叹。寻卒于邺。

元礼少有志气，好弓马，颇闲草隶，有士君子之风。释褐奉朝请、本州别驾。累迁员外散骑侍郎、洛州大中正、员外散骑常侍、安东将军、持节、都督，赐爵临洮县伯，进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及洛州陷，与企俱被执而东。元礼于路逃归。时杜窋虽为刺史，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及元礼至，与仲遵相见，感父临别之言，潜与豪右结托。信宿之间，遂率乡人袭州城，斩窋，传首长安。朝廷嘉之，拜卫将军、车骑大将军，世袭洛州刺史。从太祖战于沙苑，为流矢所中，遂卒。子贞嗣，官至仪同三司。

仲遵少谨实，涉猎经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为本县令。及长，有武艺。遭世离乱，每从父兄征讨，以勇决闻。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战。时以众寡不敌，乃退入城，复与企力战拒守。矢尽，以杖棒扞之，遂为流矢中目，不堪复战。及城陷，士卒叹曰：“若二郎不伤，岂至于此。”企之东也，仲遵以被伤不行。后与元礼斩窋，以功封丰阳县伯，邑五百户。加授征东将军、豫州刺史。及元礼于沙苑战没，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仲遵宿称干略，为乡里所归。及为本州，颇得嘉誉。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成皋入附，太祖率军应之，别遣仲遵随于谨攻柏谷坞。仲遵力战先登，擒其将王显明。柏谷既拔，复会大军战于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镇颍川，以仲遵行荆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每为边寇，太祖令仲遵率乡兵从开府杨忠讨之。梁随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谓诸将曰：“本图仲礼，不在随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劳师。今若先取仲礼，则桓和可不攻自服。诸君以为何

如？”仲遵对曰：“蜂虿有毒，何可轻也。若弃和深入，遂擒仲礼，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礼未获，和为之援，首尾受敌，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克。克和而进，更无反顾之忧。”忠从之。仲遵以计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从忠击仲礼，又获之。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本州大中正，复为三荆二广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淅等十三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寻遭母忧，请终丧制，不许。

大将军王雄南征上津、魏兴，仲遵率所部兵从雄讨平之。遂于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为刺史。仲遵留情抚接，百姓安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初，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据授之，仍隶东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于抚御，请隶仲遵。朝议以山川非便，弗之许也。清和遂结安康酋帅黄众宝等，举兵共围东梁州。复遣王雄讨平之。改巴州为洵州，隶于仲遵。先是，东梁州刺史刘孟良在职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简处之，群蛮率服。

仲遵虽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历官之处，皆以清白见称。朝廷又以其父临危抗节，乃令袭爵上洛郡公，旧封听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征拜左卫将军。寻出为都督金兴等六州诸军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时年四十五。赠大将军、华洛等三州刺史。谥曰庄。

子端嗣。起家本县令，入为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帅都督，累迁仪同三司，出为纯州防主。建德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

李迁哲字孝彦，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仕于江左。祖方达，齐末，为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历东宫左卫率、东梁衡二州刺史、散骑常侍、沌阳侯。迁哲少修立，有识度，慷慨善谋画。起家文德主帅，转直合将军、武贲中郎将。及其父为衡州，留迁哲本乡，监统部曲事。时年二十，抚驭群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将军。太清二年，移镇魏兴郡，都督魏兴、上庸等八郡诸军事，袭爵沌阳侯，邑一千五百户。四年，迁持节、信武将军、散骑常侍、都督东梁洵兴等七州诸军事、东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诸王争帝，迁哲外御边寇，自守而已。

大统十七年，太祖遣达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迁哲率其所部拒战，军败，遂降于武。然犹意气自若。武乃执送京师。太祖谓之曰：“何不早归国家，乃劳师旅。今为俘虏，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报效，又不能死节，实以此为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封沌阳县伯，邑千户。

魏恭帝初，直州人乐炽、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黄国等连结为乱。太祖遣鴈门公田弘出梁汉，开府贺若敦趣直谷。炽闻官军至，乃烧绝栈道，据守直谷，敦众不得前。太祖以迁哲信着山南，乃令与敦同往经略。炽等或降或获，寻并平荡。仍与贺若敦南出狥地。迁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惧，开门请降。安民子宗彻等犹据琵琶城，招谕不下。迁哲攻而克之，斩获九百余人。军次鹿城，城主遣使请降。迁哲谓其众曰：“纳降如受敌，吾观其使视瞻犹高，得无诈也？”遂不许之。梁人果于道左设伏以邀迁哲，迁哲进击，破之，遂屠其城，虏获千余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继。军还，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并赐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给军仪鼓节。令与田弘同讨信州。

魏恭帝三年正月，军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满各望风送款。进围叠州，克之，获刺史冉助国等。迁哲每率骁勇为前锋，所在攻战，无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余里。时信州为蛮酋向五子王等所围，弘又遣迁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闻迁哲至，狼狈遁走。迁哲入据白帝。贺若敦等复至，遂共追击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军，太祖令迁哲留镇白帝，更配兵千人、马三百匹。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迁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给之。迁哲亦自取供食。时有异膳，即分赐兵士。有疾患者，又亲加医药。以此军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迁哲随机出讨，杀获甚多。由是诸蛮畏威，各送粮饩。又遣子弟入质者，千有余家。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并置四镇，以静峡路。自此寇抄颇息，军粮赡给焉。

世宗初，授都督信临等七州诸军事、信州刺史。时蛮酋蒲微为邻州刺史，举兵反。迁哲将讨之，诸将以途路阻远，并不欲行。迁哲怒曰：“蒲微蕞尔之贼，势何能为。擒获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诸君见此小寇，便有惮心，后遇大敌，将何以战！”遂率兵七千人进击之，拔其五城，虏获二千余口。二年，进爵西城县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武成元年，朝于京师。世宗甚礼之，赐甲第一区及庄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

天和三年，进位大将军。四年，诏迁哲率金、上等诸州兵镇襄阳。五年，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梁主萧岿告急于襄州，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与陈将程文季交战，兵稍却，迁哲乃亲自陷阵，手杀数人。会江陵总管陆腾出助之，陈人乃退。陈人又因水泛长，坏龙川宁朔堤，引水灌城。城中惊扰。迁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

募骁勇出击之，频有斩获，众心稍定。俄而敌入郭内，焚烧民家。迁哲自率骑出南门，又令步兵自北门出，两军合势，首尾邀之，陈人复败，多投水而死 。是夜，陈人又窃于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数百人。迁哲又率骁勇扞之，陈人复溃。俄而大风暴起，迁哲 乘闇出兵击其营，陈人大乱，杀伤甚众。陆腾复破之于西堤，陈人乃遁。建德二年，进爵安康郡公。三年，卒于襄州，时年六十四。赠金州总管。谥曰壮武。

迁哲累世雄豪，为乡里所率服。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饮燕，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

长子敬仁，先迁哲卒。第六子敬猷嗣，还统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从谯王讨稽胡有功，进爵仪同大将军。迁哲弟显，位至上仪同大将军。杨干运字玄邈，傥城兴势人也。为方隅豪族。父天兴，齐安康郡守。干运少雄武，为乡闾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将军、奉朝请，寻为本州治中，转别驾，除安康郡守。大统初，梁州民皇甫圆、姜晏聚众南叛，梁将兰钦率兵应接之。以是汉中遂陷，干运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飘武将军、西益潼刺史，寻转信武将军、黎州刺史。太清末，迁潼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

及达奚武围南郑，武陵王萧纪遣干运率兵援之，为武所败。纪时已称尊号，以干运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车骑将军、十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潼州，封万春县公，邑四千户。 时纪与其兄湘东王绎争帝，遂连兵不息。干运兄子略说干运曰 ：“自侯景逆乱，江左沸腾。今大贼初平，生民离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今乃兄弟亲 寻。取败之道也。可谓朽木不雕，世衰难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又云“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今若适彼乐土，送款关中，必当功名两全，贻庆于后 。”干运深然之，乃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 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仍诫略等曰 ：“吾欲归附关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来，即宜尽礼迎接 。”会太祖令干运孙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 ，略即夜送〔之〕。干运乃令使人李若等入关送款。太祖乃密赐干运铁券，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迟迥令开府侯吕陵始为前军，至剑南，略即退就乐广，谋欲翻城。恐其军将任电等不同，先执之，然后出城见始。始乃入据安州，令广、略等往报干运。干运遂降迥。迥因此进军成都，数旬克之。

魏废帝三年，干运至京师。太祖嘉其忠款，礼遇隆渥。寻卒于长

安，赠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书右仆射。

子端嗣。朝廷以干运归附之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略亦以归附功，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频从征讨。建德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上庸县伯。乐广亦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县公，邑一千户。

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种落号（曰）〔白〕兽蛮，世为渠帅。猛，梁大同中以直后出为持节、厉锋将军、青州刺史，转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县男。及侯景作乱，猛乃拥众自守，未有所从。

魏大统十七年，大将军王雄拓定魏兴，猛率其众据险为堡，时遣使微通饷馈而已。魏废帝元年，魏兴叛，雄击破之，猛遂以众降。太祖以其世据本乡，乃厚加抚纳，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复爵宕渠县男。割二郡为罗州，以猛为刺史。令率所部千人，从开府贺若敦南讨信州。敦令猛别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扪葛，备历艰阻。雪深七尺，粮运不继，猛奖励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镇侯列阵拒猛。猛与战，破之，乘胜而进，遂入白帝城。抚慰民夷，莫不悦附。谯淹与官军战败，率舟师浮江东下，欲归于梁。猛与敦等邀击，破之。语在敦传。师还，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俄而信州蛮反，猛复从贺若敦讨平之。又率水军破蛮帅文子荣于汶阳。进爵临江县公，增邑一千户。

武成中，陈将侯瑱等逼湘州，又从贺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后随敦自拔还，复为罗州刺史。保定三年，转绥州刺史，从卫公直援陈将华皎。时大军不利，唯猛所部独全。又从田弘破汉南诸蛮，前后十余战，每有功。进位大将军。后以疾卒。

阳雄字符略，上洛邑阳人也。世为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丑奴作乱关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为襄威将军、大谷镇将，带胡城令，以御丑奴。及元颢入洛，魏孝庄帝度河，范阳王诲脱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庄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广陵王恭伪瘖疾，复来归猛，猛亦深相保护。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虏将军，行河北郡守，寻转安西将军、华山郡守。频典（三）郡，颇有声绩。

及孝武西迁，猛率所领，移镇潼关。封合阳县伯，邑七百户。俄而潼关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栅，收集义徒。授征东将军、扬州刺史、大都

督、武卫将军，仍镇善渚。大统三年，为窦泰所袭，猛脱身得免。太祖以众寡不敌，弗之责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寻而太祖擒窦泰，猛亦别获东魏弘农郡守淳于业。后以疾卒。赠华、洛、扬三州刺史。

雄起家奉朝请，累迁至都督、直后、明威将军、积射将军。从于谨攻盘豆栅，复从李远经沙苑阵，并力战有功。封安平县侯，邑八百户，加冠军将军、中散大夫，赏赐甚厚。后入洛阳，战河桥，解玉壁围，迎高仲密，援侯景，并预有战功。前后增邑四百五十户，世袭邑阳郡守。从大将军宇文虬攻克上津，迁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进仪同三司。陈将侯方儿、潘纯陀寇 江陵，雄从豆卢宁击走之。除洵州刺史。俗杂賨、渝，民多轻猾。雄威惠相济，夷夏安之。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之汶阳郡，又侵陷南郡之当阳、临沮等数县。诏遣开府贺若敦、潘招等讨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为刺史。进爵玉城县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寇乱之后，户多逃散，雄在所慰抚，民并安辑。征为载师中大夫，迁西宁州总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

雄处疆埸，务在保境息民，接待敌人，必推诚仗信。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深相钦尚，移书称美之。入为京兆尹，寻拜民部中大夫，进位大将军，俄转中外府长史。迁江陵总管、四州五防诸军事，改封鲁阳县公。宣政元年，卒于镇。大象初，追封鲁阳郡公，邑三千五百户，赠陈曹莒汴四州刺史。谥曰怀。雄善附会，能自谋身，故得任兼出纳，保全爵禄。子长宽嗣。官至仪同大将军。

席固字子坚，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后秦之乱，寓居于襄阳。仕晋，为建威将军，遂为襄阳着姓。

固少有远志，内明敏而外质朴。梁大同中，为齐兴郡守。属侯景渡江，梁室大乱，固久居郡职，士多附之，遂有亲兵千余人。 梁元帝嗣位江陵，迁兴州刺史。于是军民慕从者，至五千余人。固遂欲自据一州，以观时变。后惧王师进讨，方图内属。密谓其腹心曰 ：“今梁氏失政，扬都覆没，湘东不能复雠雪耻，而骨肉相残。宇文丞相创启霸基，招携以礼。吾欲决意归之，与卿等共图富贵 。”左右闻固言，未有应者。固更谕以祸福，诸人然后同之。

魏大统十六年，以地来附。是时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汉，闻固之至，甚礼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节、骠骑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丰州刺史，封新丰县公，邑二千户。后转湖州刺

史。固以未经朝谒，遂蒙荣授，心不自安，启求入觐。太祖许之。及固至，太祖与之欢燕，赏赐甚厚。进爵静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户。寻拜昌归宪三州诸军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为州里所称，莅官之处，颇有声绩。保定四年，卒于州，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襄唐丰郢复五州刺史，谥曰肃。仍敕襄州赐其墓田。子世雅嗣。

世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闻。初以固功，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除赞城郡守。累迁开府仪同三司、顺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将军。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仪同三司。后至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任果字静鸾，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祖安东，梁益州别驾、新巴郡守、阆中伯。父褒，龙骧将军、新巴南安广汉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县公。

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废帝元年，率所部来附。太祖嘉其远至，待以优礼。果因面陈取蜀之策，太祖深纳之。乃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沙州刺史、南安县公，邑一千户。

及尉迟迥伐蜀，果时在京师，乃遣其弟岱及子悛从军。太祖以益州未下，复令果乘传归南安，率乡兵二千人，从迥征蜀。寻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萧纪遣赵拔扈等率众三万来援成都，果从大军击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请入朝，太祖许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节，乃进爵安乐郡公，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并赐路车、驷马及仪卫等以光宠之。寻为刺客所害，时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背之则为小人，信矣。泉企长自山谷，素无月旦之誉，而临难慷慨，有人　臣之节，岂非蹈仁义欤。元礼、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业，庶乎克负荷矣。李迁哲、杨干运、席固之徒，属方隅扰攘，咸翻然而委质，遂享爵位，以保终始。观迁哲之对太祖，有尚义之辞；干运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长短，比优劣，故不可同年而语矣。阳雄任兼文武，声着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书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七 儒林 卢诞 卢光沉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

自书契之兴，先哲可得而纪者，莫不备乎经传。若乃选君德于列辟，观遗烈于风声，帝莫高于尧、舜，王莫显于文、武。是以圣人祖述其道，垂文于六学；宪章其教，作范于百王。自兹以降，三微骤迁，五纪递袭，损益异术，治乱殊涂。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灭；汉无尺土之业，崇经术而长久。雕虫是贵，魏道所以陵夷；玄风既兴，晋纲于焉大坏。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兴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尚于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贤达以之镂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时义大矣哉！

自有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斁，戎马生郊。先王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

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鈆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 着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踰于向时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沉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其儒者自有别传及终于隋之中年者，则不兼录。自余撰于此篇云。

卢诞，范阳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仕燕为给事黄门侍郎、营丘成周二郡守。祖寿，太子洗马。燕灭入魏，为鲁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举秀才，除员外郎。以亲老，乃辞归就养。父母既殁，哀毁六年，躬营坟垄，遂有终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征入洛，授威远将军、武贲中郎将，非其好也。寻除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并称疾不朝。乃出为幽州司马，又辞归乡里。当时咸称其高尚焉。

诞幼而通亮，博学有词彩。郡辟功曹，州举秀才，不行。起家侍御

史，累迁辅国将军、太中大夫、幽州别驾、北豫州都督府长史。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朝，朝廷遣大将军李远率军赴援，诞与文武二千余人奉候大军。以功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县伯，邑五百户。寻加散骑侍郎，拜给事黄门侍郎。魏帝诏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于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赐名曰诞。加征东将军、散骑常侍。太祖又以诞儒宗学府，为当世所推，乃拜国子祭酒。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秘书监。后以疾卒。

卢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阳公辩之弟也。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释褐司空府参军事，稍迁明威将军、员外侍郎。及魏孝武西迁，光于山东立义，遥授大都督、晋州刺史、安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

大统六年，携家西入。太祖深礼之，除丞相府记室参军，赐爵范阳县伯。俄拜行台郎中，专掌书记。十年，改封安息县伯，邑五百户。迁行台右丞，出为华州长史，寻征拜将作大匠。魏废帝元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除京兆郡守，迁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师下大夫，进授开府仪同三司、匠师中大夫，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转工部中大夫。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以光为长史，进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诏光监营宗庙，既成，增邑四百户。出为虞州刺史，寻治陕州总管府长史。重论讨浑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户。天和二年卒，时年六十二。高祖少时，尝受业于光，故赠赙有加恒典。赠少傅。谥曰简。

旋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尝从太祖狩于檀台山。时猎围既合，太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所见。”光独曰：“见一桑门。”太祖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太祖称叹，因立寺焉。及为京兆，而郡舍先是数有妖怪，前后郡将无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厅事，登床南首而立；又食器无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怀。其精诚守正如此。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子贲嗣。大象中，开府仪同大将军。

沉重字德厚，吴兴武康人也。性聪悟，有异常童。弱岁而孤，居丧合礼。及长，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礼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国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重补国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

重乃留事梁主萧詧，除中书侍郎，兼中书舍人。累迁员外散骑侍郎、廷尉卿，领江陵令。还拜通直散骑常侍、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

高祖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至梁征之。仍致书曰：

皇帝问梁都官尚书沉重。观夫八圣六君，七情十义，殊方所以会轨，异代于是率由。莫不趣大顺之遥涂，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缃起焰，素篆从风，文逐世疏，义随运舛，大礼存于玉帛之间，至乐形于钟鼓之外。虽分蛇、聚纬，郁郁之辞盖阙；当涂、典午，抑抑之旨无闻。有周开基，爰踪圣哲，拯苍生之已沦，补文物之将坠。天爵具修，人纪咸理。

朕寅奉神器，恭惟宝阙。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于治俗，九变未协于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卞宝复润于荆阴，随照更明于汉浦。是用寤寐增劳，瞻望轸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所望凤举鸿翻，俄而萃止。明斯隐滞，合彼异同。上庠弗坠于微言，中经罔阙于逸义。近取无独善之讥，远应有兼济之美。可不盛欤。昔申涪鲐背，方辞东国；公孙黄发，始造西京。遂使道为艺基，功参治本。今者一征，谅兼其二。若居形声而去影响，尚迷邦而忘观国，非所谓也。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过时制，表请还梁。高祖优诏答之曰：“开府汉南杞梓，每轸虚衿；江东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轮征伏。加以梁朝旧齿，结绶三世，沐浴荣光，祗承宠渥，不忘恋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晋用，岂无先哲。方事求贤，义乖来肃。”重固请，乃许焉。遣小司门上士杨（注）〔汪〕送之。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朝京师。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萧

子宝祭以少牢，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

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

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于世者，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东猗氏人也。早丧母，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三河，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除荡寇将军，累迁伏波、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遂归侍养。

魏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东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年老患痹，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母，偶得相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

属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隐。

太祖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寻而于谨引为其府参军，令在馆教授子孙。除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迁开府属，转从事中郎。谨拜司空，以深为谘议。大统十五年，行下邽县事。

太祖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六官建，拜大学助教，迁博士，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天和二年，迁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议，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撰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经）〔纲〕略论并（月）〔目〕录三十一卷，并行于世。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也。少好学，励精不倦。初从陈达受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并通大义。后事徐遵明，服膺历年。东魏天平中，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

时朝廷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礩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汩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还，具言之于高祖。高祖大钦重之。

及高祖入邺，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

高祖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民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县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高祖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

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学博士、下大夫，其时年已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安生既学为儒宗，当时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并行于世。

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为郡主簿。魏正光中，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魏，乃就学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寻而山东寇乱，学者散逸，逊于扰攘之中，犹志道不倦。永安中，释褐安西府长流参军。大统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太祖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民之才。弼请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将军、左中郎将，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历弼府西合祭酒、功曹谘议参军。

魏废帝二年，太祖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逊

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魏恭帝二年，授太学助教。孝闵帝践阼，以逊有理务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学博士，转治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修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及卫公直　镇蒲州，以逊为直府主簿，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

其一，崇治方，曰：窃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济，不至惠民爱物。何者？比来守令年期既促，岁责有成。盖谓猛济为贤，未甚优养。此政既代，后者复然。夫政之于民，过急则刻薄，伤缓则弛慢。是以周失舒缓，秦败急酷。民非赤子，当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劳扰。顷承魏之衰政，人习逋违。先王朝宪备行，民咸识法。但可宣风正俗，纳民轨训而已。自非军旅之中，何用过为迫切。至于兴邦致治，事由德教，渐以成之，非在仓卒。窃谓姬周盛德，治兴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后，不能无事。昔申侯将奔，楚子诲之曰“无适小国”。言以政狭法峻，将不汝容。敬仲入齐，称曰“幸若获宥，及于宽政”。然关东诸州，沦陷日久，人在涂炭，当慕息肩。若不布政优优，闻诸境外，将何以使彼劳民，归就乐土。

其二，省造作，曰：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比来朝贡，器服稍华，百工造作，务尽奇巧。臣诚恐物逐好移，有损政俗。如此等事，颇宜禁省。记言“无作淫巧，以荡上心”。传称“宫室崇侈，民力雕弊”。汉景有云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功者也 。”以二者为饥寒之本源矣。然国家非为军戎器用、时事要须而造者，皆徒费功力，损国害民。未如广劝农桑，以衣食为务，使国储丰积，大功易举。

其三，明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　况天下选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曹铨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为名。然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其四，重战伐，曰：魏祚告终，天睠在德。而高洋称僭，先迷未

败，拥逼山东，事切肘腋。譬犹棋劫相持，争行先后。若一行非当，或成彼利。诚应舍小营大，先保封域，不宜贪利在边，轻为兴动。捷则劳兵分守，败则所损已多。国家虽强，洋不受弱。诗云："德则不竞，何惮于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强也。夫力均势敌，则进德者胜。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彼行暴戾，我则宽仁。彼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泽旁流，人思有道。然后观衅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曰：按礼，人有贵贱，物有等差，使用之有节，品类之有度。马后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所以率下也。季孙相三君矣，家无衣帛之妾，所以励俗也。比来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论其输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优赏，自踰攻战之人。纵令不惜功费，岂不有亏厥德。必有储蓄之余，孰与务恤军士。鲁庄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爱也，必以分人　　。"诗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

又陈事上议之徒，亦应不少，当有上彻天听者。未闻是非。陛下虽念存物议，欲尽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犹为未尽。何者？取人受言，贵在显用。若纳而不显，是而不用，则言之者或寡矣。

保定二年，以训导有方，频加赏赐。迁遂伯中大夫，授骠　骑将军、大都督。四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五年，诏鲁公赟、毕公贤等，俱以束修之礼，同受业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逊为贤良。五年，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邑四百户。民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别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秩满还朝，拜皇太子谏议，复在露门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户。宣政元年，进位上仪同大将军。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又为露门博士。二年，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出为汾阴郡守。逊以老病固辞，诏许之。乃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隋开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赠本官，加蒲、陕二州刺史。逊性柔谨，寡于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矜尚。每在众中，言论未尝为人之先。学者以此称之。所着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着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理并可观。

史臣曰：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

尝论之曰：夫金之质也至刚，铸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坏山。况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蓝易染，熏莸可变，固以随邹俗而好长缨，化齐风而贵紫服。若乃进趣矜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礼，上智之所欲。是以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 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由斯言之，非两汉栋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产哉，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

史臣每闻故老，称沉重所学，非止六经而已。至于天官、律历、阴阳、纬候，流略所载，释老之典，靡不博综，穷其幽赜。故能驰声海内，为一代儒宗。虽前世徐广、何承天之俦，不足过也。

周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孝义 李棠 柳桧 杜叔毗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张元

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显名者，其唯义乎。何则？孝始事亲，惟后资于致治；义在合宜，惟人赖以成德。上智禀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则隆家光国，盛烈与河海争流；授命灭亲，峻节与竹（帛）〔柏〕俱茂。其小也，则温枕扇席，无替于晨昏；损己利物，有助于名教。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然而淳源既往，浇风愈扇。礼义不树，廉让莫修。若乃绾银黄，列钟鼎，立于朝廷之间，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轻生蹈节者，则盖寡焉。积龟贝，实仓廪，居于闾巷之内，非一家也，其悦礼敦诗，守死善道者，则又鲜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兴叹，哲后贤宰所宜属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优爵赏以劝其善，布恳诚以诱其进，积岁月以求其终，则今之所谓少者可以为多矣，古之所谓为难者可以为易矣。故博采异闻，网罗遗逸，录其可以垂范方来者，为孝义篇云。

李棠字长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贵，魏宣武时官至鲁郡守。 有孝行，居父丧，哀戚过礼，遂以毁卒。宣武嘉之，赠勃海相。父元胄，员外散骑侍郎。

棠幼孤，好学，有志操。年十七，属尔朱之乱，与司空高干兄弟，举兵信都。魏中兴初，辟卫军府功曹参军。太昌中，以军功除征虏将军，行东莱郡事。魏孝武西迁，棠时在凹北，遂仕东魏。

及高仲密为北豫州刺史，请棠为掾。先是，仲密与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时被齐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构己，每不自安，将图来附。时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务而已。既至州，遂与棠谋执寿兴以成其计。仲密乃置酒延寿兴，阴伏壮士，欲因此执之。寿兴辞而不赴。棠遂往见之曰：“君与高公，义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为首。岂有宾客总萃，而公无事不行？将恐远近闻之，窃有疑怪。”寿兴遂与俱赴，便发伏执之。乃帅其士众据城，遣棠诣阙归款。太祖嘉之，拜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广宗县公，邑一千户。棠固辞曰：“臣世荷朝恩，义当奉国。而往者见拘逆命，不获陪驾西巡。今日之来，免罪为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优诏不许。俄迁给事黄门侍郎，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 魏废帝二年，从魏安公

尉迟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应募，先使谕之。既入成都，萧撝问迥军中委曲，棠不对。撝乃苦笞辱之，冀获其实。棠曰：“尔亡国余烬，不识安危。奉命谕尔，反见蹶顿。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义不为尔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桧字季华，秘书监虬之次弟也。性刚简任气，少文，善骑射，果于断决。年十八，起家奉朝请。居父丧，毁瘠骨立。服阕，除阳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统四年，从太祖战于河桥，先登有功。授都督，镇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军事。寻加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吐谷浑入寇郡境，时桧兵少，人怀忧惧。桧抚而勉之，众心乃安。因率数十人先击之，溃乱，余众乘之，遂大败而走。以功封万年县子，邑三百户。时吐谷浑强盛，数侵疆埸。自桧镇鄯州，屡战必破之。数年之后，不敢为寇。十四年，迁河州别驾，转帅都督。俄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居三载，征还京师。

时桧兄虬为秘书丞,弟庆为尚书左丞。桧尝谓兄弟曰：“兄则职典简牍，褒贬人伦；弟则管辖群司，股肱朝廷。可谓荣宠矣。然而四方未静，车书不一，桧唯当蒙矢石，履危难，以报国恩耳。”顷之，太祖谓桧曰：“卿昔在鄯州，忠勇显著。今西境肃清，无劳经略。九曲，国之东鄙，当劳君守之。”遂令桧镇九曲。寻从大将军王雄讨上津、魏兴，平之，即除魏兴、华阳二郡守。安康人黄众宝谋反，连结党与，攻围州城。乃相谓曰：“尝闻柳府君勇悍，其锋不可当。今既在外，方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击之。”遂围桧郡。郡城卑下，士众寡弱，又无守御之备。连战积十余日，士卒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数创，遂为贼所获。既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乃缚桧置城下，欲令桧诱说城中。桧乃大呼曰：“群贼乌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众宝大怒，乃临桧以兵曰：“速更汝辞！不尔，便就戮矣。”桧守节不变。遂害之，弃尸水中。城中人皆为之流涕。众宝解围之后，桧兄子止戈方收桧尸还长安。赠东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达。年十七，齐公宪召为记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诚。幼有志节，好学不倦。年十二，遭父艰，几至灭性。终丧之后，志在复雠。柱国、蔡国公广钦其名行，引为记室参军。年始弱冠，府中文笔，颇亦委之。后竟手刃众宝于京城。朝野咸重其志节，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宾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祖干光，齐司徒右长史。父渐，梁边城太守。

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慷慨有志节。励精好学，尤善左氏

春秋。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大统十七年，太祖令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州。明年，武围循于南郑。循令叔毗诣阙请和。太祖见而礼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参军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武。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策等忌之，惧不同己，遂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循寻讨策等，擒之，斩晓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内怀愤惋，志在复雠。然恐违朝宪，坐及其母，遂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叔毗曰："汝兄横罹祸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　　。"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励。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肢体。然后面缚，请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

寻拜都督、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遭母忧，哀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晋公护辟为中外府乐曹参军，加授大都督，迁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行义归郡守。自君锡及宗室等为曹策所害，犹殡梁州，至是表请迎丧归葬。高祖许之，葬事所须，诏令官给。在梁旧田宅经外配者，并追还之，仍赐田二百顷。寻除硖州刺史。

天和二年，从卫国公直南讨，军败，为陈人所擒。陈人将降之，叔毗辞色不挠，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东猗氏人也。性质朴，容止有异于人。能苦身勤　力，供养其母，随时甘旨，终无匮乏。及母丧，水浆不入口三日。悲号擗踊，绝而复苏者数四。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昼夜悲哭，负土成坟。蓬发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然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

大统中，乡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劝励风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县表异之。及服终之后，犹若居丧。大冢宰、晋公护闻可孝行，特引见焉。与可言论，时有会于护意。而护亦至孝，其母阎氏没于敌境，不测存亡。每见可，自伤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后，护犹思其纯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给其衣食。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藿，并有至性，闻于闾里。魏太和中，板白颍州刺史。大统中，板藿鄜城郡守。

族性至孝，事亲竭力，为乡里所称。及其父丧，哀毁过礼，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时珍羞，未尝匮乏。与弟荣先，复相友爱，闺门之中，怡怡如也。寻而其母又没，哭

泣无时，唯饮水食菜而已。终丧之后，犹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许年。乡里咸叹异之。其邑人王元达等七十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

荣先亦至孝。遭母丧，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诏曰：“孝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经，又明地义。荣先居丧致疾，至感过人，穷号不反，迄乎灭性。行标当世，理镜幽明。此而不显，道将何述。可赠沧州刺史，以旌厥异。”

皇甫遐字永览，河东汾阴人也。累世寒微，而乡里称其和睦。遐性纯至，少丧父，事母以孝闻。保定末，又遭母丧，乃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霁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块，栉风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识。当其营墓之初，乃有鸱乌各一，徘徊悲鸣，不离墓侧，若助遐者，经月余日乃去。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营佛斋焉。郡县表上其状，有诏旌异之。

张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阳郡守。父延隽，仕州郡，累为功曹、主簿。并以纯至，为乡里所推。

元性谦谨，有孝行。微涉经史，然精修释典。年六岁，其祖以夏中热甚，欲将元就井浴。元固不肯从。祖谓其贪戏，乃以杖击其头曰：“汝何为不肯洗浴？”元对曰：“衣以盖形，为覆其亵。元不能亵露其体于白日之下。”祖异而舍之。南邻有二杏树，杏熟，多落元园中。诸小儿竞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还其主。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元见，即收而养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为？”将欲更弃之。元对曰：“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是以收而养之。”叔父感其言，遂许焉。未几，乃有狗母衔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及元年十六，其祖丧明三年，元恒忧泣，昼夜读佛经，礼拜以祈福佑。后读药师经，见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然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言：“天人师乎！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普施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闇。”如此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公，以金鎞治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之后，汝祖目必差。”元于梦中喜跃，遂即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其后祖卧疾再周，元恒随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

殁，号踊，绝而复苏。复丧其父，水浆不入口三日。乡里咸叹异之。县博士杨轨等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

史臣曰：李棠、柳桧并临危不挠，视死如归，其壮志贞情可与青松白玉比质也。然桧恩隆加等，棠礼阙饰终，有周之政，于是乎偏矣。雄亮衔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气之悲，援白刃而不顾，雪家冤于辇毂。观其志节，处死固为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陇亩，曾无师资之训，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礼节。如使举世若兹，则羲、农何远之有。若乃诚感天地，孝通神明，见之于张元矣。

周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九 艺术冀隽 蒋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赵文深 褚该

太祖受命之始，属天下分崩，于时戎马交驰，而学术之士盖寡，故曲艺末技，咸见引纳。至若冀隽、蒋升、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当世。及克定鄢、郢，俊异毕集。乐茂雅、萧吉以阴阳显，庾季才以天官称，史元华相术擅奇，许爽、姚僧垣方药特妙，斯皆一时之美也。茂雅、元华、许爽，史失其传。季才、萧吉，官成于隋。自余纪于此篇，以备遗阙云尔。

冀隽字僧隽，太原阳邑人也。性沉谨，善隶书，特工模写。魏太昌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及岳被害，太祖引为记室。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隽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悦。隽依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太祖大悦。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及见此敕，不以为疑。遂遣步骑一千，受太祖节度。

大统初，除丞相府城局参军，封长安县男，邑二百户。从复弘农，战沙苑，进爵为子，出为华州中正。十三年，迁襄乐 郡守。寻征教世宗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隽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太祖，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除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累迁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世宗二年，以本官为大使，巡历州郡，察风俗，理冤滞。还，拜小御正。寻出为湖州刺史。性退静，每以清约自处，前后所历，颇有声称。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昌乐县伯。又进爵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户。后以疾卒。

蒋升字凤起，楚国平河人也。父隽，魏南平王府从事中郎、赵兴郡守。

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太祖谓升曰：“此何祥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 。”于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自后遂降河东，克弘农，破沙

苑。由此愈被亲礼。

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问升。升对曰："春王在东，荧惑又在井、鬼之分，行军非便。"太祖不从，军遂东行。至邙山，不利而还。太师贺拔胜怒，白太祖曰："蒋升罪合万死。"太祖曰："蒋升固谏，云出师不利。此败也，孤自取之，非升过也。"

魏恭帝元年，以前后功，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高城县子，邑五百户。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户，除河东郡守。寻入为太史中大夫。以老请致仕，诏许之。加定州刺史。卒于家。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曾祖郢，宋员外散骑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　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

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僧垣酬对无滞。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临川嗣王国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九年，还领殿中医师。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宿患积时，方术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视之。还，具说其状，并记增损时候。梁武帝叹曰　　："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恒留情，颇识治体。今闻卿说，益开人意　。"十一年，转领太医正，加文德主帅、直合将军。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　："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　。"帝弗从，遂至危笃。梁简文帝在东宫，甚礼之。四时伏腊，每有赏赐。太清元年，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

及侯景围建业，僧垣乃弃妻子赴难。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将军、湘东王府记室参军。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归，至吴兴，谒郡守张（嵘）〔嵊〕。嵊见僧垣流涕曰　："吾过荷朝恩，今报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旧臣。今日得君，吾事办矣　。"俄而景兵大至，攻战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窜避久之，乃被拘执。景将侯子鉴素闻其名，深相器遇，因此获免。及梁简文嗣位，僧垣还建业，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子鉴寻镇广陵，僧垣又随至江北。

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谘议。其时虽克平大乱，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无复纲纪。僧垣每深忧之。谓故人曰："吾观此形势，祸败不久。今时上策，莫若近关　。"闻者皆掩口窃笑。

梁元帝尝有心腹疾，乃召诸医议治疗之方。咸谓至尊至贵，不可轻脱，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梁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

及大军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帝，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营。复为燕公于谨所召,大相礼接。太祖又遣使驰驿征僧垣，谨（故）〔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时衰暮，疹疾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太祖以谨勋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随谨至长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

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请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脐，似有三缚，两脚缓纵，不复自持。”僧垣为诊脉，处汤三剂。穆初服一剂，上缚即解；次服一剂，中缚复解；又服一剂，三缚悉除。而两脚疼痹，犹自挛弱。更为合散一剂，稍得屈申。僧垣曰：“终待霜降，此患当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垣。僧垣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若欲自服，不烦赐问。”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请曰：“多时抑屈，今日始来。竟不可治，意实未尽。”僧垣知其可差，即为处方，劝使急服。便即气通，更服一剂，诸患悉愈。

天和元年，加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将军、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精神瞀乱，无所觉知。诸医先视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后至，曰：“困则困矣，终当不死。若专以见付，相为治之。”其家忻然，请受方术。僧垣为合汤散，所患即瘳。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积时，而不废朝谒。燕公谨尝问僧垣曰：“乐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仆意，永世差轻。”对曰：“夫患有深浅，时有克杀。乐平虽困，终当保全。永世虽轻，必不免死。”谨曰：“君言必死，当在何时？”对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谨叹异之。六年，迁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寝疾，医巫杂说，各有异同。高祖御内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势不轻，诸医并云无虑。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义，言在无隐。公为何如？”对曰：“臣无听声视色之妙，特以经事已多，准之常人，窃以忧惧。”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寻而太后崩。其后复因召见，帝问僧垣曰：“姚公为仪同几年？”对曰：“臣忝荷朝恩，于兹九载。”帝曰：“勤劳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敕曰：“公年过县车，可停朝谒。若非别

敕，不劳入见。”

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脸）〔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高祖行幸云阳，遂寝疾。乃诏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升）〔昂〕私问曰：“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寻而帝崩。

宣帝初在东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悦。及即位，恩礼弥隆。常从容谓僧垣曰：“常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册命之日，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

大象二年，除太医下大夫。帝寻有疾，至于大渐。僧垣宿直侍。帝谓随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诊候危殆，必不全济。乃对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及静帝嗣位，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开皇初，进爵北绛郡公。三年卒，时年八十五。遗诫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敛。灵上唯置香奁，每日设清水而已。赠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长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会，幼而聪敏，及长，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随僧垣入关。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记室事。特为宪所礼接，赏赐隆厚。宣帝嗣位，宪以嫌疑被诛。隋文帝作相，追复官爵。最以陪游积岁，恩顾过隆，乃录宪功绩为传，送上史局。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奏高祖，遣最习之。宪又谓最曰：“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尔宜深识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造请，效验甚多。隋文帝践极，除太子门大夫。以父忧去官，哀毁

骨立。既免丧，袭爵北绛郡公，复为太子门大夫。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开府庆整、郝伟等并推过于秀。最独曰："凡有不法，皆最所为，王实不知也。"搒讯数百，卒无异辞。最竟坐诛。时年六十七。论者义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郑）〔鄭〕人也，少以字行于世。曾祖嶷，魏太武时，从破平凉，有功，赐爵容城县男，加鹰扬将军。后为燕郡守。祖镇，袭爵，为员外散骑侍郎。父琼，太和中，袭爵，历员外郎、魏县令，后至鄜城郡守。

季明少好读书，性强记默识，而无应对之能。其从祖广，太武时为尚书郎，善古学。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又好占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不事生业。有书千余卷。虽穷居独处，不以饥寒易操。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之友。

永安中，道源劝令入仕，始为威烈将军。魏孝武初，迁镇远将军，寻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迁，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从军。寻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拜行台郎中，除黎阳郡守。季明从至悬瓠，察景终不足恃，遂去之。客于颍川，以世路未清，欲优游卒岁。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与相见。留于内馆月余。太祖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

大统末，除安西将军，寻拜著作佐郎。于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于时。是以一为史官，遂十年不调。魏恭帝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六官建，为外史上士。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时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诏季明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营宫室。春夏大旱，诏公卿百寮，极言得失。季明上书曰：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兆庶。方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者，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傥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

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民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涧水绝。五行传以为先是发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民兴役，天辄应之以异。典籍作诫，傥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成，则年登可觊，子来非晚。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雨水，年复不登，民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时豪富之家，竞为奢丽。季明又上书曰：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着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干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刍荛，置喜树木，以求其过。顷年亢旱踰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人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恶华，此则尚矣。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绮縠犹侈于豪家；裋褐未充于细民，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政，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曾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丧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遵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亏德之器勿陈于侧，则民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治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治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当其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览而嘉之。

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仪等石渠，司同天禄。是乃广内秘府，藏言之奥。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

中，敢冒陈奏。将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 。”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

天和三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以疾卒。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进，仕魏为尚药典御。

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文深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牓，唯文深及冀隽而已。大统十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邑二百户。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沉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牓，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 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詧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牓之功，增邑二百户，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外任，每须题牓，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褚该字孝通，河南阳翟人也。晋末，迁居江左。祖长乐，齐竟陵王录事参军。父义昌，梁鄱阳王中记室。

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时。仕梁，历武陵王府参军。随府西上。后与萧撝同归国，授平东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元年，除医正上士。自许爽死后，该稍为时人所重，宾客迎候，亚于姚僧垣。天和初，迁县伯下大夫。五年，进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该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焉。后以疾卒。子士则，亦传其家业。

时有强练，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时有李顺兴者，语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当时号为李练。世人以强类练，故亦呼为练焉。容貌长壮，有异于人。神精儆侃，莫之能测。意欲有所论说，逢人辄言。若值其不欲言，纵苦加祈请，亦不相酬答。初闻其言，略不可解。事过之后，往往有验。恒寄住诸佛寺，好游行民家，兼历造王公邸第。所至之处，人皆敬而信之。

晋公护未诛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护第门外，抵而破之。乃大言

曰：“瓠破子苦。”时柱国、平高公侯伏侯龙恩早依随护，深被任委。强练至龙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仆等，并令连席而坐。诸人以逼夫人，苦辞不肯。强练曰 ：“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贵贱 。”遂逼就坐。未几而护诛，诸子并死。龙恩亦伏法，仍籍没其家。

建德中，每夜上街衢边树，大哭释迦牟尼佛，或至申旦， 如此者累日，声甚哀怜。俄而废佛、道二教。

大象末，又以一无底囊，历长安市肆告乞，市人争以米麦遗之。强练张囊投之，随即漏之于地。人或问之曰 ：“汝何为也？”强练曰：“此亦无余，但欲使诸人见盛空耳。”至隋开皇初，果移都于龙首山，长安城遂空废。后亦莫知其所终。

又有蜀郡卫元嵩者，亦好言将来之事，盖江左宝志之流。天和中，着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性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史失其事，故不为传。

史臣曰：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狥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浅，故先王重其德。方术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技巧而必蹈于礼者，岂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诊候精审，名冠于一代，其所全济，固亦多焉。而弘兹义方，皆为令器，故能享眉寿，縻好爵。老聃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于是信矣。

周书卷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 萧詧

萧詧字理孙，兰陵人也，梁武帝之孙，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幼而好学，善属文，尤长佛义。特为梁武帝所嘉赏。梁普通六年，封曲江县公。中大通三年，进封岳阳郡王。历官宣惠将军，知石头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东扬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简文，内常愧之，宠亚诸子，以会稽人物殷阜，一都之会，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弟不得为嗣，常怀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遂蓄聚货财，交通宾客，招募轻侠，折节下之。其勇敢者多归附，左右遂至数千人，皆厚加资给。

中大同元年，除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慰，雍州刺史。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励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乃下教曰：

昔之善为政者，不独师所见。藉听众贤，则所闻自远；资鉴外物，故在瞩致明。是以庞参恤民，盖访言于高逸；马援居政，每责成于掾史；王沉爰加厚赏；吕虔功有所由：故能显美　　政于当年，流芳尘于后代。

吾以陋识，来牧盛藩。每虑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对案忘饥，思纳良谟，以匡弗逮。雍州部内有不便于民，不利于政，长吏贪残，戍将懦弱，关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并密以名闻，当加厘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张未允，循酷乖理，任用违才，或爱狎邪佞，或斥废忠謇，弥思启告，用祛未悟。盐梅舟烜，允属良规，苦口恶石，想勿余隐。并广示乡闾，知其款意。于是境内称治。

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詧兄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纘为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气矜骄，轻誉少年，州府迎候有阙。誉深衔之。及至镇，遂托疾不与纘相见。后闻侯景作乱，颇凌蹙纘。纘惧为所擒，乃轻舟夜遁，将之雍部，复虑詧拒之。梁元帝时镇江陵，与纘有旧，纘将因之以毙詧兄弟。会梁元帝与誉及信州刺史、桂阳王慥各率所领，入援金陵。慥下峡至江津，誉次江口，梁元帝届郢州之武成。属侯景已请和，梁武帝诏罢援军。誉自江口将旋湘镇，慥欲待梁元帝至，谒督府，方还州。纘时在江陵，乃贻梁元帝书曰　　：“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　　。”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桂阳住

此，却应誉、詧。”梁元帝信之，乃凿船沉米，斩缆而归。至江陵，收慥杀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辩等相继攻誉于湘州。誉又告急于詧。詧闻之大怒。

初，梁元帝将援建业，令所督诸州，并发兵下赴国难。詧遣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为前军，出汉口。及将发，元帝又使谘议参军刘钰喻詧，令自行。詧辞颇不顺，元帝又怒。而方贵先与詧不协，潜与元帝相知，克期袭詧。未及发，会詧以他事召方贵，方贵疑谋泄，遂据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众军攻之。方贵窘急，令其子迁超乞师于江陵。元帝乃厚资遣纘， 若将述职，而密援方贵。纘次大堤，樊城已陷。詧擒方贵兄弟及党与，并斩之。

纘因进至州。詧迁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礼。军民之政，犹归于詧。詧以构其兄弟，事始于纘，将密图之。纘惧，请元帝召之。元帝乃征纘于詧，詧留不遣。杜岸兄弟绐纘曰 ：“民观岳阳殿下，势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祸。使君既得物情，远近必当归集，以此义举，事无不济 。”纘深以为然，因与岸等结盟誓。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纘乃服妇人衣，乘青布輦，与亲信十余人出奔。引等与杜岸驰告詧。詧令中兵参军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讨，并擒之。纘惧不免，因请为沙门。

詧时以誉危急，乃留谘议参军蔡大宝守襄阳，率众二万、骑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时江陵立栅，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詧因攻之。元帝大惧，乃遣参军庾奂谓詧曰 ：“正德肆乱，天下崩离。汝复效尤，将欲何谓？吾蒙先（帝）〔宫〕爱顾，以汝兄弟见属。今以侄伐叔，逆顺安在？”詧谓奂曰 ：“家兄无罪，累被攻围。同气之情，岂可坐观成败。七父若顾先恩，岂应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阳。”

詧既攻栅不克，退而筑城。又尽锐攻之。会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军中沾渍，众颇离心。其将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龛，惧詧不振，以其属降于江陵。詧众大骇，其夜遁归襄阳，器械辎重，多没于湕水。初，詧囚张纘于军，至是，先杀纘而后退焉。

杜岸之降也，请以五百骑袭襄阳。去城三十里，城中觉之。蔡大宝乃辅詧母保林龚氏，登陴闭门拒战。会詧夜至，龚氏不知其败，谓为贼也，至晓见詧，乃纳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巘于广平。詧遣将尹正、薛晖等攻拔之，获巘、岸等，并其 母妻子女，并于襄阳北门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

而扬之。

詧既与江陵构隙，恐不能自固，大统十五年，乃遣使称藩，请为附庸。太祖令丞相府东合祭酒荣权使焉。詧大悦。是岁，梁元帝令柳仲礼率众进图襄阳。詧惧，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为质以请救。太祖又令荣权报命，仍遣开府杨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杨忠擒仲礼，平汉东，詧乃获安。时朝议欲令詧发丧嗣位，詧以未有玺命，辞不敢当。荣权时在詧所，乃驰还，具言其状。太祖遂令假散骑常侍郑穆及荣权持节策命詧为梁王。詧乃于襄阳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詧留蔡大宝居守，乃自襄阳来朝。太祖谓詧曰："王之来此，颇由荣权，王欲见之乎？"詧曰："幸甚。"太祖乃召权与詧相见。仍谓之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从事，未尝见其失信。"詧曰："荣常侍通二国之言无私，故詧今者得归诚魏阙耳。"

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国于谨伐江陵，詧以兵会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归于我。詧乃称皇帝于其国，年号大定。追尊其父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龚氏为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子岿为皇太子。其庆赏刑威，官方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则称臣，奉朝廷正朔。至于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旧。其戎章勋级，则又兼用柱国等官。又追赠叔父邵陵王纶太宰，谥曰壮武。赠兄河东王誉丞相，谥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

初，江陵灭，梁元帝将王琳据湘州，志图匡复。及詧立，琳乃遣其将潘纯陀、侯方儿来寇。詧出师御之，纯陀等退归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将军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 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将雷又柔袭陷监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寻而琳与陈人相持，称藩乞师于詧。詧许之。师未出而琳军败，附于齐。是岁，其太子岿来朝京师。詧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压杀二百余人。

初，江陵平，詧将尹德毅说詧曰 ："臣闻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匹夫者，饰小行，竞小廉，以取名誉。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虏贪惏，罔顾吊民伐罪之义，必欲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并为军实。然此等戚属，咸在江东，念其充饵豺狼，见拘异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绍兹鸿绪。悠悠之人，不可门到户说。其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讎也，谁与为国。但魏之精锐，尽萃于此。犒师之礼，非无故事。

若殿下为设享会，因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预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丑，俾无遣噍。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寮，随即诠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圣明。魏人摄息，未敢送死。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晷刻之间，大功可立。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詧不从，谓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为卿计，则邓（祈）〔祁〕侯所谓人将不食吾余也。”

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见邑居残毁，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怀忧愤。乃着愍时赋以见意。其词曰：嗟余命之舛薄，实赋运之逢屯。既殷忧而弥岁，复坎壈以相邻。昼营营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极而云泰，何杳杳而无津。悲晋玺之迁赵，痛汉鼎之移新。无田、范之明略，愧夷、齐之得仁。遂胡颜而苟免，谓小屈而或申。岂妖沴之无已，何国步之长沦。

恨少生而轻弱，本无志于爪牙。谢两章之雄勇，恧二东之英华。岂三石于杜鄠，异五马于琅邪。直受性而好善，类蓬生之在麻。冀无咎而沾庆，将保静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纡奢。神州鞠为茂草，赤县遶于长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抚衿而咨嗟。

惟古人之有怀，尚或感于知己。况托萼于霄极，宠渥流于无已。或小善而必褒，时片言而见美。昔待罪于禹川，历三考而无纪。获免戾于明时，遂超隆于宗子。始解印于稽山，即驱传于湘水。彼南阳之旧国，实天汉之嘉祉。既川岳之形胜，复龙跃之基趾。此首赏之谬及，谓维城之足恃。值诸侯之携贰，遂留滞于樊川。等勾践之绝望，同重耳之终焉。望南枝而洒泣，或东顾而潺湲。归欤之情何极，首丘之思邈然。

忽值魏师入讨，于彼南荆。既车徒之赩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许，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实有感于恩灵。矧吾人之固陋，迥飘薄于流萍。忽沉滞于兹土，复期月而无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盘萦。寡田邑而可赋，阙丘井而求兵。无河内之资待，同荥阳之未平。夜骚骚而击柝，昼孑孑而扬旌。烽凌云而迥照，马伏枥而悲鸣。既有怀于斯日，亦焉得而云宁。

彼云梦之旧都，乃标奇于昔者。验往记而瞻今，何名高而实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揄扬于宋玉，空称嗟于司马。南方卑而叹屈，长

沙湿而悲贾。余家国之一匡，庶兴周而祀夏。忽萦忧而北屈，岂年华之天假。

加以狗盗鼠窃，蜂虿狐狸。群圉隶而为寇，聚臧获而成师。窥觎津渚，跋扈江眉。屡征肇于殷岁，频战起于轩时。有扈兴于夏典，采虬着于周诗。方叔振于蛮貊，伯禽捷于淮夷。在逋　　秽其能几，会斩馘而搴旗。彼积恶之必稔，岂天灵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拥，理惆怅而未怡。

詧在位八载，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薨。其群臣等葬之于平陵，谥曰宣皇帝，庙号中宗。

詧少有大志，不拘小节。虽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抚将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饮酒，安于俭素，事其母以孝闻。又不好声色，尤恶见妇人，虽相去数步，遥闻其臭。经御妇人之衣，不复更着。又恶见人发，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东扬州颇放诞，省览（薄）〔簿〕领　，好为戏论之言，以此获讥于世。笃好文义，所着文集十五卷，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四十六卷，并行于世。詧疆土既狭，居常怏怏。每诵“老马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未尝不盱衡扼腕，叹咤者久之。遂以忧愤发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岿嗣位，年号天保。

岿字仁远，詧之第三子也。机辩有文学。善于抚御，能得其下欢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龚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贵嫔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谥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谥曰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薨，谥曰宣静皇后。

五年，陈湘州刺史华皎、巴州刺史戴僧朔并来附。皎送其子玄响为质于岿，乃请兵伐陈。岿上言其状。高祖诏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大将军元定等赴之。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于巴陵。既而与陈将吴明彻等战于沌口，直军不利，元定遂没。岿大将军李广等亦为陈人所虏，长沙、巴陵并陷于陈。卫公直乃归罪于岿之柱国殷亮。岿虽以退败不独在亮，然不敢违命，遂诛之。吴明彻乘胜攻克岿河东郡，获其守将许孝敬。明年，明彻进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岿马军主马武、吉彻等击明彻，败之。明彻退保公安。岿乃还江陵。

岿之八年，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来寇。江陵总管陆腾及岿之将士击走之。昭达又寇章陵之青泥。岿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大为昭达所

破。

初，华皎、戴僧朔从卫公直与陈人战败，率其麾下数百人归于岿。岿以皎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为车骑将军，封吴兴县侯。岿之十年，皎来朝。至襄阳，请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岂使齐桓、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望借数州，以裨梁国。”直然之，乃遣使言状高祖。高祖许之，诏以基、平、郡三州归之于岿。

及高祖平齐，岿朝于邺。高祖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岿知之，后因宴承间，乃陈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国艰虞，唇齿掎角之事。词理辩畅，因涕泗交流。高祖亦为之歔欷。自是大加赏异，礼遇日隆。后高祖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咤列长釜亦预焉。高祖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也。”岿曰：“长釜未能辅桀，飞敢吠尧。”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高祖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十匹，并赐齐后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

及隋文帝执政，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各起兵。时岿将帅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固以为不可。俄而消难奔陈，迥等相次破灭。

隋文帝既践极，恩礼弥厚。遣使赐金三百两、银一千两、布帛万段、马五百匹。开皇二年，隋文帝备礼纳岿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琎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四年，岿来朝长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诏岿位在王公之上，赐缣万匹，珍玩称是。及还，亲执其手谓之曰：“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

岿在位二十三载，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群臣葬之于显陵，谥曰孝（文）〔明〕皇帝，庙号世宗。

岿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时祭享，未尝不悲慕流涕。性尤俭约，御下有方，境内称治。所着文集及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并行于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萧琮嗣位，年号广运。琮字温文。性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初封东阳王，寻立为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征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

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征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长安。隋文帝仍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军至郡州，琮叔父岩及弟（巘）〔瓛〕等惧弘度掩袭之，遂虏居民奔于陈。隋文帝于是废梁国，曲赦江陵死罪，给民复十年。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寻拜琮为柱国，封莒国公。

自詧初即位，岁在乙亥，至是，岁在丁未，凡三十有三岁矣。

詧子嶚，追谥孝惠太子；岩，封安平王；岌，东平王；岑，河间王，后改封吴郡王。岿子瓛，义兴王；瑑，晋陵王；璟，临海王；珣，南海王；玚，义安王；瑀，新安王。

詧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宝为股肱，王操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晖、许孝敬、薛宣为爪牙，甄玄成、刘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业典众务。张绾以旧齿处显位，沉重以儒学蒙厚礼。自余多所奖拔，咸尽其器能。及岿纂业，亲贤并用，将相则华皎、殷亮、刘忠义，宗室则萧欣、萧翼，民望则 萧确、谢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则王凝、王诵、殷琏，文章则刘孝胜、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则袁敞、柳庄、蔡延寿、甄诩、皇甫兹。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载詧子嶚等及蔡大宝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陈、隋已有传，及岿诸子未任职者，则不兼录。

嶚字道远，詧之长子也。母曰宣静皇后。幼聪敏，有成人之量。詧之为梁主，立为世子。寻病卒。及詧称帝，追谥焉。岩字义远，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于抚接。历侍中、荆州刺史、尚书令、太尉、太傅。入陈，授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及陈亡，百姓推岩为主，以御隋师。为总管宇文述所破，伏法于长安。

岌，詧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学。位至侍中、中卫将军。岿之五年，卒，赠侍中、司空。谥曰孝。

岑字智远，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简贵，御下严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属尊，颇有不法，故隋文征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郡公。

瓛字钦文，岿第三子也。幼有令誉，能属文，特为岿所爱。位至荆州刺史。

初，隋师至郡州，梁之百寮咸恐惧，计无所出。唯瓛建议南奔。入

陈，授侍中、安东将军、吴州刺史。及陈亡，吴人推为主以御隋师。战而败，与岩同时伏法。

蔡大宝字敬位，济阳考城人。祖履，齐尚书祠部郎。父点，梁尚书仪曹郎、南兖州别驾。

大宝少孤，而笃学不倦，善属文。初以明经对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国左常侍。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遂博览群书，学无不综。

詧初出第，勉仍荐大宝为侍读，兼掌记室。寻除尚书仪曹 郎。出镇会稽，大宝为记室，领长流。詧莅襄阳，迁谘议参军。及梁元帝与河东王誉结隙，詧令大宝使江陵以观之。梁元帝素知大宝，见之甚悦。乃示所制玄览赋，令注解焉。三日而毕。元帝大嗟赏之，赠遗甚厚。大宝还白詧云 ：“湘东必有异图，祸乱将作，不可下援台城 。”詧纳之。及为梁主，除中书侍郎，兼吏部，掌大选事，领襄阳太守，迁员外散骑常侍、吏部郎，俄转吏部尚书。军国之事，咸委决焉。加授大将军，迁尚书仆射，进号辅国将军。又除使持节、宣惠将军、雍州刺史。詧于江陵称帝，征为侍中、尚书令，参掌选事，又加云麾将军，荆州刺史。进位柱国、军师将军，领太子少傅，转安前将军，封安丰县侯，邑一千户。从岿入朝，领太子少傅。岿嗣位，册授司空、中书监、中权大将军，领吏部尚书。固让司空，许之。加特进。岿之三年，卒。岿哭之恸，自卒及葬，三临其丧。赠司徒，进爵为公。谥曰文凯。配食詧庙。

大宝性严整，有智谋，雅达政事，文词赡速。詧之章表书记教令诏册，并大宝专掌之。詧推心委任，以为谋主。时人以詧之有大宝犹刘先主之有孔明焉。所着文集三十卷，及尚书义疏并行于世。有四子。

次子延寿，有器识，博涉经籍，尤善当世之务。尚詧女宣成公主。历中书郎、尚书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秘书丞。终于成州刺史。大宝弟大业。

大业字敬道。有至行，父没，居丧过礼。性宽恕，学涉经史，有将命材，屡充使诣阙。初以西中郎府参军随詧之镇。詧称帝，历尚书左丞、开远将军、监利郡守、散骑常侍、卫尉卿。岿嗣位，迁都官尚书，除贞毅将军、漳川太守。入为左民尚书、太常卿。岿之七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简。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灭入陈，拜尚书库 部郎。陈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晋阳人也。詧母龚氏之外弟也。祖灵庆，海盐令。父景休，临川内史。

操性敦厚，有筹略，博涉经史，在公恪勤。初为詧外兵参军，亲任亚于蔡大宝。詧承制，除尚书左丞。及称帝，迁五兵尚书、大将军、郢州刺史。寻进位柱国，封新康县侯。岿嗣位，授镇右将军、尚书仆射。

及吴明彻为寇，岿出顿纪南，操抚循将士，莫不用命。明彻既退，江陵获全，操之力也。迁侍中、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参掌选事，领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损，深得当时之誉。岿之十四年，卒。岿举哀于朝堂，流涕谓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荡江表，何夺吾贤相之速也。"及葬，亲祖于瓦官门。赠司空，进爵为公。谥曰康节。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学，起家秘书郎。历太子洗马、中书、黄门侍郎。

魏益德，襄阳人也。有才干，胆勇过人。数从军征讨，以功累迁至郡守。詧莅襄阳，以益德为其府司马。詧承制，拜将军。寻加大将军。及詧称帝，进位柱国，封上黄县侯，邑千户，加车骑将军。詧之二年，卒，赠司空。谥曰忠壮。进爵为公。岿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詧庙。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为其府中兵参军。擒张缵，获杜岸，皆正之力。詧承制，以为将军。寻拜大将军。及称帝，除护军将军，进位柱国，封新野县侯，邑千户。詧之三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刚。岿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庙。子德毅，多权略，位至大将军。后以见疑赐死。

薛晖，河东人也。有才略。身长八尺，形貌甚伟。尝督禁旅，为詧爪牙，当御侮之任。与尹正攻获杜岸于南阳。詧承制， 拜将军。寻加大将军，进位柱国，除领军将军。岿之二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许孝敬，吴人，小名嗣儿。劲勇过人，为詧骁将。以大将军守河东。既无救援，为吴明彻所擒，遂戮于建康市。赠车骑大将军。子世武嗣。少袭父大将军，好勇不拘行检。重宾客，施与不节。资产既尽，郁郁不得志，遂谋奔陈。事觉，伏诛。又有大将军李广，会稽人。早事詧，以敢勇闻。沌口之役，先登力战。及华皎军败，为吴明彻所擒。将降之，广辞色不屈，遂被害。赠太尉，追封建兴县公。谥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达经史，善属文。少为简文所知。以录事参军随詧镇襄阳。转中记室参军，掌书记，颇参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梁元帝，申其诚款。遂有得其书者，进之于詧。詧深信佛法，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经，遂以此获免。詧后见之，常曰 ：“甄公好得法华经力 。”历位中书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书、吏部尚书。詧之六年，卒，赠侍中、护军将军。有文集二十卷。子诩，少沉敏，闲习政事。历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终于太府少卿。

刘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录事参军随詧之镇。有器度，勤于在公。詧之军国经谋，颇得参预。历黄门郎、中书监、雍州刺史、尚书仆射。岿之七年，卒，赠本官。第三子然，于时颇知名。隋鹰击郎将。

岑善方字思义，南阳棘阳人，汉征南大将军彭之后也。祖惠甫，给事中。父昶，散骑侍郎。

善方有器局，博综经史，善于辞令。以刑狱参军随詧至襄阳。詧初请内附，以善方兼记室，充使诣阙。应对闲敏，深为太祖所嘉。自此往来，凡数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宁县公。詧之承制也，授中书舍人，迁襄阳郡守。及称帝，征为太（府）〔舟〕卿 ，领中书舍人，转太府，领舍人如故。寻迁散骑常侍、起部尚书。善方性清慎，有当世干能，故詧委以机密。詧之七年，卒，赠太常卿。谥曰敬。所着文集十卷。

有七子，并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录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帅都督、代王记室参军。后仕隋，历安固令、郴义江三州司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参军事。后仕隋，历尚书虞部员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郸四县令。

傅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禄大夫。父谂，湘东王外兵参军。准有文才，善词赋。以西中郎参军随詧之镇。官至度支尚书。岿之七年，卒，赠太常卿。谥曰敬康。所着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执，并材兼文史。秉，尚书右丞。执，中书舍人、尚书左丞。

宗如周，南阳人。有才学，容止详雅。以府僚随詧，历黄门、散骑、列卿，后至度支尚书。岿之九年，卒。如周面狭长，以法华经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尝戏之曰：“卿何为谤经？”如周踧踖，自陈不谤。

詧又谓之如初。如周惧，出告蔡大宝。大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余经，政应不信法华耳。”如周乃悟。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谓为经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来诉如州官。”如周曰：“尔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惭谢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责，见侮反深。”众咸服其宽雅。有七子。希颜、希华知名。希颜有文学，仕至中书舍人。希华博通经术，为荆楚儒宗。

萧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孙，炀王机之子也。幼聪警，博综坟籍，善属文。詧践位，以欣袭机封。历侍中、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岿之二十三年，卒，赠司空。欣与柳信言，当岿之世，俱为一时文宗。有集三十卷。又着梁史百卷，遭乱失本。柳洋，河东解人。祖惔，尚书左仆射。父昭，中书侍郎。洋少有文学，以礼度自拘，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位至吏部尚书，出为上黄郡守。梁国废，以郡归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寻卒。

徐岳，东海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简肃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经史。初为东阳王琮师。琮为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书，俄迁尚书仆射。从琮入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终于陈州刺史。子凯，秘书郎。岳兄矩，有文学，善吏事。颇黩于货贿。位至度支尚书。子敬，鸿胪卿。王漩，琅邪临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锡，侍中。漩少有令誉，尚詧妹庐陵长公主。历秘书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庐陵内史。詧践位，授侍中、吏部尚书。岿之四年，使诣阙，卒于宾馆。赠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瓘，有文词，黄门侍郎。漩弟湜，方雅有器识。位至都官尚书。岿之二十年，卒。子怀，秘书郎，隋沔阳令。

范迪，顺阳人。祖缜，尚书左丞。父胥，鄱阳内史。迪少机辩，善属文。历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散骑常侍。岿之十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裒。迪弟遹，文采劣于迪，而经术过之。位至中卫、东平王长史。

沈君游，吴兴人。祖僧旻，左民尚书。父巡，东阳太守。君游博学有词采，位至散骑常侍。岿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

弟君公，有干局，美风仪，文章典正，特为岿所重。历中书黄门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书为义兴王瓛师。从瓛奔陈，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陈，以瓛同谋度江，伏诛。

袁敞，陈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内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诣阙。时主者以敞班在陈使之后，敞固不从命。主者诘之，敞对曰：“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弃忠与义，盗有江东。今大周朝宗万国，招携以礼，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岂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状奏。高祖善之，乃诏敞与陈使异日而进。还，以称旨，迁侍中，转左民尚书。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终于谯州刺史。子谧、谦。

史臣曰：梁主任术好谋，知贤养士，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荡，骨肉猜贰，拥众自固，称藩内款，终能据有全楚，中兴颓运。虽土宇殊于旧邦，而位号同于曩日。贻厥自远，享国数世，可不谓贤哉。嗣子纂承旧业，增修遗构，赏罚得衷，举厝有方。密迩寇雠，则威略具举；朝宗上国，则声猷远振。岂非继世之令主乎。

周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异域上高丽 百济 蛮 獠 宕昌邓至 白兰氏 稽胡 库莫奚

盖天地之所覆载，至大矣；日月之所临照，至广矣。然则万物之内，民人寡而禽兽多；两仪之间，中土局而庶俗旷。求之邹说，诡怪之迹实繁；考之山经，奇谲之词匪一。周、孔存而不论，是非纷而莫辩。秦皇鞭笞天下，黩武于遐方；汉武士马强盛，肆志于远略。匈奴既却，其国已虚；犬马既来，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龙堆，天所以绝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况乎时非秦、汉，志甚嬴、刘，违天道以求其功，殚民力而从所欲，颠坠之衅，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设教，内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范，美树德而鄙广地。虽禹迹之东渐西被，不过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称穴居交趾。岂非道贯三古，义高百代者乎。

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协于属国；商胡贩客， 填委于旗亭。虽东略漏三吴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国威之所肃服，风化之所覃被，亦足为弘矣。其四夷来朝聘者，今并纪之于后。至于道路远近，物产风俗，详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录其当时所记，以备遗阙云尔。

高丽者，其先出于夫余。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土于纥斗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渐盛，击夫余而臣之。莫来裔孙琏，始通使于后魏。

其地，东至新罗，西渡辽水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千余里。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统摄。

大官有大对卢，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乌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属、仙人并褥萨凡十三等，分掌内外事焉。其大对卢，则以强弱相陵，夺而自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

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裤、白韦带、黄革履。其冠曰骨苏，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妇人服裙襦，裾袖皆为袂。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捎矛鋋。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土田墉薄，居处节俭。然尚容止。多诈伪，言辞鄙秽，不简亲疏，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寝。风俗好淫，不以为愧。有游女者，夫无常人。婚娶之礼，略无财币，若受财者，谓之卖婢，俗甚耻之。父母及夫丧，其服制同　于华夏。兄弟则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

琏五世孙成，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成死，子汤立。建德六年，汤又遣使来贡。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

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有仇台者，始国于带方。故其地界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王姓夫余氏，号于罗瑕，民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妻号于陆，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达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饰银华。将德七品，紫带；施德八品，皂带；固德九品，赤带；（李）〔季〕德十品，青带；对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带；武督十三品，佐军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带。自恩率以下，官无常员，各有部司，分掌众务。内官有前内部、谷部、肉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官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郡将三人，以德率为之。方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咸分（肄）〔隶〕焉。

其衣服，男子略同于高丽。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敬。妇人衣（以）〔似〕　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编发盘于首，后垂一道为饰；出嫁者，乃分为两道焉。兵有弓箭刀矛。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

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然尤尚奕棋。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人犯奸者，没入夫家为婢。婚娶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余亲，则葬讫除之。土田下湿，气候温暖。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唯无驼驴骡羊鹅鸭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岁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庙。

自晋、宋、齐、梁据江左，后魏宅中原，并遣使称藩，兼受封拜。齐氏擅东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齐灭，昌始遣使献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来献。

蛮者，盘瓠之后。族类（番）〔蕃〕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声教南被，诸蛮畏威，靡然向风矣。

大统五年，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以为南雍州刺史，仍世袭焉。十一年，蛮首梅勒特来贡其方物。寻而蛮帅田杜清及沔、汉诸蛮扰动，大将军杨忠击破之。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青和后遂反，攻围东梁州。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自号豫州伯。王雄、权景宣等前后讨平之。语在泉仲遵及景宣传。

魏废帝初，蛮酋樊舍举落内附，以为淮北三州诸军事、淮 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谨等平江陵，诸蛮骚动，诏豆卢宁、蔡佑等讨破之。

魏恭帝二年，蛮酋宜民王田兴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继款附。以兴彦、季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赐爵石台县公。其后巴西人谯淹扇动群蛮，以附于梁。蛮帅向镇侯、向（日）〔白〕彪等应之 。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乌度、田都唐等抄断江路。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诏田弘、贺若敦、潘招、李迁哲讨破之。语在敦及迁哲、（杨）〔阳〕雄等传。

武成初，文州蛮叛，州选军讨定之。寻而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杀开府杨长华，遂相率作乱。前后遣开府元契、赵刚等总兵出讨，虽颇剪其族类，而元恶未除。

天和元年，诏开府陆腾督王亮、司马裔等讨之。腾水陆俱进，次于汤口，先遣喻之。而令贤方增浚城池，严设扞御。遣其长子西黎、次子南王领其支属，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其声援。令贤率其精卒，固守水逻城。腾乃总集将帅，谋其进趣。咸欲先取水逻，然后经略江南。腾言于众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外托涔阳辅车之援，兼复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后进军水逻。此制胜之计也　。"众皆然之。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党奔散。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众一千户。遂简募骁勇，数道入攻水逻。路经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缘梯而上。蛮蜑以为峭绝，非兵众所行。腾被甲先登，众军继进，备经危阻，累月乃得旧路。且腾先任隆州总管，雅知蛮帅冉伯犁、冉安西与令贤有隙。腾乃招诱伯犁等，结为父子，又多遗其金帛。伯犁等悦，遂为乡导。　　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亦是险要。令贤使兄子龙真据之。腾又密诱龙真云，若平水逻，使其代令贤处。龙真大悦，密遣其子诣腾。腾乃厚加礼接，赐以金帛。蛮贪利既深，仍请立效。乃谓腾曰："欲翻所据城，恐人力寡少。"腾许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龙真力不能御，遂平石胜城。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虏获一万口。令贤遁走，追而获之，并其子弟等皆斩之。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获蛮帅冉三公等。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蜑望见，辄大号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

时向五子王据石默城，令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平后，频遣喻之，而五子王犹不从命。腾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腾虑双城孤峭，攻未易拔。贼若委城奔散，又难追讨。乃令诸军周回立栅，遏其走路。贼乃大骇。于是纵兵击破之，擒五子王于石默，获宝胜于双城，悉斩诸向首领，生擒万余口。信州旧治白帝。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八阵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又以巫县、信陵、秭归并是硖中要险，于是筑城置防，以为襟带焉。

天和六年，蛮渠冉祖喜、冉龙骧又反，诏大将军赵訚讨平之。自此群蛮慑息，不复为寇矣。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謨、阿段，妇人阿夷、阿第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递相掠卖，不避亲戚。被卖者号叫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搗捕逐，若追亡叛，获便缚之。但经

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

自江左及中州递有巴、蜀，多恃险不宾。太祖平梁、益之后，令所在抚慰。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至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

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俘斩万五千人。保定二年，铁山獠又反，抄断江路。陆腾复攻拔其三城，虏获三千人，降其种三万落。语在腾传。

天和三年，梁州恒棱獠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军次巴州，文表欲率众径进。军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众甚强。讨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势。今若大军直进，不遣奇兵，恐并力于我，未可制胜。”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须别为进趣。若四面遣兵，则獠降走路绝，理当相率以死拒战。如从一道，则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晓谕。为恶者讨之，归善者抚之。善恶既分，易为经略。事有变通，奈何欲遵前辙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棱亲识，即以实报之。恒棱獠相与聚议，犹豫之间，文表军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极险。俄有生獠酋帅数人来见文表曰：“我恐官军不悉山川，请为乡导。”文表谓之曰：“此路宽平，不须导引，卿但先去，好慰谕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谓其众曰：“向者，獠帅语吾从宽路而行，必当设伏要我。若从险路，出其不虞，獠众自离散矣。”于是勒兵从险道进，其有不通之处，随即治之。乘高而望，果见其伏兵。獠既失计，争携妻子，退保险要。文表顿军大蓬山下，示以祸福，遂相率来降。文表皆慰抚之，仍征其税租，无敢动者。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

建德初，李晖为梁州总管，诸獠亦并从附。然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各立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

又无徭赋。唯征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继母、世叔母、及嫂（姊妹）〔弟妇〕等为妻 。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有梁（勒）〔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带）〔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众二万余落。勤孙弥忽，始通使于后魏。太武因其所称而授之。

自弥忽至仚定九世，每修职贡不绝。后见两魏分隔，遂怀背诞。永熙末，仚定乃引吐谷浑寇金城。大统初，又率其种人入寇。诏行台赵贵督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之。仚定惧，称藩请罪。太祖舍之，拜抚军将军。四年，以仚定为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后改洮州为岷州，仍以仚定为刺史。是岁，秦州浊水羌反，州军讨平之。七年，仚定又举兵入寇。独孤信时镇陇右，诏信率众便讨之。军未至而仚定为其下所杀。信进兵破其余党。朝廷方欲招怀殊俗，乃更以其弟弥定为宕昌王。

十六年，弥定宗人獠甘袭夺其位，弥定来奔。先是，羌酋傍乞铁匆等因仚定反叛之际，遂拥众据渠林川，与渭州民郑五丑扇动诸羌，阻兵逆命。至是诏大将军宇文贵、豆卢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獠甘等，并擒斩之，纳弥定而还。语在贵等　　传。其后羌酋东念姐、巩廉俱和等反，大将军豆卢宁、王勇等前后讨平之。

保定初，弥定遣使献方物。三年，又遣使献生猛兽。四年，弥定寇洮州，总管李贤击走之。是岁，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贤复破之。高祖怒，诏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为宕州。邓至羌者，羌之别种也。有像舒治者，世为白水酋帅，自称王焉。其地北与宕昌相接，风俗物产亦与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国来奔，太祖令章武公导率兵送复之。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氐者，西夷之别种。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汉武帝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汉末，有氐帅杨驹，始据仇池百顷，最为强族。其后渐盛，乃自称王。至裔孙纂，为（符）〔苻〕坚所灭 。坚败，其族人定又自称王。定为乞伏干归所杀。定从弟盛，代有其国。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于江左。然其种落分散，叛服不恒，陇、汉之间，屡被其害。

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为武兴王。集始死，子绍先立，遂僭称大号。魏将傅竖眼灭之，执绍先归诸京师，以其地为武兴镇。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太祖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大统元年，绍先请其妻女，太祖奏魏帝还之。绍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破之。安寿以其众降。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据险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语在昶传。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 史。十五年，安夷氐复叛，赵昶时为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余众乃定。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帅盖闹等相率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覃洛聚洮中，杨兴德、苻双围平氐城，姜樊哙乱武阶，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然后出兵讨之，擒盖闹，散其余党。兴州叛氐复侵逼

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首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亦盛之苗裔也 。魏孝昌中，举众内附。自是职贡不绝。废帝元年，以法深为黎州刺史。二年，杨辟邪据州反，群氐复与同逆。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太祖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六州诸军事、兴州刺史。贵威名先着，群氐颇畏服之。是岁，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军回，法深旋镇。寻与其种人杨崇集、杨陈侳各拥其众，递相攻讨。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从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魏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

世宗时 ，兴州人 〔段〕咤及下辩、柏树二县民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蜀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赵昶率众讨平二县，并斩段咤。而阴平、卢北二郡氐复往往屯聚，与厨中相应。昶乃简择精骑，出其不意，径入厨中。至大竹坪，连破七栅，诛其渠率，二郡并降。及昶还，厨中主氐复为寇掠。昶又遣仪同刘崇义、宇文琦率兵入厨中讨之，大破氐众，斩姜多及苻肆王等。于是群氐并平。及王谦举兵，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 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之后，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

事惩罚。又兄弟死，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

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齐神武迁邺后，始密图之。伪许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诣邺。齐神武厚为之礼，缓以婚期。蠡升既恃和亲，不为之备。大统元年三月，齐神武潜师袭之。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为其北部王所杀，斩首送于齐神武。其众复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为主，率兵拒战。齐神武击灭之，获其伪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余人，归于邺。

居河西者，多恃险不宾。时方与齐神武争衡，未遑经略。太祖乃遣黄门郎杨（忠）〔 摽 〕就安抚之 。五年，黑水部众先叛。七年，别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又据上郡反。自是北山诸部，连岁寇暴。太祖前后遣李远、于谨、侯莫陈崇、李弼等相继讨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国，并与其别部刘桑德共为影响。柱国豆卢宁督诸军与延州刺史高琳击破之。二年，狼皮等余党复叛。诏大将军韩（杲）〔 果 〕讨之，俘斩甚众 。保定中，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勋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置兵粮，以遏其路。及杨忠与突厥伐齐，稽胡等复怀旅拒，不供粮饩。忠乃诈其酋帅，云与突厥欲回兵讨之。酋帅等惧，乃相率供馈焉。　　语在忠传。其后丹州、绥州、银州等部内诸胡，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频年逆命。复诏达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后穷讨，散其种落。天和二年，延州总管宇文盛率众城银州，稽胡白郁久同、乔是罗等欲邀袭盛军，盛并讨斩之。又破其别帅乔三勿同等。五年，开府刘雄出绥州，巡检北边，川路稽胡帅乔白郎、乔素勿同等度河逆战，雄复破之。

建德五年，高祖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闲窃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东夏，将讨之，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以为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剪其魁首，余加慰抚。高祖然之，乃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行军总管赵王招、谯王俭、滕王逌等讨之。宪军次马邑，乃分道俱进。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规欲分守险要，掎角宪军。宪命谯王俭攻天柱，滕王逌击穆支，并破之，斩首万余级。赵王招又擒没铎，余众尽降。

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帅刘受罗千复反，越王盛督诸军讨擒之。自是

寇盗颇息。库莫奚，鲜卑之别种也。其先为慕容晃所破，窜于松漠之间。后种类渐多，分为五部：一曰辱纥主，二曰莫贺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斥）〔斤〕一人。有阿会氏者，最为豪帅，五部皆受其节度。役属于突厥，而数与契丹相攻。虏获财畜，因而行赏。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大统五年，遣使献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川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 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周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异域下突厥 吐谷浑 高昌 鄯善焉耆 龟兹于阗 献哒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 ”，遂因以为号焉。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 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

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盘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 ：“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 。”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瑰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我。太祖许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是岁，魏文帝崩，土门遣使来吊，赠马二百匹。

魏废帝元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瑰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瑰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二年三月，科罗遣使献马五万匹。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

俟斤一名燕都，状貌多奇异，面广尺余，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刚暴，务于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灭之。叔子以其余烬来奔。俟斤又西破献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

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纔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大官有叶护,次（没）〔设〕，次特（勒）〔勤〕，次俟利发　，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兵器有弓矢鸣镝甲矛刀剑，其佩饰则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男有悦爱于女者，归即遣人娉问，其父母多不违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书字类胡，而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

俟斤部众既盛，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太祖许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三年，俟斤袭击吐谷浑，破之。语在吐谷浑传。明帝二年，俟斤遣使来献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辈遣使贡其方物。

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许进女于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至是，诏遣凉州刺

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语在荐等传。三年，诏随公杨忠率众一万，与突厥伐齐。忠军度陉岭，俟斤率骑十万来会。明年正月，攻齐主于晋阳，不克。俟斤遂纵兵大掠而还。忠言于高祖曰：“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高祖不纳。是岁，俟斤复遣使来献，更请东伐。诏杨忠率兵出沃野，晋公护趣洛阳以应之。会护战不利，俟斤引还。五年，诏陈公纯、大司徒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来献。陈公纯等至，俟斤复贰于齐。会有风雷变，乃许纯等以后归。语在皇后传。四年，俟斤又遣使献马。俟斤死，弟他钵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建德二年，他钵遣使献马。

及齐灭，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奔之。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雠。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死之。高祖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执绍义送阙。他钵不奉诏，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献，且逆公主，而绍义尚留不遣。帝又令贺若谊往谕之，始送绍义云。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浑马与廆马斗而廆马伤，廆遣让之。吐谷浑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枹罕，自为君长。及孙叶延，颇视书传。以古有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

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之，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师子床。号其妻为恪尊，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羃罗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矛。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毡蒙

头，持石从高击杀之。父兄亡后，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贫不能备财物者，辄盗女将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性贪婪，忍于杀害。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冬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世传青海（骏）〔驄〕者也。 土出牦牛，鸟多鹦鹉。

大统中，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魏废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遣使贡方物。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魏恭帝二年，史宁又与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夸吕，破之，虏其妻子，大获珍物及杂畜。语在史宁传。武成初，夸吕复寇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没。诏贺兰祥、宇文贵率兵讨之。夸吕遣其广定王、钟留王拒战，祥等破之，广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阳、洪和二城，置洮州以还。保定中，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二年五月，复遣使来献。

建德五年，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明年，又再遣奉献。宣政初，其赵王他娄屯来降。自是朝献遂绝。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治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其后有阚爽及沮渠无讳，并自署为太守。无讳死，茹茹杀其弟安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伯周之从子首归，为高车所灭。次有张孟明、马儒相继王之，并为国人所害。乃更推立曲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本为儒右长史。魏太和末立。嘉死，子（竖）〔坚〕立。

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 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服饰，丈夫从胡

法，妇人略同华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矛。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

自嘉以来，世修蕃职于魏。大统十四年，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保定初，又遣使来贡。自炖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楼兰国也。东去长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魏太武时，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大统八年，其〔王〕兄鄯米率众内附。焉耆国在白山之南七十里，东去长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龙，即前凉张轨所（封）〔讨〕龙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内凡有九城。国小民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矛。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

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名马。龟兹国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东去长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支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毡、麋皮、毡氊、铙（多）〔沙〕、盐绿、雌黄、胡粉及良马、封牛等。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

保定元年，其王遣使来献。于阗国在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长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向，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

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比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处，双迹犹存。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昌以东）〔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同会于计戍。

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献名马。

献哒国，大月氏之种类，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一万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刑法、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　　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

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庵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

安息国在葱岭之西，治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

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五十里。

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来献。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被之，饰以金银华，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

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众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各出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翳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勃，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萨波勃，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器有甲矛圆排剑弩弓箭。战并乘象，每象百人随之。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而杀之；次则系狱，

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犯强盗者，禁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民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　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禽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秫。土出名马及驼，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珍珠、离珠、颇黎、珊瑚、琥珀、琉璃、马瑙、水晶、瑟瑟、金、银、俞石、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沙、水银、绫、锦、白叠、毼、氍毹、囗儵、赤鹿皮，及熏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牛）〔年〕枣、香附子、诃灾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魏废帝二年，其王遣使来献方物。史臣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严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汉未有得其上策，虽通贤之宏议，而史臣尝以为疑。夫步骘之来，绵自今古；浇淳之变，无隔华戎。是以反道德，弃仁义，凌（囗）〔朅〕之风岁广；至泾阳，入北地，充斥之衅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运，戎夏离错，风俗混并。夷裔之情伪，中国毕知之矣；中国之得失，夷裔备闻之矣。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埸苦其交侵。欲使偃伯灵台，（欧）〔驱〕世仁寿，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护军之诚说，实有会于当时，而未允于后代也。

然则易称“见几而作”，传云“相时而动”。夫时者，得失之所系；几者，吉凶之所由。况乎诸夏之朝，治乱之运代有；戎狄之地，强弱之势无恒。若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则举无遗策，谋多上算，兽心　之虏，革面匪难，沙幕之北，云撤何远。安有周、秦、汉、魏优劣在其间哉。

隋书

跋

帝纪第一　高祖上

帝纪第二　高祖下

帝纪第三　炀帝上

帝纪第四　炀帝下

帝纪第五　恭帝

志第一　礼仪一

志第二　礼仪二

志第三　礼仪三

志第四　礼仪四

志第五　礼仪五

志第六　礼仪六

志第七　礼仪七

志第八　音乐上

志第九　音乐中

志第十　音乐下

志第十一　律历上

志第十二　律历中

志第十三　律历下

志第十四　天文上

志第十五　天文中

志第十六　天文下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志第十八　五行下

志第十九　食货

志第二十　刑法

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志第二十四　暂缺

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志第二十七　经籍一（经）

志第二十八　经籍二　史

志第二十九　经籍三　子

志第三十　经籍四　集　道经　佛经

列传第一　后妃

列传第二　李穆子浑　穆兄子询　询弟崇　崇子敏

列传第三　刘昉

列传第四　于义子宣道　宣敏

列传第五　梁士彦子刚　梁默

列传第六　高颎

列传第七　李德林子百药

列传第八　河间王弘（子庆）

列传第九　滕穆王瓒嗣王纶

列传第十　文四子

列传第十一　赵煚

列传第十二　韦世康（弟洸　艺　冲　从父弟寿）

列传第十三　杨素弟约　从父文思　文纪

列传第十六　长孙览从子炽　炽弟晟

列传第十八　达奚长儒

列传第十九　王长述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卢思道从父兄昌衡

返回主目录

跋

《隋书》自开皇、仁寿时，王劭纂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为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唐武德五年　，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请修《五代史》。五代谓梁、陈、齐、周、隋也。十二月，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修《隋史》，绵历数载，不就而罢。贞观三年，续诏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左仆射房乔总监。徵又奏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著作郎许敬宗撰《隋史》。徵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徵所作。凡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诣阙上之。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等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第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案魏徵本传，贞观七年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俄请逊位，拜特进。今诸本并云特进。又《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徵撰。《无忌传》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诏监修，疑当时先已刊修，无忌因成书而进。今纪传题以徵，志以无忌，从众本所载也。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案《敬宗传》，贞观八年，除著作郎，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马。龙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师。与今录年月官位不同，疑后人所益。房乔、志宁初并受诏。又《李延寿传》云，被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按延寿贞观三年与颜师古同被敕修《隋史》，其年以内忧去职。今诸本并不载乔等名位。《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皆淳风独作。《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传未尝受诏撰述，疑只为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时命臣绶、臣烨提点，右正言、直史馆张观等校勘。观寻为度支判官，续命黄鉴代之。仍内出版式雕造。

帝纪第一高祖上

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　，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

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兒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兒，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

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五，以太祖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太祖见而叹曰："此兒风骨，不似代间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帝尝遣善相者赵昭视之，昭诡对曰："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宇文护执政，尤忌高祖，屡将害焉，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匡护得免。其后袭爵隋国公。武帝聘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湝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寻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时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高祖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

乃止。

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以正阳宫为丞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具置僚佐。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至于长安。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又宇文胄以荥州，石愁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罗以兖州，皆应于迥。迥遣子质于陈请援。高祖命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讨之。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以天下之望归于高祖，因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七月，陈将陈纪、萧摩诃等寇广陵，吴州总管于颢转击破之。广陵人杜乔生聚众反，刺史元义讨平之。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传首阙下，余党悉平。初，迥之乱也，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响应，淮南州县多同之。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消难奔陈。荆、郢群蛮乘衅作乱，命亳州总管贺若谊讨平之。先是，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既见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众，以匡复为辞。高祖方以东夏、山南为事，未遑致讨。谦进兵屯剑阁，陷始州。至是，乃命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睿讨平之，传首阙下。巴蜀阻险，人好为乱，于是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焉。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赵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几危，赖元胄以济，语在胄传。于是诛赵王招、越王盛。

九月，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诏曰："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释巾登仕，晋绅倾属，开物成务，朝野承风。受诏先皇，弼谐寡薄，合天地而生万物，顺阴阳而抚四夷。近者内有艰虞，外闻妖寇，以鹰鹯之志，运帷帐之谋，行两观之诛，扫万里之外。遐迩清肃，实所赖焉。四海之广，百官之富，俱禀大训，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栋梁斯托，神猷盛德，莫二于

时。可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余如故。”冬十月壬申，诏赠高祖曾祖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谥曰康；祖祯为柱国、太傅、都督陕蒲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谥曰献；考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诛陈王纯。癸酉，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卒。十一月辛未，诛代王达、滕王逌。

十二月甲子，周帝诏曰：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圣人；一阴一阳，调其气者上宰。所以降神载挺，陶铸群生，代苍苍之工，成巍巍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尧舜，情类孔丘，宪章文武。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搢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藩政，芳猷茂绩，问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钅句陈，职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銮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

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乂皇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窃发之期有日。英规潜运，大略川回，匡国庇人，罪人斯得。两河遘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将殆。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虿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途更阻，汉门重闭。画筹帷帐，建出师车，诸将禀其谋，壮士感其义，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九功远被，七德允谐，百僚师师，四门穆穆。光景照临之地，风云去来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骤山骤水，遐迩归心。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声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辅殷，霍光佐汉，方之蔑如也。

昔营丘、曲阜，地多诸国，重耳、小白，锡用殊礼。萧何优赞拜之仪，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刘以降，代有令谟，宜崇典礼，宪章自昔。可授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郧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颍、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

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

高祖再让，不许。乃受王爵、十郡而已。诏进皇祖、考爵并为王，夫人为王妃。辛巳，司马消难以陈师寇江州，刺史成休宁击却之。

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是日，周帝诏曰："伊、周作辅，不辞殊礼之锡，桓、文为霸，允应异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勋，彰不代之业。相国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礼，固守谦光，丝言未纟孛。宜申显命，一如往旨。王功必先人，赏存后己，退让为本，诚乖朕意。宜命百辟，尽诣王宫，众心克感，必令允纳。如有表奏，勿复通闻。"癸丑，文武百官诣閤敦劝，高祖乃受。甲寅，策曰：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载，藉人事以财成；日往月来，由王道而盈昃。五气陶铸，万物流形。谁代上玄之工，斯则大圣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种德积善，载诞上相。精采不代，风骨异人。匡国济时，除凶拨乱。百神奉职，万国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辅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礼，其敬听朕命：

朕以不德，早承丕绪，上灵降祸，夙遭愍凶。妖丑觊觎，密图社稷，宫省之内，疑虑惊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辑谐内外，潜运机衡，奸人慑惮，谋用丕显，俾赘旒之危，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罴之势，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吴越不宾，多历年代，淮海之外，时非国有。爰整其旅，出镇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怀远。群盗自奔，外户不闭，人黎慕义，襁负而归。自北之风，化行南国。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卫勤巡警之务，治兵得搜狩之礼。此又公之功也。銮驾游幸，频委留台，文武注意，军国谘禀。万事咸理，反顾无忧。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谅暗，公实总己。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衰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诛磬甸，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称兵鄴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半，聚徒百万，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饮而竭。人之死生，翻系凶竖，寿之长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鹰扬，出车练卒，誓苍兕于

河朔，建瓴水于山东。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昆，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连率，跨据东秦，藉负海之饶，倚连山之险，望三辅而将逐鹿，指六国而愿连鸡，风雨之兵，助鬼为虐。本根既拔，枝叶自殒，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残贼，充斥一隅，蝇飞蚁聚，攻州略地。播以玄泽，迷更知反，服而舍之，无费遗镞。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亲则宗枝，外籓岩邑，影响鄴贼，有同就燥，迫胁吏人，叛换城戍。偏师讨蹙，遂入网罗，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穷将军，如伏国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让、席毗，拥众河外。陈韩梁郑，宋卫邹鲁，村落成枭獍之墟，人庶为豺狼之饵。强以陵弱，大则吞小，城有昼闭，巷无行人。授律出师，随机扫定，让既授首，毗亦枭悬。此又公之功也。司马消难与国亲姻，作镇安陆，性多嗜欲，意好贪聚。属城子女，劫掠靡余，部人货财，多少具罄。擅诛刺举之使，专杀仪台之臣。惧罪畏威，动而内□。蚕食郡县，鸩毒华夷，闻有王师，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罚，仅可方此，大汉流御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薮，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谦在蜀，翻为厉阶，闭剑阁之门，塞灵关之宇，自谓五丁复起，万夫莫向。分阃推毂，尝不逾时，风驰席卷，一举大定，擒斩凶恶，扫地无遗。此又公之功也。陈顼因循伪业，自擅金陵，屡遣丑徒，趑趄江北。公指麾籓镇，无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慰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业清徽，声掩廊庙，雄规神略，气盖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门，耻一匡之举九合。尊贤崇德，尚齿贵功，录旧旌善，兴亡继绝。宽猛相济，彝伦攸叙，敦睦帝亲，崇奖王室。星象不拆，阴阳自调，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师风伯，似应成王之宰。祥风嘉气，触石摇林，瑞兽异禽，游园鸣阁。至功至德，可大可久，尽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极。

朕又闻之，昔者明王设官胙土，营丘四履，得征五侯，参墟宠章，异其礼物。故籓屏作固，垂拱责成，沈默岩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赏薄前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诸故实，甚用惧焉。往加大典，宪章在昔，谦以自牧，未应朝礼，日月不居，便已隔岁，时谈物议，其谓朕何！今进授相国总百揆，以申州之义阳等二十郡为隋国。今命使持节、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煚，授相国印绶。相国礼绝百辟，任总群官，旧职常典，宜与事革。昔尧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辅汉，不居籓国，唯在天朝。其以相

国总百揆，去众号焉。上所假节、大丞相、大冢宰印绶。

又加九锡，其敬听朕后命：以公执律修德，慎狱恤刑，为其训范，人无异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勤心地利，所宝人天，崇本务农，公私殷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仁风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内向，是用锡公硃户以居。公水镜人伦，铨衡庶职，能官流咏，遗贤必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执钧于内，正性率下，犯义无礼，罔不屏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元本阙。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威严夏日，精厉秋霜，猾夏必诛，顾眄天壤，扫清奸宄，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肃恭祀典，尊严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锡公秬鬯一卣，珪瓒副焉。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典，简恤尔庶功，对扬我太祖之休命。

于是建台置官。

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蒨，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

俄而周帝以众望有归，乃下诏曰："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恆，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籓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昆，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下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高祖三让，不许。遣兼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奉册曰：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遐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

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华之竭。彼褰裳脱屣，贰宫设飨，百辟归禹，若帝之初。斯盖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揆，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狱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录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

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籓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合如砺，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贶，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祗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宜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

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煚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设坛于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京师庆云见。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上开府、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上开府、义宁县公元晖为都官尚书，开府、民部尚书、昌国县公元岩为兵部尚书，上仪同、司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上柱国、雍州牧、邗国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风俗。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大将军、金城郡公赵煚为尚书右仆射，上开府、济阳侯伊娄彦恭为左武候大将军。己巳，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同安公爽为卫王；皇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以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上柱国、邓国公窦炽为太傅，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

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丁丑，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以陈留郡公杨智积为蔡王，兴城郡公杨静为道王。戊寅，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三月辛巳，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乌，长安获白雀，各一。宣仁门槐树连理，众枝内附。壬午，白狼国献方物。甲申，太白昼见。乙酉，又昼见。以上柱国元景山为安州总管。丁亥，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戊子，弛山泽之禁。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公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己丑，盩厔县献连理树，植之宫庭。辛卯，以上柱国、神武郡公窦毅为定州总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余官如故。庚子，诏曰："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应箓受图，君临海内，载怀沿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后王，俱在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于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丁未，梁主萧岿使其太宰萧岩、司空刘义来贺。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岁星昼见。戊戌，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五月戊子，封邗国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辛未，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以其族人洛嗣焉。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毕贺。庚午，靺鞨酋长贡方物。八月壬午，废东京官。突厥阿波可汗遣使贡方物。甲午，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击吐谷浑于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战亡之家，遣使赈给。庚午，陈将周罗□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为蜀王。壬申，以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仍命尚书左仆射高熲节度诸军。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贡方物。是月，行五铢钱。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候大将军。丁卯，遣兼散骑侍郎郑捻使于陈。己巳，有流星，声如隤墙，光烛于地。十二月戊寅，以申州刺史尔硃敞为金州总管。甲申，以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己丑，以柱国元衮为廓州总管，兴势郡公卫玄为淮州总管。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国王谊第。庚申，幸安成长公主第。陈宣帝殂，子叔宝立。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

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戊辰，陈遣使请和，归我胡墅。辛未，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甲戌，诏举贤良。二月己丑，诏高颎等班师。庚寅，以晋王广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王俊为右武卫大将军，馀官并如故。辛卯，幸赵国公独孤陀第。庚子，京师雨土。三月戊申，开渠，引杜阳水于三畴原。四月丁丑，以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候大将军。庚寅，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柱国、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己酉，旱，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绩为都官尚书。壬戌，太尉、任国公于翼薨。甲子，改传国玺曰受命玺。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雍州牧、卫王爽为原州总管。甲申，使使吊于陈国。乙酉，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戊子，以上柱国叱李长叉为兰州总管。辛卯，以上开府尔硃敞为徐州总管。丙申，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秋八月癸巳，以左武候大将军窦荣定为秦州总管。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庚寅，上疾愈，享百僚于观德殿。赐钱帛，皆任其自取，尽力而出。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十一月丙午，高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辛未，上讲武于后园。甲戌，上柱国窦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乙酉，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备胡。突厥寇周槃，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之，为虏所败。丙戌，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丁亥，亲录囚徒。

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禁大刀长槊。癸亥，高丽遣使来朝。二月己巳朔，日有蚀之。壬申，宴北道勋人。癸酉，陈遣兼散骑常侍贺彻、兼通直散骑常侍萧褒来聘。突厥寇边。甲戌，泾阳获毛龟。癸未，以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右武卫大将军。三月丁未，上柱国、鲜虞县公谢庆恩卒。己酉，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兰州总管。丙辰，雨，

常服入新都。京师醴泉出。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庚申，宴百僚，班赐各有差。癸亥，城榆关。夏四月己巳，上柱国、建平郡公于义卒。庚午，吐谷浑寇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丽遣使来朝。壬申，以尚书右仆射赵煚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瓒为雍州牧。己卯，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庚辰，行军总管阴寿破高宝宁于黄龙。甲申，旱，上亲祈雨于国城之西南。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以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己丑，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上以和好，不纳。辛卯，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劭使于陈。癸巳，上亲雩。甲午，突厥遣使来朝。五月癸卯，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渡口。甲辰，高丽遣使来朝。乙巳，梁太子萧琮来贺迁都。丁未，靺鞨贡方物。戊申，幽州总管阴寿卒。辛酉，有事于方泽。壬戌，行军元帅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丙寅，赦黄龙死罪已下。六月庚午，以卫王爽子集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请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斩其名王。壬申，以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己丑，以河间王弘为宁州总管。乙未，幸安成长公主第。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壬戌，诏曰："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恆赏，用明沮劝。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蚀之。八月丁丑，靺鞨贡方物。己卯，以右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襄州总管。壬午，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并为行军元帅以击胡。戊子，上有事于太社。九月壬子，幸城东，观稼谷。癸丑，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十一月己酉，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于人。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庚辰，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聘。陈主知上之貌异世人，使彦画像持去。甲午，罢天下诸郡。闰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使于陈。戊午，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

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蚀之。己巳，有事于太庙。辛未，有事于南郊。壬申，梁主萧岿来朝。甲戌，大射于北苑，十日而罢。壬午，齐州水。辛卯，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历。二月乙巳，上饯

梁主于霸上。丁未，靺鞨贡方物。突厥苏尼部男女万馀人来降。庚戌，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夏四月己亥，敕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庚子，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杨尚希为兵部尚书，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甲辰，以上柱国叱李长叉为信州总管。丁未，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丁巳，以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丙子，以柱国冯昱为汾州总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吕仲泉为延州总管。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鸿胪卿乙弗实为冀州总管，上柱国豆卢勣为夏州总管。壬子，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戊午，秦王俊来朝。秋七月丙寅，陈遣兼散骑常侍谢泉、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卫王爽来朝。是日，以秦王俊纳妃，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壬寅，上柱国、太傅、邓国公窦炽薨。丁未，宴秦王官属，赐物各有差。壬子，享陈使。乙卯，陈将夏侯苗请降，上以通和，不纳。九月甲子，幸襄国公主第。乙丑，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亲录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癸未，太白昼见。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常侍豆卢实使于陈。癸亥，以榆关总管贺娄子干为云州总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三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高熲为左领军大将军，上柱国宇文忻为右领军大将军。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伏诛。乙巳，诏征山东马荣伯等六儒。戊申，车驾至自洛阳。五月甲申，诏置义仓。梁主萧岿殂，其太子琮嗣立。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话、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聘。丁丑，以上柱国宇文庆为凉州总管。壬午，突厥沙钵略上表称臣。八月丙戌，沙钵略可汗遣子库合真特勤来朝。甲辰，河南诸州水，遣民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戊申，有流星数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园。九月丁巳，至自栗园。乙丑，改鲍陂曰杜陂，霸水为滋水。陈将湛文彻寇和州，仪同三司费宝首获之。丙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若、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赡使于陈。冬十月壬辰，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将军源雄为朔州总管。丁卯，晋王广来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国达奚长儒为夏州总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班历于突厥。辛未，以柱国韦洸为安州总管。壬申，遣民部尚书苏威巡省山东。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赈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岁暮

更入朝，上考课。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乙未，以上柱国崔弘度为襄州总管。庚子，大赦天下。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上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癸亥，突厥沙钵略遣使贡方物。夏四月己亥，陈遣兼散骑常侍周磻、兼通直散骑常侍江椿来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诸州水。乙丑，京师雨毛，如马鬃尾，长者二尺余，短者六七寸。八月辛卯，关内七州旱，免其赋税。遣散骑常侍裴豪、兼通直散骑常侍刘顗聘于陈。戊申，上柱国、太师、申国公李穆薨。闰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为兰州总管。丁卯，皇太子镇洛阳。辛未，晋王广、秦王俊并来朝。丙子，上柱国、郕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以谋反伏诛。上柱国、许国公宇文善坐事除名。九月辛巳，上素服御射殿，诏百僚射，赐梁士彦三家资物。丙戌，上柱国、宋安郡公元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国李询为隰州总管。辛丑，诏大象已来死事之家，咸命赈恤。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广为雍州牧，余官如故；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癸丑，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丙辰，以芳州刺史骆平难为叠州刺史，衡州总管周法尚为黄州总管。甲子，甘露降于华林园。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于太庙。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二月丁巳，祀朝日于东郊。己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来聘。壬申，车驾幸醴泉宫。是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己酉，幸晋王第。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突厥沙钵略可汗卒，其子雍虞闾嗣立，是为都蓝可汗。癸亥，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驺虞，南方以硃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儦使于陈。以民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五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余里。秋七月己丑，卫王爽薨，上发丧于门下外省。八月丙午，以怀州刺史源雄为朔州总管。庚申，梁主萧琮来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萧岩掠于其国以奔陈。辛卯，废梁国，曲赦江陵。以梁主萧琮为柱国，封莒国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冯翊，亲祠故社。父老对诏失旨，上大怒，免其县官而去。戊戌，至自冯翊。

帝纪第二高祖下

八年春正月乙亥，陈遣散骑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骑常侍周止水来聘。二月庚子，镇星入东井。辛酉，陈人寇硖州。三月辛未，上柱国、陇西郡公李询卒。壬申　，以成州刺史姜须达为会州总管。甲戌，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兼通直散骑常侍韦恽使于陈。戊寅，诏曰：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顼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衅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勾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一车书，陈顼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伫克念，共敦行李。每见珪璪入朝，輶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儛衢路，酣醉宫阃。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仗，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戳，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翘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埸，巴峡之下，海筮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死陇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夺之苦。抄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觎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籓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梁之国，我南籓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

秋八月丁未，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赈恤之。九月丁丑，宴

南征诸将，颁赐各有差。癸巳，嘉州言龙见。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辛酉，陈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来聘，拘留不遣。甲子，将伐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曲赦陈国。有星孛于牵牛。十一月丁卯，车驾饯师。诏购陈叔宝位上柱国、万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誓众。丙子，幸河东。十二月庚子，至自河东。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夹日。辛未，贺若弼拔陈京口，韩擒虎拔陈南豫州。癸酉，以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入建鄴，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丁酉，以襄州总管韦世康为安州总管。夏四月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陈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观等，邪佞于其主，以致亡灭，皆投之边裔。辛酉，以信州总管杨素为荆州总管，吏部侍郎宇文弼为刑部尚书，宗正少卿杨异为工部尚书。壬戌，诏曰：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　　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

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闰月甲子，以安州总管韦世康为信州总管。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丑，以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八月壬戌，以广平王雄为司空。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上表，请封禅，上不许。庚子，以右卫大将军虞庆则为右武候大将军，右领军将军李安为右领军大将军。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诏曰："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仍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二月庚申，幸并州。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恆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癸亥，以灵州总管王世积为荆州总管，淅州刺史元胄为灵州总管。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庚戌，上亲录囚徒。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壬子，吐谷浑遣使来朝。八月壬申，遣柱国、襄阳郡公韦洸，上开府、东莱郡公王景，并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已上。戊辰，以永州总管周法尚为桂州总管。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丙午，契丹遣使朝贡。辛丑，有事于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懔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国庆、馀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诏上柱国、内史令、越国公杨素讨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辛丑，高丽遣使朝贡。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文思殿。二月戊午，

吐谷浑遣使贡方物。以大将军苏孝慈为工部尚书。丙子，以临颍令刘旷治术尤异，擢为莒州刺史。己卯，突厥遣使献七宝碗。辛巳晦，日有蚀之。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于吐谷浑。癸未，以幽州总管周摇为寿州总管，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夏州总管。夏四月戊午，突厥雍虞闾可汗遣其特勤来朝。五月甲子，高丽遣使贡方物。癸卯，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右卫将军元旻为左卫大将军。秋七月己丑，以柱国杜彦为洪州总管。八月壬申，幸栗园。滕王瓒薨。乙亥，至自栗园。上柱国、沛国公郑译卒。十二月丙辰，靺鞨遣使贡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苏州刺史皇甫绩为信州总管，宣州刺史席代雅为广州总管。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汉王谅为雍州牧、右卫大将军。夏四月辛卯，以寿州总管周摇为襄州总管。五月辛亥，广州总管席代雅卒。秋七月乙巳，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县侯卢恺并坐事除名。壬戌，幸昆明池，其日还宫。己巳，有事于太庙。壬申晦，日有蚀之。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龙首池。癸巳，制宿卫者不得辄离所守。丁酉，上柱国、夏州总管、楚国公豆卢勣卒。戊戌，上亲录囚徒。九月丁未，以工部尚书杨异为吴州总管。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为卫王。壬午，有事于太庙。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呜咽，悲不自胜。十一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壬子，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己未，上柱国、新义郡公韩擒虎卒。庚申，以豫州刺史权武为潭州总管。甲子，百僚大射于武德殿。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来朝。乙酉，以上柱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己酉，吐谷浑、靺鞨并遣使贡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国、郇国公韩建业卒。丙午，契丹、奚、□、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壬子，亲祀感帝。己未，以信州总管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壬戌，行幸岐州。二月丙子，诏营仁寿宫。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考使于嘉则殿。己卯，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戊子，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讖。夏四月癸未，制战亡之家，给复一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秋七月戊申，靺鞨遣使贡方物。壬子，左卫大将军、云州总管、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卒。丁巳，幸昆明池。戊辰晦，日有蚀之。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以邵国公杨纶为滕王。乙丑，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冬十月乙卯，上柱国、华阳郡公梁彦光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

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六月丁卯，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国公苏威为纳言。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九月己未，以齐州刺史樊子盖为循州总管。丁巳，以基州刺史崔仲方为会州总管。冬闰十月甲寅，诏曰：“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乙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十二月乙未，东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上以岁旱，祠太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丁巳，上柱国、蒋国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望祭五岳海渎。丁亥，幸仁寿宫。营州总管韦艺卒。夏四月己丑朔，大赦天下。甲辰，以赵州刺史杨达为工部尚书。丁未，以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五月癸酉，吐谷浑遣使朝贡。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铜鱼符。六月戊子，诏凿底柱。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乙未，林邑遣使来贡方物。辛丑，诏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秋七月乙丑，晋王广献毛龟。甲戌，遣邳国公苏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寿宫。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十一月辛酉，幸温汤。乙丑，至自温汤。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交代。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煚为颍川王。夏五月丁巳，以怀州刺史庞晃为夏州总管，蔡阳县公姚辩为灵州总管。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进仕。并州大蝗。辛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冬十月己丑，幸长春宫。十一月壬子，至自长春宫。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西宁羌，平之。庚寅，幸仁寿宫。庚子，上柱国王世积讨桂州贼李光仕，平之。壬寅，河南王昭纳妃，宴群臣，颁赐各有差。三月丙辰,诏曰：“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

位高下，各有等差。 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辛酉，上亲录囚徒。癸亥，上柱国、彭国公刘昶以罪伏诛。庚午，遣治书侍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河北。夏四月戊寅，颁新历。壬午，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勣、齐国公颍、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干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五月，宴百僚于玉女泉，颁赐各有差。己巳，蜀王秀来朝。高丽遣使贡方物。甲戌，以左卫将军独孤罗云为凉州总管。闰月己卯，群鹿入殿门，驯扰侍卫之内。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代贤反，遣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讨平之。丁亥，上柱国、并州总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戊戌，突厥遣使贡方物。八月丁卯，荆州总管、上庸郡公韦世康卒。九月甲申，至自仁寿宫。庚寅，上谓侍臣曰：“礼主于敬，皆当尽心。黍稷非馨，贵在祗肃。庙庭设乐，本以迎神，斋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未为允。群公卿士，宜更详之。”冬十月丁未，颁铜兽符于骠骑、车骑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已后，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悬。”辛未，京师大索。十一月丁亥，突厥遣使来朝。十二月壬子，上柱国、右武候大将军、鲁国公虞庆则以罪伏诛。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寿宫。乙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三月乙亥，以柱国杜彦为朔州总管。夏四月癸卯，以蒋州刺史郭衍为洪州总管。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高元官爵。秋七月壬申，诏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课役。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九月己丑，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庚寅，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辛卯，至自仁寿宫。冬十一月甲戌，上亲录囚徒。癸未，有事于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国、夏州总

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诛。是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赐百官。二月己亥，晋王广来朝。辛丑，以并州总管长史宇文弼为朔州总管。甲寅，幸仁寿宫。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遣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为内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国、皖城郡公张威卒。甲寅，上柱国、城阳郡公李彻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筑大利城处其部落。庚子，以朔州总管宇文弼为代州总管。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丁丑，星陨于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仁寿宫。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癸亥，以代州总管宇文弼为吴州总管。二月己巳，以上柱国崔弘度为原州总管。丁丑，无云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平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乙亥，天有声如泻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秋八月，老人星见。九月丁未，至自仁寿宫。癸丑，吴州总管杨异卒。冬十月己未，太白昼见。乙丑，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为庶人。杀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己巳，杀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以晋王广为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辛巳，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突厥寇恆安，遣柱国韩洪击之，官军败绩。以晋王昭为内史令。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蚀之。辛巳，以上柱国独孤楷为原州总管。三月壬辰，以豫章王暕为扬州总管。夏四月，以淅州刺史苏孝慈为洪州总管。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壬辰，骤雨震雷，大风拔木，宜君湫水移于始

平。六月癸丑，洪州总管苏孝慈卒。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乙丑，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秋七月戊戌，改国子为太学。九月癸未，以柱国杜彦为云州总管。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壬辰，以资州刺史卫玄为遂州总管。

二年春二月辛亥，以邢州刺史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宗正杨文纪为荆州总管。三月己亥，幸仁寿宫。壬寅，以齐州刺史张乔为潭州总管。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九月丙戌，至自仁寿宫。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乙未，上柱国、襄州总管、金水郡公周摇卒。陇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闰月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己丑，诏曰：“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于四时郊祀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踳驳殊途，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涤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十二月癸巳，上柱国、益州总管蜀王秀废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遣行军总管刘方讨平之。

三年春二月己卯，原州总管、比阳县公庞晃卒。戊子，以大将军、蔡阳郡公姚辩为左武候大将军。夏五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六月甲午，诏曰：

《礼》云："至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存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乃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禫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绖，黄里縓缘，绖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绖哀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倒！乃不顺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知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有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坏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粗缞，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况孔子没而微言隐，秦灭学而经籍焚者乎！有汉之兴，虽求儒雅，人皆异说，义非一贯。又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礼，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丧，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

然丧与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存丧母，不宜有练。但依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圣人之意，达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诏曰：

日往月来，唯天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云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

众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辞位灌园，卷而可怀，黜而无愠，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

八月壬申，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丛郡公燕荣以罪伏诛。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营州总管韦冲为民部尚书。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赈恤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诚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

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乙卯，发丧。河间杨柳四株无故黄落，既而花叶复生。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上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麋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乖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

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帝纪第三炀帝上

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在周，以高祖勋，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上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其年，征拜雍州牧、内史令。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进位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复拜并州总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领武候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是月，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上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仁寿初，奉诏巡抚东南。是后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恆令上监国。

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九月乙巳，以备身将军崔彭为左领军大将军。十一月乙未，幸洛阳。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癸丑，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爰人治国者可不谓欤！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

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十二月乙丑，以右武卫将军来护兒为右骁卫大将军。戊辰，以柱国李景为右武卫大将军。以右卫率周罗□为右武候大将军。

大业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溱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丙申，立晋王昭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国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上柱国郭衍为左武卫大将军，延寿公于仲文为右卫大将军。己亥，以豫章王暕为豫州牧。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赐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己酉，以吴州总管宇文弼为刑部尚书。二月己卯，以尚书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戊申，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

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恇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又于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夏四月癸亥，大将军刘方击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民部尚书义丰侯韦冲卒。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战亡之家给复十年。丙午，滕王纶、卫王集并夺爵徙边。闰七月甲子，以尚书令杨素为太子太师，安德王雄为太子太傅，河间王弘为太子太保。丙子，诏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将军崔仲方为礼部尚书。

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以大理卿梁毗为刑部尚书。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二月丙戌，诏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制定舆服。始备辇路及五时副车。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给犊车、通幰，三公亲王加油络，武官平巾帻，裤褶，三品已上给爬

槊。下至胥吏，服色皆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税。癸丑，以冀州刺史杨文思为民部尚书。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李通坐事免。乙卯，诏曰："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已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垄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书令、太子太师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暕为齐王。秋七月癸丑，以卫尉卿卫玄为工部尚书。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壬戌，擢簿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国、司徒、楚国公杨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孙倓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九月乙丑，立秦孝王俊子浩为秦王。冬十月戊子，以灵州刺史段文振为兵部尚书。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丙子，长星竟天，出于东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阳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见于奎，扫文昌，历大陵、五车、北河，入太微，扫帝坐，前后百余日而止。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壬子，以大将军姚辩为左屯卫将军。癸丑，遣羽骑尉硃宽使于流求国。乙卯，河间王弘薨。夏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甲申，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已下官为大夫。甲午，诏曰：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前哲，怃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非谓也。祁大

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丙申，车驾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书宇文弼为礼部尚书。戊戌，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己亥，次赤岸泽。以太牢祭故太师李穆墓。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子拓特勤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来朝。辛未，启民可汗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将，星皆动摇。六月辛巳，猎于连谷。丁亥，诏曰：

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湮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准定。朕获奉祖宗，钦承景业，永惟严配，思隆大典。于是询谋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毳乘风，历代所弗至，辫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征，表里禔福，猗欤伟欤，无得而名者也。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缛。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创选，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义有差降，故其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后昆。

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发丁男百余万筑长

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义城公主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蕃。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于东都。壬申，以齐王暕为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癸酉，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僚大射于允武殿。丁卯，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鸿胪卿杨玄感为礼部尚书。癸酉，以工部尚书卫玄为右候卫大将军，大理卿长孙炽为民部尚书。二月己卯，遣司朝谒者崔毅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三月辛酉，以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工部尚书。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刹。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癸丑，以河内太守张定和为左屯卫大将军。乙卯，诏曰："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氈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获三足乌，张掖获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乙未，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破吐谷浑于曼头、赤水。八月辛酉，亲祠恆岳，河北道郡守毕集。大赦天下。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戊寅，彗星出于五车，扫文昌，至房而灭。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冬十月丙午，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辛亥，诏曰："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后。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傍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后，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乙卯，颁新式于天下。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癸未，诏天下均田。戊子，上自东都还京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槊刃之类，皆禁绝之。太守每岁密上属官景迹。二月戊戌，次于阌乡。诏祭古帝王陵及开皇功臣墓。

庚子，制魏、周官不得为廕。辛丑，赤土国遣使贡方物。戊申，车驾至京师。丙辰，宴耆旧四百人于武德殿，颁赐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于此院之西别营一殿。"壬戌，制父母听随子之官。三月己巳，车驾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赐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门闾。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乙巳，次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梁浩亹御马度而桥坏，斩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浑王率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浑主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战，为贼所杀。亚将柳武建击破之，斩首数百级。甲午，其仙头王被围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浑主，皆遇贼死之。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戊午，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陇右诸郡，给复一年，行经之所，给复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冬十月癸亥，诏曰："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庞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伫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十一月丙子，车驾幸东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己丑，倭国遣使贡方物。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

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乙卯，诏曰：“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拯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后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丙辰，改封安德王雄为观王，河间王子庆为郇王。庚申，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宫。甲子，以鸿胪卿史祥为左骁卫大将军。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韦、赤土并遣使贡方物。壬辰，雁门贼帅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遣鹰扬杨伯泉击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书梁毗卒。壬子，民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长孙炽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牛弘卒。辛酉，硃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卒。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庚申，百济遣使朝贡。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三月丁亥，右光禄大夫、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卒。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戊午，以东平太守吐万绪为左屯卫大将军。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来朝。上大悦，接以殊礼。于时辽东战士及餽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

帝纪第四炀帝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壬午，下诏曰：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网，既缓前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輶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援律启行，分麾屈路，掩勃澥而雷震，历夫余以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

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赍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浿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余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余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尧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

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卫大将军卫玄为刑部尚书。甲辰，内史令元寿卒。二月甲寅，诏曰："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廪之资，兼损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佽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禄大夫观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师。甲午，临戎于辽水桥。戊戌，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乙未，大顿，见二大鸟，高丈余，皜身硃足，游泳自若。上异之，命工图写，并立铭颂。五月壬午，纳言杨达卒。于时诸将各奉旨，不敢越机。既而高丽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癸卯，班师。九月庚辰，上至东都。己丑，诏曰："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丰都爰肇，儒服无预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参于吏职。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斅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冬十月甲寅，

工部尚书宇文恺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禄大夫韩寿卒。甲申，败将宇文述、于仲文等并除名为民，斩尚书右丞刘士龙以谢天下。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壬午，贼帅杜彦冰、王润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书卫玄镇京师。辛丑，以右骁骑将军李浑为右骁卫大将军。二月己未，济北人韩进洛聚众数万为群盗。壬午，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讨高丽。三月丙子，济阴人孟海公起兵为盗，众至数万。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戊寅，幸辽东。以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预聚徒为盗，自号卢公，众至三万，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五月丁丑，荧惑入南斗。己卯，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丙辰，玄感逼东都。河南赞务裴弘策拒之，反为贼所败。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丽。庚午，上班师。高丽犯后军，敕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拒。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癸未，余杭人刘元进举兵反，众至数万。八月壬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斩之，余党悉平。癸卯，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拥众十万余，自称将军，寇江左。甲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丁未，诏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盗贼籍没其家。乙卯，贼帅陈瑱等众三万攻陷信安郡。辛酉，司农卿、光禄大夫、葛国公赵元淑以罪伏诛。九月己卯，济阴人吴海流、东海人彭孝才并举兵为盗，众数万。庚辰，贼帅梁慧尚率众四万陷苍梧郡。甲午，车驾次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东阳人李三兒、向但子举兵作乱，众至万余。闰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谓侍臣曰：“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贼帅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武贲郎将费青奴击斩之。乙酉，诏曰：“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屈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给复一年。”于是召高祖时故吏，皆量材授职。壬辰，以纳言苏威为开府仪同三

司。硃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连年不能克。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清河贼张金称众数万，渤海贼帅格谦自号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众各十万，山东苦之。丁亥，以右候卫将军郭荣为右候卫大将军。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所败，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车裂玄感弟朝请大夫积善及党与十余人，仍焚而扬之。丁亥，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称皇帝，建元白乌。遣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于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义，莫匪勤诚。委命草泽，弃骸原野，兴言念之，每怀愍恻。往年出车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惛凶，罔识成败，高颎愎很，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兒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穷魂之冤，泽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诏曰：

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余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朕纂成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是以去岁出军，问罪辽碣，殪长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余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北，径逾浿水，沧海舟楫，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宫室。高元伏钅质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余无所问。若有识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机，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恶相济，挤拒王师，若火燎原，刑兹无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

丁酉，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亲御戎服，礼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贼张大彪聚众数万，保悬薄山为盗。遣榆林太守董纯击破，斩之。甲午，车驾次北平。五月庚子，诏举郡孝悌廉洁各十人。壬寅，贼帅宋世谟陷琅邪郡。庚申，延安人刘迦论举兵反，自称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贼帅郑文雅、林宝护等众三万，陷建安郡，太守杨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乙卯，曹国遣使贡

方物。甲子，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八月己巳，班师。庚午，右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卒。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京师。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乙巳，有事于南郊。己酉，贼帅司马长安破长平郡。乙卯，离石胡刘苗王举兵反，自称天子，以其弟六兒为永安王，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之，不能克。是月，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保林虑山为盗。十二月壬申，上如东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东都。庚寅，贼帅孟让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遣江都郡丞王世充击破之，尽虏其众。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戊戌，武贲郎将高建毗破贼帅颜宣政于齐郡，虏男女数千口。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二月戊辰，贼帅杨仲绪率众万余，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斩之。庚午，诏曰："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襄□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丙子，上谷人王须拔反，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刁兒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五月丁酉，杀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郕公李浑，将作监、光禄大夫李敏，并族灭其家。癸卯，贼帅司马长安破西河郡。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阳宫。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张起绪举兵为盗，众至三万。辛丑，光禄大夫、右御卫大将军张寿卒。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壬申，车驾驰幸雁门。癸酉，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上大惧，欲率精骑溃围而出，民部尚书樊子盖固谏乃止。齐王暕以后军保于崞县。甲申，诏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守令各来赴难。九月甲辰，突厥解围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门郡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东都。丁卯，彭城人魏骐麟聚众万余为盗，寇鲁郡。壬申，贼帅卢明月聚众十余万，寇陈、汝间。东海贼帅李子通拥众度淮，自号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月乙卯，贼帅王须拔破高阳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坠明月营，破其冲车。庚辰，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讨绛郡贼敬盘陀、柴保昌等，经年不能克。谯郡人硃粲拥众数十万，寇荆襄，僭称楚帝，建元昌达，汉南诸郡多为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二月己未，真腊国遣使贡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鸟似雕，飞入大业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东海贼卢公暹率众万余，保于苍山。夏四月丁巳，显阳门灾。癸亥，魏刁兒所部将甄翟兒复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将军潘长文讨之，反为所败，长文死之。五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既。癸巳，大流星陨于吴郡，为石。壬午，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书、光禄大夫济北公樊子盖卒。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戊辰，冯翊人孙华自号总管，举兵为盗。高凉通守冼珤彻举兵作乱，岭南溪洞多应之。己巳，荧惑守羽林，月余乃退。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八月乙巳，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恆山寇高阳。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阁道，声如隤墙。癸丑，大流星如彳育女，出羽林。九月丁酉，东海人杜扬州、沈觅敌等作乱，众至数万。右御卫将军陈棱击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于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杀临泾令，举兵作乱，自号将军。冬十月己丑，开府仪同三司、左翊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许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阳贼操天成举兵反，自号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兒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左翊卫大将军。壬辰，鄱阳人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庐陵郡。唐公破甄翟兒于西河，掳男女数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齐郡贼杜伏威率众渡淮，攻陷历阳郡。丙辰，勃海贼窦建德设坛于河间之乐寿，自称长乐王，建元丁丑。辛巳，贼帅徐圆朗率众数千，破东平郡。弘化人刘企成聚众万余人为盗，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反，自称大丞相。遣银青光禄大夫张世隆击之，反为所败。戊子，贼帅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庚寅，贼帅李密、翟让等陷兴洛仓。越王侗遣武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击之，反为所败，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开仓以振群盗，众至数十万，河南诸郡相继皆陷焉。壬寅，刘武周破武贲郎将王智辩于桑乾镇，智辩死之。三月戊午，庐江人张子路举兵反。遣右御卫将军陈棱讨平之。丁丑，贼帅李通德众十万寇庐江，左屯卫将军张镇州击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攻陷陇右诸郡。己丑，贼帅孟让夜入东都外郭，烧丰都

市而去。癸巳，李密陷回洛东仓。丁酉，贼帅房宪伯陷汝阴郡。是月，光禄大夫裴仁基、淮阳太守赵佗等并以众叛归李密。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彳育攵坠于江都。甲子，唐公起义师于太原。丙寅，突厥数千寇太原，唐公击破之。秋七月壬子，荧惑守积尸。丙辰，武威人李轨举兵反，攻陷河西诸郡，自称凉王，建元安乐。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将宋老生于霍邑，斩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是月，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叛归李密，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彗星见于营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杨世洛聚众万余人，寇掠城邑。丙申，罗令萧铣以县反，鄱阳人董景珍以反，迎铣于罗县，号为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贲郎将高毗败济北郡贼甄宝车于□监山。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有乌鹊来巢幄帐，驱不能止。荧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扬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恶之。

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簧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棱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烝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直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故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藩邸

惟旧，绩著经纶，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不之恤也。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必不加赏，百姓无辜，咸受屠戮。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也。

史臣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帝纪第五恭帝

恭皇帝，讳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韦妃。性聪敏，有气度。大业三年，立为陈王。后数载 ，徙为代王，邑万户。及炀帝亲征辽东，令于京师总留事。十一年，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镇京师。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纂业。

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于大兴殿。诏曰："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古往今来，代有其事，属之于朕，逢此百罹，彼苍者天，胡宁斯忍！襁褓之岁，夙遭悯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实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时称舟楫，大拯横流，纠合义兵，翼戴皇室，与国休戚，再匡区夏，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黾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可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丙寅，诏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宫，太上远巡，追踪穆满。时逢多难，委当尊极，辞不获免，恭己临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济，抚躬永叹，忧心孔棘。民之情伪，曾未之闻，王业艰难，载云其易。赖股肱戮力，上宰贤良，匡佐冲人，辅其不逮。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庶绩其凝，责成斯属，逖听前史，兹为典故。因循仍旧，非曰徒言，所存至公，无为让德。"己巳，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食邑各万户。太原置镇北府。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十二月癸未，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为元帅，击破之。丁亥，桂阳人曹武彻举兵反，建元通圣。丁酉，义师擒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于阌乡，虏其众数万。乙巳，贼帅张善安陷庐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壬戌，将军王世充为李密所败，河内通守孟善谊、武贲郎将王辩、杨威、刘长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阳郡尉独孤武都降于李密。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杀太上皇于江都宫，右御卫将军独孤盛死之。齐王暕，赵王杲，燕王倓，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行右翊卫大将军宇文协，金紫光禄大夫、内史侍郎虞世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裴蕴，通议大夫、行给事郎许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禄大夫、宿公麦才，

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同谋讨贼，夜袭化及营，反为所害。戊辰，诏唐王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唐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

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金根车驾，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蒨车，儛八佾，设钟虡宫悬。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戊午，诏曰：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逮丕愆，哀号承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己莫能，私僮命驾，须归籓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期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

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是日，上逊位于大唐，以为酇国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时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难，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盗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归。既钟百六之期，躬践数终之运，讴歌有属，笙钟变响，虽欲不遵尧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志第一礼仪一

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殷因于夏，有所损益，旁垂祗训，以劝生灵。商辛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迁周削弱，礼失乐微，风凋俗敝。仲尼预蜡宾而叹曰：“丘有志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于是缉礼兴乐，欲救时弊。君弃不顾，道郁不行。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昭公娶孟子而讳姓，杨侯窃女色而伤人，故曰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矣。群饮而逸，不知其邮，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鲁侯逆五庙之祀，汉帝罢三年之制，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矣。诸侯下堂于天子，五伯召君于河阳，朝聘之礼废，则侵陵之渐起矣。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成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甚刍狗之弃路，若章甫之游越，儒林道尽，《诗》《礼》为烟。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项羽，放赏元勋，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微习礼容，皆知顺轨。若祖述文武，宪章洙泗，则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兴典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世祖中兴，明皇纂位，祀明堂，袭冠冕，登灵台，望云物，得其时制，百姓悦之。而朝廷宪章，其来已旧，或得之于升平之运，或失之于凶荒之年。而世载遐邈，风流讹舛，必有人情，将移礼意，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沧溟，饰以涓尘，不贻伊败。而高堂生于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弘暢人情，粉饰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称当世之美，自有周旋之节。黄初之详定朝仪，太始之削除乖谬，则《宋书》言之备矣。

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瑒，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仍诏尚书左丞江德藻、员外散骑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书舍人刘师知等，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后齐则左仆射阳休之、度支尚书元修伯、鸿胪卿王晞、国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则苏绰、户辩、宇文弼，并习于仪礼者也，平章国典，以为

时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圆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圆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圆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迄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余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设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礼以黄琮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后。周冬至于圆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自晋太始二年，并圆丘、方泽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自是冬至谓之祀天，启蛰名为祈谷。何佟之又启："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课，既乖尚质，谓宜革变。"博士明山宾议，以为："《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祼耳。郊不应祼。"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祀

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案《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藉轻物，陶匏贱器，方还付库，容复秽恶。但敝则埋之，盖谓四时祭器耳。”自是从有司议，烧埋之。四年，佟之云：“《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欑题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五年，明山宾称：“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诏更详议。山宾以为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诏并依议。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为烦重。仪曹郎硃异议曰：“望是不即之名，岂容局于星海，拘于岳渎？”明山宾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设岳镇海渎，又立四望，窃谓烦黩，宜省。”徐勉曰：“岳渎是山川之宗。至于望祀之义，不止于岳渎也。若省四望，于义为非。”议久不能决。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复下其议。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钟山、白石，既土地所在，并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慰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称：“五祀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师、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星下隶。两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柒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悉以白茅，诏下详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柒。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槁荐，并以素俎。又帝曰：“《礼》‘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阴义。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礼》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并是别祭，不关在郊，故得各从阴阳而立坛坎。于南郊，就阳之义，居于北郊，就阴之义。既云就阳，义与阴异。星月与祭，理不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圆丘小而且峻，边无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请五帝座悉于坛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悉停为坎。”自是南北二郊，悉无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

设。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

陈制，亦以间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于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禅，修南郊，圆坛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广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余准梁之旧。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按《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玄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埋沈副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燎祀司中、司令、风师、雨师。'郑众云：'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如此则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设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梁仪注》曰：'一献为质，三献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献。'臣案《周礼》司樽所言，三献施于宗祧，而郑注'一献施于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义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质文，拜献之礼，主于虔敬。今请凡郊丘祀事，准于宗祧，三献为允。"制曰："依议。"废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议增广。久而不决。至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曰：

案前汉《黄图》，上帝坛径五丈，高九尺；后土坛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坛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坛广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坛广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议增南郊坛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于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坛上方十丈，以则地义，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汉家之数。《礼记》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飨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于地上之圆丘。夏日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记》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于其质也，以报覆焘持载之功。《尔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为。"古圆方两丘，并

因见有而祭。本无高广之数。后世随事迁都，而建立郊礼。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见丘而不必广洁。故有筑建之法，而制丈尺之仪。愚谓郊祀事重，圆方二丘，高下广狭，既无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袭。今谨述汉、梁并即日三代坛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听旨。

尚书仆射臣缮，左户尚书臣元饶、左丞臣周确、舍人臣萧淳、仪曹郎臣沈客卿同元规议。诏遂依用。后主嗣立，无意曲礼之事，加旧儒硕学，渐以凋丧，至于朝亡，竟无改作。

后齐制，圆丘方泽，并三年一祭，谓之帝祀。圆丘在国南郊。丘下广轮二百七十尺，上广轮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级，四面各一陛，下级方维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内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门。又为大营于外壝之外，轮广三百七十步。其营堑广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门。又为燎坛，于中壝之外，当丘之丙地。广轮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泽为坛在国北郊。广轮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为三壝，相去广狭同圆丘。壝外大营，广轮三百二十步。营堑广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门。又为瘗坎于坛之壬地，中壝之外，广深一丈二尺。圆丘则以苍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从祀于其中丘。面皆内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师、雨师、灵星于下丘，为众星之位，迁于内壝之中。合用苍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庙，陈币于神武庙讫，埋于两楹间焉。皇帝初献，太尉亚献，光禄终献。司徒献五帝，司空献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荐众星。方泽则以黄琮束帛，夏至之日，禘昆仑皇地祇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镇、会稽镇、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峄山、崧岳、霍岳、衡镇、荆山、内方山、大别山、敷浅原山、桐柏山、陪尾山、华岳、太岳镇、积石山、龙门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壶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倾硃圉山、鸟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恆岳，医无闾山镇、阴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龙山、漳山、宣务山、阏山、方山、苟山、狭龙山、淮水、东海、泗水、沂水、淄水、潍水、江水、南海、汉水、谷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涝水、渭水、泾水、酆水、济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卫水、洹水、延水，并从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余并内壝之内，内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仪同圆丘。其后诸儒定礼，圆丘改以冬至云。

其南北郊则岁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为坛于国南，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为三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内壝。四面各通一门。又为大营于外壝之外，广轮二百七十步。营堑广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门。又为燎坛于中壝之外丙地，广轮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灵威仰于坛，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礼用四圭有邸，币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骍特牲一，仪燎同圆丘。其北郊则为坛如南郊坛，为瘞坎如方泽坎，祀神州神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礼用两圭有邸，各用黄牲一，仪瘞如北郊。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司量掌为坛之制，圆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径六丈，十有二阶，每等十有二节。在国阳七里之郊。圆壝径三百步，内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径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阶，阶十级，级一尺。方丘在国阴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阶，尺一级。其壝八面，径百二十步，内壝半之。南郊为方坛于国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广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内壝半之。神州之坛，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圆丘及南郊，并正月上辛。圆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并从祀。皇帝乘苍辂，载玄冕，备大驾而行。预祭者皆苍服。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所感帝灵威仰于其上。北郊方丘，则以神农配后地之祇。神州则以献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庙以黄，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纯，表貉磔禳用庞。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再岁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内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众星三百六十座，并皆从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汉、内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内壝之内，众星在内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苍犊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犊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地祇及配帝在坛上，用黄犊

二。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营州北方，咸州东北方，阳州东方，各用方色犊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间。其冀州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于坛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为坛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西一里，去宫十里。坛高七尺，广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于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礼四圭有邸，牲用骍犊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犊二。凡大祀，斋官皆于其晨集尚书省，受誓戒。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祭前一日，昼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闻见衰绖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大祀养性，在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难备者，听以纯色代。告祈之牲者不养。祭祀牺牲，不得捶扑。其死则埋之。

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愜，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仁寿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并于坛上，如封禅礼。板曰：

维仁寿元年，岁次作噩，嗣天子臣坚，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玑运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群灵降福，抚临率土，安养兆人。顾惟虚薄，德化未暢，夙夜忧惧，不敢荒怠。天地灵祇，降锡休瑞，镜发区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极，蒙授龟图，迁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陈之岁，龙引舟师。省俗巡方，展礼东岳，盲者得视，喑者得言，复有蹙人，忽然能步。自开皇已来，日近北极，行于上道，晷度延长。天启太平，兽见一角，改元仁寿，杨树生松。石鱼彰合符之征，玉兔显永昌之庆，山图石瑞，前后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宫城之内，及在山谷，石变为玉，不可胜数。桃区一岭，尽是琉璃，黄银出于神山，碧玉生于瑞□献。多杨山响，三称国兴，连云山声，万年临国。野鹅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频赐引导。驺虞见质，游驎在野，鹿角生于杨树，龙湫出于荆谷。庆云发彩，寿星垂耀。宫殿楼阁，咸出灵芝，山泽川原，多生宝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乌山，黑石变白，弘禄岩岭，石华远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苍乌，野蚕天豆，嘉禾合穗，珍木连理。神瑞休征，洪恩景福，降赐无疆，不可具纪。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灵，矜愍苍生，宁静海内，故锡兹嘉庆，咸使安乐，岂臣微诚所能上感。虔心奉谢，敬荐玉帛牺齐，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

大业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余并用旧礼。十年，冬至祀圆丘，帝不斋于次。诘朝，备法驾，至便行礼。是日大风，帝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归。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旧齐仪，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监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仪注》犹云衮服。十年，仪曹郎硃异以为："《礼》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远，义须诚质，今从泛祭五帝，理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为："齐仪初献樽彝，明堂贵质，不应三献。又不应象樽。《礼》云：'朝践用太樽。'郑云：'太樽，瓦也。'《记》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庙所用，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礼不容象。今请改用瓦樽，庶合文质之衷。"又曰："宗庙贵文，故庶羞百品，天义尊远，则须简约。今《仪注》所荐，与庙不异，即理征事，如为未允。请自今明堂肴膳准二郊。但帝之为名，本主生育，成岁之功，实为显著。非如昊天，义绝言象，虽曰同郊，复应微异。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姜蒲葵韭四种之俎，粳稻黍粱四种之米。自此以外，郊所无者，请并从省除。"初，博士明山宾制《仪注》，明堂祀五帝，行礼先自赤帝始。异又以为："明堂既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后，东阶而升，宜先春帝。请改从青帝始。"又以为："明堂笾豆等器，皆以雕饰。寻郊祀贵质，改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雕俎。明堂之礼，既方郊为文，则不容陶匏，比庙为质，又不应雕俎。斟酌二途，须存厥衷，请改用纯漆。"异又以"旧仪，明堂祀五帝，先酌郁鬯，灌地求神，及初献清酒，次酃，终醁。礼毕，太祝取俎上黍肉，当御前以授。请依郊仪，止一献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并无黍肉之礼。并请停灌及授俎法。"又以为："旧明堂皆用太牢。案《记》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茧栗'。五帝既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而《毛诗·我将》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维羊维牛'之说。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止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质文之中，又见贵诚之义。"帝并从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与群臣切磋其义。制曰："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方。'郑玄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叶光纪，向北则背赤熛怒，东向西向，又亦如此，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是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便成

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硃异以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于义成阙。”制曰：“若如郑玄之义，听朔必在明堂，于此则人神混淆，庄敬之道有废。《春秋》云：‘介居二大国之间。’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谓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营域之内，明堂之外，则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听朔之处，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复引《周礼》明堂九尺之筵，以为高下修广之数，堂崇一筵，故阶高九尺。汉家制度，犹遵此礼，故张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郑玄以庙寝三制既同，俱应以九尺为度。制曰：“可。”于是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基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座，悉南向。东来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总配享五帝，在阼阶东上，西向。大殿后为小殿五间，以为五佐室焉。

陈制，明堂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齐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飨坐依梁法。武帝时，以德帝配。文帝时，以武帝配。废帝已后，以文帝配。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钅开羹果蔬备荐焉。后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陈，收罗杞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唯明堂未立。开皇十三年，诏命议之。礼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等定议，事在弘传。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终隋代，祀五方上帝，止于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坛上而祀。其用币各于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于青帝及太祖。自余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仪。

志第二礼仪二

《春秋》“龙见而雩”，梁制不为恆祀。四月后旱，则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振鳏寡孤独者；三，省繇轻赋；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撤膳羞，弛乐悬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泽常兴云雨者；七日，乃祈群庙之主于太庙；七日，乃祈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遍祈所有事者。大雩礼，立圆坛于南郊之左，高及轮广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黄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于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于青帝之南，五官配食于下。七日乃去乐。又遍祈社稷山林川泽，就故地处大雩。国南除地为墠，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于雩坛之左，除地为墠，舞童六十四人，皆袨服，为八列，各执羽翳。每列歌《云汉》诗一章而毕。旱而祈澍，则报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则不报。若郡国县旱请雨，则五事同时并行：一，理冤狱失职；二，存鳏寡孤独；三，省徭役；四，进贤良；五，退贪邪。守令皆洁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斋祈如初。三变仍不雨，复斋祈其界内山林川泽常兴云雨者。祈而澍，亦各有报。陈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则报以少牢。武帝时，以德皇帝配，文帝时，以武帝配。废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黄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坛墠配飨歌舞，皆如梁礼。天子不亲奉，则太宰、太常、光禄行三献礼。其法皆采齐建武二年事也。梁、陈制，诸祠官皆给除秽气药，先斋一日报之，以取清洁。天监九年，有事雩坛。武帝以为雨既类阴，而求之正阳，其谬已甚。东方既非盛阳，而为生养之始，则雩坛应在东方，祈晴亦宜此地。于是遂移于东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于理为乖。仪曹郎硃异议曰：“案周宣《云汉》之诗，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见有燔柴之说。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无其事。于是停用柴，从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顷来遂绝。宜更议复。”硃异议：“郑众云：‘四望谓日月星海。’郑玄云：‘谓五岳四镇四渎。’寻二郑之说，互有不同。窃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岂容局于星汉，拘于海渎？请命司天，有关水旱之义，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一皆备祭。”帝从之。又扬州主簿顾协又云：“《礼》‘仲夏大雩’，《春秋》‘龙见而雩’，则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祷之，谓宜式备斯典。”太常博士亦从协议。祠部郎明岩卿以为：“祈报之祀，已备郊禋，沿革有时，不必同揆。”帝从其议，依旧不改。大同五年，又筑雩坛于藉田兆内。有祈珝，则斋官寄藉田省云。

后齐以孟夏龙见而雩，祭太微五精帝于夏郊之东。为圆坛，广四十

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为三壝外营，相去深浅，并燎坛，一如南郊。于其上祈谷实，以显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黄帝在己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内向，藉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骍。其仪同南郊。又祈祷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尧庙，四曰孔、颜庙，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渎，八曰滏口，九曰豹祠。水旱疠疫，皆有事焉。无牲，皆以酒脯枣栗之馔。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则使三公祈五帝于雩坛。礼用玉币，有燎，不设金石之乐，选伎工端洁善讴咏者，使歌《云汉》诗于坛南。自余同正雩。南郊则使三公祈五天帝于郊坛，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仪如郊礼。尧庙，则遣使祈于平阳。孔、颜庙，则遣使祈于国学，如尧庙。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于岳所。四渎如祈五岳，滏口如祈尧庙，豹祠如祈滏口。

隋雩坛，国南十三里启夏门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龙星见，则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于上，以太祖武元帝配飨，五官从配于下。牲用犊十，各依方色。京师孟夏后旱，则祈雨，理冤狱失职，存鳏寡孤独，振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进贤良，举直言，退佞谄，黜贪残，命有司会男女，恤怨旷。七日，乃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复从岳渎已下祈如初典。秋分已后不雩，但祷而已。皆用酒脯。初请后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或露坐听政。百官断伞扇。令人家造土龙。雨澍，则命有司报。州郡尉祈雨，则理冤狱，存鳏寡孤独，掩骼埋胔，洁斋祈于社。七日，乃祈界内山川能兴雨者，徙市断屠如京师。祈而澍，亦各有报。霖雨则翊京城诸门，三翊不止，则祈山川岳镇海渎社稷。又不止，则祈宗庙神州。报以太牢。州郡县苦雨，亦各翊其城门，不止则祈界内山川。及祈报，用羊豕。

《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旂，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谓燔柴于泰坛，扫地而祭者也。春迎灵威仰者，三春之始，万物禀之而生，莫不仰其灵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票怒，其灵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时集成万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纪者，叶拾，光华，纪法也，言冬时收拾光华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枢纽者，含容也，枢机有开阖之义，纽者结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万物，开阖有时，纽结有法也。然此五帝之号，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陈、后

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

梁制，迎气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仪同南郊。天监七年，尚书左丞司马筠等议："以昆虫未蛰，不以火田，鸠化为鹰，罚罗方设。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币。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杀明矣。况今祀天，岂容尚此？请夏初迎气，祭不用牲。"帝从之。八年，明山宾议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俱一献。"帝从之。陈迎气之法，皆因梁制。

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仪与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陈币，告请其庙，以就配焉。其从祀之官，位皆南陛之东，西向。坛上设馔毕，太宰丞设馔于其座。亚献毕，太常少卿乃于其所献。事毕，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焉。

后周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内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后齐。星辰、七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亦各于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为坛，崇五尺，方二丈。岳镇为坎，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为坎。坛，崇三尺，坎深一尺，俱方一丈。其仪颇同南郊。冢宰亚献，宗伯终献，礼毕。

隋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高八尺。赤郊为坛，国南明德门外道西，去宫十三里，高七尺。黄郊为坛，国南安化门外道西，去宫十二里，高七尺。白郊为坛，国西开远门外道南，去宫八里，高九尺。黑郊为坛，宫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并广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黄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仪同南郊。其岳渎镇海，各依五时迎气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晋江左以后，乃至宋、齐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宋武初为宋王，立庙于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兴二年，梁武初为梁公。曹文思议："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庙。诸侯始封，即祭五庙。"祠部郎谢广等并驳之，遂不施用。乃建台，于东城立四亲庙，并妃郗氏而为五庙。告祠之礼，并用太牢。其年四月，即皇帝位。谢广又

议，以为初祭是四时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克日于东庙致斋。帝从之。遂于东城时祭讫，迁神主于太庙。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阴府君、皇高祖济阴府君、皇曾祖中从事史府君、皇祖特进府君，并皇考，以为三昭三穆，凡六庙。追尊皇考为文皇帝，皇妣为德皇后，庙号太祖。皇祖特进以上，皆不追尊。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与六亲庙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别室。春祀、夏礿、秋尝、冬烝并腊，一岁凡五，谓之时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仪颇同南郊。又有小庙，太祖太夫人庙也。非嫡，故别立庙。皇帝每祭太庙讫，乃诣小庙，亦以一太牢，如太庙礼。天监三年，尚书左丞何佟之议曰："禘于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祫于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司勋列功臣有六，皆祭于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并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诏从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是岁，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来，郊庙祭祀，帝已入斋，百姓尚哭，以为乖礼。佟之等奏："案《礼》国门在皋门外，今之篱门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太远，宜以六门为断。"诏曰："六门之内，士庶甚多，四时烝尝，俱断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须来，既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也。到斋日，宜去庙二百步断哭。"四年，何佟之议："案《礼》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镬，祭日之晨，君亲牵牲丽碑。后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犹必亲奉，故有夕牲之礼。顷代人君，不复躬牵，相承丹阳尹牵牲，于古无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视镬，祭日之晨，使太尉牵牲出入也。少牢馈食，杀牲于庙门外，今《仪注》诣厨烹牲，谓宜仪旧。"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郑玄云：'天子诸侯之祭礼，先有祼尸之事，乃迎牲。'今《仪注》乃至荐熟毕，太祝方执珪瓒祼地，违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复躬行祼礼。太尉既摄位，实宜亲执其事，而越使卑贱太祝，甚乖旧典。愚谓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献，乃后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无尸，祼将安设？"佟之曰"如马、郑之意，祼虽献尸，而义在求神。今虽无尸，求神之义，恐不可阙。"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无尸，则宜立寄求之所。"祼义乃定。佟之曰："《祭统》云：'献之属，莫重于祼。'今既存尸卒食之献，则祼鬯之求，实不可阙。又送神更祼，经记无文，宜依礼革。"奏未报而佟之卒。后明山宾复申其理。帝曰："佟之既不复存，宜从其议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牵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又加太尉祼酒，三刻施馔，间中五刻，行仪不办。近者临祭从事，实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办。明山宾议："谓九刻已疑太早，况二更非复祭旦。"帝曰："夜半子时，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余依《仪注》。"又有司以为三牲或离杙，依制埋瘞，猪羊死则不埋。请议其制。司马褧等议，以为"牲死则埋，必在涤矣。谓三牲在涤，死悉宜埋。"帝

从之。五年，明山宾议：“樽彝之制，《祭图》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无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为珪瓒之实。窃寻祼重于献，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备大典。案礼器有六彝，春祠夏礿，祼用鸡彝鸟彝。王以珪瓒初祼，后以璋瓒亚祼，故春夏两祭，俱用二彝。今古礼殊，无复亚祼，止循其二。春夏鸡彝，秋冬牛彝，庶礼物备也。”帝曰：“鸡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义为疑。”山宾曰：“臣愚管，不奉明诏，则终年乖舛。案鸟彝是南方之物，则主火位，木生于火，宜以鸟彝春夏兼用。”帝从之。七年，舍人周舍以为：“《礼》“玉辂以祀，金辂以宾’，则祭日应乘玉辂。”诏下其议。左丞孔休源议：“玉辂既有明文，而《仪注》金辂，当由宋、齐乖谬，宜依舍议。”帝从之。又礼官司马筠议：“自今大事，遍告七庙，小事止告一室。”于是议以封禅，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临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贼平荡，筑宫立阙，纂戎戒严、解严，合十一条，则遍告七庙。讲武，修宗庙明堂，临轩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贡方物，诸公王以愆削封，及诏封王绍袭，合六条，则告一室。帝从之。九年，诏簠簋之实，以藉田黑黍。十二年，诏曰：“祭祀用洗■中水盥，仍又涤爵。爵以礼神，宜穷精洁，而一器之内，杂用洗手，外可详议。”于是御及三公应盥及洗爵，各用一■。十六年四月，诏曰：“夫神无常飨，飨于克诚，所以西邻礿祭，实受其福。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烝尝外，可量代。”八座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杀，无复省牲之事，请立省馔仪。其众官陪列，并同省牲。”帝从之。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修之类，即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筠等参

议：“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帝从之。又舍人硃异议：“二庙祀，相承止有一钅开羹，盖祭祀之礼，应有两羹，相承止于一钅开，即礼为乖。请加熬油羹一钅开。”帝从之。于是起至敬殿、景阳台，立七庙座。月中再设净馔。自是讫于台城破，诸庙遂不血食。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贵嫔神主于小庙。其仪，未祔前，先修坎室，改涂。其日，有司行扫除，开坎室，奉皇考太夫人神主于坐。奠制币讫，众官入自东门，位定，祝告讫，撤币，埋于两楹间。有司迁太夫人神主于上，又奉穆贵嫔神主于下，陈祭器，如时祭仪。礼毕，纳神主，闭于坎室。陈制，立七庙，一岁五祠，谓春夏秋冬腊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余唯骨体而已。五岁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兴昭烈王庙在始兴国，谓之东庙。天嘉四年，徙东庙神主，祔于梁之小庙，改曰国庙。祭用天子仪。

后齐文襄嗣位，犹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文宣帝受禅，置六庙：曰皇祖司空公庙、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文襄文宣，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春祠、夏礿、秋尝、冬烝，皆以孟月，并腊，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预祭。河清定令，四时祭庙禘祭及元日庙庭，并设庭燎二所。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祢。诸庙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间数各依庙多少为限。其牲皆子孙见官之牲。

后周之制，思复古之道，乃右宗庙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亲尽则迁。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闵帝受禅，追尊皇祖为德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拟已上三庙递迁，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为五焉。明帝崩，庙号世宗，武帝崩，庙号高祖，并为祧庙而不毁。其时祭，各于其庙，祫禘则于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所异者，皇后亚献讫，后又荐加豆之笾，其实菱芡芹菹兔醢。冢宰终献讫，皇后亲撤豆，降还板位。然后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询，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上皇考桓王尊号为武元皇帝，皇妣尊号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归于京师。牺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时帝崇建社庙，改周制，左宗庙而右社稷。宗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庙，二曰皇曾祖康王庙，三曰皇祖献王庙，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各以孟月，飨以太牢。四时荐新于太庙，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祭之礼，并准时飨。其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以秋，行以冬，各于享庙日，中霤则以季夏祀黄郊日，各命有司，祭于庙西门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祫，以孟冬，迁主、未迁主合食于太祖之庙。五年一禘，以孟夏，其迁主各食于所迁之庙，未迁之主各于其庙。禘祫之月，则停时飨，而陈诸瑞物及伐国所获珍奇于庙庭，及以功臣配飨。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

东，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斁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曰：

谨案《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七庙。王肃注《礼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又据《王制》之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降二为差。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为十庙。汉诸帝之庙各立，无迭毁之义。至元帝时，贡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礼，以高帝为太祖，而立四亲庙，是为五庙。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杀以两之义。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数内，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设为数也。是以班固称，考论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光武即位，建高庙于洛阳，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就祖宗而为七。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受禅，博议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兴，贺循知礼，至于寝庙之仪，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后，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逮身殁，主升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礼无违旧。

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儛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以来，因循不变。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受命开基，垂统圣嗣，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后，为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

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案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处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撰《礼图》，亦从此义。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议末。

其图，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从迭毁之法。诏可，未及创制。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抃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后子孙，处朕何所？"又下诏，唯议别立高祖之庙，属有行役，遂复停寝。

自古帝王之兴，皆禀五精之气。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讫而禅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禅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禅者，高厚之谓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太山之高，以报天也，厚梁甫之基，以报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记》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格。"齐桓公既霸而欲封禅，管仲言之详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禅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传也。汉武帝颇采方士之言，造为玉牒，而编以金绳，封广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兴，聿遵其故。晋、宋、齐、梁及陈，皆未遑其议。后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广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县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莳松柏。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大业中，□炀帝因幸晋阳，遂祭恆岳。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遗中设醮。十年，幸东都，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

《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汉法，不俟二分于东西郊，常以郊泰畤。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讥其烦亵，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东门之外。前史又以为非时。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于古。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圆丘。秋分夕月于国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礼如朝日。开皇初，于国东春明门外为坛，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国西开远门外为坎，深三尺，广四丈。为坛于坎中，高一尺，广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币与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土谷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圣王，法施于人则祀之，故以勾龙主社，周弃主稷而配焉。岁凡再祭，盖春求而秋报，列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礼亦异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庙者，得质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庙者，文之道也。

梁社稷在太庙西，其初盖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坛。门墙并随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县又兼祀灵星、风伯、雨师之属。及腊，又各祠社稷于坛。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祷祈，祠具随其丰约。其郡国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渎若海应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吏赞牲。天监四年，明山宾议，以为："案郊庙省牲日，则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祭之日，则太尉牵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国主社稷，义实为重。今公卿贵臣，亲执盛礼，而令微吏牵牲，颇为轻末。且司农省牲，又非其义，太常礼官，实当斯职。《礼》，祭社稷无亲事牵之文。谓宜以太常省牲，廪牺令牵牲，太祝令赞牲。"帝唯以太祝赞牲为疑，又以司农省牲，于理似伤，牺吏执纫，即事成卑。议以太常丞牵牲，余依明议。于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为五坛焉。

陈制皆依梁旧。而帝社以三牲首，余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琏。又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于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钩陈、北极、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孙星，都四十六坐。凡应预祠享之官，亦太医给除秽气散药，先斋一日服之以自洁。其仪本之齐制。

后齐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坛于国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腊，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亲祭，则司农卿省牲进熟，司空亚献，司农终献。后周社稷，皇帝亲祀，则冢宰亚献，宗伯终献。

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腊祭之。州郡县二仲月，并以少牢祭，百姓亦各为社。又于国城东南七里延兴门外，为灵星坛，立秋后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古典有天子东耕仪。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藉田，依宋、齐，以正月用事，不斋不祭。天监十二年，武帝以为："启蛰而耕，则在二月节内。《书》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于是改用二月。"又《国语》云：'王即斋宫，与百官御事并斋三日。'乃有沐浴祼飨之事。前代当以耕而不祭，故阙此礼。《国语》又云：'稷临之，太史赞之。'则知耕藉应有先农神座，兼有赞述耕旨。今藉田应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兼于耕所设先农神座，陈荐羞之礼。赞辞如社稷法。"又曰："齐代旧事，藉田使御史乘马车，载耒耜于五辂后。《礼》云：'亲载耒耜，措于参保介之御间。'则置所乘辂上。若以今辂与古不同，则宜升之次辂，以明慎重。而远在余处，于义为乖。且御史掌视，尤为轻贱。自今宜以侍中奉耒耜，载于象辂，以随木辂之后。"普通二年，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筑兆域大小，列种梨柏，便殿及斋官省，如南北郊。别有望耕台，在坛东。帝亲耕毕，登此台，以观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粱、白谷、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麦，色别一顷。自余一顷，地中通阡陌，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门。又为大营于外，又设御耕坛于阡东陌北。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先祠，司农进穜悬之种，六宫主之。行事之官并斋，设斋省。于坛所列宫悬。又置先农坐于坛上。众官朝服，司空一献，不燎。祠讫，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纱袍、黑介帻，佩苍玉，黄绶，青带、袜、舄，备法驾，乘木辂。耕官具朝服从。殿中监进御耒于坛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坛南陛，即御座。应耕者各进于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释剑执耒，三推三反，升坛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藉田令帅其属以牛耕，终千亩。以青箱奉穜"L种，跪呈司农，诣耕所洒之。欙讫，司农省功，奏事毕。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飨宴。礼毕，班赉而还。

隋制，于国南十四里启夏门外，置地千亩，为坛，孟春吉亥，祭先

农于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衮冕，备法驾，乘金根车。礼三献讫，因耕。司农授耒，皇帝三推讫，执事者以授应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帅其属终千亩。播殖九谷，纳于神仓，以拟粢盛。穰稿以饷牺牲云。

《周礼》王后蚕于北郊，而汉法皇后蚕于东郊。魏遵《周礼》，蚕于北郊。吴韦昭制《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矣。晋太康六年，武帝杨皇后蚕于西郊，依汉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西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自是有其礼。

后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蚕宫，方九十步，墙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蚕室二十七口，别殿一区。置蚕宫，令丞佐史，皆宦者为之。路西置皇后蚕坛，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阶广八尺。置先蚕坛于桑坛东南，大路东，横路之南。坛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阶广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开一门。有绿衤詹襦、褥衣、黄履，以供蚕母。每岁季春，谷雨后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无配，如祀先农。礼讫，皇后因亲桑于桑坛。备法驾，服鞠衣，乘重翟，帅六宫升桑坛东陛，即御座。女尚书执筐，女主衣执钩，立坛下。皇后降自东陛，执筐者处右，执钩者居左，蚕母在后。乃躬桑三条讫，升坛，即御座。内命妇以次就桑，鞠衣五条，展衣七条，褖衣九条，以授蚕母。还蚕室，切之授世妇，洒一簿。预桑者并复本位。后乃降坛，还便殿，改服，设劳酒，班赉而还。

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礼毕，降坛，昭化嫔亚献，淑嫔终献，因以公桑焉。

隋制，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嫔、内外命妇，以一太牢，制币，祭先蚕于坛上，用一献礼。祭讫，就桑位于坛南，东面。尚功进金钩，典制奉筐。皇后采三条，反钩。命妇各依班采，五条九条而止。世妇亦有蚕母受切桑，洒讫，还依位。皇后乃还宫。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

《礼》：仲春以玄鸟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禖。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晋惠帝元康六年，禖坛石中破为二。诏问石毁今应复不，博士议："《礼》无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设所由；既已毁破，可无改造。"更下西府博议。而贼曹

属束皙议："以石在坛上，盖主道也。祭器弊则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时此议不用。后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龙中，造立此石，诏更镌石，令如旧，置高禖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庙所得。陆澄以为孝武时郊禖之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

后齐高禖，为坛于南郊傍，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岁春分玄鸟至之日，皇帝亲帅六宫，祀青帝于坛，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仪，青帝北方南向，配帝东方西向，禖神坛下东陛之南，西向。礼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辂。皇后服袆衣，乘重翟。皇帝初献，降自东陛，皇后亚献，降自西陛，并诣便坐。夫人终献，上嫔献于禖神讫。帝及后并诣欑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撤就燎，礼毕而还。隋制亦以玄鸟至之日，祀高禖于南郊坛。牲用太牢一。

旧礼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法，皆随其类而祭之。兆风师于西方者，就秋风之劲，而不从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于南郊，以天神是阳，故兆于南郊也。兆雨师于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隋制，于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中、司命、司禄三坛，同壝。祀以立冬后亥。国城东北七里通化门外为风师坛，祀以立春后丑。国城西南八里金光门外为雨师坛，祀以立夏后申。坛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报之。故周法，以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仁之至，义之尽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则阙而不祭。后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羸、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苍龙、硃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农、伊耆、人帝于坛上，南郊则以神农，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则为小坛于其侧，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则各为坎，余则于平地。皇帝初献上帝、地祇、神农、伊耆及人帝，冢宰亚献，宗伯终献。上大夫献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镇海渎，中大夫献七宿、山林川泽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类，牲币玉帛皆从燎；地祇、邮、表、畷之类，皆从埋。祭毕，皇帝如南郊便殿致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东郊仪。祭讫，又如黄郊便殿致斋，明日乃祭。祭讫，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讫，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讫，还宫。隋

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

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泽于北郊，用一太牢。祭井于社宫，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秬黍，于冰室祭司寒神。开冰，加以桃弧棘矢。

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于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

后齐，正月晦日，中书舍人奏祓除。年暮上台，东宫奏择吉日诣殿堂，贵臣与师行事所须，皆移尚书省备设云。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志第三礼仪三

陈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书左丞庾持称：“晋、宋以来，皇帝大行仪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庙　，奏策奉谥。梓宫将登辒辌，侍中版奏，已称某谥皇帝。遣奠，出于陛阶下，方以此时，乃读哀策。而前代策文，犹云大行皇帝，请明加详正。”国子博士、领步兵校尉、知仪礼沈文阿等谓：“应劭《风俗通》，前帝谥未定，臣子称大行，以别嗣主。近检梁仪，自梓宫将登辒辌，版奏皆称某谥皇帝登辒辌。伏寻今祖祭已奉策谥，哀策既在庭，遣祭不应犹称大行。且哀策篆书，藏于玄宫。”谓“依梁仪称谥，以传无穷”。诏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书仪曹请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仪注。沈洙议：“谓至亲期断，加降故再期，而再周之丧，断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顿除，故变之以纤缟，创巨不可便愈，故称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渐祛其情。至如父在为母出适后之子，则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无复衰麻。缘情有本同之义，许以心制。心制既无杖绖可除，不容复改玄‘，既是心忧，则无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期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怀之感，故断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义，心丧以二十五月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丧，又申明其制。齐建元中，太子穆妃丧，亦同用此礼。唯王俭《古今集记》云心制终二十七月，又为王逡所难。何佟之仪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为断。今皇太后于安吉君心丧之期，宜除于再周，无复心禫之礼。”诏可之。

隋制，诸岳崩渎竭，天子素服，避正寝，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亲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诸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内亲及嫔、百官正二品已上丧，并一举哀。太阳亏、国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缌麻亲、百官三品已上丧，皇帝皆不视事一日。

皇太后、皇后为本服五服内诸亲及嫔，一举哀。皇太子为本服五服之内亲及东宫三师、三少、宫臣三品已上，一举哀。

梁天监元年，齐临川献王所生妾谢墓被发，不至埏门。萧子晋传重，谘礼官何佟之。佟之议，以为：“改葬服缌，见柩不可无服故也。此

止侵坟土，不及于椁，可依新宫火处三日哭假而已。”帝以为得礼。二年，何佟之议：“追服三年无禫。”尚书议，并以佟之言为得。

又二年，始兴王嗣子丧。博士管晅议，使国长从服缌麻。

四年，掌凶礼严植之定《仪注》，以亡月遇闰，后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闰盖余分，月节则各有所隶。若节属前月，则宜以前月为忌，节属后月，则宜以后月为忌。祥逢闰则宜取远日。”

又四年，安成国刺称：“庙新建，欲克今日迁立所生吴太妃神主。国王既有妃丧，欲使臣下代祭。”明山宾议，以为：“不可。宜待王妃服竟，亲奉盛礼。”

五年，贵嫔母车丧，议者疑其仪。明山宾以为：“贵嫔既居母忧，皇太子出贵嫔别第，一举哀，以申圣情，庶不乖礼。”帝从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马褧牒：“贵嫔母车亡，应有服制”，谓“宜准公子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从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丧，周舍牒：“使安成、始兴诸王以成服日一日为位受吊。”帝曰：“丧无二主。二王既在远，嗣子宜祭摄事。”周舍牒：“嗣子著细布衣、绢领带。单衣用十五升葛。凡有事及岁时节朔望，并于灵所朝夕哭。三年不听乐。”

十四年，舍人硃异议：“《礼》，年虽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则不为殇。封阳侯年虽中殇，已有拜封，不应殇服。”帝可之。于是诸王服封阳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启：“谨案下殇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礼，则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礼，窃有小疑。”帝曰：“《礼》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晋代蔡谟、谢沈、丁纂、冯怀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坚、荀伯子等，虽复率意致难，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和立议：‘大功之末，乃可娶妇。’于时博询，咸同和议。齐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马长子之丧，武帝子女同服大

功。左丞顾杲之议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嫔降无疑，皇子娉纳，亦在非硋。’凡此诸议，皆是公背正文，务为通耳。徐爰、王文宪并云：‘期服降为大功，皆不可以婚嫁。’于义乃为不乖，而又不释其意。天监十年，信安公主当出适，而有临川长子大功之惨，具论此义，粗已详悉。太子今又启审大功之末乃下殇之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礼》所言下殇小功，本是期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礼。况本服是期，降为大功，理当不可。人间行者，是用郑玄逆降之义。《杂记》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谓本服大功，子则小功，逾月以后，于情差轻，所以许有冠嫁。此则小功之末，通得取妇。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简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妇。后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妇。故有出没。婚礼国之大典，宜有画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复辄有干启，礼官不得辄为曲议。可依此以为法。”

后齐定令，亲王、公主、太妃、妃及从三品已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毕进输。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仆，皆听立凶门柏历。三品已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已下，达于庶人，以魌头。旌则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达于庶人，唯旐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开国子、男，其长至轸，四品、五品至轮，六品至于九品至较。勋品达于庶人，不过七尺。

王元轨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议曰：“《礼》‘改葬缌麻’。郑玄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孙、孙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并三年之服，皆应服缌。而止言三人，若非遗漏，便是举其略耳。”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其丧纪，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为定制，无相差越。正一品薨，则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示礼制。二品已上，则鸿胪丞监护，司仪丞示礼制。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期亲已上丧，并掌仪一人

示礼制。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棺内不得置金银珠宝。诸重，一品悬鬲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轜车，三品已上油幰，硃丝络网，施襈，两箱画龙，幰竿诸末垂六旒苏。七品已上油幰，施襈，两箱画云气，垂四旒苏。八品已下，达于庶人，鳖甲车，无幰襈旒苏画饰。执绋，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并布帻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翣。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铎、四翣。九品已上二铎、二翣。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头。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碣。

三年及期丧，不数闰。大功已下数之。以闰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闰所附之月为正。

凶服不入公门。期丧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衤聂缘纱帽。若重丧被起者，皁绢下裙帽。若入宫殿及须朝见者，冠服依百官例。

齐衰心丧已上，虽有夺情，并终丧不吊不贺不预宴。期丧未练，大功未葬，不吊不贺，并终丧不预宴。小功已下，假满依例。居五服之丧，受册及之职，仪卫依常式，唯鼓乐从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

自秦兼天下，朝觐之礼遂废。及周封萧詧为梁王，讫于隋，恆称藩国，始有朝见之仪。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积。其饩五牢，米九十筥，皞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壶，米禾各五十车，薪刍各百车。既至，大司空设九傧以致馆。梁王束帛乘马，设九介以待之。礼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于庙。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车，陈九傧，以束帛乘马，致食于宾及宾之从各有差。致食讫，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车，执贽，设九傧以劳宾。王设九介，迎于门外。明日，朝服乘车，还贽于公。公皮弁迎于大门，授贽受贽，并于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设九介，乘车，备仪卫，以见于公。事毕，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执贽劳于梁王。明日，王还贽。又明日，王见三孤，如见三公。明日，卿一人，又执贽劳王。王见卿，又如三孤。于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饩宾，并属官之长为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开皇四年正月，梁主萧岿朝于京师，次于郊外。诏广平王杨雄、吏部尚书韦世康持节以迎。卫尉设次于驿馆。雄等降就便幕。岿服通天

冠、绛纱袍、端珽，立于东阶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国。雄等立于门右，东面。岿摄内史令柳顾言出门请事。世康曰：“奉诏劳于梁帝。”顾言入告。岿出，迎于馆门之外，西面再拜。持节者导雄与岿俱入，至于庭下。岿北面再拜受诏讫。雄等乃出，立于馆门外道右东向。岿送于门外，西面再拜。及奉见，高祖冠通天冠，服绛纱袍，御大兴殿，如朝仪。岿服远游冠，朝服以入，君臣并拜，礼毕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则宜于社，造于祖，类于上帝。还亦以牲遍告。梁天监初，陆琏议定军礼，遵其制。帝曰：“宜者请征讨之宜，造者禀谋于庙，类者奉天时以明伐，并明不敢自专。陈币承命可也。”琏不能对。严植之又争之，于是告用牲币，反亦如之。

后齐天子亲征纂严，则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蝉以出。誓讫，择日备法驾，乘木辂，以选于庙。载迁庙主于斋车，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石主于车，以俟行。次择日陈六军，备大驾，类于上帝。次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乃为坎盟，督将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读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遍授大将，乃置于坎。又歃血，歃遍，又以置坎。礼毕，埋牲及盟书。又卜日，建牙旗于□单，祭以太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墠而礿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战前一日，皇帝祷祖，司空祷社。战胜则各报以太牢。又以太牢赏用命战士于祖，引功臣入旌门，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罚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讫，振旅而还。格庙诣社讫，择日行饮至礼，文物充庭。有司执简，纪年号月朔，陈六师凯入格庙之事，饮至策勋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赏典焉。

隋制，行幸所过名山大川，则有司致祭。岳渎以太牢，山川以少牢。亲征及巡狩，则类上帝、宜社、造庙，还礼亦如之，将发轫，则“Q祭。其礼，有司于国门外委土为山象，设埋坎。有司刳羊，陈俎豆。驾将至，委奠币，荐脯醢，加羊于“Q，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馔埋于坎。驾至，太仆祭两轵及轨前，乃饮，授爵，遂轹“Q上而行。

大业七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帝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

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又于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马步，无钟鼓之乐。众军将发，帝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硃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每队给青隼荡幡一。第二团，每队黄隼荡幡一。第三团，每队白隼荡幡一。第四团，每队苍隼荡幡一。长槊楯弩及甲毦等，各称兵数。受降使者一人，给二马轺车一乘，白兽幡及节各一，骑吏三人，车辐白从十二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阵则为监军。军将发，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团出营东门，东向阵。第二团出营南门，南向阵。第三团出营西门，西向阵。第四团出营北门，北向阵。阵四面团营，然后诸团严驾立。大角三通，则铙鼓俱振，骑第一团引行。队间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团，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队，合二百骑。建蹲兽旗，爬槊二张，大将在其下。次诞马二十匹，次大角，次后部铙，次第三团，次第四团，次受降使者。次及辎重戎车散兵等，亦有四团。第一辎重出，收东面阵，分为两道，夹以行。第二辎重出，收南面阵，夹以行。第三辎重出，收西面阵，夹以行。第四辎重出，收北面阵，夹以行。亚将领五百骑，建腾豹旗，殿军后。至营，则第一团骑阵于东面，第二团骑阵于南面，鼓吹翊大将居中，驻马南向。第三团骑阵于西面，第四团骑阵于北面，合为方阵。四团外向，步卒翊辎重入于阵内，以次安营。营定，四面阵者，引骑入营。亚将率骁骑游弈督察。其安营之制，以车外布，间设马枪，次施兵幕，内安杂畜。事毕，大将、亚将等，各就牙帐。其马步队与军中散兵，交为两番，五日而代。于是每日遣一军发，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二十四日续发而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军次发，两部前后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是岁也，行幸望海镇，于秃黎山为坛，祀黄帝，行礼祭。诏太常少卿韦霁、博士褚亮奏定其礼。皇帝及诸预祭臣近侍官诸军将，皆斋一宿。有司供帐设位，为埋坎神坐西北，内壝之

外。建二旗于南门外。以熊席设帝轩辕神坐于壝内，置甲胄弓矢于坐侧，建槊于坐后。皇帝出次入门，群官定位，皆再拜奠。礼毕，还宫。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马祖于大泽，诸预祭官，皆于祭所致斋一日，积柴于燎坛，礼毕，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并于大泽，皆以刚日。牲用少牢，如祭马祖，埋而不燎。

开皇二十年，太慰晋王广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于河上，祃祭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

后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太庙，灼灵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至庙，拜于太祖。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柯，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又操斧授柯，曰："从此下至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钺之威，愿假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将军裁之。"将军就车，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阃，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

周大将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过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浑寇边。帝常服乘马，遣大司马贺兰祥于太祖之庙，司宪奉钺，进授大将。大将拜受，以授从者。礼毕，出受甲兵。

隋制，皇太子亲戎，及大将出师，则以貑肫一衅鼓，皆告社庙。受斧钺讫，不得反宿于家。开皇八年，晋王广将伐陈，内史令李德林摄太尉，告于太祖庙。礼毕，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古者三年练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蒐浯，亦以讲其事焉。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场。其法，置行军殿于幕府山南冈，并设王公百官幕。先猎一日，遣马骑布围。右领军将军督右，左领军将军督左，大司马董正诸军。猎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为严，三严讫，引仗为小驾卤簿。皇帝乘马戎服，从者悉绛衫帻，黄麾警跸，鼓吹如常仪。猎讫，宴会享劳，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惩乱法。会毕，还宫。

后齐常以季秋，皇帝讲武于都外。有司先莱野为场，为二军进止之节。又别墠于北场，舆驾停观。遂命将简士，教众为战阵之法。凡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长者在前，少者在后。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楯，为前行，战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为后行。将帅先教士目，使习见旌旗指麾之踪，发起之意，旗卧则

跪。教士耳，使习金鼓动止之节，声鼓则进，鸣金则止。教士心，使知刑罚之苦，赏赐之利。教士手，使习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教士足，使习跪及行列嶮泥之涂。前五日，皆请兵严于场所，依方色建旗为和门。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应讲武者，各集于其军。戒鼓一通，军士皆严备。二通，将士贯甲。三通，步军各为直阵以相俟。大将各处军中，立旗鼓下。有司陈小驾卤簿，皇帝武弁，乘革辂，大司马介胄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军迭为客主。先举为客，后举为主。从五行相胜法，为阵以应之。

后齐春蒐礼，有司规大防，建获旗，以表获车。蒐前一日，命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左甄，获军将军一人，督右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节制诸军。天子陈小驾，服通天冠，乘木辂，诣行宫。将亲禽，服戎服，钑戟者皆严。武卫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常开一方，以令三驱。围合，吏奔骑令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马鸣鼓促围，众军鼓噪鸣角，至期处而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天子乘马，从南旌门入，亲射禽。谒者以护车收禽，载还，陈于护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中率其属收禽，以实护车。天子还行宫。命有司每禽择取三十，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其余即于围下量饣高将士。礼毕，改服，钑者韬刃而还。夏苗、秋狝、冬狩，礼皆同。河清中定令，每岁十二月半后讲武，至晦逐除。二军兵马，右入千秋门，左入万岁门，并至永巷南下，至昭阳殿北，二军交。一军从西上阁，一军从东上阁，并从端门南，出阊阖门前桥南，戏射并讫，送至城南郭外罢。

后齐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群官坐定，登歌，进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骅骝令进御马，有司进弓矢。帝射讫，还御坐，射悬侯，又毕，群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发，一发调马，十发射下，十发射上，三发射麈，三发射帖，三发射兽头。三品二十五发，一发调马，五发射下，十发射上，三发射麈，三发射帖，三发射兽头。四品二十发一发调马，五发射下，八发射上，二发射麈，二发射帖，二发射兽头。五品十五发一发调马，四发射下，五发射上，二发射麈，二发射帖，一发射兽头。侍官御仗已上十发一发调马，四发射下，五发射上。季秋大射，皇帝备大驾，常服，御七宝辇，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发，一发调马，十五发射下，二十五发射上，三发射麈，三发射帖，三发射兽头。二品四十六发一发调马，十五发射下，二十二发射上，二发射麈，三发射帖，三发射兽

头。从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发一发调马，十二发射下，二十二发射上，二发射麈，二发射帖，三发射兽头。四品三十七发一发调马，十一发射下，十九发射上，一发射麈，二发射帖，三发射兽头。五品第三埒，三十二发一发调马，九发射下，十七发射上，一发射麈，二发射帖，二发射兽头。六品第四埒，二十七发。一发调马，八发射下，十六发射上，一发射麈，一发射帖。七品第五埒，二十一发一发调马，六发射下，十二发射上，一发射麈，一发射帖。八品第六埒，十六发一发调马，四发射下，九发射上，一发射麈，一发射帖。九品第七埒，十发。一发调马，三发射下，四发射上，一发射麈，一发射帖。大射置大将太尉公为之。射司马各一人，录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将、射正参军各一人，埒士四人，威仪一人，乘白马以导，的别参军一人，悬侯下府参军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员，以司其事。

后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马建大麾于莱田之所。乡稍之官，以旂物鼓铎钲铙，各帅其人而致。诛其后至者。建麾于后表之中，以集众庶。质明，偃麾，诛其不及者。乃陈徒骑，如战之阵。大司马北面誓之。军中皆听鼓角，以为进止之节。田之日，于所莱之北，建旗为和门。诸将帅徒骑序入其门。有司居门，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险野则待前而骑后，易野则骑前而徒后。既阵，皆坐，乃设驱逆骑，有司表狢于阵前。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于狩地为墠，建二旗，列五兵于坐侧，行三献礼。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阵，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练兵，如振旅之阵，遂以狝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如振旅之阵，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见于西方。先见三日，大司马戒期，遂建旗于阳武门外。司空除坛兆，有司荐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毕出。其日中后十刻，六军士马，俱介胄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帅严街，侍臣文武，俱介胄奉迎。乐师撞黄钟，右五钟皆应。皇帝介胄，警跸以出，如常仪而无鼓角，出国门而“Q祭。至则舍于次。太白未见五刻，中外皆严，皇帝就位，六军鼓噪，行三献之礼。每献，鼓噪如初献。事讫，燔燎赐胙，毕，鼓噪而还。

隋制，大射祭射侯于射所，用少牢。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及大业三年，炀帝在榆林，突厥启民及西域、东胡君长，并来朝贡。帝欲夸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陈冬狩之礼。诏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并立表记。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骑五千匹。前一日，诸将各帅其军，集于旗下。鸣鼓，后至者斩。诏四十道使，并扬旗建节，分申佃令，即留军所监猎。

布围，围阙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帻，乘闟猪车，其饰如木辂，重辋漫轮，虬龙绕毂，汉东京卤簿所谓猎车者也。驾六黑鴙。太常陈鼓笳铙箫角于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骑从，鼓行入围。诸将并鼓行赴围。乃设驱逆骑千有二百。闟猪停轫，有司敛大绥，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陈于驾前。有司又敛小绥，乃驱兽出，过于帝前。初驱过，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诏。再驱过，备身将军奉进弓矢。三驱过，帝乃从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上。帝发，抗大绥。次王公发，则抗小绥。次诸将发射之，无鼓，驱逆之骑乃止。然后三军四夷百姓皆猎。凡射兽，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等。达右耳本，为次等。自左髀达于右鋋为下等。群兽相从，不得尽杀。已伤之兽，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将止，虞部建旗于围内。从驾之鼓及诸军鼓俱振，卒徒皆噪。诸获禽者，献于旗所，致其左耳。大兽公之，以供宗庙，使归，荐腊于京师。小兽私之。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皁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硃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选侲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硃裳。其一人为唱师，著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有司预备雄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坎。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楯，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

后齐制，日蚀，则太极殿西厢东向，东堂东厢西向，各设御座。群官公服。昼漏上水一刻，内外皆严。三门者闭中门，单门者掩之。蚀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卫如常，不省事。有变，闻鼓音，则避正殿，就东堂，服白袷单衣。侍臣皆赤帻，带剑，升殿侍。诸司各于其所，赤帻，持剑，出户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属，并行宫内诸门、掖

门，屯卫太社。鄴令以官属围社，守四门，以硃丝绳绕系社坛三匝。太祝令陈辞责社。太史令二人，走马露版上尚书，门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鸣鼓，如严鼓法。日光复，乃止，奏解严。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知闻，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郡县亦同。

志第四礼仪四

周大定元年，静帝遣兼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煚，奉皇帝玺绂策书，禅位于隋。司录虞庆则白 ，请设坛于东第。博士何妥议，以为受禅登坛，以告天也，故魏受汉禅，设坛于繁昌，为在行旅，郊坛乃阙。至如汉高在汜，光武在鄗，尽非京邑所筑坛。自晋、宋揖让，皆在都下，莫不并就南郊，更无别筑之义。又后魏即位，登硃雀观，周帝初立，受朝于路门，虽自我作古，皆非礼也。今即府为坛，恐招后诮。议者从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辂，备卤簿，持节，率百官至门下，奉策入次。百官文武，朝服立于门南，北面。高祖冠远游冠，府僚陪列。记室入白，礼曹导高祖，府僚从，出大门东厢西向。椿奉策书，煚奉玺绂，出次，节导而进。高祖揖之，入门而左，椿等入门而右。百官随入庭中。椿南向，读册书毕，进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辞不奉诏。上柱国李穆进喻朝旨，又与百官劝进，高祖不纳。椿等又奉策书进而敦劝，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颎；受玺，以授虞庆则。退就东阶位。使者与百官皆北面再拜，搢笏，三称万岁。有司请备法驾，高祖不许，改服纱帽、黄袍，入幸临光殿。就阁内服衮冕，乘小舆，出自西序，如元会仪。礼部尚书以案承符命及祥瑞牒，进东阶下。纳言跪御前以闻。内史令奉宣诏大赦，改元曰开皇。是日，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

后齐将崇皇太后，则太尉以玉帛告圆丘方泽，以币告庙。皇帝乃临轩，命太保持节，太尉副之。设九傧，命使者受玺绶册及节，诣西上閤。其日，昭阳殿文物具陈，临轩讫，使者就位，持节及玺绶称诏。二侍中拜进，受节及册玺绶，以付小黄门。黄门以诣閤。皇太后服祎衣，处昭阳殿，公主及命妇陪列于殿，皆拜。小黄门以节绶入，女侍中受，以进皇太后。皇太后兴，受，以授左右。复坐，反节于使者。使者受节出。册皇后，如太后之礼。

后齐册皇太子，则皇帝临轩，司待为使，司空副之。太子服远游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册读讫，皇太子跪受册于使，以授中庶子。又受玺绶于尚书，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册，则使者持节至东宫，宫臣内外官定列。皇太子阶东，西面。若幼，则太师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顶帻服从，以受册。明日，拜章表于东宫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轺车，奉章诣朝堂谢。择日斋于崇正殿，服冕，乘石山安车谒庙。择日群臣上礼，又择日会。明日，三品以上笺贺。

册诸王，以临轩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马，赍召版，诣王第。王乘高车，卤簿至东掖门止，乘轺车。既入，至席。尚书读册讫，以授王，又授章绶。事毕，乘轺车，入卤簿，乘高车，诣阊阖门，伏阙表谢。报讫，拜庙还第。就第，则鸿胪卿持节，吏部尚书授册，侍御史授节。使者受而出，乘轺车，持节，诣王第。入就西阶，东面。王入，立于东阶，西面。使者读册，博士读版，王俯伏。兴，进受册章绶茅土，俯伏三稽首，还本位，谢如上仪。在州镇，则使者受节册，乘轺车至州，如王第。

诸王、三公、仪同、尚书令、五等开国、太妃、妃、公主恭拜册，轴一枚，长二尺，以白练衣之。用竹简十二枚，六枚与轴等，六枚长尺二寸。文出集书，书皆篆字。哀册、赠册亦同。诸王、五等开国及乡男恭拜，以其封国所在方，取社坛方面土，包以白茅，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涂饰，封授之，以为社。

隋临轩册命三师、诸王、三公，并陈车辂。馀则否。百司定列，内史令读册讫，受册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册者，如上仪。若册开国，郊社令奉茅土，立于仗南，西面。每受册讫，授茅土焉。

后齐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圆丘方泽，以币告庙，择日临轩。中严，群官位定，皇帝著空顶介帻以出。太尉盥讫，升，脱空顶帻，以黑介帻奉加讫，太尉进太保之右，北面读祝讫，太保加冕，侍中系玄绂，脱绛纱袍，加衮服，事毕，太保上寿，群官三称万岁。皇帝入温室，移御坐，会而不上寿。后日，文武群官朝服，上礼酒十二钟，米十二囊，牛十二头。又择日亲拜圆丘方泽，谒庙。

皇太子冠，则太尉以制币告七庙，择日临轩。有司供帐于崇正殿。中严，皇太子空顶帻公服出，立东阶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阶之南，东面。皇太子受诏讫，入室盥栉，出，南面。使者进揖，诣冠席，西面坐。光禄卿盥讫，诣太子前疏栉。使者又盥，奉进贤三梁冠，至太子前，东面祝，脱空顶帻，加冠。太子兴，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禄卿盥栉。使者又盥祝，脱三梁冠，加远游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设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禄卿洗爵酌醴，使者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阶，复本位，西面。三师、三少及在位群官拜事讫。又择日会宫臣，又择日谒庙。

隋皇太子将冠，前一日，皇帝斋于大兴殿。皇太子与宾赞及预从官

斋于正寝。其日质明，有司告庙，各设筵于阼阶。皇帝衮冕入拜，即御座。宾揖皇太子进，升筵，西向坐。赞冠者坐栉，设纚。宾盥讫，进加缁布冠。赞冠进设頍缨。宾揖皇太子适东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赞冠者又坐栉，宾进加远游冠。改服讫，宾又受冕。太子适东序，改服以出。宾揖皇太子南面立，宾进受醴，进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拜受觯。宾复位，东面答拜。赞冠者奉馔于筵前，皇太子祭奠。礼毕，降筵，进当御东面拜。纳言承诏，诣太子戒讫，太子拜。赞冠者引太子降自西阶。宾少进，字之。赞冠者引皇太子进，立于庭，东面。诸亲拜讫，赞冠者拜，太子皆答拜。与宾赞俱复位。纳言承诏降，令有司致礼。宾赞又拜。皇帝降复阼阶，拜，皇太子已下皆拜。皇帝出，更衣还宫。皇太子从至阙，因入见皇后，拜而还。

后齐皇帝纳后之礼，纳采、问名、纳征讫，告圆丘方泽及庙，如加元服，是日，皇帝临轩，命太尉为使，司徒副之。持节诣皇后行宫，东向，奉玺绶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册于行殿。使者出，与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备迎礼。太保太尉，受诏而行。主人公服，迎拜于门。使者入，升自宾阶，东面。主人升自阼阶，西面。礼物陈于庭。设席于两楹间，童子以玺书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门之外。有司先于昭阳殿两楹间供帐，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严绣衣，带绶珮，加幠。女长御引出，升画轮四望车。女侍中负玺陪乘。卤簿如大驾。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坐。皇后入门，大卤簿住门外，小卤簿入。到东上閤，施步鄣，降车，席道以入昭阳殿。前至席位，姆去幠，皇后先拜后起，皇帝后拜先起。帝升自西阶，诣同牢坐，与皇后俱坐。各三饭讫，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礼毕，皇后兴，南面立。皇帝御太极殿，王公已下拜，皇帝兴，入。明日，后展衣，于昭阳殿拜表谢。又明日，以榛栗枣修，见皇太后于昭阳殿。择日，群官上礼。又择日谒庙。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后遍见群庙。皇太子纳妃礼，皇帝遣使纳采，有司备礼物。会毕，使者受诏而行。主人迎于大门外。礼毕，会于听事。其次问名、纳吉，并如纳采。纳征，则使司徒及尚书令为使，备礼物而行。请期，则以太常宗正卿为使，如纳采。亲迎，则太尉为使。三日，妃朝皇帝于昭阳殿，又朝皇后于宣光殿。择日，群官上礼。他日，妃还。又他日，皇太子拜閤。

隋皇太子纳妃礼，皇帝临轩，使者受诏而行。主人俟于庙。使者执雁，主人迎拜于大门之东。使者入，升自西阶，立于楹间，南面。纳采讫，乃行问名仪。事毕，主人请致礼于从者。礼有币马。其次择日纳吉，如纳采。又择日，以玉帛乘马纳征。又择日告期。又择日，命有司

以特牲告庙，册妃。皇太子将亲迎，皇帝临轩，醮而诫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对曰：“谨奉诏。”既受命，羽仪而行。主人几筵于庙，妃服褕翟，立于东房。主人迎于门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于阼阶，西面。皇太子升进，当房户前，北面，跪奠雁，俯伏，兴拜，降出。妃父少进，西面戒之。母于西阶上，施衿结帨，及门内，施鞶申之。出门，妃升辂，乘以几。姆加幦。皇太子乃御，轮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门，乘辂，羽仪还宫。妃三日，鸡鸣夙兴以朝。奠□于皇帝，皇帝抚之。又奠□于皇后，皇后抚之。席于户牖间，妃立于席西，祭奠而出。

后齐娉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双，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则减其半。纳征，皇子王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一品已下至从三品，用璧玉，四品已下皆无。兽皮二第一品已下至从五品，用豹皮二，六品已下至从九品，用鹿皮。锦彩六十匹一品锦彩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杂彩十六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绢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二十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五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犊二头，酒黍稷稻米面各十斛。一品至三品，减羊二口，酒黍稷稻米面各减六斛，四品、五品减一犊，酒黍稷稻米面又减二斛，六品以下无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诸王之子，已封未封，礼皆同第一品。新婚从车，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第三品三十乘，第四、第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达于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饰。

梁大同五年，临城公婚，公夫人于皇太子妃为姑侄，进见之制，议者互有不同。令曰：“纁雁之仪，既称合于二姓，酒食之会，亦有姻不失亲。若使榛栗□段修，贽馈必举，副笄编珈，盛饰斯备，不应妇见之礼，独以亲阙。顷者敬进酏醴，已传妇事之则，而奉盘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质文异世，临城公夫人于妃既是姑侄，宜停省。”

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置执经一人，侍讲二人，执读一人，摘句二人，录义六人，奉经二人。讲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坐。宴毕，还宫。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乘石山安车，三师乘车在前，三少从后而至学焉。

梁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周舍议，以为：“释奠仍会，既惟大礼，请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襮，乐用轩悬。预升殿坐者，皆服硃衣。”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礼》云：‘凡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阶。’案今学堂凡有三阶，愚谓客若降等，则从主人之阶。今先师在堂，义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阶，以明从师之义。若释奠事讫，宴会之时，无复先师之敬，太子升堂，则宜从西阶，以明不由阼义。”吏部郎徐勉议：“郑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宫室既异，无不由阼阶之礼。请释奠及宴会，太子升堂，并宜由东阶。若舆驾幸学，自然中陛。又检《东宫元会仪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东西阶。责东宫典仪，列云：‘太子元会，升自西阶’，此则相承为谬。请自今东宫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并由阼阶。其预会宾客，依旧西阶。”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宁国、临城公入学，时议者以与太子有齿胄之义，疑之。侍中、尚书令臣敬容、尚书仆射臣缵、尚书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为：“参、点并事宣尼，回、路同谘泗水，邹鲁称盛，洙汶无讥。师道既光，得一资敬，无亏亚贰，况于两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领博士已下及国子诸学生已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揖颜。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记之为一负。雨沾服则止。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

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

梁元会之礼，未明，庭燎设，文物充庭。台门辟，禁卫皆严，有司各从其事。太阶东置白兽樽。群臣及诸蕃客并集，各从其班而拜。侍中奏中严，王公卿尹各执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门侍郎一人执曲直华盖从。至阶，降舆，纳舄升坐。有司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阶，脱舄剑，升殿，席南奉贽珪璧毕，下殿，纳舄佩剑，诣本位。主客即徙珪璧于东厢。帝兴，入，徙御坐于西壁下，东向。设皇太子王公已下位。又奏中严，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寿礼毕，食。食毕，乐伎奏。太宫进御酒，主书赋黄甘，逮二品已上。尚书驺骑引计吏，郡国各一人，皆跪受诏。侍中读五条诏，计吏每应诺讫，令陈便宜者，听诣白兽樽，以次还

坐。宴乐罢，皇帝乘舆以入。皇太子朝，则远游冠服，乘金辂，卤簿以行。预会则剑履升坐。会讫，先兴。天监六年诏曰："顷代以来，元日朝毕，次会群臣，则移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宴万国，唯应南面，何更居东面？"于是御坐南向，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尚书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旧元日御坐东向，酒壶在东壁下。御坐既南向，乃诏壶于南兰下。又诏："元日受五等贽，珪璧并量付所司。"周舍案："《周礼》冢宰，大朝觐，赞玉币。尚书，古之冢宰。顷王者不亲抚玉，则不复须冢宰赞助。寻尚书主客曹郎，既冢宰隶职，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请以主客郎受。郑玄注《觐礼》云：'既受之后，出付玉人于外。'汉时少府，职掌珪璧，请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从之。又尚书仆射沈约议："《正会仪注》，御出，乘舆至太极殿前，纳舄升阶。寻路寝之设，本是人君居处，不容自敬宫室。案汉氏则乘小车升殿。请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舆至太极阶，仍乘版舆升殿。"制："可。"

陈制，先元会十日，百官并习仪注，令仆已下，悉公服监之。设庭燎，街阙、城上、殿前皆严兵，百官各设部位而朝。宫人皆于东堂，隔绮疏而观。宫门既无籍，外人但绛衣者，亦得入观。是日，上事人发白兽樽。自余亦多依梁礼云。

后齐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写诏书三。计会日，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太守安不，及谷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又班五条诏书于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二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四曰，长吏华浮，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外内溷淆，纲纪不设，所宜纠劾。正会日，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即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辞可聚者，录牒吏部，简同流外三品叙。元正大飨，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预会。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开国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代刺史，并升殿。从三品已下、从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阶下。勋品已下端门外。

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卤簿至显阳门外，入贺。复诣皇后御殿，拜贺讫，还宫。皇太子朝讫，群官

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诣西阶，解剑，升贺；降阶，带剑，复位而拜。有司奏诸州表。群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东房，有司奏行事讫，乃出西房。坐定，群官入就位，上寿讫，上下俱拜。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皇太子预会，则设坐于御东南，西向。群臣上寿毕，入，解剑以升。会讫，先兴。

后齐元日，中宫朝会，陈乐，皇后祎衣乘舆，以出于昭阳殿。坐定，内外命妇拜，皇后兴，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长公主一人，前跪拜贺。礼毕，皇后入室，乃移幄坐于西厢。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上寿讫，就坐。御酒食，赐爵，并如外朝会。

隋仪如后齐制，而又有皇后受群臣贺礼。则皇后御坐，而内侍受群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群臣拜而罢。

后齐皇太子月五朝。未明二刻，乘小舆出，为三师降。至承华门，升石山安车，三师轺车在前，三少在后，自云龙门入。皇帝御殿前，设拜席位，至柏阁，斋帅引，洗马、中庶子从。至殿前席南，北面再拜。

天保元年，皇太子监国，在西林园冬会。群议皆东面。二年，于北城第内冬会，又议东面。吏部郎陆卬疑非礼，魏收改为西面。邢子才议欲依前，曰：

凡礼有同者，不可令异。《诗》说，天子至于大夫，皆乘四马，况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复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长，无不南面，太子听政，亦南面坐。议者言皆晋旧事，太子在东宫西面，为避尊位，非为向台殿也。子才以为东晋博议，依汉、魏之旧，太子普臣四海，不以为嫌，又何疑于东面？《礼》“世子绝旁亲”，“世子冠于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汉元著令，太子绝驰道。此皆礼同于君。又晋王公世子，摄命临国，乘七旒安车，驾用三马，礼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辂，皆有同处，不以为嫌。况东面者，君臣通礼，独何为避？明为向台，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园，在于殿犹且东面，于北城非宫殿之处，更不得邪？诸人以东面为尊，宴会须避。案《燕礼》、《燕义》，君位在东，宾位则在西，君位在阼阶，故有《武王践阼篇》，不在西也。《礼》“乘君之车，不敢旷左”。君在，恶空其位，左亦在东，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郑注“人君尊东也”。前代及今，皇帝宴会接客，亦东堂西面。若以东面为贵，皇太子以储后之礼，监国之重，别第宴臣宾，自得申其正位。礼者皆东宫臣属，公卿接宴，观礼而已。若以西面为卑，实是君之正位。太

公不肯北面说《丹书》，西面则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东有西，何可皆避？且事虽少异，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为冢宰，太子为储贰。明堂尊于别第，朝诸侯重于宴臣宾，南面贵于东面。臣疏于子，冢宰轻于储贰。周公摄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诸侯。今太子监国，不得于别第异宫东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监国，君宴不以公卿为宾，明父子无嫌，君臣有嫌。案《仪注》，亲王受诏冠婚，皇子皇女皆东面。今不约王公南面，而独约太子，何所取邪？议者南尊改就西面，转君位，更非合礼。方面既少，难为节文。东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于礼为允。

魏收议云：

去天保初，皇太子监国。冬会群官于西园都亭，坐从东面，义取于向中宫台殿故也。二年于宫冬会，坐乃东面，收窃以为疑。前者遂有别议，议者同之。邢尚书以前定东面之议，复申本怀，此乃国之大礼，无容不尽所见。收以为太子东宫，位在于震，长子之义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于宫殿为东北，南面而坐，于义为背也。前者立议，据东宫为本。又案《东宫旧事》，太子宴会，多以西面为礼，此又成证，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无东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园东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车服有同异之议，何为而发？就如所云，但知礼有同者，不可令异。不知礼有异者，不可令同。苟别君臣同异之礼，恐重纸累札，书不尽也。

子才竟执东面，收执西面，授引经据，大相往复。其后竟从西面为定。时议又疑宫吏之姓与太子名同。子才又谓曰："案《曲礼》'大夫士之子，不与世子同名。'《郑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汉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案《春秋经》'卫石恶出奔晋'，在卫侯衎卒之前。衎卒，其子恶始立。明石恶于长子同名。诸侯长子，在一国之内，与皇太子于天子，礼亦不异。郑言先生不改，盖以此义。卫石恶、宋向戌皆与君同名，《春秋》不讥。皇太子虽有储贰之重，未为海内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于古。宫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夕从事，亦是难安，宜听出宫，尚书更补他职。"制曰："可。"

后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轩悬，宫官朝贺。及开皇初，皇太子勇准故事，张乐受朝，宫臣及京官北面称庆。高祖诮之。是后定仪注，西面而坐，唯宫臣称庆，台官不复总集。炀帝之为太子，奏降章服，宫官请不称臣。诏许之。后齐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帻、青

纱袍，佩苍玉，青带、青袴、青袜舄，而受朝于太极殿。尚书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诣席，跪读时令讫，典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耑，还席伏饮，礼成而出。立夏、季夏、立秋读令，则施御座于中楹，南向。立冬如立春，于西厢东向。各以其时之色服，仪并如春礼。

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后齐宴宗室礼，皇帝常服，别殿西厢东向。七庙子孙皆公服，无官者，单衣介帻，集神武门。宗室尊卑，次于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兴，宗室伏。皇帝坐，乃兴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为上。八十者一坐。再至，进丝竹之乐。三爵毕，宗室避席，待诏而后复位。乃行无算爵。

正晦泛舟，则皇帝乘舆，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舆，以与王公登舟，置酒。非预泛者，坐于便幕。

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并进贤冠、玄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衿、单衣，乘马从以至。皇帝释剑，执珽，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赐鸠杖黄帽。有敕即给，不为常也。

后周保定三年，陈养老之礼。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高祖幸太学以食之。事见谨传。

志第五礼仪五

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梁初尚遵齐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始永明中 ，步兵校尉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书左丞荀万秋议，金玉二辂，并建碧旂，象革木辂，并建赤旂，非时运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辂五牛及五色幡旗，并请准齐所尚青色。时议所驳，不行。及天监三年，乃改五辂旗同用赤而旒不异，以从行运所尚也。七年，帝曰："据《礼》'玉辂以祀，金辂以宾'，而今大祀，并乘金辂。"诏下详议。周舍以为："金辂以之斋车，本不关于祭祀。"于是改陵庙皆乘玉辂，大驾则太仆卿御，法驾则奉车郎驭。其余四辂，则使人执辔，以硃丝为之。执者武冠、硃衣。又齐永明制，玉辂上施重屋，栖宝凤皇，缀金铃，镊珠珰、玉蚌佩。四角金龙，衔五彩。又画麒麟头加于马首者。十二年，帝皆省之。初，齐武帝造大小辇，并如轺车，但无轮毂，下横辕轭。梁初，漆画代之。后帝令上可加笨辇，形如犊车，自兹始也。中方八尺，左右开四望。金为龙首。饰其五末，谓辕毂头及衡端也。金鸾栖轭。其下施重层，以空青雕镂为龙凤象。漆木横前，名为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横。小舆形似轺车，金装漆画，但施八横。元正大会，乘出上殿。西堂举哀亦乘之。行则从后。一名舆车。

羊车一名辇，其上如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辫髻，数人引之。时名羊车小史。汉氏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梁贵贱通得乘之，名曰牵子。

画轮车，一乘，驾牛。乘用如齐制，旧史言之详矣。

衣书车，十二乘，驾牛。汉皁盖硃里，过江加绿油幢。硃丝络，青交路，黄金涂五末。一曰副车。梁朝谓之衣书车。

皇太子鸾辂，驾三马，左右騑。硃斑轮，倚兽较，伏鹿轼，九旒，画降龙，青盖画幡，文辀，黄金涂五末。近代亦谓之鸾辂，即象盖也。梁东宫初建及太子释奠、元正朝会则乘之。以画轮为副。若常乘画轮，以轺衣书车为副。画轮车，上开四望，绿油幢，硃绳络，两箱里饰以锦，黄金涂五末。

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伏兔箱，青油幢，硃丝络，毂辋皆黑漆。天监二年令，三公、开府、尚书令，则给鹿幡轺，施

耳，后户，皁辋。尚书仆射、左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令、秘书监，则给凤辖轺，后户，皁辋。领、护、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尚书、侍中、列卿、散骑常侍，给聊泥轺，无后户，漆轮。车骑、骠骑及诸王除刺史、带将军，给龙雀轺，以金银饰。御史中丞给方盖轺，形如小伞。

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皆特加皁轮车，驾牛，形如犊车。但乌漆轮毂，黄金雕装，上加青油幢，硃丝络，通幰或四望。上台，三夫人亦乘之，以拓幢涅幰为副。王公加礼者，给油幢络车，驾牛。硃轮华毂。天监二年令，上台，六宫、长公主、公主、诸王太妃、妃，皆乘青油舆幢车通幰车，拓幢涅幰为副。采女、皇女、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拓幢车，以涅幰为副。侍女、直乘涅幰之乘。诸王三公并乘通幰平乘车，竹箕子壁、仰，□资榆为辋。如今犊车，但举幰通覆上。方州刺史，并乘通幰平肩舆，从横施八横，亦得金渡装较。天子至于下贱，通乘步舆，方四尺，上施隐膝以及襻，举之。无禁限。载舆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优礼者，人舆以升殿。司徒谢朏，以脚疾优之。

五牛旗，左青赤，右白黑，黄居其中，盖古之五时副车也。旧有五色立车，五色安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建旗十二，各如车色。立车则正竖其旗，安车则斜注。马亦随五时之色，白马则硃其鬣尾。左右騑骖，金锾镂锡，黄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则从后。名五时副车。晋过江，不恆有事，则权以马车代之，建旗其上。后但以五色木牛象车，竖旗于牛背，使人舆之。旗常缠不舒，唯天子亲戎，乃舒其旆。周迁以为晋武帝平吴后造五牛之旗，非过江始为也。

指南车，大驾出，为先启之乘。汉初，置俞兒骑，并为先驱。左太冲曰："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后废其骑而存其车。

记里车，驾牛。其中有木人执槌，车行一里，则打一槌。

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旒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在殿庭则画笋虡为楼。楼上有翔鹭栖乌，或为鹄形。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皆金薄交龙，为舆倚较，文貔伏轼，虬首衔轭，左右吉阳筒，鸾雀立衡，□虡文画轓，绿油盖，黄绞里，相思□□，金华末。斜注旂旗于车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黻绣之衣。兽头幡，长丈四尺，悬于戟杪。玉辂，正副

同驾六马，余辂皆驾四马。马并黄金为文髦，插以翟尾，玉为镂锡。又以彩画赤油，长三尺，广八寸，系两轴头，古曰飞軨，改以彩画蛙蟆幡，缀两轴头，即古飞軨遗象也。五辂两箱后，皆用玳瑁为鹍翅，加以金银雕饰，故俗人谓之金鹍车。两箱之里，衣以红锦，金花帖钉，上用红紫锦为后檐，青绞纯带，夏用簟，冬用绮绣褥。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定制，五辂并驾五马。皇太子乘金辂，硃盖赤质，四马。三公及王，硃屋青表，制同于辂，名曰高车，驾三马。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已下，列卿已上，并给轺车，驾用一马。或乘四望通幰车，驾一牛。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

王、庶姓王、仪同三司已上、亲公主，雉尾扇，紫伞。皇宗及三品已上官，青伞硃里。其青伞碧里，达于士人，不禁。

正从第一品执事官、散官及仪同三司、诸公主，得乘油色硃络网车，车牛饰得用金涂及纯银。二品、三品得乘卷通幰车，车牛饰用金涂。四品已下，七品已上，得乘偏幰车，车牛饰用铜。

尚书令给哄士十五人，左右仆射、御史中丞，各十二人。周氏设六官，置司辂之职，以掌公车之政，辨其名品，与其物色。

皇帝之辂，十有二等：一曰苍辂，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辂，以祀东方上帝。三曰硃辂，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辂，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辂，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辂，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辂，通漆之而已，不用他物为饰。皆疏面，旒就以方色，俱十有二。疏面，刻皮当颅。七曰玉辂，以享先皇，加元服，纳后。八曰碧辂，以祭社稷，享诸先帝，大贞于龟，食三老五更，享食诸侯及耕籍。九曰金辂，以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宾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十曰象辂，以望秩群祀，视朝，燕诸侯及群臣，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巡省，临太学，幸道法门。十一曰革辂，以巡兵即戎。十二曰木辂，以田猎，行乡畿。此六辂，又以六色漆而画之，用玉碧金象革物以饰诸末。皆锡面、金钩，就以五采，俱十有二。锡面，镂金当颅。钩以属勒鞶缨。

皇后之车，亦十二等：一曰重翟，以从皇帝，重翟羽为车蕃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厌翟，以祭阴社。次其羽也三曰翟辂，以采桑。翟羽饰之四曰翠辂，以从皇帝，见宾客。翠羽饰之五曰雕辂，以归宁。刻诸末也六曰篆辂，以临诸道法门。篆诸饰也六辂皆锡面，硃总总以硃丝为之，置马勒，直两耳与两镳也。金钩。七曰苍辂，以适命妇家。八曰青辂，九曰硃辂，十曰黄辂，十一曰白辂，十二曰玄辂。五时常出入则供之。六辂皆疏面，缋总。以画缯为之

诸公之辂九：方辂各象方之色碧辂、金辂，皆锡面，鞶缨九就，金钩。象辂、犀辂、贝辂、革辂、篆辂、木辂，皆疏面，鞶缨九就。凡就，皆以硃白苍三采。诸侯自方辂而下八，又无碧辂。诸伯自方辂而下七，又无金辂。诸子自方辂而下六，又无象辂。诸男自方辂而下五，又无犀辂。凡就，各如其命。

诸公夫人之辂车九：厌翟、翟辂、翠辂，皆锡面，硃总，金钩。雕辂、篆辂，皆勒面，刻白黑韦为当颅缋总。硃辂、黄辂、白辂、玄辂，皆雕面，刻漆韦为当颅鹭总。总青黑色缯，其著如硃总。诸侯夫人自翟辂而下八，诸伯夫人自翠辂而下七，诸子夫人自雕辂而下六，诸男夫人自篆辂而下五。鞶缨就数，各视其君。

公孤卿大夫，皆以中之色乘祀辂。士乘祀车。

三公之辂车九：祀辂、犀辂、贝辂、篆辂、木辂、夏篆、夏缦、墨车、□戋车。自篆已上，金涂诸末，疏锡，鞶缨，金钩。木辂已下，铜饰诸末，疏，鞶缨皆九就。三孤自祀辂而下八，无犀辂。六卿自祀辂而下七，又无贝辂。上大夫自祀辂而下六，又无篆辂。中大夫自祀辂而下五，又无木辂。下大夫自祀辂而下四，又无夏篆。士车三：祀车、墨车、□戋车。凡就，各如其命之数。自孤下，就以硃绿二采。

三妃、三公夫人之辂九：篆辂、硃辂、黄辂、白辂、玄辂，皆勒面，缋总。夏篆、夏缦、墨车、□戋车，皆雕面，鹭总。三□弋、三孤内子，自硃辂已下八。六嫔、六卿内子，自黄辂而下七。上媛妇、中大夫孺人，自玄辂而下五。下媛妇、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御婉、士妇人，自夏缦而下三。其鞶缨就，各以其等。皆簟每笫，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

君驾四，三辀六辔。卿大夫驾三，二辀五辔。士驾二，一辀四辔。

辂之制，重轮重较而加耳焉。皇帝、皇后之辂，舆广六尺有六寸，轮高七尺。画轮毂、辀衡以云牙，箱轼以虞文，虞内画以杂兽。兽伏轼，倚较。诸侯及夫人、命夫、命妇之辂车，广六尺有二寸，轮崇六尺有六寸。画毂以云牙，轼以虞文，虞内画以云华。倚较。士不画。后、夫人、内子已下，同去兽与鹿。

凡旗，太常画三辰，日、月、五星。旃画青龙皇帝升龙，诸侯交龙。旟画硃雀，旌画黄麟，旗画白兽，旐画玄武，皆加云。其旃物在军，亦书其事号，加之以云气。徽帜亦如之。通帛为旃，杂帛为物。在军亦书其人官与姓名之事号。徽帜亦书之，但画其所书之例。旌节又画白兽，而析羽于其上。

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苍旗，二曰青旗，三曰硃旗，四曰黄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画缋之旗六，以充玉辂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龙之旗，三曰硃鸟之旟，四曰黄麟之旌，五曰白兽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鬻戟。又有继旗四，以施军旅。一曰麾，以供军将。二曰Ｋ，以供师帅。三曰枿，以供旅帅。四曰旆，以供倅长。诸公方辂、碧辂建旂，金辂建旟，象辂建物，木辂建旐。诸侯自金辂而下，如诸公之旗。诸伯自象辂而下，如诸侯之旗。诸子自犀辂而下，如诸伯之旗。诸男自象辂而下，如诸子之旗。三公犀辂、贝辂、篆辂建旃，木辂建旐，夏篆、夏缦及□戋车建物。孤卿已下，各以其等建其旗。

旌杠，皇帝六刃，诸侯五刃，大夫四刃，士三刃。

旒，皇帝曳地，诸侯及轵，大夫及毂，士及轸。凡注毛于杠首曰绥，析羽曰旌，全羽曰Ｋ。其幨，皇帝诸侯加以弧韣。鬻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诸侯辂建焉。鬻戟、杠绸与旗同。

车之盖圆以象天，舆方以象地。轮辐三十，以象日月。盖□□二十有八，以象列宿。设和銮以节趋行，被旗旒以表贵贱。其取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皇帝、皇后在丧之车五：一曰木车，初丧乘之。二曰素车，卒哭乘之。三曰藻车，既练乘之。四曰駹车，祥而乘之。五曰漆车，禫而乘之。及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有乾象辇，羽葆圆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云罕、山林奇怪及游麟飞凤、硃雀玄

武、驺虞青龙，驾二十四马，以给天中皇后，助祭则乘。又有大楼辇车，龙辀十二，加以玉饰，四毂六衡，方舆圆盖，金鸡树羽，宝铎旒苏，鸾雀立衡，六螭龙衔轭，建太常，画升龙日月，驾二十牛。又有象辇，左右金凤，白鹿仙人，羽葆旒苏，金铃玉佩，初驾二象，后以六驼代之。并有游观小楼等辇，驾十五马车等，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复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

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时仪曹令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其从祭则御金根车，亲桑则御云母车，并驾四马。归宁则御紫罽车，游行则御安车，吊问则御绀罽軿车，并驾三马。于后著令，制五辂。

玉辂，青质，以玉饰诸末。重箱盘舆，左青龙，右白虎，金凤翅，画虡文鸟兽。黄屋左纛，金凤在轼前，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龙辀，前设鄣尘。青盖黄里，绣饰。博山镜子，树羽。轮皆硃斑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幨旒皆画升龙，其长曳地。右载闟戟，长四尺，广三尺，黻文。旂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緌。驾苍龙，金方，插翟尾五隼，镂锡，鞶缨十有二就。锡马当颅，镂金为之。鞶马大带，缨马鞅，皆以五彩饰之。就成也，一币为一就。祭祀、纳后则供之。

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左建旟，右建闟戟。旟画鸟隼余与玉辂同。驾赤鴱。朝觐会同，飨射饮至则供之。

象辂，黄质，以象饰诸末。左建旌，右建闟戟。旌画黄麟驾黄鴱。行道则供之。

革辂，白质，挽之以革。左建旗，右建闟戟。旗画白兽驾白骆。巡守临兵事则供之。

木辂，漆之。左建旐，右建闟戟。旐画龟蛇驾黑鴱。田猎则供之。

五辂之盖，旌旗之质，及鞶缨，皆从辂之色。盖之里俱用黄。其镂锡五辂同。

安车，饰重舆，曲壁，紫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硃鞶赆缨，硃覆发，具络。驾赤鴱。临幸则供之。

四望车，制同犊车金饰，青油纁硃里，通幰。拜陵临吊则供之。

皇后、皇太后重翟，青质，金饰诸末。硃轮，金根硃牙。其箱饰以重翟羽，青油纁硃里，通幰，绣紫帷，硃丝络网，绣紫络带。八銮在衡，锡，鞶缨十二就，金棨方鈘，插翟尾，硃总。总以硃为之，如马缨而小，著马勒，在两耳两镳也。驾苍龙。受册、从郊禖、享庙则供之。

厌翟，赤质，金饰诸末。轮画硃牙。其箱饰以次翟羽，紫油纁硃里，通幰，红锦帷，硃丝络网，红锦络带。其余如重翟。驾黄骝。亲桑则供之。

翟车，黄质，金饰诸末。轮画硃牙。其车侧饰以翟羽，黄油纁黄里，通幰，白红锦帷，硃丝络网，白红锦络带。其余如重翟。驾黄骝。归宁则供之。诸鞶缨之色，皆从车质。

安车，赤质，金饰。紫通幰硃里。驾四马。临幸及吊则供之。

皇太子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虡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辋。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硃盖黄里。轮画硃牙。左建旂，九旒，右载闟戟。旂首金龙头。衔结綬及铃緌。驾赤鴙四。八銮在衡，二铃在轼。金棨方鈘，插翟尾五隼、镂锡，鞶缨九就。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则乘之。

轺车，金饰诸末。紫通幰硃里。驾一马。五日常朝及朝飨宫臣，出入行道乘之。

四望车，金饰诸末。紫油纁通幰硃里，硃丝络网。驾一马。吊临则乘之。

公及一品象辂，黄质，以象饰诸末。建旟，画以鸟隼。受册告庙，升坛上任，亲迎及葬则乘之。

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辂，白质，以革饰诸末。建旟，画熊兽。受册告庙，亲迎及葬则乘之。

子男及四品木辂，黑质，以漆饰之。建旟，画以龟蛇。受册告庙，亲迎及葬则乘之。

象辂已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制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诏停造，而尽用旧物。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辇。旧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于礼多阙。十四

年，诏又以见所乘车辂，因循近代，事非经典，令更议定。于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辂及副。玉辂青质，祭祀乘之。金辂赤质，朝会礼还乘之。象略黄质，临幸乘之。革辂白质，戎事乘之。木辂玄质，耕藉乘之。五辂皆硃斑轮、龙辀、重舆，建十二旒，并画升龙。左建闟戟。旂旒与辂同色。樊纓十有二就。王、五等开国、第一第二品及刺史辂，硃质，硃盖，斑轮。左建旂，旂画龙，一升一降。左建闟戟。第三第四品辂，硃质，硃盖，左建旃，通帛为之，旂旃皆赤。其旒及樊纓就数，各依其品。大业元年，更制车辇，五辂之外，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玉辂，禋祀所用，饰以玉。《白虎通》云："玉辂，大辂也。"《周礼》巾车氏所掌，"镂锡，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氏谓之鸾车，夏后氏谓之钩车，殷谓之大辂，周谓之乘辂。《大戴礼》著其形式，上盖如规象天，二十八□□象列星，下方舆象地，三十辐象一月。前视则睹銮和之声，侧观则睹四时之运。昔成汤用而郊祀，因有山车之瑞，亦谓桑根车。蔡邕《独断》论汉制度，凡乘舆车，皆有六马，羽盖金爪，黄屋左纛，镂桀方鈂，重毂繁纓，黄缯为盖里也。左纛，以旄牛尾建于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騑也。镂桀高阔各五寸，上如伞形，施于发上，而插翟尾也。方鈂当颅，盖马冠也。繁纓，膺前索也。重毂，重施毂也。应劭《汉官》，大辂龙旂，画龙于旂上也。董巴《志》谓为瑞山车，秦谓金根，即殷辂矣。司马彪《志》亦云："汉备五辂，或谓德车，其所驾马，皆如方色。"唯晋太常卿挚虞独疑大辂，谓非玉辂。挚虞之说，理实可疑，而历代通儒，混为玉辂，详其施用，义亦不殊。左建太常。案《释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旗端，言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奚仲为夏车正，加以旂常，于是旒就有差，用明尊卑之别也。董巴所述，全明汉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斿，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今之玉辂，参用旧典，消息取舍，裁其折中。以青为质，玉饰其末。重箱盘舆，左龙右兽，金凤翅，画虡文，轭左立纛。金凤一，在轼前。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龙辀之上，前设鄣尘。青盖黄里，绣游带。金博山，缀以镜子，下垂八佩。树四十葆羽。轮皆硃斑重牙，复辖。左建太常，十有二旒，皆画升龙日月，其长曳地。右载闟戟，长四尺，阔三尺，黻文。旗首金龙头，衔铃及緌，垂以结绶。驾苍龙，金桀方鈂，插翟尾五隼，镂锡，鞶纓十有二就，皆五缯罽，以为文饰。天子祭祀、纳后则乘之。驭士二十八人，余辂准此。

副车，案蔡邕《独断》，五辂之外，乃复设五色安车、立车各一乘，皆驾四马，是为五时副车。俗人名曰五帝车者，盖副车也。故张良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汉家制度，亦备副车。司马彪云："德车驾六，后驾四，是为副车。"《魏志》亦云："天子命太祖驾金根六马，设五时副车。"江左乃阙，至梁始备。开皇中，不置副车，平陈得之，毁而弗用。至是复并设之。副玉辂，色及旗章，一同正辂，唯降二等。驾用四马，驭士二十四人。余四副准此。

金辂，案《尚书》，即缀辂也。《周官》："金辂，镂锡，繁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夫礼穷则通，下得通于上也，故天子乘之，接宾宴，同姓诸侯，受而出封。是以汉太子、诸王皆乘金辂及安车，并硃斑轮，倚兽较，伏鹿轼，黑□虞文，画籓，青盖，金华施□□，硃画辕，金涂饰。非皇子为王，不锡此乘，皆左右騑，驾三马。旂九旒，画降龙。皇孙乘绿车，亦驾之。魏、晋制，太子及诸王皆驾四马。依挚虞议，天子金辂，次在第二。又云，金辂以朝，象辂以宾。则是晋用辂与周异矣。《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天子之元子，士也，故齿胄于辟雍，欲使知教而后尊，不得生而贵矣。既命之后，礼同上公，故天子赐之金辂，但减旂章为等级。象及革木，赐异姓诸侯。在朝卿士，亦准斯例。"此则皇太子及帝子王者，通得乘之。自晋过江，王公以下，车服卑杂，唯有太子礼秩崇异。又乘山石安车，义不经见，事无所出。赐金辂者，此为古制，降乘舆二等，驾用四马。唯天子五辂，通驾六马。旟旌旗旐，并十二旒。左建旟。案《尔雅》："错革鸟曰旟。"郭璞云："此谓全剥鸟皮毛，置之竿上也。"旧说，刻为革鸟。孙叔敖云："革，急也。言画急疾鸟于旒上也。"《周官》所谓鸟隼为旟，亦是急义。今之金辂，赤质，黄金饰诸末。左建旂，画飞隼，右建鬣戟，鞶舆凤翅等，并同玉辂。驾赤鴙。临朝会同，飨射饮至则用之。

皇太子辂，古者金饰。宋、齐以来，并乘象辂。宇文恺、阎毗奏："案宋大明六年，初备五辂，有司奏云：'秦改周辂，创制金根，汉、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辂，雕饰略同，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于东储，在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辂，碧旂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时沿古，于礼为中。'观宋此义，乃无副车。新置五辂，金玉同体，至象已下，即为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辂，欲示等威，故令给象。今取《周礼》之名，依汉家之制，天子五辂，形饰并同。旒及繁缨，例皆十二，黄屋左纛，金根重毂，无不悉同，唯应五方色以为殊耳。若用此辂，给于太子，革木尽皆不可，

何况金象者乎？既制副车，驾用四马，至于金辂，自有等差。《春秋》之义，降下以两。今天子金辂，驾用六马，十二旒，太子金辂，驾用四马，降龙九旒，制颇同于副车，又有旌旗之别。并嫡皇孙及亲王等辂，并给金辂，而减其雕饰，合于古典。臣谓非嫌。”制曰：“可。”于是太子金辂，赤质，制同副车，具体而小，亦驾四马，驭士二十人。皇嫡孙金辂，绿质，降太子一等。去盘舆重毂，辕上起箱，末以金饰，旌长七刃，七旒。驾用四马，驭士一十八人。亲王金辂，以赤为质，余同于皇嫡孙。唯在其国及纳妃亲迎则给之，常朝则乘象辂。

象辂，案《尚书》，即先辂也。《周礼》：“象辂，硃繁缨五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左建旌。案《尔雅注》“旄首曰旌”，许慎所说“游车载旌”。《广雅》云：“天子旌高九刃，诸侯七刃，大夫五刃。”《周书·王会》：“张羽鸟旌。”《礼记》云：“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今象辂，以黄为质，象饰诸末。左建旌，画绿麟，右建闟戟。驾黄鵊。祀后土则用之。

革辂，案《释名》：“天子车也”。《周礼》：“革辂，龙勒，絿缨五就，建大白，用之即戎，以封四卫。”古者革挽而漆之，更无他饰。又有“戎辂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轻车之萃”。此皆兵车，所谓五戎。然革辂亦名戎辂，天子在军所乘。广车，横阵车也。阙车，补阙车也。饰并以革，故“师供革车，各以其萃”。挚虞议云，革辂第四。左建旌。案《释名》“熊兽为旗”，《周官》“龙旂九旒，以象大火”。今革辂白质，鞔之以革。左建旗，画驺虞，右建闟戟，驾白骆。巡守临兵则用之。三品已下，并乘革辂，硃色为质。驭士十六人。

木辂，案《尚书》，即次辂也。《周官》：“木辂，缁樊鹄缨建麾，以畋，以封藩国。”晋挚虞云，畋辂第五。唯宋泰始诏，乘木辂以耕稼。徐爰《释疑略》曰：“天子五辂，晋迁江左，阙其三，唯有金辂以郊，木辂即戎。宋大明时，始备其数。”凡五辂之盖，旌旗之质及鞶缨皆从方色。盖里并黄，雕饰如一。沈约曰：“金象革木，《礼图》不载其形。”今旒数羽葆，并同玉辂。左建旐。案《周官》：“龟蛇为旐。”《释名》云：“龟知气兆之吉凶也。”许慎云：“旐有四斿，以象营室。”今木辂黑质，漆之。左建旐，画玄武，右建闟戟。驾黑鵊。畋猎用之。四品方伯乘木辂，赤质，驾士十四人。

安车，案《礼》，卿大夫致事则乘之。其制如辎軿。蔡邕《独断》有五色安车，皆画轮重毂。今画轮，重舆，曲壁，紫油幢绛里，通幰，硃丝络网，赤鞶缨。驾四马。省问临幸则乘之。皇太子安车，斑轮，赤

质，制略同乘舆，亦驾四马。

四望车，案晋《中朝大驾卤簿》，四望车，驾牛中道。《东宫旧仪》，皇太子及妃，皆有画轮四望车。今四望车制同犊车，黄金饰，青油幢硃里，紫通幰，紫丝网。驾一牛。拜陵临吊则用之。皇太子四望车，绿油幢，青通幰，硃丝络网。

耕根车，案沈约云："亲幸耕籍御之。三盖车，一名芝车，又名耕根车。置耒耜于轼上。"即潘岳所谓"绀辕属于黛耜"者也。开皇无之，驾出亲耕，则乘木辂，盖依宋泰始之故事也。今耕根车，以青为质，三重施盖，羽葆雕装，并同玉辂。驾六马。其轼平，以青囊盛耒而加于上。籍千亩，行三推礼，则亲乘焉。

羊车，案晋司隶校尉刘毅奏护军羊琇私乘者也。开皇无之，至是始置焉。其制如轺车，金宝饰，紫锦幰，硃丝网。驭童二十人，皆两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为，谓之羊车小史。驾以果下马，其大如羊。

属车，案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为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武帝祠太一甘泉，则尽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并如犊车，紫通幰，硃丝络网，黄金饰。驾一牛。在卤簿中，单行正道。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此起于秦，遂为后式，故张衡赋云'属车九九'是也。次及法驾，三分减一，此汉制也。故《文帝纪》'奉天子法驾迎代邸'，如淳曰'属车三十六乘'是也。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但帝王旂旒之数，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以为差等。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宜用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辇，案《释名》"人所辇也。"汉成帝游后庭则乘之。徐爰《释问》云："天子御辇，侍中陪乘。"今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通幰硃络，饰以金玉，用人荷之。

副辇，加笨，制如犊车，亦通幰硃络，谓之蓬辇。自梁武帝始也。

舆，案《说文》云："篾，竹舆也。"《周官》曰："周人上舆。"汉

室制度，以雕为之，方径六尺。今舆制如辇而但小耳，宫苑宴私则御之。

小舆，幰方，形同幄帐。自閤出升正殿则御之。

轺车，案《六韬》，一名遥车，盖言遥远四顾之车也。汉武帝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此又是驰传车也。《晋氏卤簿》，御史轺车行中道。《晋公卿礼秩》云："尚书令轺，黑耳后户。"今轺车，青通幰，驾二马。王侯入学，五品朝婚，通给之。司隶刺史及县令、诏使品第六七，则并驾一马。

犊车，案《魏武书》，赠杨彪七香车二乘，用牛驾之。盖犊车也。《长沙耆旧传》曰："刘寿常乘通幰车。"今犊车通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并给乘之。三品已上，青幰硃里，五品已上，绀幰碧里，皆白铜装。唯有惨及吊丧者，则不张幰而乘铁装车。六品已下不给，任自乘犊车，弗许施幰。初，五品已上，乘偏幰车，其后嫌其不美，停不行用，以亘幰代之。三品已上通幰车则青壁，一品轺车，油幰硃网，唯车辂一等，听敕始得乘之。

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皇后重翟车，案《周礼》，正后亦有五辂：一曰重翟，二曰厌翟，三曰安车，四曰翟车，五曰辇车。汉制，后法驾，乘重翟车。今重翟，青质，金饰诸末。画轮，金根硃牙，重毂。其箱饰以重翟羽。青油幢硃里，通幰，紫绣帷，硃丝络，紫绣带。八銮在衡，镂锡，鞶缨十有二就，金棨方鈘，插翟尾，硃总，缀于马勒及两金镳之上。驾苍龙。受册从祀郊禖享庙则供之。

厌翟，赤质，金饰诸末。硃轮，画硃牙。其箱饰以次翟羽，紫油幢硃里，通幰，红锦帷，硃丝络网，红锦带。其余如重翟。驾赤鴙。采桑则供之。

翟车，黄质，金饰诸末。轮画硃牙。其箱饰以翟羽，黄油幢黄里，通幰，白红锦帷，硃丝络网，白红锦带。其余如重翟。驾黄鴙。归宁则供之。诸鞶缨之色，皆从车质。

安车，金饰，紫通幰，硃里。驾四马。临幸及吊则供之。

辇车，金饰，同于蓬辇，通幰，斑轮，驾用四马。宫苑近行则乘

之。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曰：“谨案《周礼》，后备六服，并设五辂，采章之数，并与王同，属车之制，不应独异。又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郑玄云：后象王立六宫，亦正寝一而燕寝五。推其所立，每与王同，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三妃乘翟车，以赤为质，驾二马。九嫔已下，并乘犊车，青幰，硃络网。

皇太子妃乘翟车，以赤为质，驾三马，画辕金饰。犊车为副，紫幰，硃络网。良娣已下，并乘犊车，青幰硃里。

三公夫人、公主、王妃，并犊车，紫幰，硃络网。五品已上命妇，并乘青幰，与其夫同。

志第六礼仪六

梁制，乘舆郊天、祀地、礼明堂、祠宗庙、元会临轩，则黑介帻，通天冠平冕，俗所谓平天冠者也。其制 ，玄表，硃绿里，广七寸，长尺二寸，加于通天冠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前圆而后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长齐肩。以组为纓，各如其绶色，傍垂黈纩，琉珠以玉瑱。其衣，皁上绛下，前三幅，后四幅。衣画而裳绣。衣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以为缋。裳则藻、粉、米、黼黻，以为绣。凡十二章。素带，广四寸，硃里，以硃绣裨饰其侧。中衣以绛缘领袖。赤皮为韠，盖古之“X也。绛袴袜，赤舄。佩白玉，垂硃黄大绶，黄赤缥绀四采，革带，带剑，绲带以组为之，如绶色。黄金辟邪首为带鐍，而饰以白玉珠。又有通天冠，高九寸，前加金博山、述，黑介帻，绛纱袍，皁缘中衣，黑舄，是为朝服。元正贺毕，还储更衣，出所服也。其释奠先圣，则皁纱袍，绛缘中衣，绛袴袜，黑舄。临轩亦服衮冕，未加元服，则空顶介帻。拜陵则笺布单衣，介帻。又有五梁进贤冠、远游、平上帻武冠。单衣，黑介帻，宴会则服之。

单衣、白帢，以代古之疑衰、皮弁为吊服，为群臣举哀临丧则服之。

天监三年，何佟之议：“公卿以下祭服，里有中衣，即今之中单也。案后汉《舆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乘舆服，从欧阳说；公卿以下服，从大小夏侯说。祭服，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绛缘，足有所明，无俟于袴。既非圣法，谓不可施。”遂依议除之。

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条，自齐以来，随故而毁，未详所送。何佟之议：“《礼》‘祭服敝则焚之’。”于是并烧除之，其珠玉以付中署。

七年，周舍议：“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如衮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画兽，其腰及袖，又有青兽，形与兽同，义应是蜼，即宗彝也。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今画宗彝，即是周礼。但郑玄云：‘蜼，□禺属，昂鼻长尾。’是兽之轻小者，谓宜不

得同兽。寻冕服无凤，应改为雉。又裳有圆花，于礼无碍，疑是画师加葩L耳。藻米黼黻，并乖古制，今请改正，并去圆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今衮服画龙，则宜应画凤明矣。孔安国云：‘华者，花也。’则为花非疑。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是所未允。”又帝曰：“《礼》：‘王者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稿秸之用。’斯皆至敬无文，贵诚重质。今郊用陶匏，与古不异，而大裘蒲秸，独不复存，其于质敬，恐有未尽。且一献为质，其剑佩之饰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详定。”五经博士陆玮等并云：“祭天犹存扫地之质，而服章独取黼黻为文，于义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嵇席，此独莞类，未尽质素之理。宜以稿秸为下藉，蒲越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玮等又寻大裘之制，唯郑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无所出，未可为据。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缯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无文绣。冕则无旒。诏：“可”。

又乘舆宴会，服单衣，黑介帻。旧三日九日小会，初出乘金辂服之。八年，帝改去还皆乘辇，服白纱帽。

九年，司马筠等参议：“《礼记·玉藻》云：‘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杂记》又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今之尚书，上异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无冕服。但既预斋祭，不容同在于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诸斋官例，著皁衣，绛襈，中单，竹叶冠。若不亲奉，则不须入庙。”帝从之。

十一年，尚书参议：“按《礼》，跣袜，事由燕坐，履不宜陈尊者之侧。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恆礼，凡有履行者，应皆跣袜。”诏：“可。”

陈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舆御服，皆采梁之旧制。”又以为“冕旒，后汉用白玉珠，晋过江，服章多阙，遂用珊瑚杂珠，饰以翡翠”。侍中顾和奏：“今不能备玉珠，可用白〔。”从之。萧骄子云：“白〔，蚌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务从节俭。应用绣、织成者，并可彩画，金色宜涂，珠玉之饰，任用蚌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监旧事，然亦往往改革。今不同者，皆随事于注言之；不言者，盖无所改制云。

皇太子，金玺龟钮，硃绶，三百二十首朝服，远游冠，金博山，佩瑜玉翠緌，垂组，硃衣，绛纱袍，皁缘白纱中衣，白曲领，带鹿卢剑，火珠首，素革带，玉钩燮，兽头鞶囊。其大小会、祠庙、朔望、五日还朝，皆朝服，常还上宫则硃服。若释奠，则远游冠，玄朝服，绛缘中单，绛袴袜，玄舄。讲，则著介帻。又有三梁进贤冠。其侍祀则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纱绛缘中单，绛缯韠，赤舄，绛韎。若加元服，则中舍执冕从。皇太子旧有五时朝服，自天监之后则硃服。在上省则乌帽，永福省则白帽云。

诸王，金玺龟钮，纁硃绶，一百六十首朝服，远游冠，介帻，硃衣，绛纱袍，皁缘中衣，素带，黑舄。佩山玄玉，垂组，大带，兽头鞶，腰剑。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

开国公，金章龟钮，玄硃绶，一百四十首朝服，纱硃衣，进贤三梁冠，佩水苍玉，兽头鞶，腰剑。

开国公、伯，金章龟钮，青硃绶，一百二十首朝服，纱硃衣，进贤三梁冠，佩水苍玉，善头鞶，腰剑。

开国子、男，金章龟钮，青绶，一百首朝服，纱硃衣，进贤三梁冠，佩水苍玉，兽头鞶，腰剑。

县、乡、亭、关内、关中及名号侯，金印龟钮，紫绶，朝服，进贤二梁冠，兽头鞶，腰剑。关内、关中及名号侯则珪钮。

关外侯，银印珪钮，青绶，朝服，进贤二梁冠，兽头鞶，腰剑。

诸王嗣子，金印珪钮，紫绶，八十首朝服，进贤二梁冠，佩山玄玉，兽头鞶，腰剑。

开国公、侯嗣子，银印珪钮，青绶，八十首朝服，进贤二梁冠，佩水苍玉，兽头鞶，腰剑。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金章龟钮，紫绶八十首朝服，进贤三梁冠，佩山玄玉，兽头鞶，腰剑。《陈令》加有相国丞相，服制同。

大司马、大将军、太尉、诸位从公者，金章龟钮，紫绶，八十首朝服，武冠，佩山玄玉，兽头鞶，腰剑。直将军则不带剑。

凡公及位从公、言以将军及以左右光禄、开府仪同者，各随本位号。其文则曰“某位号仪同之章”。五等诸侯，助祭郊庙，皆平冕九旒，青玉为珠，有前无后。各以其绶色为组缨，旁垂黈纩。衣，玄上纁下，画山龙已下九章，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录尚书无章绶品秩，悉以余官总司其任，服则余官之服，犹执笏紫荷。其在都坐，则东面最上。

尚书令、仆射、尚书，铜印墨绶，朝服，纳言帻、进贤冠，佩水苍玉，尚书则无印绶腰剑，紫荷，执笏。陈尚书令、仆射，金章龟钮，紫绶，八十首，兽头鞶。尚书无印绶及鞶。余并同梁。

侍中散骑常侍、通直常侍、员外常侍，朝服，武冠貂蝉，侍中左插，常侍右插。皆腰剑，佩水苍玉。其员外常侍不给佩旧至尊朝会登殿，侍中常侍夹御，御下舆，则扶左右。侍中骖乘，则不带剑。

中书监、令、秘书监，铜印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腰剑，兽头鞶。陈制，银章龟钮，青绶，八十首，兽头鞶，腰剑。余同梁。

左、右光禄大夫，皆与加金章紫绶同。其但加金紫者，谓之金紫光禄，但加银青者，谓之光禄大夫。《陈令》有特进，进贤二梁冠，朝服，佩水苍玉，腰剑《梁令》不载。

光禄、太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禄、弘训太仆、太仆、廷尉、宗正、大鸿胪、大司农、少府、大匠诸卿，丹阳尹，太子保、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银章龟钮，青绶，兽头鞶，朝服，进贤冠二梁，佩水苍玉。卿大夫助祭，则冠平，冕五旒，黑玉为珠，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为组缨，旁垂黈纩。衣，玄上纁下，画华虫七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絇履。陈宫卿改云慈训，余皆同梁。又有太舟卿，服章同。

骠骑、车骑、卫将军、中军、冠军、辅国将军、四方中郎将，金章紫绶，中郎将则青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陈令》：镇、卫、骠骑、车骑、中军、中卫、中抚军、中权、四征、四镇、四安、四翊、四平将军，金章兽钮。其冠军、四方中郎将，金章豹钮，并紫绶，八十首，兽头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自中军已下诸将军及冠军、四方中郎将，并官不给佩。

领、护军，中领、护军，五营校尉，银印青绶，朝服，武冠，佩水

苍玉，兽头鞶。其屯骑，夹御日，假给佩，余校不给。《陈令》：领、护，金章龟钮，紫绶，八十首。中领、护，银章龟钮，青绶，八十首。其五营校尉，银印珪钮，青绶，八十首。官不给佩。余并同梁。

弘训卫尉，卫尉，陈宫卿云慈训，服同诸卿，但武冠。司隶校尉，陈无官服左右卫、骁骑、游击、前、左、右、后军将军，龙骧、宁朔、建威、振威、奋威、扬威、广威、武威、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等将军，积弩、积射、强弩将军，监军，银章青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兽头珪。骁、游已下，并不给佩。骁、游夹侍日，假给。《陈令》：左、右卫，银章龟钮，不给剑。左右骁骑、游击、云骑、游骑、前、左、右、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银印珪钮。余服饰同梁，亦官不给佩。其骁、游、云骑，夹御日，假给。其积弩、积射、强弩，铜印环钮，墨绶，带剑。余服同梁。又有忠武、军师、武臣、爪牙、龙骑、云麾、镇兵、翊帅、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严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严武，金章豹钮，紫绶，八十首。官不给。轻车、镇朔、武旅、贞毅、明威、宁远、安远、征远、振远、宣远等将军，金章貔钮，紫绶，并兽头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

国子祭酒，皁朝服，进贤二梁冠，佩水苍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银印，墨绶，朝服，进贤二梁冠，兽头鞶，腰剑，佩水苍玉。陈中丞，银章龟钮，青绶，八十首，二梁冠。余同梁。其都水，陈、梁改为太舟卿，服在诸卿中见。

谒者仆射，铜印环钮，墨绶，八十首。朝服，高山冠，兽头鞶，佩水苍玉，腰剑。

诸军司，银章龟钮，青绶，朝服，武冠，兽头鞶。

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通直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太子中庶子、庶子、武卫将军、武骑常侍，朝服，武冠，腰剑。《陈令》：庶子已上簪笔。其武卫不剑，正直夹御，白布袴褶。

中书侍郎，朝服，进贤一梁冠，腰剑。冗从仆射、太子卫率，铜印，墨绶，兽头鞶，朝服，武冠。陈卫率，银章龟钮，青绶，不剑。冗从，铜印环钮，墨绶，腰剑。余并同梁。

武贲中郎将、羽林监，铜印环钮，墨绶，朝服，武冠，兽头鞶，腰剑。其在陛牙及备卤簿，著髦尾，绛纱縠单衣。

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西域校尉，银印珪钮，青绶，朝服，武冠，兽头鞶。《陈令》无此官。其庶子，镇蛮、宁蛮、平戎、西戎校尉，平越中郎将，服章同。

安夷、抚夷护军，州郡国都尉，奉车、驸马、骑都尉，诸护军，银印珪钮，青绶，兽头鞶，朝服，武冠。陈安远、镇蛮护军，州、郡、国都尉，奉车、驸马、骑都尉，诸护军，服章同。无余文。

州刺史，铜印，墨绶，兽头鞶，腰剑，绛朝服，进贤二梁冠。陈铜章龟钮，青绶。余同梁。

郡国太守、相、内史，银章龟钮，青绶，兽头鞶，单衣，介帻。加中二千石，依卿尹冠服剑佩。

尚书左、右丞，秘书丞，铜印环钮，黄绶，兽爪鞶，朝服，进贤一梁冠。

尚书，秘书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贤一梁冠，腰剑。

诸王友、文学，硃服，进贤一梁冠。《陈令》，诸王师服同。

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朝服，腰剑，法冠。治书侍御史，则有铜印环钮，墨绶。陈又有殿中、兰台侍御史，朝服，法冠，腰剑，簪笔。

诸博士，给皁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太学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给。

廷尉律博士，无佩。并簪笔。

国子助教，皁朝服，进贤一梁冠，簪笔。

公府长史，兽头鞶。诸卿尹丞，黄绶，兽爪鞶，簪笔。

诸县署令、秩千石者，兽爪鞶，铜印环钮，墨绶，朝服，进贤两梁冠。长史硃服，诸卿尹丞、建康令，玄服。

公府掾属、主簿、祭酒，硃服，进贤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

领、护军长史，硃服，兽头鞶。诸军长史，单衣，介帻，兽头鞶。

诸卿部丞、狱丞，并皁朝服，一梁冠，黄绶，兽爪鞶，簪笔。

太子保、傅、詹事丞，早朝服，一梁冠，簪笔，兽爪鞶，黄绶。

郡国相、内史丞、长史，单衣，介帻。长史，兽头鞶，其丞，黄绶，兽爪鞶。

诸县署令、长、相，单衣，介帻，兽头鞶，铜印环钮，墨绶，朝服，进贤一梁冠。诸署令，硃衣，武冠。州都大中正、郡中正，单衣，介帻。

太子门大夫，兽头鞶，陵令、长，兽爪鞶，铜印环钮，墨绶，朝服，进贤一梁冠。令、长硃服，率更、家令、仆，朝服，两梁冠，兽头鞶，腰剑。

黄门诸署令、仆、长丞，硃服，进贤一梁冠，铜印环钮，墨绶。丞，黄绶。黄门冗从仆射监、太子寺人监，铜印环钮，墨绶，朝服，武冠，兽头般。

公府司马，领、护军司马，诸军司马，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丸、戊己校尉长史、司马，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朝服，武冠。诸军司马，单衣，平巾帻。长史，介帻。《陈令》：公府司马，领、护军司马，诸军司马，镇安蛮安远护军，蛮、戎、越校尉中郎将长史、司马，其服章与梁官同。

公府从事中郎，硃服，进贤一梁冠。诸将军开府功曹、主簿，单衣，介帻，革带。廷尉，建康正、监平，铜印环钮，墨绶，皁零辟，朝服，法冠，兽爪鞶。

左、右卫司马，铜印环钮，墨绶，单衣，带，平巾帻，兽头鞶。

诸府参军，单衣，平巾帻。

诸州别驾、治中、从事、主簿、西曹从事，玄朝服，进贤一梁冠，簪笔。常公事，单衣，介帻，硃衣。

直阁将军，硃服，武冠，铜印珪钮，青绶，兽头鞶。

直阁将军、诸殿主帅，硃服，武冠。正直绛衫，从则衤雨裆衫。

诸开国郎中令、大农、公、傅中尉，铜印环钮，青绶，朝服，进贤两梁冠，中尉武冠，皆兽头鞶。

诸开国三将军，铜印环钮，青绶，朝服，武冠。限外者不给印。陈制：墨绶，余并同梁。

开国掌书中尉、司马，陵庙食官，厩牧长，典医典府丞，铜印。

常侍、侍郎、世子、庶子、谒者、中大夫、舍人，不给印。典书、典祠、学官令，典膳丞、长，铜印。限外者不给印。

左右常侍、侍郎，典卫中尉司马，朝服，武冠。典书、典祠、学官令，朝服，进贤一梁冠。余悉硃服，一梁冠。常侍、侍郎、典书、典祠、学官令，簪笔，腰剑。

太子卫率、率更、家令丞，铜印环钮，黄绶，皁朝服，进贤一梁冠，兽爪鞶。

太子常从武贲督，铜印环钮，墨绶，朝服，武冠，兽爪鞶。

殿中将军、员外将军，硃服，武冠。

州郡国都尉司马，铜印环钮，墨绶，硃服，武冠，兽头鞶。

诸谒者，朝服，高山冠。

中书通事舍人门下令史、主书典书令史、门下朝廷局书令史、太子门下通事守舍人、主书典守舍人、二宫斋内职左右职局斋干已上，硃服，武冠。

殿中内外局监、太子内外监、殿中守舍人，铜印环钮，硃服，武冠。

内外监典事书吏，硃服，进贤一梁冠。内监朝廷人领局典事、外监统军队谘详发遣局典事，武冠。外监及典事书吏，悉著硃衣，唯正直及斋监并受使，不在例。其东宫内外监、殿典事书吏，依台格。五校、三将将军主事，内监主事，外监主事，三校主事，硃服，武冠。

尚书都令史，都水参事，门下书令史，集书、中书、尚书、秘书著作掌书主书主图主谱典客令史书令史，监、令、仆射省事，兰台、殿中兰台、谒、都水令史，公府令史书令史，太子导客、次客守舍人及诸省典事，硃衣，进贤一梁冠。

尚书都算、度支算、左右校吏，硃服，进贤一梁冠。

诸县署丞、太子诸署丞、王公侯诸署及公主家令丞、仆，铜印环钮，黄绶，硃服，进贤一梁冠。太官、太医丞，武冠。

诸县尉，铜印环钮，单衣，介帻，黄绶，兽爪鞶。节骑郎，硃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备卤簿者，毼尾，绛纱縠单衣。御节郎、黄钺郎，朝服，赤介帻，簪笔。典仪、唱警、唱奏事、持兵、主麾等诸职，公事及备卤簿，硃服，武冠。

殿中中郎将、校尉、都尉，银印珪钮，青绶，硃服，武冠，兽头鞶。

城门侯，铜印环钮，墨绶，硃服，武冠，兽头鞶。

部曲督、司马吏、部曲将，铜印环钮，硃服，武冠。司马吏，假墨绶，兽爪鞶。

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中郎、郎中、舍人，硃服，进贤一梁冠。

诸门郎、仆射、佐吏，东宫门吏，其郎硃服，仆射皁零辟，朝服，进贤冠，吏却非冠，佐吏著进贤冠。

总章协律，铜印环钮，艾绶，兽爪鞶，硃服，武冠。

黄门后阁舍人、主书、斋帅、监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硃服，武冠。鼓吹进贤冠，斋帅墨绶，兽头鞶。

殿中司马，铜印环钮，墨绶，硃服，武冠，兽头鞶。

总章监、鼓吹监，铜印环钮，艾绶，硃服，武冠。

诸四品将兵都尉、牙门将、崇毅、材官、折难、轻骑、扬烈、威远、宁远、宣威、光威、骧威、威烈、威虏、平戎、绥远、绥狄、绥

边、绥戎、兽威、威武、烈武、毅武、奋武、讨寇、讨虏、殄难、讨难、讨夷、厉武、横野、陵江、鹰扬、执讯、荡寇、荡虏、荡难、荡逆、殄虏、扫虏、扫难、扫逆、扫寇、厉锋、武奋、武牙、广野，领兵满五十人，给银章，不满五十，除板而已，不给章，硃服，武冠。以此官为刺史、太守，皆青绶。此条已下，皆陈制，与梁不同。

典仪但帅、典仪正帅，硃衣，武冠。其本资有殿但、正帅，得带艾绶，兽头鞶。殿但帅、正帅，艾绶，兽头鞶，硃服，武冠。殿帅、羽仪帅、员外帅，硃衣，武冠。

威雄、猛、烈、振、信、胜、略、风、力、光等十威将军，武猛、略、胜、力、毅、健、烈、威、锐、勇等十武将军，并银章熊钮，青绶，兽头鞶，武冠，朝服。

猛毅、烈、威、锐、震、进、智、武、胜、骏等十猛将军，银章罴钮，青绶，兽头鞶，武冠，朝服。

壮武、勇、烈、猛、锐、威、毅、志、意、力等十壮将军，骁雄、桀、猛、烈、武、勇、锐、名、胜、迅等十骁将军，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壮、健等十雄将军，并银章羔钮，青绶，兽头鞶，武冠，朝服。

忠勇、烈、猛、锐、壮、毅、捍、信、义、胜等十忠将军，明智、略、远、勇、烈、威、胜、进、锐、毅等十明将军，光烈、明、英、远、胜、锐、命、勇、武、野等十光将军，飚勇、猛、烈、锐、奇、决、起、略、胜、出等十飚将军，并银章鹿钮，青绶，兽头鞶，武冠，朝服。

龙骧、武视、云旗、风烈、电威、雷音、驰、锐、进锐、羽骑、突骑、折冲、冠武、和戎、安垒、起猛、英果、扫虏、扫狄、武锐、摧锋、开远、略远、贞威、决胜、清野、坚锐、轻锐、拔山、云勇、振旅等三十号将军，银印菟钮，青绶，兽头鞶，朝服，武冠。

超武、铁骑、楼船、宣猛、树功、克狄、平虏、棱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长剑、冲冠、雕骑、饮飞、勇骑、破敌、克敌、威虏、前锋、武毅、开边、招远、全威、破阵、荡寇、殄虏、横野、驰射等三十号将军，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朝服，武冠。并左十二件将军，除并假给章印绶，板则止硃服、武冠而已。其勋选除，亦给章印。

建威、牙门、期门已下诸将军，并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硃服，武冠。板则无印绶，止冠服而已。其在将官，以功次转进，应署建威已下诸号，不限板除，悉给印绶。若武官署位转进，登上条九品驰射已上诸戎号，亦不限板除，悉给印绶。

千人督、校督司马，武贲督、牙门将、骑督督、守将兵都尉、太子常从督别部司马、假司马，假铜印环钮，硃服，武冠，墨绶，兽头鞶。

武猛中郎将、校尉、都尉，铜印环钮，硃服，武冠。其以此官为千人司马、道贲督已上及司马，皆假墨绶，兽头鞶。已上陈制，梁所无及不同者。

陛长、甲仆射、主事吏将骑、廷上五牛旗假吏武贲，在陛列及备卤簿，服锦文衣，武冠，毾尾。陛长者，假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

假旄头羽林，在陛列及备卤簿，服绛单衣，上著韦画腰襦，假旄头。舆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给绛科单衣，武冠。其本位佩武猛都尉已上印者，假墨绶，别部司马已下假墨绶，并兽头鞶。

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钺戟冗从武贲，假青绶，绛科单衣，武冠。《陈令》：绛科单衣，其本位职佩武猛、都尉等印，假鞶绶，依前条。

持椎斧武骑武贲、五骑传诏武贲、殿中羽林、太官尚食武贲、称饭宰人、诸宫尚食武贲，假墨绶，给绛褠，武冠。其佩武猛、都尉等位印，皆依上条假鞶绶之例。

其在陛列及备卤簿，五骑武贲，服锦文衣，毾尾。宰人服离支衣。领军捉刃人，乌总帽，袴褶，皮带。

絓是羽葆毦鼓吹，悉改著进贤冠，外给系毦。鼓吹著武冠。诸官鼓吹，尚书廊下都坐门下使守藏守阁、殿中威仪驺，武贲常直殿门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武贲羽林驺，给传事者诸导驺门下中书守阁、尚书门下武贲羽林驺，兰台五曹节藏仆射廊下守阁、威仪发符驺，都水使者廊下守给驺，谒者威仪驺，诸宫谒者驺，绛幢，武冠，衣服如旧。大谁、天门士，皁科单衣，樊哙冠。卫士，涅布幢，却敌冠。

诸将军、使持节、都督执节史，硃衣，进贤一梁冠。自此条已下皆陈制，梁所无。

持节节史，单衣，介帻。其纂戎戒严时，同使持节。制假节节史，单衣，介帻。凡节趺，以石为之。持节皆刻为鼍螭形，假节及给蛮夷节，皆刻为狗头趺。

诸王典签帅，单衣，平巾帻。典签书吏，袴褶，平巾帻。

诸王书佐，单衣，介帻。

公府书佐，硃衣，进贤冠。

诸王国舍人、司理、谒者、閤下令史、中卫都尉，硃衣，进贤一梁冠。司理假铜印，谒者高山冠，令史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皁朝服，进贤一梁冠。

太子二傅门下主记、录事、功曹书佐，门下书佐，记室帐下督、都督省事，法曹书佐，太傅外都督，皁衣，进贤一梁冠。

太子妃家令，绛朝服，进贤一梁冠。

太子三校、二将，积弩、殿中将军，衣服皆与上宫官同。

太子正员司马督、题阁监，铜印墨绶三校内主事、主章、扶侍，守舍人，衣带仗局、服饰衣局、珍宝朝廷主衣统，奏事干，内局内干，硃衣，武冠。

诸公府御属及省事，录尚书省事，太子门下及内外监丞、典事、导客、算书吏，次功、典书函、典书、典经、五经典书诸守宫舍人，市买清慎食官督，内直兵吏，宣华、崇贤二门舍人，诸门吏，硃衣，进贤一梁冠。

太子妃传令，硃衣，武冠，执刀，乌信幡。

太子二傅骑吏，玄衣，赤帻，武冠，常行则袴褶。执仪、斋帅、殿帅、典仪帅、传令、执刀戟、主盖扇麾伞、殿上持兵、车郎、扶车、注疏、萌床、斋阁食司马、唱导饭、主食、殿前帅、殿前威仪、武贲威仪、散给使、阁将、鼓吹士帅副，武冠，〓。案轭、小舆、持车、轺车给使，平巾帻，黄布袴褶，赤罽带。

太子诸门将，涅布幢，樊哙冠。

太子卤簿戟吏，赤帻，武冠，绛褠。廉帅、整阵、禁防，平巾帻，白布袴褶。铫角五音帅、长麾，青布袴褶，岑帽，绛绞带。都伯，平巾帻，黄布袴褶。

文官曹干，白纱单衣、介帻。尚书二台曹干亦同。

武官问讯、将士给使，平巾帻，白布袴褶。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筒，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

远游冠，制似通天，而前无山、述，有展筒，横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后、诸王服之。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唯太子及王者后常冠焉。太子则以翠羽为緌，缀以白珠。其余但青丝而已。

进贤冠，古缁布冠遗象也，斯盖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别。五梁唯天子所服，其三梁已下，为臣高卑之别云。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今人名曰笼冠，即古惠文冠也。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今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焉，插以貂尾，黄金为饰云。

高山冠，一名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制似通天，顶直竖，不斜，无山述展筒。高山者，取其矜庄宾远，中外谒者仆射服之。

法冠，一名柱后，或谓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为展筒，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也。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执法官皆服之。

鹖冠，犹大冠也，加双鹖尾，竖插两边，故以名焉。武贲中郎将、羽林监、节骑郎，在陛列及卤簿者服之。

长冠，一名斋冠。高七寸，广三寸，漆“O为之。制如版，以竹为里。汉高祖微时，以竹皮为此冠，所谓刘氏冠。后除竹，用漆“O焉。司马彪曰：“长冠，楚制也。人间或谓之鹊尾冠，非也。”后代以为祭服，尊敬之也。至天监三年，祠部郎沈宏议：“案竹叶冠，是高祖为亭长时所服，安可绵代为祭服哉？《礼》：‘士弁祭于公。’请令太常丞、博士奉斋之服，宜改用爵弁。”明山宾同宏议。司马褧云：“若必遵三王，则惧所改非一。长冠谓宜仍旧。案今之宗丞博士之服，未有可非。”帝竟不改。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平冕。凡殿门司马卫士服之。

却敌冠，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冠。凡宫殿门卫士服之。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长冠。宫殿门吏仆射冠之。

帻，尊卑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谓之介帻；武者短耳，谓之平上帻。各称其冠而制之。尚书令、仆射、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未冠童子帻，无屋，施假髻者，示未成人也。

帽，《傅子》云："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触树成歧，时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为庆吊之服。白纱为之，或单或袷。初婚冠送饯亦服之。

巾，国子生服，白纱为之。晋太元中，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执经一卷，以代手版。宋末，阙其制。齐立学，太尉王俭更造。今形如之。

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省则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又有缯皁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

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纂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绛褶，腰皮带，以代鞶革。

笏，中世以来，唯八座尚书执笏。笏者白笔缀其头，以紫囊裹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荷紫者，以紫生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周迁云："昔周公负成王，制此衣，至今以为朝服。"萧骄子云："名契囊。"案《赵充国传》云："张子孺持囊簪笔，事孝武帝。"张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负囊簪笔，从备顾问，有所记也。"

入殿门，有笼冠者著之，有缨则下之。缘厢行，得提衣。省阁内得著履、乌纱帽。入斋阁及横度殿庭，不得人提衣及捉服饰。入阁则执手板，自抠衣。几席不得入斋正阁。介帻不得上正殿及东西堂。仪仗伞扇，有幰牵车，不得入台门。台官问讯皇太子，亦皆硃服，著袜；谒诸

王，单衣，帻；庶姓，单衣，帢。诣三公，必衣帢。至黄阁，下履，过阁还，著履。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绶者，所以贯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X，如蔽膝，贵贱亦各有殊。五霸之后，战兵不息，佩非兵器，“X非战仪，于是解去佩“X，留其系襚而已。“X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襚，转相结受，又谓之绶。汉承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皇后谒庙，服袿衣属大衣，盖嫁服也，谓之祎衣，皁上皁下。亲蚕则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条。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华。绶佩同乘舆。

贵妃、贵嫔、贵姬，是为三夫人，金章龟纽，紫绶，八十首佩于阗玉，兽头鞶。

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是为九嫔，金章龟钮，青绶，八十首兽头鞶，佩采瓆玉。

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五职，亚九嫔，银印珪钮，艾绶，兽头鞶。

美人、才人、良人三职，散位，铜印环钮，墨绶，兽头鞶。

皇太子妃，金玺龟钮，纁硃绶，一百六十首佩瑜玉，兽头鞶。

良娣，银印珪钮，佩采瓆玉，青绶，八十首兽爪鞶。

保林，银印珪钮，佩水苍玉，青绶，八十首兽爪鞶。

诸王太妃、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龟钮，紫绶，八十首佩山玄玉，兽头鞶。

开国公、侯太夫人，银印珪钮，青绶，八十首佩水苍玉，兽头鞶。

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钿蔽髻。九嫔及公夫人，五钿；世妇，三钿。其长公主得有步摇。公主、封君已上，皆带绶。以彩组为绲带，各以其绶色。金辟邪，首为带玦。

公、特进、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绀缯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乘舆，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黈纩，玉笄。白玉玺，黄赤绶，五采，黄赤缥绿紺，纯黄质，长二丈九尺，五百首，广一尺二寸。小绶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衮服，皁衣，绛裳，裳前三幅，后四幅，织成为之，十二章，缘绛中单，织成绲带，硃绂，佩白玉，带鹿卢剑，绛袴袜，赤舄。未加元服，则空顶介帻。又有通天金博山冠，则绛纱袍，皁缘中单。其五时服，则五色介帻，进贤五梁冠，五色纱袍。又有远游五梁冠，并不通于下。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还宫及斋，则服通天冠。籍田则冠冕，璪十二旒，佩苍玉，黄绶，青带，青袜，青舄。拜陵则黑介帻，白纱单衣。释奠则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纱袍。春分朝日，则青纱朝服，青舄，秋分夕月，则白纱朝服，缃舄，俱冠五梁进贤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绛纱袍。季秋讲武、出征告庙，冠武弁，黄金附蝉，左貂。礿类宜社，武弁，硃衣。纂严升殿，服通天金博山冠，绛纱袍。入温、凉室，冠武弁，右貂附蝉，绛纱服。征还饮至，服通天冠。庙中遣上将，则衮冕，还宫则通天金博山冠。赏祖罚社，则武弁，左貂附蝉。元日、冬至大小会，皆通天金博山冠。四时畋、出宫，服通天冠，并赤舄。明堂则五时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东、西堂举哀，服白帢。

天子六玺：文曰“皇帝行玺”，封常行诏敕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王书则用之。“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征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并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天子行玺”，封拜外国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诸外国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发兵外国，若征召外国，及有事鬼神，则用之。并黄金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凡八字。在六玺外，唯封禅以封石函。又有督摄万机印一钮，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腹下隐起篆书为“督摄万

机”，凡四字。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缝。用则左户郎中、度支尚书奏取，印讫输内。

皇太子平冕，黑介帻，垂白珠九旒，饰以三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金玺，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绶硃质，长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绶长三尺二寸，与绶同色，而首半之。衮服，同乘舆而九章，绛绂，佩瑜玉，玉具剑、火珠标首，绛袴袜，赤舄。非谒庙则不服。未加元服，则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双玉导。中舍人执远游冠以从。其远游三梁冠，黑介帻，翠緌缨，绛纱袍，皁缘中单，黑舄。大朝所服，亦服进贤三梁冠，黑介帻，皁朝服，绛缘中单，玄舄。为宫臣举哀，白帢，单衣，乌皮履。未加元服，则素服。

皇太子玺，黄金为之，方一寸，龟钮，文曰“皇太子玺”。宫中大事用玺，小事用门下典书坊印。

诸公卿平冕，黑介帻，青珠为旒，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龙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庙服之。

远游三梁，诸王所服。其未冠，则空顶黑介帻。开国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进贤冠，文官二品已上，并三梁，四品已上，并两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主兵官及侍臣，通著武弁。侍臣加貂珰。御史、大理著法冠。诸谒者、太子中导客舍人，著高山冠。宫门仆射、殿门吏、亭长、太子率更寺、宫门督、太子内坊察非吏、诸门吏等，皆著却非冠。羽林、武贲，著鹖冠。录令已下，尚书以上，著纳言帻。又有赤帻，卑贱者所服。救日蚀，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帻，对朝服。贱者平巾，赤帻，示威武，以助于阳也。止雨亦服之。请雨则服缃帻，东耕则服青帻，庖人则服绿帻。

印绶，二品已上，并金章，紫绶；三品银章，青绶；三品已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皆为印，不为章。四品得印者，银印，青绶；五品、六品得印者，铜印，墨绶，四品已下，凡是开国子、男及五等散品名号侯，皆为银章，不为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铜印，黄绶。金银章印及铜印，并方一寸，皆龟钮。东西南北四籓诸国王章，上籓用中金，中籓用下金，下籓用银，并方寸，龟钮。佐官唯公府长史、尚书二丞，给印绶。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唯当曹为官长者给印。余自非长

官，虽位尊，并不给。

诸王纁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纯硃质，纁文织，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开国郡县公、散郡县公，玄硃绶，四采，玄赤缥绀，硃质，玄文织，长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广八寸。开国县侯伯、散县侯伯，青硃绶，四采，青赤白缥，硃质，青文织，长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广七寸。开国县子男、散县子男、名号侯、开国乡男，素硃绶，三采，青赤白，硃质，白文织，长一丈四尺，百二十首，广六寸。一品、二品，紫绶，三采，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广八寸。三品、四品，青绶，三采，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六尺，百四十首，广七寸。五品、六品，墨绶，二采，青绀，纯绀质，长一丈四尺，百首，广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黄绶，二采，黄白，纯黄质，长一丈二尺，六十首，广五寸。官品从第二已上，小绶间得施玉环。凡绶，先合单纺为一丝，丝四为一扶，扶五为一首，首五成一文。采纯为质。首多者丝细，首少者丝粗。官有绶者，则有纷，皆长八尺，广三寸，各随绶色。若服朝服则佩绶，服公服则佩纷。官无绶者，不合佩纷。

鞶囊，二品已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鞶。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鞶囊及爪。

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像剑。带真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皆双佩。绶亦如之。

百官朝服公服，皆执手板。尚书录令、仆射、吏部尚书，手板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缀紫荷，录令、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吏部尚书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笔。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职，并不簪。朝服，冠、帻各一，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皁领袖，皁襈，革带，曲领，方心，蔽膝，白笔、舄、袜，两绶，剑佩，簪导，钩灋，为具服。七品已上服也。公服，冠、帻，纱单衣，深衣，革带，假带，履袜，钩灋，谓之从省服。八品已下，流外四品已上服也。

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皆著襆衣为公服。

皇后玺、绶、佩同乘舆，假髻，步摇，十二钿，八雀九华。助祭朝

会以祎衣，祠郊禖以褕狄，小宴以阙狄，亲蚕以鞠衣，礼见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织成绲带。皇太后、皇后玺，并以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文各如其号。玺不行用，有令，则太后以宫名卫尉印，皇后则以长秋印。

内外命妇从五品已上，蔽髻，唯以钿数花钗多少为品秩。二品已上金玉饰，三品已下金饰。内命妇、左右昭仪、三夫人视一品，假髻，九钿，金章，紫绶，服褕翟，双佩山玄玉。九嫔视三品，五钿蔽髻，银章，青绶，服鞠衣，佩水苍玉。世妇视四品，三钿，银印，青绶，服展衣，无佩。八十一御女视五品，一钿，铜印，墨绶，服褖衣。又有宫人女官服制，第二品七钿蔽髻，服阙翟；三品五钿，鞠衣；四品三钿，展衣；五品一钿，褖衣；六品褖衣；七品青纱公服。俱大首髻。八品、九品，俱青纱公服，偏髯髻。

皇太子妃玺、绶、佩同皇太子，假髻，步摇，九钿，服褕翟。从蚕则青纱公服。

皇太子妃玺，以黄金，方一寸，龟钮，文曰“皇太子妃之玺”。若有封书，则用内坊印。

郡长公主、公主、王国太妃、妃，纁硃绶，髻章服佩同内命妇一品。郡长君七钿蔽髻，玄硃绶，阙翟，章佩与公主同。郡君、县主，佩水苍玉，余与郡长君同。太子良娣视九嫔服。县主青硃绶，余与良娣同。女侍中五钿，假金印、紫绶，服鞠衣，佩水苍玉。县君银章，青硃绶，余与女侍中同。太子孺人同世妇。太子家人子同御女。乡主、乡君，素硃绶，佩水苍玉，余与御女同。外命妇章印绶佩，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绶佩，妻则不假。一品、二品，七钿蔽髻，服阙翟。三品五钿，服鞠衣。四品三钿，服展衣。五品一钿，服褖衣。内外命妇、宫人女官从蚕，则各依品次，还著蔽髻，皆服青纱公服。如外命妇，绶带韝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诏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与其命妇服同。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则苍衣苍冕；祀东方上帝及朝日，则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则硃衣硃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则黄衣黄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则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则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纳后、朝诸侯，则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诸先帝、大贞于龟、食三老五更、享诸侯、耕

籍，则服衮冕，自龙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则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与宗彝。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则服□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衮、山、□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龙为领褾。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则服韦弁，谓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裳衣也。田猎行乡畿，则服皮弁，谓以鹿子皮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帝凶服斩衰。父母之丧上下达其吊服，锡衰以哭三公，缌衰以哭诸侯，皆十五升抽其半。锡者，浣其布，不浣其缕，衰在内，缌者皆素弁，如爵弁之数环绖。一服缠绖。凡大疫、大荒、大灾则素服缟冠。凡疫病、荒饥、年灾水旱也。

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三曰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彝，为九等。四曰□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火与宗彝。五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及藻，裳重黻。六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山冕已下俱九等，皆以山为领褾，冕俱九旒。七曰韦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无衮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彝。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藻，裳重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冕已下俱八等，皆以华虫为领褾。冕俱八旒。

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无山冕。□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裳重黻。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黼黻。火冕已下俱七等，皆以火为领褾。冕俱七旒。

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无□冕。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裳重黻。毳冕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为领褾。冕俱六旒。

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无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以藻为领褾。冕五旒。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宗彝与藻，裳重黻。三曰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与粉米，裳重黼黻。四曰藻冕，四章，衣裳俱二章，衣重藻与粉米，裳重黼黻。五

曰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宗彝为领襟。六曰爵弁。七曰韦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

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与粉米，裳重黼黻，俱八等，皆以藻为领襟。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为八等。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无毳冕。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为七等，皆以粉米为领襟，各七。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为七等。

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无藻冕。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为六等。

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无皮弁。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为五等。

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无爵弁。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为四等。

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玄冠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黄，下士杂裳，谓前玄后黄也。庶士之服一：玄冠。庶士，庶人在官，府史之属。其服缁衣裳。

后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其凶服皆与庶人同。其吊服，诸侯于其卿大夫，锡衰；同姓，緦衰；于士，疑衰。其当事则弁绖，否则皮弁。公孤卿大夫之吊服，锡衰弁绖，皮弁亦如之。士之吊服，疑衰素裳，当事弁绖，否则徒弁。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从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则服翟衣。素质，五色。祭阴社，朝命妇，则服騑衣。青质，五色。祭群小祀，受献茧，则服□衣。赤色采桑则服鳪衣。黄色从皇帝见宾客，听女教，则服鵫衣。白色食命妇，归宁，则服衣。玄色俱十有二等，以翟雉为领襟，各有二。临妇学及法道门，燕命妇，有时见命妇，则苍衣。春斋及祭还，则青衣。夏斋及祭还，则硃衣。采桑斋及采桑还，则黄衣。秋斋及祭还，则素衣。冬斋及祭还，则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领襟以相生之色。

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以騑雉为领褾，各九。自騑衣已下五，曰騑衣、□衣、鳪衣、鵫衣、衣，并硃衣、黄衣、素衣、玄衣而九。自硃衣而下，其领褾亦同用相生之色。

诸侯夫人，自□而下八。其翟衣雉皆八等，俱以□雉为领褾。无騑衣。

诸伯夫人，自鳪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鳪雉为领襟，又无鵫衣。

诸子夫人，自鵫而下六。其翟衣俱以鵫雉为领褾。又无鳪衣。

诸男夫人，自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雉为领褾。又无鳪衣。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鳪衣，二曰鵫衣、三曰衣，四曰青衣，五曰硃衣，六曰黄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衣。似发华皆九树。其雉衣亦皆九等，以褾雉为领褾，各九。

三□弋，三孤之内子，自鵫衣而下八。雉衣皆八等，以鵫雉为领褾，各八。

六嫔，六卿之内子，自衣而下七。雉衣皆七等，以雉为领褾，各七。

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

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硃衣而下五。

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黄衣而下四。

御婉士之妇人，自素衣而下三。

中宫六尚，緅衣。其色赤而微玄

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余常服，曰私衣。皇后华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数为之节。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为节。

皇后及诸侯夫人之服，皆舄履。三妃，三公夫人已下，翟衣则舄，

其余皆屦。舄、履各如其裳之色。

皇后之凶服，斩衰、齐衰，降旁期已下吊服。为妃、嫔、三公之夫人、孤卿内子之丧，锡衰。锡者，十五升去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哀在内也。为诸侯夫人之丧，缌衰。缌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哀在外也。为媛、御婉及大夫孺人、士之妇人之丧，疑衰。十四升，疑于吉。皆吉笄，无首。象笄，去首饰。太阴亏则素服。荡天下之阴事诸侯之夫人及三妃与三公之夫人已下凶事，则五衰：自缌已上皆服之其吊，诸侯夫人于卿之内子、大夫孺人，锡衰。于己之同姓之臣，缌衰。于士之妇人，疑衰。皆吉笄，无首。其三妃已下及媛，三公夫人已下及孺人，其吊服锡衰。御婉及士之妇人，吊服疑衰，疑衰同笄。九族已下皆骨笄

韠，皇帝三章，龙、火、山；诸侯二章，去龙；卿大夫一章，以山。皆织彩以成之。

皇帝八玺，有神玺，有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于天，传国玺明受之于运。皇帝负扆，则置神玺于筵前之右，置传国玺于筵前之左。又有六玺。其一“皇帝行玺”，封命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玺”，与诸侯及三公书用之。其三“皇帝信玺”，发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玺”，封命蕃国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玺”，与蕃国之君书用之。其六“天子信玺”，征蕃国之兵用之。六玺皆白玉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兽钮。

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白玉为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钮。

三公诸侯皆金印，方寸二分，高八分，龟钮。七命已上银，四命已上铜，皆龟钮。三命已上，铜印铜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

皇帝之组绶以苍，以青，以硃，以黄，以白，以玄，以纁，以红，以紫，以緅，以碧，以绿，十有二色。诸公九色，自黄以下。诸侯八色，自白以下。诸伯七色，自玄以下。诸子六色，自纁已下。诸男五色，自红已下。三公之绶，如诸公。三孤之绶，如诸侯。六卿之绶，如诸伯。上大夫之绶，如诸子。中大夫之绶，如诸男。下大夫绶，自紫已下。士之绶，自緅已下。其玺印之绶，亦如之。

保定四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

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为准。二年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锦绮缋绣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礼则服冕。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俯伏方兴。

志第七礼仪七

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弈叶共遵　　，理无可革。然三代所尚，众论多端，或以为所建之时，或以为所感之瑞，或当其行色，因以从之。今虽夏数得天，历代通用，汉尚于赤，魏尚于黄，骊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岁首，常服于黑。朕初受天命，赤雀来仪，兼姬周已还，于兹六代，三正回复，五德相生，总以言之，并宜火色。垂衣已降，损益可知，尚色虽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庙社，可依衮冕之仪，朝会衣裳，宜尽用赤。昔丹乌木运，姬有大白之旂，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马，在祀与戎，其尚恆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政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即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谨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别。六等之冕，承用区分，璪玉五采，随班异饰，都无迎气变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骆黑衣，与四时而色变，全不言于弁冕。五时冕色，《礼》既无文，稽于正典，难以经证。且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帻者，任依汉、晋。”制曰：“可。”

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乘舆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为十二等。衣褾、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灋，大带，素带硃里，纰其外，上以硃，下以绿。“X随裳色，龙、火、山三章。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硃袜，赤舄，舄加金饰。祀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禅、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则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玉

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其革带、剑、佩、绶、舄，与上同。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朔日受朝、元会及冬会、诸祭还，则服之。武弁，金附蝉，平巾帻，余服具服。讲武、出征、四时蒐狩、大射、祃、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则服之。黑介帻，白纱单衣，乌皮履，拜陵则服之。白纱帽，白练裙襦，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皆服之。白帢，白纱单衣，乌皮履，举哀则服之。

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皇帝行玺”，封命诸侯及三师、三公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师、三公书则用之。“皇帝信玺”，征诸夏兵则用之。“天子行玺”，封命蕃国之君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蕃国之君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征蕃国兵则用之。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印。

皇帝临臣之丧，三品已上，服锡衰；五等诸侯，缌衰；四品已下，疑衰。

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纩充耳，犀笄。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织成为之。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鬻，大带，素带不硃里，亦纰以硃绿。黻随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剑，火珠镖首。瑜玉双佩，硃组。双，大绶，四采，赤白缥绀，纯硃质，长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二玉环。硃袜，赤舄，以金饰。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庙、元服、纳妃，则服之。

远游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缨翠緌，犀簪导。绛纱袍，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袜，舄。其革带、剑、佩、绶与上同。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谒庙、还宫、元日朔日入朝、释奠，则服之。

远游冠，公服，绛纱单衣，革带，金钩鬻，假带，方心。纷长六尺四寸，广二寸四分，色同其绶。金缕鞶囊，袜履。五日常朝，则服之。

白帢，单衣，乌皮履，为宫臣举哀，则服之。

皇太子玺，宫内大事用之。小事用左、右庶子印。

皇太子临吊三师、三少，则锡衰；宫臣四品已上，缌衰；五品已

下，疑衰。

衮冕，青珠九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自此已下，缨皆如之。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国公、开国公初受册，执贽，入朝，祭，亲迎，则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

□冕，侯八旒，伯七旒。服七章。衣，华虫、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八旒者，重宗彝。侯、伯初受册，执贽，入朝，祭，亲迎，则服之。

毳冕，子六旒，男五旒。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六旒者裳重黻子、男初受册，执贽，入朝，祭，亲迎，则服之。

衤黹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粉米一章为三重，裳黼、黻二章各二重。六旒者，减黼一重。五旒，又减黻一重。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助祭则服之。

自王公已下服章，皆绣为之。祭服冕，皆簪导、青纩充耳。玄衣，纁裳，白纱内单，黼领，衤黹冕已下，内单青领。青褾、襈、裾。革带，钩鼱，大带，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带，不硃里，皆纰其外，上以硃，下以绿。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素带，纰其垂，外以玄，内以黄。纽约皆用青组。硃“X凡“X皆随裳色，衮、□、毳，火、山二章。衤黹，山一章。剑，佩，绶，袜，赤舄。

爵弁，玄缨无旒，从九品已上，助祭，则服之。其制服簪导，玄衣、薰裳无章，白绢内单，青领、褾、襈、裾，革带，大带，练带纰其垂，内外以缁。纽约用青组。爵韠，袜，赤履。

武弁，平巾帻，诸武职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珰附蝉，以貂为饰，侍左者左珥，右者右珥。

远游三梁冠，黑介帻，诸王服之。

进贤冠，黑介帻，文官服之。从三品已上三梁，从五品已上两梁，流内九品已上一梁。

法冠，一名獬豸冠，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角形。法官服之。

高山冠，谒者服之。

却非冠，门者及禁防伺非服之。

黑介帻，平巾黑帻，应服者，并上下通服之。庖人则绿帻。

白帢，白纱单衣，乌皮履，上下通服之。

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

朝服，亦名具服冠，帻簪导，白笔，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皁领、袖，皁襈，革带，钩鸞，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襈，舄，绶，剑，佩。从五品已上，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则服之。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去剑、佩、绶，余并同。

自余公事，皆从公服。亦名从省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革带，钩鸞，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从五品已上服之。

绛褠衣公服，□衣即单衣之不垂胡也。袖狭，形直如□内。余同从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

绶，王，纁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纯硃质，纁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公，玄硃绶，四采，玄赤缥绀，纯硃质，玄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侯、伯，青硃绶，四采，青赤白缥，纯硃质，青文织，长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广八寸。子、男，素硃绶，三采，青赤白，纯硃质，白文织成，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广七寸。正、从一品，绿綟绶，四采，绿紫黄赤，纯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从三品已上，紫绶，三采，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百八十首，广八寸。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及正、从四品，青绶，三采，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百四十首，广七寸。正、从五品，墨绶，二采，青绀，纯绀质，长一丈二尺，百首，广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正、从一品，施二玉环，已下不合。其有绶者则有纷，皆长六尺四寸，广二寸四分，各随其绶色。

鞶囊，二品已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及开国男银缕，五品彩缕。官无绶者，则不合剑佩。一品及五等诸侯，并佩山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苍玉。

年高致仕及以理去官，被召谒见，皆服前官从省服。州郡秀孝，试见之日，皆假进贤一梁冠，绛公服。

隐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谒见者，黑介帻，白单衣，革带，乌皮履。

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大将军、领左右大将军，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装两裆甲。唯左右武卫大将军执赤柽杖。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将军、领左右将军、左右监门卫将军、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内等率、左右监门郎将及诸副率，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金装两裆甲。唯左右武卫将军、太子左右宗卫率，执白檀杖。

直阁将军、直寝、直斋、太子直阁，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袴褶，银装两裆甲。

皇后首饰，花十二树。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妇，并九树。侯夫人，二品命妇，并八树。伯夫人，三品命妇，并七树。子夫人，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四品已上官命妇，并六树。男夫人，五品命妇，五树。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树。自皇后已下，小花并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

皇后祎衣，深青织成为之。为翬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青纱内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硃里，纰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袜、舄舄加金饰白玉佩，玄组、绶。章采尺寸，与乘舆同。祭及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鞠衣，黄罗为之。应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带及衣、革带、舄，随衣色。余与祎衣同，唯无雉。亲蚕则服之。应服者皆以助祭

青衣，青罗为之，制与鞠衣同。去花、大带及佩绶。以礼见皇帝，则服之。

硃衣，绯罗为之，制如青衣。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后服与皇后同。皇太后玺，不行用，若封令书，则用宫官之印。

皇后玺，不行用，若封令书，则用内侍之印。

皇太子妃褕翟，青织成为之。为摇翟之形，青质，五色，九等。青纱内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衣色，以摇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下硃里，纰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袜、舄，舄加金饰瑜玉佩，纯硃绶。章采尺寸，与皇太子同。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亦有鞠衣。

皇太子妃玺，不行用，若封书，则用典内之印。

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侯伯夫人，服褕翟。绣为之。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为九等，侯夫人八等，伯夫人七等。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亦有鞠衣。

子、男夫人，服阙翟。绯罗为之。刻赤缯为翟形，不绣，缀于服上。子夫人六等，男夫人五等。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亦有鞠衣。

诸王、公、侯、伯、子、男之母，与妃、夫人同。其郡县君，各视其夫及子。若郡县君品高及无夫、子者，准品。

嫔及从三品已上官命妇，青服。制与褕翟同，青罗为之，唯无雉。助祭朝会，凡大事则服之。亦有鞠衣。

世妇及皇太子昭训，从五品已上官命妇，服青服。助祭从蚕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女御及皇太子良媛，硃服。制与青服同，去佩绶。助祭从蚕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六尚，硃丝布公服。助祭从蚕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六司、六典及皇太子三司、三典、三掌，青纱公服。助祭从蚕朝会，凡大事则服之。

佩绶，嫔同九卿，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同五品，公主、王妃同诸王，三师、三公、五等国夫人及从五品已上官命妇，皆准其夫。无夫者准品。

定令讫。

高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衤黹，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皁，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大裘冕之制，案《周礼》，大裘之冕，无旒。《三礼衣服图》："大裘而冕，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汉明帝永平中，方始创制。董巴《志》云："汉六冕同制皆阔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于是遂依此为大裘冕制，青表，硃里，不施旒纩，不通于下。其大裘之服，案《周官》注"羔裘也"。其制，准《礼图》，以羔正黑者为之，取同色缯以为领袖。其裳用纁，而无章饰，绛袜，赤舄。祀圆丘、感帝、封禅、五郊、明堂、雩、蜡，皆服之。

衮冕之制，案《礼·玉藻》"十有二旒"。《大戴礼》云："冕而加旒，以蔽明也，琇纩塞耳，以蔽聪也。"又《礼含文嘉》："前后邃延，不视邪也，加以黈纩，不听谗也。"三王之冕，既不通制，故夫子云："行夏之时，服周之冕。"今以采綖贯珠，为旒十二。邃延者，出冕前后而下垂之，旒齐于髆，纩齐于耳，组为纓，玉笄导。其为服之制，案《释名》云："衮，卷也"，谓画龙于上也。是时虞世基奏曰：

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从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临，辰为帝位，月主正后，负此三物，合德齐明，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书》："予欲观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具依此，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实，依《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以此相间，而为五采。郑玄议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错，非一色也。"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衣褾、领

上各帖升龙，汉、晋以来，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乘于夏制，征而用之，理将为允。

墨敕曰："可。"承以单衣。又案董巴《舆服志》宗庙冕服云："绛领、袖为内单衣。"又《车服杂记》曰："天子释奠、郊祭而单衣，以绛缘。"今用白纱为内单，黼领，绛褾，青裾及襈。革带，玉钩灋，大带硃里，纰其外。纽约用组，上加硃"X。又案《说文》："韠，"X也。所以蔽前。"《礼记》曰："有虞氏"X，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郑玄曰："冕之"X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汤至周，增以文饰。"《礼记》曰："君硃韠。"郑曰："韠象裳色。"今依《白武通注》，以蔽裳前，上阔一尺，象天数也；下阔二尺，象地数也；长三尺，象三才也；加龙章山火，以备三代之法也。于是制衮冕之服，玄衣，纁裳，合九章为十二等。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革带，玉钩灋，大带，"X，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大、小绶。硃袜，赤舄，舄饰以金。宗庙、社稷、籍田、方泽、朝日、夕月、遣将授律、征还饮至、加元服、纳后、正冬受朝、临轩拜爵，皆服之。

通天冠之制，案董巴《志》："冠高九寸，形正竖，顶少邪却，后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高山。"故《礼图》或谓之高山冠也。《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又徐氏《舆服注》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徐爰亦曰："博山附蝉，谓之金颜。"今制依此，不通于下，独天子元会临轩服之。其服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皁领、褾、裾、襈，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其剑、佩、绶、舄、革带，皆与上同。元冬飨会、诸祭还，则服之。四时视朔，则内单、领、襈，各随其方色。唯秋方色白，以绿代之。

远游冠之制，案《汉杂事》曰："太子诸王服之。"故《淮南子》曰："楚庄王冠通梁，组缨。"注云："通梁，远游也。"晋令："皇太子诸王，给远游冠。"徐氏《杂注》曰："天子杂服，远游五梁。太子诸王三梁。"董巴《志》曰："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帻上。"今制依此，天子加金博山，九首，施珠翠，黑介帻，金缘，以承之。翠緌缨，犀簪导。太子亲王加金附蝉，宗室王去附蝉，并不通于庶姓。其乘舆远游冠服，白纱单衣，承以裙襦，乌皮履。拜山陵则服之。

武弁之制，案徐爰《宋志》，谓笼冠是也。《礼图》曰："武士服之。"董巴《舆服志》云："诸常侍、内常侍，加黄金附蝉、耗尾，谓之惠文冠。"今制，天子金博山，三公已上玉冠枝，四品已上金枝。侍臣加

附蝉，耗丰貂，文官七品已上耗白笔，八品已下及武官，皆不耗笔。其乘舆武弁之服，衣、裳、绶如通天之服。讲武、出征、四时蒐狩、大射、祃、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皆服之。

弁之制，案《五经通义》“高五寸，前后玉饰。”《诗》云：“璯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为之。”《尚书顾命》：“四人綦弁，执戈。”故知自天子至于执戈，通贵贱矣。《魏台访议》曰：“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饰之。”今参准此，通用乌漆纱而为之。天子十二琪，皇太子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六品已下无琪。唯文官服之，不通武职。案《礼图》，有结缨而无笄导。少府少监何稠，请施象牙簪导。诏许之。弁加簪导，自兹始也。乘舆鹿皮弁服，绯大襦，白罗裙，金乌皮履，革带，小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白玉佩一双。视朝听讼则服之。凡弁服，自天子已下，内外九品已上，弁皆以乌为质，并衣袴褶。五品已上以紫，六品已下以绛。宿卫及在仗内，加两裆，螣蛇绛襦衣，连裳。典谒赞引，流外冗吏，通服之，以缦。后制鹿皮弁，以赐近臣。

帽，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处，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复制白纱高屋帽，其服，练裙襦，乌皮履。宴接宾客则服之。

白帢，案《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之。”盖自魏始也。《梁令》，天子为朝臣等举哀则服之。今亦准此。其服，白纱单衣，承以裙襦，乌皮履。举哀临丧则服之。

帻，案董巴云：“起于秦人，施于武将，初为绛袙，以表贵贱焉。至汉孝文时，乃加以高颜。”孝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人见，乃始进帻。又董偃召见，绿帻傅韝。《东观记》云：“诏赐段颎赤帻大冠一具。”故知自上已下，至于皁隶，及将帅等，皆通服之。今天子畋猎御戎，文官出游田里，武官自一品已下，至于九品，并流外吏色，皆同乌。厨人以绿，卒及驭人以赤，举辇人以黄。驾五辂人，逐其车色。承远游、进贤者，施以掌导，谓之介帻。承武弁者，施以笄导，谓之平巾。其乘舆黑介帻之服，紫罗褶，南布袴，玉梁带，紫丝鞋，长鞠靴。畋猎豫游则服之。

皇太子服六等，衮冕九旒，硃组缨，青纩琉耳，犀簪导。绀衣，纁裳，去日月星辰为九章。白纱内单，黼黻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灊，大带，“X二章，玉具剑。侍从祭祀，及谒庙、加元服、纳妃，则服之。据晋咸宁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绀。旧章用织成，降以绣。玉具剑，故事以火珠镖首，改以白珠。开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贯白珠。及仁寿元年，炀帝为太子，以白珠太逼，表请从青珠。于是太子衮冕与三公王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髆，降天子二寸。

远游冠，金附蝉，加宝饰珠翠，九首，珠缨翠緌，犀簪导。绛纱袍，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袜，舄，革带，剑，佩，绶同衮冕。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珠翠，二首。谒庙还，元日、朔旦入朝，释奠，则服之。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驾，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著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寻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见，况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古章。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位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后，台鼎贵臣，并加貂珰武弁，故皇太子遂著远游，谦不逼尊，于理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远游三梁冠，从省服，绛纱单衣，革带，金钩灊，假带，方心，佩一只，纷长六尺四寸，阔二寸四分，色同于绶。金缕鞶囊，白袜，乌皮履，金饰。五日常朝则服之。

鹿皮弁，九琪，服绛罗襦，白罗裙，革带，履，袜，佩，纷，如从省服。在宫听政则服之。平巾，黑帻，玉冠枝，金花饰，犀簪导，紫罗褶，南布袴，玉梁带，长鞠靴。侍从田狩则服之。

白帢，素单衣，乌皮履。为宫臣举哀吊丧则服之。

诸王三公已下，为服之制，衮冕九章服。三公摄祭及诸王初受册、执贽、入朝、助祭、亲迎，则服之。绶各依其色。

□冕，案《礼图》：“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新制依此。服七章。三品及公侯助祭则服之。

毳冕，案《礼图》：“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新制依此。服五章。四品及伯助祭则服之。

衤黹冕，案《礼图》：“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则服之。

玄冕，案《礼图》：“王祭群小祀及视朝服。”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诸侯服以祭其宗庙，三旒，用玉十八。新制依此。服三章。通给庶姓。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三品省衣粉米，加三重；裳黼黻，加二重。四品减黼一重，五品减黻一重。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

开皇以来，天子唯用衮冕，自□之下，不施于尊，具依前式。而六等之冕，皆有黈纩，黄绵为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下，三犀导，青缨爵弁。案董巴《志》：“同于爵形，一名冕，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人服之。《礼》云：“硃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礼图》云：“士助君祭服之，色如爵头，无旒有纩。”新制依此。角为簪导，衣青，裳縓，并缦，无章。六品已下，皆通服之。

远游冠服，王所服也。衣裳内单。如皇太子，佩山玄玉，金章龟钮。宋孝建故事亦谓之玺，今文曰印。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铜易之。大绶四采，小绶同色，施二玉环，玉具剑，乌皮舄，舄加金饰。唯帝子宗室封国王者服之。

进贤冠，案《汉官》云：“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两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别贵贱，自汉始也。董巴释曰：“如缁布冠，文儒之服也。”前高七寸而却，后高三寸而立。王莽之时，以帻承之。新制依此。内外文官通服之。三品已上三梁，五品已上两梁，九品

已上一梁，用明尊卑之等也。其朝服，亦名具服。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玄领、裾、襈、袖，革带，金钩灊，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双佩、绶，如远游之色。自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衣服尽同，而绶依其品。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皆服之。六品、七品，去剑、佩、绶。八品、九品，去白笔、内单，而用履代舄。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并乌皮履，去曲领、内单、白笔、蔽膝。开皇故事，亦去鞶囊、佩、绶。何稠请去大绶，而偏垂一小绶，缀于兽头鞶囊，独一只佩，正当于后。诏从之。一品已下，五品已上，同。

高山冠，案董巴《志》云："一曰侧注，谒者仆射之所服也。"胡伯始以为齐王冠，秦灭齐，以赐谒者。《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毁变其形，除去卷筒，令如介帻。帻上加物，以象山峰，行人使者，通皆服之。"新制参用其事，形如进贤，于冠前加三峰，以象魏制。谒者大夫已下服之。梁依其品。

獬豸冠，案《礼图》曰："法冠也，一曰柱后惠文。"如淳注《汉官》曰："惠，蝉也，细如蝉翼。"今御史服之。《礼图》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董巴《志》曰："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应劭曰："古有此兽，主触不直，故执宪者，为冠以象之。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此即是也。开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无此色。新制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书侍御史以犀，侍御史已下，用羚羊角，独御史、司隶服之。

巾，案《方言》云："巾，赵、魏间通谓之承露。"《郭林宗传》曰："林宗尝行遇雨，巾沾角折。"又袁绍战败，幅巾渡河。此则野人及军旅服也。制有二等。今高人道士所著，是林宗折角；庶人农夫常服，是袁绍幅巾。故事，用全幅阜而向后襆发，俗人谓之襆头。自周武帝裁为四脚，今通于贵贱矣。

簪导，案《释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发也。一曰笄。笄，系也，所以拘冠使不坠也。导，所以导擽鬓发，使入巾帻之里也。"今依《周礼》，天子以玉笄，而导亦如之。又《史记》曰："平原君夸楚，为玳瑁簪。"班固《与弟书》云："今遗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史贡皇太子通天犀导。"故知天子独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并准是，唯弁用白牙笄导焉。

貂蝉，案《汉官》："侍内金蝉左貂，金取刚固，蝉取高洁也。"董

巴《志》曰："内常侍，右貂金珰，银附蝉，内书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内史令金蝉右貂，纳言金蝉左貂。开皇时，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皆有貂蝉，至是罢之。唯加常侍聘外国者，特给貂蝉，还则输纳于内省。

白笔，案徐氏《杂注》云："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遗象也。"《魏略》曰："明帝时大会而史簪笔。"今文官七品已上，通耗之。武职虽贵，皆不耗也。

缨，案《仪礼》曰："天子硃缨，诸侯丹组缨。"今冕，天子已下皆硃缨。又《尉缭子》曰："天子玄缨，诸侯素缨。"别尊卑也。今不用素，并从冠色焉。

佩，案《礼》，天子佩白玉。董巴、司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今参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山玄玉。自公已下，皆水苍玉。

绶，案《礼》："天子玄组绶，侯伯硃组绶，大夫纯组绶，世子綦组绶。"《汉官》云："萧何为相国，佩绿绶，公侯紫，卿二千石青，令长千石黑。"今大抵准此。天子以双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阔一尺；双小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四玉环。开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硃双绶，四采，赤白缥绀，纯硃质，长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阔九寸；双小绶，长一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开皇用二，今加一。三公，绿綟绶，四采，绿黄缥紫，纯绿质，黄文织之，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阔九寸，与亲王绶俱施二玉环。诸王，纁硃绶，四采，赤黄缥绀，纯硃质，纁文织之，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阔九寸。公，玄硃绶，四采，赤缥玄绀，纯硃质，玄文织之，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阔九寸。侯、伯，青硃绶，四采，青赤白缥，纯硃质，青文织，长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阔八寸。子、男，素硃绶，三采，青赤白，纯硃质，素文织之，长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阔七寸。二品已上，纁紫绶，四采，纁紫赤黄，纯紫质，纁文织之，长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阔八寸。三品，绀紫绶，四采，紫绀黄缥，纯紫质，绀文织之，长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阔八寸。四品，青绶，三采，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阔七寸。五品，墨绶，二采，青绀，纯绀质，长一丈二尺，百二十首，阔六寸。自王公已下，皆有小绶二枚，色同大绶，而首半之。正、从一品，施二玉环。凡有绶者，皆有纷，并长六尺四寸，阔二寸四分，随于绶色。

鞶囊，案《礼》：“男鞶革，女鞶丝。”《东观书》：“诏赐邓遵兽头鞶囊一枚。”班固《与弟书》：“遗仲升兽头旁囊，金错钩也。”古佩印皆贮悬之，故有囊称。或带于旁，故班氏谓为旁囊，绶印钮也。今虽不佩印，犹存古制，有佩绶者，通得佩之。无佩则不。今采梁、陈、东齐制，品极尊者，以金织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银织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綖织成，五品已上服之。分为三等。

革带，案《礼》“博二寸”。《礼图》曰：“珰缀于革带。”阮谌以为有章印则于革带佩之。《东观记》：“杨赐拜太常，诏赐自所著革带。”故知形制尊卑不别。今博三寸半，加金缕瀿，螳□良钩，以相拘带。自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

剑，案汉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蔡谟议云：“大臣优礼，皆剑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详所起。东齐著令，谓为象剑，言象于剑。周武帝时，百官燕会，并带刀升座。至开皇初，因袭旧式，朝服登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征上事，始制凡朝会应登殿坐者，剑履俱脱。其不坐者，敕召奏事及须升殿，亦就席解剑乃登。纳言、黄门、内史令、侍郎、舍人，既夹侍之官，则不脱。其剑皆真刃，非假。既合旧典，弘制依定。又准晋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衣冠带剑。今天子则玉具火珠镖首，余皆玉镖首。唯侍臣带剑上殿，自王公已下，非殊礼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后升。六品以下，无佩绶者，皆不带。

曲领，案《释名》，在单衣内襟领上，横以雍颈。七品已上有内单者则服之，从省服及八品已下皆无。

珽，案《礼》：“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又《五经异义》：“天子笏曰珽，珽直无所屈也。”今制准此，长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为之。

笏，案《礼》：“诸侯以象，大夫鱼须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画于君前，受命书于笏，笏毕用也。《五经要义》曰：“所以记事，防忽忘。”《礼图》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杀六分去一。”晋、宋以来，谓之手板，此乃不经，今还谓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履、舄，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

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则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

诸建华、絺鬕、鹚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前代所有，皆不采用。

皇后服四等，有袆衣、鞠衣、青服、硃服。

袆衣，深青质，织成领袖，文以翟翟，五采重行，十二等。首饰花十二钿，小花聃十二树，并两博鬓。素纱内单，黼领，罗縠褾、襈，色皆以硃。蔽膝随裳色，以緅为缘，用翟三章。大带随衣裳，饰以硃绿之锦，青缘。革带，青袜、舄，舄以金饰。白玉佩，玄组，绶，章采尺寸同于乘舆。祭及朝会，凡大事皆服之。

鞠衣，黄罗为质，织成领袖，小花十二树。蔽膝，革带及舄，随衣色。余准袆衣，亲蚕服也。

青服，去花、大带及佩绶，金饰履。礼见天子则服之。

硃服，制如青服。宴见宾客则服之。

有金玺，盘螭钮，文曰“皇后之玺”。冬正大朝，则并黄琮，各以笥贮，进于座隅。

皇太后服，同于后服。而贵妃以下，并亦给印。

贵妃、德妃、淑妃，是为三妃。服褕翟之衣，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金章龟钮，文从其职。紫绶，一百二十首，长一丈七尺，金缕织成兽头鞶囊，佩于阗玉。

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服阙翟之衣，首饰花八钿，并二博鬓。金章龟钮，文从其职。紫绶，一百首，长一丈七尺，金缕织成兽头鞶囊，佩采瓆玉。

婕妤，银缕织成兽头鞶囊，首饰花七钿。他如嫔服。

美人、才人，服鞠衣，首饰花六钿，并二博鬓。银印珪钮，文从其职。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彩缕织成兽爪鞶囊，佩水苍玉。

宝林，服展衣，首饰花五钿，并二博鬓。银印环钮，文如其职。艾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鞶囊，佩玉，同于婕妤。

承衣刀人、采女，皆服褖衣，无印绶。参准宋泰始四年及梁、陈故事，增损用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之衣，青质，五采织成为摇翟，以备九章。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金玺龟钮，文如其职。素纱内单，黼领，罗褾、襈，色皆用硃，蔽膝二章。大带，同袜衣，青绿革带，硃袜，青舄，舄加金饰。佩瑜玉，纁硃绶，一百六十首，长二丈，兽头鞶囊，凡大礼见皆服之。唯侍亲桑，则用鞠衣之服，花钿佩绶，与褕衣同。准宋孝建二年故事而增损之。

良娣，鞠衣之服，银印珪钮，文如其职。佩采瓆玉，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鞶囊。余同世妇。

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铜印环钮，文如其职。佩水苍玉，艾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鞶囊。自良娣等，准宋大明六年故事而损益之。

诸王太妃、妃、长公主、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妇，褕翟之服，绣为九章。首饰花九钿，佩山玄玉，兽头鞶囊。绶同夫色。

公夫人，县主、二品命妇，亦服褕翟，绣为八章。首饰八钿。侍从亲桑，同用鞠衣。自此之下，佩皆水苍玉。

侯、伯夫人、三品命妇，亦服袀翟，绣为七章。首饰七钿。

子夫人、四品命妇，服阙翟之衣，刻赤缯为翟，缀于服上，以为六章。首饰六钿。

男夫人、五品命妇，亦服阙翟之衣，刻缯为翟，缀于服上，以为五章。首饰五钿。若当从侍亲桑，皆同鞠衣。

议既定，帝幸修文殿览之，乃令何稠、起部郎阎毗等造样上呈。二年总了，始班行焉，轩冕之盛，贯古今矣。

三年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染干朝见，慕之，请袭冠冕。帝不许。明日，率左光禄大夫、褥但特勤阿史那职御，左光禄大夫、特勤

阿史那伊顺，右光禄大夫、意利发史蜀胡悉等，并拜表，固请衣冠。帝大悦，谓弘等曰：“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此乃卿等功也。”弘、恺、善心、世基、何稠、阎毗等赐帛各有差，并事出优厚。

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唯服袴褶，而军旅间不便。至六年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卓彼上天，宫室混成，玄戈居其左，上将居其右，弧矢扬威，羽林置陈。《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昔轩辕氏之有天下也，以师兵为营卫，降至三代，其仪大备。西汉武帝，每上甘泉，则列卤簿，车千乘，骑万匹。其居前殿，则植戟悬楯，以戒不虞。其所由来者尚矣。

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阁及诸门上下，各以直閤将军等直领。又置刀钐、御刀、御楯之属，直御左右。兼有御仗、铤槊、赤氅、角抵、勇士、青氅、卫仗、长刀、刀剑、细仗、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诸门。行则仪卫左右。又有左右夹毂、蜀客、楯剑、格兽羽林、八从游荡、十二不从游荡、直从细射、廉察、刀戟、腰弩、大弩等队，凡四十九队，亦分直诸门上下。行则量为仪卫。东西掖、端、大司马、东西华、承明、大通等门，又各二队，及防殿三队，虽行幸不从。又有八马游荡、马左右夹毂、左右马百骑等各二队，及骑官、阅武马容、杂伎马容及左右马骑直队，行则侍卫左右，分为警卫。车驾晨夜出入及涉险，皆作函。卤簿应宿卫军骑，皆执兵持满，各当其所保护方面。天明及度险，乃奏解函，挝鼓而依常列。乘舆行则有大驾、法驾、小驾。大贺以郊飨上天，临驭九伐。法驾以祭方泽，祀明堂，奉宗庙，藉千亩。小驾以敬园陵，亲蒐狩。大驾则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搢驭。法驾小驾，皆侍中骖乘，奉车郎驭，公卿不引。其余行幸，送往劳旋，则槊仗。近宴则队仗。三驾法天，二仗法地，其动也参天而两地也。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中定令，宫卫之制，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队。又有持钹队、铤槊队、长刀队、细仗队，楯铩队、雄戟队、格兽队、赤氅队、角抵队、羽林队、步游荡队、马游荡队。又左右各武贲十队，左右翊各四队，又步游荡、马游荡左右各三队，是为武贲。又有直从武贲，左右各六队，在左者为前驱队，在右者为后拒队。又有募员武贲队、强弩队，左右各一队，在左者皆左卫将军

总之，在右者皆右卫将军总之，以备警卫。其领军、中领将军，侍从出入，则著两裆甲，手执柽杖。左右卫将军、将军则两裆甲，手执檀杖。侍从左右，则有千牛备身、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之属。兼有武威、熊渠、鹰扬等备身三队，皆领左右将军主之，宿卫左右，而戎服执仗。兵有斧钺弓箭刀槊，旌旗皆囊首，五色节文，旆悉赭黄。天子御正殿，唯大臣夹侍，兵仗悉在殿下。郊祭卤簿，则督将平巾帻，绯衫甲，大口袴。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小宫伯贰之。临朝则分在前侍之首，并金甲，各执龙环金饰长刀。行则夹路车左右。中侍，掌御寝之禁，皆金甲，左执龙环，右执兽环长刀，并饰以金。次左右侍，陪中侍之后，并银甲，左执凤环，右执麟环长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寝南门之左右，并银甲，左执师子环，右执象环长刀。次左右后侍，掌御寝北门之左右，并银甲，左执犀环，右执兕环长刀。左右骑侍，立于寝之东西阶，并银甲，左执罴环，右执熊环长刀，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刀并以银饰。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后，夜则卫于寝庭之中，皆服金涂甲，左执豹环，右执貔环长刀，并金涂饰，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骑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皆行则兼带黄弓矢，巡田则常服，带短刀，如其长刀之饰。左右庶侍，掌非皇帝所御门阁之禁，并服金涂甲，左执獬豸环，右执獬环长剑，并金饰，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宗侍之外。行则兼带皓弓矢。左右勋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则服金涂甲，左执吉良环，右执狰环长剑，十二人，兼执师子彤楯，列于左右庶侍之外。行则兼带卢弓矢，巡田则与左右庶侍俱常服，佩短剑，如其长剑之饰。诸侍官，大驾则俱侍，中驾及露寝半之，小驾三分之一。左右武伯，掌内外卫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临轩，则备三仗于庭，服金甲，执金钅口杖，立于殿上东西阶之侧。行则列兵于帝之左右，从则服金甲，被绣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贰之，服执同于武伯，分立于大武伯下及露门之左右塾。行幸则加锦袍。左右武贲，率掌武贲之士，其队器服皆玄，以四色饰之，各总左右持钅及之队。皇帝临露寝，则立于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出则分在队之先后。其副率贰之。左右旅贲，率掌旅贲士，其队器服皆青，以硃为饰，立于三仗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射声，率掌射声之士，其器服皆硃，以黄为饰，立于三仗第三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骁骑，率掌骁骑之士，器服皆黄，以皓为饰，立于三仗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队器服皆皓，以玄为饰，立于三仗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贰之。左右游击，率掌游击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为饰。其副率贰之。武贲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师子文袍，执银钅口檀杖。副率通服金甲兽文袍。

各有亻卒长、帅长，相次陪列。行则引前。亻卒长通服银甲豹文袍，帅长通服银甲鹖文袍。自副率已下，通执兽环银饰长刀。凡大驾则尽行，中驾及露寝则半之，小驾半中驾。常行军旅，则衣色尚乌。

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戎服临朝大仗，则领左右大将军二人，分在左右厢。左右直寝、左右直斋、左右直后、千牛备身、左右备身等，夹侍供奉于左右及坐后。左右卫大将军、左右直閤将军、以次左右卫将军，各领仪刀，为十二行。内四行亲卫，行别以大都督领。次外四行勋卫，以帅都督领。次外四行翊卫，以都督领。行各二人执金花师子□盾、猨刀。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带横刀。后监门直长十二人，左青龙旗，右白兽旗。左右武卫开府，各领三仗六行，在大仗内，行别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领之，帅都督一人后之。大驾则执黄麾仗。其次戟二十四，左青龙幢，右白兽幢，蒨、毕各一，钺金二十四，金节十二道，盖兽，又绛引幡，硃幢，为持钺前队，应跸，大都督二人领之，在御前横街南。左右武卫大将军，领大仗左右厢，各六行，行别三百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领之。

及大业四年，炀帝北巡出塞，行宫设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离合为之，涂以青色。垒六板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墙板，高六尺。开南北门。又于城四角起楼敌二，门观、门楼槛皆丹青绮画。又造六合殿、千人帐，载以枪车，车载六合三板。其车軨解合交叉，即为马枪。每车上张幕，幕下张平一弩，傅矢，五人更守。两车之间，施车軨马枪，皆外其辕，以为外围。次内布铁菱，次内施蛰鞬。每一蛰鞬，中施弩床，长六尺，阔三尺。床桄陛插钢锥，皆长五寸，谓之虾须。皆施机关，张则锥皆外向。其床上施旋机弩，以绳连弩机，人从外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触所而发。其外又以矰周围行宫，二丈一铃一柱，柱举矰，去地二尺五寸。当行宫南北门，施槌磬，连矰，以机发之。有人触矰，则众铃发响，槌击两磬，以知所警，名为击警。八年征辽，又造钩陈，以木板连如帐子。张之则绮文，卷之则直焉。帝御营与贼城相对，夜中设六合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阙，面别一观，观下开三门。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卫仗，合六百人。一宿而毕，望之若真，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

志第八音乐上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于人心，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形气既著， 协於律吕，宫商克谐 ，名之为乐。乐者，乐也。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夫人者，两仪之播气，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湎，往而不归,是以五帝作乐，三王制礼，标举人伦，削平淫放。其用之也， 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树风成化，象德昭功,启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 若夫升降有则，宫商垂范。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饰貌，犹阴阳以成化，若日月以为明也。

《记》曰：“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圣人造乐，导迎和气，恶情屏退，善心兴起。伊耆有苇籥之音，伏牺有网罟之咏，葛天八阕，神农五弦，事与功偕，其来已尚。黄帝乐曰《咸池》，帝喾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帝尧曰《大章》，帝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殷汤曰《护》，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风赋，弘之以孝友，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礼意风猷，乐情膏润。《传》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听政，公卿献诗。秦人有作，罕闻斯道。汉高祖时，叔孙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庙。唐山夫人能楚声，又造房中之乐。武帝裁音律之响，定郊丘之祭，颇杂讴谣，非全雅什。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则《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又采百官诗颂，以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烝祭。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沦胡羯。于是乐人南奔，穆皇罗钟磬，苻坚北败，孝武获登歌。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

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鲁，风雅斯正，所谓有其艺而无其时。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若夫二南斯理，八风扬节，顺序旁通，妖淫屏弃，宫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义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无悔，非大乐之懿，其孰能与于此者哉！是以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纣歌北鄙而殷王灭。大乐不紊，则王政在焉。故录其不相因袭，以备于志。《周官》大司乐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汉郊庙及武乐，三百八十人。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

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硃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钟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又制为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簇笛，长三尺四寸，夹钟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钟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是时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案《周礼》'王出入则奏《王夏》，尸出入则奏《肆夏》，牲出入则奏《昭夏》。今乐府之《夏》，唯变《王夏》为《皇夏》，盖缘秦、汉以来称皇故也。而齐氏仍宋仪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乐。其为舛谬，莫斯之甚。请下礼局改正。"周舍议，以为"《礼》'王入奏《王夏》'，大祭祀与朝会，其用乐一也。而汉制，皇帝在庙，奏《永至》乐，朝会之日，别有《皇夏》。二乐有异，于礼为乖，宜除《永至》，还用《皇夏》。又《礼》'尸出入奏《肆夏》，宾入大门奏《肆夏》'，则所设唯在人神，其与迎牲之乐，不可滥也。宋季失礼，顿亏旧则，神入庙门，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乐，用接祖考之灵。斯皆前代之深疵，当今所宜改也。"时议又以为《周礼》云："若乐六变，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还恍忽，降则自至，迎则无所。可改迎为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礼》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地宜依旧为迎神。并从之。又以明堂设乐，大略与南郊不殊，惟坛堂异名，而无就燎之位。明堂则遍歌五帝，其余同于郊式焉。

初宋、齐代，祀天地，祭宗庙，准汉祠太一后土，尽用宫悬。又太常任昉亦据王肃议云："《周官》'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

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兆庶，以安宾客，以悦远人。’是谓六同，一时皆作。今六代舞独分用之，不厌人心。”遂依肃议，祀祭郊庙，备六代乐。至是帝曰：“《周官》分乐飨祀，《虞书》止鸣两悬，求之于古，无宫悬之议。何？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也。天子袭衮，而至敬不文，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矣。大合乐者，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八音与万舞合节耳。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其后即言‘分乐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晓然可明，肃则失其旨矣。推检载籍，初无郊禋宗庙遍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于太庙，硃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夫祭尚于敬，无使乐繁礼黩。是以季氏逮暗而祭，继之以烛，有司跛倚。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焉，质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若依肃议，郊既有迎送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之出入，方待乐终。此则乖于仲尼韪晏朝之意矣。”于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应施用耳。宗庙省迎送之乐，以其閟宫灵宅也。齐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笔，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宴履？”于是去笔。

又晋及宋、齐，悬钟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黄钟之宫：北方，北面，编磬起西，其东编钟，其东衡大于镈，不知何代所作，其东镈钟。太簇之宫：东方，西面，起北。蕤宾之宫：南方，北面，起东。姑洗之宫：西方，东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设建鼓于四隅，悬内四面，各有柷爆。帝曰：“著晋、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厢金石大备。今检乐府，止有黄钟、姑洗、蕤宾、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谓四厢？备乐之文，其义焉在？”于是除去衡钟，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其律。每一镈钟，则设编钟磬各一虡，合三十六架。植建鼓于四隅。元正大会备用之。

乃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易》云“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焉。众官出入，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俊雅》，取《礼记》：“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也。”二郊、太庙、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皇雅》，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也。二

郊、太庙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诗》“君子万年，永锡尔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寿酒，奏《介雅》，取《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也。食举，奏《需雅》，取《易》“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也。撤馔，奏《雍雅》，取《礼记》“大飨客出以《雍》撤也。”并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元徽二年《仪注》奏《引牲》，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涤雅》，取《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也。荐毛血，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牷雅》，取《春秋左氏传》“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庙并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夏》，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诚雅》，取《尚书》“至诚感神”也。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祚》，至齐不改，梁初，改为《永祚》。至是改为《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今之福酒，亦古献之义也。北郊、明堂、太庙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远》，齐及梁不改。就埋位，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辞并沈约所制。今列其歌诗三十曲云。

《俊雅》，歌诗三曲，四言：

设官分职，髦俊攸俟。髦俊伊何？贵德尚齿。唐乂咸事，周宁多士。区区卫国，犹赖君子。汉之得人，帝猷乃理。

开我八袭，辟我九重。珩佩流响，缨绂有容。衮衣前迈，列辟云从。义兼东序，事美西雍。分阶等肃，异列齐恭。

重列北上，分庭异陛。百司扬职，九宾相礼。齐宋舅甥，鲁卫兄弟。思皇蔼蔼，群龙济济。我有嘉宾，实惟恺悌。

《皇雅》，三曲，五言：

帝德实广运，车书靡不宾。执瑁朝群后，垂旒御百神。八荒重译至，万国婉来亲。

华盖拂紫微，勾陈绕太一。容裔被缇组，参差罗蒨毕。星回照以烂，天行徐且谧。

清跸朝万宇，端冕临正阳。青絇黄金繶，衮衣文绣裳。既散华虫采，复流日月光。

《胤雅》，一曲，四言：

自昔殷代，哲王迭有。降及周成，惟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元首。体乾作贰，命服斯九。置保置师，居前居后。前星北耀，克隆万寿。

《寅雅》，一曲，三言：

礼莫违，乐具举。延簫辟，朝帝所。执桓蒲，列齐莒。垂衮毳，纷容与。升有仪，降有序。齐簪绂，忘笑语。始矜严，终酣醑。

《介雅》，三曲，五言：

百福四象初，万寿三元始。拜献惟衮职，同心协卿士。北极永无穷，南山何足拟。

寿随百礼洽，庆与三朝升。惟皇集繁祉，景福互相仍。申锡永无遗，穰简必来应。

百味既含馨，六饮莫能尚。玉罍信湛湛，金卮颇摇漾。敬举发天和，祥祉流嘉贶。

《需雅》，八曲，七言：

实体平心待和味，庶羞百品多为贵。或鼎或鼐宣九沸，楚桂胡盐芼芳卉。加笾列俎雕且蔚。

五味九变兼六和，令芳甘旨庶且多。三危之露九期禾，圆案方丈粲星罗。皇举斯乐同山河。

九州上腴非一族，玄芝碧树寿华木。终朝采之不盈掬，用拂腥膻和九谷。既甘且饫致遐福。

人欲所大味为先，兴和尽敬咸在旃。碧鳞硃尾献嘉鲜，红毛绿翼坠轻翾。臣拜稽首万斯年。

击钟以俟惟大国，况乃御天流至德。侑食斯举扬盛则，其礼不愆仪不忒。风猷所被深且塞。

膳夫奉职献芳滋，不麝不夭咸以时。调甘适苦别渑淄，其德不爽受

福厘。于焉逸豫永无期。

备味斯飨惟至圣，咸降人神礼为盛。或风或雅流歌咏，负鼎言归启殷命。悠悠四海同兹庆。

道我六穗罗八珍，洪鼎自爨匪劳薪。荆包海物必来陈，滑甘涤氵随味和神。以斯至德被无垠。

《雍雅》，三曲，四言：

明明在上，其仪有序。终事靡愆，收鉶撤俎。乃升乃降，和乐备举。天德莫违，人谋是与。敬行礼达，兹焉宴语。

我馂惟阜，我肴孔庶。嘉味既充，食旨斯饫。属厌无爽，冲和在御。击壤齐欢，怀生等豫。蒸庶乃粒，实由仁恕。

百司警列，皇在在陛。既饫且酳，卒食成礼。其容穆穆，其仪济济。凡百庶僚，莫不恺悌。奄有万国，抑由天启。

《涤雅》，一曲，四言：

将修盛礼，其仪孔炽。有腯斯牲，国门是置。不黎不翊，靡愆靡忌。呈肌献体，永言昭事。俯休皇德，仰绥灵志。百福具膺，嘉祥允洎。骏奔伊在，庆覃遐嗣。

《牷雅》，一曲，四言：

反本兴敬，复古昭诚。礼容宿设，祀事孔明。华俎待献，崇碑丽牲。充哉茧握，肃矣簪缨。其膋既启，我豆既盈。庖丁游刃，葛卢验声。多祉攸集，景福来并。

《诚雅》，一曲，三言：南郊降神用

怀忽慌，瞻浩荡。尽诚洁，致虔想。出杳冥，降无象。皇情肃，具僚仰。人礼盛，神途敞。亻爱明灵，申敬飨。感苍极，洞玄壤。

《诚雅》，一曲，三言：北郊迎神用

地德溥，昆丘峻。扬羽翟，鼓应。出尊祇，展诚信。招海渎，罗岳镇。惟福祉，咸昭晋。

《诚雅》，一曲，四言：南北郊、明堂、太庙送神同用

我有明德，馨非稷黍。牲玉孔备，嘉荐惟旅。金悬宿设，和乐具举。礼达幽明，敬行樽俎。鼓钟云送，遐福是与。

《献雅》，一曲，四言：

神宫肃肃，天仪穆穆。礼献既同，膺此釐福。我有馨明，无愧史祝。

《禋雅》，一曲，四言：就燎

紫宫昭焕，太一微玄。降临下土，尊高上天。载陈珪壁，式备牲牷。云孤清引，栒虡高悬。俯昭象物，仰致高烟。肃彼灵祉，咸达皇虔。

《禋雅》，一曲，四言：就理

盛乐斯举，协徵调宫。灵飨庆洽，祉积化融。八变有序，三献已终。坎牲瘞玉，酬德报功。振垂成吕，投壤生风。道无虚致，事由感通。于皇盛烈，此祚华嵩。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涤雅》、《牷雅》云。

南郊，舞奏黄钟，取阳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钟，取阴始化也。明堂宗庙，所尚者敬，蕤宾是为敬之名，复有阴主之义，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庙之礼，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诗一十八曲云。

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三言：

暾既明，礼告成。惟圣祖，主上灵。爵已献，罍又盈。息羽籥，展歌声。亻爱如在，结皇情。

礼容盛，樽俎列。玄酒陈，陶匏设。献清旨，致虔洁。王既升，乐已阕。降苍昊，垂芳烈。

北郊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四言：

方坛既坎，地祇已出。盛典弗愆，群望咸秩。乃升乃献，敬成礼

卒。灵降无兆，神飨载谧。允矣嘉祚，其升如日。

至哉坤元，实惟厚载。躬兹奠飨，诚交显晦。或升或降，摇珠动佩。德表成物，庆流皇代。纯嘏不愆。祺福是赉。

宗庙皇帝初献，奏登歌，七曲，四言：

功高礼洽，道尊乐备。三献具举，百司在位。诚敬罔愆，幽明同致。茫茫亿兆，无思不遂。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殷兆玉筐，周始邠王。于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轩百祀，人思未忘，永言圣烈，祚我无疆。

有夏多罪，殷人涂炭。四海倒悬，十室思乱。自天命我，歼凶殄难。既跃乃飞，言登天汉。爰飨爰祀，福禄攸赞。

牺象既饰，罍俎斯具。我郁载馨，黄流乃注。峨峨卿士，骏奔是务。佩上鸣阶，缨还拂树。悠悠亿兆，天临日煦。

猗与至德，光被黔首。铸熔苍昊，甄陶区有。肃恭三献，对扬万寿。比屋可封，含生无咎。匪徒七百，天长地久。

有命自天，于皇后帝。悠悠四海，莫不来祭。繁祉具膺，八神耸卫，福至有兆，庆来无际。播此馀休，于彼荒裔。

祀典昭洁，我礼莫违。八簋充室，六龙解骖。神宫肃肃，灵寝微微。嘉荐既飨，景福攸归。至德光被，洪祚载辉。

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辞：

帝居在震，龙德司春。开元布泽，含和尚仁。群居既散，岁云阳止。饬农分地，人粒惟始。雕梁绣栱，丹楹玉墀。灵威以降，百福来绥。

歌赤帝辞：

炎光在离，火为威德。执礼昭训，持衡受则。靡草既凋，温风以至。嘉荐惟旅，时羞孔备。齐醍在堂，笙镛在下。匪惟七百，无绝终

始。

歌黄帝辞：

郁彼中坛，含灵阐化。回环气象，轮无辍驾。布德焉在，四序将收。音宫数五，饭稷骖鴳。宅屏居中，旁临外宇。升为帝尊，降为神主。

歌白帝辞：

神在秋方，帝居四皓。允兹金德，裁成万宝。鸿来雀化，参见火邪。幕无玄鸟，菊有黄华。载列笙磬，式陈彝俎。灵罔常怀，惟德是与。

歌黑帝辞：

德盛乎水，玄冥纪节。阴降阳腾，气凝象闭。司智莅坎，驾铁衣玄。祁寒坼地，晷度回天。悠悠四海，骏奔奉职。祚我无疆，永隆人极。

太祖太夫人庙舞歌：

閟宫肃肃，清庙济济。于穆夫人，固天攸启。祚我粱德，膺斯盛礼。文沇达向，重檐丹陛。饰我俎彝，洁我粢盛。躬事奠飨，推尊尽敬。悠悠万国，具承兹庆。大孝追远，兆庶攸咏。

太祖太夫人庙登歌：

光流者远，礼贵弥申。嘉飨云备，盛典必陈。追养自本，立爱惟亲。皇情乃慕，帝服来尊。驾齐六辔，旂耀三辰。感兹霜露，事彼冬春。以斯孝德，永被蒸民。

《大壮舞》奏夷则，《大观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庙，三朝并同用。今亦列其歌诗二曲云。

《大壮舞》歌，一曲，四言：

高高在上，实爱斯人。眷求圣德，大拯彝伦。率土方燎，如火在薪。忄弃忄弃黔首，暮不及晨。硃光启耀，兆发穹旻。我皇郁起，龙跃汉津。言届牧野，电激雷震。阙巩之甲，彭濮之人。或貔或武，漂杵浮

轮。我邦虽旧，其命惟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陈。君临万国，遂抚八夤。

《大观舞》歌，一曲，四言：

皇矣帝烈，大哉兴圣。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怠，临下唯敬。举无愆则，动无失正。物从其本，人遂其性。昭播九功，肃齐八柄。宽以惠下，德以为政。三趾晨仪，重轮夕映。栈壑忘阻，梯山匪夐。如日有恆，与天无竟。载陈金石，式流舞咏。《咸》、《英》、《韶》、《夏》，于兹比盛。

相和五引：

角引：

萌生触发岁在春，《咸池》始奏德尚仁，惉滞以息和且均。

徵引：

执衡司事宅离方，滔滔夏日火德昌，八音备举乐无疆。

宫引：

八音资始君五声，兴此和乐感百精，优游律吕被《咸》《英》。

商引：

司秋纪兑奏西音，激扬钟石和瑟琴，风流福被乐愔愔。

羽引：

玄英纪运冬冰折，物为音本和且悦，穷高测深长无绝。

普通中，荐蔬以后，敕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宫商角徵羽为第次，非随月次也。

旧三朝设乐有登歌，以其颂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献也，于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众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第五，皇帝进，王公发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

帝入储变服；第八，皇帝变服出储，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寿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预会，奏《胤雅》；十一，皇帝食举，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设《大壮》武舞；十四，设《大观》文舞；十五，设《雅歌》五曲，十六，设俳伎；十七，设《鼙舞》；十八，设《铎舞》；十九，设《拂舞》；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二十一，设舞盘伎；二十二，设舞轮伎；二十三，设刺长追花幢伎；二十四，设受猾伎；二十五，设车轮折脰伎；二十六，设长蹻伎；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二十八，设跳铃伎；二十九，设跳剑伎；三十，设掷倒伎；三十一，设掷倒案伎；三十二，设青丝幢伎；三十三，设一伞花幢伎；三十四，设雷幢伎；三十五，设金轮幢伎；三十六，设白兽幢伎；三十七，设掷蹻伎；三十八，设狁猴幢伎；三十九，设啄木幢伎；四十，设五案幢咒愿伎；四十一，设辟邪伎；四十二，设青紫鹿伎；四十三，设白武伎，作讫，将白鹿来迎下；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四十五，设缘高纟亘伎；四十六，设变黄龙弄龟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众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兴，奏《皇雅》。

自宋、齐已来，三朝有凤凰衔书伎。至是乃下诏曰："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愧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实顿爽，自欺耳目。一日元会，太乐奏凤凰衔书伎，至乃舍人受书，升殿跪奏。诚复兴乎前代，率由自远，内省怀惭，弥与事笃。可罢之。"

天监四年，掌宾礼贺瑒，请议皇太子元会出入所奏。帝命别制养德之乐。瑒谓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礼》"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之义。明山宾、严植之及徐勉等，以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并则天数，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疑东宫所奏舞，帝下其议。瑒以为，天子为乐，以赏诸侯之有德者。观其舞，知其德。况皇储养德春宫，式瞻攸属，谓宜备《大壮》、《大观》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从之。于是改皇太子乐为《元贞》，奏二舞。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其后台城沦没，简文帝受制于侯景。景以简文女溧阳公主为妃，请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乐。景仪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兴曰："陛下何不乐也？"帝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何独超世？"自此乐府不修，风雅咸尽矣。及王僧辩破侯景，诸乐并送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

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

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汉曲《硃鹭》改为《木纪谢》，言齐谢梁升也。第二，汉曲《思悲翁》改为《贤首山》，言武帝破魏军于司部，肇王迹也。第三，汉曲《艾如张》改为《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业弥章也。第四，汉曲《上之回》改为《道亡》，言东昏丧道，义师起樊邓也。第五，汉曲《拥离》改为《忱威》，言破加湖元勋也。第六，汉曲《战城南》改为《汉东流》，言义师克鲁山城也。第七，汉曲《巫山高》改为《鹤楼峻》，言平郢城，兵威无敌也。第八，汉曲《上陵》改为《昏主恣淫慝》，言东昏政乱，武帝起义，平九江、姑熟，大破硃雀，伐罪吊人也。第九，汉曲《将进酒》改为《石首局》，言义师平京城，仍废昏，定大事也。第十，汉曲《有所思》改为《期运集》，言武帝应箓受禅，德盛化远也。十一，汉曲《芳树》改为《于穆》，言大梁阐运，君臣和乐，休祚方远也。十二，汉曲《上邪》改为《惟大梁》，言梁德广运，仁化洽也。

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诏曰“《礼》云‘斋日不乐’，今亲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详议。”八座丞郎参议，请与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以定制。

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兒。”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

陈初，武帝诏求宋、齐故事。太常卿周弘让奏曰：“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飨，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入壝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时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今列之云。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凯容舞》辞：

于赫皇祖，宫墙高嶷。迈彼厥初，成兹峻极。缦乐简简，閟寝翼翼。祼飨若存，惟灵靡测。

皇祖正员府君神室奏《凯容舞》辞：

昭哉上德，浚彼洪源。道光前训，庆流后昆。神猷缅邈，清庙斯存。以享以祀，惟祖惟尊。

皇祖怀安府君神室奏《凯容舞》辞：

选辰崇飨，饰礼严敬。靡爱牲牢，兼馨粢盛。明明列祖，龙光远映。肇我王风，形斯舞咏。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凯容舞》辞：

道遥积庆，德远昌基。永言祖武，致享从思。九章停列，八舞回墀。灵其降止，百福来绥。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凯容舞》辞：

肇迹帝基，义标鸿篆。恭惟载德，琼源方阐。享荐三清，筵陈四琏。增我堂构，式敷帝典。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凯容舞》辞：

皇祖执德，长发其祥。显仁藏用，怀道韬光。宁斯閟寝，合此萧芗。永昭贻厥，还符翦商。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辞：

烝哉圣祖，抚运升离。道周经纬，功格玄祇。方轩迈扈，比舜陵妫。缉熙是咏，钦明在斯。

云雷遘屯，图南共举。大定扬越，震威衡楚。四奥宅心，九畴还叙。景星出翼，非云入吕。

德暢容辞，庆昭羽缀。于穆清庙，载扬徽烈。嘉玉既陈，丰盛斯洁。是将是享，鸿猷无绝。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圆丘、明堂及宗庙乐。都官尚书到仲举权

奏：“众官入出，皆奏《肃成》。牲入出，奏《引牺》。上毛血，奏《嘉荐》。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坛，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献及太尉亚献、光禄勋终献，并奏《宣烈》。皇帝饮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远》；还便殿，奏《休成》。至太建元年，定三朝之乐，采梁故事：第一，奏《相和》五引，各随王月，则先奏其钟。唯众官入，奏《俊雅》，林钟作，太簇参应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阁，奏《皇雅》，黄钟作，太簇、夹钟、姑洗、大吕皆应之。鼓吹作。皇太子入至十字陛，奏《胤雅》，太簇作，南吕参应之，取其二月少阳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夷则作，夹钟应之，取其月法也。皇帝入宁变服，奏《皇雅》，黄钟作，林钟参应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座，皆奏《皇雅》，并如变服之作。上寿酒，奏《介雅》，太簇作，南吕参应之，取其阳气盛长，万物辐凑也。食举，奏《需雅》，蕤宾作，大吕参应之，取火主于礼，所谓“食我以礼”也。撤馔，奏《雍雅》，无射作，中吕参应之，取其津润已竭也。武舞奏《大壮》，夷则作，夹钟参应之，七月金始王，取其坚断也。鼓吹引而去来。文舞奏《大观》，姑洗作，应钟参应之，三月万物必荣，取其布惠者也。鼓吹引而去来。众官出，奏《俊雅》，蕤宾作，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太簇参应之。鼓吹作。皇帝起，奏《皇雅》，黄钟作，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参应之。鼓吹作。祠用宋曲，宴准梁乐，盖取人神不杂也。制曰：“可。”

五年，诏尚书左丞刘平、仪曹郎张崖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改天嘉中所用齐乐，尽以韶为名。工就位定，协律校尉举麾，太乐令跪赞云：“奏《懋韶》之乐。”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洁韶》；帝入坛及还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执干楯，曲终复缀。出就悬东，继舞《九序》，工执羽籥。献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饮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报韶》。

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书左仆射、建昌侯徐陵，仪曹郎中沈罕奏来年元会仪注，称舍人蔡景历奉敕，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纟亘、五案于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门侍郎举麾于殿上，掌故应之，举于阶下，奏《康韶》之乐。诏延王公登，奏《变韶》。奉珪璧讫，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兴，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举酒，奏《绥韶》。进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请进舞《七德》，继之《九序》。其鼓吹杂伎，取晋、宋之旧，微更附益。旧元会有黄龙变、文鹿、师子之类，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历奏，悉复设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则箫十三人，笳二人，

鼓一人。东宫一部，降三人，箫减二人，笳减一人。诸王一部，又降一人，减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复减箫一。

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志第九音乐中

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鄴，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宫悬各设十二镈钟于其辰位 ，四面并设编钟磬各一簨虡，合二十架。设建鼓于四隅。郊庙朝会同用之。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落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堂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寿》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飨，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慰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仪，同四郊之礼。今列其辞云。

大禘圜丘及北郊歌辞：

夕牲群臣入门，奏《肆夏》乐辞：

肇应灵序，奄字黎人。乃朝万国，爰徵百神。祗展方望，幽显咸臻。礼崇声协，贽列珪陈。翼差鳞次，端笏垂绅。来趋动色，式赞天人。

迎神奏《高明乐》辞登歌辞同

惟神监矣，北郊云：惟祇监矣。皇灵肃止。圆璧展事，北郊云：方琮展事成文即始。北郊云：即阴成理士备八能，乐合六变。北郊云：乐合八变。风凑伊雅，光华袭荐。宸卫腾景，灵驾霏烟。严坛生白，绮席凝玄。

牲出入，奏《昭夏》辞：

刚柔设位，惟皇配之。言肃其礼，念暢在兹。饰牲举兽，载歌且舞。既舍伊腯，致精灵府。物色惟典，斋沐加恭。宗族咸暨，罔不率从。

荐毛血，奏《昭夏》辞：群臣出，奏《肆夏》，进熟，群臣入，奏《肆夏》，辞同初入。

展礼上月，肃事应时。茧栗为用，交暢有期。弓矢斯发，盆{□□}将事。圆神致祀，北郊云：方祇致祀。率由先志。和以銮刀，臭以血膋。致哉敬矣，厥义孔高。

进熟，皇帝入门，奏《皇夏》辞：

帝敬昭宣，皇诚肃致。玉帛齐轨，屏摄咸次。三垓上列，北郊云：重垓上列四陛旁升。北郊云：分陛旁升龙陈万骑，凤动千乘。神仪天蔼，睟容离曜。金根停轸，奉光先导。

皇帝升丘，奏《皇夏》辞：坛上登歌辞同

紫坛云暖，北郊云：层坛云暖绀幄霞褰。北郊云：严幄霞褰我其陟止，载致其虔。百灵竦听，万国咸仰。人神咫尺，玄应肸蚃。

皇帝初献，奏《高明乐》辞：

上下眷，旁午从。爵以质，献以恭。咸斯暢，乐惟雍。孝敬阐，临万邦。

皇帝奠爵讫，奏《高明乐》、《覆焘》之舞辞：

自天子之，会昌神道。丘陵肃事，北郊云：方泽祇事克光天保。九关洞开，百灵环列。八樽呈备，五声投节。

皇帝献太祖配飨神座，奏《武德》之乐、《昭烈》之舞辞：皇帝小退，当昊天上帝神座前，奏《皇夏》，辞同上《皇夏》。

配神登圣，主极尊灵。敬宣昭烛，咸达窅冥。礼弘化定，乐赞功成。穰穰介福，下被群生。

皇帝饮福酒，奏《皇夏》之乐：皇帝诣东陛，还便坐，又奏《皇夏》，辞同初入门。

皇心缅且感，吉蠲奉至诚。赫哉光盛德，乾巛诏百灵。报福归昌运，承祐播休明。风云驰九域，龙蛟跃四溟。浮幕呈光气，俪象烛华精。《护》《武》方知耻，《韶》《夏》仅同声。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乐》辞：皇帝之望燎位，又奏《皇夏》，辞同上《皇夏》。

献享毕，悬佾周。神之驾，将上游。北郊云：将下游。超斗极，北郊云：超荒极。绝河流。北郊云：憩昆丘。怀万国，宁九州。欣帝道，心顾留。币上下，荷皇休。

紫坛既燎，奏《昭夏》乐辞：皇帝自望燎还本位，奏《皇夏》，辞同上《皇夏》。

玄黄覆载，元首照临。合德致礼，有契其心。敬申事阕，洁诚云报。玉帛载升，北郊云：牲玉载陈。棫朴斯燎。寥廓幽暧，播以馨香。皇灵惟监，降福无疆。

皇帝还便殿，奏《皇夏》辞：群臣出，奏《肆夏》，辞同上《肆夏》。祠感帝用圜丘辞。

天大亲严，匪敬伊孝。永言肆飨，宸明增耀。阳丘既暢，北郊云：阴泽云暢。大典逾光。乃安斯息，钦若旧章。天回地旋，鸣銮引警。且万且亿，皇历惟永。

五郊迎气乐辞：

青帝降神，奏《高明乐》辞：

岁云献，谷风归。斗东指，雁北飞。电鞭激，雷车遽。虹旌靡，青龙驭。和气洽，具物滋。翻降止，应帝期。

赤帝降神，奏《高明乐》辞：

婺女司旦中吕宣，硃精御节离景延。根荄俊茂温风发，柘火风水应炎月。执衡长物德孔昭，赤旂霞曳会今朝。

黄帝降神，奏《高明乐》辞：

居中市五运，乘衡毕四时。含养资群物，协德固皇基。啴缓契王风，持载符君德。良辰动灵驾，承祀昌邦国。

白帝降神，奏《高明乐》辞：

风凉露降，驰飏易寒精。山川摇落，平秩在西成。盖藏成积，蒸人被嘉祉。从享来仪，鸿休溢千祀。

黑帝降神，奏《高明乐》辞：

虹藏雉化告寒，冰壮地坼年殚。日次月纪方极，九州万邦献力。协光是纪岁穷，微阳潜光方融。天子赫赫明圣，享神降福惟敬。

祠五帝于明堂乐歌辞：

先祀一日，夕牲，群官入自门，奏《肆夏》：

国阳崇祀，严恭有闻。荒华胥暨，乐我大君。冕瑞有列，禽帛恭叙。群后师师，威仪容与。执礼辨物，司乐考章。率由靡坠，休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乐》、《覆焘舞》辞：

祖德光，国图昌。祗上帝，礼四方。辟紫宫，洞华阙。龙兽奋，风云发。飞硃雀，从玄武。携日月，带雷雨。耀宇内，溢区中。眷帝道，感皇风。帝道康，皇风扇。粢盛列，椒糈荐。神且宁，会五精。归福禄，幸闾亭。

太祖配飨，奏《武德乐》、《昭烈舞》辞：五方天帝奏《高明》之乐、《覆焘》之舞，辞同迎气。

我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归仁，时屯启圣。运钟千祀，授手万姓。夷凶掩虐，匡颓翼正。载经载营，庶士咸宁。九功以洽，七德兼

盈。丹书入告，玄玉来呈。露甘泉白，云郁河清。声教咸往，舟车毕会。仁加有形，化洽无外。严亲惟重，陟配惟大。既祐斯歌，率土攸赖。

牲出入，奏《昭夏乐》辞：

孝飨不匮，精洁临年。涤牢委溢，形色博牷。于以用之，言承歆祀。肃肃威仪，敢不敬止。载饰载省，维牛维羊。明神有察，保兹万方。

荐血毛，奏《昭夏》辞：群臣出，奏《肆夏》，进熟，群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辞。

我将宗祀，夤献厥诚。鞠躬如在，侧听无声。荐色斯纯，呈气斯臭。有涤有濯，惟神其祐。五方来格，一人多祉。明德惟馨，于穆不已。

进熟，皇帝入门，奏《皇夏》辞：皇帝升坛，奏《皇夏》，辞同。

象乾上构，仪巛下基。集灵崇祖，永言孝思。室陈簋豆，庭罗悬佾。夙夜畏威，保兹贞吉。舞贵其夜，歌重其升。降斯百录，惟响惟应。

皇帝初献，奏《高明乐》、《覆焘舞辞》：

度几筵，辟牖户。礼上帝，感皇祖。酌惟洁，涤以清。荐心款，达神明。

皇帝祼献，奏《高明乐》、《覆焘舞》辞：

帝精求降，应我明德。礼殚义展，流祉邦国。既受多祉，实资孝敬。祀竭其诚，荷天休命。

皇帝饮福酒，奏《皇夏》辞：

恭祀洽，盛礼宣。英猷烂层景，广泽同深泉。上灵钟百福，群神归万年。月轨咸梯岫，日域尽浮川。瑞鸟飞玄扈，潜鳞跃翠涟。皇家膺宝历，两地复参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乐》、《覆焘舞》辞：

青阳奏，发硃明。歌西皓，唱玄冥。大礼罄，广乐成。神心怿，将远征。饰龙驾，矫凤憩。指阊阖，憩层城。出温谷，迈炎庭。跨西汜，过北溟。忽万亿，耀光精。比电骛，与雷行。嗟皇道，怀万灵。固王业，震天声。

皇帝还便殿，奏《皇夏》辞：

交物备矣，声明有章。登荐唯肃，礼邈前王。鬯齐云终，折旋告罄。穆穆旒冕，蕴诚毕敬。屯卫按部，銮跸回途。暂留紫殿，将及清都。

享庙乐辞：

先祀一日，夕牲，群臣入，奏《肆夏》辞：

霜凄雨暢，烝哉帝心。有敬其祀，肃事惟歆。昭昭车服，济济衣簪。鞠躬贡酎，磬折奉琛。差以五列，和以八音。式祗王度，如玉如金。

迎神奏《高明》登歌乐辞：

日卜惟吉，辰择其良，奕奕清庙，黼黻周张。大吕为角，应钟为羽。路鼗阴竹，德歌昭舞。祀事孔明，百神允穆。神心乃顾，保兹介福。

牲出入，奏《昭夏乐》辞：

大祀云事，献奠有仪。既歌既展，赞顾迎牲。执从伊竦，刍饰惟栗。俟用于庭，将升于室。且握且驿，以致其诚。惠我贻颂，降祉千龄。

荐血毛，奏《昭夏》辞：三公出，奏《肆夏》，进熟，群臣入，奏《肆夏》，辞同。

愐彼遐慨，悠然永思。留连七享，缠绵四时。神升魄沈，靡闻靡见。阴阳载俟，臭声兼荐。祖考其鉴，言萃王休。降神敷锡，百福是由。

进熟，皇帝入北门，奏《皇夏乐》辞：

齐居严殿，夙驾层闱。车略垂彩，旒衮腾辉。耸诚载仰，翘心有慕。洞洞自形，斤斤表步。閟宫有邃，神道依稀。孝心缅邈，爰属爰依。

太祝祼地，奏登歌乐辞：皇帝诣东陛，奏《皇夏》，升殿，又奏《皇夏》，辞同。

太室窅窅，神居宿设。郁鬯惟芬，珪璋惟洁。彝斝应时，龙蒲代用。藉茅无咎，福禄攸降。端感会事，俨思修礼。齐齐勿勿，俄俄济济。

皇帝升殿，殿上作登歌乐辞：

我祠我祖，永惟厥先。炎农肇圣，灵祉蝉联。霸图中造，帝业方宣。道昌基构，抚运承天。奄家六合，爰光八埏。尊神致礼，孝思惟缠。寒来暑反，惕荐在年。匪敬伊慕，备物不愆。设虡设业，鞉鼓填填。辟公在位，有容伊虔。登歌启佾，下管应悬。厥容无爽，幽明肃然。诚币厚地，和达穹玄。既调风雨，载协山川。周庭有列，汤孙永延。教声惟被，迈后光前。

皇帝初献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辞：

克明克俊，祖武惟昌。业弘营土，声被海方。有流厥德，终耀其光。明神幽赞，景祚攸长。

皇帝初献皇祖吏部尚书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辞：

显允盛德，隆我前构。瑶源弥泻，琼根愈秀。诞惟有族，丕绪克茂。大业崇新，洪基增旧。

皇帝初献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辞：

祖德丕显，明哲知机。豹变东国，鹊起西归。礼申官次，命改朝衣。敬思孝享，多福无违。

皇帝献太祖太尉武贞公神室，奏《始基乐》、《恢祚舞》辞：

兆灵有业，潜德无声。韬光戢耀，贯幽洞冥。道弘舒卷，施博藏行。缅追岁事，夜遽不宁。

皇帝献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其乐》、《恢祚舞》辞：

皇皇祖德，穆穆其风。语默自己，明睿在躬。荷天之锡，圣表克隆。高山作矣，宝祚其崇。离光旦旦，载焕载融。感荐惟永，神保无穹。

皇帝献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乐》、《昭烈舞》辞：

天造草昧，时难纠纷。敦拯斯溺，靡救其焚。大人利见，纬武经文。顾指惟极，吐吸风云。开天辟地，峻岳夷海。冥工掩迹，上德不宰。神心有应，龙化无待。义征九服，仁兵告凯。上平下成，靡或不宁。匪王伊帝，偶极崇灵。享亲则孝，洁祀惟诚。礼备乐序，肃赞神明。

皇帝献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乐》、《宣政舞》辞：

圣武丕基，睿文显统。眇哉神启，郁矣天纵。道则人弘，德云迈种。昭冥咸叙，崇深毕综。自中徂外，经朝庇野。政反沦风，威还缺雅。旁作穆穆，格于上下。维享维宗，来鉴来假。

皇帝献显祖文宣皇帝，奏《文正乐》、《光大舞》辞：

玄历已谢，苍灵告期。图玺有属，揖让惟时。龙升兽变，弘我帝基。对扬穹昊，实启雍熙。钦若皇猷，永怀王度。欣赏斯穆，威刑允措。轨物俱宣，宪章咸布。俗无邪指，下归正路。茫茫九域，振以乾纲。混通华裔，配括天壤。作礼视德，列乐传响。荐祀惟虔，衣冠载仰。

皇帝还东壁，饮福酒，奏《皇夏》乐辞：

孝心翼翼，率礼兢兢。时洗时荐，或降或升。在堂在户，载湛载凝。多品斯奠，备物攸膺。兰芬敬挹，玉俎恭承。受祭之祜，如彼冈陵。

送神，奏《高明乐》辞：

仰榱桷，慕衣冠。礼云罄，祀将阑。神之驾，纷奕奕。乘白云，无不适。穷昭域，极幽途。归帝祉，眷皇都。

皇帝诣便殿，奏《皇夏》乐辞：群官出，奏《肆夏》，辞同。

礼行斯毕，乐奏以终。受嘏先退，载暢其衷。銮轩循辙，麾旌复路。光景徘徊，弦歌顾慕，灵之相矣，有锡无疆。国图日竞，家历天长。

元会大飨，协律不得升陛，黄门举麾于殿上。今列其歌辞云。

宾入门，四箱奏《肆夏》辞：

昊苍眷命，兴王统天。业高帝始，道邈皇先。礼成化穆，乐合风宣。宾朝荒夏，扬对穹玄。

皇帝出阁，奏《皇夏乐》辞：

夏正肇旦，周物充庭。具僚在位，俯伏无声。大君穆穆，宸仪动晬。日煦天回，万灵胥萃。

皇帝当扆，群臣奉贺，奏《皇夏》辞：

天子南面，乾覆离明。三千咸列，万国填并。犹从禹会，如次汤庭。奉兹一德，上下和平。

皇帝入宁变服，黄钟、太簇二箱奏《皇夏》辞：

我应天历，四海为家。协同内外，混一戎华。鹤盖龙马，风乘云车。夏章夷服，其会如麻。九宾有仪，八音有节。肃肃于位，饮和在列。四序氤氲，三光昭晰。君哉大矣，轩唐比辙。

皇帝变服，移幄坐于西箱，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辞：

皇运应箓，廓定区宇。受终以文，构业以武。尧昔命舜，舜亦命禹。大人驭历，重规沓矩。钦明在上，昭纳入夤。从灵体极，诞圣穷神。化生群品，陶育蒸人。展礼肆乐，协此元春。

王公奠璧，奏《肆夏》辞：

万方咸暨，三揖以申。垂旒冯玉，五瑞交陈。拜稽有章，升降有节。圣皇负扆，虞唐比烈。

上寿，黄钟箱奏上寿曲辞：

仰三光，奏万寿。人皇御六气，天地同长久。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辞：

大齐统历，道化光明。马图呈宝，龟箓告灵。百蛮非众，八荒非逖。同作尧人，俱包禹迹。其一

天覆地载，成以四时。惟皇是则，比大于兹。群星拱极，众川赴海。万宇骏奔，一朝咸在。其二

齐之以礼，相趋帝庭。应规蹈矩，玉色金声。动之以乐，和风四布。龙申凤舞，鸾歌麟步。其三

食至御前，奉食举乐辞：

三端正启，万方观礼。具物充庭，二仪合体。百华照晓，千门洞晨。或华或裔，奉贽惟新。悠悠亘六合，员首莫不臣。仰施如雨，晞和犹春。风化表笙镛，歌讴被琴瑟。谁言文轨异，今朝混为一。其一

彤庭烂景，丹陛流光。怀黄绾白，鹓鹭成行。文赞百揆，武镇四方。折冲鼓雷电，献替协阴阳。大矣哉，道迈上皇。陋五帝，狭三王。穷礼物，该乐章。序冠带，垂衣裳。其二

天壤和，家国穆。悠悠万类咸孕育。契冥化，侔大造。灵效珍，神归宝。兴云气，飞龙苍。麟一角，凤五光。硃雀降，黄玉表。九尾驯，三足扰。化之定，至矣哉。瑞感德，四方来。其三

囹圄空，水火菽粟。求贤振滞弃珠玉。衣不靡，宫以卑。当阳端默，垂拱无为。云云万有，其乐不訾。其四

嗟此举时，逢至道。肖形咸自持，赋命无伤夭。行气进皇舆，游龙服帝早。圣主宁区宇，乾坤永相保。其五

牧野征，鸣条战。大齐家万国，拱揖应终禅。奥主廓清都，大君临赤县。高居深视，当扆正殿。旦暮之期今一见。其六

两仪分，牧以君。陶有象，化无垠。大齐德，邈谁群。超凤火，冠龙云。露以洁，风以薰。荣光至，气氤氲。其七

神化远，人灵协。寒暑调，风雨变。披泥检，受图谍。图谍启，期

运昌。分四序，缀三光。延宝祚，眇无疆。其八

惟皇道，升平日。河水清，海不溢。云干吕，风入律。驱黔首，入仁寿。与天高，并地厚。其九

刑以厝，颂声扬。皇情邈，眷汾襄。岱山高，配林壮。亭亭耸，云云望。旗葳蕤，驾骙骙。刊金阙，奠玉龟。其十

文舞将作，先设阶步辞：

我后降德，肇峻皇基。摇铃大号，振铎命期。云行雨洽，天临地持。茫茫区宇，万代一时。文来武肃，成定于兹。象容则舞，歌德言诗。锵锵金石，列列匏丝。凤仪龙至，乐我雍熙。

文舞辞：

皇天有命，归我大齐。受兹华玉，爰锡玄珪。奄家环海，实子蒸黎。图开宝匣，检封芝泥。无思不顺，自东徂西。教南暨朔，罔敢或携。比日之明，如天之大。神化斯洽，率土无外。眇眇舟车，华戎毕会。祠我春秋，服我冠带。仪协震象，乐均天籁。蹈武在庭，其容蔼蔼。

武舞将作，先设阶步辞：

大齐统历，天鉴孔昭。金人降泛，火凤来巢。眇均虞德，干戚降苗。夙沙攻主，归我轩朝。礼符揖让，乐契《咸》《韶》。蹈扬惟序，律度时调。

武舞辞：

天眷横流，宅心玄圣。祖功宗德，重光袭映。我皇恭己，诞膺灵命。宇外斯烛，域中咸镜。悠悠率土，时惟保定。微微动植，莫违其性。仁丰庶物，施洽群生。海宁洛变，契此休明。雅宣茂烈，颂纪英声。铿皇钟鼓，掩抑箫笙。歌之不足，舞以礼成。铄矣王度，缅迈千龄。

皇帝入，钟鼓奏《皇夏》辞：

礼终三爵，乐奏九成。允也天子，穹壤和平。载色载笑，反寝宴息。一人有祉，百神奉职。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第一，汉《硃鹭》改名《水德谢》，言魏谢齐兴也。第二，汉《思悲翁》改名《出山东》，言神武帝战广阿，创大业，破尔硃兆也。第三，汉《艾如张》改名《战韩陵》，言神武灭四胡，定京洛，远近宾服也。第四，汉《上之回》改名《殄关陇》，言神武遣侯莫陈悦诛贺拔岳，定关、陇，平河外，漠北款，秦中附也。第五，汉《拥离》改名《灭山胡》，言神武屠刘蠡升，高车怀殊俗，蠕蠕来向化也。第六，汉《战城南》改名《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能迁于鄴也。第七，汉《巫山高》改名《战芒山》，言神武斩周十万之众，其军将脱身走免也。第八，汉《上陵》改名《擒萧明》，言梁遣兄子贞阳侯来寇彭、宋，文襄帝遣太尉、清河王岳，一战擒殄，俘馘万计也。第九，汉《将进酒》改名《破侯景》，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摧殄侯景，克复河南也。第十，汉《君马黄》改名《定汝颍》，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擒周大将军王思政于长葛，汝、颍悉平也。第十一，汉《芳树》改名《克淮南》。言文襄遣清河王岳，南翦梁国，获其司徒陆法和，克寿春、合肥、钟离、淮阴，尽取江北之地也。第十二，汉《有所思》改名《嗣丕基》，言文宣帝统缵大业也。第十三，汉《稚子班》改名《圣道洽》，言文宣克隆堂构，无思不服也。第十四，汉《圣人出》改名《受魏禅》，言文宣应天顺人也。第十五，汉《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尽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将出征，平殄北荒，灭其国也。第十六，汉《临高台》改名《服江南》，言文宣道洽无外，梁主萧绎来附化也。第十七，汉《远如期》改名《刑罚中》，言孝昭帝举直措枉，狱讼无怨也。第十八，汉《石留行》改名《远夷至》，言时主化沾海外，西夷诸国，遣使朝贡也。第十九，汉《务成》改名《嘉瑞臻》，言时主应期，河清龙见，符瑞总至也。第二十，汉《玄云》改名《成礼乐》，言时主功成化洽，制礼作乐也。古又有《黄雀》、《钓竿》二曲，略而不用，并议定其名，被于鼓吹。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兒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周太祖迎魏武入关，乐声皆阙。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及建六官，乃诏曰："六乐尚矣，其声歌之节，舞蹈之容，寂寥已绝，不可得而详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兹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于是有司详定：郊庙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黄帝乐，歌大吕，舞《云门》。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珝，用唐尧乐，歌应钟，舞《大咸》。祀四望，飨诸侯，用虞舜乐，歌南吕，舞《大韶》。祀四类，幸辟雍，用夏禹乐，歌函钟，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汤乐，歌小吕，舞《大护》。享宗庙，用周武王乐，歌夹钟，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宾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国客出入，奏《纳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进羞，奏《深夏》。宗室会聚，奏《族夏》。上酒宴乐，奏《陔夏》。诸侯相见，奏《骜夏》。皇帝大射，歌《驺虞》，诸侯歌《狸首》，大夫歌《采苹》，士歌《采蘩》。虽著其文，竟未之行也。

及闵帝受禅，居位日浅。明帝践阼，虽革魏氏之乐，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护》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北郊则《大护》降神，《大夏》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雩坛以《大武》降神，《正德》献熟，次作《大夏》、《大护》、《武德》、《山云之舞》。太庙祫帝，则《大武》降神，《山云》献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护》、《武德之舞》。时享太庙，以《山云》降神，《大夏》献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护》降神，《大武》献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护》献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护》献熟。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观。其宫悬，依梁三十六架。朝会则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骜夏》。五等诸侯正日献玉帛，奏《纳夏》。宴族人，奏《族夏》。大会至尊执爵，奏登歌十八曲。食举，奏《深夏》，舞六代《大厦》、《大护》、《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于是正定雅音，为郊庙乐。创造钟律，颇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庙皆循用之，无所改作。今采其辞云。

员丘歌辞：

降神，奏《昭夏》：

重阳禋祀大报天，丙午封坛肃且圜。孤竹之管云和弦，神光未下风肃然。王城七里通天台，紫微斜照影徘徊。连珠合璧重光来，天策暂转钩陈开。

皇帝将入门，奏《皇夏》：

旌回外壝，跸静郊门。千乘按辔，万骑云屯。藉茅无咎，扫地惟尊。揖让展礼，衡璜节步。星汉就列，风云相顾。取法于天，降其永祚。

俎入，奏《昭夏》：

日至大礼，丰牺上辰。牲牢修牧，茧栗毛纯。俎豆斯立，陶匏以陈。大报反命，居阳兆日。六变鼓钟，三和琴瑟。俎奇豆偶，惟诚惟质。

奠玉帛，奏《昭夏》：

员玉已奠，苍币斯陈。瑞形成象，璧气含春。礼从天数，智总员神。为祈为祀，至敬咸遵。

皇帝升坛，奏《皇夏》：

七星是仰，八陛有凭。就阳之位，如日之升。思虔肃肃，施敬绳绳。祝史陈信，玄象斯格。惟类之典，惟灵之泽。幽显对扬，人神咫尺。

皇帝初献，作《云门》之舞：

献以诚，郁以清。山罍举，沈齐倾。惟尚飨，洽皇情。降景福，通神明。

皇帝初献配帝，作《云门》之舞：

长丘远历，大电遥源。弓藏高陇，鼎没寒门。人生于祖，物本于天。尊神配德，迄用康年。

皇帝初献及献配帝毕，奏登歌：

岁之祥，国之阳。苍灵敬，翠云长。象为饰，龙为章。乘长日，坯

蛰户。列云汉，迎风雨，大吕歌，云门舞。省涤濯，奠牲牷。郁金酒，凤凰樽。回天眷，顾中原。

皇帝饮福酒，奏《皇夏》：

国命在礼，君命在天。陈诚惟肃，钦福惟虔。洽斯百礼，福以千年。钩陈掩映，天驷徘徊。雕禾饰斝，翠羽承罍。受斯茂祉，从天之来。

撤奠奏《雍乐》：

礼将毕，乐将阑。回日辔，动天关。翠凤摇，和銮响。五云飞，三步上。风为驭，雷为车。无辙迹，有烟霞。暢皇情，休灵命。雨留甘，云馀庆。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六曲联事，九司咸则。率由旧章，于焉允塞。掌礼移次，燔柴在焉。烟升玉帛，气敛牲牷全。休气馨香，膋芳昭晰。翼翼虔心，明明上彻。

帝还便座，奏《皇夏》：

玉帛礼毕，人神事分。严承乃眷，瞻仰回云。辇路千门，王城九轨。式道移候，司方回指。得一惟清，于万斯宁。受兹景命，于天告成。

方泽歌辞：

降神，奏《昭夏》：

报功阴泽，展礼玄郊。平琮镇瑞，方鼎升庖。调歌丝竹，缩酒江茅，声舒钟鼓，器质陶匏。列耀秀华，凝芳都荔。川泽茂祉，丘陵容卫。云饰山罍，兰浮泛齐。日至之礼，歆兹大祭。

奠玉，奏《昭夏》：

曰若厚载，钦明方泽。敢以敬恭，陈之玉帛。德包含养，功藏灵迹。斯箱既千，子孙则百。

初献，奏登歌辞：舞词同员丘。

质明孝敬，求阴顺阳。坛有四陛，琮为八方。牲牷荡涤，萧合馨香。和銮戾止，振鹭来翔。威仪简简，钟鼓喤娶。声和孤竹，韵入空桑。封中云气，坎上神光。下元之主，功深盖藏。

望坎位，奏《皇夏》：

司筵撤席，掌礼移次，回顾封坛，恭临坎位。瘞玉埋俎，藏芬敛气。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祀五帝歌辞：

奠玉帛，奏《皇夏》辞：

嘉玉惟芳，嘉币惟量。成形依礼，禀色随方。神班有次，岁礼惟常。威仪抑抑，率由旧章。

初献，奏《皇夏》：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司坛宿设，掌史诚陈。敢用明礼，言功上神。钩陈旦辟，阊阖朝分。旒垂象冕，乐奏《山云》。将回霆策，暂转天文。五运周环，四时代序。鳞次玉帛，循回樽俎。神其降之，介福斯许。

皇帝初献青帝，奏《云门舞》：

甲在日，鸟中星。礼东后，奠苍灵。树春旗，命青史。候雁还，东风起。歌木德，舞震宫。泗滨石，龙门桐。孟之月，阳之天。亿斯庆，兆斯年。

皇帝初献配帝，奏舞：

帝出于震，苍德于神。其明在日，其位居春。劳以定国，功以施人。言从配祀，近取诸身。

皇帝初献赤帝，奏《云门舞》：

招摇指午对南宫，日月相会实沈中。离光布政动温风，纯阳之月乐炎精。赤雀丹书飞送迎，硃弦绛鼓罄虔诚，万物含养各长生。

皇帝献配帝，奏舞：

以炎为政，以火为官，位司南陆，享配离坛。三和实俎，百味浮兰。神其茂豫，天步艰难。

皇帝初献黄帝，奏《云门舞》：

三光仪表正，四气风云同。戊己行初历，黄钟始变宫。平琮礼内镇，阴管奏司中。斋坛芝晔晔，清野桂冯冯。夕牢芬六鼎，安歌韵八风。神光乃超忽，佳气恆葱葱。

皇帝初献配帝，奏舞：

四时咸一德，五气或同论。犹吹凤凰管，尚对梧桐园。器圜居土厚，位总配神尊。始知今奏乐，还用我《云门》。

皇帝初献白帝，奏《云门舞》：

肃灵兑景，承配秋坛。云高火落，露白蝉寒。帝律登年，金精行令。瑞兽霜辉，祥禽雪映。司藏肃杀，万保咸宜。厥田上上，收功在斯。

皇帝初献配帝，奏舞：

金行秋令，白帝硃宣。司正五雉，歌庸九川。执文之德，对越彼天。介以福祉，君子万年。

皇帝初献黑帝，奏《云门舞》：

北辰为政玄坛，北陆之祀员官。宿设玄圭浴兰，坎德阴风御寒。次律将回穷纪，微阳欲动细泉。管犹调于阴竹，声未入于春弦。待归余于送历，方履庆于斯年。

皇帝初献配帝，奏舞：

地始坼，虹始藏。服玄玉，居玄堂。沐蕙气，浴兰汤。匏器洁，水泉香。陟配彼，福无疆。君欣欣，此乐康。

宗庙歌辞：

皇帝入庙门，奏《皇夏》：

肃肃清庙，严严寝门。欹器防满，金人戒言。应悬鼓，崇牙树羽。阶变升歌，庭纷象舞。闲安象设，缉熙清奠。春鲔初登，新萍先荐。亻爱然入室，俨乎其位。凄怆履之，非寒之谓。

降神奏《昭夏》：

永惟祖武，潜庆灵长。龙图革命，凤历归昌。功移上墋，德耀中阳。清庙肃肃，猛虡煌煌。曲高大夏，声和盛唐。牲牷荡涤，萧合声香。和銮戾止，振鹭来翔。永敷万国，是则四方。

俎入，皇帝升阶，奏《皇夏》：

年祥辩日，上协龟言。奉酎承列，来庭骏奔。雕禾饰斝，翠羽承樽。敬殚如此，恭惟执燔。

皇帝献皇高祖，奏《皇夏》：

庆绪千重秀，鸿源万里长。无时犹戢翼，有道故韬光。盛德必有后，仁义终克昌。明星初肇庆，大电久呈祥。

皇帝献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克昌光上烈，基圣穆西籓。崇仁高涉渭，积德被居原。帝图张往迹，王业茂前尊。重芬德阳庙，叠庆寿陵园。百灵光祖武，千年福孝孙。

皇帝献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雄图属天造，宏略遇群飞。风云犹听命，龙跃遂乘机。百二当天险，三分拒乐推。函谷风尘散，河阳氛雾晞。济弱沦风起，扶危颓运归。地纽崩还正，天枢落更追。原祠乍超忽，毕陇或绵微。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

皇帝献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月灵兴庆，沙祥发源。功参禹迹，德赞尧门。言容典礼，礻俞狄徽章。仪形温德，令问昭阳。日月不居，岁时□宛晚。瑞云缠心，閟宫惟远。

皇帝献闵皇帝，奏《皇夏》：

龙图基代德，天步属艰难。讴歌还受瑞，揖让乃登坛。升与芒刺重，入位据关寒。卷舒云泛滥，游扬日浸微。出郑终无反，居桐竟不归。祀夏今惟旧，尊灵谥更追。

皇帝献明皇帝，奏《皇夏》：

若水逢降君，穷桑属惟政。丕哉驭帝箓，郁矣当天命。方定五云官，先齐八风令。文昌气似珠，太史河如镜。南宫学已开，东观书还聚。文辞金石韵，毫翰风飚竖。清室桂冯冯，斋房芝诩诩。宁思玉管笛，空见灵衣舞。

皇帝献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南河吐云气，北斗降星神。百灵咸仰德，千年一圣人。书成紫微动，律定凤凰驯。六军命西土，甲子陈东邻。戎衣此一定，万里更无尘。烟云同五色，日月并重轮。流沙既西静，盘木又东臣。凯乐闻硃雁，铙歌见白麟。今为六代祀，还得九疑宾。

皇帝还东壁，饮福酒，奏《皇夏》：

礼殚祼献，乐极休成。长离前掞，宗祀文明。缩酌浮兰，澄罍合鬯。磬折礼容，旋回灵贶。受厘彻俎，饮福移樽。惟光惟烈，文子文孙。

皇帝还便坐，奏《皇夏》：

庭阛四始，筵终三荐。顾步阶墀，徘徊馀奠。六龙矫首，七萃警途。鼓移行漏，风转相乌。翼翼从事，绵绵四时。惟神降嘏，永言保之。

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诏罢之。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

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

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第一，改汉《硃鹭》为《玄精季》，言魏道陵迟，太祖肇开王业也。第二，改汉《思悲翁》为《征陇西》，言太祖起兵，诛侯莫陈悦，扫清陇右也。第三，改汉《艾如张》为《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关中也。第四，改汉《上之回》为《平窦泰》，言太祖拥兵讨泰，悉擒斩也。第五，改汉《拥离》为《复恆农》，言太祖攻复陕城，关东震肃也。第六，改汉《战城南》为《克沙苑》，言太祖俘斩齐十万众于沙苑，神武脱身至河，单舟走免也。第七，改汉《巫山高》为《战河阴》，言太祖破神武于河上，斩其将高敖曹、莫多娄贷文也。第八，改汉《上陵》为《平汉东》，言太祖命将平随郡安陆，俘馘万计也。第九，改汉《将进酒》为《取巴蜀》，言太祖遣军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汉《有所思》为《拔江陵》，言太祖命将擒萧绎，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汉《芳树》为《受魏禅》，言闵帝受终于魏，君临万国也。第十二，改汉《上邪》为《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统，载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汉《君马黄》为哲皇出，言高祖以圣德继天，天下向风也。第十四，改汉《稚子班》为《平东夏》，言高祖亲率六师破齐，擒齐主于青州，一举而定山东也。第十五，改古《圣人出》为《擒明彻》，言陈将吴明彻侵轶徐部，高祖遣将尽俘其众也。宣帝晨出夜还，恆陈鼓吹。尝幸同州，自应门至赤岸，数十里间，鼓乐俱作。祈雨仲山还，令京城士女于衢巷奏乐以迎之。公私顿敝，以至于亡。

高祖既受命，定令，宫悬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祝敔各一人。歌、琴、瑟、箫、筑、筝、掐筝、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编磬下。笙、竽、长笛、横笛、箫、筚篥、篪、□熏，四面各八人，在编钟下，舞各八佾。宫悬簨虡，金五博山，饰以旒苏树羽。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硃，宗庙加五色漆画。天神悬内加雷鼓，地祇加灵鼓，宗庙加路鼓，登歌，钟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箫、笙、竽、横笛、篪、□熏各一人。其漆画及博山旒苏树羽，与宫悬同。登歌人介帻、硃连裳、乌皮履。宫悬及下管人，平巾帻，硃连裳。凯乐人，武弁，硃褠衣，履袜。文舞，进贤冠，绛纱连裳，帛内单，皁领袖褠，乌皮，左执籥，右执翟。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弁，硃褠衣，乌皮履。三十二人，执戈，龙楯。三十二人执戚，龟。二人执斧，居前。二人执鼗，二

人执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钅享。四人执弓矢，四人执殳，四人执戟，四人执矛。自旍已下夹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宫悬及登歌，与前同。应漆者皆五色漆画。悬内不设鼓。

皇太子轩悬，去南面，设三镈钟于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减二人。其簨虡金三博山。乐器漆者，皆硃漆之。其余与宫悬同。

大鼓、小鼓、大驾鼓吹，并硃漆画。大鼓加金镯，凯乐及节鼓，饰以羽葆。其长鸣、中鸣、横吹，皆五采衣幡，绯掌，画交龙，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长鸣工人，皁地苣文；金钲、□鼓、小鼓、中鸣、吴横吹工人，青地苣文；凯乐工人，武弁，硃褠衣，横吹，绯地苣文。并为帽、袴褶。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内宫鼓乐服色，皆准此。

皇太子铙及节鼓，硃漆画，饰以羽葆。余鼓吹并硃漆。大鼓、小鼓无金镯。长鸣、中鸣、横吹，五采衣幡，绯掌，画蹲兽，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长鸣、横吹工人，紫帽，绯袴褶。金钲、□鼓、小鼓、中鸣工人，青帽，青袴褶。铙吹工人，武弁，硃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铙及节鼓，硃漆画，饰以羽葆。余鼓吹并硃漆。长鸣、中鸣、横吹，五采衣幡，绯掌，画蹲兽，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长鸣、横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钲、□鼓、小鼓、中鸣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饶吹工人，武弁，硃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上，硃漆饶，饰以五采。驺、哄工人，武弁，硃褠衣。余同正一品。四品，铙及工人衣服同三品。余鼓皆绿沈。金钲、□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诏求知音之

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恆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簇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余篇，以明其指。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从译议。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众皆从之。夔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己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曰：“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玄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今译唯取黄钟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而又非其七调之义，曰：“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时牛弘总知乐事，弘不

能精知音律。又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高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高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

志第十音乐下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宜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鄴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鄴。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

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曰：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韵》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

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鄴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

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

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余调，更成杂乱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并从之。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

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据毛苌、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而王肃之意，乃言不可。又陈统云：“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弘等采肃、统以取正焉。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

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初，后周故事，悬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有正有倍，而为十四也。长孙绍远引《国语》冷州鸠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自鹑及驷，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尚书大传》"谓之七始"，其注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歌声不应此者，皆去之。然据一均言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二十一而同为架，虽取繁会，声不合古。又后魏时，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悬之。弘等并以为非，而据《周官·小胥职》"悬钟磬，半之为堵，全之为肆"。郑玄曰："钟磬编悬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又引《乐纬》"宫为君，商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悬十六"。又据汉成帝时，犍为水滨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悬八之义也。悬钟磬法，每虡准之，悬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悬七也。

又参用《仪礼》及《尚书大传》，为宫悬陈布之法。北方北向，应钟起西，磬次之，黄钟次之，钟次之，大吕次之，皆东陈。一建鼓在其东，东鼓。东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夹钟次之，钟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南方北向，中吕起东，钟次之，蕤宾次之，磬次之，林钟次之，皆西陈。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东向，夷则起南，钟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无射次之，皆北陈。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则撤北面而加钲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灵鼓、灵鼗，宗庙用路鼓、路鼗。各两设在悬内。

又准《仪礼》，宫悬四面设镈钟十二虡，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位，各设钟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陈磬一虡。共为二十虡。其宗庙殿庭郊丘社并同。树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气。依月为均，四箱同作，盖取毛传《诗》云"四悬皆同"之义。古者镈钟据《仪礼》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又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乃无成曲之理。依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声韵克谐。每镈钟、建鼓各一人。每钟、磬簨虡各一人，歌二人，执节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每钟虡，竽、笙、箫、笛、埙、篪各一人。悬内柷、敔各一人，柷在东，吾在西。二舞各八佾。乐人皆平巾帻、绛襦衣。乐器并采《周官》，参之梁代，择用其尤善者。其簨虡皆金五博山，饰以崇牙，树羽旒苏。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硃漆，宗庙及殿庭则五色漆画。晋、宋故事，箱别各有柷、敔，既同时戛之，今则不用。

又《周官·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护》，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为六代之乐。至四时祭祀，则分而用之。以六乐配十二调，一代之乐，则用二调矣。隋去六代之乐，又无四望、先妣之祭，今既与古祭法有别，乃以神祇位次分乐配焉。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圆丘。黄钟所以宣六气也，耀魄天神，最为尊极，故奏黄钟以祀之。奏太簇，歌应钟，以祭方泽。太簇所以赞阳出滞，昆仑厚载之重，故奏太簇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吕，以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涤洁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宗庙。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祖宗有国之本，故奏蕤宾以祀之。奏夷则，歌小吕，以祭社稷、先农。夷则所以咏歌九谷，贵在秋成，故奏夷则以祀之。奏无射，歌夹钟，以祭巡狩方岳。无射所以示人轨物，观风望秩，故奏无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圆丘降神六变，方泽降神八变，宗庙禘祫降神九变，皆用《昭夏》。其余祭享皆一变。又《周礼》，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孙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随事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食举上寿，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荐献郊庙，奏《诚夏》。宴飨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为八曲。古有宫、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会奏之。今改为五音，其声悉依宫商，不使差越。唯迎气于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谓“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为十三曲。并内宫所奏《天高》、《地厚》二曲，于房中奏之，合十五曲。

其登歌法，准《礼·效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庙之歌，悬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汉代，独登歌者，不以丝竹乱人声。近代以来，有登歌五人，别升于上，丝竹一部，进处阶前。此盖《尚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之义也。梁武《乐论》以为登歌者颂祖宗功业，检《礼记》乃非元日所奏。若三朝大庆，百辟俱陈，升工籍殿，以咏祖考，君臣相对，便须涕洟。以此说非通，还以嘉庆用之。后周登歌，备钟、磬、琴、瑟，阶上设笙、管。今遂因之。合于《仪礼》荷瑟升歌，及笙入，立于阶下，间歌合乐，是燕饮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钟东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执节七人，并坐阶上。笙、竽、箫、笛、埙、篪各一人，并立阶下。悉进贤冠，绛公服。斟酌古今，参而用之。祀神宴会通行之。若有大祀临轩，陈于阶坛之上。若册拜王公，设宫悬，不用登

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

古者人君食，皆用当月之调，以取时律之声。使不失五常之性，调暢四体，令得时气之和。故鲍鄴上言，天子食饮，必顺四时，有食举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气。此则殿庭月调之义也。祭祀既已分乐，临轩朝会，并用当月之律。正月悬太簇之均，乃至十二月悬大吕之均，欲感君人情性，允协阴阳之序也。

又文舞六十四人，并黑介帻，冠进贤冠，绛纱连裳，内单，皁褾、领、衤巽、裾、革带，乌皮履。十六人执鸞。十六人执O。十六人执旄。十六人执羽，左手皆执籥。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并服武弁，硃褠衣，革带，乌皮履。左执硃干，右执大戚，依硃干玉戚之文。二人执旌，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金錞二，四人舆，二人作。二人执铙次之。二人执相，在左，二人执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来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周官》所谓“以金錞和鼓，金镯节鼓，金铙止鼓，金铎通鼓”也。又依《乐记》象德拟功，初来就位，总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难也。发扬蹈厉，威而不残也。舞乱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东，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复缀，以阐太平。高祖曰：“不须象功德，直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乐，谓之阶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谓乐出入奏钟鼓也。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硃儒导引。今据《尚书》直云干羽，《礼》文称羽籥干戚。今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十四年三月，乐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秘书丞、北绛郡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奏曰：“臣闻蒉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祀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加鸠采，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后，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遁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

乐，具在本司。”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徵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其祠圆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乐，以降天神。升坛，奏《皇夏》之乐。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乐。皇帝降南陛，诣罍洗，洗爵讫，升坛，并奏《皇夏》。初升坛，俎入，奏《昭夏》之乐。皇帝初献，奏《諴夏》之乐。皇帝既献，作文舞之舞。皇帝饮福酒，作《需夏》之乐。皇帝反爵于坫，还本位，奏《皇夏》之乐。武舞出，作《肆夏》之乐。送神作《昭夏》之乐。就燎位，还大次，并奏《皇夏》。

圜丘：

降神，奏《昭夏》辞：

肃祭典，协良辰。具嘉荐，俟皇臻。礼方成，乐已变。感灵心，回天眷。辟华阙，下乾宫。乘精气，御祥风。望爟火，通田烛。膺介圭，受瑄玉。神之临，庆阴阳。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辅。流鸿祚，遍区宇。

皇帝升坛，奏《皇夏》辞：

于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济区域，功格玄穹。百神警卫，万国承风，仁深德厚，信洽义丰。明发思政，勤忧在躬。鸿基惟永，福祚长隆。

登歌辞：

德深礼大，道高飨穆。就阳斯恭，陟配惟肃。血纮升气，冕裘标服。诚感清玄，信陈史祝。祗承灵贶，载膺多福。

皇帝初献，奏《諴夏》辞：

肇禋崇祀，大报尊灵。因高尽敬，扫地推诚。六宗随兆，五纬陪营。云和发韵，孤竹扬清。我粢既洁，我酌惟明。元神是鉴，百禄来成。

皇帝既献，奏文舞辞：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图作极，文教遐宣。四方监观，万品陶甄。有苗斯格，无得称焉。天地之经，和乐具举。体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皇帝饮福酒，奏《需夏》辞：

礼以恭事，荐以飨时。载清玄酒，备洁芗萁。回旒分爵，思媚轩墀。惠均撤俎，祥降受釐。十伦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鸿基。

武舞辞：

御历膺期，乘乾表则。成功戡乱，顺时经国。兵暢五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化行充塞。三道备举，二仪交泰。情发自中，义均莫大。祀敬恭肃，钟鼓繁会。万国斯欢，兆人斯赖。享兹介福，康哉元首。惠我无疆，天长地久。

送神奏《昭夏》辞：

享序洽，祀礼施。神之驾，严将驰。奔精驱，长离耀。牲烟达，洁诚照。腾日驭，鼓电鞭。辞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无际。澹群心，留余惠。

皇帝就燎，还大次，并奏《皇夏》，辞同上。

五郊歌辞五首：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青帝歌辞，奏角音：

震宫初动，木德惟仁。龙精戒旦，鸟历司春。阳光煦物，温风先导。严处载惊，膏田已冒。牺牲丰洁，金石和声。怀柔备礼，明德惟馨。

赤帝歌辞，奏徵音：

长嬴开序，炎上为德。执礼司萌，持衡御国。重离得位，芒种在时。含樱荐实，木权垂蕤。庆赏既行，高明可处。顺时立祭，事昭福举。

黄帝歌辞，奏宫音：

爰稼作土，顺位称坤。孕金成德，履艮为尊。黄本内色，宫实声始。万物资生，四时咸纪。灵坛汛扫，盛乐高张。威仪孔备，福履无疆。

白帝歌辞，奏商音：

西成肇节，盛德在秋。三农稍已，九谷行收。金气肃杀，商威P戾。严风鼓茎，繁霜殒带。厉兵诘暴，敕法慎刑。神明降嘏，国步惟宁。

黑帝歌辞，奏羽音：

玄英启候，冥陵初起。虹藏于天，雉化于水。严关重闭，星回日穷。黄钟动律，广莫生风。玄樽示本，天产惟质。恩覃外区，福流景室。

感帝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春之孟，于国之阳。茧栗惟诚，陶匏斯尚。人神接礼，明幽交暢。火灵降祚，火历载隆。蒸哉帝道，赫矣皇风。

雩祭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硃明启候时载阳，肃若旧典延五方。嘉荐以陈盛乐奏，气序和平资灵祐。公田既雨私亦濡，人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毕，榛葛送终。使之必报，祭之斯索。三时告劳，一日为泽。神祇必来，鳞羽咸致。惟义之尽，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罢役息人。皇恩已洽，灵庆无垠。

朝日、夕月歌诗二首：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朝日奏《諴夏》辞：

扶木上朝暾，嵫山沉暮景。寒来游晷促，暑至驰辉永。时和合璧耀，俗泰重轮明。执圭尽昭事，服冕罄虔诚。

夕月奏《諴夏》辞：

澄辉烛地域，流耀镜天仪。历草随弦长，珠胎逐望亏。成形表蟾兔，窃药资王母。西郊礼既成，幽坛福惟厚。

方丘歌辞四首：唯此四者异，馀并同圜丘。

迎神奏《昭夏》辞：

柔功暢，阴德昭。陈瘞典，盛玄郊。篚幕清，膋鬯馥。皇情虔，具僚肃。笙颂合，鼓鼗会。出桂旗，屯孔盖。敬如在，肃有承。神胥乐，庆福膺。

奠玉帛登歌：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报功称范，殷荐有常，六瑚已馈，五齐流香。贵诚尚质，敬洽义彰。神祚惟永，帝业增昌。

皇地祇歌辞，奏《諴夏》辞：

厚载垂德，昆丘主神。阴坛吉礼，北至良辰。鉴水呈洁，牲栗表纯。樽壶夕视，币玉朝陈。群望咸秩，精灵毕臻。祚流于国，祉被于人。

送神歌辞，奏《昭夏》辞：

奠既彻，献已周。竦灵驾，逝远游。洞四极，匝九县。庆方流，祉恆遍。埋玉气，掩牲芬。晰神理，显国文。

神州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方丘同。

四海之内，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赖生长。咸池既降，泰折斯飨。牲牷尚黑，珪玉实两。九宇载宁，神功克广。

社稷歌辞四首：迎送神、登歌，与方丘同。

春祈社，奏《諴夏》辞：

厚地开灵，方坛崇祀。达以风露，树之松梓。勾萌既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载膺休祉。

春祈稷，奏《諴夏》辞：

粒食兴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洁，报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开田。方凭戩福，伫咏丰年。

秋报社，奏《諴夏》辞：

北墉申礼，单出表诚。丰牺入荐，华乐在庭。原□显既平，泉流又清。如云已望，高廪斯盈。

秋报稷，奏《諴夏》辞：

人天务急，农亦勤止。或飐或蕉，惟璟惟芑。凉风戒时，岁云秋矣。物成则报，功施必祀。

先农，奏《諴夏》辞：迎送神，与方丘同。

农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载，青坛致祀。敛跸长阡，回旌外壝。房俎饰荐，山罍沈滓。亲事硃弦，躬持黛耜。恭神务穑，受釐降祉。

先圣先师，奏《諴夏》辞：

经国立训，学重教先。《三坟》肇册，《五典》留篇。开凿理著，陶铸功宣。东胶西序，春诵夏弦。芳尘载仰，祀典无骞。

太庙歌辞：

迎神歌辞：

务本兴教，尊神体国。霜露感心，享祀陈则。官联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结慕，祼献惟诚。嘉乐载合，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锡以繁祉。

登歌辞：

孝熙严祖，师象敬宗。惟皇肃事，有来邕邕。雕梁霞复，绣□□云重。观德自感，奉璋伊恭。彝斝尽饰，羽缀有容。升歌发藻，景福来从。

俎入歌辞：郊丘、社、庙同。

祭本用初，祀由功举。骏奔咸会，供神有序。明酌盈樽，丰牺实俎。幽金既荐，缋错维旅。享由明德，香非稷黍。载流嘉庆，克固鸿绪。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辞：

缔基发祥，肇源兴庆。乃仁乃哲，克明克令。庸宣国图，善流人咏。开我皇业，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辞：

皇条俊茂，帝系灵长。丰功叠轨，厚利重光。福由善积，代以德彰。严恭尽礼，永锡无疆。

皇祖献王神室歌辞：

盛才必达，丕基增旧。涉渭同符，迁邠等构。弘风迈德，义高道富。神鉴孔昭，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辞：

深仁冥著，至道潜敷。皇矣太祖，耀名天衢。翦商隆祚，奄宅隋区。有命既集，诞开灵符。

饮福酒歌辞：郊丘、社、庙同。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肃邕备礼，庄敬在躬。羞燔已具，奠酹将终。降祥惟永，受福无穷。

送神歌辞：

飨礼具，利事成。伫旒冕，肃簪缨。金奏终，玉俎撤。尽孝敬，穷严洁。人祇分，哀乐半。降景福，凭幽赞。

元会：

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辞：郊丘、社、庙同。

深哉皇度，粹矣天仪。司陛整跸，式道先驰。八屯雾拥，七萃云披。退扬进揖，步矩行规。勾陈乍转，华盖徐移。羽旗照耀，珪组陆离。居高念下，处安思危。照临有度，纪律无亏。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辞：

惟熙帝载，式固王猷。体乾建本，是曰孟侯。驰道美汉，寝门称周。德心既广，道业惟优。傅保斯导，贤才与游。瑜玉发响，画轮停辀。皇基方峻，七鬯恆休。

食举歌辞八首：

燔黍设教礼之始，五味相资火为纪。平心和德在甘旨，牢羞既陈钟石俟，以斯而御扬盛轨。

养身必敬礼食昭，时和岁阜庶物饶。盐梅既济鼎铉调，特以肤腊加臐膮，威仪济济懋皇朝。

饔人进羞乐侑作，川潜之脍云飞勣。甘酸有宜芬勺药，金敦玉豆盛交错，御鼓既声安以乐。

玉食惟后膳必珍，芳菰既洁重秬新。是能安体又调神，荆包毕至海贡陈，用之有节德无垠。

嘉羞入馈犹化谧，沃土名滋帝台实。阳华之荣雕陵栗，鼎俎芬芳豆笾溢，通幽致远车书一。

道高物备食多方，山肤既善水豢良。桓蒲在位簨业张，加笾折俎烂成行，恩风下济道化光。

礼以安国仁为政，具物必陈饔牢盛。罝罘斤斧顺时令，怀生熙熙皆得性，于兹宴喜流嘉庆。

皇道四达礼乐成，临朝日举表时平。甘芳既饫醑以清，扬休玉卮正性情，隆我帝载永明明。

上寿歌辞：

俗已乂，时又良。朝玉帛，会衣裳。基同北辰久，寿共南山长。黎元鼓腹乐未央。

宴群臣登歌辞：

皇明驭历，仁深海县。载择良辰，式陈高宴。隅隅卿士，昂昂侯甸。车旗煜□龠，衣缨葱蒨。乐正展悬，司宫饰殿。三揖称礼，九宾为传。圆鼎临碑，方壶在面。《鹿鸣》成曲，嘉鱼入荐。筐篚相辉，献酬交遍。饮和饱德，恩风长扇。

文舞歌辞：

天眷有属，后德惟明。君临万宇，昭事百灵。濯以江汉，树之风声。罄地必归，穷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蛮请吏。烟云献彩，龟龙表异。缉和礼乐，变理阴阳。功由舞见，德以歌彰。两仪同大，日月齐光。

武舞歌辞：

惟皇御宇，惟帝乘乾。五材并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险，拯溺救燔。九域载安，兆庶斯赖。绩地之厚，补天之大。声隆有截，化覃无外。鼓钟既奋，干戚攸陈。功高德重，政谧化淳。鸿休永播，久而弥新。

大射登歌辞：

道谧金科照，时乂玉条明。优贤飨礼洽，选德射仪成。銮旗郁云动，宝轨俨天行。巾车整三乏，司裘饰五正。鸣球响高殿，华钟震广庭。乌号传昔美，淇卫著前名。揖让皆时杰，升降尽朝英。附枝观体定，杯水睹心平。丰觚既来去，燔炙复从横。欣看礼乐盛，喜遇黄河清。

《凯乐》歌辞三首：

述帝德：

于穆我后，睿哲钦明。膺天之命，载育群生。开元创历，迈德垂声。朝宗万宇，祗事百灵。焕乎皇道，昭哉帝则。惠政滂流，仁风四

塞。淮海未宾，江湖背德。运筹必胜，濯征斯克。八荒务卷，四表云褰。雄图盛略，迈后光前。寰区已泰，福祚方延。长歌凯乐，天子万年。

述诸军用命：

帝德远覃，天维宏布。功高云天，声隆《韶《护》。惟彼海隅，未从王度。皇赫斯怒，元戎启路。桓桓猛将，赳赳英谟。攻如燎发，战似摧枯。救兹涂炭，克彼妖逋。尘清两越，气静三吴。鲸鲵已夷，封疆载辟。班马萧萧，归旌弈弈。云台表效，司勋纪绩。业并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阪泉轩德，丹浦尧勋。始实以武，终乃以文。嘉乐圣主，大哉为君。出师命将，廓定重氛。书轨既并，干戈是戢。弘风设教，政成人立。礼乐聿兴，衣裳载缉。风云自美，嘉祥爰集。皇皇圣政，穆穆神猷。牢笼虞夏，度越姬刘。日月比曜，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长帝九州。

皇后房内歌辞：

至顺垂典，正内弘风。母仪万国，训范六宫。求贤启化，进善宣功。家邦载序，道业斯融。

大业元年，炀帝又诏修高庙乐，曰："古先哲王，经国成务，莫不因人心而制礼，则天明而作乐。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后，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运，初营庙寝，太祖一室，独为别宫。自兹之后，兵车交争，制作规模，日不暇给。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济生灵，享荐宜殊，乐舞须别。今若月祭时飨，既与诸祖共庭，至于舞功，独于一室，交违礼意，未合人情。其详议以闻。"有司未及陈奏，帝又以礼乐之事，总付秘书监柳顾言、少府副监何稠、著作郎诸葛颍、秘书郎袁庆隆等，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郊庙乐悬，并令新制。顾言等后亲，帝复难于改作，其议竟寝。诸郊庙歌辞，亦并依旧制，唯新造《高祖庙歌》九首。今亡。又遣秘书省学士定殿前乐工歌十四首，终大业世，每举用焉。帝又诏博访知钟律歌管者，皆追之。时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罗汉、常宝金等，虽知操弄，雅郑莫分，然总付太常，详令删定。议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宫调，黄钟也；一曲应调，大吕也；二

十五曲商调，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调，姑洗也；一十三曲变徵调，蕤宾也；八曲徵调，林钟也；二十五曲羽调，南吕也；一十三曲变宫调，应钟也。其曲大抵以诗为本，参以古调，渐欲播之弦歌，被之金石。仍属戎车，不遑刊正，礼乐之事，竟无成功焉。

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顾言等又奏，仙都宫内，四时祭享，还用太庙之乐，歌功论德，别制其辞。七庙同院，乐依旧式。又造飨宴殿庭宫悬乐器，布陈簨虡，大抵同前，而于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又设十二镈，镈别钟磬二架，各依辰位为调，合三十六架。至于音律节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会，自梁武帝之始也，开皇时，废不用，至是又复焉。高祖时，宫悬乐器，唯有一部，殿庭飨宴用之。平陈所获，又有二部，宗庙郊丘分用之。至是并于乐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庙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飨宴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并一百三十二人。

顾言又增房内乐，益其钟磬，奏议曰："房内乐者，主为王后弦歌讽诵而事君子，故以房室为名。燕礼飨饮酒礼，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文王之风，由近及远，乡乐以感人，须存雅正。既不设钟鼓，义无四悬，何以取正于妇道也。《磬师职》云：'燕乐之钟磬。"郑玄曰：'燕乐，房内乐也，所谓阴声，金石备矣。'以此而论，房内之乐，非独弦歌，必有钟磬也。《内宰职》云：'正后服位，诏其礼乐之仪。'郑玄云：'荐撤之礼，当与乐相应。'荐撤之言，虽施祭祀，其入出宾客，理亦宜同。请以歌钟歌磬，各设二虡，土革丝竹并副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肄习，朝燕用之。"制曰："可。"于是内宫悬二十虡。其镈钟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馀饰并与殿庭同。

皇太子轩悬，去南面，设三镈钟于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编钟三虡，编磬三虡，共三镈钟为九虡。其登歌减者二人。簨虡金三博山。乐器应漆者硃漆之。其二舞用六佾。

其雅乐鼓吹，多依开皇之故。雅乐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属二：一曰镈钟，每钟悬一簨虡，各应律吕之音，即黄帝所命伶伦铸十二钟，和五音者也。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悬于一簨虡。

石之属一：曰磬，用玉若石为之，悬如编钟之法。

丝之属四：一曰琴，神农制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牺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属三：一曰箫，十六管，长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长尺四寸，八孔，苏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汉武帝时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备五音，有七孔，以应七声。黄钟之笛，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其余亦上下相次，以为长短。

匏之属二：一曰笙，二曰竽，并女娲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于匏内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属一：曰埙，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属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又栖翔鹭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越王勾践击大鼓于雷门以压吴。晋时移于建康，有双鹭唳鼓而飞入云。或曰，皆非也。《诗》云："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辍，饰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灵鼓、灵鼗，并入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鼓以桴击，鼗贯其中而手摇之。又有节鼓，不知谁所造也。

木之属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动之，令左右击，以节乐。二曰敔，如伏兽，背有二十七鉏铻，以竹长尺，横栎之，以止乐焉。

簨虡，所以悬钟磬，横曰簨，饰以鳞属，植曰虡，饰以羸及羽属。簨加木板于上，谓之业。殷人刻其上为崇牙，以挂悬。周人画缯为纷，戴之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树于簨虡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于簨上，垂流苏，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

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有贤女’，魏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铎舞》，傅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成公绥赋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吴人思晋化。’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项庄因舞，欲剑高祖，项伯纡长袖以扞其锋，魏、晋传为舞焉。’检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杨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真，为八佾。后因而不改。’齐人王僧虔已论其事。平陈所得者，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为失斯大。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干。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

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兒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语明达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硃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甕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扌厌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于太庙，备法驾，陈羽葆，以入于次。礼毕升车，而鼓吹并作。开皇十七年诏曰："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以后，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设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公已下，祭

私庙日，不得作音乐。”

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錞于、钲、铎、军乐鼓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罢貙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其大驾鼓吹，并硃漆画。大驾鼓吹、小鼓加金镯、羽葆鼓、铙鼓、节鼓，皆五采重盖，其羽葆鼓，仍饰以羽葆。长鸣、中鸣、大小横吹，五采衣幡，绯掌，画交龙，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长鸣、大横吹、节鼓及横吹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皆绯地苣文为袍袴及帽。金钲、□鼓，其钲鼓皆加八角紫伞。小鼓、中鸣、小横吹及横吹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并青地苣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铙及歌、箫、笳工人服，并武弁，硃褠衣，革带。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督帅服，与大角同。以下准督帅服，亦如之。

□鼓一曲，十二变，与金钲同。夜警用一曲俱尽。次奏大鼓。大鼓，一十五曲供大驾，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驾，三曲供皇太子及王公等。

长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

次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马，第二曲被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阵，第六曲收军，第七曲下营。皆以三通为一曲。其辞并本之鲜卑。

铙鼓，十二曲供大驾，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乐器有鼓，并歌箫、笳。

大横吹，二十九曲供大驾，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乐器有角、节鼓、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

小横吹，十二曲供大驾，夜警则十二曲俱用。其乐器有角、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

志第十一律历上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树司牧以君临，悬政教而成务，莫不拟乾坤之大象，禀中和以建极，揆影响之幽赜，成律吕之精微。是用范围百度，财成万品。昔者淳古苇籥，创睹人籁之源，女娲笙簧，仍昭凤律之首。后圣广业，稽古弥崇，伶伦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华，方传刻玉之美。是以《书》称："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凭璇玑以运钧，统三极之元，纪七衡之响，可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故能动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风俗，考得失，徵成败者也。粤在夏、商，无闻改作。其于《周礼》，曲同则"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景王铸钟，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夫律者，所以立钧出度。"钧有五，则权衡规矩准绳咸备。故《诗》曰："尹氏太师，执国之钧，天子是裨，俾众不迷"是也。太史公《律书》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轨则，一禀于六律，为万事之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及秦氏灭学，其道浸微。汉室初兴，丞相张苍，首言音律，未能审备。孝武帝创置协律之官，司马迁言律吕相生之次详矣。及王莽之际，考论音律，刘歆条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记建武以后言律吕者，司马绍统采而续之。炎历将终，而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湮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音律，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晋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元康中，勖子籓复嗣其事。未及成功，属永嘉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宋钱乐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数。后魏、周、齐，时有论者。今依班志，编录五代声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汉志》言律，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权。自魏、晋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损之要云。

○备数

五数者，一、十、百、千、万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滋而后有数。"是以言律者，云数起于建子，黄钟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历九辰至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数备成，以为律法。又参

之，终亥，凡历十二辰，得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数该矣，以为律积。以成法除该积，得九寸，即黄钟宫律之长也。此则数因律起，律以数成，故可历管万事，综核气象。其算用竹，广二分，长三寸，正策三廉，积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负策四廉，积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经十二，天地之大数也。是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一、十、百、千、万，所同由也。律、度、量、衡、历、率，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之以度，则不失毫厘；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则不失圭撮；量有轻重，平之以权衡，则不失黍丝；声有清浊，协之以律吕，则不失宫商；三光运行，纪以历数，则不差晷刻；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和声

传称黄帝命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而吹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别十二律，此雌雄之声，以分律吕。上下相生，因黄钟为始。《虞书》云："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声为律，以身为度。《周礼》，乐器以十二律为之度数。司马迁《律书》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林钟长五寸七分三，应钟长四寸三分二。"此乐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马彪《律志》："黄钟长九寸，声最浊；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七分四厘强，声最清。"郑玄《礼·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勖等所论，虽尺有增损，而十二律之寸数并同。《汉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黄钟，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黄钟，不

满九寸，谓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编于冬至之后。分焉、迟内，其数遂减应钟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余，引而伸之，更为三百律，终于安运，长四寸四分有奇。总合旧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宫徵旋韵，各以次从。何承天《立法制议》云："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是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后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承天更设新率，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声韵无失。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二厘，林钟长六寸一厘，应钟长四寸七分九厘强。其中吕上生所益之分，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复十二辰参之数。

梁初，因晋、宋及齐，无所改制。其后武帝作《钟律纬》，论前代得失。其略云：

案律吕，京、马、郑、蔡，至蕤宾，并上生大吕；而班固《律历志》，至蕤宾，仍以次下生。若从班义，夹钟唯长三寸七分有奇。律若过促，则夹钟之声成一调，中吕复去调半，是过于无调。仲春孟夏，正相长养，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为乖。郑玄又以阴阳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义，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降阳复将何寄？就筮数而论，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阴阳得有升降之义。阴阳从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数也。今郑乃执象数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穷。云九六相生，了不释十二气所以相通，郑之不思，亦已明矣。

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自无差。但律吕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复迟内上生盛变，盛变仍复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尽阴阳，其当有以，若非深理难求，便是传者不习。

比敕详求，莫能辨正。聊以余日，试推其旨，参校旧器，及古夹钟玉律，更制新尺，以证分毫，制为四器，名之为通。四器弦间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黄钟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相次之理，为其名义，名之为通。通施三弦，传推月气，悉无差舛。即以夹钟玉律命之，则还相中。

又制为十二笛，以写通声。其夹钟笛十二调，以饮玉律，又不差异。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韵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

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太簇，则下今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哗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太簇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太簇，则非秦、汉明矣。古人性质，故作僮仆字，则题而言，弥验非近。且夫验声改政，则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执其文，历年永久，隔而不通。无论乐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颂汉歌，各叙功德，岂容复施后王，以滥名实？今率详论，以言所见，并诏百司，以求厥中。

未及改制，遇侯景乱。陈氏制度，亦无改作。

西魏废帝元年，周文摄政。又诏尚书苏绰详正音律。绰时得宋尺，以定诸管，草创未就会闵帝受禅，政由冢宰，方有齐寇，事竟不行。后掘太仓，得古玉斗，按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没。

至开皇初，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于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弘。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作《律谱》。时爽年老，以白衣见高祖，授淮州刺史，辞不赴官。因遣协律郎祖孝孙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晓音律者，颇议考核，以定钟律。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听之，曰：“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

然万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灭。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则兵，用木尺则丧，用土尺则乱，用水尺则律吕合调，天下和平。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此乐声，是用水尺。江东尺短于土，长于水。俗间不知者，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诏施用水尺律乐，其前代金石，并铸毁之，以息物议。

至仁寿四年，刘焯上启于东宫，论张胄玄历，兼论律吕。其大旨曰：“乐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谐，度律均钟，于是乎在。但律终小吕，数复黄钟，旧计未精，终不复始。故汉代京房，妄为六十，而宋代钱乐之更为三百六十。考礼诠次，岂有得然，化未移风，

将恐由此。匪直长短失于其差，亦自管围乖于其数。又尺寸意定，莫能详考，既乱管弦，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发。”其黄钟管六十三为实，以次每律减三分，以七为寸法。约之，得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炀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寝废。其书亦亡。大业二年，乃诏改用梁表律调钟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为合古。其制度文议，并毛爽旧律，并在江都沦丧。

○律管围容黍

《汉志》云：“黄钟围九分，林钟围六分，太簇围八分。”《续志》及郑玄并云：“十二律空，皆径三分，围九分。”后魏安丰王依班固《志》，林钟空围六分，及太簇空围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黄钟商徵之声。皆空围九分，乃与均钟器合。开皇九年平陈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参考古律度，各依时代，制其黄钟之管，俱径三分，长九寸。度有损益，故声有高下；圆径长短，与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数云。

晋前尺黄钟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黄钟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黄钟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汉官尺黄钟容九百三十九。

古银错题黄钟籥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铁尺，黄钟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后魏前尺黄钟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后周玉尺黄钟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后魏中尺黄钟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后魏后尺黄钟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东魏尺黄钟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万宝常水尺律母黄钟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铁尺律黄钟副别者，其长短及口空之围径并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庣其腹，使有盈虚。

○侯气

后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开皇九年平陈后，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其月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蔂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高祖异之，以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高祖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诸故实，以著于篇，名曰《律谱》。其略云：

臣爽按，黄帝遣伶伦氏取竹于□解谷，听凤阿阁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气应，是则数之始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其气以候四时，其数以纪万物。云隶首作数，盖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万、亿、兆者，引而申焉，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声，邹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别也。夏正则人，殷正则地，周正则天。孔子曰："吾得夏时焉。"谓得气数之要矣。

汉初兴也，而张苍定律，乃推五胜之法，以为水德。实因战国官失其守，后秦灭学，其道浸微，苍补缀之，未获详究。及孝武创制，乃置协律之官，用李延年以为都尉，颇解新声变曲，未达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晓音律，郎官京房，亦达其妙，因使韦玄成等杂试问房。房自叙云："学焦延寿，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乃还相为宫之正法也。”于后刘歆典领条奏，著其始末，理渐研精。班氏《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并房所出也。

至于后汉，尺度稍长。魏代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

左晋之后，渐又讹谬。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臣先入栖诚，学算于祖□恆，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以后，律又飞灰。侯景之乱，臣兄喜于太乐得之。后陈宣帝诣荆州为质，俄遇梁元帝败，喜没于周。适欲上闻，陈武帝立，遂又以十二管衍为六十律，私侯气序，并有徵应。至太建时，喜为吏部尚书，欲以闻奏。会宣帝崩，后主嗣立，出喜为永嘉内史，遂留家内，贻诸子孙。陈亡之际，竟并遗失。

今正十二管在太乐者，阳下生阴，始于黄钟，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一岁之气，毕于此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六十律候，毕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黄钟。黄钟者，首于冬至，阳之始也。应天之数而长九寸，十一月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所以宣养六气，缉和九德也。自此之后，并用京房律准，长短宫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摄，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变。始黄钟之管，下生林钟，以阳生阴，故变也。相摄者相通。如中吕之管，摄于物应，以母权子。故相变者，异时而各应，相通者，同月而继应。应有早晚者，非正律气，乃子律相感，寄母中应也。

其律，大业末于江都沦丧。

○律直日

宋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余，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钟《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此则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各一律所建

日辰分数也。以之分配七音，则建日冬至之声，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五音七声，于斯和备。其次日建律，皆依次类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亦以次从。以考声徵气，辨识时序，万类所宜，各顺其节。自黄钟终于壮进，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损一以下生。自依行终于亿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运一律为终，不生。其数皆取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以九三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余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长也。修其律部，则上生下生宫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黄钟：

包育含微帝德广运下济克终执始握鉴持枢黄中 通圣潜升

殷普景盛滋萌光被咸亨乃文乃圣微阳分动生气 云繁郁湮

升引屯结开元质未亻爱昧逋建玄中玉烛调风

右黄钟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吕：

荄动始赞大有坤元辅时匡弼分否又繁唯微弃望庶几执义秉强陵阴侣阳识沈缉熙知道适时权变少出阿衡同云承明善述休光

右大吕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

太簇：

未知其己义建亭毒条风凑始时息达生匏奏初角　少阳柔桡商音屈齐扶弱承齐动植咸擢兼山止速随期龙跃勾芒调序青要结萼延敷刑晋辨秩东作赞扬显滞俶落

右太簇一部，三十四律。

○夹钟

明庶协侣阴赞风从布政万化开时震德乘条芬芳　散朗淑气风驰佚喜幹党四隙种生恣性逍遥仁威争南旭旦晨朝生遂群分洁新

右夹钟一部，二十七律。

姑洗：

南授怀来考神方显携角洗陈变虞擢颖嘉气始升　卿云媚岭疏道路时日旅实沈炎风首节柔条方结刑始方齐物华革荑茂实登明壮进下生安运依行上生包育少选道从硃黻扬庭含贞

右姑洗一部，三十四律。

中吕：

硃明启运景风初缓羽物斯奋南中离春率农有程　南讹敬致相趣内贞硃草含辉屈轶曜畴巳气清和物应戒Q荒落贞轸天庭祚周

右中吕一部，二十七律。

蕤宾：

南事京房终律谧静则选布萼满羸潜动盛变宾安　怀远声暨轨同海水息沴离躬安壮崇明远眺升中凤翥朝阳制时瑞通鹑火乂次高焰其煌。

右蕤宾一部，二十七律。

林钟：

谦侍崇德循道方壮阴升靡慝去灭华销朋庆云布　均任仰成宽中安度德均无蹇礼溢智深任肃纯恪归嘉美音温风候节蓂华绣岭物无否与景口曜井日焕重轮财华

右林钟一部，三十四律。

夷则：

升商清爽气精阴德白藏御叙鲜刑贞克金天刘狁会道归仁阴侣去南阳消柔辛延乙和庚靡卉荑晋分积孔修九德咸荩佥惟俾乂

右夷则一部，二十七律。

南吕：

白吕捐秀敦实素风劲物酋稔结躬肥遁羸中晟阴抗节威远有截归期中德王猷允塞蓐收撙辔摇落未印质随分满道心贞坚蓄止归藏夷汗均义悦使亡劳九有光贲

右南吕一部，三十四律。

无射：

思冲怀谦恭俭休老恤农销祥闭奄降娄藏邃日在旋春阉藏明奎邻齐轨众大蓄啬敛下济息肩无边期保延年秋深野色玄月澄天

右无射一部，二十七律。

应钟：

分焉祖微据始功成乂定静谧迟内无为而乂姑射凝晦动寂应徵未育万机万寿无疆地久天长修复迟时方制无休九野八荒亿兆安运

右应钟一部，二十八律。

○审度

《史记》曰："夏禹以身为度，以声为律。"《礼记》曰："丈夫布手为尺。"《周官》云："璧羡起度。"郑司农云："羡，长也。此璧径尺，以起度量。"《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緌定，緌定而禾熟。律数十二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緌者，禾穗芒也。《说苑》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孙子算术》云："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汉志》："度者，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而五度审矣。"后之作者，又凭此说，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前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传讹替，渐致增损。今略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异同之说如左。

一、周尺

《汉志》王莽时刘歆铜斛尺。

后汉建武铜尺。

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为晋前尺。

祖冲之所传铜尺。

徐广、徐爰、王隐等《晋书》云："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为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暗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新律命之，皆应。"梁武《钟律纬》云："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余与此尺同。'铭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钟律图》，所载荀勖校量古尺文，与此铭同。而萧吉乐谱，谓为梁朝所考七品，谬也。今以此尺为本，以校诸代尺"云。

二、晋田父玉尺

梁法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厘。

《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尺，所造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钟律纬称》，主衣从上相承，有周时铜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检主衣周尺，东昏用为章信，尺不复存。玉律一□萧，余定七枚夹钟，有昔题刻。乃制为尺，以相参验。取细毫中黍，积次詶定，今之最为详密，长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为四器，名为通。又依新尺为笛，以命古钟，按刻夷则，以笛命饮和韵，夷则定合。案此两尺长短近同。

三、梁表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

萧吉云："出于《司马法》。梁朝刻其度于影表，以测影。"案此即奉朝请祖□恆所算造铜主影表者也。经陈灭入朝。大业中，议以合古，乃用之调律，以制钟磬等八音乐器。

四、汉官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晋时始平掘地得古铜尺。

萧吉《乐谱》云："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县舜庙下得玉律，度为此尺。"傅暢《晋诸公赞》云："葛勖造钟律，时人并称其精密，唯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以校荀勖今尺，短校四分。时人以咸为解。"此两尺长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调律，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七厘。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云，王莽时刘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厘。即晋荀勖所云"杜夔尺长于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晋后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

萧吉云，晋氏江东所用。

七、后魏前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

八、中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九、后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即开皇官尺及后周市尺

后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官尺，即铁尺，一尺二寸。

此后魏初及东西分国，后周未用玉尺之前，杂用此等尺。

甄鸾《算术》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二厘。"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周朝人间行用。及开皇初，著令以为官尺，百司用之，终于仁寿。大业中，人间或私用之。

十、东后魏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齐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历志》云："公孙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大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九十之黍，黄钟之长，以定铜尺。有司奏从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论律者。"

十一、蔡邕铜籥尺

后周玉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上相承，有铜籥一，以银错题，其铭曰："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祖孝孙云："相承传是蔡邕铜籥。"

后周武帝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从横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其律黄钟，与蔡邕古籥同。

十二、宋氏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钱乐之浑天仪尺。

后周铁尺。

开皇初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水尺。

此宋代人间所用尺，传入齐、梁、陈，以制乐律。与晋后尺及梁时俗尺、刘曜浑天仪尺，略相依近。当由人间恆用，增损讹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齐后，即以此同律度量，颁于天下。其后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曰：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秬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宾籥之外，才剩十余，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符会处多。且平齐之

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

未及详定，高祖受终，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久议不决。既平陈，上以江东乐为善，曰："此华夏旧声，虽随俗改变，大体犹是古法。"祖孝孙云："平陈后，废周玉尺律，便用此铁尺律，以一尺二寸即为市尺。"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

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十四、杂尺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间尺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嘉量

《周礼》，嫔氏"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春秋左氏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鬴、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则钟"，六十四斗也。郑玄以为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术考之，积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圆其外，减傍一厘八毫，共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

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孙子算术》曰：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应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阴阳之始。四圭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为圭。”《汉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圆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圆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各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其斛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少一厘四毫有奇，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曰：“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长，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陈依古。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

后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斗。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诏改制铜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积龠，同兹玉量，与衡度无差。准为铜升，用颁天下。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为式。”此铜升之铭也。其玉升铭曰：“维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旅蕤宾，晋国之有司，修缮仓廪，获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师晋国公以闻，敕纳于天府。暨五年岁在协洽，皇帝乃诏稽准绳，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熔金写之，用颁天下，以合太平权衡度量。”今若以数计之，玉升积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积一千一百八五分七厘三毫九秒。又甄鸾《算术》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数计之，甄鸾所据后周官斗，积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积九百七十七寸有奇。后周玉斗并副金错铜斗及建德六年金错题铜斗，实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称权之，一升之实，皆重六斤十三两。

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

○衡权

衡者，平也；权者，重也。衡所以任权而钧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玑，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古有黍、R、锤、锱、镮、钩、锊、镒之目，历代差变，其详未闻。《前志》曰：权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五权谨矣。其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大小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亡端，终而复始，亡穷已也。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衡平而钧权矣。是为五则，备于钧器，以为大范。案《赵书》，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圆石，状如水碓。其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咸议是王莽时物。后魏景明中，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一枚，上铭八十一字。其铭云：律权石，重四钧。"又云："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时太乐令公孙崇依《汉志》先修称尺，及见此权，以新称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称与权，合若符契。于是付崇调乐。孝文时，一依《汉志》作斗尺。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秤。

志第十二律历中

夫历者，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可以迎日授时，先天成务者也。然则悬象著明，莫大于二曜，气序环复，无信于四时。日月相推而明生矣，寒暑迭进而岁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极乾坤之变。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当期之日也。至乃阴阳迭用。刚柔相摩，四象既陈，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创历之厥初者欤？洎乎炎帝分八节，轩辕建五部，少昊以凤鸟司历，颛顼以南正司天，陶唐则分命和仲，夏后乃备陈《鸿范》，汤武革命，咸率旧章。然文质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诸侯有日御，以和万国，以协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阴阳生杀之数，启闭升降之纪，消息盈虚之节，皆应躔次而不淫，遂得该浃生灵，堪舆天地，开物成务，致远钩深。周德既衰，史官废职，畴人分散，禨祥莫理。秦兼天下，颇推五胜，自以获水德之瑞，以十月为正。汉氏初兴，多所未暇，百有余载，犹行秦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时有古历六家，学者疑其纰缪，刘向父子，咸加讨论，班固因之，采以为志。光武中兴，未能详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复改行四分，七十余年，仪式方备。其后复命刘洪、蔡邕，共修律历，司马彪用之以续《班史》。当涂受命，亦有史官，韩翊创之于前，杨伟继之于后，咸遵刘洪之术，未及洪之深妙。中、左两晋，迭有增损。至于西凉，亦为蔀法，事迹纠纷，未能详记。宋氏元嘉，何承天造历，迄于齐末，相仍用之。梁武初兴，因循齐旧，天监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历》。陈武受禅，亦无创改。后齐文宣，用宋景业历。西魏入关，行李业兴历。逮于周武帝，乃有甄鸾造《甲寅元历》，遂参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马显，又上《丙寅元历》，便即行用。迄于开皇四年，乃改用张宾历，十七年，复行张胄玄历，至于义宁。今采梁天监以来五代损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梁初因齐，用宋《元嘉历》。天监三年下诏定历，员外散骑侍郎祖□恆奏曰："臣先在晋已来，世居此职。仰寻黄帝至今十二代，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异，当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为正历，垂之于后，事皆符验，不可改张。"八年，□恆又上疏论之。诏使太史令将匠道秀等，候新旧二历气朔、交会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讫九年七月，新历密，旧历疏。□恆乃奏称："史官今所用何承天历，稍与天乖，纬绪参差，不可承案。被诏付灵台，与新历对课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终于今朔，得失之效，并已月别

启闻。夫七曜运行，理数深妙，一失其源，则岁积弥爽。所上脱可施用，宜在来正。”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至大同十年，制诏更造新历，以甲子为元，六百一十九为章岁，一千五百三十六为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迟疾定其小余，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

陈氏因梁，亦用祖冲之历，更无所创改。后齐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叶图讖，造《天保历》。景业奏：依《握诚图》及《元命包》，言齐受录之期，当魏终之纪，得乘三十五以为蔀，应六百七十六以为章。”文宣大悦，乃施用之。期历统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积十一万五百六算外，章岁六百七十六，度法二万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历余十六万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后主武平七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曰：“宋景业移闰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会之际，承二大之后，三月之交，妄减平分。臣案，景业学非探赜，识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旧章，唯写子换母，颇有变革，妄诞穿凿，不会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节气后天，闰先一月。朔望亏食，既未能知其表里，迟疾之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设平分，虚退冬至，虚退则日数减于周年，平分妄设，故加时差于异日。五星见伏，有违二旬，迟疾逆留，或乖两宿。轨禠之术，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历》，并以六百五十七为章，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八为蔀，五千四百六十一为斗分，甲寅岁甲子日为元纪。”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二人，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又有赵道严，准晷影之长短，定日行之进退，更造盈缩，以求亏食之期。刘孝孙以百一十九为章，八千四十七为纪，九百六十六为岁余，甲子为上元，命日度起虚中。张孟宾以六百一十九为章，四万八1千九百为纪，九百四十八为日法，　万四千九百四十五为斗分。元纪共命，法略旨远。日月五星，并从斗十一起。盈缩转度，阴阳分至，与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转无穷。上拒春秋，下尽天统，日月亏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无有不合。其年，讫干敬礼及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太阳亏，刘孝孙言食于卯时，张孟宾言食于甲时，郑元伟、董峻言食于辰时，宋景业言食于巳时。至日食，乃于卯甲之间，其言皆不能中。争论未定，遂属国亡。

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于是露门学士明克让、麟趾学士庾季才及诸日者，采祖□恆旧议，通简南北之术。自斯已后，颇观其谬，故周、齐并时，而历差一日。克让儒者，不处日官，以其书下于太史。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积八十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

岁三百九十一，蔀法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万一百六十，朔余十五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会余九万三千五百一十六，历余一十六万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参用推步。终于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又上《丙寅元历》，抗表奏曰：

臣案九章五纪之旨，三统四分之说，咸以节宣发敛，考详晷纬，布政授时，以为皇极者也。而乾维难测，斗宪易差，盈缩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应。宁止蛇或乘龙，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鸡丧精。王化关以盛衰，有国由其隆替，历之时义，于斯为重。自炎汉已还，迄于有魏，运经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于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验近则叠璧应辰，经远则连珠失次，义难循旧，其在兹乎？大周受图膺录，牢笼万古，时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隐探赜，尽性穷理，以为此历虽行，未臻其妙，爰降诏旨，博访时贤，并敕太史上士马显等，更事刊定，务得其宜。然术艺之士，各封异见，凡所上历，合有八家，精粗踳驳，未能尽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诏臣等，监考疏密，更令同造。谨案史曹旧簿及诸家法数，弃短取长，共定今术。开元发统，肇自丙寅，至于两曜亏食，五星伏见，参校积时，最为精密。庶铁炭轻重，无失寒燠之宜，灰箭飞浮，不爽阴阳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积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会法。章岁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为章会法。日法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历余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三，会日百七十三，会余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余、盈缩积，其历术别推入蔀会，分用阳率四百九十九，阴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蚀转分，推步加减之，乃为定蚀大小余，而求加时之正。

其术施行。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徵，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使与仪同刘晖、骠骑将军董琳、索卢县公祐、前太史上士马显、太学博士郑元伟、前保章上士任悦、开府掾张撤、前荡边将军张膺之、校书郎衡洪建、太史监候粟相、太史司历郭翟、刘宜、兼算学博士张乾叙、门下参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议造新历，仍令太常卿卢贲监之。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诏曰：“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每有陈闻，多所启沃。毕功表奏，具已披览。使后月复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余，罕留后朔之旦。减朓就朒，悬殊旧准。月行表里，厥途乃异，日交弗食，由循阳道。验时转算，不越纤

毫，逖德前修，斯秘未启。有一于此，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

张宾所造历法，其要：

以上元甲子已来，至开皇四年岁在甲辰，积四百一十二万九千一，算上。

蔀法，一十万二千九百六十。

章岁，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万二千二百九。

日法，一十八万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万五千六十三。

会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会率，二百二十一。

会数，一百一十半。

会分，一十一亿八千七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九。

会日法，四千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

会日，百七十三。

余，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亿一千二百一十万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阴阳历，一十三。

余，十一万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余，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蚀限，一十二。

余，八万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万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余，一十万八百五十九。亦名少大法

木精曰岁星，合率四千一百六万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荧惑，合率八千二十九万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镇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五。

张宾所创之历既行，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言学无师法，刻食不中，所驳凡有六条：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闰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闰。其二云，宾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连珠合璧，七曜须同，乃以五星别元。其四云，宾等唯知日气余分恰尽而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宾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须明有进退。其六云，宾等唯识转加大余二十九以为朔，不解取日月合会准以为定。此六事微妙，历数大纲，圣贤之通术，而晖未晓此，实管窥之谓也。若乃验影定气，何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

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时，有尚书郎杨伟，修《景初历》，乃上表立义，驳难前非，云："加时后天，食不在朔。"然观杨伟之意，故以食朔为真，未能详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迟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术，遭皮延宗饰非致难，故事不得行。至后魏献帝时，有龙宜弟复修延兴之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习之不废，据《春秋》书食，乃天之验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历，皆有其意，未正其书。但历数所重，唯在朔气。朔为朝会之首，气为生长之端，朔有告饩之文，气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历而定朔旦冬至，以为将来之范。今孝孙历法，并按明文，以月行迟疾定其合朔，欲今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证恆在朔。

引《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经》书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经书有朔，推与甲子元历不差。八食，经书并无朔字。《左氏传》云："不书朔，官失之也。"《公羊传》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谷梁传》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经夫子，于理尤详，《公羊》、《谷梁》皆臆说也。

《春秋左氏》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

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后汉及魏、晋四代所记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历术推之，并合朔日而食。

前汉合有四十五食。三食并先晦一日，三十二食并皆晦日，十食并是朔日

后汉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并皆晦日，三十七食并皆朔日

魏合有十四食。四食并皆晦日，十食并皆朔日

晋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并皆晦日，二十三食并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变验。

《尚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尧之时，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时，昴正午。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尧时冬至之日，合昏之时，昴星正午。《汉书》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岁，落下闳等考定太初历冬至之日，日在牵牛初。今以甲子元历术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晋时有姜岌，又以月食验于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岁，何承天考验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虽言冬至后上三日，前后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尧年汉日，所在既殊，唯晋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变差。至今大隋甲辰之岁，考定历数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气影长验。

《春秋纬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不差。《宋书》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考验，起元嘉十三年为始，毕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恆与影长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恆与影长之符合不差。详之如左：

十三年丙子，

天正十八日历注冬至，

十五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十四年丁丑，

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

二十六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十五年戊寅，

天正十一日历注冬至，

阴，无影可验，

今历八日冬至。

十六年己卯，

天正二十一日历注冬至，

十八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十七年庚辰，

天正二日历注冬至，

十月二十九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十八年辛巳，

天正十三日历注冬至，

十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十九年壬午，

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

阴，无影可验，

今历二十二日冬至。

二十年癸未，

天正六日历注冬至，

三日影长，

即是今历冬至日。

于时新历初颁，宾有宠于高祖，刘晖附会之，被升为太史令。二人协议，共短孝孙，言其非毁天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孝孙、焯等，竟以他事斥罢。后宾死，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后为刘晖所诘，事寝不行。仍留孝孙直太史，累年不调，寓宿观台。乃抱其书，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以奏之，高祖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宾历比校短长。先是信都人张胄玄，以算术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克而食，尚不得其时，又不知所起，他皆无验。胄玄所克，前后妙衷，时起分数，合如符契。孝孙所克，验亦过半。"于是高祖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因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高祖不怿，又罢之。俄而孝孙卒，杨素、牛弘等伤惜之，又荐胄玄。上召见之，胄玄因言日长影短之事，高祖大悦，赏赐甚厚，令与参定新术。刘焯闻胄玄进用，又增损孝孙历法，更名《七曜新术》，以奏之。与胄玄之法，颇相乖爽，袁充与胄玄害之。焯又罢。至十七年，胄玄历成，奏之。上付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晖与国子助教王頍等执旧历术，迭相驳难，与司历刘宜援据古史影等，驳胄玄云：

《命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张宾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壬子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历序》二日，差《传》三日。成公十二年，《命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历序》。张胄玄历，天正辛卯朔，合《命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传》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准《命历序》庚寅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庚寅朔冬至，并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庚寅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历序》一日，差《传》二日。宜案《命历序》及《春秋左氏传》，并闰余尽之岁，皆须朔旦冬至。若依《命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处至多；若依《左传》，合者至少，是以知《传》为错。今张胄玄信情置闰，《命历序》及《传》气朔并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张宾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三，差者四，在后

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戊辰冬至，张胄玄历己巳冬至，差后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长。二历并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丑冬至，张胄玄历庚寅冬至，差后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甲午冬至，张胄玄历乙未冬至，差后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亥冬至，张胄玄历庚子冬至，差后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影长。张宾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乙巳冬至。

又周从天和元年丙戌至开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张宾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后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后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庚子冬至，张胄玄历辛丑冬至，差后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巳冬至，张胄玄历丙午冬至，差后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长。张宾历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己巳夏至，差后一日，张胄玄历庚午夏至，差后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丁丑冬至，张胄玄历戊寅冬至，差后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壬辰冬至，张胄玄历癸巳冬至，差后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长。两历并合戊戌冬至。开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巳冬至，张胄玄历庚午冬至，差后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酉冬至，张胄玄历丙戌冬至，差后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丙午冬至，张胄玄历丁未冬至，差后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张宾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张胄玄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后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宾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胄玄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见东方。宜案影极长为冬至，影极短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无影。见行历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骑尉张胄玄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后

二日，一十四差后一日。又开皇四年，在洛州测冬至影，与京师二处，进退丝毫不差。周天和已来案验并在后。更检得建德四年，晦朔东见；张胄玄历，五月朔日，月晨见东方。今十七年，张宾历闰七月，张胄玄历闰五月。又审至以定闰，胄玄历至既不当，故知置闰必乖。见行历四月、五月频大，张胄玄历九月、十月频大，为胄玄朔弱，频大在后晨，故朔日残月晨见东方。

宜又案开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历月行在鬼三度，时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筹起食东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筹还生，至二更一筹复满。五年六月三十日，依历太阳亏，日在七星六度，加时在午少强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强，亏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后六刻上始食，亏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后一刻还生，至五刻复满。六年六月十五日，依历太阴亏，加时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亏起西南，当其时阴云不见月。至辰巳，云里见月，已食三分之二，亏从东北，既还云合。至巳午间稍生，至午后，云里暂见，已复满。十月三十日丁丑，依历太阳亏，日在斗九度，时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强，亏起东北角。今候所见，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亏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后二刻始生，入巳时三刻上复满。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历月行在氐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强，亏起东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带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许，渐生，辰未已复满。见行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时加丑，月在未半强上，食十分之三半强，亏起正东。今伺候，月以午后二刻，食起正东，须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渐生，入申一刻半复满。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历月行在室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强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筹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强，与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历月在申半强上，食十五分之半弱，亏起西南。十五日夜，从四更候月，五更一筹起东北上，食半强，入云不见。十四年七月一日，依历时加巳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强。至未后三刻，日乃食，亏起西北，食半许，入云不见，食顷暂见，犹未复生，因即云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强，亏西北。其夜一更四筹后，月在辰上起食，亏东南，至二更三筹，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许，渐生，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复满。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东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云里见，已食十五分之三许，亏起正东，至丁上，食既，后从东南生，至四更三筹，月在未末，复满。而胄玄不能尽中。

迭相驳难，高祖惑焉，逾时不决。会通事舍人颜慜楚上书云：“汉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语在胄玄传。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诏曰：“朕应运受图，君临万宇，思欲兴复圣教，恢弘令典，上顺天道，下授人时，搜扬海内，广延术士。旅骑尉张胄玄，理思沉敏，术艺宏深，怀道白首，来上历法。令与太史旧历，并加勘审。仰观玄象，参验璇玑，胄玄历数与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群官博议，咸以胄玄为密。太史令刘晖，司历郭翟、刘宜，骁骑尉任悦，往经修造，致此乖谬。通直散骑常侍、领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俊，司历郭远，历博士苏粲，历助教傅俊、成珍等，既是职司，须审疏密。遂虚行此历，无所发明。论晖等情状，已合科罪，方共饰非护短，不从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义实难容。”于是晖等四人，元造诈者，并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隐奸慝，俱解见任。胄玄所造历法，付有司施行。擢拜胄玄为员外散骑侍郎，领太史令。胄玄进袁充，互相引重，各擅一能，更为延誉。胄玄言充历妙极前贤，充言胄玄历术冠于今古。胄玄学祖冲之，兼传其师法。自兹厥后，克食颇中。其开皇十七年所行历术，命冬至起虚五度。后稍觉其疏，至大业四年刘焯卒后，乃敢改法，命起虚七度，诸法率更有增损，朔终义宁。今录戊辰年所定历术著之于此云。

自甲子元至大业四年戊辰，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

章岁，四百一十。

章闰，百五十一。

章月，五千七十一。

日法，千一百四十四。

月法，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三。

辰法，二百八十六。

岁分，一千五百五十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三。

度法，四万二千六百四十。

没分，五百一十九万一千三百一十一

没法，七万四千五百二十一。

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六。

斗分，一万八百六十六。

气法，四十六万九千四十。

气时法，一万六百六十。

周日，二十七。

日余，一千四百一十三。

周通，七万二百九。

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

推积月术：

置入元已来至所求年，以章月乘之，如章岁得一，为积月，余为闰余。闰余三百九十七巳上，若冬至不在其月，加积月一

推月朔弦望术：

以月法乘积月，如法得一，为积日，余为小余。以六十去积日，余为大余，命以甲子算外，为所求年天正月朔日。天正月者，建子月也，今为去年十一月。凡朔小余五百四十七巳上，其月大。

加大余七，小余四百三十七太；凡四分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小余满日法去之，从大余；满六十去之，命如前，为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后月朔。朔余满五百三十七，其月大，减者小余。

推二十四气术：

以月法乘闰余，又以章岁乘朔小余，加之，如气法得一，为日，命朔算外，为冬至日。不尽者，以十一约之，为日分。

求次气：加日十五，日分九千三百一十五，小分一；小分满八从日分一，日分满度法从日一；如月大小去之，日不满月，算外，为次气日。其月无中气者，为闰。

求朔望入气盈缩术：

以入气日算乘损益率，如十五得一，余八已上，从一；以损益盈缩数为定盈缩。其入气日十五算者，如十六得一，余半法已上亦从一，以下皆准此。

推土王术：

加分至日二十七，日分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七，小分九；小分满四十从日分一，满去如前，即分至后土始王日。

推没日术：

其气有小分者，以八乘日分，内小分，又以十五乘之，以减没分；无小分者，以百二十乘日分，以减之；满没法为日，不尽为日分，以其气去朔日加之，去、命如前。

求次没：加日六十九，日分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二；日分满没法，从日，去、命如前。

推入迟疾历术：

以周通去朔积日，余以周法乘之，满周通又去之，余满周法得一日，余为日余，即所求年天正朔算外夜半入历日及余。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余皆千一百三十五，满周日及日余去之。

求次日：加一，满、去如前。

求朔望加时入历术：

以四十九乘朔小余，满二十二得一为日余，不尽为小分，以加夜半入历日及余分。

求次月：加日一，余二千四百八十六，小分二十一，满、去如前，即次月入历日及余。

求望：加日十四日，余千九百四十九，小分二十一半，满、去如前，为望入历日及余。

推朔望加时定日及小余术：

以入历日余乘所入历日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法而一，为定积分。如差法乃与入气定盈缩，皆以盈减、缩加本朔望小余；不足减者，加日法乃减之，加时在往日；加之，满日法者去之，则在来日；余为定小余。无食者不须气盈缩。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

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推日度术：

置入元至所求年，以岁分乘之，为通实，满周天分去之，余如度法而一，为积度，不尽为度分。命度以虚七度宿次去之，经斗去其分，度不满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所在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以减分度数，分不足减者，减度一，加度法，乃减之，命如前，即天正朔前夜半日所在度及分。须求朔共度者，用去定用日数减之，俟后所须。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宿次去之，经斗去其分。

求次日：加度一，去、命如前。

求朔望加时日所在度术：

各以定小余乘章岁，满十一为度分，以加其前夜半度分，满之去如前。凡朔加时日月同度

求转分：以千四十约度分，不尽为小分。

求望加时月所在度术：

置望加时日所在度及分，加度一百八十二，转分二十五，小分七百五十三；小分满千四十从转分一，转分满四十一从度；去、命如前，经斗去转分十，小分四百六十六。

求月行迟疾日转定分术：

以夜半入历日余乘转差，满周法得一为变差，以进加、退减日转分为定分。

推朔望夜半月定度术：

以定小余乘所入历日转定分，满日法得一为分，分满四十一为度，各以减加时月所在度，即各其前夜半定度。

求次日：以日转定分加转分，满四十一从度，去、命如前；朔日不用前加。

推五星术：

木数，千七百万八千三百三十二四分

火数，三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十六。

土数，千六百一十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七。

金数，二千四百八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七。

水数，四百九十四万一千九十八。

木终日，三百九十八，日分，三万七千六百一十二四分。

火终日，七百七十九，日分，三万九千四百六十六。

土终日，三百七十八，日分，三千八百四十七。

金终日，五百八十三，日分，三万九千二百九十七。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分同；夕见伏，二百五十六日。

水终日，百一十五，日分，三万七千四百九十八。晨见伏，六十三日，分同；夕见伏，五十二日。

求星见术：

置通实，各以数去之，余以减数，其余如度法得一为日，不尽为日分，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后晨平见日及分。其金、水，以夕见伏日去之，得者余为夕平见日及分。

求平见见月日：置冬至去朔日数及分，各以冬至后日数及分加之，分满度法从日，起天正月，依大小去之，不满月者为去朔日，命日算外，即星见所在月日及分。

求后见：各以终日及分加之，满去如前。其金、水各以晨夕加之，满去如前，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木：平见在春分前者，以三千三百四十乘去大寒后十日数，以加平见分，满法去之，以为定见日及分。立秋后者，以四千二百乘去寒露日，加之，满同前。春分至清明均加四日，后至立夏五日，以后至芒种加六日，均至立秋。小雪前者，以七千四百乘去寒露日数，以减平见日分；冬至后者，以八千三百乘去大寒后十日数，以减之；小雪至冬至均减八日，为定日数。初见伏去日各十四度。

火：平见在雨水前，以二万六千八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数；在立夏后，以万三千四百四十乘去立秋日数，以加见日分，满去如前；雨水至立夏，均加二十九日。小雪前，以万一千五百八十乘去处暑日数；冬至后，以三万四千三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数，满去如前，以减之；小雪至冬至，均减二十五日。初见伏去日各十七度。

土：平见在处暑前，以万二千三百七十乘去大暑日数；白露后，以八千三百四十乘去霜降日数，以加见日分，满去如前；处暑至白露均加九日。小寒前，以四千九百八十乘去霜降日数，小寒至立春均减九日，立春后减八日，启蛰后去七，气别去一，至谷雨去三，夏至后十日去一，至大暑去尽。初见伏去日各十七度。

金：晨平见，在立春前者，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寒日数小满后，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夏至日数，以加见日分，满去如前立春至小满均加三日。立秋前，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暑日数，小雪后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冬至日数，满去如前，以减之，立秋至小雪均减三日。夕平见，在

启蛰前，以六千三百九十乘去小雪日数。清明后，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芒种日数，满去如前，以减之，启蛰至清明均减九日。处暑前，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夏至日数；寒露后，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大雪日数；以加之，处暑至寒露均加九日。初见伏去日各十一度。

水：晨平见，在雨水后、立夏前者，应见不见。启蛰至雨水，去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见；无者不见。立夏至小满，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见；无者亦不见。从霜降至小雪加一日，冬至至小寒减四日，立春至雨水减三日。冬至前，一去三，二去二，三去一。夕平见，在处暑后、霜降前者，应见不见。立秋至处暑，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见；无者亦不见。霜降至立冬，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见；无者亦不见。从谷雨至夏至，减二日。初见伏去日各十七度。

行五星法：

置星定见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见日分加其分，满度法从度。又以星初见去日度数，晨减、夕加之，满去如前，即星初见所在度及分。

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有小分者，各日数为母，小分满其母去从分，分满度法从度。其行有益疾迟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益迟损之。留者因前，退则减之，伏不注度，顺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讫，皆以千四十约分，为大分，以四十一为母。

木：初见，顺，日行万六百一十八分，日益迟六十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万三千八百三十二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六千一百一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八百四分。又留二十五日、三万七千六百一十二分、小分四，乃顺。初日行三千八百三十七分，日益疾六十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万三千七百一十八分而伏。

土：初见，顺，日行三千八百一十四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万八千八十二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二千五百六十三分，百日退六度、四百六十分。又留三十七日、三千八百四十七分乃顺，日三千八百一十三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万七千九百九十九分，如初乃伏。

火：初见已后各如其法：

见在雨水前，以见去小寒日数，小满后，以去大暑日数；三约之，

所得减日为定日；雨水至小满，均去二十日为定日。已前皆前疾日数及度数。各计冬至后日数，依损益之，为定日数及度数。以度法乘定度，如定日得一，即平行一日分，不尽为小分。大寒至立秋差行，余平行。处暑至白露，皆去定日，定度六。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余日及余度续同前。置日数减一，以三十乘之，加平行一日分，为初日分。差行者，日益迟六十分，各尽其日度而迟。初日行二万六百分，日益迟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三万五千六百四十分其前疾去度六者，此迟初日加四千二百六十四分，六十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前去日者，分、日于二留，奇纵后留。乃退，日万二千八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四十分。又留，十二日三万九千四百六十六分。又顺，迟，初日行万四千七百分，日益疾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分同前，此迟在立秋至秋分加一日，行分四千二百六十四，六十日行四十度，分同前。而后疾。

后迟加六度者，此后疾去度为定度，已前皆后疾日数及度数。其在立夏至，小暑，日行半度，尽六十日，行三十度。小暑至立秋，尽四十日，行二十度。计余日及度，从前法。前法皆平行。求行分亦如前。各尽其日度而伏。

金：晨初见，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顺，迟，差行，先迟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小暑前以去芒种日数，十日减一度；立冬后以去大雪日数，十日减一度；小暑至立冬，均减三度为定度。大雪至芒种不加减。求初日，以三十乘度法，四十得一为平分。又以三十九乘二百五十，以减平分为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小寒后十日，益日度各一，至雨水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均至春分后十日减一，至小满，复十五日行十五度。其后六日减一，至处暑，日及度皆尽。至霜降后，四日益一，至冬至复十五日行十五度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顺迟减度者，计减数益此度为定度。求一日行度分者，以百七十日日一度以减定度，余乘度法，如百七十得一，为一日平行度分。晨伏东方。夕初见，顺，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夏至前，以见去小满日数，六日加一度；小暑后，以去立秋日数，六日加一度，夏至至小暑均加五度，为定度。白露至清明，差行，先疾日益迟百分。清明至白露，平行，求一日平行同，晨疾求差行，以五十乘百六十九，加之，为初日行度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冬至后十日减日度各一，至启蛰九日行九度。均至夏至后五日益一，至大暑复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立秋后六日益一，至寒露二十五日行二十五度。后六日减一，至大雪复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冬至。顺，迟，差行，先

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数减之，求初日行分。如晨迟，唯减者为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水：晨初见，留六日。顺，迟，日行万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大寒至雨水不须此迟行。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寒后二日，去日度各一，尽二十日，日及度俱尽。疾，日行一度三万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前无迟行者，减此分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晨伏东方。夕初见，顺，疾，日行一度三万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小暑至白露减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暑后二日，去日度各一，尽二十日，日及度俱尽。迟，日行万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疾减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分者，不须此迟。行又留六日，夕伏西方。

推交会术：

会通，千六十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九。

朔差，九十万七千五十七。

望差，四十五万三千五百二十八半。

单数，五百三十二万三千三百六十四半。

时法，三万二千六百四。

望数，五百七十七万六千八百九十三。

外限，四百八十六万九千八百三十六。

内限，千一十九万三千二百半。

中限，五百六十四万九千四百四半。

次限，千三十二万六百八十九。

推入交法：

以会通去积月，余以朔望差乘之，满会通又去之，余为所求年天正朔入交余。

求望，望数加之，满、去如前。

求次月，以朔差加之，满、去如前。

推交道内外及先后去交术：

其朔望在启蛰前，以一千三百八十乘去小寒日数；在谷雨后，以乘去芒种日数，为气差以加之，启蛰至谷雨均加六万三千六百；满会通去之，余为定余。其小寒至春分，立夏至芒种，朔值盈二时已下，皆半气差而加之；二时已上，皆不加。朔入交余如望差、望数已下，中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见十日外，火去见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见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气差。朔望在白露前者，以九百乘去小暑日数；在立冬后者，以千七百七十乘去大雪日数，以减之；白露至立冬均减五万五千，不足减者，加会通乃减之，余为定余。朔入交余如外限、内限已上，单数次限已下有星伏，如前者，不减气差。定余不满单数者，为在外；满去之，余在内。其余如望差已下、外限已上，望则月食；在内者，朔则日食。其余如望差已下者，即为去先交余；如外限已上者，以减单数，余为去后交余。如时法得一，然为去交时数。

推月食加时术：

置食定日小余，三之，如辰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即所在辰。不尽为时余，四之，如法，无所得为辰初，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不尽者，三之，如法，得一为强，以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强者为少弱，并少为半弱，并半为太弱，并太为辰末。此加时谓食时月在冲也。

推日食加时术：

置食定日小余，秋三月，内道，去交八时已上，加二十四，十二时以加四十八；春三月，内道，去交七时已上，加二十四。乃以三乘之，如辰法得一辰，以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尽为时余。副置时余，仲辰不满半辰，减半辰，已上去半辰；季辰者直加半辰；孟辰者减辰法，余加半辰为差率。

又，置去交时数，三已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数，十二已上从十二；以乘差率，如十四得一为时差。子半至卯半、午半至酉半，以加时余；卯半至午半、酉半至子半，以减时余。加之，满辰法去之，进一辰，减之若不足，退一辰，余为定时余。乃如月食

法，子午卯酉为仲，辰戌丑未为季，寅申巳亥为孟。日出前入后各二时外，不注日食。三乘气时法得一，命子算外为时。

求外道日食法：

去交一时内者，食。夏去交二时内，加时在南方三辰者，食。若去分至十二时内，去交六时内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内，后交二时内，秋分三日内，先交二时内者，亦食。先交二时内，值盈二时外，及后交二时内，值缩二时外，亦食。诸去交三时内，星伏如前者，食。

求内道日不食法：

加时南方三辰，五月朔先交十三时外，六月朔后交十三时外，不食。启蛰至谷雨，先交十三时外，值缩加时在未以西者，不食。处暑至霜降，后交十三时外，值盈加时在巳以东者，不食。

求月食分：

春后交、秋先交、冬后交，皆去不食余一时，不足去者，食既。余以三万二百三十五为法，得一为不食分。不尽者，半法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以减十五，余为食分。

推日食分术：

在秋分前者，以去夏至日数乘二千，以减去交余，余为不食余；不足减者，反减十八万四千，余为不食余。亦减望差为定法。其后交值缩，并不减望差，直以望差为定法。在启蛰后者，以去夏至日数乘千五百以减之；秋分至启蛰，均减十八万四千，不足减者，如前；大寒至小满，去后交五时外，皆去不食余一时。时差减者，先交减之，后交加之，不足减者食既；值加，先交加之，后交减之。不足减者食。

求所起：内道西北，亏东北；外道西南，亏东南。十三分以上，正左起。亏皆据甚时，月则行上起。

求日出入所在术：

以所入气辰刻及分，与后气辰刻及分相减，余乘入气日算，如十五得一，以损益所入气，依刻及分为定刻。

志第十三律历下

开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长影短，高祖因以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详著日长之候。太子征天下历算之士，咸集于东宫。刘焯以太子新立，复增修其书，名曰《皇极历》，驳正胄玄之短。太子颇嘉之，未获考验。焯为太学博士，负其精博，志解胄玄之印，官不满意，又称疾罢归。至仁寿四年，焯言胄玄之误于皇太子：

其一曰，张胄玄所上见行历，日月交食，星度见留，虽未尽善，得其大较，官至五品，诚无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实录，就而讨论，违舛甚众。

其二曰，胄玄弦望晦朔，违古且疏，气节闰候，乖天爽命。时不从子半，晨前别为后日。日躔莫悟缓急，月逡妄为两种，月度之转，辄遗盈缩，交会之际，意造气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无出入，应黄反赤，当近更远，亏食乖准，阴阳无法。星端不协，珠璧不同，盈缩失伦，行度愆序。去极晷漏，应有而无，食分先后，弥为烦碎。测今不审，考古莫通，立术之疏，不可纪极。今随事纠驳，凡五百三十六条。

其三曰，胄玄以开皇五年，与李文琮于张宾历行之后，本州贡举，即赍所造历拟以上应。其历在乡阳流布，散写甚多，今所见行，与焯前历不异。玄前拟献，年将六十，非是忽迫仓卒始为，何故至京未几，即变同焯历，与旧悬殊？焯作于前，玄献于后，舍己从人，异同暗会。且孝孙因焯，胄玄后附孝孙，历术之文，又皆是孝孙所作，则元本偷窃，事甚分明。恐胄玄推讳，故依前历为驳，凡七十五条，并前历本俱上。

其四曰，玄为史官，自奏亏食，前后所上，多与历违，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前与太史令刘晖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条新。计后为历应密于旧，见用算推，更疏于本。今纠发并前，凡四十四条。

其五曰，胄玄于历，未为精通。然孝孙初造，皆有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为臆断。

其六曰，焯以开皇三年，奉敕修造，顾循记注，自许精微，秦汉以来，无所与让。寻圣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测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诸气朔，成一历象，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徵。胄玄所违，焯法皆合，胄玄所阙，今则尽有，隐括始终，谓为总备。

仍上启曰："自木铎寝声，绪言成烬，群生荡析，诸夏沸腾，曲技云浮，畴官雨绝，历纪废坏，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谬荷甄擢，专精艺业，耽玩数象，自力群儒之下，冀睹圣人之意。开皇之初，奉敕修撰，性不谐物，功不克终，犹被胄玄窃为己法，未能尽妙，协时多爽，尸官乱日，实玷皇猷。请征胄玄答，验其长短。"

焯又造历家同异，名曰《稽极》。大业元年，著作郎王邵、诸葛颖二人，因入侍宴，言刘焯善历，推步精审，证引阳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书与胄玄参校。胄玄驳难云："焯历有岁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岁率、月率者，平朔之章岁、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犹以减三五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为十六也。校其理实，并非十五之正。故张衡及何承天创有此意，为难者执数以校其率，率皆自败，故不克成。今焯为定朔，则须除其平率，然后为可。"互相驳难，是非不决，焯又罢归。

四年，驾幸汾阳宫，太史奏曰："日食无效。"帝召焯，欲行其历。袁允方幸于帝，左右胄玄，共排焯历，又会焯死，历竟不行。术士咸称其妙，故录其术云。甲子元，距大隋仁寿四年甲子积一百万八千八百四十算。

岁率，六百七十六。

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

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

朔实，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七。

旬周，六十。

朔辰，百三半。

日干元，五十二。

日限，十一。

盈泛，十六。

亏总，十七。

推经朔术：

置入元距所求年，月率乘之，如岁率而一，为积月，不满为闰衰。朔实乘积月，满朔日法得一，为积日，不满为朔余。旬周去积日，不尽为日，即所求年天正经朔日及余。

求上下弦、望：加经朔日七、余四百七十五小，即上弦经日及余。又加得望、下弦及后月朔。就径求望者，加日十四、余九百五十半；下弦加日二十二、余百八十三大；后月朔加日二十九，余六百五十九。每月加闰衰二十大，即各其月闰衰也。

凡月建子为天正，建丑为地正，建寅为人正。即以人正为正月，统求所起，本于天正。若建岁历从正月始，气、候、月、星，所值节度，虽有前却，并亦随之。其前地正为十二月，天正为十一月，并诸气度皆属往年。其日之初，亦从星起，晨前多少，俱归昨日。若气在夜半之后，量影以后日为正。诸因加者，各以其余减法，残者为全余。若所因之余满全余以上，皆增全一而加之，减其全余；即因余少于全余者，不增全加，皆得所求。分度亦尔。凡日不全为余，积以成余者曰秒；度不全为分，积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麽，不成篾曰幺。其分、余、秒、篾，皆一为小，二为半，三为大，四为全，加满全者从一。其三分者，一为少，二为太。若加者，秒篾成法，从分余。分余满法从日度一，日度有所满，则从去之。而日命以日辰者，满旬周则亦除；命有连分、余、秒、篾者，亦随全而从去。其日度虽满，而分秒不满者，未可从去，仍依本数。若减者，秒篾不足，减分余一，加法而减之；分余不足减者，加所从去或前日度乃减之。即其名有总，而日度全及分余共者，须相加除，当皆连全及分余共加除之。若须相乘，有分余者，母必通全内子，乘讫报除。或分余相并，母不同者，子乘而并之。母相乘为法，其并，满法从一为全，此即齐同之也。既除为分余而有不成，若例有秒篾，法乘而又法除，得秒篾数。已为秒篾及正有分余，而所不成不复须者，须过半从一，无半弃之。若分余其母不等，须变相通，以彼所法之母乘此分余，而此母除之，得彼所须之子。所有秒篾者，亦法乘，不满此母，又除而得其数。麽幺亦然。其所除去而有不尽全，则谓之不尽，亦曰不如。其不成全，全乃为不满分、余、秒、篾，更曰不成。凡以数相减，而有小及半、太须相加减，同于分余法者，皆以其母三四除其气度日法，以半及太、大本率二三乘之，少、小即须因所除之数随其分余而加减焉。秋分后春分前为盈泛，春分后秋分前为亏总，须取其数。泛总为名，指用其时，春分为主，亏日分后，盈日分前。凡所不见，皆放于此。

气日法，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四。

岁数，千七百三万六千四百六十六半。

度准，三百三十八。

约率，九。

气辰，三千八百八十七。

余通，八百九十七。

秒法，四十八。

麽法，五。

推气术：

半闰衰乘朔实，又度准乘朔余，加之，如约率而一，所得满气日法为去经朔日，不满为气余。以去经朔日，即天正月冬至恆日定余，乃加夜数之半者，减日一，满者因前，皆为定日。命日甲子算外，即定冬至日。其余如半气辰千九百四十三半以下者，为气加子半后也；过以上，先加此数，乃气辰而一，命以辰算外，即气所在辰。十二辰外，为子初以后余也。又十二乘辰余：

四为小太，亦曰少；五为半步；六为半；

七为半太；八为大少，亦曰太；九为太；

十为大太；十一为穷辰少。

其又不成法者，半以上为进，以下为退。退以配前为强，进以配后为弱。即初不成一而有退者，谓之沾辰；初成十一而有进者，谓之穷辰。未旦其名有重者，则于间可以加之，命辰通用其余，辨日分辰而判诸日。因别亦皆准此。因冬至有减日者，还加之。每加日十五、余万一百九十二、秒三十七，即各次气恆日及余。诸月齐其闰衰，如求冬至法，亦即其月中气恆日去经朔数。其求后月节气恆日，如次之求前节者减之。

推每日迟速数术：

见求所在气陟降率，并后气率半之，以日限乘而泛总除，得气末率。又日限乘二率相减之残，泛总除，为总差。其总差亦日限乘而泛总除，为别差。率前少者，以总差减末率，为初率，乃别差加之；前多者，即以总差加末率，皆为气初日陟降数。以别差前多者日减，前少者日加初数，得每日数。所历推定气日随算其数，陟加、降减其迟速，为各迟速数。其后气无同率及有数同者，皆因前末，以末数为初率，加总差为末率，及差渐加初率，为每日数，通计其秒，调而御之。

求月朔弦望应平会日所入迟速：各置其经余为辰，以入气辰减之，乃日限乘日，日内辰为入限，以乘其气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日限而一，为总率。其前多者，入限减泛总之残，乘总差，泛总而一，为入差，并于总差，入限乘，倍日限除，加以总率；前少者，入限自乘再乘别差，日限自乘，倍而除，亦加总率，皆为总数。乃以陟加、降减其气迟速数为定，即速加、迟减其经余，各其月平会日所入迟速定日及余。

求每日所入先后：各置其气躔衰与衰总，皆以余通乘之，所乃躔衰如陟降率；衰总如迟速数，亦如求迟速法，即得每所入先后及定数。

求定气：其每日所入先后数即为气余，其所历日皆以先加之，以后减之，随算其日，通准其余，满一恆气，即为二至后一气之数。以加二气，如法用别其日而命之。又算其次，每相加命，各得其定气日及余也。亦以其先后已通者，先减后加其恆气，即次气定日及余。亦因别其日，命以甲子，各得所求。

求土王：距四立各四气外所入先后加减，满二十二日、余八千一百五十四、秒十、麽二。除所满日外，即土始王日。

求侯日：定气即初候日也。三除恆气，各为平候日。余亦以所入先后数为气余，所历之日皆以先加、后减，随计其日，通准其余，每满其平，以加气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算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候及次气日。

倍夜半之漏，得夜刻也。以减百刻，不尽为昼刻。每减昼刻五，以加夜刻，即其昼为日见、夜为不见刻数。刻分以百为母。

求日出入辰刻：十二除百刻，得辰刻数，为法。半不见刻以半辰加之，为日出实，又加日出见刻，为日入实。如法而一，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满法，为刻及分。

求辰前余数：气、朔日法乘夜半刻，百而一，即其余也。

求每日刻差：每气准为十五日，全刻二百二十五为法。其二至各前后于二分，而数因相加减，间皆六气；各尽于四立，为三气。至与前日为一，乃每日增太；又各二气，每日增少；其末之气，每日增少之小，而末六日，不加而裁焉。二望至前后一气之末日，终于十少；二气初日，稍增为十二半，终于二十太，三气初日，二十一，终于三十少；四立初日，三十一，终于三十五太；五气亦少增，初日三十六太，终四十一少；末气初日，四十一少，终于四十二。每气前后累算其数，又百八十乘为实，各泛总乘法而除，得其刻差。随而加减夜刻而半之，各得入气夜定刻。其分后十五日外，累算尽日，乃副置之，百八十乘，亏总除，为其所因数。以减上位，不尽为所加也。不全日者，随辰率之。

求晨去中星：加周度一，各昏去中星减之，不尽为晨去度。

求每日度差：准日因增加裁，累算所得，百四十三之，四百而一，亦百八十乘，泛总除，为度差数。满转法为度，随日加减，各得所求。分后气间，亦求准外与前求刻，至前加减，皆因日数逆算求之。亦可因至向背其刻，冬减夏加，而度冬加夏减。若至前，以入气减气间，不尽者，因后气而反之，以不尽日累算乘除所定，从后气而逆以加减，皆得其数。此但略校其总，若精存于《稽极》云。

转终日，二十七；余，千二百五十五。

终法，二千二百六十三。

终实，六万二千三百五十六。

终全余，千八。

转法，五十二。

篾法，八百九十七。

闰限，六百七十六。

推入转术：终实去积日，不尽，以终法乘而又去，不如终实者，满终法得一日，不满为余，即其年天正经朔夜半入转日及余。

求次日：加一日，每日满转终则去之，其二十八日者加全余为夜半

入初日余。

求弦望：皆因朔加其经日，各得夜半所入日余。

求次月：加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及全余，亦其夜半所入。

求经辰所入朔弦望：经余变从转，不成为秒，加其夜半所入，皆其辰入日及余。因朔辰所入，每加日七、余八百六十五、秒千一百六十大，秒满日法成余，亦得上弦。望、下弦、次朔经辰所入径求者，加望日十四、余千七百三十一、秒千七十九半，下弦日二十二、余三百三十四、秒九百九十八小，次朔日一、余二千二百八、秒九百一十七。亦朔望各增日一，减其全余，望五百三十一、秒百六十二半，朔五十四、秒三百二十五。

求月平应会日所入：以月朔弦望会日所入迟速定数，亦变从转余，乃速加、迟减其经辰所入余，即各平会所入日余。

推朔弦望定日术：

各以月平会所入之日加减限，限并后限而半之，为通率；又二限相减，为限衰。前多者，以入余减终法，残乘限衰，终法而一，并于限衰而半之；前少者，半入余乘限衰，亦终法而一，减限衰。皆加通率，入余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为平会加减限数。其限数又别从转余为变余，朓减、朒加本入余。限前多者，朓以减与未减，朒以加与未加，皆减终法，并而半之，以乘限衰；前少者，亦朓朒各并二入余，半之，以乘限衰；皆终法而一，加于通率，变余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以朓减、朒加限数，加减朓朒积而定朓朒。乃朓减、朒加其平会日所入余，满若不足进退之，即朔弦望定日及余。不满晨前数者，借减日算，命甲子算外，各其日也。不减与减，朔日立算与后月同。若俱无立算者，月大，其定朔算后加所借减算。闰衰限满闰限，定朔无中气者为闰，满之前后，在分前若近春分后、秋分前，而或月有二中者，皆量置其朔，不必依定。其后无同限者，亦因前多以通率数为半衰而减之，二前少，即为通率。其加减变余进退日者，分为一日，随余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减限数。凡分余秒篾，事非因旧，文不著母者，皆十为法。若法当求数，用相加减，而更不过通远，率少数微者，则不须算。其入七日余二千一十一，十四日余千七百五十九，二十一日余千五百七，二十八日始终余以下为初数，各减终法以上为末数。其初末数皆加减相返，其要各为九分，初则七日八分，十四日七分，二十一日六分，二十八日五分；末则

七日一分，十四日二分，二十一日三分，二十八日四分。虽初稍弱而末微强，余差止一，理势兼举，皆今有转差，各随其数。若恆算所求，七日与二十一日得初衰数，而末初加隐而不显，且数与平行正等。亦初末有数而恆算所无，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数存，而虚衰亦显，其数当去，恆法不见。

求朔弦望之辰所加：

定余半朔辰五十一大以下，为加子过；以上，加此数，乃朔辰而一，亦命以子，十二算外，又加子初。以后其求入辰强弱，如气。

求入辰法度：

度法，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四。

周数，千七百三万七千七十六。

周分，万二千一十六。

转，十三。

篾，三百五十五。

周差，六百九半。

在日谓之余通，在度谓之篾法，亦气为日法、为度法，随事名异，其数本同。女末接虚，谓之周分。变周从转，谓之转。晨昏所距日在黄道中，准度赤道计之。

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虚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六觜二参九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张十八翼十八轸十七

南方硃雀七宿，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

东方苍龙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数常定，纮带天中，仪极攸准。

推黄道术：

准冬至所在为赤道度，后于赤道四度为限。初数九十七，每限增一，以终百七。其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九，亦每限增一，终百一十九，春分所在。因百一十九每限损一，又终百九。亦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七，每限损一，终九十七，夏至所在。又加冬至后法，得秋分、冬至所在数。各以数乘其限度，百八而一，累而总之，即皆黄道度也。度有分者，前后辈之，宿有前却，度亦依体，数逐差迁，道不常定，准令为度，见步天行，岁久差多，随术而变。

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半虚十危十七室十七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半。

奎十七娄十三胃十五昴十一毕十五半觜二参九

西方八十二度半。

井三十鬼四柳十四半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

南方一百九度半。

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七箕十半

东方七十六度半。

前皆黄道度，步日所行。月与五星出入，循此。

推月道所行度术：

准交定前后所在度半之，亦于赤道四度为限，初十一，每限损一，以终于一。其三度强，平。乃初限数一，每限增一，亦终十一，为交所在。即因十一，每限损一，以终于一。亦三度强，平。又初限数一，每限增一，终于十一，复至交半，返前表里。仍因十一增损，如道得后交

及交半数。各积其数，百八十而一，即道所行每与黄道差数。其月在表，半后交前，损减增加；交后半前，损加增减于黄道。其月在里，各返之，即得月道所行度。其限未尽四度，以所直行数乖入度，四而一。若月在黄道度，增损于黄道之表里，不正当于其极，可每日准去黄道度，增损于黄道，而计去赤道之远近，准上黄道之率以求之，遁伏相消，朓朒互补，则可知也。积交差多，随交为正。其五星先候，在月表里出入之渐，又格以黄仪，准求其限。若不可推明者，依黄道命度。

推日度术：

置入元距所求年岁数乘之，为积实，周数去之，不尽者，满度法得积度，不满为分。以冬至余减分；命积度以黄道起于虚一宿次除之，不满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年天正定朔度：

以定朔日至冬至每日所入先后余为分，日为度，加分以减冬至度，即天正定朔夜半日在所度分。亦去朔日乘衰总已通者，以至前定气除之，又如上求差加以并去朔日乃减度，亦即天正定朔日所在度。皆日为度，余为分。其所入先后及衰总用增损者，皆分前增、分后损其平日之度。

求次日：

每日所入先后分增损度，以加定朔度，得夜半。

求弦望：

去定朔每日所入分，累而增损去定朔日，乃加定朔度，亦得其夜半。

求次月：

历算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日所入先后分增损其月，以加前朔度，即各夜半所在至虚去周分。

求朔弦望辰所加：

各以度准乘定余，约率而一，为平分。又定余乘其日所入先后分，日法而一，乃增损其平分，以加其夜半，即各辰所加。其分皆篾法约

之，为转分，不成为篾。凡朔辰所加者，皆为合朔日月同度。

推月而与日同度术：

各以朔平会加减限数加减朓朒，为平会朓朒。以加减定朔，度准乘，约率除，以加减定朔辰所加日度，即平会辰日所在。又平会余乘度准，约率除，减其辰所在，为平会夜半日所在。乃以四百六十四半乘平会余，亦以周差乘，朔实除，从之，以减夜半日所在，即月平会夜半所在。三十七半乘平会余，增其所减，以加减半，得月平会辰平行度。五百二乘朓朒，亦以周差乘，朔实除而从之，朓减、朒加其平行，即月定朔辰所在度，而与日同。若即以平会朓朒所得分加减平会辰所在，亦得同度。

求月弦望定辰度：

各置其弦望辰所加日度及分，加上弦度九十一，转分十六，篾三百一十三；望度百八十二，转分三十二，篾六百二十六；下弦度二百七十三，转分四十九，篾四十二，皆至虚，去转周求之。

定朔夜半入转：

经朔夜半所入准于定朔日有增损者，亦以一日加减之，否者因经朔为定。

其因定求朔次日、弦望、次月夜半者，如于经月法为之。

推月转日定分术：

以夜半入转余乘逡差，终法而一，为见差。以息加、消减其日逡分，为月每日所行逡定分。

求次日：

各以逡定分加转分，满转法从度，皆其夜半。因日转若各加定日，皆得朔、弦望夜半月所在定度。其就辰加以求夜半，各以半逡差减逡分，消者，定余乘差，终法除，并差而半之；息者，半定余以乘差，终法而一。皆加所减，乃以定余乘之，日法而一，各减辰所加度，亦得其夜半度。因夜半亦如此求逡分，以加之，亦得辰所加度。诸转可初以逡分及差为篾，而求其次，皆讫，乃除为转分。因经朔夜半求定辰度者，

以定辰去经朔夜半减，而求其增损数，乃以数求逡定分，加减其夜半，亦各定辰度。

求月晨昏度：

如前气与所求每日夜漏之半，以逡定分乘之，百而一，为晨分；减逡定分，为昏分。除为转度，望前以昏，后以晨，加夜半定度，得所在。

求晨昏中星：

各以度数加夜半定度，即中星度。其朔、弦、望，以百刻乘定余，满日法得一刻，即各定辰近入刻数。皆减其夜半漏，不尽为晨，初刻不满者属昨日。

复月，五千四百五十八。

交月，二千七百二十九。

交率，四百六十五。

交数，五千九百二十三。

交法，七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六。

会法，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

交复日，二十七。余，二百六十三。秒，三千四百三十五。

交日，十三。余，七百五十二。秒，四千六百七十九。

交限，日，十二。余，五百五十五。秒，四百七十三半。

望差，日，一。余，百九十七。秒，四千二百五半。

朔差，日，二。余，三百九十五。秒，二千四百八十八。

会限，百五十八。余，六百七十六。秒，五十半。

会日，百七十三。余，三百八十四。秒，二百八十三。

推月行入交表里术：

置入元积月，复月去之，不尽。交率乘而复去，不如复月者，满交月去之，为在里数；不满为在表数，即所求年天正经入交表里数。

求次月：

以交率加之，满交月去之，前表者在里，前里者在表。

推月入交日术：

以朔实乘表里数，为交实；满交法为日，不满者交数而一，为余，不成为秒，命日算外，即其经朔月平入交日余。

求望：以望差加之，满交日去之，则月在表里与朔同；不满者与朔返。其月食者，先交与当月朔，后交与月朔表里同。

求次月：朔差加月朔所入，满交日去之，表里与前月返；不满者，与前月同。

求经朔望入交常日：

以月入气朔望平会日迟速定数，速加、迟减其平入交日余，为经交常日及余。

求定朔望入交定日：

以交率乘定朓朒，交数而一，所得以朓减、朒加常日余，即定朔望所入定日及余。其去交如望差以下、交限以上者月食，月在里者日食。

推日入会日术：

会法除交实为日，不满者，如交率为余，不成为秒，命日算外，即经朔日入平会日及余。

求望：加望日及余，次月加经朔，其表里皆准入交。

求入会常日：以交数乘月入气朔望所平会日迟速定数，交率而一，以速加、迟减其入平会日余，即所入常日余。亦以定朓朒，而朓减、朒加其常日余，即日定朔望所入会日及余。皆满会日去之，其朔望去会，

如望以下、会限以上者，亦月食；月日道表在日道里则日食。

求月定朔望入交定日夜半：

交率乘定余，交数而一，以减定朔望所入定日余，即其夜半所定入。

求次日：

以每日迟速数，分前增、分后损定朔所入定日余，以加其日，各得所入定日及余。

求次月：

加定朔，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余九百七十八，秒二千四百八十八。各以一月迟速数，分前增、分后损其所加，为定。其入七日，余九百九十七，秒二千三百三十九半以下者，进；其入此以上，尽全余二百四十四，秒三千五百八十三半者，退。其入十四日，如交余及秒以下者，退；其入此以上，尽全余四百八十九，秒千二百四十四者，进而复也。其要为五分，初则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则七日后一分，十四日后二分，虽初强末弱，衰率有检。

求月入交去日道：皆同其数，以交余为秒积，以后衰并去交衰，半之，为通数。进则秒积减衰法，以乘衰，交法除，而并衰以半之；退者，半秒积以乘衰，交法而一；皆加通数，秒积乘，交法除，所得以进退衰积，十而一为度，不满者求其强弱，则月去日道数。月朔望入交，如限以上，减交日，残为去后交数；如望差以下即为去先交数。有全日同为余，各朔辰而一，得去交辰。其月在日道里，日应食而有不食者；月日道表在日不应食而亦有食者。

推应食不食术：

朔先后在夏至十日内，去交十二辰少；二十日内，十二辰半；一月内，十二辰大；闰四月、六月，十三辰以上，加南方三辰。若朔在夏至二十日内，去交十三辰，以加辰申半以南四辰；闰四月、六月，亦加四辰；谷雨后、处暑前，加三辰；清明后、白露前，加巳半以西、未半以东二辰；春分后秋分前，加午一辰。皆去交十三辰半以上者，并或不食。

推不应食而食术：

朔在夏至前后一月内，去交二辰；四十六日内，一辰半，以加二辰；又一月内，亦一辰半，加三辰及加四辰，与四十六日内加三辰；谷雨后、处暑前，加巳少后、未太前；清明后、白露前，加二辰；春分后、秋分前，加一辰。皆去交半辰以下者，并得食。

推月食多少术：

望在分后，以去夏至气数三之；其分前，又以去分气数倍而加分后者；皆又以十加去交辰倍而并之，减其去交余，为不食定余。乃以减望差，残者九十六而一，不满者求其强弱，亦如气辰法，以十五为限，命之，即各月食多少。

推日食多少术：

月在内者，朔在夏至前后二气，加南二辰，增去交余一辰太；加三辰，增一辰少，加四辰，增太。三气内，加二辰，增一辰；加三辰，增太；加四辰，增少。四气内，加二辰，增太；加三辰及五气内，加二辰，增少。自外所加辰，立夏后、立秋前，依本其气内加四辰，五气内加三辰，六气内加二辰。六气内加二辰者，亦依平。自外所加之北诸辰，各依其去立夏、立秋、清明、白露数，随其依平辰，辰北每辰以其数三分减去交余；雨水后、霜降前，又半其去分日数，以加二分去二立之日，乃减去交余；其在冬至前后，更以去霜降、雨水日数三除之，以加霜降雨水当气所得之数；而减去交余，皆为定不食余。以减望差，乃如月食法。月在外者，其去交辰数，若日气所系之限，止一而无等次者，加所去辰一，即为食数。若限有等次，加别系同者，随所去交辰数而返其衰，以少为多，以多为少，亦加其一，以为食数。皆以十五为限，乃以命之，即各日之所食多少。

凡日食，月行黄道，体所映蔽，大较正交如累璧，渐减则有差，在内食分多，在外无损。虽外全而月下，内损而更高，交浅则闲遥；交深则相搏而不淹。因遥而蔽多，所观之地又偏，所食之时亦别。月居外道，此不见亏，月外之人反以为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损则多，夏亏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处南辰体则高，居东西傍而下视有邪正。理不可一，由准率若实而违。古史所详，事有纷互，今故推其梗概，求者知其指归。苟地非于阳城，皆随所而渐异。然月食以月行虚道，暗气所冲，日有暗气，天有虚道，正黄道常与日对，如镜居下，魄

耀见阴，名曰暗虚，奄月则食，故称“当月月食，当星星亡。”虽夜半之辰，子午相对，正隔于地，虚道即亏。既月兆日光，当午更耀，时亦隔地，无废禀明。谅以天光神妙，应感玄通，正当夜半，何害亏禀。月由虚道，表里俱食。日之与月，体同势等，校其食分，月尽为多，容或形差，微增亏数，疏而不漏，纲要克举。

推日食所在辰术：

置定余，倍日限，克减之，月在里，三乘朔辰为法，除之，所得以艮巽坤乾为次。命艮算外，不满法者半法减之，无可减者为前，所减之残为后，前则因余，后者减法，各为其率。乃以十加去交辰，三除之，以乘率，十四而一，为差。其朔所在气二分前后一气内，即为定差。近冬至，以去寒露、惊蛰，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气数，倍而三除去交辰，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减；近夏至，艮巽以减，坤乾以加其差为定差。乃艮以坤加，巽以乾减定余。月在外，直三除去交辰，以乘率，十四而一，亦为定差。艮坤以减，巽乾以加定余，皆为食余。如气求入辰法，即日食所在辰及大小。其求辰刻，以辰克乘辰余，朔辰而一，得刻及分。若食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气日之出入刻，校食所在，知食见否之少多所在辰，为正见。

推月食所在辰术：

三日阻减望定余半。置望之所入气日，不见刻，朔日法乘之，百而一，所得若食余与之等、以下，又以此所得减朔日法，其残食余与之等、以上，为食正见数。其食余亦朔辰而一，如求加辰所在。又如前求刻校之，月在冲辰食，日月食既有起讫晚早，亦或变常进退，皆于正见前后十二刻半候之。

推日月食起讫辰术：

准其食分十五分为率，全以下各为衰。十四分以上，以一为衰，以尽于五分。每因前衰每降一分，积衰增二，以加于前，以至三分。每积增四。二分每增四，二分增六，一分增十九，皆累算为各衰。三百为率，各衰减之，各以其残乘朔日法，皆率而一，所得为食衰数。其率全，即以朔日法为衰数，以衰数加减食余，其减者为起，加者为讫，数亦如气。

求入辰法及求刻：以加减食所刻等，得起讫晚早之辰，与校正见多

少之数。史书亏复起讫不同，今以其全一辰为率。

推日月食所起术：

月在内者，其正南，则起右上，亏左上。若正东，月自日上邪北而下。其在东南维前，东向望之，初不正，横月高日下；乃月稍西北，日渐东南，过于维后，南向望之，月更北，日差西南；以至于午之后，亦南望之，月欹西北，日复东南。西南维后，西向而望，月为东北，日则西南。正西，自日北下邪亏，而亦后不正，横月高日下。若食十二分以上，起右亏左。其正东，起上近亏下而北，午前则渐自上邪下。维西，起西北，亏东南。维北，起西南，亏东北；午后则稍从下傍下。维东，起西南，亏东北。维南，起西北，亏东南。在东则以上为东，在西则以下为西。

月在外者，其正南，起右下，亏左上。在正东，月自日南邪下而映。维北，则月微东南，日返西。维西南，日稍移东北，以至于午，月南日北，过午之后，月稍东南，日更西北。维北，月有西南，日复东北。正西，月自日下邪南而上。皆准此体以定起亏，随其所处，每用不同。其月之所食，皆依日亏起，每随类反之，皆与日食限同表里，而与日返其逆顺，上下过其分。

五星：

岁为木

荧惑为火

镇为土

太白为金

辰为水

木数，千八百六十万五千四百六十八。

伏半平，八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八。

复日，三百九十八；余，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六。

岁一，残日，三十三；余，二万九千七百四十九半。

见去日，十四度。

平见，在春分前，以四乘去立春日；小满前，又三乘去春分日，增春分所乘者；白露后，亦四乘去寒露日；小暑，加七日；小雪前，以八乘去寒露日；冬至后，以八乘去立春日，为减，小雪至冬至减七日。

见，初日行万一千八百一十八分，日益迟七十分，百一十日行十八度、分四万七百三十八而留。二十八日乃逆，日退六千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分二百四。又留二十八日。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百一十日亦行十八度、分四万七百三十八而伏。

火数，三千六百三十七万七千五百九十五。

伏半平，三百三十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七半。

复日，七百七十九；余，四万一千九百一十九。

岁再，残日，四十九；余，万九千一百六。

见去日，十六度。

平见，在雨水前，以十九乘去大寒日：清明前，又十八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夏至后，以十六乘去处暑日；小满后，又十五日；寒露前，以十八乘去白露日；小雪前，又十七乘去寒露日，增寒露所乘者；大雪后，二十九乘去大寒日，为减，小雪至大雪减二十五日。

见，初在冬至，则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以后日度随其日数增损各一；尽三十日，一日半损一；又八十六日，二日损一；复三十八日，同；又十五日，三日损一；复十二日，同；又三十九日，三日增一；又二十四日，二日增一；又五十八日，一日增一；复三十三日，同；又三十日，二日损一，还终至冬至，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其立春尽春分，夏至尽立夏，八日减一日；春分至立夏，减六日；立秋至秋分，减五度，各其初行日及度数。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以其残日及度，计充前数，皆差行，日益迟二十分，各尽其日度乃迟，初日行分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日益迟一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万五千四百九。初减度五者，于此初日加分三千八百二十三、篾十七；以迟日为母，尽其迟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

前减日分于二留，乃逆，日退分万二千五百二十六，六十三日退十六度、分四万二千八百三十四。又留十三日而行，初日万六千六十九，日益疾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万五千四百九。立秋尽秋分，增行度五，加初日分同前，更疾。在冬至则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尽三十六日，一日损一；又二十日，二日损一；复二十四日，同；又五十四日，三日日增一；又十二日，二日增一；又四十二日，一日增一；又十四日，一日增一半；又十二日，增一；复四十五日，同；又一百六日，二日损一，亦终冬至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

前增行度五者，于此亦减五度，为疾日及数。其立夏尽夏至初，日行半度，六十日行三十度。夏至尽立秋，亦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其残亦计充如前，皆差行，日益疾二十分，各尽其日度而伏。

土数，千七百六十三万五千五百九十四。

伏半平，八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五。

复日，三百七十八；余，四千一百六十二。

岁一，残日，十二；余，三万九千三百九十九半。

见去日，十六度半。

平见，在大暑前，以七乘去小满日；寒露后，九乘去小雪日，为加，大暑至寒露加八日。小寒前，以九乘去小雪日；雨水后，以四乘去小满日；立春后，又三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为减，小寒至立春减八日。

见，日行分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二而留三十九日乃逆，日退分二千八百二十，百三日退六度、分万五百九十六。又留三十九日，亦行分日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二而伏。

金数，二千七百二十三万六千二百八。

晨伏半平，百九十五万七千一百四。

复日，五百八十三；余，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六。

岁一，残日，二百一十八；余，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半。

夕见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余与复同。

见去日，十一度。

夕平见，在立秋前，以六乘去芒种日；秋分后，以五乘去小雪日；小雪后，又四乘去大雪日，增小雪所乘者，为加，立秋至秋分加七日。立春前，以五乘去大雪日；雨水前，又四乘去立春日，增立春所乘者；清明后，以六乘去芒种日，为减，雨水至清明减七日。

晨平见，在小寒前，以六乘去冬至日；立春前，又五乘去小寒日，增小寒所乘者；芒种前，以六乘去夏至日；立夏前，又五乘去芒种日，增芒种所乘者，为加，立春至立夏加五日。小暑前，以六乘去夏至日；立秋前，又五乘去小暑日；增小暑所乘者；大雪后，以六乘去冬至日；立冬后，又五乘去大雪日，增大雪所乘者，为减，立秋至立冬减五日。

夕见，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其谷雨至小满、白露至寒露，皆十日加一度；小满至白露，加三度。乃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后，十二日减日度各一，雨水尽夏至，日度七；夏至后六日增一。大暑至立秋，还日度十二；至寒露，日度二十二，后六日减一。自大雪尽冬至，又日度十二而迟。日益疾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一、篾三十五，行日为母，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

前加度者，此依减之。留九日乃逆，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而夕伏晨见。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复留，九日而行，日益迟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一、篾三十五，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芒种至小暑，大雪至立冬，十五日减一度；小暑至立冬，减二度。又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后，十五日增日度各一。惊蛰至春分，日度十七，后十五日减一，尽夏至，还日度十二。后六日减一，至白露，日度皆尽。霜降后，五日增一，尽冬至，又日度十二。乃疾，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前减者，此亦加之，而晨伏。

水数，五百四十万五千六。

晨伏半平，七十九万九十九。

复日，百一十五；余，四万九百四十六。

夕见伏，五十一日。

晨见伏，六十四日；余与复同。

见去日，十七度。

夕应见，在立秋后小雪前者不见；其白露前立夏后，时有见者。

晨应见，在立春后小满前者不见；其惊蛰前立冬后，时有见者。

夕见，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小暑至白露，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乃八日行八度。大暑后，二日去度一，讫十六日，而日度俱尽。而迟，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益迟，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前行度半者，去此益迟。乃留四日而夕伏晨见，留四日，为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大寒至惊蛰，无此行，更疾，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又八日行八度。亦大寒后，二日去度一；讫十六日，亦日度俱尽。益疾，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初无迟者，此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而晨伏。

推星平见术：

各以伏半减积半实，乃以其数去之；残返减数，满气日法为日，不满为余，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后平见日余。金、水满晨见伏日者，去之，晨平见。求平见月日：以冬至去定朔日、余，加其后日及余，满复日又去，起天正月，依定大小朔除之，不尽算外日，即星见所在。求后平见，因前见去其岁一、再，皆以残日加之，亦可。其复日，金水准以晨夕见伏日，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常见日：以转法除所得加减者，为日；其不满，以余通乘之，为余；并日，皆加减平见日、余，即为常见日及余。

求定见日：以其先后已通者，先减后加常见日，即得定见日余。

求星见所在度：

置星定见、其日夜半所在宿度及分，以其日先后余，分前加、分后减气日法，而乘定见余，气日法而一所得加夜半度分，乃以星初见去日度数，晨减夕加之，即星初见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有益疾、迟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增、迟损，乃加之。有篾者，满法从分，其母有不等，齐而进退之。留即因前，逆则依减入虚去分，逆出先加。皆以篾法除，为转分；其不尽者，仍谓之篾，各得每日所在知去日度。增以日所入先后分，定之。诸行星度求水其外内，准月行增损黄道而步之；不明者，依黄道而求所去日度。先后分亦分明前加后减。其金、火诸日度，计数增损定之者。其日少度多，以日减度之残者，与日多度少之度，皆度法乘之，日数而一，所得为分。不满篾，以日数为母。日少者以分并减之一度，日多者直为度分，即皆一日平行分。其差行者，皆减所行日数一，乃半其益疾、益迟分而乘之，益疾以减、益迟以加一日平行分，皆初日所行分。有计日加减，而日数不满未得成度者，以气日法若度法乘，见已所行日即日数除之，所得以增损其气日疾法，为日及度。其不成者，亦即为篾。其木、火、土，晨有见而夕有伏；金、水即夕见还夕伏，晨见即晨伏。然火之初行及后疾，距冬至日计日增损日度者，皆当先置从冬至日余数，累加于位上，以知其去冬至远近，乃以初见与后疾初日去冬至日数而增损定之，而后依其所直日度数行之也。

志第十四天文上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拟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国，体众星而效官，动必顺时　，教不违物，故能成变化之道，合阴阳之妙。爰在庖牺，仰观俯察，谓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见吉凶。五纬入房，启姬王之肇迹，长星孛斗，鉴宋人之首乱，天意人事，同乎影响。自夷王下堂而见诸侯，赧王登台而避责，《记》曰："天子微，诸侯僭。"于是师兵吞灭，僵仆原野。秦氏以战国之余，怙兹凶暴，小星交斗，长彗横天。汉高祖驱驾英雄，垦除灾害，五精从岁，七重晕毕，含枢曾缅，道不虚行。自西京创制，多历年载。世祖中兴，当涂驭物，金行水德，祗奉灵命，玄兆著明，天人不远。昔者荥河献箓，温洛呈图，六爻摛范，三光宛备，则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韦，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有石氏，齐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变者也。汉之传天数者，则有唐都、李寻之伦。光武时，则有苏伯况、郎雅光，并能参伍天文，发扬善道，补益当时，监垂来世。而河、洛图纬，虽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尽列。

后汉张衡为太史令，铸浑天仪，总序经星，谓之《灵宪》。其大略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发于天。紫宫为帝皇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谓之北斗，动系于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星，日月运行，历示休咎。五纬经次，用彰祸福，则上天之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动，咸得系命。"而衡所铸之图，遇乱堙灭，星官名数，今亦不存。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钱乐之所铸浑天铜仪，以硃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陈卓之数。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恆、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悬象著明，缠离攸次，星之隐显，天汉昭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以坟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勤于教习，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炀帝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铁为之，其规有

六。其外四规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余象二极。其内二规，可以运转，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马迁《天官书》及班氏所载，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存其大纲，未能备举。自后史官，更无纪录。《春秋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神道司存，安可诬也！今略举其形名占验，次之经星之末云。

○天体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

盖天之说，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蒇，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恆八万里。日丽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也，故曰《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日入下故不见。天之居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是其证也。极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也。日朝出阴中，暮入阴中，阴气暗冥，故从没不见也。夏时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日同晖，故日出即见，无蔽之者，故夏日长也。冬时阴气多，阳气少，阴气暗冥，掩日之光，虽出犹隐不见，故冬日短也。"

汉末，扬子云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

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视盖□□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逮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另拟天体，全同《周髀》之文，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

宣夜之书，绝无师法。唯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葛洪闻而讥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夏云有之而不动乎？”由此而谈，葛洪可谓知言之选也。喜族祖河间相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譬如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日绕辰极，没西还东，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极之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故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绕极。极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为长短也。”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云：“人为灵虫，形最似天。今人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也。又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水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也。”自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周旋无

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又曰：“天表里有水，两仪转运，各乘气而浮，载水而行。”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火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圆也，望视之所以圆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何故圆？”丹阳葛洪释之曰：

《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咎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与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必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比以龙也。圣人仰观俯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上离下，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然则天之出入水中，无复疑矣。

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转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石转者，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其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今见极北之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比入之间，应当

稍小。而日方入之时，反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盾焉。把火之人，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出也。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圆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圆而火不圆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圆。"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圆乎？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圆，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体，信而有徵矣。

宋何承天论浑天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昜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经也。黄道袤带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交于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从北极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则地中也。"自外与王蕃大同。王蕃《浑天说》，具于《晋史》。

旧说浑天者，以日月星辰，不问春秋冬夏，昼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无远近。《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兒斗。问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兒曰：'我以为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日中，裁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远者曰：'日初出时，沧沧

凉凉，及其中时，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远者凉乎？’”

桓谭《新论》云：“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以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时出东方，其间甚疏，相离丈余。及夜半在上方，视之甚数，相离一二尺。以准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远于傍也。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今置火于地，从傍与上，诊其热，远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阳之冲，故热于始出时。又新从太阴中来，故复凉于其西在桑榆间也。桓君山曰：子阳之言，岂其然乎？”

张衡《灵台》曰：“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

晋著作郎阳平束皙，字广微，以为傍方与上方等。傍视则天体存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盖其理也。又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姜岌云：“余以为子阳言天阳下降，日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日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影，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检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日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炎黄，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

梁奉朝请祖□恆曰：

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遗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验之，失于过多。既不显

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宜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固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纽星之末，令与表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辰纽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戴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

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顶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时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傍，虽近而微。视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虚繁翰墨，夷途顿辔，雄辞析辩，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

○浑天仪

案《虞书》：“舜在〔玑玉衡，以齐七政，”则《考灵曜》所谓观玉仪之游，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者也。〔玑中而星未中为急，急则日过其度，月不及其宿。〔玑未中而星中为舒，舒则日不及其度，月过其宿。〔玑中而星中为调，调则风雨时，庶草蕃芜，而五谷登，万事康也。所言〔玑者，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旋，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衡视其行度，

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或其所制也。

汉孝和帝时，太史揆候，皆以赤道仪，与天度颇有进退。以问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诏左中郎将贾逵乃始造太史黄道铜仪。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张衡更以铜制，以四分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而唱之，以告灵台之观天者。〔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蕃今所作，以三分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天仪法，黄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黄赤二道，相共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见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以知天之体圆如弹丸，南北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也。而陆绩所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规，则其间相去不得满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则黄道当长于赤道。又两极相去，不翘八十二度半强。案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亦以天为正圆也。器与言谬，颇为乖僻。”然则浑天仪者，其制有机有衡。既动静兼状，以效二仪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准步盈虚，求古之遗法也。则先儒所言圆规径八尺，汉候台铜仪，蔡邕所欲寝伏其下者是也。

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市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之日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者。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

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即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欲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其仪略举天状，而不缀经星七曜。魏、晋丧乱，沉没西戎。义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阳得之。梁尚书沈约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远矣。

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十有余载，至明元永兴四年壬子，诏造太史候部铁仪，以为浑天法，考〔玑之正。其铭曰；“于皇大代，配天比祚。赫赫明明，声烈遐布。爰造兹器，考正宿度。贻法后叶，永垂典故。”其制并以铜铁，唯志星度以银错之。南北柱曲抱双规，东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龟负双规。其余皆与刘曜仪大同。即今太史候台所用也。

○浑天象

浑天象者，其制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轴头入地，注于南植，以象南极。北轴头出于地上，注于北植，以象北极。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其应度，分至气节，亦验，在不差而已。不如浑仪，别有衡管，测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吴太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即此之谓耶？由斯而言，仪象二器，远不相涉。则张衡所造，盖亦止在浑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仪象之异，亦为乖失。

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为浑仪，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就器用而求，犹浑象之流，外内天地之状，不失其位也。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

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盖图

晋侍中刘智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圆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数。日行于星纪，转回右行，故圆规之，以为日行道。欲明其四时所在，故于春也，则以青为道；于夏也，则以赤为道；于秋也，则以白为道；于冬也，则以黑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则以黄为道。盖图已定，仰观虽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以象天体。今案自开皇已后，天下一统，灵台以后魏铁浑天仪，测七曜盈缩，以盖图列星坐，分黄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为浑象者矣。

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云：

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纠落下闳、鲜于妄人等，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其体制，不异闳等。虽闳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时，陆绩、王蕃，并要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爽。失之千里，差若毫厘，大象一乖，余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至所恆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异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唯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影漏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日未晖，爝火不息，理有而阙，讵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无其书。常欲寝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邕以负罪朔裔，书奏不许。邕若蒙许，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稽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影差，谨更启送。

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番、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

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至大业三年，敕诸郡测影，而焯寻卒，事遂寝废。

○地中

《周礼·大司徒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则浑天之正说，立仪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又《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S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经文阙略，先儒解说，又非明审。祖□恆错综经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当更向东求地中。若中表在东，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日及中表参相直。视日之夕，日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参相直。乃观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影

昔者周公测晷影于阳城，以参考历纪。其于《周礼》，在《大司徒之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则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然则日为阳精，玄象之著然者也。生灵因之动息，寒暑由其递代。观阴阳之升降，揆天地之高远，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于兹也。古法简略，旨趣难

究，术家考测，互有异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阳城，其影与土圭等。”案《尚书考灵曜》称：“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验》曰：“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景长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刘向《鸿范传》曰：“夏至景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后汉《四分历》、魏《景初历》、宋《元嘉历》、大明祖冲之历，皆与《考灵曜》同。汉、魏及宋，所都皆别，四家历法，候影则齐。且纬候所陈，恐难依据。刘向二分之影，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长短。然寻晷影尺丈，虽有大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参差，或南北殊方，而长短维一。盖术士未能精验，冯占所以致乖。今删其繁杂，附于此云。

梁天监中，祖□恆造八尺铜表，其下与圭相连。圭上为沟，置水，以取平正。揆测日晷，求其盈缩。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广刂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影。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陈氏一代，唯用梁法。齐神武以洛阳旧器并徙鄴中，以暨文宣受终，竟未考验。至武平七年，讫干景礼始荐刘孝孙、张孟宾等于后主。刘、张建表测影，以考分至之气。草创未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来，言历者纷纷复出。亦验二至之影，以考历之精粗。及高祖践极之后，大议造历。张胄玄兼明揆测，言日长之瑞。有诏司存，而莫能考决。至开皇十九年，袁充为太史令，欲成胄玄旧事，复表曰：“隋兴已后，日景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阴云不测。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阴云不测。《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以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俱近。谨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 玑得其常，天帝崇灵，圣王初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希有。”是时废庶人勇，晋王广初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时宜。上临朝谓百官曰：“景长之庆，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

意，以为年号。”由是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此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以日长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诣阙陈贺。案日徐疾盈缩无常，充等以为祥瑞，大为议者所贬。

又《考灵曜》、《周髀》张衡《灵宪》及郑玄注《周官》，并云：“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测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阳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计阳城去交州，路当万里，而影实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当梁大同中，二至所测，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当一尺一寸七分强。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之七年，见洛阳测影，又见公孙崇集诸朝士，共观秘书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长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当千里，而影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于鸟道，所校弥多，则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测参差如此，故备论之。

○漏刻

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没后二刻半乃昏。减夜五刻，以益昼漏，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损。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数，皆所以分时代守，更其作役。

汉兴，张苍因循古制，犹多疏阔。及孝武考定星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尽其理。刘向《鸿范传》记武帝时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间，一百八十余日，昼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后，九日而增损一刻焉。至哀帝时，又改用昼夜一百二十刻，寻亦寝废。至王莽窃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减法，编于《甲令》，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历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乃诏用夏历漏刻。依日行黄道去极，每差二度四分，为增减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终于魏、晋，相传不改。

宋何承天以月蚀所在，当日之衡，考验日宿，知移旧六度。冬至之日，其影极长，测量晷度，知冬至移旧四日。前代诸漏，春分昼长，秋

分昼短，差过半刻。皆由气日不正，所以而然。遂议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昼夜漏各五十五刻。齐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监六年，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余分。乃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书考灵曜》昼夜三十六顷之数，因而三之。冬至昼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数各三刻。先令祖□恆为《漏经》，皆依浑天黄道日行去极远近，为用箭日率。陈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硃史造漏，依古百刻为法。周、齐因循魏漏。晋、宋、梁大同，并以百刻分于昼夜。

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马显所造《漏经》。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仪，均布十二辰，立表，随日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昼四十刻，夜六十刻。

子、丑、亥各二刻，寅、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

右十四日改箭。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昼五十刻，夜五十刻。

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

右五日改箭。

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昼六十刻，夜四十刻。

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午二刻。

右一十九日，加减一刻，改箭。

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苟役私智，变改旧章，其于施用，未为精密。

开皇十七年，张胄玄用后魏浑天铁仪，测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

北，不正当中。与何承天所测颇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昼漏五十刻十一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昼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仁寿四年，刘焯上《皇极历》，有日行迟疾，推二十四气，皆有盈缩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昼夜各五十刻。又依浑天黄道，验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昼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昼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间，昼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胄玄及焯漏刻，并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历术，推验加时，最为详审。

大业初，耿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献于炀帝。帝善之，因令与宇文恺依后魏道士李兰所修道家上法称漏制，造称水漏器，以充行从。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东都乾阳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马上漏刻，以从行辨时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测天地正仪象之本也。晷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补前阙。

○经星中宫

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极，辰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贾逵、张衡、蔡邕、王蕃、陆绩，皆以北极纽星为枢，是不动处也。祖□恆以仪准候不动处，在纽星之末，犹一度有余。北极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谓第二星者，最赤明者也。北极五星，最为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忧。钩陈，后宫也，太帝之正妃也，太帝之坐也。北四星曰女御宫，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秉万神图。抱极枢四星曰四辅，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太帝上九星曰华盖，盖所以覆蔽太帝之坐也。又九星直曰杠。盖下五星曰五帝内坐，设叙顺，帝所居也。客犯紫宫中坐，大臣犯主。华盖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阴阳而纪节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时也。极东一星曰柱下史，主记过。古者有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妇人之微者，主传漏。故汉有侍史。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主胡人入中国。客星守之，备奸使，亦曰胡兵起。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西河中九星如钩状，曰钩星，伸则地动。天一一星，在紫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生之国也。

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一曰旗星，为蕃卫，备蕃臣也。宫阙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将宫中兵。东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悬图法之所也。常以朔望日悬禁令于天柱，以示百司。《周礼》以正岁之月，悬法象魏，此之类也。门内东南维五星曰尚书，主纳言，夙夜谘谋，龙作纳言，此之象也。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无。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饮食，主后夫人与太子宴饮。东北维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馔。

北斗七星，辅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玑，杓三星为玉衡。又象号令之主，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枢，二曰〔，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枢为天，〔为地，玑为人，权为时，玉衡为音，开阳为律，摇光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祸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

魁中四星，为贵人之牢，曰天理也。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矫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不明，国殃。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少星则人恐上，天下多讼法者。无星二十日。有辅星明而斗不明，臣强主弱。半明辅不明，主强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调七政，和阴阳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太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宝。所谓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阶者也。明润，大小齐，天瑞臻。

文昌北六星曰内阶，天皇之陛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总领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国，集众事也。其明吉。太阳守一星，在相西，大将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设武备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

曰势。势，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主愆过，禁暴淫。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辅也。东西蕃有芒及摇动者，诸侯谋天子也。执法移则刑罚尤急。月、五星所犯中坐，成刑。月、五星入太微轨道，吉。

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左执法东北一星曰谒者，主赞宾客也。谒者东北三星曰三公内坐，朝会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内坐，主治万事。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诸侯，内侍天子，不之国者也。辟雍之礼得，则太微诸侯明。

黄帝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枢纽之神也。天子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则太微五帝坐明，坐以光。黄帝坐不明，人主求贤士以辅法，不然则夺势。又曰太微五坐小弱青黑，天子国亡。四帝坐四星，四星夹黄帝坐。东方星，苍帝灵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招距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纪之神也。

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储也。太子北一星曰从官，侍臣也。帝坐东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门之内，近右执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执法主刺举，臣尊敬君上，则星光明润泽。郎位十五星，在帝坐东北，一曰依乌，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汉官之光禄、中散、谏议、议郎、三署郎中，是其职也。或曰今之尚书也。郎位主卫守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诛。客星入之，大臣为乱。郎将一星在郎位北，主阅具，所以为武备也。武贲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常陈七星，如毕状，在帝坐北，天子宿卫武贲之士，以设强毅也。星摇动，天子自出，明则武兵用，微则武兵弱。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招摇、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其星有变，各以所主占人。君臣和集，如其常度。

南四星曰内平，近职执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大尊，贵戚也。下台南一星曰武贲，卫官也。

摄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时节，伺禨祥。摄提为楯，以夹拥帝席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圣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摄提间。大角者，天王座也。又为天栋，正经纪。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献酬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曰天锋，主胡兵。又为丧，故其变动应以兵丧也。星亡，其国有兵谋。招摇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与梗河略相类也。招摇与北斗杓间曰天库。星去其所，则有库开之祥也。招摇欲与栋星、梗河、北斗相应，则胡常来受命于中国。招摇明而不正，胡不受命。玄戈二星，在招摇北。玄戈所主，与招摇同。或云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败。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天之武备也。故在紫宫之左，所以御难也。女床三星，在其北，后宫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主忿争与刑罚，藏兵，亦所以御难也。枪棓皆以备非常也。一星不具，国兵起。

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七公七星，在招摇东，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主七政。贯索九星在其前，贱人之牢也。一曰连索，一曰运营，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也。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九星皆明，天下狱烦。七星见，小赦；五星，大赦。动则斧钺质用，中空则更元。《汉志》云十五星。天纪九星，在贯索东，九卿也。九河主万事之纪，理怨讼也。明则天下多辞讼，亡则政理坏，国纪乱，散绝则地震山崩。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主果瓜丝帛珍宝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则织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贵。东足四星曰渐台，临水之台也。主晷漏律吕之事。西之五星曰辇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汉辇道通南、北宫象也。

左右角间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进贤，主卿相举逸才。角北二星曰天田。亢北六星曰亢池。亢，舟航也；池，水也。主送往迎

来。氐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岁，守之，阴阳平。房西二星南北列，曰天福，主乘舆之官，若《礼》巾车、公车之政。主祠事。东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户，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则吉，暗则凶。月、五星犯守之，有阴谋。东咸西三星，南北列，曰罚星，主受金赎。键闭一星，在房东北，近钩钤，主关钥。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权衡，主聚众。一曰天旗庭，主斩戮之事也。市中星众润泽则岁实，星稀则岁虚。荧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杀主。慧星除之，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贵丧。市中六星临箕，曰市楼市府也，主市价律度。其阳为金钱，其阴为珠玉。变见，各以所主占之。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斛西北二星曰列肆，主宝玉之货。市门左星内二星曰车肆，主众贾之区。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微小凶，大人当之。侯一星，在帝坐东北，主伺阴阳也。明大辅臣强，四夷开。候细微则国安，亡则主失位，移则主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余之人也。星微则吉，明则凶，非其常，宦者有忧。斗五星，在宦者南，主平量。仰则天下斗斛不平，覆则岁穰。宗正二星，在帝坐东南，宗大夫也。慧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动，则天子亲属有变。客星守之，贵人死。宗星二，在候星东，宗室之象，帝辅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东北二星曰帛度，东北二星曰屠肆，各主其事。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阴。江星不具，天下津河关道不通。明若动摇，大水出，大兵起。参差则马贵。荧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绝。

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关闭。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关也。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南二星，天库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钺质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间，三光道也。星动则人劳。月晕之，蛟龙见，牛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谮，臣谋主；亦为关梁不通，有大水。东南四星曰狗国，主鲜卑、乌丸、沃且。荧惑守之，外夷为变。太白逆守之，其国乱。客星犯守之，有大盗，其王且来。狗国北二星曰天鸡，主候时。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长也。主列肆圜阛，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慧星犯守之，籴贵，囚徒起兵。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牵牛北，天鼓也，主军鼓，主鈇钺质。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左星，南星也，所以备关梁而距难也，设守阻险，知谋徵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为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泽，将吉；不正，为兵忧也。星怒马贵，动则兵起，曲则将失计夺势。旗星戾，乱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时。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为桴鼓用。

离珠五星，在须女北，须女之藏府也，女子之星也。星非故，后宫乱。客星犯之，后宫凶。虚北二星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禄，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非。司命主举过行罚，灭不祥。司禄增年延德，故在六宗北。犯司危，主骄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瓠瓜五星，在离珠北，主阴谋，主后宫，主果食。明则岁熟，微则岁恶，后失势。非其故，则山摇，谷多水。旁五星曰败瓜，主种。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备，津关道不通。星明动则兵起如流沙，死人乱麻。微而参差，则马贵若死。星亡，若从河水为害，或曰水贼称王也。东近河边七星曰车府，主车之官也。车府东南五星曰人星，主静众庶，柔远能迩。一曰卧星，主防淫。其南三星内析，东南四星曰杵臼，主给军粮。客星入之，兵起，天下聚米。天津北四星如衡状，曰奚仲，古车正也。

腾蛇二十二星，在营室北，天蛇星主水虫。星明则不安，客星守之，水雨为灾，水物不收。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其星动，为策马，车骑满野。亦曰王良梁，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有兵，亦曰马病。客星守之，桥不通。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仆，在王良旁。若移在马后，是谓策马，则车骑满野。阁道六星，在王良前，飞道也。从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阁道，主道里，天子游别宫之道也。亦曰阁道，所以捍难灭咎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宫旗，亦所以为旌表，而不欲其动摇。旗星者，兵所用也。傅路一星，在阁道南，旁别道也。备阁道之败，复而乘之也。一曰太仆，主御风雨，亦游从之义也。东壁北十星曰天厩，主马之官，若今驿亭也，主传令置驿，逐漏驰骛，谓其行急疾，与晷漏竞驰。

天将军十二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将星摇，兵起，大将出。小星不具，兵发。南一星曰军南门，主谁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陵者，墓也。太陵卷舌之口曰积京，主大丧也。积京中星绝，则诸侯有丧，民多疾，兵起，粟聚。少

则粟散。星守之，有土功。太陵中一星曰积尸，明则死人如山。天船九星，在太陵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度，所以济不通也，亦主水旱。不在汉中，津河不通。中四星欲其均明，即天下大安。不则兵若丧。客彗星出入之，为大水，有兵。中一星曰积水，候水灾。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关梁中外之境。天街西一星曰月。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语，以知佞谗也。曲者吉，直而动，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谗，主巫医。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北。五车者，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谷丰耗。西北大星曰天库，主太白，主秦。次东北星曰狱，主辰星，主燕、赵。次东星曰天仓，主岁星，主鲁、卫。次东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荧惑，主魏。五星有变，皆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旗。五车星欲均明，阔狭有常也。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均明。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鱼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乱，易政。咸池明，有龙堕死，猛兽及狼害人，若兵起。

五车南六星曰诸王，察诸侯存亡。西五星曰厉石，金若客星守之，兵动。北八星曰八谷，主候岁。八谷一星亡，一谷不登。天关一星，在五车南，亦曰天门，日月所行也，主边事，主开闭。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贵人多死。

东井钺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变异，及鸟兽草木之妖，明主闻灾，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设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台榭之高，主远望气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变。南河、北河各三星，夹东井。一曰天高天之阙门，主关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阳门，一曰越门，一曰权星，主火。北河一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阴门，一曰胡门，一曰衡星，主水。两河戍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动摇，中国兵起。南河三星曰阙丘，主宫门外象魏也。五诸侯五星，在东井北，主刺举，戒不虞。又曰理阴阳，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为帝定疑议。星明大润泽，则天下大治，角则祸在中。五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给酒食之正也。积薪一星，在积水东，供给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东井东，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

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主，士职也。一曰东陵，一曰权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

北一星，妃也。次，将军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也。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飨宴饮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甫，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酒旗南二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轩辕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边亭之警候。

爟北四星曰内平。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卫掖门。南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议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也。月、五星犯守之，处士、女主忧，宰相易。南四星曰长垣，主界域及胡夷。荧惑入之，胡入中国。太白入之，九卿谋。

志第十五天文中

○二十八舍

东方：角二星，为天阙，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为天田，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道。盖天之三门，犹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贤者在朝。动摇移徙，王者行。

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者也。一曰疏庙，主疾疫。星明大，辅纳忠，天下宁，人无疾疫。动则多疾。

氐四星，王者之宿宫，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后二星妾也。将有徭役之事，氐先动。星明大则臣奉度，人无劳。

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辅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为天衢之大道，为天阙，黄道之所经也。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间，其北曰太阴。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平和。由阳道则主旱丧，由阴道则主水兵。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南星曰左骖，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骖。亦曰天厩，又主开闭，为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则王者明。骖星大则兵起，星离则人流。又北二小星曰钩钤，房之钤键，天之管籥，主闭藏，键天心也。王者孝则钩钤明。近房，天下同心，远则天下不和，王者绝后。房钩钤间有星及疏圻，则地动河清。

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星明大，天下同，暗则主暗。前星为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得代。后星为庶子，后星明，庶子代。心星变黑，大人有忧。直则王失势，动则国有忧急，角摇则有兵，离则人流。

尾九星，后宫之场，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嫔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宫，解衣之内室。尾亦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有叙，多子孙。星微细暗，后有忧疾。疏远，后失势。动摇则君臣不和，天下乱。就聚则大水。

箕四星，亦后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鸡。主八风，凡日月宿在箕、东壁、翼、轸者，风起。又主口舌，主客蛮夷胡貉，故蛮胡将

动，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则谷熟，内外有差。就聚细微，天下忧。动则蛮夷有使来。离徙则人流动，不出三日，大风。

北方：南斗六星，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贤进士，禀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为天子寿命之期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行。芒角动摇，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

牵牛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摇动变色则占之。星明大，王道昌，关梁通，牛贵。怒则马贵。不明失常，谷不登。细则牛贱。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亡，牛多疫。又曰，牵牛星动为牛灾。

须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星明，天下丰，女功昌，国充富。小暗则国藏虚。动则有嫁娶出纳裁制之事。

虚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主邑居庙常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

危三星，主天府天库架屋，余同虚占。星不明，客有诛。动则王者作宫殿，有土功。坟墓四星，属危之下，主死丧哭泣，为填墓也。星不明，天下旱。动则有丧。

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庙，又为军粮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国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国家多疾。动则有土功，兵出野。离宫六星，天子之别宫，主隐藏休息之所。

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主土功。星明，王者兴，道术行，国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经士不用，图书隐。星动则有土功。离徙就聚，为田宅事。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亦曰大将，欲其明。若帝淫佚，政不平，则奎有角。角动则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沟渎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

娄三星，为天狱，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亦为兴兵聚众。星明，

天下平和，郊祀大享，多子孙。动则有聚众。星直则有执主之命者。就聚，国不安。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仓廪五谷府也。明则和平仓实，动则有输运事，就聚则谷贵人流。

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之所经也。昴明则天下牢狱平。昴六星皆明，与大星等，大水。七星黄，兵大起。一星亡，为兵丧。摇动，有大臣下狱，及白衣之会。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独跳跃，余不动者，胡欲犯边境也。

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乱。一星亡，为兵丧。动摇，边城兵起，有谗臣。离徙，天下狱乱。就聚，法令酷。附耳一星在毕下，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则中国微，有盗贼，边候惊，外国反，斗兵连年。若移动，佞谗行，兵大起，边尤甚。月入毕，多雨。

觜觿三星，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主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储盈，将得势。动而明，盗贼群行，葆旅起。动移，将有逐者。

参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钺，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伐。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也。参，白兽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故《黄帝占》参应七将。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鲜卑、戎狄之国，故不欲明。七将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则芒角张。伐星明与参等，大臣皆谋，兵起。参星失色，军散。参芒角动摇，边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斩伐之事。参星移，客伐主。参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丧，山石为怪。参星差戾，王臣贰。

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故不欲其明。明与井齐，则用钺，大臣有斩者，以欲杀也。月宿井，有风雨。

舆鬼五星，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

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为积尸，主死丧祠祀。一曰鈇质，主诛斩。鬼星明大，谷成。不明，人散。动而光，上赋敛重，徭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质欲其忽忽不明则安，明则兵起，大臣诛。

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若女主骄奢。一曰天相，一曰天库，一曰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国安，厨食具。注举首，王命兴，辅佐出。星直，天下谋伐其主。星就聚，兵满国门。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绣，又主急兵，守盗贼，故欲明。星明，王道昌，暗则贤良不处，天下空，天子疾。动则兵起，离则易政。

张六星，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饮食赏赉之事。星明则王者行五礼，得天之中。动则赏赉，离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夷宾。动则蛮夷使来，离徙则天子举兵。

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主车骑，主载任。有军出入，皆占于轸。又主风，主死丧。轸星明，则车驾备。动则车骑用。离徙，天子忧。就聚，兵大起。辖星，傅轸两傍，主王侯。左辖为王者同姓，右辖为异姓。星明，兵大起。远轸凶。轸辖举，南蛮侵。车无辖，国主忧。长沙一星，在轸之中，主寿命。明则主寿长，子孙昌。

右四方二十八宿并辅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库楼十星，其六大星为库，南四星为楼，在角南。一曰天库，兵车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陈兵。又曰，天库空则兵四合。东北二星曰阳门，主守隘塞也。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库楼北，平天下之法狱事，廷尉之象也。天门二星，在平星北。

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斩杀。顿顽二星，在折威东南，主考囚情状，察诈伪也。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贲，主宿卫。东端一星，骑陈将军，骑将也。南三星车骑，车骑之将也。阵车三星，在骑官东北，革车也。

积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为卫也。他星守之，近臣诛。从官二星，在积卒西北。

龟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主章祝巫官也。章，请号之声也。主王后之内祭祀，以祈子孙，广求胤嗣。《诗》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此之象也。星明大，王者多子孙。鱼一星，在尾后河中，主阴事，知云雨之期也。星不明，则鱼多亡，若鱼少。动摇则大水暴出。出汉中，则大鱼多死。

杵三星，在箕南，杵给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

鳖十四星，在南斗南。鳖为水虫，归太阴。有星守之，白衣会，主有水令。农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农主稼穑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

天田九星，在牛南。罗堰九星，在牵牛东，岠马也，以壅畜水潦，灌溉沟渠也。九坎九星，在牵牛南。坎，沟渠也，所以导达泉源，疏泻盈溢，通沟洫也。九坎间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事。九坎东列星：北一星曰齐，齐北二星曰赵，赵北一星曰郑，郑北一星曰越，越东二星曰周，周东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晋，晋北一星曰韩，韩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变，各以其国。秦、代东三星南北列，曰离瑜。离圭衣也，瑜玉饰，皆妇人之服星也。

虚南二星曰哭，哭东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坟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垒城，如贯索状，主北夷丁零、匈奴。败臼四星，在虚危南，知凶灾。他星守之，饥兵起。

危南二星曰盖屋，主治宫室之官也。虚梁四星，在盖屋南，主园陵寝庙。非人所处，故曰虚梁。

室南六星曰雷电。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司过度。

壁南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礔砺，礔砺南四星曰云雨，皆在

垒壁北。

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又主翼王也。垒壁阵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垒也，主军位，为营壅也。五星有在天军中者，皆为兵起，荧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蕃落也。师，众也。师门犹军门也。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以象北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虏入塞中，兵起。北落西北有十星，曰天钱。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纲，主武帐。北落东南九星，曰八魁，主张禽兽。客星入之，多盗贼。八魁西北三星曰鈇质，一曰鈇钺。有星入之，皆为大臣诛。

奎南七星曰外屏。外屏南七星曰天溷，厕也。屏所以障之也。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故，又知祸殃也。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疾。

娄东五星曰左更，山虞也，主泽薮竹木之属，亦主仁智。娄西五星曰右更，牧师也，主养牛马之属，亦主礼义。二更，秦爵名也。天仓六星，在娄南，仓谷所藏也。星黄而大，岁熟。西南四星曰天庾，积厨粟之所也。

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仓廪之属也，主给御粮也。星见则囷仓实，不见即虚。

天廪四星在昴南，一曰天”W，主畜黍稷，以供飨祀，《春秋》所谓御廪，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天子之苑囿，养禽兽之所也，主马牛羊。星明则牛马盈，希则死。苑西六星曰刍藁，以供牛马之食也。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则岁丰穰，希则货财散。苑南十三星曰天园，植果菜之所也。

毕附耳南八星，曰天节，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节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晓方俗之官，通重译者也。毕柄西五星曰天阴。

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候变御难。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主水浆，以给厨。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东南四星曰军井，行军之井也。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名取此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为屏风。客星入之，四足虫大疾。天厕四星，在屏东，溷也，主观天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厕南，色黄则吉，他色皆凶。军市十三星，在参东南，天军贸易之市，使有无通也。野鸡一

星，主变怪，在军市中。军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东二星曰子，子东二星曰孙。

东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躁则人主不静，不居其宫，驰骋天下。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财。弧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主备盗贼，常向于狼。弧矢动移，不如常者，多盗贼，胡兵大起。狼弧张，害及胡，天下乖乱。又曰，天弓张，天下尽兵，主与臣相谋。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化平，主寿昌，亡则君危代天。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纪，主禽兽之齿。

稷五星在七星南。稷，农正也。取乎百谷之长，以为号也。

张南十四星曰天庙，天子之祖庙也。客星守之，祠官有忧。

翼南五星曰东区，蛮夷星也。

轸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乐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轸东南，蛮夷之国号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军门，主营候豹尾威旗。

自摄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辅官，名曰经星常宿。远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实表灾异。

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天占

《鸿范五行传》曰：“清而明者，天之体也，天忽变色，是谓易常。

天裂，阳不足，是谓臣强，下将害上，国后分裂，其下之主当之。天开见光，流血滂滂。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有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生也。”

汉惠帝二年，天开东北，长三十余丈，广十余丈。后有吕氏变乱。

晋惠帝太安二年，天中裂。穆帝升平五年，又裂，广数丈，并有声如雷。其后皆有兵革之应。

○七曜

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是故《传》云：“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宁。日变色，有军军破，无军丧侯王。其君无德，其臣乱国，则日赤无光。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日昼昏，行人无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昼昏，乌鸟群鸣，国失政。日中乌见，主不明，为政乱，国有白衣会。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日食，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见星，有杀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阴之精也。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睹其明，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里，故不见也。其行有迟疾。其极迟则日行十二度强，极疾则日行十四度半强。迟则渐疾，疾极渐迟，二十七日半强而迟疾一终矣。又月行之道，斜带黄道。十三日有奇在黄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黄道里。表里极远者，去黄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阴阳一终。张衡云：“对日之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谓之暗虚。暗虚逢月则月食，值星则星亡。”今历家月望行黄道，则值暗虚矣。值暗虚有表里深浅，故食有南北多少。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故君明则月行依度，臣执权则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则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权，则或进或退。月变色，将有殃。月昼明，奸邪并作，君臣争明，女主失行，阴国兵强，中国饥，天下谋僭。数月重见，国以乱亡。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岁星盈缩，以其舍命国。其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岁星安静中度，吉。盈缩失次，其国有变，不可举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润泽，德合同。又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又主福，主大司农，主齐、吴，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主岁五谷。赤而角，其国昌；赤黄而沉，其野大穰。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荧惑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舍命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居国受殃。环绕勾已，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丧。周旋止息，乃为死丧，寇乱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顺之战胜。又曰，荧惑主大鸿胪，主死丧，主司空，又为司马，主楚、吴、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过，司骄奢亡乱妖孽，主岁成败。又曰，荧惑不动，兵不战，有诛将。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钩已，战凶，有围军。钩已，有芒角如锋刃，人主无出宫，下有伏兵。芒大则人民怒，君子遑遑，小人浪浪，不有乱臣，则有大丧，人欺吏，吏欺王。又为外则兵，内则理政，为天子之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房、心，主命恶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缩，有军不复。所居之宿，国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忧。居宿久，国福厚，易则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缩，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一曰，填为黄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司天下女主之过。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则填星大动。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进退以候兵，高埤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若经天，天下革，人更王，是谓乱纪，人民流亡。昼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又曰，太白大臣，其号上公也，大司马位谨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辰星见，主刑，主廷尉，主燕、赵，又为燕、赵、代以北，宰相

之象，亦为杀伐之气，战斗之象。又曰，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为刑事。和阴阳，应其时。不和，出失其时，寒暑失其节，邦当大饥。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在于房心间，地动。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蛮夷出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黄而小，地大动。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者，岁星以德，荧惑有礼，填星有福，太白兵强，辰星阴阳和。所行所直之辰，顺其色而有角者胜，其色害者败。居实，有德也。居虚，无德也。色胜位，行胜色，行得尽胜之。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心为明堂，荧惑庙也。南斗为文太室，填星庙也。亢为疏庙，太白庙也。七星为员官，辰星庙也。五星行至其庙，谨候其命。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兒，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

凡五星，木与土合，为内乱、饥；与水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合，为饥，为旱；与金合，为白衣之会，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曰牡年，谷大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年或有或无。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从军为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分宅，出其阳，偏将战。与土合，为忧，主孽。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一曰，火与水合为焠，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下师。一曰，为变谋更事，必为旱。与金合，为疾，为白衣会，为内兵，国亡地。与木合，国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环绕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

凡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

凡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无伤，七寸以内必之。

凡月蚀五星，其国亡。岁以饥，荧惑以乱，填以杀，太白以强国战，辰以女乱。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将僇。

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天丧人民，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为丧，为旱；赤中不平，为兵，为忧；青为水；黑为疾疫，为多死；黄为吉。皆角，赤，犯我城；黄，地之争；白，哭泣声；青，有兵忧；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儛以行，不见灾疾，五谷蕃昌。

凡五星岁政缓则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荧惑，缓则不入，急则不出，违道则占。填，缓则不还，急则过舍，逆则占。太白，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占。辰星，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及各出一方，为格，野有军不战。

五星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黄道里，或出黄道表，犹月行出有阴阳也。终出入五常，不可以算数求也。其东行曰顺，西行曰逆，顺则疾，逆则迟，通而率之，终为东行矣。不东不西曰留。与日相近而不见，曰伏。伏与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顺掩合犯法陵变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时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见其变。

木、火、土三星行迟，夜半经天。其初皆与日合度，而后顺行渐迟，追日不及，晨见东方。行去日稍远，朝时近中则留。留经旦过中则逆行。逆行至夕时近中则又留。留而又顺，先迟渐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与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经天。自始与日合之后，行速而先日，夕见西方。去日前稍远，夕时欲近南方则渐迟，迟极则留。留而近日，则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后。晨见东方。逆极则留，留而后迟。

迟极去日稍远，旦时欲近南方，则速行以追日，晨伏于东方，复与日合。此五星合见、迟速、逆顺、留行之大经也。昏旦者，阴阳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阳之位，而天地之经也。七曜行至阳位，当天之经，则亏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经天，二星不经天，三天两地之道也。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妖星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

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后相承罕能察。至后魏末，清河张子信，学艺博通，尤精历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积三十许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迟速，五星见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合朔月在日道里则日食，若在日道外，虽交不亏。月望值交则亏，不问表里。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则速，背之则迟。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恶。所居遇其好者，则留多行迟，见早。遇其恶者，则留少行速，见迟。与常数并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许度。其辰星之行，见伏尤异。晨应见在雨水后立夏前，夕应见在处暑后霜降前者，并不见。启蛰、立夏、立秋、霜降四气之内，晨夕去日前后三十六度内，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见，无者不见。后张胄玄、刘孝孙、刘焯等，依此差度，为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见定行，与天密会，皆古人所未得也。

梁奉朝请祖□恆，天监中，受诏集古天官及图纬旧说，撰《天文录》三十卷。逮周氏克梁，获庾季才，为太史令，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验益备。今略其杂星、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云气名状，次之于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黄星在赤方气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黄色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三曰含誉，光耀似彗，喜则含誉射。

○星杂变

一曰星昼见。若星与日并出，名曰嫁女。星与日争光，武且弱，文且强，女子为王，在邑为丧，在野为兵。又曰，臣有奸心，上不明，臣下从横，大水浩洋。又曰，星昼见，虹不灭，臣人生明，星夺日光，天下有立王。二曰恆星不见。恆星者，在位人君之类。不见者，象诸侯之背畔，不佐王者奉顺法度，无君之象也。又曰，恆星不见，主不严，法度消。又曰，天子失政，诸侯横暴。又曰，常星列宿不见，象中国诸侯微灭也。三曰星斗，星斗天下大乱。四曰星摇，星摇人众将劳。五曰星陨。大星陨下，阳失其位，灾害之萌也。又曰，众星坠，人失其所也。凡星所坠，国易政。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天下乱，期三年。又曰，奔星之所坠，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坠，灭家邦，众星之所坠，众庶亡。又曰，填星坠，海水泆，黄星骋，海水跃。又曰，黄星坠，海水倾。亦曰，□贲星坠而勃海决。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盟主，众暴寡，大并小。又曰，星辰附离天，犹庶人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下将畔去。故星畔天而陨，以见其象。国有兵凶，则星坠为鸟兽。天下将亡，则星坠为飞虫。天下大兵，则星坠为金铁。天下有水，则星坠为土。国主亡，有兵，则星坠为草木。兵起，国主亡，则星坠为沙。星坠，为人而言者，善恶如其言。又曰，国有大丧，则星坠为龙。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气，五星之变名，见其方，以为殃灾。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国吉凶决矣。行见无道之国，失礼之邦，为兵为饥，水旱死亡之征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状不同，为殃如一。其出不过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国屠城。其君死，天下大乱，兵士乱行，战死于野，积尸从横。余殃不尽，为水旱兵饥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见，长大，灾深期远；短小，灾浅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审以察之，其灾必应。

彗星，世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

又曰，孛星，彗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暗蔽不明，有所伤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由是言之，

灾甚于彗。

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反登。一曰天棓，一名觉星，或曰天格。本类星，末锐，长四丈。主灭兵，主奋争。又曰，天棓出，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又曰，期三月，必有破军拔城。又曰，天棓见，女主用事。其本者为主人。二曰天枪，主捕制。或曰，搀云如牛，枪云如马。或曰，如枪，左右锐，长数丈。天搀本类星，末锐，长丈。三曰天猾，主招乱。又曰，人主自恣，逆天暴物，则天猾起。四曰天冲，状如人，苍衣赤首，不动。主灭位。又曰，冲星出，臣谋主，武卒发。又曰，天冲抱极泣帝前，血浊雾下，天下冤。五曰国皇。或曰，机星散为国皇。国皇之星，大而赤，类南极老人星也。主灭奸，主内寇难。见则兵起，天下急。或云，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后客星内亦有国皇，名同而占状异。六曰反登，主夷分，皆少阳之精，司徒之类，青龙七宿之域。有谋反，若恣虐为害，主失春政者，以出时冲为期。皆主君征也。

荧惑之精，流为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搀。一曰析旦，或曰昭旦，主弱之符。又曰，析旦横出，参□翟百尺，为相诛灭。二曰蚩尤旗。或曰，旋星散为蚩尤旗。或曰，蚩尤旗，五星盈缩之所生也。状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四望无云，独见赤云，蚩尤旗也。或曰，蚩尤旗如箕，可长二丈，末有星。又曰，乱国之王，众邪并积，有云若植藿竹长，黄上白下，名曰蚩尤旗。主诛逆国。又曰，帝将怒，则蚩尤旗出。又曰，虐王反度，则蚩尤旗出。或曰，本类星，而后委曲，其像旗T，可长二三丈。见则王者旗鼓，大行征伐，四方兵大起。不然，国有大丧。三曰昭明者，五星变出于西方，名曰昭明，金之气也。又曰，赤彗分为昭明。昭明灭光，象如太白，七芒，故以为起霸之征。或曰，机星散为昭明。又曰，西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而有光，其类太白，数动，察之中赤，是谓西方之野星，名曰昭明。出则兵大起。其出也，下有丧。出南方，则西方之邦失地。或曰，昭明如太白，不行，主起有德。又曰，西方有星，大而白，有角，目下视之，名曰昭明。金之精，出则兵大起。若守房心，国有丧，必有屠城。昭明下则为天狗，所下者大战流血。四曰司危。或曰，机星散为司危。又曰，白彗之气，分为司危。司危平，以为乖争之征。或曰，司危星大，有毛，两角。又曰，司危星类太白，数动，察之而赤。司危出，强国盈，主击强侯兵也。又曰，司危见则主失法，期八年，豪杰起，天子以不义失国。有声之臣，行主德也。又曰，司危见，则其下国相残贼。又曰，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一曰，见，兵起强。又曰，

司危出则非，其下有兵冲不利。五曰天搀，其状白小，数动，是谓搀星，一名斩星。天搀主杀罚。又曰，天搀见，女主用事者，其本为主人。又曰，天搀出，其下相搀，为饥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亦曰，天搀出，其国内乱。又曰，太阳之精，赤鸟七宿之域，有谋反，恣虐为害，主失夏政。

填星之精，流为五残、六贼、狱汉、大贲、炤星、绌流、茀星、旬始、击咎。一曰五残。或曰，旋星散为五残。亦曰，苍彗散为五残。故为毁败之征。或曰，五残五分。亦曰，一本而五枝也。期九年，奸兴。三九二十七，大乱不可禁。又曰，五残者，五行之变，出于东方，五残木之气也。一曰，五缝又曰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星，状类辰星，可去地六七丈，大而白，主乖亡。或曰，东方有星，望之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察之中青。或曰，星表青气如晕，有毛，其类岁星，是谓东方之野星，名曰五残。出则兵大起。其出也，下有丧。出北则东方之邦失地。又曰，五残出，四蕃虚，天子有急兵。或曰，五残大而赤，数动，察之有青。又曰，五残出则兵起。二曰六贼者，五行之气，出于南方。或曰，六贼火之气也。或曰，六贼星形如彗。又曰，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六丈，赤而数动，察之有光，其类荧惑，是谓南方之野星，名曰六贼。出则兵起，其国乱。其出也，下有丧。出东方则南方之邦失地。又曰，六贼星见，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三曰狱汉，一曰咸汉。或曰，权星散为狱汉。又曰，咸汉者，五行之气，出于北方，水之气也。狱汉青中赤表，下有三彗从横，主逐王刺王。又曰，北方有星，望之可去地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黑，其类辰星，是谓北方之野星，名曰咸汉。出则兵起，其下有丧。出西方则北方之邦失地。又曰，狱汉动，诸侯惊，出则阴横。四曰大贲，主暴冲。五曰炤星，主灭邦。六曰绌流，动天下敖主伏逃。又曰，绌流，主自理，无所逃。七曰茀星，在东南，本有星，末类茀，所当之国，实受其殃。八曰旬始。或曰，枢星散为旬始。或曰，五星盈缩之所生也。亦曰，旬始妖气。又曰，旬始蚩尤也。又曰，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又曰，黄彗分为旬始。旬始者，今起也。状如雄鸡，土含阳，以交白接，精象鸡，故以为立主之题。期十年，圣人起代。又曰，旬始主争兵，主乱，主招横。又曰，旬始照，其下必有灭王。五奸争作，暴骨积骸，以子续食。见则臣乱兵作，诸侯为虐。又曰，常以戊戌日，视五车及天军天库中有奇怪，曰旬始。状如鸟有喙，而见者则兵大起，攻战当其首者破死。又曰，出见北斗，圣人受命，天子寿，王者有福。九曰击咎，出，臣下主。一曰，臣禁主，主大兵。又曰，土精，斗七星之域，以长四方，司空之位，有谋反恣虐者，占如

上。

太白之精，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一曰天杵，主□羊。二曰天柎，主击殃。三曰伏灵，主领谗。伏灵出，天下乱复人。四曰大败，主斗冲。或曰，大败出，击咎谋。五曰司奸，主见妖。六曰天狗。亦曰，五星气合之变，出西南，金火气合，名曰天狗。或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主征兵，主讨贼。亦曰，天狗流，五将斗。又曰，西北方有星，长三丈，而出水金气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见则大兵起，天下饥，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处，必有大战，破军杀将，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远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国，以占吉凶。后流星内天狗，名同，占状小异。七曰天残，主贪残。八曰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诸变有萌，臣运柄。又曰，少阴之精，大司马之类，白兽七宿之域，有谋反，若恣虐为害，主失秋政者，期如上占，祸亦应之。

辰星之精，散为枉矢、破女、拂枢、灭宝、绕廷、惊理、大奋祀。一曰枉矢。或曰，填星之变为枉矢。又曰，机星散为枉矢。亦曰，枉矢，五星盈缩之所生也，弓弩之像也。类大流星，色苍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长数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又曰，黑彗分为枉矢。枉矢者，射是也。枉矢见，谋反之兵合，射所诛，亦为以乱伐乱。又曰，人君暴专己，则有枉矢动。亦曰，枉矢类流星，望之有尾目，长可一匹布，皎皎著天。见则大兵起，大将出，弓弩用，期三年。曰，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射灭之象也。二曰破女。破女若见，君臣皆诛，主胜之符。三曰拂枢。拂枢动乱，骇扰无调时。又曰，拂枢主制时。四曰灭宝。灭宝起，相得之。又曰，灭宝主伐之。五曰绕廷。绕廷主乱孳。六曰惊理。惊理主相署。七曰大奋祀。大奋祀主招邪。或曰，大奋祀出，主安之。太阴之精，玄武七宿之域，有谋反，若恣虐为害，主失冬政者，期如上占，祸亦应之。又曰，五精潜潭，皆以类逆所犯，行失时指，下臣承类者，乘而害之，皆灭亡之征也。入天子宿，主灭，诸侯五百谋。

○杂妖

一曰天锋。天锋，彗象矛锋者也，主从横。天下从横，则天锋星见。

二曰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不久而灭。或曰，主星上

有三彗上出。烛星所出邑反。又曰，烛星所烛者城邑乱。又曰，烛星所出，有大盗不成。

三曰蓬星，一名王星，状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一二。亦曰，蓬星在西南，修数丈，左右锐，出而易处。又曰，有星，其色黄白，方不过三尺，名曰蓬星。又曰，蓬星状如粉絮，见则天下道术士当有出者，布衣之士贵，天下太平，五谷成。又曰，蓬星出北斗，诸侯有夺地，以地亡，有兵起。星所居者，期不出三年。又曰，蓬星出太微中，天子立王。

四曰长庚，状如一匹布著天。见则兵起。

五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余。或曰，四填去地可四丈。或曰，四填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当以夜半时出。四填星见，十月而兵起。又曰，四填星见四隅，皆为兵起其下。

六曰地维臧光。地维臧光者，五行之气，出于四季土之气也。又曰，有星出，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谓之地维臧光。四隅有星，望之可去地四丈，而赤黄摇动，其类填星，是谓中央之野星，出于四隅，名曰地维臧光。出东北隅，天下大水。出东南隅，天下大旱。出西南隅，则有兵起。出西北隅，则天下乱，兵大起。又曰，地维臧光见，下有乱者亡，有德者昌。

七曰女帛。女帛者，五星气合变，出东北，水木气合也。又曰，东北有星，长三丈而出，名曰女帛，见则天下兵起，若有大丧。又东北有大星出，名曰女帛，见则天下有大丧。

八曰盗星。盗星者，五星气合之变，出东南，火木气合也。又曰，东南有星，长三丈而出，名曰盗星，见则天下有大盗，多寇贼。

九曰积陵。积陵者，五星气合之变，出西北，金水气合也。又曰，西南有星，长三丈，名曰积陵，见则天下陨霜，兵大起，五谷不成，人饥。

十曰端星。端星者，五星气合之变，出与金木水火合于四隅。又四隅有星，大而赤，察之中黄，数动，长可四丈。此土之气，效于四季，名曰四隅端星，所出，兵大起。

十一曰昏昌。有星出西北，气青赤以环之，中赤外青，名曰昏昌，

见则天下兵起，国易政。先起者昌，后起者亡。高十丈，乱一年。高二十丈，乱二年。高三十丈，乱三年。

十二曰莘星。有星出西北，状如有环二，名山勤。一星见则诸侯有失地，西北国。

十三曰白星。有如星非星，状如削瓜，有胜兵，名曰白星。白星出，为男丧。

十四曰菟昌。西北菟昌之星，有赤青环之，有殃，有青为水。此星见，则天下改易。

十五曰格泽，状如炎火。又曰，格泽星也，上黄下白，从地而上，下大上锐，见则不种而获。又曰，不有土功，必有大客邻国来者，期一年、二年。又曰，格泽气赤如火，炎炎中天，上下同色，东西纟亘天，若于南北，长可四五里。此荧惑之变，见则兵起，其下伏尸流血，期三年。

十六曰归邪，状如星非星，如云非云。或曰，有两赤彗上向，上有盖状如气，下连星。或曰，见必有归国者。

十七曰濛星，夜有赤气如牙旗，长短四面，西南最多。又曰刀星，乱之象。又曰，遍天薄云，四方生赤黄气，长三尺，乍见乍没，寻皆消灭。又曰，刀星见，天下有兵，战斗流血。或曰，遍天薄云，四方合有八气，苍白色，长三尺，乍见乍没。

汉京房著《风角书》，有《集星章》，所载妖星，皆见于月旁，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见，各五星所生云。

天枪星生箕宿中，天根星生尾宿中，天荆星生心宿中，真若星生房宿中，天扌袁星生氐宿中，天楼星生亢宿中，天垣星生左角宿中，皆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日，其星咸有两青方在其旁。

天阴星生轸宿中，晋若星生翼宿中，官张星生张宿中，天惑星生七宿中，天雀星生柳宿中，赤若星生鬼宿中，蚩尤星生井宿中，皆荧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

天上、天伐、从星、天枢、天翟、天沸、荆彗，皆镇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

若星生参宿中，帚星生觜宿中，若彗星生毕宿中，竹彗星生昴宿中，墙星生胃宿中，榱星生娄宿中，白藿星生奎宿中，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其旁。

天美星生壁宿中，天毚星生室宿中，天杜星生危宿中，天麻星生虚宿中，天林星生女宿中，天高星生牛宿中，端下星生斗宿中，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气所生，皆出月左右方气之中，各在其所生星将出不出日数期候之。当其未出之前而见，见则有水旱兵丧饥乱，所指亡国失地，王死，破军杀将。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诸列舍，十二国分野，各在其所临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黄，煌煌然。见其国兵起，若有丧，天下饥，众庶流亡去其乡。瑞星中名状与此同，而占异。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国，为饥，为凶，为善，为恶，为喜，为怒。常出见则兵大起，人主有忧。王者以赦除咎则灾消。王蓬絮，状如粉絮，拂拂然。见则其国兵起，若有丧，白衣之会，其邦饥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荧荧然。所见之国，风雨不如节，焦旱，物不生，五谷不成登，蝗虫多。国皇星，出而大，其色黄白，望之有芒角。见则兵起，国多变，若有水饥，人主恶之，众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状如风动摇，常出四隅。出东南，天下有兵，将军出于野。出东北，当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国兵丧并起，若有大水，人饥。又曰，温星出东南，为大将军服屈不能发者。出于东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

凡客星见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黄得地，色白有丧，色青有忧，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为其事。所之者为其谋，其下之国，皆受其祸。以所守之舍为其期，以五气相贼者为其使。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

行迟者期迟。大而无光者，众人之事。小而光者，贵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贵且众也。乍明乍灭者，贼败成也。前大后小者，恐忧也。前小后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坠，其下有兵。无风云，有流星见，良久间乃入，为大风发屋折木。小流星百数，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流星异状，名占不同。今略古书及《荆州占》所载云。

流星之尾，长二三丈，晖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将军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黄白者，从天坠有音，如炬熛火下地，野雉尽鸣，斯天保也。所坠国安有喜，若水。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坠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其长二三丈，名曰天雁，军之精华也。其国起兵，将军当从星所之。流星晖然有光，白，长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将相军从星所之。凡星如甕者，为发谋起事。大如桃者为使事。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坠之乡有兵，君失地。

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然白，前卑后高，此谓顿顽，其所从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战。有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然白，前卑后高，摇头，乍上乍下，此谓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然白，星灭后，白者曲环如车轮，此谓解衔。其国人相斩为爵禄，此谓自相啮食。有飞星大如缶若甕，其后皎然白，长数丈，星灭后，后者化为云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积骨。有飞星大如缶若甕，后皎白，缦缦然长可十余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饰，将军均封疆。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圆，如数顷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状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主候兵讨贼，见则四方相射，千里破军杀将。或曰，五将斗，人相食，所往之乡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国易政，戒守御。余占同前。营头，有云如坏山堕，所谓营头之星，所堕，其下覆军，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昼陨名营头。

○云气

○瑞气

一曰庆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

云，亦曰景云。此喜气也，太平之应。一曰昌光，赤如龙状。圣人起，帝受终则见。

○妖气

一曰虹蜺，日旁气也。斗之乱精，主惑心，主内淫，主臣谋君，天子诎后妃，颛妻不一。二曰□云，如狗，赤色长尾，为乱君，为兵丧。

志第十六天文下

○十煇

《周礼》，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谓阴阳五色之气，昆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属，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谓云如气，成形象，云如赤乌，夹日以飞之类是也。三曰镌，日旁气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镌也。四曰监，谓云气临在日上也。五曰暗，谓日月蚀，或日光暗也。六曰曹，谓薈薈不光明也。七曰弥，谓白虹弥天而贯日也。八曰序，谓气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U，谓晕气也。或曰，虹也。《诗》所谓“朝U于西”者也。十曰想，谓气五色，有形想也，青饥，赤兵，白丧，黑忧，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气为人兽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自周已降，术士间出，今采其著者而言之。

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黄，师破。又曰，游气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风雨之候也。若天气清静，无诸游气，日月不明，乃为失色。或天气下降，地气未升，厚则日紫，薄则日赤，若于夜则月白，皆将雨也。或天气未降，地气上升，厚则日黄，薄则日白，若于夜则月赤，将旱且风。亦为日月晕之候，雨少而多阴。或天气已降，地气又升，上下未交则日青，若于夜则月绿色，将寒候也。或天地气虽交而未密，则日黑，若于夜则月青，将雨不雨，变为雾雾，晕背虹蜺。又曰，沉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星，皆有云鄣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日曚曚光，士卒内乱。日薄赤，见日中乌，将军出，旌旗举，此不祥，必有败亡。又曰，数日俱出若斗，天下兵大战。日斗下有拔城。

日戴者，形如直状，其上微起，在日上为戴。戴者德也，国有喜也。一云，立日上为戴。青赤气抱在日上，小者为冠，国有喜事。青赤气小，而交于日下，为缨。青赤气小而圆，一二在日下左右者，为纽。青赤气如小半晕状，在日上为负。负者得地为喜。又曰，青赤气长而斜倚日傍为戟。青赤气圆而小，在日左右为珥。黄白者有喜。又曰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在日东，东军战胜。南北亦如之，无军而珥，为拜将。又日旁如半环，向日为抱。青赤气如月初生，背日者为背。又曰，背气青赤而曲，外向为叛象，分为反城。璚者如带，璚在日四方。青赤气长，而立日旁，为直。日旁有一直，敌在一旁欲自立，从直所击者胜。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顺抱击者胜，杀

将。气形三抱，在日四方，为提。青赤气横在日上下为格。气如半晕，在日下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气如履，在日下者为履。日旁抱五重，战顺抱者胜。日一抱一背为破走。抱者，顺气也，背者，逆气也。两军相当，顺抱击逆者胜，故曰破走。日抱且两珥，一虹贯抱，至日，顺虹击者胜。日重抱，内有璚，顺抱击者胜；亦曰军内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贯抱，顺抱击胜，得二将。有三虹，得三将。日抱黄白润泽，内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亲来降者。军不战，敌降，军罢。色青，将喜；赤，将兵争；白，将有丧；黑，将死。日重抱且背，顺抱击者胜，得地，若有罢师。日重抱，抱内外有璚，两珥，顺抱击者胜，破军，军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气，圆而周市，内赤而外青，名为晕。日晕者，军营之象。周环匝日无厚薄，敌与军势齐等。若无军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晕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有忧。

凡占两军相当，必谨审日月晕气，知其所起，留止远近，应与不应，疾迟大小，厚薄长短，抱背为多少，有无实虚久亟，密疏泽枯。相应等者势等。近胜远，疾胜迟，大胜小，厚胜薄，长胜短，抱胜背，多胜少，有胜无，实胜虚，久胜亟，密胜疏，泽胜枯。重背大破，重抱为和亲，抱多亲者益多，背为不和。分离相去，背于内者离于内，背于外者离于外也。

凡占分离相去，赤内青外，以和相去；青内赤外，以恶相去。日晕明久，内赤外青，外人胜；内青外赤，内人胜；内黄外青黑，内人胜；外黄内青黑，外人胜；外白内青，外人胜；内白外青，内人胜，内黄外青，外人胜；内青外黄，内人胜。日晕周匝，东北偏厚，厚为军福，在东北战胜，西南战败。日晕黄白，不斗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黄，土功动，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阴国盛。日晕七日无风雨，兵大作，不可起，众大败。不及日蚀，日晕而明，天下有兵，兵罢；无兵，兵起不战。日晕始起，前灭而后成者，后成面胜。日晕有兵在外者，主人不胜。日晕，内赤外青，群臣亲外；外赤内青，群臣亲内其身，身外其心。日有朝夕晕，是谓失地，主人必败。

日晕而珥，主有谋，军在外，外军有悔。日晕抱珥上，将军易。日晕而珥如井干者，国亡，有大兵交。日晕上西，将军易，两敌相当。日晕两珥，平等俱起而色同，军势等，色厚润泽者贺喜。日晕有直珥为破军，贯至日为杀将。日晕员且戴，国有喜，战从戴所击者胜，得地。日晕而珥背左右，如大军辋者，兵起，其国亡城，兵满野而城复归。

日晕，晕内有珥一抱，所谓围城者在内，内人则胜。日晕有重抱，后有背，战顺抱者胜，得地有军。日晕有一抱，抱为顺，贯晕内，在日西，西军胜，有军。

日晕有一背，背为逆，在日西，东军胜。余方放此。日晕而背，兵起，其分，失城。日晕有背，背为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东，东有叛。余方放此。日晕背气在晕内，此为不和，分离相去。其色青外赤内，节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晕上下有两背，无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晕四背在晕内，名曰不和，有内乱。日晕而四背如大车辋者四提，设其国众在外，有反臣。日晕四提，必有大将出亡者。日晕有四背璚，其背端尽出晕者，反从内起。

日晕而两珥在外，有聚云在内与外，不出三日，城围出战。日晕有背珥直，而有虹贯之者，顺虹击之，大胜得地。日晕，有白虹贯晕至日，从虹所指战胜，破军杀将。日晕，有虹贯晕，不至日，战从贯所击之胜，得小将。日晕，有一虹贯晕内，顺虹击者胜，杀将。日晕，二白虹贯晕，有战，客胜。日重晕，有四五白虹气，从内出外，以此围城，主人胜，城不拔。又日重晕，攻城围邑不拔。日晕二重，其外清内浊不散，军会聚。日晕三重，有拔城。日交晕无厚薄，交争，力势均，厚者胜。日交晕，人主左右有争者，兵在外战。日在晕上，军罢。交晕贯日，天下有破军死将。日交晕而争者先衰，不胜即两敌相向。交晕至日月，顺以战胜，杀将。一法日在上者胜。日有交者，赤青如晕状，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两气相交也，或相贯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内乱，军内不和。日交晕如连环，为两军兵起，君争地。日有三晕，军分为三。日方晕而上下聚二背，将败人亡。日晕若井垣，若车轮，二国皆兵亡。又曰有军。

日晕不匝，半晕在东，东军胜，在西，西军胜。南北亦如之。日晕如车轮半，军在外者罢。日半晕东向者，西夷羌胡来入国。半晕西向者，东夷人欲反入国。半晕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国。半晕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国。

又曰，军在外，月晕师上，其将战必胜。月晕黄色，将军益秩禄，得位。月晕有两珥，白虹贯之，天下大战。月晕而珥，兵从珥攻击者利。月晕有蜺云，乘之以战，从蜺所往者大胜。月晕，虹蜺直指晕至月者，破军杀将。

○杂气

天子气，内赤外黄正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恆带杀气森森然，或如华盖在气雾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见。或如千石仓在雾中，恆带杀气，或如高楼在雾气中，或如山镇。苍帝起，青云扶日。赤帝起，赤云扶日。黄帝起，黄云扶日。白帝起，白云扶日。黑帝起，黑云扶日。或日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天子之气也。敌上气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此帝王之气，不可击。若在吾军，战必大胜。凡天子之气，皆多上达于天，以王相日见。

凡猛将之气如龙。两军相当，若气发其上，则其将猛锐。或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动，亦先发此气；若无行动，亦有暴兵起。或如火烟之状，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状，夜照人，或白而赤气绕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门上楼，或上黑下赤，状似黑旌，或如张弩，或如埃尘，头锐而卑，本大而高。两军相当，敌军上气如囷仓，正白，见日逾明，或青白如膏，将勇。大战气发，渐渐如云，变作此形，将有深谋。

凡气上与天连，军中有贞将，或云贤将。

凡军胜气，如堤如坂，前后磨地，此军士众强盛，不可击。军上气如火光，将军勇，士卒猛，好击战，不可击。军上气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将士骁勇。军上气如埃尘粉沸，其色黄白，旌旗无风而飏，挥挥指敌，此军必胜。敌上有白气粉沸如楼，绕以赤气者，兵锐。营上气黄白色，重厚润泽者，勿与战。两敌相当，有气如人持斧向敌，战必大胜。两敌相当，上有气如蛇举首向敌者战胜。敌上气如一匹帛者，此雍军之气，不可攻。望敌上气如覆舟，云如牵牛，有白气出，似旌帜，在军上，有云如斗鸡，赤白相随，在气中，或发黄气，皆将士精勇，不可击。军营上有赤黄气，上达于天，亦不可攻。

凡军营上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天应之军，不可击。其气上小下大，其军日增益士卒。军上气如堤，以覆其军上，前赤后白，此胜气。若覆吾军，急往击之，大胜。天气锐，黄白团团而润泽者，敌将勇猛，且士卒能强战，不可击。云如日月而赤气绕之，如日月晕状有光者，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

凡云气，有兽居上者胜。军上有气如尘埃，前下后高者，将士精锐。敌上气如乳武豹伏者，难攻。军上恆有气者，其军难攻。军上云如华盖者，勿往与战。云如旌旗，如蜂向人者，勿与战。两军相当，敌上

有云如飞鸟，徘徊其上，或来而高者，兵精锐，不可击。军上云如马，头低尾仰，勿与战。军上云如狗形，勿与战。望四方有气如赤鸟，在乌气中，如乌人在赤气中，如赤杵在乌气中，如人十十五五，或如旌旗，在乌气中，有赤气在前者，敌人精悍，不可当。敌上有云如山，不可说。有云如引素，如阵前锐，或一或四，黑色有阴谋，赤色饥，青色兵有反，黄色急去。

凡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欲求和退。若气出北方，求退向北，其众死散。向东则不可信，终能为害。向南将死。敌上气囚废枯散。或如马肝色，如死灰色，或类偃盖，或类偃鱼，皆为将败。军上气乍见乍不见，如雾起，此衰气，可击。上大下小，士卒日减。

凡军营上十日无气发，则军必胜。而有赤白气乍出即灭，外声欲战，其实欲退散。黑气如坏山堕军上者，名曰营头之气，其军必败。军上气昏发连夜，夜照人，则军士散乱。军上气半而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者，灾深。军上气中有黑云如牛形，或如猪形者，此是瓦解之气，军必败。敌上气如粉如尘者，勃勃如烟，或五色杂乱，或东西南北不定者，其军欲败。军上气如群羊群猪在气中，此衰气，击之必胜。军上有赤气，炎降于天，则将死，士众乱。赤光从天流下入军，军乱将死。彼军上有苍气，须臾散去，击之必胜。在我军上，须自坚守。军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气雾中下，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则军破。军上气或如群鸟乱飞，或如悬衣，如人相随，或纷纷如转蓬，或如扬灰，或云如卷席，如匹布乱穰者，皆为败徵。气乍见乍没，乍聚乍散，如雾之始起，为败气。气如系牛，如人卧，如败车，如双蛇，如飞鸟，如决堤垣，如坏屋，如人相指，如人无头，如惊鹿相逐，如两鸡相向，皆为败气。

凡降人气，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头。又云，如人叉手相向。白气如群鸟，趣入屯营，连结百余里不绝，而能徘徊，须臾不见者，当有他国来降。气如黑山，以黄为缘者，欲降服。敌上气青而高渐黑者，将欲死散。军上气如燔生草之烟，前虽锐，后必退。黑气临营，或聚或散，如鸟将宿，敌人畏我，心意不定，终必逃背，逼之大胜。

凡白气从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云如星，名曰军精，急解围去，有突兵出，客败。城上白气如旌旗，或青云临城，有喜庆。黄云临城，有大喜庆，青色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或气如青色，如牛头触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气出东方，其色黄，此太一。城白气从中出，青气从城北入，反向还者，军不得入。攻城围邑，过旬雷

雨者，为城有辅。疾去之，勿攻。城上气如烟火，主人欲出战。其气无极者，不可攻。城上气如双蛇者，难攻。赤气如杵形，从城中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战胜。城上有云，分为两彗状，攻不可得。赤气在城上，黄气四面绕之，城中大将死，城降。城上赤气如飞鸟，如败车，及无云气，士卒必散。城营中有赤黑气，如狸皮斑及赤者，并亡。城上气上赤而下白色，或城中气聚如楼，出见于外，城皆可屠。城营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下多死丧流血。城上气如灰，城可屠。气出而北，城可克。其气出复入，城中人欲逃亡。其气出而覆其军，军必病。气出而高，无所止，用日久长。有白气如蛇来指城，可急攻。白气从城指营，宜急固守。攻城若雨雾死风至，兵胜。日色无光为日死。云气如雄雉临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氛围城而入城者，外胜，得入。有云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边城围。

凡军上有黑气，浑浑圆长，赤气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白气粉沸起，如楼状，其下必有藏兵万人，皆不可轻击。伏兵之气，如幢节状，在乌云中，或如赤杵在乌云中，或如乌人在赤云中。

凡暴兵气，白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至八九来而不断，急贼卒至，宜防固之。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如是八九者，当有千里兵来，视所起备之。黑云从敌上来，之我军上，欲袭我。敌人告发，宜备不宜战。壬子日，候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尽有兵。若四望无云，独见黑云极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内有雨，灾解。敌欲来者，其气上有云，下有氛零，中天而下，敌必至。云气如旌旗，贼兵暴起。暴兵气，如人持刀楯，云如人，赤色，所临城邑，有卒兵至，惊怖，须臾去。赤气如人持节，兵来未息。云如方虹，有暴兵。赤云如火者，所向兵至。天有白气，状如匹布，经丑未者，天下多兵。

凡战气，青白如膏，将勇。大战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卧。敌上气如丹蛇，赤气随之，必大战，杀将。四望无云，见赤气如狗入营，其下有流血。

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蒙，臣谋君。故曰，久阴不雨臣谋主。雾气若昼若夜，其色青黄，更相掩冒，乍合乍散，臣谋君，逆者丧。山中冬雾十日不解者，欲崩之候。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者，其下有贤人隐也。青云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云气如乱穰，大风将至，视所从来避之。云甚润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云气如阵，厚重大者，多雨。气若雾非雾，衣

冠不雨而濡，见则其城带甲而趣。日出没时，有云横截之，白者丧，乌者惊。三日内雨者各解。有黑气入营者，兵相残。有赤青气入营者，兵弱。有云如蛟龙，所见处将军失魄。有云如鹄尾，来廕国上，三日亡。有云如日月晕，赤色，其国凶。青白色，有大水。有云状如龙行，国有大水，人流亡。有云赤黄色，四塞终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纵恣。有云如气，昧而浊，贤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雾者，众邪之气，阴来冒阳。

凡遇四方盛气，无向之战。甲乙日青气在东方，丙丁日赤气在南方，庚辛日白气在西方，壬癸日黑气在北方，戊巳日黄气在中央。四季战当此日气，背之吉。日中有黑气，君有小过而臣不谏，又掩君恶而扬君善，故日中有黑气不明也。

凡白虹雾，奸臣谋君，擅权立威。昼雾夜明，臣志得申，夜雾昼明，臣志不申。雾终日终时，君有忧。色黄小雨。白言兵丧，青言疾，黑有暴水，赤有兵丧，黄言土功，或有大风。

凡夜雾，白虹见，臣有忧。昼雾白虹见，君有忧。虹头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雾气不顺四时，逆相交错，微风小雨，为阴阳气乱之象。从寅至辰巳上，周而复始，为逆者不成。积日不解，昼夜昏暗，天下欲分离。

凡雾四合，有虹各见其方，随四时色吉，非时色凶。气色青黄，更相掩覆，乍合乍散，臣欲谋君，为逆者不成，自亡。

凡雾气四方俱起，百步不见人，名曰昼昏，不有破国，必有灭门。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凡海傍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北夷之气如牛羊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恆山之北，气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正黑。江湖之间，气皆白。东海气如圆箜。附汉、河水，气如引布。江、汉气劲如杼。济水气如黑□。滑水气如狼白尾。淮南气如帛。少室气如白兔青尾。恆山气如黑牛青尾。东夷气如树，西夷气如室屋，南夷气如阁台，或类舟船。阵云如立垣，杼轴云类轴搏，两端锐。忄勺云如绳，居前亘天，其半半

天，其Ｖ者类阙旗，故钩云勾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及有兵，必起合斗。其直，云气如三匹帛，广前锐后，大军行气也。韩云如布，赵云如牛，楚云如日，宋云如车，鲁云如马，卫云如犬，周云如车轮，秦云如行人，魏云如鼠，郑、齐云如绛衣，越云如龙，蜀云如囷。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后高者疾，前方而高，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后卑者，不止而返。校骑之气正苍黑，长数百丈，游兵之气如彗扫，一云长数百丈，无根本。喜气上黄下白，怒气上下赤，忧气上下黑，土功气黄白，徙气白。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若雾非雾，仿佛若可见。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视则千里，举目望则五百里。仰瞻中天，则百里内。平望桑榆间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属地者，三千里。

凡欲知我军气，常以甲巳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军十里许，登高望之可见，依别记占之。百人以上皆有气。

凡占灾异，先推九宫分野，六壬日月，不应阴雾风雨而阴雾者，乃可占。对敌而坐，气来甚卑下，其阴覆人，上掩沟盖道者，是大贼必至。敌在东，日出候。在南，日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王相色吉，囚死色凶。

凡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我军在西，贼军在东，气西厚东薄，西长东短，西高东下，西泽东枯，则知我军必胜。

凡气初出，似甑上气，勃勃上升。气积为雾，雾为阴，阴气结为虹蜺姿晕珥之属。

凡气不积不结，散漫一方，不能为灾。必须和杂杀气，森森然疾起，乃可论占。军上气安则军安，气不安则军不安。气南北则军南北，气东西则军亦东西。气散则为军破败。

候气，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没时处气，以见知大。占期内有大风雨久阴，则灾不成。故风以散之，阴以谏之，云以幡之，雨以厌之。

○五代灾变应

梁武帝天监元年八月壬寅，荧惑守南斗。占曰："籴贵，五谷不成，大旱，多火灾，吴、越有忧，宰相死。"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其二年五月，尚书范云卒。

二年五月丙辰，月犯心。占曰："有乱臣，不出三年，有亡国。"其四年，交州刺史李凯举兵反。七月丙子，太白犯轩辕大星。

四年六月壬戌，岁星昼见。占曰："岁色黄润，立竿影见，大熟。"是岁大穰，米斛三十。又曰："星与日争光，武且弱，文且强。"自此后，帝崇尚文儒，躬自讲说，终于太清，不修武备。八月庚子，老人星见。占曰："老人星见，人主寿昌。"自此后，每年恆以秋分后见于参南，至春分而伏。武帝寿考之象云。

七年九月巳亥，月犯东井。占曰："有水灾。"其年京师大水。

十年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声，赤气上至地。占曰："天狗也，所往之乡有流血，其君失地。"其年十二月，马仙琕大败魏军，斩馘十余万，克复朐山城。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在牛四度。

十三年二月丙午，太白失行，在天关。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其年填星守天江。占曰："有江河塞，有决溢，有土功。"其年，大发军众造浮山堰，以堨淮水。至十四年，填星移去天江而堰坏，奔流决溢。

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十七年闰八月戊辰，月行掩昴。

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日有食之。占曰："日食，阴侵阳，阳不克阴也。为大水。"其年七月，江、淮、海溢。九月乙亥，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占曰："国皇见，有内难，有急兵反叛。"其三年，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太白昼见。

六年三月丙午，岁星入南斗。庚申，月食。五月己酉，太白昼见。六月癸未，太白经天。九月壬子，太白犯右执法。

七年正月癸卯，太白岁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国君凶，易政。"明

年三月，改元，大赦。大通元年八月甲申，月掩填星。闰月癸酉，又掩之。占曰："有大丧，天下无主，国易政。"其后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又幸同泰寺舍身，王公以一亿万钱奉赎。十月己酉还宫，大赦，改元。中大通三年，太子薨，皆天下无主、易政及大丧之应。

中大通元年闰月壬戌，荧惑犯鬼积尸。占曰："有大丧，有大兵，破军杀将。"其二年，萧玩帅众援巴州，为魏梁州军所败，玩被杀。

四年七月甲辰，星陨如雨。占曰："星陨，阳失其位，灾害之象萌也。"又曰："星陨如雨，人民叛，下有专讨。"又曰："大人忧。"其后侯景狡乱，帝以忧崩，人众奔散，皆其应也。

五年正月己酉，长星见。

六年四月丁卯，荧惑在南斗。占曰："荧惑出入留舍南斗中，有贼臣谋反，天下易政，更元。"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兰钦举兵反，后年改为大同元年。

大同三年三月乙丑，岁星掩建星。占曰："有反臣。"其年，会稽山贼起。其七年，交州刺史李贲举兵反。

五年十月辛丑，彗出南斗，长一尺余，东南指，渐长一丈余。十一月乙卯，至娄灭。占曰："天下有谋王者。"其八年正月，安成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党与数万。其九年，李贲僭称皇帝于交州。

太清二年五月，两月见。占曰："其国乱，必见于亡国。"

三年正月壬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乙酉，太白昼见。占曰："不出三年，有大丧，天下革政更王，强国弱，小国强。"三月丙子，荧惑又守心。占曰："大人易政，主去其宫。"又曰："人饥亡，海内哭，天下大溃。"是年，帝为侯景所幽，崩。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九月戊午，月在斗，掩岁星。占曰："天下亡君。"其后侯景篡杀。

简文帝大宝元年正月丙寅，月昼光见。占曰："月昼光，有隐谋，国雄逃。"又云："月昼明，奸邪并作，擅君之朝。"其后侯景篡杀，皆国乱亡君。大丧更政之应也。

元帝承圣三年九月甲午，月犯心中星。占曰："有反臣，王者恶之，

有亡国。”其后三年，帝为周军所俘执，陈氏取国，梁氏以亡。

陈武帝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忧。”一曰：“太子殃。”后二年，帝崩，太子昌在周为质，文帝立。后昌还国，为侯安都遣盗迎杀之。

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伤。”又曰：“日食帝德消。”六月庚子，填星钺与太白并。占：“太白与填合，为疾为内兵。”

文帝天嘉元年五月辛亥，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后四年，司空侯安都赐死。

九月癸丑，彗星长四尺，见芒，指西南。占曰：“彗星见则敌国兵起，得本者胜。”其年，周将独孤盛领众趣巴湘，侯瑱袭破之。

二年五月己酉，岁星守南斗。六月丙戌，荧惑犯东井。七月乙丑，荧惑入鬼中。戊辰，荧惑犯斧质。十月，荧惑行在太微右掖门内。

三年闰二月己丑，荧惑逆行，犯上相。甲子，太白犯五车、填星。七月，太白犯舆鬼。八月癸卯，月犯南斗。丙午，月犯牵牛。庚甲，太白入太微。十一月丁丑，月犯毕左股。辛巳，荧惑犯岁星。戊子，月犯角。庚寅，月入氐。

四年六月癸丑，太白犯右执法。七月戊子，荧惑犯填星。八月甲午，荧惑犯轩辕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大乱，将相谋反，国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则废。”又曰：“天下受爵禄。”其后安成王为太傅，废少帝而自立，改官受爵之应也。辛卯，荧惑犯左执法。十一月辛酉，荧惑犯右执法。甲戌，月犯毕左股。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毕大星奎。丁卯，月犯星。四月庚子，太白岁星合在奎，金在南，木在北，相去二尺许。壬寅，月入氐，又犯荧惑，太白岁星又合，在娄，相去一尺许。癸卯，月犯房上星。五月庚午，荧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东南、西南星。占曰：“月有贼臣。”又曰：“人主无出，廊庙间有伏兵。”又曰：“君死，有赦。”后二年，少帝废之应也。六月丙申，月犯亢。七月戊寅，月犯毕大星。闰十月庚申，月犯牵牛。丙子，又犯左执法。十一月乙未，月食毕大星。

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荧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丧，改立

侯王。”三月丁卯，日入后，众星未见，有流星白色，大如斗，从太微间南行，尾长尺余。占曰：“有兵与丧。”四月丁巳，月犯轩辕。占曰：“女主有忧。”五月丁亥，太白犯轩辕。占曰：“女主失势。”又曰：“四方祸起。”其后年，少帝废，废后慈训太后崩。六月己未，月犯氐。辛酉，有彗长可丈余。占曰：“阴谋奸宄起。”一曰：“宫中火起。”后安成王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废少帝而自立，阴谋之应。八月戊辰，月掩毕大星。丙子，月与太白并，光芒相着，在太微西蕃南三尺所。九月辛巳，荧惑犯左执法。癸未，太白犯右执法。辛卯，犯左执法。乙巳，月犯上相，太白犯荧惑。其夜，月又犯太白。占曰：“其国内外有兵丧，改立侯王。”明年，帝崩，又少帝废之应也。

七年二月庚午，日无光，乌见。占曰：“王者恶之。”其日庚午，吴、楚之分野。四月甲子，日有交晕，白虹贯之。是月癸酉，帝崩。

废帝天康元年五月庚辰，月犯轩辕女御大星。占曰：“女主忧。”后年，慈训太后崩。癸未，月犯左执法。

光大元年正月甲寅，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当之。”八月戊寅，月食哭星。占曰：“有丧泣事。”明年，太后崩，临海王薨，哭泣之应也。壬午，镇星辰星合于轸。九月戊午，辰星太白相犯。占曰：“改立侯王。”己未，月犯岁星。占曰：“国亡君。”十二月辛巳，月又犯岁星。辛卯，月犯建星。占曰：“大人恶之。”

二年正月戊申，月掩岁星。占曰：“国亡君。”五月乙未，月犯太白。六月丙寅，太白犯右执法。壬子，客星见氐东。八月庚寅，月犯太微。九月庚戌，太白逆行，与镇星合，在角。占曰：“为白衣之会。”又曰：“所合之国，为亡地，为疾兵。”戊午，太白昼见。占曰：“太白昼见，国更政易王。”十一月丙午，岁星守右执法，甲申，月犯太微东南星。戊子，太白入氐。十二月甲寅，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太建二年四月薨，皆其应也。

宣帝太建七年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占曰：“人主亡。”五月庚辰，荧惑犯右执法。壬子，又犯右执法。

十年二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吴明彻军败于吕梁，将卒并为周军所虏。来年，淮南之地，尽没于周。十月癸卯，月食荧惑。占曰：“国败君亡，大兵起，破军杀将。”来年三月，吴明彻败于吕梁，十三年帝崩，败国亡君之应也。

十一年四月己丑，岁星太白辰星合于东井。

十二年二月壬寅，白虹见西方。占曰："有丧。"其后十三年帝崩。十月戊午，月犯牵牛吴越之野。占曰："其国亡，君有忧。"后年帝崩。辛酉，岁星犯执法。十二月癸酉，辰星在太白上。甲戌，辰星太白交相掩。占曰："大兵在野，大战。"辛巳，彗星见西南。占曰："有兵丧。"明年帝崩，始兴王叔陵作乱。

后主至德元年正月壬戌，蓬星见。占曰："必有亡国乱臣。"后帝于太皇寺舍身作奴，以祈冥助，不恤国政，为施文庆等所惑，以至国亡。

魏普泰元年十月，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聚于觜参，色甚明大。占曰："当有王者兴。"其月，齐高祖起于信都，至中兴二年春而破尔硃兆，遂开霸业。

魏武定四年九月丁未，高祖围玉壁城，有星坠于营，众驴皆鸣。占曰："破军杀将。"高祖不豫，五年正月丙午崩。

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二月甲申，荧惑犯房北头第一星及钩钤。占曰："大臣有反者。"其二年二月壬辰，太尉彭乐谋反，诛。

八年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三日。占曰："五官乱。"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占曰："大将忧，大臣死。"其十年五月，诛诸元宗室四十余家，乾明元年，诛杨遵彦等，皆五官乱，大将忧，大臣死之应也。

八年七月甲辰，月掩心星。占曰："人主恶之。"十年十月，帝崩。

九年二月，荧惑犯鬼质。占曰："斧质用，有大丧。"三月甲午，荧惑犯轩辕。占曰："女主恶之。"其十年五月，诛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质用，有大丧之应也。

十年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钺，与太白并。占曰："子为玄枵，齐之分野，君有戮死者，大臣诛，斧钺用。"其明年二月乙巳，太师常山王诛尚书令杨遵彦、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可硃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八月壬午，废少帝为济南王。

废帝乾明元年三月甲午，荧惑入轩辕。占曰："女主凶。"后太宁二年四月，太后崩。

肃宗皇建二年四月丙子，日有食之。子为玄枵，齐之分野。七月乙丑，荧惑入鬼中，戊辰，犯鬼质。占曰："有大丧。"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舆鬼。占曰："有兵谋，诛大臣，斧质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归彦反，段孝先讨擒，斩之于都市，又其二年，杀太原王绍德，皆斧质用之应也。八月甲寅，月掩毕。占曰："其国君死，大臣有诛者，有边兵大战，破军杀将。"其十月，平秦王归彦以反诛，其三年，周师与突厥入并州，大战城西，伏尸流血百余里，皆其应也。

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荧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太白、荧惑、岁星合在娄。占曰："甲为齐。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分有兵丧，改立侯王，国易政。"三月戊子，慧星见。占曰："除旧布新，有易王。"至四月，传位于太子，改元。

后主天统元年六月壬戌，彗星见于文昌，长数寸，入文昌，犯上将，然后经紫微宫西垣入危，渐长一丈余，指室壁。后百余日，在虚危灭。占曰："有大丧，有亡国易政。"其四年十二月，太上皇崩。

三年五月戊寅，甲夜，西北有赤气竟天，夜中始灭。十月丙午，天西北频有赤气。占曰："有大兵大战。"后周武帝总众来伐，大战，有大兵之应也。

四年六月，彗星见东井。占曰："大乱，国易政。"七月，孛星见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东行。八月，入天市，渐长四丈，犯瓠瓜，历虚危，入室，犯离宫。九月入奎，至娄而灭。孛者，孛乱之气也。占曰："兵丧并起，国大乱易政，大臣诛。"其后，太上皇崩。至武平二年七月，领军库狄伏连、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受琅邪王俨旨，矫诏诛录尚书、淮南王和士开于南台，伏连等即日伏诛，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此国乱之应也。

五年二月戊辰，岁星逆行，掩太微上将。占曰："天下大惊，四辅有诛者。"五月甲午，荧惑犯鬼积尸。甲，齐也。占曰："大臣诛，兵大起，斧质用，有大丧。"至武平二年九月，诛琅邪王俨，三年五月，诛右丞相、咸阳王斛律明月，四年七月，诛兰陵王长恭，皆懿亲名将也。四年十月，又诛崔季舒等，此斧质用之应也。

武平三年八月癸未，填星、岁星、太白合于氐，宋之分野。占曰："其国内外有兵丧，改立侯王。"其四年十月，陈将吴明彻寇彭城，右仆射崔季舒，国子祭酒张雕，黄门裴泽、郭遵，尚书左丞封孝琰等，谏车驾不宜北幸并州。帝怒，并诛之，内外兵丧之应也。九月庚申，月在娄，食既，至旦不复。占曰："女主凶。"其三年八月，废斛律皇后，立穆后。四年，又废胡后为庶人。十一月乙亥，天狗下西北。占曰："其下有大战流血。"后周武帝攻晋州，进兵平并州，大战流血。

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食岁星。占曰："有亡国。"至七年，而齐亡。

四年五月癸巳，荧惑犯右执法。占曰："大将死，执法者诛，若有罪。"其年，诛右丞相斛律明月，明年，诛兰陵王长恭，后年，诛右仆射崔季舒，皆大将死，执法诛之应也。

周闵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轩辕。占曰："太白行轩辕中，大臣出令。"又曰："皇后失势。"辛亥，荧惑犯东井北端第二星。占曰："其国乱。"又曰："大旱。"其年九月，冢宰护逼帝逊位，幽于旧邸，月余杀崩，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恆及宫伯乙弗凤等被诛害。其冬大旱。皆大臣出令、大臣死、旱之应也。

明帝二年三月甲午，荧惑入轩辕。占曰："王者恶之，女主凶。"其月，王后独孤氏崩。六月庚子，填星犯井钺，与太白并。占曰："伤成于钺，君有戮死者。"其年，太师宇文护进食，帝遇毒崩。

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客星见于翼。十月甲戌，日有食之。戊寅，荧惑犯太微上将，合为一。

二年闰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二月壬寅，荧惑犯太微上相。三月壬午，荧惑犯左执法。七月乙亥，太白犯舆鬼。九月戊辰，日有食之，既。十一月壬午，荧惑犯岁星于危南。

三年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甲子，荧惑犯太微上将。占曰："上将诛死。"十月壬辰，荧惑犯左执法。

四年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甲午，荧惑犯房右骖。三月己未，荧惑又犯房右骖。占曰："上相诛，车驰人走，天下兵起。"其年十月，冢宰晋公护率军伐齐。十二月，柱国、庸公王雄力战死之，遂班师。兵起将死之应也。八月丁亥，朔，日有蚀之。

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贯日。占曰：“为兵丧。”甲辰，太白、荧惑、岁星合于娄。六月庚申，慧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将，后经紫宫西垣入危，渐长一丈余，指室壁，后百余日稍短，长二尺五寸，在虚危灭，齐之分野。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天和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十月乙卯，太白昼见，经天。

二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月己丑，岁星与荧惑合在井宿，相去五尺。并为秦分。占曰：“其国有兵，为饥旱，大臣匿谋，下有反者，若亡地。”闰六月丁酉，岁星、太白合，在柳，相去一尺七寸。柳为周分。占曰：“为内兵。”又曰：“主人凶忧，失城。”是岁，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遣卫公直将兵援之，因而南伐。九月，卫公直与陈将淳于量战于沌口，王师失利。元定、韦世冲以步骑数千先度，遂没陈。七月庚戌，太白犯轩辕大星，相去七寸。占曰：“女主失势，大臣当之。”又曰：“西方祸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许公宇文贵薨，大臣当之验也。十月辛卯，有黑气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经六日乃灭。占曰：“臣有蔽主之明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庚子，荧惑犯钩钤，去之六寸。占曰：“王者有忧。”又曰：“车骑惊，三公谋。”

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辕第一星。占曰：“将军恶之。”其七月壬寅，隋公杨忠薨。四月辛巳，太白入舆鬼，犯积尸。占曰：“大臣诛。”又曰：“乱臣在内，有屠城。”六月甲戌，彗见东井，长一丈，上白下赤而锐，渐东行，至七月癸卯，在鬼北八寸所乃灭。占曰：“为兵，国政崩坏。”又曰：“将军死，大臣诛。”七月己未，客星见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渐大，东行；八月，入天市，长如匹所，复东行，犯河鼓右将；癸未，犯瓠瓜，又入室，犯离宫；九月壬寅，入奎，稍小；壬戌，至娄北一尺所灭。凡六十九日。占曰：“兵起，若有丧，白衣会，为饥旱，国易政。”又曰：“兵犯外城，大臣诛。”

四年二月戊辰，岁星逆行，掩太微上将。占曰：“天下大惊，国不安，四辅有诛，必有兵革，天下大赦。”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摄提，流至天津灭，有声如雷。五月癸巳，荧惑犯舆鬼。甲午，犯积尸。占曰：“午，秦也。大臣有诛，兵大起。”后三年，太师、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以不臣诛，皆其应也。

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氐，晕，有白虹长丈所贯之，而有两珥连接，规北斗第四星。占曰：“兵大起，大战，将军死于野。”是冬，齐将斛律

明月寇边，于汾北筑城，自华谷至于龙门。其明年正月，诏齐公宪率师御之。三月己酉，宪自龙门度河，攻拔其新筑五城，兵起大战之应也。

六年二月己丑夜，有苍云，广三丈，经天，自戌加辰。四月戊寅朔，日有蚀之。己卯，荧惑逆行，犯舆鬼。占曰："有兵丧，大臣诛，兵大起。"其月，又率师取齐宜阳等九城。六月，齐将攻陷汾州。六月庚辰，荧惑太白合，在张宿，相去一尺。占曰："主人兵不胜，所合国有殃。"

建德元年三月丙辰，荧惑、太白合壁。占曰："其分有兵丧，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又曰："改立侯王，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其月，诛晋公护、护子谭公会、莒公至、崇业公静等，大赦。癸亥，诏以齐公宪为大冢宰，是其验也。七月丙午，辰与太白合于井，相去七寸。占曰；"其下之国，必有重德致天下。"后四年，上帅师平齐，致天下之应也。九月己酉，月犯心中星，相去一寸。占曰："乱臣在傍，不出五年，下有亡国。"后周武伐齐，平之，有亡国之应也。

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贯日。占曰："臣谋君，不出三年。"又曰："近臣为乱。"后年七月，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癸亥，荧惑掩鬼西北星。占曰："大贼在大人之侧。"又曰："大臣有诛。"四月己亥，太白掩西北星，壬寅，又掩东北星。占曰："国有忧，大臣诛。"六月丙辰，月犯心中后二星。占曰："乱臣在傍，不出三年，有亡国。"又曰："人主恶之。"九月癸酉，太白犯左执法。占曰："大臣有忧，执法者诛，若有罪。"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填星，在尾。占曰："填星为女主，尾为后宫。"明年皇太后崩。

三年二月戊午，客星大如桃，青白色，出五车东南三尺所，渐东行，稍长二尺所；至四月壬辰，入文昌；丁未，入北斗魁中，后出魁，渐小。凡见九十三日。占曰："天下兵起，车骑满野，人主有忧。"又曰："天下有乱，兵大起，臣谋主。"其七月乙酉，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讨擒之，废为庶人。至十月，始州民王鞅拥众反，讨平之。四月乙卯，星孛于紫宫垣外，大如拳，赤白，指五帝座，渐东南行，稍长一丈五尺；五月甲子，至上台北灭。占曰："天下易政，无德者亡。"后二年，武帝率六军灭齐。十一月丙子，岁星与太白相犯，光芒相及，在危。占曰："其野兵，人主凶，失其城邑。危，齐之分野。"后二年，宇文神举攻拔陆浑等五城。十二月庚寅，月犯岁星，在危，相去二寸。占曰："其邦流亡，不出三年。"辛卯，月行在营室，食太白。占曰："其国以兵亡，将军战死。营室，卫也，地在齐境。"后齐亡入周。

四年三月甲子，月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有忧，又五官有乱。”

五年十月庚戌，荧惑犯太微西蕃上将星。占曰：“天下不安，上将诛，若有罪，其止。”

六年二月，皇太子巡抚西土，仍讨吐谷浑。八月，至伏俟城而旋。吐谷浑寇边，天下不安之应也。六月庚午，荧惑入鬼。占曰：“有丧旱。”其七月，京师旱。十月戊午，岁星犯大陵。又己未、庚申，月连晕，规昴、毕、五车及参。占曰：“兵起争地。”又曰：“王自将兵。”又曰：“天下大赦。”癸亥，帝率众攻晋州。是日虹见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长十余丈。庚午，克之。丁卯夜，白虹见，长十余丈，头在南，尾入紫宫中。占曰：“其下兵战流血。”又曰：“若无兵，必有大丧。”至六年正月，平齐，与齐军大战。十一月稽胡反，齐王讨平之。

六年四月，先此荧惑入太微宫二百日，犯东蕃上相，西蕃上将，句已往还。至此月甲子，出端门。占曰：“为大臣代主。”又曰：“臣不臣，有反者。”又曰：“必有大丧。”后宣、武继崩，高祖以大运代起。十月癸卯，月食，荧惑在斗。占曰：“国败，其君亡，兵大起，破军杀将。斗为吴、越之星，陈之分野。”十一月，陈将吴明彻侵吕梁，徐州总管梁士彦出军与战，不利。明年三月，郯公王轨讨擒陈将吴明彻，俘斩三万余人。十一月甲辰，晡时，日中有黑子，大如杯。占曰：“君有过而臣不谏，人主恶之。”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西流有声，蛇行屈曲，光照地。占曰：“兵大起，下有战场。”戊辰平旦，有流星大如三斗器，色赤，出紫宫，凝著天，乃北下。占曰：“人主去其宫殿。”是月，营州刺史高宝宁据州反。其明年五月，帝总戎北伐。后年，武帝崩。

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月食昴。占曰：“有白衣之会。”又曰：“匈奴侵边。”其月，突厥寇幽州，杀略吏人。五月，帝总戎北伐。六月，帝疾甚，还京，次云阳而崩。六月壬午，癸丑，木火金三星合，在井。占曰：“其国霸。”又曰：“其国外内有兵丧，改立侯王。”是月，幽州人卢昌期据范阳反，改立王侯，兵丧之验也。七年辛丑，月犯心前星。占曰：“太子恶之，若失位。”后静帝立为天子，不终之徵也。丙辰，荧惑、太白合，在七星，相去二尺八寸所。占曰：“君忧。”又曰：“其国有兵，改立王侯，有德兴，无德亡。”后年，改署四辅官，传位太子，改立王侯之应也。己未，太白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凶。”后二年，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隋氏受命，废后为乐平公主，余四后悉废为比丘尼。八月庚辰，太白入太微。占曰：“为天下惊。”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杀，国有忧。”其后，赵、陈等五王为执

政所诛，大臣相杀之应也。九月丁酉，荧惑入太微西掖门，庚申，犯左执法，相去三寸。占曰："天下不安，大臣有忧。"又曰："执法者诛若有罪。"是月，汾州稽胡反，讨平之。十一月，突厥寇边，围酒泉，杀略吏人。明年二月，杀柱国、郯公王轨。皆其应也。十二月癸未，荧惑入氐，守犯之三十日。占曰："天子失其宫。"又曰："贼臣在内，下有反者。"又曰："国君有系饥死，若毒死者。"静帝禅位，隋高祖幽杀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丙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为逆，有反叛，边将去之。"又曰："卿大夫欲为主。"其后，隋公作霸，尉迥、王谦、司马消难各举兵反。

大象元年四月戊子，太白、岁星、辰星合，在井。占曰："是谓惊立，是谓绝行，其国内外有兵丧，改立王公。"又曰："其国可霸，修德者强，无德受殃。"其五月，赵、陈、越、代、滕五王并入国。后二年，隋王受命，宇文氏宗族相继诛灭。六月丁卯，有流星一，大如鸡子，出氐中，西北流，有尾迹，长一丈所，入月中，即灭。占曰："不出三年，人主有忧。"又曰："有亡国。"静帝幽闭之应也。己丑，有流星一，大如斗，色青，有光明照地，出营室，抵壁入浊。七月壬辰，荧惑掩房北头第一星。占曰："亡君之诫。"又曰："将军为乱，王者恶之，大臣有反者，天子忧。"其十二月，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驺以从。房为天驷，荧惑主乱，此宣帝乱道德，驰骋车骑，将亡之诫。八月辛巳，荧惑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且有反臣，道路不通，破军杀将。"尉迥、王谦等起兵败亡之徵也。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乱，将相谋反，国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则疾。"又曰："天下爵禄。"皆高祖受命、群臣分爵之徵也。十月壬戌，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忧，若失势。"周自宣政元年，荧惑、太白从岁星聚东井。大象元年四月，太白、岁星、辰星又聚井。十月，岁星守轩辕。其年，又守翼。东井，秦分，翼，楚分，汉东为楚地，轩辕后族，隋以后族兴于秦地之象，而周之后妃失势之徵也。乙酉，荧惑在虚，与填星合。占曰："兵大起，将军为乱，大人恶之。"是月，相州段德举谋反，伏诛。其明年三月，杞公宇文亮举兵反，擒杀之。

二年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厨，流入紫宫，抵钩陈乃灭。占曰："有大丧，兵大起，将军戮。"又曰："臣犯上，主有忧。"其五月，帝崩，隋公执国政，大丧、臣犯主之应。赵王、越王以谋执政被诛。又荆、豫、襄三州诸蛮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各举兵畔，不从执政，终以败亡。皆大兵起、将军戮之应也。五月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门，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声若风吹幡旗。占

曰："有立王，若徙王。"又曰："国失君。"其月己酉，帝崩，刘昉矫制，以隋公受遗诏辅政，终受天命，立王、徙王、失君之应也。七月壬子，岁星、太白合于张，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车东北流，光明烛地。九月甲申，荧惑、岁星合于翼。

静帝大定元年正月乙酉，岁星逆行，守右执法，荧惑掩房北第一星。占曰："房为明堂，布政之宫，无德者失之。"二月甲子，隋王称尊号。

高祖文皇帝开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昼见。占曰："太白经天昼见，为臣强，为革政。"四月壬午，岁星昼见。占曰："大臣强，有逆谋，王者不安。"其后，刘昉等谋反，伏诛。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声如隤墙，光烛地。占曰："流星有光有声，名曰天保，所坠国安有喜。"其九年，平陈，天下一统。五年八月戊申，有流星数百，四散而下。占曰："小星四面流行者，庶人流移之象也。"其九年，平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

八年二月庚子，填星入东井。占曰："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称兵。"其年大举伐陈，克之。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牵牛。占曰："臣杀君，天下合谋。"又曰："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牛，吴、越之星，陈之分野。"后年，陈氏灭。

九年正月己巳，白虹夹日。占曰："白虹衔日，臣有背主。"又曰："人主无德者亡。"是月，灭陈。

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于虚危及奎娄，齐、鲁之分野。其后鲁公虞庆则伏法，齐公高颎除名。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星陨于渤海。占曰："阳失其位，灾害之萌也。"又曰："大人忧。"二十年十月，太白昼见。占曰："大臣强，为革政，为易王。"右仆射杨素，荧惑高祖及献后，劝废嫡立庶。其月乙丑，废皇太子勇为庶人。明年改元。皆阳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验也。

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丧，有大兵，有亡国，有破军杀将。"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占曰："主势夺。"又曰："日无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宫车晏驾。汉王谅反，杨素讨平之。皆兵丧亡国死王之应。

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

宫，宫中不安。”

三年三月辛亥，长星见西方，竟天，干历奎娄、角亢而没；至九月辛未，转见南方，亦竟天，又干角亢，频扫太微帝座，干犯列宿，唯不及参、井。经岁乃灭。占曰：“去秽布新，天所以去无道，建有德，见久者灾深，星大者事大，行迟者期远。兵大起，国大乱而亡。余殃为水旱饥馑，土功疾疫。”其后，筑长城，讨吐谷浑及高丽，兵戎岁驾，略无宁息。水旱饥馑疾疫，土功相仍，而有群盗并起，邑落空虚。九年五月，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举兵反。丁未，荧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长七八尺，于斗中句巳而行。占曰：“有反臣，道路不通，国大乱，兵大起。”斗，吴、越分野，玄感父封于越，后徙封楚地，又次之，天意若曰，使荧惑句巳之，除其分野。至七月，宇文述讨平之。其兄弟悉枭首车裂，斩其党与数万人。其年，硃燮、管崇亦于吴郡拥众反。此后群盗屯聚，剽略郡县，尸横草野，道路不通，赍诏敕使人，皆步涉夜行，不敢遵路。

十一年六月，有星孛于文昌东南，长五六寸，色黑而锐，夜动摇，西北行，数日至文昌，去宫四五寸，不入，却行而灭。占曰：“为急兵。”其八月，突厥围帝于雁门，从兵悉冯城御寇，矢及帝前。七月，荧惑守羽林。占曰：“卫兵反。”十二月戊寅，大流星如斛，坠贼卢明月营，破其冲棚，压杀十余人。占曰：“奔星所坠，破军杀将。”其年，王充击卢明月城，破之。

十二年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占曰：“日食既，人主亡，阴侵阳，下伐上。”其后宇文化及等行杀逆。癸巳，大流星陨于吴郡，为石。占曰：“有亡国，有死王，有大战，破军杀将。”其后大军破逆贼刘元进于吴郡，斩之。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阁道，声如陨墙；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戊午，有枉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于南斗。占曰：“主以兵去，天之所伐。”亦曰：“以乱伐乱，执矢者不正。”后二年，化及杀帝僭号，王充亦于东都杀恭帝，篡号郑。皆杀逆无道，以乱代乱之应也。

十三年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坠于江都。占曰：“其下有大兵战，流血破军杀将。”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黄赤，长三四尺所，数日而灭。占曰：“有亡国，有杀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杀帝也。十一月辛酉，荧惑犯太微，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贼入宫，主以急兵见伐。”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化及等杀帝，诸王及幸臣并被戮。

志第十七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则庖牺所以称圣也。《书》以九畴论休咎，则大禹所以为明也。《春秋》以灾祥验行事，则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废兴，则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讹之占所以征验。夫神则阴阳不测，天则欲人迁善，均乎影响，殊致同归。汉时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刘向之伦，能言灾异，顾盼六经，有足观者。刘向曰："君道得则和气应，休征生。君道违则乖气应，咎征发。"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况于日月星辰乎？况于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号伽蓝，齐文宣之盘游市里，陈则蒋山之鸟呼曰"奈何"，周则阳武之鱼集空而斗，隋则鹊巢黼帐，火炎门阙，岂唯天道，亦曰人妖，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脱略政教，张罗樽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罚。昔怀王事神而秦兵逾进，苌弘尚鬼而诸侯不来。性者，生之静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类同归。雀乳于空城之侧，鷸飞于鼎耳之上。短长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车共轸。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则以为殃衅，一则以为休征。故曰德胜不祥而义厌不惠。是以圣王常由德义，消伏灾咎也。

《洪范五行传》曰："木者东方，威仪容貌也。古者圣王垂则，天子穆穆，诸侯皇皇。登舆则有鸾和之节，降车则有佩玉之度，田狩则有三驱之制，饮食则有享献之礼。无事不出境。此容貌动作之得节，所以顺木气也。如人君违时令，失威仪，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礼制，纵欲恣睢，出入无度，多徭役以夺人时，增赋税以夺人财，则木不曲直。"

齐后主武平五年，鄴城东青桐树，有如人状。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是时后主怠于国政，耽荒酒色，威仪不肃，驰骋无度，大发徭役，盛修宫室，后二岁而亡。木不曲直之效也。

七年，宫中有树，大数围，夜半无故自拔。齐以木德王，无故自拔，亡国之应也。其年，齐亡。

开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杨木悬灶上，积十余年，忽生三条，皆长三尺余，甚鲜茂。仁寿二年春，盩厔人以杨木为屋梁，生三条，长二尺。京房《易传》曰："妃后有颛，木仆反立，断枯复生。"独孤后专恣之应也。

仁寿元年十月，兰州杨树上松生，高三尺，六节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叶，杨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也。”是时帝惑谗言，幽废冢嫡，初立晋王为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胜任，永久之业，将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为炀帝，竟以亡国。

仁寿四年八月，河间柳树无故枯落，既而花叶复生。京房《易飞候》曰：“木再荣，国有大丧。”是岁，宫车晏驾。

《洪范五行传》曰：“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古之王者，兴师动众，建立旗鼓，以诛残贼，禁暴虐，安天下，杀伐必应义，以顺金气。如人君乐侵陵，好攻战，贪城邑之赂，以轻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内骚动，则金不从革。”

陈祯明二年五月，东冶铁铸，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坠熔所。隆隆有声，铁飞破屋而四散，烧人家。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东冶者，陈人铸兵之所。铁飞为变者，金不从革之应。天戒若曰，陈国小而兵弱，当以和好为固，无铸兵而黩武，以害百姓。后主不悟，又遣伪将陈纪、任蛮奴、萧摩诃数寇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师渡江，而二将降款，卒以灭亡。

《洪范五行传》曰：“火者南方，阳光为明也。人君向南，盖取象也。昔者圣帝明王，负扆摄袂，南面而听断天下。揽海内之雄俊，积之于朝，以续聪明，推邪佞之伪臣，投之于野，以通壅塞，以顺火气。夫不明之君，惑于谗口，白黑杂揉，代相是非，众邪并进，人君疑惑。弃法律，间骨肉，杀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则火失其性。”

梁天监元年五月，有盗入南、北掖，烧神武门总章观。时帝初即位，而火烧观阙，不祥之甚也。既而太子薨，皇孙不得立。及帝暮年，惑于硃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乱，宫室多被焚烧。天诫所以先见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烧后宫三千余间。中大通元年，硃雀航华表灾。明年，同泰寺灾。大同三年，硃雀门灾。水沴火也。是时帝崇尚佛道，宗庙牲牷，皆以面代之，又委万乘之重，数诣同泰寺，舍身为奴，令王公已下赎之。初阳为不许，后为默许，方始还宫。天诫若曰，梁武为国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于佛道，横多糜费，将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数见变而帝不悟，后竟以亡。及江陵之败，阖城为贱隶焉，即舍身为奴之应也。

陈永定三年，重云殿灾。

东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阊阖门灾。是时齐神武作宰，而大野拔斩樊子鹄，以州来降，神武听谗而杀之。司空元晖免。逐功臣大臣之罚也。

武定五年八月，广宗郡火，烧数千家。

后齐后主天统三年，九龙殿灾，延烧西廊。四年，昭阳、宣光、瑶华三殿灾，延烧龙舟。是时谗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谣，斛律明月以诛死。谗夫昌，邪胜正之应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开皇十四年，将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数里，野火欻起，烧像碎如小塊。时帝颇信谗言，猜阻骨肉，滕王瓒失志而死，创业功臣，多被夷灭，故天见变，而帝不悟，其后太子勇竟被废戮。

大业十二年，显阳门灾，旧名广阳，则帝之姓名也。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也。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怠，裴蕴、虞世基之徒，阿谀顺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谗邪显进，忠谏者咸被诛戮。天戒若曰，信谗害忠，则除"广阳"也。

《洪范五行传》曰："水者，北方之藏，气至阴也。宗庙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发号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气，则水气顺。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梁天监二年六月，太末、信安、丰安三县大水。《春秋考异邮》曰："阴盛臣逆人悲，则水出河决。"是时江州刺史陈伯之、益州刺史刘季连举兵反叛，师旅数兴，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应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涛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是时数兴师旅，以拒魏军。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时大发卒筑浮山堰，以遏淮水，劳役连年，百姓悲怨之应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飞候》曰："大水至国，贱人将贵。"萧栋、侯景僭称尊号之应也。

后齐河清二年十二月，兖、赵、魏三州大水。天统三年，并州汾水溢。□曰："水者纯阴之精，阴气洋溢者，小人专制。"是时和士开、元文

遥、赵彦深专任之应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东诸州大水。京房《易飞候》曰："小人踊跃，无所畏忌，阴不制于阳，则涌水出。"是时群小用事，邪佞满朝。阉竖嬖幸，伶人封王。此其所以应也。

开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杨素颇专。水阴气，臣妾盛强之应也。

仁寿二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京房《易传》曰："颛事有智，诛罚绝理，则厥灾水。"亦由帝用刑严急，臣下有小过，帝或亲临斩决，又先是柱国史万岁以忤旨被戮，诛罚绝理之应也。

大业三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帝嗣位已来，未亲郊庙之礼，简宗庙，废祭祀之应也。

《洪范五行传》曰："土者中央，为内事。宫室台榭，夫妇亲属也。古者自天子至于士，宫室寝居，大小有差，高卑异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贤君，修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思，敬父兄之礼，则中气和。人君肆心纵意，大为宫室，高为台榭，雕文刻镂，以疲人力，淫泆无别，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中气乱，则稼穑不成。"

齐后主武平四年，山东饥。是时，大兴土木之功于仙都苑。又起宫于邯郸，穷侈极丽。后宫侍御千余人，皆宝衣玉食。逆中气之咎也。

炀帝大业五年，燕、代、齐、鲁诸郡饥。先是建立东都，制度崇侈。又宗室诸王，多远徙边郡。

《洪范五行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则下不敬。阴气胜，故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有鸡祸，有下体生上体之疴，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即尊号，升圆丘，行不能正履，有识者知其不免。景寻败。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萧纪，而有骄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臣下离贰。既位三年而为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陈后主每祀郊庙，必称疾不行。建宁令章华上奏谏曰："拜三妃以临

轩，祀宗庙而称疾，非祗肃之道。”后主怒而斩之。又引江总、孔范等内宴，无复尊卑之序，号为狎客，专以诗酒为娱，不恤国政。秘书监傅縡上书谏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下人，省嗜欲，远邪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大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擅权，恶诚直如仇雠，视时人如草芥。后宫曳罗绮，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转尸蔽野。神怒人怨，众叛亲离。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后主不听，骄恣日甚。未几而国灭。

陈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骄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辄箕踞而坐。尝谓文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又借华林园水殿，与妻妾宾客置酒于其上，帝甚恶之。后竟诛死。

东魏武定五年，后齐文襄帝时为世子，属神武帝崩，秘不发丧，朝魏帝于鄴。魏帝宴之，文襄起儛。及嗣位，又朝魏帝于鄴，侍宴而惰。有识者知文襄之不免。后果为盗所害。

神武时，司徒高昂尝诣相府，将直入门，门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门者，神武不之罪。寻为西魏所杀。

后齐后主为周师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劝后主亲劳将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当自奋。孝卿授之以辞，后主然之。及对众，默无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将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辈何急！”由是皆无战心，俄为周师所虏。

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当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谓当世之贤，皆所不逮。《书》云：“谓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己以轻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江都，此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也。

○常雨水

梁天监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霁。《洪范五行传》曰：“阴气强积，然后生水雨之灾。”时武帝频年兴师，是岁又大举北伐，诸军颇捷，而士卒罢敝，百姓怨望，阴气畜积之应也。

陈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霪霖。时始兴王叔陵骄恣，阴气盛强之应也。明年，宣帝崩，后主立。叔陵刺后主于丧次。宫人救之，亻堇而获免。叔陵出閤，就东府作乱。后主令萧摩诃破之，死者千数。

东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余日，元瑾、刘思逸谋杀后齐文襄之应也。

后齐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昼夜不息，至甲辰。山东大水，人多饿死。是岁，突厥寇并州，阴戎作梗，此其应也。

天统三年十月，积阴大雨。胡太后淫乱之所感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涝，人户流亡。是时骆提婆、韩长鸾等用事，小人专政之罚也。

后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时卫刺王直潜谋逆乱。属帝幸云阳宫，以其徒袭肃章门，尉迟运逆拒破之。其日雨霁。

○大雨雪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洪范五行传》曰："庶征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阴也；雪，又阴畜积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应。"时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于魏，臣不臣之应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时交州刺史李贲举兵反，僭尊号，置百官，击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时邵陵王纶、湘东王绎、武陵王纪并权侔人主，颇为骄恣，皇太子甚恶之，帝不能抑损。上天见变，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乱，诸王各拥强兵，外有赴援之名，内无勤王之实，委弃君父，自相屠灭，国竟以亡。

东魏兴和二年五月，大雪。时后齐神武作宰，发卒十余万筑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冻死，道路相望。时后齐霸政，而步落稽举兵反，寇乱数州，人多死亡。

后齐河清二年二月，大雪连雨，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繁霜昼下。是时突厥木杆可汗与周师入并州，杀掠吏人，不可胜纪。

天统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是时冯淑妃、陆令萱内制朝政，阴气盛积，故天变屡见，雷雨不时。

陈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万安陵华表，又震慧日寺刹，瓦官寺重閤门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飞候》曰：“雷雨霹雳丘陵者，逆先人令，为火杀人者，人君用谗言杀正人。”时蔡景历以奸邪任用，右仆射陆缮以谗毁获谴，发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库。时帝好兵，频年北伐，内外虚竭，将士劳敝。既克淮南，又进图彭、汴，毛喜切谏，不纳。由是吴明彻诸军皆没，遂失淮南之地。武库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兴军旅，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刹、庄严寺露槃、重阳阁东楼、鸿胪府门。太皇、庄严二寺，陈国奉佛之所，重阳阁每所游宴，鸿胪宾客礼仪之所在，而同岁震者，天戒若曰，国威已丧，不务修德，后必有恃佛道，耽宴乐，弃礼仪而亡国者。陈之君臣竟不悟。至后主之代，灾异屡起，惧而于太皇寺舍身为奴，以祈冥助，不恤国政，耽酒色，弃礼法，不修邻好，以取败亡。

齐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门柱。京房《易传》曰：“震击贵臣门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诛。”后岁，和士开被戮。

○木冰

东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冰。《洪范五行传》曰：“阴之盛而凝滞也。木者少阳，贵臣象也。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袭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时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惧其为乱而征之，景因举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并为景所执辱，贵臣有害之应也。其后左仆射慕容绍宗与景战于涡阳，俘斩五万。

后齐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初，清河王岳为高归彦所谮，是岁以忧死。

武平元年冬，雨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时录尚书事和士开专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俨矫诏杀之。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尚书右仆射冯子琮并坐俨赐死。九月，俨亦遇害。

六年、七年，频岁春冬木冰。其年周师入晋阳，因平鄴都。后主走青州，贵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胜数。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范五行传》曰：“雹，阴胁阳之象也。”时帝数舍身为奴，拘信佛法，为沙门所制。

陈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时始兴王叔陵骄恣，阴结死士，图为不逞，帝又宠遇之，故天三见变。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为乱逆。

○服妖

后齐娄后卧疾，寝衣无故自举。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锦绮，傅粉黛，数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妇人之饰，阳为阴事，君变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废为济南王。又齐氏出自阴山，胡服者，将反初服也。锦彩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齐亡之效也。

后主好令宫人以白越布折额，状如髽帼；又为白盖。此二者，丧祸之服也。后主果为周武帝所灭，父子同时被害。

武平时，后主于苑内作贫兒村，亲衣襤褛之服而行乞其间，以为笑乐。多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后主果为周所败，被虏于长安而死；妃后穷困，至以卖烛为业。

后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侍卫之官，服五色，杂以红紫。令天下车以大木为轮，不施辐。朝士不得佩绶，妇人墨妆黄眉。又造下帐，如送终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实宗庙祭器于前，帝亲读版而祭之。又将五辂载妇人，身率左右步从。又倒悬鸡及碎瓦于车上，观其作声，以为笑乐。皆服妖也。帝寻暴崩，而政由于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开皇中，房陵王勇之在东宫，及宜阳公王世积家，妇人所有领巾制同槊幡军帜。妇人为阴，臣象也，而服兵帜，臣有兵祸之应矣。勇竟而遇害，世积坐伏诛。

○鸡祸

开皇中，有人上书，言频岁已来，鸡鸣不鼓翅，类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举，肘腑之臣，当为变矣。书奏不省。京房《易飞候》曰：“鸡鸣不鼓翅，国有大害。”其后大臣多被夷灭，诸王废黜，太子幽

废。

大业初，天下鸡多夜鸣，京房《易飞候》曰：“鸡夜鸣，急令。”又云：“昏而鸣，百姓有事；人定鸣，多战；夜半鸣，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后，军国多务，用度不足，于是急令暴赋，责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为盗，战争不息，尸骸被野。

○龟孽

开皇中，掖庭宫每夜有人来挑宫人。宫司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何从而入？当是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后有物如人，夜来登床，宫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径尺余，其上有刀迹。杀之，遂绝。龟者水居而灵，阴谋之象，晋王谄媚宫掖求嗣之应云。

○青眚青祥

陈祯明二年四月，群鼠无数，自蔡洲岸入石头淮，至青塘两岸。数日死，随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飞候》曰：“鼠无故群居，不穴众聚者，其君死。”未几而国亡。

○金沴木

陈天嘉六年秋七月，仪贤堂无故自压，近金沴木也。时帝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百姓失业，故木失其性也。仪贤堂者，礼贤尚齿之谓，无故自压，天戒若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贤使能，何用虚名也。帝不悟，明年竟崩。

祯明元年六月，宫内水殿若有刀锯斫伐之声，其殿因无故而倒。七月，硃雀航又无故自沉。时后主盛修园囿，不虔宗庙。水殿者，游宴之所，硃雀航者，国门之大路，而无故自坏，天戒若曰，宫室毁，津路绝。后主不悟，竟为隋所灭，宫庙为墟。

后齐孝昭帝将诛杨愔，乘车向省，入东门，“W竿无故自折。帝甚恶之，岁余而崩。

河清三年，长广郡听事梁忽剥若人状，太守恶而削去之，明日复然。长广，帝本封也，木为变，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将如晋阳，向北宫辞胡太后。至宫内门，所乘七宝车无故陷入于地，牛没四足。是岁齐灭，后被虏于长安。

后周建德六年，青城门无故自崩。青者东方色，春宫之象也。时皇太子无威仪礼节，青城门无故自崩者，皇太子不胜任之应。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为无道。周室危亡，实自此始。

大业中，齐王暕于东都起第，新构寝堂，其栿无故而折。时上无太子，天下皆以暕次当立，公卿属望，暕遂骄恣，呼术者令相，又为厌胜之事。堂栿无故自折，木失其性，奸谋之应也。天见变以戒之，暕不悟，后竟得罪于帝。

《洪范五行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旸，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毛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故有口舌之疴，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从

梁武陵王纪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永丰侯萧捻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号大亨，有识者以为'二月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败。

后齐文宣帝时，太子殷当冠，诏令邢子才为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请改，帝不许，曰："天也。"因顾谓常山王演曰："夺时任汝，慎无杀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废之而自立。殷寻见害。

武成帝时，左仆射和士开言于帝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亦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欢乐，一日可以当千年，无为自勤约也。"帝悦其言，弥加淫侈。士开既导帝以非道，身又擅权，竟为御史中丞所杀。

武平中，陈人寇彭城，后主发言忧惧，侍中韩长鸾进曰："纵失河南，犹得为龟兹国子。淮南今没，何足多虑。人生几何时，但为乐，不须忧也。"帝甚悦，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为虞。未几，为周所灭。

武平七年，后主为周师所败，走至鄴，自称太上皇，传位于太子恆，改元隆化。时人离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为宣政，梁主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东宫时，不修法度，武帝数挞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骂曰：“死晚也。”年又改元为大象，萧岿又离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开皇初，梁王萧琮改元为广运。江陵父老相谓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当为军所走乎？”其后琮朝京师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岩掠居人以叛，梁国遂废。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晋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开皇初，有人上书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为英，万人之秀为俊。斯乃布衣之美称，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时人呼杨姓多为嬴者。或言于上曰：“杨英反为嬴殃。”帝闻而不怿，遽改之。其后勇、俊、秀皆被废黜，炀帝嗣位，终失天下，卒为杨氏之殃。

炀帝即位，号年曰大业。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来’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炀帝常从容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汝其知之！”时议者以为古先哲王之驭天下也，明四目，达四聪，悬敢谏之鼓，立书谤之木，以闻言者之路，犹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泽敷四海，庆流子孙。而帝恶直言，雠谏士，其能久乎！竟逢杀逆。

○旱

梁天监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洪范五行传》曰：“君持亢阳之节，兴师动众，劳人过度，以起城邑，不顾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纵，故阳气盛而失度，阴气沉而不附。阳气盛，旱灾应也。”初，帝起兵襄阳，破张冲，败陈伯之，及平建康，前后连战，百姓劳敝，及即位后，复与魏交兵不止之应也。

陈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师掠淮北，始兴王叔陵等诸军败绩，淮北之地皆没于周，盖其应也。

东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晋、绛、秦、陕等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岁，齐神武与西魏战于沙苑，败绩，死者数万。

东魏武定二年冬春旱。先是西魏师入洛阳，神武亲帅军大战于邙山，死者数万。

后齐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发卒筑长城四百余里，劳役之应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发卒数十万筑金凤、圣应、崇光三台，穷极侈丽，不恤百姓，亢阳之应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晋已西五州旱。是岁，发卒筑轵关。突厥二十万众毁长城，寇恆州。

后主天统二年春，旱。是时大发卒，起大明宫。

开皇四年已后，京师频旱。时迁都龙首，建立宫室，百姓劳敝，亢阳之应也。

大业四年，燕、代缘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帝亲巡塞表，百姓失业，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十三年，天下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诗妖

梁天监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讲于重云殿，沙门志公忽然起儛歌乐，须臾悲泣，因赋五言诗曰："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若不信吾语，龙时侯贼起。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梁自天监至于大同，三十余年，江表无事。至太清二年，台城陷，帝享国四十八年，所言五十里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悬瓠来降。在丹阳之北，子地。帝惑硃异之言以纳景。景之作乱，始自戊辰之岁。至午年，帝忧崩。十年四月八日，志公于大会中又作诗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患在汝阴死三湘，横尸一旦无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悬瓠来降，悬瓠则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败之所。

天监中，茅山隐士陶弘景为五言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忽作单于宫。"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谈玄为务。夷甫、平

叔，朝贤也。侯景作乱，遂居昭阳殿。

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其后侯景破丹阳，乘白马，以青丝为羁勒。

陈初，有童谣曰："黄班青骢马，发自寿阳涘。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其后陈主果为韩擒所败。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谓也。破建康之始，复乘青骢马，往反时节皆相应。

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晋王伐陈之始，置营桃叶山下，及韩擒渡江，大将任蛮奴至新林以导北军之应。

陈后主造齐云观，国人歌之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功未毕，而为隋师所虏。

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词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

齐神武始移都于鄴，时有童谣云："可怜青雀子，飞入鄴城里。作窠犹未成，举头失乡里。寄书与妇母，好看新妇子。"魏孝静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则神武之女。鄴都宫室未备，即逢禅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静寻崩，文宣以后为太原长公主，降于杨愔。时娄后尚在，故言寄书于妇母。新妇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谣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澄灭。"高者，齐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应。七年，文襄遇盗所害，澄灭之徵也。

天保中，陆法和入国，书其屋壁曰："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时文宣帝享国十年而崩。废帝嗣立百余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

武平元年，童谣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陇东王胡长仁谋遣刺客杀和士开，事露，返为士开所谮死。

二年，童谣曰："和士开，七月三十日，将你向南台。"小兒唱讫，一时拍手云："杀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俨执士开，送于南台而斩之。是岁，又有童谣曰："七月刈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

十月洗荡饭甕，十一月出却赵老。”七月士开被诛，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赵彦深出为西兖州刺史。

武平末，童谣曰：“黄花势欲落，清樽但满酌。”时穆后母子淫僻，干预朝政，时人患之。穆后小字黄花，寻逢齐亡，欲落之应也。

鄴中又有童谣曰：“金作扫帚玉作把，净扫殿屋迎西家。”未几，周师入鄴。

周初有童谣曰：“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静帝隋氏之甥，既逊位而崩，诸舅强盛。

周宣帝与宫人夜中连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帝即位三年而崩。

开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为四言诗曰：“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业十一年，炀帝自京师如东都，至长乐宫，饮酒大醉，因赋五言诗。其卒章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歔。帝因幸江都，复作五言诗曰：“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应也。是年盗贼蜂起，道路隔绝，帝惧，遂无还心。帝复梦二竖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筑宫丹阳，将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杀。

大业中，童谣曰：“桃李子，鸿鹄绕阳山，宛转花林里。莫浪语，谁道许。”其后李密坐杨玄感之逆，为吏所拘，在路逃叛。潜结群盗，自阳城山而来，袭破洛口仓，后复屯兵苑内。莫浪语，密也。宇文化及自号许国，寻亦破灭。谁道许者，盖惊疑之辞也。

○毛虫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纶在南徐州卧内，方昼，有狸斗于櫚上，堕而获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乱，将兵援台城。至钟山，有蛰熊无何至，啮纶所乘马。毛虫之孽也。纶寻为王僧辩所败，亡至南阳，为西魏所杀。

中大同中，每夜狐鸣阙下，数年乃止。京房《易飞候》曰：“野兽群鸣，邑中且空虚。”俄而国乱，丹阳死丧略尽。

陈祯明初，狐入床下，捕之不获。京房《易飞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几而国灭。

东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门，格杀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铜爵台。京房《易飞候》曰：“野兽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门，有大害，君亡。”是岁，东魏师败于玉壁，神武遇疾崩。

后齐武平二年，有兔出庙社之中。京房《易飞候》曰：“兔入王室，其君亡。”案庙者，祖宗之神室也。后五岁，周师入鄴，后主东奔。

武平末，并、肆诸州多狼而食人。《洪范五行传》曰：“狼，贪暴之兽，大体以白色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祸也。”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时帝任用小人，竟为贪暴，残贼人物，食人之应。寻为周军所灭，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门外，无何有小兒脚迹，又拥土为城雉之状。时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为，渐流至并、鄴。与武定三年同占。是岁，南安王思好起兵于北朔，直指并州，为官军所败。郑子饶、羊法皓等复乱山东。

○犬祸

后齐天保四年，鄴中及顿丘并有犬与女子交。《洪范五行传》曰：“异类不当交而交，悖乱之气。犬交人为犬祸。”犬祸者，亢阳失众之应也。时帝不恤国政，恩泽不流于其国。

后主时，犬为开府仪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号，给兵以奉养，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夺其心，爵加于犬，近犬祸也。天意若曰，卿士皆类犬。后主不悟，遂以取灭。

后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后分为两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将士之象也。时宇文护与侯伏、侯龙恩等，有谋怀贰。犬体后分，此其应也。

大业元年，雁门百姓间犬多去其主，群聚于野，形顿变如狼而啖噬行人，数年而止。《五行传》曰：“犬，守御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

附之象。形变如狼，狼色白，为主兵之应也。”其后帝穷兵黩武，劳役不息。天戒若曰，无为劳役，守御之臣将叛而为害。帝不悟，遂起长城之役。续有西域、辽东之举，天下怨叛。及江都之变，并宿卫之臣也。

○白眚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长二尺，近白祥也。孙盛以为劳人之异。先是大发卒筑浮山堰，功费钜亿，功垂就而复溃者，数矣。百姓厌役，吁嗟满道。

齐河清元年九月，沧州及长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长四五寸，近白祥也。时北筑长城，内兴三台，人苦劳役。

开皇六年七月，京师雨毛，如发尾，长者三尺余，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飞候》曰：“天雨毛，其国大饥。”是时关中旱，米粟涌贵。

后齐天统初，岱山封禅坛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币而自出，将有易姓者用币之象。其后齐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禅，天下一统，焚柴太山告祠之应也。

武平三年，白水岩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齐亡走。”人改之为“上延”，后主以为嘉瑞，百僚毕贺。后周师入国，后主果弃鄴而走。

开皇十七年，石陨于武安、滏阳间十余。《洪范五行传》曰：“石自高陨者，君将有危殆也。”后七载，帝崩。

开皇末，高祖于宫中埋二小石于地，以志置床之所。未几，变为玉。刘向曰：“玉者至贵也。贱将为贵之象。”及大业末，盗皆僭名号。

大业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僚称贺。有识者尤之曰：“千年万岁者，身后之意也。今称立千年者，祸在非远。”明年而帝被杀。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木沴金也。动者，迁移之象。天戒若曰，园陵无主，石麟将为人所徙也。后竟国亡。

后齐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两两相击。眭孟以为石阴类，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亲人离叛之应。及周师东伐，宠臣尉相愿、乞

扶贵和兄弟、韩建业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木暕金也。刘向曰：“失众心，令不行，言不从，以乱金气也。石为阴，臣象也。臣将为变之应。”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

周建德元年，濮阳郡有石像，郡官令载向府，将刮取金。在道自跃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绳缚著车壁，又绝绳而下。时帝既灭齐，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众心之应也。

志第十八五行下

《洪范五行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知。厥咎舒，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羽虫之孽。故有羊祸 ，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后齐天保八年三月，大热，人或□曷死。刘向《五行传》曰：“视不明，用近习，贤者不进，不肖不退，百职废坏，庶事不从，其过在政教舒缓。”时帝狂躁、荒淫无度之应。

○草妖

高祖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余，具体人状，呼声遂绝。盖草妖也。视不明之咎。时晋王阴有夺宗之计，谄事亲要，以求声誉谮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参不当言，有物凭之。上党，党与也。亲要之人，乃党晋王而谮太子。高祖不悟，听邪言，废无辜，有罪用，因此而乱也。

○羽虫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纶在南徐州，坐□事。有野鸟如鸢数百，飞屋梁上，弹射不中。俄顷失所在。京房《易飞候》曰：“野鸟入君室，其邑虚，君亡之他方。”后纶为湘东王所袭，竟致奔亡，为西魏所杀。

侯景在梁，将受锡命，陈备物于庭。有野鸟如山鹊，赤嘴，集于册书之上，鸺鹠鸟鸣于殿。与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寻败，将亡入海中，为羊鹍所杀。

陈后主时，蒋山有众鸟，鼓翼而鸣曰：“奈何帝。”京房《易飞候》曰：“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蒋山，吴之望也。鸟于上鸣，吴空虚之象。及陈亡，建康为墟。又陈未亡时，有一足鸟集于殿庭，以嘴画地成文，曰：“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至长安，馆于都水台上，高台之义也。

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有雉飞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鸟止于后园，其色赤，形似鸭而有九头。其年帝崩。

天统三年九月，万春鸟集仙都苑。京房《易飞候》曰："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周师入鄴之应也。

武成胡后生后主初，有枭升后帐而鸣。枭不孝之鸟，不祥之应也。后主嗣位，胡后淫乱事彰，遂幽后于北宫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极殿，又巢并州嘉阳殿。雉集晋阳宫御座，获之。京房《易飞候》曰："鸟无故巢居君门及殿屋上，邑且虚。"其年国灭。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秃鹫集洛阳宫太极殿。其年帝崩，后宫常虚。

开皇初，梁主萧琮新起后，有鸺鸟集其帐隅。未几，琮入朝，被留于长安。梁国遂废。

大业末，京师宫室中，恆有鸿雁之类无数，翔集其间。俄而长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乌鹊巢帝帐幄，驱不能止。帝寻逢弑。

○羊祸

开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杨悦见云中二物，如羝羊，黄色，大如新生犬，斗而坠。悦获其一，数旬失所在。近羊祸也。《洪范五行传》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状如新生犬者，羔类也。云体掩蔽，邪佞之象。羊，国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储贰，晋王阴毁而被废黜。二羔斗，一羔坠之应也。

恭帝义宁二年，麟游太守司马武，献羊羔，生而无尾。时议者以为杨氏子孙无后之象。是岁，炀帝被杀于江都，恭帝逊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监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杀人而身不僵，首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竹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荆州大旱。近赤祥，冤气之应。

陈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见一物，如车轮，色正赤。寻而帝患，无故大叫数声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陨于太极殿前，初下时，钟皆鸣。又尝进白饮，忽变为血。又有血沾殿阶，沥沥然至御榻。寻而国灭。

后齐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刘向曰："血者阴之精，伤害之象，僵尸之类也。"明年，周师与突厥入并州，大战城西，伏尸百余里。京房《易飞候》曰："天雨血染衣，国亡君戮。"亦后主亡国之应。

四年三月，有物陨于殿庭，色赤，形如数斗器，众星随者如小铃。四月，娄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点地，自咸阳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庙。大将，社稷之臣也，后主以谗言杀之。天戒若曰，杀明月，则宗庙随而覆矣。后主不悟，国祚竟绝。

《洪范五行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有鱼孽，有彘祸，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东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冻死者，相望于道。京房《易飞候》曰："诛过深，当燠而寒。"是时后齐神武作相。先是尔硃文暢等谋害神武，事泄伏诛，诸与交通者，多有滥死。

河清元年，岁大寒。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曰："杀无罪，其寒必异。"是时帝淫于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举之。帝大怒，于后前杀其子太原王绍德。后大哭，帝倮后而挞杀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苏。冤酷之应。

梁天监三年三月，六年三月，并陨霜杀草。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谓亡法，厥罚霜。"是时，大发卒，拒魏军于钟离，连兵数岁。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陨霜。

陈太建十年八月，陨霜，杀稻菽。是时，大兴师选众，遣将吴明彻，与周师相拒于吕梁。

○鼓妖

梁天监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电光，有雷声二。《易》曰：“鼓之以雷霆。”霆近鼓妖。

《洪范五行传》曰：“雷霆托于云，犹君之托于人也。君不恤于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岁，交州刺史李凯举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隐隐有声如雷，赤气下至地。是岁，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军。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声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兰钦举兵反。

陈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声如雷。其年湘州刺史华皎举兵反。

齐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声如雷。是时，帝不恤天下，兴师旅。

后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声如雷。未几，吐谷浑寇边。

开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连云山有声如雷。是时五羌反叛，侵扰边镇。二十年，无云而雷。京房《易飞候》曰：“国将易君，下人不静，小人先命。国凶，有兵甲。”后数岁，帝崩，汉王谅举兵反，徙其党数十万家。

大业中，滏阳石鼓频岁鸣。其后，天下大乱，兵戎并起。

○鱼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硃方，至四堑中，及玄武湖，鱼皆骧首见于上，若望乘舆者。帝入宫而没。《洪范五行传》曰：“鱼阴类也，下人象。又有鳞甲，兵之应也。”下人将举兵围宫，而□辟睨乘舆之象也。后果有侯景之乱。

齐后主武平七年，相州鸬鹚泊，鱼尽飞去而水涸。《洪范五行传》曰：“急之所致。鱼阴类，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为国，以鱼为百姓。”水涸鱼飞，国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国亡。

后周大象元年六月，阳武有鲤鱼乘空而斗。犹臣下兴起，小人纵之而斗也。明年帝崩，国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击败之。

开皇十七年，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设佛会。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来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不复见。但有一

陂，中有白鱼，长丈余，小鱼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剖其腹，得粳饭，始知此鱼向老翁也。后数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业十二年，淮阳郡驱人入子城，凿断罗郎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鲤鱼，长七尺余。昔魏嘉平四年，鱼集武库屋上。王肃以为鱼生于水，而亢于屋，水之物失其所也，边将殆弃甲之变。后果有东阙之败。是时，长白山贼寇掠河南，月余，贼至城下。郡兵拒之，反为所败，男女死者万余人。

○虫妖

梁大同初，大蝗，篱门松柏叶皆尽。《洪范五行传》曰："介虫之孽也。"与鱼同占。京房《易飞候》曰："食禄不益圣化，天视以虫。虫无益于人而食万物也。"是时公卿皆以虚淡为美，不亲职事，无益食物之应也。

后齐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曰："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役者不止。九年，山东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范五行传》曰："刑罚暴虐，食贪不厌，兴师动众，取城修邑，而失众心，则虫为灾。"是时帝用刑暴虐，劳役不止之应也。

后周建德二年，关中大蝗。

开皇十六年，并州蝗。时秦孝王俊裒刻百姓，盛修邸第。后竟获谴而死。

○彘祸

开皇末，渭南有沙门三人，行头陀法于人场圃之上。夜见大豕来诣其所，小豕从者十余，谓沙门曰："阿练，我欲得贤圣道，然犹负他一命。"言罢而去。贤圣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当嗣业，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废之象也。一命者，言为炀帝所杀。

开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闻二豕对语。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日杀我供岁，何处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诘之。宿客言状，主人如其言

而得豕。其后蜀王秀得罪，帝将杀之，乐平公主每匡救，得全。后数年而帝崩，岁尽之应。

○黑眚黑祥

梁承圣三年六月，有黑气如龙，见于殿内。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见于殿内，周师入梁之象。其年，为周所灭，帝亦遇害。

陈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云属地，散如猪者十余。《洪范五行传》曰："当有兵起西北。"时后周将王轨军于吕梁。明年，擒吴明彻，军皆覆没。

○火沴水

后齐河清元年四月，河、济清。襄楷曰："河，诸侯之象。应浊反清，诸侯将为天子之象。"是后十余岁，隋有天下。

大业三年，武阳郡河清，数里镜澈。十二年，龙门又河清。后二岁，大唐受禅。

陈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荆州。祯明中，江水赤，自方州东至海。《洪范五行传》曰："火沴水也。法严刑酷，伤水性也。五行变节，阴阳相干，气色缪乱，皆败乱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为血，兵且起。"是时后主初即位，用刑酷暴之应。其后为隋师所灭。

祯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关中，而今淮南水黑，荆、扬州之地，陷于关中之应。

后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阳池水变为血。与陈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时，刑罚严急，未几国亡。

《洪范五行传》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厥咎瞀，厥罚常风，厥极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华孽，有牛祸，有心腹之疴，有黄眚黄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风

梁天监六年八月戊戌，大风折木。京房《易飞候》曰："角日疾风，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岁魏军入钟离。

承圣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阅武于南城，北风大急，普天昏暗。《洪范五行传》曰：“人君瞀乱之应。”时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劝帝反丹阳，帝不从，又多猜忌，有瞀乱之行，故天变应之以风。是岁为西魏灭。

陈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风起西南，吹倒灵台候楼。《洪范五行传》，以为大臣专恣之咎。时太子冲幼，安成王顼专政，帝不时抑损。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顼遂废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风吹坏皋门中闼。十二年九月，夜又风，发屋拔树。始兴王叔陵专恣之应。

至德中，大风吹倒硃雀门。

祯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淮。是时，后主任司马申，诛戮忠谏。沈客卿、施文庆专行邪僻。江总、孔范等崇长淫纵，杜塞聪明，瞀乱之咎。

后齐河清二年，大风，三旬乃止。时帝初委政佞臣和士开，专恣日甚。天统三年五月，大风，昼晦，发屋拔树。天变再见，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后主诏内外表奏，皆先诣士开，然后闻彻。赵郡王睿、冯翊王润按士开骄恣，不宜仍居内职，反为士开所谮，睿竟坐死。士开出入宫掖，生杀在口，寻为琅邪王俨所诛。

七年三月，大风起西北，发屋拔树。五日乃止。时高阿那瑰、骆提婆等专恣之应。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压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应。净刹寺钟三鸣，佛殿门锁自开，铜像自出户外。钟鼓自鸣者，近鼓妖也。扬雄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鼓妖见。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左仆射杨素权倾人主。帝听二人之谗，而黜仆射高颎，废太子勇为庶人，晋王钓虚名而见立。思心瞀乱，阴气盛之象也。锁及铜像，并金也。金动木震之，水沴金之应。《洪范五行传》曰：“失众心甚之所致也。”高颎、杨勇无罪而咸废黜，失众心也。

仁寿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回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后二载，汉王谅在并州，潜谋逆乱，车及骡骑之象也。升空而坠，颠陨之应也。天戒若曰，无妄动车骑，终当覆败，而谅不悟。及高祖崩，谅发兵反，州县响应，众至数十万。月余而败。

○夜妖

梁承圣二年十月丁卯，大风，昼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飞候》曰："羽日风，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盗。"三年为西魏所灭。

陈祯明三年正月朔旦，云雾晦冥，入鼻辛酸。后主昏昧，近夜妖也。《洪范五行传》曰："王失中，臣下强盛，以蔽君明，则云阴。"是时北军临江，柳庄、任蛮奴并进中款，后主惑佞臣孔范之言，而昏暗不能用，以至覆败。

东魏武定四年冬，大雾六日，昼夜不解。《洪范五行传》曰："昼而晦冥若夜者，阴侵阳，臣将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刘思逸谋杀大将军之应。

周大象二年，尉迥败于相州。坑其党与数万人于游豫园。其处每闻鬼夜哭声。范洪《五行传》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将有死亡之应。"京房《易飞候》曰："鬼夜哭，国将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见杀，周室亦亡。

仁寿中，仁寿宫及长城之下，数闻鬼哭。寻而献后及帝，相次而崩于仁寿宫。

大业八年，杨玄感作乱于东都。尚书樊子盖坑其党与于长夏门外，前后数万。洎于末年，数闻其处鬼哭，有呻吟之声。与前同占。其后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阳。

○华孽

后齐武平元年，槐华而不结实。槐，三公之位也，华而不实，萎落之象。至明年，录尚书事和士开伏诛。陇东王胡长仁，太保、琅邪王俨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陈后主时，有张贵妃、孔贵嫔，并有国色，称为妖艳。后主惑之，宠冠宫掖，每充侍从，诗酒为娱。一入后庭，数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纪极。府库空竭，头会箕敛，天下怨叛，将士离心。敌人鼓行而进，莫有死战之士。女德之咎也。及败亡之际，后主与此姬俱投于井，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以谢江东。《洪范五行传》曰："华者，犹荣华容色之象也。以色乱国，故谓华孽。"

齐后主有宠姬冯小怜，慧而有色，能弹琵琶，尤工歌儛。后主惑之，拜为淑妃。选彩女数千，为之羽从，一女之饰，动费千金。帝从禽于三堆，而周师大至，边吏告急，相望于道。帝欲班师，小怜意不已，更请合围。帝从之。由是迟留，而晋州遂陷。后与周师相遇于晋州之下，坐小怜而失机者数矣，因而国灭。齐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祸

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牛祸也。象类言之，又为龙蛇之孽。鲁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时以为天不享。弃宣公也。《五行传》曰："逆君道伤，故有龙蛇之孽。"是时纪虽以赴援为名，而实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伤之应。果为元帝所败。

后齐武平二年，并州献五足牛，牛祸也。《洪范五行传》曰："牛事应，宫室之象也。"帝寻大发卒，于仙都苑穿池筑山，楼殿间起，穷华极丽。功始就而亡国。

后周建德六年，阳武有兽三，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与黑者斗久之，黄者自傍触之，黑者死，黄亦俱入于河。近牛祸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灭亡之象。后数载，周果灭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黄。

大业初，恆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后建东都，筑长城，开沟洫。

○心腹之疴

陈祯明三年，隋师临江，后主从容而言曰："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弗摧败。彼何为者？"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北军岂能飞渡耶？臣每患官卑，彼若渡来，臣为太尉矣。"后主大悦，因奏妓纵酒，赋诗不辍。心腹之疴也。存亡之机，定之俄顷，君臣旰食不暇，后主已不知惧，孔范从而荡之，天夺其心，曷能不败？陈国遂亡，范亦远徙。

齐文宣帝尝宴于东山，投杯赫怒，下诏西伐，极陈甲兵之盛。既而泣谓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识者以帝精魄已乱，知帝祚之不永。帝后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数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忧，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侍者进白

袍，帝大怒，投之台下。未几而崩。

○黄眚黄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黄。近黄祥也。京房《易飞候》曰："闻善不及，兹谓有知。厥异黄，厥咎龙，厥灾不嗣。蔽贤绝道之咎也。"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又笃信佛法，舍身为奴，绝道蔽贤之罚也。

大宝元年正月，天雨黄沙。二年，简文帝梦丸土而吞之。寻为侯景所废，以土囊压之而毙，诸子遇害，不嗣之应也。

陈后主时，梦黄衣人围城。后主恶之，绕城橘树，尽伐去之。隋高祖受禅之后，上下通服黄衣。未几隋师攻围之应也。

后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黄土，移时乃息。与大同元年同占。时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静帝，用逊厥位。绝道不嗣之应也。

开皇二年，京师雨土。是时帝惩周室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诸子，并为行台，专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气之祥，其后诸王各谋为逆乱。京房《易飞候》曰："天雨土，百姓劳苦而无功。"其时营都邑。后起仁寿宫，颓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

○裸虫之孽

梁太清元年，丹阳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顶上，大如两岁兒。坠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当令我得过。"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绛帽，故当无忧。"母不暇作帽，以绛系发。自是旱疫者二年，扬、徐、兖、豫尤甚。莫氏乡邻，多以绛免，他土效之无验。

大宝二年，京口人于藏兒，年五岁，登城西南角大楼，打鼓作《长江櫑》。鼓，兵象也。是时侯景乱江南。

陈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

后主为太子时，有妇人突入东宫而大言曰："毕国主。"后主立而祚终之应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闻而出之。

祯明二年，有船下，忽闻人言曰："明年乱。"视之，得死婴兒，长二尺而无头。明年陈灭。

齐天保中，临漳有妇人产子，二头共体。是后政由奸佞，上下无别，两头之应也。

后主时，有桑门，貌若狂人，见乌则向之作礼，见沙门则殴辱之。乌，周色也。未几，齐为周所吞，灭除佛法。

后周保定三年，有人产子男，阴在背上如尾，两足指如兽爪。阴不当生于背而生于背者，阴阳反覆，君臣颠倒之象。人足不当有爪而有爪者，将致攫人之变也。是时，晋荡公宇文护专擅朝政，征伐自己，阴怀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将行攫噬之祸。帝见变而悟，遂诛晋公，亲万机，躬节俭，克平齐国，号为高祖。转祸为福之效也。

武帝时，有强练者，佯狂，持一瓠，至晋荡公护门而击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时护专政，因朝太后，帝击杀之。发兵捕其诸子，皆备楚毒而死。强练又行乞于市，人或遗之粟麦，辄以无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几，周灭，高祖移都，长安城为墟矣。

开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

七年，相州有桑门，变为蛇，尾绕树而自抽，长二丈许。

仁寿四年，有人长数丈，见于应门，其迹长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业元年，雁门人房回安，母年百岁，额上生角，长二寸。《洪范五行传》曰："妇人，阴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应。"是后天下果大乱，阴戎围帝于雁门。

四年，雁门宋谷村有妇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后数日，所埋处云雾尽合，从地雷震而上，视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赵郡李来王家婢产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盗衣白练裙襦，手持香花，自称弥勒佛出世。入建国门，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后三年，杨玄感作乱，

引兵围洛阳，战败伏诛。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于东都大叫唱贼。帝闻而恶之。明年，玄感举兵，围洛阳。

十二年，澄公又叫贼。李密逼东都，孟让烧丰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阳。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又悬大镜于堂上，纸素上画为蛇为兽及人形。有人来礼谒者，转侧其镜，遣观来生形像。或映见纸上蛇形，子贤辄告云："此罪业也，当更礼念。"又令礼谒，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并坐其党与千余家。其后复有桑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京房《易飞候》曰："妖言动众者，兹谓不信。路无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乱，路无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监五年十一月，京师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范五行传》曰："臣下盛，将动而为害。"京房《易飞候》曰："地动以冬十一月者，其邑饥亡。"时交州刺史李凯举兵反。明年，霜，岁俭人饥。

普通三年正月，建康地震。是时，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飞候》曰："地冬动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时，帝令豫章王琮将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飞候》曰："地以春动，岁不昌。"是岁，大水，百姓饥馑。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飞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邑有大丧及饥亡。"明年，霜为灾，百姓饥。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岁，会稽山贼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岁，交州人李贲举兵，逐刺史萧谘。

九年闰正月，地震。李贲自称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时侯景自为大丞相、录尚书事，帝所须不给。是月，以忧愤崩。

陈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陈宝应反闽中。

祯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庆、沈客卿专恣之应也。

东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燃。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釭曰："火，阳精也；地者，阴主也。地燃，越阴之道，行阳之政，臣下擅恣，终以自害。"时后齐神武作宰，而侯景专擅河南。后二岁，神武果崩，景遂作乱，而自取败亡之应。

后齐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开专恣之应。

后周建德二年，凉州地频震。城郭多坏，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时吐谷浑频寇河西。

开皇十四年五月，京师地震。京房《易飞候》曰："地动以夏五月，人流亡。"是岁关中饥，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

仁寿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飞候》曰："地动以夏四月，五谷不熟，人大饥。"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范五行传》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类也。"梁州为汉地。明年，汉王谅举兵反。

大业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数十里。刘向《洪范五行传》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阴之表，人之类也。天戒若曰，君人拥威重，将崩坏，百姓不得其所。"时帝兴辽东之师，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灭亡。

《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瞀，厥罚常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则有龙蛇之孽，则有马祸。"

○云阴

开皇二十年十月，久阴不雨。刘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强盛而蔽君明，则云阴。”是时，独孤后遂与杨素阴谮太子勇，废为庶人。

○射妖

东魏武定四年，后齐神武作宰，亲率诸军，攻西魏于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师。将士震惧，皆曰：“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西魏下令国中曰：“劲弩一发，凶身自殒。”神武闻而恶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范五行传》曰：“射者，兵戎祸乱之象，气逆天则祸乱将起。”神武行，殿中将军曹魏祖谏曰：“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帝不从，顿军五旬，频战沮衄。又听孤虚之言，于城北断汾水，起土山。其处天险千余尺，功竟不就，死者七万。气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扰河南。

武平，后主自并州还鄴，至八公岭，夜与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发狂，意后主以为狐媚，伏草中弯弓而射之。伤数人，几中后主。后主执而斩之。其人不自觉也。狐而能媚，兽之妖妄也。时帝不恤国政，专与内人阉竖酣歌为乐。或衣襤缕衣，行乞为娱。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祸乱之应也。未几而国灭。

○龙蛇之孽

梁天监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龙斗，瀆雾数里。龙蛇之孽。《洪范五行传》曰：“龙，兽之难害者也。天之类，君之象。天气害，君道伤，则龙亦害。斗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飞候》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是时帝初即位，而有陈伯之、刘季连之乱，国内危惧。

普通五年六月，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之处，树木皆折开数十丈。与天监二年同占。经建陵而树木折者，国有兵革之祸，园陵残毁之象。时帝专以讲论为务，不崇耕战，将轻而卒惰。君道既伤，故有龙孽之应。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龙斗。波浪涌起，云雾四合，而见白龙南走，黑龙随之。其年，侯景以兵来降，帝纳之而无备，国人皆惧。俄而难作，帝以忧崩。

大同十年夏，有龙夜因雷而堕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视之，大如驴。将以戟刺之，俄见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数百斛船，家人奔走。《洪范五行传》曰：“龙，阳类，贵象也。上则在天，下则在地，不当见庶人

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诸侯且有幽执之祸，皇不建之咎也。”后侯景反，果幽杀简文于酒库，宗室王侯皆幽死。

陈太建十一年正月，龙见南兖州池中，与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几，后主嗣位，骄淫荒怠，动不得中。其后竟以国亡，身被幽执。

东魏武定元年，有大蛇见武牢城。是时，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艳。世子澄悦之，仲密内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阴引西魏，大战于河阳。神武为西兵所窘，仅而获免，死者数千。

后齐天保九年，有龙长七八丈，见齐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时常山、长广二王权重，帝不思抑损。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废帝为济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龙见济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归彦受昭帝遗诏，立太子百年为嗣。而归彦遂立长广王湛，是为武成帝。而废百年为乐陵王，竟以幽死。

天统四年，贵乡人伐枯木，得一黄龙，折脚，死于孔中，齐称木德。龙，君象。木枯龙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龙见邯郸井中，其气五色属天。又见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后主竟降周，后被诛。

武平七年，并州招远楼下，有赤蛇与黑蛇斗，数日，赤蛇死。赤，齐尚色；黑，周尚色。斗而死，灭亡之象也。后主任用邪佞，与周师连兵于晋州之下。委军于孽臣高阿那肱，竟启敌人，皇不建之咎也。后主遂为周师所虏。

琅邪王俨坏北宫中白马浮图，石赵时澄公所建。见白蛇长数丈，回旋失所在。时俨专诛，失中之咎也。见变不知戒，以及于难。

后周建德五年，黑龙坠于亳州而死。龙，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坠而死，不祥之甚。时皇太子不才，帝每以为虑，直臣王轨、宇文孝伯等骤请废立，帝不能用。后二岁，帝崩，太子立，虐杀齐王及孝伯等，因而国亡。

仁寿四年，龙见代州总管府井中。其龙或变为铁马甲士弯弓上射之象。变为铁马，近马祸也。弯弓上射，又近射妖，诸侯将有兵革之变，

以致幽囚也。是时汉王谅潜谋逆乱，故变兵戒之。谅不悟，遂兴兵反，事败，废为庶人，幽囚数年而死。

○马祸

侯景僭尊号于江南，每将战，其所乘白马，长鸣蹀足者辄胜，垂头者辄不利。西州之役，马卧不起，景拜请，且棰之，竟不动。近马祸也。《洪范五行传》曰："马者兵象。将有寇戎之事，故马为怪。"景因此大败。

陈太建五年，衡州马生角。《洪范五行传》曰："马生角，兵之象，败亡之表也。"是时宣帝遣吴明彻出师吕梁，与周师拒。连兵数岁，众军覆没，明彻竟为周师所虏。

天保中，广宗有马，两耳间生角，如羊尾。京房《易传》曰："天子亲伐，则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亲御六军以击之。

大业四年，太原厩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案问。主者曰："每夜厩中马无故自惊，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杨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帝大悦，因释主者。《洪范五行传》曰："逆天气，故马多死。"是时，帝每岁巡幸，北事长城，西通且末，国内虚耗，天戒若曰，除厩马，无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乱。

十一年，河南、扶风三郡，并有马生角，长数寸。与天保初同占。是时，帝频岁亲征高丽。

义宁元年，帝在江都宫，龙厩马无故而死，旬日，死至数百匹。与大业四年同占。

志第十九食货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总土地所生，料山泽之利，式遵行令　　，敬授人时，农商趣向，各本事业。《书》称懋迁有无，言谷货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贡九赋之法，王之经用，各有等差。所谓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拯，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爰自轩、顼，至于尧、舜，皆因其所利而劝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语曰："善为人者，爱其力而成其财。"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兴，周人十一而颂声作。于是东周迁洛，诸侯不轨，鲁宣初税亩，郑产为丘赋，先王之制，靡有孑遗。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汉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税一，中元继武，府禀弥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开边击胡，萧然咸罄。宫宇扪于天汉，巡游跨于海表，旱岁除道，凶年尝秣，户口以之减半，盗贼以之公行。于是谲诡赋税，异端俱起，赋及童龀，算至船车。光武中兴，聿遵前事，成赋单薄，足称经远。灵帝开鸿都之榜，通卖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汉之常科，土贡方物，帝又遣先输中署，名为导行，天下贿成，人受其敝。自魏、晋二十一帝，宋、齐十有五主，虽用度有众寡，租赋有重轻，大抵不能倾人产业，道阙政乱。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輓秣，水陆交至。疆埸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织，不足以赡资装。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人愁不堪，离弃室宇，长吏叩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

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虽复皇王抚运，天禄有终，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马迁为《平准书》，班固述《食货志》，上下数千载，损益粗举。自此史官，曾无概见。夫厥初生人，食货为本。圣王割庐井以业之，通货财以富之。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故为《食货志》，用编前书之末云。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恆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则三斗当今一斗，称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

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诸州郡台传，亦各有仓。大抵自侯

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唯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宁、桂等小州，比参军班。丹阳、吴郡、会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书班。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县六班，小县两转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载。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传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所得盖少。诸王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须，及衣裳服饰，并酒米鱼鲑香油纸烛等，并官给之。王及主婿外禄者，不给，解任还京，仍亦公给云。

魏自永安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官有征伐，皆权调于人，犹不足以相资奉，乃令所在迭相纠发，百姓愁怨，无复聊生。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鄴，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二时赐帛，以供衣服之费。常调之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自是之后，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业，侯景北叛，河南之地。困于兵革。寻而侯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羁縻轻税而已。

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北兴长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战，其后南征诸将，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而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是时用度转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干，以节国之费用焉。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以处之。百姓惊扰。属以频岁不熟，米籴踊贵矣。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

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内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枲。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枲输远处，中枲输次远，下枲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

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亩。桑蚕之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焉。

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署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

是时频岁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踊。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

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天统中，又毁东宫，造修文、偃武、隆基嫔嫱诸院，起玳瑁楼。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钜万计。财用不给，乃减朝士之禄，断诸曹粮膳及九州军人常赐以供之。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与无限，加之旱蝗，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而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

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载师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数，会六畜车乘之稽，审赋役敛弛之节，制畿疆修广之域，颁施惠之要，审牧产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

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人市之税。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宣帝时，发山东诸州，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阳宫。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高祖登庸，罢东京之役，除人市之税。是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叛逆，兴师诛讨，赏费钜万。及受禅，又迁都，发山东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

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京师置常平监。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恆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干姜，以布袋贮之，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后进香，复以氈袋，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焉。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九年，陈平，帝亲御硃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国公杨素讨平之，师还，赐物甚广。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十三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后帝以岁暮晚日登仁寿殿，周望原隰，见宫外磷火弥漫，又闻哭声。令左右观之，报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属年暮，魂魄思归耶？"乃令洒酒宣敕，以咒遣之，自是乃息。

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诏曰：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

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

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赈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养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捐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明年，东巡狩，因祠泰山。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捐。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石。遭水之处，租调皆免。自是频有年矣。

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恆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

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

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又于阜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时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人益减矣。又造龙舟凤甑，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

乃使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

明年，帝北巡狩。又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其年，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帝驻兵不出，遇天霖雨，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于是置河源郡、积石镇。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

六年，将征高丽，有司奏兵马已多损耗。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于是马匹至十万。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兒，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平壤。是岁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

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所在皆以征敛供帐军旅所资为务，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九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又发诸州丁，分为四番，于辽西柳城营屯，往来艰苦，生业尽罄。盗贼四起，道路隔绝，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杨玄感乘虚为乱。时帝在辽东，闻之，遽归于高阳郡。及玄感平，帝谓侍臣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为贼。不尽诛，后无以示劝。"乃令裴蕴穷其党与，诏郡县坑杀之，死者不可胜数。所在惊骇。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帝又命郡县置督捕以讨贼。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在路逃者相继，执获皆斩之，而莫能止。帝不怪。遇高丽执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发诏赦之。囚政至于京师，于开远门外，磔而射杀之。遂幸太原，为突厥围于雁门。突厥寻散，遽还洛阳，募益骁果，以充旧数。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聚众百万。越王侗与段达等守东都。东都城内粮尽，布帛山积，乃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代王侑与卫玄守京师，百姓饥馑，亦不能救。义师入长安，发永丰仓以赈之，百姓方苏息矣。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

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

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鄴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鄴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

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

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狡稍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锡钱。递相放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是时江南人间钱少，晋王广又听于鄂州白纣山有铜笢处，锢铜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听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间，私铸颇息。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志第二十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者也。圣王仰视法星　，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上有道，刑之而无刑；上无道，杀之而不胜也。《记》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而始乎劝善，终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罚。至于时逢交泰，政称忠厚，美化与车轨攸同，至仁与嘉祥间出，岁布平典，年垂简宪。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旷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

刑者甲兵焉，鈇钺焉，刀锯钻凿，鞭扑榎楚，陈乎原野而肆诸市朝，其所由来，亦已久矣。若夫龙官之岁，凤纪之前，结绳而不违，不令而人畏。五帝画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肤体。若重华之眚灾肆赦，文命之刑罚三千，而都君恤刑，尚奉唐尧之德，高密泣罪，犹怀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远。若纣能遵成汤，不造砲格，设刑兼礼，守位依仁，则西伯敛辔，化为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滥，弘三宥以开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间，刑厝不用。薰风潜暢，颂声遐举，越裳重译，万里来归。若乃鲁接燕、齐，荆邻郑、晋，时之所尚，资乎辩舌，国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才鼓夷蒐，宣尼致诮，既铸刑辟，叔向贻书，夫勃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国之政，岂周之膏润者欤！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汉高祖初以三章之约，以慰秦人，孝文躬亲玄默，遂疏天网。孝宣枢机周密，法理详备，选于定国为廷尉，黄霸以为廷平。每以季秋之后，诸所请谳，帝常幸宣室，斋而决事，明察平恕，号为宽简。光武中兴，不移其旧，是以二汉群后，罕闻残酷。魏武造易鈇之科，明皇施减死之令，中原凋敝，吴、蜀三分，哀矜折狱，亦所未暇。晋氏平吴，九州宁一，乃命贾充，大明刑宪。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实曰轻平，称为简易。是以宋、齐方驾，轝其余轨。若乃刑随喜怒，道暌正直，布宪拟于秋荼，设网逾于朝胫，恣兴夷翦，取快情灵。若隋高祖之挥刃无辜，齐文宣之轻刀脔割，此所谓匹夫私仇，非关国典。孔子曰："刑乱及诸政，政乱及诸身。"心之所诣，则善恶之本原也。彪、约所制，无刑法篇，臧、萧之书，又多漏略，是以撮其遗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条，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天监元年八月，乃下诏曰："律令不一，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墨有刑，此盖常科，易为条例。至如三男一妻，悬首造狱，事非虑内，法出恆钧。前王之律，后王之令，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于实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适变者，载一家为本，用众家以附。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释不同，则二家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不，取其可安，以为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议，以此为长'，则定以为《梁律》。留尚书比部，悉使备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机要。可无二门侮法之弊。"法度又请曰："魏、晋撰律，止关数人，今若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盗劫，四曰贼叛，五曰诈伪，六曰受赇，七曰告劾，八曰讨捕，九曰系讯，十曰断狱，十一曰杂，十二曰户，十三曰擅兴，十四曰毁亡，十五曰卫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仓库，十八曰厩，十九曰关市，二十曰违制。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论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不得以人士为隔。若人士犯罚，违捍不款，宜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囚有械、

杻、斗械及钳，并立轻重大小之差，而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一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长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围一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围一寸一分，小头极杪。诸督罚，大罪无过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当笞二百以上者，笞半，余半后决，中分鞭杖。老小于律令当得鞭杖罚者，皆半之。其应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过五十者，稍行之。将吏已上及女应有罚者，以罚金代之。其以职员应罚，及律令指名制罚者，不用此令。其问事诸罚，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诏，皆不得用。诏鞭杖在京师者，皆于云龙门行。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其谋反、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田，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黥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

士人有禁锢之科，亦有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耐罪囚八十已上，十岁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当械系击者，及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已上，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槛征者，并颂系之。

丹阳尹月一诣建康县，令三官参共录狱，察断枉直。其尚书当录人之月者，与尚书参共录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

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

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诏以金作权典，宜在蠲息。于是除赎罪之科。

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

之。旧狱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辰，乃下诏曰："自今捕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将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

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留意。奸吏招权，巧文弄法，货贿成市，多致枉滥。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是时徙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斗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宫视事，见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时奉敕，权亲京师杂事。切见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上启，并请四五岁已下轻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异，而甲付钱署，乙配郊坛。钱署三所，于事为剧，郊坛六处，在役则优。今听狱官详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难遇其人，流泉易启其齿，将恐玉科重轻，全关墨绶，金书去取，更由丹笔。愚谓宜详立条制，以为永准。"帝手敕报曰："顷年已来，处处之役，唯资徒谪，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细，义同简丝，切须之处，终不可得。引例兴讼，纷纭方始。防杜奸巧。自是为难。更当别思，取其便也。"竟弗之从。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武帝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尝游南苑，临川王宏伏人于桥下，将欲为逆。事觉，有司请诛之。帝但泣而让曰："我人才十倍于尔，处此恆怀战惧。尔何为者？我岂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顷之，还复本职。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十一年十月，复开赎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网渐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不法尤甚矣。寻而侯景逆乱。

及元帝即位，惩前政之宽，且帝素苛刻，及周师至，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皆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并令棒杀之。事未行而城陷。敬帝即位，刑政适陈矣。

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乃下诏曰："朕闻唐、虞道盛，设画象而不犯，夏、商德衰，虽孥戮其未备。洎乎末代，纲目滋繁，矧属乱离，宪章遗紊。朕始膺宝历，思广政枢，外可搜举良才，册改科令，群僚博议，务存平简。"于是稍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左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采酌前代，条流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

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其获贼帅及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复父母缘坐之刑。自余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用梁法。其有赃验显然而不款，则上测立。立测者，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囚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杻，上垛。一上测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测，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岁刑，降死一等，锁二重。其五岁刑已下，并锁一重。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寒庶人，准决鞭杖。囚并著械，徒并著锁，不计阶品。死罪将决，乘露车，著三械。加壶手。至市，脱手械及壶手焉。当刑于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晦朔、八节、六齐、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廷尉寺为北狱，建康县为南狱，并置正监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史、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亲览狱讼，督责群下，政号严明。是时承宽政之后，功臣贵戚有非法，帝咸以法绳之，颇号峻刻。及宣帝即位，优借文武之士，崇简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后政令即宽，刑法不立，又以连年北伐，疲人聚为劫盗矣。后主即位，信任谗邪，群下纵恣，鬻狱成市，赏罚之命，不出于外。后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左右有忤意者，动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于灭。

齐神武、文襄，并由魏相，尚用旧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时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清河房超为黎阳郡守，有赵道德者，使以书属超。超不发书，棒杀其使。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曰："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于是罢之。即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是时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后，帝遂以功业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W，任情喜怒。为大镬、长锯、坐刂碓之属，并陈于庭，意有不快，则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脔啖，以逞其意。时仆射杨遵彦乃令宪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卫之中，帝欲杀人，则执以应命，谓之供御囚。经三月不杀者，则免其死。帝尝幸金凤台，受佛戒，多召死囚，编籧篨为翅，命之飞下，谓之放生。坠皆致死，帝视以为观笑。时有司折狱，又皆酷

法。讯囚则用车辐犭刍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釭。既不胜其苦，皆致诬伏。七年，豫州检使白扌剽为左丞卢斐所劾，乃于狱中诬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奸罔，诏令按之，果无其事。乃敕八座议立案劾格，负罪不得告人事。于是挟奸者畏纠，乃先加诬讼，以拟当格，吏不能断。又妄相引，大狱动至千人，多移岁月。然帝犹委政辅臣杨遵彦，弥缝其阙，故时议者窃云，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孝昭在籓，已知其失，即位之后，将加惩革，未几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轻典，大宁元年，乃下诏曰："王者所用，唯在赏罚，赏贵适理，罚在得情。然理容进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勋，或有开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穷画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讼，刑赏之宜，思获其所。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疑从轻。"又以律令不成，频加催督。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睿等，奏上《齐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卫，三曰婚户，四曰擅兴，五曰违制，六曰诈伪，七曰斗讼，八曰贼盗，九曰捕断，十曰毁损，十一曰厩牧，十二曰杂。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犯罚绢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为罪人。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宗室则不注盗，及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赎者，及妇人犯刑已下，侏儒、笃疾、癃残非犯死罪，皆颂系之。罪刑年者锁，无锁以枷。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决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执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棱。鞭疮长一尺。笞者笞臂，而不中易人。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二分半，小头径一分半。决三十已下杖者，长四尺，大头径三分，小头径二分。在官犯

罪，鞭杖十为一负。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加于殿者，复计为负焉。赦日，则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释枷锁焉。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于后主，权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于亡。

周文帝之有关中也，霸业初基，典章多阙。大统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拔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会，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兴缮，九曰卫宫，十曰市廛，十一曰斗竞，十二曰劫盗，十三曰贼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违制，十六曰关津，十七曰诸侯，十八曰厩牧，十九曰杂犯，二十曰诈伪，二十一曰请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系讯，二十五曰断狱。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制罪，一曰权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经为盗者，注其籍。唯皇宗则否。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锁之，徒已下散之。狱成将杀者，书其姓名及其罪于拳而杀之市。唯皇族与有爵者隐狱。

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鞭者以一百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应加鞭笞者，皆先笞后鞭。妇人当笞者，听以赎论。徒输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已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当减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为差。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其为盗贼事发逃亡者，悬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流徒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死罪者一百匹。其赎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于法。贫者请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条，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

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时晋公护将有异志，欲宽政以取人心，然暗于知人，所委多不称职。既用法宽弛，不足制奸，子弟僚属，皆窃弄其权，百姓愁怨，控告无所。武帝性甚明察，自诛护后，躬览万机，虽骨肉无所纵舍，用法严正，中外肃然。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其后又以齐之旧欲，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其年，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仗群盗一匹以上，不持仗群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顷以上，皆死。自余依《大律》。由是浇诈颇息焉。

宣帝性残忍暴戾，自在储贰，恶其叔父齐王宪及王轨、宇文孝伯等。及即位，并先诛戮，由是内外不安，俱怀危惧。帝又恐失众望，乃行宽法，以取众心。宣政元年八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诏曰："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杀无度，疏斥大臣。又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刑法，政令不一，下无适从。于是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宿卫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字误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历车，以威妇人。其决人罪，云与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既酣饮过度，尝中饮，有下士杨文祐白宫伯长孙览，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无

次。”郑译奏之，帝怒，命赐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后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讽谏。郑译又以奏之，又赐猛杖一百二十。是时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棰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内外离心，各求苟免。隋高祖为相，又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既成奏之，静帝下诏颁行。诸有犯罪未科决者，并依制处断。

高祖既受周禅，开皇元年，乃诏尚书左仆射、勃海公高颎，上柱国、沛公郑译，上柱国、清河郡公杨素，大理前少卿、平源县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县公韩浚，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应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纵轻。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二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过九年者，流二千里。

定讫，诏颁之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轘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轘及鞭，并令去也。贵砺带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廕，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万方百辟，知吾此怀。”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鞋底，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枉滥，莫能

自理。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众。又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三年，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五年，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恆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自是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六年，敕诸州长史已下，行参军已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又诏免尉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

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恆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帝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退屏，以避贤路。"帝于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棰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庭杀人，兵部侍朗冯基固谏，帝不从，竟于殿庭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僚之不谏者。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驳，罪同论异。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

尽然后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并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十六年，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问其事，以为主典所窃。复令孝卿驰驿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后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诸州县佐史，三年一代，经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诏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帝患之，问群臣断禁之法，杨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大理掌固来旷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又怒旷，命斩之。绰因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阁，绰又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閤，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死罪二也。臣本无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颜。会献皇后在坐，帝赐绰二金杯酒，饮讫，并以杯赐之。旷因免死，配徒广州。

帝以年龄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帝猜忌，二朝臣僚，用法尤峻。御史监师，于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或以白帝，帝谓之曰："尔为御史，何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左领军府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谏麦笃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

独孤师以受蕃客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决。

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恆，不复依准科律。时杨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栗，不敢措言。素于鸿胪少卿陈延不平，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氈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洒扫庭内，掌固以私戏污败官氈，罪状何以加此！"皆于西市棒杀，而榜棰陈延，殆至于毙。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性爱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权，帝亦不之能悉。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时斗称皆小旧二倍，其赎铜亦加二倍为差。杖百则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为差，三年则一百八十斤矣。流无异等，赎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赎三百六十斤。其实不异。开皇旧制，X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先是萧严以叛诛，崔君绰坐连庶人勇事，家口籍没。严以中宫故，君绰缘女入宫爱幸，帝乃下诏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故羊鲋从戮，弥见叔向之诚，季布立勋，无预丁公之祸，用能树声往代，贻范将来。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

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一曰名例，二曰卫宫，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啖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溃，及恭帝即位，狱讼有归焉。

志第二十一百官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陈，贵贱位矣。"是以圣人法乾坤以作则，因卑高以垂教 ，设官分职，锡珪胙土。由近以制远，自中以统外。内则公卿大夫士，外则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协和万邦，平章百姓，允厘庶绩，式叙彝伦。其由来尚矣。然古今异制，文质殊途。或以龙表官，或以云纪职。放勋即分命四子，重华乃爰置九官，夏倍于虞，殷倍于夏，周监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弥广。逮于战国，戎马交驰，虽时有变革，然犹承周制。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其间同异，抑亦可知。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于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余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所有节文，备详于志。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縈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炀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即而以人从欲，待下若仇，号令日改，官名月易。寻而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逸。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将军、大司马、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诸公及位从公开府者，置官属。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掾属从事中郎、记室、主簿、列曹参军、行参军、舍人等官。其司徒则有左、右二长史，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余僚佐，同于二府。有公则置，无则省。而司徒无公，唯省舍人，余官常置。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

特进，旧位从公。武帝以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定体。于是革之。

尚书省，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

户、都官、五兵等六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删定、三公、比部、祠部、仪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仓部、左户、驾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库部、功论、中兵、外兵、骑兵等郎二十三人。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

尚书掌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令总统之。仆射副令，又与尚书分领诸曹。令阙，则左仆射为主。其祠部尚书多不置，以右仆射主之。若左、右仆射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书以掌右事。然则尚书仆射、祠部尚书不恆置矣。又有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权置之。事毕则省，以其事分属都官、左户二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佐令、仆射知省事。左掌台内分职仪、禁令、报人章，督录近道文书章表奏事，纠诸不法。右掌台内藏及庐舍、凡诸器用之物，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凡诸尚书文书，诣中书省者，密事皆以挈囊盛之，封以左丞印。自晋以后，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监元年诏曰："自礼闱陵替，历兹永久，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粃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名，了无握兰之实。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三年，置侍郎，视通直郎。其郎中在职勤能，满二岁者，转之。又有五都令史，与左、右丞共知所司。旧用人常轻，九年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持领，秉此群目。"于是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年，以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户都，宣毅墨曹参军王颙兼中兵都。五人并以才地兼美，首膺兹选矣。驾部又别领车府署，库部领南、北武库二署令丞。

门下省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令尝御药，封玺书。侍中高功者，在职一年，诏加侍中祭酒，与侍郎高功者一人，对掌禁令，公车、太官、太医等令，骅骝厩丞。

集书省置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员外散骑常侍无员。散骑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常侍侍郎，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集录比诏比玺，为诸优文策文，平处诸文章诗颂。常侍高功者一人为祭酒，与侍郎高功者一人，对掌禁令，纠诸逋违。

驸马、奉车、车骑三都尉，并无员。驸马以加尚公主者，无班秩。

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并为显职，与侍中通

官。宋代以来，或轻或杂，其官渐替。天监六年革选，诏曰：“在昔晋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并奏帷幄，员外常侍，特为清显。陆始名公之胤，位居纳言，曲蒙优礼，方有斯授。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旧准人数，依正员格。”自是散骑视侍中，通直视中丞，员外视黄门郎。

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掌出内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员，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旧入直閤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

秘书省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选。

御史台，梁国初建，置大夫，天监元年，复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其八人武冠绛韝，执青仪囊在前。囊题云“宜官吉”以受辞诉。一人缃衣，执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阶。一人执仪囊，不喤。属官治书侍御史二人，掌举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统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纠察不法。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卫内。又有符节令史员。

谒者台，仆射一人，掌朝觐宾飨之事。属官谒者十人，掌奉诏出使拜假，朝会摈赞。高功者一人为假史，掌差次谒者。

诸卿，梁初犹依宋、齐，皆无卿名。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农为司农卿，三卿是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为少府卿，加置太仆卿，三卿是为夏卿。以卫尉为卫尉卿，廷尉为廷尉卿，将作大匠为大匠卿。三卿是为秋卿。以光禄勋为光禄卿，大鸿胪为鸿胪卿，都水使者为太舟卿，三卿是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而太常视金紫光禄大夫，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太乐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别有灵台丞。诏以为陵监之名，不出前诰，且宗庙宪章，既备典礼，园寝职司，理不容异，诸正陵先立监者改为令。于是陵置令矣。

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大同七年，国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

宗正卿，位视列曹尚书，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为之。

司农卿，位视散骑常侍，主农功仓廪。统太仓、导官、籍田、上林令，又管乐游、北苑丞，左右中部三仓丞，荚库、荻库、箬库丞，湖西诸屯主。天监九年，又置劝农谒者，视殿中御史。

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

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置材官将军、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署、南塘邸税库、东西冶、中黄、细作、炭库、纸官、柴署等令丞。

卫仆卿，位视黄门侍郎，统南马牧、左右牧、龙厩、内外厩丞。又有弘训太仆，亦置属官。

卫尉卿，位视侍中，掌宫门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宫徼，纠察不法。统武库令、公车司马令。又有弘训卫尉，亦置属官。

廷尉卿，梁国初建，曰大理，天监元年，复改为廷尉。有正、监、平三人。元会，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监东、西、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四年，置胄子律博士，位视员外郎。

大匠卿，位视太仆，掌土木之工。统左、右校诸署。

光禄卿，位视太子中庶子，掌宫殿门户。统守宫、黄门、华林园、暴室等令。又有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

鸿胪卿，位视尚书左丞，掌导护赞拜。

太舟卿，梁初为都水台，使者一人，参军事二人，河堤谒者八人。七年，改焉。位视中书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

大长秋，主诸宦者，以司宫闱之职。统黄门、中署、奚官、暴室、

华林等署。

领军，护军，左、右卫、骁骑、游骑等六将军，是为六军，又有中领、中护，资轻于领、护。又左右前后四将军，左右中郎将，屯骑、步骑、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校尉，武贲、冗从、羽林三将军，积射、强弩二军，殿中将军、武骑之职，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位视二率。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降左右骁、游一阶。又置硃衣直阁将军，以经为方牧者为之。其以左右骁、游带领者，量给仪从。

太子太傅一人，位视尚书令。少傅一人，位视左仆射。天监初，又置东宫常侍，皆散骑常侍为之。

詹事，位视中护军，任总宫朝。二傅及詹事，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家令、率更令仆各一人。家令，自宋、齐已来，清流者不为之。天监六年，帝以三卿陵替，乃诏革选。家令视通直常侍，率更、仆视黄门三等，皆置丞。中大通三年，以昭明太子妃居金华宫，又置金华家令。

左、右卫率各一人，位视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领果毅、统远、立忠、建宁、陵锋、夷寇、祚德等七营，右率领崇荣、永吉、崇和、细射等四营。二率各置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十人，正员司马四人。又有员外司马督官。共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各一人，谓之三校。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各一人，谓之二将。左、右积弩将军各一人。门大夫一人，视谒者仆射。

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为祭酒。行则负玺，前后部护驾。

中舍人四人，功高者一人，与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又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员。

庶子四人，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高功者一人，与高功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舍人十六人，掌文记。通事舍人二人，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典经局洗马八人，位视通直郎。置典经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员。又有外监殿局，内监殿局，导客局，斋内局，主玺、主衣、扶侍等局，门局，锡库局，内厩局，中药藏局，食官局，外厩局，车厩局等，各置有司，以承其事。

皇弟、皇子府，置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谘议参军，及掾属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等参军，功曹史，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文学，主簿，正参军、行参军、长兼行参军等员。嗣王府则减皇弟皇子府师、友、文学、长兼行参军。蕃王府则又减嗣王从事中郎，谘议参军，掾属录事、记室、中兵参军等员。自此以下，则并不登二品。

王国置郎中令、将军、常侍官。又置典祠令、庙长、陵长、典医丞、典府丞、典书令、学官令、食官长、中尉、侍郎、执事中尉、司马、谒者、典卫令、舍人、中大夫、大农等官。嗣王国则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农等员。蕃王则无常侍。自此以下，并不登二品。

诸王皆假金兽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诸公侯皆假铜兽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及竹园别都，宫室园圃，皆不以属国。

诸王言曰令，境内称之曰殿下。公侯封郡县者，言曰教，境内称之曰第下。自称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诣典书。世子主国，其文书表疏，仪式如臣而不称臣。文书下群官，皆言告。诸王公侯国官，皆称臣。上于天朝，皆称陪臣。有所陈，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五等诸公，位视三公，班次之。开皇诸侯，位视孤卿、重号将军、光禄大夫，班次之。开国诸伯，位视九卿，班次之。开国诸子，位视二千石，班次之。开国诸男，位视比二千石，班次之。公已下，各置相、典祠、典书令、典卫长一人。而伯子典书谓之长，典卫谓之丞。男典祠谓之长，典书谓之丞，无典卫。诸公已下，台为选置相，掌知百姓事。典祠已下，自选补上。诸列侯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员。不满千户，则但置庶子员。

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辞宫庙而行。州置别驾、治中从事各一人，主簿，西曹、议曹从事，祭酒从事，部传从事，文学从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员。郡置太守，置丞。国曰内史。郡丞，三万户以上，置佐一人。

县为国曰相，大县为令，小县为长，皆置丞、尉。郡县置吏，亦各准州法，以大小而制员。郡县吏有书僮，有武吏，有医，有迎新、送故等员。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

建康旧置狱丞一人。天监元年，诏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监，革选士流，务使任职。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系，事无小大，悉与令

筹。若有大事，共详，三人具辨。脱有同异，各立议以闻。尚书水部郎袁孝然、议曹郎孔休源并为之。位视给事中。

天监初，武帝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定令为九品。秩定，帝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定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

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

诸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右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为十七班。

尚书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禄大夫，为十六班。

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尚书仆射、右仆射，中书监，特进，领、护军将军，为十五班。

中领、护军，吏部尚书，太子詹事，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为十四班。

中书令，列曹尚书，国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禄大夫，为十三班。

侍中，散骑常侍，左、右卫将军，司徒左长史，卫尉卿，为十二班。

御史中丞，尚书吏部郎，秘书监，通直散骑常侍，太子左、右二卫率，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师，司农，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禄卿，为十一班。

给事黄门侍郎，员外散骑常侍，皇弟皇子府长史，太仆、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仆，扬州别驾，中散大夫，司徒右长史，云骑，游骑，皇弟皇子府司马，硃衣直阁将军，为十班。

尚书左丞，鸿胪卿，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庶子，扬州中从事，皇弟皇子公府从事中郎，太舟卿，大长秋，皇弟皇子府谘议，嗣王府长史，前左右后四军、嗣王府司马，庶姓公府长史，司马，为九班。

秘书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属，皇弟皇子友，散骑侍

郎，尚书右丞，南徐州别驾，皇弟皇子公府掾属，皇弟皇子单为二卫司马，嗣王庶姓公府从事中郎，左、右中郎将，嗣王庶姓公府谘议，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长史、司马，蕃王府长史、司马，庶姓持节府长史、司马，为八班。

五校，东宫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南徐州中从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谘议，为七班。

太子洗马，通直散骑侍郎，司徒主簿，尚书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经博士，皇弟皇子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别驾，领、护军长史、司马，嗣王庶姓公府掾属，南台治书侍御史，廷尉三官，谒者仆射，太子门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庶姓府谘议，为六班。

尚书郎中，皇弟皇子文学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别驾，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中从事，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五州别驾，太常丞，皇弟皇子国郎中令、三将，东宫二将，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为五班。

给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参军，中书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别驾，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别驾、中从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别驾，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中从事，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积射、强弩将军，太子左右积弩将军，皇弟皇子国大农，嗣王国郎中令，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为四班。

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员外散骑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参军，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卫司马，公车令，胄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别驾，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中从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别驾，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中从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参军，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卫将军，光禄丞，皇弟皇子国中尉，太仆大匠丞，嗣王国大农，蕃王国郎中令，庶姓持节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北馆令，为三班。

秘书郎，著作佐郎，扬、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单为领护詹事二卫等五官、功曹、主簿，太学博士，皇弟皇子国常

侍，奉朝请，国子助教，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中从事，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别驾，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中从事，鸿胪丞，尚书五都令史，武骑常侍，材官将军，明堂二庙帝陵令，嗣王府庶姓公府行参军，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参军，蕃王国大农，庶姓持节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庶姓持节府功曹史，为二班。

扬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皇弟皇子国侍郎，嗣王国常侍，扬南徐州议曹从事，东宫通事舍人，南台侍御史，太舟丞，二卫殿中将军，太子二率殿中将军，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行参军，蕃王国中尉，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皇弟皇子江州西曹从事、祭酒议曹祭酒部传从事，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中从事，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庶姓持节府主簿，汝阴巴陵二国郎中令，太官、太乐、太市、太史、太医、太祝、东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库、车府等令，为一班。

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皇弟皇子府长兼参军，皇弟皇子国三军、嗣王国侍郎、蕃王国常侍、扬南徐州文学从事，殿中御史、庶姓持节府除正参军、太子家令丞、二卫殿中员外将军、太子二率殿中员外将军、镇蛮安远护军度支校尉等司马，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主簿、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皇弟皇子荆雍郢三州从事史，江州议曹从事，南兖州文学从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主簿、嗣王庶姓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嗣王庶姓江州西曹从事、祭酒部传从事、劝农谒者，汝阴巴陵二王国大农，郡公国郎中令，为七班。

皇弟皇子国典书令，嗣王国三军，蕃王国侍郎，领护詹事五官功曹，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嗣王府长兼参军，庶姓公府长兼参军，庶姓持节府板正参军，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主簿，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主簿，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皇弟皇子豫司益广青五州文学从事，湘衡二州从事，嗣王庶姓荆霍郢三州从事史，江州议曹从事，南兖州文学从事，汝阴巴陵二王国中尉，皇弟皇子之庶子县侯国郎中令，郡公国大农，县公国郎中令，为六班。

皇弟皇子国三令，嗣王国典书令，蕃王国三军，皇弟皇子公府东曹督护，嗣王府庶姓公府参军督护，皇弟皇子之庶子长兼参军，蕃王府长兼参军，二卫正员司马督，太子二率正员司马督，领护主簿，詹事主

簿，二卫功曹，太常五官功曹，石头戍军功曹，庶姓持节府行参军，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文学从事，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主簿，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嗣王庶姓豫司益广青五州文学从事，湘衡二州从事，汝阴巴陵二王国常侍，郡公国中尉，县侯国郎中令，皇弟皇子府功曹督护，为五班。

嗣王国三令，蕃王国典书令，嗣王府功曹督护，庶姓公府东曹督护，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参军督护，蕃王府参军督护，二卫员外司马督，太子二率员外司马督，二卫主簿，太常主簿，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石头戍军主簿，庶姓持节府板行参军，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文学从事，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文学从事，汝阴巴陵二王国侍郎，县公国中尉，为四班。

蕃王国三令，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护，宗正等十一卿主簿，庶姓持节府长兼参军，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文学从事，郡公国侍郎，为三班。

庶姓持节府参军督护，汝阴巴陵二王国典书令，县公国侍郎，为二班。

庶姓持节府功曹督护，汝阴巴陵二王国三令，郡公国典书令，为一班。

又著作正令史，集书正令史，尚书度支三公正令史，函典书、殿中外监、斋监、东堂监、尚书都官左降正令史，诸州镇监、石头城监、琅邪城监、东宫外监、殿中守舍人，斋临、东宫典经守舍人，上库令，太社令，细作令，导官令，平水令，太官市署丞，正厨丞，酒库丞，柴署丞，太乐库丞，别局校丞，清商丞，太史丞，太医二丞，中药藏丞，东冶小库等三丞，作堂金银局丞，木局丞，北武库二丞，南武库二丞，东宫食官丞，上林丞，湖西砖屯丞，祇箬库丞，纹绢簟席丞，国子典学，材官司马，宣阳等诸门候，东宫导客守舍人，运署谒者，都水左右二装五城谒者，石城宣城阳新屯谒者，南康建安晋安伐船谒者，晋安练葛屯主，为三品蕴位。

又门下集书主事通正令史，中书正令史，尚书正令史，尚书监籍正令史，都正令史，殿中内监，题閤监，婚局监，东宫门下通事守舍人，东宫典书守舍人，东宫内监，殿中守舍人，题閤监，乘黄令，右藏令，

籍田令，廪牺令，梅根诸冶令，典客馆令，太官四丞，库存丞，太乐丞，东冶太库丞，左尚方五丞，右尚方四丞，东宫卫库丞，司农左右中部仓丞，廷尉律博士，公府舍人，诸州别署监，山阴狱丞，为三品勋位。

其州二十三，并列其高下，选拟略视内职。郡守及丞，各为十班。县制七班。用人各拟内职云。

又诏以将军之名，高卑舛杂，命更加厘定。于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号将军。以镇、卫、骠骑、车骑，为二十四班。内外通用。四征、东南西北，止施外。四中，军、卫、抚、护，止施内。为二十三班。八镇东南西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后，止施在内。为二十二班。八安东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后，止施在内。为二十一班。四平、东南西北。四翊，左右前后。为二十班。凡三十五号，为一品。是为重号将军。忠武、军师，为十九班。武臣、爪牙、龙骑、云麾，为十八班。代旧前后左右四将军。镇兵、翊师、宣惠、宜毅，为十七班。代旧四中郎。十号为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严威，为十六班。代旧征虏。智武、仁武、勇武、信武、严武，为十五班。代旧冠军。十号为一品，所谓五德将军者也。轻车、征远、镇朔、武旅、贞毅，为十四班。代旧辅国。凡将军加大者，唯至贞毅而已。通进一阶。优者方得比加位从公。凡督府，置长史司马谘议诸曹，有录事记室等十八曹。天监七年，更置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各一人。宁远、明威、振远、电耀、威耀，为十三班。代旧宁朔。十号为一品。武威、武骑、武猛、武壮、飚武，为十二班。电威、驰锐、追锋、羽骑、突骑，为十一班。十号为一品。折冲、冠武、和戎、安垒、猛烈，为十班。扫狄、雄信、扫虏、武锐、摧锋，为九班。十号为一品。略远、贞威、决胜、开远、光野，为八班。厉锋、轻锐、讨狄、荡虏、荡夷，为七班。十号为一品。武毅、铁骑、楼船、宣猛、树功，为六班。克狄、平虏、讨夷、平狄、威戎，为五班。十号为一品。伏波、雄戟、长剑、冲冠、雕骑，为四班、佽飞、安夷、克戎、绥狄、威虏，为三班。十号为一品。前锋、武毅、开边、招远、金威，为二班。绥虏、荡寇、殄虏、横野、驰射，为一班。十号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为贵。其制品十，取其盈数。班二十四，以法气序。制簿悉以大号居后，以为选法自小迁大也。前史所记，以位得从公，故将军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备其班品，叙于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应须军号者，有牙门、代旧建威。期门，代旧建武。为八班。候骑、代旧振威。熊渠，代旧振武。为七班。中坚、代旧奋威。典戎，代旧奋武。为六班。戈船、代旧扬威。绣衣，代

旧扬武。为五班。执讯、代旧广威。行阵，代旧广武。为四班。鹰扬为三班。陵江为二班。偏将军、裨将军，为一班。凡十四号，别为八班，以象八风。所施甚轻。又有武安、镇远、雄义，拟车骑。为二十四班。四抚东南西北，拟四征。为二十三班。四宁东南西北，拟四镇。为二十二班。四威东南西北，拟四安。为二十一班。四绥东南西北，拟四平。为二十班。凡十九号，为一品。安远、安边，拟忠武、军师。为十九班。辅义、安沙、卫海、抚河，拟武臣等四号。为十八班。平远、抚朔、宁沙、航海、拟镇兵等四号。为十七班。凡十号，为一品。翊海、朔野、拓远、威河、龙幕，拟智威等五号。为十六班。威陇、安漠、绥边、宁寇、梯山，拟智武等五号。为十五班。凡十号，为一品。宁境、绥河、?餍拧19.饕濉⑼□□□馇岢档任搴拧N□□陌唷0猜ぁ⑾蛞濉⑫□凇⑰袼贰10.蚵桑□饽□兜任搴拧N□□□唷7彩□牛□□黄贰F娇堋6.彳丁17.旰！20.□ぁ⒄衲□□馕渫□任搴拧N□□□唷3垡濉10.崴贰19.鹘凇⒅葱拧11.车拢□獾缤□任搴拧N□□话唷7彩□牛□□黄贰8Π摺6.□ぁ⑺绻亍17.⑫拧7.钜澹□庹鄢宓任搴拧N□□唷K缏ぁ20.□摺6.氵贰17.13.凇11.惩□□馍ǖ业任搴拧N□虐唷7彩□牛□□黄贰；彻亍14.菜贰⑸□堋20.□印□菜罚□饴栽兜任搴拧N□税唷Q锘□3.□ぁ⒅匆濉16.椿□6.柔郑□饫鞣娴任搴拧N□甙唷7彩□牛□□黄贰F胶印⒄衤ぁ⑫郾摺10.嵘场20.□兀□馕湟愕任搴拧N□□唷；承拧⑫□濉10.虢凇8.×伞⒃淇眨□饪说业任搴拧N□灏唷7彩□牛□□黄贰：春！15.钊□9.橐濉17.旰印19.餍牛□夥□ǖ任搴拧N□陌唷7钪摇⑹匾濉10.胄拧⒀龌□17.⒁澹□庳榇畏傻任搴拧N□□唷7彩□牛□□黄贰K绶健7.钫□3.谢□8.『！6.群樱□庀确娴任搴拧N□□唷；骋濉7.钚拧9.槌稀11.吃蟆7.□澹□馑缏驳任搴拧N□话唷7彩□牛□□黄贰4蠓惨话倬藕沤□□□辔□□罚□□□陌唷U□□谕夤□?

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监七年，改定将军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号将军，更加刊正，杂号之中，微有移异。大通三年，奏移宁远班中明威将军进轻车班中，以轻车班中征远度入宁远班中。又置安远将军代贞武，宣远代明烈。其戎夷之号，亦加附拟，选序则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班即阶也。同班以优劣为前后。有镇、卫、骠骑、车骑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镇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同班。忠武、军师同班。武臣、爪牙、龙骑、云麾、冠军同班。镇兵、翊师、宣惠、宣毅四将军，东南西北四中郎将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严威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严武同班。谓为五德将军。轻车、镇朔、武旅、贞毅、明威同班。宁远、安远、征远、振远、宣远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胜、威略、威风、威力、威光同班。武猛、武略、武胜、武力、武毅、武

健、武烈、武威、武锐、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锐、猛震、猛进、猛智、猛武、猛胜、猛骏同班。壮武、壮勇、壮烈、壮猛、壮锐、壮盛、壮毅、壮志、壮意、壮力同班。骁雄、骁桀、骁猛、骁烈、骁武、骁勇、骁锐、骁名、骁胜、骁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壮、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锐、忠壮、忠毅、忠捍、忠信、忠义、忠胜同班。明智、明略、明远、明勇、明烈、明威、明胜、明进、明锐、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远、光胜、光锐、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飙勇、飙猛、飙烈、飙锐、飙奇、飙决、飙起、飙略、飙胜、飙出同班。龙骧、武视、云旗、风烈、电威、雷音、驰锐、追锐、羽骑、突骑同班。折冲、冠武、和戎、安垒、超猛、英果、扫虏、扫狄、武锐、摧锋同班。开远、略远、贞威、决胜、清野、坚锐、轻锐、拔山、云勇、振旅同班。超武、铁骑、楼船、宣猛、树功、克狄、平虏、棱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长剑、冲冠、雕骑、佽飞、勇骑、破敌、克敌、威虏同班。前锋、武毅、开边、招远、金威、破阵、荡寇、殄虏、横野、驰射同班。牙门、期门同班。候骑、熊渠同班。中坚、典戎同班。执讯、行阵同班。伏武、怀奇同班。偏、裨将军同班。凡二百四十号，为四十四班。

又雍州置宁蛮校尉，广州置平越中郎将，北凉、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州置平戎校尉，宁州置镇蛮校尉，西阳、南新蔡、晋熙、庐江等郡，置镇蛮护军，武陵郡置安远护军，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随府主号轻重而不为定。其将军施于外国者，雄义、镇远、武安同班，拟镇、卫等三号。四抚同班，拟四征，四威同班。拟四安。四绥同班，拟四平。安远、安边同班，拟忠武等号。抚河、卫海、安沙、辅义同班，拟武臣等号。航海、宁沙、抚朔、平远同班，拟镇兵等号。龙幕、威河、和戎、拓远、朔野、翊海同班，拟智威等号。梯山、宁寇、绥边、安漠、威陇五号同班，拟智武等号。威漠、明义、昭信、绥河、宁境同班，拟轻车等号。候律、振朔、宣节、向义、安陇同班，拟宁远等号。振漠、宁陇、陵海、安远、平寇同班，拟威雄等号。怀德、执信、明节、横朔、驰义同班，拟武猛等号。安朔、宁河、扫寇、静朔、怀关同班，拟骁雄等号。度嶂、奉化、康义、超陇、扬化同班，拟猛烈等号。宁关、横沙、雄边、振陇、平河同班，拟忠勇等号。凿空、浮辽、弘节、宣义、怀信同班，拟明智等号。明信、陵河、归义、款塞、捍海同班，拟光烈等号。立义、仰化、弘信、守义、奉忠同班，拟飙勇等号。奉诚、立诚、建诚、显诚、义诚同班，拟龙骧等号。尉辽、宁渤、绥岭、威塞、通侯同班，拟折冲等号。扫荒、威荒、定荒、开荒、理荒

同班，拟开远等号。奉节、扫节、建节、效节、伏节同班，拟超武等号。渡河、陵海、承化、奉正、绥方同班，拟伏波等号。伏义、怀泽、归诚、奉信、怀义同班，拟前锋等号。凡一百二十五将军，二十八班，并施外国戎号，准于中夏焉。大同四年，魏彭城王尔硃仲远来降，以为定洛大将军，仍使其北讨，故名云。

陈承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国，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并以为赠官。定令，尚书置五员，郎二十一员。其余并遵梁制，为十八班，而官有清浊。自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为之。从此班者，方得进登第一班。其亲王起家则为侍中。若加将军，方得有佐史，无将军则无府，止有国官。皇太子冢嫡者，起家封王，依诸王起家。余子并封公，起家中书郎。诸王子并诸侯世子，起家给事。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此外有扬州主簿、太学博士、王国侍郎、奉朝请、嗣王行参军，并起家官，未合发诏。诸王公参佐等官，仍为清浊。或有选司补用，亦有府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随意。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若随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预催督。若其驱使，便有职务。其衣冠子弟，多自修立，非气类者，唯利是求，暴物乱政，皆此之类。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势。其庶姓为州，若无将军者，谓之单车。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其所制品秩，今列之云。

相国，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已上秩万石。巴陵王、汝阴王后，尚书令，已上秩中二千石。品并第一。

中书监，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二傅，左右光禄大夫，已上中二千石。品并第二。

中书令，侍中，散骑常侍，领、护军，中领、护军，吏部尚书，列曹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已上并中二千石。左右卫将军，御史中丞，已上二千石。太后卫尉、太仆、少府三卿，太常、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光禄、大匠、太仆、鸿胪、太舟等卿，太子詹事，国子祭酒，已上中二千石。扬州刺史，凡单车刺史，加督进

一品，都督进二品。不论持节假节，扬州、徐州加督，进二品右光禄已下。加都督，第一品尚书令下。南徐、东扬州刺史，皇弟皇子封国王世子，品并第三。

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已上二千石。秘书监，中二千石。左右骁骑、左右游击等将军，太子中庶子，已上二千石。太子左右卫率，二千石硃衣直阁，云骑、游骑将军，中书侍郎，已上千石。尚书左右丞，尚书、吏部侍郎、郎中，已上六百石。尚书郎中与吏部郎同列，今品同。太子三卿，太中、中散大夫，司徒左右长史，已上千石。诸王师，依秩减之例。国子博士，千石。荆江南兖郢湘雍等州刺史，六州加督，进在第三品东扬州下。加都督，进在第二品右光禄下。嗣王、蕃王、郡公、县公等世子，品并第四。

秘书丞，明堂、太庙、帝陵等令，已上六百石。散骑侍郎，前左右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已上千石。大长秋，二千石。太子中舍人、庶子，六百石。豫益广衡等州，青州领冀州，北兖北徐等州，梁州领南秦州，司南梁交越桂霍宁等十五州，加督，进在第四品雍州下。加都督，进在第三品南徐州下。不言秩。丹阳尹，中二千石。会稽太守，二千石。加督，进在第四品雍州下。加都督进在第三品南徐州下。诸郡若督及都督，皆以此差次为例。吴郡、吴兴二太守，二千石。侯世子，不言秩。皇弟皇子府谘议参军，八百石。皇弟皇子府板谘议参军，不言秩。皇弟皇子府长史，千石。皇弟皇子府板长史，不言秩。皇弟皇子府司马，千石。皇弟皇子府板司马，不言秩。皇弟皇子公府从事中郎，六百石。品并第五。

通直散骑侍郎，千石。著作郎，六百石。步兵、射声、长水、越骑、屯骑五校尉，并千石。太子洗马，六百石。太子步兵、翊军、屯骑三校尉，并秩同台校。司徒左西掾属，并本秩四百石。依减秩例。皇弟皇子友，依减秩例。皇弟皇子公府属，本秩四百石。依减秩例。五经博士，六百石。子男世子，不言秩。万户以上郡太守、内史、相，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谘议参军，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长史、司马，并八百石。嗣王府官减正王府一阶。其板长史、司马，并不言秩。庶姓公府谘议参军，六百石。与嗣王府同。其板者并不言秩。庶姓公府长史、司马，并八百石。其板者并不言秩。嗣王庶姓公府从事中郎，六百石。皇帝皇子府中录事参军、板府中录事参军，中记室参军、板中记室参军，中直兵参军、板中直兵参军，扬州别驾中从事，皇弟皇子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别驾中从事，并不言秩，品并第六。

给事中，六百石，员外散骑侍郎，秘书著作佐郎，并四百石。依减秩例。奉车、驸马都尉，武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已上并六百石。谒者仆射，千石。南台治书侍御史，六百石。太子舍人，二百石。依减秩例。太子门大夫，六百石。太子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并秩同台将。司徒主簿，依减秩例。司徒祭酒，不言秩。领护军长史、司马，廷尉正、监、平，并六百石。皇弟皇子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公府祭酒，并不言秩。皇弟皇子文学，依减秩例。嗣王庶姓公府掾属，并本秩四百石。依减秩例。太子二傅丞，并六百石。蕃王府谘议参军，四百石。蕃王府板谘议参军，不言秩。蕃王府长史、司马，六百石。板者并不言秩。庶姓持节府谘议参军，四百石。庶姓非公不持节将军置长史，六百石。庶姓持节府板谘议参军，不言秩。庶姓持节府长史、司马，并六百石。板者皆不言秩。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及板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并不言秩。不满万户太守、内史、相，二千石。丹阳、会稽、吴郡、吴兴及万户郡丞，并六百石。建康令，千石。建康正、监、平，秩同廷尉。品并第七。

中书通事舍人，依减秩例。积射、强弩、武卫等将军，公车令，太子左右积弩将军，并六百石。奉朝请武骑常侍，依减秩例。太后三卿、十二卿、大长秋等丞，并六百石。左右卫司马，不言秩。太子詹事丞，胄子律博士，并六百石。皇弟皇子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嗣王府、皇弟子皇子之庶子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参军、功曹史、主簿，庶姓非公不持节诸将军置主簿，庶姓公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参军、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蕃王府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板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 ，庶姓持节府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及板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少傅、五官功曹史、主簿，已上并不言秩。太学博士，六百石。国子助教，司樽郎，安蛮戎越校尉中郎将府等长史，六百石。蛮戎越等府佐无定品。自随主军号轻重。小府减大府一阶。蛮戎越校尉中郎将等府板长史，不言秩。蛮戎越校尉中郎将等司马，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庶姓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等州别驾中从事，不言秩。不满万户已下郡丞，六百石。五千户已上县令、相，一千石。皇弟皇子国郎中令、大农、中尉，并六百石。品并第八。

左右二卫殿中将军，不言秩。南台侍御史。依秩减例。东宫通事舍人，不言秩。材官将军，六百石。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庶姓

公府正参军、板正参军、蕃王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正参军、板正参军、行参军、板行参军，庶姓持节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板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庶姓豫益广衡青冀北兖北徐梁秦司南徐等州别驾中从事史，扬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议曹二从事，南徐州主簿、西曹、祭酒议曹二从事，皇弟皇子诸州主簿、西曹，已上并不言秩。不满五千户已下县令、相，六百石。皇弟皇子国常侍、侍郎，不言秩。嗣王国郎中令、大农、中尉，并四百石。嗣王国常侍，不言秩。蕃王国郎中令、大农、殿中，并二百石。品并第九。

又有戎号拟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镇卫、骠骑、车骑等三号将军，拟官品第一。比秩中二千石。四中、军、抚、卫、权。四征、东南西北。八镇东南西北，左右前后。等十六号将军，拟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八安、左前右后，东南西北。四翊、左前右后。四平东南西北。等十六号将军，拟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忠武、军师、武臣、爪牙、龙骑、云麾、冠军、镇兵、翊师、宣惠、宣毅等将军，四中郎将，智、仁、勇、信、严等五威、五武将军，合二十五号，拟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轻车、镇朔、武旅、贞毅、明威等将军，将军加大者至此。凡加大，通进一阶。宁、安、征、振、宣等五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小府、蛮越校尉中郎将，随府主军号轻重。若单作，则减刺史一阶。若有将军，减将军一阶。合十八号，拟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胜、风、力、光等十威，武猛、略、胜、力、毅、健、烈、威、锐、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锐、进、智、胜、骏等十猛，壮武、勇、烈、猛、锐、威、力、毅、志、意等十壮，骁雄、桀、猛、烈、武、勇、锐、名、胜、迅等十骁，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壮、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锐、壮、毅、捍、信、义、胜等十忠，明智、略、远、勇、烈、威、锐、毅、胜、进等十明，光烈、明、英、远、胜、锐、命、勇、戎、野等十光，飙勇、烈、猛、锐、奇、决、起、胜、略、出等十飙将军，平越中郎，广、梁、南秦、南梁、宁等州小府。西戎、平戎、镇蛮三校尉等，拟官一百四号，品第六。并千石。龙骧、武视、云旗、风烈、电威、雷音、驰锐、追锐、羽骑、突骑、折冲、冠武、和戎、安垒、超猛、英果、扫虏、扫狄、武锐、摧锋、开远、略远、贞威、决胜、清野、坚锐、轻车、拔山、云勇、振旅等将军，拟官三十号，品第七。并六百石。超武、铁骑、楼船、宣猛、树功、克狄、平虏、棱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长剑、冲冠、雕骑、佽飞、勇骑、破敌、克敌、威虏等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南新蔡、晋熙、庐江郡小府、镇蛮安远护军、度支校尉，

随府主号轻重。若单作，则减太守内史相一阶。若有将军，减一阶。安远护军，度支校尉巴陵郡丞等，拟官二十三号，品第八。并六百石。前锋、武毅、开边、招远、金威、破阵、荡寇、殄虏、横野、驰射等将军，拟官十号，品第九。并四百石。诸将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则无秩。其虽除不领兵，领兵不满百人，并除此官而为州郡县者，皆依本条减秩石。二千石减为千石，千石降为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无秩。其州郡县，自各以本秩论。凡板将军，皆降除一品。诸依此减降品秩。其应假给章印，各依旧差，不贬夺。

其封爵亦为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万石。嗣王、蕃王、开国郡县公，第二品。开国郡、县侯，第三品。开国县伯，第四品，并视中二千石。开国子，第五品。开国男，第六品。并视二千石。汤沐食侯，第七品。乡、亭侯，第八品。并视千石。关中、关外侯，第九品。视六百石。

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必有奇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常例。其相知表启通举者，每常有之，亦无年常考校黜陟之法。既不为此式，所以勤惰无辨。凡选官无定期，随阙即补，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若有迁授，或由别敕，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录数十人名，吏部尚书与参掌人共署奏。敕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铨量奏请。若敕可，则付选，更色别，量贵贱，内外分之，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贴鹤头板，整威仪，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画可，付选司行召。得诏官者，不必皆须待召。但闻诏出，明日，即与其亲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

志第二十二百官中

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三师、二大、三公府，三门，当中开黄閤，设内屏。各置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属，主簿，录事，功曹，记室、户曹、金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刑狱等参军事，东西閤祭酒及参军事，法、墨、田、水、铠、集、士等曹行参军，兼左户右户行参军，长兼行参军，参军、督护等员。司徒则加有左右长史。三公下次有仪同三司。加开府者，亦置长史已下官属，而减记室、仓、城局、田、水、铠、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每官下三府一阶。三师、二大置佐史，则同太尉府。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亦各置府僚云。

特进，左右光禄，金紫、银青等光禄大夫，用人俱以旧德就闲者居之。自一品已下，从九品已上，又有骠骑、车骑、卫、四征、四镇、中军、镇军、抚军、翊军、四安、冠军、辅国、龙骧、镇远、安远、建忠、建节、中坚、中垒、振威、奋威、广德、弘义、折冲、制胜、伏波、陵江、轻车、楼船、劲武、昭勇、明威、显信、度辽、横海、逾岷、越嶂、戎昭、武毅、雄烈、恢猛、扬麾、曜锋、荡边，开城、静漠、绥戎、平越、殄夷、飞骑、隼击、武牙、武奋、清野、横野、偏、裨等将军，以褒赏勋庸。

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又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令则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纠弹，而右不纠弹。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其属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户十七曹，并弹纠见事。又主管辖台中，有违失者，兼纠驳之。右丞各一人。掌驾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仓部、金部、库部十一曹。亦管辖台中，又主凡诸用度杂物、脂、灯、笔、墨、帏帐。唯不弹纠，余悉与左同。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其六尚书，分统列曹。吏部统吏部、掌褒崇、选补等事。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贡士等事。主爵掌封爵等事。三曹。殿中统殿中、掌驾行百官留守名帐，宫殿禁卫，供御衣仓等事。仪曹、掌吉凶礼制事。三公、掌五时读时令，诸曹囚帐，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四曹。祠

部统祠部、掌祠部医药，死丧赠赐等事。主客、掌诸蕃杂客等事。虞曹、掌地图，山川远近，园囿田猎，肴膳杂味等事。屯田、掌藉田、诸州屯田等事。起部掌诸兴造非等事。五曹。祠部，无尚书则右仆射摄。五兵统左中兵、掌诸郡督告身、诸宿卫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内丁帐、事力、蕃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潼关已东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潼关已西诸州，所典与左外同。都兵掌鼓吹、太乐、杂户等事。五曹。都官统都官、掌畿内非违得失事。二千石、掌畿外得失等事。比部、掌诏书律令勾检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礼食肴馔等事。五曹。度支统度支、掌计会，凡军国损益、事役粮廪等事。仓部、掌诸仓帐出入等事。左户、掌天下计帐、户籍等事。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等事。金部、掌权衡量度、外内诸库藏文帐等事。库部掌凡是戎仗器用所须事。六曹。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余并一人。凡三十郎中。吏部、仪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户、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员。

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录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统局六。领左右局，领左右各二人，掌知硃华阁内诸事。宣传已下，白衣斋子已上，皆主之。左右直长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总知御膳事。丞、监各四人。尚药局，典御及丞各二人，总知御药事。侍御师、尚药监各四人。主衣局、都统、子统各二人。掌御衣服玩等事。斋帅局，斋帅四人。掌铺设洒扫事。殿中局，殿中监四人。掌驾前奏引行事，制请修补。东耕则进耒耜。

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又领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中书舍从、主书各十人。

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领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二人。

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六人，谏议大夫七人，散骑侍郎六人，员外散骑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骑侍郎六人，给事中六人，员外散骑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请二百四十人。又领起居省，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各一人，校书郎二人。

中侍中省，掌出入门閤。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给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药典御及丞，并中谒者仆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监四人。内谒者局，统、丞各一人。

御史台，掌察纠弹劾。中丞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检校御史各十二人，录事四人。领符节署，令一人，符玺郎中四人。

都水台，管诸津桥。使者二人，参事十人。又领都尉、合昌、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诸津桥。

谒者台，掌凡诸吉凶公事，导相礼仪事。仆射二人，谒者三十人，录事一人。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

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有博士、四人，掌礼制。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八书博士二人。等员。统诸陵、掌守卫山陵等事。太庙、掌郊庙社稷等事。太乐、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衣冠、掌冠帻、舄履之属等事。鼓吹、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太祝、掌郊庙赞祝，祭社衣服等事。太史、掌天文地动，风云气色，律历卜筮等事。太医、掌医药等事。廪牺、掌养牺牲，供祭群祀等事。太宰掌诸神祀烹宰行礼事。等署令、丞。而太庙兼领郊祠、掌五郊群神事。崇虚掌五岳四渎神祀，在京及诸州道士簿帐等事。二局丞，太乐兼领清商部丞，掌清商音乐等事。鼓吹兼领黄户局丞，掌供乐人衣服。太史兼领灵台、掌天文观候。太卜掌诸卜筮。二局丞。

光禄寺，掌诸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宫、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籥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御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司其事。余各有令、丞。又领东园局丞员。掌诸凶具。

卫尉寺，掌禁卫甲兵。统城门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职。掌宫殿城门，并诸仓库管籥等事。又领公车、掌尚书所不理，有枉屈，经判奏闻。武库、掌甲兵及吉凶仪仗。卫士掌京城及诸门士兵。等署令。武库又有修故局丞。掌领匠修故甲等事。

大宗正寺，掌宗室属籍。统皇子王国、诸王国、诸长公主家。

太仆寺，掌诸车辇、马、牛、畜产之属。统骅骝、掌御马及诸鞍乘。左右龙、左右牝、掌驼马。驼牛、掌饲驼骡驴牛。司羊、掌诸羊。乘黄、掌诸辇辂。车府掌诸杂车。等署令、丞。骅骝署，又有奉承直长二人。左龙署，有左龙局。右龙署，有右龙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驼牛署，有典驼、特牛、牸牛三局。司羊署，有特羊、牸羊局。诸局并有都尉。寺又领司讼、典腊、出入等三局丞。

大理寺，掌决正刑狱。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十人，狱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

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祇部丞一人。司仪署，又有奉礼郎三十人。

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统平准、太仓、钩盾、典农、导官、梁州水次仓、石济水次仓、藉田等署令、丞。而钩盾又别领大囿、上林、游猎、柴草、池薮、苜蓿等六部丞。典农署，又别领山阳、平头、督亢等三部丞。导官署，又有御细部、曲面部、典库部等仓督员。

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统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诸冶东西道署、黄藏、右藏、细作、左校、甄官等署令、丞。左尚方，又别领别局、乐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绫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别领别局丞。司染署，又别领京坊、河东、信都三局丞。诸冶东道，又别领滏口、武安、白间三局丞。诸冶西道，又别领晋阳冶、泉部、大亏阝、原仇四局丞。甄官署，又别领石窟丞。

国子寺，掌训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

长秋寺，掌诸宫阁。卿、中尹各一人，并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中黄门、掖庭、晋阳宫、中山宫、园池、中宫仆、奚官等署令、丞。又有暴室局丞。其中黄门，又有冗从仆射及博士四人。掖庭、晋阳、中山，各有宫教博士二人。中山署，又别有面豆局丞。园池署，又别有桑园部丞。中宫仆署，又别有乘黄局教尉、细

马车都督、车府部丞。奚官署，又别有染局丞。

将作寺，掌诸营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功曹，主簿，录事员。若有营作，则立将、副将、长史、司马、主簿、录事各一人。又领军主、副，幢主、副等。

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

领军府，将军一人，掌禁卫宫掖。硃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舆驾出入，督摄仗卫。中领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直，厘其府事。又领左右卫、领左右等府。

左右卫府，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所主硃华阁以外，各武卫将军二人贰之。皆有司马、功曹、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御仗属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职、御仗等员。其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直卫属官，有直卫正副都督、翊卫正副都督、前锋正副都督等员。直突属官，有直突都督、勋武前锋散都督等员。直阁属官，有硃衣直阁、直阁将军、直寝、直斋、直后之属。又有武骑、云骑将军各一人，骁骑、游击、前后左右等四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各五人，步兵、越骑、射声、屯骑、长水等校尉，奉车都尉等，各十人，武贲中郎将，羽林监各十五人，冗从仆射三十人，骑都尉六十人，积弩、积射、强弩等将军及武骑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将军五十人，员外将军一百人，殿中司马督五十人，员外司马督一百人。

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左右备身五职、左右备身员。又有刀剑备身正副都督、刀剑备身五职、刀剑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督、备身五职员。

护军府，将军一人，掌四中关津。舆驾出则护驾。中护军亦同，有长史、司马、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厘其府事。其属官，东西南北四中府皆统之。四府各中郎将一人，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统府录事各一人。又有统府直兵及功曹、仓曹、中兵、外兵、骑兵、长流、城局等参军各一人，法、田、铠等曹行参军各一人。又领诸关尉、津尉。

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掌师范训导，辅翊皇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观三师之德。出则三师在前，三少在后。

詹事，总东宫内外众务，事无大小，皆统之。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家令，率更令、仆等三寺，左右卫二坊。三寺各置丞，二坊各置司马，俱有功曹、主簿，以承其事。

家令，领食官、典仓、司藏等署令、丞。又领内坊令、丞。掌知阁内诸事。其食官，又别领器局、酒局二丞，典仓又别领园丞。司藏又别领仗库、典作二局丞。率更领中盾署令、丞各一人。掌周卫禁防，漏刻钟鼓。仆寺领厩牧署令、丞，署又别有车舆局丞。

左右卫坊率，各领骑官备身正副都督、骑官备身五职、骑官备身员。又有内直备身正副都督、内直备身五职、内直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都督、备身五职员。又有直阁、直前、直后员。又有旅骑、屯卫、典军等校尉各二人，骑尉三十人。

门下坊，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又领殿内、典膳、药藏、斋帅等局，殿内局有内直监二人，副直监四人。典膳、药藏局，监、丞各二人。药藏又有侍医四人。斋帅局，斋帅、内阁帅各二人。

典书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领典经坊，洗马八人，守舍人二人，门大夫、坊门大夫、主簿各一人。并统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又各置曹兵，以共其役。其员因繁简而立。其余主司专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条流甚众，不可得而具也。

王，位列大司马上。非亲王则位在三公下。置师一人，余官大抵与梁制不异。其封内之调，尽以入台，三分食一。公已下，四分食一。

皇子王国，置郎中令，大农，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将军，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阁、四人。典书、典祠、学宫、典卫等令，各一人。斋帅、四人。食官、厩牧长、各一人。典医丞、二人。典府丞、一人。执书、二人。谒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员。

诸王国，则加有陵长、庙长、常侍各一人，而无中将军员。上、中大夫各减一人。诸公又减诸王防阁、斋帅、典医丞等员。诸侯伯子男国，又减诸公国将军、大夫员。诸公主则置家令、丞、主簿、录事等员。

司州，置牧。属官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州都，主簿，西曹书佐、记室、户曹、功曹、金曹、租曹、兵曹、骑曹、都官、法曹、部郡等从事员。主簿置史，西曹已下各置掾史。又领西、东市署令、丞，及统清都郡诸畿郡。

清都郡，置尹，丞，中正，功曹、主簿、督邮，五官，门下督，录事，主记，议生，及功曹、记室、户、田、金、租、兵、骑、贼、法等曹掾，中部掾等员。

鄴、临漳、成安三县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门下督、录事、主记，议及功曹、记室、户、田、金、租、兵、骑、贼、法等曹掾员。鄴又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经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又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诸县令已下官员，悉与上上县同。诸畿郡太守已下，悉与上上郡同。

上上州刺史，置府。属官有长史，司马，录事，功曹、仓曹、中兵等参军事及掾史，主簿及掾，记室掾史，外兵、骑兵、长流、城局、刑狱等参军事及掾史，参军事及法、墨、田、铠、集、士等曹行参军及掾史，右户掾史，行参军，长兼行参军，督护，统府录事，统府直兵，箱录事等员。州属官，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书佐，市令及史，祭酒从事史，部郡从事，阜服从事，典签及史，门下督，省事，都录事及史，箱录事及史，朝直、刺奸、记室掾，户曹、旧曹、金曹、租曹、兵曹、左户等掾史等员。

上上州府，州属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减上上州十人，上下州减上中州十人，中上州减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减中上州十人，中下州减中中州十人，下上州减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减下上州十人，下下州减下中州十人。

上上郡太守，属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五官，省事，录事，及西曹、户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

佐，太学博士，助教，太学生，市长，仓督等员。合属官佐史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减上上郡五人，上下郡减上中郡五人，中上郡减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减中上郡五人，中下郡减中中郡五人，下上郡减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减下上郡二人，下下郡减下中郡二人。

上上县令，属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录事，及西曹、户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长等员。合属官佐史五十四人。上中县减上上县五人，上下县减上中县五人，中上县减上下县六人，中中县减中上县五人，中下县减中中县一人，下上县减中下县一人，下中县减下上县一人，下下县减下中县一人。

自州、郡、县，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

三等诸镇，置镇将、副将，长史，录事参军，仓曹、中兵、长流、城局等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市长，仓督等员。

三等戍，置戍主、副，掾，队主、副等员。

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

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

三品，四百匹，一百匹为一秩。从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为一秩。

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从四品，二百匹，五十匹为一秩。

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

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为一秩。从六品，八十匹，二十匹为一秩。

七品，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从七品，四十匹，十匹为一秩。

八品，三十六匹，九匹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匹，八匹为一秩。

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

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于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焉。

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

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匹，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为差。

上郡太守，岁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为差。

上上县，岁秩一百五十匹，与鄴、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为差。

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尉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矣。

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

三师、王、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为第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开国郡公，为从一品。

仪同三司，太子三师，特进，尚书令，骠骑、车骑将军，二将军加大者，在开国郡公下。卫将军，加大者，在太子太师上。四征将军，加大者，次卫大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散郡公，开国县公，为第二品。

尚书仆射，置二，左居右上。中书监，四镇，加大者，次四征。中、镇、抚军将军，三将军，武职罢任者为之。领军、加大者，在尚书

令下。护军、翊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县公，开国县侯，为从二品。

吏部尚书，四安将军，中领、护，太常、光禄、卫尉卿，太子三少，中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书，四平将军，大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清都尹，三等上州刺史，左右卫将军，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散县侯，开国县伯，为第三品。

散骑常侍、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长史、四方中郎将、四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国子祭酒、御史中丞、中侍中、长秋卿、将作大匠、冠军将军、太尉长史、领左右将军、武卫将军、太子左右卫率、辅国将军、四护校尉、太中大夫、龙骧将军、三等上郡太守、散县伯，为从第三品。

镇远、安远将军，太常、光禄、卫尉少卿，尚书，吏部郎中，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右长史，司空长史，大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少卿，三公府司马，中常侍，中尹，城门校尉，武骑、云骑、骁骑、游击将军，已前上阶。建忠、建节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诸开府长史、中大夫，三等下州刺史，三等镇将，诸开府司马，开国县子，为第四品。

中坚、中垒将军，尚书左丞，三公府谘议参军事，司州别驾从事史，三等上州长史，太子三卿，前、左、右、后军将军，中书侍郎，太子庶子，三等中郡太守，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备身、卫仗、直荡等正都督，三等上州司马，已前上阶。振威、奋武将军，谏议大夫，尚书右丞，诸开府谘议参军，司州治中从事史，左右中郎将，步兵、越骑、射声、屯骑、长水校尉，硃衣直阁，直阁将军，太子骑官备身、内直备身等正都督，三等镇副将，散县子，为从第四品。

广德、弘义将军，太子备身、直入、直卫等正都督，领左右、三等中州长史，三公府从事中郎，秘书丞，皇子友，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中舍人，员外散骑常侍，三等中州司马，已前上阶。折冲、制胜将军，主衣都统，尚食、尚乐二典御，太子旅骑、屯卫、典军校尉，领护府长史司马，诸开府从事中郎，开国县男，为第五品。

伏波、陵江将军，三等下州长史，三公府掾属，著作郎，通直散骑侍郎，太子洗马，左右备身、刀剑备身、御仗、直荡等副都督，左右直长，中尚食、中尚药典御，三等下州司马，已前上阶。轻车、楼船将

军，驸马都尉，翊卫正都督，直寝，直斋，奉车都尉，都水使者，诸开府掾属，崇圣、归义、归正、归命、归德侯，清都郡丞，治书侍御史，鄴、临漳、成安三县令，中给事中，三等下郡太守，大理司直，太子直阁、二卫队主，太子骑官、内直备身副都督，开国乡男，散县男，为从第五品。

劲武、昭勇将军，尚书诸曹郎中，中书舍人，三公府主簿，三等上州别驾从事史，四中府三等镇守长史，三公府录事参军事，皇子郎中令，三公府功曹、记室、户、仓、中兵参军事，皇子文学，谒者仆射，已前上阶。明威、显信将军，太子备身副都督，四中府司马，武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直入副都督，千牛备身，大理正、监、评，侍御师诸开府录事、功曹、记室、仓、中兵等曹参军事，三等上州录事参军事，治中从事史，三等上郡丞，三等上县令，太子内直监，平准署令，为第六品。

度辽、横海将军，直突都督，三等中州别驾从事史，三公府列曹参军事，给事中，太子门大夫，三等上州功、仓、中兵等参军事，皇子大农，骑都尉，直后，符玺郎中，三等中州录事参军事，已前上阶。逾岷、越嶂将军，直卫副都督，三等中州从事史，诸开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三等中州功、仓、中兵等参军事，太子舍人，三寺丞，太子直前，太子副直监，太子诸队主，为从第六品。

戎昭、武毅将军，勋武前锋正都督，三公府东西閤祭酒，三等下州别驾从事史，三等上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三等下州录事参军事，四中府录事参军事，王公国郎中令，积弩、积射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皇子中尉，三公府参军事，列曹行参军，已前上阶。雄烈、恢猛将军，翊卫副都督，诸开府东西閤祭酒参军事、列曹行参军，三等下州功、仓、中兵参军事，四中府功、仓、中兵参军事，三等中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二卫府司马，詹事府丞，左右备身五职，三等镇录事参军事，六寺丞，秘书郎中，著作佐郎，太子侍医，太子骑尉，太子骑官备身五职，三等中郡丞，三等中县令，为第七品。

扬麾、曜锋将军，勋武前锋副都督，强弩将军，三公府行参军，三等上州参军事、列曹行参军，三等下州府主簿、列曹参军事，四中府列曹参军事，王公国大农，长秋、将作寺丞，太子二率坊司马，三等镇仓、中兵参军事，已前上阶。荡边、开域将军，勋武前锋散都督，太学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武骑常侍，左右备身，刀剑备身五职，都将、别、统、军主、幢主。三等中州参军事、列曹行参军，诸开府行参

军，奉朝请，国子助教，公车、京邑二市署令，三等镇列曹参军事，三县丞，侍御史，尚食、尚药丞，斋帅，中尚食、中尚药丞，太子直后、二卫队副，前锋正都督，太子骑官备身，太子内直备身五职，已见前。诸戍主、军主，为从第七品。

静漠、绥戎将军，协律郎，三等上州行参军，三等下州参军事、列曹参军事，四中府列曹行参军，侯、伯国郎中令，殿中将军，皇子侍郎，已前上阶。平越、殄夷将军，刀剑备身五职，已见前。前锋副都督，太子内直备身，主书，殿中侍御史，太子典膳、药藏丞，太子斋帅，三等中州行参军，王、公国中尉，三等镇铠曹行参军，三等下郡丞，三等下县令。为第八品。

飞骑、隼击将军，三公府长兼左右户行参军、长兼行参军，门下录事，尚书都令史，检校御史，诸署令，诸开府典签，中谒者仆射，中黄门冗从仆射，已前上阶。武牙、武奋将军。备身御仗五职，宫门署仆射，太子备身五职，侯、伯国大农，皇子上、中、下将军，皇子上、中大夫，王、公国常侍，诸开府长兼左右户行参军，诸开府长兼行参军，员外将军，勋武前锋五职，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签，太子诸队副，诸戍诸军副，清都郡丞，为从第八品。

清野将军，子、男国郎中令，诸署内谒者局统，三等上州长兼行参军，中黄门、太子内坊令，公主家令，皇子防阁、典书令，四门博士，大理律博士，校书郎，三公府参军督护，都水参军事，七部尉，诸郡尉，已前上阶。横野将军，王、公国侍郎，侯、伯国中尉、谒者，太子三寺丞，诸开府参军督护，殿中司马督，御仗，太子食官、中省、典仓等令，太子备身，平准、公车丞，三等中州典签，为第九品。

偏将军，诸宫教博士，太子司藏、厩牧令，太子校书，诸署别局都尉，诸尉，诸关津尉，三等上州参军督护，三等中州长兼行参军，秘书省正字，皇太子三令，王、公国上中下将军及上中大夫，诸署令，诸县丞，已前上阶。裨将军，领军护军府、太常光禄卫尉寺、詹事府等功曹、五官、奉礼郎，子、男国大农，小黄门，员外司马督，太学助教，诸幢主、遥途尉，中侍中，省录事，三等下州典签，尚书、门下、中书等省医师，为从第九品。

流内比视官十三等。第一领人酋长，视从第三品。第一不领人酋长，视第四品。第二领人酋长，第一领人庶长，视从第四品。诸州大中正，第二不领人酋长，第一不领人庶长，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

中正，第三领人酋长，第二领人庶长，视从第五品。第三不领人酋长，第二不领人庶长，视第六品。第三领人庶长，视从第六品。第三不领人庶长，视第七品。司州州都主簿，国子学生，视从第七品。诸州州都督簿，司州西曹书佐，清都郡中正、功曹，视第八品。司州列曹从事，诸州西曹书佐，诸郡中正、功曹，清都郡主簿，视从第八品。司州部郡从事，诸州祭酒从事史，视第九品。诸州部郡从事，同州守从事，诸郡主簿，司州武猛从事，视从第九品。

周太祖初据关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改创章程，命尚书令卢辩，远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其所制班序：

内命，谓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外命，谓诸侯及其臣。诸公九命，诸侯八命，诸伯七命，诸子六命，诸男五命，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

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一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六官所制如此。

制度既毕，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设官名，讫于周末，多有改更。并具《卢传》，不复重序云。

志第二十三百官下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府，分司统职焉。

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盖与天子坐而论道者也。

三公，参议国之大事，依后齐置府僚。无其人则阙。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行扫除。其位多旷，皆摄行事。寻省府及僚佐，置公则坐于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

尚书省，事无不总。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为八座。属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辖，吏部尚书统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勋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礼部尚书统礼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二人，驾部、库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书统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门侍郎二人。度支尚书统度支、户部侍郎各二人，金部、仓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直宿禁省，如汉之制。

门下省，纳言二人，给事黄门侍郎四人，录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谏议大夫七人，散骑侍郎四人，员外散骑常侍六人，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并掌部从朝直。又有给事二十人，员外散骑侍郎二十人，奉朝请四十人，并掌同散骑常侍等，兼出使劳问。统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等六局。城门局，校尉二人，直长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长四人，食医四人。尚药局，典御二人，侍御医、直长各四人，医师四十人。符玺、御府，殿内局，监各二人，直长各四人。

内史省，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书十人，录事四人。

秘书省，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领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

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昆，各有博士及生员。

内侍省，内侍、内常侍各二人，内给事四人，内谒者监六人，内寺伯二人，内谒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并用宦者。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尚食，置典御及丞各二人。余各置令、丞，皆二人。其宫闱、内仆，则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又有宫教博士二人。

御史台，大夫一人，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各十二人，录事二人。后魏延昌中，王显有宠于宣武，为御史中尉，请革选御史。此后踵其事，每一中尉，则更置御史。自开皇后，始自吏部选用，仍依旧入直禁中。

都水台，使者及丞各二人，参军三十人，河堤谒者六十人，录事二人。领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领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长四人。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并置卿少卿各一人。太仆寻加少卿一人。各置丞，太常、卫尉、宗正、大理、鸿胪、将作二人，光禄、太仆各三人，司农五人，太府六人。主簿、太府四人。余寺各二人。录事各二人。光禄则加至三人，司农、太府则各四人。等员。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协律郎二人，奉礼郎十六人。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各置令、并一人。太乐、太医则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乐、鼓吹则各加至二人。郊社署又有典瑞。四人。太祝署有太祝。二人。太乐署、清商署，各有乐师员。太乐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师。二人。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等员。太卜署有卜师、二十人。相师、十人。男觋、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二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等员。

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醞、掌醢等署。各置令、太官三人，肴藏、良醞各二人，掌醢一人。丞。太官八人，肴藏、掌醢各二人，良醞四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良醞有掌醞，五十人。掌醢有掌醢十人。等员。

卫尉寺统公车、武库、守宫等署。各置令、公车一人，武库、守宫各二人。丞公车一人，武库二人。等员。

宗正寺不统署。

太仆寺又有兽医博士员。一百二十人。统骅骝、乘黄、龙厩、车府、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二人。乘黄、车府则各减一人。丞二人。乘黄则一人，典牧牛羊则各三人。等员。

大理寺，不统署。又有正、监、评、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狱掾。八人。

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各置令。二人。崇玄则惟置一人。典客署又有掌客，十人。司仪有掌仪二十人。等员。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钩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各置令。二人。钩盾、上林则加至三人，华林惟置一人。太仓又有米禀督、二人。谷仓督、四人。盐仓督，二人。京市有肆长，四十人。导官有御细仓督、二人。曲面仓督二人。等员。

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各置令、二人。左、右尚方则加至二人，黄藏则惟置一人。丞四人。左尚则八人，右尚则六人，黄藏则一人。等员。

国子寺元隶太常。祭酒，一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

将作寺大匠、一人。丞、主簿、录事。各二人。统左右校署令、各二人。丞、左校四人，右校三人。各有监作左校十二人，右校八人。等员。

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并有长史，司马，录事，功、仓、兵、骑等曹参军，法曹、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左右卫、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卫各八人。等员。

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又各有直阁将军、六人。直寝、十二人。直斋、直后，各十五人。并掌宿卫侍从。奉车都尉，六人。掌

驭副车。武骑常侍、十人。殿内将军、十五人。员外将军、三十人。殿内司马督、二十人。员外司马督、四十人。并以参军府朝，出使劳问。左右卫又各统亲卫。置开府。左勋卫开府，左翊一开府、二开府、三开府、四开府，及武卫、武候、领事、东宫领兵开府准此。府置开府，一人。有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等曹参军，法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三人。又有仪同府。武卫、武候、领军、东宫领兵仪同皆准此。仪同已下，置员同开府，但无行参军员。诸府皆领军坊。每坊东宫军坊准此。置坊主、一人。佐。二人。每乡团东宫乡团准此。置团主、一人。佐。二人。

左右武卫府，无直阁已下员，但领外军宿卫。

左右武候，掌车驾出，先驱后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右加置司辰师、四人。漏刻生。一百一十人。

左右领左右府，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备身，六十人。掌宿卫侍从。各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各一人。等员。

左右监门府各将军，一人。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各置郎将，二人。校尉，直长，各三十人。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曹参军，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四人。等员。

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不置将军。唯有长史，司马，掾属及录事，功、仓、户、骑、兵等曹参军，法、铠等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十六人。等员。又置明法，四人。隶于法司，掌律令轻重。

行台省，则有尚书令，仆射，左、右任置。兵部、兼吏部、礼部。度支兼都官、工部。尚书及丞左、右任置。各一人，都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爵部、司勋。礼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库部、刑部、兼都官、司门。度支、兼仓部。户部、兼比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台置食货，农圃，武器，百工监、副监，各一人。各置丞、食货四人，农圃六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录事食货、农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等员。

太子置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开皇初，置詹事。二年定令，罢之。

门下坊，置左庶子二人，内舍人四人，录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统司经、宫门、内直、典膳、药藏、斋帅等六局。司经置洗马四人，校书六人，正字二人。宫门置大夫二人。内直置监、副监各二人，监殿舍人四人。典膳、药藏，并置监、丞各二人。药藏又有侍医四人。斋帅置四人。

典书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录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内坊典内及丞各二人，丞直四人，录事一人。内厩置尉二人，掌内车舆之事。

家令、掌刑法、食膳、仓库、什物、奴婢等事。率更令、掌伎乐漏刻。仆、掌宗族亲疏，车舆骑乘。各一人。三寺各置丞、家令二人，寺各一人。录事。家令二人，寺各一人。家令领食官、典仓、司藏三署令、各一人。丞。食官二人，典仓一人，司藏三人。仆寺领厩牧令一人。员。

左右卫，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宫中禁卫。各置长史，司马及录事，功、仓、兵、骑兵等曹参军事，法曹、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四人。员。又各有直阁四人，直斋八人，直齐、直后各十人。

左右宗卫，制官如左右卫，各掌以宗人侍卫。加置行参军二人，而无直阁、直寝、直斋、直后等员。

左右虞候，各置开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长史已下如左右卫，而无录事参军员，减行参军一人。

左右内率、副率，各一人，掌领备身已上禁内侍卫，供奉兵仗。又无功、骑兵、法等曹及行参军员，余与虞候同。有千牛备身八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八人，掌供奉弓箭；备身二十人，掌宿卫侍从。

左右监门，各率一人，副率二人，掌诸门禁。长史已下，同内率府，而各有直长十人。

高祖又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

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并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泛授。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戎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军为散号官。诸省及左右卫、武候、领左右监门府为内官，自馀为外官。

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皇伯叔昆弟、皇子为亲王。置师、友各二人，文学二人，嗣王则无师友。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事，掾属，各一人，主簿二人，录事，功曹，记室，户、仓、兵等曹，骑兵、城局等参军事，东西閤祭酒，各一人，参军事四人，法、田、水、铠、士等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六人，长兼行参军八人，典签二人。

上柱国、嗣王、郡王，无主簿、录事参军、东西閤祭酒、长兼行参军等员，而加参军事为五人，行参军为十二人。柱国又无骑兵参军事、水曹行参军等员，而减参军事、行参军各一人。上大将军又无谘议参军事，田曹、铠曹行参军员，又减行参军一人。大将军又无掾属员，又减参军事二人。上开府又无法曹、士曹行参军，参军事员。开府又无典签员，减行参军二人。上仪同又无功曹、城局参军事员，又减行参军二人。仪同又无仓曹员，减行参军三人。

三师、三公，置府佐，与柱国同。若上柱国任三师、三公，唯从上柱国置。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并有亲信、帐内，各随品高卑而制员。

诸王置国官。有令、大农各一人，尉各二人，典卫各八人，常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庙长、学官长各一人，食官，厩牧长、丞各一人，典府长、丞各一人，舍人各四人等员。上柱国、柱国公，减典卫二人，无侍郎员。侯、伯又减典卫二人，食官、厩牧长各一人。子、男又减尉、典卫、常侍、舍人各一人。上大将军、大将军公，同柱国、子、男。其侯、伯减公典卫、侍郎、厩牧丞各一人。子、男无令，无典卫，又减舍人一人。上开府、开府公，同大将军、子、男。其侯、伯又无常侍，无食官、厩牧丞。子、男又无侍郎、厩牧长。上仪同、仪同公，同开府子、男。其侯、伯又无尉，无学官长。子、男又无厩长、食官长。二王后，置国官，与诸王同。郡王与上柱国公同。国公无上开府已上官者，与开府公同。散郡公与仪同侯、伯同。散县公与仪同子、男同。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置家令、丞各一人，主簿谒者、舍人各二人等员。郡主唯减主簿员。

雍州，置牧。属官有别驾，赞务，州都，郡正，主簿，录事，西曹书佐，金、户、兵、法、士等曹从事，部郡从事，武猛从事等员。并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

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金、户、兵、法、士等曹佐等员。并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兴、长安县，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曹等员。并佐史，合一百四十七人。

上上州，置刺史，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功曹，户、兵等曹参军事，法、士曹等行参军，行参军，典签，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部郡从事，仓督，市令、丞等员。并佐史，合三百二十三人。上中州，减上州吏属十二人。上下州，减上中州十六人。中上州，减上下州二十九人。中中州，减中上州二十人。中下州，减中中州二十人。下上州，减中下州三十二人。下中州，减下上州十五人。下下州，减下中州十二人。

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县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等曹，市令等员。并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上中郡，减上上郡吏属五人。上下郡，减上中郡四人。中上郡，减上下郡十九人。中中郡，减中上郡六人。中下郡，减中中郡五人。下上郡，减中下郡十九人。下中郡，减下上郡五人。下下郡，减下中郡六人。

县，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员。合九十九人。上中县，减上上县吏属四人。上下县，减上中县五人。中上县，减上下县十人。中中县，减中上县五人。中下县，减中中县五人。下上县，减中下县十二人。下中县，减下上县六人。下下县，减下中县五人。

州，置总管者，列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

镇，置将、副。戍，置主、副。关，置令、丞。其制，官属各立三等之差。

同州，总监、副监各一人，置二丞。统食货农圃二监、副监。岐州亦置监、副监。诸冶亦置三等监。各有丞员。

盐池，置总监、副监、丞等员。管东西南北面等四监，亦各置副监及丞。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其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每牧置仪同及尉、大都督、帅都督等员。驴骡牧，置帅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驼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又盐州牧监，置监及副监，置丞，统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帅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缘边交市监及诸屯监，每监置监、副监各一人。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焉。

五岳各置令，又有吴山令，以供其洒扫。

三师、王、三公，为正一品。

上柱国、郡王、国公、开国郡县公，为从一品。

柱国、太子三师、特进、尚书令、左右光禄大夫、开国侯，为正二品。

上大将军、尚书左右仆射、雍州牧、金紫光禄大夫，为从二品。

大将军，吏部尚书，太常、光禄、卫尉等三卿，太子三少，纳言，内史令，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领左右等大将军，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书，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六卿，上州刺史，京兆尹，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开国伯，为正三品。

上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监门等将军，国子祭酒，御史大夫，将作大匠，中州刺史，亲王师，朝议大夫，为从三品。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光禄、卫尉等三少卿，太子左右卫、宗卫、内等率，尚书吏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太子左庶子，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少卿，下州刺史，已前上阶。内史侍郎，太子右庶子，通直散骑常侍，左右监门郎将，朝散大夫，开国子，为正四品。

上仪同三司，尚书左丞，太子左右卫、宗卫、内等副率，左右监门率，上郡太守，雍州别驾，亲王府长史，太子家令，率更令、仆，内侍，城门校尉，已前上阶。尚书右丞，上镇将军，雍州赞务，直阖将

军，亲王府司马，谏议大夫，为从四品。

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内常侍，秘书丞，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内舍人，太子左右监门副率，员外散骑常侍，上州长史，亲王府谘议参军事，开国男，已前上阶。尚食、尚药典御，上州司马，为正五品。

著作郎，通直散骑侍郎，中郡太守，直寝，太子洗马，中州长史，奉车都尉，已前上阶。都水使者，治书侍御史，大兴、长安令，大理司直，直斋，太子直閤，京兆郡丞，中州司马，中镇将，上镇副，内给事，驸马都尉，亲王友，员外散骑侍郎，为从五品。

翊军、翊师将军，尚书诸曹侍郎，内史舍人，下郡太守，大都督，亲王府掾属，下州长史，已前上阶。四征将军，征东、征南、征西、征北。三将军，内军、镇军、抚军。大理正、监、评、千牛备身左右，左右监门校尉，内尚食典御，符玺监，御府监，殿内监，太子内直监，下州司马，下镇将，中镇副，为正六品。

四平将军，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四将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通事舍人，亲王文学，帅都督，左右领军府长史，太子直寝，亲王府主簿，亲王府录事参军事，太子门大夫，给事，上县令，已前上阶。冠军、辅国二将军，太子舍人，直后，三寺丞，亲王府功曹、记室、仓户曹参军事，城门直长，太子直斋，太子副直监，太子典内，左右领军府司马，下镇副，为从六品。

镇远、安远二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御医，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长史，亲卫，亲王府诸曹参军事，已前上阶。建威、宁朔二将军，六寺丞，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尚食、尚药、左右监门等直长，太子通事舍人，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司马，都督，太子典膳、药藏等监，太子斋帅，上戍主，为正七品。

宁远、振威二将军，左右监门府长史，太子左右卫、宗卫等率，左右虞侯、左右内率等府长史，符玺、御府、殿内等直长，上州录事参军事，左右领军府掾属，亲王府东西阁祭酒，中县令，上郡丞，太子亲卫，将作丞，勋卫，亲王府参军事，上镇长史，已前上阶。伏波、轻车二将军，太学、太常二博士，武骑常侍，奉朝请，国子助教，亲王府诸曹行参军，太子直后，太子左右监门直长，大兴、长安县丞，太子侍医，侍御史，太史令，上州诸曹参军事，左右监门府、太子左右卫、左

右宗卫、左右虞候、左右内率等司马，上镇司马，为从七品。

宣威、明威二将军，协律郎，都水丞，殿内将军，太子左右监门率府长史，别将，下县令，中郡丞，中州录事参军事，上上州诸曹行参军事，亲王府行参军，左右领军府录事参军事，中镇长史，太子内坊丞，太子勋卫，已前上阶。襄威、厉威二将军，殿内御史，掖庭、宫闱二令，上署令，公车、郊社、太庙、太祝、平准、太乐、骅骝、武库、典客、钩盾、左藏、太仓、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典农、京市、太官、鼓吹。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司马，中州诸曹参军事，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录事参军事，左右领军府诸曹参军事，内尚食丞，中戍主，上戍副，为正八品。

威戎、讨寇二将军，四门博士，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监察御史，内谒者监，上关令，中署令，太医、右藏、黄庙、乘黄、龙庙、衣冠、守宫、华林、上林、掌冶、导官、左校、右校、牛羊、典牧。下郡丞，下州录事参军事，中州诸曹行参军，备身，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诸曹参军事，左右领军府诸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卫、宗卫、率等府录事参军事，下镇长史，太子翊卫，已前上阶。荡寇、荡难二将军，亲王府长兼行参军及典签，员外将军，统军，太子三寺丞，中关令，奚官、内仆二令，下署令，诸陵、崇玄、太卜、车府、清商、司仪、肴藏、良醞、掌醢、甄官、廪牺。上津尉，下州诸曹参军事，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诸曹行参军，领左右府铠曹行参军，左右监门、太子左右卫、宗卫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内率等府诸曹参军事，掌船局都尉，上镇诸曹参军事，上县丞，上郡尉，为从八品。

殄寇、殄难二将军，太学助教，太子备身，大理寺律博士，诸校书郎，都水参军事，内史录事，内谒者令，内寺伯，中县丞，下关令，中津尉，下州诸曹行参军，上州行参军，左右监门府铠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卫、宗卫、虞候府等诸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内率府铠曹行参军，左右领军府行参军，中镇诸曹参军事，上镇士曹行参军，中郡尉，已前上阶。扫寇、扫难二将军，殿内司马督，太子食官、典仓、司藏等令，尚食、尚医、军主、太史、掖庭、宫闱局等丞，上署丞，太子左右监门率府诸曹参军事，中州行参军，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行参军，上州典签，下戍主，上关丞，太子典膳、药藏等局丞，下郡尉，典客署掌客，司辰师，为正九品。

旷野、横野二将军，掖庭局宫教博士，太祝，太子厩牧令，太子校书，下县丞，中署丞，左右监门率府铠曹行参军，下州行参军，中州典

签，左右监门府、太子左右卫、宗卫、虞候、率府等行参军，正字，太子内坊丞直，中关、上津丞，下镇诸曹参军事，中镇士曹行参军，上县尉，已前上阶。偏、裨二将军，四门助教，书算学博士，奉礼郎，员外司马督，幢主、奚官、内仆等局丞，下署丞，下州典签，内谒者局丞，中津丞，中县尉，太子正字，太史监候，太官监膳，御府局监事，左右校及掖庭监作，太史司历，诸乐师，为从九品。

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

行台尚书令，为视正二品。

上总管、行台尚书仆射，为视从二品。

中总管、行台诸曹尚书，为视正三品。

下总管，为视从三品。

行台尚书左右丞，为视从四品。

同州总监、陇右牧总监，为视从五品。

行台诸曹侍郎，为视正六品。

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事，盐池总监，同州、陇右牧总副监，王、二王后国令，为视从六品。

上大将军、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掾属，嗣王文学，公国令，王、二王后大农尉、典卫，为视正七品。

上开府、开府府长史、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府掾属，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诸曹参军事，盐池总副监，盐州牧监，诸屯监，国子学生，侯、伯国令，公国大农尉、典卫、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上仪同、仪同府长史、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府诸曹参军事，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参军事，诸曹行参军，行台诸监，同州诸监，盐池四面监，皮毛监，岐州监，同州总监、陇右牧监等丞，诸大冶监，雍州州都主簿，子、男国令，侯、伯国大农尉、典卫，王、二王后国常侍，为视正八品。

行台尚书都事，上开府、开府府诸曹参军事，上大将军、大将军府

参军事、诸曹行参军，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行参军，五岳、四渎、吴山等令，盐池四面副监，诸皮毛副监，行台诸副监，诸屯副监，诸中冶监，诸缘边交市监，盐池总监丞，诸州州都主簿，雍州西曹书佐、诸曹从事，京兆郡正功曹，太学生，子、男国大农、典卫，为视从八品。

开府府法曹行参军，上仪同、仪同府诸曹参军事，上大将军、大将军府行参军，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典签，同州诸副监，岐州副监，诸小冶监，盐州牧监丞，诸大冶监丞，诸缘边交市副监，诸郡正、功曹，京兆郡主簿，诸州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雍州部郡从事，公国常侍，王、二王后国侍郎，公主家令，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仪同府法曹行参军，上开府、开府府行参军，上大将军、大将军府典签，上仪同、仪同府行参军，上开府府典签，行台诸监丞，盐池四面监丞，皮毛监丞，诸中冶监丞，四门学生，诸郡主簿，诸州部郡从事，雍州武猛从事，大兴、长安县正、功曹、主簿，侯、伯、子、男国常侍，公国侍郎，为视从九品。

又有流外勋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之差。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

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为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百石。大县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其禄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

三年四月，诏尚书左仆射，掌判吏部、礼部、兵部三尚书事，御史纠不当者，兼纠弹之。尚书右仆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书事，又知用度。余皆依旧。寻改度支尚书为户部尚书，都官尚书为刑部尚书。诸曹侍郎及内史舍人，并加为从五品。增置通事舍人十二员，通旧为二十四员。废光禄寺及都水台入司农，废卫尉入太常尚书省，废鸿胪亦入太常。罢大理寺监、评及律博士员，加置正为四人。罢郡，以州统

县，改别驾、赞务，以为长史、司马。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佐官以曹为名者，并改为司。六年，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帐。侍郎阙，则厘其曹事。吏部又别置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骑、屯骑、骁骑、游骑、飞骑、旅骑、云骑、羽骑八尉。其品则正六品以下，从九品以上。上阶为郎，下阶为尉。散官番直，常出使监检。罢门下省员外散骑常侍、奉朝请、通事令史员，及左右卫、殿内将军，司马督，武骑常侍等员。

十二年，复置光禄、卫尉、鸿胪等寺。诸州司以从事为名者，改为参军。

十三年，复置都水台。国子寺罢隶太常，又改寺为学。

十四年，诸省各置主事令史员。改九等州县为上、中、中下、下，凡四等。

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十六年，内侍省加置内主事员二十人，以承门阁。

十八年，置备身府。

二十年，改将作寺为监，以大匠为大监。初加置副监。

仁寿元年，改都水台为监，更名使者为监。罢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置博士五人，从五品，学生七十二人。

三年，监门府又置门候一百二十人。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罢诸总管，废三师、特进官。分门下、太仆二司，取殿内监名，以为殿内省，并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以为五省。增置谒者、司隶二台，并御史为三台。分太府寺为少府监。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将作寺为将作监，并都水监，总为五监，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又改领左右

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为列。品同则以省府为前后，省府同则以局署为前后焉。

尚书省六曹，各侍郎一人，以贰尚书之职。又增左、右丞阶，与六侍郎并正四品。诸曹侍郎并改为郎。又改吏部为选部郎，户部为人部郎，礼部为仪曹郎，兵部为兵曹郎，刑部为宪部郎，工部为起部郎，以异六侍郎之名，废诸司员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为二员。都司郎各一人，品同曹郎，掌都事之职，以都事为正八品，分隶六尚书。诸司主事，并去令史之名。其令史随曹闲剧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置一人。其余四省三台，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后又改主客郎为司蕃郎。寻又每减一郎，置承务郎一人，同员外之职。

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官，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从一品。左右光禄、左正二品，右从二品。金紫、正三品。银青光禄、从三品。正议、正四品。通议、从四品。朝请、正五品。朝散从五品。等九大夫，建节、正六品。奋武、从六品。宣惠、正七品。绥德、从七品。怀仁、正八品。守义、从八品。奉诚、正九品。立信从九品。等八尉，以为散职。开皇中，以开府仪同三司为四品散实官，至是改为从一品，同汉、魏之制，位次王公。门下省减给事黄门侍郎员，置二人，去给事之名，移吏部给事郎名为门下之职，位次黄门下。置员四人，从五品，省读奉案。废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散骑侍郎等常员。改符玺监为郎，置员二人，为从六品。加录事阶为正八品。以城门、殿内、尚食、尚药、御府等五局隶殿内省。十二年，又改纳言为侍内。

内史省减侍郎员为二人，减内史舍人员为四人。加置起居舍人员二人，从六品。次舍人下。改通事舍人员为谒者台职。减主书员，置四人，加为正八品。十二年，改内史为内书。

殿内省置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丞，从五品。各一人，掌诸供奉。又有奉车都尉十二人，掌进御舆马。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等六局，各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皆置直长，以贰之。正七品。尚食直长六人，又有食医员。尚药直长四人，又有侍御医、司医、医佐员。尚衣即旧御府也，改名之，有直长四人。尚舍即旧殿中局也，改名之，有直长八人。尚乘局置左右六闲：一左右飞黄闲，二左右吉良闲，三左右龙媒闲，四左右騊駼闲，五左右駃騠闲，六左右天苑闲。有直长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尚辇有直长四人，又有掌辇六人。

城门置校尉一人，降为正五品。后又改校尉为城门郎，置员四人，从六品。自殿内省隶为门下省官。

秘书省降监为从三品，增置少监一人。从四品。增著作郎阶为正五品，减校书郎为十人。改太史局为监，进令阶为从五品，又减丞为一人。置司辰师八人，增置监候为十人。其后又改监、少监为令、少令。增秘书郎为从五品，加置佐郎四人，从六品。以贰郎之职。降著作郎阶为从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经待问，唯诏所使。文林郎二十人，从八品。掌撰录文史，检讨旧事。此二郎皆上在籓已来直司学士。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

御史台增治书侍御史为正五品。省殿内御史员，增监察御史员十六人，加阶为从七品。开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罢其制。又置主簿、录事员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阶为正四品，减治书侍御史为从五品；增侍御史为正七品，唯掌侍从纠察，其台中簿领，皆治书侍御史主之。后又增置御史，从九品，寻又省。

谒者台大夫一人，从四品。五年，改为正四品。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置司朝谒者二人以贰之。从五品。属官有丞一人，主簿、录事各一人等员。又有通事谒者二十人，从六品。即内史通事舍人之职也。次有议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将事谒者三十人，谒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后废议郎，通直、将事谒者，谒者等员，而置员外郎八十员。寻诏门下、内史、御史、司隶、谒者五司，监受表，以为恆式，不复专谒者矣。寻又置散骑郎，从五品，二十人，承议郎、正六品。通直郎，从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义郎，从七品，各四十人，从事郎、正八品。将仕郎、从八品。常从郎、正九品。奉信郎，从九品。各五十人，是为正员。并得禄当品。又各有散员郎，无员无禄。寻改常从为登仕，奉信为散从。自散骑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据品以发之。

司隶台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诸巡察。别驾二人，从五品。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不贡者。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置丞、从六品。主簿、从八品。录事从九品。各一人，后又罢司隶台，而留司隶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

时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

光禄已下八寺卿，皆降为从三品。少卿各加置二人，为从四品。诸寺上署令，并增为正六品，中署令为从六品，下置令为正七品。始开皇中，署司唯典掌受纳，至是署令为判首，取二卿判。丞唯知勾检。令阙，丞判。五年，寺丞并增为从五品。

太常寺罢太祝署，而留太祝员八人，属寺。后又增为十人。奉礼减置六人。太庙署又置阴室丞，守视阴室。改乐师为乐正，置十人。太卜又省博士员，置太卜卜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太医又置医监五人，正十人。罢衣冠、清商二署。

太仆减骅骝署入殿内尚乘局，改龙厩曰典厩署，有左、右驳皁二厩。加置主乘、司库、司廪官。罢牛羊署。

大理寺丞改为勾检官，增正员为六人，分判狱事。置司直十六人，降为从六品，后加至二十人。又置评事四十八人，掌颇同司直，正九品。

鸿胪寺改典客署为典蕃署。初炀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量事繁简，临时损益。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及副、参军各一人。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

司农但统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罢典农、华林二署，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太府寺既分为少府监，而但管京都市五署及平准、左右藏等，凡八署。京师东市曰都会，西市曰利人。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及改诸令为监，唯市署曰令。

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从四品，丞三人，加为从六品。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国子学置博士，正五品，助教，从七品，员各一人。学生无常员，太学博士、助教各二人，学生五百人。先是仁寿元年，省国子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员五人，为从五品，总知学事。至是太学博士降为从六品。

将作监改大监、少监为大匠、少匠，丞加为从六品。统左右校及甄官署。五年，又改大匠为大监，正四品，少匠为少监，正五品。十三年，又改监、少监为令、少令。丞加品至从五品。

少府监置监，从三品，少监，从四品，各一人。丞从五品，二人。统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复改监、少监为令、少令。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废铠甲、弓弩二署。

都水监改为使者，增为正五品，丞为从七品。统舟楫、河渠二署。舟楫署每津置尉一人。五年，又改使者为监，四品，加置少监，为五品。后又改监、少监为令，从三品，少令，从四品。

长秋监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从五品，丞二人，正七品。并用士人。改内常侍为内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给事为内承直，置四人，从五品。并用宦者。罢内谒者官，领掖庭、宫闱、奚官等三署，并参用士人。后又置内谒者员。

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总府事，并统诸鹰扬府。改骠骑为鹰扬郎将，正五品；车骑为鹰扬副郎将，从五品；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增置队副以贰之。改三卫为三侍。其直閤将军、直寝、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直斋、别将、统军、军主、幢主之属，并废。以武候府司辰师员，隶为太史局官。其军士，左右卫所领名为骁骑，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左右武卫所领名熊渠，左右屯卫所领名羽林，左右御所领名射声，左右候卫所领名佽飞，而总号卫士，每卫置护军四人，掌副贰将军。将军无则一人摄。寻改护军为武贲郎将，正四品，而置武牙郎将六人，副焉，从四品。诸卫皆置长史，从五品。又有录事参军，司仓、兵、骑、铠等员。翊卫又加有亲侍。鹰扬府每府置鹰扬郎将一人，正五品，副鹰扬郎将一人，从五品，各有司马及兵、仓两司。其府领亲、勋、武三侍，非翊卫府，皆无三侍。鹰扬每府置越骑校尉二人，掌骑士，步兵校尉二人，领步兵，并正六品。外军鹰扬官并同。左右候卫增置察非掾二人，专纠弹之事。五年，又改副郎将并为鹰击郎将。

左右领左右府，改为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一人。又各置直斋二人以贰之，并正四品，掌侍卫左右。统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并正六品。千牛掌执千牛刀宿卫，司射掌供御弓箭。置长史，正六品，录事，司兵、仓、骑，参军等员，并正八品。有折冲郎将，各三人，正四品，掌领骁果。又各置果毅郎将三人以贰之，从四品。其骁

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将以领之。以武勇郎将为副员，同鹰扬、鹰击。有司兵、司骑二局，并置参军事。

左右监门府，改将军为郎将，各置一人，正四品，直阁各六人，正五品。置官属，并同备身府。又增左右门尉员一百二十人，正六品；置门候员二百四十人，正七品。并分掌门禁守卫。

门下坊减内舍人、洗马员，各置二人，减侍医，置二人。改门大夫为宫门监，正字为正书。

典书坊改太子舍人为管记舍人，减置四人，改通事舍人为宣令舍人，为八员。家令改为司府令，内坊承直改为典直。

左右卫率改为左右侍率，正四品。改亲卫为功曹，勋卫为义曹，翊卫为良曹。罢直斋、直阁员。

左右宗卫率改为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左右虞候开府改为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并置副率。

左右内率降为正五品。千牛备身改为司仗左右，备身左右改为主射左右。各员八人。

左右监门率改为宫门将，降为正五品。监门直长改为直事，置六十人。

开皇中，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为九等者，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

王府诸司参军，更名诸司书佐，属参军则直以属为名。改国令为家令。自余以国为名者，皆去之。

行宫所在，皆立总监以司之。上宫正五品，中宫从五品，下宫正七品。陇右诸牧，置左、右牧监各一人，以司统之。

罢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从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从四品。京兆、河南则俱为尹，并正三品。罢长史、司马，置赞务一人以贰之。京兆、河南从四品，上郡正五品，中郡从五品，下郡正六品。次置东西曹掾，京兆、河南从五品，上郡正六品，中郡从六品，下郡正七品。主簿，司功、仓、户、兵、法、士曹等书佐，各因郡之大小而为增减。改

行参军为行书佐。旧有兵处，则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领兵，与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又置京辅都尉，从三品，立府于潼关，主兵领遏。并置副都尉，从四品。又置诸防主、副官，掌同诸镇。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令，并增为正五品。诸县皆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以为等级。丞、主簿如故。其后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则谓之内史。又改郡赞务为丞，位在通守下，县尉为县正，寻改正为户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河南、洛阳、长安、大兴，则加置功曹，而为三司，司各二人。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

帝自三年定令之后，骤有制置，制置未久，随复改易。其余不可备知者，盖史之阙文云。

志第二十四暫缺

志第二十五地理中

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东面三门，北曰上春，中曰建阳，南曰永通。南面二门 ，东曰长夏，正南曰建国。里一百三，市三。三年改为郡，置尹。统县十八，户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

河南带郡。有关官。有郏山。有瀍水。洛阳有汉已来旧都。后魏置司州，东魏改曰洛州。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开皇元年改六府，置东京尚书省。其年废东京尚书省。二年废总管，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十四年于金墉城别置总监。炀帝即位，废省。置河南县，东魏迁鄴，改为宜迁县。后周复曰河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又东魏置洛阳郡、河阴县。开皇初郡并废，又析置伊川县。大业初河阴、伊川二县并入焉。阌乡旧曰湖城，开皇十六年改焉。有王涧、全鸠涧、秦山。桃林开皇十六年置。有上阳宫。有淄水。陕后魏置，及置陕州、恆农郡。后周又置崤郡。开皇初郡并废。大业初州废，置弘农宫。有常平仓、温汤。有砥柱。熊耳后周置，有同轨郡。开皇初郡废。又有后魏崤县，大业初废入。有二崤。有天柱山、大头山、硖石山、谷水。渑池后周置河南郡，大象中废。新安后周置中州及东垣县，州寻废。开皇十六年置谷州，仁寿四年州废，又废新安入东垣。大业初改名新安。有冶官。有騩山、强山、缺门山、孝水、涧水、金谷水。偃师旧废，开皇十六年置。有关官。有河阳仓。有都尉府。有首阳山、郦山、乾脯山。巩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兴洛仓。有九山，有天陵山、缑山、东首阳山。宜阳后魏置宜阳郡，东魏置阳州，后周改曰熊州。又复后魏置南渑池县。后周改曰昌洛。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昌洛曰洛水。大业初废熊州，省洛水入宜阳。又东魏置金门郡，后周废。有福昌宫、金门山、女几山、太阴山、嶕嶢山。寿安后魏置县曰甘棠，仁寿四年改焉。有显仁宫。有慈涧。陆浑东魏置伊川郡，领南陆浑县。开皇初废郡，改县曰伏流。大业初改曰陆浑。又有东魏北荆州，后周改曰和州。开皇初又改曰伊州。大业初州废。又有东魏东亭县，寻废。有方山、三涂山、孤山、阳山、王母涧。伊阙旧曰新城，东魏置新城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有伊阙山。兴泰大业初置。有鹿归山、石墨山、钟山。缑氏旧废，东魏置。开皇十六年废，大业初又置。有缑氏山、轘辕山、景山。崇阳后魏置，曰颍阳。东魏分置堙阳，后周废颍阳入。开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轮氏，大业元年改曰嵩阳。又有东魏中川郡，后周废。有嵩高山、少室山、颍水。阳城后魏置阳城郡，开皇初废。十六年置嵩州，仁寿四年废。又后魏置康城县，仁寿四年废入焉。有箕山、偃月山、荆山、禹山、崤山。

荥阳郡旧郑州。开皇十六年置管州。大业初复曰郑州。统县十一，户十六万九百六十四。

管城旧曰中牟，东魏置广武郡。开皇初郡废，改中牟曰内牟。十六年析置管城。十八年改内牟曰圃田入焉。后魏置曲梁县，后齐废，有郑水。汜水旧曰成皋，即武牢也。后魏置东中府，东魏置北豫州，后周置荥州。开皇初曰郑州，十八年改成皋曰汜水。大业初置武牢都尉府。有周山、天陵山。荥泽开皇四年置，曰广武。仁寿元年改名焉。原武开皇十六年置。阳武圃田开皇十六年置，曰郏城。大业初改焉。浚仪东魏置梁州、陈留郡，后齐废开封郡入，后周改曰汴州。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关官。有通济渠、蔡水。酸枣后齐废，开皇六年复。有关官。新郑后魏废，开皇十六年复，大业初并宛陵县入焉。有关官。有大騩山。荥阳旧置荥阳郡。后齐省卷、京二县入，改曰成皋郡。开皇初郡废。有京索水、梧桐涧。开封东魏置郡，后齐废。

梁郡开皇十六年置宋州。统县十三，户十五万五千四百七十七。

宋城旧曰睢阳，置梁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又置郡。又梁置北新安郡，寻废。雍丘后魏置阳夏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杞州。大业初州废。襄邑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宁陵后齐废，开皇六年复。虞城后魏曰萧，后齐废。开皇十六年置，改名焉。又后魏置沛郡，后齐废。谷熟后魏废，开皇十六年复。陈留后魏废，开皇六年复。十六年析置新里县，大业初废入焉。又有小黄县，后齐废入。有睢水、涣水。下邑后齐废巳吾县入焉。考城后魏曰考阳，置北梁郡。后齐郡县并废，为城安县。开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楚丘后魏曰巳氏，置北谯郡。后齐郡县并废。开皇四年又置巳氏，六年改曰楚丘。砀山后魏置，曰安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砀山、鱼山。圉城旧曰圉，后齐废，开皇六年复置，曰圉城。有谷水。柘城旧曰柘，久废。开皇十六年置，曰柘城。

谯郡后魏置南充州。后周置总管府，后改曰亳州。开皇元年府废。统县六，户七万四千八百一十七。

谯旧曰小黄，置陈留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梅城县。大业三年，改小黄为谯县，并梅城入焉。酇旧废，开皇十六年复。旧有马头郡，后魏又置下邑县，后齐并废。城父宋置，曰浚仪。开皇十八年改焉。谷阳后齐省，开皇六年复。山桑后魏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阳为肥

水。大业初州废，改县曰山桑。又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齐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郡废。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临涣后魏置临涣郡，又别置丹城县。东魏析置白樟县，后齐郡废。开皇元年丹城省，大业初白樟又省，并入焉。有嵇山、龙冈。

济阴郡后魏置西兖州，后周改曰曹州。统县九，户十四万九百四十八。

济阴后魏置沛郡，后齐废。又开皇六年分置黄县，十八年改为蒙泽，大业初废入焉。外黄后齐废成安县入。又开皇十八年置首城县，大业初废入焉。济阳成武后齐置永昌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戴州。大业初州废。冤句乘氏定陶单父后魏曰离狐，置北济阴郡。后齐郡县并废。开皇六年更置，名单父。金乡开皇十六年分置昌邑县，大业初并入。

襄城郡东魏置北荆州，后周改曰和州。开皇初改为伊州，大业初改曰汝州。统县八，户十万五千九百一十七。

承休旧曰汝原，置汝北郡，后改曰汝阴郡。后周郡废。大业初改县曰承休，置襄城郡。有黄水。梁旧置汝北郡，后齐废。有滥泉。郏城旧曰龙山。东魏置顺阳郡及南阳郡、南阳县。开皇初改龙山曰汝南，三年二郡并废。十八年改汝南曰辅城，南阳曰期城。大业初改辅城曰郏城，废期城入焉。有关官，有大留山。阳翟东魏置阳翟郡，开皇初郡废。有钓台。有九山祠。汝源汝南有后魏汝南郡及符垒县，并后齐废。鲁后魏置荆州，寻废，立鲁阳郡，后置鲁州。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关官。有和山、大义山。犨城旧曰雉阳。开皇十八年改曰湛水，大业初改名焉。又有后周置武山郡，开皇初废。后魏置南阳县、河山县，大业初并废入焉。有应山。

颍川郡旧置颍州，东魏改曰郑州，后周改曰许州。统县十四，户十九万五千六百四十。

颍川旧曰长社，置颍川郡，后齐废颍阴县入，开皇初废郡改县焉。又东魏置黄台县，大业初废入焉，置郡。襄城旧置襄城郡，后周置汝州。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溵水。汝坟后齐置汉广郡，寻废，有首山。叶后齐置襄州。后周废襄州，置南襄城郡。开皇初郡废。又东魏置定南郡，后周废为定南县。大业初省入。北舞旧置定陵郡，开皇初废。有百尺沟。郾城开皇初置，十六年置道州，大业初州废。又后魏置

颍川郡，后齐改为临颍郡，开皇初郡废。又有邵陵县，大业初废。有溵水。繁昌临颍尉氏后齐废，开皇六年复。长葛开皇六年置。许昌氵隐强开皇十六年置，曰陶城，大业初改焉。扶沟鄢陵东魏置许昌郡，后齐废县。开皇初郡废，七年复鄢陵县。十六年置洧州，大业初州废。又开皇十六年置蔡陂县，至是省入焉。

汝南郡后魏置豫州，东魏置行台。后周置总管府，后改曰舒州，寻复曰豫州，及改洛州为豫州，此为溱州，又改曰蔡州。统县十一，户十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五。

汝阳旧曰上蔡，置汝南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郡，改县曰汝阳，并废保城县入焉。有鸿郄陂。城阳旧废，梁置，又有义兴县。后魏置城阳郡，梁置楚州，东魏置西楚州，后齐曰永州。开皇九年，废入纯州。十八年改义兴为纯义。大业初州县并废入焉。又梁置伍城郡，后齐废。有十丈山、大木山。真阳旧置郢州。东魏废州，置义阳郡。后齐废郡入保城县。开皇十一年废县。十六年置县，曰真丘。大业初改曰真阳。又有白狗县，梁置淮州。后齐废州，以置齐兴郡，郡寻废。开皇初，改县曰淮川，至是亦省入焉。又有后魏安阳县，后废。有汶水。新息后魏置东豫州。梁改曰西豫州。又改曰淮州。东魏复曰东豫州，后周改曰息州，大业初州废。又后魏置汝南郡，开皇初郡废。又梁置滇州，寻废。又梁置北光城郡，东魏废，又有北新息县，后齐废。褒信宋改曰包信。大业初改复旧焉。又梁置梁安郡，开皇初废。又有长陵郡，后齐废为县。大业初又省县焉。上蔡后魏置，曰临汝。后齐废。开皇中置，曰武津。大业初改名焉。平舆旧废，大业初改新蔡置焉。有葛陂。新蔡齐置北新蔡郡，魏曰新蔡郡，东魏置蔡州。后齐废州置广宁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舒州及舒县、广宁县。仁寿元年改广宁曰汝北。大业初州废，改汝北曰新蔡。又后齐置永康县，后改名曰澺水，至是及舒县并废入焉。朗山旧曰安昌，置初安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又梁置除州，后魏废，又齐置荆州，寻废。后周又置威州，后又废。吴房故曰遂宁，后齐省绥义县入焉。大业初改曰吴房。西平后魏置襄城郡，后齐改郡曰文城，开皇初郡废。又有故武阳县，十八年改曰吴房，大业初省。又有故洧州、灊州，并后齐置，开皇初皆废。

淮阳郡开皇十六年置陈州。统县十，户十二万七千一百四。

宛丘后魏曰项，置陈郡。开皇初县改名宛丘，寻废郡，后析置临蔡县。大业初置淮阳郡，并临蔡县入焉。又后魏置南阳郡，东魏废。西华旧曰长平，开皇十八年改曰鸿沟。大业初改焉。有旧长平县，后齐废。

溵水开皇十六年置，又有后魏汝阳郡及县，后齐郡废，大业初县废。抚乐开皇十六年置。有涡水。太康旧曰阳夏，并置淮阳郡。开皇初郡废，七年更名太康。有洼水。鹿邑旧曰武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项城东魏置扬州及丹阳郡、秣陵县，梁改曰殷州，东魏又改曰北扬州，后齐改曰信州，后周改曰陈州。开皇初改秣陵为项县。十六年分置沈州，大业初州废，又有项城郡，开皇初分立陈郡，三年并废。南顿旧置南顿郡。后齐废郡及平乡县入，改曰和城。大业初又改为南顿。开皇六年置。鲖阳后齐废，开皇十一年复。又东魏置财州，后齐废，以置包信县。开皇初废。

汝阴郡旧置颍州。统县五，户六万五千九百二十六。

汝阴旧置汝阴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颍阳梁曰陈留，并置陈留郡及陈州。东魏废州。开皇初废郡，十八年县改名焉。有郑县，后齐废。清丘梁曰许昌，及置颍川郡。开皇初废郡，十八年县改名焉。颍上梁置下蔡郡，后齐废郡。大业初县改名焉。下蔡梁置汴郡，后齐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又梁置淮阳郡，后齐改曰颍川郡。开皇初郡废。

上洛郡。旧置洛州，后周改为商州。统县五，户一万五百一十六。

上洛旧置上洛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有秦岭山、熊耳山、洛水、丹水。商洛有关官。洛南旧曰拒阳，置拒阳郡。开皇初郡废，县改名焉。有玄扈山、阳虚山。丰阳后周置，开皇初并南阳县入。有洵水、甲水。上津旧置北上洛郡，梁改为南洛州，西魏又改为上州，后周并漫川、开化二县入，大业初废州。有天柱山、诏及山、女思山。

弘农郡大业三年置。统县四，户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六。

弘农旧置西恆农郡，后周废。大业初置弘农郡。又有石城郡、玉城县，西魏并废。有石堤山。卢氏后魏置汉安郡，西魏置义川郡。开皇初郡废，州改为虢州。大业初州废。有关官。有石扇山。长泉后魏曰南陕，西魏改焉。有松杨山、檀山。硃阳旧置硃阳郡，后周郡废。有邑阳县，开皇末改为邑川，大业初并入。有肺山，有湖水。

淅阳郡西魏置淅州。统县七，户三万七千二百五十。

南乡旧置南乡郡，后周并龙泉、湖里、白亭三县入。又有左南乡县，并置左乡郡。西魏改郡为秀山，改县为安山。后周秀山郡废。开皇初南乡郡废。大业初置淅阳郡，并安山县入焉。有石墨山。内乡旧曰西

淅阳郡，西魏改为内乡。后周废，并淅川、石人二县入焉。有淅水。丹水旧置丹川郡。后周郡废，并茅城、仓陵、许昌三县入。有胡保山。武当旧置武当郡。又侨置始平郡，后改为齐兴郡。梁置兴州，后周改为丰州。开皇初二郡并废，改为均州。大业初州废。有石阶山、武当山。均阳梁置。安福梁置，曰广福，并为郡。开皇初郡废，仁寿初改焉。郧乡有防山。

南阳郡旧置荆州。开皇初，改为邓州。统县八，户七万七千五百二十。

穰带郡。有白水。新野旧曰棘阳，置新野郡。又有汉广郡，西魏改为黄冈郡。又有南棘阳县，改为百宁县。后周二郡并废，并南棘县入焉。开皇初更名新野。南阳旧曰上陌，置南阳郡。后周并宛县入，更名上宛。开皇初郡废，又改为南阳。课阳旧曰涅阳，开皇初改焉。有课水、涅水。顺阳旧置顺阳郡。西魏析置郑县，寻改为清乡。后周又并顺阳入清乡。开皇初又改为顺阳。冠军菊潭旧曰郦，开皇初改焉。有东弘农郡，西魏改为武关，至是废入。有梅溪、湍水。新城西魏改为临湍，开皇初复名焉。有朝水。

淯阳郡西魏置蒙州。仁寿中，改曰淯州。统县三，户一万七千九百。

武川带郡。有雉衡山。有淯水、纶水、沣水。向城西魏置，又立雉阳郡。开皇初郡废。方城西魏置，及置襄邑郡。开皇初废。东魏又置建城郡及建城县，后齐郡县并废。又有业县，开皇末改为沣水，大业并入。有西唐山。

淮安郡后魏置东荆州，西魏改为淮州。开皇五年又改为显州。统县七，户四万六千八百四十。

比阳带郡。后魏曰阳平，开皇七年改为饶良，大业初又改焉。又有后魏城阳县，置殷州、城阳郡。开皇初郡并废，其县寻省。又有昭越县，大业初改为同光，寻废。又有东南阳郡，西魏改为南郭郡，后周废。又有比阳故县，置西郢州。西魏改为鸿州，后周废为真昌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废。平氏旧置汉广郡，开皇初郡废。有淮水。真昌旧曰北平，开皇九年改焉。显冈旧置舞阴郡，开皇初郡废。临舞东魏置，及置期城郡。开皇初郡废。又有东舞阳县，开皇十八年改为昆水，大业初废。慈丘后魏曰江夏，并置江夏郡。开皇初郡废，更置慈丘于其北

境。后魏有郑州、潘州、溱州及襄城、周康二郡，上蔡、青山、震山三县，并开皇初废。有比水。桐柏梁置，曰淮安，并立华州，又立上川郡。西魏改州为淮州，后改为纯州，寻废。开皇初郡废，更名县曰桐柏。又梁置西义阳郡，西魏置淮阳郡及辅州，后周州郡并废，又置淮南县。开皇末改为油水，大业初废。又有大义郡，后周置，开皇初废。有桐柏山。

豫州于《禹贡》为荆州之地。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为大火，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属豫州。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则河南。准之星次，亦豫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禀平和之气，性理安舒也。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古之郑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南阳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淅阳、淯阳、亦颇同其俗云。

东郡开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为滑州，大业二年为兖州。统县九，户十二万一千九百五。

白马旧置东郡，后齐并凉城县入焉。大业初复置郡。灵昌开皇十六年置。卫南开皇十六年置，大业初废西濮阳入焉。又有后魏平昌、长乐二县，后齐并废。濮阳开皇十六年分置昆吾县，大业初入焉。封丘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匡城后齐曰长垣，开皇十六年改焉。胙城旧曰东燕，开皇十八年改焉。韦城开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长垣县，大业初省入焉。离狐。

东平郡后周置鲁州，寻废。开皇十年置郓州。统县六，户八万六千九十。

郓城后周置，曰清泽，又置高平郡。开皇初郡废，改县曰万安。十八年改曰郓城。大业初置郡，并廪丘入焉。鄄城旧置濮阳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濮州，大业初州废。有关官。须昌开皇十六年置。有梁山。宿城后齐曰须昌，开皇十六年改焉。旧置东平郡，后齐并废。雷泽旧曰城阳，后齐废。开皇十六年置，曰雷泽，又分置临濮县。大业初并

入焉。有历山、雷泽。钜野旧废，开皇十六年复，又置乘丘县，大业初废入焉。

济北郡旧置济州。统县九，户十万五千六百六十。

卢旧置郡，开皇初废。六年分置济北县，大业初省入焉，寻置郡。有关官。有成回仓，有鱼山、游仙山。范后齐废，开皇十六年置。阳谷开皇十六年置。东阿有浮山、□监山、狼水。平阴开皇十四年置，曰榆山，大业初改焉。长清开皇十四年置。又有东太原郡，后齐废。济北开皇十四年置，曰时平，大业初改焉。寿张肥城宋置济北郡，后齐废。后周置肥城郡，寻废，又复。开皇初又废。

武阳郡后周魏置魏州。统县十四，户二十一万三千三十五。

贵乡东魏置。又有平邑县，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又置。大业初置武阳郡，并省平邑县入焉。有愜山。元城后齐废。开皇六年复，又置马陵县，大业初废入焉。有沙麓山。繁水旧曰昌乐，置昌乐郡。东魏郡废，后周又置。旧有魏城县，后齐废。开皇初废郡，六年置县，曰繁水。大业初废昌乐县入焉。魏后齐废，开皇六年复。十六年析置漳阴县，大业初省入焉。莘旧曰阳平，后齐改曰乐平。开皇六年复曰阳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业初州废，改县名莘，又废莘亭县入焉。后周置武阳郡焉，开皇初废。顿丘后齐省，开皇六年置。又有旧阴安县，后齐废。观城旧曰卫国，开皇六年改。临黄后魏置，后齐省，开皇六年复，十六年分置河上县，大业初省入焉。武阳后齐省，后周置。武水开皇十六年置。馆陶旧置毛州，大业初州废。又有旧阳平郡，开皇初废。堂邑开皇六年置。冠氏开皇六年置。聊城旧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未几，州废。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博州，大业初州废。

渤海郡开皇六年置棣州，大业二年为沧州。统县十，户十二万二千九百九。

阳信带郡。乐陵旧置乐陵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鬲津县，大业初废入焉。滴河开皇十六置。又有后魏湿沃县，后齐废。有关官。厌次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蒲台开皇十六年置。饶安旧置沧州、浮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无棣开皇六年置。盐山旧曰高成。开皇十六年又置浮水县。十八年改高成曰盐山。大业初省浮水入焉。有盐山、峡山。南皮清池旧曰浮阳，开皇十八年改。

平原郡开皇九年置德州。统县九，户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二。

安乐旧置平原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又开官皇十六年置绎幕县，至是废入焉。又有后魏鬲县，后齐废，有关官。平原后齐并鄃县入焉。有关官。又后魏置东青州，置未久而为。将陵开皇十六年置。平昌后魏置东安郡，后齐废，并以重平县入焉。般后齐省，开皇十六年复。长河旧曰广川。后齐省，开皇六年复置，仁寿初改名焉。弓高旧废，开皇十六年置。东光旧置渤海郡，开皇初郡废。九年置观州，大业初州废，又并安陵入焉。有天胎山。胡苏旧废，开皇十六年置。

兖州于《禹贡》为济、河之地。其于天官，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为寿星，于辰在辰，郑之分野。兖州盖取沇水为名，亦曰兖，兖之为言端也，言阳精端端，故其气纤杀也。东郡、东平、济北、武阳、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信都郡旧置冀州。统县十二，户十六万八千七百一十八。

长乐旧曰信都，带长乐郡，后齐废扶柳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分信都置长乐县。十六年又分长乐置泽城县。大业初废信都及泽城入焉，置信都郡。堂阳旧县，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衡水开皇十六年置。枣强旧县，后齐废索芦、广川二县入焉。武邑旧县，后齐废。开皇六年置，并得后齐观津县地。十六年分武强置昌亭县，大业初废入焉。武强旧置武邑郡，后齐郡废，又废武遂县入焉。南宫旧县，后齐废，开皇六年复。斌强鹿城旧曰枭阝，后齐改曰安国。开皇六年改为安定，十八年改。开皇十六年又置晏城，大业初废入。下博，蓚旧曰脩，开皇五年改。十六年分置观津县，大业初废。阜城

清河郡后周置贝州。统县十四，户三十万千六五百四十四。

清河旧曰武城，置清河郡。开皇初郡废，改名焉，仍别置武城县。十六年置夏津县，大业初废入，置清河郡。清阳旧曰清河县，后齐省贝丘入焉，改为贝丘，开皇六年改为清阳。又有后魏候城县，后齐省以入武城，亦入焉。武城旧曰上城。开皇初改武城为清河县，于此置武城。历亭开皇十六年分武城置焉。漳南开皇六年置，曰东阳，十八年改为漳南。有后魏故索卢城，后齐以入枣强，至是入。鄃旧废，开皇十六年置。临清后齐废，开皇六年年复。又十六年置沙丘县，大业初废入焉。清泉后齐废千童县入。开皇十六年置贝丘县，大业二年废入。清平开皇

六年置，曰贝丘，十六年改曰清平。高唐后魏置南清河郡，后齐郡废。经城后齐废，开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府城县，大业初省入焉。宗城旧曰广宗，仁寿元年改。博平开皇六年置灵县，大业初省入。茌平后齐废，开皇初复。

魏郡后魏置相州，东魏改曰司州牧。后周又改曰相州，置六府。宣政初府移洛，以置总管府，未几，府废。统县十一，户十二万二百二十七。

安阳周大象初，置相州及魏郡，因改名鄴，开皇初郡废，十年复，名安阳，分置相县，鄴还复旧。大业初废相入焉，置魏郡有韩陵山。鄴东魏都。后周平齐，置相州。大象初县随州徙安阳，此改为灵芝县。开皇十年又改焉。临漳东魏置。成安后齐置。灵泉后周置。有龙山。尧城开皇十年置，名长乐，十八年改焉。洹水后周置。滏阳后周置。开皇十年置慈州，大业初州废。临水有慈石山、鼓山、滏山。林虑后魏置林虑郡，后齐郡废，后又置。开皇初郡废，又分置淇阳县。十六年置岩州。大业初州废，又废淇阳入焉。有林虑谼、仙人台、洹水。临淇东魏置，寻废，开皇十六年复。有淇水。

汲郡东魏置义州，后周为卫州。统县八，户十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

卫旧曰朝歌，置汲郡。后周又分置修武郡。开皇初郡并废，十六年又置清淇县。大业初置汲郡，改朝歌县曰卫，废清淇入焉。有朝阳山、同山。有纣朝歌城、比干墓。汲东魏侨置七郡十八县。后齐省，以置伍城郡，后周废为伍城县，开皇六年改焉。隋兴开皇六年置。后析置阳源县，大业初并入焉。有仓岩山。黎阳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六年又置黎州，大业初，罢。有仓。有关官。有大伾山、枉人山。内黄旧废，开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繁阳县，大业初废入。汤阴旧废，开皇六年又置。有博望冈。临河开皇六年置。澶水开皇十六年置。

河内郡旧置怀州。统县十，户十三万三千六百六。

河内旧曰野王，置河内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县改焉。有轵县，大业初废入，寻置郡。有大行，有丹水。有絺城。温旧废，开皇十六年置。古温城。济源开皇十六年置。旧有沁水县，后齐废入。有孔山、母山。有济水、濛水、古原城。河阳，旧废，开皇十六年置。有盟津。有

古河阳城治。安昌旧曰州县，置武德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为邢丘。大业初改名安昌，又废怀县入焉。旧有平高县，后齐废。王屋旧曰长平，后周改焉，后又置怀州。及平齐，废州置王屋郡。开皇初郡废。有王屋山、齐子岭。有轵关。获嘉后周置修武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殷州，大业初州废。新乡开皇初年置。有关官。旧有获嘉县，后齐废。修武后魏置修武，后齐并入焉。开皇十六年析置武陟，大业初并入焉。又有东魏广宁郡，后周废。共城旧曰共，后齐废。开皇六年复署，曰共城。有共山、白鹿山。

长平郡旧曰建州。开皇初改为泽州。统县六，户五万四千九百一十三。

丹川旧曰高都。后齐置长平、高都二郡，后周并为高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为丹川，大业初置长平郡。有太行山。沁水旧置广宁郡。后齐郡废，县改为永宁。开皇十八年改焉。有辅山。端氏后魏置安平郡，开皇初郡废。有巨峻山、秦川水。濩泽有嶕嶢山，濩泽山。高平旧曰平高，齐末改焉，又并玄氏县入焉。有关官。陵川开皇十六年置。

上党郡后周置潞州。统县十，户十二万五千五十七。

上党旧置上党郡，开皇初郡废。有壶关县。大业初复置郡，废壶关入焉。有羊头山、抱犊山。长子后齐废。开皇九年置，曰寄氏县。十八年改为长子。旧有屯留、乐阳二县，后齐废。有浊漳水、尧水。潞城开皇十六年置。有黄阜山。屯留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襄垣旧置襄垣郡，后齐郡废。后周置韩州，大业初州废。有鹿台山。黎城后魏以潞县被诛遗人置，十八年改名黎城。有积布山、松门岭。涉后魏废，开皇十八年复。有崇山。乡石勒置武乡郡，后魏去武字。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榆社县，大业初废。又有后魏南垣州，寻改丰州，后周废。铜鞮有旧涅县，后魏改为阳城。开皇十八年改为甲水，大业初省入。有铜鞮水。沁源后魏置县及义宁郡，开皇初废。十六年置沁州。又义宁县十八年改为和川。大业初州废，又废和川县入。

河东郡后魏曰秦州，后周改曰蒲州。统县十，户十五万七千七十八。

河东旧曰蒲坂县，置河东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析置河东县。大业初置河东郡，并蒲坂入。有酒官。有首山。有妫、汭水。桑泉开皇十六年置。有三疑山。汾阴旧置汾阴郡，开皇初郡废。有龙门山。龙门后

魏置，并置龙门郡。开皇初郡废。芮城旧置，曰安戎。后周改焉，又置永乐郡，后省入焉。有关官。安邑开皇十六年置虞州，大业初州废。有盐池、银冶。夏旧置安邑郡，开皇初郡废。有巫咸山、稷山、虞坂。河北旧置河北郡，开皇初郡废。有关官。有砥柱山。有傅岩。猗氏西魏改曰桑泉，后周复焉。虞乡后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绥化，又曰虞乡。有石锥山、百梯山、百径山。

绛郡后魏置东雍州，后周改曰绛州。统县八，户七万一千八百七十六。

正平旧曰临汾，置正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置绛郡。又有后魏南绛郡，后周废郡，又并南绛县入小乡县。开皇十八年改曰汾东，大业初省入焉。翼城后魏置，曰北绛县，并置北绛郡。后齐废新安县，并南绛郡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为翼城。有乌岭山、东泾山。有浍水。绛旧置绛郡，开皇初郡废。后周置晋州，建德五年废。曲沃后周置，建德六年废。有绛山、桥山。稷山后魏曰高凉，开皇十八年改焉。有后魏龙门郡，开皇初废。又有后周勋州，置总管，后改曰绛州，开皇初移。闻喜有景山。有董泽陂。垣后魏置邵郡及白水县。后周置邵州，改白水为亳城。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县改为垣县，又省后魏所置清廉县及后周所置蒲原县入焉。有黑山。太平后魏置，后齐省临汾县入焉。有关官。

文城郡东魏置南汾州，后周改为汾州，后齐为西汾州。后周平齐，置总管府。开皇四年府废，十六年改为耿州，后复为汾州。统县四，户二万二千三百。

吉昌后魏曰定阳县，并置定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置文城郡。有风山。文城后魏置。有石门山。伍城后魏置，曰刑军县，后改为伍城，后又置伍城郡。开皇初郡废，又废后魏平昌县入焉。大业初又废大宁县入焉。昌宁后魏置，并内阳郡。开皇初郡废。有壶口山，崿山。

临汾郡后魏置唐州，改曰晋州。后周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统县七，户七万一千八百七十四。

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寻郡废。又有东魏西河、敷城、伍城、北伍城、定阳等五郡，后周废为西河、定阳二郡。开皇初郡并废。又有后魏永安县，开皇初改为西河，

大业初省。又有旧襄城县，后齐省。有姑射山。襄陵后魏太武禽赫连昌，乃分置禽昌县。齐并襄陵入禽昌县。大业初又改为襄陵。冀氏后魏置冀氏郡，领冀氏、合阳二县。后齐郡废，又废合阳入焉。杨霍邑后魏曰永安，并置永安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为吕州，县曰霍邑。大业初州废。有霍山。有彘水。汾西后魏曰临汾，并置汾西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为汾西。又有后周新城县，开皇十年省入。岳阳后魏置，曰安泽。大业初改焉。

龙泉郡后周置汾州。开皇四年置西汾州总管，五年改为隰州总管。大业初府废。统县五，户二万五千八百三十。

隰川后周置县，初曰长寿，又置龙泉郡。开皇初郡废，县改曰隰川。大业初置郡。永和后周置，曰临河县及临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有关官。楼山后周置，曰归化。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有北石楼山，有孔山。石楼旧置吐京郡及吐京县，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蒲后周置，有伍城郡及石城郡及石城县，周末并废。又有后魏平昌县，开皇中改曰蒲川，大业初废入焉。

西河郡后魏置汾州，后齐置南朔州，后周改曰介州。统县六，户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一。

隰城旧置西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有隐泉山。介休后魏置定阳郡、平昌县。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曰介休。永安有雀鼠谷。平遥开皇十六年析置清世县，大业初废入焉。又后魏置蔚州，后周废。有鹿台山。灵石开皇十年置。有介山，有靖岩山。绵上开皇十六年置。有沁水。

离石郡后齐置西汾州，后周改为石州。统县五，户二万四千八十一。

离石后齐曰昌化县，置怀政郡。后周改曰离石郡及县，又置宁乡县。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郡，并宁乡入焉。修化后周置，曰窟胡，并置窟胡郡。开皇初郡废，后县改为修化。又后周置卢山县，大业初并入焉。有伏卢山。定胡后周置，及置定胡郡。开皇初郡废。有关官。平夷后周置。太和后周置，曰乌突，及置乌突郡。开皇初郡废，县寻改焉。有湫水。

雁门郡后周置肆州。开皇五年改为代州，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

统县五，户四万二千五百二。

雁门旧曰广武，置雁门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曰雁门。大业初置雁门郡。有关官。有长城。有摐头山，有夏屋山。繁畤后魏置，并置繁畤郡。后周郡县并废。开皇十八年复置县。有东魏武州及吐京、齐、新安三郡，寄在城中。后齐改为北灵州，寻废。有长城、滹沱水、泒水、唐山。崞后魏置，曰石城县。东魏置廓州。有广安、永定、建安三郡，寄山城。后齐废郡。改为北显州。后周废。开皇十年改县曰平寇。大业初改为崞县。又有云中城，东魏侨置恆州，寻废。有无京山、崞山。有土城。五台旧曰虑虎，久废。后魏置，曰驴夷。大业初改焉。有五台山。灵丘后魏置灵丘郡，后齐省莎泉县入焉。后周置蔚州，又立大昌县。开皇初郡废，县并入焉。大业初州废。

马邑郡旧置朔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

善阳后齐置，县曰招远，郡曰广安。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改曰善阳，置代郡，寻曰马邑。又有后魏桑乾郡，后齐以置朔州及广宁郡。后周郡废，大业初州废。神武后魏置神武郡，后齐改曰太平，后周罢郡。有桑乾水。云内后魏立平齐郡，寻废。后齐改曰太平县，后周改曰云中，开皇初改曰云内。有后魏都，置司州，又有后齐安远、临塞、威远、临阳等郡属北恆州，后周并废。有纯真山、白登山、武周山。有湿水。开阳旧曰长宁，后齐置齐德、长宁二郡。后周废齐德郡。开皇初郡废，十九年县改曰开阳。

定襄郡开皇五年置云州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统县一，户三百七十四。

大利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

楼烦郡大业四年置。统县三，户二万四千四百二十七。

静乐旧曰岢岚。开皇十八年改为汾源，大业四年改焉。有长城。有汾阳宫。有关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临泉后齐置，曰蔚汾。大业四年改焉。秀容旧置肆州，后齐又置平寇县。后周州徙雁门。开皇初置新兴郡、铜川县。郡寻废。十年废平寇县。十八年置忻州，大业初州废，又废铜川。有程侯山、系舟山。有岚水。

太原郡后齐并州，置省，立别宫。后周置并州六府，后置总管，废

六府。开皇二年置河北道行台，九年改为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十五，户十七万五千三。

晋阳后齐置，曰龙山。带太原郡。开皇初郡废，十年改县曰晋阳，十六年又置清源县，大业初省入焉。有龙山、蒙山。太原旧曰晋阳，带郡。开皇十年分置阳真县，大业初省入焉。有晋阳宫。有晋水。交城开皇十六年置。汾阳旧曰阳曲。开皇六年改为阳直，十六年又改名焉，复分置孟县，大业初废。有摩笄山文水旧曰受阳，开皇十年改焉。有文水、泌水。祁后齐废，开皇中复。寿阳开皇十年改州南受阳县为文水，分州东故寿阳置寿阳。有甗岩。榆次后齐曰中都，开皇中改焉。太谷旧曰阳邑，开皇十八年改焉。乐平旧置乐平郡，开皇初废郡。十六年分置辽州及东山县，大业初废州及东山县。有皋洛山。有清漳水。和顺旧曰梁榆，开皇十年改。有九京山。辽山后魏曰辽阳，后齐省。开皇十年置，改名焉。十六年属辽州，并置交漳县。大业初废州，并罢交漳入焉。有萁□□水。平城开皇十六年置。有涂水。石艾有蒙山。孟开皇十六年置，曰原仇，大业初改焉。有白鹿山。

襄国郡开皇十六年置邢州。统县七，户十万五千八百七十三。

龙冈旧曰襄国，开皇九年改名焉。十六年又置青山县，大业初省入焉。有黑山。有幹水。南和旧置北广平郡，后齐省入广平郡，后周分置南和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任县，大业初废入。平乡沙河开皇十六置。有罄山。钜鹿后齐废，开皇六年置南栾县，后废入焉。内丘有干言山。柏仁有鹊山。

武安郡后周置洛州。统县八，户十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五。

永年旧曰广平，置广平郡，后齐废北广平郡及曲梁、广平二县入。开皇初郡废，复置广平，后改曰鸡泽。仁寿元年改广平为永年。大业初置武安郡，又并鸡泽县入。肥乡东魏省，开皇十年复。清漳开皇十六年置。平恩洺水旧曰斥漳，后齐省入平恩。开皇六年分置曲周，大业初废入焉。武安开皇十年分置阳邑县，大业初废入焉。有榆溪，有阏与山，有浸水。邯郸东魏废。开皇十六年复置陟乡，大业初省入焉。临洺旧曰易阳。后齐废入襄国县，置襄国郡。后周改为易阳县，别置襄国县。开皇六年改易阳为邯郸，十年改邯郸为临洺。开皇初郡废。有紫山、狗山、塔山。

赵郡开皇十六年置栾州，大业三年改为赵州。统县十一，户十四万

八千一百五十六。

平棘旧置赵郡，开皇初省。有宋子县，后齐废。大业初置赵郡，废宋子县入焉。高邑赞皇开皇十六年置。有孔子岭，有白沟。元氏旧县，后齐废，开皇六年置。大业初置赵郡，废宋子县入焉。高邑赞皇开皇十六年置。有孔子岭，有白沟。元氏旧县，后齐废，开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灵山县，大业初废入焉。有灵山。Ｙ陶旧曰Ｙ遥，开皇六年改为“陶”。栾城旧县，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大陆旧曰广阿，置殷州及南钜鹿郡。后改为南赵郡，改州为赵州。开皇十六年分置栾州，仁寿元年改为象城。大业初州废，县改为大陆。又开皇十六年所置大陆县，亦废入焉。柏乡开皇十六年置。有□宣□务山。房子旧县，后齐省，开皇六年复。有赞皇山。有彭水。□城后齐废下曲阳入焉。改为高城县，置钜鹿郡。开皇初郡废。十年置廉州，十八年改为□城县，大业初州废。又开皇十六年置柏乡县，亦废入焉。鼓城旧曰曲阳，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分置昔阳县，十八年改为鼓城。十六年又置廉平县，大业初并入。

恆山郡后周置恆州。统县八，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一。

真定旧置常山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常山县。大业初置恆山郡，省常山入焉。滋阳开皇六年置。十六年又置王亭县，大业初省入焉。有大茂山、岁山。行唐石邑旧县，后齐改曰井陉，开皇六年改焉。十六年析置鹿泉县，大业初并入。有封龙山、抱犊山。九门后齐废，开皇六年复。大业初，又并新市县入焉。有许春垒。井陉后齐废石邑，以置井陉。开皇六年复石邑县，分置井陉。十六年于井陉置井州，及置苇泽县。大业初废州，并废苇泽县及蒲吾县入焉。房山开皇十六年置。灵寿后周置蒲吾郡，开皇初郡废。

博陵郡旧置定州。后周置总管府，寻罢。统县十，户十万二千八百一十七。

鲜虞旧曰卢奴，置鲜虞郡。后齐废卢奴入安喜。开皇初废郡，以置鲜虞县。大业初置博陵郡，又废安喜入焉。有卢水。北平旧置北平郡。后齐郡废，又并望都、蒲阴二县来入。开皇六年又置望都，大业初又废。有都山、伊祁山。有濡水。唐旧县，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尧山、郎山、中山。恆阳旧曰上曲阳，后齐去上字。开皇六年改为石邑，七年改曰恆阳。有恆山，有恆阳溪，有范水。新乐开皇十六年置。有黄山。隋昌后魏曰魏昌，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仍改焉。毋极义丰开皇六年置。旧有安国县，后齐废。深泽后齐废，开皇六年复。安平后齐置

博陵郡，开皇初废。十六年置深州，大业初州废。

河间郡旧置瀛州。统县十三，户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三。

河间旧置河间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郡，并武垣县入焉。文安有狐狸淀。乐寿旧曰乐城，开皇十八年改为广城，仁寿初改焉。束城旧曰束州，后齐废。开皇十六年置，后改名焉。景城旧曰成平，开皇十八年改焉。高阳旧置高阳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蒲州，大业初州废，并任丘县入焉。鄚有易城县，后齐废。开皇中置永宁县，大业初废入焉。博野旧曰博陆，后魏改为博野，后齐废蠡吾县入焉。有君子淀。清苑旧曰乐乡。后齐省樊兴、北新城、清苑、乐乡入永宁，改名焉。开皇十八年改为清苑。长芦开皇初置，并立漳河郡，郡寻废。十六年置景州，大业初州废。平舒旧置章武郡，开皇初废。鲁城开皇十六年置。饶阳开皇十六年分置安平、芜蒌二县，大业初省入焉。

涿郡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改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九，户八万四千五十九。

蓟旧置燕郡，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良乡安次涿旧置范阳郡，开皇初郡废。固安旧曰故安，开皇六年改焉。雍奴昌平旧置东燕州及平昌郡。后周州郡并废，后又置平昌郡。开皇初郡废，又省万年县入焉。有关官。有长城。怀戎后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周去北字。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乔山，历阳山，大、小翮山。有漷水、鵠水、涿水、阪泉水。潞旧置渔阳郡，开皇初废。

上谷郡开皇元年置易州。统县六，户三万八千七百。

易开皇初置黎郡，寻废。十六年置县。大业初置上谷郡。旧有故安县，后齐废。有驳牛山、五回岭。有易水、徐水。淶水旧曰Ｚ县，后周废。开皇元年，以范阳为Ｚ，更置范阳于此。六年改为固安，八年废。十年又置，为永阳。十八年改为淶水。Ｚ旧范阳居此，俗号小范阳。开皇初改为Ｚ。遂城旧曰武遂。后魏置南营州，准营州置五郡十一县：龙城、广兴、定荒属昌黎郡；石城、广都属建德郡；襄平、新昌属辽东郡；永乐属乐浪郡；富平、带方、永安属营丘郡。后齐唯留昌黎一郡，领永乐、新昌二县，余并省。开皇元年州移，三年郡废，十八年改为遂城。有龙山。永乐旧曰北平，后周改名焉。有郎山。飞狐后周置，曰广昌。仁寿初改焉。有栗山。有巨马河。

渔阳郡开皇六年徙玄州于此，并立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一，户三千九百二十五。

无终后齐置，后周又废徐无县入焉。大业初置渔阳郡。有长城。有燕山、无终山。有泃河、如河、庚水、氵垒水、滥水。有海。

北平郡旧置平州。统县一，户二千二百六十九。

卢龙旧置北平郡，领新昌、朝鲜二县。后齐省朝鲜入新昌，又省辽西郡并所领海阳县入肥如。开皇六年又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卢龙。大业初置北平郡。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宫。有覆舟山。有碣石。有玄水、卢水、温水、闰水、龙鲜水、巨梁水。有海。

安乐郡旧置安州，后周改为玄州。开皇十六年州徙，寻置檀州。统县二，户七千五百九十九。

燕乐后魏置广阳郡，领大兴、方城、燕乐三县。后齐废郡，以大兴、方城入焉。大业初置安乐郡。有长城。有沽河。密云后魏置密云郡，领白檀、要阳、密云三县。后齐废郡及二县入密云。又有旧安乐郡，领安市、土垠二县，后齐废土垠入安市，后周废安市入密云县。开皇初郡废。有长城。有桃花山、螺山。有渔水。

辽西郡旧置营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一，户七百五十一。

柳城后魏置营州于和龙城，领建德、冀阳、昌黎、辽东、乐浪、营丘等郡，龙城、大兴、永乐、带方、定荒、石城、广都、阳武、襄平、新昌、平刚、柳城、富平等县。后齐唯留建德、冀阳二郡，永乐、带方、龙城、大兴等县，其余并废。开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龙城一县，其余并废。寻又废郡，改县为龙山，十八年改为柳城。大业初，置辽西郡。有带方山、秃黎山、鸡鸣山、松山。有渝水、白狼水。

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属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为娵訾，属并州。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为鹑火，属三河，则河内、河东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废幽、并入焉，得唐之旧矣。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恆山、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

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官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汲郡、河内，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

北海郡旧置青州，后周置总管府，开皇十四年府废。统县十，户十四万七千八百四十五。

益都旧置齐郡，开皇初废，大业初置北海郡。有尧山、鋋山。临淄及东安平、西安，并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又置临淄及时水县。大业初废高阳、时水二县入焉。有社山、葵丘、牛山、稷山。千乘旧置乐安郡，开皇初郡废。博昌旧曰乐安，开皇十六年改焉。又十八年析置新河县，大业初废入焉。寿光开皇十六年置闾丘县，大业初废入焉。临朐旧曰昌国。开皇六年改为逢山，又置般阳县。大业初改曰临朐，并废般阳入焉。有逢山、沂山、穆陵山、大岘山。有汶水、浯水。都昌有箕山、阜山、白狼山。北海旧曰下密，置北海郡。后齐改郡曰高阳，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潍州，大业初州废，县改名焉。营丘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丛角山、女节山。下密后魏曰胶东，后齐废。开皇六年复，改为潍水。大业初改名焉。有铁山。有溉水。

齐郡旧曰齐州。统县十，户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三。

历城旧置济南郡，开皇初废。大业初置齐郡，废山茌县入焉。有舜山、鸡山、卢山、鹊山、华山、鲍山。祝阿临邑临济开皇六年置，曰朝阳。十六年改曰临济，别置朝阳。大业初废入焉。邹平旧曰平原，开皇十八年改名焉。章丘旧曰高唐，开皇十六年改焉，又置营城县。大业初废入焉。又宋置东魏郡，后齐废。有东陵山、长白山、龙盘山。长山旧曰武强，置广川郡，并东清河、平原二郡入，改曰东平原郡。开皇初郡

废。又十六年置济南县，十八年改武强曰长山。大业初省济南县入焉。高苑后齐曰长乐。开皇十八年改为会城。大业初改焉。亭山旧曰卫国，后齐并土鼓，肥乡入焉。开皇六年改名亭山。有龙舟山、儒山。淄川旧曰贝丘，置东清河郡。后齐郡废。开皇十六年置淄州，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州废。

东莱郡旧置光州，开皇五年改曰莱州。统县九，户九万三百五十一。

掖旧置东莱郡，后齐并曲城，当利二县入焉。开皇初废郡，大业初复置郡。有缶山。有掖水、光水。胶水旧曰长广，仁寿元年改名焉。有明堂山。卢乡后齐卢乡及挺城并废。开皇十六年复置卢乡，并废挺城入焉。即墨后齐及不其县并废。开皇十六年复，并废不其入焉。有大劳山、马山。有田横岛。观阳后周废。开皇十六年复，又分置牟州。大业初州废。昌阳有巨神山。黄旧置东牟，长广二郡，后齐废东牟郡入长广郡，开皇初郡废。牟平有牟山、龙山、金山、九目山。文登后齐置。有石桥。有文登山、斥山、之罘山。

高密郡旧置胶州，开皇五年改为密州。统县七，户七万一千九百二十。

诸城旧曰东武，置高密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复置郡。有烽火山。东莞后齐并姑幕县入焉。有箕山、潍水。郚城旧置平昌郡。后齐废郡，置琅邪县，废硃虚入焉。大业初改名郚城。安丘开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业初改名，并省安昌入焉。高密后齐废淳于县入焉。胶西旧曰黔陬，置平昌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置县，曰胶西。大业初又以黔陬入焉。琅邪开皇十六年置，曰丰泉。大业初改焉。有徐山、卢山、鄣日山、胶水。

《周礼·职方氏》："正东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须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为玄枵，于辰在子，齐之分野。吴札观乐，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祝阿县俗，宾婚大会，肴馔虽丰，至于蒸脍，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共相诮责，此其异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

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志第二十六地理下

彭城郡旧置徐州，后齐置东南道行台，后周立总管府。开皇七年行台废，大业四年府废。统县十一，户一十三万二百三十二。

彭城旧置郡，后周并沛及南阳平二郡入。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郡。有吕梁山、徐山。蕲梁置蕲郡。后齐置仁州，又析置龙亢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谷阳后齐置谷阳郡，开皇初郡废。又有巳吾、义城二县，后齐并以为临淮县，大业初并入焉。沛留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微山、黄山。丰萧旧置沛郡，后齐废为承高县。开皇六年改为龙城，十八年改为临沛，大业初改曰萧。有相山。滕旧曰蕃，置蕃郡。后齐废。开皇十六年改曰滕县。兰陵旧曰承，置兰陵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承置郐州及兰陵县。大业初州废，又并兰陵、郐城二县入焉，寻改承为兰陵。有抱犊山。符离后齐置睢南郡，开皇初郡废，有竹邑县，梁置睢州，开皇三年州废，又废竹邑入焉。有女山、定陶山。方与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

鲁郡旧兖州，大业二年改为鲁郡。统县十，户十二万四千一十九。

瑕丘旧废，开皇十三年复，带郡。任城旧置高平郡，开皇初废。邹有邹山、承匡山。曲阜旧曰鲁郡，后齐改郡为任城。开皇三年郡废，四年改县曰汶阳，十六年改名曲阜。泗水开皇十六年置。有陪尾山、尼丘山、防山。有洙、泗水。平陆后齐曰乐平，开皇十六年改焉。龚丘后齐曰平原县，开皇十六年改焉。梁父有龟山。博城旧曰博，置泰山郡。后齐改郡曰东平，又并博平、牟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县曰汶阳，寻改曰博城。有奉高县，开皇六年改曰岱山，大业初州废，又废岱山县入焉。有岱山、玉符山。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城县，大业初并入焉。有艾山。有淄水。

琅邪郡旧置北徐州，后周改曰沂州。统县七，户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临沂旧曰即丘，带郡。开皇初郡废，十六年分置临沂，大业初并即丘入焉。有大祠山。费颛臾旧曰南城武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南城县，后齐废。有开明山。新泰后齐废蒙阴县入焉。沂水旧置南青州及东安郡，后周改州为莒州。开皇初郡废，改县曰东安。十六年又改曰沂水。大业初州废。东安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复。有松山。莒旧置东莞

郡。后齐废，后置义唐郡。开皇初废。

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统县五，户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八。

朐山旧曰朐，置琅邪郡。后周改县曰朐山，郡曰朐山。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带郡。有朐山、羽山。东海旧置广饶县及东海郡，后齐分广饶置东海县。开皇初废郡及东海县，仁寿元年，改广饶曰东海。有谢禄山、郁林山。涟水旧曰襄贲。置东海郡。东魏改曰海安。开皇初郡废，县又改焉。沭阳梁置潼阳郡。东魏改曰沭阳郡，置县曰怀文。后周改县曰沭阳。开皇初郡废。怀仁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废州，立义唐郡及怀仁县。开皇初郡废。

下邳郡后魏置南徐州，梁改为东徐州，东魏又改曰东楚州，陈改为安州，后周改为泗州。统县七，户五万二千七十。

宿豫旧置宿豫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下邳郡。又梁置朝阳、临沭二郡，后齐置晋宁郡，寻并废。夏丘后齐置，并置夏丘郡，寻立潼州。后周改州为宋州，县曰晋陵。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州废，县复曰夏丘。又东魏置临潼郡，睢陵县，后齐改郡为潼郡。又梁置潼州，后齐改曰睢州，寻废，亦入潼郡。开皇初郡县并废。徐城梁置高平郡。东魏又并梁东平、阳平、清河、归义四郡为高平县，又并梁硃沛、循仪、安丰三郡置硃沛县。又有安远郡，后齐废，后周又并硃沛入高平。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更名徐城。淮阳梁置淮阳郡。东魏并绥化、吕梁二郡置绥化县。后周改县为淮阳。开皇初郡废。又有梁临清、天水、浮阳三郡，东魏并为甬城县，后齐改曰文城县，后周又改为临清，开皇三年省入焉。下邳梁曰归政，置武州，下邳郡。魏改县为下邳，置郡不改，改州曰东徐。后周改州为邳州。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有峄山、磬石山。良城梁置武安郡，开皇初郡废，十一年县更名曰良城。有徐山。郯旧置郡，开皇初废。

《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得其地焉。在于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戌。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交。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

江都郡梁置南兖州，后齐改为东广州，陈复曰南兖，后周改为吴

州。开皇九年改为扬州，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十六，户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

江阳旧曰广陵，后齐置广陵、江阳二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县为邗江，大业初。更名江阳。有江都宫、扬子宫。有陵湖。江都自梁及隋，或废或置。海陵梁置海陵郡。开皇初郡废，又并建陵县入，寻析置江浦县，大业初省入。宁海开皇初并如皋县入。高邮梁析置竹塘、三归二县，及置广业郡，寻以有嘉禾，为神农郡。开皇初郡废，又并竹塘、三归、临泽三县入焉。安宜梁置阳平郡及东莞郡。开皇初郡废，又废石鳖县入焉。有白马湖。山阳旧置山阳郡，开皇初郡废。十二年置楚州，大业初州废。有后魏淮阴郡，东魏改为淮州，后齐并鲁、富陵立怀恩县，后周改曰寿张，又侨立东平郡。开皇元年改郡为淮阴，并立楚州，寻废郡，更改县曰淮阴。大业初州废，县并入焉。盱眙旧魏置盱眙郡。陈置北谯州，寻省。开皇初郡废，又并考城、直渎、阳城三县入。有都梁山。盐城后齐置射阳郡，陈改曰盐城，开皇初郡废。清流旧曰顿丘，置新昌郡及南谯州。开皇初改为滁州，郡废。又废乐钜、高塘二县入顿丘，改曰新昌。十八年又改为清流。大业初州废。有白禅山、曲亭山。全椒梁曰北谯，置北谯郡。后齐改郡为临滁，后周又曰北谯。开皇初郡废，改县为滁水。大业初改名焉。有铜官山、九斗山。六合旧曰尉氏，置秦郡。后齐置秦州。后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开皇初郡废，四年改尉氏曰六合，省堂邑、方山二县入焉。大业初州废。又后齐置瓦梁郡，陈废。有瓜步山、六合山。永福旧曰沛，梁置泾城、东阳二郡，陈废州，并二郡为梁郡。后周改梁郡为石梁郡，改沛县曰石梁县，省横山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大业初改县曰永福。有香山、永福山。句容有茅山、浮山、四平山。延陵旧置南徐州、南东海郡，梁改曰兰陵郡，陈又改为东海。开皇九年州郡并废，又废丹徒县入焉。十五年置润州，大业初州废。有句骊山、黄鹄山、蒜山、长塘湖。曲阿有武进县，梁改为兰陵，开皇九年并入。

钟离郡后齐曰西楚州，开皇二年改曰濠州。统县四，户三万五千一十五。

钟离旧置郡，开皇初郡废。大业中复置郡。定远旧曰东城。梁改曰定远，置临濠郡。后齐改曰广安。开皇初郡废。又有旧九江郡，后齐废为曲阳县，县寻废。又有梁置安州，侯景乱废。化明故曰睢陵，置济阴郡。后齐改县曰池南，陈复曰睢陵，后周改为昭义。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涂山旧曰当涂。后齐改曰马头，置郡曰荆山。开皇初改县曰涂山，废郡。有当涂山。

淮南郡旧曰豫州，后魏曰扬州，梁曰南豫州，东魏曰扬州，陈又曰豫州，后周曰扬州。开皇九年曰寿州，置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统县四，户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八。

寿春旧有淮南、梁郡、北谯、汝阴等郡，开皇初并废，并废蒙县入焉。大业初置淮南郡。有八公山、门溪。安丰梁置陈留、安丰二郡，开皇初并废。有芍陂。霍丘梁置安丰郡，东魏废。开皇十九年置县，名焉。长平梁置北陈郡，开皇初废，又并西华县人。

弋阳郡梁置光州。统县六，户四万一千四百三十三。

光山旧置光城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置县焉。大业初置光阳郡。又有旧黄川郡，梁废。乐安梁置宋安郡，及宋安、光城二县，又有丰安郡，开皇三年并废入焉。有弋阳山、浮光山、金山、锡山。定城后齐置南郢州，后废入南、北二弋阳县，后又省北弋阳入南弋阳，改为定远焉。又后魏置弋阳郡，及有梁东新蔡县。后周改为淮南郡。又后齐置齐安、新蔡二郡，及废旧义州，立东光城郡。至开皇初，五郡及郢州并废。殷城旧曰包信，开皇初改名焉。梁置义城郡及建州，并所领平高、新蔡、新城三郡，开皇初并废。有大苏山、南松山。固始梁曰蓼县。后齐改名焉，置北建州，寻废州，置新蔡郡。后周改置浍州。开皇初州郡并废入，又改县为固始。有安阳山。期思陈置边城郡。开皇初郡废，改县名焉。有后齐光化郡，亦废入焉。有大别山。

蕲春郡后齐置雍州，后周改曰蕲州。开皇初置总管府，九年府废。统县五，户三万四千六百九十。

蕲春旧曰蕲阳，梁改曰蕲水。后齐改曰齐昌，置齐昌郡。开皇十八年改为蕲春。开皇初郡废。有安山。浠水旧置永安郡，开皇初郡废。有石鼓山。蕲水旧曰蕲春，梁改名焉。有鼓吹山。有蕲水。黄梅旧曰永兴，开皇初改曰新蔡，十八年改名焉。有黄梅山。罗田梁置义州、义城郡，开皇初并废。

庐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为合州。开皇初改为庐州。统县七，户四万一千六百三十二。

合肥梁曰汝阴，置汝阴郡。后齐分置北陈郡。开皇初郡废，县改名焉。庐江齐置庐江郡，梁置湘州，后齐州废，开皇初郡废。有冶甫山、上薄山、三公山、圣山、蓝家山。襄安梁曰蕲，开皇初改焉。有龟山、

紫微山、亚父山、半阳山、白石山、四鼎山。慎东魏置平梁郡，陈曰梁郡，开皇初郡废。有浮阁山。霍山梁置霍州及岳安郡、岳安县。后齐州废。开皇初郡废，县改名焉。淠水梁置北沛郡及新蔡县。开皇初郡废，又废新蔡入焉。有坠星山。开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蹋鼓山、天山、多智山。

同安郡梁置豫州，后改曰晋州，后齐改曰江州，陈又曰晋州，开皇初曰熙州。统县五，户二万一千七百六十六。

怀宁旧置晋熙郡，开皇初郡废。大业三年置同安郡。宿松梁置高塘郡。开皇初郡废，改县曰高塘，十八年又改名焉。有雷水。太湖开皇初改为晋熙，十八年复改名焉。望江陈置大雷郡。开皇十一年改曰义乡，十八年改名焉。同安旧曰枞阳，并置枞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有浮度山。

历阳郡后齐立和州。统县二，户八千二百五十四。

历阳旧置历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郡。乌江梁置江都郡，后齐改为齐江郡，陈又改为临江郡，周改为同江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历阳郡。有六合山。

彤阳郡自东晋已后置郡曰扬州。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统县三，户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

江宁梁置丹阳郡及南丹阳郡，陈省南丹阳郡。平陈，又废丹阳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县入焉。大业初置丹阳郡。有蒋山。当涂旧置淮南郡。平陈，废郡，并襄垣、于湖、繁昌、西乡入焉。，有天门山、楚山。溧水旧曰溧阳。开皇九年废丹阳郡入，十八年改焉。有赭山、庐山、楚山。

宣城郡旧置南豫州。平陈，改为宣州。统县六，户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九。

宣城旧曰宛陵，置宣城郡。平陈，郡废，仍并怀安、宁国、当涂、浚遒四县入焉。大业初置郡。有敬亭山。泾平陈，省安吴、南阳二县入焉。有盖山、陵阳山。南陵梁置，并置南陵郡，陈置北江州。平陈，州郡并废，并所管石城、临城、定陵、故治、南陵五县入焉。秋浦旧曰石城。平陈废，开皇十九年置，改名焉。永世平陈废，开皇十二年又置。有灵光山。绥安旧曰石封，平陈，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为陈

留。平陈，郡废，省大德、故鄣、安吉、原乡四县入焉。

毗陵郡平陈，置常州。统县四，户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九。

晋陵旧置晋陵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郡。有横山。江阴梁置，及置江阴郡。平陈，废郡，及利城梁丰县入焉。有毗陵山。无锡有九龙山。义兴旧曰阳羡，置义兴郡。平陈，郡废，改县名焉。又废义乡、国山、临津三县入焉。有计山、洞庭山。

吴郡陈置吴州。平陈，改曰苏州，大业初复曰吴州。统县五，户一万八千三百七十七。

吴旧置吴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置。有胥山、横山、华山、黄山、姑苏山、太湖。昆山梁置。平陈废，开皇十八年复。常熟旧曰南沙，梁置信义郡。平陈废，并所领海阳、前京、信义、海虞、兴国、南沙入焉。有虞山。乌程旧置吴兴郡。平陈，郡废，并东迁县入焉。仁寿中置湖州，大业初州废。有雉山。长城平陈废，仁寿二年复。有卞山。

会稽郡梁置东扬州。陈初省，寻复。平陈，改曰吴州，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置越州。统县四，户二万二百七十一。

会稽旧置会稽郡。平陈，郡废，及废山阴、永兴、上虞、始宁四县入，大业初置郡。有稷山、种山、会稽山。句章平陈，并余姚、鄞、鄮三县入。有太白山、方山。剡有桐柏山。诸暨有泄溪、大农湖。

余杭郡平陈，置杭州。仁寿中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六，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

钱唐旧置钱唐郡。平陈，废郡，并所领新城县入。大业三年置余杭郡。有粟山、石甑山、临平湖。富阳有石头山、鸡笼山。余杭有由拳山、金鹅山。於潜有天目山、石镜山。有桐溪。盐官有蜀山。武康平陈废，仁寿二年复。有封嵎山、青山、白鹄山。

新安郡平陈，置歙州。统县三，户六千一百六十四。

休宁旧曰海宁，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大业初置郡。歙平陈废，十一年复。黟平陈废，十一年复。

东阳郡平陈，置婺州。统县四，户一万九千八百五。

金华旧曰长山，置金华郡。平陈，郡废，又废建德、太末、丰安三县入，改为吴宁县。十二年改曰东阳，十八年改名焉。大业初置东阳郡。有长山、龙山、楼山、丘山。有赤松涧。永康乌伤有香山、歌山。信安有江山、悲思岭。有定阳溪。

永嘉郡开皇九年置处州，十二年改曰括州。统县四，户一万五百四十二。

括仓平陈，置县，大业初置永嘉郡。有缙云山、括仓山。永嘉旧曰永宁，置永嘉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有芙蓉山。松阳临海旧曰章安，置临海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有赤山、天台山。

建安郡陈置闽州，仍废，后又置丰州。平陈，改曰泉州。大业初改曰闽州。统县四，户一万二千四百二十。

闽旧曰东侯官，置晋安郡。平陈，郡废，县改曰原丰。十二年改曰闽，大业初置建安郡。有岱山、飞山。建安旧置建安郡。平陈废。南安旧曰晋安，置南安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又置莆田县，寻废入焉。龙溪梁置，开皇十二年并兰水、绥安二县入焉。

遂安郡仁寿三年置睦州。统县三，户七千三百四十三。

雉山旧置新安郡。平陈，废为新安县。大业初县改名焉，置遂安郡。有仙坛山。遂安平陈废，仁寿中复。桐庐平陈废，仨寿中复。有白石山。

鄱阳郡梁置吴州，陈废。平陈，置饶州。统县三，户一万一百二。

鄱阳旧置鄱阳郡。平陈废，又有陈银城县废入焉。大业初复置郡。余干弋阳旧曰葛阳，开皇十二年改。有弋水。

临川郡平陈，置抚州。统县四，户一万九百。

临川旧置临川郡。平陈，郡废，大业三年复置郡。有铜山、黄山。有梦水。南城有五章山。崇仁梁置巴山郡，领大丰、新安、巴山、新建、兴平、丰城、西宁七县。平陈，郡县并废，以置县焉。邵武开皇十二年置。

庐陵郡平陈，置吉州。统县四，户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四。

庐陵旧置庐陵郡。平陈废，大业初复置。泰和平陈置，曰西昌。十一年省东昌入，更名焉。安复旧置安成郡。平陈，郡废，县改曰安成。十八年又曰安复。有更生山、长岭。新淦有玉笥山。

南康郡开皇九年置虔州。统县四，户一万一千一百六十八。

赣旧曰南康，置南康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寻置郡。有储山。有赣水。虔化旧曰宁都，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石鼓山。雩都旧废，平陈置。有金鸡山、君山。南康旧曰赣，大业初改名焉。有廪山、上洛山、赣山。

宜春郡平陈，置袁州。统县三，户一万一百一十六。

宜春旧曰宜阳。开皇十一年废吴平县入，十八年改名焉。大业初置郡。有庐溪、渝水。萍乡有宜春江。新喻

豫章郡平陈，置洪州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四，户一万二千二十一。

豫章旧置豫章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置郡。丰城平陈废。十二年置，曰广丰。仁寿初改名焉。建昌开皇九年省并、永修、豫章、新吴四县入焉。建城有然石。

南海郡旧置广州，梁、陈并置都督府。平陈，置总管府。仁寿元年置番州，大业初府废。统县十五，户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

南海旧置南海郡。平陈，郡废；又分置番禺县，寻废入焉。大业初置郡。曲江旧置始兴郡。平陈废，十六年又废浈阳县入焉。有玉山、银山。始兴齐曰正阶，梁改名焉，又置安远郡，置东衡州。平陈，改郡置大庾县，又于此置广州总管。开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废大庾入焉。翁源梁置，陈又置清远郡。平陈郡废。增城旧置东官郡。平陈废。有罗浮山。宝安乐昌梁置，曰梁化，又分置平石县。开皇十二年省平石入，十八年改焉。四会旧置绥建郡，又有乐昌郡。平陈，二郡并废。大业初又并始昌县入焉。化蒙大业初废威城县入焉。清远旧置清远郡，又分置威正、廉平、恩洽、浮护等四县。平陈并废，以置清远县。又齐置齐康郡，至是亦废入焉。含洭梁置衡州、阳山郡。平陈，州改曰洭州，废郡。二十年州废。有尧山。政宾旧置东官郡。平陈，郡废。怀集新会旧置新会郡。平陈，郡废，又并盆允，永昌、新建、熙潭、化召、怀集六县入，为封州。十一年改为允州，后又改为冈州。大业初州废，并废封

乐县入。有社山。义宁开皇十年废新夷、初宾二县入；又有始康县，废入封平。大业初又废封平入焉。有茂山。

龙川郡平陈，置循州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五，户六千四百二十。

归善带郡。有归化山、怀安山。河源开皇十一年省龙川县入焉。又有新丰县，十八年改曰休吉，大业初省入焉。有龙山、亢山。有修江。博罗兴宁海丰有黑龙山。有涨海。

义安郡梁置东扬州，后改曰瀛州，及陈州废。平陈，置潮州。统县五，户二千六十六。

海阳旧置义安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郡。有风皇山。程乡　潮阳海宁有龙溪山。万川旧曰义招，大业初改名焉。

高凉郡梁置高州。统县九，户九千九百一十七。

高凉旧置高凉郡。平陈废，大业初复置。连江梁置连江郡。平陈，郡废。梁又置梁封县，开皇十八年改为义封。梁又置南巴郡。平陈，郡废为南巴县。大业初二县并废入。电白梁置电白郡。平陈，郡废。又有海昌郡废入焉。杜原旧曰杜陵。梁置杜陵郡，又有永宁、宋康二郡。平陈，并废为县。十八年改杜陵曰杜原，宋康曰义康。大业二年二县并废入杜原。海安旧曰齐安，置齐安郡。平陈，郡废。开皇十八年改县名焉。阳春梁置阳春郡。平陈，郡废。石龙旧置罗州、高兴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州废。吴川茂名

信安郡平陈，置端州。统县七，户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

高要旧置高要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信安郡。有定山。端溪旧置晋康郡。平陈，郡废。有端水。乐城开皇十二年废文招、悦成二县入。平兴旧置宋隆郡，领初宁、建宁、熙穆、崇德、召兴、崇化、南安等县。平陈，郡废，并所领县入焉。又梁置梁泰郡及县。平陈，郡废，县改曰清泰。大业初废入焉。新兴梁置新州、新宁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州废，又废索卢县入焉。博林大业初废抚纳县入。铜陵有流南县，开皇十八年改曰南流。又有西城县，大业初废入。

永熙郡梁置泷州。统县六，户一万四千三百一十九。

泷水旧置开阳县，置开阳、平原、罗阳等郡。平陈，郡并废，以名县。开皇十八年改平原曰泷水，罗阳县为正义。大业初置永熙郡，开阳、正义俱废入焉。怀德旧曰梁德，置梁德郡。平陈，废郡。十八年改名怀德。良德陈置，曰务德，后改名焉。安遂梁置建州、广熙郡，寻废。州大业初废。永业梁置永业郡，寻改为县，后省。开皇十六年又置。永熙大业初并安南县入。

苍梧郡梁置成州，开皇初改为封州。统县四，户四千五百七十八。

封川梁曰梁信，置梁信郡。平陈，郡废。十八年改为封川。大业初又废封兴县入焉。都城开皇十二年省威城、晋化二县入焉。苍梧旧置苍梧郡。平陈，郡废。封阳。

始安郡梁置桂州。平陈，置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统县十五，户五万四千五百一十七。

始安旧置始安、梁化二郡。平陈，郡并废。大业初废兴安县入焉。平乐有目山。荔浦建陵阳朔象隋化义熙旧曰齐熙，置齐熙、黄水二郡及东宁州。平陈，郡并废。十八年改州曰融州，县曰义熙。大业初州废，并废临□、黄水二县入焉。龙城梁置。马平开皇十二年置象州，大业初州废。桂林大业初并西宁县入。阳寿有马平、桂林、象、韶阳等四郡。平陈，并废。又有淮阳县，开皇十八年改曰阳宁。大业初省入焉。富川旧置临贺、乐梁二郡。平陈，并废，置贺州。大业初州废，又置临贺、绥越、荡山三县入焉。龙平梁置静州，梁寿、静慰二郡。平陈，并废，又置归化县。大业初州废，又废归化、安乐、博劳三县入焉。豪静梁置开江、武城二郡，陈置逍遥郡。平陈，郡并废。又有猛陵、开江二县，大业初并废入焉。

永平郡平陈，置藤州。统县十一，户三万四千四十九。

永平旧置永平郡。平陈，郡废。大业置郡。武林有燕石山。隋建开皇十九年置。安基梁置建陵郡。平陈，郡废。隋安开皇十九年置。普宁旧曰阴石，梁置阴石郡。平陈，郡废，改县为奉化。开皇十九年又改名焉。戎成梁置，曰遂成。开皇十一年改名焉。有农山。宁人开皇十五年置，曰安人。十八年改名焉。有寿原山。淳人开皇十九年置。大宾开皇十五年置。贺川开皇十九年置，又陈置建陵、绥越、苍梧、永建等四郡。平陈，并废。

郁林郡梁置定州，后改为南定州。平陈，改为尹州。大业初改为郁州。统县十二，户五万九千二百。

郁林旧置郁林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又置郡，又废武平、龙山、怀泽、布山四县入。郁平领方梁置领方郡。平陈，郡废。阿林石南陈置石南郡。平陈，废郡。桂平梁置桂平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又废皇化县入。马度安成梁置安成郡。平陈，郡废。宁浦旧置宁浦郡，梁分立简阳郡。平陈，郡废，置简州。十八年改为缘州。大业二年州废。乐山梁置乐阳郡。平陈，改为乐阳县。十八年改名焉。岭山梁置岭山郡。平陈，改为岭县。十八年改为岭山。大业初并武缘县入。有武缘山。宣化旧置晋兴郡。平陈，废为县。开皇十八年改名焉。

合浦郡旧置越州。大业初改为禄州，寻改为合州。统县十一，户二万八千六百九十。

合浦旧置合浦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郡。南昌北流大业初废陆川县入。封山大业初废廉昌县入。定川旧立定川郡。平陈，郡废。龙苏旧置龙苏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又并大廉县入。海康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立高州，寻又分立合州。大同末，以合肥为合州，此置南合州。平陈，以此为合州，置海康县。大业初州废，又废摸落、罗阿、雷川三县入。抱成旧曰抱，并置郡。平陈，郡废。十八年改曰抱成。隋康旧曰齐康，置齐康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扇沙旧有椹县，开皇十八年改为椹川，大业初废入。铁杷开皇十年置。

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

义伦带郡。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

宁越郡梁置安州，开皇十八年改曰钦州。统县六，户一万二千六百七十。

钦江旧置宋寿郡。平陈，郡废。开皇十八年改曰钦江，大业初置宁越郡。安京旧置安京郡。平陈，郡废。有罗浮山。有武郎江。内亭旧置宋广郡。平陈，郡废。十七年改曰新化县，十八年改名焉。南宾开皇十八年置。遵化开皇二十年置。海安梁置，曰安平，置黄州及宁海郡。平陈，郡废。十八年改州曰玉州。大业初州废，其年又省海平、玉山二县入。

交趾郡旧曰交州。统县九，户三万五十六。

宋平旧置宋平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交趾郡。龙编旧置交趾郡。平陈，郡废。硃枅旧置武平郡。平陈，郡废。隆平旧曰武定，置武平郡。平陈，郡废。开皇十八年县改名焉。平道旧曰国昌，开皇十二年改名焉。交趾嘉宁旧置兴州、新昌郡。平陈，郡废。十八年改曰峰州，大业初州废。新昌安人旧曰临西，开皇十八年改名焉。

九真郡梁置爱州。统县七，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五。

九真带郡。有阳山、尧山。移风旧置九真郡。平陈，郡废。胥浦隆安旧曰高安，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军安安顺旧曰常乐，开皇十六年改名焉。日南

日南郡梁置德州，开皇十八年改曰驩州。统县八，户九千九百一十五。

九德带郡。咸驩浦阳越常金宁梁置利州。开皇十八年改为智州，大业初州废。交谷梁置明州，大业初州废。安远光安旧曰西安，开皇十八年改名焉。

比景郡大业元年平林邑，置荡州，寻改为郡。统县四，户一千八百一十五。

比景硃吾寿泠西扌卷

海阴郡大业元年平林邑，置农州，寻改为郡。统县四，户一千一百。

新容真龙多农安乐

林邑郡大业元年平林邑，置冲州，寻改为郡。统县四，户一千二百二十。

象浦金山交江南极

扬州于《禹贡》为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

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俗少争讼，而尚歌舞。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

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南郡旧置荆州。西魏以封梁为蕃国，又置江陵总管府。开皇初府废。七年并梁，又置江陵总管，二十年改为荆州总管。大业初废。统县一十，户五万八千八百三十六。

江陵带南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郡。长杨开皇八年置，并立睦州，十七年州废。有宜阳山。宜昌开皇九年置松州，又省归化、受陵

二县入。十一年州废，又省宜都县入。有丹山，、黄牛山。枝江当阳后周置平州，领漳川、安远二郡，属梁蕃。开皇七年改为玉州，九年州郡并废。梁又置安居县，开皇十八年改曰昭丘，大业初改曰荆台，寻废入。有清溪山。松滋江左旧置河东郡。平陈，郡废。有涔水。长林旧曰长宁县。开皇十一年省长林县入，十八年改曰长林。公安陈置荆州。开皇九年省孱陵、永安二县入。有黄山。有灵溪水。安兴旧置广牧县，开皇十一年省安兴县入，仁寿初改曰安兴。又有定襄县，大业初废入。紫陵西魏置华陵县，后周改名焉。其城南面，梁置都州，又置云泽县。大业初州县俱废入焉。有硖石山。

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后周改曰硖州。统县三，户五千一百七十九。

夷陵带郡。有马穴。夷道旧置宜都郡，开皇七年废。有女观山。远安旧曰高安，置汶阳郡。又周改县曰安远。开皇七年郡废。

竟陵郡旧置郢州。统县八，户五万三千三百八十五。

长寿后周置石城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竟陵郡。又梁置北新州及梁宁等八郡，后周保定中，州及八郡总管废入焉。有敖山。蓝水宋侨立冯翊郡，莲勺县，西魏改郡为汉东，县为蓝水。又宋置高陆县，西魏改曰溆水。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省溆水入焉。有唐水。棨川后周置，及置溆川郡。又置清县，西魏改曰溆陂。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省溆陂入焉。汉东齐置，曰上蔡，及置齐兴郡。后周郡废。开皇十八年县改名焉。有东温山。清腾梁置，曰梁安，又立崇义郡。后周废郡。后周又有遂安郡。开皇初废，七年改名焉。有清腾山。乐乡旧置武宁郡，西魏置都州。又梁置旌阳县，后改名惠怀，西魏又改曰武山。开皇七年郡废，大业初州废，又废武山入焉。有武陵山。丰乡西魏置，又置基州及章山郡。开皇七年郡废，大业初州废。章山西魏置，曰禄麻，及立上黄郡。开皇七年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

沔阳郡后周置复州，大业初改曰沔州。统县五，户四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沔阳梁置沔阳、营阳、州城三郡。西魏省州陵、惠怀二县，置县曰建兴。后周置复州，后又省营阳、州城二郡入建兴。开皇初州移郡废，仁寿三年复置州。大业初改建兴曰沔阳，州废，复置沔阳郡焉。监利竟陵旧曰霄城，置竟陵郡。后周改县曰竟陵。开皇初置复州，仁寿三年州

复徙建兴。又有京山县，齐置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后周郡废。大业初京山县又废入焉。甑山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寻改郡曰汶川。后周置甑山县，建德二年州废。开皇初郡废。有阳台山。汉阳开皇十七年置，曰汉津，大业初改焉。有沌水。

沅陵郡开皇九年置辰州。统县五，户四千一百四十。

沅陵旧置沅陵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大乡梁置。盐泉梁置。龙檦梁置。有武山。辰溪旧曰辰阳。平陈，改名；并废故夜郎郡，置静人县，寻废。又梁置南阳郡，建昌县，陈废县。开皇初废郡，置寿州，十八年改为充州，大业初州废。有郎溪。

武陵郡梁置武州，后改曰沅州。平陈，为朗州。统县二，户三千四百一十六。

武陵旧置武陵郡。平陈，郡废，并临沅、沅南、汉寿三县置武陵县。大业初复置武陵郡。有望夷山、龙山。龙阳有白查湖。

清江郡后周置亭州，大业初改为庸州。统县五，户二千六百五十八。

盐水后周置县，并置资田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清江郡。巴山梁置宜都郡、宜昌县，后周置江州。开皇初置清江县，十八年改江州为津州，大业初废州，省清江入焉。清江后周置施州及清江郡。开皇初郡废，五年置清江县，大业初州废。在阳瞿水。开夷后周置，曰乌飞，开皇初改焉。建始后周置业州及军屯郡。开皇初郡废，五年置县，大业初州废。

襄阳郡江左并侨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十一，户九万九千五百七十七。

襄阳带襄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有钟山、岘山、凤林山。安养西魏置河南郡，后周废樊城。山都二县入，开皇初郡废焉。谷城旧曰义城，置义城郡。后周废郡，开皇十八年改县名焉。又梁有筑阳，开皇初废，又梁有兴国，义城二郡，并西魏废。有谷城山、阙林山。上洪宋侨立略阳县，梁又立德广郡。西魏改县曰上洪。开皇初郡废。又梁置新野郡，西魏改曰威宁，后周废。有亚山。率道梁置。汉南宋曰华山，置华山郡。西魏改县为汉南，属宜城郡。后周废武建郡及惠怀、石梁、归仁、鄢等四县入，后省宜城郡入武泉。又梁置秦南郡，后

周并武泉县俱废。有石梁山。阴城西魏置酇城郡，后周废。又梁置南阳郡，西魏改为山都郡，后周省。义清梁置，曰穰县。西魏改为义清，属归义郡。后周废郡及左安、开南、归仁三县入焉。又有武泉郡，开皇初废。有柤山、灵山。有檀溪水、襄水。南漳西魏并新安、武昌、武平、安武、建平五县置，初曰重阳，又立南襄阳郡。后周置沮州，寻废，复改重阳县曰思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县曰南漳。有荆山。常平西魏置，曰义安，置长湖郡，后改县曰常平。开皇初郡废。又后魏置旱停县，大业初废。郡

舂陵郡后魏置南荆州，西魏改曰昌州。统县六，户四万二千八百四十七。

枣阳旧曰广昌，并置广昌郡。开皇初郡废，仁寿元年县改名焉。大业初置舂陵郡。又西魏置东荆州，寻废。有霸山。有溲水。舂陵旧置安昌郡，开皇初郡废。又后魏置丰良县，大业初废。有石鼓山。有四望水。清潭有大洪山。有淯水。湖阳后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后郡废，州改为南平州。西魏改曰升州，后又改曰湖州。后周改置升平郡。开皇初郡废。仁寿初改曰升州，大业初州废。又后魏置顺阳郡，西魏改为柘林郡。后周省郡，改县曰柘林。大业初县废入焉。有蓼山。上马后魏置，曰石马，后讹为上马，因改焉。有钟离县，置洞州、洞川郡。后周州废，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钟离曰洞川县，大业初废入焉。蔡阳梁置蔡阳郡，后魏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蔡州，分置南阳县，后改曰双泉；又置千金郡、瀴源县。开皇初郡并废，大业初州废，双泉、瀴源二县并废入焉。有唐子山、大鼓山。有瀴水。

汉东郡西魏置并州，后改曰隋州。统县八，户四万七千一百九十三。

隋旧置随郡，西魏又析置氵厥西郡及氵厥西县。梁又置曲陵郡。开皇初郡并废。大业初废氵厥西县，寻置汉东郡。土山梁曰龙巢，置土州、东西二永宁、真阳三郡，及置石武县。后周废三郡为齐郡，改龙巢曰左阳；又有阜陵县，改为漳川县。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左阳为真阳，石武为宜人。大业初又改真阳为土山，州及宜人、漳川并废入焉。唐城后魏曰氵厥西，置义阳郡。西魏改氵厥西为下溠，又立肆州，寻曰唐州。后周省均、款、浈、归四州入，改曰唐州。又有东魏南豫州，至是改为氵厥川郡，又置清嘉县。开皇初郡并废。十六年改下溠曰唐城，大业初州及诸县并废入焉。有清台山。有氵厥水。安贵梁置，曰定阳，又置北郢州。西魏改定阳曰安贵，改北郢州为款州，又寻废为浈水郡，

别置戟城郡及戟城县。后废戟城郡，改戟城县曰横山。开皇初浈水郡废，大业初又废横山县入焉。顺义梁置北随郡。西魏改为南阳，析置淮南郡；以厉城、顺义二县立冀州，寻改为顺州；又置安化县。开皇初郡并废，十八年改安化曰宁化。大业初州废，改厉城为顺义，其旧顺义及宁化，并废入焉。有浮山。平林梁置上明郡，开皇初废。有漂水。上明西魏置，曰洛平县，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鹦鹉山。光化旧曰安化，西魏改为新化，后周又改焉。

安陆郡梁置南司州，寻罢。西魏置安州总管府，开皇十四年府废。统县八，户六万八千四十二。

安陆旧置安陆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置郡。有旧永阳县，西魏改曰吉阳，至是废入。孝昌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后周州郡并废。又有嵒岳郡，开皇初废。有凤皇冈。吉阳梁置，曰平阳，及立汝南郡。西魏改郡为董城，改县曰京池。后周置嵒州，寻州郡并废。大业初改县曰吉阳。又梁置义阳郡，西魏改为南司州，寻废。应阳西魏置，曰应城，又置城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有潼水、温水。云梦西魏置。京山旧曰新阳，梁置新州、梁宁郡。西魏改州为温州，改县为角陵，又置盘陂县。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改角陵曰京山，废盘陂入焉。有角陵山、京山。富水旧曰南新市。西魏改为富水，又置富水郡。开皇初郡废。应山梁置，曰永阳，仍置应州，又有平靖郡。西魏又置平靖县。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州废，又省平靖县入焉。有大龟山、安居山。

永安郡后齐置衡州，陈废，后周又置，开皇五年改曰黄州。统县四，户二万八千三百九十八。

黄冈齐曰南安，又置齐安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县曰黄冈。又后齐置巴州，陈废。后周置，曰弋州，统西阳、弋阳、边城三郡。开皇初州郡并废，大业初置永安郡。黄陂后齐置南司州。后周改曰黄州，置总管府，又有安昌郡。开皇初府废。又后齐置泸州，陈废之。木兰梁曰梁安，置梁安郡，又有永安、义阳二郡。后齐置湘州，后改为北江州。开皇初别置廉城县，寻及州、二郡相次并废。十八年改县曰木兰。麻城梁置信安，又有北西阳县。陈废北西阳，置定州。后周改州曰亭州，又有建宁、阴平、定城三郡。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有阴山。

义阳郡齐置司州。梁曰北司州，后复曰司州。后魏改曰郢州，后周

改曰申州，大业二年为义州。统县五，户四万五千九百三十。

义阳旧曰平阳，置宋安郡。开皇初郡废，县改名焉。大业初置义阳郡。有大龟山、金山。钟山旧曰盟阝。后齐改曰齐安，仍置郡。开皇初郡废，县改曰钟山。有钟山。罗山后齐置，曰高安。开皇初废，十六年置，曰罗山。礼山旧曰东随，开皇九年改焉。有关官。有礼山。淮源后齐置，曰慕化，置淮安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改名焉。有油水。

九江郡旧置江州。统县二，户七千六百一十七。

湓城旧曰柴桑，置寻阳郡。梁又立汝南县。平陈，郡废，又废汝南、柴桑二县，立寻阳县，十八年改曰彭蠡。大业初置郡，县改名焉。有巢湖、彭蠡湖。有庐山、望夫山。彭泽梁置太原郡，领彭泽、晋阳、和城、天水。平陈，郡县并废，置龙城县。开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钓矶。

江夏郡旧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寻又分北新立土、富、洄、泉、豪五州。平陈，改置鄂州。统县四，户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一。

江夏旧置江夏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置。有烽火山、涂水。武昌旧置武昌郡。平陈，郡废，又废西陵、鄂二县入焉。有樊山、白□山。永兴陈曰阳新。平陈，改曰富川。开皇十一年废永兴县入，十八年改名焉。有五龙山。蒲圻梁置上隽郡，又有沙阳县，置沙州，州寻废。平陈，郡废。有石头山、鱼岳山、鲍山。

澧阳郡平陈，置松州，寻改为澧州。统县六，户八千九百六。

澧阳平陈，置县，大业初置郡。有药山。有油水。石门旧置天门郡。平陈，郡废。孱陵旧曰作唐，置南平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安乡旧置义阳郡。平陈，郡废。有皇山。崇义后周置衡州。开皇中置县，名焉。十八年改州曰崇州，大业初州废。有澧水。慈利开皇中置，曰零陵，十八年改名焉。有始零山。

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陈，改曰岳州，大业初改曰罗州。统县五，户六千九百三十四。

巴陵旧置巴陵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置郡。华容旧曰安南，梁置南安湘郡，寻废。开皇十八年县改名焉。沅江梁置，曰药山，仍为郡。平陈，郡废，县改曰安乐，十八年改曰沅江。湘阴梁置岳阳郡及罗

州，陈废州。平陈，废郡及湘阴入岳阳县，置玉州。寻改岳阳为湘阴，废玉山县入焉。十二年废玉州。罗开皇九年废吴昌、湘滨二县入。有氵贸水、汨水。

长沙郡旧置湘州，平陈置潭州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四，户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五。

长沙旧曰临湘，置长沙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有铜山、锡山。衡山旧置衡阳郡。平陈，郡废，并衡山、湘乡、湘西三县入焉。益阳平陈，并新康县入焉。有浮梁山。邵阳旧置邵陵郡。平陈，郡废，并扶夷、都梁二县入焉。

衡山郡平陈，置衡州。统县四，户五千六十八。

衡阳旧置湘东郡。平陈，郡废，并省临烝、新城、重安三县入焉。有衡山、武水、连水。涞阴旧曰涞阳。平陈，改名焉。有肥水、酃水。湘潭平陈，废茶陵、攸水、阴山、建宁四县入焉。有武阳山。有历水。新宁有宜溪水、舂江。

桂阳郡平陈，置郴州。统县三，户四千六百六十六。

郴旧置桂阳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置。有万岁山。有溱水。临武有华阴山。卢阳陈置卢阳郡。平陈，郡废。有渌水。

零陵郡平陈初，置永州总管府，寻废府。统县五，户六千八百四十五。

零陵旧曰泉陵，置零陵郡。平陈，郡废，又废应阳、永昌、祁阳三县入焉。大业初复置郡。湘源平陈，废洮阳、灌阳、零陵三县置县。有黄华山。有观水、湘水、洮水。永阳旧曰营阳，梁置永阳郡。平陈，郡废，并营浦、谢沐二县入焉。营道平陈，并冷道、舂陵二县入。有九疑山、营山。冯乘有冯水。

熙平郡平陈，置连州。统县九，户一万二百六十五。

桂阳梁置阳山郡。平陈，郡废。大业初置熙平郡。有贞女山、方山。有卢水、

洭水。阳山有斟水。连山梁置，曰广德，隋改曰广泽，仁寿元年改

名焉。有黄连山。宣乐梁置，曰梁乐，并置梁乐郡，平陈，郡废，十八年改为宣乐。游安熙平旧置齐乐郡，平陈，郡废。武化梁置。桂岭旧曰兴安，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开建梁置南静郡，平陈，郡废。

《尚书》："荆及衡阳惟荆州。"上当天文，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为鹑首，于辰在巳，楚之分野。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到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棺，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篱，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典。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到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瘗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屦。婚嫁用铁钻莽为聘财。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

志第二十七经籍一（经）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 ，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

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

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恆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硃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鄴，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

录。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

《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

《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八卷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梁十卷。又有汉单父长费直注《周易》四卷，亡。

《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梁又有汉南郡太守马融注《周易》一卷，亡。

《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十一卷汉司空荀爽注。

《周易》十卷魏卫将军王肃注。

《周易》十卷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农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骑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十卷吴太常姚信注。

《周易》四卷晋儒林从事黄颖注。梁有十卷，今残缺。

《周易》九卷吴侍御史虞翻注。

《周易》十五卷吴郁林太守陆绩注。

《周易》十卷晋散骑常侍干宝注。

《周易》三卷晋骠骑将军王暠注，残缺。梁有十卷。

《周易》八卷晋著作郎张璠注，残缺。梁有十卷。

《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

《周易杨氏集二王注》五卷，梁有《集马、郑、二王解》十卷，亡。

《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有齐安参军费元珪注《周易》九卷，谢氏注《周易》八卷，尹涛注《周易》六卷，亡。

《周易》十卷后魏司徒崔浩注。

《周易》十卷梁处士何胤注。梁有临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侍中硃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亡。

《周易》七卷姚规注。

《周易》十三卷崔覯注。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

《周易》一帙十卷卢氏注。

《周易系辞》二卷晋桓玄注。

《周易系辞》二卷晋西中郎将谢万等注。

《周易系辞》二卷晋太常韩康伯注。

《周易系辞》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注。又有宋东阳太守卞伯玉注《系辞》二卷，亡。

《周易系辞》二卷荀柔之注。

《周易集注系辞》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亡。

《周易音》一卷东晋太子前率徐邈撰。

《周易音》一卷东晋尚书郎李轨弘范撰。

《周易音》一卷范氏撰。

《周易并注音》七卷秘书学士陆德明撰。

《周易尽神论》一卷魏司空钟会撰。梁有《周易无互体论》三卷，钟会撰，亡。

《周易象论》三卷晋尚书郎栾肇撰。

《周易卦序论》一卷晋司徒右长史杨乂撰。

《周易统略》五卷晋少府卿邹湛撰。

《周易论》二卷晋冯翊太守阮常撰。

《周易论》一卷晋荆州刺史宋岱撰。梁有《拟周易说》八卷，范氏撰；《周易宗涂》四卷，干宝撰；《周易问难》二卷，王氏撰；《周易问答》一卷，扬州从事徐伯珍撰；《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撰；《周易杂论》十四卷。亡。

《周易义》一卷宋陈令范歆撰。

《周易玄品》二卷

《周易论》十卷齐中书郎周顒撰。梁有三十卷，亡。

《周易论》四卷范氏撰。

《周易统例》十卷崔覲撰。

《周易爻义》一卷干宝撰。

《周易乾坤义》一卷齐步兵校尉刘瓛撰。梁又有齐临沂令李玉之、

梁释法通等《乾坤义》各一卷，亡。

《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几义》一卷梁南平王撰。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諲之撰；《周易四德例》一卷，刘瓛撰。亡。

《周易大义》一卷梁有《周易错》八卷，京房撰；《周易日月变例》六卷，虞翻、陆绩撰；《周易卦象数旨》六卷，东晋乐安亭侯李顒撰；《周易爻》一卷，马揩撰。亡。

《周易太义》二卷陆德明撰。

《周易释序义》三卷

《周易开题义》十卷梁蕃撰。

《周易问》二十卷

《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梁又有《国子讲易》议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齐永明国学讲周易讲疏》二十六卷；又《周易义》三卷，沈林撰。亡。

《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讲疏》十六卷梁五经博士褚仲都撰。

《周易义疏》十四卷梁都官尚书萧子政撰。

《周易系辞义疏》三卷萧子政撰。

《周易讲疏》三十卷陈谘议参军张讥撰。

《周易文句义》二十卷梁有《拟周易义疏》十三卷。

《周易义疏》十六卷陈尚书左仆射周弘正撰。

《周易私记》二十卷

《周易讲疏》十三卷国子祭酒何妥撰。

《周易系辞义疏》二卷刘瓛撰。

《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系辞义疏》二卷萧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图》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图》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演通统》一卷，颜氏撰。

《周易谱》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

《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

《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

《尚书》九卷郑玄注。

《尚书》十一卷王肃注。

《尚书》十五卷晋祠部郎谢沈撰。

《集解尚书》十一卷李颙注。

《集释尚书》十一卷宋给事中姜道盛注。

《古文尚书舜典》一卷晋豫章太守范宁注。梁有《尚书》十卷，范宁注，亡。

《尚书亡篇序》一卷梁五经博士刘叔嗣注。梁有《尚书》二十一卷，刘叔嗣注；又有《尚书新集序》一卷。亡。

《尚书逸篇》二卷

《古文尚书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书音》五卷，孔安国、郑玄、李轨、徐邈等撰。

《今文尚书音》一卷秘书学士顾彪撰。

《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

《大传音》二卷顾彪撰。

《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汉光禄大夫刘向注。

《尚书驳议》五卷王肃撰。梁有《尚书义问》三卷，郑玄、王肃及晋五经博士孔晁撰；《尚书释问》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书王氏传问》二卷；《尚书义》二卷，吴太尉范顺问，刘毅答。亡。

《尚书新释》二卷李颙撰。

《尚书百问》一卷齐太学博士顾欢撰。

《尚书大义》二十卷梁武帝撰。

《尚书百释》三卷梁国子助教巢猗撰。

《尚书义》三卷巢猗撰。

《尚书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费甝撰。梁有《尚书义疏》四卷，晋乐安王友伊说撰，亡。

《尚书义疏》三十卷萧詧司徒蔡大宝撰。

《尚书义注》三卷吕文优撰。

《尚书义疏》七卷

《尚书述义》二十卷国子助教刘炫撰。

《尚书疏》二十卷顾彪撰。

《尚书闰义》一卷

《尚书义》三卷刘先生撰。

《尚书释问》一卷虞氏撰。

《尚书文外义》一卷顾彪撰。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遭秦灭学，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倪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从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

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韩诗》二十二卷汉常山太傅韩婴，薛氏章句。

《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传。

《韩诗外传》十卷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

《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傅毛苌传，郑氏笺。梁有《毛诗》十卷，马融注，亡。

《毛诗》二十卷王肃注。梁有《毛诗》二十卷，郑玄，王肃合注；《毛诗》二十卷，谢沈注；《毛诗》二十卷，晋兖州别驾江熙注。亡。

《集注毛诗》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注。梁有《毛诗序》一卷，梁隐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毛诗笺音证》十卷后魏太常卿刘芳撰。梁有《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诗音》二卷，徐邈撰；《毛诗音隐》一卷，干氏撰。亡。

《毛诗并注音》八卷秘书学士鲁世达撰。

《毛诗谱》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

《毛诗谱》二卷太叔求及刘炫注。

《谢氏毛诗谱钞》一卷梁有《毛诗杂议难》十卷，汉侍中贾逵撰，亡。

《毛诗义问》十卷魏太子文学刘桢撰。

《毛诗义驳》八卷王肃撰。

《毛诗奏事》一卷王肃撰。有《毛诗问难》二卷，王肃撰，亡。

《毛诗驳》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残缺。梁五卷。又有《毛诗答问》、《驳谱》，合八卷；又《毛诗释义》十卷，谢沈撰；《毛诗义》四卷，《毛诗笺传是非》二卷，并魏秘书郎刘潘撰；《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硃育等撰；《毛诗义注》四卷。亡。

《毛诗异同评》十卷晋长沙太守孙毓撰。

《难孙氏毛诗评》四卷晋徐州从事陈统撰。梁有《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亡。

《毛诗拾遗》一卷郭璞撰。梁又有《毛诗略》四卷，亡。

《毛诗辨异》三卷晋给事郎杨乂撰。梁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毛诗引辨》一卷，宋奉朝请孙暢之撰；《毛诗释》一卷，宋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诗检漏义》二卷，梁给事郎谢昙济撰；《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并梁处士何胤撰。亡。

《毛诗异义》二卷杨乂撰。梁有《毛诗杂义》五卷，杨乂撰；《毛诗义疏》十卷，谢沈撰；《毛诗杂义》四卷，晋江州刺史殷仲堪撰；《毛诗义疏》五卷，张氏撰。亡。

《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顾欢等撰。

《毛诗序义》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梁有《毛诗义》一卷，雷次宗撰；《毛诗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诗序义》七卷，孙暢之撰。亡。

《毛诗集小序》一卷刘炫注。

《毛诗序义疏》一卷刘瓛等撰，残缺。梁三卷。梁有《毛诗篇次义》一卷，刘瓛撰；《毛诗杂义注》三卷。亡。

《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

《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梁有《毛诗十五国风义》二十卷，梁简文撰。

《毛诗大义》十三卷

《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

《毛诗义疏》二十卷舒援撰。

《毛诗谊府》三卷后魏安丰王元延明撰。

《毛诗义疏》二十八卷萧岿散骑常侍沈重撰。

《毛诗义疏》二十卷

《毛诗义疏》二十九卷

《毛诗义疏》十卷

《毛诗义疏》十一卷

《毛诗义疏》二十八卷

《毛诗述义》四十卷国子助教刘炫撰。

《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鲁世达撰。

《毛诗释疑》一卷梁有《毛诗图》三卷，《毛诗孔子经图》十二卷，《毛诗古圣贤图》二卷，亡。

《业诗》二十卷宋奉朝请业遵注。

右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

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周官礼》十二卷马融注。

《周官礼》十二卷郑玄注。

《周官礼》十二卷王肃注。

《周官礼》十二卷伊说注。

《周官礼》十二卷干宝注。梁又有《周官宁朔新书》八卷，晋燕王师王懋约撰，亡。

《集注周官礼》二十卷崔灵恩注。

《礼音》三卷刘昌宗撰。

《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晋司空长史陈劭撰。

《周官礼驳难》四卷孙略撰。梁有《周官驳难》三卷，孙琦问，干宝驳，晋散骑常侍虞喜撰。

《周官礼义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官礼义疏》十九卷

《周官礼义疏》十卷

《周官礼义疏》九卷

《周官分职》四卷

《周官礼图》十四卷梁有《郊祀图》二卷，亡。

《仪礼》十七卷郑玄注。

《仪礼》十七卷王肃注。梁有李轨、刘昌宗音各一卷，郑玄音二卷，亡。

《仪礼义疏见》二卷

《仪礼义疏》六卷

《丧服经传》一卷马融注。

《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

《丧服经传》一卷王肃注。

《丧服经传》一卷晋给事中袁准注。

《集注丧服经传》一卷晋庐陵太守孔伦撰。

《丧服经传》一卷陈铨注。

《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略注丧服经传》一卷雷次宗注。

《集注丧服经传》二卷宋丞相谘议参军蔡超注。梁又有《丧服经传》一卷，宋徵士刘道拔注，亡。

《集解丧服经传》二卷齐东平太守田僧绍解。

《丧服义疏》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瑒撰。梁又有《丧服经传义疏》五卷，齐散骑郎司马宪撰；《丧服经传义疏》二卷，齐给事中楼幼瑜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刘瓛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齐徵士沈麟士撰。

《丧服经传义疏》一卷梁尚书左丞何佟之撰，亡。

《丧服传》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丧服文句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皇侃撰。

《丧服义》十卷陈国子祭酒谢峤撰。

《丧服义钞》三卷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

《丧服要记》一卷王肃注。

《丧服要记》一卷蜀丞相蒋琬撰。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

《丧服要集》二卷晋征南将军杜预撰。又有《丧服要记》二卷，晋侍中刘逵撰，亡。

《丧服仪》一卷晋太保卫瓘撰。梁有《丧服要记》六卷，晋司空贺循撰；《丧服要问》六卷，刘德明撰；《丧服》三十一卷，宋员外郎散骑庾蔚之撰；《丧服要问》二卷，张耀撰；《丧服难问》六卷，崔凯撰；《丧服杂记》二十卷，伊氏撰；《丧服释疑》二十卷，刘智撰。亡。

《汉荆州刺史刘表新定礼》一卷

《丧服要略》一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

《丧服要略》二卷

《丧服制要》一卷徐氏撰。

《丧服谱》一卷郑玄注。

《丧服谱》一卷晋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

《丧服谱》一卷贺循撰。

《丧服变除》一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

《凶礼》一卷晋广陵相孔衍撰。

《丧服要记》十卷贺循撰。梁有《丧服要记》，宋员外常侍庾蔚之

注；又《丧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丧服集议》十卷，宋抚军司马费沈撰。

《丧服古今集记》三卷齐太尉王俭撰。

《丧服世行要记》十卷齐光禄大夫王逡撰。

《丧服答要难》一卷袁祈撰。

《丧服记》十卷王氏撰。

《丧服五要》一卷严氏撰。

《驳丧服经传》一卷卜氏传。

《丧服疑问》一卷樊氏撰。

《丧服图》一卷王俭撰。

《丧服图》一卷贺游撰。

《丧服图》一卷崔逸撰。梁有《丧服祥禫杂议二十九卷，《丧服杂议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丧服五家要记图谱》五卷，《丧服君臣图仪》一卷，亡。

《五服图》一卷

《五服图仪》一卷

《丧服礼图》一卷

《五服略例》一卷

《丧服要问》一卷

《丧服问答目》十三卷皇侃撰。

《丧服假宁制》三卷

《丧礼五服》七卷大将军袁宪撰。

《论丧服决》一卷

《丧礼钞》三卷王隆伯撰。

《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亡。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礼记》十卷汉北中郎将卢植注。

《礼记》二十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郑玄注。

《礼记》三十卷王肃注。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

《礼记宁朔新书》八卷王懋约注。梁有二十卷。

《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

《礼记音义隐》一卷谢氏撰。

《礼记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郑玄、王肃、射慈、射贞、孙毓、缪炳音各一卷，蔡谟、东晋安北谘议参军曹耽、国子助教尹毅、李轨、员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刘昌宗音五卷，亡。

《礼记音义隐》七卷

《礼记》三十卷魏秘书监孙炎注。

《礼略》二卷

《礼记要钞》十卷缑氏撰。梁有礼义四卷，魏侍中郑小同撰；《摭遗别记》一卷，楼幼瑜撰，亡。

《礼记新义疏》二十卷贺瑒撰。梁有《义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肃之撰，亡。

《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皇侃撰。

《礼记义疏》四十八卷皇侃撰。

《礼记义疏》四十卷沈重撰。

《礼记义》十卷何氏撰。

《礼记义疏》三十八卷。

《礼记疏》十一卷

《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

《礼记文外大义》二卷秘书学士褚晖撰。

《礼大义》十卷

《礼记义证》十卷刘芳撰。

《礼大义章》七卷

《丧礼杂义》三卷

《礼记中庸传》二卷宋散骑常侍戴颙撰。

《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

《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

《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

《礼记评》十一卷刘隽撰。

《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梁有《群儒疑义》十二卷，戴圣撰。

《礼论》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

《礼论条牒》十卷宋太尉参军任预撰。

《礼论帖》三卷任预撰。梁四卷。

《礼论钞》二十卷庾蔚之撰。

《礼论要钞》十卷王俭撰。梁三卷。

《礼论要钞》一百卷贺瑒撰。

《礼论钞》六十九卷

《礼论要钞》十卷梁有齐御史中丞荀万秋《钞略》二卷；尚书仪曹郎丘季彬论五十八卷，议一百三十卷，统六卷。亡。

《礼论答问》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

《礼论答问》十三卷徐广撰。

《礼答问》二卷徐广撰，残缺。梁十一卷。

《礼答问》六卷庾蔚之撰。

《礼答问》三卷王俭撰。梁有晋益阳令吴商《礼难》十二卷，《杂议》十二卷，又《礼议杂记故事》十三卷，《丧杂事》二十卷；宋光禄大夫傅隆议二卷，《祭法》五卷。亡。

《礼答问》十二卷

《礼杂问》十卷范宁撰。

《礼答问》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

《礼杂问》十卷

《礼杂答问》八卷

《礼杂答问》六卷

《礼杂问答钞》一卷何佟之撰。

《问礼俗》十卷董勋撰。

《问礼俗》九卷董子弘撰。

《答问杂仪》二卷任预撰。

《礼义答问》八卷王俭撰。

《礼疑义》五十二卷梁护军周舍撰。

《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

《礼乐义》十卷

《礼秘义》三卷

《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

《三礼义宗》三十卷崔灵恩撰。

《三礼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礼大义》十三卷

《三礼大义》四卷

《三礼杂大义》三卷梁有《司马法》三卷，《李氏训记》三卷；又《郊丘议》三卷，魏太尉蒋济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议》三卷，王肃撰；《杂祭法》六卷，晋司空中郎卢谌撰；《祭典》三卷，晋安北将军范汪撰；《七庙议》一卷，又《后养议》五卷，干宝撰；《杂乡射等议》三卷，晋太尉庾亮撰；《逆降义》三卷，宋特进延颜之撰；《逆降义》一卷，田僧绍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释疑》二卷，郭鸿撰；《答问》四卷，徐广撰；《答问》五十卷，何胤撰；又《答问》十卷。亡。

《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

《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一卷祁谌撰。梁又有《冠服图》一卷，《五宗图》一卷，《月令图》一卷，亡。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郎，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

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

《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梁有《乐义》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

《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

《乐书》七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乐杂书》三卷

《乐元》一卷魏僧撰。

《管弦记》十卷凌秀撰。

《乐要》一卷何妥撰。

《乐部》一卷

《春官乐部》五卷梁有《宋元嘉正声伎录》一卷，张解撰，亡。

《乐府声调》六卷岐州刺史、沛国公郑译撰。

《乐府声调》三卷郑译撰。

《乐经》四卷

《琴操》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

《琴操钞》二卷

《琴操钞》一卷

《琴谱》四卷戴氏撰。

《琴经》一卷

《琴说》一卷

《琴历头簿》一卷

《新杂漆调弦谱》一卷

《乐谱》四卷

《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

《乐略》四卷

《乐律义》四卷沈重撰。

《钟律义》一卷

《乐簿》十卷

《齐朝曲簿》一卷

《大隋总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乐论事》一卷

《乐事》一卷

《正声伎杂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历代乐名》一卷

《钟磬志》二卷公孙崇撰。

《乐悬》一卷何晏等撰议。

《乐悬图》一卷

《钟律纬辩宗见》一卷

《当管七声》二卷魏僧撰。

《黄钟律》一卷梁有《钟律纬》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周人存六代之乐，曰《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其后衰微崩坏，及秦而顿灭。汉初，制氏虽纪其铿锵彭儛，而不能通其义。其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魏、晋已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

《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

《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汉侍中贾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贾逵撰。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汉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王肃注。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董遇章句。

《春秋左氏传义注》十八卷孙毓注。

《春秋左氏传》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撰。

《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传》十卷残缺。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服虔、杜预音三卷，魏高贵乡公《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曹躯音、尚书左人郎荀讷等音四卷，亡。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李轨撰。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徐邈撰。

《春秋释训》一卷贾逵撰。

《春秋左氏经传硃墨列》一卷贾逵撰。

《春秋释例》十卷汉公车徵士颖容撰。梁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汉大司农郑众撰。

《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汉议驳》二卷，服虔撰，亡。

《驳何氏汉议》二卷郑玄撰。

《春秋成长说》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达义》一卷，汉司徒掾王玢撰，亡。

《春秋塞难》三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杂议难》五卷，汉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释驳》一卷，王朗撰。亡。

《春秋说要》十卷魏乐平太守糜信撰。

《春秋释例》十五卷杜预撰。梁有《春秋释例引序》一卷，齐正员郎杜乾光撰，亡。

《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杜预撰。

《春秋条例》十一卷晋太尉刘寔撰。梁有《春秋公羊达义》三卷，刘寔撰，亡。

《春秋经例》十二卷晋方范撰。梁有《春秋释滞》十卷，晋尚书左丞殷兴撰，《春秋释难》三卷，晋护军范坚撰。亡。

《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五卷

《春秋义例》十卷

《春秋左传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经传说例疑隐》一卷，吴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郑玄撰。亡。

《春秋左氏经传通解》四卷王述之撰。

《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孙毓撰。

《春秋左氏函传义》十五卷干宝撰。

《春秋左氏区别》三十卷尚书功论郎何始真撰。

《春秋文苑》六卷

《春秋丛林》十二卷

《春秋义林》一卷

《春秋大夫辞》三卷

《春秋嘉语》六卷

《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

《春秋五辩》二卷梁五经博士沈宏撰。

《春秋辩证》六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

《春秋经传解》六卷崔灵恩撰。

《春秋申先儒传论》十卷崔灵恩撰。

《春秋左氏传立义》十卷崔灵恩撰。

刘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序论》二卷干宝撰。

《春秋序》一卷贺道养注。

《春秋序》一卷崔灵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刘炫注。

《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二十五卷陈国子博士沈文阿撰。

《王元规续沈文阿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

《春秋义略》三十卷陈右军将军张冲撰。

《春秋左氏义略》八卷

《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

《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

《春秋序义疏》一卷梁有《春秋发题》一卷，梁简文帝撰；《春秋左氏图》十卷，汉太子太傅严彭祖撰；《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亡。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严彭祖撰。

《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汉谏议大夫何休注。

《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晋散骑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春秋公羊

传》十二卷，晋河南太守高龙注；《春秋公羊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轨、晋徵士江淳撰，各一卷。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

《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

《春秋决疑论》一卷

《春秋左氏膏盲》十卷何休撰。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休撰。

《春秋汉议》十三卷何休撰。

《驳何氏汉议》二卷郑玄撰。梁有《汉议驳》二卷，服虔撰，亡。

《驳何氏汉议叙》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

《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

《春秋公羊谥例》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传条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传问答》五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春秋公羊论》二卷，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亡。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鲜于公撰。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

《春秋谷梁传》十三卷吴仆射唐固注。梁有《春秋谷梁传》十五卷，汉谏议大夫尹更始撰，亡。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魏乐平太守糜信注。

《谷梁传》十卷晋堂邑太守张靖注。梁有《春秋谷梁传》十三卷，晋给事郎徐乾注；《春秋谷梁传》十卷，胡讷集解。亡。

《春秋谷梁传》十六卷程阐撰。

《春秋谷梁传》十四卷孔衍撰。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徐邈撰。

《春秋谷梁传》十四卷段肃注，疑汉人。

《春秋谷梁传》五卷孔君揩训，残缺。梁十四卷。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梁有《谷梁音》一卷，亡。

《春秋谷梁传》四卷残缺，张、程、孙、刘四家集解。

糜信《理何氏汉议》二卷魏人撰。

《春秋谷梁传义》十卷徐邈撰。

《春秋议》十卷何休撰。

徐邈《答春秋谷梁义》三卷

薄叔玄《问谷梁义》二卷梁四卷。

《春秋谷梁传例》一卷范宁撰。

《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晋博士刘兆撰。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休撰，郑玄释，张靖笺。

《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

《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贾逵撰。宋有《三家经》二卷，亡。

《春秋三传论》十卷魏大长秋韩益撰。

《春秋经合三传》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成夺》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三传评》十卷胡讷撰。梁有《春秋集三师难》三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胡讷撰。今亡。

《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虞翻注。

《春秋外传章句》一卷王肃撰。梁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二卷韦昭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晋五经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会地图》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经》一卷郑氏注。梁有马融、郑众注孝经》二卷，亡。

《孝经》一卷王肃解。梁有魏散骑常侍苏林，吏部尚书何晏，光禄大夫刘邵、孙氏等注《孝经》各一卷，亡。

《孝经解赞》一卷韦昭解。

《孝经默注》一卷徐整注。

《集解孝经》一卷谢万集。

《集议孝经》一卷晋中书郎荀昶撰，亡。

《集议孝经》一卷晋东阳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经皇义》一卷，宋均撰；又有晋给事中杨泓，处士虞槃佐、孙氏，东阳太守殷仲文，晋陵太守殷叔道，丹阳尹车胤，孔光各注《孝经》一卷；荀昶注《孝经》二卷；宋何承天、费沈，齐光禄大夫王玄载，国子博士明僧绍，梁五经博士严植之，尚书功论郎曹思文，羽林监江系之，江逊等注《孝经》各一卷；释慧始注《孝经》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经》一卷；诸葛循《孝经序》一卷。亡。

《孝经》一卷释慧琳注。梁有晋穆帝时《晋孝经》一卷，武帝时《送总明馆孝经讲》、《议》各一卷，宋大明中《东宫讲》，齐永明三年《东宫讲》，齐永明中《诸王讲》及贺瑒讲、议《孝经义疏》各一卷，齐临沂令李玉之为始兴王讲《孝经义疏》二卷，亡。

《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梁简文《孝经义疏》五卷，萧子显《孝经义疏》一卷，亡。

《孝经敬爱义》一卷梁吏部尚书萧子显撰。

《孝经私记》四卷无名先生撰。

《孝经义》一卷

《孝经义疏》一卷赵景韶撰。

《孝经义疏》三卷皇侃撰。

《孝经私记》二卷周弘正撰。

《古文孝经述义》五卷刘炫撰。

《孝经讲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经义》一卷梁扬州文学从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经玄》、《孝经图》各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亡。

《国语孝经》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论语》十卷郑玄注。梁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又王肃、虞翻、谯周等注《论语》各十卷。亡。

《论语》九卷郑玄注，晋散骑常侍虞喜赞。

《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

《集注论语》六卷晋八卷，晋太保卫瓘注。梁有《论语补阙》二

卷，宋明帝补卫瓘阙，亡。

《论语集义》八卷晋尚书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

《论语》十卷晋著作郎李充注。

《集解论语》十卷晋廷尉孙绰解。梁有盈氏及孟整注《论语》各十卷，亡。

《集解论语》十卷晋兖州别驾江熙解。

《论语》七卷卢氏注。梁有晋国子博士梁凯、益州刺史袁乔、尹毅、司徒左长史张凭及阳惠明、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齐员外郎虞遐及许容、曹思文注，释僧智略解，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论语》各十卷；又《论语音》二卷，徐邈等撰。亡。

《论语难郑》一卷梁有《古论语义注谱》一卷，徐氏撰；《论语隐义注》三卷，《论语义注》三卷。亡。

《论语难郑》一卷

《论语标指》一卷司马氏撰。

《论语杂问》一卷

《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郑玄撰。

《论语体略》二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撰。

《论语旨序》三卷晋卫尉缪播撰。

《论语释疑》三卷王弼撰。

《论语释》一卷张凭撰。

《论语释疑》十卷晋尚书郎栾肇撰。梁有《论语释驳》三卷，王肃撰；《论语驳序》二卷，栾肇撰；《论语隐》一卷，郭象撰；《论语藏集解》一卷，应琛撰；《论语释》一卷，曹毗撰；《论语君子无所争》一卷，庾亮撰；《论语释》一卷，李充撰；《论语释》一卷，庾翼撰；《论语义》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论语释》一卷，张隐《论语释》一

卷，郄原《通郑》一卷，王氏《修郑错》一卷，姜处道《论释》一卷。亡。

《论语别义》十卷范暠撰。梁有《论语疏》八卷，宋司空法曹张略等撰；《新书对张论》十卷，虞喜撰。

《论语义疏》十卷褚仲都撰。

《论语义疏》十卷皇侃撰。

《论语述义》十卷刘炫撰。

《论语义疏》八卷

《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徐孝克撰，残缺。

《论语义疏》二卷张冲撰。梁有《论语义注图》十二卷，亡。

《孔丛》七卷陈胜博士孔鲋撰。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参军刘被撰，亡。

《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梁有《当家语》二卷，魏博士张融撰，亡。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尔雅》三卷汉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汉刘歆，犍为文学、中黄门李巡《尔雅》各三卷，亡。

《尔雅》七卷孙炎注。

《尔雅》五卷郭璞注。

《集注尔雅》十卷梁黄门郎沈〔注。

《尔雅音》八卷秘书学士江氵崔撰。梁有《尔雅音》二卷，孙炎、郭璞撰。

《尔雅图》十卷郭璞撰。梁有《尔雅图赞》二卷，郭璞撰，亡。

《广雅》三卷魏博士张揖撰。梁有四卷。

《广雅音》四卷秘书学士曹宪撰。

《小尔雅》一卷李轨略解。

《方言》十三卷汉扬雄撰，郭璞注。

《释名》八卷刘熙撰。

《辩释名》一卷韦昭撰。

《五经音》十卷徐邈撰。

《五经正名》十二卷刘炫撰。

《白虎通》六卷

《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

《五经然否论》五卷晋散骑常侍谯周撰。

《五经拘沈》十卷晋高凉太守杨方撰。

《五经大义》三卷戴逵撰。梁有《通五经》五卷，王氏撰；《五经咨疑》八卷，周杨撰；《五经异同评》一卷，贺缓撰；《五经秘表要》三卷。亡。

《五经大义》十卷后周县伯中大夫樊文深撰。

《经典大义》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经大义》五卷何妥撰。

《五经通义》八卷梁九卷。

《五经义》六卷梁七卷。梁又有《五经义略》一卷，亡。

《五经要义》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

《五经析疑》二十八卷邯郸绰撰。

《五经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

《五经杂义》六卷孙暢之撰。

《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

《大义》九卷

《游玄桂林》九卷张讥撰。

《六经通数》十卷梁舍人鲍泉撰。

《七经义纲》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七经论》三卷樊文深撰。

《质疑》五卷樊文深撰。

《经典玄儒大义序录》二卷沈文阿撰。

《玄义问答》二卷

《六艺论》一卷郑玄撰。

《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

《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

《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

《谥法》三卷刘熙撰。

《谥法》十卷特进、中军将军沈约撰。

《谥法》五卷梁太府卿贺缕撰。

《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

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河图》二十卷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亡。

《河图龙文》一卷

《易纬》八卷郑玄注。梁有九卷。

《尚书纬》三卷郑玄注，梁六卷。

《尚书中候》五卷郑玄注。梁有八卷，今残缺。

《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

《礼纬》三卷郑玄注，亡。

《礼记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郑玄注，亡。

《乐纬》三卷宋均注。梁有《乐五鸟图》一卷。亡。

《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纬》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内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书、易、诗、孝经、春秋、河洛纬秘要》一卷，《五帝钩命诀图》一卷。亡。

《孝经勾命诀》六卷宋均注。

《孝经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经内事》一卷梁有《孝经杂纬》十卷，宋均注；《孝经元命包》一卷，《孝经古秘援神》二卷，《孝经古秘图》一卷，《孝经左右握》二卷，《孝经左右契图》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异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事图》二卷，《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口授图》一卷；又《论语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刘向讖》一卷，《杂讖书》二十九卷，《尧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镜》一卷，《郭文金雄记》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讖，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诀》、《援神契》、《杂讖》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讖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讖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讖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讖。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讖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讖，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

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三苍》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梁有《苍颉》二卷，后汉司空杜林注，亡。

《埤苍》三卷张揖撰。梁有《广苍》一卷，樊恭撰，亡。

《急就章》一卷汉黄门令史游撰。

《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急就章》三卷豆卢氏撰。

《吴章》二卷陆机撰。

《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

《少学》九卷杨方撰。

《始学》一卷

《劝学》一卷蔡邕撰。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学》二卷，硃育撰；《始学》十二卷，吴郎中项峻撰；又《月仪》十二卷。亡。

《发蒙记》一卷晋著作郎束皙撰。

《启蒙记》三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撰。

《启疑记》三卷顾恺之撰。

《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

《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

《千字文》一卷胡肃注。

《篆书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草书千字文》一卷

《古今字诂》三卷张揖撰。梁有《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并张揖撰；《异字》二卷，硃育撰；《字属》一卷，贾魴撰。亡。

《杂字解诂》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义训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彦撰。亡。

《杂字指》一卷后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撰。

《字指》二卷晋朝议大夫李彤撰。梁有《单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

《说文》十五卷许慎撰。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亡。

《说文音隐》四卷

《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

《字林音义》五卷宋扬州督护吴恭撰。

《古今字书》十卷

《字书》三卷

《字书》十卷

《字统》二十一卷阳承庆撰。

《玉篇》三十一卷陈左卫将军顾野王撰。

《字类叙评》三卷侯洪伯撰。

《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谢康乐撰。梁有《常用字训》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对误》四卷，梁轻车参军邹诞生撰，亡。

《要用杂字》三卷邹里撰。梁有《文字要记》三卷，王义撰，亡。

《俗语难字》一卷秘书少监王劭撰。

《杂字要》三卷密州行参军李少通撰。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贞处士阮孝绪撰。

《今字辩疑》三卷李少通撰。

《异字同音》一卷梁有《释字同音》三卷，宋散骑常侍吉文甫撰。

《字宗》三卷薛立撰。

《文字谱》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刘歆撰；《文字统略》一卷，焦子明撰。亡。

《文字辩嫌》一卷彭立撰。

《辩字》一卷戴规撰。

《杂字音》一卷

《借音字》一卷

《音书考源》一卷

《声韵》四十一卷周研撰。

《声类》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韵集》十卷

《韵集》六卷晋安复令吕静撰。

《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张谅撰。

《韵集》八卷段弘撰。

《群玉典韵》五卷梁有《文章音韵》二卷，王该撰；又《五音韵》五卷。亡。

《韵略》一卷阳休之撰。

《修续音韵诀疑》十四卷李概撰。

《纂韵钞》十卷

《四声指归》一卷刘善经撰。

《四声》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约撰。

《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

《音谱》四卷李概撰。

《韵英》三卷释静洪撰。

《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训俗文字略》一卷后齐黄门郎颜之推撰。

《证俗音字略》六卷梁有《诂幼》二卷，颜延之撰；《广诂幼》一卷，宋给事中荀楷撰。亡。

《文字音》七卷晋荡昌长王延撰。梁有《纂文》三卷，亡。

《翻真语》一卷王延撰。

《真言鉴诫》一卷

《字书音同异》一卷

《叙同音义》三卷

《河洛语音》一卷王长孙撰。

《国语》十五卷

《国语》十卷

《鲜卑语》五卷

《国语物名》四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

《国语真歌》十卷

《国语杂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

《国语十八传》一卷

《国语御歌》十一卷

《鲜卑语》十卷

《国语号令》四卷

《国语杂文》十五卷

《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

《杂号令》一卷

《古文官书》一卷后汉议郎卫敬仲撰。

《古今奇字》一卷郭显卿撰。

《六文书》一卷

《四体书势》一卷晋长水校尉卫恆撰。

《杂体书》九卷释正度撰。

《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

《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萧子政撰。

《古今文等书》一卷

《篆隶杂体书》二卷

《文字图》二卷

《古今字图杂录》一卷秘书学士曹宪撰。

《婆罗门书》一卷梁有《扶南胡书》一卷。

《外国书》四卷

《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

《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

《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

《一字石经仪礼》九卷

《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

《一字石经典论》一卷

《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经尚书》五卷

《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谓书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起自黄帝苍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故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处事六义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诳，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二十而冠，始习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

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上六书，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鄴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鄴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传》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识而不穷，畜疑以待问：学不逾等，教不陵节；言约而易晓，师逸而功倍；且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学者离群索居，各为异说。至于战国，典文遗弃，六经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数，一经至数百万言。致令学者难晓，虚诵问答，脣腐齿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设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说。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汨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哓哓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志第二十八经籍二史

《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

《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注。

《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

《史记音》三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晋义阳亭侯谯周撰。

《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

《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

《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

《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

《汉书音》二卷梁寻阳太守刘显撰。

《汉书音》二卷夏侯咏撰。

《汉书音义》十二卷国子博士萧该撰。

《汉书音》十二卷废太子勇命包恺等撰。

《汉书集注》十三卷晋灼撰。

《汉书注》一卷齐金紫光禄大夫陆澄撰。

《汉书续训》三卷梁平北谘议参军韦棱撰。

《汉书训纂》三十卷陈吏部尚书姚察撰。

《汉书集解》一卷姚察撰。

《论前汉事》一卷蜀丞相诸葛亮撰。

《汉书驳议》二卷晋安北将军刘宝撰。

《定汉书疑》二卷姚察撰。

《汉书叙传》五卷项岱撰。

《汉疏》四卷梁有汉书孟康音九卷，刘孝标注《汉书》一百四十卷，陆澄注《汉书》一百二卷，梁元帝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并亡。

《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

《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

《后汉记》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

《续汉书》八十三卷晋秘书监司马彪撰。

《后汉书》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残缺。晋少府卿华峤撰。

《后汉书》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

《后汉南记》四十五卷本五十五卷，今残缺，晋江州从事张莹撰。

《后汉书》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

《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

《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

《后汉书音》一卷后魏太常刘芳撰。

《范汉音训》三卷陈宗道先生臧竞撰。

《范汉音》三卷萧该撰。

《后汉书赞论》四卷范晔撰。

《汉书缵》十八卷范晔撰。梁有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王韶《后汉林》二百卷，韦阐《后汉音》二卷，亡。

《魏书》四十八卷晋司空王沈撰。

《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

《吴纪》九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亡。

《三国志》六十五卷叙录一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魏志音义》一卷卢宗道撰。

《论三国志》九卷何常侍撰。

《三国志评》三卷徐众撰。梁有《三国志序评》三卷，晋著作佐郎王涛撰，亡。

《晋书》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残缺。晋著作郎王隐撰。

《晋书》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讫明帝，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虞预撰。

《晋书》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残缺。晋中书郎硃凤撰，讫元帝。

《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起东晋。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撰。

《晋书》三十六卷宋临川内史谢灵运撰。

《晋书》一百一十卷齐徐州主簿臧荣绪撰。

《晋书》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残缺。萧子云撰。

《晋史草》三十卷梁萧子显撰。梁有郑忠《晋书》七卷，沈约《晋书》一百一十一卷，庾铣《东晋新书》七卷，亡。

《宋书》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宋书》六十五卷齐冠军录事参军孙严撰。

《宋书》一百卷梁尚书仆射沈约撰。梁有宋大明中所撰《宋书》六十一卷，亡。

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

《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

《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

《子思子》七卷鲁穆公师孔亻及撰。

《公孙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

《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

《孟子》七卷郑玄注。

《孟子》七卷刘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孙卿子》十二卷楚兰陵令荀况撰。梁有王孙子一卷，亡。

《董子》一卷战国时董无心撰。

《鲁连子》五卷、录一卷鲁连，齐人，不仕，称为先生。

《新语》二卷陆贾撰。

《贾子》十卷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

《盐铁论》十卷汉庐江府丞桓宽撰。

《新序》三十卷录一卷。刘向撰。

《说苑》二十卷刘向撰。

《扬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扬雄撰，李轨注。梁有《扬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

《扬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注。

《扬子太玄经》九卷宋衷注。梁有《扬子太玄经》九卷，扬雄自作章句，亡。

《扬子太玄经》十卷陆绩、宋衷注。

《扬子太玄经》十卷蔡文邵注。梁有《扬子太玄经》十四卷，虞翻注；《扬子太玄经》十三卷，陆凯注；《扬子太玄经》七卷，王肃注。亡。

《桓子新论》十七卷后汉六安丞桓谭撰。

《潜夫论》十卷后汉处士王符撰。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逸撰；《后序》十二卷，后汉司隶校尉应奉撰，《周生子要论》一卷，录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

《申鉴》五卷荀悦撰。

《魏子》三卷后汉会稽人魏朗撰。梁有《文检》六卷，似后汉末人作，亡。

《牟子》二卷后汉太尉牟融撰。

《典论》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论》六卷魏太子文学徐干撰，梁目一卷。

《王子正论》十卷王肃撰。梁有《去伐论集》三卷，王粲撰。亡。

《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梁有《新书》五卷，王基撰；《周子》九卷，吴中书郎周昭撰。亡。

《顾子新语》十二卷吴太常顾谭撰。《通语》十卷，晋尚书左丞殷兴撰；《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

《谯子法训》八卷谯周撰。梁有《谯子五教志》五卷，亡。

《袁子正论》十九卷袁准撰。梁又有《袁子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孙氏成败志》三卷，孙毓撰；《古今通论》二卷，王婴撰；《蔡氏化清经》十卷，松滋令蔡洪撰；《通经》二卷，晋丞相从事中郎王长文撰。

《新论》十卷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撰。梁有《杨子物理论》十六卷，《杨子大元经》十四卷，并晋徵士杨泉撰；《新论》十卷，晋金紫光禄

大夫华谭撰；《梅子新论》一卷。亡。

《志林新书》三十卷虞喜撰。梁有《广林》二十四卷，又《后林》十卷，虞喜撰；《干子》十八卷，干宝撰；《闳论》二卷，晋江州从事蔡韶撰；《顾子》十卷，晋扬州主簿顾夷撰。亡。

《要览》十卷晋郡儒林祭酒吕竦撰。

《正览》六卷梁太子詹事周舍撰。梁有《三统五德论》二卷，曹思文撰，亡。

《诸葛武侯集诫》二卷

《众贤诫》十三卷

《女篇》一卷

《女鉴》一卷

《妇人训诫集》十一卷

《娣姒训》一卷

《曹大家女诫》一卷

《贞顺志》一卷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后陵夷衰乱，儒道废阙。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

《鬻子》一卷周文王师鬻熊撰。

《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汉长陵三老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汉》徵士严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老子经》二卷，东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郸氏注；《老子》二卷，常氏传；《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晋尚书郎孙登注。

《老子道德经》二卷刘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经》二卷，晋西中郎将袁真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凭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琳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严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王玄载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卢景裕撰。

《老子音》一卷李轨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晋散骑常侍戴逵撰，亡。

《老子》四卷梁旷撰。

《老子指归》十一卷严遵注。

《老子指趣》三卷蠙丘望之撰。

《老子义纲》一卷顾欢撰。梁有《老子道德论》二卷，何晏撰；《老子序决》一卷，葛仙公撰；《老子杂论》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记》十卷，梁简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韩壮撰；《老子玄谱》一卷，晋柴桑令刘遗民撰；《老子玄机》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

《老子义疏》一卷顾欢撰。梁有《老子义疏》一卷，释慧观撰，亡。

《老子义疏》五卷孟智周私记。

《老子义疏》四卷韦处玄撰。

《老子讲疏》六卷梁武帝撰。

《老子义疏》九卷戴诜撰。

《老子节解》二卷

《老子章门》一卷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录》十卷，亡。

《鹖冠子》三卷楚之隐人。

《列子》八卷郑之隐人列御寇撰，东晋光禄勋张湛注。

《庄子》二十卷梁漆园吏庄周撰，晋散骑常侍向秀注。本十二卷，今阙。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撰注，亡。

《庄子》十六卷司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阙。

《庄子》三十卷、目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录》三十三卷。

《集注庄子》六卷梁有《庄子》三十卷，晋丞相参军李頠注；《庄子》十八卷，孟氏注，录一卷。亡。

《庄子》音一卷李轨撰。

《庄子音》三卷徐邈撰。

《庄子集音》三卷徐邈撰。

《庄子注音》一卷司马彪等撰。

《庄子音》三卷郭象撰。梁有向秀《庄子音》一卷。

《庄子外篇杂音》一卷

《庄子内篇音义》一卷

《庄子讲疏》十卷梁简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阙。

《庄子讲疏》二卷张讥撰，亡。

《庄子讲疏》八卷

《庄子文句义》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阙。梁有《庄子义疏》十卷，又《庄子义疏》三卷，宋处士王叔之撰，亡。

《庄子内篇讲疏》八卷周弘正撰。

《庄子义疏》八卷戴诜撰。

《南华论》二十五卷梁旷撰，本三十卷。

《南华论音》三卷

《庄成子》十二卷梁有《蹇子》一卷，今亡。

《玄言新记明庄部》二卷梁澡撰。

《守白论》一卷

《任子道论》十卷魏河东太守任嘏撰。梁有《浑舆经》一卷，魏安成令桓威撰，亡。

《唐子》十卷吴唐滂撰。梁有《苏子》七卷，晋北中郎参军苏彦撰；《宣子》二卷，晋宜城令宣舒撰；《陆子》十卷，陆云撰。亡。

《杜氏幽求新书》二十卷杜夷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梁有《顾道士新书论经》三卷，晋方士顾谷撰，亡。

《孙子》十二卷孙绰撰。

《符子》二十卷东晋员外郎符朗撰。梁有《贺子述言》十卷，宋太学博士贺道养撰；《少子》五卷，齐司徒左长史张融撰；梁有《养生论》三卷，嵇康撰；《摄生论》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无宗论》四卷，《圣人无情论》六卷。亡。

《夷夏论》一卷顾欢撰。梁二卷。梁又有《谈众》三卷，亡。

《简文谈疏》六卷晋简文帝撰。

《无名子》一卷张太衡撰。

《玄子》五卷

《游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张讥撰。

《广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张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阴阳者，天地之谓也。天地变化，万物蠢生，则有经营之迹。至于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体。处阴与阴为一，在阳与阳不二。仁者资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谓也；智者资道以为智，道非智之谓也；百姓资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下士为之，不推其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

《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

《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韩相申不害撰，亡。

《慎子》十卷战国时处士慎到撰。

《韩子》二十卷、目一卷韩非撰。梁有《晁氏新书》三卷，汉御史大夫晁错撰，亡。

《正论》六卷汉大尚书崔寔撰。梁有《法论》十卷，刘邵撰；《政论》五卷，魏侍中刘曷撰；《阮子正论》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

《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又有《陈子要言》十四卷，吴豫章太守陈融撰；《蔡司徒难论》五卷，晋三公令史黄命撰。亡。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易》著“先生明罚饬法”，《书》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国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是也。刻者为之，则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

《邓析子》一卷析；郑大夫。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处士，游齐稷下。

《士品》一卷魏文帝撰。梁有《刑声论》一卷，亡。

《人物志》三卷刘邵撰。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

右四部，合七卷。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春秋传》曰：“古者名位不同，节文异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辩其名物之类”，是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隋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

《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禋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

《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梁有《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并元帝撰。亡。

《鬼谷子》三卷乐一注。

右二部，合六卷。

从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尉缭，梁惠王时人。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撰，高诱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许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诱注。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徵士王充撰。梁有《洞序》九卷、录一卷，应奉撰，亡。

《风俗通义》三十一卷录一卷。应劭撰。梁三十卷。

《仲长子昌言》十二卷录一卷。汉尚书郎仲长统撰。

《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梁有《笃论》四卷，杜恕撰；《刍荛论》五卷，钏会撰；梁有《诸葛子》五卷，吴太傅诸葛恪撰。亡。

《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默记》三卷，吴大鸿胪张

俨撰。《裴氏新言》五卷，吴大鸿胪裴玄撰。梁有《新义》十八卷，吴太子中庶子刘禝撰；《析言论》二十卷，晋议郎张显撰；《桑丘先生书》二卷，晋征南军师杨伟撰。亡。

《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梁有《古世论》十七卷，《桓子》一卷；《秦子》三卷，吴秦菁撰；《刘子》十卷，《何子》五卷。亡。

《立言》六卷苏道撰。梁有《孔氏说林》二卷，孔衍撰，亡。

《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梁有五十一卷。

《金楼子》十卷梁元帝撰。

《博物志》十卷张华撰。

《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卷，何氏撰，亡。

《杂记》十一卷张华撰。梁有《子林》二十卷，孟仪撰。亡。

《广志》二卷郭义恭撰。

《部略》十五卷

《博览》十三卷

《谏林》五卷齐晋陵令何翌之撰。

《述政论》十三卷陆澄撰。

《古今注》三卷崔豹撰。

《古今训》十一卷张显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宋车骑将军范泰撰。

《善谏》二卷宋领军长史虞通之撰。

《缺文》十三卷陆澄撰。

《政论》十三卷陆澄撰。

《记闻》二卷宋后军参军徐益寿撰。

《新旧传》四卷

《释欲语》八卷刘霁撰。

《称谓》五卷后周大将军卢辩撰。

《备遗记》三卷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颜延之撰。

《方类》六卷

《俗说》三卷沈约撰。梁五卷。

《杂说》二卷沈约撰

《袖中记》二卷沈约撰。

《袖中略集》一卷沈约撰。

《珠丛》一卷沈约撰。

《采璧》三卷梁中书舍人庾肩吾撰。

《物始》十卷谢吴撰。

《宜览》二十二卷

《玉府集》八卷

《鸿宝》十卷

《显用》九卷

《坟典》三十卷卢辩撰。

《玉烛宝典》十二卷著作郎杜台卿撰。

《典言》四卷后魏人李穆叔撰。

《典言》四卷后齐中书郎荀士逊等撰。

《补文》六卷

《四时录》十二卷

《正训》二十卷

《内训》二十卷

《杂略》十三卷

《清神》三卷

《前言》八卷

《会林》五卷

《对林》十卷

《道言》六卷叱罗羡撰。

《道术志》三卷

《述伎艺》一卷

《诸书要略》一卷魏彦深撰。

《文府》五卷梁有《文章义府》三十卷。

《语对》十卷硃澹远撰。

《语丽》十卷硃澹远撰。

《对要》三卷

《杂语》三卷

《众书事对》三卷

《廊庙五格》二卷王彬撰。

《名数》八卷

《新言》四卷裴立撰。

《善说》五卷

《君臣相起发事》三卷

《物重名》五卷

《真注要录》一卷

《天地体》二卷

《杂事钞》二十四卷

《杂书钞》四十四卷

《子抄》三十卷梁黟令庾仲容撰。

《子钞》二十卷梁有《子钞》十五卷，沈约撰，亡。

《论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梁九十六卷。梁又有《杂论》五十八卷，《杂论》十三卷，亡。

《皇览》一百二十卷缪袭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

《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梁《七录》八十二卷。

《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绥安令徐僧权等撰。

《要录》六十卷

《寿光书苑》二百卷梁尚书左丞刘杳撰。

《科录》二百七十卷元晖撰。

《书图泉海》二十卷陈张式撰。

《呈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

《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

《书钞》一百七十四卷

《释氏谱》十五卷

《内典博要》三十卷

《净住子》二十卷齐竟陵王萧子良撰。

《因果记》十卷

《历代三宝记》三卷费长房撰。

《真言要集》十卷

《义记》二十卷萧子良撰。

《感应传》八卷宋尚书郎王延秀撰。

《众僧传》二十卷裴子野撰。

《高僧传》六卷虞孝敬撰。

《皇帝菩萨清净大舍记》三卷谢吴撰，亡。

《宝台四法藏目录》一百卷大业中撰。

《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大业中撰。

右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氾胜之书》二卷汉议郎氾胜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大尚书崔寔撰。

《禁苑实录》一卷

《齐民要术》十卷贾思勰撰。

《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五卷杨瑾撰。梁有《陶硃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书》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一曰"三农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悬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是也。鄙者为之，则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

《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阳玠松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十卷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微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

《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

《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

《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又《孙子八阵图》一卷。亡。

《吴起兵法》一卷贾诩注。

《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

《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

《孙子兵法杂占》四卷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亡。

《皇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传神人书。梁有《杂兵注》二十四卷，《兵法序》二卷，亡。

《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

《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

《太公阴符钤录》一卷

《太公金匮》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杂兵书》六卷。

《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

《黄帝兵法孤虚杂记》一卷

《太公三宫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宫兵法立成图》二卷。

《太公书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记》一卷

《周书阴符》九卷

《周吕书》一卷

《黄石公内记敌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

《黄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书》一卷，《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亡。

《黄石公五垒图》一卷

《黄石公阴谋行军秘法》一卷梁有《黄石公秘经》二卷。

《大将军兵法》一卷

《黄石公兵书》三卷

《兵书接要》十卷魏武帝撰。梁有《兵书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书要论》七卷，亡。

《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

《三宫用兵法》一卷

《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要》二卷。

《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时群臣表伐吴策》一卷，《诸州策》四卷，《军令》八卷，《尉缭子兵书》一卷。

《兵林》六卷东晋江都相孔衍撰。

《兵林》一卷

《玄女战经》一卷

《武林》一卷王略撰。

《黄帝问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

《秦战斗》一卷

《梁主兵法》一卷

《梁武帝兵书钞》一卷

《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

《玉韬》十卷梁元帝撰。

《金韬》十卷

《金策》十九卷

《兵书要略》五卷后周齐王宇文宪撰。

《兵书》七卷

《兵书要术》四卷伍景志撰。

《兵记》八卷司马彪撰。一本二十卷。

《兵书要序》十卷赵氏撰。

《兵法》五卷

《杂兵书》十卷梁有《杂兵书》八卷，《三家兵法要集》三卷，《戎略机品》二卷，亡。

《大将军》一卷

《杂兵图》二卷

《兵略》五卷

《军胜见》十卷许昉撰。

《戎决》十三卷许昉撰。

《阵图》一卷

《阴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刘祐撰。

《阴策林》一卷

《承神兵书》二十卷

《真人水镜》十卷

《战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赵煚撰。

《金海》三十卷萧吉撰。

《兵书》二十五卷

《杂撰阴阳兵书》五卷莫珍宝撰。

《黄帝兵法杂要决》一卷

《黄帝军出大师年命立成》一卷

《黄帝复姓符》二卷许昉撰。梁有《辟兵法》一卷。

《黄帝太一兵历》一卷

《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亡。

《老子兵书》一卷

《吴有道占出军决胜负事》一卷梁二卷。又《黄帝出军杂用决》十二卷，《风气占军决胜战》二卷，太史令吴范撰。

《对敌权变》一卷吴氏撰。

《对敌占风》一卷梁有《黄帝夏氏占气》六卷，《兵法风气等占》三卷，亡。

《对敌权变逆顺》一卷

《兵法权仪》一卷

《六甲孤虚杂决》一卷梁有《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

《六甲孤虚兵法》一卷

《孤虚法》十卷梁有《兵法遁甲孤虚斗中域法》九卷。

《兵书杂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风云背向杂占》十二卷，《兵法》三卷，《虚占》三卷，《京氏征伐军候》八卷。

《兵书杂历》八卷

《太一兵书》一十一卷梁二十卷。

《兵书内术》二卷

《兵法书决》九卷阙一卷。

《军国要略》一卷

《兵法要录》二卷

《用兵撮要》二卷

《用兵要术》一卷

《用兵秘法云气占》一卷

《五家兵法》一卷

《兵法三家军占秘要》一卷李行撰。

《气经上部占》一卷

《天大芒雾气占》一卷

《鬼谷先生占气》一卷

《五行候气占灾》一卷

《乾坤气法》一卷

《杂匈奴占》一卷汉武帝王朔注。

《对敌占》一卷

《杂占》八卷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时兵法》二卷，《逆推元嘉五十年太岁计用兵法》一卷。

《兵杀历》一卷

《马槊谱》一卷梁二卷。梁有《骑马都格》一卷，《骑马变图》一卷，《马射谱》一卷，亡。

《棋势》四卷梁有《术艺略序》五卷，孙暢之撰；《围棋势》七卷，湘东太守徐泓撰；《齐高棋图》二卷；《围棋九品序录》五卷，范汪等撰；《围棋势》二十九卷，晋赵王伦舍人马朗等撰；《棋品叙略》三卷；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员外殿中将军褚思庄撰；天监《棋品》一卷，梁尚书仆射柳恽撰。亡。

《杂博戏》五卷

《投壶经》一卷

梁东宫撰《太一博法》一卷

《双博法》一卷

《皇博法》一卷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壶经》四卷，《投壶变》一卷，晋左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壶道》一卷，郝冲撰；《击壤经》一卷。亡。

《象经》一卷周武帝撰。

《博塞经》一卷邵纲撰。

《棋势》十卷沈敞撰。

《棋势》十卷二卷，成。

《棋势》十卷王子冲撰。

《棋势》八卷

《棋图势》十卷

《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注。

《棋后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

《棋品序》一卷陆云公撰。

《棋法》一卷梁武帝撰。

《弹棋谱》一卷徐广撰。

《二仪十博经》一卷

《象经》一卷王褒注。

《象经》三卷王裕注。

《象经》一卷何妥注。

《象经发题义》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周官》：大司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国"是也。然皆动之以仁，行之以义，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寻常，不抚其人，设变诈而灭仁义，至乃百姓离叛，以致于乱。

《周髀》一卷赵婴注。

《周髀》一卷甄鸾重述。

《周髀图》一卷

《灵宪》一卷张衡撰。

《浑天象注》一卷吴散骑常侍王蕃撰。

《浑天义》二卷

《浑天图》一卷石氏

《浑天图》一卷

《浑天图记》一卷梁有《昕天论》一卷，姚信撰；《安天论》六卷，虞喜撰；《图天图》一卷，《原天论》一卷，《神光内抄》一卷。

《定天论》三卷

《天仪说要》一卷陶弘景撰。

《玄图》一卷

《石氏星簿经赞》一卷

《星经》二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

《巫咸五星占》一卷

《天仪说要》一卷陶弘景撰。

《录轨象以颂其章》一卷内有图。

《天文集占》十卷晋太史令陈卓定。

《天文要集》四十卷晋太史令韩杨撰。

《天文要集》四卷

《天文要集》三卷

《天文集占》十卷梁百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

《天文占》六卷李暹撰。

《天文占》一卷

《天文占气书》一卷

《天文集要钞》二卷

《天文书》二卷梁有《杂天文书》二十五卷。

《杂天文横占》一卷

《天文横图》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集占图》十一卷梁有《天文五行图》十二卷，《天文杂占》十六卷，亡。

《天文录》三十卷梁奉朝请祖□恆撰。

《天文志》十二卷吴云撰。

《天文志杂占》一卷吴云撰。梁有《天文杂占》十五卷，亡。

《天文》十二卷史崇注。

《天文十二次图》一卷梁有《天宫宿野图》一卷，亡。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陈卓四方宿占》一卷梁四卷

《黄帝五星占》一卷

《五星占》一卷丁巡撰。

《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占》一卷陈卓撰。

《五星犯列宿占》六卷

《杂星书》一卷

《星占》二十八卷孙僧化等撰。

《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经》七卷，陈卓记；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经》七卷，郭历撰。亡。

《天官星占》十卷陈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吴袭撰。

《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占》十八卷。

《中星经簿》十五卷梁有《星官簿赞》十三卷，又有《星书》三十四卷，《杂家星占》六卷，《论星》一卷，亡。

《著明集》十卷

《杂星图》五卷

《天文外官占》八卷

《杂星占》七卷

《杂星占》十卷

《海中星占》一卷梁有《论星》一卷。

《星图海中占》一卷

《解天命星宿要决》一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星图》二卷梁有《星书图》七卷。

《雪星占》一卷

《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

《太白占》一卷

《流星占》一卷

《石氏星占》一卷吴袭撰。

《候云气》一卷

《星官次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一卷

《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刘严撰。梁二十二卷。

《翼氏占风》一卷

《日月晕》三卷梁《日月晕图》二卷。

《孝经内记》二卷

《京氏释五星灾异传》一卷

《京氏日占图》三卷

《夏氏日旁气》一卷许氏撰。梁四卷。

《日食弗候占》一卷

《魏氏日旁气图》一卷

《日旁云气图》五卷

《天文占云气图》一卷梁有《杂望气经》八卷，《候气占》一卷，《章贤十二时云气图》二卷。

《天文洪范日月变》一卷

《洪范占》二卷梁有《洪范五行星历》四卷。

《黄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记》二卷。

《月行黄道图》一卷梁有《日月交会图郑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图》二卷。

《月晕占》一卷

《日月食晕占》四卷

《日食占》一卷

《日月薄蚀图》一卷

《日变异食占》一卷

《日月晕珥云气图占》一卷梁有《君失政大云雨日月占》二卷。

《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

《五纬合杂》一卷

《五星合杂说》一卷

《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

《太史注记》六卷

《灵台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见吉凶。"《书》称："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故曰："王政不修，谪见于天，日为之蚀。后德不修，谪见于天，月为之蚀。"其余孛彗飞流，见伏陵犯，各有其应。《周官》：冯相"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是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四分历》三卷梁《四分历》三卷，汉修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统历法》三卷，刘歆撰，亡。

《赵隐居四分历》一卷

《魏甲子元三统历》一卷

《姜氏三纪历》一卷

《历序》一卷姜氏撰。

《乾象历》三卷吴太子太傅阚泽撰。梁有《乾象历》五卷，汉会稽都尉刘洪等注；又有阚泽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术》一卷，亡。

《历术》一卷吴太史令吴范撰。

《景初历》三卷晋杨伟撰。梁有《景初历术》二卷，《景初历》法三卷，又一本五卷，并杨伟撰；并《景初历略要》二卷。亡。

《景初壬辰元历》一卷杨冲撰。

《正历》四卷晋太常刘智撰。

《河西甲寅元历》一卷凉太史赵匪女撰。

《甲寅元历序》一卷赵匪女撰。

《宋元嘉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历统》二卷，《元嘉中论历事》六卷，《元嘉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数》一卷，亡。

《历术》一卷何承天撰。梁有《验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论频月合朔法》五卷，《杂历》七卷，《历法集》十卷，又《历术》十卷；《京氏要集历术》四卷，姜岌撰。亡。

《历术》一卷崔浩撰。

《神龟壬子元历》一卷后魏护军将军祖莹撰。

《魏后元年甲子历》一卷

《壬子元历》一卷后魏校书郎李业兴撰。

《甲寅元历序》一卷赵匪女撰。

《魏武定历》一卷

《齐甲子元历》一卷宋氏撰。

《宋景业历》一卷景业，后齐散骑常侍。

《周天和年历》一卷甄鸾撰。

《甲子元历》一卷李业兴撰。

《周大象年历》一卷王琛撰。

《历术》一卷王琛撰。

《壬辰元历》一卷

《甲午纪历术》一卷

《新造历法》一卷

《开皇甲子元历》一卷

《历术》一卷华州刺史张宝撰。

《七曜本起》三卷后魏甄叔遵撰。

《七曜小甲子元历》一卷

《七曜历术》一卷梁《七曜历法》四卷。

《七曜要术》一卷

《七曜历法》一卷

《推七曜历》一卷

《五星历术》一卷

《天图历术》一卷

《陈永定七曜》四卷

《陈天嘉曜历》七卷

《陈天康二年七曜历》一卷

《陈光大元年七曜历》二卷

《陈光大二年七曜历》一卷

《陈太建年七曜历》十三卷

《陈至德年七曜历》二卷

《陈祯明年七曜历》二卷

《开皇七曜年历》一卷

《仁寿二年七曜历》一卷

《七曜历经四卷张宾撰。

《春秋去交分历》一卷

《历日义说》一卷

《律历注解》一卷

《龙历草》一卷

《推汉书律历志术》一卷

《推历法》一卷崔隐居撰。

《历疑质谳序》二卷

《兴和历疏》二卷

《七曜历数算经》一卷赵匪夕撰。

《算元嘉历术》一卷

《七曜历疏》一卷李业兴撰。

《七曜义疏》一卷李业兴撰。

《七曜术算》二卷甄鸾撰。

《七曜历疏》五卷太史令张胄玄撰。

《阴阳历术》一卷赵匪女撰。梁有《朔气长历》二卷，皇甫谧撰；，《历章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历说图》一卷。亡。

《杂注》一卷

《历注》一卷

《历记》一卷

《杂历》二卷

《杂历术》一卷梁《三棋推法》一卷。

《太史注记》六卷

《太史记注》六卷

《见行历》一卷

《八家历》一卷

《漏刻经》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后汉待诏太史霍融、何承天、杨伟等撰三卷，亡。

《漏刻经》一卷祖□恆撰。

《漏刻经》一卷梁中书舍人硃史撰。

《漏刻经》一卷梁代撰。梁有《天监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

《漏刻经》一卷陈太史令宋景撰。

《杂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泽撰。

《晷漏经》一卷

《九章术义序》一卷

《九章算术》十卷刘徽撰。

《九章算术》二卷徐岳、甄鸾重述。

《九章算术》一卷李遵义疏。

《九九算术》二卷杨淑撰。

《九章别术》二卷

《九章算经》二十九卷徐岳、甄鸾等撰。

《九章算经》二卷徐岳注。

《九章六曹算经》一卷

《九章重差图》一卷刘徽撰。

《九章推图经法》一卷张崚撰。

《缀术》六卷

《孙子算经》二卷

《赵匪夂算经》一卷

《夏侯阳算经》二卷

《张丘建算经》二卷

《五经算术录遗》一卷

《五经算术》一卷

《算经异义》一卷张缵撰。

《张去斤算疏》一卷

《算法》一卷

《黄钟算法》三十八卷

《算律吕法》一卷

《众家算阴阳法》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经》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时日，以处百事，以辨三统，以知厄会，吉隆终始，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历明时。"《书》叙："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春秋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又曰："闰以正时，时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则亦太史之职。小人为之，则坏大为小，削远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

《黄帝飞鸟历》一卷张衡撰。

《黄帝四神历》一卷吴范撰。

《黄帝地历》一卷

《黄帝斗历》一卷

《黄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风角集要占》十二卷

《风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

《风角占》三卷梁有《侯公领中风角占》四卷。亡。

《风角总占要决》十一卷梁有《风角总集》一卷，《风角杂占要决》十二卷，亡。

《风角杂占》四卷梁有《风角杂占》十卷，亡。

《风角要集》十卷

《风角要集》六卷梁十一卷。

《风角要集》一卷

《风角要候》十一卷翼奉撰。

《风角书》十二卷梁十卷。

《风角》七卷章仇太翼撰。

《风角占候》四卷梁有《风角杂兵候》十三卷，亡。

《风角镮历占》二卷吕氏撰。

《风角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

《兵法风角式》一卷

《战斗风角鸟情》三卷梁有《风角五音六情经》十三卷，《风角兵候》十二卷。亡。

《风角鸟情》一卷翼氏撰。

《风角鸟情》二卷仪同临孝恭撰。

《阴阳风角相动法》一卷梁有《风角回风卒起占》五卷，《风角地辰》一卷，《风角望气》八卷，《风雷集占》一卷。

《五音相动法》二卷

《五音相动法》一卷梁有《风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亡。

《风角五音图》二卷

《风角杂占五音图》五卷翼氏撰。梁十三卷，京房撰，翼奉撰。亡。

《黄帝九宫经》一卷

《九宫经》三卷郑玄注。梁有《黄帝四部九宫》五卷，亡。

《九宫行棋经》三卷郑玄注。

《九宫行棋经》三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房氏撰。

《九州行棋立成法》一卷王琛撰。

《九宫行棋杂法》一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

《行棋新术》一卷

《九宫行棋钞》一卷

《九宫推法》一卷

《三元九宫立成》二卷

《九宫要集》一卷豆卢晃撰。

《九宫经解》二卷李氏注。

《九宫图》一卷

《九宫变图》一卷

《九宫八卦式蟠龙图》一卷

《九宫郡县录》一卷

《九宫杂书》十卷梁有《太一九宫杂占》十二卷，亡。

《射候》二卷

《太一飞鸟历》一卷王琛撰。

《太一飞鸟历》一卷

《太一飞鸟历》二卷

《太一十精飞鸟历》一卷

《太一飞鸟立成》一卷

《太一飞鸟杂决捕盗贼法》一卷

《太一三合五元要决》一卷梁有《黄帝太一杂书》十六卷，《黄帝太一度厄秘术》八卷，《太一帝记法》八卷，《太一杂用》十四卷，《太一杂要》七卷，《杂太一经》八卷，亡。

《太一龙首式经》一卷董氏注。梁三卷。梁又有《式经》三十三卷，亡。

《太一经》二卷宋琨撰。

《太一式杂占》十卷梁二十卷。

《太一九宫杂占》十卷

《黄帝飞鸟历》一卷

《黄帝集灵》三卷

《黄帝绛图》一卷

《黄帝龙首经》二卷

《黄帝式经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

《黄帝式用当阳经》二卷

《黄帝奄心图》一卷

《玄女式经要法》一卷

《黄帝阴阳遁甲》六卷

《遁甲决》一卷吴相伍子胥撰。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经要钞》一卷

《遁甲万一决》二卷

《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

《遁甲肘后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撰。

《遁甲囊中经》一卷

《遁甲囊中经疏》一卷

《遁甲立成》六卷

《遁甲叙三元玉历立成》一卷郭弘远撰。

《遁甲立成》一卷

《遁甲立成法》一卷临孝恭撰。

《遁甲穴隐秘处经》一卷

《黄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

《黄帝出军遁甲式法》一卷

《遁甲法》一卷

《遁甲术》一卷

《阳遁甲用局法》一卷临孝恭撰。

《杂遁甲钞》四卷

《三元遁甲上图》一卷

《三元遁甲图》三卷

《遁甲九宫八门图》一卷

《遁甲开山图》三卷荣氏撰。

《遁甲返覆图》一卷葛洪撰。

《遁甲年录》一卷

《遁甲支手决》一卷

《遁甲肘后立成》一卷

《遁甲行日时》一卷

《遁甲孤虚记》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孤虚注》一卷

《东方朔岁占》一卷

《斗中孤虚图》一卷

《孤虚占》一卷

《遁甲九宫亭亭白奸书》一卷

《战斗博戏等法》一卷

《玉女反闭局法》三卷

《逆刺》一卷京房撰。

《逆刺占》一卷

《逆刺总决》一卷

《壬子决》一卷

《鸟情占》一卷王乔撰。

《鸟情逆占》一卷

《鸟情书》二卷

《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

《占鸟情》二卷

《六情决》一卷王琛撰。

《六情鸟音内秘》一卷焦氏撰。

《孝经元辰决》九卷

《孝经元辰》二卷

《元辰本属经》一卷

《推元辰厄会》一卷

《元辰事》一卷

《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

《推元辰要秘次序》一卷

《元辰章用》二卷

《杂推元辰要秘立成》六卷

《元辰立成谱》一卷

《方正百对》一卷京房撰。

《晋灾祥》一卷京房撰。

《灾祥集》七十六卷

《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

《海中仙人占灾祥书》三卷

《周易占事》十二卷汉魏郡太守京房撰。

《遁甲》三卷梁有《遁甲经》十卷，《遁甲正经》五卷，《太一遁

甲》一卷，亡。

《遁甲要用》四卷葛洪撰。

《遁甲秘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三十三卷后魏信都芳撰。

《三元遁甲》六卷许昉撰。

《三元遁甲》六卷陈员外散骑常侍刘毗撰。

《三元遁甲》二卷梁《太一遁甲》一卷，《遁甲三元》三卷。

《三元九宫遁甲》二卷梁有《遁甲三元》三卷，亡。

《三正遁甲》一卷杜仲撰。

《遁甲》三十五卷

《遁甲时下决》三十三卷

《阴阳遁甲》十四卷

《遁甲正经》三卷梁五卷

《遁甲经》十卷

《遁甲开山图》一卷梁《遁甲开山经图》一卷。

《遁甲九星历》一卷

《遁甲三奇》三卷

《遁甲推时要》一卷

《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

《杂遁甲》五卷梁九卷。《遁甲经外篇》一百卷，《六甲隐图》并

《遁甲图》二卷，亡。

《阳遁甲》九卷释智海撰。

《阴遁甲》九卷

《武王须臾》二卷

《六壬式经杂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经》三卷，亡。

《六壬释兆》六卷

《破字要决》一卷

《桓安吴式经》一卷梁有《杂式占》五卷，《式经杂要》、《决式立成》各九卷，《式王历》、《伍子胥式经章句》、《起射覆式》、《越相范蠡玉笥式》，各二卷，亡。

《光明符》十二卷录一卷，梁简文帝撰。

《龟经》二卷晋掌卜大夫史苏撰。梁有《史苏龟经》十卷；《龟决》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决》、《龟音色》、《九宫著龟序》各一卷；《龟卜要决》、《龟图五行九亲》各四卷；又《龟亲经》三十卷，周子曜撰。亡。

《史苏沉思经》一卷

《龟卜五兆动摇决》一卷

《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

《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录》云伏万寿撰。

《周易飞候》九卷京房撰。梁有《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亡。

《周易飞候》六卷京房撰。

《周易四时候》四卷京房撰。

《周易错卦》七卷京房撰。

《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

《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

《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京房撰。

《周易占》一卷张浩撰。

《周易杂占》十三卷

《周易杂占》十一卷

《周易杂占》九卷尚广撰。梁有《周易杂占》八卷，武靖撰。亡。

《易林》十六卷焦赣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易林变占》十六卷焦赣撰。

《易林》二卷费直撰。梁五卷。

《易内神筮》二卷费直撰。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费直撰，亡。

《易新林》一卷后汉方士许峻等撰。梁十卷。

《易灾条》二卷许峻撰。

《易决》一卷许峻撰。梁有《易杂占》七卷，许峻撰，又《易要决》三卷，亡。

《周易通灵决》二卷魏少府丞管辂撰。

《周易通灵要决》一卷管辂撰。

《周易集林律历》一卷虞翻撰。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晋徵士徐苗撰，亡。

《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梁有《周易杂占》十卷，葛洪撰。亡。

《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梁有《周易林》五卷，郭璞撰，亡。

《易洞林》三卷郭璞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新林》二卷

《易林》三卷鲁洪度撰。

《周易林》十卷梁《周易林》三十三卷，录一卷。

《易赞林》二卷

《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

《易立成》四卷

《易玄成》一卷

《周易立成占》三卷颜氏撰。

《神农重卦经》二卷

《文王幡音》一卷

《易三备》三卷

《易三备》一卷

《易占》三卷

《易射覆》二卷

《易射覆》一卷

《周易孔子通覆决》三卷颜氏撰。

《易林要决》一卷

《易要决》二卷梁有《周易历》、《周易初学筮要法》各一卷。

《周易髓脑》二卷

《易脑经》一卷郑氏撰。

《周易玄品》二卷

《易律历》一卷虞翻撰。

《易历》七卷

《易历决疑》二卷

《周易卦林》一卷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连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杂筮占》四卷

《五兆算经》一卷

《十二灵棋卜经》一卷梁有《管公明算占书》一卷，《五行杂卜经》十卷，亡。

《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

《天皇大神气君注历》一卷

《太史公万岁历》一卷

《千岁历祠》一卷任氏撰。

《万岁历祠》二卷

《万年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

《六甲周天历》一卷孙僧化撰。

《六十甲子历》八卷

《历祀》一卷

《田家历》十二卷

《三合纪饥穰》一卷

《师旷书》三卷

《海中仙人占灾祥书》三卷

《东方朔占》二卷

《东方朔书》二卷

《东方朔书钞》二卷

《东方朔历》一卷

《东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恶》一卷梁有《择日书》十卷，《太岁所在占善恶书》一卷，亡。

《杂忌历》二卷魏光禄勋高堂隆撰。

《百忌大历要钞》一卷

《百忌历术》一卷

《百忌通历法》一卷梁有《杂百忌》五卷。亡。

《历忌新书》十二卷

《太史百忌历图》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

《杂杀历》九卷梁有《秦灾异》一卷，后汉中郎郗萌撰；《后汉灾异》十五卷，《晋灾异簿》二卷，《宋灾异簿》四卷，《杂凶妖》一卷，《破书》、《玄武书契》各一卷。亡。

《二仪历头堪余》一卷

《堪余历》二卷

《注历堪余》一卷

《地节堪余》二卷

《堪余历注》一卷

《堪余》四卷

《大小堪余历术》一卷梁《大小堪余》三卷。

《四序堪余》二卷殷绍撰。梁有《堪余天赦书》七卷，《杂堪余》四卷，亡。

《八曾堪余》一卷

《杂要堪余》一卷

《元辰五罗算》一卷

《孝经元辰》四卷梁有《五行元辰厄会》十三卷，《孝经元辰会》九卷，《孝经元辰决》一卷，亡。

《元辰历》一卷

《杂元辰禄命》二卷

《□河禄命》三卷梁有《五行禄命厄会》十卷，亡。

《乾坤气法》一卷许辩撰。

《易通统卦验玄图》一卷

《易通统图》二卷

《易新图序》一卷

《易通统图》一卷

《易八卦命录斗内图》一卷郭璞撰。

《易斗图》一卷郭璞撰。

《易八卦斗内图》二卷

《八卦斗内图》二卷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图》、《周易斗中八卦绝命图》、《周易斗中八卦推游年图》各一卷，亡。

《周易分野星图》一卷

《举百事略》一卷

《五姓岁月禁忌》一卷

《举百事要》一卷

《嫁娶经》四卷

《阴阳婚嫁书》四卷

《杂阴阳婚嫁书》三卷

《婚嫁书》二卷

《婚嫁黄籍科》一卷

《六合婚嫁历》一卷梁《六合婚嫁书》及图，各一卷。

《嫁娶迎书》四卷

《杂婚嫁书》六卷

《嫁娶阴阳图》二卷

《阴阳嫁娶图》二卷

《杂嫁娶房内图术》四卷

《九天嫁娶图》一卷

《六甲贯胎书》一卷

《产乳书》二卷

《产经》一卷

《推产妇何时产法》一卷王琛撰。

《推产法》一卷

《杂产书》六卷

《生产符仪》一卷

《产图》二卷

《杂产图》四卷

《拜官书》三卷

《临官冠带书》一卷

《仙人务子传神通黄帝登坛经》一卷

《坛经》一卷四等撰。

《登坛经》三卷

《五姓登坛图》一卷

《登坛文》一卷梁有《二公地基》一卷，《杂地基立成》五卷，《八神图》二卷，《十二属神图》一卷，亡。

《沐浴书》一卷梁有《裁衣书》一卷，亡。

《占梦书》三卷京房撰。

《占梦书》一卷崔元撰。

《竭伽仙人占梦书》一卷

《占梦书》一卷周宣等撰。

《新撰占梦书》十七卷并目录。

《梦书》十卷

《解梦书》二卷

《海中仙人占体□及杂吉凶书》三卷

《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

《杂占梦书》一卷梁有《师旷占》五卷，《东方朔占》七卷，《黄帝太一杂占》十卷，《和菟鸟鸣书》、《王乔解鸟语经》、《騑书》、《耳鸣书》、《目□书》各一卷，《董仲舒请祷图》三卷，亡。

《灶经》十四卷梁简文帝撰。梁又有《祠灶书》一卷，《六甲祀书》二卷，又有《太玄禁经》、《白兽七变经》、《墨子枕中五行要记》、《淮南万毕经》、《淮南变化术》、《陶硃变化术》各一卷，《三五步刚》三十卷，《五行变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经》四卷，《六甲隐形图》五卷，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

《瑞应图》三卷

《瑞图赞》二卷梁有孙柔之《瑞应图记》、《孙氏瑞应图赞》各三卷，亡。

《祥瑞图》十一卷

《祥瑞图》八卷侯亶撰。

《芝英图》一卷

《祥异图》十一卷

《灾异图》一卷

《地动图》一卷

《张掖郡玄石图》一卷高堂隆撰

《张掖郡玄石图》一卷孟众撰。梁有《晋玄石图》一卷，《晋德易天图》二卷，亡。

《天镜》二卷

《乾坤镜》二卷梁《天镜》、《地镜》、《日月镜》、《四规镜经》各一卷，《地镜图》六卷，亡。

《望气书》七卷

《云气占》一卷梁《望气相山川宝藏秘记》一卷，《仙宝剑经》二卷，亡。

《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

《宅吉凶论》三卷

《相宅图》八卷

《五姓墓图》一卷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

《相书》四十六卷

《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相经》三十卷，钟武隶撰；《相书》十一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一卷，《杂相书》九卷，《相书图》七卷。亡。

《相手板经》六卷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抄》、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大智海》四卷

《白泽图》一卷

《相马经》一卷梁有《伯乐相马经》、《阙中铜马法》、《周穆王八马图》、《齐侯大夫宁戚相牛经》、《王良相牛经》、《高堂隆相牛经》、《淮南八公相鹄经》、《浮丘公相鹤书》、《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相贝经》、《祖□恆权衡记》、《称物重率术》各二卷，《刘潜泉图记》三卷，亡。

右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在天为五星，在

人为五藏，在目为五色，在耳为五音，在口为五味，在鼻为五臭。在上则出气施变，在下则养人不倦。故《传》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观形法以辨其贵贱。《周官》则分在保章、冯相、卜师、筮人、占梦、祲，而太史之职，实司总之。小数者才得其十觔，便以细事相乱，以惑于世。

《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

《黄帝甲乙经》十卷音一卷。梁十二卷。

《黄帝八十一难》二卷梁有《黄帝众难经》一卷，吕博望注，亡。

《黄帝针经》九卷梁有《黄帝针炙经》十二卷，徐悦、龙衔素《针经并孔穴暇蟆图》三卷，《杂针经》四卷，程天祚《针经》六卷，《灸经》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侧杂针灸经》三卷，亡。

《徐叔响针灸要钞》一卷

《玉匮针经》一卷

《赤乌神针经》一卷

《岐伯经》十卷

《脉经》十卷王叔和撰。

《脉经》二卷梁《脉经》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诀》二卷；又《脉经》六卷，黄公兴撰；《脉经》六卷，秦承祖撰；《脉经》十卷，康普思撰。亡。

《黄帝流注脉经》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

《明堂孔穴》五卷梁《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针灸穴》一卷，亡。

《明堂孔穴图》三卷

《明堂孔穴图》三卷梁有《偃侧图》八卷，又《偃侧图》二卷。

《神农本草》八卷梁有《神农本草》五卷，《神农本草属物》二卷，《神农明堂图》一卷，《蔡邕本草》七卷，《华佗弟子吴普本草》六卷，《陶隐居本草》十卷，《随费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经》三卷，《李譣之本草经》、《谈道术本草经钞》各一卷，《宋大将军参军徐叔响本草病源合药要钞》五卷，《徐叔响等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十卷，《王末钞小兒用药本草》二卷，《甘浚之痈疽耳眼本草要钞》九卷，《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七卷，《赵赞本草经》一卷，《本草经轻行》、《本草经利用》各一卷，亡。

《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甄氏本草》三卷

《桐君药录》三卷梁有《云麾将军徐滔新集药录》四卷，《李譣之药录》六卷，《药法》四十二卷，《药律》三卷，《药性》《药对》各二卷，《药目》三卷，《神农采药经》二卷，《药忌》一卷，亡。

《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隐居撰。

《张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汉人。梁有《黄素药方》二十五卷，亡。

《华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后汉人。梁有《华佗内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

《集略杂方》十卷

《杂药方》一卷梁有《杂药方》四十六卷。

《杂药方》十卷

《寒食散论》二卷梁有《寒食散汤方》二十卷，《寒食散方》一十卷，《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亡。

《寒食散对疗》一卷释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智斌撰。梁《解散论》二卷。

《解寒食散论》二卷梁有《徐叔响解寒食散方》六卷，《释慧义寒食解杂论》七卷，亡。

《杂散方》八卷梁有《解散方》、《解散论》各十三卷，《徐叔响解散消息节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释慧义解散方》一卷，亡。

《汤丸方》十卷

《杂丸方》十卷梁有《百病膏方》十卷，《杂汤丸散酒煎薄帖膏汤妇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杂汤丸散酒方》一卷，《疗下汤丸散方》十卷。

《石论》一卷

《医方论》七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疗伤寒身验方》、《徐文伯辨伤寒》各一卷，《伤寒总要》二卷，《支法存申苏方》五卷，《王叔和论病》六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徐叔响、谈道述、徐悦体疗杂病疾源》三卷，《甘浚之痈疽部党杂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

《肘后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亡。

《姚大夫集验方》十二卷

《范东阳方》一百五卷录一卷。范汪撰。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药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释僧深药方》三十卷，《孔中郎杂药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典术》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药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杂药方》二十卷，齐吴郡太守褚澄撰。亡。

《秦承祖药方》四十卷见三卷。梁有《阳眄药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药方》七卷，《王季琰药方》一卷，《徐叔响杂疗方》二十二卷，《徐叔响杂病方》六卷，《李譠之药方》一卷，《徐文伯药方》二卷，亡。

《胡洽百病方》二卷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奘要方》一卷，无锡令徐奘撰；《辽东备急方》三卷，都尉臣广上；《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俞氏疗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疗妇人药方》十一卷，《徐叔响疗少小百病杂方》三十七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疗少小杂方》

二十九卷，《范氏疗小兒药方》一卷，《王末疗小兒杂方》十七卷，亡。

《徐嗣伯落年方》三卷梁有《徐叔响疗脚弱杂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一卷，《甘浚之疗痈疽金创要方》十四卷，《甘浚之疗痈疽毒惋杂病方》三卷，《甘伯齐疗痈疽金创方》十五卷。亡。

《陶氏效验方》六卷梁五卷。梁又有《疗目方》五卷，《甘浚之疗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杂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摩诃出胡国方》十卷，摩诃胡沙门撰；又《范晔上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亡。

《彭祖养性经》一卷

《养生要集》十卷张湛撰。

《玉房秘决》十卷

《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卷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

《如意方》十卷

《练化术》一卷

《神仙服食经》十卷

《杂仙饵方》八卷

《服食诸杂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经》一卷。

《老子禁食经》一卷

《崔氏食经》四卷

《食经》十四卷梁有《食经》二卷，又《食经》十九卷；《刘休食方》一卷，齐冠军将军刘休撰。亡。

《食馔次第法》一卷梁有《黄帝杂饮食忌》二卷。

《四时御食经》一卷梁有《太官食经》五卷，又《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杂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

卷，《食图》、《四时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面酒法》、《杂酒食要法》、《杂藏酿法》、《杂酒食要法》、《酒》并《饮食方》、《絺及铛蟹方》、《羹翊法》、《□且膢朐法》、《北方生酱法》各一卷，亡。

《疗马方》一卷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疑与此同。

《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

《脉经》二卷徐氏撰。

《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

《脉经决》二卷徐氏新撰。

《脉经钞》二卷许建吴撰。

《黄帝素问女胎》一卷

《三部四时五藏辨诊色决事脉》一卷

《脉经略》一卷

《辨病形证》七卷

《五藏决》一卷

《论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

《服石论》一卷

《痈疽论方》一卷

《五藏论》五卷

《虐论并方》一卷

《神农本草经》三卷

《本草经》四卷蔡英撰。

《药目要用》二卷

《本草经略》一卷

《本草》二卷徐太山撰。

《本草经类用》三卷

《本草音义》三卷姚最撰。

《本草音义》七卷甄立言撰。

《本草集录》二卷

《本草钞四卷》四卷

《本草杂要决》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浚之撰。

《依本草录药性》三卷录一卷。

《灵秀本草图》六卷原平仲撰。

《芝草图》一卷

《入林采药法》二卷

《太常采药时月》一卷

《四时采药及合目录》四卷

《药录》二卷李密撰。

《诸药异名》八卷沙门行矩撰。本十卷，今阙。

《诸药要性》二卷

《种植药法》一卷

《种神芝》一卷

《药方》二卷徐文伯撰。

《解散经论并增损寒食节度》一卷

《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

《徐氏杂方》一卷

《少小方》一卷

《疗小兒丹法》一卷

《徐太山试验方》二卷

《徐文伯疗妇人瘕》一卷

《徐太山巾箱中方》三卷

《药方》五卷徐嗣伯撰。

《堕年方》二卷徐太山撰。

《效验方》三卷徐氏撰。

《杂要方》一卷

《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

《小品方》十二卷陈延之撰。

《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

《徐王方》五卷

《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十卷

《徐氏家传秘方》二卷

《药方》五十七卷后魏李思祖撰。本百一十卷。

《禀丘公论》一卷

《太一护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

《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

《序服石方》一卷

《服玉方法》一卷

《刘涓子鬼遗方》十卷龚庆宣撰。

《疗痈经》一卷

《疗三十六瘘方》一卷

《王世荣单方》一卷

《集验方》十卷姚僧垣撰。

《集验方》十二卷

《备急单要方》三卷许澄撰。

《药方》二十一卷徐辨卿撰。

《名医集验方》六卷

《名医别录》三卷陶氏撰。

《删繁方》十三卷谢士秦撰。

《吴山居方》三卷

《新撰药方》五卷

《疗痈疽诸疮方》二卷秦政应撰。

《单复要验方》二卷释莫满撰。

《释道洪方》一卷

《小兒经》一卷

《散方》二卷

《杂散方》八卷

《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释昙鸾撰。

《疗百病散》三卷

《杂汤方》十卷成毅撰。

《杂疗方》十三卷

《杂药酒方》十五卷

《赵婆疗漯方》一卷

《议论备豫方》一卷于法开撰。

《扁鹊陷水丸方》一卷

《扁鹊肘后方》三卷

《疗消渴众方》一卷谢南郡撰。

《论气治疗方》一卷释昙鸾撰。

《梁武帝所服杂药方》一卷

《大略丸》五卷

《灵寿杂方》二卷

《经心录方》八卷宋侠撰。

《黄帝养胎经》一卷

《疗妇人产后杂方》三卷

《黄帝明堂偃人图》十二卷

《黄帝针灸虾蟆忌》一卷

《明堂虾蟆图》一卷

《针灸图要决》一卷

《针灸图经》十一卷本十八卷。

《十二人图》一卷

《针灸经》一卷

《扁鹊偃侧针灸图》三卷

《流注针灸》一卷

《曹氏灸经》一卷

《偃侧人经》二卷秦承祖撰。

《华佗枕中炙刺经》一卷

《谢氏针经》一卷

《殷元针经》一卷

《要用孔穴》一卷

《九部针经》一卷

《释僧匡针灸经》一卷

《三奇六仪针要经》一卷

《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藏人图》一卷

《老子石室兰台中治癞符》一卷

《龙树菩萨药方》四卷

《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

《香山仙人药方》十卷

《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

《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

《婆罗门药方》五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

《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

《治马经》三卷俞极撰，亡。

《治马经》四卷

《治马经目》一卷

《治马经图》二卷

《马经孔穴图》一卷

《杂撰马经》一卷

《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目一卷。

《香方》一卷宋明帝撰。

《杂香方》五卷

《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

《食经》三卷马琬撰。

《会稽郡造海味法》一卷

《论服饵》一卷

《淮南王食经》并目百六十五卷大业中撰。

《膳羞养疗》二十卷

《金匮录》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

《练化杂术》一卷陶隐居撰。

《玉衡隐书》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让撰。

《太清诸丹集要》四卷陶隐居撰。

《杂神丹方》九卷

《合丹大师口诀》一卷

《合丹节度》四卷陶隐居撰。

《合丹要略序》一卷孙文韬撰。

《仙人金银经并长生方》一卷

《狐刚子万金决》二卷葛仙公撰。

《杂仙方》一卷

《神仙服食经》十卷

《神仙服食神秘方》二卷

《神仙服食药方》十卷抱朴子撰。

《神仙饵金丹沙秘方》一卷

《卫叔卿服食杂方》一卷

《金丹药方》四卷

《杂神仙丹经》十卷

《杂神仙黄白法》十二卷

《神仙杂方》十五卷

《神仙服食杂方》十卷

《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诸杂方》二卷

《服饵方》三卷陶隐居撰。

《真人九丹经》一卷

《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一卷

《练宝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阙。

《太清璇玑文》七卷冲和子撰。

《陵阳子说黄金秘法》一卷

《神方》二卷

《狐子杂决》三卷

《太山八景神丹经》一卷

《太清神丹中经》一卷

《养生注》十一卷目一卷。

《养生术》一卷翟平撰。

《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

《引气图》一卷

《道引图》三卷立一，坐一，卧一。

《养身经》一卷

《养生要术》一卷

《养生服食禁忌》一卷

《养生传》二卷

《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

《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玄女经》。

《素女方》一卷

《彭祖养性》一卷

《郯子说阴阳经》一卷

《序房内秘术》一卷葛氏撰。

《玉房秘决》八卷

《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

《新撰玉房秘决》九卷

《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

《四海类聚单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医方者，所以除疾病，保性命之术者也。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人有喜怒哀乐好恶之情。节而行之，则和平调理，专壹其情，则溺而生火。是以圣人原血脉之本，因针石之用，假药物之滋，调中养气，通滞解结，而反之于素。其善者，则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周官》：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治，恆得中医。

凡诸子，合八百五十二部，六千四百三十七部。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

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志第三十经籍四集道经佛经

《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

《楚辞》三卷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

《楚辞九悼》一卷杨穆撰。

《参解楚辞》七卷皇甫遵训撰。

《楚辞音》一卷徐邈撰。

《楚辞音》一卷宋处士诸葛氏撰。

《楚辞音》一卷孟奥撰。

《楚辞音》一卷

《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

《离骚草木疏》二卷刘杳撰。

右十部，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十一部，四十卷。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诌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

楚大夫《宋玉集》三卷

《汉武帝集》一卷梁二卷。

《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

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

汉太中大夫《东方朔集》二卷梁有汉光禄大夫《吾丘寿王集》二卷，亡。

汉孝文园令《司马相如集》一卷

汉胶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又有汉太常《孔臧集》二卷，亡。

汉骑都尉《李陵集》二卷梁有汉丞相《魏相集》二卷，录一卷；左冯翊《张敞集》一卷，录一卷。亡。

汉谏议大夫《王褒集》五卷

汉谏议大夫《刘向集》六卷梁有汉射声校尉《陈汤集》二卷，丞相《韦玄成集》二卷，亡。

汉谏议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凉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骑都尉《李寻集》二卷，亡。

汉司空《师丹集》一卷梁三卷，录一卷。

汉光禄大夫《息夫躬集》一卷

汉太中大夫《扬雄集》五卷

汉太中大夫《刘歆集》五卷

汉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梁有《班昭集》三卷，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保成师友《唐林集》一卷，中谒者《史岑集》二卷，后汉《东平王苍集》五卷，《桓谭集》五卷，亡。

后汉司隶从事《冯衍集》五卷

后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又有司徒掾《陈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云阳令《硃勃集》二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

亡。

后汉车骑从事《杜笃集》一卷

后汉车骑司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

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梁有魏郡太守《黄香集》二卷，亡。

后汉长岑长《崔骃集》十卷

后汉侍中《贾逵集》一卷梁二卷。

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

后汉济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

后汉《刘珍集》二卷录一卷。

后汉河间相《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有郎中《苏顺集》二卷，录二卷；后汉太傅《胡广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黄门郎《葛龚集》六卷梁五卷，一本七卷。

后汉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

后汉南郡太守《马融集》九卷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王逸集》二卷，录一卷；司徒掾《桓麟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徵士《崔琦集》一卷梁二卷。又有《郦炎集》二卷，录二卷；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益州刺史《硃穆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司农卿《皇甫规集》五卷；太常卿《张奂集》二卷，录一卷；《王延寿集》三卷；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上计《赵台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谏议大夫《刘陶集》三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外黄令《张升集》二卷，录一卷；《侯瑾集》二卷，《卢植集》二卷，议郎《廉品

集》二卷。亡。

后汉司空《荀爽集》一卷梁三卷，录一卷。

后汉野王令《刘梁集》三卷梁三卷，录一卷。又有《郑玄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录一卷。又有尚书令《士孙瑞集》二卷，亡。

后汉太山太守《应劭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别部司马《张超集》五卷，亡。

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

后汉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录一卷。

后汉讨虏长史《张纮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梁有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录一卷，亡。

后汉尚书右丞《潘勖集》二卷梁有录一卷，亡。

后汉丞相仓曹属《阮瑀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

魏太子文学《徐干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

魏太子文学《应瑒集》一卷梁有五卷，录一卷，亡。

后汉丞相军谋掾《陈琳集》三卷梁十卷，录一卷。

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录一卷。

后汉丞相主簿《繁钦集》十卷梁录一卷，亡。

后汉丞相主簿《杨修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

后汉侍中《王粲集》十一卷梁有魏国郎中令《路粹集》二卷，录一卷，行御史大夫《袁涣集》五卷，录一卷；魏国奉常《王修集》二卷。亡。

后汉尚书《丁仪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

后汉黄门郎《丁暠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梁又有妇人后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

《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

《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

《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或九卷，录一卷。梁又有《高贵乡公集》四卷，亡。

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梁又有司徒《华歆集》二卷，亡。

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又司空《陈群集》五卷，亡。

魏给事中《邯郸淳集》二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刘暠集》二卷，侍中《吴质集》五卷，新城太守《孟达集》三卷，魏徵士《管宁集》三卷，录一卷，亡。

魏光禄勋《高堂隆集》六卷梁十卷，录一卷。又有光禄勋《刘邵集》二卷，录一卷，亡。

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又有散骑常侍《王象集》一卷；光禄大夫《韦诞集》三卷，录一卷；散骑常侍《麋元集》五卷；游击将军《卞兰集》二卷，录一卷；显阳侯《李康集》二卷，录一卷；陈郡太守《孙该集》二卷，录一卷；尚书《傅巽集》二卷，录一卷。亡。

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

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录一卷。

魏卫将军《王肃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又有《桓范集》二卷，中领军《曹羲集》五卷，录一卷，亡。

魏尚书《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录一卷。

魏卫尉卿《应璩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有《王弼集》五卷，录一卷；中书令《刘阶集》二卷；太常卿《傅嘏集》二卷，录一卷，乐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录一卷。亡。

魏校书郎《杜挚集》二卷梁有《毌丘俭集》二卷，录一卷；征东军司马《江奉集》二卷。亡。

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梁有车骑将军《钟毓集》五卷，录一卷，亡。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录一卷。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又有魏徵士《吕安集》二卷，录一卷，亡。

魏司徒《钟会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

魏汝南太守《程晓集》二卷梁录一卷。

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许靖集》二卷，录一卷；征北将军《夏侯霸集》二卷。亡。

吴辅义中郎将《张温集》六卷梁有《士燮集》五卷，亡。

吴偏将军《骆统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太子少傅《薛综集》三卷，录一卷，亡。

吴选曹尚书《暨艳集》二卷梁三卷，录一卷。又有《姚信集》二卷，录一卷；《谢承集》四卷。今亡。

吴人《杨厚集》二卷梁又有录一卷。

吴丞相《陆凯集》五卷梁有录一卷。

吴侍中《胡综集》二卷梁有录一卷。又有东观令《华核集》五卷，录一卷，亡。

吴侍中《张俨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韦昭集》二卷，录一卷，亡。

吴中书令《纪骘集》三卷梁有录一卷。又有《陆景集》一卷。亡。

《晋宣帝集》五卷梁有录一卷。

《晋文帝集》三卷

《齐王攸集》二卷梁三卷。

晋《王沈集》五卷梁有《郑褒集》二卷，亡。

晋宗正《嵇喜集》一卷残缺。梁二卷，录一卷。

晋散骑常侍《应贞集》一卷梁五卷。

晋司隶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梁五十卷，录一卷，亡。

晋著作郎《成公绥集》九卷残缺。梁十卷。又有《裴秀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金紫光禄大夫《何桢集》一卷梁五卷。又有《袁准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少傅《山涛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又一本十卷。齐奉朝请裴津注。又梁有《向秀集》二卷，录一卷；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录一卷；《阮侃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太傅《羊祜集》一卷残缺。梁二卷，录一卷。又有《蔡玄通集》五卷，太宰《贾充集》五卷，录一卷；《荀勖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征南将军《杜预集》十八卷

晋辅国将军《王濬集》一卷残缺。梁二卷，录一卷。

晋徵士《皇甫谧集》二卷录一卷。

晋侍中《程咸集》三卷梁有光禄大夫《刘毅集》二卷，录一卷；晋侍中《庾峻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

晋散骑常侍《薛莹集》三卷梁又有散骑常侍《陶濬集》二卷，录一

卷，亡。

晋通事郎《江伟集》六卷梁有《宣舒集》五卷；散骑常侍《曹志集》二卷，录一卷；《邹湛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汝南太守《孙毓集》六卷

晋处士《杨泉集》二卷录一卷。梁有司徒《王浑集》五卷，黄州刺史《王深集》五卷，亡。

晋徵士《闵鸿集》三卷梁有光禄大夫《裴楷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司空《张华集》十卷录一卷。

晋尚书仆射《裴頠集》九卷梁有太子中庶子《许孟集》三卷，录一卷；太宰《何劭集》二卷，录一卷；光禄大夫《刘颂集》三卷，录一卷；《刘寔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散骑常侍《王佑集》三卷录一卷。梁有晋骠骑将军《王济集》二卷，亡。

《华峤集》八卷梁二卷。

晋秘书丞《司马彪集》四卷梁三卷，录一卷。又有尚书《庾儵集》二卷，录一卷，国子祭酒《谢衡集》二卷。亡。

晋汉中太守《李虔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

晋司隶校尉《傅咸集》十七卷梁三十卷，录一卷。又有太子中庶子《枣据集》二卷，录一卷；《刘宝集》三卷。亡。

晋冯翊太守《孙楚集》六卷梁十二卷，录一卷。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弋阳太守《夏侯淳集》二卷，散骑侍郎《王赞集》五卷，亡。

晋卫尉卿《石崇集》六卷梁有录一卷。

晋尚书郎《张敏集》二卷梁五卷。又有黄门郎《伏伟集》一卷，

亡。

晋黄门郎《潘岳集》十卷

晋太常卿《潘尼集》十卷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集》二卷梁有宗正《刘许集》二卷，录一卷；散骑常侍《李重集》二卷；光禄大夫《乐广集》二卷，录一卷；《阮浑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侍中《嵇绍集》二卷录一卷。梁有钱唐令《杨建集》九卷，长沙相《盛彦集》五卷，左长史《杨乂集》三卷，录一卷。

晋尚书《卢播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栾肇集》五卷，录一卷；南中郎长史《应亨集》二卷。亡。

晋国子祭酒《杜育集》二卷

晋太常卿《摯虞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又秘书监《缪徵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齐王府记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录一卷。又有晋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录一卷；吴王文学《郑丰集》二卷，录一卷；大司马东曹掾《张翰集》二卷，录一卷；清河王文学《陈略集》二卷，录一卷；扬州从事《陆冲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平原内史《陆机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录一卷，亡。

晋清河太守《陆云集》十二卷梁十卷，录一卷。又有少府丞《孙极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中书郎《张载集》七卷梁一本二卷，录一卷。

晋黄门郎《张协集》三卷梁四卷，录一卷。

晋著作郎《束皙集》七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征南司马《曹摅集》三卷，录一卷；散骑常侍《江统集》十卷，录一卷，著作郎《胡济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中书令《卞粹集》一卷梁五卷。又有光禄勋《闾丘冲集》二卷，

录一卷，亡。

晋太傅从事中郎《庾敛集》一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录一卷；太子洗马《阮修集》二卷，录一卷；广威将军《裴邈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太傅主簿《郭象集》二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广州刺史《嵇含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安丰太守《孙惠集》八卷梁十一卷，录一卷。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平北将军《牵秀集》四卷梁三卷，录一卷。又有车骑从事中郎《蔡克集》二卷，录一卷；游击将军《索靖集》三卷；陇西太守《阎纂集》二卷，录一卷；秦州刺史《张辅集》二卷，录一卷；交趾太守《殷巨集》二卷，录一卷；太子洗马《陶佐集》五卷，录一卷；东晋鄱阳太守《虞溥集》二卷，录一卷；益阳令《吴商集》五卷；《仲长敖集》二卷；晋太常卿《刘弘集》三卷，录一卷；开府《山简集》二卷，录一卷；兖州刺史《宗岱集》二卷；侍中《王峻集》二卷，录一卷；济阳内史《王旷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散骑常侍《枣嵩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襄阳太守《枣腆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太尉《刘琨集》九卷梁十卷。

《刘琨别集》十二卷

晋司空从事中郎《卢谌集》十卷梁有录一卷。

晋秘书丞《傅暢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又有《晋明帝集》五卷，录一卷；《简文帝集》五卷，录一卷；《孝武帝集》二卷，录一卷；《彭城王褴集》二卷，《谯烈王集》九卷，录一卷。亡。

晋会稽王《司马道子集》八卷梁九卷。又有镇东从事中郎《傅毅集》五卷，亡。

晋衡阳内史《曾瑰集》三卷梁四卷，录一卷。又有骠骑将军《顾荣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司空《贺循集》十八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散骑常侍《张亢集》二卷，录一卷；车骑长史《贾彬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光禄大夫《卫展集》十二卷梁十五卷。又有东晋太尉《荀组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秘书郎《张委集》九卷梁五卷。又有关内侯《傅珉集》一卷；光禄大夫《周顗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太常《谢鲲集》六卷梁二卷。

晋骠骑将军《王暠集》十卷梁三十四卷，录一卷。又有《华谭集》二卷；亡。

晋御史中丞《熊远集》十二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湘州秀才《谷俭集》一卷；大鸿胪《周嵩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张骏集》八卷残缺。

晋大将军《王敦集》十卷梁有吴兴太守《沈充集》三卷；散骑常侍《傅纯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光禄大夫《梅陶集》九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金紫光禄大夫《荀邃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散骑常侍《王鉴集》九卷梁五卷。又有晋著作佐郎《王涛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录一卷；宗正卿《张悛集》五卷；录一卷；汝南太守《应硕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张闿集》二卷，录一卷；扬州从事《陆沈集》二卷，录一卷；骠骑将军《卞珣集》二卷，录一卷；光禄勋《钟雅集》一卷，卫尉卿《刘超集》二卷；卫将军《戴邈集》五卷，录一卷；光禄大夫《荀崧集》一卷，亡。

晋大将军《温峤集》十卷梁录一卷。

晋侍中《孔坦集》十七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臧冲集》一卷，晋镇南大将军《应詹集》五卷，亡。

晋太仆卿《王峤集》八卷梁有卫尉《荀恺集》一卷，镇北将军《刘

隗集》二卷；大司马《陶侃集》二卷，录一卷。亡。

晋丞相《王导集》十一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太尉《郗鉴集》十卷录一卷。

晋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虞预集》十卷，录一卷；平越司马《黄整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护军长史《庾坚集》十三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司空《庾冰集》七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晋给事中《庾阐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著作郎《王隐集》十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晋散骑常侍《干宝集》四卷梁五卷。

晋太常卿《殷融集》十卷梁有卫尉《张虞集》十卷，光禄大夫《诸葛恢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车骑将军《庾翼集》二十二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晋司空《何充集》四卷梁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征西谘议《甄述集》十二卷，武昌太守《徐彦则集》十卷，亡。

晋散骑常侍《王愆期集》七卷梁十卷，录一卷。又有司徒左长史《王濛集》五卷；丹阳尹《刘惔集》二卷，录一卷；益州刺史《袁乔集》七卷。亡。

晋尚书令《顾和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尚书仆射《刘遐集》五卷，徵士《江惇集》三卷，录一卷；魏兴太守《荀述集》一卷；平南将军《贺翘集》五卷，《李轨集》八卷。亡。

晋《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录一卷。

晋司徒《蔡谟集》十七卷梁四十三卷。

晋扬州刺史《殷浩集》四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吴兴孝廉《钮滔集》五卷，录一卷；宣城内史《刘系之集》五卷，录一卷。亡。

《庾赤玉集》四卷

晋寻阳太守《庾统集》八卷梁有骠骑司马《王修集》二卷，录一卷；卫将军《谢尚集》十卷，录一卷；青州刺史《王浃集》二卷。亡。

晋西中郎将《王胡之集》十卷梁五卷，录一卷。

晋中书令《王洽集》五卷录一卷。梁有宜春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录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录一卷。亡。

晋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散骑常侍《谢万集》十六卷梁十卷。

晋司徒长史《张凭集》五卷梁有录一卷。梁有高凉太守《杨方集》二卷，亡。

晋徵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录一卷。

晋征西将军《张望集》十卷梁十二卷，录一卷。

晋余姚令《孙统集》二卷梁九卷，录一卷。又有晋陵令《戴元集》三卷，录一卷，亡。

晋卫尉卿《孙绰集》十五卷梁二十五卷。

晋太常《江逌集》九卷梁有《谢沈集》十卷，亡。

晋《李颙集》十卷录一卷。

晋光禄勋《曹毗集》十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又有郡主簿《王篾集》五卷，亡。

晋沙门《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刘彧集》十六卷，亡。

张重华酒泉太守《谢艾集》七卷梁八卷。又有抚军长史《蔡系集》二卷；护军将军《江“冂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范汪集》一卷梁十卷。

晋尚书仆射《王述集》八卷梁又有《王度集》五卷，录一卷；中领

军《庾龢集》二卷，录一卷；将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吴兴太守《孔严集》十一卷，录一卷。亡。

晋大司马《桓温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录一卷；豫章太守《车灌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尚书仆射《王坦之集》七卷梁五卷，录一卷，亡。

晋左光禄《王彪之集》二十卷梁有录一卷。

晋中书郎《郄超集》九卷梁十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固令《邵毅集》五卷，录一卷；太学博士《滕辅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苻坚丞相《王猛集》九卷录一卷。梁有《顾夷集》五卷，散骑常侍《郑袭集》四卷，抚军掾《刘暢集》一卷，亡。

晋太常卿《韩康伯集》十六卷梁有黄门郎《范启集》四卷；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零陵太守《陶混集》七卷，海盐令《祖抚集》三卷；吴兴太守《殷康集》五卷，录一卷。亡。

晋太傅《谢安集》十卷梁十卷，录一卷。又有中军参军《孙嗣集》三卷，录一卷；司徒左长史《刘衮集》三卷。亡。

晋御史中丞《孔欣时集》八卷梁七卷。

晋《伏滔集》十一卷并目录。梁五卷，录一卷。

晋荥阳太守《习凿齿集》五卷

晋秘书监《孙盛集》五卷残缺。梁十卷，录一卷。

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晋黄门郎《顾淳集》一卷，寻阳太守《熊鸣鹄集》十卷，车骑司马《谢韶集》三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献之集》十卷，录一卷；琅邪内史《袁质集》二卷，录一卷；太宰从事中郎《袁邵集》五卷，录一卷；车骑长史《谢朗集》六卷，录一卷；车骑将军《谢頠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新安太守《郄愔集》四卷残缺。梁五卷。又有吴郡功曹《陆法之集》十九卷，亡。

晋太常卿《王珉集》十卷梁录一卷。

晋中散大夫《罗含集》三卷梁有太宰长史《庾蒨集》二卷，大司马参军《庾悠之集》三卷，司徒右长史《庾凯集》二卷，亡。

晋国子博士《孙放集》一卷残缺。梁十卷。

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并目录。梁三卷，录一卷。

晋湘东太守《庾肃之集》十卷录一卷。梁有晋北中郎参军《苏彦集》十卷；太子左率《王肃之集》三卷，录一卷；黄门郎《王徽之集》八卷；徵士《谢敷集》五卷，录一卷，太常卿《孔汪集》十卷，《陈统集》七卷，太常《王恺集》十五卷；右将军《王忱集》五卷，录一卷；太常《殷允集》十卷。亡。

晋徵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录一卷。又有晋光禄大夫《孙禳集》十卷，尚书左丞《徐禅集》六卷，亡。

晋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并目录。梁二十卷，录一卷。

晋给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并目录。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晋冠军将军《张玄之集》五卷，录一卷；员外常侍《荀世之集》八卷，《袁山松集》十卷，黄门郎《魏逖之集》五卷，骠骑参军《卞湛集》五卷，金紫光禄大夫《褚爽集》十六卷，录一卷。亡。

晋豫章太守《范宁集》十六卷梁有晋余杭令《范弘之集》六卷，亡。

晋司徒《王绚集》十一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亡。

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梁十卷。又有晋安北参军《薄要集》九卷，《薄邕集》七卷；延陵令《唐迈之集》十一卷，录一卷。亡。

晋《孙恩集》五卷梁有晋殿中将军《傅绰集》十五卷，骁骑将军《弘戎集》十六卷，御史中丞《魏叔齐集》十五卷，司徒右长史《刘宁之集》五卷，亡。

晋临海太守《辛德远集》五卷梁四卷。又有晋车骑参军《何瑾之集》十一卷，太保《王恭集》五卷，录一卷；《殷觊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亡。

晋骠骑长史《谢景重集》一卷

晋《桓玄集》二十卷梁有晋丹阳尹《卞范之集》五卷，录一卷；光禄勋《卞承之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集》七卷梁五卷。

晋司徒《王谧集》十卷录一卷。梁有晋光禄大夫《伏系之集》十卷，录一卷，亡。

晋右军参军《孔璠集》二卷

晋卫军谘议《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

晋光禄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

晋通直常侍《顾恺之集》七卷梁二十卷。

晋太常卿《刘瑾集》九卷梁五卷。

晋左仆射《谢混集》三卷梁五卷。

晋秘书监《滕演集》十卷录一卷。

晋司徒长史《王诞集》二卷梁有晋太尉咨议《刘简之集》十卷，亡。

晋丹阳太守《袁豹集》八卷梁十卷，录一卷。又有晋庐江太守《殷遵集》五卷，录一卷；兴平令《荀轨集》五卷。亡。

晋西中郎长史《羊徽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

晋国子博士《周祗集》十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晋相国主簿《殷阐集》十卷，录一卷；太常《傅迪集》十卷。亡。

晋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又有晋《韦公艺集》六卷，亡。

晋《毛伯成集》一卷

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

晋沙门《释惠远集》十二卷

晋姚苌沙门《释僧肇集》一卷

晋《王茂略集》四卷

晋《曹毗集》四卷

晋《宗钦集》二卷梁有晋中军功曹《殷旷之集》五卷，太学博士《魏说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护集》五卷，录一卷；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录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徵士《周续之集》一卷，《孔瞻集》九卷。亡。

晋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梁有妇人晋司徒王浑妻《钟夫人集》五卷，《晋武帝左九嫔集》四卷，晋太宰贾充妻《李扶集》一卷，晋武平都尉陶融妻《陈窈集》一卷，晋都水使者妻《陈玢集》五卷，晋海西令刘臻妻《陈参集》七卷，晋刘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晋散骑常侍傅伉妻《辛萧集》一卷，晋松阳令钮滔母《孙琼集》二卷，晋成公道贤妻《庞馥集》一卷，晋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

《宋武帝集》十二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录一卷。又有《宋废帝景和集》十卷，录一卷；《明帝集》三十三卷。亡。

宋《长沙王道怜集》十卷录一卷。梁有《宋临川王道规集》四卷，录一卷，亡。

《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

《宋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宋《衡阳王义季集》十卷，录一卷。亡。

宋《南平王铄集》五卷梁有宋《竟陵王诞集》二十卷，《建平王休度集》十卷，《新渝惠侯义宗集》十二卷，散骑常侍祖柔之集》二十卷，亡。

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梁有宋征虏将军《沈林子集》七卷，亡

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

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录一卷。

宋太中大夫《徐广集》十五卷录一卷。

宋秘书监《卢繁集》一卷残缺。梁十卷，录一卷。

宋侍中《孔宁子集》十一卷并目录。梁十五卷，录一卷。

宋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梁十卷。

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又有宋《王韶之集》二十四卷，亡。

宋尚书令《傅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宋征南长史《孙康集》十卷，左军长史《范述集》三卷，亡。

宋太常卿《郑鲜之集》十三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宋徵士《陶潜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张野集》十卷，宋零陵令《陶阶集》八卷，东莞太守《张元瑾集》八卷；光禄大夫《王昙首集》二卷，录一卷，亡。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宋中书郎《荀昶集》十四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又有《卞伯玉集》五卷，录一卷；中散大夫《羊欣集》七卷。亡。

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又有宋金紫光禄大夫《沈演集》十卷，广平太守《范凯集》八卷，亡。

宋沙门《释惠琳集》五卷梁九卷，录一卷。又有宋《范晏集》十四卷，亡。

宋司徒府参军《谢惠连集》六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宋太常《谢弘微集》二卷，亡。

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十九卷梁二十卷，录一卷。

宋给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又有义成太守《祖仚之集》五卷，荆州西曹《孙韶集》十卷，《殷淳集》二卷，扬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国子博士《姚涛之集》二十卷，录一卷，《周礻殳集》十一卷。亡。

《殷阐之集》一卷

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梁十五卷。

宋徵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录一卷。

宋奉朝请《伍缉之集》十二卷梁有宋南蛮主簿《卫令元集》八卷；《范晔集》十五卷，录一卷；抚军谘议《范广集》一卷；右光禄大夫《王敬弘集》五卷，录一卷；《任豫集》六卷。

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梁三十二卷，亡。

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宋光禄大夫《江湛集》四卷，录一卷。亡。

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

宋秘书监《王微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宋太子舍人《王僧谦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王僧绰集》一卷，征北行参军《顾迈集》二十卷，鱼复令《陈超之集》十卷，平南将军《何长瑜集》八卷，亡。

宋员外郎《荀雍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宋国子博士《范演集》八卷，钱唐令《顾昱集》六卷，临成令《韩浚之集》八卷，南阳太守《沈亮之集》七卷，国子博士《孔欣集》九卷，临海太守《江玄叔集》四卷，尚书郎《刘馥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张演集》八卷，南昌令《蔡眇之集》三卷，太学博士《顾雅集》十三卷，巴东太守《孙仲之集》十一卷，太尉谘议参军《谢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陆展集》九卷，棘阳令《山谦之集》十二卷，广州刺史《羊希集》九卷，员外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主客郎《羊崇集》六卷，太子舍人《孔景亮集》三卷，亡。

宋中书郎《袁伯文集》十一卷并目录。梁有宋丞相谘议《蔡超集》七卷，亡。

宋东中郎长史《孙缅集》八卷并目录。梁十一卷。又有宋《贺道养集》十卷，太子洗马《谢登集》六卷，新安太守《张镜集》十卷；兼中书舍人《褚诠之集》八卷，录一卷。亡。

宋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颜延之逸集》一卷，亡。

宋东扬州刺史《颜竣集》十四卷并目录。

宋大司马录事《颜测集》十一卷并目录。

宋护军将军《王僧达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有国子博士《羊戎集》十卷，江宁令《苏宝生集》四卷，兖州别驾《范义集》十二卷，吴兴太守《刘瑀集》七卷，本郡孝廉《刘氏集》九卷，亡。

宋会稽太守《张暢集》十二卷残缺。梁十四卷，录一卷。又有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

宋吏部尚书《何偃集》十九卷梁十六卷。又有庐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

宋侍中《沈怀文集》十二卷残缺。梁十六卷。

宋北中郎长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一卷。

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梁又有宋武陵太守《袁凯集》八卷，《荀钦明集》六卷，安北参军《王询之集》五卷，越骑校尉《戴法兴集》四卷，亡。

宋黄门郎《虞通之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宋司徒左长史《沈勃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宋金紫光禄大夫《谢庄集》十九卷梁十五卷。又有宋金紫光禄大夫《谢协集》三卷，三巴校尉《张悦集》十一卷，扬州从事《贺頠集》十一卷，领军长史《孔迈之集》八卷，抚军参军《贺弼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刘遂集》二卷，亡。

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

宋征虏记室参军《鲍照集》十卷梁六卷。又有宋武康令《沈怀远集》十九卷，《裴骃集》六卷，删定郎《刘鲲集》五卷，宜都太守《费修集》十卷，亡。

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又有宋护军司马《孙勃集》六卷，右光禄大夫《张永集》十卷，阳羡令《赵绎集》十六卷，亡。

宋《庾蔚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又有太子中舍人徵不就《王素集》十六卷，亡。

宋豫章太守《刘愔集》八卷梁十卷。又有宋起部《费镜运集》二十卷，光禄大夫《孙夐集》十一卷，太尉从事中郎《蔡颐集》三卷；司空《刘勔集》二十卷，录一卷；青州刺史《明僧暠集》十卷，吴兴太守《萧惠开集》七卷，《沈宗之集》十卷，大司农《张辩集》十六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瓒集》十五卷，录一卷，《郭坦之集》五卷，会稽主簿《辛湛之集》八卷，太子舍人《硃百年集》二卷，东海王常侍《鲍德远集》六卷，会稽郡丞《张缓集》六卷。亡。

宋宁国令《刘荟集》七卷

宋江州从事《吴迈远集》一卷残缺。梁八卷，亡。

宋宛朐令《汤惠休集》三卷梁四卷。又有南海太守《孙奉伯集》十卷，右将军《成元范集》十卷，奉朝请《虞喜集》十一卷，延陵令《唐思贤集》十五卷，《戴凯之集》六卷，亡。

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并目录。梁九卷。又有妇人《牵氏集》一卷，宋后宫司仪《韩兰英集》四卷，亡。

《齐文帝集》一卷残缺。梁十一卷。又有齐《晋安王子懋集》四卷，录一卷；《随王子隆集》七卷，亡。

齐《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梁又有齐闻喜公《萧遥欣集》十一卷，领军谘议《刘祥集》十卷，亡。

齐太宰《褚彦回集》十五卷梁又有齐黄门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中军佐《钟蹈集》十二卷；余杭令《丘巨源集》十卷，录一卷。亡。

齐太尉《王俭集》五十一卷梁六十卷。又有齐东海太守《谢颢集》十六卷，《谢瀹集》十卷，豫州刺史《刘善明集》十卷，侍中《褚贲集》十二卷，徵士《刘虬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十卷，《顾欢集》三十卷，《刘瓛集》三十卷，射声校尉《刘璡集》三卷，亡。

齐中书郎《周颙集》八卷梁十六卷。又有齐左侍郎《鲍鸿集》二十卷，录一卷；雍州秀才《韦瞻集》十卷；正员郎《刘怀慰集》十卷，录一卷；永嘉太守《江山图集》十卷，骠骑记室参军《荀宪集》十一卷。亡。

齐前军参军《虞羲集》九卷残缺。梁十一卷。又有平阳令《韦沈集》十卷，车骑参军《任文集》十一卷，《卞铄集》十六卷，《娄幼瑜集》六十六卷，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亡。

齐中书郎《王融集》十卷

齐吏部郎《谢朓集》十二卷

《谢朓逸集》一卷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

齐司徒左长史《张融集》二十七卷梁十卷。又有张融《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齐羽林监《庾韶集》十卷，黄门郎《王僧佑集》十卷；太常卿《刘悛集》二十卷，录一卷；秘书《王寂集》五卷。亡。

齐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齐后军法曹参军《陆厥集》八卷梁十卷。

齐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又有侍中《刘暄集》一十一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吏部郎《刘瑱集》十卷，梁国从事中郎《刘绘集》十卷，亡。

齐侍中《袁彖集》五卷并录。

齐中书郎《江奂集》九卷并录。

齐平西谘议《宗躬集》十三卷

齐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

《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

《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

《梁武帝杂文集》九卷

《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

《梁武帝净业赋》三卷

《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

《梁元帝集》五十二卷

《梁元帝小集》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梁有《梁安成王集》三十卷，亡。

梁《岳阳王詧集》十卷

《梁王萧岿集》十卷

梁《邵陵王纶集》六卷

梁《武陵王纪集》八卷

梁《萧琮集》七卷梁又有《安成炀王集》五卷，亡。

梁司徒谘议《宗夬集》九卷并录。

梁国子博士《丘迟集》十卷并录。梁十五卷，又有《谢朏集》十五卷，亡。

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

《江淹后集》十卷

梁尚书仆射《范云集》十一卷并录。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梁有晋安太守《谢纂集》十卷，抚军将军《柳惔集》二十卷，中护军《柳恽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书令《柳忱集》十三卷，义兴郡丞《何僩集》三卷，抚军中兵参军《韦温集》十卷，镇西录事参军《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马《刘苞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诸葛璩集》十卷，亡。

梁特进《沈约集》一百一卷并录。梁又有《谢绰集》十一卷，亡。

梁中军府谘议《王僧孺集》三十卷

梁尚书左丞《范缜集》十一卷

梁护军将军《周舍集》二十卷梁有秘书张炽《金河集》六十卷，《刘敲集》八卷，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亡。

《梁萧洽集》二卷

梁隐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

《陶弘景内集》十五卷

梁徵士《魏道微集》三卷

梁黄门郎《张率集》三十八卷

梁南徐州治中《王冏集》三卷

梁都官尚书《江革集》六卷

梁奉朝请《吴均集》二十卷

梁光禄大夫《庾昙隆集》十卷并录。

梁仪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徐勉后集》十六卷并序录。

梁吏部郎《王锡集》七卷并录。

梁尚书左仆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梁平西刑狱参军《刘孝标集》六卷

梁鸿胪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梁仁威府长史《司马褧集》九卷

梁《萧子晖集》九卷

梁始兴内史《萧子范集》十三卷

梁建阳令《江洪集》二卷

梁镇西府记室《鲍畿集》八卷

梁尚书祠部郎《虞□爵集》十卷

梁新田令《费昶集》三卷

梁《萧几集》二卷

梁东阳郡丞《谢瑱集》八卷

梁通直郎《谢琛集》五卷

梁仁威记室《何逊集》七卷梁有安西记室《刘缓集》四卷，沙门《释智藏集》五卷，亡。

梁太常卿《陆倕集》十四卷

梁廷尉卿《刘孝绰集》十四卷

梁都官尚书《刘孝仪集》二十卷

梁太子庶子《刘孝威集》十卷

梁东阳太守《王揖集》五卷

梁黄门郎《陆云公集》十卷

梁国子祭酒《萧子云集》十九卷

梁征西府长史《杨眺集》十一卷并录。

梁太子洗马《王筠集》十一卷并录。

王筠《中书集》十一卷并录。

王筠《临海集》十一卷并录。

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录。

王筠《尚书集》九卷并录。

梁西昌侯《萧深藻集》四卷并录。

梁中书郎《任孝恭集》十卷

梁平北府长史《鲍泉集》一卷

梁雍州刺史《张缵集》十一卷并录。

梁尚书仆射《张绾集》十一卷并录。

梁度支尚书《庾肩吾集》十卷

梁太常卿《刘之遴前集》十一卷

《刘之遴后集》二十一卷

梁豫章世子侍读《谢郁集》五卷

梁安成蕃王《萧欣集》十卷

梁中书舍人《硃超集》一卷

梁护军将军《甄玄成集》十卷并录。

梁散骑常侍《沈君游集》十三卷。

梁《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

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

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

《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

后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

后魏司农卿《李谐集》十卷

后魏太常卿《卢元明集》十七卷

后魏司空祭酒《袁跃集》十三卷

后魏著作佐郎《韩显宗集》十卷

后魏散骑常侍《温子升集》三十九卷

后魏太常卿《阳固集》三卷

北齐特进《邢子才集》三十一卷

北齐尚书仆射《魏收集》六十八卷

北齐仪同《刘逖集》二十六卷

后周《明帝集》九卷

后周《赵王集》八卷

后周《滕简王集》八卷

后周仪同《宗懔集》十二卷并录。

后周沙门《释亡名集》十卷

后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录。

后周少傅《萧捻集》十卷

后周开府仪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录。

《陈后主集》三十九卷

《陈后主沈后集》十卷

陈大匠卿《杜之伟集》十二卷

陈金紫光禄大夫《周弘让集》九卷

陈《周弘让后集》十二卷

陈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陈《沈炯后集》十三卷

陈沙门《释标集》二卷

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

陈沙门《释瑗集》六卷

陈沙门《释灵裕集》四卷

陈尚书仆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陈镇南府司马《阴铿集》一卷

陈左卫将军《顾野王集》十九卷

陈沙门《策上人集》五卷

陈尚书左仆射《徐陵集》三十卷

陈右卫将军《张式集》十四卷

陈尚书度支郎《张正见集》十四卷

陈司农卿《陆琰集》二卷

陈少府卿《陆玠集》十卷

陈光禄卿《陆瑜集》十一卷并录。

陈护军将军《蔡景历集》五卷

陈沙门《释暠集》六卷

陈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陈安右府谘议《司马君卿集》二卷

陈著作佐郎《张仲简集》一卷。

《炀帝集》五十五卷

《王祐集》一卷

武阳太守《卢思道集》三十卷

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

蜀王府记室《辛德源集》三十卷

太尉《杨素集》十卷

怀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

吏部尚书《牛弘集》十二卷

司隶大夫《薛道衡集》三卷

国子祭酒《何妥集》十卷

秘书监《柳抃集》五卷

开府《江总集》三十卷

《江总后集》二卷

记室参军《萧悫集》九卷

著作郎《魏彦深集》三卷

著作郎《诸葛颖集》十四卷

刘子政母《祖氏集》九卷

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挚虞撰。

《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挚虞撰。

《文章流别本》十二卷谢混撰。

《续文章流别》三卷孔宁撰。

《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

《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二百卷。

《集林钞》十一卷

《集钞》十卷沈约撰。梁有《集钞》四十卷，丘迟撰，亡。

《集略》二十卷

《撰遗》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

《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

《文苑》一百卷孔道撰。

《文苑钞》三十卷

《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词林》五十八卷

《文海》五十卷

《吴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汉书文府》三卷，亡。

《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录杂文》八卷，谢沈撰，又《名士杂文》八卷，亡。

《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

《妇人集钞》二卷

《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

《文选音》三卷萧该撰。

《文心雕龙》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

《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记》一卷，吴郡功曹张防撰。亡。

《赋集》九十二卷谢灵运撰。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乐器赋》十卷；《伎艺赋》六卷。亡。

《赋集钞》一卷

《赋集》八十六卷后魏秘书丞崔浩撰。

《续赋集》十九卷残缺。

《历代赋》十卷梁武帝撰。

《皇德瑞应赋颂》一卷梁十六卷。

《五都赋》六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

《杂都赋》十一卷梁《杂赋》十六卷。又《东都赋》一卷，孔逭作；《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毋邃撰；《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风赋》七卷，傅玄等撰；《迦维国赋》二卷，晋右军行参军虞干纪撰；《遂志赋》十卷，《乘舆赭白马》二卷。亡。

《述征赋》一卷

《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

《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

《献赋》十八卷

《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

《观象赋》一卷

《洛神赋》一卷孙壑注。

《枕赋》一卷张君祖撰。

《二都赋音》一卷李轨撰。

《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梁有《赋音》二卷，郭徵之撰；《杂赋图》十七卷。亡。

《大隋封禅书》一卷

《上封禅书》二卷梁有《杂封禅文》八卷，《秦帝刻石文》一卷，宋会稽太守褚淡撰，亡。

《集雅篇》五卷

《靖恭堂颂》一卷晋凉王李濡撰。梁有《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

《诗集》五十卷谢灵运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又《诗集》百卷，并例、录二卷，颜峻撰；《诗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杂诗》七十九卷，江邃撰；《杂诗》二十卷，宋太子洗马刘和注；《二晋杂诗》二十卷；《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诗钞》十卷。亡。

《诗集钞》十卷谢灵运撰。梁有《杂诗钞》十卷，录一卷，谢灵运

撰，亡。

《古诗集》九卷

《六代诗集钞》四卷梁有《杂言诗钞》五卷，谢朏撰，亡。

《诗英》九卷谢灵运集。梁十卷。又有《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

《今诗英》八卷

《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诗缵》十三卷

《众诗英华》一卷

《诗类》六卷

《玉台新咏》十卷徐陵撰。

《百志诗》九卷干宝撰。梁五卷。又有《古游仙诗》一卷；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百一诗》二卷，晋蜀郡太守李彪撰。亡。

齐《释奠会诗》一十卷

《齐宴会诗》十七卷

《青溪诗》三十卷齐宴会作。梁有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数。

《西府新文》十一卷并录。梁萧淑撰。

《百国诗》四十三卷

《文林馆诗府》八卷后齐文林馆作。

《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

《古乐府》八卷

《文会诗》三卷陈仁威记室徐伯阳撰。

《五岳七星回文诗》一卷梁有《杂诗图》一卷，亡。

《毛伯成诗》一卷伯成，东晋征西参军。

《春秋宝藏诗》四卷张朏撰。

《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

《乐府歌辞钞》一卷

《歌录》十卷

《古歌录钞》二卷

《晋歌章》八卷梁十卷。

《吴声歌辞曲》一卷梁二卷。又有《乐府歌诗》二十卷，秦伯文撰；《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乐府歌辞》九卷；《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魏宴乐歌辞》七卷，《晋歌章》十卷；又《晋歌诗》十八卷，《晋宴乐歌辞》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辞》十一卷，《齐三调雅辞》五卷；《古今九代歌诗》七卷，张湛撰；《三调相和歌辞》五卷，《三调诗吟录》六卷，《奏鞞铎舞曲》二卷，《管弦录》一卷，《伎录》一卷；《太乐备问锺铎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回文集》十卷，谢灵运撰；又《回文诗》八卷，《织锦回文诗》一卷，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作；《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晋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乐府、宴乐、高禖、鞞、铎等《歌辞舞录》，凡十部。

《陈郊庙歌辞》三卷并录。徐陵撰。

《乐府新歌》十卷秦王记室崔子发撰。

《乐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马殷僧首撰

《古今箴铭集》十四卷张湛撰。录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杂诫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图》一卷，又有《铭集》十一卷，又陆少玄撰《佛像杂铭》十三卷，释僧祐撰《箴器杂铭》五卷，亡。

《众贤诫集》十卷残缺。梁有《诫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诫》三卷，王诞撰；《杂家诫》七卷，《诸家杂诫》九卷，《集诫》二十二卷。亡。

《诸葛武侯诫》一卷、《女诫》一卷

《女诫》一卷曹大家撰。

《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

《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

《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

《贞顺志》一卷

《赞集》五卷谢庄撰。

《画赞》五卷汉明帝殿阁画，魏陈思王赞。梁五十卷。又有《诔集》十五卷，谢庄撰，亡。

《七集》十卷谢灵运集。

《七林》十卷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有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七悟》一卷颜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六卷，录一卷；《吊文》二卷，亡。

《碑集》二十九卷

《杂碑集》二十九卷

《杂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晋将作大匠陈勰撰；《碑文》十卷，车灌撰；又有《羊祜堕泪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长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杂碑》三卷，《雍州杂碑》四卷，《广州刺史碑》十二卷，《义兴周处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诔颂赞铭集》二十六卷；《诸寺碑文》四十六卷，释僧祐撰；《杂祭文》六卷，《众僧行状》四十卷，释僧祐撰。亡。

《设论集》二卷刘楷撰。梁有《设论集》三卷，东晋人撰；《客难集》二十卷，亡。

《论集》七十三卷

《杂论》十卷

《明真论》一卷晋兖州刺史宗岱撰。

《东西晋兴亡论》一卷

《陶神论》五卷

《正流论》一卷

《黄芳引连珠》一卷

《梁武连珠》一卷沈约注。

《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梁邵陵王纶注。

《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陆缅注。梁有《设论连珠》十卷，谢灵运撰《连珠集》五卷，陈证撰《连珠》十五卷；又《连珠》一卷，陆机撰，何承天注；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梁代杂文》三卷

《诏集区分》四十一卷后周兽门学士宗干撰。

《魏朝杂诏》二卷梁有《汉高祖手诏》一卷，亡。

《录魏吴二志诏》二卷梁有《三国诏诰》十卷，亡。

《晋咸康诏》四卷

《晋朝杂诏》九卷梁有《晋杂诏》百卷，录一卷。又有《晋杂诏》二十八卷，录一卷；又《晋诏》六十卷，《晋文王》、《武帝杂诏》十二卷。亡。

《录晋诏》十四卷梁有《晋武帝诏》十二卷，《成帝诏草》十七卷，《康帝诏草》十卷，《建元直诏》三卷，《永和副诏》九卷，《升

平、隆和、兴宁副诏》十卷，《泰元、咸宁、宁康副诏》二十二卷，《隆安直诏》五卷，《元兴大亨副诏》三卷，亡。

《晋义熙诏》十卷梁有《义熙副诏》十卷，《义熙以来至于大明诏》三十卷，《晋宋杂诏》四卷；又《晋宋杂诏》八卷，王韶之撰；又《杂诏》十四卷，《班五条诏》十卷。亡。

《宋永初杂诏》十三卷梁有《诏集》百卷，起汉讫宋；《武帝诏》四卷，宋《元熙诏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诏》三卷，《永初已来中书杂诏》二十卷。亡。

《宋孝建诏》一卷梁有《宋景平诏》三卷，亡。

《宋元嘉副诏》十五卷梁有《宋元嘉诏》六十二卷，又《宋孝武诏》五卷，《宋大明诏》七十卷，《宋永光、景和诏》五卷，《宋泰始、泰豫诏》二十二卷，《宋义嘉伪诏》一卷，《宋元徽诏》十三卷，《宋升明诏》四卷，亡。

《齐杂诏》十卷

《齐中兴二年诏》三卷梁有《齐建元诏》五卷，《永明诏》三卷，《武帝中诏》十卷，《齐隆昌、延兴、建武诏》九卷，《齐建武二年副诏》九卷，《梁天监元年至七年诏》十二卷，《天监九年、十年诏》二卷，亡。

《后魏诏集》十六卷

《后周杂诏》八卷

《杂诏》八卷

《杂赦书》六卷

《陈天嘉诏草》三卷

《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

《皇朝诏集》九卷

《皇朝陈事诏》十三卷梁有《杂九锡文》四卷，亡。

《上法书表》一卷虞和撰。

《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撰。梁有《汉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陈长寿撰；《魏杂事》七卷，《晋诸公奏》十一卷，《杂表奏驳》三十五卷，《汉丞相匡衡、大司马王凤奏》五卷，《刘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晋金紫光禄大夫周闵奏事》四卷，《晋中丞刘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马无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诸弹事》等十四部。亡。

《杂露布》十二卷梁有《杂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

《山公启事》三卷

《范宁启事》三卷梁十卷。梁有《杂荐文》十二卷，《荐文集》七卷，亡。

《善文》五十卷杜预撰。

《杂集》一卷殷仲堪撰。

《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

《政道集》十卷

《书集》八十八卷晋散骑常侍王履撰。梁八十卷，亡。

《书林》十卷

《杂逸书》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书》一卷，葛洪撰；《蔡司徒书》三卷，蔡谟撰；《前汉杂笔》十卷，《吴晋杂笔》九卷，《吴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书》八卷，晋左将军《王镇恶与刘丹阳书》一卷，亡。

《后周与齐军国书》二卷

《高澄与侯景书》一卷

《策集》一卷殷仲堪撰。

《策集》六卷梁有《孝秀对策》十二卷，亡。

《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

《诽谐文》三卷

《诽谐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续诽谐文集》十卷；又有《诽谐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阳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

《法集》百七卷梁沙门释宝唱撰。

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巳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

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通计亡书，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录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在不灭。天地不坏，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啭天音而辩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经历年载，始一开劫，受法之人，得而宝秘，亦有年限，方始传授。上品则年久，下品则年近。故今授道者，经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

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蕝峤，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蕝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蕝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

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敕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热。而又有诸服饵、辟谷、金丹、玉浆、云英，蠲除滓秽之法，不可殚记。云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之俦，并遇神人，咸受道箓，年代既远，经史无闻焉。

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尝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余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宇，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神武帝迁鄴，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乐名静信，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今考其经目之数，附之于此。

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经。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经四百八十七部，八

百五十二卷。杂经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杂经目残缺，其见数如此。杂疑经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讲疏。杂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论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论。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论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论。十部，七十六卷，讲疏。杂论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论。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讲疏。记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释迦当周庄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胁而生，姿貌奇异，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华言译之为净觉。其所说云，人身虽有生死之异，至于精神则恆不灭。此身之前，则经无量身矣。积而修习，精神清净，则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则有无量劫矣。每劫必有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数不同。今此劫中，当有千佛。自初至于释迦，已七佛矣。其次当有弥勒出世，必经三会，演说法藏，开度众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须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罗汉。至罗汉者，则出入生死，去来隐显，而不为累。阿罗汉已上，至菩萨者，深见佛性，以至成道。每佛灭度，遗法相传，有正、象、末三等淳樗之异。年岁远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后，众生愚钝，无复佛教，而业行转恶，年寿渐短，经数百千载间，乃至朝生夕死。然后有大水、大火、大风之灾，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归淳朴，谓之小劫。每一小劫，则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诸外道，并事水火毒龙，而善诸变幻。释迦之苦行也，是诸邪道，并来嬲恼，以乱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尽皆摧伏，并为弟子。弟子，男曰桑门，译言息心，而总曰僧，译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资，而防心摄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凭佛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皆去杀、盗、淫、妄言、饮酒，是为五诫。释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龙人鬼并来听法，弟子得道，以百千万亿数。然后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译言灭度，亦言常乐我净。初释迦说法，以人之性识根业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说。至是谢世，弟子大迦叶与阿难等五百人，追共撰

述，缀以文字，集载为十二部。后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其义。然佛所说，我灭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义如此。

推寻典籍，自汉已上，中国未传。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灭。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主孙权，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先是西域沙门来此，译《小品经》，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硃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阗国，得经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鄴译之，题曰《放光般若经》。太始中，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

石勒时，常山沙门卫道安，性聪敏，诵经日至万余言。以胡僧所译《维摩》《法华》，未尽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扬解释。时中国纷扰，四方隔绝，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性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后至长安，苻坚甚敬之。道安素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劝坚致之。什亦闻安令问，遥拜致敬。姚苌弘始二年，罗什至长安，时道安卒后已二十载矣，什深慨恨。什之来也，大译经论，道安所正，与什所译，义如一，初无乖舛。

初，晋元熙中，新丰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到华氏城，得《泥洹经》及《僧祇律》，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门昙摩罗谶复赍胡本，来至河西。沮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参验，未还而蒙逊破灭。姚苌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长安，译为三十卷。昙摩罗谶又译《金光明》等经。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其所译则《维摩》、《法华》、《成实论》等诸经，及昙无忏所译《金光明》，昙摩罗忏译《泥洹》等经，并为大乘之学。而什又译《十

诵律》，天竺沙门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门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昙摩耶舍译《阿毗昙论》，并为小乘之学。其余经论，不可胜记。自是佛法流通，极于四海矣。东晋隆安中，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义熙中，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国得《华严经》三万六千偈，至金陵宣译。又有沙门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还至金陵，与天竺禅师跋罗参共辩定，谓《僧祇律》，学者传之。

齐梁及陈，并有外国沙门。然所宣译，无大名部可为法门者。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又后魏时，太武帝西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歼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复。熙平中，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门菩提留支，大译佛经，与罗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论》，并为大乘学者所重。后齐迁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今举其大数，列于此篇。

右道、佛经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

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列传第一后妃

夫阴阳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妇之义存焉。阴阳和则裁成万物，家道正则化行天下　，由近及远，自家刑国，配天作合，不亦大乎！兴亡是系，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严其防。后之继体，靡克聿修，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闲之操。成败攸属，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归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衅，褒、赵结周、汉之祸。爰历晋、宋，实繁有徒。皆位以宠升，荣非德进，恣行淫僻，莫顾礼仪，为枭为鸱，败不旋踵。后之伉俪宸极，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雎鸠之德，千载寂寥；牝鸡之晨，殊邦接响。窈窕淑女，靡有求于寤寐；铿锵环佩，鲜克嗣于徽音。永念前修，叹深彤管。览载籍于既往，考行事于当时，存亡得失之机，盖亦多矣。故述《皇后列传》，所以垂戒将来。

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礼，内职始备列焉。秦、汉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载之详矣。齐、梁以降，历魏暨周，废置益损，参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祎翟、称中宫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无定数。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灭其数。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工丝枲，视正七品。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闱廪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综三人，掌综玺器玩。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三曰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巾栉膏沐。四曰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寝，掌帏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六曰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典会三人，掌财帛出入。六尚各三员，视从九品，六司视勋品，六典视流外二品。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加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献崩后，始置贵人三员，增嫔至九员，世妇二十七员，御女八十一员。贵人等关掌宫闱之务，六尚已下，皆分隶焉。

炀帝时，后妃嫔御，无厘妇职，唯端容丽饰，陪从宴游而已。帝又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于令。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

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四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已下。

时又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宣传奏启；司簿，掌名录计度；司正，掌格式推罚，司闱，掌门阁管钥。二曰尚仪局，管司籍，掌经史教学，纸笔几案；司乐，掌音律；司宾，掌宾客；司赞，掌礼仪赞相导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玺，掌琮玺符节；司衣，掌衣服；司饰，掌汤沐巾栉玩弄；司仗，掌仗卫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酿，掌酒醴醯醢；司药，掌医巫药剂；司饎，掌廪饩柴炭。五曰尚寝局，管司设，掌床席帷帐，铺设洒扫；司舆，掌舆辇伞扇，执持羽仪；司苑，掌园圃种植，蔬菜瓜果；司灯，掌火烛。六曰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司彩，掌缯帛；司织，掌织染。六尚二十二司，员各二人，唯司乐、司膳员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贰其职。六尚十人，品从第五；司二十八人，品从第六；典二十八人，品从第七；掌二十八人，品从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闲剧，多者十人已下，无定员数。联事分职，各有司存焉。

文献独狐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见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初亦柔顺恭孝，不失妇道。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世以为贤。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总百揆，后使人谓高祖曰："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禅，立为皇后。

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百僚闻而毕贺。高祖甚宠惮之。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后早失二亲，常怀感慕，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有司奏以《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宪章在昔，请依古制。后曰："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不许。后每谓诸公主曰："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失礼于舅姑，离薄人骨肉，此不顺事，尔等当诫之。"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后异

母弟陀，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坐当死。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蠢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于是减死一等。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

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衰折。初，后以高颎是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因此衔恨。又以颎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由是讽上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仁寿二年八月甲子，月晕四重，己巳，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葬于太陵。其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上颇惑之，由是发疾。及危笃，谓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之女也。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后选入宫为嫔。时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及文献皇后崩，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及上大渐，遗诏拜为宣华夫人。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狐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兒！”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晡后，太子遣使者赍金合子，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于是乃发，见合中有同心结数枚。诸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

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炀帝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

容华夫人蔡氏，丹阳人也。陈灭之后，以选入宫，为世妇。容仪婉，上甚悦之。以文献皇后故，希得进幸。及后崩，渐见宠遇，拜为贵人，参断宫掖之务，与陈氏相亚。上寝疾，加号容华夫人。上崩后，自请言事，亦为炀帝所烝。

炀帝萧皇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

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及帝嗣位，诏曰："朕祗承丕绪，宪章在昔，爰建长秋，用承飨荐。妃萧氏，夙禀成训，妇道克修，宜正位轩闱，式弘柔教，可立为皇后。"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其词曰：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竞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迩于声色。感怀旧之余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盼，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遑于启处，将何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栗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虑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安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吾人之所鄙。愧絺绤之不工，岂丝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荡嚣烦之俗虑，乃伏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冀福禄之能绥。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贵至人之休德。质菲薄而难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离贰，有宫人白后曰：“外闻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斩之。后人复白后曰：“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自是无复言者。及宇文氏之乱，随军至聊城。化及败，没于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于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虏庭。大唐贞观四年，破灭突厥，乃以礼致之，归于京师。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俪宸极，恩隆好合，始终不渝。文献德异鸮鸠，心非均一，擅宠移嫡，倾覆宗社，惜哉！《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父子之间，尚怀猜阻，夫妇之际，其何有焉！暨乎国破家亡，窜身无地，飘流异域，良足悲矣！

列传第二李穆子浑穆兄子询询弟崇崇子敏

李穆，字显庆，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　，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贵，赠司空。穆风神警俊，倜傥有奇节。周太祖首建义旗，穆便委质，释褐统军。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县子，邑三百户。又领乡兵，累以军功进爵为伯。从太祖击齐师于芒山，太祖临阵堕马，穆突围而进，以马策击太祖而詈之，授以从骑，溃围俱出。贼见其轻侮，谓太祖非贵人，遂缓之，以故得免。既而与穆相对泣，顾谓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抚慰关中，所至克定，擢授武卫将军、仪同三司，进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户，赐以铁券，恕其十死。寻加开府，领侍中。初，芒山之败，穆以骢马授太祖。太祖于是厩内骢马尽以赐之，封穆姊妹皆为郡县君，宗从舅氏，颁赐各有差。转太仆。从于谨破江陵，增邑千户，进位大将军。击曲沔蛮，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为仪同三司。穆以二兄贤、远并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显，穆深惧盈满，辞不受拜。太祖不许。俄迁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户，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别封一子为升迁伯。穆让兄子孝轨，许之。

宇文护执政，穆兄远及其子植俱被诛，穆当从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远临刑，泣谓穆曰："显庆，吾不用汝言，以至于此，将复奈何！"穆以此获免，除名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当坐戮，穆请以二子代基之命，护义而两释焉。未几，拜开府仪同三司、直州刺史，复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复之。寻除少保，进位大将军。岁余，拜小司徒，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奉诏筑通洛城。天和中，进爵申国公，持节绥集东境，筑武申、旦郛、慈涧、崇德、安民、交城、鹿卢等诸镇。建德初，拜太保。岁余，出为原州总管。数年，进位上柱国，转并州总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户，拜大左辅，总管如故。

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乱也，遣使招穆。穆锁其使，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盖天子之服也。穆寻以天命有在，密表劝进。高祖既受禅，下诏曰："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来朝，高祖降坐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穆上表乞骸骨，诏曰："朕初临宇内，方藉嘉猷，养老

乞言，实怀虚想。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恆礼，迟得此心，留情规训。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第询访。”

时太史奏云，当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难之。穆上表曰：

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冠带，屡睹奸回，士有苞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箓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积，方屈箕、颍之志，始顺内外之请。自受命神宗，弘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覆育共天地齐旨。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旦，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已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随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辰极，顺和气于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长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轩冕，经邦论道，自顾缺然。丹赤所怀，无容噤默。

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上不纳。遇太史奏状，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聪明，已有徵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遂从之。岁余，下诏曰：“礼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上柱国、申国公，器宇弘深，风猷遐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万顷不测，百炼弥精。乃无伯玉之非，岂有颜回之贰，故以自居寥廓，弗关宪网。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开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遗令曰：“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竟不得陪玉銮于岱宗，预金泥于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赠马四匹，粟麦二千斛，布绢一千匹。赠使持节、冀定赵相瀛毛魏卫洛怀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

明。赐以石椁、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百僚送之郭外。诏遣太常卿牛弘赍哀册，祭以太牢。孙筠嗣。

筠父惇，字士献，穆长子也。仕周，官至安乐郡公、凤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仪同。开皇八年，以嫡孙袭爵。仁寿初，叔父浑忿其吝啬，阴遣兄子善衡贼杀之。求盗不获，高祖大怒，尽禁其亲族。初，筠与从父弟瞿昙有隙，时浑有力，遂证瞿昙杀之。瞿昙竟坐斩，而善衡获免。四年，议立嗣。邳公苏威奏筠不义，骨血相杀，请绝其封。上不许。惇弟怡，官至仪同，早卒，赠渭州刺史。

怡弟雅，少有识量。周保定中，屡以军功封西安县男，拜大都督。天和中，从元定征江西，时诸军失利，遂没于陈。后得归国，拜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军。其年，从太子西征吐谷浑，雅率步骑二千，督军粮于洮河，为贼所蹑，相持数日。雅患之，遂与伪和，虏备稍解，纵奇兵击破之。赐奴婢百口，封一子为侯。后拜齐州刺史，俄征还京。数载，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镇灵州以备胡。还授大将军，迁荆州总管，加邑八百户。开皇初，进爵为公。

雅弟恆，官至盐州刺史，封阳曲侯。恆弟荣，官至合州刺史、长城县公。荣弟直，官至车骑将军、归政县侯。直弟雄，官至柱国、密国公、骠骑将军。雄弟浑，最知名。

浑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瑰伟，美须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于鄴，时穆在并州，高祖虑其为迥所诱，遣浑乘驿往布腹心。穆遽令浑入京，奉熨斗于高祖，曰："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悦。又遣浑诣韦孝宽所而述穆意焉。适遇平鄴，以功授上仪同三司，封安武郡公。开皇初，进授象城府骠骑将军。晋王广出藩，浑以骠骑领亲信，从往扬州。仁寿元年，从左仆射杨素为行军总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于纳远川，斩首五百级。进位大将军，拜左武卫将军，领太子宗卫率。

初，穆孙筠卒，高祖议立嗣，浑规欲绍之，谓其妻兄太子左卫率宇文述曰："若得袭封，当以国赋之半每岁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长，不则以贤。今申明公嗣绝，遍观其子孙，皆无赖，不足以当荣宠。唯金才有勋于国，谓非此人无可以袭封者。"太子许之，竟奏高祖，封浑为申国公，以奉穆嗣。大业初，转右骁卫将军。六年，有诏追改穆封为郕国公，浑仍袭焉。累加光禄大夫。九年，迁右骁卫大将军。

浑既绍父业，日增豪侈，后房曳罗绮者以百数。二岁之后，不以俸物与述。述大恚之，因醉，乃谓其友人于象贤曰：“我竟为金才所卖，死且不忘！”浑亦知其言，由是结隙。后帝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诬构浑于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与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觅其事。”述乃遣武贲郎将裴仁基表告浑反，即日发宿卫千余人付述，掩浑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案问数曰，不得其反状，以实奏闻。帝不纳，更遣述穷治之。述入狱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谓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妖谶，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长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谋反，金才尝告敏云：‘汝应图箓，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述口自传授，令敏妻写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状，并有敏妻密表。”帝览之泣曰：“吾宗社几倾，赖亲家公而获全耳。”于是诛浑、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余无少长，皆徙岭外。

浑从父兄威，开皇初，以平蛮功，官至上柱国、黎国公。

询字孝询。父贤，周大将军。询沉深有大略，颇涉书记。仕周纳言上士，俄转内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干济闻。建德三年，武帝幸云阳宫，拜司卫上士，委以留府事。周卫王直作乱，焚肃章门，询于内益火，故贼不得入。帝闻而善之，拜仪同三司，迁长安令。累迁英果中大夫。屡以军功，加位大将军，赐爵平高郡公。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遣韦孝宽击之，以询为元帅长史，委以心膂。军至永桥，诸将不一，询密启高祖，请重臣监护。高祖遂令高颎监军，与颎同心协力，唯询而已。及平尉迥，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赐帛千匹，加以口马。

开皇元年，引杜阳水灌三趾原，询督其役，民赖其利。寻检校襄州总管事。岁余，拜显州总管。数年，以疾征还京师，中使顾问不绝。卒于家，时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谥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筹算，胆力过人。周元年，以父贤勋，封乃乐县侯。时年尚小，拜爵之日，亲族相贺，崇独泣下。贤怪而问之，对曰："无勋于国，而幼少封侯，当报主恩，不得终于孝养，是以悲耳。"贤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辞不就官，求为将兵都督。随宇文护伐齐，以功最，擢授仪同三司。寻除小司金大夫，治军器监。建德初，迁少侍伯大夫，转少承御大夫，摄太子宫正。周武帝平齐，引参谋议，以幼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邑一千户。寻改封广宗县公，转太府中大夫，历工部中大夫，迁右司驭。高祖为丞相，迁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寻为怀州刺史，进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户。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应，后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韦孝宽亦疑之，与俱卧起。其兄询时为元帅长史，每讽谕之，崇由是亦归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将军。既平尉迥，授徐州总管，寻进位上柱国。

开皇三年，除幽州总管。突阙犯塞，崇辄破之。奚、□、契丹等慑其威略，争来内附。其后突厥大为寇掠，崇率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围之。城本荒废，不可守御，晓夕力战，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贼营，复得六畜，以继军粮。突厥畏之，厚为其备，每夜中结阵以待之。崇军苦饥，出辄遇敌，死亡略尽，迟明奔还城者，尚且百许人，然多伤重，不堪更战。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谓崇曰："若来降者，封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贼，方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贼，复杀二人。贼乱射之，卒于阵，年四十八。赠豫鄎申永浍亳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谥曰壮。子敏嗣。

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之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馀官，汝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敏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

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后避讳，改封经城县公，邑一千户。历蒲、豳、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后幸仁寿宫，以为岐州刺史。

大业初，转卫尉卿。乐平公主之将薨也，遗言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反后城大兴，敏之策也。转将作监，从征高丽，领新城道军将，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复征辽东，遣敏于黎阳督运。时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当讖，尝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惧，数与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后数月亦赐鸩而终。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乌氏人也。父御，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检。周太祖时，以功臣子养宫中者数年。其后命诸子与睿游处，同师共业，情契甚欢。七岁，袭爵广平郡公，累加仪同三司，邑五百户。寻为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时加开府，改封为五龙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闵帝受禅，征为御伯。未几，出为中州刺史，镇新安，以备齐。齐人来寇，睿辄挫之，帝甚嘉叹。拜大将军，进爵蒋国公，入为司会。后从齐王宪拒齐将斛律明月于洛阳，每战有功，迁小冢宰。武帝时，历敷州刺史、凉安二州总管，俱有惠政，进位柱国。

高祖总百揆，代王谦为益州总管。行至汉川而谦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进。高祖命睿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于义、张威、达奚长儒、梁升、石孝义步骑二十万讨之。时谦遣开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张威击破之，擒数千人，进至龙门。谦将赵俨、秦会拥众十万，据嶮为营，周亘三十里。睿令将士衔枚出自间道，四面奋击，力战破之。蜀人大骇，睿鼓行而进。谦将敬豪守剑阁，梁岩拒平林，并惧而来降。谦又令高阿那肱、达奚綦等以盛兵攻利州。闻睿将至，綦分兵据开远。睿顾谓将士曰："此虏据要，欲遏吾兵势，吾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开府拓拔宗趣剑阁，大将军宇文夐诣巴西，大将军赵达水军入嘉陵。睿遣张威、王伦、贺若震、于义、韩相贵、阿那惠等分道攻綦，自午及申，破之。綦奔归于谦。睿进逼成都，谦令达奚綦、乙弗虔城守，亲率精兵五万，背城结阵。睿击之，谦不利，将入城，綦、虔以城降，拒谦不内。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新都令王宝执之。睿斩谦于市，剑南悉平。进位上柱国，总管如故。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食邑千户。

睿时威振西川，夷、獠归附，唯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宾。睿上疏曰：“窃以远抚长驾，王者令图，易俗移风，有国恆典。南宁州，汉世□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硃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晋太始七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其处去益，路止一千，硃提北境，即兴戎州接界。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伏惟大丞相匡赞圣朝，宁济区宇，绝后光前，方垂万代，辟土服远，今正其时。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其宁州、硃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食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今谨件南宁州郡县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谙练，今并送往。”书未答，又请曰：“窃以柔远能迩，著自前经，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南宁州，汉代□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高祖深纳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许。后竟遣史万岁讨平之，并因睿之策也。

睿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逾重，高祖阴惮之。薛道衡从军在蜀，因入接宴，说睿曰：“天下之望，已归于隋。”密令劝进，高祖大悦。及受禅，顾待弥隆。睿复上平陈之策，上善之，下诏曰：“公英风震动，妙算纵横，清荡江南，宛然可见。循环三复，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管戎律，一举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临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穷武事，未为尽善。昔公孙述、隗嚣，汉之贼也，光武与其通和，称为皇帝。尉佗之于高祖，初犹不臣。孙晧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王者体大，义存遵养，虽陈国来朝，未尽籓节，如公大略，诚须责罪，尚欲且缓其诛，宜知此意。淮海未灭，必兴师旅，若命永袭，终当相屈。想以身许国，无足致辞也。”睿乃止焉。

睿时见突厥方强，恐为边患，复陈镇守之策十余事，上书奏之曰：“窃以戎狄作患，其来久矣。防遏之道，自古为难。所以周无上算，汉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故也。今皇祚肇兴，宇内宁一，唯有突厥种类，尚为边梗。此臣所以废寝与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辞宅，先零尚在，充国自劾。臣才

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谨件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意如别，谨并图上呈，伏惟裁览。”上嘉叹久之，答以厚意。

睿时自以周代旧臣，久居重镇，内不自安，屡请入朝，于是征还京师。及引见，上为之兴，命睿上殿，握手极欢。睿退谓所亲曰：“功遂身退，今其时也。”遂谢病于家，阖门自守，不交当代。上赐以版舆，每有朝觐，必令三卫舆上殿。睿初平王谦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为时所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由是勋簿多不以实，诣朝堂称屈者，前后百数。上令有司案验其事，主者多获罪。睿惶惧，上表陈谢，请归大理。上慰谕遣之。

十五年，从上至洛阳而卒，时年六十五。谥曰襄。子洋嗣，官历嵩、徐二州刺史、武贲郎将。大业六年，诏追改封睿为戴公，命以洋袭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业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师傅，睿终膺殊宠，观其见机而动，抑亦民之先觉。然方魏朝之贞烈，有愧王陵，比晋室之忠臣，终惭徐广。穆之子孙，特为隆盛，硃轮华毂，凡数十人，见忌当时，祸难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欤！

列传第三刘昉

刘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农。从魏武入关，周太祖以为东梁州刺史。昉性轻狡，有奸数。周武帝时　，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及帝不悆，召方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喑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高祖固让，不敢当。昉曰："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高祖乃从之。

及高祖为承相，以昉为司马。时宣帝弟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高祖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于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闻昉之说，以为信然，遂从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下大将军，封黄国公，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前后赏赐巨万，出入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称为黄、沛。时人为之语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

于时尉迥起兵，高祖令韦孝宽讨之。至武陟，诸将不一。高祖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因谓之曰："须得心膂以统大军，公等两人，谁当行者？"昉自言未尝为将，译又以母老为请，高祖不怪。而高颎请行，遂遣之。由是恩礼渐薄。又王谦、司马消难相继而反，高祖忧之，忘寝与食。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物，多所遗落。高祖深衔之，以高颎代为司马。是后益见疏忌。及受禅，进位柱国，改封舒国公，闲居无事，不复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远，甚不自安。后遇京师饥，上令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沽酒。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闻处贵则戒之以奢，持满则守之以约。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当戒满归盈，鉴斯止足，何乃规曲蘖之润，竞锥刀之末，身昵酒徒，家为逋薮？若不纠绳，何以肃厉！"有诏不治。昉郁郁不得志。时柱国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职忿望，昉并与之交，数相来往。士彦妻有美色，昉因与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弥协，遂相与谋反，许推士彦为帝。后事泄，上穷治之。昉自知不免，默无所对。下诏诛之，曰：

朕君临四海，慈爱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极，公卿之内，非亲则友，位虽差等，情皆旧人。护短全长，恆思覆育，每殷勤戒约，言

无不尽。天之历数，定于杳冥，岂虑苞藏之心，能为国家之害？欲使其长守富贵，不触刑书故也。上柱国、郕国公梁士彦，上柱国、□巳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勋报效，荣高禄重。待之既厚，爱之实隆，朝夕宴言，备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谋逆乱。士彦爰始幼来，恆自诬罔，称有相者，云其应箓，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初平尉迥，暂临相州，已有反心，彰于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声其罪。入京之后，逆意转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许率僮仆，克期不远，欲于蒲州起事，即断河桥，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而为战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轻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谓一朝奋发，无人当者。其第二子刚，每常苦谏，第三子叔谐，固深劝奖。朕既闻知，犹恐枉滥，乃授晋部之任，欲验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赞，忻及昉等，皆贺时来。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极人臣，犹恨赏薄。云我欲反，何虑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计其礼，任以武候，授以领军，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为异计，树党宫闱，多奏亲友，入参宿卫。朕推心待物，言刻依许。为而弗止，心迹渐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规不逞，愈结于怀，乃与士彦情意偏厚，要请神明，誓不负约。俱营贼逆，逢则交谋，委彦河东，自许关右，蒲津之事，即望从征，两军结东西之旅，一举合连横之势，然后北破晋阳，还图宗社。昉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示其利害，每加宽宥，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鬲。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待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残贼之策，千端万绪。惟忻及昉，名位并高，宁肯北面曲躬，臣于士彦，乃是各怀不逊，图成乱阶，一得扰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奸诈，一至于此！虽国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载思草创，咸著厥诚，情用愍然，未忍极法。士彦、忻、昉，身为谋首，叔谐赞成父意，义实难容，并已处尽。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彦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士彦、叔谐妻妾及资财田宅，忻、昉妻妾及资财田宅，悉没官。士彦、昉兒年十五以上远配。上仪同薛摩兒，是士彦交旧，上柱国府户曹参军事裴石达，是士彦府僚，反状逆心，巨细皆委。薛摩兒闻语，仍相应和，俱不申陈，宜从大辟。问即承引，颇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图当箓，六载于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兴言轸念，良深叹愤！

临刑，至朝堂，宇文忻见高颎，向之叩头求哀。昉勃然谓忻曰：“事

形如此，何叩头之有！”于是伏诛，籍没其家。后数日，上素服临射殿，尽取昉敢、忻、士彦三家资物置于前，令百僚射取之，以为鉴诫云。

○郑译

郑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也。祖琼，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译颇有学识，兼知钟律，善骑射。译从祖开府文宽，尚魏平阳公主，则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无子，太祖令译后之。由是译少为太祖所亲，恆令与诸子游集。年十余岁，尝诣相府司录李长宗，长宗于众中戏之。译敛容谓长宗曰：“明公位望不轻，瞻仰斯属，辄相玩狎，无乃丧德也。”长宗甚异之。文宽后诞二子，译复归本生。

周武帝时，起家给事中士，拜银青光禄大夫，转左侍上士。与仪同刘昉恆侍帝侧。译时丧妻，帝命译尚梁安固公主。及帝亲总万机，以为御正下大夫，俄转太子宫尹。时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其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太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无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无失子道而已。勿为他虑。”太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太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太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为宣帝。超拜开府、内史下大夫、封归昌县公，邑一千户，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邑五千户，以其子善愿为归昌公，元琮为永安县男，又监国史。译颇专权，时帝幸东京，译擅取官材，自营私第，坐是复除名为民。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诏领内史事。

初，高祖与译有同学之旧，译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倾心相结。至是，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行有日矣，帝不悆，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高祖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高祖节度。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俱入。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于是矫诏复以译为内史上大夫。明日，高祖为丞相，拜译柱国、相府长史、治内史上大夫事。及高祖为大冢宰，总百揆，以译兼领天官都

府司会，总六府事。出入卧内，言无不从，赏赐玉帛不可胜计。每出入，以甲士从。拜其子元璹为仪同。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作乱，高祖逾加亲礼。俄而进位上柱国，恕以十死。

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而脏货狼籍。高祖阴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废放，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事，无所关预。译惧，顿首求解职，高祖宽谕之，接以恩礼。及上受禅，以上柱国公归第，赏赐丰厚。进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户，元洵永安男。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并为刺史。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厌蛊左道。上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诏曰："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未几，诏译参撰律令，复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治疾，有诏征之，见于醴泉宫。上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上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迁岐州刺史。在职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前后所论乐事，语在《音律志》。上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于是还岐州。开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时年五十二，上遣使吊祭焉。谥曰达。子元璹嗣。炀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译佐命元功，诏追改封译莘公，以元璹袭。

元璹初为骠骑将军，后转武贲郎将，数以军功进位右光禄大夫，迁右候卫将军。大业末，出为文城太守。及义兵起，义将张伦略地至文城，元璹以城归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东解人，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祖惔，梁尚书左仆射。父明，太子舍人、义兴太守。裘少聪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历尚书郎、驸马都尉。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周明、武间，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封昌乐县侯。后除

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转御饰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与刘昉、韦□、皇甫绩同谋，引高祖入总万机。高祖固让不许。裘进曰："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高祖从之。进位上开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机密。及尉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见穆，盛陈利害，穆甚悦，遂归心于高祖。后以奉使功，赐彩三百匹，金九环带一腰。时司马消难阻兵安陆，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难奔陈。高祖即令裘随便安集淮南，赐马及杂物。开皇元年，进位大将军，拜许州刺史。在官清简，吏民怀之。复转曹州刺史。其后上思裘定策功，欲加荣秩，将征之，顾问朝臣曰："曹州刺史何当入朝？"或对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寻卒，高祖伤惜者久之，谥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绩韦纮

皇甫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陇东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尝与诸外兄博奕，孝宽以其惰业，督以严训，愍绩孤幼，特舍之。绩叹曰："我无庭训，养于外氏，不能克躬励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宽闻而对之流涕。于是精心好学，略涉经史。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侍读。建德初，转宫尹中士。武帝尝避暑云阳宫，时宣帝为太子监国。卫刺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太子，太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帝闻而嘉之，迁小宫尹。宣政初，录前后功，封义阳县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转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总己，绩有力焉，语在《郑译传》。加位上开府，转内史中大夫，进封郡公，邑千户。寻拜大将军。开皇元年，出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寻拜都官尚书。后数载，转晋州刺史，将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实庸鄙，无益于国，每思犯难以报国恩。今伪陈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灭。"上问其故，'绩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鹰扬之将，臣请预戎行，展丝发之效。"上嘉其壮志，劳而遣之。及陈平，拜苏州刺史。

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州民顾子元发兵应之，因以攻绩，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绩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绩遗子元书曰："皇帝握符受箓，合极通灵，受揖让于唐、虞，弃干戈于汤、武。东逾蟠木，方朔所未穷西尽流沙，张骞所不至。玄漠黄龙之外，交臂来王；葱岭、榆关之表，屈膝请吏。曩者伪陈独阻声教，江东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辅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应时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复生，吴、会臣民，白骨还

肉。唯当怀音感德，行歌击壤，岂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须酒礼？吾是隋将，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堑，坐待强援，绰有余力。何劳踵轻敝之俗，作虚伪之辞，欲阻诚臣之心，徒惑骁雄之志。以此见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晓谕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远。”子元得书，于城下顿首陈谢。杨素援兵至，合击破之。拜信州总管、十二州诸军事。俄以病乞骸骨，诏征还京，赐以御药，中使相望，顾问不绝。卒于家，时年五十二。谥曰安。子亻思嗣。大业之世，官至尚书主爵郎。

韦□者，京兆人也。仕周内史大夫。高祖以□有定策之功，累迁上柱国，封普安郡公。开皇初，卒于蒲州刺史。

○卢贲

卢贲，字子徵，涿郡范阳人也。父光，周开府、燕郡公。贲略涉书记，颇解钟律。周武帝时，袭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户。后历鲁阳太守、太子小宫尹、仪同三司。平齐有功，增邑四百户，转司武上士。时高祖为大司武，贲知高祖为非常人，深自推结。宣帝嗣位，加开府。

及高祖初被顾托，群情未一，乃引贲置于左右。高祖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而谓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内。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贲恆典宿卫，后承问，进说曰：“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禅，命贲清宫，因典宿卫。贲于是奏改周代旗帜，更为嘉名。其青龙、驺虞、硃雀、玄武、千秋、万岁之旗，皆贲所创也。寻拜散骑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右将军。

时高颎、苏威共掌朝政，贲甚不平之。柱国刘昉时被疏忌，贲因讽昉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颎、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上之爱子，谋行废立。复私谓皇太子曰：“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上穷治其事。昉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坐当死。上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并除名为民。宾未几卒。

岁余，贲复爵位，检校太常卿。贲以古乐宫悬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于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

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虡。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虡。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悬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治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治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徵也。且林钟之管，即黄钟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为皇家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伏惟陛下握图御宇，道迈前王，功成作乐，焕乎曩策。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从之，即改七悬八，以黄钟为宫。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删定周、齐音律。

未几，拜郢州刺史，寻转虢州刺史。后迁怀州刺史，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舄卤，民赖其利。后数年，转齐州刺史。民饥，谷米踊贵，闭人粜而自粜之。坐是除名为民。

后从幸洛阳，上从容谓贲曰：“我始为大司马时，卿以布腹心于我。及总百揆，频繁左右，与卿足为恩旧。卿若无过者，位与高颎齐。坐与凶人交构，由是废黜。言念畴昔之恩，复当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杀卿，是屈法申私耳。”贲俯伏陈谢，诏复本官。后数日，对诏失旨，又自叙功绩，有怨言。上大怒，顾谓群臣曰：“吾将与贲一州，观此不可复用。”后皇太子为其言曰：“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于前，译为巫蛊于后。如贲之徒，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苏威进曰：“汉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至尊仁育，复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废于家，是岁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业，昉、译实启其谋，当轴执钧，物无异论。不能忘身急病，以义断恩，方乃虑难求全，偷安怀禄。暨夫帝迁明德，义非简在，盐梅之寄，自有攸归。言追昔款，内怀觖望，耻居吴、耿之末，羞与绛、灌为伍。事君尽礼，既阙于宿心，不爱其亲，遽彰于物议。其在周也，靡忠贞之节，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诚。非义掩其前功，畜怨兴其后衅，而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柳裘、皇甫绩、卢贲，因人成事，协规不二，大运光启，莫参枢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骂人，理自然也。晏婴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一君。”于昉、译见之矣。

列传第四于义子宣道宣敏

于义，字慈恭，河南洛阳人也。父谨，从魏武帝入关，仕周　，官至太师，因家京兆。义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大统末，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邑五百户。起家直閤将军。其后改封广都县公。周闵帝受禅，增邑六百户。累迁安武太守，专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张善安、王叔兒争财相讼，义曰："太守德薄不胜任之所致，非其罪也。"于是取家财，倍与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怀耻愧，移贯他州。于是风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类也。进封建平郡公。明、武世，历西京、瓜、邵三州刺史。数从征伐，进位开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乱，义上疏谏。时郑译、刘昉以恩幸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之于帝。帝览表色动，谓侍臣曰："于义谤讪朝廷也。"御正大夫颜之仪进曰："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于义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谦构逆，高祖将击之，问将于高熲。熲答曰："于义素有经略，可为元帅。"高祖初然之。刘昉进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义之下。"高祖乃止。于是以睿为元帅，以义为行军总管。谦将达奚慧拥众据开远，义将左军击破之。寻拜潼州总管，赐奴婢五百口，杂彩三千段，超拜上柱国。时义兄翼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并上柱国，大将军已上十余人，称为贵戚。岁余，以疾免职，归于京师。数月卒，时年五十。赠豫州刺史，谥曰刚。赙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并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谨密，不交非类。仕周，释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赐爵成安县男，邑二百户。后转小承御上士。高祖为丞相，引为外兵曹，寻拜仪同。及践阼，迁内史舍人，进爵为子。丁父忧，水浆不入口者累日。献皇后命中使敦谕，岁余，起令视事。免丧，拜车骑将军，兼左卫长史，舍人如故。后六岁，迁太子左卫副率，进位上仪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宁，早知名，出继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达，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招，王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起家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高祖践阼，拜奉车都尉，奉使抚慰巴蜀。及还，上疏曰：

臣闻开盘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昵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

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籓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谓高颎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纳其言，遣蜀王秀镇于蜀。宣敏常以盛满之诫，昔贤所重，每怀静退，著《述志赋》以见其志焉。未几，卒官，时年二十九。

○阴寿子世师骨仪

阴寿，字罗云，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寿少果烈，有武干，性谨厚，敦然诺。周世屡以军功，拜仪同。从武帝平齐，进位开府，赐物千段，奴婢百口，女乐二十人。及高祖为丞相，引寿为掾。尉迥作乱，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击之，令寿监军。时孝宽有疾，不能亲总戎事，每卧帐中，遣妇人传教命。三军纲纪，皆取决于寿。以功进位上柱国。寻以行军总管镇幽州，即拜幽州总管，封赵国公。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为丞相，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而不得。开皇初，又引突厥攻围北平。至是，令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以讨之。宝宁求救于突厥。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宝宁弃城奔于碛北，黄龙诸县悉平。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遣其子僧伽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日乃退。寿患之，于是重购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模、王威等。月余，世模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赐物千段。未几，卒官，赠司空。子世师嗣。

世师少有节概，性忠厚，多武艺。弱冠，以功臣子拜仪同，累迁骠骑将军。炀帝嗣位，领东都瓦工监。后三岁，拜张掖太守。先是，吐谷浑及党项羌屡为侵掠，世师至郡，有来寇者，亲自捕击，辄擒斩之，深为戎狄所惮。入为武贲郎将。辽东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复击高丽，以本官为涿郡留守。于时盗贼蜂起，世师逐捕之，往往克捷。及帝还，大加赏劳，拜楼烦太守。时帝在汾阳宫，世师闻始毕可汗将为寇，

劝帝幸太原。帝不从，遂有雁门之难。寻迁左翊卫将军，与代王留守京师。及义军至，世师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旧，遂勒兵拒守。月余，城陷，与京兆郡丞骨仪等见诛，时年五十三。

骨仪，京兆长安人也。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开皇初，为侍御史，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炀帝嗣位，迁尚书右司郎。于时朝政渐乱浊，货赂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弥著。时刑部尚书卫玄兼领京兆内史，颇行诡道，辄为仪所执正。玄虽不便之，不能伤也。及义兵至，而玄恐祸及己，遂称老病，无所干预。仪与世师同心协契，父子并诛，其后遂绝。世师有子弘智等，以年幼获全。

○窦荣定

窦荣定，扶风平陵人也。父善，周太仆。季父炽，开皇初，为太傅。荣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瑰伟，美须髯，便弓马。魏文帝时，为千牛备身。周太祖见而奇之，授平东将军，赐爵宜君县子，邑三百户。后从太祖与齐人战于北芒，周师不利，荣定与汝南公宇文神庆帅精骑二千邀击之，齐师乃却。以功拜上仪同。后从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齐之并州，赐物三百段。袭爵永富县公，邑千户，进位开府，除忠州刺史。从武帝平齐，加上开府，拜前将军、佽飞中大夫。其妻则高祖姊安成长公主也。高祖少小与之情契甚厚，荣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结。及高祖作相，领左右宫伯，使镇守天台，总统露门内两箱仗卫，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乃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缣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

高祖受禅，来朝京师。上顾谓群臣曰："朕少恶轻薄，性相近者，唯窦荣定而已。"赐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长公主之故，寻拜右武候大将军。上数幸其第，恩赐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称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国、宁州刺史。未几，复为右武候大将军。寻除秦州总管，赐吴乐一部。突厥沙钵略寇边，以为行军元帅，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虏战于高越原，两军相持，其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死者十有二三。荣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军乃复振。于是进击，数挫其锋，突厥惮之，请盟而去。赐缣万匹，进爵安丰郡公，增邑千六百户。复封子宪为安康郡公，赐缣五千匹。岁余，拜右武卫大将军，俄转左武卫大将军。上欲以为三公，荣定上书曰："臣每观西朝卫、霍，东都梁、邓，幸托葭莩，位极台铉，宠积

骄盈，必致倾覆。向使前贤，少自贬损，远避权势，推而不居，则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览前修，实为畏惧。”上于是乃止。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开皇六年卒，时年五十七。上为之废朝，令左卫大将军元旻监护丧事，赙缣三千匹。上谓侍臣曰：“吾每欲致荣定于三事，其人固让不可。今欲赠之，重违其志。”于是赠冀州刺史、陈国公，谥曰懿。子抗嗣。

抗美容仪，性通率，长于巧思。父卒之后，恩遇弥隆，所赐钱帛金宝，亦以巨万。抗官至定州刺史，复检校幽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构逆，以为抗与通谋，由是除名，以其弟庆袭封陈公焉。

庆亦有姿仪，性和厚，颇工草隶。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东太守、卫尉卿。大业之末，出为南郡太守，为盗贼所害。

庆弟璇，亦工草隶，颇解钟律。官历颍川、南郡、扶风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阳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干略过人。周闵帝时，从大司马贺兰祥击吐谷浑，以功拜抚军将军。其后数从征伐，累迁仪同三司，赐爵文昌县公，授亹川防主。后与齐人战于北邙，斩级居多，加开府，迁建州刺史，进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户。从武帝平齐，每战有功，拜大将军，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户，赐女乐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数千。

治亳州总管。先是，州民王回洛、张季真等聚结亡命，每为劫盗。前后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车，逐捕之，回洛、季真挺身奔江南。禽其党与数百人，皆斩之。法令明肃，盗贼屏迹，称为大治。陈人张景遵以淮南内属，为陈将任蛮奴所攻，破其数栅。景山发谯、颍兵援之，蛮奴引军而退。征为候正。宣帝嗣位，从上柱国韦孝宽经略淮南。郧州总管宇文亮谋图不轨，以轻兵袭孝宽。孝宽窘迫，未得整阵，为亮所薄。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破之，斩亮传首。以功拜亳州总管。

高祖为丞相，尉迥称兵作乱。荥州刺史宇文胄与迥通谋，阴以书讽动景山。景山执其使，封书诣相府。高祖甚嘉之，进位上大将军。司马消难之以郧州入陈也，陈遣将樊毅、马杰等来援。景山率轻骑五百驰赴之。毅等惧，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与毅战于漳口，二合皆克。毅等退保甑山镇。其城邑为消难所陷者，悉平之。拜

安州总管，进位柱国，前后赐帛二千匹。时桐柏山蛮相聚为乱，景山复击平之。

高祖受禅，拜上柱国。明年，大举伐陈，以景山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韩延、吕哲出汉口。遣上开府邓孝儒将劲卒四千，攻陈甑山镇。陈人遣其将陆纶以舟师来援。孝儒逆击，破之。陈将鲁达、陈纪以兵守浔口，景山复遣兵击走之。陈人大骇，甑山、沌阳二镇守将皆弃城而遁。景山将济江，会陈宣帝卒，有诏班师。景山大著威名，甚为敌人所惮。后数载，坐事免，卒于家。时年五十五。赠梁州总管，赐缣千匹，谥曰襄。子成寿嗣。

成寿便弓马，起家千牛备身。以上柱国世子，拜仪同。后为秦王库真车骑。炀帝嗣位，征为左亲卫郎将。杨玄感之乱也，从刑部尚书卫玄击之，以功进位正议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乐都人也。祖怀、父纂，俱为魏陇西王。雄少宽厚，伟姿仪。在魏起家秘书郎，寻加征虏将军。属其父为高氏所诛，雄脱身而遁，变姓名，西归长安。周太祖见而器之，赐爵陇西郡公。后从武帝伐齐，以功授开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时以突厥寇边，徙雄为平州刺史以镇之。未几，检校徐州总管。

及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时雄家累在相州，迥潜以书诱之，雄卒不顾。高祖遗雄书曰："公妻子在鄴城，虽言离隔，贼徒翦灭，聚会非难。今日已后，不过数旬之别，迟能开慰，无以累怀。徐部大蕃，东南襟带，密迩吴寇，特须安抚。藉公英略，委以边谋，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将毕义绪据兰陵，席毗陷昌虑、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刘仁恩击义绪，仪同刘弘、李琰讨席毗，悉平之。

陈人见中原多故，遣其将陈纪、萧摩诃、任蛮奴、周罗□、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东距寿阳，民多应之，攻陷城镇。雄与吴州总管于顗、扬州总管贺若弼、黄州总管元景山等击走之，悉复故地。东潼州刺史曹孝达据州作乱，雄遣兵袭斩之。进位上大将军，拜徐州总管。后数岁，转怀州刺史，寻迁朔州总管。突厥有来寇掠，雄辄捕斩之，深为北夷所惮。

伐陈之役，高祖下册书曰："於戏！唯尔上大将军、朔方公雄，识悟

明允，风神果毅。往牧徐方，时逢寇逆，建旟马邑，安抚北蕃。嘉谋绝外境之虞，挺剑息韦韝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间，罔不怀惠。但江淮蕞尔，有陈僭逆，今将董率戎旅，清彼东南，是用命尔为行军总管。往钦哉！”于是从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陈平，以功进位上柱国。赐子崇爵端氏县伯，褒为安化县伯，赐物五千段，复镇朔州。二岁，上表乞骸骨，征还京师，卒于家，时年七十。

子崇嗣，官至仪同。大业中，自上党赞治入为尚书虞部郎。及天下盗起，将兵讨北海，与贼力战而死，赠正议大夫。

○豆卢勣子毓勣兄通

豆卢勣，字定东，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后也。中山败，归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祖苌，魏柔玄镇大将。父宁，柱国、太保。勣初生时，周太祖亲幸宁家称庆，时遇新破齐师，太祖因字之曰定东。勣聪悟，有器局。少受业国子学，略涉文艺。魏大统十二年，太祖以勣勋臣子，封义安县侯。周闵帝受禅，授稍伯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丹阳郡公，邑千五百户。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未几，齐王宪纳勣妹为妃，恩礼逾厚。

会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烧当羌因饥馑作乱，以勣有才略，转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德泽流行，大致祥瑞。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勣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鸟翔止□前，乳子而后去，又白狼见于襄武。民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民夷，神鸟来翔。”百姓因号其泉为玉浆泉。后丁父艰，毁瘁过礼。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袭爵楚国公。复征为天官府司会，历信、夏二州总管、相州刺史。以母忧还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总管，进位上大将军。月余，拜柱国。

高祖为丞相，益州总管王谦作乱。勣婴城固守，谦遣其将达奚念、高阿那肱、乙弗虔等众十万攻之，起土山，凿城为七十余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时战士不过二千，昼夜相拒。经四旬，势渐迫。勣于是出奇兵击之，斩数千级，降二千人。梁睿军且至，贼因而解去。高祖遣开府赵仲卿劳之，诏曰：“勣器识优长，气调英远，总驭籓部，风化已行。巴蜀称兵，奄来围逼，入守出战，大摧凶丑。贞节雄规，厥功甚茂，可使持节、上柱国。赐一子爵中山县公。”

开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为北道行军元帅以备边。岁余，拜夏州总管。上以其家世贵盛，勋效克彰，甚重之。后为汉王谅纳勣女为妃，恩遇弥厚。七年，诏曰："上柱国、楚国公勣，蜀人寇乱之日，称兵犯顺，固守金汤，隐如敌国。嘉猷大节，其劳已多，可食始州临津县邑千户。"十年，以疾征还京师，诏诸王并至勣第，中使顾问，道路不绝。其年卒，时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赠赠，鸿胪监护丧事，谥曰襄。子贤嗣，官至显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贲郎将。贤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气节。汉王谅出镇并州，毓以妃兄为王府主簿。从赵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仪同三司。及高祖崩，炀帝即位，征谅入朝。谅纳谘议王頍之谋，发兵作乱。毓苦谏不从，因谓弟懿曰："吾匹马归朝，自得免祸。此乃身计，非为国也。今且伪从，以思后计。"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臣弟毓素怀志节，必不从乱，但逼凶威，不能克遂。臣请从军，与毓为表里，谅不足图也。"帝以为然，许之。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与之计议。谅出城，将往介州，令毓与总管属硃涛留守。毓谓涛曰："汉王构逆，败不旋踵，吾岂坐受夷灭，孤负家国邪！当与卿出兵拒之。"涛惊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因拂衣而去。毓追斩之。时谅司马皇甫诞前以谏谅被囚，毓于是出诞，与之协计，及开府、盘石侯宿勤武，开府宇文永昌，仪同成端、长孙恺，车骑、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颢等，闭城拒谅。部分未定，有人告谅，谅袭击之。毓见谅至，绐其众曰："此贼军也。"谅攻城南门，毓时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识谅，射之，箭下如雨。谅复至西门，守兵皆并州人，素识谅，即开门纳之。毓遂见害，时年二十八。及谅平，炀帝下诏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于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恆礼。可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赐帛二千匹，谥曰愍。

子愿师嗣，寻拜仪同三司。大业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几，帝复下诏曰："故大将军、正义愍公毓，临节能固，捐生殉国，成为令典，没世不忘。象贤无坠，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复以愿师承袭。大业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东，勣之兄也，一名会。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赐爵临贞县侯，邑千户。寻授大都督，俄迁仪同三司。大冢宰宇文护引之令督亲信兵，改封沃野县公，邑四千七百户。后加开府，历武贲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为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乌丸尼率众来攻。通逆击，破之。赐物八百段，进位大将军。开皇初，进爵南陈郡公。寻征入朝，以本官典宿卫。岁余，出拜定州刺史。后转相州刺

史。尚高祖妹昌乐长公主，自是恩礼渐隆。迁夏州总管、洪州总管。所在之职，并称宽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谥曰安。有子宽。

○贺若谊

贺若谊字道机，河南洛阳人也。祖伏连，魏云州刺史。父统，右卫将军。谊性刚果，有干略。在魏以功臣子赐爵容城县男。累迁直閤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据有关中，引之左右。尝使诣杏城，属茹茹种落摧贰，屯于河表。谊因譬以祸福，诱令归附，降者万余口。太祖深奇之，赐金银百两。齐遣其舍人杨暢结好于茹茹，太祖恐其并力，为边境之患，使谊聘茹茹。谊因啖以厚利，茹茹信之，遂与周连和，执暢付谊。太祖嘉之，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略阳公府长史。周闵帝受禅，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县子，转左宫伯，寻加开府。后历灵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总管，俱有能名。其兄敦，为金州总管，以谗毁伏诛。坐是免职。

武帝亲总万机，召谊治熊州刺史。平齐之役，谊率兵出函谷，先据洛阳，即拜洛州刺史，进封建威县侯。齐范阳王高绍义之奔突厥也，谊以兵追之，战于马邑，遂擒绍义。以功进位大将军。高祖为丞相，拜亳州总管，驰驿之部。西遏司马消难，东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谊讨之，进爵范阳郡公，授上大将军。

开皇初，入为右武候将军。河间王弘北征突厥，以谊为副元师。军还，转左武候大将军。坐事免。岁余，拜华州刺史，俄转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复转泾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谊素有威名，拜灵州刺史，进位柱国。谊时年老，而筋力不衰，犹能重铠上马，甚为北夷所惮。数载，上表乞骸骨，优诏许之。谊家富于财，于郊外构一别庐，多植果木。每邀宾客，列女乐，游集其间。卒于家，时年七十七。子举袭爵。

庶长子协，官至骠骑将军。协弟祥，奉车都尉。祥弟与，车骑将军。谊兄子弼，别有传。

史臣曰：于义、窦荣定等，或南阳姻亚，或丰邑旧游，运属时来，俱宣力用。以劳定国，以功懋赏，保其禄位，贻厥子孙。析薪克荷，崇基弗坠，盛矣！豆卢毓遇屯剥之机，亡身殉义；阴世师遭天之所废，舍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无愧君亲矣。

列传第五梁士彦子刚梁默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也。少任侠，不仕州郡。性刚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读兵书 ，颇涉经史。周世以军功拜仪同三司。武帝将有事东夏，闻其勇决，自扶风郡守除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甚惮焉。寻迁熊州刺史。后从武帝拔晋州，进位柱国，除使持节、晋绛二州诸军事、晋州刺史。及帝还后，齐后主亲总六军而围之。独守孤城，外无声援，众皆震惧，士彦慷慨自若。贼尽锐攻之，楼堞皆尽，城雉所存，寻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士彦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军民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军亦至，齐师解围，营于城东十余里。士彦见帝，持帝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帝亦为之流涕。时帝以将士疲倦，意欲班师。士彦叩马谏曰："今齐师遁，众心皆动，因其惧也而攻之，其势必举。"帝从之，大军遂进。帝执其手曰："余之有晋州，为平齐之基。若不固守，则事不谐矣。朕无前虑，惟恐后变，善为我守之。"及齐平，封郕国公，进位上柱国、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东南道行台、使持节、徐州总管、三十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与乌丸轨擒陈将吴明彻、裴忌于吕梁，别破黄陵，略定淮南地。

高祖作相，转亳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尉迥之反也，以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至河阳，与迥军相对。令家僮梁默等数人为前锋，士彦以其徒继之，所当皆破。乘胜至草桥，迥众复合，进战，大破之。及围鄴城，攻北门而入，驰启西门，纳宇文忻之兵。

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几，征还京师，闲居无事。自恃元功，甚怀怨望，遂与宇文忻、刘昉等谋作乱。将率僮仆，于享庙之际，因车驾出，图以发机。复欲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谋而奏之。高祖未发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观其意。士彦欣然谓昉等曰："天也！"又请仪同薛摩兒为长史，高祖从之。后与公卿朝谒，高祖令左右执士彦、忻、昉等于行间，诘之曰："尔等欲反，何敢发此意？"初犹不伏，捕薛摩兒适至，于是庭对之。摩兒具论始末，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第三子叔谐曰：作猛兽要须成斑。"士彦失色，顾谓摩兒曰："汝杀我！"于是伏诛，时年七十二。

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继伯父，官至上开府、义乡县公、长宁王

府骠骑，早卒。刚字永固，弱冠授仪同，以平尉迥勋，加开府。击突厥有功，进位上大将军、通政县公、泾州刺史。士彦之诛也，以谏获免，徙瓜州。叔谐官至上仪同、广平县公、车骑将军。志远为安定伯，务为建威伯，皆坐士彦诛。

梁默者，士彦之苍头，骁武绝人。士彦每从征伐，常与默陷阵。仕周，致位开府。开皇末，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北征突厥，进位大将军。汉王谅之反也，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平之，加授柱国。大业五年，从炀帝征吐谷浑，遇贼力战而死，赠光禄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乐，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贵，周大司马、许国公。忻幼而敏慧，为兒童时，与群辈游戏，辄为部伍，进止行列，无不用命，有识者见而异之。年十二，能左右驰射，骁捷若飞。恆谓所亲曰："自古名将，唯以韩、白、卫、霍为美谈，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与仆并时，不令竖子独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从周齐王宪讨突厥有功，拜仪同三司，赐爵兴固县公。韦孝宽之镇玉壁也，以忻骁勇，请与同行。屡有战功，加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户。

从武帝伐齐，攻拔晋州。齐后主亲驭六军，兵势甚盛，帝惮之，欲旋师。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往不克！若使齐人更得令主，君臣协力，虽汤、武之势，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为陛下奉耳。"帝从之，战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胜后败，帝为贼所窘，左右皆歼，帝挺身而遁，诸将多劝帝还。忻勃然而进曰："自陛下克晋州，破高纬，乘胜逐北，以至于此。致令伪主奔波，关东响振，自古行兵用师，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帝纳其言，明日复战，遂拔晋阳。及齐平，进位大将军，赐物千段。寻与乌丸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进位柱国，赐奴婢二百口，除豫州总管。

高祖龙潜时，与忻情好甚协，及为丞相，恩顾弥隆。尉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时兵屯河阳，诸军莫敢先进。帝令高颎驰驿监军，与颎密谋进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锋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于野马冈，欲邀官军。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率奇兵击破之，直趋鄴下。

迥背城结阵，与官军大战，官军不利。时鄴城士女观战者数万人，忻与高颎、李询等谋曰：“事急矣，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击所观者，大嚣而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军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国，赐奴婢二百口，牛马羊万计。高祖顾谓忻曰：“尉迥倾山东之众，运百万之师，公举无遗策，战无全阵，诚天下之英杰也。”进封英国公，增邑三千户。自是以后，每参帷幄，出入卧内，禅代之际，忻有力焉。后拜右领军大将军，恩顾弥重。

忻妙解兵法，驭戎齐整，当时六军有一善事，虽非忻所建，在下辄相谓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见推服如此。后改封□巳国公。上尝欲令忻率兵击突厥，高颎言于上曰：“忻有异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频经将领，有威名于当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谴去官。忻与梁士彦昵狎，数相往来，士彦时亦怨望，阴图不轨。忻谓士彦曰：“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谋泄伏诛，年六十四，家口籍没。

忻兄善，弘厚有武艺。仕周，官至上柱国、许国公。高祖受禅，遇之甚厚，拜其子颖为上仪同。及忻诛，并废于家。善未几卒。颖至大业中为司农少卿。及李密逼东都，叛归于密。忻弟恺，别有传。

○王谊

王谊，字宜君，河南洛阳人也。父显，周凤州刺史。谊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马，博览群言。周闵帝时，为左中侍上士。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势倾王室，帝拱默无所关预。有朝士于帝侧微为不恭，谊勃然而进，将击之。其人惶惧请罪，乃止。自是朝士无敢不肃。岁余，迁御正大夫。丁父艰，毁瘁过礼，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岁余，起拜雍州别驾，固让，不许。武帝即位，授仪同，累迁内史大夫，封杨国公。从帝伐齐，至并州，帝既入城，反为齐人所败，左右多死。谊率麾下骁雄赴之，帝赖以全济。时帝以六军挫衄，将班师。谊固谏，帝从之。及齐平，授相州刺史。未几，复征为大内史。汾州稽胡为乱，谊率兵击之。帝弟越王盛、谯王俭虽为总管，并受谊节度。其见重如此。及平贼而还，赐物五千段，封一子开国公。帝临崩，谓皇太子曰：“王谊社稷臣，宜处以机密，不须远任也。”

皇太子即位，是为宣帝。惮谊刚正，出为襄州总管。及高祖为丞相，转为郑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反，高祖以谊为行军元帅，率四总管讨之。军次近郊，消难惧而奔陈。于时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

余里，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雒州自号河南王，以附消难，北连尉迥。谊率行军总管李威、冯晖、李远等分讨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谊前代旧臣，甚加礼敬，遣使劳问，冠盖不绝。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寻拜大司徒。谊自以与高祖有旧，亦归心焉。

及上受禅，顾遇弥厚，上亲幸其第，与之极欢。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开皇初，上将幸岐州。谊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寻奉使突厥，上嘉其称旨，进封郢国公。

未几，其子奉孝卒。逾年，谊上表，言公主少，请除服。御史大夫杨素劾谊曰："臣闻丧服有五，亲疏异节，丧制有四，降杀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贤者不得逾，不肖者不得不及。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丧，始经一周，而谊便请除释。窃以虽曰王姬，终成下嫁之礼，公则主之，犹在移天之义。况复三年之丧，自上达下，及期释服，在礼未详。然夫妇则人伦攸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钻燧改火，责以居丧之速；朝祥暮歌，讥以忘哀之早。然谊虽不自强，爵位已重，欲为无礼，其可得乎？乃薄俗伤教，为父则不慈；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付法推科。"有诏勿治，然恩礼稍薄。谊颇怨望。或告谊谋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谊有不逊之言，实无反状。上赐酒而释之。于时上柱国元谐亦颇失意，谊数与相往来，言论丑恶。胡僧告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上见谊，怆然曰："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于是下诏曰："谊，有周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觋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朕受命之初，深存诫约，口云改悔，心实不悛。乃说四天正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讖，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密令卜问，伺殿省之灾。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上复令大理正赵绰谓谊曰："时命如此，将若之何！"于是赐死于家，时年四十六。

○元谐

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家代贵盛。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高祖同

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后以军功，累迁大将军。及高祖为丞相，引致左右。谐白高祖曰：“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乱，遣兵寇小乡，令谐击破之。及高祖受禅，上顾谐笑曰：“水间墙竟何如也？”于是赐宴极欢。进位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邑千户。奉诏参修律令。

时吐谷浑寇凉州，诏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步骑数万击之。上敕谐曰：“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连结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吐谷浑引兵拒谐，相遇于丰利山。贼铁骑二万，与谐大战，谐击走之。贼驻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劲骑五万来掩官军。谐逆击，败之，追奔三十余里，俘斩万计，虏大震骇。于是移书谕以祸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上大悦，下诏曰：“褒善畴庸，有闻前载，谐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谋大节，实简朕心。加礼延代，宜隆赏典。可柱国，别封一子县公。”谐拜宁州刺史，颇有威惠。然刚愎，好排诋，不能取媚于左右。尝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终此言。”后以公事免。

时上柱国王谊有功于国，与谐俱无任用，每相往来。胡僧告谐、谊谋反，上按其事，无逆状，上慰谕而释之。未几，谊伏诛，谐渐被疏忌。然以龙潜之旧，每预朝请，恩礼无亏。及上大宴百僚，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请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上曰：“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后数岁，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即断巴蜀。时广平王雄、左仆射高颎二人用事，谐欲谮去之，云：‘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状一奏，高颎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杀大臣，杨雄必当之。’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上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籍没其家。

○王世积

王世积，阐熙新渼人也。父雅，周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世积容

貌魁岸，腰带十围，风神爽拔，有杰人之表。在周有军功，拜上仪同，封长子县公。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从韦孝宽击之，每战有功，拜上大将军。高祖受禅，进封宜阳郡公。高颎美其才能，甚善之。尝密谓颎曰："吾辈俱周之臣子，社稷沦灭，其若之何？"颎深拒其言。未几，授蕲州总管。平陈之役，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与陈将纪瑱战于蕲口，大破之。既而晋王广已平丹阳，世积于是移书告谕，遣千金公权始璋略取新蔡。陈江州司马黄亻思弃城而遁，始璋入据其城。世积继至，陈豫章太守徐璒、庐陵太守萧廉、浔阳太守陆仲容、巴山太守王诵、太原太守马颋、齐昌太守黄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阳、临川守将，并诣世积降。以功进位柱国、荆州总管，赐绢五千段，加之宝带，邑三千户。后数岁，桂州人李光仕作乱，世积以行军总管讨平之。上遣都官员外郎辛凯卿驰劳之。及还，进位上柱国，赐物二千段。上甚重之。

世积见上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及起辽东之役，世积与汉王并为行军元帅，至柳城，遇疾疫而还。拜凉州总管，令骑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几，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积。世积不纳，由是有憾。孝谐竟配防桂州，事总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礼，甚困穷，因徼幸上变，称："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道人答曰：'公当为国主。'谓其妻曰：'夫人当为皇后。'又将之凉州，其所亲谓世积曰：'河西天下精兵处，可以图大事也。'世积曰：'凉州土旷人稀，非用武之国。'"由是被征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卫大将军元旻、右卫大将军元胄、左仆射高颎，并与世积交通，受其名马之赠。"世积竟坐诛，旻、胄等免官，拜孝谐为上大将军。

○虞庆则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仕周，释褐中外府行参军，稍迁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宣政元年，授仪同大将军，除并州总管长史。二年，授开府。时稽胡数为反叛，越王盛、内史下大夫高颎讨平之。将班师，颎与盛谋，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表请庆则，于是即拜石州总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肃，稽胡慕义而归者八千余户。

开皇元年，进位大将军，迁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城郡

公，营新都总监。二年冬，空厥入寇，庆则为元帅讨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冻，堕指者千余人。偏将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人别道邀贼，为虏所围，甚急，庆则案营不救。由是长儒孤军独战，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责也。寻迁尚书右仆射。

后突厥主摄图将内附，请一重臣充使，于是上遣庆则诣突厥所。摄图恃强，初欲亢礼，庆则责以往事，摄图不服。其介长孙晟又说谕之，摄图及弟叶护皆拜受诏，因即称臣朝贡，请永为藩附。初，庆则出使，高祖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匹。"摄图见庆则，赠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庆则勋高，皆无所问。授上柱国，封鲁国公，食任城县千户。诏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

高祖平陈之后，幸晋王第，置酒会群臣。高颎等奉觞上寿，上因曰："高颎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可谓茂功矣。"杨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庆则曰："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无克理。"遂与互相长短。御史欲弹之，上曰："今日计功为乐，宜不须劾。"上观群臣宴射，庆则进曰："臣蒙赉酒食，令尽乐，御史在侧，恐醉而被弹。"上赐御史酒，因遣之出。庆则奉觞上寿，极欢。上谓诸公曰："饮此酒，愿我与诸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九年，转为右卫大将军，寻改为右武候大将军。

开皇十七年，岭南人李贤据州反，高祖议欲讨之。诸将二三请行，皆不许。高祖顾谓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上乃遣焉。为桂州道行军总管，以妇弟赵什柱为随府长史。什柱先与庆则爱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庆则不欲此行。"遂闻于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礼赐遣之。及庆则南讨辞上，上色不悦，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贤，至潭州临桂镇，庆则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观上颜色。什柱至京，因告庆则谋反。上案验之，庆则于是伏诛。拜什柱为柱国。

庆则子孝仁，幼豪侠任气，起家拜仪同，领晋王亲信。坐父事除名。炀帝嗣位，以藩邸之旧，授候卫长史，兼领金谷监，监禁苑。有巧思，颇称旨。九年，伐辽，授都水丞，充使监运，颇有功。然性奢华，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十一年，或告孝仁谋图不轨，遂诛之。其弟澄道，东宫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阳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孙。祖顺，魏濮阳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艺，美须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齐王宪见而壮之，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恆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周赵王招知高祖将迁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赵王引高祖入寝室，左右不得从，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赵王谓其二子员、贯曰："汝当进瓜，我因刺杀之。"及酒酣，赵王欲生变，以佩刀子刺瓜，连啖高祖，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赵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赵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因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赵王伪吐，将入后閤，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赵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高祖降阶迎之，胄与高祖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高祖犹不悟，谓曰："彼无兵马，复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高祖复入坐。胄闻屋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趣而去。赵王将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门，胄自后而至。赵王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及诛赵王，赏赐不可胜计。

高祖受禅，进位上柱国，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户。拜左卫将军，寻迁右卫大将军。高祖从容曰："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后数载，出为豫州刺史，历亳、淅二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灵州总管，北夷甚惮焉。后复征为右卫大将军，亲顾益密。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晋王广每致礼焉。房陵王之废也，胄豫其谋。上正穷治东宫事，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杨素乃谮之。上大怒，执旻于仗。胄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为防元旻耳。"复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诛旻，赐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胄坐与交通，除名。

炀帝即位，不得调。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将军丘和亦以罪废。胄与和有旧，因数从之游。胄尝酒酣谓和曰："上官政壮士也，今徙岭表，得无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于是征政为骁卫将军，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韩信愆垓下之期，则项王不灭；英布无淮南之举，则汉道未隆。以二子之勋庸，咸愤怨而菹戮，况乃无古人之殊绩，而怀悖逆

之心者乎！梁士彦、宇文忻皆一时之壮士也，遭云雷之会，并以勇略成名，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将生厉阶，求逞其欲，及兹颠坠，自取之也。王谊、元谐、王世积、虞庆则、元胄，或契阔艰厄，或绸缪恩旧，将安将乐，渐见遗忘，内怀怏怏，矜伐不已。虽时主之刻薄，亦言语以速祸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鲜有终其天命，配享清庙，寂寞无闻。斯盖草创帝图，事出权道，本异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牵牛蹊田，虽则有罪，夺之非道，能无怨乎？皆深文巧诋，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余庆，不亦难哉！

列传第六高颎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宾，背齐归周　，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被诛，妻子徙蜀。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后官至鄀州刺史，及颎贵，赠礼部尚书、渤海公。

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许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家当出贵人。"年十七，周齐王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除内史上士，寻迁下大夫。以平齐功，拜开府。寻从越王盛击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国公杨惠谕意。颎承旨欣然曰："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于是为相府司录。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高祖弥属意于颎，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骑八万，进屯武陟。高祖令韦孝宽击之，军至河阳，莫敢先进。高祖以诸将不一，令崔仲方监之，仲方辞父在山东。时颎又见刘昉、郑译并无去意，遂自请行，深合上旨，遂遣颎。颎受命便发，遣人辞母，云忠孝不可两兼，歔欷就路。至军，为桥于沁水，贼于上流纵大□伐，颎预为土狗以御之。既渡，焚桥而战，大破之。遂至鄴下，与迥交战，仍共宇文忻、李询等设策，因平尉迥。军还，侍宴于卧内，上撤御帷以赐之。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任寄益隆。

高祖受禅，拜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朝臣莫与为比，上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上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上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命颎复位。俄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时突厥屡为寇患，诏颎镇遏缘边。及还，赐马百余匹，牛羊千计。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颎流涕辞让，优诏不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令颎节度诸军。会陈宣帝薨，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萧岩之叛也，诏颎绥集江汉，甚得人和。上尝问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积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

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由是陈人益敝。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及军还，以功加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上因劳之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颎又逊位，诏曰：“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其优奖如此。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上幸并州，留颎居守。及上还京，赐缣五千匹，复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络绎不绝。上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上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言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贼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缘此言颎欲反，上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上默然而止，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夫人卒，后言于上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上以后言谓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上乃止。至是，颎爱妾产男，上闻之极欢，后甚不悦。上问其故，后曰：“陛下当复信高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颎。会议伐辽东，颎固谏不可。上不从，以颎为元帅长史，从汉王征辽东，遇霖潦疾疫，不利而还。后言于上曰：“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甚衔之。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兒幸免高颎所杀。”上闻

之，弥不平。俄而上柱国王世积以罪诛，当推核之际，乃有宫禁中事，云于颎处得之。上欲成颎之罪，闻此大惊。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弥、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颎无罪，上逾怒，皆以之属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颎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几，上幸秦王俊第，召颎侍宴。颎歔欷悲不自胜，独狐皇后亦对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谓颎曰："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颎胜兒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顷之，颎国令上颎阴事，称："其子表仁谓颎曰：'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上大怒，囚颎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颎他事，云："沙门真觉尝谓颎云：'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上闻而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颎。上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颎初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颎由是常恐祸变。及此，颎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于祸。

炀帝即位，拜为太常。时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曰："此乐久废。今或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

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稿，世无知者。

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应国公，晋王府记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苏威子夔

苏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绰，魏度支尚书。威少有至性，五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周太祖时，袭爵美阳县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以其女新兴主妻焉。见护专权，恐祸及己，逃入山中，为叔父所逼，卒不获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未几，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怀道县公。武帝亲总万机，拜稍伯下大夫。前后所授，并辞疾不拜。有从父妹者，适河南元雄。雄先与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请雄及其妻子，将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赂动。"遂标卖田宅，罄家所有以赎雄，论者义之。宣帝嗣位，就拜开府。

高祖为丞相，高颎屡言其贤，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与语大悦。居月余，威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高颎请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为邳国公，邑三千户，以威袭焉。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威上表陈让，诏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威乃止。

初，威父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颎参掌朝政。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上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上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閤进谏，不纳。上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于是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

治书侍御史梁毗以威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其见重如此。

未几，拜刑部尚书，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后京兆尹废，检校雍州别驾。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俄转民部尚书，纳言如故。属山东诸州民饥，上令威赈恤之。后二载，迁吏部尚书。岁余，兼领国子祭酒。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

能。九年，拜尚书右仆射。其年，以母忧去职，柴毁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割，为国惜身。朕之于公，为君为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未几，起令视事，固辞，优诏不许。明年，上幸并州，命与高颎同总留事。俄追诣行在所，使决民讼。

威子夔，少有盛名于天下，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后议乐事，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俱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等罔冒为官。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上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治之，事皆验。上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惶惧，免冠顿首。上曰：“谢已晚矣。”于是免威官爵，以开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岁余，复爵邳公，拜纳言。从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复位。上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时突厥都蓝可汗屡为边患，复使威至可汗所，与结和亲。可汗即遣使献方物。以勤劳，进位大将军。仁寿初，复拜尚书右仆射。上幸仁寿宫，以威总留后事。及上还，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请推之。上怒，诘责威。威拜谢，上亦止。后上幸仁寿宫，不豫，皇太子自京师来侍疾，诏威留守京师。

炀帝嗣位，加上大将军。及长城之役，威谏止之。高颎、贺若弼等之诛也，威坐与相连，免官。岁余，拜鲁郡太守。俄召还，参预朝政。未几，拜太常卿。其年从征吐谷浑，进位左光禄大夫。帝以威先朝旧臣，渐加委任。后岁余，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及辽东之役，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赐爵宁陵侯。其年，进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许，复以本官参掌选事。明年，从征辽东，领右御卫大将军。

杨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帐中，惧见于色，谓威曰：“此小兒聪明，得不为患乎？”威曰：“夫识是非，审成败者，乃所谓聪明。玄感粗疏，非聪明者，必无所虑。但恐浸成乱阶耳。”威见劳役不息，百姓思乱，微以

此讽帝，帝竟不寤。从还至涿郡，诏威安抚关中。以威孙尚辇直长儇为副。其子鸿胪少卿夔，先为关中简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关右，三辅荣之。岁余，帝下手诏曰："玉以洁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谓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怀温裕，识量弘雅，早居端揆，备悉国章，先皇旧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弼谐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奭。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燮台阶，具瞻斯允。虽复事藉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务，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威当时见尊重，朝臣莫与为比。

后从幸雁门，为突厥所围，朝廷危惮。帝欲轻骑溃围而出，威谏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何宜轻脱！"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围而去。车驾至太原，威言于帝曰："今者盗贼不止，士马疲敝。愿陛下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之计。"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议，遂往东都。时天下大乱，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属帝问侍臣盗贼事，宇文述曰："盗贼信少，不足为虞。"威不能诡对，以身隐于殿柱。帝呼威而问之。威对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帝不悦而罢。寻属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玩。威献《尚书》一部，微以讽帝，帝弥不平。后复问伐辽东事，威对愿赦群盗，遣讨高丽，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蕴希旨，令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帝令案其事。及狱成，下诏曰："威立性朋党，好为异端，怀挟诡道，徼幸名利，诋诃律令，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资敬之义，何其甚薄！"于是除名为民。后月余，有人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者，大理簿责威。威自陈奉事二朝三十余载，精诚微浅不能上感，咎衅屡彰，罪当万死。帝悯而释之。其年从幸江都宫，帝将复用威。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化及败，归于李密。未几密败，归东都，越王侗以为上柱国、邳公。王充僭号，署太师。威自以隋室旧臣，遭逢丧乱，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于东都阊阖门内，威请谒见，称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数之曰："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寻归长安，至朝堂请见，又不许。卒于家。时年八十二。

威治身清俭，以廉慎见称。每至公议，恶人异己，虽或小事，必固

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以为非简允之法。及大业末年，尤多征役，至于论功行赏，威每承望风旨，辄寝其事。时群盗蜂起，郡县有表奏诣阙者，又诃诘使人，令减贼数。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由是为物议所讥。子夔。

夔字伯尼，少聪敏，有口辩。八岁诵诗书，兼解骑射。年十三，从父至尚书省，与安德王雄驰射，赌得雄骏马而归。十四诣学，与诸儒论议，词致可观，见者莫不称善。及长，博览群言，尤以钟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颇为有识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杨素甚奇之，素每戏威曰："杨素无兒，苏夔无父。"后与沛国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议乐，因而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数载，迁太子舍人。后加武骑尉。仁寿末，诏天下举达礼乐之源者，晋王昭时为雍州牧，举夔应之。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高祖望夔谓侍臣："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于是拜晋王友。炀帝嗣位，迁太子洗马，转司朝谒者。以父免职，夔亦去官。后历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辽东之役，夔领宿卫，以功拜朝散大夫。时帝方勤远略，蛮夷朝贡，前后相属。帝尝从容谓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观礼华夏，鸿胪之职，须归令望。宁有多才艺，美容仪，可以接对宾客者为之乎？"咸以夔对。帝然之，即日拜鸿胪少卿。其年，高昌王曲伯雅来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后弘化、延安等数郡盗贼蜂起，所在屯结，夔奉诏巡抚关中。突厥之围雁门也，夔领城东面事。夔为弩楼车箱兽圈，一夕而就。帝见而善之，以功进位通议大夫。坐父事，除名为民。复丁母忧，不胜哀而卒，时年四十九。

史臣曰：齐公霸图伊始，早预经纶，鱼水冥符，风云玄感。正身直道，弼谐与运，心同契合，言听计从。东夏克平，南国底定，参谋帷幄，决胜千里。高祖既复禹迹，思布尧心，舟楫是寄，盐梅斯在。兆庶赖以康宁，百僚资而辑睦，年将二纪，人无间言。属高祖将废储宫，由忠信而得罪；逮炀帝方逞浮侈，以忤时而受戮。若使遂无猜衅，克终厥美，虽未可参纵稷、契，足以方驾萧、曹。继之实难，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贞；隋室龙兴，首应旌命。绸缪任遇，穷极荣宠；久处机衡，多所损益；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然志尚清俭，体非弘旷，好同恶异，有乖直道，不存易简，未为通德。历事二帝，三十余年，虽废黜当时，终称遗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国亡而情均众庶。予违汝弼，徒闻其语；疾风劲草，未见其人。礼命阙于兴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识沉敏，方雅可称，若天假之年，足以不亏堂构矣。

列传第七李德林子百药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也。祖寿，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孝静帝时 ，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閤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嗟叹，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日中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谌者，仆射之兄，因休假还乡，车服甚盛。将从其宅诣德林赴吊，相去十余里，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

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不为君民礼数。尝语德林云："窃闻蔽贤蒙显戮。久令君沈滞，吾独得润身，朝廷纵不见尤，亦惧明灵所谴。"于是举秀才入鄴，于时天保八年也。王因遗尚书令杨遵彦书云："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今虽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岂厌夫良材之积也？吾尝见孔文举《荐祢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谓拟谕非伦。今以德林言之，便觉前言非大。"遵彦即命德林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大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卬。卬云："已大见其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制作，乃涓浍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与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师此人，以为模楷。"时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既是西省散员，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谢病还乡，阖门守道。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议曹。皇建初，下诏搜扬人物，复追赴晋阳。撰《春思赋》一篇，代称典丽。是时长广王作相，居守在鄴。敕德林还京，与散骑常侍高元海等参掌机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参军。未几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请，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员外散骑侍郎，带斋帅，仍别直机密省。天统初，授给事中，直中书，参掌诏诰。寻迁中书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骑侍郎。又敕与中书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赵彦深别典机密。寻丁母艰去职，勺饮不入口五日。因发热

病，遍体生疮，而哀泣不绝。诸士友陆骞、宋士素，名医张子彦等，为合汤药。德林不肯进，遍体洪肿，数日间，一时顿差，身力平复。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才满百日，夺情起复，德林以羸病属疾，请急罢归。

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敕集百司会议。收与德林书曰："前者议文，总诸事意，小如混漫，难可领解。今便随事条列，幸为留怀，细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敌人之议。既闻人说，因而探论耳。"德林复书曰："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按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按《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蒙示议文，扶病省览，荒情迷识，暂得发蒙。当世君子，必无横议，唯应阁笔赞成而已。辄谓前二条有益于议，仰见议中不录，谨以写呈。"收重遗书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鲁公诸侯之事，昨小为疑。息姑不书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虽摄，尚得书元，舜、禹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见，幸请论之。"德林答曰：

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礼，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扆朝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

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徵？史者，编年

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

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恐晋朝之议，是并论受命之元，非止代终之断也。公议云陆机不议元者，是所未喻，愿更思之。陆机以刊木著于《虞书》，龛黎见于商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议，斯又谬矣。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

是时中书侍郎杜台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主以为未尽善，令和士开以颂示德林。宣旨云："台卿此文，未当朕意。以卿有大才，须叙盛德，即宜速作，急进本也。"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载。武成览颂善之，赐名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为侍中，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出为兖州刺史。朝士有先为孝徵所待遇者，间德林，云是彦深党与，不可仍掌机密。孝徵曰："德林久滞绛衣，我常恨彦深待贤未足。内省文翰，方以委之。寻当有佳处分，不宜妄说。"寻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五年，敕令与黄门侍郎李孝贞、中书侍郎李若别掌宣传。寻除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隆化中，假仪同三司。承光中，授仪同三司。

及周武帝克齐，入鄴之日，敕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字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王圣主，得骐驎凤凰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无所不堪，胜于骐驎凤凰远矣。"武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属高祖初受顾命，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任重，非群才辅佐，无以克成大业。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德林闻之甚喜，乃答云："德林虽庸芃，微诚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奖，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悦，即召与语。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高祖受

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郑译、刘昉议，欲授高祖冢宰，郑译自摄大司马，刘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以德林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为沁水泛长，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骚骚，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人，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括以之败赵。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丞相大悟曰："若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多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内史令。

初，将受禅，虞庆则劝高祖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唯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自是品位不加，出于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别赐九环金带一腰，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也。格令班后，苏威每欲改易事条。德林以为格式已颁，义须画一，纵令小有踳驳，非过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改张。威又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今令才出，其可改乎！"然高颎同威之议，称德林狠戾，多所固势。由是高祖尽依威议。

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序其

事曰：

窃以阳乌垂曜，微藿倾心，神龙腾举，飞云触石。圣人在上，幽显冥符，故称比屋可封，万物斯睹。臣皇基草创，便豫驱驰，遂得参可封之民，为万物之一，其为嘉庆，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应运挺生，接踵于朝，谅有之矣。而班尔之妙，曲木变容，硃蓝所染，素丝改色。二十二臣，功成尽美；二十八将，效力于时。种德积善，岂皆比于稷、契，计功称伐，非悉类于耿、贾。书契已还，立言立事，质非殆庶，何世无之。盖上禀睿后，旁资群杰，牧商鄙贱，屠钓幽微，化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无类，童子羞于霸功；见德思齐，狂夫成于圣业。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雾可依，腾蛇与蛟龙俱远；栖息有所，苍蝇同骐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难。自此而谈，虽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质为臣，遇高世之才，连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钟鼎，何必苍颉造书，伊尹制命，公旦操笔，老聃为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谈人鬼之谋乎？至若臣者，本惭宾实，非勋非德，厕轩冕之流，无学无才，处艺文之职。若不逢休运，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约文礼，万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闾，退仕乡邑，不种东陵之瓜，岂过南阳之掾，安得出入阊阖之阃，趋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阶，侍圣皇之侧，枢机帷幄，沾及荣宠者也！昔岁木行将季，谅闇在辰，火运肇兴，群官总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纳百揆之日，两朝文翰，臣兼掌之。时溥天之下，三方构乱，军国多务，朝夕填委。簿领纷纭，羽书交错，或速均发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万几，或几有万事。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吐无穷之术，运不测之神，幽赞两仪，财成万类。咨谋台阁，晓喻公卿，训率土之滨，责反常之贼。三军奉律，战胜攻取之方；万国承风，安上治民之道。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古昔者矣，有随事作故者矣。千变万化，譬彼悬河；寸阴尺日，不弃光景。大则天壤不遗，小则毫毛无失。远寻三古，未闻者尽闻；逖听百王，未见者皆见。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昔放勋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闻而不达。愚情禀圣，多必乖舛。加以奏阁趋墀，盈怀满袖，手披目阅，堆案积几。心无别虑，笔不暂停，或毕景忘餐，或连宵不寐，以勤补拙，不遑自处。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运筹建策，通幽达冥，从命者获安，违命者悉祸。悬测万里，指期来事，常如目见，固乃神知。变大乱而致大平，易可诛而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谟，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属神器大宝，将迁明德，天道人心，同谟归往。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臣寰海之内，忝曰

一民，乐推之心，切于黎献，欣然从命，辄不敢辞。比夫潘勖之册魏王，阮籍之劝晋后，道高前世，才谢往人，内手扪心，夙宵惭惕。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虽词乖黼藻，而理归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当时制述，条目甚多，今日收撰，略为五卷云尔。

高祖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于是追赠其父恆州刺史。未几，上曰："我本意欲深荣之。"复赠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以德林袭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贵显，凡制文章，动行于世。或有不知者，谓为古人焉。

德林以梁士彦及元谐之徒频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国。乃著《天命论》上之，其辞曰：

粤若邃古，玄黄肇辟，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龙图鸟篆，号谥遗迹，疑而难信，缺而未详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焕乎缃素，钦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贻谋长世，莫过于文、武。大隋神功积于文王，天命显于唐叔。昔邑姜方娠，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易》曰："崇高富贵，莫大于帝王。"《老子》谓："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则名虞与唐，美兼二圣，将令其后必大，终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孙，用享无穷之祚。

逮皇家建国，初号大兴，箕子必大之言，于兹乃验。天之眷命，悬属圣朝，重耳区区，岂足云也！有娀玄鸟，商以兴焉；姜嫄巨迹，周以兴焉；邑姜梦帝，隋以兴焉。古今三代，灵命如一，本枝种德，奕叶丕基。佐高帝而灭楚，立宣皇以定汉。东京太尉，关西孔子，生感遗鳣之集，殁降巨鸟之奇，累仁积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勋于魏室，建盛业于周朝。启翼轸之国，肇炎精之纪，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廕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骚然，降志执均，镇卫宗社。明神飨其德，上帝付其民，诛奸逆于九重，行神化于四海。于斯时也，尉迥据有齐累世之都，乘新国易乱之俗，驱驰蛇豕，连合纵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王谦乘连率之威，凭全蜀之险，兴兵举众，震荡江山，鸩毒巴、庸，蚕食秦、楚。此二虏也，穷凶极逆，非欲割鸿沟之

地，闭剑阁之门，皆将长戟强弩，睥睨宸极。从漳河而达负海，连岱岳而距华阳，迫胁荆蛮，吐纳江汉。佐斗嫁祸，纷若蝟毛；曝骨履肠，间不容砺。尔乃奉殪戎之命，运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毂分阃，一麾以定三方，数旬而清万国。荡涤天壤之速，规摹指画之神，造化以来，弗之闻也。光熙前绪，罔有不服，烟云改色，钟石变音，三灵顾望，万物影响。木运告尽，褰裳克让，天历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图谶之文，顺亿兆之请，披肝沥胆，昼歌夜吟，方屈箕颍之高，式允幽明之愿。基命宥密，如恆如升，推帝居歆，创业垂统。殊徽号，改服色，建都邑，叙彝伦，薄赋轻徭，慎刑恤狱，除繁苛之政，兴清静之风，去无用之官，省相监之职。奇才间出，盛德无隐，星精云气，共趋走于阶墀，山神海灵，咸燮理于台阁。东渐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区域万里，蠢蠢百蛮，莫之与竞。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宾，屈膝顿颡，尽为臣妾。殊方异类，书契不传，梯山越海，贡琛奉贽，欣欣如也。巢居穴处，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训以庖厨。礼乐合天地之同，律吕节寒暑之候，制作详垂衣之后，淳粹得神农之前。遨游文雅之场，出入杳冥之极，合神谟鬼，通幽洞微。群物岁成，含生日用，饮和气以自得，沐玄泽而不知也。丹雀为使，玄龟载书，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异兽，珍木奇草，望风观海，应化归风。备休祥于图牒，罄幽遐而戾止。犹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语哉！

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据，故唐之许由，夏之伯益，怀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轩初四帝，周余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黑不代苍，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蚩尤则黄帝抗衡，共工则黑帝勍敌，项羽诛秦摧汉，宰割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其余欻起妖妄，曾何足数！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凫而为鼎。若使四凶争八元之诚，三监同九臣之志，韩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孙述、隗嚣妙识真人之出，尉迥同讴歌之类，王谦比狱讼之民，福禄蝉联，胡可穷也！而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诛夷烹醢，历代共尤，僭逆凶邪，时烦狱吏，其可不戒慎哉！盖积恶既成，心自绝于善道，物类相感，理必至于诛戮。天夺其魄，鬼恶其盈故也。大帝聪明，群臣正直，耳目滥于率土，赏罚参于国朝，辅助一人，覆育兆庶。岂有食人之禄，受人之荣，包藏祸心而不歼尽者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虑远防微，执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树，上书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弥约，宠盛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则奸回

不至。事乃畏天，岂惟爱礼，谦光满覆，义在知几，吉凶由人，妖不自作。

众星共极，在天成象。夙沙则主虽愚蔽，民尽知归；有苗则始为跋扈，终而大服。汉南诸国，见一面以从殷；河西将军，率五郡以归汉。故能招信顺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陈国者，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溥天。乃复养丧家之疹，遵颠覆之轨，趑趄吴越，仍为匪民。虽时属大道，偃兵舞戚，然国家当混一之运，金陵是殄灭之期，有命不恆，断可知矣。房风之戮，元龟匪遥；孙皓之侯，守株难得。迷而未觉，谅可愍焉。斯故未辩玄天之心，不闻君子之论也。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赞平陈之计。八年，车驾幸同州，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书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颎因使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晋王广。后从驾还，在途中，高祖以马鞭南指云："待平陈讫，会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及陈平，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赏物三千段。晋王广已宣敕讫，有人说高颎曰："天子画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颎入言之，高祖乃止。

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堰为王谦宅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謂，妄奏自入。"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仍令废之。德林复奏云："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若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高祖遂发怒，大诟云："尔欲将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称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与陈茂等阴奏之曰："德林之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

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又謌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预散参。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观盛礼，然后收拙丘园，死且不恨。”上不许，转怀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课民掘井溉田，空致劳扰，竟无补益，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及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赠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仪，善谈吐，齐天统中，兼中书侍郎，于宾馆受国书。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器量沉深，时人未能测，唯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陆逕大相钦重，延誉之言，无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从官以后，即典机密，性重慎，尝云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少以才学见知，及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世。敕撰《齐史》未成。

有子曰百药，博涉多才，词藻清赡。释巾太子通事舍人，后迁太子舍人、尚书礼部员外郎，袭爵安平县公，桂州司马。炀帝恶其初不附己，以为步兵校尉。大业末，转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鄴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君臣体合，自致青云，不患莫己知，岂徒言也！

列传第八河间王弘（子庆）

河间王弘，字辟恶，高祖从祖弟也。祖爱敬，早卒。父元孙，少孤，随母郭氏养于舅族。及武元皇帝与周太祖建义关中，元孙时在鄴下，惧为齐人所诛，因假外家姓为郭氏。元孙死，齐为周所并，弘始入关，与高祖相得。高祖哀之，为买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干略。数从征伐，累迁开府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诣周赵王宅，将及于难，弘时立于户外，以卫高祖。寻加上开府，赐爵永康县公。及上受禅，拜大将军，进爵郡公。寻赠其父为柱国、尚书令、河间郡公。其年立弘为河间王，拜右卫大将军。岁余，进授柱国。时突厥屡为边患，以行军元帅率众数万，出灵州道，与虏相遇，战，大破之，斩数千级。赐物二千段，出拜宁州总管，进位上柱国。弘在州，治尚清静，甚有恩惠。后数载，征还京师。未几，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从事。时河东多盗贼，民不得安。弘奏为盗者百余人，投之边裔，州境帖然，号为良吏。每晋王广入朝，弘辄领扬州总管，及晋王归藩，弘复还蒲州。在官十余年，风教大洽。炀帝嗣位，征还，拜太子太保。岁余，薨。大业六年，追封郇王。子庆嗣。

庆倾曲，善候时变。帝时猜忌骨肉，滕王纶等皆被废放，唯庆获全。累迁荥阳郡太守，颇有治绩。及李密据洛口仓，荥阳诸县多应密，庆勒兵拒守。密频遣攻之，不能克。岁余，城中粮尽，兵势日蹙。密因遗庆书曰：

自昏狂嗣位，多历岁年，剥削生民，涂炭天下。璇室瑶台之丽，未极骄奢；糟丘酒池之荒，非为淫乱。今者共举义旗，勘剪凶虐，八方同德，万里俱来，莫不期入关以亡秦，争渡河而灭纣。东穷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遗人，承风慕义，唯荥阳一郡，王独守迷。夫微子纣之元兄，族实为重，项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疏，然犹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归汉。岂不眷恋宗祊，留连骨肉，但识宝鼎之将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东，本姓郭氏，乃非杨族。止为宿与隋朝先有勋旧，遂得预沾盘石，名在葭莩。娄敬之与汉高，殊非血胤，吕布之于董卓，良异天亲，芝焚蕙叹，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仇忿同胞，有逾沉、阏，惟勇及谅，咸磬甸师，况及族类为非，何能自保！为王计者，莫若举城从义，开门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长守富贵，足为美谈，乃至子孙，必有余庆。今王世充屡被摧蹙，自救无聊，偷存晷漏，讵能支久？段达、韦津，东都自固，何暇图人？世充朝亡，达便夕灭。又江都荒湎，流宕忘归，内外崩离，人神怨愤。上江米船，皆被

抄截，士卒饥馁，半菽不充，事切析骸，义均煮弩。举烽火于骊山，诸侯莫至；浮胶船于汉水，还日未期。王独守孤城，绝援千里，餱粮之计，仅有月余，敝卒之多，才盈数百，有何恃赖，欲相拒抗！求枯鱼于市肆，即事非虚；因归雁以运粮，竟知何日。然城中豪杰，王之腹心，思杀长吏，将为内启。正恐祸生匕首，衅发萧墙，空以七尺之躯，悬赏千金之购，可为寒心，可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

于时江都败问亦至，庆得书，遂降于密，改姓为郭氏。密为王世充所破，复归东都，更为杨氏，越王侗不之责也。及侗称制，拜宗正卿。世充将篡，庆首为劝进。世充既僭伪号，降爵郇国公，庆复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荥州刺史。及世充将败，庆欲将其妻同归长安，其妻谓之曰："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欲以申厚意，结公心耳。今叔父穷迫，家国阽危，而公不顾婚姻，孤负付属，为全身之计，非妾所能责公也。妾若至长安，则公家一婢耳，何用妾为！愿得送还东都，君之惠也。"庆不许。其妻遂沐浴靓妆，仰药而死。庆归大唐，为宜州刺史、郇国公，复姓杨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两目失明，王世充以庆叛己而斩之。

○杨处纲

杨处纲，高祖族父也。生长北边，少习骑射。在周尝以军功拜上仪同。高祖受禅，赠其父钟葵为柱国、尚书令、义城县公，以处纲袭焉。授开府，督武候事。寻为太子宗卫率，转左监门郎将。后数载，起授右领军将军。处纲虽无才艺，而性质直，在官强济，亦为当时所称。寻拜蒲州刺史，吏民悦之。进位大将军。后迁秦州总管，卒官。谥曰恭。

弟处乐，官至洛州刺史。汉王谅之反也，朝廷以为有二心，废锢不齿。

○杨子崇

杨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赠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学，涉猎书记，有风仪，爱贤好士。开皇初，拜仪同，以车骑将军恆典宿卫。后为司门侍郎。炀帝嗣位，累迁候卫将军，坐事免。未几，复令检校将军事。从帝幸汾阳宫，子崇知突厥必为寇患，屡请早还京师，帝不纳。寻有雁门之围。及贼退，帝怒之曰："子崇怯软，妄有陈请，惊动我众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为离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屡寇边塞，胡贼刘六兒复拥众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请兵镇遏。帝复大怒，下书令子崇

巡行长城。子崇出百余里，四面路绝，不得进而归。时百姓饥馑，相聚为盗，子崇前后捕斩数千人。岁余，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等各称兵作乱，郡中诸胡复相啸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与心腹数百人自孟门关将还京师。辎重半济，遇河西诸县各杀长吏，叛归师都，道路隔绝，子崇退归离石。所将左右，既闻太原有兵起，不复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斩之。后数日，义兵夜至城下，城中豪杰复出应之。城陷，子崇为仇家所杀。

○观德王雄弟达

观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绍，仕周，历八州刺史、傥城县公，赐姓叱吕引氏。雄美姿仪，有器度，雍容闲雅，进止可观。周武帝时，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云阳宫，卫王直作乱，以其徒袭肃章门，雄逆拒破之。进位上仪同，封武阳县公，邑千户。累迁右司卫上大夫。大象中，进爵邗国公，邑五千户。高祖为丞相，雍州牧毕王贤谋作难，雄时为别驾，知其谋，以告高祖。贤伏诛，以功授柱国、雍州牧，仍领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备诸王有变，令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进位上柱国。

高祖受禅，除左卫将军，兼宗正卿。俄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进封广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请封弟士贵，朝廷许之。或奏高颎朋党者，上诘雄于朝。雄对曰："臣忝卫宫闱，朝夕左右，若有朋附，岂容不知！至尊钦明睿哲，万机亲览，颎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爱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

雄宽容下士，朝野倾瞩。高祖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乃下册书，拜雄为司空，曰："维开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戏！惟尔上柱国、左卫大将军、宗正卿、广平王，风度宽弘，位望隆显，爰司禁旅，绵历十载。入当心腹，外任爪牙，驱驰轩陛，勤劳著绩。念旧庸勋，礼秩加等。公辅之寄，民具尔瞻，宜竭乃诚，副兹名实，是用命尔为司空。往钦哉！光应宠命，得不慎欤！"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也。雄无职务，乃闭门不通宾客。寻改封清漳王。仁寿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声望。"命职方进地图，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号足为名德相称。"于是改封安德王。

大业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检校郑州刺史事。岁余，授怀州刺史。寻拜京兆尹。帝亲征吐谷浑，诏雄总管浇河道诸军。及还，

改封观王。上表让曰："臣早逢兴运，预班末属，有命有时，藉风云之会，无才无德，滥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赏，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虑盈满，岂可仍叨匪服，重窃鸿名！臣实面墙，敢缘往例，臣诚昧宠，交惧身责。昔刘贾封王，岂备三阶之任，曹洪上将，宁超五等之爵？况臣衮章逾于帝子，京尹亚于皇枝，锡士作藩，钮金开国，于臣何以自处，在物谓其乖分。是以露款执愚，祈恩固守。伏愿陛下曲留慈照，特鉴丹诚。频触宸严，伏增流汗。"优诏不许。

辽东之役，检校左翊卫大将军，出辽东道。次泸河镇，遘疾而薨，时年七十一。帝为之废朝，鸿胪监护丧事。有司考行，请谥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赐谥曰德。赠司徒、襄国武安渤海清河上党河间济北高密济阴长平等十郡太守。

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颇有文学。历义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为司隶大夫。辽东之役，帝令綝于临海顿别有所督。杨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纵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语久之，既别而复相就者数矣。司隶刺史刘休文奏之。时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将兵于外，帝以是寝之，未发其事。綝尤惧，发病而卒。綝弟续，仕至散骑侍郎。

雄弟达，字士达。少聪敏，有学行。仕周，官至仪同、内史下大夫，遂宁县男。高祖受禅，拜给事黄门侍郎，进爵为子。时吐谷浑寇边，诏上柱国元谐为元帅，达为司马。军还、兼吏部侍郎，加开府。岁余，转内史侍郎，出为鄯、郑、赵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陈之后，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达为第一，赐杂彩五百段，加以金带，擢拜工部尚书，加位上开府。达为人弘厚，有局度。杨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杨达耳。"献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达并参豫焉。

炀帝嗣位，转纳言，仍领营东都副监，帝甚信重之。辽东之役，领右武卫将军，进位左光禄大夫，卒于师，时年六十二。帝叹惜者久之，赠吏部尚书、始安侯。谥曰恭。赠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迁周鼎，众心未附，利建同姓，维城宗社，是以河间、观德，咸启山河。属乃葭莩，地非宠逼，故高位厚秩，与时终始。杨庆二三其德，志在苟生，变本宗如反掌，弃慈母如遗迹，及身而绝，宜其然矣。观王位登台衮，庆流后嗣，保兹宠禄，实仁厚之所致乎！

列传第九滕穆王瓒嗣王纶

滕穆王瓒，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军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顺阳公主 ，自右中侍上士迁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为纳言，授仪同。瓒贵公子，又尚公主，美姿仪，好书爱士，甚有令名于当世，时人号曰杨三郎。武帝甚亲爱之。平齐之役，诸王咸从，留瓒居守，帝谓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将遂事东方，无西顾之忧矣。"其见亲信如此。宣帝即位，迁吏部中大夫，加上仪同。未几，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令废太子勇召之，欲有计议。瓒素与高祖不协，闻召不从，曰："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高祖作相，迁大将军。寻拜大宗伯，典修礼律。进位上柱国、邵国公。瓒见高祖执政，群情未一，恐为家祸，阴有图高祖之计，高祖每优容之。及受禅，立为滕王。后拜雍州牧。上数与同坐，呼为阿三。后坐事去牧，以王就第。

瓒妃宇文氏，先时与独孤皇后不平，及此郁郁不得志，阴有咒诅。上命瓒出之，瓒不忍离绝，固请。上不得已，从之，宇文氏竟除属籍。瓒由是忤旨，恩礼更薄。开皇十一年，从幸栗园，暴薨，时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鸩以毙。子纶嗣。

纶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颇解钟律。高祖受禅，封邵国公，邑八千户。明年，拜邵州刺史。晋王广纳妃于梁，诏纶致礼焉，甚为梁人所敬。纶以穆王之故，当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炀帝即位，尤被猜忌。纶忧惧不知所为，呼术者王琛而问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乃因曰："滕即腾也，此字足为善应。"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解占候，纶每与交通，常令此三人为度星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诅，帝命黄门侍郎王弘穷治之。弘见帝方怒，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帝令公卿议其事，司徒杨素等曰："纶希冀国灾，以为身幸。原其怀恶之由，积自家世。惟皇运之始，四海同心，在于孔怀，弥须协力。其先乃离阻大谋，弃同即异，父悖于前，子逆于后，非直觊觎朝廷，便是图危社稷。为恶有状，其罪莫大，刑兹无赦，抑有旧章，请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徙始安。诸弟散徙边郡。大业七年，亲征辽东，纶欲上表，请从军自效，为郡司所遏。未几，复徙硃崖。及天下大乱，为贼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窜于儋耳。后归大唐，为怀化县公。

纶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纶徙长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学，解属文，既而作《零陵

赋》以自寄，其辞哀思。帝见而怒之，转徙南海。温弟诜，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谨，袭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业末，薨于江都。

○道悼王静

道悼王静，字贤籀，滕穆王瓒之子也。出继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军功，赐爵兴城公，早卒。高祖践位，追封道王，谥曰宣。以静袭焉。卒，无子，国除。

○卫昭王爽嗣王集

卫昭王爽，字师仁，小字明达，高祖异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军功，封同安郡公。六岁而太祖崩，为献皇后之所鞠养，由是高祖于诸弟中特宠爱之。十七为内史上士。高祖执政，拜大将军、秦州总管。未之官，转授蒲州刺史，进位柱国。及受禅，立为卫王。寻迁雍州牧，领左右将军。俄迁右领军大将军，权领并州总管。岁余，进位上柱国，转凉州总管。爽美风仪，有器局，治甚有声。

其年，以爽为行军元帅，步骑七万以备胡。出平凉，无虏而还。明年，大举北伐，又为元帅。河间王弘、豆卢勣、窦荣定、高颎、虞庆则等分道而进，俱受爽节度。爽亲率李充节等四将出朔州，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接战，大破之，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沙钵略可汗中重创而遁。高祖大悦，赐爽真食梁安县千户。六年，复为元帅，步骑十五万，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征为纳言。高祖甚重之。

未几，爽寝疾，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云众鬼为厉。爽令左右驱逐之。居数日，有鬼物来击荣宗，荣宗走下阶而毙。其夜爽薨，时年二十五。赠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会，初封遂安王，寻袭封卫王。炀帝时，诸侯王恩礼渐薄，猜防日甚。集忧惧不知所为，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诅，宪司希旨，锻成其狱，奏集恶逆，坐当死。天子下公卿议其事，杨素等曰："集密怀左道，厌蛊君亲，公然咒诅，无惭幽显。情灭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请论如律。"时滕王纶坐与相连，帝不忍加诛，乃下诏曰："纶、集以附萼之华，犹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进。正应与国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祸，诞纵邪僻。在三之义，爱敬俱沦；急难之情，孔怀顿灭。公卿议既如此，览以潸然。虽复王法无私，恩从义断，但法隐公族，礼有亲亲。致之极辟，情所未

忍。”于是除名为民，远徙边郡。遇天下大乱，不知所终。

○蔡王智积

蔡王智积，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时，以太祖军功，赐爵陈留郡公。寻授开府、车骑大将军。从武帝平齐，至并州，力战而死。及高祖作相，赠柱国、大司徒、冀定瀛相怀卫赵贝八州刺史。高祖受禅，追封蔡王，谥曰景。以智积袭焉。又封其弟智明为高阳郡公，智才为开封县公。寻拜智积为开府仪同三司，授同州刺史，仪卫资送甚盛。顷之，以修谨闻，高祖善之。在州未尝嬉戏游猎，听政之暇，端坐读书，门无私谒。有侍读公孙尚仪，山东儒士，府佐杨君英、萧德言，并有文学，时延于座，所设唯饼果，酒才三酌。家有女妓，唯年节嘉庆，奏于太妃之前，其简静如此。昔高祖龙潜时，景王与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每自贬损。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怜之。人或劝智积治产业者，智积曰：“昔平原露朽财帛，苦其多也。吾幸无可露，何更营乎？”有五男，止教读《论语》、《孝经》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祸也。开皇二十年，征还京第，无他职任，阖门自守，非朝觐不出。

炀帝即位，滕王纶、卫王集并以谗构得罪，高阳公智明亦以交游夺爵，智积逾惧。大业七年，授弘农太守，委政僚佐，清静自居。及杨玄感作乱，自东都引军而西，智积谓官属曰：“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根本固矣。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军至城下，智积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门为贼所烧，智积乃更益火，贼不得入。数日，宇文述等援军至，合击破之。

十二年，从驾江都，寝疾。帝时疏薄骨肉，智积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医。临终，谓所亲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时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亲，汉开盘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辑宁亿兆，深根固本，崇奖王室。安则有以同其乐，衰则有以恤其危，所由来久矣。魏、晋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则势齐于匹夫，抗之则权侔于万乘，矫枉过正，非一时也。得失详乎前史，不复究而论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笃睦，闺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窃议；蔡王将没，自以为幸。唯卫王养

于献后，故任遇特隆，而诸子迁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锡以茅土，称为盘石，行无甲兵之卫，居与氓隶为伍。外内无虞，颠危不暇，时逢多难，将何望焉！

列传第十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献皇后之所生也。长曰房陵王勇，次炀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 ，次庶人谅。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长子也。周世，以太祖军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辅政，立为世子，拜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出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后征还京师，进位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诸禁卫皆属焉。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疮痍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臣以庸虚，谬当储贰，寸诚管见，辄以尘闻。"上览而嘉之，遂寝其事。是后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上尝从容谓群臣曰："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

勇颇好学，解属词赋，性宽仁和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引明克让、姚察、陆开明等为之宾友。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渐，因而诫之曰："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

其后经冬至，百官朝勇，勇张乐受贺。高祖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太常少卿辛亶对曰："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高祖曰："改节称贺，正可三数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东宫如此，殊乖礼制。"于是下诏曰："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时高祖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

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恆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好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盖疑高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称嬖幸，礼匹于嫡。勇妃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献皇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自是云昭训专擅内政，后弥不平，颇遣人伺察，求勇罪过。晋王知之，弥自矫饰，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皇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其后晋王来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临还扬州，入内辞皇后，因进言曰：“臣镇守有限，方违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一辞阶闼，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兴。皇后亦曰：“汝在方镇，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切常离。”又泫然泣下，相对歔欷。王曰：“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忧积念，惧履危亡。”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渐不可耐，我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业，竟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尔暴亡，遣人投药，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兒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晋王又拜，呜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胜。此别之后，知皇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因引张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杨约，令喻旨于越国公素，具言皇后此语。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为者！”后数日，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顺，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睍地伐共阿云相对而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摐者，常恐暗地杀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遗素金，始有废立之意。

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召而问之。辅贤曰：“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素至东宫，偃息未入，勇束带待之，故久不进，以激怒勇。勇衔之，形于言色。素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高祖闻素谮毁，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媒蘖，构成其罪。高祖惑于邪议，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以伺动静，皆随事奏

闻。又东宫宿卫之人，侍官已上，名藉悉令属诸卫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遗以财货，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胁姬威曰："东宫罪过，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靠之，则大富贵。"威遂许诺。

九月壬子，车驾至自仁寿宫，翌日，御大兴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由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高祖既数闻谗谮，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问，冀闻太子之愆。弘为此对，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国家邪？"于是执唐令则等数人，付所司讯鞫。令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素显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太子奉诏，乃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长叹回视云：'我大觉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劝我废之，我以布素时生，复是长子，望其渐改，隐忍至今。勇昔从南兖州来，语卫王云："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即以斗帐安余老妪。新妇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初，长宁诞育，朕与皇后共抱养之，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社。又刘金驎谄佞人也，呼定兴作亲家翁，定兴愚人，受其此语。我前解金驎者，为其此事。勇尝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燕，妙达在外说云：'我今得劝妃酒。"直以其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纵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谏曰："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旻辞直争强，声色俱厉，上不答。

是时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谓威曰："太子事迹，宜皆尽言。"威对曰："皇太子由来共臣语，唯意在骄奢，欲得从樊川以至于散关，总规为苑。兼云：'昔汉武帝将起上林苑，东方朔谏之，赐朔黄金百斤，几许可笑。我实无金辄赐此等。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过杀百许

人，自然永息。’前苏孝慈解左卫率，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丈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便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又于苑内筑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辍，营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是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我有旧使妇女，令看东宫，奏我云：‘勿令广平王至皇太子处。东宫憎妇，亦广平教之。’元赞亦知其阴恶，劝我于左藏之东，加置两队。初平陈后，宫人好者悉配春坊，如闻不知厌足，于外更有求访。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兒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勇由是遂败。

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卫元旻身备宿卫，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题封云勿令人见。高祖曰：“朕在仁寿宫，有纤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耶？”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治其罪。

先是，勇尝从仁寿宫参起居还，途中见一枯槐，根干蟠错，大且五六围，顾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对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时卫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数千枚，欲以分赐左右。至是，获于库。又药藏局贮艾数斛，亦搜得之。大将为怪，以问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长宁王已下，诣仁寿宫还，每尝急行，一宿便至。恆饲马千匹，云径往捉城门，自然饿死。”素以威言诘勇，勇不服曰：“窃闻公家马数万匹，勇忝备位太子，有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发泄东宫服玩，似加周饰者，悉陈之于庭，以示文武群官，为太子之罪。高祖遣将诸物示勇，以诮诘之。皇后又责之罪。高祖使使责问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进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矣，群臣无敢言者。”于是使人召勇。勇见使者，惊曰：“得无杀我耶？”高祖戎服陈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东面，诸亲立于西面，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命薛道衡宣废勇之诏曰：“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储副，或有不才，长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宠爱，失于至理，致使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钟爱，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业日新，隆兹负荷。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并可废为庶人。顾惟兆庶，事不获已，叹言及此，良深愧

叹！”令薛道衡谓勇曰：“尔之罪恶，人神所弃，欲求不废，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为将来鉴诫，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悯默。又下诏曰：

自古以来，朝危国乱，皆邪臣佞媚，凶党扇惑，致使祸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标明典宪，何以肃清天下！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卫，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宠隆渥，乃包藏奸伏，离间君亲，崇长厉阶，最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策名储贰，位长宫僚，谄曲取容，音技自进，躬执乐器，亲教内人，赞成骄侈，导引非法。太子家令邹文腾，专行左道，偏被亲昵，心腹委付，巨细关知，占问国家，希觊灾祸。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内事谄谀，外作威势，凌侮上下，亵浊宫闱。典膳监元淹，谬陈爱憎，开示怨隙，妄起讪谤，潜行离阻，进引妖巫，营事厌祷。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往居省阁，旧非宫臣，禀性浮躁，用怀轻险，进画奸谋，要射荣利，经营间构，开造祸端。前主玺下士何竦，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心在速发，兼制奇器异服，皆竦规摹，增长骄奢，糜费百姓。凡此七人，为害乃甚，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悉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为之事，皆是悖恶，论其状迹，罪合极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尽戮，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悉可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义，豫追番丁，辄配东宫使役，营造亭舍，进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给，虚破丁功，擅割园地。并处尽。

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以戮之。广平王雄答诏曰：“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废黜无德，实为大庆，天下幸甚！”乃移勇于内史省，立晋王广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复囚于东宫。赐杨素物三千段，元胄、杨约并千段，杨难敌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赏也。

时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谏曰：“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上怒，挞其胸。寻而贝州长史裴肃表称：“庶人罪黜已久，当克己自新，请封一小国。”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征肃入朝，具陈废立之意。

时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闻奏。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于上，冀得引见。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上以为然，卒不得见。素诬陷经营，构成其罪，类皆如此。

高祖寝疾于仁寿宫，征皇太子入侍医药，而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高祖抵床曰：“枉废我兒！”因遣追勇。未及发使，高祖暴崩，秘不发丧。遽收柳述、元岩，系于大理狱，伪为高祖敕书，赐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为立嗣。

勇有十男：云昭训生长宁王俨、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阳王该、建安王韶，成姬生颍川王煚，后宫生孝实、孝范。

长宁王俨，勇长子也。诞乳之初，以报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孙，何乃生不得地？”云定兴奏曰：“天生龙种，所以因云而出。”时人以为敏对。六岁，封长宁郡王。勇败，亦坐废黜。上表乞宿卫，辞情哀切，高祖览而悯焉。杨素进曰：“伏愿圣心同于螫手，不宜复留意。”炀帝践极，俨常从行，卒于道，实鸩之也。诸弟分徙岭外，仍敕在所皆杀焉。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开皇元年立为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时年十二。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三年，迁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六年，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伐陈之役，以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为上流节度。陈将周罗□、荀法尚等，以劲兵数万屯鹦鹉洲，总管崔弘度请击之。俊虑杀伤，不许。罗□亦相率而降。于是遣使奉章诣阙，垂泣谓使者曰：“谬当推毂，愧无尺寸之功，以此多惭耳。”上闻而善之。授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岁余，转并州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初颇有令问，高祖闻而大悦，下书奖励焉。其后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与相连坐者百余人。俊犹不悛，于是盛治宫室，穷极侈丽。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作七宝】□，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俊颇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于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免官，以王就第。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升固谏，上忿然作色，升乃止。其后杨素复进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

俊疾笃，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上谓其使曰：“我戮力关塞，创兹

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俊惭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统上表，请复王官，不许。岁余，以疾笃，复拜上柱国。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上哭之数声而已。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后法也。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诏废绝，赐死于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议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贵既如此，罪则可知。故汉时栗姬有罪，其子便废，郭后被废，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废，不合承嗣。”于是以秦国官为丧主。俊长女永丰公主，年十二，遭父忧，哀慕尽礼，免丧，遂绝鱼肉。每至忌日，辄流涕不食。有开府王延者，性忠厚，领亲信兵十余年，俊甚礼之。及俊有疾，延恆在閤下，衣不解带。俊薨，勺饮不入口者数日，羸顿骨立。上闻而悯之，赐以御药，授骠骑将军，典宿卫。俊葬之日，延号恸而绝。上嗟异之，令通事舍人吊祭焉。诏葬延于俊墓侧。

炀帝即位，立浩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为济北侯。后以浩为河阳都尉。杨玄感作逆之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勒兵讨之。至河阳，修启于浩，浩复诣述营，兵相往复。有司劾浩，以诸侯交通内臣，竟坐废免。宇文化及杀逆之始，立浩为帝。化及败于黎阳，北走魏县，自僭伪号，因而害之。湛骁果，有胆烈。大业初，为荥阳太守，坐浩免，亦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开皇元年，立为越王。未几，徙封于蜀，拜柱国、益州刺史、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二年，进位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本官如故。岁余而罢。十二年，又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寻复出镇于蜀。

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上每谓献皇后曰：“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于蜀，秀深结于衡，以左右为请。既还京师，请益左右，上不许。大将军刘哙之讨西爨也，高祖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秀使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上以秀任非其人，谴责之。因谓群臣曰：“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于是遂分秀所统。

秀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及太子勇以谗毁废，晋王广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仁寿二年，征还京师，上见，不与语。明日，使使切让之。秀谢曰："忝荷国恩，出临籓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皇太子及诸王流涕庭谢。上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于是付执法者。开府庆整谏曰："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兒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断其舌。因谓群臣曰："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乃令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等推治之。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令杨素发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陈甲兵之盛，云"指期问罪"。置秀集中，因以闻奏。上曰："天下宁有是耶！"于是废为庶人，幽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令给獠婢二人驱使。与相连坐者百余人。

秀既幽逼，愤懑不知所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联庆皇枝，蒙天慈鞠养，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负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谓天恩尚假余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纵，国法不可犯，抚膺念咎，自新莫及。犹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灵祗不祐，福禄消尽，夫妇抱思，不相胜致。只恐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爪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爪子即其爱子也。上因下诏数其罪曰：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国，庸、蜀要重，委以镇之。汝乃干纪乱常，怀恶乐祸，□辟睨二宫，伫迟灾衅，容纳不逞，结构异端。我有不和，汝便觇候，望我不起，便有异心。皇太子汝兄也，次当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终其位。妄称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说禾乃之名，以当八千之运。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箓。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天下乱也，辄造白玉之□廷，又为白羽之箭，文物服饰，岂似有君，鸠集左道，符书厌镇。汉王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像，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杻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呈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又画我形像，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杨坚是汝何亲也？苞藏凶慝，图谋不轨，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灾，以为身幸，贼子之心也；怀非分之望，肆毒心于兄，悖弟之行也；嫉妒于弟，无恶不

为，无孔怀之情也；违犯制度，坏乱之极也；多杀不幸，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财货，市井之业也；专事妖邪，顽嚣之性也；弗克负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灭天理，逆人伦，汝皆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祸患，长守富贵，其可得乎！

后复听与其子同处。

炀帝即位，禁锢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为帝，群议不许。于是害之，并其诸子。

庶人谅，字德章，一名杰，开皇元年，立为汉王。十二年，为雍州牧，加上柱国、右卫大将军。岁余，转左卫大将军。十七年，出为并州总管，上幸温汤而送之。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辽东之役，以谅为行军元帅，率众至辽水，遇疾疫，不利而还。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谅为行军元帅，竟不临戎。高祖甚宠爱之。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遂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王頍者，梁将王僧辩之子也，少倜傥，有奇略，为谅咨议参军。萧摩诃者，陈氏旧将。二人俱不得志，每郁郁思乱，并为谅所亲善。

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会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总管司马皇甫诞切谏，谅怒，收击之。王頍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谅不能专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杨素反，将诛之。"闻喜人总管府兵曹裴文安说谅曰："井陉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随方略地。率其精锐，直入蒲津。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即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谅大悦。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阳。大将军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阳。大将军刘建出井陉，以略燕赵。柱国乔钟葵出雁门。署文安为柱国，纥单贵、王聃、大将军茹茹天保、侯莫陈惠直指京师。未至蒲津百余里，谅忽改图，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计成，大事去矣。"谅不对。以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薛粹为绛州，梁菩萨为潞州，韦道正为韩州，张伯英为泽州。炀帝遣杨素率骑

五千，袭王聃、纥单贵于蒲州，破之。于是率步骑四万趣太原。谅使赵子开守高壁，杨素击走之。谅大惧，拒素于蒿泽。属天大雨，谅欲旋师，王頍谏曰："杨素悬军，士马疲弊，王以锐卒亲戎击之，其势必举。今见敌而还，示人以怯，阻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必勿还也。"谅不从，退守清源。素进击之，谅勒兵与官军大战，死者万八千人。谅退保并州，杨素进兵围之。谅穷蹙，降于素。百僚奏谅罪当死，帝曰："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于是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子颢，因而禁锢，宇文化及弑逆之际，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终其天命，异哉！房陵资于骨肉之亲，笃以君臣之义，经纶缔构，契阔夷险，抚军监国，凡二十年，虽三善未称，而视膳无阙。恩宠既变，谗言间之，顾复之慈，顿隔于人理，父子之道，遂灭于天性。隋室将亡之效，众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岂有无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又维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宠而骄，厚自封植，进之既逾制，退之不以道。俊以忧卒，实此之由。俄属天步方艰，谗人已胜，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成兹乱常之衅，盖亦有以动之也。《棠棣》之诗徒赋，有鼻之封无期，或幽囚于囹圄，或颠殒于鸩毒。本根既绝，枝叶毕剪，十有余年，宗社沦陷。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列传第十一赵煚

赵煚，字贤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东太守。父仲懿，尚书左丞。煚少孤　，养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盗伐其父墓中树者，煚对之号恸，因执送官。见魏右仆射周惠达，长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达为之陨涕，叹息者久之。及长，深沉有器局，略涉书史。周太祖引为相府参军事。寻从破洛阳。及太祖班师，煚请留抚纳亡叛，太祖从之。煚于是帅所领与齐人前后五战，斩郡守、镇将、县令五人，虏获甚众，以功封平定县男，邑三百户。累转中书侍郎。

闵帝受禅，迁陕州刺史。蛮酋向天王聚众作乱，以兵攻信陵、秭归。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袭击破之，二郡获全。时周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观煚益修守御，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所居，获其南乡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遂退。明年，吴明彻屡为寇患，煚勒兵御之，前后十六战，每挫其锋。获陈裨将覃冏、王足子、吴朗等三人，斩首百六十级。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迁荆州总管长史。入为民部中大夫。

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煚谏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帝不纳，师竟无功。寻从上柱国于翼率众数万，自三鸦道以伐陈，克陈十九城而还。以谗毁，功不见录，除益州总管长史。未几，入为天官司会，累迁御正上大夫。煚与宗伯斛斯徵素不协，徵后出为齐州刺史，坐事下狱，自知罪重，遂逾狱而走。帝大怒，购之甚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负罪深重，惧死遁逃，若不北窜匈奴，则南投吴越。徵虽愚陋，久历清显，奔彼敌国，无益圣朝。今者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帝从之。徵赖而获免，煚卒不言。

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复拜天官都司会。俄迁大宗伯。及践阼，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晓习故事，征拜尚书右仆射。视事未几，以忤旨，寻出为陕州刺史，俄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尝有疾，百姓奔驰，争为祈祷，其得民情如此。冀州谷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者，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谕而遣之，令人载

蒿一车以赐盗者。盗者愧恧，过于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类也。上幸洛阳，叟来朝，上劳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开皇十九年卒，时年六十八。子义臣嗣，官至太子洗马。后同杨谅反，诛。

○赵芬

赵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辩智，颇涉经史。周太祖引为相府铠曹参军，历记室，累迁熊州刺史。抚纳降附，得二千户，加开府仪同三司。大冢宰宇文护召为中外府掾，俄迁吏部下大夫。芬性强济，所居之职，皆有声绩。武帝亲总万机，拜内史下大夫，转少御正。芬明习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议，众不能决者，芬辄为评断，莫不称善。后为司会，申国公李穆之讨齐也，引为行军长史，封淮安县男，邑五百户。复出为淅州刺史，转东京小宗伯，镇洛阳。

高祖为丞相，尉迥与司马消难阴谋往来，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见亲委，迁东京左仆射，进爵郡公。开皇初，罢东京官，拜尚书左仆射，与郢国公王谊修律令。俄兼内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几，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领关东运漕，赐钱百万、粟五千石而遣之。后数年，上表乞骸骨，征还京师，赐以二马轺车，几杖被褥，归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后数年，卒。上遣使致祭，鸿胪监护丧事。

子元恪嗣，官至扬州总管司马，左迁候卫长史。少子元楷，与元恪皆明干世事。元楷大业中为历阳郡丞，与庐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产以贡于帝。仲宗迁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使。

○杨尚希

杨尚希，弘农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宾，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龆龀而孤。年十一，辞母请受业长安。涿郡卢辩见而异之，令入太学，专精不倦，同辈皆共推伏。周太祖尝亲临释奠，尚希时年十八，令讲《孝经》，词旨可观。太祖奇之，赐姓普六茹氏，擢为国子博士。累转舍人。仕明、武世，历太学博士、太子宫尹、计部中大夫，赐爵高都县侯，东京司宪中大夫。宣帝时，令尚希抚慰山东、河北，至相州而帝崩，与相州总管尉迥发丧于馆。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将及于难。”遂夜中从捷径而遁。迟明，迥方觉，分数十骑自驿路追之，不及，遂归京师。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镇潼

关。寻授司会中大夫。

高祖受禅，拜度支尚书，进爵为公。岁馀，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寻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诏巡省淮南。还除兵部尚书。俄转礼部尚书，授上仪同。

尚希性弘厚，兼以学业自通，甚有雅望，为朝廷所重。上时每旦临朝，日侧不倦，尚希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上欢然曰："公爱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谓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治之。"于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领本州宗团骠骑。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复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开皇十年卒官，时年五十七。谥曰平。子旻嗣，后改封丹水县公，官至安定郡丞。

○长孙平

长孙平，字处均，河南洛阳人也。父俭，周柱国。平美容仪，有器干，颇览书记。仕周，释褐卫王侍读。时武帝逼于宇文护，谋与卫王诛之，王前后常使平往来通意于帝。及护伏诛，拜开府、乐部大夫。宣帝即位，置东京官属，以平为小司寇，与小宗伯赵芬分掌六府。高祖龙潜时，与平情好款洽，及为丞相，恩礼弥厚。尉迥、王谦、司马消难并称兵内侮，高祖深以淮南为意。时贺若弼镇寿阳，恐其怀二心，遣平驰驿往代之。弼果不从，平麾壮士执弼，送于京师。

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各曰义仓。因上书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上深嘉纳。自是州里丰衍，民多赖焉。

后数载，转工部尚书，名为称职。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廷为愦愦者，上怒，将斩之。平进谏曰：“川泽纳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胜至愿，愿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宽裕之德。鄙谚曰：‘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邴绍之言，不应闻奏，陛下又复诛之，臣恐百代之后，有亏圣德。”上于是赦绍。因敕群臣，诽谤之罪，勿复以闻。

其后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各遣使请授。上使平持节宣谕，令其和解，赐缣三百匹，良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为陈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赠平马二百匹。及还，平进所得马，上尽以赐之。未几，遇谴，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岁馀，除汴州刺史。其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镇淮南时事，进位大将军，拜太常卿，判吏部尚书事。仁寿中卒官。谥曰康。

子师孝，性轻狡好利，数犯法。上以其不克负荷，遣使吊平国官。师孝后为渤海郡主簿，属大业之季，政教陵迟，师孝恣行贪浊，一郡苦之。后为王世充所害。

○元军

元晖，字叔平，河南洛阳人也。祖琛，魏恆、朔二州刺史。父翌，尚书左仆射。晖须眉如画，进止可观，颇好学，涉猎书记。少得美名于京下，周太祖见而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席共砚，情契甚厚。弱冠，召补相府中兵参军，寻迁武伯下大夫。于时突厥屡为寇患，朝廷将结和亲，令晖赍锦彩十万，使于突厥。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俄拜仪同三司、宾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护引为长史，会齐人来结盟好，以晖多才辩，与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齐。迁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晖致礼焉。加开府，转司宪大夫。及平关东，使晖安集河北，封义宁子，邑四百户。

高祖总百揆，加上开府，进爵为公。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奏请决杜阳水灌三畤原，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明年，转左武候将军，太仆卿如故。寻转兵部尚书，监漕渠之役。未几，坐事免。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在任数年，以疾去职。岁馀，卒于京师，时年六十。上嗟悼久之，敕鸿胪监护丧事。谥曰元。子肃嗣，官至光禄少卿。肃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韦师

韦师，字公颖，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骠骑大将军。师少沉谨，有至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少丁父母忧，居丧尽礼，州里称其孝行。及长，略涉经史，尤工骑射。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转宾曹参军。师雅知诸蕃风俗及山川险易，其有夷狄朝贡，师必接对，论其国俗，如视诸掌。夷人惊服，无敢隐情。齐王宪为雍州牧，引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亲总万机，转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诏师安抚山东，徙为宾部大夫。

高祖受禅，拜使部侍郎，赐爵井陉侯，邑五百户。数年，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奏事称旨，赐钱三百万，兼领晋王广司马。其族人世康，为吏部尚书，与师素怀胜负。于时晋王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颎并为州都督，引师为主簿。而世康弟世约为法曹从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约在师之下，召世约数之曰：“汝何故为从事？”遂杖之。

后从上幸醴泉宫，上召师与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韩擒等，于卧内赐宴，令各叙旧事，以为笑乐。平陈之役，以本官领元帅掾，陈国府藏，悉委于师，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后上为长宁王俨纳其女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谥曰定。子德政嗣，大业中，仕至给事郎。

○杨异

杨异，字文殊，弘农华阴人也。祖钧，魏司空。父俭，侍中。异美风仪，沉深有器局。髫龀就学，日诵千言，见者奇之。九岁丁父忧，哀毁过礼，殆将灭性。及免丧之后，绝庆吊，闭户读书。数年之间，博涉书记。周闵帝时，为宁都太守，甚有能名。赐爵昌乐县子。后数以军功，进为侯。高祖作相，行济州事。及践阼，拜宗正少卿，加上开府。蜀王秀之镇益州也，朝廷盛选纲纪，以异方直，拜益州总管长史，赐钱二十万、缣三百匹、马五十匹而遣之。寻迁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数载，复为宗正少卿。未几，擢拜刑部尚书。岁馀，出除吴州总管，甚有能名。时晋王广镇扬州，诏令异每岁一与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讽疑阙。数载，卒官，时年六十二。子虔逊。

○苏孝慈兄子沙罗

苏孝慈，扶风人也。父武周，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谨，有器干，

美容仪。周初为中侍上士。后拜都督，聘于齐，以奉使称旨，迁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齐，还授宣纳上士。后从武帝伐齐，以功进位开府，赐爵文安县公，邑千五百户。寻改封临水县公，增邑千二百户，累迁工部上大夫。

高祖受禅，进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时王业初基，百度伊始，征天下工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孝慈总其事，世以为能。俄迁大司农，岁馀，拜兵部尚书，待遇逾密。时皇太子勇颇知时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领其职。于是拜孝慈为太子右卫率，尚书如故。明年，上于陕州置常平仓，转输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于是决谓水为渠以属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领太子右庶子，转授左卫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书，称为干理。数载，进位大将军，转工部尚书，率如故。先是，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上并嘉纳焉。开皇十八年，将废太子，惮其在东宫，出为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于言色。其见重如此。仁寿初，迁洪州总管，俱有惠政。共后桂林山越相聚为乱，诏孝慈为行军总管，击平之。其年卒官。有子会昌。

孝慈兄子沙罗，字子粹。父顺，周眉州刺史。沙罗仕周，释褐都督。后从韦孝宽破尉迥，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封通秦县公。开皇初，蜀王秀镇益州，沙罗以本官从，拜资州刺史。八年，冉龙羌作乱，攻汶山、金川二镇，沙罗率兵击破之，授邛州刺史。后数载，检校利州总管事。从史万岁击西爨，累战有功，进位大将军，赐物千段。寻检校益州总管长史。会越归人王奉举兵作乱，沙罗从段文振讨平之，赐奴婢百口。会蜀王秀废，吏案奏沙罗云："王奉为奴所杀，秀乃诈称左右斩之。又调熟獠，令出奴婢，沙罗隐而不奏。"由是除名，卒于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卢，赵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齐陕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随军入长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并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弃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业。"雄答曰："窃览自古诚臣贵仕，文武不备而能济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无以应之。

周太祖时，释褐辅国将军。从达奚武平汉中，定兴州，又讨汾州叛

胡，录前后功，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闵帝受禅，进爵为公，迁小宾部。其后复从达奚武与齐人战于芒山，诸军大败，雄所领独全。武帝时，从陈王纯迎后于突厥，进爵奚伯，拜硖州刺史。数岁，征为本府中大夫。寻出为凉州总管长史。从滕王逌破吐谷浑于青海，以功加上仪同。宣帝嗣位，从行军总管韦孝宽略定淮南。雄以轻骑数百至硖石，说下十余城，拜豪州刺史。

高祖总百揆，征为司会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开府。及受禅，拜鸿胪卿，进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户。后数年，晋王广出镇并州，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上谓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雄顿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虽愚固，心非木石，谨当竭诚效命，以答鸿恩。"歔欷流涕，上慰谕而遣之。雄当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惮，吏民称焉。岁馀，卒官。子公挺嗣。

○张煚刘仁恩郭均冯世基厍狄颭

张煚，字士鸿，河间鄚人也。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仕魏为荡难将军。从武帝入关，累迁银青光禄大夫。周太祖引为从事中郎，赐姓叱罗氏。历司职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仪同三司，赐爵虞乡县公。复入为司成中大夫，典国史。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唯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后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禅，钦其德望，以书征之曰："朕初临四海，思存政术，旧齿名贤，实怀勤伫。仪同昔在周室，德业有闻，虽云致仕，犹克壮年。即宜入朝，用副虚想。"及谒见，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执手，与之同坐，宴语久之，赐以几杖。会迁都龙首，羡上表劝以俭约，上优诏答之。俄而卒，时年八十四。赠沧州刺史，谥曰定。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煚好学，有父风。在魏释褐奉朝请，迁员外侍郎。周太祖引为外兵曹。闵帝受禅，加前将军。明、武世，历膳部大夫、冢宰司录，赐爵北平县子，邑四百户。宣帝时，加仪同，进爵为伯。高祖为丞相，煚深自推结，高祖以其有干用，甚亲遇之。及受禅，拜尚书右丞，进爵为侯。俄迁太府少卿，领营新都监丞。丁父忧去职，柴毁骨立。未期，起令视事，固让不许，授仪同三司，袭爵虞乡县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户。寻迁太府卿，拜民部尚书。晋王广为扬州总管，授煚司马，加银青光禄大夫。煚性和厚，有识度，甚有当时之誉。后拜冀州刺史，晋王广频表请之，复为晋王长史，检校蒋州事。及晋王为皇太子，复为冀州刺史，进

位上开府，吏民悦服，称为良二千石。仁寿四年卒官，时年七十四。子慧宝，官至绛郡丞。

开皇时有刘仁恩者，不知何许人也，倜傥有文武干用。初为毛州刺史，治绩号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书。又以行军总管从杨素伐陈，与素破陈将吕仲肃于荆门，仁恩之计居多，授上大将军，甚有当时之誉。冯翊郭均、上党冯世基，并明悟有干略，相继为兵部尚书。代人厍狄嵚，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书。此四人俱显名于当世，然事行阙落，史莫能详。

史臣曰：二赵明习故事，当世所推，及居端右，无闻殊绩。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异宜，不可逾量。长孙平谏赦诽谤之罪，可谓仁人之言，高祖悦而从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晖以明敏显达，韦师以清白成名，杨尚希、杨异，宗室之英，誉望隆重，苏孝慈、李雄、张煚，内外所履，咸称贞干，并任开皇之初，盖当时之选也。

列传第十二韦世康（弟洸艺冲从父弟寿）

韦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为关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隐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征不出，号为逍遥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岁，州辟主簿。在魏，弱冠为直寝，封汉安县公，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授仪同三司。后仕周，自典祠下大夫历沔、硖二州刺史。从武帝平齐，授司州总管长史。于时东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绥抚之，士民胥悦。岁馀，入为民部中大夫，进位上开府，转司会中大夫。

尉迥之作乱也，高祖忧之，谓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善为吾守。"因授绛州刺史，以雅望镇之，阖境清肃。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丧干怀。在州尝慨然有止足之志，与子弟书曰："吾生因绪馀，夙沾缨弁，驱驰不已，四纪于兹。亟登衮命，频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宝，处膏脂而莫润。如斯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暗更剧，不见细书，足疾弥增，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阙，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从戎役，吾与世冲复婴远任，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恋。意欲上闻，乞遵养礼，未访汝等，故遣此及。兴言远慕，感咽难胜。"诸弟报以事恐难遂，于是乃止。

在任数年，有惠政，奏课连最，擢为礼部尚书。世康寡嗜欲，不慕贵势，未尝以位望矜物。闻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显人过咎，以求名誉。寻进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户。其年转吏部尚书，馀官如故。四年，丁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世康固请，乞终私制，上不许。世康之在吏部，选用平允，请托不行。开皇七年，将事江南，议重方镇，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几，授安州总管，寻迁为信州总管。十三年，入朝，复拜吏部尚书。前后十余年间，多所进拔，朝廷称为廉平。尝因休暇，谓子弟曰："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车，汝辈以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满之诫，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后因侍宴，世康再拜陈让曰："臣无尺寸之功，位亚台铉。今犬马齿濆，不益明时，恐先朝露，无以塞责。愿乞骸骨，退避贤能。"上曰："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骨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于是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世康为政简静，百姓

爱悦，合境无讼。十七年，卒于州，时年六十七。上闻而痛惜之，赠赙甚厚。赠大将军，谥曰文。

世康性孝友，初以诸弟位并隆贵，独季弟世约宦途不达，共推父时田宅尽以与之，世多其义。

长子福子，官至司隶别驾。次子福嗣，仕至内史舍人，后以罪黜。杨玄感之作乱也，以兵逼东都，福嗣从卫玄战于城北，军败，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辞甚不逊。寻背玄感还东都，帝衔之不已，车裂于高阳。少子福奖，通事舍人，在东都与玄感战没。

洸字世穆，性刚毅，有器干，少便弓马。仕周，释褐直寝上士。数从征伐，累迁开府，赐爵卫国县公，邑千二百户。高祖为丞相，从季父孝宽击尉迥于相州，以功拜柱国，进封襄阳郡公，邑二千户。时突厥寇边，皇太子屯咸阳，令洸统兵出原州道，与虏相遇，击破之。寻拜江陵总管。未几，以母疾征还。俄拜安州总管。伐陈之役，领行军总管。及陈平，拜江州总管，率步骑二万，略定九江。陈豫章太守徐璒据郡持两端，洸遣开府吕昂、长史冯世基以兵相继而进。既至城下，璒伪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袭击昂。昂与世基合击，大破之，擒璒于阵。高梁女子洗氏率众迎洸，遂进图岭南。上遣洸书曰："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率将戎旅，抚慰彼方，风行电扫，咸应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至广州，说陈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岭表皆定。上闻而大悦，许以便宜从事。洸所绥集二十四州，拜广州总管。岁馀，番禺夷王仲宣聚众为乱，以兵围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赠上柱国，赐绵绢万段，谥曰敬。子协嗣。

协字钦仁，好学，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后转秘书郎。开皇中，其父在广州有功，上令协赍诏书劳问，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协柱国。后历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艺字世文，少受业国子。周武帝时，数以军功致位上仪同，赐爵修武县侯，邑八百户。授左旅下大夫。出为魏郡太守。及高祖为丞相，尉迥险图不轨，朝廷微知之，遣艺季父孝宽驰往代迥。孝宽将至鄴，因诈病，止传舍，从迥求药，以察其变。迥遣艺迎孝宽。孝宽问迥所为，艺党于迥，不以实答。孝宽怒，将斩之，艺惧，乃言迥反状。孝宽于是将艺西遁，每至亭驿，辄尽驱传马而去。复谓驿司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迥寻遣骑追孝宽，追人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宽故，弗问艺之罪，加授上开府，即从孝

宽击迥。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进位上大将军，改封武威县公，邑千户。以修武县侯别封一子。高祖受禅，进封魏兴郡公。岁馀，拜齐州刺史。为政清简，士庶怀惠。在职数年，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瑰伟，每夷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番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开皇十五年卒官，时年五十八。谥曰怀。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释褐卫公府礼曹参军。后从大将军元定渡江伐陈，为陈人所虏，周武帝以币赎而还之。帝复令冲以马千匹使于陈，以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冲有辞辩，奉使称旨，累迁少御伯下大夫，加上仪同。于时稽胡屡为寇乱，冲自请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践阼，征为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馀，发南汾州胡千馀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计，冲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也。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绥怀叛者。月馀皆至，并赴长城，上下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以母忧去职。俄而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冲上表固让。诏曰："西南夷裔，屡有生梗，每相残贼，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抚边服。以开府器干堪济，识略英远，军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艰疚，日月未多，金革夺情，盖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宁，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诣府参谒。上大悦，下诏褒扬之。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上闻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长史元岩，性方正，案冲无所宽贷，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马世约，谮岩于皇太子。上谓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为噬犬耳。今何用世约乎？适累汝也。"世约遂除名。后数载，令冲检校括州事。时东阳贼帅陶子定、吴州贼帅罗慧方并聚众为乱，攻围婺州永康、乌程诸县，冲率兵击破之。改封义丰县候，检校泉州事。寻拜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仁寿中，高祖为豫章王暕纳冲女为妃，征拜民部尚书。未几，卒，时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寿字世龄。父孝宽，周上柱国、郧国公。寿在周，以贵公子，早有令誉，为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赵王为雍州牧，引为主簿。寻迁少御伯。武帝亲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后事。以父军功，赐爵永安县侯，邑八百户。高祖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寿仪同三司，进封滑国公，邑五千户。俄以父丧去职。高祖爱禅，起令视事，寻迁恆、毛二州刺史，颇有治名。开皇十年，以疾征还，卒于家，时年四十二。谥曰定。

仁寿中，高祖为晋王昭纳其女为妃。以其子保峦嗣。

寿弟霁，位至太常少卿，安邑县伯。津，位至内史侍郎，判民部尚书事。

世康从父弟操，字元节，刚简有风概。仕周，致位上开府、光州刺史。高祖为丞相，以平尉迥功，进位柱国，封平桑郡公，历青、荆二州总管，卒官。谥曰静。

柳机子述机弟旦肃从弟雄亮从子謇之族弟昂昂子调

柳机，字匡时，河东解人也。父庆，魏尚书左仆射。机伟仪容，有器局，颇涉经史。年十九，周武帝时为鲁公，引为记室。及帝嗣位，自宣纳上士累迁少纳言、太子宫尹，封平齐县公。从帝平齐，拜开府，转司宗中大夫。宣帝时，迁御正上大夫。机见帝失德，屡谏不听，恐祸及己，托于郑译，阴求出外，于是拜华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征还京师。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俄拜卫州刺史。及践阼，进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户，征为纳言。机性宽简，有雅望，然当近侍，无所损益，又好饮酒，不亲细务，在职数年，复出为华州刺史。奉诏每月朝见。寻转冀州刺史。后征入朝，以其子述尚兰陵公主，礼遇益隆。

初，机在周，与族人文城公昂俱历显要。及此，机、昂并为外职，杨素时为纳言，方用事，因上赐宴，素戏机曰："二柳俱摧，孤杨独耸。"坐者欢笑，机竟无言。未几，还州。前后作牧，俱称宽惠。后数年，以疾征还京师，卒于家，时年五十六。赠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简。子述嗣。

柳述，字业隆，性明敏，有干略，颇涉文艺。少以父廕，为太子亲卫。后以尚主之故，拜开府仪同三司、内史侍郎。上于诸婿中，特所宠敬。岁馀，判兵部尚书事。丁父艰去职。未几，起摄给事黄门侍郎事，袭爵建安郡公。仁寿中，判吏部尚书事。述虽职务修理，为当时所称，然不达大体，暴于驭下，又怙宠骄豪，无所降屈。杨素时称贵幸，朝臣莫不訾惮，述每陵侮之，数于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辄谓将命者曰："语仆射，道尚书不肯。"素由是衔之。俄而杨素亦被疏忌，不知省务。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书，参掌机密。述自以无功可纪，过叨匪服，抗表陈让。上许之，令摄兵部尚书事。上于仁寿宫寝疾，述与杨素、黄门侍郎元岩等侍疾宫中。时皇太子无礼于陈贵

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与元岩出外作敕书，杨素闻之，与皇太子协谋，便矫诏执述、岩二人，持以属吏。及炀帝嗣位，述竟坐除名，与公主离绝。徙述于龙川郡。公主请与述同徙，帝不听，事见《列女传》。述在龙川数年，复徙宁越，遇瘴疠而死，时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骑射，颇涉书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迁兵部下大夫。顷之，益州总管王谦起逆，拜为行军长史，从梁睿讨平之，以功授仪同三司。开皇元年，加授开府，封新城县男，迁授掌设骠骑。历罗、淅、鲁三州刺史，并有能名。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下诏褒美。四年，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内掾。

肃字匡仁，少聪敏，闲于占对。起家周齐王文学。武帝见而异之，召拜宣纳上士。高祖作相，引为宾曹参军。开皇初，授太子洗马。陈使谢泉来聘，以才学见称，诏肃宴接，时论称其华辩。转太子内舍人，迁太子仆。太子废，坐除名为民。大业中，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云："柳肃在宫，大见疏斥。"帝问其故，答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太翼于宫中，为巫蛊事。肃知而谏曰：'殿下帝之冢子，位当储贰，诚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脣舌，适足以相诳误，愿殿下勿纳之。'庶人不怿，他日谓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肃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后言皆不用。"帝曰："肃横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礼部侍郎，转工部侍郎，大见亲任。每行幸辽东，常委之于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时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诚。父桧，仕周华阳太守。遇黄众宝作乱，攻陷华阳，桧为贼所害。雄亮时年十四，哀毁过礼，阴有复仇之志。武帝时，众宝率其所部归于长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斩众宝于城中，请罪阙下，帝特原之。寻治梁州总管记室，迁湖城令，累迁内史中大夫，赐爵汝阳县子。司马消难作乱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陈，以结邻好。及还，会高祖受禅，拜尚书考功侍郎，寻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驳正，深为公卿所惮。俄以本官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爵为伯。秦王俊之镇陇右也，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领山南道行台左丞，卒官，时年五十一。有子赞。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顺州刺史。謇之身长七尺五寸，仪容甚伟，风神爽亮，进止可观。为童兒时，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入国子，以明经擢第，拜宗师中士，寻转守庙下士。武帝尝有事太庙，謇之读祝文，音韵清雅，观者属目。帝善之，擢为宣

纳上士。及高祖作相，引为田曹参军，仍谘典签事。开皇初，拜通事舍人，寻迁内史舍人，历兵部、司勋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谈谑，又饮酒至石不乱，由是每梁、陈使至，辄令謇之接对。后迁光禄少卿。出入十馀年，每参掌敷奏。会吐谷浑来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骑常侍，送公主于西域。俄而突厥启民可汗求结和亲，复令謇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謇之前后奉使，得二国所赠马千馀匹，杂物称是，皆散之宗族，家无馀财。仁寿中，出为肃州刺史，寻转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后二岁，以母忧去职。炀帝践阼，复拜光禄少卿。大业初，启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于定襄、马邑间，帝使謇之谕令出塞。及还，奏事称旨，拜黄门侍郎。时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齐王当立。帝方重王府之选，大业三年，车驾还京师，拜为齐王长史。帝法服临轩，备仪卫，命齐王立于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令杨约、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从殿廷引謇之诣齐王所，西面立。牛弘宣敕谓齐王曰："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颎、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昵近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若与謇之从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辅于齐，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钟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时齐王正擅宠，左右放纵，乔令则之徒，深见昵狎。謇之虽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帝幸辽东，召謇之检校燕郡事。及帝班师，至燕郡，坐供顿不给，配戍岭南。卒于涯口，时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礼笃学，治家如官。仕周，历职清显。开皇初，为太子太保。昂有器识，干局过人。周武帝时，为大内史，赐爵文城郡公，致位开府，当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疏远，然不离本职。及高祖为丞相，深自结纳。高祖大悦之，以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风，不能视事。高祖受禅，昂疾愈，加上开府，拜潞州刺史。昂见天下无事，可以劝学行礼，因上表曰：

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将谢，分割九区，关右、山东，久为战国，各逞权诈，俱殉干戈，赋役繁重，刑政严急。盖救焚拯溺，无暇从容，非朝野之愿，以至于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

兹而坏。伏惟陛下禀灵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阳之期，膺千祀之运。往者周室颓毁，区宇沸腾，圣策风行，神谋电发，端坐廊庙，荡涤万方，俯顺幽明，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臣谬蒙奖策，从政籓部，人庶轨仪，实见多阙，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

上览而善之，因下诏曰：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昂在州，甚有惠政，数年，卒官。

子调，起家秘书郎，寻转侍御史。左仆射杨素尝于朝堂见调，因独言曰："柳条通体弱，独摇不须风。"调敛板正色曰："调信无取者，公不当以为侍御史；调信有可取，不应发此言。公当具瞻之秋，枢机何可轻发！"素甚奇之。炀帝嗣位，累迁尚书左司郎。时王纲不振，朝士多赃货，唯调清素守常，为时所美。然于干用，非其所长。

史臣曰：韦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馀庆所钟，或入处礼闱，或出总方岳，硃输接轸，P“P”成阴，在周暨隋，勋庸并茂，盛矣！建安风韵闲雅，望重当时。述恃宠骄人，终致倾败。旦屡有惠政，肃每存诚谠。雄亮名节自立，忠正见称，謇之神情开爽，颇为疏放。文城历仕二朝，咸见推重，献书高祖，遂兴学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传第十三杨素弟约从父文思文纪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也。祖暄，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 ，没于齐。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世人多未之知，唯从叔祖魏尚书仆射宽深异之，每谓子孙曰：“处道当逸群绝伦，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属文，工草隶，颇留意于风角。美须髯，有英杰之表。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后转礼曹，加大都督。武帝亲总万机，素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乃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由是赠敷为大将军，谥曰忠壮。拜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顾谓素曰：“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素应声答曰：“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及平齐之役，素请率父麾下先驱。帝从之，赐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驱策，故用此物赐卿。”从齐王宪与齐人战于河阴，以功封清河县子，邑五百户。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复从宪拔晋州。宪屯兵鸡栖原，齐主以大军至，宪惧而宵遁，为齐兵所蹑，众多败散。素与骁将十馀人尽力苦战，宪仅而获免。其后每战有功。及齐平，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邑千五百户，赐以粟帛、奴婢、杂畜。从王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治东楚州事。封弟慎为义安侯。陈将樊毅筑城于泗口，素击走之，夷毅所筑。宣帝即位，袭父爵临贞县公，以弟约为安成公。寻从韦孝宽徇淮南，素别下盱眙、钟离。

及高祖为丞相，素深自结纳。高祖甚器之，以素为汴州刺史。行至洛阳，会尉迥作乱，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以应迥，素不得进。高祖拜素大将军，发河内兵击胄，破之。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户。以弟岳为临贞公。高祖受禅，加上柱国。开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郑氏奏之，由是坐免。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馀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馀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元帅，引舟师趣三硖。军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百馀艘、屯兵数千人守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险峭，诸将患之。素

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王长袭引步卒从南岸击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趣白沙北岸，迟明而至，击之，欣败走。悉虏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素率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战船。素与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徐去其锁。仲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樯碎贼十馀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仲肃仅以身免。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皆慑而退走。巴陵以东，无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遣使请降。素下至汉口，与秦孝王会。及还，拜荆州总管，进爵郢国公，邑三千户，真食长寿县千户。以其子玄感为仪同，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以金宝，又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于上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谊，前封于郢，臣不愿与之同。"于是改封越国公。寻拜纳言。岁馀，转内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众为乱，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以素为行军总管，帅众讨之。贼硃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据京口。素率舟师入自杨子津，进击破之。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素逆击破之，执迁，虏三千馀人。进击无锡贼帅叶略，又平之。吴郡沈玄憺、沈杰等以兵围苏州，刺史皇甫绩频战不利。素率众援之，玄憺势迫，走投南沙贼帅陆孟孙。素击孟孙于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孙、玄憺。黟、歙贼帅沈雪、沈能据栅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素击之，自旦至申，苦战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蹑之，从馀姚泛海趣永嘉。智慧来拒战，素击走之，擒获数千人。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据东阳，署其徒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进讨，悉平之。又破永嘉贼帅沈孝彻。于是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郡，逐捕遗逸寇。前后百馀战，智慧遁守闽越。

上以素久劳于外，诏令驰传入朝。加子玄感官为上开府，赐彩物三千段。素以馀贼未殄，恐为后患，又自请行。乃下诏曰："朕忧劳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纳隍。江外狂狡，妄构妖逆，虽经殄除，民未安堵。犹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结，重扰苍生。内史令、上柱国、越国公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比曾推毂，旧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剪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

务，一以委之。”素复乘传至会稽。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掩至，国庆遑遽，弃州而走，馀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乃密令人谓国庆曰：“尔之罪状，计不容诛。唯有斩送智慧，可以塞责。”国庆于是执送智慧，斩于泉州。自馀支党，悉来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顷，宅一区。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

素性疏而辩，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颇推高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馀朝贵，多被陵轹。其才艺风调，优于高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

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宫侧时闻鬼哭之声。及宫成，上令高颎前视，奏称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高祖不悦。素尤惧，计无所出，即于北门启独孤皇后曰：“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后以此理谕上，上意乃解。于是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赐物二千段，黄金百斤。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优诏褒扬，赐缣二万匹，及万钉宝带。加子玄感位大将军，玄奖、玄纵、积善并上仪同。

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临寇，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三二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忄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至于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

二十年，晋王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素为长史。王卑躬以交素。及为太子，素之谋也。

仁寿初，代高颎为尚书左仆射，赐良马百匹，牝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为行军元帅，出云州击突厥，连破之。突厥退走，率骑追蹑，至夜而及之。将复战，恐贼越逸，令其骑稍后。于是亲将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不之觉也。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以功进子玄感位为柱国，玄纵为淮南郡公。赏物二万段。

及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上善之，下诏曰：

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治万姓，义同一体。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仁寿宫大监、越国公素，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王业初基，霸图肇建，策名委质，受脤出师，擒剪凶魁，克平虢、郑。频承庙算，扬旍江表，每禀戎律，长驱塞阴，南指而吴越肃清，北临而獯猃摧服。自居端揆，参赞机衡，当朝正色，直言无隐。论文则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献皇后奄离六宫，远日云及，茔兆安厝，委素经营。然葬事依礼，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非唯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赏，何以申兹劝励？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孙孙，承袭不绝。馀如故。

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

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素之贵盛，近古未闻。炀帝初为太子，忌蜀王秀，与素谋之，构成其罪，后竟废黜。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素皆阴中之。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书柳述，以帝婿之重，数于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渐疏忌之，后因出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上赐王公以下射，素箭为第一，上手以外国所

献金精盘，价直巨万，以赐之。四年，从幸仁寿宫，宴赐重叠。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閤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

汉王谅反，遣茹茹天保来据蒲州，烧断河桥。又遣王聃子率数万人并力拒守。素将轻骑五千袭之，潜于渭口宵济，迟明击之，天保败走，聃子慑而以城降。有诏征还。初，素将行也，计日破贼，皆如所量。帝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安抚大使，率众数万讨谅。时晋、绛、吕三州并为谅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策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杀伤数万。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闻素至，惧，弃城而走。进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谅率其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等，众且十万，来拒战。又击破之，擒萧摩诃。谅退保并州，素进兵围之，谅穷蹙而降，余党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赍手诏劳素曰：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虽复外夷侵叛，而内难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衔恤在疚，号天叩地，无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谬膺储两，复以庸虚，纂承鸿业。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况复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贼谅包藏祸心，自幼而长，羊质兽心，假托名誉，不奉国讳，先图叛逆，违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诳惑良善，委任奸回，称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谋戮，小加大，少凌长，民怨神怒，众叛亲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朕寡兄弟，犹未忍及言，是故开关门而待寇，揖干戈而不发。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为念，朕岂得枕伏苫庐，颠而不救也！大义灭亲，《春秋》高义，周旦以诛二叔，汉启乃戮七藩，义在兹乎？事不获已，是以授公戎律，问罪太原。且逆子贼臣，何代不有，岂意今者，近出家国。所叹荼毒甫尔，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苍生，德泽未弘，兵戈先动，贼乱者止一从，涂炭者乃众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负付嘱，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勋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创，百物惟始，便匹马归朝，诚识兼至。汴部郑州，风卷秋箨，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

勋，夙著诚节。及献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济时难，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贼乃窃据蒲州，关梁断绝，公以少击众，指期平殄。高壁据岭，抗拒官军，公以深谋，出其不意，雾廓云除，冰消瓦解，长驱北迈，直趣巢窟。晋阳之南，蚁徒数万，谅不量力，犹欲举斧。公以棱威外讨，发愤于内，忘身殉义，亲当矢石。兵刃暂交，鱼溃鸟散，僵尸蔽野，积甲若山。谅遂守穷城，以拒鈇钺。公董率骁勇，四面攻围，使其欲战不敢，求走无路，智力俱尽，面缚军门。斩将搴旗，伐叛柔服，元恶既除，东夏清晏，嘉庸茂绩，于是乎在。昔武安平赵，淮阴定齐，岂若公远而不劳，速而克捷者也！朕殷忧谅闇，不得亲御六军，未能问道于上庠，遂使劬劳于行阵。言念于此，无忘寝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勋，执一心之确志。古人有言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乃铭之常鼎，岂止书勋竹帛哉！功绩克谐，哽叹无已。稍冷，公如宜。军旅务殷，殊当劳虑，故遣公弟，指宣往怀。迷塞不次。

素上表陈谢曰：

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远，州郡之职，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觊望。然时逢昌运，王业惟始，虽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徒以南阳里闾，丰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臣才能，实由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牧臣于疏远，照臣以光晖，南服降枉道之书，春宫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识，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实自效无路。尽夜回徨，寝食惭惕，常惧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哀，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禀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以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赍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便同海运。悲欣惭惧，五情振越，虽百殒微躯，无以一报。

其月还京师，因从驾幸洛阳，以素领营东京大监。以平谅之功，拜其子万石、仁行、侄玄挺皆仪同三司，赉物五万段，绮罗千匹，谅之妓妾二十人。大业元年，迁尚书令，赐东京甲第一区，物二千段。寻拜太子太师，馀官如故。前后赏锡，不可胜计。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卒官。谥曰景武，赠光禄大夫、太尉公、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西河十郡太守。给辒车，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粟麦五千石，物五千段。鸿胪监护丧事。帝又下诏曰："夫铭功彝器，纪德丰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故

楚景武公素，茂绩元勋，劬劳王室，竭尽诚节，协赞朕躬。故以道迈三杰，功参十乱。未臻遐寿，遽揖清徽。春秋递代，方绵岁祀，式播雕篆，用图勋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有集十卷。

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因改封于楚。楚与隋同分，欲以此厌当之。素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耶？”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别有传。诸子皆坐玄感诛死。

约字惠伯，素异母弟也。在童兒时，尝登树堕地，为查所伤，由是竟为宦者。性好沉静，内多谲诈，好学强记。素友爱之，凡有所为，必先筹于约而后行之。在周末，以素军功，赐爵安成县公，拜上仪同三司。高祖受禅，授长秋卿。久之，为邵州刺史，入为宗正少卿，转大理少卿。

时皇太子无宠，而晋王广规欲夺宗，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约。于是用张衡计，遣宇文述大以金宝赂遗于约，因通王意，说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途用事，有年岁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镌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约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险，闻之大喜，乃抚掌而对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起予。”约知其计行，复谓素曰：“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则匪唯长保荣禄，传祚子孙，又晋王倾身礼士，声名日盛，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以约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废。

及晋王入东宫，引约为左庶子，改封修武县公，进位大将军。及素被高祖所疏，出约为伊州刺史。入朝仁寿宫，遇高祖崩，遣约入朝，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炀帝闻之曰：“令兄

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数日，拜内史令。约有学术，兼达时务，帝甚任之。后数载，加位右光禄大夫。

后帝在东都，令约诣京师享庙，行至华阴，见其兄墓，遂枉道拜哭，为宪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几，拜淅阳太守。其兄子玄感，时为礼部尚书，与约恩义甚笃。既怆分离，形于颜色，帝谓之曰：“公比忧瘁，得非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诚如圣旨。”帝亦思约废立功，由是征入朝。未几，卒，以素子玄挺后之。

文思字温才，素从叔也。父宽，魏左仆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寻以父功，封新丰县子，邑五百户。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讨平之，复治翼州事。党项羌叛，文思率州兵讨平之。进击资中、武康、隆山生獠及东山獠，并破之。后从陈王攻齐河阴城，又从武帝攻拔晋州，以勋进授上仪同三司，改封永宁县公，增邑至千户。寿阳刘叔仁作乱，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之，战于砖井，在阵生擒叔仁。又别从王谊破贼于鲤鱼栅。其后累以军功，迁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为丞相，从韦孝宽拒尉迥于武陟。迥遣其将李围俊怀州，与行军总管宇文述击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进授上大将军，改封洛川县公。寻拜隆州刺史。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民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炀帝嗣位，征为民部尚书。转纳言，改授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趋奏，复授民部尚书，加位左光禄大夫。卒官，时年七十。谥曰定。初，文思当袭父爵，自以非嫡，遂让封于弟文纪，当世多之。

文纪字温范，少刚正，有器局。在周袭爵华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户。自右侍上士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安州总管长史。将兵迎陈降将李瑗于齐安，与陈将周法尚军遇，击走之。以功进授开府，入为虞部下大夫。高祖为丞相，改封汾阴县公。从梁睿讨王谦，以功进授上大将军。前后增邑三千户。拜资州刺史。入为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后数载，复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给事黄门侍郎，判礼部尚书事。仁寿二年，迁荆州总管。岁余，卒官，时年五十八。谥曰恭。

史臣曰：杨素少而轻侠，俶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高祖龙飞，将清六合，许以腹心之奇，每当推毂之重。扫妖氛于牛斗，江海无波；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然专以智诈自

立，不由仁义之道，阿谀时主，高下其心。营构离宫，陷君于奢侈；谋废冢嫡，致国于倾危。终使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祸败之源，实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为乱阶，坟土未干，阖门殂戮，丘陇发掘，宗族诛夷。则知积恶馀殃，信非徒语。多行无礼必自及，其斯之谓欤！约外示温柔，内怀狡算，为蛇画足，终倾国本，俾无遗育，宜哉！

列传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本姓裊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

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

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例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

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献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之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

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

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

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

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轻侮朝臣，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

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炀帝尝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礼遇亲重如此。弘谓其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从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其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

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大业之世，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于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矣。"弘闻之，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险无人心，从幸江都，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事见《司马德勘传》。

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

列传第十五

○宇文庆

宇文庆，字神庆，河南洛阳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将军，仕历五州刺史、安吉侯。父显和，夏州刺史。庆沉深有器局，少以聪敏见知。周初，受业东观，颇涉经史。既而谓人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之业！"于时文州民夷相聚为乱，庆应募从征。贼据保岩谷，径路悬绝，庆束马而进，袭破之，以功授都督。卫王直之镇山南也，引为左右。庆善射，有胆气，好格猛兽，直甚壮之。稍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柱国府掾。及诛宇文护，庆有谋焉，进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后从武帝攻河阴，先登攀堞，与贼短兵接战，良久，中石乃坠，绝而后苏。帝劳之曰："卿之馀勇，可以贾人也。"复从武帝拔晋州。其后齐师大至，庆与宇文宪轻骑而觇，卒与贼相遇，为贼所窘。宪挺身而遁，庆退据汾桥，众贼争进，庆引弓射之，所中人马必倒，贼乃稍却。及破高纬，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并居最。周武帝诏曰："庆勋庸早著，英望华远，出内之绩，简在朕心。戎车自西，俱总行阵，东夏荡定，实有茂功。高位缛礼，宜崇荣册。"于是进位大将军，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寻以行军总管击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总管。俄转宁州总管。高祖为丞相，复以行军总管南征江表。师次白帝，征还，以劳进位上大将军。高祖与庆有旧，甚见亲待，令督丞相军事，委以心腹。寻加柱国。开皇初，拜左武卫将军，进位上柱国。数

年，出除凉州总管。岁余，征还，不任以职。

初，上潜龙时，尝从容与庆言及天下事，上谓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复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尉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衅，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险隘，易生艰阻，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但恐为人所误，不足为虞。"未几，上言皆验。及此，庆恐上遗忘，不复收用，欲见旧蒙恩顾，具录前言为表而奏之曰："臣闻智侔造化，二仪无以隐其灵；明同日月，万象不能藏其状。先天弗违，实圣人之体道；未萌见兆，谅达节之神机。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齐诞御，怀五岳其犹轻，吞八荒而不梗，蕴妙见于胸襟，运奇谟于掌握。臣以微贱，早逢天眷，不以庸下，亲蒙推赤。所奉成规，纤毫弗舛，寻惟圣虑，妙出蓍龟，验一人之庆有徵，实天子之言无戏。臣亲闻亲见，实荣实喜。"上省表大悦，下诏曰："朕之与公，本来亲密，怀抱委曲，无所不尽。话言岁久，尚能记忆，今览表奏，方悟昔谈。何谓此言，遂成实录。古人之先知祸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验，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弥表诚节，深感至意，嘉尚无已。"自是上每加优礼。卒于家。

子静礼，初为太子千牛备身，寻尚高祖女广平公主，授仪同，安德县公，邑千五百户，后为熊州刺史。先庆卒。

子协，历武贲郎将、右翊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乱遇害。

协弟晶，字婆罗门，大业之世，少养宫中。后为千牛左右，炀帝甚亲昵之。每有游宴，晶必侍从，至于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来不限门禁，其恩幸如此。时人号曰宇文三郎。晶与宫人淫乱，至于妃嫔公主，亦有丑声。萧后言于帝，晶闻而惧，数日不敢见。其兄协因奏曰："晶今已壮，不可在宫掖。"帝曰："晶安在？"协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弑逆之际，晶时在玄览门，觉变，将入奏，为门司所遏，不得时进。会日瞑，宫门闭，退还所守。俄而难作，晶与五十人赴之，为乱兵所害。

○李礼成

李礼成，字孝谐，陇西狄道人也。凉王暠之六世孙。祖延实，魏司

徒。父彧，侍中。礼成年七岁，与姑之子兰陵太守荥阳郑颢随魏武帝入关。颢母每谓所亲曰："此兒平生未尝回顾，当为重器耳。"及长，沉深有行检，不妄通宾客。魏大统中，释褐著作郎，迁太子洗马、员外散骑常侍。周受禅，拜平东将军、散骑常侍。于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后以军功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爵修阳县侯，拜迁州刺史。时朝廷有所征发，礼成度以蛮夷不可扰，扰必为乱，上表固谏。周武帝从之。伐齐之役，从帝围晋阳，礼成以兵击南门，齐将席毗罗率精甲数千拒帝，礼成力战，击退之。加开府，进封冠军县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几，征为民部中大夫。

礼成妻窦氏早没，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为继室，情契甚欢。及高祖为丞相，进位上大将军，迁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禅，拜陕州刺史，进封绛郡公，赏赐优洽。寻征为左卫将军，迁右武卫大将军。岁馀，出拜襄州总管，称有惠政。后数载，复为左卫大将军。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岁馀，以疾征还京师，终于家。其子世师，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弟褒

元孝矩，河南洛阳人也。祖修义，父子均，并为魏尚书仆射。孝矩西魏时袭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时见周太祖专政，将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兴复社稷之志，阴谓昆季曰："昔汉氏有诸吕之变，硃虚、东牟，卒安刘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见，颠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将图之？"为兄则所遏，孝矩乃止。其后周太祖为兄子晋公护娶孝矩妹为妻，情好甚密。及闵帝受禅，护总百揆，孝矩之宠益隆。及护诛，坐徙蜀。数战，征还京师，拜益州总管司马，转司宪大夫。

高祖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及高祖为丞相，拜少冢宰，进位柱国，赐爵洵阳郡公。时房陵王镇洛阳，及上受禅，立为皇太子，令孝矩代镇。既而立其女为皇太子妃，亲礼弥厚。俄拜寿州总管，赐孝矩玺书曰："扬、越氛昆，侵轶边鄙，争桑兴役，不识大猷。以公志存远略，今故镇边服，怀柔以礼，称朕意焉。"时陈将任蛮奴等屡寇江北，复以孝矩领行军总管，屯兵于江上。后数载，自以年老，筋力渐衰，不堪军旅，上表乞骸骨。转泾州刺史，高祖下书曰："知执谦捻，请归初服。恭膺宝命，实赖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陕，何容便请高蹈，独为君子者乎！若以边境务烦，即宜徙节泾郡，养德卧治也。"在州岁馀，卒官，年五十九。谥曰简。子无竭嗣。

孝矩兄子文郁，见《诚节传》。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干用。开皇中，历左领左右将军、集沁二州刺史，封顺阳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岁而孤，为诸兄所鞠养。性友悌，善事诸兄。诸兄议欲别居，褒泣谏不得，家素富，多金宝，褒无所受，脱身而出，为州里所称。及长，宽仁大度，涉猎书史。仕周，官至开府、北平县公、赵州刺史。及高祖为丞相，从韦孝宽击尉迥，以功超拜柱国，进封河间郡公，邑二千户。开皇二年，拜安州总管。岁馀，徙原州总管。有商人为贼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执之，褒察其色冤而辞正，遂舍之。商人诣阙讼褒受金纵贼，上遣使穷治之。使者簿责褒曰："何故利金而舍盗也？"褒便即引咎，初无异词。使者与褒俱诣京师，遂坐免官。其盗寻发于他所，上谓褒曰："公朝廷旧人，位望隆重，受金舍盗非善事，何至自诬也？"对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盗贼，臣之罪一也。州民为人所谤，不付法司，悬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牵率愚诚，无顾形迹，不恃文书约束，至令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责？臣又不言受赂，使者复将有所穷究，然则缧绁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诬。"上叹异之，称为长者。十四年，以行军总管屯兵备边。辽东之役，复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柳城而还。仁寿初，嘉州夷、獠为寇，褒率步骑二万击平之。炀帝即位，拜齐州刺史，寻改为齐郡太守，吏民安之。及兴辽东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后相属，有西曹掾当行，诈疾，褒诘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将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馀，数日而死，坐是免官。卒于家，时年七十三。

○郭荣

郭荣，字长荣，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统末为同州司马。时武元皇帝为刺史，由是与高祖有旧。徽后官至洵州刺史、安城县公。及高祖受禅，拜太仆卿，数年，卒官。荣容貌魁岸，外疏内密，与其交者多爱之。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护察荣谨厚，擢为中外府水曹参军。时齐寇屡侵，护令荣于汾州观贼形势。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荣以为二城孤迥，势不相救，请于州镇之间更筑一城，以相控摄，护从之。俄而齐将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荣所立者独能自守。护作浮桥，出兵渡河，与孝先战。孝先于上流纵大筏以击浮桥，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护又以稽胡数为寇乱，使荣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筑周昌、弘信、广安、招远、咸宁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为寇。武帝亲总万机，拜宣纳中士。后从帝平齐，以战功，

赐马二十匹，绵绢六百段，封平阳县男，迁司水大夫。

荣少与高祖亲狎，情契极欢，尝与高祖夜坐月下，因从容谓荣曰："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荣深自结纳。宣帝崩，高祖总百揆，召荣，抚其背而笑曰："吾言验未？"即拜相府乐曹参军。俄以本官复领蕃部大夫。高祖受禅，引为内史舍人，以龙潜之旧，进爵蒲城郡公，加位上仪同。累迁通州刺史。仁寿初，西南夷、獠多叛，诏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率兵讨之。岁馀悉平，赐奴婢三百馀口。

炀帝即位，入为武候骠骑将军，以严正闻。后数岁，黔安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作乱，夷陵诸郡，民夷多应者，诏荣击平之。迁左候卫将军。从帝西征吐谷浑，拜银青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功进位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事辽东，荣以为中国疲敝，万乘不宜屡动，乃言于帝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岂有亲辱大驾以临小寇？"帝不纳。复从军攻辽东城，荣亲蒙矢石，昼夜不释甲胄百馀日。帝每令人窥诸将所为，知荣如是，帝大悦，每劳勉之。九年，帝至东都，谓荣曰："公年德渐高，不宜久涉行阵，当与公一郡，任所选也。"荣不愿违离，顿首陈让，辞情哀苦，有感帝心，于是拜为右候卫大将军。后数日，帝谓百僚曰："诚心纯至如郭荣者，固无比矣。"其见信如此。杨玄感之乱，帝令驰守太原。明年，复从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问动静，中使相望。卒于怀远镇，时年六十八。帝为之废朝，赠兵部尚书，谥曰恭，赠物千段。有子福善。

○庞晃

庞晃，字元显，榆林人也。父虬，周骠骑大将军。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达召补州都督。周太祖既有关中，署晃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关中。后迁骠骑将军，袭爵比阳侯。卫王直出镇襄州，晃以本官从。寻与长湖公元定击江南，孤军深入，遂没于阵。数年，卫王直遣晃弟车骑将军元俊赍绢八百匹赎焉，乃得归朝。拜上仪同，赐彩二百段，复事卫王。

时高祖出为随州刺史，路经襄阳，卫王令晃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结纳。及高祖去官归京师，晃迎见高祖于襄邑。高祖甚欢，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愿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顷之，有一雄雉鸣于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则有赏。然富贵之日，持以为验。"晃既射而中，高祖抚掌大笑曰："此是天

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赐之，情契甚密。武帝时，晃为常山太守，高祖为定州总管，屡相往来。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将行，意甚不悦。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高祖握晃手曰：“时未可也。”晃亦转为车骑将军。及高祖为扬州总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为丞相，进晃位开府，命督左右，甚见亲待。及践阼，谓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验不？”晃再拜曰：“陛下应天顺民，君临宇内，犹忆曩时之言，不胜庆跃。”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寻加上开府，拜右卫将军，进爵为公，邑千五百户。河间王弘之击突厥也，晃以行军总管从至马邑。别路出贺兰山，击贼破之，斩首千馀级。

晃性刚悍，时广平王雄当途用事，势倾朝廷，晃每陵侮之。尝于军中卧，见雄不起，雄甚衔之。复与高颎有隙，二人屡谮晃。由是宿卫十余年，官不得进。出为怀州刺史，数岁，迁原州总管。仁寿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为之废朝，赠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谥曰敬。子长寿，颇知名，官至骠骑将军。

○李安

李安，字玄德，陇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为朔燕恆三州刺史、襄武县公。安美姿仪，善骑射。周天和中，释褐右侍上士，袭爵襄武公。俄授仪同、少师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迁职方中大夫。复拜安弟悊为仪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时在京师，与周赵王谋害高祖，诱悊为内应。悊谓安曰：“寝之则不忠，言之则不义，失忠与义，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阴白之。及赵王等伏诛，将加官赏，安顿首而言曰：“兄弟无汗马之劳，过蒙奖擢，合门竭节，无以酬谢。不意叔父无状，为凶党之所蛊惑，覆宗绝嗣，其甘若荠。蒙全首领，为幸实多，岂可将叔父之命以求官赏？”于是俯伏流涕，悲不自胜。高祖为之改容曰：“我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为安隐其事而不言。寻授安开府，进封赵郡公，悊上仪同、黄台县男。

高祖即位，授安内史侍郎，转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平陈之役，以为杨素司马，仍领行军总管，率蜀兵顺流东下。时陈人屯白沙，安谓诸将曰：“水战非北人所长。今陈人依险泊船，必轻我而无备。以夜袭之，贼可破也。”诸将以为然。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师。高祖嘉之，诏书劳曰：“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开府亲将所部，夜动舟师，摧破贼徒，生擒虏众，益官军之气，破贼人之胆，副朕所委，闻以欣然。”进位上大将军，除郢州刺史。数日，转邓州刺史。安请为内职，高祖重违其意，除左领左右将军。俄迁右领军大将军，复拜

悊开府仪同三司、备身将军。兄弟俱典禁卫，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为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安别出长川，会虏渡河，与战破之。仁寿元年，出安为宁州刺史，悊为卫州刺史。安子琼，悊子玮，始自襁褓，乳养宫中，至是年八九岁，始命归家。其见亲顾如是。

高祖尝言及作相时事，因愍安兄弟灭亲奉国，乃下诏曰："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用能弘奖大节，体此至公。往者周历既穷，天命将及，朕登庸惟始，王业初基，承此浇季，实繁奸宄。上大将军、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其叔璋潜结藩枝，扇惑犹子，包藏不逞，祸机将发。安与弟开府仪同三司、卫州刺史、黄台县男悊，深知逆顺，披露丹心，凶谋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诚节，嘉之无已，懋庸册赏，宜不逾时。但以事涉其亲，犹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处有地，朕常为思审，遂致淹年。今更详按圣典，求诸往事，父子天性，诚孝犹不并立，况复叔侄恩轻，情礼本有差降，忘私奉国，深得正理，宜录旧勋，重弘赏命。"于是拜安、悊俱为柱国，赐缣各五千匹，马百匹，羊千口。复以悊为备身将军，进封顺阳郡公。安谓亲族曰："虽家门获全，而叔父遭祸，今奉此诏，悲愧交怀。"因歔欷悲感，不能自胜。先患水病，于是疾甚而卒，时年五十三。谥曰怀。子琼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悊后坐事除名，配防岭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庆等，龙潜惟旧，畴昔亲姻，或素尽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托。沾云雨之馀润，照日月之末光，骋步天衢，与时升降。高位厚秩，贻厥后昆，优矣！皛幼养宫中，未闻教义，炀帝爱之不以礼，其能不及于此乎？安、悊之于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诛夷，大义灭亲，所闻异于此矣。虽有悲悼，何损于侃。

列传第十六长孙览从子炽炽弟晟

长孙览，字休因，河南洛阳人也。祖稚，魏太师、假黄钺、上党文宣王。父绍远，周小宗伯、上党郡公。览性弘雅 ，有器量，略涉书记，尤晓钟律。魏大统中，起家东宫亲信。周明帝时，为大都督。武帝在藩，与览亲善，及即位，弥加礼焉，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览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帝每嘉叹之。览初名善，帝谓之曰："朕以万机，委卿先览。"遂赐名焉。及诛宇文护，以功进封薛国公。其后历小司空。从平齐，进位柱国，封第二子宽管国公。宣帝时，进位上柱国、大司徒，俄历同、泾二州刺史。高祖为丞相，转宜州刺史。

开皇二年，将有事于江南，征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师临江，陈人大骇。会陈宣帝卒，览欲乘衅遂灭之，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而还。上常命览与安德王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颎、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备展诚节，但苦猜忌，每致寒心。为臣若此，竟何情赖？朕之于公，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朕当与公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朕亦知公至诚，特付太子，宜数参见之，庶得渐相亲爱。柱臣素望，实属于公，宜识朕意。"其恩礼如此。又为蜀王秀纳览女为妃。其后以母忧去职。岁馀，起令复位。俄转泾州刺史，所在并有政绩。卒官。子洪嗣。仕历宋顺临三州刺史、司农少卿、北平太守。

炽字仲光，上党文宣王稚之曾孙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开府仪同三司、熊绛二州刺史、平原侯。炽性敏慧，美姿仪，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建德二年，授雍州仓城令，寻转盩厔令。频宰二邑，考绩连最，迁崤郡守。入为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为丞相府功曹参军，加大都督，封阳平县子，邑二百户。迁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谦反，炽从信州总管王长述溯江而上。以炽为前军，破谦一镇，定楚、合等五州，擒伪总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仪同三司。及高祖受禅，炽率官属先入清宫，即日授内史舍人、上仪同三司。寻以本官摄判东宫右庶子，出入两宫，甚被委遇。加以处事周密，高祖每称美之。授左领军长史，持节，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州，废置州郡，巡省风俗。还授太子仆，加谏议大夫，摄长安令。与大兴令梁毗俱为称职。然毗以严正闻，炽以宽平显，为政不同，部内各化。寻领右常平监，迁雍州赞治，改封饶良县子。迁鸿胪少卿。后数

岁，转太常少卿，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复持节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于路授吏部侍郎。大业元年，迁大理卿，复为西南道大使，巡省风俗。擢拜户部尚书。吐谷浑寇张掖，令炽率精骑五千击走之，追至青海而还，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六年，幸江都宫，留炽于东都居守，仍摄左候卫将军事。其年卒官，时年六十二。谥曰静。子安世，通事谒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趫捷过人。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年十八，为司卫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识也，唯高祖一见，深嗟异焉，乃携其手而谓人曰："长孙郎武艺逸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

宣帝时，突厥摄图请婚于周，以赵王招女妻之。然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而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时高祖作相，晟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都尉。

至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

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数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

二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回兵出塞。

后数月，突厥大入，发八道元帅分出拒之。阿波至凉州，与窦荣定战，贼帅累北。时晟为偏将，使谓之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岂不内愧于心乎？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谓之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纳之，因留塞上，使人随晟入朝。时摄图与卫王军遇，战于白道，败走至碛。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数万，与摄图相攻。阿波频胜，其势益张。摄图又遣使朝贡，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上许之。

四年，遣晟副虞庆则使于摄图，赐公主姓为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摄图奉诏，不肯起拜，晟进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七年，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因晟奏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乃召文武议焉。乐安公元谐曰："请就彼枭首，以惩其恶。"武阳公李充曰："请生将入朝，显戮以示百姓。"上谓晟曰："于卿何如？"晟对曰："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上曰："善。"八年，处罗侯死，遣晟往吊，仍赍陈国所献宝器以赐雍闾。

十三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称遣其来，密告主。雍闾信之，乃不修职贡。又遣晟出使，微观察焉。

公主见晟，乃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钦计议，扇惑雍闾。晟至京师，具以状奏。又遣晟往索钦，雍闾欲勿与，谬答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货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闾，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闾执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开府，仍遣入籓，莅杀大义公主。雍闾又表请婚，佥议将许之。晟又奏曰："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许尚公主。

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晟说染干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略。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染干败绩，杀其兄弟子侄，而部落亡散。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馀里，收得数百骑，乃相与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其怀贰，乃密遣从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进授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晟遣降虏觇候雍闾，知其牙内屡有灾变，夜见赤虹，光照数百里，天狗陨，雨血三日，流星坠其营内，有声如雷。每夜自惊，言隋师且至。并遣奏知，仍请出讨突厥。都速等归染干，前后至者男女万馀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悦附。寻以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可汗，赐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启人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许之。给晟箭六侯，发皆入鹿，启人之朋竟胜。时有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赉，晟独居多。寻遣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安义公主死，持节送义城公主，复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上并从之。

二十年，都蓝大乱，为其部下所杀。晟因奏请曰：“今王师临境，战数有功，贼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上许之，果尽来附。达头恐怖，又大集兵。诏晟部领降人，为秦川行军总管，取晋王广节度出讨。达头与王相抗，晟进策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馀级，俘百馀口，六畜数千头。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降，时亦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师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复遣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仁寿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军次北河，值贼帅思力俟斤等领兵拒战，晟与大将军梁默击走之，转战六十馀里，贼众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馀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晟送染干安置于碛口。

事毕，入朝，遇高祖崩，匿丧未发。炀帝引晟于大行前委以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将军。遇杨谅作逆，敕以本官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马，与李雄等共经略之。晟辞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诚，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齐都，人俗浇浮，易可搔扰。傥生变动，贼势即张，思所以镇之，非公莫可。公体国之深，终不可以兒害义，故用相委，公其勿辞。”于是遣捉相州。谅破，追还，转武卫将军。

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经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惊惧，先遣晟往喻旨，称述帝意。染干听之，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乃发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帝闻晟策，乃益嘉焉。后除淮阳太

守，未赴任，复为右骁卫将军。

五年，卒，时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赠赠甚厚。后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计，务功名。性至孝，居忧毁瘠，为朝士所称。贞观中，追赠司空、上柱国、齐国公，谥曰献。少子无忌嗣。

其长子行布，亦多谋略，有父风。起家汉王谅库真，甚见亲狎。后遇谅于并州起逆，率众南拒官军，乃留行布城守，遂与豆卢毓等闭门拒谅，城陷，遇害。次子恆安，以兄功授鹰扬郎将。

史臣曰：长孙氏爰自代阴，来仪京洛，门传锺鼎，家誓山河。汉代八王，无以方其茂绩；张氏七叶，不能譬此重光。览独擅雄辨，炽早称爽俊，俱司礼阁，并统师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坠。晟体资英武，兼包奇略，因机制变，怀彼戎夷。倾巢尽落，屈膝稽颡，塞垣绝鸣镝之旅，渭桥有单于之拜。惠流边朔，功光王府，保兹爵禄，不亦宜乎！

列传第十七

○韩擒虎弟僧寿洪

韩擒，字子通，河南东垣人也，后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将军、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胆略见称，容貌魁岸，有雄杰之表。性又好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游集。后以军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迁仪同三司，袭爵新义郡公。武帝伐齐，齐将独孤永业守金墉城，擒说下之。进平范阳，加上仪同，拜永州刺史。陈人逼光州，擒以行军总管击破之。又从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迁和州刺史。陈将甄庆、任蛮奴、萧摩诃等共为声援，频寇江北，前后入界。擒屡挫其锋，陈人夺气。

开皇初，高祖潜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声名，于是拜为庐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任，甚为敌人所惮。及大举伐陈，以擒为先锋。擒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进攻姑熟，半日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昼夜不绝。陈人大骇，其将樊巡、鲁世真、田瑞等相继降之。晋王广上状，高祖闻而大悦，宴赐群臣。晋王遣行军总管杜彦与擒合军，步骑二万，陈叔宝遣领军蔡徵守硃雀航，闻擒将至，众惧而溃。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弃军降于擒。擒以精骑五百，直入硃雀门。陈人欲战，蛮奴捻之曰："老夫尚

降，诸君何事！”众皆散走。遂平金陵，执陈主叔宝。时贺若弼亦有功。乃下诏于晋王曰：“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赐物万段。又下优诏于擒、弼曰：“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及至京，弼与擒争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略不交阵，岂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上曰：“二将俱合上勋。”于是进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

先是，江东有谣歌曰：“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涘。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皆不知所谓。擒本名豹，平陈之际，又乘青骢马，往反时节与歌相应，至是方悟。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擒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厉然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其有威容如此。别封寿光县公，食邑千户。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俄征还京，上宴之内殿，恩礼殊厚。无何，其邻母见擒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擒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擒子弟欲挞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因寝疾，数日竟卒，时年五十五。子世谔嗣。

世谔倜傥骁捷，有父风。杨玄感之作乱也，引世谔为将，每战先登。及玄感败，为吏所拘。时帝在高阳，送诣行所。世谔曰令守者市酒榖以酣暢，扬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为！”渐以酒进守者，守者狎之，遂饮令致醉。世谔因得逃奔山贼，不知所终。

僧寿字玄庆，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时，为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从韦孝宽平尉迥，每战有功，授大将军，封昌乐公，邑千户。开皇初，拜安州刺史。时擒为庐州总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转为熊州刺史。后转蔚州刺史，进爵广陵郡公。寻以行军总管击突厥于鸡头山，破之。后坐事免。数岁，复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惮之。十七

年，屯兰州以备胡。明年，辽东之役，领行军总管，还，检校灵州总管事。从杨素击突厥，破之，进位上柱国，改封江都郡公。炀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后，不复任用。大业五年，从幸太原。有京兆人达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会观之，僧寿亦豫焉，坐是除名。寻令复位。八年，卒于京师，时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骁勇，善射，膂力过人。仕周侍伯上士，后以军功拜大都督。高祖为丞相，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加上开府，甘棠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寻授骠骑将军。开皇九年，平陈之役，授行军总管。及陈平，晋王广大猎于蒋山，有猛兽在围中，众皆惧。洪驰马射之，应弦而倒。陈氏诸将，列观于侧，莫不叹伏焉。王大喜，赐缣百匹。寻以功加柱国，拜蒋州刺史。数岁，转廉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遇虏于恆安，众寡不敌，洪四面搏战，身被重创，将士沮气。虏悉众围之，矢下如雨。洪伪与虏和，围少解。洪率所领溃围而出，死者大半，杀虏亦倍。洪及药王除名为民，隆竟坐死。炀帝北巡，至恆安，见白骨被野，以问侍臣。侍臣曰："往者韩洪与虏战处也。"帝悯然伤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拜洪陇西太守。未几，硃崖民王万昌作乱，诏洪击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领郡如故。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又诏洪讨平之。师未旋，遇疾而卒，时年六十三。

○贺若P【

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周齐王宪闻而敬之，引为记室。未几，封当亭县公，迁小内史。周武帝时，上柱国乌丸轨言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帝呼弼问之，弼知太子不可动摇，恐祸及己，诡对曰："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帝默然。弼既退，轨让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及宣帝嗣位，轨竟见诛，弼乃获免。寻与韦孝宽伐陈，攻拔数十城，弼计居多。拜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鄴城，恐弼为变，遣长孙平驰驿代之。

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颎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于是拜弼为吴州总管，委

以平陈之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

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弼为行军总管。将渡江，酹酒而咒曰：“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及此，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也。袭陈南徐州，拔之，执其刺史黄恪。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沽酒者，弼立斩之。进屯蒋山之白土冈，陈将鲁达、周智安、任蛮奴、田瑞、樊毅、孔范、萧摩诃等以劲兵拒战。田瑞先犯弼军，弼击走之。鲁达等相继递进，弼军屡却。弼揣知其骄，士卒且惰，于是督厉将士，殊死战，遂大破之。麾下开府员明擒摩诃至，弼命左右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释而礼之。从北掖门而入。时韩擒已执陈叔宝，弼至，呼叔宝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忄栗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既而弼恚恨不获叔宝，功在韩擒之后，于是与擒相询，挺刃而出。上闻弼有功，大悦，下诏褒扬，语在《韩擒传》。晋王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于是以弼属吏。上驿召之，及见，迎劳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甕、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寻转右武候大将军。

弼时贵盛，位望隆重，其兄隆为武都郡公，弟东为万荣郡公，并刺史、列将。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时人荣之。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后数年，下弼狱，上谓之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惜其功，于是除名为民。岁馀，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开皇十九年，上幸仁寿宫，宴王公，诏弼为五言诗，词意愤怨，帝览而容之。尝遇突厥入朝，上赐之射，突厥一发中的。上曰：“非贺若弼无能当此。”于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诚奉国者，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既射，一发而中。上大悦，顾谓突厥曰：“此人天赐我也！”

炀帝之在东宫，尝谓弼曰：“杨素、韩擒、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为大将。及炀帝嗣位，尤被疏忌。大业三年，从驾北巡，至榆林。帝时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召突厥启民可汗飨之。弼以为大侈，与高颎、宇文弼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竟坐诛，时年六十四。妻子为官奴婢，群从徙边。

子怀亮，慷慨有父风，以柱国世子拜仪同三司。坐弼为奴，俄亦诛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圣哲启其机；疆埸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汉室韩、彭，代有其人，非一时也。自晋衰微，中原幅裂，区宇分隔，将三百年。陈氏凭长江之地险，恃金陵之馀气，以为天限南北，人莫能窥。高祖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馀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其俶傥英略，贺若居多，武毅威雄，韩擒称重。方于晋之王、杜，勋庸绰有馀地。然贺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韩擒累世将家，威声动俗，敌国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广陵、甘棠，咸有武艺，骁雄胆略，并为当时所推，赳赳干城，难兄难弟矣。

列传第十八达奚长儒

达奚长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庆，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长儒少怀节操　　，胆烈过人。十五袭爵乐安公。魏大统中，起家奉车都尉。周太祖引为亲信，以质直恭勤，授大都督。数有战功，假辅国将军，累迁使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平蜀之役，恆为先锋，攻城野战，所当必破之。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三百户。天和中，除渭南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从武帝平齐，迁上开府，进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户，别封一子县公。宣政元年，除左前军勇猛中大夫。后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陈遣骁将刘景率劲勇七千来为声援，轨令长儒逆拒之。长儒于是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毂相次，以待景军。景至，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乃纵奇兵，水陆俱发，大破之，俘数千人。及获吴明彻，以功进位大将军。寻授行军总管，北巡沙塞，卒与虏遇，接战，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谦举兵于蜀，沙氐上柱国杨永安扇动利、兴、武、文、沙、龙等六州以应谦，诏长儒击破之。谦二子自京师亡归其父，长儒并捕斩之。高祖受禅，进位上大将军，封蕲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户。

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众十馀万，寇掠而南，诏以长儒为行军总管，率众二千击之。遇于周，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长儒身被五创，通中者二；其战士死伤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高祖下诏曰：“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馀，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馀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

其年，授宁州刺史，寻转鄜州刺史，母忧去职。长儒性至孝，水浆不入口五日，毁悴过礼，殆将灭性，天子嘉叹。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事，匈奴惮之，不敢窥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总管，在职二年，转兰州总管。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复转荆州总管三十六州诸军事，高祖谓之曰：“江陵要害，国之南

门，今以委公，联无虑也。”岁馀，卒官。谥曰威。子暠，大业时，官至太仆少卿。

○贺娄子干

贺娄子干，字万寿，本代人也。随魏氏南迁，世居关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贤，右卫大将军。子干少以骁武知名。周武帝时，释褐司水上士，称为强济。累迁小司水，以勤劳，封思安县子，俄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大象初，领军器监，寻除秦州刺史，进爵为伯。

及尉迥作乱，子干与宇文司录从韦孝宽讨之。遇贼围怀州，子干与宇文述等击破之。高祖大悦，手书曰：“逆贼尉迥，敢遣蚁众，作寇怀州。公受命诛讨，应机荡涤，闻以嗟赞，不易可言。丈夫富贵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后每战先登，及破鄴城，与崔弘度逐迥至楼上。进位上开府，封武川县公，邑三千户，以思安县伯别封子皎。

开皇元年，进爵巨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高祖虑边塞未安，即令子干镇凉川。明年，突厥寇兰川，子干率众拒之，至可洛峐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于是册授子干为上大将军曰：“於戏！敬听朕命。唯尔器量闲明，志情强果，任经武将，勤绩有闻。往岁凶丑未宁，屡惊疆埸，拓土静乱，殊有厥劳。是用崇兹赏典，加此车服，往钦哉！祗承荣册，可不慎欤！”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其年，突厥复犯塞，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子干别路破贼，斩首千馀级，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赍优诏劳勉之。子干请入朝，诏令驰驿奉见。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干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馀口，二旬而还。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俄而虏寇岷、洮二州，子干勒兵赴之，贼闻而遁去。

高祖以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岁馀，拜云州刺史，甚为虏所惮。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出西北道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寻起视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时年六十。高祖伤惜者久之，赙缣千匹，米麦千斛，赠怀、魏等四州刺史，谥曰怀。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

子干兄诠，亦有才器，位至银青光禄大夫、鄯纯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东安郡公。

○史万岁

史万岁，京兆杜陵人也。父静，周沧州刺史。万岁少英武，善骑射，骁捷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齐战于芒山，万岁时从父入军，旗鼓正相望，万岁令左右趣治装急去。俄而周师大败，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时，释褐侍伯上士。及平齐之役，其父战没，万岁以忠臣子拜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太平县公。

尉迥之乱也，万岁从梁士彦击之。军次冯翊，见群雁飞来，万岁谓士彦曰："请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应弦而落，三军莫不悦服。及与迥军相遇，每战先登。鄴城之阵，官军稍却，万岁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破之。"于是驰马奋击，杀数十人，众亦齐力，官军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将军。

尔硃勋以谋反伏诛，万岁颇相关涉，坐除名，配敦煌为戍卒。其戍主甚骁武，每单骑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马，辄大克获。突厥无众寡莫之敢当。其人深自矜负，数骂辱万岁。万岁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试令驰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万岁请弓马，复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归。戍主始善之，每与同行，辄入突厥数百里，名誉北夷。窦荣定之击突厥也，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数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引军而去。由是拜上仪同，领车骑将军。平陈之役，又以功加上开府。

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万岁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馀战，转斗千

馀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以水陆阻绝，信使不通，乃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素大悦，上其事。高祖嗟叹，赐其家钱十万，还拜左领军将军。先是，南宁夷爨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遣使驰奏，请将入朝，诏许之。爨玩阴有二心，不欲诣阙，因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蜀王时在益州，知其受赂，遣使将索之。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索无所获。以功进位柱国。晋王广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上知为所善，令万岁督晋府军事。明年，爨玩复反，蜀王秀奏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无大臣节。上令穷治其事，事皆验,罪当死。上数之曰："受金放贼，重劳士马。朕念将士暴露，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岂社稷臣也？"万岁曰："臣留爨玩者，恐其州有变，留以镇抚。臣还至泸水，诏书方到，由是不将入朝，实不受赂。"上以万岁心有欺隐，大怒曰："朕以卿为好人，何乃官高禄重，翻为国贼也？"顾有司曰："明日将斩之。"万岁惧而服罪，顿首请命。左仆射高颎、左卫大将军元旻等进曰："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为民。岁馀，复官爵。寻拜河州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

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之，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馀里乃及，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遁逃而还。杨素害其功，因谮万岁云："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遂寝其功。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会上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见上方怒，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暴杀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诏罪万岁曰："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爨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

受金银，违敕令住，致爨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近复总戎，进讨蕃裔。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拒抗，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定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陈，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若竭诚立节，心无虚罔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死之日，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

万岁为将，不治营伍，令士卒各随所安，无警夜之备，虏亦不敢犯。临阵对敌，应变无方，号为良将。有子怀义。

○刘方冯昱王璟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

刘方，京兆长安人也。性刚决，有胆气。仕周承御上士，寻以战功拜上仪同。高祖为丞相，方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以功加开府，赐爵河阴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开皇三年，从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进位大将军。其后历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仁寿中，会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之略，上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为长史，统二十七营而进。方法令严肃，军容齐整，有犯禁者，造次斩之。然仁而爱士，有疾病者，亲自抚养。长史敬德亮从军至尹州，疾甚，不能进，留之州馆。分别之际，方哀其危笃，流涕呜咽，感动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论者称为良将。至都隆岭，遇贼二千余人来犯官军，方遣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击破之。进兵临佛子，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

寻授欢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欢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将军张瑟、司马李纲舟师趣比景。高祖崩，炀帝即位，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阁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创，却蹂其阵，王师力战，贼奔于栅，因攻破之，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进至大缘江，贼据险为栅，又击破之。迳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伤惜之，乃下诏曰：“方肃承

庙略，恭行天讨，饮冰湍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子通仁嗣。

开皇时，有冯昱、王厓、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俱为边将，名显当时。昱、厓，并不知何许人也。昱多权略，有武艺。高祖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与王谊、李威等讨叛蛮，平之，拜柱国。开皇初，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以备胡。突厥数万骑来掩之，昱力战累日，众寡不敌，竟为虏所败，亡失数千人，杀虏亦过当。其后备边数年，每战常大克捷。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将帅才，每以行军总管屯兵江北，御陈寇。数有战功，为陈人所惮。伐陈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讨皆有殊绩。官至柱国、白水郡公。充，陇西成纪人也。少慷慨，有英略。开皇中，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国、武阳郡公、拜朔州总管，甚有威名，为虏所惮。后有人谮其谋反，征还京师，上谴怒之。充性素刚，遂忧愤而卒。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驰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大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历岷、兰二州总管以镇之。后与周法尚讨嘉州叛獠，法尚军初不利，武通率数千人，为贼断其归路。武通于是束马悬车，出贼不意，频战破之。贼知其孤军无援，倾部落而至。武通转斗数百里，为贼所拒，四面路绝。武通轻骑接战，坠马，为贼所执，杀而啖之。永贵，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封北陈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频为行军总管击胡，以功官至柱国、徐州总管。并史失其事。

史臣曰：长儒等结发从戎，俱有骁雄之略；总统师旅，各擅御侮之功。长儒以步卒二千抗十万之虏，师歼矢尽，勇气弥历，壮哉！子干西涉青海，北临玄塞，胡夷慑惮，烽候无警，亦有可称。万岁实怀智勇，善抚士卒，人皆乐死，师不疲劳。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锋所指，威惊绝域。论功杖气，犯忤贵臣，偏听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广之风焉。刘方号令无私，治军严肃，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蛮，无思不服。凡此诸将，志烈过人，出当推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虽马伏波之威行南裔，赵充国之声动西羌，语事论功，各一时也。

列传第十九王长述

王长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罴，魏太尉。父庆远，周淮州刺史。长述幼有仪范，年八岁　　，周太祖见而异之，曰：“王公有此孙，足为不朽。”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封长安县伯。累迁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太子舍人。长述早孤，少为祖罴所养，及罴薨，居丧过礼，有诏褒异之。免丧，袭封扶风郡公，邑三千户。除中书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龙门郡公。从于谨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户。周受禅，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户。拜宾部大夫。出为晋州刺史，转玉壁总管长史。寻授司宪大夫，出拜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怀之，在任数年，蛮夷归之者三万馀户。朝议嘉之，就拜大将军。后历襄、仁二州总管，并有能名。及高祖为丞相，授信州总管，部内夷、獠犹有未宾，长述讨平之，进位上大将军。王谦作乱益州，遣使致书于长述，因执其使，上其书，又陈取谦之策。上大悦，前后赐黄金五百两，授行军总管，率众讨谦。以功进位柱国。开皇初，复献平陈之计，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上善其能，频加赏劳，下书曰：“每览高策，深相嘉叹，命将之日，当以公为元帅也。”后数岁，以行军总管击南宁，未至，道病卒。上甚伤惜之，令使者吊祭，赠上柱国、冀州刺史，谥曰庄。子谟嗣。谟弟轨，大业末，东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辽东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师。衍少专武艺，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时，释褐千牛备身，封怀仁县公。加开府，改封普宁县公，迁义州刺史。寻从韦孝宽镇玉壁城，数与贼战，敌人惮之。及平齐，以军功进授大将军，改封真乡郡公，拜左宫伯，赐杂彩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赐子仲威爵浮阳郡公。后历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谦作乱，高祖以衍为行军总管，从梁睿击平之。进位上大将军，赐缣二千匹。开皇元年，又以行军总管讨叛蛮，平之。进位柱国，赐帛二千匹。寻检校利州总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率众讨之，不见虏而还。转介州刺史。后数年，朝廷将有事江南，诏衍于襄州道营战船。及大举伐陈，授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襄阳道，以功赐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总管，颇有惠政，岁馀，以疾还京师，卒于家，时年五十七。子仲威嗣。

衍弟子长雅，尚高祖女襄国公主，袭父纶爵，为河阳郡公。开皇初，拜将军、散骑常侍，历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检校秦州总管。

衍从孙密，别有传。

○伊娄谦

伊娄谦，字彦恭，本鲜卑人也。其先代为酋长，随魏南迁。祖信，中部太守。父灵，相、隆二州刺史。谦性忠直，善辞令。仕魏为直阁将军。周受禅，累迁宣纳上士，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武帝将伐齐，引入内殿，从容谓曰："朕将有事戎马，何者为先？"谦对曰："愚臣诚不足以知大事，但伪齐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优，耽昏曲蘖。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谗人之口，上下离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师，臣之愿也。"帝大笑，因使谦与小司寇拓拔伟聘齐观衅。帝寻发兵。齐主知之，令其仆射阳休之责谦曰："贵朝盛夏征兵，马首何向？"谦答曰："仆凭式之始，未闻兴师。设复西增白帝之城，东益巴丘之戍，人情恆理，岂足怪哉！"谦参军高遵以情输于齐，遂拘留谦不遣。帝克并州，召谦劳之曰："朕之举兵，本俟卿还；不图高遵中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执遵付谦，任令报复。谦顿首请赦之，帝曰："卿可聚众唾面，令知愧也。"谦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责。"帝善其言而止。谦竟待遵如初。其宽厚仁恕，皆此类也。寻赐爵济阳县伯，累迁前驱中大夫。大象中，进爵为侯，加位开府。高祖作相，授亳州总管，俄征还京。既平王谦，谦耻与逆人同名，因尔称字。高祖受禅，以彦恭为左武候将军，俄拜大将军，进爵为公。数年，出为泽州刺史，清约自处，甚得人和。以疾去职，吏人攀恋，行数百里不绝。数岁，卒于家，时年七十。子杰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长贵，平凉长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宽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经为掌式中士。后以父军功赐爵鹑阴子。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兵曹。后数载，复以父功拜开府仪同三司，迁中外府掾。从护征伐，数有战功，改封襄武县公，邑五百户。从武帝平齐，加授上开府，进封淅阳郡公，增邑二千户，拜幽州总管。宣帝时，进爵雁门郡公。高祖为丞相，征拜小司马，进位大将军。从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拜柱国。高祖受禅，进上柱国，拜太子太师，甚见亲重，尝幸其第，宴饮极欢，礼赐殊厚。奉诏营庙社，进爵观国公，增邑通前五千户。未几，拜右武卫大将军。岁馀，卒官，时年四十七。赠司空，谥曰敬。子世师嗣。次子德懋，在《孝义传》。

时有任城郡公王景、鲜虞县公谢庆恩，并官至上柱国。大义公辛遵

及其弟韶，并官至柱国。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贵，亲礼与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阳人也。父季海，魏司徒、冯翊王，遇周、齐分隔，季海遂仕长安。亨时年数岁，与母李氏在洛阳。齐神武帝以亨父在关西，禁锢之。其母则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谋，遂诈称冻馁，请就食于荥阳。齐人以其去关西尚远，老妇弱子，不以为疑，遂许之。李氏阴托大豪李长寿，携亨及孤侄八人，潜行草间，得至长安。周太祖见而大悦，以亨功臣子，甚优礼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储宫，引为交友。释褐千牛备身。大统末，袭爵冯翊王，邑千户。授拜之日，悲恸不能自胜。俄迁通直散骑常侍，历武卫将军、勋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闵帝受禅，例降为公。明、武时，历陇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马。宣帝时，为洛州刺史。高祖为丞相，遇尉迟迥作乱，洛阳人梁康、邢流水等举兵应迥。旬日之间，众至万馀。州治中王文舒潜与梁康相结，将图亨。亨阴知其谋，乃选关中兵，得二千人为左右，执文舒斩之，以兵袭击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禅，征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户。寻出为卫州刺史，加大将军。卫土俗薄，亨以威严镇之，在职八年，风化大洽。后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诣阙上表，请留卧治，上嗟叹者久之。其年，亨以笃疾，重请还京，上令使者致医药，问动静，相望于道。岁馀，卒于家，时年六十九。谥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阁将军、颍川太守。父辟，渭州刺史。整少有风概，九岁丁父忧，哀毁骨立，事母以孝闻。及长，骁勇有膂力，好读孙、吴《兵法》。魏大统末，袭爵武乡侯。周太祖引为亲信。后事宇文护子中山公训，甚被亲遇。俄授都督。明帝时，为内侍上士，累迁仪同三司，拜武州刺史。从武帝平齐，加上仪同，进爵平原县公，邑千户，入为勋曹中大夫。高祖为丞相，进位开府。及受禅，加上开府，进封长广郡公，俄拜左武卫将军。在职数年，以母忧去职，起令视事。开皇六年，突厥犯塞，诏遣卫王爽总戎北伐，以整为行军总管兼元帅长史。至合川，无虏而还。整密进取陈之策，上善之，于是以行军总管镇襄阳。寻病卒，时年五十五。高祖闻而伤之，赠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谥曰襄。子楷嗣。官至开府。

整弟肃，亦少有志行。开皇初，为通直散骑常侍、北地太守。

○李彻

李彻，字广达，朔方岩绿人也。父和，开皇初为柱国。彻性刚毅，有器干，伟容仪，多武艺。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寻拜殿中司马，累迁奉车都尉。护以彻谨厚有才具，甚礼之。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护令彻以本官从焉。未几，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帝时，从皇太子西征吐谷浑，以功赐爵同昌县男，邑三百户。后从帝拔晋州。及帝班师，彻与齐王宪屯鸡栖原。齐主高纬以大军至，宪引兵西上，以避其锋。纬遣其骁将贺兰豹子率劲骑蹑宪，战于晋州城北。宪师败，彻与杨素、宇文庆等力战，宪军赖以获全。复从帝破齐师于汾北，乘胜下高壁，拔晋阳，擒高湝于冀州，俱有力焉。录前后功，加开府，别封蔡阳县公，邑千户。宣帝即位，从韦孝宽略定淮南，每为先锋。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欢心。高祖受禅，加上开府，转云州刺史。岁馀，征为左武卫将军。及晋王广之镇并州也，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为之僚佐。上以彻前代旧臣，数持军旅，诏彻总晋王府军事，进爵齐安郡公。时蜀王秀亦镇益州，上谓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其见重如此。

明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上令卫王爽为元帅，率众击之，以彻为长史。遇虏于白道，行军总管李充言于爽曰："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屯据要险，必轻我而无备，精兵袭之，可破也。"爽从之。诸将多以为疑，唯彻奖成其计，请与同行。遂与充率精骑五千，出其不意，掩击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将军。沙钵略因此屈膝称藩。未几，沙钵略为阿拔所侵，上疏请援。以彻为行军总管，率精骑一万赴之。阿拔闻而遁去。及军还，复领行军总管，屯平凉以备胡寇，封安道郡公。开皇十年，进位柱国。及晋王广转牧淮海，以彻为扬州总管司马，改封德广郡公。寻徙封城阳郡公。其后突厥犯塞，彻复领行军总管击破之。

左仆射高颎之得罪也，以彻素与颎相善，因被疏忌，不复任使。后出怨言，上闻而召之，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卒。大业中，其妻宇文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伏诛。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谦，周荆州

总管。彭少孤，事母以孝闻。性刚毅，有武略，工骑射。善《周官》、《尚书》，略通大义。周武帝时，为侍伯上士，累转门正上士。及高祖为丞相，周陈王纯镇齐州，高祖恐纯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彭未至齐州三十里，因诈病，止传舍，遣人谓纯曰："天子有诏书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强步，愿王降临之。"纯疑有变，多将从骑至彭所。彭出传舍迎之，察纯有疑色，恐不就征，因诈纯曰："王可避人，将密有所道。"纯麾从骑，彭又曰："将宣诏，王可下马。"纯遽下，彭顾其骑士曰："陈王不从诏征，可执也。"骑士因执而锁之。彭乃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高祖见而大悦，拜上仪同。及践阼，迁监门郎将，兼领右卫长史，赐爵安阳县男。数岁，转车骑将军，俄转骠骑，恆典宿卫。性谨密，在省闼二十馀年，每当上在仗，危坐终日，未尝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谓彭曰："卿当上日，我寝处自安。"又尝曰："卿弓马固以绝人，颇知学不？"彭曰："臣少爱《周礼》、《尚书》，每于休沐之暇，不敢废也。"上曰："试为我言之。"彭因说君臣戒慎之义，上称善。观者以为知言。后加上开府，迁备身将军。

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上命彭射之，既发而中。上大悦，赐钱一万。及使者反，可汗复遣使于上曰："请得崔将军一与相见。"上曰："此必善射闻于虏庭，所以来请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因掷肉于野，以集飞鸢，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复请彭射之，彭连发数矢，皆应弦而落，突厥相顾，莫不叹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馀日，上赂以缯彩，然后得归。仁寿末，进爵安阳县公，邑二千户。

炀帝即位，迁左领军大将军。从幸洛阳，彭督后军。时汉王谅初平，馀党往往屯聚，令彭率众数万镇遏山东，复领慈州事。帝以其清，赐绢五百匹。未几而卒，时年六十三。帝遣使吊祭，赠大将军，谥曰肃。子宝德嗣。

史臣曰：王长述等，或出总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声绩，以功名终，有以取之也。伊娄谦志量弘远，不念旧恶，请赦高遵之罪，有国士之风焉。崔彭巡警岩廊，毅然难犯，御侮之寄，有足称乎！

列传第二十

○杜彦

杜彦，云中人也。父迁，属葛荣之乱，徙家于幽。彦性勇果，善骑射。仕周，释褐左侍上士，后从柱国陆通击陈将吴明彻于土州，破之。又击叛蛮，克仓埠、白杨二栅，并斩其渠帅。进平郢州贼帅樊志，以战功拜大都督。寻迁仪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陇州刺史，赐爵永安县伯。高祖为丞相，从韦孝宽击尉迥于相州，每战有功，赐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进位上开府，改封襄武县侯，拜魏郡太守。开皇初，授丹州刺史，进爵为公。后六岁，征为左武卫将军。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与新义公韩擒相继而进。军至南陵，贼屯据江岸，彦遣仪同樊子盖率精兵击破其栅，获船六百馀艘。渡江，击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将许翼。进至新林，与擒合军。及陈平，赐物五千段，粟六千石，进位柱国，赐子宝安爵昌阳县公。高智慧等之作乱也，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之，别解江州围。智慧馀党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彦水陆兼进，攻锦山、阳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斩其渠帅。贼李陀拥众数千，据彭山，彦袭击破之，斩陀，传其首。又击徐州、宜丰二洞，悉平之。赐奴婢百馀口。拜洪州总管，甚有治名。

岁馀，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吾思可以镇榆林者，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后数年，朝廷复追录前功，赐子宝虔爵承县公。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上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统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突厥复寇云州，上令杨素击走之，是后犹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未几，以疾征还，卒，时年六十。子宝虔，大业末，文城郡丞。

○高劢

高劢，字敬德，渤海蓨人也，齐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聪敏，美风仪，以仁孝闻，为齐显祖所爱。年七岁，袭爵清河王。十四为青州刺史，历右卫将军、领军大将军、祠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乐安王。性刚直，有才干，甚为时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则引之为副。迁侍中、尚书右仆射。及后主为周师所败，劢奉太后归鄴。时宦官放纵，仪同苟子溢尤称宠幸，劢将斩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释。

刘文殊窃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何得如此！"劢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贵多叛，正由此辈弄权，致使衣冠解体。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劢劝后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台之上，因胁之曰：'若战不捷，则烧之。'此辈惜妻子，必当死战，可败也。"后主不从，遂弃鄴东遁。劢恆后殿，为周军所得。武帝见之，与语，大悦，因问齐亡所由。劢发言流涕，悲不自胜，帝亦为之改容。授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为丞相，谓劢曰："齐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闻于邻境，宜善自爱。"劢再拜谢曰："劢亡齐末属，世荷恩荣，不能扶危定倾，以致沦覆。既蒙获宥，恩幸已多，况复滥叨名位，致速官谤。"高祖甚器之，以劢检校扬州事。后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

七年，转光州刺史，上取陈五策，又上表曰："臣闻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是以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皆所以宁一宇内，匡济群生者也。自昔晋氏失驭，天网绝维，群凶于焉□胃起，三方因而鼎立。陈氏乘其际运，拔起细微，茜顼纵其长蛇，窃据吴会；叔宝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数年已来，荒悖滋甚。牝鸡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积骸千数，疆埸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嫚，不知纪极。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大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藩任，与其邻接，密迩仇雠，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船电迈，臣难惊怯，请效鹰犬。"高祖览表嘉之，答以优诏。及大举伐陈，以劢为行军总管，从宜阳公王世积下陈江州。以功拜上开府，赐物三千段。

陇右诸羌数为寇乱，朝廷以劢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车大崇威惠，民夷悦附，其山谷间生羌相率诣府称谒，前后至者，数千馀户。豪猾屏迹，路不拾遗，在职数年，称为治理。后遇吐谷浑来寇，劢遇疾不能拒战，贼遂大掠而去。宪司奏劢亡失户口，又言受羌馈遗，竟坐免官。后卒于家，时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尔硃敞

尔硃敞，字乾罗，秀容契胡人，尔硃荣之族子也。父彦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齐神武帝韩陵之捷，尽诛尔硃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兒群戏者，敞解所著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兒。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购之愈急，迹且至，长孙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资而遣之。遂诈为道士，变姓名，隐嵩山，略涉经史。数年之间，人颇异之。尝独坐岩石之下，泫然而叹曰："吾岂终于此乎？伍子胥独何人也！"于是间行微服，西归于周。太祖见而礼之，拜大都督、行台郎中，封灵寿县伯，邑千五百户。迁通直散骑常侍，转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侯。保定中，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户，历信、临、熊、潼四州刺史，进爵为公。武帝东征，上表求从，许之。攻城陷阵，所当皆破，进位上开府。除南光州刺史，入为护军大将军。岁馀，转胶州刺史。于是迎长孙氏及弟置于家，厚资给之。高祖受禅，改封边城郡公。黔安蛮叛，命敞讨平之。师旋，拜金州总管。寻转徐州总管。在职数年，号为明肃，民吏惧之。后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赐二马轺车，归于河内，卒于家，时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摇

周摇，字世安，其先与后魏同源，初为普乃氏，及居洛阳，改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为北平王。父恕延，历行台仆射、南荆州总管。摇少刚果，有武艺，性谨厚，动遵法度。仕魏，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周闵帝受禅，赐姓车非氏，封金水郡公。历夙、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从帝平齐，每战有功，超授柱国，进封夔国公。未几，拜晋州总管。时高祖为定州总管，文献皇后自京师诣高祖，路经摇所，主礼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于财，限法不敢辄费。又王臣无得效私。"其质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为丞相，徙封济北郡公，寻拜豫州总管。高祖受禅，复姓周氏。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患，前总管李崇为虏所杀，上思所以镇之，临朝曰："无以加周摇者。"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鄣塞，谨斥候，边民以安。后六载，徙为寿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见，上劳之曰："公积行累仁，历仕三代，克终富贵，保兹遐寿，良足善也。"赐坐褥，归于第。岁馀，终于家，谥曰恭，时年八十四。

○独孤楷

独孤楷，字修则，不知何许人也，本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楷少谨厚，便弄马槊，为宇文护执刀，累转车骑将军。其后数从征伐，赐爵广阿县公，邑千户，拜右侍下大夫。周末，从韦孝宽平淮南，以功赐子景云爵西河县公。高祖为丞相，进授开府，每督亲信兵。及受禅，拜右监门将军，进封汝阳郡公。数岁，迁右卫将军。仁寿初，出为原州总管。时蜀王秀镇益州，上征之，犹豫未发。朝廷恐秀生变，拜楷益州总管，驰传代之。秀果有异志，楷讽谕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至兴乐，去益州四十余里，将反袭楷，密令左右觇所为，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称之。炀帝即位，转并州总管。遇疾丧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旧臣，历职二代，高风素望，卧以镇之，无劳躬亲簿领也。"遣其长子凌云监省郡事。其见重如此。数载，转长平太守，未视事而卒。谥曰恭。子凌云、平云，彦云，皆知名。楷弟盛，见《诚节传》。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慧少慷慨有大节，便弓马，好鹰犬。齐文襄帝时，为行台左丞，加荡寇将军，累迁右卫将军、太仆卿，自永宁县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贵和又以军功为王，一门二王，称为贵显。周武平齐，授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拜佽飞右旅下大夫，转熊渠中大夫。高祖为丞相，从韦孝宽击尉惇于武陟，所当皆破，授大将军，赐物八百段。及平尉迥，进位柱国，赐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户，赉物二千三百段。请以官爵让兄，朝廷不许，论者义之。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恆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于是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岁馀，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迁寿州总管。其年，左转杞州刺史，在职数年，迁徐州总管。时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许。俄转荆州总管，又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慧躬行朴素以矫之，风化大洽。曾见人以穀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号其处曰西河公穀。转秦州总管。炀帝即位，为天水太守。大业五年，征吐谷浑，郡滨西境，民苦劳役，又遇帝西巡，坐为道不整，献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斩之。见其无发，乃释，除名为民。卒于家。

○张威

张威，不知何许人也。父琛，魏弘农太守。威少倜傥有大志，善骑射，膂力过人。在周，数从征伐，位至柱国、京兆尹，封长寿县公，邑千户。王谦作乱，高祖以威为行军总管，从元帅梁睿击之。军次通谷，谦守将李三王拥劲兵拒守，睿以威为先锋。三王初闭垒不战，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阵。威令壮士奋击，三王军溃，大兵继至，于是擒斩四千馀人。进至开远，谦将赵俨众十万，连营三十里。威凿山通道，自西岭攻其背，俨遂败走。追至成都，与谦大战，威将中军。及谦平，进位上柱国，拜泸州总管。高祖受禅，历幽、洛二州总管，改封晋熙郡公。寻拜河北道行台仆射，后督晋王军府事。数年，拜青州总管，赐钱八十万，米五百石，杂彩三百段。威在青州，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后从上祠太山，至洛阳，上谓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镇，可谓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视？岂直孤负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问威曰："公所执笏今安在？"威顿首曰："臣负罪亏宪，无颜复执，谨藏于家。"上曰："可持来。"威明日奉笏以见，上曰："公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朕不忘之。今还公笏。"于是复拜洛州刺史，后封睆城郡公。寻转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业中，至武贲郎将。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过人。周武帝时，数从征伐，以战功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龙州蛮任公忻、李国立等聚众为乱，刺史独孤善不能御。朝议以洪有武略，代善为刺史。月馀，擒公忻、国立，皆斩首枭之，馀党悉平。从帝攻河阴，洪力战，陷其西门。帝壮之，赏物千段。复从帝平齐，进位上仪同，赐爵北平侯，邑八百户，拜左勋曹下大夫。柱国王轨之擒吴明彻也，洪有功焉，加位开府，迁折冲中大夫。尉迥作乱相州，以洪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军至河阳，迥遣兵围怀州，洪与总管宇文述等击走。又破尉惇于武陟。及平相州，每战有功，拜柱国，封广武郡公，邑二千户。前后赐物万段，奴婢五十口，金银各百挺，牛马百匹。时东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数岁，征入朝，为漕渠总管监，转拜泗州刺史。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虏，至碛而还。后迁徐州总管，卒，时年六十四。

○侯莫陈颖

侯莫陈颖，字遵道，代人也。与魏南迁，世为列将。父崇，魏、周之际，历职显要，官至大司空。颖少有器量，风神警发，为时辈所推。

魏大统末，以父军功赐爵广平侯，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周武帝时，从滕王逌击龙泉、文城叛胡，与柱国豆卢勣各帅兵分路而进。颖悬军五百馀里，破其三栅。先是，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至是诏胡敢有压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匿者，勣将诛之，颖谓勣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胁为乱耳。大兵临之，首乱者知惧，胁从者思降。今渐加抚慰，自可不战而定。如即诛之，转相惊恐，为难不细。未若召其渠帅，以隐匿者付之，令自归首，则群胡可安。"勣从之。群胡感悦，争来降附，北土以安。迁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为丞相，拜昌州刺史。会受禅，竟不行，加上开府，进爵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数年，转陈州刺史。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鲁山道。属陈将荀法尚、陈纪降，颖与行军总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寻拜饶州刺史，未之官，迁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职数年，坐与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将送者，莫不流涕，因相与立碑，颂颖清德。未几，检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寿中，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抚山东，以颖为第一。高祖嘉叹，优诏褒扬。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于是征颖入朝。及进见，上与颖言及平生，以为欢笑。数日，进位大将军，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赐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炀帝即位，颖兄梁国公芮坐事徙边，朝廷恐颖不自安，征归京师。数年，拜恆山太守。其年，岭南、闽越多不附，帝以颖前在桂州有惠政，为南土所信伏，复拜南海太守。后四岁，卒官。谥曰定。子虔会，最知名。

史臣曰：杜彦东夏、南服，屡有战功，作镇朔垂，胡尘不起。高劢死亡之际，志气懔然，疾彼奸邪，致兹馀庆。尔硃敞幼有权奇，终能止足，崇基坠而复构，不亦仁且智乎！周摇以质实见知，独孤以恤人流誉，乞伏慧能以国让，侯莫陈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践仁义之路，皆有可称焉。慧以供帐不厚，至于放黜，并结发登朝，出入三代，终享禄位，不夭性龄，盖其任心而行，不为矫饰之所致也。

列传第二十一

○卢恺

卢恺，字长仁，涿郡范阳人也。父柔，终于魏中书监。恺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书记，颇解属文。周齐王宪引为记室。其后袭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户。从宪伐齐，恺说柏杜镇下之。迁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户。染工上士王神欢者，尝以赂自进，冢宰宇文护擢为计部下大夫。恺谏曰："古者登高能赋，可为大夫，求贤审官，理须详慎。今神欢出自染工，更无殊异，徒以家富自通，遂与搢绅并列，实恐惟鹅之刺，闻之外境。"护竟寝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户。岁馀，转内史下大夫。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转礼部大夫，为聘陈使副。先是，行人多从其国礼，及恺为使，一依本朝，陈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命恺作露布，帝读之大悦，曰："卢恺文章大进，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寻授襄州总管司录，转治中。大象元年，征拜东京吏部大夫。开皇初，加上仪同三司，除尚书吏部侍郎，进爵为侯，仍摄尚书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虽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恺有吏干，赐钱二十万，并赉杂彩三百匹，加散骑常侍。八年，上亲考百僚，以恺为上。恺固让，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干，旧所闻悉。今者上考，佥议攸同，当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朕心，无劳饰让。"岁馀，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上以恺属吏。宪司奏恺曰："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为海州刺史。又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恺敢将天官以为私惠！"恺免冠顿首曰："皇太子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夔即苏威之子，臣以夔未当迁，固启而止。臣若与威有私，岂当如此！"上曰："苏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执，以徼身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为百姓。未几，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子义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长熙，燉煌人也，代为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将军、始、丰二州刺史。熙性严重，有雅量，虽在私室，终日俨然。不妄通宾客，凡所交给，必一时名士。博览群书，尤明《三礼》，善骑射，颇知音律。起家以通经为吏部上士，寻授都督、辅国将军，转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忧去职，殆不胜丧。其父戒之曰："大孝在于安亲，义不绝嗣。吾今见存，汝又只立，何得过尔毁顿，贻吾忧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阕，除小驾部，复丁父忧，非杖不起，人有闻其哭声，莫不为之下泣。河阴之役，诏令墨缞从事，还授职方下大夫，袭爵彭阳县公，邑二千一百户。及武帝平齐，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户。进位仪同，历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当时之誉。高祖受禅之际，熙以本官行纳言事。寻除司徒左长史，加上仪同，进爵河南郡公。时吐谷浑寇边，以行军长史从元帅元谐讨之，以功进位上开府。会蜀王秀出镇于蜀，纲纪之选，咸属正人，以熙为益州总管长史。未之官，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于道。及熙复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叫盈路。在州获白乌、白麞、嘉麦，甘露降于庭前柳树。八年，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吏民追思，相与立碑颂德。及行台废，授并州总管司马。后征为雍州别驾。寻为长史，迁鸿胪卿。后以本官兼吏部尚书，往判五曹尚书事，号为明干，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于是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政。上闻而嘉之，顾谓侍臣曰："鄴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其年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上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征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匹，发传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时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倨，恃其阻险，未尝参谒。熙手书谕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疚，熙复遗以药物。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以州县多有同名者，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为峰州，利州为智州，德州为欢州，东宁为融州，上皆从之。在职数年，上表曰："臣忝寄岭表，四载于兹，犬马之年，六十有一。才轻任重，愧惧兼深，常愿收拙避贤，稍免官谤。然所管遐旷，绥抚尤

难，虽未能顿革夷风，颇亦渐识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转就衰迈。昔在壮齿，犹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岂可犹当重寄！请解所任。"优诏不许，赐以医药。熙奉诏，令交州渠帅李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羁縻，遂从之。有人诣阙讼熙受佛子赂而舍之，上闻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问至，上大怒，以为信然，遣使者锁熙诣阙。熙性素刚，郁郁不得志，行至永州，忧愤发病而卒，时年六十三。上怒不解，于是没其家财。及行军总管刘方擒佛子送于京师，言熙实无赃货，上乃悟，于是召其四子，听预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绍玄，河东汾阴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时，袭爵文城郡公。累迁上仪同，寻拜司金大夫，后加开府。高祖受禅，擢拜鲁州刺史，未之官，检校庐州总管事。寻除兖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有陈州人向道力者，伪作高平郡守，将之官，胄遇诸途，察其有异，将留诘之。司马王君馥固谏，乃听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罗者，尝任海陵郡守，先是已为道力伪代之。比至秩满，公私不悟。俱罗遂语君馥曰："向道力以经代俱罗为郡，使君岂容疑之？"君馥以俱罗所陈，又固请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诈也。司马容奸，当连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惧而引伪。其发奸摘伏，皆此类也，时人谓为神明。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禅，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高祖谦让不许。后转郢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征拜卫尉卿，寻转大理卿，持法宽平，名为称职。后迁刑部尚书。时左仆射高颎稍被疏忌，及王世积之诛也，颎事与相连，上因此欲成颎罪。胄明雪之，正议其狱。由是忤旨，械系之，久而得免。检校相州事，甚有能名。会汉王谅作乱并州，遣伪将綦良东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请援于胄，胄畏谅兵锋，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计却之，遣亲人鲁世范说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为人臣，去就须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于是释去，进图黎阳。及良为史祥所攻，弃军归胄。朝廷以胄怀贰心，锁诣大理。相州吏人素怀其恩，诣阙理胄者百馀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岭南，道病卒。有子、献，并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辅，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出。祖直力觐，魏巨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节，博学多通，仕周为礼部上士。尝奉使邓至国及黑水、龙涸诸羌，前后降附三十馀部。及还，奉诏修定《五礼》，书成奏之，赐公田十二顷，粟百石。累迁少吏部，擢八人为县令，皆有异绩，时以为知人。转内史都上士。武帝将出兵河阳以伐齐，谋及臣下，弼进策曰："齐氏建国，于今累叶，虽曰无道，籓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须择其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愿陛下详之。"帝不纳，师竟无功。建德五年，大举伐齐，卒用弼计。弼于是募三辅豪侠少年数百人以为别队，从帝攻拔晋州。身被三创，苦战不息，帝奇而壮之。后从帝平齐，以功拜上仪同，封武威县公，邑千五百户，赐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马牛羊千馀头，拜司州总管司录。宣帝嗣位，迁左守庙大夫。时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陈昶率兵击之，弼为监军。谓昶曰："黠虏之势，来如激矢，去若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且宜选精骑，直趋祁连之西。贼若收军，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险隘，兼复下湿，度其人马，三日方度，缓辔追讨，何虑不及？彼劳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军行迟，虏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从梁士彦攻拔寿阳，寻改封安乐县公，增邑六百户，赐物六百段，加以口马。除浍州刺史，俄转南司州刺史。后司马消难之奔陈也，弼追之不及。遇陈将樊毅，战于漳口，自旦及午，三战三捷，虏获三千人。除黄州刺史，寻转南定州刺史。开皇初，以前功封平昌县公，加邑一千二百户，入为尚书右丞。时西羌内附，诏弼持节安集之，置盐泽、蒲昌二郡而还。迁尚书左丞，当官正色，为百僚所惮，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军司马从元帅窦荣定击破之。还除太仆少卿，转吏部侍郎。平陈之役，杨素出信州道，令弼持节为诸军节度，仍领行军总管。刘仁恩之破陈将吕仲肃也，弼有谋焉。加开府，擢拜刑部尚书，领太子虞候率。上尝亲临释奠，弼与博士论议，词致清远，观者属目。上大悦，顾谓侍臣曰："朕今睹周公之制礼，见宣尼之论孝，实慰朕心。"于是颁赐各有差。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长史、司马亦一时高选。前长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干用，出为并州长史。俄以父艰去职，寻诏起之。十八年，辽东之役，授元帅汉王府司马，仍寻领行军总管。军还之后，历朔、代、吴三州总管，皆有能名。炀帝即位，征拜刑部尚书，仍持节巡省河北。还除泉州刺史。岁馀，复拜刑部尚书，寻转礼部尚书。弼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时帝渐好

声色，尤勤远略，弼谓高颎曰："昔周天元好声色而国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时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辞赋二十馀万言，为《尚书》、《孝经注》行于时。有子俭、瑗。

○张衡

张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阳太守。父光，周万州刺史。衡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年十五，诣太学受业，研精覃思，为同辈所推。周武帝居太后忧，与左右出猎，衡露发舆榇，扣马切谏。帝嘉焉，赐衣一袭，马一匹，擢拜汉王侍读。衡又就沈重受《三礼》，略究大旨。累迁掌朝大夫。高祖受禅，拜司门侍郎。及晋王广为河北行台，衡历刑部、度支二曹郎。后以台废，拜并州总管掾。及王转牧扬州，衡复为掾，王甚亲任之。衡亦竭虑尽诚事之，夺宗之计，多衡所建也。以母忧去职，岁馀，起授扬州总管司马，赐物三百段。开皇中，熙州李英林聚众反，署置百官，以衡为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人讨平之。拜开府，赐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银杂畜称是。及王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领给事黄门侍郎。炀帝嗣位，除给事黄门侍郎，进位银青光禄大夫，俄迁御史大夫，甚见亲重。大业三年，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谓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衡于是驰至河内，与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谓衡曰："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经洛阳，瞻望于此，深恨不得相过，不谓今日得谐宿愿。"衡俯伏辞谢，奉斛上寿。帝益欢，赐其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衡固让，帝曰："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衡复献食于帝，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洽。衡以藩邸之旧，恩宠莫与为比，颇自骄贵。明年，帝幸汾阳宫，宴从官，特赐绢五百匹。时帝欲大汾阳宫，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帝意甚不平。后尝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时齐王暕失爱于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谮暕违制，将伊阙令皇甫诩从之汾阳宫。又录前幸涿郡及祠恆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帝谴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明年，帝复幸汾阳宫，衡督役筑楼烦城，因而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因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衡复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有人诣衡讼宫监者，衡不为理，还以讼书付监，其人大为监所困。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诣玄感称冤。玄感固以衡为不可。及与衡相见，未有所言，又先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具上其

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衡诣江都市，将斩之，久而乃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八年，帝自辽东还都，衡妾言衡怨望，谤讪朝政，竟赐尽于家。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义宁中，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有子希玄。

○杨汪

杨汪，字元度，本弘农华阴人也，曾祖顺，徙居河东。父琛，仪同三司，及汪贵，追赠平乡县公。汪少凶疏，好与人群斗，拳所殴击，无不颠踣。长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褐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杨侍读德业优深，孤之穆生也。"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迁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迁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禅，赐爵平乡县伯，邑二百户。历尚书司勋兵部二曹侍郎、秦州总管长史，名为明干。迁尚书左丞，坐事免。后历荆、洛二州长史，每听政之暇，必延生徒讲授，时人称之。数年，高祖谓谏议大夫王达曰："卿为我觅一好左丞。"达遂私于汪曰："我当荐君为左丞，若事果，当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所言奏之，达竟以获罪，卒拜汪为尚书左丞。汪明习法令，果于剖断，当时号为称职。炀帝即位，守大理卿。汪视事二日，帝将亲省囚徒。其时系囚二百馀人，汪通宵究审，诘朝而奏，曲尽事情，一无遗误，帝甚嘉之。岁馀，拜国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省而大悦，赐良马一匹。大业中，为银青光禄大夫。及杨玄感反河南，赞治裴弘策出师御之，战不利，弘策出还，遇汪而屏人交语。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以状奏汪，帝疑之，出为梁郡通守。后李密已逼东都，其徒频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频挫其锐。炀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征拜吏部尚书，颇见亲委。及世充僭号，汪复用事，世充平，以凶党诛死。

史臣曰：卢恺谏说可称，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执宪平允，宇文弼声望攸归，张衡以鲠正立名，杨汪以学业自许。然皆有善始，鲜克令终，九仞之基，俱倾于一匮，惜哉！夫忠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径，而又不得其人者欤！语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又曰："无始祸，无召乱。"张衡既召乱源，实为权首，动不以顺，其能不及于此乎？

列传第二十二卢思道从父兄昌衡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人也。祖阳乌，魏秘书监。父道亮，隐居不仕。思道聪爽俊辩 ，通悦不羁。年十六，遇中山刘松，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于是感激，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思道复为文，以示刘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轻侮人。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后屡犯，因而不调。其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后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閤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每居官，多被譴辱。后以擅用库钱，免归于家。尝于薊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为见意，人以为工。数年，复为京畿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未几，以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周遣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罪当法，已在死中。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笔立成，文无加点，神举嘉而宥之。后除掌教上士。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嚣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骞翥高也。《淮南》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致，鹓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粃糠，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其词曰：

惟此孤鸿，擅奇羽虫，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氄毛将落，

和鸣顺风，壮冰云厚，矫翅排空。出岛屿之绵邈，犯霜露之溟濛，惊絓鱼之密网，畏落雁之虚弓。若其斗柄东指，女夷司月，乃遥集于寒门，遂轻举于玄阙。至如天高气肃，摇落在时，既啸俦于淮浦，亦弄吭于江湄。摩赤霄以凌厉，乘丹气之威夷，逆商飙之袅袅，玩阳景之迟迟。彭蠡方春，洞庭初绿，理翮整翰，群浮侣浴。振雪羽而临风，掩霜毛而候旭，餍江湖之菁藻，饫原野之菽粟。行离离而高逝，响噰噰而相续，洁齐国之冰纨，皓密山之华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颈乘流；违寒竞逐，浮沅水宿；避暑言归，绝漠云飞。望玄鹄而为侣，比硃鹭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罗人设网，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惮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终乃驯狎园庭，栖托池御，稻粱为惠，恣其容与。于是翕羽宛颈，屏气销声，灭烟霞之高想，闷江海之幽情。何时骧首奋翼，上凌太清，骞翥鼓舞，远薄层城。恶禽视而不贵，小鸟顾而相轻，安控地而无耻，岂冲天之复荣！若夫图南之羽，伟而去羡，栖睫之虫，微而不贱，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怀以交战。不听咸池之乐，不飨太牢之荐，匹晨鸡而共饮，偶野凫以同膳。匪扬声以显闻，宁校体而求见，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溏淀。齐荣辱以晏如，承君子之余眄。

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官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时，其词曰：

《庄子》曰：“大塊劳我以生。”诚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畴昔，勤矣厥生。乃著兹论，因言时云尔。

罢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选之顷，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灵，所以作配两仪，称贵群品，妍蚩愚智之辩，天悬壤隔，行己立身之异，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叶卿族，天授俊才，万夫所仰，学综流略，慕孔门之游、夏，辞穷丽则，拟汉日之卿、云。行藏有节，进退以礼，不谄不骄，无愠无怿，偃仰贵贱之间，从容语默之际，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

余莞尔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过也！子其清耳，请为左右陈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无生。在余之生，劳亦勤止，纨绮之年，伏膺教义，规行矩步，从善而登。巾冠之后，濯缨受署，缰锁仁义，笼绊朝市。失翘陆之本性，丧江湖之远情，沦此风波，溺于倒踬，忧劳总至，事非一绪。何则？地胄高华，既致嫌于管库，才识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笃学强记，聋瞽于焉侧目，清言河泻，木讷所以疚心。岂徒虫惜春浆，鸱吝腐鼠，相江都而永叹，傅长沙而不归，固亦鲁值臧仓，楚逢靳

尚，赵壹为之哀歌，张升于是恸哭。有齐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无地。段珪、张让，金贝是视，贾谧、郭淮，腥臊可餍。淫刑以逞，祸近池鱼，耳听恶来之谗，足践龙逢之血。周氏末叶，仍值僻王，敛笏升阶，汗流浃背，莒客之踵跻焦原，匹兹非险，齐人之手执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肠、句注之道，据鞍振策，武落、鸡田之外，栉风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称弊，此之为役，盖其小小者耳。今泰运肇开，四门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龙佐命于下，岐伯、善卷，耻徇幽忧，卞随、务光，悔从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礼宜退，不获晏安。一叶从风，无损邓林之攒植，双凫退飞，不亏渤澥之游泳。耕田凿井，晚息晨兴，候南山之朝云，揽北堂之明月。氾胜九谷之书，观其节制，崔实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谈谷稼，沾体涂足之伦。浊酒盈樽，高歌满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乐也，子或以是羡余乎？”

客曰：“吾子之事，既闻之矣。他人有心，又请论其梗概。”余答曰：“云飞泥沉，卑高异等，圆行方止，动息殊致。是以摩霄运海，轻蹛罗于薮泽，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邅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顾慕周章，数纪之内，穷通荣辱，事无足道。而有识者鲜，无识者多，褊隘凡近，轻险躁薄。居家则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则谄谀谗佞，无愧无耻。退身知足，忘伯阳之炯戒，陈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远古，斯患已积，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捻让之风，搢绅不嗣，《夏书》昏垫之罪，执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车盈董、石之巷，夕阳且落，阜盖填阎、窦之里。皆如脂如韦，俯偻匍匐，啖恶求媚，舐痔自亲。美言谄笑，助其愉乐，诈泣佞哀，恤其丧纪。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铣玉华，弃同遗迹。及邓通失路，一簪之贿无馀，梁冀就诛，五侯之贵将起。向之求官买职，晚谒晨趋，刺促望尘之旧游，伊优上堂之夜客，始则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兽，心战色沮，似叶公之见龙；俄而抵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侣弃廉公之第，携手哭圣卿之门。华毂生尘，来如激矢，雀罗暂设，去等绝弦。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变万化，鬼出神入。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艺能，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外呈厚貌，内蕴百心，繇是则纡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帻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钟，耳倦丝桐，口饫珍旨。虽素论以为非，而时宰之不责，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则违时薄宦，屏息穷居，甚耻驱驰，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营势利，家无儋石，不费囊钱。偶影联官，将数十载，驽拙致笑，轻生所以告劳也。真人御宇，斫

雕为朴，人知荣辱，时反邕熙。风力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扬武节。被之大道，洽以淳风，举必以才，爵无滥授。禀斯首鼠，不预衣簪，阿党比周，扫地俱尽，轻薄之俦，灭影窜迹。砾石变成瑜瑾，莨莠化为芝兰。曩之扇俗搅时，骇耳秽目，今悉不闻不见，莫余敢侮。《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之谓乎！”

岁馀，被征，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论，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于时。子赤松，大业中，官至河东长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书仆射。昌衡小字龙子，风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俱称英妙。故幽州为之语曰：“卢家千里，释奴、龙子。”年十七，魏济阴王元晖业召补太尉参军事，兼外兵参军。齐氏受禅，历平恩令、太子舍人。寻为仆射祖孝徵所荐，迁尚书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自谓无愧幽州矣。”其后兼散骑侍郎，迎劳周使。武帝平齐，授司玉中士，与大宗伯斛斯徵修礼令。开皇初，拜尚书祠部侍郎。高祖尝大集群下，令自陈功绩，人皆竞进，昌衡独无所言。左仆射高颎目而异之。陈使贺彻、周濆相继来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对之。未几，出为徐州总管长史，甚有能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人表，行为士则。”论者以为美谈。尝行至浚仪，所乘马为他牛所触，因致死。牛主陈谢，求还价直，昌衡谓之曰：“六畜相触，自关常理，此岂人情也，君何谢？”拒而不受。性宽厚不校，皆此类也。转寿州总管长史。总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务。岁馀，迁金州刺史。仁寿中，奉诏持节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还，以奉使称旨，授仪同三司，赐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悬车，表乞骸骨，优诏不许。大业初，征为太子左庶子，行诣洛阳，道卒，时年七十二。子宝素、宝胤。

○李孝贞

李孝贞，字元操，赵郡柏人人也。父希礼，齐信州刺史，世为著姓。孝贞少好学，能属文。在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简静不妄通宾客，与从兄仪曹郎中骚、太子舍人季节、博陵崔子武、范阳卢询祖为断金之契。后以射策甲科拜给事中。于时黄门侍郎高乾和亲要用事，求婚于孝贞。孝贞拒之，由是有隙，阴谮之，出为太尉府外兵参军。后历中书舍

人、博陵太守、司州别驾，复兼散骑常侍、聘周使副，还除给事黄门侍郎。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转吏部下大夫。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相州，孝贞从韦孝宽击之，以功授上仪同三司。开皇初，拜冯翊太守，为犯庙讳，于是称字。后数岁，迁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复留意于文笔，人问其故，慨然叹曰："五十之年，倏焉而过，鬓垂素发，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时尽矣，悲夫！"然每暇日，辄引宾客弦歌对酒，终日为欢。征拜内史侍郎，与内史李德林参典文翰。然孝贞无干剧之用，颇称不理，上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有子允玉。

孝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业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从弟孺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也。祖聪，魏济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齐司州牧、彭城王浟引为兵曹从事。尚书左仆射弘农杨遵彦，一代伟人，见而嗟赏。授奉朝请。吏部尚书陇西辛术与语，叹曰："郑公业不亡矣。"河东裴谳目之曰："自鼎迁河朔，吾谓关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复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为记室，及即位，累迁太尉府主簿。岁馀，兼散骑常侍，接对周、陈二使。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后主之时，渐见亲用，于时颇有附会之讥。后与侍中斛律孝卿参预政事，道衡具陈备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

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邛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主使。道衡因奏曰："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刘、石、符、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高祖曰："朕且含养，置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识朕意焉。"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及八年伐陈，授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师临江，高颎夜坐幕下，谓之曰："今段之举，克定江东已不？君试言之。"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势，其在不疑。"颎忻然曰："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还除吏部侍郎。后坐抽擢人物，有言其党苏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

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然诫之以迂诞。后高祖善其称职，谓杨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驱使勤劳，宜使其硃门陈戟。"于是进位上开府，赐物百段。道衡辞以无功，高祖曰："尔久劳阶陛，国家大事，皆尔宣行，岂非尔功也？"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高颎、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

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既与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道衡久蒙驱策，一旦违离，不胜悲恋，言之哽咽。高祖怆然改容曰："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兼抚萌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于是赍物三百段，九环金带，并时服一袭，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简，吏民怀其惠。

炀帝嗣位，转番州刺史。岁馀，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其词曰：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书契之外。其道绝，其迹远，言谈所不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鹑居鷇饮，不殊于羽

族，取类于毛群，亦何贵于人灵，何用于心识？羲、轩已降，爰暨唐、虞，则乾象而施法度，观人文而化天下，然后帝王之位可重，圣哲之道为尊。夏后、殷、周之国，禹、汤、文、武之主，功济生民，声流《雅颂》，然陵替于三五，惭德于干戈。秦居闰位，任刑名为政本，汉执灵图，杂霸道而为业。当涂兴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乱。九州封域，窟穴鲸鲵之群；五都遗黎，蹴踏戎马之足。虽玄行定嵩、洛，木运据崤、函，未正沧海之流，讵息昆山之燎！协千龄之旦暮，当万叶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

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箓，彰乎仪表。而帝系灵长，神基崇峻，类邠、岐之累德，异丰、沛之勃起。俯膺历试，纳揆宾门，位长六卿，望高百辟，犹重华之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苍历将尽，率土糜沸，玉弩惊天，金芒照野。奸雄挺祸，据河朔而连海岱；猾长纵恶，杜白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凭铜梁之险；郧、黄背诞，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将飞。高祖龙跃凤翔，濡足授手，应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箓，命百下百胜之将，动九天九地之师，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犭契窳而戮凿齿。不烦二十八将，无假五十二征，曾未逾时，妖逆咸殄，廓氛雾于区宇，出黎元于涂炭。天柱倾而还正，地维绝而更纽。殊方稽颡，识牛马之内向；乐师伏地，惧钟石之变声。万姓所以乐推，三灵于是改卜。坛场已备，犹弘五让之心；亿兆难违，方从四海之请。光临宝祚，展礼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陈四圭而飨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号；因庶萌之子来，移创都邑。天文上当硃鸟，地理下据黑龙，正位辨方，揆影于日月，内宫外座，取法于辰象。悬政教于魏阙，朝群后于明堂，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猃孔炽，其来自久，横行十万，樊哙于是失辞，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没。周、齐两盛，竞结旄头，娉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扰，倾珍藏于山东，不能止其贪暴。炎灵启祚，圣皇驭宇，运天策于帷扆，播神威于沙朔，柳室、氈裘之长，皆为臣隶，瀚海、蹛林之地，尽充池苑。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险，恆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怀大道，愍彼黎献，独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脤出车，一举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休牛散马，偃武修文。

自华夏乱离，绵积年代，人造战争之具，家习浇伪之风，圣人之遗训莫存，先王之旧典咸坠。爰命秩宗，刊定《五礼》，申敕太子，改正

六乐。玉帛樽俎之仪，节文乃备；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术，垂神听览，早朝晏罢，废寝忘食，忧百姓之未安，惧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见一善事，喜彰于容旨；闻一愆犯，叹深于在予。薄赋轻徭，务农重谷，仓廪有红腐之积，黎萌无阻饥之虑。天性弘慈，圣心恻隐，恩加禽兽，胎卵于是获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践。至于宪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决断于俄顷，故能彝伦攸叙，上下齐肃。左右绝谄谀之路，缙绅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终日乾乾，诫慎于亢极。陶黎萌于德化，致风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迩岳牧，佥以天平地成，千载之嘉会，登封降禅，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检，展礼介丘，飞声腾实，常为称首。天子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辞弗许。而虽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洁诚岱岳，逊谢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谦捻之道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义为小，巍巍荡荡，无得以称焉。而深诚至德，感达于穹壤，和气薰风，充溢于宇宙。二仪降福，百灵荐祉，日月星象，风云草树之祥，山川玉石，鳞介羽毛之瑞，岁见月彰，不可胜纪。至于振古所未有，图籍所不载，目所不见，耳所未闻。古语称圣人作，万物睹，神灵滋，百宝用，此其效矣。

既而游心姑射，脱屣之志已深；铸鼎荆山，升天之驾遂远。凡在黎献，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缠弓剑，涂山幽峻，无复玉帛之礼，长陵寂寞，空见衣冠之游。若乃降精熛怒，飞名帝箓，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么麽魏、晋而已。虽五行之舞，每陈于清庙，九德之歌，无绝于乐府，而玄功暢洽，不局于形器，懿业远大，岂尽于揄扬。

臣轻生多幸，命偶兴运，趋事紫宸，驱驰丹陛，一辞天阙，奄隔鼎湖，空有攀龙之心，徒怀蓐蚁之意。庶凭毫翰，敢希赞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尽其心之所存，望其力之所及，辄缘斯义，不觉斐然。乃作颂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万王千帝。三代之后，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胜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纵慝，窃号淫名，十有馀国。怙威逞暴，悖礼乱德，五岳尘飞，三象雾塞。玄精启历，发迹幽方，并吞寇伪，独擅雄强。载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区域未康。句吴闽越，河朔渭涘，九县瓜分，三方鼎跱。狙诈不息，干戈竞

起，东夏虽平，乱离瘼矣。五运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灵攸赞。圣德迥生，神谋独断，瘅恶彰善，夷凶静难。宗伯撰仪，太史练日，孤竹之管，云和之瑟。展礼上玄，飞烟太一，珪璧朝会，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凭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悬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龙荒狼望，种落陆梁，时犯亭障。皇威远慑，帝德遐暢，稽颡归诚，称臣内向。吴越提封，斗牛星象，积有年代，自称君长。大风未缴，长鲸漏网，授钺天人，豁然清荡。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礼教周被，书轨大同。复禹之迹，成舜之功，礼以安上，乐以移风。忧劳庶绩，矜育黔首，三面解罗，万方引咎。纳民轨物，驱时仁寿，神化隆平，生灵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协气横流，休徵绍至。坛场望幸，云亭虚位，推而不居，圣道弥粹。齐迹姬文，登发嗣圣，道类汉光，传庄宝命。知来藏往，玄览幽镜，鼎业灵长，洪基隆盛。崆峒问道，汾射窅然，御辩遐逝，乘云上仙。哀缠率土，痛感穹玄，流泽万叶，用教百年。尚想睿图，永惟圣则，道洽幽显，仁沾动植。爻象不陈，乾坤将息，微臣作颂，用申罔极。

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于是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熲邪？"付执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断。暨于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诀。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于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继族父孺。孺清贞孤介，不交流俗，涉历经史，有才思，虽不为大文，所有诗咏，词致清远。开皇中，为侍御史、扬州总管司功参军。每以方直自处，府僚多不便之。及满，转清阳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经并有惠政。与道衡偏相友爱，收初生，即与孺为后，养于孺宅。至于成长，殆不识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与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独行，皆此类也。

道衡兄子迈，官至选部郎，从父弟道实，官至礼部侍郎、离石太守，并知名于世。从子德音，有隽才，起家为游骑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迁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称制东都，王世充之僭号也，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诛。所有文笔，多行于时。

史臣曰：二三子有齐之季，皆以辞藻著闻，爰历周、隋，咸见推重。李称一代俊伟，薛则时之令望，握灵蛇以俱照，骋逸足以并驱，文雅纵横，金声玉振。静言扬榷，卢居二子之右。李、薛纡青拖紫，思道官途寥落，虽穷通有命，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也。

列传第二十三

○明克让

明克让，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龟策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硃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堂边有修竹，异令克让咏之。克让揽笔辄成，其卒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贞心。"异甚奇之。仕历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引为麟趾殿学士，俄授著作上士，转外史下大夫，出为卫王友，历汉东、南陈二郡守。武帝即位，复征为露门学士，令与太史官属正定新历。拜仪同三司，累迁司调大夫，赐爵历城县伯，邑五百户。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舍人，转率更令，进爵为侯。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开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骑常侍。卒，年七十。上甚伤惜焉，赙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赠绢布二千匹，钱十万，朝服一具，给棺椁。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

子馀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也。祖鸾，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齐大司农卿，称为著姓，世以文学自业。澹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齐博陵王济闻其名，引为记室。及琅邪王俨为京畿大都督，以澹为铠曹参军，转殿中侍御史。寻与尚书左仆射魏收、吏部尚书阳休之、国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礼》。又与诸学士撰《御览》，书成，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史。周武帝平齐，授纳言中士。及高祖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

《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

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谷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澥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皆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征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日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

澹所著《魏书》，甚简要，大矫收、绘之失。上览而善之。未几，卒，时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信言，颇知名。

澹弟彦玄，有文学，历扬州总管府记室、洧州司马。有子满行。

○陆爽侯白

陆爽，字开明，魏郡临漳人也。祖顺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概之，齐霍州刺史。爽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馀言。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而异之，曰：“陆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齐司州牧、清河王岳召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书，累转中书侍郎。及齐灭，周武帝闻其名，与阳休之、袁叔德等十馀人俱征入关。诸人多将辎重，爽独载书数千卷。至长安，授宣纳上士。高祖受禅，转太子内直监，寻迁太子洗

马。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东宫典记》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辩，陈人至境，常令迎劳。开皇十一年，卒官，时年五十三，赠上仪同、宣州刺史，赐帛百匹。

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初，爽之为洗马，尝奏高祖云："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云："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扇惑于勇，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

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通悦不恃威仪，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杨素甚狎之。素尝与牛弘退朝，白谓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为牛羊下来邪？"高祖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每将擢之，高祖辄曰："侯白不胜官"而止。后给五品食，月馀而死，时人伤其薄命。著《旌异记》十五卷，行于世。

○杜台卿

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人也。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台卿患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请致仕，敕以本官还第。数载，终于家。有集十五卷，撰《齐记》二十卷，并行于世。无子。

有兄蕤，学业不如台卿，而干局过之。仕至开州刺史。子公赡，少好学，有家风，卒于安阳令。公赡子之松，大业中，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书右丞。德源沉静好学，年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少有重名。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见德源，并虚襟礼敬，因同荐之于文宣帝。起家奉朝请，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聘梁使副。后历冯翊、华山二王记室。中书侍郎刘逖上表荐德源曰："弱龄好古，晚节逾厉，枕藉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恭慎表于

闺门，谦捻著于朋执。实后进之辞人，当今之雅器。必能效节一官，骋足千里。”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比部郎中，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陈，及还，待诏文林馆，除尚书考功郎中，转中书舍人。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高祖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文多不载。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岁馀而还。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德源每于务隙撰《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闻其名而引之，居数岁，奏以为掾。后转谘议参军，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并学涉有文义。

○柳{巧言}

柳{巧言}，字顾言，本河东人也，永嘉之乱，徙家襄阳。祖惔，梁侍中。父晖，都官尚书。抃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仕梁，释褐著作佐郎。后萧詧据荆州，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及梁国废，拜开府、通直散骑常侍，寻迁内史侍郎。以无吏干去职，转晋王谘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硃瑒等百馀人以充学士，而抃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籓赋》，命抃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抃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抃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亲待。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抃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赏赐优洽，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抃。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从幸扬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伤惜者久之，赠大将军，谥曰康。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许善心

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门二郡守、散骑常侍。父亨，仕梁至给事黄门侍郎，在陈历羽林监、

太中大夫、卫尉卿，领大著作。善心九岁而孤，为母范氏所鞠养。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馀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属文，笺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谓人曰："才调极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总举秀才，对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转侍郎，补撰史学士。祯明二年，加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隋。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皁马二十匹。从幸太山，还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闼，高祖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善心于座请纸笔，制《神雀颂》，其词曰：

臣闻观象则天，乾元合其德，观法审地，域大表其尊。雨施云行，四时所以生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出震乘离之君，纪雁司凤之后，玉锤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传。并陶冶性灵，含煦动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镜乎虚堂。莫不景福氤氲，嘉贶'集，驰声南董，越响《云》《韶》。粤我皇帝之君临，阐大方，抗太极，负凤邸，据龙图。不言行焉，摄提建指，不肃清焉，喉铃启闭。括地复夏，截海翦商，就望体其尊，登咸昌其会。绵区浃宇，遐至迩安，腾实飞声，直暢傍施。无体之礼，威仪布政之宫，无声之乐，缀兆总章之观。上庠养老，躬问百年，下土字民，心为百姓。月栖日浴，热坂寒门，吹鳞没羽之荒，赤蛇青马之裔，解辫请吏，削衽承风。岂止呼韩北场，颓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爱道，地宁吝宝，川岳展异，幽明效灵。狎素游赪，团膏漱醴，半景青赤，孳历亏盈。足足怀仁，般般扰义，祥祐之来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伫白检之仪，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虽奉常定礼，武骑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让，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显贲，玄应特昭，白爵主铁豸之奇，赤爵衔丹书之贵。班固《神爵》之颂，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栖庭集牖。未若于飞武帐，来贺文棕，刷采青蒲，将翱赤罽。玉几朝御，取玩轩楯之间，金门旦开，兼留晕翟之鉴。终古旷世，未或前闻，福召冥徵，得之兹日。岁次上章，律谐大吕，玄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未明求衣，晨兴于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载行载止，当扆宁而徐前，来集来仪，承轩墀而顾步。夫瑞者符

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圣人之大宝。谨案《考异邮》云："轩辕有黄爵赤头，立日傍。"占云："土精之应。"又《礼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则黄爵集。"昔汉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宫，一见雍丘之祠，三入平东之府，并旁观回瞩，事陋人微，奚足称矣。抑又闻之，不刳胎剖卵，则鸾凤驯鸣；不漉浸焚原，则螭龙盘蜿。是知陛下止杀，故飞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潜育德。臣面奉纶綍，垂示休祥，预承嘉宴，不胜藻跃。李虔僻处西土，陆机少长东隅，微臣惭于往贤，逢时盛乎曩代，辄竭庸琐，敢献颂云：

太素式肇，大德资生，功玄不器，道要无名。质文鼎革，沿习因成，祥图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于铄我君，武义乃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凝射、汾，轩物重造，姚风再薰。焕发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飞天五老。山祇吐秘，河灵孕宝，黑羽升坛，青鳞伏阜。丹乌流火，白雉从风，栖阿德劭，鸣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贺王宫，五灵何有，百福攸同。孔图献赤，荀文表白，节节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扆，衔环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绥应在旃，伊臣预焉，永缉韦素，方流管弦。颂歌不足，蹈儛无宣，臣拜稽首，亿万斯年。

颂成，奏之，高祖甚悦，曰："我见神雀，共皇后观之。今旦召公等入，适述此事，善心于座始知，即能成颂，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常闻此言，今见其事。"因赐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仁寿元年，摄黄门侍郎。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秘书丞、黄门，并如故。四年，留守京师。高祖崩于仁寿宫，炀帝秘丧不发，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岩州刺史。逢汉王谅反，不之官。

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其年，副纳言杨达为冀州道大使，以称旨，赐物五百段。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馀人皆称被役。经二十馀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计，纵令有实，亦当无罪。诸兵士闻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

明，此何可舍。苏威、杨汪等二十馀人，同善心之议。其馀皆议免罪。炀帝可免罪之奏。后数月，述谮善心曰：“陈叔宝卒，善心与周罗□、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为祭文，谓为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自援古例，事得释，而帝甚恶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与尧时符合，善心议，以国哀甫尔，不宜称贺。述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从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东讨，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复征为守给事郎。九年，摄左翊卫长史，从渡辽，授建节尉。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濬撰《灵异记》十卷。

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其《序传》末，述制作之意曰：

谨案太素将萌，洪荒初判，乾仪资始，辰象所以正时，巛载厚生，品物于焉播气。参三才而育德，肖二统而降灵。有人民焉，树之君长，有贵贱矣，为其宗极。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大方，振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揖让，取之也殊功，鼎玉龟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竹素之道稍彰，纪事记言，笔墨之官渐著。炎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轩以来，晦其文而显其用。登丘纳麓，具训诰及典谟，贯昴入房，传夏正与殷祀。洎辨方正位，论时训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梼杌乘车，擅一家之称。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天下大惧，元龟明镜，昭然可察。及三郊递袭，五胜相沿，俱称百谷之主，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无哉！

逮有梁之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受命在于一君，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馀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之危，反浇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咸举。弘深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荡荡巍巍，可为称首。属阴戎入颍，羯胡侵洛，沸腾碜黩，三季所未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庙有序，翦成狐兔之场，珪帛有仪，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积而身祸，仁义在而国亡。岂天道欤？岂人事欤？尝别论之，在《序论》之卷。

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冢壁皆残，不准无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亦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

善心早婴荼蓼，弗荷薪构，太建之末，频抗表闻，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愿油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而单宗少强近，虚室类原、颜，退屏无所交游，栖迟不求进益。假班嗣之书，徒闻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庸琐凉能，孤陋末学，忝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祯明二年，以台郎入聘，值本邑沦覆，他乡播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恸，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焚荡。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已来，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卷，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逸民传》一卷，《数术传》一卷，《藩臣传》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传》一卷，《列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名案者，并善心补阙。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

十年，又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围雁门，摄左亲卫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驾幸江都郡，追叙前勋，授通议大夫。诏还本品，行给事郎。十四年，化及杀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弘仁反走上马，泣而言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还告唐奉义，以状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化及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辄牵曳，因遂害之，时年六十一。及越王称制，赠左光禄大夫、高阳县公，谥曰文节。

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养孤，博学有高节。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献时新，常遣分赐。尝诏范入内，侍皇后讲读，封永乐郡君。及善心遇祸，范年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后十馀日亦终。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贞介鲠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每读书至治乱得失，忠臣列士，未尝不反覆吟玩。开皇中，为羽骑尉，

特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恆令在听事帷中披检书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记录，如选用疏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语，莫不欣然从之。后直秘书内省，典校坟籍，守道居贫，晏如也。虽衣食乏绝，而清操逾厉，不妄通宾客，恆以礼法自处，侪辈莫不敬惮焉。道衡知其贫，每延于家，给以资费。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然无吏干。稍迁校书郎。后出为县丞，遂得下考，数岁不调。道衡为司隶大夫，遇之于东都尚书省，甚嗟愍之，遂奏为从事。因为齐王司马李纲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为欢笑。其见赏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诣房玄龄，相送于衢路。玄龄谓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为从事，故应有会素心。比来激浊扬清，所为多少？"文博遂奋臂厉声曰："夫清其流者必洁其源，正其末者须端其本。今治源混乱，虽日免十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恶，不知忌讳，皆此类也。于时朝政浸坏，人多赃贿，唯文博不改其操，论者以此贵之。遭离乱播迁，不知所终。

初，文博在内校书，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饰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从容问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之曰："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徒事仪容，故何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颁赐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屡空，人谓其悦，乃云："赏罚之设，功过所归，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也！"其循名责实，录过计功，必使赏罚不滥，功过无隐者皆尔。文博本为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及论尤所该洽。性长议论，亦善属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

史臣曰：明克让、魏澹等，或博学洽闻，词藻赡逸，既称燕赵之俊，实曰东南之美。所在见宝，咸取禄位，虽无往非命，盖亦道有存焉。澹之《魏书》，时称简正，条例详密，足传于后。此外诸子，各有记述，虽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列传第二十四

○炀三子

炀帝三男，萧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齐王暕，萧嫔生赵王杲。

元德太子昭，炀帝长子也，生而高祖命养宫中。三岁时，于玄武门弄石师子，高祖与文献后至其所。高祖适患腰痛，举手凭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叹曰："天生长者，谁复教乎！"由是大奇之。高

祖尝谓曰：“当为尔娶妇。”昭应声而泣。高祖问其故，对曰：“汉王未婚时，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妇，便则出外。惧将违离，是以啼耳。”上叹其有至性，特钟爱焉。

年十二，立为河南王。仁寿初，徙为晋王，拜内史令，兼左卫大将军。后三年，转雍州牧。炀帝即位，便幸洛阳宫，昭留守京师。大业元年，帝遣使者立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强弩。性谦冲，言色恂恂，未尝忿怒。有深嫌可责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许多品，帷席极于俭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亲问其安否，岁时皆有惠赐。其仁爱如此。明年，朝于洛阳。后数月，将还京师，愿得少留，帝不许，拜请无数。体素肥，因致劳疾。帝令巫者视之，云：“房陵王为祟。”未几而薨。诏内史侍郎虞世基为哀册文曰：

维大业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宫。粤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将迁座于庄陵，礼也。屋綍宵载，鹤关晓辟，肃文物以具陈，俨宾从其如昔。皇帝悼离方之云晦，嗟震宫之亏象，顾守器以长怀，临登馂而兴想。先远戒日，占谋允从，庭彝彻祖，阶所收重，抗铭旌以启路，动徐轮于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谥，爰诏史册，式遵典志，俾浚哲之徽猷，播长久乎天地。其辞曰：

宸基峻极，帝绪会昌。体元袭圣，仪耀重光。气秀春陆，神华少阳。居周轶诵，处汉韬庄。有纵生知，诞膺惟睿。性道觸日，几深绮岁。降迹大成，俯情多艺。树亲建国，命懿作藩。威蕤先路，舄奕渠门。庸服有纪，分器惟尊。风高楚殿，雅盛梁园。睿后膺储，天人协顺。本茂条远，基崇体峻。改王参墟，奄有唐、晋。在贵能谦，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阊阖九重。神州王化，禁旅军容。瞻言偃草，高视折冲。帷扆清秘，亲贤允属。泛景风澜，飞华螭玉。挥翰泉涌，敷言藻缛。式是便烦，思谋启沃。洪惟积德，丰衍繁祉。粤自天孙，光升元子。绿车逮事，翠缨奉祀。肃穆满容，仪形让齿。礼乐交暢，爱敬兼资。优游养德，恭己承仪。南山聘隐，东序尊师。有粹神仪，深穆其度。显显观德，温温审谕。炯戒齐箴，留连王赋。入监出抚，日就月将。冲情玉裕，令问金相。宜绥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难究。仁不必寿，善或愆祐。遽瑶山之颓坏，忽桂宫之毁构。痛结幽明，悲缠宇宙。恸皇情之深悯，摧具僚其如疚。呜呼哀哉！回环气朔，荏苒居诸。沾零露于瑶围，下申霜于玉除。夜漏尽兮空阶曙，晓月悬兮帷殿虚。呜呼哀哉！将宁甫□，长违望苑。渡渭涘于造舟，遵长平之修坂。望鹤驾而不追，顾龙楼而日远。呜呼哀哉！永隔存没，长分古今。去荣华于人世，即潜□遂之幽深。霏夕烟而稍起，惨落景而将沉。听哀挽之凄

楚，杂灌木之悲吟。纷徒御而流袂，欷缨弁以沾衿。呜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虽金石之能久，终天壤乎长毕。敢图芳于篆素，永飞声而腾实。

帝深追悼。

有子三人，韦妃生恭皇帝，大刘良娣生燕王倓，小刘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仪，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钟爱，常置左右。性好读书，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终，每至忌日，末尝不流涕呜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际，倓觉变，欲入奏，恐露其事，因与梁公萧钜、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卒中恶，命县俄顷，请得面辞，死无所恨。"冀以见帝，为司宫者所遏，竟不得闻。俄而难作，为贼所害，时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谨，美姿仪，性宽厚。大业二年，立为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东都。杨玄感作乱之际，与民部尚书樊子盖拒之。及玄感平，朝于高阳，拜高阳太守。俄以本官复留守东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复令侗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摄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等总留台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议，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属最为近，于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谥帝曰明，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庙号世宗。尊其母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右翊卫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亦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元文都内史令、左骁卫大将军，卢楚亦内史令，皇甫无逸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郭文懿内史侍郎，赵长文黄门侍郎，委以机务，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

未几，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为天子，来次彭城，所经城邑多从逆党。侗惧，遣使者盖琮、马公政招怀李密。密遂遣使请降，侗大悦，礼其使甚厚。即拜密为太尉、尚书令、魏国公，令拒化及。下书曰：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兹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

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且闻之，自古代有屯剥，贼臣逆子，无世无之。至如宇文化及，世传庸品。其父述，往属时来，早沾厚遇，赐以婚媾，置之公辅，位尊九命，禄重万钟，礼极人臣，荣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尘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顾盼，出入外内，奉望阶墀。昔陪籓国，统领禁卫，及从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贪秽，或交结恶党，或侵掠货财，事重刑篇，状盈狱简。在上不遗簪履，恩加草芥，应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经除解，寻复本职，再徙边裔，仍即追还。生成之恩，昊天罔极，奖擢之义，人事罕闻。化及枭獍为心，禽兽不若，纵毒兴祸，倾覆行宫。诸王兄弟，一时残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穷之在夏时，犬戎之于周代，衅辱之极，亦未是过。朕所以刻骨崩心，饮胆尝血，瞻天视地，无处容身。

今王公卿士，庶僚百辟，咸以大宝鸿名，不可颠坠，元凶巨猾，须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宝位。顾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钺，释衰麻而擐甲胄，衔冤誓众，忍泪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盗。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幽遏比于囚拘，其身自称霸相，专擅拟于九五。履践禁御，据有宫闱，昂首扬眉，初无惭色。衣冠朝望，外惧凶威，志士诚臣，内皆愤怨。以我义师，顺彼天道，枭夷丑族，匪夕伊朝。

太尉、尚书令、魏公丹诚内发，宏略外举，率勤王之师，讨违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罴竞逐，金鼓振耆，若火焚毛，锋刃纵横，如汤沃雪。魏公志在匡济，投袂前驱，朕亲御六军，星言继进。以此众战，以斯顺举，擘山可以动，射石可以入。况拥此人徒，皆有离德，京都侍卫，西忆乡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来表书骆驿，人信相寻。若王师一临，旧章暂睹，自应解甲倒戈，冰销叶散。且闻化及自恣，天夺其心，杀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号天踞地。朕今复仇雪耻，枭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鉴孔殷，祐我宗社，亿兆感义，俱会朕心。枭戮元凶，策勋饮至，四海交泰，称朕意焉。兵术军机，并受魏公节度。

密见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礼甚恭。密遂东拒化及。“七贵”颇不协，阴有相图之计。未几，元文都、卢楚、郭文懿、赵长文等为世充所杀，皇甫无逸遁归长安。世充诣侗所陈谢，辞情哀苦。侗以为至诚，命之上殿，被发为盟，誓无贰志。自是侗无所关预。侗心不能平，遂与

记室陆士季谋图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众望益归之，遂自为郑王，总百揆，加九锡，备法物，侗不能禁也。段达、云定兴等十人入见于侗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揖让告禅，遵唐、虞之迹。"侗闻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东都者，世祖之东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亦何论于禅让！公等或先朝旧臣，绩宣上代，或勤王立节，身服轩冕，忽有斯言，朕复当何所望！"神色懔然，侍卫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对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谓侗曰："今海内未定，须得长君。待四方乂安，复子明辟，必若前盟，义不违负。"侗不得已，逊位于世充，遂被幽于含凉殿。世充僭伪号，封为潞国公，邑五千户。

月馀，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谋诛世充，复尊立侗，事泄，并见害。世充兄世恽因劝世充害侗，以绝民望。世充遣其侄行本赍鸩诣侗所曰："愿皇帝饮此酒。"侗知不免，请与母相见，不许。遂布席焚香礼佛，咒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于是仰药。不能时绝，更以帛缢之。世充伪谥为恭皇帝。

齐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仪，疏眉目，少为高祖所爱。开皇中，立为豫章王，邑千户。及长，颇涉经史，尤工骑射。初为内史令。仁寿中，拜扬州总管沿淮以南诸军事。炀帝即位，进封齐王，增邑四千户。大业二年，帝初入东都，盛陈卤簿，暕为军导。寻转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当嗣。帝又敕吏部尚书牛弘妙选官属，公卿由是多进子弟。明年，转雍州牧，寻徙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万馀人悉隶于暕，宠遇益隆，自乐平公主及诸戚属竞来致礼，百官称谒，填咽道路。

暕颇骄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乔令则、刘虔安、裴该、皇甫谌、库狄仲锜、陈智伟等求声色狗马。令则等因此放纵，访人家有女者，辄矫暕命呼之，载入暕宅，因缘藏隐，恣行淫秽，而后遣之。仲锜、智伟二人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于。暕令还主，仲锜等诈言王赐，将归于家，暕不之知也。又乐平公主尝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复以柳氏进于暕，暕习纳之。其后帝问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齐王所。"帝不悦。暕于东都营第，大门无故而崩，听事栿中折，识者以为不祥。其后从帝幸榆林，暕督后军步骑五万，恆与帝相去数十里而舍。会帝于汾阳宫大猎，诏暕以千骑入围。暕大获麋鹿以献，而帝未有得也，乃怒从官，皆言为暕左右所遏，兽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暕罪失。

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伊阙令皇甫诩幸于暕，违禁将之汾阳宫。又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贵游宴聚，多或要致，于是展转亦出入王家。御史韦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馀大索暕第，因穷治其事。暕妃韦氏者，民部尚书冲之女也，早卒，暕遂与妃姊元氏妇通，遂产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阴引乔令则于第内酣宴，令则称庆，脱暕帽以为欢乐。召相工令遍视后庭，相工指妃姊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王贵不可言。"时国无储副，暕自谓次当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内常不安，阴挟左道，为厌胜之事。至是，事皆发，帝大怒，斩令则等数人，妃姊赐死，暕府僚皆斥之边远。时赵王杲犹在孩孺，帝谓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也。"暕自是恩宠日衰，虽为京尹，不复关预时政。帝恆令武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贲辄奏之。帝亦常虑暕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已。暕每怀危惧，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宫，元会，暕具法服将朝，无故有血从裳中而下。又坐斋中，见群鼠数十，至前而死，视皆无头。暕意甚恶之。俄而化及作乱，兵将犯跸，帝闻，顾谓萧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见疏忌如此。化及复令人捕暕，暕时尚卧未起，贼既进，暕惊曰："是何人？"莫有报者，暕犹谓帝令捕之，因曰："诏使且缓。兒不负国家。"贼于是曳至街而斩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杀者为谁。时年三十四。

有遗腹子政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及突厥灭，归于大唐，授员外散骑侍郎。

赵王杲，小字季子。年七岁，以大业九年封赵王。寻授光禄大夫，拜河南尹。从幸淮南，诏行江都太守事。杲聪令，美容仪，帝有所制词赋，杲多能诵之。性至孝，常见帝风动不进膳，杲亦终日不食。又萧后当灸，杲先请试炷，后不许之，杲泣请曰："后所服药，皆蒙尝之。今灸，愿听尝炷。"悲咽不已。后竟为其停灸，由是尤爱之。后遇化及反，杲在帝侧，号恸不已。裴虔通使贼斩之于帝前，血湔御服。时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谨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齐王敏慧可称，志不及远，颇怀骄僭，故炀帝疏而忌之。心无父子之亲，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积善，国有馀殃。至令赵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齐，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时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寻转记室，迁司玉大夫，与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礼律。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赐爵石城县男，邑三百户。时武帝阴有灭齐之志，仲方献二十策，帝大奇之。后与少内史赵芬删定格式。寻从帝攻晋州，齐之亚将崔景嵩请为内应，仲方与段文振等登城应接，遂下晋州，语在《文振传》。又令仲方说翼城等四城，下之。授仪同，进爵范阳县侯。后以行军长史从郯公王轨擒陈将吴明彻于吕梁，仲方计策居多。宣帝嗣位，为少内史，奉使淮南而还。

会帝崩，高祖为丞相，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纳之。又见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及受禅，上召仲方与高熲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又圣躬载诞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劝上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上皆从之。进位上开府，寻转司农少卿，进爵安固县公。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丁父艰去职。未期，起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曰：

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年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氏草窃，起于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颛顼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于陈。"至鲁昭公九年，陈灾，裨灶曰："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后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后，舜承颛顼，虽太岁左行，岁星右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王，国号为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沉，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将得岁之助，以今量古，陈灭不疑。臣谓午未申酉，并是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动植回心，人神叶契。陈既主昏于上，民讟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夏癸、殷辛尚

不能立，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自有宏谟，但刍荛所见，冀申萤爝。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上览而大悦，转基州刺史，征入朝。仲方因面陈经略，上善之，赐以御袍袴，并杂彩五百段，进位开府而遣之。及大举伐陈，以仲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王会。及陈平，坐事免。未几，复位。后数载，转会州总管。时诸羌犹未宾附，诏令仲方击之，与贼三十馀战，紫祖、四邻、望方、涉题、干碉、小铁围山、白男王、弱水等诸部悉平。赐奴婢一百三十口，黄金三十斤，杂物称是。

仁寿初，授代州总管，在职数年，被征入朝。会上崩，汉王谅馀党据吕州不下，炀帝令周罗□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总其众，月馀拔之。进位大将军，拜民部尚书，寻转礼部尚书。后三载，坐事免。寻为国子祭酒，转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几，以母忧去职。岁馀，起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优诏许之。寻卒于家，时年七十六。子民寿，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兄凯从父弟玺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义之兄子。父实，周大左辅、燕国公。仲文少聪敏，髫龀就学，耽阅不倦。其父异之曰："此兒必兴吾宗矣。"九岁，尝于云阳宫见周太祖，太祖问曰："闻兒好读书，书有何事？"仲文对曰："资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叹之。其后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礼》。略通大义。及长，倜傥有大志，气调英拔，当时号为名公子。起家为赵王属，寻迁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长史韩伯俊曰："于安固少聪察，可令决之。"仲文对曰："此易解耳。"于是令二家各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阴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于是诃诘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护之党也，先坐事下狱，无敢绳者。仲文至郡穷治，遂竟其狱。蜀中为之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避强御有次武。"未几，征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邑三千五百户。数从征伐，累勋授仪同三司。宣帝时，为东郡太守。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遣将檀让收河南之地。复使人诱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仪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击，大破威众，斩首五百馀级。以功授开府。迥又遣其将宇文胄渡石济，宇文威、邹绍自白马，二道俱进，复攻仲文。贼势逾盛，人情大骇，郡人赫连僧伽、敬子哲率众应迥。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将六十馀骑，开城西门，溃围而遁。为贼所追，且战且行，所从骑战死者十七八。仲文仅而获免，达于京师。迥于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见之，引入卧内，为之下泣。赐彩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给以鼓吹，驰传诣洛阳发兵，以讨檀让。时韦孝宽拒迥于永桥，仲文诣孝宽有所计议。时总管宇文忻颇有自疑之心，因谓仲文曰："公新从京师来，观执政意何如也？尉迥诚不足平，正恐事宁之后，更有藏弓之虑。"仲文惧忻生变，因谓之曰："丞相宽仁大度，明识有馀，苟能竭诚，必心无贰。仲文在京三日，频见三善，以此为观，非寻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陈万敌者，新从贼中来，即令其弟难敌召募乡曲，从军讨贼。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谦，奉使勾检，谦缘此别求他罪。丞相责之曰：'入网者自可推求，何须别访，以亏大体。'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尝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

仲文军至汴州之东倪坞，与迥将刘子昂、刘浴德等相遇，进击破之。军次蓼堤，去梁郡七里，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挑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北，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生获五千馀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遁走。仲文追击，擒斩数千人，子宽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堤，诸将皆曰："军自远来，士马疲敝，不可决胜。"仲文令三军趣食，列阵大战。既而破贼，诸将皆请曰："前兵疲不可交战，竟而克胜，其计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将士皆山东人，果于速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诸将皆以为非所及也。进击曹州，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劲。檀让以馀众屯城武，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将军至，可多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望见仲文军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背城结阵，去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发，俱曳柴鼓噪，尘埃张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

投洙水而死，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河南悉平。毗罗匿荥阳人家，执斩之，传首阙下。勒石纪功，树于泗上。

入朝京师，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极欢。赐杂彩千馀段，妓女十人，拜柱国、河南道大行台。属高祖受禅，不行。未几，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狱，仲文亦为吏所簿，于狱中上书曰：

臣闻春生夏长，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诚，人伦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下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追草昧之始，录涓滴之功，则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胜区区之至，谨冒死以闻。

上览表，并翼俱释之。

未几，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总管以击胡。出服远镇，遇虏，破之，斩首千馀级，六畜巨万计。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辛明瑾、元滂、贺兰志、吕楚、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趋那颉山。至护军川北，与虏相遇，可汗见仲文军容齐肃，不战而退。仲文率精骑五千，逾山追之，不及而还。上以尚书文簿繁杂，吏多奸计，令仲文勘录省中事。其所发擿甚多，上嘉其明断，厚加劳赏焉。上每忧转运不给，仲文请决渭水，开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总其事。及伐陈之役，拜行军总管，以舟师自章山出汉口。陈郢州刺史荀法尚、鲁山城主诞法澄、邓沙弥等请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纳之。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复以行军总管讨之。时三军乏食，米粟踊贵，仲文私粜军粮，坐除名。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数旬而罢。

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之才，每常属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晋王军府

事。后突厥犯塞，晋王为元帅，以仲文将前军，大破贼而还。仁寿初，拜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迁右翊卫大将军，参掌文武选事。从帝讨吐谷浑，进位光禄大夫，甚见亲幸。辽东之役，仲文率军指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破之。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撰《汉书刊繁》三十卷、《略览》三十卷。有子九人，钦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长八尺，美须眉。周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妻以季女。寻以父勋赐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户。授大都督，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其后累以军功，授上开府，历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军总管从韦孝宽经略淮南。顗率开府元绍贵、上仪同毛猛等，以舟师自颍口入淮。陈防主潘深弃栅而走，进与孝宽攻拔寿阳。复引师围硖石，守将许约惧而降，顗乃拜东广州刺史。

尉迥之反也，时总管赵文表与顗素不协，顗将图之，因卧阁内，诈得心疾，谓左右曰："我见两三人至我前者，辄大惊，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宾客候问者，皆令去左右。顗渐称危笃，文表往候之，令从者至大门而止，文表独至顗所。顗醵然而起，抽刀斫杀之，"因唱言曰："文表与尉迥通谋，所以斩之。"其麾下无敢动者。时高祖以尉迥未平，虑顗复生边患，因而劳勉之，即拜吴州总管。陈将钱茂和率数千人袭江阳，顗逆击走之。陈复遣将陈纪、周罗□、燕合兒等袭顗，顗拒之而退，赐彩数百段。

高祖受禅，文表弟诣阙称兄无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窦炽等议顗当死。上以门著勋绩，特原之，贬为开府。后袭爵燕国公，邑万六千户。

寻以疾免。开皇七年，拜泽州刺史。数年，免职，卒于家。子世虔嗣。

玺字伯符。父翼，仕周为上柱国、幽州总管、任国公。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遣人诱翼。翼锁其使，送之长安，高祖甚悦。及高祖受禅，翼入朝，上为之降榻，握手极欢。数日，拜为太尉。岁馀，卒，谥曰穆。

玺少有器干，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寻授仪同，领右羽林，迁少胥附。武帝时，从齐王宪破齐师于洛阳，以功赐爵丰宁县子，邑五百户。寻从帝平齐，加开府，改封黎阳县公，邑千二百户，授职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转右勋曹中大夫。寻领右忠义。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及受禅，进位大将军，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闻而善之，优诏褒扬，赐帛百匹。寻加上大将军，进爵郡公。转邵州刺史，在州数年，甚有恩惠。后检校江陵总管，州人张愿等数十人，诣阙上表，请留玺。上嘉叹良久，令还邵州，父老相贺。寻迁洛州刺史，复为熊州刺史，并有惠政。以疾征还京师。仁寿末，卒于家，谥曰静。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寿，魏沧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胆气过人，性刚直，明达时务。初为宇文护亲信，护知其有干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后武帝攻齐海昌王尉相贵于晋州，其亚将侯子钦、崔景嵩为内应。文振杖槊登城，与崔仲方等数十人先登。文振随景嵩至相贵所，拔佩刀劫之，相贵不敢动，城遂下。帝大喜，赐物千段。进拔文侯、华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东门而入，齐安德王延宗惧而出降。录前后勋，将拜高秩，以谗毁获谴，因授上仪同，赐爵襄国县公，邑千户。进平鄴都，又赐绮罗二千匹。后从滕王逌击稽胡，破之。历相州别驾、扬州总管长史。入为天官都上士，从韦孝宽经略淮南。

俄而尉迥作乱，时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诱之，文振不顾，归于高祖。高祖引为丞相掾，领宿卫骠骑。司马消难之奔陈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还除卫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寻以行军长史从达奚震讨叛蛮，平之，加上开府。岁馀，迁鸿胪卿。卫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为长史，坐勋簿不实免官。后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迁兰州总管，改封龙岗县公。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击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还。九年，大举伐陈，以文振为元帅秦王司马，别领行军总管。及平江南，授扬州总管司马。寻转并州总管司马，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令视

事，固辞不许。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遇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文振先与王世积有旧，初，文振北征，世积遗以驼马。比还，世积以罪被诛，文振坐与交关，功遂不录。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越巂蛮叛，文振击平之，赐奴婢二百口。仁寿初，嘉州獠作乱，文振以行军总管讨之。引军出谷间，为贼所袭，前后阻险，不得相救，军遂大败。文振复收散兵，击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刚直，无所降下，初，军次益州，谒蜀王秀，貌颇不恭，秀甚衔之，及此，奏文振师徒丧败。右仆射苏威与文振有隙，因而谮之，坐是除名。及秀废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谕之，授大将军。寻拜灵州总管。

炀帝即位，征为兵部尚书，待遇甚重。从征吐谷浑，文振督兵屯雪山，连营三百馀里，东接杨义臣，西连张寿，合围浑主于覆袁川。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见高祖时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重叠；及大业初，恩泽弥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为国患，乃上表曰："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窃见国家容受启民，资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计，窃又未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策也。"时兵曹郎斛斯政专掌兵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并弗纳。

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疾笃，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圣世，滥蒙奖擢，荣冠侪伍。而智能无取，叨窃已多，言念国恩，用忘寝食。常思效其鸣吠，以报万分，而摄养乖方，疾患遂笃。抱此深愧，永归泉壤，不胜馀恨，轻陈管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轲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后数日，卒于师。帝省表，悲叹久之，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侯，谥曰襄。赐物一千段，粟麦二千石，威仪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

长子诠，官至武牙郎将。次纶，少以侠气闻。文振弟文操，大业中，为武贲郎将，性甚刚严。帝令督秘书省学士。时学士颇存儒雅，文

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时议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资文武，雅有筹算，伐陈之策，信为深远矣。声绩克举，夫岂徒言哉！仲文博涉书记，以英略自许，尉迥之乱，遂立功名。自兹厥后，屡当推毂。辽东之役，实丧师徒。斯乃大树将颠，盖亦非战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胆略见重，终怀壮夫之志，时进谠言，频称谅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述云定兴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国。述少骁锐，便弓马。年十一时，有相者谓述曰："公子善自爱，后当位极人臣。"周武帝时，以父军功，起家拜开府。述性恭谨沈密，周大冢宰宇文护甚爱之，以本官领护亲信。及帝亲总万机，召为左宫伯，累迁英果中大夫，赐爵博陵郡公，寻改封濮阳郡公。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相州，述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从韦孝宽击之。军至河阳，迥遣将李俊攻怀州，述别击俊军，破之。又与诸将击尉惇于永桥，述先锋陷阵，俘馘甚众。平尉迥，每战有功，超拜上柱国，进爵褒国公，赐缣三千匹。开皇初，拜右卫大将军。平陈之役，复以行军总管率众三万，自六合而济。时韩擒、贺若弼两军趣丹阳，述进据石头，以为声援。陈主既擒，而萧瓛、萧岩据东吴之地，拥兵拒守。述领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水陆兼进。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海至，亦受述节度。上下诏曰："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奉国之诚，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荡，而吴会之地，东路为遥，萧岩、萧瓛，并在其处。公率将戎旅，抚慰彼方，振扬国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胜而往，风行电扫，自当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获安，方副朕怀，公之力也。"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瓛，并军合势。见述军且至，瓛惧，立栅于晋陵城东，又绝塘道，留兵拒述。瓛自义兴入太湖，图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瓛，大败之，斩瓛司马曹勒叉。前军复陷吴州，瓛以馀众保包山，燕荣击破之。述进至奉公埭，萧岩、陈君范等以会稽请降。述许之，二人面缚路左，吴会悉平。以功拜一子开府，赐物三千段，拜安州总管。

时晋王广镇扬州，甚善于述，欲述近己，因奏为寿州刺史总管。王

时阴有夺宗之志，请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深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于大王。然废立者，国家之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非易谋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素之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废立。”晋王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述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约大惊曰：“何为者？”述因为王申意。约然其说，退言于素，素亦从之。于是素每与述谋事。晋王与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阳公主，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及晋王为皇太子，以述为左卫率。旧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贵，遂进率品为第三，其见重如此。

炀帝嗣位，拜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大业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冬正朝会，辄给鼓吹一部。从幸榆林，时铁勒契弊歌棱攻败吐谷浑，其部携散，遂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之，至曼头城，攻拔之，斩三千馀级。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其馀党走屯丘尼川，述进击，大破之，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虏男女四千口而还。浑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从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为斥候。时浑贼复寇张掖，进击走之。还至江都宫，敕述与苏威常典选举，参预朝政。述时贵重，委任与苏威等，其亲爱则过之。帝所得远方贡献及四时口味，辄见班赐，中使相望于道。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卫者咸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由是帝弥悦焉。时述贵幸，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尝有评议，偶不中意，述张目叱之，瑾惶惧而走，文武百僚莫敢违忤。然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兒。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僮千馀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述之宠遇，当时莫与为比。

及征高丽，述为扶馀道军将。临发，帝谓述曰：“礼，七十者行役以妇人从，公宜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不入军，谓临战时耳。至于营垒之间，无所伤也。项籍虞姬，即其故事。”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语在《仲文传》。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渡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

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为民。明年，帝有事辽东，复述官爵，待之如初。从至辽东，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复临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帝召述班师，令驰驿赴河阳，发诸郡兵以讨玄感。时玄感逼东都，闻述军将至，惧而西遁，将图关中。述与刑部尚书卫玄、左御卫将军来护兒、武卫将军屈突通等蹑之。至阌乡皇天原，与玄感相及。述与来护兒列阵当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击其后，大破之，遂斩玄感，传首行在所。赐物数千段。复从东征，至怀远而还。

突厥之围雁门，帝惧，述请溃围而出。樊子盖固谏不可，帝乃止。及围解，车驾次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述因奏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可也。”帝从之。是岁，至东都，述又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帝大悦。述于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将亲临视之，群臣苦谏乃止。遂遣司宫魏氏问述曰：“必有不讳，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时并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长子，早预藩邸，愿陛下哀怜之。”帝闻，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为之废朝，赠司徒、尚书令、十郡太守，班剑四十人，辒□京车，前后部鼓吹，谥曰恭，帝令黄门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鸿胪监护丧事。子化及，别有传。

云定兴者，附会于述。初，定兴女为皇太子勇昭训，及勇废，除名配少府。定兴先得昭训明珠络帐，私赂于述，自是数共交游。定兴每时节必有赂遗，并以音乐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时人。定兴为制马鞯，于后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轻薄者争放学之，谓为许公缺势。又遇天寒，定兴曰：“入内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裌头巾，令深袙耳。又学之，名为许公袙势。述大悦曰：“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后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荐之，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节度。述欲为之求官，谓定兴曰：“兄所制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曰：“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从之，因鸩杀长宁，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岭表，仍遣间使于路尽杀之。五

年，大阅军实，帝称甲仗为佳。述奏曰：”并云定兴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寻代何稠为少监，转卫尉少卿，迁左御卫将军，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卫大将军。

凡述所荐达，皆至大官。赵行枢以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兄，多受其贿。称其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

○郭衍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从魏武帝入关，其后官至侍中。衍少骁武，善骑射。周陈王纯引为左右，累迁大都督。时齐氏未平，衍奉诏于天水募人，以镇东境，得乐徙千馀家，屯于陕城。拜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每有寇至，辄率所领御之，一岁数告捷，颇为齐人所惮。王益亲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云阳，衍朝于行所，时议欲伐齐，衍请为前锋。攻河阴城，授仪同大将军。武帝围晋州，虑齐兵来援，令衍从陈王守千里径。又从武帝与齐主大战于晋州，追齐师至高壁，败之。仍从平并州，以功加授开府，封武强县公，邑一千二百户，赐姓叱罗氏。宣政元年，为右中军熊渠中大夫。

尉迥之起逆，从韦孝宽战于武陟，进战于相州。先是，迥遣弟子勤为青州总管，率青、齐之众来助迥。迥败，勤与迥子惇、祐等欲东奔青州。衍将精骑一千追破之，执祐于阵，勤遂遁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济州，入据其城，又击其馀党于济北，累战破之，执送京师。超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赏物七千段。密劝高祖杀周室诸王，早行禅代。由是大被亲昵。开皇元年，敕复旧姓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馀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家。衍亲备船□伐，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上大善之，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恆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馀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十年，从晋王广出镇扬州。遇江表构逆，命衍为总管，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于贵洲南与贼战，败之，生擒魁帅，大获舟楫粮储，以充军实，乃讨东阳、永嘉、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授蒋州刺史。

衍临下甚踞，事上奸谄。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

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又恐人疑无故来往，托以衍妻患瘿，王妃萧氏有术能疗之。以状奏高祖，高祖听衍共妻向江都，往来无度。衍又诈称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及王入为太子，征授左监门率，转左宗卫率。高祖于仁寿宫将大渐，太子与杨素矫诏，令衍、宇文述领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并由之。及上崩，汉王起逆，而京师空虚，使衍驰还，总兵居守。大业元年，拜左武卫大将军。帝幸江都，令衍统左军，改授光禄大夫。又从讨吐谷浑，出金山道，纳绛二万馀户。衍能揣上意，阿谀顺旨。帝每谓人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又尝劝帝取乐，五日一视事，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帝从之，益称其孝顺。初，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六年，以恩幸封真定侯。七年，从往江都，卒。赠左卫大将军，赠赐甚厚，谥曰襄。长子臻，武牙郎将。次子嗣本，孝昌县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为臣之高节，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

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晋阳人也，世居京兆。祖谐，原州刺史。父谅，早卒。韶幼而方雅，颇好奇节，有识者异之。在周累以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议同三司。复转军正。武帝既拔晋州，意欲班师，韶谏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奖王室，一战而扼其喉。加以主昏于上，民惧于下，取乱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释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愿陛下图之。”帝大悦，赐缣一百匹。及平齐氏，以功进位开府，封晋阳县公，邑五百户，赐口马杂畜以万计。迁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丰州刺史，改封昌乐县公。高祖受禅，进爵项城郡公，邑二千户。转灵州刺史，加位大将军。

晋王广之镇并州也，除行台右仆射，赐彩五百匹。韶性刚直，王甚惮之，每事谘询，不致违于法度。韶尝奉使检行长城，其后王穿池起三山，韶既还，自锁而谏，王谢而罢之。高祖闻而嘉叹，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平陈之役，以本官为元帅府司马，帅师趣河阳，与大军会。既至寿阳，与高颎支度军机，无所壅滞。及克金陵，韶即镇焉。晋王广班师，留韶于石头防遏，委以后事，几岁余。征还，高祖谓公卿曰：“晋王

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于是进位柱国，赐奴婢三百口，绵绢五千段。

开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称职，特加劳勉。其后，上谓韶曰：“自朕至此，公须鬓渐白，无乃忧劳所致？柱石之望，唯在于公，努力勉之！”韶辞谢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对曰：“臣昔在昏季，犹且用心，况逢明圣，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驽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于畴昔，昏忘又多。岂敢自宽，以速身累，恐以衰暮，亏紊朝纲耳。”上劳而遣之。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仍为长史。岁馀，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邪？”言甚凄怆。使有司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馀年，终始不易，宠章未极，舍我而死乎！”发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数十纸，传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寻，未尝释手。”炀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灵豳等十州刺史、魏国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书计，尤便弓马，慷慨有父风。大业之世，颇见亲重，官至备身将军，改封耿公。数令讨击山贼，往往有捷。越王侗称帝，士隆率数千兵自江、淮而至。会王世充僭号，甚礼重之，署尚书右仆射。士隆忧愤，疽发背卒。

○元岩

元岩，字君山，河南洛阳人也。父祯，魏敷州刺史。岩好读书，不治章句，刚鲠有器局，以名节自许，少与渤海高颎、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释褐宣威将军、武贲给事。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以为中外记室。累迁内史中大夫，昌国县伯。宣帝嗣位，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将戮之。朝臣皆恐惧，莫有救者。岩谓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诣阁请见，言于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落其术内耳。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运因获免。后帝将诛乌丸轨，岩不肯署诏。御正颜之仪切谏不入，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邪？”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遂废于家。

高祖为丞相，加位开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禅，拜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户。岩性严重，明达世务，每有奏议，侃然正色，庭诤面折，无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惮之。时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稚，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于时岩与王韶俱以骨鲠知名，物议称二人才具侔于高颎，由是拜岩为益州总管长史，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高祖谓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兒，如曹参相齐之意也。"及岩到官，法令明肃，吏民称焉。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獠口以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岩皆不奉教，排阁切谏，王辄谢而止，惮岩为人，每循法度。蜀中狱讼，岩所裁断，莫不悦服。其有得罪者，相谓曰："平昌公与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赏赐优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殒涕，于今思之。岩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渐致非法，造浑天仪、司南车、记里鼓，凡所被服，拟于天子。又共妃出猎，以弹弹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僚佐无能谏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岩若在，吾兒岂有是乎！"子弘嗣。仕历给事郎、司朝谒者、北平通守。

○刘行本

刘行本，沛人也。父瑰，仕梁，历职清显。行本起家武陵国常侍。遇萧修以梁州北附，遂与叔父璠同归于周，寓居京兆之新丰。每以讽读为事，精力忘疲，虽衣食乏绝，晏如也。性刚烈，有不可夺之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武帝亲总万机，转御正中士，兼领起居注。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坐，则承御大夫取以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于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谓承御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言于帝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谏忤旨，出为河内太守。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进攻怀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仪同，赐爵文安县子。及践阼，征拜谏议大夫，检校治书侍御史。未几，迁黄门侍郎。上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陛下少宽假之。"上不顾。行本于是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当致之于理，以明国法，岂得轻臣而不顾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域，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

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狼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之曰：“律令之行，并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上嘉之，赐绢百匹。

在职数年，拜太子左庶子，领治书如故。皇太子虚襟敬惮。时唐令则亦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时左卫率长史夏侯福为太子所昵，尝于阁内与太子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时在阁下闻之，待其出，行本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太子为福致请，乃释之。太子尝得良马，令福乘而观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复乘之。行本不从，正色而进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之位者，欲令辅导殿下以正道，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惭而止。复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惮其方直，无敢至门者。由是请托路绝，法令清简，吏民怀之。未几，卒官，上甚伤惜之。及太子废，上曰：“嗟乎！若使刘行本在，勇当不及于此。”无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也。祖越，魏泾、豫、洛三州刺史，郃阳县公。父茂，周沧、兖二州刺史。毗性刚謇，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平齐之役，以毗为行军总管长史，克并州，毗有力焉。除为别驾，加仪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阳县子，邑四百户。迁武藏大夫。高祖受禅，进爵为侯。开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鲠正，拜治书侍御史，名为称职。寻转大兴令，迁雍州赞治。毗既出宪司，复典京邑，直道而行，无所回避，颇失权贵心，由是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此递相陵夺，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毗，于是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邪？”一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高祖闻而善之，征为散骑常侍、大理卿。处法平允，时人称之。岁馀，进位上开府。

毗见左仆射杨素贵宠擅权，百僚震慑，恐为国患，因上封事曰：“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搢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脣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外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钺质。”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亲自诘之。毗极言曰：“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惟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毗发言謇謇，有诚亮之节，高祖无以屈也，乃释之。素自此恩宠渐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当时朝士无不慑伏，莫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挠者，独毗与柳彧及尚书右丞李纲而已。后上不复专委于素，盖由察毗之言也。

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并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议免述罪，毗固诤，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为大夫。毗忧愤，数月而卒。帝令吏部尚书牛弘吊之，赠缣五百匹。

子敬真，大业之世，为大理司直。时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之罪，令敬直治其狱，遂希旨陷之极刑。未几，敬真有疾，见俱罗为之厉，数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也。七世祖卓，随晋南迁，寓居襄阳。父仲礼，为梁将，败归周，复家本土。彧少好学，颇涉经史。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久而出为宁州总管掾。武帝亲总万机，彧诣阙求试。帝异之，以为司武中士。转郑令。平齐之后，帝大赏从官，留京者不预。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扞劬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子以下，实有守宗庙之功。昔萧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阳，穆之居中，没后犹蒙优策。不胜管见，奉表以闻。”于是留守并加泛级。

高祖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为屯田侍郎，固让弗许。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

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颍闻而叹伏。后迁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上嘉其婞直，谓彧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赐钱十万，米百石。

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馀种秽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寝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后已，敢不竭诚。”上善之，干子竟免。有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长史库狄士文之从父妹。彧劾之曰：“臣闻天地之位既分，夫妇之礼斯著，君亲之义生焉，尊卑之教攸设。是以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窃以爱敬之情，因心至切，丧纪之重，人伦所先。君明钻燧虽改，在文无变，忽劬劳之痛，成宴尔之亲，冒此苴缞，命彼褕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遄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整齐风教，四方是则，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上甚嘉之。又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因上疏谏曰：“臣闻自古圣帝，莫过唐、虞，象地则天，布政施化，不为丛脞，是谓钦明。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诫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体裁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务广，事无大小，咸关圣听。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以怡神为意，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义，念文王勤忧之理。若其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馀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也。”上览而嘉之。后以忤旨免。未几，复令视事，因谓彧曰：“无改尔心。”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

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诏可其奏。是岁，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馀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上嘉之，赐绢布二百匹、氈三十领，拜仪同三司。岁馀，加员外散骑常侍，治书如故。仁寿初，复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还，赐绢百五十匹。

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征还。至晋阳，值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将与计事。彧为使所逼，初不知谅反，将入城而谅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杨素卒后，乃自申理，有诏征还京师，卒于道。有子绍，为介休令。

○赵绰

赵绰，河东人也，性质直刚毅。在周初为天官府史，以恭谨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见知，累转内史中士。父艰去职，哀毁骨立，世称其孝。既免丧，又为掌教中士。高祖为丞相，知其清正，引为录事参军。寻迁掌朝大夫，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以功拜仪同，赐物千段。高祖受禅，授大理丞。处法平允，考绩连最，转大理正。寻迁尚书都官侍郎，未几转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每有奏谳，正色侃然，上嘉之，渐见亲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陛下行尧、舜之道，多存宽宥。况律者天下

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纳之，因谓绰曰：“若更有闻见，宜数陈之也。”迁大理少卿。故陈将萧摩诃，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固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衤军，俗云利于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其后进位开府，赠其父为蔡州刺史。时河东薛胄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上每谓绰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仁寿中卒官，时年六十三。上为之流涕，中使吊祭，鸿胪监护丧事。有二子，元方、元袭。

○裴肃

裴肃，字神封，河东闻喜人也。父侠，周民部大夫。肃少刚正有局度，少与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释褐给事中士，累迁御正下大夫。以行军长史从韦孝宽征淮南。属高祖为丞相，肃闻而叹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坟土未干，而一朝迁革，岂天道欤！”高祖闻之，甚不悦，由是废于家。开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后二岁，迁朔州总管长史，转贝州长史，俱有能名。仁寿中，肃见皇太子勇、蜀王秀、左仆射高颎俱废黜，遣使上书曰：“臣闻事君之道，有犯无隐，愚情所怀，敢不闻奏。窃见高颎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已优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异，侧目求其长短者，岂可胜道哉！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臣又闻之，古先圣帝，教而不诛，陛下至慈，度越前圣。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书奏，上谓杨素曰：“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

也。”于是征肃入朝。皇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欲何为也？”衡曰：“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悦。顷之，肃至京师，见上于含章殿，上谓肃曰：“吾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宠幸，不过数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为憎爱，轻事废立。”因言勇不可复收之意。既而罢遣之。未几，上崩。炀帝嗣位，不得调者久之，肃亦杜门不出。后执政者以岭表荒遐，遂希旨授肃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岁馀，卒，时年六十二。夷、獠思之，为立庙于鄣江之浦。有子尚贤。

史臣曰：猛兽之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正臣之立朝廷，奸邪为之折谋。皆志在匪躬，义形于色，岂惟纲纪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系以存亡者也。晋、蜀二王，帝之爱子，擅以权宠，莫拘宪令，求其恭肃，不亦难乎！元岩、王韶，任当彼相，并见严惮，莫敢为非，謇谔之风，有足称矣。行本正色于房陵，梁毗抗言于杨素，直辞鲠气，懔焉可想。赵绰之居大理，囹圄无冤，柳彧之处宪台，奸邪自肃。然不畏强御，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肃朝不坐，宴不预，忠诚慷慨，犯忤龙鳞，固知嫠妇忧宗周之亡，处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语也。方诸前载，有阎纂之风焉。

列传第二十八

○樊子盖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也。祖道则，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乱奔于齐，官至仁州刺史。子盖解褐武兴王行参军，出为慎县令，东汝、北陈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封富阳县侯，邑五百户。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禅，以仪同领乡兵，后除枞阳太守。平陈之役，以功加上开府，改封上蔡县伯，食邑七百户，赐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转嵩州刺史。母忧去职。未几，起授齐州刺史，固让，不许。其年，转循州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加统四州，令还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饯于霸上。

炀帝即位，征还京师，转凉州刺史。子盖言于帝曰：“臣一居岭表，十载于兹，犬马之情，不胜恋恋。愿趋走阙庭，万死无恨。”帝赐物三百段，慰谕遣之，授银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诏曰：“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龚、汲振德化于前，张、杜垂清风于后，共治天下，实

资良守。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职，各展其效，朕将冕旒垂拱，何忧不治哉！”于是进位金紫光禄大夫，赐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赐之口味百馀斛，又下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子盖又自陈曰：“臣自南裔，即适西垂，常为外臣，未居内职。不得陪属车，奉丹陛，溘死边城，没有遗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六年，帝避暑陇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盖倾望銮舆，愿巡郡境，帝知之，下诏曰：“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纯诚，克终其美。”是岁，朝于江都宫，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还除民部尚书。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

辽东之役，征摄左武卫将军，出长岑道。后以宿卫不行。进授左光禄大夫，尚书如故。其年帝还东都，以子盖为涿郡留守。九年，车驾复幸辽东，命子盖为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来逼王城，子盖遣河南赞治裴弘策逆击之，返为所败，遂斩弘策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有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故久不能克。会来护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盖凡所诛杀者数万人。

又检校河南内史。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既而引见，帝逆劳之曰：“昔高祖留萧何于关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盖谢曰：“臣任重器小，宁可窃譬两贤！但以陛下威灵，小盗不足除耳。”进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书如故。赐缣三千匹，女乐五十人。子盖固让，优诏不许。帝顾谓子盖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后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施行，无劳形迹。今为公别造玉麟

符，以代铜兽。”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孙委公与卫文升耳。宜选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习之。动静之节，宜思其可。”于是赐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车驾还东都，帝谓子盖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进爵，宜有令谟。”是日下诏，进爵为济公，言其功济天下，特为立名，无此郡国也。赐缣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后与苏威、宇文述陪宴积翠亭，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曰：“良算嘉谋，俟公后动，即以此杯赐公，用为永年之瑞。”并绮罗百匹。

十一年，从驾汾阳宫。至于雁门，车驾为突厥所围，频战不利。帝欲以精骑溃围而出，子盖谏曰：“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脱，一朝狼狈，虽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锐，四面征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虑，乃欲身自突围！”因垂泣，“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足为忧。”帝从之。其后援兵稍至，虏乃引去。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默然不敢对。从驾还东都。时绛郡贼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数万，汾、晋苦之。诏令子盖进讨。于时人物殷阜，子盖善恶无所分别，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百姓大骇，相率为盗。其有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拥数万之众，经年不能破贼，有诏征还。又将兵击宜阳贼，以疾停，卒于京第，时年七十有二。上悲伤者久之，顾谓黄门侍郎裴矩曰：“子盖临终有何语？”矩对曰：“子盖病笃，深恨雁门之耻。”帝闻而叹息，令百官就吊，赐缣三百匹，米五百斛，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景。会葬者万馀人。武威民吏闻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颂德。

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临民明察，下莫敢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宁，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干，仕周太子车右中士，袭爵武遂县公。高祖践阼，拜仪同，领交州事，进爵阳城郡公。祥在州颇有惠政。后数年，转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从宜阳公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道，先锋与陈人合战，破之，进拔江州。上闻而大悦，下诏曰：“朕以陈叔宝世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诸军，救彼涂炭。小寇狼狈，顾恃江湖之险，遂敢泛舟楫拟抗王师。公亲率所部，应机奋击，沉溺俘获，厥功甚茂。又闻帅旅进取江州。行军总管、襄邑公贺若弼既获京口，新义公韩擒寻克姑熟。骠骑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骠骑高才壮志，是朕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功名永垂竹帛也。”进位上开府。寻拜蕲州

总管，未几，征拜左领左右将军。后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击突厥于灵武，破之。迁右卫将军。

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曰：

将军总戎塞表，胡虏清尘，秣马休兵，犹事校猎，足使李广惭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贤，独在吾子。昔余滥举，推毂治兵，振皇灵于塞外，驱犬羊乎大漠。于时同行军旅，契阔戎旃，望龙城而冲冠，眄狼居而发愤。将军英图不世，猛气无前，但物不遂心，【俛从事。每一思此，我劳如何。将军宿心素志，早同胶漆，久而敬之，方成鱼水。近者陪随銮驾，言旋上京，本即述职南蕃，宣条下国，不悟皇鉴曲发，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至如建节边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绥抚百姓，上禀成规，下尽臣节，是所愿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谬其入守神器，元良万国，身轻负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祥答书曰：

行人戾止，奉所赐况，恩纪绸缪，形于文墨。不悟飞雪增冰之地，忽载三阳，毳幙韦韝之乡，俄闻九奏。精骇思越，莫知启处。祥少不学军旅，长遇升平，幸以先人绪馀，备职宿卫。惧驽蹇无致远之用，朽薄非折冲之材，岂欲追踪古人，语其优劣？曩者王师薄伐，天人受脤，绝漠扬旌，威震海外。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夫如雨。至若祥者，列于卒伍，预闻指踪之规，得免逗遛之责，循涯揣分，实为幸甚。爰以情喻雷、陈，事方刘、葛，信圣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拟议。何则？川泽之大，污潦攸归，松柏之高，茑萝斯托。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抑惟体元良之德，焕重离之晖，三善克修，万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诵，契叶商皓，岂在管蠡所能窥测！伏承监国多暇，养德怡神，咀嚼六经，逍遥百氏。追西园之爱客，眷南皮之出游，畴昔之恩，无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载罹寒暑，身在边隅，情驰魏阙。每至清风夕起，朗月孤照，想鸣葭之启路，思托乘于后车。塞表京华，山川悠远，瞻望浮云，伏增潸结。

太子甚亲遇之。

炀帝即位，汉王谅发兵作乱，遣其将綦良自滏口徇黎阳，塞白马

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以吾筹之，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须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东趣黎阳讨綦良等。良列阵以待，兵未接，良弃军而走。于是其众大溃，祥纵兵乘之，杀万余人。进位上大将军，赐缣彩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转太仆卿。帝尝赐祥诗曰：“伯叟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厓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祥上表辞谢，帝降手诏曰：“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百姓胁从，人亦众矣。公竭诚奋勇，一举克定。《诗》不云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

寻迁鸿胪卿。时突厥启民可汗请朝，帝遣祥迎接之。从征吐谷浑，祥率众出间道击虏，破之，俘男女千馀口。赐奴婢六十人，马三百匹。进位左光禄大夫，拜左骁卫将军。及辽东之役，出蹋顿道，不利而还。由是除名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贼高开道所围，祥称疾不视事。及城陷，开道甚礼之。会开道与罗艺通和，送祥于涿郡，卒于途。

有子义隆，永年令。祥兄云，字世高，弟威，字世仪，并有干局。云官至莱州刺史、武平县公，威官至武贲郎将、武当县公。

○元寿

元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宝，周凉州刺史。寿少孤，性仁孝，九岁丧父，哀毁骨立，宗族乡党咸异之。事母以孝闻。及长，方直，颇涉经史。周武成初，封隆城县侯，邑千户，保定四年，改封仪陇县侯，授仪同三司。开皇初，议伐陈，以寿有思理，奉使于淮浦监修船舰，以强济见称。四年，参督漕渠之役，授尚书主爵侍郎。八年，从晋王伐陈，除行台左丞，兼领元帅府属。及平陈，拜尚书左丞。高祖尝出苑观射，文武并从焉。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御史见而不言。寿奏劾之曰：

臣闻天道不言，功成四序，圣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今月五日，銮舆徙跸，亲临射苑，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预观盛礼，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

产。妻安遇患，弥留有日，安若长逝，世略不合此行。窃以人伦之义，伉俪为重，资爱之道，乌鸟弗亏。摩诃远念资财，近忘匹好，又命其子舍危惙之母，为聚敛之行。一言才发，名教顿尽。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微之等，亲所闻见，竟不弹纠。若知非不举，事涉阿纵；如不以为非，岂关理识？谨按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检校治书侍御史臣刘行本，出入宫省，备蒙任遇，摄职宪台，时月稍久，庶能整肃缨冕，澄清风教。而在法司，亏失宪体，瓶罄罍耻，何所逃愆！臣谬膺朝寄，忝居左辖，无容寝默，谨以状闻。其行本、微之等，请付大理。

上嘉纳之。寻授太常少卿。数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称。入为太府少卿。进位开府。炀帝嗣位，汉王谅举兵反，左仆射杨素为行军元帅，寿为长史。寿每遇贼，为士卒先，以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四年，拜内史令，从帝西讨吐谷浑。寿率众屯金山，东西连营三百馀里，以围浑主。及还，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行至涿郡，遇疾卒，时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恸。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曰景。

子敏，颇有才辩，而轻险多诈。寿卒后，帝追思之，擢敏为守内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数漏泄省中语。化及之反也，敏创其谋，伪授内史侍郎，为沈光所杀。

○杨义臣

杨义臣，代人也，本姓尉迟氏。父崇，仕周为仪同大将军，以兵镇恆山。时高祖为定州总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结纳，高祖甚亲待之。及为丞相，尉迥作乱，崇以宗族之故，自囚于狱，遣使请罪。高祖下书慰谕之，即令驰驿入朝，恆置左右。开皇初，封秦兴县公。岁馀，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爵。时义臣尚幼，养于宫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上尝从容言及恩旧，顾义臣嗟叹久之，因下诏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尉义臣与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鄴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迥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于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未几，拜陕州刺史。义臣性谨厚，能驰射，有将领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后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万出白道，与贼

遇，战，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雁门、马邑多被其患。义臣击之，虏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与虏相遇。时太平公史万岁军亦至，义臣与万岁合军击虏，大破之，万岁为杨素所陷而死，义臣功竟不录。仁寿初，拜朔州总管，赐以御甲。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并州。时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率马步二万，夜出西陉，迟明行数十里。钟葵觇见义臣兵少，悉众拒之。钟葵亚将王拔骁勇，善用矛，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数骑陷阵。义臣患之，募能当拔者。车骑将军杨思恩请当之。义臣见思恩气貌雄勇，顾之曰："壮士也！"赐以卮酒。思恩望见拔立于阵后，投觞于地，策马赴之。再往不克，义臣复选骑士十余人从之。思恩遂突击，杀数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从骑士退，思恩为拔所杀。拔遂乘之，义臣军北者十馀里。于是购得思恩尸，义臣哭之甚恸，三军莫不下泣。所从骑士皆腰斩。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涧谷间，出其不意。义臣晡后复与钟葵军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张天，钟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赐物二千段，杂彩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寻授相州刺史。后三岁，征为宗正卿。未几，转太仆卿。从征吐谷浑，令义臣屯琵琶峡，连营八十里，南接元寿，北连段文振，合围浑主于覆袁川。其后复征辽东，以军将指肃慎道。至鸭绿水，与乙支文德战，每为先锋，一日七捷。后与诸军俱败，竟坐免。俄而复位。明年，以为军副，与大将军宇文述趣平壤。至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班师，检校赵郡太守。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寇扶风、安定间，义臣奉诏击平之。寻从帝复征辽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渤海高士达，清河张金称并相聚为盗，众已数万，攻陷郡县。帝遣将军段达讨之，不能克。诏义臣率辽东还兵数万击之，大破士达，斩金称。又收合降贼，入豆子，讨格谦，擒之，以状闻奏。帝恶其威名，遽追入朝，贼由是复盛。义臣以功进位光禄大夫，寻拜礼部尚书。未几，卒官。

○卫玄

卫玄，字文升，河南洛阳人也。祖悦，魏司农卿，父扌剽，侍中、左武卫大将军，玄少有器识，周武帝在藩，引为记室。迁给事上士，袭爵兴势公，食邑四千户。转宣纳下大夫。武帝亲总万机，拜益州总管长史，赐以万钉宝带。稍迁开府仪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仍领京兆尹，称为强济。宣帝时，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检校熊州事。和州蛮反，玄以行军总管击平之。及高祖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

公，坐事免。未几，拜岚州刺史。会起长城之役，诏玄监督之。俄检校朔州总管事。后为卫尉少卿。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馀万口。高祖大悦，赐缣二千匹，除遂州总管，仍令剑南安抚。炀帝即位，复征为卫尉卿。夷、獠攀恋，数百里不绝。玄晓之曰："天子诏征，不可久住。"因与之诀，夷、獠各挥涕而去。岁馀，迁工部尚书。其后拜魏郡太守，尚书如故。帝谓玄曰："魏郡名都，冲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烦公。此郡去都，道里非远，宜数往来，询谋朝政。"赐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几，拜右候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大业八年，转刑部尚书。辽东之役，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率师出增地道。时诸军多不利，玄独全众而还。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车驾幸辽东，使玄与代王侑留守京师，拜为京兆内史，尚书如故。许以便宜从事，敕代王待以师傅之礼。

会杨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关，议者恐崤、函有伏兵，请于陕县沿流东下，直趣河阳，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计非竖子所及。"于是鼓行而进。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于是遣武贲郎将张峻为疑军于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战且行，屯军金谷。于军中扫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书、京兆内史臣卫文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灵：自皇家启运，三十馀年，武功文德，渐被海外。杨玄感孤负圣恩，躬为蛇豕，蜂飞蚁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罴，志枭凶逆。若社稷灵长，宜令丑徒冰碎，如或大运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词气抑扬，三军莫不涕咽。时众寡不敌，与贼频战不利，死伤大半。玄感尽锐来攻，玄苦战，贼稍却，进屯北芒。会宇文述、来护兒等援兵至，玄感惧而西遁。玄遣通议大夫斛斯万善、监门直阁庞玉前锋追之，及于阌乡，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车驾至高阳，征诣行在所。帝劳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无西顾之忧。"乃下诏曰："近者妖氛充斥，扰动关、河，文升率励义勇，应机响赴，表里奋击，摧破凶丑，宜升荣命，式弘赏典。可右光禄大夫。"赐以良田、甲第，资物巨万。还镇京师，帝谓之曰："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恆宜自牢，勇夫重闭，此其义也。今特给千兵，以充侍从。"赐以玉麟符。十一年，诏玄安抚关中。时盗贼蜂起，百姓饥馑，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坏乱，货贿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内史舍人封德彝驰谕之曰："京师国本，王业所基，宗庙园陵所在，藉公耆旧，卧以镇之。朕为国计，义无相许，故遣德彝口陈指

意。”玄乃止。义师入关，自知不能守，忧惧称疾，不知政事。城陷，归于家。义宁中卒，时年七十七。

子孝则，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务郎，早卒。

○刘权

刘权，字世略，彭城丰人也。祖轨，齐罗州刺史。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后更折节好学，动循法度。初为州主簿，仕齐，释褐奉朝请、行台郎中。及齐灭，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后从晋王广平陈，以功进授开府仪同三司，赐物三千段。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开皇十二年，拜苏州刺史，赐爵宗城县公。于时江南初平，物情尚扰，权抚以恩信，甚得民和。炀帝嗣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逐北至青海，虏获千馀口，乘胜至伏俟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馀烬远遁，道路无壅。征拜司农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寻为南海太守。行至鄱阳，会群盗起，不得进，诏令权召募讨之。权率兵与贼相遇，不与战，先乘单舸诣贼营，说以利害。群贼感悦，一时降附，帝闻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异政。数岁，遇盗贼群起，数来攻郡，豪帅多愿推权为首，权竟尽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彻又密遣人赍书诣权，称四方扰乱，英雄并起，时不可失，讽令举兵。权召集佐僚，对斩其使，竟无异图，守之以死。卒官，时年七十。

世彻倜傥不羁，颇为时人所许。大业末，群雄并起，世彻所至之处，辄为所忌，多拘禁之，后竟为兖州贼帅徐圆朗所杀。

权从父烈，字子将，美容仪，有器局，官至鹰扬郎将。有子德威，知名于世。

史臣曰：子盖雅有干局，质性严敏，见义而勇，临机能断，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杨谅干纪，史祥著独克之效，群盗侵扰，义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当年，声流后叶者也。元寿弹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计功称伐，犹居义臣之后，端揆之赠，不已优乎？文升东都解围，颇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觎，虽谢勤王之谋，足为守节之士矣。

列传第二十九

○李圆通

李圆通，京兆泾阳人也。父景，以军士隶武元皇帝，因与家僮黑女私，生圆通。景不之认，由是孤贱，给使高祖家。及为隋国公，擢授参军事。初，高祖少时，每宴宾客，恆令圆通监厨。圆通性严整，左右婢仆咸所敬惮。唯世子乳母恃宠轻之，宾客未供，每有干请，圆通不许，或辄持去。圆通大怒，叱厨人挝之数十，叫呼之声彻于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宾去之后，高祖具知之，召圆通，命坐赐食，从此独善之，以为堪当大任。高祖作相，赐封怀昌男。久之，授帅都督，进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圆通多力劲捷，长于武用。周氏诸王素惮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图为不利，赖圆通保护，获免者数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参预政事。授相国外兵曹，仍领左亲信。寻授上仪同。高祖受禅，拜内史侍郎，领左卫长史，进爵为伯。历左右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左丞，摄刑部尚书，深被任信。后以左丞领左翊卫骠骑将军。伐陈之役，圆通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出信州道，以功进位大将军，进封万安县侯，拜扬州总管长史。寻转并州总管长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断决，府中事多决于圆通。入为司农卿、治粟内史，迁刑部尚书。后数岁，复为并州长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圆通亦坐免官。寻检校刑部尚书事。仁寿中，以勋旧进爵郡公。炀帝嗣位，拜兵部尚书。帝幸扬州，以圆通留守京师。判宇文述田以还民，述诉其受赂。帝怒而征之，见帝于洛阳，坐是免官。圆通忧惧发疾而卒。赠柱国，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业末，为华阴令。

○陈茂

陈茂，河东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质直恭谨，为州里所敬。高祖为隋国公，引为僚佐，遇待与圆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尝不称旨，高祖善之。后从高祖与齐师战于晋州，贼甚盛，高祖将挑战，茂固止不得，因捉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额，流血被面，词气不挠。高祖感而谢之，厚加礼敬。其后官至上士。高祖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禅，拜给事黄门侍郎，封魏城县男，每典机密。在官十馀年，转益州总管司马，迁太府卿，进爵为伯。后数载，卒官。子政嗣。

政字弘道，倜傥有文武大略，善钟律，便弓马。少养宫中，年十七，为太子千牛备身。时京师大侠刘居士重政才气，数从之游。圆通子孝常与政相善，并与居士交结。及居士下狱诛，政及孝常当从坐，上以

功臣子，挞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调。炀帝时，授协律郎，迁通事谒者，兵曹承务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乱也，以为太常卿。后归大唐，卒于梁州总管。

○张定和

张定和，字处谧，京兆万年人也。少贫贱，有志节。初为侍官。会平陈之役，定和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将鬻之，妻靳固不与，定和于是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是后数以军功加上开府、骠骑将军。从上柱国李充击突厥，先登陷阵，虏刺之中颈，定和以草塞创而战，神气自若，虏遂败走。上闻而壮之，遣使者赍药，驰诣定和所劳问之。进位柱国，封武安县侯，赏物二千段，良马二匹，金百两。炀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寻转河内太守，颇有惠政。岁馀，征拜左屯卫大将军。从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浑主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师击之。既与贼相遇，轻其众少，呼之令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贼伏兵于岩谷之下，发矢中之而毙。其亚将柳武建击贼，悉斩之。帝为流涕，赠光禄大夫。时旧爵例除，于是复封武安侯，谥曰壮武。赠绢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寻拜为光禄大夫。

○张奫

张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于淮阴。好读兵书，尤便刀楯。周世，乡人郭子翼密引陈寇，奫父双欲率子弟击之，犹豫未决。奫赞成其谋，竟以破贼，由是以勇决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领乡兵。贺若弼之镇寿春也，恆为间谍，平陈之役，颇有功焉。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文安县子，邑八百户，赐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岁馀，率水军破逆贼笮子游于京口、薛子建于和州。征入朝，拜大将军。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谓奫曰："卿可为朕兒，朕为卿父。今日聚集，示无外也。"其后赐绮罗千匹，绿沉甲、兽文具装。寻从杨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于会稽、吴世华于临海。进位上大将军，赐奴婢六十口，缣彩三百匹。历抚、显、齐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开皇十八年，为行军总管，从汉王谅征辽东。诸军多物故，奫众独全。高祖善之，赐物二百五十段。仁寿中，迁潭州总管，在职三年卒。有子孝廉。

○麦铁杖

麦铁杖，始兴人也。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性疏诞

使酒，好交游，重信义，每以渔猎为事，不治产业。陈太建中，结聚为群盗，广州刺史欧阳頠俘之以献，没为官户，配执御伞。每罢朝后，行百馀里，夜至南徐州，俞城而入，行光火劫盗。旦还，及时仍又执伞。如此者十馀度，物主识之，州以状奏。朝士见铁杖每旦恆在，不之信也。后数告变，尚书蔡徵曰："此可验耳。"于仗下时，购以百金，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刺史。铁杖出应募，赍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为盗明矣。"惜其勇捷，诫而释之。

陈亡后，徙居清流县。遇江东反，杨素遣铁杖头戴草束，夜浮渡江，觇贼中消息，具知还报。后复更往，为贼所擒。逆帅李棱遣兵仗三十人卫之，缚送高智慧。行至庆亭，卫者憩食，哀其馁，解手以给其餐。铁杖取贼刀，乱斩卫者，杀之皆尽，悉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后叙战勋，不及铁杖，遇素驰驿归于京师，铁杖步追之，每夜则同宿。素见而悟，特奏授仪同三司。以不识书，放还乡里。成阳公李彻称其骁武，开皇十六年，征至京师，除车骑将军，仍从杨素北征突厥，加上开府。炀帝即位，汉王谅反于并州，又从杨素击之，每战先登。进位柱国。寻除莱州刺史，无治名。后转汝南太守，稍习法令，群盗屏迹。后因朝集，考功郎窦威嘲之曰："麦是何姓？"铁杖应口对曰："麦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无以应之，时人以为敏慧。寻除右屯卫大将军，帝待之逾密。

铁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及辽东之役，请为前锋，顾谓医者吴景贤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頞，瓜蒂喷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将渡辽，谓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及济，桥未成，去东岸尚数丈，贼大至。铁杖跳上岸，与贼战，死。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无及者。帝为之流涕，购得其尸，下诏曰："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麾问罪，先登陷阵，节高义烈，身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赉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子孟才嗣。寻授光禄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议大夫。赠赠巨万，赐辒辌车，给前后部羽葆鼓吹。平壤道败将宇文述等百馀人皆为执绋，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赠左光禄大夫、右屯卫将军、武强侯，谥曰刚。子杰嗣。金叉赠右光禄大夫，子善谊袭官。

孟才字智棱，果烈有父风。帝以孟才死节将子，恩赐殊厚，拜武贲郎将。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与武牙郎钱杰素交友，二人相谓曰："吾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弑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

面目视息世间哉！”于是流涕扼腕，遂相与谋，纠合恩旧，欲于显福宫邀击宇文化及。事临发，陈籓之子谦知其谋而告之，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忠义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总持，吴兴人也。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皇太子勇引署学士。后为汉王谅府掾，谅败，除名。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记，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驰，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

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馀骑。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接，杀十数人。贼竞击之而坠，未及于地，适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恆致左右，亲顾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骁勇，方任之，令其总统，营于禁内。时孟才、钱杰等阴图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卫社稷，斯则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俯首事雠，受其驱率，有□熏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将军也。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雠，如鹰鹯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勉之。”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光语泄，陈谦告其事。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光闻营内喧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舍人元敏，数而斩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围合。光大呼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德戡辄复遣骑，持弓

弩，翼而射之。光身无介胄，遂为所害。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时年二十八。壮士闻之，莫不为之陨涕。

○来护兒

来护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护兒所住白土村，密迩江岸。于时江南尚阻，贺若弼之镇寿州也，常令护兒为间谍，授大都督。平陈之役，护兒有功焉，进位上开府。从杨素击高智慧于浙江，而贼据岸为营，周亘百馀里，船舰被江，鼓噪而进。素令护兒率数百轻艓径登江岸，直掩其营，破之。时贼前与素战不胜，归无所据，因而溃散。智慧将逃于海，护兒追至泉州，智慧穷蹙，遁走闽、越。进位大将军，除泉州刺史。时有盛道延拥兵作乱，侵扰州境，护兒进击，破之。又从蒲山公李宽破汪文进于黟、歙，进位柱国。仁寿三年，除瀛州刺史，赐爵黄县公，邑三千户。寻加上柱国，除右御卫将军。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军，帝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荣之。数岁，转右翊卫大将军。辽东之役，护兒率楼船，指沧海，入自坝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乘胜直造城下，破其郛郭。于是纵军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击之。护兒因却，屯营海浦，以待期会。后知宇文述等败，遂班师。明年，又出沧海道，师次东莱，会杨玄感作逆黎阳，进逼巩、洛，护兒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封荣国公，邑二千户。十年，又帅师度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兒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将趣平壤，高元震惧，遣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兒旋师。护兒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不许。护兒曰：”贼势破矣，专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合专决，岂容千里禀听成规！俄顷之间，动失机会，劳而无功，故其宜也。吾宁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获罪也。”诸将惧，尽劝还，方始奉诏。十三年，转为左翊卫大将军，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江都之难，宇文化及忌而害之。

长子楷，以父军功授散骑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将、金紫光禄大夫。弘第整，武贲郎将、右光禄大夫。整尤骁勇，善抚士

众，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甚惮之，为作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恆、济获免。

○鱼俱罗

鱼俱罗，冯翊下邽人也。身长八尺，膂力绝人，声气雄壮，言闻数百步。弱冠为亲卫，累迁大都督。从晋王广平陈，以功拜开府，赐物一千五百段。未几，沈玄憺、高智慧等作乱江南，杨素以俱罗壮勇，请与同行。每战有功，加上开府、高唐县公，拜叠州总管。以母忧去职。还至扶风，会杨素率兵将出灵州道击突厥，路逢俱罗，大悦，遂奏与同行。及遇贼，俱罗与数骑奔击，瞋目大呼，所当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飞。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初，突厥数入境为寇，俱罗辄擒斩之，自是突厥畏惧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上。

初，炀帝在藩，俱罗弟赞以左右从，累迁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车骑将军。赞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签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适者，立断其舌。帝以赞藩邸之旧，不忍加诛，谓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罗，谴责之，出赞于狱，令自为计。赞至家，饮药而死。帝恐俱罗不自安，虑生边患，转为安州刺史。岁馀，迁赵郡太守。后因朝集，至东都，与将军梁伯隐有旧，数相往来。又从郡多将杂物以贡献，帝不受，因遗权贵。御史劾俱罗以郡将交通内臣，帝大怒，与伯隐俱坐除名。

未几，越嶲飞山蛮作乱，侵掠郡境。诏俱罗白衣领将，并率蜀郡都尉段钟葵讨平之。大业九年，重征高丽，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及还，江南刘元进作乱，诏俱罗将兵向会稽诸郡逐捕之。于时百姓思乱，从盗如市，俱罗击贼帅硃燮、管崇等，战无不捷。然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俱罗度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并在京、洛，又见天下渐乱，终恐道路隔绝。于时东都饥馑，谷食踊贵，俱罗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粜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异志，发使案验。使者至，前后察问，不得其罪。帝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锁将诣东都。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阴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罗师徒败衄，于是斩东都市，家口籍没。

○陈棱

陈棱，字长威，庐江襄安人也。祖硕，以渔钓自给。父岘，少骁

勇，事章大宝为帐内部曲。告大宝反，授谯州刺史。陈灭，废于家。高智慧、汪文进等作乱江南，庐江豪杰亦举兵相应，以岘旧将，共推为主。岘欲拒之，棱谓岘曰："众乱既作，拒之祸且及己。不如伪从，别为后计。"岘然之。时柱国李彻军至当涂，岘潜使棱至彻所，请为内应。彻上其事，拜上大将军、宣州刺史，封谯郡公，邑一千户，诏彻应接之。彻军未至，谋泄，为其党所杀，棱仅以获免。上以其父之故，拜开府，寻领乡兵。炀帝即位，授骠骑将军。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馀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棱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棱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棱击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冥，将士皆惧，棱刑白马以祭海神。既而开霁，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渴刺兜率众数千逆拒，棱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棱乘胜逐北，至其栅，渴刺兜背栅而阵。棱尽锐击之，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刺兜自以军疲，引入栅。棱遂填堑，攻破其栅，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棱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棱为东莱留守。杨玄感之作乱也，棱率众万馀人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棱寻奉诏于江南营战舰。至彭城，贼帅孟让众将十万，据都梁宫，阻淮为固。棱潜于下流而济，至江都，率兵袭让，破之。以功进位光禄大夫。赐爵信安侯。后帝幸江都宫，俄而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棱率宿卫兵击之，往往克捷。超拜右御卫将军。复渡清江，击宣城贼。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军北上，召棱守江都。棱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棱后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寻而见害。

○王辩斛斯万善

王辩，字警略，冯翊蒲城人也。祖训，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辩少习兵书，尤善骑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军功授帅都督。开皇初，迁大都督。仁寿中，迁车骑将军。汉王谅之作乱也，从杨素讨平之，赐爵武宁县男，邑三百户。后三岁，迁尚舍奉御。从征吐谷浑，拜朝请大夫。数年，转鹰扬郎将。辽东之役，以功加通议大夫，寻迁武贲郎将。及山东盗贼起，上谷魏刀兒自号历山飞，众十馀万，劫掠燕、赵。帝引辩升御榻，问以方略。辩论取贼形势，帝称善，曰："诚如此计，贼何足忧也。"于是发从行步骑三千，击败之，赐

黄金二百两。明年，渤海贼帅高士达自号东海公，众以万数。复令辩击之，屡挫其锐。帝在江都宫，闻而驰召之。及引见，礼赐甚厚，复令往信都经略。士达于是复战，破之，优诏褒显。时贼帅郝孝德、孙宣雅、时季康、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万，小至数千，寇掠河北。辩进兵击之，所往皆捷，深为群贼所惮。及翟让寇徐、豫，辩进，频击走之。让寻与李密屯据洛口仓，辩与王世充讨密，阻洛水相持经年。辩率诸将攻败密，因薄其营，战破外栅。密诸营已有溃者，乘胜将入城，世充不知，恐将士劳倦，于是鸣角收兵，翻为密徒所乘。官军大溃，不可救止。辩至洛水，桥已坏，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为溺人所引坠马。辩时身被重甲，败兵前后相蹈藉，不能复上马，竟溺死焉。时年五十六。三军莫不痛惜之。

河南斛斯万善，骁勇果毅，与辩齐名。大业中，从卫玄讨杨玄感，频战有功。及玄感败走，万善与数骑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杀。由是知名，拜武贲郎将。突厥始毕之围雁门也，万善奋击之，所向皆破。每贼至，辄出当其锋，或下马坐地，引强弓射贼，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许日竟退，万善之力也。其后频讨群盗，累功至将军。时有将军鹿愿、范贵、冯孝慈，俱为将帅，数从征讨，并有名于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无所述焉。

史臣曰：楚、汉未分，绛、灌所以宣力；曹、刘竞逐，关、张所以立名。然则名立资草昧之初，力宣候经轮之会，攀附鳞翼，世有之矣。圆通、护兒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俱罗欲加之罪，非其咎畔，王辩殒身勍敌，志实勤王。陈棱缟素发丧，哀感行路，义之所动，固已深乎！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有可称矣。

列传第三十

○周罗□

周罗□，字公布，九江寻阳人也。父法暠，仕梁冠军将军、始兴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康内史，临蒸县侯。罗□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从祖景彦诫之曰：“吾世恭谨，汝独放纵，难以保家。若不丧身，必将灭吾族。”罗□终不改。陈宣帝时，以军功授开远将军、句容令。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齐师战于江阳，为流

矢中其左目。齐师围明彻于宿预也，诸军相顾，莫有斗心。罗□跃马突进，莫不披靡。太仆卿萧摩诃因而副之，斩获不可胜计。进师徐州，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彭城，摩诃临阵坠马，罗□进救，拔摩诃于重围之内，勇冠三军。明彻之败也，罗□全众而归，拜光远将军、钟离太守。十一年，授使持节、都督霍州诸军事。平山贼十二洞，除右军将军、始安县伯，邑四百户，总管检校扬州内外诸军事。赐金银三千两，尽散之将士，分赏骁雄。陈宣帝深叹美之。出为晋陵太守，进爵为侯，增封一千户。除太仆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户。寻除雄信将军，使持节、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豫章内史。狱讼庭决，不关吏手，民怀其惠，立碑颂德焉。至德中，除持节，都督南川诸军事。江州司马吴世兴密奏罗□甚得人心，拥众岭表，意在难测，陈主惑焉。萧摩诃、鲁广达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劝其反，罗□拒绝之。军还，除太子左卫率，信任逾重，时参宴席。陈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后也？"都官尚书孔范对曰："周罗□执笔制诗，还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后。"自是益见亲礼。出督湘州诸军事，还拜散骑常侍。

晋王广之伐陈也，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军不得渡，相持逾月。遇丹阳陷，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乃降。高祖慰谕之，许以富贵。罗□垂泣而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贺若弼谓之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答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仪同三司，鼓吹羽仪，送之于宅。先是，陈裨将羊翔归降于我，使为乡导，位至上开府，班在罗□上。韩擒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匪诚臣之论。"擒有愧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转泾州刺史，母忧去职。未期，复起，授豳州刺史，并有能名。

十八年，起辽东之役，徵为水军总管。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遭风，船多飘没，无功而还。十九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从杨素击之。虏众甚盛，罗□白素曰："贼阵未整，请击之。"素许焉，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从申至酉，短兵屡接，大破之。进位大将军。仁寿元年，为东宫右虞候率，赐爵义宁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俄转右卫率。炀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将军。汉王谅反，诏副杨素讨平之，进授上大将军。其年冬，帝幸洛阳。陈主卒，罗□请一临哭，帝许之。缞绖送至墓所，葬还，释服而后入朝。帝甚嘉尚，世论称其有礼。时谅馀党据晋、绛等三

州未下，诏罗□行绛、晋、吕三州诸军事，进兵围之。为流矢所中，卒于师，时年六十四。送柩还京，行数里，无故舆马自止，策之不动，有飘风旋绕焉。绛州长史郭雅稽颡咒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寻即除殄，无为恋恨。”于是风静马行，见者莫不悲叹。其年秋七月，子仲隐梦见罗□曰：“我明日当战。”其灵坐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若人带持之状。绛州城陷，是其日也。赠柱国、右翊卫大将军，谥曰壮。赠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开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迈，汝南安成人也。祖灵起，梁直閤将军、义阳太守、庐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将军。法尚少果劲有风概，好读兵书。年十八，为陈始兴王中兵参军，寻加伏波将军。其父卒后，监定州事，督父本兵。数有战功，迁使持节、贞毅将军、散骑常侍，领齐昌郡事，封山阴县侯，邑五千户。以其兄武昌县公法僧代为定州刺史。

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言其将反。陈宣帝执禁法僧，发兵欲取法尚。其下将吏皆劝之归北，法尚犹豫未决。长史殷文则曰：“乐毅所以辞燕，良由不犹已。事势如此，请早裁之。”法尚遂归于周。宣帝甚优宠之，拜开府、顺州刺史，封归义县公，邑千户。赐良马五匹，女妓五人，彩物五百段，加以金带。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明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尽欲叛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当于阵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阳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舸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迎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虏八千人。

高祖为丞相，司马消难作乱，阴遣上开府段珣率兵阳为助守，因欲夺其城。法尚觉其诈，闭门不纳，珣遂围之。于时仓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无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领，弃城遁走。消难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归于陈。高祖受禅，拜巴州刺史，破三鹀叛蛮于铁山，复从柱国王谊击走陈寇。迁衡州总管四州诸军事，改封谯郡公，邑二千户。后上幸洛阳，召之，及引见，赐金钿酒钟一双，彩五百段，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上曰：“公有大功于国，特给鼓吹者，欲令公乡人知朕之宠公也。”固与

之。岁馀，转黄州总管。上降密诏，使经略江南，伺候动静。及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隶秦孝王，率舟师三万出于樊口。陈城州刺史熊门超出师拒战，击破之，擒超于阵。转鄂州刺史，寻迁永州总管，安集岭南，赐缣五百段，良马五匹，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南康内史柳璇、西衡州刺史邓暠、阳山太守毛爽等前后诣法尚降。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反，法尚引兵逾岭，子廓兵众日散，与千馀人走保岩险，其左右斩之而降。赐彩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银甕宝带，良马十匹。十年，寻转桂州总管，仍为岭南安抚大使。

后数年入朝，以本官宿卫。赐彩三百段，米五百石，绢五百匹。未几，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令法尚与上柱国王世积讨之。法尚驰往桂州，发岭南兵，世积出岳州，征岭北军，俱会于尹州。光仕来逆战，击走之。世积所部多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光仕帅劲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附，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法尚捕兵列阵，以当光仕，亲率奇兵，蔽林设伏。两阵始交，法尚驰击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溃，追斩之。赐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仁寿中，遂州獠叛，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嶲州乌蛮叛，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军将至，贼弃州城，散走山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获其渠帅数千人，虏男女万馀口。赐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马二十匹。军还，检校潞州事。

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后三岁，转定襄太守，进位金紫光禄大夫。时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内史令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塞，旍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虽是故事，此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以为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卫将军，赐良马一匹，绢三百匹。

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杀将军鹿愿，围太守萧造，法尚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之。法尚击思多于清江，破之，斩首三千级。还，从讨吐谷浑，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赐奴婢一百口，物二百

段，马七十匹。出为敦煌太守，寻领会宁太守。辽东之役，以舟师指朝鲜道，会杨玄感反，与将军宇文述，来护兒等破之。以功进右光禄大夫，赐物九百段。时有齐郡人王薄、孟让等举兵为盗，众十馀万，保长白山。频战，每挫其锐。赐奴婢百口。明年，复临沧海，在军疾甚，谓长史崔君肃曰："吾再临沧海，未能利涉，时不我与，将辞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毕而终，时年五十九。赠武卫大将军，谥曰僖。有子六人。长子绍基，灵寿令，少子绍范，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兴，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应、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伟，膂力过人，美须髯，骁勇善射。平齐之役，颇有力焉，授仪同三司。以平尉迥，进位开府，赐爵平寇县公，邑千五百户。开皇九年，以行军总管从王世积伐陈，陷陈有功，进位上开府，赐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别平仓岭，还授鄜州刺史。十七年，辽东之役，为马军总管。及还，配事汉王。高祖奇其壮武，使袒而观之，曰："卿相表当位极人臣。"寻从史万岁击突厥于大斤山，别路邀贼，大破之。后与上明公杨纪送义成公主于突厥，至恆安，遇突厥来寇。时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景率所领数百人援之。力战三日，杀虏甚众，赐物三千段，授韩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寿中，检校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并州，景发兵拒之。谅遣刘暠袭景，战于城东。升楼射之，无不应弦而倒。选壮士击之，斩获略尽。谅复遣岚州刺史乔钟葵率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贼冲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义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知将士可用，其后推诚于此三人，无所关预，唯在阁持重，时出抚循而已。月馀，朔州总管杨义臣以兵来援，合击，大破之。先是，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莲，并有龙见，时变为铁马甲士。又有神人长数丈见于城下，其迹长四尺五寸。景问巫，对曰："此是不祥之物，来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数万焉。景寻被征入京，进位柱国，拜右武卫大将军，赐缣九千匹，女乐一部，加以珍物。

景智略非所长，而忠直为时所许，帝甚信之。击叛蛮向思多，破之，赐奴婢八十口。明年，击吐谷浑于青海，破之，进位光禄大夫。赐奴婢六十口，缣二千匹。五年，车驾西巡，至天水，景献食于帝。帝曰："公，主人也。"赐坐齐王暕之上。至陇川宫，帝将大猎，景与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俱有难言，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illegible]之，竟以坐免。岁余，复位，与宇文述等参掌选举。明年，攻高丽武厉城，破之，赐爵苑

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浑弥道。九年，复出辽东。及旋师，以景为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赉物三千段，进爵滑国公。杨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预焉，而景独无关涉。帝曰："公诚直天然，我之梁栋也。"赐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将军而不名，其见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营辽东战具于北平，赐御马一匹，名师子□吉。会幽州贼杨仲绪率众万馀人来攻北平，景督兵击破之，斩仲绪。于时盗贼蜂起，道路隔绝，景遂召募，以备不虞。武贲郎将罗艺与景有隙，遂诬景将反。帝遣其子慰谕之曰："纵人言公窥天阙，据京师，吾无疑也。"后为高开道所围，独守孤城，外无声援，岁馀，士卒患脚肿而死者十将六七，景抚循之，一无离叛。辽东军资多在其所，粟帛山积，既逢离乱，景无所私焉。及帝崩于江都，辽西太守邓暠率兵救之，遂归柳城。后将还幽州，在道遇贼，见害。契丹、靺轲素感其恩，闻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伤惜之。有子世谟。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绍宗，齐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三藏幼聪敏，多武略，颇有父风。仕齐，释褐太尉府参军事，寻迁备身都督。武平初，袭爵燕郡公，邑八百户。其年，败周师于孝水，又破陈师于寿阳，转武卫将军。又败周师于河阳，授武卫大将军。又转右卫将军，别封范阳县公，食邑千户。周师入鄴也，齐后主失守东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宫。齐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率麾下抗拒周师。及齐平，武帝引见，恩礼甚厚，诏曰："三藏父子诚节著闻，宜加荣秩。"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讨平之。开皇元年，授吴州刺史。九年，奉诏持节凉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岭南酋长王仲宣反，围广州，诏令柱国、襄阳公韦洸为行军总管，三藏为副。至广州，与贼交战，洸为流矢所中，卒，诏令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十年，贼众四面攻围，三藏固守月馀。城中粮少矢尽，三藏以为不可持久，遂自率骁锐，夜出突围击之。贼众败散，广州获全。以功授大将军，赐奴婢百口，加以金银杂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皆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绥抚，百姓爱悦，繦负日至，吏民歌颂之。高祖闻其能，屡有劳问。其年，当州畜产繁孳，获醍醐奉献，赉物百段。十三年，州界连云山响，称万年者三，诏颁郡国，仍遣使醮于山所。其日景云浮于上，雉间兔驯坛侧，使还具以闻，上大悦。十五年，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仁寿元年，改封河内县男。大业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转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业七

年卒。

三藏从子遐，为澶水丞，汉王反，抗节不从，以诚节闻。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泾州刺史。开皇初，封舞阴郡公，领漕渠监，以年老致事，终于家。世雄为兒童时，与群辈游戏，辄画地为城郭，令诸兒为攻守之势，有不从令者，世雄辄挞之，诸兒畏惮，莫不齐整。其父见而奇之，谓人曰："此兒当兴吾家矣。"年十七，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拜帅都督。开皇时，数有战功，累迁仪同三司、右亲卫车骑将军。炀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为乱，诏世雄讨平之。迁右监门郎将。从帝征吐谷浑，进位通议大夫。

世雄性廉谨，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帝由是嘉之。帝尝从容谓群臣曰："我欲举好人，未知诸君识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皆称善。帝复曰："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于是超拜右翊卫将军。岁馀，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馀人戍之而还。天子大悦，进位正议大夫，赐物二千段。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馀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先犯之，贼稍却，因而纵击，遂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复征辽东，拜右候卫将军，兵指蹋顿道。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作乱，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十年，复从帝至辽东，迁左御卫大将军，仍领涿郡留守。未几，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军次河间，营于郡城南，河间诸县并集兵，依世雄大军为营，欲讨窦建德。建德将家口遁，自选精锐数百，夜来袭之。先犯河间兵，溃奔世雄营。时遇雰雾晦冥，莫相辨识，军不得成列，皆腾栅而走，于是大败。世雄与左右数十骑遁入河间城，惭恚发病，归于涿郡，未几而卒，时年六十三。有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并以骁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实，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凤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刚毅修谨，工骑射。弱冠，州补主簿，秦孝王引为记室，转长道令，迁车骑将军。从杨素击突厥于灵武，以功拜上开府，赐物三千段。以骠骑将军典蜀王军事。山獠作乱，蜀王命仁恭讨破之，赐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质直，置而不问。炀帝嗣位，汉王谅举兵反，从杨素击平之。以功进位大将军，拜吕州刺史，赐帛四千匹，女妓十人。岁馀，转卫州刺史，寻改为汲郡太守，有能名。征入朝，帝呼上殿，劳勉之，赐杂彩六百段，良马二匹。迁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马号哭于道，数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帝班师，仁恭为殿，遇贼，击走之。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六千段，马四十匹。明年，复以军将指扶馀道，帝谓之曰："往者诸军多不利，公独以一军破贼。古人云，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诸将其可任乎？今委公为前军，当副所望也。"赐良马十匹，黄金百两。仁恭遂进军，至新城，贼数万背城结阵，仁恭率劲骑一千击破之。贼婴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围。帝闻而大悦，遣舍人诣军劳问，赐以珍物。进授光禄大夫，赐绢五千匹。会杨玄感作乱，其兄子武贲郎将仲伯预焉，仁恭由是坐免。寻而突厥屡为寇患，帝以仁恭宿将，频有战功，诏复本官，领马邑太守。其年，始毕可汗率骑数万来寇马邑，复令二特勤将兵南过。时郡兵不满三千，仁恭简精锐逆击，破之。其二特勤众亦溃，仁恭纵兵乘之，获数千级，并斩二特勤。帝大悦，赐缣三千匹。其后突厥复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击，斩千馀级，大获六畜而归。于时天下大乱，百姓饥馁，道路隔绝，仁恭颇改旧节，受纳货贿，又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刘武周与仁恭侍婢奸通，恐事泄，将为乱，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冻馁，填委沟壑，而王府君闭仓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众，吏民颇怨之。其后仁恭正坐□事，武周率其徒数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时年六十。武周于是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转攻傍郡。

○权武

权武，字武挥，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袭庆，周开府，从武元皇帝与齐师战于并州，被围百馀重。袭庆力战矢尽，短兵接战，杀伤甚众，刀矛皆折，脱胄掷地，向贼大骂曰："何不来斫头也！"贼遂杀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开府，袭爵齐郡公，邑千二百户。武少果劲，勇力绝人，能重甲上马。尝倒投于井，未及泉，复跃而出，其拳捷如此。从王谦破齐服龙等五城，增邑八百户。平齐之役，攻陷邵州，别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户。宣帝时，拜劲捷左旅上大夫，进位上开府。

高祖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禅，增邑五百户。后六岁，拜淅州刺史。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出六合，还拜豫州刺史。在职数年，以创业之旧，进位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贤作乱，武以行军总管与武候大将军虞庆则击平之。庆则以罪诛，功竟不录，复还于州。多造金带，遗岭南酋领，其人复答以宝物，武皆纳之，由是致富。后武晚生一子，与亲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狱囚。武常以南越边远，治从其俗，务适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当今法急，官不可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验。上大怒，命斩之。武于狱中上书，言其父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为民。仁寿中，复拜大将军，封邑如旧。未几，授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拜右武卫大将军，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转始安太守。久之，征拜右屯卫大将军，寻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万绪

吐万绪，字长绪，代郡鲜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绪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抚军将军，袭爵元寿县公。数从征伐，累迁大将军、少司武。高祖受禅，拜襄州总管，进封谷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寻转青州总管，颇有治名。岁馀，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甚为北夷所惮。其后高祖潜有吞陈之志，转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以绪领行军总管，与西河公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晋王广之在藩也，颇见亲遇，及为太子，引为左虞候率。炀帝嗣位，汉王谅时镇并州，帝恐其为变，拜绪晋、绛二州刺史，驰传之官。绪未出关，谅已遣兵据蒲坂，断河桥，绪不得进。诏绪率兵从杨素击破之，拜左武候将军。大业初，转光禄卿。贺若弼之遇谗也，引绪为证，绪明其无罪，由是免官。岁馀，守东平太守。未几，帝幸江都，路经其境，迎谒道傍。帝命升龙舟，绪因顿首陈谢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辽东之役，请为先锋，帝嘉之，拜左屯卫大将军，率马步数万指盖马道。及班师，留镇怀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刘元进作乱江南，以兵攻润州，帝征绪讨之。绪率众至杨子津，元进自茅浦将渡江，绪勒兵击走。绪因济江，背水为栅。明旦，元进来攻，又大挫之，贼解润州围而去。绪进屯曲阿，元进复结栅拒。绪挑之，元进出战，阵未整，绪以骑突之，贼众遂溃，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元进挺身夜遁，归保其垒。伪署仆射硃燮、管崇等屯于毗陵，连营百馀里。绪乘势进击，复破之，贼退保黄山。绪进军围之，贼穷蹙请降，元进、硃燮仅以身免。于阵斩管崇及其将军陆顗等五千馀人，收其子女三万馀口，送江都宫。进解会稽围。元进复据建安，帝令进讨之，绪以士卒疲

敝，请息甲待至来春。帝不悦，密令求绪罪失，有司奏绪怯懦违诏，于是除名为民，配防建安。寻有诏征诣行在所，绪郁郁不得志，还至永嘉，发疾而卒。

○董纯

董纯，字德厚，陇西成纪人也。祖和，魏太子左卫率。父升，周柱国。纯少有膂力，便弓马。在周仕历司御上士、典驭下大夫，封固始县男，邑二百户。从武帝平齐，以功拜仪同，进爵大兴县侯，增邑通前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汉曲县公，累迁骠骑将军。后以军功进位上开府。开皇末，以劳旧擢拜左卫将军，寻改封顺政县公。汉王谅作乱并州，以纯为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副使，从杨素击平之。以功拜柱国，进爵为郡公，增邑二千户。转左备身将军，赐女妓十人，缣彩五千匹。数年，转左骁卫将军、彭城留守。齐王暕之得罪也，纯坐与交通，帝庭谴之曰："汝阶缘宿卫，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离间也？"纯曰："臣本微贱下才，过蒙奖擢，先帝察臣小心，宠逾涯分，陛下重加收采，位至将军。欲竭馀年，报国恩耳。比数诣齐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寿宫，置元德太子及齐王于膝上，谓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诏之后，每于休暇出入，未尝不诣王所。臣诚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时陛下亦侍先帝之侧。"帝改容曰："诚有斯旨。"于是舍之。后数日，出为汶山太守。岁馀，突厥寇边，朝廷以纯宿将，转为榆林太守。虏有至境，纯辄击却之。会彭城贼帅张大彪、宗世模等众至数万，保悬薄山，寇掠徐、兖。帝令纯讨之。纯初闭营不与战，贼屡挑之不出，贼以纯为怯，不设备，纵兵大掠。纯选精锐击之，合战于昌虑，大破之，斩首万馀级，筑为京观。贼魏骐驎众万馀人，据单父，纯进击，又破之。及帝重征辽东，复以纯为彭城留守。东海贼彭孝才众数千，掠怀仁县，转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纯以精兵击之，擒孝才于阵，车裂之，馀党各散。时百姓思乱，盗贼日益，纯虽频战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谮纯怯懦，不能平贼，帝大怒，遣使锁纯诣东都。有司见帝怒甚，遂希旨致纯死罪，竟伏诛。

○赵才

赵才，字孝才，张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银青光禄大夫、乐浪太守。父寿，周顺政太守。才少骁武，便弓马，性粗悍，无威仪。周世为舆正上士。高祖受禅，屡以军功迁上仪同三司。配事晋王，及王为太子，拜右虞候率。炀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后迁右骁卫将军。帝以才藩邸旧臣，渐见亲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声。岁余，转右候卫将

军。从征吐谷浑，以为行军总管，率卫尉卿刘权、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与贼相遇，击破之，以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及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还授左候卫将军。俄迁右候卫大将军。时帝每有巡幸，才恆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回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才辄丑言大骂。多所援及，时人虽患其不逊，然才守正，无如之何。十年驾幸汾阳宫，以才留守东都。十二年，帝在洛阳，将幸江都。才见四海土崩，恐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于是入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臣虽愚蔽，敢以死请。"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帝意颇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际，才时在苑北，化及遣骁果席德方矫诏追之。才闻诏而出，德方命其徒执之，以诣化及。化及谓才曰："今日之事，只得如此，幸勿为怀。"才默然不对。化及忿才无言，将杀之，三日乃释。以本官从事，郁郁不得志。才尝对化及宴饮，请劝其同谋逆者一十八人杨士览等酒，化及许之。才执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复馀处更为。"诸人默然不对。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破，才复见虏。心弥不平，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三。

仁寿、大业间，有兰兴浴、贺兰蕃，俱为武候将军，刚严正直，不避强御，咸以称职知名。

史臣曰：罗□、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并以骁武之姿，当有事之日，致兹富贵，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显达，后居马邑，以贪吝败亡，鲜克有终，惜矣！吐万绪、董纯各以立效当年，取斯高秩。绪请息兵见责，纯遭谮毁被诛。大业之季，盗可尽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赵才虽人而无仪，志在强直，固拒世基之议，可谓不苟同矣。权武素无行检，不拘刑宪，终取黜辱，宜哉。

列传第三十一

○李谔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好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周武帝平齐，拜天官都上士，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及高祖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高祖深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

侍郎，赐爵南和伯。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论所推。迁治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谔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民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兹，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缟弊，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沓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

谔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

者，具状送台。

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曰：

臣闻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言偃又云："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后王之轨辙。然则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正值冬寒，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后三岁，卒官，有子四人。大体、大钧，并官至尚书郎。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材品，大业初，判内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鲍宏

鲍宏，字润身，东海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事梁，官至治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年十二，能属文，尝和湘东王绎诗，绎嗟赏不已，引为中记室，迁镇南府谘议、尚书水部郎，转通直散骑侍郎。江陵既平，归于周。明帝甚礼之，引为麟趾殿学士。累迁遂伯下大夫，与杜子晖聘于陈，谋伐齐也。陈遂出兵江北以侵齐。帝尝问宏取齐之策，宏对云："我强齐弱，势不相侔。齐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严明。事等建瓴，何忧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

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及定山东，除少御正，赐爵平遥县伯，邑六百户，加上仪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会王谦举兵于蜀，路次潼州，为谦将达奚期所执，逼送成都，竟不屈节。谦败之后，驰传入京，高祖嘉之，赐以金带。及受禅，加开府，除利州刺史，进爵为公。转邛州刺史，秩满还京。时有尉义臣者，其父崇不从尉迥，后复与突厥战死，上嘉之，将赐姓为金氏。访及群下，宏对曰：“昔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真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如臣愚见，请赐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赐义臣姓为杨氏。后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时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集十卷，行于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武帝徙家于寿阳，历前军长史、庐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幼明敏，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参军事，转起部郎、枝江令。湘东王之临荆州也，召为宣惠府记室，寻除通直散骑侍郎。侯景作乱，加壮武将军，帅师随建宁侯王琳进讨之。擒贼率宋子仙，献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锋入建鄴，以军功连最封夷陵侯。征授给事黄门侍郎，复帅师副王琳拒萧纪，破之于硖口。加平越中郎将、镇南府长史。及周师围荆州，琳自桂州来赴难，次于长沙。政请从间道先报元帝。至百里洲，为周人所获，萧詧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尔亦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如或不然，分腰领矣。”政诡曰：“唯命。”詧锁之，送至城下，使谓元帝曰：“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复能来。”政许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以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詧怒，命趣行戮。蔡大业谏曰：“此民望也。若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释。会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周文帝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其处法详平如此。又善钟律，尝与长孙绍远论乐，语在《音律志》。宣帝时，以忤旨免职。

高祖摄政，召复本官。开皇元年，转率更令，加位上仪司三司。诏

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馀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荣语元恺云："但尔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名帐安在？"元恺曰："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云"无此语"。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有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奏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刘荣，位高任重，纵令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理而论，不须隐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为证，茜等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事必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为奇服异器，进奉后宫，又缘女宠，来往无节。政数切谏，太子不纳。政因谓定兴曰："公所为者，不合礼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给僚吏。民有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流徙者甚众，合境惶慑，令行禁止，小民苏息，称为神明。尔后不修囹圄，殆无争讼。卒官，年八十九。著《承圣降录》十卷。及太子废，高祖追忆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匡弼之，犹应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庄

柳庄，字思敬，河东解人也。祖季远，梁司徒从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庄少有远量，博览坟籍，兼善辞令。济阳蔡大宝有重名于江左，时为岳阳王萧詧咨议，见庄便叹曰："襄阳水镜，复在于兹矣。"大宝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为参军，转法曹。及詧称帝，还署中书舍人，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中、鸿胪卿。及高祖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构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及庄还，谓庄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中夜自省，实怀惭惧。梁主奕叶重光，委诚朝廷，而今已后，方见松筠之节。君还本国，幸申孤此意于梁主也。"遂执庄手而别。时梁之将帅咸潜请兴师，与尉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岿疑为不可。会庄至自长安，具申高祖结托之意，遂言于岿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

葛诞之徒，并一时之雄杰也。及据要害之地，拥哮阚之群，功业莫建，而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者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高祖践阼，庄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为晋王广纳妃于梁，庄因是往来四五反，前后赐物数千段。萧琮嗣位，迁太府卿。及梁国废，授开府仪同三司，寻除给事黄门侍郎，并赐以田宅。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熲亦与庄甚厚。庄与陈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平，常谓庄为轻己。帝与茂有旧，曲被引召，数陈庄短。经历数载，谮醞颇行。尚书省尝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处以大辟。庄奏曰：“臣闻张释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甚。”帝不从，由是忤旨。俄属尚药进丸药不称旨，茂因密奏庄不亲监临，帝遂怒。十一年，徐璒等反于江南，以行军总管长史随军讨之。璒平，即授饶州刺史，甚有治名。后数载卒官，年六十二。

○源师

源师，字践言，河南洛阳人也。父文宗，有重名于齐，开皇初，终于莒州刺史。师早有声望，起家司空府参军事，稍迁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相，谓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师整容报曰：“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师出而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何能久乎？齐亡无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齐，授司赋上士。高祖受禅，除魏州长史，入为尚书考功侍郎，仍摄吏部。朝章国宪，多所参定。十七年，历尚书左右丞，以明干著称。时蜀王秀颇违法度，乃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俄而秀被征，秀恐京师有变，将谢病不行。师数劝之不可违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对曰：“师荷国厚恩，忝参府幕，僚吏之节，敢不尽心。但比年以来，国家多故，秦孝王寝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沦废。圣上之情，何以堪处！而有敕追王，已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傥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

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自计之。”秀乃从征。秀废之后，益州官属多相连坐，师以此获免。后加仪同三司。炀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显仁宫，敕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帝付大理绳之。师据律奏徒，帝令斩之，师奏曰：“此人罪诚难恕，若陛下初便杀之，自可不关文墨。既付有司，义归恆典，脱宿卫近侍者更有此犯，将何以加之？”帝乃止。转刑部侍郎。师居职强明，有口辩，而无廉平之称。未几，卒官。有子昆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齐颍川太守。茂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馀言。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及玄象、刑名之学。又就国子助教长乐张率礼受《三传》群言，至忘寝食。家人恐茂成病，恆节其灯烛。及长，称为学者，颇解属文。年十九，丁父忧，居丧过礼。仕齐，解褐司空府行参军。会陈使傅縡来聘，令茂接对之。后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迁保城令，有能名，百姓为立《清德颂》。及周武平齐，上柱国王谊荐之，授陈州户曹。属高祖为亳州总管，见而悦之，命掌书记。时周武帝为《象经》，高祖从容谓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纠法，将何以致治？”茂窃叹曰：“此言岂常人所及也！”乃阴自结纳，高祖亦亲礼之。后还家为州主薄。高祖为丞相，以书召之，言及畴昔，甚欢。授卫州司录，有能名。寻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者百馀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茂曰：“长史言卫国民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茂进曰：“民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晖无以应之。有民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丞尉请加严法，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于是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元预等各生感悔，诣县顿首请罪。茂晓之以义，遂相亲睦，称为友悌。

茂自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者乃云：“管内无五品之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数岁，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减地，皆发于茂。茂性明敏，剖决无滞，当时以吏干见称。仁寿初，以本官领大兴令。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寻转太常少卿。后二岁，拜尚书左丞，参掌选事。茂工法理，为世所称。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士

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恺与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之，赐帛三百段，以书付秘府。

于时帝每巡幸，王纲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旧臣，明习世事，然善自谋身，无謇谔之节。见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窃叹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许。会帝亲征辽东，以茂为晋阳宫留守。其年，恆山赞治王文同与茂有隙，奏茂朋党，附下罔上。诏遣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茂素与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诋，成其罪状。帝大怒，及其弟司隶别驾楚之皆除名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为忧。在途作《登垅赋》以自慰，词义可观。复附表自陈，帝颇悟。十年，追还京兆，岁馀而卒，时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构

高构，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弱冠，州补主簿。仕齐河南王参军事，历徐州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刘灭后，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高祖受禅，转冀州司马，甚有能名。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赐米百石。由是知名。寻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馀，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炀帝立，召令复位。时为吏部者，多以不称职去官，唯构最有能名，前后典选之官，皆出其下。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然其内怀方雅，特为吏部尚书牛弘所重。后以老病解职，弘时典选，凡将有所擢用，辄遣人就第问其可不。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大业七年，终于家，时年七十二。所举杜如晦、房玄龄等，后皆自致公辅，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

开皇中，昌黎豆卢实为黄门侍郎，称为慎密。河东裴术为右丞，多所纠正。河东士燮、平原东方举、安定皇甫聿道，俱为刑部，并执法平允。弘农刘士龙、清河房山基为考功，河东裴镜民为兵部，并称明干。京兆韦焜为民曹，屡进谠言。南阳韩则为延州长史，甚有惠政。此等事

行遗阙，皆有吏干，为当时所称。

○张虔威

张虔威，字元敬，清河东武城人也。父晏之，齐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聪敏，涉猎群书。其世父嵩之谓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驹也。"年十二，州补主簿。十八为太尉中兵参军，后累迁太常丞。及齐亡，仕周为宣纳中士。高祖得政，引为相府典签。开皇初，晋王广出镇并州，盛选僚佐，以虔威为刑狱参军，累迁为属。王甚美其才，与河内张衡俱见礼重，晋邸称为"二张"焉。及王为太子，迁员外散骑侍郎、太子内舍人。炀帝即位，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寻以藩邸之旧，加开府。寻拜谒者大夫，从幸江都，以本官摄江都赞治，称为干理。虔威尝在途见一遗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负之而行。后数日，物主来认，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杨綝尝与十馀人同来谒见，帝问虔威曰："其首立者为谁？"虔威下殿就视而答曰："淮南太守杨綝。"帝谓虔威曰："卿为谒者大夫，而乃不识参见人，何也？"虔威对曰："臣非不识杨綝，但虑不审，所以不敢轻对。石建数马足，盖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类也。于时帝数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谏。帝不悦，自此见疏。未几，卒官。有子爽，仕至兰陵令。

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为秦州总管，选为法曹参军。王尝亲案囚徒，虔雄误不持状，口对百馀人，皆尽事情，同辈莫不叹服。后历寿春、阳城二县令，俱有治绩。

○荣毗兄建绪

荣毗，字子谌，北平无终人也。父权，魏兵部尚书。毗少刚鲠有局量，涉猎群言，仕周，释褐汉王记室，转内史下士。开皇中，累迁殿内监。时以华阴多盗贼，妙选长吏，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世号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毗因朝集，素谓之曰："素之举卿，适以自罚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举。"素笑曰："前者戏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时晋王在扬州，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州县莫敢违，毗独遏绝其事。上闻而嘉之，赍绢百匹，转蒲州司马。汉王谅之反也，河东豪杰以城应谅。刺史丘和觉，遁归关中。长史渤海高义明谓毗曰："河东要害，国之东门，若失之，则为难不细。城中虽复恟涣，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余人斩之，自当立定耳，"毗然之。义明驰马追和，将与协计。至城西门，为反者所杀，毗亦被执。及谅

平，拜治书侍御史，帝谓之曰："今日之举，马坊之事也。无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后以母忧去职，岁余，起令视事，寻卒官。赠鸿胪少卿。

毗兄建绪，性甚亮直，兼有学业。仕周为载师下大夫、仪同三司。及平齐之始，留镇鄴城，因著《齐纪》三十卷。建绪与高祖有旧，及为丞相，加位开府，拜息州刺史。将之官，时高祖阴有禅代之计，因谓建绪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自以周之大夫，因义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高祖不悦，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历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陆知命

陆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陈散骑常侍。知命性好学，通识大体，以贞介自持，释褐陈始兴王行参军，后历太学博士、南狱正。及陈灭，归于家，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汧阳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陈让，朝廷许之。时见天下一统，知命劝高祖都洛阳，因上《太平颂》以讽焉。文多不载。数年不得调，诣朝堂上表，请使高丽，曰："臣闻圣人当扆，物色刍荛，匹夫奔踶，或陈狂瞽。伏愿暂辍旒纩，览臣所谒。昔轩辕驭历，既缓夙沙之诛，虞舜握图，犹稽有苗之伐，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书奏，天子异之。岁余，授普宁镇将。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诏于御史台。炀帝嗣位，拜治书侍御史，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帝甚敬之，后坐事免。岁余，复职。时齐王暕颇骄纵，昵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辽东之役，为东暆道受降使者，卒于师，时年六十七。赠御史大夫。

○房彦谦

房彦谦，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谌，仕燕太尉掾，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焉。世为著姓。高祖法寿，魏青、冀二州刺史，壮武侯。曾祖伯祖，齐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并世袭爵壮武侯。父熊，释褐州主簿，行清河、广川二郡守。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之所鞠养。长兄彦询，雅有清鉴，以彦谦天性颖悟，每奇之，亲教

读书。年七岁，诵数万言，为宗党所异。十五，出后叔父子贞，事所继母，有逾本生，子贞哀之，抚养甚厚。后丁所继母忧，勺饮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乐陵太守豹，竭尽心力，每四时珍果，口弗先尝。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终礼，宗从取则焉。其后受学于博士尹琳，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解属文，工草隶，雅有词辩，风概高人。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鄴，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

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后属陈平，奉诏安抚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称旨，赐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袭，奴婢七口。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颎曰："书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贬无亏，便是进必得贤，退皆不肖，如或舛谬，法乃虚设。比见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谄巧官，翻居上等，直为真伪混淆，是非瞀乱。宰贵既不精练，斟酌取舍，曾经驱使者，多以蒙识获成，未历台省者，皆为不知被退。又四方悬远，难可详悉，唯量准人数，半破半成。徒计官员之少多，莫顾善恶之众寡，欲求允当，其道无由。明公鉴达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无阿枉，脱有前件数事，未审何以裁之？唯愿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标奖贤能。"词气侃然，观者属目。颎为之动容，深见嗟赏。因历问河西、陇右官人景行，彦谦对之如响，颎顾谓诸州总管、刺史曰："与公言，不如独与秦州考使语。"后数日，颎言于上，上弗能用。以秩满，迁长葛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马。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后百姓思之，立碑颂德。鄀州久无刺史，州务皆归彦谦，名有异政。

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显，所与交结，皆海内名贤。重彦谦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总管，辞翰往来，交错道路。炀帝嗣位，道衡转牧番州，路经彦谦所，留连数日，屑涕而别。黄门侍郎张衡，亦与彦谦相善。于时帝营东都，穷极侈丽，天下失望。又汉王构

逆，罹罪者多，彦谦见衡当途而不能匡救，以书谕之曰：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刑者所以惩恶，故疏贱之人，有善必赏，尊贵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贱者也。今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恶之间，上达本朝，慑惮宪章，不敢怠慢。国家祗承灵命，作民父母，刑赏曲直，升闻于天，夤畏照临，亦宜谨肃。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论，虽州国有殊，高下悬邈，然忧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畔逆，须有甄明。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虑宗社危逼，征兵聚众，非为干纪，则当原其本情，议其刑罚，上副圣主友于之意，下晓愚民疑惑之心；若审知内外无虞，嗣后纂统，而好乱乐祸，妄有觊觎，则管、蔡之诛，当在于谅，同恶相济，无所逃罪，枭悬孥戮，国有常刑。其间乃有情非协同，力不自固，或被拥逼，沦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为冤滥。恢恢天网，岂其然乎？罪疑从轻，斯义安在？昔叔向置鬻狱之死，晋国所嘉，释之断犯跸之刑，汉文称善。羊舌宁不爱弟，廷尉非苟违君，但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且圣人大宝，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磐石之据，产、禄承母后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王之位。况乎蕞尔一隅，蜂扇蚁聚，杨谅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凭陵畿甸，觊幸非望者哉！开辟以降，书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详。自非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孰能道洽幽显，义感灵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显，履冰在念，御朽竞怀。逮叔世骄荒，曾无戒惧，肆于民上，聘嗜奔欲，不可具载，请略陈之。

襄者齐、陈二国，并居大位，自谓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罔念忧虞，不恤刑政。近臣怀宠，称善而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是以民庶呼嗟，终闭塞于视听，公卿虚誉，日敷陈于左右。法网严密，刑辟日多，徭役烦兴，老幼疲苦。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凡此小国，尚足名臣，齐、陈之疆，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徇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持，于己非宜，即加摈压；倘遇谄佞之辈，行多秽匿，于我有益，遂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夫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载，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齐、陈不任骨鲠，信近谗谀，天高听卑，监其淫僻，故总收神器，归我大隋。向使二国祗敬上玄，惠恤鳏寡，委任方直，斥远浮华，卑菲为心，恻隐为务，河朔强富，江湖险隔，各保其业，民不思乱，泰山之固，弗可动也。然而寝卧积薪，宴安鸩毒，遂使禾黍生庙，雾露沾衣，吊影抚心，何嗟及矣！故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

易。”万机之事，何者不须熟虑哉！

伏惟皇帝望云就日，仁孝夙彰，锡社分珪，大成规矩。及总统淮海，盛德日新，当璧之符，遐迩佥属。赞历甫尔，宽仁已布，率土苍生，翘足而喜。并州之乱，变起仓卒，职由杨谅诡惑，诖误吏民，非有构怨本朝，弃德从贼者也。而有司将帅，称其愿反，非止诬陷良善，亦恐大点皇猷。足下宿当重寄，早预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见知。方当书名竹帛，传芳万古，稷、契、伊、吕，彼独何人？既属明时，须存謇谔，立当世之大诫，作将来之宪范。岂容曲顺人主，以爱亏刑，又使胁从之徒，横贻罪谴？忝蒙眷遇，辄写微诚，野人愚瞽，不知忌讳。

衡得书叹息，而不敢奏闻。

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隐居不仕，将结构蒙山之下，以求其志。会置司隶官，盛选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彦谦公方宿著，时望所归，征授司隶刺史。彦谦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荐举，皆人伦表式。其有弹射，当之者曾无怨言。司隶别驾刘炖，陵上侮下，讦以为直，刺史惮之，皆为之拜。唯彦谦执志不挠，亢礼长揖，有识嘉之。

炖亦不敢为恨。大业九年，从驾渡辽，监扶余道军。其后隋政渐乱，朝廷靡然，莫不变节。彦谦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颇为执政者之所嫉，出为泾阳令。未几，终于官，时年六十九。

彦谦居家，每子侄定省，常为讲说督勉之，亹癖不倦。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尝从容独笑，顾谓其子玄龄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所有文笔，恢廓闲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皆宝玩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构，蓨县李纲，河东柳彧、薛孺，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彦谦并与为友。虽冠盖成列，而门无杂宾。体资文雅，深达政务，有识者咸以远大许之。初，开皇中，平陈之后，天下一统，论者咸云将致太平。彦谦私谓所亲赵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少通初谓不然，及仁寿、大业之际，其言皆验。大唐驭宇，追赠徐州都督、临淄县公。谥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咨□咨桡栋梁，莫可弃也。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

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

列传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静，喜愠不形于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闻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会，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事，历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陈主尝于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作《讲武赋》，于坐奏之曰：

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后见帝王之略。何则？化有文质，进让殊风，世或浇淳，解张累务。虽复顺纪合符之后，望云就日之君，且修战于版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经邦创制，固与俗而推移。所以树鸿名，垂大训，拱揖百灵，包举六合，其唯圣人乎！

鹑火之岁，皇上御宇之四年也。万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跻仁寿，民资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犹载怀于履薄；可久可大，尚懔乎于御朽。至如昆吾远赆，肃慎奇睽，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贝胄雍弧之用，犀渠阙巩之殷，铸名剑于尚方，积雕戈于武库。熊罴百万，貔豹千群，利尽五材，威加四海。爰于农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动，观使臣之以礼，沮劝赏罚，乃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载之一时也！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虽则体物缘情，不同年而语矣，英声茂实，盖可得而言焉。其辞曰：

惟则天以稽古，统资始于群分。膺录图而出震，树司牧以为君。既济宽而济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劳乎殷履，南伐盛于唐勋。彼周干与夏戚，粤可得而前闻。我大陈之创业，乃拨乱而为武。戡定艰难，平壹区宇。从喋喋之乐推，爰苍苍而再补。故累仁以积德，谅重规而袭矩。惟皇帝之休烈，体徇齐之睿哲。敷九畴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扬于帝难，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请吏，俊乂在官。御璇玑而七政辨，朝玉帛而万国欢。昧旦丕显，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来，功参天而两地。运圣人之上德，尽生民之能事。于是礼暢乐和，刑清政肃。西暨析支，东

渐蟠木。罄图谍而效祉，漏川泉而禔福。在灵贶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虽至治之隆平，犹戒国而强兵。选羽林于六郡，诏蹶张于五营。兼折冲而余勇，咸重义而轻生。遂乃因农隙以教民，在春蒐而习战。命司马以示法，帅掌固而清甸。导旬始以前驱，伏钩陈而后殿。抗鸟旌于析羽，饰鱼文于被练。尔乃革轩按辔，玉虬齐鞅。屯左矩以启行，击右钟而传响。交云罕之掩映，纷剑骑而来往。指摄提于斗极，洞阊阖之弘敞。跨玄武而东临，款黄山而北上。隐圆阙之迢递，届方泽之垲爽。于斯时也，青春晚候，朝阳明岫。日月光华，烟云吐秀。澄波澜于江海，静氛埃于宇宙。乘舆乃御太一之玉堂，授军令于紫房。蕴龙韬之妙算，誓武旅于戎场。锐金颜于庸蜀，躏铁骑于渔阳。彀神弩而持满，彍天弧而并张。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镗镗。八陈肃而成列，六军俨以相望。拒飞梯于萦带，耸楼车于武冈。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绥而弗伤。裁应变而蛇击，俄蹈厉以鹰扬。中小枝于戟刃，彻蹲札于甲裳。聊七纵于孟获，乃两擒于卡庄。始轩轩而鹤举，遂离离以雁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荡海岳而耀三光。谅窈冥之不测，羌进退而难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挟辖。冲冠耸剑，铁楯铜头。熊渠殆凶，武勇操牛。虽任鄙与贲、育，故无得而为仇。九攻既决，三略已周。鸣镯振响，风卷电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设，登元、凯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献式序，八音未阕。舞干戚而有豫，听鼓鞞而载悦。俾挟纩与投醪，咸忘躯而殉节。方席卷而横行，见王师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临瀚海而斩长鲸。望云亭而载跸，礼升中而告成。实皇王之神武，信荡荡而难名者也。

陈主嘉之，赐马一匹。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未几，拜内史舍人。

炀帝即位，顾遇弥隆。礼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罕所推谢，至是与世基相见，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俄迁内史侍郎，以母忧去职，哀毁骨立。有诏起令视事，拜见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诏令进肉，世基食辄悲哽，不能下。帝使谓之曰："方相委任，当为国惜身。"前后敦劝者数矣。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其精审如是。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后从幸雁门，帝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

之诏。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

帝幸江都，次巩县，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以备不虞。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恇怯。"于时天下大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止，又以高颎、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盗贼日甚，郡县多没。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之知也。尝遣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降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鼠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事，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欷呜咽，帝为之改容。世基见帝色忧，进曰："越王年小，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此后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

世基貌沉审，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其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其弟世南，素国士，而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赡。由是为论者所讥，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杀逆也，世基乃见害焉。

长子肃，好学多才艺，时人称有家风。弱冠早没。肃弟熙，大业末为符玺郎。次子柔、晦，并宣义郎。化及将乱之夕，宗人虞亻及知而告熙曰："事势以然，吾将济卿南渡，且得免祸，同死何益！"熙谓亻及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诀矣。"及难作，兄弟竞请先死，行刑人于是先世基杀之。

○裴蕴

裴蕴，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梁卫将军。父忌，陈都官尚书，与吴明彻同没于周，赐爵江夏郡公，在隋十余年而卒。蕴性明辩，有吏干。在陈仕历直阁将军、兴宁令。蕴以其父在北，阴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及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上以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仪同。左仆射高颎不悟上旨，进谏曰："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上又加蕴上仪同，颎复进谏，上曰："可加开府。"颎乃不

敢复言，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历洋、直、隶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罢遣从民。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民部侍郎。

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拜京兆赞治，发擿纤毫，吏民慑惮。

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赐奴婢十五口。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熲、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惣。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乃诡答曰："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帝不怿曰："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威出后，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悟曰："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帝曰："未忍便杀。"遂父子

及孙三世并除名。蕴又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于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以渡辽之役，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兒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子愔为尚辇直长，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书。父讷之，齐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高祖作相，遣使者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及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明年，奏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

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鄣，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上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

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恆，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

以委之。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恆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其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匮，潜攻处罗，语在《突厥传》。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暢，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

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洺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淡著名，兼以文华见重，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颠陨厥身，亦其所也。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

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

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

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

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缀户，白缀牖。

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廇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鹑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

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时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阎毗

阎毗，榆林盛乐人也。祖进，魏本郡太守。父庆，周上柱国、宁州总管。毗七岁，袭爵石保县公，邑千户。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寻拜车骑，宿卫东宫。上尝遣高颎大阅于龙台泽，诸军部伍多不齐整，唯毗一军法制肃然。颎言之于上，特蒙赐帛。俄兼太子宗卫率长史，寻加上仪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及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后二岁，放免为民。炀帝嗣

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语在《舆服志》。擢拜起部郎。

帝尝大备法驾，嫌属车太多，顾谓毗曰："开皇之日，属车十有二乘，于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朕欲减之，从何为可？"毗对曰："臣初定数，共宇文愷参详故实，据汉胡伯始、蔡邕等议，属车八十一乘，此起于秦，遂为后式。故张衡赋云'属车九九'是也。次及法驾，三分减一，为三十六乘。此汉制也。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惟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议兼九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数，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今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以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驾宜三十六，法驾宜用十二，小驾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类也。

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诏毗营立坛场。寻转殿内丞，从幸张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诏毗持节迎劳，遂将护入东都。寻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及征辽东，以本官领武贲郎将，典宿卫。时众军围辽东城，帝令毗诣城下宣谕，贼弓弩乱发，所乘马中流矢，毗颜色不变，辞气抑扬，卒事而去。寻拜朝请大夫，迁殿内少监，又领将作少监事。后复从帝征辽东，会杨玄感作逆，帝班师，兵部侍郎斛斯政奔辽东，帝令毗率骑二千追之，不及。政据高丽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诏征还。从至高阳，暴卒，时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赠殿内监。

○何稠刘龙黄亘亘弟衮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

开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众为乱，诏稠召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

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贼帅李大檀，并平之，传首军门。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有钦州刺史宁猛力，帅众迎军。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图为逆，至是惶惧，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因示无猜贰，遂放还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稠还奏状，上意不怿。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谓稠曰："汝不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临终，诫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为约，不可失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长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以勋授开府。

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渐见亲昵。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无佩绶，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旧制，五辂于辕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盾，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是岁，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摄左屯卫将军，从至辽左。

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

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少匠，卒。

开皇时，有刘龙者，河间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

大业时，有黄亘者，不知何许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绝人。炀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将作。于时改创多务，亘、衮每参典其事。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衮官至散骑侍郎。

史臣曰：宇文恺学艺兼该，思理通赡，规矩之妙，参纵班、尔，当时制度，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至于考览书传，定《明堂图》，虽意过其通，有足观者。毗、稠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

列传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劭少沈默，好读书。弱冠，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钻燧改火之义，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曰："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以洛阳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从之。劭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隋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紫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版，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焚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两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后斗于荧阳者，"荧"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皆盛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后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荧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为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赵、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稽览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鸣条，故欲

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者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王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后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治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皆变为韭。

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未几，劭复上书曰：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籓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籓决难解者，明当时籓鄣皆是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礼，系民以义也。“拘民以礼”，系民以义”，此二句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之者，明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隋杨，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生，言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者，“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言营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

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狐骝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狐骝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

《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叶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治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亦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治率者，治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治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叶辅嬉、烂可述者，叶，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治，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

上大悦，以劭为至诚，宠锡日隆。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颇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为字，复言有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硃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宫。诸字本无行伍，然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姓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

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劭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为诚，赐帛千匹。劭于是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赏赐优洽。

仁寿中，文献皇后崩，劭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盘。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后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三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上览而且悲且喜。

时蜀王秀以罪废，上顾谓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进曰：“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余各异德。尧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观，周有三监。”上然其言。其后上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谓彭曰：“死生当与尔俱。”劭曰：“此梦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犹彭祖，李犹李老，二人扶侍，实为长寿之徵。”上闻之，喜见容色。其年，上崩。未几，崔彭亦卒。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加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碏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谨案贼谅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则同姓，异德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违不从。迁秘书少监，数载，卒官。

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

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然其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学，暨乎暮齿，笃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唯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充少敬悟，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絺兮霝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唯絺与霝，服之无数。"以是大见嗟赏。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及陈灭，归国，历蒙、鄜二州司马。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充复表奏，隋兴已后，日影渐长，曰："开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影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将作役功，因加程课，丁匠苦之。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之比。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

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大业六年，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其后天下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复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曰：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纮，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天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按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童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獩，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

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杀逆之际，并诛充，时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学不倦，究极群书。搢绅洽闻之士，无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齐书》，兼修隋典。好诡怪之说，尚委巷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见称，委质

隋朝，更以玄象自命。并要求时幸，干进务入。劭经营符瑞，杂以妖讹，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且劭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

列传第三十五

○杨玄感李子雄赵元淑斛斯政刘元进

杨玄感，司徒素之子也。体貌雄伟，美须髯。少时晚成，人多谓之痴，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兒不痴也。"及长，好读书，便骑射。以父军功，位至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其后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谢曰："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廷获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潜布耳目，察长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脏污者，纤介必知之，往往发其事，莫敢欺隐。吏民敬服，皆称其能。后转宋州刺史，父忧去职。岁余，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其叔慎谓玄感曰："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玄感乃止。时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阴求将领。谓兵部尚书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国恩，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裔，何以塞责！若方隅有风尘之警，庶得执鞭行阵，少展丝发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于帝，帝嘉之，顾谓群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于是赉物千段，礼遇益隆，颇预朝政。

帝征辽东，命玄感于黎阳督运。于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玄感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欲令帝所军众饥馁，每为逗留，不时进发。帝迟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扬言曰："水路多盗贼，不可前后而发。"其弟武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硕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时将军来护兒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城，军未发。玄感无以动众，乃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谬称护兒失军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阳县，闭城大索男夫。于是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兒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以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赵怀义为卫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有众且一万，将袭洛阳。唐帏至河内，驰往东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等大惧，勒兵备御。修武县民相率守临清关，玄感不得济，遂于汲郡南渡河，从乱者如市。数日，屯兵上春门，众至十余万。子盖令河南

赞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战败。瀍、洛父老竞致牛酒。玄感屯兵尚书省，每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众皆悦，诣辕门请自效者，日有数千。与樊子盖书曰：

夫建忠立义，事有多途，见机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宫，霍光废刘贺于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陈。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在〔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民败德。频年肆书，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遥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玄感世荷国恩，位居上将，先公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如赴私雠，民庶相趋，义形公道。天意人事，较然可知。公独守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礼，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潸泫，言无所具。

遂进逼都城。

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自关中来援东都。以步骑二万渡瀍、涧挑战，玄感伪北。玄逐之，伏兵发，前军尽没。后数日，玄复与玄感战，兵始合，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玄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于是大溃，拥八千人而去。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喑呜叱咤，所当者莫不震慑。论者方之项羽。又善抚驭，士乐致死，由是战无不捷。玄军日蹙，粮又尽，乃悉众决战，阵于北邙，一日之间，战十余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毙，玄感稍却。樊子盖复遣兵攻尚书省，又杀数百人。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攻元务本于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屯河阳，左翊大将军宇文述发兵继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兒复来赴援。玄感请计于前民部尚书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晓习兵事，若一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玄感然之，将拒通。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果进。通遂济河，军于破陵。玄感为两军。西抗卫玄，东拒屈突通。子盖复出兵，于是大战，玄感军频北。复请计于子雄，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师屡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业。”会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宣言曰：“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宇文述等诸

军蹑之。至弘农宫，父老遮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进可绝敌人之食，退可割宜阳之地。”玄感以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阌乡，上盘豆，布阵亘五十里，与官军且战且行，一日三败。复阵于董杜原，诸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窜林木间，将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之，皆惧而返走。至葭芦戍，玄感窘迫，独与弟积善步行。自知不免，谓积善曰：“事败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余党悉平。其弟玄奖为义阳太守，将归玄感，为郡丞周〔玉所杀。玄纵弟万硕，自帝所逃归，至高阳，止传舍，监事许华与郡兵执之，斩于涿郡。万硕弟民行，官至朝请大夫，斩于长安。并具枭磔。公卿请改玄感姓为枭氏，诏可之。

初，玄感围东都也，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于襄城，遇玄感败，兵渐溃散，为吏所执，传首东都。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贲，魏谏议大夫。父桃枝，东平太守。与乡人高仲密同归于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壮志，弱冠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授帅都督。高祖作相，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拜上开府，赐爵建昌县公。高祖受禅，为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以功进位大将军，历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仁寿中，坐事免。汉王谅之作乱也，炀帝将发幽州兵以讨之。时窦抗为幽州总管，帝恐其有二心，问可任者于杨素。素进子雄，授大将军，拜廉州刺史，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恃素贵，不时相见。子雄遣人谕之。后二日，抗从铁骑二千，来诣子雄所。子雄伏甲，请与相见，因擒抗。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以讨谅。时谅遣大将军刘建略地燕、赵，正攻井陉，相遇于抱犊山下，力战，破之。迁幽州总管，寻征拜民部尚书。

子雄明辩有器干，帝甚任之。新罗尝遣使朝贡，子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而不识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来，此言之外，未见无礼。”宪司以子雄失词，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复职，从幸江都。帝以仗卫不整，顾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军肃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寻转右武侯大将军，后坐事除名。辽东之役，帝令从军自效，因从来护兒自东平将指沧海。会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亡归玄感。玄感每请计于子雄，语在《玄感传》。及玄感败，伏诛，籍没其家。

博陵赵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宝宁，后以众归周，授上开府，寓居京兆之云阳。高祖践阼，恆典宿卫。后从晋王伐陈，先锋遇贼，力战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袭父本官，赐物二千段。元淑性疏诞，不治产业，家徒壁立。后数岁，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独奇之，每求贤夫，闻元淑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异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元淑辞出，连曰："公子有暇，可复来也。"后数日，复造之，宴乐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谓元淑曰："知公子素贫，老夫当相济。"因问元淑所须，尽买与之。临别，元淑再拜致谢，连复拜曰："鄙人窃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愿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为妻。连复送奴婢二十口、良马十余匹，加以缣帛锦绮及金宝珍玩。元淑遂为富人。及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元淑从杨素击平之。以功进位柱国，拜德州刺史，寻转颍川太守，并有威惠。因入朝，会司农不时纳诸郡租谷，元淑奏之。帝谓元淑曰："如卿意者，几日当了？"元淑曰："如臣意不过十日。"帝即日拜元淑为司农卿，纳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悦焉。礼部尚书杨玄感潜有异志，以元淑可与共乱，遂与结交，多遗金宝。辽东之役，领将军典宿卫，加授光禄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复征高丽，以元淑镇临渝。及玄感作乱，其弟玄纵自帝所逃归，路经临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见玄纵，对宴极欢，因与通谋，并授玄纵赂遗。及玄感败，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属吏。元淑言与玄感结婚，所得金宝则为财娉，实无他故。魏氏复言初不受金。帝亲临问，卒无异辞。帝大怒，谓侍臣曰："此则反状，何劳重问！"元淑及魏氏俱斩于涿郡，籍没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书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骑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干，初为亲卫，后以军功授仪同，甚为杨素所礼。大业中，为尚书兵曹郎。政有风神，每奏事，未尝不称旨。炀帝悦之，渐见委信。杨玄感兄弟俱与之交。辽东之役，兵部尚书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复以罪废，帝弥属意。寻迁兵部侍郎。于时外事四夷，军国多务，政处断辩速，称为干理。玄感之反也，政与通谋。及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也。帝在辽东，将班师，穷治玄纵党与。内不自安，遂亡奔高丽。明年，帝复东征，高丽请降，求执送政。帝许之，遂锁政而还。至京师，以政告庙，左翊卫大将军字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帝许之。于是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割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余杭刘元进，少好任侠，为州里所宗。两手各长尺余，臂垂过膝。炀帝与辽东之役，百姓骚动，元进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遂聚众，合亡命。会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犹死亡太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其无遗类矣。"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既而杨玄感起于黎阳，元进知天下思乱，于是举兵应之。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硃燮、晋陵管崇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帝令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讨焉。元进西屯茅浦，以抗官军，频战互有胜负。元进退保曲阿，与硃燮、管崇合军，众至十万。绪进军逼之。相持百余日，为绪所败，保于黄山。绪复破之，燮战死，元进引趣建安，休兵养士。二将亦以师老，顿军自守。俄而二将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击之，有大流星坠于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声，至吴郡而落于地。元进恶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径丈余。后数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进将兵拒战，杀千余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栅。元进遣兵，人各持茅，因风纵火。世充大惧，将弃营而遁。遇反风，火转，元进之众惧烧而退。世充简锐卒掩击，大破之，杀伤太半，自是频战辄败。元进谓管崇曰："事急矣，当以死决之。"于是出挑战，俱为世充所杀。其众悉降，世充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人。其余党往往保险为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战争不息，逮于隋亡。

○李密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乡公衍之从孙也。祖耀，周邢国公。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乃散家产，周赡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吝。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后更折节，下帷耽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大业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

及杨玄感在黎阳，有逆谋，阴遣家僮至京师召密，令与弟玄挺等同赴黎阳。玄感举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玄感谋计于密，密曰："愚有三计，惟公所择。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

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计遂不行。玄感既至东都，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及获韦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福嗣既非同谋，因战被执，每设筹画，皆持两端。后使作檄文，福嗣固辞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谓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矣。请斩谢众，方可安辑。”玄感曰：“何至于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后玄感将西入，福嗣竟亡归东都。

时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于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疏。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来护兒等军且至，玄感谓密曰：“计将安出？”密曰：“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扬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绐众。”玄感遂以密谋号令其众，因引西入。至陕县，欲围弘农宫，密谏之曰：“公今诈众入西，军事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围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于阌乡，追兵遂及。

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与玄感从叔询相随，匿于冯翊询妻之舍。寻为邻人所告，遂捕获，囚于京兆狱。是时炀帝在高阳，与其党俱送帝所。在途谓其徒曰：“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今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众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许。及出关外，防禁渐驰，密请通市酒食，每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次邯郸，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而遁，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仲伯潜归天水，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密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曰：“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

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时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赵他。县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后君明从子怀义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归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密大惧，乃因王伯当以策干让。让遣说诸小贼，所至辄降下，让始敬焉，召与计事。密谓让曰：“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趣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堤关，掠荥阳诸县，城堡多下之。荥阳太守郇王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数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林木间设伏。让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须陀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蝟毛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密与让领精兵七千人，以大业十三年春，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负繦，道路不绝。

越王侗武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房彦藻说下豫州，东都大惧。让上密号为魏公。密初辞不受，诸将等固请，乃从之。设坛场，即位，称元年，置官属，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右长史，杨德方左司马，郑德韬右司马。拜让司徒，封东郡公。其将帅封拜各有差。长白山贼孟让掠东都，烧丰都市而归。密攻下巩县，获县长柴孝和，拜为护军。武贲郎将裴仁基以武牢归密，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烧天津桥，遂纵兵大掠。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武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出兵七万拒之，战于故都，官军败走，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俄而德韬、德方俱死，复以郑颋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

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京、洛，传檄指捻，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密曰：“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孝和曰：“诚如公言，非所及也。大军既未可西出，请间行观隙。”密从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密时兵锋甚锐，每入苑，与官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后数日，东都出兵击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洛口。孝和之众闻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轻骑归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劲卒五万来讨密，密逆拒之，战不利。柴孝和溺死于洛水，密甚伤之。世充营于洛西，与密相拒百余日。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相、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于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周法明举江、黄之地以附密，齐郡贼帅徐圆朗、任城大侠徐师仁、淮阳太守赵他等前后款附，以千百数。

翟让所部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权。让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有图让之计。会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击退者数百步。密与单雄信等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让欲乘胜进破其营，会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让与数百人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馔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诸门并设备，让不之觉也。密引让入坐，有好弓，出示让，遂令让射。让引满将发，密遣壮士蔡建自后斩之，殒于床下。遂杀其兄宽及王儒信，并其从者亦有死焉。让所部将徐世勣，为乱兵所斫中，重创，密遽止之，仅而得免。单雄信等皆叩头求哀，密并释而慰谕之。于是率左右数百人诣让本营。王伯当、邴元真、单雄信等入营，告以杀让之意，众无敢动者。乃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

未几，世充夜袭仓城，密逆拒破之，斩武贲郎将费青奴。世充复移营洛北，南对巩县，其后遂于洛水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分为三队出击之。官军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数万人，武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诸将率皆没于阵。世充仅而获免，不敢还东都，遂走河阳。其夜雨雪尺余，众随之者，死亡殆尽。密于是修金墉故城居之，众三十余万。复来攻上春门，留守韦津出拒战，密击败之，执津于阵。其党劝密即尊号，密不许。及义师围东都，密出军争之，交绥

而退。

俄而宇文化及杀逆，率众自江都北指黎阳，兵十余万。密乃自率步骑二万拒之。会越王侗称尊号，遣使者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密遣使报谢焉。化及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又遏其归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与化及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皁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富贵累世，至妻公主，光荣隆显，举朝莫二。荷国士之遇者，当须国士报之，岂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因众叛，躬行杀虐，诛及子孙，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规篡夺，污辱妃后，枉害无辜？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乃嗔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密谓从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图为帝王，斯乃赵高、圣公之流，吾当折杖驱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阳仓城，密领轻骑五百驰赴之。仓城兵又出相应，焚其攻具，经夜火不灭。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敝其众。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顿于汲县。化及掠汲郡，北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初，化及以辎重留于东郡，遣其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以轨为滑州总管。密引兵而西，遣记室参军李俭朝于东都，执杀炀帝人于弘达以献越王侗。侗以俭为司农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温县，闻世充已杀元文都、卢楚等，乃归金墉。

世充既得擅权，乃厚赐将士，缮治器械，人心渐锐。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请交易。密初难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递来劝密，密遂许焉。初，东都绝粮，人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虽据仓，无府库，兵数战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于是众心渐怨。时遣邴元真守兴洛仓。元真起自微贱，性又贪鄙，宇文温疾之，每谓密曰："不杀元真，公难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阴谋叛密。扬庆闻而告密，密固疑焉。会世充悉众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军至，令数百骑渡御河，密遣裴行俨率众逆之。会日暮，暂交而退，行俨、孙长乐、程金等骁将十数人皆遇重创，密甚恶之。世充夜潜济师，诘朝而阵，密方觉之，狼狈出战，于是败绩，与万余人驰向洛口。世充夜围偃师，守将

郑颋为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将入洛口仓城，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阴知之而不发其事，因与众谋，待世充之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及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骑而遁。元真竟以城降于世充。

密众渐离，将如黎阳。人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创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渡河以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燮对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长安宗族有畴昔之遇，虽不陪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国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遂归大唐，封邢国公，拜光禄卿。

河东裴仁基，字德本。祖伯凤，周汾州刺史。父定，上仪同。仁基少骁武，便弓马。开皇初，为亲卫。平陈之役，先登陷阵，拜仪同，赐物千段。以本官领汉王谅府亲信。炀帝嗣位，谅举兵作乱，仁基苦谏。谅大怒，囚之于狱。及谅败，帝嘉之，超拜护军。数岁，改授武贲郎将，从将军李景讨叛蛮向思多于黔安，以功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赐奴婢百口，绢五百匹。击吐谷浑于张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斩获寇掠靺鞨，拜左光禄大夫。从征高丽，进位光禄大夫。

帝幸江都，李密据洛口，令仁基为河南道讨捕大使，据武牢以拒密。及荥阳通守张须陀为密所杀，仁基悉收其众，每与密战，多所斩获。时隋大乱，有功者不录。仁基见强寇在前，士卒劳敝，所得军资，即用分赏。监军御史萧怀静每抑止之，众咸怨怒。怀静又阴持仁基长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惧，遂杀怀静，以其众归密。密以为河东郡公。其子行俨，骁勇善战，密复以为绛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东都食尽，悉众诣偃师，与密决战。密问计于诸将，仁基对曰："世充尽锐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却还，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此有余力，彼劳奔命，兵法所谓'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数战以疲之，多方以误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器械精，一也；决计而来，二也；食尽求断，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观其敝，彼求断不得，欲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首可悬于麾下。"单雄信等诸将轻世充，皆请战，仁基苦争不得。密难违诸将之言，战遂大败，仁基为世充所虏。世充以其父子并骁锐，深礼之，以兄女妻行俨。及僭尊号，署仁基为礼部尚书，行俨为左辅大将军。行俨每有攻战，所当皆

披靡，号为“万人敌”。世充惮其威名，颇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与世充所署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长陈谦、秘书丞崔德本等谋反，令陈谦于上食之际，持匕首以劫世充，行俨以兵应于阶下，指麾事定，然后出越王侗以辅之。事临发，将军张童仁知其谋而告之，俱为世充所杀。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兴也，非夫至德深仁格于天地，有丰功博利，弘济艰难，不然，则其道无由矣。自周邦不竞，隋运将隆，武元、高祖并著大功于王室，平南国，摧东夏，总百揆，定三方，然后变讴歌，迁宝鼎。于时匈奴骄倨，勾吴不朝，既争长于黄池，亦饮马于清渭。高祖内绥外御，日不暇给，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文武争驰，群策毕举。服猾夏之虏，扫黄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厚泽被于域中，余威震于殊俗。炀帝蒙故业，践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两都而总万国。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将以申威海外。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于是凿通渠，开驰道，树以柳杞，隐以金槌。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堑山堙谷，浮河达海。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方西规奄蔡，南讨流求，视总八狄之师，屡践三韩之域。自以威行万物，顾指无违，又躬为长君，功高曩列，宠不假于外戚，权不逮于群下，足以轛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振古以来，一君则已。遂乃外疏猛士，内忌忠良，耻有盗窃之声，恶闻丧乱之事。出师命将，不料众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显诛，谒诚克胜者，以功高蒙隐戮。或毙锋刃之下，或殒鸩毒之中。赏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无罪免，畏首畏尾，进退维谷。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炀帝魂□气慑，望绝两京，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既而祸生毂下，衅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请死而获可。身弃南巢之野，首悬白旗之上，子孙剿绝，宗庙为墟。

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未拟于长江，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

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阽危弗图，围解雁门，慢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玄感宰相之子，荷国重恩，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诛，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会风云，夺其鳞翼，思封函谷，将割鸿沟。期月之间，众数十万，破化及，摧世充，声动四方，威行万里。虽运乖天眷，事屈兴王，而义协人谋，雄名克振，壮矣！然志性轻狡，终致颠覆，其度长挈大，抑陈、项之季孟欤？

列传第三十六

○诚节

《易》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而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义而已。故仁道不远，则杀身以成仁，义重于生，则捐生而取义。是以龙逢投躯于夏癸，比干竭节于商辛，申蒯断臂于齐庄，弘演纳肝于卫懿。爰逮汉之纪信、栾布，晋之向雄、嵇绍，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几焉。至于临难忘身，见危授命，虽斯文不坠，而行之盖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怀铁石之心，外负凌霜之节，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归者也。皇甫诞等，当扰攘之际，践必死之机，白刃临颈，确乎不拔，可谓岁寒贞柏，疾风劲草，千载之后，懔懔如生。岂独闻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将来君子，有所庶几。故掇采所闻，为《诚节传》。

○刘弘

刘弘，字仲远，彭城丛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孙也。少好学，有行检，重节概。仕齐行台郎中、襄城、沛郡、谷阳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齐亡，周武帝以为本郡太守。尉迥之乱也，遣其将席毗掠徐、兖。弘勒兵拒之，以功授仪同、永昌太守、齐州长史。志在立功，不安

佐职。平陈之役，表请从军，以行军长史从总管吐万绪度江。以功加上仪同，封濩泽县公，拜泉州刺史。会高智慧作乱，以兵攻州，弘城守百余日，救兵不至。前后出战，死亡太半，粮尽无所食，与士卒数百人煮犀甲腰带，及剥树皮而食之，一无离叛。贼知其饥饿，欲降之，弘抗节弥厉。贼悉众来攻，城陷，为贼所害。上闻而嘉叹者久之，赐物二千段。子长信，袭其官爵。

皇甫诞陶模敬钊

皇甫诞，字玄虑，安定乌氏人也。祖和，魏胶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诞少刚毅，有器局。周毕王引为仓曹参军。高祖受禅，为兵部侍郎。数年，出为鲁州长史。开皇中，复入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迁治书侍御史，朝臣无不肃惮。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诞为河南道大使以检括之。及还，奏事称旨，上甚悦，令判大理少卿。明年，迁尚书右丞，俄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寻转尚书左丞。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朝廷盛选僚佐，前后长史、司马，皆一时名士。上以诞公方著称，拜并州总管司马，总府政事，一以谘之，谅甚敬焉。及炀帝即位，征谅入朝，谅用谘议王頍之谋，发兵作乱。诞数谏止，谅不纳。诞因流涕曰："窃料大王兵资，无敌京师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愿王奉诏入朝，守臣子之节，必有松、乔之寿，累代之荣。如更迁延，陷身叛逆，一挂刑书，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愿察区区之心，思万全之计，敢以死请。"谅怒而囚之。及杨素将至，谅屯清源以拒之。谅主簿豆卢毓出诞于狱，相与协谋，闭城拒谅。谅袭击破之，并抗节而遇害。帝以诞亡身徇国，嘉悼者久之，下诏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惟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构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絷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子无逸嗣。

无逸寻为淯阳太守，政甚有声。《大业令》行，旧爵例除，以无逸诚义之后，赐爵平舆侯。入为刑部侍郎，守右武卫将军。

初，汉王谅之反也，州县莫不响应，有岚州司马陶模、繁畤令敬钊，并抗节不从。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干。仁寿初，为岚州司马。谅既作乱，刺史乔钟葵发兵将赴逆，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致位方伯，谓当竭诚效命以答慈造，岂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为厉

阶！”钟葵失色曰：“司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葵义而释之。军吏进曰：“若不斩模，何以压众心？”于是囚之于狱，悉掠取资财，分赐党与。及谅平，炀帝嘉之，拜开府，授大兴令。杨玄感之反也，率兵从卫玄击之，以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卒官。

敬钊字积善，河东蒲坂人也。父元约，周布宪中大夫。钊仁寿中为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贼至，力战城陷。贼帅墨弼掠其资产而临之以兵，钊辞气不挠。弼义而止之，执送于伪将乔钟葵所。钟葵释之，署为代州总管司马，钊正色拒之，至于再三。钟葵忿然曰：“受官则可，不然当斩！”钊答曰：“忝为县宰，遭逢逆乱，进不能保境，退不能死节，为辱已多，何乃复以伪官相迫也？死生唯命，余非所闻。”钟葵怒甚，熟视钊曰：“卿不畏死邪？”复将杀之。会杨义臣军至，钟葵遽出战，因而大败，钊遂得免。大业三年，炀帝避暑汾阳宫，代州长史柳铨、司马崔宝山上其状，付有司将加褒赏，会虞世基奏格而止。后迁朝邑令，未几，终。

○游元

游元，字楚客，广平任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孙也。父宝藏，位至太守。元少聪敏，年十六，齐司徒徐显秀引为参军事。周武帝平齐之后，历寿春令、谯州司马，俱有能名。开皇中，为殿内侍御史。晋王广为扬州总管，以元为法曹参军，父忧去职。后为内直监。炀帝嗣位，迁尚书度支郎。辽东之役，领左骁卫长史，为盖牟道监军，拜朝请大夫，兼治书侍御史。宇文述等九军败绩，帝令元按其狱。述时贵幸，其子士及又尚南阳公主，势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请属。元不之见。他日，数述曰：“公地属亲贤，腹心是寄，当咎身责己，以劝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状劾之。帝嘉其公正，赐朝服一袭。九年，奉使于黎阳督运，杨玄感作逆，乃谓元曰：“独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加以陷身绝域之所，军粮断绝，此亦天亡之时也。我今亲率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竟不屈节，于是害之。帝甚嘉叹，赠银青光禄大夫，赐缣五百匹。拜其子仁宗为正议大夫、弋阳郡通守。

○冯慈明

冯慈明，字无佚，信都长乐人也。父子琮，仕齐官至尚书右仆射。慈明在齐，以戚属之故，年十四，为淮阳王开府参军事。寻补司州主簿，进除中书舍人。周武平齐，授帅都督。高祖受禅，开三府官，除司空司仓参军事。累迁行台礼部侍郎。晋王广为并州总管，盛选僚属，以慈明为司士。后历吏部员外郎，兼内史舍人。炀帝即位，以母忧去职。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后更在台，意甚衔之，至是谪为伊吾镇副。未之官，转交□止郡丞。大业九年，被征入朝。时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丽，帝见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书兵曹郎，加位朝请大夫。十三年，摄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东都也，诏令慈明安集氵廛、洛，追兵击密。至鄢陵，为密党崔枢所执。密延慈明于坐，劳苦之，因而谓曰："隋祚已尽，区宇沸腾，吾躬率义兵，所向无敌，东都危急，计日将下。今欲率四方之众，问罪于江都，卿以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义之言，非所敢对。"密不悦，冀其后改，厚加礼焉。慈明潜使人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留守，论贼形势。密知其状，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贼帅翟让怒曰："尔为使人，为我所执，魏公相待至厚，曾无感戴，宁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尔辈，不图为贼党所获。我岂从汝求活耶？欲杀但杀，何须骂詈！"因谓群贼曰："汝等本无恶心，因饥馑逐食至此。官军至，早为身计。"让益怒，于是乱刀斩之。时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杨汪上状，帝叹惜之，赠银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为尚书承务郎。王充推越王侗为主，重赠柱国、户部尚书、昌黎郡公，谥曰壮武。

长子忱，先在东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军中，遂遣奴负父尸柩诣东都，身不自送。未几，又盛花烛纳室。时论丑之。

○张须陀

张须陀，弘农阌乡人也。性刚烈，有勇略。弱冠从史万岁讨西爨，以功授仪同，赐物三百段。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从杨素击平之，加开府。大业中，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又属岁饥，谷米踊贵，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遣使往来，必淹岁序。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先开仓而后上状，帝知之而不责也。明年，贼帅王薄聚结亡命数万人，寇掠郡境。官军击之，多不利。须陀发兵拒之，薄遂引军南，转掠鲁郡。须陀蹑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骤胜，不设备。须陀选精锐，出其不意击之，薄众大溃，因乘胜斩首数千级。薄收合亡散，得万余人，将北度河。须陀追之，至临邑，复破之，斩五千余级，获六畜万计。时天下承平日久，多

不习兵，须陀独勇决善战。又长于抚驭，得士卒心，论者号为名将。薄复北战，连豆子贼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等众十余万攻章丘。须陀遣舟师断其津济，亲率马步二万袭击，大破之，贼徒散走。既至津梁，复为舟师所拒，前后狼狈，获其家累辎重不可胜计，露布以闻。帝大悦，优诏褒扬，令使者图画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贼裴长才、石子河等众二万，奄至城下，纵兵大掠。须陀未暇集兵，亲率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却，须陀督军复战，长才败走。后数旬，贼帅秦君弘、郭方预等合军围北海，兵锋甚锐，须陀谓官属曰："贼自恃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于是简精兵，倍道而进，贼果无备，击大破之，斩数万级，获辎重三千两。司隶刺史裴操之上状，帝遣使劳问之。十年，贼左孝友众将十万，屯于蹲狗山。须陀列八风营以逼之，复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缚来降。其党解象、王良、郑大彪、李□宛等众各万计，须陀悉讨平之，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俄而贼庐明月众十余万，将寇河北，次祝阿，须陀邀击，杀数千人。贼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扰济北，须陀进军击走之。寻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后三十余战，每破走之。转荥阳通守。时李密说让取洛口仓，让惮须陀，不敢进。密劝之，让遂与密率兵逼荥阳，须陀拒之。让惧而退，须陀乘之，逐北十余里。时李密先伏数千人于林木间，邀击须陀军，遂败绩。密与让合军围之，须陀溃围辄出，左右不能尽出，须陀跃马入救之。来往数四，众皆败散，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时年五十二。其所部兵，尽夜号哭，数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抚其众，移镇武牢。帝令其子元备总父兵，元备时在齐郡，遇贼，竟不果行。

○杨善会

杨善会，字敬仁，弘农华阴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会大业中为鄃令，以清正闻。俄而山东饥馑，百姓相聚为盗，善会以左右数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后贼帅张金称众数万，屯于县界，屠城剽邑，郡县莫能御。善会率励所领，与贼搏战，或日有数合，每挫其锋。炀帝遣将军段达来讨金称，善会进计于达，达不能用，军竟败焉。达深谢善会。后复与贼战，进止一以谋之，于是大克。金称复引渤海贼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破黎阳而还，军锋甚盛。善会以劲兵千人邀击，破之，擢拜朝请大夫、清河郡丞。金称稍更屯聚，以轻兵掠冠氏。善会与平原通守杨元弘步骑数万众，袭其本营。武贲郎将王辩军亦至，金称释冠氏来援，因与辩战，不利，善会选精锐五百赴之，所当皆靡，辩军复

振。贼退守本营，诸军各还。于时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能抗贼者，唯善会而已。前后七百余阵，未尝负败，每恨众寡悬殊，未能灭贼。会太仆杨义臣讨金称，复为贼所败，退保临清。取善会之策，频与决战，贼乃退走。乘胜遂破其营，尽俘其众。金称将数百人遁逃，后归漳南，招集余党。善会追捕斩之，传首行在所。帝赐以尚方甲槊弓剑，进拜清河通守。其年，从杨义臣斩漳南贼帅高士达，传首江都宫，帝下诏褒扬之。士达所部将窦建德，自号长乐王，来攻信都。临清贼王安阻兵数千，与建德相影响。善会袭安斩之。建德既下信都，复扰清河，善会逆拒之，反为所败，婴城固守。贼围之四旬，城陷，为贼所执。建德释而礼之，用为贝州刺史。善会骂之曰："老贼何敢拟议国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岂是汝屠酤兒辈，敢欲更相吏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建德犹欲活之，为其部下所请，又知终不为己用，于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伤痛焉。

○独孤盛

独孤盛，上柱国楷之弟也。性刚烈，有胆气。炀帝在藩，盛以左右从，累迁为车骑将军。及帝嗣位，以藩邸之旧，渐见亲待，累转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作乱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卫者皆释仗而走。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形势太异也！"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无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逆拒之，为乱兵所杀。越王侗称制，赠光禄大夫、纪国公，谥曰武节。

○元文都

元文都，洵阳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则，周小冢宰、江陵总管。文都性鲠直，明辩有器干。仕周为右侍上士。开皇初，授内史舍人，历库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为尚书左丞，转太府少卿。炀帝嗣位，转司农少卿、司隶大夫，寻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几，授太府卿，帝渐任之，甚有当时之誉。大业十三年，帝幸江都宫，诏文都与段达、皇甫无逸、韦津等同为东都留守。及帝崩，文都与达、津等共推越王侗为帝。侗署文都为内史令、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骁卫大将军、摄右翊卫将军、鲁国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帝，拥兵至彭城，所在响震。文都讽侗遣使通于李密。密于是请降，因授官爵，礼其使甚厚。王充不悦，因与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阴有诛充之计。侗复以文都领御史大夫，充固执而止。卢楚说文都曰："王充外军一将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预吾事！且洛口之败，罪不容诛，今者敢怀跋扈，宰制时政，

此而不除，方为国患。”文都然之，遂怀奏入殿。事临发，有人以告充。充时在朝堂，惧而驰还含嘉城，谋作乱。文都频遣呼之，充称疾不赴。至夜作乱，攻东太阳门而入，拜于紫微观下。侗遣人谓之曰：“何为者？”充曰：“元文都、卢楚谋相杀害，请斩文都，归罪司寇。”侗见兵势渐盛，度终不免，谓文都曰：“公自见王将军也。”文都迁延而泣，侗遣其署将军黄桃树执文都以出。文都顾谓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当夕及。”侗恸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悯默。出至兴教门，充令左右乱斩之，诸子并见害。

○卢楚

卢楚，涿郡范阳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学，鲠急口吃，言语涩难。大业中，为尚书右司郎，当朝正色，甚为公卿所惮。及帝幸江都，东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纠举，无所回避。越王侗称尊号，以楚为内史令、左备身将军、摄尚书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与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辅幼主。及王充作乱，兵攻太阳门，武卫将军皇甫无逸斩关逃难，呼楚同去。楚谓之曰：“仆与元公有约，若社稷有难，誓以俱死，今舍去不义。”及兵入，楚匿于太官署，贼党执之，送于充所。充奋袂令斩之，于是锋刃交下，肢体糜碎。

○刘子翊

刘子翊，彭城丛亭里人也。父徧，齐徐州司马。子翊少好学，颇解属文，性刚謇，有吏干。仕齐殿中将军。开皇初，为南和丞，累转秦州司法参军事。十八年，入考功，尚书右仆射杨素见而异之，奏为侍御史。时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曰：

《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报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者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继既等，故知心丧不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有为伋

及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以义报，等之己生。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毖，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毖于内国更娶，生子昌。毖死后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前母，于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己，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

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仗为子之义。名义分定，然后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己养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自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

又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供承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后妻也。”然本父后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妻。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复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于明世，强媒蘖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

事奏，竟从子翊之议。仁寿中，为新丰令，有能名。大业三年，除

大理正，甚有当时之誉。擢授治书侍御史，每朝廷疑议，子翊为之辩析，多出众人意表。从幸江都。值天下大乱，帝犹不悟，子翊因侍切谏，由是忤旨，令子翊为丹阳留守。寻遣于上江督运，为贼吴棋子所虏。子翊说之，因以众首。复遣领首贼清江。遇炀帝被杀，贼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斩所言者。贼又欲请以为主，子翊不从。群贼执子翊至临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于是见害，时年七十。

尧君素陈孝意张季珣松赟

尧君素，魏郡汤阴人也。炀帝为晋王时，君素以左右从。及嗣位，累迁鹰击郎将。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义兵于河东。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及通军败，至城下呼之。君素见通，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衿，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君素答曰：“公当爪牙之寄，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国祚隆替，悬之于公。奈何不思报效，以至于此。纵不能远惭主上，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越王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劳苦之。监门直阁庞玉、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前后自东都归义，俱造城下，为陈利害。大唐又赐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无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属，君何自苦，身取祸败。”君素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济，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歔欷。尝谓将士曰：“吾是籓邸旧臣，累蒙奖擢，至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谷支数年，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头以付诸君也。”时百姓苦隋日久，及逢义举，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于统领，下不能叛。岁余，颇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倾覆。又粮食乏绝，人不聊生，男女相食，众心离骇。白虹降于府门，兵器之端，夜皆光见。月余，君素为左右所害。

河东陈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贞介知名。大业初，为鲁郡司法书佐，郡内号为廉平。太守苏威尝欲杀一囚，孝意固谏，至于再三，威不许。孝意因解衣，请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谢而遣之，渐加礼敬。及威为纳言，奏孝意为侍御史。后以父忧去职，居丧过礼，有白鹿驯扰

其庐，时人以为孝感之应。末期，起授雁门郡丞。在郡菜食斋居，朝夕哀临，每一发声，未尝不绝倒，柴毁骨立，见者哀之。于时政刑日紊，长吏多贼污，孝意清节弥厉，发奸擿伏，动若有神，吏民称之。炀帝幸江都，马邑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孝意率兵与武贲郎将王智辩讨之，战于下馆城，反为所败。武周遂转攻傍郡，百姓凶凶，将怀叛逆。前郡丞杨长仁、雁门令王确等，并桀黠，为无赖所归，谋应武周。孝意阴知之，族灭其家，郡中战栗，莫敢异志。俄而武周引兵来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独守，外无声援，孝意执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绝，竟无报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诏敕库俯伏流涕，悲动左右。围城百余日，粮尽，为校尉张伦所杀，以城归武周。

京兆张季珣，父祥，少为高祖所知，其后引为丞相参军事。开皇中，累迁并州司马。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其将刘建略地燕、赵。至井陉，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复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其城侧有西王母庙，祥登城望之再拜，号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云起，须臾骤雨，其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莫不用命。城围月余，李雄援军至，贼遂退走。以功授开府，历汝州刺史、灵武太守，入为都水监，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节。大业末，为鹰击郎将，其府据箕山为固，与洛口连接。及李密、翟让攻陷仓城，遣人呼之。季珣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连年不能克。时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绝，所领不过数百人，而执志弥固，誓以必死。经三年，资用尽，樵苏无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处，季珣抚巡之，一无离叛。粮尽，士卒羸病不能拒战，遂为所陷。季珣坐听事，颜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群贼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虽为败军之将，犹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贼也！"密壮而释之。翟让从之求金不得，遂杀之，时年二十八。

其弟仲琰，大业末为上洛令。及义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杀之以归义。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乱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国难，论者贤之。

北海松赟，性刚烈，重名义，为石门府队正。大业末，有贼杨厚拥徒作乱，来攻北海县，赟从郡兵讨之。赟轻骑觇贼，为厚所获，厚令赟谓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归降。赟伪许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赟，为官军觇贼，邂逅被执，非力屈也。今官军大来，并已至矣，贼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为忧。"贼以刀筑赟口，引之而去，殴击交下。赟骂厚曰："老贼何敢致辱贤良，祸自及也！"言未卒，贼已斩断其腰。

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锐气益倍。北海卒完。炀帝遣户曹郎郭子贱讨厚，破之，以赟亡身殉节，嗟悼不已，上表奏之。优诏褒扬，赠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则小，生为重矣，比义则轻。然则死有重于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轻于鸿毛，死与义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无再得，故处不失节，所以为难矣。杨谅、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炽，皇甫诞、游元、冯慈明临危不顾，视死如归，可谓勇于蹈义矣。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尧君素岂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甘就菹醢之诛，以徇忠贞之节。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然视彼苟免之徒，贯三光而洞九泉矣。须陀、善会有温序之风，子翊、松赟蹈解扬之烈。国家昏乱有忠臣，诚哉斯言也。

列传第三十七

○孝义

《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吕览》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唯孝乎！"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微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此皆资纯至以感物，故圣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贵等，阙稽古之学，无俊伟之才，并能任其自然，情无矫饰。笃于天性，勤其四体，竭股肱之力，尽爱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欢，忘怀轩冕之贵。不言之化，人神通感。虽或位登台辅，爵列王侯，禄积万钟，马逾千驷，死之日，曾不得与斯人之徒隶齿。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为《孝义传》。

○陆彦师

陆彦师，字云房，魏郡临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书监。彦师少有行检，为邦族所称。长而好学，解属文。魏襄城王元旭引为参军事。以父艰去职，哀毁殆不胜丧。与兄卬庐于墓次，负土成坟。公卿重之，多就墓侧存问，晦朔之际，车马不绝。齐文宣闻而嘉叹，旌表其闾，号其所住为孝终里。中书令河间邢邵表荐之，未报，彭城王浟为司州牧，召补主簿。后历中外府东阁祭酒。兄卬当袭父始平

侯，以彦师昆弟中最幼，表让封焉。彦师固辞而止。时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迁中书舍人，寻转通直散骑侍郎。每陈使至，必令高选主客，彦师所接对者，前后六辈。历中书黄门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谗，出为中山太守，有惠政。数年，征为吏部郎中。周武平齐，授载师下大夫。宣帝时，转少纳言，赐爵临水县男，奉使幽、蓟。俄而高祖为丞相，彦师遇疾，请假还鄴。尉迥将为乱，彦师微知之，遂委妻子，潜归长安。高祖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仪同。高祖受禅，拜尚书左丞，进爵为子。彦师素多病，未几，以务剧疾动，乞解所职，有诏听以本官就第。岁余，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后复以病出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开皇初，以父军功赐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备身。丁父艰，哀毁骨立，庐于墓侧，负土成坟。上闻而嘉之，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复降玺书曰："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赜，刑部尚书、内阳公胄之从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丧父，早孤，养母以孝闻。幼好学，有志行，寻师于长安。时初平江陵，何妥归国，见而异之，授以经业。周天和中，袭爵虞城侯，历纳言上士、新丰令。开皇初，擢拜尚书虞部侍郎，寻转考功侍郎。帝闻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赐舆服机杖，四时珍味，当时荣之。后其母疾，濬貌甚忧瘁，亲故弗之识也。暨丁母艰，诏鸿胪监护丧事，归葬夏阳。于时隆冬极寒，濬衰绖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乡，五百余里，足冻坠指，疮血流离，朝野为之伤痛。州里赗助，一无所受。寻起令视事，濬屡陈诚款，请终丧制，优诏不许。及至京，上见其毁瘠过甚，为之改容，顾谓群臣曰："吾见薛濬哀毁，不觉悲感伤怀。"嗟异久之。濬竟不胜丧，病且卒。其弟谟时为晋王府兵曹参军事，在扬州，濬遗书与谟曰：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晚生早孤，不闻

《诗》《礼》，赖奉先人贻厥之训，获禀母氏圣善之规，负笈裹粮，不惮艰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砥行厉心，困而弥笃，服膺教义，爰至长成。自释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虽官非闻达，而禄喜逮亲，庶保期颐，得终色养。何图精诚无感，祸酷荐臻，兄弟俱被夺情，苫庐靡申哀诉。是用扣心泣血，陨气摧魂者也。既而创巨衅深，不胜荼毒，启手启足，幸及全归。使夫死而有知，得从先人于地下矣，岂非至愿哉。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恨恨，如何可言。适已有书，冀得与汝面诀，忍死待汝，已历一旬。汝既未来，便成今古，缅然永别，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书成而绝，时年四十二。有司以闻，高祖为之屑涕，降使赍册书吊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戏！惟尔操履贞和，器业详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艰，奄从毁灭。嘉尔诚孝，感于朕怀，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灵，歆兹荣渥。呜呼哀哉！"濬性清俭，死之日，家无遗资。濬初为童兒时，与宗中诸兒游戏于涧滨。见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视，了无见者。濬以为不祥，归大忧悴。母逼而问之，濬以实对。时有胡僧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应。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寿不过六七耳。"言终而出，忽然不见，时咸异之。既而终于四十二，六七之言，于是验矣。子乾福，武安郡司仓书佐。

○王颁

王颁，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卫将军。父僧辩，太尉。颁少俶傥，有文武干局。其父平侯景，留颁质于荆州，遇元帝为周师所陷，颁因入关。闻其父为陈武帝所杀，号恸而绝，食顷乃苏，哭泣不绝声，毁瘠骨立。至服阕，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迁汉中太守，寻拜仪同三司。开皇初，以平蛮功，加开府，封蛇丘县公。献取陈之策，上览而异之，召与相见，言毕而歔欷，上为之改容。及大举伐陈，颁自请行，率徒数百人，从韩擒先锋夜济。力战被伤，恐不堪复斗，悲感呜咽。夜中因睡，梦有人授药，比寤而创不痛，时人以为孝感。及陈灭，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或问颁曰："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雠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断榛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之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王表其

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问。有司录其战功，将加柱国，赐物五千段，颁固辞曰：“臣缘国威灵，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为国，所加官赏，终不敢当。”高祖从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忧去职。后为齐州刺史，卒官，时年五十二。弟頍，见《文学传》。

○杨庆

杨庆，字伯悦，河间人也。祖玄，父刚，并以至孝知名。庆美姿仪，性辩慧。年十六，齐国子博士徐遵明见而异之。及长，颇涉书记。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养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带者七旬。及居母忧，哀毁骨立，负土成坟。齐文宣帝表其门闾，赐帛三十匹，绵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禅，屡加褒赏，擢授仪同三司，版授平阳太守。年八十五，终于家。

○郭俊

郭俊，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门闾。汉王谅为并州总管，闻而嘉叹，赐兄弟二十余人衣各一袭。

○田翼

田翼，不知何许人也。性至孝，养母以孝闻。其后母卧疾岁余，翼亲易燥湿，母食则食，母不食则不食。母患暴痢，翼谓中毒，遂亲尝恶。及母终，翼一恸而绝，其妻亦不胜哀而死，乡人厚共葬之。

○纽回

纽回，字孝政，河东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围之合拱，枝叶郁茂，冬夏恆青。有乌栖其上，回举声哭，乌即悲鸣，时人异之。周武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开皇初卒。

子士雄，少质直孝友，丧父，复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阕还宅，死树复荣。高祖闻之，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扬，号其所居为累德里。

○刘士俊

刘士俊，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丧，绝而复苏者数矣。勺饮不入口者七日，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列植松柏。狐狼驯扰，为之取食。高祖受禅，表其门闾。

○郎方贵

郎方贵，淮南人也。少有志尚，与从父弟双贵同居。开皇中，方贵尝因出行遇雨，淮水泛长，于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挝方贵臂折。至家，其弟双贵惊问所由，方贵具言之。双贵恚恨，遂向津殴击船人致死。守津者执送之县官，案问其状，以方贵为首，当死，双贵从坐，当流。兄弟二人争为首坐，县司不能断，送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而死。州状以闻，上闻而异之，特原其罪，表其门闾，赐物百段，后为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亲以孝闻。州郡辟命，皆固辞不就，躬耕色养，乡邻谓为楚丘先生。后父母疾，亲易燥湿，不解衣者七旬。大业初，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盛冬不衣缯絮，唯著单缞而已。家有一乌犬，随其在墓，若普林哀临，犬亦悲号，见者嗟异焉。有二鹊巢其庐前柏树，每入其庐，驯狎无所惊惧。大业中，司隶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阳令。

○李德饶

李德饶，赵郡柏人人也。祖彻，魏尚书右丞。父纯，开皇中为介州长史。德饶少聪敏好学，有至性，宗党咸敬之。弱冠为校书郎，仍直内史省，参掌文翰。转监察御史，纠正不避贵戚。大业三年，迁司隶从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扬孝悌。虽位秩未通，其德行为当时所重。凡与交结，皆海内髦彦。性至孝，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忧，水浆不入口五日，哀恸呕血数升。及送葬之日，会仲冬积雪，行四十余里，单缞徒跣，号踊几绝。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后甘露降于庭树，有鸠巢其庐。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后为金河长，未之官，值群盗蜂起，贼帅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聚众于渤海。时有敕许其归首，谦等惧不敢降，以德饶信行有闻，遣使奏曰："若使德饶来者，即相率归

首。”帝于是遣德饶往渤海慰谕诸贼。行至冠氏，会他盗攻陷县城，德饶见害。

其弟德侣，性重然诺。大业末，为离石郡司法书佐，太守杨子崇特礼之。及义兵起，子崇遇害，弃尸城下，德侣赴哭尽哀，收瘗之。至介休，诣义师，请葬子崇。大将军嘉之，因赠子崇官，令德侣为使者，往离石礼葬子崇焉。

○华秋

华秋，汲郡临河人也。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佣赁为养。其母遇患，秋容貌毁悴，须鬓顿改，州里咸嗟异之。及母终之后，遂绝栉沐，发尽秃落。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秋辄拜而止之。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庐中，匿秋膝下。猎人至庐所，异而免之。自尔此兔常宿庐中，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俱以状闻。炀帝降使劳问，表其门闾。后群盗起，常往来庐之左右，咸相诫曰：“勿犯孝子。”乡人赖秋而全者甚众。

○徐孝肃

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虽在幼齿，宗党间每有争讼，皆至孝肃所平论之，为孝肃所短者，无不引咎而退。孝肃早孤，不识父，及长，问其母父状，因求画工，图其形像，构庙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养母至孝，数十年，家人未见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肃亲易燥湿，忧悴数年，见者无不悲悼。母终，孝肃茹蔬饮水，盛冬单缟，毁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负土成坟，庐于墓所四十余载，被发徒跣，遂以身终。

其弟德备，聪敏，通涉五经，河朔间称为儒者。德备终，子处默又庐于墓侧，奕叶称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爱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彦师、道赜，或家传缨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负土成坟，致毁灭性。虽乖先王之制，亦观过以知仁矣。郎贵昆弟，争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丧而名立，德饶仁怀群盗，德侣义感兴王，亦足称也。纽回、刘俊之伦，翟林、华秋之辈，或茂草嘉树荣枯于庭宇，或走兽翔禽驯狎于庐墓，非夫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者乎！

列传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则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高祖膺运抚图，除凶静乱，日旰忘食，思迈前王。然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吏存苟免，罕闻宽惠，乘时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既炀帝嗣兴，志存远略，车辙马迹，将遍天下，纲纪驰紊，四维不张。其或善于侵渔，强于剥割，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谓之奉公，即时升擢。其或顾名节，存纲纪，抑夺攘之心，以从百姓之欲者，则谓之附下，旋及诛夷。夫吏之侵渔，得其所欲，虽重其禁，犹或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虽崇其赏，犹或不为。况于上赏其奸，下得其欲，求得廉洁，不亦难乎！彦光等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故列其行事，以系《循吏》之篇尔。

○梁彦光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乌氏人也。祖茂，魏秦、华二州刺史。父显，周邢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兒有风骨，当兴吾宗。"七岁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不得。彦光忧瘁不知所为，忽于园中见一物，彦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亲属咸异之，以为至孝所感。魏大统末，入太学，略涉经史，有规检，造次必以礼。解褐秘书郎，时年十七。周受禅，迁舍人上士。武帝时，累迁小驭下大夫。母忧去职，毁瘁过礼。未几，起令视事，帝见其毁甚，嗟叹久之，频蒙慰谕。后转小内史下大夫。建德中，为御正下大夫。从帝平齐，以功授开府、阳城县公，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华州刺史，进封华阳郡公，增邑五百户，以阳城公转封一子。寻进位上大将军，迁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国、青州刺史，属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禅，以为岐州刺史，兼领岐州宫监，增邑五百户，通前二千户。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于州境。开皇二年，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诏曰："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未

几，又赐钱五万。后数岁，转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上从之，复为相州刺史。豪猾者闻彦光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于是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于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无自容。彦光训谕而遣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吏人感悦，略无诤讼。后数岁，卒官，时年六十。赠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谥曰襄。子文谦嗣。

文谦弘雅有父风，以上柱国嫡子，例授仪同。开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炀帝即位，转饶州刺史。岁余，为鄱阳太守，称为天下之最。征拜户部侍郎。辽东之役，领武贲郎将，寻以本官兼检校太府、卫尉二少卿。明年，又领武贲郎将，为卢龙道军副。会杨玄感作乱，其弟武贲郎将玄纵先隶文谦，玄感反问未至而玄纵逃走，文谦不之觉，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时年五十六。

少子文让，初封阳城县公，后为鹰扬郎将。从卫玄击杨玄感于东都，力战而死，赠通议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陈留人也。父欢，仕魏为南兖州刺史、阿阳侯。属高氏专权，将谋兴复之计，为高氏所诛。叔略时在髫龀，遂被腐刑，给使殿省。身长九尺，志气不凡，颇为高氏所忌。内不自安，遂奔关西。周太祖见而器之，引置左右。寻授都督，袭爵为侯。大冢宰宇文护执政，引为中尉。叔略多计数，晓习时事，护渐委信之，兼督内外。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护诛后，齐王宪引为园苑监。时宪素有吞关东之

志，叔略因事数进兵谋，宪甚奇之。建德五年，从武帝伐齐，叔略部率精锐，每战身先士卒。以功加上开府，进封清乡县公，邑千四百户。拜汴州刺史，号为明决。宣帝时，于洛阳营建东京，以叔略有巧思，拜营构监，宫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乱，高祖令叔略镇大梁。迥将宇文威来寇，叔略击走之。以功拜大将军，复为汴州刺史。高祖受禅，加位上大将军，进爵安定郡公。在州数年，甚有声誉。鄴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政为当时第一。上降玺书褒美之，赐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为之语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征拜司农卿，吏人莫不流涕，相与立碑颂其德政。自为司农，凡种植，叔略别为条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滞，公卿所未能决者，叔略辄为评理。虽无学术，有所依据，然师心独见，暗与理合。甚为上所亲委，高颎、杨素亦礼遇之。叔略虽为司农，往往参督九卿事。性颇豪侈，每食必方丈，备水陆。十四年，从祠太山，行至洛阳，上令录囚徒。具状将奏，晨起，至狱门，于马上暴卒，时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赠亳州刺史，谥曰襄。

○赵轨

赵轨，河南洛阳人也。父肃，魏廷尉卿。轨少好学，有行检。周蔡王引为记室，以清苦闻。迁卫州治中。高祖受禅，转齐州别驾，有能名。其东邻有桑，葚落其家，轨遣人悉拾还其主，诫其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在州四年，考绩连最。持节使者郃阳公梁子恭状上，高祖嘉之，赐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征轨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挥涕曰："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而饮之。既至京师，诏与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时卫王爽为原州总管，上见爽年少，以轨所在有声，授原州总管司马。在道夜行，其左右马逸入田中，暴人禾。轨驻马待明，访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闻之，莫不改操。后数年，迁硖州刺史，抚缉萌夷，甚有恩惠。寻转寿州总管长史。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轨于是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秩满归乡里，卒于家，时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并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阳人也。父谟，齐吏部尚书。恭懿性沉深，有局量，达于从政。仕齐，释褐开府参军事，历平恩令、济阴守，并有能名。会齐亡，不得调。尉迥之乱，恭懿预焉，迥败，废于家。开

皇初，吏部尚书苏威荐之，授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上闻而嘉之，赐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赐分给穷乏。未几，复赐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赈贫人。上闻而止之。时雍州诸县令每朔朝谒，上见恭懿，必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苏威重荐之，超授泽州司马，有异绩，赐物百段，良马一匹。迁德州司马，在职岁余，卢恺复奏恭懿政为天下之最。上甚异之，复赐百段，因谓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处，百姓视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赏，上天宗庙其当责我。内外官人宜知我意。"于是下诏曰："德州司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赞二藩，善政能官，标映伦伍。班条按部，实允佥属，委以方岳，声实俱美。可使持节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未几，会国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朋党，曲相荐举。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岭南。未几，征还京师，行至洪州，遇患卒。论者于今冤之。

○公孙景茂

公孙景茂，字元蔚，河间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学，博涉经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为襄城王长史，兼行参军。迁太常博士，多所损益，时人称为书库。后历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齐灭，周武帝闻而召见，与语器之，授济北太守。以母忧去职。

开皇初，诏征入朝，访以政术，拜汝南太守。郡废，转曹州司马。在职数年，以老病乞骸骨，优诏不许。俄迁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饘粥汤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上闻而嘉之，诏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阳，景茂谒见，时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问其年几。景茂以实对。上哀其老，嗟叹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逾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赐物三百段。诏曰："景茂修身洁己，耆宿不亏，作牧化人，声绩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宜升戎秩，兼进藩条。可上仪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征，吏人号泣于道。及疾愈，复乞骸骨，又不许，转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单骑巡人，家至户入，阅视百姓产业。有修理者，于都会时乃褒扬称述。如有过恶，随即训导，而不彰也。由是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其后请政事，上优诏听之。仁寿中，上明公杨纪出使河北，见景茂神力不衰，还以状奏。于是就拜淄州刺史，赐以马鞏，便道之官。前后历职，皆有德政，论者称为良牧。大业初卒官，年八十七。谥曰康。身死之日，诸

州人吏赴丧者数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坟恸哭，野祭而去。

○辛公义

辛公义，陇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庆，青州刺史。公义早孤，为母氏所养，亲授书传。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太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令受道义。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数被嗟异，时辈慕之。建德初，授宣纳中士。从平齐，累迁掌治上士、扫寇将军。高祖作相，授内史上士，参掌机要。开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摄内史舍人事，赐爵安阳县男，邑二百户。每陈使来朝，常奉诏接宴。转驾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辑边境。七年，使勾检诸马牧，所获十余万匹。高祖喜曰："唯我公义，奉国罄心。"从军平陈，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谕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复差！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后迁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受领新讼，皆不立文案，遣当直佐僚一人，侧坐讯问。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事，终不还閤。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欲诤讼者，其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时山东霖雨，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境内犬牙，独无所损。山出黄银，获之以献。诏水部郎娄崱就公义祷焉。乃闻空中有金石丝竹之响。仁寿元年，追充扬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预令属公义。公义答曰："奉诏不敢有私。"及至扬州，皆无所纵舍，暕衔之。及炀帝即位，扬州长史王弘入为黄门侍郎，因言公义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后数岁，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忧。未几，起为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从征至柳城郡卒，时年六十二。子融。

柳俭郭绚敬肃

柳俭，字道约，河东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华二州刺

史。父裕，周闻喜令。俭有局量，立行清苦，为州里所敬，虽至亲昵，无敢狎侮。周代历宣纳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禅，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县伯。未几，出为广汉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废。时高祖初有天下，励精思政，妙简良能，出为牧宰，以俭仁明著称，擢拜蓬州刺史。狱讼者庭遣，不为文书，约束佐史，从容而已。狱无系囚。蜀王秀时镇益州，列上其事，迁邛州刺史。在职十余年，萌夷悦服。蜀王秀之得罪也，俭坐与交通，免职。及还乡里，乘敝车羸马，妻子衣食不赡，见者咸叹服焉。炀帝嗣位，征之。于时以功臣任职，牧州领郡者，并带戎资，唯俭起自良吏。帝嘉其绩，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赐物一百段而遣之。俭清节逾励。大业五年入朝，郡国毕集，帝谓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俭对。帝又问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绚、颍川郡丞敬肃等二人对。帝赐俭帛二百匹，绚、肃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异焉。论者美之。及大业末，盗贼蜂起，数被攻逼。俭抚结人夷，卒无离叛，竟以保全。及义兵至长安，尊立恭帝，俭与留守李粲缟素于州，南向恸哭。既而归京师，相国赐俭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将军。岁余，卒于家，时年八十九。

郭绚，河东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为尚书令史，后以军功拜仪同，历数州司马长史，皆有能名。大业初，刑部尚书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绚为副。炀帝将有事于辽东，以涿郡为冲要，访可任者。闻绚有干局，拜涿郡丞，吏人悦服。数载，迁为通守，兼领留守。及山东盗贼起，绚逐捕之，多所克获。时诸郡无复完者，唯涿郡独全。后将兵击窦建德于河间，战死，人吏哭之，数月不息。

敬肃，字弘俭，河东蒲坂人也。少以贞介知名，释褐州主簿。开皇初，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马，转豳州长史。仁寿中，为卫州司马，俱有异绩。炀帝嗣位，迁颍川郡丞。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群官之状。道衡状称肃曰："心如铁石，老而弥笃。"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当途用事，其邑在颍川，每有书属肃。肃未尝开封，辄令使者持去。述宾客有放纵者，以法绳之，无所宽贷。由是述衔之。八年，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将擢为太守者数矣，辄为述所毁，不行。大业末，乞骸骨，优诏许之。去官之日，家无余财。岁余，终于家，时年八十。

○刘旷

刘旷，不知何许人也。性谨厚，每以诚恕应物。开皇初，为平乡令，单骑之官。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

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及去官，吏人无少长，号泣于路，将送数百里不绝。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颎言其状，上召之，及引见，劳之曰：“天下县令固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顾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于是下优诏，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间章武人也。开皇末，为齐州行参军，初无足称。后被州使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行次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而谓之曰：“卿辈既犯国刑，亏损名教，身婴缧绁，此其职也。今复重劳援卒，民独不愧于心哉！”参等辞谢。伽曰：“汝等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辛苦。吾欲与汝等脱去，行至京师总集，能不违期不？”皆拜谢曰：“必不敢违。”伽于是悉脱其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之，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乃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于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晓示，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于是擢伽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巨鹿人也。祖冲，仕周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农。父毗，郁林令。德深初为文帝挽郎，后历冯翊书佐、武阳司户书佐，以能迁贵乡长。为政清净，不严而治。会与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时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县，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扰，称为大治。于时盗贼群起，武阳诸城多被沦陷，唯贵乡独全。郡丞元宝藏受诏逐捕盗贼，每战不利，则器械必尽，辄征发于人，动以军法从事，如此者数矣。其邻城营造，皆聚于□事，吏人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各问其所欲任，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恆若无事。唯约束长吏，所修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

最。寻转馆陶长，贵乡吏人闻之，相与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语不成声。及将赴任，倾城送之，号泣之声，道路不绝。既至馆陶，阖境老幼皆如见其父母。有猾人员外郎赵君实，与郡丞元宝藏深相交结，前后令长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县，君实屏处于室，未尝辄敢出门。逃窜之徒，归来如市。贵乡父老冒涉艰险，诣阙请留德深，有诏许之。馆陶父老复诣郡相讼，以贵乡文书为诈。郡不能决。会持节使者韦霁、杜整等至，两县诣使讼之，乃断从贵乡。贵乡吏人歌呼满道，互相称庆。馆陶众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数百家。宝藏深害其能。会越王侗征兵于郡，宝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东都。俄而宝藏以武阳归李密。德深所领，皆武阳人也，以本土从贼，念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反。人或谓之曰："李密兵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余里。汝必欲归，谁能相禁，何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不忍弃去，岂以道路艰难乎！"其得人心如此。后与贼战，没于阵，贵乡、馆陶人庶至今怀之。

时有栎阳令渤海高世衡、萧令彭城刘高、城皋令弘农刘炽，俱有恩惠。大业之末，长吏多赃污，衡、高及炽清节逾厉，风教大洽，狱无系囚，为吏人所称。

史臣曰：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良者也。彦光等皆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至于景茂之遏恶扬善，公义之抚视疾病，刘旷之化行所部，德深之爱结人心，虽信臣、杜诗、郑浑、硃邑，不能继也。《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岂徒言哉！恭懿所在尤异，屡简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于道路，惜乎！柳俭去官，妻子不赡，赵轨秩满，酌水饯离，清矣！

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然教化远而刑罚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专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然则令之烦苛，吏之严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览前载，有时而用之矣。昔秦任狱吏，赭衣满道。汉革其风，矫枉过正。禁网疏阔，

遂漏吞舟，大奸巨猾，犯义侵礼。故刚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奸，以救时弊，虽垂教义，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从义。至于威行郡国，力折公侯，乘传赋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闻焉。无曩时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纪，才行无闻，遭遇时来，叨窃非据，肆其褊性，多行无礼，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懔然。居其下者，视之如蛇虺，过其境者，逃之如寇仇。与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恶。其所笞辱，多在无辜，察其所为，豺狼之不若也。无禁奸除猾之志，肆残虐幼贱之心，君子恶之，故编为《酷吏传》也。

○厍狄士文

厍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齐左丞相。父敬，武卫将军、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少读书。在齐袭封章武郡王，官至领军将军。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迎周师，唯士文闭门自守。帝奇之，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高祖受禅，加上开府，封湖陂县子，寻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常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庆吊不通。法令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有细过，必深文陷害。尝入朝，遇上置酒高会，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满，余无所须。"上异之，别加赏物，劳而遣之。士文至州，发擿奸隐，长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余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闻之，令人捕捉，挝捶盈前，而哭者弥甚。有京兆韦焜为贝州司马，河东赵达为清河令，二人并苛刻，唯长史有惠政。时人为之语曰："刺史罗刹政，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闻而叹曰："士文之暴，过于猛兽。"竟坐免。未几，以为雍州长史，士文谓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窥候要贵，必死此官矣。"及下车，执法严正，不避贵戚，宾客莫敢至门，人多怨望。士文从父妹为齐氏嫔，有色，齐灭之后，赐薛国公长孙览为妾。览妻郑氏性妒，谮之于文献后，后令览离绝。士文耻之，不与相见。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士文、君明并为御史所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子三人，朝夕不继，亲友无内之者。

○田式

田式，字显标，冯翊下邦人也。祖安兴，父长乐，仕魏，俱为本郡太守。式性刚果，多武艺，拳勇绝人。周明帝时，年十八，授都督，领乡兵。后数载，拜渭南太守，政尚严猛，吏人重足而立，无敢违法者。迁本郡太守，亲故屏迹，请托不行。武帝闻而善之，进位仪同三司，赐爵信都县公，擢拜延州刺史。从帝平齐，以功加上开府，徙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县公。高祖总百揆，尉迥作乱鄴城，从韦孝宽击之。以功拜大将军，进爵武山郡公。及受禅，拜襄州总管，专以立威为务。每视事于外，必盛气以待其下，官属股栗，无敢仰视。有犯禁者，虽至亲昵，无所容贷。其女婿京兆杜宁，自长安省之，式诫宁无出入。宁久之不得还，窃上北楼，以暢羁思。式知之，笞宁五十。其所爱奴，尝诣式白事，有虫上其衣衿，挥袖拂去之。式以为慢己，立棒杀之。或僚吏奸赃，部内劫盗者，无问轻重，悉禁地牢中，寝处粪秽，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赦书到州，式未暇读，先召狱卒，杀重囚，然后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为上所谴，除名为百姓。式惭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辄怒，唯侍僮二人给使左右。从家中索椒，欲以自杀，家人不与。阴遣所侍僮诣市买毒药，妻子又夺而弃之。式恚卧。其子信时为仪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旧臣，又无大过。比见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复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于此！"式欻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于阈。上知之，以式为罪己之深，复其官爵。寻拜广州总管，卒官。

○燕荣

燕荣，字贵公，华阴弘农人也。父偘，周大将军。荣性刚严，有武艺，仕周为内侍上士。从武帝伐齐，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封高邑县公。高祖受禅，进位大将军，封落丛郡公，拜晋州刺史。从河间王弘击突厥，以功拜上柱国，迁青州总管。荣在州，选绝有力者为伍伯，吏人过之者，必加诘问，辄楚挞之，创多见骨。奸盗屏迹，境内肃然。他州县人行经其界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后因入朝觐，特加劳勉。荣以母老，请每岁入朝，上许之。及辞，上赐宴于内殿，诏王公作诗以饯之。伐陈之役，以为行军总管，率水军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阳，吴人共立萧瓛为主，阻兵于晋陵，为宇文述所败，退保包山。荣率精甲五千蹑之，瓛败走，为荣所执，晋陵、会稽悉平。检校扬州总管。寻征为右武候将军。突厥寇边，以为行军总管，屯幽州。母忧去职。明年，起为幽州总管。荣性严酷，有威容，长史见者，莫不惶惧自失。范阳卢氏，代为著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动至千数，流血盈前，饮啖自若。尝按部，道次见丛荆，堪为笞

棰，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咎，荣曰："后若有罪，当免尔。"及后犯细过，将挝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有罪宥之。"荣曰："无过尚尔，况有过邪！"榜棰如旧。荣每巡省管内，闻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是时元弘嗣被除为幽州长史，惧为荣所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须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于是遣弘嗣监纳仓粟，飏得一糠一秕，辄罚之。每笞虽不满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付狱，禁绝其粮。弘嗣饥馁，抽衣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考功侍郎刘士龙驰驿鞫问。奏荣虐毒非虚，又贼秽狼籍，遂征还京师，赐死。先是，荣家寝室无故有蛆数斛，从地坟出。未几，荣死于蛆出之处。有子询。

○赵仲卿

赵仲卿，天水陇西人也。父刚，周大将军。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齐王宪甚礼之。从击齐，攻临秦、统戎、威远、伏龙、张壁等五城，尽平之。又击齐将段孝先于姚襄城，苦战连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寻典宿卫。平齐之役，以功迁上仪同，兼赵郡太守。入为畿伯中大夫。王谦作乱，仲卿使在利州，即与总管豆卢勣发兵拒守。为谦所攻，仲卿督兵出战，前后一十七阵。及谦平，进位大将军，封长垣县公，邑千户。高祖受禅，进爵河北郡公。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俱进，无虏而还。复镇平凉，寻拜石州刺史。法令严猛，纤微之失，无所容舍，鞭笞长史，辄至二百。官人战忄栗，无敢违犯，盗贼屏息，皆称其能。迁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总管。于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管统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辄召主掌，挞其胸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时人谓之猛兽。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会突厥启民可汗求婚于国，上许之。仲卿因是间其骨肉，遂相攻击。十七年，启民窘迫，与隋使长孙晟投通汉镇。仲卿率骑千余驰援之，达头不敢逼。潜遣人诱致启民所部，至者二万余家。其年，从高颎指白道以击达头。仲卿率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虏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悉众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经五日，会高颎大兵至，合击之，虏乃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命仲卿处之恆安。以功进位上柱国，赐物三千段。朝廷虑达头掩袭启民，令仲卿屯兵二万以备之，代州总管韩洪、永康公李药王、蔚州刺史刘隆等，将步骑一万镇恆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虏千余级。明年，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

民。时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伟按之，并实，惜其功不罪也。因劳之曰：“知公清正，为下所恶。”赐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寿中，检校司农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诏往益州穷按之。秀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婢奴五十口，黄金二百两，米粟五千石，奇宝杂物称是。炀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书事。其年，卒，时年六十四。谥曰肃。赠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弟弘升

崔弘度，字摩诃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说，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绝人，仪貌魁岸，须面甚伟。性严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寻授都督，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掷下，至地无损伤。训以其拳捷，大奇之。后以战勋，授仪同。从武帝灭齐，进位上开府，鄴县公，赐物三千段，粟麦三千石，奴婢百口，杂畜千计。寻从汝南公宇文神举破卢昌期于范阳。宣帝嗣位，从郧国公韦孝宽经略淮南。弘度与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贺娄子干至肥口，陈将潘琛率兵数千来拒战，隔水而阵。忻遣弘度谕以祸福，琛至夕而遁。进攻寿阳，降陈守将吴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后勋，进位上大将军，袭父爵安平县公。及尉迥作乱，以弘度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讨之。弘度募长安骁雄数百人为别队，所当无不披靡。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弯弓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迥曰：“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许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大丞相极口而自杀。弘度顾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头。”弘升遂斩之，进位上柱国。时行军总管例封国公，弘度不时杀迥，致纵恶言，由是降爵一等，为武乡郡公。开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军总管出原州以拒之。虏退，弘度进屯灵武。月余而还，拜华州刺史。纳其妹为秦孝王妃。寻迁襄州总管。弘度素贵，御下严急，动行捶罚，吏人謇气，闻其声，莫不战栗。所在之处，令行禁止，盗贼屏迹。梁王萧琮来朝，上以弘度为江陵总管，镇荆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严拥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陈人惮弘度，亦不敢窥荆州。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秦孝王出襄阳道。及陈平，赐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乱，复以行军总管出泉门道，隶于杨素。弘度与素，品同而年长，素每屈下之，一旦隶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优容之。及还，检校原州事，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无虏而还，上甚礼之，复以

其弟弘升女为河南王妃。仁寿中，检校太府卿。自以一门二妃，无所降下，每诫其僚吏曰：“人当诚恕，无得欺诳。”皆曰：“诺。”后尝食鳖，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问之曰：“鳖美乎？”人惧之，皆云：“鳖美。”弘度大骂曰：“佣奴何敢诳我？汝初未食鳖，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属百工见之者，莫不流汗，无敢欺隐。时有屈突盖为武候骠骑，亦严刻，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宁茹三升艾，不逢屈突盖。”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斑白，动行捶楚，闺门整肃，为当时所称。未几，秦王妃以罪诛，河南王妃复被废黜。弘度忧恚，谢病于家，诸弟乃与之别居，弥不得志。炀帝即位，河南王为太子，帝将复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诣弘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称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寝。弘度忧愤，未几，卒。

弘升字上客，在周为右侍上士。尉迥作乱相州，与兄弘度击之，以功拜上仪同。寻加上开府，封黄台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授骠骑将军。宿卫十余年，以勋旧迁慈州刺史。数岁，转郑州刺史。后以戚属之故，待遇愈隆，迁襄州总管。及河南王妃罪废，弘升亦免官。炀帝即位，历冀州刺史、信都太守，进位金紫光禄大夫，转涿郡太守。辽东之役，检校左武卫大将军事，指平壤。与宇文述等同败绩，奔还，发病而卒，时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阳人也。祖刚，魏渔阳王。父经，周渔阳郡公。弘嗣少袭爵，十八为左亲卫。开皇九年，从晋王平陈，以功授上仪同。十四年，除观州总管长史，在州专以严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转幽州总管长史。于时燕荣为总管，肆虐于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荣遂禁弘嗣于狱，将杀之。及荣诛死，弘嗣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襜弋其下窍，无敢隐情，奸伪屏息。仁寿末，授木工监，修营东都。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寻迁黄门侍郎，转殿内少监。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会奴贼寇陇右，诏弘嗣击之。及玄感作乱，逼东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谋应玄感者，代王侑遣使执之，送行在所。以无反形当释，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时年四十九。有子仁观。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颍阳人也。性明辩，有干用。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寻授桂州司马。炀帝嗣位，征为光禄少卿，以忤旨，出为恆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长吏长短，前后守令咸惮之。文同下车，闻其名，召而数之。因令左右剡木为大橛，埋之于庭，出尺余，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于木橛上，缚四支于小橛，以棒殴其背，应时溃烂。郡中大骇，吏人相视慑气。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召诸郡官人，小有迟违者，辄皆覆面于地而箠杀之。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诸郡惊骇，各奏其事。帝闻而大怒，遣使者达奚善意驰锁之，斩于河间，以谢百姓，仇人剖其棺，脔其肉而啖之，斯须咸尽。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运属钦明，时无桀黠，未闲道德，实怀残忍。贼人肌体，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长恶不悛，鲜有不及，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颠陨。凡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焉。呜呼！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

列传第四十

○儒林

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故仲尼顿挫于鲁君，孟轲抑扬于齐后，荀卿见珍于强楚，叔孙取贵于隆汉。其余处环堵以骄富贵，安陋巷而轻王公者，可胜数哉！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

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昔齐列康庄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群英自远。是知俗易风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圣明御世，亦无以振斯颓俗矣。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传》曰："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然则盛衰是系，兴亡攸在，有国有家者可不慎欤！诸儒有身没道存，遗风可想，皆采其余论，缀之于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不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

起朕心。”赉绢百匹，衣一袭。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醞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颎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苀，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上初然之，及颎得罪，上以善之言为颎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于是疾动而卒，时年六十。

○辛彦之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还，赉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邑千户。寻进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谥曰宣。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仲龛，官至猗氏令。

何妥萧该包凯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亦有俊才，住青杨

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其见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伯。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时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又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恺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有余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载不成；赵翊尺称，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辚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由是与威有隙。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飙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乐者，其唯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

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高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亻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儛》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是以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儛、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儛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与！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妥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

○房晖远

房晖远，字崇儒，恆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恆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及高祖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为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丁母忧，解任。后数岁，授殄寇将军，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仁寿中卒官，时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赠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

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唯光独存。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遂有终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时年七十三。

○刘焯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疾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大业六年卒，时年六十七。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岁余，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

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途》以自寄。

及蜀王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高祖不纳。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

已。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于时群盗蜂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问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众昆。待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棰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騄，比翼鹓鸿，整缃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盗贼，哀炫穷乏，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城下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城。长吏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是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时年六十八。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

生。

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

○褚辉

吴郡褚辉，字高明，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礼疏》一百卷。

○顾彪

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

○鲁世达

余杭鲁世达，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张冲

吴郡张冲，字叔玄。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窃以毒螫寔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蹙。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缄脣，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不远，鬼

神在兹，信而有徵，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硃所不见，沈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增耳目之明，无手足之蹙，惮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傥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记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

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史臣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刘焯道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铭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道亚生知，时不我与，或才登于下士，或馁弃于沟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传第四十一

○文学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感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鸱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庾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遗，润木圆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巨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抃、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各有本传，论而叙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

○刘臻

刘臻，字宣挚，沛国相人也。父显，梁寻阳太守。臻年十八，举秀

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江陵陷没，复归萧詧，以为中书侍郎。周冢宰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军书羽檄，多成其手。后为露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历蓝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禅，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颎之伐陈也，以臻随军，典文翰，进爵为伯。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亵狎之。臻无吏干，又性恍惚，耽悦经史，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臻还家，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此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性好啖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其疏放多此类也。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开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齐州刺史颁之弟也。年数岁，值江陵陷，随诸兄入关。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尽夜不倦。遂读《左传》、《礼》、《易》、《诗》、《书》，乃叹曰："书无不可读者！"勤学累载，遂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解缀文，善谈论。年二十二，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每有疑决，多頍所为。而頍性识甄明，精力不倦，好读诸子，偏记异书，当代称为博物。又晓兵法，益有纵横之志，每叹不逢时，常以将相自许。开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寻令于国子讲授。会高祖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頍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国子博士。后坐事解职，配防岭南。数载，授汉王谅府谘议参军，王甚礼之。时谅见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废黜，潜有异志。頍遂阴劝谅缮治兵甲。及高祖崩，谅遂举兵反，多頍之计也。頍后数进奇策，谅不能用。杨素至蒿泽，将战，頍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从我。"既而兵败，頍将归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执，以成竖子名也。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于是自杀，瘗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擒。杨素求頍尸，得之，斩首，梟于太原。时年五十四。撰《五经大义》三十卷，有集十卷，并因兵乱，无复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齐高阳太守。世为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请为功曹，不就。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数年之间，遂博览群言，多所通涉。解属文，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兼修律令。寻兼散骑侍郎，聘于陈。使还，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儦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后数年，兼通直散骑侍郎，聘于陈，还授员外散骑侍郎。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座，素令骑迎儦，亻麃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仁寿中，卒于京师，时年七十二。子世济。

○诸葛颖

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也。祖铨，梁零陵太守。父规，义阳太守。颖年八岁，能属文，起家梁邵陵王参军事，转记室。侯景之乱，奔齐，待诏文林馆。历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习《周易》、图纬、《仓》、《雅》、《庄》、《老》，颇得其要。清辨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及王为太子，除药藏监。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颖因间隙，多所谮毁，是以时人谓之"冶葛"。后录恩旧，授朝散大夫。帝常赐颖诗，其卒章曰："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见待遇如此。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后从驾北巡，卒于道，年七十七。

颖性褊急，与柳抃每相忿阋，帝屡责怒之而犹不止，于后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并行于世。有子嘉会。

○孙万寿

孙万寿，字仙期，信都武强人也。祖宝，魏散骑常侍。父灵晖，齐国子博士。万寿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善属文，美谈笑，博陵李德林见而奇之。在齐，年十七，奉朝请。

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曰：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凶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枭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汶。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击越恆资辩，喻蜀几飞文。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心绪乱如丝，空怀畴昔时。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中，飞盖西园里。河间本好书，东平唯爱士。英辩接天人，清言洞名理。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渭津桥。祓除临灞岸，供帐出东郊。宜城醞始熟，阳翟曲新调。绕树乌啼夜，雎麦雉飞朝。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梦想犹如昨，寻思久寂寥。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回轮常自转，悬旆不堪摇。登高视衿带，乡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华亭宵鹤唳，幽谷早莺鸣。断绝心难续，惝恍魂屡惊。群纪通家好，邹鲁故乡情。若值南飞雁，时能访死生。

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后归乡里，十余年不得调。仁寿初，征拜豫章王长史，非其好也。王转封于齐，即为齐王文学。当时诸王官属多被夷灭，由是弥不自安，因谢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时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

○王贞

王贞，字孝逸，梁郡东留人也。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即位，齐王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曰：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庑之间，地蕴神剑，气浮星汉之表。是知毛遂颖脱，义感平原，孙慧文词，来迁东海。顾循寡薄，有怀髦彦，籍甚清风，为日久矣，未获披觌，良深伫迟。比高天流火，早应凉飙，陵云仙

掌，方承清露，想摄卫攸宜，与时休适。前园后圃，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茂陵谢病，非无《封禅》之文，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优游儒雅，何乐如之！余属当籓屏，宣条扬、越，坐棠听讼，事绝咏歌，攀桂摛词，眷言高遁。至于扬旌北渚，飞盖西园，托乘乏应、刘，置醴阙申、穆，背淮之宾，徒闻其语，趋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鹰扬，声高凤举，儒墨泉海，词章苑囿，栖迟衡泌，怀宝迷邦，徇兹独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侧望起予，甚于饥渴，想便轻举，副此虚心。无信投石之谈，空慕凿坏之逸，书不尽言，更惭词费。

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遣问安不。又索文集，贞启谢曰：

属贺德仁宣教，须少来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览，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余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皁，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途多感，但以积年沈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

齐王览所上集，善之，赐良马四匹。贞复上《江都赋》，王赐钱十万贯，马二匹。未几，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

虞绰辛大德

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也。父孝曾，陈始兴王谘议。绰身长八尺，姿仪甚伟，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陈左卫将军傅縡有盛名于世，见绰词赋，叹谓人曰：“虞郎之文，无以尚也！”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籓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

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其辞曰：

维大业八年，岁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龙驾南辕，鸾旗西迈，行宫次于柳城县之临海顿焉。山川明秀，实仙都也。旌门外设，款跨重阜，帐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跸，下轻舆，警百灵，绥万福，践素砂，步碧沚。同轩皇之襄野，迈汉宗于河上，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窅然齐肃，藐属殊庭，兼以圣德遐宣，息别风与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润于夷波。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少选之间，倏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高逾一丈，长乃盈寻，靡霜晖于羽翮，激丹华于觜距。鸾翔凤跱，鹊起鸿骞，或蹶或啄，载飞载止，徘徊驯扰，咫尺乘舆。不藉挥琴，非因拊石，乐我君德，是用来仪。斯固类仙人之骐骥，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窃以铭基华岳，事乖灵异，纪迹邹山，义非尽美，犹方册不泯，遗文可观。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铄，怀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镌名山，安用铭异！臣拜稽首，敢勒铭云：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暢，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氵筮，驻驿岩阯，窅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水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于万斯年。

帝览而善之，命有司勒于海上。以渡辽功，授建节尉。绰恃才任气，无所降下。著作郎诸葛颖以学业幸于帝，绰每轻侮之，由是有隙。帝尝问绰于颖，颖曰："虞绰粗人也。"帝颔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曰："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及玄感败后，籍没其家，妓妾并入宫。帝因问之，玄感平常时与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绰对。帝令大理卿郑善果穷治其事，绰曰："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帝怒不解，徙绰且末。绰至长安而亡，吏逮之急，于是潜渡江，变姓名，自称吴卓。游东阳，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岁余，绰与人争田相讼，因有识绰者而告之，竟为吏所执，坐斩江都，时年五十四。所有词赋，并行于世。

大德为令，诛翦群盗，甚得民和。与绰俱为使者所执，其妻泣曰：“每谏君无匿学士，今日之事，岂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图脱长者，反为人告之，吾罪也。当死以谢绰。”会有诏，死罪得以击贼自效。信安吏民诣使者叩头曰：“辛君人命所悬，辛君若去，亦无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讨贼。帝怒，斩使者，大德获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陈黄门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陈，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河洛称朝市，崤函实奥区。周营曲阜作，汉建奉春谟。大君苞二代，皇居盛两都。招摇正东指，天驷乃西驱。展軨齐玉轴，式道耀金吾。千门驻罕罼，四达俨车徒。是节春之暮，神皋华实敷。皇情感时物，睿思属枌榆。诏问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熔铸，何由答大炉。”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胄性疏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时年五十六。所著词赋，多行于世。

胄兄□，字元恭，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颍川人也。父持，陈羽林监。自直少好学，沉静寡欲。仕陈，历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陈尚书令江总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诣总，总甚敬之。释褐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返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曰："《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高。'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徽难之曰："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并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篡》。徽为序曰：

文字之来尚矣。初则羲皇出震，观象纬以法天，次则史颉佐轩，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绳用既息，坟籍生焉。至如龙策授河，龟威出洛，绿绨白检，述勋、华之运，金绳玉字，表殷、夏之符，衔甲示于姬坛，吐卷徵于孔室，莫不理包远迩，迹会幽明，仰协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民之耳目，作后王之模范，颂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从三五，并曜参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飞英声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铭钟鼎。春干秋羽，盛礼乐于胶庠，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我秦王殿下，降灵霄极，禀秀天机，质润珪璋，文兼黼黻。楚诗早习，颇属怀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于索隐。尊儒好古，三雍之对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弥洽。遨游必名教，渔猎唯图史。加以降情引汲，择善刍微，筑馆招贤，攀枝伫异。剖连城于井里，贲束帛于丘园，薄技无遗，片言便赏。所以人加脂粉，物竞琢磨，俱报稻粱，各施鸣吠。于时岁次鹑火，月躔夷则，骖驾务隙，灵光意静。前临竹沼，却倚桂岩，泉石莹仁智之心，烟霞发文彩之致，宾僚雾集，教义风靡。乃

讨论群艺，商略众书，以为小学之家，尤多舛杂，虽复周礼汉律，务在贯通，而巧说邪辞，递生同异。且文讹篆隶，音谬楚夏，《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属，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功要。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遂躬纡睿旨，摽摘是非，撮举宏纲，裁断篇部，总会旧辙，创立新意，声别相从，即随注释。详之诂训，证以经史，备包《骚》《雅》，博牵子集，汗简云毕，题为《韵篡》，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诸石室，见群玉之为浅，鄙悬金之不定。爰命末学，制其都序。徽业术已寡，思理弥殚，心若死灰，文惭生气。徒以犬马识养，飞走怀仁，敢执颠沛之辞，遂操狂简之笔。而齐鲁富经学，楚郑多良士，西河之彦，幸不诮于索居，东里之才，请能加于润色。

未几，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复令徽作序曰：

礼之为用至矣。大与天地同节，明与日月齐照，源开三本，体合四端。巢居穴处之前，即萌其理，龟文鸟迹以后，稍显其事。虽情存简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礼之职，司徒五礼之官，邦国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义，非此莫成，进退俯仰，去兹安适！若玺印涂，犹防止水，岂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泽而已哉！自世属坑焚，时移汉、魏，叔孙通之硕解，高堂隆之博识，专门者雾集，制作者风驰，节文颇备，枝条互起。皇帝负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勋华之历象，缀文武之宪章。车书之所会通，触境斯应，云雨之所沾润，无思不韪。东探石簧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鸣銮太室，偃伯灵台，乐备五常，礼兼八代。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地居周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加以佃渔六学，网罗百氏，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赜无隐而不探，事有难而必综。至于采标绿错，华垂丹篆，刑名长短，儒墨是非，书圃翰林之域，理窟谈丛之内，谒者所求之余，侍医所校之逸，莫不澄泾辨渭，拾珠弃蚌。以为质文递改，损益不同，《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瘐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乃以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娱情窥宝之乡，凝相观涛之岸，总括油素，躬披缃缥，芟芜刈楚，振领提纲，去其繁杂，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礼》。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数，用比星周，军国之义存焉，人伦之纪备矣。昔者龟、蒙令后，睢、涣名藩，诚

复出警入跸，拟乘舆之制度，建韣载旂，用天子之礼乐。求诸述作，未闻兹典。方可韬之P水，副彼名山，见刻石之非工，嗤悬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论》，不独擅于前修，《宁朔新书》，更追惭于往册。徽幸楼仁岳，忝游圣海，谬承恩奖，敢叙该博之致云。

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及玄感败，凡交关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为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陇西，发病卒。

杜正玄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为石赵从事中郎，因家于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弟正藏。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学善属文，官至秦王记室。及王薨，过故宫，为五言诗，辞理悲壮，甚为时人所重。复为《兄弟论》，义理可称。

○尹式

河间尹式，博学解属文，少有令问。仁寿中，官至汉王记室，王甚重之，及汉王败，式自杀。其族人正卿、彦卿俱有俊才，名显于世

○刘善经

河间刘善经，博物洽闻，尤善词笔。历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

○祖君彦

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辞讷涩，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及密败，为王世充所杀。

○孔德绍

会稽孔德绍，有清才，官至景城县丞。窦建德称王，署为中书令，专典书檄。及建德败，伏诛。

○刘斌

南阳刘斌，颇有词藻，官至信都郡司功书佐。窦建德署为中书舍人。建德败，复为刘闼中书侍郎，与刘闼亡归突厥，不知所终。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信矣！王胄、虞绰之辈，崔儦、孝逸之伦，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啸傲当世，脱略公卿。是知跅弛见遗，嫉邪忤物，不独汉阳赵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离咎悔，鲜克有终。然其学涉稽古，文词辨丽，并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正玄昆季三人预焉，华萼相耀，亦为难兄弟矣。

列传第四十二

○隐逸

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故《易》称“遁世无闷”，又曰“不事王侯”；《诗》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礼》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虽出处殊途，语默异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廕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

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备《隐逸篇》云。

○李士谦

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髫龀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兒吾家之颜子也。"年十二，魏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事。后丁母忧，居丧骨立。有姊适宋氏，不胜哀而死。士谦服阕，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诣学请业，研精不倦，遂博览群籍，兼善天文术数。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赵郡王睿举德行，皆称疾不就。和士开亦重其名，将讽朝廷，擢为国子祭酒。士谦知而固辞，得免。隋有天下，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至于亲宾来萃，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不敢驰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所疏，顿至于此！"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州里有丧事不办者，士谦辄奔走赴之，随乏供济。有兄弟分财不均，至相阋讼，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埒。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于本主。望见盗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尝执盗粟者，士谦慰谕之曰："穷困所致，义无相责。"遽令放之。其奴尝与乡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毙于手下。震惶惧请罪，士谦谓之曰："卿本无杀心，何为相谢！然可远去，无为吏之所拘。"性宽厚，皆此类也。其后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谦，谦拒之，一无所受。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赵郡农民德之，抚其子孙曰："此乃李参军遗惠也。"或谓士谦曰："子多阴德。"士谦曰："所谓阴德者何？犹耳鸣，已独闻之，人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

士谦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应报之义，以为外典无闻

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邪？佛经云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鲧为黄熊，杜宇为鶗鴂，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黿，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乌，书生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客曰："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仆以为然。"士谦曰："此不类之谈也。变化皆由心而作，木岂有心乎？"客又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难而止。

士谦平生喜为咏怀诗，辄毁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尝论刑罚，遗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惩也。语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谓此罪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则可。"有识者颇以为得治体。

开皇八年，终于家，时年六十六。赵郡士女闻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会葬者万余人。乡人李景伯等以士谦道著丘园，条其行状，诣尚书省请先生之谥，事寝不行，遂相与树碑于墓。

其妻范阳卢氏，亦有妇德，及夫终后，所有赙赠，一无所受，谓州里父老曰："参军平生好施，今虽殒殁，安可夺其志哉！"于是散粟五百石以赈穷乏。

崔廓子赜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齐燕州司马。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初为里佐，屡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里，不应辟命。与郡李士谦为忘言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及士谦死，廓哭之恸，为之作传，输之秘府。士谦妻卢氏寡居，每有家事，辄令人谘廓取定。郭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文多不载。大业中，终于家，时年八十。有子曰赜。

赜字祖浚，七岁能属文，容貌短小，有口才。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礼乐，授校书郎。寻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

雅重之。母忧去职，性至孝，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每更日来往二王之第。及河南为晋王，转记室参军，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遗赜书曰：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切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箧，似涉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閤。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蹑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

赜答曰：

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恆，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管辂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吴札之论《周颂》，讵尽揄扬，郢客之奏《阳春》，谁堪赴节！伏惟令王殿下，禀润天潢，承辉日观，雅道贵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汉则马迁、萧望，晋则裴楷、张华，鸡树腾声，鹓池播美，望我清尘，悠然路绝。祖浚燕南赘客，河朔惰游，本无意于希颜，岂有心于慕蔺！未尝聚萤映雪，悬头刺股，读《论》唯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复况桑榆渐暮，藜藿屡空，举烛无成，穿杨尽弃。但以燕求马首，薛养鸡鸣，谬齿鸿仪，虚班骥皁。挟太山而超北海，比报德而非难，堙昆仑以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属周桐锡瑞，康水承家，门有将相，树宜桃李。真龙将下，谁好有名，滥吹先逃，何须别听！但慈旨抑扬，损上益下，江海所以称王，丘陵为之不逮。曹植傥预闻高论，则不陨令名，杨修若切在下风，亦讵亏淳德。无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以闻。

豫章得书，赍米五十石，并衣服钱帛。时晋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东宫，除太子斋帅，俄迁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归于家。后征授起居舍人。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著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赜答曰："谨按汉文已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洛，岳神自见，臣敢

称庆。”因再拜，百官毕贺，天子大悦，赐缣二百匹。从驾登太行山，诏问赜曰：“何处有羊肠坂？”赜对曰：“臣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因谓牛弘曰：“崔祖浚所谓问一知二。”五年，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辽东之役，授鹰扬长史，置辽东郡县名，皆赜之议也。奉诏作《东征记》。九年，除越王长史。于时山东盗贼蜂起，帝令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百余人。十二年，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为著作郎，称疾不起。在路发疾，卒于彭城，时年六十九。

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颖、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徐则

徐则，东海郯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议论，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吾其为宾乎！”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时，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唯松水而已，虽隆冬洹寒，不服绵絮。太傅徐陵为之刊山立颂。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知其名，手书召之曰：“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明义味，晓达法门。悦性冲玄，怡神虚白，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虽复藏名台岳，犹且腾实江淮，藉甚嘉猷，有劳寤寐。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人，梦想岩穴。霜风已冷，海气将寒，偃息茂林，道体休悫。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带，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伫望披云。”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晋王下书曰：“天台真隐东海徐先生，虚确居宗，冲玄成德，齐物处外，检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饵术，栖隐灵岳，五十余年。卓矣仙才，飘然胜

气，千寻万顷，莫测其涯。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远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缘。至此甫尔，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经方所谓尸解地仙者哉！诚复师礼未申，而心许有在，虽忘怛化，犹怆于怀，丧事所资，随须供给。霓裳羽盖，既且腾云，空椁余衣，讵藉坟垄！但杖为犹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还天台定葬。”是时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见则徒步，云得放还。至其旧居，取经书道法，分遗弟子，仍令净扫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须臾，尸柩至，方知其灵化。时年八十二。晋王闻而益异之，赠物千段，遣画工图其状貌，令柳抃为之赞曰：“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德不德，至德无盈。玄风扇矣，而有先生。夙炼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软，云丹欲成。言追葛稚，将侣茅嬴。我王遥属，爰感灵诚。柱下暂启，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飞声。永思灵迹，曷用摅情？时披素绘，如临赤城。”

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

○张文诩

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其房晖远、张仲让、孔笼之徒，并延之于博士之位。文诩时游太学，晖远等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恆执弟子之礼。适至南台，遽饰所乘马，就学邀屈。文诩每牵马步进，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文诩慰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说之，始为远近所悉。邻家筑墙，心有不直，文诩因毁旧堵以应之。文诩尝有腰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刃所伤，至于顿伏床枕。医者叩头请罪，文诩遽遣之，因为其隐，谓妻子曰：“吾昨风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类也。州县以其贫素，将加振恤，辄辞不受。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终于家，年四十。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士谦等忘怀缨冕，毕志丘园，隐不违亲，贞不绝俗，不教而劝，虚往实归，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戚，非有自然之纯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谦闻誉不喜，文诩见伤无愠，徐则志在沉冥，不可亲疏，莫能贵贱，皆抱朴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遂以肥遁见称，祖浚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构，父子虽动静殊方，其于成名一也，美哉！

列传第四十三

○艺术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来久矣。然昔之言阴阳者，则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韦；晓音律者，则师旷、师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则史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论相术，则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举、许负；语医，则文摯、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者，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咸诣幽微，思侔造化，通灵入妙，殊才绝技。或弘道以济时，或隐身以利物，深不可测，固无得而称焉。近古涉乎斯术者，鲜有存夫贞一，多肆其淫僻，厚诬天道。或变乱阴阳，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荧惑民心。遂令时俗妖讹，不获返其真性，身罹灾毒，莫得寿终而死。艺成而下，意在兹乎？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为《艺术篇》云。

庾季才子质卢太翼耿询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祖诜，梁处士，与宗人易齐名。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梁庐陵王绩辟荆州主簿，湘东王绎重其术艺，引授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季才固辞太史，元帝曰：“汉司马迁历世尸掌，魏高堂隆犹领此职，不无前例，卿何惮焉。”帝亦颇明星历，因共仰观，从容谓季才曰：“朕犹虑祸起萧墙，何方可息？”季才曰：“顷天象告变，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

陕，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可得无虑。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后与吏部尚书宗懔等议，乃止。俄而江陵陷灭，竟如其言。

周太祖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恆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晋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武成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其后大冢宰宇文护执政，谓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对曰：“荷恩深厚，若不尽言，便同木石。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自享期颐，而受旦、奭之美，子孙藩屏，终保维城之固。不然者，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谓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渐疏，不复别见。及护灭之后，阅其书记，武帝亲自临检，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唯得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反政归权。帝谓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诚谨悫，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史中大夫，诏撰《灵台秘苑》，加上仪同，封临颍伯，邑六百户。宣帝嗣位，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百户。

及高祖为丞相，尝夜召季才而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举首曰：“吾今譬犹骑兽，诚不得下矣。”因赐杂彩五十匹，绢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上从之。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购绢三百段，马两匹，进爵为公。谓季才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矣。”于是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谓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公父子共为之也。”及书成奏之，赐米千石，绢六百段。九年，出为均州刺史。策书始降，将就籓，时议以季才术艺精通，有诏还委旧任。季才以年老，频表去职，每降优旨不许。会张胄玄历行，及袁充言日影长。上以问季才，季才因言充谬。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仁寿三年卒，时年八十八。

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抃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

瘐质，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岁诵梁世祖《玄览》、《言志》等十赋，拜童子郎。仕周齐炀王记室。开皇元年，除奉朝请，历鄢陵令，迁陇州司马。大业初，授太史令。操履贞悫，立言忠鲠，每有灾异，必指事面陈。而炀帝性多忌刻，齐王暕亦被猜嫌。质子俭时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质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为合水令。八年，帝亲伐辽东，征诣行在所。至临渝谒见，帝谓质曰：“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质对曰：“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自退也？”质又曰：“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帝不悦曰：“汝既难行，可住此也。”及师还，授太史令。九年，复征高丽，又问质曰：“今段复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糜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岂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据黎阳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丽，帝大惧，遽而西还，谓质曰：“卿前不许我行，当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质曰：“玄感地势虽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劳苦，冀侥幸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帝

曰："荧惑入斗如何？"对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谢，终必无成。"十年，帝自西京将往东都，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敝，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三五年间，令四海少得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陛下思之。"帝不悦，质辞疾不从。帝闻之，怒，遣使驰传，锁质诣行在所。至东都，诏令下狱，竟死狱中。

子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仕历襄武令、元德太子学士、齐王属。义宁初，为太史令，时有卢太翼、耿询，并以星历知名。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本姓章仇氏。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数年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初无所拒，后惮其烦，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闻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为嗣，谓所亲曰："吾拘逼而来，不知所税驾也！"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仁寿末，高祖将避暑仁寿宫，太翼固谏不纳，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舆不反。"高祖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及炀帝即位，汉王谅反，帝以问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参人事，何所能为？"未几，谅果败。帝常从容言及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为卢氏。大业九年，从驾至辽东，太翼言于帝曰："黎阳有兵气。"后数日而玄感反书闻，帝甚异之，数加赏赐。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称数，关诸秘密，世莫得闻。后数载，卒于洛阳。

耿询，字敦信，丹阳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陈后主之世，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勇卒，询不归，遂与诸越相结，皆得其欢心。会郡俚反叛，推询为主。柱国王世积讨擒之，罪当诛。自言有巧思，世积释之，以为家奴。久之，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世积知而奏之，高祖配询为官奴，给使太史局。后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放为良民。岁余，授右尚方署监事。七年，车驾东征，询上书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

中，以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询欲去之，为化及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韦鼎

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隐于商山，因而归宋。祖睿，梁开府仪同三司。父正，黄门侍郎。鼎少通脱，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仕梁，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遭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殆将灭性。服阕，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乱，鼎兄昂卒于京城，鼎负尸出，寄于中兴寺。求棺无所得，鼎哀愤恸哭，忽见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异之。往见，乃新棺也，因以充殓。元帝闻之，以为精诚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辩以为户曹属，历太尉掾、大司马从事、中书侍郎。

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禅，拜黄门侍郎，俄迁司农卿、司徒右长史、贞威将军，领安右晋安王长史、行府国事，转廷尉卿。太建中，为聘周主使，加散骑常侍。寻为秘书监、宣远将军，转临海王长史，行吴兴郡事。入为太府卿。至德初，鼎尽质货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

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及陈平，上驰召之，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与公王宴赏，鼎恆预焉。高祖尝从容谓之曰："韦世康与公相去远近？"鼎对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绝，自生以来，未尝访问。"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尔也。"乃命官给酒肴，遣世康与鼎还杜陵，乐饮十余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余世，作《韦氏谱》七卷。时兰陵公主寡，上为之求夫，选亲卫柳述及萧瑒等以示于鼎。鼎曰："瑒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问鼎："诸兒谁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即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不肯显言乎？"

开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义教导，务弘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常为劫盗。鼎于都会时谓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贼？"因条其徒党谋议逗留，其人惊惧，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还去，妾盗珍物，于夜亡，寻于草中为人所杀。主家知客与妾通，因告客杀之。县司鞫问，具得奸状，因断客死。狱成，上于鼎，鼎览之曰："此客实奸，而杀非也。乃某寺僧誆妾盗物，令奴杀之，赃在某处。"即放此客，遣掩僧，并获赃物。自是部内肃然不言，咸称其有神，道无拾遗。寻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优赐。顷之，卒，年七十九。

○来和

来和，字弘顺，京兆长安人也。少好相术，所言多验。大冢宰宇文护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门。初为夏官府下士，累迁少卜上士，购爵安定乡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洹水县男。高祖微时，来诣和相，和待人去，谓高祖曰："公当王有四海。"及为丞相，拜仪同，既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和上表自陈曰：

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致五品，二十余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惧！愚臣不任区区之至，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陈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无灾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

上览之大悦，进位开府，购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顷。

和同郡韩则，尝诣和相，和谓之曰："后四五当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谓。则至开皇十五年五月而终，人问其故，和曰："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类。著《相经》四十卷。

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同。

萧吉杨伯丑临孝恭刘祐

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见上好徵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上书曰：“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魈，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又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至寒，有榇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

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后上将亲临发殡，吉复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临卯酉，谨按《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及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后岁余，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世。

时有杨伯丑，临孝恭、刘祐，俱以阴阳术数知名。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也。好读《易》，隐于华山。开皇初，被徵入朝，见公卿不为礼，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也。高祖召与语，竟无所答。上赐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于是被发阳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尝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丑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自以为非所及也。伯丑亦开肆卖卜。有人尝失子，就伯丑筮者。卦成，伯丑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道士韦知常诣伯丑问吉凶，伯丑曰：“汝勿东北行，必不得已，当早还。不然者，杨素斩汝头。”未几，上令知常事汉王谅。俄而上崩，谅举兵反，知常逃归京师。知常先与杨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访知常，将斩之，赖此获免。又人有失马，来诣伯丑卜者。时伯丑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

曰："我不遑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脍，当得马矣。"其人如此言，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伯丑曰："有物出自水中，质圆而色光，是大珠也。今为人所隐。"具言隐者姓名容状。上如言簿责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赐帛二十匹。国子祭酒何妥尝诣之论《易》，闻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说辞义，皆异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论者以为天然独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寿终。

临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术，高祖甚亲遇之。每言灾祥之事，未尝不中，上因令考定阴阳。官至上仪同。著《欹器图》三卷，《地动铜仪经》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经》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书》十八卷，《禄命书》二十卷，《九宫龟经》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经》三十卷，《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并行于世。

刘祐，荥阳人也。开皇初，为大都督，封索卢县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亲之。初与张宾、刘晖、马显定历。后奉诏撰兵书十卷，名曰《金韬》，上善之。复著《阴策》二十卷，《观台飞候》六卷，《玄象要记》五卷，《律历术文》一卷，《婚姻志》三卷，《产乳志》二卷，《式经》四卷，《四时立成法》一卷，《安历志》十二卷，《归正易》十卷，并行于世。

○张胄玄

张胄玄，渤海蓨人也。博学多通，尤精术数。冀州刺史赵煚荐之，高祖征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时辈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刘晖等甚忌之。然晖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异之。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晖与胄玄等辩析之。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晖及党与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历，言前历差一日，内史通事颜敏楚上言曰："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上大悦，渐见亲用。

胄玄所为历法，与古不同者有三事：

其一，宋祖冲之于岁周之末，创设差分，冬至渐移，不循旧轨。每

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广刂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术，年限悬隔，追检古注，所失极多，遂折中两家，以为度法。冬至所宿，岁别渐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则上合尧时日永星火，次符汉历宿起牛初。明其前后，并皆密当。

其二，周马显造《丙寅元历》，有阴阳转法，加减章分，进退蚀余，乃推定日，创开此数。当时术者，多不能晓。张宾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为加时先后，逐气参差，就月为断，于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气列其盈缩所出，实由日行迟则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时早，日行速则月逐日少迟，令合朔加时晚。检前代加时早晚，以为损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后至春分，其势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后至秋分，日行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气之下，即其率也。

其三，自古诸历，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张宾立法，创有外限，应食不食，犹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岁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余一周天。月道交络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终而复始，月经黄道，谓之交，朔望去交前后各十五度已下，即为当食。若月行内道，则在黄道之北，食多有验。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虽遇正交，无由掩映，食多不验。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随交远近，逐气求差，损益食分，事皆明著。

其超古独异者有七事：

其一，古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见伏盈缩，悉无格准。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见之数，与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减三十许日。即如荧惑平见在雨水气，即均加二十九日，见在小雪气，则均减二十五日。虽减平见，以为定见。诸星各有盈缩之数，皆如此例，但差数不同。特其积候所知，时人不能原其意旨。

其二，辰星旧率，一终再见，凡诸古历，皆以为然，应见不见，人未能测。胄玄积候，知辰星一终之中，有时一见，及同类感召，相随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见在雨水气者，应见即不见，若平晨见在启蛰气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随见。

其三，古历步术，行有定限，自见已后，依率而推。进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积候，知五星迟速留退真数皆与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余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余度。即如荧惑前疾初见在立冬初，则二百五

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见在夏至初，则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验，今古皆密。

其四，古历食分，依平即用，推验多少，实数罕符。胄玄积候，知月从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则迟，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历加时，朔望同术。胄玄积候，知日食所在，随方改变，傍正高下，每处不同。交有浅深，迟速亦异，约时立差，皆会天象。

其六，古历交分即为食数，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当交即食既。其应少反多，应多反少，自古诸历，未悉其原。胄玄积候，知当交之中，月掩日不能毕尽，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时，月在日内，掩日便尽，故食乃既。自此已后，更远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后在冬至皆尔。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为详密。

其七，古历二分，昼夜皆等。胄玄积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昼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迟疾盈缩使其然也。

凡此胄玄独得于心，论者服其精密。大业中卒官。

○许智藏

许智藏，高阳人也。祖道幼，尝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世号名医。诫其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世相传授。仕梁，官至员外散骑侍郎。父景，武陵王谘议参军。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郎。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中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比闻许智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郎当发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赍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蒐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父奭，仕梁太常丞、中军长史。随柳仲礼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

二代。史失事，故附见云。

万宝常王令言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已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赡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

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

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

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人之教在焉，虽不可以专行，亦不可得而废也。人能弘道，则博利时俗，行非其义，则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韦、来之骨法气色，庾、张之推步盈虚，虽落下、高堂、许负、硃建，不能尚也。伯丑龟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宝常声律，动应宫商之和，虽不足远拟古人，皆一时之妙也。许氏之运针石，世载可称，萧吉之言阴阳，近于诬诞矣。

列传第四十四

○外戚

历观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权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鲜有克终之美，必罹颠覆之患，何哉？皆由乎无德而尊，不知纪极，忽于满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忧必及之。夫其诚著艰难，功宣社稷，不以谦冲自牧，未免颠蹶之祸，而况道不足以济时，仁不足以利物，自矜于己，以富贵骄人者乎？此吕、霍、上官、阎、梁、窦、邓所以继踵而亡灭者也。昔文皇潜跃之际，献后便相推毂，炀帝大横方兆，萧妃密勿经纶，是以恩礼绸缪，始终不易。然内外亲戚，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至于居擅玉堂，家称金穴，晖光戚里，重灼四方，将三司以比仪，命五侯而同拜者，终始一代，寂无闻焉。考之前王，可谓矫其弊矣。故虽时经扰攘，无有陷于不义，市朝迁贸，而皆得以保全。比夫凭藉宠私，阶缘恩泽，乘其非据，旋就颠陨者，岂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谓爱之以礼，能改覆车。辄叙其事，为《外戚传》云。

○高祖外家吕氏

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至开皇初，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始追赠外祖双周为上柱国、太尉、八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封齐郡公，谥曰敬，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公夫人。诏并改葬，于齐州立庙，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袭爵，留在京师。大业中，授上党郡太守，性识庸劣，职务不理。后去官，不知所终。

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上甚耽之。乃命高颎厚加供给，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令即之任，断其入朝。道贵还至本郡，高自崇重，每与人言，自称皇舅。数将仪卫出入闾里，从故人游宴，官民咸苦之。后郡废，终于家，子孙无闻焉。

独孤罗弟陀

独孤罗，字罗仁，云中人也。父信，初仕魏为荆州刺史。武帝之入关也，信弃父母妻子西归长安，历职显贵，罗由是遂为高氏所囚。信后仕周为大司马。及信为宇文护所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之故，见而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初，信入关之后，复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顺、陀、整，崔氏生献皇后。及齐亡，高祖为定州总管，献皇后遣人寻罗，得之，相见悲不自胜，侍御者皆泣。于是厚遗车马财物。未几，周武帝以罗功臣子，久沦异域，征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归于京师。诸弟见罗少长贫贱，每轻侮之，不以兄礼事也。然性长者，亦不与诸弟校竞长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为丞相，拜仪同，常置左右。既受禅，下诏追赠罗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规，追远慎终，前王盛典。故柱国信，风宇高旷，独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谋长策，道著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运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可赠太师、上柱国、冀定等十州刺史、赵国公，邑万户。"其诸弟以罗母没齐，先无夫人之号，不当承袭。上以问后，后曰："罗诚嫡长，不可诬也。"于是袭爵赵国公。以其弟善为河内郡公，穆为金泉县公，藏为武平县公，陀为武喜县公，整为千牛备身。擢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寻迁左卫将军，前后赏赐不可胜计。久而出为凉州总管，进位上柱国。仁寿中，征拜左武卫大将军。炀帝嗣位，改封蜀国公。未几，卒官，谥曰恭。

子纂嗣，仕至河阳郡尉。纂弟武都，大业末，亦为河阳郡尉。庶长子开远，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贼入成象殿，宿卫兵士皆从逆，开远时为千牛，与独孤盛力战于閤下，为贼所执，贼义而舍之。善后官至柱国。卒，子览嗣，仕至左候卫将军，大业末卒。

独孤陀，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余年。宇文护被诛，始归长安。高祖受禅，拜上开府、右领左右将军。久之，出为郢州

刺史，进位上大将军，累转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陀，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治之。陀婢徐阿尼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陀尝从家中素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陀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陀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于其家。陀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经未几而卒。炀帝即位，追念舅氏，听以礼葬，乃下诏曰："外氏衰祸，独孤陀不幸早世，迁卜有期。言念渭阳之情，追怀伤切，宜加礼命，允备哀荣。可赠正议大夫。"帝意犹不已，复下诏曰："舅氏之尊，戚属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继。缅惟先往，宜崇徽秩。复赠银青光禄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寿。

陀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业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平乡侯。

萧岿子琮琮弟瓛

萧岿，字仁远，梁昭明太子统之孙也。父詧，初封岳阳王，镇襄阳。侯景之乱，其兄河东王誉与其叔父湘东王绎不协，为绎所害。及绎嗣位，詧称藩于西魏，乞师请讨绎。周太祖以詧为梁主，遣柱国于谨等率骑五万袭绎，灭之。詧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称皇帝于其国，车服节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总管，以兵戍之。詧薨，岿嗣位，年号天保。岿俊辩有才学，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齐之后，岿来贺，帝享之甚欢。亲弹琵琶，令岿起舞，岿曰："陛下亲御五纟玄，臣敢不同百兽！"高祖受禅，恩礼弥厚，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岿来朝，上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岿被服端丽，进退闲雅，天子瞩目，百僚倾慕。赏赐以亿计。月余归藩，帝亲饯于浐水之上。后备礼纳其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兰陵公主。由是渐见亲待。献皇后言于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劳猜防也。"上

然之，于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岁余，岿又来朝，赐缣万匹，珍玩称是。及还，上亲执手曰：“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岿拜谢而去。其年五月，寝疾，临终上表曰：“臣以庸暗，曲荷天慈，宠冠外藩，恩逾连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愿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扫荡逋寇，上报明时。而摄生乖舛，遽罹疴疾，属纩在辰，顾阴待谢。长违圣世，感恋呜咽，遗嗣孤藐，特乞降慈。伏愿圣躬与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虽九泉，实无遣恨。”并献所服金装剑，上览而嗟悼焉。岿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子琮嗣。岿著《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于世。

琮字温文，性宽仁，有大度，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遣人伏地著帖，琮驰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初封东阳王，寻立为梁太子。及嗣位，上赐玺书曰：“负荷堂构，其事甚重，虽穷忧劳，常须自力。辑谐内外，亲任才良，聿遵世业，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陈人，水潦之时，特宜警备。陈氏比日虽复朝聘相寻，疆埸之间犹未清肃，唯当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轻人而不设备。朕与梁国，积世相知，重以亲姻，情义弥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轻，为国为民，深宜抑割，恆加饘粥，以礼自存。”又赐梁之大臣玺书，诚勉之。时琮年号广运，有识者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将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陈公安，不克而还。征琮叔父岑入朝，拜为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琮所署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陈将宜黄侯陈纪，谋泄，琮诛之。后二岁，上征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京师，江陵父老莫不陨涕相谓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来朝，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郡州，琮叔父岩及弟瓛等惧弘度掩袭之，遂引陈人至城下，虏居民而叛，于是废梁国。上遣左仆射高颎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给民复十年。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拜琮为柱国，赐爵莒国公。炀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见亲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缌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内史令杨约与琮同列，帝令约宣旨诫励，约复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复事事，则何异于公哉！”约笑而退。约兄素，时为尚书令，见琮嫁从父妹于钳耳氏，因谓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陈氏，此复何疑！”素曰：“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虏优羌劣。琮曰：“以羌异虏，未之前闻。”素惭而止。琮虽羁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尝与贺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赠左光禄

大夫。子铉，襄城通守。复以琮弟子钜为梁公。钜小名藏，炀帝甚昵之，以为千牛，与宇文皛出入宫掖，伺察内外。帝每有游宴，钜未尝不从焉，遂于宫中多行淫秽。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杀。

瓛字钦文，少聪敏，解属文。在梁为荆州刺史，颇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若阝州，瓛惧，与其叔父岩奔于陈。陈主以为侍中、安东将军、吴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吴父老皆曰："瓛吾君子也。"及陈亡，吴人推瓛为主。吴人见梁武、简文及詧、岿等兄弟并第三而践尊位，瓛自以岿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负。有谢异者，颇知废兴，梁、陈之际，言无不验，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陈主被擒，异奔于瓛，由是益为众所归。褒国公宇文述以兵讨之，瓛遣王哀守吴州，自将拒述。述遣兵别道袭吴州，哀惧，衣道士服，弃城而遁。瓛众闻之，悉无斗志，与述一战而败。瓛将左右数人逃于太湖，匿于民家，为人所执，送于述所，斩之长安，时年二十一。

弟璟，为朝请大夫、尚衣奉御。瑒，历卫尉卿、秘书监、陶丘侯。瑀，历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虑远，舅甥之国，罕执钧衡，母后之家，无闻倾败。爰及汉、晋，颠覆继轨，皆由乎进不以礼，故其毙亦速。若使独孤权侔吕、霍，必败于仁寿之前，萧氏势均梁、窦，岂全于大业之后！今或不陨旧基，或更隆先构，岂非处之以道，不预权宠之所致乎！

列传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贞专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在，图像丹青，流声竹素，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鲁之义姑，梁之高行，卫君灵主之妾，夏侯文宁之女，或抱信以含贞，或蹈忠而践义，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节，其修名彰于既往，徽音传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绣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良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可胜道哉！永言载思，实庶姬之耻也。观夫今之静女，各励松筠之操，甘于玉折而兰摧，足以无绝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兰陵公主

兰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仪，性婉顺，好读书，高祖于诸女中特所钟爱。初嫁仪同王奉孝，卒，适河东柳述，时年十八。诸姊并骄贵，主独折节遵于妇道，事舅姑甚谨，遇有疾病，必亲奉汤药。高祖闻之大悦。由是述渐见宠遇。初，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瑒，高祖初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高祖既崩，述徙岭表。炀帝令主与述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适于柳家，今其有罪，妾当从坐，不愿陛下屈法申恩。"帝不从，主忧愤而卒，时年三十二。临终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鄎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帝览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朝野伤之。

○

南阳公主者，炀帝之长女也。美风仪，有志节，造次必以礼。年十四，嫁于许国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谨肃闻。及述病且卒，主视调饮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称之。及宇文化及杀逆，主随至聊城，而化及为窦建德所败，士及自济北西归大唐。时隋代衣冠并在其所，建德引见之，莫不惶惧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与语，主自陈国破家亡，不能报怨雪耻，泪下盈襟，声辞不辍，情理切至。建德及观听者莫不为之动容陨涕，咸肃然敬异焉。及建德诛化及，时主有一子，名禅师，年且十岁。建德遣武贲郎将于士澄谓主曰："宇文化及躬行杀逆，人神所不容。今将族灭其家，公主之子，法当从坐，若不能割爱，亦听留之。"主泣曰："武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主寻请建德削发为尼。及建德败，将归西京，复与士及遇于东都之下，主不与相见。士及就之，立于户外，请复为夫妻。主拒之曰："我与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预知耳。"因与告绝，诃令速去。士及固请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见也。"士及见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东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仪端丽，年十余，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为妃。未几而恪被废，妃修妇道，事之愈敬。炀帝嗣位，恪复徙边，帝令使者杀之于道。恪与辞诀，妃曰："若王

死，妾誓不独生。”于是相对恸哭。恪既死，棺敛讫，妃谓使者曰：“妾誓与杨氏同穴。若身死之后得不别埋，君之惠也。”遂抚棺号恸，自经而卒。见者莫不为之涕流。

○华阳王楷妃

华阳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岩，性明敏，有气干。仁寿中，为黄门侍郎，封龙涸县公。炀帝嗣位，坐与柳述连事，除名为民，徙南海。后会赦，还长安。有人谮岩逃归，收而杀之。妃有姿色，性婉顺，初以选为妃。未几而楷被幽废，妃事楷逾谨，每见楷有忧惧之色，辄陈义理以慰谕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乱，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赐其党元武达。武达初以宗族之礼，置之别舍，后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达怒，挞之百余，辞色弥厉。因取甓自毁其面，血泪交下，武达释之。妃谓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将见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谯国夫人

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遇侯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宝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愿且无行，以观其势。”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率兵入灨石。宝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虏，骁将也，领兵入灨石，即与官兵相拒，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若君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云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彼闻之喜，必无防虑。于是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贼必可图。”宝从之，迁仕果大喜，觇夫人众皆担物，不设备。夫人击之，大捷。迁仕遂走，保于宁都。夫人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大可畏，极得众心。我

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遗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与为乱。仆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帅百越酋长迎章昭达。内外逼之，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诏使持节册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赍绣“W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至德中，仆卒。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

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洸于州城，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孙暄帅师救洸。暄与逆党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讨佛智，战克，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以宋康邑回授仆妾洗氏。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降敕书曰：“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净，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物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

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岩州总管、平原郡公。仁寿初，卒，赙物一千段，谥为诚敬夫人。

○郑善果母

郑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适郑诚，生善果。而诚讨尉迥，力战死于阵。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夺其志，母抱善果谓彦穆曰："妇人无再见男子之义。且郑君虽死，幸有此兒。弃兒为不慈，背死为无礼。宁当割耳截发以明素心。违礼灭慈，非敢闻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数岁，拜使持节、大将军，袭爵开封县公，邑一千户。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转景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

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恆坐胡床，于鄣后察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即赐之坐，相对谈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还堂，蒙被而泣，终日不食。善果伏于床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谓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为汝家妇，获奉洒扫，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徇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妇耳，有慈无威，使汝不知礼训，何可负荷忠臣之业乎？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位至方伯，岂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缘骄乐，堕于公政！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失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人于地下乎？"

母恆自纺绩，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开国，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呜呼！汝年已长，吾谓汝知天下之理，今闻此言，故犹未也。至于公事，何由济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当须散赡六姻，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独擅其利，以为富贵哉！又丝枲纺织，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堕业者，是为骄逸。吾虽不知礼，其可自败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练。性又节俭，非祭礼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于前。静室端居，未尝辄出门阁。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赠遗，皆不诣其家。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

善果历任州郡，唯内自出馔，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许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给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号为清吏。炀帝遣御史大夫张衡劳之，考为天下最。征授光禄卿。其母卒后，善果为大理卿，渐

骄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畴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属齐灭之际，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有二妹，粲年五岁，璠年二岁，并孤苦，寄食亲戚。舜抚育二妹，恩义甚笃。而舜阴有复仇之心，长忻殊不为备。姊妹俱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乃密谓其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仇不复。吾辈虽是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诣县请罪，姊妹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高祖闻而嘉叹，特原其罪。

○韩觊妻

韩觊妻者，洛阳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实，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觊。虽生长膏腴，家门鼎盛，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年十八，觊从军战没，于氏哀毁骨立，恸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丧，其父以其幼少无子，将嫁之。誓无异志。复令家人敦喻，于氏尽夜涕泣，截发自誓。其父喟然伤感，遂不夺其志焉。因养夫之孽子世隆为嗣，身自抚育，爱同己生，训导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后，唯时或归宁，至于亲族之家，绝不来往。有尊卑就省谒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听声乐，以此终身。高祖闻而嘉叹，下诏褒美，表其门闾，长安中号为节妇阙。终于家，年七十二。

○陆让母

陆让母者，上党冯氏女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仁寿中，为番州刺史，数有聚敛，赃货狼籍，为司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验，于是囚诣长发，亲临问。让称冤，上复令治书侍御史抚按之，状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僚议之，咸曰"让罪当死"。诏可其奏。让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让曰："无汗马之劳，致位刺史，不能尽诚奉国，以答鸿恩，而反违犯宪章，赃货狼籍。若言司马诬汝，百姓百官不应亦皆诬汝。若言至尊不怜愍汝，何故治书覆汝？岂诚臣？岂孝子？不诚不孝，何以为人！"于是流涕呜咽，亲持盂粥劝让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词情甚切，上愍然为之改容。献皇后甚奇其意，致请于上。治书侍御史柳彧进曰："冯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杀之，何以为劝？"上于是集京城士庶于硃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

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让可减死，除名为民。”复下诏曰：“冯氏体备仁慈，夙闲礼度。孽让非其所生，往犯宪章，宜从极法。躬自诣阙，为之请命，匍匐顿颡。朕哀其义，特免死辜。使天下妇人皆如冯者，岂不闺门雍睦，风俗和平！朕每嘉叹不能已。宜标扬优赏，用章有德。可赐物五百段。”集诸命妇，与冯相识，以宠异之。

○刘昶女

刘昶女者，河南长孙氏之妇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国、彭国公，数为将帅，位望隆显。与高祖有旧。及受禅，甚亲任，历左武卫大将军、庆州总管。其子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辄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兒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韝鹰绁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者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其女则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诲之，殷勤恳恻。居士不改，至破家产。昶年老，奉养甚薄。其女时寡居，哀昶如此，每归宁于家，躬勤纺绩，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与其徒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后列队，意有不逊，每相约曰：“当为一死耳。”又时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当于京师应之。上谓昶曰：“今日之事，当复如何？”昶犹恃旧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狱，捕居士党与，治之甚急。宪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数日，每亲调饮食，手自捧持，诣大理饷其父。见狱卒，长跪以进，歔欷呜咽，见者伤之。居士坐斩，昶竟赐死于家。诏百僚临视。时其女绝而复苏者数矣，公卿慰谕之。其女言父无罪，坐子以及于祸。词情哀切，人皆不忍闻见。遂布衣蔬食以终其身。上闻而叹曰：“吾闻衰门之女，兴门之男，固不虚也！”

○钟士雄母

钟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每质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我前在扬都，备尝辛苦。今逢圣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报，焉得为逆哉！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于是遂止。蒋氏复为书与子茂等，谕以祸福。子茂不从，寻为官军所败。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

安乐县君。

时尹州寡妇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节，为邦族所重。当江南之乱，讽谕宗党，皆守险不从叛逆，封为密陵郡君。

○孝妇覃氏

孝妇覃氏者，上郡钟氏妇也。与其夫相见未几而夫死，时年十八。事后姑以孝闻。数年之间，姑及伯叔皆相继而死，覃氏家贫，无以葬。于是躬自节俭，昼夜纺绩，蓄财十年，而葬八丧，为州里所敬，上闻而赐米百石，表其门闾。

○元务光母

元务光母者，范阳卢氏女也。少好读书，造次以礼。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勖以义方，世以此称之。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将綦良往山东略地。良以务光为记室。及良败，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务光之家，见卢氏，悦而逼之，卢氏以死自誓。政为人凶悍，怒甚，以烛烧其身。卢氏执志弥固，竟不屈节。

○裴伦妻

裴伦妻，河东柳氏女也，少有风训。大业末，伦为渭源令。属薛举之乱，县城为贼所陷，伦遇害。柳时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妇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谓之曰："我辈遭逢祸乱，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门风有素，义不受辱于群贼，我将与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妇相继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赵元楷妻

赵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学传》。家有素范，子女皆遵礼度。元楷父为仆射，家富于财，重其门望，厚礼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虽在宴私，不妄言笑，进止容服，动合礼仪。化及之反也，元楷随至河北，将归长安。至滏口，遇盗攻掠，元楷仅以身免。崔氏为贼所拘，贼请以为妻，崔氏谓贼曰："我士大夫女，为仆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为贼妇，终必不能。"群贼毁裂其衣，形体悉露，缚于床簧之上，将凌之。崔氏惧为所辱，诈之曰："今力已屈，当听处分，不敢相违，请解缚。"贼遽释之。崔因著衣，取贼佩刀，倚树而立

曰："欲杀我，任加刀锯。若觅死，可来相逼！"贼大怒，乱射杀之。元楷后得杀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在，考之图史，亦何世而无哉！兰陵主质迈寒松，南阳主心逾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壮，崔、冯二母之诚恳，足使义勇惭其志烈，兰玉谢其贞芳。襄城、华阳之妃，裴伦、元楷之妇，时逢艰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颠沛靡它，志励冰霜，言逾皎日，虽《诗》咏共姜之自誓，《传》述伯姬之守死，其将复何以加焉！

列传第四十六

○东夷

○高丽

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硃蒙。夫余之臣以硃蒙非人所生，咸请杀之，王不听。及壮，因从猎，所获居多，又请杀之。其母以告硃蒙，硃蒙弃夫余东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硃蒙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于是鱼鳖积而成桥，硃蒙遂渡，追骑不得济而还。硃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硃蒙死，子闾达嗣。至其孙莫来兴兵，遂并夫余。至裔孙位宫，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毌丘俭拒破之。位宫玄孙之子曰昭列帝，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还。昭列帝后为百济所杀。其曾孙琏，遣使后魏。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

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浿水。复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与新罗每相侵夺，战争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对卢，次意侯奢，次乌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属，次仙人，凡十二等。复有内评、外评、五部褥萨。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屦。妇人裙襦加襈。兵器与中国略同。每春秋校猎，王亲临之。人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

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缚之于柱，爇而斩之，籍没其家。盗则偿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于浿水之上，王乘腰舆，列羽仪以观之。事毕，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为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洁净自喜，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性多诡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寝。妇人淫奔，俗多游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死者殡于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埋讫，悉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于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

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赐汤玺书曰：

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尉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然普天之下，皆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信为先，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四海之内，具闻朕旨。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抄掠我边境。朕前后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外，聚一隅之众，昏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乂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

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

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元为王。

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入朝。元惧籓礼颇阙。大业七年，帝将讨元之罪，车驾渡辽水，上营于辽东城，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高丽率兵出拒，战多不利，于是皆婴城固守。帝令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者，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城将陷，贼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贼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于是班师。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九年，帝复亲征之，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高丽具知事实，悉锐来追，殿军多败。十年，又发天下兵，会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赎罪。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仍以俘囚军实归。至京师，以高丽使者亲告于太庙，因拘留之。仍征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

○百济

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历十余代，代臣中国，前史载之详矣。开皇初，其王余昌遣使贡方物，拜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

其国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南接新罗，北拒高丽。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长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将德，服紫带；次施德，皁带；次固德，赤带；次李德，青带；次对德以下，皆黄带；次文督，次武督，次佐军，次振武，次克虞，皆用白带。其冠制并同，唯奈率以上饰以银花。长史三年一交代。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倨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衣服与高丽略同。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以两手据地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筝、竽、{□虎}、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刀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有五谷、牛、猪、鸡，多不火食。厥田下湿，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平陈之岁，有一战船漂至海东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下诏曰："百济王既闻平陈，远令奉表，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致伤损。百济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虽远，事同言面，何必数遣使来相体悉。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开皇十八年，昌使其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属兴辽东之役，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曰："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昌死，子余宣立，死，子余璋立。大业三年，璋遣使者燕文进朝贡。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邻入献，请讨高丽。炀帝许之，令觇高丽动静。然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七年，帝亲征高丽，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锡，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渡辽，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寻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十年，复遣使朝贡。后天下乱，使命遂绝。

其南海行三月，有牟罗国，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土多麞鹿，附庸于百济。百济自西行三日，至貊国云。

○新罗

新罗国，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濊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

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罚干，贵如相国；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弥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乌，次小乌，次造位。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管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其有大事，则聚群官详议而定之。服色尚素。妇人辫发绕头，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之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敛，葬起坟陵。王及父母妻子丧，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大业以来，岁遣朝贡。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

○靺鞨

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东夷中为强国。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相与偶耕，土多粟麦穄。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为酒，饮之亦醉。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人皆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

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

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十三年，从帝幸江都，寻放归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乱，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至高阳，复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

○流求国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纟宁绳缠发，从项后般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斗镂皮并杂色纟宁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佩，缀珰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有刀、槊、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纟宁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箸，长尺余，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

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男子拔去髭鬓，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木汁为酢，酿米麦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从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

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沄、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硃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郤麗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倭国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都于邪靡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古云去乐浪郡境及带方郡并一万二千里，在会稽之东，与儋耳相近。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贡，谓之倭奴国。桓、灵之间，其国大乱，递相攻伐，历

年无主。有女子名卑弥呼，能以鬼道惑众，于是国人共立为王。有男弟，佐卑弥理国。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见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给王饮食，通传言语。其王有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为法甚严。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屦形，漆其上，系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躭竹为梳，编草为荐，杂皮为表，缘以文皮。有弓、矢、刀、槊、弩、、斧，漆皮为甲，骨为矢镝。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户可十万。

其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鹭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俗无盘俎，藉以□解叶，食用手哺之。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犬，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于外，庶人卜日而瘗。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有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者，俗以为异，因行祷祭。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云鱼眼精也。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恆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

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史臣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绵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岂徒楛矢之贡而已乎？自高祖抚有周余，惠此中国，开皇之末，方事辽左，天时不利，师遂无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频践三韩之域，屡发千钧之弩。小国惧亡，敢同困兽，兵连不戢，四海骚然，遂以土崩，丧身灭国。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不列于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二代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列传第四十七

○南蛮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獠，曰頳，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汉末交阯女子徵侧之乱，内县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无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乱为逸仆隶，遂教之筑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将兵，极得众心。文因问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国无嗣，文自立为王。其后范佛为晋扬威将军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将兵击之，深入其境。至梁、陈，亦通使往来。

其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阯同。以砖为城，蜃灰涂之，东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萨婆地歌。其属官三等：其一曰伦多姓，次歌伦致帝，次乙他伽兰。外官分为二百余部。其长官曰弗罗，次曰可轮，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璎珞，足蹑革履，时复锦袍。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有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

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余骨，王则内金甕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甕，沉之于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随丧至水次，尽哀而止，归则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尽七七而罢，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方于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阵，方与战，伪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方纵兵击之，大破之。频战辄败，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赤土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剌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县金花铃聃，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龛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壹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陀迦罗一人，陀拏达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木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

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蝻蝗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止。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真腊

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硃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总大城三十，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与林邑同。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其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炉，二人侍侧。王着朝霞古贝，瞒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被真珠璎珞，足履革屣，耳悬金珰。常服白叠，以象牙为屦。若露发，则不加璎珞。臣人服制，大抵相类。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凭，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娄，及诸小臣。朝于王者，辄以阶下三稽首。王唤上阶，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环坐。议政事讫，跪伏而去。阶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仗。其国与参半、硃江二国和亲，数与林邑、陀桓二国战争。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并刑残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处供给，不得仕进。

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居处器物，颇类赤土。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诵经咒。又澡洒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又读经咒。饮食多苏酪、沙糖、秔粟、米饼。欲食之时，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择日遣媒人迎妇。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昼夜燃灯不息。男婚礼毕，即与父母分财别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余财与之。若婚毕，财物入官。其丧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发而哭，僧尼、

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尸，收灰以金银瓶盛，送于大水之内。贫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画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兽食者。

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虫。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那娑树，无花，叶似柿，实似冬瓜；奄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佗树，花似林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大如升。自余多同九真。海中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其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鱼，其形似□且，嘴如鹦鹉，有八足。多大鱼，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于城西门外祠之。不然者，五谷不登，六畜多死，人众疾疫。近都有陵伽钵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

大业十二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其后亦绝。

○婆利

婆利国，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挐，次曰独诃氏挐。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史臣曰：《礼》云：“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书》称：“蛮夷猾夏。”《诗》曰：“蠢尔蛮荆。”种类实繁，代为纷梗。自秦并二楚，汉平百越，地穷丹徼，景极日南，水陆可居，咸为郡县。暨乎境分吴、蜀，时经晋、宋，道有污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纂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传》曰：“非圣人，外宁必内忧。”诚哉斯言也！

列传第四十八

○西域

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四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废时置。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详焉。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

○吐谷浑

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初，涉归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吐谷浑与若洛廆不协，遂西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其后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当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其主以皁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公贵人多戴】□，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国无常税。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坐则徵物以赎罪。风俗颇同突厥。丧有服制，葬讫而除。性皆贪忍。有大麦、粟、豆。青海周回千余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焉。多牦牛，饶铜、铁、硃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毙行旅。风之将至，老驼预知之，则引项而鸣，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见则知之，以氈拥蔽口鼻而避其患。

其主吕夸，在周数为边寇，及开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旷人梗，因而废之，遣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击之。贼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于树敦，甲骑不绝。其所署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后来拒战。谐频击破之，俘斩甚众。吕夸大惧，率其亲兵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宁王移兹裒素得众心，拜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自余官赏各有差。未几，复来寇边，

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战，为贼所败，子信死之。汶州总管梁远以锐卒击之，斩千余级，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吕夸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其太子而杀之。其后太子惧见废辱，遂谋执吕夸而降，请兵于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将兵应之，上不许。太子谋泄，为其父所杀，复立其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因其衅而讨之，上又不许。六年，嵬王诃复惧其父诛之，谋率部落万五千人户将归国，遣使诣阙，请兵迎接。上谓侍臣曰："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也！吾当教之以养方耳。"乃谓使者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吐谷浑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浑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须陈谏。若谏而不从，当令近臣亲戚内外讽谕。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当感悟。不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浑贼昏狂，妻子怀怖，并思归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复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之。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是岁河南王移兹裒死，高祖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平陈之后，吕夸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

十一年，吕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滕王曰："此非至诚，但急计耳。"乃谓无素曰："朕知浑主欲令女事朕，若依来请，他国闻之，便当相学。一许一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养，欲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十二年，遣刑部尚书宇文弼抚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明年，其国大乱，国人杀伏，立其弟伏允为主。使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而常访国家消息，上甚恶之。

炀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以御之，孝慈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允惧，南遁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

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于是留顺不之遣。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大业末，天下大乱，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

○党项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古□历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氈，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蒋公梁睿既平王谦，请因还师以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

○高昌

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初，蠕蠕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又为高车阿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儒为王，以巩顾、麴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后魏，请内属。内属人皆恋土，不顾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为高车所杀，嘉又臣于高车。属焉耆为挹怛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为国人所服。嘉死，子坚立。

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

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名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盐如硃，白盐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于隐僻之处，以避外寇，非贵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

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氈毛，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

○康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决罚则

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骡、驴、封牛、黄金、铙沙、香、阿萨那香、瑟瑟、麋皮、氍、锦叠。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

○安国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于康国。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此为异也。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

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

○石国

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

○女国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钅俞石、硃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恆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

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焉耆

焉耆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龙，字突骑。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胜兵千余人。国无纲维。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发。有鱼盐蒲苇之利。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龟兹

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俗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并刖一足。俗与焉耆同。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麋皮、氍、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疏勒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字阿弥厥。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胜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南有黄河，西带葱岭，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汗国千里，南去硃俱波八九百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于阗

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闭练。都城方八九里。国中大城有五，小城数十，胜兵者数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斋戒。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者，云是罗汉比丘比卢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迹。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无礼义，多贼盗淫纵。王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发不令人见。俗云，若见王发，年必俭。土多麻、麦、粟、稻、五果，多园林，

山多美玉。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硃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业中，频遣使朝贡。

○□汗

□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硃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封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吐火罗

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于穴所，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业中，遣使朝贡。

○挹怛

挹怛国，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大月氏之种类也。胜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战。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都城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南去曹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米国

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

○史国

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曹国

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何国

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乌那曷

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穆国

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波斯

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薤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排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瓔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吕腾，火齐，金刚，金，银，钅俞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氍，毹□，护那，越诺布，檀，金缕织成，赤麇皮，硃沙，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毕拨，石蜜，半密，千

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漕国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胜兵者万余人。国法严整，杀人及贼盗皆死。其俗淫祠。葱岭山有顺天神者，仪制极华，金银鍱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余人。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土多稻、粟、豆、麦；饶象，马，封牛，金，银，镔铁，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密，黑盐，阿魏，没药，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东去刦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附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字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南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罪罚牛。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衣多毛氎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梁。山出金、银，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

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以修职贡。炀帝以

劳人不许。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史臣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堇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

列传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兒，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兒，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

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世臣茹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后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降五万余家，遂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瑰大怒，遣使骂之。伊利斩其使，率众袭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称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后与西魏师入侵东魏，至于太原。

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恆厥处。穹庐氈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有角弓、鸣镝、甲、槊、刀、剑。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斗伤人目者偿之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以输马，盗者则偿赃十倍。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兒常孝顺，何患贫也！"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缘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及佗钵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菴罗母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菴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摄图长而且雄，国人皆惮，莫敢拒者，竟以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骂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迎立

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请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盘，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锷，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徵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

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亘朔野之追蹑，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于是以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击之。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等来拒战，皆败走遁去。时虏饥甚，不能得食，于是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既而沙钵略以阿波骁悍，忌之，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各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上皆不许。会千金公主上书，请为一子之例，高祖遣开府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晋王广时镇并州，请因其衅而乘之，上不许。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高祖报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兒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沙钵略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长孙晟说谕之，摄图辞屈，乃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其群下因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时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诏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

服鼓吹。沙钵略因而击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国部落乘虚掠其妻子。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

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恆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今待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

高祖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自是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策拜窟含真为柱国，封安国公，宴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于是岁时贡献不绝。七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贡方物，因请猎于恆、代之间，又许之，仍遣人赐其酒食。沙钵略率部落再拜受赐。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赍尾舌以献。还至紫河镇，其牙帐为火所烧，沙钵略恶之，月余而卒。上为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焉。赠物五千段。

初，摄图以其子雍虞闾性苁，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雍虞闾又遣使谓处罗侯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是枝叶。宁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叶，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废乎！愿叔勿疑。"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叶护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上赐之鼓吹幡旗。处罗侯长颐偻背，眉目疏朗，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书请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议。左仆射高颎进曰："骨肉相

残，教之蠹也。存养以示宽大。”上曰：“善。”颍因奉觞进曰：“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臣敢再拜上寿。”其后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众奉雍虞闾为主，是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雍虞闾遣使诣阙，赐物三千段。每岁遣使朝贡。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谬云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执钦以闻，并贡葧布、鱼胶。其弟钦羽设部落强盛，都蓝忌而击之，斩首于阵。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献于阗玉杖，上拜褥但为柱国、康国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

平陈之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恆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自寄。其辞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恆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上闻而恶之，礼赐益薄。公主复与西面突厥泥利可汗连结，上恐其为变，将图之。会主与所从胡私通，因发其事，下诏废黜之。恐都蓝不从，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啖之。时沙钵略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主者，方许婚。”突利以为然，复谮之，都蓝因发怒，遂杀公主于帐。都蓝与达头可汗有隙，数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北夷，故特厚其礼，遣牛弘、苏威、斛律孝卿相继为使，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雍虞闾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数为边患。十八年，诏蜀王秀出灵州道以击之。明年，又遣汉王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率将军王詧、上柱国赵仲卿并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率柱国李彻、韩僧寿出灵州，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以击之。雍虞闾与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侄，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上令染干与雍虞闾使者因头特勤相辩诘，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闾弟都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敕染干与都速六樗蒲，稍稍输以宝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杨素击玷厥，大破之。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民上表谢恩曰：“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时安义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

掠不已，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于是遣越国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而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遣太平公史万岁出朔州以击之，遇达头于大斤山，虏不战而遁，追斩首虏二千余人。晋王广出灵州，达头遁逃而去。寻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于恆安，废为庶人。诏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启民北征。斛薛等诸姓初附于启民，至是而叛。素军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素率上大将军梁默轻骑追之，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归启民。素又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别路邀击，并多斩获而还。兵既渡河，贼复掠启民部落，素率骠骑范贵于窟结谷东南奋击，复破之，追奔八十余里。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岁遣朝贡。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二千段。启民上表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表奏，帝下其议，公卿请依所奏。帝以为不可，乃下诏曰："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仍玺书答启民，以为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

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复下诏曰：“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遣，功格区宇，声教所以咸洎。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袭冠解辫，同彼臣民。是故《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籓职。往者挺身违难，拔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余，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渐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今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籓服。启民深委诚心，入奉朝觐，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恆典。可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帝亲巡云内，氵斥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氈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帝赐启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启民仍扈从入塞，至定襄，诏令归籓。

明年，朝于东都，礼赐益厚。是岁，疾终，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十一年，来朝于东都。其年，车驾避暑汾阳宫，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诏诸郡发兵赴行在所，援军方至，始毕引去。由是朝贡遂绝。明年，复寇马邑，唐公以兵击走之。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处罗可汗居无恆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官有俟发、阎洪达，以评议国事，自余与东国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

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当大业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处罗闻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君肃又说处罗曰："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道远，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帝将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今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经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

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谕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处罗朝于临朔宫，帝享之。处罗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帝曰："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明年元会，处罗上寿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关牧畜会宁郡。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

○铁勒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讠藿、纥骨、也咥、于尼讠藿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脊、拨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民，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奚

奚本曰库莫奚，东部胡之种也。为慕容氏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俗甚为不洁，而善射猎，好为寇钞。初臣于突厥，后稍强盛，分为五部：一曰辱纥王，二曰莫贺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为其帅。随逐水草，颇同突厥。有阿会氏，五部中为盛，诸部皆归之。每与契丹相攻击，虏获财畜，因而得赏。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自突厥称藩之后，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绝，最为无信。大业时，岁遣使贡方物。

契丹室韦

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其后稍大，居黄龙之北数百里。其俗颇与靺鞨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

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

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北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籧篨为屋，如突厥氈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伐，或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为屋，以籧篨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

藉。妇女皆抱膝而坐。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娉，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多貂。

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麞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狢，衣以鱼皮。

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

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

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语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

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钞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让，骄黠凭陵，和亲约结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于木杆，遂雄朔野。东极东胡旧境，西尽乌孙之地，弯弓数十万，列处于代阴，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求结和亲。乃与周合从，终亡齐国。高祖迁鼎，厥徒孔炽，负其众力，将蹈秦郊。内自相图，遂以乖乱，达头可汗远遁，启民愿保塞下。于是推亡固存，返其旧地，助讨余烬，部众遂强。卒于仁寿，不侵不叛，暨乎始毕，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俄属群盗并兴，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

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圣哲膺期，扫除氛昆，暗于时变，犹怀旅拒，率其群丑，屡隳亭鄣，残毁我云、代，摇荡我太原，肆掠于泾阳，饮马于渭汭。圣上奇谋潜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画为九州，幽都穷发之民，隶于编户，实帝皇所不及，书契所未闻。由此言之，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为而弗恃，有而弗居，类天地之含容，同阴阳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无得而称焉。

列传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称最灵，以其知父子之道，识君臣之义，异夫禽兽者也。传曰："人生在三　，事之如一。"然则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犹天也，天可仇乎！是以有罪归刑，见危授命，竭忠贞以立节，不临难而苟免。故闻其风者，怀夫慷慨，千载之后，莫不愿以为臣。此其所以生荣死哀，取贵前哲者矣。至于委质策名，代卿世禄，出受心膂之寄，人参帷幄之谋，身处机衡，肆赵高之奸宄，世荷权宠，行王莽之桀逆，生灵之所仇疾，犬豕不食其余。虽荐社污宫，彰必诛之衅，斫棺焚骨，明篡杀之咎，可以惩夫既往，未足深诫将来。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知惧，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盖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于篇首，庶后之君子,见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

宇文化及，左翊卫大将军述之子也。性凶险，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炀帝为太子时，常领千牛，出入卧内。累迁至太子仆。数以受纳货贿，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复职。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阳公主。化及由此益骄，处公卿间，言辞不逊，多所陵轹。见人子女狗马珍玩，必请托求之。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炀帝即位，拜太仆少卿，盖恃旧恩，贪冒尤甚。大业初，炀帝幸榆林，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至青门外，欲斩之而后入城，解衣辫发，以公主故，久之乃释，并智及并赐述为奴。述薨后，炀帝追忆之，遂起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是时李密据洛口，炀帝惧，留淮左，不敢还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

果，屯于东城，风闻兵士欲叛，未之审，遣校尉元武达阴问骁果，知其情，因谋构逆。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虔通曰：“上实尔，诚为公忧之。”德戡谓两人曰：“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壮，诚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德戡曰：“同相忧，当共为计取。骁果若走，可与俱去。”虔通等曰：“诚如公言，求生之计，无以易此。”因递相招诱。又转告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日夜聚博，约为刎颈之交，情相款昵，言无回避，于座中辄论叛计，并相然许。时李孝质在禁，令骁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谋益急。赵行枢者，乐人之子，家产巨万，先交智及，勋侍杨士览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闻之喜，即共见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劫十二卫武马，虏掠居人财物，结党西归。智及曰：“不然。当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业也。”德戡然之。行枢、薛良请以化及为主，相约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驽怯，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

义宁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众，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谲诈以协骁果，谓许弘仁、张恺曰：“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酿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闻之，递相告语，谋叛逾急。德戡知计既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其夜，奉义主闭城门，乃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钥。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闻有声，问是何事。虔通伪曰：“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中外隔绝，帝以为然。孟秉、智及于城外得千余人，劫候卫武贲冯普乐，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换诸门卫士。虔通因自开门，领数百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武贲郎将元礼遂引兵进，突卫者皆走。虔通进兵，排左阁，驰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阁。”从往执帝。帝谓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与汝归。”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低头据鞍，答云“罪过”。时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庄桃树就第杀之，桃树不忍，执诣智及，久

之乃见释。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因复将入。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为帝。十余日，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至显福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反为所害。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每于帐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下牙时，方收取启状，共奉义、方裕、良、恺等参决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复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三军始怨。德戡失望，窃谓行枢曰："君大谬误我。当今拨乱，必藉英贤，化及庸暗，君小在侧，事将必败，当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尔，废之何难！"因共李本、宇文导师、尹正卿等谋，以后军万余兵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尽收捕德戡及其支党十余人，皆杀之。引兵向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元文都推越王侗为主，拜李密为太尉，令击化及。密遣徐勣据黎阳仓。化及渡河，保黎阳县，分兵围勣。密壁清淇，与勣以烽火相应。化及每攻仓，密辄引兵救之。化及数战不利，其将军于弘达为密所擒，送于侗所，镬烹之。化及粮尽，渡永济渠，与密决战于童山，遂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王轨怨之，以城归于李密。化及大惧，自汲郡将率众图以北诸州。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兒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叛归李密。化及尚有众二万，北走魏县。张恺等与其将陈伯谋去之，事觅，为化及所杀。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醉后，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杀主之名，天下所不纳。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持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建德？"兄弟数相斗阋，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恆。其众多亡，自知必败，化及叹曰："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浩，僭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建元为天寿，署置百官。攻元宝藏于魏州，四旬不克，反为所败，亡失千余人。乃东北趣聊城，将招携海曲诸贼。时遣士及徇济北，求馈饷。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并招化及。化及不从，神通进兵围之，十余日不克而退。窦建德悉众攻之。先是，齐州贼帅王薄闻其多宝物，诈来投附。化及信之，与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虏其众。先执智及、元武达、孟秉、杨士览、许弘仁，皆斩之。乃以轞车载化及之河间，数以杀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斩之，传首于突厥义成公主，枭于虏庭。士及自济北西归长安。

智及幼顽凶，好与人群斗，所共游处，皆不逞之徒，相聚斗鸡，习放鹰狗。初以父功赐爵濮阳郡公。蒸淫丑秽，无所不为。其妻长孙，妒而告述，述虽为隐，而大忿之，纤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轻忽之。唯化及每事营护，父再三欲杀，辄救免之，由是颇相亲昵。遂劝化及遣人入蕃，私为交易。事发，当诛，述独证智及罪恶，而为化及请命。帝因两释。述将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后思述，授智及将作少监。其江都杀逆之事，智及之谋也，化及为丞相，以为左仆射，领十二卫大将军。化及僭号，封齐王。窦建德破聊城，获而斩之，并其党十余人，皆暴尸枭首。

司马德戡，扶风雍人也。父元谦，仕周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给。有桑门释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抚教之，因解书计。开皇中，为侍官，渐迁至大都督。从杨素出讨汉王谅，充内营左右，进止便僻，俊辩多奸计，素大善之。以勋授仪同三司。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谋反，语在化及事中。既获炀帝，与其党孟秉等推化及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为温国公，邑三千户，加光禄大夫，仍统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配士卒，乃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也。由是愤怨，所获赏物皆赂于智及，智及为之言。行至徐州，舍舟登陆，令德戡将后军，乃与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袭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以待使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阳为游猎，至于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参谒，因命执之，并其党与。化及责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愿得同守富贵，公又何为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化及不对，命送至幕下，缢而杀之，时年三十九。

裴虔通，河东人也。初，炀帝为晋王，以亲信从，稍迁至监门校尉。炀帝即位，擢旧左右，授宣惠尉，迁监门直阁。累从征役，至通议大夫。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先开宫门，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擒帝于西阁。化及以虔通为光禄大夫、莒国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镇徐州。化及败后，归于大唐，即授徐州总管，转辰州刺史，封长蛇男。寻以隋朝杀逆之罪，除名，徙于岭表而死。

○王世充段达

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颓□辱，徙居新丰。颓□辱死，其

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汴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步盈虚，然未尝为人言也。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善敷奏，明习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称为明辩。炀帝时，累迁至江都郡丞。时帝数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领江都宫监，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

大业八年，隋始乱，充内怀徼幸，卑身礼士，阴结豪俊，多收众心。江淮间人素轻悍，又属盗贼群起，人多犯法，有系狱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反，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帝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能克。充募江都万余人，击频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身无所受。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充以兵拒之，而羸师示弱，保都梁山为五栅，相持不战。后因其懈弛，出兵奋击，大破之，乘胜尽灭贼，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人，六畜、军资莫不尽获。帝以充有将帅才略，始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皆破之。然性矫伪，诈为善，能自勤苦，以求声誉。十一年，突厥围帝于雁门，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反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闻之，以为爱己，益信任之。

十二年，迁为江都通守。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兵十余万，在豆子中。充帅师破斩之，威振群贼。又击卢明月，破之于南阳，斩首数万，虏获极多。后还江都，帝大悦，自执杯酒以赐之。时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逾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娉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帐上云敕别用，不显其实。有合意者，则厚赏充；或不中者，又以赍之。后令以船送东京，而道路贼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后十数。或有发露，充为秘之，又遽简阅以供进。是后益见亲昵。

遇李密攻陷兴洛仓，进逼东都，官军数却，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恶之，大发兵，将讨焉。发中诏遣充为将军，于洛口以拒密，前后百余战，互有胜负。充乃引军渡洛水，逼仓城。李密与战，充败绩，赴水溺死者万余人。时天寒大雪，兵士既渡水，衣皆沾湿，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

之，召令还都。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屯于含嘉城中，不敢复出。

宇文化及杀帝于江都，充与太府卿元文都、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奉侗为主。侗以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及侗取元文都、卢楚之谋，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密遂称臣，复以兵拒化及于黎阳，遣使告捷。众皆悦，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此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将因充入内，伏甲而杀之。期有日矣，将军段达遣其女婿张志以楚谋告之。充夜勒兵围宫城，将军费曜、田世阇等与战于东太阳门外。曜军败，充遂攻门而入，无逸以单骑遁走。获楚，杀之。时宫门尚闭，充令扣门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段达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谋反，诛反者耳。"文都闻变入，奉侗于乾阳殿，陈兵卫之。令将帅乘城以拒难，兵败，又获文都杀之。侗命开门以纳充，充悉遣人代宿卫者，乃入谒，顿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无状，谋相屠害，事急为此，不敢背国。"侗与之盟。充寻遣韦节等讽侗，令拜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又授其兄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充欲乘其敝而击之，恐人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众皆请战。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马千余，迁营于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充之心，不设壁垒。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下驰，压密营。营中乱，无能拒者，即入纵火。密军大惊而溃，降其将张童兒、陈智略，进下偃师。初，充兄伟及子玄应随化及至东郡，密得而囚之于城中，至是，尽获之。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司马郑虔象之母及诸将子弟，皆抚慰之，各令潜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密以数十骑遁逸，充悉收其众。而东尽于海，南至于江，悉来归附。充又令韦节讽侗，拜为太尉，署置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寻自称郑王。遣其将高略帅师攻寿安，不利而旋。又帅师攻围谷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称相国，受九锡备物，是后不朝侗矣。

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法嗣云："杨，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

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弹射得鸟而来献者，亦拜官爵。既而废侗于别宫，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大唐遣秦王率众围之，充频出兵，战辄不利，都外诸城相继降款。充窘迫，遣使请救于窦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师至武牢，为秦王所破，擒建德以诣城下。充将溃围而出，诸将莫有应之者，自知潜窜无所，于是出降。至长安，为仇人独孤修德所杀。

段达，武威姑臧人也。父严，周朔州刺史。达在周，年始三岁，袭爵襄垣县公。及长，身长八尺，美须髯，便弓马。高祖为丞相，以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及践阼，为左直斋，累迁车骑将军，兼晋王参军。高智惠、李积等之作乱也，达率众一万，击定方、滁二州，赐缣千段，迁进仪同。又破汪文进等于宣州，加开府，赐奴婢五十口，绵绢四千段。仁寿初，太子左卫副率。大业初，以蕃邸之旧，拜左翊卫将军。征吐谷浑，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聚众为群盗，攻陷城邑，郡县不能御。帝令达击之，数为金称等所挫，亡失甚多。诸贼轻之，号为段姥。后用鄃令杨善会之计，更与贼战，方致克捷。还京师，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辽东，以达留守涿郡。俄复拜左翊卫将军。高阳魏刀兒聚众十余万，自号历山飞，寇掠燕赵。达率涿郡通守郭绚击败之。于时盗贼既多，官军恶战，达不能因机决胜，唯持重自守，顿兵馈粮，多无克获，时皆谓之为怯苊。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诏达与太府卿元文都留守东都。李密据洛口，纵兵侵掠城下，达与监门郎将庞玉、武牙郎将霍举率内兵出御之。颇有功，迁左骁卫大将军。王充之败也，密复进据北芒，来至上春门，达与判左丞郭文懿、尚书韦津出兵拒之。达见贼盗，不阵而走，为密所乘，军大溃，津没于阵。由是贼势日盛。及帝崩于江都，达与元文都等推越王侗为主，署开府仪同三司，兼纳言，封陈国公。元文都等谋诛王充也，达阴告充，为之内应。及事发，越王侗执文都于充，充甚德于达，特见崇重。既破李密，达等劝越王加充九锡备物，寻讽令禅让。充僭尊号，以达为司徒。及东都平，坐诛，妻子籍没。

史臣曰：化及庸苊下才，负恩累叶，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时幸，俱蒙奖擢，礼越旧臣。既属崩剥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图干纪，率群不逞，职为乱阶，拔本塞源，裂冠毁冕。或躬为戎首，或亲行鸩毒，衅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故枭獍凶魁，相寻菹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

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

南史

卷一 宋本纪上第一

卷二 宋本纪中第二

卷三 宋本纪下第三

卷四 齐本纪上第四

卷五 齐本纪下第五

卷六 梁本纪上第六

卷七 梁本纪中第七

卷八 梁本纪下第八

卷九 陈本纪上第九

卷十 陈本纪下第十

卷十一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卷十三 列传第三 宋宗室及诸王上

卷十四 列传第四 宋宗室及诸王下

卷十五 列传第五

卷十六 列传第六

卷十七 列传第七

卷十八 列传第八

卷十九 列传第九

卷二十 列传第十

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七

卷二十八 列传第十八

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

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八

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

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八

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 列传第五十

卷六十一 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 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返回主目录

卷一 宋本纪上第一

宋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晋东安太守。皇考翘，字显宗，郡功曹。帝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尽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树。及长，雄杰有大度，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伟，不事廉隅小节，奉继母以孝闻。

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F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侣或亦睹焉。及贵，龙形更大。

帝素贫，时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谧独深敬焉。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逵执，谧密以己钱代偿，由是得释。后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往觇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杀之？"答曰："刘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仍收药而反。又经客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创，积年不愈，沙门有一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创一傅而愈。宝其馀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创，傅之并验。

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晋隆安三年十一月，祆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朝廷遣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帝参府军事，命与数十人觇贼，遇贼F数千，帝便与战，所将人多死，而帝奋长刀，所杀伤甚F。牢之子敬宣疑帝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F骑并至，遂平山阴，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复入会稽，杀谢琰。十一月，牢之复东征，使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战陷阵，贼乃退还浃口。时东伐诸将，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帝独无所犯。

五年春，恩频攻句章，帝屡破之，恩复入海。三月，恩北出海盐，帝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少，帝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

连胜，帝深虑F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乃奋击，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进向沪渎，帝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为前驱，帝以吴人不习战，命之在后，不从。是夜帝多设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战，伏发，贼退，嗣之追奔陷没。帝且退且战，麾下死伤将尽，乃至向处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贼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与俱至，奔击大破之。恩至建邺，知朝廷有备，遂走郁洲。八月，晋帝以帝为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郁洲及海盐，频破之。恩自是饥馑，奔临海。

元兴元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骠骑将军司马元显遣牢之拒之，帝又参其军事。玄至，帝请击之，牢之不许，乃遣子敬宣诣玄请和。帝与东海何无忌并固谏，不从。玄克建邺，以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惧，招帝于广陵举兵，帝曰："人情去矣，广陵亦岂可得之？"牢之竟缢于新洲。何无忌谓帝曰："我将何之？"帝曰："可随我还京口。玄必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

玄从兄修以抚军将军镇丹徒，以帝为中兵参军。孙恩自败后，惧见获，乃投水死于临海，馀F推恩妹夫卢循为主。玄复遣帝东征。

二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内史。

十二月，桓玄篡位，迁晋帝于寻阳。桓修入朝，帝从至建邺，玄见帝，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每游集，赠赐甚厚。玄妻刘氏，尚书令耽之女也，聪明有智鉴，尝见帝，因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必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待关、陇平定，然后议之。"

修寻还京口，帝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计，及弟道规、沛国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人、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修弟弘为青州刺史，镇广陵，道规为弘中兵参军，昶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谋共袭弘。长人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谋据历阳相应，元德、厚之谋于建邺攻玄，克期齐发。

三年二月乙卯，帝托游猎，与无忌、咏之、凭之，毅从弟藩，凭之从子韶、祗、隆、道济，昶族弟怀玉等，集义徒凡二十七人，愿从者百馀人。丙辰，候城门开，无忌等义徒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F驰入齐叫，吏士惊散，即斩修以徇。帝哭之甚恸，厚加敛恤。昶劝弘其日出

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噉粥，即斩之，因收F济江。

义军初克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帝登城谓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逆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诸君非大晋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帝命诛弘等。

毅兄迈先在建邺，事未发数日，帝遣同谋周安穆报之，使为内应。迈甚惧，安穆虑事发，驰归。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封迈为重安侯，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诛元德、扈兴、厚之等。乃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

先是，帝造游击将军何澹之，左右见帝光曜满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为意，至是，闻义兵起，甚惧。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时F推帝为盟主，以孟昶为长史，总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馀人。军次竹里，移檄都下曰：

夫成败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圣明。自我大晋，屡遘阳九，隆安以来，皇家多故，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难，凶力实繁，踰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庙毁坠，虽夏后之离浞、豷，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兹，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载，弥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板筑，室家分析，父子乖离，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摽梅有顷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谁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S处者也。

是故夕寐宵兴，搜奖忠烈，潜构崎岖，过于履虎，乘机奋发，义不图全。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咏之、甯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参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俟奋，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扬武将军诸葛长人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赜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契，所在蜂起，即日斩扌熘荽淌钒渤?王修、青州刺史弘。义F既集，文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

裕辞不获命，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罄义夫之节，翦馘逋逆，荡清京华。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俛眉猾竖，无由自效，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举，良其会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颓之运，接势于已替之机，丹诚未宣，感慨愤激。望霄汉以永怀，眄山川以增伫，投檄之日，神驰贼庭。

三月戊午，遇吴甫之于江乘，帝躬执长刀，大呼，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遇皇甫敷，檀凭之战败，死之，F退，帝进战弥厉，又斩敷首。初，帝建大谋，有工相者相帝与无忌等近当大贵，惟云凭之无相。至是，凭之战死，帝知其事必捷。

玄闻敷等没，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己未，义军进至覆舟东，张疑兵，以油帔冠诸树，布满山谷。帝先驰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因风纵火，烟焰张天，谦等大败。玄始虽遣军，而走意已决，别遣领军殷仲文具舟石头，闻谦败，轻船南逸。

庚申，帝镇石头城，立留台百官，焚桓温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于太庙。遣诸将追玄，命尚书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F议推帝领扬州，帝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帝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领军将军。 初，晋陵人韦叟善相术，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叟曰 ：“当得边州刺史。”退而私于帝曰：“君相贵不可言。”帝笑曰：”若中，当相用为司马。”至是，叟诣帝曰：“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 佐。”于是用焉。

时诸葛长人失期，为刁逵执送，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为具乘舆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绥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甚陵帝，至是，及其父尚书左仆射愉有自疑志，并及诛。

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惟桓玄一祖后不免。桓玄之篡，王谧佐命，手解安帝玺绂。及义旗建，F谓谧宜诛，惟帝素德谧，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绂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谌谓谧曰：“王驹无罪而诛，此是翦除胜己，兄既桓氏党附，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奔曲阿。帝笺白大将军迎还，复其位。

玄挟天子走江陵，又浮江东下，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遇于峥嵘洲，F军大破之。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建邺。玄复挟天子至江陵，

因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奉天子入南郡府。

初，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佑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州，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至枚回洲，恬与佑之迎射之，益州督护冯迁斩玄，传首建邺。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招集逆党，袭江陵城，腾之、康#皆被杀。桓谦先匿沮川，亦聚F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庭。谦率F官奉玺绶于安帝。刘毅、何无忌进及桓振战，败绩于灵溪。

十月，帝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午，晋帝至自江陵。庚子，诏进帝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帝固让，旋镇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领兖州刺史。

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

二年三月，进帝督交、广二州。十月，论匡复勋，封帝豫章郡公，邑万户，赐绢三万疋。其馀封赏各有差。

三年十二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薨。

四年正月，征帝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帝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谯纵，无功而还。九月，帝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十月，乃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五年二月，扪嘀髂饺莩□舐踊幢薄H□拢□劭贡肀碧郑?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军进琅邪，所过筑城留守。

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岘，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岘，军无所资，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岘，吾何患焉。”及入岘，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F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馀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

六月，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甯王贺刺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楼急据之。比至，为龙骧将军孟龙符

所保，五楼乃退。

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车张幰，御者执肖，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陷其阵。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豹尾、辇等，送于都。丙子，克广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设长围以守之，馆谷于青土，停江、淮转输。

七月，超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自长安反，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纲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及至，升诸楼车以示之，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获，纲反见虏，乃求称藩，割大岘为界，献马千匹，不听。 时姚兴遣使，声言将涉淮左，帝谓曰："尔报姚兴，我定青州，将过函谷，虏能自送，今其时矣。"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敌，容能怒彼。若鲜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机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声，是自强也。"

十月，张纲修攻具成，设飞楼县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无所用之。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馀人来援，帝夜潜遣军会之。明旦，恢F五千，方道而进，每晋使将到，辄复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踰城走，追获之，斩于建康市。杀其王公以下，纳生口万余，马二千匹。

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克京都，刘公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是月，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郡守皆奔走。时帝将镇下邳，进兵河、洛，及征使至，即日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道覆战，败死于豫章，内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帝次山阳，闻败，卷甲与数十人造江上征问，知贼尚未至。

四月癸未，帝至都。刘毅自表南征，帝以贼新捷锋锐，须严军偕进，使刘藩止之，毅不从。五月壬午，卢循败毅于桑落洲。及审帝凯入，相视失色，欲还寻阳，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请乘胜遂下，争之旬日，乃从。

于时北师始还，伤痍未复，战士才数千，贼F十余万，舳舻亘千里。孟昶、诸葛长人惧，欲拥天子过江，帝曰："今兵士虽少，犹足一战，若其克济，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复能草间求活，吾计决矣。"初，帝征

慕容超，惟孟昶劝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药而死。

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帝曰：“贼F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若聚F石头，则F力不分。”戊午，帝移镇石城。乙丑，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洲以待军溃。帝登石头以望，见之，悦。庚辰，贼设伏于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刘毅、诸葛长人北拒焉，留参军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战。帝既北，贼焚查浦而至张侯桥，赤特与战，大败，贼进屯丹阳郡。帝驰还石头，斩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阵于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将还归寻阳，帝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祆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倾其巢窟也。”

十月，帝率舟师南伐，使刘毅监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之，道覆走还湓口。十一月，孙处至番禺，克其城，卢循父嘏奔始兴，处抚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军次大雷。庚辰，贼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F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悉力栅左里。丙申，大军次左里，将战，帝麾之，麾竿折，幡沈于水，F咸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胜必矣。”攻其栅，循单舸走，F皆降。师旋，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归，改授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本官并如故。固辞。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上赙赠，尸丧未反者，遣主帅迎接，致还本土。

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处所破，收余F南走。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

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帝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晋帝又申前诏，帝固辞。于是改授太尉、中书监，乃受命，奉送黄钺。

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旧例，策试之。

荆州刺史刘道规疾患，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刘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与帝俱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足相抗，虽权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及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请僧施为南蛮校尉。帝知毅终为异端，心密图之。毅至西，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帝扌硌伞＞旁拢□□氤□□勖□辗□靶换欤?并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建邺，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克之，毅及党与皆伏诛。

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十郡为湘州，帝仍进督焉。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使伐蜀。晋帝进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诸葛长人贪淫骄横，帝每优容之。刘毅既诛，长人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杀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帝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人亦骤出。既而帝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人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凡平生言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人甚悦。帝已密命左右丁｜自幔后出，于坐拉焉，死于床侧。舆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人。｜骁勇有力，时人语曰，"勿跋扈，付丁｜"。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所并省。以帝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帝固让太傅、扬州牧及班剑，奉还黄钺。

七月，朱龄石平蜀，斩谯纵，传首建邺。

九月，晋帝以帝平齐、定卢循功，封帝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并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百僚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馀固辞。

十年，息人简役，筑东府城，起府舍。

帝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子谯王文思在都，招聚轻侠，帝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帝书陈谢。

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赐死，率F西讨。复假黄钺，领荆州刺史。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陈，并罪状帝。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才，帝未至江陵，密书招之。延之报书曰："承亲率戎马，远履西偏，阖境士庶，莫不惶骇。辱疏，知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邪！来示云，'处怀期物，自有由来　'。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者矣。刘藩死于阊阖之门，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诧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为得算，良所耻也。吾虽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帝视书叹息，以示将佐曰："事人当如此。"

三月，军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且虑不为帝容，常为谶曰："鱼登日，辅帝室。"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于江陵。帝济江，休之F溃，与轨等奔襄阳，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南蛮，遇四废日，佐史郑鲜之等白迁日，不许。下书开宽大之恩。四月，进军襄阳，休之等奔姚兴。晋帝复申前令，授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八月甲子，帝至自江陵，奉还黄钺，固辞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馀受命。

十二年正月，晋帝诏帝依旧辟士，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帝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于是罢平北府，以并大府。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

初，帝平齐，仍有定关、洛意，遇卢循侵逼，故寝。及荆、雍平，乃谋外略。会姚兴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四月乙丑，帝表伐关、洛，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帝欲以义声怀远，奉琅邪王北伐。五月，庐江霍山崩，获六锺，献之天子。癸巳，加领北雍州刺史，前后部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八月丁巳，率大F进发，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

府事，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九月，帝至彭城，加领北徐州刺史。十月，F军至洛，围金墉，降之。修复晋五陵，置守卫。

十二月壬申，晋帝加帝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策曰：

朕以寡昧，仰缵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浦，则我祖宗之烈，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倾，若涉巨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攸赖。

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蹶六位，庶僚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陵虹蜺，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歆神只。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长骛，薄伐峥嵘，献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辅，弘兹保弼，阜财利用，繁殖黎元，编户岁滋，疆宇日S，导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F，僭盗三齐，介恃遐阻，仍为边害，公搜乘秣马，敻入远疆，冲橹四临，万雉俱溃，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卢循祆凶，伺隙五岭，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国议迁都之规，家献徙卜之计，公乘辕南济，义形于色，运奇摅略，英谟不世，狡寇穷衄，丧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扬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里之捷，鸟散鱼溃，元凶远窜，传首万里。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衅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奸暴，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罪人斯得，荆、衡甯晏。此又公之功也。谯纵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帅，授以良图，陵波凭湍，致届井络，僭竖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师，势踰风电，回旆沔川，实繁震慑，二叛奔迸，荆、雍来苏。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倾荡，山陵幽辱，祖宗怀没世之愤，遗甿有匪风之思，公远齐阿衡纳隍之仁，近同小白灭亡之耻，鞠旅陈师，赫然大号，分命群帅，北徇司、兖，许、郑风靡，巩、洛载清，百年榛秽，一朝扫涤。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蚱孚庸诠牛?电击强袄，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

静乱，道固于苞桑。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区宇。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赆，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S，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赐。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饰，朕甚懵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冢社。昔晋、郑S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任，公实兼之。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乡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不总，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刺史为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用锡公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锢且埃□质坑□□□?用锡公纳陛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下以义，式遏寇雠，涤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干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龙骧凤矫，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肃之志，仪刑四方，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钦哉，其祗服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邦，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即随大使奉迎。枹罕虏乞伏炽盘遣使谒帝，求效力讨姚泓，拜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陈留城，经张良庙，下令以时修饰栋宇致荐焉。晋帝追赠帝祖为太常，父为特进、左光禄大夫，让不受。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军次潼关。三月庚辰，帝率大军入河。五月，帝至洛阳，谒晋五陵。七月，至陕，龙骧将军王镇恶舟师自河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军于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禽姚泓。始义熙九年，岁、镇、荧惑、太白聚东井，至是

而关中平。九月，帝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帝先收其\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之都；其馀珍宝珠玉，悉以班赐将帅。迁姚宗于江南，送泓斩于建康市。谒汉长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

十月，晋帝诏进宋公爵为王，加十郡益宋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帝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镇长安，留腹心将佐以辅之。

十四年正月壬戌，帝至彭城，解严息甲。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阪。帝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固让进爵。时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有异声如雷，俄顷岸崩，有铜锺十二，出自潜壤。巩县人宗曜于其田所获嘉禾，九穗同茎，帝以献，晋帝以归于我。帝冲让，乃止。六月丁亥，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下命赦国内殊死以下。诏崇豫章太夫人为宋公太妃，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相国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先是，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诸将杀安西长史王修，关中乱。十月，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义真还，为赫连勃勃所追，大败，仅以身免，诸将帅及龄石并没。

十二月，晋安帝崩，大司马琅邪王即帝位。元熙元年正月，晋帝诏征帝入辅，又申前令，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潁川荥阳十郡，增宋国。七月，乃受命。赦国内五岁刑以下，迁都寿阳。九月，解扬州。十二月，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锺虡宫县。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二年正月，帝表让殊礼。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帝献之晋帝，让不受，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四月，诏遣敦劝，兼征帝入辅。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晋帝禅位于宋。有司草诏既成，请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　：“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

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悠哉邈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禄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获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

序\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于兹。自是厥后，历代弥劭。汉既嗣德于放勋，魏亦方轨于重华，谅以协谋乎人鬼，而以百姓为心者也。

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翦商兆祸，非惟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废，有自来矣。惟王体上圣之姿，包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乃者，社稷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芜梗，又济而复之。自负固不宾，干纪放命，肆逆滔天，窃据万里，靡不润之以风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岂伊博施于人，济斯黔庶，固已义洽四海，道盛八荒者矣。至于上天垂象，四灵效征，图谶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人颂乎野，亿兆抃踊，倾伫惟新。自非百姓乐推，天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祗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其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于无穷，时膺休佑，以答三灵之眷望。又遣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谢澹，兼太尉、尚书刘宣范奉玺书，归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帝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邪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犹不许。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应曰：“案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义熙七年，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圣人出。’九年，镇星、岁星、太白、荧惑聚于东井。十三年，镇星入太微　。占曰：‘镇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龙四登于天，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世之数也。’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让，咸穷于六。又汉光武社于南阳，汉末而其树死，刘备有蜀，乃应之而兴；及晋季年，旧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数十条。群臣又固请，乃从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晋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裕。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祀堙灭。裕虽地非齐、晋，F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起，则皇祀克

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抟嗝穑□闲朔嫌衅冢□裰沼惺□V?于大造晋室，拨乱济时，因藉时来，实尸其重。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协祉，岁月滋着。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鉴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人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霣。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责勿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汙淫盗，一皆荡涤。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宫于故秣陵。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诏曰："夫微禹之感，叹深后昆，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废绝，降杀之仪，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为县公，庐陵公为柴桑县公，始安公为荔浦县侯，长沙公为醴陵县侯，康乐公即降为县侯，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者，一仍本秩。"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又诏论战亡追赠及酬赏除复之科。乙亥，封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义康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贤举善，问人疾苦，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俗、未允人听者，皆具以闻。戊寅，诏增百官奉。己卯，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社以子，腊以辰。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从征关、洛，殒身不反者，赡赐其家。己丑，陈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复置五校三将官，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余在员外。戊戌，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甲辰，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大将军，平西将军乞伏炽盘进号安西大将军，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琏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馀映进号镇东大将军。置东宫冗从仆射、旅贲中郎将官。戊申，迁神主于太庙，车驾亲奉。壬子，诏改权制，率从宽简。

八月辛酉，诏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之，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戊辰，诏曰："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丰、沛。其沛郡、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謚妃臧氏为敬皇后，陵曰永宁。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乙亥，赦见罪人。闰月壬午，置晋帝诸陵守卫，其名

贤先哲，详加洒扫。丁酉，林邑国遣使朝贡。

九月壬子，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书。

是岁，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西凉亡。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断金银涂。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以尚书仆射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己卯，禁丧事用铜钉。罢会稽郡府。

二月己丑，策试州郡秀、孝于延贤堂。倭国遣使朝贡。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夏四月己卯，初禁淫祀，除诸房庙。其先贤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听讼于华林园。

五月己酉，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

秋七月己巳，地震。

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车驾率百僚临于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使兼太尉持节护丧事，葬以晋礼。冬十月己亥，以凉州胡帅大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

十一月辛亥，葬晋恭皇帝于冲平陵，车驾率百官瞻送。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刑罚无轻重悉原之。癸丑，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刺史如故。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虚、危。

三月，上不豫，太尉长沙王道怜、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群臣请祈祷神只，上不许，惟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丁未，以庐陵王义真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上疾瘳，大赦。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郡王。

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屡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又为手诏："朝

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可以台见留队给之。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烦临朝。仗既不许入台殿门，要重人可详给班剑。”癸亥，上崩于西殿，时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庙号高祖。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价盈百金。时将北伐，以虎魄疗金创，上大悦，命碎分赐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金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制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尝着连齿木屐，好出神武门内左右逍遥，从者不过十馀人。时徐羡之住西州，尝思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驿追随，已出西明门矣。诸子旦问起居，入合脱公服，止着裙帽，如家人之礼焉。

微时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及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文帝色惭。有近侍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土木，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何以知稼穑之艰难，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盛矣哉。

少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也。母曰张夫人，晋义熙二年，生帝于京口。时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悦。年十岁，拜豫章公世子。帝膂力绝人，善骑射，解音律。宋台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进为宋太子。武帝受禅，立为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六月壬申，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尚书令，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戊子，太尉长沙王道怜薨。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

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营室。

十二月庚戌，魏军克滑台。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辛丑，祀南郊。魏军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东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镇军大将军大且渠蒙逊、河南鲜卑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庚辰，进蒙逊骠骑大将军，封河西王。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浇河公。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兴宁陵。是月，高丽国遣使朝贡。

夏闰四月己未，魏军克虎牢。

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张夫人为皇太后。丁丑，赦五岁刑以下。

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

是岁，魏明元皇帝崩。

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风，天有云五色，占者以为有兵。执政使使者诛皇弟义真于新安。高丽国遣使朝贡。时帝居处所为多乖失。

夏五月乙酉，皇太后令暴帝过恶，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纂皇统。

始徐羡之、傅亮将废帝，讽王弘、檀道济求赴国讣，弘等来朝，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内应。是旦，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羡之等随后，因东掖门开，入自云龙门，盛等先戒宿卫，莫有御者。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者于帝侧，伤帝指，扶出东合，就收玺绂。群臣拜辞送于东宫，遂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还玺绂，檀道济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关踣之致殒，时年十九。

论曰：晋自社稷南迁，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回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

改。自斯以后，帝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衅末。桓玄乘时藉运，加以先资，革命受终，人无异望。宋武地非齐、晋，F无一旅，曾不浃旬，夷凶翦暴，诛内清外，功格上下。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校之魏、晋，可谓收其实矣。然武皇将涉知命，弱嗣方育，顾有慈T，前无严训。少帝体易染之质，禀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从其志，嶮纵非学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颠沛，非不幸也。悲哉！

卷二 宋本纪中第二

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也。晋义熙三年生于京口。十一年，封彭城县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时年十四。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是岁来朝，会武帝当听讼，仍遣上讯建康狱囚，辩断称旨，武帝甚悦。

景平初，有黑龙见西方，五色云随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云。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当在西方。其年少帝废，百官议所立，徐羡之、傅亮等以祯符所集，备法驾奉迎，入奉皇统。行台至江陵，尚书令傅亮奉表进玺绂，州府佐吏并称臣，请题榜诸门，一依宫省，上皆不许。教州、府、国纲纪宥所统内见刑。是时，司空徐羡之等新有弑害，及銮驾西迎，人怀疑惧，惟长史王昙首、司马王华、南蛮校尉到彦之共期朝臣未有异志。帝曰："诸公受遗，不容背贰；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

甲戌，乃发江陵，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令到彦之监襄阳。车驾在道，有黑龙跃负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谓王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于新亭。先谒初宁陵，还次中堂，百官奉玺绂，冲让未受，劝请数四，乃从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备法驾入宫，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戊戌，拜太庙。诏追复庐陵王先封，奉迎灵柩。辛丑，谒临川烈武王陵。癸卯，进司空徐羡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书令傅亮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义宣为竟陵王，义季为衡阳王。己酉，减荆、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为皇后。

是岁，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上始亲览万机。辛未，祀南郊，大赦。

秋八月乙酉，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改授司空王弘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一月癸酉，以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 是岁，赫连屈丐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大赦。丁卯，以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

丙子，车驾自芜湖反旆。己卯，禽晦于延头，送都伏诛。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诏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丙午，临延贤堂听讼，自是每岁三讯。秋，旱且蝗。

冬十二月，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伏诛。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邺百里内。辛巳，祀南郊。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谒京陵。

三月丙子，宴丹徒宫，帝乡父老咸与焉。蠲丹徒今年租布，原五岁刑以下。丁亥，车驾还宫。戊子，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壬寅，采富阳令诸葛阐议，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

夏五月，都下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无家属者，赐以棺器。

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

五年春正月乙亥，诏以阴阳愆序，求谠言。甲申，临玄武馆阅武。戊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振恤。

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检行振赡。

十二月，天竺国遣使朝贡。

是岁，魏神鹿元年，太武皇帝伐赫连昌，灭之。乞伏炽盘死。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以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为皇太子。戊午，大赦，赐文武位一等。

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百济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蚀之，星昼见。

十二月，河西、河南国并遣使朝贡。

七年春二月壬戌，雪且雷。

三月戊子，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

夏六月己卯，封氐杨难当为武都王。

冬十月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戊寅，魏克金墉城。

十一月癸未，又克虎牢。壬辰，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

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

十二月，都下火，延烧于太社北墙。

是岁，冯跋死。倭、百济、呵罗单、林邑、呵罗他、师子等国并遣使朝贡。吴兴、晋陵、义兴大水，遣使巡行振恤。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克滑台。癸酉，檀道济引军还，自是河南复亡。

三月，大雩。

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

闰六月乙巳，遣使省行狱讼，简息徭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诏曰：“故太傅长沙景王、故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卫将军华容公弘、征南大将军永修公道济、故左将军龙阳侯镇恶，或履道广深、执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准弘正，才略开迈。咸文德以弘帝载，武功以隆景业。而太常未铭，从祀阙享，寤寐属虑，永言兴怀。便宜配祭庙庭，勒功天府。”

三月庚戌，进卫将军王弘为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济为司空。

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弘薨。

六月癸未，置积射、强弩将军官。乙未，以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壬寅，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

冬十二月庚寅，立皇子绍为庐陵王，奉孝献王祀；江夏王义恭子朗为南丰王，奉营阳王祀。

是岁，魏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义宣为南谯王。己未，大赦。夏，林邑、闍婆娑州、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

冬十一月，氐杨难当据有梁州。是月，且渠蒙逊死。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氐，梁州平。

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剑阁以北。戊寅，以大且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是岁，林邑、扶南、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祀南郊。癸酉，封冯弘为燕王。

夏四月丙辰，诏内外举士。都下地震。

六月，禁酒。师子国遣使朝贡。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大

水，都下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谷百万斛，赐五郡遭水人。

秋七月辛酉，闍婆娑达、扶南国并遣使朝贡。八月乙亥，原除遭水郡诸逋负。

九月，蜀贼张寻为寇。

是岁，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会。

三月己未，诛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庚申，大赦。夏六月，高丽、武都等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殂，追崇为晋皇后，葬以晋礼。九月癸丑，立皇子浚为始兴王、骏为武陵王。

是岁，冯弘奔高丽。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凤凰二见于都下，F鸟随之，改其地曰凤凰里。

夏四月，蜀贼张寻、赵广降，迁之建邺。

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贺雪。河南、河西、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十五年春二月，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封陇西王。

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东宫。

是岁，武都、河南、高丽、倭、扶南、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阅武于北郊。庚寅，进彭城王义康为大将军、领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夏王义恭为司空。

夏六月己酉，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延为河南王。

秋八月庚子，立皇子铄为南平王。

九月，魏灭且渠茂虔。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

是岁，武都、河南、林邑、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着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遣使振恤。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于长宁陵。

冬十月戊午，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大赦，文武赐爵一级。以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大将军如故。甲戌，以司空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十一月，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为尚书仆射。戊辰，武都、河南、百济等国并遣使朝贡。

是岁，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书删定郎官。夏五月壬午，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并开府仪同三司。甲申，沔水泛溢，害居人。 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赈赡。

冬十一月戊子，尚书仆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阳尹孟顗为尚书仆射。氐杨难当寇汉川。

十二月，晋甯太守爨松子举兵反，甯州刺史徐循讨平之。是岁，河南、肃特、高丽、苏摩黎、林邑等国并遣使来朝贡。

十九年夏四月甲戌，上以久疾愈，始奉初礿，大赦。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龙骧将军裴方明破杨难当，仇池平。

闰月，都下水，遣使巡行赈恤。

六月，以大且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蚀之。

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为彗，入文昌，贯五车，扫毕，拂天节，经天苑，季冬乃灭。

冬十二月丙申，诏奉圣之胤，速议承袭；及令修庙，四时飨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洒扫，栽松柏六百株。

是岁，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国并遣使朝贡。西凉武昭王孙李宝始归于魏。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二月甲申，阅武于白下。魏军克仇池。

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

秋七月癸丑，以杨文德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冬十月，雷。

十二月壬午，置藉田。

是岁，河西、高丽、百济、倭国并遣使朝贡。自去岁至是，诸州郡水旱伤稼。人大饥，遣使开仓赈恤。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兖、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辛酉，亲耕藉田，大赦。

二月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领司徒。辛卯，立皇子宏为建平王。

秋八月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

九月甲辰，以大且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冬十月己亥，命刺史郡守修东耕。丙子，雷且电。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历。

二月甲戌，立皇子褘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

秋七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顗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九月己未，开酒禁。癸酉，宴于武帐堂，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赐馔。日旰，食不至，有饥色 。上诫之曰 ：“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

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绝属籍。

是冬，浚淮，起湖熟废田千馀顷。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

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国，克之。是岁，大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役重人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赐文武位一等。

夏四月，河、济俱清。

六月，都下疫疠，使巡省给医药。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

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浑为汝阴王。

是岁，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二十五年春闰二月己酉，大搜于宣武场。

三月庚辰，校猎。

夏四月乙巳，新作阊阖、广莫二门，改先广莫门曰承明，开阳门曰津阳。

五月己卯，罢当两大钱。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丙寅，加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位司空。

八月甲子，立皇子彧为淮阳王。

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

冬，青州城南远望，见地中如水，有影，谓之“地镜”。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月己亥，幸丹徒，谒京陵。

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大赦；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行所经过，蠲田租之半。癸亥，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墓。

五月壬午，至自丹徒。丙戌，婆皇国，壬辰，婆达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月庚子，改封广陵王诞为随郡王。癸卯，彗星见于太微。甲辰，以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济国遣使朝贡。二月，魏军攻县瓠。以军兴，减百官奉禄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戊寅，罢国子学。

秋七月庚午，遣甯朔将军王玄谟拒魏，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总统诸军。

冬十一月丁未，大赦。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F至瓜步，声欲度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甲申，使馈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馀。

二月甲戌，降太尉、领司徒江夏王义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严。

三月乙酉，车驾还宫。丙申，拜初宁陵。大旱。

夏四月癸酉，婆达国遣使朝贡。己卯，彗星见于昴。是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给医药。

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丁巳，婆皇国，戊戌，河南国并遣使朝贡。戊申，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护军将军。壬子，彗星见太微中，对帝坐。

秋七月甲辰，进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

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秋，猛兽入郭内为灾。冬十月癸亥，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徙彭城流人于瓜步，淮西流人于姑孰，合万许家。

是岁，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诏经寇六州，仍逢灾涝，可量加救赡。

二月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风拔木，都下火。

夏四月戊午，诃罗单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阴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彧为湘东王。丁酉，省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官。

九月丁亥，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冬十一月壬寅，扬州刺史庐陵王绍薨。

十二月戊辰，黄雾四塞。辛未，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如故。

是岁，魏中常侍宗爱构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馀为帝，改元

为承平，后又贼馀；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陆丽奉皇孙，是为文成皇帝，改元曰兴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会群臣于太极前殿，有青黑气从东南来，覆映宫上。戊寅，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F军伐西阳蛮。

二月甲子，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时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庙号中宗。三月癸巳，葬长宁陵。孝武帝践阼，追改謚曰文帝，庙号太祖。

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嶷剩□敫?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憪粗劣诨担?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

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爱武，长于骑射。

十二年，立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迁雍州刺史。自晋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文帝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举至淮南，时帝镇彭城，魏使尚书李孝伯至，帝遣长史张畅与语，而帝改服观之。孝伯目帝不辍，及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视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为都督、江州刺史。时缘江蛮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之，使上总统F军。

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阳之五洲，会元凶弑逆，上率F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

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东北风，连阴不霁，其日牙立之后，风转而西南，景色开霁，有紫云二荫于牙上。

四月辛酉，上次溧洲。丙寅，次江宁。丁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奉表上尊号。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文帝号謚。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南谯

王义宣为中书监、丞相、扬州刺史，并录尚书六条事。以安东将军随王诞为卫将军、荆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质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并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壬申，以征虏将军王僧达为右仆射。改新亭为中兴亭。

夏五月乙亥，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丙子，克建邺，二凶及同逆并伏诛。庚辰，诏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严。辛巳，幸东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为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为皇后。壬辰，以太尉江夏王义恭为太傅，领大司马。甲午，谒初宿陵，曲赦建邺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戊戌，以抚军将军南平王铄为司空，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

六月丙午，车驾还宫。初置殿门及上合门屯兵。庚午，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右仆射。庚申，诏有司论功班赏各有差。辛酉，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进号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未，改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随王诞为竟陵王。　闰月丙子，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庚申，加太傅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诞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甲申，蠲寻阳、西阳郡租布三年。是月，置卫尉官。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辛酉，诏崇俭约，禁淫侈。己巳，司空南平王铄薨，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癸未，听讼于阅武堂。

十一月丙辰，停台省F官朔望问讯。丙寅，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甲戌，省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祀南郊，大赦，改元。壬戌，更铸四铢钱。丙寅，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月，起正光殿。

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壬午，曲赦豫州。

三月己亥，内外戒严。

夏五月甲寅，义宣等攻梁山，左卫将军王玄谟大破之。己未，解严。癸亥，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戊辰，臧质走至武昌，为人所斩，传首建邺。甲戌，抚军将军柳元景进号抚军大将军，及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并开府仪同三司。癸未，罢南蛮校尉官。戊子，省录尚书官。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蚀之，既。丙辰，大赦，赐文武爵一级。

冬十月戊寅，诏开建仲尼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

十一月癸卯，复置都水使者官。始课南徐州侨人租。

是岁，魏兴光元年。

二年春二月己丑，婆皇国遣使朝贡。丙寅，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夏四月壬申，河南国遣使朝贡。五月乙未，荧惑入南斗。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甲子，以国哀除释，大赦。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佑为山阳王、休茂为海陵王、休业为鄱阳王。己酉，盘盘国遣使朝贡。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废为庶人，自杀。辛酉，干陀利国遣使朝贡。三吴饥，诏所在振贷。

九月丁亥，阅武于宣武场。

冬十月壬午，以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南徐州刺史，以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为尚书令。

十一月辛亥，高丽国遣使朝贡。

是岁，魏太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范为顺阳郡王，休若为巴陵郡王。戊

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郡王。辛丑，祀南郊。以骠骑将军建昌忠公到彦之，卫将军、左光禄大夫新建文宣侯王华，豫甯文侯王昙首配飨文帝庙庭。壬子，皇太子纳妃。甲寅，大赦。群臣上礼。

二月丁丑，制朔望临西堂，接群下，受奏事。

闰三月癸酉，鄱阳王休业薨。

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五月辛酉，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

秋九月壬戌，以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检行，赐以樵米。

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

夏四月，都下疾疫。丙申，遣使巡，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

五月，吴兴、义兴大水，人饥。乙卯，遣使开仓振恤。癸酉，听讼于华林园。自是，非巡狩军役，则车驾岁三临讯。丙寅，芳香琴堂东西有双橘连理，景阳楼上层西南梁栱间有紫气，清暑殿西甍鸱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茎。改景阳楼为庆云楼，清暑殿为嘉禾殿，芳香琴堂为连理堂。乙亥，以辅国将军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封宕昌王。

秋七月辛未，土断雍州诸侨郡县。

九月，建康、秣陵二县各置都官从事一人，司水、火、劫、盗。

冬十月甲辰，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

十二月丁亥，改封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丙辰，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壬

戌，拜初宁陵。

二月丙戌，卫将军、尚书令建平王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三月丁未，尚书令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农要月，命太官停杀牛。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辛丑，地震。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书一人，省五兵尚书官。丁亥，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开府仪同三司。

秋八月丙戌，中书令王僧达下狱死。

九月壬戌，襄阳大水，遣使巡行振恤。庚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

冬十二月己亥，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馀悉断。

是岁，河南、高丽、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

二月乙卯，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甲子，复置廷尉监官。

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广陵反。以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讨诞。

秋七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是日解严。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加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位司空。

九月壬辰，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甲午，移南郊坛于牛头

山，以正阳位。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蚕宫于西郊。

十二月辛酉，置谒者仆射官。

是岁，婆皇、河西、高丽、肃慎等国各遣使朝贡。西域献舞马。　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甲戌，宕昌国遣使朝贡。乙亥，亲耕藉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子房为寻阳王，子顼为历阳王，子鸾为襄阳王。

三月甲申，皇后亲桑于西郊。

夏四月丙午，诏四时供限，详减太半。辛亥，太宰江夏王义恭等表请封岱宗，诏不从。辛酉，诏以都下疾疫，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亡者随宜赈恤。

五月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

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加赈恤。

九月丁亥，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庆之讨缘江蛮。

十一月戊辰，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丙戌，复置大司农官。　十二月辛丑，幸廷尉寺，宥系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县，原放狱囚。倭国遣使朝贡。

是岁，魏和平元年。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华雪降，散为六出，上悦，以为瑞。

二月癸巳，阅武，军幢以下，普加班锡，多所原宥。

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保王弘、光禄大夫王昙首墓。

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丙申，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举兵反，参军尹玄庆起义，斩之，传首建邺。

五月，起明堂于国学南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期亲，官非禄官者，月给钱十万。

秋七月丁卯，高丽国遣使朝贡。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子真为始安王。己丑，诏以来岁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庚寅，制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故。卫将军东海王禕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有蚀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遣囚系。庚午，河、济清。

闰月丙申，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

十二月壬申，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甲戌，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匹。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

二月乙卯，复百官禄。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壬寅，以倭世子兴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夏四月庚申，新作大航门。

五月丙戌，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

六月辛酉，尚书左仆射刘延孙卒。

秋七月甲申，地震，有声如雷，兖州尤甚，于是鲁郡山摇者二。乙未，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

八月乙丑，置清台令官。

九月，制沙门致敬人主。乙未，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以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

冬十月丁卯，诏上林苑内士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

十一月己卯，陈留王曹虔秀薨。

七年春正月癸未，诏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丁亥，以右卫将军T师伯为尚书左仆射。

二月甲寅，车驾巡南豫、南兖二州。丁巳，校猎乌江。己未，登乌江县六合山。壬戌，大赦，行幸所经，无出今年租布，赐人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郡守邑宰及人夫从搜者，普加沾赉。又诏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人疾苦。癸亥，行幸尉氏，观温泉。壬申，车驾至都，拜二庙，乃还宫。

夏四月甲子，诏自今非临军战阵，一不得专杀；其罪入重辟者，皆依旧先上须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罪论。五月丙子，诏自今刺史守宰动人兴军，皆须手诏施行；惟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卒者，不从此例。

六月戊申，蠕蠕、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

秋七月乙亥，进高丽王高琏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子#为临贺王。车驾幸建康、秣陵县讯狱囚。

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兼司徒。乙未，幸廷尉讯狱囚。丙申，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

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车驾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癸丑，行幸江宁县讯狱囚。加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禕为司空，加中军将军义阳王昶开府仪同三司。己巳，校猎于姑孰。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乙酉，诏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上于行所讯溧阳、永世、丹阳县囚。癸巳，祀梁山，大阅水师。于中江，有白雀二集华盖，有司奏改元为神雀，诏不许。乙未，原放行狱徒系。浙江东诸郡大旱。

十二月壬寅，遣使开仓赈恤，听受杂物当租。丙午，行幸历阳。甲

寅，大赦，赐历阳郡女子百户牛酒，蠲郡租十年。己未，加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于博望梁山立双阙。癸亥，至自历阳。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还宗祀文帝于明堂。甲戌，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夏闰五月壬寅，乙太宰江夏王义恭领太尉。庚申，帝崩于玉烛殿，时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

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嗽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废帝讳子业，小字法师，孝武帝长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孝武镇寻阳，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于侍中下省，将加害者数矣，卒得无恙。及孝武践阼，立为皇太子。始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

二年，出居东宫。七年，加元服。八年闰五月庚申，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令。甲子，置录尚书官，乙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庚戌，婆皇国遣使朝贡。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罢南北二驰道，改孝建以来所变制度，还依元嘉。丙辰，追崇献妃为献皇后。

八月己丑，皇太后崩。

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宁陵。

冬十二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T师伯为尚书仆射。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癸巳，加车骑将军、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扌。□袒醪恍小?

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为永光。乙巳，省诸州台传。

二月乙丑，减州郡县田禄之半。庚寅，铸二铢钱。

夏五月，魏文成皇帝崩。

秋八月庚午，以尚书仆射T师伯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癸酉，帝自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左仆射T师伯、廷尉刘德愿。改元为景和。甲戌，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乙亥，帝释素服，御锦衣。以始兴公沈庆之为太尉。庚辰，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甲申，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己丑，复立南北二驰道。

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还宫。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丁未，加卫将军湘东王彧开府仪同三司。己酉，车驾讨徐州刺史义阳王昶，内外戒严，昶奔魏。戊午，解严。开百姓铸钱。　　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丁卯，东阳太守王藻下狱死。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为贵嫔夫人，改姓谢氏。加武贲鈒戟，鸾辂龙旗，出警入跸。矫言公主薨，空设丧事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阳王休佑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一月壬辰，甯朔将军何迈下狱死。癸巳，杀新除太尉沈庆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厢奏乐。曲赦扬、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蒙之子也。大赦，赃汙淫盗，悉皆原荡，赐为父后者爵一级。壬子，以护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深并赐死。

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官，不保首领。先是，讹言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以厌之，期旦诛除四叔，然后发引。是夜湘东王彧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先是，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巫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事毕，将奏靡靡之声，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之为副，诸姬迸逸，废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举，乃崩于华光殿，时年十

七。太皇太后令奉湘东王彧纂承皇统。于是葬帝于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

帝蜂目鸟喙，长颈锐下，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孝武所责。孝武西巡，帝S参承起居，书□唤鳎□馅等弥□唬骸笆椴怀?进，此是一条耳。闻汝比素业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初践阼，受玺绂，傲然无哀容。蔡兴宗退而叹曰：“昔鲁昭不戚，叔孙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帝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诸大臣莫不震慑。于是又诛群公，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内外危惧，殿省骚然。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儿！”及太后崩后数日，帝梦太后谓曰：“汝不仁不孝，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人神，儿子虽多，并无天命；大命所归，应还文帝之子。”故帝聚诸叔都下，虑在外为患。

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帝每出，公主与朝臣常共陪辇。

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以魏武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领之，其馀事□□旨□盍写□?

论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此言之，得殁亦为幸矣。至如废帝之事，行着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致霣，况乎兼斯F恶，不亡其可得乎！

卷三 宋本纪下第三

太宗明皇帝讳彧，字休景，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生。二十五年，封淮阳王，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孝武践阼，累迁镇军将军、雍州刺史。

是岁入朝，时废帝疑畏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将加祸害，上乃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等密谋。时废帝左右直合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等是夜并外宿，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弑废帝于后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仓卒，上失履，跣，犹着乌纱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纱代之。未即位，凡F事悉称令书。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阴公主并赐死，宗越、谭金、童太一伏诛。

十二月庚申朔，令书以东海王禕为中书监、太尉，以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临贺王子#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壬申，以王景文为尚书仆射。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罢二铢钱。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顗赴之。壬午，谒太庙。甲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临海王子顼并举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勋僭即尬挥谘把簦□旰乓寮巍?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兵反。甲午，内外戒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诸军南讨。丙申，徐州刺史申令孙、司州刺史庞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逆。丙午，车驾亲御六军，顿中兴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佑改为豫州刺史，西讨。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统军东讨。壬子，崇宪皇太后崩。

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壬申，吴兴太守张永、右军将军萧道成东讨，平晋陵。丁亥，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吴、吴

兴、会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诛。辅国将军萧道成前锋北讨，辅国将军刘勉前锋西讨。刘胡F四万据赭圻。

三月庚寅，抚军将军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代为南讨前锋。贼F稍盛，袁顗顿鹊尾，连营至浓湖，F十余万。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事。戊戌，贬寻阳王子房爵为松滋县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壬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夏五月甲寅，葬崇宪皇太后于修甯陵。

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F军大破贼，斩奚惺槠蜕?袁顗，进讨江、郢、荆、湘、雍五州，平之。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同党皆伏诛。诸将帅封赏各有差。

九月癸巳，六军解严。戊戌，以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将军。

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并赐死。丁卯，以沈攸之为中领军，与张永俱北讨。戊寅，立皇子昱为皇太子。

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

十二月，薛安都要引魏军，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是岁，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农役将兴，诏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

闰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振贷各有差。

二月甲申，为战亡将士举哀。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夏四月丙戌，诏以故丞相江夏文献王、故太尉巴东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兴襄公沈庆之、故征西将军洮阳肃侯宗悫陪祭孝武庙庭。庚

子，立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立侍中刘韫第二子铣为南丰王，以奉庐江昭王、南丰哀王祀。

五月丙辰，诏宣太后崇甯陵禁内坟瘗迁徙者给葬直，蠲复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

秋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F北伐。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赐北伐将士。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辛丑，以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为征西大将军。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为江夏王。

是岁，魏皇兴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宫。乙亥，零陵王司马勖薨。

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薨。

三月，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祆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

夏四月丙申，改封东海王禕为庐江王，山阳王休佑为晋平王。

秋九月戊辰，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上崩，其例乃寝。

庚午，上备法驾幸东宫。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发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亲耕藉田。乙丑，魏克青州，执刺史沈文秀以归。

二月丙申，以庐江王禕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六月辛未，立晋平王休佑子宣曜为南平王。

秋七月壬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

九月甲寅，立长沙王纂子延之为始平王。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一月丁未，魏人来聘。

十二月庚申，分荆、益之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

六月癸卯，以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以袁粲为右仆射。己未，改临贺郡为临庆郡。

秋七月丙戌，临庆王智井薨。

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

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赞为武陵王。

十二月癸巳，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隔在异域者，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骑奏举郎。

二月癸丑，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及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并开府仪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佑薨。

三月辛酉，魏人来聘。

夏五月戊午，鸩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为尚书令，褚彦回为右仆射。丙戌，追免晋平王休佑为庶人。

秋七月丁巳，罢散骑奏举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赐死。　八月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庚寅，帝疾间。

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

是岁，魏孝文帝延兴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故改元。丁巳，巨人□□鞒毛□稀?

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渐。加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司空，以刘勉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安西将军。袁粲、褚彦回、刘勉、蔡兴宗、沈攸之入合被顾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

帝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及即大位，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马字为“马”边“瓜”，以“騧”字似“祸”故也。尝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尽更请。”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祥，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上幸宫见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数十人。内外常虑犯触，人不自保。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为祝策，如大祭飨。

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皆擅威权，言为诏敕，郡守令长一缺十除，内外混然，官以贿命，王、阮家富于公室。中书舍人胡母颢专权，奏无不可。时人语曰：“禾绢闭眼诺，胡母大张橐。”“禾绢”谓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际，左右失旨，往往有刳剖断截，禁中懔懔若践刀剑。夜梦豫章太守刘愔反，遣就郡杀之。军旅不息，府藏空虚，内外百官并断禄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佣贩之子。而又令小黄门于殿内埋钱以为私藏。以蜜渍鱁B□皇呈□□瑕n腊肉常至二百脔。奢费过度，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后废帝讳昱，字德融，明帝长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于卫尉府。帝母陈氏，李道儿妾，明帝纳之，故人呼帝为李氏子，帝亦自称李将军。明帝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为小字，故帝小字慧震。泰始二年，立为皇太子。六年，出东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贺，服衮冕九章衣。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彦回共辅朝政，班剑依旧入殿。

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

秋七月戊辰，拜帝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

八月戊午，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薨。

冬十一月己亥，新除郢州刺史刘彦节为尚书左仆射。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自元年以前徙放者并听还本。魏人来聘。

夏六月乙卯，寿阳大水。

秋八月，都下旱。庚午，陈留王曹铣薨。

九月丁亥，立衡阳王嶷子伯玉为南平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乙巳，进桂阳王休范位太尉。

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为始安县王。

二年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庚寅，内外戒严，中领军刘勉、右卫将军萧道成前锋南讨，出屯新亭；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卫将军袁粲、中军将军褚彦回入卫殿省。壬辰，贼奄至，攻新亭垒，道成拒击，大破之。越骑校尉张苟儿斩休范，贼党杜黑蠡、丁文豪分军向朱雀航，刘勉拒贼，败绩，死之。右将军王道隆奔走，遇害。张永溃于白下，沈怀明自石头奔散。甲午，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贼入屯中堂，羽林监陈显达击，大破之。丙申，张苟儿等又破贼，进平东府城，枭禽群贼。丁酉，大赦，解严。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并举义兵赴建邺。

六月癸卯，晋熙王燮遣军克寻阳，江州平。壬戌，改辅师将军还为辅国。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为邵陵王。乙酉，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进号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九月丁酉，以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加护军将军褚彦回为尚书令。

冬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跻为江夏王，赞为武陵王。

三年春三月己巳，都下大水。

夏六月，魏人来聘。

秋七月庚戌，以袁粲为尚书令。

九月丙辰，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进号车骑大将军。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

秋七月戊子，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己丑，内外纂严。遣骁骑将军任农夫、冠军将军黄回北讨，萧道成总统F军。始安王伯融、都乡侯伯猷并赐死。乙未，克京城，斩景素，同逆皆伏诛。 八月丁卯，立皇弟翽为南阳王，嵩为新兴王，禧为始建王。

九月戊子，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赐死。己丑，车骑将军、

扬州刺史安成王准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辛酉，以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

五年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谋废立，皆伏诛。

五月，地震。

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

七月戊子夜，帝遇弑于仁寿殿，时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贬帝为苍梧郡王，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

初帝之生夕，明帝梦人乘马，马无头及后足，有人曰：“太子也。”及在东宫,五六岁能缘漆帐竿，去地丈馀，如此者半食久乃下。渐长，喜怒乖节，左右失旨者手加扑打，徒跣蹲踞。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惮大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三年，好出入，单将左右，或十

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骂则悦而受焉。四年，无日不出，与左右解僧智、张五儿恒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人间扰惧，昼日不开门，道无行人。尝着小裤，不服衣冠。有白棓数十，各有名号，钳凿锥锯，不离左右，为击脑、槌阴、剖心之诛，日有数十。常见卧尸流血，然后为乐。左右人见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曜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为酒肉之费。出逢婚姻葬送，辄与挽车小儿群聚饮酒，以为欢适。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为佃夫委信，佃夫败，叛走，复捕得，自于承明门以车轹杀之。杀杜延载、杜幼文，躬运矛铤，手自脔割。察孙超有蒜气，剖腹视之。执楯驰马，自往刺杜叔文于玄武北湖。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馀皆帝杀之。吴兴沈勃多宝货，往劫之，挥刀独前，左右未至，勃时居丧在庐，帝望见之，便投铤，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嶂□唬骸叭曜镗u桀、纣，屠戮无日！”遂见害，帝自脔割。制露车一乘，施憎□艘猿鋈耄□邮□□耍?羽仪追之，恒不相及；又各虑祸，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天性好杀，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忧惶，夕不及旦。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合将军王敬则谋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单马先走，羽仪不及，左右张五儿马坠湖，帝怒，自驰骑刺马，屠割之。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又于蛮冈赌跳，因乘露车，无复卤簿，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杨玉夫常得意，忽然见憎，遇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织女度，报己，因与内人穿针讫，大醉，卧于仁寿殿东阿毡幄中。帝出入无禁，王敬则先结玉夫、陈奉伯、杨万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与万年同入毡幄内，取千牛刀杀之。

顺皇帝，讳准，字仲谟，小字知观，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帝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废帝即位，加扬州刺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扬、南豫二州诸军事。四年，进号骠骑大将军。及废帝殒，萧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为升明元年。甲午，萧道成出镇东城，辅政。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萧道成司空、录尚书事。以袁粲为中书监、司徒，以褚彦回为卫将军，刘彦节为尚书令，加中军将军。辛丑，以王僧虔为尚书仆射。癸卯，车驾谒太庙。

八月癸亥，司徒袁粲镇石头。戊辰，崇拜帝所生陈昭华为皇太妃。庚午，以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如故。

九月己酉，庐陵王暠薨。

十二月丁巳，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不从执政。丁卯，萧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萧嶷镇东府。戊辰，中外纂严。壬申，司徒袁粲据石头，谋诛道成，不果，旋见覆灭。乙亥，以王僧虔为左仆射，王延之为右仆射。吴郡太守刘遐据郡不从执政，令张瑰攻斩之。

闰月辛巳，屯骑校尉王宜兴贰于执政，见诛。癸巳，沈攸之攻郢城，前军长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严，假萧道成黄钺。乙巳，道成出顿新亭。

是岁，魏太和元年。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败，己巳，华容县人斩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张敬儿克江陵，荆州平。丙子，解严。以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萧道成旋镇东府。

二月庚辰，以王僧虔为尚书令，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萧道成加授太尉，以褚彦回为中书监、司空。丙戌，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中军将军。

三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贰于执政，赐死。

五月戊午，以倭国王武为安东大将军。

六月丁酉，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秋九月乙巳朔，日有蚀之。丙午，加太尉萧道成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赐殊礼。以扬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

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谢氏。

十一月，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癸亥，诛临澧侯刘晃。甲子，改封南阳王翽为随郡王。

十二月丙戌，皇后见于太庙。

三年春正月辛亥，领军将军萧赜加尚书右仆射，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丙申，地震建阳门。

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甲辰，加萧道成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庚戌，诛临川王绰。

夏四月壬申，进齐公萧道成爵为王。壬午，安西将军武陵王赞薨。辛卯，帝禅位于齐。壬辰，逊于东邸。是日，王敬则以兵陈于殿庭，帝犹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阉竖索，扶幸板舆。黄门或促之，帝怒，抽刀投之，中项而殒。帝既出，宫人行哭，俱迁。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封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齐兵卫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闻外有驰马者，惧乱作；监人杀王而以疾赴，齐人德之，赏之以邑。六月乙酉，葬于遂宁陵，謚曰顺帝。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论曰：文帝负扆南面，实有人君之美，经国之义虽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窥古，本无卓尔之资，徒见昆弟之义深，未识君臣之礼异。以此家情，行之国道，主忌而犹犯，恩离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灭亲之祸。开端树隙，垂之后人。明帝因猜忍之情，据已行之典，翦落洪枝，愿不待虑。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无磐石之托，上有累卵之危。方复藏玺怀绂，鱼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斯盖履霜有渐，夫岂一夕，何止区区汝阴揖让而已。

卷四 齐本纪上第四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姓萧氏。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中朝丧乱，皇高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

皇曾祖隽，字子武，位即丘令。皇祖乐子，字闺子，位辅国参军，宋升明中赠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仕宋为汉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龙骧将军，后为南泰山太守，封晋兴县五等男，迁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殂，梁土思之，于峨公山立庙祭祀。升明二年，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岁生，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文遍体。旧宅在武进县，宅南有一桑树，擢本三丈，横生四枝，状似华盖。帝年数岁，好戏其下,从兄敬宗曰：“此树为汝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帝年十三，就受礼及左氏春秋。

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领兵防守，帝舍业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动，宋文帝遣帝领偏军讨沔北蛮。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S帝自随，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破其武兴、兰锒□荩?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帝，攻拔谈提城。魏救兵至，帝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还南郑。

后袭爵晋兴县五等男。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萧惠开雅有知人鉴，谓人曰：“昔魏武为洛阳北部时，人服其英，今看萧建康，但当过之耳。”

宋明帝即位，为右军将军。时四方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在东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辅国将军，东讨。至晋陵，一日破贼十二垒，分军定诸县。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归魏，遣从子索儿攻淮阴，又征帝讨破之，索儿走锺离，帝追至黯黮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明帝遣帝讨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帝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折竹为

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张永等败于彭城，淮南孤弱，以帝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迁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讨如故。

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间流言，帝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冠军将军吴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以赐帝。帝戎服出门迎，惧鸩，不敢饮，将出奔，喜告以诚，先饮之，帝即酌饮之。喜还，明帝意乃悦。

泰始七年，征还都，部下劝勿就征。帝曰："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幼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他族。惟应速发，事缓当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彦回、领军刘勉共掌机事。寻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

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于寻阳，朝廷惶骇，帝与褚彦回等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馀并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帝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筑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F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甯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台军及贼F俱不知。其别率杜黑蠡急攻东垒，帝挺身上马，帅数百人出战，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帝执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是者数四。

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阜荚桥，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刘勉并战没。初，勉高尚其意，托造园宅，名为"东山"，颇忽时务。帝谓曰："将军以顾命之重，此是艰难之日，而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勉不纳，竟败　。及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帝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

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帝。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台分遣F军击平贼，帝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帝与袁粲、褚彦回、刘彦节引咎解职，不许。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州刺史、镇军将军，进爵为公。与袁粲、褚彦回、刘彦节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屡欲害帝，尝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时暑热，帝昼卧裸袒，苍梧立帝于室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帝神色不变，敛板曰：“老臣无罪。”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发即中帝脐。苍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时建平王景素为朝野归心，潜为自全计，布诚于帝，帝拒而不纳。景素寻举兵，帝出屯玄武湖，事平乃还。

帝威名既重，苍梧深相猜忌，刻木为帝形，画腹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赏，皆莫能中。时帝在领军府，苍梧自来烧之，冀帝出，因作难，帝坚卧不动。苍梧益怀忿恚，所见之物，呼之为帝。加以手自磨鋋，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大功于国，今害之，谁为汝尽力？”故止。高帝谋与袁褚废立，皆不见从。

五年七月戊子，杨玉夫等与直合将军王敬则通谋弑苍梧。齎首，使左右陈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囊贮之，以与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叩门大呼，自言报帝，门犹不开，敬则自门窒中以首见帝，帝犹不信，乃于墙上投进其首，帝索水洗视，敬则乃踰垣入。帝跣出，敬则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骑赤马，夜入殿中，殿中惊怖；及知苍梧死，咸称万岁。至帝践阼，号此马为“龙骧赤”。明旦，召袁粲、褚彦回、刘彦节入会西锺槐树下计议。帝以事让彦节，彦节未答。帝须髯尽张，眼光如电。次让袁粲，又不受。敬则乃拔刀，在床侧跃麾F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呼虎贲剑戟羽仪，手自取白纱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则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顺帝。于是长刀遮粲、彦节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镇东府，与袁粲、褚彦回、刘彦节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加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封竟陵郡公，给油幢络车，班剑三十人。帝固辞上台，即授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反，称太后诏己下都。丁卯，帝入居朝堂，命诸将西讨，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蕴，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与攸之密谋，乃下达郢州。武帝时为郢州长史，蕴伺武帝出吊，因作乱，据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蕴还至东府前，又期见高帝，帝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司徒袁粲、尚书令刘彦节见帝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及攸之反问初至，帝往石头诣粲谋，粲称疾不相见，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其夜丹阳丞王逊告变。彦节从弟领军韫及直合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帝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遣诸将攻石头，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F军攻石头，斩粲，彦节走额担湖，蕴逃斗场，并禽斩之。粲典签莫嗣祖同粲谋，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高帝亦并赦而用之。时黄回顿新亭，闻石头已下，因称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抚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进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诸军事，高帝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剑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高帝辅政，奏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间华拊游铮□彩□咛酢F渲泄□爸钔醴□茫□湟?旧例，亦请详制。

九月丙午，加帝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固辞，诏遣敦劝，乃受黄钺，辞殊礼。甲寅，给三望车。

三年正月乙巳，高帝表蠲百姓逋责。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召。丁卯，给高帝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诏进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礼，加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綟绶。甲寅，使以

备物典礼进，策曰：

朕以不造，夙罹闵凶，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刘九县，神歇灵绎，海水群飞，缀旒之殆，未足为譬，岂直小宛兴刺，黍离作歌而已哉。天赞皇宋，实S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业，高勋至德，振古绝伦，虽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今将授公典礼，其敬听朕命：

乃者袁、邓构祸，实繁有徒，子房不臣，称兵协乱，顾瞻宫掖，将成茂草，言念邦国，翦为仇雠。当此之时，人无固志。公投袂徇难，超然奋发，登寅车而戒路，执金板而先驱，麾钺一临，凶党冰泮，此则霸业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浦。索儿愚悖，同恶相济，天祚无象，背顺归逆，北鄙黔黎，奄坠涂炭。公受命宗祊，精贯朝日，拥节和门，气踰霄汉，破釜之捷，斩馘蔽野，石梁之战，禽其渠帅，保境全人，江阳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张淹迷昧，弗顾本朝，爰自南区，志图东夏，潜军间入，窃觊不虞。于时江服未夷，皇涂荐沮，公忠诚慷慨，在险弥亮，以寡制F，所向风偃，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丑羯俯张，势振彭、泗。公奉辞伐罪，戒旦晨征，兵车始交，氛祲时荡，吊死扶伤，弘宣皇泽，俾我淮、肥，复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兹厥后，猃狁孔炽，封豕长蛇，重窥上国。而世故相仍，师出已老，角城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事，发愤忘食，躬擐甲胄，视险若夷，分疆画界，开创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桂阳负F，轻问九鼎，裂冠毁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飞矢集乎君屋，群后忧惶，元戎无主。公按剑凝神，则奇谟冠世，把旄指麾，则懦夫成勇，信宿之间，宣阳底定，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难，衅起戚藩，建平失图，兴兵内侮，公指授六师，义形于色，役未踰旬，朱方宁晏，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诸夏糜沸，淫刑以逞，谁则无辜，黔首相悲，朝不谋夕，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轨谁嗣。公远稽殷、汉之义，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庙清谧，九区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刘携贰，成此乱阶，丑图潜沟，危机窃发，据有石头，志犯应、路。公神谋内运，霜锋外举，袄沴载澄，国涂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苞祸，岁月滋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乃眷西顾，缅同异域。而经纶惟始，九伐未申，长恶不悛，遂逞凶逆。公把钺出关，凝威江甸，正情与皦日同亮，明略与秋云竞爽，至义所感，人百其心，积年逋诛，一朝显戮，沮浦安流，章台顺轨，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哲，道庇生灵，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劳王室，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若乃缔构宗稷之勤，造物资始之泽，云布雾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腾芳于郊园，景星垂晖于清汉，遐方款关而慕义，荒服重译而来庭，汪哉邈乎，无得而名也。朕闻畴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树侯伯，有国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显锡，姬旦宣哲，曲阜S藩。或改玉以弘风，或胙土以宣化，礼绝常班，宠冠群辟。爰逮桓、文，车服异数。惟公勋业超于先烈，而褒赏阙于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欤！静言钦叹，良有缺然。今进授相

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凡十郡，封公为齐公。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定尔邦家，用建冢社。斯实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纪纲侯甸，率由旧则。往者周、召建国，师保兼任，毛、毕执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宠，同规在昔。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雩都县开国侯彦回，授公相国印绶、齐公玺绂。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总百辟，秩踰三事，职以礼移，号随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称，送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竟陵公印策，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

以公执礼弘律、仪刑区宇、遐迩一体，人无异业。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崇修南亩，所宝惟谷，王府充实，百姓繁衍。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翼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乂克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厉身化下，杜渐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御宄以刑，御奸以德，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凤举四维，龙腾八表，威灵所振，异类同乂。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明发载怀，肃恭禋祀，孝敬之重，义感灵只。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齐国置丞相以下，敬遵旧式。往钦哉，其祗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高帝三让，公卿敦劝固请，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宋帝诏齐公十郡之外，随宜除用。以齐国初建，给钱五百万、布五千疋、绢五千疋。以太尉左长史王俭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

四月癸酉，宋帝又诏进齐公为王，以豫州之南梁陈潁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广陵海陵南沛增王封为二十郡。使司空褚彦回奉策授玺绂，改立王社，馀如故。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锺虡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辛卯，宋帝以历数在齐，乃下诏禅位，是日逊于东邸。壬辰，遣使奉策曰：

咨尔齐王：伊太古初陈，万化纷纶，开曜灵以鉴品物，立元后以驭黎元。若夫容成、大庭之世，伏羲、五龙之辰，靡得而详焉。自轩黄以降，坟索所纪，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劳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遗风馀烈，光被无垠。汉、魏因循，不敢失坠，爰逮有晋，亦遵前典。昔我祖宗英叡，旁格幽明，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惟王圣哲钦明，荣镜区宇，仁育群生，义征不譓，声化远洎，荒服无虞，殊类同规，华戎一族。是以五色来仪于轩庭，九穗含芳于郊牧。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焕，受终之义既彰，灵只乃眷，兆庶引领。

朕闻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所以仰鉴玄情，俯察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谒苍昊，奏云门而升圆丘，时膺大礼，永保洪业，岂不盛欤！并命玺书，遣兼太保、司空褚彦回，兼太尉、守尚书令王僧虔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高帝固让，宋朝王公以下陈留王粲等，诣门陈请，帝犹未许。齐世子卿士以下固请；兼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奏符瑞，因言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验往揆今，若斯昭着，敢以职任，备陈管穴，伏愿顺天时，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请。尚书右仆射王俭奏："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受禅。"高帝乃许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夫肇自生灵，树以司牧，所以阐极立则，开元创物，肆兹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终上代，粤自汉、魏，揖让中叶，咸焕诸方策，载在典谟。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实赖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济乎厥艰。大造颠坠，再构区宇，诞惟天人，罔弗和会。乃仰协归运，景属与能，用集大命于兹。辞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献，暨乎百蛮，佥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违，人神无统，不可以旷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顺鸿历。敬简元辰，虔奉皇符，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答人衷，式敷万国。惟明灵是飨。礼毕，备大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文武位二等，

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逋租宿责勿收。犯乡论清议、赃汙淫盗者，一皆荡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敕系者，特加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于丹阳故县，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晋、宋故事，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宋诸王皆降为公，郡公主为县君，县公主为乡君。诏降宋南康郡公为县公，华容公为侯，萍乡侯为伯，减户有差，以奉刘穆之、王弘、何无忌之祀。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诏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原赦。诸负衅流徙者，皆听还本土。戊戌，以荆州刺史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断四方上庆礼。己亥，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乃停太官池御税。庚子，诏宋帝后藩王诸陵，量置守卫。

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浑拾寅为骠骑大将军。诏宋氏第秩，量所废置。有司奏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六十二人，除广兴郡公沈昙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改元嘉历为建元历，祖以正月卯，腊以十二月未。丁未，诏曰："设募取将，县赏购士，盖出权宜，自今可断F募。"乙卯，河南国遣使朝贡。丙辰，诏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己未，汝阴王殂，齐志也，追謚为宋顺帝。辛酉，诛阴安公刘燮等。六月乙亥，诏宋末以来，枯骸毁榇，宣下埋藏。庚辰，备法驾，奉七庙主于太庙。甲申，立齐太子赜为皇太子。断诸州郡礼庆，降死罪以下刑，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为豫章王，映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晔为武陵王，暠为安成王，锵为鄱阳王，铄为桂阳王，鉴为广兴王，皇孙长懋为南郡王。乙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

秋七月丁未，曲赦交州部内。丁巳，诏南兰陵桑梓本乡，长蠲租布；武进王业所基，给复十年。

八月癸巳，省陈留国。丁巳，立皇子钧为衡阳王。

九月辛丑，诏以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乙巳，复置南蛮校尉官。丙午，加司空褚彦回尚书令。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刘胤为汝阴王，奉宋后。己卯，享太庙。辛巳，汝阴王太妃王氏薨，追赠宋恭皇后。己丑，荆州天井湖出绵，人用与常绵不异。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彦回为司徒，以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辛丑，祀南郊。

二月丁卯，魏军攻寿阳，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人尤贫遘难者。

三月，百济国遣使朝贡，以其王牟都为镇东大将军。

夏四月丙寅，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

五月，立六门都墙。

秋九月甲午朔，日有蚀之。丙子，蠕蠕国遣使朝贡。

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彦回为司徒。壬子，以骠骑豫章王嶷为司空。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诏王公卿士荐谠言。丙子，立皇子锋为江夏王。

二月癸丑，罢南蛮校尉官。

夏四月辛亥，始制东宫臣僚用下官礼敬闻喜公子良等。

六月壬子，大赦。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蚀之。

九月辛未，蠕蠕国王遣使欲俱攻魏，献师子皮裤褶。乌程令吴郡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尸骸不反，而昌玄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丙戌，置会稽山阴县狱丞。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十二月丁亥，高丽国遣使朝贡。命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诸州郡，观省风俗。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庚戌，诏原都下囚系有差，免元年以前逋责。

三月庚申，召司徒褚彦回、左仆射王俭受顾托。壬戌，皇帝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群臣上謚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

舟。四月丙午，葬于武进泰安陵，于龙舟卒哭，内外反吉。

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深沈静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及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导，以长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异物皆令随例毁弃。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着紫皮履。华盖除金华爪，用铁回钉。每曰："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下，移风易俗。性宽，尝与直合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所着文，诏中书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览之流也。

始帝年十七时，尝梦乘青龙上天，西行逐日。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数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又有龙出焉。上时已贵矣，宋明帝甚恶之，遣善占墓者高灵文往墓所占相。灵文先给事太祖，还，诡答曰："不过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贵不可言。"明帝意犹不已，遣人践藉，以左道厌之。上后于所树华表柱忽龙鸣，震响山谷。明帝寝疾，为身后之虑，多翦功臣，上亦见疑，每云："萧道成有不臣相。"时镇淮阴，每怀忧惧，忽见神人谓上曰："无所忧，子孙当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孙奉伯往淮阴监元会。奉伯旧与帝款，是行也，帝与奉伯同室卧，奉伯梦上乘龙上天，于下捉龙脚，不得。及觉，叙梦，因谓曰："兖州当大庇生灵，而弟不得与也。"奉伯竟卒于宋世。又参军崔灵建梦天谓己："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为十九也。及为领军，望气者陈安宝见上身上恒有紫黄气。安宝谓王洪范曰："此人贵不可言。"所居武进县有一道，相传云"天子路"。或谓秦皇所游，或云孙氏旧□J倍镅远□翘熳映觥F浜蠼ò餐跣萑收蚨□□□蚊鞯?惧,杀休仁,而常闭东府不居。明帝又屡幸,改"代"作"伐"，以厌王气。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苍梧王败，安成王代立，时咸言为验。术数者推之，上旧居武进东城村，"东城"之言,其在此也。升明二年冬，延陵县季子庙沸井之北，忽闻金石声，疑其异，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响，即复凿之，复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简，长一尺，广二分，上有隐起字，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诣阙起居。"简木坚白，字色乃黄。瑞应图云"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会稽剡县有山，名刻石。父老相传云，"山虽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县人儿裘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字,凡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乃去苔视之，其大石文曰："此齐者,黄石公之化气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道成，

得贤帅，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孝经命决曰：“谁者起，视名将。”将，帝小字也。河洛谶曰：“历年七十水灭绪，风云俱起龙鳞举。”又曰：“肃肃草成，道德尽备。”案宋水德也。义熙元年，宋武帝王业之始，至齐受命，七十年。又谶曰：“萧为二士天下乐。”案二士“主”字也。郭文举金雄记曰：“当复有作，肃入草。”易曰：“圣人作，万物睹。”“当复有作”，言圣人作也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肃肃，谷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谷中精细者，稻也，即道也，熟犹成也　　。又歌曰　　：“金刀利刃齐刈之。”金刀“刘”字，刈犹翦也。孔子河洛谶曰：“堨河梁，塞龙泉，消除水灾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为灾害，故曰水灾。梁亦水也，堨河梁，则行路成矣。路，犹道也。消除水灾，除宋水氏之灾害也。河图谶又曰：“上参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为紫庭，神龙之冈梧桐生，凤鸟戢翼朔旦鸣。”南斗，吴分野，草屋者居上，“萧”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传曰齐后山。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门玄畅者，于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荥阳郡人尹千，于嵩山东南隅见天雨石，坠地石开，有玉玺在其中。玺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与道俱,肃然入草应天符,扫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运兴。”千奉玺诣雍州刺史萧赤斧，赤斧以献。案宋武帝于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数。”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禅齐凡

六十年。然则帝之符应也若是，今备之云。

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高帝长子也。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生于建康县之青溪宫。将#之夕，孝皇后、昭皇后并梦龙据屋，故小字上为龙儿。年十三，梦人以笔画身左右为两翅，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飞，举体生毛，发长至足。有人指上所践地曰“周文王之田”。又于所住堂内得玺一枚，文曰“皇帝行玺”。又得异钱，文为“北斗星”，双刀、双贝及有人形带剑焉。　仕宋为赣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不从命。南康相沈肃之絷上郡狱，族人萧欣祖、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馀人起义。避难揭阳山，有白雀来集，闻山中有清声传漏响。又于山累石为佛图，其侧忽生一树，状若华盖，青翠扶疏，有殊群木。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是日大热，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终而有云垂荫，正当会所，会罢乃散。及为广兴相，岭南积旱，连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无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

元徽四年，累迁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顺帝立，征晋熙王燮为抚军、扬州刺史，以上为左卫将军，辅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处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备。高帝闻

之曰："此真我子也。"于盆城掘堑，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于时城内乏水，欲引水入城，始凿城内，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处，用之不竭。上表求西讨，不许，乃遣偏军援郢，平西将军黄回等，皆受上节度。升明二年，事平，迁江州刺史，封闻喜县侯。其年，征侍中、领军将军。寻加督京畿诸军事。三年，又加尚书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给班剑二十人。

齐国建，为齐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给油络车、羽葆、鼓吹，增班剑为三十人。以石头为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东宫。进为王太子。高帝即位，为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征镇州郡令长、军屯营部，各行丧三日，不得擅离任。都邑城守，防备幢队，一不得还。乙丑，称先帝遗诏，以司徒褚彦回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诏曰："丧礼虽有定制，先旨每存简约，内官可三日一还临，外官间日一还临，后有大丧皆如之。"丁卯，以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为太尉。癸酉，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泰始初，军役大起，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扰乱在所，至是除荡，百姓悦焉。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为皇后。

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

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长懋为皇太子。诏申壬戌赦恩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进封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子隆为随王，皇子子真为建安王，皇孙昭业为南郡王。戊戌，以水潦为患，星纬乖序，克日讯都下囚，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建康、秣陵二县贫人加振赐，必令周悉。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以司徒褚彦回为司空。

秋八月癸卯，司空褚彦回薨。

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辛未，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乙未，以中书令王延之为尚书左仆射。

十二月己丑，诏曰：“缘淮戍将，久处边劳，三元行始，宜沾恩庆，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后每岁如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诏内外群僚，各进谠言，王公卿士，各举所知。又诏守宰禄奉，盖有恒准，往以边虏告警，故沿时损益，今区宇甯晏，宜加优奖，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壬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铿为宜都王，皇子子明为武昌王，子罕为南海王。望气者云：新林、娄湖、东府西有天子气。甲子，筑青溪旧宫，作新林、娄湖苑以厌之。二月庚寅，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

三月丙辰，诏以星纬失序，阴阳愆度，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讫为始。戊寅，诏四方见囚，罪无轻重，及劫贼馀口，长徒敕系，悉皆原赦。

夏五月丁酉，车骑将军张敬儿有罪伏诛。

秋八月壬申，魏人来聘。

冬十月丙寅，使骁骑将军刘瓒聘于魏。

十一月己卯，雷。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护军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以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壬寅，以新除尚书右仆射柳世隆为左仆射，以丹阳尹李安人为右仆射。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

八月丙午，幸旧宫，申都下狱及三署见徒，量所降宥。戊申，幸玄武湖讲武。壬子，扶南国遣使朝贡，并献颂章云。甲子，诏都下二县，坟墓毁发，随宜掩埋，遗骸未棕者，并加敛瘗。疾困不能存者，详加沾赉。

冬十二月庚申，魏人来聘。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降一等，馀依赦制。

三月甲寅，使辅国将军刘瓒聘于魏。

夏五月，省总明观。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薨。辛卯，于益州置平蛮校尉官。

八月乙未，幸中堂听讼。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弥颉为河、凉二州刺史，封陇西公、宕昌王。

冬十月丙辰，魏人来聘。

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奂为尚书右仆射。改封武昌王子明

为西阳王。

四年春闰正月癸巳，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丁未，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辛亥，耕藉田。诏宥殊死以下。甲寅，幸阅武堂，劳酒小会，赐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幸宣武堂讲武。

二月丙寅，大风，吴兴偏甚，树叶皆赤。己未，立皇弟銶

为晋熙王，铉为河东王。壬午，使通直郎裴昭明聘于魏。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司徒，骠骑将军临川王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并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右仆射王奂为尚书左仆射。辛卯，赐孤寡老疾各有差。

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庙，降诸囚徒。

先是，立商飙馆于孙陵冈，世呼为九日台，秋九月辛卯，车驾幸焉。

冬十月，初起新林苑。六年春三月甲申，诏皇太子于东宫玄圃园宣猷堂临讯及三署徒隶。己亥，封皇子子响为巴东王。

夏五月庚辰，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又潁川荀丕亦以谏诤，托他事及诛。

六月辛未，诏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者。

秋七月，齐兴太守刘元宝于郡城堑得钱三十七万，皆轮厚径一寸半，以献，上以为瑞，班赐公卿。

九月壬寅，于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

十一月丙戌，土雾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镇南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鸾为右仆射。辛亥，祀南郊，大赦。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子者，复其父。壬戌，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映薨。戊辰，诏以诸大夫年秩隆重，增俸，给见役。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子峻为广汉王，子琳为宣城王，子I为义安王。

夏五月乙巳，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甲子，以新除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

秋九月壬寅，魏人来聘。

冬十一月戊申，诏平南参军T幼明聘于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丁巳，以行百济王泰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二月辛卯，零陵王司马药师薨。

夏四月戊辰朔，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

六月己巳，魏人来聘。庚午,长沙王晃薨。丙申,大雷雨，有黄光竟天，照地状如金。乙酉，都下大风发屋。秋七月癸卯，诏以阴阳舛和，纬象愆度、储胤婴患，淹历

旬晷，可大赦。

八月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壬辰，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反，遣丹阳尹萧顺之讨之，子响伏诛。

冬十二月戊寅，诏量增尚书丞郎赐禄。己卯，改封宣城王子琳为南康王，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平蛮府。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见囚。

戊午，诏射声校尉裴昭明聘于魏。

三月癸巳，明堂灾。

夏五月丙申，林邑国献金簟。丁未，魏人来聘。安成王暠薨。己未，乐游正阳堂灾。

秋八月己亥，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吴兴、义兴大水。乙卯，蠲二郡租。

九月戊辰，幸琅邪城讲武，观者倾都，普颁酒肉。

冬十月甲寅，魏人来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以尚书右仆射西昌侯鸾为左仆射。诏增内外有务F官禄奉。丙戌，诏故太宰褚彦回、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军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人配飨太祖庙庭。

十二月乙巳，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骠骑大将军、豫州刺史王敬则为司空。乙亥，皇太子长懋薨。

二月，雍州刺史王奂有罪，伏诛。

三月丙寅，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晏为尚书右仆射。

夏四月癸未，魏人来聘。甲午，立皇孙昭业为皇太孙，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五月戊辰，以旱故，都下二县、朱方、姑孰权断酒。

秋七月丁巳，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

郡三调，F逋宿责，并同原除。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人，复除已讫，更申五年。

先是魏地谣言，“赤火南流丧南国”。是岁，有沙门从北齎此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疗疾。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馀日，都下大盛，咸云“圣火”。诏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吴兴丘国宾密以还乡，邑人杨道庆虚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阶而殿屋鸣吒，上恶之。魏军将至，上虑朝野忧惶，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戊寅，大渐，诏曰：“始终大期，圣贤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但皇业艰难，万机自重，不能无遗虑耳。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正道。内外F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尚书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瑰、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尔职，谨事太孙，勿有懈怠。”又诏曰：“我识灭后，身上着夏衣画天衣，纯乌犀导，絓诸器服，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唯装复夹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长短二口，铁环者，随入梓宫。祭敬之典，本在因心，灵上慎勿以牲为祭。祭惟设饼、茶饮、乾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设菜食。陵墓万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名为景安陵。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人，百官停六时入临，朔望祖日可依旧。诸主六宫，并不须从山陵。内殿凤华、寿昌、曜灵三处，是吾所改制。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谓此为奢俭之中，慎勿坏去。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诸小小赐乞，及合内处分，亦有别牒。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悉令萧谌优量驱使之。”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庙号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上刚毅有断，政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临崩，又诏：“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敝人已甚，珠玉玩好，伤俗尤重，严加禁绝。”

论曰：齐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潜用，泰始开运，大拯时艰。及苍梧暴虐，衅结朝野，而百姓懔懔，命县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方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惟天厌水行，固已

人希木德，归功与能，事极乎此。武帝云雷伊始，功参佐命，虽为继体，事实艰难。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己出。外表无尘，内朝多豫，机事平理，职贡有恒，府藏内充，人鲜劳役。宫室苑圃，未足以伤财，安乐延年，F庶所同幸，亦有齐之良主也。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陈，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T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

卷五 齐本纪下第五

废帝郁林王讳昭业，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长子也。高帝为相王，镇东府，时年五岁，床前戏。高帝方令左右拔白发，问之曰："儿言我谁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谓左右曰："岂有为人作曾祖而拔白发者乎。"即掷镜、镊。其后问讯，高帝指示宾客曰："我基于此四世矣。"及武帝即位，封为南郡王，时年十岁。

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于东宫崇正殿。其日小会，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给南郡王扶二人。

七年，有司奏给班剑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选友、学，礼绝群王。十一年，给皁轮三望车。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为皇太孙，居东宫。

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孙即帝位，大赦。

八月壬午，诏称遗诏，以护军将军武陵王晔为卫将军，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右仆射王晏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徐孝嗣为右仆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剑三十人。蠲除三调及F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减关市徵税。先是，每有蠲原之诏，多无事实，督责如故。是时西昌侯鸾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风来苏，至此恩信两行，海内莫不欣然。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

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庚戌，魏人来聘。辛亥，立临汝公昭文为新安王、曲江公昭秀为临海王，皇弟昭粲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礼。镇军将军西昌侯鸾即本号为大将军，给鼓吹一部，亲兵五百人。以领军鄱阳王锵为尚书右仆射。诏百僚极陈得失。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辛亥，祀南郊，宥隆昌元年以来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参军刘瓒聘于魏。

二月辛卯，祀明堂。

夏四月辛巳，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陵王晔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骠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卫将军，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骠骑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

闰月丁卯，以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蚀之。

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废帝为郁林王。

帝少美容止，好隶书，武帝特所锺爱，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之。进退音吐，甚有令誉。生而为竟陵文宣王所摄养，常在袁妃间。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随住焉。性甚辩慧，哀乐过人。接对宾客，皆款曲周至。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择其中美貌者，皆与交欢。密就富市人求钱，无敢不与。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合，与诸不逞小人，至诸营署中淫宴。凡诸小人，并逆加爵位，皆疏官名号于黄纸，使各囊盛以带之，许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别作钥，兼善效人书，每私出还，辄扃钥，封题如故，故人无知者。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闻之，相与谋曰："若言之二宫，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已七十，馀生宁足吝邪。"数日中，二人相系自杀，二宫不知也。武帝以暨阳县寒人给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剡县寒人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

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丧，哀容号毁，旁人见者，莫不呜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备食甘滋。葬毕，立为皇太孙。问讯太妃，截壁为合，于太妃房内往何氏间，每入辄弥时不出。武帝往东宫，帝迎拜号恸，绝而复苏，武帝自下舆抱持之，宠爱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婆。宋氏以来，人间有杨婆儿哥，盖此征也。武帝有疾，又令杨氏日夜祷祈，令宫车早晏驾。时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数日，疾稍危，与何氏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侍武帝疾，忧容惨戚，言发泪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辄哽咽不自胜。武帝以此谓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后，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崩，执帝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F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　素好狗马，即位未逾旬，便毁武帝所起招婉殿，

以材赐阉人徐龙驹，于其处为马埒。驰骑坠马，面额并伤，称疾不出者数日。多聚名鹰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轀輬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合，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时司空王敬则问新除射声校尉萧坦之曰："便如此，不当匆匆邪？"坦之曰："此政是内人哭响彻耳。"自山陵之后，便于合内乘内人车问讯，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间，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赌跳、放鹰走狗杂狡狯。

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决之西昌侯鸾，鸾有谏，多不见从。极意赏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即位未期岁，所用已过半，皆赐与诸不逞群小。取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及至废黜，府库悉空。

其在内，常裸袒，着红紫锦绣新衣、锦帽、红縠褌，杂采袒服。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武帝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徐龙驹为后合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帝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龙驹劝长留宫内，声云度霍氏为尼，以馀人代之。皇后亦淫乱，斋合通夜洞开，内外淆杂，无复分别。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合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并为之羽翼。　　西昌侯鸾屡谏不纳；既而尼媪外入，颇传异语，乃疑鸾有异志。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使直殿省。常随后呼胤为三父。与胤谋诛鸾，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杜谏，乃止。又谋出鸾于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谘。鸾虑变，先使萧谌、坦之等于省诛曹道刚、朱隆之等，率兵自尚书省入云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门，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系进。帝在寿昌殿，裸身与霍氏相对，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房合，令阉人登兴光楼望，还报云　　："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急装，在西钟楼下。"须臾，萧谌领兵先入宫，帝走向爱姬徐氏房，拔剑自刺不入，以帛缠颈，舆接出延德殿。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执弓楯欲战，谌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出西弄，遇弑，年二十二。舁尸出徐龙驹宅，殡葬以王礼。霍氏及广昌君宋并赐死，馀党亦见诛。

先是文惠太子立楼馆于锺山下，号曰"东田"，太子屡游幸之，"东田"反语为"颠童"也。武帝又于青溪立宫，号曰"旧宫"，反之"穷厩"也。果以轻狷而至于穷。又武帝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谓"，于是移点于外，易名为犬子。处士何点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悬，三才之所系，今化而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郁林、海

陵相继废黜，此其验也。永明中，百姓忽着破后帽，始自建业，流于四远，贵贱翕然服之，此服祆也。帽自萧谌之家，其流遂远，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当灭，而谌亦诛死之效焉。

废帝海陵恭王讳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临汝公，郁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郁林废，西昌侯鸾奉帝纂统。

延兴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赐文武位二等。以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都督、扬州刺史，加班剑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镇东城。以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以丹阳尹徐孝嗣为左仆射，以领军将军沈文季为右仆射，以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以骠骑大将军鄱阳王锵为司徒。命宣城公鸾甲仗百人入殿，陈显达、王晏、徐孝嗣、萧谌各五十人入殿。

八月壬辰，魏人来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则为太尉。辛丑，复置南蛮校尉官。甲辰，诏使者观省风俗。

九月癸未，诛新除司徒鄱阳王锵、中军大将军随王子隆。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诛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于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起兵，遣中护军王玄邈讨诛之。乙酉，又诛湘州刺史南平王锐、郢州刺史晋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丁亥，以卫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司徒，以抚军将军桂阳王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鸾黄钺，进授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加殊礼，进爵为王。戊戌，诛新除中军将军桂阳王铄、抚军将军衡阳王钧、侍中秘书监江夏王锋、镇军将军建安王子真、左将军巴陵王子伦。是时宣城王鸾辅政，帝起居皆谘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与。辛亥，皇太后令废帝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统。建武元年，诏海陵王依汉东海王强故事，给虎贲、旄头、画轮车，设锺4宫县。十一月，称王有疾，数遣御师往视，乃殒之。给温明秘器，敛以衮冕之服，大鸿胪监护丧事。葬给轀輬车，九旒大辂，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东海王强故事，謚曰恭。

先是武帝立禅灵寺于都下，当世以为壮观，天意若曰“禅“者禅也，“灵”者神明之目也，武帝晏驾而鼎业倾移也 。永明世，市里小儿以铁相击于地，谓之“斗凿”，“凿”之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灭矣。又武帝时以燕支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夺朱之效也。时又多以生纱为帽，半其裙而析之，号曰“倚劝”。先是人间语好

云“扰攘建武”，至是朝士劝进，实为匆遽，“倚劝”“扰攘”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玄度。少孤，高帝抚育过诸子。宋泰豫元年，为安吉令，有严能之名。升明中，累迁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进号辅国将军。高帝践阼，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子侯旧乘缠帷车，帝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公事混挠，贩食人担火误烧牛鼻，豫章王以白武帝，帝笑焉。转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清道而行。十年，累迁尚书左仆射，领右卫将军。武帝遗诏为侍中、尚书令，寻加镇军将军，给班剑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号为大将军，给鼓吹一部，亲兵五百人。寻加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

海陵王立，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加都督，增班剑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镇东府城，给兵五千人，钱二百万，布千匹。九江事难，假黄钺，事宁，表送之。寻加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增班剑为四十人，给幢络三望车，前后部羽葆、鼓吹，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废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为第三子，群臣三请，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以司空陈显达为太尉。乙丑，诏断远近上礼。丁卯，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

十一月壬申，日有蚀之。帝宿沐浴，不御内。其日，洁斋蔬食，断朝务，屏人，单衣帢危坐，以至事毕。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妃江氏为懿后，别立寝庙，号陵曰修安。封桂阳王铄等诸王子皆为列侯。凡诸王侯得罪者，诸子皆复属籍。又诏遣大使观省四方。癸酉，革永明之制，依晋、宋旧典，太子以师礼敬少傅。甲戌，进大司马寻阳公王敬则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百姓地者，悉以还主。废南蛮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刘氏为敬皇后，号陵曰兴安。庚辰，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源为庐陵王，宝寅为建安王，宝融为随郡王，宝攸为南平王。甲申，断官长贡献及私饷遗。以安陆昭王缅第二子宝晊袭封安陆王。丁亥，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宝卷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己丑，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庚子，诏“自缙绅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

十二月庚戌，宣德太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璩之子，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

是岁，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系囚殊死以下。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内外群僚各进忠言，无有所讳。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己卯，诏都下二县，有毁发坟垄，随宜修理。乙未，魏军攻锺离，徐州刺史萧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陈显达使持节、都督西北道诸军事。丁酉，内外纂严。　　二月己未，司州刺史萧诞与F军攻败魏军。诏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悉停今年税调。丙寅，停青州麦租。魏军自寿春退。

三月甲申，解严。

夏四月己亥朔，亲录三百里内狱讼，自外委州郡讯察，三署徒隶，原遣有差。魏军围汉中，梁州刺史萧懿拒退之。

五月甲午，寝庙成，诏监作长帅赐位一等。

六月壬戌，诛领军萧谌、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

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

冬十月癸卯，诏罢东田，毁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纳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赐各有差，断四方上礼。　　十二月丁酉，诏晋帝诸陵，悉皆修理，并增守卫。吴、晋陵失稔之乡，蠲三调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阴平王杨炅子崇祖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己巳，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事竟不行。乙酉，诏以去岁魏攻缘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病死者，并送还本土。

三月壬午，诏车府乘舆有金银校饰者，皆剔除之。

夏四月，魏军攻司州，栎城戍主魏僧I击破之。

冬闰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

一级，断远近上礼。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壬寅，诏“人#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诛尚书令王晏。

二月以尚书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

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魏军攻沔北。

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御之。

十一月丙辰，以氐杨灵珍为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F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沔北诸郡，为魏所攻，相继亡败，新野太守刘思忌随宜应接，食尽，煮土为粥，而救兵不至，城被克，死之。乙巳，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丁未，诛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阳王子I、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阳王昭粲。

二月癸丑，遣左卫将军萧惠休假节援寿阳。辛未，豫州刺史裴叔业败魏军于淮北。

三月丙午，蠲雍州遇魏军之县租布。戊申，诏增仲尼祭秩。

上以疾患不瘳，望气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为衡阳王。丁丑，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

五月壬午，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东讨。乙酉，斩敬则，传首建邺，曲赦浙东吴、晋陵等七郡。

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遗诏：“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书监、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尚书左仆射，常侍、护军如故。江祏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卿。军政大事委陈太尉。内外F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腹之任，可委刘悛、萧惠休、崔慧景。”群臣上謚曰明皇帝，庙号

高宗，葬兴安陵。　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大存俭约，罢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废文惠太子所起东田，斥卖之。永明中，舆辇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以牙角代之。尝用皁荚，讫，授馀泺与左右，曰："此犹堪明日用。"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馀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其俭约如此。

性猜忌，亟行诛戮。通道术，用计数。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简于出入，将南则诡言之西，将东则诡言之北，皆不以实，竟不南郊。初有疾，无辍听览，群臣莫知。及疾笃，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　　。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S"太官无此水则不立"。决意塞之，欲南引

淮流，会崩，事寝。

废帝东昏侯讳宝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贤，明帝辅政后改焉。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庚申，镇北将军晋安王宝义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己未，诏删省律科。癸亥，诏萧坦之、江祏更直殿省，总监宿卫。辛未，诏刘暄、江祏更直延明殿省。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庚寅，尚书令徐孝嗣议："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杯，盖出近俗；又牢烛侈缋，亦亏曩制。今除金银连锁,自馀新器，悉用埏陶，牢烛华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丁酉，改封随王宝融为南康王，安陆王宝晊为湘东王，竟陵王昭胄为巴陵王。

二月，太尉陈显达败绩于马圈。夏四月丙午朔，魏孝文皇帝崩。己巳，立皇子诵为皇太子，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

五月癸亥，加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六月甲子，诏原雍州今年三调。

秋七月辛未，淮水变赤如血。丙戌，杀尚书右仆射江祏、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来岁，昼夜不止，小屋多坏。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F。赐死者材器，并加振恤。

八月乙巳，蠲遇水资财漂荡者今年调税。又诏为马圈战亡将士举哀。丙辰，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诏曲赦都下，中外戒严，遣领军将军萧坦之致讨。戊午，斩遥光，传首。己巳，以尚书令徐孝嗣为司空，以领军萧坦之为尚书左仆射。闰月丙子，以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

九月甲辰，杀尚书左仆射萧坦之，右卫将军曹武。戊午，杀领军将军刘暄。壬戌，以频杀大臣，大赦。

冬十月乙未，诛尚书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仆射新除镇军将军沈文季。庚子，以吴兴太守萧惠休为尚书右仆射。辛丑，以侍中王亮为左仆射。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于寻阳。乙丑，加护军将军崔慧景平南将军，督F军南讨。

十二月甲申，陈显达至都，宫城严警。乙酉，斩显达，传其首。馀党尽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

二月己丑，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降魏。

三月乙卯，命平西将军崔慧景攻寿春。丙午，尚书右仆射萧惠休卒。丁未，崔慧景于广陵反，举兵内向。壬子，命右卫将军左兴盛督都下水步F军御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以京城纳慧景。乙卯，遣中领军王莹率F军屯北篱门。壬戌，慧景至，莹等败绩。甲子，慧景入建邺，台城内闭门拒守。豫州刺史萧懿兴兵入援。己巳，以懿为尚书右仆射。

夏四月癸酉，慧景弃F走，斩之。诏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兖二州。乙亥，以新除尚书右仆射萧懿为尚书令。丙子，以中领军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五月己酉，江夏王宝玄伏诛。壬子，赦。乙丑，曲赦都下及南徐、兖二州。

六月庚寅，车驾于乐游苑内会，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观。

秋七月甲辰夜，宫内火，唯东合内明帝旧殿数区及太极以南得存，馀皆荡尽。

冬十月己卯，杀尚书令萧懿。

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于荆州。

十二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于襄阳。

是岁，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帝与宫人于阅武堂元会，皇后正位，阉人行仪，帝戎服临视。丁酉，以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为司徒，以新除抚军将军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乙巳，长星见，竟天。辛亥，祀南郊，大赦，诏百官陈谠言。

二月丙寅，干和殿西厢火。壬午，诏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严。始内横吹五部于殿内，昼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见。三月乙巳，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癸丑，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

六月，萧颖胄弟颖孚起兵庐陵。戊子，赦江州安成、庐陵二郡。 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张欣泰、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率石头文武奉建安王宝寅向台，至杜姥宅，宫门闭，乃散走。丙辰，龙斗于建康淮，激水五里。

八月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

九月甲辰，萧衍至南豫州，辅国将军、监南豫州事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丙辰，李居士与衍军战于新亭，见败。

冬十月甲戌，王珍国又战败于朱雀航。戊寅，甯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卫，屯东宫，寻亦降衍，于是闭宫城门自守。

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杀帝，时年十九。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明帝亦不以为非，但勖以家人之

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发诏不许，使三日一朝。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明帝临崩，属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欲速葬，恶灵在太极殿，徐孝嗣固争，得踰月。每当哭，辄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脱地，帝辍哭大笑，谓宦者王宝孙曰：“此谓秃鹙啼来乎。”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阉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匆遽而罢。

太子所生母黄贵嫔早亡，令潘妃母养之。拜潘氏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着织成裤褶，金薄帽，执七宝缚摺S?有金银校具，锦绣诸帽数十种，各有名字。戎服急装缚裤，上着绛衫，以为常服，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湿，织杂采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毒瑁帖箭。每出，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又甚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担幢诸校具服饰，皆自制之，缀以金华玉镜F宝。舍人、主书及至左右主帅，并皆侍侧，逞诸变态，曾无愧T。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

陈显达平，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馀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吏司奔驱，叫呼盈路。打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绕宛转，周遍都下，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疾患困笃者，悉扛移之。无人扛者，扶匐道侧，吏司又加捶打，绝

命者相系。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无不荡尽。工商莫不废业，樵苏由之路断。至于乳妇昏姻之家，移#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如此非一。又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当#不去，帝入其家，问："何独在？"答曰："临#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长秋卿王儇病笃，不听停家，死于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狈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藏朱雀航南酒垆中，夜方得羽仪而归。喜游猎，不避危险。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故贵人富室者,皆数处立宅,以为避围之舍。每还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后得反。禁断又不即通，处处屯咽，或泥涂灌注，或冰冻严结，老幼啼号，不可闻见。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长围"。及建康城见围，亦名长围，识者以为谶焉。

三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合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领军将军王莹率F救火，太极殿得全。内外叫唤，声动天地。帝三更中方还，先至东宫，虑有乱，不敢便入，参觇审无异，乃归。其后出游，火又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馀间皆尽。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云"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酷不别画，但取绚曜而已，故诸匠赖此得不用情。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都下酒租，皆折输金，以供杂用。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悉皆隳废。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縗，百品千条，无复穷已。亲幸小人，因缘为奸，科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

为输送。守宰惧威，口不得道，须物之处，以复重求。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少府太官，凡诸市买，事皆急速，催求相系。吏司宾士，遇便虏夺，市廛离散，商旅靡依。

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当暑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率无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置之。大树合抱，亦皆移掘，插叶系华，取玩俄顷。划取细草，来植阶庭，烈日之日，至便焦燥。纷纭往还，无复已极。山石皆涂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明帝时多聚金宝，至是金以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卖金，不问多少，限以贱价，又不还直。张欣泰尝谓舍人裴长穆曰：“宫殿何事顿尔！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灭，今不及秦一郡，而顿起数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悦子之道，顾言不用耳。”

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赀财，莫不S乞。或云寄附隐藏，复加收没，计一家见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男口必杀。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处衣服，无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斩衰絰杖，衣悉粗布。群小来吊，盘旋地坐，举手受执蔬膳，积旬不听音伎。左右直长阉竖王宝孙诸人，共营肴羞，云为天子解菜。

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帝小有得失，潘则与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合内不得进实中荻。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褌，着绿丝屩，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谘S，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师巫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范云谓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当思百全计。”光尚曰：“至尊不可谏正，当托鬼神以达意耳。”后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向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向等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县首苑门。

上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

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徵求，皆出百姓。

群小以陈显达下数日便败，崔慧景围城正得十日，及萧衍师至，亦谓为然。裹粮食、樵刍，凡所须物，为百日备。帝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及至近郊，乃聚兵为固守计，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使冠军将军王珍国领三万人据大桁，莫有斗志，遣王宝孙督战，呼为王伥子。宝孙切骂诸将帅，直合将军席豪发愤突阵死。豪，骁将也，既毙，F军于是土崩。军人从朱雀观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无数。于是闭城自守，城内军事委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以稷为副，实甲犹七万人。

帝着乌帽裤褶，备羽仪，登南掖门临望。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又受刀敕等教着五音儿衣，登城望战。还与御刀左右及六宫于华光殿立军垒，以金玉为铠仗，亲自临阵，诈被创势，以板扛将去，以此厌胜。又于阅武堂设牙门军顿，每夜严警。帝于殿内骑马，从凤庄门入徽明门，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逐马左右卫从，昼眠夜起如平常。闻外鼓吹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F皆怠怨，不为致力，募兵出战，至城门数十步，皆坐甲而归。虑城外有伏兵，乃烧城傍诸府署，六门之内皆尽。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贩死牛马肉。萧衍长围既立，堑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

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S为城防，帝曰：“拟作殿。”竟不与。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昼夜不休。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须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法珍、虫儿又说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围不解，宜悉诛之。”珍国、张稷惧祸，乃谋应萧衍，以计告后合舍人钱强。强许之，密令游荡主崔叔智夜开云龙门，稷及珍国勒兵入殿，分军又从西上合入后宫，御刀丰勇之为内应。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合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邪！”直后张齐斩首，送萧衍。宣德太后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

和帝讳宝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随郡王。永元

元年，改封南康王，出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督七州军事。

二年十一月甲寅，长史萧颖胄奉王举兵。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见西方。乙卯，教纂严。丙辰，以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戊午，衍表劝进。

十二月乙亥，群僚劝进，并不许。壬辰，骁骑将军夏侯亶自建邺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置僚属。"　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虫儿、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长星见，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群僚上尊号，立宗庙及南北郊。

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为中兴，文武赐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加雍州刺史萧衍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以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宝卷为零陵侯，诏不许。又奏为涪陵王，诏可。夏四月戊辰，诏凡东讨F军及诸向义之F，普复除五年。秋七月丁巳，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将军陈伯之降。

九月己未，诏假黄钺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冬十一月壬寅，尚书令、镇军将军萧颖胄卒。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东大将军萧衍为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乙酉，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临朝，入居内殿。壬寅，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甲寅，加大司马萧衍位相国，梁公，备九锡礼。

二月壬戌，诛湘东王宝晊。丙戌，进梁公萧衍爵为王。

三月辛丑，鄱阳王宝寅奔魏。诛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庚戌，车驾东归至姑孰。丙辰，逊位于梁。丁巳，庐陵王宝源薨。

四月辛酉，禅诏至，皇太后逊居外宫。梁受命，奉帝为巴陵王，宫

于姑孰。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葬恭安陵。

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邑而迁帝焉，以问范云，云俛首未对。沈约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颔之。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帝曰 ：“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加折焉。先是，文惠太子与才人共赋七言诗，句后辄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验。又永明中，望气者云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于其处大起楼苑宫观，武帝屡游幸以应之；又起旧宫于青溪，以弭其气。而明帝旧居东府城西，延兴末，明帝龙飞，至是梁武帝F军城于新林，而武帝旧宅亦在征虏。

百姓皆着下屋白纱帽，而反裙覆顶。东昏曰：“裙应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断之。于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祆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为猥贱乎。东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狭，后果有逐鹿之事。东昏宫里又作散叛发，反髻根向后，百姓争学之，及东昏狂惑，天下散叛矣。东昏又与群小别立帽，骞其口而舒两翅，名曰“凤度三桥“。裙向后，总而结之，名曰“反缚黄丽”。东昏与刀敕之徒亲自着之，皆用金宝，凿以璧璫。又作着调帽，镂以金玉，间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旧宅在三桥，而“凤度”之名，凤翔之验也。“黄丽”者“皇离”，为日而反缚之，东昏戮死之应也。“调”者，梁武帝至都，而风俗和调。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胸，名曰“假两”，此又服祆。假非正名也，储两而假之，明不得真也。东昏诛，其子废为庶人，假两之意也。论曰：郁林地居长嫡，瑕衅未彰，而武皇之心，不变周道，故得保兹守器，正位尊极。既而愆鄙内作，兆自宫闱，虽为害未远，而足倾社稷。郭璞称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号，实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当负荷，乘机而作，大致歼夷，流涕行诛，非云义举，事苟非安，能无内愧。既而自树本枝，根胤孤弱，贻厥所授，属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义，往贤垂范，备而之禅，术士诫之，东昏以“卷”名，“藏”以终之，其兆先征，盖亦天所命矣。

卷六 梁本纪上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姓萧氏，与齐同承淮阴令整。整生皇高祖辖，位济阴太守。辖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从事。副子生皇祖道赐，位南台治书侍御史。道赐生皇考，讳顺之，字文纬，于齐高帝为始族弟。

皇考外甚清和，而内怀英气，与齐高少而款狎。尝共登金牛山，路侧有枯骨纵横，齐高谓皇考曰："周文王以来几年，当复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懔然动色。皇考由此知齐高有大志，常相随逐。齐高每外讨，皇考常为军副。及北讨，薛索儿夜遣人入营，提刀径至齐高眠床，皇考手刃之。频为齐高镇军司马、长史。时宋帝昏虐，齐高谋出外，皇考以为一旦奔亡，则危几不测，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齐高深然之。历黄门郎，安西长史，吴郡内史，所经皆着名。吴郡张绪常称："文武兼资，有德有行，吾敬萧顺之。"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　："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时微皇考，石头几不据矣。及齐高创造皇业，推锋决胜，莫不垂拱仰成焉。齐建元末，齐高从容谓皇考曰："当令阿玉解扬州相授。"玉，豫章王嶷小名也。齐武帝在东宫，皇考尝问讯，及退，齐武指皇考谓嶷曰："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惮，故不居台辅。以参豫佐命，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謚曰懿。

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岁次甲辰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初，皇妣张氏尝梦抱日，已而有娠，遂#帝。帝生而有异光，状貌殊特，日角龙T，重岳虎顾，舌文八字，项有浮光，身映日无影，两骼骈骨，项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为儿时，能蹈空而行。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所居室中，常若云气，人或遇者，体辄肃然。

初为卫军王俭东合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请为户曹属。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帝，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渎，有一老人谓帝曰："君龙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乱，安之者其在君乎？"问其名氏，忽然不见。寻以皇考艰去职，归建邺。

及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融欲因帝晏驾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帝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懿曰："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

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惟利是与，若啖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齐武旧臣，不自安，齐明忧之，乃起帝镇寿阳，外声备魏，实防慧景。师次长濑，慧景惧罪，白服来迎，帝抚而宥之。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并曰："慧景反□日茫?实是见贼，我曹武将，譬如韝上鹰，将军一言见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中婴儿，杀之不武。"于是曲意和释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拜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

建武二年，魏将王肃、刘昶攻司州刺史萧诞甚急，齐明遣左卫将军王广之赴救，帝为偏帅隶广之。行次熨斗洲，有人长八尺馀，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缘江呼曰："萧王大贵。"帝既屡有征祥，心益自负。时去诞百里，F军以魏军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谓诸将曰："今屯下梁之城，塞凿岘之险，守雉脚之路，据贤首之山，以通西关，以临贼垒，三方掎角，出其不备，破贼必矣。"广之等不从。后遣徐玄庆进据贤首山，魏绝其粮道，F惧，莫敢援之，惟帝独奋请先进。于是广之益帝精甲，衔枚夜前。失道，望见如持两炬者，随之果得道，径上贤首山，广之军因得前。魏军来胁，帝坚壁不进。时王肃自攻城，一鼓而退，刘昶有疑心，帝因与书，间成其隙。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云随之来，当肃营，寻而风回云转，还向西北，帝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于水北，帝扬麾鼓噪，响振山谷，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戟翼之。城中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崩。肃、昶单骑走，斩获千计，流血绛野。得肃、昶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则江东吾有也。"以功封建阳县男。

寻为司州刺史。有沙门自称僧恽，谓帝曰：“君项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有威名。尝有人饷马，帝不受，饷者密以马系斋柱而去。帝出见马，答书殷勤，缚之马首，令人驱出城外，马自还。还都为太子中庶子，领四厢直。出镇石头。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

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F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旧齐武腹心，齐明忌之，欲使后弟刘暄为雍州，暄不愿出外，因江祏得留。齐明帝拟帝雍州，受密旨出顿，声为军事发遣。又命五兵尚书崔慧景、征南将军陈显达相续援襄阳。慧景与帝进行邓城，魏孝文帅十余万骑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从，于是大败。帝帅F拒战，独得全军。及魏军退，以帝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

先是，雍州相传樊城有王气，至是谣言更甚。及齐明崩，遗诏以帝为都督、雍州刺史。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谓“六贵”。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号为“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馀人，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帝谓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离时患，须与益州图之耳。”时上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语在懿传。言既不从，弘策还，帝乃召弟伟及憺，是岁至襄阳。乃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沈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时帝所住斋常有气，五色回转，状若蟠龙。季秋出九日台，忽暴风起，烟尘四合，帝所居独白日清朗，其上紫云腾起，形如伞盖，望者莫不异焉。

寻而大臣相次诛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听事，告以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

先是，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帝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武、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人书论军事。天武既发，帝谓谘议参军张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武至，必回遑无计，若不见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断三峡，据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声，临九派，断彭蠡，传檄江南，风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惮襄阳人，加唇亡齿寒，必不孤立，宁得不闇见同邪。挟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

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及山阳至巴陵，帝复令天武齎书与颖胄兄弟。去后，帝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　’。及问天武，口无所说。天武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武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F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之，果疑不上。柳忱劝斩天武，送首山阳，颖胄乃谓天武曰：“天下之事，县之在卿，今就卿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于是斩之，送首山阳，山阳信之，驰入城，将踰阈，县门发，折其车辕，投车而走，中兵参军陈秀拔戟逐之，斩于门外，传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有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帝迎南康，都襄阳，待正尊号，帝不从。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　：“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弘策言之于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戊申，帝发襄阳。自冬积霰，至是开霁，士卒咸悦。帝遂留弟伟守襄阳城，谓曰：“当置心于襄阳人腹中，推诚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当相见。”遂移檄建邺，阐扬威武。及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景宗帅F济岸，进顿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张冲迎战，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等会大军于夏口。帝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张惠绍、朱思远等游遏中江，绝郢、鲁二城信使。时张冲死，其F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帝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假黄钺。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来会。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汉南。是日，有紫云如盖，荫于垒幕。甲寅，东昏遣甯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子衿喜。其夜流星坠其城，四更中无雨而水暴长，F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F尽溺于江，王茂虏其馀而旋。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先是，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帝谓诸将

曰：“夫征讨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讋服。陈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狈奔归，彼间人情，理当凶惧。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因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致命焉。

戊午，鲁山城主孙乐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数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参军朱晓求降。帝谓曰：“城中自可不识天命，何意恒骂？“晓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尝不吠尧。”初，郢城之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及城开，帝并加隐恤，其死者命给棺槥。

东昏闻郢城没，乃为城守计，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百馀人。尚书令王亮苦谏，不从。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求未便进军。帝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可及其犹豫逼之。”乃命邓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黄门郎苏回劳军。帝登舟，命诸军以次进路，留上庸太守韦叡守郢城，行州事。邓元起将至寻阳，陈伯之犹惧，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请罪。

九月，天子诏帝平定东夏，以便宜从事。前军之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走，至是大军进据之。自发雍州，帝所乘舰恒有两龙导引，左右莫不见者。缘道奉迎百姓，皆如挟纩。仍遣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景宗击走之。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曹景宗、陈伯之为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F军禽之于阵。大军次新林，建康士庶倾都而至，送款或以血为书。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阜荚桥，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道林馀F退屯航南，迫之，因复散走，退保朱雀，凭淮自固。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荡然矣。

十月，东昏石头军主朱僧勇归降。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余万，阉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诸军。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珍国之F，一时土崩。F军追至宣阳门，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壬午，帝镇石头，命F军围六门。东昏悉焚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F二十万。青州刺史桓和紿东昏出战，因降。先是，俗语谓密相欺变者为“和欺”。于是虫儿、法珍等曰：“今日败于桓和，可谓和欺矣。”帝命诸军筑长围。

初，F军既逼，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常僧景镇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帝遣晓喻，并降。帝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屯破墩，从弟甯朔将军景镇广陵。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赴降。

十二月丙寅，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其夜以黄油裹首送军。帝命吕僧珍、张弥勒兵封府库及图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诛之，及凶党王咺之以下四十八人属吏，以宫女二千人，分赉将士。宣德皇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授帝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帝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丙戌，入镇殿内。是日，凤皇集建邺。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丁亥，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劳东方十二郡。

二年正月辛卯，下令："通检尚书F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辩，依事议奏。其义师临阵致命，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敛，收恤遗孤。"甲午，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都下。追赠皇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皇考侍中、丞相。乙未，下令："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又下令减损浮费，自非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命外详为条格。

戊戌，宣德皇后临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壬寅，诏进帝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并依旧辟士，馀并如故。甲寅，齐帝进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王上。策曰：

上天不造，难锺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袭统，宸居弗永，虽夙夜劬劳，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书契弗睹，朝权国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贤，诛残台辅，含冤抱痛，M类靡馀。公藉昏明之期，因兆庶之愿，爰率群后，翊成中兴，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实公纽我绝纲，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边隙大S，荆河连率，招引戎荒。公受言本朝，轻兵赴

袭，排危冒险，刚柔递用，坦然一方，还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谢，高宗虑深社稷，将行权道。公定策帷帐，激扬大节，废帝立王，谋猷深着，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阐业，厥猷虽远，戎狄内侵，凭陵关塞，司部危逼，沦陷指期。公总兵外讨，卷甲长骛，焚庐毁帐，胡哭言归，此又公之功也。樊、汉阽切，羽书续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拯我边危，重获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汉南迥弱，咫尺勍寇。公作藩爰始，因资靡托，练兵训卒，搜狩有序，俾我危城，翻为强镇，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纪号，瞻乌已及，虽废昏有典，而伊、霍难行。公首建大策，爰立明圣，义踰邑纶，勋高代入，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风，虽被江、汉，京邑蠢蠢，湮为洪流。公投袂万里，事惟拯溺，义声所覃，无思不韪，此又公之功也。鲁城、夏汭，梗据中流，乘山置垒，萦川自固。公御此乌集，陵兹地险，费无遗矢，战未穷兵，践华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恶相济，缘江负险，蚁聚加湖。桴旝一临，应时褫溃，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复怀举斧，畜兵九派，用拟勤王。公棱威直指，势踰风电，旌旆小临，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冲要，密迩京畿，凶徒炽聚，断塞津路。公兵威所震，望旗自骇，此又公之功也。群竖倡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骑如云。公爰命英勇，因机骋锐，气冠阪泉，势踰洹水，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带岨固，新垒、东墉，金汤是埒，凭险作守，兵食兼资，风激电骇，莫不震叠，城复于隍，于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独夫昏佷，凭城靡惧，鼓锺红猬□寥粲锈牛□蚴切澳酰□伤构诿幔□捉埔蛑□□□?孥戮。公奇谋密运，威略潜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亿兆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厉志，服道儒门，濯缨来仕，清猷映世。时运艰难，宗社危殆，昆冈已燎，玉石同焚，驱率貔貅，抑扬霆电，义等南巢，功齐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谁嗣，拯其将鱼，驱其袒发，解兹乱网，理此棼丝，复礼衽席，反乐河海。永平故事，闻之者叹息，司隶旧章，见之者陨涕，请我人命，还之斗极，悯悯缙绅，重符戴天之庆，哀哀黔首，复蒙履地之恩，德踰于嵩、岱，功邻于造物，超哉邈矣，越无得而言焉。

朕又闻之：畴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维，永隆万叶。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厝罔用。惟公经纶天地，甯济区夏，道冠乎伊、稷，赏薄于桓、文，岂所以宪章齐、鲁，长辔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惧焉。今进授相国，改扬州刺史为牧，以豫州之梁郡历阳、南徐州之义兴、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封公为梁公，锡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毕、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礼实宜之。今命使持节、兼

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梁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数，宜与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建安公印策，骠骑大将军如故。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

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劳心稼穑，念在人天，丕崇务本，惟谷是宝。是用锡公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人，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鬈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棫朴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范物，式遏不虞，折冲惟远。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跨蹑嵩溟，陵厉区宇，譬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严祀典，祭有馀敬。是用锡金秬鬯一卣，圭瓒副焉。梁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钦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礼，对扬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帝固辞，府僚劝进，不许。

二月辛酉，府僚重请曰："近以朝命蕴策，冒奏丹诚，奉被还令，未蒙虚受，缙绅顒顒，深所未达。盖闻受金于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人，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茧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锺，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龙逢之冤。明公据鞍辍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只，罄图效祉，山戎、孤竹，束马景从，伐罪吊人，一匡静乱，匪叨天功，实勤濡足。龟玉不毁，谁之功欤，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命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齐帝追赠梁公夫人为梁国妃。

乙丑，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宣武城内凿井，得玉镂骐驎、金镂玉璧、水精环各二。又凤凰见建康县桐下里。宣德皇后称美符瑞，归于相国府。丙寅，诏梁国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帝上表，以"前代选官，皆立选簿，请自今选曹，精加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涘，造请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

以过立试吏，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诏依表施行。丙戌，诏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庐江、江州之寻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其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如故。帝固辞，有诏断表。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

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丙午，齐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锺虡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如旧仪。丙辰，齐帝下诏禅位，即安姑孰。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于别宫。”壬戌，策曰：

咨尔梁王，惟昔邃古之载，肇有生灵，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卢之后，斯并龙图鸟□郧埃□陪辫泌ぶ□溃□涛薜?而详焉。洎乎农、轩、炎、皞之代，放勋、重华之主，莫不以大道君万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执朽索，去之若释重负，一驾汾阳，便有窅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玺，非所以示贵称尊，乘大辂、建旗旗，盖欲令归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庶，徇物而君四海。及于菁华内竭，畚橇外劳，则抚兹归运，惟能是与。四百告终，有汉所以高揖，黄德既谢，魏氏所以乐推。爰及晋、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历，应符S运，二叶重光，三圣系轨。嗣君丧德，昏弃纪度，毁紊天纲，雕绝地纽。是以谷满川枯，山飞鬼哭，七庙已危，人神无主。惟王体兹上哲，明圣在躬，端冕而协邕熙，推锋而拯涂炭，武功与日车并运，文教与鹏翼齐举。固以幽显宅心，讴讼斯属；岂徒桴鼓播地，卿云丛天而已哉。至于昼睹争明，夜飞枉矢，除旧之征必显，更姓之符允集。今便仰祗干象，俯从人愿，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允执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临亿兆，格文祖而膺大业，以传无疆之祚，岂不盛与。并命玺书，遣兼太保、中书监、兼尚书令王亮，兼太尉、中书令王志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帝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范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帝谦让不受。是日，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事并明着，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齐氏以历运斯既，否终则亨，钦若天应，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

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咸以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甿黎，光宅区宇。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于我有邦，俾九服八荒之内，连率岳牧之君，蹶角顿颡，匡救无术。衍投袂星言，推锋万里，厉其挂冠之情，用拯兆庶之切，遂因时来，宰司邦国，济物康世，实有厥劳。而晷纬呈祥，川岳效祉，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于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诚，并以皇干降命，难以谦拒。衍自惟匪德，辞不获遂，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人神不可乏主，遂藉乐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临驭万方，顾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简元辰，恭兹大礼，升坛受禅，告类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传厥后，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灵是飨。礼毕，有诏放观。

乃备法驾还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人爵二级，文武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布、口钱、宿责勿复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汙淫盗，一皆荡涤，洗除前注，与之更始。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以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齐帝后王氏为巴陵王妃，齐代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效着艰难者，别有后命。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悉皆蠲放。诸流徙之家，并听还本。以兼尚书令王亮为尚书令，兼尚书右仆射沈约为尚书仆射。封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自郡王以下，列爵为县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户；王之庶子为县侯，五百户，谓之诸侯；功臣爵邑无定科。凤凰集南兰陵。

丁卯，诏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被幽逼者，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给廪食。戊辰，遗巴陵王钱二百万，绢布各千疋，绵二千斤。车骑将军高丽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太进号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己巳，巴陵王殂于姑孰，追諡为齐和帝，终礼一依故事。

庚午，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其有田野不辟，狱讼无章，忘公徇私，侵渔是务者，悉随事以闻。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各依名腾奏，罔或遗隐。又诏曰：“金作赎刑，有闻自昔，入缣以免，施于中代。永言叔季，偷薄成风，婴愆入罪，厥涂匪一。死者不可复生，刑者无因自反，由此而望滋实，庸可致乎。可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以时奏闻。”辛未，以新

除谢沐公萧宝义为巴陵王，以奉齐祀。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征新除相国军谘祭酒谢朏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癸酉，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百姓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甲戌，诏断远近上庆礼。

闰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诏以宪纲日弛，渐以为俗，令端右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有司奏，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张氏为献皇后，陵曰建陵，郗氏为德皇后，陵曰修陵。

五月乙亥夜，盗入南北掖，烧神武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F讨之。

六月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是月陈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蚀之。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鸾鸟见乐游苑。乙巳，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封邓至王。丁未，命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诏尚书郎依昔奏事。交州献能歌鹦鹉，诏不纳。林邑、干陀利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庙。甲子，立皇子统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十二月，大雪，深三尺。

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庚辰，以仇池公杨灵珍为北梁州刺史，封仇池王。

夏四月癸卯，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尚书右仆射范云卒。乙丑，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

六月丁亥，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朏为司徒、尚书令。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是夏，多疠疫。

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月，皇子纲生，降都下死罪以下囚。

十一月乙卯，雷电，大雨，晦。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二月，魏克梁州。

三月，陨霜杀草。

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憍陈如闍耶跋摩为安南将军。

六月丙子，诏分遣使巡察州部，视人冤酷。癸未，大赦。

秋七月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王。

八月，魏克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甲子，诏除赎罪科。

是岁，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正月癸卯，诏“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T，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丙午，省凤凰衔书伎。戊申，诏“往代多命宫人帷宫观禋郊之礼，非所以仰虔苍昊，自今停止”。辛亥，祀南郊，大赦。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叟讨平之，曲赦交

州。是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六月庚戌，立孔子庙。

冬十月，使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侵魏。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

是岁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起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甲申，立皇子纲为晋安王。

三月丙寅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甲寅，初立诏狱。诏建康县置三官，与廷尉三官分掌狱事，号建康为南狱，廷尉为北狱。

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秋七月乙丑，邓至国遣使朝贡。

八月辛酉，作东宫。

九月，临川王宏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而归。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乙丑,以师出淹时,大赦。魏人乘胜攻锺离。

十二月癸卯，司徒谢朏薨。

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邺。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官。癸巳，曹景宗、韦叡等破魏师于邵阳洲，斩获万计。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丁巳，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五月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

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九月乙亥，改阅武堂为德阳堂，听讼堂为仪贤堂。

冬闰十月乙丑，以开府临川王宏为司徒，以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以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甲申，以左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左仆射。

十二月丙辰，左仆射夏侯详卒。

七月春正月戊子，以元树为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戊戌，诏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

二月乙卯，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以法日数；凡二十四班，以法气序；不登十品，别有八班，以象八风；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合一百九号。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四月乙卯，以皇太子纳妃故，赦大辟以下，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

五月，都下大水。戊子，诏兰陵县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人赐复终身。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及置朱衣直合将军官。

六月辛酉，改陵监为令。

秋八月丁巳，皇子绎生，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

九月壬辰，置童子奉车郎。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王。

冬十月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丙子，诏大举北侵。丁丑，魏县瓠镇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

是岁，魏永平元年。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壬辰，魏镇东参军成景隽以宿预城内属。

夏四月戊申，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以车骑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薨。

冬十一月壬寅，立皇子续为庐陵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庚寅，新作缘淮塘。

三月己丑，幸国子学，亲临讲肄，赐祭酒以下各有差。乙未，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

夏四月丁巳，选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

六月癸丑，盗杀宣城太守朱僧勇。

闰六月己丑，宣城盗转寇吴兴，太守蔡撙讨平之。

冬十二月癸未，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是岁，于阗、林邑国并遣使朝贡。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戊申，荆州言驺虞见。

三月，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卢昶。

夏六月，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二月，山车见临城县。振远将军马仙嶵大破魏军，斩馘十余万，复朐山城。

是岁，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宕昌国遣使朝贡，婆利国贡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加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开府仪同三司，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元太尉，以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

二月戊辰，新昌、济阳二郡野蚕成茧。

三月丁巳，为旱故，曲赦扬、徐二州。庚申，高丽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百济、扶南、林邑等国各遣使朝贡。

秋九月，宕昌国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己酉，降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癸丑，齐宣德太妃王氏薨。

是岁，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

二月辛酉，兼尚书右仆射袁昂即正。丙寅，诏“明下远近，若委骸不葬，或篠衣莫改，量给棺具收敛”。辛巳，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以从闰数。

闰三月乙丑，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卒。

夏四月，都下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庙，增基九尺。

秋九月，加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位元司空，以司空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诏曰：“明堂地居卑湿，可量就埤起，以尽诚敬。”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丁亥，耕藉田，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

夏六月，都下讹言有枨枨，取人肝肺及血，以饴天狗。百姓大惧，二旬而止。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是岁，林邑、扶南、于阗国各遣使朝贡。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以下班赉各有差。停远近上庆礼。辛亥，祀南郊，诏班下远近，博采英异。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除其条。丙辰，汝阴王刘胤薨。丁巳，魏宣武皇帝崩。

夏四月丁丑，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薨。

冬十月，浮山堰坏。

是岁，蠕蠕、狼牙修国各遣使来朝贡。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蚀之，既。

夏四月，高丽国遣使朝贡。

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

秋八月，蠕蠕、河南国各遣使朝贡。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壬辰，大赦。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叟斩反者阮宗孝，传首建邺。曲赦交州。　是岁，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诏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及优蠲#子之家，恤理冤狱，并赈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

二月辛亥，耕藉田。甲寅，赦罪人。

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翦有乖仁恕。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诸祀则否。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

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

是岁，河南、扶南、婆利等国各遣使朝贡。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三月丙寅，改封建安郡王伟为南平王。

夏六月乙酉，中军将军、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

秋八月壬寅，诏“兵驺奴婢，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

闰八月，干陀利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乙亥，以行司徒临川王宏即正。

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是岁，魏神龟元年。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领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以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以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以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辛卯，祀南郊，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夏四月丁巳，帝于无碍殿受佛戒，赦罪人。秋七月，于阗、扶南国各遣使朝贡。

卷七 梁本纪中第七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蚀之。己卯，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以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庚子，扶南、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月癸丑，以高丽王嗣子安为甯东将军、高丽王。

三月，滑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河南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己卯，江、淮、海并溢。

九月乙亥，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

是岁，魏正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戊子，大赦。　二月辛丑，祀明堂。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诏曰：“平秩东作，义不在南，前代因袭，有乖礼制。可于震方，具兹千亩。”于是徙藉田于东郊外十五里。

五月己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

闰月丁巳，诏自今可停贺瑞。

六月丁卯，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归魏。

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斐邃节，督F军侵魏。甲寅，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F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开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济、新罗国各遣使朝贡。

十二月戊辰，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为甯东大将军。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庚戌，都下地震。

三月乙卯，巴陵王萧屏薨。

夏四月丁卯，汝阴王刘端薨。

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既。癸巳，大赦。诏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连率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秋八月甲子，婆利、白题国各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始兴王憺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辛亥，祀明堂。

二月乙亥，耕藉田，孝弟力田赐爵一级，豫耕之司，克日劳酒。　冬十月庚午，以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蚀之。甲辰，尚书左仆射王暕卒。十二月戊午，用给事中王子云议，始铸铁钱。狼牙修国遣使朝贡。

五年夏六月乙酉，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树木倒折，开地数十丈。庚子，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北青兖二州刺史，率F侵魏。

六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来降。自去岁以来，北侵诸军，所在克获。甲戌，以元法僧为司空，封始安郡王。

二月辛巳，改封法僧为宋王。

三月丙午，赐新附人长复除，诖误罪失，一无所问。

夏五月己酉，修宿预堰，又修曹公堰于济阴。壬子，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侵魏。

六月庚辰，豫章王综奔魏，魏复据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

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

是岁，魏孝昌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死罪以下。

夏四月乙酉，太尉临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诏在位群臣，各举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荐闻。

秋九月己酉，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薨。

冬十一月庚辰，丁贵嫔薨，大赦。

是岁，河南、高丽、林邑、滑国并遣使朝贡。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右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诏百官奉禄，自今可长给见钱。辛未，祀南郊。诏流亡者听复宅业，蠲役五年，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孝弟力田赐爵一级。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所至皆克。初，帝创同泰寺，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

三月辛未，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

夏五月丙寅，成景隽克魏临潼、竹邑。

冬十月庚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甲寅，曲赦东豫州。

十一月丁卯，以中护军萧藻为都督侵魏，镇于涡阳。

是岁，林邑、师子、高丽等国各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乙酉，蠕蠕国遣使朝贡。

二月，筑寒山堰。癸丑，魏孝明皇帝崩。

夏四月戊戌，魏尒朱荣推奉孝庄帝。庚子，荣杀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降，封愿达为乐平王。是时魏大乱，其

北海王颢、临淮王彧、汝南王悦并来奔。北青州刺史元隽、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

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颢主魏，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降。

是岁，魏武泰元年，寻改为建义，又改曰永安。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辛巳，祀明堂。

夏四月癸巳，陈庆之攻拔魏梁城，进屠考城，禽魏济阴王晖业。 五月癸酉，进克虎牢，魏孝庄帝出居河北。乙亥，元颢入京师，僭号建武。

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闰月，护军将军南康王绩薨。己卯，魏将尒朱荣攻杀元颢，京师反正。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华表灾。癸巳，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讲堂法坐，为四部大F开涅盘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F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馀人。会毕，帝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

十一月戊子，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

是岁，盘盘、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设平等会。庚申，大雨雹。

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悦还北主魏。庚申，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司州牧，随悦北侵。是月，林邑、扶南国遣使朝贡。

秋八月庚戌，幸德阳堂，祖魏主元悦。山贼寇会稽郡县。

九月壬午，假超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

是岁，魏庄帝杀其权臣尒朱荣，其党奉魏长广王晔为主而杀孝庄帝，年号建明。

三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丙申，以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二月辛丑，祀明堂。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统薨。

六月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华容公欢为豫章郡王，枝江公誉为河东郡王，曲江公察为岳阳郡王。是月，丹丹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大赦。赐为父后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并爵一级。庚寅，诏宗戚有服属者，并赐汤沐食，乡亭侯各随远近以为差次。壬辰，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

九月，狼牙修国遣使朝贡。是秋，吴兴生野稻，饥者赖焉。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为四部F说涅盘经，迄于乙卯。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至是招诱亡命，欲寇广州，在所讨平之。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F说般若经，迄于十二月辛丑。

是岁，魏尒朱兆又废其主晔而奉节闵皇帝，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高欢举兵信都，别奉勃海太守朗为主，改普泰元年为中兴。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为大司马，以司空宋王元法僧为太尉，以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为司空。立临川靖惠王宏子正德为临贺郡王。庚午，立嫡皇孙大器为宣城郡王，位列诸王上。癸未，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

二月壬寅，以太尉元法僧还北主魏，以侍中元景隆为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宗为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随法僧北侵。庚戌，新除扬州刺史邵陵王纶有罪，免为庶人。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帝所释孝经义。

夏四月，盘盘国遣使朝贡。

秋七月甲辰，星陨如雨。

九月乙巳，加司空袁昂尚书令。

冬十一月，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丙子，魏彭城王尒朱仲远来奔，以为定洛将军，封河南王，北侵。随所克土，使自封建。庚辰，以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

是岁，魏相勃海王高欢平尒朱氏，废节闵皇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而奉平阳王修，是为孝武皇帝。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寻又改为永熙元年。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涤之等到郊所履行，忽闻异香三随风至。及将行事，奏乐迎神毕，有神光圆满坛上，朱紫黄白杂色，食顷乃灭。戊申，都下地震。己酉，长星见。辛亥，祀明堂。

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坐，发金字般若经题，讫于己丑。

三月丙辰，大司马南平王伟薨。

夏五月戊子，都下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己卯，魏建义城主兰保杀东徐州刺史崔庠，以下邳降。

冬十月庚申，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以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是岁，河南、波斯、盘盘等国并遣使朝贡。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藉田，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

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逕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正封河南王。甲辰，百济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丁卯，荧惑在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国遣使朝贡。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封魏王，率F北侵。

闰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声二。

是岁，魏孝武帝迫于其相高欢，出居关中。欢又别奉清河王世子善见为主，是为孝静帝。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魏于是始分为两。孝武既至关中，又与丞相宇文泰不平，未几，遇鸩而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二月辛巳，祀明堂。丁亥，耕藉田。辛丑，高丽、丹丹国并遣使朝贡。

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辛未，滑国遣使朝贡。

夏四月庚子，波斯国遣使朝贡。壬戌，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

秋七月辛卯，扶南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雨黄尘如雪。

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魏梁州刺史元罗降。癸亥，复梁州。

是岁，西魏文皇帝大统元年。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藉田。

三月庚申，诏求谠言，及令文武在位举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

夏四月乙未，以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

五月癸卯，以魏梁州刺史元罗为青、冀二州刺史，封东郡王。

六月丁亥，诏郊明堂陵庙等令，改视散骑侍郎。

秋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

冬十月乙亥，诏大举北侵。壬午，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

十一月，雨黄尘如雪，揽之盈掬。己亥，诏北侵F军班师。

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长二尺。

十二月壬申，与东魏通和。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是夜，朱雀门灾。壬寅，雨灰，黄色。

二月丁亥。耕藉田。癸巳，以护军将军萧藻为尚书左仆射。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謩为武昌郡王，临为义阳郡王。

夏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

六月，青州朐山陨霜。

秋七月，青州雪，害苗稼。癸卯，东魏人来聘。己酉，义阳王临薨。

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大赦。

九月，使兼散骑常侍张锲赣诙□骸?

闰九月甲子，侍中、太尉元法僧薨。

冬十月丙辰，都下地震。是岁饥。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藉田。

三月，河南、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夏五月甲戌，东魏人来聘。

六月辛丑，日有蚀之。

秋七月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象牙如来真形，大赦。

戊辰，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于东魏。

八月甲辰，诏南兖等十二州，既经饥馑，曲赦逋租宿责，勿收今年三调。

九月，阅武于乐游苑。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护军将军庐陵王续为骠骑将军，安右将军、尚书左仆射萧藻为中卫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中权将军、丹阳尹何敬容以本号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续为尚书仆射。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路。二郊请用素辇，藉田往还乘常辇，皆以侍中倍乘。停大将军及太仆。"诏付尚书博议施行。改素辇名大同辇。郊祀宗庙乘玉辇。辛未，祀南郊，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各赐爵一级。

秋八月乙酉，扶南国献生犀。

冬十一月乙亥，东魏人来聘。

十二月，使兼散骑常侍柳豹聘于东魏。

是岁，都下讹言天子取人肝以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闭门持仗，数月乃止。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

二月己亥，耕藉田。

夏四月癸未，诏晋、宋、齐三代诸陵有职司者，勤加守护。

五月己卯，河南王遣使朝，献马及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盘、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

秋七月丁亥，东魏人来聘。遣散骑常侍陆晏子报聘。

八月戊午，大赦。辛未，盘盘国遣使朝贡。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都下。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辛亥，耕藉田。乙卯，都下地震。

夏四月戊申，东魏人来聘，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报聘。

冬十一月丙子，诏停所在使役女丁。

十二月壬寅，东魏人来聘，遣兼散骑常侍袁狎报聘。丙辰，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

是岁，宕昌、蠕蠕、高丽、百济、滑国各遣使朝贡。百济求涅盘等经疏及医工、画师、毛诗博士，并许之。交州人李贲攻刺史萧谘。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人刘敬躬挟左道以反。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曹子郢讨禽之，送于都，斩之建康市。

三月，于江州新蔡高塘立颂平屯，垦作蛮田。

九年春闰正月丙申，地震，生毛。

三月，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贲，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败走之。

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年春正月，李贲窃号于交址，年号天德。

三月甲午，幸兰陵。庚子，谒建陵，有紫云荫陵上，食顷乃散。帝望陵流涕，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洁。辛丑，哭于修陵。壬寅，于皇基寺设法会，诏赐兰陵老少位一阶，并加颁赉。所经县邑，无出今年租赋。因赋还旧乡诗。癸卯，诏园陵职司，恭事勤劳，并锡位一阶，并加赐赉。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因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

夏四月乙卯，至自兰陵。诏鳏寡孤独尤贫者，赡恤各有差。五月，广州人卢子略反，刺史新渝侯映讨平之。诏曲赦广州。

秋九月己丑，赦。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正月，震华林园光严殿、重云阁。帝自贬拜谢上天，累刻乃止。

夏四月，东魏人来聘。

冬十月己未，诏复开赎罪典。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青虫食陵树叶略尽。癸丑，交州刺史杨膘克交址嘉甯城，李贲窜入屈獠洞。交州平。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灾。六月辛巳，竟天有声，如风水相薄。秋七月甲子，诏自今有犯罪者，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丙寅，诏曰："朝四暮三，F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佰钱，佰减则物贵，佰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自今可通用足佰钱。"八月丁丑，东扬州刺史武昌王謩薨。甲午，渴盘陀国遣使献方物。

冬十月癸酉，汝阴王刘哲薨。

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蚀之。壬寅，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辛酉，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是月，东魏相勃海王高欢薨。

二月己卯，白虹贯日。庚辰，东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内属。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丁亥，耕藉田。

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小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屏除。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率士州刺史桓

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侯景。兵未至，而东魏遣兵攻景，景又割地求救于西魏，方解围。乙巳，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

夏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F默许。戊寅，百辟诣凤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衮冕。御辇还宫。幸太极殿，如即位礼，大赦，改元。是月，神马出，皇太子献宝马颂。

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

秋七月庚申，羊鸦仁入县瓠城。

八月乙丑，诸军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萧明为大都督。赦缘边初附诸州。戊子，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

九月癸卯，王游苑成，舆驾幸苑。

冬十一月，东魏将慕容绍宗大败萧明于寒山，明被俘执。绍宗进围潼州。

十二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东魏主。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两月相承如，见于西方。戊戌，诏在位各举所知。己亥，东魏克涡阳。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以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甲辰，东魏克殷、豫二州。　三月甲辰，抚东将军高丽王高延卒，以其子成为甯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己未，屈獠洞斩李贲，传首建邺。夏四月丙子，诏在朝及州郡各举士。

五月辛丑，以新除中书令邵陵王纶为安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亥，曲赦交、爱、德三州。

六月，天裂于西北，长十丈，阔二丈，光出如电，其声若雷。

秋七月，使兼散骑常侍谢班聘于东魏结和。

八月戊戌，侯景举兵反。甲辰，使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F军讨景，曲赦南豫州。

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坏屋杀人。地生白毛，长二尺。益州市有飞蜂万群，螫人死。

冬十月，侯景袭谯州，进攻陷历阳。戊申，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诸军屯丹阳郡。己酉，景自横江济采石。辛亥，至建邺，临贺王正德率F附贼。

十一月戊午朔，设坛，刑白马，祀蚩尤于太极殿前。己未，景立萧正德为天子于南阙前。辛酉，贼攻陷东府城。庚辰，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入援。乙酉，进军湖头，与贼战，败绩。丙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雄信将军裴之高等率F入援，次张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尚书令谢举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礼、前衡州刺史韦粲、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军入援。

三年春正月丁巳，大都督柳仲礼率F军分据南岸，贼济军于青塘，袭杀韦粲。庚申，白虹贯日三重。邵陵王纶、临城公大连等率兵集南岸。戊辰，有流星长三十丈，堕武库。李迁仕及天门太守樊文皎进军青溪东，为贼所破，文皎死之。壬午，荧惑守心。

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请，帝乃许之。盟于西华门下。景既运东城米归于石头，亦不解围，S求遣诸军退。丁未，皇太子又命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率江北之F，顿于兰亭苑。甲子，以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邵陵王纶为司空，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司州刺史柳仲礼为侍中、尚书仆射。时景奸计既成，乃表陈帝失，复举兵向阙。

三月，城内以景违盟，设坛告天地神祇。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与贼战，大败。时四方征镇入援者三十余万，莫有斗志，自相抄夺而已。丁卯，贼攻陷宫城，纵兵大掠。己巳，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庚午，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辛未，援军各退散。丙子，荧惑守心。

夏四月己丑，都下地震。丙申，又震。己酉，帝以所求不供，忧愤寝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东魏。

五月丙辰，帝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辛巳，迁梓宫于太极前殿。十一月乙卯，葬于修陵，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帝性淳孝，六岁，献皇太后崩，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有过成人。及丁文帝忧，时为齐随王谘议，随府在荆镇，以病闻，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帝形容本壮，及至都，销毁骨立，亲表士友，皆不复识。望宅奉讳，气绝久之。每哭，辄欧血数升。服内，日惟食麦二溢。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及居帝位，即于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设净馔，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动左右。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馀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馀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糲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F，常万馀人。

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

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初，齐高帝梦屐而登殿，顾见武、明二帝后一人手张天地图而不识，问之，答曰：“顺子后。”及崔慧景之逼，长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梦乘马飞半天而坠，帝所驭化为赤龙，腾虚独上。时台内有宿卫士为觋，常见太极殿有六龙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后见在宣武王宅。时宣武为益州，觋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觋还都，乃见六龙俱在帝所寝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谓同侣曰：“萧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语之。推此而言，盖天命也。

虽在蒙尘，斋戒不废，及疾不能进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问安否，涕泗交面。贼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贼秘之，太子问起居不得见，恸于合下。

始天监中，沙门释宝志为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记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帝S封见舍手□?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克建邺之年也。遇灾岁实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层。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恶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履曰：“无害。其繇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文言云：‘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帝曰：“斯魔鬼也。酉应见卯，金来克木，卯为阴贼。鬼而带贼，非魔何也。孰为致之？酉为口舌，当乎说位。说言乎兑，故知善言之口，宜前为法事。”于是人人赞善，莫不从风。或刺血洒地，或刺血书经，穿心然灯，坐禅不食。及太清元年，帝舍身光严、重云殿，游仙化生皆震动，三日乃止。当时谓之祥瑞。识者以非动而动，在鸿范为祆。以比石季龙之败，殿壁画人颈皆缩入头之类。

时海中浮鹄山，去余姚岸可千馀里，上有女人年三百岁，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并出百，但在山学道。遣使献红席。帝方舍身时，其使适至，云此草常有红鸟居下，故以为名。观其图状，则鸾鸟也。时有男子不知何许人，于大F中自割身以饴饥鸟，血流遍体，而T色不变。又沙门智泉铁挂体，以然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开讲日，有三足鸟集殿之东户，自户适于西南县楣，三飞三集。白雀一，见于重云阁前连理树。又有五色云浮于华林园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内化之，遂至丧亡云。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籙，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

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卷八 梁本纪下第八

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赞，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监二年十月丁未，生于显阳殿。五年，封晋安王。普通四年，累迁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征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晋安王为皇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以修缮东宫，权居东府。四年九月，移还东宫。

太清三年，台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见侯景，神色自若，无惧容。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未，追尊穆贵嫔为皇太后，追諡妃王氏为简皇后。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会理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壬辰，立当阳公大心为寻阳郡王，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甯国公大临为南海郡王，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西丰公大春为安陆郡王，新淦公大成为山阳郡王，临湘公大封为宜都郡王，高唐公大庄为新兴郡王。

秋七月甲寅，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攻之，景仲自杀。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王会理为兼尚书令。是月，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萧藻薨。丙午，侯景矫诏："仪同三司位比正公，自今悉不加将军，以为定准。"

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济国遣使朝贡，见城寺荒芜，哭于阙下。

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黄沙。己未，西魏克安陆，执司州刺史柳仲礼，尽有汉东地。丙寅，月昼见于东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义兵于广陵。

二月癸未，侯景攻下广陵，皓见害。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

夏五月丙辰，东魏静帝逊位于齐。庚午，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范薨。自春迄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

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江陵。

秋七月戊辰，贼行台任约寇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以州降之。

八月甲午，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逼郢州，邵陵王纶弃郢州走。

九月乙亥，侯景自进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

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立皇子大钧为西阳郡王，大威为武甯郡王，大球为建安郡王，大昕为义安郡王，大挚为绥建郡王，大圜为乐梁郡王。壬寅，侯景害司空南康王会理。

十一月，任约进据西阳，分兵寇齐昌，执衡阳王献送都下，害之。湘东王绎遣前甯州刺史徐文盛拒约，南郡王前中兵参军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攻破浙东诸县。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纶走至安陆董城，为魏所攻，见杀。

三月庚戌，魏文帝崩。

夏四月，侯景围巴陵。

六月乙巳，解围宵遁。

秋七月，景还至建邺。

八月戊午，景遣尬牢厩渑眦痢⑾峁□跎□笕氲睿□系?晋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武甯王大威、建安王大球、义安王大昕及寻阳王诸子二十馀人。矫为帝诏，以为次当支庶，宜归正嫡，禅位于豫章王栋。使吕季略送诏，令帝写之。帝书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呜咽不能自止，贼F皆为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栋即位，改元天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新兴王大庄于京口。

冬十月壬寅，帝崩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九。贼拚炘幻骰?帝，庙称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辩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宫升庙堂。元帝追崇为简文皇帝，庙号太宗。四月乙丑，葬庄陵。

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武帝叹曰：“常以东阿为虚，今则信矣。”及长，器宇宽弘，未尝见喜愠色，尊严若神。方颐丰下，须鬓如画，直发委地，双眉翠色。项毛左旋，连钱入背。手执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善谈玄理。自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藩政，所在称美。性恭孝，居穆贵嫔忧，哀毁骨立，所坐席沾湿尽烂。在襄阳拜表侵魏，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进军克南阳、新野等都，拓地千馀里。

及居监抚，多所弘宥，文案簿领，纤豪必察。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尝于玄圃述武帝所制五经讲疏，听者倾朝野。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所着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谢客文泾渭三卷，玉简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染□□恚?沐浴经三卷，马槊谱一卷，棋品五卷，弹棋谱一卷，新增白泽图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并行于世。

初即位，制年号将曰“文明”，以外制强臣，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义。恐贼觉，乃改为大宝。虽在蒙尘，尚引诸儒论道说义，披寻坟史，未尝暂释。及见南康王会理诛，知不久，指所居殿谓舍人殷不害曰：“庞涓死此下。”又曰 ：“吾昨梦吞土，试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馈块，卒反晋国，陛下所梦，将符是乎。”帝曰：“傥幽冥有征，冀斯言不妄。”

初，景纳帝女溧阳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伟每以为言，景以告主，主出恶言。伟知之，惧见谗，乃谋废帝而后间主。苦劝行杀，以绝F心。废后，王伟乃与彭隽、王修纂进觞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忧既久，使臣上寿。”帝笑曰：“已禅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寿酒将不尽此乎。”于是隽等并齎酒肴、曲项琵琶，与帝极饮。帝知将见杀，乃尽酣，谓曰：“不图为乐，一至于斯。”既醉而寝，伟乃出，隽进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竟协于梦。伟撤户扉为棺，迁殡于城北酒库中。

帝自幽絷之后，贼乃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围守，墙垣悉有枳棘。无复纸，乃书壁及板鄣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又为文数百篇。崩后，王伟观之，恶其辞切，即使刮去。有随伟入者，诵其连珠三首，诗四篇，绝句五篇，文并凄怆云。

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梦月堕怀中，遂孕。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帝，举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异。武帝奇之，因赐采女姓阮，进为修容。十三年，封湘东王。太清元年，累迁为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

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邺。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邺，知台城不守。帝命栅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镇西长史王冲等拜笺请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帝不许，曰："吾于天下不贱，甯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议者可斩。"投笔流泪。冲等重请，不从。又请为司空，以主诸侯，亦弗听。乃开镇西府，辟天下士。

是月，帝徵兵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誉拒命。寻上甲侯韶自建邺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诏，授帝位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于是立行台于南郡而置官司焉。

七月，遣世子方等讨河东王誉，军败，死之。又遣镇兵将军鲍泉讨誉。

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举兵寇江陵，其将杜崱兄弟来降，察遁走。鲍泉攻湘州，未克；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

及简文帝即位，改元为大宝元年。帝以简文制于贼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晷质于魏，魏不受质而结为兄弟。

四月，克湘州，斩誉，湘州平。雍州刺史岳阳王察自称梁王，蕃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阳。先是，邵陵王纶书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陈莹报武帝崩问，帝哭于正寝。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来奔。

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大成为桂阳郡王，大封为汝南郡王。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笺进位相国，总百揆。帝不从。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

四月，景遣其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执刺史方诸。庚戌，领军王

僧辩屯师巴陵。

五月癸未，帝遣将胡僧佑、陆法和援巴陵。

六月，僧佑等击破景将任约军，禽约，景解围宵遁。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帅F追景，所至皆捷。进围郢州，获贼将宋子仙等。

九月，盘盘国献驯象。

十月辛丑朔，紫云如盖临江陵城。是月，简文帝崩，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辩等奉表劝进。帝奉讳，大临三日，百官缟素，答表不许。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领军将军胡僧佑率群僚，江州别驾张佚率吏人，并奉笺劝进。帝固让。

十一月乙亥，僧辩又奉表劝进，又不从。时巨寇尚存，帝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劝，前后相属，乃下令断表。

承圣元年二月，王僧辩F军发自寻阳，帝驰檄四方，购获景及逆者，封万户开国公，绢布五万疋。

三月，僧辩等平景，传首江陵。戊子，以贼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辩等又表劝进曰：

F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贼景鸟伏兽穷，频击频挫，奸竭诈尽，深沟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趋，突骑短兵，犀函铁楯，结队千群，持戟百万，止纣七步，围项三重，轰然大溃，群凶四灭。京师少长，俱称万岁。长安酒食，于此价高。九县云开，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谁不载跃。

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婴愤忍酷。自紫庭绛阙，胡尘四起，壖垣好畤，冀马云屯，泣血临兵，尝胆誓F。而吴、楚一家，方与七国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监作乱。西凉义F，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遗黎，跨飞狐而见绝。豺狼当路，非止一人，鲸鲵不枭，倏焉五载。英武克振，怨耻并雪，永寻霜露，伊何可胜。臣等辄依故实，奉修社庙，使者持节，分告园陵。嗣后升遐，龙輴未殡，承华掩曜，梓宫莫测。并即随由备办，礼具凶荒，四海同哀，六军袒哭。圣情孝友，理当感恸。

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鉴，以锡珪之功，既归有道，当璧之礼，

允属圣明。而优诏谦冲，杳然凝邈，飞龙可跻，而干爻在四，帝阍云叫，而阊阖未开。讴歌再驰，是用翘首。所以越人固执，熏丹穴以求君，周人乐推，踰岐山而事主。汉王不即位，无以贵功臣，光武止萧王，岂谓绍宗庙。黄帝游于襄城，尚访御人之道，放勋寂于姑射，犹使鐏俎有归。伊此傥来，岂圣人所欲，帝王所应，不获已而然。伏读玺书，寻讽制旨，领怀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龙T之姿，表于徇齐之日，彤云素灵之瑞，基于应物之初。博学则大哉无所与名，深言则晔乎文章之观。忠为令德，孝实动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图武算，指麾则丹浦不战，顾眄则阪泉自荡。地维绝而重纽，天柱倾而更植。凿河津于孟门，百川复S；补穹仪以五石，万物再生。纵陛下拂袗衣而游广成，登龛山而去东土，群臣安得仰诉，兆庶何所归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礼旷，斋宫清庙，匏竹不陈。仰望鸾舆，匪朝伊夕，瞻言法驾，载渴且饥。岂可久稽F议，有旷\则。旧邦凯复，函、洛已平，高奴、栎阳，宫馆虽毁；浊河清渭，佳气犹存。锩庞胸□□嗜□某ǎ□凉绮饩埃□扇?承露。斯盖九州之赤县，六合之枢机。博士捧图书而稍还，太常定礼仪其已立，岂得不扬清警而赴名都，具玉銮而旋正寝。昔东周既迁，镐京遂其不复，长安一乱，郏、洛永以为居。夏后以万国朝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倮铮□U倘?尺，以残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辇东归。解五牛于冀州，秣六马于谯郡，缅求前古，其可得欤？对扬天命，无所让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帝尚未从。辛卯，宣猛将军朱买臣奉帝密旨，害豫章王栋及其二弟桥、樛。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僭位于蜀，年号天正。帝遣兼司空萧泰、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茔陵，修复社庙。丁巳，下令解严。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辩等，复拜表上尊号。帝犹固让。甲申，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乙酉，斩贼左仆射王伟、尚书吕季略、少府卿周石珍、舍人严亶于江陵市，乃下令赦境内。齐将潘乐、辛术等攻秦郡，王僧辩遣将杜崱帅F拒之。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齐人贺平侯景。

八月，武陵王纪率巴、蜀之F东下，遣护军将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

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萧循自魏至江陵，以为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申，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内。庚戌，琳长史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举兵反，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镇王公卿士复劝进表，三上，乃许之。

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江陵，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逋租宿责，并许弘宥。孝子顺孙，悉皆赐爵。长徒锁士，特加原宥。禁锢夺劳，一皆旷荡。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时有两日俱见。己卯，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方略为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修容为文宣太后。改諡忠壮太子为武烈太子，封武烈子庄为永嘉王。是月，陆纳遣将军潘乌累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道贵走零陵。　十二月，陆纳分兵袭巴陆，湘州刺史萧循击走之。天门山获野人，出山三日而死。星陨吴郡。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宣城郡猛兽暴食人。

是岁，魏废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诏王僧辩讨陆纳。戊寅，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己卯，江夏宫南门钥牡飞。

三月庚寅，有两龙见湘州西江。

夏五月甲申，魏大将尉迟迥进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杨干运以城纳迥。己丑，武陵王纪军至西陵。

六月乙卯，王僧辩平湘州。

秋七月，武陵王纪F大溃，见杀。

八月戊戌，尉迟迥平蜀。九月，齐遣郭元建及将邢杲远、步大汗萨、东方老帅F顿合肥。　冬十一月辛酉，僧辩留镇姑孰，豫州刺史侯瑱据东关垒，征吴兴太守裴之横帅F继之。戊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十二月，宿预土人东方光据城归化，齐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为相安定公所废，而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

三月，主衣库见黑蛇长丈许，数十小蛇随之，举头高丈馀南望，俄

失所在。帝又与宫人幸玄洲苑，复见大蛇盘屈于前，群小蛇遶之，并黑色。帝恶之，宫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钱龙。”帝敕所司即日取数千万钱镇于蛇处以厌之。因设法会，赦囚徒，振穷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从屋堕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龙光殿上所御肩舆复见小蛇萦屈舆中，以头驾夹膝前金龙头上，见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龙腾出，焕烂五色，竦跃入云，六七小龙相随飞去。群鱼腾跃，坠死于陆道。龙处为窟若数百斛圈。旧大城上常有紫气，至是稍复消歇。甲辰，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戊申，以护军将军、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

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

六月癸未，有黑气如龙见于殿内。

秋九月辛卯，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先是，魏使宇文仁恕来聘，齐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阙，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国万纽于谨来攻。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襄阳，梁王萧察率F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舆驾出行城栅，大风拔木。丙子，续讲，百僚戎服以听。诏征王僧辩。

十一月甲申，幸津阳门讲武，置南北两城主。帝亲观阅，风雨总集，部分未交，旗帜飘乱，帝趣驾而回，无复次序。风雨随息，F窃惊焉。乙酉，以领军胡僧佑为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右仆射张绾为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直殿省元景亮为副。丁亥，魏军至栅下。丙申，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风，城内火烧居人数千家。以为失在妇人，斩首尸之。是日，帝犹赋诗无废。以胡僧佑为开府仪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是夜，有流星坠城中，帝援蓍筮之，卦成，取龟式验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　？”因裂帛为书催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胡僧佑、朱买臣等出战，买臣败绩。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僧佑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梁王萧察营，甚见诘辱。他日，乃见魏仆射长孙俭，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帝因述察相辱状，谓俭曰：“向聊相谲，欲言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

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辛未，魏人戕帝。

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帝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锺。年五六岁，武帝尝问所读书，对曰："能诵曲礼。"武帝使诵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初生患眼，医疗必增，武帝自下意疗之，遂盲一目。乃忆先梦，弥加湣爱。及长好学，博极群书。武帝尝问曰："孙策在江东，于时年几？"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

帝性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廪饩。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交。常自比诸葛亮、桓温，惟缵许焉。

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F，虽骨肉亦遍被其祸。始居文宣太后忧，依丁兰作木母。及武帝崩，秘丧逾年，乃发凶问，方刻檀为像，置于百福殿内，事之甚谨。朝夕进蔬食，动静必S闻，□湫榻萌绱恕?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觅，更令追读，加以檟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始在寻阳，梦人曰："天下将乱，王必维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不可言。"初，武帝敕贺革为帝府谘议，使讲三礼。革西上，意甚不悦，过别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至湘东王，脱帽授之。此人后必当璧，卿其行乎。"革颔之。及太清之祸，遂膺归运。

自侯景之难，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缘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着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

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佑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中丞刘懿以为建邺王气已尽，且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寻而岁星在井，荧惑守心，帝观之慨然而谓朝臣文武曰："吾观玄象，将恐有贼。但吉凶在我，运数由天，避之何益？"及魏军逼，阍人朱

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于人中。

及魏人烧栅，买臣、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帝素不便驰马，曰：“事必无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问仆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是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给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谋之，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质请降。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乘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魏师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见克。

在幽逼，求酒饮之，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异贞恒，何言异蝼蚁，一旦损从鹏。”其三曰：“松风侵晓哀，霜雰当夜来,寂寥千载后，谁畏轩辕台。”其四曰：“夜长无岁月，安知秋与春？原陵五树杏，空得动耕人。”梁王察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卿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梁王察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车一乘，葬于津阳门外。湣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见害。徐世谱、任约自马头走巴陵。约后降于齐。将军裴畿、畿弟机并被害。谢答仁三人相抱，俱见屠。汝南王大封、尚书左仆射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小弱者皆杀之。

帝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妙。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因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灏叙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着孝德传、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怀旧传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初，承圣二年三月，有二龙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观，五采分

明。江陵故老窃相泣曰：“昔年龙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乱，今复有焉，祸至无日矣。”帝闻而恶之，踰年而遘祸。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刺史，内怀篡逆之心，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太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皇帝讳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兴梁侯。

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魏克江陵，太尉王僧辩、司空陈霸先定议，以帝为梁王、太宰、承制。

四年二月癸丑，于江州奉迎至建邺，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

三月，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拒之。与战，败绩，死之。

四月，司徒陆法和以郢州附齐，遣江州刺史侯瑱讨之。

七月辛丑，僧辩纳贞阳侯萧明，自采石济江。甲辰，入建邺。丙午，即尬弧D旰盘斐桑□缘?皇太子。司空陈霸先袭杀王僧辩，黜萧明而奉帝焉。

绍泰元年秋九月丙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以贞阳侯萧明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空陈霸先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震州刺史杜龛举兵，攻信武将军陈蒨于长城，义兴太守韦载应之。癸丑，以太尉萧循为太保，以司徒萧明为太傅，司徒萧勃为太尉，以镇南将军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辛未，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约、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举兵据石头反。

十一月庚辰，齐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F赴任约，入石头。

十二月庚戌，任约、徐嗣徽等至采石迎齐援。丙辰，遣猛烈将军侯

安都于江宁邀击，败之，约、嗣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并放还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赠謚简文帝诸子。封故永安侯确子后为邵陵王，奉携王后。癸未，震州刺史杜龛降，诏赐死，赦吴兴郡。己亥，乙太保宜丰侯萧循袭封鄱阳王。东扬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

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陈蒨袭会稽讨彪，彪败走。以中卫将军临川王大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丙辰，若邪村人斩张彪，传首建邺，赦东扬州。甲子，以东土经杜龛、张彪之乱，遣大使巡省。是月，齐人来聘，使侍中王廓报聘。

三月壬午，班下远近，并杂用今古钱。戊戌，齐将萧轨出栅口，向梁山，陈霸先大败之。

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萧明薨。庚寅，齐军水步入丹阳县，内外纂严。

六月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乙卯，陈霸先大破齐军。

戊午，大赦。辛酉，解严。

秋七月丙子，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丁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阳王循薨。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陈霸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改封义兴郡公。加中权将军王冲开府仪同三司，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薨。

十一月，起云龙、神武门。

十二月壬申，进太尉萧勃为太保。甲午，封前寿昌令刘叡为汝阴王，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沇为巴陵王，奉宋、齐二代后。庚子，魏恭帝

逊位于周。二年春正月壬寅，诏求鲁国孔氏族为奉圣侯，并缮庙堂，供备祀典。又诏诸州各置中正。旧放举选，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其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以开府仪同三司王琳为司空，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二月庚午，遣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太保、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诏平西将军周文育、平南将军侯安都等南讨。戊子，徐度至合肥，烧齐船舶三千艘。癸巳，周文育军于巴山，获萧勃匏□费纛Q。

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远于始兴攻杀萧勃。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广、衡三州，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己卯，铸四柱钱，一当二十。齐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钱，一当十。丙申，复闭细钱。

五月乙巳，平西将军周文育进号镇南将军，平南将军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戊辰，馀孝顷遣使诣丞相府求降。

秋八月，加丞相陈霸先殊礼。

九月，周冢宰宇文护杀闵帝。丞相陈霸先改授相国，封陈国公。

冬十月戊辰，进陈国公爵为王。辛未，帝逊位于陈。陈受命，奉帝为江阴王，薨于外邸，时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论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职，文武之道，守国所常遵。其于行用，义均水火，相资则可，专任成乱。观夫有梁诸帝，皆一之而已。简文文明之姿，禀乎天授，粤自支庶，入居明两，经国之算，其道弗闻。宫体所传，且变朝野，虽主虚号，何救灭亡。元帝居势胜之地，S中兴之业，既雪雠耻，且应天人。而内积猜忍，外崇矫饰，攀号之节，忍酷于踰年；定省之制，申情于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衅起河东之戮，益部亲寻，事习邵陵之窘。悖辞屈于僧辩，残虐极于圆正，不义不昵，若斯之甚。而复谋无经远，心劳志大，近舍宗国，远迫强邻，外弛藩篱，内崇讲肆，卒于溘至戕陨，方追始皇之□□涓次募□□梗?何救社庙之墟。历观书契以来，盖亦废兴代有，未见三叶遘湣，顿若萧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当斯颓运，将不高揖，其可得乎。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乱。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佰。识者以为九者阳九，六者百六，盖符历数，非人事也。

善乎郑文贞公论之曰：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

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有不羁之度，属昏凶肆虐，天伦及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翦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固无得而称矣。既县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尊俎，声振寰宇，泽流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终夜不寝，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华稍竭，凤德已衰，惑于听受，权在奸佞，储后百辟，莫能尽言。险躁之心，暮年逾甚，见利而动，愎谏违卜。开门揖盗，弃好即讎，衅起萧墙，祸成戎、羯，身殒非命，灾被亿兆。衣冠毙锋镝之下，老幼粉戎马之足，瞻彼黍离，痛深周庙；永言麦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为危，既成而败，颠覆之速，书契所未闻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盖动而之险，不由信顺，失天人之助，其能免于此乎。太宗敏叡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我生不辰，载离多难，桀逆构扇，巨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终类望夷之祸，悠悠苍昊，其可问哉。昔国步初屯，兵缠魏阙，群后释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陕之任，属君亲之难，居连率之长，不能抚剑尝胆，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驱。遂乃拥F逡巡，内怀觖望，坐观国变，以为身幸。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忍酷，多行无礼，骋智辩以饰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将，心膂谋臣，或顾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顾懔然。自谓安若泰山，算无遗策，怵于邪说，即安荆楚。虽元恶克翦，社稷未宁，而西邻责言，祸败旋及，斯乃上灵降鉴，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诬乎。其笃志艺文，采浮华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讎。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绍兹屯运，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己。时无伊、霍之辅，焉得不为高让欤。

卷九 陈本纪上第九

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姓陈氏。其本甚微，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寔玄孙晋太尉准。准生匡，匡生达，永嘉中南迁，为丞相掾，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尝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焉，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锺斯运。"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赞。帝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少俶傥有大志，长于谋略，意气雄杰，不事生#。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推服。身长七尺五寸，日角龙T，垂手过膝。尝游义兴，馆于许氏，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纳之帝口，及觉，腹内犹热，帝心独喜。初仕乡为里司，后至建邺为油库吏，徙为新喻侯萧映传教，勤于其事，为映所赏。及映为吴兴太守，甚重帝，谓僚佐曰："此人将来远大，必胜于我。"及映为广州，帝为中直兵参军，随之镇，映令帝招集士马。

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严刻失和，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贲。冏等不时进，皆于广州伏诛。子雄弟子略与冏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顗，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贼F大溃。僧明后有功业，遂降。梁武帝深叹异焉，授直合将军，封新安县子，仍遣图帝貌而观之。

其年冬，萧映卒。明年，帝送丧还，至大庾岭，会有诏以帝为交州司马，与刺史杨瞟南讨。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委帝经略。时萧勃为定州刺史，于西江相会，勃知军士惮远役，因诡说留瞟。瞟集诸将问计，帝曰："交址叛换，罪由宗室，节下奉辞伐罪，故当死生以之。"于是鼓行而进。军至交州，瞟推帝为前锋，所向摧陷。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建邺。是岁太清元年也。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帝讨平之。除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二年冬，侯景寇逼，帝将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将图帝。帝知之，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缢于合

下，帝迎萧勃镇广州。

时临贺内史欧阳頠监衡州，兰裕、兰京礼扇诱始兴等十郡共攻頠，頠请援于勃，勃令帝救之，悉禽裕等。仍监始兴郡事。帝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侯安都、张偲等率F来附。萧勃闻之，遣锺休悦说停帝，帝泣谓休悦曰："君辱臣死，谁敢爱命，仆行计决矣。"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

大宝元年正月，帝发始兴，次大庾岭，大破路养军，进顿南康。湘东王绎承制授帝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于是修理崎头古城徙居之。刘惠骞等望见恒有紫气冒城上，远近惊异，故惠骞等深自结于帝。寻改封长城县侯，南江州刺史。时宁都人刘蔼等资高州刺史李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帝遣杜僧明等据白口御。

二年，僧明禽迁仕，送南康斩之。承制授帝江州刺史。帝发南康，灩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以为难。帝之发，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进军顿西昌，有龙见水滨，高五丈，五采鲜曜，军民观者数万人。帝又尝独坐胡床于合下，忽有神光满合，廊庑之间，并得相见。赵知礼侍侧，怪而问帝，帝笑不答。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F军讨侯景，次盆城，帝率杜僧明等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帝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石以资之。仍顿巴丘。会侯景废简文，立豫章嗣王栋，帝遣兼长史沈衮奉表于江陵劝进。承制授帝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

三年，帝帅师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时僧辩已发盆城，会帝于白茅湾，乃登岸结坛，刑牲盟约。进次大雷，军人杜棱梦雷池君、周、何神，自称征讨大将军，乘朱航，陈甲仗，称下征侯景，须臾便还，云已杀景竟。

三月，帝与诸军进克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头城，望官军之盛，不悦，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乃以猫琉贮石，沈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馀里中，楼雉相接　　。僧辩遣杜崱问计于帝，帝以诸将不敢当锋，请先往立栅。即于石头西横垄筑栅。F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无暇。今我师既F，贼徒甚寡，应分贼兵力，以强制弱。"乃命诸将分处置兵，帝与王琳、杜龛等悉力乘之，景F大溃。僧辩S命帝镇

京口。

五月，齐遣将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帝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F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帝乃自率万人解其围，振旅南归。承制授帝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进封长城县公。及王僧辩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帝代镇扬州。承圣二年，湘州平，帝旋镇京口。

三年三月，进帝位司空。及魏平江陵，帝与王僧辩等进S请晋安王乙太宰承制。十二月，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给帝班剑二十人。

四年五月，齐送贞阳侯明还主社稷，王僧辩纳之。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初，齐之纳贞阳也，帝固争之，以为不可，不见从。帝居常愤叹曰："嗣主高祖之孙，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废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以为赏赐之资。

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将士，水陆俱进，夜发南徐州，讨王僧辩。甲辰，帝至石头，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时僧辩方视事，闻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寻至，因风纵火，僧辩就禽。是夜缢之，及其子頠。于是废贞阳侯，而奉晋安王即位，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壬子，诏授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持节、司空、班剑、鼓吹并如故。仍诏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龛据吴兴，与义兴太守韦载举兵逆命。辛未，帝表自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秦州刺史徐嗣徽，据城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举兵应龛，齐人资其兵食。嗣徽乘虚奄至阙下，侯安都出战，嗣徽等退据石头。丁丑，载及龛从弟北叟来降，帝抚而释之，仍以载兄鼎知郡事。以嗣徽寇逼，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

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度据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于胡墅度米粟三万石、马千匹入石头。帝乃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周铁武率舟师断齐运输，帝领铁骑自西明门袭之。齐人大溃，嗣徽留达摩等守城，自率亲属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齐援。

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见，十二月乙卯出于东方。丙辰，帝尽命F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度淮置阵，

帝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齐人大溃，尽收其船舰。是日，嗣徽、约等领齐兵还据石头，帝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单舸脱走。丁巳，拔石头南岸栅，移度北岸起栅，以绝其汲路。又堙塞东门故城中诸井。齐所据城中无水，水一合贸米一升，一升米贸绢一匹，或炒米食之。达摩谓其F曰："顷在北，童谣云，'石头捣两裆，捣青复捣黄'。侯景服青，已倒于此，今吾徒衣黄，岂谣言验邪。"庚申，达摩遣侯子钦、刘士荣等请和，帝许之。乃于城外盟约，其将士恣其南北。辛酉，帝出石头南门陈兵，送齐人归北者。及至，齐人杀之。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江甯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不从。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讨平之，聚其首为京观。是月，杜龛以城降。

二年正月癸未，诛龛，其弟翕、从弟北叟、司马沈孝敦并赐死。　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狐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王僧愔等F十万出栅口，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五月丙申，齐兵至秣陵故城。己亥，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城，跨淮立桥栅，引度兵马。癸卯，自方山进及儿塘，游骑至台，都下震骇。帝潜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其舟粟。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锺山龙尾。丁未，进至莫府山。帝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之。齐军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将据北郊坛。F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相对。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馀。齐军昼夜坐立泥中，县鬲以爨，足指皆烂。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易。甲寅，少霁。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绊，兵士皆困。会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帝即炊米煮鸭，誓申一战。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k以鸭肉。帝命F军蓐食，攻之，齐军大溃。执嗣徽及其弟嗣宗，斩之以徇。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将帅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縛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弥岸。惟任约、王僧愔获免。先是童谣云："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自晋、宋以后，经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于时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丁巳，F军出南州，烧贼舟。己未，斩刘归义、徐嗣#、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严。庚申，诛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等。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

牧，进封义兴郡公。庚申，追赠皇考侍中、光禄大夫，封义兴郡公，諡曰恭。十月甲戌，梁帝敕丞相自今问讯，可施别榻，以近扆坐。

二年正月壬寅，诏加帝班剑十人，并前为三十。丁未，诏赠皇兄道谈南兖州刺史、长城县公，諡曰昭烈。皇弟休先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县侯，諡曰忠壮。甲寅，遣兼侍中谒者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县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丁卯，诏赠皇祖侍中、太常卿，諡曰孝。追封皇祖妣许氏吴郡嘉兴县君，諡曰敬。皇妣张氏义兴国太夫人，諡曰宣。

二月庚午，萧勃举兵自广州度岭，顿南康，遣其将欧阳頠、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F讨平之。

八月甲午，帝进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丙申，加前后部羽葆、鼓吹。是时，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遣周文育、侯安都率F讨之。

九月辛丑，梁帝进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策曰：大哉干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故惟天为大，陟配者钦明，惟王建国，翼辅者齐圣。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蕴其玉璜，尧、舜之臣，荣河镂其金板！况乎体得一之鸿姿，甯阳九之危厄，拯横流于碣石，扑燎火于昆冈，驱驭于韦、彭，跨蹑于齐、晋，神功行而靡用，圣道运而无名者乎。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日者，昊天不吊，锺乱于我国家，网漏吞舟，强胡内矗，茫茫宇宙，惵惵黎元，方趾圆颅，万不遗一。太清否亢，桥山之痛以深，大宝屯如，平阳之祸相继。上宰膺运，康救黔黎，鞠旅于溟池之南，扬旌于桂岭之北，县三光于已坠，谧四海于群飞，光S中兴，荡甯上国。此则公之大造于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祸，夷丑荐臻，南夏崩腾，西京荡覆。冢司昏挠，旁引寇雠，既见贬于桐宫，方谋危于汉阁，皇运已殆，何殊赘旒，中国摇然，非徒如线。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复莒齐都，平戎王室。朕所以还膺宝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风猷，歌宣王之雅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

公应务之初，登庸惟始，孙、卢肇衅，越貊为灾，番部阽危，势将沦殄。公赤旗所指，袄垒洞开，白羽才撝，凶徒纷溃。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公英暮雅算，电扫风

行，驰御楼船，直跨沧海。三山獠洞，八角蛮陬，逖矣水寓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开，莫不惧我王灵，争朝边候，归賝天府，献状鸿胪。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虏陵江，宫闱幽辱，而番禺连率，本自诸夷，言得其朋，是怀同恶。公仗此忠诚，乘机剿定，执沛令而衅鼓，平新野而据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艰，方隅多难，公以国盗边警，知无不为，恤是同盟，诛其丑类，南土黔黎，重保苏息。此又公之功也。长驱岭峤，梦想京畿，缘道酋豪，递为榛梗，路养渠帅，全据大都，蓄聚逋逃，方谋阻乱。公龙骧虎步，啸吒风云，山靡坚城，野无强阵，清祆氛于灨石，灭沴气于雩都。此又公之功也。迁仕凶慝，屯据大铮□蚧罾嗦?腾之军，流人多杜弢之F。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雷奔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丛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彭蠡，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丰，壶浆之甿是F。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盆垒猜携，用淹戎略。公志惟同奖，师克在和，屈礼交盟，神只感咽，故能使舟师并路，远迩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所凭，寇虏据其关梁，大盗负其扃鐍。公一校才撝，三雄并奋，左贤右角，沙溃土崩，鄂阪之隘斯开，夷庚之道无塞。此又公之功也。义军大F，俱集帝京，逆竖凶徒，犹屯皇邑。公回兹地轴，抗此天罗，曾不崇朝，俾无遗M。此又公之功也。内难初静，诸侯出关，外郡传烽，鲜卑犯塞。公舟师步甲，亘野横江，歼厥群氐，遂殚封豕。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祸难，劬劳皇室，而孙、甯之党，翻S狄人，伊、洛之间，咸为虏戍，朝闇戎尘，夜喧胡鼓。公三筹既画，八阵斯张，裁举灵_，亦抽金仆，咸俘丑类，悉反高墉。此又公之功也。任约叛涣，枭声不悛，戎羯贪婪，狼心无改。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扫是欃枪，驱其猃狁，投秦坑而尽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鼎，五湖小守，妄怀同恶。公夙驾兼道，衣制杖戎，玉斧将挥，金钲且戒，祆酋震慑，遽请灰钉。此又公之功也。贼龛凶横，陵虐具区，阻兵安忍，凭灾怙乱。公虽宗居汝、潁，世寓东南，眷言桑梓，公私愤切，戮此大憝，如烹小鲜。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顽凶不宾，凭藉宗盟，图危社稷。公论兵于庙堂之上，决胜于尊俎之间，寇、贾、樊、滕，浮江下濑，一朝翦扑，无待甸师。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凭山泽，缮甲完聚，多历岁时，结从连横，爰洎交、广。吕嘉既获，吴濞已鏦，命我还师，征其不恪，连营尽拔，薜乘骨荨4擞止□□σ病W园思嚲乓埃□掀识狗郑?窃帝偷王，连州比县。公武灵已畅，文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远。此又公之功也。京师祸乱，亟积寒暄，双阙低昂，九门寥豁。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兴构宫闱，具瞻遐迩。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还闻泰始之风流，

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凝神体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而成务，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功成化洽，乐奏咸云，安上御人，礼兼文质。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既景焕于图书，方葳蕤于史牒，高勋踰于象纬，积德冠于嵩、华，固无得而称者矣。

朕又闻之：前王宰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二南崇绝，四履遐旷，泱泱表海，祚土维齐；岩岩泰山，俾侯于鲁。况复经营宇宙，宁惟断鼇足之功，弘济苍生，非直凿龙门之险。而畴庸报德，寂尔无闻，朕所以垂拱当宁，载怀惭悸者也。今授公相国，以南豫州之陈留南丹阳宣城、扬州之吴兴东阳新安新甯、南徐州之义兴、江州之鄱阳临川十郡，封公为陈公。锡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陕，俱为保师，晋、郑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礼实攸宜。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陈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瑒授陈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秩踰三铉，任总百司，位绝朝班，礼由事革。以相国总百揆，除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绶、义兴公印策，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衔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人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以公宣导王猷，弘阐风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锡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庙，为世鎔范，折冲四表，临御八荒。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以公轨兹明罚，期在刑厝，象恭无赦，干纪必诛。是用锡公斧钺各一。以公英猷远量，跨厉嵩、溟，包一车书，括囊寰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以公天经地义，贯彻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陈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鸿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十月戊辰，又进帝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安、江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并前为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锺虡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陈台百官，一依旧典。

辛未，梁帝禅位于陈，策曰：

咨尔陈王，惟昔上古，厥初生人，骊连、栗陆之前，容成、大庭之世，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详焉。自羲、农、轩、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无为而子万姓，居之如驭朽索，去之如脱弊屣，裁遇许由，便能舍帝，暂逢善卷，即以让王。故知玄扈琁玑，非关尊贵，金根玉辂，示表君临。及南观河渚，东沈刻璧，菁华既竭，耄勤已倦，则抗首而笑，惟贤是与，涝然作歌，简能斯授。遗风馀烈，昭晰图书，汉、魏因循，是为故实，宋、齐授受，又弘斯义。我高祖应期抚运，握枢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齐圣。及时属阳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驭，夷狄交侵。乃暨天成，轻弄龟鼎，喋喋黔首，若崩厥角，徽徽皇极，将甚缀旒。

惟王乃圣乃神，钦明文思，二仪并运，四时合序，天锡智勇，人挺雄杰，珠庭日角，龙行虎步。爰初投袂，曰乃勤王，电扫番禺，云撤彭蠡，翦其元恶，定我京畿。及王贺帝弘，贸兹冠履，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泽、稽阴，并怀叛逆，獯、羯丑虏，三乱皇都，裁命偏师，二邦自殄，薄伐猃狁，六戎尽殪。岭南叛换，湘、郢连结，贼帅既禽，凶渠传首。用能百揆时序，四门允穆，无思不服，无远不届，上达穹昊，下漏深泉，蛟鱼并见，讴歌攸属。况乎长彗横天，已征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实表更姓之符。七百无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传祚于我有梁。天之历数，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尹，莫不攸属，敬从人只之愿，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王其允执厥中，轨仪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郊祀帝，时膺大礼，永固洪业，岂不盛与！又命玺书，遣兼太保、尚书左仆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瑒，奉皇帝玺绂，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是日，梁帝逊于别宫。帝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梁氏以圮剥荐臻，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夫肇有黎烝，乃树司牧，选贤与能，未常厥姓。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板荡，纪纲泯绝。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举义兵，实戡多难。废王立帝，实有厥功，安国定社，用尽其力，是谓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云表色，日月呈祥，除旧布新，既彰玄象，迁虞

事夏，且协讴歌，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诚愿，梁帝高谢万邦，授以大宝。霸先自惟菲薄，让德不嗣，至于再三，辞弗获许。佥以百姓须主，万机难旷，皇灵眷命，非可谦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无惭德。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答甿心，永保于我有陈，惟明灵尚飨。

先是氛雾雨雪，昼夜晦冥，至是日，景气清晏。礼毕，舆驾还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赐百姓爵二级，文武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逋租宿责，皆勿复收。有犯乡论清议、赃汙淫盗者，皆洗除先注，与之更始。其长徒敕系，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又诏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皇后为江阴国妃。又诏百司各依位摄职。丙子，幸锺山，祭蒋帝庙。戊寅，幸华林园览辞讼，临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劳四方。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园陵故事。立删定郎，刊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庙。

是月，西讨都督周文育、侯安都于郢州败绩，没于王琳。十一月丙申，封皇兄子长城县侯蒨为临川郡王，顼袭封始兴郡王，皇弟子昙朗袭封南康郡王。庚申，都下火。

十二月庚辰，皇后谒太庙。

是岁，周闵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护废闵帝而奉明帝。又为明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辛丑，祀南郊；大赦。甲寅，遣中书舍人韦鼎、策吴兴楚王神为帝。戊午，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辛卯，诏司空侯瑱总督水陆F军以御齐。

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以奉梁后，即位于郢州。夏四月甲子，祀太庙。乙丑，江阴王殂，陈志也。追謚梁敬帝。诏太宰吊祭，司空监护丧事。以梁武林侯萧谘子季卿嗣为江阴王。戊辰，重云殿东鸱尾有紫

烟属天。

五月乙未，都下地震。壬寅，立梁邵陵携王庙室，祭乙太牢。辛酉，帝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六月己巳，诏司空侯填、领军将军徐度讨王琳。初，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承圣中议欲营之，独阙一柱。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后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中书令沈F兼起部尚书，构太极殿。

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于王琳所逃归，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宥之，并复本官。丁亥，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庚午，遣镇南将军周文育都督F军出豫章，讨馀孝劢。乙亥，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丁酉，加高州刺史黄法氍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幸大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还宫。丙戌，加北江州刺史熊昙朗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三年春正月丁酉，镇南将军、广州刺史欧阳頠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极殿前有龙□□<鬃樱□阒?言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

二月辛酉，加平西将军、桂州刺史淳于量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夏闰四月甲午，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兼取伎术士。是时久不雨。丙午，幸锺山祭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五月丙辰朔，日有蚀之。有司奏旧仪帝御前殿，服朱纱袍、通天冠。诏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阳，宜备衮冕之服，自今永可为准。"丙子，扶南国遣使朝贡。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举兵反。王琳遣其将常F爱、曹庆率兵援馀孝劢。

六月戊子，仪同侯安都败F爱等于左里，获琳从弟袭、主帅羊暕等四十馀人，F爱遁走。庚寅，庐山人斩之，传首建邺。甲午，F军凯归。

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书右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兼太宰、中书令谢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帝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帝素服哭于朝堂，哀甚。癸卯，上临讯狱讼。是夜，荧惑在天尊，上疾甚。丙午，帝崩于璿玑殿，时年五十七。遗诏追临川王蒨入缵大业。甲寅，殡于太极殿西阶。八月甲午，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庙号高祖。丙申，葬万安陵。

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爱。及居阿衡，恒崇宽简。雅尚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采，饰无金翠，声乐不列于前。践阼之后，弥厉恭俭。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世祖文皇帝讳蒨，字子华，始兴昭烈王之长子也。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武帝甚爱之，常称吾家英秀。梁太清初，帝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坠地，色正黄，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怀之。侯景之乱，避地临安县郭文举旧宅。及武帝举兵南下，景遣吴兴太守信都遵收帝及衡阳献王出都。帝乃密袖小刀，候见景欲图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围石头，景欲加害者数矣，会景败，乃得出。起家吴兴太守。武帝之讨王僧辩也，先召帝与谋。时僧辩婿杜龛据吴兴，兵F甚盛，武帝密令帝还长城，立栅备之。龛遣将杜泰乘虚掩至，将士相视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于是F心乃定。及武帝遣周文育讨龛，帝遣将军刘澄、蒋元举攻下龛。拜会稽太守。武帝受禅，立为临川王。梦梁武帝以宝刀授己。周文育、侯安都之败于沌口，武帝诏帝入总军政。寻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称遗诏征帝入纂皇统。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皇后令帝嗣膺宝籙，帝辞让至于再三，公卿固请，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诏州郡悉停奔赴。

秋七月丙辰，尊皇后为皇太后。辛酉，以司空侯瑱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乙丑，重云殿灾。

八月庚戌，立皇子伯茂为始兴王，奉昭烈王后，徙封始兴嗣王顼为安成王。

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

乙亥，立妃沈氏为皇后。

冬十月甲子，齐文宣帝殂。

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诏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御之。

是岁，周明帝改天王称皇帝，复建年号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诏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孝悌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甲寅，分遣使者宣劳四方。辛酉，祀南郊。诏赐人爵一级。

二月丙申，太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败齐兵于博望，禽齐将刘伯球。王琳及其主萧庄奔齐。庚子，分遣使者齎玺书宣劳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镇盆城。庚戌，立武帝第六子昌为衡阳王。　三月丙辰，萧庄所署郢州刺史孙瑒举州内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斩贼帅熊昙朗，传首建邺。戊午，齐军弃鲁山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丙子，衡阳王昌沈于江。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后。

辛丑，周明帝崩。

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诏改葬梁元帝于江宁旧茔，车旗礼章，悉用梁典，仍依魏葬汉献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兴昭烈王妃曰孝妃。辛丑，国哀周忌，上临于太极前殿，百僚陪哭。赦建邺殊死以下。

秋七月丙辰，立皇子伯山为鄱阳王。

八月壬午，齐孝昭帝废其主殷而自立。戊子，诏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丁酉，幸正阳堂阅武。

九月癸丑，彗星见。乙卯，周将独孤盛领水军趣巴、湘，与贺若敦水陆俱进，太尉侯瑱自寻阳御之。

冬十月癸巳，侯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盛登岸筑城自保。

丁酉，诏司空侯安都率F会侯瑱南拒周军。

十二月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庚子，独孤盛潜遁走。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二月庚寅，曲赦湘州诸郡。

三月乙卯，太尉、湘州刺史侯瑱薨。

夏六月己亥，齐人通好。

秋七月丙午，周将贺若敦遁归，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

九月甲寅，诏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周文育、故开府仪同三司杜僧明、故中护军胡颖、故领军陈拟配食武帝庙庭。

冬十月癸丑，霍州西山蛮率部内属。乙卯，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一月甲辰，齐孝昭帝殂。

十二月甲申，立始兴国庙于都下，用王者礼。以国用不足，立煮海盐赋及榷酤科。先是缙州刺史留异应王琳，丙戌，诏司空侯安都讨之。

是岁，周武帝保定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设帷宫于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亥，祀南郊，诏赐人爵一级，孝悌力田加一等。

二月，梁宣帝殂。

闰月己酉，以百济王馀明为抚东大将军，高丽王高汤为宁东将军。江州刺史周迪举兵应留异。甲子，改铸五铢钱。

三月丙子，安成王顼至自周。丁丑，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督F军南讨。甲申，大赦。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异于桃枝岭，异奔晋安，东阳郡平。

夏四月癸卯，曲赦东阳郡。乙巳，齐人来聘。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纳妃王氏，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二级。

九月戊辰朔，日有蚀之。以侍中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丁亥，周迪

请降。

四年春正月丙子，干陀利国遣使朝贡。甲申，周迪走投闽州，刺史陈宝应纳之。

夏四月辛丑，设无碍大会，舍身于太极前殿。乙卯，加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开府仪同三司。

六月癸巳，司空侯安都赐死。

秋九月壬戌，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欧阳頠薨。癸亥，曲赦都下。辛未，周迪复寇临川，诏护军将军章昭达讨平之。

冬十二月丙申，大赦。诏昭达进军建安，讨陈宝应。五年春三月壬午，诏以故护军将军周铁武配食武帝庙庭。

夏五月，周、齐并遣使来聘。

秋七月丁丑，曲赦都下。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己丑，章昭达禽陈宝应、留异，送建邺，晋安郡平。甲辰，以护军将军章昭达为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晋安二郡。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癸未，齐人来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

夏四月甲寅，以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安成王顼为司空。

五月，齐武成帝传位于太子纬，自号太上皇帝。

六月辛酉，彗星见于上台北。周人来聘。

秋七月癸未，有大风自西南至，广百余步，激坏灵台候楼。甲申，仪贤堂无故自坏。丙戌，临川太守骆牙斩周迪，传首建邺，梟于朱雀航。

八月己卯，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伯恭为晋安王，伯仁为庐陵王，伯义为江夏王。

九月，新作大航。

冬十月辛亥，齐人来聘。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礼为武陵王。癸亥，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

三月己卯，以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

夏四月乙卯，皇孙至泽生，赐在位文武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一级。癸酉，皇帝崩于有觉殿。遗诏皇太子可即君临，山陵务存俭速，大敛竟，群臣三日一临，公除之制，率依旧典。六月甲子，群臣上謚曰文皇帝，庙号世祖。丙寅，葬永宁陵。

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妙识真蓿□虏蝗菁椤R灰鼓诖坦肴丄馐路峙姓撸□昂笙嘈□C考?人伺漏传签于殿中者，令投签于阶石上，枪然有声，云：“吾虽得眠，亦令惊觉。”其自强若此云。

废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文帝嫡长子也。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临川王世子。三年，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为皇太子。自梁室乱离，东宫焚烬，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诏内外文武各复其职，远方悉停奔赴。

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司空、扬州刺史、新除尚书令安成王顼为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以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以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以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 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

冬十月庚申，享太庙。

十一月乙亥，周人来吊。

十二月甲子，高丽国遣使朝贡。

是岁，周天和元年。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书左仆射袁枢卒。乙亥，大赦，改元，赐孝悌力田爵一级。辛卯，祀南郊。

二月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

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尚书仆射。

夏五月乙未，湘州刺史华皎不从执政，丙申，以中抚军大将军淳于量为征南大将军，总舟师讨之。

六月壬寅，以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都下F军，自步道袭湘州。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以下赉帛各有差。

九月丙辰，百济国遣使朝贡。是月，周将拓拔定入郢州，与华皎水陆俱进，都督淳于量、吴明彻等大破之，皎单舸奔江陵，禽定送建邺。

冬十月辛巳，曲赦湘、巴二州为皎所诖误者。

十一月甲子，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冲薨。

十二月庚寅，以仪同三司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司徒、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以新除征南大将军淳于量为中军大将军，及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吴明彻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庚子，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槥，送还本乡，仍复其家。甲子，司空徐度薨。

夏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顼献玉玺一。

六月丁亥，彗星见。

秋七月戊申，新罗国遣使朝贡。壬戌，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

为桂阳王。

九月，林邑、狼牙修国并遣使朝贡。

冬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储宫，本无令问、及居崇极，遂骋凶淫。太傅亲承顾托，义深垣屏，而攒涂未御，翌日无淹，仍遣刘师知、殷不佞等显言排斥，阴谋祸乱，赖元相维持，但除君侧。又以馀孝顷密迩京师，便相徵召，宗社之灵，祆氛是灭。于是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但贼竖皆亡，日望惩改，而悖礼忘德，情性不悛。荡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内，啖以深利，谋兴肘腋；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天诱其衷，自然开发。此诸文□□褚韵?示，岂可复肃恭禋祀，临御生灵。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送还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齐圣广深，二后锺心，三灵伫眷。自前朝不豫，任总邦家，威惠相宣，刑礼兼设。且地彰灵玺，天表长彗，布新除旧，祯祥咸显。文皇知子之鉴，事甚帝尧，传弟之怀，久符太伯。今可还申旧志，崇立贤君，外宜依旧典，奉迎舆驾。”是日，帝出居别第。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时年十九。

帝性仁弱，无人君之器，及即尊位，政刑皆归冢宰，故宣太后称文帝遗志而废焉。

论曰：陈武帝以雄毅之姿，属殷忧之运，功存拯溺，道济横流，应变无方，盖惟人杰。及乎西都荡覆，江表阽危，僧辩任同伊尹，空结桐宫之恨，贞阳入假秦兵，不息穆嬴之泣。帝乘隙以举，乃蹈玄机，王业所基，始自于此，柴天改物，盖有凭云。文帝以宗枝承统，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术，爱悦文义，恭俭行己，勤劳济物，志度弘远，有前哲之风，至于临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临海懦弱，有同于帝挚，文后虽欲不鉴殷道，盖亦其可得邪。

卷十 陈本纪下第十

高宗孝宣皇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满室。少宽容，多智略。及长，美容仪，身长八尺三寸，垂手过膝，有勇力，善骑射。武帝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征武帝子侄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为中书侍郎。时有军主李总与帝有旧，每同游处，帝尝夜被酒，张灯而寐，总适出，寻反，乃见帝是大龙，便惊走他室。魏平江陵，迁于长安。帝貌若不慧，魏将杨忠门客张子煦见而奇之，曰："此人虎头，当大贵也。"

永定元年，遥袭封始兴郡王。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史。历位司空、尚书令。废帝即位，拜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光大二年正月，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黜废帝为临海王，以帝入缵皇统。

是月，齐武成帝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后者，赐爵一级，鳏寡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乐侯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谒太庙。丁酉，分命大使，观省四方风俗。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劭为右仆射。辛丑，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建安侯叔英为豫章王，丰城侯叔坚为长沙王。

二月乙亥，耕藉田。

夏五月甲午，齐人来聘。丁巳，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尚书右仆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

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反。辛未，遣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讨之。

二年春二月癸未，章昭达禽欧阳纥送都，斩于建康市，广州平。　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广、衡二州。丁未，大赦。又诏自讨周迪、华皎以来，兵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

夏四月乙卯，临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于万安陵。五月壬午，齐人来吊。

六月戊子，新罗国遣使朝贡。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州郡，省冤屈。

冬十一月辛酉，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癸巳，雷。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尚书仆射。辛酉，祀南郊。

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三月丁丑，大赦。

夏四月壬辰，齐人来聘。

五月辛亥，高丽、新罗、丹丹、天竺、盘盘等国并遣使朝贡。

六月丁亥，江阴王萧季卿以罪免。甲辰，封东中郎长沙王府谘议参军萧\为江阴王。

冬十月乙酉，周人来聘。

十二月壬辰，司空章昭达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劭为右仆射。

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为建安王。

三月乙丑，扶南、林邑国并遣使朝贡。

夏五月癸卯，尚书右仆射王劭卒。

是月周人诛冢宰宇文护。

秋八月辛未，周人来聘。

九月庚子朔，日有蚀之。辛亥，大赦。丙寅，以故太尉徐度，仪同

三司杜棱、程灵洗配食武帝庙庭；故司空章昭达配食文帝庙庭。

冬十一月己亥，地震。

是岁，周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辛巳，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气如虹，自北方贯北斗紫宫。 三月壬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略地北边。丙戌，西衡州献马生角。己丑，皇孙胤生，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一级。

夏六月癸亥，周人来聘。

秋九月癸未，尚书右仆射沈君理卒。壬辰晦，夜明。

冬十月己亥，以特进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乙巳，吴明彻克寿阳城，斩王琳，传首建邺，枭于朱雀航。

十二月壬辰，诏熊昙朗、留异、陈宝应、周迪、邓绪等及王琳首并还亲属，以弘广宥。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叔献为河东王。

是岁，诸军略地，所在克捷。

六年春正月壬戌，赦江右淮北诸州。甲申，周人来聘。高丽国遣使朝贡。

二月壬辰朔，日有蚀之。辛亥，耕藉田。

夏四月庚子，彗星见。

六月壬辰，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卒。

冬十一月乙亥，诏北边行军之所，并给复十年。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书王瑒为尚书右仆射。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

三月辛未，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防。　　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监豫州陈桃根献青牛，诏以还百姓。乙未，桃根又上织成罗纹锦被表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壬子，郢州献瑞锺六。

六月丙戌，诏为北行将士死王事者，克日举哀。壬辰，以尚书右仆射王瑒为尚书仆射。己酉，改作云龙、神兽门。

秋八月癸卯，周人来聘。

闰九月壬辰，都督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是月，甘露频降乐游苑。丁未，舆驾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

十二月壬戌，以尚书仆射王瑒为左仆射，太子詹事陆缮为右仆射。甲子，南康郡献瑞锺一。

八年春二月壬申，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夏五月庚寅，尚书左仆射王瑒卒。

六月甲寅，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新除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

秋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为淮南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恒，自号太上皇。

是月，周灭齐。

二月壬子，耕藉田。

秋七月己卯，百济国遣使朝贡。庚辰，大雨，震万安陵华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门，一女子震死。

冬十月戊午，司空吴明彻破周将梁士彦于吕梁。

十二月戊申，东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军救梁士彦，大败司空吴明彻于吕梁，及将卒皆见囚俘不反。

三月辛未，震武库。丙子，分命F军以备周。乙酉，大赦。

夏四月庚戌，诏絓在军者，并赐爵二级。又诏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奉恤者，并各量减。庚申，大雨雹。

六月丁酉，周武帝崩。

闰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重阳阁东楼、千秋门内槐树及鸿胪府门。

秋七月戊戌，新罗国遣使朝贡。

八月戊寅，陨霜杀稻菽。

九月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戊申，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兼王官伯，临盟。甲寅，幸娄湖，临誓F。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以上下相警。

冬十月戊子，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十二月乙亥，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刺史鲁广达讨平之。　是岁，周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南兖州言龙见。

二月癸亥，耕藉田。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

八月丁卯，幸大壮观阅武。

冬十月甲戌，以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以祠部尚书晋安王伯恭为右仆射。十一月辛卯，大赦。戊戌，周将梁士彦围寿阳，克之。辛亥，又克霍州。癸丑，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总督水步F军。

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

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向建邺。周又克谯、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尽归于周矣。己巳，诏非军国所须，多所减损，归于俭约。

是岁，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年夏四月癸亥，尚书左仆射陆缮卒。己卯，大雩。壬午，雨。

五月癸巳，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仆射。己酉，周宣帝崩。

六月壬戌，大风，吹坏锩胖秀恕?

秋八月己未，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以所统九州八镇之地来降。诏因以消难为大都督，加司空，封随郡公。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F趋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趋南兖州。戊辰，以司空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克佑州城。

九月癸未，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F来降。是夜，天东南有声，如风水相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将王延贵率F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禽延贵等。己酉，周广陵义军主曹药率F来降。

冬十月癸丑，大雨，震电。

十二月庚辰，南徐州刺史河东王叔献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中权将军、护军将军鄱阳王伯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

二月乙亥，耕藉田。

秋九月癸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拔树，大雨雹。

冬十月壬寅，丹丹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辛巳，彗星见西南。

是岁，周静帝大定元年，逊位于隋文帝，改元开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时年五十三。遗诏："凡厥终制，事从省约，金银之饰，不以入圹，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旧准。在位百司，三日一临。四方州镇，五等诸侯，各守所职，并停奔赴。"二月辛卯，群臣上謚曰孝宣皇帝，庙号高宗。癸巳，葬显宁陵。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实允天人之属。于时国步初弭，创痍未复，淮南之地，并入于齐。帝志复旧境，意反侵地，强弱之形，理则县绝，犯斯不韪，适足为禽。及周兵灭齐，乘胜而举，略地还至江际，自此惧矣。既而修饰都城，为扞御之备，获铭云："二百年后，当有痴人修破吾城者。"时莫测所从云。

后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嫡长子也。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魏平江陵，宣帝迁于长安，留后主于穰城。天嘉三年，归建邺，立为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累迁侍中。

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兴王叔陵构逆伏诛。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并赐爵一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丁卯，立皇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叔慎为岳阳王，叔达为义阳王，叔熊为巴山王，叔虞为武昌王。甲戌，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

三月癸亥，诏内外F官九品以上，各荐一人。又诏求忠谠，无所隐讳。己巳，以新除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

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以下赉帛各有差。庚子，诏："镂金银薄、庶物化生、土木人、彩华之属，及布帛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人间淫祀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

秋七月辛未，大赦。是月，自建邺至荆州，江水色赤如血。

八月癸未，天有声如风水相激。乙酉夜，又如之。

九月丙午，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辛亥夜，天东北有声如虫飞，渐移西北。丙寅，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

号开府仪同三司。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以司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　秋八月丁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

九月丁巳，天东南有声如虫飞。

冬十一月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叔俭为南安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十二月丙辰，头和国遣使朝贡。司空、长沙王叔坚有罪免。戊午夜，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青黄杂色，隆隆若雷声。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风俗。癸巳，大赦。

夏五月戊子，以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秋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鳏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

冬十一月丙寅，大赦。是月，盘盘、百济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庚午，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辛酉，前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

夏四月庚戌，丰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传首建邺。

冬十月己丑，丹丹国遣使朝贡。

十一月己未，诏修复仲尼庙。辛巳，幸长干寺，大赦。

十二月癸卯，高丽国遣使朝贡。

是岁，梁明帝殂。

四年春正月甲寅，诏王公以下各荐所知，无隔舆皁。二月丙申，立

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甯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子庄为会稽王。

秋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肄舻舰阅武。丁未，百济国遣使朝贡。

冬十月癸亥，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侑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己卯，大赦。祯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秋九月庚寅，梁太傅安平王萧岩、荆州刺史萧瓛，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陈慧纪请降。辛卯，岩等帅其文武官男女济江。甲午，大赦。

冬十一月丙子，以萧岩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丁亥，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兼司徒。

十二月丙辰，以前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恬为钱唐王。

夏四月戊申，有群鼠无数，自蔡洲岸入石头，渡淮至于青塘两岸，数日自死，随流出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甲午，东冶铸铁，有物赤色，大如数升，自天坠鎔所，有声隆隆如雷，铁飞出墙外，烧人家。

六月戊戌，扶南国遣使朝贡。庚子，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皇太子。辛丑，以太子詹事袁宪为尚书仆射。丁巳，大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淮渚暴溢，漂没舟乘。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藩为吴王。己酉，幸莫府山，大校猎。

十一月丁卯，诏克日于大政殿讯狱。丙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

初隋文帝受周禅，甚敦邻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举，闻宣帝崩，乃命班师，遣使赴吊，修敌国之礼，书称姓名顿首。而后主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说，以示

朝臣。清河公杨素以为主辱，再拜请罪，及襄邑公贺若弼并奋求致讨。后副使袁彦聘隋，窃图隋文帝状以归，后主见之，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每遣间谍，隋文帝皆给衣马，礼遣以归。

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馀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

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前后灾异甚多。有神自称老子，游于都下，与人对语而不见形，言吉凶多验，得酒辄釂之，经三四年乃去。船下有声云“明年乱”。视之，得婴儿长三尺而无头　。蒋山F鸟鼓两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邺城无故自坏　。青龙出建阳门，井涌雾，赤地生黑白毛，大风拔朱雀门，临平湖草旧塞，忽然自通。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见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饮，忽变为血。有血沾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祆，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火从中起，飞至石头，烧死者甚F。又采木湘州，拟造正寝，筏至牛渚矶，尽没水中，既而渔人见筏浮于海上。起齐云观，国人歌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始北齐末，诸省官人多称省主，未几而灭。至是举朝亦有此称，识者以为省主，主将见省之兆。

隋文帝谓仆射高熲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文帝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柿于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纳梁萧瓛、萧岩，隋文愈忿，以晋王广为元帅，督八十总管致讨。乃送玺书，暴后主二十恶。又散写诏书，书三十万纸，遍喻江外。

诸军既下，江滨镇戍相继奏闻。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机密，并抑而不言。

初萧岩、萧瓛之至也，德教学士沈君道梦殿前长人，朱衣武冠，头出栏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萧误人事。”后主闻之，忌二萧，故远散其F，以岩为东扬州刺史，瓛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郡，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寻召二王赴期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余万人。

及闻隋军临江，后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孔范亦言无渡江理。但奏伎纵酒，作诗不辍。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会，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后主昏睡，至晡时乃罢。是日，隋将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济，韩擒趋横江济，分兵晨袭采石，取之。进拔姑孰，次于新林。时弼攻下京口，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变。戊辰，乃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于是以萧摩诃为皇畿大都督，樊猛为上流大都督，樊毅为下流大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并为大监军，重立赏格，分兵镇守要害，僧尼道士尽皆执役。

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擒又陷南豫州。隋军南北道并进。辛巳，贺若弼进军锺山，顿白土冈之东南，F军败绩。弼乘胜进军宫城，烧北掖门。是时，韩擒率F自新林至石子冈，镇东大将军任忠出降擒，仍引擒经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入。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后合舍人夏侯公韵侍侧。宪劝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二人苦谏不从，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沈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合而坐，舍人孔伯鱼侍焉。戍士叩合而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涂，不至劳也。”既而军人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闻之大惊。开府鲍宏曰：“东井上于天文为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东谣多唱王献之桃叶辞，云：“桃叶复桃叶，度江不用烜，但度无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晋王广军于六合镇，其山名桃叶，果乘陈船而度。丙戌，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隋文帝权分京城人宅以俟，内外修整，遣使迎劳之，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使还奏言：“自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隋文帝嗟叹曰：“一至于此。”及至京师，列陈之舆服器物于庭，引后主于前，及前后二太子、诸父诸弟F子之为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尚书令江总、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护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镇军将军任忠、吏部尚书姚察、侍中中书令蔡征、左卫将军樊猛，自尚书郎以上二百余人，文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让后主，后主伏地屏息不能对，乃见宥。隋文帝诏陈武、文、宣三帝陵，总给五户分守之。

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请史普直宿省，梦有人自天而下，导从

数十，至太极殿前，北面执玉策金字曰：“陈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后主在东宫时，有妇人突入，唱曰“毕国主”。有鸟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画地成文，曰：“独足上高台，盛草变为灰，欲知我家处，朱门当水开。”解者以为独足盖指后主独行无F，盛草言荒秽，隋承火运，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师，与其家属馆于都水台，所谓上高台当水也。其言皆验。或言后主名叔宝，反语为“少福”，亦败亡之征云。

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言：“叔宝常耽醉，罕有醒时。”隋文帝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未几，帝又问监者叔宝所嗜。对曰：“嗜驴肉。”问饮酒多少？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隋文帝大惊。及从东巡，登芒山，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隋文帝优诏谦让不许。后从至仁寿宫，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将作诗功夫，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度京口，彼人密S告急，叔宝为饮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犹见S在床下，未开封。此亦是可笑，盖天亡也。昔苻氏所征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

隋文帝以陈氏子弟既多，恐京下为过，皆分置诸州县，每岁赐以衣服以安全之。

后主以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终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謚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

论曰：陈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悫，咸已委托矣。至于缵业之后，拓土开疆，盖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吕梁之败，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后主因削弱之余，锺灭亡之运，刑政不树，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历世数十，及其亡也，皆败于妇人。况以区区之陈，外邻明德，覆车之□□星易纷偈寮荆?其获支数年，亦为幸也。虽忠义感慨，致恸井隅，何救麦秀之深悲，适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谣云：“可怜巴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汙人衣，皁荚相料理。”及僧辩灭，群臣以谣言奏闻，曰：僧辩本乘巴马以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尘谓陈也；而不解皁荚之谓。既而陈灭于隋，说者以为江东谓羖羊角为皁荚，隋氏姓杨，杨，羊也，言终灭于隋。然则兴亡之兆，盖有数云。

卷十一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宋孝穆赵皇后 孝懿萧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张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马皇后 文元袁皇后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前废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后废帝陈太妃 后废帝江皇后 顺陈太妃 顺谢皇后 齐宣孝陈皇后 高昭刘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郁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刘皇后 东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宫位号，前史代有不同。

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馀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馀仍用晋制。案贵嫔，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国所制。贵人，汉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仪、修华，晋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仪，魏明帝所制。婕妤、容华，前汉旧号。充华，晋武帝所制。美人，汉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比丞相，贵人比三司,以为三夫人,又置昭仪、昭容、昭华，以代修华、修仪、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为散位。案昭仪，汉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华，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晋武帝所制。充衣，前汉旧制。

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复置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贵人，置贵姬，以备三夫人之数；又置昭华，增淑容、承徽、列荣；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凡五职，亚九嫔；美人、才人、良人三职为散役。其后，帝留心后房，拟百官，备置内职焉。及齐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职：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寘玉；淑妃旧拟九棘，以淑为温恭之称，妃为亚后之名，进同贵妃，以比三司；夫人之号，不殊蕃国；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复置昭容，位在九嫔焉。

梁武拨乱反正，深鉴奢逸，配德早终，长秋旷位。定令制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三职。东宫置良娣、保林为二职。及简文、元帝出自储蕃，或迫在拘絷，或逼于寇乱；且妃并先殂，更不建椒阃。

陈武光膺天历，以朴素自居，故后宫员位，其数多阙。文帝天嘉之后，诏宫职备员。其所制立，无改梁旧。编之令文，以为后法。然帝性恭俭,而嫔嫱不备,宣帝、后主，无所改作。今总缀缉，以立此篇云。

宋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嫔于孝皇帝，以#武帝，殂于丹徒官舍，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壁里雩山。宋初追崇号謚，陵曰兴宁。永初二年，有司奏追赠裔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裔命妇孙氏封豫章郡建昌县君。其年，又追封裔临贺县侯。裔子伦之自有传。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后为孝皇帝继室，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武王道规。义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号。帝践阼，尊曰皇太后，居宣训宫。上以恭孝为行，奉太后素谨，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尝失时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显阳殿，年八十一。遗令："汉世帝后，陵皆异处。今可于茔域之内别为一圹，一遵往式。"乃开别圹，与兴宁合坟。初，武帝微时，贫约过甚，孝皇之殂，葬礼多阙。帝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至是故称后遗令云。

卓初与赵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阳县侯。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卓子源之袭爵，源之见子思话传。

武敬臧皇后讳爱亲，东莞人也。祖汪，尚书郎，父隽，郡功曹。后适武帝，生会稽宣长公主兴弟。帝以俭正率下，后恭谨不违。义熙四年正月甲子，殂于东城，追赠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帝临崩，遗诏留葬建邺。于是备法驾迎梓宫，祔葬初宁陵。宋初追赠隽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孙氏迁陵永平乡君。隽子焘、熹，并自有传。

武帝张夫人，讳阙，不知何许人也。生少帝及义兴恭长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曰永乐。少帝废，太后还玺绂，随居吴郡。文帝元嘉元年，拜营阳国太妃，二年薨。

文章胡太后讳道安，淮南人也。义熙初，武帝所纳。文帝生五年，

被谴赐死，葬丹徒。武帝践阼，追赠婕妤。文帝即位，有司奏上尊号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宁，立庙建邺。

少帝司马皇后讳茂英，晋恭帝女也。初封海盐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为皇后。元嘉元年，降为营阳王妃，又为南丰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讳齐

卷十二列传第二 后妃下

梁文献张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贵嫔 武阮修容简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陈武宣章皇后文沈皇后 废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后主沈皇后

天监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号为皇后，謚曰献。

穆之字思静，晋司空华六世孙也。少方雅，有识鉴。初为员外散骑侍郎，深被始兴王浚引纳。穆之鉴其祸萌，求为交址太守，政有异绩。宋文帝将以为交州刺史，会病卒。子弘籍字真艺，齐初为镇西参军，卒于官。梁武践阼，追赠穆之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赠弘籍廷尉卿。弘籍无子，从父弟弘策以子缵嗣，别有传。

武德郗皇后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宋国子祭酒、领东海王师。父晔，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寻阳公主也，方娠，梦当生贵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尽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将有所妨，乃于水滨祓除之。

后幼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宋后废帝将纳为后，齐初，安陆王缅又欲结婚，郗氏并辞以女疾，乃止。齐建元末，嫔于武帝，生永兴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及武帝为雍州刺史，殂于襄阳官舍，年三十二。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中兴二年，武帝为梁公，齐帝诏赠后为梁公妃。及武帝践阼，追崇为皇后，謚曰德。陵曰修陵。后父晔，赠金紫光禄大夫。

后酷妒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贵嫔讳令光，谯国人也。祖父从官襄阳，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刘惠明庑下。贵嫔生于樊城，初#有神光之异，紫气满室，故以“光”为名。相者云“当大贵”。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诸女并患蚊蚋，而贵嫔弗之觉也。乡人魏益德将娉之，未及成，而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采如龙，下有女子擘絖，则贵嫔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闻之于帝，帝赠以金环，纳之，时年十四。贵嫔生而有赤志在左臂，疗之不灭；又体多疣子，至是无何并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贵嫔无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虽严，益小心祗敬。尝于供养经案侧，髣佛若见神人，心独异之。

天监元年五月，有司奏为贵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为贵嫔，居显阳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贰宸极，率土咸执吏礼。既尽礼皇储，则所生不容无敬。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宋元嘉中，始兴、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贵嫔于宫臣虽非小君，其义不异，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义政同。谓宫僚施敬，宜同吏礼，诣神兽门奉笺致谒，年节称庆，亦同如此。且储妃作配，率由盛则，以妇踰姑，弥乖从序，谓贵嫔典章，一与太子不异。”于是贵嫔备典章礼数，同乎太子，言则称令。

贵嫔性仁恕，及居宫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及武帝弘佛教，贵嫔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殡于东宫临云殿，时年四十二。诏吏部郎张缵为哀册文，有司奏謚曰穆，葬甯陵，祔于小庙。简文即位，追崇曰太后。

贵嫔父道迁，天监初，为历阳太守。庐陵威王之生，武帝谓之曰：“贤女复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为笑。后位兖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讳令嬴，会稽余姚人也。本姓石。初，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入东昏宫。建康城平，为武帝采女。在孕，梦龙罩其床。天监七年八月，生元帝于后宫。是日大赦。寻拜为修容，赐姓阮氏。尝随元帝出藩。大同九年六月，薨于江州正寝，时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归葬江宁县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为文宣太后，还祔小庙。

承圣二年，追赠太后父齐故奉朝请石灵宝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

武康县侯，母陈氏武康侯夫人。

简文王皇后讳灵宾，琅邪临沂人也。祖俭，齐太尉、南昌文宪公。父骞，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天监十一年，拜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长山公主妙挈。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五。其年，简文即位，追崇为皇后，謚曰简。大宝元年九月，葬庄陵。

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齐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侍中、信武将军。妃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还房，必吐衣中。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酷妒忌，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未几而终，元帝归咎于妃；及方等死，愈见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杀。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尸还徐氏，谓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听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后果不终妇道。

敬夏太后，会稽人也。普通中，纳于湘东王宫，生敬帝。承圣元年冬，拜晋安王国太妃。绍泰元年，尊为太后。明年冬，降为江阴国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临沂人也。承圣元年十一月，拜晋安王妃。绍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为江阴王妃。父佥自有传。陈武宣章皇后，讳要儿，吴兴乌程人。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姓焉。后母苏，尝遇道士以小龟遗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征"。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龟所在。后少聪慧，美容仪，手爪长五寸，色并红白。每有期功之服，则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钱仲方女，早卒，后乃聘后。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帝为长城县公，后拜夫人。永定元年，立为皇后。追赠后父梁散骑侍郎景明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拜后母苏安吉县君。二年，安吉君卒，与后父葬吴兴。明年，追封后父为广德县侯，謚曰温。

武帝崩，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秘不发丧。时衡阳献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慈训。废帝即位，后为太皇太后。

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命宣帝嗣立。太建元年，复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极殿，时年六十五。遗令丧事并从俭约，诸馈奠不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祔葬万安陵。

后亲属无在朝者，唯本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讳妙容，吴兴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录事参军。后年十岁余，以梁大同中归于文帝。武帝之讨侯景，文帝时在吴兴，及后并被收，景平，乃获免。武帝践阼，后为临川王妃。文帝即位，为皇后。追赠后父法深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封建城县侯，謚曰恭。追赠后母高为绥安县君，謚曰定。废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安德。

时宣帝与仆射到仲举、舍人刘师知等，并受遗辅政。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F事，而宣帝为扬州刺史，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忌宣帝权重，矫敕令还东府理州务。宣帝将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曹爽愿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称疾，召师知留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之于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废帝，废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非朕意也。"喜出报宣帝，帝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赐死。自是政归宣帝。后忧闷，计无所出，乃密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使据郡反，冀因此图帝。安国事发被诛，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后恐连逮党与，并杀之。

宣帝即位，以后为文皇后。陈亡入隋，大业初自长安归于江南，顷之卒。

后兄钦，袭爵建城侯，位尚书左仆射。钦素无伎能，奉己而已。卒，謚曰成。子观嗣，颇有学识，官至御史中丞。

废帝王皇后，琅邪临沂人也。天嘉元年，为皇太子妃。废帝即位，立为皇后。废帝为临海王，后废为妃。至德中薨。后生临海嗣王至泽。至泽，光大元年为皇太子，太建元年，袭封临海嗣王。陈亡，入长安。后父固自有传。

宣柳皇后讳敬言，河东解县人也。曾祖世隆，祖恽，父偃，并有

传。后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乱，后与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长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圣二年，后生后主于江陵。及魏克江陵，宣帝迁于关右，后与后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与后主还朝，后为安成王妃。宣帝即位，立为皇后。后美姿容，身长七尺二寸，手垂过膝。初，宣帝居乡里，先娶吴兴钱氏，及即位，拜贵妃，甚有宠。后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于贵妃，而己御其次焉。宣帝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吴媪救而获免。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是时新失淮南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患创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F务，虽假后主之敕，实皆决之于后。后主创愈，乃归政焉。后性谦谨，未尝以宗族为请，虽衣食亦无所分遗。陈亡，入长安。隋大业十二年，薨于东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阳之芒山。

后主沈皇后讳婺华，吴兴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传。后母即武帝女会稽穆公主，早亡。时后尚幼，而毁瘠过甚。及服毕，每岁时朔望，恒独坐涕泣，哀动左右，内外敬异焉。太建元年，拜为皇太子妃。后主即位，立为皇后。

后性端静，有识量，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后主在东宫，而后父君理卒，居忧处别殿，哀毁逾礼。后主遇后既薄，而张贵妃有宠，总后宫之政，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而身居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左右近侍才百许人，唯寻阅图史及释典为事。尝遇岁旱，自暴而诵佛经，应时雨降。无子，养孙姬子胤为己子。数上书谏争，后主将废之，而立张贵妃，会国亡不果，乃与后主俱入长安。及后主薨，后自为哀辞，文甚酸切。

隋炀帝每巡幸，恒令从驾。及炀帝被杀，后自广陵过江，于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贞观初卒。

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父兄以织席为业。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悦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慧，甚被宠遇。

后主始以始兴王叔陵之乱，被伤，卧于承香殿。时诸姬并不得进，唯贵妃侍焉。而柳太后犹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无宠于后主，不得侍疾，别居求贤殿。

至德二年，乃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

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之类，皆以沈檀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丽皆近古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季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嘟□□忠韵嗬帧F淝□杏袷骱笸乜ā⑰俅豪?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

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才辩强记，善候人主T色。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工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女巫使之鼓舞。

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S奏，并因宦者蔡临儿、李善度进请，后主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疏条，无所遗脱。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絓于理者，但求恩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S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权，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及隋军克台城，贵妃与后主俱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桥。

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圣人顺于人情而为之度。王宫六列，士室二等，皆随事升降，以立节文。若夫义笃阃闱，政刑邦国，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专夕，配以德升，姬嫱并御，进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爱罔偏流，专贞内表，妖蛊外息，乃可以辅兴君德，燮理阴政。

宋氏因晋之旧典，聘纳有方，俔天作俪，必四岳之后。自元嘉以降，内职稍繁，所选止于军署，徵引极乎厮皁，非若晋氏采择，滥及冠冕者焉。而爱止帷房，权无外授，戚属饩赉，岁时不过肴浆，斯为美矣。及文帝之倾惑潘妪，谋及妇人；大明之沦没殷姬，并后匹嫡，其为

丧败，亦已甚矣。

齐氏孝、昭二后，并有贤明之训，惜乎早世，不得母临万国。有妇人焉，空慕周典，祯符显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宫禁贬约，衣不文绣，色无红采，永巷贫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运藉休平，寿昌前兴，凤华晚构，香柏文柽，花梁绣柱，雕金镂宝，照烛房帷，赵瑟吴趋，承闲奏曲，事由私蓄，无损国储。明帝统业，矫情俭陋，奉己之制，曾莫云改。东昏丧道，侈风大扇，哲妇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诫，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约己，示存宫掖，虽贵嫔之徽华早着，诞育元良，唯见崇重，无闻正位。徐妃无行，其歼灭也宜哉。

陈武抚兹归运，奄开帝业。若夫俪天作则，燮隆王化，则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宫壼，无闻于丧德；后主嗣业，实败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卷十三 列传第三 宋宗室及诸王上

长沙景王道怜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营浦侯遵考　武帝诸子长沙景王道怜，宋武帝中弟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武帝克京城及平建邺，道怜常留侍太后，后以军功封新渝县男。从武帝征广固，所部获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县公。及讨司马休之，道怜监太尉留府事。江陵平，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护南蛮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

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多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镇日，府库为空。征拜司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镇京口。武帝受命，迁太尉，封长沙王。

先是，庐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宜用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重，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五十，岂不如十岁儿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皆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竟不授。

永初三年薨，加赠太傅，葬礼依晋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轀辌车、挽歌二部，前后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诏故太傅长沙景王、故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刘穆之、开府仪同三司华容县公王弘、开府仪同三司永修县公檀道济、故青州刺史龙阳县侯王镇恶，并勒功天府，配祭庙庭。

道怜子义欣嗣，位豫州刺史，镇寿阳，境内畏服，道不拾遗，遂为盛藩强镇。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曰成王。

子悼王瑾嗣，传爵至子，齐受禅，国除。

瑾弟韫字彦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领军将军。升明元年，被齐高帝诛。韫人才凡鄙，特为明帝所宠。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图标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而在舆？"韫曰："政是我。"其庸鄙类如此。

韫弟述字彦思，亦甚庸劣。从子俣疾危笃，父彦节母萧对之泣，述

尝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俣进之，皆莫知其意。或问焉，答曰：“礼云，有疾饮酒食肉。”述又尝新有缌惨，或诣之，问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惛。”次访其子，对曰：“所谓父子聚麀。”盖谓麀为忧也。

义欣弟义融封桂阳县侯，邑千户。凡王子为侯，食邑皆千户。义融位五兵尚书，领军，有质干，善于用短楯。卒諡恭侯。子孝侯凯嗣，无子，弟袭以子晃继。袭字茂德，性庸鄙，为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听事，时纲纪政伏合，怪之，访问乃知是袭。

义融弟义宗，幼为武帝所爱，字曰伯奴，封新渝县侯，位太子左卫率。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入义宗第蔽隐，免官。德灵以姿色，故义宗爱宠之。义宗卒于南兖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怀珍嗣，无子，弟彦节以子承继。

彦节少以宗室清谨见知，孝武时，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云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F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彦节从弟祗讽彦节S证其事。彦节曰：“行路之人尚不应尔，今日乃可一门同尽，无容奉敕。”F以此称之。后废帝即位，累迁尚书左仆射，参选。元徽元年，领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阳王休范为逆，中领军刘勉出守石头，彦节权兼领军将军，所给加兵，自随入殿。封当阳侯，与齐高帝、袁粲、褚彦回分日入直，平决机事，迁中书令，加抚军将军。及帝废为苍梧王，彦节出集议，于路逢从弟韫。韫问曰：“今日之事，故当归兄邪？”彦节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捶胸曰：“兄肉中讵有血邪，今年族矣。”齐高帝闻而恶之。顺帝即位，转尚书令。时齐高帝辅政，彦节知运祚将迁，密怀异图。及沈攸之举兵，齐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镇石头，潜与彦节及诸大将黄回等谋夜会石头，诘旦乃发。彦节素怯，骚扰不自安。再晡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临去，妇萧氏强劝令食，彦节歠羹写胸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灵卫闻难即入，语左右曰：“今日之事，难以取济。但我受刘公厚恩，义无二情。”及至见粲，粲惊曰：“何遽便来，事今败矣。”彦节曰：“今得见公，万死何恨。”从弟韫直省内，与直合将军卜伯兴谋其夜共攻齐高帝，会彦节事觉，秣陵令刘实、建康令刘遐密告齐高帝，高帝夜使骁骑将军王敬则收杀之，伯兴亦遇害。粲败，彦节踰城走，于额檐湖见禽被杀。彦节子俣尝赋诗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时咸云此为祆句。事败，俣与弟陔剃发被法服向京口，于客舍为人识，执于建康狱尽杀之。彦节既贵，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时人以此少之。其妻萧思话女也，常惧祸败，每谓曰：“君富贵已足，故应为儿作计。”彦节不从，故及祸。

彦节弟遐字彦道，为嫡母殷暴亡，有司纠之，徙始安郡。后得还，位吴郡太守，至是亦见诛。遐人才甚凡，自讳名有同主讳，常对客曰：“孝武无道，见枉杀母。”其顽騃若此。及彦节当权，遐累求方伯。彦节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于听望不足。”遐曰：“富贵则言不可相关，从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

义宗弟义宾，封兴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肃侯。义宾弟义綦，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始兴王浚尝谓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綦曰：“下官初不识士衡，何忽见苦。”其庸塞皆然 。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武帝少弟也。倜傥有大志，预谋诛桓玄。时桓弘镇广陵，以为征虏中兵参军。武帝克京城，道规亦以其日与刘毅、孟昶斩弘。玄败走，道规与刘毅、何无忌追破之。无忌欲乘胜直造江陵。道规曰：“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桓振勇冠三军。且可顿兵以计策縻之。”无忌不从，果为振败。乃退还寻阳，缮舟甲复进，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规推毅为元功，无忌为次，自居其末。以起义勋，封华容县公，累迁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善于刑政，士庶畏而爱之。

卢循寇逼建邺，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邺。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F咸惮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F咸感悦。F议欲使檀道济、到彦之共击荀林等。道规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大败谦，斩之。谘议刘遵追荀林，斩之巴陵。初，谦至枝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道规一皆焚烧，F乃大安。

徐道覆奄至破冢，鲁宗之已还襄阳，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克都，遣道覆上为刺史。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复二志。道规使刘遵为游军，自拒道覆，前驱失利。道规壮气愈厉，遵自外横击，大破之。初使遵为游军，F咸言不宜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力，F乃服焉。遵字慧明，临淮海西人，道规从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监利县侯。

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义熙八年薨于都，赠司徒，謚曰烈武，进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无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嗣。初，文帝少为道规所

养，武帝命绍焉。咸以礼无二继，文帝还本，而定义庆为后。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文帝下诏褒美勋德及慈荫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礼，鸾辂九旒，黄屋左纛，给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葬皆准给。

义庆幼为武帝所知，年十三袭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元嘉中为丹阳尹。有百姓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避孙雠。义庆议以为“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至于骨肉相残，当求之法外。礼有过失之宥，律无雠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雠，宜共天同域，无亏孝道”。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犯左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外镇。文帝诏谕之，以为“玄象茫昧，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

九年，出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诸子遍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十二年，普使内外群臣举士，义庆表举前临沮令新野庾实、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处士南阳师觉授。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一年听三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迁南兖州刺史，并带都督。寻即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历任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不复跨马，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引为佐吏国臣。所着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文帝每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鲍照字明远，东海人，文辞瞻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慧，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迁秣陵令。文帝以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

尽，实不然也。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

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瞥敫□□纳醵裰□R?陈求还，文帝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赠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晔嗣，为元凶所杀。晔子绰嗣，升明三年见杀，国除。

营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始武帝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阪。关中失守，南还，再迁冠军将军。晋帝逊位，居秣陵宫，遵考领兵防卫。武帝初即位，封营浦县侯。元嘉中，累迁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为政严暴，聚敛无节，为有司所纠，上寝不问。孝武大明中，位尚书左仆射，领崇宪太仆。后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元公。

子澄之，升明末贵达。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有宝琴，左右犯其徽，诞罚焉。琨之谏，诞曰："此馀宝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故王孙圉称观父为楚国之宝。未闻以琴瑟为宝。"诞忸然不悦。诞之叛，以为中兵参军。辞曰："忠孝不得并，琨之老父在，将安之乎。"诞杀之。后赠黄门郎，诏谢庄为诔。

遵考从父弟思考亦官历清显，卒于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子季连字惠续，早历清官。齐高帝受禅，将及诛，太宰褚彦回素善之，固请乃免。建武中，为平西萧遥欣长史、南郡太守。遥欣多招宾客，明帝甚恶之。季连有憾于遥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异□C鞯勰艘砸P?雍州刺史，而心德季连，以为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季连父思考，宋时为益州，虽无政绩，州人犹以义故，故善待之。季连存问故老，见父时人吏皆泣对之。遂甯人龚愜累世有学行，辟为府主簿。及闻东昏失德，稍自骄矜。性忌褊，遂严愎酷佷，土人始怨。

永元元年九月，因声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以兵袭中水穰人李托。买战不利，退还，州郡遂多叛乱。明年十月，巴西人赵续伯反，奉其乡人李弘为圣主。弘乘佛舆，以五彩裹青石，诳百姓云，天与己玉印，当王蜀。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大破获之。将刑，谓刑人曰："我须臾飞去。"复曰："汝空杀我，我三月三日会更出。"遂斩之。

梁武帝平建邺，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季连受命，修还装。武帝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时，待之素薄。元起典签朱道琛者，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季连欲杀之，逃免。至是说元起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及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曰“会属人，何须苦惜”。军府大惧，言于季连，季连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元起，益愤懑。司马朱士略说季连求为巴西郡守，三子为质，季连许之。既而召兵算之，精甲十万。临军叹曰：“据天嶮之地，握此盛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欲以此安归乎。”遂矫称齐宣德皇后令，复反，收朱道琛杀之。书报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并不受命。

天监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连遣其将李奉伯拒战，见败。季连固守，元起围之。城中饿死者相枕，又从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请罪。元起迁季连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元起诛李奉伯，送季连还都。将发，人莫之视，唯龚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中从事檄者将二千人。

季连既至，诣阙谢罪，自东掖门入，数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谓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乎。”赦为庶人。四年，出建阳门，为蜀人蔺相如所杀。季连在蜀，杀其父。变名走建邺，至是报焉。乃面缚归罪，帝壮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义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义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献王义恭，孙美人生南郡王义宣，吕美人生衡阳文王义季。

庐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初封桂阳县公。年十二，从北征。及关中平，武帝东还，欲留偏将，恐不足固人心，乃以义真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任。帝将还，三秦父老泣诉曰：“残生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屋宅，舍此何之？”武帝为之悯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儿与文武才贤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授帝。义真又进都督并、东秦二州，领东秦州刺史。时陇上流户多在关中，望得归本。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而赫连勃勃寇逼交至。

沈田子既杀王镇恶，王修又杀田子，兼裁减义真赐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杀田子，岂又欲反也。”义真使左右刘乞杀修。修字叔，京兆霸城人。初南度见桓玄，玄谓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死，人情离异。武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义真镇关中，使义真疾归。诸将竞敛财货，方轨徐行。建威将军傅弘之曰：“虏骑若至，何以待之？”贼追兵果至。至青泥，大败，义真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义真识其声，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两全，可刎身头以南，使家公望绝。”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义真于背，单马而归。义真谓宏曰：“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初，武帝未得义真审问，怒甚，克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宏S，知义真免乃止。义真寻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为义真谘议参军。宏鲜卑人，为慕容超尚书左仆射，武帝伐广固归降。

义真改扬州刺史，镇石头。永初元年，封庐陵王。武帝始践阼，义真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对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迁司徒。武帝不豫，以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镇历阳。未之任而武帝崩。义真聪敏，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T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道人为西豫州刺史　”。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使故吏范晏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游耳。”将之镇，列部伍于东府前。既有国哀，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坐视部伍，因宴舫里，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胜者，及至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不尽与。深怨执政，表求还都。

初，少帝之居东宫，多狎群小，谢晦尝言于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帝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焉。”晦造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羡之等专政，义真愈不悦。时少帝失德，羡之等谋废立，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奏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张约之上疏谏，徙为梁州府参军，寻杀之。

景平二年，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诏追复先封，迎灵柩，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三年正月，诛徐羡之、傅亮等。是日，诏追崇侍中、大将军，王如故。赠张约之以郡。

义真无子，文帝以第五子绍字休胤嗣，袭庐陵王。绍少宽雅，位扬州刺史。薨。无子，以南平王铄子敬先嗣。

彭城王义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历南豫、南徐二州刺史，并加都督。文帝即位，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州刺史，给班剑三十人。

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领兵，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F务一断之义康。太子詹事刘湛有经国才用，义康昔在豫州，湛为长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动皆谘访，故前后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领扬州刺史。十二年，又领太子太傅。

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皆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权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重定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尝所暂遇，终身不忘。稠人广坐，每标题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文帝有虚劳疾，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义康入侍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寝，弥日不解衣。内外F事，皆专决施行。　十六年，进位大将军，领司徒。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其浅陋若此。既闇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B市亩□校□□薏路馈K街?僮六千馀人，不以言台。时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噉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仆射殷景仁为帝所宠，与刘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辅之权倾之。景仁为帝所保持，义康屡言不见用，湛愈愤。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帝疾笃，皆谓宜立长君。上尝危殆，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辄就尚书仪曹索晋咸康立康帝旧事，义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

闻之；而斌等既为义康所宠，遂结朋党，若有尽忠奉国不同己者，必构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长，或虚造同异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义康欲以斌为丹阳尹，言其家贫。上觉之，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时未有所拟，仓卒曰："我已用王鸿。"上以嫌隙既成，将致大祸，十七年，乃收刘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并贼曹孔劭秀、中兵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昙泰；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T遥之、湛弟黄门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义康时入宿，留止中书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义康上表逊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实幽之也。停省十馀日，桂阳侯义融、新渝侯义宗、秘书监徐湛之往来慰视。于省奉辞，便下渚，上唯对之恸哭，遣沙门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所昵，刘斌等谗之被斥，乃以斌为谘议，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谢综素为义康所狎，以为记室。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至豫章。辞州见许，资奉优厚，朝廷大事，皆报示之。

义康未败时，东府听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鸥并入所住斋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上表申明义康，奏，即收付建康狱赐死。

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帝所亲敬。上尝就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顿首，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起自扶之，主曰　　："车子岁暮,必不见容，特乞其命。"因恸哭。上亦流涕，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是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曰："会稽姊饮忆弟，所饮余，今封送。"车子，义康小字也。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事连义康，诏特宥大辟，并子女并免为庶人，绝属籍，徙安成郡。义康在安成读汉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

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奉戴义康，太尉江夏王义恭奏徙义康广州，奏可，未行，会魏军至瓜步，天下扰动，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孝武时镇彭城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言宜早为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麝持药赐死。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以侯礼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杀之。孝武大明四年，义康女玉秀等乞反葬旧茔，诏听之。

江夏文献王义恭，幼而明嶷，姿T端丽，武帝特所锺爱。帝性俭，诸子饮食不过五醆盘。义恭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噉，悉以与傍人。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

元嘉六年，为都督、荆州刺史。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及出藩，文帝与书诫之曰：

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园池堂观，计无须改作。凡讯狱前一二日，可取讯簿密与刘湛辈粗共详论，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刑狱不可壅滞，一月可再讯。

凡事皆应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声乐嬉游，不宜令过。宜数引见佐吏，非惟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何由具知F事。

九年，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镇广陵。十六年，进位司空。明年，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征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司徒、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给班剑二十人，置佐领兵。二十一年，进太尉，领司徒。义恭小心，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文帝安之。年给相府钱二千万，他物称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别给钱年至千万。时有献五百里马者，以赐义恭。

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及魏军至瓜步，义恭与孝武闭城自守。初，魏军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曰："臣虽未能临瀚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魏军至，义恭果欲走，赖F议得停。降号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鲁郡孔子旧庙有柏树二十四株，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义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叹息。又以本官领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移镇盱眙，修馆宇拟东城。

二十九年冬，还朝，上以御所乘苍鹰船上迎之。遭太妃忧，改授大将军、南徐州刺史。还镇东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义恭。先是，诏

召太子及诸王，虑有诈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义恭求常所遣传诏，劭遣之而后入。义恭凡府内兵仗，并送还台。进位太保。

孝武入讨，劭疑义恭有异志，使入住尚书下省，分诸子并住神兽门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锋至新亭，劭挟义恭出战，故不得自拔。战败，义恭单马南奔。劭大怒，遣始兴王浚杀义恭十二子。

义恭既至，劝孝武即位。授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假黄钺。事甯，进位太傅，领大司马，增班剑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上不欲致礼太傅，讽有司奏“天子不应加拜”，从之。及立太子，东宫文案，使先经义恭。

及南郡王义宣等反，又加黄钺，白直百人入六门。事平，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孝武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欲削王侯。义恭希旨，请省录尚书，上从之。又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陈贬损之格九条，诏外详议。于是有司奏九条之格犹有未尽，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条。大抵“听事不得南面坐施帐；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公主妃传令，不得朱服；舆不得重扛；鄣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夹毂队不得绛袄；平乘但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着褂衣，不得庄面；诸妃主不得着绲带；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长官于其封君，罢官则不复追敬，不称臣；诸镇常行，车前不得过六队；刀不得过银铜饰；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卤簿；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车舆非轺车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拟象龙舟”。诏可。

孝建二年，为扬州刺史，加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固辞殊礼。义恭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表上之。诏付秘阁。时西阳王子尚有盛宠，义恭解扬州以避之。乃进位太宰，领司徒。

义恭常虑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于襄阳为乱，乃上表称“诸王贵重，不应居边。有州不须置府”。其馀制度又多所减省。时孝武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附会，皆有容仪，每有祥瑞辄上赋颂。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又劝封禅，上甚悦。及孝武崩，遗诏：“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T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

前废帝即位，复录尚书，本官如故。尚书令柳元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又增义恭班剑为四十人，更申殊礼之命。固辞殊礼。

义恭性嗜不恒，与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东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国史，孝武自为义恭作传。

及永光中，虽任宰辅，而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谋欲废立，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明帝定乱，令书“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丞相，领太尉、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如故。给九旒鸾辂，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轀辌车”。泰始三年，又诏陪祭庙庭。

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迁中书监，中军将军，给鼓吹。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谯王。十三年，出为江州刺史，加都督。

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谢晦平后，以授彭城王义康，义康入相，次江夏王义恭，又以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且临川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义庆又居之。其后应在义宣，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阳王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为南徐州刺史。而会稽公主每以为言，上迟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义宣都督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先赐中诏曰：“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于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师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方物之义，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师护，义季小字也。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白皙，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多畜嫔媵，后房千馀，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进位司空，改侍中。

二十七年，魏军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魏军退，文帝诏

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迁司徒、扬州刺史，侍中如故。

元凶弑立，以义宣为中书监、太尉，领司徒。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近远。会孝武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F三千，助为先锋。孝武即位，以义宣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给班剑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諡义宣所生为献太妃，封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义宣固辞内任及恺王爵。于是改授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湘二州刺史，持节、侍中、丞相如故。降恺为宜阳县王，将佐以下，并加赏秩。

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创大义，威名着天下，凡所求欲，无不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尝献孝武酒，先自酌饮，封送所馀，其不识大体如此。

初，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便尽礼；及至江州，每密信说义宣，以为“有大才，负大功，挟震主之威，自古 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处分，不尔，一旦受祸，悔无所及”。义宣阴纳质言。而孝武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报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义宣补天子，并送天子羽仪。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使僚佐悉称名。遣传奉表，以奸臣交乱，图倾宗社，辄徵召甲卒，戮此凶丑。诏答之。太傅江夏王义恭又与义宣书，谕以祸福。

义宣移檄诸州郡，遣参军刘谌之、尹周之等率军下就臧质。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顺。义宣率F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是日大风，船垂覆没，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为辅国将军，留镇江陵。遣鲁秀、朱昙韶万馀人北讨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见义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误人事，乃与痴人共作贼，今年败矣。”义宣至寻阳，与质俱下。质为前锋至鹊头，闻徐遗宝败，鲁爽于小岘授首，相视失色。孝武使镇北大将军沈庆之送爽首于义宣并与书，义宣、质并骇惧。

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抚军柳元景据姑孰为大统，偏师郑琨、武念戍南浦。质径入梁山，去玄谟一里许结营。义宣屯芜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风猛，质乘风顺流攻玄谟西垒，冗从仆射胡子友等战失利，弃垒度就玄谟。质又遣将庞法起数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后掩玄谟。与琨、念相遇。法起战大败，

赴水死略尽。义宣至梁山，质上出军东岸攻玄谟。玄谟分遣游击将军垣护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击，大败质军，军人一时投水。护之等因风纵火，焚其舟乘，风势猛盛，烟爝覆江。义宣时屯西岸，延火烧营殆尽。诸将乘风火之势，纵兵攻之，F一时奔溃。义宣与质相失，各单舸迸走。东人士庶并归顺，西人与义宣相随者，船舸犹有百馀。女先适臧质子，过寻阳，入城取女，载以西奔。至江夏，闻巴陵有军被抄断，回入径口，步向江陵。F散且尽，左右唯有十许人。脚痛不复能行，就民僦露车自载。无复食，缘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仪迎之，时带甲尚万馀人。

义宣既入城，仍出听事见客。左右翟灵宝诫使抚慰F宾，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误云“项羽千败”。F咸掩口而笑。鲁秀、竺超人等犹为之爪牙，欲收合馀烬，更图一决。而义宣惛垫，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鲁秀北走，义宣不复自立，欲随秀去。乃于内戎服，盛粮糗，带背刀，携息慆及所爱妾五人，皆着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大惧落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马与之。超人还守城。

义宣冀及秀，望诸将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将士逃尽，唯馀慆及五妾两黄门而已。夜还向城，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遣黄门报超人，超人遣故车一乘，载送刺奸。义宣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始与五妾俱入狱，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公王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言“义宣反道叛恩，便宜专行大戮”。书未达,修之已至江陵，于狱尽之。孝武听还葬旧墓。

长子恢年十一，拜南谯王世子。晋氏过江，不置城门校尉及卫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复置卫尉卿，以恢为侍中，领卫尉。卫尉之置，自恢始也。义宣反，录付廷尉，自杀。恢弟恺字景穆，生而养于宫中，宠均皇子。十岁封宜阳侯，孝武时进为王。义宣反问至，恺于尚书寺内着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孟诩，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并诩诛。其馀并为修之所杀。

衡阳文王义季，幼而夷简，无鄙近之累。文帝为荆州，武帝使随往，由是特为文帝所爱。元嘉元年，封衡阳王。十六年，代临川王义庆为都督、荆州刺史。

先是义庆在任，遇巴、蜀扰乱，师旅应接，府库空虚。义季畜财节用，数年还复充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母月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噉肉。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人书S事，唯自署名而已。

尝大搜于郢，有野老带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拥耒对曰："昔楚子盘游，受讥令尹，今阳和扇气，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时。大王驰骋为乐，驱斥老夫，非劝农之意。"义季止马曰："此贤者也。"命赐之食。老人曰："吁！愿大王均其赐也。苟不夺人时，则一时皆享王赐，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饭也弗敢当。"问其名，不言而退。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饮，略少醒日。文帝诘责曰："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征耽酒成疾，旦夕待尽。一门无此酣法，汝于何得之？"义季虽奉旨，酣纵不改成疾，以至于终。

二十一年，征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发州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

二十二年，迁徐州刺史。明年，魏攻边，北州扰动。义季虑祸，不欲以功勤自业，无他经略，唯饮酒而已。文帝又诏责之。

二十四年，薨于彭城。太尉江夏王义恭表解职迎丧，不许。上遣东海王禕迎丧，追赠司空。传国至孙，齐受禅，国除。

论曰：自古帝王之兴，虽系之于历数，至于经S多难，莫不兼藉亲贤。当于馀祆内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势，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尽，一算或遗，则得丧之机，未可知也。烈武王揽群才，扬盛策，一举而扫勍寇，盖亦人谋之致乎。长沙虽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湫惺拢□幸灾□浠手□蛘堋Ｂ?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衅□凑茫□錾□煽耍□匆樱》?天伦犹子，分形共气，亲爱之道，人理斯同；富贵之情，其义则舛。善乎庞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处茅屋之内，宜无放杀之酷。观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爱子，位当上相，大明之世，亲礼冠朝，屈体降身，归于卑下，得使两朝暴主，永无猜色，历载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属有所归，自谓践冰之虑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几，而磔体分肌。古人以隐微致诫，斯为笃矣。衡阳晚存酒德，何先后之云殊，其将存覆车之鉴；不然，何以致于是也。

卷十四 列传第四 宋宗室及诸王下

宋文帝诸子 孝武诸子 孝明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兴王浚，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仪生南平穆王铄，高修仪生庐陵昭王绍，殷修华生竟陵王诞，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宏，陈修容生东海王禕，谢容华生晋熙王昶，江修容生武昌王浑，沈婕妤生明帝，杨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阳王休佑，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阳哀王休业，T美人生临庆冲王休倩，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阳王休范，罗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绍出继庐陵孝献王义真。

元凶劭字休远，文帝长子也。帝即位后，谅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后，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践阼，正妃生纣，至此又有劭焉。

始生三日，帝往视之，簪帽甚坚，无风而坠于劭侧，上不悦。初命之曰劭，在文为召刀，后恶焉，改刀为力。年六岁，拜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为更筑宫，制度严丽。年十二，出居东宫，纳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妃。十三加元服。好读史传，尤爱弓马。及长，美须眉，大眼方口，长七尺四寸。亲览宫事，延宾客，意之所欲，上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竟陵王诞、桂阳侯义融并从。

二十七年，上将北侵，劭与萧思话固谏，不从。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关二人；但湛等不异耳。"由是与江、徐不平。

上时务本业，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合婢王鹦鹉白公主道育通灵，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当赐符应。"时主夕卧，见流光相随，状若萤火，遂入巾箱化为双珠，圆青可爱。于是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浚素佞事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歌舞咒诅，不舍昼夜。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后遂为巫蛊，刻玉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

初，东阳公主有奴陈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鹦鹉、天兴

及宁州所献黄门庆国并与巫蛊事，劭以天兴补队主。东阳主薨，鹦鹉应出嫁，劭虑言语泄，与浚谋之，嫁与浚府佐吴兴沈怀远为妾。不S上，虑事泄，因临贺公主微言之。上后知天兴领队，遣阉人奚承祖让劭曰：“汝间用队主副尽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处 ？”劭答：“南第昔属天兴求将吏驱使，视形容粗健，便兼队副；下人欲嫁者犹未有处。”时鹦鹉已嫁怀远矣。劭惧，书告浚，并使报临贺主，上若问嫁处，当言未定。浚答书曰：“S此事多日，今始来问，当是有感发之者。计临贺故不应翻覆言语，自生寒热也。此姥由来挟两端，难可孤保，正尔自问临贺冀得审实也。其若见问，当作依违答之。天兴先署佞人府位，不审监上当无此簿领，可急宜犍之。殿下已见王未？宜依此具令严自躬上S闻。彼人若为不已，政可促其馀命，或是大庆之渐。”凡劭、浚相与书类如此。所言皆为名号，谓上为“彼人”，或以为“其”；谓太尉江夏王义恭为“佞人”；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故云“南第”。王即鹦鹉姓 。“躬上S闻”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鹦鹉既适怀远，虑与天兴私通事泄，请劭杀之。劭密使人害天兴。既而庆国谓往来唯有二人，天兴既死，虑将见及，乃以白上。上惊惋，即收鹦鹉家，得劭、浚手书，皆咒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诘责劭、浚，劭、浚唯陈谢而已。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浚往京口，又以自随，或出止人张|家。上谓江夏王义恭曰：“常见典籍有此，谓止书传空言，不意亲睹。劭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汝儿子多，将来遇此不幸耳。”

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毕、昴，入太微，扫帝坐端门，灭翼、轸。二十九年，荧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连雪，阳光罕曜。时道士范材修练形术，是岁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殡，江夏王疑其仙也，使开棺视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闻而恶焉。

三十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上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东宫实甲万人。其年二月，浚自京口入朝，当镇江陵，复载道育还东宫，欲将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张|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严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惆怅惋骇，须检覆，废劭赐浚死。初，浚母卒，命潘淑妃养以为子。淑妃爱浚，浚心不附。妃被宠，上以谋告之。妃以告浚，浚报劭，因有异谋。每夜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

其月二十一日夜，诈作上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率F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养士二千馀人皆被甲，云“有所讨 ”。宿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及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并惊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画

轮车，与萧斌同载，卫从如常入朝仪，从万春门入。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语门卫云：“受诏有所收讨。”令后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及斋合，拔刃径上合殿。上其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门阶户席并无侍卫。上以几自鄣，超之行杀，上五指俱落，并杀湛之。劭进至合殿中合，文帝已崩。出坐东堂，萧斌执刀侍直，呼中书舍人顾嘏。嘏惧，不时出，及至，问曰：“欲共见废，何不早S。”未及答，斩之。遣人于崇礼闼，杀吏部尚书江湛。文帝左细仗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见杀。又使人入杀潘淑妃，剖其心观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杀文帝亲信左右数十人。急召始兴王浚率F屯中堂。

劭即尬唬□倭胖琳卟檬□□耍□?书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为太初。”素与道育所定也。萧斌曰：“旧踰年改元。”劭以问侍中王僧绰，僧绰曰：“晋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从之。初使萧斌作诏，斌辞以不文，乃使王僧绰。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东方有急兵，其祸不测，宜列万人兵于太极前殿，可以销灾。”上不从。及劭弑逆，闻而叹曰：“几误我事。”乃问太史令曰：“我得几年。”对曰“得十年　”。退而语人曰：“十旬耳。”劭闻而怒，驱杀之。

即位讫，便称疾还入永福省，然后迁大行皇帝升太极殿，以萧斌为尚书仆射，何尚之为司空。大行大敛，劭辞疾不敢出。先给诸处兵仗，悉收还武库。遣人谓鲁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以侍中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

成服日，劭登殿临灵，号恸不自持。博访公卿，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东五郡为会州，省扬州，立司隶校尉，以殷冲补之。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保，司徒南谯王义宣为太尉。荆州刺史始兴王浚进号骠骑将军，王僧绰以先豫废立见诛。长沙王瑾弟楷、临川王烨、桂阳侯觊、新渝侯玠，并以宿恨死。礼官希旨，謚文帝不敢尽美称，謚曰中宗景皇帝。及闻南谯王义宣、随王诞等起义师，悉聚诸王于城内。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分义恭诸子住侍中下省。

四月，立妻殷为皇后。

孝武檄至，劭自谓素习武事，谓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书，勿厝意戎阵。若有寇难，吾当自出,唯恐贼虏不敢动耳。”中外戒严　。防孝武世

子于侍中省，南谯王义宣诸子于太仓空屋。劭使浚与孝武书，言“上亲御六师，太保又执钺临统，吾与乌羊相寻即道。上圣恩每厚法师，令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乌羊者，南平王铄，法师，孝武世子小名也。

劭欲杀三镇士庶家口，江夏王义恭、何尚之说曰：“凡举大事，不顾家口；且多是驱逼。今忽诛其馀累，政足坚彼意耳。”劭乃下书，一无所问。

浚及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乃进策以为“宜以近待之，远出则京师空弱，东军乘虚，容能为患。不如养锐待期”。劭善其议　　。萧斌厉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业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劭不纳。疑朝廷旧臣不为之用，厚抚王罗汉、鲁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赐珍玩美色以悦其志。罗汉先为南平王铄右军参军，劭以其有将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劝劭保石头城者，劭曰　：“昔人所以固石头,俟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谁当见救，唯应力战决之。”日日自出行军，慰劳将士。使有司奏立子伟之为皇太子。

及义军至新亭，劭登朱雀门躬自督战。将士怀劭重赏，皆为之力战。将克，而鲁秀打退鼓，军乃止，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败。褚湛之携二子与檀和之同归顺，劭惧，走还台城。其夜，鲁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义恭单马南奔，劭遣浚杀义恭诸子，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锺山郡王，苏侯为骠骑将军。使南平王铄为祝文，罪状孝武。二十七日，临轩，拜子伟之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独衮衣，下书大赦，唯孝武、刘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

五月三日，鲁秀等攻大航，得一舶。王罗汉昏酣作妓，闻官军已度，惊放仗归降。是夜，劭闭守六门，于门内凿堑立栅，以露车为楼。城内沸乱，将吏并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儿烧辇及衮冕服。萧斌闻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为，宣令所统皆使解甲，寻戴白幡来降，即于军门伏诛。

四日，劭腹心白直诸同逆先屯阊阖门外，并走还入殿。程天祚与薛安都副谭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质从广莫门入，同会太极殿前。即斩太子左卫率王正见，建平、东海等七王并号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副队高禽执之。浚率左右数十人，与南平王铄于西明门出，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义恭。浚下马，曰：“南中郎今何在？”义恭曰：“已君临万国。”又称字曰：“虎头来，得无晚乎？”义恭曰：“恨晚。”又

曰："故当不死？"义恭曰："可诣行阙请罪。"又曰："未审犹能得一职自效不？"义恭又曰："此未可量。"勒与俱自归，命于马上斩首。

浚字休明，将#之夕，有鵬鸣于屋上，闻者莫不恶之。元嘉十三年，年八岁，封始兴王。浚少好文籍，资质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宠。时六宫无主，潘专总内政。浚人才既美，母又至爱，文帝甚所留心。与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中书郎蔡兴宗等，并以文义往复。

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见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浚。浚虑将来受祸，乃曲意事劭，劭与之遂善。多有过失，屡为上所让，忧惧，乃与劭共为巫蛊。后出镇京口，乃因员外散骑侍郎徐爰求镇江陵，又求助于尚书仆射徐湛之。而尚书令何尚之等咸谓浚太子次弟，不应远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亲，故以浚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领护南蛮校尉。浚入朝，遣还京口，为行留处分。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时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叹弥日，谓潘淑妃曰："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浚还朝。十四日，临轩受拜。其日，藏严道育事发，明旦浚入谢，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诘问。浚唯谢罪。潘淑妃抱浚泣曰："汝始咒诅事发，犹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严道育。今日用活何为，可送药来，吾当先自取尽，不忍见汝祸败。"浚奋衣去，曰："天下事寻自判，必不上累。"

劭入弑之旦，浚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台内叫唤，宫门皆闭，道上传太子反，未测祸变所至。"浚阳惊曰："今当奈何。"浚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济不，骚扰不知所为。将军王庆曰："今宫内有变，未知主上安危，预在臣子，当投袂赴难。"浚不听。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浚，浚问状讫，即戎服乘马而去。朱法瑜固止浚，浚不从。至中门，王庆又谏不宜从逆。浚曰："皇太子令，敢有复言者斩。"及入见劭，劝杀荀赤松等。劭谓浚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浚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其悖逆如此。劭将败，劝劭入海，辇珍宝缯帛下船。

及劭入井，高禽于井出之。劭问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将劭至殿前，臧质见之恸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载，丈人何为见哭。"质因辨其逆状，答曰："先朝当见枉废，不能作狱中囚。问计于萧斌，斌见劝如此。"又语质曰："可得为乞远徙不？"质曰："主上近在航南，自当有处分。"缚劭马上，防送军门　。及至牙下，据鞍顾望。太尉江夏王义恭与诸王共临视之，义恭曰："我背逆归顺，有何大罪，顿杀十二儿。"劭曰："杀诸弟此一事负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车骂之，庞秀之亦

加诮让。劭厉声曰：“汝辈复何烦尔。”先杀其四子，语南平王铄曰：“此何有哉。”乃斩于牙下。临刑叹曰：“不图宋室一至于此。”劭、浚及其子并枭首大航，暴尸于市。劭妻殷氏赐死于廷尉，临刑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权时耳，当以鹦鹉为后也。”浚妻褚氏，丹阳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见离绝，故免于诛。其馀子女妾媵并于狱赐死。投劭、浚尸首于江，其馀同逆及王罗汉等皆伏诛。张超之闻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于御床之所，为乱兵所杀，剖腹刳心，脔割其肉，诸将生噉之。焚其头骨。时不见传国玺，问劭，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道育、鹦鹉并都街鞭杀，于石头四望山焚其尸，扬灰于江。毁劭东宫所住斋，汙潴其处。封高禽新阳县男。追赠潘淑妃为长宁园夫人，置守冢。匏玖バＮ疽蟪濉5.ぱ粢□□氩4.退馈3 ?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为劭简配兵士，尽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岁，封南平王，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交□6 □□□辏?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时文帝方事外略，罢南豫州并寿阳，以铄为豫州刺史，领安蛮校尉。

二十六年，魏太武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魏作高楼施弩射城内，城内负户以汲。又毁佛图，取金像以为大，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魏人以虾蟆车填堑，肉薄攻城，死者与城等，遂登尸以陵城。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相拒四十馀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甯朔将军臧质救之，魏人烧攻具而退。

元凶弑立，以铄为侍中、录尚书事。劭迎蒋侯神于宫内，疏孝武年讳厌咒，祈请假授位号，使铄造策文。及义军入宫，铄与浚俱归孝武。浚即伏法。上迎铄入宫，当时仓卒失国玺，事宁更铸给之。进侍中、司空，领兵置佐。以国哀未阕，让侍中。

铄既归义最晚，常怀忧惧，每于眠中蹶起坐，与人语亦多谬僻。语家人云：“我自觉无复魂守。”铄为人负才狡竞，每与兄弟计度艺能，与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寻薨。赠司徒，加以楚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

敬深封南安县侯，敬先继庐陵王绍，前废帝景和末，召铄妃江氏入宫，命左右于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谓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

氏犹不从，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废帝亦殒。明帝即位，追赠敬猷侍中，謚曰怀。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临贺王子#字孝仁为南平王，继铄后，未拜被杀。泰始五年，立晋平王休佑第七子宣曜为南平王，继铄。休佑死，宣曜被废还本。后废帝元徽元年，立衡阳恭王嶷第二子伯玉为南平王，继铄后，升明三年被诛。

竟陵王诞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广陵王。二十六年，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广陵凋弊，改封随郡王。上欲大举侵魏，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税杂物，悉给襄阳，及大举北侵，命诸藩并出师，皆奔败，唯诞遣中兵参军柳元景克弘农、关、陕。元凶立，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浙江东五郡立会州，以诞为刺史。

孝武入讨，遣甯朔将军顾彬之受诞节度，诞遣参军刘季之举兵与彬之并。遇劭将华钦、庾遵于曲阿之奔牛塘，大败之。事平，以诞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诞以位号正与浚同，恶之，请求回改，乃进号骠骑将军，加班剑二十人。南谯王义宣不肯就征，以诞为侍中、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开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诞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颇有勇略。

明年义宣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曰："奈何持此座与人。"帝加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上流平定，诞之力也。诞初讨元凶，豫同举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勋。上性多猜，颇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材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

大明元年秋，又出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诞知见猜，亦潜为之备。至广陵，因魏侵边，修城隍，聚粮练甲。嫌隙既着，道路常云诞反。

三年，建康人陈文绍诉父饶为诞府史，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诞大怒，使人杀饶。吴郡人刘成又诉称息道龙伏事诞，见诞在石头城内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向伴侣言之。诞知，密捕杀道龙。豫章人陈谈之又上书称弟咏之在诞左右，见诞与左右庄庆、傅元礼等潜图奸

逆，常疏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咒诅。咏之与建康右尉黄达往来，诞疑其宣漏，诬以罪被杀。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诞罪恶，宜绝属籍，削爵土，收付法狱。上不许。有司又固请，乃贬爵为侯，遣令之国。

上将谋诞，以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给事中戴明宝随阆袭诞，使阆以之镇为名。阆至广陵，诞未悟也。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为内应，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宗之告诞。诞惊起，召录事参军王璵之曰："我何罪于天，以至此。"斩蒋成，勒兵自卫。遣腹心率壮士击明宝等破之，阆即遇害，明宝逃自海陵界还。

上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诞，诞奉表投之城外，自申于国无负，并言帝宫闱之丑。孝武忿诞深切，凡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并诛之，死者千数。车驾出顿宣武堂，内外纂严。诞见F军大集，欲弃城北走，行十馀里，F并不欲去，请诞乃还城。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长十馀丈从西北来坠城内，是谓天狗。占曰："天狗所坠，下有伏尸流血。"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　。彭城邵领宗在城内阴结死士欲袭诞，先欲布诚于庆之，乃说诞求为间构，见许。领宗既出致诚毕，复还城内。事泄，诞鞭二百，考问不伏，遂支解之。

上遣送章二纽：其一曰"竟陵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募赏禽诞。其二曰"建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募赏先登。若克外城举一烽，克内城举二烽，禽诞举三烽。

七月二日，庆之进军，克其外城，乘胜又克小城。诞闻军入，走趣后园坠水，引出杀之，传首建邺，因葬广陵，贬姓留氏。帝命城中无大小悉斩，庆之执谏，自五尺以下全之，于是同党悉伏诛。城内女口为军赏，男丁杀为京观，死者尚数千人，每风晨雨夜有号哭之声。诞母殷、妻徐并自杀。追赠殷长宁园淑妃。

初，诞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风飞落屋瓦，城门鹿床倒覆，诞心恶之。及迁镇广陵，将入城，冲风暴起，扬尘，昼晦。又尝中夜闲坐，有赤光照室，见者莫不骇愕。诞左右侍直，眠中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邻尽！奔染跻咽□僖樱□?此者数十人。诞甚怪惧。大明二年，发人筑广陵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

姓。”诞使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与道佛先议，欲烧除此间人。道佛苦谏，强得至今。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有言，祸不过六慎门。”诞以其言狂悖，杀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见鬼，惊怖啼哭曰：“外军围城，城上张白布帆。”诞执录二十馀日乃杀。城陷之日，云雾晦冥，白虹临北门，亘属城内。

八年，前废帝即位，义阳王昶为徐州刺史，道经广陵，至墓尽哀，表请改葬诞。诏葬诞及妻子并以庶人礼。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

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邺。璵之尝乘城，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

建平宣简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丧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闲素，笃好文籍，文帝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历位中护军，中书令。

元凶弑立，孝武入讨，劭录宏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先尝以一手板与巨集，巨集遣左右亲信周法道齎手板诣孝武。事平，以为尚书左仆射，使迎太后。还加中军将军、中书监。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达政事，上甚信仗之。转尚书令。宏少多病，求解尚书令。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薨。追赠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诔。五年，益诸弟国各千户，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

景素少有父风，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阳王休范为逆，景素虽纂集兵F以赴朝廷为名，而阴怀两端。及事平，进号镇北将军。

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以收名誉，由是朝野属意。而后废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明帝旧隶，贪幼主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

元徽三年，景素防合将军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高帝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

都，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又夺景素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多以金帛结材力之士。时大臣诛夷，孝武诸子孙或杀或废，无复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谤声日积，深怀忧惧。尝与故吏刘璡独处曲台，有鹊集于承尘上，飞鸣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鸟者，游则参于风烟之上，止则隐于林木之下，饥则啄，渴则饮，形体无累于物，得失不关于心，一何乐哉。"时废帝单马独出，游走郊野。辅国将军曹欣之等谋候废帝出行，因聚F作难，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匆匆举动。运长密遣伧人周天赐尥毒八厝?异计，景素知即斩之，送首还台。

四年七月，羽林监垣祗祖奔景素，言台城已溃。景素信之，即举兵。运长等常疑景素有异志，即纂严。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为，竟为台军破，斩之。即葬京口。

景素性甚仁孝，事献太妃，朝夕不违侍养。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发。与人言呴呴，常恐伤其情。又甚俭素，为荆州时，州有高斋刻楹柏构，景素竟不处。朝廷欲赐以甲第，辞而不当。两宫所遗珍玩，尘于笥箧。食常不过一肉，器用瓦素。时有献镂玉器，景素顾主簿何昌宇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谢而反之。及败后，昌宇与故记室王摛等上书讼其冤。齐受禅，景素故秀才刘璡又上书述其德美，陈冤，并不见省。至齐武帝即位，下诏曰："宋建平王刘景素，名父之子，虽末路失图，而原心有本。可听以礼葬旧茔。"

庐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东海王。大明七年，进位司空。明帝践阼，进太尉，封庐江王。初，废帝目禕似驴，上以废帝之言类，故改封焉。

文帝诸子，禕尤凡劣，诸兄弟并蚩鄙之。南平王铄薨，子敬深婚，禕视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礼既不举乐，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与建安王休仁诏曰："人既不比数西方公，汝便为诸王之长。"时禕住西州，故谓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东柳欣慰谋反，欲立禕，禕与相酬和。欣慰结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恶，黜为南豫州刺史、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上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怼，逼令自杀，葬宣城。

晋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岁，封义阳王。大明中，位中书令、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即位，为徐州

刺史，加都督。昶轻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责，人间常言昶当有异志。

废帝既诛群公，弥纵狂惑，常语左右曰：“我即大位来，遂未戒严，使人邑邑。”江夏王义恭诛后，昶表求入朝，遣典签蘧法生衔使。帝谓法生：“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政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问法生：“义阳谋反，何不S？”法生惧，走还彭城，帝因此北讨。法生至，昶即起兵，统内诸郡并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开门奔魏，弃母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骑马自随。在道慷慨为断句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恸哭，左右莫不哀哽。每节悲恸，遥拜其母。

昶家还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长者曰思远，小者曰怀远，寻并卒。帝以金千两赎昶于魏不获，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绥继昶，封为晋熙王。明帝既以燮继昶，乃诏曰：“晋熙国太妃谢氏，沈刻无亲，物理罕比，骨肉至亲，尚相弃蔑，况以义合，免苦为难。可还其本家，削绝蕃秩。”

先是，改谢氏为射氏。元徽元年，燮年四岁，以为郢州刺史。明年，复昶所生谢氏为晋熙国太妃。齐受禅，燮降封阴安县公，谋反赐死。

武昌王浑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岁，封汝阴王。后徙武昌。

浑少而凶戾，尝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令。山陵夕，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为笑乐。

孝建元年，为雍州刺史，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甯蛮校尉。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称楚王，号年为元光，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獬?孝武。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下太常绝属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杀。即葬襄阳。大明四年，听还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县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岁，立为建安王。前废帝景和元年，累迁护军将军。时帝狂悖无道，诛害群公，忌惮诸父，并聚之殿内，驱捶陵曳，无复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阳王休佑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笼盛称之，以明帝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

休佑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所畏惮，故常录以自近，不离左右。东海王禕凡劣，号之驴王。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年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裸明帝内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为欢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佑，前后以十数。休仁多计数，每以笑调佞谀詶悦之，故得推迁。常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顺命，至右卫将军刘道隆，道隆欢以奉旨，尽诸丑状。时廷尉刘蒙妾孕临月，帝迎入后宫，冀其生男，欲立为太子。明帝尝忤旨，帝怒，乃裸之，缚其手脚，以杖贯手脚内，使担付太官，即日屠猪。休仁笑谓帝曰："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杀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帝将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杀诸父便发，其夕被杀于华林园。休仁即日便执臣礼于明帝。时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犹未殡敛，休仁、休佑同载临之，开帷欢笑，鼓吹往反，时人咸非焉。

明帝以休仁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给三望车。时刘道隆为护军，休仁求解职，曰："臣不得与此人同朝。"上乃赐道隆死。寻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增班剑为三十人，出据兽槛，进赭圻。寻领太子太傅，总统诸军。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与休仁书曰："此段殊得苏兄神力。"

休仁年与明帝相亚，俱好文籍，素相爱。及废帝世，同经艰危，明帝又资其权谲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亲当矢石，大勋克建，任总百揆，亲寄甚隆，四方辐凑。上甚不悦。休仁悟其旨，表解扬州，见许。进位太尉，领司徒，固让。又加漆轮车，剑履升殿。受漆轮车，固辞剑履。

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转不自安。及杀晋平王休佑，其年上疾笃，与杨运长为身后计。运长等又虑帝晏驾后，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辈不得执权，弥赞成上使害诸王。及上疾暴甚，内外皆属意休仁。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诣休仁所亲信，豫自结纳。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惧。上与运长等定谋，召休仁入宿尚书下省，其夜遣人齎药赐休仁死，休仁对使者骂曰："上有天下，谁之功也。孝武以诛子孙而至于灭，令复遵覆车，枉杀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滥！我大宋之业，其能久乎。"上疾久，虑人情同异，自力乘舆出端门，休仁死后乃入。诏称其自杀，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请降休仁为庶人，绝属籍，儿息悉徙远郡。诏休仁特降为始安县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听袭封爵。及帝疾甚，见休仁为祟，叫

曰：“司徒小宽我。”寻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吴兴太守冲女也。范阳祖翻有医术，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视脉，悦之，遂与奸。事泄，遣还家赐死。晋平刺王休佑，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阳王。明帝即位，以山阳荒弊，改封晋平王，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

休佑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专，至是贪淫好财色，在荆州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间籴此米一斗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复堪命。征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佑贪虐，不可莅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

休佑狠戾，前后忤上非一。在荆州时，左右范景达善弹棋，上召之，休佑留不遣。上怒诘责之，且虑休佑将来难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车驾于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反，留休佑射之，令不得雉勿归。休佑时从在黄麾内，左右从者并在部伍后。休佑便驰去，上遣左右数人随之。上既还，前驱清道，休佑人从悉散，不复相得。上遣寿寂之等诸壮士追之，日已欲闇，与休佑相及，蹴令坠马。休佑素勇壮，有气力，奋拳左右排击，莫得近。有一人自后引阴，因顿地，即共拉杀之。遣人驰白上，行唱骠骑落马，上闻惊曰：“骠骑体大，落马殊不易。”即遣御医上药相系至，顷之休佑左右人至，久已绝矣。舆以还第，赠司空。时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驰信报休若曰：“吾与骠骑南山射雉，骠骑马惊，与直阁夏文秀马相蹋，文秀堕地，骠骑失控，马重惊，触松树坠地落硎中，时顿闷，故驰报弟。”其年五月，追免休佑为庶人，十三子并徙晋平。　明帝寻病，见休佑为祟，使使至晋平抚其诸子。帝寻崩。废帝元徽元年，听诸子还都。顺帝升明三年，称谋反，并赐死。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将、甯蛮校尉。时司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因左右张伯超至所亲爱，多罪过，主帅常加诃责。伯超惧罪，谓休茂曰：“主帅密疏官罪，欲以S闻。”休茂曰：“今为何计？”伯超曰：“唯杀行事及主帅，举兵自卫，纵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夜使伯超等杀司马庾深之，集兵建牙驰檄。休茂出城行营，谘议参军沈畅之等闭门拒之。城陷，斩畅之。其日，参军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斩首。母妻皆自杀，同党悉伏诛。有司奏绝休茂属籍，贬姓为留，不许。即葬襄阳。

鄱阳哀王休业，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阳王。三年薨，以山阳王休佑次子士弘嗣，被废国除。

临庆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岁，疾笃，封东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绍休倩。泰始三年还本，遂绝。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为东平王，继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为临庆王。休倩为文帝所爱，故前后屡加绍嗣。

新野怀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阳王休范，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岁，封顺阳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阳。泰始六年，累迁骠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加都督。遗诏进位司空、侍中，加班剑三十人。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齿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　。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晋平王休佑以狠戾致祸，建安王休仁以权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见害；唯休范谨涩无才，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忧惧。

及明帝晏驾，主幼时艰，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招引勇士，缮修器械。行人经过寻阳者，莫不降意折节，于是至者如归。朝廷知之，密相防御。母荀太妃薨，即葬庐山，以示不还之志。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实力，出镇夏口。虑为休范所拨留，自太子洑去，不过寻阳。休范怒，欲举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进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发自寻阳，昼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道欣至一宿，休范已至新林，朝廷震动。

齐高帝出次新亭垒。时事起仓卒，朝廷兵力甚弱，及开武库，随将士意取。休范于新林步上攻新亭垒。屯骑校尉黄回乃尥□担□⑿□敫叩垡狻P莘洞笤茫□弥□笥摇P莘蹲呈坷詈恪?锺爽进谏不宜亲之，休范曰："不欺人以信。"时休范日饮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与齐高帝为质，至即斩之。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直前斩休范首持还，左右并散。

初，休范自新林分遣同党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门。休范虽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门内，闻贼至，急召刘勉，勉自石头来赴战，死之。墨蠡等乘胜直入朱雀门，道隆为乱兵所杀。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范之死也，齐高帝遣队主陈灵宝齎首还台，逢贼，埋首道侧，挺身得达。虽唱云已平，而无以为据，F愈疑惑。墨蠡径至杜

姥宅，宫省恇扰，无复固志。抚军长史褚澄以东府纳贼。贼拥安成王据东府，称休范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贼势方逼，F莫能振。寻而丁文豪之F知休范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气殊壮，厉声曰：“我独不能定天下邪。”休范首至，又羽林监陈显达率所领于杜姥宅破墨蠡等，诸贼一时奔散。斩墨蠡、文豪等。晋熙王燮自夏口遣军平寻阳。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岁，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为会稽太守，加都督。二年，迁都督、雍州刺史、甯蛮校尉。前在会稽录事参军陈郡谢沈以谄侧事休若，多受财赂。时内外戒严并裤褶，沈居母丧被起，声乐酣饮，不异吉人。衣冠既无殊异，并不知沈居丧。沈尝自称孤子，F乃骇愕。休若坐与沈亵黩，降号镇西将军。典签夏宝期事休若无礼，S明帝杀之。虑不许，S未报，于狱行刑。信反令锁送，而宝期已死。上怒敕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尔。”使其母罗加杖三百。

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七年，晋平王休佑被杀，建安王休仁见疑，都下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明帝以此言报之。休若甚忧，尝F宾满坐，有一异鸟集席隅，哀鸣坠地死。又听事上有二大白蛇长丈馀，啥啥有声。休若甚恶之。

会被征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将军，开府如故。休若腹心将佐咸谓还朝必有大祸，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劝割据荆楚。休若执录，驰使白明帝，敬先坐诛。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谐缉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征入朝，又恐猜骇。乃奘?江州刺史，至，即于第赐死，赠侍中、司空。子冲始袭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废帝子业、豫章王子尚。陈淑媛生晋安王子勋。阮容华生安陆王子绥。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仪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华生临海王子顼。殷贵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鸾。次永嘉王子仁与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凤。谢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仪生邵陵王子元。次齐敬王子羽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杨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况与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与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晋陵孝王子云、次皇子子文并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次庐陵王子舆与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师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次淮阳思王子霄与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与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趋与皇子子凤同生；次皇子子期与皇子子衡同生；次东平王子嗣与始安王子真同生。张容华生皇子子悦。

安陆王子绥、南平王子#、庐陵王子舆并出继。皇子子深、子凤、子玄、子衡、子况、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趋、子期、子悦未封，为明帝所杀。

豫章王子尚字孝师，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岁，封西阳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东为扬州，以子尚为刺史，加都督。五年，改封豫章王，领会稽太守。七年，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东土大旱，鄞县多畴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县劝农，又立左学，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学生师敬，位比州中从事。文学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劝学从事二人比祭酒从事。

前废帝即位，罢王畿复旧，征子尚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领尚书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后新安王子鸾以母幸见爱，子尚宠衰。及长凶慝，有废帝之风。明帝既殒废帝，乃称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顽凶，楚玉淫乱，并于第赐尽。"楚玉，废帝姊山阴公主也。废帝改封会稽郡长公主，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未拜受而废帝败。

晋安王子勋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风，不为孝武所爱。大明四年，年五岁，封晋安王。七年，为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还为江州。

时废帝狂凶，多所诛害。前抚军谘议参军何迈谋因帝出为变，迎立子勋。事泄，帝诛迈，使八座奏子勋与迈通谋，遣左右朱景送药赐子勋死。景至盆口，遣报长史邓琬。琬等奉子勋起兵，以废立为名。明帝定乱，进子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琬等不受命。

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勋为帝，即尬挥谘把簦□旰乓?嘉，备置百官，四方回应。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及军败，子勋见杀，时年十一。即葬寻阳庐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岁，封寻阳王。前废帝景和元年，为会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征为抚军，领太常。长史孔觊不受命，举兵应晋安王子勋。上虞令王晏杀觊，送子房还建邺。上宥之，贬为松滋县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终为祸难，劝上除之。废徙远郡见杀，年十一。

临海王子顼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历阳王，后改封临海，位

荆州刺史。明帝即位，进督雍州，长史孔道存不受命，应晋安王子勋。事败赐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鸾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阳王，寻改封新安。五年，为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太守。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眄遇者莫不入子鸾府国。为南徐州，又割吴郡属之。六年，丁母忧。前废帝素疾子鸾有宠，及即位，既诛群臣，乃遣使赐子鸾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后身不复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位，以为湘州刺史。帝寻从司徒建安王休仁计，未拜赐死，时年十岁。

始安王子真字孝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并被明帝赐死。

齐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岁而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赐死。

晋陵孝王子云字孝举，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师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为前废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阳思王子霄字孝云，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东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赐死。

武陵王赞字仲敷，小字智随，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诛孝武诸子，诏以智随奉孝武为子，封武陵郡王。顺帝升明二年薨，国除。

明帝十二男：陈贵妃生后废帝。谢修仪生皇子法良。陈昭华生顺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郑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晋熙王燮与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殇王友；次江夏王跻与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赞。杜修华生随阳王翩。次新兴王嵩与武陵王赞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跻、赞并出继。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殇王友字仲贤，明帝第七子也。年五岁，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后废帝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诛后，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讳“有无”之“有”。顺帝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无子国除。

随阳王翽字仲仪，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阳王，升明二年，改封随阳。齐受禅，封舞阴县公。

新兴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齐受禅，降封定襄县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齐受禅，降封荔浦县公，寻并云谋反赐死。

论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祸也。杀逆之衅，事起肌肤，因心之童，遂亡天性。虽鸣镝之酷，未极于斯，其不至覆亡，亦为幸也。明皇统运，疑隙内构，寻斧所加，先自王戚。晋刺以犷暴摧躯，巴哀由和良酖体，保身之路，未知攸适。昔之戒子，慎勿为善，详求其旨，将远有以乎。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盖古人之畏乱也。孝武诸子，提挈以成衅乱，遂至宇内沸腾，王室如毁，而帝之诸胤莫不歼焉。强不如弱，义在于此。明帝负螟之庆，事非己出，枝叶不茂，岂能庇其本乎。

卷十五 列传第五

刘穆之 徐羡之 傅亮 檀道济

及武帝克京城，从何无忌求府主簿，无忌进穆之。帝曰：“吾亦识之。”即驰召焉。时穆之闻京城有叫声，晨出陌头，属与信会，直视不言者久之，反室坏布裳为裤往见帝，帝谓曰：“我始举大义，须一军吏甚急，谁堪其选　　？”穆之曰：“无见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受署。从平建邺，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遂动见谘询。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

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负势陵纵；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迁尚书祠部郎，复为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华县五等子。及扬州刺史王谧薨，帝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帝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帝于丹徒领州，以内事付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谘帝。沈先与穆之言，穆之奕绮蓿□疵苁璋椎郏□陨蛴锊豢纱印5?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焉。穆之曰：“公今日岂得居谦，遂为守蕃将邪？刘、孟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事乃一时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授王谧，事出权道，今若复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馀人。”帝从其言，由是入辅。

从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刘毅等疾之，每从容言其权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闻见，大小必白，虽闾里言谑，皆一二以闻。帝每得人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又爱宾游，坐客恒满，布林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

帝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帝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帝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

穆之凡所荐达，不纳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尝于武帝坐与龄石并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

迁中军、太尉司马，加丹阳尹。帝西讨刘毅，以诸葛长人监留府，疑其难独任，留穆之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实力。长人果有异谋，而犹豫不能发，屏人谓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远伐，以老母弱子委节下，若一豪不尽，岂容若此。”长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为之备。长人谓所亲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今日思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还，长人伏诛。进前将军。

帝西伐司马休之，中军将军道怜知留任，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迁尚书右仆射，领选，将军、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

军司，将军、尹、领选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东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词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言谈赏笑，弥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帝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此外无一豪负公。”

义熙十三年卒。帝在长安，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闻问惊恸，哀惋者数日。以根本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台，而朝廷大事常决于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馀悉配世子中军府。追赠穆之开府仪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执策，在勤必记，德之休明，没而弥着。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竭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赞百揆，翼新大猷。顷戎车远役，居中作捍，抚宁之勋，实洽朝野，识量局致，栋干之器也。方宣赞盛化，缉隆圣世，忠绩未究，远迩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荣哀既备，宠灵已泰。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难亦荐，时屯世故，靡有宁岁。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岂唯谠言嘉谋，溢于人听，若乃忠规密谟，潜虑帷幕，造膝诡辞，莫见其际。事隔于皇朝，功

隐于视听者，不可胜纪。所以陈力一纪，遂克有成，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每议及封爵，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茅土弗及，抚事永念，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赉所及，永旌于善人。臣契阔屯夷，旋观终始，金兰之分，义深情感，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

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着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其见思如此。以佐命元勋，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

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饱，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元嘉二十五年，车驾幸江甯，经穆之墓，诏致祭墓所。

长子虑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嗜酒，谓歆之曰：“卿昔见臣，今能见劝一杯酒不？”歆之因?孙皓歌答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褫取饴邕。邕去，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噉，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

邕卒，子肜嗣，坐刀斫妻夺爵，以弟彪绍。齐建元初，降封南康县侯、虎贲中郎将。坐庙墓不修，削爵为羽林监。又坐与亡弟母杨别居，杨死不殡葬，崇圣寺尼慧首剃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以泥洹舆送葬，为有司奏，事寝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赃货，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之。式之召从事谓曰：“还白使君，刘式之于国粗有微分，偷数百万钱何有，况不偷邪。”从事还白弘，由此得停。从征关洛有

功，封德阳县五等侯。卒，諡曰恭。

子瑀字茂琳，始兴王浚为南徐州，以瑀为别驾。瑀性陵物护前，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有才能，浚待之厚。瑀乃折节事迈，迈以瑀与之款尽，浚所言密事，悉以语瑀。瑀与迈共进射堂下，忽顾左右索单衣帻，迈问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无不尽，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S白之。"浚大怒，S文帝徙迈广州。

瑀性使气尚人，后为御史中丞，甚得志　。弹萧惠开云　："非才非望，非勋非德。"弹王僧达云："荫藉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

转右卫将军。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为吏部尚书，瑀图侍中不得。与偃同从郊祀，时偃乘车在前，瑀策驷居后，相去数十步，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　？"偃曰　："牛骏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马何迟？"曰"骐骥罗于羁绊，所以居后"。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云，何至与驽马争路。"然甚不得意，谓所亲曰　："人仕宦，不出当入，不入当出，安能长居户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与T竣书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目见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坐夺人妻为妾免官。

后为吴兴太守，侍中何偃尝案之云："参伍时望。"瑀大怒曰："我于时望何参伍之有。"遂与偃绝。族叔秀之为丹阳，瑀又与亲故书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F处，朝廷不为多士。"　其年疽发背，何偃亦发背U。瑀疾已笃，闻偃亡，欢跃叫呼，于是亦卒。諡曰刚。

祥字显征，式之孙也。父敳，太宰从事中郎。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

永明初，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S闻，上衔而不问。为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祥兄整为广州，卒官，祥就整妻求还资，事闻朝廷。又于朝士多所贬忽。王奂为尚书仆射，祥与奂子融同载，行至中堂，见路人驱驴，祥曰："驴，汝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仆。"着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其讥议者云："希世之宝，违时必贱，伟俗之器，无圣则沦。是以明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有以祥连珠S上，上令

御史中丞任遐奏其过恶，付廷尉。上别遣敕祥曰：“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愆。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乃徙广州。不得意，终日纵酒，少时卒。

秀之字道宝，穆之从父兄子也。祖爽，山阴令。父仲道，余姚令。秀之少孤贫，十岁时与诸儿戏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F并异之。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钦之为朱龄石右军参军，随龄石败没，秀之哀戚不欢宴者十年。

宋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元嘉中，再为建康令，政绩有声。孝武镇襄阳，以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孝武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

后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汉川饥馑，秀之躬自俭约。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举北侵，遣辅国将军杨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秀之节度，震荡汧陇。

元凶弑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阳，司空南谯王义宣不许。事甯，迁益州刺史，折留奉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此外萧然。梁、益丰富，前后刺史莫不大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都下贫子，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政整肃，远近悦焉。

南谯王义宣据荆州为逆，遣徵兵于秀之，秀之斩其使。以起义功，封康乐县侯，徙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与子弟听事上宴，听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汝等试以栗遥掷柱，入穿者后必得此郡。唯秀之独入焉，其言遂验。时赊买百姓物不还钱，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用。

迁尚书右仆射。时定制令，疑人杀长吏科，议者谓会赦宜以徙论。秀之以为“律文虽不显人杀官长之旨，若遇赦但止徙论，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人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补兵”。从之。

后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将征为左仆射，会卒。赠司空，謚忠成公。

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馀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疋。传封至孙，齐受禅，国除。

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郯人也。祖甯，尚书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羡之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与宋武帝同府，深相亲结。武帝北伐，稍迁太尉左司马，掌留任，副贰刘穆之。

帝议北伐，朝士多谏，唯羡之默然。或问何独不言，羡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万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寝食不安，何可轻豫其议。"

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谢晦曰："休元轻易，不若徐羡之。"乃以羡之为丹阳尹，总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书仆射。

义熙十四年，军人朱兴妻周生子道扶，年三岁，先得痫病。周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为道扶姑双女所告，周弃市。羡之议曰："自然之爱，豺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谓可特申之遐裔。"从之。

及武帝即位，封南昌县公，位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羡之起自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尝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尝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郑鲜之叹曰："观徐、傅言论，不复以学问为长。"武帝不豫，加班剑三十人。宫车晏驾，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少帝诏羡之、亮率F官内月一决狱。

帝后失德，羡之等将谋废立，而庐陵王义真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然后废帝。时谢晦为领军，以府舍内屋败应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将士于府内。檀道济以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F，召入朝告之谋。既废帝，侍中程道惠劝立皇子义恭，羡之不许。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让加封。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诏如先二公权讯。

元嘉二年，羡之与傅亮归政，三奏乃见许。羡之仍逊位，退还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谓非宜，敦劝甚苦。复奉诏摄任。

三年正月，帝以羡之、亮、晦旬月间再肆酖毒，下诏暴其罪，诛之。尔日，诏召羡之至西明门外，时谢晦弟曩为黄门郎正直，报亮

云："殿中有异处分。"亮驰报羡之，羡之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戎凶早硕□溃□炅□□□O?之初不应召，上遣领军到彦之、右卫将军王华追讨。及死，野人以告，载尸付廷尉。

初，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宜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可位极人臣。"后羡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唯羡之在外获全。又随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馀，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关将入，彗星辰见危南。又当拜时，双鹳集太极殿东鸱尾鸣唤，竟以凶终。

羡之兄钦之位秘书监。钦之子佩之轻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宠任，为丹阳尹。景平初，以羡之知权，颇豫政事，与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为党。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作诏诛之。亮曰："己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自相残戮。"佩之等乃止。羡之既诛，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谋反事发被诛。

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长女会稽宣公主，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诸子并幼，以逵之姻戚，将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待克当即授荆州，于阵见害。追赠中书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为武帝所爱。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帝侧。永初三年，诏以公主一门嫡长，且湛之致节之胤，封枝江县侯。数岁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人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F咸叹其幼而有识。及长颇涉文义，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闻。

元嘉中，以为黄门侍郎。祖母年老，辞以朝直不拜。后拜秘书监。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文帝所礼，家事大小必谘而后行。西征谢晦，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每有不得意，辄号哭，上甚惮之。

初，武帝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衣袄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与刘湛等颇相附。及得罪，事连湛之。文帝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见文帝，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武帝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贱贫，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

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

再迁太子詹事，寻加侍中。湛之善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强，#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文帝每嫌其侈纵。时安成公何勖，无忌之子，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并名奢豪，与湛之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都下为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美兼何、孟。勖官至侍中，追謚荒公。灵休善弹棋，官至秘书监。

湛之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以公主忧不拜。过葬，复授前职。二十二年，范晔等谋反，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尽，为晔等款辞所连。有司以湛之关豫逆党，事起积岁，末乃归闻，多有蔽匿，请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许。湛之诣阙上疏请罪，以为“初通其谋，为诱引之辞，晔等并见怨咎，规相祸陷。又昔义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懃异意，颇形言旨。遗臣利刃，期以际会。臣苦相谏譬，深加拒塞，以为怨愤所至，不足为虞，便以关S，惧成虚妄。非为纳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晔，释中间之憾，致怀萧思话，恨婚意未申。谓此侥幸，亦不宣达。陛下敦惜天伦，彰于四海，蕃禁优简，亲理咸通。又昔蒙眷顾，不容自绝，音翰信命，时相往来。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浅，辞色之间，往往难测。臣顾惟心无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慺慺丹实，具如此S。臣虽驽下，情匪木石，岂不知丑点难婴，伏剑为易，而腼然视息，忍此馀生，实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诚以负戾灰灭，贻耻方来，贪及视息，少自披诉。乞蒙隳放，伏待鈇鑕。”上优诏不许。

二十四年，服阕，转中书令、太子詹事，出为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肃，威惠并行。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锺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湛之与之甚厚。孝武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

二十六年，湛之入为丹阳尹、领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与皇太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鲁爽兄弟率部曲来奔，爽等轨子也，湛之以为庙算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许。

转尚书仆射，领护军将军。时尚书令何尚之以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无不总，又以事归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并免官。诏乃使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尚之虽为令，而以

朝事悉归湛之。

初，刘湛伏诛，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晔等，后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晔诛，仲文免，演之、瑀之并卒，至是江湛为吏部尚书，与湛之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辄侍医药。

二凶巫蛊事发，上欲废劭，赐浚死，而孝武无宠，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并被爱，而铄妃即湛妹，湛劝上立之，征铄自寿阳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议久不决。与湛之议，或连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执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与湛之屏人语，至晓犹未灭烛。湛之惊起趣北户，未及开，见害，时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赠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为元凶所杀。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

幼而挺立。八岁袭爵枝江县公，见宋孝武，升阶流涕，迄于就席。帝甚爱之，尚康乐公主，拜驸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着韎，为书侍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

孝嗣姑适东莞刘舍，舍兄藏为尚书左丞，孝嗣往诣之。藏退谓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汝宜善自结。"升明中，为齐高帝骠骑从事中郎，带南彭城太守，转太尉谘议参军。齐建元初，累迁长兼侍中。善趋步，闲容止，与太宰褚彦回相埒。尚书令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转御史中丞。武帝问俭曰："谁可继卿？"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

出为吴兴太守，俭赠孝嗣四言诗曰："方轨叔茂，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时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状也。在郡有能名。

王俭亡，上征孝嗣为五兵尚书。其年，敕撰江左以来仪典，令谘受孝嗣。明年，迁太子詹事。从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经始此山之南，复为离宫，应有迈灵丘。"灵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绕黄山，款牛首，乃盛汉之事。今江南未广，愿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历吏部尚书，右军将军，领太子左卫率，台阁事多以委之。

武帝崩，遗诏以为尚书右仆射。隆昌元年，为丹阳尹。明帝谋废郁

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无所厘替，即还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随后。郁林既死，明帝须太后令，孝嗣于袖出而奏之，帝大悦。时议悉诛高、武子孙，孝嗣坚保持之，故得无恙。以废立功，封枝江县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转左仆射。明帝即位，进爵为公，给班剑二十人，加兵百人。旧拜三公乃临轩，至是，帝特诏与陈显达、王晏并临轩拜授。时王晏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诛，转尚书令。孝嗣爱好文学，器量弘雅，不以权势自居，故见容明帝之世。

初在率府，昼卧斋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闻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崩压床。建武四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让不受。

时连年魏军动，国用虚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遗托，重申开府之命，加中书监。永元初辅政，自尚书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还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谏；及江祏诛，内怀忧恐，然未尝表色。始安王遥光反，F怀惶惑，见孝嗣入宫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

时孝嗣以帝终乱天常，与沈文季俱在南掖门，欲要文季以门为应，四五目之，文季辄乱以他语，孝嗣乃止。进位司空，固让。求解丹阳尹，不许。孝嗣文人，不显同异，名位虽大，故得未及祸。虎贲中郎将许准有胆力，陈说事机，劝行废立。孝嗣迟疑，谓必无用干戈理，须少主出游，闭城门，召百僚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群小亦稍憎孝嗣，劝帝除之。其冬，孝嗣入华林省，遣茹法珍赐药，孝嗣容色不异，谓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门应之，贤叔若同，无今日之恨。"少能饮酒，饮药至斗余方卒，乃下诏言诛之。于时凡被杀者，皆取其蝉冕，剥其衣服。F情素敬孝嗣，得无所侵。

长子演，尚齐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况，尚明帝女山阴公主，并拜驸马都尉，俱见杀。

孝嗣之诛，F人惧，无敢至者，唯会稽魏温仁奔赴，以私财营丧事，当时称之。

初，孝嗣复故封，使故吏吴兴丘叡筮之，当传几世。叡曰："怨不终尊身。"孝嗣容色甚恶，徐曰："缘有此虑，故令卿决之。"

中兴元年，和帝赠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诏增班剑四十

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馀干县公。

子绲，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将军，謚顷子。

绲子君蒨字怀简，幼聪朗好学，尤长丁部书，问无不对。善弦歌，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尽日酣歌。每遇欢谑，则饮至斗。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朋从游好，莫得见之。时襄阳鱼弘亦以豪侈称，于是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然其服翫次于弘也。

君蒨辩于辞令，湘东王尝出军，有人将妇从者 。王曰 ："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非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君蒨应声曰："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爱，纪信成功，亦资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竟卒于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咸之玄孙也。父瑗以学业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与郗超善，超常造瑗，见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岁，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无吝色。超谓瑗曰："卿小儿才名位宦当远踰于兄，然保家终在大者。"迪字长猷，宋初终五兵尚书，赠太常。

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辞。义熙中，累迁中书黄门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劳，欲以为东阳郡。先以语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驰见武帝，陈不乐出。帝笑曰："谓卿须禄耳，能如此，甚协所望也。"以为太尉从事中郎，掌记室。宋国初建，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加中书令。从还寿阳，武帝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皇室，今年时衰暮，欲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亮悟旨,日晚宫门已闭，叩扉请见曰："臣暂宜还都。"帝知意，无复他言，直云 ："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于是奉辞。及出，夜见长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亮至都，即征帝入辅。

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县公，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兽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武帝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演字彦将，南阳西鄂人，位至秘书监。

二年，加亮尚书仆射。及帝不豫，与徐羡之、谢晦并受顾命，给班

剑二十人。少帝即位，进中书监、尚书令，领护军将军。

少帝废，亮奉迎文帝，立行台于江陵城南，题曰大司马门，率行台百僚诣门拜表，威仪甚盛。文帝将下，引见亮，哭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为左光禄府，进爵始兴郡公，固让进封。

元嘉三年，帝将诛亮，先呼入见，省内密有报之者。亮辞以嫂病暂还，遣信报徐羡之，因乘车出郭门，骑马奔兄迪墓。屯骑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广莫门，上亦使以诏谓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读诏讫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顾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计。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于是伏诛，妻子流建安。

亮之方贵，兄迪每深诫焉，而不能从。及见世路屯险，着论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怀忧惧。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烛，作感物赋以寄意。初奉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自知倾覆，求退无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赞，称其见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属。父祖并早卒。隆少孤贫，有学行。义熙初，年四十，为孟昶建威参军，累迁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

元嘉初，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体，转司徒左长史。会稽剡县人黄初妻赵打杀息载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称女叶，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曰："礼律之兴，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言三世，为体犹一。称虽创钜痛深，固无雠祖之义。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旧令言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以永绝，事理然也。"从之。

出为义兴太守，有能名。拜左户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寻转太常，文帝以新撰礼论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

后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于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年八十三卒。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丧备礼，奉兄姊以和谨称。宋武帝建义，道济与兄韶祗等从平京城，俱参武帝建武将军事。累迁太尉参军，封作唐县男。

义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济为前锋，所至望风降服。径进洛阳，议者谓所获俘囚，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人，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中原感悦，归者甚F。长安平，以为琅邪内史。

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县公，位丹阳尹、护军将军。武帝不豫，给班剑二十人。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徐羡之等谋废立，讽道济入朝，告以将废庐陵王义真，道济屡陈不可，竟不纳。将废帝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济寝便睡熟，晦以此服之。

文帝即位，给鼓吹一部，进封武陵郡公。固辞进封。道济素与王弘善，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道济至之明日，上诛羡之、亮　。既而使道济与中领军到彦之前驱西伐，上问策于道济。对曰："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讨，必未阵而禽。"时晦本谓道济与羡之同诛，忽闻来上，遂不战自溃。事平，迁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

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馀，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

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

周边。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还进位司空，镇寻阳。

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

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领军刘湛贪执朝政，虑道济为异说，又彭城王义康亦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复可制。十二年，上疾笃，会魏军南伐，召道济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勋，道家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及至，上已间。十三年春，将遣还镇，下渚未发，有似鹞鸟集船悲鸣。会上疾动，义康矫诏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秘书郎中尊等八人并诛。时人歌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道济死日，建邺地震白毛生。又诛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并道济心腹也。

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

文帝问殷景仁曰："谁可继道济 ？"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二十七年，魏军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至此！"

韶字令孙，以平桓玄功封巴丘县侯。从征广固，率所领先登，位琅邪内史。从讨卢循，以功更封宜阳县侯，拜江州刺史，以罪免。

韶嗜酒贪横，所莅无政绩，上嘉其合门从义，道济又有大功，故特见宠授。卒。子臻字系宗，位员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为吏部尚书，以珪为征北板行参军。珪诉僧虔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仆一门虽谢文通，乃忝武达。群从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侄饿死，遂不荷润。蝉腹龟肠，为日已久。饥彪能吓，人遽与肉，饿麟不噬，谁为落毛。虽复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伯为江州，檀珪祖亦为江州。仆于尚书人地本悬，至于婚宦皆不殊绝。今通塞虽异，犹忝气类，尚书何事为尔见苦。"僧虔报书曰："吾与足下素无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为安成郡

丞。

祗字恭叔，与兄韶弟道济俱参义举，封西昌县侯，历位广陵相。义熙十年，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潜得过淮，因天阴闇，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入，叫唤直上听事。祗被射伤股，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之，晓必走矣。"贼闻鼓鸣，直谓为晓，乃奔散，追杀百馀人。

宋国初建，为领军。祗性矜豪，乐在外放恣，不愿内职，不得志，发疾不自疗，其年卒于广陵。謚曰威侯。传嗣至齐受禅，国除。

论曰：自晋网不纲，主威莫树，乱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创业，事属横流，改易紊章，归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乎。其配飨清庙，岂徒然也？若夫怙才骄物，公旦其犹病诸，而以刘祥居之，斯亡亦为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谓位无虚授。当徐、傅二公跪承顾托，若使死而可再，固当赴蹈为期。及至处权定机，当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后祸，御蔽身灾，使桐宫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雾之疾，若以社稷为存亡，则义异于此。湛之、孝嗣临机不决，既以败国，且以殒身，"反受其乱"，斯其效也 。道济始因录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颠覆。诏、祗克传胤嗣，其木雁之间乎。义高分陕，今以十岁儿委卿，善匡翼之，勿惮周昌之举也。"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寻始兴王憺代镇荆州，复为憺府长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绩，平心决断，请托弗行。帝深嘉之。历秘书监，复为晋安王府长史、南兰陵太守，别敕专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誉，王深相倚仗，常于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其见敬如此。历都官尚书。

普通七年，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武帝与群臣议代居州任者，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乃授宣惠将军、监扬州事。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时论荣之。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剖断如流，傍无私谒。

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每车驾巡幸，常以军国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笔奏决于休源前，休源怡然无愧，时人名为兼天子。四年，卒，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帝为之流涕，顾谢举曰："孔休源居职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陨没，朕

甚痛之。”举曰：“此人清介强直，臣窃为陛下惜之。”諡曰贞子。

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显职，性缜密，未尝言禁中事。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练。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

长子云章颇有父风，位东扬州别驾。少子宗范聪敏有识度，位中书郎。

江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都水使者，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

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第四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十六丧母，以孝闻。服阕，与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融、吏部郎谢朓雅相钦重。朓尝行还过候革，时大寒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

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革。谐之方贡琅邪王泛，便以革代之。仆射江祏深相引接，祏为太子詹事，S革为丞。祏时权倾朝右，以革才堪经国，令参掌机务，诏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馊瞬恢□5u诛，宾客皆罹其罪，革独以智免。除尚书驾部郎。

中兴元年，梁武帝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不从，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帝深赏叹之，令与徐勉同掌书记。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以观为征北行参军，兼记室。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与革书云：“比闻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途次江夏，观卒。革在雍州，为府王所礼，款若布衣。

后为建康正，频迁秣陵、建康令，为政明肃，豪强惮之。历中书舍人，尚书左丞，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属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

卷十六 列传第六

王镇恶 朱龄石 毛修之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谟

后随叔父曜归晋，客荆州，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骑射非长，而从横善果断。宋武帝伐广固，镇恶时为天门郡临澧令。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留宿。旦谓诸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即以署前部贼曹。拒卢循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

武帝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扬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不知见袭。

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竖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如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径前袭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晏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武帝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内亦未信帝自来。及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下将或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且斗且语，知武帝在后，人情离懈。

初，毅常所乘马在城外不得入，仓卒无马，使就子肃取马，肃不与。朱显之谓曰："人取汝父而惜马，汝走欲何之？"夺马以授毅，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镇恶身被五箭，手所执哂谑种衅普邸＝□昶胶蠖□□眨□缶□街粒□怨Ψ夂菏?县子。　及武帝北伐，为镇西谘议，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将发，前将军刘穆之谓曰："昔晋文王委蜀于邓艾，今亦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抽擢，今咸阳不克，誓不济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矣。"

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坞。进次渑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见母，厚加酬赉，即授方渑池令。方轨径据潼关，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人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

初，武帝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待大军，未可轻前。既而镇恶等至潼关，为薮蠼□□ι芩□懿坏媒□□鄹嫖涞矍?粮援。时帝军入河，魏军

屯河岸，军不得进。帝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军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既得义租，绍又病死，薷Ь□□□υ薮□苁?嶮，F力犹盛。武帝至湖城，赞引退。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泝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烜，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逐流去，镇恶抚慰士卒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唯宜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长安城。城内六万馀户，镇恶抚慰初附，号令严肃。于灞上奉迎，武帝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帝笑曰：“卿欲学冯异邪。”

时关中丰全，镇恶性贪，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帝以其功大不问。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揲□□幸熘荆□凼龟柚□?知镇恶剔取饰辇金银，弃辇于垣侧，帝乃安。

帝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长安。镇恶以征虏将军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以扞御之任。

及大军东还，赫连勃勃逼北地，义真遣中兵参军沈田子拒之。虏甚盛，田子退屯刘因堡，遣使还报镇恶。镇恶对田子使谓安西长史王修曰：“公以十岁儿付吾等，当共思竭力，今拥兵不进，贼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惧。

王猛之相苻坚也，北人以方诸葛亮。入关之功，又镇恶为首，时论者深惮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辅，而与镇恶争功。武帝将归，留田子与镇恶，私谓田子曰：“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为有卫瓘等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故二人常有猜心。时镇恶师于泾上，与田子俱会傅弘之垒，田子求屏人，因斩之幕下，并兄基弟鸿、遵、深从弟昭、朗、弘，凡七人。弘之奔告义真，义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横门以察其变。俄而田子至，言镇恶反。修执田子，以专戮斩焉。是岁，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赠左将军、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龙阳县侯，謚曰壮。传国至曾孙叡，齐受禅，国除。

朱龄石字伯儿，沛郡沛人也。世为将，伯父宪及斌并为西中郎袁真将佐。桓温伐真于寿阳，真以宪兄弟潜通温，并杀之，龄石父绰逃归温。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温弟冲请得免。绰

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阳、广平太守。及冲薨，绰欧血而死。

龄石少好武，不事崖检。舅淮南蒋氏才劣，龄石使舅卧听事，翦纸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县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畏龄石，终不敢动。舅头有大瘤，龄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克京城，以为建武参军。从至江乘将战，龄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帝义而许之。以为镇军参军，迁武康令。县人姚系祖专为劫，郡县畏不能讨，龄石至县，抻牒瘢□?参军。系祖恃强，乃出应召。龄石斩之，掩其家，悉杀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后领中兵。龄石有武干，又练吏职，帝甚亲委之。平卢循有功，为西阳太守。

义熙九年，徙益州刺史，为元帅伐蜀。初，帝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武，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武，正堕其计。今以大F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署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书，曰："F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馀，由内水向黄武。"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晖、仆射谯诜等屯彭模，夹水为城。十年六月，龄石至彭模。七月，龄石率刘锺、蒯恩等于北城斩侯晖、谯诜。朱枚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谯纵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斩送之，并获道福，斩于军门。

帝之伐蜀，将谋元帅，乃举龄石。F咸谓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论者甚F，帝不从。乃分大军之半，令猛将劲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节度。及战克捷，F咸服帝知人，又美龄石善于事。以平蜀功，封丰城侯。

十四年，桂阳公义真被征，以龄石为雍州刺史，督关中诸军事。龄石至长安，义真乃发。义真败于青泥，龄石亦举城奔走见杀。传国至孙，齐受禅，国除。

龄石弟超石，亦果锐。虽出自将家，兄弟并闲尺牍。桓谦为卫将军，以补行参军。后为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谦身首，躬营殡葬。

义熙十二年北伐，超石为前锋入河。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辄为魏军所杀略。帝遣白直队主丁|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长白毦。魏军不解

其意，并未动。帝先命超石戒严二千人，白毦既举，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魏军见营阵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军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长孙嵩三万骑肉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魏军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齎大槌并千余张撸□硕线三四尺以槌槌之，一唛□垂崛□?人。魏军不能当，遂溃。大军进克蒲阪，以超石为河东太守。

后除中书侍郎，封兴平县五等侯。关中乱，帝遣超石慰劳河洛，与龄石俱没赫连勃勃，见杀。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并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修之仕桓玄为屯骑校尉，随玄西奔。玄欲奔汉川，修之诱令入蜀。冯迁斩玄于枚洄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为镇军谘议，迁右卫将军。既有斩玄之谋，又父伯并在蜀，帝欲引为外助，故频加荣爵。

及父瑾为谯纵所杀，帝表修之为龙骧将军，配兵遣奔赴。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修之言状，帝乃令冠军将军刘敬宣伐蜀，无功而退。谯纵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丧柩口累并得还。后刘毅西镇江陵，以为卫军司马、南郡太守。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结于帝，及毅败见宥。时遣朱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虑修之至蜀多所诛杀，且土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不许。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庙。时蒋山庙中有好牛马，并夺取之。累迁相国右司马，行司州事。戍洛阳，修立城垒。武帝至，履行善之，赐衣服玩好，当时评直二千万。

王镇恶死，修之代为安西司马。桂阳公义真败，为赫连勃勃所禽。及赫连昌灭，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谦之。谦之为魏太武帝信敬，营护之，故不死。修之尝为羊羹荐魏尚书，尚书以为绝味，献之太武，大悦，以为太官令，被宠，遂为尚书、光禄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尚书如故。

后朱修之俘于魏亦见宠，修之问朱修之，南国当权者为谁，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归罪之日，便当巾韝到门。"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修之具答，并云："贤子元矫甚能自处。"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

及。

初，北人去来言修之劝魏侵边，并教以在南礼制，文帝甚疑责之。朱修之后得还，具相申理，上意乃释。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F，身遂死于魏。

孙惠素，仕齐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后，更修母所住处床帐屏帷，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傍人为之感伤，终身如此。

惠素吏才强济，而临事清刻，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五万。有谗惠素纳利，武帝怒，敕尚书评价，贵二十八万馀，有司奏，伏诛。死后家徒四壁，武帝后知无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也。傅氏旧属灵州，汉末失土，寄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废灵州，故傅氏悉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还属灵州。弘之高祖祗，晋司徒，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属泥阳。曾祖畅，秘书丞，没石勒，生子洪。晋穆帝永和中，石氏乱，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

少倜傥有大志，历位太尉行参军。宋武帝北伐，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军自武关入。弘之素习骑乘，于姚泓驰道内戏马，甚有姿制，羌胡观者数千，并叹称善。留为桂阳公义真雍州中从事史。

及义真东归，赫连勃勃倾国追蹑，于青泥大战，弘之躬贯甲胄，气冠三军，军败陷没，不为之屈。时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峒□薄?

朱修之字恭祖，义阳平氏人也。曾祖焘，晋平西将军。祖序，豫州刺史。父谌，益州刺史。

修之初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迁司徒从事中郎。文帝谓曰："卿曾祖昔为王导丞相中郎，卿今又为王弘中郎，可谓不忝尔祖矣。"

后随右军到彦之北侵，彦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台，被魏将安颉攻围。粮尽，将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围既久，母常悲忧，忽一旦乳汁惊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汁时，今如此，儿必没矣。"魏果以其日克滑台，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节，以为云中镇将，妻以宗室女。

修之潜谋南归，妻疑之，每流涕谓曰："观叙无停意，何不告我以

实，义不相负。”修之深嘉其义而不告也。及太武伐冯弘，修之及同没人邢怀明并从。又有徐卓者亦没魏，复欲率南人窃发，事泄见诛。修之、怀明惧祸，同奔冯弘，不见礼。停一年，会宋使至。修之名位素显，传诏见便拜。彼国敬传诏，呼为天子边人。见传诏致敬，乃始礼之。

时魏屡伐黄龙，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传诏说而遣之。泛海，未至东莱，舫桅折，风猛，海师虑向海北，垂长索，舫乃正。海师视上有鸟飞，知去岸不远，须臾至东莱。及至，以为黄门侍郎。

孝武初，累迁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宽简，士庶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反，檄修之举兵。雍土时饥，修之抻胫□□患榷□彩钩虑橛谛⑽洌□⑽浼沃□□?荆州刺史，加都督。义宣乃闻修之不同，更以鲁秀为雍州刺史，击襄阳。修之命断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F向江陵，竺超已执义宣，修之至，于狱杀之。以功封南昌县侯。

修之立身清约，百城贶赠，一无所受。唯以蛮人宜存抚纳，有饷皆受，得辄与佐史赌之，未尝入己。去镇之日，秋毫无犯。计在州以来，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而俭刻无润，薄于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贵为刺史，未曾供赡。往姊家，姊为设菜羹粗饭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贫家好食，进之致饱。”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资给供奉，中分秩禄，西土称焉。

修之后拜左户尚书、领军将军。至建邺，牛奔坠车折脚，辞尚书，徙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脚疾不堪独行见，特给扶侍。卒，謚贞侯。

王玄谟字彦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东太守、绵竹侯，以从叔司徒允之难，弃官北居新兴，仍为新兴、雁门太守。其自序云尔。祖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随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

玄谟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鉴，常笑曰：“此儿气概高亮，有太尉彦云之风。”宋武帝临徐州，辟为从事史，与语异之。少帝末，谢晦为荆州，请为南蛮行参军、武甯太守。晦败，以非大帅见原。

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参军，领汝阴太守。每陈北侵之规，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后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彭城太守。义宾薨，玄谟上表，以彭城

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政，乃以孝武出镇。

及大举北侵，以玄谟为甯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军至碻磝，玄谟进向滑台，围城二百馀日。魏太武自来救之，F号百万，鼓鞞动天地。玄谟之行也，F力不少，器械精严，而专仗所见，多行杀戮。初围城，城内多茅屋，F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曰："损亡军实。"不听。城中即撤坏之，穴地为窟室。及魏救将至，F请发车为营，又不从。将士并怀离怨。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军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

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世音千遍则免。"玄谟梦中曰："何可竟也。"仍见授，既觉诵之，且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义恭为征讨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还。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还至历城。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创，将非金印之征邪？"

元凶弑立，以玄谟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谟遣济南太守垣护之等将兵赴义。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

及南郡王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朝廷假玄谟辅国将军，为前锋南讨，拜豫州刺史。质寻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县侯。中军司马刘冲之白孝武，言玄谟在梁山与义宣通谋。检虽无实，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没匿所得贼宝物，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

寻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诸侨寓，玄谟上言所统侨郡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宜加并合。见许。乃省并郡县，自此便之。百姓当时不愿属籍。其年，玄谟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人间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当权，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雍土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欲讨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F惑，驰S孝武，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慰抚之。又答曰："玄谟S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申卿眉头耳。"玄谟性严，未曾妄笑，时人言玄谟眉头未曾申，故以此见戏。

后为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领起部尚书，又领北选。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称目，多须者谓之羊，短长肥瘦皆有比拟。T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常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躯体

肥壮，拜起艰难，每一集会，辄于坐赐灵秀器服饮食，前后相系，欲其占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听事。柳元景、垣护之虽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诸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宠一昆仑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玄谟寻迁徐州刺史，加都督。时北土灾馑，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赈之。孝武崩，与群公俱被顾命。时朝政多门，玄谟以严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诛T师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领军征玄谟，子侄咸劝称疾。玄谟曰：“避难苟免，既乖事君之节，且吾荷先朝厚恩,弥不得逡巡。”及至，屡表谏诤，又流涕请缓刑去杀，以安元元之意 。少帝大怒。

明帝即位，礼遇益崇。时四方反叛，玄谟领水军前锋南讨，以脚疾未差，听乘舆出入。寻除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于赭圻，赐以诸葛亮筩袖铠。顷之，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军将军，迁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庄公。

子深早卒，深子缋嗣。深弟宽，泰始初，为随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谟在建邺，宽弃郡自归。以母在西，为贼所执，请西行，遂袭破随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图宽形以上。齐永明元年，为太常，坐于宅杀牛，免官。后卒于光禄大夫。

宽弟瞻字明远，一字叔鸾。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尝诣刘彦节，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子，引满促膝，唯馀二人。”彦节外□涑曛□□馍醪辉谩Ｆ？豫章王嶷少时，早与瞻友。瞻常候嶷高论，齐武帝时在大床寝，瞻谓嶷曰：“帐中人物亦复随人寝兴。”嶷言次忽问王景文兄楷贤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复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称嶷小名阿玉，“汝兄愚，那得忽来王参军此句”。瞻曰：“直恐如卿来谈。”武帝衔之，未尝形色。后历黄门侍郎。

及齐建元初，瞻为永嘉太守，诣阙跪拜不如仪。武帝知之，召入东宫，仍送付廷尉杀之。命左右S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辄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计。”及闻瞻已死，乃默无言。

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

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玄象坐免郡。

玄载字彦休，玄谟从弟也。父蕤，东莞太守。玄载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难，玄载起义，送诚于齐高帝，封鄂县子。齐建元元年，为左户尚书。永明四年，位兖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载弟玄邈字彦远，仕宋位青州刺史。齐高帝之镇淮阴，为宋明帝所疑，乃北劝魏，遣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房叔安进曰：“夫布衣韦带之士，衔一餐而不忘，义使之然也 。今将军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义，无故举忠孝而弃之，三齐之士宁蹈东海死耳，不敢随将军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邺，发高帝谋。高帝于路执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将军。且仆之所言，利国家而不利将军，无所应问。”荀伯玉劝杀之，高帝曰：“物各为主，无所责也。”玄邈罢州还，高帝涂中要之，玄邈严军直过。还都，S宋明帝，称高帝有异谋，高帝不恨也。升明中，高帝引为骠骑司马、泰山太守。玄邈甚惧，高帝待之如初。再迁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阳县侯，兄弟同时为方伯。

齐建元初，亡命李乌奴作乱梁部，玄邈使人藿滴谂□□?之曰：“王使君兵弱，携爱妾二人已去矣。”乌奴喜，轻兵袭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闻之曰：“玄邈果不负吾。”

延兴元年，为中护军。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杀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辞不行，及遣王广之往广陵取安陆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于护军，赠雍州刺史，謚壮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怀其忠正，时为益州司马、甯蜀太守，就拜前将军。方用为梁州，会病卒。帝叹曰：“叔安节义，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终。”子长瑜，亦有义行，永明中，为州中从事。

论曰：自晋室播迁，来宅扬、越，关边遥阻，汧、陇遐荒，区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里。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晋鼎，自非兵屈霸上，战衄枋头，则光宅之运，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誉，一旦驱率乌合，奄兴霸绪，功虽有馀而德犹未洽。非树奇功于难立，震大威于四海，则不能成配天之业，一异同之心。故须外积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请吏，元勋既立，心欲挂旆龙门，折冲冀、赵，跨功桓氏，取高昔

人。方复观兵崤、渭，陈师天嶮。及灵威薄震，重关自辟，故知英算所包，先胜而后战也。王镇恶推锋直指，前无强阵，为宋方叔，其壮矣乎。朱龄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归F难固之情，逢英勇乘机之运，以至颠陷，为不幸矣。修之滑台之守，有疏勒之难，苟诚节在焉，所在为重，其取荣大国，岂徒然哉。终假道自归，首丘之义也。玄谟封狼之心，虽简帝念；然天方相魏，人岂能支。宋氏以三吴之弱卒，当八州之劲勇，欲以邀胜，不亦难乎。蹙境亡师，固其宜也。观夫庆之言，可谓达于时变。瞻傲佷不悔，卒至亡躯，然齐武追恨鱼服，匹夫惧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风乎。

卷十七 列传第七

刘敬宣 刘怀肃 刘粹 孙处 蒯恩 向靖 刘锺

虞丘进 孟怀玉 胡藩 刘康祖

起家王恭前军参军，又参会稽世子元显征虏军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诛司马尚之为名，牢之时为恭前军司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举，使牢之为前锋，牢之遣敬宣袭恭，败之。元显以敬宣为后将军谘议参军。

三年，孙恩为乱，牢之自表东讨，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之，进平会稽。迁后军从事中郎。

宋武帝既累破祆贼，功名日盛，敬宣深相凭结。元显进号骠骑，敬宣仍随府转。元显骄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预宴会，调戏无所酬答，元显甚不悦。

元兴元年，牢之南讨桓玄，元显为征讨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显淫凶，虑平玄之日，乱政方始；会玄遣信说牢之，牢之欲假手于玄诛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恐玄威望既成，则难图。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之如反复手，但平后令我奈骠骑何？"遣敬宣为任。

玄既得志，害元显，废道子，以牢之为会稽太守。牢之与敬宣谋袭玄，期以明旦。尔日大雾，府门晚开，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谓谋泄，欲奔广陵，而敬宣还京口迎家。牢之谓已为玄禽，乃缢而死。敬宣奔丧，哭毕，就司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阳，往来长安，求救于姚兴，后奔慕容德。

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兴复晋室者。寻梦丸土服之，觉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当复本土乎。"乃结青州大姓诸崔、封谋灭德，推休之为主。时德司空刘轨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轨，谋泄，乃相与杀轨而去。会宋武帝平京口，手书召敬宣，即驰还，袭封武冈县男，后拜江州刺史。

刘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许之。敬宣曰："此人外宽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当以陵上取祸。"毅闻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寻

知为江州，大骇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赐莫与为比。敬宣女嫁，赐钱三百万，杂彩千匹。

帝方大相宠任，欲令立功。义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谏，以为“道远运漕难继，毛修之家雠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不从。假敬宣节，监征蜀诸军事。敬宣至黄武，去成都五百里，食尽，遇疾疫而还。为有司奏免官。

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军谘议参军，与兖州刺史刘藩大破超军，进围广固，屡献规略。卢循逼建邺，敬宣分领鲜卑兽斑突骑，置阵甚整。循走，仍从南讨，为左卫将军。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尚书仆射谢混美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遇便尽礼。或问混：“卿未尝轻交，而倾盖刘寿，何也？”混曰：“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天下岂有非之邪。”

初，敬宣蜀还，刘毅欲以重法绳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无忌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毅虽止，犹谓武帝曰：“平生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宜深慎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祸，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后领冀州刺史。

时帝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军事，贻敬宣书曰：“盘龙狼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常惧福过灾生，实思避盈居损。富贵之旨，非所敢当。”便以长人书呈，帝谓王诞曰：“阿寿故为不负我。”

十一年，进号右军将军。时晋宗室司马道赐为敬宣参军。会武帝西征司马休之，而道赐乃阴结同府辟闾道秀、左右小将王猛子等谋反。道赐自号齐王，规据广固，举兵应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杀敬宣，文武佐吏即讨道赐、道秀、猛子斩之。先是敬宣尝夜与僚佐宴，空中有投一只芒屩于坐，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着，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丧至，武帝临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禅，国除。

刘怀肃，彭城人，宋武帝从母兄也。家世贫窭，而躬耕好学。仕晋为费令。及闻武帝起义，弃县来奔。

义熙元年，为辅国将军、淮南历阳二郡太守。二年，又领刘毅抚军

司马，以建义功，封东兴县侯。其冬，桓石绥、司马国璠、陈袭于胡桃山聚F为寇，怀肃讨破之。江、淮间群蛮及桓氏馀党为乱，怀肃自请讨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怀肃官。三年卒，追赠左将军。无子，弟怀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内史。

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义恭谘议参军。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义军，元凶乃杀其母以徇。景和中，为义恭太宰从事中郎。义恭败，以党与下狱死。

怀肃次弟怀敬，涩讷无才能。初，武帝#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帝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帝以旧恩，怀敬累见宠授，至会稽太守。时以为速，武帝曰："亡姨于我恩重，此何可忘？"历尚书，金紫光禄大夫。

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帝遣扬州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上嘉之，各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帅杨难当侵寇汉中，真道讨破之，而难当寇盗犹不已，文帝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节度。十九年，方明至武兴，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等进军，大致克捷，以真道为建威将军、雍州刺史，方明辅国将军、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诏故晋寿太守姜道盛殒身锋镝，可赠给事中，赐钱十万。道盛注古文尚书行于世。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断割金银诸杂宝货，又藏难当善马，下狱死。　　怀敬弟怀慎，少谨慎质直。从宋武帝征讨，位徐州刺史。为政严猛，境内震肃。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南城县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为中领军、征虏将军，宿卫辇毂。坐府内相杀免官。虽名位转优，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带门外下车，其谨退类如此。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进爵为侯，位五兵尚书，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迁护军将军。禄赐班于宗族，家无余财，卒謚肃侯。

子德愿嗣。大明初，为游击将军，领石头戍事。坐受贾客韩佛智货，下狱夺爵。后为秦郡太守。德愿性粗率，为孝武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　　："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

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

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孝武闻其能，为之乘画轮车，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岸着笼冠，短朱衣，执辔进止，甚有容状。永光中，为廷尉，与柳元景厚善。元景败，下狱诛。

怀慎庶长子荣祖，少好骑射，为武帝所知。及卢循攻逼，时贼乘小舰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军不得辄射贼。荣祖不胜愤怒，冒禁射之，所中应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战功，参太尉军事，从讨司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败没，诸将意沮，荣祖请战愈厉，上乃解所着铠授之。荣祖陷阵，身被数创。及帝北伐，转镇西中兵参军。水军入河，与朱超石大破魏军于半城。帝大飨战士，谓荣祖曰：“卿以寡克F，攻无坚城，虽古名将何以过此。”永初中，为辅国将军。追论半城功，赐爵都乡侯。荣祖为人轻财贵义，善抚将士；然性褊，颇失士君子心。卒于官。

怀慎弟怀默，江夏内史。子孙登，武陵内史。孙登子亮，少工刀楯，以军功封顺阳县侯，历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俭，所得公禄，悉以还官，宋明帝下诏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怀道使合仙药，药成，服之而卒。及就敛，尸弱如生。謚曰刚侯。

孙登弟道隆，前废帝景和中，位右卫将军，封永昌县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为明帝尽力，迁左卫将军、中护军。赐死，事在建安王休仁传。

刘粹字道冲，沛郡萧人也。家在京口。初为州从事，从宋武帝平建邺，征广固，以功封西安县五等侯。累迁中军谘议参军。卢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时年四岁，武帝使粹奉文帝镇京口。后为江夏相。

族兄毅贰于武帝，粹不与毅同而尽心武帝。帝将谋毅，F并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军至，竭其诚力。事平，封滠阳县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县侯。文帝即位，为雍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三年，讨谢晦。初，晦与粹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无私，必无忧也。”及受命南讨，一无所顾。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旷之，遣还。粹寻卒，旷之嗣。　粹弟道济，位益州刺史，任长史费谦等聚敛，伤政害人。初，晋末有司马飞龙者，自称晋宗

室，走仇池。元嘉九年，闻道济绥抚失和，遂自仇池入绵竹为乱，道济遣军讨斩之。先是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至者，谦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等因聚党为盗，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蜀土侨旧翕然并反，奉道人程道养，言是飞龙。道养，枹罕人也。赵广改名为龙兴，号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建号泰始元年，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涪城。广自号镇军将军，帛氐奴为征虏将军，梁显为镇北将军，奉道养围成都。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频破之。

十年正月，贼复大至，攻逼成都，道济卒，方明等共埋尸于后斋，使书与道济相似者为教。酬答签疏，不异常日，虽母妻不知也。二月，道养升坛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击，大败之。会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使巴东太守周籍之帅F援成都，广等屯据广汉，分守郫川。籍之与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捩羝锝?军司马龙伸，斩之。龙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

俄而张寻攻破阴平，复与道养合，逃于鄞山，其馀群贼出为盗不绝。文帝遣甯朔将军萧汪之讨之。十四年，馀党乃平，迁赵广、张寻等于建邺。十六年，广、寻复与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伏诛。

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显，闲居京口，未尝应召 。常谓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惮，每还京口，未尝敢以羽仪入镇之门。以左光禄大夫征，不就，卒于家。损元嘉中为吴郡太守，至昌门，便入太伯庙。时庙室颓毁，垣墙不修，损怆然曰：“清尘尚可髣佛，衡宇一何摧颓！”即令修葺。卒，赠太常。

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少而贫薄，及长，历位尚书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贫窭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忽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伯龙叹曰：“贫穷固有命，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

孙处字季高，会稽永兴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气，武帝征孙恩，季高乐从。及平建邺，封新夷县五等侯。卢循之难，武帝谓季高曰：“此贼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袭番禺，拔之。循父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尪夫等轻舟奔始兴，即分遣振武将军沈田子等讨平岭表诸郡。循于左里走还袭广州，季高破走之。义熙七年，季高卒，追赠南海太守，封候官县侯。九年，武帝表赠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兰陵承人也。武帝征孙恩，县差恩伐马刍，常负大

束，兼倍馀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武帝闻之，即给器仗。自征袄贼，常为先登，胆力过人，甚见爱信。于娄县战，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邺，以军功封都乡侯。从伐广固，破卢循，随刘藩追斩徐道覆，与王镇恶袭江陵，随朱龄石伐蜀，又从伐司马休之。自从征讨，凡百余战，身被重创。武帝录其前后功，封新宁县男。

武帝北伐，留恩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恩益自谦损，与人语常呼官位，自称鄙人，抚士卒甚有恩纪。世子开府，再迁为司马。后入关迎桂阳公义真，没于赫连勃勃。传国至孙，无子，国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弥，河内山阳人也。名与武帝祖讳同，故以小字行。弥与武帝有旧，从平京城，参建武军事，进平建邺，以功封山阳县五等侯。又从征广固，讨卢循，所在着绩，封安南县男。武帝西伐司马休之，征关中，并见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县侯，位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卒于官。　弥立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

子植嗣，多过失，不受母训，夺爵。更以植次弟桢绍封，又坐杀人，国除。

桢弟柳字玄季，有学义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东扬州刺史T竣皆与友善。及竣贵，柳犹以素情自许，不推先之。顺阳范璩诫柳曰：“名位不同，礼有异数，卿何得作曩时意邪？”柳曰：“我与士逊心期久矣，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及柳为南康郡，涉义宣事败，系建康狱。屡密请竣，

求相申救。孝武尝与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将军汪曾孙也，位淮南太守。

刘锺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乡人中山太守刘回共居，常慷慨于贫贱。从宋武帝征伐，尽其心力。及义旗建，帝板锺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乡人赴义者，并可依刘主簿。”于是立义队，连战皆捷。及桓谦屯于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贼有伏兵，顾左右，政见锺，谓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锺驰进，果有伏兵，一时奔走。后除南齐国内史，封安丘县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亲属十丧，帝厚加资给。

从征广固，孟龙符于阵陷没，锺直入取其尸而反。卢循逼建邺，锺拒栅，身被重创，贼不得入。循南走，锺又随刘藩追徐道覆，斩之。

后随朱龄石伐蜀为前锋，去成都二百里，锺于时脚疾，龄石乃诣锺，谋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锺曰："不然，前扬言大F向内水，谯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军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胆矣。贼今阻兵守险，是其惧不敢战，非能持久也。因其凶惧攻之，其势必克；若缓兵，彼将知人虚实，当为蜀子虏耳。"龄石从之，明日，陷其二城，径平成都。以广固功，封永新县男。

十二年，武帝北伐，锺居守。累迁右卫将军。元熙元年卒。传国至孙，齐受禅，国除。

虞丘进字豫之，东海郯人也。少时随谢玄讨苻坚有功，封关内侯。后从宋武帝征孙恩，频战有功。从定建邺，除燕国内史，封龙川县五等侯。

及卢循逼都，孟昶等议奉天子过江，进廷议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阳太守。后随刘藩斩徐道覆。义熙九年，以前后功，封望蔡县男。永初二年，累迁太子右卫率。卒，追论讨司马休之功，进爵为子。传国至曾孙，齐受禅，国除。

孟怀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东伐孙恩，以为建武司马。豫义旗，从平京口，定建邺，以功封鄱阳县五等侯。卢循逼都，以战功为中军谘议参军。循平，封阳丰县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将。卒官。无子，国除。

怀玉弟龙符，骁果有胆气，早为武帝所知，以军功封平昌县五等子。从伐广固，以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乘胜追奔，被围见害，追赠青州刺史，封临沅县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丧以毁闻。太守韩伯见之，谓藩叔尚书少广曰："卿此侄当以义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须二弟冠婚毕，乃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企生为仲堪参军。藩过江陵省企生，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节下崇待太过，非将来计也。"仲堪不悦。藩退谓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祸，不早去，后悔无及。"后玄自夏口袭仲堪，藩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企生果以附从及祸。

藩转参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宋武帝起兵，玄战败将出奔，藩扣马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玄见藩喜谓张须无曰：“卿州故为多士，今复见王修。”桑落之败，藩舰被烧，并铠入水，潜行三十许步，方得登岸。乃还家。

武帝素闻藩直言于殷氏，又为玄尽节，召参镇军军事。从征慕容超，超军屯聚临朐。藩言于武帝曰：“贼屯军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斩其旗帜，此韩信所以克赵也。”帝乃遣檀韶与藩潜往，即克其城。贼见城陷，一时奔走，还保广固。围之，将拔之夜，忽有鸟大如鹅，苍黑色，飞入帝帐里，F以为不祥。藩贺曰：“苍黑者，胡虏色。胡虏归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之。从讨卢循于左里，频战有功，封吴平县五等子。

寻除鄱阳太守，从伐刘毅。初，毅当之荆州，表求东道还建邺辞墓。去都数十里，不过拜阙。帝出倪塘会毅，藩请杀之，乃谓帝曰：“公谓刘卫军为公下乎 ？”帝曰：“卿谓何如 ？“对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F，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搢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帝曰：“吾与毅俱有克复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至是谓藩曰：“昔从卿倪塘之谋，无今举也。”

又从征司马休之，复为参军。徐逵之败没，帝怒，即日于马头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劣容脚指径上，随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战，败之。

从伐关中，参太尉军事，统别军至河东。暴风漂辎重舰度北岸，魏军牵得此舰。藩气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径往。魏骑五六百，见藩来并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应弦而倒者十许人。魏军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军于半城，魏骑数万合围，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战，大破之。武帝还彭城，参相国军事。论平司马休之及广固功，封阳山县男。元嘉中，位太子左卫率。卒，謚曰壮侯。子隆世嗣。

藩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谋，文帝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杀之。十六子诞世，十七子茂世，后欲奉庶人义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

刘康祖，彭城吕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轻财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马休之及鲁宗之，宗之子轨袭杀虔之，追赠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县男。

康祖便弓马，膂力绝人，以浮荡蒱酒为事。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踰墙，莫之能禽。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突围去，并莫敢追，因夜还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职，俄而建康移书录之，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无恙。前后屡被纠劾，文帝以勋臣子每原贷之。后袭封拜员外郎，再坐蒱戏免官。孝武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既被委任，折节自修。历南平王铄安蛮府司马。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亲率大F攻围汝南，文帝遣诸军救援，康祖总统为前驱。次新蔡，攻破魏军，去悬瓠四十里。太武烧营而还。转左军将军。文帝欲大举北侵，康祖以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不许。其年秋，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军出许、洛。玄谟等败归，南平王铄在寿阳，上虑为魏所围，召康祖速反。康祖回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魏永昌王以长安之F八万骑，与康祖相及于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结车营而进。魏军四面来攻，F分为三，且休且战。康祖率厉将士，无不一当百，魏军死者太半，流血没踝。矢中头而死，于是大败，举营沦覆，免者裁数十人。魏人传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赠益州刺史，謚曰壮。

康祖伯父简之，有志干，为宋武帝所知。帝将谋兴复，收集才力之士，尝再造简之，会有客。简之悟其意，谓虔之曰："刘下邳再来，必当有意。既不得语，汝可试往见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克京口。虔之即投义。简之闻之，杀耕牛，会F以赴之。位太尉谘议参军。简之弟谦之，好学，撰晋纪二十卷，位广州刺史，太中大夫。

简之子道#，初为无锡令，袭爵晋安县五等侯。元嘉三年，累迁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后为雍州刺史、领甯蛮校尉，加都督，兼襄阳太守。善于临职，在雍部政绩尤着，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百姓乐业，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泽被西土，及丧还，诸蛮皆备縗絰号哭，追送至于沔口。

长子延孙，孝武初，位侍中，封东昌县侯，累迁尚书右仆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又出为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遗诏：京口要地，去都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刘氏之居彭城

者，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三里及延孙所居吕县凡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延孙于帝室本非同宗，不应有此授。时司空竟陵王诞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迁之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州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

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不受征，延孙驰遣中兵参军杜幼文赴讨。及至，诞已闭城自守，乃还。诞遣刘公泰齎书要之，延孙斩公泰，送首建邺，复遣幼文受沈庆之节度。

五年，诏延孙曰："旧京树亲，由来常准。今此防久弭，当以还授小儿。"乃征延孙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护军。延孙病，不任拜赴。卒，赠司徒，给班剑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诏改为文穆。子质嗣。

论曰：刘敬宣与宋武恩结龙潜，义分早合，虽兴复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于人存，饰终之数，无闻于身后。恩礼之有厚薄，将别有以乎？刘怀肃、刘怀慎、刘粹、孙处、蒯恩、向靖、刘锺、虞丘进、孟怀玉、孟龙符、胡藩等，或阶缘恩旧，一其心力，或攀附风云，奋其鳞羽，咸能振拔尘滓，自致封侯。诗云"无德不报"，其言信矣。康祖门奉兴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埸，赴蹈为期。道#树绩汉南，历年踰十，遗风馀烈，有足称焉。览其行事，可谓异□□馈Q铀锫：□ 3. 瑁□穸□笫冢□煲愿剐闹□校□灾伦诔?之重，亦其遇也。

卷十八 列传第八

赵伦之 萧思话 臧焘

武帝北伐，伦之遣顺阳太守傅弘之、扶风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于蓝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少帝即位，征拜护军。元嘉三年，拜领军将军。

伦之虽外戚贵宠，而居身俭素，性野拙涩，于人间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贵。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光禄大夫范泰好戏，笑谓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资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伦之大喜，每载酒肴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润远，少好弓马，为甯远将军，总领义徒，以居宫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盗，辄身贯甲胄，助郡县赴讨，武帝甚嘉之。

文帝即位，累迁徐、兖二州刺史。为政苛暴，吏人畏惧如与虎狼居，而劫盗远迸，无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征为领军将军。先是，外监不隶领军，宜相统摄者，自有别诏，至此始统领焉。后为丹阳尹，在郡严酷，曹局不复堪命，或委叛被戮，透水而死。典笔吏取笔失旨，顿与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甚爱重。倩尝因言戏，以手击主，事上闻，文帝怒，离婚。伯符惭惧，发病卒，謚曰肃。传国至孙勖，齐受禅，国除。

萧思话，南兰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历徐、兖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赠前将军。

思话十许岁时，未知书，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颇工隶书，善弹琴，能骑射。后袭爵封阳县侯。

元嘉中，为青州刺史。亡命司马朗之兄弟聚党谋为乱，思话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斩之。

八年，魏军大至，乃弃镇奔平昌。魏军定不至，由是征系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忽于斗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斗覆而双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及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氐帅杨

难当因此寇汉中，乃自徒中起思话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汉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话迁镇南郑。

法护，中山无极人也。过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为益州刺史。法护委镇之罪，为府所收，于狱赐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护病卒。文帝使思话上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

十四年，迁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南蛮校尉。文帝赐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旧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尝从文帝登锺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历甯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军事，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文帝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于闾里，何忧无人使邪？"未拜，迁护军将军。

是时，魏攻悬瓠，文帝将大举北侵，朝士佥同，思话固谏不从。魏军退，即代孝武为徐、兖二州刺史，监四州军事。后为围碻磝城不拔，退师历下，为江夏王义恭所奏免官。

元凶弑立，以为徐、兖二州刺史，即起义以应孝武。孝武即位，征为尚书左仆射，固辞，改为中书令、丹阳尹、散骑常侍。时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发，引咎陈逊，不许。后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赠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话外戚令望，早见任待，历十二州，杖节监督者九焉。

所至虽无皎皎清节，亦无秽黩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

长子惠开少有风气，涉猎文史，家虽贵戚而居服简素。初为秘书郎，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无多异以取天下之疾。"转太子舍人，与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孝建元年，为黄门侍郎，与侍中何偃争推积射将军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门下推弹惠开，乃上表解职，由此忤旨。别敕有司以属疾多，免之。思话素恭谨，与惠开不同，每加嫌责；及见惠开自解表，叹曰："儿不幸与周朗周旋，理应如此。"杖之二百。寻除中庶子，丁父艰，居丧有孝性 。家素事佛，凡为父起四寺：南冈下名曰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 。谓

国僚曰　　：“封秩鲜而兄弟甚多，若全关一人，则在我所让，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F既立，自宜悉供僧F。”袭封封阳县侯，为新安王子鸾冠军长史。

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孝武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着贪暴之声。再迁御史中丞。孝武与刘秀之诏曰：“今以萧惠开为宪司，冀当称职。但一往眼额，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职，百僚惮之。

后拜益州刺史，路经江陵。时吉翰子在荆州，共惠开有旧，为设女乐。乐人有美者，惠开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许。惠开怒，收吉斩之，即纳其妓。S云：“吉为刘义宣所遇，交结不逞，向臣讪毁朝政，辄已戮之。”孝武称快。

惠开素有大志，至蜀欲广树经略。善于M述，闻其言者皆以为大功可立。才疏意广，竟无成功　。严用威刑，蜀人号曰“卧虎”。明识过人，尝供三千沙门，一阅其名，退无所失。

明帝即位，晋安王子勋反，惠开乃集将佐谓曰：“吾荷世祖之眷，当投袂万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开严，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晋原郡反，诸郡悉应，并来围城。城内东兵不过二千，凡蜀人，惠开疑之，悉皆遣出。子勋寻败，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赏。明帝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达，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帅，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顺，城围得解。明帝又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功，更奖说蜀人，处处蜂起。惠开乃S陈情事，遣宋甯太守萧惠训、州别驾费欣业分兵并进，大破之，禽宝首送之。惠开至都，明帝问其故，侍卫左右莫不悚然侧目，惠开举动自若，从容答曰：“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又云：“非臣不乱，非臣不平。”

初，惠开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为责主所制，未得俱还。惠开与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责。其意趣不常如是。惠开还资二千余万，悉散施道俗，一无所留。

后除桂阳王休范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年，会稽太守蔡兴宗之郡，惠开自京口请假还都，相逢于曲阿。惠开先与兴宗名位略同，又经情款，自以负衅摧屈，虑兴宗不能诣己，戒勒部下：蔡会稽部伍若问，慎不得答。惠开素严，部下莫敢违。兴宗见惠开舟力甚盛，遣人访讯，

事力二三百人皆低头直去，无一人答者。

寻除少府，加给事中。惠开素刚，至是益不得志，曰　：“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复低头入中邪。”寺内所住斋前，向种花草甚美，惠开悉铲除别种白杨。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发病呕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齐受禅，国除。

惠开与诸弟并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见。与同#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时誉。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

子视素，梁天监中，位丹阳尹丞。初拜日，武帝赐钱八万，视素一朝散之亲友。迁司徒左西属、南徐州中从事。

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中，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简素。及在京口，便有终焉之志。后为中书侍郎。在位少时，求为诸暨令。到县十馀日，挂衣冠于县门而去。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即齐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卒，亲故□涫滦校□炘徽晡南壬□?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见宋江夏王义恭，叹其详审，以女结婚。历中书黄门郎。惠基善隶书及弈棋，齐高帝与之情好相得。桂阳王休范妃，惠基姊也，高帝谓之曰：“卿家桂阳，遂复作贼。”高帝顿新亭垒，以惠基为军副。惠基弟惠朗亲为休范攻战，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后为长兼侍中。

袁粲、刘彦节起兵之夕，高帝以彦节是惠基妹夫，惠基时直在省，遣王敬则观其指趣，见惠基安静，不与彦节相知，由是益加恩信。

仕齐为都官尚书，掌吏部。永明中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尚书令王俭朝宗贵望，惠基同在礼阁，非公事不私觌焉。迁太常，加给事中。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戏迟，巧于斗棋。宋文帝时，羊玄保为会稽，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置局图，还于帝前覆之。齐高帝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寝，思庄达旦不寐。时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抗、思庄并至给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初，思话先于曲阿起宅，有闲旷之致。惠基常谓所亲曰："须婚嫁毕，当归老旧庐。"立身退素，朝廷称为善士。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子洽字宏称。幼敏寤，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及长，好学博涉，善属文。仕梁位南徐州中从事。近畿重镇，职吏数千人，前后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职，馈遗一无所受，妻子不免饥寒。累迁临海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还拜司徒左长史。敕撰当涂堰碑，辞甚赡丽。卒于官。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惠基弟惠休。齐永明四年，为广州刺史，罢任，献奉倾资。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曰："可问萧惠休，故当不复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后封建安县子。

永元元年，徙吴兴太守。征为尚书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于时朝士多见杀，二年，惠休还至平望，帝令服药而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惠休弟惠朗，同桂阳贼，齐高帝赦之。后为西阳王征虏长史，行南兖州事，坐法免官。

惠朗弟惠蒨，仕齐左户尚书。子介。

介字茂镜，少颖悟，有器识。梁大同中，武陵王纪为扬州刺史，以介为府长史，在职以清白称。武帝谓何敬容曰："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复曰："始兴郡频无良守，可以介为之。"由是出为始兴太守。及至，甚着威德。

征为少府卿，寻加散骑常侍。会侍中阙，选司举王筠等四人，并不称旨。帝曰："我门中久无此职，宜用萧介为之。"应对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

迁都官尚书，每军国大事，必先访介。帝谓朱异曰："端右材

也。”中大同二年，辞疾致仕，帝优诏不许，终不肯起，乃遣谒者仆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

太清中，侯景于涡阳败走，入寿阳。帝敕助防韦黯纳之，介闻而上表致谏，极言不可。帝省表叹息，卒不能用。

介性高简，少交游，唯与族兄琛、从兄视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

初，武帝招延后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T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于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风神凝远，通达有识鉴，容止酝藉。仕梁位太子洗马。侯景攻陷台城，百僚奔散，允独整衣冠坐于宫坊，景军敬焉，弗之逼也。寻出居京口。时寇贼纵横，百姓波骇，允独不行。人问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岂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何事于一书生哉。庄周所谓畏影避□□岣?也。”乃闭门静处，并日而食，卒免于患。

陈永定中，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庐，以申长幼之敬。宣帝即位，为黄门侍郎。晋安王为南豫州，以为长史。时王尚少，未亲人务，故委允行府事。入为光禄卿。

允性敦重，未尝以荣利干怀。及晋安出镇湘州，又苦携允。允少与蔡景历善,子征修父党之敬，闻允将行，乃诣允曰　：“公年德并高，国之元老,从容坐镇，旦夕自为列曹,何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许晋安，岂可忘信。”其恬荣势如此。

至德中，鄱阳王出镇会稽，允又为长史，带会稽郡丞。行经延陵季子庙，设苹藻之荐，托异代之交，为诗以叙意，辞理清典。后主尝问蔡征，允之为人，征曰：“其清虚玄远，殆不可测；至于文章，可得而言。”因诵允诗以对。后主嗟赏久之。寻拜光禄大夫。

及隋师济江，允迁于关右。时南士至长安者，例皆授官，允与尚书仆射谢7辞以老疾。隋文帝义之，并厚赐帛。寻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聪敏，博学善属文。仕梁位西昌侯仪同府主簿。

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归之。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乃与弟肜及宗亲等百余人南奔岭表。时始兴人欧阳頠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

頠迁广州病死，子纥领其F，引疑纥异图，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及纥反，时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孙挺等并惶骇，唯引怡然，谓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义，亦何忧乎。”及章昭达平番禺，引始北还，拜尚书金部侍郎。

引善隶书，为当时所重，宣帝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　：“此字笔趣翩翩，似鸟之欲飞。”引谢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谓引曰：“我每有所忿，见卿辄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迁怒，臣何预此恩。”

引性抗直，不事权贵，宣帝每欲迁用，辄为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师，戎储空匮，转引为库部侍郎，掌知营造。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足。历中书，黄门，吏部侍郎。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甲兵精练，每年深入俚洞，数有战功，朝野颇生异议。宣帝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及至，靖即悟旨，遣儿弟为质。

后主即位，为中庶子、建康令。时殿内队主吴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脱儿等多所请属，引一皆不许。引始族子密，时为黄门郎，谏引曰：“李、蔡之权，在位皆惮，亦宜少为身计。”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过免职耳。”吴璡竟作飞书，李、蔡证之，坐免官，卒于家。　　子德言最知名。引弟肜，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长史。

琛字彦瑜，惠开从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训，齐末为巴东相。梁武帝起兵，齐和帝于荆州即位，惠训与巴西太守鲁休烈并以郡相抗，惠训使子澗萆厦鳌＝□党瞧剑□脊榻怠?武帝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卒官。

琛少明悟，有才辩。数岁时，从伯惠开见而奇之，抚其背曰：“必兴吾宗。”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候俭宴于乐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俭时为丹阳尹，辟为主簿。

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衔命北使，还为通直散骑侍郎。时魏遣李彪来使，齐武帝燕之。琛于御筵举酒劝彪，彪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琛答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悦服，彪乃受琛酒。

累迁尚书左丞。时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S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经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以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无不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

东昏初嗣立，时议无庙见文。琛议据周颂烈文、闵予，皆为即位朝庙之典。于是从之。

梁武在西邸，与琛有旧。梁台建，以为御史中丞。天监九年，累迁平西长史、江夏太守。

始琛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献于东宫。

后为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轭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履登听事，闻室中有叱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听事，何也？"因迁之于庙。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频莅大郡，不事#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历左户、度支二尚书，侍中。

帝每朝燕，接琛以旧恩。尝犯武帝偏讳，帝敛容。琛从容曰："二名不偏讳。陛下不应讳顺。"上曰："各有家风。"琛曰："其如礼何。"又经预御筵醉伏，上以枣投琛，琛仍取栗掷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动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岂有说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

心，臣敢不报以战栗。”上笑悦。上每呼琛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簉中阳，夙忝同閈，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

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唯书籍不衰。”而琛性通脱，常自解龋□卤镶硼K，必陶然致醉。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遗令诸子：“与妻同坟异藏，祭以蔬菜。葬止车十乘，事存率素。”乘舆临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

子游，位少府卿。游子密字士几，幼聪敏，博学有文词。位黄门郎，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晋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湣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又汉世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慕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禰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

顷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馀年。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着称。

宋武帝义旗建，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武帝镇京口，参帝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时太庙鸱尾灾，焘谓着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

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

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

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降，去祧则有坛墠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为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庙，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也。所谓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庙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

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洪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执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謚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踰耳。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错缪，非臣浅识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宋武帝受命，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飧，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

绶。卒，少帝赠左光禄大夫。

长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学涉有当世才，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交。年少时，与傅僧佑俱以通家子，始为文帝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干其语次，上因回与语。僧佑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难再遇，便应政尽所怀。"上与往复十馀反，凝之辞韵诠序，上甚赏焉。后为尚书左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传。寅弟棱，后军参军。棱子严。

严字彦威，幼有孝性，居父忧以毁闻。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手。从叔未甄为江夏郡，携严之官，于途作屯游赋，又作七算，辞并典丽。

性孤介，未尝造请。梁仆射徐勉欲识之，严终不诣。累迁湘东王宣惠轻车府参军兼记室。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王尝自执四部书目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王迁荆州，随府转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历义阳、武宁郡守。郡界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后卒于镇南谘议参军。文集十卷。

严族叔未甄，焘曾孙也。父潭之，左户尚书。未甄有才干，少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为太尉长史。丁所生母忧，三年庐于墓侧。历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为尚书中兵郎。美风姿，善容止，每趋奏，梁武帝甚悦焉。入兼中书通事舍人。

盾有孝性，尝随父宿直廷尉府，母刘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寝。及旦，宅信果报凶问，其感通如此。服未终，父卒，居丧五年，不出庐户，形骸枯悴，家人不识。武帝累敕抑譬。后累迁御史中丞，性公强，甚称职。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开讲，设四部大会，F数万人。南越所献驯象忽于F中狂逸，F皆骇散，唯盾与散骑侍郎裴之礼嶷然自若，帝甚嘉焉。

大同二年，为中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监局事多，盾为人敏赡，有风力，长于拨繁，职事甚理。先是吴平侯萧景居此职着声，至是盾复继之。后卒于领军将军，謚曰忠。

盾弟厥字献卿，亦以干局称。为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讨捕不能止。厥下车宣化，凶党皆繈负而出，自是居人复业。然政严，百姓谓之臧彪。前后再兼中书通事舍人，卒于兼司农卿。

厥前后居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厥。辩断精明，咸得其理。卒后，有挝登闻鼓诉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无所付。"其见知如此。子操，尚书三公郎。

熹字义和，焘之弟也，与焘并好经学。隆安初兵起，熹乃习骑射，志立功名。尝与溧阳令阮崇猎，遇猛兽突围，猎徒并散，熹射之，应弦而倒。

从宋武入京城，进至建邺。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府库。有金饰乐器，武帝问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室，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帝笑曰："聊以戏耳。"以建义功，封始兴县五等侯，参武帝车骑、中军军事。

武帝将征广固，议者多不同，熹赞成其行。

武帝遣朱龄石统大F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领建平、巴东二郡太守。蜀主谯纵遣大将谯抚之屯牛脾，又遣谯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抚之败走，追斩之，成都平。熹遇疾卒于蜀，追赠光禄勋。

子质字含文，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长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颓顶拳发。初为世子中军参军，尝诣护军赵伦之，伦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质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妪作门户，何至以此中相轻。"伦之惭谢，质拂衣而去。

后为江夏王义恭抚军参军，以轻薄无检，为文帝所嫌，徙给事中。会稽长公主每为之言，乃出为建平太守，甚得蛮楚心。历竟陵内史，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吏人便之。质年始出三十，屡居名郡，涉猎文史，尺牍便敏，有气干，好言兵。文帝谓可大任，以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镇奢费，爵命无章，为有司所纠。遇赦。与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谋反，量质必与之同。会事发，复为义兴太守。

二十七年，迁南谯王义宣司空司马、南平内史。未之职，会魏太武帝围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文帝遣质轻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后太武率大F数十万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北救。始至盱眙，

太武已过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广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干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F，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时魏地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　。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度江天不徙。”故答书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鑱，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疋。

魏以车垣楼，城内系Y，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县出城外，截其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薄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以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

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质家遣门生师顗报质，具言文帝崩问。质使告司空义宣及孝武帝，而自率F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时质诸子在都，闻质举义，并逃亡。义宣始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孝武，板进质号征北将军。孝武即位，加质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州诸军事。使质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与质同会太极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质留守朝堂，封始兴郡公。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馀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

时孝武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称名。质于义宣虽为兄弟，而年近大十岁。义宣惊曰：“君何意拜弟？“质曰：“事中宜然。”时义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计不行。每虑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义恭。义恭愕然，问质所以。质曰：“天下屯危，礼异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

会义宣有憾于孝武，质因此密信说诱，陈朝廷得失。又谓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质女为义宣子悰妻，谓质无复异同，纳其说。且义宣腹心将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贵情愿，又劝义宣。义宣时未受丞相，质子敦为黄门侍郎，奉诏敦劝，道经寻阳，质令敦具更譬说义宣。义宣意乃

定，驰报豫州刺史鲁爽，期孝建元年秋同举。

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报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为质府佐，孝武驰使报质诛弘，于是执台使，狼狈举兵，驰报义宣。孝武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梁山洲，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元景檄书宣告，而义宣亦相次系至。江夏王义恭书曰："昔桓玄借兵于仲堪，有似今日。"义宣由此与质相疑。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玄谟，必不敢轻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

义宣将从之，义宣客T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遣腹心刘谌之就质陈军城南。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乃大溃。质求义宣欲计事，密已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至寻阳，焚府舍，载妓妾入南湖，摘莲噉之。追兵至，以荷覆头，沈于水，出鼻。军主郑俱儿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腹胃缠萦水草。队主裘应斩质，传首建邺。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依汉王莽事，漆其头藏于武库，诏可。

论曰：赵伦之、萧思话俱以外戚之亲，并接风云之会，言亲则在赵为密，论望则于萧为重。古人云"人能弘道"，盖此之谓乎。惠开亲礼虽笃，弟隙尤着，方寸之内，孝友异情。嶮于山川，有验于此。臧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

卷十九 列传第九

谢方明 谢灵运

武帝当讯狱，其旦，刑狱参军有疾，以晦代之。晦车中一览讯牒，随问，酬对无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狱贼曹。累迁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死，帝将自登岸，诸将谏不从。晦抱持帝，帝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会胡藩登岸，贼退，乃止。

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赡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

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不？"及帝欲以晦为从事中郎，穆之坚执不与，故终穆之世不迁。及穆之丧问至，帝哭之甚恸，曰："丧我贤友。"晦时正直，喜甚，自入合参审。其日教出，转晦从事中郎。宋台建，为右卫将军，加侍中。

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帝流涕不自胜。及帝受命，于石头登坛，备法驾入宫，晦领游军为警。加中领军，封武昌县公。

永初二年，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而误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寻转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及帝不豫，给班剑二十人，与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并侍医药。少帝即位，加中书令，与徐、傅辅政。及少帝废，徐羡之以晦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为援。虑文帝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进封建平郡公，固让。又给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二女当配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元嘉二年，遣妻及长子世休送女还都。先是，景平中，魏师攻取河南，至是欲诛羡之等并讨晦，声言北行，又言拜京陵，

装舟舰。傅亮与晦书，言“薄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当遣外监万幼宗往“。时朝廷处分异常，其谋颇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门侍郎嚼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呼谘议参军何承天示以亮书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 ：“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谓虚,使承天豫立答诏S草，北行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寻阳人书，言其事已审，使示晦。晦问计于承天，对曰：“蒙将军殊顾，常思报德，事变至矣，何敢隐情。然明日戒严，动用军法，区区所怀，惧不得尽。”晦惧曰：“卿岂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粮易给。聊且决战，走复何晚。吾不爱死，负先帝之顾，如何？”又谓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后二三日无消息，便是不复来邪？”承天曰：“程说其事已判，岂容复疑。”晦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土人多劝发兵。晦问诸将：“战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蛮司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勋。”司马庾登之请解司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为司马，转登之为长史。

文帝诛羡之等及晦子世休，收嚼、嚼子世平、兄子绍等。晦知讫，先举羡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万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辅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得沿流二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以遵下武。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屡彼猜嫌，积怨犯上，自贻非命。不有所废，将何以兴，耿弇不以贼遗君父，臣亦何负于宋室邪。”又言“羡之、亮无罪见诛，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帝时已戒严，尚书符荆州暴其罪状。

晦率F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叹曰：“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移檄建邺，言王弘、昙首、王华等罪。又上表陈情。初，晦与徐、傅谋为自全计：晦据上流，檀镇广陵，各有强兵，足制朝廷；羡之、亮于中知权，可得持久。及帝将行，召檀道济委之以F。晦始谓道济不全，及闻其来，大F皆溃。晦得小船还江陵。

初，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沈敞之袭江陵，至沙桥，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无他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超其夜诣到彦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遯肥不能骑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陆延头，晦故吏戍主光顺之槛送建邺。于路作悲人道以自哀。

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参府事。刘粹遣告彦之，沙桥之事，败由周超。彦之乃执与晦等并伏诛。

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 ：“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 险，斯路信难陟。”晦女为彭城王义康妃，聪明有才貌，被发徒跣与晦诀曰：“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言讫叫绝，行人为之落泪。

晦死时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鸾、何承天自晦下并见原。

瞻字宣远，一曰名檐字通远，晦次兄也。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

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远，自楚台秘书郎解职随从，故为柳建威长史。后为宋武帝相国从事中郎。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吾家以素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后因宴集，灵运问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曰：“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容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

及还彭城，言于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显密，福过灾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帝欲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

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说以为戏笑，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忧惧。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疗，幸于不永。晦闻疾奔波，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诈告晦反者。

瞻疾笃还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为国为家。”卒时年三十五。

瞻文章之美，与从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瑒无才能，为秘书

郎早卒，而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弟嚼字宣镜，年数岁，所生母郭氏疾，嚼晨昏温凊，勤容戚T，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疾畏惊，而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嚼至性，咸纳屦行、屏气语，如此者十馀年。位黄门侍郎，从坐伏诛。

澹字景恒，晦从叔也。祖安，晋太傅。父瑶，琅邪王友。澹任达仗气，不营当世，与顺阳范泰为云霞之交。历位尚书。

宋武帝将受禅，有司议使侍中刘叡进玺，帝曰：“此选当须人望。”乃使澹摄。澹尝侍帝宴，酣饮大言无所屈，郑鲜之欲按之，帝以为澹方外士，不宜规矩绳之；然意不说，不以任寄。后复侍饮，醉谓帝曰：“陛下用群臣，但须委屈顺者乃见贵，汲黯之徒无用也。”帝大笑。

景平中，累迁光禄大夫。从子晦为荆州，将之镇，诣澹别。晦色自矜，澹问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

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渐疏混，每谓弟璞、从子瞻曰：“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

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赏爱之，位光禄勋。

谢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从父也。名与宋武帝讳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内史。景仁幼为从祖安所知，始为前军行参军，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无不造门，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为着作佐郎。桓玄诛元显，见景仁，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而方佐着作郎。”玄建楚台，以补黄门侍郎。及篡位，领骁骑将军。

景仁博闻强识，善叙前言往行，玄每与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范之之徒皆骑马散从，而使景仁陪辇。宋武帝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尝诣景仁谘事，景仁与语说，因留帝食。食未办，而景仁为玄所召。玄性促，俄顷间骑诏续至，帝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

方，我欲与客食，岂不得待？”竟安坐饱食然后应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邺，景仁与百僚同见，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孙也。”历位武帝镇军司马，复为车骑司马。

义熙五年，帝将伐慕容超，朝议皆谓不可，刘毅时镇姑孰，固止帝，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景仁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虽业高振古，而德刑未树，宜推亡固存，广振威略。平定之后，养锐息徒，然后观兵洛汭，修复园寝，岂有纵敌贻患者哉。”帝从之。及北伐，大司马琅邪王天子母弟，属当储副，帝深以根本为忧，转景仁大司马左司马，专总府任。又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尚书左仆射，依制不得相监，帝S依仆射王彪之、尚书王劭前例不解职。坐选吏部令史邢安泰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职拜谒陵庙，为御史中丞郑鲜之所纠，白衣领职。十一年，为左仆射。

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净丽，每唾辄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庐陵王义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葬日，武帝亲临甚恸。

子恂字泰温，位鄱阳太守。恂子孺子，少与族兄庄齐名。多艺能，尤善声律。车骑将军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尝与孺子宴桐台，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叹曰：“今日真使人飘飖有伊、洛间意。”为新安王主簿，出为庐江郡，辞，宋孝武谓有司曰：“谢孺子不可屈为小郡。”乃以为司徒主簿。后以家贫，求西阳太守，卒官。

子璟，少与从叔眺俱知名。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位中书郎。梁天监中，为左户尚书，再迁侍中，固辞年老求金紫，帝不悦，未叙，会卒。

子微字玄度，美风采，好学善属文，位兼中书舍人。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梁武帝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览焉。又为临汝侯猷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后除尚书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右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微三人与议。微时年位尚轻，而任遇已重。后卒于北中郎豫章王长史、南兰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纯字景懋，景仁弟也。刘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及王

镇恶袭毅，毅时病，佐史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廨，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败F散，纯为人所杀。纯弟龃字景龃，位司徒右长史。

龃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儿。少有至行，随纯在江陵，纯遇害，述奉纯丧还都，至西塞遇暴风，纯丧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寻求，经纯妻庾舫过。庾遣人谓曰：“小郎去必无及，宁可存亡俱尽邪。”述号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须营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无心独存。”因冒浪而进，见纯丧几没，述号叫呼天，幸而获免。咸以为精诚所致，武帝闻而嘉之。及临豫州，讽中正以为迎主簿，甚被器遇。

景仁爱龃而憎述，尝设馔请宋武帝，希命龃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虑帝命之，请急不从。帝驰遣呼述，须至乃飧，其见重如此。及景仁疾，述尽心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衣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爱遂笃。及景仁卒，哀号过礼。景仁肥壮，买材数具皆不合用，述哀惶，亲选乃获焉。

为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封吉阳县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书侍郎。后为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领南郡太守。义康入相，述又为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并与述为异常之交。 述美风姿，善举止，湛每谓人曰：“我见谢道儿未尝足。”雍州刺史张邵以黩货将致大辟，述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文帝手诏詶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自将曲恕，吾所S谬会，故特见纳。若此□□迹□?侵夺主恩。”使综对前焚之。帝后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力焉。”

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卒于吴兴太守。丧还未至都数十里，殷景仁、刘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刘湛诛，义康外镇，将行叹曰：“谢述唯劝吾退，刘湛唯劝吾进，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三子：综、约、纬。综有才艺，善隶书，为太子中舍人。与范晔谋反伏诛；约亦死。纬尚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素为综、约所憎，免死，徙广州，孝建中还都。方雅有父风，位正员郎。子朓。

朓字玄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朓尤被赏，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欲以S闻。朓知之，因事求还，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军记

室。脁笺辞子隆曰：脁闻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锶酪÷洌□灾□扳辏□缏范□鳎□蛞晕貑j。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飘似秋蔕。脁实庸流，行能无算，属天地休明，山川受纳，褒采一介，搜扬小善，故得舍耒场圃，奉笔兔园。东泛三江，西浮七泽，契阔戎旃，从容燕语。长裾日曳，后乘载脂，荣立府廷，恩加T色，沐发晞阳，未测涯涘，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清切蕃房，寂寥旧荜，轻舟反泝，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朱邸方开，效蓬心于秋实。如其簪屦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时荆州信去倚待，脁执笔便成，文无点易。

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隆昌初，敕脁接北使，脁自以口讷，S让，见许。明帝辅政，以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转中书郎。

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S王敬则反谋，上甚赏之，迁尚书吏部郎。脁上表三让。中书疑脁官未及让，以问国子祭酒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近代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邪？孙兴公、孔觊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邪？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撝谦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让，便与诣阙章表不异。例既如此，谓都非疑。”脁让，优答不许。

脁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敬皇后迁祔山陵，脁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

东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宝玄，末更回惑，与弟祀密谓脁曰：“江夏年少，脱不堪，不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只求安国家尔。”遥光又遣亲人刘渢致意于脁。脁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见引，即以祏等谋告左兴盛，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渢、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复人尔。”暄阳惊，驰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脁为东阳郡，祏固执不与。先是，脁常轻祏为人，祏常诣脁，脁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问其故，云“定复不急”。祏以为轻己　。后祏及弟祀、刘渢、刘晏俱候脁，脁谓祏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嘲弄之。祏转不堪，至是构而害之。诏暴其过恶，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脁，下狱

死，时年三十六。临终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

初，脁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脁妻，常怀刀欲报脁，脁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脁有愧色。及临诛，叹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脁好奖人才，会稽孔凯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珪尝令草让表以示脁。脁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馀论。”其好善如此。

脁及殷叡素与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兴公主适叡子钧，第二女永世公主适脁子谟。及帝为雍州，二女并暂随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随内还。武帝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弘策卒，又以与王志子諲。而谟不堪叹恨，为书状如诗赠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叹，而妇终不得还。寻用谟为信安县，稍迁王府谘议。时以为沈约早与脁善，为制此书云。

谢方明，裕从祖弟也。祖铁字铁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书郎，家在会稽，病归，为孙恩所杀，赠散骑常侍。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孙恩寇会稽，东土诸郡回应，吴兴人胡桀、郜骠破东迁县，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逃免。

初，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俱投邈，礼待甚简，二人并恨，遂与恩通谋。刘牢之、谢琰等讨恩，恩走临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体素羸弱，而勇决过人，结邈门生讨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时乱后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无遗，而营举凶功尽力，数月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顷之，孙恩重陷会稽，谢琰见害，因购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由黄檗峤出鄱阳，附载还都，寄居国子学。流离险厄，屯苦备经，而贞履之操，在约无改。

桓玄克建邺，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终不回。桓玄闻而赏之，即除着作佐郎。后从兄景仁举为宋武中军主簿，方明知无不为，帝谓曰：“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屡加赏赐。

方明严恪，善自居遇，虽暗室未尝有惰容。从兄混有重名，唯岁节

朝拜而已。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后，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白武帝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顷之，转从事中郎，仍为左将军道怜长史，武帝令府中F事皆谘决之。府转为中军长史，寻加晋陵太守，复为骠骑长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尝年终，江陵县狱囚事无轻重，悉放归家，使过正三日还到，罪重者二十馀人，纲纪以下莫不疑惧。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寿之并随在西，固谏，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且当今人情薇。□豢梢怨乓逑嘈怼7矫鞑荒桑?一时遣之。囚及父兄并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归，违二日乃反。馀一囚十日不来，五官朱干期请见，欲自讨之。方明知为囚事，使左右谢五官不须入，囚自当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率领将送，竟无逃者。远近叹服焉。

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江东人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方明深达政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在统领。贵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倩士庶，事宁皆使还本。而守宰不明，与夺乖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顺所宜，东土称咏之。性尤爱惜人物，未尝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则渐变使无□裳啊W涔佟?

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本州辟主簿，不就。

惠连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乘流遵归路”诸篇是也。坐废不豫荣位　。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儿时便见此文，而论者云是惠连，其实非也”。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义康修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为雪赋，以高丽见奇。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文章并行于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轻薄多尤累，故官不显。无子。惠连弟惠宣，位临川太守。

谢灵运，安西将军弈之曾孙而方明从子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瑒，生而不慧，位秘书郎，早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瑒，瑒儿何为不及我。”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T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豪侈，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累迁秘书丞，坐事免。

宋武帝在长安，灵运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武帝于彭城，作撰征赋。后为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为侯，又为太子左卫率。

灵运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惋。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踰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

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荡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

文帝诛徐羡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使光禄大夫范泰与书敦奖，乃出。使整秘阁书遗阙，又令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至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并见任遇，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果，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表陈疾，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劝伐河北。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岁，元嘉五年也。

灵运既东，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奇才，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甯，时方明为会稽，灵运造方明，遇惠连，大相知赏。灵运性无所推，唯重惠连，与为刎颈交。时何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

运。”载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璿之字曜璠，为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才亚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文帝，除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并诣第叙哀，何勖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祖父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F，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甯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末知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嶮，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从F，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休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人，政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伤之。与顗遂隙。因灵运横恣，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诣阙上表，自陈本末。文帝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复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

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廷尉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诏以“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降死徙广州”。

后秦郡府将宋齐受使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聚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掩讨禽之。其一人姓赵名钦，云“同村薛道双先与灵运共事，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灵运犯事徙广州，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之。若得志如意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得，及还饥馑，缘路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

诏于广州弃市。临死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着文章传于世。

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卫将军昶弟也。昶、顗并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昶贵盛，顗不就辟。昶死后，顗历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尝就徐羡之因叙关、洛中事，顗叹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张合，谓不可一日无之。及合死，何关兴废？”顗不悦，F宾笑而释之。后卒于会稽太守。

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

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与慧休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曰：“悬磬之室，复有异物邪。”道隆武人无识，正触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泰始中，为尚书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孝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第。超宗议不同，诏从宰议。

齐高帝为领军，爱其才，卫将军袁粲闻之，谓高帝曰：“超宗开亮，善可与语。”取为长史、临淮太守。粲诛，高帝以超宗为义兴太守。升明二年，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高帝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杯，辞气横出，高帝对之甚欢。

及齐受禅，为黄门郎。有司奏撰郊庙歌，上敕司徒褚彦回、侍中谢朏、散骑侍郎孔珪、太学博士王暅之、总明学士刘融、何法图、何昙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辞独见用。

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之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人问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马，为是司驴；既是驴府，政应为司驴。”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锢十年。后司徒褚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惊跣下车。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坠车仆射。”彦回出水，沾湿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声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

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逊。”超宗曰：“不能卖袁、刘得富贵，焉免寒士。”前后言诮，稍布朝野。

武帝即位，使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领记室，愈不得志。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帝甚疑之。及敬儿诛，超宗谓丹阳尹李安人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君欲何计？“安人具S之。上积怀超宗轻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请付廷尉。武帝虽可其奏，以彖言辞依违，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轻文略奏，挠法容非，请免彖所居官”。诏“彖匿情欺国，爰朋罔主，免官，禁锢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发白皓首　。诏徙越嶲，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赐尽，勿伤其形骸。

明年，超宗门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馀条。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辩，以不实见原。永先于狱尽之。

才卿弟几卿，清辩，时号神童。超宗徙越嶲，诏家人不得相随。几卿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恸，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沥耳目口鼻，出水数斗，十馀日乃裁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年十二，召补国子生。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王俭曰：“几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辩释无滞，文惠大称赏焉。俭谓人曰：“谢超宗为不死矣。”及长，博学有文采。仕齐为大尉晋安王主簿。

梁天监中，自尚书三公郎为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累迁尚书左丞。

几卿详悉故实，仆射徐勉每有凝滞，多询访之。然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着犊鼻褌，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

普通六年，诏西昌侯藻督F军北侵，几卿S求行，擢为藻军师长史。将行，与仆射徐勉别，勉云：“淮、淝之役，前谢已着奇功，未知今谢何如？”几卿应声曰：“已见今徐胜于前徐，后谢何必愧于前谢。”勉默然。军至涡阳退败，几卿坐免官。

居白杨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客恒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湘东王绎在荆镇与书慰勉之。

后为太子率更令。放达不事容仪。性不容非，与物多忤，有乖己者，辄肆意骂之，退无所言。迁左丞。仆射省尝议集公卿，几卿外还，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无人。又尝于阁省裸袒酣饮，及醉小遗，下沾令史，为南司所弹，几卿亦不介意。转左光禄长史。卒，文集行于世。

几卿虽不持检操，然于家门笃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皆几卿奖训之力也。

论曰：谢晦以佐命之功，当顾托之重，殷忧在日，黜昏S圣，于社稷之计，盖为大矣。但庐陵之殒，事非主命，昌门之覆，有乖臣道。博陆所慎，理异于斯。加以身处上流，兵权总己，将欲以外制内，岂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济居外，四权制命，力足相侔，刘氏之危，则有逾累卵。以此论罚，岂曰妄诛。宣远所为寒心，可谓睹其萌矣。然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景恒、景仁以德素传美，景懋、景先以节义流誉。方明行己之度，玄晖藻缋之奇，各擅一时，可谓德门者矣。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兹言乃信，惜乎！

卷二十 列传第十

谢弘微

弘微年十岁，继从叔峻，名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思曰："此儿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于弘微本服缌，亲戚中表，素不相识，率意承接，皆合礼衷。

义熙初，袭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数千卷书，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预。混闻而惊叹，谓国郎中令漆凯之曰："建昌国禄本应与北舍共之，国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违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愜F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言"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仗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言"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辅"。尝因酣燕之余，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俊，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摽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必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瞻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远即瞻字。客儿，灵运小名也。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微亦拜员外散骑侍郎、琅邪王大司马参军。

义熙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混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馀处，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并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晋陵公主降封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仓廪充盈，门徒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

叹曰："仆射生平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中外姻亲、道俗义旧见东乡之归者，入门莫不叹息，或为流涕，感弘微之义也。

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伯叔二母，归宗两姑，晨夕瞻奉，尽其诚敬。内外或传语通讯，辄正其衣冠。婢仆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时有蔡湛之者，及见谢安兄弟，谓人曰："弘微貌类中郎，而性似文靖。"

文帝初封宜都王，镇江陵，以琅邪王球为友，弘微为文学。母忧去职，居丧以孝称。服阕，蔬素踰时。文帝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机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选拟。

居身清约，器服不华，而饮食滋味尽其丰美。兄曜历御史中丞，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卒官。弘微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噉鱼肉。沙门释慧琳尝与之食，见其犹蔬素，谓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弘微曰："衣冠之变，礼不可踰，在心之哀，实未能已。"遂废食歔欷不自胜。

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举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见兄曜好臧否人物，每闻之，常乱以他语。历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权宠，固让不拜，乃听解中庶子。每献替及陈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与亲旧经营。及进之后，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余语酬之，时人比之汉世孔光。

及东乡君薨，遗财千万，园宅十馀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禄营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闻弘微不取财物，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弘微舅子领军将军刘湛谓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问，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讥以"谢氏累世财#，充殷君一朝戏责，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

东乡君葬，混墓开，弘微牵疾临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叹惜甚至，谓谢景仁曰："谢弘微、王昙首年踰四十，名位未尽其才，此朕之责也。"

弘微性宽博，无喜愠。末年尝与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势，复一客曰：“西南风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于地。识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岁终。时有一长鬼寄司马文宣家，言被遣杀弘微。弘微疾每剧，辄豫告文宣。及弘微死，与文宣分别而去。

弘微临终语左右曰：“有二摎书，须刘领军至，可于前烧之，慎勿开也。”书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追赠太常。

弘微与琅邪王惠、王球并以简淡称，人谓沈约曰：“王惠何如？”约曰：“令明简。”次问王球，约曰：“蒨玉淡。”又次问弘微，约曰：“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谓名臣，弘微当之。”其见美如此。子庄。

庄字希逸，七岁能属文，及长，韶令美容仪，宋文帝见而异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生玉，岂虚也哉。”为随王诞后军谘议，领记室。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别，合之则宇内为一。

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书李孝伯与镇军长史张畅语，孝伯访问庄及王微，其名声远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示庄。及见庄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遂隐其赋。

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孝武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正宣布之。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S事密诣孝武陈诚。及帝践阼，除侍中。时魏求通互市，上诏群臣博议。庄议以为拒而观衅，有足表强。骠骑竟陵王诞当为荆州，征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入辅，义宣固辞不入，而诞便克日下船。庄以丞相既无入志，而骠骑发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诞发日，义宣竟亦不下。

孝建元年，迁左将军。庄有口辩，孝武尝问T延之曰 ：“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又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碻磝为叠韵。”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尝赐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后爽叛，帝因宴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悦，当时以为知言。

于时搜才路狭，庄表陈求贤之义曰：

臣闻功倾魏后，非特照车之珍，德柔秦客，岂徒秘璧之贵。隆陂所渐，成败之由，何尝不兴资得才，替因失士。故楚书以善人为宝，虞典以则哲为难。而进选之举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闻当今，必欲丰本康务，庇人济俗，匪更惑懘，奚取九成。夫才生于时，古今岂贰，士出于世，屯泰焉殊。升历中阳，英贤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异出于荆宛。甯二都智之所#，七隩愚之所育，实遇与不遇、用与不用耳。今大道光亨，万务俟德，而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天下之才难源，以易限之鉴，镜难源之才，使国罔遗贤，野无滞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盗，赵文非私亲疏嗣，祁奚岂谄雠比子。茹茅以汇，作范前经，举尔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荐，弘明赏罚，成子举三哲而身致魏辅，应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称冀缺而畴以田采，张勃进陈汤而坐之褫爵。此则先事之盛准，亦后王之\鉴。臣谓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

又政平讼理，莫先亲人，亲人之要，实归守宰。故黄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东历载。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晖宠。今莅人之职，宜遵六年之限，进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劳，如此，则上靡弃能，下无浮谬，考绩之风载泰，薪槱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馀。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是年，拜吏部尚书，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两胁癖疢，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痛来逼心，气馀如綖，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岋岋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来便不复得夜坐，恒闭帷避风。昼夜惛懵，为此不复得朝谒诸王，庆吊亲旧。今之所止，唯在小合。下官微命，于天下至轻，在己不能不重。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复几时？入年当申前请，以死自固。愿侍坐言次，赐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

大明元年，起为都官尚书。上时亲览朝政，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二年，诏吏部尚书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又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辨洽通，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于是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

。庄及度支尚书顾觊之并补选职。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甚美。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

五年，又为侍中，领前军将军。时孝武出行夜还，敕开门。庄居守，以棨信或虚，须墨诏乃开。上后因宴，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搜巡有度，郊祀有节，盘于游田，着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还，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

六年，又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坐选公车令张奇免官，事在T师伯传。后除吴郡太守。

前废帝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初，孝武宠姬殷贵妃薨，庄为诔，言"赞轨尧门"，引汉昭帝母赵婕妤尧母门事，废帝在东宫衔之。至是遣人诘庄曰："卿昔作殷贵妃诔，知有东宫不？"将诛之。孙奉伯说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复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少长富贵，且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系于左尚方。明帝定乱得出，使为赦诏。庄夜出署门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传诏停待诏成，其文甚工。后为寻阳王师，加中书令、散骑常侍。寻加金紫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卒，赠右光禄大夫，謚宪子。所着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

五子：扬、朏、颢、嵷、瀹，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扬位晋平太守，女为顺帝皇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朏字敬冲，幼聪慧。庄器之，常置左右。十岁能属文。庄游土山，使朏命篇，揽笔便就。琅邪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抚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庄携朏从驾。诏为洞井赞，于坐奏之。帝曰："虽小重也。"

仕宋为卫将军袁粲长史。粲性简峻，时人方之李膺。朏谒退，粲曰："谢令不死矣。"宋明帝尝敕朏与谢凤子超宗从凤庄门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趋而入。朏曰："君处臣以礼。"遂退不入。时人两称之，以比王尊、王阳。后为临川内史，以贿见劾，袁粲寝其事。

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选朏为长史。高帝方图禅代，欲以朏佐命，迁左长史。每夕置酒，独与朏论魏、晋故事，言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魏武

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终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为侍中，领秘书监。

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 ？”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 ：“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又以家贫乞郡，辞旨抑扬，诏免官禁锢五年。永明中，为义兴太守，在郡不省杂事，悉付纲纪，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历都官尚书，中书令，侍中，领新安王师。求出，仍为吴兴太守。

明帝谋入嗣位，引朝廷旧臣，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瀹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瀹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务聚敛，F颇讥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征为侍中、中书令，不应。遣诸子还都，独与母留，筑室郡之西郭。明帝诏加优礼，旌其素概，赐床帐褥席，奉以卿禄。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永元中，诏征朏、胤，并不屈。时东昏皆命迫遣，会梁武帝起兵。及建邺平，征朏、胤，并补军谘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诏征朏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胤散骑常侍、特进、右光禄大夫，又并不屈。仍遣领军司马王果敦譬朏，朏谋于何胤，胤欲独高其节，紿曰：“兴王之世，安可久处？”

明年六月，朏轻舟出，诣阙自陈。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脚疾，不堪拜谒，乃角巾肩舆诣云龙门谢。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明旦，乘舆出幸朏宅，宴语尽欢。朏固陈本志，不许。又固请自还迎母，许之。临发，舆驾临幸，赋诗饯别，王人送迎相望于道。到都，敕材官起府于旧宅。武帝临轩，遣谒者于府拜授。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

三年元会，诏朏乘小舆升殿。朏素惮烦，及居台铉，兼掌内台，职事多不览，以此颇失F望。其年母忧，寻有诏摄职如故。

五年，改授中书监、司徒、卫将军，固让不受。遣谒者敦授，留府门及暮，至于经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车驾出临哭，謚曰孝靖。

建武初，朏为吴兴，以鸡卵赋人，收鸡数千。及遯节不全，为清谈所少。着书及文章行于世。

子谖，位司徒右长史，坐杀牛废黜。为东阳内史，及还，五官送钱一万，止留一百。答曰：“数多刘宠，更以为愧。”

次子譓，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位右光禄大夫。

子哲，字颖豫，美风仪，举止酝藉，襟情豁朗，为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广陵太守，侯景之乱，因寓居焉。仕陈历吏部尚书，中书令，侍中，司徒左长史。卒，謚康子。

颢字仁悠，朏弟也。少简静。宋末为豫章太守，至石头，遂白服登烽火楼，坐免官。诣齐高帝自占谢，言辞清丽，容仪端雅，左右为之倾目，宥而不问。齐永明初，高选友学，以颢为竟陵王友。历吏部郎，有简秀之目。卒于北中郎长史。

颢弟瀹字义洁。年七岁，王景文见而异之，言于宋孝武，召见于人F中。瀹举止闲详，应对合旨，帝悦，诏尚公主，景和败，事寝。仆射褚彦回以女妻之，厚为资送。

性甚敏赡，尝与刘悛饮，推让久之，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惭，无言。仕齐累迁中书侍郎。卫军王俭引为长史，雅相礼遇。后拜吏部尚书。

明帝废郁林，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瀹。瀹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属疾，不知公事。萧谌以兵临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处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惧人。”

后宴会功臣上酒，尚书令王晏等兴席，瀹独不起，曰　：“陛下受命应天,王晏以为己力。”献觞遂不见报。上大笑解之。座罢，晏呼瀹共载，欲相抚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处？”晏初得班剑，瀹谓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顿得二十？”晏甚惮之，谓江祏曰：“彼上人者，难为酬对。”加领右军将军。

兄朏在吴兴，论S公事稽晚，瀹辄代朏为S，上知非朏手□□晃始□□Ｓ捞T□辏□溆谔□诱彩拢□□鹱瞎饴淮蠓颍?謚简子。

初，朏为吴兴，瀹于征虏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饮酒。”瀹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与刘瑱、沈昭略交，饮各至数斗。齐武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 ？”俭曰 ：“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禅灵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览。

览字景涤，选尚齐钱唐公主，拜驸马都尉。梁武平建邺，朝士王亮、王莹等数人揖，自馀皆拜，览时年二十余，为太子舍人，亦长揖而已。意气闲雅，视瞻聪明，武帝目送良久，谓徐勉曰：“觉此生芳兰竟体，想谢庄政当如此。”自此仍被赏味。

天监元年，为中书侍郎，掌吏部事，顷之即真。尝侍坐，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复合旨。帝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尔栋隆，信乃俱国华。”为侍中，颇乐酒，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诋毁，为有司所奏。武帝以览年少不直，出为中权长史。

后拜吏部尚书，出为吴兴太守。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子弟专横，前太守皆折节事之。览未到郡，睦之子弟迎览，览逐去其船，杖吏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郡境多劫，为东道患，览下车肃然。初齐明帝及览父瀹、东海徐孝嗣并为吴兴，号为名守，览皆过之。览昔在新安，颇聚敛，至是遂称廉洁，时人方之王述。卒于官，赠中书令。

览弟举字言扬，幼好学，与览齐名。年十四，尝赠沈约诗，为约所赏。弱冠丁父忧，几致毁灭。服阕，为太常博士，与兄览俱预元会。江淹一见并相钦挹，曰：“所谓‘驭二龙于长涂‘者也。”

为太子家令，掌管记，深为诏明太子赏接。秘书监任昉出为新安郡，别举诗云：“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其属意如此。梁武尝访举于览，览曰：“识艺过臣甚远，唯饮酒不及于臣。”帝大悦。寻除安成郡守，母往于郡丧，辞不赴。历位左户尚书，迁掌吏部尚书。举祖庄、父瀹、兄览并经此职，前代少比。

举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时，常与义学僧递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卢广有儒术，为国子博士，于学发讲，仆射徐勉以下毕至。举造坐屡折广，辞理遒迈。广深叹服，仍以所执麈尾、斑竹杖、滑石书格荐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迁尚书右仆射。

大同三年，出为吴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绩，世称为“何吴郡”。及举为政，声□韵啾取T□□握骶□仓新?何难以巾褐入南门，乃从东园进。致诗往复，为虎丘山赋题于寺。

入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将军。举父瀹齐时终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许。后迁尚书仆射，侍中、将军如故。举虽屡居端揆，未尝肯预时政，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发明。因疾陈解，敕辄赐假，并敕处方，加给上药，其恩遇如此。

侯景来降，帝询访朝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帝从朱异言纳之，以为景能立功赵、魏。举等不敢复言。太清二年，迁尚书令，卒于内台。上曰：“举非止历官已多，亦人伦仪表，久着公望，怅恨未授之,可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临川、始兴诸王常所游践。邵陵王纶于娄湖立园，广燕，酒后好聚F宾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壶，皆莫敢言。举尝预宴，王欲取举帻。举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闻命。”拂衣而退。王屡召不返，甚有惭色。举托情玄胜，尤长佛理，注净名经，常自讲说。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嘏字含茂，风神清雅，颇善属文。仕梁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乱，之广州依萧勃。勃败，在周迪门。后依陈宝应，宝应平，方诣阙。历侍中，中书令，都官尚书。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于世。

子俨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瀹位尚书仆射。

举兄子侨字国美。父玄大，仕梁侍中。侨素贵，尝一朝无食，其子S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长子禕。

侨弟劄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东王谘议，先侨卒。

论曰：易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弘微立履所蹈，人伦播美，其世济不陨，盖有冯焉。敬冲出入三代，骤经迁革，遁俗之志，无闻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货财之累。因伛成敬，偃仰当年。古人云：处士全盗虚声，斯之谓矣。

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一

王弘

弘少好学，以清悟知名。弱冠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人间，及薨，弘悉燔券书，一不收责，其余旧业，悉委诸弟。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得终其哀，唯弘徵召一无所就。

桓玄克建业，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时尚居丧，独道侧拜辞，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宋武帝召补镇军谘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累迁太尉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都讽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乃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宋国建，为尚书仆射掌选，领彭城太守。奏弹世子左卫率谢灵运，为军人桂兴淫其嬖妾，灵运杀兴弃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弹举。武帝答曰："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自今以为永制。"于是免灵运官。后迁江州刺史，省赋简役，百姓安之。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辞见许。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废弑罪，将及诛，弘以非首谋，且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羡之既诛，迁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与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诫以盈满，兼陈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阳宜出据列藩。弘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陈彭城王宜入辅，并求解州，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弘又辞分录。弘博练政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

有请诉。若常垂恩宥，则法废不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恐宜更为其制。”时议多不同，弘以为：

谓之人士，便无庶人之坐；署为庶人，辄受人士之罚，不其颇欤？谓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谪，取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有修身闾阎，与群小实隔，又或无奴僮，为F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弘以为：

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宜进主守偷十疋，常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补兵。至于官长以上，荷蒙荣禄，冒利五疋乃已为弘，士人至此，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人士可杀不可谪，谓宜奏闻，决之圣旨。文帝从弘议。弘又上言：“旧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无事，应存消息。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从之。及弟昙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见弘流涕歔欷，弘敛容而已。既而彭城王义康言于帝曰：“昙首既为家宝，又为国器，弘情不称，何也？”帝曰：“贤者意不可度。”其见体亮如此。

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馀如故。其年薨。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庙庭。

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馀业。而轻率少威仪。客有疑其讳者，弘曰 ：“家讳与苏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辄加詈辱。少尝擤蒲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此人尝以蒲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领选及当朝总录，将加荣爵于人者，每先呵责谴辱之，然后施行；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人问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此所谓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既无以为惠，又不微借T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问者悦伏。子锡嗣。

锡字寡光，位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锡箕踞大坐，殆无推敬。卒，子僧亮嗣，齐受禅，降爵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弘少子僧达。

僧达幼聪敏，弘为扬州时，僧达六七岁，遇有通讼者，窃览其辞，谓为有理。及大讼者亦进，弘意其小，留左右，僧达为申理，闇诵不失

一句。兄锡质讷乏风采。文帝闻僧达早慧，召见德阳殿，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

少好学，善属文，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于扬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义庆闻之，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僧达陈书满席，与论文义，慧观酬答不暇，深相称美。诉家贫求郡，文帝欲以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达亦不堪莅人。"乃止。迁太子洗马，母忧去职。

与兄锡不协。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辇取无馀。服阕，为宣城太守。性好游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五日三日方归，受辞辩讼，多在猎所。人或逢，不识，问府君所在。僧达且曰："在近。"其后徙义兴。

及元凶弑立，孝武发寻阳，沈庆之谓人曰："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所以，庆之曰："虏马饮江，王出赴难，见其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执意明决，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达寻至，孝武即以为长史。及即位，为尚书右仆射。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负若此。

后为护军将军，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许。固陈，乃以为吴郡太守。时期岁五迁，弥不得意。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荆、江反叛，加僧达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而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立宅于吴，多役功力，坐免官。后孝武独召见，傲然了不陈逊，唯张目而视。及出，帝叹曰："王僧达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后T师伯诣之，僧达慨然曰："大丈夫甯当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师伯不答，逡巡便退。

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爱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子，改名元序。S文帝以为武陵国典卫令，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事发，又加禁锢。表谢言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上愈怒。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往。僧达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杀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案，上不许。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顷之，上表解职，文旨抑扬。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逊，S付南台，又坐免官。

先是，何尚之致仕，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达曰：“愿郎且放鹰犬，勿复游猎。”僧达答曰：“家养一老狗，放无处去，已复还。”尚之失色。大明中，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累迁中书令。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　。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谓帝曰：“我终不与王僧达俱生。”先是，南彭城蕃县人高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人蓝宏期等谋为乱，又结殿中将军苗乞食等起兵攻宫门。事发，凡党与死者数十人。僧达屡经犯忤，上以为终无悛心，因高闇事陷之，收付廷尉，于狱赐死。时年三十六。帝亦以为恨，谓江夏王义恭曰：“王僧达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馀烈，使人慨然。”于是诏太保华容文昭公门爵国姻，一不贬绝。

时有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坐知高闇谋反，不即闻S，亦伏诛。

僧达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为庐陵内史，未至郡，卒。

子融。

融字元长，少而神明警慧。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性敦敏，教融书学。博涉有文才，从叔俭谓人曰：“此儿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举秀才，累迁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S齐武帝求自试，迁秘书丞。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赠俭诗及书，俭甚奇之，笑谓人曰：“穰侯印讵便可解。”历丹阳丞，中书郎。

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融因此上疏，开张北侵之议。图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焉。九年，芳林园禊宴，使融为曲水诗序，当时称之。上以融才辩，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马不称，使融问之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魏之良马,乃驽不若,将旦旦信誓，有时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

嗣？”宋弁曰：“当是不习地土。”融曰：“周穆马□橛谔煜拢□翩腈蛑□裕□虻囟□ǎ□蛟?父之策，有时而踬。”弁曰：“王主客何为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异其优劣，聊复相访，若千里斯至，圣上当驾鼓车。”弁曰：“向意既须，必不能驾鼓车也。”融曰：“买死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佑，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 ：“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类聚，君长东隅，居然应嗜此族。”其高自标置如此。

及为中书郎，尝抚案叹曰：“为尔寂寂，邓禹笑人。”行遇朱雀桁开，路人填塞，乃捶车壁曰：“车中乃可无七尺，车前岂可乏八驺。”

及魏军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甯朔将军、军主。融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节大习骑马，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融特为谋主。武帝病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合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梁武谓范云曰：“左手据天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主上大渐，国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将有非常之举，卿闻之乎？”云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响如锺，殿内无不从命。融知不遂，乃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

郁林深怨融，即位十馀日，收下廷尉狱。使中丞孔珪倚为奏曰：“融姿性刚险，立身浮竞，动□□海□寡砸炖唷＝□?外微尘，苦求将领，遂招纳不逞，扇诱荒伧。狡弄威声，专行权利，反复唇齿之间，倾动颊舌之内，威福自己，无所忌惮，诽谤朝政，历毁王公。谓己才流，无所推下，事暴远近，使融依源据答。”融辞曰：“囚实顽蔽，触行多愆。但夙忝门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总发，迄将立年，州闾乡党，见许愚慎。过蒙大行皇帝奖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识擢之重，司徒公赐预士林，安陆王曲垂盼接，前后陈伐虏之计，亦仰简先朝。今段犬羊乍扰，令囚草撰符诏。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实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续蒙军号，赐使招集，衔敕而行，非敢虚扇。且‘张弄威声’，应有形?。‘专行权利’，又无赃贿 。‘反复唇齿之间 ’，未审悉与谁言 ？‘倾动颊舌之内’，不容都无主此。自上甘露颂及银瓮S、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

得非诽谤。囚才分本劣，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并愧流言。伏惟明皇临宇，普天蒙泽，戊寅赦恩，轻重必宥，百日旷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独婴宪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参问北寺，相继于道；请救于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争不得。诏于狱赐死，时年二十七。临死叹曰：“我若不为百岁老母，当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东宫时过失也。　先是，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既欲奉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及融诛，召准入舍人省诘问，遂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准胆破。融文集行于时。

微字景玄，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宋文帝赐以名蓍。初为始兴王友，父忧去职。微素无宦情，服阕，除南平王铄右军谘议参军，仍为中书侍郎。时兄远免官历年，微叹曰：“我兄无事而屏废，我何得而叼忝踰分　？”文帝即以远为光禄勋 。

微为文好古，言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确乎不拔。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参其议。偃虑为微所咎，与之书自陈。微报书深言尘外之适。其从弟僧绰宣文帝旨使就职，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当有大故，独与僧绰仰视，谓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辞不就。寻有元凶之变。

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遂足不履地。终日端坐，床席皆生尘埃，唯当坐处独净。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处疗，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疗，哀痛僧谦不能已，以书告灵。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遗令薄葬，不设车需旐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常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偃来，以琴与之。无子，家人遵之。所着文集传于世。赠秘书监。

微兄远字景舒，位光禄勋。时人谓远如屏风，屈曲从俗，能蔽风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远子僧佑字胤宗，幼聪悟，叔父微抚其首曰：“儿神明意用，当不作率尔人。”雅为从兄俭所重，每鸣笳列骀到其门候之，僧佑辄称疾不前。俭曰：“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世皆推俭之爱名德，而重僧佑之不趋势也。

未弱冠，频经忧，居丧至孝。服阕，发落略尽，殆不立冠帽。举秀

才，为骠骑法曹，羸瘠不堪受命。

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亭然独立，不交当世。沛国刘瓛闻风而悦，上书荐之。为着作佐郎，迁司空祭酒，谢病不与公卿游。齐高帝谓王俭曰："卿从可谓朝隐。"答曰："臣从非敢妄同高人，直是爱闲多病耳。"经赠俭诗云："汝家在市门，我家在南郭；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雀。"俭时声高一代，宾客填门，僧佑不为之屈，时人嘉之。

稍迁晋安王文学，而陈郡袁利为友，时人以为妙选。齐武帝数阅武，僧佑献讲武赋，王俭借观不与。竟陵王子良闻其工琴，于座取琴进之，不从命。永明末，为太子中舍人，在直属疾，不待对人辄去。中丞沈约弹之云："肆情运气，不顾朝典，扬眉阔步，直辔高驱。"坐赎论。时何点、王思远之徒请交，并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尝与一人游。卒于黄门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齐为余杭令，政化如神，善于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颇不俭，俄然为百姓所讼。又为钱唐县，下车布政，咸谓数十年来未之有也。

籍好学，有才气，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梁天监中，为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至若邪溪赋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刘孺见之，击节不能已已。以公事免。

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乃至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有时涂中见相识，辄以笠伞覆面。后为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弥不乐，不理县事。人有讼者，鞭而遣之。未几而卒。籍又甚工草书，笔势遒放，盖孔琳之流亚也。湘东王集其文为十卷云。瞻字思范，弘从孙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禄大夫、东亭侯。父猷字世伦，位侍中、光禄大夫。瞻年六岁从师，时有伎经门过，同业皆出观，瞻独不视，习业如初。从父僧达闻而异之，谓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忧，以孝闻。服阕，袭封东亭侯。后颇好逸游，为闾里患，以轻薄称。及长，折节修士操，涉猎书记，善碁工射。

历位骠骑将军王晏长史。晏诛，出为晋陵太守。洁己为政，妻子不免饥寒，时号廉平。王敬则作乱，瞻赴都，敬则经晋陵郡，人多附之。敬则败，台军讨贼党，瞻言愚人易动，不足穷法。齐明帝从之。所全万

数。迁御史中丞。

梁台建，为侍中、吏部尚书。性率亮，居选部，所举多行其意。颇嗜酒，每饮或弥日，而精神朗赡，不废簿领。梁武每称瞻有三术：射、棋、酒也。卒，謚康侯。子长玄早卒。

弘四弟：虞、柳、孺、昙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于前，昙首别卷。

冲字长深，弘玄孙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位给事黄门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于齐世。武帝深锺爱冲，赐爵东安亭侯。累迁侍中，南郡太守。习于法令，政号平理，虽无赫赫之誉，久而见思。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籍甚。

侯景之乱，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让王僧辩，并献女伎十人，以助军赏。侯景平，授丹阳尹。魏平江陵，敬帝为太宰承制，以冲为左长史。绍泰中，累迁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给扶。

陈武帝受禅，领太子少傅，加特进、左光禄大夫，领丹阳尹，参撰律令。帝以冲前代旧臣，特申长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尝从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赠司空，謚曰元简。

冲有子三十人，并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瑒字子瑛，沈静有器局，美风仪。梁元帝时，位太子中庶子。陈武帝入辅，以为司徒左长史。文帝即位，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侍中。父冲尝为瑒辞领中庶子，文帝顾冲曰：“所以久留瑒于承华，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风法耳。”

宣帝即位，历中书令，吏部尚书。瑒性宽和，务清静，无所抑扬。迁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参选事。

瑒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禀其规训。卒，赠特进，謚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仪。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齐，以陈郡袁宪为副。齐以王琳故，囚之。齐文宣每行，载死囚以从，齐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则召杀之。瑜及宪并危殆者数矣，齐仆射杨

遵彦每救护之。天嘉二年还朝，复为侍中。卒，謚曰贞子。

论曰：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僧达倡狂成性，元长躁竞不止。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二

昙首有智局，喜愠不见于色，闺门内雍雍如也。手不执金玉，妇女亦不得以为饰玩。自非禄赐，一毫不受于人。为文帝镇西长史，武帝谓文帝曰：“昙首辅相才也，汝可每事谘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统，议者皆致疑，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并劝上行，上犹未许。昙首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F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累旬。及即位，谓昙首曰：“非宋昌独见，无以致此。”以昙首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容子为右军将军。诛徐羡之等及平谢晦，皆昙首及华力也。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兽幡、银字檀”。不肯开　。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曰：“既无墨敕，又阙幡檀，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其不请白兽幡、银字檀，致开门不时，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问，更立科条。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自谢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燕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出诏以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

时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文帝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贤兄比屡称疾，固辞州任，将来若相申许，此处非卿而谁？”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 。义康谓宾客曰 ：“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临？”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乃悦。

七年卒，时年三十七。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赠光禄大夫。九年，以预诛徐羡之等谋，追封豫甯县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飨文帝庙庭。子僧绰嗣。

僧绰幼有大成之度，F便以国器许之。好学，练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见，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袭封豫宁县侯，尚文帝长女东阳献公主。初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

识流品，任举咸尽其分。

僧绰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昙首与王华并被任遇，华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轻。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弟名位应与新建齐，弟超至今日，盖姻戚所致也。”迁侍中，时年二十九。始兴王浚尝问其年，僧绰自嫌早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退若此。

元嘉末，文帝颇以后事为念，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参焉。从兄微，清介士也，惧其太盛，劝令损抑。僧绰乃求吴郡及广州，并不许。会巫蛊事泄，上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S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湛妹也。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惟宜速断，几事虽密，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上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恐千载之后，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儿。”上默然。江湛出合谓僧绰曰：“卿向言将不伤直邪？”僧绰曰：“弟亦恨君不直。”

及劭弑逆，江湛在尚书上省，闻变，曰：“不用王僧绰言至此。”劭立，转僧绰吏部尚书。及检文帝巾箱及湛家书疏，得僧绰所S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诸侯王，以为与僧绰有异志。孝武即位，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湣侯。

初，太社西空地，本吴时丁奉宅，孙皓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顗、苏峻宅，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及给臧焘，亦频遇祸，故世称凶地。僧绰尝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造，未及居而败。子俭。

俭字仲宝，生而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数岁，袭爵豫甯县侯。拜受茅土，流涕呜咽。幼笃学，手不释卷。宾客或相称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儿无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以贻之。丹阳尹袁粲闻其名，及见之曰：“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终当任人家国事。”言之宋明帝，选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

年十八，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献之。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母忧，服阕，为司徒右长史。晋

令，公府长史着朝服，宋大明以来着朱衣。俭上言宜复旧制，时议不许。及苍梧暴虐，俭告袁粲求外出，引晋新安主婿王献之任吴兴为例，补义兴太守。

升明二年，为长兼侍中，以父终此职，固让。先是，齐高帝为相，欲引时贤参赞大业，时谢朏为长史，帝夜召朏，却人与语久之，朏无言。唯有二小儿捉烛，帝虑朏难之，仍取烛遣儿，朏又无言，帝乃呼左右。俭素知帝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又曰："俭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当先令褚公知之，俭请衔命。"帝曰："我当自往。"经少日，帝自造彦回，款言移晷，乃谓曰："我梦应得官。"彦回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且吉梦未必便在旦夕。"帝还告俭，俭曰："褚是未达理。"虞整时为中书舍人，甚闲辞翰，俭乃自报整，使作诏。及高帝为太尉，引俭为右长史，寻转左，专见任用。大典将行，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彦回唯为禅诏，又使俭参怀定之。

齐台建，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多所引进。时客有姓谭者，诣俭求官，俭谓曰："齐桓灭谭，那得有君？"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其善据，卒得职焉。高帝尝从容谓俭曰："我今日当以青溪为鸿沟。"对曰："天应人顺，庶无楚、汉之事。"

时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俭议曰："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列侍，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晋百官表云'太尉参军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齐公之礼，俭又曰："晋王受命，劝进云，'冲等眷眷'，称名则应尽礼。"而世子礼秩未定，俭又曰："春秋曹世子来朝，待以上公之礼，下其君一等。今齐公九命，礼冠列蕃，世子亦宜异数。"并从之。世子镇石头城，仍以为世子宫，俭又曰："鲁有灵光殿，汉之前例也。听事为崇光殿，外斋为宣德殿，以散骑常侍张绪为世子詹事，车服悉依东宫制度。"

高帝践阼，与俭议佐命功臣，从容谓曰："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卿止二千户，意以为少。赵充国犹能自举西零之任，况卿与我情期异常。"俭曰："昔宋祖创业，佐命诸公，开国不过二千，以臣比之，唯觉

超越。”上笑曰：“张良辞侯，何以过此。”

建元元年，改封南昌县公。时都下舛杂，且多奸盗，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检括。俭谏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乃止。是岁，有司奏定郊殷之礼，俭以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从之。明年转左仆射，领选如故。

初，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阳门，俭与褚彦回及叔父僧虔连名表谏，上手诏酬纳。宋世，宫门外六门城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樽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俭又谏,上答曰：“吾欲后世无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问无不决。上每曰：“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为我生俭也。”其年固请解选，见许。

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起自“仲尼居”，俭曰 ：“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也。”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绛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不悦曰：“岂闻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时以为名答。

俭寻以本官领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时皇太子妃薨，左卫将军沈文季经为宫臣，未详服不。俭议曰：“汉、魏以来，宫僚先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存既尽敬，亡岂无服？昔庾翼丧妻，王允、滕含犹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宜依礼为旧君之妻齐衰三月而除。”上崩，遗诏以俭为侍中、尚书令、镇军。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随上，谘事辩析，未尝壅滞。褚彦回时为司徒、录尚书，笑谓俭曰：“观令判断甚乐。”俭曰：“所以得厝私怀，实由禀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给班剑二十人，进号卫将军，掌选事。时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为郊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 。俭议曰 ：“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圣明系业，幽显宅心，言化

则频郊非嫌，语事则元号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以后，依旧间岁。”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应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后，郊在立春前为疑。俭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并从之。

永明二年，领丹阳尹。三年，领国子祭酒，又领太子少傅。旧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议接少傅以宾友礼。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馀令史以下各有差。是岁，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以本官领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十日一还，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盖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五年，俭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上以往来烦数，诏俭还尚书下省，月听十日出外。俭S求解选，上不许。七年，乃上表固请，见许，改领中书监，参掌选事。其年疾，上亲临视。薨，年三十八。诏卫军文武及台所给兵仗，悉停侍葬。又诏追赠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太宰文简公褚彦回故事。謚文宪公。

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赋诗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义。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行于世。梁武帝受禅，诏为俭立碑，降爵为侯。

俭弟逊，宋升明中为丹阳丞，告刘彦节事，不蒙封赏。建元初，为晋陵太守，有怨言。俭虑为祸，因褚彦回S闻，中丞陆澄依事举奏。诏以俭竭诚佐命，特降刑书宥逊，远徙永嘉郡，于道伏诛。

长子骞嗣。

骞字思寂，本字玄成，与齐高帝偏讳同，故改焉。性凝简，慕乐广为人，未尝言人之短。诸女子侄皆嫔王尚主，朔望来归，辎軿填咽，非所欲也，敕岁中不过一再见。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历黄门郎、司徒右长史。不事#业，有旧墅在锺山八十馀顷，与诸宅及故旧共佃之。常谓人曰：“我不如郑公业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周。”以此为愧。永元末，召为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昼见西方，长十馀丈。骞曰：“此除旧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骞曰：“天时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为大司马谘议参军，迁侍中。及帝受禅，降封为侯。历位度支尚书，中书令。武帝于锺山西造大爱敬寺，骞旧墅在寺侧者，即王导赐田也。帝遣主书宣旨，就骞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卖；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帝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由是忤旨，出为吴兴太守。

骞性侈于味而俭于服，颇以多忌为累。又惰于接物，虽主书宣敕，或过时不见。才望不及弟暕，特以俭之嫡，故不弃于时。暕为尚书左丞仆射，当朝用事，骞自中书令为郡，邑邑不乐，在郡卧不视事。征复为度支尚书，加给事中，领射声校尉。以母忧去职。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规。

规字威明，八岁丁所生母忧，居丧有至性。齐太尉徐孝嗣每见必为流涕，称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儿吾家千里驹也。”年十二，略通五经大义,及长，遂博涉有口辩。为本州迎主簿。起家秘书郎，累迁太子洗马。

天监十二年，改造太极殿毕，规献新殿赋，其辞甚工。后为晋安王纲云麾谘议参军，久之，为新安太守。父忧去职，服阕，袭封南昌县侯。除中书黄门侍郎，敕与陈郡殷芸、琅邪王锡、范阳张缅同侍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湘东王绎时为丹阳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曰：“江左以来，未有兹举。”特进萧琛、金紫光禄大夫傅昭在坐，并谓为知言。朱异尝因酒卿规，规责以无礼。

普通初，陈庆之北侵，陷洛阳，百僚称庆。规退曰：“可吊也，又何贺焉。道家有云：非为功难，成功难也。昔桓温得而复失，宋武竟无成功。我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将为乱阶。”俄见覆没。

六年，武帝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后为晋安王长史。王立为太子，仍为散骑常侍、太子中庶子，侍东宫。太子赐以所服

貂蝉，并降令书，悦是举也。寻为吴郡太守，主书芮珍宗家在吴，前守宰皆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还，规遇之甚薄，珍宗还都，密奏规不理郡事。俄征为左户尚书。郡境千余人诣阙请留，表三奏不许。求于郡树碑，许之。

规常以门宗贵盛，恒思减退。后为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辞疾不拜，遂于锺山宋熙寺筑室居焉。卒，赠光禄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临哭，与湘东王绎令曰："王威明风韵遒上，神峰标映，千里绝□□俪呶拗Γ□悼∪艘病R欢□□叮□拦?长夜，金刀掩芒，长淮绝涸。去岁冬中，已伤刘子，今兹寒孟，复悼王生。俱往之伤，信非虚说。"规集后汉F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子褒，魏克江陵，入长安。

暕字思晦，骞弟也。年数岁而风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时父俭作宰相，宾客盈门，见暕曰："公才公望，复在此矣。"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秘书丞。齐明帝诏求异士，始安王遥光荐暕及东海王僧孺。除暕骠骑从事中郎，天监中，历位侍中，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门贵，与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颇称刻薄。后为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训，并通显。

承字安期，初为秘书郎，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唯承独好儒业。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承祖俭父暕皆为此职，三世为国师，前代未之有。久之，出为东阳太守。政存宽惠，吏人悦之。卒郡，謚曰章。

承性简贵，有风格。右卫朱异当朝用事，每休下，车马填门。有魏郡申英者，门寒才俊，好危言高论以忤权右。尝指异门曰："此中辐凑，皆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东阳耳。"小东阳即承弟幼也。时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世并称之。训字怀范，生而紫胞，师媪云"法当贵"。幼聪警，有识量，僧正惠超见而奇之，谓门人罗智国曰："四郎眉目疏朗，举动和韵，此是兴门户者。"智国以白暕，暕亦曰："不坠基业，其在文殊。"文殊，训小字也。年十三，暕亡，忧毁，家人莫识。十六召见文德殿，应对爽彻，上目送久之，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初补国子生，问说师袁昂　。昂曰："久籍高名，有劳虚想，及观容止，若披云雾。"俄而诸袁子弟来，昂谓诸助教曰："我儿出十数，若有一子如此，实无所恨。"射策，除秘书郎，累迁秘书丞。尝赋诗云："旦奭匡世功，萧曹佐甿俗。"追祖俭之志也。

后拜侍中，入见武帝。帝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敬容曰：“少过三十。”上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训美容仪，善进止，文章为后进领袖 。年二十六，卒，諡温子。

僧虔，金紫光禄大夫僧绰弟也。父昙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适。僧达跳下地作彪子。时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坠落，亦不重作。僧绰采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打坏，亦复不惜。伯父弘叹曰：“僧达俊爽，当不减人；然亡吾家者，终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绰当以名义见美。”或云僧虔采烛珠为凤皇，弘称其长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庾泳矗□降逼餮殴□□！?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与袁淑、谢庄善，淑每叹之曰：“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虽魏阳元之射，王汝南之骑，无以加焉。”迁司徒左西属。

兄僧绰为宋元凶所害，亲宾咸劝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携诸子侄。兄子俭中涂得病，僧虔为废寝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马援处子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实怀其心，诚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还为中书郎，再迁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竺魇莱S镁虮适椋□源?见容。后为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泰始中，为吴兴太守。始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

徙会稽太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东，请假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夏奏僧虔，坐免官。寻以白衣领侍中。

元徽中，为吏部尚书，寻加散骑常侍，转右仆射。升明二年，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栗，驰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啵□枪嗜ブ□思病！钡笔编瞪停□员茸□颐□P肿蛹竺?觐见，辄勖以前言往行、忠贞止足之道。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

高帝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

齐受命，转侍中、丹阳尹。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僧虔上言：“汤本救疾，而实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恶宜疾，则应先S，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上纳其言而止。

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高帝素善书，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或云帝问：“我书何如卿？”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帝大笑曰：“卿善为辞；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帝示僧虔古□□痪恚□颓竽苁槿嗣□Ⅰ□□萌思渌□芯碇兴?无者：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I、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迁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简不营财#，百姓安之。

武帝即位，以风疾欲陈解，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僧虔少时，群从并会，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当至公，余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一门有二台司，实所畏惧。”乃固辞，上优而许之。客问其故，僧虔曰：“吾荣位已过，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贻官谤邪。”俭既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日毁之。永明三年薨，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謚简穆。

僧虔颇解星文，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虑有公事；少时而僧虔薨，弃郡奔赴。时有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宇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豫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馀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僧虔论书云：“宋文帝书，自言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右军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锺、张。亡从祖中书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骡，駸駸恒欲度骅骝

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 ’。张芝、索靖、韦诞、锺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纵放，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趋好，殆当不减，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书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庾昕学右军，亦欲乱真矣。”

僧虔尝自书让尚书令表，辞制既雅，笔□掷觯□比艘员?子敬崇贤。吴郡顾宝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飞白以示之。宝先曰：“下官今为飞白屈矣。”僧虔着书赋，俭为注序甚工。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

知汝恨吾未许汝学，欲自悔厉，或以阖棺自欺，或更择美业，且得有慨，亦慰穷生。但亟闻斯唱，未睹其实，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而终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学，无以为训，然重华无严父，放勋无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辈窃议，亦当云‘阿越不学，何忽自课’？汝见其一耳，不全尔也。设令吾学如马、郑，亦复甚胜，复倍不如，今亦必大减，致之有由，从身上来也。汝今壮年，自勤数倍，许胜劣及吾耳。

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应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各在尔身已切，岂复关吾邪！鬼唯知爱深松茂柏，宁知子弟毁誉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怀。子慈。

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义恭善之。袁淑见其幼时，抚其背曰；“叔慈内润也。”

少与从弟俭共书学。谢凤子超宗尝候僧虔，仍往东斋诣慈。慈正学书，未即放笔，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　？”慈曰　：“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十岁时,与蔡兴宗子约入寺礼佛，正遇沙门忏，约戏慈曰：“F僧今日可谓虔虔。”慈应声曰：“卿如此，何以兴蔡氏之宗。”历位吴郡太守，大司马长史，侍中，领步兵校尉，司徒左长史。慈患脚，齐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骑，听乘车在仗后。”江左以来少例也。

慈妻刘彦节女，子观尚武帝长女吴县公主，修妇礼，姑未尝交答。江夏王锋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为东海太守，行南徐州府州事。还为冠军将军、庐陵王中军长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赠太常，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数岁时，祖母集诸孙侄，散枣栗于床，群儿竞之，泰独不取。问其故，对曰：“不取自当得赐。”由是中表异之。少好学，手所抄写二千许卷。及长，通和温雅，家人不见喜愠之色。姊夫齐江夏王锋为齐明帝害，外生萧子友并孤弱，泰资给抚训，逾于子侄。

梁天监元年为秘书丞。自齐永元之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表校定缮写，武帝从之。历中书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为贵贱请属易意，天下称平。　转黄门侍郎，每预朝宴，刻烛赋诗，文不加点，帝深赏叹。沈约常曰：“王有养、炬，谢有览、举。”养，泰小字，炬，筠小字也。

始革大理，以泰为廷尉卿，再历侍中，后为都官尚书。泰能接人士，故每愿其居选官。顷之，为吏部尚书，衣冠属望。未及选举，仍疾，改除散骑常侍、左骁骑将军，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岁，居所生母忧，哀容毁瘠，为中表所异。弱冠，选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驸马都尉。褚彦回为司徒，引志为主簿。谓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为殊特，所可光荣，在屈贤子。”

累迁宣城内史，清谨有恩惠。郡人张倪、吴庆争田，经年不决。志到官，父老相谓曰：“王府君有德政，吾乡里乃有如此争。”倪、庆因相携请罪，所讼地遂成闲田。后为东阳太守，郡狱有重囚十馀，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忧。”明旦果至，以妇孕。吏人益叹服之。

为吏部尚书，在选以和理称。崔慧景平，以例加右军将军，封临汝侯。固让，改领右卫将军。及梁武军至，城内杀东昏，百僚署名送首。志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树叶捼服之，廾撇皇鹈□A何淅兰阄拗臼穑□募沃□□匕匀靡病?霸府开，为骠骑大将军长史，梁台建，位散骑常侍、中书令。天监初，为丹阳尹，为政清静。部下有寡妇无子，姑亡举责以敛，葬既而无以还之。志湣其义，以俸钱偿焉。时年饥，每旦为粥于郡门以赋百姓，F悉称惠。常怀止足，谓诸子侄曰：“谢庄在宋孝武时，位止中书令，吾自视岂可过之。”三年，为散骑常侍、中书令，因多谢病，简通宾客。九年，还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

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谓志为“书圣”。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　。父僧虔门风宽恕，志尤惇厚，所历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幰卖之，志知而不问，待之如初。宾客游其门者，专盖其过而称其善。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粪诸王为长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赙赠之，諡曰安。有五子：缉、休、諲、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礼，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其辞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沈约见筠，以为似外祖袁粲，谓仆射张稷曰：“王郎非唯额类袁公，风韵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见人辄矜严，王郎见人必娱笑。唯此一条，不能酷似。”

仕为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

沈约每见筠文咨嗟，尝谓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脁诸贤零落，平生意好殆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约于郊居宅阁斋，请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皆直写文辞，不加篇题。约谓人曰：“此诗指物程形，无假题署。”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示筠草。筠读至“雌霓”。

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钧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钧以方雅见礼。后为中书郎，奉敕制开善寺宝志法师碑文，辞甚丽逸。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

后为太子家令，复掌管记。普通元年，以母忧去职。筠有孝性，毁瘠过礼。中大通二年，为司徒左长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制哀策文，复见嗟赏。寻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屩两舫，他物称是。为有司奏，不调累年。后历秘书监，太府卿，度支尚书，司徒左长史。及简文即位，为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俭啬，外服粗弊，所乘牛尝饲以青草。及遇乱，旧宅先为贼焚，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夜忽有盗攻，惧坠井，卒，时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弃尸积于空井中。

筠状貌寝小，长不满六尺。性弘厚，不以艺能高人。而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当时。其自序云："馀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馀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又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 。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

子祥，仕陈位黄门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习篆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齐武帝起旧宫，彬献赋，文辞典丽。尚齐高帝女临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仕齐，历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于积谷山，有终焉之志。梁天监中，历吏部尚书、秘书监。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贤接士，有士君子风。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动，好文章。读范滂传，未尝不叹悒。王融败后，宾客多归之。齐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位秘书郎。卒年二十一。

论曰：王昙首之才器，王僧绰之忠直，其世禄不替也，岂徒然哉。仲宝雅道自居，早怀伊、吕之志，竟而逢时遇主，自致宰辅之隆，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齐有人焉，于斯为盛。其馀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箕裘不坠，亦云美矣。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三

王诞 王华 王惠 王彧

卢循据广州，以诞为其平南府长史，甚宾礼之。诞久客思归，乃说循曰：“下官与刘镇军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寄。”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亦为循所拘留，诞又曰：“将军今留吴公，公私非计。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于是诞及隐之俱得还。

诞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尽心归奉，帝甚仗之。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诞密白帝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使馀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帝纳其说。后为吴国内史，母忧去职。

武帝伐刘毅，起为辅国将军，诞固辞，以墨絰从行。时诸葛长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虑之。毅既平，诞求先下。帝曰：“长人似有自疑心，卿讵宜便去？”诞曰：“长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轻身单下，必当以为无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过贲、育矣。”于是先还。后卒，追封作唐县五等侯。

子诩早卒。诞兄嘏字伟世，侍中、左户尚书、始兴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晋孝武帝女鄱阳公主。宋受禅，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讳荣男。常裸偃缚诸庭树，时天夜雪，噤冻久之。偃兄恢排合诟主，乃免。

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位右光禄大夫，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恭公。

长子藻，位东阳太守，尚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讳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景和中，主谗之于废帝，藻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宋世诸主莫不严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左光禄大夫江湛孙学当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为学作表让婚曰：

伏承诏旨，当以临汝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輶蔽，伏用忧惶。臣寒门悴族，人凡质陋，闾阎有对，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贫业寡，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每不自解，无

偶迄兹，媒访莫寻，素族弗问。自惟门庆，属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丑末。怀忧抱惕，虑不获免，征命所当，果膺兹举。虽门泰宗荣，于臣非幸，仰缘圣贷，冒陈愚实。

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祸，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雪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害于蒙叟，殷冲几不免于强鉏。彼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待宾客，朋从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唯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待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奶争媚，相劝以严，尼媪竞前，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奶敢恃耆旧，唯赞妒忌，尼媪自唱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馀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弊，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则丑老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有列媵，象有贯鱼，本无嫚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今义绝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云轻易我。又窃闻诸主聚集，唯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恒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或云野败去，或云人笑我。虽曰家事，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佷，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将毁族沦门，岂伊身眚？前后婴此，其人虽F，然皆患彰遐迩，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无敢论诉。

臣幸属圣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处亲以公，臣之鄙怀，可得自尽。如臣门分，世荷殊荣，足守前基，便预提拂。清官显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实，非唯止陈一己，规全身愿，实乃广申诸门受患之切。伏愿天慈照察，特赐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丛蔚，蠢物怜生，自己弥笃。若恩诏难降，披请不申，便当刊肤剪发，投山窜海。帝以此表遍示诸主以讽切之，并为戏笑。元徽中，临川主表求还身王族，守养弱嗣，许之。

藻弟懋字昌业，光禄大夫，封南乡侯。懋子莹。

莹字奉光，选尚宋临淮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义兴太守，代谢超宗。超宗去郡，与莹交恶，还都就懋求书属莹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汤浇雪耳。”及至，莹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处，对诸宾谓懋曰：“汤定不可浇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后往超宗处，设精白鲍、美鲊、獐丁m□誓堑?佳味，超宗诡言义兴始见饷；阳惊曰：“丈人岂应不得邪？”懋大忿，言于朝廷，称莹供养不足，坐失郡，废弃久之。

后历侍中，东阳太守。以居郡有惠政，迁吴兴太守。齐明帝勤忧庶政，莹频处二郡，皆有能名。还为中领军随王长史。意不平，改为太子詹事、中领军。

永元初，政由群小，莹守职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书令徐孝嗣诛，莹颇综朝政，S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县侯以为己封　。从弟亮谓曰：“此非盛德也。”莹怒曰　：“我昔从东度为吴兴,束身登岸，徐时为宰相,不能见知，相用为领军长史。今住其宅，差无多惭。”时人咸谓失德。亮既当朝，于莹素虽不善，时欲引与同事。迁尚书左仆射，未拜；会护军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内向，莹拒慧景于湖头。F败，莹赴水，乘舫入乐游，因得还台城。慧景败，莹还居领军府。梁武兵至，复假节、都督宫城诸军事。建康平，莹乃以宅还徐氏。

初为武帝相国左长史，及践阼，封建城县公，累迁尚书令。莹性清慎，帝深善之。时有猛兽入郭，上意不悦，以问群臣，群臣莫对。莹在御筵，乃敛板答曰：“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陛下膺籙御图，虎象来格。”帝大悦，F咸服焉。

十五年，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既为公，须开黄合。宅前促，欲买南邻朱侃半宅。侃惧见侵，货得钱百万，莹乃回合向东。时人为之语曰：“欲向南，钱可贪；遂向东，为黄铜。”及将拜，印工铸印，六铸而龟六毁。及成，头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暴疾薨，謚曰静恭。

少子实嗣。起家秘书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袭爵建城县公，为新安太守。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及去郡数十里，实乃知，命追之。呼从兄上岸盘头，令卒与杖，搏颊乞原，劣得免。后为南康嗣王湘州长史、长沙郡。王三日出禊，实衣冠倾崎，王性方严，见之意殊恶。实称

主名谓王曰：“萧玉志念实，殿下何见憎？”王惊赧即起。后密S之，因此废锢。

亮字奉叔，莹从父弟也。父攸字昌达，仕宋位太宰中郎，赠给事黄门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选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任秘书丞。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馆，使工图其像，亮亦预焉。

累迁晋陵太守，在职清公，有美政。时有晋陵令沈巑之性粗疏，好犯亮讳，亮不堪，遂S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骸尊傍犬？为犬傍无骸尊？若是有心攸？无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巑之抚掌大笑而去。

建武末，累迁吏部尚书。时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始亮未为吏部郎时，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为之延誉，益为帝所器重。至是与祏情好携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弗能止。外若详审，内无明鉴，所选用，拘资次而已，当时不谓为能。后为尚书左仆射。及东昏肆虐，亮取容以免。

梁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及东昏遇杀，张稷仍集亮等于太极殿前西锺下坐，议欲立齐湘东嗣王宝晊。领军莹曰：“城闭已久，人情离解，征东在近，何不谘问？”张稷又曰：“桀有昏德，鼎迁于殷。今实微子去殷、项伯归汉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床，乃遣国子博士范云齎东昏首送石头，推亮为首。

城平，朝士毕至，亮独后，裙履见武帝。帝谓曰：“颠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之举。”因泣而去。霸府开，以为大司马长史。梁台建，授侍中、尚书令，固让，乃为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及受禅，迁侍中、尚书令、中军将军，封豫宁县公。

天监二年，转左光禄大夫。元日朝会，亮辞疾不登殿，设馔别省，语笑自若。数日，诏公卿问讯，亮无病色。御史中丞乐蔼奏亮大不敬，论弃市。诏削爵，废为庶人。

四年，帝宴华光殿，求谠言。尚书左丞范缜起曰：“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政体，陛下弃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变色曰：“卿可更馀言。”缜固执不已，帝不悦。御史中丞任昉因

奏缜妄陈褒贬，请免缜官。诏可。亮因屏居闭扫，不通宾客。遭母忧，居丧尽礼。后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卒，謚炀子。

王华字子陵，诞从祖弟也。祖荟，卫将军、会稽内史。父廞，司徒右长史。晋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讨王国宝，时廞丁母忧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F应之，以女为贞烈将军，以女人为官属。及国宝死，恭檄廞罢兵。廞起兵之际，多所诛戮，至是不复得已，因举兵以讨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廞，廞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三在军中，与廞相失，随沙门释昙冰逃，使提衣襆从后，津逻咸疑焉。华行迟，昙冰骂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华数十，F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还吴，以父存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馀年。

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发廞丧，使华制服。服阕，武帝北伐长安，领镇西将军、北徐州刺史，辟华为州主簿。后为别驾，历职着称。文帝镇江陵，为西中郎主簿、谘议参军。文帝未亲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来常引夹毂。华出入乘牵车，从者不过两三人以矫之。尝相逢，华阳若不知是邵，谓左右曰："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牵车立于道侧，及邵至乃惊。邵白服登城，为华所纠，邵坐被征，华代为司马。

文帝将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不敢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天下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羡之、亮、晦又要檀道济、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让，势必不行。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帝从之，曰："卿复欲为吾之宋昌矣。"乃留华总后任。

上即位，以华为侍中、右卫将军。先是，会稽孔甯子为文帝镇西谘议参军，以文义见赏，至是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甯子先为何无忌安成国侍郎，还东修宅，令门可容高盖，邻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执权，日夜构之于文帝。甯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杀君亭，不可泊也。"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叱，叹曰："当见太平时否 ？"元嘉二年，宁子卒。三年，诛羡之等。华迁护军将军，侍中如故。宋世唯华与南阳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

华以情事异人，未尝预宴集。终身不饮酒，有宴不之诣。若有论事者，乘车造门，主人出车就之。及王弘辅政，而弘弟昙首为文帝所任，与华相埒。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诛羡之功，追封新建县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庙庭。

子定侯嗣，卒。子长嗣，坐骂母夺爵，以长弟佟诏封。齐受禅，国除。

琨，华从父弟也。父怿不辨菽麦，时以为殷道矜之流。人无肯与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昆仑，怿后娶南阳乐玄女，无子，故即以琨为名，立以为嗣。

琨少谨笃，为从伯司徒谧所爱。宋武帝初为桓修参军，修待帝厚。后帝以事计图修，犹怀昔顾，使王华访素门，嫁其二女。华为琨娶大女，以小女适潁川庾敬度，亦是旧族。除琨郎中、驸马都尉、奉朝请。

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晋世，诸子并从诛，唯华得免。华宋世贵盛，以门衰，提携琨，恩若同生，为之延誉。历位宣城、义熙太守，皆以廉约称。华终，又托之宋文帝，故琨屡居清显。孝建中，为吏部郎。吏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尝属琨用二人，后复属，琨答不许。

出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实，在任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镇旧有鼓吹，又S输还。及罢任，孝武知其清，问还资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馀物称之。”帝悦其对。后为历阳内史。上以琨忠实，徙为宠子新安王北中郎长史。再历度支尚书，加光禄大夫。

初，琨从兄华孙长袭华爵新建县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长将倾基绪，请以长小弟佟嗣焉。琨后出为吴郡太守，迁中领军，坐在郡用朝舍钱三十六万，营饷二宫诸王及作绛袄奉献军用，左迁光禄大夫。寻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骑常侍。廷尉虞和议社稷各一神，琨案旧纠驳，不为屈。时和见宠，朝廷叹琨强正。

明帝临崩，出为会稽太守，加都督，坐误竟囚，降为冠军。顺帝即位，进右光禄大夫。顺帝逊位，百僚陪列，琨攀画轮獭尾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噎不自胜，百

官人人雨泪。

齐高帝即位，领武陵王师，加侍中。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使谓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寻解王师。及高帝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应尔。"遂得病卒，赠左光禄大夫，年八十四。

琨谦恭谨慎，老而不渝，朝会必早起，简阅衣裳，料数冠帻，如此数四，或为轻薄所笑。大明中，尚书仆射T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琨时为度支尚书，要琨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师伯后为设乐邀琨，琨不往。中领军刘勉，晚节有栖退志，表求东阳郡，尚书令袁粲以下莫不赞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谢晦、殷景仁为中领军，元嘉有到彦之，为人望才誉，勉不及也。近闻加侍中，已为怏怏，便求东阳，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轻拟。"其鲠直如此。而俭于财用，设酒不过两碗，辄云"此酒难遇"。盐豉姜蒜之属，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赋之。景和中，讨义阳王昶，六军戒严，应须紫标，左右欲营办，琨曰："元嘉初征谢晦，有紫标在匣中，不须更作。"检取果得焉。而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时咸谓矫枉过正。

王惠字令明，诞从祖弟也。祖劭，车骑将军。父默，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詶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宋武帝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参军，累迁世子中军长史。

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都，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言："唯觉逢人耳。"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尝临曲水，风雨暴至，坐者皆驰散。惠徐起，不异常日，不以沾濡而改。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武帝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减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独擅其奇。"乃以惠居

之。

宋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得辄聚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以廓不拜惠即拜，事异而意同也。

兄鉴颇好聚敛，惠意不同，谓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卒，赠太常，无子。

球字蒨玉，司徒谧之子、惠从父弟也，少与惠齐名。宋武帝受命，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谘议参军。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贵动朝廷，球终日端拱，未尝相往来，弘亦雅敬之。历位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

球简贵势，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昙首常云　："蒨玉亦是玉卮无当耳。"既而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　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居选职，接客甚稀，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迁光禄大夫，领庐陵王师。

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专以政事为本，刀笔干练者多被意遇。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施？为自富贵，复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结刘湛，委诚义康与刘斌等。球每训厉，不纳。自大将军从事中郎转太子中庶子，流涕诉义康不愿违离，故复为从事中郎。文帝甚衔之。及诛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为取履，先温酒与之，谓曰："常日谓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忧。"命左右扶郎还斋，上亦以球故，履免死废于家。

殷景仁卒，球除尚书仆射，王师如故。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至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S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　。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后以白衣领职。十八年，卒，时年四十九。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无子，从孙奂为后。

王彧字景文，球从子也。祖穆字伯远，司徒谧之长兄，位临海太

守。父僧朗，仕宋位尚书右仆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謚元公。彧名与明帝讳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简贵，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见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与刘穆之讨刘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国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简，岂闻此辈论议。”其见知如此。为宋国五兵尚书，封建陵县五等子，追赠太常。

智无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继智。幼为从叔球所知怜。美风姿，为一时推谢。袁粲见之叹曰：“景文非但风流可悦，乃哺歠亦复可观。”有一客少时及见谢混，答曰：“景文方谢叔源，则为野父矣。”粲惆怅良久，曰：“恨眼中不见此人。”

景文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文帝尝与群臣临天泉池，帝垂纶良久不获。景文越席曰：“臣以为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F皆称善。文帝甚相钦重，故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太原王景深，离绝，当以适景文，景文固辞以疾，故不成婚。袭爵建陵子。元凶以为黄门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讨，景文遣间使归款。以父在都下，不获致身，事平，颇见嫌责。犹以旧恩，累迁司徒左长史。

上以散骑常侍旧与侍中俱掌献替，欲高其选，以景文及会稽孔觊俱南北之望以补之。寻复为司徒左长史。以姊墓开不临赴，免官。后拜侍中、领射声校尉、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太子中庶子。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

景和元年，为尚书右仆射。明帝即位，加领左卫将军，寻加丹阳尹。遭父忧，起为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固辞仆射。出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阕乃受诏。封江安县侯，固让不许。后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扬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愿还朝，求为湘州，不许。时又谓景文在江州不能洁己，景文与上幸臣王道隆书，深自申理。

景文屡辞内授，上手诏譬之曰：“尚书左仆射，卿已经此任，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政可比中书令耳。庶姓作扬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铁并处之不辞，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赞中兴，岂谢干木，绸缪相与，何后殷铁邪？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远遵先旨，京口乡基义重，密迩畿内，又不得不用骠骑。陕西任要，由来用宗室，骠骑既去，巴陵理应居之，中流虽曰闲地，控带三江，通接荆、郢，经涂之要，由来有重镇。如此，则扬州自成阙刺史。卿若有辞，便不知谁应处之。此选大

备与公卿畴怀，非聊尔也。”固辞詹事、领选，徙为中书令，常侍、仆射、扬州如故。又进中书监，领太子太傅，常侍、扬州如故。景文固辞太傅，上遣新除尚书右仆射褚彦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

时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稍为身后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长张字，指张永。景文弥惧，乃自陈求解扬州。诏答曰：

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T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录，令便居昔之录任，置省事及干僮，并依录格。粲作令来亦不异为仆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复不改常。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兢不？卿今虽作扬州、太子太傅，位虽贵而不关朝政，可安不惧，差于粲也。卿虚心受荣，有而不为累。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沟壑之忧，张单双灾，木雁两失。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夫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悴于践蹋。高崖之修干，与深谷之浅条，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晋将毕万七战皆获，死于牖下，蜀相费禕从容坐谈，毙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祸，纵意于处安，不必全福。但贵者自惜，故每忧其身，贱者自轻，故易忘其己。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言其贵满好自恃也。凡名位贵达，人以存怀，泰则触人改容，否则行路嗟愕。至如贱者，否泰不足以动人，存亡不足以絓数，死于沟渎，困于涂路者，天地之间，亦复何限，人不系意耳。以此而推，贵何必难处，贱何必易安。但人生自应卑慎为道，行己用心，务思谨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应委之理运。遭随参差，莫不由命也。既非圣人，不能见吉凶之先，正是依俙于理，言可行而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论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人皆为之战栗，而乃遇中兴之运。袁顗图避祸于襄阳，当时皆羡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骆宰见狂主，语人言“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忧，不可共乐。范蠡去而全身，文种留而遇祸。今主口颈颇有越王之状，我在尚书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县　。诸都令史住京师者，皆遭中兴之庆，人人蒙爵级；宰逢义嘉染罪，金木缠身，性命几绝。卿耳目所闻见，安危在运，何可豫图邪？

上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

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使谓曰：“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因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敕至之夜，景文政与客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饮，门客焦度在侧，愤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乃墨S答敕，并谢赠诏。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时年六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曰懿。长子绚。

绚字长素，早惠。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及长，笃志好学。位秘书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绚弟缋。

缋字叔素，弱冠秘书郎、太子舍人，转中书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阶，令缋经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缋袭其本爵为始平县五等男。元徽末，为黄门郎，东阳太守。

齐武帝为抚军，吏部尚书张岱选缋为长史，呈选牒，高帝笑曰：“此可谓素望。”再迁义兴太守，辄录郡吏陈伯喜付阳羡狱，欲杀之，县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缋教，为有司奏，坐白衣领职。后长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缋信佛法，称疾不从。永元元年，卒于太常，謚靖子。

缋女适武帝宠子安陆王子敬，永明二年纳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随往缋家，置酒设乐，公卿皆冠冕而去，当世荣之。

缋弟约，齐明帝世数年废锢。梁武帝时为太子中庶子，尝谓约曰：“卿方当富贵，必不容久滞屈。”及帝作辅，谓曰：“我尝相卿当富贵，不言卿今日富贵便当见由。”历侍中，左户尚书，廷尉。

缋长子隽，不慧，位止建安太守。

隽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历司徒右长史、尚书仆射。台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录尚书事。景败，克迎候王僧辩，问克曰：“劳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次问玺绂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赵平原将去。”平原名思贤，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辩乃诮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仕陈，位尚书右仆射。

蕴字彦深，彧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蕴不为群从所礼，常怀耻慨。家贫，为广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将领自奋，每抚刀曰："龙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诫之曰："阿荅，汝灭我门户。"蕴曰："荅与童乌贵贱异。"童乌，绚小字，荅，蕴小字也。及事甯，封吉阳男。历晋陵、义兴太守，所莅并贪纵。后为给事黄门侍郎。

桂阳之逼，王道隆为乱兵所杀，蕴力战，重创御沟侧，或扶以免。事平，抚军长史褚澄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褚澄开城以纳贼，更为股肱大郡，王蕴被甲死战，弃而不收，赏罚如此，何忧不乱！"褚彦回惭，乃议用蕴为湘州刺史。及齐高帝辅政，蕴与沈攸之连谋，事败，斩于秣陵市。

奂字道明，彧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门侍郎。奂继从祖球，故小字彦孙。年数岁，常侍球许，甚见爱。奂诸兄出身诸王国常侍，而奂起家着作佐郎。琅邪T延之与球情款稍异，常抚奂背曰："阿奴始免寒士。"

奂少而强济，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历侍中，祠部尚书，转掌吏部。升明初，迁丹阳尹。初，王晏父普曜为沈攸之长史，常惧攸之举事，不得还，奂为吏部，转普曜为内职，晏深德之。及晏仕齐，武帝以奂宋室外戚，而从弟蕴又同逆，疑有异意，晏叩头保奂无异志。时晏父母在都，请以为质，武帝乃止。

永明中，累迁尚书右仆射。王俭卒，上欲用奂为尚书令，以问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奂，答曰："柳世隆有勋望，恐不宜在奂后。"乃转左仆射，加给事中。出为雍州刺史，加都督。与甯蛮长史刘兴祖不睦。十一年，奂遣军主朱公恩征蛮失利，兴祖欲以S闻，奂大怒，收付狱。兴祖于狱以针画漆合盘为书，报家称枉，令S闻，而奂亦驰信S上，诬兴祖扇动荒蛮。上知其枉，敕送兴祖还都，奂恐辞情翻背，辄杀之。上大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合将军曹道刚领兵收奂，又别诏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阳。奂子彪凶愚，颇干时政，士人咸切齿。时文显以漆匣匣箜篌在船中，因相诳云，"台使封刀斩王彪"。及道刚、曹武、　文显俱至，F力既盛，又惧漆匣之言，于是议闭门拒命。长史殷叡，奂女婿也，谏曰："今开城门，白服接台使，不过槛车征还，隳官免爵耳。"彪坚执不从，叡又曰："宜遣典签间道送S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书S，遣典签陈道齐出城，便为文显所执。叡又曰："忠不背国，勇不逃死，百世门户，宜思后计，孰与仰药自全，则身名俱泰，叡请先驱蝼

蚁。”又不从。奂门生郑羽叩头S奂，乞出城迎台使，奂曰：“我不作贼，欲先遣S自申，政恐曹、吕辈小人相陵藉，故且闭门自守耳。”彪遂出战，败走归。土人起义，攻州西门，彪登门拒战，却之。司马黄瑶起、甯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奂闻兵入，礼佛，未及起，军人斩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诛。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从事中郎琛，于都弃市，余孙皆原宥。琛弟肃、秉并奔魏，后得黄瑶起脔食之。弟7女为长沙王晃妃，以男女并长，又且出继，特不离绝。

奂既诛，故旧无敢至者，汝南许明达先为奂参军，躬为殡敛，经理甚厚，当时高其节。奂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诛，亲故无敢视者，份独往致恸，由是显名。累迁大司农。奂诛后，其子肃奔魏，份自拘请罪，齐武帝宥之。肃屡引魏人至边，份尝因侍坐，武帝谓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对曰：“肃既近忘坟柏，宁远忆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后位秘书监。仕梁位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兼起部尚书。

武帝尝于宴席问群臣曰：“朕为有为无？”份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帝称善。后累迁尚书左仆射　。历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监丹阳尹。卒，謚曰胡子。长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长史。琳齐代取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有子九人，并知名。

长子铨，字公衡，美风仪，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驸马都尉。铨虽学业不及弟锡，而孝行齐焉，时人以为铨、锡二王，可谓玉昆金友。母长公主疾，铨形貌瘠贬，人不复识。及居丧，哭泣无常，因得气疾。位侍中、丹阳尹。卒于卫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

铨弟锡字公嘏，幼而警悟，与兄弟受业，至应休散，辄独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损右目。十二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锡以戚属，封永安侯。

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旧族，气调甚高，负其才气，酒酣谓异曰：“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异曰：“异所以得接宾宴，乃分职是司，若以才辩相尚，则不容见使。”善明乃曰：“王锡、张缵，北间所闻，云何可见？”异具S闻，敕即

使南苑设宴，锡与张缵、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善明甚相叹挹。他日谓异曰："一日见二贤，实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为国。"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坐后，言则书之。

累迁吏部郎中，时年二十四。谓亲友曰："吾以外戚谬被时知，兼比羸病，庶务难拥，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称疾不拜。便谢遣胥徒，拒绝宾客，掩扉覃思，室宇萧然。诸子温凊，隔帘趋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观之。卒年三十六，赠侍中，謚贞子。锡弟佥。

佥字公会，八岁丁父忧，哀毁过礼。初补国子生，祭酒袁昂称为通理。累迁始兴内史，丁所生母忧，固辞不拜。又除南康内史，在郡义兴主薨，诏起复郡。后为太子中庶子，掌东宫管记。卒，赠侍中。元帝下诏：贤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佥弟通。

通字公达，仕梁为黄门侍郎。敬帝承制，以为尚书右仆射。陈武帝受禅，迁左仆射。太建元年，为左光禄大夫。六年，加特进，侍中、将军、光禄、佐史、扶并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劢。

劢字公齐，美风仪，博涉书史，恬然清简，未尝以利欲干怀。仕梁为轻车河东王功曹史。王出镇京口，劢将随之蕃。范阳张缵时典选举，劢造缵言别，缵嘉其风采，乃曰："王生才地，岂可游外府乎？"奏为太子洗马。后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

大同末，梁武帝谒园陵，道出朱方，劢随例迎候，敕令从辇侧。所经山川，莫不顾问，劢随事应对，咸有故实。又从登北顾楼赋诗，辞义清典，帝甚嘉之。

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乃以劢为冠军河东王长史、南海太守。王至岭南，多所侵掠，因惧罪称疾，委州还朝，劢行州府事。越中饶沃，前后守宰，例多贪纵，劢独以清白着闻。入为给事黄门侍郎。

侯景之乱，奔江陵，历位晋陵太守。时兵饥之后，郡中雕弊，劢为政清简，吏人便安之。征为侍中，迁五兵尚书。

会魏军至，元帝征湘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入援，以劢监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为中书令，加侍中。历陈武帝司空、丞相长史，侍中、中书令并如故。

及萧勃平，以劢为广州刺史。未行，改为衡州刺史。王琳据有上流，衡、广携贰，劢不得之镇，留于大庾岭。

太建元年，累迁尚书右仆射。时东境大水，以劢为晋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请立碑，颂劢政德，诏许之。征为中书监，重授尚书右仆射，领右军将军。卒，諡曰温子。劢弟质。

质字子贞，少慷慨，涉猎书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立太子中舍人、庶子。

侯景济江，质领步骑顿于宣阳门外。景军至都，质不战而溃，为桑门，潜匿人间。城陷后，西奔荆州。元帝承制，历位侍中，吴州刺史，领鄱阳内史。

魏平荆州，侯瑱镇盆城，与质不协，质率所部依于留异。陈永定二年，武帝命质率所部随都督周文育讨王琳。质与琳素善，或谮云于军中潜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杀质，文育S救之，获免。文帝嗣位，以为五兵尚书。宣帝辅政，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后为都官尚书。卒，諡曰安子。弟固。固字子坚，少清正，颇涉文史。梁时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阳尹丞。梁元帝承制，以为相国户曹属，掌管记。寻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

承圣元年，为太子中庶子，迁寻阳太守。魏克荆州，固之鄱阳，随兄质度东岭，居信安县。陈永定中，移居吴郡。文帝以固清静，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历位中书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以其女为皇太子妃，礼遇甚重。

废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帝辅政，固以废帝外戚，奶媪恒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泄，比党皆诛，宣帝以固本无兵权，且居处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锢。太建中，卒于太常卿，諡恭子。

固清虚寡欲，居丧以孝闻。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忧，遂终身蔬食，夜则坐禅，昼诵佛经。尝聘魏，因宴飨际，请停杀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祝之，遂一鳞不获。子宽，位侍中。

论曰：王诞夙有名辈，而间关夷险，卒获攀光日月，遭遇盖其时焉。奉光、奉叔，并得官成齐代，而亮自着寒松，固为优矣。莹印章六毁，岂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誉，芳声籍甚，荣贵之来，匪由势

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与袁粲群公，方骖并路，倾覆之灾，庶几可免。庾元规之让中书令，义归此矣。奂有愚子，自致诛夷。份胤嗣克昌，特锺门庆，美矣。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四

王裕之 王镇之 王韶之 王悦之 王准之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静，乐山水，求为天门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过己，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正当欲见其姊，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意甚好之。后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宋武帝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谘议参军。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燕。

永初中，累迁吏部尚书，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违也。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

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亦不以时务及之。六年，迁尚书令，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三十人。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

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都上表固辞不拜，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都表辞，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复申前命，复辞。明年，薨于余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顺帝升明三年，追謚文贞公。

敬弘形状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发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故时人谓之王东山。文帝尝问为政得失，对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尝使二老妇女，戴五条辫，着青纹]袼，饰以朱粉。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斋中卧。俄顷尚之还，敬弘使二妇女守合，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于他室 。上将为庐陵王纳其女，辞曰："臣女幼，既许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彼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文帝嘉之，并见许。

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或问之，答曰：“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尝请假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求辞，敬弘呼前至合，复不见。恢之于合外拜辞流涕而去。

恢之弟瓒之，位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謚贞子。瓒之弟升之，位都官尚书。瓒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奋，幼时，祖父敬弘爱其风采。仕宋为太子舍人。父卒，庐于墓侧，服阕，复职。吏部尚书褚彦回欲与结婚，秀之不肯，以此频为两府外兵参军。后为晋平太守，期年求还，或问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乃上表请代。时人以为王晋平恐富求归。

仕齐为豫章王嶷骠骑长史。嶷于荆州立学，以秀之领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迁侍中祭酒，转都官尚书。

秀之祖父敬弘性贞正，徐羡之、傅亮当朝，不与来往。及致仕隐吴兴，与秀之父瓒之书，深勖以静退。瓒之为五兵尚书，未尝诣一朝贵。江湛谓何偃曰：“王瓒之今便是朝隐。”及柳元景、T师伯贵要，瓒之竟不侯之。至秀之为尚书，又不与王俭款接。三世不事权贵，时人称之。转侍中，领射声校尉。

出为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后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秀之先为诸王长史、行事，便叹曰：“仲祖之识，见于已多。”便无复仕进，止营理舍亭山宅，有终焉之志。及除吴兴郡，隐业所在，心愿为之 。到郡修旧山，移置辎重。隆昌元年卒，遗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则酒脯而已。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 。魂而有灵，吾当笑之”。謚曰简子。

延之字希季，升之子也。少静默，不交人事。仕宋为司徒左长史。清贫，居宇穿漏，褚彦回以S宋明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斋屋。历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

宋德既衰，齐高帝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语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升明三年，出为江州刺史，加都督。齐建元元年，进号镇南将军。

延之与金紫光禄大夫阮韬俱宋领军将军刘湛外甥，并有早誉，湛甚爱之，曰：“韬后当为第一，延之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饷下都，韬与朝士同例，高帝闻之，与延之书曰：“韬云卿未尝有别意，当由刘家月旦故邪。”韬字长明，陈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孙也。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王彧、谢庄为一双，韬与何偃为一双。常充兼假，至始兴王师，卒。

延之居身简素，清静寡欲，凡所经历，务存不扰。在江州，禄俸外一无所纳。独处斋内，未尝出户，吏人罕得见焉，虽子弟亦不妄前。时时见亲旧，未尝及世事，从容谈咏而已。后为尚书左仆射，寻领竟陵王师，卒謚简子。

子纶之，字元章。为安成王记室参军，偃仰召会，退居僚末。司徒袁粲闻而叹曰：“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贵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记为高，自纶之始也。齐永明中，历位侍中，出为豫章太守。下车祭徐孺子、许子将墓，图画陈蕃、华歆、谢鲲像于郡朝堂。为政宽简，称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纶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为有司奏免官。后位侍中、都官尚书，卒。自敬弘至纶之，并方严，皆克日乃见子孙，盖家风也。

纶之子昕，有业行，居父忧过礼。谢7欲遣参之，孔珪曰：“何假参，此岂有全理。”以忧卒。

峻字茂远，秀之子也。少美风姿，善容止。仕齐为桂阳内史。梁天监初，为中书侍郎。武帝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处选甚得名誉。

峻性详雅，无趋竞心，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平心不畏强御，亦由处俗情薄故也。峻为侍中已后，虽不退身，亦淡然自守，无所营务。迁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卒，謚惠子。

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主。琮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耳。”

王镇之字伯重，晋司州刺史胡之之从孙、而裕之从祖弟也。祖耆

之，位中书郎，父随之，上虞令。镇之为剡、上虞令，并有能名。桓玄辅晋，以为大将军录事参军。时三吴饥荒，遣镇之衔命赈恤，而会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镇之依事纠奏。愉子绥，玄之外甥，当时贵盛，镇之为所排抑。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以母忧去职。在官清洁，妻子无以自反，乃弃家致丧还上虞旧墓。葬毕，为子标之求安复令，随子之官。服阕，为征西道规司马、南平太守。后为御史中丞，执正不挠，百僚惮之。

出为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谓人曰："镇之少着清绩，必将继美吴隐，岭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镇不受俸禄，萧然无营，去官之日，不异初至。武帝初建相国府，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善于吏职，严而不残。迁宋台祠部尚书。武帝践阼，卒于宣训卫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仕晋为司徒主簿。家贫，性好山水，求为乌伤令。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母随兄镇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职同行。义熙中，何无忌及宋武帝辟召，一无所就。

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奏弘之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为尚书左仆射，陈弘之高行，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又不就。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T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踰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戎先业，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若遣一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弘之元嘉四年卒，T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其子昙生曰 ："君家高世之善,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

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历吏部尚书，太常卿。孝武末，为吴兴太守。明帝初兴，与四方同逆，战败归降，被宥，终于中散大夫。

阮万龄，陈留尉氏人。祖思旷，左光禄大夫。父甯，黄门侍郎。万龄少知名，为孟昶建威长史。时袁豹、江夷相系为昶司马，时人谓昶府有三素望。万龄家在会稽剡县，颇有素情，位左户尚书，太常。出为湘州刺史，无政绩。后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

昙生弟普曜，位秘书监。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彦。仕宋，初为建安国左常侍，稍至车骑，晋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时齐武帝为长史，与晏相遇。府转镇西，板晏为记室。沈攸之事难，随武帝镇盆城。齐高帝时威权虽重，而F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见委。性甚便僻，渐见亲待，常参议机密。

建元初，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东宫，专断朝事，多不闻S，晏虑及罪，称疾自疏。武帝即位，为长兼侍中，意任如旧。迁侍中祭酒。遭母丧，起为司徒左长史。晏父普曜藉晏势，多历通官。普曜卒，晏居丧有礼。

永明六年，为丹阳尹。晏位任亲重，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责，连称疾。久之，转为江州刺史，泣不愿出，留为吏部尚书、太子右率，终以旧恩见宠。

时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欲依王导謚为“文献”，晏S上曰：“导乃得此謚，但宋来不加素族。”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十一年，为右仆射，领太孙右卫率。

武帝崩，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徐孝嗣。郁林即位，转左仆射。及明帝谋废立，晏便回应推奉，转尚书令，封曲江县侯，给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时明帝形势已布，而莫敢先言，萧谌兄弟握兵权，迟疑未决，晏频三夜微步诣谌议，时人以此窥之。明帝与晏东府语及时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给班剑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领太子少傅，进爵为公。以魏军动，给兵千人。

晏笃于亲旧，为时所称，至是自谓佐命惟新，言论常非武帝故事，F始怪之。明帝虽以事际须晏，而心相疑斥，料简武帝中诏，得与晏手诏三百馀纸，皆是论国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领选，晏S曰：“鸾清干有馀，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乃止。及见此诏，愈

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帝曰：“晏于我有勋，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 ？”帝默然变色 。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由是以晏为事。晏性浮动，志欲无厌，自谓旦夕开府。又望录尚书，每谓人曰：“徐公应为令。”又和徐诗云：“槐序候方调。”其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则晏不言自显，人或讥之。

晏人望未重，又与上素疏，中兴初，虽以事计委任，而内相疑阻，晏无防意。既居朝端，事多专决，内外要职，并用周旋门义，每与上争用人。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客语，好屏人。上闻，疑晏欲反，遂有诛晏意。有鲜于文粲与晏子德元往来，密探朝旨，告晏有异志。又左右单景隽、陈世范等采巫觋言S上，云晏怀异图。是时南郊应亲奉，景隽等言晏因此与武帝故主帅于道中窃发。会兽犯郊坛，帝愈惧，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报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陈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隽言益见信，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下诏显其罪，称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欲令守以虚器，并令收付廷尉。

晏之为员外郎也，父普曜斋前柏树忽变成梧桐，论者以为梧桐虽有栖凤之美，而失后凋之节。及晏败，果如之。又未败前，见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视之犹木也。晏恶之，乃以纸裹桷子，犹纸内摇动，蔌蔌有声。又于北山庙答赛夜还，晏醉，部伍人亦饮酒，羽仪错乱，前后十馀里中，不复禁制。识者云此不复久也。未几而败。

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诛。

晏弟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诩亦笃旧。后拜广州刺史。晏诛，上遣杀之。

思远、晏从父弟也。父罗云，平西长史。思远八岁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故思远少无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见礼遇。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庐江何昌宇、沛郡刘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废为庶人，思远分衣食以相资赡。年长，为备笄总，访求素对，倾家送遣。

齐建元初，历竟陵王司徒录事参军、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素好士，并蒙赏接。思远求出为远郡，除建安内史。长兄思玄

卒，思远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许。及祥日又固陈，武帝乃许之。仍除中书郎、大司马谘议。诏举士，竟陵王子良荐思远及吴郡顾暠之、陈郡殷叡。时邵陵王子贞为吴郡，除思远为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论者以为得人。后拜御史中丞。临海太守沈昭略赃私，思远依事劾奏，明帝及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并请止之，思远不从，案事如故。

建武中，迁吏部郎。思远以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让，乃改授司徒左长史。初明帝废立之际，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晏曰："方啭粥，未暇此事。"及拜骠骑，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用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遽应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晏既不能谦退，位处朝端，事多专断，内外要职，并用门生，帝外?甚美，内相疑异。思远谓曰："时事稍异，兄觉不？凡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晏默然不答。思远退后，晏方叹曰："天下人遂劝人自杀。"旬日，晏及祸。明帝后知思远有此言，谓江祏曰："王晏早用思远语，当不至此。"

思远立身简洁，诸客有诣己者，觇知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虽然，及去之后，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明帝从祖弟季敞性甚豪纵，使诣思远，令见礼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见王思远终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领，无不整洁，便忆丘明士。见明士蓬头散带，终日酣醉，吐论从横，唐突卿宰，便复忆见思远。"言其两反也。

上既诛晏，思远迁为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赠太常，謚曰贞子。

思远与顾暠之善，暠之卒后，家贫，思远迎其妻子，经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学，有义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书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从孙而敬弘从祖弟也。祖羡之，镇军掾。父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太元、隆安时事，大小悉撰录。位本国郎中令。

韶之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家人诮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伟之为乌程令，韶之因居县境。好史籍，博涉多闻。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得父旧书，因私撰晋安帝阳秋。及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着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

年。善M事，辞论可观。迁尚书祠部郎。

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武官主书于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诏诰，住西省，因谓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职。义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学有文辞，补通直郎，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晋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迁黄门侍郎，领着作，西省如故。凡诸诏黄皆其辞也。武帝受命，加骁骑将军，黄门如故。西省职解，复掌宋书。坐玺封谬误，免黄门，事在谢晦传。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韶之称为良守。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后为吴兴太守，卒。撰孝传三卷，文集行于世。宋庙歌辞，韶之所制也。

子晔，位临贺太守。

王悦之字少明，晋右军将军羲之曾孙也。祖献之，中书令。父靖之，司徒左长史，为刘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

悦之少厉清操，亮直有风检。为吏部郎，邻省有会同者，遗悦之饼一瓯。辞不受，曰："此费诚小，然少来不愿当之。"宋明帝泰始中为黄门郎、御史中丞 。上以其廉介，赐良田五顷，以为侍中，在门下尽其心力。掌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时承奢蛑□螅□榍哉逑，悦之按覆无所避，得奸巧甚多，于是F署共咒诅。悦之病甚，恒见两乌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许人，桎梏之送淮阴，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鲁，晋尚书仆射彬玄孙也。曾祖彪之，位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

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桓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宋武帝起兵，为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百僚所惮。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职。准之尝作五言诗，范泰嘲之："卿唯解弹事耳。"准之正色答："犹差卿世载雄

狐。”坐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免官。

武帝受命，拜黄门侍郎。永初中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搢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着自前经。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元嘉中，历位侍中，都官尚书，改领吏部，出为丹阳尹。

准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风素，情悁急，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咸见遵用。卒，赠太常。

子舆之，征虏主簿。舆之子进之，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扶风太守。梁武帝之举兵也，所在回应，邻郡多请进之同遣修谒。进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台建，历尚书左丞，广平、天门二郡太守，左卫将军，封建甯公。

进之子清，位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镇东府长史，新野、东阳二郡太守，安南将军，封中庐公。承圣末，陈武帝杀太尉王僧辩，遣文帝攻僧辩婿杜龛，龛告难于清，引兵援龛，大败陈文帝于吴兴，追奔至晋陵。时广州刺史欧阳頠亦同清援龛，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岁而父清遇害，陈文帝军度浙江，访之，将加夷灭。母韦氏携之遁于会稽，遂免。及长勤学不倦，博涉经史，兼习孙、吴兵法。以父遇酷，终文帝之世不听音乐，蔬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释褐鄱阳王府中兵参军，再迁永阳王府录事参军。

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陈安边拓境之策，甚见嘉纳，至是诏随大都督吴明彻略地，以军功封应阳县子。累迁太子右卫率，徙晋陵太守。威惠兼举，奸盗屏□□簧桃按危□啤耙?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至德初，征为左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深见信重。

时孔范、施文庆等并相与比周，害其梗直，议将出之而未有便。会广州刺史马靖不受征，乃除猛都督东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邺，进爵为公，加光胜将军、平越

中郎将、大都督，发广、桂等二十州兵讨岭外荒梗，所至皆平。

祯明二年，诏授镇南大将军、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寻命徙镇广州。未之镇，而隋师济江，猛总督所部赴援。时广州刺史临汝侯方庆、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并隶猛督府，各观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远太守曾孝远各以轻兵就斩之而发其兵。及闻台城不守，乃举哀素服，藉稿不食，叹曰："申包胥独何人哉。"因勒兵缘江拒守，以固诚节。及审后主不死，乃遣其部将辛昉驰驿赴京师归款。隋文帝大悦，谓昉曰："猛怀其旧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诚臣。保守一方，不劳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开府仪同三司，仍诏猛与行军总管韦洸便留岭表经略。

猛母妻子先留建邺，因随后主入京，诏赐宅及什物甚厚，别赍物一千段，及遣玺书劳猛。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时文帝幸河东，会猛使至，大悦。杨素贺，因曰："昔汉武此地闻喜，用改县名，王猛今者告捷，远符前事。"于是又降玺书褒赏，以其长子缮为开府仪同三司。猛寻卒于广州，文帝闻而痛之，遣使吊祭，赠上开府仪同三司，封归仁县公。命其子缮袭，仍授普州刺史。仁寿元年，缮弟续表陈猛志，求葬关中，诏许之。仍赠使持节、大将军、宋州刺史、三州诸军事，謚曰成。讷之弟瑰之字道茂，位司空谘议参军。瑰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约，少礼学博闻。仕宋位吴令。升明末，尚书右仆射王俭重儒术，逡之以着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初，俭撰古今丧服集记，逡之难俭十一条，更撰世行五卷。

国学久废，齐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又兼着作。撰永明起居注。后位南康相，光禄大夫，加给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尘黑，年老手不释卷。建武二年卒。

从弟珪之，位长水校尉，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颢S上其书，凡五十卷，诏付秘阁。

素字休业，彬五世孙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翘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并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贫母老，隐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屡征不就，声誉甚高。山中有蚿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卒年五十四。

论曰：昔晋初度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

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曩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废，岂智识之所谋乎。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五

王懿 到彦之 垣护之 张兴世

仲德少沈审有意略，事母甚谨，学通阴阳，精解声律。苻氏之败，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儿青衣，年可七八岁，骑牛行，见仲德惊曰："汉已食未？"仲德言饥，小儿去，须臾复来，得饭与之。食毕欲行，而暴雨莫知津径，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随后得济，与叡相及。度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弃辽奔泰山。辽追骑急，夜行忽见前有猛炬导之，乘火行百许里以免。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

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贵盛，是太原人，乃远来归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见辅国将军张畅，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诚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济大事。"元德果劲有计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义举，使于都下袭玄。仲德闻其谋，谓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贵迟巧。玄情无远虑，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须一夫力耳。"事泄，元德为玄诛，仲德窜走。会义军克建邺，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于马上抱方回，与仲德相对号恸。追赠元德给事中，封安复县侯，以仲德为镇军中兵参军。

武帝伐广固，仲德为前驱，战辄破之，大小二十余战。卢循寇逼，F议并欲迁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当阳南面，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祆寇豕突，恃我远征，既闻凯入，将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则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此谋若立，请从此辞。"帝悦。及武帝与循战于左里，仲德功冠诸将，封新淦县侯。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督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甯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甯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乃总F军进据潼关。长安平，以仲德为太尉谘议参军。

武帝欲迁都洛阳，F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骇，今暴

师经载，士有归心，故当以建邺为王基。迁都宜候文轨大同。”帝深纳之。使卫送姚泓先还彭城。武帝受命，累迁徐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中，到彦之北侵，仲德同行。魏弃河南，司、兖三州平定，三军咸喜，而仲德有忧色，曰：“诸贤不谙北土情蓿?必堕其计。”诸军进屯灵昌，魏军于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阳并不守。彦之闻二城并没，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阳既败，虎牢无以自立，理数必然也。今贼去我犹自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便舍舟，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乃回军沿济南历城步上，焚舟弃甲，还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寻与檀道济救滑台，粮尽乃归。自是复失河南。

九年，又为徐州刺史。仲德三临徐州，威德着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于庙立白狼、童子坛，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为家僮所杀。

仲德兄孙文和，景和中，为征北义阳王昶府佐。昶于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独送至界上。昶谓曰：“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独不去？”文和乃去。升明中，为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斩其使，驰白齐武帝。及齐永明年中，历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后也。宋武帝讨孙恩，以乡里乐从，每有战功。

义旗将起，彦之家在广陵，临川武烈王道规克桓弘，彦之时近行，闻事捷驰归，而道规已南度江，仓卒晚方获济。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邺，孟昶居守，留之。及见武帝被责，不自陈，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

义熙元年，补镇军行参军。六年，卢循逼都，彦之与檀道济掩循辎重，与循党荀林战败，免官。后以军功封佷山县子，为太尉中兵参军。骠骑将军道怜镇江陵，以彦之为骠骑谘议参军，寻迁司马、南郡太守。又从文帝西镇，除使持节、南蛮校尉。武帝受命，进爵为侯。

彦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载，威信为士庶所怀。及文帝入奉大统，以徐羡之等新有篡虐，惧，欲使彦之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　；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权镇襄阳。羡之等欲即以彦之为

雍州，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阳下，谢晦已至镇，虑彦之不过己，彦之至杨口，步往江陵，深布诚款，晦亦厚自结纳。彦之留马及利剑名刀以与晦，晦由此大安。

元嘉三年讨晦，进彦之镇军，于彭城洲战不利，咸欲退还夏口，彦之不回。会檀道济至，晦乃败走。江陵平，因监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县公。其秋，迁南豫州刺史、监六州诸军事，镇历阳。

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竺灵秀、尹冲、段宏、赵伯符、竺灵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渗，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须昌县。魏滑台、虎牢、洛阳守兵并走。彦之留朱修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十月，魏军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骥奔走，尹冲F溃而死。魏军仍进滑台。时河冰将合，粮食又罄，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将士疾疫，乃回军，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文帝遣檀道济北救滑台，收彦之下狱，免官。兖州刺史竺灵秀弃军伏诛。明年夏，起为护军。九年，复封邑，固辞。明年卒，乃复先户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诏彦之与王华、王昙首配食文帝庙庭。

长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骠骑从事中郎。兄弟并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撝字茂谦。袭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后，自长兼左户郎中擢为太子洗马。

撝资藉豪富，厚自奉养，供一身一月十万。宅宇山池，伎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爱伎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撝颇怨，帝令有司诬奏，将杀之。撝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贲，撝由是更以贬素自立。明帝崩，弟贲让封还撝，朝议许之。

弟遁，元徽中为南海太守，在广州。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陈显达起兵应朝廷，遁犹豫见杀。遁家人在都，从野夜归，见两三人持垩刷其家门，须臾而灭，明日而遁死问至。撝惧，诣齐高帝谢，即板撝武帝中军谘议参军。建元初，国除。

武帝即位，累迁司徒左长史。宋时，武帝与撝同从宋明帝射雉郊

野，渴倦，撝得早青瓜，与上对剖食之。上又数游撝家，怀其旧德，至是一岁三迁。永明元年，为御史中丞。车驾幸丹阳郡，宴饮，撝恃旧，酒后狎侮同列，谓庾杲之曰："蠢尔蛮荆，其俗鄙。"复谓虞悰曰："断发文身，其风陋。"王晏既贵，雅步从容，又问曰："王散骑复何故尔。"晏先为国常侍，转员外散骑郎，此二职清华所不为，故以此嘲之。王敬则执槑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头，何事自契之。"为左丞庾杲之所纠，以赎论。再迁左卫将军。随王子隆带彭城郡，撝问讯不修部下敬，为有司举，免官。后为五兵尚书，庐陵王中军长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瀣，幼聪敏，五岁时，父撝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及长，善属文，工篆隶，美风神，容止可悦。

梁天监初，为征虏主簿。东宫建，以为太子洗马。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待诏，沆通籍焉。武帝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及散骑省优策文。

三年，诏尚书郎在职清能者为侍郎，以沆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选，沆从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时相代为之，见荣当世。迁太子中舍人。

沆为人谦敬，口不论人短。任昉、范云皆与善。后卒于北中郎谘议参军。所着诗赋百馀篇。

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齐中书郎。溉少孤贫，与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国左常侍。乐安任昉大相赏好，恒提携溉、洽二人，广为声价。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昉。

梁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陆倕赠昉诗云："和风杂美气，下有真人游，壮矣荀文若，贤哉陈太丘。今则兰台聚，方古信为俦。任君本达识，张子复清修，既有绝尘到，复见黄中刘。"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到则溉兄弟也。除尚书殿中郎。后为建安太守，昉以诗赠之，求二衫段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溉答云："馀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还为太子中舍人。

溉长八尺，眉目如点，白皙美须髯，举动风华，善于应答。上用为通事舍人，中书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以溉为轻车长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绎曰："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溉尝梦武帝遍见诸子，至湘东而脱帽与之，于是密敬事焉。遭母忧，居丧尽礼。所处庐开方四尺，毁瘠过人。服阕，犹蔬食布衣者累载。

历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书，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敬容日方贵宠，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担粪自给，故世以为讥云。后省门鸱尾被震，溉左迁光禄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传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后为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于学，请置正言助教二人，学生二十人。尚书左丞贺琛又请加置博士一人。

溉特被武帝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溉第居近淮水，斋前山池有奇礓石，长一丈六尺，帝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未进，帝谓朱异曰："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敛板对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礼。"帝大笑，其见亲爱如此。石即迎置华林园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倾城纵观，所谓到公石也。溉弈棋入第六品，常与朱异、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复局不差一道。后因疾失明，诏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就第养疾。溉少有美名，遂不为仆射，人为之恨，溉澹如也。

家门雍睦，兄弟特相友爱，初与弟洽恒共居一斋，洽卒后，便舍为寺。蒋山有延贤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禄俸，皆充二寺。因断腥膻，终身蔬食。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武帝每月三致净馔，恩礼甚笃。性不好交游，唯与朱异、刘之遴、张绾同志友密。及卧疾，门可罗雀，唯三人每岁时恒鸣驺枉道以相存问，置酒极欢而去。

乙太清二年卒，临终托张、刘勒子孙薄葬之礼。曰："气绝便敛，敛以法服，先有冢窵，敛竟便葬，不须择日。凶事必存约俭，孙侄不得违言。"便屏家人请僧读经赞呗，及卒，T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时朝廷多事，遂无赠諡。有集二十卷行于时。子镜。

镜字圆照，初在孕，其母梦怀镜，及生，因以名焉。镜五岁便口授为诗，婉有辞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

镜子荩，早聪慧，位尚书殿中郎，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上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因赐绢二十疋。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贻厥之力乎？"又赐溉连珠曰："砚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荩。"其见知赏如此。后除丹阳尹丞。太清乱，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学。父坦以洽无外家，乃求娶于羊玄保以为外氏。洽年十八，为徐州迎西曹行事。谢朓文章盛于一时，见洽深相赏好，每称其兼资文武。朓后为吏部，欲荐之，洽睹时方乱，深相拒绝，遂筑室岩阿，幽居积岁，时人号曰居士。任昉与洽兄沼、溉并善，尝访洽于田舍，叹曰："此子日下无双。"遂申拜亲之礼。

梁武帝尝问待诏丘迟曰："到洽何如沆溉？"迟曰："正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即召为太子舍人。御幸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疋。上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

昉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为十二卷。迁尚书殿中郎。后为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充其选。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累迁尚书吏部郎，请托不行。徙左丞，准绳不避贵戚。时帝欲亲戎，军国礼容多自洽出。

寻迁御史中丞，号为劲直。少与刘孝绰善，下车便以名教隐秽，首弹之。孝绰托与诸弟书，实欲闻之湘东王。公事左降，犹居职。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洽兄溉为左户尚书，洽引服亲不应有碍，刺省详决。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笃不相别也。出为寻阳太守。卒，赠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质，善言吐，弱年听伏曼容讲，未尝傍膝，伏深叹之。文集行于世。子仲举。

仲举字德言，无他艺业，而立身耿正。仕梁为长城令，政号廉平。陈文帝居乡里，尝诣仲举，时天阴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城外有萧鼓声，俄而文帝至，仲举异之，乃深自结。帝又尝因饮夜宿仲举帐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由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

仲举为郡丞，与潁川庾持俱为文帝宾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参掌选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书，封宝安县侯。三年，迁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参掌如故。改封建昌县侯。

仲举既无学术，朝章非其所长，选举引用，皆出自袁枢。性疏简，不干时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文帝积年寝疾，不亲万机，尚书中书事，皆使仲举断决。天康元年，迁侍中、尚书仆射。文帝疾甚，入侍医药。及帝崩，宣帝受遗诏为尚书令入辅，仲举与左丞王暹、中书舍人刘师知、殷不佞，以朝望有归，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还东府，事发，师知下狱赐死，暹、不佞并付推，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初，仲举子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出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马。是年，迁南康内史，以国哀未之任。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皆不自安。时韩子高在都，人马素盛，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子高军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举及郁，并于狱赐死。郁诸男女以帝甥获免。

垣护之字彦宗，略阳桓道人也。族姓豪强，石季龙时，自略阳徙邺。祖敞仕苻氏，为长乐国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并见委任。遵为尚书，苗为京兆太守。宋武帝围广固，遵、苗踰城归降，并以为太尉行参军。元嘉中，遵为员外散骑常侍，苗屯骑校尉，仍家下邳。

护之少倜傥，不拘小节，形状短陋而气干强果。元嘉初为殿中将军，随到彦之北侵魏。彦之将回师，护之书谏，彦之不纳，散败而归。文帝闻而善之。累迁锺离太守，随王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护之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及魏救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之，不见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而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余舸并全。留戍麋沟城。还为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戍淮阴，领济北太守。

三十年，文帝崩，还屯历下。孝武入讨，率所领驰赴，帝以为冀州刺史。及南郡王义宣反，兖州刺史徐遗宝，护之妻弟也，与护之书，劝使同逆。护之驰使以闻，率军随沈庆之等击鲁爽。义宣率大F至梁山，与王玄谟相持，柳元景率护之及护之弟询之、柳叔仁、郑琨等出镇新亭，玄谟求救，上遣元景等进据南州。护之水军先发，大破贼将庞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护之追讨，会朱修之已平江陵，至寻阳而还。迁徐州刺

史，封益阳县侯。后拜青、冀二州刺史，镇历城。

大明三年，征为右卫将军还，于道闻竟陵王诞据广陵反，护之即率部曲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节度。事平，转临淮太守，徙豫州刺史。护之所莅，多聚敛贿货，七年，坐下狱免官。明年，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諡壮侯。

崇祖字敬远，一字僧宝，护之弟子也。父询之，骁敢有气力。元凶弑逆，副辅国将军张柬。时张超之手行大逆，亦领军隶柬，询之规杀之，虑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测询之同否，互相观察。会超之来论事，柬色动，询之觉之，即共定谋，遣召超之。超之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询之不知，径往斫之，杀其仆于床，因与柬南奔。时孝武已即位，以为积射将军。梁山之役，力战中流矢卒，赠冀州刺史。

崇祖年十四，有干略，伯父护之谓门宗曰："此儿必大吾门。"后随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寻又率门宗据朐山归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

及齐高帝镇淮阴，崇祖时戍朐山，既受都督，祗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谓其妹夫皇甫肃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诚节。高帝威名已着，宋明帝尤所忌疾，征为黄门郎，规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见亲，参豫密谋。元徽末，高帝惧祸，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肃，勒数百人将入魏界，更听后旨，会苍梧废，召崇祖还都。及齐高帝新践阼，恐魏致讨，以送刘昶为辞。以为军冲必在寿春，非崇祖莫可为捍，徙为豫州刺史、监豫、司二州诸军事，封望蔡侯。

建元二年，魏遣刘昶攻寿春，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数千人守之。谓长史封延伯曰："虏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沈溺，岂非小劳而大利邪？"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肉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纱帽，肩舆上城，手自转式，日晡时，决小史埭，水势奔下，魏攻城之F，溺死千数，大F退走。初，崇祖于淮阴见高帝，便自比韩、白，唯上独许之。及破魏军S至，上谓朝臣曰："崇祖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进为都督。崇祖闻陈显达、李安人皆增给军仪，乃S求鼓吹横吹　　。上敕曰　　："韩、白何可不与F异。"给鼓吹一部。

崇祖虑魏复攻淮北，S徙下蔡戍于淮东。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闻内徙，乃扬声平除故城。F疑魏当于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镇咫

尺，魏岂敢置戍，实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杀之不尽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武帝即位，为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初，豫章王有盛宠，武帝在东宫，崇祖不自附。及破魏军，诏使还朝，与共密议，武帝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抱，自今已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及去后，高帝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武帝以为不尽诚心，衔之。永明元年，诏称其与荀伯玉构扇边荒，诛之。故人无敢至者，独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财为殡，时人以比栾布。恭叔谯国人，崇祖为豫州，闻其才义，辟为主簿，兼掌书翰。高帝即位，方镇皆有贺表，王俭见崇祖S，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辞也。”时宋氏封爵，随运迁改，恭叔以柳元景中兴元勋，刘勉殒身王事，不宜见废，上表论之，甚有义理。事虽不从，优诏见答。后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连理，上有光如烛，咸以善政所致。

荣祖字华先，崇祖从父兄也。父谅之，宋北中郎府参军。荣祖少学骑射，或曰：“何不学书？”荣祖曰：“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

宋孝建中，为后军参军。伯父豫州刺史护之子袭祖为淮阳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岭南，护之不食而死。帝疾笃，又使杀袭祖。临死与荣祖书曰：“弟尝劝我危行言逊，今果败矣。”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荣祖冗从仆射，遣还徐州，说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诸侯，如下官所见，非计中也。”安都曰：“今京都无百里地，莫论攻围取胜，自可相拍手笑杀 ；且我不欲负孝武。”荣祖曰 ：“孝武之行，足致馀殃，今虽天下雷同，正是速死，无能为也。”安都曰：“不知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马在近，急便作计。”荣祖被拘不得还，因为安都将领。安都引魏军入彭城，荣祖携家属南奔朐山。齐高帝在淮阴，荣祖归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书送荣祖诣仆射褚彦回，除东海太守。彦回谓曰：“萧公称卿干略，故以郡相处。”

荣祖善弹，登西楼，见翔鹄云中，谓左右当生取之。于是弹其两翅，毛脱尽，坠地无伤，养毛生后飞去，其妙如此。

元徽末，苍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广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赞成之。荣祖谏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骑轻行，广陵

人一旦闭门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恐便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苍梧明夕自至领府扣门，欲害帝，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苍梧至府，而曰：“且申今夕，须至一处作适，还当取奴。”寻遇杀。齐高帝谓荣祖曰：“不用卿言，几无所成。”豫佐命勋，封将乐县子。

永明二年，为寻阳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乡人载度江北，案验无实，见原。后拜兖州刺史。初，巴东王子响事，方镇皆S称子响为逆，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政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时诸S皆不得通，事平后，上乃省视，以荣祖为知言。九年卒。

从弟历生，亦为骁将，位太子右率。性苛暴，与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诛。

闳字叔通，荣祖从父也。父遵，位员外常侍。闳为宋孝武帝南中郎参军。孝武帝即位，以为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还，资财钜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闳还至南州，而孝武晏驾，拥南资为富人。明帝初，以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摽，封乐乡县男。出为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先诏狱官留闳，于是悉送资财，然后被遣。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闳被赕刺史。历度支尚书，卫尉。

齐高帝辅政，使褚彦回为子晃求闳女，闳辞以“齐大非偶”，帝虽嘉其退让，带而心不能欢，即以晃婚王7女。 谓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与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虽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诚心，封爵如故。卒于金紫光禄大夫，諡曰定。子槻□□簟?

槻□俑浩□老溃□罱馍滹簦□?武帝所重，以为直合将军。与王文和俱任，颇以地势陵之。后出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时文和为益州刺史，曰：“每忆昔日俱在合下，卿时视我，如我今日见卿。”因诬其罪，驰信S之，又辄遣萧寅代槻?郡。槻□啾鹎瞃台，闭门待报，寅以兵围之。齐明帝辅政，知其无罪，不欲乖文和，乃敕槻□饪ぁ；?寅军所蹑，束手受害。 闳弟子昙深，以行义称。为临城县，罢归，得钱十万，以买宅奉兄，退无私蓄。先是刘楷为交州，谓王俭曰：“欲一人为南土所闻者同行。”俭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闳为交州，闳弟阅又为九真郡，皆着信

南中。羽林监昙深者，阅之子也。雅有学行，当令同行。”及随楷，未至交州而卒，楷惆怅良久。昙深妻郑氏，字献英，荥阳人，时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随楷到镇。昼夜纺织，傍无亲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厉冰霜，无敢望其门者。居一年，私装了，乃告楷求还。楷大惊曰：“去乡万里，固非孀妇所济”，遂不许。郑又曰：“垣氏羁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则何面目以见先姑。”因大悲泣。楷怆然许之，厚为之送，于是间关危险，遂得至乡。葬毕，乃曰：“可以下见先姑矣。”时文凝年甫四岁，亲教经礼，训以义方，州里称美。

又有吴兴丘景宾，字彦先，亦以节义闻。父康祖，无锡令，亡后，僮仆数十人及宅宇#畜，景宾悉让与兄镇之。镇之又推斋屋三间与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叹曰：“闻柳下惠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复见之矣。”终于奉朝请。

张兴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单名世，宋明帝益为兴世。少家贫，白衣随王玄谟代蛮。后随孝武镇寻阳，补南中郎参军督护，从入讨元凶。及南郡王义宣反，又随玄谟出梁山，有战功。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进兴世龙骧将军，领水军拒南贼。时台军据赭圻，朝廷遣吏部尚书褚彦回就赭圻行选。是役也，皆先战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黄纸劄。南贼屯在鹊尾，既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张地胜，今以奇兵潜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进退疑沮，粮运艰碍，乃制胜之奇。”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分战士七千配之　。兴世乃令轻舸泝流而上，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防。贼帅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人欲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乃往据之。及刘胡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曰：“贼来尚远而气骤盛矣。夫骤既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所以破齐也。将士不得妄动。”贼来转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击走之。袁顗愠曰：“贼据人肝藏里，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军士伐木为栅，于青山遇一童子曰：“贼下旬当平，无为自苦。”忽不见。至是果败。兴世又遏其粮道，贼F渐饥，刘胡弃军走，袁顗仍亦奔散，兴世遂与吴喜共平江陵。迁右军将军，封作唐县侯。历雍州刺史，左卫将军。以疾，徙光禄大夫，寻卒。兴世居临沔水，自襄阳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无洲屿，兴世初生，当其门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渐大。及兴世为方伯，而洲上遂十馀顷。

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欲吹之。”兴

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兴世欲拜墓，仲子谓曰：“汝卫从太多，先人必当惊怖。”兴世减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义亨，不以武业自居，好隶书，读子史。年十馀，诣吏部尚书褚彦回，彦回问：“张郎弓马多少？”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彦回甚异之。历诸王府佐。

宋元徽中，兴世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病卒。欣泰兄欣华时为安成郡，欣泰悉封馀财以待之。齐建元初，为尚书都官郎。武帝与欣泰早款遇，及即位，以为直合将军。后为武陵内史，坐赃私杀人被纠，见原。还复为直合、步兵校尉，领羽林监。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着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S武帝，帝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驾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以S武帝，帝大怒，遣出。数日意释，召谓曰：“卿不乐武职，当处卿清贵。”除正员郎。出为镇军中兵参军、南平内史。

巴东王子响杀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谐之西讨，使欣泰为副。欣泰谓谐之曰：“今太岁在西南，逆岁行军，兵家深忌，若且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禽也。”谐之不从，进江津，尹略等见杀。事平，欣泰徙为随王子隆镇西中兵，改领河东内史。子隆深相爱重，数与谈宴，意遇与谢朓相次。典签密S之，武帝怒，召还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冈下，面接松山，欣泰负弩射雉，恣情闲放，声伎杂艺，颇多开解。明帝即位，为领军长史，迁谘议参军。上书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帝并优诏报答。

建武二年，魏围锺离，欣泰为军主，随崔慧景救援。及魏军退，而邵阳洲上余兵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欣泰说慧景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轻也。”慧景乃听过。时领军萧坦之亦援锺离，还S明帝曰：“邵阳洲有死贼万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赏。四年，出为永阳太守。永元初，还都。崔慧景围城，欣泰入城守备。事甯，除庐陵王安东司马。梁武帝起兵，东昏以欣泰为雍州刺史。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直合将军鸿选、含德主帅苟励、直后刘灵运等，并同契会。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

士、制局监杨明泰等十馀人相送中兴堂。

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坐斫元嗣，硕坠果桦中 。又斫明泰，破其腹。虫儿伤数创，手指皆坠。居士踰墙得出，茹法珍亦散走还台。灵秀仍往石头迎建安王宝寅，率文武数百，唱警跸，至杜姥宅。欣泰初闻事发，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处分，必尽见委，因行废立。既而法珍得返，处分关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鸿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城外F寻散。少日事觉，欣泰、胡松等皆伏诛。

欣泰少时，有人相其当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后屋瓦坠伤额，又问相者，云："无复公相，年寿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时年三十六。

论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终。入关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讨，则受督于人，有蔺生之志，而无关公之愤，长者哉。道豫虽地居丰、沛，荣非恩假，时历四代，人焉不绝，文武之道，不坠斯门，殆为优矣。垣氏宋、齐之际，世着武节，崇祖陈力疆埸，以韩、白自许，竟而杜邮之酷，可为痛哉。兴世鹊浦之奇，远有深致，其垂组建旆，岂徒然也。

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六

袁湛

宋武帝起兵，以为镇军谘议参军。以从征功，封晋宁县五等男。义熙十二年，为尚书右仆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帝冲让。湛等随军至洛阳，住柏谷坞。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诸陵，湛独至五陵展敬，时人美之。

初，陈郡谢重，王胡之外孙也，于诸舅敬礼多阙，重子绚，湛之甥也，尝于公坐慢湛，湛正色谓曰："汝便是两世无渭阳情。"绚有愧色。十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赠侍中，以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经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户。

子淳，淳子植，并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学博闻，善谈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为御史中丞时，鄱阳县侯孟怀玉上母檀拜国太夫人，有司奏许。豹以妇人从夫爵，怀玉父大司农绰见居列卿，妻不宜从子。奏免尚

书右仆射刘柳等官，诏并赎论。后为丹阳尹，太尉长史，义熙九年，卒官。以参伐蜀谋，追封南昌县五等子。子淑。

淑字阳源，少有风气。年数岁，伯父湛谓人曰：“此非凡儿。”至十馀岁，为姑夫王弘所赏，博涉多通，不为章句学。文采遒艳，从横有才辩。彭城王义康命为司徒祭酒。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从母兄刘湛欲其附己，而淑不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赋诗曰：“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植兰所。”寻以久疾免官。

元嘉二十六年，累迁尚书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侵，从容曰：“今当席卷赵、魏，检玉岱宗，愿上封禅书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为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浚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　？”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还为御史中丞。

时魏军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议防御之术，淑上议，其言甚诞。淑喜夸，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人追取，谓为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浚书曰　：“闻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窃恐二三诸候有以观大国之政。”迁太子左卫率。

元凶将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萧斌等，流涕告以“明旦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淑、斌并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斌惧曰：“谨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时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问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后，为天地所不容，大祸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罢。”劭因起,赐淑等裤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与淑及左右，使以缚裤褶。淑出还省，绕床至四更乃寝。劭将出，已与萧斌同载，呼淑甚急，淑眠终不起。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辞不上。劭命左右杀之于奉化门外槐树下。劭即位，追赠太常。孝武即位，赠侍中、太尉，謚曰忠宪公。又诏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绰、卜天与四家长给禀。淑文集传于世。诸子并早卒。

兄洵，吴郡太守，謚曰贞。洵子顗。

顗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

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顗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厉色而出。左丞徐爰言于帝，请宥之，帝意解。后帝又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嗤毁，顗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由是前废帝深感顗，庆之亦怀其德。

景和元年诛群公，欲引进顗，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封新淦县子。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顿衰，始令顗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寻复反以为罪，使有司纠奏，坐白衣领职。从幸湖熟，往反数日不被命，顗虑祸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长史。休仁不行，即以顗为领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兴宗谓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 ？"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愿生出彪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征，当修德以禳之。"于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后至寻阳，曰："今知免矣。"与邓琬款狎过常，每清闲必尽日穷夜。顗与琬人地本殊，F知其有异志矣。

及至襄阳，使刘胡缮修兵械，会明帝定大事，进顗号右将军。遣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道由襄阳。顗反意已定，而粮仗未足，欲且奉表于明帝。顗子秘书丞戩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顗从之。顗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驰檄，奉劝晋安王子勋即大位，与琬书使勿解甲。子勋即位，进顗号安北将军，加尚书左仆射。顗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

胡以南运未至，军士匮乏，就顗换襄阳之资 。顗答曰 ："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不可损彻。"又信往来之言，言都下米贵，斗至数百，以为不劳攻伐，行自离散，于是拥甲以待之。明帝使顗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顗曰："卿未经为臣，今追踪窦融，犹未晚也。"及刘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飞燕，谓其F曰："我当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步取青林，欲向寻阳。夜止山间宿，杀马劳将士。顗顾伯珍曰："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散，岂非天邪 。非不能死，岂欲草间求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及旦，伯珍请求间言，乃斩顗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降。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己功。明帝忿顗违叛，流尸于江，弟子彖收瘗于石头后冈。后废帝即位，方得改葬。

顗子戩、昂。戩为黄门侍郎，戍盆城。寻阳败，伏诛。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扬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湣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湣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

湣孙少好学，有清才，随伯父洵为吴郡，拥弊衣读书，足不踰户。其从兄顗出游，要湣孙，湣孙辄称疾不动。叔父淑雅重之，语子弟曰："我门不乏贤，湣孙必当复为三公。"或有欲与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与湣孙婚耳。"湣孙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见知，宋孝武即位，稍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讳日，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湣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

大明元年，复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封兴平县子。三年，坐纳山阴人丁承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五年，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七年，转吏部尚书，左卫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临宴东宫，与T师伯、柳元景、沈庆之等并摴蒱，湣孙劝师伯酒，师伯不饮，湣孙因相裁辱曰："不能与佞人周旋。"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湣孙以寒素陵之，因此发怒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将手刃之，命引下席。湣孙色不变，沈、柳并起谢，久之得释。出为海陵太守。　废帝即位，湣孙在郡，梦日堕其胸上，因惊。寻被征管机密，历吏部尚书，侍中，骁卫将军。湣孙峻于仪范，废帝裸之迫使走，湣孙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帝泰始元年，为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

湣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高，尝着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后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深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奁湫?用，席门常掩，三径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必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F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矣。"

幼慕荀奉倩为人，孝武时求改名粲，不许，至明帝立，乃请改为粲，字景倩。其外孙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讳，反语袁湣为‘殒门’，帝意恶之，乃令改焉。”二年，迁领军将军，仗士三十人入六门。其年，徙中书令，领太子詹事。三年，转尚书仆射，寻领吏部。五年，加中书令，又领丹阳尹。

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颇有竹石，粲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啸咏自得。主人出，语笑款然。俄而车骑羽仪并至门，方知是袁尹。又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进。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尝作五言诗，言“访□渲杏睿□□哪瞬?洲”。盖其志也。

七年，为尚书令。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舆出，负砖叩头流血，砖碎伤目。自此后，粲与人语，有误道眇目者，辄涕泣弥日。尝疾，母忧念，昼寝，梦见父容色如平生，与母语曰：“湣孙无忧，将为国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贵，终当倾灭耳。”母未尝言及。粲贵重，恒惧倾灭，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损。明帝临崩，粲与褚彦回、刘勉并受顾命，加班剑二十人，给鼓吹一部。后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忧，葬竟，摄令亲职，加卫将军，不受。性至孝，居丧毁甚，祖日及祥，诏卫军断客。

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吏。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F情离阻，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事宁，授中书监，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以扬州解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书令，卫军、开府如故，并固辞，服终乃受命。加侍中，进爵为侯，又不受。

时粲与齐高帝、褚彦回、刘彦节递日入直，平决万机。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F莫能改。素寡往来，门无杂宾，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顺帝即位，迁中书监，司徙、侍中如故。　齐高帝既居东府，故使粲镇石头。粲素静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后方就。及诏移石头，即便顺旨。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曰：“石头气甚凶，往必有祸。”粲不答。又给油络通幰车，仗士五十人入殿。

时齐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刘彦节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虑不见容于齐高帝，皆与粲结，诸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齐高帝自诣粲，粲称疾不见。粲宗人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劫我入台，便无辞以拒，一如此，不复得出矣。"时齐高帝入屯朝堂，彦节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合，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克日谋矫太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齐高帝于朝堂，回率军来应，彦节、候伯等并赴石头。事泄。先是，齐高帝遣将薛深、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合，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彦节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薛深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乃便散走。齐高帝以报敬则，敬则诛韫并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深自仓门入。时粲与彦节等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攻府西门，彦节与儿踰城出。粲还坐，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挺身暗往，奋刀直前欲斩之。子最觉有异，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陨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笔作S云："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归魂坟垄，永就山丘。"僧静乃并斩之。

初，粲大明中与萧惠开、周朗同车行，逢大珩开驻车，惠开自照镜曰："无年可仕。"朗执镜良久曰："视死如归。"粲最后曰："当至三公而不终。"至是如言。

最字文高，时年十七，既父子俱殒，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并自新亭赴石头，其后皆诛。

粲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曰："吾闻出郎君者有厚赏，今袁氏已灭，汝匿之尚谁为乎？"遂抱以首。乳母号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难归汝，奈何欲杀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见汝灭门。"此儿死后，灵庆常见儿骑大宁毛狗戏如平常，经年馀，斗场忽见一狗走入其家，遇灵庆于庭噬杀之，少时妻子皆没。此狗即袁郎所常骑者也。

齐永明元年，武帝诏曰："袁粲、刘彦节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沾优隆。"于是并命改葬。

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与刘彦节等宣密谋。至是齐高帝问

曰：“汝知袁粲谋逆，何不S？”嗣祖曰：“小人无识，曲蒙袁公厚恩，实不仰负，今日就死分甘　。官若赐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独生也。”戴僧静劝杀之 。帝曰：“彼各为其主。”遂赦焉，用为省事。历朝所赏 。梁豫章王直新出合，中旨用嗣祖为师。

彖字伟才，顗弟觊之子也。觊好学美才，早有清誉，仕宋位武陵内史。彖少有风气，善属文及谈玄，举秀才，历诸王府参军，不就。觊临终与兄顗书曰：“史公才识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见诛，宋明帝投尸江中，不许敛葬。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馀日乃得，密瘗石头后冈，身自负土。怀其文集，未尝离身。明帝崩后，乃改葬顗。从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并器之。

仕宋为齐高帝太傅相国主簿，秘书丞。仕齐为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书郎兼御史中丞。坐弹谢超宗简奏依违，免官。后拜庐陵王谘议。时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胡之妇为曾口寺沙门所淫，夜入苟家，蒋之杀沙门，为官司所检，蒋之列家门秽行，欲告则耻，欲忍则不可，实己所杀，胡之列又如此，兄弟争死。江陵令宗躬S州，荆州刺史庐江王求博议。彖曰：“夫迅寒急节，乃见松筠之操，危机迥构，方识贞孤之风。窃以蒋之、胡之杀人，原心非暴，辩谳之日，友于让生，事怜左右，义哀行路。昔文举引谤，获漏疏网，蒋之心□□□□湃耍?若陷以深刑，实伤为善。”由是蒋之兄弟免死。

累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彖性刚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为人，晏请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侧曰：“外闻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穷问所以，晏曰：“袁彖为臣说之。”上衔怒良久　。彖到郡，坐过用禄钱，免官付东冶。彖妹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时年八岁，见武帝而形容惨悴，帝问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负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积日，臣所以不宁。”帝曰：“特为儿赦之。”既而帝游孙陵，望东冶，曰：“冶中有一好贵囚。”数日，与朝臣幸冶，履行库藏，因宴饮，赐囚徒酒肉，敕见彖与语，明日释之。后为侍中。彖充腴异F，每从射雉郊野，数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养于伯母王氏，事之如亲，闺门孝义。隆昌元年卒，諡靖子。

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孙也。父景隽，宋世为淮南太守，以非罪见诛。廓之终身不听音乐，布衣蔬食，足不出门，示不臣于宋，时人以比晋之王裒。T延之见其幼时，叹曰　　：“有子如袁廓足矣。”齐国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俭、柳世隆倾心待之。为太子洗马。于时何

间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侧丽，太子甚悦。廓之谏曰：“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响。”太子改容谢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败，藏于沙门。沙门将以出关，关吏疑非常人，沙门杖而语之，遂免。或云：顗败时，昂年五岁，乳媪携抱匿于庐山，州郡于野求之，于乳媪匿所见一彪，因去，遂免。会赦得出，犹徙晋安。在南唯勤学，至元徽中听还，时年十五。初顗败传首建邺，藏于武库，以漆题顗名以为志，至是始还之。昂号恸呕血，绝而复苏，以泪洗所题漆字皆灭，人以为孝感。葬讫，更制服庐于墓次，从兄彖常抚视抑譬之。

昂容质修伟，冠绝人伦，以父亡不以理，终身不听音乐。后与彖同见从叔司徒粲，粲谓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齐为王俭镇军府功曹史。俭后为丹阳尹，于后堂独引见昂，指北堂谓曰：“卿必居此。”累迁黄门郎。

昂本名千里，齐永明中，武帝谓曰：“昂昂千里之驹，在卿有之。今改卿名为昂，即字千里。”后为卫军武陵王长史。丁母忧，哀毁过礼，服未除而从兄彖卒。昂幼孤，为彖所养，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昂致书以喻之曰：

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缌，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倾干荫，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年，未达朱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每假其谈价，虚其声誉，得及人次，实亦有由。兼开拓房宇，处以华旷，同财共有，恣其取足，尔来三十馀年。怜爱之至，言无异色，姊妹孤侄，成就一时。笃念之深，在终弥固，此恩此爱，毕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为诸从，言心即事，实未忍安。昔马棱与从弟毅同居，毅亡，棱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丧，亦缘情而致制。虽识不及古，诚怀感慕。常愿千秋之后，从服期齐；不图门衰祸集，一旦草土，残息复罹今酷。寻惟恸绝，弥剧弥深。今以馀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无已之情。虽礼无明据，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临纸哽咽，言不识次。

后为御史中丞。时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多纳赇货，昂依事劾奏，不惮权家，当时号为正直。

初，昂为洗马，明帝为领军，钦昂风素，频降驾焉。及践阼，奏事

多留与语，谓曰：“我昔以卿有美名，亲经相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顾草庐。”帝甚悦。寻出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忧去职。以丧还，江路风潮暴骇，昂乃缚衣着柩，誓同沈溺。及风止，馀船皆没，唯昂船获全，咸谓精诚所致。葬讫，起为吴兴太守。

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风皆降，昂独拒境。帝手书喻之曰：

夫祸福无门，兴亡有数，天之所弃，人孰能匡。机来不再，图之宜早。顷藉听道路，承欲狼顾一隅，既未喻雅怀，聊申往意。独夫狂悖，振古未闻，穷凶极虐，岁月滋甚。天未绝齐，圣明S运，亿兆有赖，百姓来苏。吾荷任前驱，扫除京邑，屠溃之期，当不云远。兼荧惑出端门，太白入氐室，天文表于上，人事符于下，不谋同契，实在兹辰。且范岫、申胄久荐诚款，各率所守，仍为掎角；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御堂堂之师，根本既倾，枝叶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详择。昂答曰：

都史至辱诲，承藉以F论，谓仆有勤王之举，兼蒙诮责，独无送款。循复严旨，若临万仞。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见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唯仆一人敢后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无施，直是陈国贱男子耳。虽欲献心，不增大军之勇，置其愚默，甯沮F帅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飧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建康城平，昂举哀恸哭。时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请降，开门彻备而已。及至，帝亦不问其过。

天监二年，以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昂S谢曰：

恩隆绝望之辰，庆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拟。抠衣聚足，颠狈不胜。臣遍历三坟，备详六典，巡校赏罚之科，洞检生死之律，莫不严五辟于明君之朝，峻三章于圣主之日。是以涂山始会，致防风之诛，酆邑方构，有崇侯之伐。未有缓宪于斳戮之人，赊刑于耐罪之族，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实大，披心沥血，敢乞言之。

臣东国贱人，学行何取，既殊鸣雁直木，固无结绶弹冠，徒藉羽仪，易农就仕。往年滥职，守秩东隅，仰属龚行，风驱电掩，当其时

也，负鼎图者日至，执玉帛者相望；独在愚臣，顿昏大义，徇鸿毛之轻，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险薄，五湖交通，屡起田儋之变，每惧殷通之祸，空慕君鱼保境，遂失师涓抱器。后至者斩，臣甘斯戮，明刑徇F，谁曰不然。幸因约法之弘，承解网之宥，犹当降等薪粲，遂乃顿释钳赭。敛骨吹魂，还编黔庶，濯疵荡秽，入楚游陈，天波既洗，云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难，处死之难。臣之所荷，旷古不书，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遗射，卿无自外。"

寻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帝谓曰："齐明帝用卿为黑头尚书，我用卿为白头尚书，良以多愧。"对曰："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后，陛下所养。七岁尚书，未为晚达。"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十五年，为尚书左仆射，寻为尚书令。时仆射徐勉势倾天下，在昂处宴，宾主甚欢。勉求昂出内人传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获已，命出五六人，始至斋合，昂谓勉曰　："我无少年，老妪并是儿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问讯卿。"勉闻大惊求止，方知昂为贵。

昂在朝謇谔，世号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孙。虽不见用，擅声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时务。

昂雅有人鉴，游处不杂，入其门者号登龙门。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时年八十。诏即日举哀。初，昂临终遗疏不受赠謚，敕诸子不得言上行状及立铭志，凡有所须，悉皆停省。因复曰："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闇于前觉，无诚于圣朝，不识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得全门户。自念负罪私门，阶荣望绝，保存性命，以为幸甚，不谓叨窃宠灵，一至于此。常欲竭诚酬报，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吾辄S求行。誓之丹款，实非矫言。既庸懦无施，皆不蒙许，虽欲罄命，其议莫从。今日瞑目，毕恨泉壤，圣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脱有赠官，慎勿祗奉。"诸子累表陈奏，诏不许，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

初，昂之归梁，有马仙者亦以义烈称。

仙字灵馥，扶风郿人。父伯鸾，宋冠军司马。仙少以果敢闻，父忧毁瘠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仕齐位豫州刺史。

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先为设酒，乃斩于军门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仙曰：“大义灭亲。”又命斩之。怀远号泣，军中为请乃免。

武帝至新林，仙犹于江西日抄运漕。建康城平，仙举哀谓F曰：“我受人任寄，义不容降，今F寡不侔，势必屠灭。公等虽无二心，其如亲老何。我为忠臣，君为孝子，各尽其道，不亦可乎。”于是悉遣城内兵出降，余壮士数十，闭门独守。俄而兵入，围之数十重。仙令士皆持满，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诸君但来见取，我义不降。”乃槛送建康，至石头而脱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见二义士。”帝劳之曰：“射斩驱，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断运苟自嫌绝也。”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贫，赙给甚厚。仙号泣谓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获上报，今复荷殊泽，当与尔以心力自效耳。”

天监四年，师侵魏，仙每战，恒冠三军，与诸将论议，口未尝言功。人问其故，仙曰：“大丈夫为时所知，当进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愿也，何功可论？”为南义阳太守，累破山蛮，郡境清谧。以功封[洭县伯。迁司州刺史，进号贞威将军。

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悬瓠来降，武帝使仙赴之，又遣直合将军武会超、马广率F为援。仙进顿楚王城，遣副将齐苟儿助守悬瓠。魏中山王英攻悬瓠，执齐苟儿，进禽马广送洛阳，仙不能救。会超等亦相次退散，魏军进据三关，仙坐征还为云骑将军。

十年，朐山人杀琅邪太守刘晰，以城降魏，诏假仙节讨之。魏徐州刺史卢昶以F十余万赴焉，仙累战破走之。进爵为侯，迁豫州刺史，加都督。

仙自为将及居州郡，能与士卒同劳逸，身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帏幕衾屏，行则饮食与冢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攻战多克捷，士卒亦甘心为用，帝雅爱仗之。卒于州，赠左卫将军，謚曰刚。初，仙幼名仙婢，及长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 。子岩夫嗣 。

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聪敏。年数岁，父疾，昼夜不眠，专侍左右。家人劝令暂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历位太子庶子。

君正美风仪，善自居处，以贵公子早得时誉。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师万世荣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荐之。师云："须疾者衣为信命。"君正以所着襦与之，事竟取襦，云"神将送与北斗君"。君正使检诸身，于衣里获之，以为乱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无敢行巫。

迁吴郡太守。侯景乱，率数百人随邵陵王纶赴援，及台城陷，还郡。君正当官莅事有名称，而蓄聚财#，服玩靡丽。贼遣张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劝令拒守，己以戍兵自外击之，君正不能决。吴人陆映公等惧不济，贼种族其家，劝之迎贼。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贼，贼掠夺其财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枢。

枢字践言，美容仪，性沈静，好学，手不释卷。家本显贵，赀#充积，而枢独处率素，傍无交往，非公事未尝出游，荣利之怀淡如也。

侯景之乱，枢往吴郡省父疾，丁父忧。时四方扰乱，人求苟免，枢居丧以至孝闻。王僧辩平侯景，镇建邺，衣冠争往造请，枢杜门静居，不求闻达。

绍泰中，历吏部尚书、吴兴郡太守。陈永定中，征为侍中，掌选。迁都官尚书，掌选如故。

枢博学，明悉旧章。初，陈武帝长女永嗣公主，先适陈留太守钱蒇，生子岊，主及岊并卒于梁时。武帝受命，唯主追封。

至是将葬，尚书请议加蒇驸马都尉，并赠岊官。枢议曰：

昔王姬下嫁，必适诸侯。同姓为主，闻于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于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于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取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瞻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于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俪已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晋武践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远近二例，足以校明，无劳此授。今宜追赠亭侯。时议以为当。

天嘉三年，为吏部尚书，领丹阳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诏令葬讫停

宅视郡事，服阕还职。时仆射到仲举虽参掌选事，铨衡汲引，并出于枢，举荐多会上旨。谨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职司，鲜有游其门者。废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卒，謚曰简懿。有集十卷行于世。弟宪。

宪字德章，幼聪敏好学，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新义出人意表，同辈咸嗟服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爱其神采。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 。会弘正将升讲坐，弟子异集，乃延宪入室，授以麈尾，令宪竖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邪？"何、谢乃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数番，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幼期之。"时观者重遝，宪神色自若，辩论有馀，弘正亦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谘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即梁简文帝女也。

大同元年，释褐秘书郎，迁太子舍人。侯景寇逆，宪东之吴郡。寻丁父忧，哀毁过礼。陈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谒，遂抗礼长揖。中书令王劢谓宪曰："卿何矫F，不拜录公？"宪曰："于理不应致拜。"卫尉赵知礼曰："袁生举止详中，故有陈、汝之风。"

陈受命，授中书侍郎，兼散骑常侍，与黄门郎王瑜使齐，数年不遣，天嘉初乃还。

太建三年，累迁御史中丞，羽林监。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马，宪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严惮。

宪详练朝章，尤明听断，至有狱情未尽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闲为帝言之，所申理甚F。尝陪宴承香合，宾退后，宣帝留宪与卫尉樊俊徙席山亭，谈宴终日。帝谓俊曰："袁家故为有人。"其见重如此。

自侍中迁吴郡太守，以父任固辞，改授南康内史。迁吏部尚书。宪以久居清显，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诸人在职，屡有谤书，卿处事已多，可谓清白，别相甄录，且勿致辞。”

迁右仆射，参掌选事。先是宪长兄枢为左仆射，至是宪为右仆射，台省目枢为大仆射，宪为小仆射，朝廷荣之。

及宣帝不豫，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宪指麾部分，预有力焉。后主被创病笃，执宪手曰：“我儿尚幼，后事委卿。”宪曰：“群情喁喁，冀圣躬康复，后事之委，未敢奉诏。”

以功封建安县伯，领太子中庶子。寻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释奠礼，宪表请解职，不许，寻给扶二人。皇太子颇不率典训，宪手表陈谏十条，皆援引古今，言辞切直。太子虽外示容纳，心无悛改。后主欲立宠姬张贵妃子始安王为嗣，尝从容言之，吏部尚书蔡征顺旨称赞，宪厉色折之曰　：“皇太子国家储副,亿兆宅心，卿是何人，轻言废立。”然是夏竟废太子为吴兴王。后主知宪有规谏之事，叹曰：“袁德章实骨鲠臣。”即日诏为尚书仆射。

祯明三年，隋军来伐，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兵卫皆散走，朝士各藏，唯宪侍左右。后主谓曰：“我从来待卿不先馀人，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非唯由我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后主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愿陛下依梁武见侯景故事以待之。”不从，因下榻驰去。宪从出后堂景阳殿，后主投井中，宪拜哭而出。

及至长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开府仪同三司、昌州刺史。开皇十四年，授晋王广府长史。十八年，卒，时年七十，赠大将军、安成郡公，謚曰简。

长子承家，仕隋至秘书丞、国子司业。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纯素有风格。幼便笃学，老而无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克江陵，流寓岭表。陈武帝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頠。頠卒，其子纥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不从。

宣帝即位，遣章昭达讨纥，纥将败，恨不纳敬言。朝廷义之，征为太子中庶子。历左户、都官二尚书，太常卿，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进。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干局，容体魁岸，志行修谨。仕梁历诸王府佐。

侯景之乱，泌兄君正为吴郡太守，梁简文帝在东宫，板泌为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城陷，依鄱阳嗣王范。范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辩表泌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贞阳侯明僭位，以为侍中，使于齐。

陈武帝受禅，泌自齐从梁永嘉王庄往王琳所。及庄称尊号，以泌为侍中、丞相长史。琳败，F皆散，唯泌轻舟送达于北境，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然后拜辞归陈请罪，文帝深义之。

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辅，以泌为司徒左长史，卒于官。临终戒其子芳华曰："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后，敛手足旋葬，无得受赠謚。"其子述泌遗意，朝廷不许，赠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质。

论曰：天长地久，四时代谢，灵化悠远，生不再来，所以据洪图而轻天下，吝寸阴而贱尺璧。夫义重于生，空传前诰，投躯徇主，罕遇其人。观夫宋、齐以还，袁门世蹈忠义，固知风霜之概、松筠其性乎。若无阳源之节，丹青夫何取贵。顗虽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彖之出处所蹈，实懋家风。粲执履之□?近乎仁勇，古人所谓疾风劲草，岂此之谓乎？昔王经峻节，既被旌于晋世，粲之贞固，亦改葬于齐朝，其激厉之方，异代同符者矣。昂命属崩离，身逢危季，虽独夫丧德，臣节无改。拒梁武之命，义烈存焉，隆从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储嗣，无忘直道，辞荣身后，有心黜殡。自初及末，无亏风范，从微至着，皆为称职，盖一代之名公也。枢风格峻整，宪仁义率由，韩子称"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岁暮，良可称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为替矣。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七

孔靖 孔琳之 殷景仁

季恭始察孝廉，累迁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忧。隆安五年，被起为山阴令，不就。

宋武帝东征孙恩，屡至会稽，过季恭宅，季恭正昼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谓曰："起！天子在门。"既而失之，遽出，适见帝，延入结交，执手曰："卿后当大贵，愿以身为托。"于是曲意礼接，赡给甚厚。

帝后讨孙恩，时桓玄篡形已着，帝欲于山阴建义。季恭以山阴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后，于京口图之，帝亦以为然。时虞啸父为会稽内史，季恭求为府司马不得，乃出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为会稽内史，使齎封板拜授，正与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还，至即叩扉入郡。啸父本为桓玄所授，闻玄败，开门请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厘整浮华，翦罚游惰，由是境内肃清。

累迁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言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迁尚书左仆射，固让。义熙八年，复为会稽内史，修饰学校，督课诵习。十年，复为右仆射，又让不拜。除领军，加散骑常侍。

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岁，武帝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谘祭酒。从平关、洛。

宋台初建，以为尚书令，又让，乃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帝亲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及受命，加开府仪同三司，让累年不受，薨以为赠。

子灵符，位丹阳尹，会稽太守，寻加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灵符家本丰富，#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免。寻又复官。灵符悫实有材干，不存华饰，每所莅官，政绩修理。废帝景和中，犯忤近臣，为所谗构，遣使鞭杀之。二子湛之、深之于都赐死。明帝即位，追赠灵符金紫光禄大夫。

深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

令死，黄忿恨自经死，已值赦。案律，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会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伤殴及詈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詈母致死会赦之科。深之议曰："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深之议，吴免弃市。

灵符弟灵运位着作郎。灵运子琇之。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迁尚书左丞，又以职事知名。后兼左户尚书，廷尉卿。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叹息。出监吴兴郡，寻拜太守，政称清严。

明帝辅政，防备诸蕃，致密旨于上佐，使便宜从事。隆昌元年，迁琇之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杀晋熙。琇之辞，不许，欲自引决，友人陆闲谏之，琇之不从，遂不食而死。

子臻，至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臻子幼孙，梁甯远枝江公主簿、无锡令。幼孙子奂。

奂字休文，数岁而孤，为叔父虔孙所养，好学善属文。沛国刘显以博学称，每深相叹美，执其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

仕梁为尚书仪曹侍郎。时左户郎沈炯为飞书所谤，将陷重辟，连官台阁，人怀忧惧，奂廷议理之，竟得明白。

侯景陷建邺，朝士并被拘絷，或荐奂于贼率侯子鉴，乃脱桎梏，厚遇之，令掌书记。时子鉴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奂独无所下。或谏奂曰："不宜高抗。"奂曰："吾性命有在，岂有取媚凶丑，以求全乎。"时贼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奂保持得全者甚F。

寻遭母忧。时天下丧乱，皆不能终三年丧，唯奂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法度，并以孝闻。

及景平，司徒王僧辩先下辟书，引为左西掾。梁元帝于荆州即位，征奂及沈炯，僧辩累表请留之。帝手敕报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为朝廷所重如此。

僧辩为扬州刺史，又补中从事史。时侯景新平，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者。奂博物强识，甄明故实，问无不知，仪注体式，笺书表翰，皆出于奂。

陈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长史，迁给事黄门侍郎。齐遣东方老、萧轨来寇，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都下，乃除奂建康令。武帝克日决战，乃令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旦食讫，尽弃其馀，因而决战，大破贼。　武帝受禅，迁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俭素，乃饷以衣毡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独享温饱。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陈文帝即位，征为御史中丞。奂性刚直，多所纠劾，朝廷甚敬惮之。又达于政体，每所奏，未尝不称善，百司滞事，皆付咨决。

迁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中书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寻为五兵尚书。时文帝不豫，台阁F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决。及帝疾笃，奂与宣帝及到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文帝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奂乃流涕歔欷跪而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废立之事，臣不敢闻。”帝曰：“古之遗直，复见之卿。”乃用奂为太子詹事。

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出为南中郎康乐侯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为始兴王长史。奂在职清俭，多所规正，宣帝嘉之，赐米五百斛，并累降敕书，殷勤劳问。　太建六年，为吏部尚书。八年，加侍中。时有事北边，克复淮、泗，封赏叙用，纷纭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识鉴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

性耿介，绝诸请托，虽储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终不为屈。始兴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讽有司，固求台铉。奂曰：“衮章本以德

重，未必皇枝。”因抗言于宣帝　。帝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奂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后主时在东宫，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奂。奂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贰，窃谓非材。”后主深以为恨，乃自言于宣帝。宣帝将许之，奂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无藉于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帝曰：“谁可？”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代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后主时亦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奂又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后主固争之，帝以总为詹事，由是忤旨。

初，后主欲官其私宠，微讽于奂，奂不从。及左仆射陆缮迁职，宣帝欲用奂代缮，已草诏讫，后主抑遂不行。

十四年，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前军将军。未行，改领弘范宫卫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馀。有集十五卷，弹文四卷。　子绍安、绍薪、绍忠。绍忠字孝扬，亦有才学，位太子洗马、鄱阳王东曹掾。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山阴人也。曾祖群，晋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廞，光禄大夫。

琳之强正有志力，少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桓玄辅政为太尉，以为西合祭酒。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

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烦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自曩。故锺繇曰：“巧拗□耍?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之弊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

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

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不同。书曰“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

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人。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于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已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怅恨，议之而未辩。锺繇、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F矣。降死之生，诚为轻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育，仁既济物，功亦益F。又今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馀条，宜且依旧。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累迁尚书左丞，扬州中从事史，所居着绩。

时责F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务农简调。琳之于F议之外，别建言曰：

夫玺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弈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廷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F僚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请F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

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人患者乎。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单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一罢凶门之式。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桡，奏劾尚书令徐羡之亏违宪典。时羡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中从事，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使停寝其事。琳之不许，曰：“我触忤宰相，政当罪止一身。汝必

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迁祠部尚书，不事#业，家尤贫素。景平元年卒，追赠太常。

子邈有父风，官至扬州中从事。邈子凯。

凯字思远，少骨鲠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口吃，好读书，早知名。历位中书黄门侍郎。初，晋安帝时，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选，于是吏部尚书T竣奏以凯及司徒左长史王景文应举。帝不欲威权在下，其后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

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领翊军校尉，历秘书监，廷尉卿，为御史中丞。鞭令史，为有司所纠，原不问。

六年，除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性使酒仗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间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权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贫罄，无有丰约，未尝关怀。为府长史，典签谘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明晓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F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见，先遣人觇其醉醒。

性真素，不尚矫饰，遇得宝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觊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清俭，称此二人。

凯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业，二弟请假东还，凯出渚迎之，辎重十馀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凯见之尴玻□皆?：“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侧，既而正色谓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烧尽乃去。

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凯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轻之之意。凯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疗□□□移鄯浮ｂ谆罩□志伴啵?颍川鄢陵人也，后卒于南东海太守。

凯后为司徒左长史，道存代凯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

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凯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凯呼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郎至彼未几，那能得此米邪？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

永光元年，迁侍中，后为寻阳王右军长史、行会稽郡事。明帝即位，召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马庾业为右军司马，代凯行会稽郡事。时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至，说凯以废帝侈费，仓储耗尽，都下罄匮，资用已竭；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凯然其言，遂发兵驰檄。凯子长公，璪二子淹、玄并在都，驰信密报，泰始二年正月，并逃叛东归。遣书要吴郡太守顾琛，琛以母年笃老，又密迩建邺，与长子宝素谋议未判。少子宝先时为山阴令，驰书报琛，以南师已近，朝廷孤弱，不时顺从，必有覆灭之祸。凯前锋军已度浙江，琛遂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回应。

庾业既东，明帝即以代延熙为义兴，以延熙为巴陵王休若镇东长史。业至长塘湖，即与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讨，尚书张永系进。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时凯所遣孙昙瓘等军顿晋陵九里，部阵甚盛。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张永至曲阿，未知怀明安否，退还延陵就休若。诸将帅咸劝退破冈，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斩，F小定。军主刘亮又继至，兵力转集，人情乃安。

时齐高帝率军东讨，与张永等于晋陵九里曲结营，与东军相持。上遣积射将军江方兴、南台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贼形势，贼帅孙昙瓘、程扞宗、陈景远凡有五城，互相连带。扞宗城犹未固，道隆率所领急攻之，俄顷城陷，斩扞宗首。刘亮果劲，便刀楯，乃负楯而进，直入重栅，F军因之，即皆摧破。齐高帝与永等乘胜驰击之，又大破之。昙瓘因此败走，孔璪与昙生焚仓库，奔钱唐。

会稽闻西军稍近，将士多奔亡，凯不能复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凯忧遽不知所为。其夕率千人声云东讨，实趋石赐。遇潮涸不得去，F叛都尽，门生载以小船，窜于山脊村。村人缚以送晏，晏调曰：“此事孔璪所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凯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合外。临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顾琛、王昙生、袁标等并诣吴喜归罪，喜皆宥之。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于阵斩十七人，余皆原宥。

凯之起兵也，梦行宣阳门道上，顾望皆丘陵。凯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难克。”

凯弟道存，位黄门吏部郎、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薛牛?以为侍中，行雍州事，事败见杀。

殷景仁，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之，特进、左光禄大夫。父道裕，早亡。

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为宋武帝太尉行参军，历位中书侍郎。景仁不为文而敏有思致，不谈义而深达理，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

尝建议请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补侍中，累表辞让。优诏申其请，以为黄门侍郎，历左卫将军。文帝即位，委遇弥厚。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王华、王昙首、刘湛四人并为侍中，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车驾征谢晦，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景仁长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为中领军，侍中如故。

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六年，苏氏卒，车驾亲往临哭，诏欲遵二汉推恩之典。景仁议以为“汉氏推恩加爵，于时承秦之弊，儒术蔑如，惧非盛明所宜轨蹈。晋监二代，朝政之所因，君举必书，哲王之所慎。体至公者悬爵赏于无私，奉天统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万国，贻则后昆”。上从之。

丁母忧，葬竟，起为领军将军，固辞。上使纲纪代拜，遣中书舍人周赳舆载诣府。服阕，迁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代为领军，湛与景仁素善，皆被遇于武帝，俱以宰相许之。湛常居外任。会王弘、王华、王昙首相系亡，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十二年，景仁迁中书令、护军将军，仆射如故，寻复加领吏部。湛愈怒，义康纳湛言，毁景仁于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陈相王权重，非社稷计，上以为然。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称疾请解，不见许，使停家养病。湛议欲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以为文帝虽知，当不能伤至亲之爱。上微闻之，徙景仁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以为护军府。密迩宫禁，故其计不行。

景仁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函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苊埽□□锌□浼收摺＜敖□照恐□眨?景仁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之，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

代义康为扬州刺史，仆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绶，主簿代拜毕，便觉疾甚，情理乖错。性本宽厚，而忽更苛暴，问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舆出厅事观望，忽惊曰："当阁何得有大树？"既而曰："我误耳。"疾笃，文帝谓不利在州，使还住仆射下省。为州凡月馀日卒，或云见刘湛为祟。追赠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经景仁墓，诏遣致祭。

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时，位侍中、度支尚书。属父疾积久，为有司所奏。诏曰："道矜生便有病，更无横疾；恒因愚习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骑常侍。"淳字粹远，景仁从祖弟也。祖允，晋太常。父穆，以和谨致称，自五兵尚书为宋武帝相国左长史。元嘉中，位特进、右光禄大夫，领始兴王师。卒官，謚曰元子。

淳少好学，有美名，历中书黄门侍郎。黄门清切，直下应留下省，以父老特听还家。高简寡言，早有清尚，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在秘书阁撰四部书大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

子孚有父风。尝与侍中何勖共食，孚羹尽，勖云："益殷蓴羹。"勖司空无忌子也，孚徐辍箸曰："何无忌讳。"孚位吏部郎，为顺帝抚军长史。

子臻字后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彦回并赏异之。每造二公之席，辄清言毕景。王俭为丹阳尹，引为郡丞。袁昂先拜秘书丞，求臻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见倩拜，而见倩作表。"遂不为作。历位太子洗马。

淳弟冲字希远，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称。再迁度支尚书。元凶妃即淳女，而冲在东宫为劭所知遇。劭弑立，以为司隶校尉。冲有学义文辞，劭使为尚书符，罪状孝武，亦为劭尽力。建邺平，赐死。

冲弟淡字夷远，亦历黄门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见知。

论曰：季恭命偶兴王，恩深惟旧，及位致崇宠，而每存谦挹。观夫持满之戒，足以追踪古人。琇之贞素之风，不践无义之地。易曰："王臣

蹇蹇，其动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谓近之。琳之二议，深达变通之道。觊持身之节，亦曰一时之良，而听言则悖，晚致覆没，痛矣哉！景仁远大之情，着于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听计从，于斯为重，美矣乎。

卷二十八 列传第十八

褚裕之

长兄秀之字长倩，历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黄门侍郎，宋武帝镇西长史。秀之妹，晋恭帝后也。秀之虽晋氏姻戚，而尽心于武帝。迁侍中，出补大司马右司马。晋恭帝即位，为祠部尚书。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于官。

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历显官，为宋武帝车骑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廷尉卿，左卫将军。宋受命，为侍中。

淡之兄弟并尽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如此非一。及恭帝逊位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酖毒，自煮食于前。武帝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踰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儿，何关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为会稽太守。

景平元年，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逆，其支党在永兴县潜相影响。永兴令羊恂觉其谋，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诬人之罪收县职局。于是孙法先自号冠军大将军，与孙道庆等攻没县邑，更相树置，遥以鄮令司马文宣为征西大将军，建旗鸣鼓，直攻山阴。

淡之自假陵江将军，以山阴令陆邵领司马，加振武将军，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前国子博士孔欣、前员外散骑常侍谢苓之并参军事，召行参军七十馀人。前镇西谘议参军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并在艰中，皆起为将军。遣队主陈愿、郡议曹掾虞道纳二军过浦阳江。愿等战败，贼遂推锋而前，去城二十馀里。淡之遣陆邵水军御之，而身率所领出次近郊。邵与行参军漏恭期合力，大败贼于柯亭。淡之寻卒，謚曰质子。

裕之名与武帝同，故行字焉。初为太宰琅邪王行参军，武帝车骑参军，司徒左西属，中军谘议参军，署中兵，加建威将军。从征鲜卑，尽其诚力。卢循攻查浦，叔度力战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广州刺史，加

督，建威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在任四年，广营赀货，资财丰积，坐免官，禁锢终身。还至都，凡诸亲旧及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寻除太尉谘议参军、相国右司马。武帝受命，为右卫将军。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封番禺县男。寻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出为雍州刺史，领甯蛮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简致称。景平二年，卒。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着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暧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位太宰参军，亦早卒。暧子缋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

缋子球字仲宝，少孤贫，笃志好学，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诛灭，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远闻球清立，以此女妻之。

仕齐为溧阳令，在县清白，资公奉而已。仕梁历都官尚书，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着作，司徒右长史，常侍、着作如故。自魏孙礼、晋荀组以后，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后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给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驸马都尉、着作佐郎。哀公主薨，复尚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诸尚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谨实有意干，故为文帝所知。历显位，为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侍中，左卫将军，左户尚书，丹阳尹。

元凶弑逆，以为吏部尚书，复出为丹阳尹，统石头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垒，使湛之率水师俱进，湛之因携二息彦回、澄，登轻舟南奔。彦回始生一男，为劭所杀。孝武即位，以为尚书右仆射。孝建元年，为中书令、丹阳尹。后拜尚书左仆射，以南奔赐爵都乡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彦回。彦回幼有清誉。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着芒屩，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馀，甚有惭色。湛之有一牛，至所爱，无故堕听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营救之，郡中喧扰，彦回下帘不视也。又有门生盗其衣，彦回遇见，谓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见。"此门生惭而去，不敢复还，后贵乃归罪，待之如初。

尚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拜驸马都尉，除着作佐郎，累迁秘书丞。湛之卒，彦回悉推财与弟澄，唯取书数千卷。湛之有两厨宝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间，嫡母吴郡主求之，郭欲不与，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无物。"犹不许，彦回流涕固请，乃从之。袭爵都乡侯，历位尚书吏部

郎。

景和中，山阴公主淫恣，窥见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召彦回西上合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备见逼迫，彦回整身而立，从夕至晓，不为移志。公主谓曰：“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彦回曰：“回虽不敏，何敢首为乱阶。”

宋明帝即位，累迁吏部尚书。有人求官，密袖中将一饼金，因求请间，出金示之，曰：“人无知者。”彦回曰：“卿自应得官，无假此物。若必见与，不得不相S。”此人大惧，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时人莫之知也。

帝之在蕃，与彦回以风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陈事皆见从。改封雩都伯，历侍中，领尚书，右卫将军。

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尝叹曰：“褚彦回能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时人以方何平叔。尝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

时伧人常珍奇与薛安都为逆，降叛非一。后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彦回谓全其首领，于事已弘，不足大加宠异。帝不从。珍奇寻又叛。

彦回后为吴兴太守，帝寝疾危殆，驰使召之，欲托后事。及至召入，帝坐帐中流涕曰：“吾近危笃，故召卿，欲使着黄罗裸。”指床头大函曰：“文书皆函内置，此函不得复开。”彦回亦悲不自胜。黄罗裸，乳母服也。帝虽小间，犹怀身后虑。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与彦回谋诛之，彦回以为不可。帝怒曰：“卿痴不足与议事。”彦回惧而奉旨。复为吏部尚书，卫尉卿，尚书右仆射。以母老疾，晨昏须养，辞卫尉，不许。

明帝崩，遗诏以为中书令、护军将军，与尚书令袁粲受顾命，辅幼主。粲等虽同见托，而意在彦回。彦回同心理事，务弘俭约，百姓赖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赂公行，彦回不能禁也。

遭所生丧，毁顿不复可识，期年不盥栉，唯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诏断哭，禁吊客。葬毕，起为中军将军，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阳王

休范反，彦回与卫将军袁粲入卫宫省，镇集F心。彦回初为丹阳，与从弟照同载，道逢齐高帝，彦回举手指高帝车谓照曰：“此非常人也。”出为吴兴，高帝饷物别，彦回又语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将来不可测也。”及顾命之际，引高帝豫焉。

高帝既平桂阳，迁中领军，领南兖州，高帝固让，与彦回及卫军袁粲书陈情，彦回、粲答书不从，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彦回尚书令、侍中，给班剑二十人，固让令。三年，进爵为侯。服阕，改授中书监，侍中、护军如故，给鼓吹一部。

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彦回变色曰：“我谓此是食物，非曰财货，且不知堪卖钱，聊尔受之。虽复俭乏，宁可卖饷取钱也。”悉与亲游噉之，少日便尽。

明年，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骨立。葬毕，诏摄职，固辞，又以期祭礼及，表解职，并不许。

苍梧暴虐稍甚，齐高帝与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彦回默然，归心高帝。及废苍梧，群公集议，袁粲、刘彦节既不受任，彦回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事乃定。顺帝立，改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

及袁粲怀贰，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谓白虹贯日，亡宋者终此人也。”他日，粲谓彦回曰：“国家所倚，唯公与刘丹阳及粲耳，愿各自勉，无使竹帛所笑。”彦回曰：“愿以鄙心寄公之腹则可矣。”然竟不能贞固。

及高帝辅政，王俭议加黄钺，任遐曰：“此大事，应报褚公。”帝曰：“褚脱不与，卿将何计？”遐曰：“彦回保妻子，爱性命，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果无违异。

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彦回谋议，彦回曰：“西夏衅难，事必无成，公当先备其内耳。”高帝密为其备。事平，进中书监、司空。

齐台建，彦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求为齐官。高帝谦而不许。建元元年，进位司徒，侍中、中书监如故，改封南康郡公。

彦回让司徒，乃与仆射王俭书，欲依蔡谟事例。俭以非所宜言，劝彦回受命。终不就。寻加尚书令。二年，重申前命为司徒，又固让。

魏军动，高帝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从军，彦回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

三年七月，帝亲尝酎，盛暑欲夜出，彦回与左仆射王俭谏，以为“自汉宣帝以来，不夜入庙，所以诫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从之。

时朝廷机事，彦回多与议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后谓朝臣曰：“卿等并宋时公卿，亦当不言我应得天子。”王俭等未及答，彦回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识龙T。”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为朱佑久矣。”

彦回善弹琵琶，齐武帝在东宫宴集，赐以金镂柄银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宅尝失火，烟爓甚逼，左右惊扰，彦回神色怡然，索舆徐去。然世颇以名节讥之，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甯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高帝崩，遗诏以为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拜录者，有司疑立优策。尚书令王俭议，以为“见居本官，别拜录，应有策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隆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从之。寻增彦回班剑三十人，五日一朝。

顷之寝疾。彦回少时尝笃病，梦人以卜蓍一具与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岁初便寝疾。而太白荧惑相系犯上将，彦回虑不起，表逊位。武帝不许，乃改授司空、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无馀财，负责数十万，诏给东园秘器。

时司空掾属以彦回未拜，疑应为吏敬以不？王俭议：“依礼，妇在涂，闻夫家丧，改服而入。今掾属虽未服勤，而吏节禀于天朝，宜申礼敬。”司徒府史又以彦回既解职，而未恭后授，府应上服以不？俭又议：“依中朝士孙德祖从乐陵迁为陈留，未入境，卒，乐陵郡吏依见君之礼，陈留迎吏依‘聚女有吉日，齎衰吊 ’。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诏赠太宰，侍中、录尚书、公如故，增班剑为六十人，葬送礼悉依宋太保王

弘故事，諡曰文简。先是庶姓三公，车需车未有定格，王俭议官品第一，皆加幢络，自彦回始也。又诏彦回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暂S，宜赠南康郡公夫人。

长子贲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贲深执不同，终身愧恨之，有栖退之志。位侍中。彦回薨，服阕，见武帝，贲流涕不自胜。上甚嘉之，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左户尚书。常谢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讽令辞爵，让与弟蓁，仍居墓下。及王俭薨，乃骑水牛出吊，以系门外柱，入哭尽哀而退，家人不知也。会疾笃，其子霁载以归。疾小间，知非故处，大怒，不肯复饮食，内外合悉钉塞之，不与人相闻，数日裁馀气息。谢7闻其弊，往候之，排合不可开，以杵捶破，进见贲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与身俱灭者君也，岂不全之哉！"贲曰："吾少无人间心，岂身名之可慕。但愿S手归全，必在旧陇。儿辈不才，未达馀趣，移尸徙殡，失吾素心，更以此为恨耳。"永明七年卒。

蓁字茂绪，位义兴太守。八年，改封巴东郡公。明年，表让封还贲子霁，诏许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书，领前军将军。永元元年卒，赠太常，諡穆子。

蓁子向字景政，年数岁，父母相继亡没，哀毁若成人，亲表异之。及长，淹雅有器量，位长兼侍中。向风仪端丽，眉目如画，每公庭就列，为F所瞻望焉。仕梁，卒于北中郎庐陵王长史。子翔。

翔字世举，起家秘书郎，累迁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帝异焉，即日补宣城王文学，俄迁友。时宣城友、文学加正王二等，翔超为之，时论美焉。

出为义兴太守，在政洁己，省繁苛，去游费，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树，积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叶，咸以为善政所感。以秩满，吏人诣阙请之，敕许焉。寻征为吏部郎，去郡，百姓无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辞。翔居小选公清，不为请属易意，号为平允。迁侍中。

太清二年，守吏部尚书，丁母忧，以毁卒。翔少有孝行，为侍中时，母病笃，请沙门祈福，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又闻空中弹指。及旦，疾遂愈，咸以为精诚所致云。

澄字彦道，彦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纳侧室郭氏，生彦回。后尚吴郡主，生澄。彦回事主孝谨，主爱之。湛之亡，主表彦回为嫡。澄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官清显，善医术。

建元中，为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见谓曰："汝有重疾。"答曰："旧有冷疾，至今五年，F医不差。"澄为诊脉，谓曰："汝病非冷非热，当是食白瀹鸡子过多所致。"令取苏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动,开看是鸡雏,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尽。"更服所馀药，又吐得如向者鸡十三头，而病都差，当时称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为疗，立愈。寻迁左户尚书。

彦回薨，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彦回介帻犀导及彦回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锢，见原。迁侍中，领右军将军，以勤谨见知。澄女为东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照字彦宣，彦回从父弟也。父法显，鄱阳太守。

照少有高节，王俭尝称才堪保傅。为安成郡还，以一目眇，召为国子博士，不拜。

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彦回子贲往问讯照，照问曰："司空今日何在？"贲曰："奉玺绂，在齐大司马门。"照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彦回拜司徒，宾客满坐，照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

彦回性好戏，以轺车给之，照大怒曰："着此辱门户，那可令人见。"索火烧之，驭人奔车乃免。照弟炫。

炫字彦绪，少清简，为从舅王景文所知。从兄彦回谓人曰："从弟廉胜独立，乃十倍于我。"

为正员郎。从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无所得，甚猜羞，召问侍臣曰："吾旦来如铮□炜招锌尚A！弊□吣□穑□哦涝唬?"今节候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翬之禽，骄心未警。但得神驾游豫，群情便可载驩。"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迁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

升明初，炫以清尚，与彭城刘俣、陈郡谢朏、济阳江呐?殿侍文义，

号为四友。齐台建，为侍中，领步兵校尉。以家贫，建元初，出补东阳太守。前后三为侍中，与从兄彦回操行不同，故彦回之世，不至大官。

永明元年，为吏部尚书。炫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游，论者以为美。及在选部，门庭萧索，宾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纸帽箱，风吹纸剥殆尽。罢江夏郡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以冠剑为质。表自陈解，改授散骑常侍，领安成王师。国学建，以本官领博士。未拜卒，无以殡敛，时年四十一。赠太常，謚贞子。子澐。

澐字士洋。仕梁为曲阿令。历晋安王中录事，正员郎，乌程令。兄游亡，弃县还，为太尉属，延陵令，中书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东王府谘议参军。卒。

澐之为县令，清慎可纪。好学，解音律，重宾客，雅为湘东王所亲爱。

澐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温理，九岁而孤，为叔父骠骑从事中郎随所养。早有令誉，先达多以才器许之。及长，美风仪，善占对，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尚淫靡。

陈天嘉中，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还迁中书侍郎。

太建中，山阴县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赃汙免，宣帝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玠，帝曰："甚善，卿言与朕意同。"乃除山阴令。县人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锁次的等，具状S台，宣帝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人八百余户。时舍人曹义达为宣帝所宠，县人陈信家富，谄事义达，信父显文恃势横暴。玠乃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于是吏人股栗。信后因义达谮玠，竟坐免官。玠在任岁馀，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输课最，不后列城，除残去暴，奸吏局蹐。若谓其不能自润脂膏，则如来命，以为不达从政，吾未服也。"时人以为信然。皇太子知玠无还装，手书赐粟米二百斛，于是还都。

后累迁御史中丞。玠刚毅有胆决，善骑射。尝从司空侯安都于徐州出猎，遇猛兽，玠射之，载发皆中口入腹，俄而兽毙。及为御史中丞，

甚有直绳之称。卒于官，皇太子亲制志铭，以表惟旧。至德二年，赠秘书监。所制章奏杂文二百馀篇，皆切事理，由是见重于世。

子亮，位尚书殿中侍郎。

论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坠。彦回以此世资，时誉早集，及于逢迎兴运，谤议沸腾，既以人望见推，亦以人望而责也。照贞劲之性，炫廉胜之风，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谅直，文武兼资，可谓世业无隕者矣。

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九

蔡廓

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起家着作佐郎。后为宋武帝太尉参军、中书黄门郎，以方鲠闲素，为武帝所知。载迁太尉从事中郎，未拜，遭母忧。性至孝，三年不栉沐，殆不胜丧。

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从之。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武帝以廓刚直，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亮每事谘廓然后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终不为屈。迁司徒左长史，出为豫章太守。

征为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言署纸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权要，徙为祠部尚书。

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

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每至岁时，皆束带诣门。奉兄轨如父，家事大小，皆谘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时轨为给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兴宗。

兴宗字兴宗，幼为父廓所重，谓有己风。与亲故书曰：“小儿四岁，神气似可，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故以兴宗为之名，以兴宗为之字。

年十岁丧父，哀毁有异凡童。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

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 。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寻又丧母。

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为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并与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绰被诛，凶威方盛，亲故莫敢往，兴宗独临哭尽哀。

孝武践阼，累迁尚书吏部郎。时尚书何偃疾患，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便可开门当之，无所让也。”

后拜侍中，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孝武新年拜陵，兴宗负玺陪乘。及还，上欲因以射雉,兴宗正色曰：“今致虔园陵，情敬兼重，从禽犹有馀日，请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车，由是失旨。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事平，孝武舆驾出宣阳门，敕左右文武叫称万岁。兴宗时陪辇，帝顾曰：“卿独不叫？”兴宗从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应涕泣行诛，岂得军中皆称 万岁。”帝不悦。

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谓曰：“卿何敢故尔触网？”兴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既犯严制，政当甘于斧钺耳。”帝有惭色。又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甯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兴宗时在直，请急，诣朗别。上知尤怒。坐属疾多日，白衣领职。

后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时坦已死，子令孙作山阳郡，自系廷尉。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见从。

出为东阳太守，后为左户尚书，转掌吏部。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唯兴宗以方直见惮，不被侵媟。尚书仆射T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每至官赌，常在胜朋。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

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

时义恭录尚书，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兴宗职管九流，铨衡所寄，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挠，阿顺法兴，恒虑失旨，每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

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 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T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

兴宗每奏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存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闇，不亲万机，选举密事，多被删改，非复公笔□□恢□呛翁熳右狻！蓖蹙拔摹⑫蛔□?迁授失序，兴宗又欲改为美选。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率殷恒为中庶子。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常侍如故；殷恒为黄门，领校。太宰嫌安都为多，欲单为左卫。兴宗曰：“率、卫相去，几何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则顿为降贬。若谓安都晚过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轻，宜有选序，谨依选体，非私安都。”义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 ？”兴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实远。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使选令史T禕之、薛庆先等往复论执，义恭然后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为右卫，加给事中，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为吴郡太守，固辞；又转南东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言兴宗之失。诏付外详议，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兴宗及尚书袁湣孙私相许与，自相选署，乱群害政，混秽大猷。于是除兴宗新昌太守，郡属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得。及兴宗被徙，论者并言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

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并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为雍州刺史，固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情所见，在内大臣，

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颢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比者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士庶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关门绝客，以避悠悠之请谒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羡复命，庆之使要兴宗。兴宗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今所忌惮，唯在于公。公威名素着，天下所服，今举朝惶惶，人怀危怖，指撝之日，谁不影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仆昔佐贵府，蒙眷异常，故敢尽言，愿思其计。”庆之曰：“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复要富贵，期功赏，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着，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谁敢不从？仆在尚书中，自当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诸所行造，人间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恶之祸也。且车驾屡幸贵第，酣醉弥留。又闻斥屏左右，独入合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仆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详其祸福。”庆之曰：“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政当　抱忠以没耳。”顿之，庆之果以见忌致祸。

时领军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玄谟当建大事，或言已见诛。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兴宗故郡人也，为玄谟所信，使至兴宗间。兴宗谓曰：“领军比日殊当忧惧。”法荣曰；“顷者殆不复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因法荣劝玄谟举事　。玄谟又使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其当不泄君语。”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当夜幸着作佐郎江呎□□俗诔寺沓荡印5缆〈映岛蠊□?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掐兴宗手曰：“蔡公勿言。”

时帝每因朝宴，棰殴群臣，自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湣孙等咸见陵曳，唯兴宗得免。

顷之，明帝定大事。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女婿韦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

会机，但大事难行耳。季#言亦何益。”玄谟有惭色。

当明帝起事之夜，废帝横尸太医合口。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景文曰：“此虽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

时诸方并举兵反，朝廷所保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宜镇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上从之。

迁尚书右仆射，寻领卫尉。明帝谓兴宗曰：“顷日人情言何？事当济不？”兴宗曰：“今米甚丰贱，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尚书褚彦回以手板筑兴宗，兴宗言之不已。 上曰：“如卿言。”

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从登南掖门楼以观之。兴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兴宗始昌县伯，固让，不许，改封乐安县伯，国秩吏力，终以不受。

时殷琰据寿阳为逆，遣辅国将军刘勉攻围之。四方既平，琰婴城固守。上使中书为诏譬琰，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顺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今直使中书为诏，彼必疑非真。”不从。琰得诏，谓刘勉诈造，果不敢降，久乃归顺。

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后遣使归款，泰始二年冬，遣镇军将军张永率军迎之。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不过须单使一人，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时张永已行，不见信。安都闻大军过淮，果引魏军。永战大败，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见如此。初，永败问至，上在干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兴宗　　。谓休仁曰：“吾惭蔡仆射。”以败书示兴宗，曰：“我愧卿。”

三年，出为郢州刺史。初，吴兴丘珍孙言论常侵兴宗。珍孙子景先人才甚美，兴宗与之周旋。及景先为鄱阳郡，会晋安王子勋为逆，转在竟陵，为吴喜所杀。母老女幼，流离夏口。兴宗至郢州，亲自临哭，致其丧柩，家累皆得东还。

迁会稽太守，领兵置佐，加都督。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幸臣

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兴宗皆以法绳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长，督责无穷，S罢省之，并陈原诸逋负，解遣杂役，并见从。三吴旧有乡射礼，元嘉中，羊玄保为吴郡行之，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

明帝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彦回、中领军刘勉、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弘兴宗为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君不得尔。"弘还，依事S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至是，兴宗复尔。

道隆等以兴宗强正，不欲使拥兵上流，改为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拜。

兴宗行己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与父廓善，兴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孙敬玉尝通兴宗侍儿，被禽反接，兴宗命与杖，敬玉了无怍容。兴宗奇其言对，命释缚，试以伎能，高其笔劄，因以侍儿赐之，为立室宇，位至尚书右丞。其遏恶扬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

兴宗家行尤谨，奉归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学。书让锡弟僧达曰："昔谢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为世所重如此。

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觊始生子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觊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为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S。帝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旧意既乖，彖亦他娶。甚后彖家好不终，顗又祸败，彖亦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姻。明帝亦敕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

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遗命薄葬，奉还封爵。追赠后授， 子顺固辞不受，又奉表疏十馀上。诏特申其请，以旌克让之风。

初，兴宗为郢州，府参军彭城T敬以式卜曰：“亥年当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开府之授，而太岁在亥，果薨于光禄大夫云。文集传于世。

子顺字景玄，方雅有父风，位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卒。弟约。　约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驸马都尉。仕齐，累迁太子中庶子、领屯骑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约脱武冠解剑，于省眠至下鼓不起，为有司所奏，赎论。

出为宜都王冠军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谓曰：“今用卿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约曰：“南豫密迩京师，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居右任，主佐之间穆如也。

迁司徒左长史。齐明帝为录尚书辅政，百僚脱屐到席，约蹑屐不改。帝谓江祏曰：“蔡氏是礼度之门，故自可悦。”祏曰：“大将军有揖客，复见于今。”

约好饮酒，夷淡不与世杂。永元二年，卒于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赠太常。弟撙。

撙字景节，少方雅退默，与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丁母忧，庐于墓侧。齐末多难，服阕，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长史，并不就。

梁台建，为侍中，迁临海太守。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复为侍中，吴兴太守。初，撙在临海，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约生子，酬乳哺直。权死后，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撙判还本主。吴能为巫，出入撙内，以金钏赂撙妾，遂改判与吴。元孙挝登闻鼓讼之，为有司劾。时撙已去郡，虽不坐，而常以为耻。口不言钱，及在吴　兴，不饮郡井，斋前自种白苋紫茄，以为常饵，诏褒其清。加信武将军。

时帝将为昭明太子纳妃，意在谢氏。袁昂曰：“当今贞素简胜，唯有蔡撙。”乃遣吏部尚书徐勉诣之，停车三通不报。勉笑曰：“当须我召也。”遂投刺乃入。

天监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祆道聚F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转寇吴兴，吏人并请避之。撙坚守不动，命F出战，摧破斩承伯，馀党悉平。

累迁吏部尚书，在选弘简有名称。又为侍中，领秘书监。武帝尝谓曰：“卿门旧尚有堪事者多少 ？”撙曰：“臣门客沈约、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无人。”约时为太子少傅，岫为右卫将军。

撙风骨鲠正，气调英嶷，当朝无所屈让。尝奏用琅邪王筠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参掌通署，乃推白牒于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谓举尔所知，许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无烦参掌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尝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驾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寻悔，取事为画。

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撙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

性甚凝厉，善自居适。女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来造谒，往往称疾相闻，间遣之。及其引进，但暄寒而已，此外无复馀言。

后为中书令，卒于吴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尝谓诸宾曰：“自蔡侯卒，不复更见此人。”其为名辈所知如此。　　子彦深，宣城内史。彦深弟彦高，给事黄门侍郎。彦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长，博涉经传，有文词，尤工草隶。陈太建元年，累迁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拜驸马都尉、中书侍郎，迁晋陵太守。及将之郡，更令左右修中书廨宇，谓宾友曰：“庶来者无劳。”

寻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趣时者多讥焉。宣帝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　。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帝默然而止。肃闻而不平，义兴公主日谮之，寻免官，迁交趾。顷之追还。

后主嗣位，为给事黄门侍郎。后主尝置酒，欢甚，将移宴弘范宫，F人咸从，唯凝与袁宪不行。后主曰：“何为？”凝曰：“长乐尊严，非酒后所过，臣不敢奉诏。”F人失色。后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后主谓吏部尚书蔡征曰：“蔡凝负地矜才，无所用也。”寻迁信威晋熙王府长史，郁郁不得志。乃喟然叹曰：“天道有废兴，夫子云‘乐天知命’，斯

理庶几可达。”因着小室赋以见志。陈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颇知名。

论曰：蔡廓体业弘正，风格峻举。兴宗出内所践，不陨家声。位在具臣，而情怀伊、霍，仁者有勇，验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风素气，无乏于时，其所以取贵，不徒然矣。至于矜倨之失，盖其风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

何尚之

尚之少颇轻薄，好撉蒱，及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家贫，初为临津令。宋武帝领征西将军，补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还都。因患劳病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

少帝即位，为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迁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于冶渚。及至郡，叔度谓曰："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有几客？"答曰："殆数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尝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F，及废徙东阳，船泊征虏亭积日，乃至亲旧无复相窥者。"

后拜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之。立宅南郭外，立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潁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

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迁吏部尚书。

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文帝："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引升后进。晔事□凑茫?便豫相黜斥，万姓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

二十二年，为尚书左仆射。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尚之又谏，上不许，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为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夜，尚之又表谏，上优诏纳之。

先是患货少，铸四铢钱，人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凡创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F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未容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愦乱，人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长世之业。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领军沈演之以为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二十八年，为尚书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着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文帝与江夏王义恭诏曰："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当未宜申许。"尚之还摄职。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

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于是袁淑乃录古来隐士有□?名者，为真隐传以嗤焉。时或遣军北侵，资给戎旅，悉以委之。

元凶弑立，进位司空、尚书令。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端，并得全免。

孝武即位，复为尚书令。丞相南郡王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义宣司马竺超、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于法为重，超从坐者由是得原。

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萧思话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寔为津要，于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宜复合二州，上不许。

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于殿庭戏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苦。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

尚之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T延之少相好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常谓延之为沐，延之目尚之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问路人云："吾

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有人尝求为吏部郎，尚之叹曰：“此败风俗也。官当图人，人安得图官。”延之大笑曰：“我闻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势，彼势之所求，子何疑焉。”所与延之论议往反，并传于世。

尚之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执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故一无荐举。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见称。复以本官领中书令。薨年七十九，赠司空，謚曰简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为侍中，掌诏诰。时尚之为司空、尚书令，偃居门下。父子并处权要，时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摄机宜，曲得时誉。

会孝武即位，任遇无改。历位侍中，领太子中庶子。时求谠言，偃以为“宜重农恤本，并官省事，考课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奸。责成良守，久于其职；都督刺史，宜别其任”。

改领骁骑将军，亲遇隆密，有加旧臣。转吏部尚书。尚之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酪?荣。侍中T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竣既任遇隆密，谓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领选，竣逾愤懑，与偃遂隙。竣时权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灵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备加医疗乃得差。

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卒官，孝武与T竣诏，甚伤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慧景，选尚宋孝武长女山阴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中书郎。景和世，山阴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彦回侍己，彦回虽拘逼，终不肯从。与戢同居止月馀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彦回参朝政，引戢为侍中，时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辞内侍，改授司徒左长史。

齐高帝为领军，与戢来往，数申欢宴。高帝好水引饼，戢每设上焉。久之，复为侍中。累迁高帝相国左长史。建元元年，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彦回曰：“宋时王球从侍中、中书令单作吏部尚书，资与戢相似，领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圣旨每以蝉冕不宜

过多，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便有三蝉，若帖以骁、游，亦不为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戢美容仪，动止与褚彦回相慕，时人号为“小褚公”。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出为吴兴太守。上颇好画扇，宋孝武赐戢蝉雀扇，善画者顾景秀所画。时吴郡陆探微、顾宝先皆能画，叹其巧绝。戢因王晏献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为郁林王后。又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铄，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为文帝挽郎。历位太子洗马，丹阳郡丞，清退无嗜欲。后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还吴葬旧墓。除中书郎，不拜。仍住吴，隐居波若寺，足不踰户，人莫见其面。

宋明帝崩，出奔国哀，除永嘉太守。求时寄住南涧寺，不肯诣台，乞于野外拜受，见许。一夜忽乘小船逃归吴，隐武丘山。齐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

初，求父铄素有风疾，无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无宦情。求弟点。

点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忧，几至灭性。及长，感家祸，欲绝昏宦，尚之强为娶琅邪王氏。礼毕，将亲迎，点累涕泣，求执本志，遂得罢。

点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门户自矜。博通群书，善谈论。家本素族，亲姻多贵仕。点虽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间，不簪不带，以人地并高，无所与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车，蹑草屩，恣心所适，致醉而归。故世论以点为孝隐士，弟胤为小隐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称重其通,号曰“游侠处士”。兄求亦隐吴郡武丘山。求卒，点菜食不饮酒，讫于三年，腰带减半。

宋泰始末，征为太子洗马。齐初，累征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与陈郡谢7、吴国张融、会稽孔德璋为莫逆友。　点门世信佛，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德璋为筑室焉。园有卞忠贞冢，点植花于冢侧，每饮必举酒酹之。招携胜侣，乃名德桑门，清言赋咏，优游自得。

初，褚彦回、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回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王俭闻之，欲候点，知不可见，

乃止。豫章王嶷命驾造点，点从后门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闻之，曰：“豫章王尚望尘不及，吾当望岫息心。”后点在法轮寺，子良就见之，点角巾登席，子良欣悦无已，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枪。

点少时尝患渴利，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

性通悦好施，远近致遗，一无所逆，随复散焉。尝行经朱雀门街，有自车后盗点衣者，见而不言，旁人禽盗与之，点乃以衣施盗。盗不敢受，点令告有司，盗惧乃受之。

点雅有人伦鉴，多所甄拔。知吴兴丘迟于幼童，称济阳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哀乐过人。尝行逢葬者，叹曰：“此哭者之怀，岂可思邪。”于是悲恸不能禁。

老又娶鲁国孔嗣女，嗣亦隐者。点虽昏，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谕其意。吴国张融少时免官，而为诗有高言，点答诗曰：“昔闻东都日，不在简书前。”虽戏而融久病之。及点后昏，融始为诗赠点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点亦病之。

永元中，崔慧景围城，人间无薪，点悉伐园树以赡亲党。慧景性好佛义，先慕交点，点不顾之。至是乃逼召点，点裂裙为裤，往赴其军，终日谈说，不及军事。其语默之□绱恕；?景平后，东昏大怒，欲诛之。王莹为之惧，求计于萧畅。畅谓　茹法珍曰：“点若不诱贼共讲，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应得封。”东昏乃止。

梁武帝与点有旧，及践阼，手诏论旧，赐以鹿皮巾等，并召之。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帝赠诗酒，恩礼如旧，仍下诏征为侍中。捋帝须曰：“乃欲臣老子。”辞疾不起。复下诏详加资给，并出在所，日费所须，太官别给。

天监二年卒，诏给第一品材一具，丧事所须，内监经理。点弟胤。

胤字子季，出继叔父旷，故更字胤叔。年八岁，居忧，毁若成人。及长轻薄不羁，晚乃折节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锺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瓛与汝南周顒深器异之。仕齐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反。

历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

后以国子祭酒与太子中庶子王莹并为侍中。时胤单作祭酒，疑所服。陆澄博古多该，亦不能据，遂以玄服临试。尔后详议，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

及郁林嗣位，胤为后族，甚见亲待。为中书令，领临海、巴陵王师。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恒与学徒游处其内。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未及发，闻谢朏罢吴兴郡不还，胤恐后之，乃拜表解职，不待报辄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寻有诏许之。

胤以会稽山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初，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隐，世号点为“大山”， 胤为“小山”，亦曰“东山”。兄弟发□湟欤□酥战砸□□?谓何氏三高。

永元中，征为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为军谋祭酒，并与书诏，不至。及帝践阼，诏为特进、光禄大夫，遣领军司马王杲之以手敕谕意，并征谢朏。

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单衣鹿皮巾执经卷，下床跪受。诏出，就席伏读。胤因谓杲之曰：“吾昔于齐朝欲陈三两条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世传晋室欲立阙，王丞相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国所先。圆丘南郊，旧典不同。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圆丘祠天皇大帝、北极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谬。卿宜陈之。”杲之曰：“仆之鄙劣，岂敢轻议国典，此当敬俟叔孙生耳。”

及杲之从谢朏所还，问胤以出期。胤知朏已应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复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谓曰：“卿何不遣传诏还朝拜表，留与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闻此例。”胤曰：“檀弓两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胤处名誉尤迈矣。

杲之还，以胤意奏闻，有敕给白衣尚书禄。胤固辞。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月中常命驾式闾，谈论终日。

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学徒，乃迁秦望山。山有飞泉，乃起学舍，即林成援，因岩为堵；别为小合室，寝处其中，躬自S闭，僮仆无得至者。山侧营田二顷，讲隙从生徒游之。胤 初迁将筑室，忽见二人着玄冠，容貌甚伟，问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处云："此中殊吉。"忽不复见。胤依言而卜焉。寻而山发洪水，树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锺嵘作瑞室颂，刻石以旌之。

及元简去郡，入山与胤别。胤送至都赐埭，去郡三里，因曰："仆自弃人事，交游路断，自非降贵山薮，岂容复望城邑。此埭之游，于今绝矣。"执手涕零。

何氏过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寿，乃移还吴，作别山诗一首，言甚凄怆。

至吴，居武丘山西寺讲经论，学僧复随之。东境守宰经途者，莫不毕至。胤常禁杀，有虞人逐鹿，鹿径来趋胤，伏而不动。又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

初，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山，后还都，卒于锺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见一名僧，授胤香炉奁并函书，云："贫道发自扬都，呈何居士。"言讫失所在。胤开函，乃是大庄严论，世中未有。访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于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远以状S昭明太子，太子钦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疾，妻江氏梦神告曰："汝夫寿尽，既有至德，应获延期，尔当代之。"妻觉说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梦见一神女并八十许人，并衣帢，行列在前，俱拜床下，觉又见之，便命营凶具。既而疾困不复瘳。

初，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夔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门人议之。学生锺岏曰："夔之就脯，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犷壳 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

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竟陵王子良见岏议大怒。汝南周顒与胤书，劝令食菜，曰：“变之大者，莫过死生，生之所重，无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极切，滋味之在我可赊。若云三世理诬，则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来，生死常事，则伤心之惨，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气之类，虽不身践，至于晨凫夜鲤，不能不取备屠门。财贝之经盗手，犹为廉士所弃，生性之一S銮刀，宁复慈心所忍。驺虞虽饥，非自死之草不食，闻其风者，岂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复片言发起耳。”故胤末年遂绝血味。

胤注百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风。

何炯字士光，胤从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从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白皙美容貌，从兄求、点每曰：“叔宝神清，杜乂肤清，今观此子，复见卫、杜在目。”从兄戢谓人曰：“此子非止吾门之宝，亦为一代伟人。”

炯常慕恬退，不乐进仕。从叔昌宇谓曰：“求、点皆已高蹈，汝无宜复尔。且君子出处亦各一途。”

年十九，解褐扬州主簿，举秀才，累迁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书侍御史。以父疾陈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带，头不栉沐，信宿之间，形貌顿改。及父卒，号恸不绝声，藉地腰脚虚肿。医云：“须服猪蹄汤。”炯以有肉味不肯服，亲友请譬，终于不回，遂以毁卒。

先是谓家人曰：“王孙、玄晏所尚不同，长鱼、庆绪于事为得。必须俭而中礼，无取苟异。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瓯粗粥，如常日所进。”又伤两兄并淡仕进，故禄所不及，恐而今而后， 温饱无资。乃滋然下泣，自外无所言。

何昌宇字俨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宇少而清靖，独立不群，所交者必当世清名，是以风流籍甚。仕宋为尚书仪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风素见重。母老求禄，出为湘东太守。还为齐高帝骠骑功曹。

昌宇在郡，景素被诛，昌宇痛之，至是S高帝理其冤，又与司空褚彦回书极言之。高帝嘉其义。历位中书郎、王俭卫军长史，俭谓昌宇曰：“后任朝事者，非卿而谁？”

临海王昭秀为荆州，以昌宇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将践阼，先使裴叔业丧旨诏昌宇，令以便宜从事。昌宇拒之曰：“国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万里之事，临海王未有失，宁得从君单诏邪？即时自有S闻，须反更议。”叔业曰：“若尔便是拒诏，拒诏，军法行事耳。”答曰：“能见杀者君也，能拒诏者仆也。君不能见杀，政有沿流之计耳。”昌宇素有名德，叔业不敢逼而退。上闻而嘉之，昭秀由此得还都。

昌宇后为吏部尚书，尝有一客姓闵求官。昌宇谓曰：“君是谁后？”答曰：“子骞后。”昌宇团扇掩口而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

昌宇不杂交游，通和泛爱，历郡皆以清白称。后卒于侍中，领骁骑将军。赠太常，謚曰简子。子敬容。

敬容字国礼，弱冠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梁天监中，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绩，吏人称之。累迁守吏部尚书，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出为吴郡太守，为政勤恤人隐，辩讼如神，视事四年，政为天下第一。吏人诣阙请树碑，诏许之。复为吏部尚书、侍中，领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长八尺，白皙美须眉，性矜庄，衣冠鲜丽。武帝虽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须洁。尝有侍臣衣带卷折，帝怒曰：“卿衣带如绳，欲何所缚。”敬容希旨，故益鲜明。常以胶清刷须，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为尚书右仆射，参掌选事。迁左仆射、丹阳尹，并参掌大选如故。

敬容接对宾朋，言词若讷，酬答二宫，则音韵调畅。大同中，朱雀门灾，武帝谓群臣曰：“此门制狭，我始欲改构，遂遭天火。”相顾未答，敬容独曰：“此所谓先天而天不违。”时以为名对。

五年，改为尚书令，参选事如故。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晋魏以来旧事，且聪明识达，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而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包苴饷馈，无贿则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

其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小为“口”。陆倕戏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语，故嘲诮日至。尝有客姓吉，敬容问：“卿与邴吉远

近？”答曰：“如明公之与萧何。”时萧琛子巡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嘲之，亦不屑也。

帝尝梦具朝服入太庙拜伏悲感，旦于延务殿说所梦。敬容对曰：“臣闻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陛下性与天通，故应感斯梦。”上极然之，便有拜陵之议。

后坐妾弟费慧明为道仓丞夜盗官米，为禁司所执，送领军府。时河东王誉为领军，敬容以书解慧明。誉前经属事不行，因此即封书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张绾奏敬容协私罔上，合弃市。诏特免职。到溉谓朱异曰：“天时便觉开 霁。”其见嫉如此。

初，沙门释宝志尝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耳。”及敬容为宰相，谓何姓当为其祸，故抑没宗族，无仕进者，至是竟为河东所败。

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敬容S预听，敕许之。又起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昔，冀其复用。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

草莱之人，闻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门。醉尉将不敢呵，灰然不无其渐，甚休！敢贺于前，又将吊也。

昔流言裁至，公旦东奔，燕书始来，子孟不入。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且暴鳃之鱼，不念杯酌之水，云霄之翼，岂顾笼樊之粮。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侯纳言加首，鸣玉在腰，回丰貂以步文昌，耸高蝉而趋武帐，可谓盛矣。不以此时荐才拔士，少报圣主之恩，今卒如爰丝之说，受责见过，方复欲更窥朝廷，觖望万分，窃不为左右取也。昔窦婴、杨恽亦得罪明时，不能谢绝宾客，犹交党援，卒无后福，终益前祸。仆之所吊，实在于斯。

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未必皆感惠怀仁，有灌夫、任安之义，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复用也。夫在思过之日，而挟复用之意，未可为智者说矣。夫君侯宜杜门念失，无有所通，筑茅茨于锺阜，聊优游以卒岁，见可怜之意，着待终之情，复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贡更也之譬，少戢言于F口，微自救于竹帛，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闻知，尚有冀也。

仆东锉扇耍□胙丩椅尴螫姡□芴煜轮□浚□?执事道之，故披肝胆，示情素，君侯岂能鉴焉。

太清元年，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袭建邺， 敬容自府移家台内。初，景涡阳退败，未得审实，传者乃云其将暴显反，景身与F并没。朝廷以为忧。敬容寻见东宫，简文谓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简文失色，问其故，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

是年，简文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氏丧乱，颇由祖尚虚玄，胡贼遂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三年，卒于围内。

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因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故寺堂宇颇为宏丽 。时轻薄者因呼为“F造寺”。及敬容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无馀财货，时亦以此称之。

敬容特为从兄胤所亲爱，胤在若邪山尝疾笃，有书云 ：“田畴馆宇悉奉F僧，书经并归从弟敬容。”其见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岁。在吴，临还与胤别，胤问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纸笔，名曰珏。曰：“书云两玉曰珏，吾与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谓钰也。”位秘书丞，早卒。

论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辅，行己之□□□慧u闲。及乎洗合取讥，皮冠获诮，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许。然父子一时并处权要，虽经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谓巧宦，此之谓乎。点、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则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则未舍名誉。观夫子皙之赴慧景，子季之矫敬冲，以?以心，居然可测。而高自标致，一代归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虚胜之风，江东所尚，不然何以至于此也？昌宇雅仗名节，殆曰人望。敬容材实干蛊，贿而败业，惜乎。

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一

张裕

茂度仕为宋武帝太尉主簿、扬州中从事，累迁别驾。武帝西伐刘毅，北伐关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为都督、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绥静百越，岭外安之。

元嘉元年，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讨荆州刺史谢晦，诏益州遣军袭江陵。晦平，西军始至白帝。茂度与晦素善，议者疑其出军迟留。弟邵时为湘州刺史，起兵应大驾。上以邵诚节，故不加罪。累迁太常，以脚疾出为义兴太守。上从容谓曰："勿以西蜀介怀。"对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

后为都官尚书，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茂度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会稽太守。素有吏能，职事甚理。卒于官，謚曰恭子。

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镜、永、辩、岱俱知名，时谓之张氏五龙。

镜少与光禄大夫T延之邻居，T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从篱边闻之，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　仕至新安太守。演、镜兄弟中名最高，馀并不及。

初，裕曾祖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云。

永字景云，初为郡主簿，累迁尚书中兵郎。先是尚书中条制繁杂，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为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称绩。又除广陵王诞北中郎录事参军。　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文帝所知。纸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S，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所制置，皆受则于永。永既有才能，每尽心力，文帝谓堪为将。二十九年，以永为扬威将军、冀州刺

史，加都督。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进攻碻磝，累旬不拔，为魏军所杀甚F。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告诸将，F军惊扰，为魏所乘，死败涂地。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系于历城狱。文帝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诏责永等与思话。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

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谯王义宣起义，又改永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宣则二军驰赴国难。时萧思话在彭城，义宣虑二人不相谐缉，与思话书，劝与永坦怀。又使永从兄长史张畅与永书勖之，使远慕廉、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从事中郎，领中兵。

孝武孝建元年，臧质反，遣永辅武昌王浑镇京口。大明三　年，累迁廷尉。上谓曰："卿既与释之同姓，欲使天下复无冤人。"永晓音律，太极殿前钟声嘶，孝武尝以问永。永答锺有铜滓，乃扣锺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

明帝即位，为青冀二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统诸将讨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战克捷。破薛索儿。又迁镇军将军，寻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

时薛安都据彭城请降，而诚心不款。明帝遣永与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锋诸军事，进军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狈引军还，为魏军追大败，复遇寒雪，士卒离散。永脚指断落，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

三年，徙会稽太守，加都督，将军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贬，降号左将军。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虽除，犹立灵座，饮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车好马，号曰侍从。有军事，辄语左右报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儿功，封孝昌县侯。在会稽，宾客有谢方童、阮须、何达之等窃其权，赃货盈积。方童等坐赃下狱死，永又降号冠军将军。

废帝即位，为右光禄大夫、侍中，领安成王师。出为吴郡太守。元徽二年，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驱驰，志在宣力，其为将帅，能与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给赐脯饩，必棋坐齐割，手自颁赐。年虽已老，志气未衰，优游闲任，意甚不乐。及有此授，喜悦非常，即日命驾还都。未之镇，遇桂阳王休范作乱，永率所领屯白下。休

范至新亭，前锋攻南掖门，永遣人觇贼，既反，唱言台城陷，永F溃，弃军还。以旧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发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从事，累迁东迁令。时殷冲为吴兴太守，谓人曰："张东迁亲贫须养，所以栖迟下邑。然名器方显，终当大至。"

后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有司以岱违制，将欲纠举。宋孝武曰："观过可以知仁，不须案也。"

累迁山阴令，职事闲理。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未亲政事，以岱为冠军谘议参军，领彭城太守，行府、州、国事。后临海王为征虏将军广州，豫章王为车骑扬州，晋安王为征虏南兖州，岱历为三府谘议三王行事，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得。或谓岱曰："主王既幼，执事多门，而每能缉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为政端平，待物以礼，悔吝之事，无由而及；明闇短长，更是才用多少耳。"

入为黄门郎。新安王子鸾以盛宠为南徐州，割吴郡属焉。高选佐史，孝武召岱谓曰："卿美效夙着，兼资宦已多，今欲用卿为子鸾别驾，总刺史之任，无谓小屈，终当大申也。"帝崩，累迁吏部郎。泰始末，为吴兴太守。元徽中，为益州刺史，加都督。数年，益土安其政。

累迁吏部尚书。王俭为吏部郎，时专断曹事，岱每相违执。及俭为宰相，以此颇不相善。

兄子瑰、弟恕诛吴郡太守刘遐，齐高帝欲以恕为晋陵郡。岱曰："恕未闲从政，美锦不宜滥裁。"高帝曰："恕为人我所悉，其又与瑰同勋，自应有赏。"岱曰："若以家贫赐禄，此所不论；语功推事，臣门之耻。"加散骑常侍。

建元元年，中诏序朝臣，欲以右仆射拟岱。褚彦回谓得此过优，若别有忠诚，特宜升引者，别是一理。"诏更量。

出为吴郡太守。高帝知岱历任清直，至郡未几，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换，但总戎务殷，宜须望实。今用卿为护军。加给事中。"岱拜竟，诏以家为府。武帝即位，复为吴兴太守。岱晚节在吴兴，更以宽恕着名。 迁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岱初作遗命，分张家财，封置箱中，家业张减，随复改易，如此十

数年。謚曰贞子。

绪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绪少知名，清简寡欲，从伯敷及叔父镜、从叔畅并贵异之。镜比之乐广，敷云“是我辈人”。畅言于孝武帝，用为尚书仓部郎 。都令史谘详郡县米事，绪萧然直视，不以经怀。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淡。

转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迁司徒左长史。吏部尚书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复转中庶子。后为侍中，迁吏部郎，参掌大选。元徽初，东宫官罢，选曹拟舍人王俭为格外记室。绪以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从之。绪又迁侍中，尝私谓客曰：“一生不解作诺。”有以告袁粲、褚彦回者，由是出为吴郡太守，绪初不知也。

升明二年，自祠部尚书为齐高帝太傅长史。建元元年，为中书令。绪善谈玄，深见敬异。仆射王俭尝云：“绪过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

驾幸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维摩,坐远不闻绪言,上难移绪，乃迁僧达以近之。时帝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 。俭曰 ：“绪少有清望，诚美选也。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或未忆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先是绪诸子皆轻侠,中子充少时又不护细行，俭又以为言，乃止。

及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后接之者，实为未易。”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

武帝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绪每朝见，武帝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师如故，给亲信二十人。

复领中正。长沙王晃属选用吴郡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遗书于绪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乃止。

绪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见者肃然如在宗庙。虽终日与居，莫能测焉。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

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王俭为尚书令、丹阳尹，时诸令史来问讯，有一令史善俯仰，进止可观。俭赏异之，问曰：“经与谁共事？”答云：“十余岁在张令门下。”俭目送之。时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门人也。”

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

绪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谈端坐，或竟日无食。门生见绪饥，为之办餐，然未尝求也。

死之日，无宅以殡，遗命“凶事不设柳翣，止以芦葭。车需车引柩，灵上置杯水香火，不设祭”。从弟融敬绪，事之如亲兄。齎酒于绪灵前酌饮恸哭曰：“阿兄风流顿尽。”追赠散骑常侍、特进、光禄大夫，謚简子。

子完，宋后废帝时为正员郎，险行见宠，坐废锢。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杀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绪尝告归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猎，　右臂鹰，左牵狗。遇绪船至，便放絏脱鞋拜于水次。绪曰　：“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充跪曰：“充闻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请至来岁。”绪曰：“过而能改，T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该通，尤明老、易，能清言。与从叔稷俱有令誉。

历尚书殿中郎、武陵王友。时尚书令王俭当朝用事，齐武帝皆取决焉。俭方聚亲宾，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论放逸，一坐尽倾。及闻武帝欲以绪为尚书仆射，俭执不可。充以为愠，与俭书曰：

顷日路长，霖霞韬晦，叙暑未平，想无亏摄。充幸以渔钓之闲，鎌采之暇，时复引轴以自娱，逍遥乎前史。从横万古，动默之路多端，纷纶百年，升降之涂不一。故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圆行方止，器之异也。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圆之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怀，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贫自澹。介然之志，峭耸霜崖，确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彯缨天阁，既谢廊庙之华，缀组云台，终愧衣冠之秀。实由气岸疏凝，情涂狷隔。独师怀抱，不见许于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于在世。长群鱼鸟，毕景松阿。虽复玉没于访珪之

辰，桂掩于搜芳之日，泛滥于渔父之游，偃息于卜居之会，如此而已，充何识哉。

若夫惊岩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寻，分危落仞。桂兰绮靡，丛杂于山幽，松柏阴森，相缭于涧侧。元卿于是乎不归，伯休亦以兹长往。至于飞竿钓渚，濯足沧洲，独浪烟霞，高卧风月，悠悠琴酒，岫远谁来，灼灼文言，空拟方寸。不觉郁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风，何尝不叹。丈人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可谓德盛当时，孤松独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盖而长怀，渭川之甿，伫簪裾而竦叹，得无 惜乎。 充昆西百姓，岱表一人，蚕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觅知己，造时人，骋游说。容与于屠博之间，其欢甚矣。然举世皆谓充为狂，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是以披闻见，扫心胸，述平生，论语默。所可通梦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阙廷夐阻，书罢莫因，傥遇樵夫，妄尘执事。俭以为脱略，弗之重，仍以书示绪，绪杖之一百。又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锢。沈约见其书，叹曰：“充始为之败，终为之成。”久之，为司徒谘议参军，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等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累迁义兴太守，为政清静，吏人便之。后为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邺，东昏逢杀，百官集西锺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为大司马谘议参军。天监初，历太常卿、吏部尚书，居选以平允称。再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登堂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再迁尚书仆射。顷之，出为吴郡太守。下车恤贫老，故旧莫不忻悦。卒于吴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瑰字祖逸，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迁桂阳内史。不欲前兄玮处禄，自免不拜。后为司徒右长史，通直散骑常侍，骁骑将军。

初，瑰父永拒桂阳王休范于白下，败绩，阮佃夫等欲加罪，齐高帝固申明之，瑰由此感恩自结。后遭父母丧，还吴持服。升明元年，刘彦节有异图，弟遐为吴郡，潜相影响。高帝密遣殿中将军卞白龙令瑰取遐。诸张世有豪气，瑰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遐召瑰委以军事，瑰奘苊□□胧逅×毂□□巳巳?郡斩之，郡内莫敢动。事捷，高帝以告左军张冲。冲曰：“瑰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即授吴郡太守，锡以嘉名，封义城县侯。从弟融闻之，与瑰书曰：“吴郡何晚，何须王反，闻　之嗟惊，乃是阿兄。”郡人顾暠、陆闲并少年未知名，瑰并引为纲纪，后并立名，世以为知人。

齐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迁侍中，与侍中沈文季俱在门下。高帝常谓曰：“卿虽我臣，我亲卿不异赜、嶷等。”文季每还直，器物若迁；瑰止朝服而已。时集书每兼门下，东省实多清贫，有不识瑰者，常呼为散骑。

出为吴兴太守。瑰以既有国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库别藏其奉，以表其清。

武帝即位，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征拜左户尚书，加右军将军。还后，安陆王纡临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来乞。纡问：“何不事#而行乞邪？”答曰：“张使君临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后人政严，故至行乞。”纡由是深加嗟赏。

后拜太常，自谓闲职，辄归家。武帝曰：“卿辈未富贵，谓人不与；既富贵，那复欲委去。”瑰曰：“陛下御臣等若养马，无事就闲厩，有事复牵来。”帝犹怒，遂以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

郁林之废，朝臣到宫门参承明帝。瑰托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瑰镇石头，督F军事。瑰见朝廷多难，遂恒卧疾。

建武末，屡S求还吴，见许。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者讥其衰暮畜伎。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无复一存，唯未能遣此耳。”

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马王敬则，授瑰平东将军、吴郡太守，以为之备。及敬则反，瑰遣兵迎拒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时散走。瑰弃郡逃人间，事平乃还郡，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为光禄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东昏假瑰节， 戍石头，寻弃城还宫。梁天监元年，拜给事中、右光禄大夫，以脚疾拜于家。四年卒。

瑰有子十二人，常云“中应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简，性宽雅。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馀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馀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

建武三年，举秀才，除太子舍人，与同郡陆倕、陆厥幼相友狎。尝

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遇任昉在焉。约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识之。”由此与昉友。

梁天监中，为司徒谢朏掾，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古妇人事。使工书人琅邪王琛、吴郡范怀约等写给后宫。率取假东归，论者谓为傲世，率惧，乃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锼俣□还ı□淇晌郊娑?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武帝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奏诗往反六首。后引见于玉衡殿，谓曰：“卿东南物望，朕宿昔所闻。卿言宰相是何人，不从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复以礼律为意，便是其人。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寻以为秘书丞，掌集书诏策。

四年，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赤龙驹，能拜伏，善舞。诏率与到溉、周兴嗣为赋，武帝以率及兴嗣为工。

其年，父忧去职。有父时妓数十人，其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珖之求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珖之乃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武帝惜其才，寝其奏， 然犹致时论。服阕，久之不仕。

七年，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俄直寿光省，修丙丁部书抄。累迁晋安王宣惠谘议参军。率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后为扬州别驾。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武帝览牒问之，并无对，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悦。后历黄门侍郎。出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忧卒。

率嗜酒不事，于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宅，及至遂耗太半。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自少属文，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文者，并补作之。所着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于世。子长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谨重称。为无锡令，遇劫，问劫何须，劫以刀斫其颊，盾曰：“咄，咄，不易。”馀无所言。于是生资皆尽，不以介怀。为湘东王记室，出监富阳令。廓然独处，无所用心。身死之日，家无遗财，唯有文集并书千馀卷，酒米数瓮而已。 稷字公乔，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刘无宠，遘疾。时稷年十一，侍养衣不解带，每剧则累夜不寝。及终，毁瘠过人，杖而后起。见年辈幼童，辄哽咽泣泪，州里谓之

淳孝。

长兄玮善弹筝，稷以刘氏先执此伎，闻玮为清调，便悲感顿绝，遂终身不听之。

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起家着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继殂，六年庐于墓侧。齐永明中，为豫章王嶷主簿，与彭城刘绘俱见礼接，未尝被呼名，每呼为刘四、张五。以贫求为剡令，略不视事，多为小山游。会山贼唐宇之作乱，稷率厉部人保全县境。

所生母刘先假葬琅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礼，赙助委积。 于时虽不拒绝，事毕随以还之。自幼及长，数十年中，常设刘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历给事中黄门侍郎，新兴、永甯二郡太守。郡犯私讳，改永宁为长宁。永元末，为侍中，宿卫宫城。梁武师至，兼卫尉江淹出奔，稷兼卫尉卿，副王莹都督城内诸军事。时东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国就稷谋，乃使直合张齐行弑于含德殿。稷乃召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锺下，议遣国子博士范云、中书舍人裴长穆等使石头城诣武帝，以稷为侍中、左卫将军，迁大司马左司马。

梁朝建，为散骑常侍，中书令。及上即位，封江安县子，位领军将军。武帝尝于乐寿殿内宴，稷醉后言多怨辞形于色。帝时亦酣，谓曰："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称。"稷曰："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亦来伐之，岂在臣而已。"帝埒其须曰："张公可畏人。"中丞陆杲弹稷云："领军张稷，门无忠贞，官必险达，杀君害主，业以为常。"武帝留中竟不问。

累迁尚书左仆射。帝将幸稷宅，以盛暑留幸仆射省。旧临幸供具，皆酬太官馔直。帝以稷清贫，手诏不受。宋时孝武帝经造张永，至稷三世，并降万乘，论者荣之。

稷虽居朝右，每惭口实，乃名其子伊字怀尹，霍字希光，畯字农人。同字不见，见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惧且恨，乃求出，许之。出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闭合读佛经。禁防宽弛，僚吏颇致侵扰。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

稷性明烈，善与人交，历官无畜聚，奉禄皆颁之亲故，家无馀财。

为吴兴太守，下车存问遗老，引其子孙置之右职，政 称宽恕。

初去郡就仆射征，道由吴，乡人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装径还都下，人莫之识，其率素如此。

稷长女楚媛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至逢稷见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

稷与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时目云充、融、卷、稷为四张。卷字令远，少以和理着称，能清言，位都官尚书，天监初卒。

稷子嵊。

嵊字四山。稷初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馀，犹斑衣受稷杖，动至数百，收泪欢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祸，终身蔬食布衣，手不执刀刃，不听音乐。弟淮言气不伦，嵊垂泣训诱。

起家秘书郎，累迁镇南湘东王长史、寻阳太守。王暇日玄言，因为之筮，得节卦，谓嵊曰："卿后当东入为郡，恐不得终其天年。"嵊曰："贵得其所耳。"时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

还为太府卿，吴兴太守。侯景围建邺，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违难东归，嵊往见之，谓曰："贼臣凭陵，人臣效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据贵乡，虽复万死，诚亦无恨。"浚固劝嵊举义。时邵陵王纶东奔至钱唐，闻之，遣前舍人陆丘公板授嵊征东将军。嵊曰："天子蒙尘，今日何情复受荣号。"留板而已。

贼行台刘神茂攻破义兴，遣使说嵊，嵊斩其使，仍遣军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军侯子鉴助神茂击嵊。嵊军败，乃释戎服坐于听事。贼临以刃终不屈，执以送景。景将舍之，嵊曰："速死为幸。"乃杀之。子弟遇害者十馀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门已在鬼录，不就尔处求恩。"于是皆死。贼平，元帝追赠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忠贞子。嵊弟睾知名。

种字士苗，永从孙也。祖辩，宋大司农，广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临海太守。

种少恬静，居处雅正，傍无造请。时人语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虚学尚，种有其风。"仕梁为中军宣城王府主簿，时已四十馀。家贫，求为始丰令。及武陵王纪为益州刺史，重选府僚，以种为左

西曹掾。种辞以母老，为有司奏，坐黜免。

侯景之乱，奉母东奔乡里。母卒，种时年五十，而毁瘠过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虽毕，居家饮食，恒若在丧。景平，初司徒王僧辩以状奏，起为中从事，并为具葬礼，葬讫，种方即吉。僧辩又以种年老无子，赐以妾及居处之具。陈武帝受禅，为太常卿。历位左户尚书，侍中，中书令，金紫光禄大夫。

种沈深虚静，识量宏博，时以为宰相之器。仆射徐陵尝抗表让位于种，以为宜居左执，其为所推如此。卒，赠特进，謚元子。　　种仁恕寡欲，虽历显位，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太建初，女为始兴王妃，以居处僻陋，特赐宅一区。又累赐无锡、嘉兴县秩。尝于无锡见重囚在狱，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责。有集十四卷。

种弟棱亦清静有识度，位司徒左长史，赠光禄大夫。

论曰：张裕有宋之初，早参霸政，出内所历，莫非清显，诸子并荷崇构，克举家声，其美誉所归，岂徒然也。思曼立身简素，殆人望乎。夫濯缨从事，理存无二，取信一主，义绝百心。以永元之末，人忧涂炭，公乔重围之内，首创大谋，而旋　见猜嫌，又况异于斯也。然则士之行己，可无深议。四山赴蹈之方，可谓矫其违矣。

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二

张邵

桓玄篡位，父敞先为尚书，以答事微谬，降为廷尉卿。及宋武帝讨桓玄，邵白敞表献忠款，帝大悦，命署寺门曰：“有犯张廷尉家者，军法论。”事平，以敞为吴郡太守。及王谧为扬州，召邵补主簿。

刘毅位居亚相，好士爱才，当世莫不辐凑，唯邵不往。亲故怪而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刘穆之言于帝，帝益亲之，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

卢循至蔡洲，武帝至石头，使邵守南城。时百姓水际望贼，帝不解其意，以问邵。邵曰：“节钺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观望，今当无复恐耳。”帝以邵勤练忧公，重补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绝人，及诛刘藩，邵时在西州直庐，即夜诫F曹曰：“大军当大讨，可各各条仓库及舟船人领，至晓取办。”旦日，帝求诸簿最，应时即至，怪问其速。诸曹答曰：“宿受张主簿处分。”帝曰：“张邵可谓同人忧虑矣。”

九年，世子始开徵虏府，以邵补录事参军，转号中军，迁谘议参军，领记室。

十一年，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宜有远虑。　若刘穆之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若有不讳，则处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与卿耳。”

青州刺史檀祗镇广陵，辄率F至滁中掩讨亡命，刘穆之虑其为变，议欲遣军。邵曰：“檀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有相疑之□□虼蟾□⑽！2蝗缒媲参坷停□匚藁家病！膘蠊□?动。

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惧，便发诏以司马徐羡之代之。邵独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然世子无专行之义，宜须谘。”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谘徐司马，其馀S还。”武帝善其临事不挠，得大臣节。

十四年，世子改授荆州，邵谏曰：“储贰之重，四海所系，不宜外出，敢以死请。”世子竟不行。

文帝为中郎将、荆州刺史，以邵为司马，领南郡相，F事悉决于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临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将署府，邵以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府妨人，乖为政要。从之。荆州刺史谢晦反，遗书要邵，邵不发函，使呈文帝。

元嘉五年，转征虏将军，领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不和，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岂以私隙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

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创田数千顷，公私充给。丹、淅二川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并出，因大会诛之，遣军掩其村落，悉禽。既失信群蛮，所在并起，水陆路断。七年，子敷至襄阳定省，当还都，群蛮欲断取之，会蠕蠕国献使下，蛮以为是敷，因掠之。邵坐降号扬烈将军。

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邵为抚军长史、持节、南蛮校尉。九年，坐在雍州营私畜取赃货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后为吴兴太守，卒。追复爵邑，謚曰简伯。

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车需车，诸子从焉。长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数岁问知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扇，乃缄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笥流涕。见从母，悲感哽咽。

性整贵，风韵甚高，好读玄言，兼属文论。初，父邵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

宋武帝闻其美，召见奇之，曰："真千里驹也。"以为世子中军参军，数见接引。累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上甚不悦。

迁正员中书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讵可轻行。"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旁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

遇如此。

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馀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迁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馀日，始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辄更感恸，绝而复续。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复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诏旌其孝道，追赠侍中，改其所居称孝张里。

敷弟柬袭父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兽，元凶以为辅国将军。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坠淮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约，出继伯父敷。冲母戴顒女，有仪范，张氏内取则焉。 冲少有至性，随从叔永为将帅，除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军人足胫冻断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堕。齐永明八年，为假节，监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遗命“祭我必以乡土所#，无用牲物”。冲在镇，四时还吴国取果菜，每至烝尝，辄流涕荐焉。仍转刺史。

永元二年，为南兖州刺史，迁司州。裴叔业以寿春降魏，又迁冲南兖州刺史，并未拜。崔慧景事平，征建安王宝夤还都，以冲为郢州刺史，一岁之中，频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

梁武帝起兵，手书喻意，又遣辩士说之，冲确然不回。东昏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领兵及粮运送冲，使拒西师。元嗣等惩刘山阳之败，疑冲不敢进，停住夏首浦。闻梁武师将至，元嗣、荣伯相率入郢城。时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僧寄留守鲁山，除骁骑将军。僧寄谓冲曰：“下官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荫其树者不折其枝，实欲微立尘效。”冲深相许诺，共结盟誓，分部拒守。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

明年二月，梁武围鲁山城，遣军主曹景宗等过江攻郢城。冲中兵参军陈光静等间出击之，光静战死，冲固守不出。病将死，厉府僚以诚节，言终而卒。元嗣、荣伯与冲子孜及长史江夏程茂固守。东昏诏赠冲散骑常侍、护军将军。

元嗣等处围城之中，无他经略，唯迎蒋子文及苏侯神，日禺中于州听上祀以求福，铃铎声昼夜不止。又使子文导从登陴 巡行，旦日辄复如

之。识者知其将亡。

僧寄病死，孙乐祖窘，以城降。

郢被围二百馀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鲁山陷后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议降，使孜为书与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从事房长瑜谓孜曰：“前使君忠贯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当端坐画一，以荷析薪。若天运不与，幅巾待命，以下从使君。今若随诸人之计，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从，卒以郢城降。时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围也。赠僧寄益州刺史。

畅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为晋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王至洛。还京都，宋武帝封药酒一罂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于道自饮而卒。

畅少与从兄敷、演、镜齐名，为后进之秀。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诛，畅驰出奔赴，制服尽哀，为论者所美。弟牧尝为猘犬所伤，医云宜食虾蟆，牧甚难之。畅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创亦即愈。

累迁太子中庶子。孝武镇彭城，畅为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义恭统诸军出镇彭城。太武亲率大F，去彭城数十里。彭城F力虽多，军食不足，义恭欲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时历城F少食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分城兵配护军将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都。二议未决，更集群僚谋之。畅曰：

“若历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赞　。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用，下官请以颈血 汙君马□！毙⑽湮懦┲椋□揭骞r唬骸罢懦な费圆豢梢煲病！?义恭乃止。

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亚父冢，于戏马台立毡屋。先是队主蒯应见执，其日晡时，太武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太武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问：“君何姓？”答云：“姓张。”孝伯曰：“张长史。”畅

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君声名远闻，足使我知。"因言说久之。城内有具思者尝在魏，义恭遣视，知是孝伯，乃开门进饷物。

太武又求酒及甘橘，畅宣孝武旨，又致螺杯杂粽，南土所珍。太武复令孝伯传语曰："魏主有诏借博具。"畅曰："博具当为申致，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畅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况在诸王之贵，而独曰邻国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镇军久阙南信，殊当忧邑，若欲遣信，当为护送。"畅曰："此方间路甚多，不复以此劳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畅曰："君着白衣，故称白贼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赤眉。"畅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离青、徐。"畅曰："今者青、徐实为有贼，但非白贼耳。"又求博具，俄送与。

太武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 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来。"畅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安北若须大马，当更送之；脱须蜀马，亦有佳者。"畅曰："安北不乏良驷，送自彼意，非此所求。"义恭又饷炬烛十挺，孝武亦致锦一匹。又曰："知更须黄甘，诚非所吝，但会不足周彼一军。向给魏主，未应便乏，故不复重付。"

太武复求甘蔗安石榴，畅曰："石榴出自邺下，亦当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屩？君而着此，使将士云何？"畅曰："膏粱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阵之间，不容缓服。"

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孝伯辞辩亦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

时魏声云当出襄阳，故以畅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畅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着黄裤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者皆愿为尽命。事平，征为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

义宣既有异图，蔡超等以畅人望，劝义宣留之。乃解南蛮校尉以授畅，加冠军将军，领丞相长史。畅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T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僧宝遂不得去。

义宣将为逆，遣嬖人翟灵宝告畅，畅陈必无此理，请以死保之。灵宝知畅不回，劝义宣杀以徇F，赖丞相司马竺超人得免。进号抚军，别立军部，以收人望。畅虽署文檄，而饮酒常　醉，不省文书。随义宣东下。梁山战败，于乱兵自归，为军人所掠，衣服都尽。遇右将军王玄谟乘舆出营，畅已得败衣，因排玄谟上舆。玄谟意甚不悦，诸将请杀之，队主张世营救得免。执送都，下廷尉，寻见原。

起为都官尚书，转侍中，代子淹领太子右卫率。孝武宴朝贤，畅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张畅故是奇才，同义宣作贼，亦能无咎，非才何以致此？"畅乃厉声曰："太初之时，谁黄其合？"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时，偃父尚之为元凶司空，义师至新林，门生皆逃，尚之父子与婢妾共洗黄合，故畅讥之。

孝建二年，出为会稽太守。卒，謚曰宣。畅爱弟子辑，临终遗命，与辑合坟，论者非之。

畅弟悦亦有美称，历侍中、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蘚牛□侔?吏部尚书，与邓琬共辅拚□?事败，悦杀琬归降，复为太子中庶子。后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于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补之，加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未拜卒。

畅子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谘议参军。浩弟淹，黄门郎，封广晋县子，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愆，动至数千拜。坐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临川内史。后与晋安王子勋同逆，军败见杀。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陆修静以白鹭羽麈尾扇遗之，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解褐为宋新安王子鸾行参军。王母殷淑仪薨，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僚佐僩者多至一万，少不减五千，融独注僩百钱。帝不悦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从叔永出后渚送之曰："似闻朝旨，汝寻当还。"融曰："不患不还，政恐还而复去。"及行，路　　经嶂嶮，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

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方咏曰：“干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又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F异。后以示镇军将军顾觊之，觊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觊之与融兄有恩好，觊之卒，融身负坟土。在南与交趾太守卞展善。展于岭南为人所杀，融挺身奔赴。

举秀才，对策中第。为尚书殿中郎，不就，改为仪曹郎。寻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　重定，摄祠部、仓部二曹。时领军刘勉战死，融以祠部议，上应哭勉，见从。又俗人忌以正月开太仓，融议不宜拘束小忌。寻兼掌正厨，见宰杀，回车径去，自表解职。

再迁南阳王友。融父畅为丞相长史，义宣事难，畅将为王玄谟所杀，时玄谟子瞻为南阳王长史，融S求去官，不许。融家贫欲禄，乃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融昔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韦带，弱年所安，箪食瓢饮，不觉不乐。但世业清贫，人生多待，榛栗枣修，女贽既长，束帛禽鸟，男礼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吴一丞，虽属舛错，今闻南康缺守，愿得为之。融不知阶级，阶级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复求丞。”又与吏部尚书王僧虔书曰：“融天地之逸人也，进不辨贵，退不知贱，实以家贫累积，孤寡伤心，八侄俱孤，二弟顿弱，岂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爱东平土风，融亦　欣晋平闲外。”时议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

辟齐太傅掾，稍迁中书郎，非其所好。乞为中散大夫，不许。张氏自敷以来，并以理音辞、修仪范为事。至融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见者惊异，聚观成市，而融了无惭色。随例同行，常稽迟不进。高帝素爱融，为太尉时，与融款接。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即位后，手诏赐融衣曰：“见卿衣服粗故，诚乃素怀有本。交尔蓝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减，称卿之体；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极殿西室，融入问讯，弥时方登阶。及就席，上曰：“何乃迟为？“对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时魏主至淮而退，帝问：“何意忽来忽去。”未有答者，融时下坐，抗声曰：“以无道而来，见有道而去。”公卿咸以为捷。

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

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融假还乡，诣王俭别。俭立此地举袂不前，融亦举手呼俭曰：“歜曰‘王前’。”俭不得已趋就之。融曰：“使融不为慕势，而令君为趍士，岂不善乎。”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融与吏部尚书何戢善，往诣戢，误通尚书刘澄。下车入门，乃曰：“非是。”至户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视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为异如此。

又为长沙王镇军，竟陵王征北谘议，并领记室，司徒从事中郎。永明二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事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寻复职。

融形貌短丑，精神清彻，王敬则见融革带宽，殆将至髀，谓曰：“革带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带何为？”融假东出，武帝问融住在何处，答曰：“臣陆处无屋，舟居无水。”后上问其从兄绪，绪曰：“融近东出，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后使融接对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顾而言曰：“张融是宋彭城长史张畅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达六夷。”豫章王大会宾僚，融食炙，始行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惊观之。

八年，朝臣贺F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复为有司所奏，见原。迁司徒兼右长史。竟陵张欣时为诸暨令，坐罪当死，欣时父兴世讨宋南谯王义宣，官军欲杀融父畅，兴世以袍覆畅而坐之，以此得免。兴世卒，融着高履为负土成坟。至是，融S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时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长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长史所怀。”迁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

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乐，事嫂甚谨。父畅临终谓诸子曰：“昔丞相事难，吾以不同将见杀，缘司马竺超人得活，尔等必报其子。”后超人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融吊之，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建武四年，病卒，遗令建白旐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陵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曰：“吾生平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不须暂停闺合。”

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高谈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云：“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临卒，又戒其子曰：“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旨。吾文体英变，变而屡奇，岂吾天挺，盖不隤家声。汝可号哭而看之。”融文集数十卷行于世，自名其集为玉海。司徒褚彦回问其故，融云：“盖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张氏前有敷、演、镜、畅，后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宝积，建武中，出为庐陵太守。时名流谢7、何点、陆惠晓、孔珪至融弟铁之舍。点造坐便曰：“今日可谓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张氏保家之子。”顾见王思远曰：“卿诈作善，非实得也。”二五谓孔珪及融并第五。

宝积永元中为湘州行事萧颖胄于江陵，乘腰舆诣颖胄，举动自若。颖胄问：“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乱，四海横流，既不能为比干之死，实未忍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颖胄深以为善，即用为相府谘议。后位御史中丞。

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卢瓜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 。秋夫曰 ：“云何厝法？”鬼请为刍人,案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

秋夫生道度、叔向，皆能精其业。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 文帝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位兰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唐。”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也。

道度生文伯，叔向生嗣伯。文伯亦精其业，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富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唯达者知此可崇，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为效与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F医不识。文伯诊之曰：“此石博小肠耳。”乃为水剂消石汤，病即愈。除鄱阳王常侍，遗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宫人

患腰痛牵心，每至辄气欲绝，F医以为肉症。文伯曰：“此发症。”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发。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挂门上适尽一发而已，病都差。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恻然曰：“若刀斧恐其变异，请针之立落。”便写足太阴，补手阳明，胎便应针而落。两儿相续出，如其言。

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位奉朝请。能清言，多为贵游所善。事母孝谨，母终，毁瘠几至自灭。俄而兄亡，扶杖临丧，抚膺一恸，遂以哀卒。

嗣伯字叔绍，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员郎，诸府佐，弥为临川王映所重。时直合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常复衣。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　　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合，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褌衫，体更肥壮。

常有妪人患滞冷，积年不差。嗣伯为诊之曰：“此尸注也，当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F医不能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极难疗。当取死人枕煮之。”依语煮枕，以汤投之，得大利，并蚘虫头坚如石，五升，病即差。后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嗣伯　。嗣伯曰　：“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滞。得死人枕投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医疗既僻，蚘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而邪物以之，故用死人枕也。气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间也。”又春月出南篱门戏，闻笪屋中有呻吟声　。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疗必死。”乃往视，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黑敢黑无数。嗣伯还煮斗余汤送令服之，服讫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黑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

时又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

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馀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馀，树为之痿损。

论曰：有晋自宅淮海，张氏无乏贤良。及宋齐之间，雅道弥盛。其前则云敷、演、镜、畅，盖其尤着者也。然景胤敬爱　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优矣。思光行己卓越，非常俗所遵，齐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无一”，斯言其几得矣。徐氏妙理通灵，盖非常所至，虽古之和、鹊，何以加兹。融与文伯款好，故附之云尔。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三

范泰 荀伯子 徐广 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

泰初为太学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请为天门太守。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泰陈酒既伤生，所宜深诫，其言甚切。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F，未有若此者也。"或问忱，范泰何如谢邈，忱曰："茂度漫。"又问何如殷觊，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谓泰曰："今城池既立，军甲亦充，将欲扫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锐，当令拥戈前驱；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贤挫屈者多矣，功名虽贵，鄙生所不敢谋。"

会忱病卒，召泰为骠骑谘议参军，迁中书郎。时会稽世子元显专权，内外百官请假，不复表闻，唯签元显而已。泰言以为非宜，元显不纳。以父忧去职，袭爵阳遂乡侯。

桓玄辅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泰坐废，徙丹徒。

宋武帝义旗建，累迁黄门侍郎、御史中丞，坐议殷祠事谬，白衣领职。出为东阳太守。历侍中，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武帝尝从容问混："泰名辈谁比？"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

初，司徒道规无子，养文帝。及道规薨，以兄道怜第二子义庆为嗣。武帝以道规素爱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规追封南郡公，应以先华容县公赐文帝。泰议以为"礼无二主"，由是文帝还本属。

后加散骑常侍，为尚书兼司空，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随军到洛阳。武帝还彭城，与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泰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公坐，笑言不异私室，武帝甚赏爱之。然短于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

武帝受命，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陈奖进之道。时学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更造五铢。泰又谏曰：

臣闻为国拯弊，莫若务本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未有人贫而国富，本不足而末有馀者也。故囊漏贮中，识者不吝，反裘负薪，存毛实难。王者不言有无，诸侯不说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故拔葵

所以明政，织蒲谓之不仁。是以贵贱有章，职分无爽。今之所忧，在农人尚寡，仓廪未充，转运无已，资食者F，家无私积，难以御荒耳。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所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夏鼎负图，实冠F瑞，晋铎呈象，亦S休征。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伏愿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纳，择刍牧之说。

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诸愆失，泰上封事极谏。少帝虽不能纳，亦不加谴。徐羡之、　傅亮等与泰素不平，及庐陵王义真、少帝见害，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贺元正并陈旱灾，多所奖劝。拜表遂轻舟游东阳，任心行止，不关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问。时文帝虽当阳亲览，而羡之等犹执重权，泰复上表论得失，言及执事。诸子禁之，表竟不奏。

三年，羡之伏诛，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如故。上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宴见之日，特听乘舆到坐。所陈时事，上每优容之。

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处，县官多课人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又女人被宥，由来尚矣，谢晦妇女犹在尚方，匹妇一至，亦能有所感激。"书奏，上乃原谢晦妇女。

时司徒王弘辅政，泰谓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时旱灾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劝诫。

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只洹精舍。五年卒。初议赠开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拟议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抚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铁，今以此为报。"追赠车骑将军，謚曰宣侯。第四子晔最知名。

晔字蔚宗，母如厕#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后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阕，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后为

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 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F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

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兄暠为宜都太守，嫡母随暠在官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伎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文帝爱其才，不罪也。服阕，累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鬓，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奕舨幌□□詹豢?。上尝宴饮劝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从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无因进说。晔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乃倾身事综。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遂与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

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 故事，诸蕃王政以妖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彰着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成乱阶。"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文帝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奖说，亦有酬报之心。

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法略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

熙先善疗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疾，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疗得损，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胆干，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藩子遵世与法静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谶。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熙先虑事泄，酖采藻杀之。

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质与萧思话款密，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备相署置　：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馀皆有选拟。凡素所不善及不附 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熙先使弟休先豫为檄文，言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跸，祸流储宰，乃奉戴义康。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Z□兆鄣龋□13.?款服，唯晔不首。上频使穷诘，乃曰："熙先苟诬引臣。"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晔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晔墨□□誓艘□铩?明日送晔付廷尉，入狱，然后知为湛之所发。

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使谓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熙先于狱中上书陈谢，并陈天文占候，诫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晔后与谢综等得隔壁，遥问综曰：“疑谁所告。”综曰：“不知。”晔乃称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或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上有白团扇甚佳，送晔令书出诗赋美句。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照照，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

晔本谓入狱便死，而上穷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尝共论事，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眄，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　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T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埋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是也。”及将诣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当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惭耻。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疾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曰：“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已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乾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对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妻云：“罪人，阿家莫忆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乃悲泣流涟。综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已。综母以子弟自陷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蔼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瞋我邪？”蔼曰：“今日何缘复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晔常谓死为灭，欲着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当相讼地下”。其缪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二厨盛跣健5茏佣□薇唬□甯傅ゲ家隆?晔及党与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谢综弟纬徙广州。蔼子鲁连，吴兴昭公主外孙，请全生命，亦得远徙。孝武即位，乃还。

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

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

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

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于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开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可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馀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蔼幼而整洁，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死时年二十。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儿进利，终破门户。”果如其言。

初，何尚之处铨衡，自谓天下无滞才，及熙先就拘，帝诘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熙先死后，又谓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犹可论，而翳□?流，岂非时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谬得待罪选曹，诚无以濯汙扬清；然君子之有智慧，犹鵷凤之有文采，俟时而振羽翼，何患不出云霞之上。若熙先必蕴文采，自弃于

污泥，终无论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尝不遗恨于后哉。”

荀伯子，潁川潁阴人，晋骠骑将军羡之孙也。父猗，秘书郎。伯子少好学，博览经传，而通率好为杂语，遨游闾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着作郎徐广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同撰晋史及着桓玄等传。　迁尚书祠部郎。义熙元年，上表称：“故太傅钜平侯羊祜勋参佐命，功盛平吴，而享嗣阙然，蒸尝莫寄。汉以萧何元功，故绝世辄绍，愚谓钜平之封，宜同酇国。故太尉广陵公陈准党翼孙秀，祸加淮南，窃飨大国，因罪为利。会西朝政刑失裁，中兴复因而不夺，今王道惟新，岂可不大判臧否？谓广陵之国，宜在削除。故太保卫瓘本爵菑阳县公，既被横祸，乃进第秩，加赠兰陵，又转江夏。中朝公辅，多非理终，瓘功德不殊，亦无缘独受偏赏。宜复本封，以正国章。”诏付门下。前散骑常　侍江夏公卫璵及潁川陈茂先各自陈先代勋，不伏贬降。诏皆付门下，并不施行。

伯子为妻弟谢晦荐达，为尚书左丞，出补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伯子“沈重不华，有平阳侯之风”。伯子常自矜藉荫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迁散骑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窃以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农后于焦，黄帝后于祝，帝尧后于蓟，帝舜后于陈，夏后后于杞，殷后于宋。杞、陈并为列国，而蓟、祝、焦无闻。斯则褒崇所承，优于远代之显验也。是以春秋次序诸侯，宋居杞、陈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征。晋泰始元年，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子弟一人驸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刘嘉等议，称卫公署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臣以为零陵王位宜在陈留之上。”从之。

为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F咸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诃毁，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补司徒左长史，卒于东阳太守。文集传于世。

子赤松，为尚书右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

伯子族弟昶字茂祖，与伯子绝服，元嘉初，以文义至中书郎。昶子万秋。

万秋字元宝，亦用才学自显。昶见释慧琳，谓曰：“昨万秋对策，欲

以相示。”答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答，贫道不能为；若先见而答，贫道奴皆能为。”昶曰：“此将不伤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对笑，竟不看焉。万秋孝武初为晋陵太守，坐于郡立华林合，置主衣、主书，下狱免。前废帝末，为御史中丞，卒官。

徐广字野人，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卫率。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家贫，未尝以#业为意，妻中山刘谧之女忿之，数以相让，广终不改。如此十数年，家道日弊，遂与广离。后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

隆安中，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李太后崩，广议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时从其议。

及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

义熙初，宋武帝使撰车服仪注，仍除镇军谘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着作郎。二年，尚书奏广撰成晋史。六年，迁骁骑将军。时有风雹为灾，广献言武帝，多所劝勉。又转大司农，领着作郎，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及武帝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眷恋故主。”因更歔欷。

永初元年，诏除中散大夫。广言坟墓在晋陵丹徒，又生长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随之官，归终桑梓。许之，赠赐甚厚。性好读书，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 。元嘉二年卒。广所撰晋纪四十二卷，义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礼问百余条，行于世。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 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着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

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

徐豁字万同，广兄子也。父邈，晋太子前卫率。豁宋永初初，为尚书左丞、山阴令，精练法理，为时所推。元嘉初，为始兴太守，表陈三事。文帝嘉之，赐绢二百匹，谷一千斛。徙广州刺史，未拜卒。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玄孙也。祖袭，大司农，经为江乘令，因居县境。父遵，尚书郎。

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初为桓伟辅国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求心而遗□y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灾□蹋□蛞蝓以成罪，屈申与夺，难可等齐，举其阡陌，皆可终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拳见善　；忠可愚乎　？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不可胜言。今如滕羡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夫圣人立教，犹言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以事有变通，不可宗一故耳。"

宋武帝起义兵，累迁御史中丞。性刚直，甚得司直之体。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武帝，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以与毅舅甥制不相纠，使书侍御史丘洹奏弹毅辄宥传诏罗道盛。诏无所问。

时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任父　疾去职，鲜之因此上议曰："今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为大。谓宜从旧，于义为允。"从之。于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为祖父母后者，坟墓崩毁及疾病，族属辄去，并不禁锢。

刘毅当镇江陵，武帝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帝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帝并之。先掷得雉，帝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坐倾属。既掷得卢，毅意大恶，谓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敬。

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

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帝有时惭恧变色，感其输情，时人谓为“格佞”。　　十二年，武帝北伐，以为右长史。鲜之曾祖晋江州长史哲墓在开封，求拜省，帝以骑送之。及入咸阳，帝遍视阿房、未央故地，凄怆动容，问鲜之秦、汉所以得丧。鲜之具以贾谊过秦对。帝曰：“及子婴而亡，已为晚矣。然观始皇为人，智足见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语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于识士。”前至渭滨，帝复叹曰：“此地甯复有吕望邪？”鲜之曰：“昔叶公好龙而真龙见，燕昭市骨而骏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岂患海内无人。”帝称善者久之。

宋国初建，转奉常。赫连勃勃陷关中，武帝复欲北讨，鲜之表谏。及践阼，迁太常、都官尚书。时傅亮、谢晦位遇日隆，范泰尝F中让诮鲜之曰：“卿与傅、谢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飒，去人辽远，何不肖之甚。”鲜之熟视　不对。　鲜之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无所隐晦，亦甚惮焉。而隐厚笃实，赡恤亲故，游行命驾，或不知所适，随御者所之。尤为武帝所狎。上曾内殿宴饮，朝贵毕至，唯不召鲜之。坐定，谓群臣曰：“郑鲜之必当自来。”俄而外S尚书郑鲜之诣神兽门求S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从征功，封龙阳县五等子。　景平中，徐、傅当权，出为豫章太守。时王弘为江州刺史，窃谓人曰：“郑公德素，先朝所礼，方于前代，锺元常、王景兴之流。今徐、傅出以为郡，抑当有以。”寻有废立事。元嘉三年，弘入为相，举鲜之为尚书右仆射。四年卒。文集行于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

松之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北之望。

义熙初，为吴兴故彰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

武帝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中从事。既克洛阳，松之居州行事。宋国初建，毛德祖使洛阳，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居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用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并兼散骑常侍，班宣二十四条诏书。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

转中书侍郎。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后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寻为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使续成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卒。

子駰，南中郎参军。松之所着文论及晋记，駰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駰子昭明。

昭明少传儒史之业，宋泰始中为太学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纳徵用玉璧虎皮，未详何所准拟。昭明议："礼'纳征俪皮 '。郑云：'皮为庭实，鹿皮也'，晋太子纳妃注'以虎皮二 '。太元中，公主纳征，虎豹皮各一。此岂谓婚礼不详。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言；熊罴虽古，而婚礼所不及；珪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宜准经诰，凡诸僻谬，一皆详正。"于是有司参议，加珪璋豹熊罴皮各二。

元徽中，出为长沙郡丞。罢任，刺史王蕴谓曰："卿清贫必无还资，湘中人士有须一礼之命者，我不爱也。"昭明曰："下官忝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岂以鸿都之事，仰累清风。"历祠部通直郎。

齐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谓曰："以卿有将命之才，使还当以一郡相赏。"还为始安内史。郡人龚玄宜云："神人与其玉印玉板书，不须笔，吹纸便成字。"自称龚圣人，以此惑F，前后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狱案罪。及还，甚贫罄，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迁射声校尉。

九年复北使。建武初，为王玄邈安北长史、广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无S奏，代还责之，昭明曰："臣不欲竞执关键故耳。"　昭明历郡皆清勤，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一不事#业。中兴二年卒。子子野。

子野字几原，生而母魏氏亡，为祖母殷氏所养。殷柔明有文义，以章句授之。年九岁，殷氏亡，泣血哀恸，家人异之。少好学，善属文，仕齐为江夏王行参军。遭父忧去职。初，父寝疾弥年，子野祷请备至，涕泗沾濡。父夜梦见其容，旦召视如梦，俄而疾间，以为至孝所感。命着孝感传，固辞乃止。及居丧，每之墓所，草为之枯。有白兔白鸠驯扰其侧。

梁天监初，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至行，将表奏之，会云卒不果。乐安任昉有盛名，为后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推荐。子野于昉为从中表，独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

久之兼廷尉正，时三官通署狱，子野尝不在，同僚辄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从坐免职。或劝言请有司，可无咎，子野笑曰："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终无恨意。中书郎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有司以资历非次，不为通。

后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人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M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言其评　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于是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武帝，以为着作郎，掌修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员外，着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书诏诰。

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潁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时吴平侯萧劢、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衷于子野。

继母曹氏亡，居丧过礼，服阕，再迁员外郎。普通七年，大举北侵，敕子野为移魏文，受诏立成。武帝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

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诸符檄皆令具草。

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

迁中书侍郎、鸿胪卿，领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馀年，默静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奉悉给之。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子侄祗畏，若奉严君。刘显常以师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释教，终身饭麦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过庚戌岁，是年自省移疾，谓同官刘之亨曰：“吾其逝矣。”遗　命务存俭约。武帝悼惜，为之流涕。赠散骑常侍，即日举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见嘉，赐謚贞子。

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馀卷。又敕撰F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及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焉。子骞，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东海郯人也。五岁丧父。母徐广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宋武起义初，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板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于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案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

宋台建，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晦进号卫将军，转谘议参军，领记室。

元嘉三年，晦将见讨，间计于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以腹心领兵戍义阳，将军率F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且当决战，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从。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见宥。后兼尚书左丞。

吴兴余杭人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劫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　大功则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父尚存，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乖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

承天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出为衡阳内史。昔在西方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会赦免。

十六年，除着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寻转太子率更令，着作如故。

时丹阳溧阳丁况等久丧而不棺葬，承天议曰：“礼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　。丁况三家数年中葬辄无棺椋，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窃以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欻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所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引。”

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T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

时魏军南伐，文帝访群臣捍御之略。承天上安边论，凡陈四事：其一，移远就近，以实内地；其二，浚复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车牛，以饰戎械；其四，计丁课仗，勿使有阙。文多不载。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又善弹筝。文帝赐以局子及银装筝。承天奉表陈谢，上答曰：“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

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

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S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时帝每有疑议，必先访之，信命相望于道。承天性褊促，尝对主者厉声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应遣先戒曰：“善候何T色，如其不悦，无须多陈。”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

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所纂文及文集，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从之。曾孙逊。

逊字仲言，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

梁天监中，兼尚书水部郎，南平王引为宾客，掌记室事，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幸。后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信则异矣。”自是疏隔，希复得见。卒于仁威庐陵王记室。

初，逊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礼，及闻逊卒，命迎其柩而殡藏焉，并饩其妻子。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

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梁元帝着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逊从叔涧字彦夷，亦以才着闻，宦游不达，作拍张赋以喻意。末云：“东方曼倩发愤于侏儒，遂与火头食子禀赐不殊。”位至台郎。

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名与逊埒，官至王国侍郎。后又有会稽孔翁归、济阳江避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翁归工为诗，避博学有思理，注论语、孝经。二人并有文集。

论曰：夫令问令望，诗人所以作咏，有礼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观夫范、荀二公，并以学业自着，而干时之誉，本期俱不为弘。虽才则有馀而望乃不足。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行事，何利害之相倾。徐广动不违仁，义兼儒行。鲜之时称“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为贵，实光

载德。承天素训所资，无惭舅氏，美矣乎。

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四 T延之 沈怀文 周朗

后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庆殊命。行至洛阳，周视故宫室，尽为禾黍，凄然咏黍离篇。道中作诗二首，为谢晦、傅亮所赏。

武帝受命，补太子舍人。雁门周续之隐庐山，儒学着称。永初中，征诣都下，开馆以居之。武帝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宫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以简要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再迁太子中舍人。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待之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

少帝即位，累迁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人恶俊异，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学见遇，当时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于F中折之曰："昔陈元　方与孔元骏齐年文学，元骏拜元方于床下，今君何得不见拜？"淑无以对。

延之疏诞，不能取容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意激扬，每犯权要。又少经为湛父柳后将军主簿，至是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云："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云："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云："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欲黜为远郡。文帝与义康诏曰："宜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至难恕者，自可随事录之。"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间者七载。

中书令王球以名公子遗务事外，与延之雅相爱好，每振其罄匮。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皆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劄，延之醉，投劄于地曰："T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尝召延

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啜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诣焉　　。尚之望见便阳眠，延之发帘熟视曰：“朽木难雕。”尚之谓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以训子弟。

刘湛诛后，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从容，无所举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何尚之素与延之狎，书与王球曰：“延之有后命，教府无复光晖。”坐S　买人田不肯还直，尚书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唯利是视，轻冒陈闻，依傍诏恩，抵捍馀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复蒙抽进，而曾不悛革，怨诽无已。交游闒茸，沈迷曲，横兴讥谤，诋毁朝士。仰窃过荣，增愤薄之性，私恃顾眄，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已。预宴班觞，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养。爱兼雕虫，未忍遐弃。而骄放不节，日月弥甚。臣闻声问过情，孟轲所耻，况声非外来，问由己出。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畏。岂可复弼亮五教，增耀台阶。请以延之讼田不实，妄干天听，以强陵弱，免所居官。”诏可。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政事多与之谋，遂士庶归仰。上每引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

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故论者多不与之，谓之T彪。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三十年，致事。

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长子竣为孝武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臣，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

孝武登阼，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尝与何偃同从上南郊，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T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

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车，逢竣卤簿，即屏住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必倾尽，欣然自得。尝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见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表解师职，加给亲信二十人。尝早候竣，遇宾客盈门，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节，福之基也。骄佷傲慢，祸之始也。况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

延之有爱姬，非姬食不饱，寝不安。姬凭宠，尝荡延之坠床致损，竣杀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灵上哭曰："贵人杀汝，非我杀汝。"以冬日临哭，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延之惧坠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赠特进，謚曰宪子。

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T、谢焉。　竣字士逊，延之长子也。早有文义，为宋孝武帝抚军主簿，甚被嘉遇，竣亦尽心补益。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江湛以为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乃止。随府转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

初，沙门释僧含精有学义，谓竣曰："贫道常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后竣在彭城，尝于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文帝。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 案。

孝武镇寻阳，迁南中郎记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职，赐假未发，而文帝崩问至，孝武举兵入讨，转谘议参军，领录事，任总内外，并造檄书。孝武发寻阳，便有疾，自沈庆之以下并不堪相见，唯竣出入卧内，断决军机。时孝武屡经危笃，不任谘禀，凡厥F务，竣皆专断施行。

孝武践阼，历侍中、左卫将军，封建城县侯。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后谢庄代竣领选，意多不行。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人言T竣瞋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南郡王义宣、臧质等反，以竣兼领右将军。义宣、质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孝武大怒，免丹阳尹褚湛之官，收四县官长，以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

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子为元凶所杀，至是各#男，上自为制名，名义恭子为伯禽，以比鲁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辟强，张良之子也 。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及孝武即位，又铸孝建四铢，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人间盗铸者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始兴公沈庆之议：“宜听人铸钱。置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拮灾埂＝□□蛲□□善鳎□□□蚱骰?财。”上下其事于公卿，竣议曰：“今云开署放铸，诚所欲同，但虑采山　　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时议者又以铜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议曰：“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曰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奸人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贫人因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见利，而F弊如此，失算当时，取笑百代乎。”前废帝即位，铸二铢，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耒子钱。景和元年，沈庆之S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贯之以缕，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明帝初，唯禁鹅眼、綖环，其馀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寻复普断，唯用古钱。

竣自散骑常侍、丹阳尹加中书令，表让中书令，见许。时岁旱人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未拜，丁父忧。裁踰月，起为右将军，丹阳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不许。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赐以布衣一袭，絮以彩纶，遣主衣就衣诸体。

竣藉蕃朝之旧臣，每极陈得失。上自即吉之后，宫内颇有丑论，又

多所兴造。竣谏争恳切，并无所回避。上意甚不悦，多不见从。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赞务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被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出以卜时旨。大明元年，以为东扬州刺史。所求既许，便忧惧无计。至州又丁母艰，不许去职，听送丧还都，恩待犹厚，竣弥不自安。每对亲故，颇怀怨愤。又言朝廷违谬，人主得失。

及王僧达被诛，谓为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后忿怼，恨言不见从。僧达所言，颇相符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　：“窥觇国柄，潜图久执。受任选曹，驱扇滋甚,出尹京辇,形势弥放。传诏犯宪，旧须S闻，而竣以通诉忤己，辄加鞭辱，罔顾威灵，莫此为甚。怀挟奸数，包藏隐慝，豫闻中旨，罔不宣露。罚则委上，善必归己，胁惧上宰，激动闾阎。末虑上闻，内怀猜惧，耷攵□粒□圆诽熘肌＜然癯龇□□诡悍剿粒□创?腹诽，方之已轻。前冬母亡，诏赐还葬，事毕不去，盘桓经时。方构间勋贵，造立同异，遂以己被斥外，国道将颠。兼行阙于家，早负世议，天伦怨毒，亲交震骇。街谈道说，非复风声，宜加显戮，以昭盛化。请以见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频S谢罪，并乞性命　。上愈怒，诏答曰：“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政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全立，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

及竟陵王诞为逆，因此陷之，言通于诞。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立奏，奏成，诏先打折足，然后于狱赐死，妻息宥之以远。子辟强徙交州，又于宫亭湖沈杀之。竣文集行于世。

竣弟测亦以文章见知，官至江夏王义恭大司马录事参军。

以兄贵为忧，先竣卒。

明帝即位，诏曰：“延之昔师训朕躬，情契兼重。前记室参军、济阳太守啜，伏事蕃朝，绸缪恩旧,可擢为中书侍郎。”奂，延之第三子也。

T师伯字长深，竣族兄也。父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领军司马。晦镇江陵，请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军府之务悉委焉。邵虑晦有祸，求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会晦见讨，邵饮药死。

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弟师仲妻，臧质女也。　质为徐州，辟师伯为主簿。孝武为徐州，师伯仍为辅国安北行参军。王景文时为谘议参军，爱其谐敏，进之孝武，以为徐州主簿。善于附会，大被知

遇。及去镇，师伯以主簿送故。

孝武镇寻阳，S文帝请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许，谓典签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T师伯。”孝武S为长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长流。”乃板为参军刑狱。及讨元凶，转主簿。

孝武践阼，以为黄门侍郎，累迁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县子。亲幸隆密，群臣莫二。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孝武尝与师伯摴蒱，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作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仍迁吏部尚书、右军将军。上不欲威权在下，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七年，为尚书右仆射。时分置二选，陈郡谢庄、琅邪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师伯子举周旋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上以奇资品不当，使兼市买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T禕之、元从夫、任澹之、石道儿、黄难、周公选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车，不施行奇兼市买丞事。师伯坐以子预职，庄、昙生免官，道栖、道惠弃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师伯寻领太子中庶人，虽被黜挫，受任如初。

孝武临崩，师伯受遗诏辅幼主，尚书中事专以委之。废帝即位，复还即真，加领卫尉。

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妓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疾。又迁尚书仆射，领丹阳尹。废帝欲亲朝政，转师伯为左仆射。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夺其京尹，又分台任。师伯至是始惧，与柳元景谋废立。

初，师伯专断朝事，不与沈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预政事。”庆之闻而切齿，乃泄其谋。寻与太宰江夏王义恭同诛，六子皆见杀。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怀文字思明，吴兴武康人也。祖寂，晋光禄勋。父宣，新安太守。

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为江夏王义恭东合祭酒。丁父忧，新安郡送故丰厚，奉终礼毕，余悉班之亲戚，一无所留。文帝闻而嘉之，赐奴婢六人。服阕，除尚书殿中郎。隐士雷

次宗被征居锺山，后南还庐江。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随王诞镇襄阳，出为后军主簿，与谘议参军谢庄共掌辞令，领义成太守。

元嘉二十八年，诞当为广州，欲以怀文为安南府记室，先除通直郎。怀文固辞南行，上不悦。弟怀远纳东阳公主养女王鹦鹉为妾，元凶行巫蛊，鹦鹉豫之，事泄，怀文因此失调，为治书侍御史。

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侍郎。孝武入讨，呼之使作符檄，固辞。劭大怒，会殷冲救得免。托疾落马，间行奔新亭，以为竟陵王诞骠骑录事参军、淮陵太守。时国哀未释，诞欲起内斋。怀文以为不可，乃止。寻转扬州中从事史。时议省录尚书，怀文以为非宜，上议不从。迁别驾从事史。

及江夏王义恭迁西阳王子尚为扬州，居职如故。时荧惑守南斗，上乃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居东城以厌之 。怀文曰 ：“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而西州竟废。

大明二年，迁尚书吏部郎，时朝议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扬州移居会稽，犹以星变故也。怀文曰：“周制封畿，汉置司隶， 各因时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国，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从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旧壤，历代相承，异于边州，或置或罢。既物情不悦，容亏化本。”又不从。

三年，子尚移镇会稽。迁抚军长史，行府州事。时囚系甚多，动经年月，怀文到任，讯五郡九百三十六狱，F咸称平。入为侍中，宠待隆密。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后加刑，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怀文陈其不可，上不纳。

孝武尝有事圆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风霁，云色甚美，帝升坛悦。怀文称庆曰：“昔汉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轮，神光四烛。今陛下有事兹礼，而膏雨迎夜，清景丽朝，斯实圣明幽感所致，臣愿与侍臣赋之。”上笑称善。

扬州移会稽，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和，欲贬其劳禄，唯西州旧人不改。怀文曰：“扬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两格，尤失大体。”上不从。

怀文与T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见诛，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默然。又尝以岁夕与谢庄、

王景文、T师伯被敕入省，未及进，景文因谈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师伯后因语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怀文屡经犯忤，至此上倍不悦。

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怀文又以为言。

斋库上绢年调钜万疋，绵亦称此，期限严峻。人间买绢一疋至三二千，绵一两三四百，贫者卖妻子，甚者或自缢死。怀文具陈人困，由是绵绢薄有所减，俄复旧。

子尚等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　　又曰："列肆贩卖，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责。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减省。"不听。

孝建以来，抑黜诸弟，广陵平后，复欲更峻其科。怀文曰："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为美谈。陛下既明管、蔡之诛，愿崇唐、卫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诛，欲遂前议　。太宰江夏王义恭探得密旨，先发议端，怀文固请不可，由是得息。

时游幸无度，太后六宫常乘副车在后。怀文与王景文每谏不宜亟出，后因从坐松树下，风雨甚骤。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怀文曰："独言无继，宜相与陈之。"江智深卧草侧，亦谓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景文又曰："怀文所S宜从。"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T竣邪　　？何以恒知人事。"又曰："T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上谓故欲异己。谢庄尝诫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 。非欲异物，性之所不能耳。"

五年，出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明帝坐朝正事毕，被遣还北，以女病求申，临辞又乞停三日，讫犹不去，为有司所纠，免官，禁锢十年。既被免，卖宅还东。上大怒，收付廷尉赐死。

弟怀远为始兴王浚征北长流参军，深见亲待。坐纳王鹦鹉为妾，孝武徙之广州。刺史宗悫欲杀之，会南郡王义宣反，怀远颇闲文笔，悫起义，使造檄书，并衔命至始兴，与始兴相沈法系论起义事。事平，悫具

为陈请，由此见原。终孝武世不得还。前废帝世归，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怀文文集并传于世。怀文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绰，涉猎文义，仕宋历位抚军正佐，兼记室。及怀文得罪被系，冲兄弟行谢，情哀貌苦，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孝武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杀之，使其意分。"竟杀之。元景为之叹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迁司徒录事。

齐武帝为江州，冲为征虏长史、寻阳太守。齐建元中，累迁太子中庶子。武帝在东宫，待以恩旧。及即位，转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为五兵尚书。冲与兄淡、深名誉有优劣，世号为"腰鼓兄弟"。淡、深并历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为司直，晋、宋所未有也。

中丞案裁之职，被恶者多结怨。永明中，深弹吴兴太守袁彖。建武中，彖从弟昂为中丞，到官数日，奏弹深子缋父在僦白幰车，免官禁锢。冲母孔氏在东，邻家失火，疑为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与人岂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后并历侍中，武帝方欲任冲，寻卒。追赠太常，謚曰恭子。

昙庆，怀文从父兄也。父发，员外散骑侍郎。昙庆仕宋位尚书左丞。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人急，文帝纳其言而事不行。

大明元年，为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关中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事，其书传于世。

昙庆谨实清正，所莅有称绩。常谓子弟曰："吾处世无才能，图作大老子耳。"世以长者称之。卒于祠部尚书。

周朗字义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历位侍中，太常。兄峤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适建平王宏、庐江王禕。以贵戚显官。朗少而爱奇，雅有风气，与峤志趋不同，峤甚疾　之。为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

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议北侵魏，当遣义恭出镇彭城，为诸军大统。朗闻之解职。及义恭出镇，府主簿羊希从行，与朗书戏之，劝令献奇进策。朗报书援引古义，辞意倜傥。

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军录事参军。时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陈述得失，多自矜夸。书奏忤旨，自解去职。

后为庐陵内史，郡界荒芜，颇有野兽。母薛氏欲见猎，朗乃合围纵火，令母观之。火逸烧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偿所烧之限。称疾去官，为州司所纠，还都谢孝武曰："州司举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兽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负陛下。"上变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兽之灾，甯关卿小物。"

朗寻丁母忧，每哭必恸，其馀颇不依居丧常节。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诏曰："朗悖礼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乱典刑，特锁付边郡。"于是传送甯州，于道杀之。朗族孙顒。

顒字彦伦，晋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孙也。祖虎头，员外常侍。父恂，归乡相。

顒少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国侍郎。益州刺史萧惠开赏异顒，携入蜀，为厉锋将军，带肥乡、成都二县令，仍为府主簿。常谓惠开性太险，每致谏，惠开不悦，答顒曰："天险地险，王侯设险，但问用险何如耳。"随惠开还都。

宋明帝颇好玄理，以顒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帝所为惨毒之事，顒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元徽中，诏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齐高帝辅政，为齐殿中郎。建元初，为长沙王后军参军、山阴令。还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文惠在东宫，顒迁正员郎，始兴王前军谘 议，直侍殿省，深见赏遇。

顒音辞辩丽，长于佛理，着三宗论言空假义。西凉州智林道人遗顒书深相赞美，言"捉麈尾来四十馀载，颇见宗录，唯此涂白黑无一人得者，为之发病，非意此音猥来入耳"。其论见重如此。顒于锺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

转太子仆，兼着作，撰起居注。迁中书郎，兼着作如故。常游侍东宫。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书玄圃茅斋壁。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顒换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每宾友会同，顒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辩，卫将军王俭谓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顒菜食何味最胜，顒曰："春初

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太子又问顒：“卿精进何如何胤？”顒曰：“三涂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如此。

转国子博士，兼着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着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

舍字升逸，幼聪颖，顒异之。临终谓曰：“汝不患不富贵，但当将之以道德。”及长博学，尤精义理，善诵诗书，音韵清辩。弱冠秀才，除太学博士。从兄绵为剡县，赃汙不少，籍没资财，舍乃推宅助焉。

建武中，魏人吴苞南归，有儒学。尚书仆射江祏招苞讲，舍造坐折苞，辞理遒逸，由是名为口辩。王亮为丹阳尹，闻而悦之，辟为主簿，政事多委焉。迁太常丞。

梁武帝即位，吏部尚书范云与顒素善，重舍才器，言之武 帝，召拜尚书祠部郎。礼仪损益，多自舍出。先是，帝与诸王及吴平侯书皆云弟，舍立议，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从之。

累迁鸿胪卿。时王亮得罪归家，故人莫至，舍独敦恩旧。及亮卒，身营殡葬，时人称之。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机密二十馀年，未尝离左右。帝以为有公辅器。

初，范云卒，佥以沈约允当枢管，帝以约轻易不如徐勉，于是勉、舍同参国政。勉小嫌中废，舍专掌权辖，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两人俱称贤相。

时议国史，疑文帝纪传之名。舍以为“帝纪之笼百事，如干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为纪，则事无所包，若直书功德，则传而非纪。应于上纪之前，略有仰述”。从之。

舍占对辩捷，尝居直庐，语及嗜好，裴子野言从来不尝食姜。舍应声曰：“孔称‘不彻’，裴乃不尝。”一坐皆悦 。与人论谑，终日不绝，而竟不言漏泄机事，F尤服之。性俭素，衣服器用，居处床席，如布衣之贫者。每入官府，虽广厦华堂，闺阁重邃，舍居之则尘埃满积。以荻为障，坏亦不修。历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获始兴相白涡书，饷舍衣履及婢，以闻，坐免官。以右骁骑将军知詹事。卒。上临哭哀动左右，追赠侍中、护军将军，謚曰简子。

初，帝锐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舍赞成之。普通中，累献捷，帝思其功，下诏述其德美。以为“往者南司白涡之劾，恐外议谓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异，以旌善人”。舍集二十卷。二子弘义、弘信，弟子弘正。弘正字思行。父宝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让、 弘直俱为伯父舍所养。年十岁，通老子、周易。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观汝清理警发，后世知名，当出吾右。”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请以女妻之。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日浅不许。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讲经，岂俟策试？”

普通中，初置司文义郎，直寿光省，以弘正为司义侍郎。弘正丑而不陋，吃而能谈，俳谐似优，刚肠似直，善玄理，为当世所宗。藏法师于开善寺讲说，门徒数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红褌，锦绞髻，踞门而听，F人蔑之，弗谴也。既而乘间进难，举坐尽倾，法师疑非世人，觇知，大相赏狎。刘显将之寻阳，朝贤毕祖道，显县帛十匹，约曰：“险衣来者以赏之。”F人竞改常服，不过长短之间。显曰：“将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绿丝布裤，绣假种，轩昂而至，折标取帛 。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华容公不得立，乃以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弘正奏记，请“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其抗直守正如此。

常自称有才无相，仆射徐勉掌选，以其陋不堪为尚书郎，乃献书于勉，其言甚切。稍迁国子博士。学中有宋元凶讲孝经碑，历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弘正S周易疑义凡五十条，又请释乾坤二系，复诏答之。

后为平西邵陵王府谘议参军，有罪应流徙，敕以赐干陀利国。未去，寄系尚方。于狱上武帝讲武诗，降敕原罪，仍复本位。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尝谓弟弘让曰 ：“国家阨在数年，当有兵起,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纳侯景，弘正谓弘让曰：“乱阶此矣。”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 又与周石珍合族，避景讳，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将篡之际，使掌礼仪。

及王僧辩东讨，元帝谓僧辩曰：“王师近次，朝士孰当先来？”王僧辩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后机，体能济胜，无妻子之顾，有独决之明，其馀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传云弘正至，僧辩飞骑迎之。及见，欢甚，曰：“吾固知王僧达非后机者，公可坐吾膝上。”对曰：“可谓进而若将加诸膝，老夫何足以当。”僧辩即日S元帝，元帝手书与弘正，仍遣使

迎之，谓朝士曰：“晋氏平吴，喜获二陆，今我讨贼，亦得两周。”及至，礼数甚优，朝臣无比。授黄门侍郎，直侍中省 。俄迁左户尚书，加散骑常侍。夏月着犊鼻褌，衣朱衣，为有司所弹。其放达如此。

元帝尝着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

弘正善清谈，梁末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辩S送秘府图籍，敕弘正雠校。

时朝议迁都，但元帝再临荆陕，前后二十馀年，情所安恋，不欲归建业。兼故府臣僚皆楚人，并欲即都江陵，云：“建康盖是旧都，雕荒已极。且王气已尽，兼与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所及。且臣等又闻荆南有天子气，今其应矣。”元帝无去意。时尚书左仆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顾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F中公害，唯唯而已。褒后因清闲，密谏还丹阳甚切，帝虽纳之，色不悦。及明日，F中谓褒曰：“卿昨劝还建邺，不为无理，吾昨夜思之，犹怀疑惑。”褒知不引纳，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谏，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圣王所都，本无定处。至如黔首，未见入建邺城，便 谓未是天子，犹列国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归建邺。”当时颇相酬许 。弘正退后，黄罗汉、宗懔乃言“弘正、王褒并东人，仰劝东下，非为国计”。弘正窃知其言，他日乃复上前面折二人，曰：“若东人劝下东，谓之私计，西人劝住西，亦是私计不？”F人默然，而人情并劝迁都。上又曾以后堂大集文武，其预会者四五百人，帝欲遍试人情，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上旧左右，而阉人也，颇有干用，故上擢之。及是劝上迁，曰：“买臣家在荆州，岂不愿官长住，但恐是买臣富贵，非官富贵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

及魏平江陵，弘正遁归建邺。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迁太帝卿、都官尚书。陈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往长安迎宣帝。三年，自周还。废帝嗣位，领都官尚书，总知五礼事。宣帝即位，迁特进，领国子祭酒，加扶。太建五年，授尚书右仆射。寻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师资之敬焉。

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德名僧，莫不请质疑滞。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赠侍中、中书监，謚曰简子。所着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

子豫玄，年十四，与俱载入东，乘小船度岸，见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仅免，豫玄遂得心惊疾。次子坟，尚书吏部郎。

弘让性简素，博学多通。始仕不得志，隐于句容之茅山，频征不出。晚仕侯景，为中书侍郎，人问其故，对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礼进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将害于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刘孝先亦辞辟命，随兄孝胜在蜀 。武陵建号，仕为世 子府谘议参军。二隐并获讥于代。

弘让承圣初，为国子祭酒。二年，为仁威将军，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垒。陈天嘉初，以白衣领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弘让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聪敏。仕梁为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与东海鲍泉、南阳宗懔、平原刘缓、沛国刘瑴同掌书记。王出镇江、荆二州，累除谘议参军。及承制，封湘滨县侯。累迁昌州刺史。

王琳之举兵，弘直在湘州，琳败，乃入陈，位太帝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弘直方雅敦厚，气调高于次昆。或问三周孰贤，人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遗疏："气绝之后，便买市中见材小形者。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下见先人，必须备礼，可着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帨，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此外无所用。"卒于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

子确，字士潜，美容仪，宽大有行检。博涉经史，笃好玄言。位都官尚书，祯明初卒。

论曰：文人不护细行，古令之所同焉。由夫声裁所知，故取忤于人者也。观夫T、谢之于宋朝，非不名高一代，灵运既以取毙，延之亦蹶当年，向之所谓贵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逊援笔数罪，陵雠犯难，饵彼慈亲，弃之兽吻，以此为忠，无闻前诰。夫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士逊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严父之辞允而义愜，则难乎免矣。师伯行己纵欲，好进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终，宜乎。怀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踪古烈，孔母致惧中丞，其诫深矣。周朗始终之节，亦倜傥为尤。顒、舍父子，文雅不坠，弘正兄弟义业，几乎德门者焉。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五

刘湛 庾悦 顾琛 顾觊之

除宋武帝太尉行参军，赏遇甚厚。父柳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丰，一无所受，时论称之。服阕，为相国参军。谢晦、王弘并称其器干。

武帝入受晋命，以第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事悉委湛。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义康以本号徙南豫州，湛改领历阳太守。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

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武帝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人买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后为广州刺史，嫡母忧去职。服阕，为侍中。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亦为侍中，文帝于合殿与四人宴饮甚悦。华等出，帝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 继。"及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湛自谓才能不后之，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湛负其才气，常慕汲黯、崔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情。文帝答义恭曰："吾亦得湛S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军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S，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预关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大，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文帝闻之，密遣诘让义恭。义恭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笃，欲加酬顺，乃诏之曰："当今之才，委受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

先是王华既亡，昙首又卒，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白文帝征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景仁并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内任，谓为间己。时彭城王义康专执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言之于文帝，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　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闇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如此。

义康擅权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论政道，并谙前代故事，听者忘疲。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上谓所亲曰：“刘斑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斑兽，故云斑也。迁丹阳尹，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上与义康形□裙裕□颇呀□幔□恳?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诏收付廷尉，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子黯等从诛。弟素，黄门郎，徙广州。湛初被收，叹曰：“便是乱邪。”又曰：“不言无我应乱，杀我日自是乱法耳。”入狱见素，曰：“乃复及汝邪？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湛生女辄杀之，为时流所怪。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晋太尉亮之曾孙也。祖羲，吴兴内史。父准，西中郎将、荆州刺史。

悦仕晋为司徒右长史。桓玄篡位，为中书侍郎。宋武平建邺，累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加都督。

初，刘毅家在京口，酷贫，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要府州僚佐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并贫蹶，营一游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不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语F人并避，唯　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以亲

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将府，深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龙，悦族弟也。曾祖冰，晋司空。祖蕴，广州刺史。父廓，东阳太守。

登之少以强济自立，初为宋武帝镇军参军，预讨桓玄功，封曲江县五等男。累迁新安太守。谢晦为荆州刺史，请为长史、南郡太守，仍为卫军长史。登之与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为之佐，意甚不愜。到厅笺唯言“即日恭到”，初无感谢之言。每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则不肯坐。尝于晦坐诵西征赋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虽恨而常优容之。

晦拒王师，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许。晦败，登之以无任免官禁锢还家。何承天戏之曰：“因祸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几与三竖同戮。”承天为晦作表云：“当浮舟东下，戮此三竖。”故登之为嘲。

后为司徒长史、南东海太守。府公彭成王义康专览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刚，每陈己志，义康不悦，出为吴郡太守，以赃货免官。后拜豫章太守，征为中护军，未拜卒。

子仲远，初为宋明帝府佐。废帝景和中，明帝疑防，宾客故人无到门者，唯仲远朝谒不替。明帝即位，谓曰：“卿所谓疾风知劲草。”自军录事参军擢拜太子中庶子，卒于豫章太守。赠侍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广平太守，兄登之为谢晦长史，仲文往省之。时晦权重，朝士并加敬，仲文独与抗礼。

后为彭城王义康骠骑主簿，未就，徙为丹阳丞。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礼敬，下礼官博议。中书侍郎裴松之议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推此而言，则仲文为吏之道，定于受敕之日矣。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安可未到废其节乎？宜执吏礼。”从之。

后始兴王浚当镇湘州，以仲文为司马。浚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马如故。于时领军刘湛协附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独仲文游二人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文帝常令仲文衔命去来，湛不疑也。

义康出蕃，湛伏诛，以仲文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俱参机密。历侍中、吏部尚书，领义阳王师。内外归附，势倾朝野。仲文为人强急不耐烦，宾客诉非理者，忿骂形于辞色。素无术学，不为F望所推。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时陈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洁，每容接之。仲文好洁反是，每以此见讥。

领选既不缉F论，又颇通货贿，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道锡至镇，饷白檀牵车，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见问曰："道锡饷卿小车，装饰甚丽，有之乎？"仲文惧起谢。

又仲文请急还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仲文宅谘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书制，令史谘事不得宿停外，虽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上于仲文素厚，将恕之，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具陈仲文得失，奏言：

仲文事如丘山，若纵而不纠，复何以为政。晋武不为明主，断鬲令事，遂能奋发，华廙见待不轻，废锢累年，后起改作城 门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诚于国，未知的是何事，政当云与殷景仁不失其旧，与刘湛亦复不疏。且景仁当时意事，岂复可蔑，纵有微诚，复何足掩其恶。贾充勋烈，晋之重臣，虽事业不称，不闻有大罪，诸臣进说，便即远出。陛下圣叡，反更迟迟于此。仲文身上之衅，既自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伏愿深加三思。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群下见陛下顾遇既重，恐不敢苦侵伤，顾问之日，宜布嫌责之旨。若不如此，亦当不辨有所得失。时仲文自理不谙台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伤大臣，尚之又陈：

令史具向仲文说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听纳，非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虽是令史出，乃远亏朝典，又不得谓之小事。谢晦望实非今者之畴，一事错误，免侍中官。王珣时贤少失，桓胤春搜之谬，皆白衣领职，况公犯宪制邪？孔万祀居左局，言"仲文贵要异他尚书 "。又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为异也。文帝犹优游，使尚之更陈其意。尚之备言仲文愆曰：

臣思张辽之言，关羽虽兄弟，曹公父子岂得不言。观今人臣忧国甚寡，臣复结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岂不谓臣有争竞之心，亦追以怅怅。臣与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复生厚薄。太尉昨与臣言说仲文有诸不可，非唯一条，远近相崇畏，震动四海。仲文先与刘德愿

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刘道锡骤有所输，倾南奉之半。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跛眨□揸∮?道。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见好烛盘便复乞之。选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论虞秀之作黄门，太尉不 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与仲文疏，欲用德愿儿作州西曹，仲文乃S用为主簿，即语德愿以谢太尉。前后漏泄卖恩，亦复何极。纵不罪，故宜出之。自从裴、刘刑罚已来，诸将陈力百倍，今日事实好恶可问，若赫然发愤，显明法宪，陛下便可闲卧紫闼无复一事也。帝欲出仲文为丹阳，又以问尚之，答言：

仲文蹈罪负恩，陛下迟迟旧恩，未忍穷法，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国之人于此而息，贪狼恣意，岁月滋甚。如臣所闻天下议论，仲文恒尘累日月，未见一毫增辉，乃更成形势，是老王雅也。古人言，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政。陛下岂可坐损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贾谊、刘向重生，岂不慷慨流涕于圣世邪。臣昔S范晔，当时亦惧犯触之尤，苟是愚怀所挹，政自不能不舒达，所谓“虽九死而不悔”也。臣谓仲文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职着称，还亦不难，而得少明国典，粗酬四海之诮。今愆衅如山，荣任不损，仲文若复有彰大之罪，谁敢以闻。亦知陛下不能采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己之意耳。又曰：

臣见刘伯龙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张幼绪，语人“吾虽得一县，负钱三十万。庾仲远仍当送至新林，见缚束犹未得解手”。荀万秋尝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不？”言无。问：“有好马不？”又言无，政有佳驴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门。遂相闻索之。刘道锡言是仲文所举，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乃当百万数，犹谓不然。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亦叹其受纳之过。言实得嫁女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在尚书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台阁所无，不审少简圣听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录其宿诚，追赠本官。子弘远。

弘远字士操，清实有士誉。仕齐为江州长史。刺史陈显达举兵败，斩于朱雀航。将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结缨，吾 不可以不冠而死。”谓看者曰：“吾非贼，乃是义兵，为诸君请命耳。陈公太轻事，若用吾言，天下将免涂炭。”弘远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并杀之。

仲文从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齐邵陵王记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为叔父泳所养。及长，杜绝人事，专精笃学，昼夜手不辍卷。

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泳时贵显，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宫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勉许焉。转仲容为太子舍人，迁安成王主簿。时平原刘峻亦为府佐，并以强学为王所礼接。后为永康、钱唐、武康令，并无绩，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记室。当出随府，皇太子以旧恩降饯，赐诗曰："孙生陟阳道，吴子朝歌县，未若樊林举，置酒临华殿。"时辈荣之。

后为尚书左丞，坐推纠不直免官。仲容博学，少有盛名，颇任气使酒，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酣饮，不持检操。遇太清乱，游会稽卒。

仲容抄子书三十卷，诸集三十卷，F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代。

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晋司空和之曾孙也。祖履之，父惔，并为司徒左西曹掾。

琛谨确不尚浮华，起家州从事、驸马都尉，累迁尚书库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文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座，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善之。尚书寺门有制，八坐以下门 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琛以宗人顾硕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顾硕同席坐。明年坐谴出，免中正。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小罪谴出，谴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琛仍为彭城王义康所请，再补司徒录事参军。

十五年，出为义兴太守。初，义康请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刘湛，故寻见斥外。十九年，徙东阳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义康，固辞忤旨，废黜还家积年。

及元凶弑立，分会稽五郡置州，以随王诞为刺史，即以琛为会稽太守。诞起义，加冠军将军。事平，迁吴兴太守。

孝建元年，为吴郡太守，以起义功，封永新县五等侯。大明元年，吴县令张闓坐居母丧无礼，下廷尉，钱唐令沈文秀判劾违谬，应坐被弹。琛宣言于F，"闓被劾之始，屡相申明"。又云"当S文秀留县"。孝武

闻之大怒，谓琛卖恶归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

琛及前西阳太守张牧并事司空竟陵王诞，诞反，遣客陆延稔齎书板琛及子弟官。时孝武以琛素结事诞，或有异志，遣信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会延稔先至，琛等即执斩之，遣二子送延稔首S闻。孝武所遣诛琛使其日亦至而获免。琛母孔氏时年百余岁，晋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吴中作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以孔氏为司马。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振邑里，得活者甚F，生子皆以孔为名焉。

琛仍为吴兴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钱及盗铸免官。历位都官尚书。

废帝即位，为吴郡太守。初，琛景平中为朝请，假还东，日晚至方山。于时商旅数十船，悉泊岸侧，有一人玄衣介帻，执鞭屏诸船云：“顾吴郡部伍寻至，应泊此岸。”于是诸船各　东西。俄有一假装至，事力甚寡，仍泊向处，人问：“顾吴郡早晚至？”船人答：“无顾吴郡。”又问：“何船　？”曰　：“顾朝请耳。”莫不惊怪。琛意窃知为善征，因誓之曰：“若得郡，当于此立庙。”至是果为吴郡，乃立庙方山，号白马庙云。明帝泰始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奉母奔会稽，台军既至，归降，后为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卒。

次子宝先，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先是，琛为左丞荀万秋所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　。孝武诏曰　：“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改。而自顷劾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深之及琛，吴音不变。深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位侍中、都官尚书，卒于太常。顾凯之字伟仁，吴郡吴人也。高祖谦字公让，晋平原内史陆机姊夫。祖崇，大司农。父黄老，司徒左西曹掾。

凯之为谢晦卫军参军，晦爱其雅素，深相知待。历位尚书都官郎。殷、刘隙着，凯之不欲与殷景仁久接，乃辞脚疾免归。每夜常于床上行脚，家人窃异之而莫晓其意。及义康徙废，朝廷多受祸。凯之竟免。

后为山阴令。山阴剧邑三万户，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凯之御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事理，莫能尚也。

后为尚书吏部郎。尝于文帝坐论江东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凯之

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凯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为湘州刺史，以政绩称。

大明元年，征守度支尚书，转吏部尚书。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二十馀物。赐妻张从赐临终　言，死后亲刳腹，五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子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赐妻痛遵往言，儿识谢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谓宜哀矜。"凯之议："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诏如凯之议。

后为吴郡太守，幸臣戴法兴权倾人主，而凯之未尝低意。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凯之善，嫌其风节过峻。凯之曰："辛毗有云，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后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简子。　凯之家门雍穆，为州郡所重。子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责，凯之禁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语远近，皆不须还。绰懊叹弥日。

凯之常执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闇者不达，妄意徼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论。

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骑侍郎。愿好学，有才辞，卒于太子舍人。凯之孙宪之。

宪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为建康令。时有盗牛者，与本主争牛，各称己物，二家辞证等，前后令莫能决。宪之至，覆其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径还本宅，盗者始伏其罪，时人号曰神明。至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性又清俭，强力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饮酒者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焉。

仕齐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太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傍。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纪纲营护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　除祟。宪之晓喻，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时刺史王奂初至，唯衡阳独无讼者，乃叹曰："顾衡阳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将何事。"

后为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于余姚立邸，颇纵横。宪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后还葬，郡县争赴吊，宪

之不与相闻，文度甚衔之，亦卒不能伤也。

时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吴兴岁俭，会稽年登，商旅往来倍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武帝以示会稽，使陈得失。宪之议曰：

寻始立牛埭，非苟通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济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故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各务己功，或禁遏别道，互生理外，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蒙停格外十条，从来喧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田饥棘，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唯新加无赢，并皆旧格有阙，愚恐元懿今S，亦当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其所欲举腹心，亦当兽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言盗公为损盖微，敛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应简廉平，则无害于人。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人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于人，方来未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

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人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馀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 露户役人，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F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惮，矧伊刑罚，身且不爱，何况妻子。是以前检未穷，后巧复滋，网辟徒峻，犹不能悛。窃寻人之多蓿□涤伤渭揪□梅毙耍□鄹骋?重，不堪勤剧，奇巧所优，积习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F，心用参差，难卒澄之。化宜以渐，不可疾责。诚存不扰，藏疾纳洿。务详宽简，则稍自归淳。又被简符，前后累千，符旨既严，不敢闇信。县简送郡，郡简呈使，殊形诡状，千变万源。闻者忽不经怀，见者实足伤骇。兼亲属里伍，流离道路，时转穷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妇女弥难厝衷。不简则疑其有巧，欲简复未知所安。愚谓此条宜委县保，举其纲领，略其毛目，乃当有漏，不出贮中，庶婴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

又永兴、诸暨离唐宇寇扰，公私残烬，弥复特甚，傥逢水旱，实不易思。俗谚云："会稽打鼓送恤，吴兴步担令史。"会稽旧称沃壤，今犹

若此，吴兴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馀弊，诚宜改张。武帝并从之，由是深以方直见知。

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南兖南豫二州事。典签谘事，未尝接以T色，动遵法制。时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成、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人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罢屯禁。

迁给事黄门，兼尚书吏部郎中。宋时其祖觊之尝为吏部，于庭列植嘉树，谓人曰：“吾为宪之植耳。”至是宪之果为此职。永元中为豫章内史，在任清简，务存宽惠。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

梁武帝平建邺，为扬州牧，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比至而已受禅。宪之风疾渐笃，因求还吴，就加太中大夫。宪之虽累经宰郡，资无儋石，及归，环堵不免饥寒。

天监八年，卒于家。临终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死亦安识所往。延陵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輴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汉明帝天子之尊，犹祭以杅水脯糗，范史云列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饭。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节衷也。丧易甯戚，自是亲亲之情，礼奢宁俭，差可得由吾意。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致疏怠。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孔子云‘虽菜羹瓜祭必斋如’者，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所着诗赋铭赞并衡阳郡记数十篇。

论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倾也。刘湛识用才能，实包经国之略，岂知移弟为臣，则君臣之道用，变兄成主，则兄弟之义殊。而执数怀奸，苟相崇悦，与夫推长戟而犯顺，何以异哉。昔华元败则以羊羹而取祸，观夫庾悦亦鹅炙以速尤。干餱以愆，斯相类矣。登之因祸而福，倚伏无常，仲文贿而为灾，乃徇财之过也。顾琛吴郡，徵兆于初筮，觊之清白之□□□谀耗辍O苤□罢□□□诔泼溃□币迫□□□坏挛?

亏，求之古人，未为易遇。观其遗命，可谓有始有卒者矣。

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沈演之 江夷 江秉之

欣少靖默，无竞于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尤长隶书。父不疑为乌程令，欣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欣尝夏月着新绢裙昼寝，献之入县见之，书裙数幅而去。欣书本工，因此弥善。

起家辅国参军，府解还家。隆安中，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进仕。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书扇，常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尝诣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桓玄辅政，以欣为平西主簿，参豫机要。欣欲自疏，时漏密事。玄觉其此意，愈更重之，以为楚台殿中郎。谓曰："尚书政事之本，殿中礼乐所出。卿昔处股肱，方此为轻。"欣就职少日，称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馀年。

义熙中，弟徽被知于武帝，帝谓谘议参军郑鲜之曰："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即板欣补右军刘藩司马。

后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简惠着称。除临川王义庆辅国 长史，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并不就。文帝重以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乐其山水，尝谓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怀止足。转义兴太守，非其好也。顷之，称病笃免归。除中散大夫。

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兼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辞不朝觐，自非寻省近亲，不妄行诣。行必由城外，未尝入六门。武帝、文帝并恨不识之。元嘉十九年卒。

弟徽字敬猷，时誉多欣，位河东太守，卒。

羊玄保，泰山南城人也。祖楷，晋尚书都官郎。父绥，中书侍郎。

玄保初为宋武帝镇军参军，少帝景平中，累迁司徒右长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谓左长史庾登之、吏部尚书王准之曰 ："卿二贤明美朗诣，会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当共推羊也。"顷之，入为黄门侍郎。

善弈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弈，与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赏位二阶。玄保以为非宜，陈之曰 ：“臣伏寻亡叛之由，皆出于穷逼。今立殊制，于事为苦。又寻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则应与天下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独行一郡。”由此制停。

历丹阳尹，会稽太守，太常，吴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殊绩，而去后常必见思。不营财利，#业俭薄。文帝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元凶弑立，以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F并惧莫敢言 。玄保容色不异，徐曰 ：“臣其以死奉朝。”劭为解。

孝武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以谨敬见知。大明五年，加散骑常侍、特进。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口不妄尝。卒，謚曰定子。

子戎少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语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尝设斋，使戎布床，须臾王出，以床狭，乃自开床 。戎曰 ：“官家恨狭,更广八分,”王笑曰：“卿岂唯善双声,乃辩士也,”文帝好与玄保棋,尝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沟清泚，铜池摇扬，既佳光景，当得剧棋。”玄保常嫌其轻脱，云“此儿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与王僧达谤时政赐死。死后，孝武帝引见玄保，玄保谢曰：“臣无日磾之明，以此上负。”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

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吴郡褚胤年七岁便入高品，及长，冠绝当时。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固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闻，少有才气，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人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益旧条，更申恒制。”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 。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

条：凡是山泽先恒熂臑炉，养种竹木杂果为林艿，及陂　　湖江海鱼梁鮆场，恒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

时益州刺史刘瑀先为右卫将军，与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为尚书令建平王宏所亲待，屡毁瑀于宏。会瑀出为益州，夺士人妻为妾，宏使希举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齿，有门生谢元伯往来希间，瑀密令访讯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门奉笺陈谢，云：“闻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泰始三年，为甯朔将军、广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领军伐俚。思道违节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领袭州，希踰城走，思道获而杀之。

希子崇字伯远，尚书主客郎，丁母忧，哀毁过礼。及闻广州乱，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顿伏江渚。门义以小船致之，父葬毕，乃不胜哀而卒。

沈演之字台真，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充，晋车骑将军、吴国内史。曾祖劲，冠军陈佑长史，戍金墉，为燕将慕容恪所陷，不屈见杀，赠东阳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干质，朱龄石伐蜀，为龄石建威府司马。平蜀之功，亚于元帅，以功封宁新县男。后拜益州刺史，卒。

演之年十一，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曰：“此童终为令器。”沈氏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举秀才，为嘉兴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先是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景仁素善，尽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义康出蕃，诛刘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寻加侍中，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林

邑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谓曰：“庙堂之谋，卿参其力，平此远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旧都，鸣鸾东岱，不忧河山之不开也。”

二十一年，诏以演之为中领军。太子詹事范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文帝，晔寻伏诛。历位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素有心气，寝病历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举才，申济屈滞，而谦约自持，上赐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赠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贞。

子睦，位黄门侍郎，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阋，坐徙始兴郡。勃轻薄好利，位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坐赃贿徙梁州。后还，结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长史，为后废帝所诛。演之兄子坦之，仕齐位都官郎。坦之子顗。

顗字处默，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为人，读书不为章句，着述不尚浮华。常独处一室，人罕见其面。从叔勃贵显，每还吴兴，宾客填咽，顗不至其门。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阃。勃叹曰：“吾乃今知贵不如贱也。”

顗内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贫仕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离，相随之任。

齐永明年中，征拜着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并不起。文惠太子尝拟古诗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闻之曰：“此　　谶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郁林、海陵相次黜辱。顗素不事家产，及昂卒，逢齐末兵荒，与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馈其粱肉者，闭门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资，怡怡然恒不改其乐。

梁天监四年，大举北侵，南阳乐藏为武康令，以顗从役到建邺，扬州别驾陆任以书与吴兴太守柳恽，责之不能甄善别贤。恽大惭，即表停之。卒家，所着文章数十篇。

宪字彦璋，演之从祖弟子也。祖说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参军。

宪少有干局，为驾部郎。宋明帝与宪棋，谓曰：“卿广州刺史材也。”补乌程令，甚着政绩，太守褚彦回叹美，以为方圆可施。少府管掌烦冗，材干者并更其职，宪以吏能，累迁少府卿。　武陵王晔为会稽，以宪为左军司马。齐高帝以山阴户F，欲分为两县。武帝S曰：“县岂不可

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宪带山阴令，政声大着。孔珪请假东归，谓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后为晋安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西阳王子明代为南兖州，宪仍留为冠军长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签刘道济赃私百万，为有司所奏，赐死。宪坐不纠，免官。后除散骑常侍，未拜，卒。当时称为良吏。

宪同郡丘仲起先是为晋平郡，清廉自立　。褚彦回叹曰　：“目见可欲，心能不乱，此杨公所以遗子孙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宪孙浚字叔源，少涉学有才干，仕梁历山阴、吴、建康三县，并有能名。

太清二年，累迁御史中丞。时台城为侯景所围，外援并至，　景表请和，求解围还江北。诏许之。遣右卫将军柳津对景盟歃。景知城内疾疫，稍无守备，因缓去期。城内知其背盟，复举烽鼓噪。后数日，景复进表请和，简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热，非复行时，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见为申闻。”浚曰：“大将军此意，意在得城。下风所闻，久已乏食，城内虽困，尚有兵粮。朝廷恐和好乖贰，已密敕外军：若台城倾覆，勿以二宫为念，当以死雪耻。若不能决战，当深壁自守。大将军十万之F，将欲何资？”景横刀于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责景曰：“河南王人臣，而举兵向阙。今朝廷已赦王罪结盟，口血未干，而复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见胁。”径去不顾。景叹曰：“是真司直也。”然密衔之。又劝张嵊立义，后得杀之。

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也。祖霦，晋护军将军。父敳，骠骑谘议参军。

夷少自藻厉，为后进之美。宋武帝板为镇军行参军，豫讨桓玄功，封南郡州陵县五等侯。累迁大司马，武帝命大司马府、琅邪国事，一以委焉。

武帝受命，历位吏部尚书，吴郡太守。营阳王于吴县见害，夷临哭尽礼。以兄疾去官，后为右仆射。夷美风仪，善举止，历任以和简着称。出为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未之职，卒。遗令薄敛，蔬奠务存俭约　。子湛。湛字徽深，居丧以孝闻。爱文义，善弹棋鼓琴，兼明算术。为彭城王义康司徒主簿、之盛，人竞求自昵，唯湛自疏，固求外出，乃

以为武陵内史。随王诞为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以湛为长史、南东海太守，委以政事。

元嘉二十五年，征为侍中，任以机密。迁左卫将军。时改选学职，以太尉江夏王义恭领国子祭酒，湛领博士。

转吏部尚书。家甚贫，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遇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起。牛饿，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在选职颇有刻核之讥，而公平无私，不受请谒，论者以此称焉。

初，上大举北侵，举朝谓为不可，唯湛赞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F并谓宜许，湛谓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阨，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倾倒。劭后宴集，未尝命湛，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将废劭，使湛具诏草。劭之入弑，湛直上省，闻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杀舍吏,乃得见湛。湛据窗受害，意色不桡。五子恁、恕、愨、愻、法寿皆见杀。初，湛家数见怪异，未败少日，所眠床忽有数斗血。孝武即位，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忠简公。恁位着作佐郎。恁子叀?

吞质逦模□杆挝牡叟□囱舫ｓ□鏊Ｓ滓云菔粽偌□□⑽?谓谢庄曰：“此小儿方当为名器。”少有美誉，尚孝武女临汝公主，拜驸马都尉，为丹阳丞。时袁粲为尹，见告驹唬骸胺?流不坠，政在江郎。”数与宴赏，留连日夜。

迁中书郎。哎□婺竿跏侠霞玻瑏视膳尝药，七十馀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养陈请，朝廷优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义不终。褚彦回为卫军，重?人，先通意，引为长史。随府转司空长史，领临淮太守。转齐高帝太尉从事中郎。齐台建，为吏部郎。高帝即位，吕宰婺妇眉玻琫求自解。初，宋明帝敕另黾唐涫鍚?从祖淳后，于是仆射王俭Ｓ：“礼无后小宗之文，近代缘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后，出继宗族也。虽复臣子一揆，而义非天属。江忠简胤嗣所 寄，唯吕蝗耍□□奁谑簦瑏宜还本。若不欲江愻绝后，可以呅《□虐?孙。”尚书参议，谓“间世立后，礼无其文。荀顗无子立孙，坠礼之始。何琦又立此论，义无所据”。于是?还本家，诏使自量立后者。

出为豫章内史，还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门客通赃利，武帝遣信检覆，叢卮丝投□□砸□獭Ⅰ仙跤泄稚□□跫蟠尤軸上曰：“江呐裟芰倏ぃ□吮闶蔷呙蓝□！鄙弦饽耸汀?

永明中，为竟陵王司马。叩梦拇牵□□宓谖迤罚?朝贵中最。迁侍中，历五兵尚书，东海、吴二郡太守，复为侍中，转都官尚书，领骁骑将军。王晏S武帝曰：“江�familiar㈩宦伲□也坏么氪艘猓□勺砸柚□！鄙□娉?旨诣叁□情阶□ǎ瑯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时人重吐绺瘢?不为权幸降意。

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郁林废，朝臣皆被召入宫。呏猎屏□牛□街□狭iii□猩6.□□硗鲁抵卸□ァ?

明帝即位，改领秘书监，又改领晋安王师。卒，遗令不受赙赠。诏赙钱三万，布百匹。子蒨S遵吤□皇埽□□蚊乐□?从其所请。赠散骑常侍、太常卿，諡曰敬子。子蒨。

蒨字彦标，幼聪警，读书过口便诵。选为国子生，举高第， 起家秘书郎，累迁庐陵王主簿。居父忧以孝闻，庐于墓侧，明帝敕遣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阕，累迁建安内史。梁武帝起兵，遣甯朔将军刘諓之为郡，蒨拒之。及建邺平，蒨坐禁锢，俄被原。

历太尉临川王长史、尚书吏部郎，领右军。方雅有风格，仆射徐勉权重，唯蒨及王规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子繇求昏于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忤。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干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迁散骑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监六年，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故勉斥泰为之。

蒨寻迁司徒左长史。初王泰出阁，武帝谓勉云：“江蒨资历，应居选

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迁光禄大夫。卒，諡肃。

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

蒨弟昙字彦德，少学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圣初卒。昙弟禄。

禄字彦遐，幼笃学有文章，工书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发。位太子洗马、湘东王录事参军，以气陵府王，王深憾焉。庐陵威王续代为荆州，留为骠骑谘议参军。献书告别，王答书乃致恨。

禄先为武宁郡，颇有资#，积钱于壁，壁为之倒，迮铜物皆鸣。人戏之曰：“所谓‘铜山西倾，洛锺东应’者也。”湘东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荣财，以志其忿。后为作唐侯相，卒。撰列仙传十卷行于世，及井絜锬救烁场□艽□剑?并以自喻。

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为戏。蒨子紑。

紑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将期月，衣不解带。夜梦一僧云：“患眼者饮慧眼水必差。”及觉说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往访之。智者曰：“无量寿经云，慧眼见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S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乞赐嘉名。敕答云：“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时T含遂见冥中送药，又近见智者以卿第二息梦云‘饮慧眼水 ’。慧眼则五眼之一号，可以慧眼为名。”及就创造，泄故井，井水清洌，异于恒泉。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差。时人谓之孝感。

南康王为徐州，召为迎主簿。紑性沈静，好庄、老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及父卒，紑庐于墓，终日号恸不绝声，月馀乃卒。子总。

总字总持，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元舅吴平侯萧劢名重当世，特所锺爱，谓曰：“尔神采英拔，后之知名，当出吾右。”

及长，笃学有文辞。仕梁为尚书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毕，制述怀诗，总预同此作。帝览总诗，深见嗟赏。转侍郎。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之遴尝酬总诗，深相钦挹。

累迁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邺，诏以总权兼太常卿，守小庙。台城陷，避难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又自会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征为始兴内史。会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岭南积岁。

陈天嘉四年，以中书侍郎征还。累迁左户尚书，转太子詹　事。总性宽和温裕，尤工五言七言，溺于浮靡。及为宫端，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亟微行游总家，宣帝怒免之。后又历侍中、左户尚书。

后主即位，历吏部，尚书仆射，尚书令，加扶。既当权任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讽翫，于今不绝。唯与陈暄、孔范、王瑳等十馀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祯明三年，陈亡入隋，拜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年七十六。其为自序云："太建之时，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摧黜，奈何命也。"识者讥其言□□浴S形募□□□怼?长子溢，颇有文辞，性傲诞骄物，虽近属故友，不免诋欺。

历中书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为秦王文学，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誉，父子并贵达。智深父少无名问，湛礼敬甚简，智深常以为恨，自非节岁不入湛门。及为随王诞后军参军，在襄阳，诞待之甚厚。时谘议参军谢庄、主簿沈怀文与智深友善，怀文每称曰："人所应有尽有、所应无尽无者，其江智深乎。"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深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拜。后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记室参军，领南濮阳太守，迁从事中郎。诞将为逆，智深悟其机，请假先反。诞事发，即除中书侍郎。

智深爱好文雅，辞采清赡，孝武深相知待，恩礼冠朝。上宴私甚数，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深常为其首。同侣未及前，辄独蒙引进，每以越F为惭，未尝有喜色。每从游幸，与群僚相随，见传诏驰来，知当呼己，耸动愧恧，形于容貌，论者以此多之。

迁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上每酣宴，辄诋群臣，并使自相嘲讦，

以为欢笑。智深素方退，渐不会旨。上尝使以王僧朗戏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宠大衰。

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謚，智深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怀’字“，智深益惶惧，以忧卒。

子筠，太子洗马，早卒。后废帝皇后，筠之女也。废帝即位，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筠妻王平望乡君。

智深兄子概早孤，智深养之如子。概历黄门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赞北中郎长史。

江秉之字玄叔，济阳考城人也。祖逌，晋太常。父纂，给事中。

秉之少孤，弟妹七人并幼，抚育姻娶，尽其心力。宋少帝时，为永世、乌程令，以善政着名东土。征为建康令，为政严察，部下肃然。后为山阴令，人户三万，政事繁扰，讼诉殷积，阶庭常数百人。秉之御繁以简，常得无事。宋世唯顾觊之亦以省务着绩，其馀虽复刑政修理，而未能简事。以在县有能，出补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转在临海，并以简约见称，卒于官所。得秩悉散之亲故，妻子常饥寒。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库。

秉之宗人邃之字玄远，颇有文义，撰文释传于世，位司徒记室参军。

秉之子徽，尚书都官郎，吴令。元凶杀徐湛之，徽以党与 见诛。子谧。

谧字令和，父徽遇祸，谧系尚方。宋孝武平建邺，乃得出为于湖令，强济称职。宋明帝为兖州，谧倾身奉事，为帝所待。即位，以为骠骑参军。弟蒙貌丑，帝常召见狎侮之。

谧再迁右丞，兼比部朗。泰始四年，江夏王义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礼官议从成人服，诸王服大功。左丞孙夐重奏：“礼记‘女子十

五而笄’，郑玄云：‘应年许嫁者也　　。其未许嫁者，则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犹为殇。’礼官违越经典，于理无据。”太常以下结免赎论，谧坐杖督五十，夺劳百日。谧又奏夐先不研辩，混同谬议，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夐又结免赎论，诏可。

出为建平王景素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与谧情款，随谧莅郡，犯小事，饿系郡狱。僧遵道裂三衣食之尽而死，为有司奏，征还 。明帝崩，遇赦免。

齐高帝领南兖州，谧为镇军长史、广陵太守。入为游击将军。性流俗，善趋时利。元徽末，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谧深自委结。景素事败，仅得免祸。苍梧王废后，物情尚怀疑贰，谧独竭诚归事齐高帝。升明元年，为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沈攸之事起，议加高帝黄钺，谧所建也。事甯，迁吏部郎。齐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骠骑豫章王嶷领湘州，以谧为长史，封永新县伯。三年，为左户尚书。诸皇子出合，用文武主帅，悉以委谧。寻敕选曰：“江谧寒士，诚当不得竞等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

谧才长刀笔，所在干职。高帝崩，谧称疾不入，F颇疑其怨不预顾命。武帝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武帝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闲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何计？”武帝知之，出谧为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未发，忧　甚，乃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来，金碗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请收送廷尉。诏赐死，果以金罂盛药鸩之。

子介，建武中为吴令，政亦深苛。人间榜死人髑髅为谧首，介弃官而去。

论曰：敬元夷简归誉，玄保弘懿见推，其取重于世，岂虚名也。然玄保时隆帝念，虽命禀于玄天，□涠鞒瑁□且唷坝?贤”之助。沈氏世传武节，而演之以业尚见知，绸缪帷幄，遂参机务。处默保闲笃素，叔源节见临危，懿德高风，所谓世有人矣。茂远自晋及陈，雅道相系，弈世载德，斯之谓焉。而总溺于宠狎，反以文雅为败，然则士之成名，所贵彬彬而已。玄叔清介着美，足以追踪古烈。令和窥觊成性，终取踬于险涂，宜矣。

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七

沈庆之 宗悫

永初二年，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又随伯符隶到彦之北侵。伯符病归，仍隶檀道济。道济白文帝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领军刘湛知之，欲相引接，谓曰："卿在省年月久远，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寻转正员将军。及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袜缚裤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遣收吴郡太守刘斌杀之。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卒，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蛮失利，以庆之为建威将军，率F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狱，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后为孝武抚军中兵参军。孝武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征蛮寇屡有功。还都，复为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及至襄阳，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等伐沔北诸山蛮，大破之。威震诸山，群蛮皆稽颡。庆之患头风，好着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畏 惧曰："苍头公已复来矣。"

庆之引军出，前后破降甚F，又讨犬羊诸山蛮，缘险筑重城，施门橹甚峻。庆之连营山下，营中开门相通。又令诸军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蛮之火。顷之风甚，蛮夜下山，人提一炬烧营。火至，辄以池水灌灭之。蛮被围守日久，并饥乏，自后稍出归降。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都下，以为营户。

二十七年，迁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将北侵，庆之谏曰："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恐重辱王师。"上曰："王师再屈，别有所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大，泛舟济河，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人，虎牢洛阳，自然不固。"庆之固陈不可，时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为国譬如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及军行，庆之副玄谟。玄谟进围滑台，庆之与萧斌留守碻磝，仍领

斌辅国司马。玄谟攻滑台，积旬不拔，魏太武大军南向，斌遣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少军轻往，必无益也。"会玄谟退还，斌将斩之，庆之谏乃止。

萧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以为不可。会制使至，不许退，诸将并宜留。斌复问计于庆之，庆之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制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F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斌乃还历城。申坦、垣护之共据清口，庆之奔驿驰归。

二十九年，师复行，庆之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不使北 出。是时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讙动群蛮，自淮汝间至江沔，咸离其患，乃遣庆之督诸将讨之，制江、豫、荆、雍并遣军受庆之节度。

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总统群帅。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谘受军略。会孝武典签董元嗣自建邺还，陈元凶弑逆，孝武遣庆之引诸军。庆之谓腹心曰："萧斌妇人不足数，其馀将帅并易与耳。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时元凶密与庆之书，令杀孝武。庆之入求见，孝武称疾不敢见。庆之突前，以元凶手书呈简，孝武泣求入内与母辞。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愿报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视，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国安危，在于将军。"庆之即勒内外处分。

府主簿T竣闻庆之至，驰入见帝曰："今四方尚未知义师之举，而劭据有天府，首尾不相应赴，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唇齿，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F。"帝曰："竣何不拜谢。"竣起再拜。庆之曰："君但当知笔劄之事。"于是处分，旬日内外整办，时皆谓神兵。百姓欣悦。

F军既集，假庆之为武昌内史，领府司马。孝武至寻阳，庆之及柳元景等并劝即大位，不许。贼劭遣庆之门生钱无忌齎书说庆之解甲，庆之执无忌白之。孝武践阼，以庆之为领军将军，寻出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镇盱眙，封南昌县公。

孝建元年，鲁爽反，遣庆之与薛安都等往讨之。安都临阵斩爽，进庆之号镇北大将军。寻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固辞，改封始兴郡公。庆之以年满七十，固请辞事，以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

司。固让，乃至稽颡自陈，言辄泣涕。上不能夺，听以郡公罢就第，月给钱十万，米百斛，二卫史五十人。

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复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F讨之。诞遣客沈道湣齎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庆之遣道湣反，数以罪恶。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为来此？"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使仆来耳。"庆之塞堑，造攻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时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制无所问。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庆之不开，悉焚之。诞于城上投函表，令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奉制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每攻城，庆之辄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为统任，当令处分有方，何须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斩诞。进庆之司空，又固让爵。于是与柳元景并依晋密陵侯郑袤故事，朝会庆之位次司空，元景在从公之上，给恤吏五十人，门施行马。

初，庆之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问其故，答云："卤簿固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后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主。"及中兴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以郡公统诸军讨平之。

庆之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又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閈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语人曰："钱尽在此。"中兴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以始兴封优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许。妓妾十数人，并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意欢愉，自非朝贺不出门。每从游幸及校猎，据鞍陵厉，不异少壮。太子妃上孝武金镂匕箸及杅杓，上以赐庆之曰："觞酌之赐，宜以大夫为先也。"

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粗有口辩，手不知书，每 将署事，辄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T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F坐并称其辞意之美。

孝武晏驾，庆之与柳元景等并受顾命。遗制"若有大军旅及征讨，悉

委庆之”。前废帝即位，加庆之几杖，给三望车一乘。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幰车，左右从者不过三五骑。履行园田，每农桑剧月，无人从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车，谓人曰：“我每游履田园，有人时与马成三，无人则与马成二。今乘此车，安所之乎？”及赐几杖，并固让。柳元景、T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彻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庆之既通贵，乡里老旧素轻庆之者，后见皆膝行而前。庆之叹曰：“故是昔时沈公。”视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士民悉患之。庆之诡为置酒大会，一时杀之，于是合境肃清，人皆喜悦。

废帝狂悖无道，F劝之废立，及柳元景等连谋，以告庆之，庆之与江夏王义恭不厚，发其事。帝诛义恭、元景等，以庆之为侍中、太尉。及义阳王昶反，庆之从帝度江，总统F军。

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悦。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开青溪诸桥以绝之。庆之果往，不得度而还。帝又忌之，乃遣其从子攸之齎药赐死，时年八十。是岁旦，庆之梦有人以两疋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寤 而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两疋，八十尺也，足度，无盈馀矣。”及死，赠赙甚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给鸾辂轀輬车，前后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败。明帝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謚曰襄公。泰始七年，改封苍梧郡公。庆之群从姻戚，由庆之在列位者数十人。

长子文叔位侍中，庆之之死也，不肯饮药，攸之以被掩杀之，文叔密取药藏录。或劝文叔逃避，文叔见帝断截江夏王义恭支体，虑奔亡之日，帝怒，容致义恭之变，乃饮药自杀。文叔子昭明位秘书郎，闻父死，曰：“何忍独生。”亦自缢死。

元徽元年，还复先封，时改始兴为广兴。昭明子昙亮袭广兴郡公，齐受禅，国除。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俊，不事公卿，使酒仗气，无所推下。尝醉，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逢王景文子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邪？何乃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

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奈何王约，奈汝痴何！”

升明末，为相国西曹掾。齐高帝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 ？”俭以拟前军将军，上不欲违，乃可其奏。寻为中书郎，累迁侍中 。王晏尝戏昭略曰 ：“贤叔可谓吴兴仆射。”昭略曰：“家叔晚登仆射，犹贤于尊君以卿为初荫。”

永元中，与叔父文季俱被召入华林省，茹法珍等进药酒，昭略怒嵝煨⑺迷唬骸胺匣枇19.鳎□沤窳畹洌□紫辔薏牛□掠?今日。”以瓯投其面，曰：“使为破面鬼。”死时言笑自若，了无惧容 。徐孝嗣谓曰：“见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 ：“明府犹忆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见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脱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邪？”

昭略弟昭光闻收兵至，家人劝逃去，昭光不忍舍母，入执母手悲泣，遂见杀。时昭明子昙亮已得逃去，闻昭光死，乃曰：“家门屠灭，独用生何为。”又绝吭而死 。时人叹其累世孝义。中兴元年，赠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达，文叔弟也。以宽雅正直见知，尤善塞及弹碁，在宋封山阳县五等伯，位中书郎。父庆之遇害，诸子见收，文叔谓之曰：“我能死，尔能报。”遂自杀。文季挥刀驰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

明帝立，为黄门郎，领长水校尉。明帝宴会朝臣，以南台御史贺咸为柱下史，纠不醉者，文季不肯饮，被驱下殿。晋平王休佑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干事人为上佐，彦回举文季，转骠骑长史、南东海太守。休佑被杀，虽用薨礼，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独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秘书监出为吴兴太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饮亦至三斗，尝对饮竟日，而视事不废。

升明元年，沈攸之反，齐高帝加文季冠军将军、督吴兴钱唐军事。初，庆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族，以复旧怨，亲党无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齐国建，为侍中，领秘书监。建元元年，转太子右卫率，侍中如故。改封西丰县侯。

文季风采棱岸，善于进止，司徒褚彦回当时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武帝在东宫，于玄圃宴朝臣，文季数举酒劝彦回。彦回甚不平，S武帝曰：“沈文季谓彦回经为其郡，依然犹有故情。”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魏

军动事。彦回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S武帝曰：“褚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 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彦回并善琵琶，酒阑，彦回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彦回T色无异，终曲而止。

永明中，累迁领军将军。文季虽不学，发言必有辞采。武帝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当世善其对。

明帝辅政，欲以文季为江州，遣左右单景隽宣旨。文季陈让，称老不愿外出，因问右执法有人未，景隽还具言之。延兴元年，以为尚书右仆射。明帝即位，加领太子詹事，尚书令王晏尝戏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曰：“琅邪执法，似不出卿门。”

建武二年，魏军南伐，明帝以为忧，制文季镇寿春。文季入，城门严加备守。魏军寻退，百姓无所损。

永元元年，转侍中、左仆射。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于宅掩取文季，欲以为都督，而文季已还台。明日，与尚书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门上。时东昏已行杀戮，孝嗣深怀忧虑，欲与文季论时事，文季辄引以他辞，终不得及。事甯，加镇军将军，置府史。

文季以时方昏乱，托老疾不豫朝机。兄子昭略谓文季曰：“阿父年六十为员外仆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几见害。先被召，便知败，举动如常。登车顾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于华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兴元年，赠司空，謚曰忠宪公。

文秀字仲远，庆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参军。文秀宋前废帝时，累迁青州刺史，将之镇，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说庆之以帝狂悖，祸在难测，欲因此F力图之。庆之不从。及行，庆之果见杀。又遣直阁江方兴领兵诛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 乱。时晋安王子勋据寻阳，文秀与徐州刺史薛安都并同子勋反。寻阳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归命请罪。即安本任。

四年，封新城县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据历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于抚御，被

魏围三载无叛者。五年，为魏所克，终于北。

攸之字仲达，庆之从父兄子也。父叔仁为宋衡阳王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

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魏军南攻，朝廷发三吴之F，攸之亦行。及至建邺，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遵考以为形陋不堪，攸之叹曰："昔孟尝君身长六尺为齐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随庆之征讨。

二十九年，征西阳蛮，始补队主。巴口建义，授南中郎府板长兼行参军。新亭之战，身被重创，事甯，为太尉行参军，封平洛县五等侯。随府转大司马行参军。

晋时都下二岸扬州旧置都部从事，分掌二县非违，永初以后罢省。孝建三年，复置其职，攸之掌北岸，会稽孔璪掌南岸，后又罢。攸之迁员外散骑侍郎，又随庆之征广陵屡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战，配以仇池步摺丿缕降奔雍裆停?庆之所抑。迁太子旅贲中郎，攸之甚恨之。

前废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车骑中兵参军、直合，与宗越、谭金等并为废帝所宠。诛戮群公，攸之等皆为之用命，封东兴县侯。

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寻告宗越、谭金等谋反，复召直合。会四方反叛，南贼已次近道，以攸之为甯朔将军、寻阳太守，率军据虎槛。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骆驿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 。攸之谓军吏曰 ："今F军同举，而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 乱，此败道也。请就一军取号。"F咸从之。

殷孝祖为前锋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F并安之。时殷孝祖中流矢死，军主范潜率五百人投贼，人情震骇，并谓攸之宜代孝祖为统。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槛，总统F军，闻孝祖死，遣甯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为孝祖既死，贼有乘胜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乃率诸军主诣方兴推重，并慰勉之，方兴甚悦。攸之既出，诸军主并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蔺、寇贾事邪？吾本以济国活家，岂计此之升降。"明旦进战，自寅讫午，大破贼于赭圻。寻进号辅国将军，代孝祖督前锋诸军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尽，南贼大帅刘胡屯浓湖，以囊盛米系流查及船腹，阳覆船，顺风流下，以饷赭圻。攸之疑

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寻克赭圻。

迁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复率大F来入鹊尾，相持既久，军主张兴世越鹊尾上据钱溪，刘胡自攻之。攸之率诸将攻浓湖。钱溪信至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之。顗骇惧，急追胡还。攸之诸军悉力进攻，多所斩获，胡于是弃F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浓湖之平也，贼军委弃资财，珍货山积，诸军各竞收敛，唯攸之、张兴世约勒所部，不犯毫芥，诸将以此多之。攸之进平寻阳，迁中领军，封贞阳县公。时刘遵考为光禄大夫，攸之在御坐谓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问之，攸之依实对，帝大笑。

累迁郢州刺史，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辄面加詈辱。而晓达吏事，自强不息，士庶畏惮，人莫敢欺。闻有猛兽，辄自围捕，往无不得，一日或得两三。若逼暮不禽，则宿昔围守。赋敛严苦，徵发无度，缮修船舸，营造器甲。自　至夏口，便有异图。进监豫、司之二郡军事，进号镇军将军。

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与蔡兴宗并在外蕃，同预顾命。会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搔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征，新除荆州刺史蔡兴宗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会承明已平，乃以攸之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敛兵力，养马至二千馀匹，皆分赋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讨四山蛮"。装战舰数百千艘，沈之灵溪里，钱帛器械巨积。渐怀不臣之心，朝廷制度无所遵奉。富贵拟于王者，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旦，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貌。

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密有异志，欲以微旨动攸之，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一函，题言沈丞相，送攸之门者。攸之不开书，推捡得公昭，送之朝廷。后废帝元徽二年，休范举兵袭都，攸之谓僚佐曰："桂阳今逼朝廷，必声言吾与之同，若不颠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于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节度。会休范平，使乃还。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开府。攸之自擅阃外，朝廷疑惮之，累欲征入，虑不受命，乃止。

四年，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攸之复应朝廷，景素寻平。时有台直合高道庆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庆在家，牒其亲戚十馀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

槊，道庆驰马而出。还都说攸之反状，请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高帝又保持不许。杨运长等常相疑畏，乃与道庆密遣刺客齎废帝手诏，以金饼赐攸之，州府佐吏进其阶级。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攸之自出格杀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马鄣泥，其后刺客事发。废帝既殒，顺帝即位，加攸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高帝遣 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齎废帝刳斷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甯为王淩死，不作贾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齐高帝书推功。

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两裆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　　。其妾崔氏、许氏谏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作计。"攸之指两裆角示之。

攸之素畜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三千。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粲筮之，云："不至都，当自郢州回还。"

意甚不悦。初发江津，有气状如尘雾从西北来，正盖军上。齐高帝遣F军西讨，攸之尽锐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屡破之。升明二年，还向江陵，未至，城已为雍州刺史张敬儿所据，无所归，乃与第三子中书侍郎文和至华容之赏头林，投州吏家。此吏尝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罚为怨，杀豚荐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于栎林与文和俱自经死，村人斩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窍。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财葬攸之。

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记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及攻郢城，夜尝风浪，米船沈没。仓曹参军崔灵凤女先适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谓曰　："当今军粮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与城内婚姻邪。"灵凤答曰："乐广有言，下官岂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欢然意解。

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随郡人双泰真有干力，召不肯来。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杀数人，欲过家将母去，事迫不获，单身走入蛮。追者既失之，录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归，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赐钱一万，转补队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　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是事。"相者曰："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

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达，齐永明中，卒于光禄大夫。

攸之初至郢州，有顺流之志，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城。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非旬日所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攸之不从。既败，诸将帅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质事人，岂可幸其成而责其败。"乃投水死。又仓曹参军金城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儿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败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为同人作贼，不早来。"荣曰："沈荆州举义兵，匡社稷，身虽可灭，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谓之为贼。身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命斩之，荣欢笑而去，容无异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谓敬儿曰："君入人国，不闻仁惠之声，而先戮义士，三楚之人，甯蹈江、汉而死，岂肯与将军同日以生。"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三军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杀二义士。"比之臧洪及陈容。

废帝之殒，攸之欲起兵，问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见则成，伏则败。昔桂阳乙太白伏时举兵，一战授首，此近世明验。今萧公废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时，此与天合也。且太白寻出东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后举兵，珂之又曰："今岁星守南斗，其国不可伐。"攸之不从，果败。

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记室南阳宗俨之辞也，事败责之，答曰："士为知己，岂为君辈所识。"遂伏诛。

攸之景和中与齐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欢好，帝以长女义兴宪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并养之宫中，恩礼甚厚，及嫁皆得素旧，公家营遣焉。齐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孙僧昭为义兴公主后。

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师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着黄巾衣褐醮于私室。时记人吉凶，颇有应验。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中年为山阴县。

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许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复鸣。"僧昭曰："王欢已阑，今恣汝鸣。"即便喧聒。又尝校猎，中道而还，左右问其故，答曰："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向闻南山虎啸知耳。"俄而使至。复谓人曰："吾昔为幽司所使，实为烦碎，今已自

解。”乃开匣出黄纸书，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识。曰：“教分判如此。”

及太清初，谓亲知曰：“明年海内丧乱，生灵十不一存。”乃苦求东归。既不获许，及乱，百口皆歼。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悫字元干，南阳涅阳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悫年少，问其所志，悫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悫年十四，挺身与劫相拒，十馀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少文既高尚，诸子群从皆爱好坟典，而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知。

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悫随镇广陵。时从兄绮为征北府主簿，与悫同住，绮妾与给吏牛泰私通，绮入直，而泰潜来就绮妾。悫知之，入杀牛泰然后白绮。义恭壮其意，不罪也。后以补国上军将军。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愿行，义恭举悫有胆勇，乃除振武将军，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悫，悫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潜进讨破之，仍攻拔区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悫以为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F因此溃乱，遂克林邑。收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其馀杂物不可称计。悫一毫无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萧然。文帝甚嘉之。

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悫为南中郎谘议参军，领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

孝武即位，以为左卫将军，封洮阳侯。孝建中，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先是乡人庾业家富豪侈，侯服玉食。与宾客相对，膳必方丈，而为悫设粟饭菜葅。谓客曰：“宗军人惯噉粗食。”悫致饱而退，初无异辞。至是业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昔事为嫌。

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反，悫表求赴讨，乘驿诣都，面受节度。上停舆慰勉，悫耸跃数十，左右顾眄，上壮之。及行，隶车骑大将军沈庆之。初，诞诳其F云：“宗悫助我。”及悫至，跃马绕城呼曰：“我宗悫也。”事平，入为左卫将军。

五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有

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明年复先职。

废帝即位，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赠征西将军，謚曰肃侯，配食孝武庙庭。子罗云，卒，子元宝嗣。

悫从子夬字明扬，祖少文，名列隐逸传。父繁，西中郎谘议参军。

夬少勤学，有局干，仕齐为骠骑行参军。时竟陵王子良集 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齐郁林之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书记，以笔劄贞正见许，故任焉。时与魏和通，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时选也。及文惠太子薨，王为皇太孙，夬仍管书记。

太孙即位，多失德，夬颇自疏，得为秣陵令，迁尚书都官郎。少帝见诛，旧宠多被其灾，唯夬与傅昭以清正免。齐明帝以为郢州中从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为荆州刺史，引为别驾。

梁武帝起兵，迁西中郎谘议。时西土位望，唯夬与同郡乐蔼、刘坦为州人所推服，故领军萧颖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禅，历太子右卫率，五兵尚书，参掌大选。天监三年卒。子曜卿。

论曰：沈庆之以武毅之姿，属殷忧之日，驱驰戎旅，所在见推。其戡难定功，盖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业克举，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悬车，宦成名立，而卒至颠覆，倚伏岂易知也。诸子才气，并有高风，将门有将，斯言得矣。攸之地处上流，声称义举，专威擅命，年且逾十。终从诸葛之薨，代德其有数乎。宗悫气概风云，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显级，亦各志能之士也。

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八

柳元景

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以勇称。寡言语，有器质，荆州刺史谢晦闻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败。雍州刺史刘道#深爱其能，会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复召之，道#谓曰："久规相屈。今贵王有召，难辄相留，乖意以为罔罔。"服阕，累迁义恭司徒太尉城局参军。文帝见又知之。先是，刘道#在雍州有惠化，远蛮归怀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道#死，群蛮大为寇暴。孝武西镇襄阳，义恭荐元景，乃以为武威将军、随郡太守。及至，广设方略，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随王诞镇襄阳，元景徙为后军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侵，使诸镇各出军。二十七年八月，诞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入卢氏，田义仁出鲁阳，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军帅。

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元景率军系进，以前锋深入，悬军无继，驰遣尹显祖入卢氏，以为诸军声援。元景以军食不足，难可旷日相持，乃束马悬车，引军上百丈崖，出温谷 以入卢氏。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去弘农城五里。元景引军度熊耳山，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季明率方平、赵难诸军向陕。十一月，元景率F至弘农，营于开方口。仍以元景为弘农太守。

初，安都留住弘农而诸军已进陕。元景既到，谓安都曰："卿无坐守空城，而令庞公孤军深入，宜急进军。"F军并造陕下，列营以逼之，并大造攻具。

魏城临河为固，恃险自守。季明、安都、方平、显祖、赵难诸军频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阵于城东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轻骑挑战，安都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F军并鼓噪俱前。魏多纵突骑，F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着绛衲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如是者数四。每入，F无不披靡。

魏军之将至也，方平遣驿骑告元景。时诸军粮尽，各馀数日食。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

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诘朝，魏军又出，列阵于城外。方平诸军并成列，安都并领马军，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余诸义军方于城西南列阵。方平谓安都曰：“今勍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战。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自诘旦战至日晏，魏军大溃，面缚军门者二千馀人。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乃悉释而遣之。皆称万岁而去。

时北略诸军王玄谟等败退，魏军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诸军乃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安都断后， 宗越副之。法起自潼关向商城，与元景会，季明亦从胡谷南归，并有功而入。诞登城望之，以鞍下马迎元景。

时鲁爽向虎牢，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还。再出北侵，威信着于境外。

孝武入讨元凶，以为谘议参军，配万人为前锋，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时义军船乘小陋，虑水战不敌。至芜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垒栅，东西据险。令军中曰：“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各衔枚疾战，一听吾营鼓音。”元景察贼衰竭，乃命开垒鼓噪以奔之，贼F大溃。劭更率馀F自来攻垒，复大破之，劭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为侍中，领左卫将军，寻转甯蛮校尉、雍州刺史，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始上在巴口，问元景事平何所欲。对曰：“愿还乡里。”故有此授。

初，臧质起义，以南谯王义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潜报元景，使率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孝武。语其信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及元景为雍州，质虑其为荆、江后患，称爪牙不宜远出。上重违其言，更以元景为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封曲江县公。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加元景抚军将军，假节置佐，系玄谟。后以为领南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

臧质、义宣并反，王玄谟南据梁山，垣护之、薛安都度据历阳，元景出屯采石。玄谟求益兵，上使元景进屯姑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谟，以羸弱居守。所遣军多张旗帜，梁山望之如数万人，皆谓都下兵悉至，由是克捷。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晋安郡公。固

让开府。复为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

大明三年，为尚书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岭南，改封巴东郡公。又命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让开府。乃与沈庆之俱依晋密陵侯郑袤不受司空故事。

六年，进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让。乃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都下。

孝武晏驾，与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仆射T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迁尚书令，领丹阳尹，侍中、将军如故。加开府仪同三司，给班剑二十人。固辞班剑。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元景起自将率，及当朝，理务虽非所长，而有弘雅之美。时在朝勋要多事#业，惟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菜得钱三万，送还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复卖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以钱乞守园人。

孝武严暴无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及祸。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未尝敢私相往来。孝武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曰："今日始免横死。"义恭与义阳等诸王，元景与T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饮，以夜继昼。前废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杀戴法兴后，悖情转露，义恭、元景忧惧，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持疑未决。发觉，帝亲率宿卫兵自出讨之，称诏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祸至，整朝服乘车，应召出门。逢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左右壮士数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军士大至，下车受戮，容色恬然。

长子庆宗有干力，而情性不伦，孝武使元景送还襄阳，于道赐死。次子嗣宗、绍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并遇祸。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侄在都下襄阳死者数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慕并在孕获全。明帝即位，赠太尉，给班剑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元景从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晋安王子勋逆，事败归降。元景从祖弟

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与司徒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明帝时，位右卫将军、顺阳太守。子欣慰谋反，光世赐死。

世隆字彦绪，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双驎，位建威参军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与F同。虽门势子弟，独修布衣之业。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元景爱赏，异于诸子，言于宋孝武，得召见。帝谓元景曰："此儿将来复是三公一人。"为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武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乏公也。"

元景为前废帝所杀，世隆以在远得免。泰始初，四方反叛，世隆于上庸起兵以应宋明帝，为孔道存所败，F散逃隐，道存购之甚急。军人有貌相似者，斩送之。时世隆母郭妻阎并见絷襄阳狱，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见首悲情小歇，而妻阎号叫方甚，窃谓郭曰："今见不悲，为人所觉，唯当大恸以灭之。"世隆竟以免。

后为太子洗马，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累迁晋熙王安西司马，加甯朔将军。时齐武帝为长史，与世隆相遇甚欢。齐高帝之谋度广陵也，令武帝率F同会都下。世隆与长　流参军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

时朝廷疑惮沈攸之，密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将下都，刘怀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纳之，与武帝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举世隆自代。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辅国将军、中兵参军孙同等以三万人为前驱，又遣司马冠军刘攘兵等二万人次之，又遣辅国将军、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将去。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攸之果怒，昼夜攻战。世隆随宜拒应，F皆披却。

武帝初下，与世隆别，曰："攸之一旦为变，虽留攻城，不可卒拔。卿为其内，我为其外，乃无忧耳。"至是，武帝遣军主桓敬、陈胤叔、荀元宾等八军据西塞，令坚壁以待贼疲。虑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潜使入郢城通援军消息。内外并喜。

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乘三层舰，作羌胡伎，

泝流而进。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发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于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返。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请降，开门纳之。攸之怒，衔须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赐、女婿张平虑斩之。军旅大散。世隆乃遣军副刘僧麟缘道追之。

攸之已死，征为侍中，仍迁尚书右仆射，封贞阳县侯。出为吴郡太守，居母忧，寒不衣絮。齐高帝践阼，起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进爵为公。上手诏司徒褚彦回甚伤美之。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尽忠，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敦厉风俗。"

建元二年，授右仆射，不拜。性爱涉猎，S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三年，出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骑常侍。

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后三年丘山崩，齐亦于此季矣。"屏人，命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题帘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谓党曰："汝当见，吾不见也。"迁护军，而卫军王俭修下官敬甚谨。世隆止之，俭曰　："将军虽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见重如此。

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光禄大夫韦祖征州里宿德，世隆虽已贵重，每为之拜。人或劝祖征止之，答曰："司马公所为，后生楷法，吾岂能止之哉。" 后授尚书左仆射。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F军，仍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镇，以方略讨平之。在州立邸兴生，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诏不问。复入为尚书左仆射，不拜，乃转尚书令。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叩谝唬□逄傅诙□□□俚谌□！痹诔□桓墒牢瘢□?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以疾逊位，拜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诏给东园秘器，赠司空，班剑二十人，謚曰忠武。　　世隆晓数术，于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墓工图墓，正取其坐处焉。

所着龟经秘要二卷，行于世。

长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书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后为巴东王子响友，子响为荆州，惔随之镇。子响昵近小人，惔知将为祸，称疾还都。及难作竟以得免。

累迁新安太守，居郡以无政绩免。建武末，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举汉中以应。

梁武受命，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武帝之镇襄阳，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环赠之。天监二年元会，帝谓曰：“卿所佩玉环，是新亭所赠邪？”对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斁。”帝因劝之酒，惔时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刘越石，近辞卮酒邪。”罢会，封曲江县侯。帝因宴为诗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馀实念功。”帝又尝谓曰：“徐元瑜违命岭南，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诸子，何如？”惔曰：“罚

不及嗣，赏延于后，今复见之圣朝。”时以为知言。

寻迁尚书左仆射，年四十六，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穆。

惔度量宽博，家人未尝见其喜愠。甚重其妇，颇成畏惮。性爱音乐，女伎精丽，略不敢视。仆射张稷与惔狎密，而为惔妻赏敬。稷每诣惔，必先相问夫人。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后出。惔因得留目。

惔着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子昭，位中书郎，袭爵 曲江侯。

惔弟恽字文畅，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与陈郡谢沦邻居，深见友爱。沦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

初，宋时有嵇元荣、羊盖者，并善琴，云传戴安道法。恽从之学。恽特穷其妙。齐竟陵王子良闻而引为法曹行参军，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赏狎。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夜。岂止当今称奇，亦可追踪古烈。”

为太子洗马，父忧去官，着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后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还除骠骑从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邺，恽候谒石头，以为征东府司马。上笺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高宽大之义。帝从之。徙为相国右司马。天监元年，除长兼侍中，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

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　：“亭锬疽断拢□⑹浊镌品伞！崩判巴跞诩□□瞪停□蚴檎□?及所执白团扇。武帝与宴，必诏恽赋诗。尝和武帝登景阳楼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见赏美。当时咸共称传。

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秘书监，右卫将军。再为吴兴太守，为政清静，人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馀

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卒。

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箸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着清调论，具有条流。齐竟陵王尝宿晏，明旦将朝见，　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

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帝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恽着卜杖龟经。性好医术，尽其精妙。

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问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人。”F咸异之。诏尚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都亭侯，位鄱阳内史，卒。

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后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骑常侍。盼性愚戆，使酒，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劾免，卒于家。赠侍中、中护军。

后从祖弟庄清警有鉴识，自盼卒后，太后宗属唯庄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礼。位度支尚书。陈亡入隋，为岐州司马。恽弟暨?

曌治纳睿□儆写笠猓□眯□裕□g稀⒁住?

梁武帝举兵至姑孰，曈胄帚12.爸钣雅笥谛〗己蚪印J钡?路犹梗，曈胫钊送□□媛檬常□闳八欣镡牛瑙曰：“宁我负人，不人负我。若复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烧逆旅舍，以绝后追。当时服其善断。

历位给事黄门侍郎。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

后为镇北始兴王长史。王移镇益州，复请暨5墼唬骸傲?曆绫瓴牌□□植荒芫?少王臣。”王祈请数四，不得已，以为镇西长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为政，益部怀之。暻艹馈?忱字文若，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并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

仕齐为西中郎主簿。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州袭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定，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议之。忱及阐文并劝同武帝，颖胄从之。以忱为甯朔将军，累迁侍中。郢州平，颖胄议迁都夏口，忱以巴峡未宾，不宜轻舍根本，摇动人心，不从。俄而巴东兵至峡口，迁都之议乃息。论者以为见机。

及梁受命，封州陵伯。历五兵尚书，秘书监，散骑常侍。

改授给事中、光禄大夫。疾笃不拜。卒，諡曰穆。

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睥俺廊□侥昙渌娜肃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子范嗣。庆远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义阳内史。

庆远仕齐为魏兴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于杞城。庆远曰：“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命筑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后为襄阳令，梁武帝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纪，恽言庆远。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问未知者耳。”因辟为别驾。庆远谓所亲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起兵，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从军东下，身先士卒。武帝行营，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建康城平，为侍中，带淮陵齐昌二郡太守。城内尝夜火，F并惊惧。武帝时居宫中，悉敛诸门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

霸府建，为从事中郎。武帝受禅，封重安侯，位散骑常侍，改封云杜侯。出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饯于新亭，谓曰　：“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忧矣。”始武帝为雍州，庆远为别驾，谓曰：“昔羊公语刘弘，卿后当居吾处。今相观亦复如是。”　曾未十年，而庆远督府，谈者以为逾于魏咏之。

累迁侍中、领军将军，给扶。出为雍州刺史。庆远重为本州，颇厉清节，士庶怀之。卒官，赠开府仪同三司，諡曰忠惠侯。丧还都，武帝亲出临之。

初，庆远从父兄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门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子津字元举，虽乏风华，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历散骑常侍，太子詹事，袭封云杜侯。

侯景围城既急，帝召津问策。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

子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身长八尺，眉目疏朗。初，简文帝为雍州刺史，津为长史。及简文入居储宫，津亦得侍从。仲礼留在襄阳，马仗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F和。起家着作佐郎，稍迁电威将军，阳泉县侯。中大通中，西魏将贺拔胜来逼樊、邓，仲礼出击破之。除黄门郎，稍迁司州刺史。武帝思见其面，使画工图之。

初，侯景潜图反噬，仲礼先知之，屡S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景济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与诸蕃赴援，见推总督。景素闻其名，甚惮之。仲礼亦自谓当世英雄，诸将莫己若也。

韦粲见攻，仲礼方食，投箸被练驰之，骑能属者七十。比至，粲已败，仲礼因与景战于青塘，大败之。景与仲礼交战，各不相知。仲礼呓□熬埃□□艚□P□首院箜街倮瘢□夙街?礼中肩。马陷于淖，贼聚叽讨□□锝□□绞□戎□悦狻W源?壮气外衰，不复言战。神情傲佷，淩蔑将帅。邵陵王纶亦鞭策　军门，每日必至，累刻移时，仲礼亦弗见也。纶既忿叹，怨隙遂成。而仲礼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父津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仲礼闻之，言笑自若。晚又与临城公大连不协。景尝登朱雀楼与之语，遗以金环。是后闭营不战，F军日固请，皆悉拒焉。南安侯骏谓曰：“城急如

此，都督不复处分，如脱不守，何面以见天下义士。”仲礼无以应之。

及台城陷，侯景矫诏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诸军。仲礼召诸将军会议，邵陵王以下毕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将军。”仲礼熟视不对。裴之高、王僧辩曰：“将军拥F百万，致宫阙沦没，正当悉力决战，何所多言。”仲礼竟无一言，诸军乃随方各散。

时湘东王绎遣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至姑孰闻台城陷，乃沈米于江而退。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贼。时城虽沦陷，援军甚F，军士咸欲尽力，及闻降，莫不叹愤。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

仲礼等入城，并先拜景而后见帝，帝不与言。既而景留柳敬礼、羊鸦仁，而遣仲礼、僧辩西上，各复本位。饯于后渚，景执仲礼手曰：“天下之事在将军耳。郢州、巴西并以相付。”

及至江陵，会岳阳王察南寇，湘东王以仲礼为雍州刺史，袭襄阳。仲礼方观成败，未发。及南阳围急，杜岸请救，仲礼乃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守义阳，自帅F如安陆，使司马康昭如竟陵讨孙暠。暠执魏戍人以降。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太守，副军马岫为安陆太守。置孥于安陆，而以轻兵师于4头，将侵襄阳。岳阳王察告急于魏，魏遣大将杨忠援之。仲礼与战于4头，大败，并弟子礼没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礼以客礼。西魏于是尽得汉东。

仲礼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

起家着作佐郎，稍迁扶风太守。侯景度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与景频战，甚着威名。

台城陷，与兄仲礼俱见景，景遣仲礼经略上流，留敬礼质，以为护军将军。景饯仲礼于后渚。敬礼谓仲礼曰：“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壮其言，许之。及酒数行，敬礼目仲礼，仲礼见备卫严，不敢动，遂不果。

会景征晋熙，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其城，克期将发，建安侯萧贲告之，遂遇害。临死曰：“我兄老婢也，国败家亡，实馀之责，今日就死，岂非天乎。”

论曰：柳元景行己所资，岂徒武毅；当朝任职，实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仲礼始终之际，其不副也何哉？岂应天方丧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病?南史 南史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九

殷孝祖 刘勉

孝祖少诞节，好酒色，有气干。宋孝武时，以军功仕至积射将军。前废帝景和元年，为兖州刺史。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参军潁川荀僧韶建议衔命征孝祖入朝，上遣之。时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儿等屯据津径，僧韶间行得至，说孝祖曰："景和凶狂，开辟未有，朝野忧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浃辰，夷凶翦暴。国乱朝危，宜立长主，公卿百辟，人无异议。而群迷相扇，构造无端，贪利幼弱，竟怀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长以气节成名，若能控济、河义勇，还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乱，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弃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都。时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孝祖忽至，F力不少，人情于是大安。进孝祖号冠军将军、假节、督前锋诸军事。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铁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孝祖负其诚节，陵轹诸将。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攻之，与大将王玄谟别，悲不自胜，F并骇怪。

泰始二年三月三日，与贼合战，每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　标显，若射者十手攒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赠建安县侯，謚曰忠。

琰字敬I，孝祖族子也。父道鸾，宋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

琰少为文帝所知，见遇与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废帝永光元年，累迁黄门侍郎。出为山阳王休佑右军长史、南梁郡太守。休佑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佑为荆州，会晋安王子勋反，即以琰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并劝琰同逆，琰素无部曲，无以自立，受制于叔宝。二年正月，帝遣辅国将军刘勉西讨之，筑长围，创攻道于东南角，并作大虾蟆车载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堑。十二月，琰乃始降。时琰有疾，以板自舆，诸将帅面缚请罪，勉并抚宥之，无所诛戮。后除少府，加给事中，卒官。

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谙前世旧事。事兄甚谨，少以名行见称。

在寿阳被攻围积时，为城内所怀附。扬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将军蔡兴宗、司空褚彦回并相与友善。

刘勉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怀义，父颖之，位并郡守。

勉少有志节，兼好文义。家贫，仕宋，初为广州增城令，稍迁郁林太守。大明初还都，徐州刺史刘道隆请为甯朔司马。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勉随道隆受沈庆之节度。事平，封金城县五等侯，除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入直合。先是，费沈伐陈檀不克，乃除勉龙骧将军、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勉既至，随宜翦定，大致名马，并献珊瑚连理树。上甚悦。前废帝即位，为屯骑校尉，又入直阁。

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逆，四方回应，勉以本官领建平王景素辅国司马，进据梁山。会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勉还都，复兼山阳王休佑骠骑司马致讨。时琰婴城固守，自　　始春至于末冬，勉内攻外御，战无不捷。善抚将帅，以宽厚为F所依。将军王广之求勉所自乘马，诸将并忿广之贪冒，劝勉以法裁之。勉欢笑，即解马与广之。及琰请降，勉约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士庶感悦，咸曰来苏。

还都，拜太子右卫率，封鄱阳县侯，迁右卫将军，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后征拜散骑常侍、中领军。勉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经始锺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髣佛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

明帝临崩，顾命以为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废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执法，太白犯上将，或劝勉解职。勉曰："吾执心行己，无愧幽明；若才轻任重，灾眚必及，天道密微，避岂能免？"桂阳王休范为乱，奄至建邺，加勉使持节、镇军将军，置佐，镇扞石头。既而贼F屯朱雀航南，右军将军王道隆率宿卫向朱雀。闻贼已至，急信召勉，勉战败，死之。事平，赠司空，謚曰忠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随父征竟陵王诞于广陵，以功拜驸马都尉。后为桂阳王征北中兵参军，与齐武帝同直殿内，并为宋明帝所亲待，由是与武帝款好。

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语"刘忱"为"临雠"，改名悛焉。

齐武帝尝至悛宅，昼卧觉，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前后所纳称此。

后迁安远护军、武陵内史。郡南古江堤久废，悛修未毕，而江水忽至，百姓弃役奔走。悛亲率厉之，于是乃立。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悛表其门闾。悛强济有世调，善于流俗。蛮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余岁，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僮出谒，至是又谒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带郡还都，吏人送者数千万　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

桂阳之难，加甯朔将军，助守石头。父勉于大航战死，悛时遇疾，扶伏路次，号哭求勉尸。勉尸顶后伤缺，悛割发补之。持丧墓侧，冬日不衣絮。齐高帝代勉为领军，素与勉善，书譬悛殷勤抑勉。

建平王景素反，高帝总F。悛初免丧，高帝召悛及弟愃入省，欲使领支军。及见皆羸削改貌，乃止。霸业初建，悛先致诚节，沈攸之事起，加辅国将军。后为广州刺史，袭爵鄱阳县侯。武帝自寻阳还，遇悛，欢宴M旧，停十馀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摄衣履，备父友之敬。

齐受禅，国除，平西记室参军夏侯恭叔上书，以柳元景中兴功臣，刘勉殒身王事，宜存封爵。诏以与运隆替，不容复厝意也。　　初，苍梧废，高帝集议中华门，见悛谓曰："君昨直邪？"悛曰："仆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谓悛曰："功名之际，人所不忘，卿昔在中华门答我，何其欲谢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门荷齐眷，非常之勋，非臣所及，敢不以实仰答。"

迁太子中庶子，领越骑校尉。时武帝在东宫，每幸悛坊，闲言至夕，赐屏风帷帐。武帝即位，改领前军将军。后拜司州刺史。悛父勉讨殷琰，平寿阳，无所犯害，百姓德之，为罍樽、铜豆、锺各二口献之。

迁长兼侍中。车驾数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瓮牖。武帝着鹿皮冠，披悛菟皮衾，于牖中宴乐。以冠赐悛，至夜乃去。后从驾登蒋山，上数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顾谓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贵好改其素情，吾虽有四海，今日与卿尽布衣之适。"悛起拜谢。累迁始兴王前军长 史、平蛮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

初，高帝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

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

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馀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已布于人，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多以钱货轻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高帝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永明八年，悛S武帝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度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文帝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处。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　’。此议若立，润利无极。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

悛仍代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监益甯二州诸军事。悛既藉旧恩，尤能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都，欲献之，而武帝晏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明帝S救之，见原，禁锢终身。虽见废黜，而宾客日至。

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户尚书，寻除正。明帝立，加领骁骑将军，复故官驸马都尉。悛历朝见恩遇，高帝为鄱阳王锵纳悛妹为妃。明帝又为晋安王宝义纳悛女为妃。自此连姻帝室。

王敬则反，悛出守琅邪城，转五兵尚书。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终身不行此路。明帝崩，东昏即位，改授散骑常侍，领骁骑将军，尚书如故。卫送山陵，路经朱雀航感恸，至曲阿而卒。赠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幼聪敏，七岁能属文。年十四居丧，毁瘠骨立，宗党咸异之。叔父瑱为义兴郡，携以之官，常置坐侧，谓宾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长，美风采，性通和，虽家人不见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时镇军沈约闻其名，引为主簿，恒与游宴赋诗，大为约所嗟赏。累迁太子中舍人。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在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梁武帝甚称赏之。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

迁中书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历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累迁散骑常侍，左户尚书。大同五年，守吏部尚书。出为晋陵太守，在郡和理，为吏人所称。入为侍中。后复为吏部尚书。母忧，以毁卒，謚曰孝子。

孺少与从兄苞、孝绰齐名，苞早卒，孝绰数坐免黜，位并不高，唯孺贵显。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览。

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书郎。以所生母忧，庐于墓，再期不尝盐酪，食麦粥而已。隆冬止着单布衣，家人虑不胜丧，中夜窃置炭于床下，览因暖得寐。及觉知之，号恸欧血。梁武帝闻其至性，数使省视。

服阕，除尚书左丞。性聪敏，尚书令史七百人，一见并记名姓。当官清正无所私。从兄吏部郎孝绰，在职颇通赃货，览劾奏免官。孝绰怨之，常谓人曰：“犬噬行路，览噬家人。”出为始兴内史，居郡尤励清节。复为左丞，卒官。览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为晋安王纲宣惠、云麾二府记室，甚见宾礼。王立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随蕃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时辈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与遵从兄阳羡令孝仪令曰：“贤从弟中庶奄至殒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贞固，内含玉润，外表澜清，言行相符，终始如一。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既以鸣谦表性，又以难进自居。吾昔在汉南，连翩书记；及忝朱方，从容坐首。鷁舟乍动，朱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益者三友，此实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结去思，野多驯翟，此亦威凤一羽,足以验其五德。”其见爱赏如此。

苞字孝尝，一字孟尝，悛弟子也。父愃，位太子中庶子。

苞三岁而孤，至六七岁，见诸父常泣。时伯叔父悛、绘等并显贵，其母谓其畏惮，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识，闻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恸。初，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殁，悉假瘗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经营改葬，不资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陈氏并扇席温枕，叔父绘常叹 伏之。 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缉，筐箧盈满。梁初，以临川王妃弟，故自征虏主簿迁右军功曹，累迁太子洗马，掌书记，侍讲寿光殿。及从兄孝绰等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受诏咏天泉池荷及采菱调，下笔即成。

天监十年卒，临终呼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以丧事从俭。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与人交，面折其非，退称其美，士友咸以此叹惜之。

绘字士章，愃弟也。初为齐高帝行参军，帝叹曰：“刘公为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镇江陵，绘为镇西外兵参军，以文义见礼。时琅邪王诩为功曹，以吏能自进，嶷谓僚佐曰：“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然合下自有二骥也。”

性通悟，出为南康相，郡人有姓赖，所居名秽里，刺谒绘，绘戏嘲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此人应声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默然不答，亦无忤意，叹其辩速。

后历位中书郎，掌诏诰。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修礼仪。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捷，周顒弥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为表言其事，绘须臾便成。嶷叹曰：“禰衡何以过此。”唯足八字云：“提携鞠养，俯见成人。”后魏使至，绘以辞辩被敕接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

隆昌中，兄悛坐事将见诛，绘伏阙请代兄死，明帝辅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安陆王宝晊为湘州，以绘为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宝晊妃，悛女也。宝 晊爱其侍婢，绘夺取，具以S闻，宝晊以为恨，与绘不协。遭母丧去官，有至性。服阕，为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绘为雍州刺史，固让不就。F以朝廷昏乱，为之寒心。绘终不受，乃改用张欣泰。转绘建安王车骑长史，行府国事。

及东昏见杀，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齎其首诣梁武帝于石头。转大司马从事中郎，卒。子孝绰。

孝绰字孝绰，本名冉。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与同载以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即孝绰小字也。父绘，齐时掌诏诰，孝绰时年十四，绘常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昉尤相赏好。范云年长绘十馀岁，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及云遇孝绰，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隶，自以书似父，乃变为别体。

梁天监初，起家着作佐郎，为归沐诗赠任昉，昉报曰　："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其为名流所重如此。

后迁兼尚书水部郎，奉S陈谢。手敕答曰："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顷之即真。武帝时因宴幸，令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作诗七首，武帝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累迁秘书丞。武帝谓舍人周舍云："第一官当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此职。

后为太子仆，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先图孝绰。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　孝绰集而序之。迁兼廷尉卿。

初，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绰往溉许，适见黄卧具，孝绰谓僧物色也，抚手笑。溉知其旨，奋拳击之，伤口而去。又与洽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深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武帝为隐其恶，改妹字为姝。孝绰坐免官。诸弟时随蕃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诉到氏。又写别本封至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

孝绰免职后，武帝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每朝宴常预焉。及武帝为籍田诗，又使勉先示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帝以孝绰诗工，即

日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后为秘书监。

初，孝绰居母忧，冬月饮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

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前后五免。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文集数十万言，行于时。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

其三妹，一适琅邪王叔英，一适吴郡张嵊，一适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晋安郡卒，丧还建邺，妻为祭文，辞甚凄怆。悱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

孝绰子谅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学，有文才，尤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位中书宣城王记室，为湘东王所善。王尝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对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王有目疾，以为刺己。应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从此嫌之。

孝绰弟潜字孝仪，幼孤，与诸兄弟相勖以学，并工属文。孝绰尝云“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谓孝威也。

举秀才，累迁尚书殿中郎。敕令制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丽。晋安王纲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及王为皇太子，仍补洗马，迁中舍人。出为阳羡令，甚有称绩。后为中书郎，以公事左迁安西谘议参军，兼散骑常侍。使魏还，除中书郎。累迁尚书左丞，长兼御史中丞。在职多所弹纠，无所顾望，当时称之。出为临海太守。时政网疏阔，百姓多不遵禁。孝仪下车，宣下条制，励精绥抚，境内翕然，风俗大变。入迁都官尚书。太清元年，出为豫章内史。侯景寇建邺，孝仪遣子励帅郡兵三千，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及宫城不守，孝仪为前历阳太守庄铁所逼，失郡，卒。

孝仪为人宽厚，内行尤笃。第二兄孝熊早卒，孝仪奉寡嫂甚谨，家内巨细必先谘决，与妻子朝夕供事，未尝失礼，时人以此称之。有文集

二十卷行于世。

第五弟孝胜，位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聘魏还，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蜀郡太守。纪僭号于蜀，以为尚书仆射。随纪出峡口，兵败被执。元帝宥之，以为司徒右长史。

第六弟孝威，气调爽逸，风仪俊举。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后为太子洗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记。大同中，白雀集东宫，孝威上颂甚美。太清中，迁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乱，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至安陆，卒。

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与兄孝胜俱随纪军出峡口。

兵败，元帝以为黄门郎，迁侍中。

瑱字士温，绘弟也。少有行业，文藻、篆隶、丹青并为当世所称。时有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瑱善画妇人，并为当世第一。瑱妹为齐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遂成痼疾，医所不疗。有陈郡殷蒨善写人面，与真不别，瑱令蒨画王形像，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欲偶寝。瑱乃密使媪奶示妃，妃视画仍唾之，因骂云“故宜其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废苦，因即以此画焚之。

瑱仕齐，历尚书吏部郎，义兴太守。先绘卒。

论曰：当泰始之际，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终，各以名节自立。孝祖翫敌而亡，盖其宜也。刘勉出征久抚，所在流誉，行己之节，赴蹈为期，虽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过人，绘辞义克举，诸子各擅雕龙，当年方驾，文采之盛，殆难继乎。孝绰中蒨为尤，可谓人而无仪者矣。

卷四十 列传第三十

鲁爽 薛安都 邓琬 宗越 吴喜 黄回

鲁爽小字女生，扶风郿人也。祖宗之字彦仁，仕晋官至南阳太守。义熙元年起义，以功为雍州刺史。宋武帝讨刘毅，与宗之同会江陵，封南阳郡公。自以非武帝旧隶，屡建大功，有自疑之志。会司马休之见讨猜惧，因与休之北奔，尽室入姚氏，顷之病卒。父轨一名象齿，便弓马，膂力绝人，为竟陵太守，随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长安，轨、休之北奔魏。魏以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孝武镇襄阳，轨遣亲人程整奉书规欲归南致诚，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归。文帝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艺，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轨死，爽代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粗中使酒，数有过失，太武怒将诛之。爽惧，密怀归南计。次弟秀小字天念，颇有意略。仕魏以军功为中书郎，封广陵侯。或告太武邺人欲反，复遣秀检察，并烧石季龙残馀宫殿。秀常乘驿往返，是时病还迟，为太武所诘。秀复恐惧。太武寻南攻，因从度河。先是广平人程天祚为殿中将军，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为魏军所获。以善针术，深被太武赏爱，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劝秀南归， 秀纳之。及太武北还，与爽俱来奔。文帝悦，以爽为司州刺史，秀为荥阳、潁川二郡太守。是岁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毁其坟墓。明年四月入朝，时太武已崩，上更谋经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许、洛。王玄谟攻碻磝不拔，败退，爽亦收F南还。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谯王义宣起兵入讨，爽与雍州刺史臧质俱诣江陵。事平，以爽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寿阳，便曲意宾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马，如寇将至。元凶之为逆也，秀在建邺。元凶谓秀曰：“我为卿诛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为右将军，使攻新亭，秀因此归顺。孝武即位，以为司州刺史，加都督，领汝南太守。

孝建元年二月，义宣与爽谋反，报秋当同举。爽狂酒乖谬，即日便起兵。使其F戴黄标，称建平元年，窃造法服。义宣、质闻爽已处分，便狼狈同反。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板义宣及臧质等文曰：“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修之；皆板到奉行。”义宣骇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县不听进。使爽直出历阳，自采石济军，与质水陆俱下。左军将军薛安都与爽相遇，刺杀之，传首建

邺。进平寿阳，子弟并伏诛。

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也。世为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宋武帝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

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仕魏以军功为雍州、秦州都统。元嘉二十一年来奔，求北还，构扇河、陕。文帝许之。孝武镇襄阳，板为北弘农太守。魏军渐强，安都乃归襄阳。二十七年，随王诞板安都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后孝武伐逆，安都领马军，与柳元景俱发。孝武践阼，除右军将军，率所领骑为前锋，直入殿庭。以功封南乡县男。安都初征关、陕，至臼口，梦仰视天，　见天门开，谓左右曰："汝等见天门开不？"至是叹曰："梦天门开，乃中兴之象邪？"

从弟道生亦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犯罪，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马从数十人，令左右执撸□□□?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问曰："薛公何之？"安都跃马至车后，曰："小子庾淑之鞭我从弟，今指往刺杀之。"元景虑其不可，驻车紿之曰："小子无宜适，卿往与手甚快。"安都既回马，元景复呼之令下马入车，因让之曰："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且人身犯罪，理应加罚。卿为朝廷勋臣，云何放恣，辄于都邑杀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无辞相宥。"因载俱归，安都乃止。其年以惮直免官。

孝建元年，除左军将军。及鲁爽反叛，遣安都及沈庆之济江。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斩T良不是过也。进爵为侯。

时王玄谟拒南郡王义宣、臧质于梁山，安都复领骑为支军。义宣遣将刘谌之及臧质攻玄谟。玄谟命F军击之，使安都引骑出贼阵右横击陷之，贼遂大溃。转太子右卫率。

大明元年，魏军向无盐，遣安都领马军，东阳太守沈法系统水军，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时魏军已去，坦求回军讨任榛见许。会天旱，水泉多竭，人马疲困，不能远追。安都、法系白衣领职，坦系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积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难为用师，故能久自保藏，屡为人患。

安都明年复职，改封武昌县侯。景和元年，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都督。

明帝即位，安都举兵同晋安王子勋。时安都从子索儿在都，明帝以为左军将军、直合。安都将为逆，遣报之，又遣人至瓜　步迎接。时右卫将军柳光世亦与安都通谋，二人俱逃，携安都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皆同反。明帝遣齐高帝率前将军张永等北讨，所至奔散，斩薛索儿。

时武卫将军王广之领军隶刘勉，攻殷琰于寿阳，道固部将傅灵越为广之军人所禽，厉声曰："我傅灵越也。汝得贼何不即杀。"时生送诣勉，勉躬自慰劳，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勉又问："卿何不早归天阙，乃逃命草间？"灵越曰："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勉壮其意，送还建邺。明帝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灵越，清河人也。

子勋平定，安都遣别驾从事史毕F爱、下邳太守王焕等奏S事诣明帝归款。索儿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领归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安都，惧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从子也。本名道深，避齐高帝偏讳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亲族皆入北。高帝镇淮阴，深遁来，委身自结于高帝。果乾有气力。宋元徽末，以军功至骁骑将军、军主，封竟陵侯。

沈攸之之难，齐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东府，使深领军屯司徒右府，分备建邺。袁粲据石头，豫章王嶷夜登西门遥呼深，深惊起，率军赴难。高帝即位，除淮阴太守，寻为直合将军，转太子左率。武帝即位，迁左卫将军。隆昌元年，为司州刺史、右将军，卒。

邓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虏长史、光禄勋。

孝武起义初，琬为南海太守，以弟琼与臧质同逆远徙，仍停广州，久之得还。历位丹阳丞。大明七年，车驾幸历阳，追思在蕃之旧，擢琬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

前废帝以文帝、孝武并次居第三，以登极位。子勋次第既同，深致

嫌疑，因何迈之谋，乃遣使齎药赐死。使至，子勋典签谢道遇、主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等驰以告琬，泣涕请计。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爱子见托，当以死报效。”景和元年冬，子勋戎服出听事宣旨，欲举兵，四坐未答。录事参军陶亮曰：“请效死前驱。”F并奉旨。

会明帝定乱，进子勋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令书至，诸佐史并喜造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合，实为公私大庆。”琬以子勋次第居三，又以寻阳起事，有符孝武，理必万克。乃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黄合是吾徒事耳。”F并骇愕。

琬与陶亮等缮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晋陵太守袁标、义兴太守刘延熙并同叛逆。琬乃建牙于桑尾，传檄建邺，购明帝万户侯，布绢二万匹，金银五百斤，其馀各有差。

明帝遣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经过襄阳。袁顗驰书报琬，劝勿解甲，并奉劝子勋即尬弧ｇ□顺扑捣□穑□罟苏阎?撰为瑞命记。造乘舆御服，立宗庙，设坛场，矫作崇宪太后玺令，群僚上藓庞谧友□Ｌ□级□暾□缕呷眨□次挥谘把舫恰?改景和三年为义嘉元年。其日云雨晦合，行礼忘称万岁。取子　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置薜钪□鳎□湎τ叙□芷渲校□{集其幰，又有秃鹫鸟集城上。拜安陆王子绥为司徒，因雷电晦冥，震其黄合柱，鸱尾堕地。又有鸱栖其帐上。

琬性鄙闇，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群小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矣。

明帝遣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继。尚书下符：“奉诏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难，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损，诛翦无贷。”

琬遣孙冲之等前锋一万据赭圻，冲之于道与子勋书，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请速遣陶亮F军相接，分据新亭。亮本无干略，闻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进。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为前锋。冲之谓陶亮曰：“孝祖枭将，一战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须复战。便当直取京都。”亮不从。

明帝遣员外散骑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战，F军奋击，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刘胡来屯鹊尾。胡宿将，攸之等甚惮之。胡乡人蔡那、佼长生、张敬儿各领军隶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语。那等说令归顺。胡回军入鹊尾，无他权略。

建安王休仁自武槛进据赭圻，时胡等兵F强盛，远近疑惑。明帝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彦回至武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杜幼文因此求黄门，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彦回拟选，上不许，曰："忠臣殉国，不谋其报，临难以干朝典，岂为下之节。"

沈攸之等与刘胡相持久不决，上又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领兵继至。攸之缮修船舸，板材不周，计无所出。会琬送五千片榜供胡军用，俄而风潮奔迅，榜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趁 流而下，泊攸之等营，于是材板大足。

琬进袁顗都督征讨诸军事，率楼船千艘来入鹊尾。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断其粮道。胡累攻之不能克，乃遣龙骧将军陈庆领三百舸向钱溪，戒庆不须战。陈庆至钱溪不敢攻，越溪于梅根立砦。胡别遣将王起领百舸攻兴世，击大破之，胡率其馀舸驰还。顗更使胡攻兴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刘伯符等进攻浓湖，造皮舰千乘，拔其营栅，苦战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驰信召胡令还。张兴世既据钱溪，江路阻断，胡军乏食。琬大送资粮，畏兴世不敢下。胡遣将迎之，为钱溪所破，夜走径趣梅根。顗闻胡走，亦弃F西奔，至青林见杀。

琬惶扰无计，时张悦始发兄子浩丧，乃称疾呼琬计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闻索酒便出。琬至，谋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悦曰："宁可卖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慑不能应，第二子询提刀出，余人续至，即斩琬。悦因齎琬首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为明帝效力被系作部，因乱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

沈攸之诸军至江州，斩子勋于桑尾牙下，传首建邺。刘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陈怀直，宪子也，断道邀之。胡人马既疲困，因随怀直入城，告渴得酒，饮酒毕，引佩刀自刺不死，斩首送建邺。张兴世弟僧彦追杀怀直，取胡首，窃有其功。

荆州闻浓湖平，更议奉子顼奔益州就萧惠开。典签阮道预、邵宰不同，曰："虽复欲西，岂可得至。"遣使归罪。荆州中从事宗景、土人姚

俭等勒兵入城，执子顼以降。

刘胡，南阳涅阳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长单名胡焉。出身郡将，稍至队主。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明帝即位，除越骑校尉。蛮畏之，小儿啼，语云“刘 胡来”便止。

宗越，南阳叶人也。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越更被黜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越于市中刺杀雠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家贫无以市马，刀楯步出，单身挺战，F莫能当。每一捷，郡将辄赏钱五千，因此得买马。元嘉二十四年，S文帝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二十七年，随柳元景侵魏，领马幢隶柳元怙有战功，还补后军参军督护，随王诞戏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忧不得谘议参军。”诞大笑。

孝武即位，以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行参军、济阳太守。臧质、鲁爽反，朝廷致讨，越战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时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诛戮，又逼略南郡王义宣子女，坐免官系尚方，寻被宥。追论前功，封范阳县子。

大明三年，为长水校尉。竟陵王诞据广陵反，越领马军隶沈庆之攻诞。及城陷，孝武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杀数千人。改封始安县子。

前废帝景和元年，进爵为侯，召为游击将军、直合，领南济阴太守，改领南东海太守。帝凶暴无道，而越、谭金、童太一并为之用命，诛戮群公及何迈等，莫不尽心竭力，故帝凭其爪牙，无所忌惮。赐与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感一往意气，皆无复二心。帝时南巡，明旦便发，其夕悉听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乱。明晨越等并入，被抚接甚厚。越改领南济阴太守，本官如故。

越等既为废帝尽心，虑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虽厚，内并怀惧。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从容谓曰：“卿遭离暴朝，勤劳　日久，兵马大郡，随卿等所择。”越等素已自疑，及闻此旨，皆相顾失色。因谋作难，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狱死。

越善立营阵，每数万人止顿，自骑马前行，使军人随其后，马止营合，未尝参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为南讨前锋，时孝祖新死，F心并惧。

攸之叹曰：“宗公可惜，故有胜人处。”而性严酷，好行刑诛，时王玄谟御下亦少恩，将士为之语曰　　：“宁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

谭金在魏时，与薛安都有旧，后出新野居牛门村。及安都归国，金常随征讨，副安都，排坚陷阵，气力兼人。孝建三年，为屯骑校尉、直合，领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废帝诛群公，金等并为之用，封金平都县男，童太一宜阳县男，沈攸之东兴县男。

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长生、曹欣之、蔡那并以将帅显。武念位至南阳太守，长生甯蛮校尉，曹欣之骁骑将军；蔡那见子道恭传。

吴喜，吴兴临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减为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闇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朱重人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吏，进为主图令史。文帝尝求图书，喜开卷倒进之，帝怒遣出。会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蛮，S文帝请喜自随，为孝武所知。稍迁至河东太守、殿中御史。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帝大悦，即假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吏，不尝为将，不可遣。中书舍人巢尚之曰：“喜随沈庆之累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阵，若能任之，必有成绩。”喜乃东讨。

喜在孝武世既见驱使，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迁步兵校尉，封竟陵县侯。

东土平定，又率所领南讨，迁寻阳太守。泰始四年，改封东兴县侯，除右军将军、淮阳太守，兼太子左卫率。五年，转骁骑将军，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军于荆亭。六年，又率军向豫州拒魏军，加都督豫州诸军事。明年还建邺。

初，喜东征，白明帝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枭斩。东土既平，喜见南贼方炽，虑后翻覆受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而心衔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虏，赃私万计。又尝对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上闻之益不悦。后寿寂之死，喜内惧，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为

身后之虑，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上召入内殿，与言谑酬接甚款，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敕将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讳，不欲令食器停凶祸之室故也。及喜死，发诏赙赠，子徽人袭。

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使，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为斋帅。及去职，以回自随。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后随质于梁山败走，被录，遇赦，因下都。于宣阳门与人相打，诈称江夏王义恭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会中书舍人戴明宝被系，差回为户伯。奉事明宝，竭心尽力，明宝寻得原赦，委任如初，S免回以领随身队统，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触类多能，明宝甚宠任之。

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宝S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隶刘勉西讨。累迁至将校，以功封葛阳县男。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为逆，回以屯骑校尉领军隶齐高帝， 于新亭创诈降之计,回见休范可乘,谓张敬儿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杀诸王。"敬儿即日斩休范。事平,进爵为侯,改封闻喜县。

四年，迁冠军将军、南琅邪济阳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军前讨 。城平之日，回军先入 。又以景素让张倪奴。明年迁右卫将军。沈攸之反，以回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率F出新亭为前锋，未发而袁粲据于石头，不从齐高帝。回与新亭诸将任候伯、彭文之、王宜兴等谋应粲，攻高帝于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抚之如旧。回与宜兴素不协，斩之。

宜兴，吴兴人也，形状短小而果劲有胆力，少年时为劫不须伴，郡县讨逐，围绕数十重，终莫能擒。尝舞刀楯，回使十余人以水交洒不能着。明帝泰始中为将，在寿阳间与魏战，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长寿县男。至是为屯骑校尉，见杀。

回进军未至郢州而沈攸之败走。回不乐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辄还，改封安陆郡公，徙南兖州刺史，加都督。

齐高帝以回专杀，终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车，爱妾见赤光冠其头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见诛。

回既贵，祗事戴明宝甚谨。言必自名，未尝敢坐，躬至帐下及入内料检有无，随乏供送，以此为常。

回同时为将有南郡高道庆，凶险暴横，求欲无已，有失其意者，辄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齐高帝与袁粲等议，收付廷尉赐死。

论曰：凶人之济其身业，非世乱其莫由焉。鲁爽以乱世之请而行之于平日，其取败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为幸矣。邓琬以乱济乱，终致颠陨。宗越衅稔恶盈，旋至夷戮，各其职也。吴喜以定乱之功，劳未酬而祸集；黄回以助顺之志，福未验而灾生，唯命也哉。

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齐宗室 衡阳元王道度 始安贞王道生 始安王遥光

曲江公遥欣安陆昭王缅 新吴侯景先 南丰伯赤斧

衡阳公谌临汝侯坦之

衡阳元王道度，齐高帝长兄也。始与高帝俱受学于雷次宗，宣帝问次宗二子学业，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润，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齐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无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钧继。

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年七岁，出继衡阳元王，见高帝，未拜，便涕泗横流。高帝执其手曰："伯叔父犹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继，以汝有意，堪奉蒸尝故耳。"即敕外如先给通幰车、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

区贵人卒，居丧尽礼。服阕，当问讯武帝，尪羸骨立，登车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签曹道人具以闻，武帝即幸钧邸，见之怆然，还谓褚蓁曰："昨见衡阳，犹奇毁损，卿可数相抚悦。"先是贵人以华钗厨子并翦刻锦绣中倒炬凤皇莲芰星月之属钧，以为玩弄。贵人亡后，每岁时及朔望，辄开视，再拜鲠咽，见者皆为之悲。

性好学，善属文，与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会，济阳江淹亦游焉。武帝谓王俭曰："衡阳王须文学，当使华实相称，不得止取贵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萧敷为文学。

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尝及时事。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答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珪大美之。吴郡张融清抗绝俗，虽王公贵人，视之傲如也，唯雅重钧，谓从兄绪曰："衡阳王飘飘有凌云气，其风情素韵，弥

足可怀，融与之游，不知老之将至。”见赏如此。

历位秘书监。延兴元年，为明帝所杀。明帝立，以永阳王子I仍本国继元王为孙。

子I字云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义安郡王，后改永阳。永泰元年见害，复以武陵昭王晔子子坦奉元王后。

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请，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长凤；次鸾，是为明帝；次沔，是为安陆昭王。凤字景慈，仕宋位正员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

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为景皇，妃江氏为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凤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太极东堂画凤鸟，题为神鸟，而改鸾鸟为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元晖，生而躄疾，高帝谓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谏，乃以遥光袭爵。位中书郎。

明帝辅政，诛赏诸事，唯与遥光共谋议，劝明帝并杀高、武诸子弟，见从。建武元年，为扬州刺史。三年，进号抚军将军。好吏事，颇多惨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舆自望贤门入。每与明帝久清闲，言毕，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诛。

太子不悦学，唯曼游是好，朝议令蔡仲熊为太子讲礼，未半，遥光从容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讲为？”上以为然，乃停讲。永泰元年，即本号为大将军，给油络车。

帝不豫，遥光数入侍疾，帝疾渐甚，河东王铉等十王一夕见杀，遥光意也。帝崩，遗诏加遥光侍中、中书令，给扶。永元元年，给班剑二十人，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遥光多忌，人有饷履者，以为戏己，大被嫌责。刘绘尝为笺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既辅东昏，潜结江祏兄弟，谋自树立。弟遥欣在荆楚，拥兵居上流，密相影响。遥光当据东府号令，使遥欣急下，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诛，东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行还入城，风飘仪伞出城外。

遥光弟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葬武进，停东府前渚，荆州F力送者甚盛。东昏诛江祏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收集荆、豫二州部曲于东府门，F颇怪其异，莫知其指趣也。

遥光召亲人丹阳丞刘渢及城局参军刘晏、中兵参军曹树生等，并诸伧楚，欲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至，便劝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台，辇荻烧城门，曰："公但乘舆随后，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至听事，停舆处分，上仗　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望台内自变。

及日出，台军稍至，于是戒严，赦都下。领军萧坦之屯湘宫寺，镇军司马曹武屯青溪大桥，太子右率左兴盛屯东府东篱门，F军围东城。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北，杀军主桑天爱。初遥光问谘议参军萧畅，畅正色拒不从。既而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奔台，人情大沮。又垣历生从南门出战，为曹武所禽，谓武曰："卿以主上为圣明，梅、茹为贤相者，则我当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杀之。

遥光闻历生见获，大怒，于床上自竦踊，使杀历生儿。其晚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令人反拒，左右并踰屋出。台军主刘国宝、时当伯等先入，遥光闻外兵至，吹灭火，扶匐下床，军人排合入，斩之。

遥光举事四日而卒。举事之夕月蚀，识者以月为大臣，蚀而既，必灭之道。未败之夕，城内皆梦群蛇缘城四出，各共说之，咸以为异。台军入城，焚屋宇且尽。

遥光幼时甚贞正，明帝倾意待之。东昏为儿童时，明帝使与遥光共斋居止，呼遥光为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诛后，东昏登旧宫土山望东府，怆然呼曰："安兄！"乃呜咽，左右不忍视，见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刘渢、渢弟谦、陆闲、闲子绛、司马端、崔庆远皆坐诛。

曲江公遥欣字重晖，始安王遥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无后，以遥欣继为曾孙。遥欣髫龀中便嶷然，明帝谓江祏曰："遥欣虽幼，观其神采，殊有局干，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陆昭王沔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贵，但恐沔不及见耳。"言之惨然而悲。

始年七岁出斋时，有一左右小儿，善弹飞鸟，无不应弦坠落。遥欣谓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空中翔飞，何关　　人事，无趣杀此生，亦复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复弹鸟。时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年十五六，便博览经史。弱冠拜中书郎。明帝入辅，遥欣与始安王遥光等参预政事，凡所谈荐，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辐凑，轩盖盈门。延兴元年，明帝以遥欣为兖州刺史。时丰城公遥昌亦出镇寿春，帝于便殿密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帝惨然谓遥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贵，而言不及见’，如何！”因悲恸不自胜，君臣皆呜咽，侍者雨泪。及泊欧阳岸，忽谓左右曰：“比何都不见弹 ？”左右云：“有门生因弹见勖，遂以此废，所在皆止。”遥欣笑曰：“我小儿时聊复语耳，那复遂断邪？”

建武元年，进号西中郎将，封闻喜县公，迁荆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威权并在其门。

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为形援。永泰元年，诏遥欣以本官领雍州刺史、甯蛮校尉，移州镇襄阳。魏军退，不行。卒，赠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礼。

子几字德玄，年十岁便能属文。早孤，有弟九人，并幼，几恩爱笃睦，闻于朝廷。性温和，与物无竞。清贫自立，好学，善草隶书。湘州刺史杨公则，曲江公故吏也，每见几，谓人曰：“康公此子，可谓桓灵宝重出。”及公则卒，几为之诔，时年十五。沈约见而奇之，谓其舅蔡撙曰：“昨见贤甥杨平南诔文，不减希逸之作，始验康公积善之庆。”位中书侍郎、尚书左丞。

末年专尚释教。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遥欣弟遥昌字季晖，建武元年，封丰城县公，位豫州刺史， 卒，謚宪公。

安陆昭王沔字景业，善容止。仕宋位中书郎。建元元年，封安陆侯，为五兵尚书。出为吴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与之书曰：“窃承下风，数十年来，姑苏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迁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沔留心辞讼，人人呼至案前，亲自顾问，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无恨，为百姓所畏爱。及卒，丧还，百姓缘沔水悲泣设祭，于岘山为立祠。謚曰昭侯。

明帝少相友爱，时为仆射，领卫尉，表求解职，私第展哀，诏不许。每临沔灵，辄恸绝，哭不成声。建武元年，赠司徒、安陆王。

子宝晊嗣，永元元年，改封湘东王。东昏废，宝晊望物情归己，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临朝，拜太常，不自安。谋反，及弟江陵公宝览、霄城公宝宏皆伏诛。

新吴侯景先，高帝从子也。祖爰之，员外郎。父敬宗，始兴王国中军。

景先少孤，有至性。随母孔氏，为舅氏鞠养。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镇淮阴，以景先领军主自随，防卫城内，委以心腹。武帝为广兴郡，S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甯朔府司马，自此常相随逐。

建元元年，为太子左卫率，封新吴县伯，甚见委任，势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为景先，以避上讳。

初武帝少年，与景先共车，行泥路，车久故坏，至领军府西门，车辕折，俱狼狈。景先谓帝曰："两人脱作领军，亦不得忘今日艰辛。"及武帝践阼，诏以景先为兼领军将军。拜日，羽仪甚盛，倾朝观瞩。拜还，未至府门，中诏："相闻领军，今日故当无折辕事邪？"景先奉谢。

景先事上尽心，故恩宠特密。初西还，上坐景阳楼召景先语，故旧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转中领军。车驾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从，廉察左右。寻进爵为侯。

始升明中，沈攸之于荆州举兵，武帝时镇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闻堑中有小儿呼萧丹阳，未测何人，声声不绝。试问谁，空中应云："贼寻当平，何事严防？"语讫不复言。即穷讨之，了不见。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无所至，焉知汝后不作丹阳尹？"景先曰："宁有作理。"寻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诏以景先为丹阳尹，谓曰："此授欲验往年盆城堑空中言耳。"后假节、司州诸军事。卒，謚曰忠侯。

子毅，位北中郎司马。性奢豪，好弓马，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败，并陷诛之。

南丰伯赤斧，高帝从祖弟也。祖隆子，卫军录事参军。父始之，冠军中兵参军。

赤斧以和谨为高帝所知。高帝辅政，为黄门侍郎、淮陵太守。顺帝逊位，于丹阳故所立宫，上令赤斧辅送，至因留防卫，薨乃还。后为雍州刺史，在州不营#利，勤于奉公。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武帝亲遇，与萧景先相比。封南丰县伯，迁给事中、太子詹事，卒。家贫无绢为衾，武帝闻之，愈加惋惜，謚懿伯。

子颖胄袭爵。

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秘书郎。高帝谓赤斧曰："颖胄轻朱被身，觉其趋进转美，足慰人意。"迁太子舍人。遭父丧，感脚疾，数年然后能行，武帝有诏慰勉之，赐以医药。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参军，晋熙王文学。

颖胄好文义，弟颖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胄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　以颖胄勋戚子弟，自中书郎除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人怀之。后除黄门郎，领四厢直。迁卫尉。

明帝废立，颖胄从容不为同异，乃引颖胄预功。建武二年，进爵为侯，赐以常所乘白瑜牛。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后为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魏扬声当饮马长江，帝惧，敕颖胄移居人入城，百姓惊恐，席卷欲南度，颖胄以魏军尚远，不即施行，魏军亦寻退。仍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为荆州，以颖胄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时江祏专执朝权，此行由祏，颖胄不平，曰："江公荡我辈出。"

东昏侯诛戮群公，委任冢小，崔、陈败后，方镇各怀异计。永元二年十月，尚书令临湘侯萧懿及弟卫尉畅见害，先遣辅国将军刘山阳就颖胄兵袭梁武帝。帝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王天武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初，山阳出南州，谓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复还矣。"席卷妓妾，尽室西行。至巴陵，迟回十馀日不进。梁武帝复遣天武齎书与颖胄，设奇略以疑之。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山阳至，果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

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F又不敌，取之不可必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　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武，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颖胄乃斩天武，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轻将步骑数百到州，阐文勒兵斩之，传首于梁武。

东昏闻山阳死，发诏讨荆、雍。颖胄有器局，既唱大事，F情归之。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颖胄因取此龙，以充军实。乃叹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祸福之无门也。”十二月，移檄建邺。

三年正月，和帝为相国，颖胄为左长史，进号镇军将军，于是始选用方伯。梁武屡表劝和帝即尊号，颖胄使别驾宗夬撰定礼仪。上尊号、改元。于江陵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城南射堂为兰台，南郡太守为尹。建武中，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为嘉福殿。

中兴元年三月，颖胄为侍中、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荆州刺史，留卫西朝。以弟颖达为冠军将军。及杨公则等率师随梁武围郢城。颖达会军于汉口，与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进漂州，使与曹景宗破东昏将李居士。又从下东城。

初梁武之起也，巴东太守萧惠训子潯□臀魈□芈承萘腋?从，举兵侵荆州，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峡口，颖胄遣军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围建康。时颖胄辅帝主，有安重之势。素能饮酒，嗽白肉脍至三斗。自以职居上将，不能拒制澋龋□?愧发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

时梁武围建康，住石头，和帝密诏报颖胄凶问，亦秘不发丧。及建康平，萧澹毙惧而溃，和帝乃始发丧，诏赠颖胄丞相，前后部羽葆、鼓吹，班剑三十人，轀輬车，黄屋左纛。

梁天监元年，追封巴东郡公。丧还，武帝车驾临哭渚次，　葬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諡曰献武。

弟颖达，少好勇使气。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俱在西府。齐季多难，颇不自安，因与兄颖胄举兵。

颖达弟颖孚自建邺为庐陵人修景智潜引，与南归。颖孚缘山逾嶂，仅免。道中绝粮，后因食过饱而卒。

建康平，梁武帝以颖达为前将军、丹阳尹。及受禅，赠颖孚右卫将军，封颖达作唐侯，位侍中、卫尉卿。出为豫章内史，意甚愤愤。未发前，预华林宴，酒后于座辞气不悦。沈约因劝酒，欲以释之。颖达大骂约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何忽复劝我酒！"举坐惊愕。帝谓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轻脱。若以法绳汝，汝复何理。"颖达竟无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几，迁江州刺史。少时，悬瓠归化，颖达长史沈瑀等苛刻为盗所害，F颇疑颖达，或传谋反。帝遣直合将军张豹子称江中讨盗，实使防之。颖达知朝廷之意，唯饮酒不知州事。后卒于左卫将军，諡康侯。

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尝在郡，辞讼者迁于畎焉。后张弩损腰而卒。

第七子叁□□宄酰?魏兴太守。梁州刺史宜丰侯循以为府长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吕轿薮死恚□笞约喽健?及开，唯有银镂铜镜方尺。哎本幽阜□□逄杆□帷?

衡阳公谌，字彦孚，高帝绝服族子也。祖道清，员外郎。父仙伯，桂阳国下军。

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谌就武帝宣传谋计，留为腹心。升明中，为武帝中军刑狱参军、南东莞太守，以劳封安复县男。建元初，武帝在东宫，谌领宿卫。高帝　杀张景真，武帝令谌S乞景真命，高帝不悦，谌惧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兰陵太守，领御仗主，斋内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为左中郎将、后军将军，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谌在左右宿直。上崩，遗敕谌领殿内事如旧。

郁林即位，深委信谌，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谌还乃安。转卫军司马，兼卫尉。丁母忧，敕还本位，守卫尉。明帝辅政，谌回附明帝，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F皆惮而从之。郁林被废日，初闻外有变，犹密为手敕呼谌，其见信如此。谌性险，无护身计。及废帝日，领兵先入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

海陵立，转中领军，进爵为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还府。建武元年，转领军将军、左将军、南徐州刺史，给扶，进爵衡阳郡公。明帝初许事克用谌为扬州，及有此授，谌恚曰：“见炊饭推以与人。”王晏闻之曰：“谁复为萧谌作瓯箸者。”

谌恃勋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于外听察，具知谌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华林园，宴谌及尚书令晏等数人尽欢。坐罢，留谌晚出，至华林合，仗身执还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谌曰：“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政可极此 。卿恒怀怨望，乃云‘炊饭已熟，合甑与人邪’，今赐卿死。”谌谓智明曰：“天去人亦复不远，我与至尊杀高、武诸王，是卿传语来去，我今死，还取卿矣。”于省杀之。至秋，而智明死，见谌为祟。诏乃显其过恶，收付廷尉。

谌好左道，吴兴沈文猷相谌云：“相不减高帝。”谌喜曰：“感卿意，无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诛。

谌兄诞字彦伟，永明中，为建康令，与秣陵令司马迪之同乘行，车前导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卤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驺寺，请免诞等官。”诏赎论。延兴元年，历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复侯，征为左卫将军。上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魏，故未及行。魏军退六旬，谌诛，遣梁武帝为司州别驾，使诛诞。诞子棱妻，江淹女，字才君，闻诞死，曰：“萧氏皆尽，妾何用生。”恸哭而绝。

谌弟诔，字彦文，与谌同豫废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卫率。诛谌之日，辅国将军萧季敞S求收诔，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诔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忆相提拔时邪？幽冥有知，终当相报。”

季敞粗猛无行，善于弥缝，高帝时为诔、谌所奖说，故累为郡守。在政贪秽，谌辄掩之。后为广州刺史，白日见诔将兵入城收之。少日，果为西江都护周世雄所袭，军败，奔山中，为蛭所齧，肉都尽而死，惨楚备至，后为村人所斩。论者以为有天道焉。

临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绝服族子也。祖道济，太中大夫。父欣祖，武进令。

坦之与萧谌同族，为东宫直合，以勤直为文惠所知，除给事中、兰

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孙文武度上台，除射声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员郎、南鲁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旧人，亲信不离，得入内见皇后。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狡狯，坦之皆得在侧，或遇醉后裸袒，坦之辄扶持谏喻。见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为耳目。

隆昌元年，追录坦之父勋，封临汝县男。少帝微闻外有异谋，惮明帝在台内，敕移西州。后在华林园华光殿露着黄縠褌， 跂床垂脚，谓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似非虚传，兰陵所闻云何？"坦之尝作兰陵令，故称之。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 ？谁乐无事废天子邪 ？昔元徽独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杀孙超、杜幼文等故败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废立？朝贵不容造此论，政当是诸尼师母言耳。岂可以尼姥言为信！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安陆诸王在外，宁肯复还，道刚之徒，何能抗此。"帝曰："兰陵可好听察，作事莫在人后。"

帝以为除诸执政，应须当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谓坦之曰："我赐文季不受，岂有人臣拒天子赐。"坦之曰："官遣谁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诏敕出赐，令舍人主书送往，文季宁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帝又夜醉，乘马从西步廊向北驰走，如此两三将倒，坦之谏不从，执马控，帝运拳击坦之不着，倒地。坦之与曹道刚扶抱还寿昌殿玳瑁床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驰信报皇后，至，请譬良久，乃眠。

时明帝谋废杀，既与萧谌及坦之定谋，少帝腹心直合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谌未能发。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并应还都，谌欲待二萧至，藉其威力以举事。明帝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政应作余计耳。"谌惶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

海陵即位，除黄门郎，兼卫尉。建武元年，迁左卫将军，进爵为侯。

东昏立，为侍中、领军将军。永元元年，母忧，起复职， 加右将军，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

言。”

及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头着褌踰墙走。逢台游逻主T端，执之。坦之谓曰：“始安作贼，遣人见取，向于宅奔走，欲还台耳，君何见录。”端不答，而守防逾严。坦之谓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见疑，以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东府参视。”亦不答。端至小街，审知遥光举事，乃走还。未至三十余步，下马再拜曰：“今日乞垂将接。”坦之曰：“向语君何所道，岂容相欺。”端以马与坦之，相随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虏之馀，得二百许人，并有粗仗。乃进西掖门，开鼓后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书冯元嗣叩北掖门，告遥光反，殿内为之备。向晓，召徐孝嗣入。左卫将军沈约五更初闻难，驰车走趋西掖门。或劝戎服，约虑外军已至，若戎衣，或者谓同遥光，无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台内部分既立，坦之假节、督F军讨遥光。事平，迁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右将军如故，进爵为公。

坦之肥黑无须，语声嘶，时人号为萧。刚佷专执，群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馀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围坦之宅，诛之。

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郡，将发，坦之谓文济曰：“从兄海陵宅故应无他。”文济曰：“海陵宅在何处？”坦之告之。文济曰：“政应得罪。”仍遣收之。检家赤贫，唯有质钱帖子数百，还以S帝，原其死。

和帝中兴元年，追赠坦之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论曰：有齐宗室，唯始安之后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遥光济之以残酷，其卒至颠仆，所谓“亦以此终”者也。颖胄荆　州之任，盖惟失职，及其末途倚伏，岂预图之所致乎。谌与坦之俱应顾托，既以倾国，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齐高帝诸子上

豫章文献王嶷

豫章文献王嶷字宣俨，高帝第二子也。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锺爱焉。仕宋为尚书左户郎，钱唐令。高帝破薛索儿，改封西阳，以先爵赐嶷，为晋寿县侯。后为武陵内史。

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怨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F乃安。

入为宋顺帝骠骑从事中郎。诣司徒袁粲，粲谓人曰："后来佳器也。"

高帝在领军府，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已有备，乃去。高帝忧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劝帝度江北起兵。嶷谏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单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鲜有克胜，于此立计，万不可失。"及苍梧殒，高帝报嶷曰："大事已判，　　汝明可早入。"顺帝即位，转侍中，总宫内直卫。

沈攸之之难，高帝入朝堂，嶷出镇东府，加冠军将军。及袁粲举兵夕，丹阳丞王逊告变，先至东府，嶷遣帐内军主戴元孙二千人随薛道深等俱至石头，焚门之功，元孙预焉。先是王蕴荐部曲六十人助为城防，实以为内应也。嶷知蕴怀贰，不给其仗，散处外省。及难作搜检，皆已亡去。

上流平后，武帝自寻阳还。嶷出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县公。仍徙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时高帝作辅，嶷务存约省，停府州仪迎物。及至州，坦怀纳善，侧席思政。王俭与嶷书曰："旧楚萧条，仍岁多故，政荒人散，实须缉理。公临莅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荒慕义，庾亮以来，荆州无复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

旬日成化，岂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F，开人相告，士庶坐执役者甚F。嶷至镇，一日遣三千馀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多所宽假。百姓甚悦。禅让之间，武帝欲速定大业，嶷依违其事，默无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诏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内升明二年以前逋负。迁侍中、尚书令、都督、扬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豫章郡王。

会魏军动，诏以嶷为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寻给油络侠望车。二年，给班剑二十人。其夏，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三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以谷过贱，听人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义阳劫帅张群亡命积年，鼓行为贼，义阳、武陵、天门、南平四郡界被其残破，沈攸之连讨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从下郢，于路先叛，结柴于三溪，依据深险。嶷遣中兵参军虞欣祖为义阳太守，使降意诱纳之，厚为礼遗，于坐　斩首，其党皆散，四郡获安。

入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军临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将还都，修廨宇及路陌，东归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发江津，士女观送数千人皆垂泣。嶷发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忧虑，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东府，设金石乐，使乘舆至宫六门。

武帝即位，进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剑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尽礼，未尝违忤T色，故武帝友爱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过度，眼耳皆出血。

永明元年，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宋武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请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嶷不参朝务，而言事密谋，多见信纳。服阕，加侍中。宋元嘉制，诸王入斋合，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衣。自比以来，此事一断。上与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许依元嘉。嶷固辞，不奉敕；唯车驾幸第，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焉。至于衣服制度，动皆陈S，事无专制，务从减省，并不见许。又S曰：“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往岁作小眠斋，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要是柽柏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此斋，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于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

斋理不？”上答曰：“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S事。”竟不从。

三年，文惠太子讲孝经毕，嶷求解太傅，不许。嶷常虑盛满，又因言宴求解扬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终不许，曰：“毕汝 一世，无所多言。”

武帝即位后，频发诏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嶷不许，取绢一疋，横系牛角，放归其家。政在宽厚，故得朝野欢心。

四年，唐宇之贼起，嶷S上曰：“此段小寇，出于凶愚，天网宏罩，理不足论。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擿籍检功巧，督恤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计。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尝不知人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细碎，故不为耳。为此者实非乖理，但识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儿大臣，犹不能伏理，况复天下，悠悠万品？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于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纭纭。”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办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后乃诏听复籍注。是时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嶷后房亦千馀人。潁川荀丕献书于嶷，极言其失，嶷咨嗟良久，为书答之，又为之减遣。

丕字令哲，后为荆州西曹书佐，长史王秀与其书，题之云“西曹荀君”。丕报书曰：“第五之位，不减骠骑，亦不知西曹何殊长史！且人之处世，当以德行称着，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见屈于渑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都，造敌临事，仆必先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贵，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两王。仆以德为宝，足下以位为宝，各宝其宝，于此敬宜。”于是直题云“长史王君”。时尚书令王俭当朝，丕又与俭书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显高人之□□□我允橛谄胧吩铡！奔澳峡じ偌?S荆州刺史随王子隆请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书极谏武帝， 言甚直，帝不悦，丕竟于荆州狱赐死 。徐孝嗣闻其死，曰 ：“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

五年，嶷进位大司马。八年，给皁轮车。寻加中书监，固让。嶷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严肃。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尝问临川王映居家何事乐，映曰：“政使刘瓛讲礼，顾则讲易，朱广之讲

庄、老，臣与二三诸彦兄弟友生时复击赞，以此为乐。”上大赏之。他日谓嶷曰：“临川为善，遂至于斯。”嶷曰：“此大司马公之次弟，安得不尔！”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为善最多也。”

嶷常戒诸子曰：“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汉世以来，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丧族，小者削夺邑地，可不戒哉！”称疾不利住东城，累求还第，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冈。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永明末，车驾数游幸，唯嶷陪从。上尝出新林苑，同辇夜归，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嶷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垂过虑。”

上大笑，赐以魏所送毡车。每幸第，不复屏人，敕外监曰：“我往大司马第，是还家耳。”嶷妃庾氏，尝有疾，瘳，上幸嶷邸，后堂设金石乐，宫人毕至。登桐台，使嶷着乌纱帽，极日尽欢，敕嶷备家人之礼。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比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因相执流涕。

十年，上封嶷诸子。旧例王子封千户，嶷欲五子俱封，S减，人五百户。其年疾笃，表解职，不许，赐钱五百万营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视疾，至薨乃还宫。诏敛以衮冕之服，温明秘器，大鸿胪持节护丧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过葬。诏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扬州牧，绿綦绶，具九服锡命之礼，侍中、大司马、太傅、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虎贲班剑百人，轀輬车，前后部羽葆、鼓吹。丧葬送仪，并依汉东平王苍故事。

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吾无后，当共相勉励，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勤学行，守基业，修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圣主储皇及诸亲贤，亦当不以吾没易情也。三日施灵，惟香火、盘水、乾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乾饭、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馀物为后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铁环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过度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馀皆如旧。与汝游戏后堂船

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子廉等号泣奉行。

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积旬。太官朝夕送祭奠，敕王融为铭，云：“半岳摧峰，中河坠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至其年十二月，乃举乐宴朝臣。乐始举，上便歔欷流涕。

嶷薨后，第库无见钱，武帝敕货杂物服饰得数百万，起集善寺，月给第见钱百万，至上崩乃省。

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投书相告，置靴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杖数十而已。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 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

又尝见形于第后园，乘腰舆，指麾处分，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与之，谓曰：“橘树一株死，可觅补之。”因出后园合，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群吏中南阳乐蔼、彭城刘绘、吴郡张稷，最被亲礼。蔼与竟陵王子良笺，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蔼又与右率沈约书，请为文。约答曰：“郭有道汉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绝。谢安石素族之台辅，时无丽藻，迄乃有碑无文。况文献王冠冕\伦，仪刑宇内，自非一代辞宗，难或与此。约闾閈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今旨，便是以礼许人，闻命惭T，已不觉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约及太子詹事孔珪为文。

妃庾氏，有女功妇德，嶷甚重之。宋时，武帝及嶷位宦尚轻，家又贫薄，庾氏常彻己损身，以相营奉。兄弟每行来公事，晚还饥疲，躬营饮食，未尝不迎时先办。虽丰俭随事，而香净适口。穆皇后不自营，又不整洁，上亦以此贵之。又不妒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后，少时亦亡。

子廉字景蔼。初，嶷养鱼复侯子响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响还本。子廉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将军，善抚诸弟。十一年卒，赠侍中，謚哀世子。

子元琳嗣。梁武受禅，诏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齐氏宗国，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传于后。降封新淦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县侯。年十二，和从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赋，卫军王俭见而奇之。

建武中，为吴郡太守。及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反，奉子恪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并诛高、武诸子孙，于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令太医煮椒二斛，并命办数十具棺材，谓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则一时赐死。”期三更当杀之。

会上暂卧，主书单景隽S依旨毙之，徽孚坚执曰：“事须更审。”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故当未赐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及见子恪，顾问流涕，诸侯悉赐供馔。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

东昏即位，为侍中。中兴二年，为相国谘议参军。梁天监元年，降爵为子，位司徒左长史。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见，谓曰：“夫天下之宝，本是公器，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无不因事鸩毒，所遗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滥相继。于时虽疑卿祖，无如之何。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岂疑得全。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当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 ？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国祚例不灵长。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且建武屠灭卿门，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时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 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杀，若其无运，何忽行此，政是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入事晋武，为晋室忠臣 。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当知我

寸心。”又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阉人赵叔祖，天监初入台为斋帅在寿光省。武帝呼问曰：“汝比见北第诸郎不　？若见道我此意：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诸郎得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

子恪普通三年累迁都官尚书，四年转吏部。大通二年，出为吴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入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子恪常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子恪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

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无定准，素姓三公长子一人为员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为给事中。自此齐末皆以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为吴郡太守，避王敬则难归，以子操为吴郡太守。永元中，为黄门郎。

子操弟子范字景则。齐永明中封祁阳县侯，拜太子洗马。

天监初降爵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忧去职。

子范有孝性，居丧以毁闻。服阕，累迁大司马南平王从事中郎。王爱文学士，子范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 。王命记室蔡薳注释之 。自是府中文笔皆使具草。

后为临贺王正德长史。正德迁丹阳尹，复为正德信威长史，领尹丞。历官十馀年，不出蕃府，而诸弟并登显列，意不能平。及是为到府笺曰：“上蕃首僚，于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异时，盛衰殊日，虽佩恩宠，还羞年鬓。”子范少与弟子显、子云才名略相比，而风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优劣。每读汉书杜缓传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钦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讽之，以况己也。

后为秘书监。简文即位，召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以逼贼不拜。其年葬简皇后，使制哀策，文理哀切。帝谓武林侯萧谘曰：“此段庄陵万事零落，唯哀册尚有典刑。”敕赉米千石。

子范无居宅，寻卒于招提寺僧房。贼平，元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

諡曰文。前后文集三十卷。

子滂、确并少有文章，简文在东宫时，尝与邵陵王数诸萧文士，滂、确并预焉。

滂位中军宣城王记室，先子范卒。确位司徒右长史。魏平江陵，入长安。

滂弟干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九岁，补国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为宣城王谘议参军。陈武帝镇南徐州，引为司空从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建安，共相连结，闽中豪帅，立柴自保。武帝患之，令干往，谕以逆顺，谓曰："昔陆贾南征，赵他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髣佛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干至，示以逆顺，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异反，陈宝应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　川，因逼建安。干单使临郡，不能守，乃弃郡以避宝应。时闽中宰守并受宝应署置，干独不屈，徙居郊野。及宝应平，都督章昭达以闻，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书。卒，諡静子。

子显字景阳，子范弟也。幼聪慧，嶷偏爱之。七岁，封宁都县侯，梁天监初，降为子。位太尉录事参军。

子显身长八尺，状貌甚雅，好学，工属文。尝着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F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S撰齐史，书成表奏，诏付秘阁。累迁邵陵王友。后除黄门郎。

中大通二年，迁长兼侍中。梁武帝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F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

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武帝制孝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S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记。迁国子祭酒，加侍中，于学递述武帝五经义，迁吏部尚书，侍中如故。

子显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性爱山水，为伐社文以见其志。饮酒数斗，颇负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撝而已，衣冠窃恨。然简文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简文谓坐客曰：“常闻异人间出，今日始见，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出为吴兴太守。卒时年四十九，诏赠侍中、中书令。及请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骄。”子显尝为自序，其略云：“余为邵陵王友，忝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鹦，开花 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将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旨曰：‘可谓才子。’馀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F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 子显所着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序、恺并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恺太子家令。

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简文在东宫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饯饮，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简文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先是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简文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太清中，卒于侍中。子显弟子云。

子云字景乔，年十二，齐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自制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监初，降爵为子。及长，勤学有文藻，弱冠撰晋书，至年二十六，书成百馀卷，表奏之，诏付秘阁。

子云性沈静，不乐仕进，风神闲旷，任性不群。夏月对宾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吊问，时论以此少之。

年三十，方起家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撰东宫新记奏之，敕赐束帛。累迁丹阳郡丞。湘东王绎为丹阳尹，深相赏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为临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称，人吏悦之。还除散骑常侍。历侍中，国子祭酒。

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S宜改之，敕

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作成，敕并施用。

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自云善效锺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尝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着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澈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武帝所重，帝尝论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弊釉颇?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性吝，自外答饷不书好纸，好事者重加赂遗，以要其答。

太清元年，复为侍中、国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云逃人间。三年，宫城失守，奔晋陵，馁卒于显云寺僧房，年六十三。所着晋书一百一十卷，东宫新记二十卷。

子特字世达，早知名，亦善草隶，时人比之卫恒、卫瓘。武帝尝使特书，及奏，帝曰：“子敬之□患耙萆伲□籼刂□?遂逼于父。”位太子舍人，海盐令，坐事免。先子云卒，遗S简文求为墓志铭，帝为制铭焉。

子云弟子晖字景光，少涉学，亦有文才。性恬静，寡嗜欲，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赏。卒于骠骑长史。

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三

齐高帝诸子下

临川献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给事黄门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肃然，令行禁止。

高帝践阼，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封临川王。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者，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改授都督、扬州刺史。莅事聪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义康以后，未之有也。

永明元年，为侍中、骠骑将军。五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应接宾客，风韵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赠司空。九子皆封侯。

长子子晋，永元初为侍中，入梁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为黄门侍郎。谋反，兄弟并伏诛。

长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为高帝所爱。升明二年，代兄映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从武容，赫弈都街，时人为之语曰："焕焕萧四伞。"其年，迁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监二州诸军事。

高帝践阼，晃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上大怒，手诏赐杖。迁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为皇太子，拜武进陵，于曲阿后湖斗队，使晃御马军，上闻之，又不悦。临崩，以晃属武帝，处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

永明元年，以晃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为中书监。时禁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渐时，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图，佗族岂得乘其弊　？汝深戒之。"故武帝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见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

后拜车骑将军、侍中。薨，赠开府仪同三司。武帝尝幸锺山，晃从驾。以马叽痰辣呖輪牵□狭钭笥沂□艘□□□□□?卷聚而卟怀觯□肆罨胃闯勐戆沃□□κ直闳ァC吭吨菹卓彡恚?上辄令晃于华林中调试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缘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晔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罗氏，从高帝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思慕不异成人，每恸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济，汝可与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晔小字也。故晔见爱。

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少时又无棋局，乃破荻为片，纵横以为棋局，指点行势，遂至名品。

性刚颖俊出，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T延之抑其次也。”

建元二年，为会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刘瓛往郡，为晔讲五经。武帝即位，历中书令、祠部尚书。巫觋或言晔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未尝处方岳。于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对曰：“陛下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悦。

性轻财重义，有古人风。罢会稽还都，斋中钱不满万，俸禄所入，皆与参佐宾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无钱。”居止附身所须而已。名后堂山为首阳，盖怨贫薄也。

尝于武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献王谓晔曰：“汝与司徒手谈，故当小相推让。”答曰：“晔立身以来，未尝一口妄语。”执心疏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为当时独绝，琅邪王瞻亦称善射，而不及晔也。

武帝幸豫章王嶷东田，宴诸长王，独不召晔。嶷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上仍呼使射，屡发命中，顾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帝意乃释。后于华林射赌，凡六箭，五破一皮，赐钱五万文。又上举酒劝晔，曰：“陛下常不以此处许臣。”上回面不答。

豫章王于邸起土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顾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为称。”又问

晔，晔曰：“臣山卑，不曾栖灵昭景，唯有薇蕨，直号首阳山。”帝曰：“此直劳者之歌也。”

久之，出为江州刺史。上以晔方出镇，求其宅给诸皇子，遣舍人喻旨。晔曰：“先帝赐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请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镇百馀日，典签赵渥之S晔得失，征还为左户尚书。迁太常卿。累不得志。

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闻晔至， 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敕主客自今诸王来不随例者，不复为通。

公事还，过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与之。子良见晔衣单，进襦于晔。晔曰：“我与向人亦复何异。”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俭设食，盘中菘菜o鱼而已。俭重其率真，为饱食尽欢而去。

寻为丹阳尹，始不复置行事，自得亲政。转侍中、护军将军，给油络车，又给扶二人。武帝临崩，遗诏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在殡，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孙未至，F论喧疑，晔F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立太孙。”及郁林立，甚见冯赖。隆昌元年薨，赠司空，班剑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历位南中郎将、江州刺史，侍中，领步兵校尉，中书令。永明九年，为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及夏薨。

鄱阳王锵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锵方还，始入觐拜便流涕。武帝愕然，问其故，锵收泪曰：“臣违奉弥年，今奉T色，圣T损瘦，所以泣耳。”武帝叹曰：“我复是有此一弟。”

累迁丹阳尹。永明十一年，为领军将军。锵和悌美令，性谦慎，好文章，有宠于武帝。领军之授，齐室诸王所未为，锵在官理事无壅，当时称之。车驾游幸，常甲仗卫从，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给油络车。

隆昌元年，转尚书左仆射，迁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锵雍容得物情，为郁林依信。郁林心疑明帝，诸王问讯，独留锵，谓曰：“闻鸾于法身何如？”锵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干，唯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郁林退谓徐龙

驹曰："我欲与公共　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及郁林废，锵竟不知。

延兴元年，进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镇东府，权威稍异，锵每往，明帝屣履至车迎锵，语及家国，言泪俱下，锵以此推信之。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劝令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宣城公政当投井求活，岂有一步动哉！东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东府，且虑难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武帝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回还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谢粲等皆见杀。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斫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

桂阳王铄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时鄱阳王锵好文章，铄好名理，人称为鄱桂。

铄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临视，赐床帐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赏兴，则诗酒连日，情有所废，则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将军，给油络车，并给扶二人。

鄱阳王见害，铄迁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自安，至东府见明帝，及出，处分存亡之计。谓侍读山悰曰："吾前日觐王，王流涕呜咽，而鄱阳、随郡见诛。今日见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见害。

始兴简王鉴字宣彻，高帝第十子也。性聪警。年八岁，丧所生母，号慕过人，数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献王闻之，抚其首呜咽，谓高帝曰："此儿操行异人，恐其不济。"高帝亦悲不自胜。

初封广兴郡王，袁彖时为秘书丞，早有令誉，高帝盛重鉴，　乃以彖为友。后改封始兴。自晋以来，益州刺史皆以良将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桥忽生小洲，道士邵硕见之，曰："当有贵王临州。"刘亮为刺史，斋前石榴树陵冬生华，亮以问硕，硕曰："此谓狂华，宋诸刘灭亡之象。后二年君当终，后九载宋当灭。灭后有王胜喜来作此州，冀尔时蜀土平。"硕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终。"因卧而死。后人见硕在荆州上明，以一只故履缚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复用诸将为益州，始以鉴为益州刺史、督益宁二州军事，加鼓吹

一部。“胜喜”反语为“始兴”，硕言于此乃验。

先是劫帅韩武方常聚党千馀人，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行旅断绝。鉴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长史虞悰等咸请杀之。鉴曰：“武方为暴积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杀，失信；且无以劝善。”于是S台，果被宥，自是巴西蛮夷凶恶，皆望风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陈显达大选士马，不肯就征，巴西太守阴智伯亦以为然。乃停新城十许日，遣典签张昙皙往观形势。俄而显达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书贡遗，咸劝鉴执之。鉴曰：“显达立节本朝，必自无此。昙皙还，若有同异，执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昙皙还，说显达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于是乃前。时年十四。

好学，善属文，不重华饰，器服清素，有高士风。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鉴言辞和辩，仲熊应对无滞，当时以为盛事。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楗’。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馀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　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性甚清，在蜀积年，未尝有所营造，资用一岁不满三万。王俭常叹云：“始兴王虽尊贵，而行履都是素士。”时有广汉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圆如筩，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馀，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则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五年，鉴献龙角一枚，长九尺三寸，色红，有文。

九年，为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上以与鉴久别，车驾幸石头，宴会赏赐。寻迁左卫将军，未拜，遇疾。上为南康王子琳起青杨巷第，新成，车驾与后宫幸第乐饮。其日鉴疾甚，上遣骑诏问疾相继，为之止乐。寻薨。

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

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劄，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

五岁，高帝使学凤尾诺，一学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骐驎赐之，曰：“骐驎赏凤尾矣。”至十岁，便能属文。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

好琴书，盖亦天性。尝觐武帝，赐以宝装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见赏。帝谓鄱阳王锵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亚，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试以临人。”锵曰：“昔邹忌鼓琴，威王委 以国政。”乃出为南徐州刺史。善与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驾江祏等，皆相友善。后文和被征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泪曰：“下官少来未尝作诗，今日违恋，不觉文生于性。”王俭闻之，曰：“江夏可谓善变素丝也。”

工书，为当时蕃王所推。南郡王昭业亦称工，谓武帝曰：“臣书固应胜江夏王。”武帝答：“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闍梨锋小名也。

隆昌元年，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寻加秘书监。及明帝知权，蕃邸危惧，江祏尝谓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郧俚朗谘蚓爸□□爸□琶□□□□难谀苡谑溃□俏攵呦?而已，百氏亦复如之。”锋闻叹曰：“江祏遂复为混沌画眉，欲益反弊耳。寡人声酒是耽,狗马是好，岂复一豪于平生哉。”当时以为话言。常忽忽不乐，着修柏赋以见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坛于当年，庶后凋之可咏。”　时鼎业潜移，锋独慨然有匡复之意，逼之行事典签，故不遂也。尝见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锋答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明帝失色。

锋有武力，明帝杀诸王，锋与书诘责，左右不为通。明帝深惮之，不敢于第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遂逼害之。江呂牌渌溃□魈樵?：“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

南平王锐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户尚书，朝直勤谨，未尝属疾。永明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延兴元年，明帝作辅，害诸王，遣裴叔业平寻阳，仍进湘州。锐防合　周伯玉大言于F曰：“此非天

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同！”锐典签叱左右斩之，锐见害，伯玉下狱诛。

宜都王铿字宣俨，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常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遂梦见一女人，云是其母。铿悲泣向旧左右说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闻者莫不歔欷。

清悟有学行。永明十一年，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军事。虽未经庶务，而雅得人心。举动每为签帅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条以S闻，郁林敕以物赐之。铿曰：“今取往物，后取今物，如此回圈，岂可不熟念。”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

年十岁时，与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误排柟榴屏风，倒压其背，T色不异，言谈无辍，亦不顾视。弥善射，常以堋的太阔，曰：“终日射侯，何难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

永明中，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驾后，有劝取左右者，铿曰：“在内不无使役，既先朝遗旨，何忍而违。”

及延兴元年，明帝诛高、武、文惠诸子，铿闻之，冯左右从容雅步，咏陆机吊魏武云：“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后果遣吕文显赍药往，夜进听事，正逢八关斋。铿上高坐，谓文显曰：“高皇昔宠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获已。”于是仰药。时年十八。身长七尺，铿状似兄嶷，咸以国器许之。及死，有识者莫不痛惜。

初铿出合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云：“某日命过。身　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着梦记云。

晋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兴元年见害。

河东王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张氏，有宠于高帝，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临崩，以属武帝，武帝甚加意焉，为纳柳世隆女为妃。武帝与群臣看新妇，流涕不自胜，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诛高帝

诸子，以铉高帝所爱，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

初铉年三四岁，高帝尝昼卧缠发，铉上高帝腹上弄绳，高帝因以绳赐铉。及崩后，铉以宝函盛绳，岁时辄开视，流涕呜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建武中，高、武子孙忧疑。铉朝见，常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视。寻迁侍中、卫将军。

铉年稍长。四年，诛王晏，以谋立铉为名，铉免官，以王还第，禁不得与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疾暴甚，乃见害。闻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终不吨ò财?奴而不得。"仰药而卒。铉二子在孩抱，亦见杀。

论曰：豫章文献王珪璋之质，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虽代宗之议早隆皇矚，而天伦之爱无亏永明，故知"为仁由己"，不虚言也。自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梁武革齐，弗取前辙，子恪兄弟，并皆录用，虽见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献之余庆。昔陈思表云："权之所存，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原夫此言，实存固本。然就国之典，既随代革，卿士入朝，作贵蕃辅，皇王托体，同禀尊极，仕无常资，秩有恒数，礼地兼隆，易生推拟。武帝顾命，情深尊嫡，密图远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顾托， 遂韬末命于近戚，寄重任于疏亲。以为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觊觎之谋，表里相维，洊隆家国。曾不虑机能运衡，权可制F，宗族歼灭，一至于斯。曹植之言，远有致矣。

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四

齐武帝诸子 文惠诸子 明帝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张淑妃生庐陵王子卿、鱼复侯子响，周淑仪生安陆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晋安王子懋、衡阳王子峻，王淑仪生随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阳王子明，乐容华生南海王子罕，傅充华生巴陵王子伦，谢昭仪生邵陵王子贞，江淑仪生临贺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阳王子文，荀昭华生南康王子琳，T婕妤生永阳王子I，宫人谢生湘东王子建，何充华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I继衡阳元王后。

文惠皇太子长懋，字云乔，小字白泽，武帝长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丰美，为高帝所爱。宋元徽末，除秘书郎，不拜，板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事甯，武帝遣太子还都。高帝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谓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军悉受长懋节度。我虽不行，内外直防及诸门甲兵，悉令长懋时时履行。"

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历中书、黄门侍郎。升明三年，高帝将受禅，以襄阳兵马重镇，不欲处他族，出太子 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将、甯蛮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

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颇着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太子虑其为变，乃遣说之，许S为府长史。及至襄阳，因执诛之。

二年，征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穆妃薨，成服日，车驾出临丧，朝议疑太子应出门迎 。左仆射王俭曰 ："寻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言国君为此三人为主丧也。今銮舆临降，自以主丧而至，虽因事抚慰，义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应出门奉迎。但尊极所临，礼有变革，权去杖絰，移立户外，足表情敬，无烦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应以车驾幸宫，依常奉候。既当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帻行事，望拜止哭，率由旧章。尊驾不以临吊，奉迎则惟常体，求之情礼，如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俭又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

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没闰之理，固在言先”。并从之。

武帝即位，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及正位东储，善立名尚，解声律，工射，饮酒至数斗，而未尝举杯。从容有风仪，音韵和辩，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会稽虞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顒、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而武人略阳垣历生、襄阳蔡道贵，拳勇秀出，当时以比关羽、张飞。其馀安定梁天惠、平原刘孝庆、河东王世兴、赵郡李居士、襄阳黄嗣祖、鱼文、康绚之徒，并为后来名将。

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令太子仆周顒撰为 义疏。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曲礼云“无不敬”义，俭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一十人，并以笔对。太子问王俭 ：“周易干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当相主？”俭曰：“干健震动,天以运为德,故言‘帝出乎震”俭又谘太子孝经“仲尼居曾子侍”义,临川王映谘“孝为德本”义，太子并应机酬答，甚有条贯。

明年，上将讯丹阳所领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狱，诏太子于玄圃园宣猷堂录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穷奇极丽，费以千万。多聚异石，妙极山水。虑上宫中望见，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撤，应手迁徙。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过于雉头远矣。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S武帝引前例，求于东田起小苑，上许之。

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制度之盛，观者倾都。上性虽严，太子所为，无敢S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亘华远，壮丽极目，于是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之，由是见责。

太子素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拟。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虎贲云罕之

属，上尝幸东宫，匆匆不暇藏辇，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时为给事中，谓文景曰 ：“终当灭门，政当扫墓待丧耳。”及移家避之。其后文景竟赐 死，陶仁遂不哭，时人以为有古人风。

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见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镌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临视，有忧色。疾笃，上表告辞，薨于东宫崇明殿，时年三十六。

太子年始过立，久在储宫，得参政事，内外百司私咸谓旦暮继体，及薨，朝野惊惋焉。上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期，朝臣齐衰三月，南郡国臣齐衰期，临汝、曲江国臣并不服，六宫不从服。

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处为崇虚馆 。郁林立，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

初，太子恶明帝，密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当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后明帝立，果大相诛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聪敏。武帝为赣县时，与裴后不谐，遣人船送后还都，已登路，子良时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谓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处？何用读书。”帝异之，即召后还县。

仕宋为邵陵王友。时宋道衰谢，诸王微弱，故不废此官。升明三年，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封闻喜公。宋元嘉中，凡事皆责成郡县，孝武后，徵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高帝践阼，子良陈之，请息其弊。

子良敦义爱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赐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给其薪苏。郡合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庙盛有祷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簟而已。

时有山阴人孔平诣子良讼嫂市米负钱不还 。子良叹曰 ：“昔高文通与寡嫂讼田，义异于此。”乃赐米钱以偿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为丹阳尹，开私仓振属县贫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问。及小祥，疑南郡王应相待。尚书左

仆射王俭议以为“礼有伦序，义无徒设。如令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应不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至闻喜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不对客”。从之。

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四年，进号车骑将军。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着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

是时上新视政，水旱不时，子良密S请原除逋租。又陈宽刑息役，轻赋省徭。并陈“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请无地，捶革相继。寻完者为用，既不兼两，回复迁贸，会非委积，徒令小人每婴困苦。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利”。

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武帝好射雉，子良S谏。先是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射雉，武帝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永明末，上将复射雉，子良复谏，前后所陈，上虽不尽纳，而深见宠爱。

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F僧，至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八年，给三望车。九年，都下大水，吴兴偏剧，子良开仓振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十年，领尚书令、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寻解尚书令，加中书监。

文惠太子薨，武帝检行东宫，见太子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上大怒，以子良与太子善，不S闻，颇加嫌责。

武帝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S进沙门于殿户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昙钵花。子良案佛经宣旨，使御府以铜为花，插御

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武帝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时务，乃推明帝。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太孙少养于子良妃袁氏，甚着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极西阶之下。成服后，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进位太傅，增班剑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谓左右曰："门外应有异。"遣人视，见淮中鱼无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门。寻薨，年三十五。

帝常虑子良异志，及薨，甚悦。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敛以衮冕之服，东府施丧位，大鸿胪持节监护，太官朝夕送祭。又诏追崇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綟绶，备九服锡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轀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　　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送，望祖硎山悲感叹曰　　："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及薨，遂葬焉。

所着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子良既亡，故人皆来奔赴，陆惠晓于邸门逢袁彖，问之曰："近者云云，定复何谓？王融见杀，而魏准破胆。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齐氏微弱，已数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尽，命之所馀，政风流名士耳。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于此。道路之谈，自为虚说耳，苍生方涂炭矣，政当沥耳听之。"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泛涉书史，有父风，位太常。以封境边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先是，王敬则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明帝虑有同异，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住中书省，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并将加害，赖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

及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昭胄惩往时之惧，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崔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败，昭胄兄弟首出投台军主胡松，各以王侯还第，不自安，谋为身计。子良故防合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时胡松领军在新亭，寅遣人说之，松许诺。又张欣泰尝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宝以谋告之，欣泰闻 命回应。萧寅左右华永达知其谋，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挟左道以惑东昏，因谓东昏曰："昨见蒋王，云巴陵王在外结党欲反，须官出行，仍从万春门入，事不可量。"时东昏日游走，闻此说大惧，不复出四十馀日。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P中得其事□?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梁受禅，降封昭胄子同为监利侯。

同弟贲字文奂，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好着述，尝着西京杂记六十卷。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得一府欢心。及乱，王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为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王闻之大怒，收付狱，遂以饿终。又追戮贲尸，乃着怀旧传以谤之，极言诬毁。

庐陵王子卿字云长，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临汝县公。武帝即位，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诸子中无德，又与鱼复侯子响同生，故无宠。徙都督、荆州刺史。始兴王为益州，子卿解督。

子卿在镇，营造服饰，多违制度，作玳瑁乘具。诏责之，令速送都；又作银镫、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坏去。凡诸服章，自今不S专辄作者，当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读学，今年转成长，学既勿就，得敕如风过耳，使吾失气。"

永明十年，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上闻大怒，杀其典签。遣宜都王铿代之。子卿还第，至崩不与相见。

隆昌元年，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置兵佐。鄱阳王锵 见害，以子卿代为司徒。所居屋梁柱际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见杀。

鱼复侯子响字云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无子，养子响。后嶷

有子，表留为嫡。武帝即位，为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

子响勇力绝人，开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既出继，车服异诸王，每入朝辄忿，拳打车壁，武帝知之，令车服与皇子同。

永明六年，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乃封巴东郡王。七年，为都督、荆州刺史。直合将军董蛮粗有气力，子响要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邪？"子响笑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蕴藉。"乃改名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上称善。

子响少好武，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S，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乃召寅及司马席恭穆、谘议参军江悆、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修之、王贤宗、魏景深等俱入，于琴台下并斩之。上闻之怒，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羽林三千人检捕群小。敕"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信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闻之唯洒泣。又送牛数十头，酒二百石，果馔三十舆，略　弃之江流。子响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忿，乃率党度洲攻垒斩略，而谐之、法亮单艇奔逸。

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顺之将发，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子响及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之。有司奏绝子响属籍，赐为蛸氏。

子响密作S数纸，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轻舫还阙不得，此苦之深，唯愿矜怜，无使竹帛齐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于华林为子响作斋，上自行香，对诸朝士嚬蹙。及见顺之，呜咽移时，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阳山，见一沐透掷悲鸣，问后堂丞："此沐何意？"答曰："沐子前日堕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见，故尔。"上因忆子响，歔欷良久，不自胜。顺之惭惧，感病，遂以忧卒。于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响识怀靡树，见沦不逞，肆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衅。但归罪司戮，迷而知返，抚事惟

往，载伤心目。伏愿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馀麓，岂伊穷骸被德，实且天下归仁。”上不许，贬为鱼复侯。

安陆王子敬字云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应城县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贵妃范氏母养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妇服制，礼无明文。永明中，尚书令王俭议：“孙为慈孙，妇为慈妇，姑为慈姑，宜制期年服。”从之。十年，位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丹阳尹。十一年，加车骑将军。隆昌元年，迁都督、南兖州刺史。延兴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诸蕃王，遣中护军王玄邈征九江，王广之袭杀子敬。

初，子敬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为太子，代太孙。子敬与太孙俱入参毕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钝。”由此代换之意乃息。

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F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永明五年，为南兖州刺史、监五州军事。六年，徙监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阁。十一年，为都督、雍州刺史，给鼓吹一部。豫章王丧服未毕，上以边州须威望，许得奏之。S求所好书，武帝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赐以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

隆昌元年，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毂自随。陈显达时屯襄阳，入别，子懋谓之曰：“朝廷命身单身而反，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显达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违敕旨。”显达因辞出便发去。子懋计未立，还镇寻阳。

延兴元年，加侍中。闻鄱阳、随郡二王见杀，欲起兵赴难，与参军周英、防合陆超之议：“传檄荆、郢，入讨君侧，事成则宗庙获安，不成犹为义鬼。”防合董僧慧攘袂曰：“此州虽小，孝武亦尝用之，今以勤王之师，横长江，指北阙，以请郁林之过，谁能对之。”于是部分兵将，入匡社稷。

母阮在都，遣书欲密迎上，阮报同#弟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明帝，于是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使军主裴叔业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业泝流直上，袭盆城。子懋先已具船于稽亭渚，闻叔业得盆城，乃据州自卫。

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政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F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参军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闻之叹曰："不意吾府有义士二人。"琳之从二百人仗自入斋，子懋笑谓之曰："不意渭阳，翻成枭镜。"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惧罪无敢至者，唯英、皎、僧慧号哭尽哀，为之丧殡。

董僧慧，丹阳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节义。好读书，甚骁果，能反手于背弯五斛弓，当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谋，执之。僧慧曰："晋安举义兵，仆实豫议　。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虽死犹生。"玄邈义而许之。还具白明帝，乃配东冶。言及九江时事，辄悲不自胜。子懋子昭基，九岁，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并遗钱五百，以金假人，崎岖得至。僧慧睹书，对钱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

陆超之，吴人，以清静雅为子懋所知。子懋既败，于琳之劝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以其义，欲囚将还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头坠而身不僵。玄邈嘉其节，厚为殡敛。周又助举棺，未出户，棺坠，政压其头折颈即死。闻之者莫不以为有天道焉。

随郡王子隆字云兴，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武帝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

永明八年，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为侍中、抚军将军，领兵置佐。延兴元年，转中军大将军，侍中如故。

子隆年二十一，而体过充壮，常使徐嗣伯合芦茹丸以服自销损，犹

无益。明帝辅政，谋害诸王，武帝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文集行于世。

建安王子真字云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迁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

延兴元年，明帝遣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赎死，不从，见害，年十九。西阳王子明字云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国玺，改封西阳。十年，为会稽太守，督五郡军事。子明风姿明净，士女观者，咸嗟叹之。建武元年，为抚军将军，领兵置佐。二年，诛萧谌，子明及弟子罕、子贞同谌谋见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云华，武帝第十一子也，颇有学。母乐容华有宠，故武帝留心。

母尝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灯缵照夜，此缵宿昔枝叶大茂，母病亦愈，咸以为孝感所致。主簿刘瓛及侍读贺子乔为之赋颂，当时以为美谈。建武元年，位护军将军。二年，见杀，年十七。

巴陵王子伦字云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为北中郎将、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郁林即位，以南彭城禄力优厚，夺子伦与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兰陵代之。

延兴元年，明帝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正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法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先是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武帝相诬，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秀后辄取子罕屐伞饮器等供其儿昏，武帝知之，鞭

二百，系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谘访。

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武帝问其故，答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

竟陵王子良尝问F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

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孔珪闻之流涕曰："齐之衡阳、江夏最有意，而复害之。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于此。"

邵陵王子贞字云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见诛，年十五。 临贺王子岳字云峤，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诛武帝诸子， 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后,时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明帝辄先烧香，呜咽涕泣，F以此辄知其夜当杀戮也。子岳死时年十四。

西阳王子文字云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衡阳王子峻字云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广汉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云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华盛宠，后宫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旧赐玉凤凰，荀时始为采女，得玉凤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为昭华。

子琳以母宠故最见爱。太尉王俭因请昏，武帝悦而许之。群臣奉宝物名好尽直数百金，武帝为之报答亦如此。及应封，而好郡已尽，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属扬州，不欲为王国，改封南康公褚蓁为巴东公，以南康为王国封子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湘东王子建字云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谢无宠，武帝度为尼。明帝即位，使还母子建。永泰元年见杀，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云广，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宠爱过诸子。初，武帝梦金翅鸟下殿庭，搏食小龙无数，乃飞上天。及明帝初，其梦方验。永泰元年，子夏诛，年七岁。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废帝郁林王昭业，宫人许氏生废帝海陵恭王昭文，陈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阳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怀尚，太子第三子也。郁林即位，封临海郡王。隆昌元年，为都督、荆州刺史。延兴元年，征为车骑将军。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六。

桂阳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郁林立，封永嘉郡王。延兴元年，出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阳王。四年，为太常。永泰元年见杀，年八岁。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废帝东昏侯宝卷、江夏王宝玄、鄱阳王宝寅、和帝，殷贵嫔生巴陵隐王宝义、晋熙王宝嵩，袁贵妃生庐陵王宝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宝修，许淑媛生桂阳王宝贞。馀皆早夭。

巴陵隐王宝义字智勇，明帝长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晋安郡王。

宝义少有废疾，不堪出人间，止加除授，为都督、扬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转为右将军，领兵置佐，镇石头。二年，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东昏即位，进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扶。永元元年，为都督、扬州刺史。三年，进位司徒。和帝西台建，以为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邺，宣德太后令以宝义为太尉、领司徒，诏云："不言之化，形于自远。"时人皆云此实录也。梁受禅，封谢沐公。寻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中薨。

江夏王宝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东昏即位，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

宝玄娶尚书令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被诛离绝，东昏送少姬二人与

之。宝玄恨望有异计。

明年，崔慧景举兵，还至广陵，遣使奉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因是发将吏防城。

慧景将度江，宝玄密与相应，开门纳慧景，乘八扛舆，手执绛麾幡，随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东昏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馀人。"

宝玄逃奔，数日乃出，帝召入后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遣人谓曰："汝近围我亦如此。"少日乃杀之。

庐陵王宝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兴二年薨。

鄱阳王宝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东昏即位，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石头。其秋，雍州刺史张欣泰等谋起事于新亭，杀台内诸主帅。难作之日，前南谯太守王灵秀奔往石头，帅城内将吏，去车脚，载宝寅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后。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F弃宝寅走。

宝寅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S帝，帝迎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制不自由，帝笑，乃复爵位。宣德太后临朝，改封宝寅鄱阳王。中兴二年，谋反奔魏。

邵陵王宝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兴二年谋反，宣德太后令赐死。

晋熙王宝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兴元年，和帝以为中书令。二年诛。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兴二年诛。

论曰：守器之重，邦家所冯，观文惠之在东储，固已有亏令德，向令负荷斯集，犹当及于祸败，况先期夙陨，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择贤，传之昏孽，推此而论，有冥数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当断不断，以及于灾，非止自致丧亡，乃至宗祀覆灭，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长尊贵，情拗□拢□痪□?目，虽卓尔天悟，自得怀抱，孤寡为识，所陋犹多。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S，端拱守禄，遵承

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馀风，及在齐而弥弊 。宝玄亲兼一体，欣受家殃，曾不知执柯所指，跗萼相从而败。以此而图万事，未知其髣佛也。

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五

王敬则 陈显达 张敬儿 崔慧景

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 ：“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

敬则年长，而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师子。性倜傥不羁，好刀剑，尝与暨阳县吏斗，谓曰：“我若得暨阳县，当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阳县，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贩，遍于三吴。使于高丽，与其国女子私通，因不肯还，被收录然后反。

善拍张，补刀戟左右。宋前废帝使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仍抚髀拍张，甚为儇捷。补侠毂队主，领细铠左右，与寿寂之杀前废帝。及明帝即位，以为直合将军，封重安县子。

敬则少时于草中射猎，有虫如乌豆集其身，擿去乃脱，其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则闻之喜，故出都自效。

后补暨阳令，昔日斗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 ：“我已得暨阳县，汝何时得司徒公邪？”初至暨阳县陆主山下， 宗侣十馀船同发，敬则船独不进，乃令弟入水推之，见乌漆棺。敬则祝云：“若是吉，使船速进，吾富贵当改葬尔。”船须臾去，入县收此棺葬之。

时军荒后，县有一部劫逃入山中为人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帅使出首，当相申论。郭下庙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则引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帅既出，敬则于庙中设酒会，于坐收缚曰：“吾S神，若负誓，还神十牛。今不得违誓。”即杀十牛解神，并斩诸劫，百姓悦之。

元徽二年，随齐高帝拒桂阳贼于新亭，敬则与羽林监陈显达、甯朔将军高道庆乘舸迎战，大破贼水军。事甯，带南泰山太守、右侠毂主，转越骑校尉、安成王车骑参军。苍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则以高帝有威名，归诚奉事，每下直辄往领军府。夜着青衣，扶匐道路，为高帝听察。高帝令敬则于殿内伺机。及杨玉夫将首投敬则，敬则驰谒高帝，乃戎服入宫。至承明门，门郎疑非苍梧还，敬则虑人觇见，以刀环塞窒

孔，呼开门甚急。卫尉丞T灵宝窥见高帝乘马在外，窃谓亲人：“今若不开内领军，天下会是乱尔。”门开，敬则随帝入殿。

升明元年，迁辅国将军，领临淮太守，知殿内宿卫兵事。沈攸之事起，进敬则冠军将军。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领军刘韫、直合将军卜伯兴等于宫内相应，戒严将发，敬则开关掩袭，皆杀之。殿内窃发尽平，敬则之力也。政事无大小，帝并以委之。

敬则不识书，止下名，然甚善决断。齐台建，为中领军。高帝将受禅，材官荐易太极殿柱。顺帝欲避上，不肯出宫逊位。明日当临轩，顺帝又逃宫内。敬则将舆入迎帝，S譬令出，引令升车。顺帝不肯即上，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答曰：“出居别宫尔，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顺帝泣而弹　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宫内尽哭，声彻于外 。顺帝拍敬则手曰：“必无过虑，当饷辅国十万钱。”

齐建元元年，出为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寻阳郡公。加敬则妻怀氏爵为寻阳国夫人。

二年，魏军攻淮、泗，敬则恐，委镇还都，百姓皆惊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问，以为都官尚书，迁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有十数岁小儿于路取遗物，敬则杀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又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令偷身长扫街路，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仍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枅，叹曰：“吴兴昔无此枅，是我少时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饮酒说平生，不以屑也。迁护军，以家为府。

三年，以改葬去职，诏赠敬则母寻阳国太夫人，改授侍中、抚军。高帝遗诏敬则以本官领丹阳尹，寻迁会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给鼓吹一部。会土边带湖海，人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馀，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

三年，进号征东将军。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杀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则付山阴狱杀之。路氏家诉，为有司所奏，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敬则入朝，上谓敬则曰　：“人命至重，是谁下意杀之？都不S闻。”敬则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言应得杀人。”刘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则免官，以公领郡。

后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时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嘲之

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人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吏，徼幸得细铠左右，逮风云以至于此。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何恨。”了无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十一年，授司空。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初为散辈使魏，于北馆种杨柳。后员外郎虞长曜北使还，敬则问　：“我昔种杨柳树，今若大小？”长曜曰：“虏中以为甘棠。”武帝令群臣赋诗，敬则曰：“臣几落此奴度内。”上问之，敬则对曰：“臣若解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尔，那得今日。”敬则虽不大识书，而性甚警黠，临郡令省事读辞，下教判决，皆不失理。　明帝辅政，密有废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则为会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进位太尉。明帝即位，为大司马，台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则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来如此，昔拜丹阳尹、吴兴时亦然。”敬则大悦曰：“我宿命应得雨。”乃引羽仪、备朝服、导引出听事拜受，意犹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惧。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后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晋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问计于梁武帝，武帝曰：“敬则竖夫，易为感，唯应锡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纳之。吴人张思祖，敬则谋主也，为府司马，频衔使。上耷阋?待之，以为游击将军。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

永泰元年，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瑰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处分。敬则闻之，窃曰　：“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东亦何易可平,吾终不受金罂。”金罂谓鸩酒也。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驰S之。敬则　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报庶，庶以告敬则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则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劝敬则急送S赐儿死，单舟星夜还都。敬则曰：“若尔，诸郎要应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撄蒲赌钱，谓F曰：“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莫敢先答。防合丁兴怀曰：“官只应作尔。”敬则不作声。明旦，召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锺离祖愿，敬则横刀跂坐，问询等发丁可得几人，库见有几钱物，询、祖愿对并乖旨，敬则怒，将出斩之。王公林又谏敬则曰：“官讵不更思？”敬则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关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发。欲劫前中书令何胤还为尚书令，长史王弄璋、司马张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从，不从便应杀之。举大事

先杀朝贤，事必不济。”乃率实甲万人过浙江，谓曰 ：“应须作檄。”思祖曰：“公今自还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辅国将军前军司马左兴盛、直合将军马军主胡松三千余人，筑垒于曲阿长冈；尚书左仆射沈文秀为持节、都督，屯湖头，备京口路。

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担篙荷锸随逐之十馀万F。至武进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遇兴盛、山阳二柴，尽力攻之。官军不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胡松领马军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大叫索马，再上不得上，兴盛军容袁文旷斩之传首。

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敬则之来，声势甚盛，凡十日而败。时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库，至梁天监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请收葬，许之。

陈显达，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军功封彭泽县子，位羽林监、濮阳太守，隶齐高帝讨桂阳贼于新亭垒。刘勉大桁败，贼进杜姥宅。及休范死，显达出杜姥宅，大战于宣阳津阳门，大破贼，矢中左目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妪禹步作气，钉即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事平，封丰城侯，再迁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都督。

沈攸之事起，显达遣军援台，长史到遁、司马诸葛导劝显达保境蓄F，密通彼此。显达于坐手斩之，遣表疏归心齐高帝。帝即位，拜护军将军。后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蒸一盘，上即以充饭。后拜都督、益州刺史。

武帝即位，进号镇西将军。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赕。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

永明二年，征为侍中、护军将军。显达累任在外，经高帝之忧。及见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显达谦厚有智计，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子十馀

人，诫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显达知此不悦。及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拜别。显达曰：“凡奢侈者鲜有不败，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即取于前烧除之。其静退如此。

豫废郁林之勋，延兴元年，为司空，进爵为公。明帝即位，进太尉，封鄱阳郡公。加兵二百人，给油络车。后以太尉封鄱阳郡公，为三公事，而职典连率，人以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　高、武子孙，上微言问显达，答曰：“此等岂足介虑。”上乃止。

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深自贬退，车乘朽败，导从卤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后S上借枕，帝令与之。显达抚枕曰：“臣年已老，富贵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许。

永泰元年，乃遣显达北侵。永元元年，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F军四万围南乡界马圈城，去襄阳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军食尽，噉死人肉及树皮。周边急，魏军突走。显达入据其城，遣军主庄丘黑进取南乡县。魏孝文帝自领十余万骑奄至，军主崔恭祖、胡松以乌布幔盛显达，数人担之，出n水口，台军缘道奔退，死者三万余人。显达素有威名，着于外境，至是大损丧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又表解职，并不许。以为江州刺史，镇盆城。初，王敬则事起，始安王遥光S明帝虑显达为变，欲追军还，事平乃寝。显达亦怀危怖。及东昏立，弥不乐还都，得此授甚喜。寻加领征南大将军，给三望车。显达闻都下大相杀戮，徐孝嗣等皆死，传闻当遣兵袭江州。显达惧祸，十一月十五日举兵，欲直袭建邺，以掩不备，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主。朝廷遣后军将军胡松等据梁山，显达率F数千人发寻阳，与松战于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潜军度取石头北上袭城，宫掖大骇，闭门守备。显达马睄从步军数百人，于西州前与台军战，再合大胜，绡折，手犹杀十馀人。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骑官赵潭注绡刺落马，斩之篱侧，血涌湔篱，似淳于伯之被刑。时年七十三。

显达在江州遇疾，不疗之而差，意甚不悦。是时连冬大雪，枭首朱雀而雪不集，诸子皆伏诛。

张敬儿，南阳冠军人也。父丑，为郡将军，官至节府参军。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猛兽，发无不中。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而敬

儿尤多膂力。稍官至宁蛮行参军，随郡人刘胡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所向皆破。又击胡阳蛮，官军引退，敬儿单马在后，贼不能抗。

山阳王休佑镇寿阳，求善骑射士，敬儿及襄阳俞湛应选。敬儿善事人，遂见宠，为长兼行参军。泰始初，随府转骠骑参军，署中兵，领军讨义嘉贼，与刘胡相拒于鹊尾洲，S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阳太守。

敬儿之为襄阳府将也，家贫，每休假辄佣赁自给。尝为城东吴泰家担水，通泰所爱婢。事发，将被泰杀，逃卖棺材中，以盖加上，乃免。及在鹊尾洲，S明帝云："泰以丝助雍州刺史袁顗为弩弦，党同为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财。"帝许之。至是收籍吴氏，唯家人裸身得出，僮役财货直数千万，敬儿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为妾。

后为越骑校尉，桂阳王事起，隶齐高帝顿新亭。贼矢石既交，休范白服乘舆劳楼下。敬儿与黄回白高帝求诈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办事，当以本州相赏。"敬儿相与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高帝密意，休范信之。回目敬儿，敬儿夺取休范防身刀斩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儿持首归新亭。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高帝置酒谓敬儿曰："非卿之功无今日。"

高帝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使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无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阳县侯。部伍泊沔口，敬儿乘舴艋过江，诣晋熙王燮。中江遇风船覆，左右丁壮者各泅水走，余二小史没船下　求敬儿救，敬儿两掖挟之，随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数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节，更给之。

至镇，厚结攸之，得其事□□馨赘叩郏□瘴薅□摹S钟?攸之司马刘攘兵情款。及苍梧废，敬儿疑攸之当因此起兵，密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只。敬儿乃为备。

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报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食讫，列仗于听事前斩之。集部曲。侦攸之下，当袭江陵。敬儿告变使至，高帝大喜，进号镇军将军，改督。

攸之至郢城败走，其子元琰与兼长史江乂、别驾傅宣等还江陵。敬儿军至白水，元琰闻城外鹤唳，谓是叫声，恐惧欲走。其夜，乂、宣开门出奔，城溃，元琰奔宠洲见杀。敬儿至江陵，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

物数千万，善者悉以入私，送台者百不一焉。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儿使楯擎之，盖以青伞，徇诸市郭，乃送建邺。进爵为公。

敬儿在雍州贪残，人间一物堪用，莫不夺取。于襄阳城西起宅，聚物货，宅大小殆侔襄阳。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置台。纲纪谏曰："此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

及齐受禅，转侍中、中军将军，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置佐史。高帝崩，遗诏加开府仪同三司。于家窃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则戏之，呼为褚彦回。敬儿曰："我马上所得，终不能作华林合勋也。"敬则甚恨焉。

初，敬儿微时，有妻毛氏，生子道门，而乡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儿悦之，遂弃毛氏而纳尚氏为室。及居三司，尚氏犹居襄阳宅。虑不复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S武帝，不蒙劳问。敬儿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惧。性好卜术，信梦尤甚，初　征荆州，每见诸将帅，不遑有馀计，唯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欻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由是不自测量，无知。又使于乡里为谣言，使小儿辈歌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开府，又望班剑，语人曰："我车边犹少班兰物。"

敬儿长自荒远，少习武事，既从容都下，又四方宁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以告所亲，言其妻初梦次梦，又言"今举体热矣"。阉人闻其言说之,事达武帝。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武帝疑有异志，永明元年，敕朝臣华林八关斋，于坐收敬儿。初，左右雷仲显常以盈满诫敬儿，不能从，至是知有变，抱敬儿泣，敬儿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误我。"及子道门、道畅、道休并伏诛，少子道庆见宥。后数年，上与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儿，悔杀之。

敬儿始不识书，及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初征为护军，乃潜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妾侍窃窥笑焉。将拜三司，谓其妻嫂曰："我拜后府开黄合。"因口自为鼓声。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于新林慈姥庙为妾祈子祝神，口自称三公，其鄙俚如此。

始其母于田中卧，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儿，故初名苟儿。又生一子，因苟儿之名复名猪儿。宋明帝嫌苟儿名鄙，改为敬儿，故猪儿亦改为恭儿，位正员郎，谢病归本县，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与居人不异。与敬儿爱友甚笃。及闻敬儿败，走入蛮。后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东武城人也。祖构，奉朝请。父系之，州别驾。

慧景少有志业，仕宋为长水校尉。齐高帝在淮阴，慧景与宗人祖思同时自结。及高帝受禅，封乐安县子，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为司州刺史。母丧，诏起复本任。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十年，为都督、豫州刺史。

郁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与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辅政，遣梁武帝至寿春安慰之。慧景密S送诚劝进。建武四年，为度支尚书，领太子左率。

东昏即位，为护军。时辅国将军徐世标专权号令，慧景备员而已。帝既诛戮将相，旧臣皆尽，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转不自安。及裴叔业以寿阳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将军，假节、侍中、护军如故。率军水路征寿阳。军顿白下将发，帝长围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楼上，召慧景骑进围内，无一人自随，裁交数言，拜辞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颈非复小竖等所折也。"子觉为直合将军，慧景密与之期。

时江夏王宝玄镇京口，闻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兴说之曰："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贤，江、刘、徐、沈，君之所见，身虽鲁、卫，亦不知灭亡何时。君今段之举，有功亦死，无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机不可失，今拥强兵，北取广陵，收吴、楚劲卒；身举州以相应，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闻言回应。

于时庐陵王长史萧寅、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慧景以宝玄事告恭祖。恭祖先无宿契，口虽相和，心实不同。还以事告寅，共为闭城计。寅心谓恭祖与慧景同，谓曰："废昏立明，人情所乐，宁可违拒。"恭祖犹执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闭门不　　敢出。慧景知其异己，泣数行而去。

中兵参军张庆延、明岩卿等劝慧景袭取广陵，及密遣军主刘灵运间

行突入。慧景俄系至，遂据其城。子觉至，仍使领兵袭京口。宝玄本谓大军并来，及见人少，极失所望，拒觉，击走之。恭祖及觉精兵八千济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斩觉以军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

觉等军器精严，柳暨⑸蜇□□任奖π□唬骸按藁ぞ□□?既重，乃诚可见，既已唇齿，忽中道立异。彼以乐归之F，乱江而济，谁能拒之。”于是登北固楼，并千蜡烛为烽火，举以应觉。帝闻变，以右卫将军左兴盛假节、督都下水陆F军。慧景停二日，便率大F一时俱济江，趣京口，宝玄仍以觉为前锋，恭祖次之，慧景领大都督为F军节度。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杀之。慧景称宣德皇后令，废帝为吴王。

时柳暠鹜票π□□ё?宝玄羽翼，不复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间，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犹豫未知所立，此声颇泄。暨9.ё媸挤∮诨劬啊S止ё嫒盎劬吧浠鸺□毡币?楼，慧景以大事垂定，后若更造，费用功多，不从其计。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恭祖深怀怨望。

先是，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自历阳步道征寿阳，帝遣密使告之。懿率军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济岸，顿越城举火，台城中鼓叫称庆。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军，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不许。恭祖请击义师，又不许。乃遣子觉将精甲数千人度南岸，义师昧旦进战，觉大败。慧景人情离沮。

恭祖顿军兴皇寺，于东宫掠得女妓，觉来逼夺，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与骁将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乃将腹心数人潜去， 欲北度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内出荡，杀数百人，慧景馀F皆奔。

慧景围城凡十二日，军旅散在都下，不为营垒。及走，F于道稍散，单马至蟹浦，投渔人太叔荣之。荣之故为慧景门人，时为蟹浦戍，谓之曰：“吾以乐赐汝，汝为吾觅酒。”既而为荣之所斩，以头内鱿篮中担送都。

恭祖者，慧景宗人，骁果便马遥□□□□耍□稻□□蟆?讨王敬则，与左兴盛军容袁文旷争敬则首，诉明帝曰：“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故文旷得斩其首。以死易勋而见枉夺。若失此勋，要当刺杀左兴盛。”帝以其勇健，谓兴盛曰：“何容令恭祖与文旷争功。”慧景平后，恭祖系尚方，少时杀之。觉亡命为道人，见执伏法。

觉弟偃，年十八便身长八尺，博涉书记，善虫篆，为始安内史，藏窜得免。和帝西台立，以为甯朔将军。中兴元年，诣公车尚书申冤，言多指斥，寻下狱死。

先是，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旧史裴叔业有传，事终于魏，今略之云。

论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终身名者，岂唯不任职事，亦以继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陈拔□芊桑□蚪彳□⑮烂髦□耍?身极鼎将，则建武、永明之朝。勋非往时，位踰昔等，礼授虽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乱，危亡虑及，举手扞头，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诚沦犯上之□□泄□鹩谕□郏□鲇质栌诖艘病?敬儿挟震主之勇，当鸟尽之运，内惑邪梦，□骊殛欤□渲良?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乱济乱，能无及乎。

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李安人 戴僧静 桓康 焦度 曹武吕安国 周山图 周盘龙

王广之

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叹曰："大丈夫处世，富贵不可希，取三将五校，何难之有。"随父在县，宋元嘉中，县被魏克，安人寻率部曲自拔南归。

明帝时，稍迁武卫将军，领水军讨晋安王子勋，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军主。摴蒱官赌，安人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时贫，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后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安人寻此人，不知所在。

后为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齐高帝在淮阴，安人遥相结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及桂阳王休范起事，安人遣军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军于葛桥。景素诛，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参军王回素为安人所亲，盗绢二匹。安人流涕谓曰："我与卿契阔备尝，今日犯王法，乃卿负我也。"于军门斩之，厚为敛祭，军府皆震服。转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时苍梧纵虐，齐高帝忧迫无计。安人白高帝，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高帝不许，乃止。

高帝即位，为中领军，封康乐侯。自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馀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纳之，故诏断F募。时王敬则以勋诚见亲，至于家国密事，上唯与安人论议。谓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复细览也。"

寻为领军将军。魏攻寿春至马头，诏安人御之，魏军退，安人沿淮进寿春。先是宋时亡命王元初聚党六合山，僭大号。自云垂手过膝。州郡讨不能禽，积十馀年。安人生禽之，斩建康市。　　高帝崩，遗诏加侍中。武帝即位，为丹阳尹，迁尚书左仆射。安人时屡S密谋见赏，又善结尚书令王俭，故世传俭S有此授。寻上表，以年疾求退，为吴兴太守。于家载米往郡，时服其清。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人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

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人寻卒，世以神为祟。謚肃侯。

子元履，幼有操业，甚闲政体，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参军。与王融游狎，及王融诛，郁林敕元履随右卫将军王广之北征，密令于北杀之。广之先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无过，甚拥护之。会郁林败死，元履拜谢广之，曰："二十二载，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赐也。"仕梁为吴郡太守，度支尚书，衡、广、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少有胆力，便弓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虏，后将家属叛还淮阴。齐高帝抚畜，常在左右。后于都私齎锦出，事发，系南兖州狱。高帝遣薛深饷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鱼腹中。僧静与狱吏饮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锁，发屋而出，归高帝。帝匿之斋内，以其家贫，年给谷千斛。

会魏军至，僧静应募出战，单刀直前。魏军奔退，又追斩三级。时天寒甚，乃脱衣，口衔三头，拍浮而还。

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静将腹心先至石头经略袁粲。时苏烈据仓城门，僧静射书与烈，夜缒入城。粲登城西南门，列烛火坐，台军至射之，火乃灭。回登东门，其党孙昙瓘骁勇善战，每荡一合，辄大杀伤，官军死者百余人。军主王天生殊死拒战，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坠城中，僧静率力攻仓门，手斩粲于东门，外军烧门入。以功除前军将军、甯朔将军。

高帝即位，封建昌县侯，位太子左卫率。武帝践阼，出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人令耕种，甚得荒情。后除南中郎司马、淮南太守。

永明八年，巴东王子响杀僚佐，武帝召僧静使领军向江陵。僧静面S上曰："巴东王年少，长史司马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今急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庐陵王中军司马、高平太守。卒，謚壮侯。

桓康，北兰陵承人也。勇果骁悍。宋大明中，随齐高帝为军容，从武帝在赣县。泰始初，武帝起义，为郡所絷，F皆散。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负置山中。及闸客萧欣祖等四十馀人相结，破郡狱，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战破之。随武帝起兵，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

后除襄贲令。桂阳王休范事起，康弃县还都就高帝。会事已平，除员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领军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一处作适，待明日夜。”康与高帝所养健儿卢荒、向黑于门间听得其语。明旦，王敬则将帝首至，扣府门。康谓是变，与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随高帝入宫。

高帝镇东府，除武陵王中兵、甯朔将军，带兰陵太守，常卫左右。高帝诛黄回，回时为南兖州，部曲数千，欲收恐为乱，召入东府，停外斋，使康数回罪，然后杀之。时人为之语曰：“欲俯张，问桓康。”除后军将军、直合将军、南濮阳太守。

建元元年，封吴平县侯。高帝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正欲与卿先共灭虏耳。”三年，魏军动，康大破魏军于淮阳。武帝即位，卒于骁骑将军。

焦度字文绩，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难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杨难当，度父明与千余家随居襄阳，乃立天水郡略阳县以居之。

度少有气干，便弓马。孝武初，青州刺史T师伯出镇，台差度领幢主送之，与魏豹皮公遇，交槊斗，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装马，手杀数十人。师伯S孝武，称度气力弓马并绝人，帝召还充左右。见度形状，谓师伯曰：“此真健人也。”

补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随镇江州。子勋起兵，以度为龙骧将军。为前锋，所向无不胜。事败，逃宫亭湖为贼。朝廷闻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之。景文以为己镇南参军，领中军直兵，厚待之。

随景文还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劝景文拒命，景文不从，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补晋熙王燮防合，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为赞前军参军。沈攸之事起，转度中直兵。齐高帝又使假度辅国将军、屯骑校尉，转右将军。

度容貌壮丑，皮肤若漆，质直木讷，口不能出言。晋熙王夹毂主周彦与度俱在郢州，彦有左右人与度父同名，彦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积忿，呵责彦曰：“汝知我讳‘明’，而恒呼明，何也！”

及在郢城，尤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F至夏口，将直下都，留偏兵守

郢而已。度于城楼上肆言骂辱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度亲力战，攸之F蒙楯将登，度令投以秽器，贼F不能冒，后呼此楼为焦度楼。事甯，度功居多，封东昌县子、东宫直合将军。还都，为贵戚追M郢城时褰露秽亵之事，其戆如此。

为人朴涩，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见，竟不涉一语。帝以其不闲政事，竟不用。后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辞，亲人授之辞百余言，度习诵数日，皆得上口。会高帝履行石头城，度于大F中欲自陈，临时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S公，度S公，度无食。"帝笑曰："卿何忧无食。"即赐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性好酒，醉辄暴怒，上常使人节之。年虽老而气力如故，除游击将军，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头。齐高帝镇东府，使武与戴僧静各领白直三百人。后为屯骑校尉，带南城令。石头平，封罗江县男。及高帝受禅，改封监利县。武帝即位，累迁骁骑将军。帝以虎头名鄙，敕改之。郁林即位，进号前将军。隆昌元年，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进爵为侯。东昏即位，为前将军、镇军司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武领军屯青溪大桥，事甯，转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武形干甚毅，善于诱纳。晚节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皆厚轮大郭，他物称是，马八百匹。仆妾蔬食，膳无膏腴。尝为梅虫儿、茹法珍设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华，虫儿等因是欲 诬而夺之。

人传武每好风景，辄开库招拍张武戏。帝疑武旧将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遇诛。及收兵至，叹曰："诸人知我无异意，所以杀我，政欲取吾财货伎女耳。恨令F辈见之。"诸子长成者皆见诛，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系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

武虽武士，颇有知人鉴。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阳，于时崔方贵盛，武性俭啬，无所饷遗，独馈梁武，谓曰："卿必大贵，我当不及见，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钱物并好马。时帝在戎多乏，就武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监二年，帝忽梦如田塍下行，两边水深无底，梦中甚惧。忽见武来负，武帝得过，曰："卿今为天下主，乃尔忘我顾托之言邪？我儿饥寒无依，昔所换十七万，可还其市宅。"帝觉，即使主书送钱还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并蒙抽擢，三二年间，?大郡。

世宗性严明，颇识兵势，末遂封侯富显。历位太子左卫率，卒，赠

左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諡曰壮侯。

吕安国，广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将领见任，隐重有干局，为刘勉所称。泰始二年，为勉军副，征殷琰，以功封锺武县男。累迁兖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齐高帝以安国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进爵为侯，转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后改封湘乡侯。武帝即位，累迁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瘩耷□梗□匕掠毯?不称，当为朱衣官也。"历都官尚书，太子左率，领军将军。安国累居将率，在朝以宿旧见遇。寻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给扶。永明八年卒，諡肃侯。

周山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也。家世寒贱，年十五六，　　气力绝F，食噉恒兼数人。乡里猎戏集聚，常为主帅，指麾处分皆见从。不事#业，恒愿为将，虽勇健而不闲弓马。于书题甚拙，谨直少言，不尝说人短长。与人周旋，皆白首不异。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军至瓜步，台符取健儿，山图应募，领白衣队主。军功除员外郎，加振武将军。及镇军将军张永侵魏，山图领二千人迎运至武原，为魏军所追，合战多伤杀，魏军称其勇，呼为武原将。及永军大败，山图收散卒，守下邳城。还除给事中、冗从仆射、直合将军。

山图好酒多失，明帝数加怒诮，后遂自改。累迁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还官。迁左中郎将。

齐高帝辅政，山图密S沈攸之久有异图，宜为之备。帝笑而纳之。攸之事起，武帝为西讨都督，S山图为军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图量其形势。山图曰："攸之为人，性度险刻，无以结固士心。如顿兵坚城之下，适所以为离散之渐耳。"及攸之败，高帝谓曰："周公前言，可谓明于见事矣。"

建元元年，封晋兴县男。武帝践阼，迁竟陵王镇北司马，带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旧，出入殿省，甚见亲信。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山图S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为。"

转黄门郎，领羽林监四厢直卫。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上

谓曰：“卿罢万人都督而轻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备不虞。”及疾，上手敕问疾。寻卒，年六十四。

周盘龙，北兰陵人也。胆气过人，尤便弓马。宋泰始中，以军功封晋安子。元徽二年，桂阳构难，盘龙时为冗从仆射，随齐高帝顿新亭。稍至骁骑将军，改封沌阳侯。

高帝即位，进号右将军。建元元年，魏攻寿春，以盘龙为 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闻之喜，下诏称美，送金钗以二十枚与其爱妾杜氏。手敕曰：“饷周公阿杜。” 明年，魏攻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辞于王俭曰：“今段之行，必以死报。衡门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当得一子。”俭问其故，答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便为孝子；孝子则门加素垩，世子则门施丹赭。”至是买被围，上遣领军将军李安人救之，敕盘龙率马步下淮阳就李安人。买与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起手中忽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首见斩，犹尸据鞍奔还军然后僵。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馀人陷阵，魏军万余骑张左右翼围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撸□北?魏阵，自称“周公来”。魏人素畏盘龙骁名，莫不披靡 。时奉叔已大杀魏军，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东西触击，魏军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骑萦搅数万人，魏军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而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永明五年，为大司马，加征虏将军、济阳太守。武帝数讲武，尝令盘龙领马军，校骑骋摺：笠约玻?光禄大夫。

寻出为兖州刺史，进爵为侯。角城戍将张蒲与魏潜通，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魏人直向城东门，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坐寻奏重定，加领东平太守。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

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生耳。”寻病卒，年七十九。

子奉叔，勇力绝人，少随盘龙征讨，所在暴掠。为东宫直 合将军。郁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进，及即位，与直合将军曹道刚为心膂。奉叔善骑马，帝从其学骑，尤见亲宠，得入内，无所忌惮。陵轹朝士，就司空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

斛并金铪等物。敬则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径前，从者执单刀皆半拔，敬则跣走入内。既而自计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顾？”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释。与綦母珍、曹道刚、朱隆之共相唇齿，煽弄威权 。奉叔常翼单刀二十口，出入禁闱，既无别诏，门卫莫敢诃。每语人云：“周郎刀不识君。”求武帝御角及舆，并求御仗以给左右。事无不从。又求黄门郎，明帝作辅，固执不能得，乃令萧谌、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镇，树腹心。又说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纳其言。隆昌元年，出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户侯，帝许之。明帝以为不可。忽谓萧谌曰：“若不能见与千户侯，不复应减五百户；不尔，周郎当就刀头取办耳。”既而封曲江县男，奉叔大怒，于F中攘刀，厉目切齿。明帝说谕乃受。及将之镇，明帝虑其不可复制，因其早入，引往后堂，执送廷尉尽之。

王广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马，便捷有勇力。初为马队主，随刘勉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为寇。勉宣令军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赏之。广之曰：“若得将军所乘马，判能制之。”勉幢主皇甫肃谓勉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可斩。”勉曰：“观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马与之。及行，合肥果拔，勉大赏之，即擢为军主。广之于勉前谓肃曰：“节下若从卿言，非唯斩壮士，亦自无以平贼。卿不赏才乃至此邪！”广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肃有学术，善举止，广之亦雅相推慕。勉亡后，肃更依广之，广之盛相赏接，S武帝以为东海太守，不念旧恶如此。

广之后以征伐功，位给事中、冠军将军，改封宁都县子。齐高帝废苍梧，出广之为徐州刺史、锺离太守。沈攸之事起，广之留都下，豫平石头，仍从高帝顿新亭。高帝诛黄回，回弟驷及从弟马、兄子奴亡逸。高帝与广之书曰：“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S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其S闻，政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S依法。”令广之于江西搜捕驷等。

建元元年，进爵为侯。武帝即位，累迁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前军将军。延兴元年，为豫州刺史，豫废郁林。后拜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进应城县公。建武中，位侍中、镇军将军，给扶。后卒，赠车骑将军，諡壮公。

子珍国字德重，仕齐为南谯太守，有能名。时郡境苦饥，乃发米散财以振穷乏。高帝手敕云：“卿爱人活国，甚副吾意。”

永明初，迁桂阳内史，讨捕贼盗，境内肃清。罢任还都，路经江州，刺史柳世隆临渚饯别，见珍国还装轻素，叹曰　　：“此真良二千石也,”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武帝雅相知赏,谓其父广之曰：“珍国应堪大用，卿可谓老蚌也。”广之曰　：“臣不敢辞。”帝大笑　。帝每叹曰：“晚代将家子弟如珍国者少矣。”累迁游击将军，父忧去职。

建武末，魏军围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涡阳，以为声援，起珍国为辅国将军助焉。魏将杨大眼大F奄至，叔业惧，弃军走。珍国率其F殿，故不至大败。及会稽太守王敬则反，珍国又率F拒之。永元中，为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梁武起兵，东昏召珍国以F还都，使出屯朱雀门，为王茂所败。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镜献诚于梁武帝，帝断金以报之。时侍中、卫尉张稷都督F军，珍国潜结稷腹心张齐要稷，稷许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国引稷于卫尉府勒兵入自云龙门，杀东　　昏于内殿，与稷会尚书仆射王亮等于西锺下，使国子博士范云等奉东昏首归梁武。

后因侍宴，帝曰：“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珍国曰：“黄金谨在臣肘，不敢失坠。”历位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封滠阳侯。迁都官尚书。初，珍国自以废杀东昏，意望台鼎。先是出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郁怏，酒后于坐S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惊曰：“卿若哭东昏则已晚，若哭我，我复未死。”珍国起拜谢，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方有此进。　天监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锺离，帝遣珍国为援，因问讨贼方略。对曰：“臣常患魏F少，不苦其多。”武帝壮其言，乃假节与F军同赴。魏军退，班师。又出为南秦、梁二州刺史，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珍国步道出魏兴，将袭之，不果，遂留镇焉。改封宜阳县侯，累迁丹阳尹。卒，赠车骑将军，謚曰威。子僧度嗣。

张齐字子向，冯翊郡人。少有胆气。初事荆州司马垣历生，历生酗酒，遇下严酷，不礼之。及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齐复从之，甚见重，以为腹心。齐尽心事稷，稷为南兖州，擢为府中兵参军。

梁武帝起兵，东昏征稷归，都督宫城诸军事。齐夜引珍国就稷，齐手自执烛定谋。明旦与稷、珍国即东昏于殿内，齐手杀焉。武帝受禅，封齐安昌侯，位历阳太守。齐手不知书，目不识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天监四年，魏将王足攻蜀，围巴西，帝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未至，足退。齐进戍南安，迁巴西太守。

初，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镇草创，皆仰益州取足。齐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

十一年，进假节，督益州外水诸军。齐在益部累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其居军中，能身亲劳辱，与士卒同勤苦，自顿舍城垒皆委曲得其便。调给衣粮资用，人无困乏。既为物情所归，蛮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

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历南梁州刺史。迁信武将军、征西鄱阳王司马、新兴永甯二郡太守，未发卒，謚曰壮。

论曰：宋氏将季，乱离日兆，家怀逐鹿，人有异图。高帝观衅深视，将符兴运。李安人、戴僧静、桓康、焦度、曹武、吕安国、周山图、周盘龙、王广之等，或早见诚款，或备尽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荣宠，夫岂徒然，盖亦验人心之有归，乐推之非妄也。语云："勇而无礼则乱。"观夫奉叔取进之道，不亦几于乱乎 。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国明镜虽在，而断金莫验，报骂之义，理则宜然，台辅之冀，其何爽也。张齐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绩宣所莅，其殆优也。

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苏侃 虞悰 胡谐之 虞玩之 刘休 江祏

齐高帝镇淮阴，伯玉为高帝冠军刑狱参军。高帝为宋明帝所疑，被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见平泽有群鹤，仍命笔咏之曰：“八风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劝高帝遣数十骑入魏界，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界上，高帝以闻 。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复本任。由是见亲待。高帝有故吏东莞竺景秀尝以过系作部，高帝谓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数往候之，备加责诮，云‘若许某自新，必吞刀刮肠，饮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释之，卒为忠信士。

后随高帝还都，除奉朝请。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罢广兴还，立别宅，遣人于大宅掘树数株，伯玉不与，驰以闻。高帝善之。高帝为南兖州，伯玉从转镇军中兵参军，带广陵令。初，高帝在淮阴，伯玉假还广陵，梦上广陵城南楼，上有二青衣小儿语伯玉云：“草中肃，九五相追逐。”伯玉视城下人头皆有草。泰始七年，又梦高帝乘船在广陵北渚，两腋下有翅不舒。伯玉问何当舒，帝曰：“却后三年。”伯玉梦中自谓是咒师， 凡六唾咒之，有六龙出，两腋下翅皆舒，还复敛。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阳，威名大震，五年而废苍梧，谓伯玉曰：“卿梦今且效矣。”

升明初，仍为高帝骠骑中兵参军，带济阳太守。霸业既建，伯玉忠勤尽心，常卫左右，加前将军，大见委信。齐建元元年，封南丰县子，为豫章王司空谘议，太守如故。

时武帝在东宫，自以年长，与高帝同创大业，朝事大小悉皆专断，多违制度。左右张景真偏见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骁骑将军陈胤叔先已陈景真及太子前后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后，密S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宠，政以武帝长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故武帝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东还，遣文惠太子、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杀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闻。武帝忧惧，称疾月馀日。上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S请往东宫以慰太子。高帝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往东宫，命装束。又敕太官设馔，密遣人报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舆，高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以衣高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召诸王宴饮，因游玄圃

园。长沙王晃捉华盖，临川王映执雉尾扇，闻喜公子良持酒枪，南郡王行酒，武帝与豫章王嶷及敬则自捧肴馔。高帝大饮，赐武帝以下酒，并大醉尽欢，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则，则东宫殆废。

高帝重伯玉尽心，愈见信任，使掌军国密事，权动朝右。每暂休外，轩盖填门。尝遭母忧，成服日，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共载吊之。五更便巾车，未到伯玉宅二里许，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彦回、卫军王俭俱进继后方得前，又倚听事久之。中诏遣中书舍人徐希秀断哭止客，久方得　吊。比出，二人饥乏，气息惙然，切齿形于声貌。明日入宫，言便云："臣等所见二宫门及斋合方荀伯玉宅，政可设雀罗。"续复言："外论云，千敕万令，不如荀公一命。"

武帝深怨伯玉，高帝临崩，指伯玉以属武帝。武帝即位，伯玉忧惧。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崇祖田业在江西，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与崇祖并见诬伏诛，而胤叔为太子左率。吕文显叹曰："伯玉能谋太祖而不能自谋，岂非天哉。"

初，伯玉微时，有善相墓者谓其父曰："君墓当出暴贵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后遂出家为尼。伯玉卒败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孙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护，州秀才。

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年十八，为都昌令，随青州刺史垣护之入尧庙，庙有苏侯神偶坐。护之曰："唐尧圣人而与苏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尧庙重去四凶。"由是诸杂神并除。

齐高帝在淮阴，祖思闻风自结，为上辅国主簿，甚见亲待，参豫谋议　。宋朝初议封高帝为梁公，祖思S高帝曰："谶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自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

高帝既为齐王，置酒为乐，羹脍既至，祖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脍吴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鳦鱠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蓴羹，岂关鲁、卫。"帝甚悦，曰："蓴羹故应还沈。"

帝之辅政，F议将加九锡，内外皆赞成之，祖思独曰 ：“公以仁恕匡社稷，执股肱之义。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帝闻而非之，曰：“祖思远同荀令，岂孤所望也。”由此不复处任职之官，而礼见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参访朝臣，光禄大夫垣闳曰：“身受宋氏厚恩，复蒙明公眷接，进不敢同，退不敢异。”祖思又曰：“公退让诚节，故宜受之以礼。”次问冠军将军崔文仲，文仲问崇祖曰：“卿意云何？”对曰：“圣人云‘知几其神’。又云‘见几而作’。”文仲抚髀曰：“政与吾意同。”崇祖具说之。及帝受禅，闳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给事中、黄门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S陈政事，以为：“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宜太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又曰：“刘备取帐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阜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折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钕□⑽逭蹬烫一□追梗□笾傥娜傲?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 。琼簪玉笏，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车蓬馆，高以殊等，驰禽荒色，长违清编，则调风变俗，不俟终日。”又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汉来习律有家，子孙并传其业。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馀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费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锺籲羽戚登歌而已。”上诏报答。

后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谦卑下士，言议未尝及时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几卒，上深加叹惜。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悬一蒲鞭而未尝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为立祠。

子元祖有学行，好属文，仕至射声校尉。武帝取为延昌主帅。从驾至何美人墓，上为悼亡诗，特诏元祖使和，称以为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蒋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来必令模写宫掖，未可令反。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 元祖历位骁骑将军，出为东海太守。上每思之，时节恒赐手敕，赏赐有加。时

青州刺史张冲S：“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而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书奏见从。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阳县子，在政为百姓所惧。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徙封随县。尝献高帝缠须绳一枚，上纳受。后卒于汝阴太守，赠徐州刺史，諡襄子。苏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护，本郡太守。父端，州中从事。

侃涉猎书传，薛安都反，引侃为其府参军，使掌书记。侃自拔南归，齐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结。高帝镇淮阴，取为冠军录事参军。

时高帝在兵久见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

宝纬紊宗，神经淡序，德晦河、晋，历宣江、楚。云雷兆壮，天山繇武。直发指秦关，凝精越汉渚。秋风起，塞草衰，鵰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星严海净，月澈河明，清晖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厉，羽J晨征。斡晴潭而　怅泗，枻松洲而悼情。兰涵风而写艳，菊笼泉而散英。曲绕首燕之叹，吹轸绝越之声。欷园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馀馨。青关望断，白日西斜，恬源靓雾，垄首晖霞。戒旋鷁，跃还波。情绵绵而方远，思褭褭而遂多。粤击秦中之筑，因为塞上之歌。歌曰：朝发兮江泉，日夕兮陵山。惊飙兮瀚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云聚，楚旆兮星悬。愁墉兮思宇，恻怆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鉴，审雕陵之迷泉。悟樊笼之或累，怅遐心以栖玄。侃达高帝此旨，更自勤厉，遂见委以府事，深被知待。桂阳之难，帝以侃为平南录事，领军主，从顿新亭，使分金银赋赐将士。后为帝太尉谘议。侃事高帝既久，备悉起居，乃与丘巨源撰萧太尉记，载帝征伐之功。封新建县侯。

齐台建，为黄门郎，领射声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圣皇瑞命记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諡质侯。

虞悰字景豫，会稽余姚人也。祖啸父，晋左户尚书。父秀之，黄门郎。

悰少以孝闻，父病不欲见人，虽子弟亦不得前，时悰年十二三，昼夜伏户外问内竖消息。问未知，转呜咽流涕，如此者百馀日。及亡，终丧日唯食麦鉡二枚。仕宋位黄门郎。宋明帝诛山阳王休佑，至葬日，寒

雪厚三尺，故人无至者，唯悰一人来赴。　　初，齐武帝始从宦，家尚贫薄，悰数相分遗。每行必呼帝同载，帝甚德之。齐建元初，为太子中庶子，累迁豫章内史。悰家富于财而善为滋味，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悰曰　：“肴羞有所遗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黄颔臛，恨无之。”累迁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庙，悰朱衣乘车卤簿，于宣阳门外入行马内驱逐人，被奏见原。上以悰布衣之旧，从容谓悰曰：“我当令卿复祖业。”转侍中，朝廷咸惊其美。　　迁祠部尚书。武帝幸芳林园就悰求味，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舆，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诸饮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后体不快，悰乃献醒酒鲭鮓一方而已。

郁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于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领职。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捶咸熳樱□煜缕裼写死硪□俊毖有嗽□辏□煊揖□C鞯?立，悰称疾不陪位。帝使尚书令王晏齎废立事示悰，以悰旧人，引参佐命。悰谓晏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匡赞惟新乎，不敢闻命。”因恸不自胜。朝议欲纠之，仆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F议乃止。

悰称疾笃还东，诏赐假百日。转给事中、光禄大夫，寻加正员常侍，卒。悰性敦实，与人知识，必相存访，亲疏皆有终始，世以此称之。

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书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

谐之仕宋为邵陵王左军谘议。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

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

永明五年，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谐之风采瑰润，善自居处，兼以旧恩见遇，朝士多与交游。六年，迁都官尚书。上欲迁谐之，尝从容谓曰：“江州有几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

谐之有识具，每朝廷官缺及应迁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

悰以此称服之。既居权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患之，谓使曰：“马非狗子，那可得为应无极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时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称疾推迁不时还。谐之言于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险固，聚F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不问，谐之又言：“见兽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赐死。

十年，谐之转度支尚书，领卫尉。明年卒，諡肃侯。

柏年本梓潼人，土断属梁州华阳郡。初为州将，刘亮使出都谘事，见宋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所居廉让之间。”帝嗟其善答，因见知。历位内外，终于梁州刺史。虞玩之字茂瑶，会稽余姚人也。祖宗，晋尚书库部郎。父玫，通直常侍。

玩之少闲刀笔，泛涉书史。仕宋为乌程令。路太后外亲朱仁弥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诉孝武，坐免官。

元徽中，为尚书右丞。齐高帝参政，与玩之书曰：“张华为度支尚书，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阙，吾贤居右丞，已觉金粟可积也。”玩之上表，陈府库钱帛，器械役力，所悬转多，兴用渐广，虑不支岁月。朝议优报之。高帝镇东府，朝廷致敬，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刀?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高帝咨嗟，因赐以新屐。玩之不受。帝问其故，答曰：“今日之赐，恩华俱重，但蓍簪弊席，复不可遗，所以不敢当。”帝善之。拜骠骑谘议　参军。霸府初开，宾客辐凑，高帝留意简接。玩之与乐安任遐俱以应对有席上之美，齐名见遇。玩之迁黄门郎。

先时，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与骁骑将军傅坚意检定之。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自顷甿俗巧蓿□酥燎宰14.粑唬□烈啄暝拢□鏊鹑□矗□?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约之以刑，则人抟言叮□羲缰□缘拢□蚴lげ形匆住V钕筒⑸蠲髡□澹□?献嘉谋。”玩之表言便宜，多见采纳。于是朝廷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既连年不已，货贿潜通，百姓怨望。

富阳人唐宇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宇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永明二年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藁峄□□?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朝廷遣禁兵东讨，至钱唐，一战便散，禽斩宇之。进兵平诸郡县，台军乘胜，百姓颇被强夺。军还，上闻之，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天福善马撸?诸将法，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许之。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王俭举员外郎孔魁使魏，玩之言论不相饶，逖、俭并恨之。至是，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中丞刘休与亲知书曰："虞公散发海隅，同古人之美，而东都之送，殊不蔼蔼。"

玩之归家数年卒，其后员外郎孔瑄就俭求会稽五官。俭方盥，投皁荚于地曰："卿乡俗恶，虞玩之至死烦人。"

刘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为驸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为湘东国常侍，不为帝所知。袭祖封南乡侯。友人陈郡谢俨同丞相义宣反，休坐匿之，被系尚方。孝武崩乃得出。

泰始初，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当胜，静处不预异谋。休之系尚方也，尚方令吴喜爱其才，后投吴喜，为喜辅师府录事参军。喜进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阳王征北参军。

帝颇有好尚，尤嗜饮食。休多艺能，爰至鼎味，莫不闲解，遂见亲赏，长直殿内。后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无不如占。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断之，何如？"彦远率尔从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皁荚扫帚，以此辱之。其见亲如此。

寻除员外郎，领辅国司马，中书通事舍人，带南城令。后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谈政体，而在郡无异绩。齐建元初，为御史中丞。顷之S言："宋世载祀六十，历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于臣叨滥，宜请骸骨。"四年，出为豫章内史，卒。

宋末，造指南车，高帝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又元嘉

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轻，不复见贵。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业，济阳考城人也。祖遵，宁朔参军。父德麟，司徒右长史。祏姑为齐高帝兄始安贞王道生妃，追諡景皇后，生齐明帝。祏少为明帝所亲，恩如兄弟。明帝为吴兴，以祏为郡丞。后除通直郎，补南徐州别驾。明帝辅政，委以腹心，引为骠骑谘议参军，领南平昌太守。

时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说明帝以君臣大节，明帝转　　顾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志，常秘不传，既而祏劝帝出以示人。晋寿太守王洪范罢任还，上袒示之曰："人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之。"洪范曰："公日月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上大悦。会直后张伯、尹瓒等屡谋窃发，祏忧虞无计，每夕辄托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议定，加祏甯朔将军。

明帝为宣城王，太史密奏图纬云："一号当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复何所望。"及即位，迁守卫尉，安陆县侯。祏祖遵以后父赠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赠光禄。　建武二年迁左卫将军，掌甲仗廉察。四年，转太子詹事。祏以外戚亲要，权冠当时。魏军南伐，明帝欲以刘暄为雍州。暄时方希内职，不愿远役，投于祏。祏谓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踬，今为雍州，傥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谓曰："今使卿为雍州，阃外一以相委。"祏既见任，遂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侄有恩。

永泰元年，明帝寝疾，转祏侍中、中书令，出入殿省。及崩，遗诏转尚书左仆射，祏弟卫尉祀为侍中，皇后弟刘暄为卫尉，与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萧坦之等辅政。诫东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过此自览，勿复委人。"及即位，祏参掌选事。明帝虽顾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动止关谘。

永元元年，领太子詹事，刘暄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夺。萧坦之虽时有异同，而祏坚意执制，帝深忌之。孝嗣谓祏曰："主上稍有异同，讵可为相乖反？"祏曰："但以见付，必无所忧。"左右小人会稽茹法珍、吴兴梅虫儿、东海祝灵勇、东冶军人俞灵韵、右卫军人丰勇之等，并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群小切齿。

帝失德既彰，祏议欲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用看。"妃索煮肫，帐下谘

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之情。”暄闻之亦不悦。至是不同祏议，欲立建安王宝寅。密谋于遥光，遥光自以年长，属当鼎命，微旨动祏。祏弟祀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迟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于青溪桥道中刺杀暄。昙庆见暄部伍人多，不敢发。事觉，暄告祏谋，帝处分收祏兄弟。祀时直在殿内，疑有异，遣信报祏曰：“刘暄似有谋，今作何计？”祏曰：“政当静以镇之。”俄而召祏入见，停中书省 。先是，直斋袁文旷以王敬则勋当封，祏执不与。帝使文旷取祏，以刀环筑其心，曰：“复能夺我封不？”祏、祀同日见杀。祏任寄虽重，而不忘财利，论者以此少之。

祏等既诛，帝恣意游走，单骑宾士，谓左右曰：“祏常禁吾骑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祏亲亲馀谁，答曰：“江祥今犹在冶。”乃于马上作敕，赐祥死。

祀字景昌，历位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字伟卿，年十二，闻收至，谓家人曰：“伯既如此，无心独存。”赴井死。

刘暄字士穆，彭城人。及闻祏等戮，眠中大惊，投出户外。问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还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遥光事起，以讨暄为名。事平，暄迁领军将军，封平都县侯。其年，茹法珍、梅虫儿、徐世标谮暄有异志。帝曰：“领军是我舅，岂应有此？”世标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灭害都尽，舅复焉可信。”乃诛之。

暄为人性软弱，当轴居政，每事让江祏，群弟不得进官。死之日，皆怨之。

和帝中兴元年，赠祏卫将军，暄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祀散骑常侍、太常卿。

论曰：“君老不事太子”，义烈之遗训也，欲夫专心所奉，在节无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诛夷，有以验“行之惟艰”，且知齐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兖，将兴霸业，崔、苏睹微知着，自同奔走。虞悰笥饵之恩，谐之心腹之寄，并得攀光日月，亦各时运之所跻乎。玩之臧否之尤，着在悬车之日，是知嗣宗所诫，盖亦远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时，

竟蹈龙逢之血，“人之多僻”，盖诗人所深惧也。

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八

陆澄 陆慧晓 陆杲

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议皇后讳班下应依旧称姓。左丞徐爰案司马孚议皇后不称姓，春秋逆王后于齐，并不言姓。澄以意立议，坐免官，白衣领职。

郎官旧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凡至千数。后兼左丞。

泰始六年，诏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与仪曹郎丘仲起议："服冕以朝，实着经文，秦除六冕，汉明还备。魏、晋以来，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礼绝群后，宜遵圣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迁御史中丞。

齐建元元年，骠骑谘议沈宪等家奴客为劫，子弟被劾，宪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纠，请免澄官。上表自理，言旧例无左丞纠中丞之义。诏外详议。尚书令褚彦回检宋以来左丞纠正而中丞不纠免官者甚F，奏澄"謏闻肤见，贻挠后昆，上掩皇明，下笼朝议。请以见事免澄所居官"。诏澄以白衣领职。

永明元年，累迁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尚书令王俭谓之曰："昔曹志、缪悦为此官，以君系之，始无惭德。"俭尝　问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闼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扣以集F，相传至今。"又与俭书陈："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　。今若弘儒，郑注不可废。并言左氏杜学之长。谷梁旧有麋信，近益以范宁，不足两立。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F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

俭答曰："易体微远，实贯群籍，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谷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谓曰："仆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位已高。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

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十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旧物夺将去。

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给事中，寻领国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详视器底有字，彷佛可识，如澄所言。

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未拜，卒，謚静子。

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

澄弟鲜，得罪宋世，当死。澄于路见舍人王道隆叩头流血，以此见原。扬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买券。澄为中丞，测遂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陆慧晓字叔明，吴郡吴人，晋太尉玩之玄孙也。自玩至慧晓祖万载，世为侍中，皆有名行。慧晓伯父仲元，又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父子真，仕宋为海陵太守。时中书舍人秋当见幸，家在海陵，假还葬父，子真不与相闻。当请发人修桥，又以妨农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赏之。王僧达贵公子孙，以才傲物，为吴郡太守，入昌门曰：“彼有人焉。顾琛一公两掾，英英门户；陆子真五世内侍，我之流亚。”子真自临海太守眼疾归，为中散大夫，卒。

慧晓清介正立，不杂交游，同郡张绪称之曰：“江东裴、乐也。”初应州郡辟，举秀才，历诸府行参军，以母老还家侍养，十馀年不仕。

齐高帝辅政，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踰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

高帝表禁奢侈，慧晓撰答诏草，为帝所赏，引为太傅东合祭酒。齐建元初，迁太子洗马。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

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

慧晓与张融并宅，其间有池，池上有二株杨柳。点叹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让。”及武陵王晔守会稽，上为精选僚吏，以慧晓为征虏功曹，与府参军沛国刘璡同从述职。璡清介士也，行至吴，谓人曰：“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其间有水，此必有异味。”故命驾往酌而饮之。曰：“饮此水，则 鄙吝之萌尽矣。”

何点荐慧晓于豫章王嶷，补司空掾，加以恩礼。累迁安西谘议、领冠军录事参军。

武帝第三子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帝称其小名谓司徒竟陵王子良曰：“乌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为行事，无以压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晓为长史、行事。别帝，问曰：“卿何以辅持庐陵？”答曰：“静以修身，俭以养性。静则人不扰，俭则人不烦。”上大悦。

后为司徒右长史。时陈郡谢朏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前世谁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来少见其比。”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

寻迁西阳王征虏、巴陵王后军、临汝公辅国三府长史，行府州事。复为西阳王左军长史，领会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为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晓历辅五政，立身清肃，僚佐以下造诣，必起送之。或谓慧晓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长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征黄门郎，未拜，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与申好，慧晓不纳。吏曹都令史历政来谘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主书单景隽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谓景隽曰：“六十之年，不复能谘都令史为吏部郎也。上若谓身不堪，便当拂衣而退。”帝甚惮之。后欲用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为晋安王镇北司马、征北长史、东海太守，行府州事。入为五兵尚书，行扬州事。崔慧景事平，领右军将军。出监南　　徐州。朝议又欲以为侍中，王亮曰：“济、河须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镇南兖州。”王莹、王志皆曰：“侍中弥须英华，方镇犹应有选者。”亮曰：“角其二者，则貂璫

缓，拒寇切。当今朝廷甚弱，宜从切者。”乃以为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镇，俄尔以疾归。卒，赠太常。

三子：僚、任、倕并有美名，时人谓之三陆。初授慧晓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让表，辞并雅丽，时人叹伏。僚学涉子史，长于微言。美姿容，须眉如画。位西昌侯长史、蜀郡太守。倕字佐公，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岁。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幼为外祖张岱所异。岱尝谓诸子曰：“此儿，汝家阳元也。”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英俊，倕预焉。

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以赠昉，昉因此名以报之。及昉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燕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迁临川王东曹掾。

梁武帝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又诏为石阙铭，敕褒美之，赐绢三十匹。累迁太常卿，卒。子缵早慧，七岁通经，为童子郎，卒。次缅，有似于倕，一看殆不能别。

缮字士繻，倕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缮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掌东宫管记。魏平江陵，缮微服遁还建邺。

绍泰元年，除司徒右长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终，固辞。陈武帝作辅，为司徒司马。及受命，位侍中。出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征为中庶子，领步兵校尉，掌东宫管记。缮仪表端　　丽，进退闲雅，趋步蹑履，文帝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

后复拜御史中丞，犹以父所终，固辞，不许，乃权换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历度支尚书，侍中，太子詹事，尚书右仆射。寻迁左仆射，参掌选事。别敕与徐陵等七人参议政事。卒，赠特进，謚曰安子。以缮东宫旧臣，特赐祖奠。

缮子辩慧，年数岁，诏引入殿内，进止有父风，宣帝因赐名辩慧字敬仁。缮兄子见贤亦方雅，位少府卿，卒。闲字遐业，慧晓兄子也。有风概，与人交不苟合，少为同郡张绪所知。仕至扬州别驾。齐明帝崩，闲谓所亲人曰：“宫车晏驾，百司将听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

难将至矣。”乃感心疾，不复预州事。

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作乱，或劝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可逃死。”台军攻陷城，闲以纲佐被收，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S闲不预逆谋。未及报，徐世标命杀之。闲四子：厥、绛、完、襄也。绛字魏卿，时随闲，抱颈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齐永明九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顾暠之表荐厥，州举秀才。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 。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厥与约书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T、谢去之弥远。”大旨 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F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于玄黄，擿句着其音律也 。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闇，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妥怗之谈，操末续巅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着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闇，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

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约答曰：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 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髣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S，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焕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

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着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而不修容仪。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无复坐处，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侧。慧超不能平，乃骂曰：“那得此道人，禄蔌似队父唐突人。”因命驱之。斌笑曰：“既有叙勋僧正，何为无队父道人。”不为动。而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皆属目。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闲被诛，厥坐系尚方。寻有赦，厥感恸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于世。

时有会稽虞炎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骁骑将军。

襄字师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赵卿，有奏事者误字为襄，梁武帝乃改为襄字师卿。

天监三年，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起家着作佐郎。后昭明太子统闻襄业行，S武帝引与游处。自庐陵王记室除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并掌管

记。出为扬州中从事，以父终此官，固辞。武帝不许，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

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将八十，与萧琛、傅昭、陆杲每月常遣存问，加赐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时冬月，日又逼暮，求索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剂。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所致。

后为太子家令，复掌管记，母忧去职。襄年已五十，毁顿过礼，太子忧之，日遣使诫喻。

中大通七年，为鄱阳内史。先是郡人鲜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采药，拾得五色幡毦，又于地中得石玺，窃怪之。琮先与妻别室，望琮所处常有异气，益以为神。大同元年，遂结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其党转相诳惑，有F万馀人，将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为备，及贼至破之，生获琮。时邻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党与，因求货贿，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罹祸，唯襄郡枉直无滥 。人作歌曰 ：“鲜于抄后善恶分，人无横死赖陆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诬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责诮，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载而还，因相亲厚。人又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雠共车。”在政六年，郡中大宁。郡人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陈襄德化，求于郡立碑，降敕许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还。

太清元年，为度支尚书。侯景围台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还吴。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唐，会海盐人陆黯举义袭郡，杀尤□厮盏ビ冢□葡逍锌な隆J被茨咸□匚某珊钕裟□釉羧?吴，襄遣迎宁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帅F蹑子仙，与战，黯败走，吴下军闻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忧愤卒。

襄弱冠遭家祸，释服犹若居忧，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口不言杀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赠侍中，追封余干县侯。

云公字子龙，襄兄完子也。完位甯远长史、琅邪彭城二郡丞。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与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及长，好学，有才思，为平西湘东王绎行参军。云公先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

叹曰：“今之蔡伯喈也。”缵至都掌选，言之武帝，召为尚书仪曹郎，入直寿光省，以本官知着作郎事。累迁中书黄门郎，兼掌着作。

云公善弈碁，尝夜侍坐，武冠触烛火。帝笑谓曰：“烛烧卿貂。”帝将用为侍中，故以此戏之。时天泉池新制|鱼舟，形阔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刘之遴、国子祭酒到溉、右卫朱异，云公时年位尚轻亦预焉。

太清元年卒，张缵时为湘州，与云公叔襄兄晏子书曰　：“都信至，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逝，非唯贵门丧宝，实有识同悲。”其为士流称重如此。

云公从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与云公并有文集行于世。

云公子琼字伯玉，幼聪慧，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都下号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

十一，丁父忧，毁瘠有至性，从祖襄叹曰：“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勤　苦读书，昼夜无怠，遂博学善属文。

陈天嘉中，以文学累迁尚书殿中郎。琼素有令名，深为陈文帝所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迁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

及宣帝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宣帝，言琼“识具优敏，文史足用，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选，虽阶次小踰，其屈滞已积”。乃除司徒左西掾 。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

太建中为给事黄门侍郎，转中庶子，领大着作，撰国史。后主即位，直中书省，掌诏诰。至德元年，除度支尚书，参选事，掌诰诏，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初，琼父云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记，琼述其旨而续焉，自永定讫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迁吏部尚书，着作如故。琼详练谱牒，雅有识鉴。先是吏部尚书宗元饶卒，尚书右仆射袁宪举琼，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号为称职。

琼性谦俭，不自封植，虽位望日隆，而执志逾下。园池室宇，无所改作，车马衣服，不尚鲜华，四时禄俸，皆散之宗族，家无馀财。暮年深怀止足，思避权要，恒谢疾不视事。

俄丁母忧。初琼之侍东宫，母随在官舍，及丧还乡，诏加赙赠，后主自制志铭，朝野荣之。琼哀慕过毁，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子从典，字由仪，幼聪敏。年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研铭，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赋，其词甚美。从父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命家中坟籍皆付之，从典乃集瑜文为十卷，仍制集序，其文甚工。

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位太子洗马、司徒左西掾。陈亡入隋，位着作佐郎。尚书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史记迄 于隋，其书未就，坐弟受汉王谅职免 。后卒于南阳县主簿。

琰字温玉，琼之从父弟也。父令公，梁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

琰幼孤，好学，有志操，州举秀才。累迁宣惠始兴王外兵参军，直嘉德殿学士。陈文帝听览馀暇，颇留心史籍，以琰博学，善占诵，引置左右。尝使制刀铭，琰援笔即成，无所点窜，帝嗟赏久之，赐衣一袭。俄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齐，至邺而厚卒，琰为使主。时年二十馀，风气韶亮，占对闲敏，齐士大夫甚倾心焉。太建初，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东宫管记。丁母忧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赠司农卿。

琰寡欲，鲜矜竞，游心经籍，晏如也。所制文笔，多不存本，后主求其遗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干玉，少笃学，美词藻，州举秀才。再迁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东宫学士。兄琰时为管记，并以才学娱侍左右，时人比之二应。

太建中，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瑜聪敏强记，常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为之流涕，亲制祭文，仍与詹事江总论述其美，词甚伤切。至德二年，追赠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从父兄玠，从父弟琛。玠字润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识度，好学能属文。后主在东宫，征为管记，仍兼中舍人。寻以疾失明。将还乡里，太子解衣赠之，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赠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洁玉，宣毅临川王长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后母以孝闻。后主嗣位，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参掌机密。琛性颇疏，坐漏泄禁中语，诏赐死。

陆杲字明霞，吴郡吴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补建康令，清平无私，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督，清名亚王镇之，为士庶所爱咏。二十三年，为益州刺史，亦加督，恤隐有方，威惠兼着，寇盗静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于官，身亡之日，家无馀财，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简子。父叡，扬州中从事。

杲少好学，工书画，舅张融有高名，杲风韵举止颇类，时称曰。“无对日下，唯舅与甥”。为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杲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后为司徒从事中郎。梁台建，为相国西曹掾。

天监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无所顾望。时山阴令虞肩在任赃汙数百万，杲奏收劾之。中书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梁武闻之以问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识睦之不？”答曰：“臣不识其人。”时睦之在御侧，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谓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属南司。”睦之失色。领军将军张稷是杲从舅，杲尝以公事弹稷，稷因侍宴诉帝曰：“陆杲是臣亲通，小事弹臣不贷。”帝曰：“杲职司其事，卿何得为嫌。”杲在台，号不畏强御。

为义兴太守，在郡宽惠，为下所称。历左户尚书，太常卿。出为临川内史，将发，辞武帝，于坐通S，求募部曲。帝问何不付所由呈闻。杲答所由不为受。帝颇怪之，以其临路不咎问。后入为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卒，謚质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着沙门传三十卷。

弟煦，学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晋书未就。又着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并行于时。

子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蕃，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　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虏亭，皇太子赐黄金五十斤，时人方之疏广。母终，后位终光禄卿。

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

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论曰：陆澄学称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将见重于时，贵其所以立断，于事未能周务，书厨得所讥矣。叔明持身有检，殆为人望，雅道相传，可谓载德者也。杲谅直见称，罩文以取达，亦足美乎。旧陆徽着传，事□枪眩□褚愿剿镪缴显啤?南史 南史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九

庾杲之 王谌 孔珪 刘怀珍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刘勉见而奇之，谓曰："见卿足使江汉崇望，杞梓发声。"解褐奉朝请，稍迁尚书驾部郎。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杂菜。任昉尝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尝有二十七种。"

累迁尚书左丞。王俭谓人曰："昔袁公作卫军，欲用我为长史，虽不获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应须如我辈人也。"乃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

历位黄门吏部郎，御史中丞，参大选。美容质，善言笑。尝兼侍中夹侍，柳世隆在御坐，谓齐武帝曰："庾杲之为蝉冕所映，弥有华采，陛下故当与其即真。"上甚悦。王俭仍曰："国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许其假职。若以其即真，当在胡谐之后。"　　武帝尝与朝臣商略，酒后谓群臣曰："我后当得何謚？"群臣莫有答者。王俭因目杲之，从容曰："陛下寿等南山，方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仰量。"时人雅叹其辩答。

杲之尝兼主客郎对魏使，使问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题门帖卖宅？"答曰："朝廷既欲扫荡京洛，克复神州，所以家家卖宅耳。"魏使缩鼻而不答。

时诸王年少，不得妄称接人，敕杲之及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再迁尚书吏部郎，参大选事，太子右卫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贞子。

荜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齐为骠骑功曹史。博涉群书，有口辩。永明中与魏和亲，以荜兼散骑常侍，报使还，拜散骑侍郎、知东宫管记事。

后为荆州别驾，前后纪纲皆致富饶，荜再为之，清身率下，杜绝请

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齐明帝闻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荣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着，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宜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累迁会稽郡丞，行郡府事。时承雕弊之后，百姓凶荒，米斗至数千，人多流散。荜抚循甚有理，唯守公禄，清节愈厉，至有经日不举火。太守永阳王闻而馈之，荜谢不受。

天监元年卒，停尸无以敛，柩不能归。梁武帝闻之，诏赐绢百疋，谷五百斛。

初，荜为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宠于齐武帝，荜早历显官。乡人乐蔼有干用，素与荜不平，互相陵竞。蔼事齐豫章王嶷，嶷薨，蔼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州。时荜为州别驾，益忽蔼。及梁武帝践阼，蔼以西朝勋，为御史中丞，荜 始得会稽行事，既耻之矣；会职事微有谴，帝以蔼其乡人也，使宣旨诲之。荜大愤，故发病卒。

子乔复仕为荆州别驾，时元帝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及属元日，府州朝贺，乔不肯就列，曰："庾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闻，乃进乔而停兴话。兴话羞惭还家愤卒。世以乔为不坠家风。

乔子夐少聪慧，家富于财，好宾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夐必为方伯，无馁乏之虑。及魏克江陵，卒致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

王谌字仲和，东海郯人，晋少傅雅玄孙也。祖庆，员外常侍。父元闵，护军司马。

宋大明中，沈昙庆为徐州，辟谌为迎主簿，又为州迎从事，湘东王彧国常侍，镇北行参军。及彧即帝位，是为明帝，除司徒参军，带薛令，兼中书舍人。谌有学义，见亲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惨僻，谌屡谏不从，请退，坐此系尚方。

后拜中书侍郎。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

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后为尚书左丞，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迁黄门郎。

齐永明初，累迁豫章王太尉司马。武帝与谌相遇于宋明之世，甚委任之。历黄门郎，领骁骑将军，太子中庶子。

谌贞正和谨，朝廷称为善人，多与之厚。八年，转冠军将军、长沙王车骑长史，徙庐江王中军长史，又徙西阳王子明征虏长史，行南兖府州事。谌少贫，常自纺绩，及通贵后，每为人说之，世称其达。九年卒。

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竟陵王子良校试诸学士，唯摛问无不对。

为秣陵令，清直，请谒不行。羽林队主潘敞有宠二宫，势倾人主。妇弟犯法，敞为之请摛，摛投书于地，更鞭四十。敞怒谮之，明日而见代。

永明八年，天忽黄色照地，F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颂。摛曰："是非金天，所谓荣光。"武帝大悦，用为永阳郡。后卒于尚书左丞。

何宪字子思，庐江灊人。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任昉、刘溷共执秘阁四部书，试问其所知，自甲至丁，书说一事，并M述作之体，连日累夜，莫见所遗。宗人何遁，退让士也，见而美之，愿与为友。

宪位本州别驾，国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时又有孔逖字世远，会稽山阴人也。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升明中为齐台尚书仪曹郎，屡箴阙礼，多见信纳。上谓王俭曰："逖真所谓仪曹，不忝厥职也。"俭为宰相，逖常谋议幄帐，每及选用，颇失乡曲情。俭从容S上曰："臣有孔逖，犹陛下之有臣。"永明中为太子家令卒。时人呼孔逖何宪为王俭三公。及卒，俭惜之，为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灵#，泰始中，晋安太守，有隐遁之志。于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东出过钱唐北郭，辄于舟中 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元徽中，为中散大夫，颇解星文，好术数。齐高帝辅政，沈攸之起兵，灵#白高帝曰："攸之兵F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高帝验其言，擢迁光禄大夫，以簏盛灵#上灵台，令其占候。饷灵#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赠君古人之服。"当世荣之。

珪少学涉有美誉，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引为主簿。举秀才，再迁殿中郎。高帝为骠骑，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为尚书左丞，父忧去官。与兄仲智还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

永明中，历位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晋时张、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数讯囚徒，诏狱官详正旧注。先是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斐注七百三十一条，杜预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七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请付外详校，擿其违谬。诏从之。于是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从轻。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则制旨平决。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录序一卷，又立律学助教，依五经例，诏报从之。事竟不行。转御史中丞。

建武初，为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珪以魏连岁南伐，百姓死伤，乃上表陈通和之策，帝不从。征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邪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胤并款交，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翦。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尝鸣鼓吹候之，闻群蛙鸣，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惭色。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三年，珪疾，东昏屏除，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刘怀珍字道玉，平原人，汉胶东康王寄之后也。其先刘植为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从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齐，以为青州中从事，位至员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陈南顿二郡太守。

怀珍幼随奉伯至寿阳，豫州刺史赵伯符出猎，百姓聚观，怀珍独避

不视，奉伯异之，曰：“此儿方兴吾家。”本州辟主簿。

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阳，州遣怀珍将数千人讨平之。宋文帝问破贼事，怀珍让功不肯当，亲人怪问焉，怀珍曰：“昔国子尼耻陈河间之级，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时人称之。

江夏王义恭出镇盱眙，道遇怀珍，以应对见重，取为骠骑长史兼墨曹行参军。孝建初，为义恭大司马参军、直合将军，随府转太宰参军。

大明二年，以军功拜乐陵河间二郡太守，赐爵广晋县侯。司空竟陵王诞反，郡人王弼门族甚盛，劝怀珍起兵助诞，怀珍杀之。帝嘉其诚，除豫章王子尚车骑参军，母忧去职。服阕，见江夏王义恭，义恭曰：“别子多年，那得不老 ？”对曰 ：“公恩未报，何敢便老。”义恭善其对。

累迁黄门郎，领虎贲中郎将。桂阳王休范反，加怀珍前将军，守石头。出为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怀珍遣子灵哲领兵赴建邺。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许天保说结怀珍，斩之，送首于齐高帝，封中宿县侯，进平南将军，增督二州。

初，宋孝武世，齐高帝为舍人，怀珍为直合，相遇早旧。怀珍假还青州，高帝有白骢马，齧人，不可骑，送与怀珍别。怀珍报上百匹绢。或谓怀珍曰：“萧公此马不中骑，是以与君耳。君报百匹，不亦多乎？”怀珍曰：“萧君局量堂堂，甯应负人此绢。吾方欲以身名托之，岂计钱物多少。”

高帝辅政，以怀珍内资未多，征为都官尚书，领前将军。以第四子晃代为豫州刺史。或疑怀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时，怀珍便推怀投款，况在今日，宁当有异。”晃发经日，疑论不止，上乃遣军主房灵人领百骑进送晃。谓灵人曰：“论者谓怀珍必有异同，我期之有素，必不应尔。卿是其乡里，故遣卿行，非唯卫新，亦以迎故。”怀珍还，乃授相国右司马。

及齐台建，朝士人人争为臣吏，以怀珍为宋台右卫。怀珍谓帝曰：“人皆迎新，臣独送故，岂以臣笃于本乎。”齐建元元年，转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改封霄城侯。

怀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为闲职，转光禄大夫，卒。遗言薄葬。赠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灵哲字文明，位齐郡太守、前军将军。灵哲所生母尝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老公与药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灵哲惊觉，于枕间得之，如言而疾愈。药似竹根，于斋前种，叶似凫茈。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为魏所获。灵哲为布衣，不听乐。及怀珍卒，当袭爵，灵哲固辞，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测，无容越当茅土。朝廷义之。

灵哲倾#赎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请之，魏人送以还南，袭怀珍封爵。灵哲位兖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标，本名法武，怀珍从父弟也。父琁之，仕宋为始 兴内史。

峻生期月而琁之卒，其母许氏携峻及其兄法凤还乡里。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时年八岁，为人所略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宝湣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代都。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峻好学，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须发，及觉复读，其精力如此。时魏孝文选尽物望，江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峻兄弟不蒙选拔。

齐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标。自以少时未开悟，晚更厉精，明慧过人。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黉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鲁钝也。时竟陵王子良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齐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引为府刑狱，礼遇甚厚。遥欣寻卒，久不调。

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阁。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

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F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馀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着辩命论以寄其怀。论成，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凡

再反，峻　并为申析以答之。会沼卒，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其事。其文论并多不载。

峻又尝为自序，其略云：

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馀虽不及之，而节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馀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轲。此三同也。敬通当更始世，手握兵符，跃马肉食；馀自少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馀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膂力刚强，老而益壮；馀有犬马之疾，溘死无时。此三异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力自为序，遗之好事云。

峻本将门，兄法凤自北归，改名孝庆字仲昌。早有干略，齐末为兖州刺史，举兵应梁武，封馀干男，历官显重。峻独笃志好学，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门人謚曰玄靖先生。

刘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舆，晋骠骑将军。沼幼善属文，及长博学，位终秣陵令。

怀慰字彦泰，怀珍从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为冠军长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于义嘉事。怀慰持丧不食醯酱，冬日不用絮衣，养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义。仕宋为尚书驾部郎。怀慰宗从善明等为齐高帝心腹，怀慰亦预焉。

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都下。议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归，乃置于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 。上谓怀慰曰 ：“齐邦是王业所基,吾方欲以为显任，经理之事，一以委卿。”　又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

怀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垦废田二百顷，决沈湖灌溉。不受礼谒，人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食有馀，幸不烦此。”因着廉吏论以达其意　。高帝闻之，手敕褒赏。进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赐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与怀慰书曰：“胶东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怀慰本名闻慰，武帝即位，以与舅氏名同，敕改之。后兼安陆王北

中郎司马，卒。明帝即位，谓仆射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子霁、杳、歊。

霁字士湮，九岁能诵左氏传。十四居父忧，有至性，每哭辄呕血。家贫，与弟杳、歊励志勤学。及长，博涉多通。梁天监中，历位西昌相，尚书主客侍郎，海盐令。霁前后宰二邑，并以和理称。后除建康令，不拜。

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万遍。夜中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志，当相为申延。”后六十馀日乃亡。霁庐于墓，哀恸过礼，常有双白鹤循翔庐侧，处士阮孝绪致书抑譬焉。霁思慕不已，未终丧而卒。着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数岁，征士明僧绍见之，抚而言曰：“此儿实千里之驹。”十三丁父忧，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监中，为宣惠豫章王行参军。

杳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　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　。约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唯出论衡。长颈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仍报杳书，共相叹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饷昉冲酒而作搌字，昉问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曰：“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三重五品，商溪况里’。”昉即检杨记，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周舍又问杳尚书着紫荷橐，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张安世传云：‘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注并曰：‘橐，囊也。簪笔以待顾问。’范岫撰字书音训又访杳焉。寻佐周舍撰国史。

出为临津令，有善绩，秩满，县三百余人诣阙请留，敕许焉。后詹

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晋安王府参军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着林庭赋，王僧孺见而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累迁尚书仪曹郎，仆射徐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湘东王绎发教褒美之。

大通元年，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谓曰：“酒非卿所好，而为酒厨之职，政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赐焉，曰：“卿有古人之风，故遗卿古人之器。” 俄有敕代裴子野知着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仆射何敬容奏转杳王府谘议，武帝曰 ：“刘杳须先经中书。”仍除中书侍郎。寻为平西湘东谘议参军，兼舍人、着作如故。迁尚书左丞，卒。

杳清俭无所嗜好，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设灵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

撰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文集十五卷，并行于世。

歊字士光，生夕有香气，氛氲满室。幼有识慧，四岁丧父，与群儿同处，独不戏弄。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二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问之，随问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异之，谓为神童。及长，博学有文才，不娶不仕，与族弟吁并隐居求志，遨游林泽，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已。

奉母兄以孝悌称，寝食不离左右。母意有所须，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营办，狼狈供奉。母每疾病，梦歊进药，及翌日转有间效，其诚感如此。性重兴乐，尤爱山水，登危履嶮，必尽幽遐，人莫能及，皆叹其有济胜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违。每随兄霁、杳从宦。

少时好施，务周人之急，人或遗之，亦不拒也。久而叹曰：“受人者必报；不则有愧于人。吾固无以报人，岂可常有愧乎。”天监十七年，忽着革终论。以为：

形者无知之质，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独存，依无知以自立，故形之于神，逆旅之馆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馆，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然积习生常，难 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

今欲翦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张奂止用幅巾，王肃唯盥手足，范冉敛毕便葬，爰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棺，子廉牛车载柩，叔起诫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此数公者，尚或如之，况为吾人，而尚华泰。今欲髣佛景行，以为轨则。气绝不须复魂，盥漱而敛。以一千钱市成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敛讫，载以露车，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其蒸尝继嗣，言象所绝，事止馀身，无伤世教。

初，吁之疾，歊尽心救疗，及卒哀伤，为之诔，又着悲友赋以序哀情。忽有老人无因而至，谓曰："君心力坚猛，必破死生；但运会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弹指而去。歊心知其异，试遣寻之，莫知其所。于是信心弥笃。既而寝疾，恐贻母忧，乃自言笑，勉进汤药。谓兄霁、杳曰："两兄禄仕，足伸供养。歊之归泉，复何所憾。愿深割无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

始沙门释宝志遇歊于兴皇寺，惊起曰："隐居学道，清净登仙。"如此三说。歊未死之春，有人为其庭中栽柿，歊谓兄子弇曰："吾不见此实，尔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为知命。亲故诔其行□□炘徽杲诖κ俊?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笰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笰，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　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

吁字彦度，怀珍从孙也。祖承宗，宋太宰参军。父灵真，齐镇西谘议、武昌太守。

吁幼称纯孝，数岁父母继卒，吁居丧哭泣孺慕，几至灭性，赴吊者莫不伤焉。后为伯父所养，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笃至，为宗族所称。自伤早孤，人有误触其讳者，未尝不感结流涕。长兄絜为娉妻，克日成婚，

吁闻而逃匿，事息乃还。

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主者檄召吁，乃挂檄于树而逃。陈留阮孝绪博学隐居，不交当世，恒居一鹿床，环植竹木，寝处其中，时人造之，未尝见也。吁经一造，孝绪即顾以神交。吁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谓之三隐。

吁善玄言，尤精意释典，曾与歊听讲锺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尚书郎何炯尝遇之于路，曰："此人风神颖俊，盖荀奉倩、卫叔宝之流也。"命驾造门，拒而不见。族祖孝标与书称之曰："吁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

吁尝着谷皮巾，披纳衣，每游山泽，辄留连忘返。神理闲正，姿貌甚华，在林谷之间，意气弥远，或有遇之者，皆谓神人。家甚贫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无毡絮，吁处之晏然，人不觉其饥寒也。自少至长，无喜愠之色。每于可竞之地，辄以不竞胜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F论咸归重焉。

天监十七年，卒于歊舍。临终执歊手曰："气绝便敛，敛毕即埋，灵筵一不须立。勿设飨祀，无求继嗣。"歊从而行之。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謚曰玄贞处士。

善明，怀珍族弟也。父怀人，仕宋为齐、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善明少而静处读书，刺史杜骥闻名候之，辞不相见。年四十，刺史刘道隆辟为中从事。怀人谓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复欲见汝立官也。"善明应辟，仍举秀才。宋孝武见其策强直，甚异之。

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应之。时州居东阳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弥之诡说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领军主张灵庆等五千人援安都。弥之出门，密谓部曲曰："始免祸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从伯怀恭为北海太守，据郡相应。善明密契，收集门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F勃海以应朝廷。而弥之寻为薛安都所杀，明帝赠青州刺史。以乘人为冀州刺史，善明为北海太守，除尚书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为冀州刺史。文秀

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人种榆檟杂果，遂获其利。还为直合将军。

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转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愿西行，泣涕固请，见许。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议令善明举人。善明举州乡北平田惠绍使魏，赎母还。

时宋后废帝新立，群臣执政，善明独事齐高帝，委身归诚。出为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从弟僧副与善明俱知名　　于乡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齐高帝在淮阴，壮其所为，召与相见，引为安成王抚军参军。后废帝肆暴，高帝忧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使密告善明及东海太守垣崇祖，使动魏兵。善明劝静以待之，高帝纳焉。废帝见杀，善明为高帝骠骑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为忧。善明献计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纵情蓄敛，苞藏贼志，于焉十年。性既险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迟回不进，岂应有所待也？一则闇于兵机，二则人情离怨，三则有掣肘之患，四则天夺其魄。本疑其轻速，掩袭未备；今六师齐奋，诸侯同举，此已笼之鸟耳。"事平，高帝召善明还都，谓曰："卿策沈攸之，虽张良、陈平适如此耳。"仍迁太尉右司马。

齐台建，为右卫将军，辞疾不拜。司空褚彦回谓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从来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讵得便学松、乔邪。"善明答曰："我本无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驱驰。天地廓清，朝廷济济，鄙吝既申，不敢昧于富贵矣。"

高帝践阼，以善明勋诚，欲与之禄，召谓曰："淮南近畿，国之形胜，非亲贤不居，卿与我卧理之。"乃代明帝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陈事凡一十一条：其一以为"天地开创，宜存问远方，广宣慈泽　"。其二以为"京都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其三以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谓今下赦书，宜令事实相副"。其四以为"刘昶犹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其五以为"宜除宋氏大明以来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其六以为"凡诸土木之费，且可权停　"。其七以为"帝子王女，宜崇俭约　"。其八以为"宜诏百官及府州郡县，各贡谠言，以弘广唐、虞之美"。其九以为"　忠贞孝悌，宜擢以殊阶；清俭苦节，应授以政务"。其十以为"革命惟始，宜择才北使"。其十一以为"交州险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

甿”。又撰贤圣杂语奏之，托以讽谏。上优诏答之。

又谏起宣阳门，表陈：“宜明守宰赏罚，立学校，制齐礼，开宾馆以接邻国。”上答曰：“夫赏罚以惩守宰，饰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礼，或非易制。国学之美，已敕公卿。宣阳门今敕停。寡德多阙，思复有闻。”

善明身长七尺九寸，质素不好声色，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划削。少立节行，常云：“在家当孝，为吏当清，子孙楷栻足矣。”及累为州郡，颇黩财贿，崔祖思怪而问之，答曰：“管子云，鲍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乱矣，岂暇为廉。”所得金钱皆以赎母。及母至，清节方峻。所历之职，廉简不烦，俸禄散之亲友。

与崔祖思友善，祖思出为青冀二州，善明遗书M旧，因相勖以忠概。及闻祖思死，恸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遗命薄殡。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涤嗣。

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高帝闻其清贫，赐涤家葛塘屯谷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后世知其见异。”

善明从弟僧副字士云，位前将军，封丰阳男，卒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图功臣像赞，僧副亦在焉。

兄法护字士伯，有学业，位济阴太守。

论曰：诗称“抑抑威仪，惟人之则。”又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观夫杲之风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盖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业尚所守，殆人望也。怀珍宗族文质斌斌，自宋至梁，时移三代，或以隐节取高，或以文雅见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门其有之乎。

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

刘瓛明 僧绍 庾易 刘虬

瓛笃志好学，博通训义。年五岁，闻舅孔熙先读管宁传，欣然欲读，舅更为说之，精意听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举秀才，兄璲亦有名，先应州举，至是别驾东海王元曾与瓛父惠书曰："比岁贤子充秀，州闾可谓得人。"

除奉朝请不就，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丹阳尹袁粲于后堂夜集，闻而请之，指听事前古柳树谓瓛曰："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今复见卿清德，可谓不衰矣。"荐为秘书郎，不见用。

后拜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公事免。瓛素无宦情，自此不复仕。袁粲诛，瓛微服往哭，并致赙助。

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瓛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及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敕瓛使数入，而瓛自非诏见，未尝到宫门。

上欲用瓛为中书郎，使吏部尚书何戢喻旨。戢谓瓛曰："上意欲以凤池相处，恨君资轻，可且就前除。少日当转国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无荣进意，今闻得中书郎而拜记室，岂本心哉。"

后以母老阙养，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喻之，答曰："自省无廊庙才，所愿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总明观祭酒，除豫章王骠骑记室参军，丞如故。瓛终不就。武陵王晔为会稽太守，上欲令瓛为晔讲，除会稽郡丞。学徒从之者转F。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瓛与张融、王思远书曰：

奉教使恭召，会当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顾。吾性拙人间，不习仕进，昔尝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审分，不敢期荣，夙婴贫困，加以疏懒，衣裳容发，有足骇者。中

以亲老供养，褰裳徒步，脱尔逮今，二代一纪。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励于阶级之次，见其褴缕，或复赐以衣裳。袁、褚诸公，咸加劝励，终于不能自反也。一不复为，安可重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谓此得进止之仪。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既习此岁久，又齿长疾侵，岂宜摄斋河间之听，厕□□街□牛勘疚蘧□字□伲□喾悄苜儒?高，此又听览所当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托□陀沃□□?而固辞荣级，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羡邹、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贤，庶欲从九九之遗□□扔谖诺兰□□皇猓□□椅拗八揪邪□□傻梅?温凊，展私计，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

瓛姿状纤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　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性谦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诣于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门待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武帝为瓛立馆，以杨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岂为人哉，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顺阳范缜将厨于瓛宅营斋。及卒，门人受学者并吊服临送。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为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称，瓛小名也。年四十馀，未有婚对。建元中，高帝与司徒褚彦回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忧，住墓下不出庐，足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鸲鹆鸟，瓛在山三年不敢来，服释还家，此鸟乃至。

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及天监元年下诏为瓛立碑，謚曰贞简先生。所着文集行于世。

初，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彷佛。"学者美其退让。时济阳蔡仲熊礼学博闻，谓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气韵调平。今既东南土气偏詖，故不能感动木石。"瓛亦以为然。仲熊执经议论，往往与时宰不合，亦终不改操求同，故坎禀不进，历年方至尚书左丞，当时恨其不遇。

又东阳娄幼瑜字季玉，着礼捃拾三十卷。

瓛弟璡字子璥，方轨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过之。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齐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璡曰：“应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　　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与友人会稽孔逖同舟入东，于塘上遇一女子，逖目送曰：“美而艳。”璡曰：“斯岂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于是解裳自隔。或曰：与友孔彻同舟入东，彻留目观岸上女子。璡举席自隔，不复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后应。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带未竟。”其立操如此。

文惠太子召璡入侍东宫，每上事辄削草。寻署射声校尉，卒于官。

时济阳江重欣亦清介，虽处闇室，如对严宾，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声校尉。

显字嗣芳，瓛族子也。父琉字仲翔，博识强正，名行自居。幼为外祖臧质所鞠养。质既富盛，恒有音乐。质亡后，母没十许年，琉每闻丝竹之声，未尝不歔欷流涕。梁天监初，终于晋安内史。

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赏，号曰神童。族伯瓛儒学有重名，卒无嗣，齐武帝诏显为后，时年八岁。本名頲，齐武以字难识，改名显。天监初，举秀才，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俄署法曹。

显博涉多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文字零落，示诸人莫能识者，显见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丁母忧，服阕，尚书令沈约时领太子少傅，引为少傅五官。约为丹阳尹，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击席喜曰：“刘郎子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

五兵尚书傅昭掌着作，撰国史，显自兼廷尉正，被引为佐。　及革选尚书五都，显以法曹兼吏部郎。后为尚书仪曹郎。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命工书人题之于郊居宅壁。后兼中书通事舍人，再迁骠骑鄱阳王记室，兼中书舍人。后为中书郎，舍人如故。

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波斯献生师子，帝问曰：“师子

有何色？”显曰：“黄师子超不及白师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隐起字无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滞，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时有沙门讼田，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辩，遍问莫知。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后为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魏使李谐至闻之，恨不相识。叹曰：“梁德衰矣。善人国之纪也，而出之，无乃不可乎。”王迁镇郢州，除平西府谘议参军，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终于夏口，时年六十三。

凡佐两府，并事骄王，人为之忧，而反见礼重。友人刘之遴S皇太子为之铭志，葬于秣陵县刘真长旧茔。

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载北史。显从弟彀字仲宝。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辞翰，随湘东王在蕃十馀年，宠寄甚深。当时文檄皆其所为。位吏部尚书、国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长安。

明僧绍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吴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为姓，其后也。祖玩，州中从事。父略，给事中。僧绍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魏克淮北，乃度江。

升明中，齐高帝为太傅，教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旌　币之礼，征为记室参军，不至。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僧绍乏粮食，随庆符之郁洲，住弇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齐郡，僧绍窃谓其弟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夫阳伏而不泄，阴迫而不蒸，于是乎有山崩川竭之变。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汉亡。夫有国必依山川而为固，山川作变，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尔志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其后帝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庆符俱归。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甯得息谈邪？聊以为笑。”

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僧绍闻沙门释僧远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见之，僧远问僧绍曰：“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僧绍曰：“山薮之人，政当凿坏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为恨。昔戴顒高卧牖

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绍故云。

高帝后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梦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谓‘径路绝，风云通’。”仍赐竹根如意、笋箨冠，隐者以为荣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闻之叹曰：“明居士身弥后而名弥先，亦宋、齐之儒仲也。”永明中，征国子博士不就，卒。

僧绍长兄僧胤能言玄，仕宋为江夏王义恭参军，王别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为齐高帝平南主簿，从拒桂阳，累至骠骑中兵参军，与荀伯玉对领直。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上许为益州刺史，未迁卒。　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学，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时新诛司空刘诞。孝武谓曰：“若问广陵之事，何以答之？”对曰：“周之管、蔡，汉之淮南。”帝大悦。及至魏，魏问曰：“卿衔此命，当缘上国无相踰者邪？”答曰：“聪明特达，举袂成帷，比屋之甿，又无下仆。晏子所谓‘看国善恶。’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绍子元琳、仲璋、山宾并传家业，山宾最知名。

山宾字孝若，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居丧尽礼，起家奉朝请。兄仲璋痼疾，家道屡空，山宾乃行干禄，后为广阳令，顷之去官。会诏使公卿举士，左卫将军江祏上书荐山宾才堪理剧。齐明帝不重学，谓祏曰：“闻山宾谈书不辍，何堪官邪。”遂不用。

梁台建，累迁右军记室参军，掌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应其选。历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监十五年，出为持节、都督缘淮诸军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征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迁御史中丞，以公事左迁黄门侍郎。四年，为散骑常侍。东宫新置学士，又以山宾居之。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初，山宾在州，所部平陆县不稔，S出仓米以振百姓。后刺史检州曹，失簿，以山宾为耗损。有司追责，籍其宅入官。山宾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有令曰　：“明祭酒虽出抚大蕃，拥旌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闻构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诒诗曰：“平仲古称奇，夷吾昔擅美，令则挺伊贤，东秦固多士。筑室非道傍，置宅归仁里。庚桑方有系，原生今易拟。必来三径人，将招五经士。”

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　买主遽追取钱。处

士阮孝绪闻之，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五年，又假节摄北兖州事，后卒官，赠侍中，謚曰质子。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然性颇疏通，接于诸生多狎比，人皆爱之。所着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服义十五卷。

子震字兴道，亦传父业，位太子舍人，尚书祠部郎，余姚令。

山宾弟少遐字处默，亦知名，位都官尚书。简文谓人曰：“我不喜明得尚书，更喜朝廷得人。”后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乱奔魏，仕北齐，卒于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记室。

明氏南度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简，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骥，安西参军。

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齐临川王映临州，表荐之，饷麦百斛。易谓使人曰：“走樵采麋鹿之伍，终其解毛之衣，驰骋日月之车，得保自耕之禄，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辞不受，以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彖钦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蚌研、白象牙笔。并赠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易以连理几、竹翘书格报之。

建武三年，诏征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娄。

黔娄字子贞，一字贞正。少好学，多所讲诵。性至孝，不曾失色于人。南阳高士刘虬、宗测并叹异之。仕齐为编令，政有异绩。先是县境多猛兽暴，黔娄至，猛兽皆度往临沮界，时以为仁化所感。

徙孱陵令，到县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娄忽心惊，举身流汗，即日弃官归家。家人悉惊其忽至。时易疾始二日，医云欲 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利，黔娄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愈忧苦。至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 。俄闻空中有声曰 ：“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政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娄居丧过礼，庐于冢侧。

梁台建，黔娄自西台尚书仪曹郎为益州刺史邓元起表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唯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F，厉声曰：“长史何独为高？”黔娄示不违之，请书数箧。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

散，黔娄身营殡敛，携持丧柩归乡里。

东宫建，以中军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迁散骑侍郎，卒。弟于陵。

于陵字子介，七岁能言玄理。及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子隆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于陵与夬独留经理丧事。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为人吏所称。

梁天监初，为建康狱平，迁尚书功论郎，待诏文德殿。后兼中书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马。旧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此职。武帝曰："官以人清，岂限甲族。"时论以为美。累迁中书黄门侍郎，舍人如故。后终于鸿胪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岁能赋诗，为兄于陵所友爱。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F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　　舍人。后为安西湘东王录事、谘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踰往时。简文与湘东王书论之曰：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模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T、谢，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唯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

之类，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覆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劄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　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及简文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蕃镇，并据州拒侯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乃降贼，肩吾因逃入东。后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欲杀之，先谓曰　：“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若能，将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子仙乃释以为建昌令。仍间道奔江陵，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卒，赠散骑常侍、中书令。子信。刘虬字灵预，一字德明，南阳涅阳人，晋豫州刺史乔七世孙也。徙居江陵。

虬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常服鹿皮袷，断谷，饵术及胡麻。齐建元初，豫章王嶷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遗书礼请之。虬等各修笺答而不应命。

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书通意，虬答曰：“虬四节卧疾病，三时营灌植，畅馀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甯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虬精信释氏，衣粗布，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以江陵西沙洲去人远，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昼有白云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气及磬声。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贞，八岁能属文。虬曰：“此儿必以文兴吾宗。”常谓诸子曰：“若比之T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称之。时有沙门僧惠有异

识，每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儿。”握手而进之。

年十五，举茂才，明经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谓瞻曰：“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宜甄擢。”即辟为太学博士。昉曰：“为之美谈，不如面试。”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御史中丞乐蔼即之遴之舅，宪台奏弹，皆令之遴草焉。后为荆州中从事，梁简文临荆州，仍迁宣惠记室。之遴笃学明审，博览群籍，时刘显、韦棱并称强记，之遴每与讨论，咸不过也。

累迁中书侍郎，后除南郡太守。武帝谓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理。”转西中郎湘东王绎长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卿后当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后牛奔堕车折臂，右手偏直，不复得屈伸，书则以手就笔，叹曰：“岂黥而王乎？”周舍尝戏之曰：“虽复并坐可横，政恐陋巷无枕。”后连相两王，再为此郡，历秘书监。

出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愿出，固辞曰：“去岁命绝离巽，不敢东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爵禄具，忠衰于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遂为有司奏免。后为都官尚书、太常卿。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罇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有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 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帙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

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恒共讨论古籍，因为交好。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武帝义疏，唯左氏传尚阙，之遴乃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悦，诏答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宗西河之学，铎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久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秋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须待夏景，试欲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

始武帝于齐代为荆府谘议，时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匮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踬士，云何能得舂，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侯景初以萧正德为帝，之遴时落景所，将使授玺绂。之遴 预知，仍剃发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为诗嘲之曰：“传闻伏不斗，化为支道林。”及之遴遇乱，遂披染服，时人笑之。

寻避难还乡，湘东王绎尝嫉其才学，闻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药杀之。不欲使人知，乃自制志铭，厚其赙赠。前后文集五十卷。

子三达字三善，数岁能清言及属文。州将湘东王绎闻之，盛集宾客，召而试之。说义属诗，皆有理致。年十二，听江陵令贺革讲礼还，仍覆述，不遗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怀悼恨，乃题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会，年四岁，出后叔父嵩。及长好学，美风姿，善占对。武帝之临荆州，唯与虬谈。虬见之遴之亨，帝曰 ：“之遴必以文章显,之亨当以功名着。”后州举秀才，除大学博士，仍代兄之遴为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湘东王绎谘议参军，敕赐金策并赐诗焉。

大通六年，出师南郑，诏湘东王节度诸军。之亨以司农卿为行台承制，途出本州北界，总督F军，杖节而西，楼船戈甲甚盛。老小缘岸观曰：“是前举秀才者。”乡部伟之。是行也，大致克复，军士有功皆录，唯之亨为兰钦所讼，执政因而陷之，故封赏不行，但复本位而已。久之，帝读陈汤传，恨其立功绝域而为文吏所抵。宦者张僧胤曰：“外闻论

者，窃谓刘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为临江子。固辞不拜。

之亨美绩嘉声，在朱异之右，既不协，惧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为安西东湘王绎长史、南郡太守。上问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岂直大冯、小冯而已。”又谓尚书令何敬容曰：“荆州长史、南郡太守，皆是仆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转。”在郡有异绩，吏人称之。卒，荆土怀之，不 复称名，号为大南郡小南郡。

子广德，亦好学，负才任气。承圣中，位湘东太守。魏平荆州，依于王琳。琳平，陈太建中，历河东太守，卒官。

之亨弟之迟，位荆州中从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气，颇涉文史。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萧庄称尊号，以为御史中丞，随庄终邺中。

坦字德度，虬从弟也。仕齐历孱陵令，南中郎录事参军，所居以干济称。

梁武帝起兵，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帅师赴夏口。西朝议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尝在湘州，多旧恩，道迎者甚F。齐东昏遣安成太守刘希祖破西台所选太守范僧简于平都，希祖移檄湘部，于是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湘部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镇军锺玄绍潜应僧粲，坦闻其谋，?不知，因理讼至夜，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及发，明旦诣坦问其故。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玄绍在坐未起，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伏，于坐斩之，焚其文书，馀党悉无所问。

梁天监初，论功封荔浦子。三年，迁西中郎长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论曰：刘瓛弟兄，僧绍父子，并业盛专门，饰以儒行，持身之节，异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刘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隐德，诸子学业之美，各着家声。显及之遴见嫉时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异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贤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吴平侯景 长沙宣武王懿 永阳昭王敷 衡阳宣王畅

桂阳简王融 临川靖惠王宏

景，崇之子也。八岁，随父在郡，居丧以毁闻。及长好学，才辩有识断。仕齐为永宁令，政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号称廉平，雅服景为政，乃牓郡门曰："诸县有疑滞者，可就永宁令决。"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表请景为郡，不许。永元二年，以长沙宣武王懿勋，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难。

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时天下未定，沔北伧楚，各据坞壁。景示以威信，渠帅相率面缚请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践阼，封吴平县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诏景母毛氏为国太夫人，礼如王国太妃，假金章紫绶。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职，文案无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会年荒，计口振恤，又为饘粥于路以赋之，死者给棺具，人甚赖焉。

天监七年，为左骁骑将军，兼领军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垂拱而已。及景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

寻出为甯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度汉水来降。议者以为蛮累为边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每为矛楯，若悉诛蛮，则魏军无碍，非长策也。"乃开樊城受降，因命司马朱思远、甯蛮长史曹义宗、中兵参军孟惠隽击志于潺沟，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参迎羽仪器服，不得烦扰吏人。修葺城垒，申警边备，理辞讼，劝农桑。郡县皆改节自励，州内清静，抄盗绝□?

十三年，复为领军将军，直殿省，知十州损益事，月加禄五万。景为人雅有风力，长于辞令。其在朝廷，为F所瞻仰。于武帝虽属为从弟，而礼寄甚隆，军国大事皆与议决。

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坐法免，诏景以安右

将军监扬州，置佐史，即宅为府。景越亲居扬州，固让至于涕泣，帝弗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有田舍老姥诉得符，还至县，县吏未即发，姥语曰："萧监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为人所畏敬如此。

迁都督、郢州刺史。将发，帝幸建兴苑饯别，为之流涕。在州复有能名。齐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盗贼，景移书告示，魏即焚坞戍保境，不复侵略。卒于州，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忠。子劭。

劭字文约，弱不好弄，喜愠不形于色。位太子洗马，母忧去职，殆不胜丧。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风雨，仆卧中路，坐地号恸，起而复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锺爱,曰："吾百年后，其无此子乎。"使左右节哭。服阕,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镇，或以路远，秘其凶问，以疾渐为辞。劭乃奔波，届于江夏，不进水浆者七日。庐于墓所，亲友隔绝。会叔父昙下诏狱，劭乃率昆弟群从同诣大理，虽门生故吏，莫能识之。后 袭封吴平侯，对扬王人，悲恸呜咽，傍人亦为陨涕。

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称。迁宣城内史，郡多猛兽，常为人患，及劭在任，兽暴为息。又迁豫章内史，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徙广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数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劭。劭人为纳受，随以钱帛与之。至新淦县岍山村，有一老姥以盘擎鳅鱼，自送舟侧奉上之，童儿数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劭至，纤豪不犯，岁十馀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劭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劭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有诏以本号还朝，而西江俚帅陈文彻出寇高要，又诏劭重申蕃任。未几，文彻降附。劭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西江督护孙固为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

劭性率俭，而器度宽裕，左右尝将羹至胸前翻之，T色不异，徐呼更衣。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劭，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少交结，唯与河东裴子野、范阳张缵善。卒于道，赠侍中，謚曰光侯。劭弟劝。

劝字文肃，少以清静自立，封西乡侯，位南康内史，太舟卿。大宝元年，与南康王会理谋诛侯景，事发遇害。

劝弟勉。

勉字文祗，封东乡侯，位太子洗马，及劝同见害。

勉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乡侯。大宝初，广州刺史元景仲将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攻景仲，迎勃为刺史。时湘东王绎在荆州，虽承制授职，力不能制，遂从之。勃乃镇岭南，　为广州刺史。后江表定，以王琳代为广州，以勃为晋州刺史。魏克江陵，勃复据广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绍泰中，为太尉，寻进为太保。及陈武禅代之际，举兵不从，寻败，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径出入人家，或独诣草野，刑戮颇无期度，醉时所杀，醒或求焉，亦无悔也。累迁兼宗正卿，屡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乐，遂纵酒虚悸。在石头东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轻车将军，监南兖州。初，兄景再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来代，时人方之冯氏。征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时有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无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间，时饮少酒，鹅卵一两枚，人呼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祆惑，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为领军将军。久之，封湘阴侯，出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礼度，异服危冠，交游冗杂。尤善屠牛，业以为常。于宅内酤酒。好骑射。历位中书侍郎。每求试边州，武帝以其轻脱无威望，抑而不许。迁给事黄门侍郎，上表请自解，帝手诏责之，坐免官。因此杜门绝朝觐。

普通五年，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还，令受菩萨戒。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洁。帝甚嘉之。

以为晋陵太守，下车励名□□□晨粒□鞣厂埽□嫌诩槔簦?旬日之间，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号巷哭，市里为之喧沸，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馀人。田舍有妇女夏氏年百馀岁，扶曾孙出郡，悲泣不自胜。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为立庙建碑，以纪其德，又诣都表求赠謚。诏赠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懿、永阳昭王敷、武帝、　衡阳宣王

畅。李太妃生桂阳简王融。融为东昏所害，敷、畅齐建武中卒，武帝践阼，并追封郡王。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伟。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兴忠武王憺。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恢。

长沙宣武王懿字元达，文帝长子也。少有令誉，解褐齐安南邵陵王行参军，袭爵临湘县侯。历位晋陵太守，以善政称。永明末，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岁，魏军入汉中，遂围南郑。懿随机拒击，乃解围遁去。又遣氐帅杨元秀攻取魏历城等六戍。魏人震惧，边境遂宁。

永元二年，裴叔业据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讨之，叔业惧，遂降魏。武帝时在雍州，遣典签赵景悦说懿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将军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宝玄围台城，齐室大乱，驰信召懿。懿时方食，投箸而起，率锐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人，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亦苦劝，并不从。慧景遣其子觉来拒，懿击大破之，乘胜而进，慧景F溃，追斩之。授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

时东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执政，宿臣旧将，并见诛夷。懿既勋高，独居朝右，深为法珍等所惮，乃说东昏，将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令西奔 。懿不从，曰 ："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寻见留省赐药，与弟融俱殒。谓使者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中兴元年，赠司徒。宣德太后临朝，改赠太傅。天监元年，追崇丞相，封长 沙郡王，謚曰宣武。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葬礼依晋安平王故事。

懿名望功业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见褒崇。戊辰，乃始赠第二兄敷、第四弟畅、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号，迁神主于太庙。帝不亲奉，命临川王宏侍从。七月，帝临轩，遣兼太尉、散骑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献皇后及德皇后尊号。既先卑后尊，又临轩命策，识者颇致讥议焉。

懿子业字静旷，幼而明敏，仕齐为太子舍人。宣武之难，与二弟藻、象俱逃匿于王严秀家。东昏知之，收严秀付建康狱，考掠备极，乃以钳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祸。

天监二年，袭封长沙王，历位秘书监，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运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着善政。零陵旧有二猛兽为暴，无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见猛兽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两猛兽自毙。"言讫不见，F并异之。

业性敦笃，所在留惠。普通四年，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于世。子孝俨嗣。

孝俨字希庄，射策甲科，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从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异之。薨，謚曰章。子慎嗣。业弟藻。

藻字靖艺，仕齐位着作佐郎。天监元年，封西昌县侯，为益州刺史。时邓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刘季连功，恃宿将，轻少藻，藻怒乃杀之。既天下草创，边徼未安，州人焦僧护聚F数万，据郫、繁作乱。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欲自击之。或陈不可，藻大怒，斩之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聚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贼 乃夜遁。藻命骑追击，平之。

九年，征为太子中庶子。初，邓元起之在蜀也，崇于聚敛，财货山积。金玉珍帛为一室，名为内藏；绮縠锦罽为一室，号曰外府。藻以外府赐将帅，内藏归王府，不有私焉。及是还朝，轻装就路。再迁侍中。

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历雍、兖二州刺史。频莅州镇，人吏咸称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为军师将军，与西丰侯正德北侵涡阳，辄班师，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复封爵。中大通三年，为中军将军，太子詹事，出为丹阳尹。帝每称其小字，叹曰："子弟并如迦叶，吾复何忧。"入为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固辞，不许。大同五年，迁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侍中如故。

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常以爵禄太过，每思屏退，门庭闲寂，宾客罕通。简文尤敬爱之。自遭家祸，恒布衣蒲席，不食鲜禽，非公庭不听音乐，武帝每以此称之。

出为南徐州刺史。侯景乱，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开，加散骑常侍。侯景遣其仪同萧邕代之据京口，藻因感气疾。或劝奔江北，藻曰："吾国之台铉，任寄特隆，既不能诛翦逆贼，正当同死朝廷耳。"因

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临汝侯，为吴兴郡守。性倜傥，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

后为益州刺史，侍中，中护军。时江阳人齐苟儿反，F十万攻州城，猷兵粮俱尽，人有异心。乃遥祷请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骑浴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时日已晡，骑举咴唬骸昂笕死矗□闪钪□猜恚□□叭掌圃簟！倍碛惺□?骑如风，一骑过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儿。猷在州颇僭滥，客筵内遂有香橙，不置连榻。武帝末知之，以此为愆。还都，以忧愧成疾，卒，謚曰灵，以与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县都乡侯。太清初为舍人，城陷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韶说城内事，韶不能人人为说，乃疏为一卷，客问者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十卷矣。”韶乃更为太清纪。其诸议论，多谢吴为之。韶既承旨撰着，多非实录，湘东王德之，改超继宣武王，封长沙王，遂至郢州刺史。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

韶弟骏字德款，善草隶，工文章，晚更习武，膂力绝人，与永安侯确相类。位尚书殿中郎、超武将军，封南安侯。城陷，为贼任约所礼。谋召鄱阳嗣王范袭约，反为所害。

猷弟朗字靖彻，天监五年，例以王子封侯。历太子洗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群下患之。记室庾丹以忠谏见害，帝闻之，使于岭表以功自效。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俊才，与伏挺、何子朗俱为周舍所狎。初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为建康正，坐事流广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亲爱，封贞阳侯。太清元年，为豫州刺史，百姓诣阙拜表，言其德政，树碑于州门内。及碑匠采石出自肥陵，明乃广营厨帐，多召人物，躬自率领牵至州。识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武帝既纳侯景，大举北侵，使南康王会理总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请，乃许之。会理已至宿预，诏改以明代为都督水陆诸军趣彭城，大图进取。敕曰：“侯景志清邺、洛，以雪雠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F军可止于寒山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泛，孤城自殄，慎勿妄动。”明师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将慕容绍宗赴救，明谋略不出，号令莫行　　。诸将每谘事，辄怒曰：“吾自临机制变，勿多言。”F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军无所侵掠。

绍宗至，决堰水，明命将救之，莫肯出。魏军转逼，人情大骇。胡贵孙谓赵伯超曰：“不战何待。”伯超惧不能对。贵孙乃入陈苦战，伯超拥F弗敢救，曰：“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乃使具良马，载其爱妾自随。贵孙遂没。伯超子威方将赴战，伯超惧其出，使人召之，遂相与南还。

明醉不能兴，F军大败，明见俘执。北人怀其不侵掠，谓之义王。及至魏，魏帝引见明及诸将帅，释其禁，送晋阳。勃海王高澄礼明甚重，谓曰：“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馀年，闻彼礼佛文，常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因欲与梁通和，使人以明书告武帝，方致书以慰高澄。

东魏除明散骑常侍。及闻社稷沦荡，哀泣不舍昼夜。魏平江陵，齐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获梁将湛海珍等皆听从明归。令上党王涣率F送之。是时太尉王僧辩、司空陈霸先在建康，　推晋安王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涣军渐进，明与僧辩书求迎，僧辩不从。及涣破东关，斩裴之横，僧辩惧，乃纳明。于是梁舆东度，齐师北反。

明至，望朱雀门便长恸，迄至所止，道俗参问，皆以哭对之。及称尊号，改承圣四年为天成元年，大赦境内。以方智为太子，授王僧辩大司马，遣其子章驰到齐拜谢。齐遇明及僧辩使人，在馆供给宴会丰厚，一同武帝时使。及陈霸先袭杀僧辩，复奉晋安王，是为敬帝，而以明为太傅、建安王　。报齐云　：“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蕃国。齐遣行台司马恭及梁人盟于历阳。明年，齐人征明，霸先犹称

蕃，将遣使送明，疽发背死。时王琳与霸先相抗，齐文宣遣兵纳永嘉王庄主梁祀，追謚明曰闵皇帝。

永阳昭王敷字仲达，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学业，仕齐为随郡内史。招怀远近，士庶安之，以为前后之政莫及。明帝谓徐孝嗣曰："学士旧闻例不解理官，闻萧随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遗，行何风化以至于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来远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称善。征为庐陵王谘议参军，卒。武帝即位，赠司空，封永阳郡王，謚曰昭。天监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会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阳宣王畅，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齐位太常，封江陵县侯。卒。天监元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封衡阳郡王，謚曰宣。

三年，子元简位郢州刺史，卒于官，謚曰孝。葬将引，柩有声，议者欲开视。王妃柳氏曰："晋文已有前例，不闻开棺。无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献嗣。

桂阳简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齐位太子洗马，与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监元年，赠抚军大将军，封桂阳郡王，謚曰简。　无子，诏以长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闲雅，简于交游，事所生母以孝闻。位丹阳尹。象生长深宫，始亲庶政，举无失德，朝廷称之。再迁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旧多猛兽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兽死于郭外，自此静息，故老咸称德政所感。历位太常卿，加侍中，迁秘书监。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贞，位元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台城，遇敕还蕃。寻为张缵所构，书报湘东王曰："河东、桂阳二蕃，掎角欲袭江陵。"湘东乃水步兼行至荆镇。慥尚军江津，不以为意，湘东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后留止省内，慥心知祸及，遂肆丑言。湘东大怒，付狱杀之。

临川靖惠王宏字宣达，文帝第六子也。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仕齐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宣武之难，兄弟皆被收。道人释惠思藏宏。及武帝师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位扬州刺史，加都督。

四年，武帝诏宏都督诸军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前军克梁城。巨集

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柳惔曰：“自我大F所临，何城不服，何谓难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曰：“王安得亡国之言。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昌义之怒须尽磔，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轻言可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议者已罢，僧珍谢诸将曰：“殿下昨来风动，意不在　军，深恐大致沮丧，欲使全师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无经略，庸怯过甚。吾与言军事，都不相入。观此形势，岂能成功。”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武谓韦叡也。僧珍叹曰：“使始兴、吴平为元帅，我相毗辅，中原不足平。今遂敌人见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F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

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当是惧我。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元英曰：“萧临川虽騃，其下有好将韦、裴之属，亦未可当。望气者言九月贼退，今且观形势，未可便与交锋。”

张惠绍次下邳，号令严明，所至独克，下邳人多有欲来降。惠绍曰：“我若得城，诸卿皆是国人；若不能破贼，徒令公等失乡，非朝廷吊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复业，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九月，洛口军溃，宏弃F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F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宏乘小船济江，夜至白石垒，款城门求入。临汝侯登城谓曰：“百万之师，一朝奔溃，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间为变，城门不可夜开。”宏无辞以对，乃缒食馈之。惠绍闻洛口败，亦退军。

六年，迁司徒，领太子太傅。八年，为司空、扬州刺史。十一年正月，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未拜，迁扬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陈太妃薨，去职。寻起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如故。

宏妾弟吴法寿性粗狡，恃宏无所畏忌，辄杀人。死家诉，有敕严讨。法寿在宏府内，无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偿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骠骑、扬州刺史。武帝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

法，所奏可。”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贯之。十七年，帝将幸光宅寺，有士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帝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帝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宏顿首曰：“无是，无是。”于是以罪免。而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齐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好食鳙鱼头，常日进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后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江本吴氏女也，世有国色，亲从子女遍游王侯后宫，男免兄弟九人，因权势横于都下。

宏未几复为司徒。普通元年，迁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舆驾七出临视。及薨，诏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钺，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剑为六十人，謚曰靖惠。

宏以介弟之贵，无佗量能，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武帝于友于甚厚，殊不悦。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佗日送盛馔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唯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丘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便呼后合舆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T色怖惧。上意弥信是仗，屋屋检视。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牓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馀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馀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紵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　　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情方更敦睦。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晋时有钱神论，豫章王综以宏贪吝，遂为钱愚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与综：“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虽令急毁，而流布已远，宏深病之，聚敛稍改。

宏又与帝女永兴主私通，因是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帝尝为三日斋，诸主并豫，永兴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阈失屦，合帅疑之，密言于丁贵嫔，欲上言惧或不信，乃使宫帅图之。帅令内舆人八人，缠以纯绵，立于幕下。斋坐散，主果请间，帝许之。主升阶，而僮先趣帝后。八人抱而擒之，帝惊坠于扆。搜僮得刀，辞为宏所使。帝秘之，杀

二僮于内，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帝竟不临之。帝诸女临安、安吉、长城三主并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称。

宏性好内乐酒，沈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慎卫寡方，故屡致降免。

宏子十人许，可知者七人，长子正仁字公业，位秘书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义嗣。

正义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乐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属武帝幸朱方，正义修解宇以待舆驾。初，京城之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蔡谟起楼其上，以置军实。是后崩坏，顶犹有小亭，登降甚狭。及上升之，下辇步进。正义乃广其路，傍施栏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舆。上悦，登望久之，敕曰："此岭不足须固守，然京口实乃壮观。"乃改曰北顾。赐正义束帛。后为东扬州刺史，薨。正义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以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还本。天监初，封西丰县侯，累迁吴郡太守。正德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顷之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即咏竹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称是被废太子。时齐萧宝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弃彼密亲，远投佗国。不若杀之。"魏既不礼之，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归。见于文德殿，至庭叩头。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

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时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潮沟有董当门子暹，世谓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车服牛马，号西丰骆马，乐山乌牛。董暹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后正则为劫，杀沙门，徙岭南死。洪为其父夔奏系东冶，死于徒。暹坐与永阳王妃王氏乱，诛。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寻除给事黄门侍郎。

六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侵。正德辄弃军委走，为有司所奏下狱。帝复诏曰："汝以犹子，情兼常爱，故越先汝兄，剖符连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犹谓少年情志未定。更于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雅

然无畏。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又夺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尸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诱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雠逾甚。遂匹马奔亡，志怀反噬。遣信慰问，冀汝能还，果能来归，遂我夙志。谓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以快汝心。今当宥汝以远，无令房累自随。敕所在给汝禀饩。王新妇、见理等当停太尉间，汝余房累悉许同行。”于是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

正德北还，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诸子，异言正德失职。中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间室，并以为仓。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略为墅。蓄奴僮数百，皆黥其面。

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党徐思玉在北经与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邺，具以事告。又与正德书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忿慨。大王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正德得书大喜，曰：“侯景之意，暗与人同，天赞我也。”遂许之。及景至，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焉。朝廷未知其谋，以正德为平北将军，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阙三拜跪辞，歔欷流涕，引贼入宣阳门。与景交揖马上，退据左卫府。先是，其军并着绛袍，袍里皆碧，至是悉反之。贼以正德为天子，号曰正平元年。初童谣有之，故以应也；又世人相佷，必称正平耳。

正德乃以长子见理为太子，以女妻景。景为丞相，与约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诛之。及台城开，正德率F挥刀欲入，贼先使其徒守门，故正德不果。乃复太清之号，降正德为侍中、大司马。正德入问讯，　　拜且泣。武帝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为贼所卖，深自咎悔，密书与鄱阳嗣王契，以兵入。贼遮得书，乃矫诏杀之。

先是，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禧，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风声渐露。后黄门郎张准有一

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寻会重云殿为净供，皇储以下莫不毕集。准于F中吒骂曰：“张准雉媒非长乐主，何可略夺！”皇太子恐帝闻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还之。其后梁室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闻临贺郡名亦不欲道。童谣云：“宁逢五虎入市，不欲见临贺父子。”其恶之如是。

见理字孟节，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群盗，每夜辄掠劫，于大航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则。

正则字公衡，天监初，以王子封乐山侯。累迁太子洗马、舍人。恒于第内私械百姓令养马，又盗铸钱。大通二年，坐匿劫盗，削爵徙郁林。帝敕广州日给酒肉，南中官司犹处以侯礼。

正则滋怨诸父，与西江督护靳山顾通室，招诱亡命，将袭番禺。未及期而事发，遂鸣鼓会将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正则败，逃于厕，村人缚送之，诏斩于南海。有司请绝属籍，收妻子。诏听绝属籍，妻子特原。正则弟正立。正立字公山，初封罗平侯。母江有宠。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为世子。正立微有学，宏薨后，知非朝议，表求让兄，帝甚嘉焉。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实土建安县侯，食邑一千户。后位丹阳尹，薨，謚曰敏。子贲嗣。

贲字世文，性躁薄。正德为侯景所立，贲出投之，专监造 攻具，以攻台城，常为贼耳目。南康嗣王会理谋袭景，贲与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贼矫封贲竟陵王，子邕随郡王，并改姓侯氏。贲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书，专权陵蔑朝政，居尝昼卧，见柳敬礼、萧劝入室驱之，贲惊起乞恩。俄而贼恶其翻覆，杀之。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后奔乐山。正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与正立同生，亦被宏锺爱。然幼不慧，常执白团扇，湘东王取题八字铭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终常摇握。位给事中，卒。

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伟 鄱阳忠烈王恢 始兴忠武王憺

长沙王懿平崔慧景后，为尚书令，居端右。衡阳王畅为卫尉，掌管钥。东昏日夕逸游，F颇劝懿废之，懿弗听。东昏左右恶懿勋高，又虑废立，并间懿。懿亦危之，自是诸亲咸为之备。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俱隐人间，罕有发泄，唯桂阳王融及祸。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诸亲并自拔赴军。建康平，为南徐州刺史。天监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乱后，累被兵革，人户流散，秀招怀抚纳，惠爱大行。仍属饥年，以私财赡百姓，所济甚多。

六年，为江州刺史。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胤。"即日辟为西曹。时夏水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

七年，遭慈母陈太妃忧，诏起视事。寻迁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学校，招隐逸。辟处士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庾　　承先、河东郭麻等。是岁，魏县瓠城人反，杀豫州刺史司马悦，引司州刺史马仙，仙签荆州求应赴。F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为援，援之宜速，待敕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长，颇败人田，秀以谷二万斛赡之。使长史萧琛简州贫老单丁吏，一日散遣百余人，百姓甚悦。荆州尝苦旱，咸欲徙市开渠，秀乃责躬，亲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获有年。又武甯太守为弟所杀，乃拊仆练矗□阏掌浼轫□□□缡卓睿?咸谓之神。于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馆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风波暴起，船舻沦溺，秀所问唯恐伤人。

十三年，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冲要，赋敛殷烦，人力不堪，至以妇人供作。秀务存约己，省去游费，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为战地，多暴露骸骨，秀于黄鹤楼下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裤以赐冻者。时司州叛蛮田鲁生、鲁贤、超秀据蒙笼来降，武帝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而鲁生、超秀互相谗毁，有去就心。秀抚喻怀纳，各

得其用，当时赖之。

迁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闻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绩缘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闻其疾，百姓商贾咸为请命。及薨，四州人裂裳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蛮迎秀，闻薨，祭哭而去。丧至都，赠司空，謚曰康。

秀美容仪，每在朝，百僚属目。性仁恕，喜愠不形于色。左右尝以石掷杀所养鹄，斋帅请按其罪。秀曰："吾岂以鸟伤人。"在都旦临公事，厨人进食，误覆之，去而登车，竟朝不饭，亦弗之诮也。时诸王并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 未及毕，而已行于世。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者，帝益以此贤之。少偏孤，于始兴王憺尤笃。憺久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称心受之，不辞多也。昆弟之睦，时议归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志，诏许焉。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世子机嗣。

机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于州。机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然而好弄尚力，远士子，迩小人。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频被案劾。将葬，有司请謚，诏曰："王好内怠政，宜謚曰炀。"所着诗赋数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机弟推字智进，少清敏，好属文，深为简文所亲赏。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历淮南、晋陵、吴郡太守。所临必赤地大旱，吴人号"旱母"焉。侯景之乱，守东府，城陷，推握节死之。

南平元襄王伟字文达，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学，仕齐为晋安王骠骑外兵参军。武帝为雍州，虑天下将乱，求迎伟及始兴王憺。俄闻已入沔，帝欣然谓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无忧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克郢、鲁，下寻阳，围建邺，而巴东太守萧惠训子漼鞍臀魈□芈承萘移鸨□?荆州，萧颖胄忧愤暴卒，西朝凶惧，徵兵于伟。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始兴王憺往赴之。憺至，澋冉越怠F牒偷圳□晕?都督、雍州刺史。

天监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军东下，用度不足，伟取襄阳寺铜

佛，毁以为钱。富僧藏镪，多加毒害，后遂恶疾。十三年，累迁为左光禄大夫，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药直　　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十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合、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复出蕃而加奉秩。

十五年，所生母陈太妃薨，毁顿过礼，水浆不入口累日。帝每临幸抑譬之。伟虽奉诏，而殆不胜丧，恶疾转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中大通四年，为中书令、大司马。薨，赠侍中、太宰，謚曰元襄。

伟性端雅，持轨度。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当时知名者莫不毕至。疾亟丧明，便不复出。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而性多恩惠，尤湣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平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赋给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着二旨义，制性情、几神等论。其义僧宠及周舍、殷钧、陆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时有匡正。子侄邪僻，义方训诱。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兴化，梁政渐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则，弘雅有风则，姿容端丽。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闲庶务，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曰："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遂达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寻以庐陵王代为刺史。恪还奉见，武帝以人间语问之，恪大惭，不敢一言。后 折节学问，所历以善政称。

太清中，为郢州刺史。及乱，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让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辩至郢，恪归荆州。元帝以为尚书令、司空。贼平，为扬州刺史。时帝未迁都，以恪宗室令誉，故先使归镇社稷。大宝三年，薨于长沙，未之镇也。赠太尉，謚曰靖节王。恪弟恭。

恭字敬范，天监八年，封衡山县侯。初，乐山侯正则有罪，敕让诸王，独谓元襄王曰："汝儿非直无过，并有义方。"

历位监南徐州事。时衡州刺史武会超在州，子侄纵暴，州人朱朗聚党反，武帝以恭为刺史。时朗已围始兴，恭至缓服徇贼，示以恩信。群贼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军吏请追，恭曰："贼以政苛致叛，非有陈、吴之心。缓之则自溃，急之则并力，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请降，恭杖节受之，一无所问。即日收始兴太守张宝生及会超弟之子子仁斩之军门，以其贿而虐也。有司奏恭纵罪人，专戮二千石，有诏宥之。

迁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见称。而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阁，模写宫殿。尤好宾友，酣宴终辰，坐客满筵，言谈不倦。时元帝居蕃，颇事声誉，勤心着述，卮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着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寻除甯蛮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镇。简文少与恭游，特被赏狎，至是手令勖以政事。恭至州，政绩有声，百姓请于城南立碑颂德，诏许焉，名为政德碑。是夜闻数百人大叫碑石下，明旦视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数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视，俄而自复，视者竟不见之。恭闻而恶焉。

先是，武帝以雍为边镇，运数州粟以实储仓。恭乃多取官米，还赡私宅；又典签陈保印侵克百姓，为荆州刺史庐陵王所S，被诏征还。在都朝谒，白服随列。帝曰："白衣者为谁？"对曰："前衡山侯恭。"帝厉色曰："不还我陈保印，吾当白汝未已。"而保印实投湘东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乱，卒于城中，诏特复本封。元帝追諡曰僖侯。

子静字安仁，少有美名，号为宗室后进。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静忌其太盛，拒而不纳，时论服焉。然好戏笑，轻论人物，时以此少之。位给事黄门侍郎，深为简文所爱赏。太清三年卒，赠侍中。

恭弟祗字敬谟，美风仪，幼有令誉。天监中，封定襄县侯。后历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乱，与从弟湘潭侯退谋起兵内援，会州人反城应景，祗遂奔东魏。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文帝第十子也。幼聪颖，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遗。及长，美风仪，涉猎史籍。仕齐位北中郎外兵参军，

前军主簿。宣武王之难，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军至新林，乃奉迎。

天监元年，封鄱阳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殡。恢下车遽命埋瘗，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内大宁。时有进筒中布者，恢以奇货异服，即命焚之，于是百姓仰德。累迁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须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再迁开府仪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于州。诏赠侍中、司徒，謚曰忠烈。

恢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有士大夫风则。所在虽无皎　察，亦不伤物。有孝性，初镇蜀，所生费太妃犹停都。后于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梦还侍疾。及觉，忧惶废寝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后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恢性通恕，轻财好施，凡历四州，所得奉禄，随而散之。在荆州，尝从容问宾僚曰："中山好酒，赵王好吏，二者孰愈？"F未有对者。顾谓长史萧琛曰："汉时王侯，蕃屏而已，视事亲人，自有其职。中山听乐，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国，当佐天子临人，清白其优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范嗣。

范字世仪，温和有器识。为卫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及湘东王至，范依旧述职，遣弟湘潭侯退随丧而下。大同元年，以开通剑道，克复华阳增封。寻征为领军将军、侍中。

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

后为都督、雍州刺史。范作牧莅人，甚得时誉，抚循将士，尽获欢心。于是养士马，修城郭，聚军粮于私邸。时庐陵王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S称范谋乱。范亦驰S自理，武帝恕焉。时论者犹谓范欲为贼。又童谣云："莫匆匆，且宽公，谁当作天子，草覆车边已。"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

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　声闻四方。范以名应谣言而求为公，未几，加开府仪同三司。范心密喜，以为谣验，武帝若崩，诸王必乱，范既得F，又有重名，谓可因机以定天下。乃更收士F，希望非常。

太清元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帝默然曰："会理何如？"对曰："陛下得之，臣无恨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版屋，冠以牛皮。帝闻不悦，行至宿预，贞阳侯明请行，又以明代之，而以范为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寻迁南豫州刺史。

侯景败于涡阳，退保寿阳，乃改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时景不臣□叮□堵骠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围都，范遣世子嗣与裴之高等入援。迁开府仪同三司。台城不守，范乃弃合肥，出守东关，请兵于魏，遣二子为质。魏人据合肥，竟不助范。范进退无计，乃泝流西上，军于枞阳，遣信告寻阳王大心。大心要还九江，欲共兵西上。范得书大喜，乃引军至盆城，以晋熙为晋州。遣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辄更改易。于是寻阳政令所行，唯存一郡，又疑畏范，市籴不通。范乃复遣其弟观甯侯永将兵通南川，助庄铁。时二镇相猜，无复图贼之志。范数万之F，皆无复食，人多饿死。范竟发背而薨。F秘不发丧，奉弟南安侯恬为主，有F数千。范将侯瑱袭庄铁于豫章，杀之，尽并其军。乃迎丧往郡，于松门遇风，柩沈于水，求得之。及于庆之逼豫章，侯瑱以范子十六人降贼，贼尽于石头坑杀之。

世子嗣字长胤，容貌丰伟，腰带十围。性骁果，有胆略，倜傥不护细行，而复倾身养士，皆得死力。范之薨也，嗣犹据　晋熙，城中食尽，士皆乏绝。侯景遣任约攻嗣。时贼方盛，咸劝且止。嗣按剑叱之曰："今日之战，萧嗣效命死节之秋也。"及战，遇流矢中颈，不许拔，带箭手杀数人，贼退方命拔之，应时气绝。妻子为任约所禽。初，范既与寻阳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犹未敢发范丧。

范弟谘字世恭，位卫尉卿，封武林侯。简文即位之后，景周卫转严，外人莫得见，唯谘及王克、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与之讲论六艺，不辍于时。及南康王会理事败，克、不害惧祸乃自疏，谘不忍离帝，朝觐无绝。贼恶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杀谘于广莫门外。

谘弟修字世和，封宜丰侯。局力贞固，风仪严整。九岁通论语，十一能属文。鸿胪卿裴子野见而赏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艰，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风，前后部伍多致沈溺，修抱柩长号，血泪俱下，随波摇荡，终得无佗。葬讫，因庐墓次。先时山中多猛兽，至是绝□R澳裱贬颍□芩揲苡睢N涞?嘉之，以班告宗室。

为兼卫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卫，武帝视之移辇。初，嗣王范为卫尉，夜中行城，常因风便鞭棰宿卫，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职，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问其故，曰“夜中警逴，实有其劳，主上慈爱，闻之容或赐止。违诏则不可，奉诏则废事。且胡质之清，尚畏人知，此职司之常，何足自显。”闻者叹服。

时王子侯多为近畿小郡，历试有绩，乃得出为边州。帝以修识量宏达，自卫尉出镇锺离，徙为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移风改俗，人号慈父。长史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责。功曹史琅邪王廉劝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无德所致,捕之何补。”言卒，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适有台使见之，具言于帝，玺书劳问，手诏曰：“犬牙不入，无以过也。”州人表请立碑颂德。嗣王范在盆城，颇有异论，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諧。修深自分释，求送质子，并请助防。武陵王乃遣从事中郎萧固谘以当世之事，具观修意。修泣涕为言忠臣孝子之节，王敬纳之。故终修之时，不为不义。一夕，忽有狗据修所卧床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垒。

承圣元年，魏将达奚武来攻，修遣记室参军刘璠至益州，求救于武陵王纪，遣将杨干运援之，拜修随郡王。璠还至嶓冢，乃降于魏，干运班师。璠至城下，说城中降魏。修数之曰：“卿不能死节，反为说客邪！”命射之。间信遣至荆州，元帝遣与相闻。

修中直兵参军陈晷甚勇有口，求为觇候，见获，以辞烈被害。乃遣谘议虞馨致武牛酒。武谓曰：“梁已为侯景所败，王何为守此孤城？”修答守之以死，誓为断头将军。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书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礼之甚厚，未几令还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为纲纪之仆。元帝虑其为变，中使觇伺，不绝于道。至之夕，命劫窃之。及旦，修表输马仗而后帝安。修入覲，望合悲不自胜，元帝亦恸，尽朝皆泣。

寻拜湘州刺史。长沙频遇兵荒，人户凋弊。修劝穑务分，未期，流人至者三千馀家。元帝多忌，动加诛翦。修静恭自守，埋声晦□T□垡嘁

宰谑页つ辏□钕嗑蠢瘛＜敖□瓯晃□手粒?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灭。敬帝立，遥授修太尉，迁太保。时王室浸微，修虽图义举，力弱不能自振，遂发背欧血而薨，年五十二。

修弟泰字世怡，封丰城侯。历位中书舍人，倾竭财#，以事时要，超为谯州刺史。江北人情犷强，前后刺史并绥抚之。 泰至州，便遍发人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于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

始兴忠武王憺字僧达，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齐为西中郎外兵参军。武帝起兵，憺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南平王伟留守。齐和帝即位，以憺为给事黄门侍郎。时巴东太守萧惠训子澋缺?逼荆州，萧颖胄暴卒，尚书仆射夏侯详议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将吏赴之，以书喻澋冉越怠J嵌□□涞燮浇Y□C髂辏?和帝诏以憺为都督、荆州刺史。

天监元年，加安西将军，封始兴郡王。时军旅之后，公私匮乏，憺厉精为政，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穷困，人甚安之。是岁嘉禾生，一茎六穗，甘露降于黄合。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长二丈出遶祠坛，俄而注雨，岁大丰。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开导物情，辞讼者皆立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下无滞狱。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坏，憺亲率将吏，冒雨赋丈尺筑之，而雨甚水壮，F皆恐，或请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乃登堤叹息，终日辍膳，刑白马祭江神。酹酒于流，以身为百姓请命，言终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数百家见水长惊走，登屋缘树。憺募人救之，一口赏一万。估客数十人应募，洲人皆以免，吏人叹服，咸称神勇。又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失田者与粮种。是岁嘉禾生于州界，吏人归美焉。

七年，慈母陈太妃薨，水浆不入口六日，居丧过礼，武帝优诏勉之，使摄州任。是冬，诏征以本号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

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 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憺至州，停断严切，百姓以苏。又兴学校，祭汉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

十四年，迁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将之雍州，薨于道。

憺闻丧自投于地，席稿哭泣，不饮不食者数日，倾财#赙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称其悌。

十八年，征为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即开府黄合。薨，二宫悲惜，舆驾临幸者七焉。赠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梦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颇恶之，数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闻薨，皆哭于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映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映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谓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

起家淮南太守，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让焉。映美容仪。普通二年，封广信县侯。丁父忧，隆冬席地，哭不绝声，不尝谷粒，唯饮冷水，因患症结。除太子洗马。诏以憺艰难王业，追增国封。嗣王陈让，既不获许，乃乞颁邑诸弟。帝许之，改封新渝县侯。后居太妃忧泣血，三年服阕，为吴兴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谷生武康，凡二十二处，自此丰穰。映制嘉谷颂以闻，中诏称美。

后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怀之。常载粟帛游于境内，遇有贫者，即以振焉。胜境名山，多所寻履。及征将还，锺离人顾思远挺叉行部伍中。映见甚老，使人问，对曰："年一百一十二岁。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尽。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无孙息，家阙养乏，是以行役。"映大异之，召赐之食，食兼于人。检其头有肉角长寸，遂命后舟载还都，谒见天子。与之言往事，多异所传，擢为散骑侍郎，赐以奉宅，朝　夕进见，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岁，不复能食谷，唯饮曾孙妇乳。简文帝命劳之，赐以束帛。荆州上津乡人张元始年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至年九十七方生儿，儿遂无影。将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树木处处履行，少日而终，时人以为知命。湘东王爱奇重异，遂留其枕。

映后历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广州刺史，卒官，謚曰宽侯。

映弟晔字通明，美姿容，善谈吐。初封安陆侯。憺特所锺爱，常目送之曰："吾所深忧。"左右问其故，答曰："其过俊发，恐必无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释带，言与泪并。憺薨，扶而后起。服阕，改封上黄侯，位兼宗正卿。简文入居监抚，晔献储德颂，迁给事黄门侍郎。

出为晋陵太守。美才仗气，言多激扬。常乘折角牛，榖木履，被服必于儒者。名盛海内，为宗室推重，特被简文友爱。与新渝、建安、南浦并预密宴，号东宫四友。简文日有五六使来往。晔初至郡，属旱，躬自祈祷，果获甘润。郡雀林村旧多猛兽为害，晔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晔寝疾历年，官曹壅滞，有司案謚法“言行相违曰替”，乃謚替侯。

论曰：自昔王者创业，莫不广植亲亲，割裂州国，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于鲁、卫，磐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远遵前轨，蕃屏懿亲，至于戚枝，咸被任遇。若萧景才辩，固亦梁之令望者乎。临川不才，频叨重寄，古者睦亲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则有之矣。而宏屡黩\典，一挠师徒，梁之不纲，于斯为甚。正德秽行早显，逆心夙构，比齐襄而□?匹，似吴濞而势不侔，徒为贼景之阶梯，竟取国败而身灭，哀哉！安成、南平、鄱阳、始兴俱以名□琶溃□且嘤辛褐□洹?平也。

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梁武帝诸子

武帝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综。董昭仪生南康简王绩。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葛修容生武陵王纪。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小字维摩，武帝长子也。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时徐元瑜降；而续又荆州使至，云："萧颖胄暴卒。"时人谓之三庆。少日而建邺平，识者知天命所集。

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时年幼，依旧居于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六月庚戌，出居东宫。

太子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

年十二，于内省见狱官将谳事。问左右曰："是阜衣何为者？"曰："廷尉官属。"召视其书，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统幼，紿之曰："得。"其狱皆刑罪上，统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狱，不知所为，具言于帝，帝笑而从之。　自是数使听讼，每有欲宽纵者，即使太子决之。建康县谳诬人诱口，狱翻，县以太子仁爱，故轻当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纵不以其罪罪之，岂可轻罚而已，可付冶十年。"

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緌缨，至是诏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F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谛、法身义。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三年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

太子以为疑，命仆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踰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　　。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请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踰月不举乐’。刘仆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后，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尝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　　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议，称“慕悼之解，宜终服月”。于是付典书遵用，以为永准。

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武帝敕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粥。”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武帝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瘦。我比更无馀病，政为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俟我恒尔悬心。”虽屡奉敕劝逼，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每所奏谬误巧妄，皆即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性宽和容F，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着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出宫二十馀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军北侵，都下米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　　密加振赐，人十石。又出主衣绢帛，年常多作襦裤，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槥。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变色。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吴兴郡屡以水灾不熟，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节发吴、吴兴、信义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闻当遣王弈等上东三郡人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暂劳永逸，必获后利。未萌难睹，窃有愚怀。所闻吴兴累年失收，人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义去秋有稔，复非恒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皆不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人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人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离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武帝优诏以喻焉。

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

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S。及稍笃，左右欲S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暴恶，驰S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帝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闻丧皆哀恸。

太子性仁恕，见在宫禁防捉荆子者，问之，云以清道驱人。太子恐复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频食中得蝇虫之属，密置柈边，　恐厨人获罪，不令人知。又见后合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摊者法，士人结流徒，庶人结徒。太子曰："私钱自戏，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岁，士人免官。狱牒应死者必降长徒，自此以下莫不减半。

所着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薨后，长子东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誉封河东郡王，曲江公察封岳阳郡王，譬封武昌郡王，鉴封义阳郡王，

各二千户。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仪，唯别立金华宫为异。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噂諧，故各封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阳王察流涕受拜，累日不食。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S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S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太子冤，挥泪诛之。邈之兄子僧隆为宫直，前未知邈之侄，即日驱出。

先是人间谣曰：“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当开复未开，使我心徘徊。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云帝哭也。欢前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书舍人臧厥追欢于崇正殿解发临哭。欢既嫡孙，次应嗣位，而迟疑未决。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 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欢止封豫章王还任。往谣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复还徐方之象也。欢字孟孙，位云麾将军、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栋嗣。

栋字元吉。及简文见废，侯景奉以为主。栋方与妃张氏锄葵，而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而升辇。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回风从地涌起，翻飞华盖，径出端门，时人知其不终。于是年号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蔡氏为敬皇后，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为皇后。未几，行禅让礼，栋封淮阴王，及二弟桥、樛，并锁于密室。景败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于道，崱去其锁。弟曰：“今日免横死矣。”栋曰：“倚伏难知，吾犹有惧。”初，王僧辩之为都督，将发，谘元帝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有何仪注？”帝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行忍酷。会简文已被害，栋等与买臣遇见，呼往船共饮，未竟，并沈于水。

河东王誉字重孙，普通二年，封枝江县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东郡王。累迁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未几，侯景寇建邺，誉入援，至青草湖，台城没，有诏班师。誉还湘镇。

时元帝军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张缵密报元帝曰：“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将来袭江陵。”元帝甚惧，沈米断缆而归。因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督其粮F。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使三反，誉并不从。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为誉败死。又令信州刺史鲍泉讨誉，并陈示祸福。誉谓曰：“欲前即前，无所多说。”泉军于石椁寺，誉逆击不利而还。泉进军橘洲，誉攻之又见败。于是遂围之。誉幼而骁勇，马上用弩，　　兼有胆气，能抚士卒，甚得F心。元帝又遣领军王僧辩代鲍泉攻誉。誉将溃围而出，会其麾下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遂被执。谓守者曰：“勿杀我，得一见七官，申此谗贼，死无恨。”主者曰：“奉令不许。”遂斩首，送荆镇。元帝返其首以葬焉。

初，誉之将败，引镜照面，不见其头。又见长人盖屋，两手据地噉其脐。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出，不知所在。誉甚恶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综字世谦，武帝第二子也。天监三年，封豫章郡王。累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入为侍中、镇右将军。

初，综母吴淑媛在齐东昏宫，宠在潘、馀之亚。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淑媛宠衰怨望。及综年十四五，恒梦一年少肥壮自挈其首对综，如此非一，综转成长，心惊不已。频密问淑媛曰：“梦何所如？”梦既不一，淑媛问梦中形色，颇类东昏。因密报之曰：“汝七月日生儿，安得比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综相抱哭，每日夜恒泫泣。又每静室闭户，藉地被发席蟆G岵坪檬浚□质┌魂。?唯留身上故衣，外斋接客，分粗服。厨库恒致罄乏。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尝有人士姓王，以屯踬投告综。于时大乏，唯有眠床故阜复帐，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风云之会，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怀，唯武帝不疑。

及长有才学，善属文。武帝御诸子以礼，朝见不甚数。综恒怨不见知。每出蕃，淑媛恒随之至镇。时年十五，尚裸袒嬉戏于前，昼夜无别。妃袁氏，尚书令昂之女也。淑媛恒节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内外咸有秽声。

综后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马，暴杀驹犊。常阴服微行，着乌丝布帽。夜出无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数　　术。性聪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辄忿恚形于T色。帝性严，群臣不敢轻言得失，凡综所行，弗之知也。于徐州还，频裁表陈便宜，求经略边境。帝并优敕答之。徐州所有练树，并令斩杀，以帝小名练故。累致意尚书仆射徐

勉，求出镇襄阳。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饷以白团扇，图伐檀之诗，言其贿也。

在西州，于别室岁时设席，祠齐氏七庙。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馀日，潜杀之。既瘗，夜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其酷忍如此。每对东宫及诸王辞色不恭逊。尝改岁后，问讯临川王巨集，出至中合，登宏羊车次遗粪而出。居都下所为多如此者。

普通四年，为都督、南兖州刺史。颇勤于事，而不见宾客。其辞讼则隔帘理之。方幅出行，垂帷于舆，每云恶人识其面也。

初，齐故建安王萧宝寅在魏，综求得北来道人释法鸾使入北通问于宝寅，谓为叔父。襄阳人梁话母死，法鸾说综厚赐之，言终可任使。综遗话钱五万。及葬毕，引在左右。法鸾在广陵，往来通魏尤数，每舍淮阴苗文宠家。言文宠于综，综引为国常侍。

六年，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综都督F军，权镇彭城，并摄徐州府事。武帝晓别玄象，知当更有败军失将，恐综为北所擒，手敕综令拔军。每使居前，勿在人后。综恐帝觉，与魏安丰王元延明相持，夜潜与梁话苗文宠三骑开北门，涉汴河，遂奔萧城。自称队主，见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问其名氏，不答，曰："殿下问人有见识者。"延明召使视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执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阳。及旦，斋内诸合犹闭不开，F莫知所以，唯见城外魏军叫曰："汝豫章王　昨夜已来在我军中。"城中既失王所在，F军乃退，不得还者甚F。湘州益阳人任焕常有骓马，乘之退走。焕脚为抄所伤，人马俱弊，焕于桥下歇，抄复至。焕脚痛不复得上马，于是向马泣曰："骓子，我于此死矣。"马因跪其前脚，焕乃得上马，遂免难。综长史江革、太府卿祖恒并为魏军所禽，武帝闻之惊骇。

综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阳王，梁话、苗文宠并为光禄大夫。综改名赞字德文，追服齐东昏斩衰，魏太后及群臣并吊。

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绝其属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诏复属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鸩而卒，有诏复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丧。

及萧宝寅据长安反，综复去洛阳欲奔之。魏法，度河桥不得乘马，综乘马而行，桥吏执之送洛阳。魏孝庄初，历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S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未几，终于魏。

初，综在魏不得志，尝作听锺鸣、悲落叶以申其志，当时莫不悲之。后梁人盗其柩来奔，武帝犹以子礼祔葬陵次。

直字思方，位晋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简王绩字世谨，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监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为南徐州刺史。时年七岁，主者有受货洗改解书，长史王僧孺弗之觉，绩见而诘之，便即首服，F咸叹其聪警。

十七年，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称。寻有诏征还，百姓曹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称绩尤异一十五条，乞留为州任。优诏许之。普通四年，征为侍中、云麾将军，领石 头戍军事。五年，出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忧，居丧过礼，固求解职。乃征授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寻加护军。羸瘠，不亲视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曰简。

绩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俭约。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后，少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子会理嗣。

会理字长才，少聪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为武帝所爱，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十五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赃货，收送建邺 。纳叹曰 ：“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厚送资粮，数遣慰喻。令心腹于青草湖为盗，杀纳百口俱尽。累迁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F军北侵，至彭城，为魏师所败，退归本镇。

二年，侯景围城，会理入援。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外托赴援，实谋袭广陵。会理击破之，方得进路。台城陷，会理归镇。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武帝手敕召会理。其僚佐曰：“绍先书岂天子意。”咸劝拒之。会理用其典签范子鸾计，曰：“天子年尊，受制贼虏，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岂得违背。且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都，图之肘腋。”遂纳绍先。绍先入，以乌幡麾F，单马遣之至都。景以为司空兼尚书令。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劝等潜布

腹心，要结壮士。时范阳祖皓斩董绍先，据广陵城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皓败，辞相连及。侯景矫诏免会理官，犹以白衣领尚书令。

是冬，景往晋熙，都下虚弱，会理复与柳敬礼及北兖州司马成钦谋之。敬礼曰："举大事必有所资，今无寸兵，安可以动。"会理曰："湖熟有吾故旧三千馀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　事必有成。纵景后归，无能为也。"敬礼曰"善"。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建安侯贲以谋告王伟，伟遂收会理及其弟通理。

时有钱唐褚冕，会理之旧，亦囚于省，问事之所起，考掠千计，终无所言。会理隔壁闻之，遥曰："褚郎，卿岂不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伟害会理等，冕竟以不服，伟赦之。会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马，封祈阳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耳。"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哀感，为之停者三人。服阕见武帝，升殿，又悲不自胜，帝为之收涕，谓左右曰："此儿大必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乐县侯。

乂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读书见忠臣烈士，未尝不废卷叹曰："一生之内，当无愧古人。"博览多识，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并为立碑，制文甚美。

及侯景内寇，乂理聚客赴南兖州，随兄会理入援。及城陷，又随会理还广陵，因入齐为质乞师。行二日，会景遣董绍先据广陵，遂追获之，防严不得与兄相见。乃耷胂然苟迹□氪悄福?因谓其姊安固主曰："兄若至，愿使善为计自勉，勿顾以为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贞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赠之。贞怪不受，乂理曰："后当见忆。"会祖皓起兵，乂理奔长芦，为景所害。元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庐陵威王续字世欣，武帝第五子也。天监八年，封庐陵王。少英果，膂力绝人，弛射应发命中。武帝叹曰："此我之任城也。"尝弛射于帝前，续中两獐，冠于诸人。帝大悦。中大通二年，为都督、雍州刺史、甯蛮校尉。大同元年，迁江州刺史，　又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为都督、荆州刺史。薨，赠司空，謚曰威。

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贵嫔之力，故元帝与简文相得，而与庐陵王少相狎，长相谤。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自是二王书问不通。及续薨，元帝时为江州，闻问，入合而跃，屧为之破。寻自江州复为荆州，荆州人迎于我境，帝数而遣之，吏人失望。

续多聚马仗，蓄养趫雄，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临终有S，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送所上金银器千馀件，武帝始知其富。以为财多德寡，因问宣融曰："王金尽于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夫王之过如日月之蚀，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帝意乃解。

世子凭以罪前诛死，次子应嗣。应不慧，王薨，至内库阅珍物，见金铤，问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特乞汝。"他皆此类。

邵陵携王纶字世调，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牍。天监十三年，封邵陵郡王。

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冢隶。尝问卖夔者曰："刺史何如？"对者言其躁虐，纶怒，令吞夔以死，自是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着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帝始严责，纶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驉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 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大通元年，复封爵。

中大通四年，为扬州刺史。纶素骄纵，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疋，拟与左右职局防合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台续使少府市采，经时不能得，敕责，府丞何智通具以闻，因被责还第。恒遣心腹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于路寻目智通，于白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于背。智通以血书壁作"邵陵"字乃绝，遂知之。帝悬钱百万购贼，有西州游军将宋鹊子条姓名以S，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于内人槛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骁勇，踰墙突围，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雇百姓食撤一脔，赏钱一千。徒党并母肉遂尽。

纶锁在第，舍人诸昙粲并主帅领仗身守视。免为庶人。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后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座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大为武帝赏，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旬日间，拜郢州刺史。

太清二年，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景构逆，加征讨大都督，率F讨景。将发，帝诫曰：“侯景小竖，颇习行阵，未可以一战即殄，当以岁月图之。”纶发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荡舟将覆，识者尤异之。及次锺离，景已度采石，纶乃昼夜兼道，旋军入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丰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骑三万发京口，将军赵伯超请从径路直指锺山，出其不意，纶从之。F军奄至，贼徒大骇，分为三道攻纶，纶大破之。翌日，贼又来攻，日晚贼稍退。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贼回拒骏，骏部乱，贼因逼大军，大军溃。 纶至锺山战败，奔还京口。军主霍俊见获，贼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扌碇□□嗽唬骸巴跣∈Ю□□?粮尽还京口。俊为托逻所获，非军败也。”贼以刀背驱其髀，俊色不变，贼义而舍之。俊，中书舍人灵超子也。

三年正月，纶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至骠骑洲，进位司空。台城陷，纶奔禹穴，东土皆附。临城公大连惧将害己，乃图之。纶觉乃去。至寻阳，寻阳公大心欲以州让之，不受。

大宝元年，纶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纶不受。乃上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纶于是置百官，改听事为正阳殿，内外斋省悉题署焉。而数有变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帐，无何风起，飘没于江。

于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誉请救于纶，纶欲往救之，为军粮不继遂止。乃与元帝书曰：“道之斯美，以和为贵，况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敌犹强，天雠未雪。余尔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弗亡。夫征战之理，义在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政为蕃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谓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元帝复书，陈誉有罪不可解围之状。纶省书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于是大修器甲，将讨侯景。

元帝闻其盛，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纶将刘龙武等降僧

辩，纶遂与子踬等十馀人轻舟走武昌。沙门法磬与纶有旧，藏之岩石之下。时纶长史韦质、司马姜伟先在外，闻纶败，驰往迎。元帝复遣将徐文盛追攻之。纶复收卒屯于齐昌郡，将引魏军共攻南阳。侯景将任约袭纶，纶败走。定州刺史田龙祖　迎纶，纶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纶之故吏，开城纳之。纶乃修复城池，收集士卒，将攻竟陵。魏闻之，遣大将杨忠、仪同侯几通攻破城，执纶，纶不为屈。通乃卧大鼓，使纶坐上杀之，投于江岸，经日色不变，鸟兽莫敢近。时飞雪飘零，尸横道路，周回数步，独不沾洒。旧主帅安陆人郝破敌敛之于襄阳。葬之日，黄雪雰糅，唯冢圹所独不下雪。杨忠知而悔焉，使乙太牢往祭殡焉。百姓怜之，为立祠庙。岳阳王察遣迎丧，葬于襄阳望楚山南，赠太宰，謚曰安。后元帝议追加謚，尚书左丞刘瑴议，謚法“怠政交外曰携”。从之。

纶任情卓越，轻财爱士，不竞人利，府无储积。闻有辄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归之。初镇京口，大造器甲，既涉声论，投之于江。及后出征，戎备颇阙，乃叹曰：“吾昔造仗，本备非常，无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讨抄，卒无所资。”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及庐陵之没，纶觖望滋甚,于是伏兵于莽，用伺车驾。而台舍人张僧胤知之，其谋颇泄。又纶献曲阿酒百器，上以赐寺人，饮之而毙。上乃不自安，颇加卫士，以警宫内。于是传者诸相疑阻，而纶亦不惧。武帝竟不能有所废黜，卒至宗室争竞，为天下笑。

长子坚字长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隶，性颇庸短，尝与所亲书，题云“嗣王”。其人得书大骇，执以谏坚，坚曰：“前言戏耳。”人曰：“不愿以此为戏耳。”侯景围城，坚屯太阳门，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太清三年，坚书佐董勋华、白昙朗等以坚私室酝酿，亟有烹宰，不相沾及，忿恨，夜遣贼登楼，城遂陷，坚遇害。弟确。

确字仲正，少骁勇，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除秘书丞，武帝谓曰：“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为正阶侯，复徙封永安。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以为狂。左右或进谏，确曰：“听吾为国家破贼，使汝知之。”

锺山之役，确所向披靡，群贼惮之。确每临阵对敌，意甚详赡，带甲据鞍，自朝及夕，驰骤往返，不以为劳，诸将服其壮勇。军败，贼使负炮，不之知也。确因隙自拔，得达朱方。

及后侯景乞盟，惮确及赵威方在外，虑为后患，S求召确入城。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广州刺史。确知此盟多贰，城必沦没，欲先遣赵威方入，确因南奔。纶闻之，逼确使入。确犹不肯，纶流涕谓曰：“汝欲反邪！”时台使周石珍在坐，确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以意而推，其事可见　　。今召我入，未见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岂得辞。”确执意犹坚，纶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卿为我斩之。当齎首赴阙。”伯超挥刃眄曰：“我识君耳，刀岂识君。”确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复围城，城陷，确排闼入S。时武帝方寝，确曰：“城已陷矣。”帝曰：“犹可一战不　？”对曰　：“人心不可。臣向格战不禁，缒下仅得至此。”武帝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幸不累子孙。”乃使确为慰劳文，谓曰：“尔速去谓汝父，无以二宫为念。”

及出见景，景爱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后从景仰见飞鸢，群贼争射不中，确射之应弦即落。贼徒忿嫉，咸劝除之。先是纶遣典签唐法隆密导确，确谓使者曰：“侯景轻恌，可一夫力致。确不惜死，欲手刃之。卿还S家王，愿勿以一子为念。”后与景猎锺山，同逐禽，引弓将射景，弦断不得发，贼觉杀之。

武陵王纪字世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宽和，喜怒不形于　色，勤学有文才。天监十三年，封武陵王。寻授扬州刺史。中书诏成，武帝加四句曰：“贞白俭素，是其清也；临财能让，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无留，是其勤也。”纪特为帝爱，故先作牧扬州。

大同三年，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远固辞，帝曰：“天下方乱，唯益州可免，故以处汝，汝其勉之。”纪歔欷，既出复入。帝曰：“汝尝言我老，我犹再见汝还益州也。”纪在蜀，开建宁、越嶲，贡献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绩，加开府仪同三司。　　初，天监中，震太阳门，成字曰：“绍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当之，于是朝野属意焉。及侯景陷台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硖，出武帝密敕，加纪侍中、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承制。大宝元年六月辛酉，纪乃移告诸州征镇，遣世子圆照领二蜀精兵三万，受湘东王绎节度。绎命圆照且顿白帝，未许东下。七月甲辰，湘东王绎遣鲍检报纪以武帝崩问。十一月壬寅，纪总戎将发益镇，绎使胡智监至蜀，以书止之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又别纸云：“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二年四月乙丑，纪乃僭号于蜀，改年曰天正，暗与萧栋同名。识者尤之，以为于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纪又立子

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竟陵王，圆普南谯王，圆肃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撝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并固谏，皆杀之。僧略，僧辩弟；怦，勉从子也，以谏，且以怦与将帅书云“事事往人口具”，以为反于己,诛之。永丰侯撝叹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国之基也，今乃诛之，不亡何待。”又谓所亲曰：“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为谓‘二月 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 。今年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万州刺史宋箬袭圆照于白帝，圆照弟圆正时为西阳太守，召至，锁于省内。

初，杨干运求为梁州刺史不得，纪以为潼州刺史。杨法深求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为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获所请，各遣使通西魏。及闻魏军侵蜀，纪遣其将谯淹回军赴援，魏将尉迟迥逼涪水，杨干运降之。迥即趋成都。

五月己巳，纪次西陵，军容甚盛。元帝命护军将军陆法和立二城于峡口，名七胜城，锁江以断峡。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甚忧。法和告急，旬日相继。元帝乃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将军刘棻共约西赴。六月，纪筑连城，攻绝铁锁。元帝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配F一旅上赴。纪之将发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无雨而水长六尺。刘孝胜喜曰：“殆天赞也。”将至峡，有黑龙负舟，其将帅咸谓天助。及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师老粮尽，智力俱殚。又魏人入剑阁，成都虚弱，忧懑不知所为。

先是，元帝已平侯景，执所俘馘，频遣报纪。世子圆照镇巴东，留执不遣。S纪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灭，疾下大军。”纪谓为实然，故仍率F沿江急进。于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圆照责之。圆照曰：“侯景虽诛，江陵未服，宜速平荡。”纪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F，敢谏者死。蜀中将卒日夜思归。所署江州刺史王开业进曰：“宜还救根本，更思后图。”诸将佥以为然。圆照、刘孝胜独言不可，纪乃止。既而闻王琳将至，潜遣将军侯叡傍险出法和后，临水筑垒御琳及法和。元帝书遗纪，遣光州刺史郑安中往喻意于纪，许其还蜀，专制峭方。纪不从命，报书如家人礼。既而侯叡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元帝乃与 纪书曰：“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铄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睠西顾，我劳如何。自獯丑凭陵，羯胡叛换，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

尽言。”大智，纪别字也。帝又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圆正在狱中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帝看诗而泣。

纪频败，知不振，遣署度支尚书乐奉业往江陵论和缉之计。元帝知纪必破，遂拒而不许，于是两岸十馀城遂俱降。游击将军樊猛率所领至纪所，纪在船中遶床而走，以金掷猛等曰　：“此顾卿送我一见七官，卿必当富贵”猛曰：“天子何由可见。杀足下，此金何之。”犹不敢逼，围而守之。法和驰S，上密敕樊猛曰：“生还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简、张天成拔刃升舟，犹左右奔掷。第五子圆满驰来就父，纪首既落，圆满躯亦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问圆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圆照曰：“失计，愿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圆照字明周，中大同初，为益州东斋郎、宋甯宋兴二郡太守。远镇诸王世子皆在建邺质守，帝特爱纪，故遣以副纪。纪之构衅，悉其谋也。次弟圆正先见锁在江陵，及纪既以兵终，元帝使谓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圆正既奉此问，便号哭尽哀。以祸难之兴皆由圆照，于是唯哭世子，言不绝声。上谓圆正闻问悲感，必应自杀，频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狱。及见圆照曰：“阿兄，何乃乱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圆照更无所言，唯云计误。并命绝食于狱，齧臂　啖之，十三日死，天下闻而悲之。

圆正字明允，纪第二子。美风仪，善谈论，宽和好施，爱接士人。封江安侯。历西阳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F。及侯景作逆，圆正收兵F且一万，后遂跋扈中流，不从王命。及景破，复谋入蜀。元帝将图之，署为平南将军。及至弗见，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

时纪称梁王。及纪败死，为有司奏请绝纪属籍，元帝许之，赐姓饕餮氏。纪最为武帝所爱。武帝诸子罕登公位，唯纪以功业显着，先S黄扉。兄邵陵王纶屡以罪黜，心每不平。及闻纪为征西，纶抚枕叹曰：“武陵有何功业，而位乃前我？朝廷愦愦，似不知人。”武帝闻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勋，汝有何绩。”

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内厩，开寝殿以通之，日落，辄出步马。便骑射，尤工舞摺＞湃战参洌□□齑倍印＜拔殴□眩□搅抛粼唬骸捌吖?文士，岂能匡济。”既东下，黄金一斤为饼，百饼

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每战则悬金帛以示将士，终不赏赐。甯州刺史陈知祖请散金银募勇士，不听，恸哭而去。自是人有离心，莫肯为用。纪颇学观占，善风角，亦知不复能济。瞻望气色，叹吒天道，椎床声闻于外。有请事者，以疾辞不见。既死，埋于沙洲，不封无榇。元帝以刘孝胜付廷尉，寻免之。

初，纪将僭号，祆怪不一，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其茎四十有六，霾靡可爱，状似荷花。识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时蜀知星人说纪曰："官若东下，当用申年，太白出西，　从之为利。申岁发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发蜀之岁，太白在西，比及明年，则已东出矣。

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夫言附正直，□诠b矗□?目会心，无施不可。至乃离父子，间兄弟，废楚嫡，疏汉嗣，可为太息，良非一涂。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综处秦政之疑，怀负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庐陵多财为累，雄心自立，未及骋暴，早没为幸。南康为政有方，居丧以礼，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险躁，人道顿亡，晚致勤王，其殆优矣。武陵地居势胜，卒致倾覆，才轻志大，能无及乎。

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梁简文帝诸子 元帝诸子

简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陈淑容生寻阳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临、安陆王大春。谢夫人生浏阳公大雅。张夫人生新兴王大庄。包昭华生西阳王大钧。范夫人生武甯王大威。褚修华生建平王大球。陈夫人生义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绥建王大挚。其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汝南王大封、乐良王大圜，并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训，早亡无封。其馀不知不载。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简文嫡长子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邺，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简文即位。六月丁亥，立为皇太子。

大宝二年八月，景废简文，将害太子。时景党称景命召之，太子方讲老子，将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T色不变，徐曰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将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乃指系帐竿下绳，命取绞之而绝 。时年二十八 。

太子性宽和，兼神用端嶷，在贼中每不屈意。左右窃问其故，答曰：“贼若未须见杀，虽复陵傲呵叱，其终不敢言。若见害时至，虽一日百拜，无益于死。”问者又曰：“官今忧逼 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贼前，若诸叔外来，平夷羯寇，必前见杀，然后就死。若其遂开拓上流，必先见杀，后取富贵。何能以无益之愁，横忧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败归，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枞阳浦，舟中腹心并劝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国家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谓避贼。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便涕泗呜咽，命即前进。贼以太子有器度，每惮之。恐为后患，故先及祸。承圣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庙阴室。

寻阳王大心字仁恕，简文第二子也。幼而聪朗，善属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孙封当阳县公。大同元年，为都督、郢州刺史，时年十三。简文以其幼，戒之曰：“事无大小，悉委行事。”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F皆惊服。太清元年，为云麾将军、江州刺史。贪冒财贿，不能绥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与上流诸军赴援宫阙。三年，台城陷，上甲侯萧韶南奔宣密诏，加散骑常侍，进号平南将军。大

宝元年，封寻阳王。

初，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来奔。大心以铁旧将，厚为其礼，军旅之事，悉以委之，以为豫章内史。景数遣军西上寇抄，大心辄令铁击破之，禽其将赵加娄，贼不能进。时鄱阳王范率F弃合肥，屯于栅口，待援兵总集，欲俱进。大心闻之，遣要范西上，以盆城处之，廪馈甚厚，欲与戮力共除祸难。会铁据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讨之，铁败乞降。鄱阳世子嗣先与铁善，乃谓范曰："昔与铁游处，其人才略从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领，请援之。"乃遣将侯瑱救铁，夜破韦约等营。大心大惧。于是二蕃衅起。

景将任约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败绩，时帐下 犹有勇士千余人，咸说曰："既无粮储，难以守固，若轻骑往建州，以图后举，策之上也。"其母陈淑容不从，抚胸恸哭，大心乃止，遂与约和。二年，将遇害，遶床谓贼厢公王僧贵曰："我以全州归命，何忍相苦。"乃见射而殒。

临川王大款字仁师，简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县公，位中书侍郎。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改封临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临字仁宣，简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甯国县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忧，哭泣毁瘠，以孝闻。后入国学，明经射策甲科，拜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十一年，长兼侍中，出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乱，屯端门，都督城南诸军事。大宝元年，封南海郡王，出为都督、东扬州刺史，又除吴郡太守。时张彪起义于会稽，吴人陆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劝大临投之。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挠败，以我说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连字仁靖，简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属文。举止风流，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临城县公。七年，与南海王俱入国学，并射策甲科，皆拜中书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连与兄大临并从。武帝问曰："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敕令给马试之。大连兄弟据鞍往还，各得驰骤之节。帝大说，即赐所乘马。及为S谢，辞又甚美。帝他日谓简文曰："昨见大临、大连，风韵可爱，足慰吾老年。"迁给事黄门侍郎，转侍中。

太清元年，出为东扬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邺，大连率F四万来赴。及

台城没，援军散还东扬州。会稽丰沃，粮仗山积，东人惩景苛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连弃城走，追及于信安县，大连犹醉弗之觉。于是三吴悉为 贼有。大宝元年，封南郡王。贼遣将赵伯超、刘神茂来攻。大连专委部将留异，以城应贼，大连弃走，为贼所获。侯景以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陆王大春字仁经，简文第六子也。少博涉书记，善吹笙。天性孝谨，体貌瑰伟，腰带十围。大同六年，封西丰县公，拜中书侍郎。后为甯远将军，知石头戍军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随邵陵王入援，战于锺山。军败，肥大不能行，为贼所获。大宝元年，封安陆郡王，出为东扬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阳王大成字仁和，简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山阳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改封桂阳王。大成性甚凶粗，兼便弓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谓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简文第九子也。初封临汝公。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浏阳公大雅字仁风，简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浏阳县公。少聪警，美姿仪，特为武帝所爱。台城陷，大雅犹命左右格战。贼至渐F，乃自缒而下，发愤感疾薨。

新兴王大庄字仁礼，简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动。大同九年，封高唐县公。大宝元年，封新兴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阳王大钧字仁博，简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戏弄。年七岁，武帝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令讽诵，即诵周南，音韵清雅。帝重之，因赐王羲之书一卷。大宝元年，封西阳郡王，位丹阳尹。二年，监扬州，遇害。

武甯王大威字仁容，简文第十五子也。美风仪，眉目如画。大宝元年，封武甯郡王。二年，为丹阳尹，遇害。

皇子大训字仁德，简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蹑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岁。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简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宝元年，封建平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围台城，武帝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F生应受诸苦，衍身代当。"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乃六时礼佛，亦云："凡有F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义安王大昕字仁朗，简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岁，母陈夫人卒，便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为之伤。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简文，呜噎不自胜，左右莫不掩泣。大宝元年，封义安郡王。二年遇害。

绥建王大挚字仁瑛，简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壮有胆气，及台城陷，乃叹曰："大丈夫会当灭虏属。"奶媪惊掩其口，曰："勿妄言，祸将及。"大挚笑曰："祸至非由此。"大宝元年封，二年遇害。

乐良王大圜，简文第二十子也。大宝元年封。后入周。仕隋位内史侍郎。

元帝诸子。徐妃生武烈世子方等。王贵嫔生贞惠世子方诸、始安王方略。袁贵人生湣怀太子方矩。夏贵妃生敬皇帝。自馀不显。

武烈世子方等字实相，元帝长子也。少聪敏，有俊才，善骑射，尤长巧思。性爱林泉，特好散逸。尝着论曰："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箪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沟壑，瓦棺石椁，何以异兹。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方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 在掌握。举首惧触，摇足恐堕。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宠，方诸母王氏以冶容幸嬖。及王夫人终，元帝归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闻之，又恶方等，方等益惧，故述此论以申其志。

时武帝年高，欲见诸王长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忧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乱，元帝召之，方等S曰："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元帝省书叹息，知无还意，乃配步骑一万，使援台城。贼每来攻，方等必身当矢石。城陷，方等归荆州，收集士马，甚得F和。元帝始叹其能。方等又劝修筑城栅，以备不虞，既成，楼雉相望，周回七十馀里。元帝观之甚说，入谓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复何忧。"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秽行牓于大合，方等入见，益以自危。

时河东王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谓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为都督，令南讨。方等临行谓所亲曰：“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及至麻溪，军败溺死，求尸不得。元帝闻之心喜，不以为戚。后追思其才，赠侍中、中军将军、扬州刺史，謚忠壮世子，并招魂以葬之。

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笃静子行于世。

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庄为永嘉王。及魏克江陵，庄年甫七岁，为人家所匿。后王琳迎送建邺。及敬帝立，出质于齐。敬帝太平二年，陈武帝将受禅，王琳请庄于齐以主梁嗣，自盆城济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号天S，置百官。王琳总其军国。明年，庄为陈人所败，其御史中丞刘仲威奉以奔寿阳，遂入齐。齐武平元年，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封梁王。 齐朝许以兴复，竟不果而齐亡，庄在邺饮气而死。

贞惠世子方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特为元帝所爱，母王氏又有宠。及方等败后，元帝谓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勿以汝兄为念。”因拜中抚军将军以自副 。又出为郢州刺史，镇江夏，以鲍泉为行事。时元帝遣徐文盛与侯景将任约相持，方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军政，日与鲍泉蒲酒为乐。侯景知之，乃遣其将宋子仙从间道袭之。百姓奔告，方诸与鲍泉并不信，曰：“文盛大军在下，虏安得来？”始命闭门，贼已入城。方诸方踞泉腹，以五色毦辫其须。子仙执方诸以归。王僧辩军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贞惠世子。

湣怀太子方矩字德规，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学，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迁侍中，中卫将军。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立为皇太子。及升储位，昵狎群下，好着微服。尝入朝，公服中着碧丝布矗□僖?高，元帝见之大怪，遣尚书周弘正责之，因使太子师弘正。佗日，弘正谒见，元帝问曰：“太子比颇受卿导不？”对曰 ：“太子圣德乃未极日新,幸无大过。”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从容之间，无失和峤之对。”便有废立计。未及行而江陵丧亡，遇害。太子聪颖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风。敬帝承制，追謚湣怀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贵嫔，次妹又为良人，并蒙宠幸，方略益锺爱。侯景乱，元帝结好于魏，方略年数岁便遣入关。元帝亲送近畿，执手歔欷，既而旋驾忆之，赋诗曰：“如何吾幼子，胜衣已别离，十日无由宴，千里

送远垂。”至长安即得还，赠遗甚厚。江陵丧亡，遇害。贵嫔、良人并更诞子，未出合， 无封失名。

论曰：简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岖危乱，诸子之备践艰棘，盖时运之所锺乎。武烈以干蛊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当年摈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阐文 夏侯详 吉士瞻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

王茂字休连，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马。父天生，宋末为列将，克司徒袁粲，以勋历位郡守，封上黄县男。

茂年数岁，为大父深所异，常曰："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及长，好读兵书，究其大指。性隐不交游，身长八尺，洁白美容仪。齐武帝布衣时尝见之，叹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

后为台郎，累年不调。亦知齐之将亡，求为边职。久之，为雍州长史、襄阳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许之，事无大小皆询焉。人或谮茂反，帝弗之信。谮者骤言之，遣视其甲撸□虺嫱□桑?乃诛言者。或云茂与帝不睦，帝诸腹心并劝除之。而茂少有骁名，帝又惜其用，曰："将举大事，便害健将，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郑绍叔往候之。遇其卧，因问疾。茂曰："我病可耳。"绍叔曰："都下杀害日甚，使君家门涂炭，今欲起义，长史那犹卧。"茂因掷枕起，即瘩匏嫔苁迦爰□N涞鄞笙玻□麓?迎，因结兄弟，被推赤心，遂得尽力。

发雍部，遣茂为前驱。郢、鲁既平，从武帝东下为军锋。师次秣陵，东昏遣大将王珍国盛兵朱雀门，F号二十万。及战，梁武军引却，茂下马单刀直前，外甥韦欣庆勇力绝人，执铁缠咭砻□□□□蚀笃浦□C□□谝唬□狼炝σ病＝□党瞧剑□?茂为护军将军，迁侍中、领军将军。时东昏妃潘玉儿有国色，武帝将留之，以问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帝乃出之。军主田安S求为妇，玉儿泣曰："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及见缢，洁美如生。舆出，尉吏俱行非礼。乃以馀妃赐茂，亦潘之亚也。

群盗之烧神兽门，茂率所领应赴，为盗所射。茂跃马而进，群盗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盗，自表解职，优诏不许。加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

是岁，江州刺史陈伯之叛，茂出为江州刺史，南讨之。伯之奔魏。时九江新经军寇，茂务农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汉中，茂受诏西

御，魏乃班师。历位侍中，中卫将军，太子詹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时天下无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武帝宥而不责。进位司空。

茂性宽厚，居官虽无美誉，亦为吏人所安。居处方正，在一室衣冠俨然，虽仆妾莫见其惰容。姿表瑰丽，须眉如画，为F所瞻望。徙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狱无滞囚，居处被服，同于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诏赠太尉，謚曰忠烈公。

初，茂以元勋，武帝赐锺磬之乐。茂在州，梦锺磬在格，无故自堕，心恶之。及觉，命奏乐，既成列，锺磬在格，果无故编皆绝堕地。茂谓长史江诠曰："此乐，天子所以惠劳臣也。乐既极矣，能无忧乎。"俄而病卒。

子贞秀嗣，以居忧无礼，为有司所奏，徙越州，后诏留广州。与魏降人杜景欲袭州城，刺史萧昂斩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

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每F骑赴鹿，鹿马相乱，景宗于F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未弱冠，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马将数人，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馀箭，每箭杀蛮，蛮遂散走。因以胆勇闻。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少与州里张道门善，道门，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为武陵太守。敬儿诛，道门于郡伏法，亲属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阳遣船到武陵，收其尸，迎还殡葬。乡里以此义之。

仕齐以军功累加游击将军。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万人。及克马圈，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后。景宗退无怨言。魏孝文率F大至，显达宵奔，景宗导入山道，故显达父子获全。

梁武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结附，数请帝临其宅。时天下方乱，帝亦厚加意焉，表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F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位，武帝不从。及至竟陵，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掎角，破王珍国于

大航。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

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

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锺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景宗督F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叡亦援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F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沈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F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及韦叡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魏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每牧人过岸伐刍蟪□?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馀人，径度大眼城南数里筑垒，亲自举筑。大眼来攻，景宗破之，因得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因谓为赵草城。是后恣刍牧马。大眼遣抄掠，辄为赵草所获。

先是，诏景宗等预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叡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景宗使F军复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景宗命军主马广蹑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馀里，伏尸相枕。义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馀里尸骸相藉。虏五万馀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景宗乃搜所得生口万余人，马千匹，遣献捷。

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　骤雨如写，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锺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

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S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馀竟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于是进爵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

景宗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虽公卿无所推；唯以韦叡年长，且州里胜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谦逊。武帝以此嘉之。

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礔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

帝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酒后谬妄，或误称下官。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后为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赠雍州刺 史、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壮。子皎嗣。

景宗齐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义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强之门。市边富人姓向以见钱百万欲埤义宗，以妹适之。义宗遣人送书竟陵谘景宗，景宗题书后答曰：“买犹未得，云何已卖。”义宗贪镪遂成。后随武帝西下，历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凭附曹氏，位登列卿。后义宗为都督，征穰城，军败，见获于魏，卒。

席阐文，安定临泾人也。孤贫，涉猎书史。齐初，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由是与其子颖胄善。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领城局。梁武帝之将起兵，阐文劝颖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报帝，并献银装刀，帝报以金如意。

和帝称尊号，为卫尉卿。颖胄暴卒，州府骚扰，阐文以和帝幼弱，

中流任重，时始兴王憺留镇雍部，乃与西朝群臣迎憺总州事，故赖以宁辑。

帝受禅，除都官尚书，封山阳伯，出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详字叔业，谯郡谯人也。年十六遭父艰，居丧哀毁，三年庐于墓侧。尝有三足雀来集其庐户，F咸异焉。

仕宋为新汲令，政有异绩。豫州刺史段佛荣班下境内，为属城表。转中从事史，仍迁别驾。历事八将，州部称之。

齐明帝为刺史，雅相器遇。及辅政，引详及裴叔业日夜与语，详辄不酬。帝以问叔业，叔业以告详。详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由此微有忤。出为征虏长史、义阳太守。

及南康王为荆州，详为西中郎司马、新兴太守。梁武帝起兵，长史萧颖胄同创大举，虑详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详求昏未之许，令成昏而告之，不忧立异。"于是以女　适其子夔。大事方建，西台以详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南郡太守。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顷之颖胄卒，梁武弟始兴王憺留守襄阳，详乃遣使迎憺共参军国。迁侍中、尚书右仆射，寻授荆州刺史，详又固让于憺。

天监元年，征为侍中、车骑将军，封甯都县侯。详累让，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给亲信二十人，改封丰城县公。三年，迁湘州刺史。详善吏事，在州四载，为百姓所称。州城南临水有峻峰，旧传云"刺史登此山辄代"，由是历政莫敢至,详于其地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挹之志。后征为尚书左仆射、金紫光禄大夫，道病卒。上为素服举哀，赠开府仪同三司，諡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龙，齐永元末，父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随府镇荆州，亶留都下，为东昏听政主帅。及崔慧景作乱，亶以捍御功，除骁骑将军。及梁武起兵，详与长史萧颖胄协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统。建邺平，以亶为尚书吏部郎，俄迁侍中，奉玺于帝。

天监六年，累迁南郡太守。父忧解职，居丧尽礼，庐于墓侧，遗财悉推诸弟。八年，起为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服阕，袭封丰城县公。居州甚有威惠，为边人悦服。历都官尚书，迁给事中、右卫将军。累迁吴兴太守。在郡复有惠政，吏人图其像，立碑颂美焉。

普通五年，为中护军。六年，大举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寿阳，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节代邃，与魏将河间王琛、临淮王彧等相拒，频战克捷。寻敕班师合肥，须堰成复进。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武帝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陈庆之等稍进。亶帅湛僧智、鱼弘、张澄等通清流涧将入淮、肥。魏军夹肥筑城出亶后，亶　　与僧智还袭破之。进攻黎浆，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两军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镇改为南豫州，以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寿春久离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人户充复。卒于州镇。帝闻之，即日素服举哀，赠车骑将军，謚曰襄。州人夏侯简等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

亶美风仪，宽厚有器量，涉猎文史，能专对。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帝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云："是臣从弟。"帝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如何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时以为能。

亶历六郡三州，不为#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性俭率，居处服用充足而已，不事华侈。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子谊袭封丰城县公。

亶弟夔字季龙，位大匠卿，累迁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入其郛。魏将元显伯率军赴援，僧智逆击破之。夔自武阳出会僧智，断魏军归路。庆和于内筑栅自固，及夔至遂请降，凡降男女口万馀人。显伯闻之夜遁，F军追虏二万馀人，斩获不可胜数，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及郢州刺史元愿达降，诏改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县侯。

中大通六年，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积岁连兵，人颇失业，夔乃率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馀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　　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频得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夔在州七年，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绮饰金翠者百数。爱好人士，不以贵位自高，文武宾客常满坐，时亦以此称之。卒于州，謚曰桓。子撰嗣，官至太仆卿。

撰弟譒，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贞阳侯明引为府长史。明被魏囚，复为侯景长史。景反，譒前驱济江，顿兵士林馆，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货尽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于、王、阮，并有国色。明被魏囚，其妾并还都第，譒至破第纳焉。

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澈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馀人，不胜金翠，服翫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

为湘东王镇西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采菱，作菱米饭给所部。弘度之所，后人觅一菱不得。又于穷洲之上，捕得数百猕猴，膊以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资食复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数百，悉衣锦袍，赫弈满道，颇为人所慕。涂经夏首，李抗吰?人，抗舅元法僧闻之，杖抗三百。后为新兴、永甯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冯翊莲勺人也。少有志气，不事生业。时征士吴苞见其姿容，劝以经学，因诵鲍照诗云："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拂衣不顾。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　　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杖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戎马大郡。"及梁武起兵，义阳太守王抚之、天门太守王智逊、武陵太守萧强等并不从命，镇军萧颖胄遣士瞻讨平之。齐和帝即位，以为领军司马。士瞻少时尝于南蛮府中掷博，无褌褰露，为侪辈所侮。及平鲁休烈军，得绢三万疋，乃作百褌，其外并赐军士，不以入室。以军功，除辅国将军、步兵校尉。建康平，为巴东相、建平太守。

初，士瞻为荆府城局参军，浚万人仗库防池，得一金革，隐起镂甚精巧。篆文曰："锡尔金，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详兄女，女窃以与详，详喜佩之。及是革命，详果封侯，而士瞻不锡茅土。

天监二年，入为直合将军，历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后为太子右卫率，又出为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约，家无私积。始士瞻梦得一积鹿皮，从而数之，有十一领。及觉喜曰："鹿者禄也，吾当居十一禄乎。"自其仕进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恶之，遇疾不肯疗。普通七年卒于郡，赠左卫将军，謚曰胡子。子琨时在戎役，闻问一踊而绝，良久乃苏。不顾军制，辄离所部，遂以孝闻。诏下旌异。

蔡道恭字怀俭，南阳冠军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

道恭少宽厚有大量，仕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梁武帝起兵，萧颖胄以道恭素着威略，专相委任。齐和帝即位，为右卫将军。出为司州刺史。梁天监初，论功封汉寿县伯，进号平北将军。

三年，魏围司州，时城中F不满五千人，食裁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道恭堑内列艨艟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伏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屯塞之。相持百馀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梯 冲，攻围日急。道恭用四石乌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撸□?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兄子僧勰、从弟灵恩及将率谓曰：“吾所苦势不能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又令取所持节授僧勰曰：“禀命出疆，既不得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F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 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内粮尽，魏克之。赠镇西将军，并寻购丧榇。八年，魏许还道恭丧，其家以女乐易之。葬襄阳。传国至孙固，早卒，国除。杨公则字君翼，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为宋豫州刺史殷琰将。琰叛，辅国将军刘勉讨琰，仲怀力战，死于横塘。公则随父在军，年未弱冠，冒阵抱尸，号哭气绝良久。勉命还仲怀首。公则敛毕，徒步负丧归乡里，由此着名。

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为宋熙太守、领白马戍主。时氐贼李乌奴攻白马，公则矢尽粮竭，陷于寇，抗声骂贼，乌奴壮之，耍与同事。公则扌矶□贾□□毙梗□彳硖庸椤Ｆ敫叩巯纶□?美。除晋寿太守，在任清洁自守。迁扶风太守，母忧去官。雍州刺史陈显达起为甯朔将军，复领太守。顷之，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构乱，公则进讨。事平，迁武甯太守，百姓便之。入为前军将军。

和帝为荆州刺史，公则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及萧颖胄协同梁武，以公则为辅国将军，领西中郎谘议参军，率兵东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军次沔口，公则率湘府之F会于夏口。时荆州诸军悉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宗室之贵亦隶焉。郢城平，武帝命F军即日俱下，公则受命先驱。江州既定，连旌 东下，直造建邺。公则号令严明，秋豪不犯，所在莫不赖焉。

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

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城内轻之，以为易与，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军士，克获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剥夺，公则亲率麾下，列陈东掖门，卫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进号左将军，还镇南藩。

初，公则东下，湘部诸郡多未宾从，及公则还州，然后诸屯聚并散。天监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封甯都县侯。湘州寇乱累年，人多流散。公则轻刑薄敛，顷之户口充复。为政虽无威严，然励己廉慎，为吏人所悦。湘俗单门多以赂求州职，公则至皆断之，所辟皆州郡着姓。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

三年，征中护军。代至，乘二舸便发，送故一无所取。迁卫尉卿。时朝廷始议北侵，公则威名素着，至都，诏假节，先屯洛口。公则受命将发，遘疾，谓亲人曰：“昔廉颇、马援以年老见遗，犹自力请用。今国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驱，方于古人，见知重矣。虽临涂疾苦，岂可僶俛辞事。马革还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寿春士女归降者数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长史石荣等前锋接战，即斩石荣，逐北至寿春，去城数十里而返。疾笃，卒于师。武帝深痛惜之，即日举哀，謚烈侯。

公则为人敦厚慈爱，居家笃睦，视兄子过于己子，家财悉委焉。性好学，虽居军旅，手不辍卷，士大夫以此称之。

子瞟嗣，有罪国除。帝以公则勋臣，特听庶长子眺嗣。眺固让历年，乃受。

邓元起字仲居，南郡当阳人也。少有胆干，性任侠，仕齐为武甯太守。梁武起兵，萧颖胄与书招之，即日上道，率F与武帝会于夏口。齐和帝即位，拜广州刺史。中兴元年，为益州刺史，仍为前军。建康城平，进号征虏将军。天监初，封为当阳县侯，始述职焉。

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刘季连持两端。及闻元起至，遂发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开门以待。先时蜀人多逃亡，至是竞出投元起，皆称起义应朝廷。元起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之曰：“蜀郡政慢，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人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

人必不堪。F心一离，虽悔无及。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军资米，俄得三万斛。

元起进屯西平，季连始婴城自守。时益州兵乱既久，人废耕农，内外苦饥，人多相食，道路断绝。季连计穷。会明年武帝使赦季连罪，许之降，季连即日开城纳元起，元起送季连于建康。

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劝恤人事，口不论财色。性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为蜀土所称。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庾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而政?稍损。

在政二年，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萧藻代之。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F劝元起急救之。元起 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浸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相催督。”黔娄等苦谏之，皆不从。武帝亦假元起节、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是，魏已攻克两晋寿。

萧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萧藻入城，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F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诏减邑之半，封松滋县侯。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雠，汝为雠报雠，忠孝之道如何 ？“乃贬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给鼓吹，諡忠侯。罗研字深微，少有材辩。元起平蜀，辟为主簿，后为信安令。故事置观农谒者，围桑度田，劳扰百姓。研请除其弊，帝从之。鄱阳忠烈王恢临蜀，闻其名，请为别驾。及西昌侯藻重为刺史，州人为之惧，研举止自若。侯谓曰：“非我无以容卿，非卿无以事我。”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大通二年，为散骑侍郎。嗣王范将西，忠烈王恢谓曰 ：“吾昔在

蜀，每事委罗研，汝遵而勿失。”范至，复以为别驾，升堂拜母，蜀人荣之。数年卒官。蜀土以文达者，唯研与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辩。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 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乃以为益州别驾。着益州记三卷行于世。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随王板元起为从事别驾，庾荜坚执不可，元起恨之。及大军至都，荜在城内甚惧。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荜，语人曰：“庾别驾若为乱兵所杀，我无以自明。”因厚遗之。少时又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时人称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为益州，过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馆，不肯出。元起拜请同行，母曰：“汝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此，不能与汝共入祸败。”及至巴东，闻蜀乱，使蒋光济筮之遇蹇，喟然叹曰：“吾岂邓艾而及此乎。”后果如筮。子铿嗣。

张惠绍字德继，义阳人也。少有武干，仕齐为竟陵横桑戍主。母丧归乡里。闻梁武帝起兵，乃自归，累有战功。武帝践阼，封石阳县侯，位骁骑将军、直合、左细仗主。时东昏馀党数百人窃入南、北掖门，夜烧神兽门，害卫尉张弘策。惠绍驰率所领赴战，贼乃散走。迁太子右卫率，以军功累增爵邑。历位卫尉卿，左卫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在州和理，吏人亲爱之。征还为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甲仗百人，直卫殿中。卒，謚曰忠。

子澄嗣。累有战功，与湛僧智、胡绍世、鱼弘并为当时骁将。历官卫尉卿，太子左卫率。卒官，謚曰湣。

冯道根字巨基，广平鄴人也。少孤，家贫，佣赁以养母。行得甘肥，未尝先食，必遽还以遗母。年十三，以孝闻。郡召为主簿，不就，曰：“吾当使封侯庙食，安能为儒吏邪。”

年十六，乡人蔡道班为湖阳戍主，攻蛮锡城，反为蛮困。道根救之、匹马转战，提双剑左右奋击，杀伤甚多，道班以免， 由是知名。

齐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阳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陈显达争之，师入n口，道根说显达曰：“n水急，不如悉弃船于鄴城，方道步进。”显达不听，道根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败夜走，赖道根指路以全。寻为n口戍

副。

以母丧还家。闻梁武帝起兵，乃谓所亲曰：“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岂非孝乎。”因率乡人归武帝，隶于王茂，常为前锋。武帝即位，为骁骑将军，封增城县男。

天监二年，为南梁太守，领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远斥候，如敌将至者。F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修城未毕，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F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F少，莫不失色。道根命开城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军战，败之，魏军因退。迁辅国将军。

六年，魏攻锺离，武帝诏豫州刺史韦叡救之。道根为叡前驱，至徐州，建计据邵阳洲，筑垒掘堑逼魏城。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城隍立办。及淮水长，道根乘战舰断魏连桥，魏军败绩。进爵为伯，改封豫宁县。八年，拜豫州刺史，领汝阴太守。为政清简，境内安之。累迁右卫将军。

道根性谨厚，木讷少言，为将能检御部曲。所过村陌，将士不敢虏掠。每征伐终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鉴功之多少，吾将何事。”武帝尝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美其口不论勋。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历处州郡，和理清静，为下所怀。在朝廷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修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当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时不学，既贵粗读书，自谓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十六年，复为豫州。将行，武帝引朝臣宴别道根于武德殿， 召画工使图其形，道根踧踖谢曰：“臣所可报国家，唯馀一死，但天下太平，恨无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悦。武帝每称曰：“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居州少时遇疾，乞还。朝廷征为散骑常侍、左军将军。卒于官。是日，舆驾春祠二庙，及出宫，有司以闻。帝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柳庄寝疾，卫献公当祭,请尸曰：‘有臣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其死，请往。’不释祭服而往，遂以襚之 。道根虽未为社稷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帝即驾幸其宅，哭之甚恸。謚曰威。子怀嗣。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乡族三千馀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立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伯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绚少俶傥有志气，仕齐为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馀悦服。梁武起兵，绚举郡以应。天监元年，封南阳县男，除竟陵太守。累迁太子左卫率，甲仗百人，与领军萧景直殿内。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职，犹习武艺。帝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

时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帝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揯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帝弗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　取五丁以筑之。假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F二十万，于锺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复决溃。F患之。或谓江、淮多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沈于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武帝湣之，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并加蠲复。是冬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赐以衣裤。

十一月，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邑居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然之，开湫东注　。又纵反间于魏曰　："梁所惧开湫。"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

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张豹子谓己必尸其事。既而绚以佗官来监

作，豹子甚惭，由是谮绚与魏交通。帝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寻除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

绚征还，豹子不修堰，至其秋，淮水暴长，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祖揯坐下狱。绚在州三年，大修城隍，号为严整。

普通元年，除卫尉卿，未拜卒。舆驾即日临哭，謚曰壮。绚宽和少喜惧，在朝廷见人如不能言，号为长厚。在省每寒月，见省官有褴缕者，辄遣遗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昌义之，历阳乌江人也。少有武干，为冯翊戍主。梁武帝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为辅国将军、军主。每战必捷。

天监元年，封永丰侯，累迁北徐州刺史，镇锺离。四年，大举北侵，临川王宏督F军向洛口，义之为前军，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诏班师。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蹑，攻没马头等城。城内粮贮，魏悉移归北，议者咸谓无复南向。帝曰："此必进兵，非其实也。"乃遣修锺离城，敕义之为战守备。是冬，英果率F数十万围锺离，冲车毁西墉。时城中F才三千，义之督帅，随方抗御，前后杀伤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

六年，帝遣曹景宗、韦叡率F二十万救焉，大破魏军。义之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以功进号军师将军，再迁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为有司所奏免。

十三年，累迁左卫将军。是冬，帝遣太子右卫率康绚督F军作荆山堰，魏将李昙定大F逼荆山，扬声决堰。诏假义之节救绚，军未至，绚等已破魏军。魏又遣大将军李平攻硖石，义之又率朱衣直合王神念救之。魏克硖石，义之班师，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问。

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义之不知书，所识不过十字。性宽厚，为将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营道县侯。征为护军将军，卒于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 。子宝景嗣。

论曰：永元之季，虽时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衅。武皇□导铱幔□壮□辖蛑□r□趺□仍私硬□冢□灾虑谕踔?举。若非天人S期，岂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显级，亦各风云之感会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辟土，

劳之不图，祸机先陷。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S，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攀附之始，其功则末。及群盗焚门，张以力战自着。锺离、邵阳之逼，冯、昌劳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绚实典其事。互有厥劳，宠进宜矣。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实兴，退舍而决，岂人事乎，其天道也。

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 乐蔼

弘策幼以孝闻，母尝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为进粥，弘策乃食母所馀。遭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几至灭性。兄弟友爱，不忍暂离。虽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弘策与梁武帝年相辈，幼见亲狎，恒随帝游处。每入室，常觉有云气，体辄肃然，弘策由此特加敬异。建武末，与兄弘胄从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语及时事。帝曰："天下方乱，舅知之乎？冬下魏军方动，则亡汉北。王敬则猜嫌已久，当乘间而作。"弘策曰："敬则张两赤眼，容能立事 ？"帝曰 ："敬则庸才，为天下唱先尔。主上运祚尽于来年，国权当归江、刘。而江甚隘，刘又闇弱，都下当大乱，死人如乱麻。齐之历数自兹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叺?晨乎？"

是冬，魏军攻新野，齐明帝密诏武帝代曹武监雍州事。弘策闻之心喜，谓帝曰："夜中言当验。"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从帝西行，仍参帷幄，身亲劳役，不惮辛苦。齐明帝崩， 遗诏以帝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带襄阳令。帝观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密为储备。谋猷所及，唯弘策而已。

时帝长兄懿罢益州还，为西中郎长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陈计于懿曰："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方今丧乱有甚于此，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成。且嗣主在宫本无令誉，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万机，恣其所欲，岂肯虚坐主诺，委政朝臣。积相嫌贰，必大诛戮。始安欲为赵伦，形□崖叮□咳松咸欤□盼薮死怼?且性甚猜狭，徒取祸机，所可当轴，江、刘而已。祏怯而无断，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萧坦胸怀猜忌，动言相伤。徐孝嗣才非柱石，听人穿鼻。若隙开衅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图身计。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时安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如不早图，悔无及也。"懿闻之变色，心未之许。

及懿遇祸，帝将起兵，夜召弘策、吕僧珍入定议，旦乃发兵。以弘

策为辅国将军、军主，领万人督后部事。及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帝以为宜乘胜长驱，直指建邺，弘策与帝意合。又访甯朔将军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预为图，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与吕僧珍先往清宫，封检府库。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申勒部曲，秋毫无犯。迁卫尉卿，加给事中。天监初，加散骑常侍，封洮阳县侯。弘策尽忠奉上，知无不为，交友故旧，随才荐拔，缙绅皆趋焉。

时东昏馀党孙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尝梦乘马至云龙门，心惑其梦，遂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兽门、总章观，入卫尉府，弘策踰 垣匿于龙厩，遇贼见害。贼又进烧尚书省及阁道云龙门，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省，帅羽林兵邀击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谓僧珍曰："贼夜来是F少，晓则走矣。"命打五鼓。贼谓已晓，乃散，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脔食之。帝哭之恸，曰："痛哉卫尉！天下事当复与谁论？"诏赠车骑将军，謚曰闵侯。弘策为人宽厚通率，笃旧故。及居隆重,不以贵地自高，故人宾客接之如布衣，禄赐皆散之亲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缅嗣。

缅字元长，年数岁，外祖中山刘仲德异之曰："此儿非常器，非止为张氏宝，方为海内令名也。"齐永元末兵起，弘策从武帝向都，留缅襄阳，年始十岁，每闻军有胜负，忧喜形于T色。及弘策遇害，缅丧过于礼，武帝每遣喻之。服阕，袭封洮阳县侯。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闲吏事，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见其断决允愜，甚称赏之。再迁云麾外兵参军。

缅少勤学，自课读书，手不辍卷。有质疑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殿中郎缺，帝谓徐勉曰："此曹旧用文学，且雁行之首，宜详择其人。"勉举缅充选。顷之，为武陵太守，还拜太子洗马、中舍人。缅母刘氏以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缅在郡所得俸禄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还都，并供之母振遗亲属。虽累载所蓄，一朝随尽，缅私室常阒然如贫素者。

累迁豫章内史。缅为政任恩惠，不设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数十年未有也"。

后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左降黄门，兼领先职，俄复旧任。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武帝乃遣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迁侍中，未拜卒，诏便举哀。昭 明太子亦往临哭。

缅抄后汉、晋书F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缅弟缵。

缵字伯绪，出继从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亭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身长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武帝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后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缵好学，兄缅有书万馀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可言优仕矣。"如此三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

缵与琅邪王锡齐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刘善明通和，求识缵与锡。缵时年二十三，善明见而嗟服。累迁尚书吏部郎，俄而长兼侍中，时人以为早达。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旷达，自云年出三十不复诣人。初未与缵遇，便虚相推重，因为忘年之交。大通中，为吴兴太守，居郡省烦苛，务清静，人吏便之。

大同二年，征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一介者，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人士翕然称之。负其才气，无所与让。定襄侯祗无学术，颇有文性，与兄衡山侯恭俱为皇太子爱赏。时缵从兄谧、聿并不学问，性又凡愚。恭、祗尝预东宫盛集，太子戏缵曰："丈人谧、聿皆何在？"缵从容曰："缵有谧、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惭。或云缵从兄聿及弼愚短，湘东王在坐，问缵曰："丈人二从聿、弼艺业何如？"缵曰："下官从弟虽并无多，犹贤殿下之有衡、定。"举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五年，武帝诏曰："缵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已后，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而诏有"司空范阳"之言，深用为狭。以朱异草诏，与异不平。初，缵与参掌何敬容意趣不协，敬容居权轴，宾客辐凑，有过诣缵，缵辄距不前，曰："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及是迁，为让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论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浅清浊，岂有能预。加以矫心饰貌，酷非所闲，不喜俗人，与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职议南郊御乘素辇，适古今之衷。又议印绶官若备朝服，宜并着绶。时并施行。

改为湘州刺史，述职经涂，作南征赋。初，吴兴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纶引为宾客，深相礼遇。及纶作牧郢蕃，规随从江夏。遇缵出之湘

镇，路经郢服，纶饯之南浦。缵见规在坐，意不能平，忽举杯曰：“吴规，此酒庆汝得陪今宴。”规寻起还，其子翁孺见父不悦，问而知之，翁孺因气结，尔夜便卒。规恨缵恸儿，愤哭兼至，信次之间又致殒。规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时人谓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其轻傲皆此类也。

至州务公平，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益阳县人作田二顷，皆异亩同颖。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十余万，州境大宁。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称是。

太清二年，徙授领军，俄改雍州刺史。初闻邵陵王纶当代己为湘州，其后更用河东王誉。缵素轻少王，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及至州，誉遂托疾不见缵，仍检括州府庶事，留缵不遣。会闻侯景寇建邺，誉当下援。湘东王时镇江陵，与缵有旧，缵将因之以毙誉兄弟。时湘东王与誉及信州刺史桂阳　王慥各率所领入援台，下硖至江津，誉次江口，湘东王届郢州之武城。属侯景已请和，武帝诏罢援军。誉自江口将旋湘镇，欲待湘东至，谒督府，方还州。缵乃贻湘东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桂阳住此欲应誉、察。”湘东信之，乃凿船沈米，斩缆而归。至江陵收慥杀之。荆、湘因构嫌隙。

缵寻弃其部曲，携其二女，单舸赴江陵。湘东遣使责让誉，索缵部下，仍遣缵向雍州。前刺史岳阳王察推迁未去镇，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会闻贼陷台城，察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缵曰：“观岳阳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义举，事无不济。”缵以为然。因与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F。乃服妇人衣，乘青布舆，与亲信十余人奔引等。杜岸驰告察，察令中兵参军尹正等追讨。缵以为赴期，大喜，及至并禽之。缵惧不免，请为沙门，名法绪。察袭江陵，常载缵随后，逼使为檄，固辞以疾。及军退败，行至漣水南，防守缵者虑追兵至，遂害之，弃尸而去。元帝承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謚简宪公。

元帝少时，缵便推诚委结，及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序云：“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缵着鸿宝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初，缵之往雍州，资#悉留江陵。性既贪婪，南中赀贿填积。及

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并摙还斋，珍宝财物悉付库，以粽蜜之属还其家。

次子希字子T，早知名，尚简文第九女海盐公主。承圣初，位侍中。缵弟绾。

绾字孝卿，少与兄缵齐名。湘东王绎尝策之百事，绾对阙 其六，号为百六公。位员外散骑常侍、中军宣城王长史。迁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书舍人绚宣旨曰："为国之急，唯在执宪直绳，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晋、宋时，周闵、蔡廓兼以侍中为之，卿勿疑是左迁。"时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时绾兄缵为仆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并导驺分趋两陛，前代未有，时人荣之。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

八年，安成人刘敬宫挟祆道，遂聚党攻郡，进寇豫章，刺史湘东王遣司马王僧辩讨贼，受绾节度。旬月间，贼党悉平。

十年，复为御史中丞。绾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朱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义。太清三年，为吏部尚书，宫城陷，奔江陵，位尚书右仆射。魏克江陵，朝士皆俘入关，绾以疾免，卒于江陵。

次子交，字少游，尚简文第十一女定阳公主。承圣二年，官至秘书丞，掌东宫管记。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静，有名乡曲。梁文帝为郢州，辟为主簿，叹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礼。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太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F心以安。军退，以功拜羽林监。及长沙王为益州，域随为怀甯太守。罢任还家，妻子犹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馀奉专充供养。母好鹤唳，域在位营求，孜孜不怠，一旦双鹤来下，论者以为孝感所致。

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谘议参军，母忧去职。梁武帝举兵，起为甯朔将军，领行选。武帝东下，师次杨口，和帝遣御 史中丞宗夬劳军。域乃讽夬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率侯伯。"夬反，西台即授武帝黄钺。萧颖胄既都督中外诸军事，论者谓武帝应致笺，域争不听，乃止。郢

城平，域及张弘策议与武帝意同，即命F军便下，域谋多被纳用。霸府初开，为谘议参军。

天监初，封广牧县子、后军司马。出为甯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长史夏侯道迁降魏，魏袭巴西，域固守。城中粮尽，将士皆齑草供食，无有离心。魏军退，进爵为伯。于时兵后人饥，域上表振贷，不待报辄开仓，为有司所纠。上迁域西中郎司马、辅国将军、甯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舆。

子舆字孝卿，幼而歧嶷。五岁读孝经，手不释卷。或曰："此书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谓不多。"齐永明末，除州主簿。时父在梁州遇疾，子舆奔侍医药，言泪恒并。长沙宣武王省疾见之，顾曰："庾录事虽危殆，可忧更在子舆。"寻丁母忧，哀至辄呕血，父戒以灭性，乃禁其哭泣。梁初为尚书郎。

天监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舆以蜀路险难，S求侍从，以孝养获许。父迁甯蜀，子舆亦相随。父于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舆亦闷绝。及父卒，哀恸将绝者再。奉丧还乡，秋水犹壮。巴东有淫预，石高出二十许丈，及秋至，则才如见焉，次有瞿塘大滩，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犹不见。子舆抚心长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减，安流南下。及度，水复旧，行人为之语曰："淫预如e本不通，瞿塘水退为庾公。"初发蜀，有双鸠巢舟中，及至又栖庐侧，每闻哭泣之声，必飞翔檐宇，悲鸣激切。

欲为父立佛寺，未有定处。梦有僧谓曰："将修胜业，岭南原即可营造。"明往履历，果见标度处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终丧，服阕，手足枯挛，待人而起。仍布衣蔬　食，志守坟墓。叔该谓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于是始仕。虽以嫡长袭爵，国秩尽推诸弟。累迁兼中郎司马。

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劝上郡就医，子舆曰："吾疾患危重，全济理难，岂可贪官，陈尸公廨。"因勒门生不得辄入城市，即于渚次卒。遗令单衣帢履以敛，酒脯施灵而已。

郑绍叔字仲明，荥阳开封人也。累世居寿阳。祖琨，宋高平太守。

绍叔年二十余，为安丰令，有能名。后为本州中从事史。时刺史萧诞弟谌被诛，台遣收诞，兵使卒至，左右惊散，绍叔独驰赴焉。诞死，侍送丧柩，F咸称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见而异之，曰"祖逖之流也"。

梁武帝临司州，命为中兵参军，领长流。因是厚自结附。帝罢州还都，谢遣宾客，绍叔独固请愿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涂。"固不许。于是乃还寿阳。刺史萧遥昌苦要引，绍叔终不受命。遥昌将囚之，乡人救解得免。及帝为雍州，绍叔间道西归，补甯蛮长史、扶风太守。东昏既害朝宰，颇疑于帝。绍叔兄植为东昏直后，东昏遣至雍州，托候绍叔，潜使为刺客。绍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于绍叔处置酒宴之，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见取良会也。"宾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观府署，士卒器械，舟舻戎马，莫不富实。植退谓绍叔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F一战。"送兄于南岘，相持恸哭而别。续复遣主帅杜伯符亦欲为刺客，诈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惧不敢发。上后即位，作五百字诗具及之。

初起兵，绍叔为冠军将军，改骁骑将军，从东下。江州平， 留绍叔监州事，曰："昔萧何镇关中，汉祖得成山东之业；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为羽翼。前途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绍叔流涕拜辞，于是督江、湘粮运无阙乏。

天监初，入为卫尉卿。绍叔少孤贫，事母及祖母以孝闻，奉兄恭谨。乃居显要，粮赐所得及四方遗饷，悉归之兄室。忠于事上，所闻纤豪无隐。每为帝言事，善则曰："臣愚不及，此皆圣主之策。"不善，则曰："臣智虑浅短，以为其事当如是，殆以此误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亲信之。母忧去职。绍叔有至性，帝常使人节其哭。顷之，封营道县侯，复为卫尉卿。以营道县户凋弊，改封东兴县侯。

三年，魏围合肥，绍叔以本号督F军镇东关。事平，复为卫尉。既而义阳入魏，司州移镇关南，以绍叔为司州刺史。绍叔至，创立城隍，缮兵积谷，流人百姓安之。性颇矜躁，以权势自居，然能倾心接物，多所举荐。士亦以此归之。

征为左卫将军，至家疾笃，诏于宅拜授，舆载还府。中使医药，一日数至。卒于府舍。帝将临其殡，绍叔宅巷陋，不容舆驾，乃止。诏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謚曰忠。绍叔卒后，帝尝潸然谓朝臣曰："郑绍叔立志忠烈，善必称君，过则归己，当今殆无其比。"其见赏惜如此。子贞嗣。

吕僧珍字元瑜，东平范人也。世居广陵，家甚寒微。童儿时从师

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珍曰：“此儿有奇声，封侯相也。”事梁文帝为门下书佐。身长七尺七寸，容貌甚伟，曹辈皆敬之。文帝为豫州刺史，以为典签，带蒙令。帝迁领军将军，补主簿。祆贼唐宇之寇东阳，文帝率F东讨，使僧珍知行军F局事。僧珍宅在建阳门东，自受命当行，每日由建阳门道，不过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陈显达出军沔北，见而呼坐， 谓曰：“卿有贵相，后当不见减，深自努力。”

建武二年，魏军南攻，五道并进。武帝帅师援义阳，僧珍从在军中。时长沙宣武王为梁州刺史，魏军围守连月，义阳与雍州路断。武帝欲遣使至襄阳，求梁州问，F莫敢行。僧珍固请充使，即日单舸上道。及至襄阳，督遣援军，且获宣武王书而反，武帝甚嘉之。

东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与共事。僧珍知不久当败，竟弗往。武帝临雍州，僧珍固求西归，得补邵令。及至，武帝命为中兵参军，委以心膂。僧珍阴养死士，归之者甚F。武帝颇招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馀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千间屋为止舍。多伐材竹，沈于檀溪，积茅盖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独悟其指，因私具橹数百张。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装为船舰，葺之以茅，并立办。F军将发，诸将须橹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武帝以僧珍为辅国将军、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军次江甯，武帝使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逻。其日，东昏将李居士来战，僧珍等大破之，乃与茂进白板桥。垒立，茂移顿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F少，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力不敌，不可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及武帝受禅，为冠军将军、前军司马，封平固县侯。再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

天监四年，大举北侵，自是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五年旋军，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荣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见士大夫迎送过礼，平心率下，不私亲戚。兄　弟皆在外堂，并不得坐。指客位谓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吕僧珍床。”及别室促膝如故。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当速反葱肆耳。”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岂可徙官

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适于氏，住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

在州百日，征为领军将军，直秘书省如先。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僧珍既有大勋，任总心膂，性甚恭慎。当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气鞠躬，对果食未尝举箸。因醉后取一甘食，武帝笑谓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进。”禄俸外，又月给钱十万，其馀赐赉不绝于时。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一夜，僧珍忽头痛壮热，及明而颡骨益大，其骨法盖有异焉。

十年，疾病，车驾临幸，中使医药日有数四。僧珍语亲旧曰：“吾昔在蒙县热病发黄，时必谓不济。主上见语，‘卿有富贵相，必当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贵，而复发黄，所苦与昔政同，必不复起。”竟如言卒于领军官舍。武帝即日临殡，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为流涕。子淡嗣。

初，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金钱也。遂言于帝，陈其才能，以为壮武将军、衡州刺史。将行，谓所亲曰：“不可以负吕公。”在州大有政绩。

乐蔼字蔚远，南阳淯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也。家居江陵。方颐隆准，举动酝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悫尝陈器物，试诸甥侄。蔼时尚幼，而无所取，悫由此奇之。又取史传各一卷授蔼等，使读毕言所记。蔼略读具举，悫益善之。

齐豫章王嶷为荆州刺史，以蔼为骠骑行参军，领州主簿，参知州事。嶷尝问蔼城隍风俗、山川险易，蔼随问立对，若案图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谮蔼廨门如市，嶷遣觇之，方见蔼闭合读书。后为大司马记室。

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及败，焚烧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齐武帝见蔼，问以西事，蔼占对详敏，帝悦，用为荆州中从事，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还州，缮修廨署数百区，顷之咸毕。豫章王嶷薨，蔼解官赴丧，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为西中郎，以蔼为谘议参军。萧颖胄引蔼及宗夬、刘坦任以经略。

天监初，累迁御史中丞。初，蔼发江陵，无故于船得八车辐，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迁焉。性公强，居宪台甚称职。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今库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二年，出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罢归，遇始兴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财#。元瑜走归广州，借兵于蔼，托欲讨贼，而实谋袭蔼 。蔼觉诛之。寻卒于官。蔼姊适征士同郡刘虬，亦明识有礼训。蔼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禄秩以供焉，西土称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备，幼与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约见之曰："法才实才子。"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将至百金，县曹S输台库。武帝嘉其清节，曰"居职若斯，可以为百城表矣"。迁太 舟卿，寻除南康内史。耻以让奉受名，辞不拜。历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还乡。至家，割宅为寺，栖心物表。寻卒。法藏位征西录事参军，早亡。

子子云，美容貌，善举止。位江陵令，元帝承制，除光禄卿。魏克江陵，F奔散，呼子云。子云曰："终为虏矣，不如守以死节。"遂仆地，卒于马蹄之下。

论曰：张弘策惇厚慎密，首预帝图，其位遇之隆，岂徒外戚云尔。至如太清板荡，亲属离贰，缵不能协和蕃岳，克济温、陶之功；而苟怀私怨，以成衅隙之首。风格若此，而为梁之乱阶，惜乎！庾域、郑绍叔、吕僧珍等，或忠诚亮荩，或恪勤匪懈，缔构王业，皆有力焉。僧珍之肃恭禁省，绍叔之勤诚靡贰，盖有人臣之节矣。蔼虽异帷幄之勋，亦赞云雷之业，其当官任事，宠秩不亦宜乎。

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沈约 范云

秦末有沈逞，征丞相不就。汉初，逞曾孙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国迁居九江之寿春，官至齐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骠骑将军达，达生尚书令干，干生南阳太守弘，弘生河内太守勖，勖生御史中丞奋，奋生将作大匠恪，恪生尚书关内侯谦，谦生济阳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为州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遂家焉。顺帝永建元年，分会稽为吴郡，复为吴郡人。灵帝初平五年，分乌程、余杭为永安县，吴孙皓宝鼎二年，分吴郡为吴兴郡。晋太康三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复为吴兴武康人焉。虽邦邑屡改，而筑室不迁。

戎子酆字圣通，位零陵太守，致黄龙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仲高子鸾字建光，少有高名，州举茂才，公府辟州别驾从事史。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政绩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早卒。又直字伯平，州举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仪俱少有至行。瑜十岁、仪九岁而父亡，居丧毁瘁，过于成人。外祖会稽盛孝章，汉末名士也，深加忧伤，每抚慰之，曰：“汝并黄中英爽，终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灭邪。”三年礼毕，殆至灭性，故兄弟并以孝着。瑜早卒。仪字仲则，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废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州郡礼请，二府交辟，公车征，并不屈，以寿终。子曼字元禅，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子矫字仲桓，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孙皓时，有将帅之称。吴平，为郁林、长沙二郡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晋元帝之为镇东将军，命参军事。子延字思长，潁川太守，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延子贺字子宁，桓冲南中郎参军。

贺子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产累千金。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进仕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乃谓曰：“沈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尔。”还家积载，以素业自娱。前将军王恭镇京口，与警有旧好，复引为

参军。手书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应之。寻复谢去。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为前将军主簿，谓警曰：“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吏职婴之也。”

初，钱唐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回应。穆夫在会稽，恩以为余姚令。及恩为刘牢之所破，穆夫见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预与穆夫父警不协，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深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田子、 林子知名。

田子字敬光，从武帝克京城，进平建邺，参镇军事，封营道县五等侯。帝北伐广固，田子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符为前锋。龙符战没，田子力战破之。及卢循逼都，帝遣田子与建威将军孙季高海道袭破广州，还除太尉参军、淮陵内史，赐爵都乡侯。义熙八年，从讨刘毅。十一年，从讨司马休之，除振武将军、扶风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从武关入，屯据青泥。姚泓将自御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乃率步骑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欲击之。傅弘之曰：“彼F我寡，难可与敌。”田子曰：“师贵用奇，不必在F。”弘犹固执，田子曰：“F寡相倾，势不两立，若使贼围既固，人情丧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志也。”便独率所领，鼓噪而进。贼合围数重，田子乃弃粮毁舍，躬勒士卒，前后奋击，贼F一时溃散，所杀万馀人，得泓蕹擞叻?御。武帝表言其状。长安既平，武帝燕于文昌殿，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阳相赏。”即授咸阳、始平二郡太守。

大军既还，桂阳公义真留镇长安，以田子为安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始平太守。时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安西司马王镇恶俱出北地御之。初，武帝将还，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屡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政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及俱出北地，论者谓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田子乃于弘之营内请镇恶计事，使宗人敬仁于坐杀之，率左右数十人自归义真。长史王修收杀田子于长安稿仓门外，是岁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 也。

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数岁，随王父在京口，王恭见而奇之，

曰“此儿王子师之流也。”尝与F人共见遗宝，咸争趋之，林子直去不顾。年十三，遇家祸，既门陷祆党，兄弟并应从诛，而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兄弟沈伏山泽，无所投厝。会孙恩屡出会稽，武帝致讨，林子乃自归陈情，率老弱归罪请命，因流涕哽咽，三军为之感动。帝甚奇之，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帝分宅给焉。

林子博览F书，留心文义，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身长七尺五寸。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雠。五月夏节日至，预政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论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及帝为扬州，辟为从事，领建熙令，封资中县五等侯。从伐慕容超，平卢循，并着军功。后从征刘毅，参太尉军事。复从讨司马休之。武帝每征讨，林子辄推锋居前。时贼党郭亮之招集蛮、晋，屯据武陵，武陵太守王镇恶出奔。林子率军讨之，斩亮之于七里涧而纳镇恶。武陵既平，复讨鲁轨于石城，轨弃F走襄阳，复追蹑之。襄阳既定，权留守江陵。

武帝伐姚泓，复参征西军事，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薏⑱荽淌贰10.佣□□匾□丫萜掩妫□肿佑谏鲁怯?冠军檀道济同攻蒲阪，龙骧王镇恶攻潼关。姚泓闻大军至，遣薅□焦□ι苷□蒌□亍Ａ肿游降兰迷唬骸颁□靥鞂□□□叫?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屈，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也。及其未至，当并力争之。若潼关事捷，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及至，绍举关右之F，设重围，围林子及道济、镇恶等。道济议欲度河避其锋，或欲弃捐辎重还赴武帝。林子按剑曰：“下官今日之事，自为将军办之。然二三君子或同业艰难，或 荷恩罔极，以此退挠，亦何以见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无全志。率麾下数百人，犯其西北。绍F小靡，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俘虏以千数，悉获绍器械资实。时诸将破贼皆多其首级，而林子献捷书至，每以实闻。武帝问其故，林子曰 ：“夫王者之师，本有征无战,岂可复增张虏获,以示夸诞。昔魏尚以盈级受罚，此亦后乘之良辙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初，绍退走，还保定城，留尬湮澜□□□骄□□貛M，林子衔枚夜袭，即屠其城，劓鸾而坑其F。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林子连破之。绍又遣长史姚伯子等屯据九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复遣林子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所俘获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绍志节沈勇，林子每战辄胜，白武帝曰：“姚绍气盖关右而力以势屈，但恐凶命先尽，不得以衅齐斧尔。”寻绍疽发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验，乃赐书嘉美之。于是赞统后军复袭林子，林子御之，连战皆捷。

帝至阌乡，姚泓扫境内兵屯嶢柳。时田子自武关北入，屯军蓝田，泓自率大F攻之。帝虑F寡不敌，遣林子步自秦岭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穷追，进取长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长安，如指掌尔。复克贼城，便为独平一国，不赏之功也。"田子乃止。

林子威震关中，豪右望风请附。帝以林子、田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长安既平，姚氏十余万口西奔陇上，林子追讨至寡妇水，转斗至槐里。大军东归，林子领水军于石门以为声援。还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勋勤，随才授用。

文帝出镇荆州，议以林子及谢晦为蕃佐。帝曰："吾不可顿无二人，林子行则晦不宜出。"乃以林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领新兴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归心，乃深陈事宜。并言：　"圣王所以戒慎祗肃，非以崇威立武，实乃经国长甿。宜广建蕃屏，崇严宿卫。"武帝深相酬纳。俄而谢翼谋反，帝叹曰："林子之见，何其明也。"

文帝进号镇西，随府转，加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时武帝以方隅未静，复欲亲戎，林子固谏。帝答曰："吾辄当不复自行。"帝践阼，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固让不许。永初三年卒，追赠征虏将军。元嘉二十五年，諡曰怀。少子璞嗣。

璞字道真，童孺时神意闲审。文帝召见，奇璞应对，谓林子曰："此非常儿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见，谓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亲要见辅，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国官乖清涂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宠爱殊异，以为主簿。时顺阳范晔为长史行州事，晔性颇疏，文帝谓璞曰："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实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怀辄以密S，每至施行，必从中出。晔政谓圣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见其际也。在职八年，神州大宁，人无谤黩，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诛，时浚虽曰亲览，州事一以付璞。浚年既长，璞固求辞事。以璞为浚始兴国大农，累迁淮南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见杀。有子曰约，其制自序大略如此。

约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及为郢州，引为安西

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带厥西令。

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主即齐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旦入见，景斜方出。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迁太子家令。后为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时竟陵王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

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永元中，复为司徒左长史，进号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初，梁武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时帝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帝默然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之终，且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着。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起兵樊 、沔，此时应思 。今日王业已就，何所复思。昔武王伐纣，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违人意，亦无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气序，比于周武，迟速不同。若不早定大业，稽天人之望，脱一人立异，便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图。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帝然之。约出，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帝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帝　令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帝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合外，但云“咄咄”。约出，云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帝召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梁台建，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受禅，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书范云等二十馀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俄迁左仆射。天监二年，遭母

忧，舆驾亲出临吊，以约年衰，不宜致毁，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起为镇军将军、丹阳尹，置佐史。服阕，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奏尚书八条事。迁尚书令，累表陈让，改授左仆射，领中书令。寻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九年，转左光禄大夫。

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欲谢事，求归老之秩。勉为言于帝，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

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常为郊居赋以序其事。寻加特进，迁中军将军、丹阳尹，侍中、特进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隐。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少孤贫，约干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尝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约伏地　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射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馀年，未常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武帝有憾于张稷，及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约昏家相为，怒约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帝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约尝侍宴，会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疾，上遣主书黄穆之专知省视，穆之夕还，增损不即S闻，惧罪，窃以赤章事因上省医徐奘以闻，又积前失。帝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有司謚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

约少时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S，明帝有敕许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书方就，凡一百馀卷。条流虽举，而采缀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又齐建元四年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兼着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其所撰国史为齐纪二十卷。天监

中，又撰梁武纪十四卷，又撰迩言十卷，諡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　舍曰：“何谓四声 ？”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

子旋，字士规，袭爵，位司徒右长史，太子仆。以母忧去官，因蔬食辟谷，服除，犹绝粳粱。终于南康内史，諡曰恭。集注迩言,行于世。旋弟趋字孝鲤,亦知名，位黄门郎。旋卒，子寔嗣。寔弟F。

F字仲师，好学，颇有文词。仕梁为太子舍人。时梁武帝制千文诗，F为之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令F为竹赋。赋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

累迁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聘魏，还为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侯景之乱，表求还吴兴召募故义部曲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F率宗族及义附五千馀人入援都，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太子右卫率。台城陷，F乃降景。景平，元帝以为司徒左长史　。魏克江陵，见虏，寻亦逃归。

陈武帝受命，位中书令。帝以F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超于时辈。性吝啬，财帛亿计，无所分遗。自奉甚薄，每朝会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囊麦饭鉡以噉之，朝士咸共诮其所为。F性狷急，因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武帝大怒，以F素有令望，不欲显诛，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陈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见之，曰“公辅才也”。

云性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父抗为郢府参军，云随在郢。时吴兴沈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 府，见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俄而沈攸之举兵围郢城，抗时为府长流，入城固守，留家属居外。云为军人所得，攸之召与语，声色甚厉。云容貌不变，徐自陈说。攸之笑曰：“卿定可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云令送书入城内，饷武陵王酒一石，犊一头；饷长史柳世隆鱠鱼二十头，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诛云，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沈氏。若其

违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世隆素与云善，乃免之。

后除员外散骑郎。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克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乃进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复为主簿，深相亲任。时进见齐高帝，会有献白乌，帝问此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

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寻除尚书殿中郎。子良为云求禄，齐武帝曰：“闻范云谄事汝，政当流之。”子良对曰：“云之事臣，动相箴谏，谏书存者百有馀纸。”帝索视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云乃尔，方令弼汝。”

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时巴东王子响在荆州，杀上佐，都下匈匈，人多异志。而豫章王嶷镇东府，多还私邸，动移旬日。子良筑第西郊，游戏而已。而梁武帝时为南郡王文学，与云俱为子良所礼。梁武劝子良还石头，并言大司马宜还东府，　子良不纳。梁武以告云。时廷尉平王植为齐武帝所狎，云谓植曰：“西夏不静，人情甚恶，大司马讵得久还私第？司徒亦宜镇石头。卿入既数，言之差易。”植因求云作S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镇一城。

文惠太子尝幸东田观获稻，云时从。文惠顾云曰：“此刈甚快。”云曰：“三时之务，亦甚勤劳，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谢之。及出，侍中萧缅先不相识，就车握云手曰：“不谓今日复见谠言。”

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甘、粽，随尽复益。彪笑谓曰：“范散骑小复俭之，一尽不可复得。”使还，再迁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深为齐明帝所知，还除正员郎。

时高、武王侯并惧大祸，云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语臣，言尝梦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见文惠太子先坠，次武帝，次文宣。望见仆射在室坐御床，备王者羽仪，不知此是何梦，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

涕曰："文宣此惠亦难负。"于是处昭胄兄弟异于余宗室。

云之幸于子良，江祏求云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翦刀与云，曰："且以为娉。"云笑受之。至是祏贵，云又因酣曰："昔与将军俱为黄鹄,今将军化为凤皇，荆布之室,理隔华盛。"因出翦刀还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败，妻子流离，每相经理。

又为始兴内史，旧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货去，买银输官。云乃先听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又郡相承后堂有杂工作，云悉省还役，并为帝所赏。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辄共杀害，不则逐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 郡中称为神明。

迁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罗威唐颂、苍梧丁密顿琦等墓。时江祏姨弟徐艺为曲江令，祏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至都诉云，云坐征还下狱，会赦免。

初，梁武为司徒祭酒，与云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欢甚。永明末，梁武与兄懿卜居东郊之外，云亦筑室相依。梁武每至云所，其妻常闻跸声。又尝与梁武同宿顾暠之舍，暠之妻方#，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云起曰："王当仰属，相以见归。"因是尽心推事。及帝起兵，将至都，云虽无官，自以与帝素款，虑为昏主所疑，将求入城，先以车迎太原孙伯翳谋之。伯翳曰："今天文显于上，灾变应于下，萧征东以济世雄武，挟天子而令诸侯，天时人事，宁俟多说。"云曰："此政会吾心，今羽翮未备，不得不就笼槛，希足下善听之。"及入城，除国子博士，未拜，而东昏遇弑。侍中张稷使云衔命至石头，梁武恩待如旧，遂参赞谟谋，毗佐大业。仍拜黄门侍郎，与沈约同心翊赞。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

梁台建，迁侍中。武帝时纳齐东昏馀妃，颇妨政事，云尝以为言，未之纳。后与王茂同入卧内，云又谏，王茂因起拜曰："范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帝默然　。云便疏令以馀氏赉茂，帝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及帝受禅，柴燎南郊，云以侍中参乘。礼毕，帝升辇谓云曰："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云对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

云以旧恩，超居佐命，尽诚翊亮，知无不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

多允。云本大武帝十三岁，尝侍宴，帝谓临川王宏、　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帝尝与云言及旧事，云：“朕司州还，在三桥宅，门生王道牵衣云，‘闻外述图谶云，齐祚不久，别应有王者。官应取富贵’。朕斋中坐读书，内感其言而外□坏?无怪，欲呼人缚之，道叩头求哀，乃不复敢言。今道为羽林监、文德主帅，知管钥。”云曰：“此乃天意令道发耳。”帝又云：“布衣时，尝梦拜两旧妾为六宫，有天下，此妪已卒，所拜非复其人，恒以为恨。”

其年，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二年，迁尚书右仆射，犹领吏部。顷之，坐违诏用人，免吏部，犹为右仆射。

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好节尚奇，专趋人之急。少与领军长史王a善，云起宅新成，移家始毕，a亡于官舍，尸无所归，云以东厢给之。移尸自门入，躬自营唅，招复如礼，时人以为难。及居选官，任寄隆重，书牍盈案，宾客满门，云应答如流，无所壅滞，官曹文墨，发擿若神，时人咸服其明赡。性颇激厉，少威重，有所是非，形于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云为郡号廉洁，及贵重，颇通馈遗；然家无蓄积，随散之亲友。

武帝九锡之出，云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医徐文伯视之。文伯曰：“缓之一月乃复，欲速即时愈，政恐二年不复可救。”云曰：“朝闻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壮焉，重衣以覆之。有顷，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帝为流涕，即日舆驾临殡，诏赠侍中、卫将军，礼官请謚曰宣，敕赐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

孙伯翳，太原人，晋秘书监盛之玄孙。曾祖放，晋国子博士、长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　杂。伯翳位终骠骑鄱阳王参军事。云从父兄缜。

缜字子真。父蒙，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从沛国刘瓛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瓛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年二十九，发白皤然，乃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仕齐位尚书殿中郎。永明中，与魏氏和亲，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

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T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着名邻国。

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理，着神灭论。以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着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后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诣皆此类也。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 "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后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时夷陵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缜乃下教断不祠。后以母忧去职。居于南州。梁武至，缜墨縗来迎。武帝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迁尚书左丞，及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在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爱。至是亮摈弃在家，缜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权轴，而所怀未满，亦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于时。竟坐亮徙广州。在南累年，追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

子胥字长才，传父业，位国子博士，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应接北使，卒于鄱阳内史。

论曰：齐德将谢，昏虐君临，喋喋黔黎，命悬晷刻。梁武抚兹归运，啸召风云。范云恩结龙潜，沈约情深惟旧，并以兹文义，首居帷幄，追踪乱杰，各其时之遇也。而约以高才博洽，名亚董、迁，末?踬，亦凤德之衰乎。缜婞直之节，着于终始，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韦叡 裴邃

叡事继母以孝闻。祖征累为郡守，每携叡之职，视之如子。时叡内兄王暨⒁痰芏陪2.⒂邢缋锸19.□□嬲魑絽痹唬骸叭曜?谓何如暨□iii俊眳鼻□桓叶浴W嬲髟唬骸叭晡恼禄蛐〖酰□?识当过之。然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叡虽幼，独以廉闻。

宋永光初，袁顗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顗到州，与邓琬起兵，叡求出为义成郡，故免顗之祸。累迁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末多故，欲还乡里，求为上庸太守。

俄而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建邺，人心惶骇。西土人谋之，叡曰：“陈虽旧将，非高人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兴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F二千，马二百匹。帝见叡甚悦，抚几曰：“佗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师克郢、鲁，平加湖，叡多建策，皆见用。

大军发郢，谋留守将，上难其人。久之，顾叡曰：“弃骐　　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

梁台建，征为大理。武帝即位，迁廷尉，封都梁子。天监二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魏遣F来伐，叡率州兵击走之。

四年侵魏，诏叡都督F军。叡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叡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叡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叡曰：“魏城中二千馀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　　。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F犹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

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

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　。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　　。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F惧不敌，请表益兵。叡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F。‘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叡堤下。军监潘灵佑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釜。叡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叡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F军。魏兵凿堤，叡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馀，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　自齧其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

叡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F，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

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蹑。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于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锺离，F兵百万，连城四十馀。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　：“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叡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锺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麟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F。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F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

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叡 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馀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叡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书郎周舍劳军于淮上 。叡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叡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矣。”以功进爵为侯。

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会司州刺史马仙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叡督F军援焉。叡至安陆，增筑城二丈馀，更开大堑，起高楼。F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将复邵阳之耻，闻叡至乃退，帝亦诏罢军。

十三年，为丹阳尹，以公事免。十四年，为雍州刺史。初，叡起兵乡中，客阴双光泣止叡，叡还为州，双光道候。叡笑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叡于故旧无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

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征拜护军，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馀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叡每坐使棱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F俯仰，所行略如佗日。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车，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器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严。

叡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任闯桑□嗖幌仁场 1 环?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

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叡，请曹景宗与叡会，因设钱二十万官

赌之。景宗掷得雉，叡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S之捷，叡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叡兄纂、阐，并早知名。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沈约尝称纂于上曰：“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阐为建宁县，所得俸禄百余万，还家悉委伯父处分，乡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长七尺七寸，腰带八围，容貌甚伟。袭封永昌县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为吏人所称。

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军费穆帅F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馀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F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尔。”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逐北至涡阳。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将军李奖、乞伏宝、费穆等五万人来援，放大破之。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魏人弃诸营垒，一时奔溃。F军乘之，斩获略尽，禽穆弟超并王纬送建邺，还为太子右卫率。

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于镇，謚曰宜侯。

放性弘厚笃实，轻财好施，于诸弟尤雍穆。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常同一室卧起，时比之三姜。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昏姻。其后各#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赠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贵族请昏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及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子粲。

粲字长倩，少有父风，好学仗气，身长八尺，容观甚伟。初为云麾晋安王行参军，后为外兵参军兼中兵。时潁川庾仲容、吴郡张率前辈才名，与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为皇太子，粲自记室迁步兵校尉，入为东宫领直，后袭爵永昌县侯，累迁左卫率，领直。粲以旧恩，任寄绸密，虽居职累徙，常留宿卫。颇擅权诞倨，不为时辈所平。右卫朱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大同中，帝尝不豫，一日暴剧，皇太子以下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粲将率宫甲度台，微有喜色，问所由那不见办长梯。以为大行幸前殿，须长梯以复也。帝后闻之，怒曰：“韦粲愿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为其主，不足推。”故出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饯新亭，执粲手曰：“与卿不为久

别。”久之，帝复召还为散骑常侍。

还至庐陵，闻侯景作逆，便简阅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内史刘孝仪共谋之。孝仪曰：“必如此，当有敕，安可轻信单使，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度江，便逼宫阙，水陆阻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为前军。粲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蕃镇，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计，实宜在先。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宜张军声势，移镇盆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　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随粲。粲悉留家累于江州，以轻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馀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给之，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

先是，安北鄱阳王范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与其世子嗣帅江西之F赴都，屯于张公洲，待上流诸军。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礼，与粲合军进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F军。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节下已是州将，何须我复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F曰：“今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岂应复挟私以阻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之高泣曰：“吾荷国荣，自应帅先士卒，顾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谓F议已定，无俟老夫尔。若必有疑，当剖心相示。”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次新亭，贼列阵于中兴寺，相持至晚各解归。

是夜，仲礼入粲营部分F军，旦日将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当石头中路。粲虑栅垒未立，贼争之，颇以为惮，谓仲礼曰：“下官才非御侮，直欲以身徇国，节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亏丧。”仲礼曰：“青塘立营，迫近淮渚，欲以粮储船乘尽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差军相助。”粲帅所部水陆俱进。时昏雾，军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景登禅灵寺门，望粲营未立，便率锐卒来攻。军败，乘胜入营，左右高冯牵粲避贼，粲不动，兵死略尽，遂见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贼传粲首阙下，以示城内。简文闻之流涕，谓御史中　丞萧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诏赠护军将军。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贞。

子谅，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为中录事参军兼记室。叔陵败，伏诛。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与东海王僧孺善，及僧孺为吏部郎，参掌大选，宾友故人莫不倾意，正独澹然。及僧孺摈废，正复笃素分，有踰曩日，论者称焉。卒于给事黄门侍郎。子载。

载字德基，少聪慧，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无疑滞。及长，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为尚书三公郎。

侯景之乱，元帝承制，以为中书侍郎。寻为寻阳太守，随都督王僧辩东讨侯景。景平，历位琅邪、义兴太守。陈武帝诛王僧辩，乃遣周文育袭载，载婴城自守。载所属县卒，并陈武旧兵，多善用弩，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令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发不两中者死。"每发辄中，所中皆毙，相持数旬。陈武帝闻文育军不利，以书喻载以诛王僧辩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载解兵。载得书，乃以F降。陈武帝引载恒置左右，与之谋议。

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军济江，据石头城，帝问计于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令轻兵绝其粮运，使进无所虏，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帝从之。

永定中，位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载有田十馀顷，在江乘县之白山，至是遂筑室而居，屏绝人事，吉凶庆吊，无所往来，不入篱门者几十载。卒于家。载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晓，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仕梁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遭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殆将灭性。服阕，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乱，鼎兄昂于京口战死，鼎负尸出，寄于中兴寺，求棺无所得。鼎哀愤恸哭，忽见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窃异之，往视乃新棺也，因以充敛。元帝闻之，以为精诚所感。

侯景平，司徒王僧辩以为户曹属。累迁中书侍郎。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

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早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礼焉。

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言受金，淹被系狱。自狱中上书曰：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以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谓徒虚语，乃今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矜察。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声名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馀，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T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 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拐严埽□硐抻泥簦□挠暗跣模□岜峭垂恰O鹿傥趴髅?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退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S丹册，并图青史。宁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摩骨，远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夫以鲁连之智，辞禄而不反，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洛，荣光塞河，西洎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寖仁沐义，照景饮醴，而下官抱痛圜门，含

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沈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再迁府主簿。

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进谏，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为镇军参军，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会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

及齐高帝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 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高帝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F而曹寡，羽卒受一剑之辱，绍终为奔北之虏，此所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试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人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

桂阳之役，朝廷周章，诏檄久之未就。齐高帝引淹入中书省，先赐酒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讫，文诰亦办。相府建，补记室参军。高帝让九锡及诸章表，皆淹制也。齐受禅，复为骠骑豫章王嶷记室参军。

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掌其任，所为条例，并为王俭所驳，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着述在怀，所撰十三篇竟无次序。又领东武令，参掌诏策。后拜中书侍郎，王俭尝谓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淹曰："不悟明公见眷之重。"

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谙，直云似是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前也。简殆如新。

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振肃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称明旨尔。"于是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托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

刺史刘悛、梁州刺　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内外肃然。明帝谓曰：“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累迁秘书监，侍中，卫尉卿。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　。其母曰　：“此故汝之休征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时人服其先见。

东昏末，淹以秘书监兼卫尉，又副领军王莹。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来奔，位相国右长史。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卒。武帝为素服举哀，諡曰宪。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蹶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凡所着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尝欲为赤县经以补山海之阙，竟不成。子蔫嗣。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兄遐字景远，少敦学业，家行甚谨，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永明中，遐以罪将徙荒裔，遥怀名请诉，言泪交下，齐武帝闻 而哀之，竟得免。

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尝昼卧，梦有五色采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怀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长七尺五寸，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褚彦回尝谓遥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由是闻声藉甚。年十二，从叔晷有知人之量，见而称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驹也。”昉孝友纯至，每侍亲疾，衣不解带，言与泪并，汤药饮食必先经口。

初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学博士。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位 。俭拊几叹曰 ：“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

后为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时琅邪王融有才俊，自谓无对当时，见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齐武帝谓昉伯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非直亡卿之宝，亦时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进饮食，当时勉励，回即欧出。昉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遭继母忧，昉先以毁瘠，每一恸绝，良久乃苏，因庐于墓侧，以终丧礼。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昉素强壮，腰带甚充，服阕后不复可识。

齐明帝深加器异，欲大相擢引，为爱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东宫书记。齐明帝废郁林王，始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　　公，使昉具草。帝恶其辞斥，甚愠，昉亦由是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

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纡意于梅虫儿，东昏中旨用为中书郎。谢尚书令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忽谢我。”昉惭而退。末为司徒右长史。

梁武帝克建邺，霸府初开，以为骠骑记室参军，专主文翰。每制书草，沈约辄求同署。尝被急召，昉出而约在，是后文笔，约参制焉。

始梁武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　　。昉奉笺云：“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盖为此也。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

奉世叔父母不异严亲，事兄嫂恭谨。外氏贫阙，恒营奉供养。禄奉所收，四方饷遗，皆班之亲戚，即日便尽。性通脱，不事仪形，喜愠未尝形于色，车服亦不鲜明。

武帝践阼，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岁荒民散，

以私奉米豆为粥，活三千馀人。时#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余石，昉五分督一，余者悉原，儿妾食麦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绢七匹，米五石。至都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

重除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出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　　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敛。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岁时祠之。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沈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　。因屈指曰　：“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即日举哀，哭之甚恸。追赠太常，謚曰敬子。

昉好交结，奖进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称述，得其延誉者多见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多与交好，坐上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洁着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访其寒温。尝欲营佛斋，调枫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长断，曰：“与夺自己，不欲贻之后人。”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馀年未之有也。为家诫，殷勤甚有条贯。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何托？”其为士友所推如此。

昉不事生#，至乃居无室宅。时或讥其多乞贷，亦随复散之亲故，常自叹曰：“知我者亦以叔则，不知我者亦以叔则。”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　　。晚节转好着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所着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时。东海王僧孺尝论之，以为“过于董生、扬子。昉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忘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见重如此。

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着葛帔綀裙，　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着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曰：

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问？”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氛氲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郁郁于兰茞，道协胶漆，志婉娈于埙篪。圣贤以此镂金板而镌盘盂，书玉牒而刻锺鼎。若乃匠石辍成风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骆驿从横，烟霏雨散，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而朱益州汨\叙，粤谟训，捶直切，绝交游，视黔首以鹰鹯，媲人灵于豺虎。蒙有猜焉，请辩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高飞。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骧蠖屈，从道汙隆。日月连璧，赞亹亹之弘致，云飞雷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以为言。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希□缬昙倍□魂Σ湟簦□□□愣□?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讹，狙诈飙起，溪谷不能踰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竟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然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言其略，有五术焉：

“若其宠均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锤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　　原而联骑，居里閈而鸣锺。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末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凫踊，飒遝鳞萃，分雁鹜之稻粱，沾玉斝之馀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

“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籍甚，搢绅羡其登仙。加以顫颐蹙頞，涕唾流沫，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叙温燠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飞沈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于通人，声未遒于云阁，攀其鳞翼，丐其馀论，附骐骥之旄端，轶归鸿于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

“阳舒阴惨，生灵大情，忧合欢离，品物恒性。故鱼以泉涸而呴沫，鸟因将死而鸣哀。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斯则断金由于湫隘，刎颈起于苫盖。是以伍员濯溉于宰嚭，张王抚翼于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

“驰鹜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执纤纩，衡所以揣其轻重，纩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纩不能飞，虽T、冉龙翰凤鶵，曾、史兰熏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云黼黻河汉，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锱铢，纩微彯撇，虽共工之搜慝，驩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皆为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导其诚。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后动，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于闤闠，林回谕之于甘醴。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后悴，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约而今泰。回圈翻覆，迅若波澜，此则徇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 何所见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雠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绾银黄，夙昭人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跱俊迈，联衡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J，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隩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眄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D□坏薅麽颍□岢耒选O牖荨⑲□□宄荆□?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甯慕郈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嶮歧，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榫□J且怨13.橹□浚□财淙羲梗□焉压□悖?弃之长鹜。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雰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东里位尚书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也。魏卫将军肃八世孙也。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之，宋司徒左长史。父延年，员外常侍，未拜卒。

僧孺幼聪慧，年五岁便机警，初读孝经，问授者曰：“此书何所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愿常读之。”又有馈其父冬

李，先以一与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见，不容先尝。”七岁能读十万言，及长笃爱坟籍。家贫， 常佣书以养母，写毕讽诵亦了。

仕齐为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功曹，使撰东宫新记。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文惠太子欲以为宫僚，乃召入直崇明殿。会薨，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举士，为始安王遥光所荐，除仪曹郎，迁书侍御史，出为钱唐令。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以文学会友，及将之县，昉赠诗曰：“唯子见知，唯馀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着，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登，惜馀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梁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又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就市，回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裝。”并无所取。视事二岁，声绩有闻。诏征将还，郡中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至，拜中书侍郎，领着作，复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迁尚书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顷之即真。

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沈约以下辞人同作，帝以僧孺为工。历少府卿，尚书吏部郎，参大选，请谒不行。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行府、州、国事。初，帝问僧孺　妾媵之数，对曰：“臣室无倾视。”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还，妾遂怀孕。为王典签汤道湣所纠，逮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僧孺乃与炯书以见其意。后为安成王参军事，镇右中记室参军。

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尔。”

转北中郎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拮?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隆安在元兴之后，或以义熙在甯康之前。此时无此府，此时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馀，宜加宝爱　”。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F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　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普通二年卒。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

虞羲字士光，会稽余姚人，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丘国宾，吴兴人，以才志不遇，着书以讥扬雄。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洪，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刘孝孙，彭城人，博学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叹曰：“古人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间而降白璧，书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学行。父荣祖位秘书监，尝有罪系狱，旦日原之，而发皓白。齐武问其故，曰：“臣思愆于内，而发变于外。”当时称之。

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观江、任之所以效用，盖亦会其时焉。而淹实先觉，加之以沈静；昉乃旧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毕，各其宜乎。僧孺硕学，而中年遭踬，非为不遇，斯乃穷通之数也。

卷六十 列传第五十

范岫 傅昭 孔休源 江革 徐勉 许懋 殷钧

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T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蔡兴宗临荆州，引为主簿。及蔡将卒，以岫贫乏，遗旨赐钱二十万，固辞拒之。

仕齐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岫亦预焉。岫文虽不逮约，而名行为时辈所与。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

迁国子博士。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永明中，魏使至，诏妙选朝士有辞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入为尚书左丞。丁母忧，居丧过礼。朝廷频起，并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终丧制。出为安成内史，创立钧折行仓，公私弘益。征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将送一无所纳。永元末，为辅国将军、冠军晋安王长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邺，承制征为尚书吏部郎，参大选。天监五年，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给扶。累迁祠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卒官。

岫恭敬俨恪，进止以礼，自亲丧后，蔬食布衣以终身。每 所居官，恒以廉洁着称。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唯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所着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二子褒、伟。

傅昭字茂远，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诞，诞反坐诛。

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为外祖所养。十岁，于朱雀航卖历日，雍州刺史袁顗见而奇之。顗尝来昭所，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顗叹曰："此儿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乃遣车迎昭。时愿宗人通之在坐，并当时名流。通之贻昭诗曰："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清尘谁能嗣，及尔遘遗芳。"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深见礼，辟为郡主簿，使诸子从昭受学。会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

其所制，昭有其半焉。粲每经昭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非名贤。"寻为总明学士、奉朝请。

齐永明中，累迁尚书仪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刘休荐昭于齐武帝，永明初，以昭为南郡王侍读。王嗣帝位，故时臣隶争求权宠，唯昭及南阳宗夬保身而已，守正无所参入，竟不罹祸。明帝践阼，引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权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烛板床，明帝闻之，赐漆合烛盘，敕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累迁尚书左丞。

梁武帝素重昭，梁台建，以为给事黄门侍郎，领着作，兼御史中丞。天监三年，兼五兵尚书，参选事。四年即真。历位左户尚书，安成内史。郡自宋来，兵乱相接，府舍称凶。每昏旦间，人鬼相触，在任者鲜以吉终。及昭至，有人夜见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腾虚而去。有顷风雨总至， 飘郡听事入隍中，自是郡遂无患，咸以昭贞正所致。郡溪无鱼，或有暑月荐昭鱼者，昭既不纳，又不欲拒，遂餧于门侧。郡多猛兽为害，常设槛阱，昭曰："人不害猛兽，猛兽亦不害人。"乃命去槛阱，猛兽竟不为害。

历秘书监，太常卿，迁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县令尝饷栗，置绢于薄下，昭笑而还之。普通五年，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昭所莅官，常以清静为政，不尚严肃。居朝廷，无所请谒，不畜私门生，不交私利。终日端居，以书记为乐，虽老不衰。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阀，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世称为学府。性尤笃慎，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负闇室，类皆如此。后进宗其学，重其道，人人自以为不逮。卒，謚曰贞。

长子譒，位尚书郎，湘东王外兵参军。譒子准有文才，梁宣帝时，位度支尚书。

昭弟映字徽远，三岁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励行，非礼不动。始昭之守临海，陆倕饯之，宾主俱欢，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连夜极乐，乃自往候接，同乘而归。兄弟并已斑白，时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丧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过礼，服制虽除，每言辄恸。天监中，位

乌程令，卒于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庆绪，会稽山阴人，晋尚书冲之八世孙，冲即开府仪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遥之，宋尚书水部郎。父佩，齐通直郎。

休源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　　不能自胜，见者莫不为之垂泣。后就吴兴沈麟士受经，略通大义。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可谓后生之准的也。观此足称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

梁台建，与南阳刘之遴同为太学博士，当时以为美选。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曰："不期忽觏清T，顿祛鄙吝，观天披雾，验之今日。"后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己，备水陆之品。云驻箸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仓米饭，蒸鲍鱼。云食休源食，不举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轩盖盈门，休源或时后来，必虚襟引接，处之坐右，商略文义。其为通人所推如此。

武帝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求一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武帝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

迁建康狱正，平反辩析，时罕冤人。后有选人为狱司者，帝常引休源以励之。除中书舍人。后为尚书左丞，弹肃礼闱，雅允朝望。时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再迁长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绳，无所回避，百僚惮之。

后为晋安王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谓曰　　："荆州总上流冲要,义高分陕,今以十岁儿委卿，善匡翼之，勿惮周昌之举也。"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寻始兴王憺代镇荆州，复为憺府长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绩，平心决断，请托弗行。　帝深嘉之。历秘书监，复为晋安王府长史、南兰陵太守，别敕专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誉，王深相倚仗，常于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其见敬如此。历都官尚书。

普通七年，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武帝与群臣议代居州任者，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乃授宣惠将军、监扬州事。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时论荣之。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剖断如流，傍无私谒。

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每车驾巡幸，常以军国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笔奏决于休源前，休源怡然无愧，时人名为兼天子。四年，卒，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帝为之流涕，顾谢举曰：“孔休源居职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陨没，朕甚痛之。”举曰：“此人清介强直，臣窃为陛下惜之。”謚曰贞子。

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显职，性缜密，未尝言禁中事。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练。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

长子云章颇有父风，位东扬州别驾。少子宗范聪敏有识度，位中书郎。

江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都水使者，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

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第四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勖，读书精力不倦。十六丧母，以孝闻。服阕，与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　融、吏部郎谢朓雅相钦重。朓尝行还过候革，时大寒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

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革。谐之方贡琅邪王泛，便以革代之。仆射江祏深相引接，祏为太子詹事，S革为丞。祏时权倾朝右，以革才堪经国，令参掌机务，诏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馊瞬恢□5u诛，宾客皆罹其罪，革独以智免。除尚书驾部郎。

中兴元年，梁武帝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不从，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帝深赏叹之，令与徐勉同掌书记。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与弟观少长

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以观为征北行参军，兼记室。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与革书云：“比闻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途次江夏，观卒。革在雍州，为府王所礼，款若布衣。后为建康正，频迁秣陵、建康令，为政明肃，豪强惮之。历中书舍人，尚书左丞，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属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S事，面陈革堕事好酒，以琅邪王昙聪代为行事。南州士庶为之语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骑，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迁御史中丞，弹奏豪权，一无所避。

后为镇北豫章王长史、广陵太守。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泛舟而还。途经下邳，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安丰王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脚疾不拜，延明将害之，见革辞色严正，更加敬　重。时祖同被拘絷，延明使作欹器漏刻铭，革唾?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将加棰扑，革厉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馀性命。会魏帝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还朝。上大宴，举酒劝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对曰：“臣行年六十，死不为夭，岂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见苏武之节。”于是以为太尉临川王长史。

时帝惑于佛教，朝贤多S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谓革不奉佛法，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唯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曰：“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萨戒。

时武陵王纪在东州，颇骄纵，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至镇唯资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广，辞讼日数百，革分判辩析，曾无疑滞，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骞为山阴令，赃货狼籍，望风自解。府王惮之。每侍燕，言论必以诗、书，王因此耽学好文。典签沈炽文以王所制诗呈武帝，帝谓仆射徐勉曰：“革果称职。”乃除都官尚书。将还，赠遗一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唯乘台所给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请济江徙重物以迮轻艚，革既无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馀片以实之。其清贫如此。

寻监吴郡，时境内荒俭，劫盗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给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惧不能静寇，革反省游军尉，百姓逾恐。革乃 广施恩惠，盗贼静息。

武陵王出镇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贫，岂能一日忘之，当与其同饱。"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征入为度支尚书。好奖进闾阎，为后生延誉，由是衣冠士子翕然归之。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朝宴恒有褒贬，以此为权贵所疾。乃谢病还家，除光禄大夫，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卒，謚曰强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革历官八府长史，四王行事，三为二千石，傍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长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学，美风仪，身长七尺四寸。性至孝，事亲尽礼。与异#昆弟居，恩惠甚笃。涉猎经籍，善属文。仕梁为尚书比部郎，以父忧去职。服阕后，容貌毁瘠，如居丧时。

及陈武帝受禅，为秘书监，兼尚书左丞。寻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天嘉中，兼散骑常侍，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着北征道里记三卷。还除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后自求宰县，补新渝令。政尚恩惠，颇有异绩。卒于官，文帝赠散骑常侍。文笔十五卷。子椿亦善属文，位尚书右丞。

德藻弟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调以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位司徒从事中郎。侯景乱，为任约所害。子兼叩

头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见杀，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武帝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

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好学，宗人孝嗣见之叹曰："此所谓人中之骐骥，必能致千里。"又尝谓诸子曰："此人师也，尔等则而行之。"年十八，召为国子生，便下帷专学，精力无怠。同时侪辈肃而敬之。祭酒王俭每见，常目送之，曰："此子非 常器也。"每称有宰辅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国侍郎，补太学博士。时每有议定，勉理证明允，莫能贬夺，同官咸取则焉。迁临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参军，俄徙署都曹。时琅邪王融一时才俊，特相慕悦，尝请交焉。勉谓所亲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霹衣

裾。”融后果陷于法，以此见推识鉴。累迁领军长史。

初与长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赏之，及武帝兵至建邺，勉于新林谒见，帝甚加恩礼，使管书记。及帝即位，拜中书侍郎，进领中书通事舍人，直内省。迁临川王后军谘议、尚书左丞。自掌枢宪，多所纠举，时论以为称职。

天监三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迁侍中。时师方侵魏，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家。群犬惊吠，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

六年，除给事中、五兵尚书，迁吏部尚书。勉居选官，\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避其讳。尝及闸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服其无私。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奏之，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矣。

后为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侍东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尝于殿讲孝经，临川王宏、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莹、张稷、柳暨⑼鲢?侍讲。时选极亲贤，妙尽人誉。勉陈让数四，又与沈约书，求换侍讲，诏弗许，然后就焉。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　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为戏，答旨不恭，由是左迁散骑常侍，领游击将军。

后为太子詹事，又迁尚书右仆射，詹事如故。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礼记问丧云：‘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顷来不遵斯制，送终之礼，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为荣。亲戚徒隶，各念休反。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忘狐鼠之顾步，媿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且人子承衾之时，志懑心绝，丧事所资，悉关他手。爱憎深浅，事实难原。如觇视或爽，存没违滥，使万有其一，怨酷已多，岂若缓其告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其不奉，加以纠绳。”诏可其奏。

又除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勉以旧恩，继升重位，尽心奉上，知无

不为。爰自小选迄于此职，常参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尝漏泄，每有表奏，辄焚稿草。博通经史，多识前载。齐世王俭居职已后，莫有逮者。朝仪国典，昏冠吉凶，勉皆预图议。

初，勉受诏知撰五礼，普通六年功毕，表上之曰：

夫礼以安上化人，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宪章尤备，因殷革夏，损益可知。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F；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昏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洎周室大坏，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灭学，扫地无馀。汉氏郁兴，日不暇给，犹命叔孙于外野，方知帝王之 为贵。末叶纷纶，递有兴毁。及东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馀篇。虽写以尺简，而终阙平奏。其后兵革相寻，异端互起，章句既沦，俎豆斯辍。方领矩步之容，事灭于旌鼓，兰台石室之典，用尽于帷盖。至乎晋氏，爰定新礼，荀顗制之于前，挚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

伏惟陛下睿明S运，先天改物，拨乱惟武，经俗以文。作乐在乎功成，制礼弘于业定。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遗文散逸，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集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时，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监元年，佟之S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平，徐议删撰。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瑒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事司马褧掌嘉礼，尚书右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后，以镇北谘议参军伏挹代之。后又以挹代严植之掌凶礼。挹寻迁官，以五经博士缪昭掌凶礼。复以礼仪深广，记载残缺，宜须博论，共尽其致，

更使镇军将军丹　阳尹沈约、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臣又奉别敕总知其事。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S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甯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

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窃以撰正履礼，历代罕就，皇明在运，厥功克成。周代三千，举其盈数，今之八千，随事附益。质文相变，故其数兼倍，犹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错综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识，谬司其任，淹留历稔，允当斯责。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实由才轻务广，思力不周，永言惭惕，无忘寤寐。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搜寻军礼，阅其条章，靡不该备，可以悬诸日月，颁之天下者矣。诏有司案以遵行。

寻加中书令，勉以疾求解内任，诏不许，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书论决。患脚转剧，久阙朝觐，固陈求解，诏许疾差还省。

勉虽居显职，不营#业，家无畜积，奉禄分赡亲族之贫乏　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不才，终为佗有。”尝为书戒其子崧曰：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门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承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F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

中年聊于东田开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政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应营昏，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所以尔者，亦复有以。前割西边施宣武寺，既失西厢，不复方幅，意亦谓此逆旅舍尔，何事须华。常恨时人谓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随便架立，不存广大，唯功德处小以为好，所以内中逼促，无复房宇。近修东边儿孙二宅，乃藉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须，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辍，郊间之园，遂不办保，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已消其半。寻园价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苻役，湖里殊富芰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迩，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盖是事意所至尔。忆谢灵运山家诗云："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园有之二十载，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此直所馀，今以分汝营小田舍，亲累既多，理亦须此。且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外典亦称"何以聚人曰财"。况汝常情，安得忘此。闻汝所买湖熟田地，甚为舄卤，弥复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竞故也。虽事异寝丘，聊可髣佛。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既已营之，宜使成立，进退两亡，更贻耻笑。若有所收获，汝可自分赡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复应沾之诸女尔。汝既居长，故有此及。

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己，然后可贵。老生云："后其身而身先。"若能尔者，更招巨利。汝当自勖，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也。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谓为家以来，不事资#，暨立墅舍，似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单，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馀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煟□赫弱媛模□幸Ｂ□荩□俪毓塾悖□□痔□瘢□蔷?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岂如之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记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

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

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禄奉之外，月别给钱十万，信遇之深， 故无与匹。

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陈，移授特进、右光禄大夫、侍中、中卫将军，置佐史，馀如故。增亲信四十人。两宫参问，冠盖结辙。有敕每欲临幸，勉以拜伏有亏，频S停出，诏许之，遂停舆驾。及卒，帝闻而流涕。即日车驾临殡，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皇太子亦举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简曰简”，帝益“执心决断曰肃”，因謚简肃公。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后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称范、徐云。善属文，勤着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常以起居注烦杂，乃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弹事五卷。在选曹，撰选品三卷。齐时撰太庙祝文二卷。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凡所着前后二集五十卷，又为人章表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请刊石纪德，即降诏立碑于墓焉。

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位太子舍人，掌书记。累迁洗马，中舍人，犹管书记。出入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俄迁晋安内史。

许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也。五世祖询，晋征士。祖珪，宋给事中，着作郎，桂阳太守。父勇慧，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

懋少孤，性至孝，居父忧执丧过礼。笃志好学，为州党所称。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坐下听者常数十百人，因撰风雅比兴义十五卷，盛行于时。尤明故事，称为仪注学。

起家后军豫章王行参军，转法曹。举秀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中记室。文惠太子闻而召之，侍讲于崇明殿。后兼国子博士，与司马褧同志友善。仆射江祏甚推重之，号为经史笥。

梁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除征西鄱阳王谘议参军，兼着作郎，待诏文德省。时有请会稽封禅者，武帝因集儒学士草封禅仪，将行焉，懋建议独以为不可。帝见其议，嘉纳之，由是遂停。十年，转太子家令。凡诸礼仪，多所刊正。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骑常侍，转天门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

义记。四年，拜中庶子。是岁卒。撰述行记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传家业，孤介有节行。博通群书，多识前代旧事，甚为南阳刘之遴所重。梁太清初，为西中郎记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乱，避地郢州。会梁邵陵王自东至，引为谘议参军。王僧辩之袭郢州，素闻其名，召为仪同从事中郎。迁太尉从事中郎，与吴兴沈炯对掌书记，府政朝务，一以委之。晋安王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

陈武帝受禅，为太中大夫，领大着作，知梁史事。初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頠尸，于方山同坎埋瘗，至是无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光大中，宣帝入辅，以亨贞正有古人风，甚相钦重，常以师礼事之。及到仲举之谋出宣帝，宣帝问亨，亨劝勿奉诏。宣帝即位，拜卫尉卿。卒于官。

亨初撰齐书并志五十卷，遇乱亡失。后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后，所制文笔六卷。子善心，位尚书度支侍郎。

殷钧字季和，陈郡长平人，晋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孙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诛。元素娶尚书仆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宁早卒，宁遗腹生子叡，亦当从戮，僧朗S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辩，司徒褚彦回甚重之，谓曰："诸殷自荆州以来无出卿。"叡敛容答曰："殷族衰悴，诚不如昔，若此旨为　虚，故不足降，此旨为实，弥不可闻。"仕齐历司徒从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为雍州刺史，S叡为府长史。奂诛，叡亦见害。

钧九岁以孝闻，及长，恬静简交游，好学有思理，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美之。梁武帝与叡少故旧，以女永兴公主妻钧，拜驸马都尉。历秘书丞，在职S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品目。累迁侍中，东宫学士。

自宋、齐以来，公主多骄淫无行，永兴主加以险虐。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叡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然犹恨钧。

自侍中出为王府谘议，后为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钧体羸多疾，闭合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尝禽劫帅，不加考掠，和言诮

责。劫帅稽颡乞改过，钧便命遣之，后遂为善人。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疟疾。

母忧去职，居丧过礼，昭明太子忧之，手书诫喻。服阕，为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侍东宫。改领中庶子，后为国子祭酒。卒，謚贞。二子构、渥。钧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天监中，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后直东宫学士省，卒。

论曰：范懋宾之德美，傅茂远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强直，并加之以学植，饰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时主，岂徒然哉。徐勉少而励志，发愤忘食，修身慎行，运属兴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辅，提衡端执，时无异议，为梁氏宗臣，信为美矣。许懋业艺，以经笥见推，亨怀道好古，以博览归誉， 其所以折议封禅，求葬僧辩，正直存焉，岂唯文义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钧德业自居，又加之以政绩，文质斌斌，亦足称也。

卷六十一 列传第五十一

陈伯之 陈庆之 兰钦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因拔刀而进，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担稻而归。及年长，在锺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广之爱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将自随。频以战功，累迁骠骑司马，封鱼复县伯。

梁武起兵，东昏假伯之节，督前驱诸军事、豫州刺史，转江州，据寻阳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说伯之，即以为江州刺史。子武牙为徐州刺史。伯之虽受命，犹怀两端。帝及其犹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后归附，与F军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辄唤与耳语。帝疑其复怀翻覆，会东昏将郑伯伦降，帝使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须卿降，当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伯之大惧，自是无异志矣。城平，封丰城县公，遣之镇。

伯之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唯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

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承忠并有旧，缮经藏伯之息免祸，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承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恚□枷轮□∩姓撸□涞奂次唬□翟焐惺榉对啤T撇缓?恚□峋苤□m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之意。且复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减作河南郡。”于是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险。

伯之子武牙时为直合将军，武帝手疏龙符罪亲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伯之并不受命，曰　　：“龙符健儿，邓缮在事有绩。台所遣别驾,请以为中从事。”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无复器仗，三仓无米。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怼3.兄业让吭蕹芍□2□□缴桑?“今段S卿，若复不得，便与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内一郡处缮。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

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报。”使碚?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杀牲以盟。伯之先歃，长史以下次第歃。硭挡□□骸敖窬俅?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寻阳太守，承忠辅义将军，龙符豫州刺史。

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率数百人，使伯之典签吕孝通、戴元则为内应。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辄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从北门入，径至听事前。伯之闻叫，自率出荡。元冲力不能敌，走逃庐山。

伯之遣使还报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 庄兴绍、张显明邀击之，不能禁，反见杀。武帝遣王茂讨伯之，败走，间道亡命出江北，与子武牙及褚砭闳胛骸N阂圆□?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光禄大夫、曲江县侯。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巨集北侵，巨集命记室丘迟私与之书曰：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毛羽，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此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昔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代。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堂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当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腼T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号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弈趸杞疲□韵嘁穆荆□?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县首蠼帧6□□□阌斡?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鹦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 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

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方吊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F八千归降。武牙为魏人所杀。伯之既至，以为平北将军、西豫州刺史、永新县侯。未之任。复为骁骑将军，又为太中大夫。久之，卒于家。其子犹有在魏者。

褚碓谖海□喝擞□弥□N涸□幔□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砩献胖煲拢□恢□墙袷牵□恢□俏舴恰！蔽喝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堕马而死。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幼随从梁武帝。帝性好碁，每从夜至旦不辍，等辈皆寐，唯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从平建邺，稍为主书，散财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请。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以庆之为武威将军，与胡龙牙、成景隽率诸军应接。还除宣猛将军、文德主帅，仍率军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F十万来拒。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观兵近境，庆之击破之。后豫章王弃军奔魏，庆之乃斩关夜退，军士获全。

普通七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庆之攻拔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转东宫直合。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贼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　　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　　。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F军乘胜前顿城父。武帝嘉焉，手诏慰勉之。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武帝以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送颢还北。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授庆之前军大都督。自銍县进，遂至睢阳。

魏将丘大千有F七万，分筑九垒以拒。庆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降。

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庆之攻陷其城，禽晖业，仍趣大梁。颢进庆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F而西。

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F七万据荥阳拒颢，兵强城固，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据虎牢。时荥阳未拔，士F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F曰："我等才有七千，贼F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垒。"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滑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天穆、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魏孝庄出居河北。其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率百僚备法驾迎颢入洛阳宫，御前殿，改元大赦。颢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

魏上党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费穆据虎牢， 刁宣、刁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降，天穆与十馀骑北度河。庆之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谣曰："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自发鋞县至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初，魏庄帝单骑度河，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复视事，与安丰、临淮计将背梁，以时事未安，且资庆之力用。庆之心知之，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宜S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

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F，宁肯为用？魏之宗社，于斯而灭。"颢由是疑庆之，乃密S武帝停军。洛下南人不出一万，魏人十倍。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勋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庆之不从。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求之镇，颢心惮之，遂不遣。

魏将尔朱荣、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F号百万，挟魏帝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归魏，庆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战，伤杀甚F。荣将退还，时有善天文人刘灵助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为伐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潁

被禽，洛阳复入魏。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侯。

出为北兖州刺史、都督缘淮诸军事。会有袄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宠起兵应之，攻陷北徐州。诏庆之讨焉。庆之斩伯宠、僧强，传其首。

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庆之至镇，遂 围县瓠，破魏潁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湘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又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将侯景攻下楚州，执刺史桓和。景仍进军淮上，庆之破之。时大寒雪，景弃辎重走。是岁豫州饥，庆之开仓振给，多所全济。州人李升等八百人表求树碑颂德，诏许焉。五年卒，謚曰武。

庆之性祗慎，每奉诏敕，必洗沐拜受。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劄，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长子昭嗣。

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旗将军，安州刺史。

庆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岁能骑射。十二随父入洛，遇疾还都，诣鸿胪卿朱异。异访北间事，昕聚土画城，指麾分别，异甚奇之。

庆之在县瓠，魏骁将尧雄子宝乐特为敢勇，求单骑校战，昕跃马直趣宝乐，雄即溃散。后为临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围历阳，敕召昕还。昕S云："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虏必济。"乃板昕为云骑将军代质，未及下渚，景已度江，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将用之，昕誓而不许。景使其仪同范桃棒严禁之，昕因说桃棒令率所领归降，袭杀王伟、宋子仙。桃棒许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缒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简文迟疑，累日不决。外事泄，昕弗之知，犹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书城中，云"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随之。昕不从，遂见害。

少弟暄，学不师受，文才俊逸。尤嗜酒，无节操，遍历王公门，沈湎喧譊，过差非度。其兄子秀常忧之，致书于暄友人何胥，冀以讽谏。暄闻之，与秀书曰：

旦见汝书与孝典，陈吾饮酒过差。吾有此好五十馀年，昔吴国张长公亦称耽嗜，吾见张时，伊已六十，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吾今所进亦多于往日。老而弥笃，唯吾与张季舒耳。吾方与此子交欢于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闻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骑，武子呼为痴叔。何陈留之风不嗣，太原之气岿然，翻成可怪！

吾既寂漠当世，朽病残年，#不异于T原，名未动于卿相，若不日饮醇酒，复欲安归？汝以饮酒为非，吾以不饮酒为过。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为少；郑康成一饮三百杯，吾不以为多。然洪醉之后，有得有失。成冢养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犹水，亦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美哉江公，可与共论酒矣。汝惊吾憧马侍中之门，陷池武陵之第，遍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吾生平所愿，身没之后，题吾墓云"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若斯志意，岂避南征之不复，贾谊之恸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识杯铛，吾口不离瓢杓，汝甯与何同日而醒，与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焉。尔无多言，非尔所及。

暄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陈天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向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病之。

后主之在东宫，引为学士。及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与义阳王叔达、尚书孔范、度支尚书袁权、侍中王瑳、金紫光禄大夫陈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骑常侍王仪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谓为狎客。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尝倒县于梁，临之以刃，命使作赋，仍限以晷刻。暄援笔即成，不以为病，而傲弄转甚。后主稍不能容，后遂搏艾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于发，垂泣求哀，声闻于外而弗之释。会卫尉卿柳庄在坐，遽起拨之，拜谢曰："陈暄无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辄矫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宪。"后主素重庄，意稍解，敕引暄出，命庄就坐。经数日，暄发悸而死。

兰钦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决，趫捷过人。宋末随父子云在洛阳，恒于市骑橐驼。后子云还南，梁天监中以军功至冀州刺史。钦兼文德主帅，征南中五郡诸洞反者，所至皆平。

钦有谋略，勇决善战，步行日二百里，勇武过人。善抚驭，得人死力。以军功封安怀县男。累迁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进爵为侯。

征梁、汉，事平，进号智武将军。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职，会西魏攻围南郑，梁州刺史杜怀宝来请救，钦乃大破魏军，追入斜谷，斩获略尽。魏相安定公遣致马二千疋，请结邻好。钦百日之中再破魏军，威振邻国。诏加散骑常侍，仍令述职。

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禽之。至衡州，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诣阙请立碑颂德，诏许焉。

后为广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权行州事，冀得即真。及闻钦至岭，原货厨人，涂刀以毒，削瓜进之，钦 及爱妾俱死。帝闻大怒，槛车收恬，削爵土。

钦子夏礼，侯景至历阳，率其部曲邀景，兵败死之。

论曰：陈伯之虽轻狡为心，而勇劲自立，其累至爵位，盖有由焉。及丧乱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为幸哉。庆之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虽南风不竞，晚致倾覆，其所克捷，亦足称之。兰钦战有先鸣，位非虚受，终逢鸩毒，唯命也夫。

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二

贺瑒 司马褧 朱异 顾协 徐摛 鲍泉

瑒少聪敏，齐时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瑒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瑒谓曰："此生将来为儒者宗矣。"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后为太学博士。

梁天监初，为太常丞，有司举修宾礼，召见说礼义。武帝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瑒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时武帝方创定礼乐，瑒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卒于馆。所着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士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

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并传瑒业。

革字文明，少以家贫，躬耕供养，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为兼太学博士。长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纳蕴藉。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后为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带江陵令。王于 州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F。前后再监南平郡，为人吏所怀。寻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禄代耕，不及为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风仪，能谈吐，深为革爱，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

季亦明三礼，位中书黄门郎，兼着作。

琛字国宝，幼孤，伯父瑒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瑒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瑒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虽自执舟烜，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年二十余，瑒之门徒稍从问道。

初，瑒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馀人。瑒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既世习礼学，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辩絜，坐之听受，终日不疲。

湘东王幼年临郡，彭城到溉为行事，闻琛美名，命驾相造。会琛正讲，学侣满筵，既闻上佐忽来，莫不倾动。琛说经无辍，曾不降意。溉下车，欣然就席，便申问难，往复从容，义理该赡。溉叹曰："通儒硕学，复见贺生。今且还城，寻当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颓然。溉言之王，请补郡功曹史。琛辞以母老，终于固执。

俄遭母忧，庐于墓所。服阕，犹未还舍，生徒复从之。琛哀毁积年，骨立而已，未堪讲授。诸生营救，稍稍习业。

普通中，太尉临川王宏临州，召补祭酒从事，琛年已四十余，始应辟命。武帝闻其有学术，召见文德殿，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门业。"仍补王国侍郎，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尚书左丞，诏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议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记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文，非关唯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唯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复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唯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弱之

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他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　　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又不兼于大功。若实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从琛议。加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迁御史中丞，参礼仪如先。

琛性贪啬，多受赇赂，家产既丰，买主第为宅，为有司奏，坐免官。后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进见武帝，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闲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时武帝年高，任职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S陈事条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国家之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调，动致逋积，而人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　”。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F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则易于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诡竞求进，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残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人，费息则财聚。若言小费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则终年不止矣”。书奏，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　问洽闻，不宜同于闞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　。卿可分明显出其人　。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馀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馀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云，‘股肱惟人，

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　。‘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噎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太清二年，为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陷城，琛被创未死，贼求得之，舆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舆送庄严寺疗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贼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馀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纯之，晋大司农高密敬王。祖让之，员外常侍。父燮，善三礼，仕齐位国子博士。

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沛国刘瓛为儒者宗，　嘉其学，深相赏好。与乐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监初，诏通儒定五礼，有举褧修嘉礼，除尚书祠部郎。时创定礼乐，褧所建议，多见施行。兼中书通事舍人，每吉凶礼，当时名儒明山宾、贺瑒等疑不能断者，皆取决焉。累迁御史中丞。

十六年，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褧虽居外官，有敕预文德、武德二殿长名问讯，不限日。迁晋安王长史，卒。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六卷。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祖昭之，以学解称于乡。叔父谦之字处光，以义烈知名。年数岁，所生母亡，昭之假葬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感如持丧，长不昏娶。齐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县令申灵勖表上之。齐武帝嘉其义，虑相报复，乃遣谦之随曹武西行。将发，幼方子怿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杀怿。有司以闻。武帝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吴兴沈顗闻而叹曰：“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巽之字处林，有志节，着辩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仕齐官至吴平令。

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其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馀，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及长，乃折节从师。梁初开五馆，异服膺于博士明山宾。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

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出都诣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寻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

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 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 ：“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闇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触响铿锵，遇采便发。观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后见明山宾曰：“卿所举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帝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后除中书郎，时秋日，始拜，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时咸谓蝉珥之兆。迁太子右卫率。

普通五年，大举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惧祸，其降必非抟病！钡廴郧惨毂ǔ?僧，并敕F军应接，受异节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迁散骑常侍。

异容貌魁梧，能举止，虽出自诸生，甚闲军国故实。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迁右卫将军。S求于仪贤堂奉述武帝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馀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武帝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艺，围碁上品，而贪财冒贿，欺罔视听，以伺候人主意，不肯进贤黜恶。四方饷馈，曾无推拒，故远近莫不忿疾。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日来下， 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阖，乃引其卤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钥。既而声势所驱，熏灼内外，#与羊侃相埒。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 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齎饴饵。而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见幸。异在内省十馀年，未尝被谴 。司农卿傅岐尝谓异曰 ：“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异曰：“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

太清二年，为中领军，舍人如故。初，武帝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甚悦，以语异曰：“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异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许。武帝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合口，独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侯败没，帝忧曰 ：“今勿作晋家事乎？”寻而贞阳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议。异又议以和为允，帝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时侯景镇寿春，疑惧，累S请绝和，及致书与异饷金二百两，又致书于制局监周石珍令具申闻。异纳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

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 S闻。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应尔，乃谓使曰：“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不为闻奏。及贼至板桥，使前寿州司马徐思玉先至求见于上，上召问之，思玉紿称反贼，请闲陈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弈巡猓□部?使其独在殿上。”时异侍坐，乃曰：“徐思玉岂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宝曰：“思玉已将临贺入北，讵可轻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贼S，异大惭。贼遂以讨异及陆验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S言“朱异等蔑弄朝权，轻作威福，臣为谗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诛异等，臣敛辔北归”。帝问简文曰：“有是乎？”对曰：“然”。帝召有司将诛之，简文曰：“贼特以异等为名耳，今日杀异，无救于急，适足贻笑将来。若祆氛既息，诛之未晚。”帝乃止。

异之方幸，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简文为四言溍乱诗曰：“溍彼阪田，嗟斯氛雾。谋之不臧，褰我王度。”又制围城赋，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S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并以指异。又帝登南楼望贼，顾谓异曰 ：“四郊多垒，谁之罪欤？”异流汗不能对。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赠尚书右仆射。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武帝悼惜

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S曰：“异生平所怀，愿得执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赠。

异居权要三十馀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翫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馈遗，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 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馀篇。

子肃，位国子博士；次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顾协字正礼，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孙也。幼孤，随母养于外氏。外从祖右光禄大夫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掐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　？”协曰：“儿政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顾氏兴于此子。”及长好学，以精力称。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内弟率尤推重焉。

初为扬州议曹从事，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斯作。”为兼廷尉正。太尉临川王闻其名，召掌书记，仍侍西丰侯正德读。正德为巴西、梓潼郡，协除所部新安令。未至县遭母忧，刺史始兴王厚资遣之，送丧还。于峡江遇风，同旅皆漂溺，唯协一舫触石得泊焉。咸谓精诚所致。张率尝荐之于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便称敕唤出。”于是以协为兼太学博士。累迁湘东王参军，兼记室。

普通中，有诏举士，湘东王表荐之，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击大航华表然尽。建康县驰S，协以为非吉祥，未即呈闻。后帝知之，曰：“霆之所击，一本罚恶龙，二彰朕之有过。协掩恶扬善，非曰忠公。”由是见免。后守鸿胪卿，员外散骑常侍，卿、舍人并如故。

自为近臣，便繁几密，每有述制，敕前示协，时辈荣之。卒官无衾以敛，为士子所嗟叹。武帝悼惜之，为举哀。赠散骑常侍，謚曰温子。

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及为舍人，同官者　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

饮食不改于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少时将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年六十馀，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

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一字士缋。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监初位员外散骑常侍。

摛幼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晋安王纲出戍石头，武帝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貌。"乃以摛为侍读。大通初，王总戎北侵，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管记，寻带领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 。帝闻之怒，召摛将加诮责，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乃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记，末论释教。摛商较从横，应答如响，帝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承闲白帝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自养。"帝谓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为政清静，教人礼义，劝课农桑，期月风俗便改。秩满，为中庶子。

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即简文妃侄女。晋、宋以来，初昏三日，妇见舅姑，F宾皆列观，引春秋义云"丁丑，夫人姜氏 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礼官据此皆云"宜依旧观 "。简文问摛，摛议曰："仪礼云 ：'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涧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近代妇于舅姑本有戚属，不相瞻者。夫人乃妃侄女，有异他姻，觌见之仪，谓应可略。"简文从其议。除太子左卫率。

及侯景攻陷台城，时简文居永福省。贼F奔入，侍卫走散，莫有存者。摛独侍立不动，徐谓景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凶威遂

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惮摛。简文嗣位，进授左卫将军，固辞不拜。简文被闭，摛不获朝谒，因感气疾而卒，年七十八。赠侍中、太子詹事，諡贞子。长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沙门释宝志，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就，谓之T回。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义。及长，博涉史籍，从横有口辩。父摛为晋安王谘议，王又引陵参宁蛮府军事。王立为皇太子，东宫置学士，陵充其选。稍迁尚书度支郎。

出为上虞令。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风闻劾陵在县赃汙，因坐免。久之，为通直散骑侍郎。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又令于少傅府述己所制庄子义。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围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会齐受魏禅，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复通使于　齐。陵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乃致书于仆射杨遵彦，不报。及魏平江陵，齐送贞阳侯明为梁嗣，乃遣陵随还。太尉王僧辩初拒境不纳，明往复致书，皆陵辞也。及明入，僧辩得陵大喜，以为尚书吏部郎，兼掌诏诰。其年陈武帝诛僧辩，仍进讨韦载，而任约、徐嗣徽乘虚袭石头，陵感僧辩旧恩，往赴约。约平，武帝释陵不问，以为尚书左丞。

绍泰二年，又使齐。还除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陈受禅，加散骑常侍。天嘉四年，为五兵尚书，领大着作。六年，除散骑常侍，御史中丞。时安成王顼为司空，以帝弟之尊，权倾朝野。直兵鲍僧叡假王威风，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弹之。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状，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肃然。

迁吏部尚书，领大着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核名实。时有冒进求官，驰竞不已者，乃为书宣示之，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尚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劄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在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

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望也。所见诸君多踰本分，犹言大屈，未谕高怀。若问梁朝朱领军异亦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关选序。梁武帝云：‘世间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岂无运命，每有好官缺，辄忆羊玄保。’此则清阶显职，不由选也。既忝衡流，诸贤深明鄙意。”自是F咸服焉。时论比之毛玠。

及宣帝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预其议。宣帝即位，封建昌县侯。太建中，为尚书左仆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劢等。帝召入内殿，曰：“卿何为固辞而举人乎？”陵曰：“弘正旧蕃长史，王劢太平中相府长史，张种帝乡贤戚，若选贤旧，臣宜居后。”固辞累日，乃奉诏。

及朝议北侵，宣帝命举元帅，F议在淳于量，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无过者。”于是争论数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地。宣帝因置酒，举杯属陵曰：“赏卿知人。”

七年，领国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寻加侍中，给扶。十三年，为中书监，领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优礼之，诏将作为造大斋，令陵就第摄事。后主即位，迁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诏赠特进。初，后主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至是謚曰章蘚雎?

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无所营树，俸禄与亲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户，户送米至水次，亲戚有贫匮者，皆召令取焉，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馀家有可卖不？”其周给如此。

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释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坐莫能与抗。目有青精，时人以为聪慧之相也。自陈创业，文檄军书及受禅诏策，皆陵所制，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接引无倦。文、宣之时，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传于周、齐，家有其本。后逢丧乱，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俭、份、仪、僔。

俭一名报，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常侍宴赋诗，元帝叹赏之，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矣。"魏平江陵，还建邺，累迁中书侍郎。

太建初，广州刺史欧阳纥举兵反，宣帝令俭持节喻旨。纥见俭，盛列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纥默然不答。惧俭沮F，不许入城，置俭于孤园寺。纥尝出见俭，俭谓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于是遣俭。从间道驰还。宣帝乃命章昭达讨纥，以俭监昭达军。纥平，为兼中书通事舍人。

后主立，累迁寻阳内史，为政严明，盗贼静息。迁散骑常侍，袭封建昌侯。入为御史中丞。俭公平无所阿附，尚书令江总望重一时，为俭所劾，后主深委任焉。祯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风。九岁为梦赋，陵见之，谓所亲曰："吾幼属文亦不加此。"为海盐令，有政绩。入为太子洗马。性孝弟，陵尝疾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仪少聪警，仕陈位尚书殿中郎。陈亡，隐于钱唐之赭山。隋炀帝召为学士，寻除着作佐郎。大业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辩，能谈玄理。性至孝，遭父忧殆不胜丧。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孝克养母，饘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将军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如何？"臧氏弗许之。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遗母。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氏亦深念旧恩，数 私致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孝克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

后东游，居钱唐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寻去职。太建四年，征为秘书丞，不就。乃蔬食长斋，持菩萨戒，昼夜讲诵法华经。宣帝甚嘉其操行。后为国子祭酒。孝克每侍宴，无所食噉，至席散，当其前膳羞损减。帝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自是伺

之，见孝克取珍果纳绅带中。斌当时莫识其意，后寻访，方知其以遗母。斌以S，宣帝嗟叹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馔，并遣将还，以饷其母。时论美之。

至德中，皇太子入学释奠，百司陪列。孝克发孝经题，后主诏皇太子北面致敬。祯明元年，入为都官尚书。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着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闸合自然开闭。居多死亡，尚书周确卒于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两载，祆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饥寒。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尽。

二年，为散骑常侍，侍东宫。陈亡，随例入长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后，孝克遂常噉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

开皇十二年，长安疾疫，隋文帝闻其名行，召令于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寻授国子博士，后侍东宫，讲礼传。

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临终政坐念佛，室内有非常香气，邻里皆惊异之。子万载，位太子洗马。

鲍泉字润岳，东海人也。父几字景玄，家贫，以母老诣吏部尚书王亮干禄，亮一见嗟赏，举为舂陵令。后为明山宾所荐，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为太常，依制缌服不得相临，改为尚书郎，终于湘东王谘议参军。

泉美须髯，善举止，身长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传，兼有文笔。少事元帝为国常侍，早见擢任，谓曰："我文之外无出卿者。"后为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车，从数十左右，伞盖服玩甚精。道逢国子祭酒王承，承疑非旧贵，遣访之，泉从者答曰"鲍通直"。承怪焉，复欲辱之，遣逼车问："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为口实，见尚豪华人，相戏曰"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以为笑谑。

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方等之败，元帝大怒，泉与王僧辩讨之。僧辩曰："计将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虑。"僧辩

曰：“君言文士常谈耳，河东少有武干，非精兵一万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当至，犹可重申。欲与卿入言之。”泉许诺，及僧辩如向言，泉默然不继。元帝大怒，于是械系僧辩，时人比泉为郦寄。

泉既专征长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数泉二十罪，为书责之曰：“面如冠玉，还疑木偶，须似猬毛，徒劳绕喙。”乃从狱中起王僧辩代泉为都督，使舍人罗重欢领斋仗三百人与僧辩往。乃至长沙，遣通泉曰：“罗舍人被令送王竟陵来。”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经略，贼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辩入，乃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命重欢出令示泉，锁之床下。泉T色自若，了无惧容，曰：“稽缓王师，罪乃甘分，但恐后人　更思鲍泉之愦愦耳。”僧辩色甚不平，泉乃S陈淹迟之罪。元帝寻复其任，令与僧辩等东逼邵陵王于郢州。

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诸为刺史，泉为长史，行州府事。方诸见泉和弱，每有谘陈未尝用，使泉伏床骑背为马，书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尽相欺。侯景密遣将宋子仙、任约袭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唯蒲酒自乐，云“贼何由得至”。既而传告者F，始命阖门。城陷，贼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不克，败还，乃杀泉于江夏，沈其尸于黄鹤矶。

初，泉梦着朱衣行水上，及死，举身带血而沈于江如其梦。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三十卷行于世。

时又有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位后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上玉璧铭，武帝发诏褒赏。好韵语，及拜步兵，面谢帝曰：“作舍人，不免贫，得五校，实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仪十三卷，乘舆龙飞记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检、正、至，并才艺知名，俱为湘东王五佐。正好交游，无日不适人，人为之语曰：“无处不逢乌噪，无处不逢鲍佐。”正不为湘东王所知，献书告退。王恨之。及建邺城陷，正为尚书外兵郎，病不能起。景杂于死尸焚之。王闻之曰：“忠非纪信，利非象齿，焚如弃如，于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东王不仁。检为湘东镇西府中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

论曰：夏侯胜云，“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于贺瑒、贺琛、朱异、司马褧其得之矣　。而异遂徼宠幸，任事居权，不

能以道佐时，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夫太清之乱，固其宜矣。顾协清介，足以追踪古人，徐摛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聪明特达，缔构兴王，　献替谋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处荷戈之任，非材之责，胜任不亦难乎。

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

王神念 羊侃 羊鸦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术，尤明内典。仕魏位颍川太守，与子僧辩据郡归梁，封南城县侯。历安成、武阳、宣城内史，皆着政绩。后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祆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后征为右卫将军，卒于官，謚曰壮。及元帝初，追赠侍中、中书令，改謚忠公。

神念少善骑射，及老不衰。尝于武帝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驭马往来，冠绝群伍。

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帝深赏之。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瑰伟，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及大眼死，拥部曲，载父尸，改名华，来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声甚凄断。华后位太子左卫率，卒于侯景军中。

神念长子遵业，位太仆卿。次子僧辩。

僧辩字君才，学涉该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辞辩捷，器宇 肃然，虽射不穿劄，而有陵云之气。元帝为江州刺史，僧辩随府为中兵参军。时有安成望族刘敬躬者，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所请多验，无赖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报，遂谋作乱，远近回应。元帝命中直兵参军曹子郢讨之，使僧辩袭安成。子郢既破其军，敬躬走安成，僧辩禽之。又讨平安州反蛮，由是以勇略称。

元帝除荆州，僧辩为贞毅府谘议参军，代柳仲礼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辩总督舟师一万赴援。及至，台城陷没，侯景悉收其军实而厚加绥抚，遣归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为领军将军。及荆、湘疑贰，元帝令僧辩及鲍泉讨之。时僧辩以竟陵间部下皆劲勇，犹未尽来，意欲待集然后上顿。与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问僧辩，僧辩以情对。元帝性忌，以为迁延不去，大怒厉声曰：“卿惮行拒命，欲同贼邪 ？今唯死耳。”僧辩对曰：“今日就戮甘

心，但恨不见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闷绝，久之方苏。即送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系之。其母脱簪珥待罪，帝意解，赐以良药，故不死。会岳阳军袭江陵，人情搔扰。元帝遣就狱出僧辩以为城内都督。俄而岳阳奔退，而鲍泉力不能克长沙，帝命僧辩代之。僧辩仍部分将帅，并力攻围，遂平湘土。还复领军将军。

侯景浮江西寇，军次夏首。僧辩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缘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辩并沈公私船于水，分命F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F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语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辩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景军肉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将军胡僧佑率兵援僧辩。是日， 贼复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其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禽，景乃烧营夜遁，旋军夏首。

元帝以僧辩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长宁县公，命即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攻拔鲁山，仍攻郢，即入罗城。又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丈变成火，一时碎散。有龙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鹦鹉洲水中。景闻之，倍道归建邺。贼帅宋子仙等困蹙，求输郢城，身还就景。僧辩扌碇□?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龛鼓噪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钉和舌脔杀之。

郢州既平，僧辩进师寻阳。军人多梦周何二庙神云：“吾已助天子讨贼。”自称征讨大将军，并乘朱航。俄而反曰 ：“已杀景。”同梦者数十百焉。

元帝加僧辩侍中、尚书令、征东大将军。僧辩频表劝进，并蒙优答。于是发江州直指建邺，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袭南陵、鹊头等戍，并克之。

先是，陈武帝率F五万出自南江，前军五千行至盆口。陈武名盖僧辩，僧辩惮之。既至盆口，与僧辩会于白茅洲为盟。于是升坛歃血，共读盟文，辞气慷慨，皆泪下沾衿。及发鹊头，中江而风浪，师人咸惧。僧辩再拜告天曰：“僧辩忠臣，奉辞伐罪，社稷中兴，当使风息；若鼎命中沦，请从此逝。”言讫风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鱼跃水飞空引导，贼望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挟舰，行甚迅疾。

景自出战于石头城北，僧辩等大破之。卢晖略闻景战败，以石头城降。僧辩引军入据之。景走朱方，僧辩命F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僧辩虽有灭贼之功，而驭下无法，军人卤掠，驱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 石头至于东城，被执缚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缘淮号叫，翻思景焉。

僧辩命侯瑱、裴之横东追景，扌刑尸圆□□晕馑山□岛?瑱，瑱送至僧辩，僧辩谓曰："卿荷国重恩，遂复同逆，今日之事，将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辩顾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岂识王僧辩乎。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宾客皆前称叹功德，僧辩戄然，乃谬答曰："此乃圣上威德，群帅用命，老夫虽滥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

元帝即位，授镇卫将军、司徒，加班剑二十人，改封永宁郡公，侍中、尚书令如故。

先是，天监中沙门释宝志为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馀人散，十八子。"时言萧氏当灭，李氏代兴。及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称助讨纳。既而朝廷未达其心，诏征僧辩就宜丰侯循南征，为都督东上诸军事。以陈武帝为都督西下诸军事。先是，陈武让都督于僧辩，僧辩不受，故元帝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寻而洪雅降纳，纳以为应符，于是共议拜洪雅为大将军，尊事为主。洪雅乘平肩大舆，伞盖、鼓吹，羽仪悉备，翼从入长沙城。时纳等据车轮，夹岸为城，士卒皆百战之馀，器甲精严，徒党勇锐，蒙冲斗舰，亘水陵山。时天日清明，初无云雾，军发之际，忽然风雨，时人谓为泣军，百姓窃言知其败也。三月庚寅，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窃相谓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初，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者，邵陵王、河东王、桂阳嗣王三人并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于舰，祭乙太牢，加其节盖羽仪鼓吹，每战辄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 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选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辩惮之，稍作连城以逼焉。贼不敢交锋，并怀懈怠。僧辩因其无备，亲执旗鼓以诫进止，群贼大败，归保长沙。僧辩乃命筑垒围之，而自出临视。贼知不设备，其党吴藏、李贤明等蒙楯直进，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指麾勇敢，遂斩贤明，贼乃退归。初，陵纳作逆，以王琳为辞,云"若放琳则自服"。时F军未之许，而武陵王纪拥F上流，内外骇惧。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诏会F军西讨。寻而武陵败绩。

是时，齐遣郭元建谋袭建邺，又遣其大将东方老等继之。陈武帝闻之，驰报江陵。元帝即诏僧辩急下赴援。僧辩次姑孰，即留镇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筑垒于东关以拒北军，征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而大败之。僧辩振旅归建邺。承圣三年二月，诏以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顷之丁母忧。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初，僧辩下狱，母流泪徒行，将入谢罪，元帝不与相见。时贞惠世子有宠，母诣合自陈无训，涕泗呜咽，F并矜之。及僧辩罪免，母深相责厉，辞色俱严。虽克复旧都，功盖宇宙，母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称之，谓为明哲妇人。及亡，甚见湣悼，且以僧辩勋重，故丧礼加焉。命侍中、谒者监护丧事，謚曰贞敬太夫人。灵柩将归建康，又遣谒者至舟渚吊祭。

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察合F将袭江陵，元帝征僧辩于建邺，为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已灭。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辩预援立功，承制进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与陈武帝参谋讨伐。

时齐文宣又纳贞阳侯明以为梁嗣，与僧辩书，并贞阳亦频与僧辩书，论还国继统之事。僧辩不纳。及贞阳与齐上党王高涣至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军败，僧辩遂谋纳贞阳，仍书定君　臣之礼。因遣第七子显、显所生刘并弟子珍往充质，遣左户尚书周弘正至历阳迎明。又遣吏部尚书王通送S，因求以敬帝为皇太子。明报书许之。僧辩遣使送质于邺，贞阳求度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龙舟法驾往迎。贞阳济江之日，僧辩拥烜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会于江宁浦。明践位，授僧辩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馀如故。

陈武帝时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举兵袭之。僧辩常处石头城，是日视事，军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门又白有兵来。僧辩与子頠遽走出合，计无所出，乃据南门楼拜请求哀。陈武纵火焚之，方共頠下就执。陈武谓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又曰：“何意全无防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是夜，及子頠俱被绞杀。

初，僧辩平建邺，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頠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长子顗屡谏不听。至是，会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因遣记室参军江旰以事报陈武，仍使整舟舰器械。陈武宿有图僧辩志，乃闻命，留旰城中，衔枚而进。知谋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谓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舰将趣石头，陈武控马未进。安都大

惧，乃追陈武骂曰：“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陈武曰：“安都嗔我。”乃敢进，遂克之，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顗承圣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随王琳入齐，为竟陵郡守。齐遣王琳镇寿春，将图江左。及陈平淮南杀琳，顗闻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

顗弟颁，少有志节，恒随梁元帝。及荆州覆灭，入于魏。僧辩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约。败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 害。

僧智弟僧愔位谯州刺史，征萧勃，及闻兄死，引军还。时吴州刺史羊亮隶在僧愔下，与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见禽。僧愔以名义责瑱，瑱乃委罪于将羊鲲斩之。僧愔复得奔齐，与徐嗣徽等挟齐军攻陈。军败，窜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叹曰　：“雠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诚有感，当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将自刎，闻空中催令急去，僧愔异之，勉力驰进，行一里许，顾向处已有陈人。踰越江山，仅得归齐。

徐嗣徽，高平人，父云伯自青部南归，位终新蔡太守。侯景之乱，嗣徽归荆州，元帝以为罗州刺史，及弟嗣宗、嗣#并有武用。嗣徽从征巴丘，以功为太子右卫率、监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先在建邺，嗣宗自荆州灭亡中逃得至都。从弟嗣先即僧辩之甥，复为比丘慧暹藏，得脱俱还。及僧辩见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与僧辩故旧，图陈武帝。帝遣江旰说之，嗣徽执旰送邺乞师焉。齐文宣帝授为仪同，命将应赴。及石头败退，复请兵于齐，与任约、王晔、席锿□亩冉□＜罢桨埽□没斩槁恚?嗣宗援兄见害。嗣#为陈武军所禽，辞色不挠而死。任约、王晔得北归。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传。侃少而瑰伟，身长七尺八寸，雅爱文史。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初为尚书郎，以力闻。魏帝常谓曰：“郎官谓卿为虎，岂羊质虎皮乎？试作虎状。”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壮之，赐以珠剑。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据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为偏将，隶萧宝寅往讨之，射杀天生，其F即溃。以功为征东大将军、东道行台，领泰山太守，进爵钜平侯。

初，其父祉恒使侃南归，侃至是将举济、河以成先志。其从兄兖州刺史敦密知之，据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万袭之，不克，仍筑十馀城以守之。梁朝赏授一与元法僧同。魏帝闻之，使授侃骠骑大将军、司徒、泰山郡公，长为兖州刺史。侃斩其使。魏人大骇，令仆射于晖率F十万及

高欢、尔朱阳都等相继而至。栅中矢尽，南军不进，乃夜溃围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F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将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幸适去留。”各拜辞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邺，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给、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县侯，累迁太子左卫率，中。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叱桑□ざ□伤某撸□?一尺三寸。帝因赐侃河南国紫骝令试之。侃执呱下恚□笥一?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帝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折树摺1比私嫡撸□厶┤且鹿阝判鳎□?宠之踰于他者，谓曰：“朕少时捉撸□问扑魄洌□袷□渚商澹?殊觉不奇。”上又制武宴诗三十韵示侃，侃即席上应诏。帝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是日诏入直殿省，S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于仗粗。

后迁都官尚书，尚书令何敬容用事，与之并省，未尝游造。左卫兰钦同侍宫宴，词色少交，侃于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铜鼓买朱异作父，韦粲作兄，何敢无宜适。”朱时在席。后华林法会，钦拜谢于省中。王铨谓钦曰：“卿能屈膝廉公，弥见尽美；然羊公意犹未释，容能更置一拜？”钦从之。宦者张僧胤尝候侃，侃曰：“我床非阉人所坐。”竟不前之。时论美其贞正。

太清元年，为侍中，会大举北侵，以侃为冠军将军，监作　　寒山堰事。堰立，侃劝元帅贞阳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见纳。既而魏援大至，侃频言乘其远来可击，旦日又劝出战，并不从。侃乃率所领顿堰上。及F军败，侃结阵徐还。

二年，复为都官尚书。侯景反，攻陷历阳，帝问侃讨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春，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F，自然瓦解。议者谓景未敢便逼都，遂寝其策。令王质往。侃曰：“今兹败矣。”乃令侃率千馀骑顿望国门。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

时景既卒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得止。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时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韦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无谋，军旅指撝，一决于侃，胆力俱壮，简文深仗之。

及贼逼城，F皆凶惧，侃蕹频猛馍涫椋□啤吧哿辍⑽鞑?侯已至近路”，F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沃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加侍中、军师将军。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馀人并私加赏赉。

贼为尖顶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F皆服焉。

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绾议出击之。帝以问侃，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　　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太半。

初，侃长子鹱为景所获，执来城下示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鹱曰：“久以汝为死，犹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以其忠义，亦弗之害。

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曰：“侯王远来问讯天子，何为闭拒不时进纳？尚书国家大臣，宜S朝廷。”侃曰：“侯将军奔亡之后，归命国家，重镇方城，悬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称兵，岂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说，开门揖盗。”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风猷，愿去戎服，得一相见。”侃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

后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城内筑城，贼不能进。寻以疾卒于城内，赠侍中、护军将军。子球嗣。

侃少雄勇，膂力绝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 c羟庞惺□□耍?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着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滏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

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馀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

性宽厚，有器局。尝南还至涟口置酒，有客张孺才者，醉于船中失火，延烧七十馀艘，所燔金帛不可胜数。侃闻聊不挂意，命酒不辍。孺才惭惧自逃，侃慰喻使还，待之如旧。

第三子从字子鹏，随侃台内，城陷，窜于阳平。侯景以其妹为小妻，呼还待之甚厚，以为库真都督。及景败，从密图之，乃随其东走。景于松江战败，惟馀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昼寝，从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从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从与王元礼、谢答仁弟葳蕤，并景之昵也，三人谓景曰："我等为王百战百胜，自谓无敌，卒至于此,岂非天乎。今就王乞头以取富贵。"景欲透水，从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 。从以呷氪躺敝□＞捌蜕渌鞒□涝诒鸫□□谵Ｔ跃懊□僦□□队诰?口。

元帝以从为青州刺史，封昌国县侯，又领东阳太守。征陆纳，加散骑常侍，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于东关，迁东晋州刺史。承圣三年，西魏围江陵，从赴援不及。从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闻僧辩败，乃还，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鸦仁字孝穆，泰山钜平人也。少骁勇，仕郡为主簿。并通中，率兄弟自魏归梁，封广晋侯。征伐青、齐间，累有功绩，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诏鸦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县瓠应接。景至，仍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镇县瓠。会侯景败于涡阳，魏军渐逼，鸦仁恐粮运不继，遂还北司，上表陈谢。帝大怒鸦仁，鸦仁惧，顿军于淮上。及侯景反，鸦仁率所部入援。

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鸦仁乃与赵伯超及南康王会理共攻贼于东府城，反为贼败。台城陷，景以为五兵尚书。鸦仁常思　　奋发，谓所亲曰："吾以凡流，受宠朝廷，竟无报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终，没有馀责。"因泣下，见者伤焉。

三年，出奔江西，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临死以报效不终，因而泣下。后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

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鸦仁子亮，侯景乱后移至吴州刺史，随王琳，以名将子见礼甚隆。为人多酒无赖，酒醉为阉竖所杀。

论曰：王神念、羊侃、羊鸦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宠任。既而侃及鸦仁晚遇屯剥。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则守义以殒。古人所谓“心同铁石”，此之谓乎。僧辩风格秀举，有文武奇才,而逢兹酷滥，几致陨覆。幸全首领，卒树奇功，事人之道，于斯为得。及时钟交丧，地居元宰，内有奥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亲疏贸序，既同儿戏，且类弈棋。延敌开衅，实基于此，丧国倾宗，为天下笑。岂天将S陈，何斯人而斯谬也，哀哉！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佑 徐文盛 阴子春 杜崱 王琳 张彪

江子一字元亮，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之七世孙也。父法成，奉朝请。

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贫，以孝闻，苦侍养多阙；因终身蔬食。仕梁起家为王国侍郎、奉朝请。上书言事，为当轴所排，乃拜表求入北为刺客。武帝异之。又S求观书秘阁，武帝许之，有敕直华林省。其姑夫左卫将军朱异权要当朝，休下之日，宾客辐凑。异不为物议所归，欲引子一为助，子一未尝造门，其高洁如此。为遂昌、曲阿令，皆着美绩。后为南津校尉。

弟子四，历尚书金部郎。大同初，迁右丞。兄弟性并刚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极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诏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书详择，施于时政。"左户郎沈炯、少府丞顾璵尝奏事不允，帝厉色呵责之。子四乃趋前代炯等对，对甚激切。帝怒呼缚之，子四乃据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释之，犹坐免职。

及侯景攻陷历阳，自横江将度，子一帅舟师千余人于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还南洲，收余F步赴建邺，见于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对，且曰："臣以身许国，常恐　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复惜。不死阙前，终死阙后耳。"及城被围，开承明门出战。子一及弟尚书左丞子四、东宫直殿主帅子五并力战直前，贼坐甲不起。子一引咦仓□□糇萃黄铮?F并缩。子一刺其骑，骑倒哒郏□艚馄浼纾□蹦炅□□□５？曰："与兄俱出，何面独旋。"乃免胄赴敌，子四叨葱厮溃?子五伤脰，还至堑一恸而绝。贼义子一之勇，归之，面如生。诏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子四中书侍郎，子五散骑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赠子一侍中，謚义子；子四黄门侍郎，謚毅子；子五中书侍郎，謚烈子。

子一续黄图及班固"九品"，并辞赋文章数十篇,行于世。

胡僧佑字愿果，南阳冠军人也。少勇决，有武干。仕魏位银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难归梁。频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帅，使戍项城。魏克项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僧佑又归梁，徐南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读

书，爱缉缀，然文辞鄙野，多被嘲谑，而自谓实工，矜伐弥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乱，西沮蛮反，元帝令僧佑讨之，使尽诛其渠帅。僧佑谏忤旨，下狱。

大宝二年，景围王僧辩于巴陵，元帝乃引僧佑于狱，拜为假节、武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援僧辩。将发泣下，谓其子屺曰："汝可开朱白二门，吾不捷则死。吉则由朱，凶则由白也。"元帝闻而壮之。前至赤沙亭，会陆法和至，乃与并军，大败景将任约军，禽约送江陵。侯景闻之遂遁。后拜领军将军，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斋中，对之自娱。人曰："此是羽仪，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或出游亦以自随，人士笑之。

承圣二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魏军至，以僧 佑为都督城东诸军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溃。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将。父庆之，梁天监初自北归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统其F，稍立功绩。大同末，为甯州刺史。州在僻远，群蛮劫窃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夷人感之，风俗遂改。

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元帝以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东讨之略。东下至武昌，遇侯景将任约，遂与相持。元帝又命护军将军尹悦、平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会之，并受文盛节度。大败约于贝矶。约退保西阳，文盛进据芦洲，又与相持。景闻之，率大F西上援约，至西阳。诸将咸曰："景水军轻进，又甚饥疲，击之必大捷。"文盛不许。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邺，至是，景载以还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F咸愤怨。杜幼安、宋簉等乃率所领独进，大破景，获其舟舰以归。会景密遣骑间道袭陷郢州，军中惧，遂大溃，文盛奔还荆州。元帝仍以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敛赃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数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怀怨望，帝闻之，乃以下狱。时任约被禽，与文盛同禁。文盛谓约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约曰："门外不见卿马□?使我何处得降。"文盛无以答，遂死狱中。

阴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武帝南迁，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与梁武帝邻居，少相善，尝入帝卧内，见有异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后必大贵，非人臣也。天下方乱，安苍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于是情好转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 。

及帝践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仕历位朐山戍主、东莞太守。时青州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祷糜费，毁神影，坏屋舍。当坐　栋上有一大蛇长丈馀，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人通名诣子春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既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而知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闻，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子春设伏摧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镇朐山。又迁都督、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虽无佗才行，临人以廉洁称。闺门混杂，而身服垢汙，脚数年一洗，言每洗则失财败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败。太清二年，征为左卫将军，迁侍中。属侯景乱，元帝令子春随王僧辩攻平邵陵王。又与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景，至贝矶与景遇，子春力战，恒冠诸军。会郢州陷没，军遂退，卒于江陵。子铿。

铿字子坚，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被当时所重。为梁湘东王法曹行参军。初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F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禽，或救之获免。铿问之，乃前所行觞者。

陈天嘉中，为始兴王中录事参军。文帝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援笔便就，帝甚叹赏之。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顷之卒。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父怀宝少有志节，梁天监中累有军功，后又立功南郑，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怀宝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呓□粒□谡镀湟黄锒□希□垡怨椤ａ陔隽□□耍□懵砩?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馀力，斑丝缠叱ざ?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怀宝卒于州，諡曰桓侯。

嶷位西荆州刺史，时谶言“独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会嶷改葬父祖，帝敕图墓者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崱，嶷弟也。幼有志气，居乡里以胆勇称，后为新兴太守。太清三年，随岳阳王来袭荆州，元帝与崱兄岸有旧，密书邀之。崱乃与岸、弟幼安、兄子龛等夜归元

帝，以为武州刺史，封枝江县侯，令随领军王僧辩东讨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进爵为公，仍随僧辩追景至石头。景败，崱入据台城。景平，加散骑常侍、江州刺史。

是月，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达于秦郡，王僧辩令崱赴援，陈武帝亦自欧阳来会。元建F却，崱因纵兵大破之，元建遁。时元帝执王琳于江陵，琳长史陆纳等于长沙反。元帝征崱与王僧辩讨之。及纳等战于车轮，大败之。后纳等降，崱又与王僧辩西讨平武陵王于硖口。旋镇遘疾卒，謚曰武。

崱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巘、岸及弟嵷、幼安并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与崱随岳阳王察攻荆州，同归元帝。帝以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县侯。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去城三十里，城中觉之。察夜知其师掩襄阳，以岸等襄阳豪帅，于是夜遁归襄阳。岸等知察至，遂奔其兄南阳太守巘于广平。察遣将尹正、薛晖等攻拔之，获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并斩于襄阳北门。察母龚保林数岸于F，岸曰："老婢教汝儿杀汝叔，乃枉杀忠良。"察命拔其舌，脔杀而烹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惋。及建邺平，崱兄弟发安宁陵焚之，以报漆惋之酷，元帝亦不责 也。

幼安性至孝宽厚，雄勇过人，与兄崱同归元帝，帝以为西荆州刺史，封华容县侯。与王僧辩讨河东王誉于长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东讨侯景，至贝矶，大破景将任约，斩其仪同叱罗子通、湘州刺史赵威方等。仍进军大举口，别攻拔武昌。景度芦洲上流以压文盛，幼安与F军大败之。会景密遣骑袭陷郢州，执刺史方诸，人情大骇，文盛由汉口遁归，F军大败，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复，杀之。

龛，岑之子也，少骁勇，善用兵，与诸父归元帝，帝以为郧州刺史，封中庐县侯，与王僧辩讨平河东王誉。又随僧辩下，继徐文盛军至巴陵。闻侯景陷郢州西上将至，乃与僧辩等守巴陵。景至围之数旬，不克而遁。迁太府卿、定州刺史。及F军至姑孰，景将侯子鉴逆战，龛与陈武帝、王琳等击之，大败子鉴，遂至石头。景亲会战，龛与F军大破之。论功为最，授东扬州刺史。又与王僧辩降陆纳，平武陵王。

及魏平江陵，后齐纳贞阳侯明以绍梁嗣，以龛为震州刺史、吴兴太守，迁南豫州刺史，封溧阳县侯，又加散骑常侍、镇南大将军。

龛，僧辩婿也，始为吴兴太守，以陈武帝既非素贵，及为之本郡，

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武帝衔之切齿。及僧辩败，龛乃据吴兴以拒之，频败陈文帝军。龛好饮酒，终日恒醉，勇而无略，部将杜泰私通于文帝，说龛降文帝，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雠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大败文帝军。后杜泰降文帝，龛尚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王氏因截发出家，杜氏一门覆矣。

王琳字子珩，会稽山阴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为将帅。 太清二年，帝遣琳献米万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轻舸还荆。稍迁岳阳内史，以军功封建甯县侯。侯景遣将宋子仙据郢州，琳攻克之，禽子仙。又随王僧辩破景。后拜湘州刺史。

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平景之勋，与杜龛俱为第一。恃宠纵暴于建邺，王僧辩禁之不可，惧将为乱，S请诛之。琳亦疑祸，令长史陆纳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轻上江陵陈谢。将行谓纳等曰：“吾若不反，子将安之？”咸曰：“请死”。相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黄罗汉、太舟卿张载宣喻琳军。陆纳等及军人并哭对使者，莫肯受命。乃絷黄罗汉，杀张载。载性刻，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雠，故纳等因人之欲，抽其肠系马脚，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备五刑而斩之。

元帝遣王僧辩讨纳，纳等败走长沙。是时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惧，人有异图。纳S申琳无罪，请复本位，求为奴婢。元帝乃锁琳送僧辩。时纳出兵方战，会琳至，僧辩升诸楼车以示之。纳等投戈俱拜，举军皆哭，曰 ：“乞王郎入城即出。”乃放琳入，纳等乃降。湘州平，仍复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纪。纪平，授衡州刺史。

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F心，故出之岭外。又授都督、广州刺史。其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万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若警急动静相知。孰若远弃岭南，相去万里，一日有变，将欲如何！琳非愿长坐荆南，政以国计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S，故遂率其F镇岭南。

元帝为魏围逼，乃征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师次长沙， 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察，乃为元帝举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梁，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趣之计。时长沙蕃王萧韶及上游诸将推琳

主盟。侯平虽不能度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乃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又使献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称臣于梁。

陈武帝既杀王僧辩，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征琳。不从命，乃大营楼舰，将图义举。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陈武帝遣将侯安都、周文育等讨琳，仍受梁禅。安都叹曰："我其败乎，师无名矣。"逆战于沌口。琳乘平肩舆，执钺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馀无所漏，唯以周铁武一人背恩，斩之。锁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舰中，令一阉竖监守之。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带甲十万，练兵于白水浦。琳巡军而言曰："可以为勤王之师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帅熊昙朗、周迪怀贰，琳遣李孝钦、樊猛与馀孝顷同讨之。三将军败，并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尽逃还建邺。

初，魏克江陵之时，永嘉王庄年甫七岁，逃匿人家。后琳迎还湘中，卫送东下。及敬帝立，出质于齐，请纳庄为梁主。齐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书令李騊駼册拜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又遣中书舍人辛悫、游诠之等齎玺书江表宣劳，自琳以下皆有颁赐。琳乃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奉庄纂梁祚于郢州。庄授琳侍中、使持节、大将军、中书监，改封安成郡公，其馀并依齐朝前命。

及陈文帝立，琳乃辅庄次于濡须口。齐遣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F临江，为其声援。陈遣安州刺史吴明彻江中夜上，将袭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败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兵因东下， 陈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掷瑱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船舰溃乱，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馀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初，琳命左长史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同典兵侍卫庄，及军败，泌遂降陈。仲威以庄投历阳，又送寿阳。琳寻与庄同入齐，齐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陈合州刺史裴景晖，琳兄I之婿也，请以私属导引齐师，孝昭委琳与行台左丞卢潜率兵应赴。沈吟不决，景晖惧事泄，挺身归齐。齐孝昭赐琳玺书令镇寿阳，其部下将帅悉听以从，乃除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会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给铙吹。琳水陆戒严，将观衅而动，属陈氏结好于齐，使琳更听后图。

琳在寿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召还邺。齐武成置而不问，除沧州刺史。后以琳为特进、侍中。所居屋脊无故剥破，出赤蛆数升，落地化为血，蠕动。有龙出于门外之池，云雾起，昼晦。会陈将吴明彻寇齐，齐帝敕领军将军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为经略。琳谓所亲曰：“今太岁在东南，岁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为客，我将有丧。”又谓破胡曰：“吴兵甚锐，宜长策制之，慎勿轻斗。”破胡不从。战，军大败。琳单马突围，仅而获免。还至彭城，齐令便赴寿阳，并许召募。又进封琳巴陵郡王。陈将吴明彻进兵围之，堰肥水灌城。而齐将皮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明彻昼夜攻击，城内水气转侵，人皆患肿，死病相枕。从七月至十月，城陷被执，百姓泣而从之。吴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城东北二十里，时年四十八。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至，号酹尽哀，收 其血怀之而去。传首建康，悬之于市。

琳故吏梁骠骑府仓曹参军朱瑒致书陈尚书仆射徐陵求琳首，曰：

窃以朝市迁贸，时传骨鲠之风；历运推移，间表忠贞之□?故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前书，垂名于后世。梁故建宁公琳，洛滨馀胄，沂川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总蕃伯之任。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彦，信踵武于前修。而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念，终遘苌弘之眚。洎王业光S，鼎祚有归，于是远□蕉□□拿□颖薄K淝崧贸贾□荆□?怀客卿之礼。感兹知己，忘此捐躯。至使身没九泉，头行万里。诚复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会彼人臣之节。然身首异处，有足悲者。封树靡卜，良可怆焉。

瑒早簉末僚，预参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雨袂，痛可识之T，回肠疾首，切犹生之面。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许田横之葬。瑒虽刍贱，窃亦有心。琳经莅寿阳，颇存遗爱，曾游江右，非无旧德。比肩东合之吏，继踵西园之宾，愿归彼境，还修窀穸。庶孤坟既筑，或飞衔土之燕，丰碑式树，时留堕泪之人。近故旧王绾等已有论牒，仰蒙制议，不遂所陈。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茔域，孙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昧死陈祈，伏待刑宪。陵嘉其志节，又明彻亦数梦琳求首，并为S陈主而许之。仍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瘗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瑒等乃间道北归，别议迎接。寻有扬州人茅智胜等五人密送丧柩达于邺，赠十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特进、开府、录尚书事，謚曰忠武王，葬给輻輬车。

琳体貌闲雅，立发委地，喜怒不形于色。虽无学业，而强记内敏，军府佐史千数，皆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之心。少为将帅，屡经丧乱，雅有忠义之节。虽本图不遂，齐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败为陈军所执，吴明彻欲全之，而其下将领多琳故吏，争来致请，并相资给，明彻由此忌之，故及于难。当时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歔欷流泣。观其诚信感物，虽李将军之恂恂善诱，殆无以加焉。

琳十七子，长子敬在齐袭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开皇中开府仪同三司，大业初，卒于渝州刺史。

张彪不知何许人，自云家本襄阳，或云左卫将军、衡州刺史兰钦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为盗，颇有部曲。临城公大连出牧东扬州，彪率所领客焉。始为防合，后为中兵参军，礼遇甚厚。及侯景将宋子仙攻下东扬州，复为子仙所知。后去子仙，还入若邪举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

赵伯超兄子棱为侯景山阴令，去职从彪。后怀异心，蘧?彪计，请酒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报之。刀始至心，棱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伤得不深。棱重取刀刺彪，头面被伤顿绝。棱谓已死，因出外告彪诸将，言已杀讫，欲与求富贵。彪左右韩武入视，彪已苏，细声谓曰："我尚活，可与手。"于是武遂诛棱。彪不死，复奉表元帝，帝甚嘉之。

及侯景平，王僧辩遇之甚厚，引为爪牙，与杜龛相似，世谓之张、杜。贞阳侯践位，为东扬州刺史，并给鼓吹。室富于财，昼夜乐声不息。剡令王怀之不从，彪自征之。留长史谢岐居守。会僧辩见害，彪不自展拔。时陈文帝已据震泽，将及会稽，彪乃遣沈泰、吴宝真还州助岐保城。彪后至，泰等反与岐迎陈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陈文帝遂走出，彪复　城守。沈泰说陈文帝曰："彪部曲家口并在香岩寺，可往收取。"

遂往尽获之。彪将申进密与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复败走，不敢还城。据城之西山楼子，及暗得与弟昆仑、妻杨氏去。犹左右数人追随，彪疑之皆发遣，唯常所养一犬名黄苍在彪前后，未曾舍离。乃还入若邪山中。

沈泰说陈文帝遣章昭达领千兵重购之，并图其妻。彪眠未觉，黄苍

惊吠劫来，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识之，曰：“何忍举恶。卿须我者但可取头，誓不生见陈蒨。”劫曰：“官不肯去，请就平地。”彪知不免，谓妻杨呼为乡里曰：“我不忍令乡里落佗处，今当先杀乡里然后就死。”杨引颈受刀，曾不辞惮。彪不下刀，便相随下岭到平处。谓劫曰：“卿须我头，我身不去也。”呼妻与诀，曰：“生死从此而别，若见沈泰、申进等为语曰，功名未立，犹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杀彪并弟，致二首于昭达。黄苍号叫彪尸侧，宛转血中，若有哀状。

昭达进军，迎彪妻便拜，称陈文帝教迎为家主。杨便改啼为笑，欣然意悦，请昭达殡彪丧。坟冢既毕，黄苍又俯伏冢间，号叫不肯离。杨还经彪宅，谓昭达曰：“妇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请暂过宅庄饰。”昭达许之。杨入屋，便以刀割发毁面，哀哭恸绝，誓不更行。陈文帝闻之，叹息不已，遂许为尼。后陈武帝军人求取之，杨投井决命。时寒，比出之垂死，积火温燎乃苏，复起投于火。

彪始起于若邪，兴于若邪，终于若邪。及妻犬皆为时所重异。杨氏，天水人，散骑常侍曒之女也。有容貌，先为河东裴仁林妻，因乱为彪所纳。彪友人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吴昌门为诗一绝曰：“田横感义士，韩王报主臣，若为留意气，持寄禹川人。”

论曰：忠义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佑，太清之季，名宦盖微。江则自致亡躯，胡亦期之殒命，然则贞劲之节，岁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终有鲜，诗人得所诫焉。子春战乃先鸣，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败，而以濯足为尤。杜氏终致覆亡，亦云图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岂易知乎。王琳乱朝忠节，志雪仇耻，然天方相陈，义难弘济，斯则大厦落构，岂一木所能支也。张彪一遇何怀，死而后已；唯妻及犬，义悉感人，记传所陈，何以加此，异乎！

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五

陈宗室诸王 永修侯拟 遂兴侯详 宜黄侯慧纪 衡阳献

王昌南康湣 王昙朗 文帝诸子 宣帝诸子 后主诸子

永修侯拟字公正，陈武帝之疏属也。少孤贫，质直强记。武帝南征交址，拟从焉。梁绍泰二年，除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以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事。

武帝践阼，广封宗室，诏从子监南徐州拟封永修县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锺陵县侯，晃封建城县侯，炅封上饶县侯。从孙明威将军訬封虔化县侯，吉阳县侯喧仍前封，信威将军祏封豫甯县侯，青州刺史详封遂兴县侯，贞威将军慧纪封宜黄县侯，敬雅封甯都县侯，敬泰封平固县侯。

文帝嗣位，拟除丹阳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寻复本职。卒，謚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庙庭。子党嗣。

遂兴侯详字文几，少出家为沙门。善书记，谈论清雅。武帝讨侯景，召令还俗，配以兵马，从定建邺。永定二年，封遂兴县侯。天嘉三年，累迁吴州刺史。五年，讨周迪，战败，死之。以所统失律，无赠謚。子正理嗣。

宜黄侯慧纪字元方，武帝之从孙也。涉猎书史，负材任气。从武帝平侯景。及帝践阼，封宜黄县侯，除黄门侍郎。

太建十年，吴明彻北侵败绩，以慧纪为缘江都督、兖州刺史。至德二年，为都督、荆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萧岩、晋熙王萧瓛等诣慧纪请降，慧纪以兵迎之。以应接功，位开府仪同三司。

祯明三年，隋师济江，慧纪率将士三万人，船舰千馀乘，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以五条铁锁横江，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余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险。隋军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保延洲。别帅廖世宠领大舫诈降，欲烧隋舰，更决一死战。于是有五黄龙备F色，各长十馀丈，骧首连接，顺流而东，风浪大起，云雾晦冥，陈人震骇，不觉火自焚。隋军乘高舰，张大弩以射之，陈军大败，风浪应时顿息。肃收馀F东走。

慧纪时至汉口，为隋秦王俊拒，不得进。闻肃败，尽烧公安之储，抟□□□拢□蛲葡嬷荽淌方□跬跏逦?盟主。水军都督周罗z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邺平，隋晋王广遣一使以慧纪子正业来喻，又使樊毅喻罗z，其上流城戍悉解甲。于是慧纪及巴州刺史毕宝并恸哭俱降。慧纪入隋，依例授仪同三司，卒。子正平，颇有文学。

衡阳献王昌字敬业，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贲，命昌与宣后随沈恪还吴兴。及武帝东讨侯景，昌与宣后、文帝并为景囚。景平，拜长城国世子，吴兴太守，时年十六。

昌容貌伟丽，神情秀朗，雅性聪辩，明习政事。武帝遣陈郡谢哲、济阳蔡景历辅昌临郡，又遣吴郡杜之伟授昌以经。昌读书一览便诵，明于义理，剖析如流。寻与宣帝俱往荆州。魏克荆州，又与宣帝俱迁长安。

武帝即位，频遣使请宣帝及昌，周人许而未遣。及武帝崩，　乃遣之。时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还，居于安陆。王琳平后，天嘉元年二月，昌发自安陆，由鲁山济江。而巴陵王萧沇等率百僚上表，请以昌为湘州牧，封衡阳郡王　。诏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丙子济江，于中流殒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丧柩至都，上亲临哭。乃下诏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宰、扬州牧，葬送之仪，一依汉东平宪王、齐豫章文献王故事，謚曰献。无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

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师济江，与临汝侯方庆并为东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湣王昙朗，武帝母弟忠壮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傥有大志，梁简文之在东宫，深被知遇，为文德主帅，顷之卒。敬帝即位，追赠南徐州刺史，封武康县公。武帝受禅，赠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壮。

昙朗少孤，尤为武帝所爱。有胆力，善绥御。侯景平后，起家着作郎。武帝诛王僧辩，留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

绍泰元年，除中书侍郎，监南徐州。二年，齐兵攻逼建邺，因请和，求武帝子侄为质。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本根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武帝难之，而重违F议，乃决遣昙朗。恐昙朗惮行，或当奔窜，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使质于齐。齐背约，遣萧轨

等随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虏萧轨、东方老等诛之，齐人亦害昙朗于晋阳。时陈与齐绝，弗之知。武帝践阼，犹以昙朗袭封南康郡王，奉忠壮王祀，礼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齐人结好，始知其亡，文帝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諡曰湣。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德藻迎昙朗丧柩，三年春至都。

初，昙朗未质于齐，生子方泰、方庆；及将适齐，以二妾自随，在北又生二子方华、方旷，亦同得还。

方泰少粗犷，与诸恶少年群聚，游逸无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宽宥之。天嘉二年，以为南康王世子。及闻昙朗薨，于是袭爵南康王。太建四年，为都督、广州刺史。为政残暴，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满之际，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徵求财贿。代至，又淹留不还。至都，以为宗正卿。未拜，为御史中丞宗元饶所劾，免官，以王还第。十一年，起为甯远将军，直殿省。寻加散骑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壮观，因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阵于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上登玄武门观，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设丝竹会。仍重幸大壮观，集F军，振旅而还。时方泰当从，S称所生母疾，不行。因与亡命杨锺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方泰乃投列承引。于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请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

祯明初，为侍中。陈亡，与后主俱入长安。隋大业中，为掖县令。

方庆少清警，涉猎书传。及长有干略。天嘉中，封临汝县侯。至德二年，累迁智武将军、武州刺史。

初，广州刺史马靖久居岭表，大得人心，士马强盛，朝廷疑之，以方庆为广州刺史，以兵袭靖。靖诛，进号宣毅将军。方庆性清谨，甚得人和。

祯明三年，隋师济江，都督、东衡州刺史王勇徵兵于方庆，欲与赴援台城。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隋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且欲观变，乃不从。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斩方庆于 广州，而收其兵。

郑万顷，荥阳人，梁司州刺史绍叔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万顷通达有材干，周武帝时，为司城大夫，出为温州刺史。至德中，与司马消难奔陈，拜散骑常侍、昭武将军、丰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请立碑，诏许焉。初，万顷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践阼，常思还北。及王勇杀方庆，万顷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仪同，寻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废帝、始兴王伯茂。严淑媛生鄱阳王伯山、晋安王伯恭。潘容华生新安王伯固。刘昭华生衡阳王伯信。王充华生庐陵王伯仁。张修容生江夏王伯义。韩修华生武陵王伯礼。江贵妃生永阳王伯智。孔贵妃生桂阳王伯谋。二男早卒，无名；伯信出继衡阳王昌。

始兴王伯茂字郁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兴昭烈王道谈仕梁为东宫直合将军。侯景之乱，援台中流矢卒。太平二年，赠南兖州刺史，封长城县公，謚曰昭烈。武帝受禅，重赠太傅，改封始兴郡王。道谈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圣末迁于长安，至是武帝遥以宣帝袭封始兴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时宣帝在周未还，文帝以本宗乏飨，徙封宣帝为安成王，封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旧制，诸王受封未加戎号者，不置佐史。于是尚书八坐奏加伯茂甯远将军，置佐史，除扬州刺史。

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爱重之。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J戮酰□涫椴19.幌毓伲□赜诿馗□N牡垡圆□?好古，多以赐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法。

迁东扬州刺史、镇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时，伯茂在都，刘师知等矫诏出宣帝，伯茂劝成之。师知等诛后，宣帝 恐伯茂扇动朝廷，乃进号中卫将军，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时四海之望，咸归宣帝，伯茂深不平，数肆恶言。宣帝以其无能，不以为意。及建安人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为温麻侯。时六门之外有别馆，以为诸王冠昏之所，名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盗殒之于车中，年十八。

鄱阳王伯山字静之，文帝第三子也。伟容仪，举止闲雅，喜愠不形于色。武帝时，天下草创，诸王受封，仪注多阙。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书八坐奏封鄱阳郡王，乃遣度支尚书萧睿持节兼太宰告于太庙，又遣五兵尚书王质持节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

十月，上临轩策命，策讫，令王公以下，并宴于王第。六年，为缘江都督、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宣帝辅政，不欲令伯山处边，光大元年，徙为东扬州刺史。累迁征南将军，护军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并扶。

伯山性宽厚，美风仪，又于诸王最长，后主深敬重之。每朝庭有冠昏飨宴，恒使为主。及遭所生忧，居丧以孝闻。后主尝幸吏部尚书蔡征宅，因往吊之，伯山号恸殆绝，因起为镇卫将军，乃谓群臣曰："鄱阳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长，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须迁太尉。"未及发诏，祯明三年薨。寻属陈亡，遂无赠謚。

长子君范，未袭爵而隋师至。时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馀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长安。隋文帝并配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大业二年，隋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君范位温县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龟胸，目通睛扬白，形状眇小，而俊辩善言论。天嘉六年，立为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迁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积聚，所得禄奉，用度无节。酣醉以后，多所乞丐，于诸王中最为贫窭。宣帝每矜之，特加赏赐。性轻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猎。或乘眠舆至于草间，辄呼人从游，动至旬日。所捕獐鹿，多使生致。宣帝颇知之，遣使责让者数矣。

十年，为国子祭酒。颇知玄理，而墮业无所通；至于擿句问难，往往有奇意。为政严苛，国学有墮游不修习者，重加檟楚，生徒惧焉，由是学业颇进。

十三年，为都督、扬州刺史。后主初在东宫，与伯固甚亲狎。伯固又善嘲谑，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宠，阴求瑕疵，将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惧罪，谄求其意，乃共讪毁朝贤，历诋文武，虽耆年高位，皆面折无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开发冢墓，出游田野，必与偕行，于是情好大协，遂谋不轨。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语，必报叔陵。及叔陵奔东府，遣使告之，伯固单马驰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会四门已闭，不得出，因趣白杨道。台马容至，为乱兵所杀，尸于东昌馆门，时年二十八。诏特许以庶人礼葬。子

及所生王氏，并特宥为庶人，国除。

晋安王伯恭字肃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寻为吴郡太守。时年十馀岁，便留心政事，官曹缉理。历位尚书左仆射，后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陈亡入长安。大业初，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庐陵王伯仁字寿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为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陈亡，卒于长安。

江夏王伯义字坚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 禄大夫。陈亡入长安。迁于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礼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为吴兴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后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征还，遂迁延不发，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陈亡入长安。大业中，为临洮太守。

永阳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经史。太建中立。累迁尚书左仆射，后为特进。陈亡入长安。大业中，为国子司业。

桂阳王伯谋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骑常侍，薨。子酆，大业中，为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后主。彭贵人生始兴王叔陵。曹淑华生豫章王叔英。何淑仪生长沙王叔坚、宜都王叔明。魏昭华生建安王叔卿。钱贵妃生河东王叔献。刘昭仪生新蔡王叔齐。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义阳王叔达、新会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兴王叔重。徐姬生寻阳王叔俨。淳于姬生岳阳王叔慎。王修华生武昌王叔虞。韦修容生湘东王叔平。施姬生临贺王叔敖，沅陵王叔兴。曾姬生阳山王叔宣。杨姬生西阳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俭、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兴王叔纯。吴姬生巴东王叔谟。刘姬生临海王叔显。秦姬生新甯王叔隆、新昌王叔荣。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训、叔武、叔处、叔封八人，并未及封。三子早卒，无名。

始兴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圣中，生于江陵。魏克江陵，宣帝迁关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还，以后主及叔陵为质。天嘉三年，随后主还朝，封康乐县侯。叔陵少机辩，迳□□□苛何匏□魄□Ｌ□彳□辏□馐夹送酰□钫蚜彝?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时年十六，政自己

出，僚佐莫预焉。　性严刻，部下慑惮。诸公子侄及罢县令长，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钱法成诣府进谒，即配其子季卿将领马仗。季卿惭耻不时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愤怨，自缢而死。州县非其部内，亦征摄案之。朝贵及下吏有乖忤者，辄诬奏其罪，陷以重辟。

四年，迁都督、湘州刺史。诸州镇闻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丝毫不以赏赐。徵求役使，无有纪极。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性不饮酒，唯多置肴胾，昼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寝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辄白。笞罪者皆系狱，动数年不省视。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州县无敢上言，宣帝弗之知。

九年，除都督、扬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给油幢车。叔陵居东府，事务多关涉省阁，执事之司，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翫弄，藏之府库。人间少妻处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忧，去职。顷之，起为本职。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及彭氏卒，叔陵S求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初丧日，?哀毁，自称刺血写涅盘经。未及十旬，乃日进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与之奸合，所作尤不轨，侵淫上闻。宣帝责御史中丞王政以不举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签、亲事，仍加鞭捶。宣帝素爱叔陵，不绳以法，但责让而已。服阕，又为侍中、中军大将军。

及宣帝不豫，后主诸王并入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命典药吏砺切药刀。及仓卒之际，又命左右取剑，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及翌日小敛，后主哀顿俯伏，叔陵以锉药刀斫后主中项。太后驰来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数下。后主乳媪乐安君吴氏时在太后侧，自后掣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长沙王叔坚以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弃池水中，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也　？”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叔陵多力，因奋袖得脱，突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呼其甲士断青溪桥道。放东城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散金银以赏赐。外召诸王将帅，无

有应者，唯新安王伯固闻而赴之。叔陵聚兵仅得千人，欲据城保守。

时F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急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将兵至府西门。叔陵事急，遣记室韦谅送鼓吹与摩诃，谓曰："事捷以公为台鼎。"摩诃紿报曰："须王心膂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即遣戴洫、谭骐麟二人诣摩诃。摩诃执以送台，斩于阁道下，持其首徇东城，仍悬于朱雀门。叔陵自知不济，遂入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于是率人马数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舰入北。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散，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阉竖王飞禽斫之数十下，马容陈仲华就斩首送台。自寅至巳乃定。尚书八坐奏："请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潴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坟庙，还谢氏之茔。"后主从所奏。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宽厚仁爱。太建元年　封。后位司空。隋大业中，位涪陵太守，卒。

长沙王叔坚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吴中酒家婢，相者言当生贵子。宣帝微时，因饮通焉，生叔坚。及贵，召拜淑仪。

叔坚少而严整，又颇使酒，兄弟惮之。好数术，卜筮、风角、鎔金、琢玉，并究其妙。初封丰城侯。太建元年封。累迁丹阳尹。

初，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并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每朝会卤簿，不肯为先后，必分道而趋，左右或争道而斗，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坚与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叔坚疑之，微伺其所为。及行逆，赖叔坚以免。以功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决于叔坚，权倾朝廷，后主由是疏忌之。孔范、管斌、施文庆等，并东宫旧臣，日夕阴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诏令即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寻以为司空，实欲夺其权。又阴令人造其厌魅，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星月下醮之，祝诅于上。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黜之，令近侍宣敕数之。叔坚自陈为佞人所构，死日惭见叔陵。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还第。后位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秩满还都。

陈亡入隋，迁于瓜州。叔坚素贵，不知家人生#，至是与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种为事。大业中，为遂宁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质直，有材器，容貌甚伟。太建四年立。位中书监。陈亡入隋。大业中，为都官郎，上党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仪容美丽，举止和柔，状似妇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陈亡入隋。大业中，为鸿胪少卿。

河东王叔献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谨，聪敏好学。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赠司空，謚康简。子孝宽嗣，隋大业中，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齐字子肃，宣帝第十一子也。风采明赡，博涉经史，善属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陈亡入隋。大业中，为尚书主客郎。

晋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轻险，好虚誉，颇涉书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征为侍中，未还而隋军济江，隋秦王至汉口。时叔文自湘州还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致书于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劳叔文。叔文与毕宝、荆州刺史陈慧纪及文武将吏赴汉口，秦王并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广阳门观，叔文从后主至朝堂。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责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丧亡。后主与其群臣并愧惧拜伏，莫能仰视，叔文独欣然有自得志。后上表陈在巴州先送款，望异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怀柔江表，遂授开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华，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聪慧，善属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长安。

始兴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质朴，无伎艺。宣帝崩，始兴王叔陵为逆，诛，其年立叔重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后。位江州刺史。隋大业中，为太府少卿。

寻阳王叔俨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举止方正。后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阳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聪敏，十岁能属 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为丹阳尹。时后主尤爱文章，叔慎与衡阳王伯信、新蔡王叔齐等，日夕陪侍赋诗，恒被嗟赏。

祯明元年，出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师济江，清河公杨素兵下荆门，遣将庞晖略地至湘州，州内将士，克日请降。叔慎置酒会文武，酒酣，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臣乎？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后应者斩。"F咸许诺，乃刑牲结盟。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叔慎伏甲待之。晖入，伏兵发，缚晖等以徇，皆斩之。叔慎招士F，数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内阳公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晖死，乃益请兵。隋又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慎，秦王斩之汉口。

义阳王叔达字子聪，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阳尹。入隋，大业中，为内史舍人，绛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国公，历礼部尚书，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高苑令。

湘东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胡苏令。

临贺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位仪同三司。

阳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泾城令。

西阳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南安王叔俭字子约，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灵武令。

沅陵王叔兴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

中，为给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钦，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阳尹。入隋，卒于长安。

新兴王叔纯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河北令。

巴东王叔谟字子轨，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汧阳令。

临海王叔显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鹑觚令。

新会王叔坦字子开，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业中，为涉县令。

新甯王叔隆字子远，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于长安。

新昌王叔荣字子彻，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内黄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寿光令。

后主二十二男：张贵妃生太子深、会稽王庄。孙姬生吴兴王胤。高昭仪生南平王嶷。吕淑媛生永嘉王彦、邵陵王兢。龚贵嫔生南海王虔、钱唐王恬。张淑华生信义王祗。徐淑仪生东阳王恮。孔贵人生吴郡王藩。其皇子总、观、明、纲、统、冲、洽、'、绰、威、辩十一人，并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后主第四子也。少聪慧，有志操，容止俨然，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以母张贵妃故，特为后主所爱。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扬州刺史。祯明二年，皇太子胤废，后主乃立深为皇太子。隋师济江，隋将韩擒自南掖门入，百僚奔散，深时年十馀岁，闭合而坐，舍人孔伯鱼侍。隋军排合入，深使宣令劳之曰："军旅在道，不乃劳也！"军人咸致敬焉。隋大业中，为枹罕太守。武德初，为秘书丞，卒官。

吴兴王胤字承业，后主长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东宫。母孙姬，因#卒，沈皇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后主年长未有嗣，宣帝命以为嫡孙，诏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十年，封永康公。后主即位，为皇太子。

胤性聪敏好学，执经肄业，终日不倦，博通大义，兼善属文。时张贵妃、孔贵嫔并爱幸，沈皇后无宠，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合成其事。祯明二年，废为吴兴王，加侍中、中卫将军。入隋，卒于长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后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数岁，风采举动，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扬州刺史。迁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长安。

永嘉王彦字承懿，后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后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涿令。

信义王祗字承敬，后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邵陵王兢字承检，后主第七子也。祯明元年立。入隋，大业中，为国子监丞。

会稽王庄字承肃，后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严酷，数 岁时，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性嗜酒，爱博。以母张贵妃宠，后主甚爱之。至德四年立。位扬州刺史。入隋，大业中，为昌隆令。

东阳王恮字承厚，后主第九子也。祯明二年立。入隋，大业中，为通议郎。

吴郡王藩字承广，后主第十子也。祯明二年封。隋大业中，为任城令。

钱唐王恬字承惔，后主第十一子也。祯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长安。

江左承西晋，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又置司马一人。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

人。馀官亦准此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唯衡阳王昌特加礼命，至五千户，自馀大国不过二千，小国则千户云。

论曰：有陈受命，虽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无革先王。永修等并以疏属列居蕃屏，慧纪始终之□□浯□藕酢：庋簟?南康，地皆懿戚，提携以殒，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诸子不一，鄱阳、岳阳风□杉停□潘□轿□桥褪□□迳髌浣□□酢?南史 南史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 侯瑱 侯安都 欧阳頠 黄法奭 淳于量

章昭达 吴明彻

武帝征交址及讨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侯景之乱，俱随武帝入援建邺。武帝于始兴破兰裕，僧明为前锋，斩裕。又与蔡路养战于南野，僧明马被伤，武帝驰救之，以所乘马授僧明。僧明上马复进，杀数十人，因而乘之，大败路养。高州刺史李迁仕又据大铮□霝甘□□员莆涞邸N涞矍仓芪挠?前军，与僧明击走之。迁仕与甯都人刘孝尚并力将袭南康，陈武又令僧明与文育等拒之。相持连战百馀日，卒禽迁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僧明顿西昌，督安成、庐陵二郡军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临江县子。

侯景遣于庆等寇南江，武帝顿豫章，命僧明为前驱，所向克捷。武帝表僧明为长史，仍随东讨。军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烧贼水门大舰。及景平，除南兖州刺史，进爵为侯，仍领晋陵太守。及荆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吴明彻等随侯瑱西援，于江州病卒。赠散骑常侍，謚曰威。陈文帝即位，追赠开府仪同三司，配享武帝庙庭。子晋嗣。

周文育字景德，义兴阳羡人也。少孤贫，本居新安寿昌县，　姓项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复游水中数里，跳高六尺，与群儿聚戏，F莫能及。义兴人周荟为寿昌浦口戍主，见而奇之，因召与语。文育对曰：“母老家贫，兄弟姊并长大，困于赋役。”荟哀之，乃随文育至家，就其母请文育养为己子，母遂与之。及荟秩满，与文育还都，见太子詹事周舍，请制名字，舍因为立名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弘让善隶书，写蔡邕劝学及古诗以遗之，文育不之省，谓弘让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弘让壮之，教之骑射，文育大悦。

司州刺史陈庆之与荟同郡，素相善，S荟为前军军主。庆之使荟将五

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一日中战数十合，文育前锋陷阵，勇冠军中。荟于阵战死，文育驰取其尸，贼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创，创愈，辞请还葬，庆之壮其节，厚加賵遗而遣之。

葬讫，会卢安兴为南江督护，S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兴死后，文育与杜僧明攻广州，为陈武帝所败，帝赦之。

后监州王劢以文育为长流，深被委任。劢被代，文育欲与劢俱下。至大庾岭，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入则为公侯。"文育曰："足钱便可，谁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须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旦辞劢，劢问其故，文育以告，劢乃遣之。武帝闻其还，大喜，分麾下配焉。

武帝之讨侯景，文育与杜僧明为前军，克兰裕，援欧阳頠，皆有功。武帝破蔡路养于南野，文育为路养所围，四面数重，矢石雨下，所乘马死，文育右手搏战，左手解鞍，溃围而出。 与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复进，遂大败之。武帝乃表文育为府司马。

李迁仕之据大铮□财浣□□牌铰踩霝甘□懔鹤鞒恰Ｎ涞?命文育击之，平虏弃城走，文育据其城。迁仕闻平虏败，留老弱于大铮□ぱ【□□越□怨丿挠□Ｎ挠□胝剑□厶松匀矗□?持未解。会武帝遣杜僧明来援，别破迁仕水军，迁仕F溃，不敢过大铮□弊咝落啤Ａ涸□凼谖挠□逯荽淌贰Ｇ厶擞钟肓跣?尚谋拒义军，武帝遣文育与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棱筑城于白口拒之。文育频出与战，遂禽迁仕。

武帝发自南康，遣文育将兵五千，开通江路。侯景将王伯丑据豫章，文育击走之，遂据其城。累功封东迁县侯。武帝军至白茅湾，命文育与杜僧明常为军锋。及至姑孰，与侯景将侯子鉴战，破之。景平，改封南移县侯，累迁散骑常侍。

武帝诛王僧辩，令文育督F军，会文帝于吴兴，围克杜龛。又济江袭会稽太守张彪，得其郡城。及文帝为彪所袭，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文帝夜往趋之。彪又来攻，文育苦战，遂破平彪。

武帝以侯瑱拥据江州，命文育讨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袭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齐人度江，据芜湖，诏徵文育还都。嗣徽等乃列舰

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文育归路。及夕，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文育乘单舴艋，跳入砰舰，斩砰，仍牵其舰而还，贼F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阳步上。时武帝拒嗣徽于白城，适与文育会。将战，风急，武帝曰：“矢不逆风。”文育曰 ：“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马而进，F军随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嗣徽等移营莫府山，文育徙顿对之。频战功最，进爵寿昌县公，给鼓吹一部。

及广州刺史萧勃举兵踰岭，诏文育督F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相会，又遣其别将欧阳頠顿军苦竹滩，傅泰据�required诔牵□跃芄倬□9倬□□伲□⑶暧恤肤蝗□偎摇13.?百馀乘在上牢，文育遣军主焦僧度、羊柬潜军袭之，悉取而归，仍于豫章立栅。

时官军食尽，欲退还，文育不许。乃使人间行，遗周迪书，约为兄弟，并陈利害。迪得书甚喜，许馈以粮。于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烧豫章所立栅，尥耍□⑶晖□□?喜，因不设备。文育由间道信宿达芊韶。芊韶上流则欧阳頠、萧勃，下流则傅泰、馀孝顷，文育据其中间，筑城飨士，贼徒大骇。欧阳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武与长史陆山才袭頠，禽之。于是盛陈兵甲，与頠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克之。

萧勃在南康，闻之，F皆股栗。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为人所害。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持勃首以降。萧孜、馀孝顷犹据石头，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顷退走新吴，广州平。文育还顿豫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

王琳拥据上流，诏侯安都为西道都督，文育为南道都督，同会武昌。与琳战于沌口，为琳所执，后得逃归，请罪，诏不问，复其官爵。及周迪破馀孝顷，孝顷子公扬、弟孝劢犹据旧栅，扰动南土，武帝复遣文育及周迪、黄法爽等讨之。豫章内史熊昙朗亦率F来会。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配周迪运粮，自率F军入象牙江，筑城于金口。公扬藿担□敝次挠□□戮酰?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隶F军。乃舍舟为步军，进据三陂。

王琳遣将曹庆救孝劢，分遣主帅常F爱与文育相拒，自帅所领攻周迪、吴明彻军。迪等败，文育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其 失利，谋害文育以应F爱。文育监军孙白象颇知其事，劝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旧兵

少，客军多，若取昙朗，人皆惊惧，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抚之。”初，周迪之败，弃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书，文育喜，齎示昙朗，昙朗害之于坐。武帝闻之，即日举哀，赠侍中、司空，謚曰忠湣。

初文育之据三陂，有流星坠地，其声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数斗。又军市中忽闻小儿啼，一市并惊，听之在土下，军人掘焉，得棺，长三尺，文育恶之。俄而迪败，文育见杀。天嘉二年，有诏配享武帝庙庭。子宝安嗣。

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宝安字安人，年十馀岁，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驱驰，靡衣偷食。文育之为晋陵，以征讨不遑之郡，令宝安监知郡事，尤聚恶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败绩，縶于王琳，宝安便折节读书，与士君子游，绥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归，复除吴兴太守。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征宝安还，起为猛烈将军，领其旧兵，仍令南讨。

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颇有功。周迪之破熊昙朗，宝安南入，穷其馀烬。天嘉二年，重拜吴兴太守，袭封寿昌县公。三年，征留异，为侯安都前军。异平，除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再迁左卫将军，领卫尉卿。卒，謚曰成。

子岊嗣，位晋陵、定远二郡太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累世为西蜀酋豪。蜀贼张文萼据白崖山，有F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弘远讨之，弘远战死。瑱固请复讎，每战先锋，遂斩文萼，由是知名。因事范，范委以将帅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范为雍州刺史，瑱 除冯翊太守。范迁镇合肥，瑱又随之。

侯景围台城，范乃遣瑱辅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退还合肥。仍随范徙镇盆城。俄而范及嗣皆卒，瑱领其F，依于豫章太守庄铁。铁疑之，瑱惧不自安，诈引铁谋事，因刃之，据豫章之地。

后降于侯景将于庆。庆送瑱于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平蠡南诸郡。及景败巴陵，景将宋子仙、任约等并为西军所获，瑱乃诛景党与以应义师，景亦诛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郫县侯。仍随都督王僧辩讨景，恒为前

锋。既复台城，景奔吴郡，僧辩使瑱追景，大败之于吴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镇姑孰。

及齐遣郭元建出濡须，僧辩遣瑱扞之，大败元建。魏攻荆州，王僧辩以瑱为前军赴援，未至而魏克荆州。瑱顿九江，因卫晋安王还都。承制以瑱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乐县公。及司徒陆法和据郢州，引齐兵来寇，乃使瑱西讨，未至而法和入齐。齐遣慕容恃德镇夏首，瑱攻之，恃德食尽请和，瑱还镇豫章。僧辩使其弟僧愔与瑱共讨萧勃，及陈武帝诛僧辩，僧愔阴欲图瑱而夺其军，瑱知之，尽收僧愔徒党，僧愔奔齐。

是时瑱据中流，甚强，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肯入朝。初，馀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令从弟奫知后事，悉F以攻孝顷，自夏迄冬弗能克。奫与其部下侯方儿不协，方儿下攻奫，虏瑱军府妓妾金玉，归于武帝。瑱既失根本，轻归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趋盆城，就其将焦僧度。僧度劝瑱投齐，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武帝复其爵位。永定二年，进位司空。文帝即位，进授太尉。王琳至栅口，又以瑱为都督，侯安都等并隶焉。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合肥漅湖之F，舳舻相次而下。瑱率军进兽槛洲。明日合战，琳军少却。及夕，东北风吹其舟舰并坏。夜中有流星坠于贼营。及旦风静，琳入浦，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时西魏将史宁蹑其上流，瑱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却据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F溃，乃率船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齐人遣兵助琳，瑱令军中晨炊蓐食，顿芜湖洲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F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琳军大败，脱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齐。

其年，诏以瑱为都督五州诸军事，镇盆城。周将贺若敦、独孤盛等来攻巴、湘，又以瑱为西讨都督，大败盛军。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赠大司马，謚曰壮肃，配享武帝庙庭。子净藏嗣，尚文帝女富阳公主。

侯安都字成师，始兴曲江人也，为郡着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谨称。安都贵后，官至光禄大夫、始兴内史。

安都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颇清靡，兼善骑射，为

邑里雄豪。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陈武帝入援台城，安都引兵从武帝，攻蔡路养，破李迁仕，克平侯景，并力战有功，封富川县子。随武帝镇京口，除兰陵太守。

武帝谋袭王僧辩，唯与安都定计。仍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趣石头，武帝自从江乘罗落会之。安都至石头北，弃舟登岸，僧辩弗之觉。石头城北接冈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F随而入，进逼僧辩卧室。武帝大军亦至，与僧辩战于听事前，安都自内合出，腹背击之，遂禽僧辩。以功授南徐州刺史。

武帝东讨杜龛，安都留台居守。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寇入据石头，游骑至于阙下。安都闭门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贼者斩。 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将旦，贼骑至，安都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不敢逼台城。及武帝至，以安都为水军。于中流断贼粮运。又袭秦郡，破嗣徽栅，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弹琵琶及所养鹰，遣信饷之，曰："昨至弟住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等见之大惧，寻求和，武帝听其还北。及嗣徽等济江，齐之馀军犹据采石，守备甚严，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获。

明年春，诏安都率兵镇梁山以备齐。徐嗣徽等复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还拒之，战于耕坛南。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禽齐仪同乞伏无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会贼骑至，救老，获免。贼北度蒋山。安都又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使从弟晓、军主张纂前犯其阵，晓被创坠马，张纂死之。安都驰往救晓，斩其骑士十二人，取纂尸而还，齐军不敢逼。武帝与齐军战于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横击其后，大败之。以功进爵为侯，又进号平南将军，改封西江县公。

仍督水军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讨萧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斩勃，并禽其将欧阳頠、傅泰等。唯馀孝顷与勃子孜犹于豫章之石头作两城，孝顷与孜各据其一，又多设船舰，夹水而阵。安都至，乃衔枚夜烧其舰。文育率水军，安都领步骑，登岸结阵。孝顷俄断后路，安都乃令军士竖栅，引营渐进，频致克获，孜乃降。孝顷奔归新吴，请入子为质，许之。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仍率F会武昌，与周文育西讨王琳。将发，王公以下饯于新林，安都跃马度桥，人马俱坠水中。又坐鳎内坠于橹井，时以为不祥。至武昌，琳将樊猛弃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围之。未

克，而王琳至弇口，安　都乃释郢州，悉F往沌口以御之，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官军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败，与周文育、徐敬成并为琳囚，总以一长锁系之，置于鳎下，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许赂子晋，子晋乃抟?小船依鳎而钓，夜载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军。还都自劾，诏并赦之，复其官爵。

寻为丹阳尹，出为南豫州刺史，令继周文育攻馀孝劢及王琳将曹庆、常F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F爱后。文育为熊昙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舰，遇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破之，禽炅、协。孝劢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败，乃诣安都降。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破曹庆、常F爱等，焚其船舰。F爱奔庐山，为村人所杀，余F悉平。

还军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随文帝还朝，乃与群臣议，翼奉文帝。时帝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文帝发，推就丧次。文帝即位，迁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给扶。

王琳下至栅口，大军出顿芜湖。时侯瑱为大都督，而指麾经略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齐，安都进军盆城，讨琳馀党，所向皆下。　　仍别奉中旨，迎衡阳献王昌。初昌之将入，致书于文帝，辞甚不逊。帝不怿，召安都，从容而言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诏。"因自迎昌，中流而杀之。以功进爵清远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无出其右。

安都父捍为始兴内史，卒于官，文帝征安都为发丧。寻起　复本官，赠其父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为清远国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乡里，上乃下诏，改桂阳郡之汝城县为卢阳郡，分衡州之始兴、安远二郡，合三郡为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改封安都桂阳郡公。

王琳败后，周兵入据巴、湘，安都奉诏西捍。及留异拥据东阳，又奉诏东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唐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舆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

身奔晋安，虏其妻子，振旅而归。加侍中、征北大将军，仍还本镇。吏人诣阙，表请立碑颂美安都功绩，诏许之。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骄矜。招聚文武士，骑驭驰骋，或命以诗笔，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日益骄慢，表S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S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S便借供张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帝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云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都第三子秘年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改封安都桂阳郡公。

王琳败后，周兵入据巴、湘，安都奉诏西捍。及留异拥据东阳，又奉诏东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唐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舆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异与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晋安，虏其妻子，振旅而归。加侍中、征北大将军，仍还本镇。吏人诣阙，表请立碑颂美安都功绩，诏许之。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骄矜。招聚文武士，骑驭驰骋，或命以诗笔，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日益骄慢，表S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S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S便借供张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帝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云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顗预其功，还为直合将军。钦征交州，复S顗同行。钦度岭而卒，顗除临贺内史，S乞送钦丧还都，然后之任。时湘、衡界五十馀洞不宾，敕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顗为都督，悉皆平殄。

侯景构逆，粲自解还都征景，以頠监衡州。台城陷后，岭南互相吞并，兰钦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兴内史萧昭基，夺其郡。以兄钦与頠旧，遣招之。頠不从，谓使曰："高州昆季隆显，　　莫非国恩，今应赴难援都，岂可自为跋扈。"及陈武帝入援都，将至始兴，頠乃深自结托。裕遣兵攻頠，武帝援之。裕败，武帝以王怀明为衡州刺史，迁頠为始兴内史。

武帝之讨蔡路养、李迁仕也，頠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頠为刺史，封新丰县伯。

侯景平，元帝遍问朝宰，使各举所知，群臣未对。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欧阳頠甚公正，本有匡济才，恐萧广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寻授郢州，欲令出岭，萧勃留之，不获拜命。寻授衡州刺史，进封始兴县侯。

时萧勃在广州，兵强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为刺史。琳已至小桂岭，勃遣其将孙瑒监州，尽率部下至始兴避琳兵锋。頠别据一城，不往谒勃，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頠，尽收其赀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魏平荆州，頠委质于勃。及勃度岭出南康，以頠为前军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释而礼之。

萧勃死后，岭南乱，頠有声南土，且与武帝有旧，乃授安南将军、衡州刺史，封始兴县侯。未至岭，頠子纥已克始兴。及頠至，岭南皆慑伏，仍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王琳据有中流，頠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永定三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文帝即位，进号征南将军，改封阳山郡公。

初，交州刺史袁昙缓密以金五百两寄頠，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袭蔿，四百两付儿智矩，馀人弗之知。頠寻为萧勃所破，赀财并尽，唯所寄金独存，昙缓亦寻卒，至是，頠并依信还之，时人莫不叹伏之。

时頠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天嘉四年薨，赠司空，謚曰穆。子纥 嗣。

纥字奉圣，颇有干略，袭父官爵，在州十馀年，威惠着于百越。宣帝以纥久在南服，颇疑之。太建元年，征为左卫将军，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诏仪同章昭达讨禽之，送至都，伏诛。

子询以年幼免。

黄法奭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劲捷有胆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跃三丈。颇便书疏，闲明簿领，出入州郡中，为乡闾所惮。

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F。太守贺诩下江州，法奭监知郡事。陈武帝将踰岭入援建邺，李迁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奭遣兵助文育。时法奭出顿新淦县，景遣行台于庆来袭新淦，法奭败之。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封巴山县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县侯。

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奭为刺史，镇巴山。萧勃遣欧阳頠来攻，法奭破之。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钦、樊猛、馀孝顷攻周迪，且谋取法奭，法奭援迪，禽孝顷等三将。以功授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熊昙朗于金口害周文育，法奭共周迪讨平之。

天嘉三年，周迪反，法奭与吴明彻讨平迪，法奭功居多。废帝即位，进爵为公。

太建五年，大举北侵，法奭为都督，出历阳。于是为抛车及步舰，竖拍以逼之，炮加其楼堞，克之，尽诛其戍卒。进兵合肥，望旗降款。法奭禁侵掠，躬自劳抚而与之盟，并放还北。以功加侍中，改封义阳郡公。

七年，为豫州刺史，镇寿阳。薨，赠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济北人也。世居建邺。父文成，仕梁　为将帅，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处，伟姿容，有干略，便弓马。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马，令往事焉。以军功封广晋县男。

侯景之乱，梁元帝凡遣五军入援台，量预其一。台城陷，量还荆州。元帝承制以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辩入据巴陵，量与僧辩并力拒景，大败之，禽其将任约。进攻郢州，获宋子仙。仍随僧辩平侯景。封谢沐县侯。寻出为都督、桂州刺史。及魏克荆州，量保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虽与琳往来，而别遣使归陈武帝。武帝受禅，进位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天嘉五年，征为中抚军大将军。量所部将率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愿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为有司奏，免仪同，馀如故。　华皎构逆，以量为征南大将军、西讨大都督，总率大舰，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将长湖西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醴陵县公。未拜，出为南徐州刺史。

太建元年，进号征北大将军，给扶。三年，就江阴王萧季卿买梁陵中树，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寻复侍中。

吴明彻之北侵也，量赞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领从军。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获吴明彻，乃以量为都督水陆诸军事、车骑将军、都督、南兖州刺史。十四年薨，赠司空。

章昭达字伯通，吴兴武康人也。性倜傥，轻财尚气。少时，遇相者谓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后，因醉憧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乱，昭达率乡人援台，为流矢所中，眇其一　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富贵。"

台城陷，昭达还乡里，与陈文帝游，因结君臣分。侯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昭达杖策来谒。文帝见之大喜，因委以将帅，恩宠超于侪等。陈武帝谋讨王僧辩，令文帝还长城招聚兵F，以备杜龛，频使昭达往京口禀承计画。僧辩诛后，杜龛遣其将杜泰来攻长城，昭达因从文帝进军吴兴以讨龛。龛平，又从讨张彪于会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时留异拥据东阳，武帝患之，乃使昭达为长山令，居其心腹。

天嘉元年，追论长城功，封欣乐县侯。寻随侯安都拒王琳，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贼舰。王琳平，昭达策勋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据临川反，诏昭达便道征之。迪败走，征为护军将军，改封邵武县侯。

四年，陈宝应纳周迪，共寇临川，又以昭达为都督讨迪。迪走，昭达乃踰岭讨陈宝应。与战不利，因据上流为筏，施拍其上，坏其水栅。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大合战，会文帝遣馀孝顷出自海道，适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闽中，尽禽留异、宝应。以功授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初，文帝尝梦昭达升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顾

昭达曰：“卿忆梦不？何以偿梦？”昭达对曰：“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自馀无以奉偿。”寻出为都督、江州刺史。

废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华皎之反，其移文并假以昭达为辞，又频遣使招之，昭达尽执其使送都。秩满，征为中抚大将军。　宣帝即位，进号车骑大将军，以还朝迟留，为有司所劾，降号车骑将军。欧阳纥据岭南反，诏昭达都督F军征之。纥闻昭达奄至，乃出顿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　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篾皆解。因纵大舰突之，大败纥，禽之送都。广州平，进位司空。

太建二年，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乘轻舟焚之。周又于峡口南岸筑垒，名安蜀城，于江上横引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乃命军士为长戟，施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其城，降之。三年，于军中病薨，赠大将军。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其所克，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群下，将士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四年，配享文帝庙庭。

子大宝，袭邵陵郡公，位丰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乙太仆卿李晕代之，乃袭杀晕而反。寻被禽，枭首朱雀航，夷三族。

吴明彻字通照，秦郡人也。父树，梁右军将军。明彻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修，家贫无以取给，乃勤力耕种。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之田中号哭，仰天自诉。居数日，有自田还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其紿己，及往如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经坟，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征。”至时果有应。明彻即树之小子也。

及侯景寇都，明彻有粟麦三千馀斛，而邻里饥馑，乃白诸兄曰：“今人不图久，奈何不与乡里共此。”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F。

陈武帝镇京口，深相要结，明彻乃诣武帝，帝为之降阶，执手即席。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　遁甲，略通其

术，颇以英雄自许，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禅，授安南将军，与侯安都、周文育将兵讨王琳。及F军败没，明彻自拔还都。

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卫将军。及周迪反，诏以明彻为江州刺史，领豫章太守，总F军以讨迪。明彻雅性刚直，统内不甚和，文帝闻之，遣安成王顼代明彻，令以本号还朝。天嘉五年，迁吴兴太守。及引辞之郡，帝谓曰："吴兴虽郡，帝乡之重，故以相授。"

废帝即位，授领军将军，寻迁丹阳尹，仍诏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举之矫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诈，宣帝惧，遣喜与明彻筹焉。明彻曰："嗣君谅闇，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召，德冠伊、霍，愿留中深计，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华皎阴有异志，诏授明彻都督、湘州刺史，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等讨皎。皎平，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

太建五年，朝议北征，公卿互有异同，明彻决策请行。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总F军十余万发都，缘江城镇，相续降款。军至秦郡，齐大将军尉破胡将兵为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荣之。进克仁州。授征北大将军，进封南平郡公。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邺。景和惧而遁走。诏以为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遣谒者萧淳就寿阳授策，明彻 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登坛拜受，成礼而退。

六年，自寿阳入朝，舆驾幸其第，赐锺磬一部。七年，进攻彭城，军至吕梁，又大破齐军。八年，进位司空，给大都督鈇钺、龙麾。寻授都督、南兖州刺史。

及周灭齐，宣帝将事徐、兖。九年，诏明彻北侵，令其世子慧觉摄行州事。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F拒战，明彻频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环列舟舰于城下。周遣上大将军王轨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决堰下船，船必

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军。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舰并不得度，F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周封怀德郡公，位大将军。以忧遘疾，卒于长安，后故吏盗其柩归。至德元年，诏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觉嗣。

裴子烈字大士，河东闻喜人。梁员外散骑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气，以骁勇闻。位北谯太守，岳阳内史，封海安伯。论曰　：古人云“知臣莫若君”，书曰“知人则哲”，观夫陈武论将，而周、侯遇祸，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驱驾雄杰，而创基拨乱者乎。故瑱、頠并自奔囚，翻同有乱，爽、量望风景附，自等诚臣，良有以也。昭达勤王之略，远符耿弇，行己之方，颇同吴汉，既眇而贵，亦黥而王，吉凶之算，岂人事也。明彻属运否之期，当辟土之任，才非韩、白，识暗孙、吴，知进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丧，犯斯不韪，师亡国蹙，宜矣哉。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七

胡颖 徐度 杜棱 周铁武 程灵洗 沈恪 陆子隆 钱道戢

骆文牙 孙瑒 徐世谱 周敷 荀朗 周炅 鲁悉达

萧摩诃 任忠 樊毅

梁承圣初，元帝授颖罗州刺史，封汉阳县侯。寻除豫章内史，随武帝镇京口。齐遣郭元建出东关，武帝令颖率府内骁勇随侯瑱，于东关大破之。后从武帝袭王僧辩，又随周文育于吴兴讨杜龛。武帝受禅，兼左卫将军。

天嘉元年，除散骑常侍，吴兴太守。卒官，謚曰壮。二年，配享武帝庙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节，安陆人也。少倜傥，不拘小节。及长，姿貌瑰伟，嗜酒好博，恒使僮仆屠酤爲事。

初从梁始兴内史萧介征诸山洞，以骁勇闻。陈武帝征交址，乃委质焉。侯景之乱，武帝克广州，平蔡路养，破李迁仕，计画多出于度。侯景平后，追录前后战功，封广德县侯。

武帝镇朱方，除兰陵太守。武帝遣衡阳献王往荆州，度率所领从焉。江陵覆亡，间行东归。

武帝东讨杜龛，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领宿卫，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约等来寇，武帝与敬帝还都，时贼已据石头，使度　　顿军于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齐寇济江，度随衆军破之于北郊坛。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领吴兴太守。

文帝即位，累迁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爲公。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东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以度代瑱爲都督、湘州刺史。秩满，复爲侍中、中军大将军。文帝崩，度预顾命，许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废帝即位，进位司空。薨，赠太尉，謚曰忠肃。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庙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聪慧，好读书。起家着作佐郎。永定元年，领度所部士卒，

随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于沌口败绩，爲琳所縶。二年，随文育、安都得归。父度爲吴郡太守，以敬成监郡。

光大元年，爲巴州刺史。寻爲水军，随吴明彻平华皎。二年，以父忧去职。寻起爲南豫州刺史，袭爵湘东郡公。

太建五年，除吴兴太守。随都督吴明彻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泝江，由广陵，齐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仍进克郁洲。进号壮武将军，镇朐山。坐于军中辄科订，并诛新附者，免官。寻除安州刺史，镇宿预。卒，謚曰思。子敞嗣。

杜棱字雄盛，吴郡钱唐人也。少落泊，不爲时知。颇涉书传。游岭南，事梁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映卒，从陈武帝，平蔡路养、李迁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县侯。

侯景平后，武帝镇朱方，以棱监义兴、琅邪二郡。武帝谋诛王僧辩，引棱与侯安都等共议，棱难之。武帝惧其泄己，乃以手巾绞棱，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军发，召与同行。及僧辩平后，武帝东征杜龛等，留棱与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约引齐师济江，攻台城，安都与棱随方抗拒，未尝解带。贼平，以功除右卫将军、丹阳尹。

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领军。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唯棱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文帝。文帝即位，迁领军将军，以预建立功，改封永城县侯，位丹阳尹。废帝即位，加特进、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给扶。　太建元年，出爲吴兴太守。二年，征爲侍中。寻加特进、护军将军。三年，以公事免侍中、护军。四年，复爲侍中、右光禄大夫，将军、佐史、扶并如故。

棱历事三帝，并见恩宠。末年不预征役，优游都下。顷之，卒于官。赠开府仪同三司，謚曰成，配享武帝庙庭。子安世嗣。

周铁武，不知何许人也。语音伧重，膂力过人，便马槊。事梁河东王萧誉，以勇敢闻。誉爲湘州，以爲临蒸令。侯景之乱，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誉，誉拒战，大捷，方等死，铁武功最。及王僧辩讨誉，于阵获之，将烹焉，铁武呼曰："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宥之，还其麾下　。及侯景西上，铁武从僧辩克任约，获宋子仙，每战有

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阳县子。又从僧辩定建邺，降谢答仁，平陆纳于湘州，录前后功，进爵爲侯。

陈武帝诛僧辩，铁武率所部降，因复其本职。徐嗣徽引齐寇度江，铁武破其水军。嗣徽平，迁太子左卫率。寻随周文育拒萧勃，文育命铁武偏军袭勃，禽勃前军欧阳頠。又随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败绩，与文育、侯安都并爲琳所禽。琳见诸将与语，唯铁武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武见害。赠侍中、护军。天嘉五年，文帝又诏配食武帝庙庭 。子瑜嗣。程灵洗字玄涤，新安海宁人也。少以勇力闻，步行日二百里，便骑善游，素爲乡里畏伏。侯景之乱，据黟、歙聚徒以拒 景。景军据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灵洗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封巴丘县侯。后助王僧辩镇防。

及武帝诛僧辩，灵洗率所领来援，其夜力战于石头西门，武帝军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帝深义之。授兰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灵洗有功，除南丹阳太守，封遂安县侯。后随周文育西讨王琳，军败，爲琳所拘。寻与侯安都等逃归。累迁太子左卫率。

武帝崩，王琳前军东下，灵洗于南陵破之，虏其兵士，并获青龙十馀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败王琳于栅口，灵洗逐北，据有鲁山。征爲左卫将军。天嘉四年，周迪重寇临川，以灵洗爲都督，自鄱阳别道击之，迪又走山谷间。迁中护军，出爲都督、郢州刺史。

废帝即位，进号云麾将军。华皎之反，遣使招灵洗，灵洗斩皎使以闻。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领水军助防。时周将元定率步骑二万助皎，围灵洗，灵洗婴城固守。及皎败，乃出军蹑定，定不获济江，以其衆降。因进攻，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宽。以功改封重安县公。

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妓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赀财，亦弗俭吝。卒，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忠壮。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庙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灵洗与周文育、侯安都等败于沌口，爲王琳所执，武帝召陷贼诸将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礼容，深见赏。

文帝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累迁临海太 守。后乘

金翅助父镇郢城。华皎平，灵洗及文季并有扞御之功。及灵洗卒，文季尽领其衆。起爲超武将军，仍助防郢州。

文季性至孝，虽军旅夺礼，而毁瘠甚至。服阕，袭封重安县公。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往荆州征梁。梁人与周军多造舟舰，置于青泥水中，昭达遣文季共钱道戢尽焚其舟舰。既而周兵大出，文季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北讨，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齐人并下大柱爲杙，栅水中。文季乃前领骁勇，拔开其栅，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攻克秦郡。又别遣文季攻泾州，屠其城。进拔盱眙。仍随明彻围寿阳。文季临事谨饬，御下严整，前后所克城垒，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动踰数万。置阵役人，文季必先于诸将，夜则早起，迄暮不休，军中莫不服其勤干。每战爲前锋，齐军深惮之，谓爲程彪。以功除散骑常侍，带新安内史。累迁北徐州刺史，加都督。

后随明彻北侵，军败，爲周所囚，仍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归，至涡阳，爲边吏执送长安，死于狱。是时既与周绝，不之知。至德元年，后主知之，赠散骑常侍。又诏伤其废绝，降封重安县侯，以子响袭封。

沈恪字子恭，吴兴武康人也。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之爲广州，兼映府中兵参军。陈武帝与恪同郡，情好甚昵。萧映卒后，武帝南讨李贲，仍遣妻子附恪还乡。寻补东宫直后。以岭南勋，除员外散骑侍郎。仍令总集宗从子弟。

侯景围台城，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应之，恪爲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侯。及城陷，间行归乡。武帝讨景，遣使报恪，恪于东起兵相应。贼平后，授都军副。

及武帝谋讨王僧辩，恪预其事。武帝使文帝还长城立栅备杜龛，使恪还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辩诛，龛果遣副将杜泰袭文　帝于长城，恪时已出县，诛龛党与。武帝寻遣周文育来援长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龛平，文帝袭东扬州刺史张彪，以恪监吴兴郡。

武帝受禅，时恪自吴兴入朝，武帝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恪，令勒兵入，因卫敬帝如别宫。恪排阖入见武帝，叩头谢曰　：“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此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复逼，更以荡

主王僧志代之。

帝践阼，除吴兴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骑常侍、会稽太守。历事文帝及废帝，累迁护军将军。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刺史。恪未至岭，前刺史欧阳纥举兵拒嶮，不得进。朝廷遣司空章昭达讨平纥，乃得入州。兵荒之后，所在残毁，恪绥怀安辑，被以恩惠，岭表赖之。后主即位，爲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光。子法兴嗣。

陆子隆字兴世，吴郡人也。祖敞之，梁嘉兴令。父悛，封氏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乱，于乡里聚徒。时张彪爲吴郡太守，引爲将帅，仍随彪徙镇会稽。及文帝讨彪，彪将沈泰、吴宝真、申缙等皆降，而子隆力战败绩。文帝义之，复使领其部曲。

文帝嗣位，子隆领甲仗宿卫。封益阳县子，累迁庐陵太守。周迪据临川反，子隆随章昭达讨迪，迪退走，因随昭达讨陈宝应。晋安平，子隆功最，迁武州刺史，改封朝阳县伯。

华皎据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频遣使招，子隆不从，攻又不克。及皎败于郢州，子隆出兵袭其后，因与大军相会。进爵爲侯。寻迁都督、荆州刺史。荆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绥集夷夏，甚得人和，号爲称职。吏人诣阙求立碑颂美功绩，诏许之。卒，謚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领其旧军。后爲弘农太守，乃隶吴明彻，于吕梁军败逃归，爲人所害。

子隆弟子才，亦有干略。从子隆征讨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县子。卒于信州刺史。

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陈武帝微时，以从妹妻焉。武帝辅政，道戢随文帝平张彪于会稽，以功拜东徐州刺史，封永安县侯。

天嘉元年，爲临海太守。侯安都之讨留异，道戢帅军出松阳以断其后。异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领始兴内史。后与章昭达讨欧阳纥，纥平，除左卫将军。

太建二年，又随昭达征江陵，以功加散骑常侍。后爲都督、郢州刺

史。与仪同黄法奭攻下历阳，因以道戢镇之。卒官，謚曰肃。子邈嗣。

骆文牙字旗门，吴兴临安人也。父裕，梁鄱阳嗣王中兵参军事。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将远致。"梁太清末，陈文帝避地临安，文牙母陈，睹帝仪表，知非常人，宾待甚厚。及帝爲吴兴太守，引文牙爲将帅。从平杜龛、张彪，勇冠衆军。

文帝即位，封临安县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时兵荒，至是始葬，诏赠临安国太夫人，謚曰恭。

太建八年，文牙累迁散骑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丰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赠广州刺史。子义嗣。

孙瑒字德琏，吴郡吴人也。父修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傥，好谋略，博涉经史，尤便书翰。仕梁爲邵陵王中兵参军事。太清之难，授假节、宣猛将军、军主。王僧辩之讨侯景也，王琳爲前军，琳与瑒亲娅，乃表荐爲宜都太守。　后以军功封富阳侯。敬帝立，累迁巴州刺史。

及陈武帝受禅，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征瑒爲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总留府之任。周遣大将军史甯乘虚攻之，瑒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克。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瑒于是尽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归陈。

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县侯。瑒怀不自安，乃固请入朝，征爲侍中、领军将军。未拜，文帝谓曰："昔朱买臣愿爲本郡，卿岂有意乎？"改授吴郡太守，给鼓吹一部。秩满，征拜散骑常侍、中护军。及留异反，据东阳，诏瑒督舟师进讨。异平，迁镇右将军。顷之，出爲建安太守。

太建四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出镇公安，爲邻境所惮。居职六年，以公事免。及吴明彻军败吕梁，诏授都督缘江水陆诸军事。寻授都督、郢州刺史。

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后主嗣位，复爵邑。历位度支尚书，侍中，祠部尚书。后主频幸其宅，赋诗述勋德之美。迁五兵尚书，领左军将军，侍中如故。祯明元年，卒官，謚曰桓。

瑒事亲以孝闻，于诸弟甚笃睦。性通泰，有财散之亲友。居家颇失

于侈，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锺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馀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爲学者所称。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时兴皇寺慧朗法师该通释典，瑒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又巧思过人，爲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有鉴识，男女婚姻，皆择素贵。及卒，尚书令江总爲之铭志，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遣左户尚书蔡征就宅宣敕镌之。其词曰："秋风动竹，烟水惊波。　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灵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时论以爲荣。

瑒二十一子，第二子训颇知名，位高唐太守，陈亡入隋。

徐世谱字兴宗，巴东鱼复人也。世居荆州爲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爲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

侯景之乱，因预征讨，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寻领水军，从司徒陆法和与景战于赤亭湖。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禽景将任约。景退走，因随王僧辩攻郢州，世谱复乘大舰临其仓门，贼将宋子仙据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鱼复县侯。仍随僧辩东下，恒爲军锋。景平，以衡州刺史资，领河东太守。

西魏攻荆州，世谱镇马头岸，据有龙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诸军事、镇南将军、护军将军。魏克江陵，世谱东下依侯瑱。

绍泰元年，征爲侍中、左卫将军。陈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人。

永定二年，迁护军将军。文帝即位，历特进、右光禄大夫。以疾失明，谢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远，临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胜衣，胆力劲果，超出时辈。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

侯景之乱，乡人周续合衆以讨贼爲事，梁内史始兴蕃王萧毅以郡让续，续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拥护之，亲率其党，捍送至豫章。时梁观

甯侯萧永、长乐侯萧基、丰城侯萧泰避难流寓，闻敷信义，皆往依之。敷湣其危惧，屈体崇敬，厚加给恤， 送之西上。俄而续部下将帅争权，杀续以降周迪。迪素无簿阀，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凭仗之。迪据临川之工塘，敷镇临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甯州刺史，封西丰县侯。

陈武帝受禅，王琳据有上流，馀孝顷与琳党李孝钦等共围周迪，敷助于迪，迪禽孝顷等，敷功最多。熊昙朗之杀周文育，据豫章，将兵袭敷，敷大破之。昙朗走巴山郡，敷因与周迪、黄法奭等进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骑常侍、豫章太守。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唯敷独先入朝。天嘉二年，诣阙，进号安西将军，令还镇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显达，深不平，乃举兵反，遣弟方兴袭敷，敷大破之。仍从都督吴明彻攻破迪，禽方兴。再迁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馀衆袭东兴，文帝遣都督章昭达征迪，敷又从军。至定川县与迪相对，迪紿敷求还朝，欲立盟，敷许之。方登坛，爲迪所害。謚曰脱。子智安嗣，位至太仆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阴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卫尉卿。

朗少慷慨，有将帅大略。侯景之乱，据巢湖，无所属。台城陷没后，梁简文帝密诏授朗豫州刺史，令与外蕃讨景。景使仪同宋子仙、任约等频征之，不能克。时都下饥，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数万。侯景败于巴陵，朗截破其后军。景平后，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蹰山。及魏克荆州，陈武帝入辅，齐遣萧轨、东方老等来寇，据石头，朗自宣城来赴，与侯安都等大破之。

武帝受禅，赐爵兴甯县侯，以朗兄昂爲左卫将军，弟晷爲太子右卫率。武帝崩，宣太后与舍人蔡景历秘不发丧，朗弟晓在都微知之，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文帝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朗，令与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 迁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壮。子法尚嗣。

法尚少俶傥，有文武干略。祯明中，爲都督、郢州刺史。及隋军济江，法尚降。入隋，历邵、观、绵、丰四州刺史，巴东、敦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强，齐梁州刺史。父灵起，梁庐、

桂二州刺史，保城县侯。

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梁太清元年，爲弋阳太守。侯景之乱，元帝承制改授西阳太守，封西陵县伯。以军功累迁都督、江州刺史，进爲侯。陈武帝践阼，王琳拥据上流，炅以州从之。后爲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释之，授定州刺史，带西阳、武昌二郡太守。

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龙源县侯。其年，随都督吴明彻北讨，所向克捷，一月之中，获十二城。败齐尚书左丞陆骞军。进攻巴州，克之。于是江北诸城及谷阳土人，并诛其渠帅以城降。进号和戎将军。仍敕追炅入朝。

后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以爲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高景安应之。于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总统衆军以讨龙升，斩之，尽复江北之地。进号平北将军。卒于官，赠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壮。

鲁悉达字志通，扶风郿人也。祖斐，齐衡州刺史、阳塘侯。父益之，梁云麾将军、新蔡义阳二郡太守。

悉达幼以孝闻。侯景之乱，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都下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所济活者甚衆。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据有上流，留异、馀孝顷、周迪等所在蜂 起，悉达抚绥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陈武帝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武帝遣安西将军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齐遣行台慕容绍宗来攻郁口诸镇，悉达与战，大败齐军，绍宗仅以身免。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连结于齐，齐遣清河王高岳助之。会裨将梅天养等惧罪，乃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武帝 。帝见之喜曰：“来何迟也。”授北江州刺史，封彭泽县侯。

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贤才，与之赏会。文帝即位，迁吴州刺史。遭母忧，哀毁过礼，因遘疾卒，謚孝侯。子览嗣。弟广达。

广达字遍览，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爱士，宾客自远而至。时江

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爲多。仕梁爲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与兄悉达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晋州刺史。王僧辩之讨侯景，广达出境候接，资奉军储。僧辩谓沈炯曰："鲁晋州亦是王师东道主人。"仍率衆随僧辩。景平，加员外散骑常侍。

陈武受禅，授东海太守。后代兄悉达爲吴州刺史，封中宿县侯。光大元年，迁南豫州刺史。华皎称兵上流，诏司空淳于量进讨。军至夏口，见皎舟师强盛，莫敢进。广达首率骁勇，直冲贼军。广达堕水，沈溺久之，因救获免。皎平，授巴州刺史。

太建初，与仪同章昭达入峡口，招定安蜀等诸州镇。时周图江左，大造舟舰于蜀，并运粮青泥，广达与钱道戢等将兵掩袭，纵火焚之，仍还本镇。广达爲政简要，推诚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满，皆诣阙表请，于是诏申二年。

五年衆军北伐，略淮南旧地，广达与齐军会于大岘，大破 之，斩其敷城王张元范。进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

十一年，周将梁士彦围寿春，诏遣中领军樊毅、左卫将军任忠等分部趣阳平、秦郡，广达率衆入淮爲掎角以击之。周军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晋等各自拔，诸将并无功，尽失淮南之地，广达因免官，以侯还第。

十二年，与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讨，克郭默城。寻授平西将军、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诸军事，顿兵江夏。周安州总管元景山征江外，广达命偏师击走之。

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绥越郡公。寻爲中领军。及贺若弼进军锺山，广达于白土冈置阵，与弼旗鼓相对。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励敢死而进，隋军退走。如是者数四。及弼乘胜至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犹督馀兵苦战不息。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衆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于是就执。

祯明三年，依例入隋。广达追怆本朝沦覆，遘疾不疗，寻以愤慨卒。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爲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又制广达墓铭，述其忠概。

初，隋将韩擒济江，广达长子世真在新蔡，乃与其弟世雄及所部奔

擒，擒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请罪，后主谓曰：“世真虽异路中大夫，公国之重臣，吾所恃赖，岂得自同嫌疑之间乎？”加赐黄金，即日还营。

广达有队主杨孝辩，时从广达在军中，力战陷阵，其子亦随孝辩挥刀杀隋兵十馀人，力穷，父子俱死。

萧摩诃字元胤，兰陵人也。父谅，梁始兴郡丞。摩诃随父之郡，年数岁而父卒，其姊夫蔡路养时在南康，乃收养之。稍 长，果毅有勇力。

侯景之乱，陈武帝赴援建邺，路养起兵拒武帝，摩诃时年十三，单骑出战，军中莫有当者。及路养败，摩诃归侯安都，常从征讨，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约、徐嗣徽引齐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齐军于锺山龙尾及北郊坛。安都谓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之。”及战，安都坠马被围，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异、欧阳纥功，累迁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衆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衆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衆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顔良矣。”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觇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馀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鋧，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以功封廉平县伯。寻进爲侯，位太仆卿。又随明彻进围宿预，击走齐将王康得，以功除晋熙太守。

九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衆大溃。以功授谯州刺史。

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忻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从横奋击，斩馘甚衆。及周遣大将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虏矣。”明彻奋髯曰：“搴 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爲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

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计乃良图也。然老夫受脤专征，今被围逼，惭置无地。且步军既多，吾爲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弟马军宜须在前。”摩诃因夜发，选精骑八千，率先冲突，自后衆骑继焉。比旦，达淮南。宣帝征还，授右卫将军。

及宣帝崩，始兴王叔陵于殿内手刃后主，遂奔东府城。摩诃入受敕，乃率马步数百趣东府城，斩之。以功授车骑大将军，封绥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万，后主悉以赐之。改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旧制三公黄合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诏摩诃开黄合，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会隋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后主委摩诃御之，授南徐州刺史。祯明三年元会，征摩诃还朝，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率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锺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必克。”又不许。及将出战，后主谓曰：“公可爲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爲国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令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居衆军南，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护军将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又次之，摩诃军最居北。衆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弼初谓未战，将轻骑登山，望见衆军，因驰下置阵。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田端以其徒力战。贺若弼及所部行军七总管杨牙、韩洪、员明、黄昕、张默言、达奚隆、张辩等甲士凡八千人，各勒阵以待之。 弼躬当鲁广达，麾下战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暂交便败走。陈军尽溃，死者五千人。诸门卫皆走，黄昕驰烧北掖门而入。员明禽摩诃以送弼，弼以刀临颈，词色不挠，乃释而礼之。

及城平，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爲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隋文帝闻摩诃抗答贺若弼，曰：“壮士也，此亦人之所难。”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寻从汉王谅诣并州，同谅作逆，伏诛，年七十三。

摩诃讷于言，恂恂长者。至于临戎对寇，志气奋发，所向无前。年未弱冠，随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猎，无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诃功居多。

子世廉，有父风。性至孝，及摩诃凶终，服阙后，追慕弥切。其父时宾故，脱有所言及，世廉对之，哀恸不自胜，言者爲之歔欷。终身不执刀斧，时人嘉焉。

摩诃有骑士陈智深者，勇力过人，以平叔陵功，爲巴陵内史。摩诃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没，智深收摩诃尸，手自殡敛，哀感行路，君子义之。

潁川陈禹，亦随摩诃征讨。聪敏有识量，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颇能属文，便骑射，官至王府谘议。

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汝阴人也。少孤微，不爲乡党所齿。及长，谲诡多计略，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阳王萧范爲合州刺史，闻其名，引置左右。

侯景之乱，忠率乡党数百人，随晋熙太守梅伯龙讨景将王贵显于寿春，每战却敌。会土人胡通聚衆寇抄，范命忠与主帅　梅思立并军讨平之。仍随范世子嗣率衆入援，会京城陷，旋戍晋熙。侯景平，授荡寇将军。

王琳立萧庄，署忠爲巴陵太守。琳败，还朝，授明毅将军、安湘太守，仍随侯瑱进讨巴、湘。累迁豫甯太守，衡阳内史。华皎之举兵也，忠预其谋。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于朝廷，释而不问。

太建初，随章昭达讨欧阳纥于广州，以功授直合将军。迁武毅将军、庐陵内史。秩满，入爲右军将军。

五年，衆军北伐，忠将兵出西道，击走齐历阳王高景安于大岘，逐北至东关，仍克其东西二城。进军蕲、谯，并拔之。径袭合肥，入其郛。进克霍州。以功授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复县侯。吕梁之丧师也，忠全军而还。寻授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缘淮衆军，霍州刺史。入爲左卫将军。迁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骑趣历阳。周遣王延贵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贵。

后主嗣位，进号镇南将军，给鼓吹一部。入爲领军将军，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爲吴兴内史。

及隋兵济江、忠自吴兴入赴，屯军朱雀门。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于内殿定议，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

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言其度江将士已被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而自去。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睺等衆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矣。”后主不能从。明日欻然曰：“腹烦杀人，唤萧郎作一打。”忠叩头苦请勿战，后主从孔范言，乃战，于是据白土冈阵。及军败，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　曰：“官好住，无所用力。”后主与之金两縢曰：“爲我南岸收募人，犹可一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烜，就上流衆军，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时隋将韩擒自新林进军，忠率数骑往石子冈降之。仍引擒军共入南掖门。台城平，入长安，隋授开府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七。

隋文帝后以散骑常侍袁元友能直言于后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子幼武，位仪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阳湖阳人也。祖方兴，梁散骑常侍、司州刺史、鱼复县侯。父文炽，梁散骑常侍、东益州刺史、新蔡县侯。

毅家本将门，少习武，善骑射。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城。文皎于青溪战殁，毅赴江陵，仍隶王僧辩讨河东王萧誉，以功除右中郎将。代兄俊爲梁兴太守，领三州游军，随宜丰侯萧循讨陆纳于湘州。军次巴陵，营顿未立，纳潜军夜至薄营，大噪，军中将士皆惊扰，毅独与左右数十人当营门力战，斩十馀级，击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道县伯。寻除天门太守，进爵爲侯。及西魏围江陵，毅率郡兵赴援。会魏克江陵，爲后梁所俘，久之遁归。

陈武帝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还朝。太建初，爲丰州刺史，封高昌县侯。入爲左卫将军。

五年，衆军北伐，毅攻广陵楚子城，拔之，击走齐军。及吕梁丧师，诏以毅爲大都督，率衆度淮，对清口筑城，与周人相抗。霖雨城坏，毅全军自拔。寻迁中领军。十一年，周将梁　士彦围寿阳，诏以毅爲都督北讨诸军事。十三年，爲荆州刺史。

后主即位，改封逍遥郡公。入爲侍中、护军将军。及隋军济江，毅

谓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须锐卒数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诸将咸从其议。会施文庆等寝隋兵消息，毅计不行。台城平，随例入关，卒。

毅弟猛字智武，幼俶傥，有干略。及长，便弓马，胆气过人。青溪之战，猛自旦讫暮，与侯景军短兵接战，杀伤甚衆。台城陷，随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马。会武陵王纪举兵自汉江东下，方矩遣猛随都督陆法和进军拒之。猛手禽纪父子三人，斩于鳎中，尽收其船舰器械。以功封安山县伯。进军抚定梁、益。还迁司州刺史，进爵爲侯。

陈永定元年，周文育等败于沌口，爲王琳所获。琳乘胜将事南中诸郡，遣猛与李孝钦等将兵攻豫章，进逼周迪。军败，爲迪所执。寻遁归王琳，琳败，还朝。天嘉二年，授永阳太守。太建中，以军功封富川县侯。历散骑常侍，荆州刺史。入爲左卫将军。

后主即位，爲南豫州刺史。隋将韩擒之济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摄行州事，擒进军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见执。时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领青龙八十艘爲水军，于白下游弈，以御隋六合兵。后主知猛妻子在隋，惧有异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喻毅，毅不悦。摩诃以闻，后主重伤其意，乃止。祯明三年，入隋。

论曰：梁氏云季，运属云雷，陈武帝杖旗扫难，经纶伊始，胡颖、徐度、杜棱、周铁武、程灵洗等，或感会风云，毕力驱驰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赞兴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庙，岂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践非义之迹，子隆持身之节，无失事人 之道，仁矣乎！钱道戢、骆文牙、孙瑒、徐世谱、周敷、荀朗、周炅、鲁悉达、广达、萧摩诃、任忠、樊毅等，所以获用当年，其道虽异，至于功名自立，亦各因时。当金陵覆没，抑惟天数，然任忠与亡之义，无乃致亏，与夫萧、鲁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难乎？首领获全，亦爲幸也。

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八

赵知礼 蔡景历 宗元饶 韩子高 华皎 刘师知 谢岐

毛喜 沈君理 陆山才

赵知礼字齐旦，天水陇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礼涉猎文史，善书翰。陈武帝之讨元景仲也，或荐之，引爲书记。知礼爲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当时计画，莫不预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湾，上表于梁元帝及与王僧辩论军事，其文并知礼所制。及景平，授中书侍郎，封始平县子。陈受命，位散骑常侍、太府卿，权知领军事。

天嘉元年，进爵爲伯。王琳平，授吴州刺史。知礼沈静有谋谟，每军国大事，文帝辄令玺书问之。再迁右将军，领前军将军。卒，赠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历字茂世，济阳考城人也。祖点，梁尚书左户侍郎。父大同，轻车岳阳王记室参军。景历少俊爽，有孝行，家贫好学，善尺牍，工草隶。爲海阳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与南康嗣王会理通，谋匡复，事泄被执，贼党王伟保护之，获免，因客游京口。

侯景平，陈武帝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 人答书，笔不停缀，文无所改。帝得书，甚加钦赏，即日授征北府中记室参军，仍领记室。

衡阳献王昌爲吴兴太守，帝以乡里父老，尊卑有数，恐昌年少接对乖礼，乃遣景历辅之。承圣中，还掌记室。武帝将讨王僧辩，独与侯安都等数人谋之，景历弗之知。部分既毕，召令草檄，景历援笔立成，辞义感激，事皆称旨。及受禅，迁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

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宝安饷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书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武帝崩。时外有强寇，文帝镇南皖，朝无重臣，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棱定议，秘不发丧，疾召文帝。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密营敛服，时既暑热，须营梓宫，恐斤斧之声闻外，乃以蜡爲秘器，文诏依旧宣行。

文帝即位，复爲秘书监，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丰县子。累迁散骑常侍。文帝诛侯安都，景历劝成其事，以功迁太子左卫率，进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刘洽依倚景历权势前后奸诡，并受欧阳威饷绢百匹，免官。

华皎反，以景历爲武胜将军、吴明彻军司。皎平，明彻于军中辄戮安成内史杨文通，又受降人马仗有不分明，景历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获宥。

宣帝即位，累迁通直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仍复封邑。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彻北侵，所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彦于吕梁，方进围彭城。时宣帝锐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历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恶其沮衆，大怒，犹以朝廷旧臣，不加深罪，出爲豫章内史。未行，爲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赃汙狼籍，帝令有司案问，景历但承其半。于是御史中丞宗元 饶奏免景历所居官，徙居会稽。

及吴明彻败，帝追忆景历前言，即日追还，以爲征南鄱阳王谘议。数日，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复本爵封，入守度支尚书。旧式拜官在午后，景历拜日，适逢舆驾幸玄武观，在位皆侍宴，帝恐景历不预，特令早拜，其见重如此。

卒官，赠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赠中领军。祯明元年，配享武帝庙庭。二年，车驾亲幸其宅，重赠景历侍中、中抚将军，謚曰忠敬，给鼓吹一部，于墓所立碑。

景历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敍事，应机敏速，爲当时所称。有文集三十卷。子征嗣。

江大权字伯谋，济阳考城人，位少府，封四会县伯。太建二年，卒于通直散骑常侍。

征字希祥，幼聪敏，精识强记。年六岁，诣梁吏部尚书河南褚翔，嗟其颖悟。七岁丁母忧，居丧如成人礼。继母刘氏，性悍忌，视之不以道，征供侍益谨，初无怨色。征本名览，景历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

陈武帝爲南徐州，召补迎主簿，寻授太学博士。太建中，累迁太子

中舍人，兼东宫领直，袭封新丰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掌诏诰。寻授左户尚书，与仆射江总知撰五礼事。后主器其才干，任寄日重。迁吏部尚书，每十日一往东宫，于皇太子前论述古今得丧及当时政务。又敕以廷尉寺狱，事无大小，取征议决。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衆近一万。位望既重，兼声位熏灼，物议咸忌惮之。寻徙中书令。中书清简无事，或云征有怨言，后主闻之大怒，收夺人马，将诛之，左右致谏，获免。

祯明三年，隋军济江，后主以征有干用，令权知中领军事。征日夜勤苦，备尽心力，后主嘉焉，谓曰："事宁有以相报"。　及决战于锺山南冈，敕征守宫城西北大营，寻令督衆军战事。陈亡，随例入长安。

征美容仪，有口辩，多所详究。至于士流官宦，陈宗戚属，及当朝制度，宪章仪轨，户口风俗，山川土地，问无不对。然性颇便佞进取，不能以退素自业。初拜吏部尚书，啓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征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啓，拜讫即追还。"征不修廉隅，皆此类也。

隋文帝闻其敏赡，召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调，久之，除太常丞。历尚书户部仪曹郎，转给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属。入隋，爲东宫学士。

宗元饶，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学，以孝闻。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参军。及司徒王僧辩幕府初建，元饶与沛国刘师知同爲主簿。陈武帝受禅，稍迁廷尉卿、尚书左丞。宣帝初，军国务广，事无巨细，一以咨之，台省号爲称职。

迁御史中丞，知五礼事。时合州刺史陈褒赃汙狼籍，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饶劾奏免之。吴兴太守武陵王伯礼、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骄蹇放横，元饶案奏，皆见削黜。元饶性公平，善持法，谙晓故事，明练政体，吏有犯法，政不便时，及于名教不足者，随事纠正，多所裨益。迁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馀斛助人租课，存问高年，拯救乏绝，百姓甚赖焉。以课最入朝，诏加散骑常侍。后爲吏部尚书，卒。

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贱。侯景之乱，寓都下。景平，陈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爲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于淮渚附部伍寄载欲还乡里，文帝见而问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子高本名

蛮子，帝改名之。性恭谨，恒执 备身刀及传酒炙。帝性急，子高恒会意旨。稍长，习骑射，颇有胆决，愿爲将帅。及平杜龛，配以士卒。文帝甚爱之，未尝离左右。

帝尝梦骑马登山，路危欲堕，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讨张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据有州城，周文育镇北郭香岩寺，张彪自剡县夜还袭城，文帝自北门出，仓卒闇夕，军人扰乱，唯子高在侧。文帝乃遣子高自乱兵中往见文育，反命酬答，于闇中又往慰劳衆军。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营，因共立栅。明日败彪，彪奔松山，浙东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衆。

文帝嗣位，除右军将军，封文招县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统益多，将士依附之，其有所论进，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右卫将军。文帝不豫，入侍医药。

废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宣帝入辅，子高兵权过重，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爲衡、广诸镇。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县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宣帝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子高预焉，执送廷尉。其夕与到仲举同赐死。父延庆及子弟并原宥。

华皎，晋陵暨阳人也。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书比部令史。侯景之乱，事景之党王伟。陈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吴兴太守，以皎爲都录事，深见委任。及文帝平杜龛，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于抚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怀仁县伯。

王琳东下，皎随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后随都督吴明彻征周迪，迪平，以功进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营産业，又征川洞，多致铜鼓及生口，并送都下。废帝即位，改封重安县公。

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广州，以观时主意。宣帝僞许之，而诏书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爲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衆三万，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衆五万，乘大舰继之。

时梁明帝遣水军爲皎声援，周武帝遣卫公宇文直顿鲁山，又遣柱国

长湖西元定攻围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阳内史任蛮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阳太守章昭裕、桂阳太守曹宣、湘东太守钱明，并隶于皎。又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并爲皎扇惑，乃下诏曲赦湘、巴二州，其贼主帅节将，并许开恩出首。

皎以大舰载薪，因风放火，俄而风转自焚，皎大败，乃与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无复船渡，步趣巴陵，巴陵城已爲陈军所据，乃降，送于建邺。皎遂终于江陵，其党并诛，唯任蛮奴、章昭裕、曹宣、刘广业获免。

刘师知，沛国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齐淮南太守，以善政闻。父景彦，梁司农卿。

师知本名师智，以与敬帝讳同，改焉。好学，有当务才，博涉书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绍泰初，陈武帝入辅，以师知爲中书舍人，掌诏诰。时兵乱后，朝仪多阙，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多师知所定。

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及将加害，师知诈帝令出，帝觉，遶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陈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师知不对。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疏简，与物多忤，虽位宦不迁，而任遇甚重，其所献替，皆有弘益。

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时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师知议云："既称成服，本备丧礼。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着衰斩，唯着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衰絰。"中书舍人蔡景历、江德藻、谢岐等同师知议。时以二议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决断。陵云："案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爲衰絰？若言公卿胥吏并服衰絰，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絰而奉华盖，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议。"谢岐议曰："灵筵祔宗庙，梓宫祔山陵，实如左丞议。但山陵卤簿，备有吉凶，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衰，爰至士礼，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仪，非关成服。今谓梓宫灵扆，共在西阶，称爲成服，亦无卤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备衰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岂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卫，最是近官，反鸣玉纡青，与平吉不异？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

谓与成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属纩，不能多说。古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三缄，敬同高命。若万一不死，犹得展言，庶与群贤，更申扬榷。”文阿犹执所见，衆议不能决，乃具录二议奏闻，上从师知议。

迁鸿胪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寻起爲中书舍人，复掌诏诰。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帝崩，豫顾命。宣帝入辅，师知与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宣帝还东府，事觉，于北狱赐死。

初，文帝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谢岐，会稽山阴人也。父达，梁太学博士。

岐少机警，好学，仕梁爲山阴令。侯景乱，流寓东阳。景平，依于张彪。彪在吴郡及会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讨，恒留岐监郡知后事。彪败，陈武帝引参机密，爲兼尚书右丞。时军旅屡兴，粮储多阙，岐所在干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赠通直散骑常侍。

弟峤，笃学，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祖称，梁散骑侍郎。父栖忠，中权司马。

喜少好学，善草隶。陈武帝素知之。及镇京口，命喜与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谘禀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爲领直，喜爲尚书功论侍郎。及魏平江陵，喜与宣帝俱迁长安。文帝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陈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国，又遣喜入周，以家属爲请 。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 ：“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后主还。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时爲骠骑将军，仍以喜爲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府朝文翰，皆喜词也。

文帝尝谓宣帝曰：“我诸子皆以‘伯’爲名，汝诸子宜用‘叔’爲称。”宣帝以访喜，喜即条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馀人以啓之，文帝称善。

文帝崩，废帝冲昧，宣帝录尚书辅政，仆射到仲举等矫太后令，遣宣帝还东府，当时疑惧，无敢厝言。喜即驰入，谓宣帝曰：“今日之言，

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愿加三思。”竟如其策。

右卫将军韩子高始与仲举通谋，其事未发，喜谓宣帝曰：“宜简人马配与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执，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顺，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图之一壮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计。

及帝即位，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宣帝议北侵，敕喜撰军制十三条，诏颁天下，文多不载。论定策功，封东昌县侯，以太子右卫率、右将军行江夏、武陵、桂阳三王府国事。母忧去职，诏封喜母庾氏东昌国太夫人，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田，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历位御史中丞，五兵尚书，参掌选事。

及得淮南之地，喜陈安边之术，宣帝纳之，即日施行。帝又欲进兵彭、汴，以问喜，喜以爲“淮左新平，边人未辑，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长之术也”。上不从。吴明彻卒俘于周。

喜后历丹阳尹，吏部尚书。及宣帝崩，叔陵构逆，敕中庶子陆琼宣旨，令南北诸军皆取喜处分。贼平，加侍中。

初，宣帝委政于喜，喜数有谏争，事并见从。自明彻败后，帝深悔不用其言，谓袁宪曰：“一不用喜计，遂令至此。”由是益见亲重，喜乃言无回避。时皇太子好酒德，每共亲幸人爲长夜之宴，喜尝言之宣帝，太子遂衔之，即位后稍见疏远。及被始兴王伤，创愈，置酒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酣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踰年，喜见之不怿，欲谏而后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病，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爲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将乞鄱阳兄弟，听其报讎，可乎？“对曰：“终不爲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若许报讎，欲置先皇何地？”后主曰：“当与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

至德元年，授永嘉内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静，人吏安之。遇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郡与丰州接，而素无备，　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贼平，授南安内史。祯明元年，征爲光禄大夫，领左骁骑将军，道卒。有集十卷。子处冲嗣。

沈君理字仲伦，吴兴人也。祖僧旻，梁左户尚书。父巡，元帝时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禄大夫。

君理美风仪，博涉有识鉴。陈武帝镇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谒，深见器重，命尚会稽长公主。及帝受禅，拜驸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吴郡太守。时兵革未甯，百姓荒弊，君理总集士卒，修饰器械，深以干理见称。

文帝嗣位，累迁左户尚书。天嘉六年，爲东阳太守。天康元年，以父忧去职，自请往荆州迎柩。朝议以在位重臣，难令出境，乃遣长兄君严往焉。及还，将葬，诏赠巡侍中、领军将军，謚曰敬子。

太建中，历位太子詹事，吏部尚书。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赐爵望蔡县侯，位侍中、尚书右仆射。卒，赠翊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贞宪。君理弟君高、君公。

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刚直，有吏能。位卫尉卿，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

君公自梁元帝败后，常在江陵。祯明中，与萧瓛、萧岩叛隋归陈，后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学有才辩，善谈论，后主深器之。陈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斩于建康。

君理第五叔迈，亦方正有干局，位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

陆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也。祖翁宝，梁尚书水部郎。父泛，中散大夫。

山才倜傥，好尚文史，范阳张缵、缵弟绾并钦重之。

绍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镇南豫州，不知书疏，以山才爲长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讨，克萧勃，禽欧阳頠，计画多出　山才。后文育重镇豫章金口，山才复爲镇南长史、豫章太守。

文育爲熊昙朗所害，昙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败琳将常衆爱，由是山才获反。累迁度支尚书，坐侍宴与蔡景历言语过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寻授散骑常侍，迁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简子。

论曰：赵知礼、蔡景历属陈武经纶之日，居文房书记之任，此乃宋、齐之初傅亮、王俭之职。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务济时，盖其遇也。希祥劳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贞介所羞。元饶

始终任遇，无亏公道，名位自卒，其殆优乎。子高权重爲戮，亦其宜也。华皎经纶云始，既蹈元功，殷忧之辰，自同劲草，虽致奔败，未足爲非。师知送往多阙，见忌新主，谋人之义，可无慎哉；然晚遇诛夷，非其过也。毛喜逢时遇主，好谋而成，见废昏朝，不致公辅，惜矣。沈、陆所以见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傅縡 顾野王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吴兴武康人也。祖瑀，梁寻阳太守。父续，王府记室参军。

炯少有俊才，为当时所重。仕梁为尚书左户侍郎、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邺，以炯监郡。台城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使召炯，方委以书记，炯辞以疾，子仙怒，命斩之。炯解衣将就戮，碍于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所，或救之，仅而获免。子仙爱其才，终逼之令掌书记。及子仙败，王僧辩素闻其名，军中购得之，酬所获者钱十万，自是羽檄军书，皆出于炯。及简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劝进，僧辩令炯制表，当时莫有逮者。陈武帝南下，与僧辩会白茅湾，登坛设盟，炯为其文。及景东奔，至吴郡，获炯妻虞氏及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湣其妻子婴戮，特封原乡侯。僧辩为司徒，以炯为从事中郎。梁元帝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

魏克荆州，被虏，甚见礼遇，授仪同三司。以母在东，恒思归国，恐以文才被留，闭门却扫，无所交接。时有文章，随即弃毁，不令流布。

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乡之意。曰：“臣闻桥山虽掩，鼎湖之瓤伸簦挥新乘旎模□笸ブ□无泯。伏惟陛下降德猗兰,纂灵丰谷，汉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浦，礼日观而称功，横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乐，岂不然欤！既而运属上仙，道穷晏驾，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陵云故基，与原田而膴膴，别风馀□□□旮范□19.iii□柯苗谐迹□癫宦淅帷N舫忻骷□幔□现?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反，恭闻故实，窃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台之吊，空怆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凄恋。”奏讫，其夜梦有宫禁之所，兵卫甚严，炯便以情事陈诉。闻有人言：“甚不惜放卿还，几时可至。”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历司农卿，御史中丞。

陈武帝受禅，加通直散骑常侍。表求归养，诏不许。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诏答曰：“当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无废也。”

初，武帝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徒F。以疾卒于吴中，赠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虞荔字山披，会稽余姚人也。祖权，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检，平北始兴王谘议参军。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倕甚异之。又尝诣征士何胤，时太守衡阳王亦造之，胤言于王，王欲见荔，荔辞曰："未有板刺，无容拜谒。"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钦重，还郡，即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及长，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仕梁为西中郎法曹外兵参军，兼丹阳诏狱正。

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寻为司文郎，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舍人。时左右之任，多参权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唯荔与顾协泊然静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寻领大着作。

及侯景之乱，荔率亲属入台，除镇西谘议参军，舍人如故。台城陷，逃归乡里。侯景平，元帝征为中书侍郎。贞阳侯僭位，授扬州别驾，并不就。

张彪之据会稽，荔时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并书招之，迫切不得已，乃应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读。寻领大着作。

初，荔母随荔入台，卒于台内，寻而城陷，情礼不申，由是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虽任遇隆重，而居止俭素，淡然无营。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顾访。荔性沈密，少言论，凡所献替，莫有见其际者。

第二弟寄，寓于闽中，依陈宝应，荔每言之辄流涕。文帝哀而谓曰："我亦有弟在远，此情甚切，他人岂知。"乃敕宝应求寄，宝应终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数往临视，令将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许，乃令住兰台。乘舆再三临问，手敕中使相望于道。又以蔬食积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气力稍减，方欲仗委，良须克壮。今给卿鱼肉，不得固从所执。"荔终不从。卒，赠侍

中，諡曰德子。及丧柩还乡里，上亲出临送，当时荣之。子世基、世南，并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聪敏。年数岁，客有造其父，遇寄于门，嘲曰：“郎子姓虞，必当无智。”寄应声曰：“文字不辨，岂得非愚！”客大惭。入谓其父：“此子非常人，文举之对，不是过也。”

及长，好学，善属文。性冲静，有栖遁志。弱冠举秀才，对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国左常侍。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往有杂色宝珠，梁武观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之士龙也，将如何擢用？”寄闻之叹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仕者乎？”乃闭门称疾，唯以书籍自娱。岳阳王察为会稽太守，寄为中记室，领郡五官掾。在职简略烦苛，务存大体，曹局之内，终日寂然。

侯景之乱，寄随兄荔入台，及城陷，遁还乡里。张彪往临川，强寄俱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晋安。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陈武帝平侯景，寄劝令自结，宝应从之，乃遣使归诚。承圣元年，除中书侍郎，宝应爱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为僚属，委以文翰，寄固辞获免。

及宝应结昏留异，潜有逆谋，寄微知其意，言说之际，每陈逆顺之理，微以讽谏。宝应辄引说他事以拒之。又尝令左右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宝应蹶然起曰：“可谓智士。”寄正色曰：“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寄知宝应不可谏，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常居东山寺，蕹平偶玻□桓雌稹1τ?以为假托，遣人烧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欲安往？”所纵火者，旋自救之。宝应自此方信之。

及留异称兵，宝应资其部曲，寄乃因书极谏曰：

东山居士虞寄致书于明将军使君节下：寄流离艰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弥留，愒阴将尽，常恐卒填沟壑，涓尘莫报，是 以敢布腹心，冒陈丹款，愿将军留须臾之虑，少思察之，则冥目之日，所怀毕矣。

夫安危之兆，祸福之机，匪独天时，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

里。是以明智之士，据重位而不倾，执大节而不失，岂惑于浮辞哉。将军文武兼资，英威动俗，往因多难，仗剑兴师，援旗誓F，抗威千里。岂不以四郊多垒，共谋王室，匡时报主，甯国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愿荷戟而随将军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济艰难，于时天下沸腾，人无定主，豺狼当道，鲸鲵横击，海内业业，未知所从。将军运动微之鉴，折从衡之辩，策名委质，自托宗盟，此将军妙算远图，发于衷诚者也。及主上继业，钦明睿圣，选贤与能，群臣辑睦，结将军以维城之重，崇将军以裂土之封，岂非宏谟庙略，推赤心于物者也。屡申明诏，款笃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将军惑于邪说，翻然异计，寄所以疾首痛心，泣尽继之以血，万全之策，窃为将军惜之。寄虽疾侵耄及，言无足采，千虑一得，请陈愚算。愿将军少戢雷霆，赊其晷刻，使得尽狂瞽之说，披肝胆之诚，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远被，天纲再张，地维重纽。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即瓦解冰泮，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拥东南之F，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称孤，其事甚明，三也。且圣朝弃瑕忘　过，宽厚待人，改过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罪异毕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数人者，将军所知，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其馀将帅亦可见矣。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将军之强，孰如侯景？将军之F，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人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历观前古，鉴之往事，子阳、季孟倾覆相寻，馀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

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弗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于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陉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梁安背向为心，修忤匹夫之力，F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夫以汉朝吴、楚，晋室颖、顒，连城数十，长戟百万，拔本塞源，自图家国，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为将军计者，莫若不远而复，绝亲留氏，秦郎、快郎，随遣入质，释甲偃兵，一遵诏旨。且朝廷许以铁券之要，申以白　　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闻明者鉴未形，智者不再计，此成败之效，将军勿疑，吉凶之几，间不容发。方今蕃维尚少，皇子幼冲，凡预宗枝，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称臣，甯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岂不身与山河等安，名与金石相弊？愿加三思，虑之无忽。

寄气力绵微，余阴无几，感恩怀德，不觉狂言，鈇钺之诛，甘之如荠。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宝应败走，夜至蒲田，顾谓其子扞秦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宝应既禽，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皆诛，唯寄以先识免祸。

初，沙门慧标涉猎有才思，及宝应起兵，作五言诗以送之曰："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宝应得之甚悦。慧标以示寄，寄一览便止，正色无言。慧标退，寄谓所亲曰："标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终。"后竟坐是诛。

文帝寻敕都督章昭达发遣寄还朝，及至，谓曰："管宁无恙，甚慰劳怀。"顷之，帝谓到仲举曰："衡阳王既出合，须得一人旦夕游处，兼掌书记，宜求宿士有行业者。"仲举未知所对，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谢，帝曰　　："所以暂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后除东中郎建安王谘议，加戎昭将军。寄乃辞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于是令长停公事，其有疑议，就以决之，但朔旦笺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后卒。

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临危执节，则辞气凛然，白刃不惮也。自流寓南土，与兄荔隔绝，因感气病。每得荔书，气辄奔剧，危殆者数矣。前后所居官，　未尝至秩满，裁期月，便自

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谢病私庭，每诸王为州将，下车必造门致礼，命释鞭板，以几杖侍坐。尝出游近寺，闾里传相告语，老幼罗列，望拜道左。或言誓为约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笔，遭乱并多散失。

傅縡字宜事，北地灵州人也。父\，梁临沂令。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太清末，丁母忧，在兵乱中，居丧尽礼，哀毁骨立，士友以此称之。后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王琳闻其名，引为府记室。琳败，随琳将孙瑒还都。时陈文帝使T晃赐瑒杂物，瑒托縡S谢，词理周洽，文无加点。晃还言之文帝，召为撰史学士。再迁骠骑安成王中记室，撰史如故。

縡笃信佛教，从兴皇寺慧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寻以本官兼通直散骑侍郎使齐，还，累迁太子庶子、仆。

后主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掌诏诰。縡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沈思者亦无以加，甚为后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佞见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之，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于狱中上书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爱黔黎，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之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百姓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馀菽粟，兆庶流离，转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人怨，F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稍解，使谓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　于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穷其事，赐死狱中。有集十卷。

縡虽强直有才，而毒恶傲慢，为当世所疾。及死，有恶蛇屈尾来上灵床，当前受祭酹，去而复来者百馀日。时时有弹指声。

时有吴兴章华，字仲宗，家本农夫，至华独好学，与士君子游处，颇通经史，善属文。侯景之乱，游岭南，居罗浮山寺，专精习业。欧阳頠为广州刺史，署为南海太守。頠子纥败，乃还都。后主时，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辞以疾。祯明初，上书极谏，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

祠七庙而不出，拜妃嫔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书奏，后主大怒，即日斩之。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也。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术知名。

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为临贺王府记室。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于东府起斋，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及侯景之乱，野王丁父忧，归本郡，乃召募乡党，随义军援都。野王体素清羸，裁长六尺，又居丧过毁，殆不胜哀。及杖戈被甲，陈君臣之义，逆顺之理，抗辞作色，见者莫不壮之。城陷，逃归会稽。

陈天嘉中，敕补撰史学士。太建中，为太子率更令，寻领大着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后为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　　事。卒，赠秘书监，右卫将军。

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厉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时。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时有萧济字孝康，东海兰陵人也。好学，博通经史。仕梁为太子舍人。预平侯景功，封松阳县侯。陈文帝为会稽太守，以济为宣毅府长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历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书，卒。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太常卿信之九世孙也。父僧垣，梁太医正。及元帝在荆州，为晋安王谘议参军。后入周，位遇甚重。

察幼有至性，六岁诵书万馀言。不好戏弄，励精学业，十二能属文。僧垣精医术，知名梁代，二宫所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简文嗣位，尤加礼

接。起家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兼尚书驾部郎。遇梁室丧乱，随二亲还乡里。在乱离间，笃学不废。元帝于荆州即位，授察原乡令。后为佐着作，撰史。

陈永定中，吏部尚书徐陵领大着作，复引为史佐。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寻为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馀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着西聘道里记。使还，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侍郎。

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　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后历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丁内忧去职。俄起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后主立，兼东宫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书侍郎，转太子仆，余并如故。

初，梁室沦没，察父僧垣入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后主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哀，仍敕申专加譬抑。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频让不许。俄敕知着作郎事。服阕，除给事黄门侍郎，领着作。察既累居忧戚，斋素日久，因加气疾。后主尝别召见，为之动容，命停长斋，令从晚食。又诏授秘书监，领着作，奏撰中书表集。历度支、吏部二尚书。

察自居显要，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谓曰："吾所衣着，止是麻布蒲綀，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察厉色驱出，自是莫敢馈遗。

陈亡入隋，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史。又敕于朱华阁长参。文帝知察蔬菲，别日独召入内殿，赐果菜，指谓朝臣曰："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

开皇十三年，袭封北绛郡公。察在陈时聘周，因得与父僧垣相见，将别之际，绝而复苏。至是承袭，愈更悲感，见者莫不为之歔欷。丁后

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之中，有白鸠巢于户上。

仁寿二年，诏除员外散骑常侍、晋王侍读。炀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及改易衣冠，删定朝式，预参对问。大业二年，终于东都。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麤车即送厝旧茔北。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菜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初，察欲读一藏经，并已究竟，将终，曾无痛恼，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后身体柔软，T色如恒 。两宫悼惜，赠賵甚厚。

察至孝，有人伦鉴识，冲虚谦逊，不以所长矜人。专志着书，白首不倦。所着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锺等记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开皇中，文帝遣中书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临亡，戒子思廉撰续。思廉在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会稽王主簿。

论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继踵前良。然仕于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于运逢交丧，驱驰戎马，所在称美，用舍信有时焉。虞荔弟兄，才行兼着，崎岖丧乱，保兹贞一，并取贵时主，岂虚得乎。傅縡聪警特达，才气自负，行之平日，其犹殆诸；处以危邦，死其宜矣。顾、姚栖托艺文，蹈履清直，文质彬彬，各践通贤之域，美矣乎！

卷七十 列传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骥 申恬 杜慧度 阮长之 甄法崇 傅琰

虞愿 王洪范 沈瑀 范述曾 孙谦 何远 郭祖深

昔汉宣帝以为“政平讼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诸侯也。故长吏之职，号曰亲人。至于道德齐礼，移风易俗，未有不由之矣。

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俭御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文帝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服，六戎薄伐，兴师命将，动在济时。费由府实，事无外扰。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举境外捍，于是倾资扫蓄，犹有未供，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迄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向时之盛，自此衰矣。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孝 武末年，清暑方构，及永初受命，无所改作，所居唯称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称。及孝武承统，制度滋长，犬马馀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殚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继祚，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人之官，迁变岁属，突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人乖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化莫从。

齐高帝承斯奢纵，辅立幼主，思振人瘼，风移百城。为政未期，擢山阴令傅琰为益州刺史，乃损华反朴，恭己南面，导人以躬，意存勿扰。以山阴大邑，狱讼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狱丞，与建康为比。永明继运，垂心政术，杖威善断，犹多漏网，长吏犯法，封刃行诛。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水旱之灾，辄加振恤。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

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明帝自在布衣，达于吏事，及居宸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属以魏军入伐，疆埸大扰，兵车连岁，不遑S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继以昏乱，政由群孽，赋调云起，傜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裒刻聚敛，侵扰黎甿。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

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乱之始，仍下宽书。东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及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瘼恤隐。乃命輶轩以省方俗，置肺石以达穷人。劳己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锦之饰。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圆案所陈，不过三盏，盖以俭先海内也。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于前，亲勖政道。始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　　刘䨓为晋安太守。溉等居官，并以廉洁着。又着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令，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有异绩，以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公，以为宣城太守。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斯亦近代奖劝之方也。

案前史各立循吏传，序其德美，今并掇采其事，以备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冯翊池阳人也。初为龙骧将军刘道怜参军，随府转征虏左军参军，随道怜北征广固，赐爵建城县五等侯。参宋武帝中军军事、临淮太守。复为道怜骠骑中兵参军，从事中郎。为将佐十馀年，清谨勤正，甚为武帝所知赏。

元嘉中，历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着美绩，甚得方伯之体，论者称之。

累迁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八关斋呈事，翰省讫，语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于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类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于官。

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

兄坦颇涉史传，宋武帝平长安，随从南还。元嘉中，位青、冀二州

刺史，晚度北人，南朝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恒以此慨然。尝与文帝言及史籍，上曰　：“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出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　本中华高族，亡曾祖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累迁长沙王义欣后军录事参军。

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将军。魏撤河南戍悉归河北，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废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文帝诛。初，武帝平关、洛，致锺虡旧器南还。一大锺坠洛水中，至是帝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锺于洛水，骥乃遣使紿之曰：“虏既南度，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F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锺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及至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F去，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入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上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偏裨小将莫及。

十七年，骥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着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人所称咏。后征为左军将军，兄坦代为刺史，北土以为荣焉。

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文帝尝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及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上遣主书诘责骥，并检开函之主。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卒官。

第五子幼文薄于行，明帝初，以军功封邵阳县男，寻坐巧妄夺爵。后以发太尉庐江王禕谋反事，拜给事黄门侍郎。废帝元徽中为散骑常侍。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与沈勃、孙超　之居止接近，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辄在幼文门墉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为长水校尉，亦诛。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锺，为石季龙司徒。宋武帝平广

固，恬父宣、宣从父兄永皆得归晋，并以干用见知。武帝践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历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谟与朱修之守滑台。魏克滑台见虏。后得还，为竟陵太守。

恬初为骠骑刘道怜长兼行参军。宋受命，辟东宫殿中将军，度还台，直省十年，不请休急。历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绩。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郡境边接任榛，屡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贼来，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迁督鲁东平济北三郡诸军事、泰山太守，威惠兼着，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镇历下，以恬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济南太守。孝武践阼，为青州刺史，寻加督。齐地连岁兴兵，百姓雕弊，恬防御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

性清约，频处州郡，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后拜豫州刺史，以疾征还，道卒。死之日，家无遗财。

子寔，南谯太守。谟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谦，临川内史。

永子坦，孝建初为太子右卫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孝武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东阳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军已去。坦建议任榛亡命，屡犯边人，今军出无功，宜因此翦扑，上从之。亡命先已闻知，举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弃市，群臣为请莫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尚方。寻被宥，复为骁骑将军。 疾卒。

子令孙，明帝时为徐州刺史，讨薛安都。行至淮阳，即与安都合。弟阐时为济阴太守，戍睢陵城，奉顺不同安都，安都攻围不能克。会令孙至，遣往睢陵说阐，阐降，杀之。令孙亦见杀。

杜慧度，交址朱鸢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甯浦太守，遂居交址。父瑗字道言，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址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遯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瑗收F斩逊，州境获宁。后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宋武帝义旗建，进号冠军将军。卢循窃据广州，遣使通好，瑗斩之。义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赠右将军。

慧度，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到，其年春，卢循

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于石碕，破之。循虽破，馀党皆习兵事，李逊子孙李弈、李移、李脱等皆奔窜石碕，盘结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与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节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军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财以充劝赏，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循F舰俱然，一时散溃。循中箭赴水死。斩循及父嘏并循二子，并传首建邺。封慧度龙编县侯。

武帝践阼，进号辅国将军。其年，南讨林邑，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乃释之。遣长史江攸奉表献捷。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人饥，则以私禄振给。为政纤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卒，追赠左将军。以慧度长子弘文为振远将军、交州刺史。

初，武帝北征关、洛，慧度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继父为刺史，亦以宽和得F，袭爵龙编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　徽为交州刺史，弘文被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以报所荷；况亲被征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见弘文舆疾就路，不忍别，与到广州，遂卒。临死，遣弟弘猷诣建邺，朝廷甚哀之。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为豫州刺史，和之先历始兴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盗贼屏□C砍隽裕□褪薹□桓?起。

阮长之字景茂，一字善业，陈留尉氏人也。祖思旷，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骠骑谘议参军。

长之年十五丧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犹积载。闲居笃学，未尝有惰容。

初为诸府参军，母老，求补襄垣令，督邮无礼鞭之，去职。后拜武昌太守。时王弘为江州，雅相知重，引为车骑从事中郎。

元嘉十一年，除临海太守，在官常拥败絮。至郡少时，母亡，葬毕不胜忧卒。

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初发都，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缄录，后归，悉以还之。为中书

郎直省，夜往邻省，误着屐出合，依事自列。门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后所莅官，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称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岂直以清苦见惜。”子师门，原乡令。

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骑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 。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 前宋县令成浦为政宽济，遗咏在人。前鲷阳令李熙国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弥厉。应加褒赉，以劝于后。”各被褒赐。歆之字叔道，河东人。曾祖愆期有名晋世，官至南蛮校尉。歆之位左户尚书、光禄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闻。法崇，宋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整，县境肃然。于时，南平缪士通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听事，士通前见。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县人宋雅见负米千余石不还，令儿穷弊不自存，故自诉。”法崇因命口受为辞，因逊谢下席。而法崇为问，宋家狼狈输送。太守王华闻而叹美之。

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馀，彬坚然不受，因谓曰；“五月披羊裘而负薪，岂拾遗金者邪。”卒还金。梁武帝布衣而闻之，及践阼，以西昌侯藻为益州刺史，乃以彬为府录事参军，带郫县令。将行，同列五人，帝诫以廉慎。至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属。”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礼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灵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历显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彦先，员外散骑侍郎。父僧佑，山阴令，有能名。

琰美姿仪，仕宋为武康令，迁山阴令，并着能名，二县皆谓之傅圣。赐爵新亭侯。元徽中，迁尚书左丞。母丧，邻家失火，延烧琰屋，抱柩不动。邻人竞来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间已被烟焰。

齐高帝辅政，以山阴狱讼烦积，复以琰为山阴令。卖针、 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挂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

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琰父子并着奇绩，时云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

升明中，迁益州刺史。自县迁州，近世罕有。齐建元四年，征骁骑将军、黄门郎。永明中，为庐陵王安西长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卒。琰丧西还，有诏出临哭。

时长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刘闻慰、晋平太守丘仲起、长城县令何敬叔、故鄣县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彦流，东海人，历钱唐、山阴、秣陵令，南平、长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禄而居处日贫。死之日无宅可憩，故吏为营棺柩。闻慰自有传。仲起见沈宪传，敬叔见子思澄传。

寂之字德玄，吴兴乌程人。年十七，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县夜还，前驱已至，而寂之不肯开门，曰："不奉墨旨。"彧方于车中为教，然后开。彧叹曰："不意郅君章近在合下。"即转为主簿。在县专以廉洁御下。于时丹徒县令沈巑之以清廉抵罪，寂之闻之曰："清吏真不可为也，政当处季、孟之间乎。"

巑之吴兴武康人，性疏直，在县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润日至，遂锁系尚方　　。叹曰："一见天子足矣。"上召问曰　　："复欲何陈？"答曰："臣坐清所以获罪。"上曰："清复何以获罪？"曰："无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为谁？"巑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诸贤皆是。若臣得更鸣，必令清誉日至。"巑之虽危言，上亦不责。后知其无罪，重除丹徒令。入县界，吏人候之，谓曰："我今重来，当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又有汝南周洽，历句容、曲阿、上虞、吴令，廉约无私，　卒于都水使者。无以殡敛，吏人为买棺器。齐武帝闻而非之，曰："洽累历名邑而居处不理，遂坐无车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贬，无论褒恤。"乃敕不给赠赙。琰子翽，为官亦有能名，后为吴令，别建康令孙廉，廉因问曰："闻丈人发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　？"答曰　："无他也，唯勤而清。清则宪纲自行，勤则事无不理。宪纲自行则吏不能欺，事自理则物无疑滞，欲不理得乎。"时临淮刘玄明亦有吏能，历山阴、建康令，政常为天下第一，终于司农卿。后翽又代玄明为山阴令，问玄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临别当相示。"既而曰："作县令唯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监中为建康

令，复有能名，位骠骑谘议。子岐。

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后兼尚书金部郎，母忧去职，居丧尽礼。服阕后疾废久之，复除始新令。县人有因斗相殴而死，死家诉郡，郡录其仇人，考掠备至，终不引咎。郡乃移狱于县，岐即令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首服。法当偿死，会冬节至，岐乃放其还家。狱曹掾固争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负信，县令当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叹异，遽以状闻。岐后去县，人无老少皆出境拜送，号哭闻数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安西中记室，兼舍人如故。

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对。大同中与魏和亲，其使岁中再至，常遣岐接对焉。

太清元年，累迁太仆，司农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馀年，机事密勿，亚于朱异。此年冬，贞阳侯萧明伐彭城，兵败，囚于魏。二年，明遣使还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议。　左卫朱异曰："边境且得静寇息人，于事为便。"议者并然之。岐独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政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复新败退，今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和不可许。"异等固执，帝遂从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举兵入寇，请诛朱异。

三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二月，侯景于阙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当解围还镇。敕许之，乃于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执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许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与景盟讫，城中文武喜跃，冀得解围。岐独言于F曰："贼举兵为逆，岂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叹服。寻有诏，以岐勤劳，封南丰县侯。固辞不受。宫城失守，岐带疾出围，卒于宅。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也。祖赉，给事中、监利侯。父望之早卒。赉中庭橘树冬熟，子孙竞来取之。愿年数岁独不取，赉及家人皆异之。

宋元嘉中，为湘东王国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学涉，兼蕃国旧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帝性猜忌，体肥憎风，夏月常着小皮衣。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风起方面，辄先S闻。星文灾变，不信太史，不听外奏，敕灵台知星二人给愿，常内省

直，有异先S，以相检察。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湣。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驱曳下殿，愿徐去无异容。以旧恩，少日中已复召 入。

帝好围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碁，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碁，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虽数忤旨，而蒙赏赐犹异馀人。迁兼中书郎。

帝寝疾，愿常侍医药。帝尤好逐夷，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食数钵。谓扬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颇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贫素致之甚难。”帝甚悦。食逐夷积多，胸腹痞胀，气将绝。左右S饮数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犹至三升。水患积久，药不复效。大渐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

愿以侍疾久，转正员郎。出为晋平太守。在郡不事生业。前政与百姓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髯蛇，胆可为药。有遗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山，经宿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海边有越王石，常隐云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就观视，清彻无所隐蔽 。后琅邪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

以母老解职，除后军将军。褚彦回尝诣愿，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彦回叹曰：“虞君之清至于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

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兄季为上虞令卒，愿从省步出还家，不待诏便归东。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

愿尝事宋明帝，齐初，神主迁汝阴庙，愿拜辞流涕。建元元年卒。愿着五经论问，撰会稽记，文翰数十篇。

王洪范，上谷人也。宋泰始中，魏克青州，洪范得别驾清河崔祖欢女，仍以为妻。祖欢女说洪范南归。宋桂阳王之难，随齐高帝镇新亭，

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无洪范何有哉，苍生方乱，岂可一日无公。”帝甚赏之。

后为晋寿太守，多昧赃贿，为州所按。大惧，弃郡奔建邺。高帝辅政，引为腹心。建武初，为青、冀二州刺史，悔为晋寿时货赇所败，更励清节。先是青州资鱼盐之货，或强借百姓麦地以种红花，多与部下交易，以祈利益。洪范至，一皆断之。S求侵魏，得黄郭、盐仓等数戍。后遇败，死伤涂地，深自咎责。乃于谢禄山南除地，广设茵席，杀三牲，招战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恸哭不自胜，因发病而亡。洪范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为“虏父使君”，言之咸落泪。

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书右丞，兼都水使者，历职称为清能。后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吴兴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谋反，昶先去之，及败坐系狱。瑀诣台陈请得免罪，由是知名。为奉朝请，尝诣齐尚书左丞殷瀰，瀰与语及政事，甚器之，谓曰：“观卿才干，当居吾此职。”司徒竟陵王子良闻瑀名，引为府行参军，领扬州部传从事。时建康令沈徽孚恃势傲瑀，瑀以法绳之，F惮其强。子良甚相知赏，虽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复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尝使送人丁，速而无怨，遥光谓同使吏曰：“尔何不学沈瑀所为。”乃令瑀专知州狱事。

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便办。扬州书佐私行，诈称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书佐归诉遥光，遥光曰： “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诈。明帝复使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帝益善之。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 。人咸欢悦，顷之成林。

去官还都，兼行选曹郎，随陈伯之军至江州。会梁武起兵围郢城，瑀说伯之迎武帝 。伯之泣曰：“馀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计；若不早图,F散难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与范云善，齐末尝就云宿，梦坐屋梁柱上，仰见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为帝说之,帝曰：“云得不死，此梦可验。”及帝即位，云深荐瑀，自暨阳令擢兼尚书右丞。时天下初定，陈伯之言瑀催督运输，军国获济。帝以为能，迁尚书驾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荐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干，帝并纳之。

以母忧去职，起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馀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诉无所通，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r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得自拟贵人！"悉使着芒屦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捶。瑀微时尝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瑀廉洁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后为安南长史、寻阳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为信威萧颖达长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谓人曰："我死而后已，终不能倾侧面从。"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为颖达害焉。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颖彦，吴郡钱唐人也。幼好学，从馀　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为王者师。"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时，齐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起家宋晋熙王国侍郎。齐初至南郡王国郎中令，迁太子步兵校尉，带开阳令。述曾为人骞谔，在宫多所谏争，太子虽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号为周舍。太子左卫率沈约亦以述曾方汲黯。

齐明帝即位，为永嘉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甿俗便之。所部横阳县山谷嶮峻，为逋逃所聚，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述曾下车，开示恩信，凡诸凶党，繈负而出，编户属籍者二百馀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业。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下诏褒美，征为游击将军。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笼朴十馀枚而已。东昏时，拜中散大夫，还乡里。梁武帝践阼，乃轻行诣阙，仍辞还。武帝下诏褒美，以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无资。以天监八年卒。注易文言，着杂诗赋数十篇。

后有吴兴丘师施亦廉洁称，罢临安县还，唯有二十笼簿书，并是仓库券帖。当时以比述曾。位至台郎。

孙谦字长逊，东莞莒人也。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乡里称其敦睦。仕宋为句容令，清慎强记，县人号为神明。宋明帝以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竟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及掠

得生口，皆放还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着。

视事三年，征还为抚军中兵参军，迁越骑校尉、征北司马。府主建平王将称兵，患谦强直，托事遣使至都，然后作乱。及 建平诛，迁左军将军。

齐初，为钱唐令，御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辞不受。每去官辄无私宅，借空车厩居焉。

永明初，为江夏太守，坐被代辄去郡，系尚方，顷之，免为中散大夫。明帝将废立，欲引谦为心膂，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谦不愿处际会，辄散甲士，帝虽不罪而弗复任焉。

梁天监六年，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犹强力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兽暴，谦至绝□<叭ス僦□梗□褪藜春□?人。谦为郡县，常勤劝课农桑，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九年，以老征为光禄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洁，甚礼异焉。每朝见，犹请剧职自效。帝笑之曰："朕当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诏加优秩，给亲信二十人，并给扶。

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年逾九十，强壮如五六十者。每朝会，辄先F到公门。力于仁义，行己过人甚远。从兄灵庆尝病寄谦，谦行出，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有彭城刘融行乞，疾笃无所归，友人舆送谦舍，谦开听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礼殡葬，F咸服其行义。末年，头生二肉角，各长一寸。

十五年，卒官，时年九十二。临终遗命诸子曰："吾少无人间意，故自不求闻达，而仕历三代，官成两朝，如我资名，或蒙赠謚，自公体耳。气绝即以幅巾就葬，每存俭率。比见鑐车过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蒢，王孙裸入后地，虽是匹夫之节，取于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圹足容柩。旐书爵里，无曰不然。旒表命数，差可停息。直僦糯床，装之以席。以常 所乘者为魂车，他无所用。"第二子贞巧，乃织细席装鑐，以篾为铃佩，虽素而华。帝为举哀，甚悼惜之。

从子廉字思约。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齐时已历大县，尚书右丞。天监初，沈约、范云当朝用事，廉倾意奉之。及中

书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结附。凡贵要每食，廉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广陵高爽有险薄才，客于廉，廉委以文记。爽尝有求不遂，乃为屐谜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讥其不计耻辱，以此取名位。然处官平直，遂以善政称。武帝尝曰：“东莞二孙，谦、廉而已。”

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人也。父慧炬，齐尚书郎。远仕齐为奉朝请，豫崔慧景败亡事，抵尚书令萧懿，懿深保匿焉。会赦出。顷之，懿遭难，子弟皆潜伏，远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发觉，远踰垣以免，融遇祸，远家属系尚方。远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寿阳见刺史王肃，求迎梁武帝，肃遣兵援送。武帝见远谓张弘策曰：“何远丈夫，而能破家报旧德，未易及也。”武帝践阼，以奉迎勋，封广兴男，为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远与恢素善，在府尽其志力，知无不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迁武昌太守。远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折节为吏，杜绝交游，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其他事率多如此。□渌妻，而能委曲用意。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人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远度己无赃，就测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　除名。　后为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人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彬去，远送至境，进斗酒只鹅而别。彬戏曰：“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经寇抄，远尽心绥理，复着名□Ｆ谀辏□云鞴□□□⑹夹四谑贰Ｊ比□旰罾?桂州，缘道多剽掠，入始兴界，草木无所犯。

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人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奉钱，并无所取，岁暮择人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然其听讼犹人也，不能过绝。而性果断，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政状，帝每优诏答焉。后历给事黄门侍郎，信武将军，监吴郡。在吴颇有酒失。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讎，视贫细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馀，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

远性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所会遇，未尝以T色下人。是以多为俗士所疾恶。其清公实为天下

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F共伺之，不能记也。后为征西谘议参军、中抚军司马，卒。

郭祖深，襄阳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从。后随蔡道恭在司州。陷北还，上书言境上事，不见用。选为长兼南梁郡丞，徙后军行参军。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其略曰：

大梁应运，功高百王，慈悲既弘，宪律如替。愚辈罔识，　　褫慢斯作。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入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者升进重遝。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

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堕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F，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

夫君子小人，智计不同，君子志于道，小人谋于利。志于道者安国济人，志于利者损物图己。道人者害国小人也，忠良者捍国君子也。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论外则有勉、舍，说内则有云、旻。云、旻所议则伤俗盛法，勉、舍之志唯愿安枕江东。主慈臣恇，息谋外甸，使中国士女南望怀冤，若贾谊重生，岂不恸哭。臣今直言犯T，罪或容宥，而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所以不惮鼎镬区区必闻者，正以社稷计重而蝼蚁命轻。使臣言入身灭，臣何所恨。

夫谋臣良将，何代无之，贵在见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臣子之节，谏争是谁？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　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过实在下而谪见于上，遂使圣皇降

诚，躬自引咎，宰辅晏然，曾无谦退。且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尸禄竞利，不尚廉洁。累金积镪，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尔？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雠，法严则人思善，德多则物生恶，恶不可长，欲不可纵。伏愿去贪浊，进廉平，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谨上封事二十九条，伏愿抑独断之明，少察愚瞽。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

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F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又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虽肆眚时降，荡涤惟始，而监符犹下旧日，限以严程。上不任信下，转相督促。台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竞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 庸才，望风畏伏。于是敛户课，荐其筐篚，使人纳重货，许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矫俗，则严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贪利，以事上官。又“请断界首将生口入北，及关津废替,须加纠擿”；又言“庐陵年少，不宜镇襄阳；左仆射王暕在丧，被起为吴郡，曾无辞让”。其言深刻 。又“请复郊四星”。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为豫章锺陵令，员外散骑常侍。

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加云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严清刻。由来王侯势家出入津，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舍赃罪。远近侧足，莫敢纵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早青瓜，祖深报以疋

帛。后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F。朝野惮之，绝于干请。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列阵未敢进，仍令所亲人先登，不时进，斩之。遂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

论曰：善政之于人，犹良工之于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汉世户口殷盛，刑务简阔，郡县之职，外无横扰，劝赏威刑，事多专断，尺一诏书，希经邦邑。吏居官者或长子孙，皆敷德政以尽人和，兴义让以存简久。故龚、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薹逼穑□思跷羰保□褚笄笆馈A ¹²ù狗纾□岩装?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抚前代之俗，则武城弦歌，将有未暇，淮阳卧镇，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盖化有醇薄者也。

卷七十一 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严植之 司马筠 卞华 崔灵恩

孔佥 卢广 沈峻 孔子驱 皇侃 沈洙 戚衮 郑灼 全缓

张讥 顾越 沈不害 王元规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晋着作郎滔之曾孙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

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相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二绝。

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至石门作贪泉铭。

齐建元中，上书劝封禅，高帝以为其礼难备，不从。仕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及竟，又欲与定礼乐，会俭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

梁台建，召拜司徒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　　年八十二。

曼容多伎术，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子叀?

吞中□祝□状□敢担□苎孕□恚□肜职踩螘P、彭城刘曼俱知名。仕齐位东阳郡丞、鄞令。时曼容已致仕，故频以外职处叁□畹醚□伞?

梁武帝践阼，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

礼事。

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政务安静，郡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湘州刺史以闻。诏勘有十五事为吏人所怀，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阳时。人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其厉志如此。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

征为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时始兴内史何远累着清绩，武帝擢为黄门侍郎，俄迁信武将军、监吴郡事。吞砸悦□菜?在远前，为吏俱称廉白，远累见擢，咨□锥□眩□馔□宦□?多托疾居家。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因留会稽筑宅，自表解职。诏以为豫章内史，乃出拜。书侍御史虞吞嘣唬骸胺缥旁フ履?史伏叁□二闟假，以迎妹丧为辞，因停会稽不去。入东之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咿□涠□睿□倜馓白牵?此自为政之本，岂得称功？常谓人才品望居何远之右，而远以清见擢，名位转隆。吷罨撤淘梗□斡诖巧□L旄咛□埃□匏?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曰：‘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风，可豫章内史。’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而不亡魂破胆，归罪有司 。而冒宠不辞，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体，行路沸腾，辨□笮模□抟豢?恕。请以旮蟛痪绰邸！庇汹□鹇郏瑉遂得就郡。

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国子博士，未赴卒。

初，吁嘎□萦肜职踩我＝躁怯谄胩□就跫螅□W訒P及?并见知。顷之，昉才遇稍盛，齐末已为司徒左长史，舌乐陀?参军事，及终名位略相侔。呅约笏兀□捣□侄瘢□馑渫司玻?内不免心竞，故见讥于时。然能推荐后来，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标，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父友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日下无双。”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

梁武帝师至，挺迎谒于新林，帝见之甚悦，谓之T子，引为征东行参军，时年十八。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为晋陵、武康令。罢县还，仍于东郊筑室，不复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处当世，朝中势素多与交游，故不能久事隐静。

后遂出仕，除南台书侍御史。因事纳贿被劾，惧罪，乃变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天心寺。会邵陵王为江州，厭粗□颉M鹾梦曩澹□畋欢骼瘛MΣ豢笆咚兀□?此还俗。侯景乱中卒。着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进，怨朝廷，后遂尽心侯景。袭郢州，围巴陵，军中书檄皆其文也。言及西台，莫不剧笔。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权倾内外。景败，被送江陵，于狱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为邵陵王记室参军。

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晋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祖邵之，宋员外散骑常侍。父歆，齐奉朝请。

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馀篇，略皆上口。太尉王俭雅相推重。起家扬州从事，仍为总明馆学士。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结草为 絰，屈手巾为冠，诸生有未晓者，委曲诱诲，都下称其醇儒。

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讲。时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皆已卒，都下硕儒唯佟之而已，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后为骠骑司马。永元末，都下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性好洁，一日之中洗涤者十馀过，犹恨不足，时人称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后，常设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馀年。当世服其孝行。

于时又有遂安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翦虫秽，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贞正，善医术，与徐嗣伯埒名。子聪能世其家业。

佟之自东昏即位，以其凶虐，乃谢病，终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践阼，以为尚书左丞。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天监二年卒官。故事，左丞无赠官者，帝特诏赠黄门侍郎，儒者荣之。所着文章礼议百许篇。子朝隐、朝晦。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也。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性淳孝谨厚，不以所长高人。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载。

仕齐为广汉王国右常侍，仍侍王读。及王诛，国人莫敢视，植之独奔哭，手营殡敛，徒跣送丧墓所，为起冢，葬毕乃还。当时义之。后为

康乐令。植之在县清白，人吏称之。

梁天监二年，诏求通儒修五礼，有司奏植之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馀人。迁中抚记室参军，犹兼博士。卒于馆。植之自疾后便不受禀奉，妻子困乏。及卒，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

植之性慈仁，好行阴德，在闇室未尝怠也。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又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问之，云“姓黄，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疗之，经年而愈 。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也。晋谯王承七代孙。祖亮，宋司空从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齐奉朝请，始安王遥光使掌文记。遥光之败，曹武入城见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见杀。”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见事不捷，便以义师为贼。”武舍之去，寻兵至见杀。

筠少孤贫好学，师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及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梁天监初为暨阳令，有清绩。入拜尚书祠部郎。

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在都，丧祭无主。中书舍人周舍议曰：“贺彦先称：‘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小功服无从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无服明矣。寻门内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案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诸子，宜以成服日单衣一日为位受吊。”制曰：“二王在远，世子宜摄祭事。”舍又曰：“礼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可着细布衣，绢为领带，三年不听乐。又礼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谓无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礼秩，则当祔庙，五世亲尽乃毁。陈太妃命数之重，虽则不异，慈孙既不从服，庙食 理无传祀，子祭孙止，是会经文。”武帝由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筠议：“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依礼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案曾子问云：‘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此指谓国君之子也。’若国君之子不服，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

丧服经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子也。’郑玄引内则，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则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傥其服者止卿大夫，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为不然，曰：“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母亦无服矣。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 。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俱阙邪？由是推之，内则所言诸母，是谓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对，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经言‘君子子’者，此虽起于大夫，明大夫犹尔，自斯　以上，弥应不异。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总言曰贵，无所不包。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则知慈加之义，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

后为尚书左丞，卒于始兴内史。子寿传父业，明三礼，位尚书祠部郎，曲阿令。

卞华字昭岳，济阴宛句人，晋骠骑将军壶六世孙也。父伦之，齐给事中。

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及长，遍习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瑒同业友善。梁天监中，为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锺律绝学，至华乃通焉。位尚书仪曹郎，吴令，卒。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

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着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

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浑，论浑不合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

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F尤盛。又出为桂州刺史，卒官。

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三 十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三为五经博士，后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政术，在县无绩。太清乱，卒于家。

子淑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范阳涿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唯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后为寻阳太守、武陵王长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也。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睡则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为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弟谓宜即用此人，令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及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S峻及孔子驱补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官。

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吴太史慈后也。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馀人。为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帐迕髦□颉M?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故江外人士皆传其学。峻子文阿。

文阿字国卫，性刚强，有膂力。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梁简文引为东宫学士。及撰长春义记，多使文阿撮异闻以广之。

及侯景寇逆，简文别遣文阿募士卒援都。台城陷，与张嵊保吴兴，嵊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陈武帝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绍泰元年，入为国子博士。寻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自太清之乱，台阁故事，无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时常掌朝仪，颇有遗稿，于是斟酌裁撰，礼度皆自之出。

及陈武帝受禅，文阿辄弃官还武康，帝大怒，发使往诛之。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缚锁颈，致于上前。上视而笑之，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

武帝崩，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衣服之制，语在师知传。及文帝即位，克日谒庙，尚书左丞庾持奉诏遣博士议其礼。文阿议曰：

人物推移，质文殊轨，圣贤因机而立教，王公随时以适宜。夫千人无君，不败则乱，万乘无主，不危则亡。当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丧，祸几覆国。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仪，始殡受麻冕之策，斯盖示天下以有主，虑社稷之艰难。逮乎末叶从横，汉承其弊，虽文、景刑厝，而七国连兵，　　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称诏，此皆有为而为之，非无心于礼制也。今国讳之日，虽抑哀于玺绂之重，犹未序于君臣之仪。古礼，朝庙退坐正寝，听群臣之政。今皇帝拜庙还，宜御太极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卫者也。

其壤奠之节，周礼以玉作贽，公侯以珪，子男执璧，此以玉作瑞也。奠贽竟，又复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烧经典，威仪散灭，叔孙通定礼，尤失前宪，奠贽不珪，致享无帛，公王同璧，鸿胪奏贺。若此数事，未闻于古，后相沿袭，至梁行之。夫称觞奉寿，家国大庆，

四厢雅乐，歌奏欢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岂同于惟新之礼乎？且周康宾称奉珪，无万寿之献，此则前准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荐璧之仪，无贺酒之礼。谨撰谒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如别。诏可施行。寻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领羽林监。仍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天嘉中卒，赠廷尉卿。所撰仪礼八十馀条，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七十馀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时。儒者多传其学。

孔子驱，会稽山阴人也。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役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为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书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迁兼中书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驱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驱与右卫朱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后加通直正员郎，卒官。

子驱凡着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少好学，师事贺瑒，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为兼国子　助教，于学讲说，听者常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说礼记义，梁武帝善之，加员外散骑侍郎。

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沈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也。祖休季，梁余杭令。父山卿，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

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通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仕梁为尚书祠部郎，时年盖二十馀。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甚嘉之。及异、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常使洙为都讲。侯景之乱，洙窜于临安，时陈文帝在焉，亲就习业。及陈武帝入辅，除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同掌仪礼。武帝受禅，加员外散骑常侍，位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右，因欲迎丧，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见在此者，为至月末除灵，内外即吉？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以事谘左丞江德

藻。德藻议谓：“王卫军云：‘久丧不葬，唯主人不变，其馀亲各终月数而除。’此盖引礼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轨既在异域，虽已迎丧，还期无指，诸弟若遂不除，永绝昏嫁，此于人情，或未为允。中原沦陷以后，理有事例，宜谘沈常侍详议。”洙议曰：“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云：‘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馀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注云：‘其馀谓傍亲。’如郑所解，F子皆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此盖礼之正也。但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时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故制使除服。　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庭，无由迎殡，江左故复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华之父，并存亡不测，其子制服，依时释衰，此并变礼之宜也。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而还期未克，宜依东关故事，在此者并应释除衰麻，毁灵祔祭；若丧柩得还，别行改葬之礼。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廷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德藻依洙议。奏可。

文帝即位，累迁光禄卿，侍东宫读。废帝嗣位，历尚书左丞，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时宣帝录尚书，集F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政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以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数，致实罪不服，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　。愚谓依范泉着制为允。”洙议曰：“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祖昲□缸勇?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后。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后，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　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为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左

丞宗元饶议曰："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

洙乙太建元年卒。

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少聪慧，游学都下，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举。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除扬州祭酒从事史。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随尸而殡。"为儒者推许如此。

寻兼太学博士。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衮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敬帝立，为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南豫州。泰之奔齐，逼衮俱行。后自齐逃还。又随程文季于吕梁，军败入周，久之得归。卒于始兴王府录事参军。

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逢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也。幼聪敏，励志儒学。少受业于皇侃。梁简文在东宫，雅爱经术，引灼为西省义学士。承圣 中，为兼中书通事舍人。仕陈，武帝、文帝时，累迁中散大夫，后兼国子博士，未拜卒。

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与皇侃遇于途，侃谓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益进 。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常蔬食，讲授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

时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

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后为国子博士。

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时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

天嘉中，位尚书祠部郎。

沈德威字怀远，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天嘉元年，征出都，后为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率常如此。迁太常丞，兼五礼学士，后为尚书祠部郎。陈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

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都下，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裤。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仍谓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问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位尚书祠部郎。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时论美其不坠。

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翫，得其精微。陈太建中，位镇南始兴王府谘议参军。缓通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宝，梁太子洗马。父仲悦，梁尚书祠部郎。

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服。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干、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回圈，辞令温雅。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云"表卿稽古之力"。

讥幼丧母，有错彩经帕，即母之遗制，及有所识，家人具以告之。每岁时辄对帕哽噎不能胜。及丁父忧，居丧过礼。为士林馆学士。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讥论义往复，甚见嗟赏。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独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台城陷，讥崎岖避难，卒不事景。

陈天嘉中，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谓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宣帝时，为武陵王限内记室，兼东宫学士。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宣帝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

后主嗣位，为国子博士、东宫学士。后主尝幸锺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群臣曰：“此即张讥后事。”陈亡入隋，终于长安，年七十六。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　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

子孝则，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

顾越字允南，吴郡盐官人也。所居新阪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祖道望，齐散骑侍郎。父仲成，梁护军司马、豫章王府谘议参军。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

越幼明慧，有口辩，励精学业，不舍昼夜。弱冠游学都下，通儒硕学，必造门质疑，讨论无倦。至于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图纬，咸尽其精微。时太子詹事周舍以儒学见重，名知人，一见越，便相叹异，命与兄子弘正、弘直游，厚为之谈，由是声誉日重。时又有会稽贺文发，学兼经史，与越名相埒，故都下谓之发、越焉。

初为南平元襄王伟国右常侍，与文发俱入府，并见礼重。寻转行参军。大通中，诏飙勇将军陈庆之送魏北海王颢还北主魏，庆之请越参其军事。时庆之所向克捷，直至洛阳。既而颢遂肆骄纵，又上下离心，越料其必败，以疾得归。裁至彭城，庆之果见摧衄，越竟得先反，时称其见机。及至，除安西湘东王府参军。及武帝撰制旨新义，选诸儒在所流通，遣越还吴，敷扬讲说。

越遍该经艺，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兼工缀文，闲尺牍。长七尺三寸，美须眉。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仆射

徐勉举越论义，越抗首而请，音响若锺，容止可观，帝深赞美之。由是擢为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寻除五 经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讲。

大同八年，转安西武陵王府内中录事参军，寻迁府谘议。及侯景之乱，越与同志沈文阿等逃难东归，贼党数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圣二年，诏授宣惠晋安王府谘议参军，领国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

绍泰元年，复征为国子博士。陈天嘉中，诏侍东宫读。除东中郎鄱阳王府谘议参军，甚见优礼。寻领羽林监，迁给事黄门侍郎，国子博士、侍读如故。时朝廷草创，疑议多所取决，咸见施用。每侍讲东宫，皇太子常虚己礼接。越以宫僚未尽时彦，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夺宗之兆，内怀愤激，乃上疏曰 ：“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板荡,窜身穷谷。幸属圣期,得奉昌运。朝廷以臣微涉艺学，远垂徵引，擢臣以贵仕，资臣以厚秩，二宫恩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罔怀报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养善春宫，臣陪侍经籍，于今五载。如愚所见，多有旷官，辅弼丞疑，未极时选。至如文宗学府，廉洁正人，当趋奉龙楼，晨游夕论，恒闻前圣格言，往贤政道。如此，则非僻之语，无从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怀此不言，则为有负明圣。敢奏狂瞽，愿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

及废帝即位，拜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黄门侍郎如故。领天保博士，掌仪礼，犹为帝师，入讲授，甚见尊宠。时宣帝辅政，华皎举兵不从，越因请假东还。或谮之宣帝，言越将扇动蕃镇，遂免官。太建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七。

所着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馀卷，诗颂碑志笺表凡二百馀篇。

时有东阳龚孟舒者，亦通毛诗，善谈名理。仕梁位寻阳郡 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师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学。陈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请崇建儒宫，帝优诏答之。又表改定乐章，诏使制三朝乐歌词八首，合二十曲，行之乐府。后为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修五礼，掌策文謚议等事。太建中，位光禄卿，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卒。

不害通经术，善属文，虽博综经典，而家无卷轴。每制文，操笔立成，曾无寻检。汝南周弘正常称之曰：“沈生可谓意圣人乎。”着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陈亡入隋，卒。

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也。祖道实，齐晋安郡守。父玮，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

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昏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元规性孝，事母甚谨，晨昏未尝离左右。梁时山阴县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规唯有一小船，仓卒引其母妹并姑侄入船，元规自执烜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阁于树杪。及水退，俱获全，时人称其至行。

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仕梁位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陈天嘉中，为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领国子助教。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就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迁国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尝因入宫，适会元规将讲，乃S请执经，时论荣之。俄除尚书祠部郎。自梁代诸 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陈亡入隋，卒于秦王府东合祭酒。

元规着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子大业，聪敏知名。

时有吴郡陆庆，少好学，遍通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仕梁为娄令。陈天嘉初，征为通直散骑侍郎，不就。永阳王为吴郡太守，闻其名，欲与相见，庆辞以疾。时宗人陆荣为郡五官掾，庆尝诣焉，王乃微服往荣宅，穿壁以观之。王谓荣曰：“观陆庆风神凝峻，殆不可测，严君平、郑子真何以尚兹。”鄱阳、晋安王俱以记室征，不就。乃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盖鲜焉。

论曰：语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邹缨齐紫，且以移俗，况禄在其中，可无尚欤。当天监之际，时主方崇儒业，如崔、严、何、伏之徒，前后互见升宠，于时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亦曩时之盛也。自梁迄陈，年且数十，虽时经屯詖，郊生戎马，而风流不替，岂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称上德若风，下应犹草，美矣，岂斯之谓也。

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学

丘灵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贾希镜 袁峻 刘昭 锺嵘 周兴嗣 吴均 刘勰 何思澄

任孝恭 顏协 纪少瑜 杜之伟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阳 张正见 阮卓

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抒性灵。至于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斯则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悦。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岂金陵之数将终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学传，齐、梁皆有其目。今缀而序之，以备此篇云尔。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也。祖系，秘书监。父道真，护军长史。

灵鞠少好学，善属文，州辟从事。诣领军沈演之，演之曰：　"身昔爲州职，诣领军谢晦，宾主坐处，政如今日。卿将来复如此也。"累迁员外郎。

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后爲乌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锢数年。褚彦回爲吴兴太守，谓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着大驾南讨记论。久之，除太尉参军。升明中，爲正员郎，兼中书郎。时方禅让，齐高帝使灵鞠参掌诏策。建元元年，转中书郎，敕知东宫手笔。尝还东，诣司徒褚彦回别，彦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复能起。"灵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复爲覆餗。"其强切如此。不持形仪，唯取笑适。寻又掌知国史。

武帝即位，爲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度，妨我辈涂辙，死有馀罪。”

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座，见王俭诗，深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灵鞠宋时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事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位长沙王车骑长史，卒。着江左文章录序，起太兴，讫元熙。文集行于时。子迟。迟字希范，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气骨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在齐，以秀才累迁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邺，引爲骠骑主簿，甚被礼遇。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及践阼，迁中书郎，待诏文德殿。时帝着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坐事免，乃献责躬诗，上优辞答之。

后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称职，爲有司所纠。帝爱其才，寝其奏。天监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侵魏，以爲谘议参军，领记室。时陈伯之在北，与魏军来拒，迟以书喻之，伯之遂降。还拜中书侍郎，迁司空从事中郎，卒官。

迟辞采丽逸，时有锺嵘着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

仲孚字公信，灵鞠从孙也。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锺鸣爲限。灵鞠尝称爲千里驹也。齐永明初，爲国子生。王俭曰：“东南之美，复见丘生。”举高第,未调，还乡里。家贫，乃结群盗爲之计，劫掠三吴。仲孚聪明有智略，群盗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发。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显当时幸臣，陵诋属县，仲孚独不爲屈。

明帝即位，爲曲阿令，会稽太守王敬则反，乘朝廷不备，反问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凿长冈埭，泻渎水，以阻其路。敬则军至，遇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仲孚以拒守功，迁山阴令，居职甚有声称。百姓谣曰：“二傅、沈、刘，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宪、刘玄明相继宰山阴，并有政绩，言仲孚皆过之。齐末政乱，颇有赃贿，爲有司所举，将见收，窃逃还都，会赦不问。

梁武帝践阼，复爲山阴令。仲孚长于拨烦，善适权变，吏人敬服，号称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后爲卫尉卿，恩任甚厚。初起双阙，以仲孚

领大匠，累迁豫章内史，在郡更励清节。顷之卒，赠给事黄门侍郎。丧将还，豫章老幼号哭攀送，车轮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书具事杂仪行于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　守。父道彪字万寿，位正员郎。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州西曹。萧惠开爲别驾，超便抗礼。惠开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举动啸傲，不以地势推之，张目谓曰："我与卿俱是国家微贱时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萧太后，惠开之祖姑,长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议之。惠开欣然，更爲刎颈之交。

后位国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谈咏，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谓人曰："犹觉我爲优也。"齐高帝赏爱之，后爲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又制着十志，多爲左仆射王俭所不同。既与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于路见杀。江淹撰成之，犹不备也。

时有豫章熊襄着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则附所述通谓之齐书，名爲河洛金匮。"

又有吴迈远者，好爲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　。及见曰　："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迈远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超闻而笑曰："昔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抵诃人文章。季绪琐琐，焉足道哉，至于迈远，何爲者乎。"

超叔父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领军。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刚气。会稽太守孟顗以令长裁之，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帻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勋门，而傲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彬险拔有才，而与物多忤。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　王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称兵反。粲、蕴虽败，攸之尚存。彬意犹以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着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　　？"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着

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　。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萧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后常于东府谒高帝，高帝时爲齐王。彬曰：“殿下即东宫爲府，则以青溪爲鸿沟，鸿沟以东爲齐，以西爲宋。”仍咏诗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摈废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爲枯鱼赋以喻意。

后爲南康郡丞。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着蚤虱、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其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堕，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狞狞，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晏聚乎久裤烂布之裳，复不懃于讨捕，孙孙子子，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又爲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羊淫佷，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诣如此。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爲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闇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谘事也。文章传于闾巷。后历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彬性好饮酒，以瓠壶瓢勺杌皮爲具，着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笼，什物多诸诡异。自称卞田居，妇爲傅蚕室。或谓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掷五木子，十掷辄鞬，岂复是掷子之拙。吾好掷，政极此耳。”后爲绥建太守，卒官。

永明中，琅邪诸葛勖爲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系东冶，作东冶徒赋　。武帝见，赦之。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建武末，爲诸暨令，被王敬则贼所杀。

时有广陵高爽，博学多材。刘蒨爲晋陵县，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蒨爲县，蒨遣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所以，答云：“刘蒨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又有人送书与爽告蹑，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无食，何不货羊籴米。”孙抱爲延陵县，爽又诣之，抱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县合下过，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爽机悟多如此。坐事被系，作镬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　。后遇赦免，卒。抱东莞人。父廉，吴兴太守。抱善吏职，形体肥壮，腰带十围，爽故以

此激之。

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少举丹阳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掌书记。明帝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自南台御史爲王景文镇军参军。宁丧还家。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齐高帝自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自陈，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书符荆州，以此又望赏异，自此意常不满。

后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武帝问之，巨源曰："古人云，'甯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甯死于 建邺。"乃以爲余杭令。明帝爲吴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时又有会稽孔广、孔逭皆才学知名。

广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论。王俭、张绪咸美之。俭常云："广来使人废簿领，匠不须来，来则莫听去。"绪数巾车诣之，每叹云："孔广使吾成轻薄祭酒。"仕至扬州中从事。

逭抗直有才藻，制东都赋，于时才士称之。陈郡谢瀹年少时游会稽还，父庄问："入东何见，见孔逭不？"见重如此。着三吴决录，不传。终于卫军武陵王东曹掾。又时有虞通之、虞和、司马宪、袁仲明、孙诜等，皆有学行，与广埒名。

通之、和皆会稽余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

和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

宪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诏东观爲学士，至殿中郎，口辩有才地，使魏见称于北。

仲明，陈郡人，撰晋史，未成而卒。初仲明与刘融、卞铄俱爲袁粲所赏，恒在坐席。粲爲丹阳尹，取铄爲主簿。好诗赋，多讥刺世人，坐徙巴州。

诜字休群，太原中都人，爱文，尤赏泉石。卒于御史中丞。王智深

字云才，琅邪临沂人也。少从陈郡谢超宗学属文。

好饮酒，拙涩乏风仪 。仕齐爲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审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亵黩事，上遣左右语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智深告贫于豫章王，王曰：“须卿书成，当相论以禄。”书成三十卷。武帝后召见智深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智深迁爲竟陵 王司徒参军。免官。

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与衣食。卒于家。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庆绪，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请。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父梁州之资，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 。料得父时假贳文疏，谓族子紘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爲辞。

爲始安王遥光抚军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慰祖辄辞拙，非朔望不见也。

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帝欲试以百里，慰祖辞不就。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馀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慰祖卖宅须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 ？”答曰 ：“诚异韩伯休，何容二价。”买者又曰：“君但卖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岂是我心乎？”

少与侍中江祀款，及祀贵，常来候之，而慰祖不往也。与丹阳丞刘渢素善，遥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渢谓之曰：“卿有老

母，宜出。”命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

慰祖着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爲四十卷，半成。临　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馀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刘洋、裴揆，令后世知吾微有素业也。”又令以棺亲土，不须砖，勿设灵座。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人也。曾祖台之，晋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

冲之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解褐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

历位爲娄县令，谒者仆射。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杼，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齐高帝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之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车，高帝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而焚之。晋时杜预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与周庙不异。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冲之历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寻薨又寝。

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冲之解锺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馀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武帝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子暅之。

暅之字景烁，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

行焉。位至太舟卿。

晅之子皓，志节慷慨，有文武才略。少传家业，善算历。大同中爲江都令，后拜广陵太守。

侯景陷台城，皓在城中，将见害，乃逃归江西。百姓感其遗惠，每相蔽匿。广陵人来嶷乃说皓曰："逆竖滔天，王室如毁，正是义夫发愤之秋，志士忘躯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贼所容。今逃窜草间，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棋非喻。董绍先虽景之心腹，轻而无谋，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袭而杀之，此一壮士之任耳。今若纠率义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剿除凶逆，远近义徒，自当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勋；必天未悔祸，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犹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仆所愿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余人袭杀景兖州刺史董绍先，推前太子舍人萧勉爲刺史，结东魏爲援。驰檄远近，将讨景。景大惧，即日率侯子鉴等攻之。城陷，皓见执，被缚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而射之。

来嶷字德山，幼有奇节，兼资文武。既与皓义举，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甯县侯。及皓败，并兄弟子侄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陈爲海陵令。

贾希镜，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家传谱学。宋孝武时，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希镜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敕希镜注郭子。

升明中，齐高帝嘉希镜世学，取爲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历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子良使希镜撰见客谱，出爲句容令。

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习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户曹。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馀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当时莫比。永明中，卫将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希镜参怀撰定。

建武初，希镜迁长水校尉，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镜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镜罪。后爲北中郎参军，卒。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时。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早孤，笃志好

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讷言语，工文辞。梁武帝雅好辞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焉。天监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赐束帛，除员外郎，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爲二十卷。又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云。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寔九世孙也。祖伯龙，居父忧以孝闻，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齐征虏晋安王记室。

昭幼清警，通老、庄义。及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梁天监中，累迁中军临川王记室。

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晋书注干宝晋纪爲四十卷，至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世称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后汉一百三十卷，幼童传一卷，文集十卷。

子繇字言明，亦好学，通三礼，位尚书祠部郎，着先圣本　记十卷行于世。

繇弟缓字含度，爲湘东王中录事。性虚远，有气调，风流叠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须名位，所须衣食。不用身后之誉，唯重目前知见。"

锺嵘字仲伟，潁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

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爲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啓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爲繁密。嵘乃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锺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答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顾而他言。

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梁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未能尽改前弊，嵘上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

列，寄片劄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爲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

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爲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令嵘　　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爲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衆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脁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顷之卒官。

岏字长丘，位建康令卒。着良吏传十卷。

屿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也。世居姑孰，博学善属文。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谓曰：“子才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卒被知英主。”言终不测所之。齐隆昌中，侍郎谢朏爲吴兴太守，唯与兴嗣初谈文史而已。及罢郡，因大相谈荐。

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爲赋，帝以兴嗣爲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时武帝以三桥旧宅爲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用兴嗣所制。自是铜表铭、栅塘碣、檄魏文、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爲文。每奏，帝称善，赐金帛。后佐撰国史。兴嗣两手先患风疽，十二年，又染疠疾，左目盲。帝抚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赐之。任昉又爱其才，常曰：“兴嗣若无此疾，旬日当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给事中，直西省。周舍奉敕注武帝所制历代赋，啓兴嗣与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文集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梁天监初，柳恽爲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爲“吴　均体”。均尝不得意，赠

恽诗而去，久之复来，恽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荐之临川靖惠王，王称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赋诗，悦焉。待诏着作，累迁奉朝请。

先是，均将着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爲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唯列传未就，卒。

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着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济阳江洪，工属文，爲建阳令，坐事死。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居，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梁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爱接。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灵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勰爲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敕 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求出家，先燔须发自誓，敕许之。乃变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人也。父敬叔，齐长城令，有能名。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忽牓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馀斛，他物称是，悉以代贫人输租。

思澄少勤学工文，爲游庐山诗，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爲弗

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傅昭尝请思澄制释奠诗，辞文典丽。

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锺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结，分书与诸宾朋校定，而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狎处即命食。有人方之楼护，欣然当之。投晚还家，所齎名必尽。自廷尉正迁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甚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后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兼东宫通事舍人。时徐勉、周舍以才具当朝，并好思澄学，常递日招致之。后卒于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文集十五卷。

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舍每与谈，服其精理。尝爲败冢赋，拟庄周马棰，其文甚工。世人语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于国山令，年二十四。集行于世。

王子云，太原人，及江夏费昶，并爲闾里才子。昶善爲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子云尝爲自吊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临淮人也。曾祖农夫，宋南豫州刺史。农夫弟候伯，位辅国将军、行湘州事，并任将帅。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闻。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外祖丘它与武帝有旧，帝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请，进直寿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啓撰武帝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爲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称善，累赐金帛。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笃。而性颇自伐，以才能尚人，于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隶萧正德。正德入贼，孝恭还赴台，台门闭，侯景获之，使作檄。求还私第检讨，景许之，因走入东

府。城陷，景斩锉之。文集行于世。

颜协字子和，琅邪临沂人，晋侍中含七世孙也。父见远，博学有志行。初，齐和帝镇荆州，以爲录事参军；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禅，见远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协幼孤，养于舅氏。少以器局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飞白。时吴人范怀约能隶书，协学其书，殆过真也。荆楚碑碣皆协所书。时又有会稽谢善勋能爲八体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韦仲善飞白，并在湘东王府。善勋爲录事参军，仲爲中兵参军。府中以协优于韦仲而减于善勋。善勋饮酒至数斗，醉后辄张眼大骂，虽复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而胸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协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湘东王出镇荆州，以爲记室。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与协同名，才学相亚， 府中称爲二协。舅陈郡谢暕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伯叔礼，议者甚重焉。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卒，元帝甚叹惜之，爲怀旧诗以伤之。

协所撰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两卷，行于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灭。子之仪、之推，并早知名。

纪少瑜字幼瑒，丹阳秣陵人也。本姓吴，养于纪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节，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属文。初爲京华乐，王僧孺见而赏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年十九，始游太学，备探六经，博士东海鲍皦雅相钦悦。时皦有疾，请少瑜代讲。少瑜既妙玄言，善谈吐，辩捷如流。爲晋安国中尉，即梁简文也，深被恩遇。后侍宣城王读。当阳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参军，转轻车限内记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东宫学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学士，武帝以少瑜充行。

少瑜美容貌，工草书，吏部尚书到溉尝曰："此人有大才而无贵仕。"将拔之，会溉去职。后除武陵王记室参军，卒。

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唐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之伟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

其早成。仆射徐勉尝见其文，重其有笔力。

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勉撰仪注。勉以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乃啓补东宫学士，与学士刘陟等抄撰群书，各爲题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伟爲序。后兼太学限内博士。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顔子登歌词，令之伟制文，伶人传习，以爲故事。再迁安前邵陵王刑 狱参军。

之伟年位甚卑，特以强识俊才，颇有名当世。吏部尚书张缵深知之，以爲廊庙之器。陈武帝爲丞相，素闻其名，召补记室参军。迁中书侍郎，领大着作。及受禅，除鸿胪卿，馀并如故。之伟求解着作，优敕不许。再迁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顔晃字元明，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曰："犹当少于宫中学士。"当时以爲善对。

侯景之乱，奔荆州。承圣初，除中书侍郎。陈天嘉初，累迁员外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掌诏诰。卒，赠司农卿，謚曰贞子。

晃家世单门，傍无戚援，而介然修立，爲当世所知。其表奏诏诰，下笔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礼，南阳棘阳人也。父善纡，梁世以经学闻，官至吴甯令，司义郎。

之敬年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顔、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顔、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坐，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从横，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

十八，预重云殿法会，时武帝亲行香，熟视之敬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学限内博士。寻爲寿光学士、司义郎。太清元年，表请试吏，除南沙令。

承圣二年，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记室参军。时萧勃据岭表， 敕之敬宣

旨慰喻。会魏克江陵，仍留广州。陈太建初还朝，授东宫义省学士。累迁南台书侍御史，征南府谘议参军。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爲醇儒。性谦谨，未尝以才学矜物，接引后进，恂恂如也。每母忌日营斋，必躬自洒扫，涕泣终日，士君子以笃行称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于世。

子德润，有父风，位中军吴兴王记室。

何之元，庐江灊人也。祖僧达，齐南台书侍御史。父法胜，以行业闻。

之元幼好学，有才思，居丧过礼。梁天监末，司空袁昂表荐之，因得召见。累迁信义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频相顾访，之元终不造焉。或问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宠于观起，有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败，吾恐不获其利而招其祸。"识者以是称之。

侯景之乱，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举兵东下，之元与蜀中人庶抗表请无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舰中。及武陵兵败，之元从邵陵太守刘棻之郡。俄而魏克江陵，刘棻卒，王琳召爲记室参军。及琳立萧庄，署爲中书侍郎。王琳败，齐主以爲扬州别驾，所居即寿春也。

及衆军北伐，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书召之。之元始与陈朝有隙，书至大惶恐。读书至"孔璋无罪，左车见用"，遂随咸至湘州。再迁中卫府谘议参军。

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着梁典，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

陈亡，移居常州之晋陵县。隋开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阳字隐忍，东海人也。父僧权，梁东宫通事舍人，领 秘书，以善书知名。

伯阳敏而好学，善色养。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馀卷。梁大同中，爲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乱，至广州依萧勃。勃平，还都。陈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记室参军。太建初，与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户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

记室祖孙登、比部郎贺循、长史刘删等爲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伯阳爲其集序，盛传于世。

后除镇北新安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南徐州别驾，带东海郡丞。鄱阳王爲江州刺史，伯阳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三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后除镇右新安王府谘议参军事。闻姊丧，发疾卒。

张正见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骑常侍、勃海长乐二郡太守。父修礼，魏散骑侍郎，归梁，仍拜本职，迁怀方太守。

正见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梁元帝即位，爲彭泽令。属丧乱，避地匡俗山。陈武帝受禅，正见还都。累迁尚书度支郎，撰史着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陈留尉氏人也。祖诠，梁散骑侍郎。父问道，梁岳阳王府记室参军。

卓幼聪敏，笃志经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浆不入口者累日。载柩还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风，船几没者数四，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以爲孝感之至。

陈天康元年，爲新安王府记室参军，随府转翊右记室，带撰史着士。及平欧阳纥，交址夷獠往往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 交址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之産，前后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还，时论咸伏其廉。

后爲始兴王中卫府记室参军。及叔陵诛，后主谓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异。”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学士。寻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话聘隋。隋文帝夙闻其名，遣河东薛道衡、琅邪顔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

还除南海王府谘议参军，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陈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遘疾卒。

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发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写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至若丘灵鞠等，或克荷门业，或夙怀慕尚，虽位有穷通，而名不可灭。然则立身之道，可无务乎。

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孝义上

龚颖 刘瑜 贾恩 郭世通严世期 吴逵 潘综

张进之 丘杰 师觉授 王彭 蒋恭 徐耕 孙法宗 范叔孙

卜天与 许昭先 余齐人 孙棘 何子平 崔怀顺 王虚之

吴庆之 萧叡明 萧矫妻羊 公孙僧远 吴欣之 韩系伯

丘冠先 孙淡 华宝 解叔谦 韩灵敏 刘渢 封延伯

吴达之 王文殊 乐颐之 江泌 庾道湣

龚颖，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并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举觞闻乐，蹈□媛液酢！弊荽蠼□鄣栏R□鼋?斩之，道福母即颖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纵僭号，备礼征又不至，乃胁以兵刃，执志终无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节。其后刺史至，辄加辟引。历府参军，州别驾从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陆徽表颖节义，遂不被朝命，终于家。

刘瑜，历阳历阳人也。七岁丧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丧母，三年不进盐酪，号泣昼夜不绝声，勤身力以营葬事。服除，二十馀年，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常居墓侧，未尝暂违。宋文帝元嘉初卒。

又元嘉七年，南豫州举所统西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榜门曰“笃行董氏之闾”，蠲一门租布 。

贾恩，会稽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桓氏号哭奔救，邻近赴助，棺榇得免，恩及桓俱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追赠恩天水郡显亲左尉。

郭世通，会稽永兴人也。年十四丧父，居丧殆不胜哀。家贫，佣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恐废侍养，乃垂泣瘗之。母亡，负土成坟。

亲戚或共赙助，微有所受，葬毕，佣赁还先直。服除后，思慕终身如丧者，未尝释衣帻。仁孝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追还本主。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门闾，蠲其租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长恭，又禀至行，养亲必以己力，佣赁以给供养。性甚巧，每为人作正，取散夫价。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唯飧盐饭而已。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籴买，然后举爨。

父笃疾弥年，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又未尝睡卧。父亡，哭踊恸绝，数日方苏。以为奉终之义，情礼自毕，茔圹凶功，不欲假人。本虽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F费，窀穸之事，俭而当礼。性无术学，因心自然。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尝暂替，佣赁养母，有馀聚以自赎。既学构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起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及父丧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常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父服除后，不复食肉。高阳许瑶之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及母终，毁瘠弥甚，仅乃免丧。墓前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坟墓，乃贸家资，贵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每出卖物，裁求半价，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要使微贱，然后取直。宅上种竹，夜有盗其笋者，原平遇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通，又采笋置篱外，邻里惭愧，无复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号恸，日食麦鲜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谁非王臣，何独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不能报恩，私心感动耳。"

又以种瓜为业，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令刘僧秀湣其穷

老，下渎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埭未过，辄迅烜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尝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遇有斗者为吏所录，斗者逃散，唯原平独住，吏执以送县。县令新到，未相谙悉，将加严罚，原平解衣就罪，义无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颡请救，然后得免。由来不谒官长，自此乃始修敬。太守蔡兴宗临郡，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及山阴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辞。

会稽郡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着。明帝泰始七年，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 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会明帝别敕用人，故二选并寝。兴宗征还都，表其殊行，举为太学博士。会兴宗薨，事不行。卒于家。三子一弟，并有门行。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性好施，同里张迈等三人妻各#子，岁饥，欲弃而不举。世期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老病无所依，世期饴之二十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殡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门曰“义行严氏之门”。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吴逵，吴兴乌程人也。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亲属皆尽，唯逵夫妻获全。家徒四壁立，冬无被裤，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妻亦同逵此诚，无有懈倦。逵夜行遇猛兽，猛兽辄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终之事，亦俭而周礼。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F悉以放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太守张崇之三加礼命，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举为孝廉。

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祆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逼骠。骠语综：“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骠困乏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至，骠亦请贼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儿。”贼因斫骠，综抱父于腹下，贼斫综头面凡四创，综当时闷绝。有一贼从傍来相谓曰：“卿欲举大事，此儿以死救父，云何可杀？杀孝子不祥。”贼乃止，父子并得免。乡人秘书监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综异行，荐补左户

令史，除遂昌长。岁满还家，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 列上州台，陈其行□<敖□校□枳娴溃□□运难允□T□嗡?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

又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枪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后孙恩乱，聚得数升，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以此得活。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

后又有河南孝廉秦绵，遭母丧，送葬不忍复还，乡人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则食粥，无米食菜而已。哀号之声，行者为之潸泪。服讫犹不还家，遇疾不疗，卒。临亡，告人曰："若死者无知，固不宜独存，有知则大获吾志。"

张进之，永嘉安固人也。为郡大族，少有志行，历五官主簿，永甯安固二县领校尉。家世富足，经荒年，散财救赡乡里，遂以贫罄，全济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当见收，逃避进之家，供奉经时，尽其诚力。味之尝避地堕水沈没，进之投水拯救，相与沈沦，久而得免。

时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进之门，辄相约勒，不得侵犯，其信义所感如此。元嘉初，诏在所蠲其徭役。

又孙恩之乱，永嘉太守司马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兵寇之际，莫敢收藏，郡吏俞佥以家财冒难棺敛逸之等六丧送致都。葬毕，乃归乡里。元嘉中老病卒。

时又有益州梓潼人张楚，母疾，命在属纩，楚祈祷苦至，烧指自誓，精诚感悟,疾时得愈。见榜门曰"孝行张氏之闾"，易其里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杰字伟跱，吴兴乌程人也。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岁馀忽梦见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事乃尔荼苦。汝噉生菜，遇虾蟆毒，灵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杰惊起，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科斗子数升。丘氏世保此瓯。大明 七年，灾火焚失之。

师觉授字觉授，南阳涅阳人也。与外兄宗少文并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于路忽见一人持书一函,题曰"至孝师君苫前"。俄而不见。舍车奔归，闻家哭声，一叫而绝，良久乃苏。后撰孝子传八卷。宋临川王义庆辟为州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卒。

王彭，盱眙直渎人也。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砖须水而天旱，穿井数十丈，泉不出。墓处去淮五里，荷担远汲，困而不周。彭号天自诉，如此积日。一旦大雾，雾歇，砖惹昂錾□□□□缌谥□□卟⑧瞪褚欤□?邑近远悉往观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刘伯龙依事表言，改其里为通灵里，蠲租布三世。

蒋恭，义兴临津人也。元嘉中，晋陵蒋崇平为劫见禽，云与恭妻弟吴晞张为侣。晞张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时录晞张不获，禽收恭及兄协付狱科罪。恭、协并款舍住晞张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张妻息是妇之亲，亲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协。协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以为并不合罪。后除恭义成令，协义招令。

徐耕，晋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饥，耕诣县陈辞，以米千斛助官振贷。县为言上，当时议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

大明八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私谷五百馀斛助官振恤。

孙法宗一名宗之，吴兴人也。父随孙恩入海澨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饿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还。单身勤苦， 霜行草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渍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馀年，臂胫无完皮，血脉枯竭，终不能逢。遂衰絰终身，常居墓所，山禽野兽，皆悉驯附。每麋鹿触网，必解放之，偿以钱物。后忽苦头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来相谢，行创本不关善人，使者远相及。取牛粪煮傅之即验。"一傅便差，一境赖之。终身不娶，馈遗无所受。宋孝武初，扬州辟为文学从事，不就，卒。

范叔孙，吴郡钱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穷济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唯馀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叔孙悉备棺器，亲为殡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殡。范苗父子并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叔孙并为殡瘗，躬恤病者，并皆得全。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国中军，不就。义兴吴国夫亦有义让之美，人有窃其稻者，乃引还，为设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与，吴兴余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闻其有干力，召补队主。从征伐，封关中侯，历二县令。

天与善射，弓力兼倍，容貌严毅，笑不解T。文帝以其旧将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为广威将军，领左细仗。元凶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去，云何即时方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劭于东堂，几中。逆徒击之，臂断，乃见杀。其队将张弘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同出拒战，并死。孝武即位，赠天与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諡曰壮侯，车驾临哭。弘之等各赠郡守。给天与家长禀。

子伯宗殿中将军。明帝泰始初领幢，击南贼于赭圻，战没。伯宗弟伯兴官至南平昌太守、直合，领细仗队主。升明元年，与袁粲同谋伏诛。

天与弟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火。屋后有一坑广二丈馀，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坠。天生乃取实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类共跳，并惧不敢。天生乃复跳之，往反十余，曾无留碍，F并叹服。以兄死节，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为弋阳太守。明帝泰始初，与殷琰同逆被斩。

许昭先，义兴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许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料诉，无日在家，饷馈肇之，莫非珍新。资#既尽，卖宅以充之。肇之诸子倦怠，唯昭先无有懈息，如是七载。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释。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贫无以殡送，昭先卖衣物以营殡葬。舅子三人并幼，赡护皆得成长。昭先父母皆老病，家无僮役，竭力致养，甘旨必从。宗党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刘真道板为征虏参军，昭先以亲老不就；补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辞。

余齐人，晋陵晋陵人也。少有孝行，为邑书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齐人谓人曰："比肉痛心烦，有如割截。居常惶骇，必有异故。"信寻至，以父病报之。四百馀里，一日而至。至门，方知父死，号踊恸绝，良久乃苏。问父所遗言，母曰："汝父临终，恨不见汝。"齐人即曰："相见何难。"于是号叫殡所，须臾便绝。州县上言，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赐其母谷百斛。

孙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棘诣郡辞列：“棘为家长，令弟不行，罪应百死，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自引。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　　各置一处，报云“听其相代”。T色并悦，甘心赴死　。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诏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赐帛二十疋。

先是，新蔡徐元妻许二十一丧夫，子甄年三岁，父揽湣其年少，以更适同县张买。许自誓不行，父逼载送买。许自经气绝，家人奔赴，良久乃苏。买夜送还揽。许归徐氏，养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馀卒。

又明帝泰始二年，长城吴庆恩杀同郡钱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庾浦埭逢庆恩，手刃杀之，自系乌程狱。吴兴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许之。

何子平，庐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会稽王道子骠骑谘议参军。父子先，建安太守。

子平世居会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奉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得米，何心独飨白粲。”每有赠鲜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则不肯受。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实未及养，而籍年已满，便去职归家。时镇军将军顾觊之为州上纲，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当S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应扶侍，何容苟冒荣利。”乃归家竭力供养。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随王诞入讨，以为行参军。子平以凶逆灭理，故废己受职，事甯自解。末除吴郡海虞令，县禄唯供养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俭薄，子平曰：“希禄本在养亲，不在为己。”问者惭而退。母丧去官，哀毁踰礼，每至哭踊，顿绝方苏。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一日　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蔽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赏，为营冢圹。

子平居丧毁甚，及免丧，殆至不立。幼持操检，敦厉名行，虽处闇室，如接大宾。学义坚明，处之以默，安贫守善，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此贵之。卒年六十。

崔怀顺，清河东武城人也。父邪利，鲁郡太守，宋元嘉中为魏所获。怀顺与妻房氏笃爱，闻父见虏，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岁时北向流涕。邪利后仕魏，书戒怀顺不许如此。怀顺得书更号泣。怀顺从叔模为荥阳太守，亦入魏，模子虽居处改节，不废婚宦。宋大明中，怀顺宗人冀州刺史元孙北使魏，魏人问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归命，二家子侄出处不同，义将安在？"元孙曰："王尊驱骥，王阳回车，欲令忠孝并弘，臣子两遂。"

泰始初，淮北入魏，怀顺因此归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怀顺绝而后苏，载丧还青州。徒跣冰雪，土气寒酷，而手足不伤，时人以为孝感。丧毕，以弟在南，齐建元初又逃归，而弟已亡。怀顺孤贫，宗党哀之，日敛给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虚之字文静，庐江石阳人也。十三丧母，三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疾，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病果寻差。庭中杨梅树隆冬三实，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烛，墓上橘树一冬再实，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齐永明中，诏榜门，蠲其三世。

时又有顾昌衍、江柔之、江轲并以笃行知名。昌衍吴人，居丧几致灭性。王俭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张永之甥，宜居礼闱，以光郎署。"乃以为尚书库部郎。柔之、轲并济阳人。柔之字叔远，孝悌通亮，亦至台郎。轲字伯伦，贞严 有行。宗人江概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见轲则敬挹焉。

吴庆之字文悦，濮阳人也，寓居吴兴。宋江夏王义恭为扬州，召为西曹书佐。及义恭诛，庆之自伤为吏无状，不复肯仕，终身蔬食。后王琨为吴兴太守，欲召为功曹。答曰："走素无人世情，直以明府见接有礼，所以奔走岁时。若欲见吏，则是蓄鱼于树，栖鸟于泉耳。"不辞而退。琨追谢之，望尘不及矣。

萧叡明字景济，南兰陵人也。母病风，积年沈卧。叡明昼夜祈祷，时寒，叡明下泪为之冰如箸，额上叩头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疗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见。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复。

于时秣陵朱绪无行，母病积年，忽思菰羹，绪妻到市买菰为羹欲奉母，绪曰："病复安能食。"先尝之，遂并食尽。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并啖尽。天若有知，当令汝哽死。"绪闻便心仲介介然，即利血，

明日而死。叡明闻之，大悲恸，不食积日。问绪尸在何处，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丧，不胜哀，卒，诏赠中书郎。

时又有鲜于文宗，渔阳人，年七岁丧父。父以种芋时亡，至明年芋时，对芋呜咽，如此终身。姊文英适荀氏，七日而夫亡，执节不嫁。及母卒，昼夜哭泣，遂丧明。

萧矫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丧，哭辄吐血。母尝有疾，淑禕于中夜祈祷，忽见一人在树下自称枯桑君，曰："若人无患，今泄气在亥，西南求白石镇之。"言讫不见。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时有羊缉之女佩任者，乌程人。随母还舅氏，母亡，昼夜号哭，不饮食三日而亡，乡里号曰"女表"。

又有晋陵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遇岁饥，母老病笃， 赵诣乡里告乞，言辞哀苦，乡里怜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贰焉。

又义兴蒋隽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杀，乃止。建元三年，诏蠲表门闾。又会稽永兴吴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衣食以饴里中饥饿者，邻里求借未尝违。同里陈攘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阴，丁为买棺器，自往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室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左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冢椁。有三调不登者，代为输送。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

又会稽寒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无所知，父笃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蓴，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多欲娶为妇。长女自伤茕独，誓不肯行。祖父母寻相继卒，三女自营殡葬，为庵舍居墓侧。

又永兴概中里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

又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苎罗，昼采樵，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

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必得大富贵。"女谓是妖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试疗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嫁，为山劫所杀。

又吴兴乘公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及兄公愿、干伯并 卒，各有一子，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取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明帝诏为其二子婚，表闾复徭役。

又吴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执妇业。宋升明中，孙昙瓘谋反亡命，褚谓其子僧简曰："孙越州先姑之姊子，与汝父亲则从母兄弟，交则义重古人，逃窜脱不免，汝宜收之。"昙瓘寻伏法，褚氏令僧简往敛葬。年七十馀，永明中卒。僧简在都闻病驰归，未至，褚已卒，将殡举尸不起，寻而僧简至焉。

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居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饥，僧远省飧减食以养母及伯父。弟亡，贫无以葬，身自贩贴与邻里，供敛送终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名闻郡县。齐高帝即位，遣兼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表列僧远等二十三人，诏并表门闾，蠲租税。

吴欣之，晋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为武进县吏。随王诞起义，元凶遣军主华钦讨之，吏人皆散，慰之独留见执。将死，欣之诣钦乞代弟命，辞泪哀切，兄弟皆见原。齐建元三年，有诏蠲表之。

永明初，广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争死，太守刘悛表以闻。

韩系伯，襄阳人也，事父母谨孝。襄阳人邻居种桑树于界上为志，系伯以桑枝荫妨他地，迁界上开数尺，邻畔随复侵之，系伯辄更改种。久之，邻人惭愧，还所侵地，躬往谢之。齐建元三年，蠲表门闾，以寿终。

时有吴兴人闻人敻，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吴兴乌程人也，少有节义。齐永明中，位给事中。时求使蠕蠕国，尚书令王俭言："冠先虽名位未升，而义行甚重。若为行人，则苏武、郑F之流也。"于是使蠕蠕。 蠕蠕逼令拜，冠先执节不从。以刃临之，冠先曰："能杀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

也。”遂见杀。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疋。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建元四年，车僧朗衔使不异，抗节是同，诏赠正员外郎，此天朝旧准，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茔，臣父湮弃绝域，语忠烈则亦不谢车，论荼苦则彼优而此剧，名位不殊，礼数宜等，乞申哀赠。”书奏不省。

孙淡，太原人也，世居长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为期。母哀之，后有疾不使知也。齐建元三年，蠲表门闾。卒于家。

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晋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宝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艰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丧而死，天生终身不食鱼肉。

又同郡刘怀胤与弟怀则，年十岁遭父丧，不衣絮帛，不食盐菜。齐建元三年，并表门闾。

解叔谦字楚梁，雁门人也。母有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语云：“此病得丁公藤为酒便差。”即访医及本草注，皆无识者。乃求访至宜都郡，遥见山中一老公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疗风尤验。”叔谦便拜伏流涕，具言来意。此公怆然，以四段与之，并示以渍酒法。叔谦受之，顾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病即差。齐建武初，以奉朝请征，不至。

时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济、匡昕、鲁康祚、谢昌宇皆有素履，而叔谦尤高。元卿字希蒋，南阳人，有至行。早孤， 为祖母所养。祖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乡里宗事之，号曰宗曾子。

震字彦文，新野人。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南阳刘虬因此为撰孝子传。

文济字敬达，吴兴人。自卖以葬母，太守谢瀹命为儒林，不就。

昕字令先，庐陵人，有至性，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病亡已经日，昕奔还号叫，母即苏。皆以为孝感所致。

康祚，扶风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痈，诸医疗不愈，康祚乃跪，两手捧痈大悲泣，母即觉小宽，因此渐差。时人以其有冥应。康祚位至屯骑校尉。

昌宇，陈郡人也，为刘悛广州参军。孝性甚至。尝养一鹄，昌宇病二旬，而鹄二旬不食。昌宇亡而鹄遂飞去。

韩灵敏，会稽剡人也。早孤，与兄灵珍并有孝性。母寻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瓜，朝采瓜子，暮生已复，遂办葬事。灵珍亡无子，妻朝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灵敏事之如母。

刘渢字处和，南阳人也。父绍，仕宋位中书郎。渢母早亡，绍被敕纳路太后兄女为继室。渢年数岁，路氏不以为子，奴婢辈捶打之无期度。渢母亡日，辄悲啼不食，弥为婢辈所苦。路氏生溓，兄渢怜爱之不忍舍，恒在床帐侧，辄被驱捶，终不肯去。路氏病经年，渢昼夜不离左右，每有增加，辄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爱遂隆。路氏富盛，一旦为渢立斋宇，筵席不减侯王。溓有识，事渢过于同#，事无大小，必谘兄而后行。

渢妹适江祏弟禧，与祏兄弟异常。自尚书比部郎，后为遥光谘议，专知腹心任。时遥光任当顾托，朝野向渢如云。渢忌　之，求出为丹阳丞，虽外迁而意任无改。及遥光举事，旦方召渢，渢以为宜悉呼佐史。渢之徙丹阳丞也，遥光以萧懿第四弟晋安王之文学畅为谘议，领录事。及召入，遥光谓曰："刘暄欲有异志，今夕当取之。"遥光去岁暴风，性理乖错，多时方愈。畅曰："公去岁违和，今欲发动。"顾左右急呼师视脉。遥光厉声曰："谘议欲作异邪！"因诃令出。须臾渢入，畅谓曰："公昔年风疾，今复发。"渢曰："卿视今夕处分，云何而作此语。"及迎垣历生至，与渢俱劝夜攻台。既不见纳，渢、历生并抚膺曰："今欲作贼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灭族矣。"及遥光败，渢静坐围舍。溓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复肯去。渢曰："吾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无相守同尽。"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间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独生。"因以衣带结兄衣，俱见杀。何胤闻之叹曰："兄死君难，弟死兄祸，美哉。"

又柳叔夜，河东人。父宗，宋黄门郎。叔夜年十六为新野太守，甚有名绩，补遥光谘议参军。及事败，左右扶上马，欲与俱亡，答曰："吾已许始安以死，岂可负之邪。"遂自杀。

封延伯字仲连，勃海人也。世为州郡着姓，寓居东海，三世同财，

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学退让，事寡嫂甚谨。垣崇祖为兖州，请为长史，不就。崇祖轼其门，不肯相见。后为豫州，上表荐之，诏书优礼。起家为平西长史、梁郡太守。为政清静，有高士风。俄以疾免，还东海。于时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争往宗之，如辽东之仰邴原也。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并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阳黑头，疏从四世同居。诏俱表门闾，蠲租税。

又蜀郡王续祖、华阳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诏表门，蠲调役。

吴达之，义兴人也。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同财共宅。郡命为主簿，固以让兄。又让世业旧田与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闲废。齐建元三年，诏表门闾。

先是有蔡昙智，乡里号蔡曾子，庐江何伯璵兄弟，乡里号为何展禽，并为高士沈顗所重。常云“闻蔡昙智之风，怯夫勇，鄙夫有立志。闻何伯璵之风，薹蛘□□》蚝瘛痹啤?

伯璵与弟幼璵俱厉节操，养孤兄子，及长为婚，推家业尽与之。安贫枯槁，诲人不倦，郡守下车莫不修谒。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长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余。

王文殊字令章，吴兴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终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兴太守谢瀹聘为功曹，不就。立小屋于县西，端拱其中，岁时伏腊，月朝十五，未尝不北望长悲，如此三十馀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

乐颐之字文德，南阳涅阳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谨。仕为京府参军，父在郢病亡。颐之忽悲恋涕泣，因请假还，中路果得父凶问，便徒跣号啕，出陶家后渚，遇商人附载西上，水浆不入口数日。尝遇病，与母隔壁，忍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尝往候，颐之为设食，唯枯鱼菜葅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

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从事。

弟预字文介，亦至孝。父临亡，执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预悲感闷绝，吐血数升，遂发病。官至骠骑录事参军。

隆昌末，预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齿冷，无为效尤。”孝嗣故吏吴兴沈升之亦说之曰：“升之与君俱有项领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岂愿闻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参惟新之政，以君为反复人，事成则无处逃咎矣。升之草莱百姓，言出祸已随之，孰与超然谢病，高枕家园，则与松柏比操，风霜等烈，岂不美邪。”孝嗣并改容谢之。

预建武中为永世令，人怀其德，卒官。时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担薤薮叶造市货之，闻预亡大泣，弃溪中，曰：“失乐令，我辈孤独老姥政应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济阳考城人也。父亮之，员外郎。泌少贫，昼日斫屧为业，夜读书随月光，光斜则握卷升屋，睡极堕地则更登。性行仁义，衣弊虱多，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母亡后，以生阙供养，遇鲑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叶而已。母墓为野火所烧，依“新宫灾，三日哭”。泪尽系之以血。

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吏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后领国子助教，乘牵车至染乌头，见一老公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染。武帝以为南康王子琳侍读。

建武中，明帝害诸王，后泌忧念子琳，访志公道人，问其祸福。志公覆香炉灰示之曰：“都尽无馀。”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泪尽续以血，亲视殡葬毕乃去。泌寻卒。族人兖州中从事泌，黄门郎悆子也，与泌同名，世谓泌为“孝泌”以别之。

庾道濬，潁川鄢陵人，晋司空冰之玄孙也。有孝行，颇能属文。少出孤悴，时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濬尚在繈褓。及长知之，求为广州绥宁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远，乃自负担冒嶮，仅得自达。及至交州，寻求母虽经年，日夜悲泣。尝入村，日暮雨骤，乃寄止一家。旦有一妪负薪外还，而道濬心动，因访之，乃其母也。于是行伏号泣，远

近赴之，莫不挥泪。

道湣尤精相板，宋明帝时，山阳王休佑屡以言语忤T，见道湣，托以己板为他物，令道湣占之。道湣曰：“此乃甚贵，然使人多愆忤。”休佑以褚彦回详密，求换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佑具以状言，帝乃意解。

道湣仕齐，位射声校尉。族孙沙弥亦以孝行着。

沙弥，晋司空冰之六世孙也。父佩玉，仕宋位长沙内史，升明中，坐沈攸之事诛。时沙弥始生。及年五岁，所生母为制采衣，辄不肯服。母问其故，流涕对曰：“家门祸酷，用是何为？”及长，终身布衣蔬食。为中军田曹行参军。嫡母刘氏寝疾，沙弥晨昏侍侧，衣不解带。或应针灸，辄以身先试。及母亡，水浆不入口累日。初进大麦薄饮，经十旬方为薄粥。终丧不食盐酢，冬日不衣绵纩，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庐户，昼夜号恸，邻人不忍闻。所坐荐，泪沾为烂。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许株，枝叶郁茂，有异常松。刘好噉甘蔗，沙弥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梁武帝召见嘉之，以补歙令。还除轻车邵陵王参军事，随府会稽，复丁所生母忧，丧还都，济浙江，中流遇风，舫将覆没。沙弥抱柩号哭，俄而风静，咸以为孝感所致。后卒于长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忧，居丧过礼。笃志好学，仕梁为尚书左户郎，后兼建康监。陈文帝为吴兴太守，以为郡丞，兼掌书翰。天嘉初，为尚书左丞，封崇德县子。拜封之日， 请令史为客，受其饷遗，文帝怒之，因坐免。后为临安令，坐杖杀人免封。还为给事黄门侍郎，历盐官令，秘书监，知国史事。又为少府卿，迁太中大夫，领步兵校尉，卒。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亦以此讥之。有集十卷。

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

孝义下

滕昙恭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翊 甄恬 赵拔扈

韩怀明 褚修 张景仁 陶子锵 成景隽 李庆绪 谢藺

殷不害 司马暠 张昭

时有徐普济者，长沙临湘人。居丧未葬，而邻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济号恸伏棺上，以身蔽火。邻人往救之，焚炙已闷绝，累日方苏。

又有建康人张悌，家贫无以供养，以情告邻富人。富人不与，不胜忿，遂结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实无一钱入己。县抵悌死罪。悌兄松诉称："与弟景是前母子，后母唯生悌，松长不能教诲，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长，后母唯生悌。若从法，母亦不全。"亦请代死。母又云："悌应死，岂以弟罪枉及诸兄。悌亦引分，乞全两兄供养。"县以上谳，帝以为孝义，特降死，后不得为例。

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湑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季直早慧，湑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其一。季直时年四岁，独不取，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故不取。"湑祖益奇之。

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及长好学，澹于荣利，徵召不起，时人号曰聘君。后为望蔡令，以病免。

时刘彦节、袁粲以齐高帝权盛，将图之。彦节素重季直，欲与谋。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彦节等败。

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彦回为尚书令，素与季直善，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彦回卒，尚书令王俭以彦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为彦回立碑，始终营护，甚有吏节。再迁东莞太守，在郡

号为清和。后为镇西谘议参军。

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颇忌之，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明帝留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迁建安太守。为政清静，百姓便之。

梁台建，为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久预人间事，乃辞疾还乡里。梁天监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居十馀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吴兴武康人也。父怀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事所生母至孝，家贫，常佣书以养。天监二年，太守柳恽辟为主簿。崇傃从恽到郡，还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水浆不入口，昼夜号哭，旬日殆将绝气。兄弟谓曰："殡葬未申，遽自毁灭，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进食。母权瘗，去家数里，哀　至辄之瘗所，不避雨雪。每倚坟哀恸，飞鸟翔集。夜恒有猛兽来望之，有声状如叹息者。家贫无以迁厝，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后更行服三年。久食麦屑，不噉盐酢，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崇傃奉诏释服，而涕泣如居丧。固辞不受官，乃除永宁令。自以禄不及养，哀思不自堪，未至县，卒。荀匠字文师，潁阴人，晋太保勖九世孙也。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以孝闻。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举义，为元凶追兵所杀，赠员外散骑侍郎。父法超，仕齐为安复令，卒官。匠号恸气绝，身体皆冷，至夜乃苏。既而奔丧，每宿江渚，商侣不忍闻其哭声。

梁天监元年，其兄斐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于阵。丧还，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仅而得全。及至，家贫不得时葬，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出庐户。自括发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系之以泣，目眦皆烂，形骸枯悴，皮骨裁连，虽家人不复识。郡县以状言，武帝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即吉而毁悴逾甚，外祖孙谦诫之曰："主上以孝临天下，汝行过古人，故擢汝此职。非唯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后世，所显岂独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吉翂字彦霄，冯翊莲勺人也。家居襄阳。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忧，水浆不入口，殆将灭性，亲党异之。

梁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吏所诬，逮诣廷尉。翂年十五，号泣衢路，祈请公卿，行人见者皆为陨涕。其父理虽清白，而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武帝异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于人，敕廷尉蔡法度　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乃还寺，盛陈徽纆，厉色问曰　：“尔求代父死，敕已相许，便应伏法；然刀锯至剧，审能死不？且尔童孺，志不及此，必为人所教，姓名是谁？若有悔异，亦相听许。”对曰：“囚虽蒙弱，岂不知死可畏惮；顾诸弟幼藐，唯囚为长，不忍见父极刑，自延视息，所以内断胸臆，上干万乘。今欲殉身不测，委骨泉壤，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挠，乃更和T诱语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释亮。观君神仪明秀，足称佳童，今若转辞，幸父子同济，奚以此妙年苦求汤镬。”翂曰：“凡鲲鲕蝼蚁尚惜其生，况在人斯，岂愿齑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书，故思殒仆，冀延父命。”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翂弗听，曰：“翂求代父死，死囚岂可减乎。”竟不脱械。法度以闻，帝乃宥其父。

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请乡居，欲于岁首举充纯孝。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腼面目，当其此举，则是因父买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年十七，应辟为本州主簿，出监万年县。摄官期月，风化大行。自雍还郢，湘州刺史柳忱复召为主簿。后秣陵乡人裴俭、丹阳尹丞臧盾、扬州中正张仄连名荐翂，以为孝行纯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举。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后因发而卒。

甄恬字彦约，中山无极人也，世居江陵。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恬不肯食。年八岁，尝问其母，恨生不识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见，言形貌则其父也，时以为孝感。家贫养母，常得珍羞。及居丧，庐于墓侧，恒有鸟玄黄杂色集于庐树，恬哭则鸣，哭止则止。又有白鸠白　雀栖宿其庐。州将始兴王憺表其行状，诏旌表门闾，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参军。

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亡命聚党，至社树祝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树处更生，不克即

死。”三宿三可□□赦牛□思?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傍邑。将至成都，十馀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炽弟，襄阳人也。

韩怀明，上党人也。客居荆州。十岁，母患尸疰，每发辄危殆。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时寒甚切，忽闻香气，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须臾永差，无劳自苦。”未晓而母平复，乡里以此异之。十五丧父，几至灭性，负土成坟，赙助无所受。免丧，与乡人郭麻俱师南阳刘虬。虬尝一日废讲，独居涕泣，怀明窃问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时虬母亦已亡矣，怀明闻之，即日罢学，还家就养。虬叹曰：“韩生无丘吾之恨矣。”家贫，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离母侧。母年九十，以寿终。怀明水浆不入口一旬，号哭不绝声。有双白鸠巢其庐上，字乳驯狎，若家禽焉，服释乃去。及除丧，蔬食终身，衣衾无所改。梁天监初，刺史始兴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吴郡钱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之冠。梁天监中，历位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武陵王纪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兼限内记室。修性至孝，父丧毁瘠过礼，因患冷气。及丁母忧，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每号恸辄呕血，遂以毁卒。

张景仁，广平人也。父梁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讎。普通七年，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诣郡自缚，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 调，以旌孝行。

又天监中，宣城宛陵女子与母同床眠，母为猛兽所取，女啼号随挈猛兽，行数十里，兽毛尽落，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犹有气息，经时乃绝。乡里言于郡县，太守萧琛表上，诏榜其门闾。

又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遂手为亡婿种树数百株，墓前柏树忽成连理，一年许还复分散。女乃为诗曰：“墓前一株柏，根连复并枝。妾心能感木，颓城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双飞来去，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女复为诗曰　：“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

后有河东刘景昕事母孝谨，母常病癖三十馀年，一朝而瘳，乡里以

为景昕诚感。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辟为主簿。

陶子锵字海育，丹阳秣陵人也。父延，尚书比部郎。兄尚，宋末为幸臣所怨，被系。子锵公私缘诉，流血稽颡，行路嗟伤。逢谢超宗下车相访，回入县诣建康令劳彦远曰："岂忍见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劳感之，兄得释。母终，居丧尽礼。与范云邻，云每闻其哭声，必动容改色，欲相申荐。会云卒。初，子锵母嗜蓴，母没后，恒以供奠。梁武义师初至，此年冬营蓴不得，子锵痛恨，恸哭而绝，久之乃苏。遂长断蓴味。

成景隽字超，范阳人也。祖兴，仕魏为五兵尚书。父安乐，淮阳太守。梁天监六年，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隽谋复雠，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为鄱阳内史，景隽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鸩杀其子弟，M类俱尽。　武帝义之，每为屈法。景隽家雠既雪，每思报效，后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时以比马仙。兼有政绩见怀，北豫州吏人树碑纪德。卒，諡曰忠烈云。

李庆绪字孝绪，广汉郪人也。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雠。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梁天监中，为东莞太守。丁母忧去职，庐于墓侧，每恸呕血数升。后为巴郡太守，号良吏。累迁卫尉，封安陆县侯。益州三百年无复贵仕，庆绪承恩至此，便欲西归。寻徙太子右卫率，未拜而卒。

谢蔺字希如，陈郡阳夏人，晋太傅安之八世孙也。父经，北中郎谘议参军。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舅阮孝绪闻之，叹曰："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事君则蔺生之匹。"因名曰蔺。稍授以经史，过目便能讽诵，孝绪每曰："吾家阳元也。"及丁父忧，昼夜号恸，毁瘠骨立　。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服阕，吏部尚书萧子显嘉其至行，擢为王府法曹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参军。

时甘露降士林馆，蔺献颂，武帝嘉之。有诏使制北兖州刺史萧楷德政碑。又奉诏令制宣城王奉述中庸颂。后为兼散骑常侍，使魏。会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蔺母既虑不得还，感气而卒。及蔺还，入境夜梦不祥，旦便投列驰归。及至，号恸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经月馀日，因夜临而卒。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子贞。

贞字元正，幼聪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风眩，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诗，从舅王筠奇之，谓所亲曰："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隶虫篆。

十四，丁父艰，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暠乃共请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长安。暠逃难番禺，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陈武帝受禅，暠还乡里，供养贞母，将二十年。

初贞在周，尝侍周武帝爱弟赵王招读，招厚礼之。闻其独处，必昼夜涕泣，私问知母在乡，乃谓曰："寡人若出居藩，当遣侍读还家。"后数年，招果出，因辞，面奏请放贞还。帝奇招仁爱，遣随聘使杜子晖归国。是岁陈太建五年也。

始自周还时，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寻迁府录事参军，领丹阳丞。贞知叔陵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王。每有宴游，辄以疾辞，未尝参预，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贞与卓不坐。

再迁南平王友，掌记室事。府长史汝南周确新除都官尚书，请贞为让表，后主览而奇之。及问知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庆曰："谢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赐米百石。"以母忧去职。顷之，敕起还府，累S固辞，敕不许。贞哀毁羸瘠，终不能之官舍。

吏部尚书姚察与贞友善，及贞病笃，问以后事 。贞曰 ："孤子衅祸所集，将随灰壤，族子凯等粗自成立，己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尘厚德。弱儿年甫六岁，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为托。"是夜卒。后主问察曰："谢贞有何亲属？"察以靖答，即敕长给衣粮。初贞之病，有遗疏告族子凯 ："气绝之后，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愿,正恐过为独异。可用薄板周身，载以露车，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阅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设香水，尽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无益之事，勿为也。"

殷不害字长卿，陈郡长平人也。祖汪，齐豫章王行参军。父高明，梁尚书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忧过礼，由是少知名。家世俭约，居

甚贫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养小弟，勤剧无所不至，士大夫以笃行称之。

年十七，仕梁为廷尉平，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名法有轻重不便者，辄上书言之，多见纳用。大同五年，兼东宫通事舍人。时朝政多委东宫，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尝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其见知如此。简文以不害善事亲，赐其母蔡氏锦裙襦毡席被褥，单复毕备。

侯景之乱，不害从简文入台。及台城陷，简文在中书省，景带甲将兵，入朝陛见，过谒简文，冲突左右，甚不逊，侍卫者莫不惊恐辟易，唯不害与中庶子徐摛侍侧不动。简文为景所幽，遣人请不害与居处，景许之，不害供侍益谨。

梁元帝立，以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时甚寒雪，冻死者填满沟壑。不害行哭寻求，声不暂辍。遇见死人沟中，即投身捧视，举体冻僵，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凭尸而哭，每举音辄气绝，行路皆为流涕。即江陵权殡，与王褒、庾信俱入长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见者莫不哀之。

太建七年，自周还陈，除司农卿。迁晋陵太守。在郡感疾，诏以光禄大夫征还养疾。后主即位，加给事中。初，不害之还也，周留其长子僧首，因居关中。祯明三年，陈亡，僧首来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节，居父丧以至孝称。好读书，尤长吏术。梁承圣初，为武康令。时兵荒饥馑，百姓流移，不佞循抚招集，繈负至者以千数。会魏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绝， 久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居处饮食，常为居丧之礼。陈武帝受禅，除娄令。至是第四兄不齐始于江陵迎母丧柩归葬。不佞居处之节，如始闻问，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负土，手植松柏，每岁时伏腊，必三日不食。

文帝时，兼尚书右丞，迁东宫通事舍人。及废帝嗣立，宣帝为太傅、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左丞王暹等谋，矫诏出宣帝。F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诏旨，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为军师始兴王谘议参军。后兼尚书左丞，加通直散骑常侍，卒官。不佞兄不

疑、不占、不齐并早亡，事第二寡嫂张氏甚谨，所得禄奉，不入私室。长子梵童，位尚书金部郎。

司马暠字文升，河内温人也。高祖柔之，晋侍中，以南顿王孙绍齐文献王攸后。父子#，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阳太守。

暠幼聪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艰，哀慕过礼，水浆不入口，殆经一旬。每号恸，必至闷绝，父每喻之，令进粥，然犹毁瘠骨立。服阕，以姻戚子弟入问讯，梁武帝见其羸疾，叹息久之。字其小字谓其父曰："昨见罗儿面T憔悴，使人恻然，便是不坠家风，为有子矣。"后累迁正员郎。丁父艰，哀毁愈甚，庐于墓侧，日进薄麦粥一升。墓在新林，连接山阜，旧多猛兽，暠结庐数载，豺狼绝□3 S辛金□芩蘼□□□贬蛞斐！?承圣中，除太子庶子。魏克江陵，随例入长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殡瘗失所，及周受禅，暠以宫臣，乃抗表求还江陵改葬，辞甚酸切。周朝优诏答之，即敕荆州以礼安厝。陈太建八年，自周还，宣帝特降殊礼。历位通直散骑常侍、太中大夫， 卒。有集十卷。

子延义字希忠，少沈敏好学。初随父入关，丁母忧，丧过于礼。及暠还都，延义乃躬负灵榇，昼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皲瘃。至都，遂致挛废，数年乃愈。位司徒从事中郎。

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弟干字玄明，聪敏好学，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绵帛，不食盐酢，日唯食一升麦屑粥。每一感恸，必致欧血，邻里闻之，皆为涕泣。父服未终，母陆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家贫，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馀年，杜门不出，屏绝人事。时衡阳王伯信临州，举干孝廉，固辞不就。兄弟并因毁成疾，昭一眼失明，干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终于家，子胤俱绝。

宣帝时，有太原王知玄者，侨居会稽剡县，居家以孝闻。及丁父忧，哀毁而卒。帝嘉之，诏改所居青苦里为孝家里。

论曰：自浇风一起，人伦毁薄，盖抑引之教，导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五

隐逸上

陶潜 宗少文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续之 戴顒

翟法赐 雷次宗 郭希林 刘凝之 龚祈 朱百年 关康之渔父

褚伯玉 顾欢 杜京産

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少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常着五柳先生传云：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盖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而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后爲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径　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爲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爲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爲形役兮，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

欣载奔，僮仆欢迎，弱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馀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爲着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轝。及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

先是，顔延之爲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爲始安郡，经过潜，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着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爲训戒曰：

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事，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少来好书，偶爱闲靖，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有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幼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爲成，因丧立功。

佗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泛幼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 。诗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诗以贻之。

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世号靖节先生。其妻翟氏，　　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

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

少文善居丧，爲乡闾所称。宋武帝既诛刘毅，领荆州，问毅府谘议参军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　　？”永曰：“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纳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馀年。”武帝善其对而止。

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爲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参军，骠骑道怜命爲记室参军，并不就。

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人有饷遗，并受之。武帝敕南郡长给吏役，又数致饩赉。后子弟从禄，乃悉不复受。武帝开府辟召，下书召少文与雁门周续之并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及元嘉中频征，并不应。妻罗氏亦有高情，与少文协趣。罗氏没，少文哀之过甚，既乃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衡阳王义季爲荆州，亲至其室，与之欢宴，命爲谘议参军，不起。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衆山皆响”。古有金石弄，爲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少文传焉。文帝遣乐师杨观就受之。少文孙测，亦有祖风。

测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静退，不乐人间。叹曰：“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谈，馀窃有惑。诚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鲤，但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禄，忧人重事乎？”

齐骠骑豫章王嶷征爲参军，不起，测答府云：“何爲谬伤海鸟，横斤山木。”母丧，身自负土，植松柏。嶷复遣书请之，辟爲参军。测答

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云，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鸟慕哉。"

永明三年，诏征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写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图于壁上。测长子宾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还爲南郡丞，测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皆赠送之，测无所受，齎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少文旧宅。

鱼复侯子响爲江州，厚遣赠遗。测曰："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淡然已足，岂容当此横施。"子响命驾造之，测不见。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测不得已，巾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弥所钦慕，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又贻书曰："昔人有图画侨、訾，轻以自方耳。"王俭亦雅重之，赠以蒲褥笋席。

顷之，测送弟丧还西，仍留旧宅永业寺，绝宾友，唯与同志庾易、刘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讲说。荆州刺史随王子隆至镇，遣别驾宗忻口致劳问。测笑曰："贵贱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征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鄣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佛影台，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续皇甫谧高士传三卷。 尝游衡山七岭，着衡山、庐山记。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泽，征辟一无所就，以寿终。

彧之字叔粲，少文从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谨。家贫好学，虽文义不逮少文，而真澹过之。征辟一无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陆子真观采风俗，三诣彧之。每辞疾不见，告人曰："我布衣草莱之人，少长垄亩，何宜枉轩冕之客。"子真还，表荐之，又不就征。卒于家。

沈道虔，吴兴武康人也。少仁爱，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废头里，爲立宅临溪，有山水之玩。时复还石山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贵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人窃其园菜者，外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去后乃出。人又拔其屋后大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常以捃拾自资，

同捃者或争穟，道虔谏之不止，悉以其所得与之。争者愧恧，后每争辄云“勿令居士知”。冬月无复衣，戴顒闻而迎之，爲作衣服，并与钱一万。及还，分身上衣及钱悉供诸兄弟子无衣者。

乡里少年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宋文帝闻之，遣使存问，赐钱三万，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征员外散骑侍郎，不就。

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

道虔年老菜食，恒无经日之资，而琴书爲乐，孜孜不倦。文帝敕郡县使随时资给。卒。子慧锋，修父业，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彦深，鲁人也。祖惔，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　监征，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爲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乃不告以姓。除着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

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遂以乌羊系所乘车辕，提壶爲礼。至则尽欢共饮，迄暮而归。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农夫田父之礼也。”

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谓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识其水，巢栖者非辩其林，飞沈所至，何问其主。”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帙书。元嘉初，复征爲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

默之儒学，注谷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晔传。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学，招集生

徒，远方至者甚衆。续之年十二，诣甯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称爲顔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人遁迹庐山，陶深明亦不应徵命，谓之寻阳三隐。刘毅镇姑孰，命爲抚军参军，征太学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请，续之不尚峻节，颇从之游。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爲之注。

武帝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馀复还山。江州刺史刘柳荐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　　北伐，还镇彭城，遣使迎之，礼赐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寻复南还。武帝践阼，复召之。上爲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之义，辩析精奥，称爲名通。

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锺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诗六义及礼论，注公羊传，皆传于世。无子。兄子景远有续之风。　　戴顒字仲若，谯郡銍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顒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顒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尝携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 ：“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医药不给。顒谓勃曰：“顒随兄得闲，非有心于语默，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顒当干禄以自济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爲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乃述庄周大旨，着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去，不爲矫介，衆论以此多之。

宋国初建、元嘉中征，并不就。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顒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顒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文帝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顒合何尝、白鹄二 声以爲一调，号爲清旷。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

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十八年卒，无子。景阳山成，顒已亡矣。上叹曰：“恨不得使戴顒观之。”

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祖庄，父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法赐少守家业，立室庐山顶。丧亲后，便不复还家，不食五谷，以兽皮及结草爲衣，虽乡亲中表莫得见焉。征辟一无所就。后家人至石室寻求，因复远徙，违避徵聘，遁迹幽深，卒于岩石间。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受征辟。

宋元嘉十五年，征至都，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馀人。会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至次宗馆，资给甚厚。久之，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道。后又征诣都，爲筑室于锺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爲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于锺山。子肃之颇传其业。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徵召一无所就，卒。子蒙亦隐居不仕。

刘凝之字隐安，小名长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阳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

凝之慕老莱、严子陵爲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无所就。妻梁州刺史郭　　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属亲。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居俭苦。夫妻共乘蒲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爲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又尝有人认其所着屐，笑曰：“仆着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

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爲百姓礼，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时戴顒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荆州年饥，义季虑凝之馁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

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

爲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卒年五十九。

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从祖玄之，父黎人，并不应征辟。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之叹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长，征辟一无所就。时或赋诗，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也。祖凯之，晋左卫将军。父涛，扬州主簿。

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伐樵采箬爲业，每以樵箬置道头，辄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无以自资，辄自榜船送妻还孔氏，天晴迎之。有时出山阴爲妻买缯采五三尺，好饮酒，遇醉或失之。颇言玄理，时爲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觊友善。觊亦嗜酒，相得辄酣对尽欢。

百年室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觊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觊以卧具覆之，百年不　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觊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觊亦爲之伤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爲东扬州，发教饷百年谷五百斛，不受。

时山阴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饷吟米二百斛，吟亦辞之。

百年卒山中。蔡兴宗爲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

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也。世居京口，寓属南平昌。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友善。特进顔延之等当时名士十许人入山候之，见其散发被黄布帔，席松叶，枕一块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爲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妙尽其能。征辟一无所就，弃绝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爲臧质车骑参军，与质俱下至赭圻，病卒，瘗于水滨。康之时得病小差，牵以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馀年。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荐康之宜加徵聘，不见省。康之性清约，独处一室，希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弟子以业传受，尤善左氏春秋。齐高帝爲领军时，素好此学，送本与康之，康之手自点定。又造礼论十卷，高帝绝赏爱之，及崩，遗诏以入玄宫。康之以宋明

帝泰始初与平原明僧绍俱征，辞以疾。时又有河南辛普明、东阳楼惠明皆以笃行闻。

普明字文达，少就康之受业，至性过人。居贫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仍以帐施灵。蚊甚多，通夕不得寝，而终不道侵螫。侨居会稽，会稽士子高其行，当葬兄，皆送金爲赠，后至者不复受。人问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亲友之意。　　今实己足，岂可利亡者馀赠邪。"齐豫章王嶷爲扬州，征爲议曹从事，不就。

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居金华山，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无复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齐高帝征又不至。文惠太子在东宫，苦延方至，仍又辞归。俄自金华轻棹西下，及就路，回之丰安。旬日之间，唐宇之祆贼入城涂地，唯丰安独全，时人以爲有先觉。齐武帝敕爲立馆。

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爲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陵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枻，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洑洑　。相忘爲乐，贪饵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忧。"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缅字伯绪，太子仆兴曾之子也。有学义，宋明帝甚知之。位尚书左丞，东中郎司马。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逷，征虏参军。伯玉少有隐操，寡欲。年十八，父爲之昏。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馀年，隔绝人物。王僧达爲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数言而退。甯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景云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　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昔文举栖冶城，安道入昌门，于兹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暂致，不宜久羁。君当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还策之日，暂纡清尘，亦愿助爲譬说。"僧达答曰："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古之逸人，或留虑儿女，或使华阴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

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液，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伯玉，加徵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齐高帝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楼上，仍葬楼所。孔珪从其受道法，爲于馆侧立碑。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人也。家世寒贱，父祖并爲农夫，欢独好学。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家贫，父使田中驱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然松节读书，或然糠自照。及长，笃志不倦。闻吴兴东迁邵玄之能传五经文句，假爲书师，从之受业。同郡顾顗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及孙宪之并受经焉。年二十馀，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

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由是受学者废蓼莪篇，不复讲焉。

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解阴阳书，爲数术多效验。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东府。忽题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东归。后元凶弑逆，是 其年月日也。

弟子鲍灵绶门前有一株树，大十馀围，上有精魅，数见影。欢印树，树即枯死。山阴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诉求哀，欢往村中爲讲老子，规地作狱。有顷，见狐狸鼋鼍自入狱中者甚多，即命杀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有何书？“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齐高帝辅政，征爲扬州主簿。及践阼乃至，称“山谷臣顾欢上表”，进政纲一卷。时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优诏并称美之。欢东归，上赐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诏征爲太学博士，同郡顾黯爲散骑侍郎。黯字长孺，有隐操，与欢不就征。会稽孔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欢曰：“兰石危而密，宣国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谬而是。总而言之，其失则同；曲

而辩之，其涂则异。何者？同昧其本而竞谈其末，犹未识辰纬而意断南北。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情长则申，意短则屈。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于是着三名论以正之。尚书刘澄、临川王常侍朱广之，并立论难，与之往复；而广之才理尤精诣也。广之字处深，吴郡钱唐人也，善清言。

初，欢以佛道二家教异，学者互相非毁，乃着夷夏论曰：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爲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　欢论之曰：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爲两，或混俗以爲一，是牵异以爲同，破同以爲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

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

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爲高，破恶则勇猛爲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爲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跃鸟聒，何足述效。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宋司徒袁粲托爲道人通公驳之。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隐照，诞降之应，事在老先，似非入关，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记，佛经之说，俗以膝行爲礼，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遶爲虔，不尚踞傲爲肃。岂专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谒帝，膝行而进，赵王见周，三环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

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教俗爲本，释氏出世爲宗，发轸既殊，其归亦异。又仙化以变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变形者白首还缁，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欢答曰：

案道经之作，着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踰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诫之于后。又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鱼鸟异川，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　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请问所归，异在何许？若以翦落爲异，则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异，则俗巫立像矣。此非所归，归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异。

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爲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明僧绍正二教论，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

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　’。老子云，‘圣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赡于无穷。爲万物而无爲，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爲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执之执执大象。但物有八万四千行，说有八万四千法。法乃至于无数，行亦达于无央，等级随缘，须导归一。归一曰回向，向正即无邪。邪观既遣，亿善日新。三五四六，随用而施，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于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终不能尽，岂可思议。”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爲凫，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以示太子仆周顒。顒难之曰：“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位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爲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鸿乙耳，驱驰佛 道，无免二末，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复文多不载。

欢口不辩，善于着论。又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知将终，赋诗言志曰：“五涂无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鹏从适大海，蜩鸠之桑柘。达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驾。翘心企前觉，融然从此谢。”自克死日，自择葬时，卒于剡山，时年六十四　。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还葬旧墓，木连理生墓侧。县令江山图表状，武帝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

又始兴人庐度字孝章，亦有道术。少随张永北侵魏。永败，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过。度心誓曰：“若得免死，从今不复杀生。”须臾见两楯流来，接之得过。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屋前有池养鱼，皆名呼之，次第来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与亲友别。永明末，以寿终。

杜京産字景齐，吴郡钱唐人也。祖运，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

京産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凯，清刚有峻节，一见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称疾去。与同郡顾欢同契。于始宁东山开舍授学。齐建元中，武陵王晔爲会稽，齐高帝遣儒士

刘瓛入东爲晔讲，瓛故往与之游，曰：“杜生，当今之台、尚也。”京産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谢瀹并致书以通殷勤。

永明十年，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悰、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表荐京産，征爲奉朝请，不至。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京産曰：“庄生　持钓，岂爲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卒。

会稽山阴人孔道徽，守志业不仕，与京産友善。道徽父佑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不异。采樵者竞取，入手即成沙砾。曾有鹿中箭来投佑，佑爲之养创，愈然后去。太守王僧虔与张绪书曰：“孔佑，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祗，德标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道徽少厉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嶷爲扬州，辟西曹书佐，不至。乡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总，有操行，遇饥寒不可得衣食，县令吴兴丘仲孚荐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

永明中，会稽锺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隐山中，养鼠数千头，呼来即来，遣去即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京産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弹琴。刺史齐豫章王嶷闻其名，辟议曹从事，仍转西曹书佐。竟陵王子良数致礼接。国子祭酒何胤掌礼，又重栖，以爲学士，掌昏冠仪。以父老归养。栖肥白长壮，及京産病，旬日间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浆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罢哭，不食盐菜。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朔望节岁，绝而复续，呕血数升。时何胤、谢朏并隐东山，遗书敦譬，诫以毁灭。至祥禫，暮梦见其父，恸哭而绝。初，胤兄点见栖叹曰：“卿风韵如此，虽获嘉誉，不永年矣。”卒时年三十六，当时咸嗟惜焉。

建武二年，剡县有小儿年八岁，与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儿犹恶，不令其知。小儿疑之，问云：“母尝数问我病，昨来觉声羸，今不复问，何也？”因自投下床，扶匐至母尸侧，顿绝而死。乡邻告之县令宗善才，求表庐，事竟不行。

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六

隐逸下

臧荣绪 吴苞徐伯珍 沈麟士 阮孝绪 邓郁 陶弘景

诸葛璩 刘慧斐 范元琰 庾诜 张孝秀 庾承先 马枢

臧荣绪，东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国子助教。

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后，乃着嫡寝论，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焉，甘珍未尝先食。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

齐高帝为扬州刺史，征荣绪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S高帝称述其美，以置秘阁。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着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　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时号为二隐。

吴苞字天盖，一字怀德，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馀年。与刘瓛俱于褚彦回宅讲授。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

齐隆昌元年，征为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为立馆于锺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当时称其儒者。自刘瓛以后，聚徒讲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寿终。时有赵僧岩、蔡荟，皆有景行，慕苞为人。

僧岩，北海人。寥廓无常，人不能测。与刘善明友。善明为青州，欲举为秀才，大惊，拂衣而去。后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

蔡荟字休明，陈留人。清抗不与俗人交。李撝谓江学曰："古人称安贫清白曰夷，涅而不缁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谓之夷白乎。"

又有鲁国孔嗣之字敬伯，宋时与齐高帝俱为中书舍人，并非所好。自庐江郡守去官，隐居锺山。朝廷以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诵书不辍。叔父璠之与T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昙生、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征士沈俨造膝谈论，申以素交。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詶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尝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趍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

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后汉龙丘苌隐处也。山多龙须柽柏，望之五采，世呼为妇人岩。二年，伯珍移居之，阶户之间，木生皆连理。门前生梓树，一年便合抱。馆东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尔而灭。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论者以为隐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议曹从事，不就。家甚贫窭，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对，时人呼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馀人。

伯珍同郡娄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应徵辟，弥为临川王映所赏异，着礼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父虔之，宋乐安令。

麟士幼而俊敏，年七岁，听叔父岳言玄。宾散，言无所遗失。岳抚其肩曰：“若斯文不绝，其在尔乎。”及长，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心。亲亡，居丧尽礼。服阕，忌日辄流泪弥旬。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尝为人作竹误伤手，便流泪而还。同作者谓曰：“此不足损，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遗体毁伤，感而悲耳。”尝行路，邻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宋元嘉末，文帝令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谓子偃曰：“山薮故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岂可澄清淆浊邪。汝师之。”

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时称疾归乡，不与人物通。养孤兄子，义着乡曲。或劝之仕，答曰：“鱼县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世。太守孔山士辟不应，宗人徐州刺史昙庆、侍中怀文、左率勃来候之，麟士未尝答也。

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 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 。征北张永为吴兴，请麟士入郡。麟士闻郡后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吴兴，因古墓为山池也。欲一观之，乃往停数月。永欲请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必欲饰浑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虽不敏，请附高节，有蹈东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

升明末，太守王奂，永明中，中书郎沈约并表荐之，征皆不就。乃与约书曰：“名者实之宾，本所不庶。中央无心，空勤南北。为惠反凶，将在于斯。”

麟士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恒凭素几鼓素琴，不为新声。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读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制黑蝶赋以寄意。着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梁天监元年，与何点同征，又不就。二年，卒于家，年八十五。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俗，乃自为终制，遗令：“气绝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唅珠。以本裙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单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经。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于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旐。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祔更作小冢于滨。合葬非古也。冢不须聚土成坟，使上与地平。王祥终制亦尔。葬不须软车、灵舫、魌头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子\奉而行之，州乡皆称叹焉。

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 以清干流誉。

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闻者咸叹异之。乳人怜其传

重辛苦，辄窃玉羊金兽等物与之。孝绪见而骇愕，S彦之送还王氏。

幼至孝，性沈静，虽与童儿游戏，恒以穿池筑山为乐。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冠而见其父彦之，彦之诫曰："三加弥尊，人伦之始，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勺佑?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

年十六，父丧不服绵纩，虽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闻其笳管，穿篱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酱。及晏诛，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坐之及。"竟获免。

梁武起兵围建邺，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墓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床为精舍，以树环绕。天监初，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其为名流所钦尚如此。自是钦慕风誉者，莫不怀刺敛衽，望尘而息。殷芸欲赠以诗，昉曰："趣舍既异，何必相干。"芸乃止。唯与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荐之尚书徐勉，言其"年十余岁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官纸，以成亲之清白。论其志行粗类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谧"。

天监十二年，诏公卿举士，秘书监傅照上疏荐之，与吴郡范元琰俱征，并不到。陈郡袁峻谓曰："往者天地闭，贤人隐。今世路已清，而子犹遁，可乎？"答曰："昔周德虽兴，夷、　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为仁由己，何关人世？况仆非往贤之类邪？"初，谢朏及伏吽冖纾□熳右?隐者苟立虚名，以要显誉，故孝绪与何胤并得遂其高志。

后于锺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反，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锺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言其孝感所致。

有善筮者张有道曰："见子隐□□哪衙鳎□苑强贾□?蓍，无以验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将为咸，应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绪曰："安知后爻不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叹曰："此所谓'肥遯无不利'，象实应德，心?并也。"孝绪曰："虽获遯卦，而上九爻不发，升遐之道，便当高谢许生。"乃着高隐传，上自炎皇，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

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湘东王着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研神记，并先简孝绪而后施行。南平元襄王闻其名，致书要之，不赴，曰："非志骄富贵，但性畏庙堂，若使怪摽涉睿□我砸旆蜴黩J。"

初，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武帝禁畜谶纬，孝绪兼有其书，或劝藏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

鄱阳忠烈王妃，孝绪姊也。王尝命驾欲就之游，孝绪凿垣而逃，卒不肯见。王怅然叹息。王诸子笃渭阳之情，岁时之贡， 无所受纳，未尝相见，竟不之识。或问其故，孝绪曰："我本素贱，不应为王侯姻戚，邂逅所逢，岂关始愿。"刘歙曾以米馈之，孝绪不纳，歙亦弃之。末年蔬食断酒，其恒供养石像先有损坏，心欲补之，罄心敬礼，经一夜忽然完复。F并异之。

大同二年正月，孝绪自筮卦，"吾寿与刘着作同年"。及刘杳卒，孝绪曰："刘侯逝矣，吾其几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简文在东宫，隆恩厚赠，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顾协以为恩异常均，议令恭受。门徒追论德行，諡曰文贞处士。所着七录、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并行于世。

初，孝绪所撰高隐传中篇所载一百三十七人，刘歙、刘吁览其书曰："昔嵇康所赞，缺一自拟，今四十之数，将待吾等成邪。"对曰："所谓荀君虽少，后事当付锺君。若素车白马之日，辄获麟于二子。"歙、吁果卒，乃益二传。及孝绪亡，吁兄絜录其所遗行次篇末，成绝笔之意云。

南岳邓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馀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梁武帝敬信殊笃，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来临降，乘云而至，从少妪三十，并着绛紫罗绣褂裤，年皆可十七八许。色艳桃李，质胜琼瑶，言语良久，谓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来，寻当相候。"至天监十四年，忽见二青鸟悉如鹤大，鼓翼鸣舞，移晷方去。谓弟子等曰："求之甚劳，

得之甚逸。近青鸟既来，期会至矣。”少日无病而终。山内唯闻香气，世未尝有。武帝后令周舍为邓玄传，具序其事。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参军。父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 以宋孝建三年景申岁夏至日生。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父为妾所害，弘景终身不娶。及长，身长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读书万馀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劄，即以隐居代名。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唯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员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马善射，晚皆不为，唯听吹笙而已。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着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物、医术本草，着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历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飨地只，以为神理宜然，硕学通儒，咸所不悟。又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

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　。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张良为人，云“古贤无比”。

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学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仙书云：“眼方者寿千岁。”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　天监中，献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刀，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无疾，自知应逝，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T色不变，屈申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着旧衣，上加生裤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诏赠太中大夫，謚曰贞白先生。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箧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果在昭阳殿。

初，弘景母梦青龙无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无子。从兄以子松乔嗣。所着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

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像集要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时有沙门释宝志者，不知何许人，有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锺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趁。或征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预言未兆，识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远近惊赴，所居噂諮。齐武帝忿其惑F，收付建康狱。旦日，咸见游行市里，既而检校，犹在狱中。其夜，又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养。县令吕文显以S武　帝，帝乃迎入华林园。少时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于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相继薨，齐亦于此季矣。

灵和寺沙门释宝亮欲以纳被遗之，未及有言，宝志忽来牵被而去。蔡仲熊尝问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头左索绳掷与之，莫之解。仲熊至尚书左丞，方知言验。

永明中，住东宫后堂，从平旦门中出入。末年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裳走过。至郁林见害，果以犊车载尸出自此门，舍故阉人徐龙驹宅，而帝颈血流于门限焉。

梁武帝尤深敬事，尝问年祚远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为享祚倍宋文之年。虽剃须发而常冠帽，下裙纳袍，故俗呼为志公。好为讖记，所谓志公符是也。高丽闻之，遣使齎绵帽供养。

天监十三年卒。将死，忽移寺金刚像出置户外，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先是琅邪王筠至庄严寺，宝志遇之，与交言欢饮。至亡，敕命筠为碑，盖先觉也。

诸葛璩字幼玫，琅邪阳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着晋书，称璩有发擿之功，方之壶遂。

齐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言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如其简退，可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赴。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下教扬其风概，饷谷百斛。梁天监中，举秀才，不就。

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

人益以此宗之。卒于家。璩所着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暾集而录之。

刘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 学，能属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仍谓为离垢先生。

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馀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简文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大同三年卒。

慧斐兄慧镜，安成内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镜历诣朝士乞哀，恳恻甚至，遂以孝闻。

子昙净字元光，笃行有父风，解褐安成王国左常侍。父卒于郡，昙净奔丧，不食饮者累日，绝而又苏，每哭辄呕血。服阕，因毁成疾。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武帝用为海宁令。昙净又以兄未为县，因以让兄，乃除安西参军。

父亡后，事母尤淳至，身营餐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带，及母亡，水浆不入口者殆一旬。母丧权瘗药王寺，时天寒，昙净身衣单布衣，庐于瘗所。昼夜哭临不绝声，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长玉，吴郡钱塘人也。祖悦之，太学博士征，不至。父灵瑜，居父忧以毁卒。元琰时童孺，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然谦敬不以所长骄人。祖母患痈，恒自含吮。与人言常恐伤物。居家不出城市，虽独居如对宾客，见者莫不改容惮之。

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S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　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

齐建武初，征为曹武平西参军，不至。于时始安王遥光为扬州，谓徐孝嗣曰："曹武参军，岂是礼贤之职。"欲以西曹书佐聘之，会遥光败，不果，时人以为恨。沛国刘瓛深加器异，尝表称之。天监九年，县令管慧辩上言义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诜字彦宝，新野人也。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业。遇火，止出书数箧坐于池上，有为火来者，答云“唯恐损竹”。乘舟从沮中山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及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诜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诬为盗，见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诜曰：“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

梁武帝少与诜善，及起兵，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诜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东柳恽欲与交，拒而弗纳。普通中，诏以为黄门侍郎，称疾不起。晚年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后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T色不变，言终而亡，年七十八　。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陀净域矣”。武帝闻而下诏，謚贞节处士，以显高烈。

诜所撰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续伍端休江陵记一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行于世。

子曼倩字世华，亦早有令誉。元帝在荆州，为中录事。每　出，帝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后转谘议参军。所着丧服仪，文字体例，老子义疏，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学行，承圣中，位中书侍郎。江陵平，随例入长安。

张孝秀字文逸，南阳宛人也。徙居寻阳。曾祖须无，祖僧监，父希，并别驾从事。

孝秀长六尺馀，白皙美须眉，仕州中从事史。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觅，逃于盆水侧。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蜡灌杀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学道。服阕，建安王召为别驾。因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F。远近归慕，赴之如市。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蹑蒲履，手执并闾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于石上。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僧有亏戒律者，集F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过。善谈论，工隶书，凡诸艺能，莫不明习。普通三年卒，室中皆闻非常香。梁简文甚伤悼焉，与刘慧斐书，述

其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也。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辟功曹不就，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以弟疾还乡里，遂居土台山。梁鄱阳忠烈王在州，钦其风味，要与游处，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忠烈王尤所钦重。

中大通三年，庐山刘慧斐至荆州，承先与之有旧，往从之，荆陕学徒因请承先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留连月馀，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其年卒， 刺史厚有赠赙。门人黄士龙让曰："先师平素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临终之日，诫约家门，薄棺周形，巾褐为敛。虽蒙赉及，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钱布辄付使反。"时论高之。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人也。祖灵庆，齐竟陵王录事参军。

枢数岁而孤，为其姑所养。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F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

寻遇侯景之乱，纶举兵援台，乃留书二万卷付枢。枢肆志寻览，殆将周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束名实则刍芥柱下之言，翫清虚则糠秕席上之说，稽之笃论，亦各从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涂而息，岂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无闻甚乎。"乃隐于茅山，有终焉之志。

陈天嘉元年，文帝征为度支尚书，辞不应命。时枢亲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际，时往游焉。及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钦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枢固辞以疾。门人劝请，不得已乃行。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馈饷，辞不获已者，率十分受一。

枢少属乱离，凡所居处，盗贼不入，依托者常数百家。目精洞黄，

能视闇中物。有白晏一双，巢其庭树，驯狎z庑，时至几案，春来秋去，几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觉论行于 世。

论曰：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冕东都，夫何难之有。

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七

恩幸

戴法兴 徐爰 阮佃夫 纪僧真 刘系宗 茹法亮

吕文显 茹法珍 周石珍 陆验 司马申 施文庆 沈客卿

孔范

夫鲍鱼芳兰，在于所习，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则谋于管仲，齐桓有邵陵之师，迩于易牙，小白掩阳门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别，况下于此，胡可胜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汉氏以来，年且千祀，而近习用事，无乏于时，莫不官由近亲，情因狎重。至如中书所司，掌在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在晋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曾之叹，恨于失职。于时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爲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元帝用琅邪刘超，以谨慎居职。宋文世，秋当、周赳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爲非选。帝遣尚之送尚书四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爲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啓，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爲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 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外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陈，斯风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幸者，今立以爲篇，以继前史之作云尔。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以贩紵爲业。法兴二兄延寿、延兴并修立，延寿善书，法兴好学。山阴有陈戴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或云："戴硕子三儿敌陈戴三千万钱。"

法兴少卖葛山阴市，后爲尚书仓部令史。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于尚书中觅了了令史，得法兴等五人，以法兴爲记室令史。义康败，仍爲孝武征虏抚军记室掾。及徙江州，仍补南中郎典签。帝于巴口建义，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督护。上即位，并爲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孝建元年，爲南鲁郡太守，解

舍人，侍太子于东宫。大明二年，以南下预密谋，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时已卒，追加爵封。法兴转太子旅贲中郎将。

孝武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浚读书，亦涉猎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明宝骄纵尤甚，长子敬爲扬州从事，与上争买御物。六宫尝出，敬盛服骑马，于车左右驰骤去来。上大怒，赐敬死，系明宝尚方。寻被原释，委任如初。

孝武崩，前废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太宰江夏王义　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爲，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聪敏，时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时服其机速。

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爲，法兴每相禁制。谓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营阳邪？"帝意稍不能平。所爱幸阉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尝使愿儿出入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爲真天子，帝爲赝天子。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无不畏服之。法兴是孝武左右，复久在宫闱，今将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许。"帝遂免法兴官，徙付远郡，寻于家赐死。法兴临死，封闭库藏，使家人谨录钥牡。死一宿，又杀其二子，截法兴棺两和，籍没财物。法兴能爲文章，颇行于世。

死后，帝敕巢尚之曰："不谓法兴积衅累愆，遂至于此。吾今自览万机，卿等宜竭诚尽力。"尚之时爲新安王子鸾抚军中兵参军、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转爲抚军谘议参军，太守如故。明帝初，复以尚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迁黄门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宝，南东海丹徒人，亦历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孝武时，带

南清河太守。前废帝即位，权任悉归法兴，而明宝轻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宝旧人，屡经戎事，复委任之。后坐纳货贿系尚方，寻被宥。位宣城太守。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国典书令董元嗣与法兴、明宝等俱爲孝武南中郎典签， 元嘉三十年，奉使还都，会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 。上时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状 。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诏责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谋。"劭不信，备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克，赠员外散骑侍郎，使文士苏宝生爲之诔焉。

大明中，又有奚显度者，南东海郯人，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孝武尝使主领人功，而苛虐无道，动加捶扑，暑雨寒雪，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或自经死。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人间谣曰："甯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戏曰："勿反顾，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废帝尝戏云："显度刻虐爲百姓疾，比当除之。"左右因唱"尔"，即日宣杀焉。时人比之孙皓杀岑昏。

徐爰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也。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少帝在东宫，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见亲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转南台御史，始兴王浚后军行参军。复侍太子于东宫，迁员外散骑侍郎。文帝每出军，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随军碻磝，衔中旨临时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义恭南奔，爰时在殿内，诈劭追义恭，因即得南走。时孝武将即大位，军府造次，不晓朝章，爰素谙其事，及至，莫不喜悦，以兼太常丞撰立仪注。后兼尚书右丞，迁左丞。

先是，元嘉中使着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领着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爲一家之书。上表"起元义熙，爲王业之始，载序宣力，爲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义熙元年爲断。散骑常 侍巴陵王休若、尚书金部郎檀道鸾二人谓宜以元兴三年爲始。太学博士虞和谓宜以开国爲宋西元年。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 。桓玄传宜在宋典，馀如爰议。"

孝武崩，营景宁陵，以本官兼将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

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之者，既不敢立异议，所言亦不见从。孝武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谘爰宜习业与不？爰答曰：“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谘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其专断乖谬皆如此。

前废帝凶暴无道，殿省旧人多见罪黜，唯爰巧于将迎，始终无忤。诛群公后，以爰爲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着作如故，封吴平县子。宠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与沈庆之、山阴公主同辇，爰亦预焉。

明帝即位，以黄门侍郎，改领长水校尉，兼尚书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着作并如故。爰执权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悦，及景和世，屈辱卑约，爰礼敬甚简，益衔之。泰始三年，诏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诏除广州统内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听还，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还都，以爰爲济南太守，复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

爰子希秀，甚有学解，亦闲篆隶，正觉、禅灵二寺碑，即希秀书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谓曰：“比当令卿父还。”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后恩。”帝大嗟赏，即召爰还。希秀位骁骑将军、淮南太守。子泓甚闲吏职，而在事刻薄，于人少恩。仕齐历位台郎，秣陵、建康令，湘东太守。

阮佃夫，会稽诸暨人也。明帝初出合，选爲主衣，后又请爲世子师，甚见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爲帝所疑，大祸将至。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儿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谋共废立。时直阁将军柳光世亦与帝左右兰陵缪方盛、丹阳周登之有密谋，未知所奉。登之与明帝有旧，方盛等乃使登之结佃夫，佃夫大悦。先是，帝立皇后，普暂撤诸王奄人，明帝左右钱蓝生亦在例，事毕未被遣，密使蓝生候帝。虑事泄，蓝生不欲自出，帝动止辄以告淳于文祖，令报佃夫。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山阴主并侍侧，明帝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惧。佃夫以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又告主衣吴兴寿寂之、细铠主南彭城姜産之。産之又语所领细铠将临淮王敬则，幼又告中书舍人戴明宝，并回应。明宝、幼欲取其日向晓，佃夫等劝取开门鼓后。幼预约勒内外，使钱蓝生密报建安王休仁等。

时帝欲南巡，腹心直阁将军宗越等，其夕并听出外装束，唯有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是柳光世乡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産之又要队副阳平聂庆及所领壮士会稽富灵符、吴郡俞道龙、丹阳宋逵之、阳平田嗣，并聚于庆省。佃夫虑力少，更欲招合，寿寂之曰："谋广或泄，不烦多人。"时巫觋言后堂有鬼，其夕帝于竹林堂前与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阴主并从。帝素不悦寂之，见辄切齿。寂之既与佃夫等成谋，又虑祸至，抽刀前入，姜産之随其后，淳于文祖、缪方盛、周登之、富灵符、聂庆、田嗣、王敬则、俞道龙、宋逵之又继进。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佑曰："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杀之。事定，宣令宿卫曰："湘东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

明帝即位，论功，寿寂之封应城县侯，産之汝南县侯，佃　夫建城县侯，王道隆吴平县侯，淳于文祖阳城县侯，李道儿新渝县侯，缪方盛刘阳县侯，周登之曲陵县侯，富灵符惠怀县子，聂庆建阳县子，田嗣将乐县子，王敬则重安县子，俞道龙茶陵县子，宋逵之零陵县子。佃夫迁南台侍御史。

薛索儿度淮爲寇，山阳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与诸军破薛索儿，降天祚。后转太子步兵校尉、南鲁郡太守，侍太子于东宫。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击将军，及辅国将军孟次阳与二卫参员直。次阳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军将军卒。

时佃夫及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尝正旦应合朔，尚书奏迁元会。佃夫曰："元正庆会，国之大礼，何不迁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疋，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羞，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常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武贲中郎将，傍马者员外郎。朝士贵贱，莫不自结，而矜傲无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兴沈勃、吴郡张澹数人而已。

明帝晏驾，后废帝即位，佃夫权任转重，兼中书通事舍人，加给事中、辅国将军，余如故。欲用张澹爲武陵郡，卫将军袁粲以下皆不同，

而佃夫称敕施行。又庐江河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爲广州刺史将发，要佃夫饮，设乐，见张氏，悦之，频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户，曰：“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凡如此，粲等并不敢执。

元徽三年，迁黄门侍郎，领右卫将军。明年，改领骁骑将军，迁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犹管内任。时废帝倡狂，好出游走。始出宫，犹整羽仪队仗，俄而弃部伍，单骑与数人相随，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忧惧。佃夫密与直合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宝谋共废帝，立安成王。

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队仗在乐游苑前，弃之而去。佃夫欲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分人守石头、东府，遣人执帝废之，自爲扬州刺史辅政。与幼等已成谋，会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宝因以其谋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于光禄外部赐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馀无所问。

幼泰始初爲外监配衣，诸军征讨，有济办之能，遂官陟三品，爲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

于天宝，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县子。发佃夫谋，以爲清河太守、右军将军。升明中，齐高帝以其反复赐死。

寿寂之位太子屯骑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纳货贿，请谒无穷。有一不从，便切齿骂詈，常云“利刀在手，何忧不办”。鞭尉吏，斫逻将，后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谋叛，乃杀之。 姜産之位南济阳太守。后北侵魏，战败见杀。

王道隆，吴兴乌程人。兄道迄涉学善书，形貌又美，吴兴太守王韶之谓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无所少。”道隆亦知书，泰始二年，兼中书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过于佃夫，而和谨自保，不妄毁伤人。执权既久，家产丰积，豪丽虽不及佃夫，而精整过之。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举兵，乃以讨佃夫、 道隆及杨运长爲名。休范奄至新亭见杀。

杨运长，宣城怀安人。素善射，爲射师。性谨悫，爲明帝委信。及即位，亲遇甚厚。后废帝即位，与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阳王休范功，封南城县子。运长质木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园宅，不受饷遗。而凡鄙无识，唯与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动止施爲，必与二人量议。文

盛爲奉朝请，预平桂阳王休范，封广晋县男。顺帝即位，运长爲宣城太守，寻还家。沈攸之反，运长有异志，齐高帝遣骠骑司马崔文仲诛之。

纪僧真，丹阳建康人也。少随逐征西将军，萧思话及子惠开，皆被赏遇。惠开性苛，僧真以微过见罚，既而委任如旧。及罢益州还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谨 。惠开临终叹曰 ：“纪僧真方当富贵，我不见也。”以僧真托刘彦节、周顒 。

初，惠开在益州，土反，被围危急，有道人谓之曰：“城围寻解，檀越贵门后方大兴，无忧外贼也。”惠开密谓僧真曰：“我子弟见在者并无异才，政是萧道成耳。”僧真忆其言，乃请事齐高帝，随从在淮阴。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自寒官历至高帝冠军府参军主簿。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而白之。高帝曰：“诗人采萧，萧即艾也。萧生断流，卿勿广言。”其见亲如此。后除南台御史、高帝领军功曹。

上将废立，谋之袁粲、褚彦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默己，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高帝纳之。高帝欲度广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虽复狂衅，而累代皇基，犹固磐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胜,则应北走。窃谓此非万全策也。”上曰：“卿顾家，岂能逐我行邪？”僧真顿首称无贰。

升明元年，除员外郎，带东武城令，寻除给事中。高帝坐 东府高楼望石头城，僧真在侧。上曰：“诸将劝我诛袁、刘，我意未愿便尔。”及沈攸之事起，从高帝入朝堂。石头反夜，高帝遣衆军掩讨。宫城中望石头火光及叫声甚盛，人怀不测。僧真谓衆曰：“叫声不绝，是必官军所攻。火光起者，贼不容自烧其城，此必官军胜也。”寻而啓石头平。

上出顿新亭，使僧真领千人在帐内。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 。上观之笑曰 ：“我亦不复能别也。”

初，上在淮阴修理城，得古锡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识者。僧真省事独曰：“何须辩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将拜齐公，已克日，有杨祖之谋于临轩作难，僧真请上更选吉辰，寻而祖之事觉。上曰：“无卿言，亦当致小狼狈，此亦何异滹沱之冰。”转齐国中书舍人。建元初，带东燕令，封新阳县男。转羽林监，迁尚书主客郎，太尉中兵参军，兼中书舍人。

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遗诏。永明元年，丁父丧。起爲建威将军，寻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武帝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诸权要中最被眄遇。后除前军将军。遭母丧，开冢得五色两头蛇。武帝崩，僧真号泣思慕。

明帝以僧真历朝驱使，建武初，除游击将军，兼司农，待之如旧。欲令僧真临郡，僧真啓进其弟僧猛爲镇蛮护军、晋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农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庐陵内史。卒于官。僧猛后卒于晋熙太守。兄弟皆有风姿举止，并善隶书。僧猛又能飞白书，作飞白赋。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

宋时道人杨法持与高帝有旧，元徽末，宣传密谋。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罢道，爲甯朔将军，封州陵男。二年，遣 法持爲军主，领支军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将客，夺其鲑禀，削封，卒。

刘系宗，丹阳人也。少便书画，爲宋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沈庆之赦系宗，以爲东宫侍书。泰始中，爲主书，以寒官累至勋品。元徽初，爲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封始兴南亭侯，带秣陵令。

齐高帝废苍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开，是卿尽力之日。"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高帝即位，除龙骧将军、建康令。永明初，爲右军将军、淮陵太守，兼中书通事舍人。母丧自解，起复本职。

四年，白贼唐宇之起，宿卫兵东讨，遣系宗随军慰劳。遍至遭贼郡县，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还复人伍。系宗还，上曰："此段有征无战，以时平荡，百姓安怗，甚快也。"赐系宗钱帛。

上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系宗啓谪役在东人丁随宇之爲逆者，上从之。后车驾出讲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刘系宗爲国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书常令系宗题答，秘书局皆隶之。再爲少府。郁林即位，除甯朔将军、宣城太守。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

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历斋干扶侍。孝武末年，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法亮忧惧，因缘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罢道，结事阮佃夫，累至齐高帝冠军府行参军。及武帝镇盆城，须旧驱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签， 除南台御史，带松滋令。

法亮便僻解事，善于承奉，稍见委信。建元初，度东宫主书，除奉朝请，补东宫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书通事舍人，除员外郎，带南济阴太守。与会稽吕文度、临海吕文显并以奸佞谄事武帝。文度爲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将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见委信，上尝云："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

文度既见委用，大纳财贿，广开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树，皆聚其中，后房罗绮，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宇之因此聚党爲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唐县僭号，以新城戍爲僞宫，以钱唐县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备。三吴却籍者奔之，衆至三万。窃称吴国，僞年号兴平。其源始于虞玩之，而成于文度，事见虞玩之传。

法亮、文度并势倾天下，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县男。七年，除临淮太守，转竟陵王司徒中兵参军。

巴东王子响于荆州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事平，法亮至江陵，诛赏处分，皆称敕断决。军还，上悔诛子响，法亮被责，少时亲任如旧。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斋也。宅后爲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

时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即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材官将军细作丞相语云："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　　人命。"珍之母随弟钦之作暨阳令，钦之罢县还，珍之迎母至湖熟，辄将青氅百人自随，鼓角横吹，都下富人追从者百数。钦之自行佐作县，还除庐陵王骠骑正将军，又诈宣

敕使钦之领青氅。珍之有一铜镜，背有“三公”字，常语人云：“征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蒋王庙乞愿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议未许。又自陈曰：“珍之西州伏事，侍从入宫，契阔心膂，竭尽诚力。王融奸谋潜构，自非珍之翼卫扶持，事在不测。今惜千户侯，谁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论于朝廷曰　：“当世祖晏驾之时，内外纷扰，珍之手抱至尊，口行处分，忠诚契阔，人谁不知。今希千户侯，于分非过。”乃许三百户。瞋恚形于言色，进爲五百户，又不肯受。明帝议诛之，乃许封汝南县。

有杜文谦者，吴郡钱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谦侍五经文句，历太学博士。出爲溧阳令，未之职。会明帝知权，萧谌用事，文谦乃谓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爲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赵越常、徐僧亮、万灵会共语，皆攘袂捶床。君其密报周奉叔，使万灵会、魏僧勉杀萧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其次则遣荆轲、豫让之徒，因谘事，左手顿其胸，则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万世一时也。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时徐龙驹亦当得封，珍之耻与龙驹共诏，因求别立。事未及行而事败。珍之在西州时有一手板，相者云“当贵”。每以此言动帝，又图黄门郎，帝尝问之曰：“西州时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门手板，官何须问？”帝大笑。珍之时爲左将军、南彭城太守，领中书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蒋王庙祈福，因收送廷尉，与周奉叔、杜文谦同死。

文谦有学行，善言吐。其父闻其死，曰：“吾所以忧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义死，复何恨哉。王经母所以欣经之义也。”时人美其言。

龙驹以奄人本给安陆侯，后度东宫爲斋帅。帝即位后，以便佞见宠。凡诸鄙黩杂事，皆所诱劝。位羽林监、后合舍人、黄门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龙驹置嫔御妓乐。常住含章殿，着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内左右侍直，与帝不异。前代赵忠、张让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怀县男，事未行，明帝请诛之，恳至，乃见许。

曹道刚，废帝之日直合省，萧谌先入，若欲论事，兵随后奄进，以刀刺之，洞胸死，因进宫内废帝。直后徐僧亮甚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应死报。”又见杀。道刚字景昭，彭城人，性质直。帝虽与之狎而未尝敢詶。帝悦市里杂事，以爲欢乐。道刚辄避之。益州人韩护善

骑马，帝尝呼入华林园令骑，大赏狎之。道刚出谓明帝：“主上犹是小儿，左右皆须正人，使日见礼则。近闻韩护与天子齐马并驰，此导人君于危地，道刚欲杀之。”既而遣人刺杀护。及道刚死，张融谓刘绘曰：“道刚似不爲谄，亦复不免也。”答曰：“夫径寸之珠，非不宝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疗之哉，此道刚所以死也。”

明帝即位，高、武旧人鲜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见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阴室，藏诸服御，二少帝并居西殿。及明帝居东斋，开阴室，出武帝白纱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则事平，法亮复受敕宣慰诸郡，无所纳受。东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农。中书权利之职，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吕文显，临海人也。升明初，爲齐高帝录尚书省事，累迁殿中侍御史。后爲秣陵令，封刘阳县男。永明元年，爲中书通事舍人。文显临事以刻核被知。三年，带南清河太守，与茹法亮等叠出入爲舍人，并见亲幸。多四方饷遗，并造大宅，聚山开池。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爲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衆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　。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仍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极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文显累迁左中郎将，南东莞太守。

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悫爲豫州，吴喜公爲典签。悫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爲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喜公稽颡流血乃止。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刘道济、柯孟孙等奸慝发露，虽即显戮，而权任之重不异。明帝辅政，深知之，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而典签之任轻矣。后以文显守少府，见任使，历建武、永元之世，至尚书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会稽人，梅虫儿，吴兴人，齐东昏时并爲制局监，俱见爱幸。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及左右应敕捉刀之徒并专国命，人间谓之刀敕，权夺人主。都下爲之语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

时又有新蔡人徐世檦，尤见宠信，自殿内主帅爲直合骁骑将军。凡诸杀戮，皆世檦所劝。杀徐孝嗣后，封临汝县子。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檦，当时权势倾法珍、虫儿。又谓法珍、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阿侬货主恶耳。"法珍等与之争权，遂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世檦窃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发其事，收得千馀人仗及咒诅文，又画帝十馀形像，备爲刑斩刻射支解之状；而自作己像着通天冠衮服，题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发，乃族之。自是法珍、虫儿并爲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暅之与相唇齿，专掌文翰。其馀二十馀人，皆有势力。崔慧景平后，法珍封馀干县男，虫儿封竟陵县男。

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贼党，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诏书。无罪家富者，不论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产；与慧景深相关爲尽力而家贫者，一无所问。始安、显达时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复然。或说王暅之云："赦书无信，人情大恶。"暅之曰："政当复有赦耳。"复赦，群小诛戮亦复如先。

帝自群公诛后，无复忌惮，无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则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于是改姓曰潘，其父宝庆亦从改焉。帝呼宝庆及法珍爲阿丈，虫儿及东冶营兵俞灵韵爲阿兄。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杂语以爲谐谑。又帝轻骑戎服往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辄往庆吊。奄人王宝孙年十三四，号爲伥子，最 有宠，参预朝政，虽王暅之、虫儿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诏，乃至骑马入殿，诋诃天子。公卿见之，莫不慑息。其佐成昏乱者：法珍、虫儿及王暅之、俞宝庆、俞灵韵、祝灵勇、范亮之、徐僧重、时崇济、芮安泰、刘文泰、吕文庆、胡辉光、缪买养、章道之、杨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昙济、石昙悦、张恶奴、王胜公、王怀藻、梅师济、邹伯儿、史元益、王灵范、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骆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宝孙、王法昭、许朗之、许伯孙、方佛念、马僧猛、盛劭、王竺儿、随要、袁系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邺，皆诛。又朱兴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系，丰勇之与王珍国相知，行杀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号爲鬼，宫中讹云："赵鬼食鸭歉，诸鬼尽着调。"当时莫解。梁武平建邺，东昏死，群小一时诛灭，故称爲

诸鬼也。俗间以细锉肉糅以姜桂曰歉，意者以凶党皆当细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冢隶也，世以贩绢爲业。梁天监中，稍迁至宣传左右。身长七尺，颇闲应对，后遂至制局监，带开阳令。历位直合将军。太清三年，封南丰县侯，犹领制局。台城未陷，已射书与侯景相结，门初开，石珍犹侍左右。时贼遣其徒入直殿内，或驱驴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问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　？"对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谓丞相！"石珍求媚于贼，乃养其党田迁以爲己子，迁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仪皆石珍自出。景平后，及中书舍人严亶等送于江陵。

亶本爲斋监，居台省积久，多闲故实。在贼居要，亚于石珍。及简文见立，亶学北人着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亶曰："吾岂畏刘禅乎。"从景围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将刑于市，泣谓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　　盈。"石珍与其子升相抱哭。亶谓监刑人曰："倩语湘东王，不有废也，君何以兴？"俱腰斩。自是更杀贼党，以板柙舌，钉钉之，不复得语。

陆验、徐驎，并吴郡吴人。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藉以商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赀以事权贵。朱异，其邑子也，故尝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与徐驎两人递爲少府丞、太市令。验本无艺业，而容貌特丑。先是，外国献生犀，其形甚陋，故闾里咸谓验爲生犀。验、驎并以苛刻爲务，百贾畏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司农卿傅岐，梗直士也，尝谓异曰："卿任参国钧，荣宠如此，比日所闻，鄙秽狼藉，若使圣主发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间谤讟，知之久矣，心苟无媿，何恤人言。"岐谓人曰："朱彦和将死矣，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天夺其鉴，其能久乎。"验竟以侵削爲能，数年遂登列棘，鸣佩珥貂，并肩英彦。仕至太子右卫率，卒，赠右卫将军。远近闻其死，莫不快之。

驎素爲邵陵王纶所憾，太清二年，爲纶所杀。

司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祖慧远，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书左户郎。

申早有风鉴，十四便善弈棋。尝随父候吏部尚书到溉，时梁州刺史阴子春、领军朱异在焉，呼与棋。申每有妙思，异观而奇之，因引申游

处。太清之难，父母俱没，因此自誓，担土菜食终身。

梁元帝承制，累迁镇西外兵记室参军。及侯景寇郢州，申随都督王僧辩据巴陵，每进策，皆见行用。僧辩叹曰："此生要鞬汗马，或非所长，若使抚衆守城，必有奇绩。"僧辩之讨陆纳也，于时贼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辩，蒙楯而前， 会裴之横救至，贼乃退。僧辩顾而笑曰："仁者必有勇，岂虚言哉。"

陈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职以清能见纪，有白雀集于县庭。复爲东宫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据东府，申驰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帅兵先至，追斩之，后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卫率，封文招县伯，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右卫将军。历事三帝，内掌机密，颇作威福。性忍害，好飞书以谮毁，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参预谋谟，乃于外宣说，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应对，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靡。

初，尚书右仆射沈君理卒，朝廷议以毛喜代之。申虑喜预政，乃短喜于后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甯忘之邪！"喜由是废锢 。又与施文庆、李脱儿比周，谮杀傅縡，夺任忠部曲以配蔡征、孔范，是以文武解体，至于覆灭。申尝昼寝于尚书下省，有乌啄其口，流血及地，时论以爲谮贤之效也。

后加散骑常侍，右卫、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后主嗟悼久之。赠侍中、护军将军，进爵爲侯，謚曰忠。及葬，后主自爲制志铭。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庆，不知何许人也。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陈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爲中书舍人。仍属叔陵作乱，隋师临境，军国事务，多起仓卒，文庆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自太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弛纵，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又引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后主信之。然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后主益以文庆爲能，尤更亲重，内外衆事， 无不任委。累迁太子左卫率，舍人如故。

祯明三年，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职既久，大得人和，后主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爲用，无所任者，乃擢文庆

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其党沈客卿以自代。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

时隋军大举，分道而进，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及文武群臣共议，请于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爲防备。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曰："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啓，即爲通奏。"宪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及隋军临江，间谍骤至，宪等殷懃奏请，至于再三。文庆等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后主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爲不可。"又对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爲之游说，后主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又抑宪等，由是未决，而隋师济江。

后主性怯懦，不达军事，昼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之。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机，那可专信。"凡有所啓请，经略之计，并皆不行。寻敕文庆领兵顿于乐游苑。陈亡，隋晋王广以文庆受委不忠，曲爲谄佞，以蔽耳目，比党数人，并于石阙前斩之，以谢百姓。

沈客卿，吴兴武康人也。美风采，善谈论，博涉群书，与施文庆少相亲昵。仕陈，累迁至尚书仪曹郎。聪明有口辩，颇知故事。每朝廷体式，吉凶仪注，凡所疑议，客卿斟酌裁断，　理虽有不经，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

至德初，以爲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后主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每立异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豪厘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后主大悦。寻加客卿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请。祯明三年，客卿遂与文庆俱掌机密。隋师至，文庆出顿乐游苑，内外事客卿总焉。台城失守，隋晋王以客卿重赋厚敛，以悦于上，与文庆、暨慧景、阳惠朗等，俱斩于石阙前。徐哲，不知何许人，施文庆引

爲制局监，掌刑法，亦与客卿同诛。

孔范字法言，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景伟，齐散骑常侍。祖滔，梁海盐令。父岱，历职清显。

范少好学，博涉书史。陈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长史。后主即位，爲都官尚书，与江总等并爲狎客。范容止都雅，文章赡丽，又善五言诗，尤见亲爱。后主性愚狠，恶闻过失，每有恶事，范必曲爲文饰，称扬赞美。时孔贵人绝爱幸，范与孔氏结爲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朝廷公卿咸畏范，范因骄矜，以爲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后主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后主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益以爲然。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

隋师将济江，群官请爲备防，文庆沮坏之，后主未决。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虏若能来，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　　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因死去。"后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备。

寻而隋将贺若弼陷南徐州，执城主庄元始，韩擒陷南豫州，败水军都督高文泰。范与中领军鲁广达顿于白塔寺。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时任蛮奴请不战，而己度江攻其大军。又司马消难言于后主曰："弼若登高举烽，与韩擒相应，鼓声交震，人情必离。请急遣兵北据蒋山，南断淮水，质其妻子，重其赏赐。陛下以精兵万人，守城莫出。不过十日，食尽，二将之头可致阙下。"范冀欲立功，志在于战，乃曰："司马消难狼子野心，任蛮奴淮南伧士，语并不可信。"事遂不行。

隋军既逼，蛮奴又欲爲持久计，范又奏："请作一决，当爲官勒石燕然。"后主从之。明日，范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师，未阵而北，范脱身遁免。寻与后主俱入长安。

初，晋王广所戮陈五佞人，范与散骑常侍王瑳、王仪、御史中丞沈瓘，过恶未彰，故免。及至长安，事并露，隋文帝以其奸佞谄惑，并暴其过恶，名爲四罪人，流之远裔，以谢吴、越之人。瑳、仪并琅邪人。瑳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候意承颜，倾巧侧媚，又献其二女，以求亲昵。瓘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

论曰：自宋中世以来，宰御朝政，万机碎密，不关外司。尚书八座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至于冠冕搢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关宣所寄，属当事有所归。通驿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尽节，仕子恒图，随方致用，明君盛典，旧非本旧，因新以成旧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涂一致，权归近狎，　　异世同揆。故环缨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兰槛而高眄，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因城社之固，执开壅之机。长主君世，振裘持领，赏罚事殷，能不踰漏，宫省咳唾，义必先知。故窥盈缩于望景，获骊珠于龙睡，坐归声势，卧震都鄙。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专典兵力，云陛天居，亘设兰绮，羽林精卒，重屯广卫。至于元戎啓辙，武候还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辔，督察往来，驰骛辇毂，驱役分部，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徵兵动衆，大兴人役，优剧远近，断于外监之心，谴辱诋诃，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缓诏，奸僞非一，书死爲生，请谒成市，左臂挥金，右手刊字，纸爲铜落，笔由利染。故门同玉署，家号金穴，嫱媛侍女，燕、秦、蔡、郑之声，琁池碧梁，鱼龙雀马之翫，莫不充牣锦室，照彻青云，害政伤人，于斯爲切。况乎主幼时昏，谗慝亦何可胜纪也。

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诸国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风俗粗着者列为海南云。

林邑国，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南境，置此县。其地从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馀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馀里，有西图夷亦称王，马援所植二铜柱，表汉家界处也。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蔫！1.?齿、古贝、沈木香。古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断，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栈香。

汉末大乱，功曹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数世，其后王无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幼家奴，尝牧牛于山涧，得鳢鱼二化而为铁，因以铸刀。刀成，文向石祝曰：“若斫石破者，文当王此国。”因斫石如断刍稿，文心异之。范幼尝使之商贾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后乃谗言诸子，各奔余国。及王死无嗣，文抻诹诠□峦踝樱□枚居诮?中杀之，遂胁国人自立。时交州刺史姜庄使所亲韩戢、谢幼前后监日南郡，并贪残，诸国患之。穆帝永和三年，台遣夏侯览为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袭杀览，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后遣督护刘雄戍日南，文复灭之，进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藩不许。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讨之，追至林邑，佛乃请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九德诸郡，无岁不至，杀伤甚多，

交州遂致虚弱。

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国相藏麟固谏不从。其甥立而杀藏麟，藏麟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弟曰文敌。文敌复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阳迈初在孕，其母梦生儿，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丽。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若中国云紫磨者，因以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曰阳迈。

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书树叶为纸。　男女皆以横幅古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贯小环。贵者着革屣，贱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其王者着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古贝伞，以古贝为幡旗。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祝曰“吉利吉利”为成礼。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其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国王事尼干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

元嘉初，阳迈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讨之，闻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帅兵赴讨，攻区栗城不克，乃引还。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贡献，献亦陋薄，而寇盗不已。文帝忿其违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悫伐之。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阳迈闻之惧，欲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所略日南户。其大臣:僧达谏止之。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景宪攻城克之，乘胜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获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

和之，高平金乡人，檀凭之子也。以功封云杜县子。孝建三年，为南兖州刺史，坐酣饮黩货，迎狱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锢。后病死，见胡神为祟。追赠左将军，謚曰襄子。

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长史范龙跋奉使贡献，除龙跋扬武将军。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长史范流奉表献金银器、香、布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梁天监九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加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王高戍胜铠遣使献方

物，诏以为持节、督缘 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贡献。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罗跋摩遣使贡献，诏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献方物。

广州诸山并狸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檀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馀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从西流东入海。其国广轮三千馀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馀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颈长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无央限也。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噉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数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x，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馀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以为手巾，与蕉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

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叶人F见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

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F降混填，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君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选子孙中分居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馀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穷涨海，开国十馀，辟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人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攻杀长而代立。更缮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旦中晡三四见客。百姓以蕉蔗龟鸟为礼。

国法，无牢狱，有讼者，先斋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餧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大者长三丈馀，状似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獐鹿及人亦噉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

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着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

晋武帝太康中，寻始遣使贡献。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诏以劳费停之。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陈如死，后王持灾陀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献方物。齐永明中，王憍陈如闍邪跋摩遣使贡献。梁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

其国人皆丑黑拳发，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杀其嫡弟

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F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 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綝寻毁除之，塔亦同灭。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元帝初度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

其后，有西河离石县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七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及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F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发爪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加为三层。即是武帝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环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有琉璃碗，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礼拜，设无碍大会，大赦。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不出，帝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中而止。帝问大僧正慧念曰："见不可思议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动。"帝曰："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设无碍大会，遣皇太子　　王侯朝贵等奉迎。是日风景明净，倾都观属。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设无碍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罂，次玉罂，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内。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银环钏等珍宝充积。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帝于

寺发般若经题。尔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帝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

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得金像，无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经一岁，临海渔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取送县，县人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台，以施于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历三十馀年，光趺始具。

初，高悝得像，后有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曰："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邺下,逢胡乱，埋于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像嘘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烛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写像形，寺主僧尚虑损金色，谓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慧邃便恳拜请。其夜像即转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许摸之。像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那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

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 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西南夷诃罗陀国，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罗单国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十年，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其后为子所篡夺。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诏曰："呵罗单、婆皇、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长史婆和沙弥献方物。

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文帝策命之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复遣使贡献。孝武孝建三年，又遣

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献赤白鹦鹉。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

婆达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献方物，文帝策命之为婆达国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复遣使献方物。

闍婆达国，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呵陀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F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

盘盘国，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并献沈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丹丹国，中大通三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梁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后跋陀死，子毗针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普通元年，复遣使献方物。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馀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馀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

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　名坩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大硬。其国人披古贝如帊，及为都缦。王乃用斑丝者，以瓔珞绕身，头着金冠高尺馀，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

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

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从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列国数十，每国置王，其名虽异，皆身毒也。汉时羁属月支。其俗土着与月支同，而卑湿暑热，人畏战，弱于月支。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玳瑁、火齐、金银铜铁、金缕织成金罽、细靡白叠、好裘、毼瞥；鹤胱慈缭颇福□□缱辖穑?有光曜，别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遝也。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槁乃粪去之，贾人以转卖与他国也。

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址。其南徼诸国　　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址，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

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乎！”即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疋报旃，勿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敦庞，土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镌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器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

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为建威将军。元嘉十八年，苏摩黎国王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后废帝元徽元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

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别为一家之学。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　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须许报然后就功。”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闇谋反，上因是下诏，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门接见皆尽敬，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明帝定乱，下令修复。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为广戚令。道生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内

外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着均善论，颇贬裁佛法，云：“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筌，聪叡迪哲，何负于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涂，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为客主酬答，其归以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败黜释氏，欲加摈斥。文帝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权侔宰辅。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叙而已。觊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又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 推。时斗场寺多禅僧，都下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

孝武大明四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F莫之识，问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节有精理，于都下出新经胜鬘经，尤见重释学。

师子国，天竺旁国也。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种，不须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国。

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官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号之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

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遣使奉表贡献。十二年，又遣使奉献。梁大通元年，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使使奉表贡献。

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九

夷貊下

东夷 西戎 蛮 西域诸国 蠕蠕

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自晋过江，泛海来使，有高句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汉、魏世，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其王都于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虽土着，无良田，故其俗节食，好修宫室。于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钞。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加、主簿、优台、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俗喜歌舞，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其人洁净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 自饰，大加、主簿头所着似帻而无后，其小加着折风，形如弁。其国无牢狱，有罪者则会诸加评议，重者便杀之，没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诱。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其死葬，有椁无棺。好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尚气力，便弓矢刀矛，有铠甲，习战斗，沃沮、东濊皆属焉。

晋安帝义熙九年，高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宋武帝践阼，加琏征东大将军，余官并如故。三年，加琏散骑常侍，增督平州诸军事。少帝景平二年，琏遣长史马娄等来献方物，遣谒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劳之。

元嘉十五年，冯弘为魏所攻，败奔高丽北丰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丽资遣。琏不欲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生禽漱，杀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

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

琏每岁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

孝武孝建二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二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诏进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馀官并如故。明帝泰始、后废帝元徽中，贡献不绝，历齐并授爵位，百馀岁死。子云立，齐隆昌中，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

梁武帝即位，进云车骑大将军。天监七年，诏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贡献。十七年，云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诏安纂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甯东将军。七年，安　　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献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诏其子成袭延爵位。

百济者，其先东夷有三韩国：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弁韩、辰韩各十二国，马韩有五十四国。大国万馀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百济即其一也。后渐强大，兼诸小国。其国本与句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

晋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馀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宋武帝践阼，进号镇东大将军。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元嘉二年，文帝诏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劳，其后每岁遣使奉献方物。七年，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以映爵号授之。二十七年，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并与之。毗死，子庆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诏许之。二年，庆遣上表，言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十一人忠勤，并求显进。于是诏并加优进。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贡献。庆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齐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梁天监元年，进大号征东将军。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馀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高丽，今始与通好，百济更为强国。其年，梁武帝诏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甯东大将军、百济王。五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

号所都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土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其人形长，衣服洁净。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呼帽曰冠，襦 曰复衫，裤曰褌。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太清三年，遣使贡献。及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景平乃得还国。

新罗，其先事详北史，在百济东南五千馀里。其地东滨大海，南北与句丽、百济接。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

其俗呼城曰健牟罗，其邑在内曰啄评，在外曰邑勒，亦中国之言郡县也。国有六啄评、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服牛乘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贲旱支、壹旱支、齐旱支、谒旱支、壹吉支、奇贝旱支。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裤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

倭国，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详北史。其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往鞮。人种禾、稻、紵、麻，蚕桑织绩，有姜、桂、橘、椒、苏。出黑雉、真珠、青玉。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中而蛇则死矣。物#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气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至两三妻。妇人不婬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诏曰：“倭赞远诚宜甄，可赐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 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洨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等号，诏并听之。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职。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孝武大明六年，诏授兴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

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F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道径百济，装饰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臣亡考济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今欲练兵申父兄之志，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馀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齐建元中，除武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梁武帝即位，进武号征东大将军。

其南有侏儒国，人长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馀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馀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丰而贱，行客不齎粮。有屋宇，无城郭。国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堑，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

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馀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 文身国同而言语异。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锦。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有犯，轻罪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放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人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者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赤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昏姻法，则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昏。昏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

妹三日不食。设座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馀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梁天监六年，有晋安人度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 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河南、宕昌、邓至、武兴，其本并为氐、羌之地。自晋南迁，九州分裂，此等诸国，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时通江左。今采其旧土，编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浑避之，西徙上陇，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事详北史。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蔽光景。其地有麦无谷。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着小袖袍，小口裤，大头长裙帽。女子被发为辫。

其后吐谷浑孙叶延，颇识书记，自谓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盖公孙之子也。礼以王父字为氏，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至其末孙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齐永明中，以代为使持节、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镇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梁兴，进代为征西将军。代死，子伏连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锺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普通元年，又奉表献方物。筹死，子呵罗真立。大通三年，诏以为甯西将军、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辅袭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献 白龙驹于皇太子。

宕昌国，在河南国之东、益州之西北陇西之地，西羌种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献方物。梁天监四年，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七年，复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风俗与河南略同。

邓至国，居西凉州界，羌别种也。世号持节、平北将军、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梁天监元年，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进号安北将军。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

武兴国，本仇池。杨难当自立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讨之，难当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F葭芦，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汉中。从弟僧嗣又自立，复戍葭芦，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宋世以为武都王。武兴之国自于此矣。难当族弟广香又攻杀文度，自立为阴平王、葭芦镇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孙立。齐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齐，齐武帝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监初，以集始为持节、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灵珍为冠军将军。孟孙为假节、督沙州诸军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阴平王。集始死，子绍先袭爵位。二年，以灵珍为持节、督陇右诸军事、左将军、北凉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孙死，诏赠安沙将军、北雍州刺史。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复汉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归梁，诏许焉， 即以为东益州。

其国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语与中国同。着乌皁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裤。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

书云“蛮夷猾夏”，其作梗也已旧。及于宋之方盛，盖亦屡兴戍役，岂诗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者乎。今亦编录以备诸蛮云尔。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甯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馀无杂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

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敝裂伞G笆酪岳矗?屡为人患。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诣阙上献。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蛮张维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其后，沔中蛮大动，行旅殆绝。天门漊中令宋矫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漊中，虏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行参军曾孙念讨破之，免矫之官。二十年，南郡临沮、当阳蛮反，缚临沮令傅僧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遣中兵参军王谌讨破之。

先是，雍州刺史刘道#善抚诸蛮，前后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及道#亡，蛮又反叛。至孝武出为雍州，群蛮断道。台遣军主沈庆之连年讨蛮，所向皆平，事在庆之传。

二十八年正月，龙山雉水蛮寇钞涅阳县，南阳太守朱韶遣军讨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系之，蛮乃散走。是岁，滍水诸蛮因险为寇，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使说之，又遣军讨沔北诸蛮。袭浊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围斗钱、柏义诸柴。蛮悉力距战，军大破之。

孝武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馀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顺帝世尤甚，荆州为之虚弊云。

豫州蛮，禀君后也。盘瓠、禀君事，并具前史。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

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阳蛮杀南川令刘台。二十九年，新蔡蛮破大雷戍，略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马黑石逃在蛮中，共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讨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司马黑石徒党三人，其一名智，黑石号曰太公，以为谋主。一人名安阳，号谯王，一人名续之，号梁王。蛮文山罗等讨禽续之，为蛮世财所篡，山罗等相率斩世财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谟遣殿中将军郭元封慰劳诸蛮，使缚送亡命。蛮乃执智、安阳二人，送诣玄谟。孝武使于寿阳斩之。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成邪财阳城县王。成邪财死，子婆思袭爵云。

玉门以西达于西海，考之汉史，通为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则其所也。自晋、宋以还，虽有时而至，论其风土，甚未能详。今略备西域诸国，编之于次云。

高昌国，初阚氏为主，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其王阚爽奔于蠕蠕。无讳据之称王，一世而灭于魏。其国人又推曲氏为王，名嘉，魏授为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国謚曰昭武王。子子坚，子坚嗣位，魏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散骑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开府仪同三司、高昌王。

其国盖车师之故地，南接河南，东近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由甯始昌笃进白力等镇。官有四镇将军，及置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谏议、校尉、主簿。国人言语与华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缨络环钏。昏姻有六礼。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人多噉面及牛羊肉。出良马、蒲桃酒、石盐。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

梁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桃、良马、氍毹等物。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梁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

魏之居代都，滑犹为小国，属蠕蠕。后稍强大，征其旁国 波斯、渴盘陀、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般等国，开地千馀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面及羊肉为粮。其兽有师子、两脚骆驼，野驴有角。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

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少女子，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国，并滑旁小国也。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随滑使来贡献方物。

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是也。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土地出粟、麦、瓜果，食物略与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献方物。

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自晋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

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梁天监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献方物。十三年，又献波罗婆步鄣。十八年，又献琉璃罂。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国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馀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贝布，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裤。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献方物。

末国，汉世且末国也。胜兵万馀户。北与丁零、东与白题、 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着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来贡献。

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因为国号。国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楼观。城内屋宇数百千间，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过高，其势连接甚远。中有鹫鸟噉羊，土人极以为患。国中有优钵昙花，鲜华可爱。出龙驹马。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武魄、马脑、真珠、玫瑰等，国内不以为珍。市买用金银。昏姻法，下娉财讫，女婿将数十人迎妇。婿着金线锦袍、师子锦裤，戴天冠。妇亦如之。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夫妇之礼，于兹永毕。国东与滑国、西及南俱与娑罗门国、北与泛栗国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

北狄种类实繁，蠕蠕为族，盖匈奴之别种也。魏自南迁，因擅其故地。无城郭，随水草畜牧，以穹庐居。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韡。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

宋升明中，遣王洪范使焉，引之共谋魏。齐建元三年，洪范始至。是岁通使，求并力攻魏　　。其相国刑基只罗回表，言“京房谶云：‘卯金卒，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代宋者齐。”又献师子皮裤褶。其国后稍侵弱，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梁天监十四年，遣使献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献方物。是后数岁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献马一匹，金一斤。

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或于中夏为之，则不能雨，问其故，盖以暖云。

论曰：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碍莫通。至　于南徼东边。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抚运，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以洎齐、梁，职贡有序。及侯景之乱，边鄙日蹙。陈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几何。故西赆南琛，无闻竹素，岂所谓有德则来，无道则去者也。

卷八十 列传第七十

贼臣

贼侯景 熊昙朗 周迪 留异 陈宝应

侯景字万景，魏之怀朔镇人也。少而不羁，为镇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尒朱荣，甚见器重。初学兵法于荣部将慕容绍宗，未几绍宗每询问焉。后以军功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欢微时，与景甚相友好，及欢诛尒朱氏，景以F降，仍为欢用。稍至吏部尚书，非其好也。每独曰："何当离此反故纸邪。"寻封濮阳郡公。

欢之败于沙苑，景谓欢曰："宇文泰恃于战胜，今必致怠，请以数千劲骑至关中取之。"欢以告其妃娄氏，曰："彼若得泰，亦将不归。得泰失景，于事奚益。"欢乃止。后为河南道大行台，位司徒。又言于欢曰："恨不得泰。请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欢壮其言，使拥兵十万，专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体。

景右足短，弓马非其长，所在唯以智谋。时欢部将高昂、彭乐皆雄勇冠时，唯景常轻之，言"似豕突尔，势何所至"。及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蓿□笸?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

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蓿□寤觯□蛴猛跷?计，乃乙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群臣议之，尚书仆射谢举等皆议纳景非便，武帝不从。初，帝以是岁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读佛经，因谓左右黄慧弼曰："我昨梦天下太平，尔其识之。"及和至，校景实以正月乙卯日定计，帝由是纳之。于是封景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

高澄嗣事为勃海王，遣其将慕容绍宗围景于长社。景急，乃求割鲁阳、长社、东荆、北兖请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救之，绍宗乃退。景复请兵于司州刺史羊鸦仁，鸦仁遣长史邓鸿率兵至汝水，元庆军夜遁，鸦仁乃据悬瓠。

时景将蔡道遵北归，言景有悔过志。高澄以为信然，乃以书喻景，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摄，阖门无恙，并还宠妻

爱子。景报书不从。澄知景无归志，乃遣军相继讨景。

帝闻鸦仁已据悬瓠，遂命群帅指授方略，大举攻东魏，以贞阳侯萧明为都督。明军败见俘。绍宗攻潼州，刺史郭凤弃城走。景乃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户郎中王则诣阙献策，请元氏子弟立为魏主。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须度江许即位，以乘舆之副资给之。

高澄又遣慕容绍宗追景，景退保涡阳，使谓绍宗曰："欲送客邪？将定雄雌邪？"绍宗曰："将决战。"遂顺风以阵。景闭垒，顷之乃出。绍宗曰："景多诡，好乘人背。"使备之，果如其言。景命战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视斫人胫马足，遂败绍宗军。裨将斛律光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此贼之难也。尔其当之。"光被甲将出，绍宗戒之曰："勿度涡水。"既而又为景败 。绍宗谓曰："定何如也。"相持连月，景食 尽，诳其F以为家口并见杀。F皆信之。绍宗遥谓曰："尔等家并完。"乃被发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并北人，不乐南度，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绍宗。景军溃散，丧甲士四万人，马四千匹，辎重万馀两。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南过小城，人登陴诟之曰："跛脚奴何为邪！"景怒，破城杀言者而去。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禽，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既而莫适所归，马头戍主刘神茂者，为韦黯所不容，因是踣马乃驰谓景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韦黯是监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S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 。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对曰："黯懦而寡智，可说下也。"乃遣豫州司马徐思玉夜入说之，黯乃开门纳景。景执黯，数将斩之，久而见释。乃遣于子悦驰以败闻，自求贬削。优诏不许。复求资给，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

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即镇合肥。魏人攻悬瓠，悬瓠粮少，羊鸦仁去悬瓠归义阳。

魏人入悬瓠，更求和亲，帝召公卿谋之。张绾、朱异咸请许之。景闻未之信，乃拮髭□耸椋□笠哉暄艉罨痪啊5劢□?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馀，宁肯束手受絷。"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帝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反。"景谓左右曰 ："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王伟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王其图之。"于是遂怀反

计。属城居人，悉占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　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又S求锦万疋为军人袍，中领军朱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不容以供边用，请送青布以给之。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S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敕并给之。景自涡阳败后，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尝拒绝。

是时贞阳侯明遣使还梁，述魏人请追前好，许放之还。武帝览之流涕，乃报明S当别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与魏和通。景闻之惧，驰S固谏，帝不从。尔后表疏跋扈，言辞不逊。又闻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为。

元贞知景异志，累S还朝。景谓曰："将定江南，何不少忍。"贞益惧，奔还建邺，具以事闻。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鸦仁同逆，鸦仁录送其使。时鄱阳王范镇合肥，及鸦仁俱累S称景有异志。朱异曰："侯景数百叛虏，何能为役。"并抑不奏闻，景所以奸谋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闻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嚣讟，宁堪粉骨，投命雠门。请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结。正德许为内S。

二年八月，景遂发兵反，于豫州城内集其将帅，登坛歃血。是日地大震。于是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辞，以为奸臣乱政，请带甲入朝。先攻马头、木栅，执太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闻之，笑曰　："是何能为,吾以折棰笞之。"乃敕：斩景者不问南北人同赏封二千户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帅欲还北不须州者，赏以绢布二万，以礼发遣。于是诏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　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同讨景，济自历阳。又令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F军。

景闻之，谋于王伟。伟曰："莫若直掩扬都，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闻拙速，不闻工迟，令今便须进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发寿春，声云游猎，人不觉也。留拗芯□蠖级酵豕笙允厥俅撼牵□鼍□向合肥，遂袭谯州。助防董绍先降之，执刺史丰城侯泰。武帝闻之，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进攻历阳太守庄铁，铁遣弟均夜斫景营，战没。铁母爱其子，劝铁降。景拜其母，铁乃劝景曰："急则应机，缓必致祸。"景乃使铁为导。

是时镇戍相次S闻，朱异尚曰：“景必无度江志。”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蕹圃剌叮□的饧镁啊＞爸两□□龋□峭踔?为梗，俄而质被追为丹阳尹，无故自退。景闻未之信，乃密遣觇之，谓使者：“质若退，折江东树枝为验。”觇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办矣。”乃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觉。

景出，分袭姑孰，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还建邺。皇太子见事急，入面S武帝曰：“请以事垂付，愿不劳圣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太子仍停中书省指授，内外扰乱相劫不复通。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军师将军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东府城，西丰公大春守石头，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

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S，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实欲观城中虚实。帝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随思玉往劳之于板桥。景北面受敕，季曰：　“今者之举，何以为名？”景曰：“欲为帝也。”王伟进曰：“朱异、徐驎谄黩乱政，欲除奸臣耳。”景既出恶言，留季不遣，宝亮还宫。

先是，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所给青布，及是皆用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马，青丝为辔，欲以应谣。萧正德先屯丹阳郡，至是率所部与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馀人屯航北，及景至彻航，始除一舶，见贼军皆着铁面，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质至领军府与贼遇，未阵便奔。景乘胜至阙下。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城走，景遣其仪同于子悦据之。谢禧亦弃白下城走。

景遣百道攻城，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城中仓卒未有备，乃凿门楼，下水沃火，久之方灭。贼又斫东掖门将入，羊侃凿门扇刺杀数人，贼乃退。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　。景又烧城西马厩、士林馆、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掷以石，并皆碎破。贼又作尖顶木驴，状似槥，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下焚之。

贼既不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筑长围以绝内外。又S求诛朱异、陆验、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赏格出外，有能斩景首，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疋，女乐二部。庄铁乃奔历阳，紿言景已枭

首。景城守郭骆惧，弃城走寿阳。铁得入城，遂奔寻阳。

十一月，景立萧正德为帝，即尬唬□佑谝窍吞茫□哪暝?正平。初童谣有“正平”之言，故立号以应之。识者以为正德卒当平殄也。景自为相国、天柱将军，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　　东府城，设百尺楼车，城堞尽落。城陷，景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使交兵杀之，死者三千余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见理及晖略守东府城。

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驾”。虽城内亦以为然。简文虑人情有变，乃请上舆驾巡城。上将登城，陆验谏曰　：“陛下万乘之重,岂可轻脱。”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跸声皆鼓噪，军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

景又于城东西各起土山以临城，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简文以下皆亲畚锸。初，景至便望克定建邺，号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离沮，又恐援军总集，F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又募北人先为奴者，并令自拔，赏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与其侪踰城投贼，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以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于是奴僮竞出，尽皆得志。

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驱棰，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间F至数万。

景仪同范桃棒密贪重赏，求以甲士二千人来降，以景首应购，遣文德主帅前白马游军主陈昕夜踰城入，密S言状。简文以S上，上大悦，使报桃棒，事定许封河南王，镌银券以与之。简文恐其诈，犹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岐同请纳之。简文曰：“吾即坚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贼岂足平。今若开门以纳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难知，一旦倾危，悔无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将所领五百馀人，　若至城门，自皆脱甲。乞朝廷赐容。事济之时，保禽侯景。”简文见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捶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军人鲁伯和告景，并烹之。

至是，邵陵王纶率西丰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确、南安乡侯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马步三

万，发自京口，直据锺山。景党大骇，咸欲逃散，分遣万余人拒战。纶大败之于爱敬寺下。

景初闻纶至，惧形于色，及败军还，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头将北济。任约曰：“去乡万里，走欲何之？战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间乞活，约所不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将锐卒拒纶，阵于覆舟山北，与纶相持。会暮，景退还，南安侯骏率数十骑挑之。景回军，骏退。时赵伯超阵于玄武湖北，见骏退，仍率军前走。F军因乱，遂败绩。纶奔京口。贼执西丰公大春、纶司马庄丘慧达、南合将军胡子约、广陵令霍隽等来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隽独云：“王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语未卒，贼以刀伤其口，景义而释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阳世子嗣、裴之高至后渚，结营于蔡洲。景分军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诸攻具及飞楼、橦车、登城车、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因火势以攻城。城上纵火，悉焚其攻具，贼乃退。是时，景土山成，城内土山亦成。乙太府卿韦黯守西土山，左卫将军柳津守东土山。山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罽，捍以乌笙，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铠，名曰“僧腾客”，配二山，交咭哉健9慕蟹刑冢□壁┏幌iM辽?攻战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毁外山，掷雉尾炬烧其橹堞。外山崩，压贼且尽。贼又作虾蟆车，运土石填堑，战士 升之楼车，四面并至。城内飞石碎其车，贼死积于城下。贼又掘城东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贼乃退。

材官将军宋嶷降贼，因为立计，引玄武湖水灌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又烧南岸居人营寺，莫不咸尽。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南陵太守陈文彻、宣猛将军李孝钦等皆来赴援；鄱阳世子嗣、裴之高又济江。柳仲礼营朱雀航南，裴之高营南苑，韦粲营青塘，陈文彻、李孝钦屯丹阳郡，鄱阳世子嗣营小航南，并缘淮造栅。及旦，景方觉，乃登禅灵寺门楼以望之。见韦粲营垒未合，度兵击之，粲败，景斩粲首徇城下。柳仲礼闻粲败，不遑贯甲，与数十人赴之。遇贼，斩首数百，仍投水死者千余人。仲礼深入，马陷泥，亦被重创。自是贼不敢济岸。

邵陵王纶又与临城公大连等自东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兼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赴援，营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兵继至。既而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羊鸦仁、李迁仕、樊文皎率F度淮，攻破贼东府城前栅，遂营于青溪

水东。景遣其仪同宋子仙缘水西立栅以相拒。景食稍尽，人相食者十五六。

初，援兵至北岸，F号百万。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才过淮，便竞剥掠，征责金银，列营而立，互相疑贰。邵陵王纶、柳仲礼甚于雠敌，临城公大连、永安侯确逾于水火，无有斗心。贼党有欲自拔者，闻之咸止。

贼之始至，城中才得固守，平荡之事，期望援军。既而中外断绝，有羊车儿献计，作纸鸦系以长绳，藏敕于中。简文出太极殿前，因西北风而放，冀得书达。群贼骇之，谓是厌胜之术，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时城中围逼既久，膝味顿绝，简文上厨，仅有一肉之膳。军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旧多 鸽群聚，至是歼焉。初，宫门之闭，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亿万，并聚德阳堂，鱼盐樵采所取盖寡。至是乃坏尚书省为薪，撤荐锉以饲马，尽又食鹧伞S□事冻□懈商Γ□端嵯蹋□指□绞俊＞□送缆碛?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食者必病。贼又置毒于水窦，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极言景反复猜忍，又言帝饰智惊愚，将为景欺。至是祸败之状，皆如所陈，南人咸以为谶。

时景军亦饥，不能复战。东城有积粟，其路为援军所断，且闻湘东王下荆州兵。彭城刘邈乃说景曰：“大军顿兵已久，攻城不拔，今F军云集，未易可破。如闻军粮不支一月，运漕路绝，野无所掠，婴儿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师而反。”景乃与王伟计，遣任约至城北拜表藿担□院幽献孕A 5 墼唬?“吾有死而已，宁有是议。且贼凶逆多诈，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简文乃请武帝曰：“侯景围逼，既无勤王之师，今欲许和，更思后计。”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简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顾。”上迟回久之，曰：“尔自图之，无令取笑千载。”乃听焉。

景请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解围济江。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入城为质。中领军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轻言者请剑斩之。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诏许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韶、兼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王伟等登坛共盟。右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歃血。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

彧率F三万至于马卬洲，景虑北军自白下而上，断其江路，请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军并进江潭苑 。景又S称 ： “永安侯、赵威方频隔栅诟臣，云‘天子自与尔盟，我终当逐汝‘。乞召入城，即进发。”敕并召之。景遂运东城米于石头，食乃足。又S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春、锺离，便无处安足，权借广陵、谯州,须征得寿春、锺离，即以奉还朝廷。”

时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师于武成，河东王誉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阳王慥顿江津，并未之进。既而有敕班师，湘东王欲旋。中记室参军萧贲曰：“景以人臣举兵向阙，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斩之，必不为也。大王以十万之师，未见贼而退，若何！”湘东王不悦。贲，骨鲠士也，每恨湘东不入援。尝与王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王深为憾，遂因事害之。

景既知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又闻城中死疾转多，当有应之者。既却湘东王等兵，又得东城之米，王伟且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宫阙，已盈十旬 。逼辱妃主，陵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且观变。”景然之，乃表陈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内于太极殿前设坛，使兼太宰、尚书仆射王克等告天地神只，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初，城围之日，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至是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瘗，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于是羊鸦仁、柳仲礼、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栅垒未立，为景将宋子仙所败，送首级于阙下。景又遣于子悦乞和，城内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无去意，浚因责之，景大怒，即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

丁卯，邵陵王世子坚帐内白昙朗、董勋华于城西北楼纳贼。五鼓，贼四面飞梯，F悉上。永安侯确与其兄坚力战不能却，乃还见文德殿言状。须臾，景乃先使王伟、仪同陈庆入殿陈谢曰：“臣既与高氏有隙，所以归投，每S不蒙为奏，所以入朝。 而奸佞惧诛，深见推拒，连兵多日，罪合万诛。”武帝曰 ：“景今何在？可召来。”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拜讫，帝神色不变，使引向三公榻坐，谓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来至此。”又不对。其从者任约代对。又问：“初度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有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 ？”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 。景出，谓其厢公王僧贵曰：“吾常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了无怖。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出见简文于永福省，简文坐与相见，亦无惧色。

初，简文寒夕诗云：“雪花无有蔕，冰镜不安台。”又咏月云：“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以为诗谶，谓无蔕者，是无帝。不安台者，台城不安。轮无辙者，以邵陵名纶，空有赴援名也。

既而景屯兵西州，使抟峭□虑煲约追捞□□睿□ぢ甭映?舆服玩、后宫嫔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卫。使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为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其侍中、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

先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未敛，或将死未绝，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气闻十馀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景又矫诏征镇牧守各复本位，于是诸军并散。降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其职。

帝虽外□磺□□□麻谭薹撸□坝□运巫酉?司空，帝曰：“调和阴阳，岂在此物。”景又请以文德主帅邓仲为城门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简文重入奏，帝怒曰：“谁令汝来！”景闻亦不敢逼。后每徵求，多不称旨，至于御膳亦被裁抑 。遂怀忧愤。五月，感疾馁，崩于文德殿。景秘不发丧，权殡于 昭阳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馀日，然后升梓宫于太极前殿，迎简文即位。及葬修陵，使卫士以大钉于要地钉之，欲令后世绝灭。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时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据州，吴兴太守张嵊据郡，自南陵以上并各据守。景制命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景乃杀萧正德于永福省，封元罗为西秦王，元景袭为陈留王，诸元子弟封王者十馀人。以柳仲礼为使持节、大都督，隶大丞相，参戎事。

十一月，百济使至，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行路见者莫不洒泣。景闻大怒，收小庄严寺，禁不听出入。大宝元年正月，景矫诏自加班剑四十人，给前后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请简文禊宴于乐游苑，帐饮三日。其逆党咸以妻子自随，皇太子以下，并令马射，箭中者赏以金钱。翌日向晨，简文还宫。景拜伏苦请，简文不从。及发，景即与溧阳主共据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四月辛卯，景又召简文幸西州，简文御素辇，侍卫四百余人。景F数千浴铁翼卫。简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纱帽，服白布裙襦。

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带，与其抟峭□虑臁?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阳主与其母范淑妃东向坐。上闻丝竹，凄然下泣。景起谢曰：“陛下何不乐？”上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岂独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席应弦而歌。上顾命淑妃，淑妃固辞乃止。景又上礼，遂逼上起舞。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为公讲。”命景离席，使其唱经。景问超世何经最小，超世曰：“唯观世音小。”景即唱“尔时无尽意菩萨”。上大笑， 夜乃罢。

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奔□□坠浅删廴缜鹇ぱ伞６□芭坝谟眯蹋□崛涛薜溃□谑?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捣杀之。东阳人李瞻起兵，为贼所执，送诣建邺。景先出之市中，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见其胆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语，不许大酺，有犯则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阃外者位必行台，入附凶徒者并称开府，其亲寄隆重则号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名为库真部督。

七月，景又矫诏自进位相国，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依汉萧何故事。十月，景又矫诏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简文。简文大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简文，升重云殿礼佛为盟曰：“臣乞自今两无疑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及南康王会理之事，景稍猜惧，谓简文欲谋之。王伟因构扇，遂怀逆谋矣。

二年正月，景以王克为太宰，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于庆为太师，纥奚斤为太子太傅，时灵护为太子太保，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于大航跨水筑城，名曰捍国。

四月，景遣宋子仙袭陷郢州刺史方诸。景乘胜西上，号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元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懔曰：“贼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 此上策也。身顿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拥F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辩沈船卧鼓，若将已遁。景遂围城。元帝遣平北将

军胡僧佑与居士陆法和大破之，禽其将任约，景乃夜遁还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斩之。王僧辩乃东下，自是F军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师，戒诸将曰：“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以杀人为戏笑，百姓虽死不从之。

是月，景乃废简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升太极前殿，大赦，改元为天正元年。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见者莫不惊骇。初，景既平建邺，便有篡夺志，以四方须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速僭大号。又王伟云：“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故景从之 。其太尉郭元建闻之，自秦郡驰还谏曰：“主上仁明，何得废之？”景曰：“王伟劝吾。”元建固陈不可，景意遂回，欲复帝位，以栋为太孙。王伟固执不可，乃禅位于栋。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竟不与相见。景司空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桑干王元頵等据东阳归顺。

十一月，景矫萧栋诏，自加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百官，陈备物于庭。忽有鸟似山鹊翔于景册书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无。贼徒悉骇，竞射之，不能中。景又矫栋诏，追崇其祖为大将军，父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锺虡宫悬之乐，一如旧仪。寻又矫萧栋诏禅位，使尤□?王克奉玺绂于己。先夕，景宿大庄严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坛受禅，大风拔木，旗盖尽偃，文物并失旧仪。既唱警跸， 识者以为名景而言警跸，非久祥也。景闻恶之，改为备跸。人又曰，备于此便毕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跸。乃以广柳车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带剑水精摽无故堕落，手自拾取，甚恶之。将登坛，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贯日三重，日青无色。还将登太极殿，丑徒数万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大赦，改元为太始元年。方飨群臣，中会而起，触扆坠地。封萧栋为淮阴王，幽之。改梁律为汉律，改左户尚书为殿中尚书，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直殿主帅为直寝。

景三公之官，动置十数，仪同尤多。或匹马孤行，自执羁絏。以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任约为佐命元功，并加三公之位；王伟、索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隽主击断；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于和、史安和为爪牙：斯皆尤毒于百姓者。其余王伯丑、任延和等复有数十人。梁人而为景用者，则故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姬石珍、内监严亶、邵陵王记室伏知命，此四人尽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罗、侍中殷不

害、太常姬弘正等虽官尊，止从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为庙讳，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

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并请七世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唯阿爷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噉是。”F闻咸笑之 。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于是推尊其祖周为大丞相，父摽为元皇帝。

于时景修饰台城及朱雀、宣阳等门，童谣曰：“的脰乌，拂朱雀，还与吴。”又曰：“脱青袍，着芒屩，荆州天子挺应着。”时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庙树，咸见残毁，唯文宣太后庙四 周柏树独郁茂。及景篡，修南郊路，薅脊偕惺槁兰韭运稻傲?伐此树以立三桥。始斫南面十馀株，再宿悉可□□愠な□摺?时既冬月，翠茂若春。贼乃大惊恶之，使悉斫杀。识者以为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汉宣之兴，今庙树重青，必彰陕西之瑞。又景床东边香炉无故堕地，景呼东西南北皆谓为厢，景曰 ：“此东厢香炉那忽下地。”议者以为湘东军下之征。

十二月，谢答仁、李庆等军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执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

景二年，谢答仁攻东阳，刘神茂降，以送建康，景为大锉碓，先进其脚，寸寸斩之，至头方止。使F观之以示威。

王僧辩军至芜湖，城主宵遁。侯子鉴率步骑万馀人度州，并引水军俱进。僧辩逆击，大破之。景闻之大惧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叹曰：“咄叱！咄叱！误杀乃公。”

初，景之为丞相，居于西州，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以次引进，赍以酒食，言笑谈论，善恶必同。及篡，恒坐内不出，旧将稀见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楼望西师，看一人以为十人，大惧。僧辩及诸将遂于石头城西步上，连营立栅，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辩父墓，剖棺焚其尸。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景列阵挑战，僧辩大破之。

景既退败，不敢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王伟按剑揽辔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宁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贺拔胜，败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来南直度大江，取

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当复一决。”仰观石阙，逡巡叹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与其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馀骑东奔。王伟遂委台城窜逸。侯子鉴等奔广陵。王克开台城门引裴之横入宫，纵兵蹂 掠。是夜遗烬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延阁、秘署皆尽，羽仪辇辂莫有孑遗。王僧辩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仅而得灭。故武德、五明、重云殿及门下、中书、尚书省得免。

僧辩迎简文梓宫升于朝堂，三军缟素，踊于哀次。命侯瑱、裴之横追贼于东，焚奚裰饔谛□裘牛□魃裰饔谔□恚□胀际?八万卷归江陵。杜崱守台城，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老小相扶竞出，才度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闻于石头。僧辩谓为有变，登城问故，亦不禁也。佥以王师之酷，甚于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辩之不终。

初，景之围台城，援军三十万，兵士望青袍则气消胆夺。及赤亭之役，胡僧佑以羸卒一千破任约精甲二万，转战而东，前无横阵。既而侯瑱追及，景F未阵，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人数十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于王僧辩。

景长不满七尺，长上短下，眉目疏秀，广颡高颧，色赤少鬓，低视屡顾，声散，识者曰：“此谓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铁镬盛油煎杀之。女以入宫为婢，男三岁者并下蚕室。后齐文宣梦猕猴坐御床，乃并煮景子于镬，其子之在北者歼焉。

景性猜忍，好杀戮，恒以手刃为戏。方食，斩人于前，言笑自若，口不辍餐。或先断手足，割舌劓鼻，经日乃杀之。自篡立后，时着白纱帽，而尚披青袍，头插象牙梳，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或跂户限，或走马遨游，弹射鸦鸟。自为天子，王伟不许轻出，于是郁怏，更成失志，曰：“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及闻义师转近，猜忌弥深，床前兰錡自遶，然后见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闻叱咄者。又处宴居殿，一夜惊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 常居处，并不敢处。多在昭阳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鸺鹠鸟鸣呼，景恶之，每使人穷山野捕鸟。景所乘白马，每战将胜，辄踯躅嘶鸣，意气骏逸；其有奔衄，必低头不前。及石头之役，精神沮丧，卧不肯动。景使左右拜请，或加棰策，终不肯进。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状似龟，战应克

捷，瘤则隐起分明；如不胜，瘤则低。至景败日，瘤隐陷肉中。

天监中，沙门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齧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儿果攘臂，太极殿前作虎视。”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儿，猴状。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悬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败处。其言皆验。景常谓人曰：“侯字人边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台城既陷，武帝尝语人曰：“侯景必得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为帝当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败，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计在宫殿足满十旬，其言竟验。又大同中，太医令朱耽尝直禁省，无何梦犬羊各一在御坐，觉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据御座，将有变乎？”既而天子蒙尘，景登正殿焉。

及景将败，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饮酒噉肉，不异凡等。世间游行已数十载，姓名乡里，人莫能知。初言隐伏，久乃方验。人并呼为闇梨。景甚信敬之。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时僧通在坐，夺景弓射景阳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后又宴集其党，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僧辩截其二手送齐文宣，传首江陵，果以盐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争取屠脍羹食皆尽，并溧阳主亦预食例。景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枭　于市三日，然后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先是江陵谣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军，杀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谘议参军李季长宅，宅东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镬，即用市南井水焉。景仪同谢答仁、行台赵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贼行台田迁、仪同房世贵、蔡寿乐、领军王伯丑。凶党悉平，斩房世贵于建康市，馀党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礼于皇太子妃，将降，侯子鉴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齐。

王伟，其先略阳人。父略，仕魏为许昌令，因居潁川。伟学通周易，雅高辞采，仕魏为行台郎。景叛后，高澄以书招之，伟为景报澄书，其文甚美。澄览书曰：“谁所作也？”左右称伟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伟既协景谋谟，其文檄并伟所制，及行篡逆，皆伟创谋也。

景败，与侯子鉴俱走相失，潜匿草中，直渎戍主黄公喜禽送之。见王僧辩，长揖不拜。执者促之，伟曰：“各为人臣，何事相敬。”僧辩谓曰：“卿为贼相，不能死节，而求活草间，颠而不扶，安用彼相。”伟

曰：“废兴时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从伟言，明公岂有今日之势。”僧辩大笑，意甚异之，命出以徇。伟曰：“昨及朝行八十里，愿借一驴代步。”僧辩曰：“汝头方行万里，何八十里哉。”伟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书左丞虞骘尝见辱于伟，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虏，庸复能为恶乎！”伟曰：“君不读书，不足与语。”骘惭而退 。及吕季略、周石珍、严亶俱送江陵，伟尚望见全，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T色自若。 仇家脔其肉，俛而视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赵伯超，赵革子也。初至建邺，王僧辩谓曰：“卿荷国重恩，遂复同逆。”对曰：“当今祸福，恩在明公。”僧辩又顾谢答仁曰：“闻卿是侯景枭将，恨不与卿交兵。”答仁曰 ：“公英武盖世，答仁安能仰敌。”僧辩大笑。答仁以不失礼于简文见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饿死江陵狱中。彭隽亦生获，破腹抽出其肝藏，隽犹不死，然后斩之。

熊昙朗，豫章南昌人也，世为郡着姓。昙朗跅弛不羁，有膂力，容貌甚伟。侯景之乱，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魏克荆州，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人，山谷之中，最为巨患。

及侯瑱镇豫章，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方儿之反瑱也，昙朗为之谋主。瑱败，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

及萧勃踰岭，欧阳頠为前军。昙朗紿頠共往巴山袭黄法奭。又报法奭期共破頠，且曰：“事捷与我马仗。”乃出军与頠掎角而进。又紿頠曰：“馀孝顷欲相掩袭，须分留奇兵。”頠送甲二百领助之。及至城下，将战，昙朗薇保□□]乘之，頠失援，狼狼退衄。昙朗取其马仗而归。

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砦，昙朗抟耘□薅卩樱□治蕉彳唬?“周迪、馀孝顷并不愿此昏，必须以强兵来迎。”定信之。及至，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责赎。

陈初以南川豪帅，历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县侯，位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周文育攻馀孝劢于豫章，昙朗出军会之，文育失利，昙朗乃害文育以应王琳。琳东下，文帝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奭欲沿流应赴，昙朗乃据城列舰遏迪等。

及王琳败走，迪攻陷其城。昙朗走入村中。村人斩之，传首建邺，悬于朱雀航，宗族无少 长皆弃市。

周迪，临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迪占募乡人从之，每战勇冠诸军。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乃杀续推迪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临汝县侯。绍泰二年，为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周文育之讨萧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观成败。

陈武帝受禅，王琳东下，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朝廷恐其为变，因厚抚之。琳至盆城，新吴洞主馀孝顷举兵应琳。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孝钦等与馀孝顷逼迪，迪大败之，禽孝钦、猛、孝顷送建邺。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文帝嗣位，熊昙朗反，迪与周敷、黄法奭等围昙朗，屠之。王琳败后，文帝征迪出镇盆口，又征其子入朝，迪趑趄顾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属迪，至是与法奭率其部诣阙，文帝录其破熊昙朗功，并加官赏。迪闻之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惧，乃使其弟方兴袭周敷，敷与战，破之。又别使兵袭华皎于盆城，事觉，尽为皎禽。

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F军，与高州刺史黄法奭、豫章太守周敷讨迪，不能克。文帝乃遣宣帝总督讨之，迪F溃，脱身踰岭之晋安，依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明年秋，复越东兴岭。文帝遣都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

初，侯景之乱，百姓皆弃本为盗，唯迪所部独不侵扰，耕作肆业，各有赢储，政令严明，征敛必至。性质朴，不事威仪。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袜腹。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 女伎，挼绳破篾，傍若无人。然轻财好施，凡所周赡，毫厘必均。讷于语言，而衿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至是并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昭达仍度岭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文帝遣都督程灵洗破之。迪又与十馀人窜山穴中。后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临川太守骆文牙执之，令取迪自效。诱迪出猎，伏兵斩之。传首建邺，枭于朱雀航三日。

留异，东阳长山人也，世为郡着姓。异善自居处，言语酝籍，为乡里雄豪。多聚恶少，陵侮贫贱，守宰皆患之。仕梁，晋安、安固二县令。

侯景之乱，还乡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台，让郡于异，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率兵随巡出都。及城陷，异随梁临城公大连，大连委以军事。异性残暴，无远略，私树威福，F并患之。会景将宋子仙济浙江，异奔还乡里，寻以F降子仙。子仙以为乡导，令执大连。邵陵王纶闻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异之异，理当同于逆虏。"侯景署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行台刘神茂建义拒景，异外同神茂，而密契于景。及神茂败，被景诛，异独获免。

景平后，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仍保据岩阻，州郡惮焉。魏克荆州，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太守。陈文帝平定会稽，异虽有粮馈，而拥擅一郡，威福在己。绍泰二年，以应接功，除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封永嘉县侯。又以文帝长女丰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

陈永定三年，征异为南徐州刺史，迁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恒怀两端，与王琳潜通信使。及琳败，文帝遣左卫将军沈恪代异为郡，实以兵袭之。异与恪战，败，　乃表S逊谢。时朝廷方事湘、郢，且羁縻之。异知终见讨，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

湘州平，文帝乃下诏扬其罪恶，使司空侯安都讨之。异与第二子忠臣奔陈宝应。及宝应平，并禽异送都，斩建康市，子侄并伏诛，唯第三子贞臣以尚主获免。

陈宝应，晋安候官人也，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宝应性反复，多变诈。梁时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导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宝应典兵。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晋安独丰沃，士F强盛。

侯景平，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太守。陈武帝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武帝许之。绍泰二年，封候官县侯。武帝受禅，授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

宝应娶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宝应遣师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川。及都督章昭达破迪，文帝因命讨宝应，诏宗正绝其属籍。宝应据建安湖际逆拒昭达，昭达深沟高垒不与战。但命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栅，宝应F溃。执送都，斩建康市。

论曰：侯景起于边服，备尝艰险，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时江表之地，不见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释教，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不备不虞，难以为国。加以奸回在侧，货贿潜通，景乃因机骋诈，肆行矫慝。王伟为其谋主，饰以文辞，武帝溺于知音，惑兹邪说。遂使乘桁直济，长江丧其天险，扬旌指阙，金墉亡其地利。生灵涂炭，宗社丘墟。于是村屯坞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长，恣陵侮而为暴，资剽掠以为雄。陈武应期抚运，戡定安辑。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等，虽逢兴运，未改迷涂，志在乱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北史

魏本纪第一

魏本纪第二

魏本纪第三

魏本纪第四

魏本纪第五

齐本纪上第六

齐本纪中第七

齐本纪下第八

周本纪上第九

周本纪下第十

隋本纪上第十一

隋本纪下第十二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列传第二 后妃下

列传第三 魏诸宗室

列传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列传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列传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列传第七 文成五王 献文六王 孝文六王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齐宗室诸王上

列传第四十 齐宗室诸王下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周宗室

列传第四十六 周室诸王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外戚

列传第六十九 儒林上

列传第七十 儒林下

列传第七十一 文苑

列传第七十二 孝行

列传第七十三 节义

列传第七十四 循吏

列传第七十五 酷吏

列传第七十六 隐逸

列传第七十七 艺术上

列传第七十八 艺术下

列传第七十九 列女

列传第八十 恩幸

列传第八十一 僭伪附庸

列传第八十二

列传第八十三

列传第八十四

列传第八十五 西域

列传第八十六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车

列传第八十七 突厥 铁勒

序传第八十八

返回主目录

魏本纪第一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 ，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积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讳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成帝崩，节皇帝贷立。节帝崩，庄皇帝观立。庄帝崩，明皇帝楼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安帝崩，宣皇帝推寅立。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景帝崩，元皇帝俟立。元帝崩，和皇帝肆立。和帝崩，定皇帝机立。定帝崩，僖皇帝盖立。僖帝崩，威皇帝侩立。威帝崩，献皇帝邻立。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老，乃以位授于圣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圣武皇帝讳诘汾，尝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自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周时复会于此，言终而别。及期，帝至先田处，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皇帝讳力微。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神元有雄杰之度，后与宾攻西部，宾军败，失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求马主，帝隐而不言。宾后知，大惊，将分国之半奉帝，帝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乃从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长川。积数年，旧部人咸来归附。及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神元。其子不从，乃阴谋逆。帝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余万。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征而戮之，远近肃然。帝乃告诸大人，为与魏和亲计。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是岁，魏景元二年也。

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后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五十六年，文帝复如晋，其冬还国。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文帝雄异，恐为后患，请留不遣。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间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帝。酒酣，帝仰视飞鸟，飞丸落之。时国俗无弹，众大惊，相谓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术绝人。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谋危害帝，并先驰还，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自帝在晋后，诸子爱宠，神元颇有所惑。及闻诸大人请，因曰："当便除之。"于是诸大人驰诣塞南，矫害帝。

其年，神元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欲沮动诸部，因于庭中砺钺斧，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神元寻崩，凡飨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道武即位，尊为始祖。子章皇帝悉鹿立，时诸部离叛。帝九年而崩。弟平皇帝绰立，七年而崩。文帝少子思皇帝立，思皇帝讳弗。政崇宽简，百姓怀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禄官立。帝元年，分国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东接宇文部，自统之；一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使文帝长子桓帝讳猗厓统之；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卢统之。

自神元以来，与晋和好。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击匈奴、乌丸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

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凡积五岁，诸部降附者三十余国。桓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参合陂土无榆，故时人异之。

十年，匈奴别种刘元海反晋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与帝大举以助之，大破元海众于西河、上党。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十一年，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是岁，桓帝崩。桓帝统部凡十一年。后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邗城，以颂功德。子普根代立。

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总摄三部为一统。帝天姿英峙，勇略过人。

元年，刘元海僭帝号，自称大汉。

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子遵为质，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次攻铁弗刘武。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县远，从琨求句注陉北地。琨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人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数百百。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

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氵垒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

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国俗宽简，至是明刑峻法，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悉赴死所。人问何之，曰当就诛。其威严若此。

九年，帝召六修不至，怒，讨之失利，遂崩。

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薨，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皇帝讳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元年，岁在丁丑。二年，刘武据朔方，来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百万。

是岁，晋元帝即位于江南，刘曜僭帝位。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曜遣使请和，帝不纳。

三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五年，晋元帝遣使韩暢加崇爵服，帝绝之。讲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天兴初，追尊曰太祖。

桓帝中子惠帝贺僞立，以五年为元年。帝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四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五年，帝崩。

弟炀帝纥那立，以五年为元年。三年，石勒遣石季龙寇边部，帝御之，不利，迁于大宁。

时平文帝长子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力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五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讳翳槐，以五年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帝如襄国，徙者五千余家。七年，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于是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

炀帝以烈帝七年为后元年。时烈帝出居于鄴。三年，石季龙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家部落叛，炀帝出居于慕容部。

烈帝复立，以炀帝三年为后元年。城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一年而崩。弟昭成皇帝立。

昭成皇帝讳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临崩，顾命迎帝，曰："立此人则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诣鄴奉迎，与帝俱还。

建国元年十一月，帝即位于繁畤北，时年十九。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氵岁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定都氵垒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娉慕容晃妹为皇后。

三年春，移都云中之盛乐宫。

四年，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十月，刘武寇西境，帝遣军大破之。武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

七年二月，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于和龙。晃送女于境。七月，慕容晃遣使来聘，求交婚。帝许之，以烈帝女妻焉。

十四年，帝以中州纷梗，将亲率六军，乘石氏之乱，廓定中原。诸大人谏，乃止。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

十九年正月，刘务桓死，其弟阏头立，潜谋反。

二十一年，阏头部人多叛，惧而东走，度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其兄子悉勿祈。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之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阏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东巡桑乾川。四月，悉勿祈死，弟卫辰立。

二十三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卫辰来会葬，因求婚，许之。

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

二十八年正月，卫辰谋反，度河东。帝讨之。卫辰惧，遁走。

三十年十月，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若浮桥，众军利涉。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

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伤肋，五月薨。后追谥焉，是为献明皇帝。七月，皇孙珪生，大赦。

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帅众二十万及其将硃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王师不利。帝时不豫，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乱。帝暴崩，时年五十七。道武即位，尊曰高祖。

帝性宽厚。时国少缯帛，代人许谦盗绢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之。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帝尝击西部叛贼，流矢中目。贼破后，诸大臣执射者，各持锥刀欲屠割之。帝曰："各为其主，何罪也，释之！"其仁恕若此。

太祖道武皇帝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寝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欻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兒，窃独奇

怪。明年有榆生于藏胞之坎，后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广颡大耳。六岁而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长安，赖燕凤乃免。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人众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在独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柿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嶷然不群。刘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兴复洪业。"

七年十月，晋败苻坚于淮南。慕容文等杀刘库仁，弟眷代摄国部。

八年，慕容□弟冲僭立。姚苌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慕容垂僭称燕王。

九年，刘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因幸贺兰部。其日，显果使人杀帝，不及。语在《献明太后传》。是岁，乞伏国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单于。姚苌杀苻坚，坚子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

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是月，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国号燕。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慕容冲为其部下所杀。夏四月，改称魏王。五月，姚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大秦。秋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皇叔父窟咄于慕容永，以兵随之，来逼南境。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大人谋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征师于慕容垂。垂令其子贺麟率师随同等。军未至而寇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麟于高柳，大破窟咄，悉收其众。冬十月，苻丕为晋将冯该所杀。慕容永僭即皇帝位于长子。十一月，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陇东。十二月，慕容垂遣使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

二年夏五月，遣安同征兵于慕容垂。垂遣子贺麟率众来会。六月，帝亲征刘显，显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冬十二月，巡松漠，还幸牛川。

三年夏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大破之。六月，乞伏国仁死，其弟乾归立，私署河南王。秋七月，库莫奚部帅鸠集遗散，夜犯行宫，纵骑

扑讨，尽灭之。八月，使九原公仪于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甲寅，袭高车诸部落。二月癸巳，遂至女水，讨叱突邻部。并大破之。是月，吕光自称三河王。夏五月，使陈留公虔于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贡。

五年春三月甲申，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慕容垂遣子贺麟来会。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麟讨贺兰、纥奚诸部落，大破之。秋八月，还幸牛川。使秦王觚于慕容垂。九月壬申，讨叱奴部囊曲水，破之。冬十月，讨高车豆陈部于狼山，破之。十二月，帝还次白漠。

六年春正月，幸纽垤川。三月，遣九原公仪、陈留公虔等西讨黜弗部，大破之。夏四月，祭天。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慕容垂止秦王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乃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还纽垤川，于椢阳塞北树碑记功。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于大碛南商山下。十一月戊辰，还幸纽垤川。戊寅，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壬午，帝大破之于铁歧山南，卫辰父子奔遁。十二月，灭之，卫辰少子屈丐亡奔薛于部。自河以南，诸部悉平。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是岁，起河南宫。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盐池，飨群臣，北之美水。三月，还幸河南宫。秋七月，行幸漠南，仍筑巡台。冬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

八年春正月，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楼。夏六月，北巡。秋七月，临幸新坛。先是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征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屠其城。九月，还幸河南宫。

九年春三月，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椢阳塞外。夏五月，田于河东。秋七月，还幸河南宫。冬十月，蠕蠕社仑等率部落西走。是岁，姚苌子兴僭立，杀苻登。慕容垂灭永。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八月，帝亲兵于河南。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于俘虏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谋议，宪章故实。十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因东幸善无北陂。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陈留公虔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死于上谷。子宝秘丧，还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丁亥，皇太后贺氏崩。是月，葬献明太后。吕光僭称天王，国号凉。秋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于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八月己亥，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别诏将军封真等从东道袭幽州，围蓟。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弃城遁，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人得尽言，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己未，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获慕容宝、丹杨王买得等于平陶城。九月，晋孝武帝殂。冬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别诏东平公仪攻鄴，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军所行不得伤桑枣。戊午，进军中山。己未，围之。帝曰："朕量宝不能出战，必凭城自守，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后还取中山。"诸将称善。丁卯，车驾幸鲁口城。

二年春正月壬戌，帝引骑围信都。其夜，宝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逾城奔中山。癸亥，宝辅国将军张骧、护军将军徐超举城降。是月，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大单于、西平王。二月丁丑，帝军于钜鹿之柏肆坞，临滹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跣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集。帝设奇阵，列烽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走还中山，获其器械数十万计。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逞等降者相属，赐拜职爵各有差。三月己酉，车驾次卢奴。宝求和，请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东。帝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车驾次中山，命将围之。是夜，宝弟贺麟将妻子走西山。宝恐贺麟先据和龙，壬子夜，北遁。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夏四月，帝以军粮不继，诏东平公仪罢鄴围，徙屯巨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乃招喻之。甲辰，曜兵扬威，以示城内，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甲寅，以东平公仪为左丞相，封卫王。进襄城公题爵为王。秋七月，普邻遣乌丸、张骧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寇灵寿。贺麟自丁零中入军，因其众，复入中山，杀普邻而自立。八月丙寅朔，帝进军九门。时大疫，人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犹拒守，群下咸思北还。帝知之，谓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人！"群臣乃不敢言。九月，贺麟饥穷，率三万余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

也？”对曰：“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冬十月丙寅，帝进军新市，贺驎退阻□泒□水，依渐洳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贺驎单马走鄴，慕容德杀之。甲申，贺驎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其将张骧、李沈、慕容文等先来降，寻皆亡还，是日复获之，皆赦而不问。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题薨。

天兴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卫王仪克鄴。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诏郡县振恤之。帝至鄴，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志，乃置行台。遂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皆复赀租一年，除山东人租赋之半。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通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恆岭至代五百余里。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于中山置行台，诏卫王仪镇之，使略阳公遵镇勃海之合口。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闻帝将还，谋反，欲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斩之。辛酉，车驾发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恆山之阳。博陵、勃海、章武诸郡群盗并起，略阳公遵等讨之。是月，慕容德自称燕王，据广固。二月，车驾至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受田。三月，征左丞相、卫王仪还京师，诏略阳公遵代镇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历阳公穆崇为太尉，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进封略阳公遵为常山王，南安公顺为毗陵王。祭天于西郊，旗帜有加焉。广平太守、辽西公意列谋反，与郡人韩奇矫假谶图，将袭鄴城。诏反者就郡赐死。是月，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为大单于、昌黎王。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为号。今国家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为魏。”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慕容宝子盛杀兰汗而自立为长乐王。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辛亥，尚书吏部郎中邓彦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闰月，左丞相卫王仪及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而躬履谦虚，退身后己，宸仪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

之心。臣等谨昧死以闻。”帝三让乃许之。十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元，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宏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祖以未，腊以辰，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人时，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人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乙丑，赦京师。始制三驾之法。庚午，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常山王遵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出。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卫王仪督三将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纪功。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于南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三月己未，车驾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辩叛慕容德，求援于鄴。行台尚书和跋以轻骑应之，克滑台，收德宫人府藏。秋七月，起天华殿。辛酉，大阅于鹿苑。八月，增启京城十二门，作西武库。除州郡人租赋之半。辛亥，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范阳人卢溥聚众海滨，称幽州刺史，攻掠郡县，杀幽州刺史封沓干。是月，秃发乌孤死，其弟利鹿孤立，遣使朝贡。冬十月，太庙成，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十二月，天华殿成。吕光立其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及死，庶子纂杀绍而僭立。

三年春正月戊午，材官将军和突破卢溥于辽西，获之，及其子焕传送京师，轘之。癸亥，祀北郊。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风俗，察举不法。二月丁亥，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聪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夏四月，姚兴遣使朝贡。五月戊辰，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兴。己巳，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尧、帝舜庙。西幸马邑，观氵垒源。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秋七月，乞伏乾归大为姚兴所破。壬子，车驾还宫。起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宜改王易政，于是数革官号，欲以防塞凶狡，消弭灾变。已而虑臣下疑惑，冬十二月丙申，下诏述成败之理，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以喻臣下。是岁，河右诸郡奉、凉武昭王李玄盛为秦凉二州牧、凉公，肇兴霸业，年号庚子。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丁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听察辞讼，纠劾不法。是月，吕光弟子隆弑吕纂而自

立。三月，帝亲渔，荐于寝庙。夏四月辛卯，罢鄴行台。诏有司明扬隐逸。五月，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六月，卢水胡沮渠蒙逊私署凉州牧、张掖公。秋七月，诏兖州刺史长孙肥南徇许昌、彭城。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差。八月，段兴杀慕容盛，叔父熙尽诛段氏，僭即皇帝位。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是岁，凉武昭王、沮渠蒙逊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帝闻姚兴将寇边，庚寅，大简舆徒，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乾壁。三月，秃发利鹿孤死。夏五月，姚兴遣其弟义阳王平来侵平阳，攻陷乾壁。秋七月戊辰朔，车驾西讨。八月乙巳，至乾壁，平固守，进军围之。姚兴悉举其众来救。甲子，帝度蒙坑，逆击兴军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余众三万余人，获兴尚书左仆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将军以上四十余人。获前亡臣王次多、靳勒，并斩以徇。兴频使请和，帝不许。群臣请进平蒲坂，帝虑蠕蠕为难，戊申，班师。十一月，车驾次晋阳。征相州刺史庾岳为司空。十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越勒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家内属，入居云中。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蚀之。五月，大简舆徒，将略江淮。秋七月，镇西大将军、司隶校尉、毗陵王顺有罪，以王还第。戊子，北巡，筑离宫于豺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规度氵垒南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辛未，车驾还宫。冬十月，起西昭阳殿。乙卯，立皇子嗣为齐王，加车骑大将军，位相国。绍为清河王，加征南大将军。熙为阳平王，曜为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为豫章王，陈留桓王子悦为硃提王。丁巳，晋人来聘。十一月庚午，将军伊谓大破高车。十二月，晋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为平固王而自立，僭号楚。

天赐元年春二月，晋刘裕起兵诛桓玄。三月，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夏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秋九月，帝临昭阳殿，分置众职，引朝臣文武亲自简擢，量能叙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号。追录旧臣，加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乱，流人繦负奔淮北者行道相寻。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筑西宫。十一月，幸西宫，大选臣僚，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

二年春正月，晋主司马德宗复位。夏四月，祀西郊，车旗尽黑。冬十月，慕容德死。

三年春正月甲申，北巡，幸豺山宫，校猎，还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园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车驾还宫。夏四月庚申，复幸豺山宫。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图》三百六十。时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马城。甲戌，车驾还宫。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氵垒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三十日罢。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古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壬午，至漠中，观天盐池。度漠北，之吐盐池。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冬十月庚申，车驾还宫。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修为河间王，处文为长乐王，连为广平王，黎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车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赐死。六月，赫连屈丐自称大单于、大夏天王。秋七月，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慕容宝养子高云杀慕容熙而自立，僭号天王。八月，诛司空庾岳。

五年春正月，行幸豺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三月，姚兴遣使朝贡。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冬十月，秃发傉檀僭即凉王位。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愈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傍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便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废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稀少。帝亦闻之，曰："朕故纵之使然，幸过灾年，当更清整之耳。"秋七月，慕容氏支属百余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余人。八月，卫王仪谋叛，赐死。十月戊辰，清河王绍作乱，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曰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

太宗明元皇帝讳嗣，道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刘贵人，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道武晚有男，闻而大悦，乃大赦。帝明睿宽毅，非礼不动。天兴六年，封齐王，拜相国。初，帝母既赐死，道武召帝告曰："昔

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帝素纯孝，哀不自胜。道武怒。帝还宫，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谏，请待和解而进，帝从之。及元绍之逆，帝还而诛之。

永兴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罢归第者，悉复登用之。诏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人讼，简贤任能。是月，冯跋弑其主高云，僭号天王，国号北燕。闰十月丁亥，硃提王悦谋反，赐死。诏都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诸州，问人疾苦。十二月戊戌，封卫王仪子良为南阳王，进阴平公列爵为王，改封高凉王乐真为平阳王。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蠕蠕犯塞。是岁，乞伏乾归自称秦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征蠕蠕，因留屯漠南。夏五月，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六月，晋将刘裕灭慕容超。秋七月丁巳，立射台于陂西，仍讲武。乙丑，至自北伐。

三年春二月戊戌，诏简宫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赐鳏人。己亥，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巡行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问其疾苦，察举守宰不法者。辛丑，简宫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赐人不能自存者。三月己未，诏侍臣常佩剑。夏五月丙寅，复出宫人赐鳏人。丁卯，车驾谒金陵于盛乐。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伏诛。六月，姚兴遣使朝贡。秋七月戊申，赐卫士酺三日。冬十一月丁未，大阅于东郊。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兽圈，射猛兽。夏四月乙未，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勿有所讳。六月，乞伏乾归为兄子公府所弑。闰月丙辰，大阅于东郊。秋七月己巳朔，东巡。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以山阳侯奚斤、元城公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会山。戊子，临去畿陂观渔。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诸落。八月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命百姓大酺三日。乙卯，赐王公以下至宿卫将士布各有差。冬十一月己丑，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以下至于緦麻亲布帛各有差。是月，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十二月丁巳，北巡，至长城而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阅畿内，男年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宫。頞拔大渠帅四十余人诣阙奉贡，赐以缯帛锦罽各有差。乙酉，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庚寅，大阅于东郊，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

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校览。二月庚戌，幸高柳川。癸丑，穿鱼池于北苑。庚午，姚兴遣使朝贡。己卯，诏使者巡行天下，招延俊彦，搜扬隐逸。夏四月乙卯，西巡。五月乙亥，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丙子，大赦。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秋七月己巳，还幸薄山。帝登观宣武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飨焉，赐从者大酺于山下。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而旋。丙戌，车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洛城，东逾七岭山，田于善无川。八月癸卯，车驾还宫。癸丑，奚斤等班师。甲寅，帝临白登山，观降人，数军实。置新人于大宁，给农器，计口受田。冬十一月癸酉，大飨于西宫。姚兴遣使朝贡，请进女，帝许之。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祯瑞频集，大赦改元。辛巳，行幸繁畤。赐王公以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车驾还宫。乙卯，起丰宫于平城东北。夏六月，乞伏炽盘灭秃发傉檀。秋七月，晋将硃龄石灭蜀。八月戊子，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姚兴遣使朝贡。九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壬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车驾北伐。

二年春正月丙辰，车驾至自北伐。二月丁亥，大飨于西宫。甲辰，立宣武庙于白登西。三月丁丑，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人。夏四月，晋人来聘。己卯，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临去畿陂观渔。辛酉，次于濡源，立蟀台。遂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人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峤山，观温泉，使以太牢祠黄帝、唐尧庙。癸酉，幸广宁，事如上谷。己卯，登广宁之历山，以太牢祠舜庙，帝亲加礼焉。庚辰，幸代。秋七月癸未，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八月庚辰晦，日有蚀之。九月，京师人饥，听就食山东。冬十月壬子，姚兴使奉其西平公主至，帝以后礼纳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车驾还宫。丙寅，诏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命出布帛仓谷以振贫穷。

泰常元年春二月丁未，姚兴死。三月己丑，长乐王处文薨。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间王修薨。五月甲申，彗星二见。六月丁巳，北巡。秋七月甲申，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辛亥晦，日有蚀之。九月，晋刘裕溯河伐姚

泓，遣部将王仲德从陆道至梁城。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守北渡，仲德遂入滑台。诏将军叔孙建等度河曜威，斩尉建于城下。冬十一月戊寅，起蓬台于北苑。十二月，南阳王良薨。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二月丙午，诏使者巡行天下，观风俗，问其所苦。是月，凉武昭王薨。五月，西巡至云中，遂济河，田于大漠。秋七月乙亥，车驾还宫。乙酉，起白台于城南，高二十丈。是月，晋刘裕灭姚泓。冬十月癸丑，豫章王夔薨。十二月己酉，诏河东、河内购泓子弟播越人间者。

三年春三月，晋人来聘。庚戌，幸西宫。以勃海、范阳郡去年水，复其租税。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五月壬子，东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帅师袭冯跋，遂至龙城，徙其居人万余家而还。秋七月戊午，车驾至京师。八月，雁门、河内大雨水，复其租税。冬十月戊辰，筑宫于西苑。十一月，赫连屈丐克长安。十二月，晋安帝殂。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车驾临河，大蒐于犊渚。癸卯，还宫。三月，赫连屈丐僭即皇帝位。癸丑，筑宫于蓬台北。夏四月庚辰，享东庙，远蕃助祭者数百国。辛巳，南巡，幸雁门，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五月庚寅朔，观渔于氵垒水。己亥，车驾还宫。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祠恆岳。甲申，车驾还宫，赐所过无出今年田租。九月甲寅，筑宫于白登山。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十二月癸亥，西巡，至云中，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度，大狩于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东还。至屋窦城，飨劳将士，大酺二日，班禽以赐之。己亥，车驾还宫。三月丙戌，南阳王意文薨。夏四月丙寅，起氵垒南宫。五月乙酉，诏曰：“宣武皇帝体得一之玄远，应自然之冲妙，大行大名，未尽盛美。今启纬图，始睹尊号，其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章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庚戌，淮南侯司马国璠、池阳侯司马道赐等谋反，伏诛。六月丙寅，幸翳犊山。是月，晋恭帝禅位于宋。秋七月丁酉，西至五原。丁未，幸云中大室，赐从者大酺。八月癸亥，车驾还宫。闰月甲午，阴平王烈薨。是岁，西凉亡。

六年春二月己亥，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甲子，阳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匹。发京师六千余人筑苑，起自旧苑，东苞白登，周回四十余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于蟠羊山。秋七月乙卯，车驾还宫。癸酉，西巡。猎于祚山，亲射猛

兽，获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獭于犊渚。九月庚戌，车驾还宫。壬申，宋人来聘。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二月丙申，西巡于云中。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云中西幸屋窦城，赐从者大酺三日。二月丙戌，车驾还宫。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太平王，拜相国，加大将军；丕为乐平王，加车骑大将军；弥为安定王，加卫大将军；范为乐安王，加中军大将军；健为永昌王，加抚军大将军；崇为建宁王，加辅国大将军；俊为新兴王，加镇军大将军；献怀长公主子嵇敬为长乐王，拜大司马、大将军。初，帝服寒食散，频年发动，不堪万机，五月，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宋武帝殂。秋九月，诏司空奚斤等帅师伐宋。乙巳，幸氵垒南宫，遂如广宁。己酉，诏皇太子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车乘服物皆以乘舆之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峤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幸幽州，见耆年，问其所苦，赐以爵号。分遣使者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冬十月甲戌，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奚斤等济河，攻滑台不拔，求济师，帝怒不许。议亲南征，为其声援。壬辰，南巡，出自天门关，逾恆岭，四方蕃附大人各帅所部从者五万余人。十一月，皇太子亲统六军镇塞上，安定王弥与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以下。丙辰，次于中山，问人疾苦。十二月丙戌，行幸冀州，存问人俗。遣寿光侯叔孙达等率众自平原东度，徇下青、兖诸郡。

八年春正月丙辰，行幸鄴，存问人俗。司空奚斤既平兖、豫，还围武牢，宋守将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三月乙卯，济自灵昌。夏四月丁卯，幸成皋，观武牢。而城内乏水，县绠汲河。帝令连舰，上施轒轀，绝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夺其井。丁丑，幸洛阳，观石经。闰月丁未，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己未，武牢溃。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幸晋阳，班赐王公以下至于厮役。五月丙寅，还次雁门，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车驾至自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观薨。丙辰，北巡，至参合陂。秋七月，幸三会屋侯泉，诏皇太子率百官以从。八月，幸马邑，观于氵垒源。九月乙亥，车驾还宫。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墙，周回二十里。是岁饥，诏所在开仓振给。十一月己巳，帝崩于西宫，时年三十二。遗诏以司空奚斤所获军实赐大臣自司徒长孙嵩以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庚子，上谥曰明元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称太宗。

帝兼资文武，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

云。

论曰：自古帝王之兴，诚有天命，亦赖累功积德，方契灵心。有魏奄宅幽方，代为君长。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于晋室，冥符人事，夫岂徒然！

昭成以雄杰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克，威被遐荒。乃改都立号，恢隆大业，终百六十载，光宅区中，其原固有由矣。

道武显晦安危之中，屈申潜跃之际。驱率遗黎，奋其灵武。克翦方难，遂启中原。垂拱人神，显登皇极。虽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经谟，咸出长久，所谓大人利见，百姓与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祸生非虑，将人事不足，岂天实为之乎？

明元承运之初，属廓定之始，于时狼顾鸱峙，犹有窥觎。已加以天赐之末，内难尤甚。帝孝心睿略，权正兼运，纂业固基，内和外抚，终能周、郑款服，声教南被，祖功宗德，其义良已远矣！

魏本纪第二

世祖太武皇帝讳焘，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于东宫。体貌瑰异，道武奇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兒也。”泰常七年四月 ，封太平王。五月，立为皇太子。及明元帝疾，命帝总摄百揆。帝聪明大度，意豁如也。

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二月，追尊皇妣为密皇太后。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司空奚斤为宜城王；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其余普增爵位各有差。于是除禁锢，释嫌疑，开仓库，振穷乏。河南流人相率内属者甚众。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弥薨。夏四月甲辰，东巡，幸大宁。六月，宋徐羡之弑其主义符。秋七月，车驾还宫。八月，蠕蠕六万骑入云中，杀略人吏，攻陷盛乐。帝帅轻骑讨之，虏乃退走。九月，大简舆徒于东郊，将北讨。冬十二月，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车骑次祚山，蠕蠕北遁，诸军追之，大获而还。

二年春正月己卯，车驾至自北伐。三月丙辰，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宜城王奚斤为司空。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初造新字千余。夏四月诏龙骧将军步堆使宋。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秋八月，赫连屈丐死。九月，永安、安乐二殿成，丁卯，大飨以落之。冬十月癸卯，车驾北伐，东西五道并出。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车驾至自北伐。乞伏炽盘遣使朝贡，请讨赫连昌。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回配。夏五月辛卯，进中山公纂爵为王，复南安公素先爵常山王。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西至五原，田于阴山，东至和兜山。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八月，车驾还宫。宋人来聘。帝以赫连屈丐死，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合。十一月戊寅，率轻骑袭赫连昌。壬午，徙万余家而还。至祚山，班虏获以赐将士各有差。十二月，诏奚斤西据长安。秦、陇氐羌皆叛昌诣斤降。武都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使使内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各有差。从人在道多死，到者裁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连昌遣其弟定向长安。帝闻之，遣就阴山伐木造攻具。二月，车驾还宫。三月丙午，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丁丑，广平王连薨。夏四月丁未，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使于宋。五月，车驾西讨赫连昌，次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戊戌，至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六月癸卯朔，日有蚀之。甲辰，大破赫连昌，昌奔上邽。乙巳，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辛酉，班师。留常山王素、执金吾桓贷镇统万。秋七月己卯，筑坛于祚岭，戏马驰射，赐中者金帛缯絮各有差。蠕蠕寇云中，闻破赫连昌，惧而逃。八月壬子，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冬十一月，以氐王杨玄为假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癸卯，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司空奚斤进军安定。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禽昌。其余众立昌弟定为主，走还平凉。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连昌至于京师。司空奚斤追赫连定于平凉马髦岭，为定所禽。将军丘堆先在安定，闻斤败，东走长安。帝大怒，诏颉令斩之。夏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南秦王杨玄遣使朝贡。五月，乞伏炽盘死。秋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九月，车驾还宫。冬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蚀之。是月，行幸河西，大校猎。十二月甲申，车驾还宫。

二年夏四月，宋人来聘。庚寅，车驾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冀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庐舍，绝迹西走。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告于宗庙。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十一月，西巡，田于河西，至祚山而还。

三年春正月庚子，车驾还宫。壬寅，大赦。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阳王长孙翰薨。戊辰，车驾还宫。三月壬寅，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夏四月甲子，行幸云中。敕勒万余落叛走，诏尚书封铁追灭之。五月戊午，论讨敕勒功，大明赏罚。秋七月己亥，诏诸征镇将军、王公杖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庚子，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鄴，为诸军节度。八月，宋将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丙寅，彦之遣将度河攻治坂，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

击破之。九月癸卯，立密皇太后庙于鄴。甲辰，行幸统万，遂征平凉。是月，冯跋死。冬十月乙卯，冠军将军安颉济河攻洛阳，丙子，拔之。辛巳，安颉平武牢。十一月乙酉，车驾至平凉。己亥，行幸安定。庚子，帝自安西还临平凉，遂掘堑围守之。行幸纽城，安慰初附，赦秦、陇之人，赐复七年。辛丑，安颉帅诸军攻滑台。沮渠蒙逊遣使朝贡。壬寅，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杨王。十二月丁卯，赫连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缚出降，平凉，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奔走，关中平。壬申，车驾还东，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

四年春正月壬午，车驾次木根山，大飨群臣。丙申，宋将檀道济、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丹杨王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道济等不敢进。是月，赫连定灭乞伏慕末。二月辛酉，安颉、司马楚之平滑台。癸酉，车驾还宫，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战士赐复十年。定州人饥，诏开仓以振之。宋将檀道济、王仲德东走。三月庚戌，冠军将军安颉献宋俘万余人，甲兵三万。夏六月，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璝所执。闰月乙未，蠕蠕国遣使朝贡。诏散骑侍郎周绍使于宋。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华宫。八月乙酉，沮渠蒙逊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浑慕璝遣使奉表，请送赫连定。己丑，以慕璝为大将军，封西秦王。九月癸丑，车驾还宫。庚申，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以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癸亥，诏兼太常李顺持节拜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持节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太傅、凉州牧、凉王。壬申，诏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曜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冬十月戊寅，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兽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为公。十二月，车驾还宫。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以皇子晃为皇太子，谒于太庙，大赦改元。三月丁未，追赠夫人贺氏为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浑慕璝送赫连定于京师。夏五月，宋人来聘。六月庚寅，车驾伐和龙。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备蠕蠕。辛卯，诏兼散骑常侍邓颖使于宋。秋七月己巳，车驾至和龙，穿堑以守之。是月，筑东宫。九月乙卯，车驾西还。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人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振之。冬十月，吐谷浑慕璝遣使

朝贡。十一月己巳，车驾至自和龙。十二月己丑，冯弘子长乐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辽西内属。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以礼申喻，任其进退。

二年春二月庚午，诏兼鸿胪卿李继持节假冯崇车骑大将军、辽西王，承制，听置尚书已下。壬午，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宋。夏四月，沮渠蒙逊死，以其子牧犍为车骑将军，改封西河王。六月，遣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辛巳，诏乐安王范发秦、雍兵一万筑小城于长安城内。秋八月，辽西王冯崇上表求说降其父，帝不听。九月，宋人来聘，并献驯象一。戊午，诏兼大鸿胪卿崔赜持节拜征虏将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封南秦王。冬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阴山北。诏兼散骑常侍卢玄使于宋。

三年春正月乙未，车驾次于女水，大飨群臣。戊戌，冯弘遣使求和，帝不许。丙辰，南秦王杨难当克汉中，送雍州流人七千家于长安。二月戊寅，诏以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令郡县括贫富以为三级，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辛卯，车驾还宫。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闰月甲戌，秦王赫连昌叛走。丙子，河西候将格杀之。验其谋反，群弟皆伏诛。己卯，车驾还宫。进彭城公粟爵为王。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河西。九月戊子，克之。斩白龙及其将帅，屠其城。冬十一月，车驾还宫。十二月甲辰，行幸云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壬午，降死罪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道武、明元宫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元。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各遣使朝贡。诏长安及平凉人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丁未，车驾还宫。夏五月庚申，进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宜城公奚斤为恆农王，广陵公娄伏连为广陵王。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甲戌，行幸云中。六月甲午，诏曰：“去春小旱，东作不茂，忧勤克己，祈请灵祐。岂朕精诚有感，何报应之速。云雨震洒，流泽沾渥。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寻其理，盖神灵之报应也。比者以来，祯瑞仍臻，甘露流液，降于殿内；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连理，殖于魏郡；在先后载诞之乡，白燕集于盛乐旧都，玄鸟随之，盖有千数；嘉禾频岁合秀于恆农；白兔并见于勃海，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天降嘉贶，将何德以酬之？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丙午，高丽、鄯善国并遣使朝贡。秋七月，田于梱阳。己卯，乐平

王丕等五将东伐，至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九月，车驾还宫。冬十月癸卯，尚书左仆射安原谋反，伏诛。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一月己巳，校猎于广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庙。诸所过亲问高年，褒礼贤俊。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车驾还宫。二月戊子，冯弘遣使朝贡，求送侍子，帝不许。壬辰，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喻之。三月丙辰，宋人来聘。辛未，遣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讨冯弘。弘求救于高丽，高丽遣其大将葛蔓卢迎之。夏四月甲寅，皇子小兒、苗兒并薨。五月乙卯，冯弘奔高丽。戊午，诏散骑常侍封拨使高丽，征送冯弘。丁卯，行幸河西。赫连定之西也，杨难当窃据上邽，秋七月庚戌，命乐平王丕等讨之。诏散骑常侍游雅使于宋。八月丁亥，遣使六辈使西域。帝校猎于河西，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车国遣使朝贡。九月庚戌，乐平王丕等至，略阳公难当奉诏摄上邽守。高丽不送冯弘，帝将伐之，纳乐平王丕计而止。冬十一月己酉，幸椢阳。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闰月壬子，车驾还宫。乙丑，改封颍川王提为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是岁，吐谷浑慕璜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长孙嵩薨。乙巳，丹杨王叔孙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问人疾苦。还幸上谷，遂至代，所过复田租之半。三月己卯，车驾还宫。丁酉，宋人来聘。夏五月己丑，诏天下吏人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云中。秋七月戊子，使永昌王健、上党王长孙道生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灭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车驾还宫。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卯，行幸云中。十一月壬申，车驾还宫。是岁，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高丽、契丹、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盘陁、鄯善、破洛那、者舌等国各遣使朝贡。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来朝。癸未，罢沙门年五十以下。江阳王根薨。是月，高丽杀冯弘。夏五月戊寅，赦。秋七月壬申，车驾北伐。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十二月，车驾至自北伐。上洛巴、泉蕈等相帅内附。诏兼散骑常侍高雅使于宋。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辛未，车驾还宫。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夏五月癸未，遮逸国献汗血马。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

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以备蠕蠕。秋七月己巳，车驾至上都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壬午，留辎重，分部诸军。八月丙申，车驾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乃分军围之。九月丙戌，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进张掖公秃发保周爵为王，与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太守无讳，后奔晋昌；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都大骇。皇太子命上党王长孙道生等拒之。冬十月辛酉，车驾还宫。徙凉州人三万余家于京师。留乐平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癸亥，遣张掖王秃发保周喻诸部鲜卑，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十一月乙巳，宋人来聘，并献驯象一。十二月壬午，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杨难当寇上邽，镇将元勿头讨走之。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盘陀、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无讳国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观察风俗，问人疾苦。二月己巳，诏假通直常侍邢颖使于宋。发长安人五千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庚辰，沮渠无讳寇张掖。秃发保周屯删丹。六月丁丑，皇孙浚生，大赦改元。秋七月，行幸阴山。己丑，永昌王健大破秃发保周，走之。丙申，保太后窦氏崩于行宫。癸丑，保周自杀，传首京师。八月甲申，沮渠无讳降。九月壬寅，车驾还宫。是岁，州镇十五饥，诏开仓振恤之。以河南主曜子羯兒为河间王，后改封略阳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三月辛卯，葬惠太后于崞山。庚戌，新兴王俊、略阳王羯兒有罪，黜为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闾乞归为朔方王，沮渠万年为张掖王。夏四月丁巳，宋人来聘。秋八月辛亥，诏散骑侍郎张伟使于宋。九月戊戌，永昌王健薨。冬十一月庚子，镇南大将军奚眷平酒泉。十二月丙子，宋人来聘。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三月壬寅，北平王长孙颓有罪，削爵为侯。夏四月，酒泉王沮渠无讳走渡流沙，据鄯善。凉武昭王孙李宝据敦煌，遣使内附。五月，行幸阴山北。六月丙戌，杨难当朝于行宫。先是，起殿于阴山北，殿成而难当至，因曰广德焉。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罗为晋王，翰为秦王，谭为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十二月辛巳，太保、襄城公卢鲁元薨。丁酉，车驾还宫，李宝遣使朝贡，以宝为镇西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次于恆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是月，克仇池。三月庚申，车驾还宫。夏四月，武都王杨保宗谋反，诸将禽送京师。氐、羌复推保宗弟文德为主，围仇池。六月庚寅，诏复人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癸巳，大阅于西郊。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舍辎重，以轻骑袭蠕蠕，分军为四道。冬十一月甲子，车驾还至朔方。诏曰："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明为科制，以称朕心。"十二月辛卯，车驾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都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戊申，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私养沙门、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庚戌，诏自三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癸酉，乐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庐。三月戊辰，大会于那南。遣使者四辈使西域。甲辰，车驾还宫。夏四月乙亥，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五月丁酉，行幸阴山北。六月，西平王吐谷浑慕利延杀其兄子纬代，立纬弟，叱力延等来奔，乞师。以叱力延为归义王。秋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诏员外散骑常侍高济使于宋。九月，帝自河西至于马邑，观于崞川。己亥，车驾还宫。丁未，行幸漠南。冬十月癸未，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其部一万三千内附。十一月，宋人来聘。十二月丙戌，车驾还宫。

六年春正月辛亥，行幸定州，引见长老，存问之。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愔使于宋。二月，遂西幸上党，观连理树于玄氏。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三月庚申，车驾还宫。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夏六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壬辰，北巡。秋八月壬辰，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与诣京师。帝大悦，厚待之。车驾幸阴山北，次于广德宫。诏发天下兵，三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令人北徙畜牧至广漠，以饵蠕蠕。壬寅，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军到蔓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度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莫璜世子被囊逆军拒战，那击破

之。中山公杜丰追度三危，至雪山，禽被囊及慕利延兄子什归、炽盘子成龙，送于京师。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一月，高凉王那振旅还京师。庚申，辽东王窦漏头薨。河东蜀薛永宗聚党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盖吴自号天台王，署百官。辛未，车驾还宫。选六州兵勇猛者，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人以实河北。癸未，西巡。

七年春正月戊辰，车驾次东雍，禽薛永宗，斩之。其男女无少长皆赴水死。辛未，南幸汾阴。盖吴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长安，存问父老。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阳。所过诛与盖吴通谋反害守将者。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夏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毁鄴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五月，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六月癸未朔，日有蚀之。秋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复略阳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癸未，行幸中山。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伏诛。夏五月，车驾还宫。六月，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将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赃各千万计，并斩之。秋八月，乐安王范薨。冬十一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薨。十二月，晋王伏罗薨。

九年春正月，宋人来聘。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人饥，诏开仓振之。罢塞围作。遂西幸上党。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又斩其凤凰山南足以断之。三月，车驾还宫。夏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人，比之郡县。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丁卯，悦般国遣使求与王师俱讨蠕蠕。帝许之。秋八月，诏中外诸军戒严。九月乙酉，练兵于西郊。丙戌，幸阴山。是月，成周公万度归千里驿上：大破焉耆国，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冬十月辛丑，恆农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癸亥，大赦。十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皇太子朝于行宫。遂从北讨。至受降城，不见蠕蠕，因积粮城内，留守而还。北平王长孙敦坐事降爵为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飨百寮。甲戌，蠕蠕吐贺真惧，远遁。三月，蒐于河西。庚寅，车驾还宫。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蚀之。九月，阅武于碛上，遂北伐。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于行宫。十二月戊申，车驾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托真为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洛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寡。二月甲午，大蒐于梁山。皇子真薨。是月，大修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车驾遂征悬瓠。夏四月癸卯，车驾还宫，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阴山。秋七月，宋将王玄谟攻滑台。八月癸亥，田于河田。癸未，练兵于西郊。九月辛卯，车驾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冬十月乙丑，车驾济河，玄谟弃军而走，乃命诸将分道并进。车驾自中道。十一月辛卯，至邹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是月，頞盾国献师子一。十二月丁卯，车驾至淮。诏刈藿苇作筏数万而济，淮南皆降。癸未，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诸军同日皆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附者不可胜数。甲申，宋文帝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即夏侯野报之。帝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郡臣于江上，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丁亥，车驾北旋。二月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元。车师国王遣子入侍。诏以刑纲太密，犯者更众，命有司其案律令，务求厥中，自余有不便于人者，依比增损。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阳王羯兒、高凉王那有罪赐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于金陵。秋七月丁亥，行幸阴山。省诸曹吏员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车驾还宫。冬十月庚申，行幸阴山。宋人来聘。诏殿中将军郎法祐使于宋。己巳，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薨。十二月丁丑，车驾还宫。封皇孙浚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王翰为东平王，燕王谭为临淮王，楚王建为广阳王，吴王余为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来降人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州军讨平之。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与降人通谋，赐死。三月甲寅，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于永安宫，时年四十五。秘不发丧。爱又矫皇后令，杀东平王翰，迎周安王余立。大赦，改元为永平。尊谥曰太武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识，言则悲恸，哀感傍人，明元闻而嘉叹。及明元不豫，衣不释带。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从《周易》设险之义，又陈萧何壮丽之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财者

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于赏赐，皆是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兼甚严断，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贱，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故大臣犯法，无所宽假。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无以措其奸隐。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帝闻而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

景穆皇帝讳晃，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贺夫人。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为皇太子，时年五岁。明慧强识，闻则不忘。及长，好读经史，皆通大义。太武甚奇之。及西征凉州，皇太子监国。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太子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太子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太子谓宫臣曰："为人臣不实若此，岂是忠乎！吾初闻有疑，但帝决行耳。几误人大事，言者复何面目见帝也。"

真君四年，从征蠕蠕，至鹿浑谷，与贼遇。虏惶怖扰乱。太子言于太武曰："宜速进击，掩其不备。"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须军大集。太子曰："此由贼恇扰，何有营上而有此尘？"太武疑之，遂不急击，蠕蠕远遁。既而获虏候骑，乃云不觉官军卒至，上下惶惧。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军国大事，多见纳用，遂知万机。及监国，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贸。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于是垦田大增。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于东宫，时年二十四。庚午，命持节兼太尉张黎、兼司空窦瑾奉策即柩谥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高宗文成皇帝讳浚，景穆皇帝之长子也。母曰闾氏。真君元年六月，生于东宫。帝少聪达，太武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年五岁，太武北巡，帝从在后，逢虏帅桎一奴，将加罚。帝谓曰："奴今遭我，汝宜释之。"帅奉命解缚。太武闻之曰："此兒虽小，欲以天子自处。"意奇之。及长，风格异常，每参决大政可否。

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爱弑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贼余。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奉迎世嫡皇孙。

兴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于永安前殿。大赦，改元，正平二年为兴安。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仪同三司。十一月丙子，二人争权，并赐死。癸未，广阳王建、临淮王谭薨。甲申，皇妣闾氏薨。进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爵为乐陵王，南部尚书、常安子陆丽为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妣闾氏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十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于金陵。乙卯，初复佛法。丁巳，以乐陵王周忸为太尉，平原王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保达、沙猎等国各遣使朝贡。戊寅，进建业公陆俟爵为东平王，进广平公杜遣爵为王。癸亥，诏以营州蝗，开仓振恤。甲子，太尉、乐陵王周忸有罪赐死。进濮阳公闾若文爵为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进司空杜元宝爵为京兆王。广平王杜遗薨。进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爵为王。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癸未，诏与百姓杂调十五。丙戌，进尚书、西平公源贺爵为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崇、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各赐死。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泉池。是月，宋太子劭杀文帝。三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进安丰公闾武皮爵为河间王。夏五月，宋孝武帝杀太子劭而自立。闰月乙亥，太皇太后赫连氏崩。秋七月辛亥，行幸阴山。濮阳王闾若文、永昌王仁谋反。乙卯，仁赐死，若文伏诛。己巳，车驾还宫。是月，筑马射台于南郊。八月戊戌，诏曰：“朕即位以来，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已下囚。”九月壬子，阅武于南郊。冬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复北平公长孙敦王爵。是岁，疏勒、渴盘陀、库莫奚、契丹、罽宾等国各遣使朝贡。

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瑚为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坛，登受图箓。礼华，曲赦京师。夏六月，行幸阴山。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八月甲戌，赵王深薨。乙亥，车驾还宫。乙丑，皇叔武头、龙头薨。九月，库莫奚国献名马，有一角，状如麟。闭都门，大索三日，获奸人亡命数百人。冬十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出于、叱万单等国各遣使朝贡。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乐平王拔有罪，赐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以太武、景穆神主入太庙，改元，曲赦京师死囚已下。夏六月壬戌，诏名皇子弘，曲赦。癸酉，诏尚书穆真等二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大明赏罚。冬十月庚午，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进爵为王。是岁，遮逸、波斯、疏勒等国各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冯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夏六月，羽林中郎于判、元提等谋逆，诛。秋八月，田于河西。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北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九月辛巳，进河东公闾毗、零陵公闾纥爵，并为王。冬十月甲申，车驾还宫。甲午，曲赦京师。十一月，改封西平王源贺陇西王。嚯哒、普岚等国各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征渔阳公尉眷拜太尉，进爵为王，录尚书事。夏五月，封皇弟新成为阳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阴山。秋八月，田于阴山之北。己亥，还宫。冬十月，将东巡，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十二月，州镇五蝗，百姓饥，使开仓振给之。是岁，粟特、于阗等五十余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庚午，至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上，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戊寅，南幸信都，田于广川。三月丁未，观马射于中山。所过郡国赐复一年。丙辰，车驾还宫。起太华殿。乙丑，东平王陆俟薨。夏五月壬戌，诏曰："比年以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人不安业，宰人之徒，加以死罪。"六月丙申，田于松山。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丁巳，还宫。辛亥，太华殿成。丙寅，飨群臣，大赦。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坟垅者，斩之。"辛卯，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十一月，车驾渡漠，蠕蠕绝迹远遁。十二月，中山王托真薨。

五年春二月己酉，司空、河南公伊翊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师死罪已下。夏四月己巳，封皇弟子推为京兆王。五月，居常国遣使朝贡。六月戊申，行幸阴山。秋八月庚戌，遂幸云中。壬戌，还宫。九月戊辰，仪同三司、敦煌公李宝薨。冬十二月戊申，诏以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开仓廪振乏。有徙流者，喻还桑梓。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诏散骑侍郎冯阐使于宋。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于广宁鸣鸡山。六月甲午，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讨吐谷浑什寅。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秋七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庚申朔，日有蚀之。是月，诸军济河，追什寅。遇瘴气，多病疫，乃引还。庚午，车驾还宫。冬十月，居常王献驯象三。十一月，诏散骑侍郎卢度世使于宋。

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刺史牧人，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人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三月，宋人来聘。车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疾苦。诏年八十，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是月，发并、肆州五千余人修河西猎道。辛巳，车驾还宫。夏四月乙未，河东王闾毗薨。五月癸未，诏南部尚书黄卢头、李敷业考课诸州。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为济阴王，天赐为汝阴王，万寿为乐良王，洛侯为广平王。八月，波斯国遣使朝贡。冬十月，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广平王洛侯薨。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癸未，乐良王万寿薨。二月壬子朔，日有蚀之。癸酉，田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三月甲申，宋人来聘。高丽、蓰王、契嗤、思厌、于师、疏勒、石那、悉居半、渴盘陀等国并遣使朝贡。夏六月庚申，行幸阴山。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常山王素薨。冬十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十一月壬寅，车驾还宫。十二月乙卯，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曜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闾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赐京师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终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乐陵王。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亲射猛兽三头。五月壬辰，侍中、渔阳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阴山。秋七月壬午，诏曰："朕每岁闲月，命群臣讲武。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费，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田于河西。九月辛巳，车驾还宫。冬十月，以定、相二州陨霜伤稼，免其田租。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十二月辛丑，诏以丧葬嫁娶，大礼未备，命有司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今。壬寅，诏曰："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赂，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择选。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

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云为任城王。二月，诏以州镇十四去岁虫水，开仓振恤。夏四月癸卯，进封顿丘公李峻为王。闰月戊子，帝以旱故，减膳责身。是夜，澍雨大降。五月，宋孝武帝殂。六月丁亥，行幸阴山。秋七月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车驾还宫。冬十月，琅邪侯司马楚之薨。十二月，南秦王杨难当薨。吐呼罗国遣使朝贡。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二月丁丑，行幸楼烦宫。高丽、蓰王、对曼等国各遣使朝贡。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浑权薨。乙巳，车驾还宫。夏四月，破洛那国献汗血马，普岚国献宝剑。五月癸卯，帝崩于太华殿，时年二十六。六月丙寅，奉尊谥曰文成皇帝，庙号高宗。八月，葬云中之金陵。

显祖献文皇帝讳弘，文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李贵人。兴光元年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

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戊申，司徒公、平原王陆丽自汤泉入朝，又杀之。己酉，以浑为太尉公，以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公，以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公。六月，封繁阳侯李嶷为丹杨王，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秋七月癸巳，以太尉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焉。九月庚子，曲赦京师。丙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后人。然牧司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人望忠信，以为选官，不论前政，共相平置。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是月，宋义阳王刘昶自彭城来奔。冬十月，征阳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汝阴王天赐、任城王云入朝。十一月，宋湘东王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浑谋反，伏诛。乙亥，以侍中元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三月庚子，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公。辛丑，京宗文成皇帝神主祐于太庙。辛亥，帝幸道坛，亲受符箓。曲赦京师。秋九月己酉，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冬十二月，皇弟安平王薨。是岁，州镇十一旱，人饥，开仓振恤。

皇兴元年春正月癸巳，镇南大将军尉元大破宋将张永、沈攸之于吕

梁东。宋人来聘。庚子，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其司马段太阳斩之，传首京师。道符兄弟皆伏诛。闰月，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二月，济阴王小新成薨。宋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遏绝王使，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诸军往讨。三月甲寅，克之。秋八月丁酉，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元。九月己巳，进冯翊公李白为梁郡王。冬十月己亥朔，日有蚀之。癸卯，田于那男池。濮阳王孔雀坐怠慢降为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亲射武豹。三月，慕容白曜进围东阳。戊午，宋人来聘。夏四月丙子朔，日有蚀之。辛丑，进南郡公李惠爵为王。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车驾还宫。六月庚辰，以河南避地，曲赦京师殊死已下。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桢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太洛为章武王，休为安定王。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蚀之。辛丑，田于冷泉。十一月，州镇二十七水旱，诏开仓振恤。十二月甲午，诏曰："顷张永敢拒王威，暴骨原隰。天下之人一也，其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敕州县收瘗之。"

三年春正月乙丑，东阳溃，虏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二月己卯，进上党公慕容白曜爵为济南王。夏四月壬辰，宋人来聘。丙申，名皇子宏，大赦。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齐人于京师。六月辛未，立皇子宏为皇太子。冬十月丁酉朔，日有蚀之。是月，太宰、顿丘王李峻薨。十一月，进襄城公韩颓爵为王。

四年春正月，州镇大饥，诏开仓振恤。二月，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公。诏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讨吐谷浑什寅。广阳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诏天下人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任医所量给之。夏四月辛丑，大赦。戊申。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什寅。五月，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六月，宋人来聘。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车驾北伐，诸将俱会于女水，大破虏军。司徒、东安公刘尼坐事免。壬申，车驾至自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冬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一月，诏弛山泽禁。十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阳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二月乙亥，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宋。夏四月，北平王长孙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阴山。八月丁亥，车驾还宫。帝幼而神武，聪睿机悟，有济人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及即位，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请，乃止。丙午，使太保建安王陆翊、太尉源贺奉皇帝玺绶，册命

皇太子升帝位。于是群公奏上尊号太上皇帝。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于永安殿，年二十三。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

论曰：太武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夷险。平秦、陇，扫统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绝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

景穆明德令闻，夙世殂夭，其戾园之悼欤。

文成属太武之后，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帝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养威布德，怀缉中外，自非机悟深裕，矜济为心，亦何能若此？可谓有君人之度矣。

献文聪睿夙成，兼资雄断，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有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也。

魏本纪第三

高祖孝文皇帝讳宏，献文皇帝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弘裕仁孝，绰然有人君之表。献文尤爱异之。三年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五年，受禅。延兴元年秋八月丙午，皇帝即位于太华前殿，改皇兴五年为延兴。丁未，宋人来聘。九月壬戌，诏在位及人庶进直言。壬午，青州高阳人封辨聚党自号齐王，州军讨平之。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户。十二月乙酉，封驸马都尉穆亮为赵郡王。壬辰，诏求舜后，获东莱人妫苟之。复其家毕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复前濮阳王孔雀本封。辛丑，徙赵郡王穆亮为长乐王。癸卯，日有蚀之。

二年春正月，大阳蛮酋桓诞率户内属，拜征南将军，封襄阳王。曲赦京师及河西，南至秦、泾，西至枹罕，北至凉州及诸镇。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宋。二月丁巳，诏曰："顷者，淮徐未宾，尼父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于北郊，诏诸将讨之，悉皆遁走。北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至石碛，不及而还。三月戊辰，以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庚午，亲耕籍田。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诸州课人益种菜果。辛亥，宋人来聘。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是月，宋明帝殂。五月丁巳，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六月，安州遭水雹，诏丐租振恤。丙申，诏："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可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戊午，行幸阴山。秋七月壬寅，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八月，百济遣使请兵伐高丽。九月辛巳，车驾还宫。戊申，统万镇将、河间王闾武皮坐贪残赐死。己酉，诏以州镇十一水旱，丐其田租，开仓振恤。又诏流迸之人，皆令还本，违者徙边。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亲讨之，将度漠。蠕蠕闻之，北走数千里。丁亥，封皇叔略为广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风俗，问人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十二月庚戌，诏曰："顷者以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人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温良仁俭、克己奉公

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以为彝准。”诏以代郡事同丰沛，代人先配边戍者免之。是岁，高丽、地豆干、库莫奚、高昌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庚辰，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使于宋。丁亥，改崇光宫为宁光宫。二月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讨，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甲戌，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三县者，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三月壬午，诏诸仓屯谷麦充积者，出赐贫人。夏四月戊申，诏假司空、上党王长孙观等讨吐谷浑拾寅。壬子，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六月甲子，诏曰：“往年县召秀才二人，问守宰善恶，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诸为人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代之。”秋七月，诏河南六州人，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丁亥，行幸阴山。八月庚申，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谢罪请降，许之。九月辛巳，车驾还宫。丁亥，宋人来聘。己亥，诏曰：“今京师及天下囚未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给衣衾棺椟葬之，不得暴露。”辛丑，诏遣十使，循行州郡，捡括户口。冬十月，太上皇帝将南讨，诏州郡之人，十丁取一，充行；户租五十石，以备军粮。十一月戊寅，诏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百姓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搜扬振恤。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怀州，所过问人疾苦，赐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蚀之。庚戌，诏关外苑囿，听人樵采。是岁，高丽、契丹、库莫奚、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州镇十一水旱，丐人田租，开仓振恤。相州人饿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妖人刘举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斩之。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蚀之。丁丑，太尉、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未，禁寒食。三月丁亥，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武使于宋。夏四月丁卯诏：自今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秋七月己卯，曲赦仇池。八月戊申，大阅于北郊。九月，以宋乱故，诏将军元兰等伐蜀汉。冬十月庚子，宋人来聘。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是岁，粟特、敕勒、吐谷浑、高丽、曹利、阔悉、契丹、库莫奚、地豆干等国并遣使朝贡。州镇十三大饥，丐人田租，开仓振之。

五年春二月癸丑，诏定考课，明黜陟。夏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五月丙午，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武使于宋。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车轮山。六月庚午，禁杀牛马。壬申，曲赦京师死罪，遣备蠕

蠕。秋九月癸卯，洛州人贾伯奴称恆农王，豫州人田智度称上洛王，郡讨平之。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十二月丙寅，改封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己丑，城阳王长寿薨。庚寅，宋人来聘。是岁，高丽、吐谷浑、龟兹、契丹、库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国并遣使朝贡。

承明元年春二月，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坐事免官爵为兵。夏五月，冀州人宋伏龙聚众自称南平王。郡县捕斩之。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元。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法赐死。戊寅，以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南平公目辰为司徒，进封宜都王；以南部尚书李□为司空。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濮阳王孔雀有罪赐死。八月甲子，诏群公卿士，有便人益国者，具状以闻。甲戌，以长安二蚕多死，丐人岁赋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师。冬十月丁巳，起七宝永安行殿。乙丑，进假东阳王丕爵为王。己未，诏群官卿士下及吏人，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辛未，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进济南公罗拔为王。是岁，蠕蠕、高丽、库莫奚、波斯、契丹、宕昌、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亥，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阳人王元寿聚众，自号冲天王。云中饥，开仓振恤。二月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讨破王元寿。三月庚子，以雍州刺史、东阳王歪为司徒。丙午，诏曰：“去年牛疫，死伤大半。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夏四月，乐安王良薨。诏复前东郡王陆定国官爵。五月，车驾祈雨于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秋七月壬辰，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起硃明、思贤门。是月，宋人杀其主昱。八月壬子，大赦。丙子，诏曰：“工商皁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若阶藉元勋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戊寅，宋人来聘。九月乙酉，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庚子，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穿神泉池。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蚀之。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赐以衣服。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役。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仇池。十一月丁亥，怀州人伊祁苟自称尧后，应王，聚众于重山。洛州刺史冯熙讨平之。闰月庚午，诏员外散骑常侍李长仁使于宋。十二月壬寅，征西将军皮喜攻陷葭芦，斩杨文度，传首京师。丁未，州郡八水旱蝗，人饥，诏开仓振恤。是岁，高丽、契丹、库莫奚、蠕蠕、

车多罗、西天竺、舍卫、叠伏罗、栗杨婆、员阔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人疾苦，以宫女赐贫人无妻者。癸卯，车驾还宫。乙酉晦，日有蚀之。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夏四月己丑，宋人来聘。京师旱。甲辰，祈天灾于北苑，亲自礼焉，减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师。五月，诏曰："乃者人渐奢尚，婚葬越轨。又皇族贵戚及士庶之家，不惟氏族高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念宪章旧典，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六月庚子，皇叔若薨。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问人疾苦。丙戌，诏罢诸州禽兽之贡。九月己巳朔，日有蚀之。丙辰，曲赦京师。冬十月壬辰，诏员外散骑常侍郑发使于宋。十二月癸巳，诛南郡王李惠。是岁，龟兹国献名驼龙马珍宝甚众。吐谷浑、蠕蠕、勿吉等国并遣使朝贡。州镇二十余水旱，人饥，诏开仓振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诏罢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汤泉，问人疾苦。鳏寡贫者妻以宫女。己亥，还宫。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甲辰，曲赦京师。夏四月壬申，宋人来聘。癸未，乐良王乐平薨。甲午，宋顺帝禅位于齐。庚子，进淮阳公尉元爵为王。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五月丁巳，帝祈雨于北苑，闭阳门，是日澍雨大洽。六月辛未，以雍州人饥，开仓振恤。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秋七月壬寅，诏免宫人年老及病者。八月壬申，诏群臣进直言。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丁丑，还宫。九月壬子，以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赵郡公陈建为司徒，进爵魏郡王；河南公苟颓为司空，进爵河东王。进太原公王睿中山王，陇东公张祐新平王。乙未，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有罪赐死。庚申，陇西王源贺薨。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十一月癸卯，赐京师贫穷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进假梁郡公元嘉爵为假王，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元琛三将出广陵；河东公薛豹子三将出广固，至寿春。是岁，吐谷浑、高丽、蠕蠕、地豆干、契丹、库莫奚、龟兹、粟特、州逸、河龚、叠伏罗、员阔、悉万斤等国各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乙卯，广川王略薨。丁巳，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韩颓有罪，削爵徙边。二月癸巳，以旱故，诏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人有疾苦，所在存问。夏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甲申，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廪一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师。秋七月辛亥，行幸火

山。壬子，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闰月丁亥，幸兽圈，亲录囚徒，轻者皆免之。壬辰，顿丘王李钟葵有罪赐死。八月乙酉，诏诸州置冰室。九月乙亥，思义殿成。壬午，东明观成。戊子，诏曰："隆寒雪降，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囚所，察饥寒者给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是岁，郡镇十八水旱，人饥，诏开仓振恤。蠕蠕、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乙卯，南巡。丁亥，至中山，亲见高年，问人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赐孝悌力田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各有差。免宫人之老者，还其亲。丁酉，至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庚戌，车驾还宫。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假梁郡王嘉大破齐，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三月辛酉朔，幸肆州。癸亥，讲武于云水之阳。所经考察守宰，黜陟之。己巳，车驾还宫。诏曰："法秀妖诈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但矜愚重命，犹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立碑焉。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又起鉴玄殿。甲寅，以旱故，诏所在掩骸骨，祈礻寿神祇。任城王云薨。五月庚申，以农月时耍，诏天下勿使有留狱。六月甲辰，中山王睿薨。戊午，封皇叔简为齐郡王，猛为安丰王。秋七月庚申朔，日有蚀之。甲子，齐人来聘。九月庚午，阅武于南郊，大飨群臣。齐使车僧朗以班在宋使殷灵诞后，辞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于会中。诏诛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冯熙世子诞为南平王。冬十二月癸巳，州镇十二饥，诏开仓振恤。是岁，邓至、蠕蠕等国并使朝贡。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二月辛卯，诏以灵丘郡土既褊□脊，又诸州路冲，复其人租十五年。癸巳，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乙未，诏曰："萧道成逆乱江淮，戎旗频举。七州之人既有征运之劳，深乖轻徭之义，其复常调三年。"癸丑，赐王公已下清勤著称者，谷帛有差。三月庚辰，幸兽圈。诏曰："武狼猛暴，食肉残生，从今勿复捕贡。"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衣服。是月，齐高祖殂。夏四月甲辰，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各有差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修灵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其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禁。九月辛酉，以氐杨后起为武都王。是岁，地豆干、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宽政，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今秀孝计掾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

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丁卯，诏青、齐、光、东徐四州户，运仓粟一十万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又弛关津之禁。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赐所过鳏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车驾还宫。闰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六月，定州上言，为粥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秋七月甲申，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改封济南王罗拔为赵郡王。九月壬寅，诏求谠言。冀州上言，为粥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一月辛丑，齐人来聘。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癸丑，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政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自今悉禁绝之，有犯者以不道论。”庚午，开林虑山禁，与人共之。州镇十三饥，诏开仓振恤。

八年春正月，诏陇西公琛、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夏五月己卯，诏振赐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六月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戊辰，武州水坏人居。秋八月甲辰，诏以班制俸禄，更兴刑书，宽猛未允，人或异议。制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便宜，勿有所隐。九月甲午，齐人来聘。戊戌，诏俸制十月为首，每季一请。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十二月，州镇十五水旱，人饥，诏使者开仓振恤。是岁，蠕蠕、高丽等国各遣使朝贡。

九年春正月戊寅，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非坟典所裁者，严加禁断。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赐皇诰。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孙皇曾孙绍封者、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封广阳王建第二子嘉为广阳王。乙巳，诏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三月丙申，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干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详为北海王。夏五月，齐人来聘。秋七月丙午朔，新作诸门。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八月庚申，诏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谴在予一人，百姓横罹艰毒。今自太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人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冬十月丁未，诏使者循行州郡，

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人之本。辛酉，司徒、魏郡王陈建薨。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十二月乙卯，以侍中、淮南王他为司徒。是岁，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宕昌、高丽、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人户籍。三月庚戌，齐人来聘。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法服御辇祀西郊。六月乙卯，名皇字曰恂，大赦。秋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硃衣玉珮大小组绶。九月辛卯，诏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议依故事配始祖于南郊。十一月，议定州郡县官依口给俸。十二月乙酉，汝南、颍川饥，诏丐人田租，开仓振恤。是岁，蠕蠕、高丽、吐谷浑、勿吉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肆州之雁门及代郡人饥，诏开仓振恤。夏五月癸巳，南平王浑薨。甲午，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已上，赋役无所与。六月辛巳，秦州人饥，诏开仓振恤。秋七月己丑，诏今年谷不登，听人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振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睿讨之。庚辰，大议北伐。辛巳，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人。冬十月辛未，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甲戌，诏曰："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孟冬十月，人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十一月丁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百姓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锦、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大半，班赍百官及京师人庶，下至工商皁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戊申，诏今寒气劲切，杖棰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栲问罪人。又岁饥，轻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体。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振恤。吐谷浑、高丽、悉万斤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诏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三月丁亥，中散梁众保等谋反，伏诛。夏四月甲子，大赦。己巳，齐将陈显达攻陷沣阳，长乐王穆亮率骑讨之。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彝器于太庙。秋九月甲午，诏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者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经武殿。癸卯，淮南王他薨。冬闰十月甲子，帝观筑圆丘于南郊。十一月，雍、豫

二州人饥，诏开仓振恤。梁州刺史、临淮王提坐贪纵，配北镇。是岁，高丽、宕昌、吐谷浑、勿吉、武兴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三年春正月辛亥，祀圆丘，初备大驾。乙丑，兖州人王伯恭聚众劳山，自称齐王，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戊辰，齐人寇边，淮南太守王僧俊击走之。二月庚子，引群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三月，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财削封。夏四月丁丑，诏曰："升楼散物，以赍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振恤。五月庚戌，祀方泽。六月，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赃贿，免为庶人。秋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八月乙亥，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使于齐。九月，出宫人赐北镇人贫鳏者。冬十一月己未，安丰王猛薨。十二月丙子，司空、河东王苟颓薨。甲午，齐人来聘。己亥，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是岁，高丽、吐谷浑、阴平、中赤、武兴、宕昌等国各遣使朝贡。

十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蚀之。三月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诏遣侍臣巡行州郡，问人疾苦。夏四月，地豆干频犯塞。甲戌，征西大将军、阳平王熙击走之。甲午，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使于颐齐。五月己酉，库莫奚犯塞，安州都将楼龙兒击走之。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禽获伏诛。秋七月甲辰，诏罢都牧杂制。八月，诏议国之行次。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诏听藩镇曾经内侍者，前后奔赴。冬十月戊辰，诏将亲侍龙舆，奉诀陵隧，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车驾谒永固陵。群臣固请公除，帝不许。己卯，车驾谒永固陵。庚辰，帝居庐，引见群僚于太和殿。太尉、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帝引古礼往复，群臣乃止。京兆王太兴有罪，免官削爵。诏曰："公卿屡依金册遗旨，中代权制，式请过葬即吉。朕思遵远古，终三年之制。依礼，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以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服，变从练礼已下复为节降。斟酌古今，以制厥衷。且取遗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极之巨痛。"癸未，诏曰："朕远遵古式，欲终三年之礼。百辟群臣，据金册顾命，将夺朕心，从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册，俯自推省，取诸二衷，不许众议。以衰服过期，终四节之慕。又奉遵圣训，聿修诰旨，不敢暗默自居，以旷机政。庶不愆遗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并下州镇，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甲申，车驾谒永固陵。十一月甲寅，诏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冬至之日，尽听入临。三品已下衰服者，至夕复临。其余唯旦临而已。其拜哭之节，一依别仪。丁巳，齐人来聘。十二月壬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

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独，罪有常刑。是岁，吐谷浑、宕昌、武兴、阴平、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五年春正月丁巳，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初分置左右史官。癸亥晦，日有蚀之。二月己丑，齐人来聘。三月甲辰，车驾谒永固陵。夏四月癸亥，帝始进蔬食。乙丑，谒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诏曰："何宜四气未周，便行礼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甲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使于齐。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五月己亥，议改律令。于东明观折疑狱。乙卯，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吐谷浑所置洮阳、泥和二戍克之，俘获三万余人。诏悉免归。丙辰，诏造五辂。六月丁未，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己卯，诏议祖宗，以道武皇帝为太祖。乙酉，车驾巡省京邑，听讼而还。八月壬辰，议养老。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礼，帝亲临决。诏郡国有时物可以荐宗庙者，贡之。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己亥，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乙巳，亲定禘祫礼。丁巳，议律令事，仍省杂祀。九月辛巳，齐人来聘。冬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于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诸牧守。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聘于齐。丙戌，初罢小岁贺。丁亥，诏二千石考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衣一袭。十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癸巳，班赐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帝为高丽王琏举哀于城东行宫。己酉，车驾迎春于东郊。辛卯，诏简选乐官。是岁，吐谷浑、悉万斤、高丽、邓至、宕昌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朝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县而不乐。己未，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诏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诏罢袒裸。乙丑，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者，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庙。二月戊子，帝移御永乐宫。庚寅，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辛卯，罢寒食享。壬辰，幸北部曹，历观诸省。巡省京邑，听理冤讼。甲千，车驾初朝日于东郊，遂以为常。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乙亥，车驾初迎气于南郊，自此为常。辛巳，以高丽王琏孙云为其国王。齐人来聘。夏四月丁亥朔，颁新律令，大赦。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诏群臣于皇信堂更

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秋七月壬戌，诏曰：“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甲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使于齐。八月庚寅，车驾初祀夕月于西郊，遂以为常。乙未，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睿督十二将北讨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弥承来朝。司徒尉元以老逊位。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将行大射之礼。雨-，不克成。癸丑，诏曰：“国家虽宗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将于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常，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堂。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于陵左，绝膳三日，哭不辍声。辛巳，武兴王杨集始来朝。冬十月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为大司马，特进冯诞为司徒。甲辰，诏以功臣配飨太庙。庚戌，太极殿成，飨群臣。十一月乙卯，依古六寝，权制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十二月，赐京邑老人鸠杖。齐人来聘。是岁，高丽、邓至、契丹、齿、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飨百寮于太极殿。乙丑，诏大赐诸蕃君长车、旗、衣、马、锦彩、缯纩，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以命数为差。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峦使于齐。丙子，以吐谷浑伏连筹为其国王。庚辰，蠲大司马安定王休、太保齐郡王简朔望之朝。二月乙酉，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己酉，车驾始籍田于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后宫。夏四月戊戌，立皇后冯氏。是月，齐直阁将军蛮酋田益宗率部落内属。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礼。甲子，帝临朝堂，引见公卿以下。决疑政，录囚徒。丁丑，以旱彻膳。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其部内徙，居于太和川。六月庚辰朔，日有蚀之。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乙未，讲武。乙巳，诏曰：“比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立皇子恂为皇太子。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诏赐人为父后者爵一级，为公士。曾为吏属者爵二级，为上造。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严。是月，齐武帝殂。八月乙酉，三老山阳郡公尉元薨。丙戌，车驾类于上帝，遂临尉元丧。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以临戎不语内事，不许。壬寅，车驾至肆州。人年七十已上，赐爵一级。路见眇跛，停驾亲问，赐衣食，复终事。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疾苦。九月壬子，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聘于齐。丁巳，诏车驾所经，伤人秋稼者，亩给谷五斛。戊辰，济河。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赐高年爵，恤鳏寡孤独各有差。孝悌廉义文武应求

者，皆以名闻。又诏厮养户不得与庶士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迹。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荒毁至此！"遂咏《黍离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河桥。幸太学，观石经。丙子，六军发轸。丁丑，帝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议迁都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于石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宫。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应募者，加二级。主将加三级。癸卯，幸鄴城。乙巳，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口于代，车驾送于漳水上。初，帝之南伐，起宫殿于鄴西。十一月癸亥，宫成，徙御焉。十二月戊寅，巡省六军。乙未，诏隐恤军士，死亡疾病，务令优给。是岁，勿吉、吐谷浑、宕昌、阴平、契丹、库莫奚、高丽、邓至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于鄴宫澄鸾殿。癸亥，南巡。诏相、兖、豫三州赐高年爵，恤鳏寡孤老各有差。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戊辰，经殷比干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阳西宫。二月己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丙申，徙封河南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雍为高阳王。壬寅，北巡。癸卯，齐人来聘。甲辰，诏喻天下以迁都意。闰月癸亥，次勾注陉南。皇太子朝于蒲地。壬申，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甲戌，谒永固陵。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壬辰，帝临太极殿，喻在代群臣迁移之略。夏五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乙亥，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六月己巳，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使于齐。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壬辰，北巡。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齐萧鸾杀其主昭业。八月亥亥，皇太子朝于行宫。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因幸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四镇。乙丑，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人疾苦，贫窘孤老者，赐以粟帛。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老孤贫废疾者，赐粟宥罪各有差。戊辰，车驾次旋鸿池。庚午，谒永固陵。辛未，还平城宫。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拥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壬辰，阴平王杨炅来朝。冬十月甲辰，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戊申，亲告太庙，奉迎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壬戌，次于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问疾苦。己巳，幸信都。庚午，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诸蛮人，勿有侵暴。"是月，齐萧鸾杀其主昭文而

自立。十一月辛未朔，诏冀、定二州，赐高年爵，恤鳏寡孤老各有差。孝义廉贞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丁丑，幸鄴。甲申，经比干墓，亲为吊文，树碑刊之。己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辛丑朔，分命诸将南征。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诏中外戒严。戊申，复代迁户租赋三岁。己酉，诏王、公、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车驾南伐。丁卯，诏郢、豫二州赐高年爵，恤孤寡鳏老各有差。缘路之丁，复田租一岁。孝悌廉贞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戊辰，车驾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口皆放还南。是岁，高丽国遣使朝贡。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飨群臣于悬瓠。癸酉，诏禁淮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壬午，讲武于汝水西，大赍六军。平南将军王肃、左将军元丽并大破齐军。己亥，车驾济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隐恤之。戊申，车驾巡淮南，东人皆安堵，租运属路。丙辰，幸钟离。戊午，军士禽齐人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人何罪？"于是免归。辛酉，发钟离，将临江水。司徒冯诞薨。壬戌，诏班师。丁卯，遣使临江，数齐主罪恶。三月戊子，太师冯熙薨。夏四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转之士，复租三年。辛亥，诏赐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德著丘园者，具以名闻。齐人降者，给复十五年。癸丑，幸小沛。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己未，幸瑕丘。使以太牢祠岱岳。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庚申，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堪军国及守宰政绩者，具以名闻。诏赐兖州人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命兖州为孔子起园栢，修饰坟陇，更建碑铭，褒扬圣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庙成。五月己巳，城阳王鸾赭阳失利，降为定襄县王。广川王谐薨。庚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甲戌，行幸滑台。丙子，次于石济。庚辰，皇太子朝于平桃城。癸未，车驾至自南伐。甲申，灭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乙酉，行饮至礼，班赐各有差。甲午，皇太子冠于庙。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辛丑，诏复军士从驾渡淮者租赋三年。癸卯，诏皇太子赴平城宫。壬子，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赐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癸丑，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乙卯，曲赦梁州，复人田租三岁。丙辰，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戊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秋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埋之。乙巳，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武贲，以充宿卫。丁巳，诏诸从兵

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丙戌，行幸鄴。丁亥，诏诸墓旧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壬辰，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墓。乙未，车驾还宫。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赐高年爵，恤孤老痼疾各有差。丙辰，车驾至自鄴。辛酉，诏州郡举士。壬戌，诏诸州牧考属官为三等之科以闻，将加亲览，以定升降。诏徐、兖、光、南、青、荆、洛七州严纂戎备，应须赴集。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议定圆丘。甲申，祀圆丘。丙戌，大赦。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群臣光极堂，宣下品令，为大选之始。辛酉，以咸阳王禧为长兼太尉，复前南安王桢本爵。甲子，引见群臣光极堂，班赐冠服。是岁，高丽、邓至、吐谷浑等国各遣使朝贡。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壬辰，封始平王勰为彭城王，复封定襄王鸾为城阳王。二月辛丑，幸华林，听讼于都亭。壬寅，诏自非金革，皆听终三年丧。丙午，诏畿内七十己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礼。庚戌，幸华林，听讼于都亭。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耋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丁丑，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人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夏五月丙子，诏敦劝农功，令畿内严加课督。堕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丙戌，初营方泽于河阴。遣使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丁亥，祀方泽。秋七月，废皇后冯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八月壬辰朔，幸华林园，亲录囚徒，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丁巳，南安王桢薨。幸华林园听讼。九月戊辰，车驾阅武于小平津。癸酉，还宫。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庚寅晦，日有蚀之。冬十月戊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武贲。司州之人，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方役。己酉，曲赦京师。十一月乙酉，复封前汝阴王天赐孙景和为汝阴王，前京兆王太兴为西河王。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俭，遣侍臣巡察，开仓振恤。乙丑，开盐池禁。丙寅，废皇太子恂为庶人。戊辰，置常平仓。乐陵王思誉知恆州刺史穆泰谋反不告，削爵为庶人。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己亥，遣侍臣巡方省察，问人疾苦，黜陟守宰。乙巳，北巡。二月壬戌，次于太原。亲见高年，问所不便。乙丑，诏并州士人年六十以

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人王金钩讹言自称应王。丙寅，州郡捕斩之。癸酉，车驾至平城。甲戌，谒永固陵。乙未，南巡。甲寅，诏汾州赐高年爵各有差。丙辰，次平阳。使以太牢祭唐尧。夏四月庚申，幸龙门。使以太牢祭夏禹。癸亥，幸蒲坂。使以太牢祭虞舜。修尧、舜、夏禹庙。辛未，幸长安。壬申，武兴王杨集始来朝。乙亥，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县邑，振赐谷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癸未，宋王刘昶薨。丙戌，使以太牢祀汉帝诸陵。五月丁亥朔，卫大国遣使朝贡。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庚寅，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七十以上，假荒县。庶老以年各减一等，七十已上，赐爵三级。其营船夫，赐爵一级。孤寡鳏贫，各赐谷帛。其孝友德义文武才干，悉仰贡举。壬辰，使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周武王于镐。癸卯，遣使祭华岳。六月庚申，车驾至自长安。壬戌，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士二十万，将以南讨。癸亥，司空穆亮逊位。秋七月甲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甲寅，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八月丙辰，诏中外戒严。壬戌，立皇子愉为京兆王，怿为清河王，怀为广平王。戊辰，讲武于华林园。庚辰，车驾南讨。九月丙申，诏司州洛阳人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太医师四人，豫请药物疗之。辛丑，帝留诸将攻赭阳，引师南讨。丁未，车驾发南阳，留太尉咸阳王禧、前将军元英攻之。己酉，车驾至新野。冬十月丁巳，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乙亥，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十一月丁酉，大破齐军于沔北。于是人皆复业。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县令。十二月丁卯，诏流、徙之囚，皆勿决遣，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庚午，车驾临沔，遂东还。戊寅，还新野。己卯，亲行营垒，恤六军。以齐郡王子琛绍河间王若后。高昌国遣使朝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飨群臣于新野行宫。丁亥，拔新野，斩其太守刘忌于宛。庚午，至自新野。辛未，诏以穰人首归大顺始终若一者，给复三十年，标其所居曰归义乡。次降者，给复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齐将崔慧景、萧衍军于邓城。庚寅，行幸樊城，观兵襄沔，耀武而还。曲赦二荆、鲁阳。辛亥，行幸悬瓠。夏四月，赵郡王干薨。秋七月壬午，诏后之私府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恆恤恆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以供赏。是月，齐明帝殂。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师来朝。壬戌，高丽国遣使朝贡。九月己亥，帝以礼不伐丧，诏反ＩＭ。丙午，车驾发悬瓠。冬十月乙酉朔，曲赦二豫州殊死已下，复

人田租一岁。十一月辛巳，幸鄴。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飨群臣于鄴。先是，帝不豫，至是有瘳。庚辰，群臣上寿，大飨于澄鸾殿。壬午，幸西门豹祠，遂历漳水而还。戊戌，车驾至自鄴。癸卯，行饮至策勋之礼。甲辰，大赦。太保、齐郡王简薨。二月辛亥，以长兼太尉、咸阳王禧为太尉。癸亥，以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为司徒。复乐陵王思誉本封。癸酉，齐将陈显达攻陷马圈戍。三月庚辰，车驾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车驾至马圈。戊戌，频战破之。己亥，收其戎资亿计。诸将追奔汉水，斩获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以北海王详为司空，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太尉咸阳王禧、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秘讳至鲁阳发丧，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时，献文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自胜。献文问其故，对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献文甚叹异之。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抚念诸弟，始终曾无纤介。惇睦九族，礼敬俱深。虽于大臣，持法不纵。然性宽慈，进食者曾以热羹覆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虫秽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介意。

听览政事，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帝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遇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南北征巡，有司奏请修道，帝曰："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不须去草剷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重损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内地。军事须伐人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人苗稼无所伤践。诸有禁忌禳厌之方非典籍所载者，一皆除罢。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

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余，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射禽兽，莫不随行所至而毙之。至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性俭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类也。

论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土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涂同归，百虑一致。夫生灵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黔黎，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魏本纪第四

世宗宣武皇帝讳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于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　，寤而惊悸，遂有娠。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为皇太子。

二十三年四月丙午，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谅闇，委政宰辅。五月，高丽国遣使朝贡。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州郡，问人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褒礼名贤。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遵遗诏，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悉免归家。癸丑，增宫臣位一级。冬十月癸未，邓至国王象舒彭来朝。丙戌，谒长陵。丁酉，享太庙。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刺史李肃捕斩之。是岁，州镇十八水饥，分遣使者，开仓振恤。

景明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壬寅，谒长陵。乙巳，大赦，改元。丁未，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二月戊戌，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齐将胡松、李居士军屯宛，陈伯之水军逼寿春。夏四月丙申，司徒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己亥，皇弟恍薨。五月甲寅，北镇饥，遣兼侍中杨播巡抚振恤。六月丙子，以司徒、彭城王勰为大司马。秋七月己亥朔，日有蚀之。齐将陈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于肥口。九月，齐州人柳世明聚众反。冬十月丁卯朔，谒长陵。庚寅，齐、兖二州讨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司徒、录尚书事。十一月丁巳，阳平王颐薨。是岁，州镇十七大饥，分遣使者，开仓振恤。高丽、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谒长陵。庚戌，帝始亲政。遵遗诏。听司徒、彭城王勰以老归第。进太尉、咸阳王禧位太保，以司空、北海王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丁巳，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览政之意。壬戌，以太保、咸阳王禧领太尉，以大将军、广陵王羽为司空。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进宿卫之官位一级。甲戌，大赦。三月乙未朔，诏以比年连有军旅，正调之外，皆蠲罢。壬戌，青、齐、徐、兖四州大饥，人死者万余口。是月，齐雍州刺史萧衍奉其南康王宝融为主，东赴建鄴。夏五月壬子，广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阳王禧谋反，赐死。六月丁亥，考诸州刺史，加以黜陟。秋七月癸巳朔，日有蚀之。乙巳，蠕蠕犯塞。辛酉，大赦。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罢。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寿春营户，并隶扬州。冬

十一月丙申，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以大将军、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齐直后张齐杀其主萧宝卷以降萧衍。是岁，高丽、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旱故，诏州郡掩骸骨。三月，齐建安王宝夤来奔。夏四月，诏抚军将军李崇讨鲁阳反蛮。齐主萧宝融逊位于梁。闰四月丁巳，司空穆亮薨。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八月丁卯，以前太傅、平阳公元丕为三老。九月丁巳，行幸鄴。丁卯，诏使者吊比干墓。戊寅，阅武于鄴南。冬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甲辰，车驾还宫。十二月壬寅，以太极前殿初成，飨群臣，赐布帛有差。是岁，河州大饥，死者二千余口。西域二十七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乙亥，亲耕籍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四月癸未朔，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封丹杨郡公、齐王。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戊戌，为旱故，命鞫冤狱。己亥，减膳彻悬。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行梁州事杨椿大破反氐。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悦为汝南王。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阳公元丕薨。庚午，诏复收盐池利。辛未，以彭城王勰为太师。八月，勿吉国贡楛矢。冬十一月己未，封武兴国世子杨绍先为武兴王。

正始元年春正月丙寅，大赦，改元。夏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详以罪废为庶人。六月，以旱故，彻乐减膳。癸巳，诏有司修案旧典，祗行六事。甲午，帝以旱故，亲荐享于太庙。戊戌，诏立周旦、夷、齐庙于首阳山。庚子，以旱故，公卿以下，引咎责躬。又录京师见囚，殊死以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原之。秋七月丙子，假镇南将军李崇大破诸蛮。八月丙子，假镇南将军元英破梁将马仙琕于义阳。诏洛阳令有大事，听面敷奏。乙酉，元英攻拔义阳。辛卯，英又大破梁军，仍清三关。丁酉，封英为中山王。九月，诏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征发。蠕蠕犯塞，诏左仆射源怀讨之。冬十月乙未，诏断群臣白衣募吏。十一月戊午，诏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十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户。己卯，诏群臣议定律令。闰月癸卯朔，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乙丑，以高阳王雍为司空。是岁，高丽遣使来朝贡。

二年春正月丙子，封宕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二月，梁州氐、蜀反，绝汉中运路，州刺史邢峦频大破之。夏四月己未，城阳王鸾薨。乙丑，诏曰：“中正所铨，但为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八坐可审议往

代擢贤之礼，必令才学并申，资望兼致。”邢峦遣统军王足西伐，频破梁诸军，遂入剑阁。秋七月戊子，王足击破梁军，因逼涪城。八月壬寅，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冬十一月戊辰朔，武兴王杨绍先叔父集起谋反，诏光禄大夫杨椿讨之。王足围涪城，益州诸郡戍降者十二三，送编籍者五万余户。既而足引军退。是岁，邓至国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克武兴。秦州人王智等聚众，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年号建明。己卯，杨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诏求谠言。戊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兒。三月己巳，以戎旅兴，诏停诸作。己卯，乐良王长命坐杀人，赐死。庚寅，平南将军、曲江县公陈伯之自梁城南奔。夏四月丁未，诏罢盐池禁。五月丙寅，诏以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令洛阳部尉，依法棺埋。秋七月庚辰，元丽大破秦贼，降吕苟兒及其王公三十余人，秦、泾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梁徐州刺史王伯敖于阴陵。己丑，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卒十万，以济南军。八月壬寅，安东将军邢峦破梁将桓和于孤山。诸将所在克捷，兖州平。壬戌，曲赦泾、秦、岐、凉、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峦大破梁军于淮南，遂攻钟离。冬十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是岁，高丽、蠕蠕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夏四月戊戌，钟离大水，中山王英败绩而还。六月己丑朔，诏有司准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秋八月己亥，中山王英、齐王萧宝夤坐钟离败，除名。辛丑，敦煌人饥，诏开仓振恤。九月己未，诏以徙正宫极，庸绩未酬，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百官悉进位一级。庚申，夏州长史曹明谋反，伏诛。甲子，开斜谷旧道。丙戌，司州人饥，诏开仓振恤。闰月甲午，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冬十月丁卯，皇后于氏崩。自碣石至于剑阁，东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郡尉。是岁，西域、东夷四十余国并遣使朝贡。

永平元年春三月戊子，皇子昌薨。丙午，以去年旱俭，遣使者所在振恤。夏五月辛卯，帝以旱故，减膳彻悬。六月壬申，诏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秋七月甲午，立夫人高氏为皇后。八月壬子朔，日有蚀之。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丁卯，大赦，改元。九月丙戌，复前中山王英本封。戊戌，杀太师、彭城王勰。癸卯，假镇北将军李平克信都，冀州平。冬十月，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十二月己未，尚书邢峦克悬瓠，斩早生，禽梁将齐苟兒等。是岁，北狄、东夷、西域十八国并遣使朝贡。高昌国王曲嘉表求内徙。

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夏四月己酉，武川镇饥，诏开仓振恤。甲子，诏缘边州镇，自今一不听寇盗境外，犯者罪同境内。五月辛丑，帝以旱故，减膳彻悬，禁断屠杀。甲辰，幸华林都亭录囚徒，死罪以下，降一等。六月辛亥，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远近无二。"秋八月丙午朔，日有蚀之。戊申，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颢为北海王。壬午，诏定诸门闼名。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广阳王喜为司徒。庚午，郢州献七宝床，诏不纳。冬十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冬十二月，诏五等诸侯，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从六上；伯，从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异族出身：公，从七上；侯，从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从八上。清修出身：公，从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从九上；男，从九下。是岁，西域、东夷二十四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癸亥，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反，州军讨平之。三月丙戌，皇子诩生，大赦。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冀、定二州旱俭，诏开仓振恤。六月甲寅，诏重求遗书于天下。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救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又令有司集诸医工，惟简精要，取三十卷以班九服。十二月辛巳，江阳王继坐事除名。甲申，诏于青州立孝文皇帝庙。殿中侍御史王敞谋反，伏诛。是岁，西域、东夷、北狄十六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刘龙驹聚众反，诏谏议大夫薛和讨之。二月壬午，青、齐、徐、兖四州人饥甚，遣使振恤。三月壬戌，司徒、广阳王嘉薨。夏四月，梁遣其镇北将军张稷及马仙琕寇朐山。诏徐州刺史卢昶率众赴之。五月己亥，迁代京铜龙置天泉池西。丙辰，诏禁天文学。冬十一月，朐山城陷，卢昶大败而还。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蚀之。是岁，西域、东夷、北狄二十九国并遣使朝贡。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频年水旱，百姓饥弊，分遣使者，开仓振恤。丙辰，以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怿为司空。三月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振恤。以京师谷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振恤贫者。己未，安乐王诠薨。夏四月，诏以旱故，断食粟之畜。丁卯，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博士端然虚禄。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故，诏尚

书与群司鞫理狱讼。辛未，诏饥人就谷六镇。丁丑，帝以旱故，减膳彻悬。癸未，诏曰："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亡者不可复追，生病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药就疗。"乙酉，大赦，改元。诏立理诉殿、申讼车，以尽冤穷之理。五月丙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人。自二月不雨至于是月。己未晦，日有蚀之。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庚辰，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振京师及州郡饥人。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诩为皇太子。十一月丙申，诏以东宫建，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十二月己巳，诏守宰为御史弹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是岁，西域、东夷十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二月丙辰朔，振恤京师贫人。甲戌，以六镇大饥，开仓拯赡。己卯，进太尉、高阳王雍位太保。闰月辛丑，以苑牧地赐代迁人无田者。是春，人饥，死者数万口。夏四月庚子，以绢十五万疋振河南郡人。五月甲寅朔，日有蚀之。是月，寿春大水。遣平东将军奚康生等步骑数千赴之。六月乙酉，青州人饥，诏使者开仓振恤。甲午，曲赦扬州。辛亥，帝御申讼车，亲理冤讼。是夏，十三郡大水。秋八月辛卯，诏以水旱饥俭，百姓多陷罪辜，降死以下刑。九月丙辰，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冬十月，诏以恆、肆地震，人多死伤，重丐一年租赋。十二月丙戌，丐洛阳、河阴二县租赋。乙巳，诏以恆、肆地震，人多离灾，其有课丁没尽，老幼单立，家无受复者，各赐廪粟，以接来稔。是岁，东夷、西域十余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二月乙未，诏曰："肆州秀容郡敷城县、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山鸣地震，于今不已。告谴彰咎，朕甚惧焉。可恤瘼宽刑，以答灾谴。"夏四月，青州人饥。辛巳，开仓振恤。乙巳，上御申讼车，亲理冤讼。秋八月甲申，帝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冬十一月辛亥，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五万，西伐益州。丁巳，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十二月庚寅，诏立明堂。是岁，东夷、西域八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谥曰宣武皇帝，庙号世宗。甲午，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初，孝文欲观诸子志尚，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谓彭城王勰曰："吾国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见立为储贰。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善风

仪，美容貌，临朝深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肃宗孝明皇帝讳诩，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华。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为皇太子。

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己未，征下西讨东防诸军。庚申，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二王。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师，以罪赐死。癸未，进太保、高阳王雍位太傅，领太尉。以司空、清河王怿为司徒，以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为司空。乙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城。丙辰，诏进宫臣位一级。乙丑，进文武群官位一级。夏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秋八月乙亥，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免太傅、高阳王雍官，以王还第。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戊子，帝朝太后于宣光殿。大赦。己丑，进司徒、清河王怿为太傅，领太尉。以司空、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仪同三司。壬辰，复江阳王继本国，复济南王彧先封为临淮王。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巳，皇太后亲览万机。甲寅，征西大将军元遥破斩法庆，传首京师。安定王燮薨。冬十二月辛丑，以高阳王雍为太师。己酉，镇南将军崔亮破梁将赵祖悦军，遂围硖石。丁卯，帝、皇太后谒景陵。是岁，东夷、西域、北狄十八国并遣使朝贡。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元。荆沔都督元志大破梁军。以吏部尚书李平为行台，节度讨硖石诸军。二月乙巳，镇东将军萧宝夤大破梁将于淮北。癸亥，初听秀才对策，第中上已上叙之。乙丑，镇南崔亮、镇军李平等克硖石，斩赵祖悦，传首京师，尽俘其众。三月戊辰朔，日有蚀之。夏四月戊戌，以瀛州人饥，开仓振恤。五月丁卯朔，以炎旱，命厘察狱讼，权停作役。庚午，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禁。八月丙午，诏古帝诸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九月丁丑，淮堰破，梁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是岁，吐谷浑、宕昌、邓至、高昌、阴平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甲戌，大赦。庚寅，诏遣大使巡行四方，问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二月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为东平王。三月丁亥，太保、领司徒、广平王怀薨。夏四月丁酉，诏京尹所统年高者，板赐郡各有差。戊申，以开府

仪同三司胡国珍为司徒。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改封安定王超为北平王。五月庚辰，重申天文禁，犯者以大辟论。秋七月乙亥，仪同三司、汝南王悦坐杀人免官，以王还第。己巳，享太庙。八月戊戌，宴道武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申家人礼。己亥，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庚子，诏咸阳、京兆二王子女，还附属籍。丁未，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冬十月，以幽、冀、沧、瀛、光五州饥，遣使巡抚，开仓振恤。是岁，东夷、西域、氐、羌等十一国并遣使朝贡。

神龟元年春正月甲子，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壬申，诏给京畿及诸州老人板郡县各有差，及赐鳏寡孤独粟帛。庚辰，诏以杂役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令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乙酉，秦州羌反。幽州大饥，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人。诏刺史开仓振恤。二月己酉，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元。东益州氐反。三月，南秦州氐反。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国珍薨。甲辰，改封江阳王继为京兆王。六月，自正月不雨，是月辛卯，澍雨乃降。秋七月，河州人却铁匆聚众反，自称水池王。闰月甲辰，开恆州银山禁。八月癸丑朔，诏京师见囚殊死以下，悉减一等。甲子，却铁匆诣行台源子恭降。九月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高太后于芒山。十二月辛未，诏曰：“人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振，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是岁，东夷、西域、北狄十一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蚀之。丁亥，诏曰：“皇太后捻挹自居，称号弗备。宜遵旧典，称诏宇内，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齐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余人焚征西将军张彝第，殴伤彝，烧杀其子均。乙亥，大赦。丁丑，诏求直言。壬寅，诏以旱故，命依旧雩祈，察理冤狱，掩胔埋骼，振穷恤寡。三月甲辰，澍雨大洽。夏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秋八月乙未，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还宫。冬十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诏除淫祀，焚诸杂神。是岁，吐谷浑、宕昌、嚈哒等国并遣使朝贡。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夏四月丙辰，诏尚书长孙承业巡抚北蕃，观察风俗。五月辛巳，以炎旱故，诏八坐鞫见囚，申枉滥。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中常侍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归政逊位。乃幽皇太后北宫，杀太傅、清河王怿，总勒禁旅，决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内外百官进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举兵欲诛腾。不果，见杀。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瑰来

奔。戊戌，以太师、高阳王雍为丞相。冬十月乙卯，以仪同三司、汝南王悦为太尉。十一月己亥，封阿那瑰为朔方郡公、蠕蠕王。十二月壬子，诏送蠕蠕王阿那瑰归北。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继为司徒。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三月庚午，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回配。甲午，右卫将军奚康生于禁中将杀元叉，不果，为叉所害。以仪同三司刘腾为司空。夏四月庚子，进司徒、京兆王继位太保。壬寅，以仪同三司崔光为司徒。五月丁酉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己丑，以旱故，诏有司修案旧典，祗行六事。八月己巳，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代来奔怀朔镇。十二月甲戌，诏司徒崔光、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庚辰，以东益、南秦州氐反，诏河间王琛讨之，失利。是岁，乌苌、居密、波斯、高昌、勿吉、伏罗、高车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辛亥，耕籍田。夏四月庚辰，以高车国主覆罗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国王。五月壬辰朔，日有蚀之。六月己巳，以旱故，诏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命理冤狱，止土功，减膳彻悬，禁止屠杀。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蚀之。己巳，祀圆丘。丙午，诏班历，大赦。十二月癸酉，以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是岁，波斯、不溪、龟兹、吐谷浑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咸阳王禧为敷城王，京兆王愉为临洮王，清河王怿为范阳王，以礼加葬。丁丑，河间王琛、章武王融并以贪污削爵除名。己卯，蠕蠕主阿那瑰率众犯塞。遣尚书左丞元孚为北道行台，持节喻之。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代来朝。司空刘腾薨。夏四月，阿那瑰执元孚北遁。秋八月癸未，追复故范阳王怿为河间王。九月丁酉，诏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蚀之。丙申，赵郡王谧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二月，以太尉、汝南王悦为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颢坐贪污，削爵除官。是岁，宕昌、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聚众杀镇将，号真王元年。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五月，都督北征诸军事、临淮王彧攻讨，败于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率广阳王渊等北讨。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大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年号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秋七月戊午，复河间王琛、临淮王彧本封。是月，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

执刺史宋颍，据州反。念生遣其兄高阳王天生下陇东寇。八月甲午，雍州刺史元志西讨，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丙申，诏诸州镇军元非犯配者，悉免为编户。改镇为州，依旧立称。九月壬申，诏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复抚军、北海王颢官爵，为都督。并率诸将西讨。乙亥，帝幸明堂，饯宝夤等。吐谷浑主伏连筹遣兵讨凉州。于菩提走，追斩之。城人赵天安复推宋颍为刺史。冬十月，营州城人刘安定、就德兴据城反，执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恶兒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号燕王。十二月，诏太傅、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率诸将西讨。汾州正平、平阳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是岁，嚈哒、契丹、地豆干、库莫奚等国并遣使朝贡。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自称宋王，年号天启。遣其子景仲归梁。梁遣其将豫章王综入守彭城。法僧拥其僚属南入。诏临淮王彧、尚书李宪为都督，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俱讨徐州。癸亥，萧宝夤及征西将军崔延伯大破贼于黑水。天生退走入陇，泾、岐及陇悉平。以太师、大将军、京兆王继为太尉。二月，诏追复故乐良王长命爵，以其子忠绍之。戊戌，大赦。三月甲戌，诏五品以上，各荐所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复临朝摄政，引群臣面陈得失。壬辰，征西将军、都督崔延伯大败于泾川，战殁。六月癸未，大赦，改元。蠕蠕主阿那瑰大破拔陵。是月，诸将逼彭城，萧综夜潜出降，梁诸将奔退，众军追蹑，免者十一二。秋八月癸酉，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年号真王。九月乙卯，诏减天下诸调之半。壬戌，诏五品以上，各举所知。辛未，曲赦南北秦州。冬十月，蠕蠕遣使朝贡。十一月辛亥，诏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时四方多事，诸蛮复反。十二月，山胡刘蠡升反，自称天子。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广平王怀长子诲为范阳王。壬子，以太保、汝南王悦领太尉。是月，五原鲜于修礼反于定州，年号鲁兴。二月庚申，帝及皇太后临大夏门，亲览冤讼。三月庚子，追复中山王熙本爵，以其子叔仁绍之。夏四月，大赦。戊申，北讨都督河间王琛、长孙承业失利奔还，诏并免官爵。五月丁未，车驾将北讨，内外戒严。前给事黄门侍郎元略自梁还朝，封义阳王。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六月己巳，曲赦齐州。绛蜀陈双炽聚众反，自号始建王。曲赦平阳、建兴、正平三郡。诏假镇西将军、都督长孙承业讨双炽，平之。丙子，改封义阳王略为东平王。戊寅，诏复京兆王继本封江阳王。戊子，诏曰：“自运属艰棘，历载于兹。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及远，何以苟安黄屋，无愧

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食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秋八月丙子，进封广川县公元为常山王。戊子，进武城县公子攸为长乐王。癸巳，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为贼党葛荣所杀。九月辛亥，葛荣败都督广阳王深、章武王融于博野白牛逻。融殁于阵。荣自称天子，国号齐，年称广安。冬十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丙午，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闰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梁将元树逼寿春，扬州刺史李宪力屈而降。初留州县及长史、司马、戍主副质子于京师。
诏：“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内为杂户滥门拘辱者，悉听离绝。”是岁，叠伏罗、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夤为司空。辛巳，葛荣陷殷州，刺史崔楷固节死之。甲申，诏峻铸钱之制。萧宝夤大败于泾州，北海王颢寻亦败走。曲赦关西及正平、平阳、建兴。戊子，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征。二月丁酉，诏开输赏格。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虏贼据潼关。三月甲子，诏将西讨，中外戒严。虏贼走，复潼关。秋七月，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州反。己丑，大赦。八月，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鄴。丁未，斩鉴，相州平。九月己未，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城南叛。秦州城人杜粲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冬十月戊申，曲赦恆农已西河北、正平、平阳、邵郡及关西诸州。甲寅，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自号齐，年称隆绪。十一月己丑，葛荣攻陷冀州，执刺史元孚，逐出居人，冻死者十六七。十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与荣战，败于阳平东北，并殁。是月，杜粲为骆超所杀。超遣使归罪。是岁，蠕蠕遣使朝贡。

武泰元年春正月乙丑，生皇女，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丁丑，雍州人侯终德相率攻萧宝夤。宝夤度渭走，雍州平。二月癸丑，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诏曰：“皇家握历受图，年将二百，祖宗累圣，社稷载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继世。大行在御，重以宽仁奉养，率由温明恭顺。实望穹灵降祐，麟趾众繁。自潘充华有孕椒宫，冀诞储两，而熊罴无兆，唯虺遂彰。于时直以国步未康，假称统胤。欲以底定物情，系仰宸极。何图一旦弓剑莫追！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天表卓异。大行平日养爱特深，义齐若子，事符当璧，允膺大宝。即日践祚。可班宣远迩，咸使

知之。”乙卯，幼主即位。仪同三司、大都督尔硃荣抗表请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为葛荣所并。三月甲申，上尊谥曰孝明皇帝。乙酉，葬于定陵，庙号肃宗。四月戊戌，尔硃荣济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论曰：宣武承圣考德业，天下想望风化，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之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宣武之后，继以元成，孝明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任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宇内，祸延邦畿。卒于享国不长，抑亦沦胥之始也。

魏本纪第五

敬宗孝庄皇帝讳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母曰李妃。明帝初，以勰有鲁阳翼卫之勋，封帝武城县公。幼侍明帝书于禁中；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雅为明帝亲待。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历位侍中、中军将军。以兄彭城王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见出也。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尔硃荣谋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人望，阴与帝通，率众来赴。帝与兄弟夜北度河，会荣于河阳。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济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以尔硃荣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玺绶，备法驾，奉迎于河梁。西至陶渚，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骑卫帝，迁于便幕。荣寻悔，稽颡谢罪。

辛丑，车驾入宫，御太极殿。大赦，改武泰为建义元年。壬寅，荣表请追谥无上王为皇帝。余死河阴者，诸王、刺史赠三司，三品者令仆，五品者刺史，七品已下及庶人，郡、镇。诸死者子孙，听立后，授封爵。诏从之。癸卯，以前太尉、江阳王继为太师、司州牧。相州刺史、北海王颢为太傅、开府，仍刺史。封光禄大夫、清泉县侯李延实为阳平王，位太保，迁太傅；以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封上党王。以仪同三司杨椿为司徒。以仪同三司、顿丘郡公穆绍为司空，领尚书令，进爵为王。以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冯翊王。以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封魏郡王。以给事黄门侍郎元填为东海王。甲辰，以敷城王坦为咸阳王。以谏议大夫元贵平为东莱王。以直阁将军元肃为鲁郡王。以秘书郎中元晔为长广王。以冯翊郡公源绍景复先爵陇西王。扶风郡公冯冏、东郡公陆子彰、北平公长孙悦并复先王爵。以北平王超还复为安定王。丁未，诏中外解严。庚戌，封大将军尔硃荣次子义罗为梁郡王。诏蠕蠕王阿那瑰赞拜不名，上书不称臣。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颢、临淮王彧前后奔梁。五月丁巳朔，以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后闻。辛酉，大将军尔硃荣还晋阳，帝饯于邙阴。六月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瓜州刺史，袭爵泰临县伯、高昌王。帝以寇难未夷，避正殿，责躬撤膳。又班

募格，收集忠勇。有直言正谏之士者，集华林园，面论时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移人万余户，反于北海，自署汉王，年号天统。秋七月乙丑，加大将军尔硃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壬子，光州人刘举聚众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是月，高平镇人万俟丑奴僭称大位。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甲辰，诏大都督宗正珍孙讨刘举。平之。九月己巳，以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壬申，柱国大将军尔硃荣率骑七千讨葛荣于滏口，破禽之。冀、定、沧、瀛、殷五州平。乙亥，以葛荣平，大赦，改元为永安。辛巳，以尔硃荣为大丞相，进荣子平昌郡公文殊、昌乐郡公文暢爵并为王。以司徒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冬十月丁亥，尔硃荣槛送葛荣于京师。帝临阊阖门，荣稽颡谢罪，斩于都市。戊戌，江阳王继薨。癸丑，复胶东县侯李侃希祖爵南郡王。是月，大都督费穆大破梁军。禽其将曹义宗，槛送京师。梁以北海王颢为魏主，年号孝基，入据南兖之铚城。十一月戊午，以无上王世子韶为彭城王；陈留王子宽为陈留王；宽弟刚为浮阳王；刚弟质为林虑王。癸亥，行台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丘。侃奔梁。戊寅，封前军元凝为东安王。是岁，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

二年春二月甲午，追尊皇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皇妣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迁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降畿内死罪已下刑。辛丑，上党王天穆大破邢杲于济南。杲降，送于京师，斩于都市。五月壬子朔，元颢克梁国。乙丑，内外戒严。癸酉，元颢陷荥阳。甲戌夜，车驾北巡。乙亥，幸河内。丙子，元颢入洛。丁丑，进封城阳县公元祉为平原王；安昌县公元鸷为华山王。戊寅，太原王尔硃荣会车驾于长子，即日反旆。上党王天穆北度，会车驾于河内。秋七月戊辰，都督尔硃兆、贺拔胜从硖石夜济。破颢子冠受及安丰王延明军。元颢败走。庚午，车驾入居华林园，升大夏门大赦。壬申，以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硃荣为天柱大将军。癸酉，临颍县卒江丰斩元颢，传首京师。甲戌，以大将军、上党王天穆为太宰，以司徒、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太尉。己卯，以南青州刺史元旭为襄城王；南兖州刺史元暹为汝阳王。闰月辛巳，帝始居宫内。辛卯，以兼吏部尚书杨津为司空。八月己未，以太傅李延实为司徒。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宗为东阳王。九月，大都督侯深破韩楼于蓟，斩之。幽州平。冬十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丁丑，以前司空、丹杨王萧赞为司徒。十一月己卯，就德兴自荣州遣使请降。丙午，以大司马、太尉、城阳王徽为太保，以司徒、丹杨王萧赞为太尉，以雍州刺史长孙承业为司徒。

三年夏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尔硃天光讨万俟丑奴、萧宝夤于安定。

破禽之，囚送京师。甲戌，以关中平，大赦。斩丑奴于都市，赐宝夤死。六月戊午，嚯哒国献师子一。是月，白马龙泗胡王庆云僭称帝号于永洛城。秋七月丙子，尔硃天光平水洛城，禽庆云。九月辛卯，天柱大将军尔硃荣、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戊戌，帝杀荣、天穆于明光殿，及荣子菩提。乃升阊阖门，大赦。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众镇北中。是夜，左仆射尔硃世隆、荣妻乡郡长公主率荣部曲，自西阳门出屯河阴。己亥，攻河桥，禽毅等，屠害之。据北中城，南逼京师。冬十月癸卯朔，封大鸿胪卿宝炬为南阳王，汝阳县公修为平阳王，新阳伯诞为昌乐王，琅邪公昶为太原王。甲辰，徙封魏郡王谌为赵郡王，谌弟子赵郡王宣为平昌王。戊申，皇子生，大赦。乙卯，通直散骑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桥，尔硃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兴之高都，尔硃兆自晋阳来会之，共推长广王晔为主。大赦所部，年号建明。徐州刺史尔硃仲远反，率众向京师。十一月乙亥，以司徒长孙承业为太尉，以临淮王彧为司徒。丙子，进雍州刺史、广宗郡公尔硃天光爵为王。十二月甲辰，尔硃兆、尔硃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骑涉度以袭京城。事出仓卒，禁卫不守。帝步出云龙门。兆逼帝幸永宁寺，杀皇子。乱兵杀司徒临淮王彧、左仆射范阳王诲。戊申，尔硃度律自镇京师。甲寅，尔硃兆迁帝于晋阳。甲子，帝遇弑于城内三级佛寺，时年二十四。并害陈留王宽。中兴二年，废帝奉谥为武怀皇帝。及孝武立，又以庙讳故，改谥孝庄皇帝，庙号敬宗。葬静陵。

节闵皇帝讳恭，字修业，广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闻。正始中，袭爵。位给事黄门侍郎。帝以元叉擅权，托称喑病，绝言垂一纪。居于龙花佛寺，无所交通。永安末，有白庄帝，言帝不语，将有异图。人间游声，又云常有天子气。帝惧祸，遂逃匿上洛。寻见追蹑，送京师，拘禁多日，以无状获免。及庄帝崩，尔硃世隆等以元晔疏远，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过人之量，将谋废立。恐实不语，乃令帝所亲申意，兼迫胁。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悦。及元晔至邙南，世隆等奉帝东郭外，行禅让礼。太尉尔硃度律奉路车，进玺绂。服衮冕，百官侍卫，入自建春、云龙门。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群臣拜贺。礼华，遂登阊阖门大赦。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罢税市及税盐之官。庚午，诏曰："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予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于蓟。河北大使高乾及其弟昂夜袭冀州。执刺史元嶷，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癸酉，封长

广王晔为东海王。以青州刺史、鲁郡王肃为太师。沛郡王欣为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阳王。以徐州刺史彭城王尔硃仲远、雍州刺史陇西王尔硃天光并为大将军。以柱国大将军。并州刺史、颍川王尔硃兆为天柱大将军。封晋州刺史、平阳郡公高欢为勃海王。以特进、清河王亶为太傅。以尚书令、乐平王尔硃世隆为太保。以赵郡王谌为司空。丙申，定州刺史侯深破刘灵助于安国城。斩之，传首京师。夏四月壬子，享太庙。癸亥，陇西王尔硃天光破宿勤明达。禽送京师，斩之。丙寅，以侍中尔硃彦伯为司徒。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还往。五月丙子，尔硃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勖等讨崔祖螭于东阳，斩之。六月己亥朔，日有蚀之。庚申，勃海王高欢起兵信都，以诛尔硃氏为名。秋七月壬申，尔硃世隆等害前太保杨椿、前司空杨津。丙戌，司徒尔硃彦伯以旱逊位。九月，以彭城王尔硃仲远为太宰。庚辰，以陇西王尔硃天光为大司马。癸巳，追尊皇考为先帝，皇妣王氏为先太妃。封皇弟永业为高密王，皇子子恕为勃海王。冬十月壬寅，高欢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

二年春闰二月，高欢败尔硃天光等于韩陵。夏四月辛巳，高欢与废帝至芒山。使魏兰根慰喻洛邑，且观帝之为人。兰根忌帝雅德，还致毁谤，竟从崔陵议，废帝于崇训佛寺。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帝既失位，乃赋诗曰："硃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五月丙申，帝遇弑，殂于门下外省，时年三十五。孝武帝诏百司赴会，葬用王礼。加九旒、銮辂、黄屋、左纛，班剑百二十人。后西魏追谥节闵皇帝。

废帝讳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帝少称明悟。元晔建明二年正月戊子，为勃海太守。普泰元年十月，勃海王高欢奉帝以主号令。

中兴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于信都西。大赦，改普泰元年为中兴。以勃海王高欢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河北大使高乾为司空。辛亥，高欢大破尔硃兆于广阿。十一月，梁将元树入据谯城。

二年春二月甲子，以勃海王高欢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及欢败尔硃氏于韩陵，四月辛巳，帝于河阳逊位于别邸。五月，孝武封帝为安定郡王。十一月，殂于门下外省。时年二十。永熙二年，葬于鄴西南野马岗。

孝武皇帝讳修，字孝则，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帝

性沈厚，学涉，好武事，遍体有鳞文。年十八，封汝阳县公。梦人有从讳谓己曰："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永安三年，封平阳王。普泰中，为侍中、尚书左仆射。

中兴二年，高欢既败尔硃氏，废帝自以疏远，请逊大位。欢乃与百寮议。以孝文不可无后，时召汝南王悦于梁。至，将立之，宿昔而止。又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于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欢使斛斯椿求帝。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帝变色曰："非卖我耶？"椿遂以白欢。欢遣四百骑奉迎帝入氈帐，陈诚，泣下沾襟。让以寡德。欢再拜，帝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罄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视，便不得不称朕矣。"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氈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氈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极前殿，群臣朝贺。礼毕，升阊阖门大赦。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壬辰，高欢还鄴。五月丙申，节闵帝殂。以太傅、淮阳王欣为太师，改封沛郡王。以司徒、赵郡王谌为太保。以司空、南阳王宝炬为太尉。以太保长孙承业为太傅。辛丑，复前司空高乾位。己酉，以仪同三司、清河王亶为司徒。乙卯，内外解严。六月癸亥朔，帝于华林园纳讼。丁卯，南阳王宝炬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以王归第。己卯，临显阳殿纳讼。丙戌，诏曰："间者，凶权诞恣，法令变常，遂立夷貊轻赋，冀收天下之意。随以箕敛之重，终纳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过此！今岁租调，且两收一丐，明年复旧。"秋七月庚子，以南阳王宝炬为太尉。乙卯，帝临显阳殿，亲理冤狱。是月，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大破梁军于谯城，禽其将元树。八月丁卯，封西中郎将元宁为高平王。九月癸卯，进燕郡公贺拔允爵为王。癸丑，改封沛郡王欣为广陵王；节闵子勃海王子恕为沛郡王。冬十月辛酉朔，日有蚀之。十一月丁酉，祀圆丘。甲辰，杀安定王朗及东海王晔。己酉，以汝南王悦为侍中、大司马，开府。葬太后胡氏。十二月丁亥，杀大司马、汝南王悦。大赦，改元为永兴。以同明元时年号，寻改为永熙。是岁，蠕蠕、嚈哒、高丽、契丹、库莫奚、高昌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飨群臣于太极前殿。丁酉，勃海王高欢大败尔硃氏，山东平。罢诸行台。丁巳，追尊皇考为武穆皇帝，太妃冯氏为武穆皇后，皇妣李氏曰皇太妃。二月，以咸阳王坦为司空。三月甲午，太师、鲁郡王肃薨。丁巳，以太保、赵郡王谌为太尉。以太尉、南阳王

宝炬为尚书令、太保，开府。是月，阿至罗十万户内附。诏复以勃海王高欢为大行台，随机裁处。夏四月己未朔，日有蚀之。秋七月壬辰，以太师、广陵王欣为大司马，以太尉、赵郡王谌为太师，并开府。庚戌，以前司徒、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冬十月癸未，以卫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高昌王麴子坚为仪同三司，进爵郡公。十二月丁巳，狩于嵩阳，士卒寒苦。己巳，遂幸温汤。丁丑，还宫。

三年春二月壬戌，大赦。壬午，封左卫将军元斌之为颍川王。夏四月癸丑朔，日有蚀之。辛未，高平王宁坐事降爵为公。五月丙戌，置勋府庶子，箱别六百人；骑官，箱别二百人；阁内部曲，数千人。帝内图高欢，乃以斛斯椿为领军，使与王思政等统之，以为心膂。军谋朝政，咸决于椿。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辛卯，下诏戒严，杨声伐梁，实谋北讨。是夏，契丹、高丽、吐谷浑并遣使朝贡。秋七月己丑，帝亲总六军十余万，次河桥。高欢引军东度。丙午，帝率南阳王宝炬、清河王亶、广阳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杨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有牛百头，尽杀以食军士。众知帝将出，其夜亡者过半。清河、广阳二王亦逃归。略阳公宇文泰遣都督骆超、李贤和各领数百骑赴。骆超先至。甲戌，贤和会帝于崤中。己酉，高欢入洛，遣娄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领左右侍官追帝，请回驾。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帝鞭马长骛至湖城，饥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帝甘之，复一村十年。是岁二月，荧惑入南斗，众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变。及闻帝之西，惭曰：“虏亦应天乎？”帝至稠桑，潼关大都督毛洪宾迎献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赵贵、梁御甲骑二千来赴，乃奉迎。帝过河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谒洛阳庙，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于东阳，帝劳之，将士皆呼万岁。遂入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大赦。甲寅，高欢推司徒、清河王亶为大司马，承制总万机，居尚书省。欢追车驾至潼关。九月己酉，欢东还洛阳。帝亲督众攻潼关，斩其行台华长瑜，又克华州。其冬十月，高欢推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鄴，是为东魏。魏于此始分为二。帝之在洛也，从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阳王同产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怿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内宴，命诸妇人咏诗。或咏鲍照乐府曰：“硃门九重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帝既以明月入关。蒺藜自缢。宇文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闰十二月癸巳，潘弥奏言：“今日当慎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遥园宴阿至罗，顾侍臣曰：“此处仿佛华林园，使人聊增凄怨。”命取所乘波斯骝马，使南阳王跃之。将攀鞍，蹶而死，帝恶之。日晏还宫，至后门，马惊不前，鞭打入。谓潘弥曰：“今日

幸无他不？”弥曰：“过夜半则大吉，”须臾，帝饮酒，遇鸩而崩，时年二十五。谥曰孝武。殡于草堂佛寺。十余年乃葬云陵。始宣武、孝明间谣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啮断索。”识者以为索谓本索发，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谓之黑獭也。

文皇帝讳宝炬，孝文皇帝之孙，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杨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阁将军。时胡太后多嬖宠，帝与明帝谋诛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县侯。永安三年，进封南阳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进位太保、开府、尚书令。三年，孝武与高欢构难，以帝为中军四面大都督。及从入关，拜太宰、录尚书事。孝武崩，丞相、略阳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劝进，三让乃许焉。

大统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皇妣杨氏为皇后。己酉，进丞相、略阳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公。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乙卯，立妃乙氏为皇后，立皇子钦为皇太子。甲子，以广陵王欣为太傅，以仪同三司万俟寿乐干为司空。东魏将侯景攻陷荆州。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兖州刺史樊子鹄，以州降东魏。夏五月，降罪人。加安定公宇文泰位柱国。秋七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以司空万俟寿乐干为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梁州刺史元罗以州降梁。九月，有司诏煎御香泽，须钱万贯。帝以军旅在外，停之。冬十月，太师、上党王长孙承业薨。十二月，以太尉念贤为太傅，以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东魏攻陷夏州。二月，仪同三司段敬讨叛羌梁ＧＣ定平之。三月，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以司徒万俟寿乐干为太宰。夏五月，司空越勒肱薨。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拨及其子太宰寿乐干率所部奔东魏。秋九月，以扶风王孚为司空，以太保斛斯椿为太傅。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是岁，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十七八。

三年春二月，槐里获神玺，大赦。夏四月，太傅斛斯椿薨。五月，以广陵王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六月，以司空、扶风王孚为太保，以太尉梁景睿为太傅，以司徒、广平王赞为太尉，以开府仪同三司王盟为司空。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东魏军于沙苑，拜泰柱国大将军。十二月，司徒李叔仁自凉州通使于东魏，建昌太守贺兰植攻斩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于清晖室，终帝世遂为常。二月，东魏攻陷南汾、颍、豫、广四州。废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女郁久闾氏为皇后，大赦。以司空王盟为司徒。秋七月，东魏将侯景等围洛阳，帝与安定公宇文泰东伐。九月，车驾至自东伐。以抚军将军梁ＧＣ定为南洮州刺史，安西蕃。

五年春二月，赦京城内。夏五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免妓乐杂役之徒，皆从编户。秋七月，诏自今恆以朔望亲阅京师见禁囚徒。以司空、扶风王孚为太尉。冬十月，于阳武门外县鼓，置纸笔，以求得失。

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群臣。自西迁至此，礼乐始备。太尉、扶风王孚薨。二月，铸五铢钱。降罪人。冬十一月，太师念贤薨。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顺阳王仲景以罪赐死。三月，夏州刺史刘平谋反，大都督于谨讨禽之。秋九月，诏班政事之法六条。冬十一月，叛羌梁ＧＣ定徒党屯于赤水城，秦州刺史独孤信击平之。尚书奏班十二条制。十二月，御凭云观。引见诸王，叙家人之礼。手诏为宗诫十条以赐之。

八年春三月，初置六军。夏四月，鄯善王兄鄯硃那率众内附。秋八月，以太尉王盟为太保。冬十月，诏皇太子镇河东。十二月，行幸华州，起万寿殿于沙苑北。

九年春正月，降罪人。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闰月，车驾至自华州。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内附，以仲密为侍中、司徒，封勃海郡公。秋七月，大赦。以太保王盟为太傅，以太尉、广平王赞为司空。冬十二月，以司空李弼为太尉。

十年春正月甲子，诏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条，极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铜墨已上，有谠言嘉谋，勿有所讳。夏五月，太师贺拔胜薨。秋七月，更权衡度量。

十一年夏五月，太传王盟薨。诏诸鞫大辟狱，皆命三公覆审，然后加刑。冬，始筑圆丘于城南。封皇子俭。

十二年春二月，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秦州刺史独孤信讨平之。三月，铸五铢钱。夏五月，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秋九月，东魏勃海王高欢攻玉壁，晋州刺史韦孝宽力战御之。冬十二月，欢烧营而

退。

十三年春正月，开白渠以溉田。二月，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东魏勃海王欢薨高。其司徒侯景据颍川率河南六州内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台、上谷郡公。三月，大赦。夏五月，以太傅侯景为大将军，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晋王谨薨。秋七月，司空若干惠薨。大将军侯景据豫州叛。封皇子宁为赵王。

十四年春正月，赦颍、豫、广、北、洛、东荆、襄等七州。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皇孙生，大赦。夏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太尉李弼为大宗伯，前太尉赵贵为大司寇，以司空于谨为大司空。

十五年己巳五月，侯景杀梁武帝。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六月，东魏勃海王高澄攻陷颍川。秋八月，盗杀东魏勃海王高澄。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为梁王。

十六年夏四月，封皇子儒为燕王，公为吴王。五月，东魏静帝逊位于齐。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东伐，至恆农。齐师不出，乃还。九月，大赦。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时年四十五。夏四月庚辰，葬于永陵，上谥曰文皇帝。

帝性强果，始为太尉时，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欢之党，骄狎公卿。因公会，帝劝酒不饮，怒而殴之。骂曰："镇兵，何敢尔也！"孝武以欢故，免帝太尉。归第，命羽林守卫，月余复位。及欢将改葬其父，朝廷追赠太师，百僚会吊者尽拜。帝独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赠太师耶！"及跻大位，权归周室。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因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储宫，寻山饵药，不能一日万机也。"既而大运未终，竟保天禄云。

废帝讳钦，文皇帝之长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统元年正月乙卯，立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是月，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大将军杨忠讨禽之。

元年冬十一月，梁湘东王萧绎讨侯景，禽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

二年秋八月，大将军尉迟迥克成都，剑南平。冬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杀尚书元烈。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废帝而立齐王廓。帝自元烈之诛，有怨言。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并垂泣谏，帝不听，故及于辱。

恭皇帝讳廓，文皇之第四子也。大统十四年，封为齐王。废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元年夏四月，蠕蠕乙旃达官寇广武。五月，柱国李弼追击之，斩首数千级，收辎重而还。冬十一月，魏师灭梁，戕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辩奉元帝子方智为王，承制，居建业。

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明于齐，奉以为主。梁王方智为太子。九月，梁司空陈霸先杀僧辩，废萧明，复奉方智为帝。是岁，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冢宰；以柱国李弼为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以尚书令独孤信为大司马；以于谨为大司寇；以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逊位于周。周闵帝元年正月，封帝为宋公，寻殂。

东魏孝静皇帝讳善见，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八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孝武帝既入关，勃海王高欢乃与百僚会议，推帝以奉明帝之后，时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城东北。大赦，改元。庚午，以太师、赵郡王谌为大司马；以司空、咸阳王坦为太尉；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以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壬申，享太庙。丙子，车驾北迁于鄴。诏勃海王高欢留后部分。改司州为洛州。以尚书令元弼为仪同三司、洛州刺史，镇洛阳。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据瑕丘反。庚寅，车驾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鄴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人。分鄴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丘、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十二月丁卯，燕郡王贺拔允薨。庚午，诏内外戒严，百司悉依旧章，从容雅服，不得以务衫从事。丙子，进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巡喻天下。丁丑，赦畿内。闰月，梁以元庆和为魏王，入据平濑

乡。孝武崩于长安。初置四中郎将，于礓石桥置东中，蒲泉置西中，济北置南中，洺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乙亥，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阳王坦为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忄妻为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樊子鹄以降，兖州平。戊戌，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为太尉，以司空高昂为司徒，济阴王晖业为司空。勃海王高欢讨平山胡刘蠡升。辛未，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是春，高丽、契丹并遣使朝贡。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梁反，攻掠青、齐。癸未，济州刺史蔡俊讨平之。壬辰，降京师见囚。夏五月，大旱。勒城门殿门及省府寺署坊门浇人，不简王公，无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庆和寇南顿，豫州刺史尧雄大破之。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悦孙绰为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济阴王晖业坐事免。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九月丁巳，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冬十一月丁未，梁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击破之。癸丑，祀圆丘。甲寅，阊阖门灾。龙见并州人家井中。十二月壬午，车驾狩于鄴东。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给禄。是岁，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飨群臣于前殿。戊申，诏百官举士。举不称才者，两免之。二月丁未，梁光州刺史郝树以州内附。丁酉，加勃海王世子澄为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三月甲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华山王鸷为大司马。丁卯，阳夏太守卢公纂据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丁酉，昌乐王诞薨。五月癸卯，赐鳏寡孤独贫穷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录尚书事、西河王忄妻为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赵郡王谌薨。秋七月庚子，大赦。梁夏州刺史田独鞞、颍川防城都督刘鸾庆并以州内附。八月，并、肆、涿、建四州霜陨，大饥。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节度诸军南讨。丙辰，平阳人路季礼聚众反。辛酉，御史中尉窦泰讨平之。。冬十一月戊申，诏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侯景攻克梁楚州，获刺史桓和。十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马、清河王亶薨。癸未，以太傅、咸阳王坦为太师。是岁，高丽、勿吉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以汝阳王暹为录尚书事。夏四月辛未，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先是，荥阳人张俭等聚众反于大騩山，通西魏。壬辰，武卫将军高元咸讨破之。六月己巳，幸华林园理讼。辛未，诏尚书掩骼埋胔，推录囚徒。壬午，阊阖门灾。秋七月甲

辰，遣兼散骑常侍李楷聘于梁。八月，西魏克陕州，刺史李徽伯死之。九月，侍中元子思与其弟子华谋西入，并赐死。闰月乙丑，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伏诛。禁京师酤酒。冬十月，以咸阳王坦为录尚书事。壬辰，勃海王高欢西讨，败于沙苑。己酉，西魏行台宫景寿、都督杨白驹寇洛州，大都督韩贤大破之。西魏又遣其大行台元季海、大都督独孤信逼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阙，季海、信遂据金墉。十一月丙子，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十二月甲寅，梁人来聘。河间人邢磨纳、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聚众反。是岁，高丽、蠕蠕并遣使朝贡。

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蚀之。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二月丙辰，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聘于梁。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内，开酒禁。六月壬辰，帝幸华林都堂，听讼。是夏，山东大水，虾蟆鸣于树上。秋七月乙亥，高丽遣使朝贡。八月辛卯，大败西魏于河阴。九月，大都督贺拔仁击邢磨纳、卢仲礼等破平之。冬十月，梁人来聘。十二月庚寅，遣陆操聘于梁。

兴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第二子曜为陈郡王。五月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是月，高丽遣使朝贡。六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寻为东北道行台，差选勇士。庚寅，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丁酉，梁人来聘。戊申，开府仪同三司、汝阳王暹薨。秋八月壬辰，遣兼散骑常侍王元景聘于梁。九月甲子，发畿内十万人城鄴，四十日罢。辛未，曲赦畿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冬十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八十已上赐绫帽及杖。七十旁无期亲及有疾废者，各赐粟帛。筑城之夫，给复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为太傅，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保。丁丑，库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一阶，营构主将别优一阶。三月乙卯，梁人来聘。夏五月己酉，西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元庆率户内属，置之河北马场，振廪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象聘于梁。闰月丁丑朔，日有蚀之。己丑，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皇弟威为清河王。谦为颍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马、华山王鸷薨。冬十月丁未，梁人来聘。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聘于梁。是岁，高丽、蠕蠕、勿吉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罗出吐拔那浑大率部来降。三月乙酉，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自号天王，阳夏镇将讨禽之。夏四月戊申，阿至罗

国主副伏罗越君子去宾来降，封为高车王。六月乙丑，梁人来聘。秋七月己卯，宜阳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骑常侍李骞聘于梁。先是，诏群官于麟趾阁；议定新制，冬十月甲寅，班于天下。己巳，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癸亥，车驾狩于西山。十一月戊寅，还宫。丙戌，以开府仪同三司、彭城王韶为太尉，以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是岁，蠕蠕、高丽、勿吉国并遣使朝贡。

四年春正月丙辰，梁人来聘。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李绘聘于梁。乙酉，以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以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为录尚书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库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丙申，复前侍中、乐良王忠爵。丁酉，复陈留王景皓、常山王绍宗、高密王永业爵。秋八月庚戌，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行台、随机讨防。冬十月甲寅，梁人来聘。十一月壬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亠妻薨。十二月辛亥，使兼散骑常侍阳斐使于梁。是岁，蠕蠕、高丽、吐谷浑并遣使朝贡。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改元。己巳，车驾蒐于邯郸之西山。癸酉，还宫。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武牢西叛。三月丙午，帝亲纳讼。戊申，勃海王高欢大败西魏师于邙山，追奔至恆农而还。豫、洛二州平。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袭为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复武牢，降天下死罪已下囚。乙未，以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六月乙亥，梁人来聘。戊寅，封前员外散骑侍郎元长春为南郡王。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壬午，遣兼散骑常侍李浑聘于梁。冬十一月甲午，车驾狩于西山。乙巳，还宫。是岁，吐谷浑、高丽、蠕蠕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二月丁卯，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三月，梁人来聘。以旱故，宥死罪已下囚。丙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壬子，以勃海王世子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以太原公高洋为左仆射。夏五月甲午，遣散骑常侍魏季景聘于梁。丁酉，太尉、广阳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书令司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开府仪同三司、济阴王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坦坐事免，以王还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庚子，祀圆丘。辛丑，梁人来聘。是岁，吐谷浑、地豆干、室韦、高丽、

蠕蠕、勿吉等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骑常侍李奖聘于梁。二月庚申，吐谷浑国奉其从妹以备后庭，纳为容华嫔。夏五月甲辰，大赦。秋七月庚子，梁人来聘。冬十月，遣中书舍人尉瑾聘于梁。十二月，以司空侯景为司徒，以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是岁，高丽、吐谷浑、蠕蠕并遣使朝贡。

四年夏五月壬寅，梁人来聘。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行台，应机讨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骑常侍元廓聘于梁。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鄴。是岁，室韦、勿吉、地豆干、高丽、蠕蠕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蚀之。丙午，勃海王高欢薨。辛亥，司徒侯景降于西魏以求救。西魏遣其将李弼、王思政赴之。思政等入据颍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梁人来聘。二月，侯景复背西魏归梁。夏四月壬申，大将军高澄来朝。甲午，遣兼散骑常侍李纬聘于梁。五月丁酉朔，大赦。戊戌，以尚书右仆射、襄城王旭为太尉。甲辰，以太原公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以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硃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戊午，大司马尉景薨。六月乙酉，帝为勃海王举哀于东堂，服缌衰。秋九月辛丑，梁贞阳侯萧明寇徐州，堰泗水于寒山，灌彭城，以应侯景。冬十一月乙酉，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大都督高岳、潘相乐大破禽之，及其二子瑀道。十二月乙亥，萧明至，帝御阊阖门，让而宥之。岳等回师讨侯景。是岁，高丽、勿吉并遣使朝贡。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于涡阳大破侯景。俘斩五万余人，其余溺死于涡水，水为不流。景走淮南。二月己卯。梁遣使求和。许之。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甲戌，太尉高岳、司徒韩轨、大都督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颍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梁人来聘。冬十月戊申，侯景济江，推梁临贺王正德为主，以攻建业。是岁，高丽，室韦、蠕蠕、吐谷浑并遣使朝贡。

七年春正月戊辰，梁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萧正表以镇内附，封兰陵郡公、吴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克建业。夏五月丙辰，侯景杀梁武帝。

戊寅，勃海王高澄帅师赴颍川。六月，克之，获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等。秋八月辛卯，立皇子长仁为太子。盗杀勃海王高澄。癸巳，大赦，内外百官并进二级。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晋阳。冬十月癸未，以开府仪同三司、咸阳王坦为太傅。甲午，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十二月甲辰，吴郡王萧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是岁，蠕蠕、地豆干、室韦、高丽、吐谷浑并遣使朝贡。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为勃海王高澄举哀于东堂。戊辰，诏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齐郡王。甲戌，地豆干、契丹并遣使朝贡。二月庚寅，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庚申，进齐郡王高洋爵为齐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贡。五月甲寅，诏齐王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王妃为王后。丙辰，逊帝位于齐。天保元年己未，封帝为中山王，邑一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各一千户。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于中山国立魏宗庙。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时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谥曰孝静皇帝。葬于鄴西漳北。其后发之，陵崩，死者六十人。

帝好文，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澄与季舒书曰："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帝尝与猎于鄴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澄尝侍帝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赐绢，季舒未敢受，以启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疋以与之，曰："亦一段尔。"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志义动君子。"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乃与华山王大器、元瑾密谋于宫中。伪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动，以告澄。澄勒兵入营，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耶？"及将杀诸妃嫔。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关于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嫔！"澄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见烹于市。及将禅位于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阳殿见之。旭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姓归仰。臣等昧死闻奏，愿陛下则尧禅舜。"帝便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云："若尔，须作

诏书。”侍郎崔劼、裴让之奏云：“诏已作讫。”即付杨愔进于帝，凡十条。书讫，曰：“将安朕何所？复若为而去？”杨愔对曰：“在北城，别有馆宇，还备法驾，依常仗卫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奏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弊履，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后宫！”乃与夫人嫔以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上阁。帝上车，德超上车，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顺人，授位相国，何物奴，敢逼人！”赵德尚不下。及出云龙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高隆之泣洒。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帝后封太原公主，常为帝尝食，以护视焉。竟遇鸩而崩。

论曰：庄帝运接交丧，招纳勤王。虽时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剪除，权强擅命，神虑独断，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乱，祸不旋踵。自兹之后，魏室土崩。始则制屈强胡，终乃权归霸政。主祭祀者不殊于寄坐，遇黜辱者有甚于弈棋。虽以节闵之明，孝武之长，祗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刚强之质，终以守雌自宝。静、恭运终天禄，高蹈唐、虞，各得其时也。

齐本纪上第六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讳欢，字贺六浑，勃海蓨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　，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生，性通率，不事家业。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沈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权，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家贫，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及贵，追赠长司空，擢其子宁而用之。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务书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祥尝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俊、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輙逸，遂至迴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言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饮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荣求救，赖荣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荣，又亡归尔硃荣于秀容。先是刘贵事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

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后从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围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行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围焦，上赤气赫然属天。又苍鹰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触王？”言讫不见。始以为异，密觇之。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惊异。因杀牛分肉，厚以相奉。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垩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于时魏明帝衔郑俨、徐纥，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及帝暴崩，荣遂入洛。因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孝庄帝立，以定策勋，封铜鞮伯。及尔硃荣击葛荣，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后与行台于晖破羊侃于太山。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酋长。尝在荣帐内，荣尝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硃兆。荣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于是大聚敛，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时州库角无故自鸣，神武异之，无几而孝庄诛荣。

及尔硃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腾复命，神武曰：“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图兆计。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觇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乃以书喻之，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兆不纳，杀帝而与尔硃世隆等立长广王晔。改元建明，封神武为平阳郡公。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兒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败走。初，孝庄之诛尔硃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步藩既败兆等，以兵势日盛，兆又请救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后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为兄弟。时世隆、度律、彦伯共执朝政，天光据关右，兆据并州。仲远据东郡，各拥兵为暴，天下苦之。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

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有款军门者，绛巾袍，自称梗杨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尝于并州市搤杀人者，乃署为亲信。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

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邪？”绍宗曰：“亲兄弟尚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谮绍宗与神武旧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路逢尔硃荣妻乡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构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神武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神武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尽散。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

初，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皇山以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将出滏口，倍加约束，纤毫之物，不听侵犯。将过麦地，神武輒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供。有军营租米，神武自取之。

魏晋泰元年二月，神武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是月，尔硃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欲羁縻神武，三月，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勃海王，征使入觐。神武辞。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兵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

尔硃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伪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兒，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飨士，喻以讨尔硃兆之意。"封隆之进曰："千载一时，普天幸甚。"神武曰："讨贼，大顺也。拯时，大业也。吾虽不武，以死继之，何敢让焉。"六月庚子，建义于信都，尚未显背尔硃氏。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斩尔硃羽生首来谒，神武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是时，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状尔硃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硃兆攻陷殷州，李元忠来奔。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为皇帝，年号中兴，是为废帝。时度律、仲远军次晋阳，尔硃兆会之。神武用窦泰策，纵反间。度律、仲远不战而还，神武乃败兆于广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神武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时为汤阴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惭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据之。废帝进神武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是时，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闰三月，尔硃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鄴。众号二十万，挟洹水而军。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顿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为死志，四面赴击之。尔硃兆责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辅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神武曰："我昔日亲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乃合战，大败之。尔硃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将轻走，绍宗反旗鸣角，收聚散卒，成军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骑追奔，度野马岗，与兆遇。高昂望之不见，哭曰："丧吾弟矣！"夜久，季式还，血满袖。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初，普泰元年十月，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聚于觜、参，色甚明。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是时，神武起于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执天光、度律以送洛阳。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张欢入洛阳。执世

隆、彦伯斩之。兆奔并州。仲远奔梁州，遂死焉。时凶蠹既除，朝廷庆悦。初，未战之前月，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至一大将军前，敕绍为军导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残贼。绍回视之，兵不测，整疾无声。将至鄴，乃放焉。及战之日，尔硃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盖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阳，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神武辞天柱，减户五万。壬辰，还鄴，魏帝饯于乾脯山，执手而别。七月壬寅，神武帅师北伐尔硃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硃，普皆反噬。今在京师宠任，必构祸隙。神武深以为然。乃归天光、度律于京师，斩之。遂自滏口入。尔硃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尔硃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

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硃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尔硃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

神武之入洛也，尔硃仲远部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神武以其助乱，且数反覆，皆斩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魏光禄、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初，孝明之时，洛下以两拔相击，谣言："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

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言魏帝之贰。神武封呈，魏帝杀之。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昂先闻其兄死，以槊刺柱，伏壮士执绍业于路。得敕书于袍领，遂来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时乾次弟慎在光州，为政严猛。又纵部下取纳，魏帝使代之。慎闻难，将奔梁。其属曰："公家勋重，必不兄弟相反。"乃弊衣推鹿车归勃海。逢使者，亦来奔。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阿至罗虏正光以前常称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纳，便附款。先是，诏以寇贼平，罢行台。至是以殊俗归降，复授神武大行台，随机处分。神武赍其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神武不从。抚慰如初。其酋帅吐陈等感恩，皆从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险拥众。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于河西，灭之。迁其部落于河东。二月，永宁寺九层浮屠灾。既而人有从东莱至。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俄而雾起，乃灭。说者以为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勃海应矣。"魏帝既有异图，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隆之丧妻，魏帝欲妻以从妹。腾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于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孙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并亡来奔。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鸷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义，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中尉綦俊察俊罪，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俊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诏，云将征句吴，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丁巳，密诏神武曰："宇文黑獭自平破秦、陇，多求非分，脱有变非常，事资经略。但表启未全背戾，进讨事涉匆匆。遂召群臣，议其可否。佥言假称南伐，内外戒严。一则防黑獭不虞，二则可威吴楚。"时魏帝将伐神武。神武部署将帅，虑疑，故有此诏。神武乃表曰："荆州绾接蛮左，密迩畿服。关陇恃远，将有逆图。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恆州刺史库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大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济州刺史蔡俊，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征江左。皆约勒所部，伏听处分。"魏帝知觉其变，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议之，欲止神武诸军。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议。还以表闻，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令猖狂之罪，尔硃时计。臣若不尽诚竭节，敢负陛下，则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

辛未，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升草敕，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

前持心血，远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礼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近孙腾仓卒向彼，致使闻者疑有异谋。故遣御史中尉綦俊，具申朕怀。今得王启，言誓恳恻。反覆思之，犹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近虑宇文为乱，贺拔胜应之。故纂严，欲与王俱为声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观其所为，更无异迹。贺拔在南，开拓边境，为国立功，念无可

责。君若欲分讨，何以为辞？东南不宾，为日己久。先朝已来，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

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谁。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闻库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背叛，今年孙腾逃走，不罪不送，谁不怪王？腾既为祸始，曾无愧惧。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图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守诚不贰，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脱信邪弃义，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何者？王既以德见推，以义见举，一朝背德舍义，便是过有所归。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到此！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亲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笔拊膺，不觉歔欷。

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鄴，请迁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永永之基。经营制度，至世宗乃毕。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旧事。"神武奉诏。至是，复谋焉。遣兵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令蔡俊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终不举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无武，欲止不能。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篑，相为惜之。"

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祥弃官走至河北，据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下诏罪状神武，为北伐经营。神武亦勒马宣告曰："孤遇尔硃擅权，举大义于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昂为前锋，曰："若用司空言，岂有今日之举！"司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魏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承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镇武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恆农太守元洪略镇陕，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神武使窦泰与左箱大都督莫多

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寿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死之。

七月，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神武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不报。神武乃引军度河。魏帝问计于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斌之弃椿径还，绐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逊于长安。己酉，神武入洛，停于永宁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随，缓则耽宠争荣，急便窜失，臣节安在！"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尚书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诛其贰也。士弼籍没家口。

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称警跸，神武丑之。神武寻至弘农，遂西克潼关，执毛洪宾。进军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降。神武退舍河东，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发晋阳至此，凡四十启，魏帝皆不答。

九月庚寅，神武还至洛阳。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门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衰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议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苟使兒立，不惜余生。"乃立之，是为孝静帝。魏于是始分为二。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依议迁鄴。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先是童谣曰："可怜青雀子，飞来鄴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鹉子。"好事者窃言，雀子谓魏帝清河王，鸚鹉谓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硃浑道元拥众内属，神武迎纳之。壬戌，神武袭击刘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诏，以神武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神武固辞。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

候其不设备。辛酉，潜师袭之。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神武进击之，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请给迁人廪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请出使问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擒其刺史费也头贺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魏帝诏加神武九锡，固让，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拨，神武以众应之。六月甲午，普拨与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八月丁亥，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神武讨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阳西讨，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

四年正月癸丑，窦泰军败自杀。神武军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师。高昂攻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秦、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振给。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获瑞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周文军于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神武跨□驼，候船以归。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请解丞相，魏帝许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还晋阳。请开酒禁，并振恤宿卫武官。七月壬午，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神武总众继进。八月辛卯，战于河阴，大破西魏军，俘获数万。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显死之。西师之败，独孤信先入关，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遂烧营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还。初，神武知西师来侵，自晋阳率众驰赴。至孟津，未济，而军有胜负。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弃城走。神武遂毁金墉而还。十一月庚午，神武朝于京师。十二月壬辰，还晋阳。

兴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进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于鄴。魏帝与神武宴射，神武降阶下称

贺。又辞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诏不许。十二月戊戌，神武还晋阳。

二年十二月，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神武帅众迎之，出武州塞，不见。大猎而还。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与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请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扬仄陋，纳谏屏邪。亲理狱讼，褒黜勤怠。牧守有愆，节级相坐。椒掖之内，进御以序。后园鹰犬，悉皆弃之。六月甲辰，神武还晋阳。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众援高慎，围河桥南城。戊申，神武大败之于芒山。禽西魏督将以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军令应死。神武弗杀，将至并州决之。明日，复战，奔西军，告神武所在，西师尽锐来攻。众溃，神武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从者步骑六七人。追骑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去矣，兴庆腰边百箭，足杀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济，以尔为怀州；若死，则用尔子。"兴庆曰："兒小，愿用兄。"许之。兴庆斗，矢尽而死。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河州刺史刘洪徽射中其二。胜槊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刘丰追奔徇地，至恆农而还。七月，神武贻周文书，责以杀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诏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大行台，余如故。固辞，乃止。是月，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于京师。庚辰，还晋阳。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师。以冬春亢旱，请蠲县责，振穷乏，宥死罪以下。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还晋阳。十一月，神武讨山胡，破平之。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

三年正月甲午，开府仪同三司尔硃文暢、开府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中府主簿李世林、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因十五日夜打蔟，怀刃而入。其党薛季孝以告，并伏诛。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囚。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还晋阳。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

临履，莫不严固。乙未，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间寡妇。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鄴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鄴下每先有黄黑螘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螘尽死。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兀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慑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鄴。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鸟集于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焉。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硃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兒朴实无罪过，潘相乐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相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

五年正月朔，日蚀。神武曰："日蚀其为我邪？死亦何恨。"丙午，陈启于魏帝。是日，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制缌衰，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东平王苍故事。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八月甲申，葬于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于紫阳。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天统元年，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经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

方。听断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性周给，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论心，不尚绮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稀见任用。诸将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画，多致奔亡。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居家如官。仁恕爱士。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禽，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故遐迩归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国，北怀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

世宗文襄皇帝讳澄，字子惠，神武长子也。母曰娄太后。生而岐嶷，神武异之。魏中兴元年，立为勃海王世子。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二年，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时年十二，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三年，入辅朝政，加领军左右、京畿大都督。时人虽闻器识，犹以少年期之。而机略严明，事无疑滞，于是朝野振肃。

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宴，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

兴和二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自正光已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乃榜于街衢，具论经国政术，仍开直言之路。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皆优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文襄驰赴军所，侍卫还晋阳。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据河南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韩轨等自颍州班师。丁丑，文襄还晋阳，乃发丧，告喻文武，陈神武遗志。七月戊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

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文襄启辞位，愿停王爵。壬寅，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启申神武遗令，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辞丞相。魏帝诏曰："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余如故。"壬辰，尚书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苟济、长秋卿刘思逸及淮南王宣洪、华山王大器、济北王徽等谋害文襄，事发伏诛。九月己亥，文襄请旧勋灼然未蒙齿录者，悉求旌赏。朝士名行有闻，或以年耆疾满告谢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听廕子孙。自天平元年以来，遇事亡官者，听复本资。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其第宇车服婚姻送葬奢僭无限者，并令禁断。从太昌元年以来，将帅有殊功异效者，其子弟年十岁以上，请听依第出身。其兵士从征，身殒阵场者，蠲其家租课。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礼招致，随才擢叙。罢营构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旷废者，免所居官。若清干克济，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还晋阳。

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请通和。文襄许其和而不答书。侯景之叛也，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颇相影响，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诖误。景破后，悉被禽获，尚书咸处极刑，文襄并请减降。于是斩长宣，其余并从宽宥。三月戊申，文襄请朝臣及牧、守、令、长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者，务在得才，不拘职素。其称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举限。其称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县杂白身，不限在官、解职，并任举之，随才进擢。辛亥，文襄南临黎阳，济于武牢。自洛阳，从太行而反晋阳。于路遗书朝士，以相戒厉。于是朝野承风，莫不震肃。六月，文襄巡北边城戍，振赐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还晋阳。使大行台慕容绍宗与太尉高岳、大都督刘丰讨王思政于颍川。先是，文襄遣行台尚书辛术率诸将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获二十三州。

七年四月甲辰，魏帝进文襄位相国，封齐王，绿綟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五郡，邑十五万户，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大行台并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让，魏帝不许。五月戊寅，文襄帅师自鄴赴颍川。六月丙申克颍川，禽西魏大将军王思政，以忠于所事，释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请魏帝立皇太子，复辞爵位殊礼，未报。八月辛卯，遇盗而崩。初，梁将兰钦子京见虏，文襄以配厨。钦求赎之，不许。京再诉，文襄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时文襄将受魏禅，与陈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谋于北城

东柏堂。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变不一月。时京将进食，文襄却之，谓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又曰：“急杀却。”京闻之，置刀于盘下，冒言进食。文襄见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来？”京挥刀曰：“将杀汝！”文襄自投，伤足，入床下。贼党至，去床，因见弑，时年二十九。秘不发丧。明年正月辛酉，魏帝举哀于太极东堂。诏赠物八万段，凶事依汉大将军霍光、东平王苍故事。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巉辒车、黄屋左纛、后部羽葆鼓吹、轻车介士，备九锡礼，谥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于义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庙号世宗，陵曰峻成。

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谈谑之际，从容弘雅。性聪警，多筹策，当朝作相，听断如流。爱士好贤，待之以礼，有神武之风焉。然少壮气猛，严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怀狼戾，兼亦有惧威略。情欲奢淫，动乖制度。尝于宫西造宅，墙院高广，听事宏壮，亚太极殿。神武入朝，责之，乃止。

论曰：昔魏氏失驭，中原荡析。齐神武爰从晋部，大号冀方。屡战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国，功济天下。既而魏武帝规避权逼，历数既尽，适所以速关、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内除奸逆，外拓淮夷，摈斥贪残，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于御下，于前王之德，有所未同。盖天意人心，好生恶杀，虽吉凶报应，未皆影响。总而论之，积善多庆。然文襄之祸生所忽，盖有由焉。

齐本纪中第七

显祖文宣皇帝讳洋，字子进，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 ，太后私怪之。及产，命之曰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以生于晋阳，一名晋阳乐。时神武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生始数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不敢言。及长，黑色，大颊兑下，鳞身重踝。瞻视审定，不好戏弄，深沈有大度。晋阳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秃师。太后见诸子焉，历问禄位。至帝，再三举手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神武尝从诸子过凤阳门，有龙在上，唯神武与帝见之。内虽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发扬。曾问以时事，帝略有所辨，傥语一事，必得事衷。又尝令诸子，各使理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神武以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乐率甲骑伪攻之。文襄等怖挠，帝勒众与彭乐相格，乐免胄言情，犹禽之以献。由是神武称异之，谓长史薛琡曰："此兒意识过吾。"琡亦私怪之。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默识过人，未尝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测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迁尚书左仆射。后从文襄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余无人见者。

武定五年，神武崩。犹秘凶事，众情疑骇。帝虽内婴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颇安。魏帝授帝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

七年八月，文襄遇贼。帝在城东双堂，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首，秘不发丧。徐言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吉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乃讽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晋阳总庶政。帝内虽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将皆轻帝。于是帝推诚接下，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

八年正月辛酉，魏帝为文襄举哀于东堂。戊辰，诏进帝位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食邑一万户。三月庚申，又进封齐王，食冀州之勃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五郡，邑十万户。帝自居晋阳，寝室每夜有光如昼。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己额。旦日，以语馆客王昙哲，曰："吾其退乎？"昙哲拜贺曰："王上加点为主，当进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获九尾狐以献。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乐奉册，进帝位相国，总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长乐、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定州之中山、常

山、博陵十郡，邑二十万户，加九锡殊礼，齐王如故。丙辰，魏帝逊位别宫，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册禅位，致玺书于帝，并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帝累表固辞，诏不许。于是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是日，鄴下获赤雀，献于郊所。事毕还宫，御太极前殿，大赦，改元。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三大阶。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己未，诏封魏帝为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皇祖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命有司议祖宗以闻。辛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乙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又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甲戌，迁神主于太庙。六月辛巳，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并下鲁郡，以时修葺庙宇。又诏：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又诏：冀州之勃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齐郡、勃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壬午，诏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窦泰、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陨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又诏封宗室，太尉高岳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为平原王，开府仪同三司高归彦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为上洛王，营州刺史高长弼为广武王，兼武卫将军高普为武兴王，兼武卫将军高子瑗为平昌王，兼北中郎将高显国为襄乐王，前太子庶子高睿为赵郡王，扬州县开国公高孝绪为修城王。又诏封功臣，太师库狄干为章武王，大司马斛律金为咸阳王，并州刺史贺拔仁为安定王，殷州刺史韩轨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硃浑道元为扶风王，司徒公彭乐为陈留王，司空公潘相乐为河东王。癸未，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定州刺史洧为彭城王，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仪同三司淯为襄城王，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湝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王后李氏为皇后。庚寅，诏以太师库狄干为太宰，司徒彭乐为太尉，司空潘相乐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东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降余州死罪已

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封文襄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平原王封隆之为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改御史中尉还为中丞。诏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悉送内后园，以供七日宴赐。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依旧铨补。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又诏求直言正谏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广劝农桑。庚寅，诏曰："朕以虚薄，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条封上。"甲午，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群官可更论讨新令。未成之间，仍以旧格从事。"九月癸丑，以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丽王成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诏以梁侍中、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庚午，幸晋阳。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国。冬十月己卯，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乙酉，以特进元绍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段绍为右仆射。壬辰，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十一月，周文帝帅师至陕城，分骑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丙寅，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见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班师。十二月辛丑，车驾至自晋阳。是岁，高丽、蠕蠕、吐谷浑、库莫奚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辛亥，祀圆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亲耕籍田。乙丑，享太庙。二月壬辰，太尉彭乐谋反，伏诛。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义、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内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显阳殿还为昭阳殿。辛卯，改殷州为赵州以避太子之讳。是月，侯景废梁简文帝，立萧栋为主。九月壬申，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癸巳，行幸赵、定二州，因至晋阳。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庚申，萧绎遣使朝贡。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十一月，侯景废梁主栋，僭即伪位于建鄴，自称曰汉。十二月，中山王殂。是岁，蠕蠕、室韦、高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东为

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瑰为突厥所破。瑰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蠕蠕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贡。三月戊子，诏清河王岳、司徒潘相乐、行台辛术帅师南伐。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夏四月壬申，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八玺。甲申，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师。乙卯，车驾幸晋阳。冬十月乙未，次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来聘。十二月壬子，车驾还宫。戊午，幸晋阳。是岁，西魏废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戍，帝亲讨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库莫奚遣使朝贡。自魏末用永安钱，又有数品，皆轻滥。己丑，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二月，送蠕蠕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复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为主。夏四月，车驾还宫。戊午，西南有大声如雷。五月庚午，校猎于林虑山。戊子，还宫。六月甲辰，章武王库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车驾至平州，遂西道趣长堑。甲辰，帝步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头袒身，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气色弥厉。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还，遂如晋阳。闰月壬寅，梁人来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复攻蠕蠕，蠕蠕举国来奔。癸亥，帝北讨突厥，迎纳蠕蠕。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追突厥于朔方，突厥请降，许之而还。自是贡献相继。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讨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代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伏。是役也，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废西魏帝而立齐王廓，是为恭帝。三月，蠕蠕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贺拔仁坐违缓，拔其发，免为庶人，使负炭输晋阳宫。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恆州。时虏骑散走，大军已还，帝帅麾下二千余骑为殿，夜宿黄瓜堆。蠕蠕别部数万骑，扣鞍而进，四面围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画军形，溃围而出。虏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生口三万余。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并遣使朝贡。丁未，北讨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远遁。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以安德王轨为大司马，以扶风王

可硃浑道元为大将军，以司空尉粲为司徒，以太子少师侯莫陈相为司空，以尚书令、平阳王淹为录尚书事，以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以上党王涣为尚书右仆射。丁丑，行幸晋阳。辛巳，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为平原王。是月，诏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四镇。九月，帝亲自临幸，欲以致西师。西师不出，乃如晋阳。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杀梁元帝。梁将王僧辩在建业，推其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车驾北巡，至达速岭，亲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是岁，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陆法和请降。诏以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遣尚书右仆射、上党王涣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陆法和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三月丙戌，上党王涣克东关，斩梁将裴之横。丙申，车驾至自晋阳。封文襄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戊戌，帝临昭阳殿决狱。是月，发寡妇以配军士筑长城。夏五月，萧明入于建业。六月甲子，河东王潘相乐薨。壬申，帝亲讨蠕蠕。甲戌，诸军大会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库狄谷。百余里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怀朔镇。帝躬犯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还晋阳。九月己卯，车驾至自晋阳。冬十月，梁将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废萧明，复立萧方智为主。辛亥，行幸晋阳。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萧轨帅众至江，遣都督柳达摩等度江，镇石头。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达摩为霸先攻逼，以石自头降。是岁，高丽、库莫奚并遣使朝贡。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恆州，九百余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陈相为白水郡王。车驾至自晋阳。于鄴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观之。二月辛未，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案，论定得失，帝亲决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萧轨等帅众济江。夏四月乙丑，仪同三司娄睿讨鲁阳蛮，大破之。丁卯，造金华殿。五月，汉阳王洽薨。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六月乙卯，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西，遇霖雨失利，轨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宝、东方老、军司裴英起并没，士卒还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并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镇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逊位于周。是岁，库莫奚、契丹遣使朝

贡。修广三台宫殿。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热，人或栗死。夏四月庚午，诏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乙酉，诏公私禁取鹰鹞。以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以前大将军、扶风王可硃浑道元为太傅，以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以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以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左仆射，以并省尚书左仆射崔暹为右仆射，以上党王涣为录尚书事。是月，帝在城东马射，敕京师士女悉赴观，不赴省，罪以军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刘向于鄴谋逆，党与皆伏诛。秋八月己巳，库莫奚遣使朝贡。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礻某、风、雨、司人、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辛巳，制榷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飞至鄴，蔽日，声如风雨。甲辰，诏今年遭蝗处，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萧方智逊位于陈。陈武帝遣使称籓朝贡。是岁，周闵帝元年。周冢宰宇文护杀闵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于长城内筑重城。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诏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三月丁酉，车驾至自晋阳。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毁西门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书令、长广王湛为录尚书事，以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右仆射。甲辰，以前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六月乙丑，帝自晋阳北巡。己巳，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是夏，山东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给畿内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诏赵、燕、瀛、定、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涝损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税。八月乙丑，车驾至自晋阳。甲戌，行幸晋阳。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人营三台于鄴，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武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车驾至自晋阳。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并进一大阶。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仍以江州内属，令庄居之。十二月癸酉，诏以梁王萧庄为梁主，进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硃浑道元为太师，以司徒尉粲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以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大司马，以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司徒。起大庄严寺。是岁，杀永安王浚、上党王涣。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辛丑，太尉长乐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阳公娄仲远并进爵为王。甲寅，行幸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丙辰，车驾至自辽阳。是月，梁主萧庄至郢州，遣使朝贡。夏闰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浏为兼司空，以侍中、高阳王氵是为尚书左仆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浏为兼太尉，摄司空事，封皇子绍廉为长乐王。五月癸未，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寻并诛之，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并投漳水。六月，陈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绍义为广阳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癸卯，诏诸军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是月，杀左仆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晋阳。冬十月甲午，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时年三十一。遗诏，凶事一从俭约，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僚，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癸卯，发丧，佥□于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还鄴。十二月乙酉，殡于太极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谥曰文宣帝，庙号显祖。

帝沈敏有远量，外若不远，内鉴甚明。文襄年长英秀，神武特所爱重，百僚承风，莫不震惧。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恆自贬退，言咸顺从。故深见轻，虽家人亦以为不及。文襄嗣业，帝以次长见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预宴会，容貌远过靖德皇后，文襄弥不平焉。帝每为后私营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时未与。帝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吝。"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輒闭阁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跃。后问其故，对曰："为尔漫戏。"此盖习劳而不肯言也。所寝至夜曾有光，巨细可察，后惊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与后寝，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发丧。其后渐露，魏帝窃谓左右曰："大将军此殂，似是天意，威权当归王室矣。"及帝将赴晋阳，亲入辞谒于昭阳殿，从者千人，居前持剑者十余辈。帝在殿下数十步立，而卫士升阶已二百许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帝令主者传奏，须诣晋阳。言讫，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见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谕将士，措辞款实。众皆欣然，曰："谁谓左仆射翻不减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时讹言上党出圣人。帝闻之，将从一郡。而郡人张思进上言，殿下生于南宫，坊名上党，即是上党出圣人，帝悦而止。先是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然，河边羖□历飞上天。"藁然两头，于文为高。河边羖□历为水边羊，指帝名也。于是徐之才盛陈宜受禅。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终北面，吾又何敢当。"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须

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将生心，且谶云：“羊饮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饮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阳平郡界面星驿傍有大水，土人常见群羊数百，立卧其中，就视不见。事与谶合，愿王勿疑。”帝以问高德正。德正又赞成之，于是始决。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汉文帝之封也。”帝乃铸象以卜之，一写而成。使段韶问斛律金于肆州，金来朝，深言不可，以铠曹宗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乃议于太后前。太后谓诸贵曰：“我兒狞直，必自无此意，直高德正乐祸，教之耳。”帝意决，乃整兵而东。使高德正之鄴，讽喻公卿，莫有应者。司马子如逆帝于辽阳，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马谏。帝欲还，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还？”帝伪言使向东门杀之，而别令赐绢十疋。四月，夜，禾生于魏帝铜研，旦长数寸，有穗。五月，帝复东赴鄴，令左右曰：“异言者斩。”是月，光州献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赍板策。旦，高隆之进谒曰：“用此何为？”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灭耶！”隆之谢而退。于是乃作圆丘，备法物，草禅让事。

及登极之后，神明转茂，外柔内刚，果于断割，人莫能窥。又特明吏事，留心政术，简靖宽和，坦于任使。故杨愔等得尽于匡赞，朝政粲然。兼以法驭下，不避权贵。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规谋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缮甲练兵，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不多。屡犯艰厄，常致克捷。尝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骑数千，塞其走道。时虏军犹盛，五万余人。肱以兵少请益，帝更减其半骑。那肱奋击。遂大破之。虏主逾越岩谷，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师罗并无武艺，先称怯弱；一旦交锋，有逾骁壮。尝于东山游宴，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行。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

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行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鹿车、白象、骆驼、牛、驴，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沈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至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

游行高廛阝，问妇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

太后尝在北宫，坐一小榻。帝时已醉，手自举床，后便坠落，颇有伤损。醒悟之后，大怀惭恨。遂令多聚柴火，将入其中。太后惊惧，亲自持挽。又设地席，令平秦王高归彦执杖，口自责疏，脱背就罚。敕归彦：“杖不出血，当即斩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请，不肯受于太后。太后听许，方舍背杖，笞脚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谢，悲不自胜，因此戒酒。一旬，还复如初。自是耽湎转剧。遂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正中其颊。因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马鞭乱打一百有余。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戮。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疑怯犹豫者，或致损跌。

沈酗既久，转亏本性。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虽以杨愔为宰辅，使进厕筹。以其体肥，呼为杨大肚。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以刀子剳其腹藁。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于棺中，载以轜车，几下钉者数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谓其母尔硃曰：“忆汝辱我母婿时，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杀。又至故仆射崔暹第，谓暹妻李曰：“颇忆暹不？”李曰：“结发义深，实怀追忆。”帝曰：“若忆时，自往看也。”亲自斩之，弃头墙外。尝在晋阳，以槊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而死。在三台太光殿上，锯杀都督穆嵩。又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哲无罪，忽众中召，斩之数段。魏乐安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帝自往吊哭，于丧次逼拥其妻。仍令从官脱衣助襚，兼钱彩，号为信物。一日所得，将逾巨万。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太后又为言，帝意乃释。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经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桦上。支解其尸，弄其为琵琶。一座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至有闾巷庸猥，人无识知者，忽令召斩鄴下。系徒罪至大辟，简取随驾，号为供御囚，手自刃杀，持以为戏。凡所屠害，动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弃之漳流。兼以外筑长城，内营台殿，赏费过度，天下骚然；内外惨惨，各怀怨毒。而素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

有甚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沈没久之，复令以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回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见，似有所谏，帝令将出腰斩。其或斩或赦，莫能测焉。

初，帝登阼，改年为天保。士有深识者曰：“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乎。”又先是谣云：“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马子”。三台，石季龙旧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问太山道士曰：“吾得几年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后，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过此无虑。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帝及期而崩，济南竟不终位，时以为知命。曾幸晋阳，夜宿杠门岭。岭有数株栢树，皆将千年，枝叶嫩茂，似有神物所托。时帝已被酒，向岭瞋骂。射中一株，未几，立枯而死。又出言屡中，时人故谓之神灵。虽为猖獗，不专云昏暴。末年遂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因而致毙。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还以敛焉。始祖珽以险薄多过，帝数罪之，每谓为老贼。及武成时，珽被任遇，乃说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得称祖？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以称？”武成溺于珽说，天统初，有诏改谥景烈，庙号威宗。武平初，赵彦深执政，又奏复帝本谥，庙号显祖云。

废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邪。”尝宴北宫，独令河间王勿入，左右问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贼处，河间王复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立太原王。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宝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富于春秋，而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九年，文宣在晋阳，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愔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策，不知老之将至。平生素怀，若斯而已。”太子曰：“颜子缩屋称贞，柳下妪而不乱，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赍绢百疋。后文宣登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时复昏扰。

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级，亡官失爵，听复资品。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驱使者，并皆放免。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一切停罢。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阳王斛律金为左丞相。以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太傅。以司徒、长广王湛为太尉。以司空段韶为司徒，以平阳王淹为司空。高阳王湜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风俗，问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绍广为陇西王。是岁，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诏宽徭赋。癸亥，高阳王湜薨。是月，车驾至自晋阳。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太尉、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诏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并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园，亲录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师、常山王演矫诏诛尚书令杨愔、尚书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大将军可硃浑天和、侍中宋钦道、散骑常侍郑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大司马、长广王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以前司空、平阳王淹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归彦为司徒，彭城王浟为尚书令。又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是月，王琳为陈所败，萧庄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诏军国事皆申晋阳，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为广宁王，第三子长恭为兰陵王。夏四月癸亥，诏河南定、冀、赵、瀛、沧、南胶、光、南青九州，往因蠡水，颇伤时稼，遣使分涂赡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统。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于晋阳，时年十七。

帝聪慧夙成，宽厚仁智，天保间，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杨愔、燕子献、宋钦道等同辅。以常山王地亲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怀猜忌。常山王忧怅，乃白太后，诛其党。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变，归彦虑有后害，仍白孝昭，以王当咎，乃遣归彦驰驷至晋阳害之。王薨后，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孝昭深恶之，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宁二年，葬于武宁之西北，谥闵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

道，从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兒不得也。”邵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昭帝曰：“夺时但夺，慎勿杀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执政，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帝所览文籍，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每叹云：“虽盟津之师左骖震而不衄”，以为能。遂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恆壮其所为焉。聪敏过人。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同轨病卒，又命开府长流参军刁柔代之，性严褊，不适诱训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阁，惨然敛容，泪数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业重旧如此。

天保初，进爵为王。五年，除并省尚书令。帝善断割，长思理，省内畏服。七年，从文宣还鄴。文宣以尚书奏事，多有异同，令帝与朝臣先论定得失，然后敷奏。帝长于政术，割断咸尽其理，文宣叹重之。八年，转司空、录尚书事。九年，除大司马，仍录尚书事。时文宣溺于游宴，帝忧愤，表于神色。文宣觉之，谓帝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帝唯啼泣拜伏，竟无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尽皆坏弃。后益沈湎，或入诸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唯常山王至，内外肃然。帝又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帝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顺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离之。阴为帝广求淑媛，望移其宠。帝虽承旨有纳，而情义弥重。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立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自是不许笞箠郎中。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令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先是禁友王晞，乃舍之，令侍帝。帝月余渐瘳，不敢复谏。及文宣崩，帝居禁中护丧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录尚书事，朝政皆决于帝。月余，乃居藩邸。自是，诏敕多不关帝。客或言于帝曰：“鸷鸟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屡出。”

乾明元年，从废帝赴鄴，居于领军府。时杨愔、燕子献、可硃浑天和、宋钦道、郑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惧权逼，请以帝为太师、司州牧、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于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帝甚恶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数行，于坐执尚书令杨愔、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可硃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于坐。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

刘洪徽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于御府之内。帝至东阁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杖。休宁方叹息而罢。帝入至昭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唯云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戒严，永乐乃内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阁，斩娥永乐于园。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相府佐史进位一等。帝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帝既当大位，知无不为，择其令典，考综名实。废帝恭己以听政。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命帝统大业。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为皇建。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诏自太祖创业已来，诸有佐命功臣，子孙绝灭，国统不传者，有司搜访近亲，以名闻，当量为立后。诸郡国老人，各授板职，赐黄帽鸠杖。又诏謇正之士，并听进见陈事；军人战亡死王事者，以时申闻，当加荣赠。督将朝士名望素高，位历通显，天保以来未蒙追赠者。亦皆录奏。又以延尉、中丞，执法所在，绳违案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为庶人。戊子，以太傅、长广王湛为右丞相。以太尉、平阳王淹为太傅。以尚书令、彭城王浟为大司马。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甲午，诏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代。两汉魏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丙申，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庚申，诏以故太师尉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章武王库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故司徒蔡俊、故太师高乾、故司徒莫多娄贷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二人配飨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硃浑道元、故太师高昂、故大

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十一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修义、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高祖庙庭。是月，帝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括总入晋阳宫。十二月丙午，车驾至晋阳。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圆丘。壬子，禘于太庙。癸丑，诏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冬十月丙子，以尚书令、彭城王浏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诏曰："朕婴此暴疾，奄忽无逮。今嗣子冲眇，未闲政术，社稷业重，理归上德。右丞相、长广王湛，研机测化，体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气，家国所凭。可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睿喻旨，征王统兹大宝。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三十六日，悉从公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先是，帝不豫而无阙听览，是日，崩于晋阳宫，时年二十七。大宁元年闰十二月癸卯，梓宫还鄴，上谥曰孝昭皇帝。庚午，葬于文静陵。

帝聪敏有识度，深沈能断，不可窥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克励，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虽后父，位亦特进无别。日昃临明，务知人之善恶。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也如此。赵郡王睿与库狄显安侍坐，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晞，晞，答如显安，皆从容受纳。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殿去南宫五百余步，鸡鸣而去，辰时方还，来去徒行，不乘舆辇。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寝伏阁外，食饮药物，尽皆躬亲。太后尝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雄勇有谋。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策。远图不遂，惜哉。

初，帝与济南约，不相害。及舆驾在晋阳，武成镇鄴。望气者云"鄴

城有天子气。”帝恐济南复兴，乃密行鸩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后颇愧悔。初苦内热，频进渴散。时有尚书令史姓赵，于鄴见文宣从杨愔、燕子献等西行，言相与复仇。帝在晋阳宫，与毛夫人亦见焉。遂渐危笃，备禳厌之事，或煮油四洒，或持炬烧逐。诸厉方出殿梁，山骑栋上，歌呼自若，了无惧容。时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有兔惊马，帝坠而绝肋。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帝不对。太后怒曰：“杀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临终之际，唯扶服床枕，叩头求哀。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又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

论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权在己。迁鄴之后，虽主祭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鸿业，内外叶从。自朝及野，群心属望。东魏之地，举国乐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极。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数年之间，朝野安乂。其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济南继业，大革其弊，风教粲然，搢绅称幸。股肱辅弼，虽怀厥诚，既不能赞弘道德，和睦亲懿；又不能远虑防身，深谋卫主。应断不断，自取其灾。臣既诛夷，君寻废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孝昭早居台阁，故事通明；人吏之间，无所不委。文宣崩后，大革前弊。及临尊极，留心更深，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也。情好稽古，率由礼度；将封先代之胤，且敦学校之风；征召才贤，文武毕集。于时周氏朝政，移于宰臣；主将相猜，不无危殆。乃眷关右，实怀兼并之志。经谋宏旷，谅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岂幽显之涂，别有复报；将齐之基宇，止在于斯。帝欲大之，天不许也？

齐本纪下第八

世祖武成皇帝讳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仪表瑰杰，神武尤所钟爱。神武方招怀荒远，乃为帝娉蠕蠕太子庵罗辰女　，号邻和公主。帝时年八岁，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元象中，封长广郡公。天保初，进爵为王，拜尚书令，寻兼司徒，迁太尉。乾明初，杨愔等密相疏忌，以帝为大司马，领并州刺史。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太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皇建初，进位右丞相。孝昭幸晋阳，帝以懿亲居守鄴，政事咸见委托。二年，孝昭崩，遗诏征帝入统大位。及晋阳宫，发丧于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三奏乃许之。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于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乙卯，以司徒、平秦王归彦为太傅；以尚书右仆射、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以太尉尉粲为太保；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以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为太师、录尚书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济为太尉；以中书监、任城王湝为尚书左仆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庚申，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是岁，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戊子，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级；诸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己亥，以前定州刺史、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诏普断屠杀，以顺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领司徒；以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书令、任城王湝为司徒。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娄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于义平陵。己丑，以尚书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归彦据州反。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讨禽之。乙未，斩归彦，并其三子及党与二十人于都市。丁酉，以大司马段韶为太傅；以司空娄睿为司徒；以太傅、平阳王淹为太宰；以尚书令斛律光为司空；以太子太傅、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中书监、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癸亥，行幸晋阳。陈人来聘。冬十一月丁丑，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十二月丙辰，车驾至自晋阳。是岁，杀太原王绍

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己卯，兼右仆射魏收以阿纵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临都亭录见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诏司空斛律光督五营军士筑戍于轵关。壬申，室韦国遣使朝贡。丙戌，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夏四月，并、汾、晋、东雍、南汾五州虫旱伤稼，遣使振恤。戊午，陈人来聘。五月壬午，诏以城南双堂之苑，回造大总持寺。六月乙巳，齐州上言，济河水口见八龙升天。乙卯，诏兼散骑常侍崔子武使于陈。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冬十二月癸巳，陈人来聘。己酉，周将杨忠帅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一十余万人，自恆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是时，大雨雪连月，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霜昼下，雨血于太原。戊午，帝至晋阳。己未，周军逼并州，又遣大将达奚武帅众数万至东雍及晋州，与突厥相应。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军至城下而陈。战于城西，周军及突厥大败，人畜死者相枕，数百里不绝。诏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还。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盗杀太师、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为司徒，以侍中、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甲申，以尚书令、冯翊王润为司空。夏四月辛卯，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五月甲子，帝至自晋阳。壬午，以尚书令、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以前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为太师。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为大将军。壬辰，行幸晋阳。六月庚子，大雨，昼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晋阳讹言有鬼兵，百姓竞击铜铁以捍之。杀乐陵王百年。归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绰为南阳王、俨为东平王。是月，归阎媪于周。陈人来聘。突厥寇幽州，入长城，虏掠而还。闰月乙未，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涝州，免其租调。乙巳，突厥寇幽州。周军三道并出，使其将尉迥寇洛阳，杨摽入轵关，权景宣趣悬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围洛阳。戊戌，诏兼散骑常侍刘逖使于陈。甲辰，太尉娄睿大破周军于轵关，禽杨摽。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将权景宣。丁巳，帝自晋阳南讨。己未，太宰、平阳王淹薨。壬戌，太师段韶大破尉迥等，解洛阳围。丁卯，帝至洛阳，免洛州经周军处一年租赋；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师段韶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为太尉，并州刺史、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壬申，帝至武牢，经滑台，次于黎阳。所经减降罪人。丙子，车驾至自洛阳。是岁，高丽、靺鞨、新罗并遣使朝贡。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计。诏发振给，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将军、任城王湝为大司马。辛未，幸晋阳。二月甲寅，诏以新罗国王金真兴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壬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己卯，诏减百官食廪各有差。三月戊子，诏给西兖、梁、沧、赵州，司州之东郡、阳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长乐、勃海遭水涝之处贫下户粟各有差。家别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见。有物陨于殿廷。如赤漆鼓，带小铃。殿上石自起，两两相对。又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其体壮大，不辨其面，两齿绝白，长出于脣。帝直宿嫔御已下七百人咸见焉。帝又梦之。夏四月戊午，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乙亥，陈人来聘。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为天统元年。百官进级，降罪，各有差。又诏皇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始将传政，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鄴。子尚出晋阳城，见人骑随后，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统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于鄴宫乾寿堂，时年三十二。谥曰武成皇帝，庙号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于永平陵。

后主讳纬，字仁纲，武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胡皇后，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于并州邸。帝少美容仪，武成特所爱宠，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业，大宁二年正月丙戌，立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禅位于帝。

天统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晋阳宫。大赦，改河清四年为天统。丁丑，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司空、冯翊王润为司徒；录尚书事、赵郡王睿为司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东北，其大如手，后稍长，乃至丈余，百日乃灭。己巳，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王季高使于陈。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诏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己丑，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于北郊。壬子，狩于南郊。乙卯，狩于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阳。丁卯，帝至自晋阳。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圆丘。癸巳，祫祭于太庙。诏降罪人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尚书右仆射。庚子，行幸晋阳。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壬子，陈人来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

圣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陈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仁弘为齐安王，仁固为北平王，仁英为高平王，仁光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韦道儒聘于陈。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晋阳。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大司马、任城王湝为太保；太尉娄睿为大司马，徙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盗窃太庙御服。十二月乙丑，陈人来聘。是岁，杀河间王孝琬。突厥、靺鞨国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晋阳。乙未，大雪，平地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诏，京官执事散官三品已上，举三人，五品已上，各举二人；称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书都、检校御史、主书及门下录事，各举一人。鄴宫九龙殿灾，延烧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职人，各进四级；内外百官，普进二级。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诏以领军大将军、东平王俨为尚书令。乙未，大风，昼晦，发屋拔树。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诏封皇子仁机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王，仁雅为安乐王，统为丹杨王，仁谦为东海王。闰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诏尚书令、东平王俨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右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湝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睿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睿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诏诸寺署所绾杂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虽有优放，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晋阳。是秋，山东大水，人饥，僵尸满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娄、室韦、百济、靺鞨等国，各遣使朝贡。十一月丙午，以晋阳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进二级。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来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阳。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诏以故左丞相、赵郡王琛配飨神武庙廷。

四年春正月壬子，诏以故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飨神武庙廷。癸亥，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郑大护使于陈。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诏以司徙、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夏四月辛未，鄴宫昭阳殿灾，及宣光、瑶华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晋阳。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中书监和士开为右仆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自正月不雨，至于是

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风，拔木折树。是月，彗星见于东井。秋九月丙申，周人来通和。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书令、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翥使于陈。是月，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职人普加一级，内外百官并加两级。戊寅，上太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甲申，诏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又诏掖廷、晋阳、中山宫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处，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简放。庚寅，诏天保七年已来，诸家缘坐配流者，所在令还。是岁，契丹、靺鞨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辛亥，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是月，杀定州刺史、博陵王济。二月乙丑，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癸酉，大莫娄国遣使朝贡。乙丑，改东平王俨为琅邪王。诏侍中叱列长文使于周。是月，杀太尉、赵郡王睿。三月丁酉，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是月，行幸晋阳。夏四月甲子，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车驾至自晋阳。秋七月己丑，诏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境内偏旱者，优免租调。冬十月壬戌，诏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诏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保，大将军、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师、并州刺史、东安王娄睿薨。戊申，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二月癸亥，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为太师。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闰月戊戌，录尚书事、安定王贺拔仁薨。三月辛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夏六月乙酉，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甲辰，以皇子恆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二级；九州职人，普进四级。己酉，诏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康为定陵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癸亥，靺鞨遣使朝贡。癸酉，以华山王凝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晋阳。九月乙巳，立皇子恆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封萧庄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

十二月丁亥，车驾至自晋阳。诏左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戊寅，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都督、东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录尚书事、兰陵王长恭为太尉，并省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尚书令和士开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右仆射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马、琅邪王俨为太保。甲午，陈遣使连和，谋伐周，朝议弗许。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克之，获刺史杨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俨矫诏杀录尚书事和士开于南台，即日诛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书侍御史王子宣等，尚书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晋阳。九月辛亥，以太师、任城王湝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杀太保、琅邪王俨。壬申，陈人来聘。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府。己亥，车驾至自晋阳。十一月庚戌，诏侍中赫连子悦使于周。丙寅，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事。庚午，以录尚书事、广宁王孝珩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赠故琅邪王俨为楚帝。二月己卯，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右仆射。庚寅，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州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三月辛酉，诏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是月，周诛冢宰宇文护。夏四月，周人来聘。秋七月戊辰，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为右丞相，太师、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廷宗为司徒。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癸巳，行幸晋阳。是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九月，陈人来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废皇后胡氏为庶人。是岁，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庚辰，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陈。是月，鄴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丙午，置文林馆。乙卯，以尚书令、北平王仁坚为录尚书事。丁巳，行幸晋阳。是月，周人来聘。三月辛未，盗入信州，杀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之。庚辰，车驾至晋阳。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马、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大将军、定州刺史、南阳

王绰为大司马，大司马、太尉卫菩萨为大将军，司徒、安德王延宗为太尉，司空、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癸丑，祈皇祠。坛壝蕝之内忽有车轨之辙，案验，傍无人迹，不知车所从来。乙卯，诏以为大庆，班告天下。己未，周人来聘。五月丙子，诏史官更撰《魏书》。癸巳，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以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是月，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大败，破胡走以免，洪略战殁。遂陷秦、泾二州。明彻进陷和、合二州。是月，杀太保、兰陵王长恭。六月，明彻进军围寿阳。壬子，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丙辰，诏开府王师罗使于周。秋九月，校猎于鄴东。冬十月，陈将吴明彻陷寿阳。辛丑，杀侍中崔季舒、张雕唐、散骑常侍刘逖、封孝琰、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癸卯，行幸晋阳。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是岁，高丽、靺鞨并遣使朝贡，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车驾至自晋阳。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阳。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车驾至自晋阳。甲寅，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夏五月，大旱，晋阳得死魃，长二尺，面顶各二目。帝闻之，使刻木为其形以献。庚申，大赦。丁亥，陈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阳。甲辰，以高劢为尚书右仆射。是岁，杀南阳王绰。

六年春三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丁丑，烹妖贼郑子饶于都市。是月，周人来聘。夏四月庚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贡。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阳。八月丁酉，冀、定、赵、幽、沧、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师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纵火船焚浮桥，河桥绝。闰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周师夜遁。庚辰，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斛律阿列罗为司空。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车驾至自晋阳。二月辛酉，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二月丙寅，风从西北起，发屋拔树，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庚申，司徒赵彦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涝，遣使巡抚流亡人户。八月丁卯，行幸晋阳。雉集于御坐，获之，有司不敢以闻。诏营邯郸宫。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祁连池。周师攻晋州。癸亥，帝还晋阳。甲子，出兵，大集晋祠。庚午，帝发晋阳。癸酉，帝列阵而

行，上鸡栖原，与周齐王宪相对，至夜不战。周师敛阵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还长安，留偏师守晋州，高阿那肱等围晋州城。戊寅，帝至围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庚戌，战于城南，齐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朝野，收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预，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廷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其言。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封辅相、慕容钟葵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师。乙卯，诏募兵，遣安德王延宗为左广，广宁王孝珩为右广。延宗入见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营，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走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鄴。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续至，得数十人同行。戊午，延宗从众议，即皇帝位于晋阳，改隆化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与周师战于晋阳，大败，为周师所虏。

帝遣募人，重加官赏，虽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班赐将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带甲以处分。请帝亲劳，为帝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将士莫不解体。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马、三师、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甲子，皇太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硃华门。赐酒食及纸笔，问以御周之方略。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又引高元海、宋士素、卢思道、李德林等欲议禅位皇太子。先是，望气者言，当有革易，于是依天统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恆，帝之长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于鄴。其年十月，立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年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为太上皇帝，后为太上皇后。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鄴东走。己丑，周师至紫阳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度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

玺绂于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颙等数十人从。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高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而屡使人告，言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太上所以停缓。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暹纲所获，送鄴。周武帝与抗宾主礼，并太后、幼主、诸王，俱送长安。封帝温国公。至建德七年，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及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咸赐死。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阳休之、陈德信等启大丞相隋公，请收葬。听之，葬于长安北原洪渎川。

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而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自贬损；唯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库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杀人，剥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以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三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琦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鄴下。所爱不恆，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御马则藉以氈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狗则饲以粱肉。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书所谓驮龙，逍遥著也。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鹰之入养者，稍割犬肉以饲之，至数日乃死。又于华林园立贫穷

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兒。又为穷兒之市，躬自交易。写筑西鄙诸城，黑衣为羌兵；鼓噪陵之，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衣解发散而归。又好不急之务，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焉。赋敛日重，徭役日烦；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至帝而增广焉。然未尝有有帷薄淫秽，唯此事颇优于武成云。

初，河清末，武成梦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内蝟膏以绝之。识者以后主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又妇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侧，当走西也。"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

论曰：武成风度高爽，经算弘长。文武之官，俱尽谋力，有帝王之量矣。但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变，传位元子；名号虽殊，政犹己出；迹有虚饰，事非宪典；聪明临下，何易可诬。又河南、河间、乐陵等诸王，或以时嫌，或以猜忌，皆无罪而殒。非所谓知命任天体大道之义也。后主以中庸之姿，怀易染之性。永言先训，教匪义方。始自襁褓，至于传位，隔以正人，闭其善道。养德所履，异乎春诵夏弦。过廷所闻，莫非不轨不物。辅之以中官奶媪，属之以丽色淫声；纵嶷绁之娱，恣朋淫之好。语曰："从恶若崩"，盖言其易。武平在御，弥见沦胥；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内侍帷幄，外吐丝纶；威厉风霜，志回天日；虐人害物，搏噬无厌；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溺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郑文贞公魏徵总而论之曰：神武以雄杰之姿，始基霸业；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远。于时丧君有君，师出以律。河阴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涡阳之战，扫侯景如拉枯。故能气慑西邻，威加南服。王室是赖，东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资，膺乐推之会，地居当璧，遂迁魏鼎。怀谲诡非常之才，运屈奇不测之智；网罗俊乂，明察临下；文武名臣，尽其力用。亲戎出塞，命将临江。定单于于龙城，纳长君于梁国。外内充实，疆场无警；胡骑息其南侵，秦人不敢东顾。既而荒淫败德，罔念作

狂；为善未能亡身，余殃足以传后。得以寿终，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顺守；外敷文教，内蕴雄图；将以牢笼区域，奄有函夏。享龄不永，绩用无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吴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迟。昭、襄之风，摧焉已坠。暨乎后主，外内崩离；众溃于平阳，身禽于青土。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观夫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包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六国之地，我获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众寡，校帑藏之虚实；折冲千里之将，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优劣，无等级以寄言。然其太行、长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险，不移也；帑藏输税之富，未亏也；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时也，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赏，过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雕墙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于宫园，禽色荒于外内。俾昼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轨不物，又暗于听受；忠信弗闻，蒌斐必入。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佞阉处当轴之权，婢媪擅回天之力。卖官鬻狱，乱政淫刑；刳剖被于忠良，禄位加于犬马。谗邪并进，法令多闻。持瓢者非止百人，摇树者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方更盛其宫观，穷极荒淫；谓黔首之可诬，指白日以自保。驱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师；五世崇基，一举而灭。岂非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欤。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自河清之后，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所谓火既炽矣，更负薪以足之；数既穷矣，又为恶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过历，不亦难乎。由此言之，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周本纪上第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其后有葛乌兔者　　，雄武多算略。鲜卑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及其裔孙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文曰“皇帝玺”，普回以为天授，己独异之。其俗谓天子曰“宇文”，故国号宇文，并以为氏。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甥之国。自莫那九世至侯归豆，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宝败，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

天兴初，魏迁豪杰于代都，陵随例徙居武川，即为其郡县人焉。陵生系，系生韬，韬生皇考肱，并以武略称。肱任侠有气干。正光末，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作乱，其伪署王卫可瑰最盛。肱乃纠合乡里，斩瑰，其众乃散。后陷鲜于修礼，为定州军所破，战没于阵。武成初，追谥曰德皇帝。

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梦抱子升天，才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帝生而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及长，身长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为务。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及葛荣杀修礼，帝时年十八。荣下任将帅，察其无成，谋与诸兄去之。计未行，会荣灭，因随尔硃荣迁晋阳。荣忌帝兄弟雄杰，遂讬以他罪诛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冤自理，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统军从荣征讨，后以别将从贺拔岳讨北海王颢于洛阳。孝庄反正，以功封宁都子。后从岳入关，平万俟丑奴，行原州事。时关、陇寇乱，帝抚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帝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者，皆莫之闻，意独异之。

普泰二年，尔硃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计无所出。帝谓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贰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硃之期，退恐人情变动；若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悦军说之。悦遂与岳袭

长安。帝轻骑为前锋，追至华阴，禽显寿。及岳为关西大行台，以帝为左丞，领岳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决焉。

齐神武既除尔硃氏，遂专朝政。帝请往观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异。"将留之。帝诡陈忠款，具讬左右，苦求复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发上驿千里，追帝至关，不及而反。帝还，谓岳曰："高欢岂人臣邪，逆谋未发者，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本实庸材，亦不为欢忌，但为之备，图之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解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人纥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岳大悦。复遣帝诣阙请事，密陈其状。魏帝纳之，加帝武卫将军，还令报岳。岳遂引军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邻接寇贼，欲求良刺史以镇之，众皆举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废也。"沉吟累日，乃从众议，表帝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风款附；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

魏永熙三年正月，贺拔岳欲讨曹泥，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帝谋。帝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而无信，是宜先图也。"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河曲，果为悦所害。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三军未知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推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请避位。于是赵贵言于众，称帝英姿雄略。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大事济矣。诸将皆称善。乃令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请留以观其变。帝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机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弥姐元进规应悦，密图帝。事发，斩之。帝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帝至安定，遇之于传舍。吐哺上马，谓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者也。"景于此还。帝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齐神武又使景与常侍张华原、义宁太守王基劳帝，帝不受命。与基有旧，将留之，并欲留景。并不屈，乃遣之。时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杰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驿追之不及。基亦逃归，言帝雄杰，请及其未定灭之。神武曰："卿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拱手取之。"及沙苑之败，神武乃始追悔。于时魏帝将图神武。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劳岳军，追还洛阳。毗到平凉，会诸将已推帝。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悦既附神武，不肯应召。帝曰："悦枉害忠良，复不

应诏命，此国之大贼。”乃令诸军戒严，将讨悦。及毗还，帝表于魏帝，辞以高欢至河东，侯莫陈悦在水洛，首尾受敌，乞少停缓。帝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且众未集，假为此辞。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同奖王室。

初，贺拔岳营河曲，军吏独行，忽见一翁，谓曰：“贺拔虽据此众，终无所成。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后必大盛。”言讫不见。至是方验。魏帝因诏帝为大都督，即统贺拔岳军。帝乃与悦书，责以杀贺拔岳罪，又喻令归朝。悦乃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令为己援。普拨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因问帝安秦、陇计。帝请召悦，授以内官，及处以瓜、凉一藩。不然，则终致猜虞。三月，帝进军至原州，众军悉集，谕以讨悦意，士卒莫不怀愤。四月，引兵上陇，留兄子遵为都督，镇原州。帝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军出木峡关，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左右不自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永洛。帝至，围之，城降。帝即轻骑数百趣略阳，以临悦军。其部将皆劝悦退保上邽。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间遣使请为内应。其夜，悦出军，军自惊溃，将卒或来降。帝纵兵奋击，大破之。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导追悦，至牵屯山斩之，传首洛阳。帝至上邽，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以一银甕归，帝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众大悦。齐神武闻关陇克捷，遣使于帝，深相倚结。帝拒而不纳，封神武书以闻。时神武已有异志，故魏帝深仗于帝，仍令帝稍引军而东。帝乃令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将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计。魏帝进帝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使持节如故。

时魏帝方图齐神武，又遣征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轻骑一千赴洛。魏帝进授帝兼尚书左仆射、关西大行台，余官如故。帝乃传檄方镇曰：

盖闻阴阳递用，盛衰相袭。苟当百六，无闻三五。皇家创历，陶铸苍生；保安四海，仁育万物。运距孝昌，屯沴屡起，陇、冀骚动，燕、河狼顾。虽灵命重启，荡定有期，而乘衅之徒，因翼生羽。

贼臣高欢，器识庸下；出自舆皁，罕闻礼义。直以一介鹰犬，效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阶荣宠。不能竭诚尽节，专挟奸回，乃劝尔硃荣行兹篡逆。及荣以专政伏诛，世隆以凶党外叛；欢苦相敦勉，令取京师。又劝吐万兒复为弑虐，暂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窃威权。并

归废斥，俱见酷害。于是称兵河北，假讨尔硃；亟通表奏，云取谗贼。既行废黜，遂将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镬交及；乃求宗室，权允人心。天方与魏，必将有主；翊戴圣明，诚非欢力。而欢阻兵安忍，自以为功；广布腹心，跨州连郡，端揆禁闼，莫非亲党；皆行贪虐，窦窳生灵。而旧将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疮磐，动挂网罗。故武卫将军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属；直阁将军鲜于康仁，忠亮骁杰，爪牙斯在：欢收而戮之，曾无闻奏。司空高乾；是其党与，每相影响，谋危社稷。但奸志未从，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杀高乾，方哭对其弟，称天子横戮。孙腾、任祥，欢之心膂，并使入居枢近，伺国间隙，知欢逆谋将发，相继归逃。欢益加抚待，亦无陈白。然欢入洛之始，本有奸谋。令亲人蔡俊作牧河、济，厚相恩赡，为东道主人。故关西大都督清水公贺拔岳，勋德隆重，兴亡攸寄。欢好乱乐祸，深相忌毒。乃与侯莫陈悦，阴图陷害。幕府以受律专征，便即讨戮。欢知逆状已露，稍怀旅拒，遂遣蔡俊拒代；令窦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辅世珍等径趣石济，高隆之、及娄昭等屯据壶关，韩轨之徒拥众蒲坂。于是上书天子，数论得失，訾毁乘舆，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宝；溪壑可盈，祸心不测。或言径赴荆、楚，开疆于外；或言分诣伊、洛，取彼谗人；或言欲来入关，与幕府决战。今圣明御运，天下清夷；百僚师师，四隩来暨；人尽忠良，谁为君侧？而欢威福自己，生是乱阶；缉构南箕，指鹿为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冲宇宙，亲当受脤；锐师百万，彀骑千群；裹粮坐甲，唯敌是俟；义之所在，糜躯匪吝。频有诏书，班告天下；称欢逆乱，征兵致伐。今便分命将帅，应机进讨。或趣其要害，或袭其窟穴，电绕蛇击，雾合星罗。而欢违负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扫荡，易同俯拾。欢若度河，稍逼宫庙，则分命诸将，直取并州。幕府躬自东辕，电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发动；亦命群帅，百道俱前，轘裂贼臣，以谢天下。其州镇郡县，率土黎人，或州乡冠冕，或勋庸世济，并宜舍逆归顺，立效军门。封赏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

帝谓诸军曰："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今声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自泾州东引；王罴率甲士一万，先据华州。欢若西来，王罴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袭汾、晋。吾便速驾，直赴京邑，使其进有内顾之忧，退有被蹑之势。一举大定，此为上策。"众咸称善。七月，帝帅众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而齐神武稍逼京师，魏帝亲总六军屯河桥，令左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帝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度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一处得

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镇防不守，魏帝遂轻骑入关。帝备仪卫奉迎，谒见于阳驿，免冠流涕谢罪。乃奉魏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决于帝。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别置二尚书，随机处分。解尚书仆射，余如故。

初，魏帝在洛阳，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帝，未及结纳而魏帝西迁。至是诏帝尚之，拜附马都尉。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帝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帝乃进军斩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与群公定册，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帝。

大统元年正月己酉，魏帝进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让王及录尚书。魏帝许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东魏将同司马子如寇潼关，帝军霸上。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刺史王罴击走之。三月，帝命有司为二十四条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拨率所部入东魏。帝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三年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昂围洛州。帝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掎吾三面，又造桥，示欲必度，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且欢起兵以来，泰每先驱，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谓吾但自守耳。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未能径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庚戌，帝还长安，声言欲向陇右。辛亥，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陈未成，帝击之。尽俘其众，斩泰，传首长安。高昂闻之，焚辎重而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帝乃还。六月，帝请罢行台，魏帝复申前命，授帝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帝乃誓于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众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人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乃遣于谨先徇地至盘豆，拔之。获东魏将高叔礼，送于长安。戊子，至弘农，攻之，城

溃。禽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虏其战士八千。守将高千走度河，命贺拔胜追禽之，并送长安。于是宜阳、邵郡皆归附。先是河南豪杰应东魏者，皆降。齐神武惧，率众下蒲坂，将自后土济。遣其将高昂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帝馆谷于弘农五十余日。时军士不满万人，闻神武将度，乃还。神武遂度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乃涉洛，军于许原西。帝至渭南，征诸州兵，未会。将击之，诸将以众寡不敌，请且待欢更西以观之。帝曰："欢若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士赍三日粮，轻骑度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军六十余里，神武引军来会。癸巳，侯骑告齐军至，帝召诸将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至渭，背水东西为阵。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闻鼓声而起。日晡，齐师至，望见军少，竞萃于左，军乱不成列。兵将交，帝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前后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兵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献俘长安。李穆曰："高欢胆破矣，逐之可获。"帝不听，乃还军渭南。时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人种树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进帝柱国大将军，增邑并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以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帅步骑二万向洛阳。贺拔胜、李弼度河围蒲坂。蒲坂镇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帝进军蒲坂，略定汾、绛。初，帝自弘农入关后，东魏将高昂围弘农。闻其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昂复走度河，遂入洛阳。自梁、陈已西，将吏降者相属。于是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出颍川，欲复降地。帝遣仪同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来降。东魏复遣任祥率河南兵与尧雄合，仪同怡峰与贵、迁等复击破之。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椿，以州来降。

四年三月，帝率诸将入朝，礼毕还华州。七月，东魏将侯景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之。帝奉魏帝至谷城，临阵斩东魏将莫多娄贷文，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瀍东。景等夜解围去。及旦，帝率轻骑追至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芒山为阵，与诸军战。帝马中流矢，惊逸，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帝，军复振。于是大捷，斩其将高昂、李猛、宋显等，虏其甲士一万五千人，赴河死者万数。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念贤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班师，

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间，乃谋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阌乡，令帝讨之。长安父老见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复得见公。"士女咸相贺。华州刺史宇文导袭咸阳，斩思度，禽伏德，南度渭，与帝会，攻破青雀。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乃定。魏帝还长安，帝复屯华州。十二月，是云宝袭洛阳，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自襄、广以西城镇复西属。

五年冬，大阅于华阴。

六年春，东魏将侯景出三鸦，将侵荆州。帝遣开府李弼、独孤信各率骑出武关，景乃还。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齐神武侵汾、绛，围玉壁。帝出军蒲坂，神武退；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于华阴，大飨将士。帝帅诸将，朝于行在所。

九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举州来附，帝帅师迎之。三月，齐神武据芒山阵，不进者数日。帝留辎重于瀍曲，军士衔枚，夜登芒山，未明击之。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仅免。帝率右军若干惠，大破神武军，悉虏其步卒。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神武复合战，帝又不利，夜引还。入关，屯渭上。神武进至陕，开府达奚武等御之，乃退。帝以芒山诸将失律，上表自贬，魏帝不许。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月，大阅于栎阳，还屯华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师。七月，魏帝以帝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为牧、守、令，习新制而遣焉。数年间，百姓便之。十月，大阅于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阅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瓜州人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应之，帝遣开府独孤信讨之。东魏将侯景侵襄州，帝遣开府若干惠御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独孤信平凉州，禽仲和，迁其百姓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瓜州平。七月，帝大会诸军于咸阳。

十三年正月，东魏河南大行台侯景举河南六州来附，被围于颍川。六月，帝遣开府李弼援之，东魏将韩轨等遁去。景遂徙镇豫州。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弼引军还。七月，侯景密图附梁，帝知其谋，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景惧，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阳。

十四年春，魏帝诏封帝长子觉为宁都郡公。初，帝以平元颢纳孝庄帝功，封宁都县子。至是，改以为郡，以封觉，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进帝位太师。帝奉魏太子巡抚西境，登陇，刻石纪事。遂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东趣五原，至蒲州，闻魏帝不豫而还。及至，魏帝疾已愈，乃还华州。是岁，东魏将高岳围王思政于颍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将军赵贵帅师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颍川以北皆为陂泽，救兵不得至。六月，颍川陷。初，侯景围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礼赴台城。梁竟陵郡守孙皓以郡内附，帝使大都督苻贵镇之。及建鄴陷，仲礼还司州，来寇。皓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开府杨忠攻克随州，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

十六年正月，仲礼来援安陆，杨忠逆击于漴头，大破之，禽仲礼。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为武邑公。七月，帝东伐，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总督留守诸军，屯泾北，镇关中。九月丁巳，军出长安。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自蒲坂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遂入齐。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总百揆。十月，帝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兴，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

废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四月，达奚武围南郑。月余，梁州刺史宜丰侯萧修以州降武。八月，东梁州百姓围州城，帝复遣王雄讨之。

二年正月，魏帝诏帝为左丞相、大行台、都督中外诸军事。二月，东梁州平，迁其豪帅于雍州。三月，帝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帅师伐

梁武陵王萧纪于蜀。四月，帝勒锐骑三万，西逾陇，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浑震惧，遣使献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迟迥克成都，剑南平。十一月，尚书元烈谋乱，伏诛。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又改置州、郡、县，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县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于是帝与公卿议，废帝；立齐王廓。是为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告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帝乃令太常卢辩作诰喻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乙亥，魏帝诏封帝子邕为辅城公，宪为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与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十一月癸未，师济汉，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丙申，于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克其城，戕梁元帝，虏其百官士庶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免者二百余家。立萧察为梁主，居江陵，为魏附庸。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二年，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十月，帝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魏帝进帝位太师、大冢宰。帝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令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帝子直为秦郡公，招为正平公。九月，帝不豫，还至云阳，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十月乙亥，帝薨于云阳宫，还长安发丧，时年五十。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谥文公。及孝闵帝受禅，追尊为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

帝知人善任使，从谏如顺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能驾驭英豪，一见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获囚俘，释而用之；及河桥之役，以充战士，皆得其死力。诸将出征，授以方略，无不制胜。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恆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云。

孝闵皇帝讳觉，字陀罗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统八年，生于同州。七岁封略阳郡公。时善相者史元华见帝，退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相，但恨不寿耳。"

魏恭帝三年三月，命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将军。十月乙亥，文帝崩。丙子，世子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诏以岐阳地封帝为周公。庚子，诏禅位于帝曰："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惟归于德。故尧授舜，舜授禹，时宜也。天厌我魏邦，垂变以告，惟尔罔弗知。予虽不明，敢弗龚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旧典，禅位于周，庸布告尔焉。"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予式时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终旧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怫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时用询谋，佥曰：公昭考文公，格勋德于天地，丕济黔黎。洎公，又躬宣重光。故玄象征见于上，讴讼奔走于下，天之历数，用实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钦祗圣典，逊位于公。公其享兹天命，保有万国，可不慎欤。"魏帝临朝，遣户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绶。帝固辞，公卿百辟劝进，太史陈祥瑞，乃从之。是日，魏帝逊位于大司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门。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妣为文后，大赦。封魏帝为宋公。是日，槐里献赤雀。百官奏议曰："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人视听也。逮于尼甫，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尚乌。制曰："可。"以大司徒、赵郡王李弼为太师；以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以大宗伯、中山公护为大司马；以大将军宁都公毓、高阳公达奚武、武阳公豆卢宁、小司冠阳平公李远、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迥等并为柱国。壬寅，祀圆丘。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献侯，启土辽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门税。乙巳，享太庙。丁未，会于乾安殿，班赏各有差。戊申，诏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风俗，求人得失，礼饩高年，恤于鳏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庙。癸亥，亲耕籍田。二月癸酉朔，朝日

于东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国、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大司马、晋国公护为大冢宰；柱国、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大将军、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三月己酉，卫国公独孤信赐死。癸亥，省六府士员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谒成陵。丁亥，享太庙。五月己酉，帝将观渔于昆明池，博士姜顷谏，乃止。秋七月壬寅，帝听讼于右寝，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庙。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诏二十四军举贤良。九月庚申，改太守为郡守。

帝性刚果，忌晋公护之专。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恆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权重，乃与宫伯乙凤、贺拔提等潜请帝诛护，帝许之。又引宫伯张先洛。先洛以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恆为潼州刺史。凤等更奏帝，将召群臣入，因此诛护。先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纲总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以次执送护弟，并诛之。纲乃罢禁兵，帝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执兵自守。护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贬为略阳公，遂幽于旧邸。月余日，以弑崩，时年十六。植、恆等亦遇害。及武帝诛护后，乃诏曰：“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杰。属魏诈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祇之锡。而祸生肘腋，衅起萧墙；白武噬骖，苍鹰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舆；冤结生灵，毒流宇县。今河海登清，氛沴消荡；追尊之礼，宜崇徽号。”遣太师、蜀国公迥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陵曰静陵。

世宗明皇帝讳毓，小名统万突。文皇帝之长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临夏州，生于统万城，因以名焉。大统十四年，封宁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迁大将军，镇陇右。孝闵践阼，进位柱国，转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闵废，晋公护遣迎帝于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师，止于旧邸。群臣上表劝进，备法驾奉迎，帝固让，群臣固请，乃许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郡臣于延寿殿。冬十月癸酉，太师、赵国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将军、昌平公尉纲为柱国。乙酉，祀圆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阳平公李远赐死。辛未，梁敬帝逊位于陈。十一月庚子，享太庙。丁未，祀圆丘。十二月庚午，谒成陵。庚辰，以大将军、辅城公邕为柱国。戊子，赦长安见囚。甲午，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晋公护为太师。辛亥，亲耕籍田。癸

丑，立王后独孤氏。丁巳，于雍州置十二郡。三月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改雍州刺史为牧，京兆郡守为尹。庚申，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称河南人；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师、晋公护为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岁刑已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独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六月癸亥，嚯哒国遣使朝贡。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鳏寡孤独各有差。分长安为万年县，并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骸埋胔。秋七月，顺阳献三足乌。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称庆。于是大赦，文武普进级。九月辛卯，以大将军杨忠、王雄并为柱国。甲辰，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赋诗。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贡。癸亥，太庙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庙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师、晋公护上表归政。帝始亲万机，军旅犹总于护。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三月癸巳，陈六军，帝亲擐甲胄，迎太白于东方。吐谷浑寇边。庚戌，遣大司马、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夏五月戊子，诏有司造周历。己亥，听讼于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大司寇、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邕为大司空。乙卯，诏曰：“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库既仓廪，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为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免其罪，征备如法。”贺兰祥攻拔洮阳、洪和二城，吐谷浑遁走。闰月，高昌遣使朝贡。六月戊子，大雨霖。诏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谠言极谏，无有所讳。其遭水者，有司可时巡检，条列以闻。庚子，诏曰：“颍川从我，是曰元勋；无忘父城，实起王业。文考属天地草昧，造化权舆，拯彼流亡，匡兹颓运。赖英贤尽力，文武同心，翼赞大功，克隆帝业。而被坚执锐，栉风沐雨，永言畴昔，良用怃然。若功成名遂，建国割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无归者，朕甚伤之。凡从先王向夏州，发夏州从来，见在及薨亡者，并量赐钱帛，称朕意焉。”是月，陈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冬十月，齐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三月辛酉，重阳阁成，会群臣公侯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于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夏

四月，帝因食糖□追遇毒，庚子，大渐。诏曰：

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处必然之理，修短之间，何足多恨。朕虽不德，性好典坟，披览圣贤余论，未尝不以此自晓。今乃命也，夫复何言！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军中大小督将军人等，并立勋效，积有年载；辅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缵承大业，处万乘之上。此上不负太祖，下不负朕躬。朕得启手启足，从先帝于地下，实无恨于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谓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黎庶丰足；九州未一，二方犹梗，顾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协和为心，勉力相劝，勿忘太祖遗志，提挈后人。朕虽没九泉，形骸不朽。今大位虚旷，社稷无主；朕兒幼少，未堪当国。鲁国公邕，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贵有始终，公等事太祖，辅朕躬，可谓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顾其艰难，辅邕以主天下者，可谓有终矣。哀死事生，人臣大节，公等可思念此言，令万代称叹。朕禀生俭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寝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无雕刻。身终之日，岂容违弃此好。丧事所须，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小敛讫，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权辟麻苴，以素服从事。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既服膺圣人之教，安敢违之。凡百官司，勿异朕意。四方州镇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讫，权辟凶服，还以素服从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辄奔赴阙庭。礼有通塞随时之义，葬讫，内外悉除服从吉。三年之内，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时事殷猥，病困心乱，止能及此。如事有不尽，准此以类为断。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尽此怀抱。

其诏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于延寿殿，时年二十七。谥曰明皇帝，庙号世宗。五月辛未，葬于昭陵。

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义、农已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论曰：昔者水运将终，群凶放命。或权威震主，或衅逆滔天。咸谓大宝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诛夷继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慆乎。周文爰自潜跃，众无一旋，驱驰戎马之际，蹑足行伍之

间。时属与能，运膺启圣，鸠集义勇，纠合同盟。一举而殄仇雠，再驾而匡帝室。于是内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高氏藉甲兵之众，恃戎马之强，屡入近畿，志图吞噬。及英谋电发，神旆风驰。弘农建城濮之勋，沙苑有昆阳之捷；取威定霸，以弱为强。绍元宗之衰绪，创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沙漠，东据伊、瀍。乃摈落魏、晋，宪章古昔；修六官之废典，成一代之鸿规。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人和。亿兆之望有归，揖让之期允集。功业若此，人臣以终，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昔汉献蒙尘，曹公成夹辅之业；晋安播荡，宋武建匡合之勋。校德论功，绰有余裕。至于渚宫制胜，阖城孥戮；蠕蠕归命，尽种诛夷。虽事出于权道，而用乖于德教，斯为过矣。孝闵承既安之业，膺乐推之运；明皇处代邸之尊，纂大宗之绪。始则权臣专命，终乃政出私门；俱怀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祸，惜哉。

周本纪下第十

高祖武皇帝讳邕，字祢罗突，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统九年，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　，聪敏有器质。文帝异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辅城郡公。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问，终无所言。帝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四月，帝崩，遣诏传位于帝。帝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冬十二月，改作路门。是岁，齐孝昭帝废其主殷而自立。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文武百官各增四级。以大冢宰、晋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庚戌，祀圆丘。壬子，祀方丘。甲寅，祀感帝于南郊。乙卯，祭太社。己巳，享太庙。班文帝所述六官于庙庭。甲戌，板授高年官，各有差。乙亥，亲耕籍田。丙子，大射于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风俗。甲午，朝日于东郊。丙午，省辇舆，去百戏。三月丙寅，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夏四月丙子朔，日有蚀之。庚寅，以少傅、吴公尉纲为大司空。丁酉，白兰遣使献犀甲铁铠。五月丙午，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赟为鲁国公。晋公护获玉斗以献。六月乙酉，遣御正殷不害使于陈。秋七月戊申，以旱故，诏所在降死罪已下囚。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九月甲辰，南宁州使献滇马及蜀铠。冬十月甲戌朔，日有蚀之。十一月乙巳，陈人来聘。丁巳，狩于岐阳。是月，齐孝昭帝殂。十二月，车驾至自岐阳。是岁，突厥、吐谷浑、高昌、宕昌、龟兹等国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丁未，以陈主弟顼为柱国，送还江南。闰月己亥，大司马、凉公贺兰祥薨。二月癸丑，以久不雨，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萧察薨。夏四月甲辰，以旱故，禁屠宰。癸亥，诏曰："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五月庚午，以南山众瑞并集，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壬辰，以柱国、随公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公尉迥为大司马。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为四总管。秋九月戊辰朔，日有蚀之。陈人来聘。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戊

午，讲武于少陵原。十一月丁卯，以大将军卫公直、赵公招并为柱国。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迁国为迁州。乙酉、太保、梁公侯莫陈崇赐死。二月庚子，初颁新律。辛酉，诏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依月令，以顺天心。三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丙子，宕昌国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夏四月乙未，以柱国、郑公达奚武为太保，大将军韩果为柱国。己亥，帝御正武殿录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于背。戊午，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初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壬戌，诏百官及庶人上封事，极言得失。五月甲午朔，以旱故，避正寝，不受朝。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陈人来聘。丁丑，幸津门，问百年，赐以金帛，又赐高年板职，各有差。降死罪囚一等。八月丁未，改作路寝。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陇山。丙戌，幸同州。戊子，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己丑，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悉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冬十月庚戌，陈人来聘。十二月辛卯，车驾至自同州。遣太保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阴在背后，如尾，两足指如兽爪。有犬生子，腰以后分为二身，两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杨忠破齐长城，至晋阳而还。二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三月庚辰，初令百官执笏。夏四月癸卯，以柱国、邓公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明帝长子贤为毕公。癸酉，以大将军、安武公李穆为柱国。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六月庚寅，改御伯为纳言。秋七月，焉耆国遣使献名马。八月丁亥朔，日有蚀之。诏柱国杨忠帅师与突厥东伐，至北河而还。戊子，以柱国、齐公宪为雍州牧，以许公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国、卫公直为大司空。陈人来聘。是月，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大赦。闰月己亥，以大将军韦孝宽、长孙俭并为柱国。冬十月癸亥，以大将军陆通、宇文盛、蔡公广并为柱国。甲子，诏大冢宰、晋公护伐齐，齐于太庙，庭授以斧钺。于是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出轵关。丁卯，帝幸沙苑劳师。癸酉，还宫。十一月甲午，柱国尉迟迥围洛阳，柱国、齐公宪营芒山，晋公护次陕州。十二月丙辰，齐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齐师度河，晨至洛阳，诸军惊散。尉迥帅麾下数十骑捍敌，得却，至夜引还。柱国王雄力战，死之。遂班师。杨于轵关战没。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是岁，突厥、粟特等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以柱国王雄死王事故，废朝。乙巳，以雄世子谦为柱国。二月辛酉，诏陈公纯等逆皇后于突厥。丙寅，以柱国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戊子，柱国豆卢宁

薨。夏四月，齐武成帝禅位于其太子纬，自称太上皇帝。五月己亥，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将，经紫宫入苑，渐长丈余，百余日乃灭。辛未，诏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宜赎为庶人。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已下刑。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八月丙子，车驾至自秦州。冬十月辛亥，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十一月丁未，陈人来聘。是岁，吐谷浑遣使朝贡。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蚀之。辛巳，考路寝，命群臣赋诗。京邑耆老亦会焉，颁赐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级。己亥，亲耕籍田。丁未，于宕昌国置宕州。遣小载师杜果使于陈。二月戊辰，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庚午，日斗，光遂微，日中见乌。三月丙午，祀南郊。夏四月辛亥，雩。是月，陈文帝殂。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甲午，诏曰："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有扬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仪紊毁，此典茫然，已坠于地。宜依是日，有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六月丙午，以大将军辛威为柱国。秋七月戊寅，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壬午，诏诸胄子入学，但束脩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恆式。八月己未，诏诸有三年之丧，或负土成坟，或寝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称扬者，本部官司，随事上言。当加吊勉，以励薄俗。九月乙亥，信州蛮反，诏开府陆腾讨平之。冬十月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乐。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还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蚀之。己亥，亲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游园为道会苑。丁亥，初立郊丘坛壝制度。夏四月乙巳，省并东南诸州。以大将军、陈公纯为柱国。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闰月庚午，地震。戊寅，陈湘州刺史华皎帅众来附。壬辰，以大将军、谯公俭为柱国。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凤凰集枫树，群鸟列侍以万数。甲辰，立路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壬子，以太傅、燕公于谨为雍州牧。九月，卫公直等与陈将淳于量、吴明彻战于沌口，王师败绩。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遂没江南。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蚀之。癸丑，太保、许国公宇文贵薨。是岁，突厥、吐谷浑、安息等国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丁未，大会百寮及宾客于路寝。戊午，太傅、燕公于谨薨。夏四月辛巳，以太保达奚武为太傅，大司马尉迥为太保，柱国、齐公宪

为大司马。五月庚戌，享太庙。六月甲戌，有星孛于东井。秋七月壬寅，柱国、随公杨忠薨。八月乙丑，韩公元罗薨。齐人来聘，请和亲，诏军司马陆逞报聘。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冬十月癸亥，享太庙。丁亥，上亲帅六军，讲武于城南。京邑观者，舆马弥漫数十里，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壬子，遣开府崔彦穆使于齐。甲寅，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辛未，齐武成帝殂。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以齐武成殂故，废朝。遣司会李纶等会葬于齐。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夏四月己巳，齐人来聘。五月己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说。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以绍魏后。丁巳，柱国、吴公尉纲薨。六月，筑原州及泾州东城。秋七月，突厥遣使献马。柱国、昌宁公长孙俭薨。

五年春三月甲辰，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将家累入京，不乐者，解宿卫。夏四月甲寅，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省帅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察天下。六月庚子，以皇女生故，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悬调。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蚀之。丁酉，太傅、郑公达奚武薨。十一月丁卯，柱国、幽公广薨。十二月癸巳，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嶲，置西宁州。是月，齐将斛律光侵边，于汾北筑城，自华谷至龙门。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以路门未成故，庙朝。丁卯，以大将军王杰、谭公会、雁门公田弘、魏公李晖等并为柱国。三月己酉，齐公宪自龙门度河，斛律光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蚀之。辛卯，信州蛮反，遣大将军赵訚帅师讨平之。庚子，以大将军司马消难、侯莫陈琼、大安公阎庆、神武公窦毅、南阳公叱罗协、平高公侯伏侯龙恩并为柱国。五月癸亥，遣纳言郑诩使于陈。丙寅，以大将军李昞、中山公训、杞公亮、上庸公陆腾、安义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绍、许公宇文善、犍为公高琳、郑公达奚震、陇东公杨纂、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六月乙未，以大将军、太原公王秉为柱国。是月，齐将段孝先攻陷汾州。秋七月乙丑，以大将军、越公盛为柱国。八月癸酉，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五百余人。冬十月壬午，冀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会琨使于齐。壬寅，上亲帅六军讲武于城南。十一月壬子，以大将军梁公侯莫陈芮、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丙辰，齐人来聘。丁巳，行幸散关。十二月己丑，还宫。是冬，牛疫死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岁刑已下，并宥之。二月癸

酉，遣大将军、昌城公深使于突厥，司宗李际使于齐。乙酉，柱国、安义公宇文丘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蚀之。齐人来聘。丙辰，诛大冢宰、晋公护及其子柱国、谭公会，并柱国侯伏侯龙恩及其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等。大赦，改元。罢中外府。癸亥，以太傅尉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大司空李穆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赵公招为大司空，柱国辛威为大司寇，绥德公陆通为大司马。诏曰："人劳不止则星动于天，作事不时则石言于国。顷兴造无度，征发不已；加以频岁师旅，农亩废业，去秋灾蝗，年谷不登。自今正调以外，无妄征发。"夏四月甲戌，以代公达、滕肥逌并为柱国。己卯，诏公卿已下，各举所知。遣工部、代公达使于齐。丙戌，诏百官军人上封事，极言得失。丁亥，诏断四方非常贡献。庚寅，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癸巳，立鲁公赟为皇太子。大赦，百官各加封级。五月壬戌，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诏之曰："亢阳不雨，岂朕德薄，刑赏乖中欤？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宜尽直言，无有所隐。"公卿各引咎自责，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卫官员。秋七月辛丑，陈人来聘。九月庚子朔，日有蚀之。庚申，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百姓。辛未，遣小匠师杨勰使于陈。大司马、绥德公陆通薨。十一月丙午，上亲御六军，讲武于城南。庚戌，行幸羌桥，集京城东诸都督以上，颁赐各有差。乙卯，还宫。壬戌，以大司空、赵公招为大司马。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西诸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己丑，帝御正武殿，亲录囚徒，至夜而罢。庚寅，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乙巳，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大将军若干凤为柱国。庚戌，复置帅都督官。乙卯，享太庙。闰月己巳，陈人来聘。二月甲寅，诏皇太子赟巡抚西土。壬戌，遣司会侯莫陈凯使于齐。省雍州内八郡，并入京兆、冯翊、扶风、咸阳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于岐州获白鹿二以献。诏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官之长，上士贰之。夏四月己亥，享太庙。丙辰，增改东宫官员。五月丁丑，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员外诸官，皆为丞。壬子，皇孙衎生，文武官普加一级大阶。大选诸军将帅。丙辰，帝御路寝，集诸军将，勖以戎事。庚申，诏诸军旗旌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秋七月己巳，享太庙。自春末不雨，至于是月。壬申，集百僚于大德殿，帝责躬罪己，问以时政得失。戊子，雨。八月丙午，改三夫人为三妃。关中大蝗。九月乙丑，陈人来聘。戊寅，诏曰："顷者婚嫁，竞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遵礼制。"冬十月癸卯，齐人来聘。

甲辰，奏六代乐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观之。十一月辛巳，帝亲帅六军，讲武于城东。癸未，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帝亲临射堂，大备军容。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以大将军赫连达为柱国。诏军人之间，年多耆寿，可颁授老职，使荣沾邑里。戊午，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群臣于路门。册柱国齐公宪、卫公直、赵公招、谯公俭、陈公纯、越公盛、代公达、滕公逌并进爵为王。己巳，享太庙。庚午，突厥遣使献马。癸酉，诏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以时嫁娶，务从节俭。乙亥，亲耕籍田。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诏以往岁年谷不登，令公私道俗，凡有贮积粟麦者，皆准口听留，已外尽粜。二月壬辰朔，日有蚀之。丁酉，纪公康、毕公贤、酆公贞、宋公实、汉公赞、秦公贽、曹公允并进爵为王。丙午，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士。癸丑，柱国、许公宇文善有罪免。丙辰，大赦。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庐，朝夕共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诏皇太子赟总庶政。夏四月乙卯，齐人来吊赠会葬。丁巳，有星孛于东井。五月庚申，葬文宣后于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庶有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以下，宜遵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即吉。帝不许，引古答之。群臣乃止。于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初置太子谏议，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子、皇弟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戊辰，诏故晋公护及诸子并追复先封，改葬加谥。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六月丁未，集诸军将，教以战阵之法。壬子，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戊午，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源流逾远；淳离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硃紫交竞；九流七略，毕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赜玄文；可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塿者识嵩岱之崇崛；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秋七月庚申，行幸云阳宫。乙酉，卫王直在京反，欲突入萧章门。司武尉迟运等拒守，直败，遁走。戊子，车驾至自云阳宫。八月辛卯，禽直于荆州，免为庶人。冬十月丙申，诏御正杨尚希使于陈。庚子，诏

蒲州人遭饥乏绝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十一月戊午，于阗遣使献名马。己巳，大阅于同州城东。甲戌，车驾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丙申，改诸军军人并名侍官。癸卯，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凉州比年地震，坏城郭，地裂涌泉出。

四年春正月戊辰，初置营军器监。壬申，布宽大之诏，多所蠲免。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辛卯，改置宿卫官员。己酉，柱国、广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丙辰，遣小司寇元伟使于齐。郡县各省主簿一人。甲戌，以柱国、赵王招为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国、燕公于实有罪免。丁酉，初令上书者并为表，于皇太子以下称启。秋七月己未，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甲戌，陈人来聘。丙子，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帝亲谕以伐齐之旨。言往以政出权宰，无所措怀，自亲览万机，便图东讨。恶衣菲食，缮甲练兵，数年以来，战备稍足。而伪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实其时。群臣咸称善。丁丑，下诏暴齐氏过恶。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越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帅众二万趣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侯莫陈回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公侯莫陈芮帅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帅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癸卯，入齐境，禁伐树残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丁未，上亲帅诸军，攻拔河阴大城。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师，水军焚舟而退。齐王宪、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余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戊寅，至自东伐。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官，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又置上开府、上仪同官。闰月，以柱国齐王宪、蜀公尉迟迥为上柱国。诏诸畿郡各举贤良。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内官员。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丙子，陈人来聘。是岁，岐、宁二州人饥，开仓振恤。

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东涑川，集关中河东诸军校猎。甲午，还同州。丁酉，诏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讼听谣，问人恤隐。废布泉钱。戊申，初令铸钱者至绞，从者远配。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赟巡抚西土，仍讨吐谷浑。三月壬寅，车驾至自同州。文宣皇太后服再期。戊申，祥。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蚀之。辛亥，享太庙。丙辰，利州总管、纪王康有罪，赐死。秋七月乙未，京师旱。八月戊申，皇太子入吐谷

浑，至伏俟城而还。乙丑，陈人来聘。九月丁丑，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冬十月，帝复谕群臣伐齐。以去岁属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于时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统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军事者，以军法裁之。”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隋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泰为左二军总管，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癸亥，帝至晋州，遣齐王宪帅精骑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兵五千守齐子岭，乌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柱国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兵一万守汾水关，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帝屯于汾曲。齐王宪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见于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亲督战。庚午，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壬申，齐晋州刺史崔嵩夜密使送款，上开府王轨应之。未明登城，遂克晋州。甲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以镇之。十一月己卯，齐主自并州帅众来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诏诸军班师。齐主逐围晋州。齐王宪屯诸军于涑水为晋州声援。河东地震。癸巳，至自东伐，献俘于太庙。丙申，放齐诸城镇降人还。丁酉，帝发京师。壬寅，度河，与诸军合。十二月戊申，次晋州。庚戌，帝帅诸军八万，置阵东西二十余里；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阵。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将士感见知之恩，各思自厉。将战，有司请换马，帝曰：“朕独乘良马何所之？”齐主亦于堑北列阵。申后，齐人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齐人便退。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辛亥，帝幸晋州，仍率诸军追齐主。诸将固请还师，帝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不敢言。甲寅，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军直进，那肱望风退散。丙辰，师次介休，齐将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封郇国公。丁巳，大军次并州。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将轻骑走鄴。是日，诏齐王公以下，示以逆顺之道，于是齐将帅降者相继。戊午，高延宗僭即伪位，改年曰德昌。己未，军次并州。帝帅诸军合战，齐人退，帝?毂比氤嵌□牛□罹□瞥侵谜蟆Ⅴ烈梗□幼谒□渲谂耪蠖□埃□侵芯□矗□讼圊寮□□笪□幼谒□堋Ｆ肴擞□彰牛□糟拖禄□□□椴坏勉兀□鄞邮□铮□獒□Ｏ眨□龅贸雒拧Ⅴ撩鳎□e罹□□剑□笃浦□□菅幼冢□[18]萜健Ｈ尚纾□□唬?

昔天厌水运，龙战于野，两京否隔，四纪于兹。朕垂拱岩廊，君临

宇县；相邠人于海内，混楚弓于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沟。方欲德绥未服，义征不譓。伪主高纬，放命燕、齐，怠慢典刑，俶扰天纪。加以背惠怒邻，弃信忘义。朕应天从物，伐罪吊人；一鼓而荡平阳，再举而摧强敌。伪署王公，相继道左。高纬智穷数屈，逃窜草间。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遂窃名号，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收合余烬，背城借一。王威既振，鱼溃鸟离；破竹更难，建瓴非易。延宗众散，衿甲军门。根本既倾，枝叶自陨。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八纮共贯，六合同风。方当偃伯灵台，休牛桃塞，无疆之庆，非独在予。汉皇约法，除其苟政，姬王轻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泽，被之率土；新集臣庶，皆从荡涤。可大赦天下。高纬及王公以下，若释然归顺，咸许自新。诸亡入伪朝，亦从宽宥。官荣次序，依例无失。齐制伪令，即宜削除。邹、鲁搢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

丙寅，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玉丽服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以柱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杞公亮、梁公侯莫陈芮、庸公王谦、北平公寇绍、郑公达奚震并为上柱国，封齐王宪子安城郡公质为河间王。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帅六军趣鄴。

六年春正月乙亥，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恆，改年曰承光，自号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帅诸军围之，齐人拒守，诸军奋击，大破之，遂平。齐主先送其母及妻子于青州，及城陷，帅数十骑走青州，遣大将军尉勤追之。是战也，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帝数之曰："汝有死罪三：前从并州走鄴，弃母携妻妾，是不孝；外为伪主戮力，内实通启于朕，是不忠；送款之后，犹持两端，是不信。如此用怀，不死何待。"遂斩之。是日，西方有声如雷。甲午，帝入鄴城。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皆从赦例。己亥，诏曰："晋州大阵至鄴，身殒战场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勤禽齐主及其太子恆于青州。庚子，诏曰："伪齐之末，奸佞擅权，滥罚淫刑，动挂罗网。伪右丞相咸阳王故斛律明月、伪待中特进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获罪，或直言见诛。朕兵以义动，翦除凶暴，表闾封墓，事切下车。宜追赠谥，并加窆措。其见在子孙，各随廕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辛丑，诏伪齐东山、南园及三台，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百姓。山园之田，各还本主。二月丙午，论定诸军勋，置酒于齐太极殿，会军士以上，班赐有差。丁未，齐主至，帝降自阼阶，见以宾主礼。齐任城王湝在冀州，拥兵未下，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隋公杨坚讨平之。齐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

六。乃于河阳及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州置官管府。相、并二总管，各置官及六府官。癸丑，诏自伪武平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人，伪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公私，并放免之。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癃疾孤老不能自存者，所在矜恤。乙卯，车驾发自鄴。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士。夏四月乙巳，至自东伐。列齐主于前，其王公等并从，车舆旌旗及器物以次陈于其后。大驾布六军，备凯乐，献俘于太庙。京邑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齐主为温国公。庚戌，大会群臣及诸蕃客于路寝。乙卯，废蒲、陕、泾、宁四州总管。己巳，享太庙。诏分遣使人，巡方抚慰，观风省俗。五月丁丑，以柱国、谯王俭为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国、杞公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柱国、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郧公韦孝宽为大司空。辛巳，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己丑，祀方丘。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人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人。缮造之宜，务从卑朴。”戊戌，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鄴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人。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庚子，陈人来聘。是月，青城门无故自崩。六月辛亥，御正武殿录囚徒。甲子，东巡。丁卯，诏曰：“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诏山东诸州，举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论政事得失。八月壬寅，议权衡度量，颁于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诏曰：“以刑止刑，以轻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配杂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郑州献九尾狐，皮肉销尽，骨体犹具。帝曰：“瑞应之来，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时序，州海和平，家识孝慈?□四苤麓恕＝裎窆涫保□址鞘德肌！蹦肆罘僦□＞旁氯缮辏□灾□□斯□汲恪⑸旯□钅挛□现□□Ｎ煲□□趿钍□艘陨希□浅□乐□□□ǔ靡鲁瘛19.喑瘛⑺坎肌⒃茬薄⑸础14.睢㈢□ 8. 稹 2. 嫉染胖帧Ｈ沙剑□□□林钪萑迳□□饕痪□陨希□ 14. 偎停□菘ひ岳穹⑶病 6 □□挛焐辏□行亦捂□Ｎ煳纾□脑岬禄实塾诩街荩□鄯□粒□抻谔□□睿□俟偎胤□蕖Ｊ窃拢□镂鹿□呶场Ｊ□辉氯缮辏□饣首映湮□劳酰□椅□掏酢 9 镉希□陆□饷鞒骨致懒海□熘葑芄芰菏垦逵胝讲焕□□耸匦熘荨Ｇ采洗蠼□□③肮□豕焯种□Ｊ窃拢□□□矗□财胪跸芴制街□Ｚ□杂牢跞□昶咴乱岳矗□□乱郧埃□□寥吮怀□诨□谖□□菊撸患捌浇□耆眨□既嗣晃□□菊撸□ 19. 馔□宋椤Ｚ□唬骸罢□挥谥校□惺ネǔ洌□饰南喔铮□鹨娌煌□Ｎ宓墼蛩男侵□螅□□踔屏□□□Ａ酢 2. 芤呀担□攘忻址保□＝

衿□谏□椋□□确接谑□埃□贩康さ兀□兄谌缭疲□居墒扔□□椋□枪胤缁□□濉ｋ拊说苯郊荆□几垂攀迹□朐藓笸ィ□麓蛹蛟肌？芍缅□□耍□栏救□耍□□奕□恕Ｗ宰纫酝猓□讼ぜ跏！奔汉セ蓿□沼惺粗□３跣小缎淌橐□啤贰３终热呵康烈获庖陨希□怀终热呵康廖羼庖陨希□嗔僦髡谱缘炼□□庖陨希□〉良罢┣牍傥锶□□庖陨希□□ひ□寤Ъ笆□∫陨稀⒁□厝□暌陨希□灾了馈！缎淌椤匪□辉卣撸□砸缆煽啤Ｊ□□拢□庇□荽淌犯弑δ□葜莘础８□辏□行也⒅莨□Ｒ撇⒅菥□怂耐蚧в诠刂小Ｎ斐剑□喜⒅莨□傲□□Ｊ撬辏□鹿然搿□偌貌⑶彩钩□薄？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浑伪赵王他娄屯来降。壬午，行幸鄴宫。辛卯，幸怀州。癸巳，幸洛州。诏于怀州置宫。二月甲辰，柱国、大冢宰、谯王俭薨。丁巳，车驾至自东巡。乙丑，以上柱国、越王盛为大冢宰，陈王纯为雍州牧。三月戊辰，于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二宫。壬申，突厥遣使朝贡。甲戌，初服常冠，以皁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将军王轨破陈师于吕梁，禽其将吴明彻等，俘斩三万余人。丁亥，诏柱国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士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丧者，听终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五月己丑，帝总戎北伐，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五道俱入。发关中公私马驴悉从军。癸巳，帝不豫，止于云阳宫。丙申，诏停诸军。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遗诏曰：

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临宇县，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不用。未旦求衣，分宵忘寝。昔魏室将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倾，肇开王业。燕、赵榛芜，又窃名号。朕上述先志，下顺人心，遂与王公将帅，共平东夏。虽复妖氛荡定，而人劳未康，每一念如此，若临冰谷。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遘疾大渐，力气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天下事重，万机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寮，宜辅导太子，副朕遗意；令上不负太祖，下无失为臣。朕虽瞑目九泉，无所复恨。朕平生居处，每存菲薄；非直以训子孙，亦乃本心所好。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随吉即葬，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

谥曰武皇帝，庙称高祖。己未，葬于孝陵。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励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

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每晏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宣皇帝讳赟，字乾伯，武帝长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于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鲁国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武帝亲告庙，冠于阼阶，立为皇太子。二年，诏皇太子巡抚西土。文宣后崩，武帝谅暗，诏太子总朝政，五旬而罢。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监国。五年二月，又诏太子巡西土，因讨吐谷浑。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帝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甲子，诛上柱国、齐王宪。闰月乙亥，诏山东流人新复业，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给复一年。立妃杨氏为皇后。辛巳，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柱国、代王达、滕王逌、卢公尉迟运、薛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是月，幽州卢昌期据范阳反，诏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之。秋七月乙巳，享太庙。丙午，祀圆丘。戊申，祀方泽。庚戌，以小宗伯、岐公斛斯征为大宗伯。壬戌，以南兖州总管、隋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癸亥，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八月丙寅，夕月于西郊。长安、万年二县人居京城者，给复三年。壬申，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诸州。制九条，宣下州郡。其母族绝服外者，听婚。以上柱国、薛公长孙览为大司徒，柱国、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以柱国、永昌公椿为大司寇。九月丁酉，以柱国宇文盛、张掖公王杰、枹罕公辛威、郧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庚戌，封皇弟元为荆王。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戊子，百济遣使朝贡。十一月己亥，讲武于道会苑，帝亲擐甲。是月，突厥犯边，围酒泉，杀掠吏士。十二月甲子，以柱国、毕王贤为大司空。己丑，以上柱国、河阳总管、滕王逌为行军元帅，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

大象元年春正月乙丑，受朝于路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为大成。初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隋公杨坚为大后丞。癸卯，封皇子衍为鲁王。甲辰，东巡。丙午，以柱国、常山公于翼为大司徒。辛亥，以柱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行幸洛阳。立鲁王衍为皇太子。二月癸亥，诏曰：“河、洛之地，旧称朝市，自魏氏

失驭，城阙为墟。我太祖受命酆、镐，有怀光宅；高祖往巡东夏，布政此宫。朕以眇身，祗承宝运，虽庶几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驻跸金墉，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循，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奢俭取文质之间，功役依子来之义。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诏经营，今宜停罢。”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迄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杀柱国、徐州总管、郯公王轨。停南讨诸军。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嫁于突厥。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总管、刺史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辛巳，诏传位于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为大象。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癸未，日出、将入时，其中并有乌色，大如鸡卵，经四日乃灭。戊子，以大前疑、越王盛为太傅，大右弼、蜀公尉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辛卯，诏徙鄴城石经于洛阳。又诏洛阳凡是元迁户，并听还洛州。此外欲往者，听之。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三月庚申，车驾至自东巡，大陈军伍，亲擐甲胄，入自青门。皇帝衍备法驾从，百官迎于青门外。是时骤雨，仪卫失容。辛酉，封赵王招第二子贯为永康县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蚀，不视事。过时不蚀，乃临轩。立妃硃氏为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国、毕王贤为上柱国。己巳，享太庙。壬午，大醮于正武殿。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是月，遣使简视京城及诸州士庶女，充选后宫。突厥寇并州。六月，咸阳有池水变为血。征山东诸州人修长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毕王贤为雍州牧，大后丞、隋公杨坚为大前疑，柱国、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后丞。丙申，纳大后丞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己酉，尊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硃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妃陈氏为天左皇后。八月庚申，幸同州。壬申，还宫。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将军陈山提、天右皇后父开府元晟并为上柱国。初，武帝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恐物情未附，除之。至是，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焉。壬午，以上柱国、雍州牧毕王贤为太师，上柱国、郇公韩建业为大左辅。是月，所在蚁群斗，各四五尺，死者十八九。九月己卯，以酆王贞为大冢宰。上柱国、郧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彦伐陈。遣御正杜果使于陈。冬十月壬戌，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复佛象及天尊象，帝与二象俱南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

观。是月，相州人段德举谋反，伏诛。十一月乙未夜，行幸同州。壬寅，还宫。丁巳，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行大布并行。是月，韦孝宽拔寿阳，杞国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广陵。陈人退走，于是江北尽平。十二月戊午，以灾异屡见，帝御路寝，见百官。诏曰："朕以寡德，君临区宇。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忧殷勤，屡贻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轩辕；荧惑干房，又与土合；流星照夜，东南而下。然则南斗主于爵禄，轩辕为于后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则忧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验。岂其宫人失序，女谒尚行，政事乖方，忧患将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将避正寝，斋居克念；恶衣减膳，去饰彻悬；披不讳之诚，开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滥及，赏弗逾等，选举以才，宫闱修德。宜宣诸内外，庶尽弼谐；允叶人心，用消天谴。"于是舍仗卫，往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许之。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以为戏乐。乙丑，行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于道。己卯，还宫。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会苑。癸巳，享太庙。乙巳，造二扆，画日月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细黄土，移时乃息。乙卯，诏江右诸州新附人，给复二十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二月丁巳，帝幸路门学，行释奠礼。戊午，突厥遣使献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诏为天制，敕为天敕。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圣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硃氏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正阳宫皇后直称皇后。是月，洛阳有秃鹫鸟集新太极殿前，荥州有黑龙见，与赤龙斗于汴水侧，黑龙死。三月丁亥，赐百官及百姓大酺。诏进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并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戊子，行军总管、杞公亮举兵反，行军元帅韦孝宽获而杀之。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武贲持鈒马上，称警跸，以至同州。乙未，改同州宫为天成宫。庚子，车驾至自同州。诏天台侍卫，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壬寅，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夏四月己巳，享太庙。己卯，以旱故，降见囚死罪已下。壬午，幸仲山祈雨，至咸阳宫，雨降。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五月甲午，帝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帝不悆，还宫。诏扬州

总管、隋公杨坚入侍疾。丁未，追赵、越、陈、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公杨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二十二。谥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

帝之在东宫也，武帝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署，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捶扑。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兒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帝惧威严，矫情修饰，以是恶不外闻。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通乱先帝宫人。才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好自矜夸，饰非拒谏。禅位之后，弥复骄奢。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阉官奏之。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摹壮丽，逾于汉、魏远矣。唯自尊崇，无所顾惮。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后宫位号，莫难详录。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圭瓒之属。以次食焉。又令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车旗章服，倍于前王之数。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常自带授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又不听人有高者大者之称，诸姓高者改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曾为次长祖。官称名位，凡谓上及大者，改为长；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车皆浑成为轮，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宫人得乘有辐车，加粉黛焉。西阳公温，杞公亮之子，即帝从祖兄子也。其妻尉迟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饮以酒，逼而淫之。亮闻之惧，谋反。才诛温，即追尉迟氏入宫，初为妃，寻立为皇后。每左右侍臣论议，唯欲兴造革易，未尝言及政事。其后游戏无恆，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或幸天兴宫，或游道会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摈斥近臣，多所猜怨。又吝于财，略无赐与。恐群臣规谏，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抄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矣。

静皇帝讳衍，后改名阐，宣帝之长子也。母曰硃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于东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鲁王。戊午，立为皇太子。二月

辛巳，宣帝于鄴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寝疾，诏帝入宿路门学。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台，废正阳宫。大赦，停洛阳宫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为皇太后，天大皇后硃氏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以柱国、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上柱国、扬州总管、隋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柱国、秦王贽为上柱国。帝居谅娼，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国、郧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罢入市税钱。六月戊午，以柱国许公宇文善、神武公窦毅、修武公侯莫陈琼、大安公阎庆并为上柱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悄来朝。庚申，复佛、道二教。辛酉，以柱国□巳公椿、燕公于实、郜公贺拔伏恩并为上柱国。甲子，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诏发关中兵，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之。上柱国、毕王贤以谋执政，被诛。以上柱国、秦王贽为大冢宰，□巳公椿为大司徒。己巳，诏南定、北光、衡、巴四州人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并免之。甲戌，有赤气起西方，渐东行，遍天。庚辰，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与百姓共之。以柱国、蒋公梁睿为益州总管。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齐范阳王高绍义。庚寅，申州刺史李惠起兵。庚子，诏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举兵，遣大将军杨素讨之。青州总管尉迟纲举兵。丁未，隋公杨坚都督内外诸军事。己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以柱国、杨公王谊为行军元帅讨之。壬子，赵王招、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癸丑，封皇弟洁为莱王，术为郢王。是月，豫州、襄州总管诸蛮，各帅种落反。八月庚申，益州总管王谦举兵不受代，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庚午，韦孝宽破尉迥于鄴，迥自杀，相州平。移相州于安阳，其鄴城及邑，毁废之。丙子，以汉王赞为太师，以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公李穆为太傅，以宋王实为大前疑，以秦王贽为大右弼，以燕公于实为大左辅。己卯，以尉迥平，大赦。庚辰，司马消难拥众以鲁山、甑山二镇奔陈。遣大将军元景山追击之，郧州平。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聚众反，应王谦，遣大将军达奚儒讨之。杨素破宇文胄于荥阳，斩之。以上柱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以齐公于智为大司空。废相、青、荆、金、晋、梁州六总管。九月丙戌，废河阳总管为镇，隶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杨慧为大宗伯。壬辰，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戊戌，以柱国、杨公王谊为上柱国。庚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并为上柱国。壬子，丞相去左右号，隋公杨坚为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蚀之。壬戌，陈王纯以怨执政，被诛。大丞相、隋公杨坚加大冢宰，五府总于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谦，斩之。传首京师，益州平十

一月甲辰，达奚儒破杨永安，沙州平。丁未，上柱国、郧公韦孝宽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国、蒋公梁睿为上柱国。丁巳，以柱国千阝公杨雄、普安公贺兰谟、郕公梁士彦、上大将军新宁公叱列长文、武乡公崔弘度、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濮阳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渔阳公杨锐、上开府广宗公李崇、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庚申，以柱国、楚公豆卢绩为上柱国。癸亥，诏曰："太祖受命，龙德犹潜；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类，异骨肉而共蒸尝。不爱其亲，嗟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征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故君临区宇，累世于兹；不可仍遵谦挹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悉宜复旧。"甲子，大丞相、隋公杨坚进爵为王，以郡为隋国。己巳，以柱国、沛公郑译为上柱国。辛未，代王达、滕王悄并以谋执政，被诛。壬申，以大将军、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大司马，以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为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丙戌，诏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举贤良。二月甲子，帝逊位于隋，居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邑万户，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有其文，事竟不行。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谥曰静皇帝。葬恭陵。

论曰：自东西否隔，二国争强；戎马生郊，干戈日用；兵连祸结，力敌势均；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缵业，未亲万机；虑远谋深，以蒙养正。及英威电发，朝政惟新；内难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励精；劳役为士卒之先，居处同疋夫之俭；修富国之政，务强兵之术；乘雠人之有衅，顺天道而推亡。数年之间，大勋斯集。摅祖宗之宿愤，拯东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无爽，经营之志获申；黩武穷兵，虽见讥于良史；雄图远略，足方驾于前王。而识嗣子之非才，顾宗祏之至重；滞爱同于晋武，则哲异于宋宣。但欲威之榎楚，期于惩肃，义方之教，岂若是乎。卒使昏虐君临，奸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殁已为幸矣。静帝越自幼冲，绍兹衰统；内挟有刘之诈，戚籓无齐、代之强；隋氏因之，遂迁龟鼎。虽复□民、峨投袂，翻成凌夺之威；漳、滏勤王，无救宗周之殒。呜呼！以文皇之经启鸿基，武皇之克隆景业，未逾二纪，不祀忽诸。斯盖先帝之余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隋本纪上第十一

隋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小名那罗延。本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也。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　，魏初为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皇考忠。初，祯属魏末丧乱，避地中山，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遂死之。周保定中，皇考著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兴城郡公。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年十八，客游泰山，会梁兵陷郡国，没江南。及北海王元颢入洛，乃与俱归。颢败，尔硃度律召为帐下统军。后从独孤信，屡有军功。又与信从魏孝武西迁。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城，皇考从信讨之，与都督康洛兒、元长生乘城而入。弯弓大呼，斩纂以徇，城中慑服。居半岁，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归。周文帝召居帐下。尝从周文狩于龙门，皇考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壮之。北台谓猛兽为掩赡，因以字之。从禽窦泰，破沙苑阵，封襄武县公。河桥之役，皇考与壮士五人力战守桥，敌人不敢进。又与李远破黑水稽胡，并与怡峰解玉壁围，以功历云、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战，先登陷阵，除大都督。及侯景度江，梁氏丧败。周文将经略，乃授皇考都督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虽曰称藩，而尚怀贰心。皇考自樊城观兵汉滨，易旗递进。实二千骑，察登楼望之，以为三万，惧而服焉。又攻梁随郡，克之，获其守桓和。所过城戍，望风请服。进围安陆。梁同州刺史柳仲礼恐安陆不守，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皇考曰："仲礼已在近路，吾以奇兵袭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于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崇头，禽之，悉俘其众。安陆、竟陵并降。梁元帝大惧，送子方略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梁以安陆为界。皇考乃旋师。进爵陈留郡公，位大将军。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纶。纶送质于齐，欲来寇。梁元帝密报周文。遣皇考讨之。禽纶，数其罪，杀之。初，皇考禽柳仲礼，遇之甚厚。仲礼至京，反谮皇考，言在军大取金宝。周文以皇考功重，不问。然皇考悔不杀仲礼，故至此杀纶。皇考间岁再举，尽定汉东地，甚得新附心。魏恭帝赐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谨伐江陵，皇考为前军，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战，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萧察为梁主，令皇考镇穰城。周孝闵践阼，入为小宗伯。及司马消难请降，皇考与柱国达奚武援之。入齐境五百里，前

后遣三使报消难，皆不反命。及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皇考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趣城下。候门开而入，乃驰遣召武。时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三千据东陴，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宝，以消难先归。皇考以三千骑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于洛北。皇考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度水。”食毕，齐兵阳若度水，皇考驰将击之；齐兵不敢逼，遂徐引而还。武叹曰：“达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隋国公，邑万户，别食竟陵县一千户，收其租赋。保定二年，为大司空。时朝议与突厥伐齐。公卿咸以齐兵强国富，斛律明月不易可当，兵非十万众不可。皇考独曰：“万骑足矣，明月竖子，亦何能为！”三年，乃以皇考为元帅，大将军杨纂、李穆、王杰、尔硃敏及开府元寿、田弘、慕容近等皆隶焉。又令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进，期会晋阳。皇考乃留敏据什贲，游兵河上。皇考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度卷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皇考纵奇兵大破之，留杨纂屯灵丘为后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头可汗、步离可汗等，以十万骑来会。四年正月朔，攻晋阳。时大雪风寒，齐人乃悉其精锐，鼓噪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战，众失色。皇考乃率七百人步战，死者十四五。以武后期，乃班师。齐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纵兵大掠。自晋阳至平城，七百余里，人畜无遗。周武帝拜皇考为太傅，晋公护以其不附己，以为泾州总管。是岁，大军又东伐，晋公护出洛阳，令皇考出沃野，以应接突厥。时军粮少，诸将忧之。皇考曰：“当获以济事耳。”乃招诱稽胡首领，咸令在坐，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出。皇考阳怪问之。杰曰：“大冢宰已至洛阳，天子闻银、夏间胡扰动，故使杰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驰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马十万在长城下，故令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破之。”坐者皆惧。皇考慰喻遣之，于是归命，馈输填积。属晋公护先退，皇考亦罢兵而还镇。又以政绩称，诏赐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谷二千斛。以疾还京，周武及晋公护屡临视焉。薨，赠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三州军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谥曰桓公。开皇元年，追尊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

帝，武元皇帝之长子也。皇妣曰吕氏。以周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于冯翊波若寺。有紫气充庭。时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兒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乃将帝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抱帝，忽见头上出角，遍体起鳞，坠帝于地。尼自外见，曰：“已惊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长上短下，沈深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为功曹。十五，以皇考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

司，封成纪县公。十六，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文帝见而叹曰：“此兒风骨，非世间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宗伯，进封大兴郡公。明帝尝遣善相者来和视帝。和诡对曰：“不过柱国。”既而私谓帝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

周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随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以纯孝称。宇文护执政，尤忌帝，屡将害焉。赖大将军侯伏侯寿等救护以免。后袭爵隋国公。周武既为皇太子娉帝长女为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于周武曰：“普六茹坚相貌，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周武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谏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有反相。”周武不悦曰：“必天命，将若之何？”帝甚惧，深自晦匿。后从周武平齐，进柱国。又与齐王宪破齐任城王湝于冀州，除定州总管。先是州城门久闭不行，齐人白：“文宣时，或请开之，文宣不许，曰：‘当有圣人启之。’”及帝至而开之，莫不惊异。迁亳州总管。

周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太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周宣每巡幸，恆委以居守。时周宣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帝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帝位望益隆，周宣颇以为忌。时周宣四幸女并为皇后，争宠相毁。周宣每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帝，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帝容色自若，遂免。

大象二年五月，以帝为扬州总管，将发，暴足疾而止。乙未，周宣不悆。时静帝幼冲，前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帝皇后之父，众望所集，遂矫诏引帝入侍疾。因受遗辅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帝恐周氏诸王在藩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己酉，周宣崩。庚戌，静帝诏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以正阳宫为丞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悆昉为司马，具置僚佐。周宣时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宽大之制，天下归心矣。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赵王盛、代王达、滕王悄并至长安。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宿将，至是不能平，遂举兵。赵、魏之士响应，旬日间，众至十余万。宇文胄以荥州，石悆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罗以兖州，皆应。迥遣子质于陈，以求援。帝命上柱国、郧公韦孝宽讨之。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谋作乱，帝执贤斩之，而掩赵王等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安之。时五王阴谋滋甚，帝以酒肴造赵王，观其指。赵王伏甲于卧内，帝赖元胄以免，于是诛赵、越二王。八月庚午，韦孝宽破尉迟迥，斩之，传首阙下，余党悉平。初，迥之乱，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应迥，淮南州县

多从之。襄州总管王谊讨之，消难奔陈。荆、郢群蛮乘衅而起，命亳州总管贺若谊讨平之。先是，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亦拥众邑、蜀，以匡复为辞。帝以东夏、山南为事，未遑致讨，谦遂屯剑口，陷始州。至是，乃命上柱国梁睿讨平之，传首阙下。隳剑阁之险，以绝好乱之萌焉。九月壬子，周帝进帝大丞相。十月，周帝诏追赠皇曾祖烈为柱国、太保、都督十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隋国公，谥曰康。皇祖祯为柱国、都督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隋国公，谥曰献。皇考忠为上柱国、太师、大冢宰、都督十三州诸军事、雍州牧。壬戌，诛陈王纯。周帝进帝大冢宰，五府总于天官。十一月辛未，诛代王达、滕王悄。十二月甲子，周帝授帝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郧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颍、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以下，一依旧式。帝再让，乃受王爵，十郡而已。周帝诏进皇祖、皇考爵并为王，夫人为王妃。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下令曰："以前赐姓，皆复其旧。"甲寅，帝受九锡之礼。丙辰，周帝又诏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谆宫县；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俄而下诏，依唐虞、汉魏故事。帝三让，不许。乃遣太傅、上柱国、□巳国公椿奉册曰：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庶，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遐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菁华之竭。褰裳脱屣，二宫设飨，百官归禹，若帝之初。斯盖上则天时，不敢不授；下祗天命，不敢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揆，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狱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禄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合如砺。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援大川之溺，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气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

首方足，莫不乐推。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有新之贶，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祗皇灵，俯顺人愿，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于戏！王其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

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蟹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帝乃受焉。开皇元年春二月甲子，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设坛于南郊，遣兼太傅、上柱国、邓公窦炽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京师庆云见。改周官，依汉、魏之旧。制：以相国司马高谵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史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上开府韦世康为礼部尚书，上开府元晖为都官尚书，开府、户部尚书元岩为兵部尚书，上仪同、司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雍州牧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改周氏左社右庙制为右社左庙。遣八使巡省风俗。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大将军赵蟹为尚书右仆射，以上开府伊娄彦恭为右武候大将军。己巳，以五千户封周帝介国公为隋室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同安公爽为卫王，皇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并州总管李穆为太师，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丁丑，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封陈留郡公智积为蔡王，兴城郡公静为道王。戊寅，改东京府为尚书省，发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三月，宣仁门槐树连理，众枝内附。壬午，白狼国献方物。丁亥，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戊子，弛山泽禁。己丑，移盩厔连理树植于宫庭。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吏部尚书。庚子，诏前代品爵，悉依旧定。丁未，梁萧岿使其太宰萧岩来贺。夏四月辛巳，大赦。戊戌，太常散乐并免为编户。禁杂乐百戏。辛丑，陈人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是月，发稽胡修恐长城，二旬而罢。五月戊午，封邗国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郡公杨弘为河间王。辛未，介公薨，上举哀于朝堂，谥曰周静帝。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尚赤，戎服尚黄。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毕贺。八月壬午，废东京官。甲午，遣乐安公元谐击吐谷浑于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遣使振给战亡者家。庚午，陈将周

罗□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壬申，以薛公长孙览、宋安公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伐陈，仍令尚书左仆射高熲节度诸军。是月，行五铢钱。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候大将军。遣兼散骑侍郎郑捻使于陈。己巳，有流星如坠墙，光照于地。十二月甲申，以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是岁，靺鞨、突厥阿波可汗、沙钵略可汗并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庚申，陈宣帝殂。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戊辰，陈人遣使请和，求归胡墅。甲戌，诏举贤良。二月己丑，诏以陈有丧，命高熲等班师。庚寅，加晋王广左武卫大将军，秦王俊右武卫大将军。庚子，京师雨土。三月，初命入宫殿门通籍。戊申，开渠引柱阳水于三畤原。夏四月丁丑，以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候大将军。庚寅，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己酉，以旱故，上亲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绩为都官尚书。甲子，改传国玺曰受命玺。丁卯，制人年六十以上免课。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甲申，使使吊于陈。乙酉，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丙申诏曰：

朕祗奉上玄，群临万国。属生灵之弊，处前代之宫，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世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世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近代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怨。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则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须，随事修葺。

仍诏左仆射高熲、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

龙叉等创造新都。秋七月癸巳，诏新置都处坟墓，令悉迁葬设祭，仍给人功；无主者，命官为殡葬。甲午，行新令。冬十月，以撤毁故，徙居东宫。给内外官人禄。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虏。庚寅，上疾愈，享百僚于观德殿，赐钱帛，皆任自取，尽力以出。辛卯，以营新都副监贺娄子干为工部尚书。十一月丙午，初命为方阵战法，及制军营图样，下诸军府，以拟征突厥。十二月辛未，上讲武于后园。甲戌，上柱国窦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乙酉，遣彭城公虞庆则屯弘化以备胡。突厥寇周盘，行军总管达奚长儒为虏所败。丙戌，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丁亥，亲录囚徒。是岁，高丽、百济并遣使朝贡。

三年春正月庚子，将迁新都，大赦。禁大刀长□。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岁役功不过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废远近酒坊，罢盐井禁。二月己巳朔，日有蚀之。癸酉，陈人来聘。突厥犯边。癸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右武卫大将军。三月丁未，上柱国、鲜虞县公谢庆恩卒。丙辰，以雨故，常服入新都。京师承明里醴泉出。丁巳，诏购遗书于天下。癸亥，城榆关。夏四月己巳，卫王爽大破突厥于白道山，停筑原阳、云内、紫河等镇而还。上柱国、建平郡公于义卒。庚午，吐谷浑寇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壬申，以尚书右仆射赵煚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瓒为雍州牧。庚辰，行军总管阴寿大破高宝宁于黄龙。甲申，以旱故，上亲祀雨师。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己丑，陈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上以和好不纳。辛卯，遣兼散骑常侍薛舒聘于陈。癸巳，上亲雩。五月癸卯，太尉、任城公于翼薨。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渡口。乙巳，梁太子萧琮来贺迁都。辛酉，亲祀方泽。壬戌，行军元帅窦荣定破突厥及吐谷浑于凉州。赦黄龙死罪以下。六月庚午，封卫王爽子集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求和。庚辰，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斩其名王。秋七月壬戌，诏曰：“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冠手；郡省事范台玫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恆赏，用明沮劝。台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蚀之。八月壬午，遣尚书右仆射高颎出宁州道，吏部尚书虞庆则出原州道，并为行军元帅以击胡。戊子，亲祀太社。九月壬子，幸城东观谷稼。癸丑，大赦。冬十月甲戌，废河南道行台省。十一月，发使巡省风俗。庚辰，陈人来聘。陈主知帝貌异世人，使副使袁彦图像而去。甲午，罢天下诸郡。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骑常侍唐令则使于陈。戊午，以刑部尚书苏威为户部尚书。是岁，高丽、突厥、靺鞨并遣使朝贡。

四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蚀之。祀太庙。辛未，祀南郊。壬申，梁主

萧岿来朝。甲戌，大射于北苑，十日而罢。壬午，齐州水。辛卯，渝州获兽，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历。二月乙巳，上饯梁主于霸上。庚戌，行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厥率其属来降。夏四月己亥，敕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将之官。庚子，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瀛州刺史杨尚希为兵部尚书，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六月庚子，降囚徒。壬子，开通济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甲寅，制官人非战功不授上柱国以下戎官。以雍、同、华、岐、宜五州旱，命无出今年租调。戊午，秦王俊来朝。秋七月丙寅，陈人来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卫王爽来朝。壬寅，上柱国、太傅、邓公窦炽薨。乙卯，陈将夏侯苗请降，上以通和不纳。九月己巳，上亲录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以关中饥，行幸洛阳。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使于陈。甲戌，改周十二月为腊蜡。是岁靺鞨及女国并遣使朝贡。

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壬申，诏罢江陵总管。其后，梁主请依旧，许之。三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以上柱国宇文忻为右领军大将军。夏四月甲午，契丹遣使朝贡。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诛。乙巳，诏征山东大儒马荣伯等。戊申，车驾至自洛阳。五月甲申，初置义仓。梁主萧岿殂。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陈人来聘。壬午，突厥沙钵略可汗上表称臣。八月甲辰，河南诸州水，遣户部尚书苏威振给之。戊申，有流星数百，四散而下。九月乙丑，改鲍陂曰杜陂，霸水曰滋水。丙子，遣兼散骑常侍李若使于陈。冬十一月丁卯，晋王广来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项羌内附。庚午，班历于突厥。壬申，使户部尚书苏威巡省山东。二月乙酉，山南荆浙七州水，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振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庚子，大赦。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帝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学近代帝王，事不师古，传位于子，自求逸乐哉。"癸亥，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朝贡。夏四月己亥，陈人来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诸州水。乙丑，京师雨毛如马尾，长者二尺余，短者有六七寸。八月辛卯关内七州旱，蠲其赋税。遣散骑常侍裴世豪使于陈。戊申，上柱国、太师、申公李穆薨。闰月丁卯，皇太子镇洛阳。辛未，晋王广、秦王俊并来朝。丙子，上柱国郕公梁士彦、上柱国□巳公宇文忻、柱国舒公刘昉谋反，伏诛。上柱国、许公宇文善有罪，除名。九月辛巳，帝素服御射殿，诏百寮射梁士彦三家资物。丙戌，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卒。

辛丑，诏振恤大象以来死事之家。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并州总管、晋王广为雍州牧，余官如故。以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癸丑，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

七年春正月癸巳，祀太庙。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二月丁巳，祀朝日于东郊。己巳，陈人来聘。壬申，幸醴泉宫。是月，发丁男十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突厥沙钵略可汗卒。癸亥，颁青龙符于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白武；南方以硃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骑常侍杨周使于陈。以户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五月乙亥朔，日有蚀之。己卯，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余里。秋七月己丑，卫王爽薨。八月庚申，梁主萧琮来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萧岩掠于其国以奔陈。辛卯，废梁国，曲赦江陵。以梁主萧琮为柱国，封莒国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故，曲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冯翊，祭故社。父老对诏失旨，上大怒，免其县官而去。戊戌，车驾至自冯翊。

八年春正月乙亥，陈人来聘。二月辛酉，陈人寇硖州。三月辛未，上柱国、陇西公李询卒。甲戌，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使于陈。戊寅，诏大举伐陈。秋八月丁未，河北诸州饥，遣吏部尚书苏威振恤之。九月癸巳，嘉州言龙见。冬十月己未，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辛酉，陈人来聘，拘留不遣。甲子，有星孛于牵牛。享太庙，授律，令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出六合，秦王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旃舟楫，横亘数千里。仍曲赦陈国。十一月丁卯，车驾饯师。诏购陈叔宝，位上柱国、万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陈师誓众。丙子，幸河东。十二月，车驾至自河东。

九年春正月癸酉，以尚书左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进师入建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四十，郡一百，县四百，户五十万，口二百万。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二月乙未，废淮南尚书省。丙申，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夏四月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以晋王广为太尉。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辛亥，大赦。以陈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差、王仪、御史中丞沈观等邪佞于其主，以致亡灭，皆投之边裔。陈人普给复十年。军

人毕世免徭役。擢陈之文武众才而用之。宫奴数千，可归者归之，其余尽以分赐将士及王公贵臣。其资物，皆于五垛赐王公以下大射。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又设亡陈女乐，谓公卿等曰："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辛酉，以吏部侍郎宇文弼为刑部尚书，宗正卿杨异为工部尚书。壬戌，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闰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三。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卯，以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时群臣咸请封禅，诏不许，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邪。"八月壬戌，以广平王雄为司空。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上表请封禅，上不许。庚子，以右卫大将军虞庆则为右武候大将军，右领军将军李安为右领军大将军。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诏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乐。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夏五月乙未，诏曰："魏未丧乱，宇县瓜分，役军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恆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同编户。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折庸。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庚戌，上亲录囚徒。辛亥，高丽辽东郡公高阳卒。八月壬申，遣柱国韦洸、上开府王景并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九月丁酉，至自并州。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官五品以上。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辛丑，祀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懵皆举兵反，自称天子。乐安蔡道人、饶州吴世华、永嘉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耻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是岁，吐谷浑、契丹并遣使朝贡。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东宫文思殿。二月戊午，以大将军苏孝慈为工部尚书。丙子，以临颍令刘旷政绩尤异，擢为莒州刺史。辛巳晦，日有蚀之。夏五月乙巳，以右卫将军元旻为左卫大将军。秋八月壬申，滕王瓒薨。乙亥，上柱国沛国公郑译卒。是岁，高丽、靺鞨并遣使朝贡。突厥献七宝碗。

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以汉王谅为雍州牧、右卫大将军。秋七月乙巳，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礼部尚书容城侯卢恺并坐事除名。壬申晦，日有蚀之。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之。癸巳，制宿卫者不得輙离所守。丁酉，上柱国、楚公豆卢绩卒。戊戌，上亲录囚徒。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为卫王。壬午，祀太庙。至太祖神主前，帝流涕呜咽，不自胜。十一月辛亥，祀南郊。己未，上柱国、新义公韩擒卒。甲子，百僚大射于武德殿。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是岁，突厥、吐谷浑、靺鞨并遣使朝贡。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国、郇公韩建业卒。壬子，祀感帝。己未，以信州总管韦世康为吏部尚书。壬戌，行幸岐州。二月丙子，诏营仁寿宫。丁亥，至自岐州。己卯，立皇孙暕为豫章王。戊子，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隰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防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陷藏纬候图讖。夏五月癸亥，诏禁人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秋七月戊辰晦，日有蚀之。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封邵公杨纶为滕王。冬十一月乙卯，上柱国、华阳公梁彦光卒。是岁，契丹、燧、室韦、靺鞨并遣使朝贡。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比命有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定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流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六月丁卯，诏省、府、州、县皆给廨田，不得兴生，与人争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苏威为纳言。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冬闰十月甲寅，诏曰："梁、齐、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世修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乙卯，制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从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县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十二月乙未，东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以岁旱，祀太山以谢愆咎，大赦。二月丙辰，禁私家畜兵器，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丁巳，上柱国、蒋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车驾至自东巡。望祭五岳海渎。丁亥，幸仁寿宫。夏四月己丑朔，大赦。甲辰，以赵州刺史杨达为工部尚书。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六月戊子，诏凿砥柱。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辛丑，诏名山未在祀典者，悉命祀之。秋七月甲

戌，遣邳公苏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寿宫。辛巳，制九品以上官，以理去官者，并听执笏。冬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以上，皆斩，籍没其家。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更代。是岁，吐谷浑、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

十六年春二月丁亥，封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蟹为颍川王。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进仕。并州大蝗。辛丑，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庚戌，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冬十月己丑，幸长春宫。十一月壬子，至自长春宫。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伐西宁，克之。庚寅，行幸仁寿宫。庚子，上柱国王世积讨桂州贼李光仕，平之。三月丙辰，诏诸司属官有犯，听于律令外斟酌决杖。辛酉，上亲录囚徒。癸亥，上柱国、彭城公刘昶以罪状诛。庚午，遣御史柳彧、皇甫诞巡省河南北。夏四月戊寅，颁新历。五月庚申，宴百僚于玉女泉，班赐各有差。己巳，蜀王秀来朝。闰月己卯，群鹿入殿门。驯扰侍卫之内。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世贤反，遣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讨平之。丁亥，并州总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九月甲申，车驾至自仁寿宫。庚寅，上谓侍臣曰："庙庭设乐，本以迎神。斋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为未允。公卿宜更详之。"冬十月丁未，颁铜武符于骠骑、车骑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县。"辛未，京下大索。十二月壬子，上柱国、右武候大将军、鲁公虞庆则以罪伏诛。是岁，高丽、突厥并遣使朝贡。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寿宫。乙巳，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水陆三十万，伐高丽。夏五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六月丙寅，诏黜高丽王高元官爵。秋八月丙子，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之士。九月己丑，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二三。庚寅，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辛卯，车驾至自仁寿宫。冬十一月甲戌，帝亲录囚徒。癸未，祀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国、夏州总管、东莱公王景以罪伏诛。是岁，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所。□巳、宋、陈、亳、曹、戴、颍等州水，诏并免庸调。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戊寅，大射于武德殿。二月己亥，晋王广来朝。甲寅，幸仁寿宫。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为内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齐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国、皖城公张威卒。甲寅，上柱国、城阳公李彻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筑大利城，处其部落。十一月，有司言元年已来，日渐长。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国大乱。星陨于勃海。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朝贡。二月丁丑，无云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乙亥，天有声如写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秋九月丁未，车驾至自仁寿宫。冬十月乙丑，废皇太子勇及其诸子。并为庶人。杀柱国、太平公史万岁。己巳，杀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十一月戊子，以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京城大风雪。十二月戊午，诏东宫官属于皇太子不得称臣。辛巳，诏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像，以恶逆论。

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以纳言苏威为右仆射。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突厥寇恆安，遣柱国韩洪击之，败焉。以晋王昭为内史令。辛丑，诏曰："投生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达大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茔，独在其外？自今战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蚀之。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余口来降。壬辰，骤雨震雷，大风拔木，宜君湫水，移于始平。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乙丑，废太学及州县学，唯留国子一学，取正三品以上子七十二人充生。颁舍利于诸州秋七月戊戌，改国子为太学。十一月己丑，祀南郊。十二月，杨素击突厥，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己亥，幸仁寿宫。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九月丙戌，车驾至自仁寿宫。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振恤之。乙未，上柱国、袁州总管、金水公周摇卒。陇西地震。冬十月壬子，典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闰月甲申，诏尚书左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己丑，诏杨素、右仆射苏威、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等修定五礼。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十二月癸巳，益州总管、蜀王秀有

罪，废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举兵反，遣行军总管刘方讨平之。

三年春二月戊子，以大将军、蔡阳郡公姚辩为左武候大将军。夏五月癸卯，诏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六月甲午，诏曰：

《礼》云：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在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乃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禫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绖，黄里縓缘；绖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绖哀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倒。乃不顺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非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有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

《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坏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粗缞，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2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降杀任情。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化，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丧，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然丧与其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在丧母，不宜有练。但依《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圣人之意，达人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诏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安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八月壬申，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丛公燕荣以罪伏诛。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营州总管韦冲为户部尚书。十二月癸酉，河南诸州水，遣纳言杨达振恤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午，大赦。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长人见于雁门。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甲辰，帝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诏曰：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灵涂炭。上天降监，受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岁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诚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之智，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洽。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念爱？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无臣子之心，所以黜废。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令勇、秀得志，共理家国，亦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念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以下，宜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乙卯，发丧。河间杨柳四株，无故黄落，既而花叶复生。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十月乙卯，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士庶赴葬者，皆听入视陵内。帝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尽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仄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惜。每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政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

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损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帝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将士战殁，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道，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沈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言神烛圣杖，堪能疗病。又信王劭解石文以为己瑞焉。不达大体如是。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获罪，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杨素由之希旨，遂奏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关，其人所经之处，受牧宰小物，馈鹦鹉、麇皮、马鞭之属，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理，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赂遗令史，府史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论曰：隋文帝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迟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乘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仄，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无警，遐迩肃清。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自开皇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而素无术业，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愈扇。又雅好瑞符，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姑归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根。坟土未干，子孙继踵为戮；松椟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文皇，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隋本纪下第十二

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　　，特所钟爱。在周以高祖勋，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歆、安道公李彻辅导之。上好学，善属文，沈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之玩。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其年，征拜雍州牧、内史令。

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汤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石阙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进位太尉，赐路车、乘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双。复拜并州总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领武候大将军。明年，归藩，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旋。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是月，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上出舍大兴。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仁寿初，奉诏巡抚东南。是后，高祖每避署仁寿宫，恆令上监国。

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九月乙巳，以备身将军崔彭为左领军大将军。十一月乙未，幸洛阳。丙申，发丁男十数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癸丑，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序。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利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民顺天，功业见乎变，爱民治国者，可不谓欤。

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

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雒，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令州县，或沦非所。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民，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歔□脊，弗堪胥宇。今可于伊雒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人；上栋下宇，足以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恭；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俗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十二月乙丑，以右武卫将军来护兒为右骁卫大将军。戊辰，以柱国李景为右武卫大将军，以右卫率周罗□为右武候大将军。

大业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溱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丙申，立晋王昭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国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上柱国郭衍为左武卫大将军，延寿公于仲文为右卫大将军。己亥，以豫章王暕为豫州牧。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

昔者哲王之理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教淳厚，远至迩安。理定功成，率由斯道。朕恭嗣宝位，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用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兴寤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板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赈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己酉，以吴州总管宇文弼为刑部尚书。二月己卯，以尚书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之。戊申，诏曰：“听采舆颂，谋及黎庶，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侥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理实。纲纪于是不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恇然夕惕，用劳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理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又于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七百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扑、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夏四月癸亥，大将军刘仲方击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户部尚书、义丰侯韦冲卒。甲子，荧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战亡之家，给复十年。丙午，滕王纶、卫王集并夺爵徙边。闰七月甲子，以尚书令杨素为太子太师，安德王雄为太子太傅，河间王弘为太子太保。丙子，诏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不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区宇平壹，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孝、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典悦礼，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顾进仕，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舳舻相接，二百余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将军崔仲方为礼部尚书。

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为刑部尚书。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二月丙戌，诏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

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制定舆服。始备辇辂及五时副车。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珮玉；五品已上，给犊车通□宪；三公、亲王加油络。武官平巾帻，裤褶；三品已上，给爬槊。下至胥吏，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氈毦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天下，免今年租赋。癸丑，以冀州刺史杨文思为民部尚书。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李通坐事免。乙卯，诏曰："旌表先哲，式在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以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垄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书令、太子太师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暕为齐王。秋七月癸丑，以卫尉卿卫玄为工部尚书。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旧臣鲜于罗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国、司徒、楚国公杨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孙倓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为秦王。冬十月戊子，以灵州刺史段文振为兵部尚书。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面历运推移，年代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丙子，长星竟天，出于东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阳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慧星见于东井、文昌；历大陵、五车、北河，入太微，扫帝座，前后百余日而止。三月辛亥，车驾还京师。壬子，以大将军姚辩为左卫将军。癸丑，遣羽骑硃宽使于流求国。乙卯，河间王弘薨。夏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甲申，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甲午，诏曰：

天下之重，非独理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振拔淹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尚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漠，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

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则哲，怃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非谓也。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力有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若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理，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用。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丙申，车驾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书宇文弼为礼部尚书。戊戌，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己亥，至赤岸泽，以太牢祭故太师李穆。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自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可汗使请自入寒奉迎舆驾，上不许。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将星常皆动摇。六月辛巳，猎于连谷。丁亥，诏曰：

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湮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定准。朕获奉祖宗，钦承景业，永惟严配，冀隆大典。于是询谋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雕弊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芟夷宇宙，混壹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毳乘风，历代所弗至；辫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伯，天下晏如；嘉瑞休征，表里禔福。猗欤伟欤，无得而名者也。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理辨者礼缛。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创造，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义有差降。故知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后昆。

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

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杀光禄大夫贺苦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尚书左仆射苏威坐事免。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钜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卢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义城公主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蕃。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于东都。壬申，以齐王暕为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癸酉，以户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僚大射于允武殿。丁卯，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鸿胪卿杨玄感为礼部尚书。癸酉，以工部尚书卫玄为右武候大将军，大理卿长孙炽为户部尚书。二月己卯，遣司朝谒者崔毅使突厥处罗，致汗血马。三月辛酉，以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工部尚书。壬戌，百济、倭、赤土、迦罗含国并遣使贡方物。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罽。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起汾阳宫。癸丑，以河内太守张定和为左屯卫大将军。乙卯，诏曰："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礼，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氈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以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获三足乌，张掖获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乙未，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破吐谷浑于曼头、赤水。八月辛酉，亲祠恆岳，河北道郡守毕集。大赦天下，车驾所经郡县，免一年租调。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戊寅，慧星出五车，扫文昌，至房而灭。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冬十月丙午，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辛亥，诏曰："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后。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傍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后，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乙卯，颁新式于天下。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癸未，诏天下均田"戊子，上自东

都还京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太守每岁密上属官景迹。二月戊戌，次于阌乡。诏祭古帝王陵及开皇功臣墓。庚子制，汉魏、周官不得为廕。辛丑，赤土国遣使贡方物。戊申，车驾至京师。丙辰，宴耆旧四百人于武德殿，颁赐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悦，顾谓左右曰："此先帝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于此院之西，别营一殿。"壬戌，制父母听随子之官。三月己巳，车驾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赐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门闾。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壬寅，高丽、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乙巳，次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癸亥，出临津关，度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郡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梁浩亹，御马度而桥坏，斩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浑主率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吐谷浑主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战，为贼所杀。亚将柳武建击破之，斩首数百级。甲午，其仙头王穷蹙，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卫将军李琼等追吐谷浑主，皆遇贼，死之。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暝，与后宫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丙午，次张掖。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壬子，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戊午，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陇右诸郡，给复三年。秋七月丁卯，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冬十月癸亥，诏曰："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无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理。是以庞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饵，庶等卧理，伫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沈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十一月丙子，车驾幸东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丁丑，角抵大戏于端

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己丑，倭国遣使贡方物。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水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乙卯，诏曰：“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依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救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后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凋丧，四海未壹。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丙辰，改封安德王雄为观王，河间王子庆为郇王。庚申，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宫。甲子，以鸿胪卿史祥为左骁卫大将军。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韦、赤土并遣使贡方物。壬辰，雁门贼帅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遣鹰扬杨伯泉击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书梁毗卒。壬子，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长孙炽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牛弘卒。辛酉，硃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卒。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庚申，百济遣使朝贡。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亏失籓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力。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三月丁亥，右光禄大夫、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卒。夏四月庚午，幸涿郡之临朔宫。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水逆流数十里。戊午，以东平太守吐万绪为左屯卫大将军。十二月己酉，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来朝，帝大悦，接以殊礼。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于涿郡。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壬午，下诏曰：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兵甲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载籍，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蟠桃之外；声教爰暨，

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弗和会；功成理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濊之境。虽复汉、魏诛夷，巢窟暂扰；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前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析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网。既缓前禽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其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鞨靺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寇攘政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轺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籓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均；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面内向，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澥而雷震，及夫余以电扫。比戈按甲，俟誓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粘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施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腹心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赍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余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辟，胁从罔理。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余巨人，愿归朝奉化，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莒尧有禁，秋毫勿犯。以布恩宥，以喻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

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卫大将军卫玄为刑部尚书。甲辰，内史令元寿卒。二月甲寅，诏曰："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叶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廪之资，兼捐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徒，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佽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赈给之。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重，可于多丁富室，勤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禄大夫、观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师。甲午，临戎于辽水桥。戊戌，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度辽，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乙未，大顿。见二大鸟，高丈余，皓身硃足，游泳自若。上异之，命工图写，并立铭颂。五月戊午，纳言杨达卒，于时，诸将各奉旨，不敢越机。既而高丽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右屯卫将军薛世雄死之。九军并陷，师奔还，亡者千余骑。癸卯，班师。九月庚辰，上至东都，己丑，诏："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当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丰都爰肇，儒服无预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参于吏职。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理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学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冬十月戊寅，工部尚书宇文恺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禄大夫韩寿卒。甲申，败将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为民，斩尚书右丞刘士龙以谢天下。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壬午，贼帅杜彦永、王润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灵武白榆妄称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书卫玄镇京师。辛丑，以右骁卫将军李浑为右骁卫大将军。二月己未，济北

人韩进洛聚众数万为群盗。壬午，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讨高丽。三月丙子，济北人孟海公起兵为盗，众至数万。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戊寅，幸辽东。以越王侗、工部尚书樊子盖镇东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预聚徒为贼，自号卢公，众至三万，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车驾度辽。壬申，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城。五月丁丑，荧惑入南斗。己卯，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丙辰，玄感逼东都。河南赞理裴弘策拒之，反为贼所败。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丽。庚午，上班师。高丽犯后军，敕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拒，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癸未，余杭人刘元进举兵反，众至数万。八月壬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于阌乡，斩之。余党悉平。癸卯，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拥众十万余，自称将军，寇江左。甲辰，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丁未，诏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盗贼籍没其家。乙卯，贼帅陈瑱等三万，攻陷信安郡。辛酉，司农卿、光禄大夫、葛国公赵元淑以罪伏诛。九月己卯，济阴人吴海流、东海人彭孝才并举兵为盗，众数万。庚辰，贼帅梁慧尚聚众四万，陷苍梧郡。甲午，车驾次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东阳人李三兒、向但子举兵作乱，众至万余。闰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谓侍臣曰："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曩昔，不可复希。"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贼帅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武贲郎将费青奴击斩之。乙酉，诏曰："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王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庆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境内死罪以下，给复一年。"于是召高祖时故吏，皆量才授职。壬辰，以纳言苏威为开府仪同三司。硃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连年不能克。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清河贼张金称众各数万，勃海贼帅格谦，自号燕王，孙宣雅自号齐王，众各十万，山东苦之。丁亥，以右候卫将军郭荣为右候卫大将军。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所败，孝慈死之。十二月甲辰，车裂杨玄感弟朝散大夫积善及党与十余人，仍焚而扬之。丁亥，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称皇帝，建元白乌。遣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于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曰："竭力王役，致身

戎事，咸由徇义，莫匪勤诚。委命草芥，暴骸原野；兴言念之，每怀愍恻。往年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昏凶，罔识成败；高颎愎狠，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兒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穷魂之冤；泽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诏曰：

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余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朕纂承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裔；鸱张狠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垂，侵逼我城镇。是以去岁出军，问罪辽、碣；殪长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余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北，径逾浿水。沧海舟楫，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宫室。高元伏钅质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九都，观兵辽水；顺天诛于海外，拯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余无所问。若有识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机，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恶相济，抗拒王师，若火燎原，刑兹无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

丁酉，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临渝宫。亲御戎服，祃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贼张大彪聚众数万，保县薄山为盗，遣榆林太守董纯击破斩之。甲午，车驾次北平。五月庚子，诏举郡孝悌廉洁各十人。壬寅，贼帅宋世谟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刘迦论举兵反，自称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贼帅郑文雅、林宝护等众三万，陷建安郡，太守杨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乙卯，曹国遣使贡方物。甲子，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八月己巳，班师。右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卒。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京师。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乙巳，有事于南郊。己酉，贼帅司马长安破长平郡。乙卯，离石胡刘苗王举兵反，自称天子，以其弟六兒为永安王，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之，不能克。是月，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保林虑山为盗。十二月壬申，上如东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东都。庚寅，贼帅孟让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遣江都丞王世充击破之，尽虏其众。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寮。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

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戊戌，武贲郎将高建毗破贼帅颜宣政于齐郡，虏男女数千口。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二月戊辰，贼帅杨仲绪等率众万余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斩之。庚午，诏曰："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藿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丙子，王须拔反，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兒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三月丁酉，杀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郕公李浑、将作监光禄大夫李敏，并族灭其家。癸卯，贼帅司马长安破西河。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阳宫。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张起绪举兵为盗，众至三万。辛丑，光禄大夫、右御卫大将军张寿卒。八月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毕可汗率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壬申，车驾驰幸雁门。癸酉，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上大惧，欲率精骑溃围而出；民部尚书樊子盖固谏，乃止。齐王暕以后军保于崞县。甲申，诏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守令各来赴难。九月甲辰，突厥解围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门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东都。丁卯，彭城人魏骐驎聚众万余为盗，寇鲁郡。壬申，贼帅卢明月聚众十余万，寇陈、汝间。东海贼李子通拥众度淮，自号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月乙卯，贼帅王须拔破高阳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坠明月营，破其冲车。庚辰，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讨绛郡贼敬盘陁、柴保昌等，经年不能克。谯郡人硃粲拥众数十万寇荆、襄，僭称楚帝，建元昌达。汉南诸郡，多为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二月己未，真腊遣使贡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鸟似雕，飞入大业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东海贼卢公暹率众万余，保于苍山。夏四月丁巳，显阳门灾。癸亥，魏刀兒所部将甄翟兒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将军潘长文讨之，反为所败，长文死之。五月丙戌朔，日有蚀之，既。癸巳，大流星殒于吴郡，为石。壬午，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岩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书、光禄大夫、济北公樊子盖卒。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守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戊辰，冯翊人孙华自号总管，举兵为盗。

高凉通守洗宝彻举兵作乱，岭南溪洞多应之。己巳，荧惑守羽林，月余乃退。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八月乙巳，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恆山寇高阳。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阁道，声如坏墙。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东海人杜伏威、扬州沈觅敌等作乱，众至数万，右御卫将军陈棱击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于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杀临泾令，举兵作乱，自号将军。冬十月己丑，开府仪同三司、左翊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许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阳贼操天成举兵反，自号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卫大将军来护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左翊卫大将军。壬辰，鄱阳人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庐陵郡。唐公破甄翟兒于西河，虏男女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齐郡贼杜伏威率众度淮，攻陷历阳郡。丙辰，勃海贼窦建德设坛于河间之乐寿，自称长乐王，建元丁丑。辛巳，贼帅徐圆郎率众数千破东平郡。弘化人到ＧＣ成聚众万余人为盗，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反，自称大丞相。遣银青光禄大夫张世隆击之，反为所败。戊子，贼帅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庚寅，贼帅李密、翟让等陷兴洛仓。越王侗遣武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击之，反为所败，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开仓以赈群盗，众至数十万。河南诸郡，相继皆陷焉。壬寅，刘武周破武贲郎将王智辩于桑乾镇，智辩死之。三月戊午，庐江人张子路举兵反，遣右御卫将军陈稜讨平之。丁丑，贼帅李通德众十万寇庐江，左屯卫将军张镇州击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举率众反，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攻陷陇右诸郡。己丑，贼帅孟让夜入东都外郭，烧丰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东仓。丁酉，贼帅房宪伯陷汝阴郡。是月，光禄大夫武贲郎将裴仁基、淮阳太守赵佗等，并以众叛归李密。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甕，坠于江都，甲子，唐公起义师于太原。丙寅，突厥数千寇太原，唐公击破之。秋七月壬子，荧惑守积尸。丙辰，武威人李轨举兵反，攻陷河曲诸郡，自称凉王，建元安乐。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将宋老生于霍邑，斩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是月，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叛归李密，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彗星见于营室。冬十月丁亥，太原阳世洛聚众万余人。寇掠城邑。丙申，罗令萧铣以县反，鄱阳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铣于罗县，号为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贲郎将高毗败济北郡贼甄宝车于□监山。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

宁。上起宫丹杨，将逊于江左。有乌鹊来巢幄帐，驱不能止。荧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杨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恶之。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通、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簧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稜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

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藩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恭皇帝讳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韦妃。性聪敏，有气度。大业

三年，立为陈王。后数载，徙为代王。及炀帝亲征辽东，令于京师总留事。十一年，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镇京师。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纂业。

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于大兴殿。诏曰："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属之于朕，逢此百罹。襁褓之岁，夙遭悯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实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期作宰，纠合义兵，翼戴皇室。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僶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可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丙寅，诏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宫；太上远巡，追踪穆满。时逢多难，委当尊极；辞不获免，恭己临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济；民之情伪，曾未之闻。赖股肱戮力，上宰贤良；匡佐冲人，辅其不逮。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庶绩其凝，责成斯属。"己巳，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太原置镇北府。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十二月癸未，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为元帅击破之。丁亥，桂阳人曹武彻举兵反，建元通圣。丁酉，义师禽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于阌乡。乙巳，贼帅张善安陷庐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壬戌，将军王世充为李密所败，河内通守孟善谊、武贲郎将王辩、杨威、刘长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阳郡尉独孤武都降于李密。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太上皇于江都宫。右御卫将军独孤盛死之。齐王暕、赵王杲、燕王倓、右翊卫大将军宇文协、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给事郎许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禄大夫宿公麦才、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同谋讨贼，夜袭化及营，反为所害。戊辰，诏唐王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唐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金根车，驾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车；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戊午，诏曰："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悯予小子，哀号永感，仰惟荼毒，仇复靡申。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义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

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期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是日，上逊位于大唐。以为酇国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时年十五。

史臣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志尚，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升储两。践峻极之荣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常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充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塞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彰；教绝四维，刑参五虐。诛锄骨肉，屠劓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莫闻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赋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莫返。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七八焉。于是相聚藿蒲，蝟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糜鹿之场；喋喋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疋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体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征矣。恭帝年在幼冲，遭家金难。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盗蠭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归。既钟百六之期，躬践数终之运，讴歌有属，笙钟变响。虽欲不遵尧、舜之迹，庸可得乎。

列传第一 后妃上

魏神元皇后窦氏 文帝皇后封氏 桓皇后惟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献明皇后贺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连氏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献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贞皇后林氏 孝文废皇后冯氏 孝文幽皇后冯氏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顺皇后于氏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灵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 废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 孝静皇后高氏

汉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余则多称夫人，随世增损，非如《周礼》有夫人、嫔妇、御妻之数焉。魏、晋相因，时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

魏氏王业之兆，虽始于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宫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炀、烈八帝妃后无闻。道武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等，后庭渐已多矣。又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则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劳之恩，并极尊崇之义，虽事乖典礼，而观过知仁。孝文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置女职，以典内司。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女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青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及齐神武、文襄，俱未践尊极。神武嫡妻称妃，其所娉蠕蠕女称为蠕蠕公主。文襄

既尚魏朝公主，故无别号。两宫自余姬侍，并称娘而已。文宣后庭虽有夫人、嫔、御之称，然未具员数。孝昭内职甚少，唯杨嫔才貌兼美，复是贵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并蒙恩礼，其余无闻焉。

河清新令：内命妇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又准汉制置昭仪，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训、隆徽为上嫔，比三卿。宣徽、凝晖、宣明、顺华、凝华、光训为下嫔、比六卿。正华、令侧、修训、曜仪、明淑、芳华、敬婉、昭华、光正、昭宁、贞范、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训、曜德、广训、晖范、敬训、芳猷、婉华、明范、艳仪、晖则、敬信为二十七世妇，比从三品。穆光、茂德、贞懿、曜光、贞凝、光范、令仪、内范、穆闺、婉德、明婉、艳婉、妙范、晖章、敬茂、静肃、琼章、穆华、慎仪、妙仪、明懿、崇明、丽则、婉仪、彭媛、修闲、修静、弘慎、艳光、漪容、徽淑、秀仪、芳婉、贞慎、明艳、贞穆、修范、肃容、茂仪、英淑、弘艳、正信、凝婉、英范、怀顺、修媛、良则、瑶章、训成、润仪、宁训、淑懿、柔则、穆仪、修礼、昭慎、贞媛、肃闺、敬顺、柔华、昭顺、敬宁、明训、弘仪、崇敬、修敬、承闲、昭容、丽仪、闲华、思柔、媛光、怀德、良媛、淑猗、茂范、良信、艳华、徽娥、肃仪、妙则为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内，并具其员，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为散号。后王既立二后，昭仪以下皆倍其数。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仪比二大夫。寻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国。周氏率由姬制，内职有序。文帝创基，修衽席以俭约；武皇嗣历，节情欲于矫枉。宫闱有贯鱼之美，戚里无私溺之尤，可谓得君人之体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难满，采择无厌；恩之所加，莫限厮皁；荣之所及，无隔险诐。于是升兰殿以正位，践椒庭而齐体者，非一人焉；阶房帷而拖青紫，缘恩幸而拥玉帛，非一族焉。虽辛、癸之荒淫，赵、李之倾惑，曾未足比其仿佛也。人厌苛政，弊事实多，文帝之祀忽诸，特由于此。

隋文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当室，傍无私宠；妇官位号，未详备焉。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减其数。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功丝枲，视正七品。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阁禀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玺器玩。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三曰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

巾栉膏沐。四曰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寝，掌帷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六曰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典会三人，掌财帛出入。六尚各三员视从九品，六司视勋品，六典视流外二品。

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加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献崩后，始置贵人三员，增嫔至九员，世妇二十七员，御女八十一员。贵人等关掌宫闱之务，六尚以下皆分泰焉。

炀帝时，后妃嫔御无厘妇职，唯端容丽饰，陪从宴游而已。帝又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于令。贵妃、淑妃、德妃是为三夫人，品正第一。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是为世妇。宝林二十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是为女御，总一百二十，以叙于宴寝。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时又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宣传奏启；司簿，掌名录计度；司正，掌格式推罚；司闱，掌门阁管籥。二曰尚仪局，管司籍，掌经史教学，纸笔几案；司乐，掌音律；司宾，掌宾客；司赞，掌礼仪赞相导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玺，掌琮玺符节；司衣，掌衣服；司饰，掌汤沐巾栉玩弄；司仗，掌仗卫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益醢；司药，掌医巫药剂；司饎，掌廪饩柴炭。五曰尚寝局，管司设，掌床席帷帐，铺设洒扫；司舆，掌舆辇伞扇，执持羽仪；司苑，掌园御种植，蔬菜瓜果；司灯，掌火烛。六曰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司彩，掌缯帛；司织，掌织染。六尚二十二司，员各二人，唯司乐、司膳员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贰其职。六尚十人，品从第五。司二十八人，品从第六。典二十八人，品从第七。掌二十八人，品从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闲剧，多者十人以下，无定员数。联事分职，各有司存焉。

魏神元皇后窦氏，没鹿回部大人宾之女也。宾临终，诫其二子速侯、回题，令善事帝。及宾卒，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语泄，帝闻之，晨起以佩刀杀后。驰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来赴，因执杀之。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次妃兰氏，是生思帝。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曰“女国”。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

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帝子。后匿帝于裤中，咒曰：“若天祚未终者，汝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于难。昭成初欲定都于氵垒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崩，葬云中金陵。道武即位，配飨太庙。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晃之女也。初，帝纳晃妹为妃，未几而崩。晃后请继好。遣大人长孙秩逆后，晃送于境上。后至，有宠，生献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聪敏多智，专夕理内，每事多从。初，昭成遣卫辰兄悉勿祈还部落也，后诫之曰：“汝还，必深防卫辰。辰奸猾，终当灭汝。”悉勿祈死，其子果为卫辰所杀，卒如后言。建国二十三年，崩。道武即位，配飨太庙。

献明皇后贺氏，东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仪选入东宫，生道武。苻洛之内侮也，后与道武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来抄掠，后乘车避贼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国家胤胄岂正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个山南而免难。

后刘显使人将害帝，帝姑为显弟亢掞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来告难。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饮显醉，向晨，故惊厩中群马，使起视马，后泣谓曰：“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汝等谁杀之？”故显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贺兰部，群情未甚归附。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显怒，将害后，后奔亢掞家，匿神车中三日。亢掞举室请救，乃得免。会刘显部乱，始得亡归。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后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忧念寝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乐金陵。后追加尊谥，配飨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皇后。帝从仪，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封后母孟为漂阳君。后崩。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

后生明元。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以铸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道武末年，后以旧法薨。明元即位，追遵谥位，配飨太庙。自此后，宫人为帝母，皆正配飨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女西平长公主也。明元以后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礼如后。是后犹欲正位，后谦不当。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加谥焉。葬云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太武。及明元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薨，谥曰贵嫔，葬云中金陵。太武即位，追尊号谥，配飨太庙。又立庙于鄴，刺史四时荐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复其调役。后甘露降于庙庭。文成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理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大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便可罢祀。"先是，太武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明元命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皇太后，封其弟漏头为辽东王。太后训厘内外，甚有声称。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于色，好扬人之善，隐人之过。帝征凉州，蠕蠕吴堤入寇，太后命诸将击走之。真君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太保卢鲁元监护丧事，谥曰惠。葬崞山，从后意也。初，后尝登崞山，顾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敬神而爱人，若死而不灭，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此山之上，可以终托。"故葬焉。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

太武皇后赫连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文成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代人也。初为夫人，生景穆。神䴥元年，薨，追赠贵嫔，葬云中金陵。后追号尊谥，配飨太庙。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河东王毗妹也。少以才，选入东宫。有宠，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号谥，葬云中金陵，配飨太庙。

又文成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因事入宫，乳帝，有劬劳保护之功。文成即位，尊为保太后，寻尊为皇太后，告于郊庙。和平元年，崩。诏天下大临三日，谥曰昭。葬于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置守陵二百家，树碑颂德。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后生于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太武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文成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文成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苏。献文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献文年十二，居于谅闇，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孝文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献文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孝文诏罢鹰师曹，以其地为太后立报德佛寺。太后与孝文游于方山，顾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岁后，神其安此。"孝文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

太后以帝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性俭素，不好华饰，躬御缦绘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径尺，羞膳滋味，减于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尝以体不安，服庵闾子，宰人昏而进粥，有蜒在焉，后举匕得之。帝时侍侧，大怒，将加极罚，太后笑而释之。

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赍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帏幄，密加锡赍，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棰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太后曾与孝文幸灵泉池，宴群臣及蕃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孝文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礼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睿等，皆引丕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

十四年，崩于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华殿。帝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谥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于鉴玄殿。诏曰："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奄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步。今以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孤负遗旨，益以痛绝！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而有从有违，未达者或以致怪。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已一一奉遵，仰昭俭德。其余外事，有所不从，以尽痛慕之情。其宣示远近，著告群司，上明俭诲之美，下彰违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从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变服就练；七品以下，尽除即吉。设附祭于太和殿，公卿以下始亲公事。帝毁瘠，绝酒肉不御者三年。

初，帝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营寿宫，遂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顿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异于常。父方叔，恆言此女当大贵。及长，姿质美丽。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祖登白楼望见，美之。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知之，时守库者亦私书于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拜贵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条记在南兄弟，及引所结宗兄洪之，悉以付托。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后谥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飨太庙。

献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选入东宫。献文即位，为夫人，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号谥，配飨太庙。

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凉人也。父胜，位平凉太守。叔父金闾，起自阉官。献文初，为定州刺史，为乙浑所诛，及胜兄弟皆死。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孝文，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帝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谥曰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赐死，有司奏追废后为庶人。

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孝文从之，立后为皇后，

恩遇甚厚。孝文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照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寻废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冯熙女。母曰常氏。本贱微，得幸于熙，熙元妃公主薨后，遂主家事。生后与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太后乃遣还家为尼，帝犹留念焉。岁余而太后崩，帝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本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後立为皇后。

帝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周母弟也。后求婚于孝文，孝文许之。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僮从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悬瓠，奉谒孝文，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祆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母常或自诣宫中，或遣侍婢与相报答。

帝至洛，执问菩萨、双蒙等，具得情状。帝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萨等于户外。后临入，令搜衣中，称有寸刃便斩。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孝文令菩萨等陈状，又让后曰："汝有妖术，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状。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孝文乃以绵坚塞整耳，自小语再三呼整，无所应，乃令后言。事隐，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妪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又云："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帝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废。二王出，乃赐后辞死诀，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宫后，帝命中官有问于后，后骂曰："我天子妇，当面对，岂令汝传也！"帝怒，敕后母常入，示与后状，常挞之百余乃止。

帝寻南伐，且留京师。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帝疾甚，谓彭城王勰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吾死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帝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

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此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等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谥曰幽皇后，葬长陵茔内。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扬，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孝文初，乃举室西归。近龙城镇，镇表后德色婉艳。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奇之，入掖庭，时年十三。初，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怪之，以白其父飏。飏以问辽东人闵宗。宗曰：“此奇征也。昔有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征！此女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后生宣武及广平王怀、长乐公主。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所贼也。宣武之为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

其后有司奏请加号，谥曰文昭贵人。孝文从之。宣武践阼，追尊配飨。后先葬在长陵东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明帝时，更上尊号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迁灵椋于长陵兆内西北六十步。初，开终宁陵数丈，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椋既迁，还置蛇旧处。

宣武顺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宣武始亲政事，烈时为领军，总心膂之任。以嫔御未备，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帝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生皇子，三岁夭没。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谥曰顺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纳为贵嫔，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及明帝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出觐母武邑君，时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丧还瑶光佛寺，殡皆以尼礼。

初，孝文幽后之宠也，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宣武高后悍忌，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宣武初，入讲禁中。积岁，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帝闻之，乃召入掖庭，为充华世妇。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称："夫人等言，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不辞。既诞明帝，进为充华嫔。先是，宣武频丧皇子，自以年长，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皆莫得而抚视焉。

及明帝践阼，尊后为皇太妃，后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明帝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礼官博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帏幔自鄣，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讼车，时御焉。出自云龙大司马门，从宫西北，入自千秋门，以纳冤讼。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太后与明帝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赋七言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明帝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王公以下赐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僚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幸永宁寺，观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明帝主事，乃自为丧主。出至终宁陵，亲奠遣事，还哭于太极殿，至于讫事，皆自主焉。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寻幸阙口温水，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敕示文武。

时太后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明帝于显阳殿，幽太后于北宫，于禁中杀怿。其后太后从子都统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数十人谋杀叉，复奉太后临朝。事不克，僧敬坐徙边，车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后明帝朝太后于西林园，宴文武侍臣，饮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陈，外云太后欲害己及腾。太后答云："无此语。"遂至于极昏。太后乃起执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诸大臣送我入。"太后与帝向东北小阁，左卫将军奚康生谋杀叉不果。

自刘腾死，叉又宽怠，太后与明帝及高阳王雍为计，解叉领军。太后复临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婪。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秽。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僧敬又因聚集亲族，遂涕泣谏曰："陛下母仪海内，岂宜轻脱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内为朋党，防弊耳目，明帝所亲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置于左右。太后虑其传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方悬赏募贼。又于禁中杀领左右、鸿胪少卿谷会、绍达，并帝所亲也。母子之间，嫌隙屡起。郑俨虑祸，乃与太后计，因潘嫔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为武泰元年，复阴行鸩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嫔女，言太子即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临洮王子钊为主，年始二、三岁，天下愕然。

及尔硃荣称兵度河，太后尽召明帝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荣遣骑拘送太后及幼主于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沈于河。太后妹冯翊君收瘗于双灵寺。武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曰灵。

孝明皇后胡氏，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明帝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氏，后及嫔御并无过宠。太后为帝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瓒等女，俱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于瑶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齐神武长女也。帝见立，乃纳为后。及帝西幸关中，降为彭城王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瑰拥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瑰后，三世尚公主，女乃多为王妃，甚见贵重。父瑗，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阳长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仪，少言笑，年数岁，父母异之，指示诸亲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实胜男。"年十六，文帝纳为妃。及帝即位，以大统元年册为皇后。后性好节俭，蔬食故衣，珠玉罗绮绝于服玩。又仁恕不为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时新都关中，务欲东讨，蠕蠕寇边，未遑北伐，故帝结婚以抚之。于是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后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然事秘禁，外

无知者。六年春，蠕蠕举国度河，前驱已过夏，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比役。帝曰："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后奉敕，挥泪谓宠曰："愿至尊享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因命武都王前，与之决。遗语皇太子，辞皆凄怆，因恸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声，莫能仰视。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中落发。事毕，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神柩将入，有二丛云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出，后号寂陵。及文帝山陵毕，手书云，万岁后欲令兵配飨。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祔于太庙。废帝时，合葬于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蠕蠕主阿那瑰之长女也。容貌端严，夙有成智。大统初，蠕蠕屡犯北边，文帝乃与约，通好结婚，扶风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到黑盐池，魏朝卤簿文物始至。孚奏请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东面。"孚无以辞。

四年正月，至京师，立为皇后，时年十四。六年，后怀孕将产，居于瑶华殿，闻上有狗吠声，心甚恶之。又见妇人盛饰来至后所，后谓左右："此为何人？"医巫傍侍，悉无见者，时以为文后之灵。产讫而崩，年十六，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当会横桥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巉辎后来，将就次所，轨折不进。

废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产之日，有云气满室，芬氲久之。幼有风神，好陈列女图，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见此女，良慰人意。"废帝之为太子，纳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专宠后宫，不置嫔御。帝既废崩，后亦以忠于魏室罹祸。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长乐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纳之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后出家为尼，在佛寺薨，竟无谥。

孝静皇后高氏，齐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诏娉以为皇后，神武前后固辞，帝不许。兴和初，诏司徒孙腾、司空襄城王昶等奉诏致礼，以后驾迎于晋阳之丞相第。五月，立为皇后，大赦。齐受禅，降为中山王妃。后降于尚书左仆射杨遵彦。

列传第二 后妃下

齐武明皇后娄氏 蠕蠕公主郁久闾氏 彭城太妃尔硃氏 小尔硃氏

上党太妃韩氏 冯翊太妃郑氏 高阳太妃游氏 冯娘 李娘

文襄敬皇后元氏 琅邪公主 文宣皇后李氏 段昭仪 王嫔 薛嫔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后主皇后斛律氏

后主皇后胡氏 后主皇后穆氏 冯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孝闵皇后元氏 明敬皇后独孤氏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杨氏 宣皇后硃氏 宣皇后陈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迟氏

静皇后司马氏 隋文献皇后独孤氏 宣华夫人陈氏 容华夫人蔡氏

炀愍皇后萧氏

齐武明皇后娄氏，讳昭君，赠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娉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恆参预。及拜勃海王妃，阃闱之事悉决焉。

后高明严断，雅遵俭约，往来外舍，侍从不过十人。性宽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尝将西讨出师，后夜孪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请追告神武。后弗听，曰："王出统大兵，何得以我故轻离军幕？死生命也，来复何为。"神武闻之，嗟叹良久。沙苑败后，侯景屡言请精骑二万，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蠕蠕，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处之，神武愧而拜谢焉。曰："彼将有觉，愿绝勿顾。"慈爱诸子，不异己出，躬自纺绩，人赐一袍一裤。手缝戎服，以帅左右。弟昭以功名自达，其余亲属，未尝为请爵位，每言有材当用，义不以私乱公。

文襄嗣位，进为太妃。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

天保初，尊为皇太后，宫曰宣训。济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皇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下令废立。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大宁二年春，太后寝疾，衣忽自举，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于北宫，时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义平陵。

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孕文宣则梦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孕孝昭则梦蠕龙于地；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孕魏二后，并梦月入怀；孕襄城、博陵二王，梦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谣曰："九龙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挝之。帝于昆季，次实九，盖其征验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久闾阿那瑰女也。蠕蠕强盛，与西魏通和，欲连兵东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为世子求婚。阿那瑰曰："高王自娶则可。"神武犹豫，尉景与武明皇后及文襄并劝请，乃从之。武定三年，使慕容俨往娉之，号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于下馆，阿那瑰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聘，仍戒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公主性严毅，一生不肯华言。神武尝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舆疾就公主。其见将护如此。神武崩，文襄从蠕蠕国法，蒸公主，产一女焉。

彭城太妃尔硃氏，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敬重逾于娄妃，见必束带，自称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还，尔硃氏迎于木井北，与蠕蠕公主前后别行，不相见。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妇，并堪击贼。"后为尼，神武为起佛寺。天保初，为太妃。及文宣狂酒，将无礼于太妃，太妃不从，遂遇祸。

小尔硃者，兆之女也。初为建明皇后。神武纳之，生任城王。未几，与赵郡公琛私通，徙于灵州。后适范阳卢景璋。

上党太妃韩氏，轨之妹也。神武微时欲娉之，轨母不许。及神武贵，韩氏夫已死，乃纳之。

冯翊太妃郑氏，名大车，严祖妹也。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鄴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生冯翊王润。神武之征刘蠡升，文襄蒸于大车。神武还，一婢告之，二婢为证。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见隔

绝。时彭城尔硃太妃有宠，生王子淞，神武将有废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来朝，伪为不知者，请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妃是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背无完皮，妃昼夜供给看疮。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屎，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又娄领军勋，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鞫之。子如见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诬？”因教二婢反辞，胁告者自缢，乃启神武曰：“果虚言。”神武大悦，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遥见神武，一步一叩头。文襄且拜且进，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赐之黄金百三十斤，文襄赠良马五十匹。

高阳太妃游氏，父京之，为相州长史。神武克鄴，欲纳之；京之不许，遂牵曳取之。京之寻死。游氏于诸太妃中最有德训，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

冯娘者，子昂妹也，初为魏任城王妃，适尔硃世隆。神武纳之，生浮阳公主。李娘者，延实从妹也。初为魏城阳王妃。又王娘生永安王浚，穆娘生平阳王淹。并早卒，不为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时，封冯翊公主，而归于文襄。容德兼美，曲尽和敬。初生河间王孝琬，时文襄为世子，三日而孝静幸世子第，赠锦彩及布帛万匹。世子辞，求通受诸贵礼遗，于是十屋皆满。次生两公主。文宣受禅，尊为文襄皇后，居静德宫。及天保六年，文宣渐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阳之宅而取其府库，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以葛为絙，令魏安德主骑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义平陵。

琅邪公主名玉仪，魏高阳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见齿，为孙腾妓，腾又放弃。文襄遇诸途，悦而纳之，遂被殊宠，奏魏帝封焉。文襄谓崔季舒曰：“尔由来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绝异者。崔暹必当造直谏，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谘事，文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文襄问：“何用此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悦，把暹臂入见焉。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合杀。及自作体佞，乃体过于吾。”玉仪同产姊静仪，先适黄门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赏赐甚厚焉。

文宣皇后李氏讳祖娥，赵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为太其原公夫人。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后焉。帝好捶挞嫔御，乃至有杀戮者，唯后独家礼敬。天保十年，改为可贺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宫，号昭信皇后。武成践阼，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兒。"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兒岂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见兒。"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兒？"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齐亡，入关，隋时得还赵郡。

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后因发怒，谓韶曰："我会杀尔妇！"元氏惧，匿娄太后家，终文宣世不敢出。昭仪才色兼美，礼遇殆同正嫡。后主时，改适录尚书唐邕。

王嫔者，琅邪人也。嫔姊先适崔修，文宣并幸之。数数降其夫家，超用修为尚书郎。

薛嫔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时，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内宫中，大被嬖宠。其姊亦俱进御。文宣后知先与岳通，又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锯杀其姊。薛嫔当时有娠，过产亦从戮。

孝昭皇后元氏，开府元蛮女也。初为常山王妃，天保末，赐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为皇后。帝崩，从梓宫之鄴。始度汾桥，武成闻后有奇药，追索之不得，使阉人就车顿辱。降居顺成宫。武成既杀乐陵王，元被閟隔，不得与家相知。宫闱内忽有飞语，帝令检推，得后父兄书信，元蛮由是坐免官。后以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放还山东。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初怀孕，有胡僧诣门曰："此宅瓠芦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选为长广王妃。产后主日，有鸮鸣于产帐上。武成崩，尊为皇太后。陆媪及和士开密谋杀赵郡王睿，出娄定远、高文遥为刺史。和、陆谄事太后，无所不至。初，武成时，后与诸阉人亵狎。武成宠幸和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度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

至谓之为太上者。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并杀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鄴，至紫陌，卒遇大风。兼舍人魏僧伽明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鄴中有急，弯弓缠弰，驰入南城。令邓长颙幽太后北宫。仍有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久之，帝迎复太后。太后初闻使者至，大惊，虑有不测。每太后设食，帝亦不敢尝。周使元伟来聘，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文虽不工，当时深以为愧。齐亡，入周，恣行奸秽。开皇中殂。

弘德夫人李氏，赵郡李叔让女也。初为魏静帝嫔，武成纳焉。生南阳王仁盛，为太妃。姊为南安王思妃，坐夫反，以烧死。太妃闻之，发狂而薨。

文宣王嫔及中人卢勒叉妹，武成并以为嫔。武成崩后，胡后令二嫔自杀。二嫔悲哭，後主为之恻怆。私遗衣物，令出外避焉。卢养淮南王，后为太妃。

又有马嫔，亦得幸，为后所妒，自缢死。

彭荣、任祥并有女，因坐父兄事，皆入宫，为文宣所幸。武成以彭为夫人，养齐安王，任生丹杨王，并为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为皇太子妃，後主受禅，立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诈称生男，为之大赦。光诛，后废在别宫，后令为尼。齐灭，嫁为开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陇东王长仁女也。胡太后失母仪之道，深以为愧，欲求悦后主，故饰后于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立为弘德夫人，进左昭仪，大被宠爱。斛律后废，陆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许。祖孝征请立胡昭仪，遂登为皇后。陆媪既非劝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后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女，作如此语言！"太后问有何言。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发，送令还家。帝思之，每致诗以通意。后与斛律废后俱召入内。数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从婢也。母名轻霄，本穆子伦婢也，转入侍中宋钦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小字黄花，后字舍利。钦道妇妒，轻霄面黥为宋字。钦道伏诛，黄

花因此故宫。有幸于后主，宫内称为“舍利大监”。女侍中陆太姬知其宠，养以为女，荐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恆。于时后主未有储嗣，陆阴结待，以臣抚之任不可无主。时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虑其怀恨，先令母养之立为皇太子。陆以国姓之重，穆、陆相对，又奏赐姓穆氏。胡庶人之废也，陆有助焉。故遂立为皇后，大赦。初，有折冲将军元正烈，于鄴城东水中得玺以献，文曰“天皇后玺”，盖石氏所作。诏书颁告，以为穆后之瑞焉。武成为胡后造真珠裙裤，所费不可称计，被火烧。後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彩三万疋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谣曰：“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言黄花不久也。后主自立穆后以后，昏饮无度，故云“清觞满杯酌”。陆息骆提婆，诏改姓为穆；陆，太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陆为母，提婆为家，更不采轻霄。轻霄后自疗面，欲求见，为太姬陆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见。

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命淑妃处隆基堂，淑妃恶曹昭仪所常居也，悉令反换其地。周师之取平阳，帝猎于三堆，晋州亟告急。帝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识者以为后主名纬，杀围言非吉征。及帝至晋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之。淑妃妆点，不获时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帝恐弩矢及桥，故抽攻城木造远桥，监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罚。帝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称妃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即令使驰取祎翟等皇后服御。仍与之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败矣！”帝遂以淑妃奔还。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内参自晋阳以皇后衣至，帝为按辔，命淑妃著之，然后去。帝奔鄴，太后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将至，凿城北门出十里迎之。复以淑妃奔青州。后主至长安，请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视天下如脱屣，一老妪岂与公惜也！”仍以赐之。

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达妃为淑妃所谮，几致于死。隋文帝将赐达妃兄李询，令著布裙配舂。询母逼令自杀。

后主以李祖钦女为左昭仪，进为左娥英。裴氏为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阳休之所制。

乐人曹僧奴进二女，大者忤旨，剥面皮；少者弹琵琶，为昭仪。以僧奴为日南王。僧奴死后，又贵其兄弟妙达等二人，同日皆为郡王。为昭仪别起隆基堂，极为绮丽。陆媪诬以左道，遂杀之。

又有董昭仪、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宠之。毛能弹筝，本和士开荐入。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进；死于晋阳，造佛寺，与总持相埒。一李是隶户女，以五弦进。一李即孝贞之女也。小王生一，男，诸阉人在傍，皆蒙赐给。毛兄思安，超登武卫。董父贤义，为作军主，由昭仪亦超登开府。自余姻属，多至大官。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适开府张欢。欢性贪残，遇后无礼。帝杀欢，改封后为冯翊公主，以配周文帝。生孝闵帝。魏大统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闵践阼，追尊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为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周文帝为丞相，纳为姬，生武帝。天和二年六月，尊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永固陵。

孝闵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晋安公主。帝之为略阳公也，尚焉。及践阼，立为王后；帝被废，后出俗为尼。建德初，武帝诛晋公护，上帝尊号，以后为孝闵皇后，居崇义宫。隋革命，后出居里第。大业十二年，殂。

明敬皇后独孤氏，太保、卫公信之长女也。帝之在藩，纳为夫人。二年正月，立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为皇后。明帝崩，与后合葬焉。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突厥灭蠕蠕后，尽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周文方与齐人争衡。结以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武帝即位，前后累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诏陈公纯。许公于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俟斤又许齐婚，将有异志，纯等累请，不得反命。会雷风大起，飘坏其穹庐，俟斤大惧，以为天谴，乃礼送后，纯等奉之以归。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接以亲迎之礼。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礼焉。宣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为太皇太后。隋开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诏有司备礼，祔葬后于孝陵。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谨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长安，周文以后赐武帝。后得亲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为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为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为天元圣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为大帝太后。隋开皇元年三月，出俗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礼葬于京城南。

宣皇后杨氏名丽华，隋文帝之长女也。帝在东宫，武帝为帝纳后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闰六月，并为皇后。帝后自称天元皇帝，号后为天元皇后。寻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为四皇后。二年二月，诏取象四星，于是后及三皇后并加大焉。册授后为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与后为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自引决。后母独孤氏闻之，诣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帝崩，静帝尊后为皇太后，居弘圣宫。初，宣帝不豫，诏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隋文帝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后知隋文有异图，意颇不平。及行禅代，愤惋愈甚。隋文内甚愧之。开皇初，封后为乐平公主。后又议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大业五年，从炀帝幸张掖，殂于河西。诏还京，所司备礼，祔葬后于定陵。

宣帝后硃氏，名满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东宫。宣帝之为太子，后被选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静帝。大象元年四月，立为天元帝后。七月，改为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为天大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班亚杨皇后焉。宣帝崩，静帝尊后为帝太后。隋开皇元年二月，出俗为尼，改名法静。六年，殂，以尼礼葬于京城西。

宣帝后陈氏，名月仪，自云颍川人，大将军山提之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选入宫，拜为德妃。月余日，立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为天左大皇后。三月，又诏以坤仪比德，土数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于是以后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光。后永徽初终。

父山提，本尔硃兆之隶。仕齐，位特进、开府、东兖州刺史、谢阳王。武帝平齐，拜大将军，封淅阳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国，进鄅国公，除大宗伯。

宣帝皇后元氏，名乐尚，河南洛阳人，开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选入宫，拜贵妃。大象元年七月，立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为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家为尼，改名华胜。初，后与陈皇后同时被选入宫，俱拜为妃；及升后，又同日受册。帝宠遇二后，礼数均等，年齿复同，特相亲爱。及为尼后，李、硃及尉迟后并相继殒殁，而二后贞观中尚存。

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开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进位上柱国，封翼国公。

宣帝皇后尉迟氏名繁炽，蜀公迥之孙女也。有美色。初适杞公亮子西阳公温，以宗妇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谋逆，帝诛温，追后入宫，拜长贵妃。大象二年三月，立为天左大皇后。帝崩，后出俗为尼，改名华道。隋开皇十五年，殂。

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传位于帝，七月为帝纳后为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奔陈，废后为庶人。后嫁为隋司州刺史李丹妻，贞观初犹存。

隋文献皇后独孤氏，讳伽罗，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卫公信之女也。信见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帝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总百揆。后使李圆通谓文帝曰："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禅，立为皇后。

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直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后曰："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百寮闻而毕贺。文帝甚宠惮之。帝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宫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寝，相顾欣然。后早失二亲，常怀感慕，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有司奏曰："《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宪章在昔，请依古制。"后曰："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不许。后每谓诸公主曰："周家公主类无妇德，失礼于舅姑，离薄人骨肉，此不顺事，尔等当诫之。"后姑子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异母弟陀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坐当死。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为妾身，请其命。"陀于是减死一等。

后雅性俭约。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上以后不好华丽，时齐七宝车及镜台绝巧丽，使毁车而以镜台赐后。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凡言事皆与上意合，宫中称为二圣。尝梦周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营功德。明日言之，上为立寺追福焉。后兄女，夫死于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请不赴葬。后曰："妇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宜自谘之。"姑不许，女遂行。

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帝意少解，驻马良久，夜方还宫。后候上于阁内，及帝至，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折。

初，后以高颎是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因以衔恨。又以颎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帝斥之。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由是讽帝，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仁寿二年八月甲子，日晕四重。己巳。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九，葬于太陵。其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帝颇惑之，由是发疾。及危笃，谓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女也。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后选入宫为嫔。时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炀帝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及文献皇后崩，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及帝大渐，遗诏拜为宣华夫人。初，帝寝疾于仁寿宫，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之。夫人泣以实对。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夫

人与诸后宫相顾曰：“事变矣！”皆色动股栗。晡后，太子遣使者赍金合，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怕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见合中有同心结数枚。诸宫人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炀帝即位，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

容华夫人蔡氏，丹阳人也。陈灭。以选入宫，为世妇。容仪婉娩，帝甚悦之。以文献后故，希得进幸。後崩后，渐见宠遇，拜为贵人，参断宫掖，亚于陈氏。帝寝疾，加号容华夫人。帝崩後，亦为炀帝所蒸。

炀帝愍皇后萧氏，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养之。未岁，岌夫妻俱死，转养舅张轲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文帝为选妃于梁，卜诸女皆不吉。岿乃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册为妃。

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炀帝甚宠敬焉。及帝嗣位，立为皇后。帝每游幸，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焉。其词曰：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夤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兢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惟至德之弘深，情弗迩于声色。感怀旧之余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眄，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遑于启处，将有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栗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守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哲人之所鄙。愧絺绤之不工，岂丝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荡嚣烦之俗虑，乃伏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冀福禄之能绥。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质非薄而难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离贰，有宫人白后曰：“外闻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斩之。后宫人复白后曰：“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去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忧烦耳！”自是无复言者。

及宇文化及之乱，随军至聊城。化及败，没于窦建德。建德妻曹氏妒悍，炀帝妃嫔美人并使出家，并后置于武强县。是时突厥处罗可汗方盛，其可贺敦即隋义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携其孙正道及诸女入于虏庭。大唐贞观四年，破突厥，皆以礼致之。归于京师，赐宅于兴道里。二十一年，殂。诏以皇后礼于扬州合葬于炀帝陵，谥曰愍。

论曰：男女正位，人伦大纲。三代已还，逮于汉、晋，何尝不败于娇诐而兴于圣淑。至如后稷禀灵巨迹，神元生自天女，克昌来叶，异世同符。魏诸后妇人之识，无足论者。文明邪险，幸不坠国。灵后淫恣，卒亡天下。倾城之诫，其在兹乎。乙后迫于畏逼，有足伤矣。昔钩弋年少子幼，汉武所以行权，魏世遂为常制，子贵而其母必死。矫枉之义，不亦过乎！孝文终革其失，良有以也。

神武肇兴齐业，武明追踪周乱。温公之败邦家，冯妃比迹褒后。然则污隆之义，盖有系焉。其余作孽为眚，外平内蠹，鉴之近代，于齐为甚。

周氏粤自文皇，逮乎武帝，年逾二纪，世历四君。业非草昧之辰，事殊权宜之日。乃弃同即异，以夷乱华。汨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报者倦矣，施者无厌。向之所谓和亲，未几已成仇敌。奇正之道，有异于斯。于时武皇虽受制于人，未亲庶政，而谋士韫奇，直臣钳口，过矣哉！而历观前载，以外戚而居宰辅者多矣；而倾汉室者王族，丧周家者杨氏，何灭亡之祸，若合契焉。

隋文取鉴于已远，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祸故。独孤权无吕、霍，获全仁寿之前；萧氏势异梁、窦，不倾大业之后。至或不陨旧基，或更隆克构，岂非处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列传第三 魏诸宗室

上谷公纥罗，神元皇帝之曾孙也。初从道武皇帝自独孤如贺兰部，与弟建劝贺兰讷推道武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与建同日赐爵为公。卒。

子题，赐爵襄城公，后进爵为王。击慕容麟于义台，中流矢薨。帝以太医令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子悉袭，降爵为襄城公，卒，赠襄城王。神元后又有建德公婴文、真定侯陆，并仕太武，特获封爵。

武陵侯因、长乐王寿乐，并章帝之后也。因从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时，改爵武陵。寿乐位选部尚书、南安王，改封长乐王。文成即位，寿乐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矜功，与尚书令长孙渴侯争权，并伏法。

望都公颓，昭帝之后也。随道武平中原，赐爵望都侯。太武以颓美仪容，进止可观，使迎左昭仪于蠕蠕，进爵为公。卒。

曲阳侯素延、顺阳公郁、宜都王目辰，并桓帝之后也。

素延以小统从道武征讨诸部，初定并州，为刺史。道武之惊于柏肆也，并州守将封窦真为逆，素延斩之。时道武意欲抚悦新附，悔参合之诛，而素延杀戮过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迁上谷太守。后赐爵曲阳侯。时道武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雕饰。素延奢侈过度，帝深衔之，积其过，因征，坐赐死。

郁少忠正亢直。文成时，位殿中尚书，赐爵顺阳公。文成崩，乙浑专权，郁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窘怖，遂奉献文临朝。后复谋杀浑，为浑所诛。献文录郁忠正，追赠顺阳王，谥曰简。

目辰，文成即位，历侍中、尚书左仆射，封南平公。乙浑谋乱，目辰、顺阳公谋杀之。事发，目辰逃免。献文传位，有定策勋。孝文即位，进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镇长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长子也。少凶悖。穆帝五年，遣六修与辅相卫雄、范班及姬淡等救刘琨，帝躬统大兵为后继。刘粲惧，突围而走，杀伤甚众。帝因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变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宠，欲以为后；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骅骝骏马，日行五百里，穆帝

欲取以给比延。后六修来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从。穆帝乃坐比延于己所乘步辇，使人导从出游。六修望见，以为穆帝，谒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惭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军不利，六修杀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间，有贱妇人识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闻难来赴，灭之。

吉阳男比干、江夏公吕，并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卫监讨白涧丁零有功，赐爵吉阳男。后为南道都将，战没。吕以军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见尊重。卒，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艺，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国有内难，昭成如襄国。后烈帝临崩，顾命迎立昭成。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来未可果，宜立长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诣鄴奉迎，请身留为质，石季龙义而从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薨。

子斤，失职怀怒，构寔君为逆，死于长安。道武时，以孤勋高，追封高凉王，谥曰神武。斤子真乐，频有战功，后袭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阳王。薨。

子礼，袭本爵高凉王。薨，谥懿王。

子那，袭爵，拜中都大官，骁猛善攻战。正平初，坐事伏法。献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纥绍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时，诸王非道武子孙者，例降爵为公。以大曹先世让国功重，高祖真乐勋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无子，国除。宣武又以大曹从兄子洪威绍。恭谦好学，为颍川太守，有政绩。孝静初，在颍川聚众应西魏，齐神武遣将讨平之。

礼弟陵，太武赐爵襄邑男，进爵为子。卒。

子瑰，位柔玄镇司马。瑰子鸷，字孔雀，孝文末，以军功赐爵晋阳男。武泰元年，尔硃荣至河阴，杀戮朝士，时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永安初，封华山王。庄帝既杀尔硃荣，从子兆为乱。帝欲率诸军亲讨，而鸷与兆阴通，乃劝帝曰：“黄河万仞，宁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鸷又约止卫兵。帝见逼，京邑破，皆由鸷之谋。孝静初，入为大司马，加侍中。鸷容貌魁壮，腰带十围，有武艺。木讷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闼，虽暑月不解衣冠。曾于侍中高岳之

席，咸阳王坦恃力使酒，众皆下之。坦谓鸷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鸷答曰：“斩反人元礻喜首，是以得之。”众皆失色，鸷怡然如故。兴和三年，薨，赠假黄钺、尚书令、司徒公。

子大器，袭爵。后与元瑾谋害齐文襄，见害。孤孙度，道武初，赐爵松滋侯，位比部尚书。卒。子乙斤，袭爵襄阳侯。献文崇旧齿，拜外都大官，甚优重。卒。子平，字楚国，袭世爵松滋侯，以军功赐艾陵男。卒。

子苌，孝文时，袭爵松滋侯，例降侯，赐艾陵伯。苌性刚毅，虽有吉庆事，未尝开口而笑。孝文迁都，苌以代尹留镇，除怀朔镇都大将。因别，赐苌酒，虽拜饮而颜色不泰。帝曰：“闻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当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气，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间，亦何事不有！”左右见者，无不把腕大笑。宣武时，为北中郎将，带河内太守。苌以河桥船絙路狭，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涨，年常破坏，乃为船路。遂广募空车从京出者，率令输石一双，累以为岸。桥阔，来往便利。近桥诸郡，无复劳扰，公私赖之。历位度支尚书、侍中、雍州刺史。卒，谥曰成。苌中年以后，官位微达，乃自尊倨，闺门无礼，昆季不穆，性又贪虐，论者鄙之。

苌子子华，字伏荣，袭爵。孝庄初，除齐州刺史。先是，州境数经反逆，邢杲之乱，人不自保。而子华抚集豪右，委之管籥，众皆感悦，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当其急也，口不择言，手自捶击。长史郑子湛，子华亲友也。见侮骂，遂即去之。子华虽自悔厉，终不能改。在官不为矫洁之行，凡有馈赠者，辞多受少，故人不厌其取。鞫狱讯囚，务加仁恕，齐人树碑颂德。后除济州刺史。尔硃兆之入洛也，齐州城人赵洛周逐刺史，丹杨王萧赞表济南太守房士达摄行州事。洛周子元显先随子华在济州，邀路改表，请子华复为济州刺史。子华母房氏曾就亲人饮食，夜还，大吐，人以为中毒，母甚忧惧。子华遂掬吐尽啖之，其母乃安。寻以母忧还都。孝静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关西，朝廷使右卫将军郭琼收之。子思谓琼仆曰：“速可见杀，何为久执国士？”子华谓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头叩床，涕泣不自胜。子思以手捋须，顾谓子华曰：“君恶体气。”寻与子思俱赐死于门下外省。

子思，字众念，性刚暴，恆以忠烈自许。元天穆当朝权，以亲从荐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书仆射元顺奏，以尚书百揆之本，至于公事，不应为送御史。至子思，奏曰：

案《御史令》文："中尉督司百寮，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唯肃宗之世为临洮举哀，故兼尚书左仆射臣顺不肯与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郦道元举而奏之，而顺复启云："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贵，不宜下隶中尉，送名御史。"寻亦蒙敕，听如其奏。从此迄今，使无准一。臣初上台，具见其事，意欲申请决议，但以权兼斯，未宜便尔。日复一日，遂历炎凉。

去月朔旦，台移尚书，索应朝名帐，而省稽留不送。寻复移催并主吏，忽为尚书郎中裴献伯后注云："案旧事，御史中尉逢台郎于复道，中尉下车执板，郎中车上举手礼之，以此而言，明非敌体。"臣既见此，深为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谓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旧命，即遣移问，事何所依。又获尚书郎中王元旭报："出蔡氏《汉官》，似非穿凿。"始知裴、王亦规坏典谟，两人心欲自矫。

臣案《汉书宣秉传》云，诏征秉为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俱会殿廷，并专席而坐，京师号之为三独坐。又寻《魏书崔琰传》、晋文阳《傅嘏传》，皆云既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则中丞不揖省郎，盖已久矣。宪台不属都坐，亦非今日。又寻《职令》云："朝会失时，即加弹纠。"则百官簿帐应送上台，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则，皆得纠察，则令仆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验？臣顺专执，未为平通；先朝曲遂，岂是正法！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轻弄短札，斐然若斯，苟执异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纲，将隳朝令。请以见事免献伯等所居官，付法科处。尚书纳言之本，令仆百揆之要，同彼浮虚，助兹乖失，宜明首从，节级其罪。

诏曰："国异政，不可据之古事。付司检高祖旧格，推处得失以闻。"寻从子思奏，仍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颢之败，封安定县子。孝静时，位侍中而死。

苌弟珍，字金雀，袭爵艾陵男。宣武时，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壮士害之。后卒于尚书左仆射。

平弟长生，位游击将军，卒。孝庄时，以子天穆贵盛，赠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镇之乱，尚书令李崇、广阳王深北讨，天穆以太尉使劳诸军。路出秀容，见尔硃荣，深相结讬，约为兄弟。未几，改授别将，赴秀容，为荣腹心，除并州刺史。及荣赴洛，天

穆参其始谋。庄帝践阼，除太尉，封上党王，征赴京师。后增封，通前三万户。寻监国史，录尚书事，开府，世袭并州刺史。

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休简授郡县，以杲从子子瑶资廕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陵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故齐人号之为“□沓榆贼”。杲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诏天穆与齐神武讨，大破之。杲乃请降，传送京师斩之。

时元颢乘虚陷荥阳。天穆闻庄帝北巡，自毕公垒北度，会车驾于河内。尔硃荣以天时炎热，欲还师。天穆苦执不可，荣乃从之。庄帝还宫，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万户。

天穆以疏属，本无德望，凭藉尔硃，爵位隆极当时。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门；受纳财货，珍宝充积。而宽柔容物，不甚见忌于时。庄帝以其荣党，外示优宠，诏天穆乘车马出入大司马门。天穆与荣相倚，荣党以兄礼事之。世隆等虽荣子侄，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荣即加杖，其相亲任如此。庄帝内畏恶之，与荣同时见杀。节闵初，赠丞相、柱国大将军、雍州刺史、假黄钺，谥曰武昭。子俨袭，美才貌，位都官尚书。及齐受禅，闻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孙也。道武初，从征，名冠诸将。后从征中山，所向无前。明元时，拜中都大官。太武时，进爵西河公，宠遇弥笃。卒，子拨袭。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孙也。有胆略。从太武南讨，至瓜步山。位尚书令、雍州刺史，历北部侍郎、华州刺史。

武卫将军谓，烈帝之第四子也。宽雅有将略。常从道武征讨，有功，除武卫将军。子乌真，膂力绝人，随道武征伐，屡有战功，官至钜鹿太守。子兴都，聪敏刚毅。文成时，为河间太守，赐爵乐城子。为政严猛，百姓惮之。献文初，以子丕贵重，进爵乐城侯。谢老归家，帝益礼之，赐几杖服物，致膳于第。其妻娄氏，为东阳王太妃。卒，追赠定州刺史、河间公，谥曰宣。

子提，袭公侯爵。提弟丕，太武时从驾临江，赐爵兴平子。献文即位，累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收浑诛之。迁尚书令，改封东阳公。孝文时，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公。丕子超生，车驾亲幸其第。以执心不二，诏赐丕入八议，传示子孙，犯至百，听责数恕之。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求受复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即加斩戮。寻迁太尉、录尚书事。

时淮南王佗、淮阳王尉元、河东王苟颓并以旧老见礼。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进退相随。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壮伟，腰带十围，大耳秀眉，须鬓斑白，百寮观瞻，莫不祗耸。唯苟颓小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旧，存问周渥。丕声气高郎，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帝后敬纳焉。然諂事要人，骄侮轻贱，每见王睿、苻承祖，常倾身下之。时文明太后为王睿造宅，故亦为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飨宴焉。使尚书令王睿宣昭，赐丕金印一纽。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谥曰恭妃，又特赐丕金券。后例降王爵，封平阳郡公。求致仕，诏不许。

及车驾南伐，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诏丕、羽曰："留守非贤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总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断。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其祗允成宪，以称朕心。"丕对曰："谨以死奉诏。"羽对曰："太尉宜专节度，臣但可副贰而已。"帝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汝何得辞也？"及帝还代，丕请作歌，诏许之。歌讫，帝曰："公倾朕还车，故亲歌述志。今经构已有次第，故暂还旧京，愿后时亦同兹适。"乃诏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陈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今四方未平，谓可不移。臣闻黄帝都涿鹿，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黄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既定，亦迁于河南。"广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规，光崇丕业，请决之卜筮。"帝曰："昔轩辕请卜兆，龟焦，乃问天老，谓为善，遂从其言，终致昌吉。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帝又诏群臣曰："昔平文皇帝弃背，昭成营居盛乐。道武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抚而答之，辞屈，退。

帝又将北巡，丕迁太傅、录尚书事，频表固让。诏断表启，就家拜授。及车驾发代，丕留守。诏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赐上所乘车马，往来府省。

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冕已行，硃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以丕年衰体重，亦不强责。及罢降非道武子孙及异姓王者，虽驳于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

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图后举。会司徒冯诞薨，诏六军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后诏以平阳畿甸，改封新兴公。

初，李冲文德望所属，既当时贵要，有杖情，遂与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帝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据陉北。丕时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乃致难，心颇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丕亦随驾至平城，每于测问，令丕坐观。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诏，躬非染逆之身，听免死，仍为太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时年垂八十，犹自平城力载随驾至洛，留洛阳。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还晋阳。

孝文崩，丕自并来赴，宣武引见之，以丕旧老，礼有加焉。寻敕留洛阳。后宴于华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而还为庶人，然犹心恋京邑，不能自绝人事。诏以丕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诏赠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谥曰平。长子隆，先以反诛。隆弟乙升、超，亦同诛。超弟俊、邕，并以军功，俊封新安县男，邕封泾县男。

淮陵侯大头，烈帝之曾孙也。善骑射，擢为内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谨密，帝甚重之，位宁北将军。卒，赠高平公，谥曰烈。

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少雄杰魁岸。太武征赫连昌。太武马蹶，贼逼帝。齐以身蔽捍，决死力战，贼乃退，帝得上马。是日微齐，帝几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齐固谏不许，乃与数人从帝入。城内既觉，诸门悉闭。帝及齐等因入其宫中，得妇人裙，系之槊上。帝乘而

上，因此得拔，于齐有力焉。赐爵浮阳侯。从征和龙，以功拜尚书，进爵为公。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将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复授齐前将军，与建兴公古弼讨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复赐爵河间公，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骆谷。时保宗弟文德说保宗闭险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边因知之，密告齐。晨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诏。"保宗出，齐叱左右扶保宗上马，驰驿送台。诸氐遂推文德为主，求授于宋。宋遣将房亮之、苻昭、啖龙等率众助文德。齐击斩杀龙，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谥敬王。

长子陵袭爵。陵性抗直，天安初，为乙浑所害。陵弟兰，以忠谨见宠。孝文初，赐爵建阳子，卒于武川镇将。

子志，字猛略，少清辩强干，历览书传，颇有文才。为洛阳令，不避强御，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俱入见。面陈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华盖，驻论道剑鼓，安有洛阳令与臣抗衡？"志言："神乡县主，普天之下，谁不编户？岂有俯同众官，趋避中尉？"孝文曰："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及出，与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谓邢峦曰："此兒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

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太尉主簿。俄为从事中郎。车驾南征，帝微服观战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丧明。以志行恆州事。宣武时，除荆州刺史。还朝，御史中尉王显奏志于在州日抑买良人为婢，兼乘请供朝，会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后除扬州刺史，赐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虽减李崇，亦为荆楚所惮。寻为雍州刺史。晚年耽好声伎。在扬州日，侍侧将百人，器服珍丽，冠于一时。及在雍州，逾尚华侈，聚敛无极，声名遂损。及莫折念生反，诏志为西征都督讨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龙口，与志相持。为贼所乘，遂弃大众奔还岐州。贼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与贼潜通，将尽出之，志不听。城人果开门引贼，乍巢志及芬之送念生，见害。节闵初，赠尚书仆射、太保。

扶风公处真，烈帝之后也。少以壮烈闻，位殿中尚书，赐爵扶风公，委以大政，甚见尊礼。吐京胡曹仆浑等叛，招引朔方胡为援，处真与高凉王那等讨灭之。性贪婪，在军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疏族也。性忠直，有智画。道武厚遇之，赐爵文安

公，拜安东将军。卒。子屈袭爵。明元时，居门下，出纳诏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赐爵元城侯，加功劳将军。与南平公长孙嵩、白马侯崔密等并决狱讼。明元东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阳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军国，甚有声誉。后吐京胡与离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将校，外引赫连屈丐。屈督会稽刘洁、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于阵，洁坠马，胡执送屈丐，唯屈众犹存。明元以屈没失二将，欲斩之。时并州刺史元六头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摄州事。屈嗜酒，颇废政事。帝积其前后失，槛车征还，斩于市。

子磨浑，少为明元所知。元绍之逆也，明元潜隐于外，磨浑与叔孙诈云明元所在。绍使帐下二人随磨浑往，规为逆。磨浑既得出，便缚帐下，诣明元斩之。帝得磨浑，大喜，因为羽翼。以勋，赐爵长沙公，拜尚书，出为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阏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苻坚遣其行唐公苻洛等来寇南境，昭成遣刘库仁逆战于石子岭。昭成时不胜，不能亲勒众军，乃率诸部避难阴山，度漠北。高车四面寇抄，复度漠南。苻洛军退，乃还云中。

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道武年甫五岁，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斤因是说实君曰："帝将立慕容所生，欲先杀汝，是以顷来诸子戎服，夜以兵仗绕庐舍，伺便将发。"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夜常警备，诸皇子挟仗彷徨庐舍，寔君以斤言为信，乃尽杀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苻坚闻之，召燕凤问其故，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寔君及斤，轘之长安。

寔君孙勿期，位定州刺史，赐爵林虑侯。卒。子六状，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气。年十五，便请征伐。昭成壮之，使领骑二千。长统兵，号令严信，多有克捷。建国十五年，卒。道武即位，追赠秦王，谥曰明。子仪，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道武幸贺兰部，侍从出入。登国初，赐爵九原公。从破诸部，有谋战功。及帝将图慕容垂，遣仪观衅。垂问仪道武不自来之意。仪曰："先人以来，世据北土，子孙相承，不失其旧。乃祖受晋正

朔，爵称代王，东与燕世为兄弟。仪之奉命。理谓非失。”垂壮其对，因戏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见吾，云何非失？”仪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将帅之事，非仪所知也。”及还，报曰：“垂死乃可图，今则未可。”帝作色问之，仪曰：“垂年已暮，其子宝弱而无威，谋不能决。慕容德自负才气，非弱主之臣，衅将内起，是可计之。”帝以为然。后改封平原公。

道武征卫辰，仪出别道，获卫辰尸，传首行宫。帝大喜，徙封东平公。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榼阳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慕容宝之寇五原，仪蹑据朔方，要其还路。及并州平，仪功多，迁尚书令。从围中山。慕容德败也，帝以普驎妻周氏赐仪，并其僮仆财物。寻迁都督中外诸军事、左丞相，进封卫王。中山平，复遣仪讨鄴，平之。道武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远近怀附。寻征仪以丞相入辅。又从征高车，仪别从西北破其别部。又从讨姚平有功，赐以绢布绵牛马羊等。

仪膂力过人，弓力将十石，陈留公虔槊大称异。时人云：“卫王弓，桓王槊。”太武初育也，道武喜，夜召仪入，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怪则有之，惧实无也。”帝告以太武生，赐仪御马、御带、缣锦等。

先是，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弟，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崇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葬以百姓礼。

仪十五子。纂，五岁，道武命养于宫中，恩与诸皇子同。太武陵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进爵为王，赐步挽几以优异之。纂好酒爱佞，政以贿成。太武杀其亲嬖人。后悔过修谨，拜内大将军。居官清约简慎，更称廉平。纂于宗属最长，宗室有事，咸就谘焉。薨，谥曰简。

纂弟良，性忠笃。明元追录仪功，封南阳王以绍仪后。

良弟干，善弓马，以骑从明元于白登之东北，有双鸱飞鸣于上，帝

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鸱游飞稍高，干以二箭下双鸱。帝赐之御马、弓矢、金带一，以旌其能。军中于是号干为射鸱都将。从太武南巡，进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书。卒，谥曰昭。

子祯，胆气过人。太武时，为司卫监。从征蠕蠕，忽遇贼别部，多少不敌。祯乃就山解鞍放马，以示有伏，贼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赐爵沛郡公，后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蛮时钞掠，前后守牧多羁縻而已。祯乃召新蔡、襄城蛮首，使之观射。先选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祯自发数箭皆中，然后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参射限，命不中，祯即责而斩之。蛮魁等伏伎畏威，相视股忄栗。又预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蛮衣，云是钞贼。祯乃临坐，伪举目瞻天，微有风动，祯谓蛮曰："风气少暴，似有钞贼入境，不过十人，当在西南五十里许。"即命骑追掩，果缚送十人。祯告诸蛮曰："尔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以不？"蛮等皆叩头曰："合万死。"祯即斩之。"因慰喻遣还，自是境无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余家，置之城东汝水之侧，名曰归义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及祯为刺史，丘生尝有犯怀恨，图为不轨，诈以婚进城人，告云："刺史欲迁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谋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速掩丘生，并诸预谋者。祯曰："吾不负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诳误。若即收掩，众必大惧，吾静以待之，不久自当悔服。"语未讫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陈丘生谲诳之罪。而丘生单骑逃走，祯恕而不问。后征为都牧尚书。卒。赠侍中、仪同三司，谥简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伤，后昼寝，梦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赐汝一子，汝勿忧也。"寤而私喜，又问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几而生瑞。祯以为协梦，故名瑞，字天赐。位太中大夫。卒，赠太常卿。

仪弟烈，刚武有智略。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唯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以功进爵阴平王。薨，谥曰熹。子求袭。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将。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静初，累迁吏部尚书，平心不挠，时论称之。出为瀛州刺史，在任未几，百姓欣赖。蒋天乐之逆，见引，诏录送定州赐死。晏好集图籍，家书多秘阁，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见称。

烈弟觚，勇烈有胆气。少与兄仪从道武，侍卫左右。使于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赂，道武绝之。觚率左右驰还，为垂子宝

所执，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学业，诵读经书数十万言，垂国人咸称重之。道武之讨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众心。帝闻之哀恸。及平中山，发普驎冢，斩其尸，收议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杀之。乃葬觚，追谥秦愍王，封子夔为豫章王以绍觚。

常山王遵，寿鸠之子也。少而壮勇，不拘小节。道武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慕容宝之败也，别率骑七百，邀其归路，由是有参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书左仆射，加侍中，领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百姓礼。

子素，明元从母所生，特见亲宠。太武初，复袭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讨之，斩渠率，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之。后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务崇宽政，罢诸杂调。有司奏国用不足，固请复之，唯素曰："臣闻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帝善而从之。素，宗属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访以政事，固辞疾归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载，终始若一，时论贤之。薨，谥曰康，陪葬金陵，配飨庙廷。

长子可悉陵，年十七，从太武猎，逐一猛兽，陵遂空手搏之以献。帝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从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劲，使身首异处。帝壮之，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卒于中军都将。

弟陪斤袭爵，坐事国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将为齐郡王兰举哀，而昭乃作宫悬。帝大，诏曰："阿倪愚騃，谁引为郎？"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昭遂停废。宣武时，昭从弟晖亲宠用事，稍迁左丞。宣武崩，于忠执政，昭为黄门郎，又曲事之。忠专权擅威，枉陷忠贤，多昭所指导也。灵太后临朝，为尚书、河南尹，聳而狠戾，理务峭急，所在患之。寻出为雍州刺史，在州贪虐，大为人害。后入为尚书，谄事刘腾。进号征西将军。卒，赠尚书左仆射。纳货元叉，所以赠礼优越。

子玄，字彦道，以节俭知名。孝壮时，为洛阳令。及节闵即位，玄上表乞葬庄帝，时议善之。后除尚书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孙腾为左仆射。腾即齐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举劾，当时咸为玄惧。孝武重其强正，封临淄县子。及从入关，封陈郡王，位仪同三司，加开府。薨，

谥曰平。

昭弟绍，字丑伦，少聪慧。迁尚书右丞。绍断决不避强御。宣武诏令检赵修狱，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罚，令其致死。帝责绍不重闻，绍曰："修奸佞甚于董贤，臣若不因衅除之，恐陛下复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广平王怀拜绍，贺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虽硃云、汲黯何以仰过！"绍曰："但恨戮之稍晚，以为愧耳。"卒于凉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谨闻。孝文时，累迁右仆射，赐爵城阳公，加侍中、镇西将军，有翼赞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笃辞退"养疾于高柳，舆驾亲送都门之外，群寮侍臣执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谥曰宣，命有司为立碑铭。

子盛，字始兴，袭爵，位谒者仆射。卒。子懋，字伯邕，袭爵，降为侯。从驾入关，封北平王。薨，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贞慧。子陟，字景升，开府仪同三司。

弟顺，字敬叔，从孝武入关，封濮阳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秘未发丧，诸人多举广平王为嗣。顺于别室垂涕谓周文曰："广平虽亲，年德并茂，不宜居大宝。"周文深然之，因宣国讳，上南阳王尊号。以顺为中尉，行雍州事，又加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顺善射。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顺发矢即中，帝大悦，并赏金帛。顺仍于箭孔处铸一银童，足蹈金莲，手持剧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子伟，字子猷，有清才。大统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迟迥伐蜀，以伟为司录，书檄文言，皆伟所为。六官建，拜师氏下大夫，改淮南县公。周明帝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于骐麟殿刊正经籍。建德中，累迁小司寇，为使主，报聘于齐。是秋，武帝亲戎东讨，伟遂为齐所留。齐平，伟方见释，加授上开府。后除襄州刺史，位大将军。伟性温柔，好虚静，笃学爱文。初自鄴还，庾信赠其诗曰："梁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为辞人所重如此。后疾卒。

盛弟寿兴，少聪慧好学。宣武初，为徐州刺史。在官贪虐，失于人心。其从兄侍中晖深害其能，因谮之于帝，诏尚书崔亮驰驿检核。亮发日，受晖旨，遂鞭挞三寡妇，令其自诬，称寿兴压己为婢。寿兴终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参军薛修义将车十乘，运小麦，经其禁之旁。寿兴

因逾墙出，修义以大木函盛寿兴，其上加麦，载之而出，遂至河东，匿修义家。逢赦乃出，见帝，自陈为晖所谮，帝亦更无所责。初，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四十。及显有宠，为御史中尉，奏寿兴在家每有怨言，诽谤朝廷。因帝极饮，无所觉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寿兴赐死。帝书半不成字，当时见者亦知非本心，但惧晖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显自往看之。寿兴命笔自作墓志铭曰："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余文多不载。顾谓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张纸，笔两枚，吾欲讼显于地下。若高祖之灵有知，百日内必取显。如遂无知，亦何足恋！"及宣武崩，显寻被杀。寿兴之死，时论亦以为前任中尉弹高阙谗讽所致。灵太后临朝，三公郎中崔鸿上疏理寿兴，诏书追雪，赠豫州刺史，谥曰庄。

子最，字干，从孝武入关，封乐平王，位侍中，兼尚书左仆射，加特进。

寿兴弟益生，少亡。

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籓邸，少亲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于卧内。及帝与齐神武有隙，时议者各有异同。或劝天子入夷，或言与齐神武决战，或云奔梁。唯毗数人以关中帝王桑梓，殷勤叩头请西入。策功论赏，毗与领军斛斯椿等十三人为首，封魏郡王。时王者邑止一千户，唯毗邑一千五百。齐神武宣告关东云："将天子西入，事起元毗，虽百赦不在原限。"薨，谥曰景。子绰。

忠弟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德子悝，颍川太守，卒于光州刺史，谥曰恭。

子嶷，宇子仲。孝武初，授兖州刺史。于时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谋逆，弃城出走。悬门发，断嶷要而出。诏齐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俊各部在州士往讨之。嶷返复任。封濮阳县伯。孝静时，转尚书令，摄选部。嶷虽居重任，随时而已。薨于瀛州刺史，赠司徒公，谥曰靖懿。

悝弟晖，字景袭。少沉敏，颇涉文史。宣武即位，为给事黄门侍郎。初，孝文迁洛，旧贵皆难移，时欲和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具奏所闻，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比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伏愿陛下终高祖既定之业，勿信邪臣

不然之说。”帝纳之。再迁侍中，领右卫将军。虽无补益，深被亲宠。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晖别奉旨，藏之于櫃。唯晖入乃开，其余侍中、黄门莫有知者。侍中卢昶亦蒙恩眄，故时人号曰“饿彪将军，饥鹰侍中。”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属，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晖检括丁户，听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然聚敛无极，百姓患之。明帝初，征拜尚书左仆射，诏摄吏部选事。后昭晖与任城王澄、京兆王愉、东平王匡共决门下大事。晖又上书论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职，务使得贤。必得其人，不拘阶秩，久于其事，责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宁边，观时而动。顷来边将亡远大之略，贪万一之功，楚、梁之好未闻，而蚕妇之怨屡结，斯乃庸人所为，锐于奸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计，自有良图，不在于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数州，国之基本；饥荒多年，户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复征发，即如此日，何易举动？愚谓数年以来，唯宜静边，以息召役，安人劝农，惠此中夏。请严敕边将，自今在戍贼求内附者，不听辄遣援接，皆须表闻。违者虽有功，请以违诏书论。三曰：国之资储，唯籍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入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自非更立权制，善加检括，损耗之来，方在未已。请求其议，明宣条格。帝纳之。晖雅好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凡十四代。晖疾笃，表上之。卒，赐东园秘器，赠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谥曰文宪。将葬，给羽葆班剑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子弼，字宗辅，性和厚，美容仪。以庄帝舅子婿，特封广川县子。天平初，累迁尚书令。弼妹为孝武所纳，以亲情见委，礼遇特隆。历中书监、录尚书事，位特进、宗师。齐受禅，除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诸子与诸元同诛死。

弼弟子士将，有巧思。至齐武成时，位将作大匠。

德弟赞，颇有名誉，好陈军国事宜。初置司州，以赞为刺史，赐爵上谷侯。孝文戒赞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风教洽和，文礼大备。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门□，以刻其柱。又诏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职总京畿，选属懿亲，以允具瞻之望。但诸王年少，未闲政体，故以授赞，庶能助晖道化。今司州始立，郡县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属，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于是赐名曰“赞”。诏赞乘步挽入殿门，加太子少

师，迁左仆射。孝文将谋迁洛，诸公多异同，唯赞赞成大策。帝每岁南伐，执手寄以后事。卒，赠卫将军，仆射如故。后以留守赞辅之功，进封晋阳县伯。

赞弟淑，字买仁。弯弓三百斤，善骑射。孝文时，为河东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淑下车劝课，躬往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为之谣曰："泰州河东，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卒于平城镇将，谥曰静。有七子。

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誉，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冲之女，庄帝从母也，赐爵唐郡君。政在尔硃，祸难方始，劝季海为外官以避纤介。及孝庄之难，季海果以在籓得免。从孝武入关，封冯翊王，位中书令、雍州刺史，迁司空。病薨，谥曰穆。

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齐分隔，时年数岁，与母李氏在洛阳。齐神武以亨父在关中，禁固之。其母遂称冻馁，得就食汤阴，托大豪李长寿，携亨及孤侄数人，得至长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礼之。大统末，袭爵冯翊王，累迁勋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受禅，例降为公。隋文帝受禅，自洛州刺史征拜太常卿。寻出为卫州刺史，在职八年，风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诣阙上表请留，上嗟叹者久之。其年，亨以笃疾，重请还京，上令使者致医药，问动静，相望于道。卒于家，谥曰宣。

陈留王虔，纥根之子也。登国初，赐爵陈留公。与卫王仪破黜弗部，从攻卫辰。慕容宝来寇，虔绝其左翼，宝败。垂恚愤来桑乾，虔勇而轻敌，于陈战没。虔姿貌魁杰，武力绝伦，每以矛细短，大作之，犹患其轻，复缀铃于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异，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虔常以槊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每从征讨，及为偏将，常先登陷阵，勇冠当时，敌无众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举国悲叹，为之流涕，道武追惜伤恸者数焉。追谥陈留桓王，配飨庙廷，封其子悦为硃提王。悦外和内狠。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亲宠，为左将军，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卫王仪美髯，为内外所重，悦故云。初，姚兴之赎狄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

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刃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刃，执而赐死。

弟崇，太武诏令袭桓王爵。崇性沉厚。初，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唯崇独至。道武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绩。从征蠕蠕，别督诸军出大泽，越涿耶山，威慑漠北。薨，谥曰景王。

子建袭，降爵为公，位镇北将军，怀荒镇大将。卒。建子琛，位恆、肆二州刺史。琛子翌，尚书左仆射。翌子晖。

晖字叔平，须眉如画，进止可观。好涉猎书记，少得美名于京下。周文礼之，命与诸子游处，每同砚席，情契甚厚。再迁武伯下大夫。时突厥屡为寇患，朝廷将结和亲，令晖买锦彩十万，使突厥。晖说以利害，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俄拜仪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晖致礼。授开府，转司宪大夫。及平关东，使晖安集河北，封义宁子。隋文帝总百揆，加上开府，进爵为公。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奉诏决杜阳水灌三畤原，溉舄卤之地数千顷，人赖其利。再迁兵部尚书，监漕渠之役。未几，坐事免。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后以疾去职，卒于京师。帝嗟悼久之，敕鸿胪监护丧事，谥曰元。子肃嗣，位光禄少卿。肃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

建弟嫡子祚，字龙寿。宣武校艺，每于岁暮，诏令教习讲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听祚袭公，其王爵不轻，共求更议，诏从之。卒于河州刺史。节闵时，赠侍中、尚书仆射。

虔兄顗，性严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谋策。从平中山，以功赐爵蒲城侯。特见宠厚，给鼓吹羽仪，礼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称，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为郡。时易干子万言得宠于道武，易干恃其子，轻忽于顗，不告其状，轻骑卒至，排顗坠床，而据其坐。顗不知代己，谓以罪见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谓易干曰："我更满被代，常也。汝无礼见辱，岂可容哉！"遂搏而杀之。以状具闻，道武壮之。万言累以诉请，乃诏顗输赎。顗乃自请罪，道武赦之，复免其赎。病卒。

子仑，太武时袭父爵，以功除统万镇将。后从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阴。济淮，宋将刘康祖屯于慰武亭以邀军路，师人患之。仑曰："今大风既劲，若令推草车，方轨并进，乘风纵烟火，以精兵自后乘之，破之

必矣。”从之，斩康祖，传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进爵陇西公。卒，谥曰定公。子琛袭爵。

毗陵王顺，地干之子也。性疏狠。登国初，赐爵南安公。及道武讨中山，留顺守京师。柏肆之败，军人有亡归者，言大军奔散，不知帝所在。顺闻之，欲自立，纳莫题谏，乃止。时贺力眷等聚众作乱于阴馆，顺讨之不克。乃从留官自白登南入繁畤故城，阻氵垒水为固，以宁人心。道武善之，进封为王，位司隶校尉。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唯顺独坐寐，不顾而唾。帝怒废之。以王薨于家。

辽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弃妻子迎于井陉。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太守。时和跋为鄴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鄴。发觉，赐死。子拔干，博知古今。父虽有罪，道武以拔干宗亲，委之心腹。有计略，屡效忠勤。明元践阼，除勃海太守，吏人乐之。赐爵武遂子，转平原镇将，得将士心。卒，谥曰灵公。子受洛袭，进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镇将。

叱奴子洪超，颇有学涉，大乘贼乱之后，诏洪超持节兼黄门侍郎，绥慰冀部。还，上言冀土宽广，界去州六七百里，负海险远，宜分置一州，镇遏海曲。朝议从之，后遂立沧州。卒于北军将、光禄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勋赐爵彭城公。卒，谥曰阙。陪葬金陵。长子粟袭。太武时，督诸军屯漠南。蠕蠕表闻。粟亮直，善驭众，抚恤将士，必与之同劳逸。征和龙，以功进封为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浑，少善弓马，太武嘉之。会有诸方使，命浑射兽三头，发皆中，时举坐咸以为善。及为宰官尚书，颇以骄纵为失，坐事免，徙长社，为人所害。

子库汗，为羽林中郎将。从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库汗射之，应弦而毙。太武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庙，赐爵阳丰侯。献文即位，复造文成庙，拜殿中给事，进爵为公。库汗明于断决，每奉使察行州镇，折狱以情，所历皆称之。秦州父老诣阙乞库汗为刺史者，前后千余人。朝廷许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袭。

窟咄，昭成崩后，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

学。因乱，随慕容永东迁。永以为新兴太守。刘显之败，遣弟亢掞等迎窟咄。遂逼南界，于是诸部骚动。道武左右于桓等谋应之，同谋人单马干以告帝。帝虑骇人心，沉吟未发。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漫征兵于慕容垂。贺曼亡奔窟咄，安同间行，遂达中山。慕容垂遣子贺麟步骑六千以随之。安同与垂使人兰纥俱还，达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麟。军既不至，而稍前逼贺染干。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人皆惊骇，莫有固志。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卫辰。贺麟闻之，遽遣安同、硃谭等来。既知贺麟军近，众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进屯高柳。道武复使安同诣贺麟，因克会期。安同还，帝逾参合，出代北，与贺麟会于高柳。窟咄穷迫，望旗奔走，遂为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贺麟执帝别归中山。

论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业。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绩预经纶，大开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歼夷。其祸福之来，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黄屋，高揖万乘，义感邻国；祚隆帝统，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凉让国之胤，子那猛壮之风，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赎罪；褒德图劳，其义为阙。松滋气干相承，声迹俱显；天穆得不以道，任过其量。持盈必悔，杀身为幸。武卫父子兼将，丕略始见器重，终以奸弃，不足观矣。河间、扶风，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称乎！卫王英风猛概，折冲见重，谋之不臧，卒以自丧。秦王体度恢伟，陈留胆气绝伦，亡身强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属，与魏升降，亦以优乎！阴平忠烈，蒲阴器宇，荣宠兼萃，盖有由焉。毗陵疏狠，辽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难矣。苻坚之轘寔君，卫辰之诛窟咄，逆子贼臣，盖亦天下之恶一焉。

列传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刘后生明元皇帝；贺夫人生清河王绍；大王夫人生阳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间王修、长乐王处文二王母氏阙；段夫人生广平王连、京兆王黎；皇子浑及聪母氏并阙，皆早薨，无传。

清河王绍字受洛拔，天兴六年封。性凶狠险悖，好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有孕妇，绍剖观其胎。道武尝怒之，倒悬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义方责之，由此不协。而绍母贺夫人有谴，帝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急于绍，绍乃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帝惊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召百寮于西宫端门前北面，绍从门扇间谓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臣等不审登遐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于是朝野凶凶，人怀异志。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绍闻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赐王公以下。

先是，明元在外，闻变乃还，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食之。绍时年十六。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艳。道武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致大逆焉。

阳平王熙，天兴六年封，聪达有雅操。明元练兵于东部，诏熙督十二军校阅，甚得军仪，赏赐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恸不已。长子佗袭爵。

佗性忠厚，武艺无过者。后改封淮南王，镇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时，位司徒，赐安车几杖，入朝不趋。太和十二年，薨。时孝文有事太庙，始荐，闻之，废祭，舆驾亲临哀恸，礼赠有加，谥曰靖王。

世子吐万早卒。

子僖王显袭祖爵，薨。

子世遵袭。孝明时，为荆州刺史。在边境，前代以来，互相抄掠，

世遵到州，不听侵扰。其弟均时在荆州，为朝阳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游戏沔水侧，均辄遣部曲掠取。世遵闻之，责均，遂移还本戍，吴人感荷。后颇行货贿，散费边储，是以声名有损。薨于定州刺史，谥曰康王。

吐万弟钟葵，早卒。

长子法寿，累迁安州刺史。法寿先令所亲，微服入境，观察风俗。下车便大行赏罚，于是境内肃然。后于河阴遇害。

子庆智，性贪鄙。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

法寿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杀戮自任，威怒无恆。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于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后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骄恣，恐祸及己，将谋为逆。时领主书兼舍人张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谓曰：“我欲与卿去危就安，能从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义而从叛逆也！”法僧将杀之，文伯骂曰：“仆宁死见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国之虏！”法僧杀之。孝昌元年，法僧杀行台高谅，反于彭城。自称尊号，改元天启。大军致讨，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余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额为奴，逼将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寻改封宋王，甚见优宠。又进位太尉，仍立为魏主。不行，授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征为太尉。卒于梁，谥曰襄厉王。子景隆、景仲。

景隆初封丹杨公，位广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忧，袭封宋王，又为广州刺史。卒。梁复以景仲为广州刺史，封枝江县公。侯景作乱，遣诱召之，许奉为主。景仲将应之，为西江督护陈霸先所攻，乃缢而死。

河南王曜，天兴六年封。五岁，尝射雀于道武前，中之，帝惊叹焉。及长，武艺绝人，与阳平王熙等并督诸军讲武，众咸服其勇。薨。

长子提袭。骁烈有父风，改封颍川王。迎昭仪于塞北。时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后改封武昌，累迁统万镇都大将，甚见宠待。薨，谥曰成王。

长子平原袭爵。忠果有智略。为齐州刺史，善于怀抚。孝文时，妖贼司马小君自称晋后，屯聚平陵，年号圣君。平原身自讨击，禽小君，

送京师斩之。又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复讨斩之。时岁频不登，齐人饥馑，平原以私米三千余斛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一千余人，还者皆给路粮，百姓咸称咏之。迁征南大将军、开府、雍州刺史，镇长安。薨，谥曰简王。

长子和，字善意，袭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为妃，生子显，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发为沙门。既不幸其母，乃舍显，以爵让其次弟鉴。鉴固辞。公主以其外孙不得袭爵，诉于孝文。孝文诏鉴终之后，令显袭爵，鉴乃受之。

鉴字绍达，沉重少言，宽和好士。为齐州刺史。时革变之始，鉴上书遵孝文之旨，采齐之旧风。轨制粲然，皆合规矩。孝文下诏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鉴所上。齐人爱咏，咸曰耳目更新。

孝文崩后，和罢沙门归俗。弃其妻子，纳一寡妇曹氏为妻。曹氏年长，大和十五岁，携男女五人，随鉴至历城，干乱政事。和与曹及五子七处受纳，鉴皆顺其意，言无不从。于是狱以贿成，取受狼籍，齐人苦之，鉴名大损。转徐州刺史。属徐、兖大水，人多饥饿，鉴表加赈恤，人赖以济。先是，京兆王愉为徐州，王既年少，长史卢阳乌宽以驭下，郡县多不奉法。鉴表梁郡太守程灵虬虐政残人，盗寇并起。诏免灵虬，于是徐境肃然。薨，谥悼王。

和与鉴子伯崇竞求承袭，诏听和袭，位东郡太守。先是，郡人孙天恩家豪富，尝与和争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诬天恩与北贼来往，父子兄弟一时俱戮，资财田宅皆没于官。天恩宗从欲诣阙诉冤，以和元叉之亲，不敢告列。和语其郡人曰："我觅一州，亦应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报宿怨，此后更不求富贵。"识者曰："王当没于此矣！"薨，赠相州刺史。

河间王修，天赐四年封。薨，无子，太武诏河南王曜子羯兒袭，改封略阳王。正平初，有罪赐死，爵除。

长乐王处文，天赐四年封。聪辩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伤之，自小佥□至葬，常亲临哀恸。陪葬金陵，无子，爵除。

广平王连，天赐四年封。薨，无子，太武以阳平王熙第二子浑为南平王，以继连后。浑好弓马，射鸟辄历飞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头。太武尝命左右分射，胜者中的筹满，诏浑解之，三发皆中。帝大悦，器其

艺能，常引侍左右。累迁凉州镇将、都督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恩著凉土。更满还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违所亲。薨。

子飞袭。后赐名霄。身长九尺，腰带十围，容貌魁伟，雅有风则。贞白卓然，好直言正谏，朝臣惮之。孝文特垂钦重，除宗正卿。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迁左光禄大夫。薨，赐东园第一秘器。孝文缌衰临霄丧，宴不举乐，谥曰安王。子纂袭。

京兆王黎，天赐四年封。薨。子吐相袭，改封江阳王。薨，无子。

献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继字世仁为后，袭封江阳王。宣武时，为青州刺史。为家僮取人女为妇妾，又以良人为婢，为御史所弹，坐免官爵。及灵太后临朝，继子叉先纳太后妹，复继本封；后徙封京兆王，历司徒，加侍中。继，孝文时已历内外显任，灵太后临朝，入居心膂，历转台司。频表逊位，转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后部鼓吹。诏以至节，礼有朝庆，继位高年宿，可依齐郡王简故事，朝讫引坐，免其拜伏。转太傅，侍中如故。时叉执杀生之权，拜受之日，送者倾朝，有识者为之致惧。又诏令乘步挽至殿廷，两人扶侍，礼与丞相高阳王埒。后除使持节、侍中、太师、大将军、录尚书事、大都督、节度西道诸军事。及出师，车驾临饯，倾朝祖送。寻加太尉公。及班师，继启求还复封江阳，诏从之。继晚更贪婪，牧守令长新除赴官，无不受纳货贿，以相托付。妻子各别请属，至乃郡县微吏，亦不获平心选举。凭叉威势，法官不敢纠擿，天下患之。叉黜，继废于家。初，尔硃荣之为直寝，数以名马奉叉，叉接以恩意，荣甚德之。建义初，复以继为太师、司州牧。永安元年，薨，赠假黄钺都督九州诸军，录尚书事、大丞相如故，谥曰武烈。

叉字伯俊，小字夜叉。灵太后临朝，以叉妹夫，除通直郎。叉妻封新平君，后迁冯翊君，拜女侍中。叉女夭，灵太后诏赠乡主。叉累加侍中、领军将军。既在门下，兼总禁兵，深为灵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怿以亲贤辅政，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怿坐禁止。后穷案无实，怿虽得免，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久之，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侍中刘腾密谋，诈取主食中黄门胡度、胡定列，诬怿云："货度等金帛，令以毒药置御食中以害帝。"腾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怿入，遇叉于含章殿后，命宗士及直斋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腾称诏集公卿议，以大逆论。咸畏叉，无敢异者。唯仆射游肇执意不同。叉、腾持公卿议入奏，夜中杀怿。于是假为灵太后辞逊诏，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

等辅政。常直禁中，明帝呼为姨父。自后百寮重迹。后帝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曲尽佞媚，遂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刀剑以自先后。叉于千秋门外厂下施木阑槛，有时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备窃发。

初，叉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得志之后，便自骄愎，耽酒好色，与夺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珍宝充牣其中。叉曾卧妇人于食舆，以□巴覆之。舆入禁内，出亦如之，直卫虽知，莫敢言者。姑姊妇女，朋淫无别。政事怠堕，纲纪不举。州镇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叉自知不法，恐被废黜，乃阴遣弟洪业召武州人姬库根等与之聚宴。遂为誓盟，欲令为乱，朝廷必以己为大将军往伐，因以共为表里，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遗根等，遣还州，与洪业买马。

从刘腾死后，防卫微缓。叉颇亦自宽，时宿于外，每日出游，留连他邑。灵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灵太后对明帝谓群臣，求出家于嵩山闲居寺，欲自下发。帝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遂与太后密谋图之。乃对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叉乃劝帝从太后意。于是太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举其亲元法僧为徐州刺史，法僧据州反叛。灵太后数以为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阳王雍虽位重于叉，而甚畏惮。会太后与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图叉之计。后雍从帝朝太后，乃进言叉父子权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领军，以余官辅政？"叉闻之甚惧，免冠求解。乃以叉为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叉虽去兵权，然总任内外，不虑黜废。又有阉人张景嵩、刘思逸、屯弘昶、伏景谋废叉。嵩以帝嫔潘外怜有幸，说云，元叉欲害之。嫔泣诉于帝云："叉非直欲杀妾，亦将害陛下。"帝信之。后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门者不纳。寻除名。

初，咸阳王禧以逆见诛，其子树，梁封为鄴王。及法僧反叛后，树遗公卿百寮书，暴叉过恶，言："叉本名夜叉，弟罗实名罗刹。夜叉、罗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风，事同飘堕。呜呼魏境！离此二灾。恶木盗泉，不息不饮，胜名枭称，不入不为。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为远近所恶如此。

其后灵太后顾谓侍臣曰："刘腾、元叉昔邀朕索铁券，望得不死，朕赖不与。"中书舍人韩子顺对曰："臣闻杀活，岂计与否。陛下昔虽不与，何解今日不杀？"灵太后怃然。未几，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谋反。先遣

其从弟洪业率六镇降户反定州；叉令勾鲁阳诸蛮侵扰伊阙，叉兄弟为内应，起有日矣，得其手书。灵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决。群臣固执不已，明帝又以为言，太后乃从之。于是叉及弟爪并赐死于家。太后犹以妹故，复追赠尚书令、冀州刺史。叉子舒，秘书郎。叉死后，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侯景之乱，善归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

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未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令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赍绢一百匹，衣一袭。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醞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二人由是有隙。

善以高颎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上初然之。及颎得罪，上以善言为颎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于是病顿而卒。

叉弟罗，字仲纲。虽父兄贵盛，而虚己接物。累迁青州刺史。叉当朝专政，罗望倾四海，于时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季奖等咸为其宾客，从游青土。罢州，入为守正卿。叉死后，罗通叉妻，时人秽之，或云其救命之计也。孝武时，位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初，梁遣将围逼，罗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罗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改封江阳王。梁元帝灭景，周文帝求罗，遂得还。除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少师，袭爵江阳王。舒子善住，在后从南入关，罗乃以爵还善住，改封罗为固道郡公。

罗弟爽，字景哲。少而机警，位给事黄门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懿。

爽弟蛮，仕齐，历位兼度支尚书，行颍州事。坐不为继母服，为左丞所弹。后除开府仪同三司。齐天保十年，大诛元氏。昭帝元后，蛮之

女也，为苦请，自市追免之，赐姓步六孤氏。卒，赠司空。蛮弟爪，字景邕，位给事中，与兄叉同时诛。

继弟罗侯，迁洛之际，以坟陵在北，遂家于燕州之昌平郡。内丰资产，唯以意得为适。不入京师，在宾客往来者，必厚相礼遗，豪据北方，甚有声称。以叉执权，尤不乐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乐平戾王丕；安定殇王弥阙母氏；慕容夫人生乐安宣王范；尹夫人生永昌庄王健；建宁王崇、新兴王俊二王并阙母氏。

乐平王丕，少有才干。泰常七年封，拜车骑大将军。后督河西、高平诸军讨南秦王杨难当。军至略阳，禁令齐肃，所过无私，百姓争致牛酒。难当惧，还仇池。而诸将议曰："若不诛豪帅，军还之后，必聚而为寇。"又以大众远出，不有所掠，则无以充军实，赏将士。将从之，时中书侍郎高元参丕军事，谏曰："今若诛之，是伤其向化之心，恐大军一还，为乱必速。"丕以为然，于是绥怀初附，秋豪无犯。

初，冯弘之奔高丽，太武诏遣送之，高丽不遣。太武怒，将讨之。丕上疏以为和龙新定，宜复之，使广修农殖，以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帝纳之，乃止。后坐刘洁事，以忧薨，事在《洁传》，谥曰戾王。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元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日亢，高而无人，不为善也。"夫如是，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于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弥，泰常七年封。薨，谥曰殇王。无子，国除。

乐安王范，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太武以长安形胜之地，乃拜范为卫大将军、开府义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范谦恭惠下，推心抚纳，百姓称之。时秦土新离寇贼，流亡者相继，请崇易简之礼，帝纳之。于是遂宽徭，与人休息。后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

长子良，太武未有子，尝曰："兄弟之子犹子。"亲抚养之。长而壮勇多知，尝参军国大计。文成时，袭王，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

为内都大官。薨，谥曰简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壮，所在征战，常有大功。才艺比陈留桓王而智略过之。从太武破赫连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讨和龙，健别攻拔建德。后平叛胡白龙余党于西海。太武袭蠕蠕，越涿邪山，诏健殿后。矢不虚发，所中皆应弦而毙，威震漠北。寻从平凉州，健功居多。又讨破秃发保周，自杀，传首京师。复降沮渠无讳。薨，谥曰庄王。子仁袭。仁亦骁勇有父风，太武奇之。后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国除。

建宁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时，封崇子丽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元宝谋逆，父子并赐死。

新兴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骑射，多艺。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己被贬削，恆怀怨望，颇有悖心。后事发，赐死，国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贺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罗；舒椒房生东平王翰；弗椒房生临淮王谭；伏椒房生广阳王建；闾左昭仪生吴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头、龙头并阙母氏，皆早薨，无传。

晋王伏罗，真君三年封，加车骑大将军。后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正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禽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降其一万余落。八年，薨，无子，国除。

东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参典都曹事。忠贞雅正，百僚惮之。太傅高元以翰年少，作《诸侯箴》以遗之，翰览之大悦。后镇枹罕，羌戎敬服。改封东平王。太武崩，诸大臣等议欲立翰，而中常侍宗爱与翰不协，矫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杀翰。子道符袭爵，拜长安镇都大将。皇兴元年，谋反，司马段太阳斩之，傅首京师。

临淮王谭，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参都曹事。后改封临淮王。薨，谥宣王。

子提袭，为梁州刺史。以贪纵削除，加罚，徙配北镇。久之，提子员外郎颖免冠请解所居官，代父边戍，孝文不许。后昭提从驾南伐。至

洛阳，参定迁都之议。寻卒，以预参迁都功，追封长乡县侯。宣武时，赠雍州刺史，谥曰“懿”。

提子昌，字法显。好文学。居父母丧，哀号孺慕，非感行人。宣武时，复封临淮王，未拜而薨。赠齐州刺史，谥曰康王，追改封济南王。

子彧，字文若，绍封。彧少有才学，当时甚美。侍中崔光见而谓人曰：“黑头三公，当此人也。”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学虽并优美，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阜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宽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济南备员方。”彧姿制闲裕，吐发流美。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奏郑庙歌词，时称其美。除给事黄门侍郎。

彧本名亮，字仕明，时侍中穆绍与彧同署，避绍父讳，启求改名。诏曰：“仕明风神运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体相伦之美。”彧求复本封，诏许复封临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长兼御史中尉。彧以为伦叙得之，不谢。领军于忠忿，言之朝廷曰：“临淮虽复风流可观，而无骨鲠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仪，单车而还，朝流为之叹息。累迁侍中、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摄选。后以本官为东道行台。会尔硃荣入洛，杀害元氏，彧抚膺恸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并观彧为人。建孙称彧风神闲俊。梁武亦先闻名，深相器待。见彧于乐游园，因设宴乐。彧闻声歔欷，涕泪交下，梁武为之不乐。自前后奔叛，皆候旨称魏为伪，唯彧表启常云魏临淮王。梁武体彧雅性，不以为责。及知庄帝践阼，彧以母老请还，辞旨恳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难违其意，遣其仆射徐勉私劝彧留。彧曰：“死犹愿北，况于生也？”梁武乃以礼遣。彧性至孝。自经违离，不进酒肉；憔悴容貌，见者伤之。历位尚书令、大司马，兼录尚书。

庄帝追崇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孝文为伯考。彧表谏，以为：“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春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尚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斯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毁冕，文王心规裂冠。虽祭则魏主，而权归晋室。昆之与季，实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业。故晋武继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后禀德坤元，复

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时庄帝意锐，朝臣无敢言者，唯彧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并有表闻。诏报曰：“文穆皇帝勋格四表，道迈百王，是用考循旧范，恭上尊号。王表云汉太上于香街，南顿于春陵。汉高不因瓜瓞之绪，光武又无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庙异寝，于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历数有归。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业有统，汉氏非伦。若以昔况今，不当移寝。则魏太祖、晋景帝虽王迹已显，皆以人臣而终，岂得与余帝别庙，有阙余序？汉郡国立庙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飨遍天下”非关太庙神主，独在外祠荐。汉宣之父，亦非勋德所出，虽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称，何必准古而言非类也。复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当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为疑。《礼》‘天子元子犹士’，禘祫岂不得同室乎？且晋文、景共为一代，议者云世限七，主无定数。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礼既有祔，嫂叔何嫌？《礼》，大祖、祢一庙，岂无妇舅共室也？若专以共室为疑，容可更议迁毁。”庄帝既逼诸妹之请，此词意黄门侍郎常景、中书侍郎邢子才所赞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为孝宣帝。彧又面谏曰：“陛下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

尔硃荣死，除彧司徒公。及尔硃兆率众奄至，出东掖门，为贼所获。见兆，辞色不屈，为群胡所殴，薨。孝武帝末，赠大将军、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谥曰文穆。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所制文藻，虽多亡失，犹有传于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进举止于亲娅，为识者所讥。无子。

弟孝友，少有时誉，袭爵临淮王，累迁沧州刺史。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无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静帝宴齐文襄于华林园，孝友因醉自誉，又云：“陛下许赐臣能。”帝笑曰：“朕恆闻王自道清。”文襄曰：“临淮王雅旨舍罪。”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于政理，尝奏表曰：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于，四闾，闾二比，计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

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祠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称事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妒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

臣之赤心，义唯家国，欲使吉凶无不合礼，贵贱各有其宜。省人帅以出兵丁，立仓储以丰谷食。设赏格以禽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数，正欲使王侯将相，功臣子弟，苗胤满朝，传祚无穷，此臣之志也。

诏付有司，议奏不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为皁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孝友在尹积年，以法自守，甚著声称。然性无骨鲠，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临淮县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诏入晋阳宫，出与元晖业同被害。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誉。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聪、司徒崔光等见孚，咸曰："此子当准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见耳。"累迁兼尚书右丞。灵太后临朝，宦者干政，孚乃总括古今名妃贤后，凡为四卷，奏之。迁左丞。

蠕蠕主阿那瑰既得反国，其人大饥，相率入塞，阿那瑰上表请台振给。诏孚为北道行台，诣彼振恤，孚陈便宜表曰：

皮服之人，未尝粒食，宜从俗因利，拯其所无。昔汉建武中，单于款塞，时转河东米Я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给之。斯则前代和戎，抚新柔远之长策也。乞以牸牛产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又尚书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随宽置之。臣谓人情恋本，宁肯徙内？若依臣请，给振杂畜，爱本重乡，必还旧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损。假令逼徙，事非久计。何者？人面兽心，去留难测。既易水草，疴恙将多；忧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余类，尚在沙碛；脱出狂勃，翻归旧巢，必残掠邑里，遗毒百姓。乱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

又云：

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拘近利。虽戎狄衰盛，历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论讨。周之北伐，仅获中规；汉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为重备，将帅劳止，甲士疲力。计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乱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鸠其散亡，礼送令反，宜因此时，善思远策。窃以理虽万变，可以一观；来事虽悬，易以往卜。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令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斯皆守吉之元龟，安边之胜策。计今朝廷成功，不减曩时，蠕蠕国弊，亦同畴日。宜准昔成谋，略依旧事，借其所闲地，听使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以见保卫。驭以仁宽，縻以久策。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叛反。今北镇诸将，旧常云一人代外逻，因令防察。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又云：

先人有夺人之心，待降如受强敌。武非寻外，亦以防内。若从处分割配，诸州镇辽远，非转输可到，悔叛之情，变起难测。又居人畜业，布在原野，戎夷性贪，见则思盗；防彼肃此，少兵不堪。浑流之际，易相干犯。驱之还本，未必乐去，配州内徙，复不肯从。既其如此，为费必大。

朝廷不许。

孚持白武幡劳阿那瑰于柔玄、怀荒二镇间。阿那环瑰众号三十万，阴有异意，遂拘留孚。载以辒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众，坐孚车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阿那瑰遂南过，至旧京。后遣孚等还，因上表谢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谦之云孚辱命，处孚流罪。

后拜冀州刺史。孚劝课农桑，境内称慈父，邻州号曰神君。先是，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孚至，皆请入城，愿致死效力。后为葛荣所陷，为荣所执。兄祐为防城都督，兄子礼为录事参军。荣欲先害子礼，孚请先死以赎子礼，叩头流血，荣乃舍之。又大集将士，议其死事。孚兄弟各诬己引过，争相为死。又孟都、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就法，请活使君。荣曰："此魏之诚臣义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荣卒，还除冀州刺史。元颢入洛，授孚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孚封颢逆书送朝廷，天子嘉之。颢卒，封孚万年乡男。

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监仪注。孚上表曰：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栒虡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虡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

奏可。于时搢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反。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善。

复从孝武帝入关，除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寻监国史。历位司空、兼尚书令、太保。时蠕蠕主与孚相识，先请见孚，然后遣女。于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见孚，莫不欢悦，奉皇后来归。

孚性机辩，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顾，尝于室内置酒十瓿，瓿余一斛，上皆加帽，欲戏孚。孚适入室，见即惊喜，曰："吾兄弟辈甚无礼，何为窃入王家，匡坐相对？宜早还宅也。"因持酒归。周文抚手大笑。后遇风患，手足不随，口不能言，乃左手画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许。迁太傅。薨。帝亲临，百官赴吊。赠大司马、录尚书事，谥曰文简。

子端嗣，位大行台尚书、华州刺史。性疏佷，颇以基地骄物，时论鄙之。

广阳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后改封广阳。薨，谥曰简王。子石侯袭，薨，谥曰哀王。子遗兴袭，薨，谥曰定王。无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于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后封广阳王，以绍建后。孝文南伐，诏嘉断均口。嘉违失指授，令贼得免。帝怒责之曰："叔祖定非世孙，何太不上类也！"及将大渐，遗诏以嘉为尚书左仆射，与咸阳王禧等辅政。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拜卫大将军、尚书令，除仪同三司。

嘉好饮酒，或沉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无所顾忌。帝尊年老，常优容之。与彭城、北海、高阳诸王，每入宴集，极欢弥夜，数加赏赐。帝亦时幸其第。性好仪饰，车服鲜华。既居仪同，又任端首，出入容卫，道路荣之。后迁司空，转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爱敬人物，后来才俊未为时知者，侍坐之次，转加谈引，时人以此称之。薨，遗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赠侍中、太保，谥曰懿烈。

嘉后妃宜都王穆寿孙女，司空从妹也。聪明妇人。及为嘉妃，多所匡赞，光益家道。

子深，字知远，袭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预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盗止息。后为恆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恆。累迁殿中尚书，未拜。坐淫城阳王徽妃于氏，为徽表讼。诏付丞相、高阳王雍等宗室议决其罪，以王还第。

及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临淮王彧讨之失利，诏深为北道大都

督，受尚书令李崇节度。时东道都督崔暹败于白道，深等诸军退还朔州。深上书曰：

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增怒。及阿那瑰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杀之为逆命；攻城掠地，所见必诛。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其崔暹双轮不反，臣崇与臣，逡巡复路。今者相与，还次云中。马首是瞻，未便西迈。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时不纳其策。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深后上言："今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以疲兵讨之，必不制敌。请简选兵，或留守恆州要处。更为后图。"

及李崇征还，深专总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恆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置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

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其余降户，犹在恆州，遂欲推深为主。深乃上书乞还京师。令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都督，以深为侍中、右卫将军、定州刺史。时中山太守赵叔隆、别驾崔融讨贼失利，台使刘审考核未讫，会贼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审驰驿还京，

云深擅相放纵。城阳王徽与深有隙，因此构之。乃征深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会，令相和解。徽衔不已。

后河间王琛等为鲜于修礼所败，乃除深仪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徽因奏灵太后构深曰："广阳以爱子握兵在外，不可测也。"乃敕章武王等潜相防备。融遂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灵太后闻之，乃使问深意状，乃具言曰：

往者元叉执权，移天徙日，而徽托附，无翼而飞。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衔臣次骨。臣以疏滞，远离京辇，被其构阻，无所不为。然臣昔不在其后，自此以来，翻成陵谷。徽遂一岁八迁，位居宰相；臣乃积年淹滞，有功不录。

自徽执政以来，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勋，皆被拥塞。将士告捷，终无片赏；虽为表请，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据乎盛乐，后被重围，析骸易子，倒悬一隅。婴城二载，贼散之后，依阶乞官，徽乃盘退，不允所请。而徐州下邳戍主贾勋，法僧叛后，暂被围逼，固守之勋，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开国。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赏异，不平谓何！又骠骑李崇北征之日，启募八州之人，听用关西之格。及臣在后，依此科赏。复言北道征者，不得同于关西。定襄陵庙之至重，平城守国之要镇，若计此而论功，亦何负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风排抑。

然其当途以来，何直退勋而已。但是随臣征者，即便为所嫉。统军袁叔和曾经省诉，徽初言有理，又闻北征隶臣为统，应时变色。复令臣兄子仲显异端讼臣，缉缉翩翩，谋相诽谤。言臣恶者，接以恩颜；称臣善者，即被嫌责。甄琛曾理臣屈，乃视之若仇雠；徐纥颇言臣短，即待之如亲戚。又骠骑长史祖莹，昔在军中，妄增首级；矫乱戎行，蠹害军府，获罪有司，避命山泽。直以谤臣之故，徽乃还雪其罪。臣府司马刘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贼如决河，岂其能拥。且以臣府参僚，不免身首异处。徽既怒迁，舍其元恶，及胥徒。从臣行者，莫不悚惧。顷恆州之人，乞臣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测。及降户结谋，臣频表启，徽乃因执言此事。及向定州，远彼奸恶，又复论臣将有异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国朝，遽赐迁代。贼起之由，谁使然也？

徽既优幸，任隆一世，慕势之徒，于臣何有！是故余人摄选，车马填门。及臣居边，宾游罕至。臣近比为虑其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阙。

属流人举斧，元戎垂翅，复从后命，自安无所；僶俛先驱，不敢辞事。及臣出都，行尘未灭，已闻在后，复生异议。言臣将兒自随，证为可疑之兆。忽称此以构乱。悠悠之人，复传音响，言左军臣融、右军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将何以自安？窃以天步未夷，国难犹梗；方伯之任，于斯为急。徽昔临藩，乃有人誉，及居端右，无闻焉尔。今求出之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从所长，臣无内虑之切。脱蒙，公私幸甚。

深以兵士频经退散，人无斗情，连营转栅，日行十里。行达交津，隔水而阵。贼修礼常与葛荣谋，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荣常衔之。普贤昔为深统军，及在交津，深传入谕之，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修礼而自立。荣以新得大众，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众北转。荣东攻章武王融，融战败于白牛还。深遂退走，趣定州。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乃止于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谥等六七人，臂肩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疑深意异，乃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谥讨深。深走出，谥叫噪追蹑。深与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贼游骑，乃引诣葛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自立，内恶之，乃害深。庄帝追复王爵，赠司徒公，谥曰忠武。

子湛，字士渊，少有风尚。孝庄初，袭封。孝静初，累迁冀州刺史。所在聚敛，风政不立。入为侍中，后行司州牧。时齐神武作相，以湛颇有器望，启超拜太尉公。薨，赠假黄钺、大司马、尚书令，谥曰文献。初，湛名位渐重，留连声色，始以婢紫光遗尚书郎中宋游道，后乃私耽，出为冀州，窃而携去。游道大致纷纭，乃云紫光湛父所宠，湛母遗己。将致公文，久乃停息。论者两非之。

湛弟瑾，尚书祠部郎。后谋杀齐文襄。事泄，合门伏法。

湛子法轮，紫光所生也。齐王矜湛覆灭，乃启原之，复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吴王，后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爱矫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后发丧。大赦，改年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遗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余不恤之，百姓愤惋，而余晏如也。宗爱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余疑爱变，谋夺其权。爱因余祭庙，夜杀余。文成葬以王礼，谥曰隐。

论曰：枭獍为物，天实生之。观夫元绍所怀，盖亦特钟沴气。平阳以降，并多夭促；英才武略，未显高年。靖、简二王，为时称首。鉴既有声，浑亦见器。霄、继荷遇太和之日，名位岂妄及哉！叉阶缘宠私，遂乱天下，杀身全祀，固为幸焉。

乐平、乐安俱以将领自效，竟以忧迫而逝，验克终之为鲜。庄王才力智谋，一时之杰，与夫建宁、新兴，不同日也。

太武之子，秦、晋才贤。而翰之遇酷，倚伏岂可量矣。临淮之后，彧为盛德；广阳之世，嘉实为美，深之阙恶于元徽，所谓盗憎之义。作之见杀，不基晚欤！

列传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阳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阳椒房生汝阴灵王天赐；乐良厉王万寿、广平殇王洛侯母并阙。孟椒房生任城康王云；刘椒房生南安惠王桢、城阳康王长寿。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乐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赵王深早薨，无传，母阙。魏旧太子后庭未有位号，文成即位，景穆宫人有子者 ，并号为椒房。

阳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后为内都大官。薨，谥曰幽。

长子安寿袭爵，孝文后赐名颐。累迁怀朔镇大将。都督三道诸军事北讨，诏征赴京，勖以战伐之事。对曰："当仰杖庙算，使呼韩同渭桥之礼。"帝叹曰："壮哉王言，朕所望也。"未发，遭母忧，诏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殡而发。与陆睿集三道诸将议军途所诣。于是中道出黑山，东道趣士卢河，西道向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蠕蠕。颐入朝，诏曰："王之前言，果不虚也。"后除朔州刺史。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遣使推颐为主，颐密以状闻。泰等伏诛，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元年，薨于青州刺史，谥曰庄王。传国至孙宗胤。明帝时，坐杀叔父赐死，爵除。

颐弟衍，字安乐，赐爵广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请假王，以崇威重。诏曰："可谓无厌求也，所请不合。"转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传疗疾。差，成伯还。帝曰："卿定名医。"赉绢三千疋。成伯辞，请受一千。帝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是而言，岂惟三千疋乎？"其为帝所重如此。后所生母雷氏卒，表请解州。诏曰："先君余尊之所厌，《礼》之明文。季末陵迟，斯典或废。侯既亲王之子，宜从余尊之义，便可大功。"后卒于雍州刺史，谥曰康侯。

衍性清慎，所在廉洁，又不营产业，历牧四州，皆有称绩，亡日无敛尸具。

子暢，字叔暢，从孝武帝入关，拜鸿胪，封博陵王。大统三年东讨，没于阵。

子敏，嗜酒多费，家为之贫。其婿柱国乙弗贵、大将军大利稽祐家赀皆千万，每营给之。敏随即散尽，而帝不之责。贵、祐后遂绝之。位仪同三司，改封南武县公。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骁武过人。庄帝谋杀尔硃荣，以融为直阁将军。及尔硃兆入洛，融逃人间。后从孝武入关，封魏兴王，位侍郎、殿中尚书。

衍弟钦，字思若，位中书监、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钦色尤黑，故时人号为黑面仆射。钦淫从兄丽妻崔氏，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寻除司州牧。钦少好学，早有令誉。时人语曰："皇宗略略，寿安、思若。"及晚年贵重，不能有所匡益，论者轻之。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于是待客稍厚。后除司空公，封钜平县公。于河阴遇害，赠假黄钺、太师、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业，早有令誉。年八岁，司徒崔光见而异之，曰："后生领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关，不及从驾。后赴长安，封义阳王。

子孝美容仪，善笑谑，好酒爱士，缙绅归之，宾客常满，终日无倦。性又宽慈，敦穆亲族。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书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后历尚书令、柱国大将军。子孝以国运渐移，深自贬晦，日夜纵酒。后例降为公，复姓拓拔氏。未几，卒，子赟袭。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大将。子推性沈雅，善于绥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为中都大官，察狱有称。献文将禅位于子推，以大臣固谏，乃传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兴袭，拜长安镇大将。以黩货削除官爵。后除秘书监，还复前爵，改封西河。转守卫尉卿。初，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及斋后，僧皆四散，有一沙门方云乞斋余食。太兴戏之曰；"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只。食尽，犹言不饱。及辞出后，酒肉俱在。出门追之，无所见。太兴遂佛前乞愿："向者之师，当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舍王爵入道。"未几便愈，遂请为沙门。表十余上，乃见许。时孝文南讨在军，诏皇太子于四月八日为之下发，施帛二千疋。既为沙门，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终。

子昴，字伯晖，袭，薨。

昴子亻妻，字魏庆，袭。孝静时，累迁太尉、录尚书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赠假黄钺、太傅、司徒公，谥曰文。悰宽和有度量，美容貌，风望俨然。得丧之间，不见于色。性清俭，不营产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

昴弟仲景，性严峭。孝庄时，兼御史中尉，京师肃然。每向台，恆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太昌初，为河南尹，奉法无私。时吏部尚书樊子鹄部下纵横，又为盗窃。仲景密加收捕，悉获之，咸即行决。于是豪贵寒心。孝武帝将入关，授仲景中军大都督，留京师。齐神武欲至洛阳，仲景遂弃妻子，追驾至长安。仍除尚书右仆射，封顺阳王。

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尔硃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经数年，前妻叔袁纥氏自洛阳间行至。也列遂徙居异宅。久之，有奸。事露，诏仲景杀之。仲景宠情愈至，谬杀一婢，蒙其尸而厚葬以代焉。列徙于密处，人莫知其诈。仲景三子济、钟、奉，叔袁纥氏生也，皆以宗室，早历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谋杀袁纥。纥先觉，复欲阴害列。列谓从奴曰：“若袁纥杀我，必投我厕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犹埋我好地，尔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诏笞仲景一百，免右仆射，以王归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犹私不已。又有告者，诏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尽除。仲景仍通焉。后周文帝以其历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驾，乃奏复官爵。也列、袁纥于是同居。大统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内乱，后就州赐死。

仲景弟暹，字叔照。孝庄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元颢入洛，暹据州不屈。庄帝还宫，封汝阳王，累迁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诬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孝静时，位侍中、录尚书事。薨，赠太师、录尚书。子冲袭。无子，国绝。

太兴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卫将军从孝文南征，赐爵饶阳男。宣武初，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明帝初，累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

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勃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

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夤遣兼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没。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诏以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讨破之。禽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法庆，传首京师；后禽归伯，戮于都市。

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孙，至明帝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

窃闻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其不可得变革者，则亲也尊也。四世而缌服穷，五世而袒免，六世而亲属竭矣。去兹以往，犹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议亲者，非唯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盘石。先皇所以变兹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暂出当时也。且临淮王提分属籍之始，高祖赐帛三千疋，所以重分离。乐良王长命亦赐缣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

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其辅己者众。臣诚不欲妄亲太阶，苟求润屋，但伤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者，盖恶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

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高祖所以国秩禄赋，复给衣食，后族唯给其赋，不与衣食者，欲以别外内，限异同也。今诸庙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终，然后改夺。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

诏付尚书博议以闻。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太后不从。卒，谥曰宣公。

遥弟恆，字景安，粗涉书史。恆以《春秋》之义，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历位太常卿、中书监、侍中。后于河阴遇害，赠太傅、司徒公，谥曰宣穆公。

济阴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颇有武略。库莫奚侵扰，诏新成讨之。新成乃多为毒酒。贼逼，便弃营而去。贼至，兢饮。遂简轻骑纵击，俘馘甚多。后位外都大官。薨，赠大将军，谥曰惠公。

子郁，字伏生，袭。位开府，为徐州刺史。以黩货赐死，国除。

长子弼，字邕明，刚正有文学，位中散大夫。以世嫡，应袭先爵。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遂夺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诞。于是弼绝弃人事，托疾还私第。宣武征为侍中，弼上表固让。入嵩山，以穴为室，布衣蔬食。卒。建义元年，子晖业诉复王爵。永安三年，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初，弼尝梦人谓之曰：“君身不得传世封，其绍先爵者，君长子绍远也。”弼觉，即语晖业，终如其言。

晖业少险薄，多与寇盗交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历位司空、太尉，加特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齐初，降封美阳县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

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籓王家世，号为《辨宗录》四十卷，行于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气不伦，每被猜忌。

天保二年，从驾至晋阳，于宫门外骂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尔亦讵得几时！”文宣闻而杀之，并斩临淮公孝友。孝友临刑，惊惶失措，晖业神色自若。仍凿冰沈其尸。

晖业弟昭业，颇有学尚，位谏议大夫。庄帝将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叩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位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谥曰文侯。

郁弟偃，位太中大夫。

子诞，字昙首。初，诞伯父郁以贪污赐死，爵除。诏以诞，偃正妃子，立为嫡孙，特听绍封。累迁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有沙门为诞采药，还见诞，问外消息，对曰：“唯闻王贪，愿王早代。”诞曰：“齐州七万家，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会赦免。薨，谥静王。

子抚，字伯懿，袭。庄帝初，为从兄晖业诉夺王爵。

偃弟丽，字宝掌，位兼宗正卿、右卫将军。迁光禄勋，宗正、右卫如故。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以丽为使持节、都督，与杨椿讨之。苟兒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别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使进军水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胜追掩，获其父母妻子。诸城之围，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余人诣丽请罪。丽因平贼之势，枉掠良善七百余人。宣武嘉其功，诏有司不听追检。

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诞一男，丽遂出州狱囚，死及徒、流案未申台者，一时放免。迁冀州刺史，入为尚书左仆射。帝问曰："闻公在州杀戮无理，枉滥非一，又大杀道人。"对曰："臣在冀州可杀道人二百许人，亦复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纳诸隍，况杀道人二百，而言不多！"丽脱冠谢，赐坐。卒，谥曰威。

子显和，少有节操，历司徒记室参军。司徒崔光每见之，曰："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东府长史。刺史元法僧叛，显和与战被禽。执手命与连坐。显和曰："显和与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盘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无惭德？"遂不肯坐。法僧犹欲慰喻。显和曰："乃可死作恶鬼，不能生为叛臣！"及将杀之，神色自若。建义初，赠秦州刺史。

汝阴王天赐，和平三年封，后为内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于是诸部敕勒悉叛。诏天赐与给事中罗云讨之。前锋敕勒诈降，云信之。副将元伏曰："敕勒色动，恐有变，今不设备，将为所图。"云不从。敕勒袭杀云，天赐仅得自全。累迁怀朔镇大将。坐贪残，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于思政观，赠本爵，葬从王礼，谥曰灵王。

子逞，字万安，卒于齐州刺史，谥曰威。

逞子庆和，东豫州刺史，为梁将所攻，举城降之。梁武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泛，字普安，自元士稍迁营州刺史。性贪残，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泛走平州。后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东燕县男。于河阴遇害。

泛弟修义，字寿安，颇有文才。自元士稍迁齐州刺史。修义以齐州频丧刺史，累表固辞。诏不许，听随便立解宇。修义乃移东城。为政宽和。迁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陈庶人禧、庶人愉等，请宥前愆，赐葬陵域。灵太后诏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职干陈！"

在州多受纳。累迁吏部尚书。及在铨衡，唯事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时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党郡缺，居遂求之。修义私已许人，仰居不与。居大言不逊，修义命左右牵曳之。居对大众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贼？"居指修义曰："此坐上者，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修义失色。居行骂而出，后欲邀车驾论修义罪状，左仆射萧宝夤喻之乃止。

二秦反，假修义兼尚书右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为诸军节度。修义性好酒，每饮连日，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元志败没，贼东至黑水，更遣萧宝夤讨之，以修义为雍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谥曰文。

子均，位给事黄门侍郎。后入西魏，封安昌王，位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司空，谥曰平。

子则，字孝规，袭爵，位义州刺史。仕周为小冢宰、江陵总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为右侍上士。隋开皇初，授内史舍人。炀帝即位，累迁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几，授太府卿，甚有当时誉。大业十三年，帝幸江都宫，诏文都与段达、皇甫无逸、韦津等同为东都留守。帝崩，文都与达、津等共推越王侗为帝。侗署文都为内史令、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骁卫大将军、摄右翊卫将军、鲁国公。

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帝，拥兵至彭城，所在响震。文都讽侗遣使通于李密。密乃请降，因授官爵，礼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悦，文都知之，阴有诛世充计。侗以文都领御史大夫，世充固执而止。卢楚说文都诛之，文都遂怀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充，世充驰还含嘉城。至夜难作，攻东太阳门而入，拜于紫微观下，曰："请斩文都，归罪司寇。"侗见兵势盛，遣其所署将军黄桃树执文都以出。文都顾谓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当夕及。"侗恸哭遣之，左右莫不悯默。出至兴教门，世充令左右乱斩之，诸子并见害。

则弟矩，字孝矩，西魏时，袭祖爵始平县公，拜南丰州刺史。时见

元氏将危，阴谓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见。颠而不扶，焉用宗子！”为兄则所遏，乃止。后周文为兄子晋公护娶其妹为妻，情好甚密。及护诛，坐徙蜀。后拜司宪大夫。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及为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国，赐爵洵阳郡公。及房陵立为皇太子，立其女为皇太子妃，亲礼弥厚，拜寿州总管。时陈将任蛮奴等屡寇江北，复以孝矩领行军总官，屯兵江上。后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轻泾州刺史。卒官，谥曰简。子无竭嗣。

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干用。开皇中，历左领左右将军、集沁二州刺史，封顺阳郡公。

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岁而孤，为诸兄所爱养。善事诸兄。诸兄议欲别居，褒泣谏，不从。家素富，多金宝，褒一无所受，脱身而出。仕周，位开府、北平县公、赵州刺史。从韦孝宽平尉迟迥，以功拜柱国，进封河间郡公。

隋开皇中，拜原州总管。有商人为贼劫，其人疑同宿者而执之。褒察其色冤而辞正，遂舍之。商人诣阙讼褒受金纵贼。隋文帝遣穷之，使者簿责褒何故利金而舍盗。褒引咎无异辞。使者与褒俱诣京师，遂坐免官。其盗寻发他所。上曰：“何至自诬？”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盗，臣罪一也；百姓为人所谤，不付法司，悬即放免，臣罪二也；无顾形迹，至今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责！臣又不言受赂，使者复将有所穷究，然则缧绁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诬。”上叹异之，称为长者。

炀帝即位，拜齐郡太守。及辽东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后相属。有西曹掾当行，诈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将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余，数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乐良王万寿，和平三年封，拜征东大将军，镇和龙。性贪暴，征还，道忧薨，谥曰厉王。子康王乐平袭。薨。子长命袭。坐杀人赐死，国除。

子忠，明帝时，复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诸王陪宴。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绸裤，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著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广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谥曰殇。无子，后以阳平幽王第五子匡后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气节。孝文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形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以成克终之美。”宣武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茹皓始有宠，百寮微惮之。帝曾于山陵还，诏匡陪乘，又使皓登车。皓褰裳将上，匡谏，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当时壮其忠謇。宣武亲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惧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声绩。迁恆州刺史。征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匡奏亲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号。而三藩以下，皆谓之妻。上不得同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妇之号，窃以为疑。诏曰：“夫贵于朝，妻荣于室，妇女无定，升从其夫。三藩既启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齐也，理与己齐，可从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号始定。从除度支尚书。匡表引乐陵、章武之例，求绍洛侯封。诏付尚书议。尚书奏听袭封，以明兴绝之义。

时宣武委政于高肇，宗室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听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肇闻而恶之。后因与太常卿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御史中尉王显奏匡曰：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属云构中迁，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钟。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一尺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折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逾先旨，

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坐，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尊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己，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案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恆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出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臣案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

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籥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见。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时政，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

诏曰“可”。有司奏匡诬肇，处匡死刑。宣武恕死，降为光禄大夫。又兼宗正卿。出为兖州刺史。匡临发，帝引见于东堂，劳勉之。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经，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若议之日，愿听臣暂赴。帝曰：“刘芳学高一时，深明典故。其所据者，与先朝尺乃寸过一黍，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执不经，后议之日，何待赴

都也。”

明帝初，入为御史中尉。匡严于弹纠，始奏于忠，次弹高聪等免官，灵太后并不许。违其纠恶之心，又虑匡辞解，欲奖安之，进号安南将军，后加镇东将军。

匡屡请更权衡不已，于是诏曰：“谨权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历，往代良规。匡宗室贤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贵，以时验决。必务权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诏曰：“故广平殇王洛侯体自恭宗，茂年薨殒，国除祀废，不祀忽诸。匡亲同若子，私继岁久，宜树维城，永兹盘石，可特袭王爵，封东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讫，请集朝士议定是非，诏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以闻。太师、高阳王雍等议，以为“晋中书监荀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毫厘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亦准议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诏从之。

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驺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诏付八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后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寻为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遇疾，还京。孝昌初，卒，谥曰文贞。后追复本爵，改封济南王。

第四子献袭，薨。子祖育袭。武定初，坠马薨。子勒叉袭。齐受禅，爵例降。

列传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云，和平五年封。少聪慧，年五岁，景穆崩，号哭不绝声。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献文时　，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大官，听讼，甚收时誉。及献文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父子相传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贺又进以为不可，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欲隆独善，其若宗庙何？”帝曰：“储宫正统，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孝文。

后蠕蠕犯塞，云为中军大都督，从献文讨之。过大碛，云曰：“夷狄之马初不见武头盾，若令此盾在前，破之必矣。”帝从之，命敕勒首领，执手劳遣之。于是相率而歌，方驾而前。大破之，获其凶首。后仇池氐反，又命云讨平之。除开府、徐州刺史。云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献文不许。云悲号动疾，乃许之。性善抚接，深得徐方之心，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

再迁冀州刺史，甚得下情。于是合州请户输绢五尺、粟五升，以报云恩。孝文嘉之，诏宣告天下，使知劝励。迁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云廉谨自修，留心庶狱，挫抑豪强，劫盗止息，州人颂之者千余人。太和五年，薨于州，遗令薄葬，勿受赠襚，诸子奉遵其旨。谥曰康，陪葬云中之金陵。

长子澄，字道镜，少好学，美鬓发，善举止，言辞清辩，响若县钟。康王薨，居丧以孝闻。袭封，加征北大将军。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见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兒风神吐发，当为宗室领袖，是行当不辱命，我不妄也。”澄至州，诱导怀附，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黄马一匹，以旌其能。转开府、徐州刺史，甚著声绩。朝京师，引见于皇信堂。孝文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帝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任城当欲为魏子产也。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后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齐庾荜来朝，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

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

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帝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命澄为七言连韵，与孝文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

后帝外示南讨，意在谋迁，齐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为吉也。"帝厉声曰："此象云大人武变，何言不吉也！"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沮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乃独谓澄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深赞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及车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诏澄驰驿向北，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曰："近论《革》，今真所谓革也。"澄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帝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鄴宫。除吏部尚书。

及车驾自代北巡，留澄铨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之用，咸无怨者。驾还洛京，复兼右仆射。

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龙舟。帝曰："朕昨夜梦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经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阳而遗嵇绍，当是希恩而感梦。"帝曰："朕既有此梦，或如任城所言。"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齐明帝既废弑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请以襄阳内附。车驾将自赴之，引澄及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司徒冯诞、司空穆亮、镇南李冲等议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众人意见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发。任城与镇南为应留之议，朕当为宜行之论。诸公坐听，长者从之。"于是帝往复数交，驾遂南征，不从澄及李冲等言。后从征至县瓠，以疾笃还京。

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帝曰："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帝曰："此池亦

有嘉鱼。”澄曰：“所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帝曰：“且取‘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次之观德殿。帝曰：“射以观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闲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后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庑，西曰游凯庑。此坐虽无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于元、凯。”冲对曰：“臣既遭唐尧之君，敢辞元、凯之誉？”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何得默尔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刑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李冲再拜上于万岁寿。帝曰：“卿等以烛至致辞，复献于万寿，朕报卿以《南山》之诗。”乃曰：“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后坐公事免官。寻兼吏部尚书。

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谋反，授澄节，铜武、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恆州事。行达雁门，遣书侍御史李焕先赴。至即禽泰，穷其党与，罪人皆得。钜鹿公陆睿、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并狱禁。具状表闻。帝览表，乃大悦曰：“我任城可谓社稷臣，正复皋陶断狱，岂能过之？”顾咸阳王等曰：“汝等脱当其处，不能办此也。”车驾寻幸平城。劳澄，引见逆徒，无一人称枉。时人莫不叹之。帝谓左右曰：“必也无讼，今日见之。”以澄正尚书。

车驾南伐，留澄居守，复兼右仆射。澄表请以国秩一岁租帛，助供军资，诏受其半。帝复幸鄴。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者犹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其斯之谓。可命史官书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苍昊，拔才而用之。朕失于举人，任一群妇女辈，当更铨简耳。任城在省，为举天下纲维，为当署事而已？”澄曰：“臣实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寻除尚书左仆射，从驾南伐。孝文崩，受顾命。

宣武初，有降人严叔懋告尚书令王肃遣孔思达潜通齐国，为叛逆。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还第。寻除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上表请修复皇宗之学，开四门之教。诏从之。

先是，朝议有南伐之计，以萧宝夤为东扬州刺史，据东城；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阳石。以澄总督二镇，授之节度。澄于是遣统军傅竖眼、王神念等进次大岘、东关、九山、淮陵，皆分部诸将，倍道据之。澄总勒大众，络绎相接，所在克捷，诏书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长，

澄引归寿春。还既狼狈，失兵四千余人。澄频表解州，帝不许。有司奏夺其开府，又降三阶。

转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横调，恆烦苦之。前后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减。又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人，布绢不任衣者禁不听造，百姓欣赖焉。母孟太妃薨，居丧过毁，当世称之。服阕，除太子太保。

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宣武夜崩，时事仓卒，高肇拥兵于外。明帝冲幼，朝野不安。澄虽疏斥，而朝望所属。领军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为尚书令，于是众心欣服。寻迁司空，加侍中，俄诏领尚书令。

登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欲太后览之，思劝诫之益。又奏利国济人所宜振举者十条：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兴学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兴灭继绝，各举所知；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人，任人之力，不过三日；五曰临人之官，皆须黜陟，以旌赏罚；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七曰边兵逃走，或实陷没，皆须精检，三长及近亲，若实隐之，征其代输，不隐勿论；八曰工商世业之户，复征租调，无以堪济，今请免之，使专其业；九曰三长禁奸，不得隔越相领，户不满者，随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番兵代之。灵太后下其奏，百僚议之，事有同否。

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恆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灵太后将从之，从议者不同，乃止。寻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许。

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不从。后贼虏入寇，至于旧都，镇将多非其人；所在叛乱，犯逼山陵，如澄所虑。

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今军旅初宁，无宜发众，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诏从之。太傅、清河王怿表驳其事，遂寝不行。

澄又奏："司州牧、高阳王臣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

贤，虽因公事，理实未尽。何者？若昭等状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轻绝人命，伤理败法。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及检贼状，全无寸尺。今复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怀惊愕。若生杀在下，虐专于臣，人君之权，安所复用？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验其为劫之状，察其拷杀之理。”诏从之。澄当官无所回避。又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西哉

嚈哒、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澄骏马一匹。澄请付太仆，以充国闲。诏曰：“王廉贞之德，有过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澄表以为“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至于昌勋妄阶，皆有处别。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若差殊不同，伪情自露，然后绳以典刑，人谁不服？岂有移一省之事，穷革世之尤，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灵太后纳之，乃止。后迁司徒公，侍中、尚书令如故。

神龟元年，诏加女侍中貂蝉，同外侍中之饰。澄上表谏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见缀金蝉于象珥，极鼲貂于鬓发。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榼，此乃衰乱之世，妖妄之服。且妇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阴而阳，故自穆、哀以降，国统二绝。因是刘裕所以篡逆。礼容举措，风化之本，请依常仪，追还前诏。”帝从之。

时太后锐于兴缮，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工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削夺百官禄力，费损库藏。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澄上表极言得失。虽卒不从，常优答礼之。政无大小，皆引参预。澄亦尽心匡辅，事有不便于人者，必于谏诤，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惮之。

二年，薨，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太尉公，加以殊礼，备九锡，依晋大司马齐王攸故事，谥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饰甚盛。灵太后亲送郊外，停舆悲哭，哀恸左右。百官会赴千余人，莫不欷歔，当时以为哀荣之极。第四子彝袭。

彝字子伦，继室冯氏所生，颇有父风。拜通直散骑常侍。及元叉专

权而彝耻于托附，故不得显职。庄帝初，河阴遇害。赠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文。

彝庶长兄顺，字子和。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愕，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托咏虚室。宣武时，上《魏道颂》，文多不载。起家为给事中。时高肇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慑；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兒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后拜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哭泣欧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发，免丧抽去，不复更生，世人以为孝思所致。

寻除给事黄门侍郎。时领军元叉威势尤盛，凡有迁授，莫不造门谢谒。顺拜表而已，曾不诣叉。叉谓顺曰：“卿何得聊不见我？”顺正色曰：“天子富于春秋，委政宗辅，叔父宜以至公为心，举士报国。如何卖恩，责人私谢，岂所望也！”至于朝论得失，顺常鲠言正议，曾不阿旨。由此见惮，出除恆州刺史。顺谓叉曰：“北镇纷纭，方为国梗，请假都督，为国屏捍。”叉心疑难，不欲授以兵官，谓顺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顺曰：“叔父既杀生由己，自言天历应在我躬，何得复有朝廷？”叉弥忿惮之。转齐州刺史。顺自负有才，不得居内，每怀郁怏，形于言色。遂纵酒自娱，不亲政事。叉解领军，征为给事黄门侍郎。亲友郊迎，贺其得入。顺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复出耳。”俄兼殿中尚书，转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讨元叉，不果而诛。及灵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顺侍坐西游园，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亲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见一家十丧，皆为青族旐，莫不酸泣。”叉妻时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怀冤？”太后默然不语。

就德兴于营州反，使尚书卢同往讨之，大败而还。属侍中穆绍与顺侍坐，因论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绍，绍颇欲为言。顺勃然曰：“卢同终将无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顺曰：“同有好宅与要势侍中，岂虑罪也？”绍惭，不敢复言。

灵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顺面诤之曰：“礼，妇人丧夫，自称未

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采。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修容饰，何以示后世？”灵太后惭而还入，召顺责之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也！”顺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初，城阳王徽慕顺才名，偏相赏纳。而广阳王深通徽妻于氏，大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征，入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顺为诏书，辞颇优美。徽疑顺为深左右，由是与徐纥间顺于灵太后。出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徽、纥侍侧。顺指谓灵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国不灭，终不死亡。”纥协肩而出。顺因抗声叱之曰：“一介刀笔小人，正堪为几案之吏，宁应忝兹执戟，亏我彝伦！”遂振衣而起。灵太后默而不言。时追论顺父顾托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顺为东阿县公。顺疾徽等间之，遂为《苍蝇赋》。属疾在家，杜绝庆吊。

后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与城阳王徽同日拜职。舍人郑俨于止车门外先谒徽，后拜顺。顺怒曰：“卿是佞人，当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俨深怀谢。顺曰：“卿是高门子弟，而为北宫幸臣，仆射李思冲尚与王洛诚同传，以此度之，卿亦应继其卷下。”见者为之震动，而顺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

时三公曹令史硃晖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雍欲以为廷尉评，频烦托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于地。雍闻之，大怒，昧爽坐都□，召尚书及丞郎毕集，欲待顺至，于众挫之。顺日高方至。雍攘袂抚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亲尊莫二。元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于地！”顺须鬓俱张，仰面看屋，愤气奔涌，长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硃晖小人，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诚宜遵旨，自有恆规，而复逾之也？”雍曰：“身为丞相、录尚书，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顺曰：“庖人虽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闻有别旨令殿下参选事。”顺又厉声曰：“殿下必如是，顺当依事奏闻。”雍遂笑而言曰：“岂可以硃晖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顺入室，与之极饮。顺之亢毅不挠，皆此类也。后兼左仆射。

尒硃荣之奉庄帝，召百官悉至河阴。素闻顺数谏诤，惜其亮直，谓硃瑞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顺不达其旨，闻害衣冠，遂便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佥□，止有书数千卷而

已。门下通事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庄帝还宫，遣黄门侍郎山伟巡喻京邑。伟临顺丧，悲恸无已。既还，庄帝怪其声散，伟以状对。庄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丧亡非一，不可周赡。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特赠绢百匹，余不得为例。"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烈。

初，帝在藩，顺梦一段黑云从西北直来，触东南上日月俱破，复翳诸星，天地尽暗。俄而云消雾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净，云长乐王日。寻见庄帝从阊阖门入，登太极殿，唱万岁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谒帝，唯顺集书省步廊西槐树下，脱衣冠卧。既寤，告元晖业曰："吾昨夜梦，于我殊自不佳。"说梦，因解之曰："黑云，气之恶者，是北方之色，终当必有北敌，以乱京师，害二宫，残毁百僚。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众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当祸乎？昔刘曜破晋室以为髑髅台，前途之事，得无此乎？虽然，彭城王勰有文德于天下，今梦其兒为天子，积德必报，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时易年，不过三载。但恨我不见之。何者？我梦卧槐树下，槐字木傍鬼，身与鬼并，复解冠冕，此宁不死乎！然亡后乃得三公赠耳。"皆如其梦。顺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并多亡失。

长子朗，时年十七，枕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朗位司徒属。天平中，为奴所害，赠尚书右仆射。

顺弟纪，字子纲，随孝武入关中，位尚书左仆射、华山郡王。

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时，位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闻而大怒，诏曰："嵩，大司马薨殂甫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如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捐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后兼武卫将军。

孝文南伐，齐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军。将士从之，显达奔溃。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初，孝文之发洛也，冯皇后以罪幽于宫内。既平显达，回次谷唐原，帝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宣武即位，为扬州刺史，威名大振。后并妻穆氏为苍头李太伯等所害。谥曰刚侯。

第二子世俊，颇有干用，而无行业。袭爵。孝庄时，迁吏部尚书。尔硃兆寇京师，诏世俊以本官为都督，守河桥。及兆至河，世俊初无拒守意，便隔岸遥拜。遂将船五艘迎兆军，兆因得入。京都破残，皆世俊之罪，时论疾之。尤为尔硃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阳县子。世俊居选曹，不能厉心，多所受纳，为中尉弹纠，坐免官。孝静时，位尚书令。世俊轻薄，好去就。兴和中，薨。赠太尉，谥曰躁戾。

南安王桢，皇兴二年封。孝文时，累迁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桢性忠谨。其母疾笃，忧毁异常，遂有白雉游其庭前。帝闻其致感，赐帛千匹以褒美之。征赴讲武，引见于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于私庭，令问彰于邦国，既国之懿亲，终无贫贱之虑。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亲骄矜，违礼僭度；二者傲慢贪奢，不恤政事；三者饮酒游逸，不择交友。三者不去，患祸将生。"而桢不能遵奉，后乃聚敛肆情。孝文以桢孝养闻名内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

以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帝饯桢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并可听射，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帝送桢下阶，流涕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风，冻死者数十人。桢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季龙庙，人奉祀之。桢告神像云："三日不雨，当加鞭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谥曰惠。及恆州刺史穆泰谋反，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国除。

子英，性识聪敏，善骑射，解音律，微晓医术。孝文时，为梁州刺史。帝南伐，为汉中别道都将。后大驾临钟离，英以大驾亲动，势倾东南，汉中有可乘之会，表求追讨，帝许之。以功迁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

宣武即位，拜吏部尚书，以前后军功，进爵常山侯。寻诏英率众南讨，大破梁曹景宗军。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忧死，三关戍弃城而走。初，孝文平汉阳，英有战功，许复其封。及为陈显达所败，遂寝。是役也，宣武大悦，乃复之，改封中山王。

既而梁入寇肥梁，诏英率众十万讨之，所在皆以便宜从事。英表陈事机，乃击破阴陵，斩梁将二十五人，及虏首五千余级。又频破梁军于梁城，斩其支将四十二人，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梁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左仆射柳惔等大将五人沿淮东走。凡收米四十万石。英追奔至马头，梁马头戍主委城遁走，遂围钟离。诏以师行已久，命英为振旅

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来，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然王者行师，举动不易，不可以少致暌淹，便生异议。愿闻朝廷，特开远略，少复赐宽，假以日月，无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及四月，水盛破桥，英及诸将狼狈奔退，士众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扬州，遣使送节及衣冠、貂蝉、章绶，诏以付典。有司奏英经算失图，案劾处死。诏恕死为百姓。

后京兆王愉反，复英王封，除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英未发而冀州已平。

时郢州中从事督荣祖潜引梁军，以义阳应之，三关之戍并据城降梁。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县瓠人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梁将齐苟兒率众守县瓠。悦子尚华阳公主，并为所劫。诏英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出自汝南。帝以刑峦频破早生，诏英南赴义阳。英以众少，累表请军，帝不许。而英辄与邢峦分兵共攻县瓠，ＩＮ之，乃引军而南。既次义阳，将取三关。英策之曰：“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ＩＮ一关，而二关不待攻而定。攻难不如易，东关易攻，宜须先取，即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攻如河决也。”英恐其并力于东，乃使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分其兵势，身督诸军向东关。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将六人、支将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万石，军资称是。还朝，除尚书仆射。薨，赠司徒公，谥献武王。

英子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然轻躁浮动，英深虑非保家之主，常欲废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请乃止。累迁光禄勋。时领军于忠执政。熙，忠之婿也，故岁中骤迁。后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风寒雨，冻死者二十余人，驴马数十匹。熙闻其祖父前事，心恶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并为清河王怿所昵，及刘腾、元叉隔绝二宫，矫诏杀怿，熙乃起兵讨之。熙起兵甫十日，为其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执熙置之高楼，并其子弟。叉遣尚书左丞卢同斩之于鄴街，传首京师。始熙妃于氏知熙必败，不从其谋，自初哭泣不绝，至于熙死。

熙既藩王，加有文学，风气甚高。始镇鄴，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及将死，复与知故书，恨志意不遂。时人矜之。又，熙于任城王澄薨前，梦有人告之曰：“任城当死，死后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试看任城家。”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四面墙崩，无遗堵焉。熙恶之，觉而以告所亲。及熙之死也，果如所梦。熙兄弟三人，每从英征伐，在军贪暴，或

因迎降逐北，至有斩杀无辜，多增首级，以为功状。又于忠诬郭祚、裴植也，忠意未决害之，由熙劝奖，遂至极法，世以为冤。及熙之祸，识者以为有报应焉。灵太后反政，赠太尉公，谥曰文庄王。

熙弟略，字亻隽兴，位给事黄门侍郎。熙败，略潜行，自托旧识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便为荻筏，夜与略俱渡盟津，诣上党屯留县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义，忻而纳之。略旧识刁双，时为西河太守，略复归之。停止经年，双乃令从子昌送略潜遁江左。梁武甚礼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南叛，梁乃以略为大都督，令诣彭城接诱初附。寻征略与法僧同还。略虽在江南，自以家祸，晨夜哭泣，身若居丧。又恶法僧为人，与法僧言，未尝一笑。

梁复除略衡州刺史，未行。会其豫章王综以城归国，综长史江革、司马祖□恆、将士五千人，悉见禽虏。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还南，因以征略，梁乃备礼遣之。明帝诏光禄大夫刁双境首劳问，除略侍中、义阳王。还达石人驿亭，诏宗室亲党、内外百官先相识者，迎之近郊。其司马始宾除给事中，领直侯，栗法光本县令，刁昌东平太守，刁双西兖州刺史。略所经一食一宿处，无不沾赏。

寻改封东平王，后为尚书令。灵太后甚宠任之，其见委信，殆与元徽相埒。于时天下多事，军国万端。略守常自保，无他裨益，唯具臣而已。尔硃荥，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荣入洛也，见害于河阴。加赠太保、司空公，谥曰文贞。

英弟怡，位鄯善镇将。在镇贪暴，为有司所纠，逃免，卒。庄帝初，以尔硃荣妇兄，赠太尉、扶风王。子肃，封鲁郡王。

肃弟晔，字华兴，小字盆子。性轻躁，有膂力。庄帝初，封长广王。尔硃荣死，世隆等推晔为主，年号建明。寻为世隆废。节闵立，封为东海王。孝武初，被杀。

城阳王长寿，皇兴二年封，位沃野镇都大将，甚有威名。薨，谥康王。子鸾袭。

鸾字宣明，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以武艺称，频为北都大将。孝文初，除使持节、征南大将军。与安南将军卢阳乌、李佐攻赭阳不克，败退，降为定襄县王。后以留守功，还复本封。宣武时，为定州刺史。鸾爱乐佛道，缮起佛寺，劝率百姓，大为土木之劳，公私费扰，颇为人

患。宣武闻之，诏夺禄一周。薨，谥怀王。

子徽，字显顺，粗涉文史，颇有吏才。宣武时，袭封，为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时誉。明帝时，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业者少，徽辄开仓振之，文武咸共谏止。徽曰："昔汲长孺郡守耳，尚辄开仓，救人灾弊。况我皇家亲近，受委大藩，岂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给后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将军。汾州山胡旧多劫掠，自徽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扰邻州。汾、肆之人多来诣徽投诉，愿得口判。除秦州刺史，还都，吏人泣涕攀车，不能自已。徽车马羸弊，皆京来旧物，见者莫不叹其清俭。

改授度支尚书，兼吏部尚书，寻为正。徽以选举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旧体。但行之日久，难以顿革，以德同者尽年，劳等者进德，于时称为中平。除侍中，余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叹息，咸曰："城阳离选，贫者复何所希！"怨嗟之声，俄然上彻。还令兼吏部尚书。累迁尚书令。

时灵太后专制，朝纲颓褫，徽既居宠任，无所匡弼。与郑俨之徒，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报复，识者疾之。又不能防闲其妻于氏，遂与广阳王深奸通。及深受任军府，每有表启，论徽罪过，虽涉诬毁，颇亦实焉。

庄帝践阼，拜司州牧。寻除司徒，仍领牧。元颢之入洛，徽从庄帝北巡。及车驾还宫，以与谋之功，除侍中、大司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万户。徽表辞官封，前后屡上。徽为庄帝亲待，内惧尔硃荣等，故有此辞。庄帝识其意，听其辞封，不许让官。徽后妻，庄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挟内外之意，宗室亲宠，莫与比焉。遂与彧等劝帝图荣。庄帝亦先有意。荣死，世隆等屯据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马、宗师、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徽本意谓荣死后枝叶散亡。及尔硃宗族聚结谋难，徽算略无出，忧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参谋议，独与帝决。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并劝帝不纳。乃云："小贼何虑不除？"又惜财用，于时有所赏锡，咸出薄少，或多而中减，与而复追。庄帝雅自约狭，尤亦徽所赞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时司马也，徽待之颇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采纳。苗谓人曰："城阳本自蜂目，而豺声复将露也。"及尔硃兆之入，禁卫奔散，庄帝步出云龙门，徽乘马奔度，帝频呼之，徽不顾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弥宅。弥外虽容纳，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将至。"令其避他所，使人于路邀害，送尸于尔硃兆。孝武初，赠使持节、

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司州牧，谥曰文献。子延袭爵。齐受禅，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兴二年薨，追赠征北大将军、章武郡王，谥曰敬。无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为后。

彬字豹兒，勇健有将用。为夏州刺史，以贪婪削封。后除汾州刺史。胡六百余人保险谋反。彬请兵二万，帝大怒曰："必须大众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彬奉诏大惧，身先将士，讨胡平之。卒，赠散骑常侍。

子融，字永兴，仪貌壮丽，性通率有豪气。宣武初，复先爵，累迁河南尹。融性尤贪欲，恣情聚敛，为中尉纠弹，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诏复融前封，征东将军、持节、都督以讨之。融寡于经略，为胡所败。后贼帅鲜于修礼寇暴瀛、定二州，长孙承业等讨之失利。除融车骑将军，为前驱左军都督，与广阳王深等共讨修礼。师度交津，葛荣杀修礼而自立，转营至白牛逻，轻骑击融，于阵见杀。赠司空公。寻以融死王事，进赠司徒公，加前后部鼓吹，谥庄武。子景哲袭。景哲弟朗，即废帝也。

乐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乐陵王，谥曰康。无子。献文诏胡兒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孝文时，为镇北大将军。穆泰阴谋不轨，思誉知而不告，削封为庶人。太和末，复王封。薨，谥密王。子景略袭，位豳州刺史。薨，谥惠王。

安定王休，皇兴二年封。少聪敏。为外都大官，断狱有称。车驾南伐，领大司马。孝文亲行诸军，遇休以三盗人徇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不斩何以息盗？"诏曰："王者之体，亦时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诏。帝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严而执法，诸军不可不慎。"于是六军肃然。定都洛邑，休从驾幸鄴，命休率从驾文武迎家于平城，帝亲饯休于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寝疾，帝幸其第，流涕问疾，中使医药相望于路。及薨至殡，车驾三临。帝至其门，改服锡衰，素弁加绖。皇太子百官皆从行吊礼。谥曰靖王。诏赠假黄钺，加羽葆鼓吹，悉准三老尉元之仪。帝亲送出郭，恸哭而返。诸王恩礼莫比。宣武世，配飨庙庭。

次子燮袭，拜太中大夫，除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居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窃以冯翊古城，实

惟西籓奥府；面华、渭，包原泽；井浅地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损轻益重，乞垂昭鉴。”遂诏曰：“一劳永逸，便可听移。”薨于州，赠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袭。时以胡国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后复本封。尔硃荣入洛，避难见害。

超弟琰，字伏宝，大统中，封宋安王。薨，谥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宝岳，少有器局，干略过人。周景帝时，以军功累迁开府仪同三司。从武帝平齐，以功拜大将军、平原郡公、亳州总管。法令明肃，贼盗屏迹，部内大清。征为候正。宣帝嗣位，从上柱国韦孝宽经略淮南。郧州总管宇文亮反，以轻兵袭孝宽。宽为亮所薄，景山击破之。以功拜亳州总管。

隋文帝为丞相，尉迟迥作乱。荣州刺史宇文胄与迥通谋，阴以书讽景山。景山执使，封书诣相府，进位上大将军。以军功，迁安州总管，进柱国。隋文帝受禅，拜上柱国。明年，大举伐陈，以景山为行军元帅，出汉口。将济江，会陈宣帝殂，有诏班师。景山大著威名，甚为敌人所惮。后数载，坐事免。卒于家，赠梁州总管，谥曰襄。子成寿嗣。

成寿便弓马，为秦王库直。大业中，为西平郡通守。

燮弟愿平，清狂无行。宣武初，为给事中，悖恶日甚，杀人劫盗，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别馆。馆名悉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灵太后临朝，以其不悛，还于别馆，依前禁锢。久之，离禁还家，付宗师严加诲奖。后拜通直散骑常侍、前将军。坐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御史中尉侯刚案以不道，处绞刑。会赦免，黜为员外常侍。卒。

论曰：阳平诸子，颐乃忠壮。京兆之胤，忄妻实有声。匡之謇直，有足称矣！当献文将禅，可谓国之大节。康王毅然廷诤，德音孔昭，一言兴邦，斯之谓欤！文宣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用累朝。宁济夷险，社稷是任，其梁栋之望乎！顺蹇谔俶傥，有汲黯之风，不用于时，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阵之气，俊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终，善不掩恶。英将帅之用，著声于时。熙、略兄弟，早播人誉，或才疏志大，或器狭任广。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鸾起家声。

徽饰智矫情，外谄内忌，永安之祸，谁任其责？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乐陵，盖不足数。靖王听断威重，见称于太和，美矣！

列传第七 文成五王 献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献文皇帝；李夫人生安乐厉王长乐；曹夫人生广川庄王略；沮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乙夫人生河间孝王若；悦夫人生安丰匡王猛；玄夫人生韩哀王安平，早薨，无传。

安乐王长乐，皇兴四年，封建昌王，后改封安乐王。长乐性凝重，献文器爱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为定州刺史。顿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诣阙讼之，孝文罚杖三十。贪暴弥甚，以罪徵诣京师。后谋不轨，事发，赐死于家，葬以王礼，谥曰厉。

子诠，字搜贤，袭。宣武初，为凉州刺史。在州贪秽，政以贿成。后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诈言国变，在北州镇咸疑朝廷有ＩＯ，遣使观诠动静。诠具以状告，州镇帖然。愉奔信都，诠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烧，愉突门而出。寻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书左仆射。薨，谥曰武康。

子鉴，字长文，袭。后除相州刺史、北讨大都督，讨葛荣。仍兼尚书左仆射、北道行台尚书令，与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鉴既庸才，见天下多事，遂谋反，降附葛荣。都督源子邕与裴衍合围鉴，斩首传洛，诏改姓元氏。庄帝初，许复本族，又特复鉴王爵，赠司空。

鉴弟斌之，字子爽，性险无行。及与鉴反，败，遂奔葛荣。荣灭，得还。孝武帝时，封颍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关，斌之奔梁。大统二年，还长安，位尚书令。薨，赠太尉，谥武襄。

广川王略，延兴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狱称平。太和四年，薨。谥曰庄。

子谐，字仲和，袭。十九年，薨。诏曰："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此盖三公已上。自汉已降，多无此礼。庶仰遵古典，哀感从情。虽以尊降伏，私痛宁爽。欲令亲王有期亲者为之三临，大功亲者为之再临，小功缌麻为之一临。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者，欲于大敛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既殡之缌麻，理在无疑。大敛之临，当否如何？为须抚柩于始丧？为应尽哀于阖柩？"黄门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刘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凯、中书侍郎高聪等议曰："三临之事，乃自古礼。爰及汉、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轨。臣等以为若期亲三临，大功宜再。始丧之初，哀之至极，既以情降，宜从始丧。大敛之

临，伏如圣旨。”诏曰：“魏、晋已来，亲临多阙，至于戚臣，必于东堂哭之。顷大司马安定王薨，朕既临之后，受慰东堂。今日之事，应更哭不？”光等议曰：“东堂之哭，盖以不临之故。今陛下躬亲抚视，群臣从驾，臣等议，以为不宜复哭。”诏曰：“若大司马戚尊位重，必哭于东堂。而广川既是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议之，朕无异焉。”谐将大敛，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恸，抚尸而出。

有司奏：“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芒岭，皆不得就茔恆、代。其有夫先葬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恆、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诸，各得任意。”诏赠谐武卫将军，谥曰刚。及葬，帝亲临送之。子灵道袭。卒，谥悼王。

齐郡王简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简母，沮渠牧犍女也。简性貌特类外祖。后为内都大官。孝文尝与简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简居帝之右，行家人礼。迁太保。孝文仁孝，以诸父零落，存者唯简，每见，立以待之；俟坐，致敬问起居，停简拜伏。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赐简。干综家事，颇节简酒。乃至盗窃，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时，孝文不豫，诏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绝，不自胜任。但虚顿床枕，未堪奉赴，当力疾发哀。”谥曰灵王。宣武时，改谥曰顺。

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纳不以礼，不许其为妃。宣武以母从子贵，诏特拜为齐国太妃。祐位泾州刺史。薨，谥曰敬。

河间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间，谥曰孝。诏京兆康王子太安为后。太安于若为从弟，非相后之义，废之。以齐郡王子琛继。

琛字昙宝，幼敏慧，孝文爱之。宣武时，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凭恃内外，在州贪婪。及还朝，灵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废于家。琛以明帝始学，献金字《孝经》。又无方自达，乃与刘腾为养息，赂腾金宝巨万计。腾为言，乃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百姓吁嗟。东益、南秦二州氐反，诏琛为行台，仍充都督，还摄州事。既总军省，求欲无厌。进讨氐、羌，大被摧破。内恃刘腾，无所畏惮。为中尉

弹纠，会赦，除名。寻复王爵。后讨鲜于修礼，败，免官爵。后讨汾晋胡、蜀，卒于军，追复王爵。

安丰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为镇都大将、营州刺史。猛宽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爱之。薨于州，赠太尉，谥曰匡。

子延明袭。宣武时，授太中大夫。延昌初，岁大饥，延明乃减家财以拯宾客数十人，并赡其家。至明帝初，为豫州刺史，甚有政绩。累迁给事黄门侍郎。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文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迁侍中，诏与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后兼尚书右仆射。以延明博识多闻，敕监金石事。

及元法僧反，诏为东道行台、徐州大都督，节度诸军事。与都督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讨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综镇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誉；招怀旧土，远近归之。综既降，延明因以军乘之。复东南之境，至宿、豫而还。迁都督，徐州刺史。频经师旅，人物雕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业，百姓咸附。

庄帝时，兼大司马。元颢入洛，延明受颢委寄。颢败，奔梁，死于江南。庄帝末，丧还。孝武初，赠太保，王如故，谥曰文宣。

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矣。

孙长儒，孝静时袭祖爵。

献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仪生咸阳王禧；韩贵人生赵郡灵王干、高阳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广陵慧王羽；潘贵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详。

咸阳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孙于静所别置学，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诸弟典三都职，谓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狱，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锦，非伤锦之尤，实授刀之责。"文明太后亦致诫勖。出为使持节、开府、冀州刺史，孝文饯于南郊。又以济阳王郁枉法赐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诫之。后禧朝京师，诏以廷尉卿李冲为禧师。

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帝责。帝以诸王婚多猥滥，于是为禧娉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娉骠骑谘议参军荣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娉吏部郎中荣阳郑懿女。

有司奏："冀州人苏僧瓘等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诏曰："画野由君，理非下请。"入除司州牧。诏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余五王皆食邑二千。

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冲免冠陈谢。又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何为而违前诏？"禧对曰："陛下圣过尧、舜，光化中原。舛违之罪，实合处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当奋臂廷论，如何入则顺旨，退有不从？昔舜语禹：'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卿等之谓乎！"

寻以禧长兼太尉公。后帝幸禧第，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元弟禧戚连皇极，且长兼太尉，以和饪鼎，朕恆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贻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宾，良以为愧。"帝笃于兄弟，以禧次长，礼遇优隆。然亦知其性贪，每加切诫，而终不改操。后加侍中，正太尉。

及帝崩，禧受遗辅政。虽为宰辅之首，而潜受贿赂。姬妾数十，意尚未已，犹欲远有简娉，以恣其情。宣武颇恶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极殿，诏曰："恪比缠尪疾，实凭诸父。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寻诏进位太保，领太尉。

帝既览政，禧意不安，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帝时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众怀沮异。禧心因缓，自旦达晡，计不能决。遂约不泄而散。直寝符承祖、薛魏孙与禧将害帝。是日，帝息于芒山，止浮图阴下，少时睡卧，魏孙便欲赴廷。承祖私言于魏孙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魏孙且止。帝寻觉悟。俄有武兴王杨集始出，便驰告。而禧意不疑，乃与臣妾向洪池别墅，遣其斋帅刘小苟奉启，云检行田牧。小苟至芒岭，已逢军人，怪小苟赤衣，将欲杀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缓之。

禧是夜宿于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将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东南走，左右从禧者唯兼防阁尹龙武。禧忧迫，谓曰：“试作一谜，当思解之，以释毒闷。”龙武欻忆旧谜云：“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都不有心于规刺也。禧亦不以为讽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龙武谓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坞，顾谓龙武曰：“汝可勉心作与太尉公同死计。”龙武曰：“若与殿下同命，虽死犹生。”俄而禧被禽，送华林都亭，著千斤锁格龙武，羽林掌卫之。时热甚，禧渴闷垂死，敕断水浆。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浆升余，禧一饮而尽。初，孝文观台宿有逆谋气，言于禧曰：“玄象变，汝终为逆谋，会无所成，但受恶而已。”至此，果如言。

禧临尽，畏迫丧志，乃与诸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之，言：“坐多取此婢辈，贪逐财物，致今日之事，何复嘱问此等！”禧愧而无言。遂赐死私第，绝其诸子属籍。禧之诸女，微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以赉高肇、赵修二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积聚若此。其宫人为之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虽富贵，闻弦管奏之，莫不洒泣。

禧八子。长子通，字昙和，窃入河内太守陆琇家。初与通情，既闻禧败，乃杀之。

通弟翼，字仲和，后会赦，诣阙上书，求葬父。不许，乃与二弟昌、晔奔梁。正光中，诏咸阳、京兆二王诸子并听附属籍。后复禧王爵，葬以王礼，诏晔弟坦袭。

翼与昌，申屠氏出；晔，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壮，风制可观，梁武甚重之，封为咸阳王。翼让其嫡弟晔，梁武不许。后为青、冀二州刺史，镇郁州。翼谋举州入国，为梁武所杀。

翼弟树，字秀和，一家独立。美姿貌，善吐纳，兼有将略。位宗正卿。后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为魏郡王，后改封鄴王。数为将领，窥觎边服。尔硃荣之害百官也，树时为郢州刺史，请讨荣。梁武资其士马，侵扰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鹄为行台，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讨之。树城守不下，子鹄使金紫光禄大夫张安期说之。树请委城还南，子鹄许之，杀白马为盟。树恃誓，不为战备。与杜德别，还南。德不许，送洛阳，置在景明寺。树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贵。每见嵩

山云向南，未尝不引领歔欷。初发梁，睹其爱姝玉兒，以金指环与别，树常著之。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赐死。未几，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树打我不已。"至死，此惊不绝。舍人李昭寻奉使向秦州，至潼关驿，夜梦树云："我已诉天帝，待卿至陇，终不相放。"昭觉，恶之。及至陇口，为贺拔岳所杀。子鹄寻为达野拔所杀。

孝静时，其子贞自建业求随聘使崔长谦赴鄴葬树，梁武许之。诏赠树太师、司徒、尚书令。贞既葬，还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贞为咸阳王。送景，使为魏主。未几，景反。

晔字世茂，梁封为桑乾王，卒于南。

坦一名穆，字延和。傲狠凶粗，因饮醉之际，于洛桥左右顿辱行人，为道路所患。从叔安丰王延明每切责之曰："汝凶悖性与身而长。昔宋有东海王祎，志性凡劣，时人号曰驴王。我熟观汝所作，亦恐不免驴号。"当时闻者号为"驴王"。禧诛后，坦兄翼、树等五人相继南奔，故坦得承袭。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复本封咸阳郡王。累迁侍中。庄帝从容谓曰："王才非荀、蔡，中岁屡迁，当由少长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后，诸子贫乏，坦兄弟为彭城王勰所收养，故有此言。

孝武初，其兄树见禽。坦见树既长且贤，虑其代己，密劝朝廷以法除之。树知之，泣谓坦曰："我往因家难，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来，非由义至，求活而已，岂望荣华？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义！腰背虽伟，善无可称。"坦作色而去。树死，竟不临哭。

后历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宗师、司州牧。虽禄厚位尊，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每百姓纳赋，除常别先责绢五匹，然后为受。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雉兔，春夏捕鱼蟹，鹰犬常数百头。自言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入为太傅。

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丰县公，除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坐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坦配北营州，死配所。

赵郡王干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将军。孝文笃爱诸弟，以干总戎别道，诫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阳乌才堪

询访，汝其师之。”迁洛，改封赵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亲饯于郊，诫曰：“刑狱之理，先哲所难。然既有邦国，得不自励也！”诏以李凭为长史，唐茂为司马，卢尚之为谘议参军，以匡弼之。而凭等谏，干殊不纳。州表斩盗马人，于律过重，而尚书以干初临，纵而不劾。诏曰：“尚书曲阿朕意，实伤皇度。干闇于政理，律外重刑，并可推闻。”后转特进、司州牧。车驾南讨，诏干都督中外诸军事，给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门。

干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会遇干于尚书下舍，屏左右诫之，而干悠然不以为意。彪表弹之。诏干与北海王详俱随太子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无有忧悔，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薨，谥曰灵王。陪葬长陵。

子谧袭封。干妃穆氏表谧及谧母赵等悖礼愆常。诏曰：“妾于女君，犹妇人事姑舅；妾子于君母，礼加如子之恭。何得黩我风猷，可付宗正依礼正罪。”谧在母丧，听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遇赦，复封。后为岐州刺史。

谧性暴虐，明帝初，台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驿逻无兵，摄帅检核。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谧闻，大怒，鞭保愿等五人各二百。数日间，谧召近州人夫，闭四门，内外严固，搜掩城人，楚掠备至。又无事而斩六人，合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怖，登楼毁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门。灵太后遣游击将军王竫驰驿喻之。城人既见ＩＰ至，开门谢罪。乃罢谧州，除大司农卿。迁幽州刺史。谧妃胡氏，灵太后从女也。未发，坐殴其妃，免官。后除都官尚书。车驾出拜圆丘，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灵太后特不问。薨，高阳王雍，干之母弟，启论谧，赠假侍中、司州牧，谥贞景。

谧兄谌，字兴伯，性平和，位都官尚书。尔硃荣之入洛阳，启庄帝欲迁都晋阳。帝以问谌，争之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而固执也！且河阴之役，君应之。”谌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宗室戚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罪谌。其从弟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谌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一昨愚志，有迁京之意，今见皇居壮观，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晋阳。臣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是以迁都议因罢。永安元年，拜尚书左仆射，封魏郡王。谌本年长，应袭王封，为其父灵王爱其弟谧，以为世子。庄帝诏复谌封赵郡王。历位司空、太保、太尉、录尚书事。孝静初，拜大司

马。薨，谥孝懿。谌无他才识，历位虽重，时人忽之。

谧弟谭，颇强立，少为宗室推敬，卒于秦州刺史。

谭弟谳，贪暴无礼。位太中大夫，封平乡男。河阴遇害。

广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为外都大官。羽少聪慧，有断狱之称。后罢三都，以羽为大理，典决京师狱讼。迁特进、尚书右仆射，又为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孝文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夏宁悦。还领廷尉卿。及车驾发，羽与太尉元丕留守。帝友爱诸弟，及将别，不忍早分，诏羽从至雁门。及令羽归，望其称效，故赐如意以表心。

十八年，羽表辞廷尉，不许。羽奏："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绩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绩行。"诏曰："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辄尔轻发，殊为躁也。今始维夏，且待至秋。"后孝文临朝堂考群臣，顾谓羽曰："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发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

帝又谓羽曰："汝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称；自近以来，偏颇懈怠。岂不由卿等随其邪伪之心？今夺卿尚书令禄一周。"谓左仆射元赞曰："计叔翻之黜，卿应大辟。但以咎归一人，不复相罪。今解卿少师之任，削禄一周。"诏吏部尚书澄曰："观叔父神志骄傲，可解少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卿不能勤谨夙夜，数辞以疾。今解卿长兼，可光禄大夫、守尚书，削禄一周。"又谓守尚书尉羽曰："卿恭勤。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今降为长兼常侍，亦削禄一周。"又谓守尚书卢阳乌曰："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长兼王师，守常侍、尚书如故，夺常侍禄一周。"谓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应大辟。但以事钟叔翻，故不能别致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恤尽皆削夺。若三年有成，还复本任；如其无成，则永归南亩。"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今降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又谓谏议大夫李彦："卿实不称职，可去谏议，退为元士。"又谓中庶子游肇及中书舍人李平："识学可观，可为中第。"

初，孝文引陆睿、元赞等前，曰：“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恆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墙也。”陆睿对曰：“实如明诏。金氏若不入仕汉朝，七叶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悦。

帝幸羽第，与诸弟言曰：“朕亲受人讼，知广陵之明了。”咸阳王禧曰：“臣年为广陵兄，明为广陵弟。”帝曰：我为汝兄，汝为羽昆，汝复何恨！”车驾南伐，除开府、青州刺史。诏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诫欤！”宣武即位，迁司州牧。及帝览政，引入内，面授司徒。请为司空，乃许之。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宣武亲临哀，赠司徒，谥曰慧。

子恭袭，是为节闵帝。

恭兄欣，字庆乐，性粗率，好鹰犬。孝庄初，封沛郡王，后封淮阳王。孝武时，加太师、开府，复封广陵王，太傅、司州牧，寻除大司马。孝武入关中，欣投托人使达长安，为太傅、录尚书事。欣于中兴宗室，礼遇最隆，自广平诸王，悉居其下。又为大宗师，进大冢宰、中军大都督。大统中，为柱国大将军、太傅。文帝谓欣曰：“王三为太傅，再为太师，自古人臣，示闻此例。”欣逊谢而已。后拜司徒。恭帝初，迁大丞相。薨，谥曰容。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所汲引及寮佐咸非长者，为世所鄙。

高阳王雍字思穆，少俶傥不恆。孝文曰：’吾亦未能测此兒之深浅，然观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颍川王。或说雍待士以营声誉，雍曰：“吾天子之子，位为诸王，用声名何为？”改封高阳。后为相州刺史。帝诫曰：“为牧之道，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曰是难。”宣武初，迁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声称，入拜司州牧。帝时幸雍第，皆尽家人礼。迁司空，转太尉，加侍中。寻除太保，领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诏雍入居太极西柏堂，谘决大政，给亲信二十人。又诏雍为宗师，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别敕将作营国子学寺，给雍居之。领军于忠擅权专恣，仆射郭祚劝雍出之，忠矫诏杀祚及尚书裴植，废雍以王归第。朝有大事，使黄门就谘访之。忠寻复矫诏将杀雍，以问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几，灵太后临朝，出忠为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陈己不能匡正，请返私门。灵太后感忠保护之勋，不问其罪。除雍侍中、太师，领司州牧。

雍表请王公已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

论；奴婢悉不得衣绫锦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太后从之，而不能久也。诏雍乘步挽出入掖门，又以本官录尚书事，朝晡侍讲。明帝览政，诏雍乘车出入大司马门，进位丞相。又诏依齐郡顺王简太和故事，朝讫引坐，特优拜伏之礼。总摄内外，与元叉同决庶政。岁禄粟至四万石，伎侍盈房，荣贵之盛，昆弟莫及。

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欲以为妃。宣武初以崔显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延昌已后，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仅给衣食而已。未几，崔暴薨，多云雍殴杀也。灵太后许赐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阉竖丁鹅，自至宫内，料简四人，冒以还第。太后责其专擅，追停之。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赠假黄钺、相国，谥文穆。

雍识怀短浅，又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及清河王怿之死，元叉专政，天下大责归焉。

嫡之泰，字昌，颇有时誉，位太常卿，与雍同时遇害。赠太尉公、高阳王，谥曰文。子斌袭。

斌字善集，历位侍中、尚书左仆射。斌美仪貌，性宽和，居官重慎，颇为齐文襄爱赏。齐天保初，准例降爵为高阳县公，拜右光禄大夫。二年，从文宣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以罪赐死。

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献文崩。及有所知，启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许。乃毁容憔悴，心丧三年，不参吉庆。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学，雅好属文。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及车驾南伐，领宗子军，宿卫左右。转中书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

帝升金墉城，顾见堂后桐竹，曰："凰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今梧竹并茂，讵能降凰乎？"勰曰："凰皇应德而来，岂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制诗。至勰诗，帝乃为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帝曰："虽琱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勰表解侍中，诏

曰："蝉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后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傍有大松树十数根。时帝进伞，遂住而赋诗，令示勰曰："吾作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间，令就也。"时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调责吾耳！"诏赠勰所生母潘氏为彭城国太妃。又除中书监，侍中如故。帝南讨汉阳，假勰中军大将军，加鼓吹一部。勰以宠授频烦，乃面陈曰："臣闻兼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陈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请而得。岂但今古云殊，遇否大异。"帝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

帝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缨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仰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傅说。"御史中尉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

从征沔北，除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正中军大将军、开府。勰于是亲勒大众。须臾有二大鸟从南来，一向行宫，一向幕府，各为人所获。勰言于帝曰："始有一鸟，望旗颠仆，臣谓大吉。"帝戏之曰："鸟之畏威，岂独中军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说。"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萧衍。其夜大雨。帝曰："昔闻国军获胜，每逢云雨。今破新野、南阳，及摧此贼，果降时润，诚哉斯言。"勰对曰："水德之应，远称天心。"帝令勰为露布，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岂足大用。"帝曰："汝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笔。帝曰："汝所为者，人谓吾制。非兄则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嗤于先圣，臣又荷责于来今。"及至豫州，帝为家人书于勰曰："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汝亲则宸极，官乃中监；风标才器，实足轨范，宗制之重，舍汝谁寄？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

帝不豫，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遐迩肃然，人无异议。徐謇，当世上医。先是，假归洛阳；及召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祈请恳至。左右见者莫不呜咽。及引入，謇便欲进药。勰以帝神力虚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为坛于汝水滨，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献文，为帝请命，乞以身代。帝瘳损，自悬瓠幸鄴，勰常侍坐舆辇，昼夜不离其侧，饮食必先尝之而后手自进御。车驾还京，会百僚于宣极堂，行饮至策勋之礼，以勰功为群将之最。寻以勰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

故。

俄而齐将陈显达内寇，帝复亲讨之。诏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时帝不豫，勰辞侍疾无暇，更请一王总当军要。帝曰："吾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帝至马圈，疾甚，谓勰曰："今吾当成不济。霍子孟以异姓受付，况亲贤，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于布衣，犹为知己尽命，况臣托灵先皇，诚应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时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辞勤请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镜之明，下令愚臣获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寻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也。"

帝崩于行宫，遏秘丧事，独与右仆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数人为计，奉迁于安车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视疾进膳，可决外奏。累日，达宛城，乃夜进安车于郡□事；得加敛榇，还载卧舆。六军内外，莫有知者。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徵宣武会驾。梓宫至鲁阳，乃发丧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遗敕数纸。咸阳王禧疑勰为变，停于鲁阳郡外，久之乃入。谓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勰恨之。对曰："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掘蛇骑武，不觉艰难。"禧曰："汝恨吾后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亲侍医药，夙夜不离左右，至于衣不解带，乱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迁怒。勰每被诮詈，言至厉切；威责近侍，动将诛斩。勰承颜悉心，多所匡济。及帝升遐，齐将陈显达奔遁始尔，虑凶问泄漏，致有逼迫。勰内虽悲恸，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无异。及至鲁阳，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窃怀防惧；而勰推诚尽礼，卒无纤介之过。勰上谥议："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闻曰文，经纬天地曰文，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号高祖，陵曰长陵。"帝从之。

既葬，帝固以勰为宰辅。勰频口陈遗旨，请遂素怀。帝对勰悲恸，每不许之。频表恳切，帝难违遗敕，遂其雅情。犹逼以外任，乃以勰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陈让，帝不许，乃述职。帝与勰书，极家人敬，请勰入京。景明初，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诏勰都督南征诸军事，与尚书令王肃迎接寿春。复授司徒。又诏以本官领扬州刺史，进位大司马，领司徒。齐将陈伯之屯于肥口，胡松又据梁城。勰部分将士，频战破之。淮南平，征勰还朝。初，勰之定寿春，获齐汝阴太守王果、豫州中从事庾稷等数人。勰倾衿礼之，常参坐席。果承间求还江外，勰衿而许之。果又谢曰："果等今还，仰负慈泽，请听仁驾振旅，反迹江

外。”至此乃还。其为远人所怀如此。

勰至京师，频表辞大司马、领司徒及所增邑，乞还中山，有诏不许。乃除录尚书，侍中、司徒如故，固辞不免。时咸阳王禧以骄矜，颇有不法，北海王详阴言于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辅，劝帝遵遗敕。禧等又出领军于烈为恆州，烈深以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于帝，宜早自览政。时将礿祭，王公并斋于庙东坊。帝遣于烈将壮士六十人召禧、勰、详等引见。帝谓勰曰：“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诏乃为勰造宅，务从简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蝇赋》以喻怀。又以勰为太师，勰遂固辞。诏侍中敦喻，帝又为书于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应命。帝前后频幸勰第。及京兆、广平王暴虐不法，制宿卫队主率羽林、武贲幽守诸王于其第，勰上表切谏，帝不纳。时议定律令，勰与高阳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凡所裁决，时彦归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族从为三十卷，名曰《要略》。

性仁孝。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愉构逆，僧固见逼。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又肇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帝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诬勰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携，构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晖以奏，晖不从。又令左卫元珍言之。帝访晖，明勰无此。帝更以问肇，肇以魏偃、祖珍为证，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高肇等人。时勰妃方产，固辞不得已，意甚忧惧，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宴于禁中，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至。勰曰：“一见至尊，死无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复见！”武士以刀环筑勰二下，勰大言称冤。武士又以刀筑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出，载尸归第，云因饮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号哭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及肇以罪见杀，还于此屋，论者知有报应焉。帝为举哀于东堂。勰既有大功于国，无罪见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杀如此贤王！”在朝贵戚莫不丧气。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余人皆嗟痛，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追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公、太师。给鉴辂九旒，武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有司奏太常卿刘芳议勰谥，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宜谥武宣王。诏可。及庄帝即位，追号文穆皇

帝，妃李氏为文穆皇后，迁神主于太庙，称肃祖。节闵帝时，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讷，袭封。

劭善武艺，少有气节。明帝初，梁将寇边，劭表上粟九千斛、资绢六百匹、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灵太后嘉其至意，不许。累迁青州刺史。孝昌末，灵太后失德，四方纷扰，劭遂有异志。为安丰王延明所启，征入为御史中尉。庄帝即位，尊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追谥曰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

子韶，字世胄，好学，美容仪。初，尔硃荣将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亲荣阳太守郑仲明。仲明寻为城人所杀。韶因乱，与乳母相失，遂与仲明兄子僧副避难。路中为贼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马。僧副谓客曰："穷鸟投人，尚或矜愍，况诸王如何弃乎？"僧副举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隐于私家。居十余日，庄帝访而获焉，袭封彭城王。齐神武后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转而不可出。马脑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历位太尉、侍中、录尚书事、司州牧、特进、太傅。

齐天保元年，降爵为县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鬓须，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

十年，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兒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凰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坠，仍付御史狱，毕义云饿杀之。

北海王详字季豫，美姿容，善举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详常与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舆辇，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铭所，帝停驾，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详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诏勒铭，亲自为制。车驾南伐，详行中领军，留守。孝文临崩，顾命详为司空辅政。

宣武览政，为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咸阳王禧之谋反，详表求解任，制不许。除太尉、领司徒、侍中，录尚书事如故。详之拜命，其夜暴风震电，拔其廷中桐，树大十围，倒立本处。初，宣武之览政，详闻彭城王勰有震主之虑，而欲夺其司徒，大惧物议，故为大将军，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识者知其不终。

既以季父崇宠，位望兼极，贪冒无厌，公私营贩。又于东掖门外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室，请延至葬而不见许，舆榇巷次，行路哀嗟。详母高太妃颇助威虐，怨嗷然。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死葬讫，犹毁隧视之。又烝于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绸密。详虽贪侈，宣武礼敬尚隆。常别住华林圆西隅，与都亭宫馆相接。帝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年寿，岁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犊车，防卫严固。高时惶迫，以为必死，亦乘车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详得免，高云："自今以后，不愿富贵。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至此，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

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逆。时详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夜即收禁南台。又武贲百人，围守详第。夜中虑其惊惧奔越，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喻之，示以中尉弹状。详母高见翼，顿首号泣，不能自胜。详言："审如中尉所纠，何忧也？人奉我珍异货物，我实受之，果为取受，吾何忧乎？"至明，皓等皆赐死。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单车防守还华林馆。母妻相与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数人随从。防援甚严。徙就太府寺，免为庶人。别营坊馆于洛阳县东北隅，如法禁卫，限以终身，名曰思善堂，将徙详居之。会其家奴阴结党辈，欲劫出，密抄名字，潜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览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详自至太府，令其母妻还居南宅，五日一来。此夜，母妻不来，死于奴婢手中。诏丧还南宅，诸王皇宗，悉令奔赴。赗物一依广陵故事。详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丽婢奸，令致此罪！我得高丽婢，当啖其肉。"乃杖详背及两脚百余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严，详每有微罪，常加责罚，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创脓。又杖其妃刘数十，云："新妇大家女，门户匹敌，何所畏而不检校夫婿！"刘笑而受罚，卒无所言。详贪淫之失，虽闻远近，而死之日，罪无定名，远近

叹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诏追复王爵，谥曰平王。子颢袭。

颢字子明，少慷慨，有壮气。为徐州刺史，寻为御史弹劾，除名。后贼帅宿勤明远、叱干骐麟等寇乱豳、华等州，乃复颢王爵，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讨明远。频破贼，解豳、华之围。后萧宝夤等大败于平凉，颢亦奔还京师。

武泰初，为相州刺史，以御葛荣。属尔硃荣入洛，推庄帝，授颢太傅。颢以葛荣南侵，尔硃纵害，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事不谐，遂与子冠受奔梁。梁武以为魏主，假之兵将，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于梁国城南登坛燔燎，年号孝基元年。庄帝诏济阴王晖业于考城拒之，为颢所禽。庄帝北幸，颢遂入洛，改称建武元年。

颢以数千之众，转战屡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风政。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陵窃市里，朝野失望。时又酷俭，公私不安。庄帝与尔硃荣还师讨颢，颢自于河梁拒战。冠受战败被禽。颢自轘辕出至临颍，为临颍县卒所斩。

初，颢入洛，其日暴风，欲入阊阖门，马大惊不进，令人执辔乃入。有恆农杨昙华告人曰："颢必无成，假服衮冕，不过六十日。"又谏议大夫元昭业曰："昔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马惊奔，触北宫铁柱，三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败。孝武初，赠太师、大司马。

颢弟顼，庄帝初，封东海王，位中书监。及颢入洛，成败未分，便以意气自得，为时人笑。颢败，潜窜，为人执送，斩于都市。孝武初，赠太尉。

孝文七男：林废后生废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广平武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王悦；郑充华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废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于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及冠恂于庙，孝文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其进止仪体，帝皆为定。及恂入辞，帝

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恆坏，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师事毕后日，宜一拜山陵。拜讫，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在途当温读经籍，今日亲见吾也。"后帝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徽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帝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拘于城西别馆。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书仆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谢。帝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此小兒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

帝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闲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帝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时年十五余。敛以粗棺常服，瘗于河阳城。二十二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后被摄左右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贾坐系廷尉。时彪免归，帝在鄴，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

初，帝将为恂娶司徒冯诞长女，以女幼，待年长，先为娉彭城刘长文、荣阳郑懿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帝尝谓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孔子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无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长史卢阳乌兼长史，州事巨细，委之阳乌。宣武初，为护军将军。帝留爱诸弟，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寝处，若家人焉。迁中书监。为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迎，产子宝月。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表劝广嫔御。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宣武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

始愉自以职求侍要，势劣二弟，潜怀愧恨，颇见言色。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内外离抑。及在州，谋逆。愉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为杀害主上。遂为坛于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号建平元年，立李氏为皇后。宣武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王师，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李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以送。诏征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锁絷之中，饮赏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以面见至尊！"于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杀之。敛以小棺，瘗。诸子至洛，皆赦之。后灵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属籍，追封愉临洮王。宝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怿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爱之。彭城王勰甚器异之，并曰："此兒风神外伟，黄中内润，若天假之年，继二南矣。"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太和二十一年封。宣武初，拜侍中，转尚书仆射。怿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剖判众务，甚有声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怿及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构杀勰。怿恐不免。肇又录囚徒以立私惠。怿因侍宴，酒酣，乃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头秃，亦藉渭阳之资，遂篡汉室。今君曲形见矣，恐复终成乱阶。"又言于宣武曰："臣闻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为深讥；仲叔轩悬，丘明以为至诫。谅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至于减膳录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讵是人臣之义？且陛下修政教，解狱讼，则时雨可降，玉烛知和。何使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长乱之基，于此在矣。"宣武笑而不应。

孝明熙平初，迁太尉，侍中如故。诏怿裁门下之事，又典经义注。时有沙门惠怜者，自云咒水饮人，能差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数。灵太后诏给衣食。事力优重，使于城西之南，治疗百姓病。怿表谏曰："臣闻律深惑众之科，礼绝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汉末，有张角者，亦以此术，荧惑当时。论其所行，与今不异。遂

能兹诱生人，致黄巾之祸。天下涂炭数十年间，角之由也。昔新垣奸，不登于明堂；五利侥，终婴于显戮。

灵太后以怿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拟周、霍。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领军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宠骄盈。怿裁之以法，每抑黜之，为叉所疾。叉党人通直郎宋准爱希又旨，告怿谋反。禁怿门下，讯问左右及朝贵，贵人分明，得雪，乃释焉。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

正光元年七月，叉与刘腾逼孝明于显阳殿，闭灵太后于后宫，囚怿于门下省。怿罪伏，遂害之，时年三十四。朝野贵贱，知与不知，含悲丧气，惊振远近。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劈面者数百人。

广平王怀，阙自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征授以经传。孝武崩，乃得归。

汝南王悦，好读佛经，览书史；为性不伦，俶傥难测。悦妃闾氏，即东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见礼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合服仙药松术之属，时轻与出采之，宿于城外小人之所。遂断酒肉粟稻，唯食麦饭。又绝房中，而更好男色。轻忿妃妾，至加捶挞，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于别第，灵太后敕检问之。引入，穷悦事故。妃病杖床蓐，疮尚未愈。太后因悦杖妃，乃下令禁断。令诸亲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闻。若有犹行捶挞，就削封位。

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尽其私佞。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临拜日，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之物。不时称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庐未葬，形气羸弱，暴加威挞，殆至不济。仍呼阿兒，亲自循抚。悦乃为大剉碓，置于州门，盗者便欲斩其手。时人惧其无常，能行异事，奸偷畏之而暂息。

及尔硃荣举兵向洛，悦遂奔梁。梁武厚相资待。庄帝崩，遂立为魏主，号年更兴。节闵初，遣兵送悦，置于境上，以觊侵逼。及齐神武既诛尔硃，以悦孝文子，宜承大业，乃令人示意。悦既至，清狂如故，动为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马、开府。孝武以广陵颇有德望，以悦属尊地近，内怀畏忌，故前后害之。赠假黄钺、太师、司州牧，大司马、王如故。谥曰文宣。

子颖，与父俱奔梁，遂卒于江左。

皇子恌，年七岁，景明元年薨，就敛于华林枣间堂，葬于文昭皇后陵东。后以增广文昭后坟茔，徙窆北岗。

论曰：文成五王，安丰特标令望。延明学业该赡，加以雅谈之美；及于永安，运迹冠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

献文诸子，俱渐太和之训，而咸阳终于逆节，广陵毙于桑中。人而无仪，各宜遄死。高阳器术缺然，终荷栋干，至于桡败，实尸其阙。武宣孝以为质，忠而树行，及夫在安处危之操，送往事居之节，周旦匪佗之旨，霍光异姓之诚，事实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动俗。闲言一入，卒不全生。呜呼！周成、汉昭未易遇也。北海义昧鹬鸽，奢淫自丧，虽祸发青蝇，亦自贻伊戚。颢取若拾遗，亡不旋踵，岂守之无术，其天将覆之。

庶人险暴之性，自幼而长，终以废黜，不得其终。斯乃硃、均之性，尧、舜不能训也。京兆早有令问，晚致颠覆，习于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识才誉，以懿亲作辅，时钟屯诖，始遘墙茨之逼。运属道消，晚扼凶权之手。悲哉！广平早岁骄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终始，俱不足论。而悦以天人所弃，卒婴猜惧之毒，盖地逼之尤也。

魏自西迁之后，权移周室。而周文天纵宽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属，并见保全，内外任使，布于列职。孝闵践祚，无替前绪，明武缵业，亦遵先志。虽天厌魏德，鼎命已迁，枝叶荣茂，足以愈于前代矣。

列传第八

卫操 莫含 刘库仁（弟子罗辰 罗辰曾孙仁之 尉古真（从玄孙瑾 穆崇 奚斤 叔孙建 安同 庾业延 王建 罗结 楼伏连（曾孙宝 闾大肥 奚牧和跋 莫题贺狄干 李栗 奚眷

卫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当魏神元时，颇自结附。及神元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淡等来归，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石之乱，桓帝匡助晋氏。操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

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统国御众，威禁大行，国无奸盗，路有颂声。威武所向，下无交兵。招喻六狄，咸来归诚。奉承晋皇，扞御边疆。王室多难，天网弛纲。豪心远济，靡离其殃。岁翦逆命，奸盗豺狼。永安元年，岁次甲子。奸党犹逆，东西狼峙。敢逼天王，兵甲屡起。怙众肆暴，虐用将士。鄴、洛构隙，弃亲求疏。乃招异类，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长蛇塞涂。晋道应天，言展良谟。使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东嬴公司马腾，才神绝世，规略超远。欲求外救，朝臣莫应。简贤选士，命兹良使。遣参军壶伦、牙门中行嘉、义阳亭侯卫谟、协义亭侯卫□健等，驰奉檄书，至晋阳城”。

又称桓、穆二帝，“心存宸极。辅相二卫，对扬毗翼。操展文谋，雄奋武烈。承命会议，谘论奋发。翼卫内外，镇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晖，外动亦攘。功济方州，勋烈光延。升平之日，纳贡充籓。冯瞻銮盖，步趾三川。有德无禄，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兴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寝疾薨殂。背弃华殿，云中名都。国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烦冤，载呼载号。远近亲轨，奔赴梓庐。仰诉造化，痛延悲夫！”时晋光熙元年也。

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略附于传。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勤安乐亭侯，卫崇、卫清并都亭侯，卫沈、段繁并信义将军、都乡侯，王发建武将军、都亭侯，范班折冲将军、广武亭侯，贾庆建武将军、上洛亭侯，贾循都亭侯，李壹关中侯，郭乳关内侯，皆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

卫雄、姬淡、莫含等名皆见碑。雄字世远，淡字世雅，并勇健多计，桓帝并以为将，常随征伐。雄稍迁至左将军、云中侯。淡亦以勇绩著名，桓帝末，至信义将军、楼烦侯。穆帝初，并见委任，卫操卒后，俱为左右辅相。六修之逆，国内大乱，雄、淡并为群情所附，乃与刘遵率乌丸、晋人数万而叛。刘琨闻之，大悦，如平城抚纳之，欲因以灭石勒。后为勒将孔长所灭。

莫含，雁门繁畦人也。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国中。穆帝爱其才器。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琨喻遣之。乃入参国官，常参军国大谋。卒于左将军、关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称莫含壁，含音讹，或谓之莫回城云。

子显，昭成世为左常侍。

显子题，道武初，为大将，以功赐爵东宛侯。常与李栗侍宴，栗坐不敬获罪，题亦被黜为济阳太守。后道武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鄴、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制，题久侍颇怠，赐死。

题弟云，好学善射。道武时，常典选曹，赐爵安德侯。迁执金吾，参军国谋议。太武克赫连昌，诏云与常山王素留镇统万，进爵安定公。云抚慰新旧，皆得其所。卒，谥敬公。

刘库仁字没根，独孤部人，刘武之宗也。少豪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建国三十九年，照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众统之，河西属卫辰，河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道武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苻坚处卫辰在库仁下，卫辰怒，叛，攻库仁。库仁伐卫辰，破之。苻坚赐库仁妻公孙氏，厚其资送。

慕容垂围苻丕于鄴，又遣将平规攻坚幽州刺史王永于蓟。库仁遣妻兄公孙希助永击规，大破之。库仁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杀库仁，乘其骏马，奔慕容垂。公孙希闻乱走丁零。

库仁弟眷，继摄国事。眷第三子罗辰，机警有智谋，谓眷曰："从兄

显，忍人也，愿早图之。”眷不以为意。后库仁子显果杀眷而代立。显既杀眷，又谋逆。及道武即位，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后奔慕容驎，驎徙之中山。

罗辰即宣穆皇后兄也。显既杀眷，罗辰遂奔道武。显恃强，每谋逆，罗辰辄先闻奏。拜南部大人。从平中原，以功赐爵永安公。以军功除征东将军、定州刺史。卒，谥曰敬。

子殊晖袭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卫将军。卒，谥曰贞。子尔头，位魏昌、瘿陶二县令，赠钜鹿太守。

子仁之，字山静，少有操尚，粗涉书史。历位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卒，赠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

仁之外示长者，内多矫诈。其对宾客，破床弊席，粗饭冷菜，衣服故恶，乃过逼下。善候当涂，能为诡激。每于稠人广众中，或挝一奸吏，或纵一孤贫，大言自眩，浅识皆称其美。公能之誉，动过其实。性又酷虐，在晋阳曾营城雉，仁之统监作役。以小稽缓，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绰。齐神武大加谴责。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言韵微讹，亦见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爱好文史，敬重人流。与斋帅冯元兴交款。元兴死后积年，仁之营视其家，常出隆厚，时人以此尚之。

仁之伯乞归，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宽和，与物无竞，未尝言人善恶。曾遇患昼寝，有奴偷窃，乞归诈睡不见，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无嗔色。献文末，除主客尚书。孝文初，位东雍州刺史，赐爵永安侯。卒。

子嵩，字阿龙，好周人之急。与王仲兴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贫不能自达，嵩事事资遣。宣武时，仲兴宠幸，乃奏除给事。请疏黄河，以通船漕，授龙门都将。历年功不就，坐流。元晔僭立，授大鸿胪卿。子桃汤，位终奉朝请。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将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驰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谋，乃执拷之，以两车轴押其头，伤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后从平中原，以功赐爵束州侯。明元初，为鸿飞将军，镇大洛。卒于定州刺史。子亿万袭。

古真弟诺，以忠谨著称。从道武围中山，先登，伤一目。道武叹曰：“诺兄弟并毁目以建功效，诚可嘉也！”赐安乐子。从平姚平，还，拜国部大人。太武时，改邑辽西公。卒，第八子欢袭。

诺长子眷，忠谨有父风。明元时，执事左右，为太官令。时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诏眷追之。遂至虏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骁烈闻。太武即位，命眷与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绾奏机要，加陈兵将军。文成时，拜侍中、太尉，封渔阳王，与太宰常英等录尚书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议还。眷曰：“今去都不远而旋，虏必疑我有内难。方寒雪，宜更进前。”帝遂度漠而还。帝以眷元老，赐杖履上殿。薨，谥曰庄。子多侯袭爵。

多侯少有武干。献文时，假节、领护羌戎校尉、敦煌镇将。至，求轻骑五千，西入于阗，兼平诸国，因敌取资，平定为效。弗许。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计，以东作方兴，难之。为妻元所害。

多侯弟子庆宾，善骑射，有将略，稍迁太中大夫。明帝时，朝议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庆宾上表固争，不从。后蠕蠕遂执行台元孚。庆宾后拜肆州刺史。时尔硃荣兵威渐盛，曾经肆州，庆宾恶之，据城不纳。荣袭之，拘还秀容，呼为假父。后以忧还都。寻起为光禄大夫、都督，镇汝阴。还朝，卒，赠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学慕善。以国姓门资，稍迁直后。司马子如执政，瑾娶其甥皮氏为妻，由此除中书舍人。后除吏部郎中。齐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宫，共高德正典机密。天保中，累迁七兵尚书侍郎。孝昭辅政，除吏部尚书。武成践祚，赵彦深本子如宾寮，元文遥、和士开并帝乡故旧，共相荐达，任遇弥重。又吏部铨衡所归，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机事，颇亦预闻。后为尚书右仆射，卒。武成方在三台飨宴，文遥奏闻，遂命撤乐罢饮。

瑾外虽通显，内关风训；闺门秽杂，为世所鄙。有女在室，忽从奔诱，瑾遂以适妇侄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尝讥吏部郎中顿丘李构云：“郎不稽古。”构对令史云：“我实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闻大惭。然亦能折节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别也。有贾彦始者，仪望虽是儒生，称堪充聘陈使。司徒户曹祖崇儒，文辩俱不足，言将为当世莫及。好学吴人摇脣振足，为人所哂。见人好笑，时论比之寒蝉。又少威仪。子德载，以蒲鞭责之，便自投井。瑾自临井上，呼

云："兒出！闻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内郎中将论事者，逆即瞋骂。既居大选，弥自骄狠。皮子贱恃其亲通，多所谈荐，大有受纳。瑾死后，其弟静忿而发之。子贱坐决鞭二百，配北营州。

初，瑾为聘梁使，梁人陈昭善相，谓瑾曰："二十年后当为宰相。"瑾出，私谓人曰："此公宰相后，不过三年，当死。"昭后为陈使主，兼散骑常侍，至齐。瑾时兼右仆射，鸣驺铙吹。昭复谓人曰："二年当死。"果如言焉。德载位通直散骑侍郎。

眷弟地干，机悟有才艺，驰马立射五的，时人莫能及。太武时，位库部尚书，加散骑常侍，领侍辇郎。奉上忠谨，尤善嘲笑。太武见其效人举措，忻悦不能自胜。甚见亲爱，参军国大谋。时征平原，试冲车以攻冢。地干为索所摐，折胁而卒。帝亲往哭恸，赠中领军、燕郡公，谥曰惠。

子长寿，位右曹殿中尚书，赐爵会稽公，卒于泾州刺史。

古真族玄孙聿，字成兴，性耿介。明帝时，为武卫将军。时领军元叉执权，百寮莫不加敬，聿独长揖不拜。寻出为氵京州刺史。氵京州绯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绫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叉讽御史劾之，驿征至京。覆，无状。还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效节于神元、桓、穆之时。崇少以盗窃为事。道武之居独孤部，崇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后刘显之逆，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谓崇曰："显若知之，虽刀剑刳割勿泄也。"因以宠妻及所乘良马付崇曰："事觉，吾当以此自明。"崇来告难，道武驰如贺兰部。显果疑眷泄，将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顾恩义，将显为逆。今我掠得其妻、马，足以雪忿。"显闻信之。窟咄之难，崇外甥于植等与崇谋执道武以应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诛植等。北逾阴山，复幸贺兰部。

道武为魏王，崇从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赐三年，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预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谥，帝亲览谥法，述义不克曰丁，曰："此当矣。"乃谥丁公。

初，道武避窟咄难，遣崇还察人心。崇留马与从者，微服入其营。会有火光，为舂妾所识，贼皆惊起。崇求从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窃马奔走。宿于大泽，有白狼向崇号，崇觉悟，驰随狼奔，遂免难。道武

异之，命崇立祀，子孙世奉焉。太和中，追录功臣，以崇配飨。

崇长子逐留，以功赐爵零陵侯。后以罪废。

子乙，以功赐爵富城公。卒于侍中，谥曰静。

子真，尚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后敕离婚，纳文明后姊。位南部尚书、侍中、卒，谥曰宣。孝文追思崇勋，令著作郎韩显宗与真撰定碑文，建于白登山。

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赐名焉。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典羽猎四曹事。后为尚书右仆射、冯翊侯，出为定州刺史。初，文明太后幽孝文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孝文德之，故宠待隆至。自陈久病，乞为恆州，许之。

泰不愿迁都，潜图叛，乃与定州刺史陆睿及安乐侯元隆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颐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讨之。澄先遣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喻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攻焕郭门，不克。走出，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诛。

子士儒，字叔贤，徙凉州。后得还，为太尉参军事。

子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魏末，为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齐受禅，卒于司农卿。

逐留弟观，字阖拔，袭崇爵。少以文艺知名。明元中，位为左卫将军，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及访旧事，未尝有遗漏。尚宜阳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太尉。

太武监国，观为右弼，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终日怡怡，无愠色。劳谦善诱，不以富贵骄人。泰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亲临其丧，悲动左右。赐以通身隐起金饰棺，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赠宜都王，谥曰文成。太武即位，每与群臣谈宴，未尝不叹息殷勤，以为自道武以来，佐命勋臣文武兼济无及之者。

子寿袭爵，尚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明敏有父风。太武爱重之，擢为下大夫。敷奏机辩，有声内外。迁侍中、中书监、领南部尚书，进

爵宜都王，加征东大将军。寿辞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屡逢艰危。幸天赞梁眷，诚心先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于后。昔陈平受赏，归功无知。今眷元勋未录，臣独奕世受荣，岂惟仰愧古贤，抑亦有亏国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孙，赐爵郡公。

舆驾征凉州，命寿辅景穆，总录机要，内外听焉。次云中，将济河，帝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牧田讫，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信卜筮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吴提果至，京邑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听，乃止。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之。太武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

景穆监国，寿与崔浩等辅政。人皆敬浩，寿独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谓其子师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胜人，不须苦教之。”遇诸父兄弟有如仆隶，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诸父馂余。为时人鄙笑。薨，赠太尉，谥曰文宣。

子平国袭爵，尚城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中书监，为太子四辅。卒。

子伏干袭，尚济北公主，拜驸马都尉。卒，谥曰康。无子。

伏干弟罴袭爵，尚新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武牢镇将。频以下法致罪，孝文以其勋德之旧，让而赦之。转吐京镇将，深自克励。后改吐京镇为汾州，仍以罴为刺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人八百余人诣罴请之。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数倍。罴以吏人怀之，并为表请，孝文皆从焉。罴既频荐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砺，威化大行。州人李轨、郭及祖七百余人诣阙称罴恩德。孝文以罴政和人悦，增秩延限。后征为光禄勋，随例降王为魏郡公。累迁侍中、中书监。穆泰之反，罢与潜通，赦后事发，削封为编户。卒于家。宣武时，追赠镇北将军、恆州刺史。

罴弟亮，字幼辅，早有风度。献文时，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徙封长乐王。

孝文时，除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宕昌王梁弥机

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亮以弥博凶悖，氐羌所弃；弥机兄子弥承，戎人归乐，表请纳之。孝文从焉。于是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氐豪杨卜自延兴以来，从军二十一战，前来镇将，抑而不闻。亮表卜为广业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

征为侍中、尚书左仆射。于时复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然中正之任，必须德望兼资。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公卿等宜审推举。"尚书陆睿举亮为司州大中正。后拜司空，参议律令。例降爵为公。

时文明太后崩，已过期月，孝文毁瘠犹甚。亮表请上承金册遗训，下称亿兆之心。时袭轻服，数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诏曰："苟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亢旱，时雨不降，实由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寻领太子太傅。时将建太极殿，帝引见群臣于太华殿，曰："将营殿宇，今欲徙居永乐，以避嚣埃。土木虽复无心，毁之能不凄怆！今故临对卿等，与之取别。此殿乃高宗所制，爰历显祖，逮朕冲年，受位于此。但事来夺情，将有改制。仰惟畴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请稽之卜筮。又以去岁役作，为功甚多，太庙、明堂，一年便就。若仍岁频兴，恐人力雕弊。且材干新伐，愿待余年。帝曰："朕远览前王，无不兴造。故有周创业，经建灵台；洪汉受命，未央是作。草创之初，犹尚若此；况朕承累圣之运，属太平之基，欲及此时，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虽智，其如命何！当委之分，岂假卜筮。"移御永乐宫。

后帝临朝堂，尝谓亮曰："三代之礼，日出视朝。自汉、魏以降，礼仪渐杀。《晋令》有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论政事，亦无天子亲临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论政事；中后，与卿等共议可否。"遂命读奏案，帝亲决之。

及迁都，加武卫大将军，以本官董摄中军事。帝南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后帝自小平津氵凡舟幸石济。亮谏曰："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渭之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有不测之虑。"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罴预穆泰反事觉，亮上表自劾，帝优诏还令摄事。亮固请，久乃许之。后徙封顿丘郡公，以绍崇爵。

宣武即位，拜尚书令、司空公。薨，宣武亲临小敛，赠太尉，谥曰匡。

子绍，字永业，尚琅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位秘书监、侍中、卫将军、太常卿、中书令、七兵殿中二尚书。遭所生忧，免，居丧以孝闻。又历卫大将军、中书监、侍中，领本邑中正。

绍无他才能，而资性方重，罕接宾客，稀造人门。领军元叉当权薰灼，曾往绍宅，绍迎送下阶而已。时人叹尚之。及灵太后欲黜叉，犹豫未决，绍赞成之。以功加特进、侍中。元顺与绍同直，尝因醉入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后进，何宜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喻乃起。除侍中，托疾未起，故免河阴之害。

庄帝立，尔硃荣征之。绍以为必死，哭辞家庙。及见荣，捧手不拜。荣亦矫意礼之，顾谓人曰："穆绍不虚作大家兒。"车驾入宫，寻授尚书令、司空，进爵为王，给班剑四十人，仍加侍中。时河南尹李奖往诣绍。奖以绍郡人，谓必致敬。绍又恃封邑是奖国主，匡坐待之，不为动膝。奖惮其位望，致拜而还。议者两讥焉。未几，降王，复本爵。

普泰元年，除骠骑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赠大将军、尚书令、太保，谥曰文献。

子长嵩，字子岳，袭爵，位光禄少卿。

平国弟正国，尚长乐公主，拜驸马都尉。

正国子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

寿弟多侯，封长宁子，位司卫监。文成崩，乙浑专权，召司徒陆丽。丽时在温汤疗疾，多侯谓曰："浑有无君心。大王，众所望也，去必危。宜徐归而图之。"丽不从，遂为浑害。多侯亦见杀。

观弟翰，平原镇将、西海王。薨。

子龙兒袭爵，降为公。卒。

子弼，有风格，善自位置，涉猎经史，与长孙承业、陆希道等齐名。然而矜己陵物，颇以此损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为国子助教，弼辞以为屈。帝曰："朕欲敦励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沈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帝曰："朕

与卿作州督，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帝所知。宣武初，为广平王怀国郎中令，数有匡谏之益。除中书舍人，卒于华州刺史，谥曰懿。

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从太武征赫连昌。勇冠一时，赐爵泥阳子，拜司卫监。从太武由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获之。帝叹曰：“《诗》云：‘有力如虎’，顗乃过之！”后从征白龙，讨蠕蠕，以功进爵建安公。后拜殿中尚书，出镇凉州。还，加散骑常侍、领太仓尚书。文成时，为征西大将军，督诸军西征吐谷浑。坐击贼不进，免官爵，徙边。文成以顗著勋前朝，征为内都大官。卒，赠征西大将军、建安王，谥曰康。子寄生袭。

崇宗人丑善，道武初，率部归附，与崇同心戮力，捍御左右。拜天部大人，居东蕃。

子莫提，从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阳侯。其子孙位亦通显。

奚斤，代人也，世典马牧。父箪。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骆駵，一夜忽逸。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箪闻而驰往取马，库仁以国甥恃宠，惭而逆击箪，箪捽其发落，伤其一乳。及符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箪惧，遂奔卫辰。及道武灭卫辰，箪晚乃得归，故名位后于旧臣。

斤机辩有识度。登国初，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后以为侍郎，亲近左右。从征慕容宝于参合。皇始初，拜越骑校尉，典宿卫禁旅。车驾还京师，博陵、勃海、章武诸郡群盗并起，斤与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从征，破高车诸部。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又进击侯莫陈部，至大峨谷，置戍而还。迁都水使者，出为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

明元即位，为郑兵将军。诏以斤世忠孝，赠其父箪长宁子。明元幸云中，斤留守京师。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斤召入天安殿东庑下，诛之。诏与南平公长孙嵩等俱坐朝堂，录决囚徒。明元大阅于东郊。讲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于石会山。车驾西巡，诏斤先驱，讨越勒部于鹿那山，大破之。又诏斤与长孙嵩等八人坐止车门左，听理万机。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命斤出入乘轺轩，备威仪导从。

太武之为皇太子，临朝听政，以斤为左辅。宋废主义符立，其国内离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司空、晋兵大将

军、行扬州刺史。率吴兵将军公孙表等南征。用表计攻滑台，不拔，求济师。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责之。乃亲南巡，次中山，斤自滑台趣洛阳，长驱至武牢，遂平兖、豫诸郡。还围武牢。及武牢溃，斤置守宰以抚之。自魏初大将行兵，唯长孙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独给漏刻及十二牙旗。

太武即位，进爵宜城王，仍为司空。太武征赫连昌，遣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袭蒲坂。斤又西据长城，秦、雍氐羌皆来归附。斤与赫连定相持，累战破定。定闻昌败，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还。诏斤班师，斤请因其危平之，乃进讨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军安定，以粮竭马死，深垒自固。监军侍御史安颉击昌，禽之。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守平凉。斤耻以元帅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辎重，追定于平凉。定众将出，会一小将有罪，亡入贼，具告其实。定知斤军无粮乏水，乃邀斤前后。斤众大溃，斤及将娥清、刘拔为定所禽。后太武克平凉，斤等得归。免为宰人，使负酒食从驾还京师以辱之。寻拜安东将军，降爵为公。太延初，为卫尉，改为恆农王。后为万骑大将军。太武议伐凉州，斤等三十余人议以为不可，帝不从。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又以斤元老，赐安车，平决狱讼，谘访朝政。

斤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每议大政，多见从用，朝廷称焉。真君九年，薨，时年八十九。太武亲临哀恸，谥曰昭王。斤有数十妇，子男二十余人。

长子他观袭爵。太武曰："斤西征之败，国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复其爵秩，将收孟明之效。今斤终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于是降他观爵为公。传国至孙绪，无子，国除。太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斤配飨庙庭。宣武继绝世，以绪弟子监绍其后。

叔孙建，代人也。父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与皇子同列。建少以智通著称。道武之幸贺兰部，常从左右。登国初，为外朝大人，与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随秦王觚使慕容垂，历六载乃还。累迁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出为并州刺史。后以公事免，守鄴城园。

明元即位，念前功，以为正直将军、相州刺史。饥胡刘武等聚党叛。明元假建前号、安平公，督公孙表等以讨武。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沚水死，水为不流。

晋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兖州刺史尉

建率所部弃城济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明元闻之，诏建度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呼仲德军人与语，诘其侵境之状。

寻迁广阿镇将，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楚兵将军、徐州刺史。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遂东入青州，围宋刺史竺夔于东阳城。宋遣将檀道济、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还。以功赐爵寿光公。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济，东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为宋所惮，除平原镇大将，封丹杨王，加征南大将军。

先是，简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讨洛阳，一道攻滑台。宋将檀道济、王仲德救滑台。建与汝阴公道生拒击之。建分军挟战，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以绝其粮道。道济兵饥，叛者相继。由是安颉等得拔滑台。

建沈敏多智，东西征伐，常为谋主，容貌清整，号曰严明。又雅尚人伦，礼贤爱士。在平原十余年，绥怀内外，甚得边称。魏初名将，鲜有及之。南方惮其威略，青、兖辍不为寇。太延三年，薨，时年七十三，谥曰襄，赐葬金陵。

长子俊，字丑归，少聪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谨密，初无过行。以便弓马，转为猎郎。道武崩，清河王绍闭宫门，明元在外。绍拘逼俊以为己援。外虽从绍，内实忠款，仍与元磨浑等说绍归明元。时明元左右唯车路头、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悦，以为爪牙。及即位，稍迁卫将军，赐爵安成公。及硃提王悦怀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觉悦举动有异，乃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执悦杀之。明元以俊前后功重，军国大计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铨校，然后奏闻。

性平正柔和，未尝有喜怒色。忠笃爱厚，不谄上抑下。每奉诏宣外，必告示殷勤。是以上下嘉叹。泰常元年，卒，时年二十八。明元亲临哀恸，朝野无不追惜。赠司空、安成王，谥孝元，赐温明秘器，载以巉辌车，卫士导从，陪葬金陵。子蒲袭爵。后有大功及宠幸贵臣薨，赗赙送终礼皆依俊故事，无得逾之者。

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遂合葬焉。

俊既为安城公，俊弟邻袭父爵，降为丹杨公，位尚书令、凉州镇大将。与镇副将奚牧，并以贵戚子弟，竞贪财货，遂相纠，坐诛。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为苻坚所灭，屈友人公孙眷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随眷商贩，见道武有济世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登国初，道武征兵于慕容垂，同频使称旨。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

从征姚平于柴壁，姚兴悉众救平，同进计曰："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余里，径路不通。姚兴来，必从汾西，乘高临下，直至柴壁，如此则寇内外势接。宜截汾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西围既固，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以谋功，赐爵北新侯。

明元即位，命同与南平公长孙嵩并理人讼。又诏同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丁零。宣诏抚慰，问其疾苦，纠举守宰不法，郡国肃然。同东出井陉。至钜鹿，发众欲修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城于宋子，以镇静郡县。护嫉同得众心，使人告同筑城聚众，欲图大事。

太武监国，临朝听政，以同为左辅。及即位，进爵高阳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长子屈，明元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帝嘉而恕之，遂诏长给米。同在官明察，长于校阅，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及在冀州，年老，颇殖财货，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卒，赠高阳王，谥曰恭惠。

屈弟原，雅性矜严，沈勇多智略。明元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时赫连屈丐犯河西，原以数十骑击之，杀十余人。帝以原轻敌，违节度，加罪。然知原骁勇，遂任以为将，镇云中。蠕蠕犯塞，原辄破之，以功赐爵武原侯，加鲁兵将军。

太武即位，拜驾部尚书。车驾征蠕蠕大檀，分为五道。迁尚书左仆射，进爵河间公。原在朝无所比周，然恃宠骄恣，多所排抑。为子求襄城公卢鲁元女，鲁元不许。原告其罪状，事相连逮，历时不决。原惧不胜，遂谋逆，事泄，伏诛。原兄弟外节俭而内实积聚，及诛后，籍其财至数万。

弟颉，辩慧多策略，最有父风。明元初，为内侍长，令察举百寮，

纠刺奸慝，无所回避。尝告其父阴事，帝以为忠，特亲宠之。

宜城王奚斤自长安追赫连昌至安定，颉为监军侍御史。斤以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筑垒自固。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人间，为昌所败。昌遂骄矜，日来侵掠。颉曰："等死，当战死！宁可坐受囚乎？"斤犹以马死为辞。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马蹶而坠。颉禽昌送京师，赐爵西平公，代堆统摄诸军。

赫连定将复入长安，诏颉镇蒲坂以拒之。宋将到彦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于衡关。太武西征定，以颉为冠军将军，督诸军击彦之。遂济河，攻洛阳，拔之。进攻武牢，武牢溃。又与琅邪王司马楚之平滑台，禽宋将硃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乃振旅还京师，进爵为王。卒，谥曰襄。颉为将善绥士众，及卒，宋士卒降者无不叹惜。

庾业延，代人也，后赐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转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内侮，事难之间，收敛畜产，富拟国君。刘显谋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献明太后归道武，又得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旧畜，颇不会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独恭慎修谨，善处危难之间，道武嘉之。与王建等俱为外朝大人，参预军国。从平中原，拜安远将军。

官军之警于柏肆也，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闻之，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诏岳。讨破离石叛胡帅呼延铁、西河叛胡帅张崇等。以功赐爵西昌公，迁鄴行台。岳为将有谋略，士众服其智勇，名冠诸将。及罢鄴行台，以所统六郡置相州，即拜岳为刺史。秉法平当，百姓称之。鄴旧有圆池，时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食！"其谨如此。迁司空。

岳兄子路，有罪，诸父兄弟悉诛，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诛之。时人咸冤惜焉。

岳葬在代西善无界。后太武征赫连氏，经其墓宅，怆然改容，遂下诏为立庙，令一川之人，四时致祭。求其子孙任为帅者，得其子陵。从征有功，听袭爵。

王建，广宁人也。祖姑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丰，以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建少尚公主。登国初，为外朝大

人。与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与计谋。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辞色高亢，垂壮之。还为左大夫。建兄回，时为大夫，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状闻，回父子伏诛。其讦直如此。

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又从征卫辰，破之。为中部大人。破慕容宝于参合，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并州既平，车驾出井陉，次常山。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余日，不能克，士卒多伤。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车驾幸钜鹿，破宝众于柏肆坞，遂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将夜入乘胜据守其门。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遂闭门固守。帝乃悉众攻之，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

中山平，赐建爵濮阳公。迁太仆，徙真定公，加散骑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罗结，代人也。其先世领部落，为魏附臣。刘显之逆，结从道武幸贺兰部。后赐爵屈蛇侯。太武初，累迁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悫，甚信待之。监典后宫，出入卧内，因除长秋卿。年一百一十，诏听归老。赐大宁东川为私第别业。并为筑城，即号曰罗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驿马询问焉。年一百二十，卒，谥曰贞。

子斤，从太武讨赫连昌，力战有功，历位四部尚书。从平凉州，以功赐爵带方公，除长安镇都大将。会蠕蠕侵境，除柔玄镇都大将。卒，谥曰静，陪葬金陵。

子敢袭爵，位库部尚书。卒，子伊利袭。

娄伏连，代人也。代为酋帅。伏连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袭父位，领部落。道武初，从破贺兰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于柴壁，以功赐爵安邑侯。明元时，为晋兵将军、并州刺史。太武即位，封广陵公，再迁

光禄勋，进爵为王。后镇统万。薨，谥恭王。

子真袭，降爵为公。

真弟大拔，封钜鹿子。

大拔孙宝，字道成，性淳朴，好读书。明帝时，仕至朔州刺史。时边事屡兴，人多流散。及宝至，稍安集之。残坏旧宅，皆命葺构；人归继路，岁考为天下最。

后随大都督源子邕讨击葛荣。王师败绩。宝囚于荣军，变姓名，匿于戎伍，以免害。久之。贼中有朔州人识宝者，谓宝曰："使君宁自苦至此？"遂将诣荣。笑曰："娄公，吾方图事，何相见之晚！"因顾谓人曰："此公行善，天道报之，得免乱兵，即其验也。"宝遇逃者，密启贼形势，规为内应。天子感其壮志，召宝第二子景贤，授员外散骑常侍郎。葛荣灭，宝始得还。

永安中，除假员外散骑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称藩上表，后以中州不竞，书为敌国之仪。宝责之。蠕蠕主大惊，自知恶，谢曰："此作书人误。"遂更称藩。

孝武帝立，敕宝与行台长孙子彦镇恆农。后从入关，封广宁县伯。大统元年，诏领著作郎，监修国史事，别封平城县子。后授国子祭酒、侍中，进仪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摄东宫詹事。宝为人清简少言，颇谙旧事。位历师傅，守靖谦恭，以此为人所敬。后行泾州事，卒于州。

闾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时归魏，尚华阳公主，赐爵其思子。与弟并为上宾，入八议。明元即位，为内都大官，进爵为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太武初，复与奚斤出云中白道讨大檀，破之。后从讨赫连昌，以功授荣阳公。公主薨，复尚护泽公主。太武将拜大肥为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谋，道武宠遇之，称曰仲兄。初，刘显害帝，梁眷知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录先帝旧臣，又以牧告显功，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从征慕容宝，以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州与姚兴接界，兴颇寇边。牧乃与兴书，称顿首，均礼抗之，责兴侵边不直之意。兴以与国和通，恨之，有言于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魏附臣。至跋，以才辩知名。道武擢

为外朝大人，参军国大谋，雅有智算，赐爵日南公。从平中原，以功进为尚书，镇鄴。以破慕容德军，改封定陵公。与常山王遵讨贺兰部别帅木易千，破之。出为平原太守。道武宠跋于诸将。群臣皆敦尚恭俭，而跋好修虚誉，炫曜于时。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后车驾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侧。妻刘氏自杀以从。初将刑跋，道武命其诸弟毗等视诀。跋谓毗曰："氵垒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劝励。"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视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诈称使者，奔长安。道武诛其家。

后太武幸豺山校猎，忽暴雾四塞，怪问之。群下佥言跋世居此，祠冢犹存，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建兴公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后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题，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为幢将，领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宝，宝夜犯营，军人惊骇。遂有亡还京师者，言官军败于柏肆。京师不安，南安公元顺因欲摄国事。题曰："大事不可轻尔，不然，祸将及矣！"顺乃止。后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题时贰于帝，遗箭于窟咄，谓之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帝少也。帝既衔之，后有告题居处倨傲，拟则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岁犊能胜重载不？"题奉昭，父子对泣。诘朝，乃刑之。

贺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为将以平当称。稍迁北部大人。登国初，与长孙嵩为对。明于听察，为人爱敬。道武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苌。会苌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兴弟平寇平阳，道武讨平之，禽其将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余人。后兴以骏马千匹赎伯支，而遣狄干还，帝许之。干在长安，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帝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

李栗，雁门人也。昭成时，父祖入北。栗少辩捷，有才能兼将略。初随道武幸贺兰部，爱其艺能。时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唯栗一介远寄，兼非戚旧。数有战功，拜左军将军。栗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过诛之。于是威严始厉，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将略。道武世，有战功。明元时，为武牢镇将，为寇所惮。太武时，赐爵南阳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书督偏将

出别道。诏会鹿浑海，眷与中山王辰等诸大将俱后期，斩于都南，爵除。

论曰：帝王之兴，虽则天命，经纶所说，咸藉股肱。神元、桓、穆之际，王迹未显，操、含托身驰骤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谓志识之士矣。而刘库仁兄弟忠以为心，盛衰不二。纯节所存，其意盖远，而并贻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奋发，义以忘生。眷威略著时，增隆家业。穆崇夙奉龙颜，早著诚款，遂膺宠眷，位极台司。至乃身豫逆谋，卒蒙全护，从享于庙，抑亦尚功。世载公卿，弈弈青紫，盛矣！奚斤世称忠孝，征伐有克。平凉之役，师歼身虏，虽败崤之责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礼隆渥，没祀庙廷。叔孙建少展诚勤，终著庸伐，临边有术，威震夷楚。俊委节明元，义彰颠沛，察硃提之变，有日磾之风，加以柔而能正，见美朝野。安同异类之人，智识入用，任等时俊，当有由哉！颉禽赫连昌，摧宋氏众，遂为名将，未易轻也。庾业延见纪危难之中，受事草创之际，智勇既申，功名尤举，而不免倾覆，盖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讦以求直，参合之役，不其罪欤！罗结枝附叶从，子孙荣禄。娄伏连、闾大肥并征代著绩，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题、贺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诛夷，亦各其命也。

列传第九

燕凤 许谦 崔宏子浩 张衮弟恂 邓彦海

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以礼致之，凤不应聘。及军围代，谓城人曰："凤不来者，将屠之。"代人惧，遂送凤。昭成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

尝使苻坚，坚问凤曰："代王何如人？"对曰："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坚曰："卿辈北人，无刚甲利兵，敌弱则进，敌强则退，安能并兼邪？"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则可，说马太多。"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凤还，坚厚加赠遗。

及昭成崩，道武将迁长安。凤以道武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独任。宜分部为二，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能先发，此御边之上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及道武即位，历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行台尚书，甚见器重。明元世，与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讲经传，出议朝政。太武初，以旧勋赐爵平舒侯。卒，子才袭。

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昭成崩后，谦徙长安。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请谦之镇。未几，以继母老，辞归。登国初，遂归道武，以为右司马，与张兖等参赞初基。慕容宝之来寇也，道武使谦告难于姚兴。兴遣将杨佛嵩来援。佛嵩稽缓，道武命谦为书遗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悦，赐谦爵关内侯。宝败，佛嵩乃还。及慕容垂死，谦上书劝进。并州平，以谦为阳曲护军，赐爵平舒侯。卒，赠幽州刺史、高阳公，谥曰文。

子洛阳袭爵。明元追录谦功，以洛阳为雁门太守。洛阳家田三生嘉

禾，皆异亩同颖。太武善之，进爵北地公。卒，谥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孙也。祖悦，仕石季龙，位司徒右长史。父潜，仕慕容□，为黄门侍郎。并以才学称。

宏少有隽才，号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苻坚闻之，征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太原郝轩名知人，称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坚亡，避难齐鲁间，为丁零翟钊及晋叛将张愿所留。郝轩叹曰："斯人也，遇斯时，不因扶摇之势，而与鴳雀飞沈，岂不惜哉！"

仕慕容垂，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所历著称。立身雅正，虽在兵乱，独厉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妻子不免饥寒。

道武征慕容宝，次中山。弃郡走海滨。帝素闻其名，遣求。及至，以为黄门侍郎，与张兖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时晋使来聘，帝将报之，诏有司议国号。宏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唯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号。故《诗》云'殷商之旅'，此其义也。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国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道武从之，于是称魏。

及帝幸鄴，历问故事。宏应对若流，帝善之。还次恆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人，适遇宏扶老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迁吏部尚书。时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被信任，势倾朝廷。约俭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帝闻，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宏居之愈甚。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宏陈古人制作之体，及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者，由于此也。

帝曾引宏讲论《汉书》，至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嫁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

得尚焉。尚书职罢，赐宏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

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绍因人心不安，大出财帛，班赐朝士。宏独不受绍财，长孙嵩以下咸愧焉。诏遣使者循行郡国，纠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与宜都公穆观等案之，帝称其平当。又诏宏与长孙嵩等朝堂决刑狱。

明元以郡国豪右大人蠹害，乃优诏征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遣之。于是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武元城侯元屈等问焉。宏欲大赦以纾之。屈曰："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宏曰："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若赦而不改，诛之不晚。"明元从之。

神瑞初，诏宏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车门右，听理机事。并州胡数万南掠河内，遣将军公孙表等讨之，败绩。帝问计于群臣。宏曰："表等诸军，不为不足，但失于处分，故使小盗假息耳。胡众虽多，而无猛健主将，所谓千奴共一□詹也。宜得大将素为胡所服信者，将数百骑，就摄表军以讨之。贼闻，必望风震怖。寿光侯建，前在并州，诸将莫及。"帝从之，遂平胡寇。寻拜天部大人，进爵为公。泰常三年夏，宏病笃，帝遣侍中穆观就受遗言，侍臣问疾，一夜数返。卒，追赠司空，谥文贞公。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自亲王以外，尽命拜送。子浩袭。太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飨庙廷。

浩字伯深，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通直郎，稍迁著作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避，隐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帝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帝经书，每至郊祀，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明元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总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者，数家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时有兔在后宫，检无从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明年，姚兴果献女。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云：国家当都鄴，大乐五十年。"劝帝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帝以问

浩。浩曰：“非长久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人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事，阻隔恆、代，千里之际，须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伏。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帝深然之。复使中贵人问浩曰：“今既无以至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浩曰：“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帝於是分人诣山东三州就食，出仓谷以禀之。来年遂大熟，赐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绵绢等。初，姚兴死之前岁，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帝乃召诸硕儒，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傳》说神降于萃，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与午，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征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中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乃服。

泰常元年，晋将刘裕伐姚泓，欲氵斥河西上，求假道。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险，裕何能西入？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内朝咸同外计，帝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马休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久矣。今兴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自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发军赴南，则北冠进击；若其救北，则南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彪，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裕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彪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争守河北也。”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拒之。战于畔城，为晋将硃超石所败。帝恨不用浩言。

二年，晋齐郡太守王懿来降。陈计，称刘裕在洛，劝以军绝其后路，则裕军不战而可克。书奏，帝善之。会浩在前，进讲书传。帝问浩曰：“裕西伐已至潼关，卿观事得济否？”浩曰：“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乘其危亡，兵精将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卢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终当为国家所有。”帝曰：“裕已入关，不能进，不能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长孙嵩有经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审矣。”浩曰：“臣常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经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谓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汉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舜、禹齐烈，臣岂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植。不思树党强邻，报复仇耻，乃结蠕蠕，背德于姚。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残灭耳。”帝大悦，说至中夜。赐浩缥醪酒十斛，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味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天汉而灭。帝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灾咎将在何国？朕甚畏之。”浩曰：“灾异由人而起，人无ＩＯ，妖不自作。《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人无异望。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晋，南镇上宋改元赦书。时帝幸东南舄氵齿池，射鸟，闻之，驿驰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笃。乃翦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

自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雅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庄老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言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

帝恆有微疾，而灾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浩曰：“今兹日蚀于胃、

昴，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疹弥年，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其为我设图后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遗诸忧虑，恬神保和，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帝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此乃万代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讳，年渐一纪，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大，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帝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令太武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高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寮总己以听焉。明元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于校练；穆观达政事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六人辅吾子，足以经国。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群臣时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于汝曹国主也。”

会闻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阳、武牢、滑台。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欻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党与未离，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锐意南伐，语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帝大怒，不从。

遂遣奚斤等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固守，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武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济师。帝怒，乃亲南巡，拜浩为相州刺史，随军谋主。及车驾还，浩从幸西河、太原，下临河流，傍览川城，慨然有感。遂与同

寮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皇、汉武之违失。时伏其言。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兴亡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当兼攸儒教，辅助太平真君，而学不稽古。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帝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问焉。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性敏达，长于谋计，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既归第，因欲修服食养性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事之。

始光中，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时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越钩陈，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帝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掠其都城，大获而还。后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神□二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听。唯浩赞成之。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深、徐辩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常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如何举动？"帝意不快，乃召浩与深等辩之。

浩难深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人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深等惭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

而劳苦士马。”

浩曰：“深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人，令复旧位，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列满朝。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非难制也。往数入塞，国人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深、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征？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

时赫连昌在坐，深等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帝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哉！”而保太后犹疑之。复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评议，帝命浩善晓之令寤。

既罢朝，或有尤浩曰：“吴贼侵南，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势然矣。北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昧。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且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奔走。牡马护牧，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朋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如何止之？”遂行。天师谓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及军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虏遂散乱。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诸大将果虑深入有伏兵，劝帝止。天师以浩曩日言，固劝帝穷讨，帝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

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穹庐，科车自载，将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帝深恨之。

大军既还，南军竟不能动，如浩所料。

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太武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蔬食，不暇精美，帝为举匕箸，或立尝而还。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帝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历颂群臣，事在《长孙道生传》。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纤尪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兵甲。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到此矣。”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行。”

俄而南籓诸将表宋师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诏公卿议之，咸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丧精，常恐轻兵奄至，故扬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妄张贼势，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也。”帝从浩议。

南镇诸将表贼至，而自陈兵少，求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宁。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人。浩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宋族，必举国骇扰，惧於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

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楚之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不免蛮贼掠卖为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

浩又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堕落，宿当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宋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帝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浩复固争，不从。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鄴，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寇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

氵斥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

帝闻赫连定与宋县分河北，乃先讨赫连。群臣皆曰：“义隆军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东州败矣。”帝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连，招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中，一处不过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兒情见，正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度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ＩＮ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必行无疑。”

平凉既平，其日宴会，帝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

后冠军安颉军还，献南俘，因说南贼之言云：“宋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如浩所量。帝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迁浩司徒。

时方士祁纤奏立四王，以日东西南北为名，欲以致祯吉，除灾异。诏浩与学士议之。浩曰：“先王建国，以作藩屏，不应假名其福。夫日月运转，周历四方，京师所居，在于其内。四王之称，实奄邦畿，名之则逆，不可承用。”先是，纤奏改代为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应期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宜，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称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国家积德，著在图史，当享万亿，不待假名以为益也。纤之所闻，皆非正义。”帝从之。

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帝将讨焉，先问于浩。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ＩＮ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恆不减万，乃不少于前。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不图，大军卒至，必惊惧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诸弟骄恣，争权纵横，人心离解。加以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

帝命公卿议之，恆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为纯臣，然继父修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罪未甚彰，谓且羁縻而已。令士马劳止，可宜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于是尚书古弼、李顺之徒皆曰：“自温闱河以西至于凉州，地纯枯石，了无水草，不见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与斤共相难抑。诸人不复余言，唯曰彼无水草。浩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诋诬于人矣。”

李顺等复曰：“吾曹目见，何可共辩？”浩曰：“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帝隐听，闻之乃出，亲见斤等。辞旨严厉，形于神色。群臣乃不敢复言。于是遂讨凉州，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

乃诏浩总理史务，务从实录。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衷润色，浩所总焉。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

于浩。

及景穆始总百揆，浩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事。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帝愈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往击蠕蠕，师不多日，洁等各欲回还。后获尚书，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洁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既与之遇，则可禽获。"帝以为然。乃分军四道，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

帝西巡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度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后以浩辅东宫之勤，赐缯絮布各千段。

帝蒐于河西，诏浩诣行所议军事。浩表曰："昔汉武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广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徙其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三十九年，昼夜无废。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妇人，更无余能，是以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烧书之后，经典绝灭。汉高祖以来，世人妄造历术者十余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误四千，小误甚多，不可言尽。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惟恩省察，以臣

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晋书》诸家并多误，著《晋后书》，未就，传世者五十余卷。

初，道武诏秘书郎邓彦海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明元，废不著述。神䅟二年，诏集诸文人摭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载国书，以彰直笔。并勒浩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景穆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书郎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服受赇。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华采，故时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镇北将军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伤恨，复欲以少女继昏。逸及亲属以为不可，王氏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厕中。及浩幽执，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

初，浩害李顺，基萌已成，夜梦以火爇顺寝室，火作而顺死。浩与室家群立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于河。寤而以告馆客冯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极也。且兆始恶者有终殃，积不善者无余庆。厉阶成矣，公其图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

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摹楷。

浩母，卢谌孙女也。浩著《食经序》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供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饣禀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所知见，而少

不习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遇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浩弟简，字仲亮，一名览。好学，少以善书知名。道武初，历中书侍郎，爵五等侯，参著作事。卒。简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阳侯。坐浩伏诛。

宏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子宏。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宏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妄染，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

初，宏父潜为兄浑等诔手笔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年将二百，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将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标以工书知名于时，见潜书，以为过于浩也。

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与勃海高演俱知名。历位秘书监，赐爵贝丘侯。乐安王范镇长安，选旧德之士与范俱，以徽为平西将军副将，行乐安王傅，进爵济南公。徽为政务存大体，不亲小事。性好人伦。引接宾客，或谈及平生，或讲论道义，诲诱后进，终日不止。以疾，征还京师，卒，谥曰元公，士类无不叹惜。

始清河崔宽祖肜，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遂仕西凉及沮渠氏。

肜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怀东土。常叹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所庶几！”及太武西巡，剖乃总率同义，使子宽送款。太武嘉之，拜宽岐阳令，赐爵延水男。遣使与宽俱西，抚慰初附。征部诣京师，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诚著先朝，赠凉州刺史、武陵公，谥曰元。

宽字景仁，还京，封安国子，位弘农太守。初，宽通款见浩，浩与相齿次，厚存接之。及浩诛，以远来疏族，独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旧墟，以一子继浩。与浩弟览妻封氏相奉如亲。宽后袭爵武陵

公，陕城镇将。三崤地险，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人，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取受，而与之者无恨。又恆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诸镇之中，号曰能政。及解镇，人人追恋，诣阙上疏者三百余人。卒，遗言薄葬，敛以时服。

长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称。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迹也。衡举李冲、李元恺、程骏等，终为名器。承明元年，迁内都坐令，善折狱，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袭爵武陵公。衡涉猎书史，颇为文笔。蠕蠕时犯塞，衡上书陈备御之方、便国利人之策凡五十余条。除秦州刺史，徙爵齐郡公。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葬遂法，劝课农桑，周年间，寇盗止息。卒，赠冀州刺史，谥惠公。衡五子。

长子敞，字公世，袭爵，例降为侯，为平原相。敞性狷急，与刺史杨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为钜鹿太守。弟朏之逆，敞为黄木军主韩文殊所藏。其家悉见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随奴婢田宅二百余口得免。正光中，普释禁锢，敞复爵郡侯，卒于赵郡太守。

敞弟钟，字公禄，奉朝请。弟朏之逆，以出后被原。历司徒右长史、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后，钟贪其财，诬敞息子积等三人非兄胤，辞诉累岁，人士疾之。尔硃世隆为尚书令，奏除其官，终身勿齿。朏好学，有文才，为京兆王愉录事参军，与愉同逆，伏法。

宏同郡董谧。谧父京，与同郡崔康时、广阳霍原等，俱以硕学，播名辽海。谧好学，传父业。中山平，入朝，拜仪曹郎，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

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祖翼，父卓，位并太守。衮笃实好学，有文才。道武为代王，选为左长史。从追蠕蠕五六百里。诸部帅因兖言粮尽，不宜深入。帝问衮："杀副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于广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帝问衮曰："卿曹外人，知我前问三日粮意乎？蠕蠕奔走数日，畜产失饮，至水必留。计其道程，三日足及。轻骑卒至，出其不意，彼必惊散，其势然矣。"部帅闻之，咸曰："圣策，非所及也。"衮常参大谋，每告人曰："主上天资杰迈，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风云之会，不建腾跳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质，竭诚伏事。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衮

言于道武曰：“显志大意高，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帝从之，遂破走显。又从破贺讷。道武登勿居山游宴，从官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乃命衮为文。

慕容宝之来寇也，衮言于道武曰：“宝乘滑台功，因长子捷，颂财竭力，难与争锋，宜羸师以侈其心。”帝从之，果破之参合。迁给事黄门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衮遗宝书，喻以成败。宝见书，大惧，遂奔和龙。既克中山，听入八议，拜幽州刺史，赐爵临渭侯，百姓安之。

天兴初，征还京师。后与崔逞答晋将郗恢书失旨，黜为尚书令史。衮遇创业之初，始以才谋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道武曾问南州人于衮，衮与卢溥州里，数称荐之。又未尝与崔逞相识，闻风称美。及中山平，卢溥聚党为逆，崔逞答书不允，并乖本言，故忿之。

衮年过七十，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乖失。爱好人物，善诱无倦，士类以此高之。永兴二年，卒。太武后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文康公。

子度，少有学尚，袭爵临渭侯，卒于中都大官。

度子白泽，年十一，遭母忧，以孝闻。长而博学。文成初，除殿中曹给事中，甚见宠任。白泽本字钟葵，献文赐名白泽，纳其女为嫔。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献文诏诸监临官取所监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纠得尚书以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白泽上表，以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奸人窥望，劳臣懈节，请依律令旧法。献文纳之。太和初，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文明皇太后欲尽诛一城人。白泽谏，以为《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诬十室，而况一州。后从之，乃止。转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卒，赠相州刺史、广平公，谥曰简。

长子伦，字天念，大司农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抗敌国之礼，不修臣敬。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遣使报之。伦表以为：“虏虽慕德，亦来观我。惧之以强，傥或归附；示之以弱，窥觎或起。《春秋》所谓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来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贽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礼，则丰其劳贿，藉以珍物。至于王人远役，衔命虏庭，优以匹敌之尊，加之想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不从。孝庄初，卒于大司农卿。

衮弟恂。恂字洪让，随兄衮归北，参代王军事。说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业。帝深加器异。皇始初，拜中书侍郎。帷幄密谋，颇亦参预。赐爵平皋子，出为广平太守。恂招集离散，劝课农桑，流人归者数千户。迁常山太守。恂开建学校，优礼儒士，吏人歌咏之。时丧乱之后，罕能克厉者，唯恂当官清白，仁恕临下，百姓亲爱之，政为当时第一。明元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俭，死日家无余财。赠并州刺史、平皋侯，谥曰宣。

子纯，字道尚，袭爵。坐事除。

纯弟代，字定燕，陈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赠营州刺史，谥惠侯。代所历著称，有父遗风。

代子苌年，为汝南太守。郡人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唯一牛，争不能决，讼于郡庭。苌年凄而见之，谓曰："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必不争。"乃以己牛一头赐之。于是境中各相戒约，咸敦敬让。卒于郡。子琛，字宝贵，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军校尉。卒。

邓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坚车骑将军。父翼，河间相。慕容垂之围鄴，以为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对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岂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闻命。"垂遣喻之曰："吾与车骑结为异姓兄弟，卿亦犹吾子弟，安得辞乎？"翼曰："冀州宜任亲贤，翼请他役效命。"垂乃用为河间太守。后卒于赵郡内史。

彦海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道武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再迁尚书吏部郎。彦海明解制度，多识故事，与尚书崔宏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是彦海所为。赐爵下博子。道武诏彦海撰国记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彦海谨于朝事，未尝忤旨。其从父弟晖时为尚书郎，凶侠好奇，与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诛，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晖将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赐彦海死。既而悔之。时人咸愍惜焉。

子颖袭爵，稍迁中书侍郎。太武诏太常卿崔浩集诸文学撰述国书，颖与浩弟览等俱参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干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所。诏颖为文，铭于漠南，以记功德。兼散骑常侍，使宋。进爵为侯。卒，谥曰文恭。子怡袭爵，位荆州刺史，赐爵南阳公。卒。

子侍，孝文赐名述，位齐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为太傅元丕长史。座于司空长史。谥曰贞。

论曰：昭成、道武之时，云雷方始，至于经邦纬俗，文武兼资。燕凤博识多闻，首膺礼命。许谦才术俱美，驱驰艰虞。不然，何以成帝业也。崔宏家世隽伟，仍属权舆，总机任重，守正成务，礼从清庙，固其宜也。浩才艺通博，究览天文，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焉。属明元为政之秋，太武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人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张衮才策，不免其戾，彦海贞白，祸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让世著循吏，家风良可贵矣。

列传第十

长孙嵩五世孙俭 俭子平 长孙道生曾孙幼 幼孙曾炽 炽弟晟 从祖绍远 绍远子览弟澄 长孙肥

长孙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时为南部大人。嵩宽雅有器度，昭成赐名焉。年十四，代父统事。昭成末年，诸部乖乱，苻坚使刘库仁摄国事，嵩与元他等率部众归之。

刘显之谋难也，嵩率旧人及庶师七百余家叛显走。将至五原，时寔君之子渥亦聚众自立，嵩欲归之。见于乌渥，称逆父之子，劝嵩归道武。嵩未决，乌渥回其牛首，嵩僶俛从之，见道武于二汉亭。道武以为南部大人，累著军功。后从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赐爵钜鹿公。历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称。明元即位，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故世号八公。

晋将刘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傅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裕于舟中望嵩麾盖，遗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师。诏嵩厚答之。又敕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者，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则裕首可不战而县。于是叔孙建等。寻河趣洛，遂入关。嵩与建等自城皋南济，晋诸屯戍皆望尘奔溃。裕克长安，嵩乃班师。

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长皇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太武临朝监国，嵩为左辅。

太武即位，进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土居，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太常崔浩曰："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害，人神所弃，宜先讨之。"尚书刘洁、武京侯安原请先平冯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后闻屈丐死，关中大乱，议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问幽征于天师寇谦之。劝行，杜超之赞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谏不可，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使武士顿辱。寻迁太尉。久之，加柱国

大将军。自是舆驾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坐朝堂平断刑狱。薨，年八十，谥曰宣王。后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嵩配飨庙庭。

子颓，善骑射，弯弓三百斤。袭爵，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有罪黜为戍兵。后复爵。薨，谥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镇都将。坐黩货，降为公。孝文时，自讼先世勋重，复其王爵。薨。谥简王。

子道，字念僧，袭爵。久之，随例降为公，位左卫将军。卒，谥慎。

子悦，袭爵。建义初，复本王爵，寻降为公，位光禄少卿。卒，赠司空。

嵩五世孙俭，仕周知名。俭，本名庆明。曾祖地汾，安东将军、临川公。祖酌，恆州刺史。父馘，员外散骑侍郎，早卒。

俭方正有操行，神彩严肃，虽在私室，终日俨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虽贵游造门，亦不与相见。太昌中，边方骚动，俭初假东夏州防城大都督，从尔硃天光破宿勤明达等，以功赐爵索卢侯。周文临夏州，以为录事参军事，深敬器之。及贺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凡有经纶谋策，俭皆参预。从平侯莫陈悦，留俭为秦州长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后事，别封信都县伯。渭州刺史可硃浑元奔东魏后，河渭间人情离阻。刺史李弼令俭权镇渭州。俭将十余骑冒难赴之。复随机安抚，羌胡悦服。转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时西夏州仍未内属，而东魏遣许和为刺史。俭以信义招之，和乃归附。即以俭为西夏州刺史，总统三夏州诸军事。

荆襄初附，周文表授俭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所部郑县令泉璨为百姓所讼，推按获实。俭即大集寮属，遂于□事前引己过，肉袒自罚，舍璨不问。于是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玺书劳之。周文又与俭书曰："近闻公部内县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肃群下，闻之嘉叹良久不可言。"俭清正率下，兼怀仁恕。有窃盗者，原情得实，诲而放之。荆蛮旧俗，少不敬长。俭殷勤劝导，风俗大革。务广耕桑，兼习武事，故边境无虞，人安其业。吏人表请为俭构清德楼，树碑刻颂，朝议许之。吏人又以俭秩满，恐有代至，诣阙乞留俭，朝廷嘉而许之，在州遂历七载。

征授大行台尚书，兼相府司马。常与群公侍坐，及退，周文谓左右

曰："此人闲雅，孤每与语，常肃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谓俭曰："名实须相称，尚书志安贫素，可改名俭，以彰雅操。"迁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后除东南道行台仆射、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事列军仪，具戎服，以宾主礼见使。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答问。客惶恐不敢仰视。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因叙梁国丧乱，朝廷招携之意，发言可观。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测也。"

魏废帝二年，授东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镇防诸军事。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以经略。俭陈谋，周文深然之，乃命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于谨伐江陵。事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俭镇江陵，进爵昌宁郡公。后移镇荆州，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及周闵帝初，赵贵等将图晋公护，俭长子僧衍预其谋，坐死。护乃征俭，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国。朝议以俭操行清白，勋绩隆重，乃下诏褒美之，兼赐以杂采粟麦，以彰其美。

天和初，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俭尝诣阙奏事，时大雪，雪中待报，自旦达暮，竟无惰容。其谨悫若此。以疾还京，诏以俭旧居狭隘，赐甲第一区。

后薨于夏州总管。临终遗令：敛以时服，素车载柩，不设仪仗，亲友赠襚，一无所受。诸子并奉行之。又遗启请葬周文帝陵侧，并以所赐宅还官，诏皆从之。赠本官，加凉瓜等十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追封鄫国公，谥曰文。荆州人仪同赵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诏许之。

建德元年，诏曰："故柱国、鄫国公俭，临终审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赐，制度宏丽，非诸子所居，请以还官，更迁他所。昔叔敖辞沃壤之地，萧何就穷僻之乡。以古方令，无惭曩哲。而有司未达大体，遽以其第外给。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岂得遂其谦挹，致乖惩劝！令以本宅还其妻子，俾清风远播，无替聿修。"

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从长潮公元定代陈，没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处均，美容仪，有器干，颇览书记，为周卫王侍读。时武帝逼于宇文护，与卫王谋诛之，王常使平通意于帝。护诛，拜开府仪同三

司。宣帝置东京官属，以平为少司寇，与宗伯赵芬分掌六府。隋文龙潜时，与平情好款洽。及为丞相，恩礼弥厚。时贺若弼镇寿阳，帝恐其怀贰，遣平代之为扬州总管，赐爵襄阳公。弼果不从，平麾壮士执弼，送京师。

隋开皇三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人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闾里，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帝深嘉纳。自是州里丰衍。后转工部尚书，名曰称职。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庭为愦愦者，上怒，将斩之。平进谏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大家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邴绍之言，不应闻奏。陛下又复诛之，恐百代之后，有亏圣德。"上于是赦绍。因敕群臣，诽谤之罪，勿复以闻。后突厥达头可汗与都蓝可汗相攻，各遣使请援。上遣平持节宣谕，令其和解。平至，陈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赠平马二百疋。还，进所得马，上尽以赐之。未几，遇谴，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寻除汴州刺史，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

鄴都俗薄，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庭以平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鍪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镇淮南时事，进位大将军，拜太常卿、吏部尚书。卒官，谥曰康。

子师孝，性轻狡好利，数犯法。上以其不克负荷，遣使吊平。以师孝为勃海郡主簿。属大业之季，恣行贪浊，一郡苦之。后为王世充所害。

长孙道生，嵩从子也。忠厚廉谨，道武爱其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明元即位，除南统将军、冀州刺史。后取人美女以献，明元切责之，以旧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进爵汝阴公，迁廷尉卿。从征蠕蠕，与尉眷等率众出白黑两漠间，大捷而还。太武征赫连昌，道生与司徒长孙翰、宗正娥清为前驱，遂平其国。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将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诏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遂诱宋将檀道济，邀其前后，追至历城而还。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薨，年八十二，赠太尉，谥曰靖。

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时人比之晏婴。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叹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有家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也！"乃切责子弟，令毁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绩，

每建大议，多合时机。为将有权略，善待士众。帝命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颇惑其妻孟氏，以此见讥。与从父嵩俱为三公，当世以为荣。

子瓬，位少卿，早卒。瓬子观，少以壮勇知名，后袭祖爵上党王。时异姓诸王袭爵，多降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将军、假司空，督河西七镇诸军讨吐谷浑。部帅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还。孝文初，拜殿中尚书、侍中。吐谷浑又侵逼，复假观司空讨降之。后为征南大将军。薨，谥曰定。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云中金陵。

子冀归，六岁袭爵，降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业，赐名幼，字承业。承业聪敏有才艺，虚心爱士，为前将军，从孝文南讨。宣武时，为扬州刺史、假镇南大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梁将裴邃、虞鸿袭据寿春，承业诸子骁果，邃颇难之，号曰：“铁小兒”。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琛欲决战，承业以雨久，更须持重。琛弗从，遂战，为贼所乘，承业后殿。

初，承业既总强兵，久不决战，议者疑有异图。朝庭重遣河间王琛及临淮王彧、尚书李宪等三都督，外声助承业，内实防之。

会鲜于修礼反于中山，以承业为大都督北讨。寻以本使达鄴城，诏承业解行台，罢大使，遣河间王琛为大都督，郦道元为行台。承业遣子子裕奉表，称与琛同在淮南，俱当国难。琛败臣全，遂生私隙。且临机夺帅，非策所长。书奏，不纳。琛与承业前到呼沱，承业未欲战，而琛不从。行达五鹿，为修礼邀击，琛不赴之，贼总至，遂大败。承业与琛并除名。寻而正平郡蜀反，复假承业镇西将军、讨蜀都督。频战有功，除平东将军，复本爵。后除尚书右仆射。未几，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复以承业为行台讨之。承业时背疽未愈，灵太后劳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无可寄，如何？”承业答曰：“死而后已，敢不自力。”时子彦亦患脚瘅，扶杖入辞。尚书仆射元顺顾相谓曰：“吾等备为大臣，各居宠位，危难之日，病者先行，无乃不可乎！”莫有对者。

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承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承业上表曰：“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

减三十万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为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出入私财，夺人膂力，岂是愿言，事不获已。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及雍州平，除雍州刺史。

孝庄初，封上党王，寻改冯翊王，后降为郡公。迁司徒公，加侍中、兼尚书令、大行台，仍镇长安。节闵立，迁太尉公、录尚书事。及韩陵之败，斛斯椿先据河桥，谋诛尔硃。使承业入洛，启节闵诛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转太傅，以定策功，更封开国子。承业表请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恽。初，承业生而母亡，为洪超母所抚养，是以求让。许之。

武帝入关，承业时镇武牢，亦随赴长安，位太师、录尚书事，封上党王。大统元年，薨，赠假黄钺、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宣。

承业少轻侠，斗鸡走马，力争杀人，因亡抵龙门将陈兴德家。会赦，乃免。因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妻兴德兄兴恩以报之。罗年大承业十余岁，酷妒忌。承业雅相敬爱，无姬妾。童侍之中在承业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数四。前妻张氏二子，子彦、子裕。罗生三子：绍远、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子彦本名隽，有膂力，以累从父征讨功，封槐里县子。孝武帝与齐神武构隙，加子彦中军大都督、行台仆射，镇恆农，以为心膂。及从帝入关，封高平郡公，位仪同三司。以从征窦泰、战沙苑功，加开府、侍中。及东复旧京，以子彦兼尚书令、行司州牧，留镇洛阳。后以不利，班师。大统七年，拜太子太傅。

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彦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螫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及于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文帝闻之。恸哭曰：“失我良将！”赠雍州刺史。

子裕位卫尉少卿。启舍凡阶十七级，为子义贞求官。除左将军，加

通直散骑常侍。又以父勋，封平原县伯。

义贞弟兕，字若汗。性机辩，强记博闻，雅重宾游，尤善谈论。从魏孝武西迁，别封鄴县侯。周天和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历熊、绛二州刺史，并有能名。袭爵平原县公。卒，子炽嗣。

炽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颇涉群书，兼长武艺。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学兼经史者为通道馆学士，炽应其选。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为丞相府功曹参军，加大都督，封阳平县子，迁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谦，拜仪同三司。及帝受禅，炽率官属先入清宫，即授内史舍人、上仪同三司，摄东宫右庶子，出入两宫，甚被委遇。累迁太常少卿，改封饶阳县子，进位开府仪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业中，历位大理卿、户部尚书。吐谷浑寇张掖，令炽击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宫，留炽东都居守，摄左候卫将军。卒官，谥曰静。子安世，通事谒者。炽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年十八，仕周为司卫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见深异焉，谓曰："长孙武艺逸群，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及突厥摄图请婚，周以赵王招女妻之。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之，独爱晟，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箭两只与晟，请射取之。晟驰往，遇雕相玃，遂一发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还，拜奉车都尉。

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见可贺敦！"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惧，修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为之备。

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宜远交而近

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道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

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敝赐奚、□、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

二年，摄图号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回兵出塞。

后数年，突厥大入，发八道元帅出拒之。阿波至凉州，与窦荣定战，贼帅累北。时晟为偏将，使谓之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此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谓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耶！”阿波纳之，因留塞上。后使人随晟入朝。时摄图与卫王军遇，战于白道，败走。至碛，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与摄图相攻。阿波频胜，其势益强。摄图又遣使朝贡，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上许之。

四年，遣晟副虞庆则使于摄图，赐公主姓为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摄图奉诏，不肯起拜。晟进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媚，奈何不敬妇公？”摄图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乃拜受诏。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七年，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因晟奏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当取之以献。”时召文武议焉。乐安公元谐曰：“请就彼枭首，以惩其恶。”武阳公李充请生将入朝，显戮而示百姓。上问晟，晟曰：“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上曰：“善。”

八年，处罗侯死，遣晟往吊，仍赍陈国所献宝器，以赐雍闾。

十三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国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遣其来密告公主。雍闾信之，乃不修贡。又遣晟出使，微观察焉。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钦计议，扇惑雍闾。晟还，以状奏。又遣晟往索钦，雍闾欲勿与，谬曰："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货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闾。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闾执遂迦等，并以付晟。使还，上大喜，加授开府，仍遣入蕃，涖杀大义公主。雍闾又表请婚，佥议将许之。晟奏曰："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世。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许尚公主。

十七年，染干遣使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晟说染干南徙，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略。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大长城下。染干败绩，其兄弟子侄尽见杀，而部落亡散。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乃相与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怀贰，乃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进晟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晟遣降虏觇候雍闾，知其牙内屡有灾变；夜见赤虹，光照数百里。天狗陨，雨血三日；流星坠其营内，有声如雷。每夜自惊，言隋师且至。并遣奏知。寻以染干为意弥豆启人可汗。赐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启人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许之。给箭，六发皆入鹿，启人之朋竟胜。时有鸢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赉，晟独居多。寻遣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安义公主死，持节送义城公主，复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

河为固。于夏、胜两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掠，人必自安。”上并从之。

二十年，都蓝大乱，为部下所杀。晟因奏曰：“贼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尉。”上许之，果尽来附。达头恐怖，又大集兵。诏晟部领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取晋王广节度，出讨达头。达头与王相抗，晟进策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俘百余口。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降，时亦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师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复遣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仁寿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

二年，军次北河，逢贼帅思力俟斤等领兵拒战，晟与大将军梁默击走之，贼众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三年，有铁勒思结、伏具、浑、斛薛、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来降附。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晟送染干，安置于碛口。事毕，入朝。

遇文帝崩，匿丧未发。炀帝引晟于大行前委以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将军。遇杨谅作逆，敕以本官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马，与李雄等共经略之。晟辞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终不以兒害义，其勿辞也。”于是驰遣赴相州。谅破，追还，转武卫将军。

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经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惊惧，先遣晟往喻旨，称述帝意。染干听之，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晟见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国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诸侯并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旁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产落争放效之。乃发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余步，举国就役而开

御道。帝闻益喜焉。后除淮阳太守，未赴任，复为右骁卫将军。

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后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晟好奇计，务立功名。性至孝，居忧毁瘠，为朝士所称。大唐贞观中，追赠司空、上柱国，谥曰献。少子无忌嗣。其长子行布，亦多谋略，有父风。起家汉王谅库直。后遇谅并州起逆，率从南拒官军，留行布守城。遂与豆卢毓闭门拒守谅，城陷，遇害。次子恆安，以兄功授鹰扬郎将。

绍远字师，少名仁。宽容有大度，雅好坟籍，聪慧过人。父承业作牧寿春，时绍远年十三。承业管记有王硕者，文学士也，闻绍远强记，遂白承业，求验之。承业命试之。硕乃试以《礼记月令》。于是绍远读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硕叹服之。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以别将讨平河东蜀薛，封东阿县伯。

魏孝武西迁，绍远随承业奔赴，以功别封文安县子。大统二年，除太常卿，迁中书令，仍袭父爵。后例降为公，改冯翊郡。恭帝二年，累迁录尚书事。周文每谓群臣曰："长孙公任使处，令人无反顾忧；汉之萧、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为当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乐。周闵践祚，复封上党郡公。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唯黄钟不调，每恆恨之。尝经韩使君佛寺，闻浮图三层上铎鸣，其音雅合宫调，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谐。乃启明帝曰："魏氏来宅秦、雍，虽祖述乐章，然黄钟为君，天子之正位，往经创造，历稔无成。方知水行将季，木运伊始，天命有归，灵乐自降。此盖乾坤祐助，宗庙致感。方当降物和神，祚隆万世。"诏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当之。此盖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达鉴所致也。"俄改授礼部中大夫。时犹因魏氏旧乐，未遑更造，但去小吕，加大吕而已。绍远上疏陈雅乐，诏并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

正曰："天子用八，非无典故；县而不击，未闻厥理。且黄钟为天，大吕为地，太蔟为人。今县黄钟而击太蔟，便是虚天位专用人矣。"

绍远曰："夫天不言，四时行焉。地不言，万物生焉。人感中和之

气，居变通之道。今县黄钟而击太蔟，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职。从此而议，何往不可？”

正曰：“案《吕氏春秋》曰：‘楚之衰也，为作巫音；齐之衰也，为作大吕。’且大吕以下七钟，皆是林钟之调，何得称为十一月调？专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犹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

绍远曰：“卿之所言，似欲求胜。若穷理尽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礼》祀天乐云：‘黄钟为宫，大吕为角。’此则大吕之用，宛而成章。虽知引吕氏之小文，不觉失周公之大礼。且今县大吕，则有黄钟、林钟，二均乃备。春夏则奏林钟，秋冬则奏黄钟，作黄钟不击大吕，作林钟不击黄钟。此所谓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县大吕，止有黄钟一宫，便是季夏之时仍作仲冬之调。以此为至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礼》又云：‘乃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于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礼，并用仲冬之调。又曰：‘奏太蔟，歌应钟，以祭地祇。’谓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礼，唯奏孟春之宫。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并各周宫，不依月变。略举大纲，则三隅可反。然则还相为宫，虽有其义，引《礼》取证，乃不月别变宫。且黄钟为君，则阳之正位，若随时变易，是君无定体。而卿用林钟，以为正调，便是君臣易位，阴阳相反。正之名器，将何取焉？”

正曰：“今用林钟为黄钟者，实得相生之义。既清且韵，妙合真体。然八音平浊，何足可称？”

绍远曰：“天者阳位，故其音平而浊，浊则君声。地者阴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则臣调。然急清者于体易绝，平浊者在义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于郑、卫新声，非不清韵，若欲施之圣世，吾所不取也。”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

寻拜京兆尹，历少保、小司空，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政存简恕，百姓悦服。入为小宗伯。

武帝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县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县八，百王共轨。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臣案《周礼》奏黄钟，歌大吕，此则先圣之弘范，不易

之明证。愿勿轻变古典，趣改乐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废八县七者，所望体本求直，岂苟易名。当更思其义。”后竟行七音。

属绍远遘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遽捐乐器，乃与乐部齐树书曰：“伏闻朝廷前议，而欲废八县七。然则天子县八，有自来矣。古先圣，殊涂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反求经义，是用七音，盖非万代不易之典。其县八笋虡，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当别奏闻。”此后绍远疾笃，乃命其子览曰：“夫黄钟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今废黄钟之位，是禄去王室。若用林钟为首，是政出私门。将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为人臣，义无寝默，必舆疾固争阙庭。”后疾甚，乃上遗表曰：“谨案《春秋》隐公《传》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县二八，倕氏之钟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汉成帝获古磬十六。《周礼图》县十六。此数事者，照烂典章。扬搉而言，足为龟镜。伏惟陛下受图苍帝，接统玄精，秦、汉以还，独为称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独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余息，匪夕伊朝。伏愿珍御万机，不劳改八从七。”帝省表涕零，重赠柱国大将军，谥曰献，号乐祖，配飨庙庭。子览嗣。

览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于色。略涉书记，尤晓钟律。周明帝时，为大都督。明帝以览性质淳和，堪为师表，使事鲁公，甚见亲善。及鲁公即位，是为武帝，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览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帝每嘉叹之。览初名善，帝谓曰：“朕以万机委卿先览。”遂赐名焉。及诛宇文护，以功进封薛国公，累迁小司空。从平齐，进位柱国。武帝崩，受遗辅政。宣帝时，位上柱国、大司徒，历同、泾二州刺史。隋文帝为丞相，转宜州刺史。开皇二年，将有事于江南，征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师临江，陈人大骇。会陈宣帝殂，览欲乘衅灭之，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乃还。文帝命览与安德王杨雄、上柱国元谐、李充、左仆射高颎、右卫大将军虞庆则、吴州总管贺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备展诚节。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为臣若此，竟何情赖！朕与公等，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朕亦知公至诚侍太子，宜数参见之。柱臣素望，实属于公。宜识朕意。”其恩礼如此。又为蜀王秀纳览女为妃。后为泾州刺史。卒官。

子洪嗣，位宋顺临三州刺史、司农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岁，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从父承业征讨，有智谋，勇冠诸将。以功封西华县侯。及长，容貌魁岸，风

仪温雅。魏大统中，历位豫、渭二州刺史。以军功，别封永宁县伯，寻进覆津县侯。

魏文帝与周文及群公宴，从容曰："《孝经》一卷，人行之本，诸君宜各引《孝经》之要言。"澄应声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恶。"既出西阁，周文深叹澄之合机，而谴其次答者。

周孝闵帝践阼，拜大将军，进爵义门郡公。出为玉壁总管，颇有威信。卒于镇，赠柱国，谥曰简。自丧初至及葬，明帝三临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谏曰："君临臣丧，自有节制。今乘舆屡降，恐乖典礼。"帝不从。其为上所追惜如此。子嵘嗣。

瓿弟礼，少以父任为散骑侍郎，与襄城公卢鲁元等内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宠信之，曰："其父亲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长孙肥，代人也。昭成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独孤及贺兰部，常侍从，御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屡有军功。后从平中山，以功赐爵琅邪公。迁卫尉卿，改爵卢乡。时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赵准为主。妄造妖言云："燕东倾，赵当续。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准喜而从之，自号钜鹿公，儒为长史。据关城，连引丁零，杀害长吏。肥讨破准于九门，斩仇儒，禽准。诏以儒肉食准，传送京师，辕之于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

姚平之寇平阳，道武征肥与毗陵王顺等为前锋。平退保柴壁，帝进攻屠之。遣肥还镇兖州，抚慰河南，威信著于淮泗。善策谋，勇冠诸将。前后征讨，未尝失败。故每有大难，令肥当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赏赐千计。后降爵蓝田侯。卒，谥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袭爵。

翰少有父风。道武时，以善骑射，为猎郎。明元之在外，翰与元磨浑等潜谋奉迎。明元即位，与磨浑等拾遗左右。以功累迁平南将军。率众镇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阳王。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太武亲征之。遣翰与东平公娥清出长川讨大檀。大檀北遁，追击克获而还。迁司徒。从袭赫连昌，破之。翰清正严明，喜抚将士，薨，太武为之流涕，亲临其丧。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谥曰威，陪葬金陵。

子成袭爵，降为公，位南部尚书。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驾部

尚书。性宽厚，好学爱士。封吴郡公，赠吴郡王。谥恭，陪葬金陵。

论曰：昭成之末，众叛亲离。长孙嵩宽厚沈毅，任重王室，历事累世，邈为元老。生则宗臣，殁祀清庙，美矣！俭器识明允，智谋通赡，堂堂焉有公辅之望，謇謇焉有王臣之节。而处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识具该通，出内流誉，取诸开物成务，盖亦有隋之榱桷也。道生恭慎廉约，兼著威名，见知明主，声入歌奏。二公并列，晖炫朝野，门祉世禄，荣被后昆。虽汉世八王，无以方其茂绩；张氏七叶，不能譬此重光。子彦勇烈绝伦，绍远乐声特妙；炽乃早称英俊，览乃独擅雄辩。不然则何以并统师旅，俱司礼阁，钟鼎不坠，且公且侯？晟体资英武，兼包奇略。因机制变，怀彼戎夷，倾巢尽落，屈膝稽颡。塞垣绝鸣镝之旅，渭桥有单于之拜。惠流边朔，功光王府，保兹世禄，不亦宜乎！肥结发内侍，雄武自立，军锋所指，罔不弃散，关、张万人敌，未足多也。翰有父风，不殒先构，临丧加礼，抑有由哉！

列传第十一

于栗磾（孙劲 六世孙谨 谨子寔 寔（子顗） 仲文寔（弟翼 翼子玺翼弟义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习武艺，材力过人，能左右驰射。登国中，拜冠军将军，假新安子。与宁朔将军公孙兰，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陉关路，袭慕容宝于中山。道武后至，见道路修理，大悦，即赐其名马。及赵魏平，帝置酒高会，谓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进假新安公。道武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栗磾曰："能搏之乎？"对曰："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禽获，帝顾而谢之。

后为河内镇将。刘裕之伐姚泓，栗磾虑北侵扰，筑垒河上。裕惮之，遗栗磾书，假道西上。题书曰："黑槊公麾下"。栗磾以状表闻，明元因之授栗磾黑槊将军。栗磾好持黑槊，裕望而异之，故有其号。迁豫州刺史，进爵新安侯。洛阳虽历代所都，实为边界，栗磾劳来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大船，构桥于野坂。六军既济，帝深叹美之。

太武之征赫连昌，敕栗磾与宋兵将军周几袭陕城，长驱至三辅。进爵为公。累迁外都大官，平刑折狱，甚有声称。卒，赠太尉。栗磾自少总戎，迄于白首，临事善断，所向无前。加以谦虚下士，刑罚不滥，太武甚悼惜之。

子洛拔，有姿容，善应对。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爱宠，因赐名焉。转监御曹令。景穆在东宫，厚加礼遇。洛拔恆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结纳。顷之，袭爵。后为侍中、尚书令，百僚惮之。卒官。洛拔有六子。

长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迁侍中、殿中尚书。于时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称制。烈与元丕、陆睿、李冲等各赐金策，许以有罪不死。进爵洛阳侯，转卫尉卿。及迁都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帝以问烈。曰："陛下圣略深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唱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镇代，留台庶政，一相参委。车驾幸代，执烈手曰："宗庙至重，翼卫不轻。卿当祗奉灵驾，时迁洛邑。"烈与高阳王雍奉神主于洛

阳，迁光禄卿。

十九年，大选百僚，烈子登引例求进。烈表引己素无教训，请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乃引见登，诏曰："朕今创礼新邑，明扬天下，卿父乃行谦让之表，而有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

及穆泰、陆睿谋反旧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赐烈及李冲玺书，述叙金策之意。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豫。帝益器重之。叹曰："元俨决断威恩，深自不恶，然尽忠猛决，不如烈也。尔日烈在代都，必即斩其五三元首。烈之节概，不谢金日磾。"诏除领军将军。以本官从征荆沔，加鼓吹一部。

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入寇马圈，帝舆疾讨之。执烈手，以京邑为托。帝崩于行宫，彭城王勰秘讳而返。称诏召宣武会驾鲁阳。以烈留守之重，密报凶问。烈处分行留，神守无变。

宣武即位，宠任如前。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曾遣家僮传言于烈，求旧羽林武贲执仗出入。烈不许。禧遣谓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恶烈刚直，出之为恆州刺史。烈不愿籓授，谓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遂以疾辞。

宣武以禧等专擅，潜谋废之。景明二年正月，礿祭，三公致斋于庙。帝夜召烈子忠谓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诏曰："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历奉累朝，颇以干勇赐识。今日之事，所不敢辞。"乃将直阁以下六十余人，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以烈为领军，进爵为侯，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

咸阳王禧之谋反，宣武从禽于野。左右分散，仓卒之际，莫知其计。乃敕烈子忠驰觇虚实。烈时留守，已处分有备。因忠奏曰："臣虽朽迈，心力犹可。禧等猖狂，不足为虑。愿缓跸徐还，以安物望。"帝甚以为慰。车驾还宫，禧已逃，诏烈追执之。

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及卒，宣武举哀于朝堂，给东园第一秘器，赠太尉，封钜鹿郡公。子祚袭。

祚弟忠，字思贤，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谴得罪。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太和中，授武骑侍郎，因赐名登。累迁左中郎将，领直寝。元禧之乱，车驾在外，变起仓卒。忠曰："臣父为领军，计必无所虑。"帝遣忠驰观之，烈严备，果如所量。忠还，宣武抚其背曰："卿差强人意。先帝赐卿名登，诚为美称。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贞固之诚，亦以名实相副也。"以父忧去职。徙为司空长史。

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详亲尊权重，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而给之。忠于详前谓遇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不宁，详亦惭谢。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每以鲠气正辞，为北海所忿。面责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应死王手，避亦不免；不尔，王不能杀。"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帝以忠为列卿，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正始二年，诏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为西道大使。刺史、镇将赃罪显暴者，以状闻。守令以下，便行决断。与尚书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聪赃罪二百余条，论以大辟。除华州刺史。遭继母忧，不行。服阕，再迁卫尉卿、河南邑中正。忠与吏部尚书元晖、度支尚书元匡、河南尹元苌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为人，乃言于宣武，称中山要镇，作捍须才，乃出忠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复授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恆州大中正，密遣使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书，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尝因侍宴，赐之剑杖，举酒属忠曰："卿世执贞节，故恆以禁卫相委。昔以卿行忠，赐名曰忠。今以卿才堪御侮，以所御剑杖相锡。循名取义，意在不轻，出入恆以自防也。"迁侍中、领军将军。忠辞无学识，宣武曰："学识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于下，我当无忧于上。"

及帝崩夜，忠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明帝于东宫而即位。忠与门下议，以帝冲年，未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官，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与中常侍、给事中孙莲等厉色不听，寝门下之奏。孙莲等密欲矫太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显与高猛为侍中。忠即殿中收显杀之。

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执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泽自固，乃

悉复所减之禄，职人进位一级。旧制：百姓绢布一匹之外，各输绵麻八两。忠悉以与之。乃白高阳王雍，自云宣武本许优转。雍惮忠威权，便顺意加忠车骑大将军。忠自谓新故之际，有安社稷功，讽百僚令加己赏。太尉雍、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难违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加封邑。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以忠权势日盛，劝雍出忠。忠闻之，逼有司诬奏其罪。祚有师傅旧恩，植拥地入国，忠并矫诏杀之。朝野愤忿，无不切齿。王公以下，畏之累迹。又欲杀高阳王雍，侍中崔光固执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诏命生杀，皆出于忠。既尊灵太后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忠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崇训卫尉，侍中、领军如故。

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侍中。忠为令旬余，灵太后引门下侍官，问忠在端右声听。咸曰不称厥任，乃出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杀枢纳，辄废宰辅，朝野骇心，远近怪愕。功过相除，悉不合赏，请悉追夺。"灵太后从之。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鸿勋盛德，受遇累朝，幸国大灾，专擅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辅黜辱于明世。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便欲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决。"灵太后令，以忠事经肆眚，遂不追罪。又诏以忠历任禁要，诚节皎然，赐爵灵寿县公。

初，宣武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兵守卫。"忠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并有宠授。

忠以毁之者多，惧不免祸，愿还京，欲自营救。灵太后不许。二年四月，除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如故。

神龟元年三月，复仪同三司。疾，未拜。见裴、郭为祟，自知必死，先表养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为子，乞以为嫡。灵太后许之。薨，赠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议："案谥法，刚强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鬼，宜谥武□鬼公。"太常卿元修义议："忠尽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谥法，除伪宁直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谥武敬公。"二卿不同。灵太后令依正卿议。

忠性多阻忌，不交胜己，唯与直阁将军章初环、千牛备身杨保元为

断金之交。李世哲求宠于忠，私以金帛货初环、保元，二人谈之，遂被赏爱，引为腹心。忠擅权昧进为崇训之由，皆世哲计也。

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后，为武卫将军。谋废元叉，叉黜为怀荒镇将。及蠕蠕主阿那瑰叛，镇人请粮，景不给。镇人遂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旗袄，毁辱如此。月余，乃杀之。

烈弟果，严毅直亮，有父兄风。历朔、华、并、恆四州刺史，赐爵武城子。

果弟劲。劲字钟葵，颇有武略，位沃野镇将，赐爵富昌子。宣武纳其女为后，封劲太原郡公，妻刘氏为章武郡君。后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卒，赠司空，谥曰恭庄公。自栗磾至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劲虽以后父，但以顺后早崩，竟不居公辅。

子晖，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气干。袭爵，位汾州刺史。晖善事人，为尔硃荣所亲，以女妻其子长儒。历侍中、河南尹。后兼尚书仆射、东南道行台，与齐神武讨平羊侃于兖州。元颢入洛，害之。

劲弟天恩，位内行长、辽西太守。赠平东将军、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将。安定子子提，陇西郡守、茂平县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谨著勋，追赠太保、建平郡公。

谨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屏居未有仕进志。或有劝之者，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太宰元天穆见之，叹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韩拔陵首乱北境，引蠕蠕为授，大行台元纂讨之。夙闻谨名，辟为铠曹参军事，从军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谨追之，前后十七战，尽降其众。后率轻骑出塞觇贼，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乃散其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贼望见，虽疑有伏，恃众不以为虑，乃进逼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騧，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争逐之。乃率余军击其追骑。贼走，因得入塞。

正光四年，行台、广阳王元深北伐，引谨为长流参军。特相礼接，

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与广阳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谨请驰往喻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与谨至析郭岭迎接之。谨曰："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款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则难与争锋。今以也烈河等铒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大败，悉破收也列河之众。

孝昌元年，又随广阳王征鲜于修礼。军次白斗牛逻。会章武王为修礼所害，遂停军中山。侍中元晏宣言于灵太后曰："广阳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恐非陛下纯臣。"灵太后诏于尚书省门外立榜，募获谨者，许以重赏。谨闻之，请诣阙披露腹心，广阳许之。谨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众共诘之，谨曰；"我即是也。"有司以闻。灵后见之，大怒。谨备述广阳忠款，兼陈停军之状。灵后遂舍之。后从尔硃天光与齐神武战于韩陵山，天光败，谨遂入关。

周文帝临夏州，以谨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及贺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谨言于周文曰："关中秦汉旧都，古称天府。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请都关右，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千载一时也。"周文大悦。会有敕追谨为关内大都督，谨因进都关中策。魏帝西迁，仍从周文征潼关，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进爵蓝田县公。大统三年，大军东伐，为前锋，进拔弘农，禽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谨力战，进爵常山郡公。又从战河桥，拜大丞相府长史，兼大行台尚书。再迁太子太保。芒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麾下伪降，立于路左。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谨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奋击，神武军乱，以此大军得全。十二年，拜尚书左仆射，领司农卿。及侯景款附，请兵为援，谨谏以为景情难测，周文不听。寻兼大行台尚书、大丞相长史，率兵镇潼关，加授华州刺史，赐秬鬯一卣，珪瓒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与齐交通，将谋侵轶。其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逐结隙，据襄阳来附。乃命谨出讨。周文饯于青泥谷。长孙俭曰："为萧绎计将如何？"谨曰："曜兵汉沔，席卷度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裁绎出何策？"谨曰："必用下。"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

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谨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竖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悉众围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西尺围七尺及诸舆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谨固辞，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谨自以久当权重，功名既立，愿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周文识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便尔独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

及周文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图执政。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祸，奄弃百寮。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大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护何敢有辞！”谨既周文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拜。众议始定。

孝闵践阼，进封燕国公，邑万户，迁太傅、太宗伯，与李弼、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及贺兰祥讨吐谷浑，明帝令谨遥统其军，授以方略。

保定二年，谨以年老，乞骸骨，优诏不许。

三年，以谨为三老，固辞，又不许。赐延年杖。武帝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屏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晋公护升阶，设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冯几而坐，师道自居。大司冠、楚国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讫。皇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于席。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术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为国之道，必须有法。

法者，国之纲纪，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随，诚愿陛下慎之。”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礼成而出。

及晋公护东伐，谨时有病。护以其宿将旧臣，犹请与同行，询访戎略。军还，赐钟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赐安车一乘。寻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亲临。诏谯王俭监护丧事，赐缯千段、粟梦千斛，赠本官，加使持节、太师、雍恆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于文帝庙庭。

谨有智谋，善于事上。名位虽重，愈存谦挹，每朝参往来，不过从两三骑而已。朝廷凡有军国之务，多与谨决。谨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见委信，始终若一，人无间言。每诫诸子，务存静退。加以年齿遐长，礼遇隆重，子孙繁衍，皆至显达，当时莫比。子寔嗣。

寔字宾实，少和厚，以军功封万年县子。大统十四年，累迁尚书。是岁，周文帝与魏太子西巡，寔时从行。周文刻石陇山上，录功臣名位，以次镌勒，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寻除渭州刺史，特给鼓吹一部，进爵为公。魏恭帝二年，羌东令姐率部落反，西连吐谷浑。大将军豆卢宁讨之，逾时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书劳问，赐奴婢一百口，马百匹。

孝闵帝践阼，授户部中大夫，进爵延寿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贼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讨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袭燕国公，进位柱国。以罪免。寻复本官，除凉州总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国，拜大左辅。隋开皇元年，薨，赠司空，谥曰安。子顗。

顗字元武，身长八尺，美须眉。周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勋，赐爵新野郡公。历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军总管从韦孝宽经略淮南。尉迟迥之反，时总管赵文表与顗素不协，顗将图之，因卧阁内，诈疾。文表独至，顗杀之。因言文表与迥通谋，其麾下无敢动者。时隋文帝以迥未平，虑顗复生边患，因宥免之，即拜吴州总管。以频败陈师，赐采数百段。及隋受禅，文表弟诣阙称兄无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窦炽等议顗当死。上以其门著勋绩，特原之，贬为开府。后袭爵燕国公。寻拜泽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顗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聪敏，髫龀就学，耽习不倦。父寔异之，曰：“此兒

必兴吾宗。”九岁，尝于云阳宫见周文帝。问曰：“闻兒好读书，书有何事？”对曰：“资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叹之。后就博士李详受《周易》、《三礼》，略通大义。及长，倜傥有大志，气调英拔。起家为赵王属，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决。益州长史韩伯俊曰：“于安固少年聪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诃诘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护之党也。先坐事下狱，无敢绳者。仲文至郡，穷之，遂竟其狱。蜀中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避强御有次武。”征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以勋授仪同三司。

宣帝时，为东郡太守。及尉迟迥作乱，使诱仲文，仲文拒之。迥遣仪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击，大破威，以功授开府。迥又遣其将宇文胄度石济。宇文威、邹绍自白马，二道俱进，复攻仲文。郡人赫连僧伽、敬子哲率众应迥。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溃围而遁，达于京师。迥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内，为之下泣，赐采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给鼓吹。驰传诣洛阳发兵，讨迥将檀让。

时韦孝宽拒迥于永桥。仲文诣之，有所计议。总管宇文忻颇有自疑心，因谓仲文曰：“尉迟迥诚不足平，正恐事宁后，更有藏弓之虑。”仲文惧忻生变，谓曰：“丞相宽仁大度，明识有余，仲文在京三日，频见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陈万敌新从贼中来，丞相即令其弟难敌召募乡曲，从军讨贼。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谦奉使勾检，谦缘此别求他罪。丞相责之曰：‘入纲者自可推求，何须别访，以亏大体。’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尝不潸泫。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

仲文军至汴州东，频破迥将。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孝宽弃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诸将皆曰：“军自远来，疲弊不可决战。”仲文令趣食列陈，既而破贼。诸将问其故，笑曰：“吾所部将士皆山东人，果于速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诸将皆曰：“非所及也。”进击曹州，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劲。檀让以余众屯成武，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飨士。仲文选骑袭之，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作毗罗使，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赏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善净以为檀让至，出城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劝屠之，仲文曰：“当宽其妻子，其兵可

自归。如即屠之，彼皆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背城结阵，设伏，兵发，俱拽柴鼓譟。毗罗军溃，皆投洙水死，水为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河南悉平。毗罗匿荣阳人家，执斩之，传首阙下。勒石纪功，树于泗上。入朝京师，文帝引入卧内，宴享极欢。赐杂采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国。属文帝受禅，不行。

未几，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狱，仲文亦为吏所簿，于狱中上书曰：“曩者尉迥逆乱，所在景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詹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祲。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围，破徐州贼。席毗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生灵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扫旄头，内安外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ＣＭ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州，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恭行天罚。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或侍卫钩阵，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垂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则寒灰更然，枯骨还肉。”上览表，并翼释之。

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州总管以击胡。出服远镇，遇虏，破之。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辛明瑾、元滂、贺兰志、吕楚、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趣那颉山。至护军州北，与虏遇。可汗见仲文军容整肃，不战而退。仲文逾山追之。及还，上以尚书省文簿繁杂，吏多奸诈，令仲文勘录省中事，所发擿甚多。上嘉其明断，厚加劳赏。上每忧转运不给，仲文请决渭水，开漕渠。上然之，使仲文总其事。及伐陈之役，拜行军总管。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仲文复以行军总管讨之。时三军乏食，米粟踊贵，仲文私粜军粮，坐除名。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晋王广以仲文有将领才，每常属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晋王军府事。后突厥犯塞，晋王为元帅，使仲文将前军，大破贼而还。

炀帝即位，迁左翊衙大将军，参掌文武选事。从帝讨吐谷浑，进位光禄大夫，甚见亲重。辽东之役，仲文率军指乐浪道。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破之。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

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度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杖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述因厉声曰："何以知无功？"仲文曰："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敌？"

初，帝以仲文有计画，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遂行，东至萨水。宇文述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撰《汉书刊繁》三十卷、《略览》三十卷。有子九人，钦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风仪，有识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平县公。大统十六年，进爵郡公，加大都督，领文帝帐下左右，禁中宿卫。迁武卫将军。谨平江陵，所赐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文帝闻之，赐奴婢二百口，翼固辞不受。寻授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宫伯。

孝闵帝践阼，出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颇有惠政。翼又推诚布信，事存宽简，夷夏感悦，比之大小冯君焉。时吐谷浑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使来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从，寮属咸以为言。翼曰："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钞掠边牧耳，安能顿兵城下，久事攻围！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以往，亦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贺兰祥讨吐谷浑，翼率州兵，先锋深入，以功增邑。寻征拜右宫伯。

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听预焉。乃至萧捻、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捻，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跻，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明帝崩，翼与晋公护同受遗诏，立武帝。保定元年，徙军司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迁司会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亲迎之礼，命翼总司仪制。狄人虽蹲踞无节，然咸惮翼之礼法，莫敢违犯。遭父忧去职，居丧过礼，为时辈所称。寻有诏起令视

事。武帝又以翼有人伦之鉴，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选置。其所擢用，皆民誉也，时论佥谓得人。迁大将军，总中外宿卫兵事。

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内怀猜忌，转为小司徒，加拜柱国。虽外示崇重，实疏斥之。及诛护，帝召翼，遣往河东取护子中山公训，仍代镇蒲州。翼曰："冢宰无君陵上，自取诛夷。元恶既除，余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犹谓疏不间亲。陛下不使诸王，而使臣异姓，非直物有横议，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武帝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峙，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疆埸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兵防，继好息人，敬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无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帝纳之。

建德二年，出为安州总管。时大旱，浏水绝流。旧俗每逢亢旱，祷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岁遂有年。百姓感之，聚会歌舞颂之。

四年，武帝将东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纳言卢韫前后三乘驿诣翼问策。翼赞成之。及军出，诏翼自宛，叶趣襄城，旬日下齐一十九城。所过秋毫无犯。所部都督辄入人村，即斩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归。属帝有疾，班师，翼亦旋镇。转宜阳总管。以宜阳地非襟带，请移镇于陕。诏从之，仍除陕州刺史，总管如旧。其年，大军复东讨，翼自陕入，径到洛阳。齐洛州刺史独孤承业开门降，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复见翼，并壶浆道左。除河阳总管，仍徙豫州。陈将鲁天念久围光州，闻翼到汝南，望风退散。

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抄掠，居人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翼执其使，并书送之。时隋文帝执政，赐翼杂缯一千五百段，并珍宝服玩等。进位上柱国，封任国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别食任城县一千户，收其租赋。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许之。

隋开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极欢。数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迟迥。按验，以无实见原。三年，薨于本位。加赠六州

诸军事、蒲州刺史，谥曰穆。翼性恭俭，与物无竞，常以满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终。子玺嗣。

玺字伯符，少有器干。仕周，位职方中大夫，封黎阳县公。宣帝嗣位，转右勋曹中大夫。寻领右忠义。隋文帝受禅，加上大将军，进爵郡公。历汴、邵二州刺史，所历并有恩惠。后检校江陵总管，邵州人张愿等数十人诣阙上表，请留玺。上嘉叹良久，令还邵州，父老相贺。寻历洛、熊二州刺史，亦粗有惠政。以疾还京师，卒于家，谥曰静。有子志本。

玺弟诠，位上仪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诠弟让，仪同三司。翼弟义。

义字慈恭，少矜严，有操尚，笃志好学。大统末，以父功赐爵平昌县伯。后改封广都县公。周闵帝践阼，迁安武太守。专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张善安、王叔兒争财相讼，义曰："太守德薄不胜所致。"于是以家财分与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怀耻愧，移贯他州。于是风化大洽。进封建平郡公。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数从征伐，进位开府。

宣帝即位，政刑日乱，义上疏谏帝。时郑译、刘昉以恩幸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之于帝。帝览表色动，谓侍臣曰："于义谤讪朝廷也。"御正大夫颜之仪进曰："古先哲王立谤讪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于义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及王谦构逆，隋文帝谋将于高熲，熲言义可为元帅。文帝将任之，刘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义下。"乃以睿为元帅，义为行军总管，将左军，破谦将达奚慧于开远。寻拜潼州总管，赐奴婢五百口，杂采三千段，超拜上柱国。岁余，以疾免归，卒于京师。赠豫州刺史，谥曰刚。子宣道、宣敏，并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谨密，不交非类。仕周，以父功，赐爵城安县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为丞相，引为外兵曹。及践阼，迁内史舍人，进爵为子。父忧，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岁余，起令视事。免丧，拜车骑将军，兼右卫长史，舍人如故。后迁太子左卫副率，进位上仪同。卒。

子志宁，早知名。出继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达，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招，命之赋诗。

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起家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隋文帝践阼，拜奉车都尉，奉使抚慰巴、蜀。及还，上疏曰：

臣闻开磐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昵諂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安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

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则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谓高颎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纳其言，遣蜀王秀镇于蜀。

宣敏常以盛满之诫，昔贤所重，每怀静退。著《述志赋》以见志焉。未几，卒官，年二十九。

义弟礼，上将军、赵州刺史、安平郡公。

礼弟智，初为开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齐王宪反，遂封齐国公。寻拜柱国，位大司空。智弟绍，上开府、绥州刺史、华阳郡公。绍弟弼，上仪同、平恩县公。弼弟兰，上仪同、襄阳县开国公。兰弟旷，上仪同。赠恆州刺史。

论曰：魏氏平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虚己下物，罚不滥加，斯亦诸将所稀矣。洛拔任参内外，以功名自终。烈气概沈远。受任艰危之际，有柱石之质，殆御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见亲，乘非其据，遂擅威权，生杀自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门族？不至诛灭，抑其幸也。谨负佐时之略，逢兴运之期，为大厦之栋梁，拟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硕德，誉高望重。礼备上庠，功歌司乐。而常以满盈为诫，覆折是忧，不有君子，何以能国。翼既功臣之子，地则姻亲，荷累叶之恩，

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与存与亡。加以总戎马之权，受扞城之托，智能足以卫难，势力足以勤王。曾无释位之心，但务随时之义。弘名节以高贵，岂所望于斯人！仲文博涉书记，以英略自许，尉迥之乱，遂立功名。自兹厥后，屡当推谷。辽东之役，实丧师徒。斯乃大树将颠，盖非一绳之罪也。义运属时来，宣其力用，崇基弗坠，析薪克荷，盛矣！

列传第十二

崔逞（子颐 孙彧 玄孙冏（休 五世孙 六世孙赡 麃（逞兄遹王宪（曾孙昕 晞皓 封懿（族曾孙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肃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孙也。曾祖谅，晋中书令。祖遇，仕石氏，为特进。父瑜，黄门郎。逞少好学，有文才。仕慕容□，补著作郎，撰《燕记》。迁黄门侍郎。□灭，苻坚以为齐郡太守。坚败，仕晋，历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翟辽所虏，以为中书令。慕容垂灭翟钊，以为秘书监。慕容宝东走和龙，为留台吏部尚书。及慕容麟立，逞携妻子归魏。张衮先称美之，由是道武礼遇甚厚。拜尚书，录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省。寻除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问计于逞。逞曰："飞鸮食葚而改音，《诗》称其事，可取以助粮。"帝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人以葚当租。逞又言："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帝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兴侵晋，襄阳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书云"贤兄武步中原"。道武以为悖君臣之体，敕逞与张衮为遵书答使，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为书，乃云"贵主"。帝怒其失旨，黜衮，遂赐逞死。

后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闻逞被杀，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奔广固。帝闻深悔，自是士人有过，多见优容。

逞子毅、祎、严、颐。初，逞之内徙，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归慕容德于广固，独与小子颐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为谴。

颐字太冲，散骑常侍，赐爵清河侯。太武闻宋以其兄諲为冀州刺史，乃曰："义隆用其兄，我岂无冀州地邪？"乃以颐为冀州刺史。入为大鸿胪，持节策拜杨难当为南秦王。奉使数返，光扬朝命，太武善之。后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与颐及荣阳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颐。三人别祖，而模、颐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颐。浩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虽粪壤中，礼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模尝谓人曰："桃简可欺我，何容轻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简，颐小名周兒。太武颇闻之，故浩诛时，二家获免。

颐五子。少子睿以交通境外，伏诛。自逞之死，至睿之诛，三世，积五十余年，在北一门尽矣。

彧字文若，颐兄祎之孙也。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

彧少逢隐沙门，教以《素问》、《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后位冀州别驾。性仁恕，见疹者，喜与疗之。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景哲子冏，字法峻，幼好学，泛览经傅，多伎艺，尤工相术。仕魏为司空参军。齐天保初，为尚药典御。历高阳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为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从幸晋阳，尝谓中书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尽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应富贵，当在他国，不在本朝，吾不及见也。"其精如此。

冏性廉谨，恭俭自修，所得俸秩，必分亲故。终鸿胪卿。临终，诫其二子曰："夫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乘福舆者浸以康休，蹈祸机者忽而倾覆，汝其诫欤！吾没后，敛以时服，祭无牢饩，棺足周尸，瘗不泄露而已。"及卒，长子修遵父命。

景哲弟景凤，字鸾叔，位尚药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灵和，宋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始还魏，追赠清河太守。休少孤贫，矫然自立。举秀才，入京师，与宋弁、邢峦雅相知友。尚书王嶷钦其人望，为长子娉休姊，赡以财货，由是少振。孝文纳休妹为嫔。频迁兼给事黄门侍郎。休勤学，公事军旅之隙，手不释卷。礼遇亚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以休为尚书左丞。诏以北海年少，百揆务殷，便以委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帝尝阅故府，得旧冠，题曰："南部尚书崔逞制"。顾谓休曰："此卿家旧事也。"后从驾南行。及还，幸彭城，泛舟泗水，诏在侍筵，观者荣之。

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为勃海太守。性严明，雅长政体。下车先戮豪猾数人，奸盗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内安之。时大儒张吾贵名盛山东，弟子恆千余人，所在多不见容。休招延礼接，

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入为吏部郎中，迁散骑常侍，权兼选任，多所拔擢。广平王怀数引谈宴。以与诸王交游，免官。后为司徒右长史，公平清洁，甚得时誉。历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称，二州怀其德泽。入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书。休久在台阁，明习典故，每朝廷疑议，咸取正焉。诸公咸谓崔尚书下意处不可异也。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贞。

休少而谦退，事母孝谨。及为尚书，子仲文娶丞相高阳王雍女，女适领军元叉庶长子舒，挟恃二家，志气微改，陵藉同列。尚书令李崇、左仆射萧宝夤、右仆射元钦皆以此惮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孙邢氏，休乃违母情，以妻叉子，议者非之。子甗。

甗字长儒，状貌伟丽，善于容止。少知名。为魏宣武挽郎。释褐太学博士，累迁散骑侍郎。坐事免归乡里。冀部豪杰之起，争召甗兄弟，甗中立无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骑劫取之，以为师友。齐神武至信都，以为开府谘议参军，历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神武入洛，议定废立。太仆綦俊盛言节闵帝贤明，可主社稷。甗作色而前曰："若其贤明，自可待我高王。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由是节闵及中兴主皆废。更立平阳王，是为孝武。以建义功，封武城县公。

甗恃预义旗，颇自矜纵。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逃还乡里。时清河多盗，齐文襄以石恺为太守，令得专杀。恺经甗宅，谓少年曰："诸郎辈莫作贼，太守打杀人！"甗顾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贼，止捉一天子牵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驴摸犊贼。"及遇赦出，复为黄门。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

甗性暴慢。宠妾冯氏，长且姣，家人号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至是假其威势，恣情取受，风政不立。

初，甗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甗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卢元明代收为中书郎。由是收衔之。及收聘梁，过徐州，甗备刺史卤簿迎之，使人相闻收曰："勿怪仪卫多，稽古力也。"收语蹇，急报曰："崔徐州建义之勋，何稽古之有？"甗自以门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罢徐州，除秘书监，以母忧去官。服终，兼太常卿，转七兵尚书、清河邑中正。

甗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齐神武言："崔甗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赵郡李浑将聘梁，名辈毕萃，诗酒正谨，甗后到，一坐无复谈话。郑伯猷叹曰："身长八尺，面如刻画，謦欬为洪钟飨，胸中贮千卷书，使人那得不畏服！"

甗以籍地自矜，常与萧祗、明少遐等高宴终日，独无言。少遐晚谓甗曰："惊风飘白日，忽然落西山。"甗亦无言，直曰"尔"。每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崔暹闻而衔之。神武葬后，甗又窃言："黄颔小兒堪当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启文襄，绝甗朝谒。甗要拜道左，文襄发怒曰："黄颔兒何足拜也！"于是锁甗赴晋阳，讯之，不服。暹引邢子才为证，子才执无此言。甗在禁谓邢曰："卿知我意属太丘不？"邢出，告甗子赡曰："尊公意，正应欲结姻陈元康。"赡有新生女，乃许妻元康子。元康为言于文襄曰："崔甗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语杀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当徙之遐裔。"元康曰："甗若在边，或将外叛。以英贤资寇敌，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还令输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读《崔琰传》，追恨魏武不弘。甗若在作所而殒，后世岂道公不杀也？"文襄曰："然则奈何？"元康曰："甗合死。朝野皆知。公诚能以宽济猛，特轻其罚，则仁德弥著，天下归心。"段孝先亦言甗勋旧，乃舍之。甗进谒奉谢，文襄犹怒曰："我虽无堪，忝当大任，被卿以为黄颔小兒。金石可销，此言难灭！"

齐天保初，除侍中，监起居。以禅代之际，参掌仪礼，别封新丰县男，回授第九弟子约。

甗一门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甗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甗跪对："孝顺乃自臣门，富贵恩由陛下。"五年，为东兖州刺史，复携冯氏之部。为冯氏厌蛊，颇失精爽，寻遇偏风。冯氏受纳狼籍，为御史劾，与甗俱召，诏付廷尉。诸囚多奸焉，狱中致竞。寻别诏斩冯氏于都市，支解为九段。甗以疾卒狱中。

甗历览群书，兼有辞藻。自中兴迄于孝武，诏诰表檄多甗所为。然性侈，耽财色，于诸弟不能尽雍穆之美，世论以此讥之。素与魏收不协，收后专典国史，甗恐被恶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收鼻笑之，憾不释。甗子赡。

赡字彦通，洁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发，才学风流为后来

之秀。初，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侍中李神俊雅有风誉，晚年无子，见赡，叹谓邢邵曰："昨见崔甗兒，便为后生第一。我遂无此物，见此使人伤怀！"

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避为开府西阁祭酒。博陵崔暹为中尉，启除侍御史。以父与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与北海王晞俱为诸子宾友，仍为相府中兵参军，转主簿。文襄崩，秘未发丧，文宣命赡兼相府司马，使鄴。

魏孝静帝以人日登云龙门。与其父甗俱侍宴为诗。诏问邢邵等曰："令赡此诗何如其父？"咸曰："甗博雅弘丽，赡气调清新，并诗人之冠冕。"宴罢，咸共嗟赏之，云："今日之宴，并为崔赡父子。"杨愔欲引赡为中书侍，时卢思道直中书省，愔问其文藻优劣，思道曰："崔赡文词之美，实有可称，但举世重其风流，所以才华见没。"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瓒晋世为中书郎，神情高迈，每于禁门出入，宿卫者皆肃然动容。崔生堂堂，亦当无愧裴子乎？"

皇建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友。概将东还，赡遗之书曰："仗气使酒，我之常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于何闻过也？"赡患气，兼性迟重，虽居二省，竟不堪敷奏。

孝昭践阼，皇太子就傅受业，除太子中庶子，征赴晋阳。敕曰："东宫弱年，未陶训义。卿仪形风德，人之师表，故劳卿朝夕游处，开发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赡专在东宫，调护讲读及进退礼度，皆归委焉。太子纳妃斛律氏，敕赡与鸿胪崔励撰定婚礼仪注，主司以为后式。时诏议三恪之礼，太子少傅魏收为一议，朝士莫不雷同。赡别立异议，收读讫笑而不言。赡正色曰："圣上诏群臣议国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轻，赡议若是，须赞其所长；若非，须诘其不允。何容读国士议文，直此冷笑？崔赡居圣朝显职，尚不免见疵，草莱诸生，欲云何自进！"赡容貌方严，词旨雄辩；收惭遽，竟无一言。

大宁元年，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行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赡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赡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辞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陈舍人刘师知见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今日谁相对扬者！"其见重如此。还，袭爵武城公，再迁吏部郎中。因患耳，请急十余日。旧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书尉瑾性偏急，以赡举措舒缓，曹务烦剧，附驿奏闻。因见代，遂免归。天统末，加骠骑大

将军，就拜银青光禄大夫。卒，赠大理卿、济州刺史，谥曰文。

赡性简傲，以才地自矜，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在御史台，恆宅中送食，备尽珍羞；别室独餐，处之自若。有一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赡食，便往造焉。赡不与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观赡食罢而退。明日，自携匕箸，恣情饮啖。赡谓曰："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语，遂能不拘小节。昔刘毅在京口冒请鹅炙，岂亦异是？君定名士。"于是每与之同食。性方重，好读书，酒后清言，闻者莫不倾耳。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醞籍者为潦倒，而赡终不改焉。常见选曹以刘逖为县令，谓之曰："官长正应子琮辈，乃复屈名人！"冯子琮闻之大怒。及其用事，几败焉。有集二十卷。

甗弟仲文，有文学。太和中，为丞相掾。沙苑之败，仲文持马尾度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见，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谓曰："卿为君为亲，不顾万死，可谓家之孝子，国之忠臣也。"后文襄欲使行青州，闻其多醉，乃止。天保初，甗为侍中，仲文为银青光禄大夫，同日受拜，时云两凤连飞。尝被敕召，宿酲未解。文宣怒，将罚之。试使为观射诗十韵，操笔立成，乃原之。拜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马、尚书郎。偃弟儦。

儦字岐叔。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者，无得入此室"初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兼修律令。寻兼散骑侍郎，使陈。还，待诏文林馆。历尚书郎。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谓其子曰："卢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师之。"思道与儦尝酒后相调，儦曰："偃邈无闻。"思道讥儦云："高曾官薄。"齐亡，归乡。仕郡为功曹，补主簿。隋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兼内史舍人。后兼通直散骑侍郎，聘陈。还，授员外散骑侍郎。以聋，常得无事，一醉辄八日。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娉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坐，素令骑迎之。儦弊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坐。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诏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鹿语人曰："易州刺史何必胜道义。"仁寿中，卒于京师。子世济。

仲文弟叔仁，轻侠重衿期。仕魏为颍州刺史。以贪污，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赐死于宅。临刑，赋诗五绝，与诸弟诀别。不及其兄甗，以其不甚营救也。子彦武，有识用。隋开皇初，位魏州刺史。

叔仁弟叔义，魏孝庄时为尚书库部郎。初，叔义父休为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党，遂以为门客。在洛阳，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骤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书而杀之。

叔义弟子侃，以寄名从军窃级为中书郎。为尚书左丞和子岳弹纠，失官。性兼使气。从自修改，闭门读书，当时称为博洽。后兼通直散骑常侍，使梁，为阳斐副。耻居斐下，自负才地，呼斐为阳子，语辄折之。还，卒于路。子拯，位太子仆、武德郡守。

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别驾。走马从禽，发挂木而死。子珪。

子植弟子聿，位东莞太守。

子聿弟子约。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长八尺余，姿神俊异，潜观梁使刘孝仪，宾从见者骇目。武定中，为平原公开府祭酒。与兄子赡俱诣晋阳，寄居佛寺。赡长于子约二岁，每退朝久立，子约冯几对之，仪望俱华，俨然相映。诸沙门窃窥之，以为二天人也。乾明中，为考功郎。病且卒，谓赡曰："自诸兄殁，而门业颓替，居家大唯吾与尔。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馁矣。"

休弟夤，字敬礼，位太子舍人。卒，赠乐安太守。妻，乐安王长女晋宁公主也，贞烈有德行。

子愍，字长谦，幼聪敏。济州刺史卢尚之欲以长女妻之，休子甗为长谦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休诫诸子曰："汝等宜皆一体，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书，如平生所诫，诸子奉焉。长谦与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长，其家谓之大二、小二。长谦少与太原王延业俱为著作佐郎，监典校书。后为青州司马。贼围城二百日，长谦书不废，凡咨手抄八千余纸，天文、律历、医方、卜相、风角、鸟言，靡不开解。晚颇以酒为损。迁司徒谘议，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禄大夫。后兼散骑常侍，使梁。将行，谓人曰："我厄在吴国，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还，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赠南青州刺史。逞兄遹。

遹字宁祖，亦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

遹曾孙延寿，冀州主簿。轻财好施，甚收乡曲誉。

延寿子隆宗，简率友悌，居丧以孝闻。位兰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检慎至诚，故见重于时。卒，赠齐州刺史，谥曰孝。

子敬保，冀州仪同府从事中郎。卒，赠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恆，位鲁郡太守，早卒。

子恆弟子安、子升，武定中，连元瑾事伏法。

逞宗人模，字思范，琰兄霸之后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为荣阳太守。神□中，平滑台，归降，后赐爵武城男。模长者笃厚，不营荣利，虽为崔浩轻侮，而不为浩屈。与崔颐相亲，往来如一家。

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师，赐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规赎归之。其母张曰："汝父志怀无决，必不能来。"行人以贿至都，模果顾念幼度等，指谓行人曰："何忍舍此辈，致为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我。"乃授以申谟，宋东郡太守也。神。□中被执，赐妻，生子灵度。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阍人。

初，直君末，模兄协子邪利为宋鲁郡太守，以郡降。赐爵临淄子，拜广宁太守，卒。邪利二子，怀顺、次恩，仍居宋青州。怀顺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怀顺迎邪利丧还青州云。

王宪，字显则，北海剧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灭齐，田氏称王家子孙，因以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坚，位丞相。父休，河东太守。宪幼孤，随伯父永在鄴。苻丕称尊号，复以永为丞相。永为慕容永所杀，宪匿于清河人家。皇始中，乃归魏。道武见之，曰："此王猛孙也。"厚礼待之，以为本州中正，领选曹事，兼掌门下。太武即位，迁廷尉卿。出为上谷太守，赐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风化大行。寻拜外都大官，复移中都。历任二曹，断狱称旨。进爵剧县侯。出为并州刺史，又进北海公。境内清肃。及还京师。以宪年老，特赐锦绣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谥曰康。子崇袭。

崇弟嶷，字道长。孝文初，为南部尚书，在任十四年。时南州多事，讼者填门。嶷性儒缓不断，终日昏睡。李□、邓宗庆等，号为明察，而二人终见诛戮。余十数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时人语曰："实痴实昏，终得保存。"后封华山公，入为内都大官，卒。子祖念袭爵。

祖念弟云，字罗汉，颇有风尚，位南兖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财，又取官绢，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纠劾。会赦免。卒官，赠豫州刺史，谥文昭。长子昕。

昕字元景，少笃学，能诵书，日以中叠举手极上为率。与太原王延业俱诣魏安丰王延明。延明叹美之。太尉、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旧事，王出则骑兵武服持刀陪从。昕耻之，未尝肯依行列。悦好逸游，或驰骋信宿，昕辄弃还。悦乃令骑兵在前，手为驱策。昕舍辔高拱，任马所之，左右言其诞慢。悦曰："府望唯在此贤，不可责也。"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乃取其一。悦与府寮饮酒，起自移床，人争进手，昕独执板却立。悦作色曰："我帝孙，帝子，帝弟，帝叔，今亲起舆床，卿何偃蹇？。对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仪形，安敢以亲王僚采，从厮养之役。"悦谢焉。坐上皆引满酣暢；昕先起，卧于闲室，频召不至。悦乃自诣呼之，曰："怀其才而忽府主，可谓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诸。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悦大笑而去。后除著作佐郎。以兵乱渐起，将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黄门侍郎王遵业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书右外兵郎中。出为光州长史，故免河阴之难。迁东莱太守。于时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隐，多所全济。昕少时与河间邢邵俱为元罗宾友，及守东莱，邵举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从弟，会兵将执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执子才，当先执我。"邵乃免。

太昌初，还洛。吏部尚书李神俊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无员限。今以王元景等为常侍，定限八员。"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帝或时袒露，与近臣戏狎，每见昕，即正冠而敛容焉。昕体素甚肥，遭丧后，遂终身羸瘠。杨愔重其德素，以为人之师表。元象元年，兼散骑常侍，聘梁，魏收为副，并为朝廷所重。使还，高隆之求货不得，讽宪台劾昕、收在江东大将商人市易，并坐禁止。齐文襄营救之。累迁秘书监。

昕雅好清言，词无浅俗。在东莱时，获杀其同行侣者，诘之未服。昕谓曰："彼物故不归，卿无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后见文襄，说此言以为笑乐。昕闻之，诣邵曰："卿不识造化。"还谓人曰："子才应死，我骂之极深。"顷之，以被谤，左迁阳平太守。在郡有称绩。文襄谓人曰："王元景殊获我力，由吾数戏之，其在吏事，遂为良二千石。"

齐文宣践阼，拜七兵尚书。以参议礼，封宜君县男。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昕曰："颇解此不？"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于，似道我辈。"

文宣以昕疏诞，非济世才，骂：“好门户，恶人身！”又有谗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运不应遂绝。”帝愈怒，乃下诏曰：“元景本自庸才，素无勋行，早沾缨绂，遂履清途。发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龙文之剑，仍启带砺之书。语其器分，何因到此？诚宜清心励己，少酬万一。尚书百揆之本，庶务攸归。元景与夺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为枉，曲反成弦。害政损公，名义安在？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于是徙幽州为百姓。昕任运穷通，不改其操。未几，征还，奉敕送萧庄于梁为主。除银青光禄大夫，判祠部尚书。

帝怒临漳令嵇晔及舍人李文师，以晔赐薛丰洛，文师赐崔士顺为奴。郑子默私诱昕曰：“自古无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子默遂以昕言启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杨愔微为解之。帝谓愔曰：“王元景是尔博士，尔语皆元景所教。”帝后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执之，见其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投尸漳水。天统末，追赠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卒于燕郡太守。

昕母清河崔氏，学识有风训。生九子，皆风流醞籍，世号王氏九龙。昕弟晖、昭、晞、皓最知名。

晖字元旭，少与昕齐名，兼多术艺。卒于中书舍人，赠兖州刺史。

昭字仲亮，少好儒术，又颇以武艺自许。性敦笃，以友悌知名。卒于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弥。幼而孝谨，淹雅有器度。好学不倦。美容仪，有风则。魏末，随母兄东适海隅，与邢子良游处。子良爱其清悟，与其在洛两兄书曰：“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旷达不羁。简于造次，言必诣理。吟咏情性，丽绝当时。恐足下方难为兄，不暇虑其不进也。”

魏永安初，第二兄晖聘梁，启晞释褐，除员外散骑侍郎，征署广平王开府功曹史。晞愿养母，竟不受署。母终后，仍属迁鄴，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结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及西魏将独孤信入洛，署为开府记室。晞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辱告存念，见令起疾。循复眷旨，似疑吾所伤未必是猘。吾岂愿其必猘？但理契无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过说。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非猘而不疗，傥是猘则难

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若王晞无可惜也，则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夺其万全，任其或死！且将军威德所被飚飞雾袭，方掩八纮，岂在一介？若必从隗始，先须济其生灵。足下何不从容为将军言也？”于是方得见宽。俄而信返，晞遂归鄴。

齐神武访朝廷子弟忠孝谨密者，令与诸子游。晞与清河崔赡、顿丘李度、范阳卢正通首应此选。文襄时为大将军，握晞等手曰：“我弟并向成长，志识未定，近善狎恶，不能不移。吾弟不负义方，卿禄位常亚召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诖误，罪及门族，非止一身。”晞随神武到晋阳，补中外府功曹参军，带常山公演友。

齐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数谏。帝疑王假辞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谓晞曰：“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寻发怒，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鞭钳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极忧之。帝谓左右曰：“傥小兒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问王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气息惙然，恐不复相见！”晞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饭。晞由是得免徒，还为王友。

王复录尚书事。新除官者必诣王谢职，去必辞。晞言于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为干纪。朝廷文武，出入辞谢，宜一约绝。主上颙颙，赖殿下扶翼。”王深纳焉。常从容谓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结舌。卿宜为撰谏草，吾当伺便极谏。”晞遂条十余事以呈，因切谏王曰：“今朝廷乃尔，欲学介子匹夫，轻一朝之命，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识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将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将顺，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胜，曰：“乃至是乎！”明日见晞，曰：“吾长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对晞焚之。后王承间苦谏，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谁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乱杖数十。会醉卧得解。尔后亵黩之好，遍于宗戚，所往留连，俾画作夜；唯常山邸多无适而去。

及帝崩，济南嗣立。王谓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因言：“朝廷宽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诈，东宫委一胡人。今卒览万机，驾驭雄杰。如圣德幼冲，未堪双难，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必权有所归。殿下虽欲守籓职，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

保灵长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处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诸侯，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虑之。”王曰：“我安敢自拟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临发，敕王从驾，除晞并州长史。

及王至鄴，诛杨、燕等。诏以王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督摄文武还并州。及至，延晞谓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权，几至倾覆。今君侧虽获暂清，终当何以处我？”晞曰：“殿下将往时地位，犹可以名教出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有顷，奏赵郡王睿为左长史，晞为司马。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后进晞密室，曰：“比王侯诸贵每见煎迫，言我违天不祥，恐当或有变起，吾正欲以正法绳之。”晞曰：“朝廷比者疏远亲戚，宁思骨血之重。殿下仓卒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颈，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亏盈迭至，神机变化，肸蛮斯集。虽执谦挹，粃糠神器。便是违上玄之意，坠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须发非所宜言！须致卿于法。”晞曰：“窃谓天时人事，同无异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惮斧钺。今日得披肝胆，抑亦神明攸赞。”王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幸勿多言。”寻有诏，以丞相任重，普进府寮一班，晞以司马领吏部郎中。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出使，临别，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区宇，天下乐推，歌谣满道，物无异望。杳等伏隶，愿披赤心。而忽奉外使，无由面尽短诚，寸心谨以仰白。”晞寻述杳言。王曰：“若内外咸有异望，赵彦深朝夕左右，何因都无所论？自以卿意试密与言之。”晞以事隙问彦深。曰：“我比亦惊此音谣，每欲陈闻，则口噤心战。弟既发论，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胆。”因亦同劝。是时诸王公将相日敦请，四方岳牧表陈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践阼。九月，除晞散骑常侍，仍领兼吏部郎中。

后因奏事罢，帝从容曰：“比日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因敕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励等三人，每日本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废礼坠乐，职司废置，朝飨异同，舆服增损，或道德高俊久在沈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车、征税通塞、婚葬仪轨、贵贱等衰，有不便于时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当今毁弃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未待顿备，遇忆续闻。朝晡给典御食，毕景听还。时百官请建东宫，敕未许，每令晞就东堂监视太子冠服，导引趋拜。寻拜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玺授皇太子。太子释奠，又兼中庶子。帝谓曰：“今既当剧职，不得寻常舒慢也。”

帝将北征，敕问："比何所闻？"晞曰："道路传言，车驾将行。"帝曰："库莫奚南侵，我未经亲戎，因此聊欲习武。"晞曰："銮驾巡狩，为复何尔？若轻有征战，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虑，吾自当临时斟酌。"帝使斋帅裴泽、主书蔡晖伺察群下，好相诬枉，朝士呼为裴、蔡。时二人奏："车驾北征后，阳休之、王晞数与诸人游宴，不以公事在怀。"帝杖休之、晞胫各四十。帝斩人于前，问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实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帝欲以晞为侍中，苦辞不受。或劝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充诎少时，鲜不败绩。且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追无地。非不爱作热官，但思之烂熟耳。"百官尝赐射，晞中的，当得绢，为不书箭，有司不与。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谓武有余文不足矣。"晞无子，帝将赐之妾。使小黄门就宅宣旨，皇后相闻晞妻。晞令妻答，妻终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闻之笑。

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胜，因以羸败。武成本忿其儒缓，由是弥嫌之。因奏事，大被诃叱，而雅步晏然。历东徐州刺史、秘书监。武平初，迁大鸿胪，加仪同三司，监修起居注，待诏文林馆。性闲淡寡欲，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闾，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方外司马。"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已硃颜，得无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在鱼鸟而已？"及晋阳陷败，与同志避周兵东北走。山路险迥，惧有土贼，而晞温酒服膏，曾不一废。每不肯疾去，行侣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齐亡，周武帝以晞为仪同大将军、太子谏议大夫。隋开皇元年，卒于洛阳，年七十一。赠仪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为士友所称。遭母忧，居丧有至性。儒缓亦同诸兄。尝从文宣北征，乘赤马，旦蒙霜气，遂不复识。自言失马，虞候为求觅不得。须臾日出，马体霜尽，系在幕前，方云："我马尚在。"为司徒掾，在府听午鼓，蹀躞待去。群寮嘲之曰："王七思归何太疾？"季高曰："大鹏始欲举，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谁家屋当头，铺首浪游逸。"于是喧笑，季高不复得言。大宁初，兼散骑常侍、聘陈使

主。天统末，修国史。寻除通直散骑常侍。卒，赠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请，待诏文林馆。皓弟晔，字季炎，卒于沧州司马。

封懿，字处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释，晋东夷校尉。父放，慕容□吏部尚书。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属文，与孚虽器行有长短，而名位略齐。仕慕容宝，位中书令、户部尚书。宝败，归魏，除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见，问以慕容旧事，懿应对疏慢，废黜还家。明元初，复征拜都坐大官，进爵为侯。卒官。懿撰《燕书》，颇行于世。

子玄之，坐与司马国璠、温楷等谋乱，伏诛。临刑，明元谓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赦磨奴，刑为宦人。崔浩之诛也，太武谓磨奴曰："汝本应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后为中曹监，使张掖，赐爵富城子。卒于怀州刺史，赠勃海公，谥曰定。以族子叔念为后。

回字叔念，孝文赐名焉，慕容□太尉奕之后也。父鉴。初，磨奴既以回为后，请于献文。赠鉴宁远将军、沧水太守。回袭靡奴爵富城子。宣武时，累迁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明帝时，为瀛州刺史。时大乘寇乱之后，加以水潦，表求振恤，免其兵调，州内赖之。历度支、都官二尚书、冀州大中正。

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除书旦出，晚往诣回，坐未定，问回："安州兴生，何事为便？"回曰："卿荷国宠灵，位至方伯，虽不能拔园葵，去织妇，宜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见造问兴生乎？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云惭失色。

转七兵尚书，领御史中尉，劾奏尚书右仆射元钦与从兄丽妻崔氏奸通，时人称之。后为殿中尚书、右光禄大夫。庄帝初，遇害河阴。赠司空公，谥曰孝宣。长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宽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庆作乱冀州，自号大乘，众五万人。隆之以开府中兵参军与大都督元遥讨之。获法庆，赐爵武城子。累迁河内太守。未到郡，属尔硃兆入洛，庄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怀报雪，因持节东归，图为义举。遂与高乾等夜袭冀州，克之，乃推为刺史。及齐神武自晋阳东出，隆之遣子子绘随高乾奉迎于滏口。

中兴初，拜吏部尚书。韩陵之役，留隆之镇鄴城。未几，征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时朝议以尔硃荣宜配食明帝庙庭。隆之议曰："荣为人臣，亲行杀逆，岂有害人之母而与子对食之理？"以参议麟趾阁新制，又赠其妻祖氏范阳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转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从之。后为斛斯椿等所构，逃归乡里，齐神武召赴晋阳。

魏孝静立，除吏部尚书，寻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开府，累迁尚书右仆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阴招冀州豪望为内应。诏隆之驰驿慰抚，遂得安静。隆之首参神武经略，奇谋皆密以启闻，手书削藁，罕知于外。卒于齐州刺史，赠司徒。神武以追荣未尽，复启赠太保，谥宣懿。神武后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忆隆之，顾冀州行事司马子如，言其德美，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历事五帝，以谨素见知。凡四为侍中，再为吏部尚书，一为仆射，四为冀州刺史。每临冀部，州中旧齿咸曰："我封公复来。"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绘嗣。

子绘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释褐秘书郎，累迁平阳太守，加散骑常侍。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坂高峻，每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子绘请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神武从之，仍令子绘修开，旬日而就。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

神武崩，秘未发丧，文襄以子绘为勃海太守。执其手曰："诚知未允勋臣官望，但须镇抚。且衣锦昼游，古人所贵，宜善加经略，不劳习常太守向州参也。"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

大宁三年，为都官尚书。高归彦作逆，命子绘参赞军事。贼平，敕子绘权行州事。征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卒，谥曰简。子宝盖袭。

子绘弟子绣，位霍州刺史。陈将吴明彻侵淮南，子绣城陷，送扬州。齐亡后，逃归。终于通州刺史。子绣外貌儒雅，而使气难犯。兄女婿司空娄定远为瀛州刺史，子绣为勃海太守。定远过之，对妻及诸女宴集言戏，微有亵慢。子绣鸣鼓集众将攻之，定远免冠拜谢，久之乃释。

隆之弟兴之，字祖胄。经明行修，恬素清静。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长史。所历有当官誉。卒，以隆之佐命功，赠殿中尚书、雍州刺史，谥曰文。

子孝琬，字士茜。七岁而孤，为隆之鞠养；慈爱甚笃，隆之启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东宫洗马。卒，赠太府少卿。

孝琬性恬静，颇好文咏。太子少师邢邵、七兵尚书王昕并先达高才，与孝琬年位悬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灵榇言归，二人送于郊外，悲哭凄恸，有感路人。

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饬，学尚有风仪。位秘书丞、散骑常侍、聘陈使主，在道遥授中书侍郎。还，坐受魏收嘱，牒其门客从行事发，付南都狱，决鞭二百，除名。后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阳王友，赴晋阳典机密。

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吊，出谓人曰："严兴之南，丁邹之北，有一朝士，号叫甚哀。"闻者传之。士开知而大怒。其后会黄门郎李瑰奏南阳王绰骄恣，士开因谮之曰："孝琰从绰出外，乘其副马，舍离部伍，别行戏语。"时孝琰女为范阳王妃，为礼事，因假入辞。帝遂决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几死。还鄴，在集书省上下。自此沈废。士开死后，为通直散骑常侍。后与周和好，以为聘周使副。祖珽辅政，奏入文林馆撰御览。

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谈戏，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寻以本官兼尚书右丞。其所弹射，多承意旨。时有道人昙献者，为皇太后所幸，赏赐隆厚，车服过度。又乞为沙门统，后主意不许，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后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诉者辞引昙献，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贿，致于极法，其家珍异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门下事。

性颇简傲，不谐时俗，意遇渐高，弥自矜诞，举动舒迟，无所降屈，识者鄙之。与崔季舒等以正谏同死。子君确、君静二人徙北边，少子君严、君赞下蚕室。南安败，君确等二人皆坐死。

兴之弟延之，字祖业，少明辩，有世用。封郯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纳。后行晋州事。沙苑之败，延之弃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谥文恭。子纂嗣。

鉴长子琳，字彦宝，位中书侍郎。与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议定律令，有识者称之。历位太尉长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禄大夫。琳弟子肃。

肃字元邕，博涉经史。太傅崔光见而赏焉。位尚书左中兵郎中。性恭俭，不妄交游，唯与崔励、励从兄鸿尤相亲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余卷。

懿从兄子恺，字思悌，奕之孙也。父劝，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恺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后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马氏事死。恺妻，卢玄女也。恺子伯达，弃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献文末，伯达子休杰内入。祖母卢犹存，垂百岁矣。而李已死。休杰位冀州咸阳王府谘议参军。

回族叔轨，字广度。好学，通览经传。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轨曰："封生之于经义，吾所弗如者多矣。"颇自修洁，仪容甚伟。或曰："学士不事修饰，此贤何独如此？"轨闻，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而后为贤。"言者惭退。以兼员外散骑常侍衔命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称疾不亲受诏。轨正色诘之，喻以大义，云乃北面受旨。使还，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为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轨。轨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旧君故，亏之也。"休叹其守正。轨在台中，称为儒雅。除国子博士，假通直散骑常侍，慰劳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怿表修明堂、辟雍，诏百寮集议。轨议曰：

《周官匠人》职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阶，四户，八窗。郑玄曰："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文以见同制。"然则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义，得天数矣。是以郑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则九阶者法九土，四户者达四时，八窗者通八风，诚不易之大范，有国之恆式。若其上圆下方以则天地，通水环宫以节观者，茅盖白盛为之质饰，赤缀白缀为之户牖，皆典籍所载，制度之明义也。秦焚灭五典，非毁三代，变更先圣，不依旧宪。故《吕氏月令》见九室之义，大戴之《礼》著十二堂之文。汉承秦法，亦未能改，东西二京，俱为九室。是以《黄图》、《白武通》、蔡邕、应劭等咸称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过五；依时布政，故堂不逾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厥用安在？今圣朝欲尊道训人，备礼化物，宜则五室，以为永制。至如庙学之嫌，台沼之杂，袁准之徒已论正矣。

后卒于廷尉少卿。赠济州刺史。

初，轨深为郭祚所知，祚堂谓子景尚曰："封轨、高绰二人，并干国之才，必应远至。吾平生不妄进举，而每荐此二人，非直为国进贤，亦为汝等之津梁。"其见重如此。轨既以方直自业，高绰亦以风概立名。高肇拜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绰顾不见轨，乃遽归曰："吾一生自谓无愆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轨以务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谗佞，世之巨害。乃为《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戒。文多不载。

长子伟伯，字君良，博学有才思。弱冠，除太学博士。每朝廷大议，伟伯参焉。雅为太保崔光、仆射游肇所知赏。太尉、清河王怿辟参军事。怿亲为《孝经解诂》，命伟伯为难例九条，皆发起隐漏。伟伯又讨论《礼》、《传》、《诗》、《易》疑事数十条，儒者咸称之。时朝廷将经始明堂，广集儒学，议其制度，九五之论，久而不定。伟伯乃搜检经、纬，上《明堂图说》六卷。又撰《封氏本录》六卷。

正光末，尚书仆射萧宝夤为关西行台，引为行台郎。及宝夤为逆，伟伯与南平王固潜结关中豪右韦子粲等，谋举义兵。事发，见杀。永安中，赠瀛州刺史，听一子出身，无子，转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义，有干用。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齐受禅，累迁大理卿。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历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书。

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深为时人所称。而厚积财产，一无分馈。虽至亲密友，贫病困笃，亦绝于拯济。朝野物论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回避进趣，颇致嗤骇。前妻河内司马氏。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竟悬违。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骒乃嫌脚跛，评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皆为吝啬所及，每致纷纭。子元茜，位太子舍人。

述弟询，字景文，窥涉经史，以清素自持。位尚书左丞、济南太守。历官皆有干局才具，临郡甚著声绩。隋开皇中卒。

论曰：崔逞文学器识，当年之俊，忽微虑远，俱以为灾。休立身有本，当官著称。长儒才望之美，祸因骄物，虽有周公之才，犹且为累。况未足谕其高下，能无及乎？赡词韵温雅，风神秀发，固人望也。王宪

名公之孙，老见优异。元景昆季履道，标映人伦，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劳霸业，子绘实隆堂构，可谓载德者矣。君义聚敛啬吝，无乃鄙哉！

列传第十三

古弼 张黎 刘洁 丘堆 娥清 伊 乙瑰 周几 豆代田 车伊洛 王洛兒车路头 卢鲁元 陈建来大干 宿石 万安国 周观 尉拨 陆真 吕洛拔 薛彪子子瑕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颓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善骑射。初为猎郎，门下奏事，以敏正称。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赐名曰笔。后改名弼，言其有辅佐才也。令典西部，与刘洁等分绾机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历位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后征冯弘。弘将奔高丽，高丽救军至，弘乃随之，令妇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丽陈兵于外。弼部将高苟子击贼军。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东奔。太武大怒，黜为广夏门卒。寻复为侍中，与尚书李顺使凉州。赐爵建兴公，镇长安，甚有威名。及议征凉州，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从。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将略，弗之责。

宋将裴方明克仇池，立杨玄庶子保炽。于是假弼节，督陇右诸军讨仇池，平之。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围仇池。弼攻解其围，文德走汉川。时东道将皮豹子闻仇池围解，议欲还军。弼使谓曰："若其班师，寇众复至，后举为难。不出秋冬，南寇必来，以逸待劳，百胜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闻之曰："弼言长策也。制有南秦，弼谋多矣。"景穆总摄万机，征为东宫四辅，与宜都王穆寿并参政事。迁尚书令。弼虽事务殷凑，而读书不辍。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于张黎，而廉不及也。

上谷人上书，言苑囿过度，人无田业，宜减大半，以赐贫者。弼入欲陈奏，遇帝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帝前捽树头，掣下床，以手搏棋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理，实尔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弼曰："为臣逞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车，免冠徒跣，自劾请罪。帝召之，谓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太武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命给弱者。太武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

帝常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属官惧诛。弼告之曰："吾谓事君使田猎不过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冠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疋，鹿十头。后车驾田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十乘运之。帝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帝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初，杨难当之来也，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杨玄少子文德，以黄金三十斤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无礼，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战功，弗加罪责。太武崩，吴王立，以弼为司徒。文成即位，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俱免。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时人冤之。

张黎，雁门平原人也。善书计，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赐爵广平公，管综机要。太武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以征赫连定功，进号征北大将军。与乐安王范、济南公崔徽镇长安。清约公平，甚著声称，代下之日，家无余财。太武征凉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与司空长孙道生拒击走之。景穆初总百揆，黎与崔浩等辅政，忠于奉上，非公事不言。诏赐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旧勋。吴王余立，以黎为太尉。后文成即位，与古弼俱诛。

刘洁，长乐信都人也。昭成时，慕容氏献女，洁祖父生为公主家臣，乃随入魏。赐以妻妾，生子堤，位乐陵太守，封信都男。卒。洁袭堤爵。数从征讨，进爵会稽公。后与永安侯魏勤及功劳将军元屈等击吐京叛胡，为其所执，送赫连屈丐。洁声气不挠，呼其字而与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壮而释之。后得还国，典东部事。明元寝疾，太武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

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议军国，朝臣咸推其能。迁尚书令，改为钜鹿公。车驾西伐，洁为前锋。沮渠牧犍弟董来距战于城南，洁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协，击鼓却阵，故董来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洁久在枢密，恃宠自专，帝心稍不平。时议伐蠕蠕，洁言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群臣皆从其议。帝决行，乃从崔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景穆欲击之，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集，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

惊军，劝帝弃军轻还，帝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帝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又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

太武之征也，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即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不？"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验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秋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洁既居势要，内外惮之，侧目而视。籍其家，财产钜万。太武追忿，言则切齿。

丘堆，代人也。美容仪。初以忠谨入侍。明元即位，拾遗左右，稍迁散骑常侍。太武监国临朝，堆与太尉穆观等为右弼。及即位，赐爵临淮公，位太仆。与宗正娥清略地关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军与赫连昌相拒。斤进击赫连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禽，堆闻而弃甲走长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颉斩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将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为中领军将军。与宋兵将军周几等度河，略地至湖陆，以功赐爵须昌侯。与几等遂镇枋头。太武初，乃还京师，进为东平公。后从平统万，遂与奚斤讨赫连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寻水往，斤不从，遂与斤俱为定禽。克平凉，乃得还。后与古弼等东讨冯弘，以不急战，弘奔高丽。槛车征，黜为门卒而卒于家。子延，赐爵南平公。

伊翊，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初，擢为侍郎。转三郎，赐爵汾阳子。太武将讨凉州，议者咸以无水草谏，唯司徒崔浩劝行。群臣出后，翊曰："凉州若无水草，何得为国？宜从浩言。"帝善之。及克凉州，大会于姑臧。帝谓群臣曰："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正奇翊弓马士，所见能与崔同耳。"顾谓浩曰："翊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致公辅。"帝欲以翊为尚书，封郡公。翊以尚书务殷，公爵至重，辞之；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请参其次。帝贤之，遂拜秘书监，赐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约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不为苛碎。大安二年，领太子太保。三年，与司徒陆丽等并平尚书事。薨。子兰袭爵，位库部尚书。卒。

子盆生，骁勇有胆气，累有战功，遂为名将。以勋赐爵平城子。为西道都督，战殁。赠雍州刺史。

乙瑰，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太武时，瑰父匹知遣瑰入贡，帝留之。瑰善骑射，手格猛兽。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驸马都尉，赐爵西平公。从驾南征，都督前锋诸军事，勇冠三军。后进爵为王，又为西道都将。薨，年二十九，赠太尉公，谥曰恭。子乾归袭爵。

乾归有气干，颇习书疏，尤好兵法。尚景穆女安乐公主，除驸马都尉、侍中。献文初，为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为中道都将。卒，谥曰康。子海，字怀仁，位散骑侍郎。卒，谥曰孝。

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阳公主，除驸马都尉，累迁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举兵应樊子鹄，战败死。

周几，代人也。少以善射为猎郎。明元即位，为左部尚书，以军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几有智勇，遣镇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几常嫌奚斤等绥抚关中失和，每至言论，形于声色，斤等惮焉。进号宋兵将军，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万人袭陕城，卒于军，军人无不叹惜之。归葬京师。谥曰桓。子步袭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武牢，诏代田登楼射贼，矢不虚发。以功迁内三郎。从讨赫连昌，乘胜追贼，入其宫门。门闭，代田逾宫而出。太武壮之，拜勇武将军。后从讨平凉，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身命者，代田功也。"以从讨和龙战功，封长广公。卒于统万镇大将。赠长广王，谥曰恭。子周求袭爵。

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恆修职贡。延和中，授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规欲归阙，为沮渠无讳断路，伊洛连战破之。无讳卒。伊洛前后遣使招喻其子乾寿等，及其户五百余家，送之京师。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拜都官尚书，将军、王如故。卒，谥康王，葬礼依卢鲁元故事。子歇袭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东宫，以善骑射给事帐下，谨愿未尝有过。明元尝猎于氵垒南，冰陷没马。洛兒投水奉帝出，殆将冻死。帝解衣赐之，自是恩宠日隆。天赐末，帝避难居外，洛兒晨夜侍卫，恭勤发于至诚。元绍之逆，帝左右唯洛兒与车路头。昼居山岭，夜还洛兒家。洛兒邻人李道潜相奉给，晨复还山。众庶颇知，喜而相告。绍闻，收道斩之。洛兒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

明元还宫，社稷获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骑常侍，赐爵新息公，加直意将军。又追赠其父为列侯，赐僮隶五十户。卒。赠太尉、建平王。赐温明秘器，载以巉椋车，使殿中卫士为之导从，亲临哀恸者四焉。乃鸩其妻周氏，与合葬。子长城袭爵。

车路头，代人也。少以忠厚选给东宫，为帐下帅。天赐末，明元出于外，路头随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将军。帝性明察，群臣多以职事遇谴，至有杖罚，故路头优游不任事。性无害，每评狱处理，常献宽恕之议，以此见重于朝，帝亦敬纳之。卒，明元亲临哀恸，赠太保、宣城王，谥曰忠贞。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袭爵。

卢鲁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鸠，仕慕容氏，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鲁元宽和有雅度。明元时，选为通直郎，以忠谨给侍东宫，太武亲爱之。即位，以为中书侍郎，宠待弥渥。而鲁元益加谨肃，帝愈亲待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惮。性多容纳，善与人交，好掩人过扬人美，由是公卿咸亲附之。以工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赐爵襄城公，赠其父为信都侯。从征赫连昌，太武亲追击，入其城门，鲁元随帝出入。是日微鲁元，几至危殆。后迁太保、录尚书事。帝贵异之，临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来，乃赐甲第于宫门南。衣食车马皆乘舆之副。真君三年，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帝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大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舆驾比葬三临之。丧礼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而赗送有加。赠襄城王，谥曰孝。葬于崞山，为建碑阙。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

子统袭爵，以父任，侍东宫。太武以元舅阳平王杜超女南安长公主所生妻之。车驾亲自临送，太官设供具，赏赉千计。文成即位，典选部、主客二曹。卒，赠襄城王，谥曰景。无子。弟弥娥袭。卒，赠襄城王，谥曰恭。

鲁元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父子有宠两宫，势倾天下。内性宽厚，有父风，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诛。太武以鲁元故，唯杀内而厚抚其兄弟。

陈建，代人也。以善骑射擢为三郎，迁下大夫、内行长。太武讨山胡白龙，轻之，单将骑数十，每自登山。白龙伏壮士，出不意；帝坠马，几至不测。建以身捍贼，奋击，杀数人，被十余疮。帝壮之，赐别

户二十。文成初，出为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贪暴懦弱，遣使就州罚杖五十。孝文初，征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进爵赵郡公。建与晋阳侯元仙德、长乐王穆亮、平原王陆睿密表启南伐，帝嘉之。迁司徒，进爵魏郡王。帝与文明太后频幸建第，赐建妻宴于后庭。薨，子念生袭。有罪，爵除。

来大干，代人也。父初真，从道武避难叱候山，参创业功。官至后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大干骁果善骑射。永兴初，袭爵，位中散。至于朝贺之日，大干常著御铠，盘马殿庭，朝臣莫不嗟叹。迁内三郎、幢将，典宿卫禁旅。大干用法严明，上下齐肃。尝从明元校猎，见兽在高岩上，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帝嘉其勇壮。太武践阼，与襄城公卢鲁元等七人俱为常侍，常持仗侍卫，昼夜不离左右。累从征伐，以战功赐爵庐陵公，镇云中，兼统白道军事。太武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使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后吐京胡反，以大干为都将，讨平之。在吐京卒。丧还，停于平城南。太武出游还，见而问之，左右以对，帝悼叹者良久。诏听其丧入殡城内。赠司空，谥庄公。子丘颓袭爵，降为晋兴侯。

宿石，朔方人，赫连屈丐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中，文陈父子归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将军。祖若豆根，明元时赐姓宿氏，袭上将军。父沓干，从太武征平凉有功，赐爵汉安男。后从讨蠕蠕，战没。石年十三袭爵，擢为中散，迁内行令。从于苑中游猎，石走马引前，道峻马倒，殒绝，久之乃苏。由是御马得制。文成嘉之，赐以绵帛、骏马，改爵义阳子。又常从猎，文成亲欲射猛兽。石叩马谏，引帝至高原上。后猛兽腾跃杀人。褒美其忠，许后有犯罪，宥而勿坐，赐骏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吏部尚书，进爵太山公，为北征中道都大将。卒，追赠太原王，谥康，葬礼依卢鲁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袭爵。

万安国，代人也。世为酋帅。父振，尚高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长安镇将，爵冯翊公。安国少明敏，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献文特亲宠之，与同卧起。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孝文闻之，大怒，遂赐死，年二十三。子翼袭王爵。有嵇根者，世为纥奚部帅。皇始初，率部归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书令。拔尚华阴公主，生子敬。元绍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马，封长乐王。薨，子护袭，拜外都大官。根事迹遗落，故略附云。

周观，代人也，骁勇有膂力。太武以军功赐爵金城公，位高平镇将。善抚士卒，号有威名。后拜内都大官，出为秦州刺史。抚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众汾曲以叛。观讨永宗，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观闻帝至，惊怖而起，疮重遂卒。帝怒，绝其爵云。

尉拨，代人也。父那，濮阳太守。拨为太学生，募从兖州刺史罗忸击贼于陈、汝，有功，赐爵介休男。讨和龙，击吐谷浑，皆有军功，进爵为子。累迁杏城镇将，大得人和。文成以拨清平有惠绩，赐以衣服。献文即位，为北征都将。南攻悬瓠。进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谥敬侯。

陆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骑射。太武以真膂力过人，拜内三郎。真君中，从讨蠕蠕，以功赐爵关内侯。后攻悬瓠，登楼临射城中，弦不虚发。从太武至江，还攻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即位，进爵都昌侯，位选部尚书。后拜长安平镇将。时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僝檀等反叛。真击平之，卒城长蛇而还。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以真为长安镇将，赐爵河南公。长安平兵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怗然安静。在镇数年，甚著威称。卒，谥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颇有气干。袭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阳侯。位怀朔镇大将、太仆卿。受使绥慰秀容，为牧子所害

吕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时率户五千归魏。父匹知，太武时为西部长，封荣阳公。洛拔以壮勇知名。文成末，为平原镇都将。随尉元攻宋将张永，大败之，赐爵成武侯。卒。

长子文祖，献文以其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武川镇。后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为外都曹奏事中散。后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达头，自姚苌时率部落归魏。道武赐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礼，赐妻郑氏。卒，赠冀州刺史，谥曰悼。父野□者，并、太二州刺史，封河东公，有声称。卒，谥曰简。彪子姿貌壮伟，明断有父风。为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当官正直，内外惮之。及文明太后临朝，出为枋头镇将。素刚简，为近臣所嫉；因小过，黜为镇门士。及献文南巡，次山阳，彪子拜诉于路，复除枋头镇将。累迁开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咸以赃污，彪子案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书，诬彪子南通贼虏。孝文曰：“此妄

矣。”推案果虚。卒，谥曰文。子琡。

琡字昙珍，形貌瑰伟。少以干用为典客令。每引见，仪望甚美。宣武谓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琡答曰：“宗庙之礼，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时以久旱，京师见囚悉召集于都亭，理问冤滞。洛阳狱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赐缣百疋。琡本附元叉，叉废，忧惧，由是政教废弛，坐免官。李神轨有宠于灵太后，琡复事之。累迁吏部郎中。

先是，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琡乃上书曰：“臣闻锦縠虽轻，不委之以学割；瑚琏任重，岂寄之以弱力。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今黎元之命系于守长。若其得人，则苏息有地；任非其器，为患更深。请郡县之职，吏部先尽择才，并学通古今晓达政职者，以应其选。不拘入职远近，年勋多少，其积劳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余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叙，以酬其劳。”书奏，不报。后因引见，复陈之曰：“今四方初定，务在养人。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贵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庶令涂炭之余，戴仰有地。”诏下公卿议之，事亦寝。

元天穆讨邢杲，以琡为行台尚书。军次东郡，时元颢已据赞阝城，邢杲又逼历下，天穆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盛，宜先经略。唯琡以杲为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自河阴之役，人情骇怨，今有际会，易生感动。待颢事决，然后回师。天穆以群情所愿，遂先讨杲。杲降，军还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兖州事。寻为元颢所陷。颢执琡自随。尔硃荣破颢，天穆谓琡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天平初，拜七兵尚书。齐神武引为丞相府长史，军国之事，多所关知。叔亦推诚尽节，屡进忠谠。神武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琡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无渡河。”侯景亦曰：“今举兵极大，万不一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神武皆弗纳，遂有沙苑之败。

后范阳卢仲礼反，琡与诸军讨平之。转殷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苦之。后历位度支、殿中二尚书。天保元年，卒于兼尚书右仆射。临

终，敕其子敛以时服。逾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雕饰，但用麻为旒苏，绳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琡久在省闼，明闲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然天性险忌，情义不笃。外若方格，内实浮动。受纳货贿，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伤害。人士畏恶之。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淫逸放恣。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惑其谗言，遂弃前妻于氏，不忍其子允。家人内忿，竟相告列，深为世所讥鄙。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青州刺史。谥曰威恭。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称，为羽林中郎，以匪懈见知。稍迁驾部给事中，赐爵富城男。和平中，迁北部尚书，进爵太昌侯。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献文以元为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与城阳公孔伯恭赴之。宋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东平太守章仇□归款，元并纳之，遂长驱而进。宋遣将张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盖。安都出城见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李璨等与安都俱还入城。别令孔伯恭抚安内外，然后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据险要，乃命安都与璨等同守。身率精锐，扬兵于外，分击吕梁，绝其粮运。永遂捐城夜遁。于是遣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拜元开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阳公。太和初，征为内都大官。既而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甚得夷人之心。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齐高帝既立，多遣间谍，扇动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总率诸军以讨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进位司徒。

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公。其年，频表以老乞身，诏许之。元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升殿劳宴，赐玄冠、素服。又诏曰："前司徒山阳郡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位显台宿，归老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孝文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尽诚。"帝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

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臣年志朽弊，识见昧然，在于愚虑，不敢不尽。”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夫尊老尚更，列圣同致，钦年敬德，绵哲齐轨。朕虽道谢玄风，识昧睿则，然仰禀先诲，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显矣。前司徒公元、前鸿胪卿明根，并以冲德悬车，懿量归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虽老、更非官，耄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养。三老可给上公禄，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笃，帝亲省疾。薨，谥景桓公，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十人。

子翊袭爵。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公。卒于恆州刺史，谥曰顺。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孙也。父琚，历官以廉清著称，赐爵高都侯。终尚书左丞，谥曰简。白曜少为中书吏，以敦直给事宫中。袭爵，稍迁北部尚书。文成崩，与乙浑共执朝政，迁尚书右仆射，进爵南乡公。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并以城内附，诏镇南大将军尉元、镇东将军孔伯恭赴之。而宋东平太守申纂屯无盐，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遏绝王使。皇兴初，加白曜使持节、都督军事、征南大将军，进爵上党公。屯碻磝，为诸军后继。白曜攻纂于无盐，拔其东郭。纂遁，遣兵追执之。回攻斗城。肥城戍主闻军至，弃城遁走，获粟三十万石。又下袭破麋沟、垣苗二戍，得粟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先是，淮阳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克，白曜一旬内频拔四城，威震齐土。献文下诏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纵兵陵城，杀数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抚其人，百姓怀之。获崇吉母妻，待之以礼。宋遣将吴喜公欲冠彭城，镇南大将军尉元请济师，献文诏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会崇吉与从弟法寿盗宋盘阳城以赎母妻。白曜遣将军长孙观等率骑入自马耳关赴之。观至盘阳，诸县悉降。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并面缚而降。白曜皆释之。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京师。后乃徙二城人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白曜虽在军旅，而接待人物，宽和有礼。所获崇吉母妻、申纂妇女，皆别营安置，不令士卒喧杂。及进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始末三年，筑围攻击，虽士卒死伤，无多怨叛。三齐欣然，安堵乐业。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为之

拜，忿而挝挞，唯以此见讥。以功拜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挟附，后缘此以为责。四年，见诛，云谋反叛，时论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闻父被执，将自杀。家人止之曰："轻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终不至此。我不忍见父之死。"遂自缢。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览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轻薄无检。太和初，以名家子擢为中散，迁宰官中散。南安王桢有贪暴之响，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金宝之赂，为桢隐而不言。事发，太后引见群臣，谓曰："前论贪清，皆云克修。文祖时亦在中，后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契进曰："小人之心无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贪之恶矣，何为求退？"迁宰官令，赐爵定陶男。后卒于都督、朔州刺史，谥曰克。初，慕容氏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颇忌而诛之。时有免者，不敢复姓，皆以舆为氏。延昌末，诏复旧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为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迁尚书左仆射。又与河东王闾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书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请。迁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浑与林金闾擅杀尚书杨保年等。时殿中尚书元郁率殿中宿卫士欲加兵于浑。浑惧，归咎于金闾，执以付郁。时其奴以金闾罪恶未分，出之为定州刺史。皇兴元年，长安镇将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讨之，未至而道符败。军还，薨，内外叹惜之。赠平昌王，谥曰宣。子受袭爵。

苟颓，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内行长。颓厚重寡言，少严毅清直，武力过人。擢为中散，小心谨敬。太武至江，赐爵建德男。累迁司卫监、洛州刺史。抑强扶弱，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太和中，历位侍中、都曹尚书，进爵河南公。颓方正好直言，虽文明太后生杀不允，颓亦言至恳切。李惠、李□之诛，颓并致谏。迁司空，进爵河东王。以旧老，听乘步挽，杖于朝。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旅收掩毕获，内外晏然。薨，谥僖王。长子恺袭爵河东王，例降为公。

宇文福，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拨入魏，为第一客。福少骁

果，有膂力。太和中，累迁都牧给事。及迁洛，敕福检牧马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今之马场是也。及徙代移杂畜牧于其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孝文嘉之。寻补司卫监。后以勋封襄乐县男，历位太仆卿、都官尚书、营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严毅，以信御人，甚得声誉。后除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怀朔镇将。至镇卒，谥曰贞惠。

子延，字庆寿，体貌魁岸，眉目疏朗。位员外散骑侍郎。以父老，诏听随侍在瀛州。属大乘妖党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战，身被重疮。贼纵火烧斋阁，福时在内。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烂，鬓发尽焦。于是勒众与贼苦战，贼乃散走，以此见称。累迁直寝。与万俟□鬼奴战，没。

论曰：古弼军谋经国，有柱石之量；张黎诚谨廉方，以勋旧见重。并纤介之间，一朝陨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刘洁咎之徒也；丘堆败以亡身。娥清、伊珝俱以材力见用，而珝以谋猷取异，其殆优乎。乙瑰之骁猛，周几之智勇，代田之骑射，其位遇岂徒然也。车伊洛宅心自远，岂常戎乎。王洛兒、车路头、卢鲁元、陈建、来大干、宿石，或诚发于衷，竭节危难；或忠存卫主，义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尽哀荣。至如安国，以至覆亡，害盈之义也。周观、尉拨、陆真、吕洛拔等，咸以勇毅自进，而观竟致贬黜，异夫数子者矣。薛彪子世载强正，昙珍克盛家声，美矣乎！魏之诸将，罕方面之绩。尉元以宽雅之风，膺将帅之任，威名远被，位极公老，自致乞言之地，无乃近代之一人欤！白曜出专薄伐，席卷三齐，考绩图劳，固不细矣。而功名难处，追猜婴戮。宥贤议勤，未闻于斯日也。和其奴之贞正，苟颓之刚直，宇文福之气干，咸亦有用之士乎！

列传第十四

宋隐（从子愔） 愔（孙弁 弁孙钦道 弁族弟翻 弟子世良） 世轨翻弟世景 许彦（五世孙惇 刁雍（子遵 曾孙冲 柔 辛绍先 韦阆 孙子粲

杜铨

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慕容俊徙鄴，恭始家于广平列人焉。隐性至孝，专精好学。仕慕容垂，位本州别驾。道武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积迁行台右丞，领选。以老病乞骸骨，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征，乃弃妻子匿于长乐，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经曰："汝等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徒延门户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归食矣。"

隐弟宣，字道茂，与范阳卢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从子愔俱被征，拜中书博士。后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谥曰简侯。宣子谟，字乾仁，袭爵，卒于辽西太守。子鸾袭爵，位东莞太守。

鸾弟琼，字普贤，以孝称。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异之。卒于家。

愔历中书博士、员外散骑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于广平太守。长子显袭爵。显无子，养弟子弁为后。

弁字义和。父叔珍，娶赵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师，见尚书李冲，因言论移日。冲异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显卒，弁袭爵。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请为著作佐郎。迁尚书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会次，历访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帝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赐名为弁，意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宝之也。迁中书侍郎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齐。齐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以为志气謇谔不逮李彪，而体韵和雅，举止闲邃过之。转散骑侍郎。时散骑位在中书之右。孝文曾论江左事，问弁在南兴亡之数。弁以为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惮其威，身免为幸。后车驾南征，以弁为司徒司马、东道副将。军人有盗马鞞者，斩而徇，

于是三军震惧，莫敢犯法。

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帝不许，亦赏光知人。未几，以弁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然好言人之阴短。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于旧族沦滞而人非可忌者，又申达之。弁又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颇为时人所怨。迁散骑常侍，寻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弁屡自陈让，帝曰："吾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辞。岂得专守一官，不助朕为政！且常侍者，黄门之粗冗；领军者，三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以弃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选，李冲多所参预，颇抑宋氏。弁恨冲而与李彪交结，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图申复。

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渐，旬余日不见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小瘳，乃引见门下及宗室长幼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与司徒司马张海歔欷流涕，由是益重之。车驾征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及行，执其手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令卿绾摄二曹。"弁顿首辞谢。弁劬劳王事，恩遇亚于李冲。帝每称弁可为吏部尚书，及崩，遗诏以弁为之。与咸阳王禧等六人辅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赠瀛州刺史，谥曰贞顺。

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孝文以郭祚晋魏名门，从容谓弁曰："卿固当推郭祚之门。"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尔不推。"侍臣出后，帝谓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恶，乃复欲以门户自矜，殊为可怪。"

长子维，字伯绪，袭父爵。为给事中。坐谄事高肇，出为益州龙骧府长史，辞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怿辅政，以维名臣子，荐为通直郎，辟其弟纪行参军。灵太后临政，委任元叉，恃宠骄盈，怿每以公理裁断。叉甚忿恨，思害怿，遂与维作计，以富贵许之。维见叉宠势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逆立怿。怿被录禁中。文殊父子惧而逃遁。鞫无反状，以文殊亡走，悬处大辟。置怿于宫西别馆，禁兵守之。维应反坐，叉言于太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纪为秦州大羌令。

维及纪颇涉经史，而浮薄无行；怿尊亲懿望，朝野瞻属。维受怿眷赏而无状构间，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贱薄之。及叉杀怿，专断朝政，以

维兄弟前者告怿，征维为散骑侍郎，纪为太学博士、领侍御史。叉甚昵之。维超迁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纪超迁尚书郎。纪字仲烈。初，弁谓族弟世景，言“维疏险而纪识慧不足，终必败吾业”。世景以为不尔。至是果然。闻者以为知子莫若父。尚书令李崇、左仆射郭祚、右仆射游肇每云：“伯绪凶疏，终败宋氏，幸得杀身耳。”论者以为有征。后除营州刺史。灵太后反政，以叉党除名，遂还乡里。寻追其前诬告清河王事，于鄴赐死。

子春卿早亡，弟纪以次子钦仁嗣。钦仁，武定末为太尉祭酒。纪，明帝末为北道行台，卒晋阳。子钦道。

钦道仕齐，历位中山太守。长于抚接，然好察细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临莅处称为严整。寻征为黄门侍郎，又令在东宫教太子吏事。时郑子默以文学见知，亦被亲宠。钦道本文法吏，不甚谙识古今，凡有疑事，必询子默。二人幸于两宫，虽诸王贵臣莫敢不敬惮。钦道又迁秘书监，仍带黄门侍郎。乾明初，迁侍中，与杨愔同诛。赠吏部尚书、赵州刺史。

弁族弟颖，字文贤，位魏郡太守。纳货刘腾，腾言之，以为凉州刺史。颖前妻刘氏亡后十五年，颖梦见之。拜曰：“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君。”泫然涕流。颖且见崇，言之。崇后数日而卒。

颖族弟鸿贵，为定州平北府参军。送戍兵于荆州，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兵十人。又疏凡不达见令，律有枭首罪，乃生断兵手，以水浇之，然后斩决。寻坐伏法。时人哀兵之苦，笑鸿贵之愚。

弁族弟翻。翻字飞乌，少有操行，世人以刚断许之。孝庄时，除司徒左长史、河南尹。初，翻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县旧有大枷，时人号曰弥尾青。及翻为县，主吏请焚之。翻曰：“置南墙下，以待豪右。”未几，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辞色不逊，翻命取尾青以锁之。小驹既免，入诉于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陈状。诏曰：“卿故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翻对曰：“造者非臣，买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驹者耳。”于是威振京师。

及为洛阳，迄于河南尹，畏惮权势，更相承接，故当世之名大致减捐。卒官，赠侍中、卫将军、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赠骠骑大将军、仪

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谥曰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笃有志行。卒于太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胆气。后随伯父翻在南兖州，屡有战功。行台、临淮王彧与语，奇之。魏朝以尔硃荣有不臣迹，帝将图之，密令彧将兵赴洛。彧在梁郡，称疾，假世良都督，令还南兖发兵以听期。世良请简见兵三千骑，五日必到洛阳，并陈三策，彧皆不能从。

寻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悉令收瘗。其夜甘雨滂沱。河内太守田估赃货百万，世良检按之，未竟，遇赦而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后迁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齐会之事，请改付余曹。帝曰："卿意不欲亲庖厨邪？宜付右兵，以为永式。"河州刺史梁景睿，枹罕羌首，恃远不敬，其贺正使人，频年称疾。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受其赠遗，常为送表。世良并奏科其罪。帝嘉之，谓长孙永业曰："宋郎中实有家风，甚可重也。"后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识闲明，尤善政术。在郡未几，声问甚高。阳平郡移掩劫盗三十余人，世良讯其情状，唯送十二人，余皆放之。阳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辄放吾贼！"及推问，送者皆实，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条之制，盗奔他境。人又谣曰："曲堤虽险贼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齐天保初，大赦，郡无一囚，率群吏拜诏而已。狱内□鲁生，桃树蓬蒿亦满。每日牙门虚寂，无复诉讼者，谓之神门。其冬，醴泉出于界内。及代至，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刚者，泣而前谢曰："老人年九十，记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彻底。今失贤者，人何以济？"莫不攀辕涕泣。后卒于东郡太守，赠信州刺史。世良强学，好属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别录》十卷。

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学，多所撰述。至齐亡，不徙职，遂不入仕。隋大业初，卒于家。世良弟世轨。

世轨幼自修整，好法律。天保初，历三尚书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长史。执狱宽平，多所全济。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将送，垂致法。世轨遣骑追止之，切奏其状，遂免。

稍迁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结欲劫河桥，吏捕案之，连诸元徒党千七百人。崔昂为廷尉，以为反，数年不断。及世轨为少卿，判其事为劫，唯杀魁首，余从坐悉舍焉。大理正苏珍之以平干知名，寺中语曰："决定

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时人以为寺中二绝。南台囚到廷尉，世轨多雪之，仍移摄御史，将问其滥状。中尉毕义云不送，移往复不止。世轨遂上书极言义云酷擅。文宣引见二人，亲敕世轨曰：“我知台欺寺久，卿能执理抗衡，但守此心，勿虑不富贵。”敕义云曰：“卿比所为诚合死，以志在疾恶，故且一恕。”仍顾谓朝臣曰：“此二人并我骨鲠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诸系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岂有生路！”赠光州刺史，谥曰平。无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翻弟世景。世景少自修立，事亲以孝闻。与弟道玙下帷读诵，博览群言，尤精经义。族兄弁甚重之。举秀才上第。再迁彭城王勰开府法曹行参军。勰爱其才学，雅相器敬。孝文甚嘉异之。迁司徒法曹行参军。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决疑狱，剖判如流。转尚书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称曰：“宋世景精微，尚书仆射才也。”台中疑事，右仆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长从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领数曹，深著称绩。左仆射源怀引为行台郎。巡察州镇，十有余所，黜陟赏罚，莫不咸允。迁七镇，别置诸戍，明设亭候，以备不虞。怀大相委重，还，荐之宣武，以为不减李冲。帝曰：“朕亦闻之。”后为伏波将军，行荣阳太守，郑氏豪横，号为难制。济州刺史郑尚弟远庆，先为苑陵令，多所受纳，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车，召而诫之。远庆行意自若，世景绳之以法。远庆惧，弃官亡走。于是属县畏威，莫不改肃。终日坐于□事，未尝寝息。人间之事，巨细必知。发奸擿伏，有若神明。尝有一吏，休满还郡，食人鸡豚。又有一干，受人一帽，又食二鸡。世景叱而告之，吏、干叩头伏罪。于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玙事除名。

世景友于之性，过绝于人，及道玙死，哭之，酸感行路。岁余，母丧，遂不胜哀而卒。世景曾撰《晋书》，竟未得就。

遗腹子季儒，位太学博士。曾至谯、宋间，为文吊嵇康，甚有理致。后夜寝室坏，压而殒，时人悼伤惜之。

道玙少而敏俊，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坐愉反得罪。作诗及挽歌词寄之朋亲，以见冤痛。道玙又曾赠著作郎张始均诗，其末章云：“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道玙既不免难，始均亦遇世祸，时咸怪之。

道玙从孙孝王，学涉，亦好缉缀文藻。形貌矬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为北平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

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无著述体。周大象末。预尉迥事，诛死。

许彦，字道谟，高阳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阳太守。彦少孤贫，好读书，从沙门法睿受《易》。太武征令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彦质厚慎密，与人言，不及内事，帝以此益亲待之。赐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纳，多违法度，诏书切让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谥宣公。子熙袭。熙卒，子安仁袭。安仁卒，子元康袭，降爵为侯。

熙弟宗之，历位殿中尚书、定州刺史，封颍川公。受敕讨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县，求取不节。深泽人马超毁谤宗之，宗之怒，殴杀超。超家人告状，宗之上超谤讪朝政。文成闻之曰："此必宗之惧罪诬超。"案验果然，遂斩于都市。

元康弟护，州主簿。子恂，字伯礼，颇有业尚，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其家风。位司徒谘议参军。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识敏速，达于从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断见知，时人号为"入铁主簿"。稍迁阳平太守。时迁都于鄴，阳平为畿郡，军国责办，赋敛无准。又勋贵属请，朝夕征求。惇并御之以道，咸以无怨，政为天下第一。特加赏异，图形于阙，诏颁天下。历魏尹、齐梁二州刺史，政并有治声。迁大司农。会王思政入据颍城，王师出讨，惇常督军，无乏绝。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迁殿中尚书。惇美须，下垂至带，省中号"长鬣公"。齐文宣尝因酒酣，提惇须称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惧，因不复敢长，人又号"齐须公"。历御史中丞、胶州刺史、司农大理二卿。再为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赐爵万年县子，食邑下邳郡干。惇年老，致仕于家。三年，卒。

惇少纯直，晚更浮动。齐朝体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乾明中，邢邵为中书监，德望甚高。惇与邵竞中正。遂凭附宋钦道，出邵为刺史，朝议甚鄙薄之。虽久处朝行，历官清显，与邢邵、魏收、阳休之、崔励、徐之才比肩同列，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惇不好剧谈，又无学术，或坐杜口，或隐几而睡，不为胜流所重。子文纪，武平末，度支郎中。

文纪弟文经，勤学方雅，身无择行，口无戏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开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主爵侍郎。卒于相州长史。

惇兄逊，字仲让，有干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赠信州刺史。逊子文高，司徒掾。

刁雍，字淑和，勃海饶安人也。曾祖协，从晋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书令。父暢，晋右卫将军。初，晋相刘裕微时，负社钱一万，违时不还。暢兄逵执而征焉。及诛桓玄，以嫌，先诛刁氏。雍与暢故吏遂奔姚兴，为太子中庶子。

及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请于南境自效。明元假雍建威将军。雍遂于河、济间招集流散，传檄边境。雍弟弥，时亦率众入京口，亲共讨裕。裕频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雍朝于行宫。明元问曰："缚刘裕者，于卿亲疏？"雍曰："伯父。"帝笑曰："刘裕父子当应惮卿。"于是假雍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光侯，使别立义军。又诏雍令随机立效。雍于是招集谯、梁、彭、沛人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迁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伯。后除薄骨律镇将。雍以西土乏雨，表求凿渠，溉公私田。又奉诏以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等四镇，出车牛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以供军粮。道多深沙，车牛艰阻，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运。又以所绾边表，常惧不虞，造城储谷，置兵备守。诏皆从之。诏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功焉。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锡雍几杖，剑履上殿，月致珍羞焉。

雍性宽柔，好尚文典，手不释书。明敏多智，凡所为诗、赋、论、颂并诸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恬静寡欲。笃信佛道，著《杀诫》二十余篇以训子孙。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谥曰简。子遵。

遵字奉国，袭爵。遵少不拘小节，长更修改。太和中，例降为侯。尝经笃疾，几死，见有神明救之，言福门子当享长年。后卒于洛州刺史，谥曰惠侯。

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过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聪明妇人也。哀其早孤，抚养尤笃。冲免丧后，便志学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终不止。虽家世贵达，及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日直

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师受之际，发志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闻其盛名，访以疑义，冲应机解辩，无不祛其久惑。后太守范阳卢尚之、刺史河东裴桓并征冲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关事务，唯以讲学为心。四方学徒就其受业者，岁有数百。冲虽儒生，而执心壮烈，不畏强御。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权，冲乃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

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论》以诫子孙，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至秦以后，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及于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确而为论，并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岂宜同之？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缯采，敛以时服。轜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杂物。及冲祖遵将卒，敕其子孙，令奉雍遗旨。河南尹丞张普惠谓为太俭，贻书于冲叔整。令与通学议之。冲乃致书国学诸儒，以论其事，学官竟不能答。

神□末，冲以嫡传祖爵东安侯。京兆王继为司空也，并以高选频辟记室参军。明帝将亲释奠，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诣国子祭酒崔光、吏部尚书甄琛，举其才学，奏而征焉。及卒，国子博士高凉及范阳卢道侃、卢景裕等复上状陈冲业行，议奏谥曰安宪先生，祭以太牢。子钦，字志儒，早亡。

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颇涉书史。太和十五年，为奉朝请。孝文都洛，亲自临选，除司空法曹参军。累迁黄门郎。普泰初，假征东大将军、沧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寻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遂逢本乡贼乱，奉母客于齐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经允接待，是以凉燠之际，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于鄴，赠司空公，谥曰文献。整解音律，轻财好施，交结名胜，声酒自娱。然贪而好色，为议者所贬。子柔。

柔字子温。少好学，留心仪礼，性强记，至于氏族内外，皆所谙悉。居母丧以孝闻。初为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参军。齐天保初，累迁国子博士。中书令魏收撰魏史，启柔等同其事。柔性专固，自是所闻，收常嫌惮。又参议律令。时议者以为五等爵邑承袭，无嫡子，立嫡孙；无嫡孙，立嫡子弟；园嫡子弟，立嫡孙弟。柔以为无嫡孙，应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议曰：

案《礼》，立嫡以长，故谓长子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为嫡孙，死则曾、玄亦然。然则嫡子之名本为传重。故《丧服》曰："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与祢也。"《礼》："公仪仲子之丧，檀弓曰：'我未之前闻也。"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发，微子舍其孙腯而立其弟衍。'"郑注曰："仲子为亲者讳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权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礼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不，立孙。'"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为嫡孙。故《春秋公羊》之义，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丧服》云："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小记》云："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为母无服者，不祭故也。为祖母三年者，大宗传重故也。今议以嫡孙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则为父后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无嫡，故得为父后，则嫡孙之弟，理亦应得为父后，则是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既得为祖服斩，而不得为传重，未之闻也。若用商家亲亲之义，本不应舍嫡子而立嫡孙。若从周家尊尊之文，岂宜舍其孙而立其弟？或文或质，愚用或焉。《小记》云："嫡妇为舅姑后者，则舅姑为之小功。"注云："谓夫有废疾、他故，若死无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妇之服。凡父母于子，舅姑于妇，将不传重于嫡，及将所传重者非嫡，服之皆如众子庶妇也。"言死无子者，谓绝世。无子，非谓无嫡子。如其子，焉得云无后？夫虽废疾无子，妇犹以嫡为名。嫡名既在，而欲废其子者如礼何？礼何有损益，革代相沿。必谓宗嫡可得而变者，则为后服斩亦宜有因而改。

七年，卒。柔在史馆未久，勒成之际，志在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为时论所讥。

整弟宣，字季达。以功封高城县侯，历位都官尚书、卫大将军、沧州刺史。卒，赠太尉公，谥曰武。

刁氏世有荣贵，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

雍族孙双，字子山。高祖薮，晋齐郡太守。薮因晋乱，居青州之安乐。至双始归本乡。双少好学，兼涉文史，雅为中山王英所知赏。位西河太守。为政清简，吏人安悦。及中山王熙起兵诛元叉，事败，熙弟略投命于双。双藏护周年。时购略甚切，略惧，求送出境。双曰："会有一死，所难过耳。今遭知己，视死如归，愿不以为虑。"略复苦求南转，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灵太后反政，知略因双获济，征拜光禄大夫。时略姊饶安主，刁宣妻也，频诉灵太后，乞征略还。朝廷乃以徐州所获俘

江革、祖□恆二人易之。以双与略有旧，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兖州刺史。时贼盗蜂起，州人张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双至境，先遣使谕桃弓，陈示祸福，桃弓即随使归罪，双舍而不问。后有盗发之处，令桃弓追捕，咸悉禽获，于是州境清肃。孝庄初，行济州刺史，以功封曲城乡男。孝武初，迁骁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兴和三年，卒，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州刺史，谥曰清穆。

辛绍先，陇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深，仕西凉为骁骑将军。及凉后主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于难。以义烈见称西土。凉州平，绍先内徙，家于晋阳。明敏有识量，与广平游明根、范阳卢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书博士转神部令。

皇兴中，薛安都以彭城归魏。时朝廷欲绥安初附，以绍先为下邳太守。为政不甚皦察，举其不纲而已，唯教人为产御贼之备。及宋将陈显达、萧道成、萧顺之来寇，道成谓顺之曰："辛绍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于是不历郡境，径屯吕梁。卒于郡，赠并州刺史、晋阳侯，谥曰惠。

子凤达，耽道乐古，有长者之名。卒于京兆王子推国常侍。

凤达子祥，字万福。举司州秀才，再迁司空主簿。咸阳王禧妃，即祥妻之妹也。及禧构逆，亲知多罹尘谤，详独萧然不预。转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壁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咸疑之。详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后除郢州龙骧府长史，带义阳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来援，因此缘淮镇戍，相继降没。唯祥坚城固守。梁又遣将胡武城、陶平虏，于州南金山之上，连营侵逼。祥出其不意，袭之。贼大崩，禽平虏，斩武城，以送京师。州境获全。论功方有赏授，而刺史娄悦耻勋出其下，间之执政，事竟不行。胡贼刘龙驹作逆华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虏府长史，仍为别将，与讨胡使薛和灭之。卒，赠南青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礼义，门内之法，为时所重。稍迁司空、高阳王雍田曹参军。少雍清正，不惮强御，积年久讼，造次决之。请托路绝，时称贤明。正始中，诏百官各举所知，高阳王雍及吏部郎中李宪俱以少雍为举首。卒于给事中。

少雍妻王氏，有德义。少雍与从弟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间焉。士大夫以此称美。子元桓，武定中，仪同府司马。元桓弟逊士，太师开府功曹参军。

凤达弟穆，字叔宗，举茂才，东雍州别驾。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不得见，经二十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廉信。历东荆州司马，转长史，带义阳太守，领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转汝阳太守。遇水涝人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除平原相。征为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未发，卒于郡。赠后将军、幽州刺史。

子子馥，字元颖，早有学行，累迁平原相。父子并为此郡，吏人怀安之。元颢入洛，子馥不从。庄帝反政，封三门县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马。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贼盗。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后卒于清河太守。子馥以《三传》经同说异，遂总为一部，传注并出，校比短长。会亡，未就。

韦阆，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冠族。祖楷，晋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大长秋卿。阆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乱，避地蓟城。太武初，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卒郡。

子范，试守华山郡，赐爵高平男。卒。

范子俊，字颖超，早有学。少孤，事祖母以孝闻。性温和廉让，为州里所称。太和中，袭爵。历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领军于忠矫擅威刑，俊与左仆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时遇害。临终，诉枉于尚书元钦，钦知而不敢申理。俊叹曰："吾一生为善，未蒙善报；常不为恶，今为恶终，悠悠苍天，抱直无诉！"时人咸怨伤焉。熙平元年，追赠洛州刺史，谥曰贞。子子粲。

子粲字晖茂。齐王萧宝夤为雍州刺史，引为府主簿，转录事参军。及宝夤反，子粲与弟子爽执志不从，相率逃免。雍州平，赐爵长安子。普泰中，累迁中书侍郎。孝武帝入关，子粲历行台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谐为镇城都督。元象中，齐神武命将出讨，子粲及道谐俱被获，送于晋阳。子粲累迁南兖州刺史。齐天保初，封西僰县男。后卒于豫州刺史，谥曰忠。

子粲兄弟十三人，并有孝行，居父丧，毁瘠过礼。既葬，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弟荣亮最知名。

荣亮字子昱。博学有文才，德行仁孝，为时所重。历谏议大夫、卫大将军。卒，赠河州刺史。子纲，字世纪，有操行，才学见称，领袖本州，谓为中正。开皇中，位赵州长史。有子文宗、文英，并知名。

阆从叔道福，父罴，为苻坚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坚为东海太守。坚灭，奔江左，仕宋为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领镇北府录事参军。与徐州刺史薛安都谋拥州内附，赐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赠兖州刺史，谥曰简。

子欣宗，以归国勋，别赐爵杜县侯。历位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赠南兖州刺史，谥曰简。

阆从子崇，字洪基。父肃，字道寿，随刘义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岁，父卒，母郑氏携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为舅兖州刺史郑羲所器赏。位司徒从事中郎。孝文纳其女为充华嫔，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擿细事，恆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帝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迁洛，以崇为司州中正。寻除咸阳王禧开府从事中郎，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直见称。出为乡郡太守，更满应代，吏人诣阙乞留，复延三年。后卒。

子猷之，释褐奉朝请，转给事中、步兵校尉，稍迁前、后将军，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贞和自守，未尝言行忤物。历位给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卒。子道建、道儒。

阆族弟珍，字灵智，孝文赐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乐安王良安西府从事中郎。卒，赠雍州刺史。

珍少有志操，历位尚书南部郎。孝文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怀附。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人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万余户，置郡县而还。以奉使称旨，赐爵霸城子。后以军功，进爵为侯。累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所在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谷

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谓我能抚绥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

寻转荆州刺史。与尚书卢阳乌征赭阳，为齐将垣历生、蔡道恭所败，免归乡里。临别，谓阳乌曰：“主上圣明，志吞吴会。用兵机要，在于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复不得停耳。”后车驾征邓沔，复起珍为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勰长史。邓沔既平，试守鲁阳郡。孝文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珍从至清水，帝曰：“朕顷戎车再驾，卿恆翼务中军。今日之举，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鸦险要，非卿无以守也。”因敕还。及孝文崩于行宫，秘匿而还，至珍郡，始发大讳。还，除中散大夫，寻加镇远将军、太尉谘议参军。卒，赠本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懿。

长子缵，字遵彦。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再迁侍御中散。孝文每与德学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颇见知赏。累迁长兼尚书左丞。寿春内附，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请缵行，为州长史。加平远将军，带梁郡太守。肃薨，敕缵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肃为州，复启缵为长史。澄出征之后，梁将姜庆真乘虚攻袭，遂据外郭。虽寻克复，缵坐免官。卒。

缵弟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稍迁平远将军、东豫州刺史。绥怀蛮左，颇得其心。蛮酋田益宗子鲁生、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得为害。彧以蛮俗不识礼仪，乃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州境清肃。罢还，遇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请为长史。寻以本官兼尚书，为豳、夏行台，以功封阴盘县男。卒，赠抚军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文。子彪袭。孝庄末，为蓝田太守，因仕关西。

彪弟融，以军功赐爵长安伯。稍迁大司马开府司马。融娶司农卿赵郡李瑾女，疑其妻与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杀之。惧，亦自杀。

弟朏，字遵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朏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解褐太学博士。稍迁右军将军，为荆、郢和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启称朏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别将，领荆州骁勇，共为腹背。诏从之。未几，行南荆州事。迁东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粗憘率众来寇，朏于石羊冈破斩之，以功封杜县子。卒于侍中、雍州刺史，谥曰宣。

长子鸿，字道衍，颇有干用，累迁中书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赐死于家。

杜铨，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将军预五世孙也。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玄、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

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令营护凶事。"浩曰："京兆为美。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后，于今为诸杜最。"密召见，铨器貌瑰雅，太武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送豹丧柩，致葬鄴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何缘侨居赵郡？"乃延引同属魏郡。再迁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卒，赠相州刺史、魏县侯，谥曰宣。子振，字季元。举秀才，卒于中书博士。

振子遇，字庆期，位尚书起部郎。窃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论鄙之。卒于河东太守，赠都官尚书、豫州刺史，谥曰惠。铨族孙景，字宣明，学通经史。州府交辟，不就。

景子裕，字庆延，虽官非贵仕，而文学相传。仕齐，位止乐陵令。齐亡，退居教授，终于家。

子正玄，字知礼，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进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期年重集，素谓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试《官人有奇器》阙并立成，文不加点。素大嗟之，命吏部优叙。曹司以拟长宁王记室参军。时素情背曹官，及见，曰："小王不尽其才也。"晋王广方镇扬州，妙选府僚，乃以正玄为晋王府参军。后豫章王镇扬州，又为豫章王记室。卒。

正玄弟正藏，字为善，亦好学，善属文。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

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授纯州行参军。迁梁郡下邑县正。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谷大夫薛道衡奏拟从事，并以见任且放还。九年，从驾征辽，为夫余道行军长史。还至涿郡，卒。

正藏为文迅速，有如宿构。曾令数人并执纸笔，各题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为当时所异。又为《文轨》二十卷，论为文体则，甚有条贯。后生宝而行之，多资以解褐，大行于世，谓之《杜家新书》云。

论曰：宋隐操行贞白，遗略荣名；宣、愔并保退素，咸见征辟，可谓德门者矣。义和以才度见知，迹参顾命，拔萃出类，当有以哉！无子之叹，岂徒羊舌！宗祀不亡，盖其幸也。翻刚鲠自立，猛而断务。世良昆季，雅有家风。道谟卜筮取达，季良累于学浅。刁雍才识恢远，著声立事，礼遇优隆，世有人爵，堂构之义也。辛、韦不殒门风。杜铨所在为重。正玄难兄难弟，信为美哉！

列传第十五

屈遵 张蒲 谷浑曾孙楷 公孙表 张济 李先 贾彝 窦瑾 李□

韩延之 袁式 毛修之严棱 硃修之 唐和 寇赞孙俊 郦范子道元

韩秀 尧暄孙雄 柳崇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学多才艺。慕容垂以为博陆令。道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宏东走海滨。属城长吏，率多逃窜，遵独归道武。道武素闻其名，拜中书令。中原既平，赐爵下蔡子。卒。

子须袭爵。除长乐太守，进爵信都侯。卒，赠昌黎公，谥曰恭。

须长子恆，字长生，沈粹有局量。历位尚书右仆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功，赐爵济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车驾出征，常居中留镇。与襄城公卢鲁元俱赐甲第。真君四年，坠马卒。时帝幸阴山，景穆遣使乘传奏状。帝甚悼惜之，谓使人曰："汝等杀朕良臣，何用乘马？"遂令步归。赠征西大将军，谥曰成公。

子道赐袭爵。道赐善骑射，机辩有辞气，太武甚器之。位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卒，谥曰哀公。

子拔袭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为南部大人。时太武南伐，禽守将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觉，盛之逃。太武令斩之。将伏锓，帝怆然曰："若鬼有知，长生问其子孙，朕将何以应？"乃赦拔。后献文以其功臣子，拜营州刺史。

张蒲，字玄则，河内修武人也。本名谟。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书，以清方称。蒲少有父风，仕慕容宝为尚书左丞。道武定中山，宝官司叙用，多降品秩。帝既素闻蒲名，仍拜尚书左丞。明元即位，为内都大官，赐爵泰昌子。参决庶狱，私谒不行。后改为寿张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贫，妻子衣食不给，乃以为相州刺史。扶弱抑强，进善黜恶，风化大行。卒于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谋臣之列，屡出为将，朝廷论之，常以为称首。赠平东将军、广平公，谥曰文恭。子昭袭。以军功进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见称。

谷浑，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弯弓三百斤，勇冠一时。仕慕容垂，位广武将军。浑少有父风，任侠好气，晚乃折节受经业，被服类儒者。道武时，以善隶书为内侍左右。太武时，累迁侍中、仪曹尚书，赐爵濮阳公。浑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然爱重旧故，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在官廉直，为太武所器重。以浑子孙年十五以上，悉补中书学生。卒，谥曰文宣。

子阐，字崇基，袭爵。位外都大官。卒，谥曰简公。子洪，字元孙，位尚书，赐爵荥阳公。性贪奢，仆妾衣服锦绮。时献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给衣服，洪辄截没。为有司所纠，并穷其前后赃罪，伏法。子颖，位太府少卿。卒，赠营州刺史，谥曰贞。子士恢，字绍达，位鸿胪少卿，封元城县侯。太后嬖幸郑俨，惧绍达间构于帝，因言次，以绍达为州。绍达耽宠，不愿出。太后诬其罪，杀之。

浑曾孙楷。楷有干局，稍迁奉车都尉。眇一目，性甚严忍，前后奉使皆以酷暴为名，时人号曰“瞎武”。累迁城门校尉，卒。

公孙表，字玄元，燕郡广阳人也。为慕容冲尚书郎。慕容垂破长子，从入中山。慕容宝走，乃归，为博士。初，道武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表诣阙上《韩非书》二十卷。道武称善。明元初，赐爵固安子。河西饥胡刘武反于上党，诏表讨之。为胡所败，帝深衔之。泰常七年，宋武帝殂。时议取河南侵地，以奚斤为都督，以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表既克滑台，遂围武牢。车驾次汲郡。始昌子苏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军武牢东，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贼不时灭。明元雅好术数，又积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伤，乃使人夜就帐中缢杀之。以贼未退，秘而不宣。

初，表与勃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帝以旧族，欲原之。表证其罪，乃诛封氏。表外和内忌，时人以此薄之。表本与王亮同营署，及其出也，轻侮亮，故及于死。

第二子轨，字元庆。明元时，为中书郎。出从征讨，补诸军司马。太武平赫连昌，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取。帝把手亲探金赐之，谓曰：“卿临财廉，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于众人。”后兼大鸿胪，持节拜立氐杨玄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轨数玄无蕃臣礼。玄惧，诣郊受命。使还称旨，拜尚书，赐爵燕郡公，出为武牢镇将。初，太武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部调雍州。轨令驴

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自壮。”众共嗤之。坐征还。卒。

轨既死，帝谓崔浩曰：“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罪也。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轨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倒劈，分磔四支于山树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诛之。”

轨终得娶封氏，生子睿，字叔文。位仪曹长，赐爵阳平公。时献文于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睿奏曰：“臣闻至尊至贵，莫崇于帝王；天人挹损，莫大于谦光。臣愚以为宜曰崇光。”奏可。卒于南部尚书，谥曰宣。

睿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聪明好学。为尚书左丞，为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让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赐爵昌平子。子崇基袭。

轨弟质，字元直，有经义，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太武征凉州，留宜都王穆寿辅景穆。时蠕蠕乘虚犯塞，京师震恐。寿雅信任质，为谋主。质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来，故不设备。由质，几败国。后屡进谠言，超迁尚书。卒，赠广阳侯，谥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庆，位南部尚书，封襄平伯，出为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遗迹可纪，下诏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宫，为之举哀。时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为邃服，诏曰：“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太乖曩义。当斟酌两途，商量得失，人吏之情亦不可苟顺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可如故。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人，为齐衰三月。”子同始袭爵，卒于给事中。

邃、睿为从父兄弟。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男，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

张济，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骁骑将军。永灭，来奔。道武善之，拜建节将军，赐爵成纪侯。济涉猎书传，清辩善仪容。道武爱之，与公孙表等俱为行人，拜散骑侍郎，袭爵。先是，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乞师于常山王遵以御姚兴。帝遣济为遵从事，即报之。济自襄

阳还，帝问济江南事。济曰：“司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强，全无纲纪。佺期问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四十余万。’佺期曰：‘魏被甲戎马，可有几匹？’臣答：‘中军精骑十余万，外军无数。’佺期曰：‘以此讨羌，岂不灭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七万余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众，何用城为！’又曰：‘魏帝欲为久都平城？将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闻朝廷不都山东，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道武嘉其辞，厚赏其使，许救洛阳。后以累使称旨，拜胜兵将军。卒，子多罗袭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卢奴人。少好学，善占相术。慕容永迎为谋主，劝永据长子城。仕永，位秘书监。永灭，徙中山。皇始初，先于井陉归。道武问先曰：“卿何国人？祖父及身悉历何官？”先曰：“臣本赵郡平棘人。大父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父懋，石季龙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车驾还代，以先为尚书右中兵郎。再迁博士、定州大中正。帝问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朕欲集天下书籍，如何？”对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帝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道武讨姚兴于柴壁也，问计于先。对曰：“兵以正合，战以奇胜。闻姚兴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严设伏兵，备其表里，兴欲进不得，住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囚，兵法所忌。而兴居之，可不战而取。”帝从其计，兴果败归。明元即位，问左右：“旧臣中谁为先帝所亲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读韩子《连珠论》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诏有司曰：“先所知者，皆军国大事，自今常宿于内。”赐先绢彩及御马一匹，拜安东将军、寿春侯，赐隶户二十二。卒于内都大官，年九十五。诏赐金缕命服一袭，赠定州刺史、中山公，谥曰文懿。子国袭爵。

国子凤，中书博士。凤子预，字元凯。太和初，历秘书令、齐郡王友、征西大将军长史，带冯翊太守。府解，罢郡，遂居长安。羡古人飧玉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颇有粗黑者，亦箧盛以还。至而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余多惠人。后预及闻者更求玉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弟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预服经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又加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

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速殡，令后人知飧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琀之，口闭。常谓曰：“君自云飧玉有神验，何不受琀？”言讫，齿启纳珠。因嘘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时有遗玉屑数升，囊盛纳诸棺中。

先少子皎。天兴中，密问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姓邪？”先曰：“国家政化长远，不可纪极。”皎为寇谦之弟子，遂服气绝粒数十年，隐于恆山。年九十余，颜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带，家人异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称其得尸解仙道。

皎孙义徽。太和中，以儒学博通，有才华，补清河王怿府记室。笺书表疏，文不加点，清典赡速，当世称之。又为怿撰《舆地图》及《显忠录》。性好《老庄》，甚嗤释教。灵太后临朝，属有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数。义徽白怿，称其妖妄。因令义徽草奏以谏，太后纳其言。元叉恶怿，徙义徽都水使者。俄而怿被害，因弃官隐于大房山。

少子兰，以纯孝著闻，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门闾。

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义徽雅正惇笃，荐其孙景儒，位至奉车都尉。自皇始至齐受禅，百五十岁。先之所言，有明征焉。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脱略不羁，时人称其为播郎。因以字行于燕、赵焉。善谈论，有宏辩，属文任气，不拘常则。志好隐逸，慕葛洪之为人。寻师访道，不远千里。遇高尚则倾盖如旧，见庸识虽王公蔑如。初为道士，中年应诏举，为高唐尉。大业中，将妻子隐于嵩山，号黄冠子。有文集十卷，为学者所称。

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广川都亭侯，子孙因家焉。父为苻坚钜鹿太守，坐讪谤系狱。彝年十岁，诣长安讼父获申。远近叹之，佥曰：“此子英英，贾谊之后，莫之与京。”弱冠，为慕容垂辽西王农记室参军。道武先闻其名，常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弥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道武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天赐末，彝请诣温阳疗疾，为叛胡所掠，送于姚兴。积数年遁归，又为赫连屈丐所执，拜秘书监，卒。太武平赫连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位中庶子，赐爵阳都男，本州大中正。献文即位，进爵阳都子。时丞相乙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屡言于秀，秀默然。后因公事，就第见浑。浑夫妻同坐，厉色曰："尔管摄职事，无所不从。我请公主，不应，何意？"秀慷慨大言对曰："公主之称，王姬之号，尊宠之极，非庶族所宜。秀宁就死于今朝，不取笑于后日。"浑左右莫不失色，为之震惧，秀神色自若。浑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书太医给事杨惠富臂，作"老奴官悭"字，令以示秀。浑每欲伺隙陷之。会浑伏诛，遂免难。

时秀与中书令勃海高允俱以儒旧重于时。皆选拟方岳，以询访被留，各听长子出为郡。秀固让不受，许之。自始及终，历奉五帝。虽不至大官，常当机要。廉清俭约，不营资产。年七十三，遇疾，诏给医药，赐几杖。时朝廷举动及大事不决，每遣尚书、高平公李敷就第访决。卒，赠冀州刺史、武邑公，谥曰简。

子俊，字异邻。袭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后改为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学，俊表置学官。在州五载，清靖寡事，为吏人所安。卒，赠兖州刺史。子叔休袭爵。

润曾孙祯，字叔愿，学涉经史，居丧以孝闻。太和中，以中书博士副中书侍郎高聪使江左。还，以母老患，辄在家定省，坐免官。后为司徒谘议参军、通直散骑常侍，加冠军将军。卒，赠齐州刺史。

祯兄子景俊，亦以学识知名，为京兆王愉府外兵参军。愉起逆于冀州，将授其官；不受，死之。赠河东太守，谥曰贞。

景俊弟景舆，清峻鲠正，为州主簿，遂栖迟不仕。后葛荣陷冀州，称疾不拜。景舆每扪膝而言曰："吾不负汝。"以不拜荣也。

窦瑾，字道瑜，顿丘卫国人，自云汉司空融之后也。高祖成，顿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学知名，自中书博士为中书侍郎，赐爵繁阳子。参军国谋，屡有功，进爵卫国侯，转四部尚书。初定三秦，人犹去就，拜长安镇将、毗陵公。在镇八年，甚著威惠。征为殿中都官尚书。太武亲待之，赏赐甚厚。从征盖吴，吴平，留瑾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太武叹曰："国之良辅，毗陵公之谓矣。"出为冀州刺史，清约冲素，著称当时。还为内都大官。兴光初，瑾女婿郁林公司马弥陀以选尚临泾公主，瑾教弥陀辞。托有诽谤咒诅之言，与弥陀同诛，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位濮阳太守，多所受纳。其子僧演奸通人妇，为部人贾邈告，坐免。后以善书拜库部令，卒官。

李□，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也。曾祖产，产子绩，二世知名于慕容氏。父崇，冯跋吏部尚书、石城太守。车驾至和龙，崇率十余郡归降，太武甚礼之，呼曰李公。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谥曰襄侯。□母贱，为诸兄所轻。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贵，吾每观，或未可知。"遂使入都为中书学生。太武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兒终效用于朕之子孙。"因识眄之。帝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帝曰："李□后必官达，益人门户，可以妻之。"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常言□必当贵达。杜超之死也，帝亲哭三日。□以超女婿，得在丧位出入。帝指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异于众也？必为朕家干事臣。"□聪敏机辩，强记明察。初，李灵为文成博士，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党其亲戚，言于景穆。以浩为不平，闻之于太武。太武意在□，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对曰："前亦言□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还，箱子等罢之。"遂除中书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经。

文成即位，□以旧恩亲宠，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赠其母孙氏为容城君。帝顾群臣曰："朕始学之岁，情未能专；既总万机，温习靡暇。是故儒道实有阙焉。岂惟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所以爵赏仍隆，盖不遗旧也。"□免冠拜谢。出为相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称之。□上疏求于州郡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业。其经艺通明者，上王府。书奏，献文从之。以□政为诸州之最，加赐衣服。自是遂有骄矜自得之志，受纳人财物，商胡珍宝。兵人告言。尚书李敷与□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劝以奏闻，敷不许。献文闻□罪状，槛车征□，拷劾抵罪。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告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昨来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阑者，先为敷杀，其家切恨之。但呼阑弟问之，足可知委。"□从其言。又赵郡范标具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贪冒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之废也，平寿侯张谠见□，与语，奇之。谓人曰："此佳士也，终不久屈。"未几而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用范标陈策计，令千里之

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使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于是远近大为困弊。道路群议曰：“畜聚敛之人，未若盗臣。”□弟左军将军璞谓□曰：“范标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辞，未闻德义之言，但有势利之说。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所谓谄谀谗慝，贪冒奸佞。不早绝之，后悔无及。”□不从，弥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标。□既宠于献文，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寮莫不曲节以事之。标以无功起家拜卢奴令。

献文崩，□迁司空，进爵范阳公，出为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标知文明太后之忿□，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外叛。文明太后征□至京师，言其叛状。□曰：“无之。”引标证□。□言：“尔妄云知我，吾又何言！虽然，尔不顾余之厚德，而忍为此，不仁甚矣。”标曰：“公德于标，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标今敢不忍公乎？”□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贻伊戚，万悔于心，何嗟及矣！”遂见诛。

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识人物。赐爵宜阳侯，太常卿。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仕晋，位建威将军、荆州从事，转平西府录事参军。晋将刘裕伐司马休之，未至江陵，密与延之书招之。延之报书，辞甚激厉，曰：“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其不屈如此。事见《南史宋本纪》。延之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于是己字显宗，名子为翘，盖示不臣刘氏也。后奔姚兴。泰常二年，与司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为武牢镇将，赐爵鲁阳侯。

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之孙云：“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从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后五十余年而孝文徙都，其孙数家即居于祖墓之北柏谷坞。

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深，晋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及刘裕执权，式归姚兴。及姚泓灭，归魏，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故事，每所草创，恆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谘议。至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获免。

式沈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赠豫州刺史，谥肃侯。

子济袭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称。加宁远将军。及宋王刘昶开府，召为谘议参军。

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也。世仕晋。刘裕之平关中，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义真败，修之没统万。太武平赫连昌，获之。使领吴兵，以功拜吴兵将军。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太武亲待之，累迁尚书，赐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进御膳。从讨和龙，时诸军攻城，行宫人少，宋故将硃修之为云中将军，欲率吴兵为逆。因入和龙，冀浮海南归。以告修之，不听，乃止。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硃修之遂奔冯弘。修之又以军功，迁特进、抚军大将军，位次崔浩下。

浩以其中国旧门，虽不博洽，犹涉猎书传，与共论说之。次及陈寿《三国志》，云“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非挟恨之言。夫亮之相备，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以赵佗为偶，而以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以不战屈之。智穷势尽，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知难乎？”修之谓浩言为然。后卒于外都大官，谥恭公。

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为金部尚书，袭爵，转殿中尚书。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卒，赠征东大将军、南郡王，谥曰威。

硃修之者，仕宋为司徒从事中郎。守滑台，为安颉所禽。太武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后奔冯弘。弘送之江南。颉之克滑，宋陈留太守严稜戍仓垣。及山阳公奚斤军至颍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明元嘉其诚款，赐爵郃阳侯，假荆州刺史。随驾南讨，还为上客。及太武践阼，以归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称。卒于家。子幼玉袭。稜旧书有传，今附之云。修之在宋显达，事并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晋西宜安人也。父繇，以凉土丧乱，推凉武昭王霸于河右。及凉亡，和与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孙宝，避难伊吾。招集人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

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降魏，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至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讨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宁。契与阿若战没，和收余众，奔前部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遣使表状。太武嘉之，屡赐之玺书。后和与前部王车伊洛破安周。太武使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将叛，和径入其城，禽斩乙真伽。由是西域克平，和有力焉。

正平元年，和诣阙。太武优宠之，待以为上客。文成以和归诚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为济州刺史，甚有称绩。征为内都大官。评决狱讼，不加捶楚，察疑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卒，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曰宣。

子钦，字孟真，位陕州刺史。降爵为侯。卒，子景宣袭爵。卒于东都太守。

契子玄达，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封晋昌公。献文时，位华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为侯。子崇，字继祖，袭爵。

寇赞，字奉国，上谷人也，因难徙冯翊万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赞弟谦，有道术，太武敬重之，故追赠修之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公。赐命服，谥曰哀公。诏秦、雍二州为立碑墓。又赠修之母为冯翊夫人，及宗从追赠太守、县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临职者七郡、五县。

赞少以清洁知名。身长八尺，姿容严嶷，非礼不动。苻坚仆射韦华，州里高达，虽年时有异，恆以风味相待。华为冯翊太守，召为功曹。后除襄邑令。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拜赞南雍州刺史、轵县侯，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人襁负，自远而至，参倍于前。进赞爵河南公，加安南将军，领南蛮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侨郡以益之。虽位高爵重，接待不倦。

初，赞之未贵，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至方伯，封公。"及其贵也，文以百姓礼拜谒曰："明公忆畴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人咸谓不然。及琼为盩厔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果以暴疾，未拜而终。昔魏舒见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恆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乃赐文衣服良马。赞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誉。年老，求致仕。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太武悼惜之，谥曰宣穆。子元宝袭爵。

元宝弟臻，字仙胜。年十二，遭父忧，居丧以孝称。轻财好士。献文末，为中川太守。时冯熙为洛州刺史，政号贪虐，仙胜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后为弘农太守。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

子祖训，顺阳太守。祖训弟祖礼。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虽久，犹于平生所处堂宇，备设帏帐几杖，以时节开堂列拜；垂涕陈荐，若宗庙焉。吉凶之事，必先启告，远出行反亦如之。祖礼，宣武末为河州刺史。在任数年，遇邵铁匆反，又为城人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会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书。畏避势家，承颜候色，不能有所执据。后蛮反于三鸭，为都督追讨，战殁。赠卫大将军、七兵尚书、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礼弟俊。

俊字祖俊。性宽雅，幼有识量，好学强记。性又廉恕，不以财利为心。家人曾卖物与人，而利得绢一匹。俊于后知之，乃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以选为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请。大乘贼起，燕、赵扰乱，俊参护军事东讨，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累迁司空府主簿。时灵太后临朝，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佛寺，令俊典之。资费巨万，主吏不能欺隐。寺成，又极壮丽。灵太后嘉之，除左军将军。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隐，乃以俊为之，仍主簿。

永安初，华州人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俊曰："史底穷人，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后知之，嘉俊守正不挠，拜司马；其附椿者咸责焉。

二年，出为梁州刺史。人俗荒犷，多为盗贼。俊乃令郡县为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梁遣其将曹琰之镇魏兴，继日板筑。琰之屡扰疆场，边人患之。俊遣长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将景宗之季弟也。于是梁人惧焉。属魏室多故，

州又僻远，梁人知无外援，遂大兵顿魏兴，志图攻取。俊抚厉将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众心也，弗之敢逼。俊在州清苦，不事产业，其子等并徒步而还。吏人送俊，留连于道，久之乃得出界。

大统三年，东魏授俊洛州刺史，俊因此乃谋归阙。五年，将家及亲属四百口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俊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加镇东将军，封安西县男。十七年，加散骑常侍，遂称笃疾，不复朝觐。恭帝三年，赐姓若口引氏。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子。武成元年，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俊年齿虽高，而志识未衰。教授子孙，必先典礼。明帝尚儒重德，特钦赏之，数加思赐，思与相见。俊不得已，乃入朝，帝与同席而坐，顾访洛阳故事。俊身长八尺，须鬓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论，不觉屡为之前膝。及俊辞还，帝亲执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钦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数相见，以慰虚想。"以御舆令于帝前乘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见重于今，亦将传之万古。"时人咸以为荣。卒年八十二。武帝叹惜之，赠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元。

俊笃于仁义，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丰约，并与之同。少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励与俊结友。俊每造光，常清谈移日。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每有闲暇，辄诣俊宴语弥日。恆谓人曰："不见安西君，烦忧不遣。"其为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仪同大将军、顺阳郡守、洵州刺史、昌国县公。

奉弟颙，少好学，最知名。居丧哀毁。位仪同大将军，掌朝、布宪、典祀下大夫，小纳言，濩泽郡公。

郦范，字世则，范阳涿鹿人也。祖绍，慕容宝濮阳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兖州监军。父嵩，天水太守。范，太武时，给事东宫。太武践阼，追录先朝旧勋，赐爵永宁男。以奉礼郎奉迁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进爵为子。为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司马。及定三齐，范多进策，白曜皆用其谋，遂表为青州刺史。进爵为侯，加冠军将军，还为尚书右丞。后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范前解州还京也，夜梦阴毛拂踝。他日说之。时齐人有占梦者史武进云："公豪盛于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全齐，再禄营丘矣。"范笑答曰："吾将为卿必验此梦。"果如言。时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孝文诏范曰："镇将伊利表卿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规陷卿罪，窥觎州任。有司

推验，虚实自显，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为算略，勿复怀疑。”还朝，卒京师。谥曰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孝昌初，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后除御史中尉。

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下，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阙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宝夤犹遣敛其父子，殡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111111111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子孝友袭。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历史传，有干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迁长乐相。卒，赠平州刺史。

道慎弟道约，字善礼，朴质迟钝，颇爱琴书。性多造请，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坎壈于世，不免饥寒。晚历东莱、鲁阳二郡太守。为政清静，吏人安之。

范弟道峻子恽，字幼和。好学有文才，尤长吏干。举秀才，射策高第。历位尚书外兵郎。行台长孙承业引为行台郎。恽颇兼武用，恆以功名自许。每进计于承业，多见纳用。以功赏魏昌县子。恽在军启求减身官爵，为父请赠，诏授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恽后与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阳。尔硃荣称兵赴阙，恽与元珍不从，为荣行台郎中樊子鹄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颇行于世。撰慕容氏书，不成。

子怀则，司空长流参军。

韩秀，字白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俊谒者仆射。父景，皇始初归魏，拜宣威将军、骑都尉。秀历位尚书郎，赐爵遂昌子。文成称秀聪敏清辩，才任喉舌，遂命出纳王言，并掌机密。行幸游猎，随侍左右。献文即位，转给事中，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臣会议，佥以为然。秀独曰："此蹙国之事，非辟土之宜。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邻强寇，而兵人素习，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乃从秀议。后为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卒，子务袭爵。

务字道世，性端谨，有吏干。为定州平北长史，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会赦免。后除龙骧将军、郢州刺史。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昔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风素，可付其家人。"后以诈表破贼，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进号左将军，卒。

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本名钟葵，后赐名暄。祖僧赖，道武平中山，与赵郡吕含首来归国。暄聪了，美容貌。为千人军将。太武以其恭谨，擢为中散。后兼北部尚书。于时始立三长，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赐独车一乘，厩马四匹。暄前后从征及出使检案三十许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称。赏赐衣服、彩绢、奴婢等物，赐爵平阳伯。及改置百官，授太仆卿，转大司农。卒于平城。孝文为之举哀，赠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华盛，乃令往往毁彻，由是，后

更损落。及孝文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暄长子洪袭爵。

洪子杰，字永寿。元象中，开府仪同三司、乐城县公。

洪弟遵，位临洮太守。卒，谥曰思。

遵弟荣，位员外散骑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骁果，轻财重气。位燕州刺史、平城县伯。随尔硃兆与齐神武战，败于广阿，率所部据定州归神武。其从兄杰为兆沧州刺史，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诚款，使杰便为行瀛州事。使雄代杰为瀛州刺史，进爵为公。时禁网疏阔，官司相与聚敛。唯雄义然后取，接下以恩，甚为吏人所怀。

魏孝武帝入关，雄为大都督。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仍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据颍川叛。叛人赵继宗杀颍川太守邵招，据乐口，北应洪威。雄讨之，继宗败走。城内因雄之出，据州引西魏。雄复与行台侯景讨平之。

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袭破平乡城，雄并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围南荆州。东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庆和为魏王，侵扰南境。雄大破之于南顿。寻与行台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书，更乞雄为刺史，复行豫州事。

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田迅，据州降西魏。诏雄与广州刺史赵育、扬州刺史是宝，随行台任祥攻之。西魏将怡锋败祥等，育、宝各还，据城降敌。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韦孝宽等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宝降之。执刺史冯邕，并雄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欲送长安。至乐口，友外兵参军王恆伽、都督赫连俊等从大梁邀之。斩多宝，收雄家口还大梁。雄别破乐口，禽丞伯，进讨县瓠。复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宝为扬州刺史，据项城，义州刺史韩显据南顿。雄一日拔其二城，禽显及长史岳，宝遁走。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随侯景平鲁阳，复除豫州刺史。

雄虽武将，性质宽厚，为政举其大纲而已。在边十年，屡有功绩。爱人物，多所施与，亦以此称。兴和四年，卒于鄴，赠司徒，谥曰武恭。子师嗣。

柳崇，字僧生，河东解人也。七世祖轨，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

量，身长八尺，美须明目，兼有学行。举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转尚书右外兵郎中。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孝文乃遣崇检断，上下息讼。属荆、郢新附，南寇窥扰，又诏崇持节与州郡经略，加慰喻。还，迁太子洗马、本郡中正。

累迁河中太守。崇初屈郡，郡人张明失马，疑执十余人。崇见之，不问贼事，人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存不，农业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余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怗然。卒于官，赠岐州刺史，谥曰穆。崇所制文章，寇乱遗失。长子庆和，性沉静，不竞于时。位给事中、本郡中正，卒。庆和弟楷，字士则。身长八尺，善草书，颇涉文史。位抚军司马。

论曰：屈遵学知机。恆乃局量受委。张蒲、谷浑，文武为用，人世仍显，不亦善乎？公孙表初则一介见知，终以轻薄致戾。轨始受探金之赏，末陷财利之嫌，鲜克有终，固不虚也。张济使于四方，有延誉之美。李先学术嘉谋，荷遇三世。贾彝早播时誉。秀则不畏强御。窦瑾、李□，时曰良干。瑾以片言疑似，□以夙故猜嫌，而婴合门之戮，良可悲也。韩延之忠于所事，有国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诚款。唐和万里慕义。寇赞诚信见嘉。郦范智器而达。道元遭命，有衔须之风。韩秀议边，得驭远之算。尧暄聪察致位，礼加存没。构崇素业有资，器行仍世。盛矣乎！

列传第十六

陆俟 源贺曾孙彪 玄孙师 师从叔雄 刘尼 薛提

陆俟，代人也。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突，道武初帅部人从征伐，数有战功，位离石镇将、上党太守、关内侯。俟少聪慧。明元践祚，袭爵关内侯，位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当官无所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以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武牢，赐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时考州郡，唯俟与河内太守丘陈为天下第一。转武牢镇大将。平凉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复转为安定镇大将，追讨崖等，皆获之。迁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惧俟严急，请前镇将郎孤。太武许之。征俟，至京朝见，言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帝疑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孤以叛。帝闻之大惊，召俟问其故。俟曰："夫高车之俗，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莅以威严，节之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临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既无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憝。怨憝既多，败乱彰矣。"帝叹曰："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即日复除散骑常侍。

帝征蠕蠕，破凉州，常随驾别督辎重。又与高凉王那复渡河南略地。仍迁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若不斩吴，恐长安之变未已。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众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诸将咸曰："今获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复至？"俟曰："诸君不见毒蛇乎？不断其头，犹能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遗其类，可乎？"遂舍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独决，皆此类也。迁内都大官。

安定卢水刘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关中，诏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镇长安。帝曰："超等恃险，不顺王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则超等必合为一；若以轻兵与卿，则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既至，申扬威信，示以成败，超犹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见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人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乃将二百骑诣超。超备甚严，遂纵酒，尽醉而还。后伪猎，诣超。

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乃诈醉，上马大呼，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遂平之。帝大悦，征拜外都大官。

文成践祚，以子丽有定策勋，进爵东平王。薨，年六十七，谥成王。有子十二人。

长子珝，多智，有父风。文成见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于父矣！"少为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与，每能逆晓人意。与其从事者无不爱之。兴安初，赐爵聊城侯。出为相州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是发奸擿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在州七年，家至贫约。征为散骑常侍，百姓乞留珝者千余人。献文不许，谓群臣曰："珝之善政，虽古人何以加之。"赐绢五百匹，奴婢十口。珝之代还也，吏人大敛布帛以遗之。珝皆不受，人亦不取，于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长广公寺。后袭父爵，改封建安王。

时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新人犹怀去就。珝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珝皆免之。百姓欣悦，人情乃定。车驾讨蠕蠕，诏珝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及献文将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并固谏。珝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乃解。诏曰："珝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珝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孝文。延兴四年薨，赠以本官，谥曰贞王。珝有六子，琇、凯知名。

琇字伯琳，珝第五子也。母赫连氏身长七尺九寸，甚有妇德。珝有以爵传琇之意。琇年九岁，珝谓之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今已年老，属汝幼冲，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幼！"珝奇之，遂立琇为世子。珝薨，袭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读书。以功臣子孙，为侍御长，累迁祠部尚书、司州大中正。会从兄睿事，免官。景明初，试守河内郡。咸阳王禧谋反，令子昙和等先据河内。琇闻禧反，斩昙和首。时以琇不先送昙和，禧败始斩，责其通情，徵诣廷尉。少卿崔振穷罪状，案琇大逆。陆宗大小，咸见收捕。会将赦，先毙于狱。琇弟凯仍上书诉冤，宣武诏复琇爵，子景诈袭。

凯字智君，谨重好学。位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凯在枢要十余

年，以忠厚见称。后遇患，频上书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号为良吏。

初，孝文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常与规谋，共论政事。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宠彼而疏国戚旧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凯亦被收，遇赦乃免。凯痛兄之死，哭无时节，目几失明，诉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复琇官爵。凯大喜，置酒集诸亲曰："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计耳，今愿已遂。"以其年卒，赠龙骧将军、南青州刺史，谥曰惠。

长子□，字道晖，与弟恭之并有时誉。洛阳令贾祯见其兄弟，叹曰："仆以老年，更睹双璧。"又尝兄弟共候黄门郎孙惠蔚。谓诸宾曰："不意二陆，复在坐隅。吾德谢张公，无以延誉。"□位尚书右户、三公郎，坐事免。后除伏波将军。卒，赠冠军、恆州刺史。□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及《七诱》、《十醉》，章表数十篇。□与恭之晚不和睦，为时所鄙。

子元规位尚书郎。元规子拨，阴阳律历，多所通解，位并州长流参军。

恭之字季顺，有操尚，位东荆州刺史。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诗赋凡千余篇。子晔，字仁崇，笃志文学，《齐律》序则仁崇之词。位终通直散骑常侍。弟宽，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诏文林馆。宽兄弟并有才品，议者称为三武。

翊弟归，位东宫舍人、驾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赠太仆卿，谥曰静。

珍子旭，性雅淡，好《易》、纬候之学，撰《五星要决》及《两仪真图》，颇得其指要。太和中，征拜中书博士，稍迁散骑常侍。知天下将乱，遂隐于太行山，屡征不起。卒后，赠并、汾、恆、肆四州刺史。子腾。

腾字显圣，少慷慨有大节。从尔硃荣平葛荣，以功赐爵清河县伯。稍迁通直散骑常侍。及孝武西迁，时使青州，遂留鄴，为阳城郡守。

大统九年，大军东讨阳城，被执。周文帝释而与语，腾盛论东州人物，又叙述时事，辞理抑扬。周文叹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帐内大

都督。未几，除太子庶子，迁武卫将军。腾既为周文所知，国欲立功，不愿内职。

及安康贼黄众宝等作乱，攻围东梁州。城中粮尽，诏腾率军大破之。军还，拜龙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周文谓曰："此是卿取柱国之日。"即解所服金带赐之。州人李广嗣、李武等凭据岩险，历政不能制。腾密令多造飞梯，夜袭破之，执广嗣等于鼓下。其党有任公忻，围逼州城，请免广嗣及武，即散兵请罪。腾谓将士曰："吾不杀广嗣等，可谓堕军实而长寇仇。"即斩广嗣及武，以首示之。于是出兵奋击，尽获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江州刺史，进爵上庸县公。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诏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遂纵兵讨击，尽杀破之。

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并反，攻破郡县，腾率兵讨平之。及齐公宪作镇于蜀，以腾为隆州刺史，令宪入蜀兵马镇防，皆委腾统摄。赴公招代宪，复请留之。迁隆州总管，领刺史。

保定二年，资州石槃人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而蛮子反，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獠畏威，承风请服。所开之路，多得古铭，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是年，铁山獠抄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纳降附者三万户。帝以腾母在齐，未令东讨。适有其亲属自齐还朝者，晋公护奏令告腾云："齐已诛公母兄。"盖欲发其怒也。腾乃发哀泣血，志在复仇。四年，齐公宪与晋公护东征，请腾为副。赵公招时在蜀，复欲留之。晋公护与招书，于是令腾驰传还朝，副宪东伐。

天和初，信州蛮、蜑据江硖反叛，连结二千余里，又诏腾讨之。腾沿江南而下，军至汤口，分道奋击，所向摧破。乃筑京观，以旌武功。涪陵郡守兰休祖又阻兵为乱，方二千余里。复诏腾讨之，巴蜀悉定，诏令树碑纪功绩焉。腾自在龙州至是，前后破平诸贼，凡赏得奴婢八百口，马牛称是。

四年，迁江陵总管。陈遣其将章昭达围江陵，卫王直闻有陈寇，遣大将军赵訚、李迁哲等率步骑赴之，并受腾节度。时迁哲等守外城，陈将程文季、雷道勤夜来掩袭，迁哲等惊乱，不能抗御。腾夜遣开门奋击，大破之。陈人奔溃，道勤中流矢而毙。陈人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

江陵城。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破之，陈人乃遁。加位柱国，进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征拜大司空，寻出为泾州总管。宣政元年冬，薨于京师，赠太尉公，谥曰定。子玄嗣。

玄字士鉴，入关时，年七岁。仕齐为奉朝请、成平县令。齐平，武帝见玄，特加劳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为隋文帝相府内兵参军。

玄弟融，字士倾，最知名，少历显职。大象末，位至大将军、定陵县公。

弟丽，少以忠谨，入侍左右，太武特亲昵之。举动审慎，初无愆失。赐爵章安子，稍迁南部尚书。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为中常侍宗爱等所杀。百寮忧惶，莫知所立。丽首建大议，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中郎刘尼奉迎文成于苑中而立之。社稷获安，丽之谋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无出其右。兴安初，封平原王。丽频让，不听，乃启以让父。文成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为东平王。丽寻迁侍中、抚军大将军、司徒公，复其子孙，赐妻妃号。丽以优宠既频，固辞不受，帝益重之。领太子太傅。丽好学爱士，常以讲习为业。甚孝，遭父忧，毁瘠过礼。

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闻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人誉，虑有不测之祸。"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方虑祸难！"便驰赴。初，乙弗浑悖傲，每为不法，丽数诤之，由是见忌，害之。谥曰简王，陪葬金陵。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丽配飨庙庭。

丽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次睿，张氏所出。

定国在襁抱，文成幸其第，诏养宫内。至于游止，常与献文同处。年六岁，为中庶子。及献文践祚，拜散骑常侍，赐封东郡王。定国以承父爵，辞，不许。又以父爵让弟睿，乃听之。俄迁侍中、仪曹尚书，转殿中尚书。前后大驾征巡，擢为行台，录都曹事，超迁司空。定国恃恩，不循法度，延兴五年，坐事免官爵为兵。大和初，复除侍中、镇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复王爵。八年，薨于州。赠以本官，谥曰庄王。

子昕之，字庆始，风望端雅。袭爵，例降为公。尚献文女常山公

主，拜驸马都尉，历通直郎。景明中，以从叔琇罪，免官。寻以主婿，除通直散骑常侍。历兖、青二州刺史，并有政绩。转安北将军、相州刺史。卒，赠镇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惠。初，定国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娶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伯源婚亲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弈。安保沈废贫贱，不免饥寒。昕之容貌柔谨，孝文以其主婿，特垂昵眷。宣武时，年未四十，频抚三藩，当世以此荣之。昕之卒后，母卢悼念，伤过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称。神龟初，与穆氏琅邪长公主并为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无子，为纳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无男，以昕之从兄希道第四子子彰为后。

子彰字明远，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后，事公主尽礼。丞相、高阳王雍常言曰："常山妹虽无男，以子彰为兒，乃过自生矣。"正光中，袭爵东郡公，累迁给事黄门侍郎。子彰妻即咸阳王禧女。禧诛，养于彭城王第，庄帝亲之，略同诸姊。建义初，尔硃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天平中，拜卫将军、颍州刺史，以母忧去职。元象中，以本将军除齐州刺史，又加骠骑将军，行怀州事，转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将军并如故。一年历三州，当世荣之。还朝，除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行瀛州事。寻拜侍中，复行沧州事。进号骠骑大将军。行冀州事。除侍读，兼七兵尚书，行青州事。

子彰初为州，以聚敛为事，晚节修改，自行青、冀、沧、瀛，甚有时誉。加以虚己纳物，人士敬爱之。除中书监。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宣。子彰崇好道术，曾婴重病药中须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训六子，雅有法度。子仰。

仰字云驹，少机悟，美风神。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五经》多通大义。善属文，甚为河间邢邵所赏。劭又与子彰交游，尝谓子彰曰："吾以卿老蟀遂出明珠，意欲为群拜纪可乎？"由是名誉日高，雅为搢绅所推许。起家员外散骑侍郎，历文襄大将军主簿、中书舍人、兼中书侍郎，以本职兼太子洗马。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仰每兼官宴接。在席赋诗，仰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以敏速见美。除中书侍郎，修国史。以父忧去职。居丧尽礼，哀毁骨立，诏以本官起。文襄时镇鄴，嘉其至行，亲诣门以慰勉之。

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蓝田，高明妇人也。甚有志操。仰昆季六人，并主所出，故邢邵常谓人云："蓝田生玉，固不虚矣。"主教训诸

子，皆以义方。虽创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动依礼度，亦母氏之训焉。仰兄弟相率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朝廷所嗟尚，发诏褒扬，改其所居里为孝终里。服竟，当袭，不忍嗣侯。使迄未应受。

齐天保初，常山王荐仰器干，文宣面授给事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为清都尹，辟为邑中正，食贝丘县干。遭母丧，哀慕毁悴，殆不胜丧，遂至沈笃，顿伏床枕，又成风疾。第五弟抟遇疾，临终，谓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爱，抟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声必不可闻彻，致有感动。"家人至于祖载，方始告之。仰闻而悲痛，一恸便绝。年四十八。

仰自在朝行，笃慎周密。不说人短，不伐己长，言论清远，有人伦鉴裁，朝野甚悲惜之。赠卫将军、青州刺史，谥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于世。齐之郊庙诸歌，多仰所制。

子乂字旦，袭爵始平侯。乂聪敏博学，有文才，年十九举司州秀才。历秘书郎、南阳王文学、通直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兼散骑侍郎。迎陈使，还，兼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乂于《五经》最精熟，馆中谓之石经。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对，有陆乂。"

仰第二弟骏，字云骧。自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卒于东广州刺史。

骏弟杳，字云迈，亦历中书舍人、黄门常侍，假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为寇所围。经百余日，就加开府仪同三司。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人无异心。遇疾卒。及城陷，陈将吴明彻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怀，启陈主，还其尸，家累赀物无所犯。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子玄卿，位尚书膳部郎。

杳弟骞，字云仪，亦历中书舍人、黄门常侍。武平末，吏部郎中。

骞弟抟，字云征，好学有行检，卒于著作佐郎。

抟弟彦师，字云房，少以行检称。及长好学，解属文。魏襄城王元旭引为参军事，以父艰去职。哀毁殆不胜丧，与兄仰庐于墓次。乡人重之，皆就墓侧存问；晦朔之际，车马不绝。中书令河间邢邵表荐之。未报，彭城王浟为司州牧，召补主簿。后历中外府东阁祭酒。兄仰当袭父始平侯，以彦师昆弟中最幼，表让封焉，彦师固辞而止。世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为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每陈使至，必高选主客，

彦师所接对者，前后六辈。历中书、黄门侍郎。后以不阿宦者，遇谗，出为中山太守，有惠政。数年，征为吏部郎中、散骑常侍，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假仪同三司，行郑州刺史，寻除给事黄门侍郎。武平末，车驾如晋阳，北平王镇鄴，委彦师留台机密，以重慎见知。周武帝平齐，授彦师下大夫，转少纳言，赐爵临水县男。及隋文为丞相，彦师遇疾，请假还鄴。尉迟迥将为乱，彦师知之，遂将妻子潜归长安。文帝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仪同。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丞，进爵为子。彦师素多病，未几，以务剧病动，乞解所职，有诏听以本官就第。岁余，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后复以病出为汾州刺史，卒官。

睿字思弼，年十余，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睿婚，自东徐还经鄴，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趣京，以为馆客。后为北征都督，击蠕蠕，大破之。迁侍中、都曹尚书。时蠕蠕又犯塞，诏睿讨之，追至石碛，禽其帅赤阿突等数百人。还，加散骑常侍，迁尚书左仆射，领北部尚书。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睿钜鹿郡公。寻为使持节、镇北大将军、尚书令、卫将军，讨蠕蠕，大破之而还。以母忧解。孝文将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将军。睿固辞，请终情礼，敕有司敦喻不许。复除使持节、都督恆州刺史，行尚书令。时车驾南征，上表谏，帝不从。睿又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寻进号征北大将军。以有顺迁之表，加邑四百户。时穆泰为定州刺史，以疾病，请恆州自效，乃以睿为定州刺史。未发，遂与泰等同谋构逆，赐死狱中。听免孥戮，徙其妻子于辽西。

睿长子希道，字洪度。有风貌，美须髯，历览经史，颇有文致。初拜中散，迁通直郎。坐父事，徙于辽西。于后得还，从征自效，以军功赐爵淮阳男，拜谏议大夫。累迁前将军、郢州刺史。希道善于驭边，甚有威略。转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卒官，赠抚军将军、定州刺史。

希道有六子：士懋字元伟。天平中以其曾祖丽有翼戴之勋，诏特复钜鹿郡公，令士懋袭。位营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书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玺郎中。建义初，并于河阴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继叔昕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长史。永安末，尔硃世隆攻陷州城，见害。士廉弟士佩，字季伟，武定中，安东将

军、司州从事。

希道弟希悦，尚书外兵郎中。丽季弟骐驎，侍御中散，转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贵，孝昌中，兖州镇东府法曹参军。

高贵子操，字仲志，高简有风格，早以学业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骑常侍聘梁。使还，为廷尉卿。齐文襄为世子，甚好色，崔季舒为掌媒焉。薛氏寘书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辞，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须知罪状。"世子怒，召操，命刀环筑之，更令科罪。操终不挠，乃口责之。后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于殿中尚书。子孔璋，武平中，卒于高阳太守。

高贵弟孟远，位奉朝请。孟远子概之，位司农卿。

概之子爽，字开明。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而异之曰："陆氏世有人焉。"仕齐，位中书侍郎。齐灭，周武帝闻其名，与阳休之、袁叔德等俱征入关。诸人多将辎重，爽独载数千卷书。至长安，授宣纳上士。隋文帝受禅，频迁太子洗马，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东宫典记》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辩，陈人至境，常令迎劳。卒官，赠上仪同、宣州刺史。

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初，爽之为洗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曰："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扇惑于勇，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

源贺，西平乐都人，私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奔魏。贺伟容貌，善风仪。太武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谓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从击叛胡白龙，又讨吐京胡，皆先登陷阵。以功进号平西将军。太武征凉州，以为乡导，问攻战之计。贺曰："姑臧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臣祖父旧人。臣愿军前宣国威信，必相率请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贺招慰，下三万余落。及围姑臧，由是无外虑，故得专力攻之。凉州平，以功进爵西平公。又从征蠕蠕，击五城吐京胡，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从驾临江，为前锋大将，善抚士卒，加有料敌制胜之谋。

贺为人雄果，每遇强寇，輒自奋击，帝深诫之。贺本名破羌，是役

也，帝谓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实，何可滥也？”赐名贺焉。拜殿中尚书。南安王余为宗爱所杀，贺部勒禁兵，静遏外内，与南部尚书陆丽决议定策，翼戴文成。令丽与刘尼驰诣苑中奉迎，贺营中为内应。俄而丽抱文成，单骑而至。及即位，贺有力焉。以定策勋，进爵西平王。及班赐百寮，敕贺任意取之，辞以江南未宾，汉北不款，府库不宜致匮。固使取之，唯取戎马一疋。

时断狱多滥。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所不及。臣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纳之。

出为冀州刺史，改封陇西王。既受除，上书曰：“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勍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戍防。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帝喜纳之，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久之，帝谓群臣曰：“昔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藩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济命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贺，朕临天下，复何忧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进此计，非圣明不能纳此言。”

贺之临州，鞫狱以情，徭役简省，清约宽裕，甚得人心。时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有司以闻。文成曰：“贺保无此。”乃精加讯检，华果引诬。乃遣使慰勉之。帝顾左右曰：“贺忠诚，尚致诬谤，其不若是者，可无慎乎！”时考殿最，贺政为上第，赐衣马器物，班宣天下。后征拜太尉。蠕蠕寇边，贺从驾讨破之。及献文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事屯漠南，乃驰传征贺。贺至，正色固执不可。即诏持节奉皇帝玺绶以授孝文。是岁，河西叛，敕遣贺讨之，多所降破。贺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旧说，略采至要，为十二陈图，上之，献文览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诸军屯漠南。

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勇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振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

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蓄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事为便。不可岁常举众。事寝不报。

上书称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许之。朝有大议，皆就询访，又给衣药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疗疾于温汤。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屡问消息，太医视疾。患笃，还于京师。乃遗令诸子曰："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约以临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皞灵明器，一无用也。"三年，薨，赠侍中、太尉、陇西王印绶，谥曰宣王。赐巉辌车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金陵。

长子延，性谨厚，少好学，位侍御中散，赐爵广武子。卒，赠凉州刺史，广武侯，谥曰简。子鳞袭。

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谦恭宽雅有大度。文成末，为侍御中散。父贺辞老，诏受父爵。后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蠕蠕甚惮之。还，除殿中尚书，出为长安镇将、雍州刺史。清俭有惠政，善抚恤，劫盗息止。复拜殿中尚书，加侍中，参都曹事。又督诸军征蠕蠕，六道大将，咸受节度。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后便降为公。除司州刺史。又从驾南征，加卫大将军，领中军事。以母忧去职，赐帛三百匹，谷一千石。车驾幸代，诏使者吊慰。

景明二年，除尚书左仆射，加位特进。时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皆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怀乃奏曰："谨案条例，逃吏不在赦限。窃惟圣朝之恩，事异前宥，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况有未发，而仍遣边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臣以为法贵经通，政尚简要，刑宪之设，所以网罗罪人，苟理之所备，不在繁典。伏寻条例，勋品以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按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求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于下，育物有差，惠罚不等。又谋逆滔天，经恩尚免，吏犯微罪，独不蒙赦，使大宥之经不通，开生之路致壅；进违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践天官，老荷枢要，每见诉讼，出入嗟苦，辄率愚见，以为宜停。"书奏，宣武纳之。其年，

除车骑大将军、凉州大中正。

怀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东庙为贼臣宗爱所贼。时高宗避难，龙潜苑中，宗爱异图，神位未立。先臣贺与长孙渴侯、陆丽等奉迎高宗，纂徽宝命。丽以扶负圣躬，亲所见识，蒙授抚军、司徒公、平原王。兴安二年，追论定策之勋，进先臣爵西平王。皇兴季年，显祖将传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被征诣京，特见顾问。先臣固执不可，显祖久乃许之，遂命先臣持节授皇帝玺绶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丽息睿状秘书，称其亡父与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录，封睿钜鹿郡开国公。臣时丁艰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临发奉辞，面奏先帝，申先臣旧勋。时蒙敕旨，但赴所临，寻当别判。至二十一年，车驾幸雍，臣复陈闻。时蒙敕旨，征还当授。自宫车晏驾，遂尔不申。窃惟先臣，远则授立高宗，宝历不坠；近则陈力显祖，神器有归。如斯之勋，超世之事也。丽以父功，而获山河之赏；臣有家勋，不沾茅土之锡。得否相悬，请垂裁处。"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食邑九百户。"

又诏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恆、北、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谣，考论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后闻。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以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怀衔命抚导，存恤有方，便宜运转，有无通济。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劲兄子祚与怀宿昔通婚，时为沃野镇将，颇有受纳。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相闻，即劾祚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少旧，亦贪秽狼籍。置酒请怀，曰："命之长短，由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人检镇将罪状之处。"尼须挥泪而已，无以对之。既而怀表劾尼须。其奉公不挠，皆此类也。时百姓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三十余条，皆见嘉纳。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趣沃野、怀朔，南寇恆、代。诏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徵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又诏怀子直寝徵随怀北行。诏赐马一匹、细铠一具、御槊一枚。怀拜受既讫，乃于其庭，跨鞍执槊，跃马大呼。顾谓宾客曰："气力虽衰，尚得如此。蠕蠕虽畏壮轻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庙胜之规，总骁捍之众，足以擒其酋帅，献俘阙下耳。"时年六十一。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旋至恆、代，乃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宣武并从之。卒，赠司徒公，谥曰惠。

怀性宽简，不好烦碎。恆语人曰：“为政贵当举纲，何必须太子细也！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饮酒，而喜以饮人。好接宾客，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

子子邕，字灵和。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累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首为反乱，统万逆徒，寇害应接。子邕婴城自守，城中粮尽，煮马皮而食之。子邕善绥抚，无有离贰。以饥馑转切，欲自出求粮，留子延伯据守。僚属佥云，未若弃城俱去，更展规略。子邕泣请于众曰：“吾世荷国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延伯与将士送出城，哭而拜辞，三军莫不呜咽。子邕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执。乃密遣人赍书间行与城中云：“大军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虽被囚束，雅为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礼事之。子邕为陈安危祸福之端，劝阿各拔令降。将从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总部众，竟随子邕降。时北海王颢为大行台，子邕具陈诸贼可灭状。颢给子邕兵，令其先出。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子邕转战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乃平东夏。徵税租粟，运粮统万，于是二夏渐宁。及萧宝夤等为贼所败，关右骚扰，时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马并夏州募义人，鼓行南出。贼帅康维摩守锯谷，断绝棠桥。子邕与战，大破之，禽维摩。又攻破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出自西夏，至于东夏，转战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问。除兼行台尚书。复破贼帅纥单步胡提于曲沃，明帝玺书劳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贼率宿勤明达子阿非军，多所斩获。除给事黄门侍郎，封乐平县公。

以葛荣久逼信都，诏子邕为北讨都督。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鄴反，敕子邕与都督李神轨先讨平之。改封阳平县公。遂与裴衍发鄴，讨葛荣。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与裴衍俱进。子邕战败而殁，赠司空，谥曰庄穆。

子邕弟子恭，字灵顺，聪敏好学。稍迁尚书北主客郎，摄南主客事。时梁亡人许周自云梁给事黄门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为真伪难辨，请下徐、杨二州密访。周果以罪归阙，诈假职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铁匆反，诏子恭为行台讨之。子恭示以威恩，两旬间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为行台左丞，巡北边。转为起部郎中。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求加经综。书奏，从之。稍迁豫州刺史。频以军功，加镇南将军，兼尚书行台。元颢之入洛也，加子恭车骑将军；子恭不敢拒之，而频遣间使参庄帝动静。未几，颢败，车驾还洛，录前后征讨功，封临颍县侯，侍中。

尔硃荣之死也，世隆、度律断据河桥，诏子恭为都督以讨之。寻而太府卿李苗夜烧河桥，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书仆射，为大行台、大都督。节闵帝初，以预定策勋，封临汝县子。永熙中，入为吏部尚书。以子恭前在豫州战功，追赏襄城县男。又论子恭余效，封新城县子。子恭寻表请转授第五子文盛，许之。

天平初，除中书监。三年，拜魏尹，又为齐神武王军司。卒，赠司空公，谥曰文献。子彪。

彪字文宗，学涉机警，少有名誉。魏永安中，以父功赐爵临颍县伯。天平四年，为凉州大中正。及齐文襄摄选，沙汰台郎，以文宗为尚书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迁泾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边境之和，为邻人所钦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迁秦州刺史，乘传之府，特给后部鼓吹。时李贞聘陈，陈主云："齐朝还遣源泾州来在瓜步，真可谓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秘书监。

陈将吴明彻寇淮南，历阳、瓜步相寻失守。赵彦深于起居省密访文宗讨捍之计。文宗曰："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以为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于昙顼，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彦深曰："弟此良图。但以口舌争来十日，已是不见从。时事如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及齐平，与阳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仪同大将军、司成下大夫。隋开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

文宗以贵族子弟升朝列，才识敏赡，以干局见知。然好游贵要之门，时论以为善附会。

子师，字践言。少知名，明辩有识悟，尤以吏事自许。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帝平齐，授司赋上士。

隋文帝受禅，累迁尚书左丞，以明干著称。时蜀王秀颇违法度，乃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俄而秀被征，秀恐京师有变，将谢病。师数劝之，不可违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苦谏，秀乃从征。秀发后，州官属多相连坐，师以此获免。后加仪同三司。

炀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显仁宫，敕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帝付大理。师据法奏徒。帝令斩之。师奏曰："若陛下初便杀之，自可不关文墨。既付有司，义归恆典。脱宿卫近侍者更有此犯，将何以加之？"帝乃止。

师居职强明，有口辩，而无廉平之称。卒于刑部侍郎。

子恭弟纂，字灵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阴，赠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略，少宽厚，美姿容。初仕魏，历位秘书郎。在周以伐齐功，封朔方公，历冀、平二州刺史，检校徐州总管。及尉迟迥作乱，时雄家累在相州，迥潜以书诱之。雄卒不顾。隋文帝遗书慰勉之。迥遣其将毕义绪据兰陵，席毗陷昌虑下邑，雄遣众悉平之。陈人见中原多故，遣其将陈纪、萧摩诃、任蛮奴、周罗□、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东距寿阳，人多应之，攻陷城镇。雄与吴州总管于顗等击走之。悉复故地。进位上大将军，拜徐州总管，迁朔州总管。平陈之役，从秦王俊出信州道。陈平，以功进位上柱国，赐子崇爵端氏县伯，褒为安化县伯，复镇朔方。后岁，上表乞骸骨，征还京师，卒于家。

子嵩嗣，大业中，为尚书虞部郎，讨北海贼。力战死之，赠正议大夫。

刘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于道武，为方面大人。父娄，为冠军将军。尼勇果善射，太武见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赐爵昌国子。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唯尼知状。尼劝爱立文成。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王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密奉皇孙。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文成于苑中。丽抱文成于马上，入于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以尼为内行长，封东安公。寻迁尚书右仆射，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为司徒。献文即位，以尼有大功于先朝，特加尊重，赐别户四十。皇兴四年，车驾北征，帝亲誓众，而尼昏醉，兵陈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兴四年薨，子社生袭。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累迁晋王丕卫兵将

军、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绩，征拜侍中，摄都曹事。太武崩，秘不发丧，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延等议。以皇孙幼冲，宜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曰：“皇孙有世嫡之重，人望所系，春秋虽少，令问闻于天下。废所宜立而更别求，必有不可。”延等未决，中常侍宗爱知其谋，矫皇后令，征提等入，杀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谋立之诚，诏提弟浮子袭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为侯。

论曰：陆俟以智识见称，珝乃不替风范，雅杖名节，自立功名；其传芳铭典，岂徒然也？丽忠国奉主，郁为梁栋。资忠履义，赴难如归，世载克昌，名不虚得。睿、琇以沈雅显达，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终之美，家声孔振。仰及彦师俱以孝为本，出处之誉，并可作范人伦。爽学业有闻，亦人誉也。源贺堂堂，非徒武节、观其翼佐文成，廷抑禅让，殆乎社稷之臣。怀干略兼举，出内驰誉，继迹贤孝，不堕先业。子邕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齐朝。师、雄官成隋代，美矣。刘尼忠国，岂徒骁猛之用？薛提正议忠谋，见害奸阉，痛乎！

列传第十七

司马休之 司马楚之曾孙裔 司马景之 司马叔璠 司马天助 刘昶萧宝夤 兄子赞 萧正表 萧祗 萧退 萧泰 萧捻萧圆肃 萧大圜

司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谯王进之后也。晋度江之后，进子孙袭封谯王。至休之父恬，为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天兴五年，休之为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诛，还建业，复为荆州刺史。

休之颇得江汉人心。其子文思继其兄尚之为谯王，谋图刘裕。裕执送休之，令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裕书陈谢。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杀之，乃讨休之。休之与鲁宗之及宗之子轨起兵讨裕。兵败，遂与子文思及宗之奔姚兴。裕灭姚泓，休之与文思及晋河间王子道赐等数百人皆将妻子降长孙嵩。卒，赠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始平公，谥曰声。

文思与淮南公国璠、池阳子道赐不平，而伪亲之。国璠性疏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诛。以文思为廷尉，赐爵郁林公。文思善于其职，听断，百姓不得匿其情。进爵谯王，位怀荒镇将，薨。

司马楚之，字德秀，晋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孙也。父荣期，晋益州刺史，为其参军杨承祖所杀。楚之时年十七，送父丧还丹杨。会刘裕诛夷司马氏，叔父宣期、兄贞之并遇害。楚之乃逃，匿诸沙门中，济江至汝、颍间。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及宋受禅，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宋武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图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来，欲因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谦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心，皆此类也。

明元末，山阳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请降，授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户，分置汝南、汝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居于鄴。寻征入朝，授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以拒宋师。赐前后部鼓吹。破宋将到彦之别军于长社。又与冠军安颉攻拔滑台，禽宋将硃修之、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俘万余人。上疏求更进讨，太武以兵久劳，不从，以散骑常侍征还。宋将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与淮南公皮豹子等督关中诸军击走方明，禽崇之。仇

池平而还。

车驾征蠕蠕，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以绝粮运。蠕蠕乃遣觇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必觇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矣。"乃伐柳为城，灌水令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闻而嘉之。寻拜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

在边二十余年，以清俭著闻。及薨，赠征南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贞王，陪葬金陵。长子宝胤，与楚之同入魏，拜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卒。

楚之后尚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龙，字荣则，少有父风，后袭爵，拜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薨，赠司空公，谥康王。

金龙初纳太尉、陇西王源贺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后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宠于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袭。例降为公，坐连穆泰罪，失爵，卒。

悦字庆宗，历位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人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掠，自诬言杀。至州，悦观色，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得何物？"灵之曰："唯得一刀削。"悦取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门前曰："此刀削，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灵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皁襦，及祖伏法。悦察狱，多此类也。

俄与镇南将军元英攻克义阳，诏改梁司州为郢州，以悦为刺史。改为豫州刺史；论前勋，封渔阳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谋为叛，遂斩悦首送梁。诏扬州移购悦首，赠青州刺史，谥曰庄子。子朏袭。

朏尚宣武妹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员外散骑常侍。卒，赠沧州刺史。子鸿，字庆云，生粗武。袭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赐死。子孝政袭。齐受禅，例降。朏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参军事，后为员外散骑常侍。大统三年，大军复弘农，乃于温城送款归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赏劳。顷之，河内有四千余家归

附，并裔之乡旧，乃命领河内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辞曰：“立义之士，远归皇化者，皆是其诚心内发，岂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卖义士以求荣。”周文善而从之。授帅都督，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主。

周孝闵帝践祚，除巴州刺史，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琅邪县伯。四年，为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大军东讨，裔与少师杨□守轵关，即授怀州刺史。天和初，随上庸公陆腾讨信州反蛮冉令贤等。裔自开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祸福，群蛮率服。历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征拜大将军，除西宁州刺史，未及部，卒于京师。

裔性清约，不事生产，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宅宇卑陋，丧庭无所，诏为起祠堂焉。赠本官，加泗州刺史，谥曰定。子侃嗣。

侃字道迁，少果勇，未弱冠，便从戎旅。位乐安郡守，以军功，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迁兖州刺史，未之部，卒。赠本官，加豫州刺史，谥曰惠。子运嗣。

金龙弟跃，字宝龙，尚赵郡公主，拜驸马都尉。代兄为云中镇将，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将军、河内公。表求罢河西苑封，丐人垦殖。有司执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给，若丐人，惧有所阙。跃固请，孝文从之。还为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卒。

楚之父子相继镇云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马氏桓玄、刘裕之际归北者，又有司马景之、叔璠、天助，位并崇显。

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后。明元时归阙，赐爵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清直有节操。卒，赠汝南王。子师子袭爵。

景之兄准，字巨之，以泰常末归魏。封新安公。除广宁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国袭爵。

叔璠，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父昙之，晋河间王。桓玄、刘裕之际，叔璠与兄国璠奔慕容超。后投姚泓。泓灭，奔屈丐。统万平，兄弟俱入魏。国璠赐爵淮南公，叔璠赐爵丹杨侯。

天助，自云晋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归阙，封东海公，历青、兖二州刺史。

刘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义阳王，位徐州刺史。及废主子业立，疑昶有异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携妾吴氏，间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杨王。岁余，主薨，更尚建兴长公主。皇兴中，宋明帝使至，献文诏昶与书，为兄弟式。宋明帝不答，责昶，以母为其国妾，宜如《春秋》荀鳅对楚称外臣之礼。寻敕昶更为书。辞曰："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请停今答。"朝廷从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复薨，更尚平阳长公主。

昶好犬马，爱武事。入魏历纪，犹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孝文每优假之，不以怪问。至于陈奏本国事故，语及征役，则敛容涕泗，悲动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礼多不足。缘此，人怀畏避。

太和初，转内都坐大官。及齐初，诏昶与诸将南伐。路经徐州，哭拜其母旧堂，哀感从者。乃遍循故居，处处陨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军所，将临阵，四面拜诸将士，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涕泗横流，三军咸为感叹。后昶恐水雨方降，表请还师，从之。

又加仪同三司，领仪曹尚书。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孝文临宣文堂，引武兴王杨集始入宴，诏昶曰："集始，边方之酋，不足以当诸侯之礼。但王者不遗小国之臣，故劳公卿于此。"又为中书监。开建五等，封昶齐郡公，加宋王之号。

十七年，孝文临经武殿，大议南伐。语及刘、萧篡夺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为之流涕，礼之弥崇。

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开府，镇徐州。昶频表辞大将军，诏不许。及发，帝亲饯之，命百寮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曰："时契胜残，事钟文业。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缮，还处其中。不能绥边怀物，抚接义故，而闺门喧猥，内外奸

杂，旧吏莫不慨叹。预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公私费害。

十九年，昶朝京师。孝文临光极堂大选，曰："国家昔在恆代，随时制宜，非通世之长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希元、凯。"及论大将军，帝曰："刘昶即其人也。"后给班剑二十人。薨于彭城，孝文为之举哀，给温明秘器，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王伷故事，谥曰明。

昶嫡子承绪，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孝文妹彭城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先昶卒。

承绪子晖，字重昌，为世子，袭封。尚宣武第二姊兰陵长公主。主严妒，晖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裝实婢腹，裸以示晖。晖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状，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公主在宫内周岁，雍等屡请听复旧义。太后流涕送公主，诫令谨敕。正光初，晖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忌。主姑陈留公主共将扇奖，与晖复致忿诤。晖推主坠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晖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会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举哀太极东堂。出葬城西，太后亲送数里，尽哀而还。后执晖于河内温县，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免。后复其官爵，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顿。

萧宝夤，字智亮，齐明帝第六子，废主宝卷之母弟也。在齐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阳王。梁武克建业，以兵守之，将加害焉。其家阉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黄神密计，穿墙夜出宝夤。具小船于江岸，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蹑屩徒步，脚无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夤假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华文荣。文荣与其从天龙、惠连等三人，弃家，将宝夤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寿春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也。澄待以客

礼。乃请丧君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之制，给其齐衰，宝夤从命。澄率官僚赴吊。宝夤居处有礼，不饮酒食肉；辍笑简言，一同极哀之节。寿春多其故义，皆受慰唁。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及至京师，宣武礼之甚重。伏诉阙下，请兵南伐，虽遇暴风大雨，终不暂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陈伯之与其长史褚胄等自寿春归降，请军立效。帝谓伯之所陈，时不可失。以宝夤恳诚，除使持节、都督、东扬州刺史、镇东将军、丹杨郡公、齐王，配兵一万，令据东城，待秋冬大举。宝夤明当拜命，其夜恸哭。至晨，备礼策授，赐车马什物，事从丰厚，犹不及刘昶之优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壮勇，得数千人。以文智等三人为积弩将军，文荣等三人为强弩将军，并为军主。宝夤虽少羁寓，而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悴形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及被命当南伐，贵要多相凭托，门庭宾客若市。而书记相寻，宝夤接对报复，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宝夤行达汝阴，东城已陷，遂停寿春之栖贤寺。逢梁将姜庆真内侵，围逼寿春。宝夤率众力战，破走之。宝夤勇冠诸军，闻见者莫不壮之。还，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宝夤又表求征。与英频破梁军，乘胜攻钟离。淮水泛溢，宝夤与英狼狈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处以极法。诏恕死，免官削爵还第。

寻尚南阳长公主。公主有妇德，宝夤尽雍和之礼，虽好合而敬事不替。宝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夤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庇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

永平四年，卢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骥守之。梁师攻文骥，昶督众军救之。诏宝夤为使持节、假安南将军，别将长驱往赴，受昶节度。宝夤受诏，泣涕横流，哽咽良久。后昶军败，唯宝夤全师而还。

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复其齐王，迁冀州刺史。及大乘贼起，宝夤遣军讨之，频为贼破。台军至，乃灭之。灵太后临朝，还京师。

梁将康绚于浮山堰淮以灌扬、徐。除宝夤使持节、都督东讨军事、镇东将军以讨之，复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将为扬、徐之患，宝夤乃于堰上流更凿新渠，水乃小减。乃遣壮士千余人夜度淮，烧

其竹木营聚，破其三垒，火数日不灭。又分遣将破梁将垣孟孙、张僧副等于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张豹子等十一营。及还京师，为殿中尚书。宝夤之在淮堰，梁武寓书招诱之。宝夤表送其书，陈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复，屡请居边。神龟中，为都督、徐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乃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士姓子弟，接以恩颜，与论经义。勤于听理，吏人爱之。

正光二年，征为尚书左仆射。善于吏职，甚有声名。四年，上表曰：

窃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极地；德行之称，为生之最首。忠贞之美，立朝之誉；仁义之号，处身之端。自非职惟九官，任当四岳，授曰尔谐，让称俞往，将何以克厌大名，允兹令问。自比以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求者不能量其多少，与者不能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贸，名实皆爽。谓之考功，事同泛陟，纷纷漫漫，焉可胜言！又在京之官，积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尽。累年之后，方求追访，无不苟相悦附，共为脣齿；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无所顾惜。贤达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复何论！官以求成，身以请立，上下相蒙，莫斯为甚。

又勤恤人隐，咸归守令，厥任非轻，所责实重。然及其考课，悉以六载为约，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朔望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县，令厚薄之若此！

孟子曰："仁义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故虽文质异时，污隆殊世，莫不宝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赏罚之科，恆自持也。乃至周之蔼蔼，五叔无官；汉之察察，馆陶徒请。诚以赏罚一差，则无以惩劝；至公暂替，则觊觎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亲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县十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籍成通显之贵。于是巧诈萌生，伪辩锋出，役万虑以求荣，开百方而逐利。抑之则其流已往，引之则有何纪极！

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张求其适调。去者既不可追，来者犹或宜改。

案《周官》：太宰之职，岁终，则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会计，听其事致而诏于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政而诛赏之。

愚谓今可粗依其准。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游辞宕说，一无取焉。列上尚书，覆其合否。如有纰缪，即正而罚之，不得方复推诘委下，容其进退。既定其优劣，善恶交分，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如不限以关键，肆其傍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秽我彝章，挠兹大典，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化。

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改。

时梁武弟子西丰侯正德来降，宝夤表曰："正德既不亲亲，安能亲人。脱包此凶丑，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诛焉？臣衅结祸深，痛缠骨髓，日暮途遥，报复无日，岂区区于一竖哉！但才虽庸近，职居献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陈。"正德既至京师，朝廷待之尤薄，岁余，还叛。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刘庆、杜迁等反，执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为首，自称秦王。大提寻死，其第四子念生窃号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寮，以息阿胡为太子，其兄阿倪为西河王，弟天生为高阳王，伯珍为东郡王，安保为平阳王。天生率众出陇东，遂寇雍州，屯于黑水。朝廷甚忧之，除宝夤开府、西道行台，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饯之。宝夤与大都督崔延伯击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陇。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更有负捷。

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后与兄众保于显亲聚众讨念生。战败，奔于胡琛。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破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败。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大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宝夤。朝廷嘉伯度立义之功，授泾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义、高聿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为丑奴所杀。故贼势更甚，宝夤不能制。

孝昌二年，除宝夤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假大将军、尚书令，给前后部鼓吹。宝夤初自黑水，终至平凉，与贼相对，年年攻击，贼亦惮之。关中保全，宝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师既久，兵将疲弊，是月大败，还雍州。有司处宝夤死罪，诏恕为编户。四月，除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降宝夤。十月，除尚书令，复其旧封。

时山东、关西，寇贼充斥，王师屡北，人情沮丧。宝夤自以出师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虑见猜责，内不自安。朝廷颇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将有异图，问河东柳楷。楷曰："大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今日之举，实允人望。且谣言：'鸾生十子九子□段，一子不□段关中乱。'武王有乱臣十人，乱者理也，大王当理关中，何所疑虑？"

道元行达阴盘驿，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杀之，而诈收道元尸，表言白贼所害。遂反，僭举大号，大赦其部内，称隆绪元年，立百官。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承业讨之。时北地毛鸿宾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讨宝夤。宝夤遣其将侯终德往攻遐。终德还图宝夤，军至白门，宝夤始觉。与终德战，败，携公主及其少子与部下百余骑从后门出，遂奔万俟丑奴。丑奴以宝夤为太傅。

尔硃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禽丑奴及宝夤，并送京师。诏置阊阖门外都街中，京师士女聚观，凡经三日。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并与宝夤素旧，二人相与左右，言于庄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将救免。会应诏王道习时自外至，庄帝问道习在外所闻。道习曰："唯闻陛下欲不杀萧宝夤。人云李尚书、高黄门与宝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习因曰："若谓宝夤逆在前朝，便将恕之；败在长安，为丑奴太傅，并非陛下御历之日？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于太仆驼牛署赐死。将刑，神俊携酒就之叙故旧，因对之下泣。宝夤夷然自持，了不忧惧，唯称推天委命，恨不终臣节。公主携男女就宝夤诀别，恸哭极哀，宝夤亦色貌不改。

宝夤三子皆公主所生，并凡劣。长子烈，复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驸马都尉，坐宝夤反，伏法。次子权与小子凯射戏，凯矢激，中之，死。凯妻，长孙承业女也，轻薄无礼，公主数加罪责。凯窃衔恨，妻复惑说之。天平中，凯遣奴害公主。乃轘凯于东市。妻枭首，家遂灭。宝夤兄子赞。

赞字德文，本名综。初，梁武灭齐，齐废主东昏侯宝卷宫人吴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赞，梁武以为己子，封豫章王。及长，学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实。赞昼则谈谑，夜则衔悲涕泣。有济阴苗文宠、安定梁话，赞曲加礼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宠、话感其情义，深相然诺。会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赞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彭城。时明帝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与宠、话夜奔延明。

孝昌元年秋，届于洛阳。陛见后，就馆举哀，追服三载。宝夤时在关西，遣使观察，问其形貌，敛眉悲感。朝廷赏赐丰渥，礼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及宝夤反，赞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免。

建义初，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都督齐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宝夤见禽，赞拜表请宝夤命。

尔硃兆入洛，为城人赵洛周所逐。公主被录送京，尔硃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至阳平，病卒。

赞机辩，文义颇有可观，而轻薄俶傥，犹有父风。普泰初，迎其丧，以王礼与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吴人盗其丧还江东，梁武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赞，江南有子，在魏无后。

萧正表，字公仪，梁武帝弟临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阴县侯，位北徐州刺史，镇钟离。正表长七尺九寸，虽质貌丰美，而性理短暗。

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丰侯正德为子。及自有子，正德归本，私怀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礼焉。寻逃归梁，梁武不之罪，封为临贺王。

侯景将济江，知正德有恨，密与交通，许推为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扬州。正表闻正德为侯景所推，盘桓不赴援。景寻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于欧阳立栅，断梁援军。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遣兵击破之。正表走还钟离，以武定七年，据州内属，封兰陵郡王。寻除侍中、太子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薨，赠司空公，谥曰昭烈。子广寿。

萧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伟之子也。少聪敏，美容仪。在梁封定襄县侯，位东扬州刺史。于时江左承平，政宽人慢。祗独莅以严切，梁武悦之，迁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围建业，祗闻台城失守，遂来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齐文襄令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历位太子少傅，领平阳王师，封清河郡公。齐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时梁元帝平侯景，复与齐通好，文宣欲放祗等还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赠中书监、车骑大将军、扬州刺史。

子放，字希逸，随祗至鄴。祗卒，放居丧以孝闻。所居庐室前，有二慈乌来集，各据一树为巢，自午以前，驯庭饮啄；午后更不下树。每临时舒翅悲鸣，全似哀泣。家人则之，未尝有阙。时以为至孝之感。服阕，袭爵。武平中，待诏文林馆。

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萧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阳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业陷，与从兄祗俱入东魏。齐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

子慨，深沈有体表，好学，善草隶书，南士中称为长者。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卒于司徒从事中郎。

萧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丰城侯，位谯州刺史。侯景袭而陷之，因被执，寻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为兼太常卿、桂阳内史。未至郡，属于谨平江陵，遂随兄修佐郢州。及修卒，即以泰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袭泰，泰以州输琳。时陈武帝执政，征为侍中，不就。乃奔齐，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将军权景宣略地河南，泰遂归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讳，称字焉。拜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兴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简惠，深为吏人所安。卒官，子宝嗣。

宝字季珍，美风仪，善谈笑，未弱冠，名重一时。隋文帝辅政，引为丞相府典签。开皇中，至吏部侍郎。后坐太子勇事诛，时人冤之。

萧捻，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仪表，在梁封永丰县侯。东魏遣李谐、卢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捻辞令可观，令兼中书侍郎，受币于宾馆。历黄门侍郎，累迁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乱，武陵王纪称尊号。时宗室在蜀，唯捻一人，封捻秦郡王。纪率众东下，以捻为尚书令、征西大将军、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

刺史杨乾运守潼州。

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将军尉迟迥总众讨之。迥入剑阁，长驱至成都。捻见兵不满万人，而仓库空竭，于是率文武于益州城北，共迥升坛歃血立盟，以城归魏。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归善县公。周闵帝践阼，进爵黄台郡公。

武成中，明帝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捻亦豫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请在外著书，诏许之。保定元年，授礼部中大夫，又以归款功，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收其租赋。三年，出为上州刺史。为政以礼让为本，尝至元日，狱中囚系，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后赴狱。主者争之，捻曰："昔王长、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窃怀景行。以之获罪，弥所甘心。"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人称其惠化。秩满向还，部人季漆等三百余人上表，乞留更两载。诏虽不许，甚嘉美之。

及捻入朝，属置露门学。武帝以捻与唐瑾、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

捻以母老，表请归养私门，帝弗许。寻以母忧去职。历少保、少傅，改封蔡阳郡公。卒，武帝举哀于正武殿，赠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谥曰襄。

捻善草隶，书名亚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所著诗赋杂文数万言，颇行于世。

子济，字德成，少仁厚，颇好属文。为东中郎将，从捻入朝。周孝闵帝践阼，除中外府记室，后至薄阳郡守。

萧圆肃，字明恭，梁武帝之孙，武陵王纪之子也。风度淹雅，敏而好学。纪称尊号，封宜都王，除侍中。纪下峡，令圆肃副萧捻守成都。及尉迟迥至，与捻俱降。授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封安化县公。周明帝初，进棘城郡公，以归款勋。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收其租赋。后拜咸阳郡守，甚有政绩。寻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改授丰州刺史，寻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历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进位大将军。隋开皇初，授贝州刺史，以母老请归就养，许之，卒于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离乱志》四卷，行于世。

萧大圜，字仁显，梁简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聪敏，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性。梁大宝元年，封乐梁郡王，丹杨尹。属侯景杀简文，大圜潜遁获免。景平，归建业。时丧乱之后，无所依，乃寓居善觉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辩，乃给船饩，得往江陵。梁元帝见之甚悦，赐以越衫胡带，改封晋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时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犹未通谒。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晓谕，两兄相继出谒，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谗忻醞生，乃屏绝人事；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不妄游狎，兄姊间，止笺疏而已。恆以读《诗》、《礼》、《书》、《易》为事。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词约指明，应答无滞。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有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及于谨军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请和，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出至军所，信宿，元帝降。

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长安，周文帝以客礼待之。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大圜始宁县公。寻加大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圜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

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闲放，尝云：

拂衣褰裳，无吞舟之漏网；挂冠县节，虑我志之未从。傥获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进。如蒙北叟之放，实胜济南之征。其故何哉？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盖由来久矣。留侯追踪于松子，陶硃成术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北山之北，弃绝人间；南山之南，超逾世网。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廕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俛泳鳞于千寻。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畎。二顷以供饘粥，十亩以给丝麻。侍兒五三，可充纟任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酷牧羊，协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腊而候岁时。披良书，采至赜，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有朋自远，

扬榷古今；田畯相过，剧谈稼穑。斯亦足矣，乐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忧责。

岂若蹙足入绊，申颈就羁。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不知飘尘之少选，宁觉年祀之斯须。万物营营，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问哉？

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宁俟。长绳系景，实所愿言。执烛夜游，惊其迅迈。百年几何，擎跽曲拳。四时如流，俯眉蹑足。出处无成，语默奚当。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

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而隐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逌乃大笑。后大军拔晋州，或问大圜："师遂克不？"对曰："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今本既拔矣，能无亡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居数月，齐氏果灭。闻者以为知言。

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卒于西河郡守。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并文集二十卷。

大封位开府仪同三司、陈州刺史。

论曰：诸司马以乱亡归命，楚之最可称乎！其余碌碌，未足论也。而以往代遗绪，并当位遇，可谓幸矣。刘昶猜疑惧祸，萧夤亡破之余，并潜骸窜影，委命上国。俱称晓了，盛当位遇。虽有枕戈之志，终无鞭墓之成。昶诸子狂疏，丧其家业；宝夤背恩忘义，枭镜其心。萧赞临边脱身，晚去仇贼，宠禄顿臻，颠狈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王表动不由仁，胡颜之甚。祗、退、泰、捻、圆肃、大圜等虽羁旅异国，而终享荣名，非素有鎡基，怀文抱质，亦何能至于此也。方武陵拥众东下，任捻以萧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笃，家国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汤而不守，举庸蜀而来王。若乃见机而作，诚有之矣；守节没齿，则未可焉。

列传第十八

卢玄玄孙思道 昌衡 元明 潜 卢柔子恺 卢观弟仲宣 彪从子文伟 卢同子斐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辩 光 光子贲 光从弟勇 卢诞

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仁慕容氏。偃为营丘太守，邈为范阳太守，皆以儒雅称。

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迁侍郎，本州大中正。使冯弘，称臣请附。外兄司徒崔浩每与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浩当时虽无以异之，竟于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后赐爵固安子，散骑常侍，使宋。宋文帝与之言，嘉叹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还，遇疾，归乡卒。赠平东将军、幽州刺史、固安侯，谥曰宣。

子度世，字子迁。幼聪达，有计数。为中书学生，应选东宫。弱冠，与从兄遐俱以学行为时流所重。遐特为崔浩所敬，位至尚书、光禄大夫、范阳子。

度世后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羡家，羡匿之。使者囚羡长子，将加捶楚。羡诫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言，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羡妹，以报其恩。太武临江，宋文使其殿上将军黄延年至。帝问曰："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年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帝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没者，度世乃出。拜中书侍郎，袭爵。

兴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辽西献王庙，进爵为侯。后除散骑侍郎，使宋，应对宋侍中柳元景失衷。还，被禁劾，经年乃释。除济州刺史。州接边境，将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统，还其俘虏，二境以宁。后坐事免。寻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谥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

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余皆别生。崔浩之难，其庶兄弟恆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诫绝妾孽，以防后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

伯源小名阳乌，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风。敦尚学业，闺门和睦。袭侯爵，降为伯。累加秘书监、本州大中正。时孝文帝将立冯后，先问伯源。请更简卜。帝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伯源曰："虽奉敕如此，然臣心实有未尽。"及朝臣集议，执意如前。冯诞有盛宠，深以为恨，伯源不以介怀。及孝文议伐齐，伯源表以为万乘亲戎，转运难继。诏虽不从，而优答之。寻以齐武帝殂，停师。

时泾州羌叛，残破城邑。伯源以步骑六千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万口，唯枭首恶，余悉不问。诏兼侍中。

初，伯源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饯送者五十余人，别于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逵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得声名甚盛，望逾公辅。后二十余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过八十，诣军门请见，言叙平生。未几，守仪曹尚书。

及齐雍州刺史曹武请降，乃以伯源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辞以儒生不行军事，帝不许。伯源曰："臣恐曹武为周鲂耳。陛下宜审之。"武果伪降。伯源乃进攻赭阳，师败，坐免官爵。寻曹母忧。服阕，兼太尉长史。

后为徐州京兆王愉兼长史。愉时年少，事无巨细，多决于伯源。伯源以诚信御物，甚得东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谋叛，伯源屡有表闻，朝廷不纳。陵果逃叛。陵之余党，伯源皆抚而赦之，唯归罪于陵，由是众心乃安。

景明初，卒于秘书监，年四十八，赠幽州刺史，复本爵固安伯。谥曰懿。

初，谌父志，法钟繇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伯源习家法，代京宫殿，多其所题。白马公崔宏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伯源与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门风，伯源私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伯源荷孝文意遇，颇亦由冲。伯源有八子。

长子道将，字祖业。应袭父爵而让第八弟道舒，诏不许。道将引清河王国常侍韩子熙让弟采鲁阳男之例，诏乃许之。道将涉猎经史，风气謇谔，颇有文才，为一家后来之寇，诸父并敬惮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衿相待。勰为中军大将军，辟行参军。累迁燕郡太守。道将下车

表乐毅、霍原之墓，为之立祠。优礼儒生，厉劝学业，敦课农桑，垦田岁倍。卒于司徒司马，赠太常卿，谥曰献。所为文笔数十篇。

子怀祖，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卒。子庄，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

怀祖弟怀仁，字子友，涉学有辞。性恬静，萧然有闲雅致。历太尉记室、弘农郡守，不之任，卜居陈留界。所著诗赋铭颂二万余言，撰《中表实录》二十卷。怀仁有行检，善与人交。与琅邪王衍、陇西李寿之情好相得。常语衍云："昔太丘道广，许劭知而不顾；嵇生峭立，钟会遇而绝言。吾处季、孟之间，去其太甚。"衍以为然。

子彦卿，有学尚，仕隋位御史。撰《后魏纪》三十卷。贞观中位石门令、东宫学士。道将弟道亮，字仲业，隐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通悦不羁。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轻侮人物。齐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毁。由是前后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调。

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后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每居官，多被谴辱。后以擅用库钱，免归家。尝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见意，世以为工。后为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

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未几，母疾，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等举兵作乱，思道豫焉。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思道罪当斩，已在死中。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笔立成，文不加点。神举嘉而宥之。后除掌教上士。隋文帝为丞相，迁武阳太守。位下，不得志，为《孤鸿赋》以寄其情。其序曰：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以下，皆分

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

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嚣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骞翥高也。《淮南子》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南翔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已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

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轹，由是官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指切当世。岁余，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参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不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朝臣犯笞罪，请以赎论。上悉嘉纳之。是岁，卒于京师。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业中，位河东县长。

道亮弟道裕，字宁祖。少以学尚知名，风仪兼美。尚献文女乐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于泾州刺史，谥曰文。

道裕弟道虔，字庆祖。粗闲经史，兼通算术。尚孝文女济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公主骄淫，声秽遐迩，无疾暴薨，时云道虔所害。宣武秘其事，不苦穷之。后灵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终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辅国将军、通直常侍。以议历勋，赐爵临淄伯。天平中，历都官尚书、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卫大将军。卒官，赠尚书右仆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谥曰文恭。

道虔好《礼》学，难齐尚书令王俭《丧服集记》七十余条。为尚书同寮于草屋下设鸡黍之膳，谈者以为高。昧旦将上省，必见其弟然后去。奴在马上弹琵琶，道虔闻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宇、昌

仁。昌宇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马氏，有子昌裕。后司马氏见出，更娉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帷以听焉。元氏生二子，昌斯、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龙子。沈靖有才识，风神淡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称英妙，昌衡与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语曰："卢家千里，释奴、龙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参军。齐受禅，历平恩令。右仆射祖孝征荐为尚书金部郎。孝征每曰："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自谓无愧幽明。"始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浸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王循并为后进风流之士。后兼散骑侍郎，迎劳周使。周武平齐，授司玉中士，与大宗伯斛斯征修《礼令》。

隋开皇初，拜尚书祠部侍郎。文帝尝大集群下，令自陈功，人皆竞进，昌衡独无所言。左仆射高颎目而异之。陈使贺彻、周濆相继来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对之。未几，出为徐州总管长史，甚有能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世表，行为士则。"论之者以为美谈。常行至浚仪，所乘马为人牛所触致死。牛主陈谢，求还价直。昌衡谓曰："六畜相触，自关常理，此岂人情也，君何谢焉？"拒而不受。性宽厚不校，皆此类也。转寿州总管长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务。岁余，迁金州刺史。仁寿中，奉诏持节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还，以奉使称旨，授仪同三司，赐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县车，上表乞骸骨，优诏不许。大业初，征为太子左庶子，行诣洛阳，道卒。子宝素、宝胤。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学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约子正达为后。

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军府中兵参军，卒。子景猷，弘农太守。景猷子士彦，有风概，隋开皇中，为蜀王秀属。以秀所为不轨，辞疾，终于家。

道和弟道约，字季恭，位司徒属、幽州大中正。兴和末，除卫大将军、兖州刺史，在州颇得人和。卒，赠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少有令誉，位开府谘议，卒。妻谢氏，与正通弟正思淫乱，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顺，早以文学见知，为符玺郎，待诏文林馆。正思兄弟以齐太后舅氏，武平中，并得优赠。

道约弟道舒，字幼安，袭父爵，位中书侍郎，卒。子熙裕袭。熙裕清虚守道，有古人风，为亲表所敬。

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纳其女为嫔。位仪曹郎，早卒，赠威远将军、范阳太守，谥曰靖。五子。

长义僖，字远庆，早有学尚，识度沈雅。年九岁丧父，便有至性，少为仆射李冲所叹美。起家秘书郎，累迁冠军将军、中散大夫，以母忧去职。幽州刺史王诵与之交款，每与故旧李神俊等书曰："卢冠军在此，时复惠存，辄连数日，得以谘询政道。"其见重若此。后拜征虏将军、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劝其干谒当途，义僖曰："既学先王之道，贵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贵也？"孝昌中，除散骑常侍。时灵太后临朝，黄门侍郎李神轨势倾朝野，求结婚姻。义僖虑其必败，拒而不许。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义僖曰："所以不从，正为此耳。从，恐祸大而连速。"诵乃握义僖手曰："我闻有命，不改以告人。"遂适他族。临婚之夕，灵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书、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义僖宽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俭，不营财利。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数万石谷贷人，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怡然甘之。卒，赠大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孝简。

子逊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记室参军。义僖四弟，并远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达，小字师颜，学涉经史，早有时誉。太和中，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孝文诏昶曰："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语致疑卢昶。若彼先有知识，欲见但见，须论即论。昶正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莫以昶不作，便罢也。凡使人以和为贵，勿相矜夸，见于色貌。"及至彼，遇齐明立，孝文南讨，昶兄伯源为别道将。而齐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鲠，大怖，泪汗横流。齐明以腐米臭鱼莝豆供之。而谒者张思宁，辞气謇愕，遂以壮烈死于馆中。昶还，孝文责之曰："衔命之礼，有死无辱，虽流放海隅，犹宜抱节致殒。卿不能长缨羁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饮啄，自同犬马。有生必死，修短几何？卿若杀身成名，贻之竹素，何如甘彼刍菽，以辱君父。纵不能远惭苏武，宁不近愧思宁！"遂见罢黜。

景明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骑常侍，兼尚书。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以为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则白鼠至。因陈时政，多所劝诫。诏书褒美其意。转侍中，又兼吏部尚书，寻即正，仍侍中。昶守职而已，无所激扬，与侍中元晖等更相朋附，为宣武所宠，时人鄙之。出为徐州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将略，又羊社子燮为昶司马，专任戎事，掩昶耳目，将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骥粮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见城降，先走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经略江右，唯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宣武遣黄门甄琛驰驿锁昶，穷其败状，诏以免官论。自余将统以下，悉听依赦复任。未几，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进号镇西将军，加散骑常侍。卒官，谥曰穆。

昶宽和矜恕，善于绥怀。其在徐州，戍兵有疾，亲自检恤，至番兵年满不归，容充后役，终昶一政，然后始还，人庶称之。

子元聿，字仲训，无他才能。尚孝文女义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太尉司马、光禄大夫。卒，赠中书监。子士晟，仪同开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彧钦爱之。及彧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侍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颍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谐使梁，南人称之。还，拜尚书右丞，转散骑常侍，监起居。积年在史馆，了不措意。又兼黄门郎、本州大中正。

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杂论数十篇，诸文别有集录。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遂留之数日，赠帛及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又好以世地自矜，时论以此贬之。

元明弟元缉，字幼绪，凶粗好酒，曾于妇氏饮宴，小有不平，手刃

其客。位辅国将军、司徒司马，赠骠骑大将军、吏部尚书、幽州刺史，谥曰宣。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羡夏。亦以儒素见重，位司徒左长史、前将军、济州刺史、光禄大夫。

长子文甫，字元祐，涉历文史，有名誉于时。位司空行参军。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轻躁，晚颇改节。以军功赐爵范阳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伟，性通率，位通直散骑侍郎。子潜。

潜容貌瑰伟，善言谈，少有成人志尚，累迁大将军府中兵参军，机事强济，为文襄所知，言其终可大用。王思政见获于颍川，文襄重其才识。潜常从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节，何足可重？"文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讥议《魏书》，与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会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潜为岳行台郎。还，历中书、黄门侍郎。为奴诬告谋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潜，潜不之责。黄门郑子默奏潜从清河王岳南讨，岳令潜说梁将侯瑱，大纳瑱赂遗，还不奏闻。文宣杖潜一百，仍截其须，潜颜色不变。历魏尹丞、怀州别驾、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

孝昭作相，以潜为扬州道行台左丞。先是，梁将王琳拥其主萧庄归寿阳，朝廷以琳为扬州刺史，敕潜与琳为南讨经略。后除行台尚书、仪同三司。王琳锐意图南，潜以为时事未可，由是与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潜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潜在淮南十三年，大树风绩，为陈人所惮。陈主与其边将书云："卢潜犹在，卿宜深备之。"文宣初平淮南，给复十年，年满后，逮天统、武平中，征税颇杂。又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潜随事抚慰，兼行权略，故得宁靖。武平三年，征为五兵尚书。扬州吏人以潜断酒肉，笃信释氏，大设僧会，以香花缘道流涕送之。潜叹曰："正恐不久复来耳！"至鄴未几，复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四年，陈将吴明彻来寇，领军封辅相赴援。陈兵及岘，辅相不从，潜固争不得，忧愤发病，卧幕下，果败。陈人遂围寿阳，壅芍陂，以水灌之。诏王长春为南讨都督。长春军次河南，多给兵士粮，便鸣角欲引，而贱籴其米；及顿兵，更贵粜其米。乃与皮景和拥众十万于淮北，不进。寿阳城中青黑龙升天，城寻陷。潜及行台仆射王贵显、特进巴陵

王王琳、扶风王可硃浑孝裕、武卫将军奚永乐、仪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泰州刺史高子植、行台左丞李騊駼等督将五十八，军士一万，皆没焉。陈人杀王琳，余皆囚于东冶。陈主欲知齐之虚实，乃出潜，曰："囚本属幽州，于河北最小，口有五十万，落陈者，唯与郦伯伟二人耳。"

时李騊駼将逃归，并要潜。潜曰："我此头面，何可诳人？吾少时，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书与弟士邃曰："吾梦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渐损。"皆如其言。既而叹曰："寿阳陷，吾以颈血溅城而死，佛教不听自杀，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闭气而绝。其家购尸归葬，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兖州刺史。无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

潜雅性贞固。祖珽常要潜陷仁州刺史刘逖，许以高位。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行台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谓其子曰："卢尚书教我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骅马与之。"其子以他马往。恃德柩出门自停，不可动，巫祝以为恃德声怒曰："何不与卢尚书我所骑骅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潜以马价为营福事。其为时重如此。

士邃字子淹，少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为后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读书耳。"位尚书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带定州长史。齐亡后，卒。

度世之为济州也，魏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供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伯源、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后，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季，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暮乃入内。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伯源兄弟亡，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有非法，帏薄混秽，为时所鄙。

度世从祖弟神宝，位中书博士。孝文为弟高阳王雍纳其女为妃。

初，玄从祖兄溥，慕容宝之末，统摄乡部屯海滨，杀其乡姻诸祖十余人，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天兴中，讨禽之。

溥玄孙洪，字曾孙。太和中，位中书博士，乐陵、阳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长子崇，少立美名，有识者许之以远大，卒于骠骑府法曹参军。崇子柔。

柔字子刚。少孤，为叔母所养，抚视甚于其子。柔尽心温清，亦同己亲，亲族叹重之。性聪敏好学，未冠解属文。但口吃，不能持论。颇使酒诞节，为世所讥。司徒、临淮王彧见而器之，以女妻焉。

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诏贺拔胜出牧荆州。柔谓因此可著功绩，遂从胜之荆州。以柔为大行台郎中，掌书记，军之机务，柔多预之。及胜为太保，以柔为掾。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胜以问柔。柔曰："高欢托晋阳之甲，意实难知。公宜席卷赴都，与决胜负，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接关中，带甲十万，观衅而动，亦中策也。举三荆之地，通款梁国，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胜轻柔年少，笑而不应。

及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袭穰。胜败，遂南奔梁，柔亦从之。胜频表梁武帝，求归关中。梁武帝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后与胜俱还，行至襄阳。齐神武惧胜西入，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及柔惧，乃弃船山行，赢粮冒险，经数百里。时属秋霖，徒侣冻馁者，太半至于死。大统二年，至长安，封容城县男。周文帝引为行台郎中，除从事中郎。与郎中苏绰掌机密。时沙苑之役，大军屡捷，汝、颍之间，多举义来附。书翰往反，日百余牒，柔随机报答，皆合事宜。进爵为子。累迁中书侍郎，兼著作，撰直居注。后为黄门侍郎，周文知其贫，解衣赐之。后迁中书监。周孝闵帝践阼，拜小内史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卒于位。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子恺嗣。

恺字长仁。性孝友，神情颖悟，涉猎经史，有当世干能，颇解属文。周齐王宪引为记室。从宪伐齐，说齐柏社镇下之。迁小吏部大夫。时染工王神欢者，以赂自进，冢宰宇文护擢为计部下大夫。恺谏曰："古者，登高能赋，可为大夫；求贤审官，理须详慎。今神欢出自染工，更无殊异，徒以家富自通，遂与晋绅并列，实恐鹅翼之刺，闻之外境。"护竟寝其事。转内史下大夫。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转礼部大夫，为聘陈使副。先是，行人多从其国礼，及恺为使，一依本朝，陈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命恺作露布。帝读大悦曰："卢恺文章大进，荀景茜故是

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东都吏部大夫。

隋开皇初，加上仪同三司，除尚书吏部侍郎。进爵为侯，仍摄尚书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虽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骑常侍。八年，上亲考百僚，以恺为上，固让不敢受。文帝曰：“当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朕心，无劳饰让。”岁余，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宪司奏恺曰：“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海州刺史。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恺敢将天官以为私惠！”恺免冠顿首曰：“皇太子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当迁，固启而止。臣若与威有私，岂当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执，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

崇弟仲义，字小黑，知名于世，位员外散骑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虽不达，婚姻常与玄家齐等。洪弟光宗，位尚书郎。光宗子观。

观字伯举。少好学，有俊才，举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与太常少卿李神俊、光禄大夫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迁尚书仪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观弟仲宣，小名金。才学优洽，乃逾于观，但文体颇细。兄弟俱以文章显，论者美之。位太尉属。魏孝庄帝初，遇害河阴。及兄观并无子，文集莫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机悟，豪率轻侠，好奇策，慕诸葛亮之为人。为贺拔胜荆州开府长史。胜不用其计，弃城奔梁。叔彪归本县，筑室临陂，优游自适。齐文襄降辟书，辞疾不到。天保初，复征。不得已，布裙露车至鄴。杨愔往候之，以为司徒谘议，辞疾不受。孝昭即位，召为中庶子，问以世事。叔彪劝讨关西，画地陈兵势，请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实之。帝深纳之。又愿自居平阳，成此谋略。帝命元文遥与叔虎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寝。武成即位，拜仪同三司，判都官尚书，出为金州刺史，迁太子詹事。

叔彪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

秋，任还其价而不计。岁岁常得倍余。既在朝通贵，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营一大屋，曰："歌于斯，哭于斯。"魏收常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飡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将仆从，亦尽设食，一与此同。

齐灭，归范阳。遭乱城陷，与族弟士邃皆以寒馁毙。周将宇文神举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

洪从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学识。附伯位沧州平东府长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从弟文伟。

文伟字休族。父敞，位议郎，后以文伟勋，赠幽州刺史。文伟少孤，有志尚，颇涉经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举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长流参军。说刺史裴俊案旧迹修督亢陂，溉田万余倾，人赖其利。俊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伟既善于营理，兼展私力，家素贫俭，因此致富。及北方将乱，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振赡，弥为乡里所归。及韩楼据蓟城，文伟率乡闾守范阳。楼平，以功封大夏县男，除范阳太守。

庄帝崩，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为尔硃荣将侯深所败。文伟走还本郡，仍与高乾兄弟相影响。属神武至信都，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谢。中兴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寻转幽州刺史。安州刺史卢曹亦从灵助举兵。灵助败，因据幽州降尔硃兆。兆仍以为刺史，据城不下，文伟不得入。后除青州刺史。

文伟轻财爱客，善于抚接；好为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经纪生资，常若不足，致财积聚，承候宠要，饷遗不绝。卒，赠司徒公、尚书右仆射，谥曰孝威。

子恭道，性温良，颇有文学。位范阳郡太守，有德惠。先文伟卒。赠度支尚书，谥曰定。

子询祖，袭祖爵大夏男。有术学，文辞华美，为后生之俊。举秀才，至鄴。赵郡李祖勋尝宴诸文士。齐文宣使小黄门敕祖勋母曰："蠕蠕既破，何无贺表？"使者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其词云："昔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归。"时重其工。后朝廷大迁除，同日催拜。询祖立于东止车门外，为二十余人

作表，文不加点，辞理可观。询祖初袭爵，有宿德朝士谓曰：“大夏初成”，询祖应声曰：“且得燕雀相贺”。

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自负其才，内怀郁怏，遂毁容服如贱役者以见杨愔。愔曰：“故旧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处分。”询祖厉声曰：“是谁之咎？”既至役所，作《筑长城赋》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则紫栢，杵则木瓜，何期材而斯用也？草则离离靡靡，缘冈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辞间于荆棘。”邢邵常戏曰：“卿小年才学富盛，戴角者无上齿，恐卿不寿。”对曰：“询祖初闻此言，实怀惕惧；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赡。既有口辩，好臧否人物。众共嫉之，言其淫于从妹。宗人思道谓曰：“大夏何为招四海议？”询祖曰：“骨肉还相残，何况执玉帛者万国。”与思道俱为北州人俊，魏收杨誉思道而以询祖为不及。询祖谓人曰：“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知逸势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诸谤毁日至，素论皆薄其为人。长广太守邢子广曰：“询祖有规检祢衡，思道无冰稜文举。”后颇折节。历太子舍人、司徒记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遗逸。

恭道弟怀道，性轻率好酒，颇有慕尚。既家预义举，神武亲待之。卒于乌苏镇城都督。

怀道弟宗道，性粗率，动作狂侠，位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遗之。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其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城坡，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人，醉言疏失，宗道令沈之于水。后坐酷滥除名。

玄族子辅，字显光，本州别驾。子同。

同字叔伦，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善于处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详国常侍。熙平初，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忧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绩。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窃冒军功。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表言：

窃见吏部勋簿，多皆改换，乃校中兵秦案，并复乖舛。愚谓罪虽恩免，犹须刊定。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总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若名级相应者，即于黄素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

令本曹尚书以硃印印之。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

从前以来，勋书上省，唯列姓名，不载本属。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今请征职白身，具列本州郡县三长之所；其实官正职者，亦列官名曹别录历。皆仰本军印记其上，然后印缝，各上所司。统将、都督，并皆印记，然后列上行台。行台关太尉。太尉检练精实，乃始关刺。省重究括，然后奏申。奏出之日，黄素硃印，关付吏部。顷来，非但偷阶冒名，改换勋簿而已，或一阶再取，或易名受级，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无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阶之后，簿不注记，缘此之故，易生侥倖。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迁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

诏从之。同又奏曰：

臣伏思黄素勋簿，政可粗止奸伪，然在军虚诈，犹未可尽。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行台、军司、监军、都督各明立文案，处处记之。斩首成一阶以上，即令给券。其券，一纸之上，当中大书，起行台、统军位号，勋人甲乙。斩三贼及被伤成阶以上，亦具书于券，各尽一行，当行竖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破某处阵，某官某勋，印记为验。一支付勋人，一支付行台。记至京，即送门下，别丞守录。

又自迁都以来，戎车屡捷，所以征勋转多，叙不可尽者，良由岁久生奸，积年长伪，巧吏阶缘，偷增遂甚。请自今为始，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即广下远近，云某处勋判，咸令知闻。立格酬叙，以三年为断。其职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铨除；实官及外号，隋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效者劝，事不经久，侥倖易息。或遭穷难，州无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勋簿之示，征还之日，即应申送。然顷来，行台、督将至京始造，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奸伪之原，实自由此。于今以后，军还之日，便通勋簿，不听隔月。

诏复依行。

元叉之废灵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败之。叉以同为持节兼黄门侍郎慰劳使，乃就州刑熙。还，授正黄门。同善事在位，为叉所亲。戮熙之日，深穷党与，以希叉旨，论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为都水使者。同启求回身二阶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论者称之。营州城人就德兴谋反，除同度支尚书，持

节使营州慰劳，听以便宜从事。同乃遣贼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为良，赍书喻之。德兴乃降，安辑其人而还。德兴复反，诏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慰劳之。同虑德兴难信，勒众而往，为德兴所击，大败而还。

灵太后反政，以同叉党，除名。庄帝践祚，诏复本秩，除都官尚书，复兼七兵。以前慰劳德兴功，封章武县伯，正除七兵。转殿中。普泰初，除侍中，进号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同时久病，牵强启乞仪同。

初同之为黄门也，与节闵帝俱在门下，同异其为人，素相款托。帝以恩旧，许之，除仪同三司。永熙初，薨，赠尚书右仆射。四子，长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残忍，以强断知名。齐文襄引为大将军府刑狱参军，谓云："狂简，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迁尚书左丞，别典京畿诏狱。酷滥非人情所为，无问事之大小，拷掠过度，于大棒车辐下死者非一。或严冬至寒，置囚于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热，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后百数人。伺察官人罪失，动即奏闻。朝士见之，莫不重迹屏气，皆目之为校事。斐扬扬得志，言必自矜。后以谤史事，与李庶俱病鞭杖，死狱中。斐弟筠，青州中从事。

同兄静，好学有风度，饮酒至数斗不乱。终于太常丞。大统初，赠太仆卿、平州刺史。静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头。少敏，专经为学。居拒马河，将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随从。又避地大宁山，不营世事。居无二业，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职居显要，而景裕止于园舍，情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由是世号居士。节闵初，除国子博士，参议正声，其见亲遇，待以不臣之礼。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还乡里。与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征赴鄴，景裕寓托僧寺，讲听不已。未几，归本郡。

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逆，逼其同反，以应西魏。齐神武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闻景裕经明行著，驿马特征。既而舍之，使教诸子，在馆十日一归家，随以鼎食。景裕风仪言行，雅见嗟赏。

先是，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齐文襄入相，于第

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彩俨然，风诵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颢入洛，以为中书郎。普泰中，复除国子博士。进退其间，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于荣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兴和中，补齐王开府属，卒于晋阳。神武悼惜之。

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号曰《高王观世音》。景裕弟辩。

辩字景宣，少好学，博通经籍。正光初，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节闵帝立，除中书舍人。属齐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尔硃氏，遂鼓行指洛。节闵遣辩持节劳之于鄴。神武令辩见其所奉中兴主，辩抗节不从。神武怒曰："我举大义，诛群丑，车驾在此，谁遣尔来？"辩抗言酬答，守节不挠。神武异之，舍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辩为广平王赞师。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会万僧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乃止。帝礼拜之。辩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

孝武至长安，封范阳县公。历位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迁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转少师，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脩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郡公。

自孝武西迁，朝仪湮坠，于时朝廷宪章、乘舆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浑仪，皆令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多依古礼。性强记默识，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令。及建门官，为师氏中大夫。明帝即位，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

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

谥曰献，配食文帝庙庭。子慎嗣。位复州刺史。慎弟诠，性趫捷，善骑射，位仪同三司。隋开皇初，以辩前代名德，追封沈国公。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汉、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时未建东宫，其太子官员，改创未毕。寻又改典命为大司礼，置中大夫。自兹厥后，世有损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为纳言，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卫官员。二年，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官之长，士贰之。是岁，又增改东宫官员。三年，初置太子谏议大夫，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弟、皇子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卫官员。其司武、司卫之类，皆后所增改。太子正宫尹之属，亦后所创置。而典章散灭，弗可复知。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情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今载于外史。余则朝出夕改，莫能详录。

于时，虽行《周礼》，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亦史之阙文也。

柱国、大将军，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也。正九命。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增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仪同大将军，仍增上仪同大将军；雍州牧。九命。

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正八命。

征东、征南、征西、征北等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万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平东、平西、平南、平北等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后等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帅都督；柱国大将军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一万以上州刺史。正七命。

冠军将军、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七命。

镇远将军、谏议大夫；建忠将军、诚议大夫；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万以上郡守。正六命。

中坚将军、右中郎将；宁朔将军、左中郎将；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户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药。六命。

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统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户一千以上郡守；长安、万年县令。正五命。

伏波将军、奉车都尉；轻车将军、奉骑都尉；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开府府中郎、掾、属；户不满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县令；正八命州呼药。五命。

宣威将军、武贲给事；明威将军、冗从给事；仪同府中郎、掾、属；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四平前左右后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八命州别驾；户四千以上县令；八命州呼药。正四命。

襄威将军、给事中；厉威将军、奉朝请；军主；开府列曹参军；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中从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县令；正七命州呼药。四命。

威烈将军、右员外侍郎；讨寇将军、左员外侍郎；幢主；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柱国大将军府参军；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将军府长史，司马；正六命州别驾；正七命州中从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县令；七命州呼药。正三命。

荡寇将军、武骑常侍；荡难将军、武骑侍郎；开府参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长史；正六命州中从事，六命郡丞；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药。三命。

殄寇将军、强弩司马；殄难将军、积弩司马；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扫难将军、武威司马；四平前右左后将军府、七命州列曹参军；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旷野将军、殿中司马；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正一命。

武威将军、淮海都尉；武邪将军、山林都尉；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列曹参军。一命。

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辩所制定之后，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辩弟光。

光子景仁。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释褐司空府参军事。及魏孝武西迁，光于山东立义，遥授晋州刺史。大统六年，携家西入，除丞相府记室参军，赐爵范阳县伯。俄拜行台郎中，专掌书记，改封安息县伯。历位京兆郡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匠师中大夫，进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陕州总管府长史，卒官。周武帝少尝受业于光，故赠赙有加恆典，赠少傅，谥曰简。

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常从周文狩于檀台山，时猎围既合，帝遥指山上谓群公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所见。"光独曰："见一桑门。"帝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帝称叹，因立寺焉。及为京兆，而郡舍先是数有妖怪，前后郡将，无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人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事，登床，南首而立。食器无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怀，其精诚守正如此。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子贲。

贲字子征。略涉书记，颇解钟律。在周，袭爵燕郡公，历位鲁阳太守、太子少宫尹、仪同三司、司武上士。时隋文帝为大司马，贲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结。宣帝嗣位，加开府。及文帝被顾托，群情未一，引贲置左右。帝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而谓曰："欲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内，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贲恆典宿卫，承间进说以应天顺人之事，帝从之。及受禅，命贲清宫，因典宿卫。贲乃奏改周旗帜，更为嘉名，其青龙、驺虞、硃雀、玄武、千秋、万岁之旗，皆贲所创也。寻拜散骑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将军。

及高颎、苏威共掌朝政，贲甚不平。时柱国刘昉被疏忌，贲讽昉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颎、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上之爱子，谋行废立。复私谓皇太子曰："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昉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坐当死，帝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并除名。宾未几卒。岁余，贲复爵位，检校太常卿。以古乐宫县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虡。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虡"，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县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政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安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征也。且林钟之管，即黄种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于皇朝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从之，改七县八，黄钟为宫。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刊定周、齐音律。

未几，历郢、虢、怀三州刺史。在怀州决沁水东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舄咸，人赖其利。后为齐州刺史，粜官米而自粜，坐除名。

后从幸洛阳，帝从容谓曰："我始为大司马，及总百揆，频繁左右，与卿足为恩旧。卿若无过，位与高颎齐。坐与凶人交构，由是废黜。言念畴昔之恩，复处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杀卿，是屈法申私耳。"贲俯伏陈谢。诏复本官。后数日，对诏失旨，又自叙功绩，有怨言。帝大怒，谓群臣曰："吾将与贲一州，观此，不可复用。"

后皇太子为其言曰："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于前，译为巫蛊于后。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苏威进曰："汉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至尊仁育，复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废，卒于家。

勇字季礼，景裕从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与景裕俱在学，其叔同曰："白头必以文通，季礼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幽州

反者仆骨邢以勇为本郡范阳王，时年十八。后葛荣又以勇为燕王。齐神武起兵，卢文伟召之，不应。尔硃氏灭，乃赴晋阳。

神武署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实载，违者罪之。令勇典其事。乡郡公主虚僦千余车，勇劾之。公主诉于神武，而勇守法不亏。神武谓郭秀曰："卢勇懔懔，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当委之大事，岂止纳租而已。"后行洛州事。

元象初，官军围广州，未拔，行台侯景闻西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勇请进观形势，于是率百骑，各拢一马。至大騩山，知西魏将李景和将至。勇乃多置幡旗于树头，分骑为数十队，鸣角直前。禽西魏仪同程华，斩仪同王征蛮而还。

再迁阳州刺史，镇宜阳。叛人韩木兰、陈忻等常为边患，勇大破之。启求入朝，神武赐勇书曰："吾委卿阳州，安枕高卧，无西南之虑矣。表启宜停，当使汉兒之中，无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马五百匹，私造甲仗，遗启尽献之。赠司空、冀州刺史，谥武贞。

诞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仕慕容氏，位给事黄门侍郎，营丘、成周二郡守。祖寿，太子洗马；慕容氏灭，入魏为鲁郡守。

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举秀才，除员外郎。以亲老乃辞归就养。

父母既没哀毁六年，躬营坟垅，遂有终焉之志。景明中，被征入洛，授武贲中郎将，非其好也。寻除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并称疾不朝。乃出为幽州司马，又辞归乡里。当时咸称其高尚焉。

诞于度世为族弟。幼而通亮，博学，有祠彩。郡辟功曹，州举秀才，不得。起家侍御史，累迁辅国大将军、太中大夫、幽州别驾、北豫州都督府长史。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西魏，遣大将军李远率军赴援，诞与文武二千余人奉候大军。以功授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县伯。寻加散骑侍郎，拜给事黄门侍郎。

魏帝诏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兒稍长，欲令卿为师。"于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于帝前，因赐名曰诞。加征东将军、散骑常侍。周文帝又以诞儒宗学府，为当世所推，乃拜国子祭酒，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书监，后以疾卒。

论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列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风流，雅道家声，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伟，而宦途寥落，虽曰穷通有命，抑亦不护细行之所致乎！潜及昌衡，雅素之纪，家风克嗣，堂构无亏。子刚使酒诞节，盖亦明珠之类。长仁谏说可重，一篑而倾，惜矣！伯举、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远，任侠好谋。文伟望重地华，早有志尚，间关夷险之际，终遇英雄之主，虽礼秩未弘，亦为佐命之一也。询祖辞情艳发，早著声名，负其才地，肆情矜矫，位遇未闻，弱年夭逝。若得终介眉寿，通塞未可量焉。叔伦质器洪厚，卷舒兼济。子章残忍为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业可宗，虽择木异邦，而立名俱劭。辩捐益成务，其殆优乎。勇虽文武异趣，各其美也。贲二三其德，虽取悦于报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骂人。见遣末路，尚何足怪？诞不殒儒业，亦足称云。

列传第十九

高允从祖弟祐 祐曾孙德正 祐从子乾 昂 季式11111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汉太傅裒之后也。曾祖庆，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书。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为太尉从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为丞相参军，早卒。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吾恐不见耳。"年十余岁，祖父泰丧，还本郡。允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

神䴥三年，太武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鄴，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不决，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府解，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

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徒事中郎。范，太武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乐平王丕西讨上邽，复以本官参丕军事。以谋平凉州之勋，赐爵汶阳子。后奉诏领著作郎，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

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讥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事。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之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长于历，当不虚言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又谓雅曰："高允之术，阳源之射也。"众乃叹服。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惟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寻以本官为

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景穆，甚见礼待。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李灵、胡方回共定律令。

太武引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万机何者为先”。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众。允因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方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劝之，则亩益三升；不劝，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景穆谓诰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能济？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发，黑子问允：“主上问我，首乎？讳乎？”允曰：“公帏幄宠臣，答诏宜实。”中书侍郎崔鉴、公孙质等咸言宜讳之。黑子以鉴等为亲己，怒而绝允，而不以实对，终获罪戮。

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性巧佞，为崔浩信待。见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请收藏境内诸书，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礼》、《传》。浩亦表荐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允直中书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宫内。翌日，命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说。”既入见，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于浩，请赦之。帝召允谓曰：“国书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彦海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浩作。”帝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罪应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不敢迷乱。”帝谓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帝怒甚，敕允为诏，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

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执允。景穆拜请，帝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景穆后让允，以不同己所导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诫，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动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为史之本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曰：“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也。”

景穆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收其利。允谏曰：“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厘，与人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愿殿下少察过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园，分给贫下。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景穆不纳。景穆之崩也，允久不进见，后见，升阶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谓曰：“允无何悲泣，令至尊哀伤，何也？”帝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请，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允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帝览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灾异，亦岂减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类也。

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文成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周视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军士及诸杂役须二万，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费，亦已多矣！”帝纳之。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

舞，杀牲烧葬，一切禁绝。虽条旨久班，而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此。《诗》云‘尔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采德义之门，妙简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嫔籓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凡万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锢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上为之而不辍，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冯，致食飨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损败风化，黩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大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哓，罔有仪式，又俳优鄙亵，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允如此非一，帝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事陈得失者，帝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以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而论，至朕所不忍闻者，皆侃侃论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闻一正

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待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执笔匡我，不过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数间，布被温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长子忱为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帝不许。

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恆使诸子樵采自给。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夫讽，亦《二京》之流也。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复以本官领秘书监，解太常卿，进爵梁城侯。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余年，未见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一言。宗钦以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文成崩，献文居谅闇，乙弗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朕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卿儒宗元老，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

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帝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

其著《颂》者：中书侍郎、固安侯范阳卢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赐，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阆友规，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武符，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伟仲业，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东郡太守、蒲阴子中山刘策，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中书郎、武恆子河间邢颖宗敬，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高济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雁门李熙士元，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长乐潘符，郡功曹长乐杜熙，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秘书郎雁门王道雅，秘书郎雁门闵弼，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陈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合三十四人。

其词曰：

紫气干天，群雄乱夏，王龚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即宁且壹，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虚求，搜贤采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亹亹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斋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输，僭冯影附，刘以和亲。茂祖茕单，夙离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宠命，以之自保。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仕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和若瑟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爵实先

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华，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卓矣友规，禀兹淑量，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锺，挺生三李；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诜尹西都，灵惟作傅，载训皇宫，载理云雾；熙虽中夭，迹阶郎署，余尘可挹，终亦显著。仲业深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逢嶮艰，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洽龙川，人归其教。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则骋说，入献其功；輶轩一举，桡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烦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硃门，归迹林野。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高沧朗达，默识该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照雕龙，燿姿天邑，衣锦旧邦。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孔称游、夏，汉美卿、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謇謇仪形，邈邈风气，达而不矜，素而能贵。潘符标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悕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食，岂要斗食。率礼从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郎苗始举，用均已试，智是周身，言足为志；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而异。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季才之性，柔而执竞，届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王内庆。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硃裳，腰纫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阶。昔因朝命，与之克谐，披衿散想，解带舒怀。此昕犹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衷心九摧。挥毫颂德，潜尔增哀。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献文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帝览而善之。帝时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附

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于是传位于孝文，赐允帛百疋，以标忠亮。又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虽久典史事，然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依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献文，军国书檄，多允作也。末乃荐高闾以自代。以定议之勋，进爵咸阳公。寻授怀州刺史。

允秋月巡境，问人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叹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祀，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于时年将九十矣，劝人学业，风化颇行。然儒者优游，不以断决为事。后正光中，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章十余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复拜镇军大将军，领中秘书事。固辞，不许。扶引就内，改定皇诰；又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孝文览而悦之，常置左右，诏允乘车上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致之。寻诏朝晡给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是时贵臣之门，并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其廉退若此。迁尚书、散骑常侍。时延入，备几杖，询以政事。

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谘访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孝文、文明太后遣医药护疗，存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侍允，曾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勉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共允接事三年，不尝见其忿色。恂恂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常执书，吟咏寻览。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

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始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人命所系，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性简至，不妄交游。献文之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

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振，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又随其才能，表奏申用。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允谓取材任能，无宜抑屈。

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人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适，犹不寝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修往脉视之，告以无恙。修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盐醢，百有余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于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于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赍，得以赡客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诏给绢一千疋、布二千疋、绵五百斤、锦五十疋、杂彩百疋、谷千斛，以周丧用。魏初以来，存亡蒙赍者莫及，朝廷荣之。将葬，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如故。谥曰文，赐命服一袭。

允所制诗赋咏颂箴论表赞诔、《左氏释》、《公羊释》、《毛诗拾遗》、《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尤明算法，为《算术》三卷。

子忱，字士和，位长安太守，为政宽惠，百姓安之。后例降爵为侯，卒，子贵宾袭。忱弟怀，字士仁，恬淡退静，位太尉、东阳王丕谘议参军。

子绰，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沈雅有度量，博涉经史。稍迁洛阳令，为政强直，不避豪右，京邑惮之。延昌初，尚书右丞。后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朋附高肇，诏并原罪。历豫、并二州刺史，卒，谥文简。

允弟推，字仲让，早有名誉。太延中，以前后南使不称，妙简行人，游雅荐推应选。诏兼散骑常侍使宋，南人称其才辩。卒于建业，赠临邑子，谥曰恭。

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诏征，辞疾不应，恆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州辟主簿，卒。孙市宾，永熙中，开府从事中郎。

始神䴥中，允与从叔济、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征。济位沧水太

守、浮阳子。卒，赠冀州刺史，谥曰宣。子矫袭。

矫弟遵，字世礼。贱出，其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允。允为作计，乃为遵父举哀，以遵为丧主，京邑无不吊集，朝贵咸识之。徐归奔止。免丧后，为营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涉历文史，颇有笔札。随都将长广公侯穷奇等平定三齐。以功赐爵高昌男，补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画图。后与中书令高闾增改律令，进中书侍郎。假中书令，诣长安，刊燕宣王庙碑，进爵安昌子。使济、兖、徐三州，观风理讼。进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荐宗庙，遵形貌庄洁，音气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赞礼事，为俯仰之节，粗合仪矩，由是帝颇识待之。后与游明根、高闾、李冲等入议律令，亲对御坐，时有陈奏。出为齐州刺史。建节历本州，宗乡改观，而矫等弥妒毁之。

遵性不廉清。在中书时，每假归山东，必借备骡马，将从百余，屯逼人家，不得丝缣满意，则诟詈不去。旬月之间，缣布千数，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选召僚吏，多所取红纳。又其妻明氏，家在齐州，母弟舅甥，共相凭属，争取货利。严暴，非理杀害甚多。贪酷之响，帝颇闻之。及车驾幸鄴，遵自州来朝。会有赦宥，遵临还州，请辞。帝于行宫引见诮让之。遵自陈无负。帝厉声曰："若无迁都赦，必无高遵矣！又卿非唯贪婪，又虐于刑法"。谓："何如济阴王，犹不免于法。卿何人，而为此行！自今宜自谨约。"还州，仍不悛革。齐州人孟僧振至洛讼遵，诏廷尉少卿邓述穷鞫，皆如所诉。先，沙门道登过遵。遵以道登荷眷于孝文，多奉以货，深托仗之。道登屡因言次，申启救遵，帝不省纳，遂诏述赐遵死。时遵子元荣诣洛讼冤，犹恃道登，不时还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与诀，别处沐浴，引椒而死。

元荣学尚有文才，长于几案。位兼尚书右丞，为西道行台，至高平镇，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虽无位宦，而赀产巨万。遵每责其财，又结憾于遵，吉凶不相往反。时论责之。毗字子翼，乡邑称为长者，位征南从事中郎。

初，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颇涉经籍。允撰修国记，选为校书郎，与其缉著。常令模带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执笔而占授裁断之，如此者五六岁。允所成篇卷，模预有功。太和中，除南颍川太守。

王肃之归阙，路经县瓠，羁旅穷悴，时人莫识。模独经给所须，吊待以礼，肃深感其意。及肃临豫州，模犹在郡，征报复之，由是为新蔡太守。在二郡积十年，宽猛相济，颇有声称。迁陈留太守。时年七十余矣，而饰老隐年，昧禁自效。遂家于南颍川，不复归其旧乡矣。

祐字子集，允之从祖弟也。本名禧，以与咸阳王同名，孝文赐名焉。祖展，慕容宝黄门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父谠，从太武灭赫连昌，以功赐爵南皮子。与崔浩共参著作，位中书侍郎、给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骑常侍、蓨县侯，使高丽。卒，赠冀州刺史，假沧水公，谥曰康。祐兄祚袭爵，位东青州刺史。

祐博涉书史，好文字杂说，性通放，不拘小节。自中书学生再迁中书侍郎，赐爵建康子。文成末，兖州东郡吏获一异兽，送之京师，时无识者，诏以问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鲮鲤。余域率无，今我获之，吴、楚之地，其有归国乎？"又有人于灵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寿者命也，我获其命，亦是归我之征。"献文初，宋义阳王昶来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时谓祐言有验。

孝文初，拜秘书令。后与丞李彪等奏曰："《尚书》者，记言之体；《春秋》者，录事之辞。寻览前志，斯皆司勋之实录也。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祖以后，至于文成，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漏，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书。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从之。

孝文尝问祐："比水旱不调，何以止灾而致丰稔？"祐曰："尧汤之运，不能去阳九之会。陛下道同前圣，其如小旱何？但当旌贤佐政，则灾消穰至矣。"又问止盗之方。祐曰："苟训之有方，宁不易息？当须宰守贞良，则盗贼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选举不采职政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又勋旧之臣，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则可加以爵赏，不宜委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给事中、冀州大中正。时李彪专统著作，祐为令，时关豫而已。出为西兖州刺史，假东光侯，镇滑台。

祐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给行客，不

听妇人寄舂取水。又设禁贼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盗发，则连其坐。初似烦碎，后风化大行，寇盗止息。转宋王刘昶傅，以参定律令，赐帛粟马等。昶以其旧官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征为宗正卿，而祐留连彭城，久不赴。仆射李冲奏祐无事稽命，处刑三岁，以赎论，免卿任。复为光禄，卒。太常谥曰炀侯。诏曰："不遵上命曰灵，可谥为灵。"

子和璧，字僧寿，有学尚，位中书博士，早卒。和璧子颢，字门贤，学涉有时誉。袭爵建康子，仕辅国将军、朝散大夫，赠沧州刺史，谥曰惠。子德正袭。

德正幼而敏慧，有风神仪表。初为齐文宣仪同开府参军，寻知管记事，甚相亲狎。累迁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给事黄门侍郎，方雅周慎，动见称述。文襄嗣业，如晋阳。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参机密，弥见亲重。文襄之崩，勋将等以缵戎事重，劝文宣早赴晋阳。文宣不决，夜中召杨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从，令德正居守。以为相府司马，专知门下事。

德正与文宣旧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正劝文宣行禅代事。德正又固请。文宣恐愔不决。自请赴鄴与愔言，乃定。还，未至而文宣便发晋阳。至平城都，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事，诸将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文宣：恐关西因此自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将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弼无以答。文宣以众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猛兽，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据，尚以人臣终。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

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候，必宜以五月应天命。德正亦敦劝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至五月初，文宣发晋阳。德正又录在鄴诸事条进于文宣。文宣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甗、度支尚书陆操、太子詹事王昕、给事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阳王坦、录尚书事济阴王晖业等总集，引入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文宣发至前亭，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至平城都，便不复肯进。德正与徐之才苦请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

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顿所。时既未行诏敕，诸公文书唯云奉约束，德正及杨愔宣署而已。受禅日，尧难宗染赤雀以献。帝寻知之，亦弗责也。是日，即除德正为侍中，又领宗正卿。寻迁吏部尚书，侍中如故，封蓝田县公。天保七年，迁尚书右仆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干。德正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朝政，多有弘益。

文宣末年，纵酒酣醉。德正屡进忠言，帝不悦。又谓左右云："高德正恆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忧惧，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高德正，其疾何以？"愔知帝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正见除书而起。帝大怒，谓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陛，切责桃枝，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于门下省。其夜，开城门，以氈舆送还家。旦日，德正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妻出拜谢，又斩之。并其子司徒东阁祭酒伯坚亦见害。

后文宣谓群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帝后悔，赠太保、冀州刺史，谥曰康。嫡孙王臣，袭爵蓝田县公，给事中、通直散骑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马、平原郡守。

颢弟雅，字兴贤，有风度，位定州抚军府长史。天平中，追赠冀州刺史。子德范，早有令问，位任城太守，卒。

雅弟谅，字修贤，少好学，多识强记，居丧以孝闻。太和末，京兆王愉开府辟召，孝文妙简僚佐，谅与陇西李仲尚、赵郡李凤起等同时应选。正光中，加骁骑将军，为徐州行台。至彭城，属元法僧反，逼谅同之，不从见害。赠沧州刺史。又诏以谅临危授命，复赠使持节、平北将军、幽州刺史，优授一子出身，谥曰忠侯。

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

祐从父弟翼，字次同，豪侠有风神。孝昌末，葛荣作乱，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济间。魏朝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封乐城县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贼乱不行。及尔硃兆

弑庄帝，翼保境自守，卒。中兴初，赠使持节、侍中、太保、录尚书、六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伟，有智略，美音容，进止都雅。少时轻侠，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稍迁员外散骑常侍。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托附。及尔硃荣入洛，乾东奔于翼。乾兄弟本有从横志，见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于河、济间，受葛荣官爵。庄帝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尔硃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于是招纳骁勇，以射猎自娱。及荣死，乃驰赴洛阳。庄帝见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镇河北。又以弟昂为通直散骑常侍、平北将军。令俱归，招集乡闾，为表里形援。帝亲送于河桥上，举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傥有变，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乾垂涕受诏，昂援剑起舞，誓以死继之。

及尔硃氏既弑害，遣其监军孙白鸡率百余骑至冀州。托言括马，其实欲因乾兄弟送马收之。乾既宿有报复之心，而白鸡忽至，知欲见图。将先发，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为尔硃荣所杀，闻之喜曰："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发，今正其时。谨闻命矣。"

二月，乾与昂潜勒壮士，夜袭州城，执刺史元嶷，射白鸡杀之。于葛荣殿为庄帝举哀，素服，乾升坛誓众，词气激扬，涕泗交集，将士莫不感愤。欲奉次同为王。次同曰："和乡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将斫隆之，隆之惧，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俄而灵助被尔硃氏禽。

属齐神武出山东，扬声以讨乾为辞，众情惶惧。乾谓之曰："高晋州雄材盖世，不居人下。且尔硃弑主肆虐，正是英雄效节之时，今者之来，必有深计。勿忧，吾将诸君见之。"乃间行，与封隆之子子绘，俱迎于滏阳。因说神武曰："尔硃氏酷逆，痛结人神，凡厥生灵，莫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忠立，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鄙州虽小，户口不减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详其计。"神武大笑曰："吾事谐矣！"遂与乾同帐而寝，呼乾为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

时神武虽内有远图，而外迹未见。尔硃羽生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于封龙山举兵逼其城，令乾率众伪往救之。乾遂轻骑入见羽生，

伪为之计。羽生出劳军，彭乐侧从马上禽斩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兴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时，军国草创，乾父丧，不得终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请解职，行三年之礼。诏听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长乐郡公。

乾虽求退，不谓便见从许，既去内侍，朝政空关，居常怏怏。孝武将贰于神武，欲乘此抚之，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实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许国，何敢有二？"乾虽有此对，然非其本心，事出仓卒，又不谓孝武便有异志，遂不固辞，亦不启神武。帝以乾为诚己。

时禁园养部曲稍至千人，骤令元士弼、王思政诣贺拔岳计，又以岳兄胜为荆州刺史。乾谓所亲曰："难将作矣，祸必及吾。"乃密以启神武。神武召乾问之，乾因劝神武受禅。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复言。今启叔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频请而帝不答，乾惧变，启神武，求为徐州。乃以乾为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将行，帝闻其与神武言，怒，使谓神武曰："高乾与朕私盟，今复反覆。"神武闻其与帝盟，亦恶之，乃封其前后密启以闻。帝对神武使诘乾。乾曰："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陛下既有异图，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诸，尚或难免，况人主推恶，何以逃命？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无负庄帝。"诏遂赐死于门下省，年三十七。临死时，武卫将军元整监刑，谓曰："颇有书及家人乎？"乾曰："吾诸弟分张，各在异处，今日之事，想无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识，亦恐巢倾卵破，夫欲何言！"后神武讨斛斯椿等，谓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岂有今日之举？"天平初，赠太师、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文昭。以长子继叔袭祖次同乐城县侯，令第二子吕兒袭乾爵。

乾弟慎，字仲密，颇涉文史，与兄弟志尚不同，偏为父所爱。历位沧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光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天下初定，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自随。为政严酷，又纵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弃州，将归神武。武帝敕青州断其归路，慎间行至晋阳。神武以为大行台左丞，转尚书，当官无所回避。累迁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闾，不称朝望，文襄奏令改选焉。

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为慎弃。暹时为文襄委任，乃为暹高嫁其妹，礼夕，亲临之。慎后妻赵郡李徽伯女也，艳且慧，兼善书记，工骑乘。慎之为沧州，甚重沙门显公，夜常语，久不寝。李氏患之，构之于慎，遂被拉杀。文襄闻其美，挑之，不从，衣尽破裂。李以告慎，慎

由是积憾，且谓暹构己，遂罕所纠劾，多行纵舍。神武嫌责之，弥不自安。出为北豫州刺史，遂据武牢降西魏。

慎先入关，周文率众东出，败于芒山，慎妻子尽见禽。神武以其家勋，启慎一房配没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见之，乃从焉。西魏以慎为侍中、司徒，迁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张氏，始生一男二岁，令婢为汤，将浴之。婢置而去，养猿系解，以兒投鼎中，爓而死。张使积薪于村外，缚婢及猿焚杀之，扬其灰于漳水，然后哭之。

昂性似其母，幼时便有壮气。及长，俶傥，胆力过人，龙犀豹颈，姿体雄异。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兒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灭吾族，当大吾门。"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少与兄乾数为劫掠，乡闾畏之，无敢违忤。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氏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乾及昂等并劫掠，父次同常系狱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语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后岂有人与我一锹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对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锹土，今被压，竟知为人不？"

昂以建义初，兄弟共举兵，既而奉魏庄帝旨散众。仍除通直散骑侍郎，封武城县伯。与兄乾俱为尔硃荣所黜，免归乡里。阴养壮士，又行抄掠。荣闻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即送晋阳。及入洛，将昂自随，禁于驼牛署。既而荣死，庄帝即引见劳勉之。时尔硃世隆还逼宫阙，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昂既免缧绁，被甲横戈，与其从子长命，推锋径进，所向披靡。帝及观者，莫不壮之，即除直阁将军，赐帛千疋。昂以寇难尚繁，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骑常侍，加北平将军。

及闻庄帝见害，京师不守，遂与父兄据信都起兵。尔硃世隆从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龙尾坂。昂将十余骑，不擐甲而驰之。乾城守，绳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败走。昂马槊绝世，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神武至信都，开门奉迎。昂时在外略地，闻之，以乾为妇人，遗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之，昂乃与俱来。后废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终其身。仍为大都督，率众从神武破尔硃兆于广阿。又讨四胡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等三千

人，神武将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合。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不烦更配。”神武从之。及战，神武军小却，兆等方乘之。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大败。是日，微昂等，神武几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寻加侍中、开府，进爵为侯。及兄乾被杀，乃将十余骑奔晋阳。神武向洛阳，令昂为前驱。武帝入关中，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至崤、陕，不及而还。寻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辞不拜，转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称司徒帽。

神武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径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决醉。”时山道峻阻，巴寇守险，昂转斗而进，莫有当锋。遂克上洛，获西魏洛州刺史泉ＧＣ并将数十人，欲入蓝田关。会窦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弃众，力战全军而还。时昂为流矢所中，创甚，顾左右曰：“吾死无恨，恨不见季式作刺史耳！”神武闻之，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

昂还，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练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昂不时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时易，脱时难。”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难之有？”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昂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怿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欲直入，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责。性好为诗，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进封京兆郡公，与侯景等同攻独孤信于金墉。与周文帝战，败于芒阴，死之。

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军。京兆于傅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执杀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赐杀？”其夜，梦京兆以血涂己。寤而怒，使折其二胫。时刘桃棒在勃海，亦梦京兆言诉得理，将公付贼。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轻敌，建旗盖以陵阵，西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昂轻骑东走河阳城，太守高永洛先与昂隙，闭门不受。昂仰呼求绳，又不得，拔刀穿阖，未彻，而追兵至。伏于桥下。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问昂所在，奴示之。昂奋头曰：“来，与尔开国公！”追者斩之以去。先是，昂梦为此奴所杀，以告卢武，将杀之。武谏乃止，果及难。时年四十八。桃棒会丧于路。神武闻之，如丧肝胆，杖永洛二百。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周亡犹未充。赠太师、大司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谥曰忠武。西魏寻归敖曹首，犹可识。

先是，有鹊巢于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当巢处。葬后，其妻张氏常见敖曹夜来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见，唯犬随而吠之，岁余乃绝。其故吏东方老为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为立祠庙。灵像既成，头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见者咸称神异。

子突骑嗣，早卒。文襄复亲简昂诸子，以第三子道额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额袭。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入周，为仪同大将军。隋开皇中，卒于黄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胆气。太昌初，累迁尚食典御，寻加骠骑大将军。天平中，为济州刺史。季式兄弟贵盛，并有勋于时，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备，故能追督境内贼盗，多致克捷。时濮阳人杜灵椿等，又阳平路叔文徒党各为乱，季式并讨平之。有客尝谓季式曰："濮阳、阳平乃是畿内，何忽遣私军远战？"季式曰："我与国家同安危，岂有见贼不讨之理？若以此获罪，吾亦无恨。"

芒山之败，所亲部曲请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国厚恩，与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倾危而亡之，不义。"是役也，兄昂殁焉。兴和中，行晋州事。解州，仍镇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报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寻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后功，加仪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县子。寻迁太常卿。仍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寻赦之。四年夏，发疽卒。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曰恭穆。

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后，少时解职。黄门郎司马消难，左仆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婿，势盛当时。因退食暇，寻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门并关，消难固请去。季式曰："君以地势胁我邪？"消难拜谢请出，终不见许。酒至，不肯饮。季式索车轮括消难颈，又更索一车轮自括颈，引满相劝。消难不得已，笑而从之。方俱脱车轮，更留一宿。及消难出，方具言之。文襄辅政，白魏帝，赐消难美酒数石，珍羞十舆，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优遇如此。

自昂起兵，为羽翼者，有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秋、东方老、刘士荣、成五彪、韩愿生、刘桃棒。随其建义者，有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等。名显可知者，列之后云。

东方老，安德鬲人，与昂为部曲。文宣受禅，封阳平县伯，位南兖州刺史。后与萧轨等度江，没。

李希光，勃海蓚人，初随高乾起兵，后位仪同三司、扬州刺史。文宣责陈武帝废萧明，命仪同萧轨率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步骑数万，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袭克石头城。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司，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动必乖张。顿军丹杨城下，遇霖雨五十余日，故致败。将卒俱死，军士得还者十二三。

刘叔宗名纂，乐陵平昌人，归昂，位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刘孟和名协，浮阳饶安人，聚众附昂兄弟，位终大丞相司马，坐事死。其余并不知所终云。

神武初起兵，范阳卢曹亦以勇力称，为尔硃氏守，据蓟。神武厚礼召之，以昂相拟，曰："宜来，与从叔为二曹。"曹愠曰："将田舍兒比国士。"遂率其徒自蓟入海岛。得长人骨，以髑髅为马皁；胫长丈六尺，以为二槊。送其一于神武，诸将莫能用，唯彭乐强举之。未几，曹遇疾，恫声闻于外。巫言海神为崇，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斩衰，葬毕潜散。曹身长九尺，鬓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树。性弘毅方重，常从客雅服，北州敬仰之。尝卧疾，犹申足以举二人。蠕蠕寇范阳，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群虏莫能弯，乃去之。时有沙门昙赞，号为神力，唯曹与之角焉。昙赞闻叫声则胜。

论曰：高允践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难，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体邻知命，鉴昭穷达，亦何能若此。宜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有魏以来，斯人而已。僧裕艺用有闻，聿修之义。世礼贪而无道，能无及乎？子集学业优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风，门旧不殒。德正受终之际，契协乱臣，虽钟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阶尺土之资，奋臂河朔，自致勤王之举，神武因之，以成霸业。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枉滥之极，莫或过此。昂之胆力，气冠万夫，韩陵之下，风飞电击。然则齐氏元功，一门而已。其余托而义唱，亦足称云。

列传第二十

崔鉴兄孙伯谦 崔辩孙士谦 士谦子彭 士谦弟说 说子弘度

崔挺子孝芬 孙宣猷 曾孙仲方 仲方从叔昂 挺从子季舒 挺族孙暹

崔鉴，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赞，魏尚书仆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书。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秘书监。祖遭，字景遇，位钜鹿令。父绰，少孤，学行修明，有名于世。与范阳卢玄、勃海高允、赵郡李灵等俱被征，寻以母老固辞。后为郡功曹，卒。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赐爵桐庐县子。出为东徐州刺史。鉴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诏从之。又于州内铜冶为农具，兵人获利。卒，赠青州刺史、安平侯，谥曰康。子合，字贵和，少有时誉，袭爵桐庐子，位终常山太守。

合弟秉，少有志气，阳平王顺之为定州，秉为卫军府录事，带毋极令。时甄琛为长史，曾因公事，言竞之间，以拳击琛坠床。琛以本县长，笑而不论。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寿春，秉从行，招致壮侠，以为部下。勰目之，谓左右曰："吾当寄胆气于此人。"累迁广平内史，大纳财货，为清论所鄙。后为燕州刺史，为杜洛周攻围，坚守历年。朝廷遣都督元谭赴救，谭败，秉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频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职。薨，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靖穆。

长子忻，字伯悦，有世干。以郑俨之甥，累迁兼尚书左丞。庄帝初，遇害河阴。追赠殿中尚书、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早丧所生，为祖母宋氏所养。六岁，宋亡，啼慕不止，见者悲之。性恢达，常以将略自许。以军功赐爵安平县男。及父康于燕被围，泣诉朝廷，遂除别将，与都督元谭赴援，战殁。子长瑜，位至开府中兵参军。

长瑜子子枢，学涉好文词，经辩有才干。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待诏文林馆。兼散骑常侍，聘周。使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兼知度支。子枢明解世务，所居称职。因度支有受纳风闻，为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预尉迟迥事，被诛。

子枢次弟子端，亦有才干，而文艺为优。历殿中侍御史，卒于通直散骑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为河阳道行台郎。隋开皇末，卒于泗州刺史。

子博弟子发，有文才，武平末，秘书郎，修起居注。仕隋为秦王文学，卒于国子博士。

长瑜弟叔瓒，颇有学识，性好直言。其妻即齐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为魏尹丞。属蝗虫为灾，帝以问叔瓒。对曰："案《汉书五行志》：'土功不时，蝗虫作厉。'当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故致此灾。"帝大怒，令左右殴之，又擢其发，以溷汁沃其头，曳以出，由是废顿久之。后卒于阳平太守，赠本州刺史。

仲弟叔彦，位抚军。

叔彦弟季通，位司农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学，爱属文，预撰《御览》，位济州别驾。

季通弟季良，风望闲雅，位太学博士，以征讨功，赐爵蒲阴县子，累迁太尉长史。及康东还乡，季良亦去职归养。后位中军将军、光禄大夫，先康卒于家，赠尚书右仆射，谥曰简。康弟习，字贵礼，有世用，卒于河东太守，赠并州刺史。

鉴兄□，字洛祖，行博陵太守。□子文业，中书郎、钜鹿太守。文业子伯谦。

伯谦字士逊，贫居养母。齐神武召补相府兼功曹，称之曰："崔伯谦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转七兵、殿中、左户三曹郎中。弟仲让为北豫州司马，与高慎同叛。坐免官。后历瀛州别驾、京畿司马。文襄将之晋阳，劳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务总，是用相授。"临别，又马上执手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卿宜深体此情。"族弟暹当时宠要，伯谦与之旧寮同门，非吉凶未尝造请，以雅道自居。

天保初，除济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贫者劝课周给。县公田多沃壤，伯谦咸易之以给人。又改鞭，用熟皮为之，不忍见血，示耻而已。朝贵行过郡境，问人太守政何似？对曰："府君恩化，古者所无。"诵人为歌曰："崔府君，能临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无争。"客曰："既称恩化，何因复威？"对曰："长吏惮其威严，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旧寮，例有加授，征赴鄴。百姓号泣遮道，数日不得

前。

以弟仲让在关中，不复居内任，除南钜鹿太守。下车导以礼让，豪族皆改心整肃。事无巨细，必自亲览。在县有贫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须公，不虑不决”。在郡七年，狱无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恆处上第。征拜银青光禄大夫。

伯谦少时读经、史，晚年好《老》、《庄》，容止俨然无愠色，亲宾至，则置酒相娱。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为仪表。卒，赠南充州刺史，谥曰懿。伯谦弟仲让，仕西魏，位至鸿胪少卿。

崔辩，字神通，鉴之从祖弟也。祖琨，字景龙，行本郡太守。父经，赠兖州刺史。辩学涉经史，风仪整峻，献文征拜中书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余，专以劝学。卒，赠安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恭。

长子景俊，鲠正有高风，好古博涉，以经明行修，征拜中书博士。历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赐名为逸。后为员外散骑侍郎，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仪。雅为孝文所知重，迁国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诏独进，博士特命自逸始。转通直散骑常侍、廷尉少卿，卒。

子巨伦，字孝宗，幼孤。及长，历涉经史，有文学武艺。叔楷为殷州，巨伦仍为长史、北道别将。在州陷贼，敛恤存亡，为贼所义。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为黄门郎，巨伦心恶之。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寮，令巨伦赠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喘吐舌。”以此自晦，获免。结死士，夜中南走，逢贼，俱恐不济。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便欺贼曰：“吾受敕而行。”贼爇火观敕，火未然。巨伦手刃贼十余人，贼乃四溃，得马数匹。夜阴失道，唯看佛塔户而行。到洛阳，持节别将北讨。初，楷丧之始，巨伦收殡仓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殡，并窃家口以归。寻授国子博士。

庄帝即位，除东濮阳太守。时河北纷梗，人避贼，多入郡界。岁俭饥乏，巨伦倾资赡恤，务相全济。时类高之。元颢入洛，据郡不从，庄帝还宫，封渔阳县男。后除光禄大夫。卒，子子武袭。

初，巨伦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族，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识。

逸弟模，字叔轨。身长八尺，围亦如之。出后其叔，雅有志度。萧

宝夤讨关、陇，引为西征别将，屡有战功，封槐里县伯。后行岐州事，击贼，殁于阵。永熙中，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

楷字季则，为广平王怀文学。正始中，以王国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与杨昱以数谏诤获免。后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将。以党附高肇，为中尉所劾。事在《高聪传》。楷性严烈，能摧挫豪强，时人语曰："莫鋋郁买反彳解孤楷反　，付崔楷。"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导之便宜，事遂施行。

孝昌初，置殷州，以楷为刺史，加后将军。楷将之州，人咸劝单身述职。楷曰："单身赴任，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固志？"遂阖家赴州。贼势已逼，或劝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将谓吾心不固。"遂命追还。及贼来攻，楷率力拒抗，莫不争夺，咸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爱一身？力竭城陷，楷执节不屈，贼遂害之。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伤叹焉。赠侍中、镇军将军、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

长子士元，沈雅有学尚。州陷，战没，赠平州刺史。

子育王，少以器干称，仕齐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谦。

士谦，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后贺拔胜出镇荆州，以士谦为行台左丞。孝武西迁，士谦劝胜倍道兼行，谒帝关右，胜不能用。州人刘诞引侯景军奄至，胜与战，败绩，遂奔梁。士谦与俱行。及至梁，每乞师赴援。梁武虽不为出军，而嘉胜等志节，并许其还国。乃令士谦先，且通邻好。周文素闻其名，甚礼之，赐爵千乘县男。及胜至，拜太师长史，以功进爵为子，拜尚书右丞。从周文解洛阳围，经河桥战，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礼于随郡，讨李迁哲于魏兴，并有功，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直州刺史。赐姓宇文氏。恭帝初，转利州刺史。

士谦性明悟，深晓政术，吏人畏而爱之。周保定二年，迁总管、安州刺史，加大将军，进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总管、荆州刺史。州既统摄遐长，俗兼夷夏，又南接陈境，东邻齐寇。士谦外御强敌，内抚军人，风化大行，号称良牧。每年考绩，常为天下之最，屡有诏褒美

焉。士谦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虽被亲遇，而名位未显；及践其位，朝野以为荣。卒于州，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飨。子旷嗣。

士谦性至孝，与弟说特相友爱，虽复年位并高，资产皆无私焉。居家严肃，旷及说子弘度并奉其遗训云。

旷少温雅。大象末，位开府仪同大将军、浙州刺史。旷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闻。性刚毅，有武略，工骑射，善《周官》、《尚书》，并略通大义。仕周，累迁门正上士。隋文帝为相，周陈王纯镇齐州。帝恐其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彭未至齐州三十里，因诈病止传舍，遣人召纯。纯疑有变，多将从骑至彭所。彭请间，因顾骑士执而锁之。乃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仪同。及践祚，迁监门郎将，兼领右卫长史，赐爵安阳县男。再迁骠骑将军，恆典宿卫。性谨密，在省闼二十余年，当上，在仗危坐终日，未尝有堕容。上每谓曰："卿当上日，我寝处自安。"又尝曰："卿弓马固以绝人，颇知学不？"彭曰："臣少爱《周礼》、《尚书》，休沐之暇，不敢废也。"上曰："试为我言之。"彭因说君臣戒慎之义，上称善。观者以为知言。后加上开府，迁备身将军。

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悦，赐钱一万。及使者反，可汗复遣使请崔将军一与相见。上曰："此必善射闻于虏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因掷肉于野，以集飞鸢，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连发数矢，皆应弦而落。突厥莫不叹服。仁寿末，进爵安阳县公。炀帝即位，迁左领军大将军。时汉王谅初平，令彭镇遏山东，复领慈州事。卒，赠大将军，谥曰肃。子宝德嗣。

士谦弟说。说本名士约。少有气概，膂力过人，尤工骑射。贺拔胜牧荆州，以为假节、冠军将军、防城都督。又随奔梁。复自梁归西魏。授武卫将军、都督，封安昌县子。从周文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进爵为侯，除京兆郡守。累迁都官尚书、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县侯；赐姓宇文，并赐名说焉。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万年县公。再迁总管、凉州刺史。说莅政强毅，百姓畏之。后除使持节、能和中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诸军事，加授大将军，改封安平县公。建德四年，卒，赠廓、延等五州刺史，谥曰壮。子弘度。

弘度字摩诃衍。膂力绝人，仪貌魁岸，须面甚伟，性严酷。年十

七，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掷下，至地无所损，训大奇之。后以战功授仪同。从平齐，进上开府、鄴县公。寻从汝南公宇文神举破卢昌期于范阳，郧公韦孝宽经略淮南。以前后勋进位上大将军。袭父爵安平县公。

及尉迟迥反，弘度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讨之，所当无不披靡。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曰："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事既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大丞相极口，自杀。弘度顾弟弘升，使取迥头。进位上柱国。时行军总管例封国公，以弘度不时杀迥，纵致恶言，由是降爵一等为武乡郡公。

开皇初，以行军总管拒突厥于原州。还，拜华州刺史。纳妹为秦孝王妃。寻迁襄州总管。

弘度素贵，御下严急，所在令行禁止，盗贼屏迹。梁主萧琮来朝被止，以弘度为江陵总管，镇荆州。陈人惮之，不敢窥境。以行军总管从秦孝王平陈，赐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乱，复以行军总管隶杨素。弘度与素品同，而年长于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隶素，意甚不平。素亦优容之。及还，以行军总管检校原州事，以备胡。无虏而还。上甚礼之，复以其弟弘升女为河南王妃。仁寿中，检校太府卿。

自以一门二妃，无所降下。每诫其寮吏曰："人当诚恕，无得欺诳。"皆曰："诺。"后尝食鳖，侍者八九人。弘度问之曰："鳖美乎？"人惧之，皆曰："美。"弘度大骂曰："佣奴！"何敢诳我？汝初未食鳖，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属百工见之，莫不汗流，无敢欺隐。时有屈突盖为武候车骑，亦严刻。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斗醋，不见崔弘度；宁炙三斗艾，不逢屈突盖。"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动行捶楚，闺门整肃，为当世所称。未几秦王妃以罪诛，河南王妃复被废，弘度忧恚，谢病于家。诸弟乃与之别居，弥不得志。炀帝即位，河南王为太子。帝将复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诣弘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称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寝。弘度忧愤，未几卒。

弘升字上客，在周为右侍上士。从平尉迟迥，以功拜上仪同。寻加上开府，封黄台县侯。隋文受禅，进爵为公，授骠骑将军。历慈郑二州

刺史、襄州总管。以戚属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废，弘升亦免官。炀帝即位，历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禄大夫，转涿郡太守。辽东之役，检校左武卫大将军事，指平壤。与宇文述等同败，奔还，发病卒。

崔挺，字双根，辩之从父弟也。父郁，位濮阳太守。挺幼孤，居丧尽礼，少敦学。五代同居，后频年饥，家始分析。挺与弟振推让田宅旧资，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释卷。乡人有赡遗，挺辞而后受，仍亦散之。举秀才，射策高第。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以工书，受敕于长安书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赐爵秦昌子。转登闻令，迁典属国下大夫。以参议律令，赐帛、谷、马、牛等。尚书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为嫔。宋王刘昶南镇彭城，诏挺为长史，以疾辞免，乃以王肃为长史，其被遇如此。后拜昭武将军、光州刺史，风化大行。

及车驾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问以临边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悦，谓曰："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以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顾谓侍臣曰："拥旄者皆如此，何忧哉！"复还州。及散骑常侍张彝巡行风俗，谓曰："彝受使巡方，采察谣讼，入境观政，实愧清使之名。"州旧掖城西北数里有斧山，峰岭高峻。北临沧海，南望岱岳。挺于顶上欲营观宇，故老曰："此岭上，秋夏之际，常有暴雨。相传云是龙道，恐此观不可久立。"挺曰："人龙相去，何远之有？虬龙倏忽，岂一路乎？"遂营之。数年间，果无风雨之异。挺既代，即为风雨所毁，遂莫能立。众以为善化所感。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阖门充役。挺上书，以为《周书》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阖门，岂不哀哉！辞甚雅切，帝纳之。

先是，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孝文将辨天下氏族，仍亦访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县有人年逾九十，板舆造州。自称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岛，垂六十岁，忻逢明政，今愿奉之。挺曰："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遣船随取，光润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见代，老幼泣涕追随，缣帛送赠，悉不纳。

散骑常侍赵修得幸宣武，挺虽同州壤，未尝诣门。北海王详为司徒、录尚书事，以挺为司马，固辞不免。世人皆叹其屈，而挺处之夷然。详摄选，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挺终无言。详曰："崔光州考级并未加授，宜投一牒，当为申请。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亦何故默然？"挺曰："阶级是圣朝大例，考课亦国之恆典，至于自炫求进，窃以羞

之。”详大相称叹。其为司马，详未曾呼名，常称州号，以示优礼。卒，赠辅国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景。光州故吏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象，于城东广固寺赴八关斋，追奉冥福。

初，崔光贫贱，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又识邢峦、宋弁于童幼，世称其知人。历官三十余年，家资不益，食不重味，室无绮罗，闺门之内，雍雍如也。欲诸子恭敬廉让，因以孝为字。及葬，亲故多有赠赗，诸子推挺素志，一无所受。有子六人，长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识，博学好文章。孝文召见，甚嗟赏之。李彪谓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喻殊优，今当为绝群耳。”挺曰：“卿自欲善处人父子之间，然斯言吾不敢闻也。”后袭父爵，累迁司空属、定州大中正。长于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条，孝芬所参定也。迁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将裴邃等寇淮南，诏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荣讨之。敕孝芬持节催令赴接，贼退而还。迁荆州刺史，兼尚书、南道行台，领军司，率诸将以援神俊，因代焉。孝芬遂从恆农道南入，敌便奔散，人还安堵。明帝嘉劳之。

后以元叉之党，与卢同、李奖等并除名，征还。又除孝芬为廷尉。章武王融以赃货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为都督，北讨鲜于修礼，时孝芬弟孝演率宗从在博陵，为贼攻陷，遇害。融密启云孝演入贼为逆，遂见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还。后梁将成景俊逼彭城，孝芬兼尚书右丞，为徐州行台。孝芬将发，入辞。灵太后谓曰：“卿女今事我兒，与卿是亲。曾何相负，而内头元叉车内，称此妪须了却！”孝芬曰：“臣蒙国厚恩，义无斯语；假有斯语，谁能得闻？若有此闻，即此人于元叉亲密，过臣远矣。乞对之，足辨虚实。”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俊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书，为徐、兖二州行台。

建义初，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反，引南贼围兖州行台。除孝芬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书、东道行台，与大都督刁宣往救援。与行台于侃时相接。至便围之，侃突围奔梁。永安中，授西兖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辞不行，仍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书，后加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孝武帝入关，齐神武至洛，与尚书辛雄、刘廞等并被诛。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闻口辩，善谈论，爱好后进，终日忻然。商榷古今，间以嘲谑，听者忘疲。文笔数十篇。有子八人。

长子勉，字宣祖，颇涉史传。普泰中，兼尚书右丞。勉善附会，世论以浮竞讥之。为尚书令尔硃世隆所亲待，而尚书郎魏季景尤为世隆所知，勉与季景内颇不睦。季景于世隆求右丞，夺勉所兼；世隆启用季景，勉遂帐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逃免。后见齐神武，劳抚之。天平初，遣勉送勋贵妻子赴定州，因得还。属母李氏丧亡，勉哀号过性，遇病卒。无子，弟宣度以子龙子为后。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学，风度闲雅。性鲠正，有军国筹略。普泰初，累迁司徒从事中郎。既遭家难，遂间行入关。及谒魏孝武，哀动左右。帝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门。"即以本官奏门下事。大统初兼给事黄门郎、平原县伯。二年，正黄门。行军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将军。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谏；书奏，并纳焉。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嫁聚会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请禁断，事并施行。与卢辩等创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据河南归款，遣行台王思政赴之。周文与思政书曰："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不。"思政初顿兵襄城，后于颍川为行台，并致书于猷。猷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潜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所。颍川置州，遣郭贤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使人见周文，其以启闻。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启，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许之。及颍川没，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职，属大军东征，周文赐以马，随军与之筹略。十七年，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赐姓宇文氏。

恭帝元年，周文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等五人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余里，至于梁州。即以猷为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兴等诸州阻兵为逆，信、合、开、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内，人无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谦请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粮尽，猷为送米四千斛。于是二镇获全。猷第二女，帝养为己女，封富平公主。

周明帝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除司会中大夫，御正如故。明

帝崩，遗诏立武帝。晋公护谓猷曰：“今奉遵遗旨。君以为何如？”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遵《周礼》，无容輒违此义。”虽不行，时称其守正。

及陈将蔡皎来附，晋公护议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独进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加抚循，而创痍未复。近者长星为灾，乃上玄所以垂鉴诫也，岂可穷兵极武，而重其谴负哉？”议不从。后水军果败，而裨将元定等遂没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文帝受禅，以猷前代旧齿，授大将军，进爵汲郡公。

开皇四年，卒，谥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齐。少好读书，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与帝少相款密。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转记室，迁司正大夫，与斛斯征、柳敏等同修礼律。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赐爵石城县男。时武帝阴有灭齐志，仲方献二十策，帝大奇之。复与少内史赴芬删定格式。寻从帝攻下晋州，又令仲方说下翼城等四城，授仪同，进爵范阳县侯。后以行军长史从郯国公王轨禽陈将吴明彻于吕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为少内史。

会帝崩，隋文帝为丞相，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并嘉纳之。又劝帝应天受命，从之。及受禅，上召仲方与高颎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统。又圣躬载诞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劝上除六官，依汉魏之旧。并从之。进位上开府，授司农少卿，进爵固安县公。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明年，复令仲方发丁十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艰，去职。未期，起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曰：

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谓至矣。陈氏草窃，起于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颛顼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于陈。”至鲁昭九年，陈灾，裨灶曰：“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楚克之。”楚，祝融后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后，舜承颛顼。太岁左行，岁星右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

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国号为隋，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沈，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将得岁之助。以今量古，陈灭不疑。臣谓午、未、申、酉并其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陈既主昏于上，人讟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自有宏谟，皞荛所见，冀申萤爝。今唯须武昌以下，蕲、和、徐、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火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度。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上览，大悦。转基州刺史，征入朝。仲方因陈经略，上善之，赐以御袍裤并罗杂彩五百段，进位开府。及大举伐陈，以仲方为行军总管，与秦王会。及陈平，坐事免。未几，复位。

后数载，授会州总管。时诸羌犹未宾附，诏仲方击之，与贼三十余战，紫祖、四邻、望方、涉题、干碉、小铁围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诸贼悉平。赐奴婢一百二十口、黄金三十斤。迁代州总管。总被征入朝。会文帝崩，汉王余党据吕州不下。炀帝遣周罗□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总其众，拔之，进位大将军。历户部、礼部尚书，坐事免。寻为国子祭酒，转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忧去职，岁余起为信都太守。后乞骸骨，优诏许之，卒于家。子焘，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齐王开府司马、恆农太守。宣度弟宣轨，颇有才学，位尚书考功郎中，与弟宣质、宣静、宣略并早卒。

孝芬弟孝伟，赵郡太守。郡经葛荣离乱后，人皆卖鬻兒女。夏椹大熟，孝伟劝户人多收之，郡内乃安。教其人种殖，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户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厉，百姓赖之。卒郡，赠瀛州刺史，谥曰简。朝议谓为未申，复赠安北将军、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怀远，七岁而孤，事母以孝闻。伯父吏部尚书孝芬尝谓亲友曰：“此兒终当远至，是吾家千里驹也。”

昂性端直，颇综文词。天平二年，文襄引为记室参军，季以腹心之

任。及辅国政，召为开府长史，并摄京畿长史事。时勋将亲族宾客，多行不轨，孙腾、司马子如之门尤剧。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绳之，未几间，内外齐肃。寻迁司徒右长史。时左府有阳平人吴宾为妄认继嗣事，披诉经久。长史王昕、郎中郑凭、掾卢斐、属王敬宝等穷其狱，始末积年，鞫掠不获实。司徒娄昭付昂推问，即日诘根绪，获其真状。昭叹曰："左府都官数人，不如右府一长史。"昕、凭甚以为愧。

武定中，文襄普令内外极言得失。昂上书曰："屯田之设，其来尚矣。曹魏破蜀，业以兴师。马晋平吴，兵因取给。朝廷顷以怀、洛两邑，邻接边境，薄屯丰稔，粮储已赡。准此而论，龟镜非远。其幽、安二州，控带奚贼、蠕蠕；徐、扬、兖、豫，连接吴越强邻。实藉转输之资，常劳私籴之费。诸道别遣使营之，每考其勤惰，则人加劝励，仓廪充实，供军济国，实谓在兹。其次，法狱之重，人命所悬。顷者官司纠察，多不审练，乃闻缘浅入深，未有雪大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残刻。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乞勒群司，务存获实。如此则有息将来，必无枉滥。"文襄纳之。后除尚书左丞，其年兼度支尚书。左丞之兼尚书，近代未有，朝野荣之。度支水漕陆运，昂设转输相入之差，付给新陈之法，有利于人，遂为常式。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文襄以问昂。昂曰："亦既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宫阙，文武同贺。魏帝问右仆射崔暹、尚书杨愔、崔甗、邢邵、散骑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陆操、国子祭酒李泽曰："可各言德绩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两门，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实启中兴；小鸟孕大，未闻福感。所愿陛下，虽休勿休，允答天意。"帝为敛容。后摄都官尚书，上劝田事七条。寻兼太府卿。齐受禅，改散骑常侍，兼大司农卿。二寺所掌，世号繁剧，昂校理有术，下无奸伪。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十四条。其年，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式，仍封华阳县男。又诏删定律令，损益礼乐，令尚书右仆射琡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帝寻幸晋阳。将发，敕递相遵率；不者，命昂以闻。昂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手所增损，十有七八。转廷尉卿。

昂号深文，世论不以平恕相许。又与尚书卢斐，别典京畿诏狱，并有残刻之声。至于推绳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阳子沈子遐，赍侯景铁券，告徐州都督府长史毕义绪期举兵应景；又卫尉卿杜弼门生郝子宽，告弼诽谤，并与元子雄谋逆。帝盛怒，付昂穷鞫。昂皆执正雪免，告者引妄获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书。时有肴藏小吏，因内

臣投书告事，又别有飞书告事者，并付昂穷检。昂言笑间，咸得情，告者辞穷，并引嫌状。于是飞书遂绝。转都官尚书，仍兼都官事，食济州北郡干。

文宣幸东山，谓曰："旧人多出为州，当用卿为令仆，勿望刺史。卿六十外，当与卿本州。中间，州不可得也。"后九卿以上陪集东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马子瑞谓皇太子曰："此是国家名臣，汝宜记之。"未几，复侍宴金凤台，历数诸人，咸有罪负，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俱省罪过。"十年，除兼右仆射，数日，即拜为真，未几，还为兼。杨愔少时与昂不平，文宣崩后，遂免昂右仆射，除仪同三司、光禄勋。皇建元年，转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

昂从甥李公统坐高归彦事诛。依律，妇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宫。时公统母年始五十余而称六十，公统舅宣宝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录尚书、彭城王浟发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复为五兵尚书，迁祠部。天统元年，卒，赠赵州刺史。

昂有风调才识，奋立坚正刚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时主，或陈便宜蠲省，或列阴私罪失。深为文宣所知赏，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严猛，每行鞭挞，虽苦楚万端，对之自若。前则崔暹、季舒为之亲援，后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挟恃，意色矜高。以此不为名流归服。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颇习文藻，有学涉，风仪器局为时论所许。以奉朝请待诏文林馆。隋开皇中，为中书侍郎。

孝伟弟孝演，字则伯，出继伯父。性通率，美须髯，姿貌魁杰，少无宦情，沈浮乡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因罢归。及鲜于修礼起逆，遇害。无子，弟孝直以子士游为后。

孝直字叔广，身长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稍迁直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尔硃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宁，去职归乡里。太昌中，除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辞不赴。卒于家，诫诸子曰："吾才疏效薄，于国无功。若朝廷复加赠谥，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则非吾意。"子士顺，位太府卿。

孝直弟孝政，字季让。十岁挺亡，号哭不绝，见者为之悲惨。志尚贞立，博学经史，雅好辞赋。丧纪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执造。位太尉汝南王悦行参军。

孝芬兄弟孝义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恸，绝肉蔬食，容貌毁瘠，见者伤之。孝伟等奉孝芬尽恭顺之礼，坐食进退，孝芬不命则不敢也。鸡鸣而起，且温颜色，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库；四时分赍，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余岁。抚从弟宣伯、子朗，如同气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学行，居家孝，为宗族所称。为秘书中散，在内谨敕，为孝文所知。孝文南讨，自高阳内史征兼尚书左丞，留京。振既才干被擢，当世以为荣。迁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长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断，以明察称。河内太守陆琇与咸阳王禧同谋为逆，禧败事发，振穷案之。时琇内外亲党及当朝贵要咸为言之，振研核切至，终无纵缓，遂毙之于狱。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绩。卒于河东太守，赠南兖州刺史，谥曰定。

振历官四十余载，考课恆为称职，议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猎经史，少温厚，有风尚。位侍御史，加平东将军，卒。挺从父子瑜，字仲琏，少孤，有学业，位鸿胪少卿，封高邑男，赠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长才，袭父爵，位广平太守。卒，赠殷州刺史、镇东将军，谥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县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猎经史，长于尺牍，有当世才具。年十七，为州主簿。为大将军、赵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齐神武。神武亲简丞郎，补季舒大行台都官郎中。文襄辅政，转大将军中兵参军，甚见亲宠。以魏帝左右，须置腹心，擢拜中书侍郎。文襄为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又季舒善音乐，故内伎亦回隶焉。内伎属中书，自季舒始也。文襄每进书魏帝，有所谏请，或文词繁杂，季舒辄修饰通之，得申劝戒而已。静帝报答霸朝，恆与季舒论之，云崔中书是我妳母。转给事黄门侍郎，领主衣都统。虽迹在魏朝，而归心霸府，密谋大计，皆得预闻。于是宾客辐凑，倾身接礼，甚得名誉，势倾崔暹。暹尝于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仆射，皆叔父之恩。"其权重如此。

时勋贵多不法，文襄无所纵舍，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难，文宣将赴晋阳，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季舒性爱声色，心在闲放，遂不请行，欲恣其行乐。司马子如缘宿憾，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列其过状。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

百，徙北边。天保初，文宣知其无罪，追为将作大匠。再迁侍中，俄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杨愔以文宣遗旨，停其仆射。遭母丧解任。起服，除光禄勋，兼中兵尚书。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会赦不问。武成居簿，曾病，文宣令季舒疗病，备尽心力。大宁初，追还，引入慰勉。累迁度支尚书、开府仪同三司。营昭阳殿，敕令监造，以判事式。为胡长仁密言其短，出为西兖州刺史。为进典签于吏部，被责免官。又以诣广宁王宅，决韦鞭数十。及武成崩，不得预于哭泣。久之，除胶州刺史，迁侍中、开府，食新安、河阴二郡干。加左光禄大夫，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加特进，监国史。

季舒素好图籍，暮年转更精勤，兼推荐人士，奖劝文学，议声翕然，远近称美。祖珽受委，奏季舒总监内作。珽被出，韩长鸾以为珽党，亦欲出之。属车驾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言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兒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自外同署，将加鞭挞，赵彦深执谏获免。季舒等家属男女徙北边，妻女及子妇配奚官，小男下蚕室，没入赀产。

季舒本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护。

庶子长君，尚书右外兵郎中。次镜玄，著作佐郎。并流于长城。未几，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后南安王思好更称朝廷罪恶，以季舒等见害为词，悉召六人兄弟子侄随军趣晋阳。事败，长君等并从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灭齐，诏斛律光与季舒等六人同被优赠，季舒赠开府仪同大将军、定州刺史。

挺从祖弟敬邕，性长者，为左中郎将，以军功赐爵临淄男，位营州刺史。库莫奚国有马数百疋，因风入境，敬邕悉令送还，于是夷人感附。卒于太中大夫，赠济州刺史，谥曰恭。

敬邕从弟接，字愿宾。容貌魁伟，放迈自高，不拘检。为中书博士、乐陵内史。雅为任城王澄所礼待，及澄为本部，接了无人王敬，王

忻然容下之。后为乐陵太守，还乡卒。

挺族子纂，字叔则。博学有文才，既不为时知，乃著《无谈子论》。寻为廷尉正，每有大狱，多所据明，有当官之誉。时太原王静自廷尉监迁少卿，纂耻居其下，乃与静书，辞气抑扬，无上下礼。入启求解位。后为洛阳令，卒，赠司徒左长史。

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暹字季伦。少为书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后临沧、光二州，启暹为工史，委以职事。赵郡公琛镇定州，辟为开府谘议，随琛往晋阳。神武与语悦之，以兼丞相长史。神武举兵将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后事，一以属暹，握手殷勤，至于三四。琛后以罪被责，暹亦黜免。尉景为并州，起暹为别驾。文襄代景，转暹为开府谘议，仍行别驾事。从文襄镇抚鄴都，加散骑常侍，迁左丞、吏部郎，领定州大中正，主议《麟趾格》。暹亲遇日隆，好荐人士，言邢邵宜亲重。言论之际，邵遂毁暹。文襄不悦，谓暹曰："卿说子才长，子才专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说子才长，皆是实事，不为痴也。"高慎之叛，伪与暹隙，神武后知之，欲发其事而杀暹，文襄苦救得止。迁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赡、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皆为御史，世称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势，诸公在坐朝，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礼。暹乃高视徐步，两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后，文襄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在道，前驱为赤棒所击，文襄回马避之。

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殷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司州牧咸阳王恆、并州刺史可硃浑道元、冀州刺史韩轨，罪与鄴下诸贵，极言褒美，且诫属之。先是僧尼猥滥，暹奏设科条篇，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

神武如鄴，群官迎于紫陌。神武握暹手劳之曰："小兒任重才轻，非中尉何有今日？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神武亲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华林园，谓神武曰："自顷所在百司，多有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神武降阶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段，乞以回赐。"帝又

褒美之。于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亲为之抃。文襄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余人！"神武将还晋阳，又以所乘马加彩物赐暹。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神武崩，未发丧，文襄以暹为度支尚书，监国史，兼右仆射，委以心腹之寄，仍为魏帝侍读。暹忧国如家，以天下为己任。文襄盛宠王昭仪，欲立为正室。暹谏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无罪，不容弃辱。"文襄意不悦，苦请乃从之。文襄车服过度，诛戮变常，言谈进止，或有亏失。暹每厉色极言，文襄亦为之止。临淮王孝友被文襄狎爱，数歌舞戏谑于前，顾见暹，辄敛容而止。有狱囚数百，文襄尽欲诛之，每催文帐，暹故缓之，不以时进，文襄意释，竟免。司州别驾司马仲粲、中从事陆士佩并被文襄殴击，付狱将饿杀，暹送食药，为致言而释之。

自出身从官，常日晏乃归。侵晓则与兄弟跪问母之起居，暮则尝食视寝，然后至外斋，对亲宾论事，或与沙门辩玄理，夜久乃还寝。一生不问家产，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

然好大言，调戏无节。尝密令沙门明藏著《佛论》而署己名，传诸江表。子达拏，年十三，令儒者权会教其解《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命达拏高坐开讲。同郡眭仲让阳屈服之，暹用仲让为司徒中郎。鄴下为之语曰："讲义两行得中郎。"仲让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

文宣初嗣霸业，司马子如、韩轨等挟旧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纠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文宣从之。及践阼，谮毁者犹不息，帝令都督陈山提、舍人独孤永业搜暹家。甚贫匮，得神武、文襄与暹书千余纸，多论军国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诸地牢。岁余，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穷验无实。

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虑其有后变，将阴图之，以问暹。暹曰："尝与二郎俱在行位，试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将犀手板换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视之，以是知其实痴。不足虑也。"帝既锁暹，责其往昔打背。暹自陈所对文襄之言，明己功以赎死。帝悟曰："我免祸，乃暹之力。"释而劳之，使行太原郡事，迁太常卿。谓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与暹子达拏，会崩，遂寝。至是，宴于宣光殿，群臣多在焉，文宣谓暹曰："贤子达拏甚有才学，亡兄长女乐安公主，魏帝外甥，胜朕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

婚姻。”乃以主降达拏。暹寻迁中书监，兼并省右仆射。是时法网已严，官司难于剖决，系狱者千余人。暹初上省，便大录囚，旬月间，断雪略尽。文襄时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并固辞。文宣数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为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迁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时调绢以七丈为匹，暹言之，乃依旧焉。帝谓左右曰：“崔暹谏我余酒过多，然我饮酒何所废？”常山王私谓暹曰：“至尊威严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犯颜，内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抚灵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定州刺史，谥曰贞节。

达拏温良廉谨，有识学。位仪同三司、司农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属尉迟迥起兵，以为总管司马。迥平，伏诛。初，文宣尝问乐安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宫人召达拏母入而杀之，投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暹兄谋开。

纂从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风概。为东郡太守。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矜其劳苦，乃为表闻，请听更代，郡内感之。太学旧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闲敞处，亲自说经，当时学者莫不劝勉，号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

先是，州人杨松柏、洛德兄弟数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柏既郡之豪帅，感恩奖喻，郡贼咸来归款，且以过在前政，不复自疑，游乃因宴会，一时俱斩。于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为逆。数日后，游知必不安，谋欲出外，寻为城人韩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楼，慷慨悲叹，乃推下小女而杀之，义不为群小所辱，为祖香等害。永安中，赠散骑常侍、镇北将军、定州刺史。子伏护。

论曰：崔鉴以文业应利用之秋，世家有业，余庆不已，人位继轨，亦为盛哉！辩器业著闻，位不远到；逸德优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壮之烈，楷忠贞之操，杀身成义，临难如归，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谦昆弟非唯武毅见重，忠公之称，亦足嘉云。挺兄弟风操高亮，怀文抱质，历事著闻，见重朝野，继世承家，门族并著，市朝可变，人焉不绝。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赞务，则嘉谋屡陈，出抚宣条，则威恩具举。仲方之兼资文武，雅长谋算，伐陈之策，信为深远。弈世载德，夫岂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干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谢彼仁心，安兹苛政，晚途遭蹑，理其宜也。季舒蹈龙逢之节，季伦受分庭之遇，虽遭逢异日，得丧不同，考其遗迹，而荣名一也，盖所谓彼有人焉。

列传第二十一

李灵曾孙元忠 浑 弟子璨 璨曾孙德饶 公绪 李顺玄孙元操李孝伯兄孙谧 谧弟子士谦 李裔子子雄 李义深弟幼廉

李灵，字武符，赵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静好学，有声赵、魏间。道武平中原，闻其已亡，哀惜之，赠宣威将军、兰陵太守。

神䴥中，太武征天下才俊，灵至，拜中书博士。再迁淮阳太守。以学优，选授文成皇帝经，加中散、内博士，赐爵高邑子。文成践阼，卒于洛州刺史，赠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简。

子恢袭，以师傅子，拜长安镇副将，进爵为侯，假钜鹿公。后东平王道符谋反，遇害，赠定州刺史、钜鹿公，谥曰贞。恢弟综，事见于后。

长子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卒。悦祖子瑾，字伯琼，袭，位大司农卿。瑾淳谨好学，老而不倦。卒，赠司空。

悦祖弟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以军功赐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赠安州刺史，谥曰安。

子元忠，少厉志操。粗览书史及阴阳术数，有巧思，居丧以孝闻。袭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怿为营明堂大都督，引为主簿。遭母忧去任，归李鱼川。尝亡二马，既获盗，即以与之。在母丧，哭泣哀动旁人，而饮酒骑射不废，曰："礼岂为我？"初元忠以母多患，专心医药，遂善方技，性仁恕，无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乡人甚敬之。孝庄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葛荣曰："我自中山至此，连为赵李所破，则何以能成大事？"乃悉众攻围，执元忠以随军。贼平，就拜南赵郡太守。好酒，无政绩。

及庄帝幽崩，元忠弃官，潜图义举。会齐神武东出，元忠便乘露车

载素筝浊酒以奉迎。神武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俊杰，今闻国士到门，不能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刺，勿复通也。"门者以告，神武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神武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欲事尔硃乎？"神武曰："富贵皆由他，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来未？"是时，高乾邕已见，神武因绐曰："从叔辈粗，何肯来？"元忠曰："虽粗，并解事。"神武曰："赵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曰："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神武乃复留与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胜。元忠进从横之策，深见嘉纳。又谓神武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注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委。冀、殷合，沧、瀛、幽、定自然弭从。唯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然非明公之敌。"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谢焉。时殷州刺史尔硃羽生阻兵据州，元忠聚众与大军禽斩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迁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后以从兄瑾年长，以中正让之。

魏孝武帝纳神武女为后，诏元忠致娉于晋阳。每宴席论旧事，元忠曰："昔日建义，轰轰大乐，比来寂寥无人问，更欲觅建义处。"神武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赐白马一匹。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觅建义处。"神武曰："建义处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须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后神武奉送皇后，仍田于晋泽，元忠马倒，良久乃苏。神武亲自抚视，封晋阳县伯。后为光州刺史，时州境灾俭，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赈贷，被报听用万石。元忠以为少，遂出十五万石赈之。事讫，表陈，朝廷嘉而不责。征拜侍中。

元忠虽处要任，初不以物务干怀，唯以声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关心。园庭罗种果药，亲朋寻诣，必留连宴赏。每挟弹携壶，游遨里闬。每言宁无食，不可使我无酒；阮步兵吾师也，孔少府岂欺我哉。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为仆射，文襄言其放达常醉，不可委以台阁。其子搔闻之，请节酒。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时，宜勿饮酒。"每言于执事，云年渐迟暮，乞在闲冗，以养余年，乃除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曾贡文襄王蒲桃一盘，文襄报以百缣，其见赏重如此。

孙腾司马子如尝诣元忠，逢其方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庭室芜旷，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视，叹息而去，大饷米绢，受而散之。俄复以本官领卫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数

斛，书籍药物，充满箧架。未及赙至，金蝉质绢，乃得敛焉。赠司徒，谥曰敬惠。初，元忠将仕，梦手执炬入其父墓。中夜惊起，甚恶之。旦告其受业师，占云："大吉，可谓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

性甚工弹，弹桐叶常出一孔，掷枣栗而弹之，十中七八。尝从文襄入谒魏帝，有枭鸣殿上，文襄命元忠弹之，问得几丸而落，对曰："一丸奉至尊威灵，一丸承大将军意气，两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

搔字德沈，少聪敏，有才艺。曾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弦，时人称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记室除河内太守。居数载，流人尽复。代至，将还都，父老号泣，追送二百余里，生为立碑。终于仪曹郎。

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来恆步，在路或不得食，饮水而已。逢屠牵牛，脱衣求赎，泣而随之。雉兔驯狎，入其山居房室。齐亡后，遭时大检，施糜粥于路。异母弟宗侃与族人孝衡争地相毁，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来取之，何为轻致忿讼？"宗侃等惭，遂让为闲田。

浑字季初，灵之曾孙也。祖综，行河间郡，早卒。父遵，字良轨，有业尚，为魏冀州征东府司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赠幽州刺史，谥曰简。

浑以父死王事，除给事中。后以四方多难，求为青州征东司马，与河间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未几而尔硃荣入洛，衣冠歼尽，物论以为知几。时河北流移人聚青土，众逾二十万，共劫河间邢杲为主，起自北海，袭东阳。青州刺史元世俊欲谋诛之，府人遂猜贰。浑乃与长史崔光韶具陈祸福，由是歃血而盟，上下还睦。普泰中，崔社客反于海岱，攻围青州，诏浑为都官尚书、东北道行台，赴援。社客诸城各自固保，浑以社客贼之根本，乌合易离，若衔枚夜袭，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诸郡可传檄而定。诸将尚迟疑，浑乃决行。果禽社客，斩首送洛阳，海隅清定。

天平初，丁母忧，行丧冢侧，殆将灭性。武定初，兼散骑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谓曰："伯阳之后，久而弥盛，赵李人物，今实居多。"使还，为东郡太守。以赃贿征还。齐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诸庭。浑抗言曰："将军今日犹自礼贤邪？"文襄笑而舍之。齐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时太常邢邵为少师，吏部尚书杨愔为少傅，论者荣之。以参禅代仪注，赐爵泾阳县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甗、魏

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寻除海州刺史。后土人共围州城，城中多石无井，常食海水，贼绝其路。城内先有一，夏旱涸竭，浑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贼以为神，应时骇散。浑捕斩渠帅，传首鄴都。浑妾郭，在州干政纳货，坐免，卒于鄴。

子湛，字处元，涉猎文史，有家风。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袭爵泾阳男。浑与弟绘、纬俱为聘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

绘字敬文。六岁便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遂窃其姊笔牍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内外以为非常兒。及长，仪貌端伟，神情朗俊。第五舅河间邢晏每与言，叹其高远，曰："若披烟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后敕撰五礼，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魏静帝于显扬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褰、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议，简举可观。历中书侍郎、丞相司马。每霸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祠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文襄益加敬异。又掌仪注。武定初，兼散骑常侍，为聘使主。梁武问高相今在何处？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略？绘敷对明辩，梁武称佳。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

使还，拜高阳内史。郡境旧有三猛兽，人常患之。绘欲修槛，遂因斗俱死于郡西。咸以为化感所致，皆劝申上。绘曰："猛兽因斗而毙，自是偶然，贪此为功，人将窥我。"竟不听。高阳旧多陂淀，绘至后，淀水皆涸，乃置农正，专主劝课，垦田倍增，家给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诣州，请为绘立碑于郡街。神武东巡郡国，在瀛州城西驻马久立，使郎中陈元康喻慰之。河间太守崔谌，恃其弟暹势，从绘乞麋角鸽羽。绘答书曰："鸽有六翮，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肤体疏懒，手足迟钝，不能近追飞走，远事佞人。"时文襄使暹选司徒左长史，暹荐绘，既而不果，咸谓由此书。

及文襄嗣业，普代山东诸郡，其特降书征者，唯绘与清河太守辛术二人而已。至，补大将军从事中郎，迁司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进贤冠赐绘曰："卿但直心事孤，当用卿为三公，莫学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为丞相司马。天保初，除司徒右长史。绘质性方重，未尝趣事权门，以此久而沈屈。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景。子君道，有父风。

绘弟纬，字乾经，少聪慧，有才学。与舅子河间邢昕少相伦辈，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俊举纬尚书南主客郎。纬前后接对凡十八人，颇为称职。鄴下为之语曰："学则浑、绘、纬，口则绘、纬、浑。"齐文襄摄选，以纬为司徒谘议参军，谓曰："自郎署至此，所谓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举耳。"梁谢兰来聘，劳之。兰问安平诸崔，纬曰："子玉以还，雕龙绝矣。"崔暹闻之怒。纬诣门谢之，暹上马不顾。纬语人曰："虽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骑常侍，使梁。纬常逸游放达，自号"隐君"，萧然有绝尘之意。使还，除太子家令，卒。齐初，赠北徐州刺史，谥曰文。

璨字世显，灵弟赵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长八尺五寸，容貌魁伟。受学于梁祚，位中书郎，雅为高允所知。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彭城降，诏镇南大将军博陵公尉元、镇东将军城阳公孔伯恭等迎之，献文复以璨参二府军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礼接，安都还城，遂不降。宋将张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磕，元令璨与中书郎高闾入彭城说安都，即与俱载赴军。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门，不克退还。璨劝元乘永，永失据，攻永米船，大破之，于是遂定淮北。加璨宁朔将军，与张谠对为兖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参定徐州功，赐爵始丰侯，卒，谥曰懿。子元茂袭爵。

元茂以宽雅著称，位司徒司马、彭城镇副将，人吏安之。卒，赠显武将军、徐州刺史，谥曰顺。子秀之，字凤起，袭爵，位尚书都官郎。秀之弟子云，字凤升；子云弟子羽，字凤降；子羽弟子岳，字凤峙。秀之等并早孤，事母孝谨，兄弟容貌并魁伟，风度审正，而皆早卒。凤升子道宗，位直阁将军。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参军。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书博士，后兼定州大中正，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迁光禄勋。与游肇往复，肇善之。卒于幽州刺史，遗令薄葬，赠齐州刺史，谥曰惠。

子籍之，字脩远，性谨正，粗涉书史。位司徒谘议参军、太中大夫。著《忠诰》一篇，文多不载。卒，赠定州刺史。子彻，仕齐，位尚书左丞。彻子纯，隋开皇中为介州长史。

纯子德饶，字世文。少聪敏好学，有至性。弱冠仕隋为校书郎，仍直内史省，参掌文翰。转监察御史，纠正不避权贵。大业三年，迁司隶从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虽位秩未通，德行为当时所重。凡与交结，皆海内髦彦。

性至孝，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忧，水浆不入口五日；哀恸，欧血数升。及送葬，会仲冬积雪，行四十余里，单缟徒跣，号踊几绝。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后甘露降于庭树，有鸠巢其庐，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为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后为金河县长，未之官，属群盗蜂起，贼帅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聚众于勃海，有敕许其归首。谦等惧，不敢降，以德饶信行有闻，遣奏曰："若德饶来者，即相率归首。"帝遣德饶往勃海慰诸贼。至冠氏，会他贼攻陷县城，见害。

其弟德侣，性重然诺。大业末为离石郡司法书佐，太守杨子崇特礼之。及义兵起，子崇遇害，弃尸城下。德侣赴哭尽哀，收瘗之。至介休，诣义师请葬子崇。见许，因赠子崇官，令德侣为使者，往离石礼葬子崇。彻弟公绪。

公绪字穆叔，性聪敏，博通经传。魏末为冀州司马，属疾去官，绝迹赞皇山。齐天保初，以侍御史征，不就。公绪沈冥乐道，又不闲时务，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图纬之学，尝谓子弟曰："吾观齐之分野，福德不多，国家祚终四七。"及齐亡岁，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绪雅好著书，撰《典言》十卷、《礼质疑》五卷、《丧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记》二十卷、《玄子》五卷、《赵记》八卷、《赵语》十二卷，并行于世。公绪既善阴阳之术，有秘记，传之子孙而不好焉，临终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学行。

公绪弟概，字季节，少好学。然性倨傲，每对诸兄弟，露髻披服，略无少长之礼。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进侧集，题云"富春公主撰"。闲缓不任事，每被讥诃。除殿中侍御史，修国史。后为太子舍人，为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还，坐事解。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又自简诗赋二十四首，谓之《达生丈人集》。其序曰："达生丈人者，生于战国之世，爵里姓名无闻焉尔，时人揆其行己，强为之号。颇好属文，成辄弃藁。常持论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于欲。又曰人之性静，欲实汩之。然则性也者，所受于天，神识是也，故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性，嗜欲是也，故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辩，断焉殊异。故其身泰，则均齐死生，尘垢名利，纵酒恣色，所以养情；否，则屏除爱著，摈落枝体，收神反听，所以养识。是以遇荣乐而无染，遭厄穷而不闷，或出人间，或栖物表，逍遥寄托，莫知所终。"

李顺，字德正，钜鹿公灵之从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骑侍郎、东

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为平棘令。卒，赠赵郡太守、平棘男。

顺博涉经史，有计策。神瑞中，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从征蠕蠕，以筹略，赐爵平棘子。太武将讨赫连昌，谓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顺献策数事，实合经略大谋。今欲使总前驱之事，何如？"浩曰："顺智足周务，实如圣旨。但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于去就，不可专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顺妹，又以弟子娶顺女，虽婚媾，而浩颇轻顺，顺又不伏，由是潜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统万，大破昌军，顺谋功居多。后征统万，昌出逆战，顺破其左军。及克统万，帝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帝善之。迁给事黄门侍郎。又从击赫连定于平凉。三秦平，进爵为侯，迁四部尚书，甚见宠待。

沮渠蒙逊以河西内附，帝欲简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顺即其人也。"帝曰："顺纳言大臣，不宜方为此使，若蒙逊身执玉帛而朝于朕，复何以加之？"浩曰："邢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无嫌于重。"帝从之，以顺为太常，策拜蒙逊为太傅，凉王。使还，拜使持节、都督四州诸军事、长安镇都大将、宁西将军、开府，进爵高平公。未几，征为四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延和初，使凉。蒙逊辞疾，箕坐隐几，无起动状。顺正色大言曰："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是！"握节而出。蒙逊使中兵校郎杨定归追顺曰："太常云朝廷赐不拜之诏，是以敢自安耳；若曰尔拜尔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顺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公赐胙，命曰伯舅无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诏，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祸之道。"蒙逊拜伏尽礼。

顺还，帝问与蒙逊往复辞，及其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但前岁表许十月送昙无忏，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于是而甚。以臣观之，不复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则效在无远，袭世之后，早晚当灭。"对曰："臣略见其子，并非才俊。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佥云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帝曰："朕方事于东，未暇营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间，不足为晚。"及蒙逊死问至，太武谓顺曰："卿言蒙逊死，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于是赐绢千匹、厩马一乘，宠待弥厚，政无巨细，无所不参。崔浩恶之。

顺凡使凉州十二回，太武称其能。而蒙逊数与顺游宴，颇有悖言，恐顺泄之，以金宝纳顺怀中，故蒙逊罪衅得不闻。又西域沙门昙无忏有

方术，在凉州，诏追之。顺受蒙逊金，听杀之。浩并知之，密言于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顺复使凉州，及还，帝问以将平河右计，顺以人劳既久，不可频动，帝从之。五年，议征凉州，顺以凉州乏水草，不宜远征。崔浩固以为宜征，帝从浩议。及至姑臧，甚丰水草，帝与景穆书，颇嫌顺。后谓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验矣。"克凉州后，闻受蒙逊金而听其杀昙无忏，益嫌之。犹以宠旧，未加其罪，尚诏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颇受纳，品第不平。凉州人徐桀发其事，浩又毁之。帝大怒，刑顺于城西。顺死后数年，其从父弟孝伯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诛，帝怒甚，谓孝伯曰："卿从兄往虽误国，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杀卿从兄。"皇兴初，顺子敷等贵宠，献文追赠顺侍中、镇西大将军、太尉公、高平王，谥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顺四子。

长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选入中书教学，以忠谨给侍东宫，以为中散。与□、卢遐、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敷性谦恭，加有文学，文成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袭爵高平公。朝政大议，事无不关。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悬瓠降，于时朝议谓未必可信，敷乃固执必然。乃遣师接援，淮海宁辑。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列其隐罪二十余条，献文大怒，皇兴四年，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既致斯祸，时人叹惜之。

敷弟式，字景则，学业知名。位西兖州刺史、濮阳侯。式自以家据权要，心虑危祸，常敕津吏，台有使者，必先启然后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过，既济，突入执式赴都，与兄俱死。

子宪，字仲轨，清粹善风仪，好学有器度。太和初，袭爵，又降为伯。拜秘书中散，雅为孝文知赏。后拜赵郡太守。赵修与其州里，修归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迹，宪不为屈，时人高之。后以党附高肇，为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寻除七兵尚书。孝昌中，除征东将军、扬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将军元树等来寇，宪力屈而降。因求还国。既至，敕付廷尉。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灵太后谓鉴心怀劫胁，遂诏赐宪死。永熙中，赠仪同三司、尚书令、定州刺史，谥曰文靖。子希远，字景冲，早卒。希远子祖悛，袭祖爵。

希远弟希宗，字景玄。性宽和，仪貌雅丽，有才学。位金紫光禄大

夫。齐神武擢为中外府长史。文宣帝纳其第二女为皇后。位上党太守，卒。赠司空公、殷州刺史，谥曰文简。

希宗长子祖升，仪容瑰丽，垂手过膝，文学足以自通。位齐州刺史。淫于从兵妻，见杀。

祖升弟祖勋，位给事黄门侍郎。齐文宣以其女为济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杨郡王，寻改封公。济南即位，除赵州刺史。济南废，还除金紫光禄大夫。大宁中，昭信后有宠于武成，除齐州刺史。赃贿狼籍，坐免官。复起为光州刺史。祖勋性贪慢，兼其妻崔氏骄豪干政，时论鄙之。女侍中陆媪母元氏，即祖勋妻姨，为此附会，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书。祖勋无才干，自少及长，居官无可称述。卒，赠尚书右仆射。武平中，将封后兄君璧等为王，还复祖勋王爵。其弟祖钦封竟陵王，位光禄卿。祖勋第三弟祖纳，兄弟中最有识尚，以经史被知，卒于散骑常侍。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学识。卒于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统，仕齐，位员外郎。高归彦之反，公统为之谋主。归彦败，伏法。其母崔氏当没官，其弟宣宝行赇，改籍注老。事发，武成帝棓杀之，肝脑涂地。

希仁弟骞，字希义，博涉经史，文藻富赡。位散骑常侍、殷州大中正、尚书左丞。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梁。后坐事免，论者以为非罪。骞尝赠亲友卢元明、魏收诗云："监河爱升水，苏子惜余明。益州达友趣，廷尉辩交情。"盖失职之志云。后除给事黄门侍郎，卒。其文笔别有集录。齐受禅，赠仪同三司，谥曰文惠。

骞弟希礼，字景节，性敦厚，容止枢机，动遵礼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历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议曹，与邢邵等议定礼律。卒于信州刺史。

子孝贞，字元操，好学善属文。仕齐，释褐司徒府参军事。与弟孝基同见吏部郎中陆昂。昂戏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贞对曰："礼虽不肖，请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贤必当远至。"简静，不妄通接宾客。射策甲科，拜给事中。稍迁兼通直散骑常侍，副李翥使陈。

孝贞从姊则昭信皇后，从兄祖勋女为废帝济南王妃，祖钦女一为后主娥英，一为琅邪王俨妃，祖勋叔骞女为安德王延宗妃。诸房子女，多

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与帝室姻媾重叠。兄弟并以文学自达，耻为外戚家。于时黄门侍郎高乾和亲要用事，求婚于孝贞，孝贞拒之。由是有隙，阴谮之，出为太尉府外兵参军。后历中书舍人。

武平中，出为博陵太守，不得志。寻为司州别驾。后复兼散骑常侍，骋周使副。还，除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假仪同三司。以美于词令，敕与中书侍郎李若、李德林别掌宣传诏敕。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转吏部下大夫。隋文帝为丞相，孝贞从韦孝宽讨尉迟迥，以功授上仪同三司。开皇初，拜冯翊太守，为犯庙讳，于是称字元操。

后数岁，迁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复留意文笔。人问其故，慨然叹曰："五十之年，倏焉已过，鬓垂素发，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时尽矣，悲夫！"然每暇日，辄引宾客，弦歌对酒，终日为欢。后征拜内史侍郎，与内史令李德林参典文翰。元操无干剧之用，颇称不理。上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元玉。

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学，风词甚美。以卫尉丞待诏文林馆，位仪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学有器干，兄弟之中，最为敦笃。位太尉外兵参军，修起居注。仕隋，礼部侍郎、大理少卿。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艺。位都官尚书、安平侯，与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及诛□，存问宪等一二家，岁时赐以布帛。

弈弟冏，字道度，少为中散，逃避得免。后历位度支尚书。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长安，冏以咸阳山河险固，秦、汉旧都，劝帝去洛阳都之。后孝文引见冏，笑谓曰："昔娄敬一说，汉祖即日西驾。尚书今以西京说朕，使朕不废东辕。当是献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汉祖起于布衣，欲藉险以自固，娄敬之言，符于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献说，不能上动。"帝大悦。

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弹驳公卿，无所回避，百寮皆惮之。孝文常加优礼，每车驾巡幸，恆兼尚书右仆射。虽才学不及诸兄，然公强当世，堪济过之。卒。

子祐，字长禧，笃穆友于，见称于世。历位给事中，累迁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干著。顺弟修基，陈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鸾，河间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顺从父弟也。父曾，少以郑氏《礼》、《左氏春秋》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并不就，曰："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道之不行，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道武时，为赵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数为山东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贼长谓赵郡地也，责之，还令送鹿故处。郡谣曰："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其见惮如此。卒，赠荆州刺史、柏仁子，谥曰懿。

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言之太武，征为中散，谓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散骑侍郎、光禄大夫，赐爵魏昌子。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迁北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

真君末，宋文帝闻车驾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遣送其俘蒯应至小市门，宣诏劳问。义恭等问应士马数，曰："中军四十余万。"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请骆驼。帝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门，骏亦使其长史张暢对。孝伯曰："主上有诏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暢曰："有诏之言，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又何至杜门绝桥？"暢曰："二王以魏帝营垒未立，此精甲十万，恐轻相陵践，故且闭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后共修战场，克日交戏。"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将常事，何用废桥杜门？复何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既开门，暢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义恭献皮袴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赐义恭、骏等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所食；黑盐疗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疗目痛；戎盐疗诸疮；赤盐、豉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暢曰："魏帝为人，久为往来所具，故不复遣信。"义恭献蜡烛十挺，骏献锦一匹。

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叹。帝大喜，进爵宣城

公。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秦州刺史，卒。赠征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景穆曾启太武，广征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贵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于再三，削灭藁草，家人不见。公廷论议，常引纲纪。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陈，假有是非，终不抑折。及见帝，言其所长，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诛后，军国谋谟，咸出孝伯。太武宠眷，有亚于浩，亦以宰辅遇之。献替补阙，其迹不见，时人莫得而知。卒之日，远近哀伤焉。孝伯美名，闻于遐迩。李彪使江南，齐武帝谓曰："北有李孝伯，于卿远近？"其为远人所知若此。

其妻崔赜女，高明妇人，生一子元显。崔氏卒后纳翟氏，不以为妻，憎忌元显。后遇劫，元显见害，世云翟氏所为也。元显志气甚高，为时人所伤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并有风度。安人袭爵寿光侯，司徒司马。无子，爵除。安上钜鹿太守，亦早卒。安人第豹子后追理先封，卒不得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位中书博士。时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陈、汝，淮北之人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兖、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祥太守，流人归者万余家，百姓安业。迁河间太守，有威恩之称。徵拜中书侍郎，人有千余上书，乞留数年，朝廷不许。卒官，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曰宪。

子安世，幼聪悟。兴安二年，文成帝引见侍郎、博士子，简其秀俊，欲以为中书学生。安世年十一，帝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父祖，甚有次第，即以为生。帝每幸国学，恆独被引问。诏曰："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天安初，拜中散，以谨慎，帝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齐使刘缵朝贡，安世奉诏劳之。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胪，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缵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石头之与番禺耳。"

时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同于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川无金，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迁主客给事中。

时人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陈均量之制，孝文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出为相州刺史，假赵郡公。敦农桑，断淫祀。西门豹、史起有功于人者，为之修饰庙堂。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皆为朝廷善士。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不已，前刺史薛道□亲往讨之，大为波败，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鄴市，州内肃然。病卒于家。

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桥。崔氏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生二子，谧、郁。

桥字琚罗，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太师、高阳王雍表荐桥为友。时人多绝户为沙门，桥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沙门都统僧暹等忿桥鬼教之言，以桥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责之，桥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灵达称。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灵太后虽以桥言为允，然不免暹等意，犹罚桥金一两。

转尚书郎，随萧宝夤西征，以桥为统军。桥德洽乡闾，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桥倾家赈恤，率之西讨。宝夤见桥至，拊其肩曰：“子远来，吾事办矣。”故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宝夤启桥为左丞，仍为别将，军机戎政，皆与参决。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还朝，除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河阴遇害。初赠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后又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俶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友爱。谧在乡物故，桥恸哭绝气，久而方苏，不食数日，期年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

谧字永和，少好学，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

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唯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辩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子以不达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伦所持。此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室；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

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谓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工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服·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记》云："四旁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筚门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

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从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

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

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

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余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其

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

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枅，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豪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帷，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党议，隆科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

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有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

事奏，诏曰："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于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

郁字永穆，好学沈靖，博通经史。为广平王怀友，深见礼遇。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生徒甚盛。怀征遵明在馆，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遵明所答数条而已。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谦虚宽雅，甚有儒者之风。再迁通直散骑常侍。建义中，以兄枅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永熙初，除散骑常侍、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寻领给事黄门侍郎。三年，于显阳殿讲《礼记》，诏郁执经。郁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孝武及诸王凡预听者，莫不嗟善。寻病卒，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谧子士谦，字子约，一名容郎，髫龀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欧吐，疑中毒，因跪尝之。伯父枅深所嗟尚，每称："此兒吾家颜子也。"年十二，魏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事。后丁母忧，居丧骨立。有姊适宋氏，不胜哀而死。士谦服阕，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诣学请业，研精不倦，遂博览群籍，善天文术数。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赵郡王睿举德行，皆称疾不就。和士开亦重其名，将讽朝廷，擢为国子祭酒，因辞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礼再致之，称为菩萨。隋有天下，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亲宾至，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

李氏宗党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沈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疏，顿至于此！"

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州里有丧事。不均，至相阋讼。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埒。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于本主。望见盗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尝执盗粟者，士谦慰喻之曰："穷困所致，义无相责。"遽令放之。其奴尝与乡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毙于手下。震惧请罪，士谦谓曰："卿本无杀心，何为相谢？然可速去，无为吏拘。"性宽厚皆此类也。后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赈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他年饥，多有死者，士谦罄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赵郡农人德之，抚其子孙曰："此李参军遗惠也。"仁心感物，群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或谓士谦："子多阴德。"士谦曰："夫言阴德，其犹耳鸣，己独知之，人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

士谦善谈玄理，尝有客坐，不信佛家应报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岂非休咎邪？佛经云'转轮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来，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鲧为黄熊，杜宇为鵖鴂，褒君为龙，牛哀为猛兽，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黿，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乌，书生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变受异形

之谓邪？”客曰：“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仆以为然。”士谦曰：“此不类之谈也，变化皆由心作，木岂有心乎？”客又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难而止。

士谦平生时时为咏怀诗，辄毁其本，不示人。又尝论刑罚，遗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恁也。语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谓此罪，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刖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则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则可。”有识者颇以为得政体。隋开皇八年，终于家。赵州士女闻之，莫不流泪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会葬者万余人。李景伯等以士谦道著丘园，条其行状，诣尚书省请先生之谥，事寝不行，遂相与树碑于墓。其妻范阳卢氏，亦有妇德。及夫终，所有赙赠，一无所受。谓州里父老曰：“参军平生好施，今虽殒殁，安可夺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赈穷乏，免奴婢六十人。

案赵郡李氏，出自赵将武安君牧。当楚、汉之际，广武君左车则其先也。左车十四世孙恢，字仲兴，汉桓、灵间，高尚不仕，号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义，仕魏，位渔阳太守。有子四人，并仕晋。平字伯括，为乐平太守；机字仲括，位国子博士；隐字叔括，保字季括，位并尚书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时谓之四括。

机子楷，字雄方，位书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辑、晃、棨、劲、睿。辑字护宗，晃字仲黄，棨字季黄，劲字少黄，睿字幼黄，并以友悌著美，为当世所宗，时所谓四黄者也。辑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镇南府长史，一子，义。劲位书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睿位高平太守，二子，勖、充。其后，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义南徙故垒，世谓之南祖。勖兄弟居巷东，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为目，盖自此也。义字敬仲，位司空长史。生东宫舍人吉，字彦同。吉生尚书郎聪，字小时。聪生真，字。义深事列于后。勖字景贤，位顿丘太守。勖生赵郡太守颐，字彦祖。颐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并列于前。盛位中书郎。三子，缵、袭、阁。缵字纬业，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诞、休、重、苞。诞字绍元，假赵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碓、龟。龟字神龟，位州主簿。生二子，凤林、秀林。

李裔，字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温直。太和中，中书博士，为顿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试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严威为名。

以母忧去职。后为司徒司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赠齐州刺史。裔出后伯父凤林。孝昌中为定州镇军长史，带博陵太守。于时逆贼杜洛周侵乱州界，裔潜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呼曰市王、驿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寻为葛荣所灭，裔仍事荣。尔硃荣禽葛荣，遂絷裔及高昂、薛修义、李无为等于晋阳。从荣至洛，荣死乃免。天平初，以齐神武大丞相谘议参军，参定策功，封固安县伯，为候卫大将军、陕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克州城，见害。东魏赠尚书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袭。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陕州破，因随周军入长安。家世并以学业自通，子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弃文尚武，非士大夫素业。"子雄曰："自古诚臣贵仕，文武不备而能济功业者鲜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无以应。仕周，累迁小宾部。后从达奚武与齐人战于芒山，诸军大破，子雄所领独全。累迁凉州总管长史。从滕王逌破吐谷浑于青海，以功加上仪同。宣帝即位，行军总管韦孝宽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总百揆，征为司会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开府。及受禅，拜鸿胪卿，进爵高都郡公。

及晋王广出镇并州，以子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上谓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诚相委，吾无北顾忧矣。"子雄顿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当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惮，吏人称焉。岁余，卒官。子公挺嗣。

裔从祖诜字令世，诞弟休之子也。休字绍则，散骑常侍。诜与族兄灵、族弟熙等俱被征，事在高允《征士颂》。诜位中书侍郎、京兆太守。诜从祖弟善见，位赵郡太守。善见子显进，位州主簿、濮阳太守。

显进子暎，字晖道，位相州中从事、步兵校尉，赠殷州刺史。暎子普济，学涉有名，性和韵，位济北太守，时人语曰"入粗入细李普济"。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远，位相州防城别将，以拒葛荣之勋，赐爵赵郡公。后除金紫光禄大夫，卒，赠都官尚书，谥曰贞。子愔袭，与从父兄普济并应秀才举，时人谓其所居为秀才村。

愔位太子舍人。

愔族叔肃，字彦邕，位员外常侍。初谄附侍中元晖。后以左道事侍中穆绍。常裸身被发，画复衔刀，于隐屏处为绍求福。故绍爱之，荐为黄门郎。性酒狂，从灵太后幸江阳王继第，侍饮颇醉，言辞不逊，抗辱

太傅、清河王怿。为有司弹劾，太后恕之。卒于夏州刺史。

肃从弟皦，字景林，有学识，位廷尉少卿，赠齐州刺史，谥曰宣。子慎，武定中，位东平太守。

皦从弟仲旋。司徒左长史、恆农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旋示以威惠，即并归伏。累迁左光禄大夫。天平初，迁都于鄴，以仲ＦＭ为营构将，进号卫大将军。出为兖州刺史，还除将作大匠，所历并著声绩。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焕字仲文，小字丑瑰，中书侍郎盛弟隆之后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幕县令谋。谋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讳。景生东郡太守伯应。伯应生焕。焕有干用，与郦道元俱为李彪所知。恆州刺史穆泰据代都谋反，焕以书侍御史与任城王澄推究之。焕先驱至州，宣旨晓喻，乃执泰等。景明初，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归附，焕以司空从事中郎为军司马，与杨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扬州事，赐爵容城伯。及荆蛮扰动，敕焕兼通直散骑常侍慰劳之，降者万余家。除梁州刺史。时武兴氐杨集起举兵作逆，敕假焕平西将军，督别将大破集起军。又破秦州贼吕苟兒，及斩氐王杨定。还朝，遇患卒，赠幽州刺史，谥曰昭。

子密，字希邕，少有节操。母患积年，名医疗之不愈，乃精习经方，洞闲针药，母疾得除。由是以医术知名。属尔硃兆弑逆，与勃海高昂为报复计。后从神武，封容城县侯，位襄州刺史。

李义深，赵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书侍郎。父绍，字嗣宗，殷州别驾。义深有当世才用，而心胸险峭，时人语曰："剑戟森森李义深。"初以殷州别驾归齐神武，再迁鸿胪少卿。见尔硃兆兵盛，叛归之。兆平，神武恕其罪。迁齐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纳。转行梁州刺史，为阳夏太守段业告其在州聚敛，被禁止。卒于禁所。

子騊駼，有才辩，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陈人称之。后为寿阳道行台左丞，与王琳同陷陈。周末逃归。隋开皇中为永安郡太守、绛州长史，卒。

子政藻，明敏有才干。騊駼没陈，政藻时为开府行参军，判集书省事，便谢病解职，居处若在丧礼，人士称之。开皇中，历尚书工部员外郎，卒于宜州长史。

騊駼弟文师，历中书舍人，齐郡太守。

义深弟同轨，体貌魁岸，腰带十围，学综诸经，兼该释氏，又好医术。年二十，举秀才，再迁著作郎，典仪注，修国子博士。兴和中，兼通直散骑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般大品经》，引同轨豫席，兼遣其朝士议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卢景裕卒，齐神武引同轨在馆教诸公子，甚嘉礼之。每旦入授，日暮始归，缁素请业者，同轨夜为解说，四时恆尔，不以为倦。卒，时人伤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赠瀛州刺史，谥曰康。

同轨弟幼举，安德太守，以贪污弃市。幼举弟之良，有干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为兒童时，初不从人家有所求请。尝故以金宝授之，终不取，强付，辄掷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聪敏，累迁齐文襄骠骑府长史。文襄荐为济州仪同府长史，又迁瀛州长史。齐神武行经冀部，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损，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指影取备，事非一绪。幼廉应机立成，恆先期会，为诸州准的。神武深加慰勉，乃责诸人曰："碎卿等诸人，作得李长史一脚指不！"是时诸人并谢罪，幼廉独前拜恩，观者咸叹美之。神武还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谓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时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长史，举者多不见纳。后因大集，谓陈元康曰："我教你好长史处，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为并州长史。常在文襄第内，与陇西辛术等六人，号为馆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尝与语及杨愔，误称为杨公，以应对失宜，除济阴郡守。累迁太仆大司农二卿、赵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称职。

后主时，和士开权重，百僚尽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历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杀之。罢还鄴。祖孝征执政。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辞无好者，固请，乃与二两。孝征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声曰："李幼廉结发从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征其如予何？假欲挫顿，不过遣向并州耳。"时已授并省都官尚书，辞而未报，遂发敕遣之。齐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仪同，独不沾此例，语人曰："我不作仪同，更觉为荣。"卒，赠吏部尚书。

义深族弟神威，幼有风裁，家业《礼》学，又善音乐，撰集乐书近百卷，卒于尚书左丞。

又有李翥，字彦鸿，世居柏仁，弱冠以文章知。仁齐，位东平太守。后待诏文林馆，除通直散骑常侍，聘于梁。晚节颇以贪酒为累。贪无居宅，寄止佛寺中。尝著巾帔，终日对酒，招致宾客，风调详雅。翥从兄子朗，才辞翥之亚，兼有吏能，位中书舍人。

论曰：古人云“燕、赵多奇士”，观夫李灵兄弟，并有焉。灵则首应弓旌，道光师傅。顺则器标楝干，一时推重。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各能克广门业，道风不殒，余庆之美，岂非此之谓乎。至如元忠之倜傥从横，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风素业，昆季兼举。有齐之日，雅道方振。宪之子弟，特盛衣缨，岂唯戚里是凭，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枅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谧之高逸，固可谓世有人焉。义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门绪，茂矣。

列传第二十二

游雅从祖弟明根 高闾 赵逸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张湛 段承根宗钦 阚骃 刘延明 赵柔 索敞 宋繇孙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头，广平任人也。太武时，与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征拜中书博士。后使宋，授散骑侍郎，赐爵广平子。稍迁太子少傅，领禁兵，进爵为侯。受诏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为东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竟无所成。雅性刚戆，好自矜诞，凌猎人物。高允重雅文学，而雅轻允才，允性柔宽，不以为恨。允将婚于邢氏，雅劝允娶其族，允不从。雅曰："人贵河间邢，不胜广平游；人自弃伯度，我自敬黄头。"其贵己贱人，皆此类也。允著《征士颂》，殊重雅。雅因议论长短，忿儒者陈奇，遂陷奇至族。议者深责之。卒，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

明根字志远，雅从祖弟也。祖鳝，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

明根幼年遭乱，为栎阳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浆壶倩人书字路边，书地学之。长安镇将窦瑾见之，呼问，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赎之，教书。年十六，辞雅归乡里，于白渠坎为窟，读书积岁。雅称荐之，太武擢为中书学生。性寡欲，综习经史。文成践阼，为都曹主书。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安乐侯，使宋。宋孝武称其长者，迎送礼加常使。献文时，累迁东兖州刺史，封新泰侯，为政清平。孝文时为仪曹长，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历仪曹尚书，加散骑常侍。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谠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优诏许之。引入陈谢，悲不自胜。帝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赐步挽一乘，给上卿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赐布帛等。归本郡，又赐安车、两马、幄帐、被褥。车驾幸鄴，明根朝于行宫，优诏赐以谷帛，敕太官备送珍羞，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疾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卒于家，宣武吊祭赠赗甚厚，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谥靖侯。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孝文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

子肇袭，字伯始，孝文赐名焉。博综经史。孝文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稍迁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表谏，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养，出为本州南安王桢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绩。以父忧解任。复授黄门侍郎，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历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尚书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赐，执志不许，高肇甚衔之，宣武嘉其刚梗。

卢昶之在朐山也，肇谏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于我非急，于贼为利。如闻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帝将从之，寻而昶败。迁侍中。梁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州内附。朝议遣兵赴援，肇表以为不宜劳师争海岛之地，帝不纳。及大将军高肇伐蜀，肇又陈愿俟后图，又不纳。明帝即位，迁中书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迁尚书右仆射。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至于再三，必穷其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元叉废灵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君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卒，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善《周易》、《毛诗》，尤精《三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圭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为廷尉时，宣武尝敕肇有所降恕，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可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预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并加封，封肇文安县侯。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才学。袭爵新泰伯，位国子博士，领尚书郎中。明帝以肇昔辞文安之封，复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论肇前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侯。卒，赠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晋安北将军、上谷太守、关中侯，有碑在蓟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别驾。父洪，字季愿，位陈留王从事中郎。闾贵，乃赠幽州刺史、固安贞子。

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下笔成章。少为车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诣崔浩。浩与语奇之，使为谢中书监表。明日，浩历租车过，驻马呼闾，诸车子皆惊。闾本名驴，浩乃改为闾，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为中书侍郎。文成崩，乙浑擅权，内外危惧，文明太后临朝诛浑，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禁中参决大政，赐爵安乐子。与镇南大将军尉元南赴徐州，以功进爵为侯。献文即位，徙崇光宫，闾表上《至德颂》。高允以闾文章富逸，举以自代，遂为献文所知，参论政事。永明初，为中书令、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师讨淮北，闾表谏，陈四疑，请时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迁尚书、中书监。淮南王他奏求依旧断禄，闾表以为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诏从闾议。

孝文又引见王公以下于皇信堂，令辩忠佞。闾曰："佞者饰知以行事，忠者发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体而异名，忠佞异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则得其所以异；寻之于异，则失其所以同。出处同异之间，交换忠佞之境，岂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饰佞，如楚之子綦，后事虽忠，初非佞也？"闾曰："子綦谏楚，初虽随述，终致忠言，此适欲几谏，非为佞也。子綦若不设初权，后忠无由得显。"帝善闾对。后上表曰：

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战，则制法度以齐之；暴敌轻侵，则设防固以御之；临事制胜，则明赏罚以劝之。用能辟国宁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室家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

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

益。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施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始必惩。又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刀楯，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敌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兵器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七月，发六郡兵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往来，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镇，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军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孝文诏曰："比当与卿面论。"又诏阊为书问蠕蠕。时蠕蠕国有丧而书不叙凶事。帝曰："卿职典文辞，不论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对曰："昔蠕蠕主敦崇和亲，其子屡犯边境，如臣愚见，谓不宜吊。"帝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君则臣悦，卿云不合吊慰，是何言欤？"阊遂免冠谢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还北，必被谤诬。昔刘准使殷灵诞，每禁下人不为非礼事，及还，果被谮诉，以致极刑。今书可明牟提忠于其国，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大飨群官，孝文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长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阊进曰："臣闻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诸侯行孝，声著一国；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胜庆踊，谨上千万岁寿。"帝大悦。又议政于皇信堂，阊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及仰寻圣朝所行，事周于百揆，愿终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为法？何者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后？"对曰："刑制之会，轨物齐众，谓之法；犯违制约，致之于宪，谓之刑。然则法必先施，刑必后著。"帝曰："《论语》称：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何者为政？何者为事？"对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综。"后诏阊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又领广陵王师，出除镇南将军、相

州刺史。以参定律令之勤，赐布帛粟牛马等。迁都洛阳，阊表谏，言迁有十损，必不获已，请迁于鄴。帝颇嫌之。

雍州刺史曹武据襄阳请降，车驾亲幸悬瓠。阊表谏：洛阳草创，武既不遣质任，必非诚心，帝不纳。武果虚诈，诸将皆无功而还。车驾还幸石济，阊朝于行宫。帝谓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实由晚一月日故耳。"阊曰："古攻战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征，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尔，庶事造创，愿陛下当从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阊曰："司马相如临终，恨不封禅。今虽江介不宾，然中州地略以尽平，岂可圣明之辰，而阙盛礼？"帝曰："荆扬未一，岂得如卿言也？"阊以江南非中国，且三代之境，亦不能远。帝曰："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此非近中国乎？"

及车驾至鄴，孝文频幸其州馆，下诏褒扬之。阊每请本州以自效，诏曰："阊以悬车之年，方求衣锦。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兼行，恩法并举。"阊以诸州罢从事，依府置参军，于政体不便，表宜复旧。帝不悦。岁余，表求致仕，优答不许。征为太常卿，频表陈逊，不听。又车驾南讨汉阳，阊上表谏求回师，帝不纳。汉阳平，赐阊玺书，阊上表陈谢。

宣武践阼，阊累表逊位，优诏授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使吏部尚书邢峦就家拜授。及辞，引见东堂，赐以肴羞，访之大政。以其先朝儒旧，告老求归，帝为之流涕。优诏赐安车、几杖、舆马、绘彩、衣服、布帛，事从丰厚。百寮饯之，犹群公之祖二疏也。阊进陟北芒，上《望阙表》以示恋慕之诚。卒于家，谥文贞。

阊好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后称二高，为当时所服。阊强果敢直谏，其在私室，言裁闻耳；及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优礼之。然贪褊矜慢。初在中书，好詈辱诸博士。学生百余人，有所干求者，无不受其贿。及老为二州，乃更廉俭自谨，有良牧之誉。子元昌袭爵，位辽西、博陵二郡太守。阊弟悦，笃志好学，有美于阊，早卒。

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黄门郎。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后为赫连屈丐所虏，拜著作郎。太武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速推之。"司徒崔浩进

曰："彼之谬述，亦子云《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历中书侍郎、赤城镇将，频表乞免，久乃见许。性好坟典，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学有高名，为姚泓天水太守。刘裕灭泓，遂没于氐。氐王杨难当称藩，太武以温为难当府司马，卒于仇池令。

温子琰，字叔起。初，苻氏乱，琰为乳母携奔寿春，年十四乃归。孝心色养，饪熟之节，必亲调之。皇兴中，京师俭，婢简粟粜之，琰遇见，切责，敕留轻□比。尝送子应冀州娉室，从者于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于本处。又过路旁，主人设羊羹，琰访知盗杀，卒辞不食。遣人买耜刃，得剩六耜，即命送还刃主。刃主高之，义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镇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四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曾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冀，乃绝盐粟，断诸肴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应弟煦，字宾育，好音律，以善歌闻于世，位秦州刺史。

胡叟，字伦许，安定临泾人也，世为西夏著姓。叟少聪慧，年十三，辩疑释理，鲜有屈焉。学不师受，拔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焉。好属文，既善典雅之词，又工鄙欲之句。

以姚氏将衰，遂入长安观风化。隐匿名行，惧人见知。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多蔑时彦，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当与君论天人之际，何遽返乎？"叟曰："论天人者其亡久矣，与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归主人，赋韦、杜二族，一宿而成。时年十八矣。其述前载，无违旧美；叙中世，有协时事；而末及鄙黩。人皆奇其才，畏其笔。

叟孤飘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汉中。宋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颇相礼接。授叟末佐，不称其怀。未几，翰迁益州，叟随入蜀。时蜀沙门法成率僧数千人铸丈六金像，宋文帝恶其聚众，将加大辟。叟闻之，即赴丹杨，启申其美，遂免。复还蜀，法成遗其珍物，价直千余匹，叟一无所受。

后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

鲵，眄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伯达见诗，谓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今则宪章无亏，何祝鲵之有？”叟曰：“贵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义而未允。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与子暂违，非久阔也。”岁余，牧犍破降。

叟既先归魏，朝廷以其识机，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适。谓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文成时，召叟及舒，并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于叟。寻归家，不事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门，恆乘一牸牛，弊韦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饮啖醉饱，盛余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以财，都无所取。初，叟一见高允曰：“吴、郑之交，以乡宁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韦为幽贽。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于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曰：“李子，今若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许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翊田文宗、上谷侯法俊，提壶执俎，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时燉煌氾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著作佐郎博陵许赤武、河东裴定宗等谓潜曰：“再三之惠，以为过厚，子惠于叟，何其恆也？”潜曰：“我恆给祭者，以其恆于孝思也。”论者以潜为君子矣。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文流。

高闾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然案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醯酱调美。见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闾见其贫，以衣物直十余匹赠之，亦无辞免。闾作《宣命赋》，叟为之序。密云左右皆祗仰其德，岁时奉以布麻谷麦，叟随分散之，家无余财。卒，无子。无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弟继之，袭其爵始复男、武威将军。叟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其存，往来乃简；及亡，而收恤至厚。议者以为非必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也。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仕赫连屈丐为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太武破赫连昌，方回入魏，未为时知。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荐，帝览之嗟美。闾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

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执金吾恭九叶孙，为河西著姓。祖质，仕凉，位金城太守。父显，有远量，武昭王据有西夏，引为功曹，甚器异之。尝称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

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位兵部尚书。凉州平，拜宁远将军，赐爵南蒲男。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解注，故为之解。”其见称如此。

湛至京师，家贫不立，操尚无亏。浩常给其衣食，荐为中书侍郎；湛知浩必败，固辞。每赠浩诗颂，多箴规之言。浩亦钦敬其志，每常报答，极推崇之美。浩诛，湛惧，悉烧之，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以寿终。

兄铣，字怀义，闲粹有才干，仕沮渠蒙逊，位建昌令。性至孝，母忧，哀毁过人，服制虽除，而蔬粝弗改。崔浩礼之与湛等。卒于征西参军。

怀义孙通，字彦绰，博通经史，沈冥不预时事。顿丘李彪钦其学行，与之游款。及彪用事，言于中书令李冲，冲召见，甚器重之。太和中，征中书博士、中书侍郎，永平中，又征汾州刺史，皆不赴，终于家。

通四子，彻、麟、俭、凤，皆传家业，知名于世。彻子方明，位侍中、卫尉卿，封西平县公。子敢之袭，位太中大夫、乐陵郡守。麟字嘉应，位广平太守。俭字元慎，位凉州刺史。凤字孔鸾，位国子博士、散骑常侍。著《五经异同评》十卷，为儒者所称。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汉太尉颎九世孙也。父晖，字长祚，身八尺余。师事欧阳汤，汤甚器爱之。有一童子与晖同志，后二年，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童子。甚悦，谢晖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损子厚赠，无以报德。子后至常伯封侯，非报也，且以为好。”言终，乘马腾虚而去。晖乃自知必将贵。仕乞伏炽盘为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炽盘子慕末袭位，政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慕容璜内附，晖与承根归魏。

太武至长安，人告晖欲南奔，云置金于马鞯中。帝密遣视之，果如

告者言，斩之于市，暴尸数日。时有儒生京兆林白奴，钦晖德音，夜窃其尸，置之枯井。女为燉煌张氏妇，闻之，乃向长安收葬。

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与同郡阴仲达俱被浩引，以为俱凉土文华，才堪注述。言之太武，并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为燉煌公李宝所敬待。浩诛，承根与宗钦等俱死。

宗钦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学，有儒者风。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上《东宫侍臣箴》。太武平凉州，入魏，赐爵卧树男，拜著作郎。与高允书，赠诗，允答书并诗，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阚骃，字玄阴，燉煌人也。祖倞，父玖，并有名于西土，玖位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事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台，迁尚书。及姑臧平，乐安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迁京师。家甚贫，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卒，无后。

刘延明，燉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别设一席，谓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延明遂奋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葺。延明时侍侧，请代其事。王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遇，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昭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于世。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沈观于西苑，躬往礼焉，

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称，每巾衣而入。太武平凉州，士庶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太武诏诸年七十已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延明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艹韭}谷窟，疾卒。

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延明河右硕儒，今子孙沈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除其一子为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燉煌刘延明，著业凉城，遗文在兹。如或愆衅，当蒙数世之宥。况乃维祖逮孙，相去未远，而令久沦皁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敦化厉俗，于是乎在。"诏曰："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河西人以为荣。

赵柔，字元顺，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太武平凉州，内徙京师。历著作郎、河内太守，甚著信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缣，柔呼主还之。后有人遗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市。有人从柔买，柔索绢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遂与之。晋绅之流，闻而敬服。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六卷，柔为之注解，为当时俊僧所钦味。又凭立铭赞，颇行于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为刘延明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延明业。凉州平，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京师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为《丧服要记》。出补扶风太守，在位清贫，卒官。时旧同学生等为请谥，诏赠凉州刺史，谥曰献。

初，敞之在凉州，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屈上谷，困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对泣而别。敞为诉理，得免。世隆子孟贵，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来亦如之，乡人钦焉。

宋繇，字体业，燉煌人也，世仕张氏。父僚，张玄靓武兴太守。繇生而僚为张邕所诛。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八岁而张氏卒，居丧过礼。喟然谓妹夫张彦曰："门户倾覆，岁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遂随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

史。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为中散骑常侍。以业无远略，西奔凉武昭王。历位通显，家无余财；虽兵革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引谈经籍。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蒙逊将死，以子牧犍托之。牧犍以为左丞，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锡爵清水公。及平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谥恭公。

长子岩袭爵，改为西平侯。岩子廕，中书议郎、乐安王范从事中郎，卒，赠咸阳太守。

廕子季预，性清严，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游道。

游道弱冠随父在郡，父亡，吏人赠遗无所受，事母以孝闻。与叔父别居。叔父为奴诬以构逆，游道诱令返，雪而杀之。魏广阳王深北伐，请为铠曹，及为定州刺史，又以为府佐。广阳为葛荣所杀，元徽诬其降贼，收录妻子，游道为诉得释，与广阳子迎丧返葬。中尉郦善长嘉其气节，引为殿中侍御史。台中语曰："见恶能讨，宋游道。"

孝庄即位，除左兵中军。为尚书令临淮王彧谴责，游道乃执版长揖曰："下官谢王瞋，不谢王理。"即日诣阙上书曰："徐州刺史元孚频有表，云伪梁广发士卒，图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请应实，所以量奏给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纳在防羽林八百人；辞云疆境无事，乞将还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书令临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谢远，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许。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负圣明。但孚身在任，乞师相继；及其代下，便请放还。进退为身，无忧国之意。所请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于尚书都堂云：'卿一小郎，忧国之心，岂厚于我？'丑骂溢口，不顾朝章。右仆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余人，并皆闻见。臣实献直言云：'忠臣奉国，事在其心，亦复何简贵贱？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难，方清宫以迎篡贼；郑先护立义广州，王复建旗往讨。趣恶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为私害政！'为臣此言，彧赐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贵臣，乞解郎中。"帝召见游道，嘉劳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声，肆言顿挫，乞解尚书令。"帝乃下敕，听解台郎。后除司州中从事。

时将还鄴，会霖雨，行旅拥于河桥。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时节作此声也？固大痴！"游道应曰："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亦

大痴！”后齐神武自太原来朝，见之曰：“此人是游道邪？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后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文襄执请，乃以吏部郎中崔暹为御史中尉，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

游道入省，劾太师咸阳王但、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始依故事于尚书省立门名，以记出入早晚。令仆已下皆侧目。

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诸王妃、太妃是其近亲者，皆被征责。都官郎中毕义云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辄禁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于是反诬游道厉色挫辱己，遂枉拷群令史证成之。与左仆射襄城王旭、尚书郑述祖等上言曰：

饰伪乱真，国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谨案：尚书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阙，功绩何纪？属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际，叨窃台郎。躁行諂言，肆其奸诈，空识名义，不顾典文。人鄙其心，众畏其口。出州入省，历忝清资，而长恶不悛，曾无忌讳，毁誉由己，憎恶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报隙，与郎中毕义云递相纠举。

又在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泽等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将军在省日，判听。游道发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将此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请问，游道并皆承引。案律：“对捍诏使，无人臣之礼大不敬者，死。”对捍使者尚得死坐，况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虽赃污未露，而奸许如是，举此一隅，余诈可验。今依礼据律，处游道死罪。

是时朝士皆忿为游道不济。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谓杨遵彦曰：“此真是鲠直大刚恶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诏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谓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经略，不忍杀卿。”游道从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又以为太原公开府谘议。及平阳公为中尉，游道以谘议领书侍御

史。寻以本官兼司徒左长史。

及文襄疑黄门郎温子升知元瑾之谋，系诸狱而饿之，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谓曰："吾近书与京师诸贵，论及朝士，云卿僻于朋党，将为一病。今卿真是重旧节义人，此情不可夺。子升吾本不杀之，卿葬之何所惮？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寻除御史中尉。东莱王道习参御史选，限外投状，道习与游道有旧，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辩而判之曰："游道禀性犷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创疵人物。往与郎中兰景云忿竞，列事十条，及加推穷，便是虚妄。方共道习，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难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狱吏欲为脱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脱。"文襄闻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

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于少府覆检主司盗截，得钜万计。奸吏反诬奏之，下狱。寻得出，不归家，径之府理事。卒，遗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赠谥。赠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机密，重赠仪同三司，谥曰贞惠。

游道刚直，疾恶如仇，见人犯罪，皆欲致之极法。弹纠见事，又好察阴私，问狱察情，捶挞严酷。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贞预建义勋，意将含忍。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密启云："子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请属。"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寮，扑杀子贞。又兖州人为游道生立祠堂，像题曰"忠清君"。游道别劾吉宁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诺之分。历官严整，而时大纳贿，分及亲故之艰匮者，其男女孤弱，为嫁娶之，临丧必哀，躬亲营视。为司州纲纪，与牧昌乐、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经恤之。与顿丘李奖，一面便定死交。奖曰："我年位已高，会用弟为佐史，令弟北面于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奖为河南尹，辟游道为中正，便者相属，以衣帢待之，握手欢谑。元颢入洛，奖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与城人赵绍兵杀之。游道为奖讼冤，得雪。又表为请赠，回己考一泛阶以益之。又与刘廞结交，托廞弟粹于徐州杀赵绍。后刘廞伏法于洛阳，粹以徐州叛，官军讨平之，枭粹首于鄴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后，听收。游道时为司州中从事，令家人作刘粹所视，于州陈诉，依律判许，而奏之。敕至，市司犹不许，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腾闻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赠遗。李奖二子构、训居贫，游道后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钱百五十万，尽以入构、训。其使气党侠如此。时人语曰："游道獼猴面，陆操科斗形，意识不关见，何谓丑者必无情。"

构尝因游道会客，因戏之曰：“贤从在门外，大好人，宜自迎接。”为通名，称族弟游山。游道出见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将与构绝，构谢之，豁然如旧。游道死后，构为定州长史，游道第三子士逊为墨曹、博陵王管记，与典签共诬奏构。构于禁所祭游道而诉焉。士逊昼卧如梦者，见游道怒己曰：“我与构恩义，汝岂不知？何共小人谋陷清直之士！”士逊惊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约、士慎等曰：“吾执法太刚，数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孙不足以师之。诸子奉父言，柔和廉逊。

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识，稍迁中书舍人。赵彦深引入内省，参典机密。历中书、黄门侍郎，迁仪同三司、散骑常侍，恆领黄门侍郎。自处机要，近二十年，周慎温恭，甚为彦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彦深为刺史。珽奏以士素为东郡守，中书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还除黄门侍郎，共典机密。士约亦重善士，官尚书左丞。

江式，字法字，陈留济阳人也。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士，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拜中书博士。卒，赠敦煌太守。父绍兴，高允奏为秘书郎，掌国史二十余年，以谨厚称。卒于赵郡太守。式少专家学，数年中，常梦两人时相教授；及寤，每有记识。初拜司徒长史兼行参军，检校御史，寻除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谥册，除奉朝请，仍符节令。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

臣闻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画，轩辕氏兴而灵龟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迹，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颉之遗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式，颇有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书，四曰虫书，五

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书省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其形书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运应制作，大司马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博开古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凯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巧谈辩士，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免为，神嵒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

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俱受学于卫凯，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遇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

暨臣闇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忝无显。是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脱蒙遂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各五人，专令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诬议疑隐，庶无纰缪。所撰名目，伏听明旨。

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冀兼教八书史也。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赠巴州刺史。其书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虏将军顺和，亦工篆书。

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会能隶书。宣武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后以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

论曰：游雅才业，亦高允之亚，至于陷族陈奇，斯所以绝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风，终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旷世一时。肇既聿修，克隆堂构，正清梗概，颠沛不渝；辞爵主幼之年，抗节臣权之日，顾视群公，其风固已远矣。高闾发言有章句，下笔富文词，故能受遇累朝，见重明主，挂冠谢事，礼备悬舆。美矣！赵逸文雅自业，琰加之孝义，可谓世有人焉。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代之异人欤！胡方回、张湛、段承根、阚骃、刘延明、赵柔、索敞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无能，信也。宋繇处屈能申，终致显达。游道刚直自立，任使为累。江式能世其业，亦足称云。

列传第二十三

王慧龙玄孙松年 五世孙劭 郑羲孙述祖 从曾孙道邕 道邕子译译叔祖俨 俨族孙伟

王慧龙，太原晋阳人，晋尚书仆射愉之孙，散骑常侍郎缉之子也。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故名焉。初，宋武微时，愉不为之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因将过江。津人见其行意匆匆，疑为王氏子孙。彬称为受业者，乃免。既济，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从事习辟强。时刺史魏咏之卒，辟强与江陵令罗修、前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克日袭州城。而宋武闻咏之卒，亦惧江陵有变，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等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襄阳。晋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送度江，遂奔姚兴。自言也如此。

姚泓灭，慧龙归魏。明元引见与言，慧龙请效力南讨。言终，俯而流涕，天子为之动容。谓曰："朕方混一车书，席卷吴会，卿情计如此，岂不能相资以众乎？"然亦未之用。后拜洛城镇将，镇金墉。会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齄鼻，江东谓之"齄王"。慧龙鼻渐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慧龙由是不调。久之，除乐安王范傅，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慧龙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及宋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引慧龙为援。慧龙督司马灵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后宋将王玄谟寇滑台，诏假慧龙楚兵将军，与安颉等同讨之。相持五十余日，诸将以贼盛，莫敢先，慧龙设奇兵大破之。太武赐以剑马钱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在任十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号为善政。

其后宋将到彦之、檀道济频顿淮、颍，大相侵掠；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宋文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

太武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为反间来，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创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又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慧龙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举动必以礼。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慧龙，古之遗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真君元年，拜使持节、宁南将军、武牢镇都副将，未至镇而卒。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国灵，实亦俯惭后土。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殁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赠安南将军、荆州刺史，谥穆侯。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而赞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子宝兴袭爵。

宝兴少孤，事母至孝。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昏，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避，未几得出。卢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州辟中从事、别驾，举秀才，皆不就。闭门不交人事。袭爵封长社侯、龙骧将军。卒，子琼袭爵。

琼字世珍，孝文赐名焉。太和九年，为典寺令六十年，降侯为伯。帝纳其长女为嫔，拜前将军、并州大中正。正始中，为光州刺史，有受纳响，为中尉王显所劾，终得雪免。神龟中，除左将军、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沈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腾虽势倾朝野，初不候之。腾既权重，吞并邻宅，增广旧居，唯琼终不肯与，以此久见屈抑。

琼女适范阳卢道亮，不听归其夫家。女卒，哀恸无已，琼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于圹内哭泣，久之乃掩，当时深怪之。加以聋疾，每见道俗，乞丐无已，造次见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

黄阁，见崇子世哲，直问继伯在否。崇趋出，琼乃下。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琼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宠势亦不足恨。领军元叉使奴遗琼马，琼并留奴。王诵闻之笑曰："东海之风，于兹坠矣。"孝昌三年，除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时琼子遵业为黄门郎，故有此授。卒，赠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自慧龙入国，三世一身，至琼始有四子。

长子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光为孝明讲《孝经》，遵业预讲，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转司徒左长史、黄门郎，监典仪注。

遵业有誉当时，与中书令陈郡袁翻、尚书琅邪王诵并领黄门郎，号曰三哲。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当有好处分。"遵业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及尔硃荣入洛，兄弟在父丧中，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相率奉迎，俱见害河阴。议者惜其人才，而讥其躁竞。赠并州刺史。著《三晋记》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齐文襄临并州，辟为主簿。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副李纬使梁。使还，历位尚书郎中。魏收撰《魏书》成，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罚。岁余得免，除临漳令。迁司马、别驾、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给事黄门侍郎。帝每赐坐，与论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驰驿至鄴都宣遗诏。发言涕泗，迄于宣罢，容色无改，辞吐谐韵，宣讫号恸，自绝于地，百官莫不感恸。还晋阳，兼侍中，护梓宫还鄴。诸旧臣避形迹，无敢尽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虽忿松年恋旧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骑常侍，食高邑县干。参定律令，前后大狱多委焉。兼御史中丞。发晋阳之鄴，在道遇疾卒。赠吏部尚书，并州刺史，谥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读书。仕齐，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征、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问劭，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隋文帝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

遣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

劭以上古有钻燧改火之义，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曰：“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人以洛阳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从之。劭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

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青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板，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云雨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后斗于荥阳者，荥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

《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皆感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后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

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荥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为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越、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稽览图》曰：“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会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昔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主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后，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枝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政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皆变为韭。

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未几，劭复上书曰：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蕃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蕃决难解”者，明当时蕃鄣皆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

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礼，系人以义也。“拘人以礼，系人以义”，此二旬，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者，明诸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随杨，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起，言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也。“《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地动”者，中山为赵地，以神人将去，故变动也。“北方三十日”者，盖至尊从北方将往亳州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騧骝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为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騧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

《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叶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安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随”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安率”者，“安”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安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也。“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

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叶辅嬉，烂可述”者，叶，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教，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大陈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于隋也。

上大悦，以劭至诚，宠锡日隆。

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颇有文理。遂附其文以为字，复言有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硃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各，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诸字本无行伍，皆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日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劭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为诚，赐帛千匹。

劭于是采人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赏赐优洽。

及文献皇后崩，劭复上言：“佛经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盘。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后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二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上览之，且悲且喜。时蜀王秀以罪废，上

谓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进曰："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余各异德。尧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观，周有三监。"上然其言。后上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谓彭曰："死生当与尔俱。"劭曰："此梦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犹彭祖，李犹李老，二人扶侍，实为长寿之征。"上闻之，喜见容色。其年，上崩，未几，崔彭亦卒。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蜡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谨案：贼谅毒被生灵者也。古者同德则同姓，德不同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违不从。后迁秘书少监，卒于官。

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词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恶之迹，堙灭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嗤鄙。然其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时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学，暨于暮齿。笃好经史，遗略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唯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遵业弟广业，性沈雅，涉历书传，位太尉祭酒，迁属。卒于太中大夫，赠徐州刺史。子乂，有仪望，以干用见称，卒于南钜鹿太守。

广业弟延业，博学多闻，颇有才藻，位中书郎。河阴之役，遂亡骸骨。乂无子，赠齐州刺史。延业弟季和，位书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赠华州刺史。

郑羲，字幼麟，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晔，不仕。娶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书博士。

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献文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遣羲参石军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军汝北，未即入城。羲谓石曰："机事尚速，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虽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为胜。"石从羲言，遂策马径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羲劝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明旦，羲赍白武幡安慰郭邑，众心乃定。明年，又引军东讨汝阴。宋汝阴太守张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议欲还军长社，待秋击之。羲曰："今超驱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当走。而欲弃还长社，超必修城深堑，多积薪谷，将来恐难图矣。"石不纳，遂旋师长社。至冬，复往攻超，超果设备，无功而还。历年，超死，杨文长代戍，食尽城溃，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迁中书侍郎。

延兴初，阳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动众，扰乱京索。以羲河南人望，为州郡所信，遣乘传慰喻。羲到，宣示祸福，众皆散，智度寻见禽斩。以功赐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员外散骑常侍、宁朔将军、阳武子，使于宋。

中山王睿宠幸当世，并置王官，羲为其傅。是后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因请假归，遂盘桓不返。及李冲贵宠，与羲昏姻，乃就家征为中书令。文明太后为父燕宣王立庙于长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荥阳侯，具官属，诣长安拜庙，建碑于庙门。还，以使功，仍赐侯爵。

出为西兖州刺史，假南阳公。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人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脔肉，而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以李冲之亲，法官不之纠也。酸枣令郑伯孙、鄄城令董腾、别驾贾怀德、中从事申灵度并在任廉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称荐，时论多之。文明太后为孝文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太和十六年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先典成式；激扬清浊，政道明范。羲虽宿有文业，而政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

长子懿，字景伯，涉历经史。位太子中庶子，袭爵荥阳伯。懿闲雅有政事才，为孝文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宣武初，以从弟思和同咸阳王禧逆，与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缌亲出禁。拜太常少卿，出为齐州刺史。懿好劝课，善断决，虽不清洁，义然后取，百姓犹思之。卒，赠兖州刺史，谥曰穆。子恭业袭爵，武定三年，坐与房

子远谋害齐神武，伏诛。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学，综览群言。兼中书侍郎，从征沔北。孝文飨侍臣于县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召，宁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谓道昭曰："自比迁豫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未若今日。"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寻正除中书郎，累迁国子祭酒。广平王怀为司州牧，以道昭与宗正卿元匡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闻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创业，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驻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臣澄等，妙选英儒，以崇学校。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雕落，四术寝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远，垂心经素。优柔坟籍，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请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不报。迁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出历光、青二州刺史，复入为秘书监。卒，谥曰文恭。

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人所爱。

子严祖，颇有风仪，粗观文史，轻躁薄行，不修士业。孝武时，御史中尉綦俊劾严祖与宋氏从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聊无愧色。

孝静初，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鸿胪卿，出为北豫州刺史，还除鸿胪卿。卒，赠司空公。

庶子仲礼，少轻险，有膂力。齐神武嬖宠其姊火车，以亲戚被昵，擢为帐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随从。与任胄俱好酒，不忧公事，神武责之。胄惧，潜通西魏，为人纠告，惧，遂谋逆。事发，火车欲乞哀，神武避不见。赖武明皇后及文襄争为言，故仲礼死而不及其家。严祖更无子，弟敬祖以子绍元嗣。绍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谘议、赵郡太守，卒。

子子翻，字灵雀。少有器识，学涉，好文章。齐武平末，位司徒记室参军。寻遇齐亡，历周、隋，遂不仕，隐居荥阳三窟山。傲诞不自羁束，或有所之造，乘驴衣鞯，破弊而往。远近钦其高名，皆谓有异状，观者如堵。及见，形乃短陋，不副所闻。然风神俊发，无贵贱并敬服之。纳言杨素闻其名，因使过荥阳，迎与相见，言谈弥日，深加礼重。及归，言之朝廷，累征不至。终于家。

子翻二弟子腾、天寿，俱仕隋。子腾位蒋州司马，天寿开府参军，并以雅素称。

严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郑俨之败也，为乡人所害。

子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齐文襄引为馆客，历兼中书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谘议参军、长广乐陵二郡守，待诏文林馆，太子中舍人。崔昂后妻，元礼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曰："看元礼比来诗咏，亦曾不减魏收。"思道答云："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且知妹夫疏于妇弟。"元礼，大象中卒于始州别驾。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历位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齐天保中，历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时穆子容为巡省使，叹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郑兖州见之矣。"迁光州刺史。

初，述祖父为兖州，于郑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动群寮。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负吾

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无盗。百姓歌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顾问从人，皆不见，心甚异之。未几被徵，终历显位。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

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并之。”

述祖子元德，多艺术，官琅邪太守。述祖弟遵祖，秘书郎，赠光州刺史。遵祖弟顺祖，卒于太常丞。

自灵太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正，婚宦无贬，于时有识，咸以叹息矣。

羲长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小白位中书博士。子胤伯，有当世器干，孝文纳其女为嫔，位东徐州刺史，卒于鸿胪少卿，谥曰简。子希俊，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开封太守。

希俊弟幼儒，好学修谨，丞相、高阳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别驾，有当官称。卒，赠散骑常侍、兖州刺史，谥曰肃。幼儒亡后，妻淫荡凶悖，肆行无礼。幼儒时望甚优，其从兄伯猷每谓所亲曰：“从弟人才，足为令德，不幸得如此妇。今死复重死，可为悲叹。”

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并巴、开、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则仕周，复州刺史。

胤伯弟平城，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位东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为政贪残。卒，赠南青州刺史。

长子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举司州秀才，历太学博士，领殿

中御史。与当时名胜，咸申游款。明帝释奠，诏伯猷录义。后为尚书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军功赐爵阳武子。节闵帝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转护军将军，赐爵武城子。

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骑常侍使梁。前后使人，梁武令其侯王于马射之日宴对申礼。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领军将军臧盾与之接。议者以此贬之。使还，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贪婪，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冤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齐文襄作相，每诫厉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赠骠骑大将军、中书监、兖州刺史。子蕴，太子舍人、阳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仪同开府中郎。

仲衡弟辑之，司徒谘议。齐大宁中，以军功赐爵成皋男，位金紫光禄大夫，东济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赠度支尚书、北豫州刺史。

辑之弟怀孝，司徒谘议。齐大宁中，仁州刺史。

洞林子敬叔，荥阳邑中正、濮阳太守，坐贪秽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东府长史。

籍弟琼，字祖珍，有强干称，位范阳太守，颇有声，卒。孝昌中，弟俨宠要，重赠青州刺史。琼兄弟雍睦，其诸娣姒亦咸相亲爱，闺门之内，有无相通，为时人所称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谨厚，以清约自居，年未弱冠，涉历经史。父叔四人并早殁，昆服季之中，道邕居长，抚训诸弟，有如同生，闺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参军，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太师咸阳王长史。及孝武西迁，从入关，除司徒左长史，领临洮王友，赐爵永宁县侯。

大统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几，有能名。王罴时为雍州刺史，钦其善政，贻书盛相称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离乱，逃散殆尽。道邕下车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绥抚，远近咸至，数年之内，有四万家。岁考绩为天下最，周文帝赐书叹美之。征拜京兆尹。及梁岳阳王萧察称蕃，乃假道邕散骑常侍，持节拜察为梁王。使还，称旨，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

时周文东讨，除大丞相府右长史，封金乡县男。军次潼关，命道邕与左长史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仍令道邕引接关东归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抚纳铨叙，咸得其宜。后拜中书令，赐姓宇文氏，寻以疾免。

周孝闵帝践阼，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子。历御伯中大夫、御正、宜、华、虞、陕四州刺史。频历数州，皆有政绩。入为少司空，卒。赠本官，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谥曰贞。

子诩嗣，历位纳言，为聘陈使。后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邵州刺史。诩弟译于隋文帝有翊赞功，开皇初，又追赠道邕大将军、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谥曰文。

译字正义。幼聪敏，涉猎群书，工骑射，尤善音乐，有名于世。译从祖文宽，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阳公主，无子，周文命译后之。由是译少为周文所亲，恆令与诸子游集。年十余岁，尝诣府司录李长宗。长宗于众中戏之，译敛容谓曰："明公位望不轻，瞻仰斯属，辄相玩狎，无乃丧德也。"长宗甚异之。文宽后诞二子，译复归本生。

周明帝时，诏令事辅城公，是为武帝。及帝即位，为左侍上士，与仪同刘昉，恆侍帝侧。译时丧妻，帝令译尚梁安固公主。及帝亲总万机，以为御正下大夫，颇被顾遇。东宫建，转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亲待。时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乌丸轨每劝帝废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建德二年，为聘齐使副。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太子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无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无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后坐亵狎皇太子，乌丸轨、宇文孝伯等以闻。帝大怒，除译名。宫臣亲幸者咸被谴。太子复召译，戏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例复官，仍拜吏部下大夫。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封归昌县公。既以恩旧，任遇甚重，委以朝政。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上大夫之官，自译始也。以其子善愿为归昌公，元琮为永安县男。又监国史。译颇专权，时帝幸东京，译擅取官材，自营私第，坐除名。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诏领内史事。

初，隋文帝与译有同学之旧，译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倾心相结。

至是，隋文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隋文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代陈。行有日矣，帝不悆，译遂与御正下大夫刘昉谋，引隋文入受顾托。既而译宣诏，文武百官，皆受隋文节度。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柳裘俱入。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执之。于是矫诏，复以译为内史上大夫。明日，隋文为丞相，拜译柱国、府长史，行内史上大夫事。及隋文为大冢宰，总百揆，以译兼领天官都府司会，总六府事。出入卧内，言无不从，赏赐玉帛，不可胜计，每出入以甲士从。拜其子元璹为仪同。时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作乱，隋文逾加亲礼，进上柱国，恕以十死。

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而赃货狼籍。隋文阴疏之，然以其有定册功，不忍废放，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事，无所关预，惧，顿首求解职。隋文宽喻之，接以恩礼。及帝受禅，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丰厚，进子元璹成皋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并为刺史。

译自以被疏，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厌蛊左道。帝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诏云：“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未几，诏译参撰律令。复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疗疾，有诏徵之，见于醴泉宫，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戏谓译曰：“笔干。”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帝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寻还岐州。开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谥曰达。子元璹嗣。炀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译佐命元功，诏追改封译莘公，以元璹袭。

元璹历位右光禄大夫、右卫将军。大业末，为文城太守，以城归国。

琼弟俨。俨字季然，容貌壮丽。初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因为灵太后所幸，时人未知之。后太后废，萧宝夤西征，以俨为友。及太后反政，俨请使还朝，复见宠待。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宠爱尤甚。俨每休沐，太后常遣阉童随侍，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

与徐纥俱为舍人，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宠幸既盛，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城阳王徽亦与之合，当时政令，归于俨等。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仓卒，天下咸言俨计。尔硃荣举兵向洛阳，以俨、纥为辞。荣逼京师，俨走归乡里。俨从兄仲明欲据郡起众，寻为其部下所杀，与仲明俱传首洛阳。子文宽从武帝入关西。

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俨势，除卫尉少卿，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卒后，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贞。

叔夜子伯夏，位东莱太守。卒，赠青州刺史。伯夏弟谨，字仲恭，琅邪太守。

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被发率村义驰追之。及河，奴乘马投水。思明止将从，自射之，一发而中，落马堕流，禽至家，脔杀之。

思明，弟思和，并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阁将军，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边。会赦，免。卒后，赠济州刺史。

子先护，少有武干。庄帝居籓也，先护得自结托。及尔硃荣称兵向洛，灵太后令先护与郑季明等守河梁。先护闻庄帝即位于河北，遂开门纳荣。以功封平昌县侯，广州刺史。元颢入洛，庄帝北巡，先护据州起义兵，不受命。庄帝还京，进爵郡公。历东雍、豫二州刺史，兼尚书右仆射。及尔硃荣死，徐州刺史尔硃仲远拥兵向洛。诏先护与都督贺拔胜、行台杨昱同讨之。闻京师不守，先护部众逃散，因奔梁。寻归，为仲远所害。孝武初，赠使持节、都督、四州刺史。子伟。

伟字子直，少倜傥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许，善骑射，胆力过人。尔

硃氏灭后，自梁归魏。及武帝西迁，伟亦归乡里，不求仕进。大统三年，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伟乃与宗人荣业，纠合州里举兵于陈留，信宿间，众有万人。遂拔梁州，禽东魏刺史鹿永及镇城守将令狐德，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乃率众西附。因是，梁、陈间相次降款。伟弛入关西，周文帝与语，叹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阳县伯。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伟常先锋陷阵。侯景归款，周文命伟率所部应接。及景叛，伟亦全军而还。除荥阳郡守，进爵襄城郡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恭帝二年，进位大将军、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诸军事。

伟性粗犷，不遵法度，睚眦之间，便行杀戮。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每优容之。及在江陵，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诏复官爵。天和六年，为华州刺史。伟前后莅职，皆以威猛为政，吏人莫敢犯禁，盗贼亦为之休止。虽非仁政，然颇以此见称。卒于州，赠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谥曰肃。

伟性吃，少时尝逐鹿于野。失之，遇牧竖，问焉。牧竖答之，其言亦吃。伟怒，谓其效己，遂射杀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述祖族子雏，有识尚，操行清整，仕至胶州刺史。初，齐文宣为皇太子纳其女为良娣，雏时为尚书郎，赵郡李祖升兄弟微相敬惮。杨愔奏授雏赵郡太守，祖升兄弟具服至雏门，投刺拜谒。文宣闻之喜，笑曰："足得杀李家兒矣。"

论曰：王慧龙拔难自归，间关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世珍实有令子，克播家声。松年之送终恋旧，有古人风矣。劭爰自幼童，讫于白首；好学不倦，究极群书，晋绅洽闻之士，无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齐书》，兼修隋典。好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烦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经营符瑞，杂以妖讹。为河朔清流而乾没荣利，得不以道而颓其家声。惜矣！

郑羲机识明悟，为时所许。懿兄弟风尚，俱有可观，故能并当荣遇，共济其美。述祖德业，足嗣家声。严祖、仲礼，大亏门素。幼儒令问促年。伯猷以贿败德。道邕抚宁离散，仁惠克举。译实受顾托，适足为败。及帝行明德，义非简在；盐梅之寄，固不攸归。言追昔款，内怀觖望，耻居吴、耿之末，羞与绛、灌为伍。事君尽礼，既阙于夙心；不爱其亲，遽彰于物议。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俨名编《恩倖》，取辱前载。伟翻然豹变，盖知机之士乎。

列传第二十四

薛辩五世孙端 端子胄 端从子浚 端从祖弟湖 湖子聪 聪子孝通 孝通子道衡 聪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憕

薛辩，字允白，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兴，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谥曰：庄。祖涛袭爵，位梁州刺史，谥曰忠惠。京都倾覆，皆以义烈著闻。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关中，猛以巾褐谒之。温曰："江东无卿比也，秦国定多奇士，如生辈尚有几人？吾欲与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闻之久矣。"方致朝命。强闻之，自商山来谒，与猛皆署军谋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无成功，乃劝猛止。俄而温败。及苻坚立，猛见委任。其平阳公融为书，将以车马聘强。猛以为不可屈，乃止。及坚如河东伐张平，自与数百骑驰至强垒下，求与相见。强使主簿责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节之将耳。"坚诸将请攻之，坚曰："须吾平晋，自当面缚。舍之以劝事君者。"后坚伐晋，军败，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破慕容永于陈川。姚兴闻而惮之，遣使重加礼命，征拜右光禄大夫、七兵尚书，封冯翊郡公，转左户尚书。年九十八，卒。赠辅国大将军、司徙公，谥曰宣。

辩幼而俊爽，俶傥多大略，由是豪杰多归慕之。强卒，复袭统其营。仕姚兴，历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辩知姚氏运衰，遂弃归家保乡邑。及晋将刘裕平姚泓，即署相国掾。寻除平阳太守，委以北道镇捍。及长安失守。辩遂归魏。仍立功于河际，位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其年诣阙，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镇。帝谓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关右，卿宜克终良算，与朕为长安主人。"辩既还任，务农教战。恆以数千之众，摧抗赫连氏。帝甚褒奖之。又除并州刺史，征授大羽真。泰常七年，卒于官。帝以所图未遂，深悼惜之。赠并、雍二州刺史。

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高才博学。随刘裕度江，位府记室参军。辩将归魏，密报谨，谨遂亦来奔。授河东太守，后袭爵汾阴侯。始光三年，与宜都王奚斤共讨赫连昌，禽其东平公乙兜，克蒲坂。遂以新旧百姓并为一郡，除平西将军，复为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节、秦州刺史。山胡白龙凭险作逆，太武诏南阳公奚眷与谨并为都将，讨平之，

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谨自郡迁州，威恩兼被，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更兴。真君元年，征授内都坐大官，辅政。深见赏重，每访以政道，车驾临幸者前后数四。后从驾北讨，与中山王辰等后期，见杀。寻赠镇西将军、秦雍二州刺史，谥曰元公。

长子初古拔，一曰车毂拔，本名洪祚，太武赐名焉。沈毅有器识。弱冠，司徙崔浩见而奇之。真君中，盖吴扰动关右，薛永宗屯据河侧，太武亲讨之。诏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事平，除中散，赐爵永康侯。太武南讨，以拔为都将，从驾临江而还。又共陆真讨反氐仇僭檀、强免生，平之。皇兴三年，除散骑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敕拔诣彭城劳迎，除南豫州刺史。延兴二年，除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进爵平阳公。三年，拔与南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许含等，以善政征诣京师。献文亲自劳勉，复令还州。太和六年，改爵河东公。卒，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康。

长子胤，字宁宗。少有父风。弱冠，拜中散。袭爵镇西大将军、河东公，除悬瓠镇将。寻授持节、义阳道都将。后除立忠将军、河北太守。郡带山河，俗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胤至郡，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一时戮之。于是群盗慑气，郡中清肃。卒于郡，谥曰敬。

子裔，字豫孙，袭爵。性豪爽，盛营园宅，宾客声伎，以恣嬉游。卒于洛州刺史。子孝绅袭爵，位太中大夫。孝绅立行险薄，坐事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死。后赠华州刺史。

拔弟洪隆，字菩提，驎位河东太守。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齐使至，诏驎驹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赠河东太守，谥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赐田在冯翊，驎驹徙居之。遂家于冯翊之夏阳。

长子庆之，字庆集。颇有学业，闲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邻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庆之与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杀之；或以长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俊、袁翻，互有同异。虽曰戏谑，词义可观，事传于世。后兼左丞，为并、肆行台，赐爵龙丘子，行沧州刺史。为葛荣攻围，城陷。寻患，卒，赠华州刺史。

庆之弟英集，性通率。随舅李崇在扬州，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陀。有志操，遭父忧，居丧合礼。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为参军。赐爵平阴男。端以天下扰乱，遂弃官归乡里。魏孝武西迁，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引端同行。崇礼寻失守，降东魏。东魏遣行台薛修义督乙干贵西度，据杨氏壁。与宗亲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义乃令其兵逼端等东度。方欲济河，会日暮，端密与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义亦遣骑追，端且战且驰，遂入石城栅，得免。栅中先有百家，端与并力固守。贵等数来慰喻，知端无降意，遂拔还河东。东魏又遣其将贺兰懿、南汾州刺史薛琰达守杨氏壁。端率其属，并招喻村人，多设奇兵以临之。懿等疑有大军，便东遁，赴船溺死者数千人。端收其器械，复还杨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降书劳问，征端赴阙，以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从禽窦泰，复弘农，战沙苑，并有功，进爵为伯。后改封交城县伯，累迁吏部郎中。

端性强直，每有奏请，不避权贵。周文嘉之，故赐名端，欲令名质相副。自居选曹，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尝升擢之。每启周文云："设官分职，本康时务，苟非其人，不如旷职。"周文深然之。大统十六年，军东讨，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妙简英寮，数日不定。周文谓弼曰："为公思得一长史，无过薛端。"弼对曰："真才也"乃遣之。转尚书右丞，仍掌选事。

梁主萧察曾献马瑙钟，周文帝执之顾丞郎曰："能掷擤蒲头得卢者，便与钟。"已经数人不得。顷至端，乃执擤[HT]蒲头而言曰："非为此钟可贵，但思露其诚耳。"便掷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悦，即以赐之。

魏帝废，近臣有劝文帝践极，文帝召端告之。端以为三方未一，遽正名号，示天下以不广。请待龛翦僭伪，然后俯顺乐推。文帝抚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与我同，身岂与我异。"遂脱所著冠带袍裤并以赐之。进授吏部尚书，赐姓宇文氏。端久处选曹，雅有人伦之鉴，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军司马，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侯。

周孝闵帝践阼，再迁户部中大夫，进爵为公。晋公护将废帝，召群臣议之。端颇具同异，护不悦，出为蔡州刺史。为政宽惠，人吏爱之。转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陈，事藉镇抚，总管史宁遣司马梁荣催令赴

任。蔡州父老诉荣，请留端者千余人。至基州未几，卒。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赠本官，加大将军，进封文城郡公，谥曰质。子胄嗣。

胄字绍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时，袭爵文城郡公。累迁上仪同，寻拜司金大夫，后加开府。

隋文帝受禅，三迁为兖州刺史。到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有陈州人向道力伪作高平郡守，将之官。胄遇诸涂，察其有异，将留诘之。司马王君馥固谏，乃听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罗尝任海陵郡守，先是已为道力伪代之。比至秩满，公私不悟。俱罗遂语君馥曰："向道力经赐代为郡，使君岂容疑之。"君馥以俱罗所陈，又固请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惧而引伪。其发奸擿伏，皆此类也。时人谓为神明，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泰山观古迹，撰封禅图及仪上之。帝谦让不许。转郢州刺史，有惠政。征拜卫尉卿，转大理卿，持法宽平，名为称职。迁刑部尚书。时左仆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积诛，熲事与相连，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议其狱。由是忤旨，械系之，久而得免。检校相州事，甚有能名。

汉王谅作乱并州，遣其将綦良东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请援于胄，胄畏谅兵锋，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计却之，遣亲人鲁世范说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为人臣，去就须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释去，进围黎阳。及良为史祥所攻，弃军归胄。朝廷以胄怀贰心，锁诣大理。相州吏人素怀其恩，诣阙理胄者百余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岭南，道卒。子筠、献知名。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闻于州里。弱冠，丞相参军事。时京兆韦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务。裕慕其恬静，数载酒肴侯之，谈宴终日。夐遂以从孙女妻之。裕尝谓亲友曰："大丈夫当圣明之运，而无灼然文武之用为世所知，虽复栖遑，徙为劳苦耳。至如韦居士，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守道，荣辱弗及，何其乐也。"

裕曾宿宴于夐之庐，后庭有井，裕夜出户，若有人欲牵其手，裕便

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劝裕酒曰：“向虑卿不测夐，幸得无他，宜尽此爵。”裕曰：“坠井盖小小耳，方当逾于此也。”人问其故，裕曰：“近梦，恐有两楹之忧。”寻卒，文章之士诔之者数人。周文伤惜之，追赠洛州刺史。

胄从祖弟浚，字道赜。父琰，周渭南太守。浚少孤，养母以孝闻。幼好学，有志行。周天和中，袭爵虞城侯，位新丰令。随开皇中，历尚书虞部、考功侍郎。帝闻浚事母孝，以其母老，赐舆服几杖、四时珍味，当世荣之。后其母疾病，浚貌甚忧瘁，亲故弗之识。暨丁母艰，诏鸿胪监护丧事，归葬夏阳。时隆冬极寒，浚衰绖徙跣，冒犯霜雪，自京及乡，五百余里，足冻堕指，创血流离，朝野为之伤痛。州里赈助，一无所受。寻起令视事，上见其毁瘠过甚，为之改容，顾群臣曰：“吾见薛浚哀毁，不觉悲感伤怀。”嗟异久之。浚竟不胜丧，病且卒。其弟谟时为晋王府兵曹参军事，在扬州。浚遗书于谟曰：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晚生早孤，不闻《诗礼》。赖奉先人贻厥之训，获禀母氏圣善之规。负笈裹粮，不惮艰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砥行砺心，困而弥笃，用膺教义，爰至长成。自释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虽官非闻达，而禄喜逮亲，庶保期颐，得终色养。何图精诚无感，祸酷荐臻；兄弟俱被夺情，苦庐靡申哀诉。是用叩心泣血，陨气摧魂者也。既而创钜衅深，不胜荼毒，启手启足，幸及全归。使夫死而有知，得从先人于地下矣，岂非至愿哉？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悢悢，如何可言！适已有书，冀得与汝面诀，忍死待汝，已历一旬。汝既未来，便成今古，缅然永别，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书成而绝。有司以闻，文帝为之屑涕，降使赍册书吊祭。浚性清俭，死日家无遗财。

浚初为兒时，与宗中兒戏涧滨，见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视，了无见者。以为不祥，归大忧悴。母问之，以实对。时有胡僧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应。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寿不过六七耳。”言终而出，忽然不见。后终于四十二，六七之言验矣。子乾福，武安郡司仓书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节操，笃志于学；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或有兄弟忿阋，邻里争讼者，恐湖闻之，皆内自改悔。乡闾化其风教，咸以敬让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将

倾心致礼，并不获己而应之。为本州中从事、别驾、除河东太守。兄弟并为本郡，当世荣之。复受诏为仇池都将。后罢郡，终于家。有八子，长子聪知名。

聪字延智。方正有理识，善自标致，不妄游处。虽在暗室，终日矜庄，见者莫不懔然加敬。博览坟籍，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遭父忧，庐于墓侧，哭泣之声，酸感行路。友于笃睦，而家教甚严；诸弟虽昏宦，恆不免杖罚，对之肃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太和十五年，释褐著作佐郎。于时，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优者不过奉朝请。聪起家便佐著作，时论美之。后迁书侍卸史，凡所弹劾，不避强御；孝文或欲宽贷者，聪辄争之。帝每云："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自是贵戚敛手。累迁直阁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直阁如故。

聪深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为寄。亲卫禁兵，委总管领。故终太和之世，恆带直阁将军。群臣罢朝之后，聪恆陪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预以谋谟；动辄匡谏，事多听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窥其际。帝欲进以名位，辄苦让不受。帝亦雅相体悉，谓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荣也。"又除羽林监。

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聪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监醉耳。"其见知如此。

二十三年，从驾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齐州刺史，政存简静。卒于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遗爱。赠征虏将军、华州刺史，谥曰简懿侯。魏前二年，重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达。博学有俊才。萧宝夤征关中，引参骠骑大将军府事，礼遇甚隆。及宝夤将有异志，孝通悟其萌，托以拜扫求归，乃见许。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还乡里。宝夤后果逆命。

北海王元颢入洛，宗人薛永宗、修义等又聚徙作乱，欲以应之。孝

通与所亲计曰：“北海乘虚远入，吴兵不能久住，事必无成。今若与永宗等举，灭族道也。”乃率其近亲，与河东太守元袭婴城固守。及宝夤平定，元颢退走，预其事者咸罹祸，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宁，入洛，除员外散骑侍郎。尔硃天光镇关右，表为关西大行台郎中，深见任遇。关中平定，预有其力，以功赐爵汾阴侯。庄帝既幽崩，元晔地又疏远，更议主社稷。孝通以广陵王恭，高祖犹子，又在茂亲，夙有令望。不言多载，理必阳瘖。奉以为主，天人允叶。世隆等并以为疑。孝通密赞天光察之。广陵王曰：“天何言哉？”于是定册，即节闵帝也。以首创大议，拜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封蓝田县子。孝通求以官赠亡兄景懋，又言己有侯爵，请转授兄息子舒。节闵览启伤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转授，乃下诏褒美。特赠景懋抚军、北雍州刺史。孝通寻迁中书郎，深为节闵所知重。

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书舍人元翊献酒肴，帝因与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弦管，命翊吹笛；帝亦亲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为韵。孝通曰：“既逢尧舜君，愿上万年寿。”帝曰：“平生好玄默，惭为万国首。”帝曰：“卿所谓寿，岂容徙然！”便命酌酒赐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绝。孝通即竖忠为韵。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翊曰：“圣主临万机，享世永无穷。”孝通曰：“岂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虫。”翌曰：“朝贤既济济，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体鱼水，书轨一华戎。”孝通曰：“微臣信庆渥，何以答华嵩？”于时，孝通内典机密，外参朝政，军国动静，预以谋谟。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见推荐。

外兄裴伯茂性豪俊，多所轻忽。唯钦赏孝通，每有著述，共参同异。孝通以裴宏放过甚，每谓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乐毅？”盖自许经纶，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

属齐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刘诞。尔硃天光自关中讨之。孝通以关中险固，秦汉旧都，须预谋镇遏，以为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节闵深以为然，问谁可任者。孝通与贺拔岳同事天光，又与周文帝有旧；二人并先在关右，因并推荐之。乃超授岳岐、华、秦、雍诸军事，关西大行台，雍州牧。周文帝为左丞，孝通为右丞。赍诏书驰驿入关授岳等，同镇长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师友之礼。与周文帝结为兄弟，情寄特隆。后天光败于韩陵，节闵遂不得入关，为齐神武幽废。孝武帝即位后，神武方得志，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惧，欲单马入朝。孝通乃谓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硃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然公两兄太师、领军，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鹄、贾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吕延庆之徒，于尔硃之世，皆其夷等。韩陵之役，此辈前后降

附，皆由事势危逼，非其本心。在于高王，曹操之孔融，马懿之葛诞。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虽令孙腾在阙下，娄昭处钩陈，必不能如建安之时，明矣。以今观之，隙难未已。吐万仁虽复退逸，犹在并州，高王之计，先须平殄。今方绥抚群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与公事关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辅礼义之人，逾幽、并之骁骑，胜汝、颍之奇士，皆系仰于公，效其智力。据华山以为城雉，因黄河而为池堑；退守不失封泥，进兵同于建水。乃欲束手受制于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执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

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师，重除中书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为常山太守，仍以经节闵任遇故也。及孝武西迁，或称孝通与周文友密，及树置贺拔岳镇关中之计，遂见拘执，将赴晋阳。及引见，咸为之忧。孝通神气从容，辞理切正，齐神武更相钦叹，即日原免。然犹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为坐客，时访文典大事而已。齐神武让剑履上殿表，犹使为文。曾与诸人同诣晋祠，皆屈膝尽礼。孝通独捧手不拜，顾而言曰：“此乃诸侯之国，去吾何远，恭而非礼，将为神笑。”拜者渐焉。兴和二年，卒于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轸旧好，奏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齐神武武平初，又赠郑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于时。

子道衡，字玄卿。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齐司州牧、彭城王浟引为兵曹从事。尚书左仆射杨愔见而嗟赏，授奉朝请。吏部尚书陇西辛术与语，叹曰：“郑公业不亡矣！”河东裴谳目之曰：“鼎迁河朔，吾谓‘关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复遇薛君矣！”

武成即位，兼散骑常侍，接对周、陈二使。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齐后主之世，渐见亲用，与侍中斛律孝卿参预政事。道衡具陈备周之策，孝卿不能用。

及齐亡，周武帝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隋文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禅，坐事除名。

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蕃。”帝曰：“朕且含养，致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及八年伐陈，拜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师临江，高颎夜幕中，谓曰：“今段定克江东以不？君试言之。”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极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势，其在不疑。”颎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还除吏部侍郎。

后坐抽擢人物，有言其党苏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遣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寻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道衡每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书称我意。”然诫之以迂诞。后帝谓杨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驱使勤劳，宜使硃门陈戟。”于是进上开府，赐物百段。道衡辞以无功。帝曰：“尔久劳阶陛，国家大事，皆尔宣行，岂非尔功也？”

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与交好，高颎、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既与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道衡一旦见出，不胜悲恋，言之哽咽。帝怆然改容曰：“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于是赉物三百段，九环金带并时服一袭，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简，吏人怀其惠。

炀帝嗣位，转潘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于是拜司

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隶刺史房彦谦素与相善，知必及祸，劝之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而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颎乎？"付执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过，促宪司早解。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客来侯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诀。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时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于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后族父孺。

孺清贞孤介，不交流俗。涉历经史，有才思，虽不为大文，所有诗咏，大致清远。开皇中，为侍御史、扬州总管司功参军。每以方直自处，府寮多不便之。卒于襄城郡掾。所莅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爱，收初生，即与孺为后。养于孺宅，至于成长，殆不识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与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独行，皆此类也。

道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览坟典，尤善隶书。仕周为上黄郡守。周平齐，徙燕郡太守，以简惠称。宣政元年，赐爵齐安县子。卒于郡。子迈嗣。

迈字弘仁，性寡言，长于词辩。开皇初，袭爵齐安子，改封钟山。历位太子舍人。大业中，为刑部、选部二侍郎。

道衡从父弟道实，位礼部侍郎、离石郡太守，知名于世。从子德音，有俊才，起家游骑尉。佐魏淡修《魏史》，史成，迁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称制东都，王世充之僭号，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诛。其文笔多行于世。

聪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为司空府参军。再迁盐池都将。孝武西迁，魏改河东为秦州，以善为别驾。善家素富，僮仆数百人。兄元信，杖气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恆满，弦歌不绝；而善独恭己率素，爱乐闲静。

大统三年，齐神武败于沙苑，留善族兄崇礼守河东。周文帝遣李弼围之，崇礼固守不下。善密说崇礼，犹持疑不决。会善从弟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来诣善，云"意欲应接西军，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济将门生数十人，与信、馥等斩关引弼军入。时预谋者并

赏五等爵。善以背逆归顺，臣子常情，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遂与弟慎并固辞不受。周文嘉之，以善为汾阴令。善干用强明，一郡称最。太守王罴美之，令善兼督六县事。寻为行台郎中。

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乃除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自督课，兼加慰抚，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迁大丞相府从事中郎。追论屯田功，赐爵龙门县子。迁黄门侍郎，除河东郡守，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进爵博平县公。再迁户部中大夫。

时晋公护执政，仪同齐轨语善云："兵马万机，须归天子，何因犹在权门，"善白之，护乃杀轨。以善忠于己，引为中外府司马，迁司会中大夫，副总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会。出为隆州刺史，兼益州总管府长史。征拜武威少府。卒，赠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齐轨事，谥曰缪公。子褒嗣，官至高阳郡守。

善弟慎，字伯护。好学，能属文，善草书。与同郡裴叔逸、裴谳之、柳虬、范阳卢柔、陇西李璨并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参军。周文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苏衡、谯郡夏侯裕、安定梁旷、梁礼、河南长孙璋、河东裴举、薛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并应其选。又以慎为学师，以知诸生课业。周文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学。在学数年，复以慎为宜都公侍读。累迁礼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

周孝闵帝践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县子。历师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界既杂蛮夷，恆以劫掠为务。慎乃集诸豪帅，具宣朝旨，仍令首领每月一参，或须言事者，不限时节。慎每见，必殷勤劝诫，及赐酒食。一年之间，翕然从化。诸蛮乃相谓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悦。自是襁负而至者千余户。蛮俗，婚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谓守令曰："牧守令长是化人者也，岂有其子娶妻，便与父母离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以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寻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职，卒于家。

有文集，颇为世所传。

薛寘，河东汾阴人也。祖遵颜，魏河东郡守、安邑侯。父乂，清河、广平二郡守。寘幼览篇籍，好属文，起家奉朝请。从魏孝武西迁，封邰阳县子。废帝元年，领著作佐郎，修国史。寻拜中书侍郎，修起居注。迁中书令。燕公于谨征江陵，以寘为司录，军中谋略，寘并参之。江陵平，进爵为伯。朝廷方改物创制，欲行《周礼》，乃令寘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共详定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

周孝闵帝践阼，进爵为侯，转御正中大夫。时前中书监卢柔，学业优深，文藻华赡，而寘与之方驾，故世号曰卢、薛焉。久之，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淅州刺史。卒于位，吏人哀惜之。赠虞州刺史，谥曰理。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寘性至孝，虽年齿已衰，职务繁广，至于温清之礼，朝夕无违。当时以此称之。子明嗣。大象末，仪同大将军、清水郡守。

薛憕，字景猷，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弘敞，逢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憕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疏宕不拘，时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无贵仕，解褐不过侍郎。既羁旅，不被擢用。常叹曰："岂能五十年戴帻，死一校尉，低头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郁郁不得志，每在人间，辄陵架胜达，负才使气，未尝趋世禄之门。左中郎将京兆韦潜度谓曰："君门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敝衣}裾数参吏部？"憕曰："'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为叹息，窃所未能也。"潜度告人曰："此年少实慷慨，但不遭时耳。"

孝昌中，杖策还洛阳。先是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兖归魏，其子怀俊见憕，甚相亲善。属尔硃荣废立，怔遂还河东，止怀俊家。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唯郡守元袭时相要屈，与之抗礼。怀俊每谓曰："汝还乡里，不营产业，不肯取妻，岂复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

及齐神武起兵，憕乃东游陈、梁间，谓族人孝通曰："高欢阻兵陵上，丧乱方始。关中形胜之地，必有霸王据之。"乃与孝通俱游长安。侯莫陈悦闻之，召为行台郎，除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及悦害贺拔岳，军人咸相庆慰。憕独谓所亲曰："悦才略本寡，辄害良将，败亡之事，其则不远。吾属今即为人所虏，何庆之有乎？"长高以憕言为然，并有忧色。寻而周文平悦，引憕为记室参军。武帝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

封夏阳县男。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进爵为伯。

大统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倾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满而平，溢则倾。憕各为颂。

大统初，仪制多阙。周文令憕与卢辩、檀翥等参定之。以流离世故，不听音乐，虽幽室独处，常有戚容。后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礼部下大夫、仪同大将军、聘陈使副。

论曰：薛辩有魏之初，功业早树，门膺人爵，无替荣名。端以谦直见知；胄以公平自命。浚之孝悌，素绪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叶，世擅文宗，令望攸归，岂徒然矣。而运逢季叔，卒蹈诛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剧，弘益流誉；而陷齐谄护，以要权宠，易名为缪，斯岂虚哉！寘、憕并学称该博，文擅雕龙，或挥翰凤池，或著书麟阁，咸居禄位，各逞琳琅。拟彼徐、陈，惭后生之可畏；论其任遇，实当时之良选也。

列传第二十五

韩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罗汉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杨大眼崔延伯 李叔仁

韩茂，字元兴，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耇，永兴中，自赫连屈丐来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茂年十七，膂力过人，尤善骑射。明元曾亲征丁零翟猛，茂为中军执幢。时大风，诸军旌旗皆偃仆，茂于马上持幢，初不倾倒。帝异而问之，谓左右曰："记之。"寻征诣行在所，以为武贲郎将。后从太武讨赫连昌，大破之，以功赐爵蒲阴子，迁侍辇郎。又从破统万，平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拜内侍长，进爵九门侯。后从征蠕蠕，频战大捷。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茂为前锋都将，战功居多。迁司卫监，录前后功，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安定公。从破薛永宗、盖吴，转都官尚书。从车驾南征，拜徐州刺史。还，拜侍中、尚书左仆射。文成践阼，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茂沈毅笃实，虽无文学，每议论合理，为将善于抚众，勇冠当世，为朝廷所称。太安二年，领太子少师。卒，赠泾州刺史，安定王，谥曰桓。

长子备，字延德，赐爵行唐侯，历太子庶子、宁西将军，典游猎曹，加散骑常侍。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卒，赠雍州刺史。谥曰简。

备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将略。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迁金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兄备卒，无子，均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历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誉。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旷人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大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禁断奸邪，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跼。先是，河外未宾，人多去就，故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人咸受优复，然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陈非便，朝议罢之。后均所统，劫盗颇起，献文诏书让之。又以五州人户殷多，编籍不实，诏均检括，出十余万户。复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谥康公。

皮豹子，渔阳人也。少有武略。泰常中，为中散。太武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又拜选部尚书。后除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公，镇长安，坐盗官财，徙于统万。真君三年，宋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

当，遂陷仇池。太武征豹子，复其爵位，寻拜使持节、仇池镇将，督并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十道并进。四年正月，豹子进击乐乡，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仇池，至汉中，闻官军已西，惧不敢进。豹子与司马楚之至浊水，击禽崇之，尽虏其众。仇池平。未几，诸氐复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古弼讨平之。

时豹子次下辨，闻围解，欲还。弼使谓豹子曰："贼耻其负败，必求报复，不如陈兵以待之。"豹子以为然。寻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公如故。宋复遣杨文德、姜道盛寇浊水，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浊水城兵射杀道盛。豹子至斧山，斩显伯，悉俘其众。

初，南秦王杨难当归命，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文德以行赂得留，出奔汉中。宋以文德为武都王，守葭芦城，招诱氐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氐人叛应文德，诏豹子讨之。文德阻兵固险，以拒豹子。文德将杨高来降，文德弃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属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宋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启玄、文德走还汉中。

兴安二年，宋遣萧道成等入汉中，别令杨文德、杨头等率氐、羌围武都。豹子分兵将救之，闻宋人增兵益将，表状求助。诏高平镇将苟莫干率突骑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征豹子为尚书，出为内都大官。宋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于清东，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击之，不克。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宋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余人而已。既而班师。先是，河西诸胡亡匿避命，豹子讨之；不捷而还，又坐免官。寻以前后战功复擢为内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赠淮阳王，谥曰襄。子道明袭。

道明第八弟怀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为侍御中散，迁侍御长。孝文初，吐谷浑拾夤部落饥窘，侵掠浇河。诏假平西将军、广川公，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夤。又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有威信，拜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仇池镇将，假公如故。怀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悦，酋帅率户归附。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征为南部尚书，赐爵南康侯。

太和元年，宋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据仇池，诏怀喜讨鼠。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遂军于覆津。文度将强大黑固守津道，怀喜部分将士，击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芦城，斩文度，传首京师。诏慰勉之。又诏于骆谷筑城，怀喜表求待来年筑城。诏责之曰："若不时筑，筑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军法绳之。”南天水人柳旃据险不顺，怀喜讨灭之。后为豫州刺史，诏让其在州宽怠，以饮酒废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决以杖罚。卒，谥曰恭公。子承宗袭。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贲。祖豆，位开府、冀青二州刺史、关内侯。父灊，侍御长，赠定州刺史、章武侯，谥曰隐。敕文始光初为中散，稍迁西部尚书，出为使持节、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上邽。诏敕文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枹罕。众少不制，诏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陇右。军次武始，拾归夜遁，敕文引军入枹罕，虏拾归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于上邽，留乌头守桴罕。

金城边冏，天水梁会谋反，据上邽东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设备，贼乃退。冏、会复攻城，氐、羌一万屯南岭，休官、屠各及杂户二万余人屯北岭，为冏等形援。敕文设奇兵大破之，斩冏。众复推梁会为主。安丰公闾根率军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报。梁会欲谋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堑于东城之外，几断贼走路。夜半，会乃飞梯腾堑而走。敕文先严兵于堑外，拒斗，从夜至旦。敕文谋于众曰：“困兽犹斗，而况于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贼众，若能归降，原其生命，应时降者六百余人。会知人心沮坏，于是分遁。敕文纵骑腾蹑，死者太半。

略阳王元达因梁会之乱，聚党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众，推天水休官王官兴为秦地王。敕文与临淮公莫真讨破之。天安元年卒，长子万护让爵于弟翰。于时让者唯万护及元氏侯赵辟恶子元伯让其弟次兴，朝廷义而许之。

吕罗汉，本东平寿张人也，其先石勒时徙居幽州。祖显，字子明。少好学，性廉直，乡人有忿争者皆就质焉。慕容垂以为河间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赐爵魏昌男。拜钜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饥寒，百姓颂之曰：“时惟府君，克清克明，缉我荒土，人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卒官。父温，字晞阳。善书，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党太守，有能名。卒，赠豫州刺史、野王侯，谥曰敬。

罗汉仁厚笃慎，弱冠以武干知名。父温之为秦州司马，罗汉随侍。陇右氐杨难当寇上邽，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共登西城楼令射。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应弦而殪。贼众转盛，罗汉曰：“今不出战，示敌以弱。”意头善之，即简千余人，令罗汉出战，众皆披靡。难当大惊，会太武赐难当玺书，责其跋扈，难当还仇池。意头具以状闻，征为羽林郎。

上邽休官吕丰、屠各、王飞鹿等据险为逆，诏罗汉讨禽之。后从征悬瓠，以功迁羽林中郎、幢将，赐爵乌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罗汉犹典宿卫，文成之立，罗汉有力焉。加龙骧将军，仍幢将，进爵野王侯，拜司卫监。迁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山阳公。

后为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时仇池氐、羌反，逼骆谷，镇将吴保元走登百顷，请援于罗汉族。罗汉帅步骑随长孙观，掩击氐、羌大破之，贼众退散。诏书慰勉之。泾州人张羌郎聚众千人，州军讨之。不能制，罗汉击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贼帅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铁券。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与罗汉赴讨，所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诸羌恃险，数为叛逆，自罗汉莅州，抚以威惠，西戎怀德，土境怗然。孝文下诏褒美之。征拜内都大官，听察多得其情。卒官，谥庄公。长子兴祖袭爵山阳公，后例降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中、鲁郡公。卒，谥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给事中，后赐爵济阳男，进彭城公。献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宋遣将张永、沈攸之等击安都。安都请援，献文进伯恭号镇东将军，副尚书尉元救之。永与攸之弃船而走。伯恭以书喻下邳、宿豫城内。时攸之、吴喜公等率众来援下邳，屯军焦墟曲，去下邳五十余里。伯恭密造火车攻其营，水陆俱进。攸之等既闻将战，引军退保樊阶城。宋宁朔将军陈显达领众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众度水，大破显达。攸之闻显达军败，顺流退下。伯恭从清西与攸之合战，大破之，吴喜公轻骑遁走。乘胜追奔八十余里，军资器械虏获万计。进攻宿豫，宋戍将鲁僧遵弃城夜遁。又遣将孔大恆等南讨淮阳，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据淮阳。皇兴二年，以伯恭为散骑常侍、彭城镇将、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假东海公。卒，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曰桓。

伯恭弟伯逊，袭父爵鲁郡公，位东莱镇将、东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蛮也。身长八尺，雄果有将略，貌状举止，有异常蛮。世为四山蛮帅，受制于齐。太和十七年，遣使张超奉表归魏。十九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县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为司州，乃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寻改封安昌县伯。

景明初，梁师寇三关，益宗遣光城太守杨兴之进至阴山关。南据长风城，逆击大破之。梁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复遣其将黄公赏屯于崇城，与长风相持。益宗命安蛮太守梅景秀与兴之掎角击讨。破之，获其二城。上表陈攻取之术。宣武纳之，遣镇南将军元英攻义阳。益宗遣其息鲁生断梁人粮运，破梁戍主赵文兴，仓米运舟，焚烧荡尽。时乐口已南，郢、豫二州诸县皆没于梁，唯有义阳而已。梁招益宗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

益宗年稍衰老，聚敛无厌。兵人患其侵扰，诸子及孙，竞规贿货。部内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虑焉，乃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还，启益宗侵掠之状。诏之曰："闻卿息鲁生在淮南贪暴，横杀梅伏生，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会鲁生与使赴阙，当加任使。"鲁生久未至。延昌中，诏以益宗为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常侍如故。帝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率从袭之，奄入广陵。益宗子鲁生、鲁贤等奔于关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为梁所保。世哲击破之，复置郡戍，以益宗还。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伯。益宗生长边地，不愿内荣，虽位秩崇重，犹以为恨，表陈桃符谗毁之状。诏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熙平初，益宗又表乞东豫，以招二子。灵太后令答不许。卒，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曰庄。少子纂袭，位中散大夫，卒，赠东豫州刺史。

益宗长子随兴，位弋阳、东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兴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达，济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青、徐内属后，表因事南度，仕齐为马头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据郡归魏，除南兖州刺史，领马头太守，赐爵谯县侯，镇涡阳。后齐遣其豫州刺史裴叔业攻围六十余日，城中食尽，唯以朽革及草木皮叶为粮。表抚循将士，戮力固守。会镇南将军王肃救之，叔业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边字叔珍，携妻息从寿春投表，未及送阙，会叔业围城。表后察叔珍言色颇有异，即推核，乃是叔业姑兒，规为内应。所携妻子，并亦假妄，于北门外斩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诚，封汶阳县伯，历济州刺史、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齐州刺史。卒，赠兖州刺史，谥曰恭。

奚康生，河南阳翟人也。本姓达奚，其先居代，世为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镇将、内外三都大官，赐爵长进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康生少骁武，弯弓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太和初，蠕蠕频

寇，康生为前驱军主，壮气有闻，由是为宗子队主。从驾征钟离，驾旋济淮，五将未度，齐将据渚断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贼者，以为直阁将军。康生应募，缚筏积柴，因风放火，烧其船舰，依烟直过，飞刀乱斫，投河溺死者甚众。乃假康生直阁将军。后以勋除太子三校、西台直后。吐京胡反，自号辛支王，康生为军主，从章武王彬讨之。分为五军，四军俱败，康生军独全。率精骑一千追胡至车突谷，诈为坠马，胡皆谓死，争欲取之。康生腾骑奋矛，杀伤数十人，射杀辛支。

齐置义阳，招诱边人，康生复为统军，从王肃讨之。齐将张伏护自升楼城楼，言辞不逊。肃令康生射之，望楼射窗，扉开即入，应箭而毙。彼人见箭，皆以为狂弩。齐将裴叔业率众围涡阳，欲解义阳之急，诏遣高聪、元衍等援之，并败退。帝乃遣康生驰往，一战大破之。及寿春来降，遣康生领羽林千人，给龙厩马两匹，驰赴之。破走其将桓和、陈伯之。以功除征虏将军，封安武县男。出为南青州刺史。

后梁郁州遣军主徐济寇边，康生破禽之。时梁闻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两张，长八尺，把中围尺有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长笛，送与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犹有余力。观者以为绝伦。弓即表送，置之武库。后梁遣都督临川王萧宏勒甲十万规寇徐州，诏授康生武卫将军，一战败之。还京，召见宴会，赏帛千匹，赐骅骝御胡马一匹。出为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复之。梁直阁将军徐玄明戍郁州，杀其刺史张稷，以城内附，诏康生迎接；赐细御银缠槊一张，并枣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枣者早遂朕意。"未发间，郁州刺史复叛。及大举征蜀，假康生安西将军，邪趣绵竹。至陇右，宣武崩，班师。

后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龙画像，复就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未几，二兒暴丧，身亦遇疾，巫以为季龙、豹之祟。征拜光禄勋，领右卫将军，与元叉同谋废灵太后。迁河南尹，仍右卫、领左右。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多宿禁内，或迭出入。叉以康生子难为千牛备身。

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灵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

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明帝引前入阁，左右竞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

明帝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叉所执，锁于门下。至晓，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处绞刑。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恕死从流。难哭拜辞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语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为哭也？"有司驱逼，奔走赴市，时已昏暗，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于地刻截。咸言禀叉意旨，过至苦痛。尝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就市绞刑。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每舍居宅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死时年五十四。子难年十八，以侯刚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后尚书卢同为行台，叉令杀之。康生于南山立佛图三层，先死，忽梦崩坏。沙门有为解云："檀越当不吉利，无人供养佛图，故崩耳。"康生称然，竟及于祸。灵太后反政，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冀州刺史，谥曰武贞，又追封寿张县侯。子刚袭。

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骁捷，跳走如飞。然庶孽，不为宗亲顾待，不免饥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请。时将南伐，尚书李冲典选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无不惊叹。冲因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为军主。大眼顾谓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谓蛟龙得水之秋。自此一举，不复与诸君齐列矣。"未几，迁统军，从车驾征宛、叶、穰、邓、九江、钟离之间，所经战阵，莫不勇冠六军。

宣武初，裴叔业以寿春内附，大眼与奚康生等率众先入，以功封安成县子。除直阁将军，出为东荆州刺史。时蛮酋樊秀安等反，诏大眼为别将，隶都督李崇讨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镳并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时指谓诸人曰："此潘将军也。"

梁武遣其将张惠绍总率众军，窃据宿豫。又假大眼平东将军为别将，与都督邢峦讨破之。遂与中山王英同围钟离。大眼军城东，守淮桥东西道。属水泛长，大眼所绾统军刘神符、公孙祉两军夜中争桥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寻而走。坐徙营州为兵。

永平中，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时高肇征蜀，宣武虑梁人侵轶，乃征大眼为太尉长史、持节、假平南将军、东征别将，隶都督元遥，遏御淮、肥。大眼至京师，时人思其雄勇，喜于更用，台省门巷，观者如市。后梁将康绚于浮山遏淮，规浸寿春。明帝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诸军镇荆山，复其封邑。后与萧宝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于堰上流凿渠决水而还。加平东将军。

大眼抚循士卒，呼为兒子，及见伤痍，为之流泣。自为将帅，恆身先兵士，当其锋者，莫不摧拉。南贼所遣督将，皆怀畏惧。时传言淮、泗、荆、沔之间童兒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王肃弟康之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及见，乃不异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目不能视，何必大如车轮。”当世推其骁果，以为关、张弗之过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无常，捶挞过度，军士颇憾焉。识者以为性移所致。又为荆州刺史，常缚藁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诸蛮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贼，吾政如此相杀也。”又北淆郡尝有虎害，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县于穰市。自是荆蛮相谓曰：“杨公恶人，常作我蛮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复为寇盗。在州二年，卒。大眼虽不学，恆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风。初，大眼徙营州，潘在洛阳，颇有失行。及为中山，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告之于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杀之。后娶继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问印绶所在。时元始怀孕，自指其腹谓甑生等曰：“开国当我兒袭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为恨。及大眼丧将还京，出于城东七里，营车而宿。夜二更，甑生等开大眼棺，延宝怪而问焉，征南射杀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弯弓将射之。甑生曰：“天下岂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挟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骁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寿，于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壮闻，仕齐为缘淮游军，带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为统帅，胆气绝人，兼有谋略，积劳稍进。除征虏将军、荆州刺史，赐爵定陵男。荆州土险，蛮左为寇，每有聚结，延伯辄自讨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无敢为患。永平中，转幽州刺史。

梁遣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硖石，诏延伯为别将，与都督崔亮讨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挟淮为营。延伯遂取车轮，

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纟亘，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任情，不可烧斫，既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军不能赴救，祖悦合军咸见俘虏。于军拜征南将军、光禄大夫。

延伯与杨大眼等至自淮阳，灵太后幸西林园引见，谓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国之名将。比平硖石、公私庆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须预谋，故引卿等，亲共量算，各出一图，以为后计。"大眼对曰："臣辄谓水陆二道一时俱下，往无不克。"延伯曰："既对圣颜，答旨宜实。水南水北，各有沟渎，陆地之计，如何可前。愚臣短见，愿圣心思水兵之勤，若给复一年，专习水战，脱有不虞，召便可用。"灵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当敕如请。"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贪污，闻于远近。还为金紫光禄大夫，出为镇南将军，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将军。赐骅骝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扬州，建淮桥之勋，封当利县男，改封新丰子。时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陇东寇，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禽，贼众甚盛，进屯黑水。诏延伯为使持节、征西将军、西道都督。行台萧宝夤与延伯结垒马嵬，南北相去百余步。延伯曰："今当仰为明公参贼勇怯。"延伯选精兵数千，下度黑水，列阵而进，以向贼营。宝夤率骑于水东寻原西北，以示后继。于时贼众大盛，水西一里，营营连接。延伯径至贼垒，扬威胁之，徐而还退。贼以延伯众少，开营竞追，众过十倍，临水逼蹙。宝夤亲观之，惧有亏损。延伯不与其战，身自殿后，抽众东度，转运如神。须臾济尽，徐乃自度。贼徒夺气，相率还营。宝夤大悦，谓宫属曰："崔公，古之关、张也，今年何患不制贼。"延伯驰见宝夤曰："此贼非老奴敌，公但坐看。"后日，延伯勒众而出，宝夤为后拒。天生悉众来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于是骁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及于小陇。秦贼劲强，诸将所惮，初议遣将，咸云非延伯无以定之，果能克敌。诏授左卫将军，余如故。

于时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先是卢祖迁、伊瓮生数将，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时发雍，从六陌道将取高平。志败，仍停泾部。延伯既破秦贼，乃与宝夤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威甚盛。时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十里当原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众军将出讨贼。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缓师。宝夤、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勤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上马突阵，贼势摧挫，便

尔逐北，径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死伤者将有二万。宝夤敛军退保泾州。延伯修缮器械，购募骁勇，复从泾州西进，去贼彭阬谷栅七里结营。延伯耻前挫辱，不报宝夤，独出袭贼，大破之。俄顷间平其数栅。贼皆逃迸。见兵人采掠，散乱不整，还来冲突，遂大奔败。延伯中流矢，为贼所害，士卒死者万余人。

延伯善将抚，能得众心，与康生、大眼为诸将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时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叹惧焉。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武烈。

李叔仁，陇西人也。骁健有武力，前后数从征讨，以功赐爵获城乡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内侵，叔仁时为兼统军，隶扬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讨超宗，大破之。以功累迁洛州刺史，假抚军将军。后以军功封陈郡公，又除光禄大夫、朔州刺史。齐州广川人刘执、清河太守邵怀，聚众反，自署大行台。诏叔仁为都督，讨平之。除镇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转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邢果反于青州，叔仁为大都督，出讨于淮，失利而还。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寻复官爵。节闵帝初，加散骑常侍、开府。后除凉州刺史。遣使密通款于东魏，事觉见杀。叔仁所用之槊，长大异于常槊，时人壮之。

论曰：韩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之为将也，皆以沈勇笃实，仁厚扶众，功成事立，不徒然矣。与夫苟要一战之利，侥幸暂胜之名，岂同年而语也。田益宗蛮夷荒帅，翻然效款，终于怀金曳紫，不其美欤。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闻鞞鼓之响，则思将帅之臣，何则？夷难平暴，折冲御侮，为国之所系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奋征伐之气，亦一时之骁猛，壮士之功名乎。

列传第二十六

裴骏从孙敬宪 庄伯 从弟安祖 裴延俊 裴佗子让之 孙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宽 裴侠子祥 肃 裴文举 裴仁基

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也。父双硕，位恆农太守、安邑子，赠东雍州刺史、闻喜侯。骏幼而聪慧。亲表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盖吴作乱于关中，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应之，来袭闻喜。县令忧惶，计无所出。骏在家闻之，便率历乡豪奔赴之。贼退，刺史以状闻。会太武亲讨盖吴，引见骏。骏陈叙事宜，帝大悦，谓崔浩曰："裴骏有当世才，其忠义可嘉。"补中书博士。浩亦深器骏，目为三河领袖。转中书侍郎。宋使明僧皓来聘，以骏有才学，假给事中、散骑常侍，于境上劳接。卒，赠秦州刺史、闻喜侯，谥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辩好学，历位秘书中散、主客令。累迁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职主礼乐，每有疑议，修斟酌故实，咸有条贯。卒，谥曰恭伯，宣武时追赠东秦州刺史。修早孤，居丧以孝闻。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修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

子询，字敬叔。美仪貌，多艺能，音律博弈，咸所闲解。位平昌太守。时太原长公主寡居，与询私奸，明帝仍诏询尚焉。寻以主婿，特除散骑常侍。时本邑中正阙，司徒召询为之。询族叔昞，自陈情愿此官，询遂让焉。时论善之。寻监起居事，迁秘书监，出为郢州刺史。询以凡司戍主蛮酋田朴特，地居要险，众逾数万，足为边捍，遂表朴特为西郢州刺史。朝议许之。梁将李国兴寇边，朴特与部曲为表里声援，郢州获全，朴特颇有力焉。征为七兵尚书。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为关中大使。未及发，于河阴遇害。赠司空公，谥曰贞烈。无子。

修弟宣，字叔令。通辩博物，早有声誉。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称。司空李冲有人伦鉴，见而重之。孝文初，征为尚书主客郎，累迁太尉长史。宣上言：自迁都以来，凡战阵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出为益州刺史。宣至州绥抚，甚得戎羌之心。后晋寿更置益

州，改宣所莅为南秦州。

宣家世以儒学为业，常慕廉退，每叹曰："以贾谊之才，汉文之世，而不历公卿，将非运也？"乃谓亲宾曰："吾本无当世之志，直随牒至此，禄厚养亲，效不光国，可以言归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许，乃作《怀田赋》以叙心焉。宣素明阴阳之书，自始患便克亡日，果如其言。赠豫州刺史，谥曰定，寻改为穆。子敬宪嗣。

敬宪字孝虞，少有志行，学博才清，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淡于荣利，风气俊远。郡征功曹不就，诸府辟命，先进其弟，世人欢美之。司州牧、高阳王雍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性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咸共宗慕之。中山将之部，朝贤送于河梁，赋诗言别，皆以敬宪为最。其文不能赡逸，而有清丽之美。少有气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宪世有仁义于乡里，孝昌中，蜀贼陈双炽所过残暴，至敬宪宅，辄相约束，不得焚烧，为物所伏如此。永兴三年，赠中书侍郎，谥曰文。

敬宪弟庄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闲雅，喜愠不形于色；博识多闻，善以约言辩物。司空、任城王澄辟为行参军，甚加知赏。年二十一，上《神龟颂》，时人异之。文笔与敬宪相亚。临淮王彧北讨，引为记室参军，委以章奏之事。及闻敬宪寝疾，求假不许，遂径自还，亦矜而不问。扶侍兄病，昼夜不离于侧，形容憔悴。因葬敬宪于乡，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学知名，同年俱丧，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赠通直散骑侍郎，谥曰献。兄弟并无子，所著词藻，莫为集录。

庄伯弟献伯，廷尉卿、济州刺史，少以学尚风流，有名京洛。为政严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誉。卒于殿中尚书。

骏从弟安祖，少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独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争财，诣州相讼。安祖召其兄弟，以礼义责让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谢罪。州内钦服之。后有人劝其仕进，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几，但京师辽远，实惮于栖屑耳。"于是闲居养志，不出城邑。曾天热，舍于树下。有鸷鸟逐雉，雉急投之，遂触树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阴地，徐徐护视，良久得苏，喜而放之。后夜忽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著绣衣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

后孝文幸长安，至河东，存访故老，安祖朝于蒲坂。帝与语甚悦，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辞，诏给一时俸以供汤药焉。年八十三，卒于家。

裴延俊，字平子，河东闻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也。曾祖裔，谘议参军、并州别驾。祖双彪，河东太守，赠雍州刺史，谥曰顺。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阳郡事，以平蜀贼丁虫功，赠东雍州刺史。延俊少孤，事后母以孝闻。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迁太子洗马，又领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废，以宫官例免。宣武即位，为中书侍郎。时帝专心释典，不事坟籍，延俊上疏致谏。后除司州别驾。及诏立明堂，群官博议，延俊独著一堂之论。太傅、清河王怿时典众议，读而笑曰："子故欲远符仆射也。"明帝时，累迁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堨，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延俊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势，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赖之。又命主簿郦恽修起学校，礼教大行，人歌谣之。在州五年，考绩为天下最。拜太常卿，历七兵殿中二尚书、散骑常侍、中书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书。延俊在台阁，守职而已，不能有所裁断直绳也。庄帝初，于河阴遇害。赠仪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并有学尚，与父同时遇害。元直赠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阳王雍外孙，超赠尚书仆射。延俊从叔爱丑、桃弓并见称于乡里。

子夙，字买兴。沈雅有器识，仪望甚伟，孝文见而异之。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知人鉴，每叹美夙，以远大许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怀之。卒于郡。三子，范、升之、鉴。

鉴字道徽，性强正，有学涉，卒于廷尉卿。鉴居官清苦，时论称之。赠东雍州刺史。

子泽，颇有文学。齐孝昭初，为斋帅，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议为恭烈皇帝，泽正色抗论曰："魏收死后，亦不肯为恭烈之谥，何容以拟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飧寝失常，圣躬贬损，今者易名，必须加孝。"遂改为孝昭。因此忤旨，出为广州司马。寻历位中书侍郎，兼给事黄门侍郎，以漏泄免。后为散骑侍郎，寻为诽毁大臣赵彦深等，兼咏石榴诗，微以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决杖六十，髡头除名。后主即位，为清河郡守。与祖珽有旧，珽奏除尚书左丞，又引为兼黄门。执政疾其祖珽之党，与崔季舒等同见诛。

泽本劲直，无所回避，及被出追还，折节和光。然好戏笑，无规检，故频败。妻钜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暂相离，泽每从驾，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时人以为健妇夫半。

延俊从祖弟良，字元宾，稍迁尚书考功郎中。时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书左丞，为西北道行台。时有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王师。良大破之。又山胡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人，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以良为汾州刺史，加辅国将军，行台如故。良以城人饥窘，夜率众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静初，为卫大将军、太府卿，卒于官。赠吏部尚书，谥曰贞，又重赠侍中、尚书仆射。

子叔祉，粗涉文学，居官甚著声绩，位终司空右长史。

良从父兄子庆孙，字绍远。少孤，性倜傥，重然诺。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众至数万。诏庆孙为募人别将，招率乡豪以讨之。庆孙每摧其锋，进军深入，至云台郊；大战郊西，贼众大溃。征赴都，除直后。于是贼复鸠集，北连蠡升，南通绛蜀，凶徒转盛。以庆孙为别将，从轵关入讨，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庆孙务安缉之，咸来归业。尔硃荣之死也，世隆拥众北度，诏庆孙为大都督，与行台源子恭率众追击。庆孙与世隆密通，事泄，追还河内斩之。

庆孙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在郡日，逢岁饥凶，四方游客恆有百余，庆孙自以家粮赡之。性虽粗武，爱好文流，与诸才学之士咸相交结。轻财重义，坐客恆满，是以为时所称。

延俊从祖弟仲规，少好经史，颇有志节。咸阳王禧为司州牧，辟为主簿，仍表行建兴郡事。车驾自代还洛，次于郡境。仲规备供帐，朝于路侧。诏仲规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规曰："陛下弃彼玄壤，来宅紫县，臣方跃马吴、会，冀功铭帝籍，岂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驾还，见咸阳王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六军丰赡。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规父在乡疾病，弃官奔赴，以违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统军，奏复本资。于阵战没。赠河东太守，谥曰贞。无子，弟叔义以第二子伯茂后之。

伯茂少有风望，学涉群书，文藻富赡，释褐奉朝请。大将军、京兆王继西讨，引为铠曹参军。南征绛蜀陈双炽，为行台长孙承业行台郎中。承业还京师，留伯茂仍知行台事。以平薛凤贤等，赏平阳伯。再迁散骑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为中书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广平王赞盛选宾寮，以伯茂为文学。后加中军大将军。

伯茂好饮酒，颇涉疏傲。久不徙官，曾为《豁情赋》。天平初迁鄴，又为《迁都赋》。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书、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启，称伯茂弃其本列，与监同行，以梨击案，傍污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诏付所司，后竟无坐。

伯茂既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赈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卒，年三十九，知旧叹惜焉。

伯茂末年，剧饮不已，乃至伤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数日，忽云吾得密信，将被收掩，乃与妇乘车西逃避。后因顾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后，殡于家园。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酹，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乃各赋诗一篇。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寄以示收。收时在晋阳，乃同其作，论叙伯茂，其十字云："临风想玄度，对酒思公荣。"时人以伯茂性侮傲，谓收诗颇得事实。赠散骑常侍、卫将军、度支尚书，雍州刺史，重赠吏部尚书，谥曰文。伯茂曾撰晋书，竟未能成。无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继。齐武平末，位中书舍人。

叔义亦有学行，累迁太山太守，为政清静，吏人安之。迁司徒从事中郎。卒，赠东秦州刺史，谥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笃学好属文。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稍迁谏议大夫，领著作。元象中，仪同高岳以为录事参军。弟景龙、景颜被劾廷尉狱，景融入选。吏部拟郡，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弹，云其贪荣昧进，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谨，无竞于时，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所作文章，别有集录。

景颜颇有学尚，孝静初，为司空长史，在官贪秽，为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狱中。

延俊族兄聿，字外兴，以操尚贞立，被孝文所知。为北中府长史。

时帝以聿与中书侍郎崔亮清贫，欲以干录优之，乃以亮带野王县事，聿带温县。时人荣之。卒于平秦郡太守，赠洛州刺史。子子袖入关西。

延俊族人瑗，字珍宝，太和中析属河北郡。少孤贫，清苦自立。为汝南王悦郎中令。孝静初，卒于雍州刺史。

延俊从父兄宣明，位华州刺史，有惠政，谥曰简。二子景鸾、景鸿，并有逸才，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景鸾位华州刺史。子文端，齐行台郎。四子，愿、安志、弘、振。景鸿，齐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时人号曰“裴曾子”。隋贝丘令。子神举、神符，而神举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也。六世祖诜，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五举秀才，再举孝廉，时人美之。父景惠，州别驾。佗容貌魁伟，聩然有器望。举秀才，以高第除中书博士。累迁赵郡太守，为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人，莫不改贯，所得俸禄，分恤贫穷。转前将军、荆州刺史，郡人恋仰，倾境饯送。蛮酋田盘石、田敬宗等部落万余家，恃众阻险，不宾王命，前后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单使宣慰，示以祸福，田敬宗闻风归附。于是合境清晏，襁负至者千余家。后加中军将军，以老乞还。卒，遗令不听请赠，不受赗襚，诸子皆遵行之。

佗性刚直，不好与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当时名胜。清白任真，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暑不张盖，寒不衣裘，其贞俭若此。子让之。

让之字士礼，年十六丧父，殆不胜哀。其母辛氏泣抚之曰：“弃我灭性，得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妇人，又闲礼度；夫丧，诸子多幼弱，广延师友，或亲自教授，内外亲属有吉凶礼制，多取则焉。

让之少好学，有文情，清明俊辩，早得声誉。魏天平中，举秀才，对策高第。累迁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语曰“能赋诗，裴让之”。为太原公开府记室。与杨愔友善，相遇则清谈竟日。愔每云：“此人风流警拔，裴文季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让之摄主客郎。

第二弟谳之奔关右，兄弟五人皆拘系。齐神武问云：“谳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国，诸葛兄弟各得尽心，况让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与孝，愚夫不为。伏愿明公以诚信待物。若以不收处物，

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犹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释。

历文襄大将军主簿，兼中书舍人。后兼散骑常侍聘梁。文襄尝入朝，让之导引，容仪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礼，佳舍人也。”迁长兼中书侍郎，领舍人。齐受禅，静帝逊居别宫，与诸臣别，让之流涕歔欷。以参掌仪注，封宁都县男。帝欲以为黄门侍郎，或言其体重不堪趋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几，杨愔谓让之诸弟曰：“我与贤兄交款，企闻善政，适有人从清河来，云奸吏敛迹，盗贼清靖。期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田转贵、孙舍兴，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胁人取财，计赃依律不至死，让之以其乱法，杀之。时清河王岳为司州牧，遣部从事案之。侍中高德政旧与让之不协，密奏言：“当陛下受禅之时，让之眷恋魏朝，呜咽流涕，比为内官，情非所愿。”既而杨愔请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谓愔曰：“欲得与裴让之同冢邪！”于是无敢言者，事奏，竟赐死于家。

让之次弟谳之，字士正。少好儒学，释褐太学博士。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读，每卷策问，应答无遗。景叹曰：“应奉五行俱下，祢衡一览便记，今复见之于裴生矣。”杨愔阖门改葬，托谳之顿作十余墓志，文皆可观。让之、谳之及皇甫和、和弟亮，并知名于洛下。时人语曰：“谳胜于让，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书曰：“相屈为户曹参军。”谳之复书不受署。沛王开大司马府，辟为记室。迁鄴后，谳之留在河南。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墉，以谳之为开府属，号曰“洛阳遗彦”。信败，谳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轨召为中从事。西师忽至，寻退，遂随西师入关。周文帝以为大行台仓曹郎中。卒，赠徐州刺史。

次谳之，字士平。七岁便勤学，早知名。累迁司徒主簿。杨愔每称叹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无乡音。”谳之虽年少，不妄交游，唯与陇西辛术、赵郡李绘、顿丘李构、清河崔赡为忘年友。昭帝梓宫将还鄴，转仪曹郎。尤悉历代故事，仪注、丧礼皆能裁正。为许昌太守，客旅过郡，皆出私财供给，人间无所预。代下日，为吏人所怀。仕周，卒伊川太守。

次谋之，字士令。少有风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为开府，辟为参军，掌书记。

次讷之，字士言。纯谨有局量。弱冠为平原公开府墨曹，掌书记，从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讷之是日不胜思慕，心亦惊痛，乃请

急而还。当时以为孝感。文宣践阼，幸晋阳。皇太子监国；留讷之与杜台卿并为斋帅，领东宫管记。转太子舍人，奏中书舍人事。卫尉杜弼被其家客诬云“有怨言，诽讪时政”。并称讷之与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统中追赠平州刺史。

长子曰樊，出后让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不得调。隋文帝为定州总管，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及帝作相，遣使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

明年，奉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部将周师举图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败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拔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户部侍郎，迁内吏侍郎。

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戳宇文。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鄣。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上以启人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功就。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于临洮。故知西

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四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恆，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同袭昔名。兼复部人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

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籍，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摸写为《西图域记》，共成三卷，合三十五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互，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偏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人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有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见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

发自燉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勒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騑、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安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在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突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西夷经略，咸以委之。

后迁黄门侍郎，复令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恆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互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惧慑，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其年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交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孰能若是。"

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匮，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从帝巡塞北，幸启人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人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曰："高丽地本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列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朝于突厥，亲见启人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暢，虑后服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度辽功，进位右光禄大夫。

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后以杨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

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由其内多有众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矩与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遣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厮役，皆得其叹心。

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曰："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书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诸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官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号，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宣抚大使。

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转尚书右仆射。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之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及建德败时，矩与其将曹旦等于洛州留守。旦长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矩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降。授左

庶子，转詹事、户部尚书，卒。

让之第六弟谒之，字士敬。少有志节，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纵，朝臣罕有言者。谒之上书正谏，言甚切直。文宣将杀之，白刃临颈，谒之辞色不变。帝曰："痴汉何敢如此！"杨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后世名。"帝投刀叹曰："小子望我杀尔以取后世名，我终不成尔名。"遣人送出。齐亡，卒于壶关令。

皇甫和者，字长谐，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汉中。祖澄，南齐秦、梁二州刺史。

父征，字子玄，梁安定、略阳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道迁别上勋书，欲以徽为元谋。徽曰："创谋之始，本不关预，虽贪荣赏，内愧于心。"遂拒而不许。梁州刺史羊灵祐重其敦实，表为征虏府司马，卒。

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及长，深沈有雅量，尤明礼义，宗亲吉凶，多相谘访。卒于济阴太守。子聿道，以干局知名，位广平令。隋大业初，比部郎。

和弟亮，字君翼。九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齐神武起义，为大行台郎中。亮率性任真，不乐剧职，除司徒东阁祭酒。思还乡里，启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后降梁。以母兄在北，求还。梁武不夺也。至鄴，无复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赏，纵酒赋诗，超然自乐。复为尚书殿中郎，摄仪曹事。以参撰禅代仪注，封榆中男。亮疏慢自任，无干务才，每有礼仪大事，常令余司摄焉。

性质朴纯厚，终无片言矫饰。属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亲诘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实，优容之，杖胫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标榜卖之。将买者或问其故，亮每答云："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终不售。其淳实如此。

以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以不称免官。后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于鄴。赠骠骑大将军、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东闻喜人也。祖思贤，魏青州刺史。父遵，齐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为阳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与果遇。果知非常人，密托附焉。永安末，盗贼蜂起，果从军征讨。乘黄

骢马，衣青袍，每先登陷阵，时人号为“黄骢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

及齐神武败于沙苑，果乃率其宗党归阙。周文嘉之，赐田宅奴婢牛马什物等。从战河桥，解玉壁围；摧锋奋击，所向披靡。大统九年，又从战芒山。于周文前挺身陷阵，禽东魏都督贺娄焉逻兰。勇冠当时，众人莫不叹服。以此周文愈亲待之。补帐内都督，迁帅都督、平东将军。后从开府杨忠平随、安陆，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为政，百姓畏之，资贼亦为之屏息。迁司农卿。又从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果率所部为前军。开剑阁，破季庆堡，降杨乾运，皆有功。废帝三年，授龙州刺史，封冠军县侯。俄而州人张遁、李拓驱率百姓，围逼州城；时粮仗皆阙，兵士又寡。果设方略以拒之，贼便退走。于是出兵追击，累战破之；旬日之间，州境清晏。转陵州刺史。

周孝闵帝践阼，除隆州刺史，加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历眉、复二州刺史。果性严猛，能断决。抑挫豪右，申理屈滞，历牧数州，号为称职。卒于位。赠本官，加绛、晋、建州刺史，谥曰质。子孝仁嗣。

孝仁幼聪敏，涉猎经史，有誉于时。起家舍人上士，累迁长宁镇将，扞御齐人，甚有威边之略。历建、谯、亳三州刺史。

裴宽，字长宽，河东闻喜人也。祖德欢，魏中书侍郎、河内郡守。父静虑，银青光禄大夫，赠汾州刺史。宽仪貌瑰伟，博涉群书，弱冠为州里所称。亲殁，抚诸弟以笃友闻，荥阳郑孝穆尝谓其从弟文直曰：“裴长宽兄弟，天伦笃睦，人之师表，吾爱之重之，汝可与之游处。”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释褐员外散骑侍郎。

及孝武西迁，宽谓其诸弟曰：“君臣逆顺，大义昭然。今天子西幸，理无东面以亏臣节。”乃将家属避难于大石岭。独孤信镇洛阳，始出见焉。时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于东魏，子粲兄弟在关中者咸已从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宽，宽开怀纳之。遇有大赦，或传子爽合免，因尔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独孤信知而责之，宽曰：“穷来见归，义无执送，今日获罪，是所甘心。”以经赦宥，遂得不坐。

大统五年，授都督、同轨防长史，加征虏将军。十三年，从防主韦法保向颍川，解侯景围。景密谋南叛，伪亲狎于法保。宽谓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关，虽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斩之，亦一时

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须深加严警，不得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纳之。然不能图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与东魏将彭乐、乐恂战于新城，因伤被禽。至河阴，见齐文襄。宽举止详雅，善于占对，文襄甚赏异之；解锁付馆，厚加礼遇。宽乃裁所卧氈，夜缒而出，因得遁还，见于周文帝。帝顾谓诸公曰：“被坚执锐，或有其人；疾风劲草，岁寒方验。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归我，虽古之竹帛所载，何以加之。”乃手书署宽名下，授持节、帅都督，封夏阳县男，即除孔城城主。

十六年，迁河南郡守，仍镇孔城。废帝元年，进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子。宽在孔城十三年，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永业有计谋，多谲诈。或声言春发，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宽每揣知其情，出兵邀击，无不克之。

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陈氏与周通和，每修聘好。自华皎附后，乃图寇掠。沔州既接敌境，于是以宽为沔州刺史。陈将程灵洗攻之，力屈城陷。陈人乃执宽至扬州，寻被送岭外，经数载，复还建鄴，遂卒于江左。子义宣后从御正杜果使于陈，始得将宽柩还。隋开皇元年，文帝诏赠襄、郢二州刺史。义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

宽弟汉，字仲霄。操尚弘雅，聪敏好学，尝见人作百字诗，一览便诵。魏孝武初，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大统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参军，转墨曹。汉善尺牍，尤便簿领，理识明赡，断割如流。相府为之语曰“日下粲烂有裴汉。”武成中，为司车路下大夫，与工部郭彦、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每较量时事，必有条理。天和五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汉少有宿疾，恆带虚羸，剧职烦官，非其好也。时晋公护擅权，搢绅等多谄附之以图仕进。汉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职。性不饮酒，而雅好宾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时彦，宴赏留连，间以篇什，当时人物，以此重之。自宽没后，遂断绝游从，不听琴瑟；岁时伏腊，哀恸而已。抚养兄弟子，情甚笃至。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疾诊弥年，亦未尝释卷。卒，赠晋州刺史。

子镜人，少聪敏，涉猎经史。为大将军、谭公会记室参军，累迁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汉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

御正下大夫。卒，赠随州刺史。子之隐，赵王招府记室参军。之隐弟师人，好学有识度，见称于时。起家秦王贽府记室参军，仍兼侍读。

宽族弟鸿，少恭谨，有干略。历官内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转襄州总管府长史，赐爵高邑县侯。从卫公直南征，军败遂没，寻卒于陈。朝廷哀之，赠丰、资、遂三州刺史。

裴侠，字嵩和，河东解人也。祖思齐，举秀才，拜议郎。父欣，西河郡守，赠晋州刺史。侠年七岁，犹不能言。后于洛城见群乌蔽天从西来，举手指之而言。遂志识聪慧，有异常童。年十三，遭父忧，哀毁有若成人。将择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东，封公侯。"侠惧，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闻鬼神福善，尔家未尝有恶，当以吉祥告汝耳。"时侠宅侧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举秀才。

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请，稍迁义阳郡守。元颢入洛，使执其使人，焚其赦书。孝庄嘉之，授东郡太守，带防城别将。及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兵，侠率所部赴洛阳。武卫将军王思政谓曰："当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帝，授左中郎将。及帝西迁，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荥阳郑伟谓侠曰："天下方乱，未知乌之所集，何如东就妻子，徐择木焉。"侠曰："既食人禄，宁以妻子易图也？"遂从入关。赐爵清河县伯，除丞相府士曹参军。

大统三年，领乡兵从战沙苑，先锋陷阵。侠本名协，至是周文帝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侠焉。以功进爵为侯。王思政镇玉壁，以侠为长史。齐神武以书招思政，思政令侠草报书甚壮烈。周文善之曰："虽鲁仲连无以加也。"除河北郡守。

侠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人莫不怀之。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乃悉罢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为市官马。岁时既积，马遂成群。去职之日，一无所取。人歌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周文，周文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令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周文乃厚赐侠，朝野服焉，号为"独立使君"。

又撰九世伯祖《贞侯潜传》，述裴氏清公，欲使后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从弟伯凤、世彦时并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侠曰："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济其美，故能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滥蒙殊遇，固其穷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惧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复何言！"伯凤等惭而退。

再迁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梁竟陵守孙皓、酇城守张建并以郡来附。侠见之，密谓人曰："皓目动言肆，轻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审定，当无异心。"乃驰启其状。周文曰："裴侠有鉴，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贵镇竟陵，而酇城竟不遣监统。及柳仲礼军至，皓还以郢叛，卒如侠言。寻转大将军、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别驾。

周孝闵帝践作，除司邑下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迁户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励精发擿，数旬之内，奸盗略尽。转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或问其故，对曰："所掌官物，多有费用，裴公清严有名，惧遭罪责，所以泣耳。"侠闻之，许其自首。贵自言隐费钱五百万。

侠尝遇疾沈顿，士友忧之。忽闻五鼓，便即惊起，顾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晋公护闻之曰："裴侠危笃若此而不废忧公，因闻鼓声，疾病遂愈，此岂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许国公宇文贵、小司空北海公申征并来侯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贵等还，言之于帝。帝矜其贫苦，乃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耒粮粟莫不备足。搢绅咸以为荣。卒于位，赠太子少师、蒲州刺史，谥曰贞。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人等感侠遗爱，乃作颂纪其清德焉。

子祥，性忠谨，有理剧才。少为城都令，清不及侠，断决过之。后除长安令，为权贵所惮。迁司仓下大夫。侠之终也，以毁卒。祥弟肃。

肃字神封，贞亮有才艺。少与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举秀才。累迁御正下大夫，以行军长史从韦孝宽征淮南。属隋文帝为丞相，肃闻而叹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坟土未乾而一朝迁革，岂天道欤！"文帝闻之，甚不悦，由是废于家。开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历朔州总管长史、贝州长史，俱有能名。

仁寿中，肃见皇太子勇、蜀王秀、左仆射高颎俱废黜，遣使上书，

言："高颎天挺良才，元勋佐命，愿录其大功，忘其小过。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得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书奏，上谓杨素曰："肃忧我家事如此，亦至诚也。"于是征肃入朝。皇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欲何为也？"衡曰："观肃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太子甚不悦。肃至京，见上于含章殿。上谓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宠幸，不过数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为爱憎，轻事废立。"因言勇不可复收之意。既已，罢遣之。未几，上崩。炀帝嗣位，不得调者久之，肃亦杜门不出。后执政者以岭表遐远，希旨授肃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岁余卒，夷獠思之，为立庙于鄣江之浦。有子尚贤。

裴文举，字道裕，河东闻喜人也。祖秀业，魏天水郡守，赠平州刺史。父邃，性方严，为州里所推挹。大统三年，东魏来寇，邃乃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东境，邃为之乡导，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赏衣物，封澄城县子。卒于正平郡守，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举少忠谨，涉猎经史。大统十年，起家奉朝请。时周文帝诸子年幼，盛简宾友。文举以选与诸公子游，雅相钦敬，未尝戏狎。迁著作郎、中外府参军。恭帝二年，赐姓贺兰氏。周孝闵帝践阼，袭爵澄城县子。

齐公宪初开幕府，以文举为司录。及宪出镇剑南，复以文举为总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蜀土沃饶，商贩百倍，或有劝文举以利者，文举答之曰："利之为贵，莫若安身，身安则道隆。非货之谓，是以不为，非恶财也。"宪矜其贫窭，每欲资给之。文举恆自谦逊，辞多受少。

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约自守。每行春省俗，单车而已。及文举临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每与谈论，不觉膝前于席。天和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为孝宽柱国府司马。六年，入为司宪中大夫，进爵为伯，转军司马。

文举少丧父，其兄又在山东，唯与弟玑幼相训养，友爱甚笃。玑又早亡，文举抚视遗孤，逾于己子，时人以此称之。初，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终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

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于位。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礼。

裴仁基，字德本，河东人也。祖伯凤，周汾州刺史。父定，上仪同。仁基少骁武，便弓马。平陈之役，以亲卫从征，先登陷阵，拜仪同，赐物千段。以本官领汉王谅府亲信。谅反，仁基苦谏见囚。谅败，超拜护军。后改授武贲郎将，从将军李景讨叛蛮向思多于黔安，以功进银青光禄大夫。击破吐谷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斩获寇掠靺鞨，拜左光禄大夫。从征高丽，进位光禄大夫。

李密据洛口，帝令仁基为河南道讨捕大使，据武牢拒密。仁基见强寇在前，士卒劳弊，所得军资，即用分赏。临军御史萧怀静止之，众咸怒怀静。怀静又阴持仁基长短，欲有奏劾。仁基惧，杀怀静，以其众归密。密以为河东郡公。其子行俨，骁勇善战。密复以为绛郡公，甚相委昵。

王世充以东都食尽，悉众诣偃师，求决战。密与诸将计。仁基曰："世充尽锐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却还，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兵法所谓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数战以疲之，多方以误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器械精一也，决计而来二也，食尽求斗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观其弊，彼求斗不得，欲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首可悬于麾下。"单雄信等诸将轻世充，皆请战。仁基苦争不得。密难违诸将言，战遂大败。仁基为世充所虏。世充以仁基父子并骁勇，深礼之，以兄女妻行俨。及僭尊号，署仁基为礼部尚书，行俨为左辅大将军。行俨每战，所当皆披靡，号万人敌。世充惮其威名，颇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与世充所署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长陈谦、秘书丞崔德本等谋。令陈谦于上食之际，持匕首劫世充，行俨以兵应之。事定，然后辅越王侗。事临发，将军张童兒告之，俱为世充所杀。

论曰：裴骏雅业有资，器行仍世，所以布于列位，不替其美。延俊器能位望，有可称乎。伯茂才名，亦时之良也。元化以文学传业，而又修史著美。让之弟兄，修身厉行，观夫出处之迹，良足称乎。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然与时消息，承望风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矣。果及长宽，早知去就。而宽沦迹异域，盖乃命乎。嵩和廉约居

身，忠勤奉上，人怀其惠，吏畏其威，虽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肃历官周、隋，志存鲠正。竟而忠诚慷慨，犯忤龙鳞，固知嫠妇忧宗周之亡，处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语也。文举之在绛州，世载清德，辞多受少，有廉让之风焉。仁基以武略见知，自升显级，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坏，时也。

列传第二十七

薛安都 刘休宾 房法寿曾孙豹 玄孙彦谦 族子景伯 毕众敬曾孙义云

羊祉子深 孙肃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达，河东汾阴人也。父广，晋上党太守。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满其庭。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逆，事发奔宋。

在南以武力见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为将。和平六年，宋湘东王杀其主子业而自立，是为明帝。群情不协，共立子业弟晋安王子勋。安都与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举兵应之。宋明帝遗将张永讨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请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为质。献文乃遣镇东大将军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赐爵河东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谋图元等。元知之，遂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

皇兴二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甚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卒，赠假黄钺、秦州刺史、河东王，谥曰康。

子道□袭爵，位平州刺史，政有声称。历相、秦二州刺史，卒。道□弟道异，亦以勋为第一客。早卒，赠秦州刺史、安邑侯。道异弟道次，既质京师，赐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进河南公。

安都从祖弟真度，初亦与安都南奔；及从安都来降，为上客。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出为平州刺史，假阳平公，后降为伯。历荆州、东荆州刺史。初迁洛后，真度每献计劝先取樊、邓，后攻南阳，故大为帝所赏。改封临晋县伯，转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表辄日别出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诏曰：“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拯恤。”历华、荆二州刺史，入为大司农卿。正始初，除扬州刺史。还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敷西。卒，赠左光禄大夫，谥曰庄。有子十二人，嫡子怀彻袭封。

初，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

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宣武纳焉。

怀吉好勇，有膂力，虽不善书学，亦解达时事。卒于汾州刺史。怀吉本不厉清节，及为汾州，偏有聚纳之响。自以支庶，饵诱胜己，共为婚姻。多携亲戚，悉令同行，兼为之弥缝，恣其取受。而将劳宾客，曲尽物情，送去迎来，不避寒热。性少言，每有接对，但默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马之数，左右密已记录。俄而酒馔相寻，刍粟继至，逮于将别，赠以钱缣，下及厮庸，咸过本望。

真度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产相朋，因有憎爱。兴和中，遂致诉列，云以毒药相害。显在公府，发扬疵衅，时人耻焉。

刘休宾，字处干，本平原人也。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都昌县。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宾少好学，有文才。仕宋为兖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晔。崔氏先归宁在鲁郡。邪利之降，文晔母子与俱入魏。及慕容白曜军至，休宾不降。白曜请崔氏与文晔至，以报休宾。又执休宾兄延和妻子巡视城下。休宾答白曜，许待历城降，当即归顺。密遣主簿尹文达向历城，观魏军形势。文达诣白曜，诈祗侯。白曜令文达往升城，见其妻子。文晔哭泣，以爪发为信。文达回，复经白曜，誓约而还，见休宾。休宾抚爪发泣，复遣文达与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启告山河，誓不负休宾。文达还谓休宾，可早决计。休宾于是告兄子闻慰。闻慰固执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寻遣著作佐郎许赤彪夜至梁邹南门，告城上人曰："休宾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降，何得无信！"于是城内遂相维持，欲降不得。历城降，休宾乃出请命。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人为怀宁县，以休宾为令。延兴二年卒。

文晔有志尚，综览群书，轻财重义。太和中，坐从兄闻慰南叛，被徙北边，孝文特听还代。帝曾幸方山，文晔大言求见，申父功厚赏屈。于是赐爵都昌子，深见待遇，拜协律中郎。卒于高阳太守，赠兖州刺史，谥曰贞。

休宾叔父旋之，其妻许氏生二子法凤、法武，而旋之早卒。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魏，孤贫不自立，母子并出家为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后改名峻，字孝标，《南史》有传。

房法寿，小名乌头，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谌，仕燕，位太尉掾。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之，遂为东清河绎幕人焉。法寿幼孤，少好

射猎，轻率勇果，结诸群小为劫盗，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命，常盗杀猪羊以供母。招集壮士，恆有数百。仕宋为魏郡太守。法寿从祖弟崇吉，母妻为慕容白曜所获，托法寿为计，法寿与崇吉归款于白曜。诏以法寿为平远将军，与韩骐驎对为冀州刺史。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薛安都等，以功赐爵壮武侯，给以田宅奴婢。性爱酒，好施，亲旧宾客率同饥饱，坎壈常不丰足。毕众敬等皆尚其通爱。卒，赠青州刺史，谥敬侯。

子伯祖袭，例降为伯，历齐郡内史。伯祖阎弱，委事于功曹张僧皓，大有受纳，伯祖衣食不充。后卒于幽州辅国府长史，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带宗安太守，袭爵壮武侯。

翼子豹，字仲干。体貌魁岸，美音仪。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据颍川，慕容绍宗出讨，豹为绍宗开府主簿兼行台郎中。绍宗自云有水厄，遂于战舰中浴，并自投于水，冀以厌当之。豹白绍宗曰："夫命也在天，岂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实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实无，何禳之有。今三军之事，在于明公，唯应达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灾，岂如岸上指麾，以保万全也。"绍宗笑曰："不能免俗，为复尔耳。"未几而绍宗遇溺，时论以为知微。清河中，除谒者仆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杂稽胡，豹政贵清静，甚著声绩。迁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迁乐陵太守，风教修理，称为美政。郡濒海，水味多咸苦。豹命凿一井，遂得甘泉，遐迩以为政化所致。豹罢归后，井味复咸。齐灭，遂还本乡，丘园自养。频被征命，固辞以疾。每牧守初临，必遣致礼，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终于家，无子，以兄熊子彦诩嗣。彦诩明辩有学识，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县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聪郎有节概。州辟主簿，行清河、广川二郡事。七子。

长子彦询最知名，以魏勋门嫡孙，赐爵永始县子，特为叔豹所爱重。病卒，豹取急，亲送柩还乡；悲痛伤惜，以为丧当家之宝。初，彦询少时为监馆，尝接陈使江总。及陈灭，总入关，见彦询弟彦谦曰："公是监馆弟邪？"因惨然曰："昔因将命，得申言款。"彦询所赠总诗，今见载《总集》。

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鞠养。长兄彦询，雅有清鉴，以彦谦天性颖悟，每奇之，亲教读书。年七岁，诵数万言，为宗党所异。十五出后叔父子贞，事所继有逾本生。子贞哀之，抚养甚厚。后丁继母忧，勺

饮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尽心力，每四时珍果，弗敢先尝。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终礼，宗从取则焉。其后受学于博士尹琳，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解属文，雅有词辩，风概高人。

年十八，属齐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鄴，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中从事。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武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隋文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后属陈平，奉诏安抚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称旨，赐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袭、奴婢七口。

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颎曰："《书》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贬无亏，便是进必得贤，退皆不肖。如或舛谬，法乃虚设。比见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谄巧官，翻居上等。真伪混淆，是非瞀乱。宰贵既不精练，斟酌取舍，曾经驱使者，多以蒙识获成；未历台省者，皆为不知被退。又四方悬远，难可详悉，唯准量人数，半破半成。徒计官员之少多，莫顾善恶之众寡。俗求允当，其道无由。明公鉴达幽微，平心遇物，今年考校，必无阿枉，脱有前件数事，未审何以裁之？唯顾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标奖贤能。"词气侃然，观者属目。颎为之动容，深见嗟赏。因历问河西、陇右官人景行，彦谦对之如响。颎谓诸州总管、刺史曰："与公言，不如独共秦州考使语。"后数日，颎言于帝，帝弗能用。

以秩满，迁长葛县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帝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马。吏人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后百姓思之，立碑颂德。鄀州久无刺史，州务皆归彦谦，名有异政。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显。所与交结，皆海内名贤。重彦谦为人，深加友敬。及为襄州总管，辞翰往来，交错道路。炀帝嗣位，道衡转牧番州，路经彦谦所，留连数日，屑涕而别。

黄门侍郎张衡亦与彦谦相善。于时帝营东都，穷极侈丽，天下失望。又汉王构逆，罹罪者多。彦谦见衡当涂而不能匡救，书谕之曰：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刑者所以惩恶。故疏贱之人，有善必赏；尊贤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贱者也。今国家祗承灵命，作人父母，刑赏曲直，升闻于天，夤畏照临，亦宜谨肃。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论，虽州、国有殊，高下悬邈，忧人慎法，其理一也。

至如并州衅逆，须有甄明。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虑宗社危逼，征兵聚众，非为干纪，则当原其本情，议其刑罚；上副圣主友于之意，下晓愚人疑惑之心。若审知外内无虞，嗣后纂统，而好乱乐祸，妄有觊觎，则管、蔡之诛，当在于谅。同恶相济，无所逃罪；枭县孥戮，国有常刑。遂使籍没流移，恐为冤滥。恢恢天网，岂其然乎！罪疑从轻，斯义安在！昔叔向置鬻狱之死，晋国所嘉；释之断犯跸之刑，汉文称善。羊舌宁不爱弟，廷尉非苟违君，俱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

且圣人大宝，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盘石之据，产、禄承母弟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主之位。况乎蕞尔一隅，蜂扇蚁聚，杨谅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凭陵畿甸，觊幸非望者哉。开辟以降，书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详。自非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孰能道洽幽显，义感灵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显，履冰在念，御朽兢怀。逮叔世骄荒，曾无戒惧，肆于人上，骋嗜奔欲，不司具载，谓略陈之。

曩者，齐、陈二国，并居大位。自谓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罔念忧虞，不恤刑政。近臣怀宠，称善而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是以人庶呼嗟，终闭塞于视听；公卿虚誉，日敷陈于左右。法网严密，刑辟日多，赋役烦兴，老幼疲苦。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凡此小国，尚足名臣，齐、陈之强，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殉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时，于己非宜，即加摈弃；傥遇谄佞之辈，行多秽慝，于我有益，遽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夫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戴。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齐、陈不任骨鲠，信近谗谀，天高听卑，监其淫僻。故总收神器，归我大隋。向使二国祗敬上玄，惠恤鳏寡，委任方直，斥远浮华，卑菲为心，恻隐是务，河朔强富，江湖险隔，各保其业，人不思乱，泰山之固，弗可动也。然而寝卧积薪，宴安鸩毒，遂使禾黍生庙，务露沾衣，吊影抚心，何嗟及矣！故《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万机之事，何者不须熟虑哉。

伏惟皇帝望云就日，仁孝夙彰，锡社分珪，大成规矩。及总统淮海，盛德日新，当璧之符，遐迩佥属。缵历甫尔，宽仁已布，率土苍生，翘足而喜。并州之乱，变起仓卒，职由杨谅诡惑，诖误吏人；非有构怨本朝，弃德从贼者也。而有司将帅，称其愿反，非止诬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

足下宿当重寄，早预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见知，方当书名竹帛，传芳万古，稷、契、伊、吕，彼独何人。既属明时，须存謇谔，立当世之大诫，作将来之宪范，岂容曲顺人主，以爱亏刑；又使胁从之徒，横贻罪谴。忝蒙眷遇，辄写微诚，野人愚瞽，不知忌讳。

衡得书，叹息而不敢奏闻。

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隐居不仕。将结构蒙山之下，以求其志。会置司隶官，盛选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彦谦公方宿著，时望所归，征授司隶刺史。彦谦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荐举，皆人伦表式。其有弹射，当之者曾无怨言。司隶别驾刘炱陵上侮下，讦以为直，刺史惮之，皆为之拜。唯彦谦执志不挠，抗礼长揖。有识嘉之，

炱亦不恨。

大业九年，从驾度辽，监扶余道军事。其后隋政渐乱，莫不变节，彦谦直道守常，颇为执政者所嫉。出为泾阳令，终于官。

彦谦居家，每子侄定省，常为讲说督勉之，亹癖不倦。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尝从容独笑，顾谓其子玄龄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所有文笔，恢廓闲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皆宝玩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构、莜县李纲、中山郎茂、郎颖、河东柳彧、薛孺，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彦谦并与为友。虽冠盖成列，而门无杂宾。体资文雅，深达政务，有识者咸以远大许之。

初，开皇中平陈之后，天下一统，论者咸云将致太平。彦谦私谓所亲赵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诤。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远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少通初谓不然。及仁寿、大业之际，其言皆验。贞观初，以子玄龄著勋庸，赠徐州都督、临淄县公，谥曰定。

伯祖弟幼愍，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夺官。居家，忽闻门有客声，出无所见，还至庭中，为家群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晖，法寿族子也。祖元庆，仕宋。历七郡太守，后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马。宋明帝之杀废帝子业，子业弟子勋起兵。文秀后归子勋，元庆不同，为文秀所害。父爱亲，献文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人。以父非命，疏服终身。

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尚书卢阳乌称之于李冲。冲时典选，拔为奉朝请。累迁齐州辅国长史。会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宽简，百姓安之。后除清河太守。郡人刘简武曾失礼于景伯，闻其临郡，阖家逃亡。景伯督切属县，追捕禽之。即署其子为西曹掾，令喻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一时俱下，论者称之。旧制，守令六年为限。限满将代，郡人韩灵和等三百余人表诉乞留，复加二载。后为司空长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复淳和。涉猎经史，诸弟宗之，如事严亲。及弟亡，蔬食终丧，期不内御，忧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远期年哭临，亦不内寝。乡里为之语曰："有义有礼，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标榜人物，无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业。及母亡，景伯居丧，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卒于家，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长史，与从父弟逸祐并有名。

文烈性温柔，未尝嗔怒。为吏部郎时，经霖雨绝粮，遣婢籴米，因尔逃窜，三四日方还。文烈徐谓曰："举家无食，汝何处来？"竟无捶挞。子山基，仕隋，历户部、考功侍郎，并著能名，见称于时。

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其母曰："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母哀其小，不许。苦请乃从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昼则樵苏，夜诵经史，遂大通赡。

太和中，例得还乡，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称。

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谨，出告反面，晨昏参省，侧立移时，兄亦

危坐，相敬如宾。兄曾寝疾，景先侍汤药，衣冠不解，形容毁瘁。亲友见者，莫不哀之。卒，特赠洛州刺史，谥曰文。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语典该。符玺郎王神贵益之，名为《辩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观。节闵帝时，奏上之。帝亲自执卷，与神贵往复，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后隶魏收修史。

景远字叔遐，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又于通衢以饲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齐、兖之境，忽遇劫贼，已杀十余人。次至郁，呼曰："与君乡近，何忍见杀。"贼曰："若言乡里，亲亲是谁？"郁曰："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阳是景远小字。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遂还衣物，蒙活者二十余人。

景远好史传，不为章句。天性小急，不类家风。然事二兄至谨，抚养兄孤，恩训甚笃。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以母老不应，竖眼颇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熙中开府参军。

毕众敬，小名奈，东平须昌人也。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仕宋，位太山太守。湘东王彧杀其主子业而自立，是为明帝。遣众敬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与密谋，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当共卿西从晋安。"众敬从之。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城，不与之同。及宋明平子勋，授纂兖州刺史。会有人发众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众敬发丧行服，疑纂所为。弟众爱，为薛安都长史，亦遣人密至济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

及安都以城入魏，众敬不同其谋。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祸，日夜啼泣，遣请众敬，众敬犹未从之。众敬先已遣表谢宋，宋明授众敬兖州刺史，而以元宾有他罪，独不舍之。众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贷，何用独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将入城，事定。众敬悔恚，数日不食。皇兴初，就拜散骑常侍、兖州刺史，赐爵东平公，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慕容白曜攻克无盐，获申纂，无杀纂意。而城中火起，纂为所烧死。众敬闻克无盐，惧不杀纂，乃与白曜书，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闻纂死。乃悦。二年，与薛安都朝京师，赐甲第一区。后复为兖州刺史，征还京师。

众敬善自奉养，食膳丰华，必致他方远味。年已七十，发须皓白，而气力未衰，跨鞍驰骋，有若少壮。笃于姻类，深有国士之风。张谠之亡，躬往营视，有若至亲。太和中，孝文宾礼旧老，众敬与高允引至方山。虽文武奢俭，好尚不同，然亦与允甚相爱敬，接膝谈款，有若平

生。后以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众敬临还，献真珠榼四具、银装剑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绫一百疋。文明太后与帝引见于皇信堂，赐以酒馔车马绢等，劳遣之。卒于兖州。

子元宾，少豪侠有武干，涉猎书史。与父同建勋诚，至京师，俱为上宾，赐爵须昌侯。后拜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时众敬以老还乡，常呼元宾为使君。每元宾听政时，乘板舆出至元宾所，先遣左右敕不听起，观其断决，忻忻然喜见颜色。众敬善持家业，犹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元宾为政清平，善抚人物，百姓爱乐之。以父忧解任，丧中，遥授长兼殿中尚书。卒，赠卫尉卿，谥曰平。

元宾入魏，初娶东平刘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归、祖旋。赐妻元氏，生二子，祖荣、祖晖。祖朽最长，祖晖次祖髦。故事，前妻虽先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刘氏先亡，祖晖不服重。元氏后卒，祖朽等三年终礼。

祖荣早卒，子义允袭祖爵东平公，例降为侯。卒，子僧安袭。

祖朽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涉猎经史，好为文咏，善与人交。袭父爵须昌侯，例降为伯。以本州中正为统军，隶邢峦讨梁师，以功封南城县男。历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神龟末，除东豫州刺史。祖朽善抚边，清平有信，百姓称之。后为瀛州刺史，卒。赠吏部尚书、兖州刺史。无子，以弟祖归子义暢为后，袭爵。

义暢倾巧无士业，善通时要，位中书侍郎、兖州大中正。后除散骑常待，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须昌伯回授之，位东平太守，卒于本州别驾。

祖晖早有器干，为豳州刺史，以全守勋，封新昌县子。逢萧宝夤退败，祖晖拔城，东趣华阴，坐免官爵。寻行豳州事。建义中，诏复州、爵。后为贼宿勤明达所攻没。长子义勰袭爵，齐受禅，例降。义勰弟义云。

义云小字陀兒，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节从官，累迁尚书都官郎中。性严酷，事多干了。齐文襄作相，以为称职，令普勾伪官，专以车辐考掠，所获甚多，然大起怨谤。曾为司州吏所讼，云其有所减截，并改换文书。文襄以其推伪，众人怨望，并无所问。乃拘吏，数而斩之。因此锐情讯鞫，威名日盛。

文宣受禅，除书侍御史，弹射不避勋亲。累选御史中丞，绳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频被怨讼。前为汲郡太守翟嵩启列：义云从父兄僧明负官债，先任京畿长史，不受其属，立限切征，由此挟嫌，数遣御史过郡访察，欲相推绳。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乃被禁止。寻见释，以为司徒左长史。

尚书左丞司马子瑞奏弹义云，称："天保元年四月，窦氏皇姨祖载日，内外百官赴第吊省；义云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义云启云：'丧妇孤贫。后娶李世安女为妻。世安身虽父服未终，其女为祖已就平吉，特乞暗迎，不敢备礼。'及义云成婚之夕，众礼备设，克日拜阁；鸣驺清路，盛列羽仪；兼差台吏二十人，责其鲜服，侍从车后。直是苟求成婚，诬罔干上。义云资产宅宇，足称豪室，忽通孤贫，亦为矫诈。又驾幸晋阳，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预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临日署讫。'义云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临日遂称私忌不来。"于是诏付廷尉科罪。寻敕免推。子瑞又奏弹义云事十余条，多烦碎，罪止罚金，不至除免。

子瑞从兄消难为北豫州刺史。义云遣御史张子阶诣州采风闻，先禁其典签家客等。消难危惧，遂叛入周。时论归罪义云，云其规报子瑞。事亦上闻。尔前宴赏，义云常预，从此后集见稍疏，声望大损。乾明初，子瑞迁御史中丞。郑子默正被任用，义云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书，摄左丞。子默诛后，左丞便解。

孝昭赴晋阳，高元海留鄴，义云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释氏，常随之听讲，为此款密，无所不至。及孝昭大渐，顾命武成。高归彦至都，武成犹致疑惑。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参审，遂与元海等劝进。仍从幸晋阳，参预时政。寻除兖州刺史，给后部鼓吹，即本州也。轩昂自得，意望铨衡之举，见诸人自陈，逆许引接。又言离别暂时，非久在州。先有铙吹，至于按部行游，两部并用。犹作书与元海，论叙时事。元海入内，不觉遗落，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为此，元海渐疏，孝贞因是兼中书舍人。又高归彦起逆，义云在州私集人马，并聚甲仗，将以自防，实无他意，为人密启。及归彦被擒，又列其朋党专擅，为此追还。武成犹录其往诚，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书。

义云性豪纵，颇以施惠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及贵，恣情骄侈，营造第宅宏壮，未几而成。闺门秽杂，声遍朝野。为郎时，与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竞。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诗，千载为汝。"义云一无所答。然酷暴残忍，非人理

所及。为家尤甚，子姓仆隶，恆疮痍遍体。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顽，与义云侍婢奸通。搒掠无数，为其著笼头，系之庭树，食以刍秣，十余日乃释之。夜中，义云被贼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遗之于善昭庭中。善昭闻难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兰子暢就宅推之。尔前，义云新纳少室范阳卢氏，有色貌。子暢疑卢奸人所为，将加栲掠。卢具列善昭云尔。乃收捕，系临漳狱，将斩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义云又是朝贵，不可发。乃斩之于狱，弃尸漳水。

祖归位建宁太守。子义远，位平原太守。义远弟义显、义携，性并豪率。天平以后，梁使人还往，经历兖城。前后州将以义携兄弟善营鲑膳，器物鲜华，常兼长史，接宴宾客。祖旋，太尉行参军。卒，赠都官尚书、齐兖二州刺史。

众敬弟众爱，随兄归魏，以勋为第一客，赐爵钜平侯。卒，赠徐州刺史。谥曰康。

子闻慰，字子安。有器干，袭爵，例降为伯。延昌初，累迁清河内史，固以疾辞。后试守广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谋诛元叉。闻慰斩其使，发兵拒之。叉以为忠于己，迁沧州刺史，甚有政绩。后除散骑常侍、东道行台，寻为都督、安乐王鉴军司马，攻元法僧，败。奔还京师，被劾，遇赦免。卒，赠散骑常侍、兖州刺史，伯如故，谥曰恭。

子祖彦，字修贤。涉猎书传，风度闲雅，为时所知。以侍卸史为元法僧监军，法僧反，被逼南入。后还，历中书侍郎，袭爵钜平伯。卒，赠尚书右仆射、兖州刺史。祖彦弟祖哲，秘书郎。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帏薄不修，为时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锺曾孙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举室南奔，家于济阴。及在无盐，仕宋为兖州刺史。既败，子景义入魏。

羊祉，字灵祐，太山钜平人，晋太仆卿琇之六世孙也。父规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讨，至邹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逊、爱猛之等俱降，赐爵钜平子，拜雁门太守。

祉性刚愎，好刑名。为司空令、辅国长史，袭爵钜平子。侵盗公资，私营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远徙。后还。景明初，为将

作都将，加左军将军。四年，持节为梁州军司，讨叛氐。正始二年，王师伐蜀，以祉假节龙骧将军、益州刺史，出剑阁而还。又以本将军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天性酷忍，又不清洁，坐掠人为奴婢。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免。高肇执政，祉复被起为光禄大夫，假平南将军、持节，领步骑三万，先驱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师。夜中引军，山有二径，军人迷而失路，祉便斩队副杨明达，枭首路侧。为中尉元昭所劾，会赦免。后加平北将军，未拜而卒。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刘台龙议谥曰："祉志存埋轮，不避强御；及赞戎律，熊武斯裁；仗节抚籓，边夷识德，化沾殊类，襁负怀仁。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宜谥为景。"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臣闻唯名与器，弗可妄假。定谥准行，必当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过威，布德罕闻，暴声屡发。而礼官虚述，谥之为景，非直失于一人，实毁朝则。请还付外，准行更量虚实。"灵太后令曰："依驳便议。"元端、台龙上言："窃惟谥者行之迹，状者迹之称。然尚书铨衡是司，厘品庶物，若状与迹乖，应抑而不受，录其实状，然后下寺，依谥法准状科上。岂有舍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状去称，将何所准。检祉以母老辞籓，乃降手诏云：'卿绥抚有年，声实兼著，安边宁境，实称朝望。'及其没也，又加显赠，言祉诚著累朝，效彰出内，作牧岷区，字萌之绩骤闻。诏册褒美，无替伦望。然君子使人，器之，义无求备。德有数德，优劣不同，刚而能克，亦为德焉。谨依谥法，布德行刚曰景，谓前议为允。"司徙右长史张烈、主簿李枏刺称："按祉历官累朝，当官允称。委捍西南，边隅靖遏，准行易名，奖诫攸在，窃谓无亏体例。"尚书李诏又述奏以府寺为允，灵太后可其奏。

祉自当官，不惮强御。朝廷以为刚断，时有检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颇为深文，所经之处，人号天狗下。及出将临州，并无恩润，兵人患其严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风尚，学涉经史，兼长几案。少与陇西李神俊同志相友。自司空记室参军，再迁尚书驾部郎中。于时沙汰郎官，务精才实，深以才堪见留。在公明断，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释奠之礼，讲《孝经》，深侪辈中独蒙引听，时论美之。

正光末，北地人车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贼宿勤明达寇豳、破诸州，北海王颢为都督、行台讨之。以深为行台右丞、军司，仍领郎中。颢败，还京。顷之，迁尚书左丞。萧宝夤反，攻围华州，王平、薛凤贤等作逆。敕深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大行台、仆射长孙承业共会潼

关，规模进止。事平，以功赐爵新泰男。灵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斋会，公卿尽在坐。太后引见深，欣然劳问之。顾谓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举坐倾心。

庄帝践阼，除太府卿，又为二兖行台。深处分军国，损益随机，亦有时誉。初尔硃荣杀害朝士，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乡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书，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斩使人，并收表闻。庄帝乃下诏褒其忠烈，令还朝受敕。乃归京师，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禄大夫。元颢入洛，以深兼黄门侍郎。景平，免官。普泰初，为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

自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节闵帝敕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人补定，自奉朝请以上，各有沙汰。寻兼侍中。节闵帝甚亲待之。时胶序废替，名教陵迟。深乃上疏，请修立国学，广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书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及帝入关，深与樊子鹄不从齐神武，起兵于兖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东魏军讨破之，斩于阵。

深子肃，武定末仪同、开府、东阁祭酒。以学尚知名。乾明初，为冀州中从事。赵郡王为巡省大使，肃以迟缓不任职解。朝议以肃无罪，寻复之。武平中，入文林馆撰书。寻为武德郡守。

祉弟灵引，好法律。李彪为中丞，以为书侍御史，固辞，彪颇衔之。及为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纠，彪劾奏免官。甚为尚书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与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镇冀州，肇与灵引为愉长史，以相间伺。灵引私恃肇势，每折于愉。及愉作逆，先斩灵引于门。时论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灵引所致。"事平，赠平东将军、兖州刺史，谥曰威。

子敦，字元礼，性尚闲素，学涉书史。以父死王中，除给事中。出为本州别驾。公平正直，见非法，终不判署。后为卫将军、广平太守，甚有能名。奸吏局蹐，秋毫无犯。雅性清俭，属岁饥，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然政尚威严。朝廷以其清白，赐谷一千斛，绢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恸。赠卫大将军、吏部尚书、兖州刺史，谥曰贞。武定初，齐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苏淑在官奉法，清约自居，宜见追褒，仍上言请加旌录。诏各赏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国，咸使闻知。

灵引弟莹，字灵珍，兖州别驾从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颇自修立，有成人风。好读书，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魏孝昌末，烈从兄侃为太山太守，据郡起兵外叛。烈潜知共谋，深惧家祸，与从兄广平太守敦驰赴洛阳告难。朝廷将加厚赏，烈告人云："譬如斩手全躯，所存者大故尔，岂有幸从兄之败，以为己利乎。"卒无所受。

天保中，累迁尚书祠部、左右户郎中，在官咸为称职。除阳平太守，有能名。时频有灾蝗，犬牙不入阳平境，敕书褒美焉。迁光禄少卿、兖州大中正。天平初，除义州刺史，以老还乡，卒于家。

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饬，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代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史。烈云："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之汉河南尹、晋朝太傅，名德学行，百世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

烈弟修，有才干，卒于尚书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将作丞。隋开皇中，户部侍郎。卒于陇西郡赞务。

论曰：薛安都一武夫耳，虽轻于去就，实启东南。事窘图变，而竟保宠禄，优矣。休宾穷而委质；孝标名重东南；法寿拓落不羁，克昌厥后；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称乎。众敬举地纳诚，荣曜朝国；人位并列，无乏于时。羊祉刚酷之风，得死为幸。深以才干从事，声迹可称。敦、烈持己所遵，殆时彦也。

列传第二十八

韩麒麟 程骏 李彪孙昶 高道悦 甄琛 高聪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景穆监国，为东曹主书。文成即位，赐爵渔阳男。父亡，在丧有礼。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方图进趣，宜示宽厚，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须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停滞多年。

孝文时，拜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亲附之人，未阶台官，士人沈抑，乃表请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政，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藉千亩，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政之所先。今京师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人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其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人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案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凶灾，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人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请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人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人无荒年矣。

卒官，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

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疋，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燕郡公，谥曰康。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位秘书中散。卒，赠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为清河王怿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母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引用。及元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反政，以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理怿之冤，极言元叉、刘腾诬謟。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叉死。寻修国史。建义初，兼黄门，寻为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爱友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明帝诏遣案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硃荣之禽葛荣，送至京师。庄帝欲面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硃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及邢杲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子熙信之。迁至乐陵，杲复反，子熙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领著作，以奉册勋，封历城县子。天平初，为侍读，除国子祭酒。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与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论者高之。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惭恨，

遂以发疾。卒，遗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刚直，能面折廷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尝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后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趾，魏明所营，取讥前代。伏惟陛下损之又损之。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洫，使寺署有别，士庶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衔橛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四曰：窃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虑万机，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与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熙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

孝文颇纳之。显宗又上言：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

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政，生人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以捶挞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未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草创，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按《春秋》之义，有宗庙谓之都，无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人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浑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官，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伎作官涂，得与膏粱华望接闱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亏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人，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非所以疆域物士，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

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本被绮罗，仆妾厌梁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急不继富”之谓也？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无令缮其蒲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徙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帝善之。

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曰：“臣才第短浅，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甑之谭，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帝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尧臣？”显宗曰：“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帝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优于迁、固也。”帝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帝曾诏诸官曰：“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所为可，复以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兒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救诸贤。”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敢不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惟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

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征，以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次赭阳，齐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拒战，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见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禽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进退无检，亏我清风，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愤结。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子伯华袭。

程逡，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州。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延明，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延明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不可以经世。骏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凉州平，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为著作郎。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骏实史才，方申直笔，请留之。书奏，从之。献文屡引骏与论《易》、《老》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问骏年，对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持节如高丽迎女。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献文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

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又诏曰：“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愜。门无挟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遗命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颇亦矫厉。可敛以时服，明器从古。”初骏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侍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兖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作文章，自有集录。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也，孝文赐名焉。家寒微，少孤贫，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州郡遂。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朝贵，李冲礼之其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散骑常侍、卫国子，使于齐。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夫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此盖朝制不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宜为其等

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

其二曰：

《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黎元，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弗以义方教厥冢子，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道在于师傅。故《礼》云："冢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非唯予之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日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诏导太子。诏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

其三曰：

《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困乃加，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人必事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害。

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

汉制，旧断狱报重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不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曰：“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之典宪，犹或阙然。今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氂纓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于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

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共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下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安可陈瞽言于朝？且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得行恩当时，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

《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右离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军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

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

《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纟至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人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

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大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效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皆得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理所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

帝览而善之，寻皆施行。彪稍见礼遇。诏曰："彪虽宿非清第，代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优吏职，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特迁秘书令。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

齐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宴乐。彪辞乐。及坐，彪曰："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缞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北，固应具此。今辞乐，想卿无怪。"绘答言："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圣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报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失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齐主亲谓彪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齐主惘然

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博。后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

彪既为孝文所宠，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帝常呼为李生，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后除散骑常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惧。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狱。"冲又表曰：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二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达，参与言宴，闻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臣虽下愚，辄亦钦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执志径行，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佥□手。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曰："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默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知其威虐。犹谓益多损少，故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臣与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无不屈从。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亟投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列无证，宜放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帝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

彪寻归本乡。帝北幸鄴，彪野服称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为已死。”彪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悦，因谓曰：“朕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心为用，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谴，为朕与卿？为宰事？为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清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帝曰：“朕欲用卿，忆李仆射不得。”帝寻纳宋弁之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至，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宣武践阼，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圮，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达之士，以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和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记》曰：“善迹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勋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由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兖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

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者，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其明，小则与四时并其茂，故能声流无穷，义昭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风流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时也。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穀令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并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徙他职，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

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许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宣武亲政，崔光表曰："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宣武不许。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卒于洛阳。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病，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赠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余著诗颂赋诔章表别有集。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交，弁为大中正，与孝文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乃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非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友，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寮。澄释然为启，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澄之美。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便能属文。彪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交款往来。

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宣武闻其名，召为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孝文所贵。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廷，后宫咸师宗之。宣武崩后，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志历官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叉举其才任抚导，抉为南荆州刺史。建义初，叛入梁。

志弟游，有才行。随兄志在南荆州，属尔硃之乱，与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杂交游。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初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也。初谒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周文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辩，周文每称叹之。绥德公陆通盛选僚采，请以昶为司马，周文许之。昶虽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仪注。累迁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虽处郎官，周文恆欲以书记委之。于是以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修国史，转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又转黄门侍郎，对临黄县伯。尝谓曰："卿祖昔在中朝，为御史中尉；卿操尚贞固，理应不坠

家风。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爰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职久旷，无以易卿。”乃奏昶为御史中尉，赐姓宇文氏。

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进爵为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录。保定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御正中大夫。时以近侍清要，盛选国华，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寻进爵为公。五年，出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诏许之。未至京，卒，赠相、瀛二州刺史。

昶，周文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时论以此称焉。子丹嗣。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弘建德令。太武东讨，率部归命，授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莜县。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为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书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绾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孝文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

车驾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时宫阙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以为阙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损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于是帝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严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帝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宣武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

军。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嵩弟双，清河太守。坐黩货，将刑于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事，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后为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殁，谥曰闵。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邯之后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闺门之内，兄弟戏狎，不以礼法自居。学览经史，称有刀笔。而形貌短陋，鲜风仪。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奕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仓头，常令执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曰："郎君辞父母仕宦，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怅然惭感。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闻见日优。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孝文知赏。宣武践阼，以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

《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人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鄣护在公，更所以为人守之耳。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为黔首鄣护。假获其利，犹是富专口龀，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臣每观上古爱人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宏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莫不歌德。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愿弛盐禁，使沛然远及。依《周体》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

诏付八坐议可否以闻。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

琛之所列，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恆恐财不赑国，泽不厚人，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泽，轻在人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禁此泉池，不专太官之御；佥□此匹帛，岂为后宫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积而散之，将焉所吝。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识者，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宜依前式。

诏曰："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俗者也。可从其前计，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

诏琛参八坐议事，寻正中尉。迁侍中，领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于时赵修宠贵，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至修奸诈事露，明当收考，今日乃举其罪。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琛曾拜官，诸宾悉集，峦乃晚至。琛谓峦："何处放蛆来，今晚始顾？"虽以言戏，峦变色衔忿。及此，大相推穷。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曰：

谨案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擿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谨依律科从，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

奏可。琛遂免归本郡。左右相连死黜者二十余人。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长史。及贵达，不复请归，至是乃还。供养数年，遭母忧。母钜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后食

焉。琛母服未阕，复丧父。琛于茔兆内手种松柏，隆冬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专事产业，躬亲农圃，时以鹰犬驰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犹上表陈情。

久之，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孝文时，琛兼主客郎，迎送齐使彭城刘缵。琛钦其器貌，常叹咏之。缵子昕为朐山戍主。昕死，家属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纳昕女为妻。婚日，诏给厨费。琛所好悦，宣武时调戏之。迁河南尹，黄门、中正如故。琛表曰：

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检察故也。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廕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愜。

王者立法，随时从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

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后皆踵焉。

转太子少保，黄门如故。及高肇死，琛以党不宜复参朝政，出为营州刺史，迁凉州刺史。犹以高氏之昵，不欲处之于内。久之，为吏部尚书。未几，除定州刺史。固辞曰："陛下在东宫，崔光为少傅，臣为少保，今光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故仆射游肇时为侍中，与臣官阶相似；肇在省为仆射，死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适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生师保不如死游肇。"诏书慰遣之。琛既至乡，衣锦昼游，大为称满；政体严细，甚无声誉。

崔光辞司徒之授也，琛与光书，外相抑扬，内实附会。光亦揣其意，复书以悦之。征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诏给东园秘器，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后部鼓吹。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鏕，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无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泛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之流，无不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人曰孝，宜谥曰孝穆公。

自今以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仍踵前来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诏从之。琛祖载，明帝亲送，降车就舆，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诸子。

琛性轻简，好嘲谑，故少风望。然明解有干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晦》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

琛长子侃，字道正，位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宣武敕怀宽放。怀固执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废，卒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更吏事。琛启除秘书郎。宣武崩，

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后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明帝末，丁忧在乡，定州刺史广阳王深召楷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属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人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内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户，修礼等声云，欲将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杀之，以威外贼。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扬津等至，楷乃还家。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载棺巡城，示相报复。孝庄时，征为中书侍郎。后齐文襄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卒，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琛从父弟密，字叔雍。清谨少嗜欲，颇涉书史。疾世俗贪竞，乾没荣宠，曾为《风赋》以见意。后参中山王英军事。英钟离败退，乡人苏良没于贼中，密尽私财以赎之。良归，倾资报密。密一皆不受，曰："济君之日，本不求货，岂相赎之意。"及葛荣侵扰河北，诏密为相州行台，援守鄴城。庄帝以密全鄴勋，赏安市县子。孝静初，为卫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誉。出为北徐州刺史，卒官。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靖。

琛同郡张纂，字伯业。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道武平中山，入魏，卒于凉州刺史，谥曰穆。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为乐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纳。闻御史至，弃郡逃走，于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赠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业，不应州郡之命。

子宣轨，少孤，事母以孝闻。累迁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通率，轻财好施。属葛荣围城，与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赐爵中山公。后坐事死鄴。纂从弟元宾，位奉朝请。及外生高昂贵达，启赠瀛州刺史。

高聪，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轨，随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剧县。父法昂，少随其车骑将军王玄谟征伐，以功至员外郎，早卒。聪生而丧母，祖母王抚育之。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为。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赈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为高阳王雍傅，稍为孝文知赏。太和十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后兼太子左率。

聪微习弓马，乃以将略自许。孝文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肃言于帝，故假聪辅国将军，受肃节度，同援涡阳。聪躁怯少威重，及与贼交，望风退败。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帝见表，顾王肃曰："在下那得

有此才，令朕不知。”肃曰：“比高聪北徙，或其所制。”帝悟曰：“必应然也。”

宣武初，聪复窃还京师，说高肇废六辅。宣武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后加散骑常侍。及幸鄴还，于河内怀界，帝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遂刊铭射所，聪为之词。赵修嬖境，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聪每见修，迎送尽礼。聪又为修作表，陈当时便宜，教其自安之术，由是迭相亲狎。修死，甄琛、李凭皆被黜落，聪深用危虑，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获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势，聪倾身事之；及死，言必毁恶。茹皓之宠，聪又媚附，每相招命，称皓才识非修之俦。乃因皓启请田宅，皆被遂许。及皓见罪戮，聪以为死之晚也。其薄于情义皆如此。

侍中高显为护军，聪代兼其任。显与兄肇疑聪间构而求之。聪居兼十余旬，出入机要，言即真，无远虑，藉贵因权，耽于声色，贿纳之音，闻于遐迩。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陈聪罪，出为并州刺史。聪善于去就，知肇嫌之，侧身承奉，肇遂待之如旧。聪在并州数岁，多不率法，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为大使御史举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寝缓。宣武末，拜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明帝践阼，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寻以高肇之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灵太后并特原之。聪遂废于家，断绝人事，唯修营园果，世称高聪梨，以为珍异。又唯以声色自娱。后拜光禄大夫，卒。灵太后闻其亡，嗟惋良久。赠青州刺史，谥曰献。

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适他人，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聪所作文笔二十卷。长子云，字彦鸿，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河阴遇害，赠兖州刺史。

论曰：韩麒麟由才器识用，遂见纪于齐士。显宗以文学自立，而时务屡陈；至于实录之功，未之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见知，盖当时之长策。李彪生自微族，见擢明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执笔立言，遂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彪之谓也。高道悦謇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高聪才尚见知，名位显著。而异轨同奔，咸经于危覆之辙，惜乎！

列传第二十九

杨播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谧 谧弟 愔燕子献郑颐

杨敷子素 孙玄感 素弟约 约从叔异 敷叔父宽 宽子文恩 纪

杨播，字延庆，弘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时归国，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兴末为广平太守，有称绩。孝文南巡，吏人颂之，征为选部给事中，有公平誉。除安南将军、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赠本官，加弘农公，谥曰简。

播本字元休，孝文赐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饬，奉养尽礼。擢为中散，累迁卫尉少卿。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大致克获。迁武卫将军，复征蠕蠕，至居然山而还。及车驾南讨，假前将军，从至钟离。师回，诏播为圆阵御之。相拒再宿，军人食尽，贼围更急。播乃领精骑三百，历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战者出。"遂拥而济，贼莫敢动。赐爵华阴子。后从驾讨破崔慧景、萧愆于邓城，进号平东将军。时车驾耀威城沔水，上巳设宴，帝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已满。帝曰："左卫筹足，右卫不得不解。"对曰："仰恃圣恩，庶几必争"，于是箭正中。帝笑曰："虽养由之妙，何复过是。"遂举卮以赐播曰："古人酒以养病，朕今赏卿之能，可谓古今殊也。"除太府卿，进爵为伯。

后为华州刺史。至州，借人田，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诉积年。至熙平中，乃赠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并复其爵，谥曰壮。

侃字士业，颇爱琴书，尤好计画。时播一门，贵满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独不交游，公卿罕有识者。亲朋劝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忧晚岁，但恨无才具耳。"年三十一，袭爵华阴伯。

扬州刺史长孙承业请为录事参军。梁豫州刺史裴邃规相掩袭，密购寿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为内应。邃已纂勒兵士，虑寿春疑觉，遂谬移云："魏始于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旧城。若尔，便稍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佐寮咸欲以实答之，云无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集兵遣移，虚构是

言，得无有别图也？”承业乃云：“录事可造移报。”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谓已觉，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会，便相告发，伏辜者十数家。邃后竟袭袭寿春，入罗城而退，遂列营于黎浆、梁城，日夕钞掠。承业乃奏侃为统军。

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随业讨之，除侃为承业行台左丞。军次恆农，侃白承业曰：“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愚计可录，请为明公前驱。”承业从之，令其子子产等领骑与侃于恆农北度，便据石锥壁。乃班告曰：“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侯台军举三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人遂传相告报。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围城之寇，不测所以，各自散归。长安平，侃颇有力焉。建义初，除岐州刺史。属元颢内逼，诏行北中郎将。

孝庄徙河北，执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除度支尚书，兼给事黄门侍郎，敷西县公。及车驾南还，颢令梁将陈庆之守北中城，自据南岸。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桥立效。尔硃荣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皆为颢屠。荣将为还计，欲更图后举。侃曰：“若今即还，人情失望，未若召发人材，唯多缚筏，间以舟楫，沿河广布。令数百里中，皆为度势，颢知防何处？一旦得度，必立大功。”荣大笑从之。于是尔硃兆等于马渚诸杨南度，颢便南走。车驾入都，侃解尚书，正黄门。以济河功，进爵济北郡公，复除其长子师仲为秘书郎。

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听人与官并铸五铢，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庄帝从之。后除侍中，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庄帝将图尔硃荣，侃与内弟李晞、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预其谋。尔硃兆入洛，侃时休沐，遂窜归华阴。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没，冀全百口。侃赴之，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纯陀袭。

播弟椿。椿字延寿，本字仲考，孝文赐改焉。性宽谨。为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后为中部法曹，折讼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谏曰："圣人之礼，毁不灭性，从陛下欲自贤于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乃一进粥。转授宫舆曹少卿，加给事中，出为豫州刺史，再迁梁州刺史。

初，武兴王杨集始降于齐，自汉中而北，规复旧土。椿贻书集始，开以利害。集始执书对使者曰："杨使君此书，除我心腹疾。"遂来降。寻以母老解还。后兼太仆卿。

秦州羌吕苟兒、泾州屠各陈瞻等反，诏椿为别将，隶安西将军元丽讨之。贼守峡自固。或谋伏兵断其出入，待粮尽攻之。或云斩山木，从火焚之。椿曰："并非计也。贼深窜，正避死耳。今宜勒三军勿更侵掠，贼必谓见险不前，心轻我军，然后掩其不备，可一举而平。"乃缓师。贼果出掠，仍以军中驴马饵之。衔枚夜袭，斩瞻传首。入正太仆卿。

初，献文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余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镇将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后叛。诏椿徙焉。椿上书，以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间，正欲悦近来远。今新附者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安，愚谓不可。时八坐不从，遂于济州缘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难，果悉浮河赴贼，所在钞掠，如椿所策。后除朔州刺史。在州为廷尉奏椿前为太仆卿，招引百姓，盗种牧田三百四十顷，依律处刑五岁。尚书邢峦据正始别格，奏罪应除名，注籍盗门，同籍合门不仕。宣武以亲律既班，不宜杂用旧制，诏依断，以赎论。后除定州刺史。

自道武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余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为御史所劾，除名。

后累迁为雍州刺史，进号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以本官加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遇暴疾，频启乞解，诏许之，以萧宝夤代为刺史、行台。

椿还乡里，遇子昱将还京师，使陈宝夤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昱还，面启明帝及灵太后，并不纳。及宝夤邀害御只中尉郦道元，犹上表自理，称为椿父子所谤。

建义元年，为司徒。永安初，进位太保，加侍中，给后部鼓吹。元颢入洛，椿子昱为颢禽。又椿弟顺、顺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并从驾河内，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或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

庄帝还宫，椿上书频请归老，诏听服侍中服，赐朝服一袭、八尺床帐、几、杖，不朝，乘安车，驾驷马，给扶，传诏二人，仰所在郡县四时以礼存问安否。椿奉辞于华林园，帝下御座，执手流泪曰："公先帝旧臣，实为元老。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难相违，深用凄切。"椿亦歔欷，欲拜，帝亲执不听。赐以绢布，给羽林卫送。群公百寮饯于城西张方桥，行路观者莫不称叹。椿临行，诫子孙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自尔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寮，必以酒肉饮食，故六姻朋友无憾焉。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恆见翁著布衣韦带，常自约敕诸父曰："汝等后世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彩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不听兴生求利，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渐华好，吾是以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夺。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居母之间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语，正恐不审，仰误圣听，以是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播兄弟。"遂举爵赐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津今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谨慎口，不尝论人之过，无贵无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

耳。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议，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汝等能记吾言，吾百年后终无恨矣。

椿还华阴。逾年，为尔硃天光所害，时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赠太师、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怀好武事，数游猎，昱每规谏。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纵恣，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余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与博陵崔楷以忠谏免。后除太学博士、员外散骑侍郎。

初，尚书令王肃除扬州刺史，出顿洛阳东亭。酣后，广阳王嘉、北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竞理，播不为屈。北海王顾昱曰："尊伯性刚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对曰："昱父道隆则从其隆，道洿则从其洿；伯父刚则不吐，柔亦不茹。"坐叹其能言。肃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延昌三年，以本官带詹事丞。时明帝在怀抱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寮闻知。昱谏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浅，备位宫臣，太子动止，宜令翼从。自比以来，轻尔出入，进无二傅导引之美，退阙群寮陪侍之式。非所谓示人轨仪，著君臣之义。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为后世法。"于是诏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转太尉掾，兼中书舍人。

灵太后尝谓昱曰："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所闻，慎勿讳隐。"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恆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叉。灵太后令召叉夫妻，泣而责之。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从祖父。舒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元氏请别居。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听。遂怀憾。神龟二年，瀛州人刘宣明谋反，事觉逃窜。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图不逞。叉又构成其事。乃遣夜围昱宅收之，并无所获。太后问状。昱具对元氏构衅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缚，和及元氏并处死刑。而叉相

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废太后也，乃出昱为济阴内史。中山王熙起兵于鄴，叉遣黄门卢同诣鄴刑熙，并穷党与。同希叉旨，就郡锁昱赴鄴，囚讯百日乃还任。

孝昌初，除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后贼围豳州，诏昱兼侍中，持节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颢，仍随军监察。豳州围解。雍州蜀贼张映龙、姜神达知州内虚，谋欲攻掩。刺史元修义惧而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此军虽往，有何益也。"遂与叔仁等俱进，于阵斩神达，诸贼迸散。诏以昱受旨催督，而颢军稽缓，遂免昱官。寻除泾州刺史。未几，昱父椿为雍州，征昱除吏部郎中。及萧宝夤等败于关中，以昱兼七兵尚书、持节、假抚军、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贼失利而返。后除镇东将军、假车骑将军、东南道都督，又加散骑常侍。于后太山守羊侃据郡南叛，侃兄深时为徐州行台，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鲋也见废，奈何以侃罪深，宜呼朝旨。"不许群议。

还朝未几，元颢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镇荥阳。颢禽济阴王晖业，乘虚径进，城陷。昱与弟息五人在门楼上。颢至，执昱下，责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楼，正虑乱兵耳。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颢将陈庆之、胡光等伏颢帐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无遗镞费。昨日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景曰："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下都，袁昂为吴郡不降，称其忠节。奈何杀昱。"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

孝庄还，复前官。尔硃荣之死，昱为东道行台拒尔硃仲远。会尔硃兆入洛，昱还京师。后归乡里，亦为天光所害。太昌初，赠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员外郎，奔免。匿蛮中，潜结渠率，谋报尔硃氏。微服入洛，为尔硃世隆所杀。椿弟颖，字惠哲，本州别驾。

颖弟顺，字延和，宽裕谨厚。豫立庄帝功，封三门县伯，位冀州刺史。罢州还，遇害。太昌初，赠太尉公、录尚书事、相州刺史。子辩，字僧达，位东雍州刺史。

辩弟仲宣，有风度才学。位正平太守，爵恆农伯，在郡有能名。还京，兄弟与父同遇害。太昌初，辩赠仪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赠尚书

右仆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时，年九岁，牵挽兵人曰："欲害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断其臂，犹请死不止，遂先杀之。永熙初，赠汝阴太守。

顺弟津。津字罗汉，本字延祚，孝文赐改焉。少端谨，以器度见称。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时孝文幼冲，文明太后临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血数升，藏之衣袖。太后闻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言，遂以敬慎见知。赐缣百匹，迁符玺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宗族姻表罕相参侯。司徒冯诞与津少结交友，而津见其贵宠，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辞疾不往。诞以为恨，而津逾远焉。人或谓之曰："司徒，君之少旧，何自外也？"津曰："为势家所厚，复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转振威将军，领监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后迁长水校尉，仍直阁。

景明中，宣武游于北芒，津时陪从。太尉、咸阳王禧谋反，帝驰入华林。时直阁中有同禧谋，皆在从限。及禧平，帝顾谓朝臣曰："直阁半为逆党，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谋。"因拜津左中郎将，迁骁骑将军，仍直阁。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阖境畏服。至于守令寮佐有浊货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书切责之。于是官属感厉，莫有犯法者。以母忧去职。

延昌末，起为华州刺史，与兄播前后牧本州，当世荣之。先是，受调绢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输物，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其所输少劣者，为受之，但无酒以示其耻。于是竞相劝厉，官调更胜。

孝昌中，北镇扰乱，侵逼旧京，乃加津安北将军，北道大都督，寻转左卫，加抚军将军。津始受命，出据灵丘。而贼帅鲜于修礼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师南赴。始至城下，荣垒未立，而州军新败。津以贼既乘胜，士众荣疲，栅垒未安，不可拟敌，欲移军入城，更图后举。刺史元固称贼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闭门不内。津挥刃欲斩门者，军乃

得入。贼果夜至，见栅空而去。其后，贼攻州城东面，已入罗城。刺史闭小城东门，城中骚扰。津开门出战，贼退，人心少安。寻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书、北道行台。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钜鹿人赵略投书所致。及津至，略举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还业。于是阖州愧服，远近称之。时贼帅鲜于修礼、杜洛周贱掠州境，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修理战具，更营雉堞。又于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广作地道，潜兵涌出，置炉铸铁，持以灌贼。贼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坚城，唯畏杨公铁星。"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喻之，并授铁券，许之爵位，令图贼帅毛普贤。洪业等感寤，复书云欲杀普贤。又云："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城中所有人，必须尽杀。"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将吏无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铁券二十枚，委津分给。津随贼中首领，间行送之；修礼、普贤颇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围州城，津尽力捍守。诏加卫将军，将士有功者任津科赏，兵人给复八年。葛荣以司徒说津。津大怒，斩其使以绝之。自受攻围，经历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长子遁突围出。诣蠕蠕主阿那瑰，令其讨贼。遁日夜泣诉，阿那瑰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南出。前锋已达广昌，贼防塞益口，蠕蠕遂还。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津苦战不敌，遂见拘执。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数日，将烹之。诸贼还相谏止，遂得免害。津曾与裔相见，对诸贼帅以大义责之，辞泪俱发，裔大惭。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责。及葛荣并洛周，复为荣所拘。荣破，始得还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书。元颢内逼，庄帝将亲出讨，以津为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将军。未行，颢入。及颢败，津乃入宿殿中，扫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闭府库，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于北芒，流涕谢罪。帝深嘉慰之。寻以津为司空，加侍中。尔硃荣死，使津以本官为兼尚书令、北道大行台、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讨胡经略。津驰至鄴，将从滏口而入。遇尔硃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议欲与津举城通款，津不从。以子逸既为光州刺史，兄子昱时为东道行台，鸠率部曲，在于梁、沛，津规欲东转，更为方略。乃率轻骑望于济州度河。而尔硃仲远已陷东郡，所图不果，遂还京师。普泰元年，亦遇害于洛。太昌初，赠大将军，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谥曰孝穆。将葬本乡，诏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长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贵显，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静退，年近三十，方为镇西府主簿。累迁尚书左丞、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于洛。太昌初，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当世才。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以功赐爵华阴男。建义初，庄帝犹在河阳，逸独往谒。帝特除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及朝士滥祸，帝益忧怖，诏逸昼夜陪侍，常寝御床前。帝曾夜中谓逸曰："昨来举目唯见异人，赖卿差以自慰。"再迁南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时年二十九，时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时灾俭连岁，逸欲以仓粟振给，而所司惧罪不敢。逸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后申表。右仆射元罗以下，谓公储难阙，并执不许。尚书令、临淮王彧以为宜贷二万，诏听贷二万。逸既出粟之后，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于州门造粥饲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帝闻而善之。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善恶毕闻。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敢进，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绩尤美。

及其家祸，尔硃仲远遣使于州害之。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营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绝。太昌初，赠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谥曰贞。

逸弟谧，字遵和。历员外散骑常侍，以功赐爵恆农伯，镇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卫将军。在晋阳，为尔硃兆所害。太昌初，赠骠骑将军、兖州刺史。谧弟愔，事列于后。

津弟□，字延季。弘厚，颇有文学。位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庄帝初，遇害河阴，曾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播家世纯厚，为并敦议让，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刚毅，椿、津恭谦，兄弟旦则聚于□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堂间，往往帏慢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寝阁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津为司空，于时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须家兄裁之，何为见问。"初，津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辄对之下泣。兄弟并皆有孙，唯椿有曾孙，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为之早娶，望见玄孙。自昱已下，率多学尚，时人莫不钦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阳乌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

尔硃世隆等将害椿家，诬其为逆，奏请收之。节闵不许；世隆复苦执，不得已，乃下诏。世隆遂遣步骑夜围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华阴，东西两处，无少长皆遇祸，籍没其家。节闵惋怅久之。

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兒童时，口若不能言；而风度深敏，出入门闾，未尝戏弄。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何书。曰："诵《诗》"。子恭曰："诵至《渭阳》未邪？"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子恭后谓津曰："常谓秦王不甚察慧，从今已后，更欲刮目视之。"

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学庭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兒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顾谓宾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风。"宅内有茂竹，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命独处其中，常铜盘具盛馔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谓人曰："此兒驹齿未落，已是我家龙文；更十岁后，当求之千里外。"昱尝与十余人赋诗，愔一览便诵，无所遗失。及长，能清言，美音制，风神俊悟，容止可观，人士见之，莫不敬异；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

正光中，随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晋阳西县甕山读书。孝昌初，津为定州刺史，愔亦随父之职。以军功除羽林监，赐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几，洛周灭，又没葛荣。荣欲以女妻之，又逼以伪职。愔乃托疾，密含牛血数合，于众中吐之，仍阳喑不语。荣以为信然，乃止。永安初，还洛，拜通直散骑侍郎，年十八。

元颢入洛时，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镇河梁。愔适至侃处，便属乘舆失守，夜至河。侃虽奉迎车驾北度，而潜南奔。愔固谏止之，遂相与扈从达建州。除通直散骑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乃谢病。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

及庄帝诛尔硃荣，其从兄侃参赞帷幄。朝廷以其父津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台，愔随之任。有邯郸人杨宽者，求义从出籓，愔请津纳之。俄而孝庄幽崩，愔时适欲还都，行达邯郸，过杨宽家，为宽所执。至相州，见刺史刘诞，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至安阳亭，愔谓荣贵曰："仆百世忠臣，输诚魏

室，家亡国破，一至于此。虽曰囚虏，复何面目见君父之雠！得自缢于一绳，传首而去，君之惠也。”荣贵深相矜感，遂与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

既潜窜累载，属齐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辕门。便蒙引见，赞扬兴运，陈诉家祸，言辞哀壮，涕泗横集。神武为之改容，即署行台郎中。南攻鄴，历杨宽村，宽于马前叩头请罪。愔谓曰：“人不识恩义，盖亦常理。我不恨卿，无假惊怖。”时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毕而城陷。由是转大行台右丞。于时霸图草创，军国务广，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甗出。

遭罹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唯盐米而已，哀毁骨立。神武愍之，常相开慰。及韩陵之战，愔每阵先登。朋僚咸共怪叹曰：“杨氏儒生，今遂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虚论。”顷之，表请解职还葬，一门之内，赠太师、太傅、丞相、大将军者二人；太尉、录尚书及尚书令者三人；仆射、尚书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余人。追荣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丧柩进发，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会葬者将万人。是日，隆冬盛寒，风雪严厚，愔跣步号哭，见者无不哀之。寻征赴晋阳，仍居本职。

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见诛。愔闻之悲惧，因哀感发疾，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书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仍劝其逃亡。愔遂弃衣冠于水滨，若见沈者。变易名姓，自称刘士安。入嵩山，与沙门昙谟征等屏居削迹。又潜之光州，因东入田横岛，以讲诵为业，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太守王元景阴佑之。

神武知愔存，遣愔从兄宝猗赍书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业令搜访，以礼发遣。神武见之悦，除太原公开府司马，转长史，复授大行台右丞，封华阴县侯，迁给事黄门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骑常侍，为聘梁使主。至碻磝，州内有愔家旧佛寺。精庐礼拜，见太傅容像，悲感恸哭，呕血数升，遂发病不成行，舆疾还鄴。久之，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实之美，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侍学典选如故。

天保初，以本官领太子少傅，别封阳夏县男。又诏监太史，迁尚书右仆射。尚太原长公主，即魏孝静后也。会有雉集其舍，又拜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改封华山郡公。九年，徙尚书令，又拜特进、骠骑大将军。十年，封开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泪，愔悲不自胜。济

南嗣业，任遇益隆，朝章国命，一人而已。推诚体道，时无异议。乾明元年二月，为孝昭帝所诛，时年五十。天统末，追赠司空公。

愔贵公子，早著声誉，风表鉴裁，为朝野所称。家门遇祸，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抚养孤幼，慈旨温颜，咸出仁厚。重分义，轻货财，前后赐与，多散之亲族。群从弟侄十数人，并待而举火。频遭迍厄，冒履艰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舍而不问。典选二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愔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愔闻，不以为意。其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单称姓，或单称名，无有误者。后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经见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识卿？"漫汉惊服。又调之曰："名以定体，漫汉果自不虚。"又令吏唱人名，误以卢士深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卢郎润朗，所以比玉。"

自尚公主后，衣紫罗袍、金镂大带。遇李庶，颇以为耻，谓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见子将，不能无愧。"

及居端揆，经综机衡，千端万绪，神无滞用。自天保五年已后，一人丧德，维持匡救，实有赖焉。每天子临轩，公卿拜授，施号发令，宣扬诏册，愔辞气温辩，神仪秀发，百寮观听，莫不悚动。自居大位，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唯有书数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性周密畏慎，恆若不足，每闻后命，愀然变色。

文宣大渐，以常山、长广二王位地亲逼，深以后事为念。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晋阳，以大行在殡，天子谅闇，议令常山王在东馆，欲奏之事皆先谘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之鄴，留长广镇晋阳。执政复生疑贰，两王又俱从至于鄴。子献立计。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政归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来，爵赏多滥，至是，愔先自表解其开封王，诸叨窃荣恩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高归彦初虽同德，后寻反动，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可硃浑天和又每云："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宋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仪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与昌仪宗

情，甚相昵爱。太后以启示之，昌仪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寮，愔等并将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轻脱。"愔云："吾等至诚体国，岂有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何为忽有此虑？"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并与诸勋胄约：行酒至愔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尔辈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未应及此。"常山王欲缓之，长广王曰："不可。"于是愔及天和、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买执子默于尚药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于此，岂非命也！"

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成休宁拒门，归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于御前。长广王及归彦在硃华门外。太皇太后临昭阳殿，太后及帝侧立。常山王以砖叩头，进而言曰："臣与陛下骨肉相连。杨遵彦等欲擅朝权，威福自己，自王公以还，皆重足屏气，共相脣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等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业，共执遵彦等，领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帝时默然。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拜谢。常山王叩头不止。太皇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己，作诏书，故先拔其舌，截其手。

太皇太后临愔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亦悔杀之。先是童谣曰："白羊头毣秃，羖□历头生角。"又曰："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远我道，不远打尔脑。"又曰："阿□姑，祸也；道人姑夫，死也。"羊为愔也，"角"文为用刀，"道人"谓废帝小名，太原公主尝作尼，故曰"阿□姑"，愔、子献、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

于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诏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问。寻复簿录五家，王晞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

遵彦死，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将涉千里，杀骐骥而荣蹇驴，可悲之甚！”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

燕子献字季则，广汉下洛人。少时相者谓曰：“使役在胡、代，富贵在齐、赵。”后遇周文于关中创业，用为典签，将命使于蠕蠕。子献欲验相者之言，来归。神武见之大悦。神武旧养韩长鸾姑为女，是为阳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时，官至侍中。济南即位，委任弥重，除尚书右仆射。子献素多力，头少发，当狼狈之际，排众走出省门，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献叹曰：“丈夫为计迟，遂至此！”天统五年，追赠司空。天和事见兄元传。

郑颐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据，魏彭城太守，自荥阳徙焉。颐聪敏，颇涉文义，而邪险不良。初为太原公东阁祭酒。天保世，稍迁中书侍郎。与宋钦道特相友爱，钦道每师事之。杨愔始轻宋、郑，不为之礼。俄而自结人主，稍不可制。钦道旧与济南款狎，共相引致，无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二人权将杨愔相埒。愔见害之时，邢子才流涕曰：“杨令君虽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颐后与愔同诏追赠殿中尚书、广州刺史。颐弟抗，字子信，颇有文学。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诏文林馆。

杨敷，字文衍，播族孙也。高祖晖，洛州刺史，赠恆农公，谥曰简。曾祖恩，河间太守。祖钧，博学强识，颇有干用。位七兵尚书、北道行台、恆州刺史、怀朔镇将，赠侍中、司空公，进封临贞县伯，谥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强识有学。位谏议大夫，以别将从广阳王深征葛荣，遇害。赠殿中尚书、华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诺，人景慕之。魏建义初，袭祖钧爵临贞县伯。稍迁廷尉少卿，断狱以平允称。周孝闵践阼，进爵为侯。天和中，为汾州刺史，进爵为公。齐将段孝先率众来寇，城陷见禽。齐人方任用之，敷不为屈，遂以忧愤卒于鄴。子素。

素子处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世人多未之知，唯从祖宽深异之，每谓子孙曰：“处道逸群绝伦，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属文，工草隶书，颇留意风角。美须髯，有英杰之表。

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转礼曹，加大都督。周武帝亲总万

机，素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又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赠敷使持节、大将军、谯、广、复三州刺史，谥曰忠壮。拜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常令为诏，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谓曰："善相自勉，勿忧不富贵。"素应声曰："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及平齐之役，素请率麾下先驱，帝从之。赐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驱策，故用此物赐卿。"从齐王宪与齐人战于河阴，以功封清河县子，授司城大夫。复从宪拔晋州，屯兵鸡栖原。齐主以大军至，宪惧，宵遁。为齐兵蹑，众多败散。素与骁将十余人尽力苦战，宪仅而获免。齐平，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寻从王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行东楚州事。封弟慎为义安侯。陈将樊毅筑城泗口，素击走之，夷毅所筑城。宣帝即位，袭父爵临贞县公，以弟约为安成公。寻从韦孝宽徇淮南。

及隋文帝为丞相，素深自结纳，帝甚器之，以为汴州刺史。至洛阳，会尉迟迥作乱。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应迥，素不得进。帝拜素大将军，击胄破之。迁徐州总管，位柱国，封清河郡公，以弟岳为临贞公。及隋受禅，加上柱国，拜御史大夫。其妻郑氏性妒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郑氏奏之，由是坐免。

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樯竿，并高百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余人。自余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举攻伐，以素为行军元帅，引舟师趣三硖。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守狼尾滩，以遏军路。共地险峭，诸将患之。素曰："负胜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亲率黄龙十艘，衔枚而下。遣开府王长袭从南岸击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击之，欣败。虏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素率水军东下，舟舰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于北岸缆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战船。素与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徐去其锁。仲肃复据荆州之延洲。素遣巴蜒卒数千，乘五牙四艘，以樯竿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仲肃仅以身免。陈主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安蜀城，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皆惧而走。巴陵以东，无敢守者。湘州刺史

岳阳王陈叔慎请降。素下至汉口，与秦孝王会，乃还。拜荆州总管，进爵郢国公，真食长寿县千户；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之金宝；又赐陈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于上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谊前封郢，臣不愿与同。"于是改封越国公。寻拜纳言，转内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为乱，以素为行军总管讨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斩，女妇赏征人，在阵免者从贱。贼硃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据京口。素舟师入自杨子津，进击破之。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素逆击破之，执迁，虏三千余人。进击无锡贼帅叶皓，又平之。吴郡沈玄憺、沈杰等以兵围苏州，刺史皇甫绩频战不利，素率众援之。玄憺势迫，走投南沙贼帅陆孟孙。素击孟孙于松江，大破之，禽孟孙、玄憺。黝、歙贼帅沈雪、沈能据栅自固，又攻拔之。

江浙贼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吴州总管五原公元契镇会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尽屠其众，契自杀。智慧有船舰千余艘，屯据要害，兵甚劲。素击之，自旦至申，苦战破之。智慧逃入海。蹑之，从余姚泛海趣永嘉。智慧来拒战，素击走，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据东阳，署其徒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素进讨。悉平之。又破永嘉贼帅沈孝彻。于是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郡。遂捕遗逸，前后百余战，智慧遁守闽越。上以素久劳于外，诏令驰传入朝，加子玄感上开府，赐彩八千段。素以余寇未殄，恐为后患，又自请行。诏以素为元帅，复乘传至会稽。

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奄至，国庆遑遽，弃州走。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因庆乃斩智慧于泉州。自余支党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顷、宅一区。

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素性疏而辩，高下在心，朝贵之内，颇推高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余朝臣，多被陵轹。其才艺风调，优于高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颎远矣。

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宫侧时闻鬼哭。及宫成，上令高颎前视，奏称颇伤绮丽，大损人丁。帝不悦。

素惧，即于北门启独孤皇后曰："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一宫何足损费。"后以此理谕上，上乃解。于是赐钱百万、绵绢三千段。

开皇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赐物二千段、黄金百斤。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戎车步骑相参，与鹿角为方阵，骑在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以为天赐，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至。素奋击，大破。达头被重创而遁，众号哭而去。优诏赐缣二万匹及万钉宝带，加子玄感位大将军，玄奖、玄纵、积善并上仪同。

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令者，立斩无所宽贷。每将临寇，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数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而还，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征代者，微功必录。至于他将，虽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

二十年，晋王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素为长史，王卑躬交素。及为太子，素之谋也。仁寿初，代高熲为尚书左仆射，赐良马十匹、牝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为行军元帅，出云中击突厥，连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将复战，恐贼越逸，令其骑稍后，于是亲将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不之觉也。侯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以功进子玄感位柱国，玄纵为淮南郡公，赏物二万段。

及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上善之，下诏曰："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理百姓，义同一体。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仁寿宫大监、越国公素，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王业初基，霸图肇建，策名委质，受脤出师，禽翦凶魁，克平虢、郑。频承庙算，扬旌江表；每禀戎律，长驱塞垣。南指而吴越肃清，北临而獯猃摧服。自居端揆，参赞机衡，当朝正色，直言无隐。论文则词藻从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献皇后奄离六宫，远日云及，茔兆安厝，委素经纪。然葬事依礼，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永保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志图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

诚孝，岂与平戎定寇，比其功业，若不加褒赏，何以申兹劝励。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孙孙承袭不绝，余如故。”并赐田三十顷、绢万匹、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

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劳，位柱国、刺史。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奴。亲戚故吏，布列清显。其盛近古未闻。炀帝初为太子，忌蜀王秀，与素谋之，构成其罪，后竟废黜。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素皆阴中之。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书柳述，以帝婿之重，数于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渐疏忌之，后因出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上赐王公已下射，素箭为第一，上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价直巨万以赐之。四年，从幸仁寿宫，宴赐重叠。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潜送于上，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

会汉王谅反，遣茹茹天保往东蒲州，烧断河桥，又遣王子并力拒守。素将轻骑五千袭之。潜于渭口宵济，比明击之。天保败，子惧，以城降。有诏征还。初素将行，计日破贼，皆如所量。帝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讨谅。时晋、绛、吕三州并为谅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筑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闻素至，惧，弃城而走。进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率其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等来拒战，又击破之，禽萧摩诃。退保并州，素进兵围之。谅穷而降，余党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赍手诏劳，素上表陈谢。其月，还京师。从驾幸洛阳，以素领营东京大监。以平谅功，拜其子万石、仁行、侄玄挺皆仪同三司，赍物五万段、罗绮千匹、谅之妓妾二十人。大业元年，迁尚书令赐东京甲第一区、物二千段，寻拜太师，余官如故。前后赏锡不可胜计。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病

薨，谥曰景武。赠光禄大夫、太尉公、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河十郡太守，给辒辌车、班剑三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粟麦五千石、物五千段，鸿胪监护丧事。帝又下诏立碑，以彰盛美。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颖拔，风韵秀上，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

素虽有建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丧，因改封素于楚。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侯，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变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邪？"

素贪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之处，邸店水硙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时晚成，人多谓之痴。唯素每谓所亲曰："此兒不痴也。"及长，美须髯，仪貌雄俊，好读书，便骑射。弱冠，以父军功位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后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谢曰："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庭获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潜布耳目，察长吏能不，纤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称其能。后转宋州刺史，父忧去职。岁余，拜鸿胪卿，袭爵楚公，迁礼部尚书。性虽骄居，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

后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及从征吐谷浑，还至达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玄感乃止。时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阴求将领，以告兵部尚书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谓群臣曰："将门有将，故不虚也。"于是赉物千段，礼遇益隆，颇预朝政。

帝征辽东，令玄感黎阳督运。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不时进发。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扬言曰："水路多盗，不可前后而发。"其弟武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时来护兒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城，军未发。玄感无以动众，乃遣家奴伪为使，从东方来，谬称护失军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阳县，闭城大募勇夫。于是取颿布为牟甲，署置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为名，令发兵会于仓所。以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赵怀义为卫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有众且一万，将袭洛阳。唐祎至河内，驰往东都告之。越王侗、户部尚书樊子盖等勒兵备

御。修武县人相率守临清关，玄感不得济，遂于汲郡南度河。从乱如市，数日，屯兵上春门，众至十余万。子盖令河南赞务裴弘策拒之，弘策战败，父老竞致牛酒。玄感屯兵尚书省，每有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众皆悦，诣辕门请自效者日数千。及与樊子盖书曰：

夫建忠立义，事有多途，见机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宫，霍光废刘贺于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陈。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在ＦＭ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人败德。频年肆眚，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营，人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扇，贷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玄感世荷国恩，位居上将。先公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人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应，士卒用命，如赴私仇，人庶相趋，义形公道。天意人事，较然可知。公独害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礼，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潸然，言无所具。

遂进逼东都城。刑部尚书卫玄率众自关中来援东都，以步骑二万度瀍、涧挑战。玄感伪北，玄逐之，伏兵发，前军尽没。后数日，玄复与玄感战。兵始合，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玄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大溃，拥八千人而去。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喑鸣叱咤，所当莫不震慑，论者方之项羽。又善抚驭，士乐致死。由是战无不捷。玄军日蹙，粮又尽，乃悉众决战，阵于北邙，一日间战十余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毙，玄感稍却。樊子盖复遣兵攻尚书省，又杀数百人。

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攻元务本于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屯河阳，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发兵继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兒复来赵援。玄感与前户部尚书李子雄计曰："屈突通晓兵事，若度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济，则樊、卫失援。"玄感然之，将拒通。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果进。通遂济河，军于破陵。玄感为两军，西拒卫玄，东拒屈突通。子盖复出兵大战，玄感军频北。复与子雄计，子雄劝之直入关

中，开永丰仓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业。

会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宣言已破东都，取关西。宇文述等诸军蹑之。至弘农宫，父老遮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进可绝敌人之食，退可割宜阳之地。"玄感以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阌乡，上槃豆，布阵亘五十里，与官军且战且行，一日三败。复阵于董杜原，诸军大败之。玄感独与十余骑窜林木间，将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之，皆惧而返走。至葭芦戍，窘迫，独与弟积善步行，谓积善曰："事败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余党悉平。

其弟玄奖为义阳太守，将归玄感，为郡丞周旋玉所杀。玄纵弟万石，自帝所逃归，至高阳，止传舍，监事许华与郡兵执之，斩于涿郡。万石弟仁行，官至朝议大夫，斩于长安。并具枭磔。公卿请改玄感姓为枭氏，诏可之。

玄感之乱，有赵元淑者预谋，诛。又有刘元进，亦举兵应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从高宝，后以众归周，授上开府，寓居京兆之云阳。隋文帝践阼，恆典宿卫。后从晋王伐陈，力战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袭父本官，赐物三千段。元淑性疏诞，不事产业，家徒壁立。后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每求贤夫，闻元淑，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及出，连又致殷勤。元淑再三来，宴乐更侈于前。因问所须，尽买与之，元淑致谢，连复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纳焉，遂为富人。

从杨素平杨谅，以功进位柱国，历德州刺史、颍川太守，并有威惠。入为司农卿。玄感有异志，遂与结交。辽东之役，领将军、典宿卫，加光禄大夫，封葛国公。明年，帝复征高丽，以元淑镇监渝。及玄感作乱，其弟玄纵自驾所逃归，路经临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见玄纵，对宴极欢，因与通谋，并受玄纵赂遗。及玄感败，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属吏，元淑及魏氏俱斩于涿郡，籍没其家。

元进，余杭人。少好任侠，为州里所宗，两手各长尺余，臂垂过

膝。属辽东之役，百姓骚动，元进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会玄感起于黎阳，元进应之。旬月，众至数万，将度江而玄感败。吴郡硃燮、晋陵管崇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为天子，以燮、崇俱为仆射，署百官。帝令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讨焉。为绪所败，硃燮战死。俄而绪、俱罗并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发兵击之。有大流星坠于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声，至吴郡而落于地。元进恶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径丈余。数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进遣兵人各持茅，因风纵火。世充大惧，将弃营。遇反风火转，元进众惧烧而退，世充大破之。元进及崇俱为世充所杀。世充坑其众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人。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并乘此而起。素母弟约。

约字惠伯。童兒时尝登树，坠地为查伤，由是竟为宦者。性如沈静，内多谲诈，好学强记。素友爱之，凡有所为，先筹于约而行。在周末，以素军功赐爵安成县公，拜上仪同三司。文帝受禅，历位长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三少卿。

时皇太子无宠，晋王广规夺宗，以素幸于上而雅信约，乃用张衡计，遣宇文述大以金宝赂约，因通王意，说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兄弟功名盖世，用事有年，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镇铭于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约然之，又白素。素本凶险，闻之大喜，乃抚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赖汝起余。"约知其计行，复谓素曰："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则匪惟长保荣禄，传祚子孙。又晋王倾身礼士，声名日盛；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以约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废。

及晋王入东宫，引约为左庶子，封修武公，进位大将军。及帝崩，遣约入京，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发凶问。炀帝闻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数日，拜内史令。约有学术，兼达时务，帝甚任之。后加右光禄大夫。

及帝在东都，令约诣京师享庙，行至华阴，见其先墓。遂枉道拜哭，为宪司所劾，坐免官。寻拜浙阳太守。其兄子玄感时为礼部尚书，

与约恩义甚笃，既怆分离，形于颜色。帝谓曰：“公比忧瘁，得非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诚如圣旨。”帝亦思约废立功，由是征入朝。未几卒，以素子玄挺后之。

穆字绍叔，暄弟也。仕魏，华州别驾。孝武末，弟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诏许之。终于并州刺史，赠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

穆弟俭，字景则。伟容仪，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宽惠，夷夏安之。后从破齐神武于沙苑，封夏阳县侯，位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卒，谥静。

子异，字文殊。美风仪，有器局。髫龀就学，日诵千言，见者奇之。九岁丁父忧，哀毁过礼，殆将灭性。及免丧之后，绝庆吊，闭户读书。数年之间，博涉书记。周闵帝时，为宁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赐爵乐昌县子，后数以军功进爵为侯。隋文帝作相，行济州事。及践阼，拜宗正少卿，加上开府。蜀王秀之镇益州也，朝廷盛选纲纪，以异方直，拜益州总管长史，寻迁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后历宗正卿、刑部尚书，出为吴州总管，甚有能名。时晋王广镇扬州，诏令异每岁一与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谏疑阙。卒于官。子虔逊。

宽子蒙仁，俭弟也。少有大志，每与诸兒童游处，必择高大之物坐之，见者咸异焉。及长，颇解属文，尤尚武艺。弱冠，除奉朝请。父钧出镇恆州，请随从展效，乃授高阙戍主。既而蠕蠕乱，共主阿那瑰奔魏，魏帝诏钧卫送，宽亦从行。时北边贼起，攻围镇城。钧卒，城人等推宽守御。寻而城陷，宽乃北走蠕蠕，后讨六镇贼破，宽始得还朝。

广阳王深与宽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宽被逮捕。孝庄为侍中，与宽有旧，藏之于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颢少相器重，时为大行台北征葛荣，欲启宽为左丞。宽辞以孝庄厚恩未报，义不见利而动。颢未之许，颢妹婿李神轨谓颢曰：“匹夫犹不可夺志，况义士乎。”乃止。

孝庄践阼，累迁洛阳令，以都督从太宰、上党王元穆讨平邢杲。师未还。属元颢入洛，庄帝出居河内。天穆惧，集诸将谋之。宽劝天穆径取成皋，会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宽与尔硃兆为后拒。寻以众议不同，乃回赴石济。宽夜行失道，遂后期，诸将咸言宽少与北海周旋，今不来矣。天穆答曰：“杨宽非轻去就者也，吾当为诸君明之。”言讫，候骑白宽至。天穆抚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来。”遽出帐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与天穆俱谒孝庄于太行。仍为都督，从平河

内，进围北中。时梁陈庆之为颢勒兵守北门，天穆驻马围外，遣宽至城下说庆之，不答，久之乃曰：“贤兄抚军在，颇欲相见不？”宽答：“仆兄既力屈凶威，迹沦逆党，人臣之理，何烦相见。”天穆闻之，自此弥敬。

孝庄反正，除太府卿、华州大中正，封澄城县伯。尔硃荣被诛，其从弟世澄等出据河桥，还逼京师，进宽使持节、大都督，随机捍御。世隆谓宽曰：“岂忘大宰相知之深也？”宽答曰：“太宰见爱以礼，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节。”及尔硃兆陷洛阳，囚执孝庄帝，宽还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鄴，闻庄帝弑崩，宽发丧尽礼，梁武义之。寻而礼送还。孝武初，除给事黄门侍郎。

孝武与齐神武有隙，遂召募骁勇，广增宿卫，以宽为阁内大都督，专总禁旅。从孝武入关，兼吏部尚书，录从驾勋，进爵华山郡公。大统初，迁太子太傅。五年，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东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废帝初，为尚书左仆射、将作大监，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将军，从驾兰祥讨吐谷浑，破之，别封宜阳县公。除小冢宰，转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诏宽与麟趾殿学士参定经籍。

宽性通敏，有器干。频牧数州，号称清简。历居台阁，有当官之誉。然与柳机不协，案成其罪，时论颇以此讥之。保定元年，除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梁州刺史。薨于州，赠华、陕、虞、上、潞五州刺史，谥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温才。在周，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寻以父功，封新丰县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讨平之。复行翼州事。党项羌叛，文恩又讨平之。进击资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东山獠，并破之。从陈王攻齐河阴城，又从武帝攻拔晋州，授上仪同三司，改封承宁县公。寿阳刘叔仁作乱，从清河公宇文神举讨之，战于□专井，在阵禽叔仁。又别从王谊破贼于鲤鱼栅。后累以军功迁果毅左旅下大夫。

隋文帝为丞相，从韦孝宽拒尉迟迥于武陟，与行军总管宇文述击走其将李俊，遂解怀州围。破尉迟惇，平鄴城，皆有功，进授上大将军，改封洛川县公，寻拜隆州刺史。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人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

炀帝嗣位，征为户部尚书，转纳言，改授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趋奏，复授户部尚书，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谥曰

定。初文恩当袭父爵，自以非嫡，遂让弟纪，当世多之。

纪字温范，少刚正，有器局。在周，袭爵华山郡公。累迁安州总管长史，将兵迎陈降将王瑗于齐安，与陈将周法尚遇，击走之，以功进开府。入为虞部下大夫。文帝为丞相，改封汾阴县公。从梁睿讨王谦，以功进授上大将军。历资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后寻复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给事黄门侍郎，判礼部尚书事。迁荆州总管。卒，谥曰恭。

论曰：杨播兄弟俱以忠毅谦谨，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言色恂恂，出于诚至；恭德慎行，为世师范，汉之陈纪，门法所不过焉。后魏以来，一门而已。诸子秀立，青紫盈庭，积善之庆，盖有凭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祸，何报施之反哉。愔雅道风流，早同标致，公望人物所推。夫处乱虐之世，当机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几，身亡君辱。进不能送往事居，观几卫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辞宠招福。朝廷之衅，既已仗义断恩；猜忌之涂，无容推心受乱。是知变通之术，非所长也。处道少而轻侠，俶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属隋文帝将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扫妖氛于牛斗，江海恬波；摧骁猛于龙庭，匈奴远遁。若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然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阿谀时主，高下其心。营构离宫，陷君于奢侈；谋废冢嫡，致国于倾危。终使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祸败之源，实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当竭腹心。未议致身，先图问鼎，假称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诛，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约外示温柔，内怀狡算，为蛇画足，终倾国本，俾无遗育，不亦宜哉。宽闲关夷险，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让，其殆仁乎。

列传第三十

王肃 刘芳孙逖 芳从子懋 常爽孙景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也。父奂，齐雍州刺史，《南史》有传。肃少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齐，位秘书丞。父奂及兄弟并为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鄴来奔。孝文幸鄴，闻其至，虚衿待之，引见问故。肃辞义敏切，辩而有礼，帝甚哀恻之。遂语及为国之道。肃所陈说，深会旨，帝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也。肃因言萧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机，帝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之间也，或屏左右，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孔明之遇玄德也。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赐爵开阳伯。肃固辞伯爵，许之。

诏肃讨齐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以后闻；若投化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除持节、都督、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肃善抚接，甚有声称。寻征入朝，帝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饰馆华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又诏曰："萧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穷逾再期，蔬缊不改。有司依礼喻解，为裁练禅之制。"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辍膳，百寮诣阙。帝在崇虚楼，遣舍人问肃。对曰："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日，群臣不敢自宁。臣闻尧水汤旱，自定之数，须圣人以济，未闻由圣以至灾，是以国储九年，以御九年之变。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蒸庶未阙一□食，陛下辍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复情地。"帝遣答曰："虽不食数朝，犹然无感，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确然，死而后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齐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四州诸军事，封汝阳县子。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

初，齐之收肃父奂也，奂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二十二年平汉阳，瑶起为辅国将军，特诏以付肃，使纾泄哀情。

孝文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会驾鲁阳。肃至，遂与禧参同谋谟。自鲁阳至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禧兄弟并敬昵之，上下称为和辑。唯任城王澄以其

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每谓人曰：“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从叔广陵，宗室尊宿，历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肃闻，恆降避之。寻为澄所奏劾，称肃谋叛，事寻申释。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赐钱二十万、帛三千疋。肃奏：“考以显能，陟由绩著升明退暗，于是乎在。自百寮旷察，四稔于兹，请依旧例，考检能否。”从之。

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与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齐豫州刺史萧懿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将图寿春。肃进师讨击，大破之，禽叔献，走萧懿。还京师，宣武临东堂，引见劳之，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寻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肃频在边，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然性微轻恌，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为言。

景明二年，薨于寿春，年三十八。宣武为举哀，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钱三十万、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蜡三百斤，并问其卜迁远近，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又诏曰：“杜预之殁，窆于首阳，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顾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扬州刺史肃，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预两坟之间，使之神游相得也。”赠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肃贞心大度，宜谥匡公，诏谥宣简。明帝初，诏为肃建碑铭。

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子绍袭。

绍字三归，位中书侍郎。卒，赠徐州刺史。子迁袭，齐受禅，爵随例降。

绍弟理，孝静初得还朝，位著作佐郎。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女及绍至寿春。宣武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绍女为嫔。

肃弟康，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宣武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魏，拜中书侍郎。卒幽州刺史，赠征虏将军、徐州刺史。

诵字国章，肃长兄融之子。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历位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右将军、幽州刺史、长兼秘书监、给事黄门侍郎。明帝崩，灵太后之立幼主也，于时大赦。诵宣读诏书，言制抑扬，

风神竦秀，百寮倾属，莫不叹美。孝庄初，于河阴遇害，赠尚书左仆射、司空公，谥曰文宣。子孝康，尚书郎中。孝康弟俊赋，性清雅，颇有文才，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诵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艺亚于诵。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扬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书、太常卿。出为散骑常侍、西兖州刺史。为尔硃仲远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远洛。孝静初，位侍中。卒，敕给东园秘器，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衍笃于交旧。有故人竺ＩＱ，于西兖州为仲远所害，其妻子饥寒，衍置于家，累年赡恤，世人称其敦厚。

翊字士游，肃次兄深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位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叉。为济州刺史，清静有政绩。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卒，赠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仪同、开府记室参军。

刘芳，字伯支，彭城丛亭里人，汉楚元王交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兖州长史。芳出后宋东平太守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清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人，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亻庸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至有易衣亻并日之弊，而淡然自守，不急急于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乃著《穷通论》以自慰。常为诸僧亻庸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余疋。如此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慧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微愧于心。会齐使刘缵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刑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

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辩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

王肃之来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尝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笄。”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也？”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辩，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赡，类皆如是。

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兖冕。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

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

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祇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

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硃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辩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宣武不许。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

谥文贞侯。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峻为后。

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子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武授弟元吉。稍迁光禄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孝武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孝武入关，齐神武至洛，责廞诛之。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位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兖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阵。城陷，禽送晋阳。齐神武矜而赦之。文襄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转中书舍人。时与梁和通，骘前后受敕对其使一十六人。为司徒左长史，卒，赠南青州刺史。廞弟彧，位金紫光禄大夫。彧子逖。

逖字子长，少聪敏。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爱交游，善戏谑。齐文襄以为永安公浚开府行参军。逖远离家乡，倦于羁旅，发愤自励，专精读书。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遇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齐天保初，行定陶县令，坐奸事免，十余年不得调。其姊为任氏妇，没入宫，敕以赐魏收。收所提携，后为开府参军。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中书郎李愔戏逖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乾明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送梁主萧庄。还，兼三公郎中。

武成时，和士开宠要，逖附之。正授中书侍郎，入典机密。时李愔献赋，言天保中被谗。逖摘其文，奏曰："诽谤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逖欲独擅文藻，不愿与文士同行。时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性沈密，逖求以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时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许。逖恐事露，亦不逼焉。迁给事黄门

侍郎，修国史。加散骑常侍，除假仪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国始通，礼仪未定，逖与周朝议论往复，斟酌古今，事多合礼，兼文辞可观，甚行名誉。使还，拜仪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开欲改元，议者各异。逖请为“武平”，私谓士开曰：“武平反为明辅，逖作此以为公。”士开悦而从之。时士开为众口所排，娄定远同辅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货，悉以饷定远。定远外任，逖不自安，又阴结斛律明月、胡长仁以自固。士开知之，未甚信，忽于明月门巷逢之，弥以为实。初，逖名宦未达时，欲事祖珽。珽未原，谓人曰：“我言彭城楚子，应有气侠，唯将崔季舒诗示人，殊乖气望。”逖乃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将诉赵彦深、和士开也，先与逖谋，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为之计。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开所嫌。寻出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台尚书卢潜陷逖，许潜重迁。潜曰：“如此事，吾不为也。”更戒逖而护之。后被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奏门下事。未几与崔季舒等同戮，时年四十九。所制文笔三十卷。子逸人，开府行参军。仕隋，终于洛阳令。芳懋从子懋。

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宋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识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书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尚书李平与结莫逆交。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

孝昭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徙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泰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

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

不就。武成西征凉土，爽与兄士国归款军门。武成嘉之，赐士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为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序曰：

《传》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

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夫《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其几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顷因暇日，属意艺林，略撰所闻，讨论其本，名曰《六经略注》，以训门徒焉！

其《略注》行于世。

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子文通，历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协律博士，孝文亲得其名，既而用之为门下录事。正始初，招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宣武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奏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庐制服，已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

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

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缪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议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

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皆如故。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明帝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

事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聘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絺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进号征虏将军。

孝昌初，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纳，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b　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　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绵是豪门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明帝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卢龙塞，据此二险，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四州行台。

贼既南出，钞略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

御之，贼不敢逼。洛周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制史王延年置兵栗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破之。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彪眼泉，禽斩之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乃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乃居本位。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馁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结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酒，淡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鉴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性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渟。谁共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朽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雕。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

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阙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固，立名与天壤相弊。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雕，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性，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显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局，焉得而宁之？虽结珮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军。

论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过之。王肃流寓之士，见知一面，荣任赫然，寄同旧列，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之所致焉。刘芳矫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懋才流识学，见重于世，不虚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称，景以文义见宗，美乎。

列传三十一

郭祚 张彝孙晏之 曾孙乾威 邢峦弟子昕 族孙臧 邵 李崇从弟平 平子奖 谐

郭祚，字季祐，太原晋阳人，魏车骑将军淮弟亮之后也。祖逸，本州别驾，前后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党太守恬。太武时，浩亲宠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赠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诛。祚亡窜得免。

少孤贫，姿貌不伟，乡人莫之识。有女巫相祚后当富贵。祚涉历经史，习崔浩之书，尺牍文章见称于世。弱冠为州主簿，刺史孙小委之书记。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侄也，共相赒恤，乃振。孝文初，举秀才，对策上第，拜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长兼给事黄门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赏之。从南征，及还，正黄门。车驾幸长安，行经渭桥，过淮庙，问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贤后哲，顿在一门。"祚对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虚薄，遭奉圣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庙，令祚自撰祭文。以赞迁洛之规，赐爵东光子。孝文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为袭之于后？"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谓？"迁散骑常侍，仍领黄门。

是时，孝文锐意典礼，兼铨镜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祚与黄门宋弁参谋帷幄，随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禀注疏，特成勤剧。尝以立冯昭仪，百官夕饮清徽后园。孝文举觞赐祚及崔光曰："郭祚忧勤庶事，独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劝此两人，当劝谁也！"其见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祚因入见，帝谓祚曰："朕昨误授一人官。"祚对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帝沈吟曰："此自应有让，因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云："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帝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迟回，不能复决。"遂不换李彪官也。

乘舆南讨，祚以兼侍中从，拜尚书，进爵为伯。孝文崩，咸阳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书。寻除长兼吏部尚书、并州大中正。宣武诏以奸吏逃刑，县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徙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县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诏从之。寻正吏部。祚持身洁清，重惜官位。至于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下笔即云："此人便以贵矣。"由是事颇稽滞，当时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称职，时又以此归之。

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瀛州刺史。及太极殿成，祚朝于京师，转

镇东将军、青州刺史。祚逢岁不稔，阖境饥弊，矜伤爱下，多所振恤，虽断决淹留，号为烦缓，然士女怀其德泽。入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迁尚书右仆射。

时议定新令，诏祚与侍中、黄门参议刊正。故事，令、仆、中丞驺唱而入宫门，至于马道。及祚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言于帝，纳之。下诏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驺唱不入宫，自此始也。诏祚本官领太子少师。祚曾从幸东宫，明帝幼弱，祚持一黄出奉之。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中尉王显迭相脣齿，深为帝所信，祚私事之，时人谤祚者，号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祚奏曰："谨案前后考格，虽班天下，如臣愚短，犹有未悟。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阶半。正始中，故尚书、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满三周为限，不得计残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请裁决。旨云："黜陟之体，知依旧来恆断。"今未审旧来之旨，为从景明之断？为从正始为限？景明考法，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书卢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转半阶。今之考格，复分为九等，前后不同，参差无准。"诏曰："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迁一阶，三年以上迁半阶，残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迁半阶，不满者除。其得泛以后，考在上下者，三年迁一阶。散官从卢昶所奏。"

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独著、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一殿为上中，二殿为上下，累计八殿，品降至九。未审今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独著；绩行称务，而德非超伦；干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来，至今十有一载，准限而判，三应升退。今既通考，未审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积以为第？随前后年断，各自除其善恶而为升降？且负注之章，数成殿为差，此条以寡愆为最，多戾为殿。未审取何行是寡愆？何坐为多戾？结累品次，复有几等？诸文案失衷应杖十者为一负，罪依律次，过随负记。十年之中，三经肆眚，赦前之罪，不问轻重，皆蒙宥免。或为御史所弹，案验未周，遇赦复任者，未审记殿得除以不？"诏曰："独著、超伦及才备、寡咎，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自此以降，犹有八等，随才为次，令文已具。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所云通考者，据总多年之言。至于黜陟之体，自依旧来年断，何足复请。其罚赎已决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准其殿者除之。

寻加散骑常侍。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曰：“今云罗西举，开纳岷、蜀；戎旗东指，镇靖淮、荆；汉、沔之间，复须防捍。征兵发众，所在殷广。边郊多垒，烽驿未息，不可于师旅之际，兴板筑之功。且献岁云暨，东作将始。臣愚量谓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可不时而就。”从之。

宣武末年，每引祚入东宫，密受赏赉，多至百余万，杂以锦绣。又特赐以剑杖，恩宠甚深。迁左仆射。先是，梁将康绚遏淮，将灌扬、徐。祚表曰：“萧衍狂狡，擅断川渎，役苦人劳，危亡已兆。宜敕扬州选一猛将，遣当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夹攻。”朝议从之。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将军。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贵臣蹉跌，便致诛夷。李冲之用事也，钦祚识干，荐为左丞，又兼黄门，意便满足。每以孤门，往经崔氏之祸，常虑危亡，苦自陈挹，辞色恳然，发于诚至。冲谓之曰：“人生有运，非可避也。但当明白当官，何所顾畏。”自是积十数年，位秩隆重，而进趣之心，更复不息。又以东宫师傅之资，列辞尚书，志在封侯之赏，仪同之位。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奏闻。及为征西、雍州，虽喜外抚，尚以府号不优，心望加大。执政者颇怪之。

于时领军于忠恃宠骄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恶之，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令出忠为州。忠闻而大怒，矫诏杀祚。祚达于政事。凡所经履，咸为称职，每有断决，多为故事。名器既重，时望亦深，一朝非罪见害，远近莫不惋惜。灵太后临朝，遣使吊慰，追复伯爵。正光中，赠使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文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从容谓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应推王琼也。”祚退谓寮友曰：“琼真伪今自未辨，我家何为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祚死后三岁而于忠死，见祚为祟。

祚子景尚，字思和。涉历书传，晓星历占候，言事颇验。初为彭城王中军府参军，迁员外郎、司徒主簿、太尉从事中郎。公强当世，善事权宠，世号曰郭尖。位中书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庆礼，位通直郎。庆礼子元贞，武定末，定州骠骑府长史。

张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东牟太守。归魏，赐爵平陆侯，位青州刺史。祖准之袭，又为东青州刺史。父灵真，早卒。

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袭祖侯爵。与卢阳乌、李安人等结为亲友，往来朝会，常相追随。阳乌为主客令，安人与彝并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因会次见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责之，令其修悔，而犹无悛改。善于督察，每有所巡检，彝常充其选，清慎严猛，所至人皆畏伏，俦灯亦以此高之。迁主客令，例降侯为伯，转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寻为黄门。后从驾南征，母忧解任。彝居丧过礼，送葬自平城达家，千里步从，不乘车马，颜貌瘦瘠，当世称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吊慰，诏以骁骑将军起之，还复本位。以参定迁都之勋，进爵为侯。转太常少卿，迁散骑常侍，兼侍中，持节巡察陕东河南十二州，甚有声称。使还，以从征之勤，迁尚书。坐举元昭为兼郎中，黜为守尚书。宣武初，除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

宣武亲政，罢六辅。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惧，出京奔走。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云“非武非兕，率彼旷野。”诏书切责之。寻除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彝务尚典式，考访故事，及临陇右，弥加讨习。于是出入直卫，方伯羽仪，赫然可观。羌、夏畏伏，惮其威整；一方肃静，号为良牧。其年冬，太极初就，彝与郭祚等俱以勤旧被征。及还州，进号抚军将军。彝表解州任，诏不许。

彝敷政陇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风，革其旧俗，人庶爱仰之。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时陈留公主寡居，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擅立刑法，劳役百姓，诏遣直后万贰兴驰驿检察。贰兴，肇所亲爱，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过，遂无所得。见代还洛，犹停废数年。

因得偏风，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将摄，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彝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虽疹疾家庭，而志气弥高。上《历帝图》五卷，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年，杂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

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干世，又并为多。而近来参差，便成替后。计其阶途，虽应迁陟，然恐班秩，犹未赐等。昔卫之公叔，引下同举；晋之士丐，推长伯游。古人所高，当时见许。敢缘斯义，乞降臣位一阶，授彼泛级。”诏加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

虽年向六十，加之风疹，而自强人事，孜孜无怠。公私法集，衣冠从事，延请道俗，修营斋讲。好善钦贤，爱奖人物，南北亲旧，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号华侈。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焉。荣宦之间，未能止足，屡表在秦州豫有开援汉中之勋，希加赏报，积年不已，朝廷患之。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武贲将几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慑惧，莫敢讨抑。遂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挞极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乃卒。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丧还所焚宅，与始均东西分敛于小屋。仲瑀遂以创重，避居荥阳。至五月得渐瘳，始奔父丧，诏赐以布帛。灵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恻，数月犹追言泣下，谓诸侍臣曰："吾为张彝饮食不御，乃至首发微有亏落。"悲痛之若此。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户，最为大州。彝为黄门，每侍坐，以为言。孝文谓之曰："终当以卿为刺史，酬先世诚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议未许。彝亡后，灵太后云："彝屡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违我此意。若从其请，或不至是，悔之无及。"乃赠使持节、卫将军、冀州刺史，谥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洁好学，才干有美于父。改陈寿《魏书》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著《冠带录》及诸诗赋数十篇，并亡失。初，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遣都督元遥讨平之，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始均以郎中为行台，忿军士以首级为功，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至于灰烬，用息侥幸，见者莫不伤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间，有焦烂之痛，论者或亦推咎焉。赠乐陵太守，谥曰孝。

子皓之，袭祖爵。武定中，开府主簿，齐受禅，爵例降。皓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为母郑氏教诲，动依礼典。从尔硃荣平元颢，赐爵武城子。累迁尚书二千石郎中。高岳征颍川，复以为都督中兵参军，兼记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干。每与岳帷帐之谋，又尝以短兵接刃，亲获首级，深为岳所嗟赏。齐天保初，文宣为高阳王纳晏之女为妃，令赴晋阳成礼。晏之后园陪宴，坐客皆赋诗。晏之诗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虽休勿休，永贻世则。"文宣笑曰："得卿箴讽，深以慰怀。"后行北徐州事，寻即真，为吏人所爱。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无所案劾，唯得百姓制《清德颂》数篇，乃叹曰："本求罪状，遂闻颂声。"迁兖州刺史，未拜，卒。赠齐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聪敏。涉猎群书，其世父皓谓人曰："吾家千里驹也。"仕齐，位太常丞。仕周，为宣纳中士。隋开皇中，累迁晋王属。王甚美其才，与河内张衡俱见礼重，晋邸称为二张焉。及王为太子，迁员外散骑侍郎、太子内舍人。炀帝即位，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又以藩邸之旧，加开府。寻拜谒者大夫，从幸江都，以本官摄江都赞务，称为干理。乾威尝在涂，见一遗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负之而行。后数日，物主来认，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杨綝尝与十余人同来谒见，帝问乾威曰："其首立者为谁？"乾威下殿就视而答曰："淮南太守杨綝。"帝谓乾威曰："卿为谒者大夫，而乃不识参见人，何也？"乾威对曰："臣非不识杨綝，但虑不审，所以不敢轻对。石建数马足，盖慎之至。"其廉慎皆此类也。帝甚嘉之。于时帝数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谏，帝不悦，自此见疏。未几卒官。有子爽。仕至兰陵令。

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为秦州总管，选为法曹参军。王尝亲案囚徒，乾雄误不持状，口对百余人，皆尽事情，同辈莫不叹能。后历寿春、阳城二县令，俱有政绩。

邢峦，字洪宾，河间鄚人，魏太常贞之后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频征不至。嘏无子，峦高祖盖自旁宗入后。盖孙颖，字宗敬，以才学知名。太武时，与范阳卢玄等同征。后拜中书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还，以病归乡。久之，帝曰："往忆邢颖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安在？"司徒崔浩曰："颖卧病在家。"帝遣太医驰驿就疗。卒，赠定州刺史，谥曰康，子修年，即峦父也，位州主簿。

峦少好学，负帙寻师，守贫厉节，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美须髯，姿貌甚伟。累迁兼员外散骑常侍，使齐。还，再迁中书侍郎，甚见顾遇，常参坐席。孝文因行药至司空府南，见峦宅，谓峦曰："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京，方

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帝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后兼黄门郎，从征流北。

峦在新野，后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虑，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来，虽未禽灭，城隍已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寻除正黄门，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迁散骑常侍，兼尚书。

宣武时，峦奏曰：“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彩，至乃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训朝廷以节俭，示百姓以忧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近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估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帝从之。寻正尚书。

梁、溱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以汉中内附，诏加峦使持节、都督征梁、汉诸军事，进退征摄，得以便宜从事。峦至汉中，遣兵讨之，贼毕款附，乘胜追奔至关城之下。诏拜峦使持节、梁、秦二州刺史。于是开地定境，东西七百，南北千里，获郡十四。二部护军及诸县戍，遂逼涪城。

峦表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仓库空竭，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深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政务；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图也。蜀之所恃，惟阻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深藻是萧衍兄子，骨肉至亲，若其逃亡，当无死理。脱军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图也。臣闻乘机而动，武之善经，未有舍干戚而康时，不征伐而统一。臣以不才，属当戎寄，上凭国威，频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必将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若朝廷未欲经略，臣便为无事，乞归侍养，微展乌鸟。”

峦又表曰：“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也。况臣才绝古人，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庶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

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诚知征戎危事，未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须发中白。所以勉强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负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频有陈请。”宣武不从。又王足于涪城辄还，遂不定蜀。

峦既克巴西，遣军主李仲迁守之。仲迁得梁将张法养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费兵储，专心酒色，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以降梁将谯希远，巴西遂没。武兴氐杨集起等反，峦遣统军傅竖眼讨平之。峦之初至汉中，从容风雅，接豪右以礼，抚从庶以惠。岁余之后，颇因其去就，诛灭百姓，籍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兼商贩聚敛，清论鄙之。征授度支尚书。

时梁人侵轶徐、兖，朝廷乃以峦为使持节、都督东讨诸军事、安东将军，尚书如故。宣武劳遗峦于东堂曰：“知将军旋京未久，膝下难违；然东南之寄，非将军莫可。自古忠臣亦非无孝也。”峦曰：“愿陛下勿以东南为虑。帝曰：“汉祖有云：‘金吾击郾，吾无忧矣。’今将军董戎，朕何虑哉！”峦至，乃分遣将帅致讨，兖州悉平；进围宿豫，平之。帝赐峦玺书慰勉之。

及梁城贼走，中山王英乘胜攻钟离，又诏峦率众会之。峦以为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且俗语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臣既谓难，何容强遣。峦既累表求还，帝许之。英果败退，时人伏其识略。

初，侍中卢昶与峦不平，昶与元晖俱为宣武所宠，御史中尉崔亮，昶之党也，昶、晖令亮纠峦，事成，许言于宣武，以亮为侍中。亮奏峦在汉中掠良人为婢。峦惧，乃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仁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化生等数人，奇色也。晖大悦，乃背昶为峦言，云峦新有大功，已经赦宥，不宜方为此狱，帝纳之。高肇以峦有克敌效而为昶等所排，助峦申释，故得不坐。

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以城南入梁，遣其将齐苟仁率众入据县瓠。诏峦持节率羽林精骑讨之。封平舒县伯，赏宿豫之功也。宣武临东堂劳遣峦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时平？”峦曰：“今王师若临，士人必翻然归顺，围之穷城，奔走路绝，不度此年，必传首京师。愿陛下不足为虑。”帝笑曰：“卿言何其壮哉！知卿亲老，频劳于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辞也。”于是峦率骑八百，倍道兼行。五日于鲍口，击贼大将胡孝智，乘胜至县瓠，因即度汝。既而大兵继至，遂长围围之。诏峦使持

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南讨诸军事。中山王英南讨三关，亦次县瓠，以后军未至，前寇稍多，惮不敢进。乃与峦分兵，将掎角攻之。梁将齐苟仁等二十一人开门出降，即斩早生等同恶数十人，豫州平。峦振旅还京师，宣武临东堂劳之。峦曰："此陛下圣略威灵，英等将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称奇。乃存士伯，让功而弗处。"

峦自宿豫大捷及平县瓠，志行修正，不复以财贿为怀，戎资军实，丝毫无犯。迁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卒于官。峦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赠车骑大将军、瀛州刺史。初，帝欲赠冀州，黄门甄琛以峦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峦之本郡，人情所俗。"乃从之。及琛为诏，乃云优赠车骑将军、瀛州刺史，议者笑琛浅薄。谥曰文定。子逊。

逊字子言，貌虽陋短，颇有风气。袭爵后，迁国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谒灵太后，自陈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屡为大将，而臣身无军国阶级。臣父唯为忠臣，不为慈父"。灵太后慨然，以逊为长兼吏部郎中。后位大司农卿，与少卿元庆哲至相纠讼。逊锐于财利，议者鄙之。卒，赠光禄勋、幽州刺史。子祖征，开府祭酒。父丧未终，谋反，伏法。祖征弟祖效，貌寝，有风尚。仕齐，卒于尚书郎。祖效弟祖俊，开府行参军。开皇中，位尚书都官郎中。峦弟伟，尚书郎中。伟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见爱于祖母李氏。好学，早有才情，解褐荡寇将军，累迁太尉记室参军。吏部尚收李神俊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书侍郎，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时言冒窃官级，为中尉所劾，免官，乃为《述躬赋》。未几，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武帝行释奠礼，昕与校书郎裴伯茂等俱为录义。永熙末，昕入为侍读，与温子升、魏收参掌文诏。迁鄴，乃归河间。

天平初，与侍中从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征赴都，寻还乡里，既而复征。时梁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聘，诏昕兼正员郎，迎于境上。司徒孙腾引为中郎。寻除通直常侍，加中军将军。既有才藻，兼长几案。自孝昌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断见知，时与昕嘲谑，昕谓之曰："世事同知文学外。"游道有惭色。兴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于梁。昕好忤物，人谓之牛。是行也，谈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齐文襄王摄选，拟昕为司徒右长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赠车骑将军、都官尚书、冀州刺史，谥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录。

伟弟晏，字幼平。美风仪，博涉经史，善谈释老，雅好文咏。位沧州刺史，为政清静，吏人安之。卒，赠尚书左仆射、瀛州刺史，谥曰文贞。晏笃于义让，初为南兖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启其孤弟子子慎为朝请。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后为沧州，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而其子并未从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亢，字子高，颇有文学。位兼通直散骑常侍。使于梁，时年二十八。后为中外府属，坐事死于晋阳。

峦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学尚，知名于时。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宋。以将命之勤，除建威将军、平原太守、赐爵城平男。政清刑肃，百姓安之。卒于官。

子产，字神宝。好学善属文，少时作《孤蓬赋》，为进所称。举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鄚县子，使于齐。产仍世将命，时人美之。历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赠平州刺史、乐城子，谥曰定。

祐从子虬，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为《三礼》郑氏学，明经有文思。举秀才上第，为中书议郎、尚书殿中郎。孝文因公事与语，问朝观宴飨礼，虬以经对，大合上旨。帝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为尚书左丞，多所纠正，台阁肃然。时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辕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驳奏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谋逆者戮及期亲，害亲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枭镜，禽兽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绝，遗育承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者，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配匹。《盘庚》言无令易种新邑，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其类也。"奏入，宣武从之。

后为光禄少卿。母在乡遇患，请假归。遇秋水暴长，河梁破绝，虬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满不没，时人异之。母丧，哀毁过礼，为时所称。卒，赠幽州刺史，谥曰威。虬善与人交，清河崔亮、顿丘李平并与亲善。所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长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学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龟中举秀才，考上第，为太学博士。正光中，议立明堂，臧为裴頠一室之议。事虽不行，当时称其理博。出为本州中从事，雅为乡情所附。永安初，征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转除东牟太守。时天下多事，在职少能廉白，

臧独清慎奉法，吏人爱之。陇西李延寔，庄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启臧为属。领乐安内史，有惠政。后除濮阳太守，寻加安东将军。

臧和雅信厚，有长者之风，为时人所爱敬。为特进甄琛行状，世称其工。与裴敬宪、卢观兄弟并结友，曾共读《回文集》，臧独先通之。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号曰《文谱》，未就，病卒，时贤悼惜之。其文笔凡百余篇。赠镇北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

子恕，涉学有识悟。齐武平末，尚书屯田郎。隋开皇中，尚书侍郎。卒于沂州长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时有避，遂不行名。年五岁，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见而奇之曰："此子后当大成，位望通显。"十岁便能属文，雅有才思，聪明强记，日诵万余言。族兄峦有人伦鉴，谓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尝霖雨，乃读《汉书》，五日略能遍之，后因饮谑倦，方广寻经史，五行俱下，一览便无所遗。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尝与右北平阳固、河东裴伯茂、从兄罘、河南陆道晖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饮，相与赋诗，凡数十首，皆在主人奴处。旦日奴行，诸人求诗不得，邵皆为诵之。诸人有不认诗者，奴还得本，不误一字。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俊大相钦重，引为忘年之交。

释巾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请，迁著作佐郎，深为领军元叉所礼。叉新除迁尚书令，神俊与陈郡袁翻在席，叉令邵作谢表，须臾便就，以示诸宾。神俊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变色。"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议。

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于时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邵藻思华赡，深共嫉之。每洛中贵人拜职，多凭邵为谢章表。尝有一贵胜初授官，大事宾食，翻与邵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邵恐为翻所害，乃辞以疾。属尚书令元罗出镇青州，启为府司马，遂在青土，终日酣赏，尽山泉之致。

永安初，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文体宏丽。及尔硃兆入洛，京师扰乱。邵与弘农杨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给事黄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太昌初，敕令恆直内省，给御史，令覆案尚书门下事，凡除大官，

先问其可不，然后施行。除卫将军、国子祭酒。以亲老还乡，诏所在特给兵力五人，并令岁一入朝，以备顾问。丁母忧，哀毁过礼。后杨愔与魏元叉及邵请置学，奏曰：

二黉两学，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严；宣布下土，以彰则天之轨。养黄发以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国长久，风徽万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灭学，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终二代。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故西京有六学之义，东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弓剑弗追。世宗统历，聿遵先绪，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簣。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构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伏闻朝议以高祖大造区夏，道侔姬文，拟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阙于国阳，宗事之典，有声无实。此臣子所以匪宁，亿兆所以伫望也。

臣又闻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禄。如此则上无旷官之议，下绝尸素之谤。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免丝燕麦，南箕北哉。

昔刘向有言寔：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九服宁晏，经国要重，理应先营，脱复稽延，则刘向之言征矣。但事不两兴，须有进退。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世急者，三时农隙，修比数条。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壮于外；槐宫棘寺，显丽于中。更明古今，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

灵太后令曰：“配飨大礼，为国之本，比以戎马在郊，未遑修缮，今四表晏宁，当束有司，别议经始。”累迁尚书令，加侍中。

于时与梁和，妙简聘使，邵与魏收及从子子明被征入朝。当时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仪，名高难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问宾

司："邢子才故应是北间第一才士，何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辞实无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复行限。"南人曰："郑伯猷，护军犹得将命，国子祭酒何为不可？"邵既不行，复请还故郡。

武帝在京辅政，征之，在第为宾客。除给事黄门侍郎，与温子升对为侍读。宣武富于春秋，初总朝政，崔暹每劝礼接名贤，询访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请征焉。宣武甚亲重之。多别引见。邵旧鄙崔暹无学术，言论之际，遂云暹无所知解。宣武还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汉不可亲近。"暹颇衔之。邵奏魏帝，发敕用妻兄李伯伦为司徒祭酒。诏书已出，暹即启宣武，执其专擅，伯伦官事便寝。邵由是被疏。

其后除骠骑、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鸣，吏人奸伏，守令长短，无不知之。定陶县去州五十里，县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摄令，未明而去，责其取受，举州不识其所以。在任都不营生产，唯南兖籴粟，就济阳食之。邵缮修观宇，颇为壮丽；皆为之名题，有清风观、明月楼，而不扰公私，唯使兵力。吏民为立生祠，并勒碑颂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妪皆远相攀追，号泣不绝。至都，除中书令。

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邵云："此格不宜辄断。句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又准旧皆讯囚取占，然后送付廷尉。邵以为不可，乃立议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丞相不问斗人，虞官弓招不进。岂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长侵鸡犬之功。"诏并从之。

自除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邵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幸晋阳，路中频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颂》，尚书符令邵为之序。及文宣崩，凶礼多见讯访，敕撰哀策。后授特进，卒。

邵率情简素，内行修谨，兄弟亲姻之间，称为雍睦。博览坟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吉凶礼仪，公私谘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刑。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虽望实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简易，不修威仪，车服器用，充事而已。有斋不居，坐卧恆在一小屋。果饵之属，或置之梁上，宾至，下而共啖。天姿质素，特安异同，士无贤愚，

皆能倾接，对客或解衣觅虱，且与剧谈。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日思误书，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与妇甚疏，未尝内宿。自云尝昼入内阁，为狗所吠，言毕便抚掌大笑。性好谈赏，又不能闲独，公事归休，恆须宾客自伴。

事寡嫂甚谨，养孤子恕慈爱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忧之废寝食，颜色贬损。及卒，人士为之伤心，痛悼虽甚，竟不再哭，宾客吊慰，抆泪而已。其高情达识，开遣滞累，东门吴以还，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见行于世。邵世息大宝，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识字焉。

李崇，字继长，小名继伯，顿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袭爵陈留公，镇西大将军。孝文初，为荆州刺史，镇上洛，敕发秦、陕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辞曰："边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诏代之，但须一宣诏旨而已。不劳发兵自防，使人怀惧。"孝文从之。乃轻将数十骑驰到上洛，宣诏绥慰，人即帖然。边戍掠得齐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许人。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称绩。召还京师，赏赐隆厚。

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禽送。诸州置楼县鼓，自崇始也。后例降为侯，改授安东将军。车驾南征，诏崇副骠骑大将军、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人多应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诈称犯罪，逃亡归陆，陆纳之，以为谋主。数月，冀州斩陆送之，贼徒溃散。入为河南尹。

后车驾南讨汉阳，崇行梁州刺史。氐杨灵珍遣弟婆罗与子双领步骑万余，袭破武兴，与齐相结。诏崇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率众讨之。崇槎山分进，出其不意，表裹以袭，群氐皆弃灵珍散归，灵珍众减太半。崇进据赤土。灵珍又遣从弟率五千人屯龙门，躬率精勇一万据鹫硖。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树塞路。鹫硖之口，积大木，聚礌石，临崖下之，以拒官军。崇乃命统军慕容拒率众五千，从他路夜袭龙门，破之。崇自攻灵珍。灵珍连战败走，俘其妻子。崇多设疑兵，袭克武兴。齐梁州刺史阴广宗遣参军郑猷、王思考率众援灵珍。崇大破之，并斩婆罗首，杀千余人，俘获猷等。灵珍走奔汉中。孝文在南阳，览表大悦

曰："使朕无西顾之忧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诏曰："便可善思经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录珍偷据白水，崇击破之，灵珍远遁。

宣武初，征为右卫将军，兼七兵尚书，转左卫将军、相州大中正。鲁阳蛮柳北喜、鲁北燕等聚众反叛，诸蛮悉应之，围逼湖阳。游击将军李晖光镇北城，尽力捍御。贼势甚盛，诏以崇为使持节、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蛮众数万，屯据形要，以拒官军。崇累战破之，斩北燕等，徙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宣武追赏平氐之功，封魏昌县伯。

东荆州蛮樊安聚众于龙山，僭称大号。梁武遣兵应之。诸将击不利，乃以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率步骑讨之。崇分遣诸将，攻击贼垒，连战克捷，生禽樊安，进讨西荆，诸蛮悉降。寻兼侍中、东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赏罚之称。出除散骑常侍、征南将军、扬州刺史。诏曰："应敌制变，算非一途，救左击右，疾雷均势。今朐山蚁寇，久结未殄，贼愆狡诈，或生诡劫，宜遣锐兵，备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坐敦威重，遥运声算。"

延昌初，加侍中、车骑将军、都督江西诸军事。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令二父与兒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闻即号啕，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

又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辨。又有女巫阳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自款引。狱将决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往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重相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见雇几何？当放贤弟。若其不信，可见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伏引。更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崇断狱精审，皆此类也。

时有泉水涌于八公山顶，寿春城中有鱼数从地涌出，野鸭群飞入城，与鹊争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与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于女墙，城不没者二版而已。州府劝崇弃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国重恩，忝守籓岳，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脚，百姓瓦解，扬州之地，恐非国物。昔王尊慷慨，义感黄河，吾岂爱一躯，取愧千载。但怜兹士庶，无辜同死，可桴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守死此城。"时州人裴绚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谋欲为乱，崇皆击灭之。又以洪水为灾，请罪解任。诏曰："夏雨泛滥，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辞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复业，便可缮甲积粮，修复城雉，劳恤士庶，务尽绥怀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听。是时，非崇则淮南不守矣。

崇沈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在州凡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彪"，贼甚惮之。梁武恶其久在淮南，屡设反间，无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无以措谋。乃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欲以构崇。崇表言其状。宣武屡赐玺书慰勉之。赏赐珍异，岁至五三，亲待无与为比。梁武每叹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

孝明践阼，褒赐衣马。及梁遣其游击将军赵祖悦袭据西硖石，更筑外城，逼徙缘淮之人于城内。又遣二将昌义之、王神念率水军溯淮而上，规取寿春，田道龙寇边城，路长平寇五门，胡兴茂寇开、霍。扬州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诸将，与之相持；密装船舰二百余艘，教之水战，以待台军。梁霍州司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统军李神击走之。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要其走路，破之于濡水，俘斩三千余人。灵太后玺书劳勉。许昌县令兼乡宁麻戍主陈平王南引梁军，以戍归之。崇自秋请援，表至下余，诏遣镇南将军崔亮救侠石，镇东将军萧宝夤于梁堰上流决淮东注。朝廷以诸将不相赴，乃以尚书李平兼右仆射持节节度之。崇遣李神乘斗舰百余艘，沿淮与李平、崔亮合攻硖石。李神水军克其东北外城。祖悦力屈，乃降。朝廷嘉之，进号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

梁淮堰未破，水势日增。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北更立船楼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篱，至两岸，蕃版装治，四箱解合，贼至举用，不战解下。又于楼船之北，连覆大船，东西竟水，防贼火筏。又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后十余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寻除中书监、骠骑大将军，仪同如故。出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徵拜尚书左仆

射，迁尚书令，加侍中。

崇在官和厚，明于决断，然性好财贿，败肆聚敛。孝明、灵太后尝幸左藏，王公嫔主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唯长乐公两手持绢二十匹而出，示不异众而已，世称其廉俭。崇与章武王融以所负多，颠仆于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时人为之语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

蠕蠕主阿那瑰犯塞，诏崇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崇辞于显阳殿，戎服武饰，志气奋扬，时年六十九，干力如少。孝明目而壮之，朝臣莫不称善。遂出塞三千余里，不及贼而还。崇请改六镇为州，兵编户，太后不许。

后北镇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响应。征北将军、临淮王彧大败于五原，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贼众日甚。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曰："贼势侵淫，寇连恆，朔，金陵在彼，夙夜忧惶。诸人宜陈良策。"吏部尚书元修义以为须得重贵，镇压压恆、朔，总彼师旅，备卫金汤。诏曰："去岁阿那瑰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长驱塞北，返旆榆关，此一时之盛。朕以李崇国戚望重，器识英断，意欲还遣崇行，总督三军，扬旌恆、朔，诸人谓可尔不？"仆射萧宝夤等曰："陛下此遣，实合群望。"于是诏崇以本官加使持节、开府、北讨大都督，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又诏崇子光禄大夫神轨假平北将军，随崇北讨。崇至五原，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贼遂并力攻崇。崇与广阳王深力战，累破贼众。相持至冬，乃引还平城。深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崇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深。

后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时除安乐王鉴为徐州刺史以讨之。为法僧所败，单马之。乃诏复崇官爵，为徐州大都督、节度诸军事。会崇疾笃，乃以卫将军、安丰王延明代之。改除开府、相州刺史，侍中、将军、仪同并如故。

孝昌元年，薨于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武康，后重赠太尉公，余如故。

长子世哲，性轻率，供奉豪侈。少经征伐，颇有将用，为三关别将，讨群蛮大破之。还，拜鸿胪少卿。性倾巧，善事人，亦以货赂自达。高肇、刘腾之势也，皆与亲善，故世号为李锥。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迁徙佛寺，逼买其地，部内患之。崇北征之后，征兼太常卿。御

史高道穆毁发其宅，表其罪过。后除泾州刺史，赐爵卫国子。卒，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世哲弟神轨，小名青肫，受父爵陈留侯。累出征伐，颇有将领之气。孝昌中，灵太后淫纵，分遣腹心媪姬出外，阴求悦人。神轨为使者所荐，宠遇势倾朝野，时云见幸帷幄，与郑俨为双。频迁征东将军、武卫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常领中书舍人。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州反，诏神轨与都督源子邕等讨平之。后于河阴遇害。建义初，赠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谥曰烈。崇从弟平。

平字云定，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在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骑侍郎，孝文礼之甚重。频经大忧，居丧以孝称。后以例降，袭爵彭城公。累迁太子庶子。平请自效一郡，帝曰："卿复欲以吏事自试也？"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人怀之。征行河南尹，豪右权戚惮之。宣武即位，除黄门郎，迁司徒左长史，行尹如故。寻正尹，长史如故。

车骑将幸鄴，平上表谏，以为："嵩都创构，洛邑俶营，虽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尽，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太行之险，越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劣达京阙；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兼历岁从戎，不遑启处。自景明以来，差得休息。事农者未积一年之储，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务。实宜安静新人，劝其稼穑，令国有九载之粮，家有水旱之备。若乘之以羁绁，则所废多矣。"不从。

诏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亲幸平第，见其诸子。寻正刺史。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讲堂，亲为立赞。前来台使，颇好侵渔。平乃画"履武尾，践薄冰"于客馆，注颂其下，以示诫焉。征拜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

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于信都，以平为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行冀州以讨之。宣武临式乾殿劳遣平，因曰：何图今日，言及斯事！"歔欷流涕。平对曰："愉天迷其心，构此枭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总督之任。如其稽颡军门，则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则鸣鼓衅钲，非陛下之事。"平进次经县，诸军大集。夜有蛮兵数千斫平前垒，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众，逐北至城门，遂围城。愉与百余骑突门走，平遣统军叔孙头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

愉。冀州平，以本官领相州大中正。

平先为尚书令高肇、侍御史王显所恨，后显代平为中尉，平加散骑常侍。显劾平在冀州隐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状，奏除平名。延昌初，诏复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来良贱之讼，多有积年不决；平奏不问真伪，一以景明年前为限，于是诤讼止息。武川镇人饥，镇将任款请贷未许，擅开仓振恤，有司绳以费散之条，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济人，心无不善，帝原之。迁中书令，尚书如故。孝明初，转吏部尚书。

平高明强济，所在有声，但以性急为累。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勋，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赐缣二千五百匹。

先是，梁遣其赵祖悦逼寿春，镇南崔亮攻之。未克，又与李崇乖贰。诏平以本官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节度诸军，东西州将，一以禀之，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诏平长子奖以通直郎从。于是率步骑二千赴寿春，严勒崇、亮，令水陆兼备，克期齐举。崇、亮惮之，无敢乖互。频日交战，破贼军。安南将军崔延伯立桥于下蔡，以拒贼之援，贼将王神念、昌义之等不得进救。祖悦守死穷城，平乃部分攻之，斩祖悦，送首于洛。以功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平还京师，灵太后见于宣光殿，赐以金装刀仗一口。

时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为患。诏公卿议之。平以为不假兵力，终自毁坏。及淮堰破，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赐缣布百段。卒，遗令薄葬。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帛七百匹。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于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处机密十有余年，有献替之称。所制文笔别有集录。长子奖袭。

奖字遵穆，容貌魁伟，有当世才度。位中书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书，出为相州刺史。初，元叉擅朝，奖为其亲待，频居显职。灵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庄初，为散骑常侍、河南尹。奖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元颢入洛，颢以奖兼尚书右仆射，慰劳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害奖，传首洛阳。孝武帝初，奖故吏宋游道上书理奖，诏赠冀州刺史。子构袭。

构字祖基，少以方正见称，袭爵武邑郡公。齐天保初，降爵为县侯，位终太府卿，赠吏部尚书。构早有名誉，历官清显，常以雅道自居，甚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风，位尚书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

骑常侍。奖弟谐。

谐字虔和，幼有风采。赵郡李搔尝过元叉门下，见之，归谓其父元忠曰："领军门下见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谐也。"问之果然。袭父先爵彭城侯。文辩为时所称，历位位中书侍郎。

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朝议将以崔甗为使主。甗曰："文采与识，甗不推李谐；口颊々，谐乃大胜。"于是以谐兼常侍、卢元明兼吏部郎、李业兴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硃异觇客，异言谐、元明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是时鄴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俊、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赡为首。初通梁国，妙简行人，神俊位已高，故谐等五人继踵，而遵彦遇疾道还，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鄴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谐使还后迁秘书监，卒于大司农。

谐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跛而缓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谐善用三短。文集十余卷。

谐长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纯至，居期惨，未曾听婢过前；追思二亲，言则流涕。

岳弟庶，方雅好学，甚有家风。历位尚书郎、司徒掾，以清辩知名。常摄宾司，接对梁客，梁客徐陵深叹美焉。庶生而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贵族，艺眉有效，然后树须。 ，"世传谌门有恶疾，以呼沱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临漳令。

《魏书》之出，庶与卢斐、王松年等讼共不平。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书王琼不善事；以卢同附《卢玄传》；李平为陈留人，云其家贫贱。故斐等喧讼，语杨愔云："魏收合诛。愔党助魏，故遂白齐文宣，庶等并髡头鞭杖二百，庶死于临漳狱中。庶兄岳痛之，终身不历临漳县门。

庶妻，元罗女也。庶亡后，岳使妻伴之寝宿。积五年，元氏更适赵

起。尝梦庶谓己曰：“我薄福，托刘氏为女，明旦当出，彼家甚贫，恐不能见养。夫妻旧恩，故来相见告，君宜乞取我。刘家在七帝坊十字衔南，东入穷巷是也。”元氏不应，庶曰：“君似惧赵公意，我自说之。”于是起亦梦焉。起寤问妻，言之符合。遂持钱帛躬往求刘氏，如所梦得之，养女长而嫁焉。

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伦理，涉观史传，兼属文词。昆季并尚风流，长裾广袖，从容甚美，然颇涉疏放。唯蔚能自持公干理，甚有时誉。坐兄庶事徙平州。后还，位尚书左中兵郎中，仍聘陈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经将命，甚重焉。还，坐将人度江私市，除名。后卒于秘书丞，士友悼惜之。

蔚弟若，聪敏，颇传家业，风采词令，有声鄴下。坐兄庶事徙临海。乾明初，追还，后兼散骑常侍。大被亲狎，加仪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讽诵，数奉旨咏诗，并使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凡所话谈，每多会旨。尝在省中，趋而前却，对答学奏事之象，和士开闻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旧老，每朝，赐羊车上殿。金曾使人奉启，若为舍人，误奏云在阙下，诏命出羊车。若重思，知金不至，窃言：“羊车、鹿车何所迎？”帝闻，亦笑而不责。又帝于后园讲武，令若为吴将，皇后皆出，引若当前，观其进止俯仰。事罢，遣使谢之，厚加赏赐。韩长鸾等忌恶之，密构其短，坐免官。未几，诏复本官。隋开皇中，卒于秦王府谘议。

谐弟邕，字修穆，幼而俊爽，有逸才。位高阳王雍友。几所交游，皆倍年俊秀。卒，赠洛州刺史，谥曰文。

论曰：郭祚才干敏实，有世务之长。孝文经纶之始，独在勤劳之地。居官任事，可称述焉。张彝风力謇謇，有王臣之气，衔命拥旄，风声克举。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随有命，二子俱逢世乱，悲哉！晏之、乾威，可谓亡焉不绝。邢峦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内参机揆，外寄折冲，其纬世之器欤！子才少有盛名，鼓动京洛，文宗学府，独秀当年，举必任真，情无饰智，疏通简易，罕见其人，足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甗之谤言，执侯景之奸使，昔人称孟轲为勇，于文简公见之。唯尝短崔暹，颇为累德。阮籍未尝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风质英重，毅然秀立，任当将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干略，效智于时，出入当官，功名克著，赞务之材也。谐风流文辩，盖人望乎！

列传第三十二

崔光子劼弟子鸿 崔亮从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长仁，孝文赐名焉。祖旷，从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宋为乐陵太守。于河南立冀州，置郡县，即为东清河鄃人。县分易，更为南平原贝丘人也。父灵延，宋长广太守，与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再迁给事黄门侍郎。甚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参赞迁都谋，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叙古事，因赋诗三十八篇。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见于色。有毁恶之者，必善言以报，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皇兴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孝文闻而嘉之。虽处机近，未曾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孝文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如是。

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与李彪共撰国书，太和之末，彪解著作，专以史事任光。彪寻以罪废。宣武居谅闇，彪上表求成《魏书》，诏许之，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宣武不许。迁太常卿，领齐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曰：

臣谨案《汉书·五行志》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鸡化为雄，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共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皆似雄，但头冠上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臣窃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

滋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贼，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今之鸡状不同，其应颇相类矣。向、邕并博达之士，考物验事，信而有证，诚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

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招福，闇主视之弥慢，所用致祸。《诗》、《书》、《春秋》、秦、汉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观者。今或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计，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为怨伤之魂。义阳屯师，盛夏未反；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输，多往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贾谊哭叹，谷永切谏之时。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陛下为人父母，所宜矜恤。国重戎战，用兵犹火，内外怨弊，易以乱离。陛下纵欲忽天下，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先帝经营劬劳也？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警天地之意，礼处左右，节其贵越。往者邓通、董贤之盛，爱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飨如罕，宴宗或阙，时应亲享郊庙，延敬诸父。检访四方，务加休息，爰发慈旨，抚振贫瘼。简费山池，减撤声饮，昼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刍荛，进贤黜佞，则兆庶幸甚，妖弭庆进，祯祥集矣。

帝览之大悦。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于是礼光逾重。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朽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雕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萧斧。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坛筑工密，翼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欻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鵩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东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人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

四年，除中书舍人。永平元年秋，将诛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

书，义无隐讳，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帝纳之。

延昌元年，迁中书监，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东宫，召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深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当令为太子师傅。”光起拜固辞，诏不许。即令明帝出焉，从者十余人，敕以光为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于是赐光绣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寻授太子少傅，迁右光禄大夫，侍中、监如故。

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迎明帝于东宫，安抚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后二日，广平王怀扶疾入临，以母弟之亲，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诸人皆愕然相视，无敢抗对者。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熹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惠蔚首尾五岁，无所厝怀。至是，尚书令、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著作，迁特进。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县公，领国子祭酒，诏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寻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灵太后临朝后，光累表逊位。于忠擅权，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表至十余上，灵太后优答不许。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明帝经。初，光有德于灵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县侯，以朝阳伯转授第三子勖。其月，敕赐羊车一乘。

时灵太后临朝，每于后园亲执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因以致谏。是秋，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光表谏曰：“《礼记》云：诸侯非问疾吊丧，入诸臣之家，谓之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纪陈、宋、齐之女并为周王后，无适本国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许嫁唁兄，又义不得，卫女思归，以礼自抑，《载驰》、《竹竿》所为作也。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候命，忍赴洪流。《传》皆缀集，以垂来训。昨轩驾频出，幸冯翊君、任城王第。虽渐中秋，余热

尚蒸。衡盖往还，圣躬烦倦。左右仆侍，众过千百，扶卫跋涉，袍钾在身。昔人称陛下甚乐，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贻厥后矩，天下为公，亿兆己任。专荐郊庙，止决大政，辅神养和，简息游幸，则率土属赖，令生仰悦矣。”

神龟元年，光表曰：“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官私显隐，渐加肃撤。由是经石弥减，文字增缺。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修之。后灵太后废，遂寝。

二年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光表谏曰：“伏见亲升上级，伫跸表刹之下，祗心图构，诚为福善，圣躬玉趾，非所践陟。臣庶恇惶，窃谓未可。”九月，灵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谏，不从。

正光元年冬，赐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亲释奠国学，光执经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四月，以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如故。光表固辞，历年终不肯受。

八月，获秃鹫于宫内，诏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诗》所谓‘有鹫在梁’。解云“秃鹫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于殿廷。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俊，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人以为不善。是以张辫恶任□，贾谊忌鵩。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诚，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晏然不以为惧。准诸往义，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飧啄，一食之费，容过斤镒。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人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进贤，消灾集庆，放无用之物，委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明帝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

冬，诏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三年六月，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九月，进位太保，光又固辞。光年耆多务，病疾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笃不归。四年十月，帝亲临光疾，诏断宾客，中使相望，为止声乐，罢诸游眺，拜长子励为齐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

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速可送我还宅。"气力虽微，神明不乱，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闻而悲泣，中使相寻，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匹百斤，大鸿胪监护丧事。车驾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于路，为减常膳，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讲读之处，未曾不改容凄悼。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后部鼓吹、班剑，依太保广阳王故事，谥文宣。明帝祖丧建春门外，望轜哀感，儒者荣之。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

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广、黄琼为人，故为气概者所不重。始领军于忠，以光旧德，事之。元叉于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见杀，清河王怿遇祸，光随时俯仰，竟不匡救，于是天下讥之。自从贵达，罕所申荐，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云敬徽为荆州五陇戍主，女随夫行，常虑寇抄，南北分张，乞为徐州长兼别驾，暂集京师。明帝许之。时人比之张禹。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为太常让刘芳；为少傅让元晖、穆绍、甄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怿、任城王澄；为车骑、仪同让江阳王继，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皆顾望时情，议者以为矫饰。

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凡所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五十余卷，别有集。

光子励，字彦德。器学才德，最有父风。举秀才，中军彭城王参军、秘书郎中，以父光为著作，固辞不拜。后除中书侍郎。领军将军元叉为明堂大将，以励为长史。与从兄鸿俱有名于世。父光疾甚，拜征虏将军、齐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带；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乡，诏遣主书张文伯宣吊。孝昌元年，除太尉长史，袭父爵。建义初，遇害河阴。赠侍中、卫将军、青州刺史。励弟劼。

劼字彦玄，少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魏末，累迁中书侍郎。兴和三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议禅代，除给事黄门侍郎，加国子祭酒，直内省，典机密。清俭勤慎，甚为齐文宣所知。拜南

青州刺史，有政绩。入为秘书监、齐州大中正，迁并省度支尚书，俄授京省。寻转五兵尚书，监国史。台阁之中，见称简正。武成之将禅后主，先以问劼，劼谏以为不可。由是忤意，出为南兖州刺史。代还，重为度支尚书、仪同三司，食文登县干。寻除中书令，加开府，待诏文林馆，监修撰新书。卒，赠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谥文贞。

初，和士开擅朝，曲求物誉，诸公因此颇为子弟干禄。世门之胄。多处京官，而劼二子拱、摠并为外任。弟廓之从容谓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劼曰："立身来，耻以言自达。今若进兒，与身何异！"卒无所求。闻者莫不叹服。劼常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而才思竟不能就。

光弟敬友，本州从事。颇有受纳，御史案之。乃与守者俱逃。后除梁郡太守，会遭所生忧，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免丧之后，遂菜食终身。恭宽接下，修身厉节。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鸿。

鸿字彦鸾，少好读书，博综经史，稍迁尚书都兵郎中。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鸿与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后为三公郎中，加员外散骑常侍。

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寮，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昔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当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才史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武帝不从。

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后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孝文、宣武《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

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孝明。五年，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鸿弱冠便有著述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皓、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宣武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至，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讫，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箓，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越一轨。于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人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人，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人，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力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代。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道，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全亏，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同异，定为一书。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诸公私，驱驰数岁。及臣家贫禄微，唯任孤力，至于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琚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善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

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奉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

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

鸿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传读。然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道武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始，而鸿以为改在元年；明元永兴二年，慕容超禽于广固，鸿又以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秘书郎。后永安中，乃奏其父书，称："臣亡考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鸿，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撰缉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阁，以广异家。"子元后谋反，事发逃窜，会赦免，寻为其叔鹍所杀。

光从祖弟长文，字景翰。少亦徙于代都，聪敏有学识。永安中，累迁平州刺史，以老还家，专读佛经，不关世事。卒，赠齐州刺史，谥曰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东府长史。

长文从弟庠，字文序，有干用。为东郡太守，元颢寇逼郡界，庠拒不从命，弃郡走还乡里。孝庄还宫，赐爵平原伯，拜颍川太守，颇有政绩。永熙初，除东徐州刺史。二年，为城人王早、兰宝等所害。后赠骠骑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子罕袭爵，齐受禅，例降。

光族弟荣先，字隆祖。涉历经史，州辟主簿。子铎，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铎弟觐，羽林监。

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后也。高祖琼，为慕容

垂车骑属。曾祖辑，南徙青州，因仕宋为太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父元孙，尚书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孙讨之，为文秀所害。亮母房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于历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人。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贫，佣书自业。

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容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于冲，冲召亮与语，因谓曰："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记之不？"亮即为诵之，涕泪交零，声韵不异。冲甚奇之，迎为馆客。冲谓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宽和笃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彻，汝宜敬之，二人终将大至。"冲荐之为中书博士，转议郎，寻迁尚书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创革旧制，选置百官，谓群臣曰："与朕举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给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烦卿辈也。"驿征亮兼吏部郎。俄为太子中舍人，迁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亮虽历显任，其妻不免亲事舂簸，孝文闻之，嘉其清贫，诏带野王令。

孝明亲政，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吏部郎，领青州大中正。亮自参选事，垂将十年，廉慎明决，为尚书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选事不办。"寻除散骑常侍，仍为黄门。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白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三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

侍中、广平王怀以母弟之亲，左右不遵宪法，敕亮推究。宣武禁怀不通宾客者久之。后因宴集，怀侍亲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责之，即起于宣武前脱冠请罪，遂拜辞欲出。宣武曰："广平粗疏，向来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诏亮复坐，令怀谢焉。亮外虽方正，内亦承候时情。宣传左右郭神安颇被宣武识遇，以弟托亮，亮引为御史。及神安败后，因集禁中，宣武令兼侍中卢昶宣旨责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嘱请！"亮拜谢而已，无以上对。转都官尚书，又转七兵，领廷尉卿，加散骑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抚御失和，诏亮驰驿安抚。亮至，劾昞处以大辟，劳赉绥慰，百姓帖然。

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寮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梁，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咸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恆，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度渭，以像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唯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籍此为

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亮性公清，敏于断决，所在并号称职，三辅服其德政。宣武嘉之，诏赐衣马被褥。后纳其女为九嫔，征为太常卿，摄吏部事。

孝明初，出为定州刺史。梁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据硖石，诏亮假镇南将军，齐王萧宝夤镇东将军，章下王融安南将军，并使持节，督诸军以讨之。灵太后劳遣亮等，赐戎服杂物。亮至硖石，祖悦出城逆战，大破之。祖悦复于城外置二栅，欲拒军，亮焚击破之。亮与李崇为水陆之期，日日进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进军，共平硖石。

灵太后赐亮玺书曰："硖石既平，大势全举，淮堰孤危，自将奔遁。若仍敢游魂，此当易以立计。禽翦蚁徒，应在旦夕。将军推毂所冯，亲对其事，处分经略，宜共协齐，必令得扫荡之理，尽彼遗烬也。随便守御，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获，无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为本，任之雅算。"以功进号镇北将军。

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兼进，以讨堰贼。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而发。平表亮辄还京，失乘胜之机，阙水陆之会，今处亮死，上议。灵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兹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及平至，亮与争功禁中，形于声色。

寻除殿中尚书，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义刘景安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当其壮也，尚不如人，况今朽老，而居帝难之任。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尽忠竭力，不为贻厥之累。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可静念吾言，当为汝论之。

吾兼正六为吏部郎，三为尚书，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当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镜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唯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当来君子，知吾意焉。

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历侍中、太常卿、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时刘腾擅权，亮托妻刘氏，倾身事之。故频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识者讥之。转尚书仆射，加散骑常侍。疽发于背，明帝遣舍人问疾，亮上表乞解仆射，诏不许。寻卒。诏给东园秘器，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贞烈。

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其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人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硙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并强士，善于当世。

士安历尚书北部郎，卒于谏议大夫，赠左将军、光州刺史。无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继。乾亨，武定中，尚书都兵郎中。

士和初为司空主簿。萧宝夤之在关中，高选寮佐，以为都督府长史。时莫折念生遣使诈降，宝夤表士和兼度支尚书为陇右行台，令入秦抚慰，为念生所害。

士泰历给事中、司空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司空司马。明帝末，荆蛮侵斥，以士泰为龙骧将军、征蛮别将。事平，以功赐爵五等男。建义初，遇害于河阴，赠都督、青州刺史，谥曰文肃。了肇师袭爵。

肇师少时疏放，长遂变节，更成谨厚。涉猎经史，颇有文思。天平

初，以通直散骑侍郎为尉劳青州使，至齐州界，为土贼崔迦叶等拘，欲逼与同事。肇师执志不动，喻以祸福，贼遂舍之。仍巡慰青部而还。肇师以从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谨。齐文襄尝言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天保初，以参定浑代礼仪，封襄城县男，仍兼中书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赵彦琛当大贵。肇师因问己，答曰："公门望虽高，爵位不及赵。"终如其言。

亮弟敬默，奉朝请，卒于征虏长史，赠南阳太守。子思韶。从亮征硖石，以军功赐爵武城子，为冀州别驾。

敬默弟敬远，以其贱出，殊不经纪，论者讥焉。

光韶，亮从父弟也。父幼孙，太原太守。光韶事亲以孝悌。初除奉朝请，光韶与弟光伯孪生，操业相侔，特相友爱，遂经吏部尚书李冲，让官于光伯，辞色恳至。冲为奏闻，孝文嘉而许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为司空行参军，复请让从叔和，曰："臣诚微贱，未登让品，属逢皇朝，耻无让德。"和亦谦退，辞而不当。孝文善之，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寻敕光韶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累迁青州中从事。后为司空骑兵参军，又兼司徒户曹。出为济州辅国府司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访焉。迁青州平东府长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断，吏人畏爱之。入为司空从事中郎，以母老解官归养，赋诗展意，朝士属和者数十人。久之，征为司徒谘议，固辞不拜。

光韶性严，声韵抗烈，与人平谈，常若震厉。至于兄弟议论，外闻谓为忿怒，然孔怀雍睦，人少逮之。孝庄初，河间邢杲率河北流人十余万众攻逼州郡，刺史元俊忧不自安。州人乞光韶为长史以镇之。时阳平路回寓居齐土，与杲潜相影响，引贼入郭，光韶临机处分，在难确然。贼退之后，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发使慰劳。寻为东道军司。及元颢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梁国，称兵本朝，乱臣贼子，旷代少畴。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张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征士张僧皓咸云："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

寻征辅国将军，再迁廷尉卿。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阳王徽、尚书令临淮王彧、吏部尚书李神俊、侍中李彧并势望当时，皆为莹求宽。光韶正色曰："朝贤执事，于舜之功，未闻其

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其执意不回如此。永安据乱，遂还乡里。

光韶博学强辩，尤好理论，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榷而论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于财，而性俭吝，衣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其家资产，皆光伯所营。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后送还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贷，仆不知也。”竟不纳。

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继室兄女。弼贪婪不法，光韶以亲情亟相非责，弼衔之。时耻翔反于州界，弼诬光韶子通与贼连结，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与之辨争，词色不屈。会樊子鹄为东道大使，知其见枉，理出之。时人劝令诣樊陈谢，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劳往也！”子鹄亦叹尚之。后刺史侯深代下，疑惧，谋为不轨。夜劫光韶，以兵胁之，责以谋略。光韶曰：“凡起兵须有名义，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知复何计！”深虽恨之，敬而不敢害。寻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不起。

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屡变，闭门却扫，吉凶断绝。诫子孙曰：“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但以禄命有限，无容希世取进。在官以来，不冒一级，官虽不达，经为九卿。且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也。吾既运薄，便经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后，不须合也。然赠谥之及，出自君恩，岂容子孙自求之也？勿须求赠。若违吾志，如有神灵，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尝一片不同，至于兒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榇，亦可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卒，年七十一。孝静初，侍中贾思申启，称述光韶，诏赠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为青州别驾，后以族弟休临州，申牒求解。尚书奏：“案《礼》：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诸父；封君之孙，得尽臣。计始封之君，即是世继之祖，尚不得臣，况今刺史既非世继，而得行臣吏之节，执笏称名者乎？检光伯请解，率礼不愆，谓宜许遂。”灵太后令从之。寻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满，依例奏代。明帝诏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著，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兄弟忠孝，宜有甄录，可更申三年，以广风化。”后历太傅谘议参军。

节闵帝时，崔祖螭、张僧皓起逆，攻东阳，旬日间，众十余万。刺

史、东莱王贵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劳。兄光韶争之曰：“以下官观之，非可慰喻止也。”贵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晓喻，为飞天矢所中，卒，赠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别驾。修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坚，其母卑贱，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父辑谓攸之曰：“此兒姿识，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攸之等遇之弥薄。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时宋孝武为徐、兖二州刺史，以道固为从事。道固美形貌，善举止，习武事，孝武嘉之。会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孝武谓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为叹息。”刺史至州，辟为主簿。后为宋诸王参军，被遣青州募人，长史以下并诣道固。道固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惊起接取，谓客曰：“家无人力，老亲自执劬劳。”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谓道固曰：“我贱，不足以报贵宾，汝宜答拜。”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贱其诸兄。后为冀州刺史，镇历城。

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道固等立废帝子业弟子勋，败乃归魏。献文帝以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说道固，以为徐州刺史，复归宋。

皇兴初，献文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讨道固，道固面缚请罪。白曜送赴都，诏恕其死。乃徙齐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为太守，赐爵临淄子。寻徙居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除馆之西。延兴中卒，子景徽袭爵。

初，道固之在客邸，与薛安都、毕众敬邻馆，时以公集相见。本既同由武达，颇结寮旧。时安都志已衰朽，于道固疏略，而众敬每尽殷勤。道固谓刘休宾、房法寿曰：“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都视人，殊自萧索，毕固依依也。”景徽字文睿，卒于平州刺史，谥曰定。子休纂袭爵。

道固兄曰连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与沙门法秀谋反，徙薄骨律镇。后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骥。后薄房氏，纳平原杜氏，与俱徙。生四子，伯凤、祖龙、祖螭、祖虬。僧深得还之后，绝房氏，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骥与母房居冀州，虽往来父间，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僧深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门。祖龙刚躁，与兄伯麟讼嫡庶，并以刀剑自卫，苦怨雠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尔硃仲远讨斩之。祖虬，少好学，不驰竞。

僧深从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子轨，字启则，盗钱百万，背和亡走。后至仪同、开府铠曹参军，坐贪伪，赐死晋阳。

论曰：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深长，孝文归其才博，许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历事三朝，师训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顾怀大雅，托迹中庸，其于容身之讥，斯乃胡广所不免也。鸿博综古今，立言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达从事，动有名迹，于断年之选，失之逾远，救弊未闻，终为国蠹，无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国士之风矣。

列传第三十三

裴叔业 夏侯道迁 李元护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悦之 淳于诞 沈文秀张谠 李苗 刘藻 傅永 傅竖眼 张烈 李叔彪 路恃庆 房亮 曹世表潘永基 硃元旭

裴叔业，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五世祖苞，晋秦州刺史。祖邕，自河东居于襄阳。父顺宗，兄叔宝，仕宋、齐，并有名位。叔业少有气干，颇以将略自许。宋元徽末，历官为羽林监、齐高帝骠骑行参军。齐受命，累迁为宁蛮长史、广平太守。叔业早与齐明帝同事。明帝辅政，以为心腹，使领军奄袭诸蕃镇，尽心用命。及即位，以为给事黄门侍郎，封武昌县伯。孝文南次钟离，拜叔业为徐州刺史，以水军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与之语，叔业盛饰左右服玩以夸之。聿曰："伯父仪服诚为美丽，但恨不昼游耳。"

齐帝崩，废帝即位。诛大臣，都下屡有变发。叔业登寿春城，北望肥水，谓部下曰："卿等欲富贵乎？我言富贵亦可办耳。"未几，见徙南袞州刺史。会陈显达围建鄴，叔业遣司马李元护应之，及显达败而还。叔业虑内难未已，不愿为南兖州。齐废主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异，去来者并云叔业北入。叔业兄子植、ＩＲ、瑜、粲等弃母奔寿阳。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场，且欲羁縻之，白齐主，遣中书舍人裴穆慰诱之，许不须回换。叔业虽得停，而忧惧不已。时梁武帝为雍州刺史，叔业遣亲人马文范以自安之计访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报曰："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若意外相逼，当勒马二万人，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事一举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复可得？如此，则南归望绝矣。"叔业沉疑未决，遣信诣豫州刺史薛真度，访入北之宜。真度答书，盛陈朝廷风化。叔业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内附。

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诏授叔业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将军，封兰陵郡公。又赐叔业玺书，遣彭城王勰、尚书令王肃赴接。军未度淮，叔业病卒，李元护、席法友等推叔业兄子植监州事。诏赠叔业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武公，给东园温明秘器。

子蒨之，字文德，仕齐，随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谭绍封。谭粗险好杀，所乘牛马为小惊逸，手自杀之。然孝事诸

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卒，赠南豫州刺史，谥曰敬。

子测，字伯源，袭。历通直散骑侍郎，天平中，走于关中。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长者好施，笃爱诸弟。仕齐，位羽林监。入魏，以父勋封上蔡伯。为东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静称。后徙封山茌县，迁岐州刺史。为陇贼所围，城陷，贼以送上邽，为莫折念生所害，赠青州刺史。

芬之弟蔼之，字幼重，性轻率，好琴书。其内弟柳谐善鼓琴，蔼之师而微不及也。位汝阳太守。

叔业长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业以寿春入魏，彦先封雍丘县子，位勃海相。卒，谥曰惠恭。

彦先子约，字元俭，性颇刚鲠，后袭爵。冀州大乘贼起，敕为别将，行勃海郡事，城陷见害。

长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于齐王府中兵参军，赠鸿胪少卿。

彦先弟绚，扬州中从事。时扬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系船凭焉。绚率城南人数千家氵凡舟南走高原。谓崇还北，遂与别驾郑祖起等送子十四人于梁。崇勒水军讨之，众溃见获，投水而死。

植字文远，叔业兄叔宝子也。少而好学，览综经史，尤长释典，善谈理义。随叔业在寿春。叔业卒，席法友、柳玄达等共举植监州。秘叔业丧问，教命处分，皆出于植。于是开门纳魏军。诏以植为衮州刺史、崇义县侯，入为大鸿胪卿。后以长子昕南叛，有司处之大辟，诏特恕其罪，以表勋诚。寻除授扬州大中正，出为瀛州刺史，再迁度支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

植性非柱石，所为无恆。衮州之还也，表请解官，隐于嵩山，宣武不许，深以为怪。然公私集论，自言人门不后王肃，怪朝廷处之不高。及为尚书，志意颇满，欲以政事为己任，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辞气激扬，见于言色。及入参议论，时对众官，面有讥毁。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类也。侍中于忠、黄门元昭览之切齿，寝而不奏。韦伯昕告植欲谋废

黜。尚书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遂诈称被诏，率合部曲，欲图领军于忠。时忠专权，既构成其祸，又矫诏杀之，朝野称冤。临终，神志自若，遗令子弟，命尽之后，剪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

初，植与仆射郭祚、都水使者韦俊等同时见害。后祚、俊事雪加赠，而植追复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讼之，于是赠尚书仆射、扬州刺史，乃改葬。

植母，夏侯道迁姊也。性甚刚峻，于诸子皆如严君。长成后，非衣帻不见，小有罪过，必束带伏门，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扫洒。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于是出家为比丘。入嵩高积岁，乃还家。植既长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数岁，以妻子自随。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论者讥焉。

植弟飏，壮果有谋略。在齐，以军功位骁骑将军。入魏，为南司州刺史，封义阳县伯。诏命未至，为贼所杀，进爵为侯。宣武以飏勋效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袭封。明帝初，烱行货于执事，乃封城平县伯。

烱字休光，小字黄头，颇有文学，善事权门。领军元叉纳其金帛，除镇远将军、散骑常侍、扬州大中正，进爵为侯，改封高城。寻兼尚书右丞，出为东郡太守，为城人所害。赠散骑常侍、青州刺史，谥曰简。

飏弟瑜，字文琬，封下密县子，试守荥阳郡，坐虐暴杀人免官。后徙封灌津子，卒于勃海太守，赠豫州刺史，谥曰定。

瑜弟粲，字文亮，封舒县子。沉重善风仪，颇以骄豪为失。历正平、恆农二郡太守。高阳王雍曾以事属粲，粲不从，雍甚为恨。后因九日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雍时为州牧，粲修谒，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闲迈，举止抑扬，雍目而不觉解颜。及坐定，谓粲曰："可更为一行。"粲便下席为行，从容而出。坐事免。后宣武闻粲善自标置，欲观其风度，令传诏就家急召之，须臾间，使者相属，合家恇惧，不测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变。帝叹异之。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粲候肇，唯长揖而已。及还，家人尤责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诣清河王怿，下车始进，便属暴雨，粲容

步舒雅，不以霑、濡改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叹谓左右曰：“何代无奇人！”性好释学，亲升讲座，虽持义未精，而风韵可重。但不涉经史，终为知音所轻。

后为扬州大中正、中书令。明帝释奠，以为侍讲，转金紫光禄大夫。元颢入洛，以粲为西衮州刺史，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弃州入嵩高山。节闵帝初，复为中书令。后正月晦，帝出临洛滨，粲起御前，再拜上寿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暂窃神器，尔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饮，何异于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谏其所失，陛下齐圣温克，臣敢献微诚。”帝曰：“甚愧来誉。”仍为命酌。孝武初，出为骠骑大将军、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土人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人，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致礼海神。”卒不肯拜。时青州叛贼耿翔寇乱三齐，粲唯高谭虚论，不事防御之术。翔乘其无备，掩袭州城。左右白言贼至，粲云：“岂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门！”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听事，自余部众，且付城人。”不达时变如此。寻为翔害，送首于梁。

子含，字文若，员外散骑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学识优于诸兄，才亦过之。事亲以孝闻，兼有将略。仕齐，位阴平太守。归魏，授通直郎，衍坚辞朝命，上表请隐嵩高。诏从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执事。从历建兴、河内二郡太守。历二郡，廉贞寡欲，善抚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将曹敬宗寇荆州。诏衍为别将，与恆农太守王罴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围解。除北道都督，镇鄴西之武城，封安阳县子。时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潜图叛逆，衍觉其有异，密表陈之。寻而鉴所部别将嵇宗驰驿告变，乃诏衍与都督源子邕、李神轨等讨鉴，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进封临汝县公。诏衍与子邕北讨葛荣，军败见害。赠车骑大将军、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袭。

叔业之归魏，又有尹挺、柳玄达、韦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阎庆胤、柳僧习并预其功。

尹挺，天水冀人，仕齐，位陈郡太守。与叔业参谋归诚，历南司州刺史。

柳玄达，河东解人，颇涉经史，仕齐，诸王参军。与叔业姻娅周

旋。叔业献款，玄达赞成其计。入魏，除司徒谘议参军，封南顿县子。卒，改封夏阳县，子绛袭。绛弟远，字季云，性粗放无拘检，时人或谓之柳癫。好弹琴耽酒，时有文咏。孝武初，除仪同、开府参军事。情琴酒之间，每出行返，家人或问消息，答云："无所闻，纵闻亦不解。"后客游卒。玄达弟玄瑜，位阴平太守，卒。子谐，颇有文学，善鼓琴，以新声手势，京师士子翕然从学。除著作佐郎，于河阴遇害。

韦伯昕，京兆杜陵人，学尚有壮气。自以才智优于裴植，常轻之，植嫉之如仇。即彦先之妹夫也。叔业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为质。入魏，封零陵县男，历南阳太守，坐事免。后拜员外散骑常侍，加中垒将军。告裴植谋为废黜，植坐死。后百余日，伯昕亦病卒。临亡，见植为祟，口云："裴尚书死，不独见由，何以见怒？"

皇甫光，安定人，美须髯，善言笑。入魏，卒于勃海太守。兄椿龄，从薛安都于彭城内附，除岐州刺史。椿龄子璋，乡郡相。璋弟枅，位吏部郎，性贪婪，多所受纳，鬻卖吏官，皆有定价。后以丞相、高阳王雍之婿，为豫州刺史。为政残暴，百姓患之。卒于安南将军、光禄大夫、赠尚书左仆射。子长卿，太尉司马。

梁祐，北地人，叔业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随叔业征伐，身被五十余创。景明初，赐爵山桑子。出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声称。历大中大夫。从容风雅，好为谈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迁光禄大夫，端然养志，不历权门，卒于京兆内史。

崔高容，清河人，博学善文辞，美风彩。景明初，位散骑侍郎，出为扬州开府掾，带陈留太守，卒官。

阎庆胤，天水人，博识洽闻，善于谈论，听其言说，不觉忘疲。卒于敷城太守。

柳僧习见其子虬传。

夏侯道迁，谯国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为结婚韦氏，道迁云："欲怀四方之志，不愿取妇。"家人咸谓戏言。及婚，求觅不知所在。访问，乃云逃入益州。后随裴叔业于寿春，为南谯太守。二家虽为姻好，亲情不协，遂单骑归魏，拜骁骑将军，随王肃至寿春。肃薨，道迁弃戍南叛。

会梁以庄丘黑为征虏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黑请道迁为长

史，带汉中郡。会黑死，而道迁阴图归顺。先是，仇池镇将杨灵珍反叛南奔，梁以灵珍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道迁乃击灵珍，斩其父子，送首于京师。江悦之等推道迁为梁、秦二州刺史。道迁遣表归阙，诏玺书慰勉，授持节、散骑常侍、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封丰县侯，遣尚书邢峦指授节度。道迁表受平南、常侍，而辞豫州、丰县侯，引裴叔业公爵为例。宣武不许。

道迁自南郑来朝京师，引见于太极东堂，免冠徒跣谢曰："比在寿春，遭韦缵之酷，申控无所，致此猖狂。是段之来，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为山之功，一篑之玷，何足谢也。"道迁以赏报为微，逡巡不拜，寻改封濮阳县侯。岁余，频表解州，宣武许之。除南衮州大中正，不拜。

道迁虽学不深洽，而历览书史，闲习尺牍。好言宴，务口实，京师珍羞，罔不毕有。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秩岁入三千余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每诵孔融语曰："坐上客恆满，樽中酒不空，余非吾事也。"识者多之。历华、瀛二州刺史，为政清严，善禁盗贼。卒，赠雍州刺史，谥明侯。初，道迁以拔汉中归诚本由王颍兴之计，求分邑户五百封之，宣武不许。灵太后临朝，道迁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议欲更以三百户封颍兴，会卒，遂寝。道迁不聘正室，唯有庶子数人。

长子夬、，字元廷，历镇远将军、南衮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于口，沽买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犹数千余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

初，道迁知夬好酒，不欲传授国封。夬未亡前，忽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至其家听事，与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惊惧，谓人曰："世宝为官，少间必击我也。"寻有人至，云："官呼郎"，随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胜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彻于寝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赵卓诣之，见其衣湿，谓夬曰："卿昨夜当大饮，溺衣如此。"夬乃具陈所梦。先是旬余，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夬闻，谓卓曰："人生何常，唯当纵饮。"于是昏酣遂甚。梦后，二日不能言，针之，乃得语，而犹虚劣。俄而心闷而死。洗浴者视其尸体，大有杖处，青赤隐起，二百下许。赠钜鹿太守。

初，夬与南人辛谌、庾遵、江文遥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恆相谓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间耳。脱有先亡者，于良辰

美景，灵前饮宴，傥或有知，庶共歆飨。”及夬亡后，三月上巳，诸人相率至夬灵前，仍共酌饮。时日晚天阴，室中微暗，咸见夬在坐，衣服形容，不异平昔，时执杯酒，似若献酬，但无语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帘欲出，便即僵仆，状若被殴。夬从兄欣宗云：“今是节日，诸人忆弟畴昔之言，故来共饮。僧明何罪，而被嗔责？”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语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发阴私窃盗，咸有次绪。

夬妻，裴植之女也，与道迁诸妾不睦，讼阋彻于公庭。子籍，年十余岁，袭祖封已数年，而夬弟翙等言其眇目ＩＴ疾，不任承继，自以与夬同庶，己应绍袭。尚书奏籍承封。

道迁兄子ＩＳ，位咸阳太守。

道迁之谋，又襄阳罗道珍、北海王安世、颍川辛谌、汉中姜永等皆参其勋末。道珍为齐州东平原相，有能名。安世，苻坚丞相王猛玄孙也。历涉书传，位北华州刺史。谌，魏卫尉辛毗后也，有文学，位濮阳、上党二郡太守。永善弹琴，有文学，位汉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时颍川庾道者，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勋谋，亦为奇士。历览史传，善草隶书，轻财重义。仕梁，右中郎将。及至洛阳，环堵弊庐，多与俊秀交旧，积二十余岁，殊无宦情。后为饶安县令，罢，卒。

李元护，辽东襄平人，晋司徒胤之八世孙也。胤子顺、璠及孙沉、志皆有名宦。沉孙根，仕慕容宝，为中书监。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数世无名，三齐豪门多轻之。元护以魏平齐后，随父怀庆南奔。身长八尺，美须髯，少有武力。仕齐，位马头太守，虽以将用自达，然亦颇览文史，习于简牍。后为裴叔业司马，带汝阴太守。叔业归顺，元护赞同其谋。叔业疾病，元护督率上下以俟援军。寿春克定，元护颇有力焉。景明初，以元护为齐州刺史、广饶县伯。寻以州人柳世明图为不轨，元护诛戮所加，微为滥酷。州内饥俭，表请赈贷，蠲其赋役。但多有部曲，时为侵扰，城邑苦之，故不得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余，京师无故传其凶问。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书曰“李齐州死”，纲佐饯别者见而拭之，后复如此。元护妾妓十余，声色自纵。情欲既甚，支骨稍消，须长二尺，一时落尽。赠青州刺史。元护为齐州，经拜旧墓，巡省故宅，飨赐村老，莫不欣暢。及将亡，谓左右曰：“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属目。若丧过东阳，不可不好设仪卫，哭泣尽哀，令观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诫。

子会袭，正始中降爵为子。会顽騃好酒，其妻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会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机，因会醉，杀之。子景宣袭。机与房遂如夫妇，积十余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护弟静，性贪忍，兄亡未敛，便剥妓服玩及余物。历齐郡内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齐，以膂力自效，任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后与裴叔业同谋归魏，拜豫州刺史、苞信县伯。叔业卒后，法友与裴植追成业志，淮南克定，法友有力焉。历华、并二州刺史。后为别将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围。法友始渡淮而朐山败没，遂停十年。恬静自安，不竞世利。宣武末，除济州刺史，廉和著称。又徙封乘氏。后卒于光禄大夫，赠秦州刺史，谥襄侯。

子景通袭，善事元叉，兼赂叉父继。继为司空，引景通为掾。卒，赠卫尉少卿。子郾袭，走关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灭，其祖、父南迁。世弼身长七尺八寸，魁岸有壮气，善草隶书，好爱坟典。仕齐为军主，助戍寿春，遂与裴叔业同谋归诚。除南徐州刺史，封慎县伯。后除东秦州刺史，政任于刑，为人所怨，有受纳之响，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会赦免。后为河北太守，有清称。再迁中山内史，加平北将军。直阁元罗，领军元叉弟也，曾过中山，谓曰："二州刺史，翻复为郡，当恨恨耳。"世弼曰："仪同之号，起自邓骘，平北为郡，始在下官。"卒，赠豫州刺史，谥曰康。

长子会，汝阳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学有文才，尤善草隶书，性方厚，有名士风，又工摹书，为时人所服。位东莱太守，罢郡寓居颍川。天平初，元洪威构逆，大军攻讨，为乱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悦之，字彦和，济阳考城人也。七世祖统，晋散骑常侍，避刘、石之乱，南渡。祖兴之，父范之，并为宋武所诛。悦之少孤，仕宋，历诸王参军。好兵书，有将略，善待士，有部曲数百人。仕齐，为后军将军，部曲称众，千有余人。梁初，以讨灭刘季连功，进号冠军将军。武兴氐攻破白马，进图南郑，悦之大破氐众，还复白马。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死，夏侯道迁与悦之及庞树，军主李忻荣、张元亮、士孙天与等谋以梁州内附。梁华阳太守尹天宝率众向州城，遂围南郑。悦之昼夜督战，会武兴军至，天宝败。道迁克全勋款，悦之实有力焉。与道迁俱至洛阳。寻卒，赠梁州刺史，追封安平县子，谥曰庄。

悦之二子，文遥、文远。文遥少有大度，轻财好士，士多归之。道迁之图杨灵珍，文遥奋剑请行，遂手斩灵珍。袭父封，拜咸阳太守。勤于礼接，终日坐听事。至者见之，假以恩颜，屏人密问，于是人所疾苦，大盗姓名，奸猾吏长，无不知悉。郡中震肃，奸劫息止，政为雍州诸郡之最。后为安州刺史，善于绥纳，甚得物情。时杜洛周、葛荣等相继叛逆，幽、燕已南悉没，唯文遥介在群贼之外，孤城独守，鸠集荒余，且耕且战，百姓皆乐为用。卒官，长史许思祖等以文遥有遗爱，复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摄州事，乃遣使奉表。庄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骑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贼势转盛，救援不接，果乃携诸弟并率城人东奔高丽。天平中，诏高丽送果等。元象中，乃得还朝。文远善骑射，勇于攻战，以军功位中散大夫、龙骧将军。

淳于诞，字灵远，其先太山博人也，后世居蜀汉，或家安固之桓陵县。父兴宗，齐南安太守。诞年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虽幼而哀感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州里之间，无不称叹。景明中，自汉中归魏，陈伐蜀计，宣武嘉纳之。延昌末，王旅大举，除骠骑将军、都督、别部司马，领乡导统军。诞不愿先受荣爵，乃固让实官，止参戎号。及奉辞之日，诏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许之。师次晋寿，蜀人大震。属宣武晏驾，不果而还。后以客例，起家羽林监。正光中，秦、陇反叛，诏诞为西南道军司马，与行台魏子建共参经略。时梁益州刺史萧深猷遣将樊文炽萧世澄等率众数万围小剑戍。子建遣诞勒兵驰赴，大败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炽先走获免。孝昌初，子建以诞行华阳郡，带白马戍。后卒于东梁州刺史，赠益州刺史，谥曰庄。

沈文秀，字仲远，吴兴武康人也。伯父庆之，《南史》有传。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杀其主子业，文秀与诸州推立子业弟子勋。子勋败，皇兴初，文秀与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来谕之，文秀复归宋，为刺史如故。后慕容白曜长驱至东阳，文秀始欲降，以军人虏掠，遂有悔心，乃婴城固守。白曜既下历城，乃并力攻讨，自夏至春始克。文秀取所持节，衣冠俨然，坐于斋内。乱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历声曰："身是！"执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礼。"白曜忿之，因至挝挞。后还其衣，为之设馔，与长史房天乐、司马沈嵩等锁送京师，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蔬食。献文重其节义，稍亦嘉礼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迁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于其国，赐绢彩二百匹。后为南征都将，临发，赐以戎服。除怀州刺史，假吴郡公。守清贫而政宽，不能

禁止盗贼。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卒官。

子保冲，后为徐州冠军长史，坐据连口退败，有司处之死刑。孝文诏："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阳作部终身。"宣武时，卒于下邳太守。

房天乐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为长史，督齐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师。弟子嘉庆，渔阳太守。

张谠，字处言，清河东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晋长秋卿。父华，慕容超左仆射。谠仕宋，位东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谠乃归顺于尉元，亦表授东徐州刺史。遣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刺史。后至京师，礼遇亚于薛、毕，赐爵平陆侯。谠性开通，笃于接恤，青、齐之士，虽疏族末姻，咸相敬视。李敷、李□等宠要势家，亦推怀陈款，无所顾避。毕众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赠青州刺史，谥康侯。

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闻父丧，不欲奔赴，而规南叛，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后得袭父爵。敬伯自以随父归国功，赐爵昌安侯，出为乐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丧得葬旧墓，还属清河。

初，谠兄弟十人。兄忠，字处顺，在南为合乡令。归降，赐爵新昌侯。卒于新兴太守，赠冀州刺史。谠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诈痴，不能梳沐。后谠为宋冀州长史，因货千余匹，购求皇甫。文成怪其纳财之多，引见之，时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皇甫氏归，谠令诸妾境上奉迎。数年卒。后十年而谠入魏。

谠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汉同夏侯道迁归款，为客积年，出为东河间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仆卿。苗出后叔父畎。畎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于涪，许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将有异图，事发被害。苗年十五，有报雪志。延昌中归魏，仍陈图蜀计。大将军高肇西伐，诏假苗龙骧将军乡导。次晋寿，宣武宴驾，班师。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苗有文武才干，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怀慷慨。乃上书陈平定江南之计，其文理甚切于时。明帝幼冲，无远略之意，竟不能纳。

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辅。时承平既久，人不习战。苗以陇兵强悍，且群聚无资，乃上书以为："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阻，坐受崩溃。夫飙至风起，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命偏师，精卒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氵开、岐之下，群妖自散。"于是诏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出梁、益，隶行台魏子建。子建以苗为郎中，仍领统军，深见知待。

孝昌中，兼尚书左丞，为西北道行台，与大都督宗正珍孙讨汾、绛蜀贼，平之。及杀{人小}硃荣，荣从弟世隆拥部曲还逼都邑。孝庄幸大夏门，集群臣博议，百僚计无所出。苗独奋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测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时，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梁。"庄帝壮而许焉。苗乃募人于马渚上流，以师夜下。去桥数里，放火烧船，俄然桥绝，贼没水死者甚众。官军不至，贼乃涉水与苗死斗，众寡不敌，苗浮河而没。帝闻，哀伤久之。赠都督、梁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河阳县侯，谥忠烈。

苗少有节操，志尚功名。每读《蜀书》，见魏延请出长安，诸葛不许，叹息谓亮无奇计。及览《周瑜传》，未曾不嗟咨绝倒。太保城阳王徽、司徒临淮王彧并重之。二王颇或不穆，苗每谏责。徽宠势隆极，猜忌弥甚，苗谓人曰："城阳蜂目豺声，今转彰矣！"解鼓琴，善属文咏，工尺牍之敏，当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壮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赠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尔时群议，更三日便欲大纵兵士，烧燔都邑，任其采掠。赖苗，京师获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昙袭爵。

刘藻，字彦先，广平易阳人也。六世祖遐，从晋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庐江太守。藻涉猎群籍，美谈笑，善与人交，饮酒至一石不乱。太安中，与姊夫李嶷俱来归魏，赐爵易阳子。擢拜南部主书，号为称职。

时北地诸羌，恃险作乱，前后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騃奴戍主，诏曰："选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迁离城镇将。太和中改镇为岐州，以藻为岐州刺史。转秦州刺史。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吏长，自前守宰，皆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氐惮之，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

所。遇车驾南伐，以藻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仍与安南元英征汉中，破贼军，长驱至南郑，垂平梁州，奉诏还军，乃不果克。

后车驾南伐，以藻为征虏将军，督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辞于洛水之南。孝文曰："与卿石头相见。"藻对曰："臣虽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辄当酾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东数石赐卿。"后与高聪等战败，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录旧功，拜藻为太尉司马。卒。

子绍珍，无他才用，善附会，好饮酒。结托刘腾，启为其国郎中令，袭子爵。永安中，历河北、黎阳二郡太守，所在无政绩。天平中，坐子洪业入于关中，率众侵扰，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随叔父洪仲与张幸自青州入魏，寻复南奔。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干。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平齐百姓。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晚为奉礼郎，诣长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赐爵贝丘男，除中书博士。王肃之为豫州，又以永为王肃平南长史。咸阳王禧虑肃难信，言于孝文。曰："已选傅脩期为其长史，虽威仪不足，而文武有余矣。"肃以永宿士，礼之甚厚；永亦以肃为帝眷遇，尽心事之，情义至穆。

齐将鲁康祖、赵公政侵豫州之太仓口，肃令永击之。永量吴、楚兵好以斫营为事，又贼若夜来，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燃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亲率领来斫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祖等奔趋淮水。火既竞起，不能记其本济，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斩首者数千级，生禽公政。康祖人马坠淮，晓而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

时裴叔业率王茂先、李定等东侵楚王戍，肃复令永将伏兵，击其后军，破之，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两月之中，遂献再捷。帝嘉之，遣谒者就豫州，策拜永安远将军、镇南府长史、汝南太守、贝丘县男。帝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

裴叔业又围涡阳，时帝在豫州，遣永为统军，与高聪、刘藻、成道

益、任莫问等救之。永曰："深沟固垒，然后图之。"聪等不从，一战而败。聪等弃甲奔悬瓠，永独收散卒徐还。贼追至，又设伏击之，挫其锐。藻徙边，永免官爵而已。不经旬，诏永为汝阴镇将，带汝阴太守。

景明初，裴叔业将以寿春归魏，密通于永。及将迎纳，诏永为统军，与杨大眼、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同日而永在后，故康生、大眼二人并赏列士，永唯清河男。齐将陈伯之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诏遣永为统军，领汝阴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军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围守，岂是救援之意？"遂孤军城外，与勰并势以击伯之，频有克捷。

中山王英之征义阳，永为宁朔将军、统军，当长围遏其南门。齐将马仙琕连营稍进，规解城围。永乃分兵付长史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千人，南逆仙琕。贼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复入，遂大破之。仙琕烧营卷甲而遁。英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祖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返。时年七十余矣，三军莫不壮之。

义阳既平，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布，意谓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与之改，陈列军仪，处置形要，而英深赏之。还京，除太中大夫。

后除恆农太守，非心所乐。时英东征钟离，表请永，求以为将，朝廷不听。永每言曰："马援、充国，竟何人哉？吾独白首见拘此郡！"然于御人非其所长，故在任无多声称。后为南衮州刺史。年逾八十，犹能驰射，盘马奋槊，常讳言老，每自称六十九。还京，拜光禄大夫。卒，赠齐州刺史。

永尝登北芒，于平坦处奋矛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葬附墓。遂买左右地数顷，遗敕子叔伟："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贾氏留本乡，永至代都，娶妾冯氏，生叔伟及数女。贾后归平城，无男，唯一女。冯恃子，事贾无礼，叔伟亦奉贾不顺，贾常忿之。冯先永卒，叔伟称父命欲葬北芒，贾疑叔伟将以冯合葬，遂求归葬永于所封贝丘县。事经司徒，司徒胡国珍感其所慕，许叔伟葬焉。贾乃邀诉灵太后，太后从贾意，乃葬于东清河。又永昔营宅兆，葬父母于旧乡，贾于此强徙之，与永同处，永宗亲不能抑。葬已数十年矣，棺为桑枣根所绕束，去地尺余，甚为周固。以斧斫，出之于坎，时人咸怪。

叔伟膂力过人，弯弓三百斤，左右驰射，能立马上与人角骋，见者以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竖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佃。佃子遘，石季龙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阳，为乡闾所重。性豪侠，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融以自负，谓足为一时之雄。尝谓人曰："吾昨梦夜，有一骏马，无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灵庆堪乘此马'；又有弓一张，亦无人堪引，人曰'唯有傅灵根可弯此弓'；又有数纸文书，人皆读不能解，人曰'唯有傅灵越能解此文。'"融谓其三子文武才干足以驾驭当世，常从容谓乡人曰："汝闻之不？鬲虫之子有三灵，此图谶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归附。

宋将萧斌、王玄谟寇碻磝。时融始死，玄谟强引灵庆为军主。将攻城，攻车为城内所烧，灵庆惧军法，诈云伤重，令左右舆还营，遂与壮士数十骑遁还。斌、玄谟命追之。左右谏曰："灵庆兄弟并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壮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当数十人，援不虚发，不可逼也。"玄谟乃止。灵庆至家，遂与二弟匿山泽间。时灵庆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乾爱诱呼之，以腰刀为信，密令壮健者随之。而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既至，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灵庆将死，与母崔氏诀，言："法曹杀人，不可忘也。"

灵根、灵越奔河北。灵越至京师，因说齐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悦，拜灵越青州刺史、贝丘子，镇羊兰城；灵根为临齐副将，镇明潜垒。灵越北入之后，母崔氏遇赦免。宋恐灵越在边扰三齐，乃以灵越叔父琰为冀州中从事，乾爱为乐陵太守。乐陵与羊兰隔河相对，命琰遣其门生与灵越婢诈为夫妇，投化以招之。灵越与母分离思积，遂与灵根南走。灵越与羊兰奋兵相击，乾爱出，遣船迎之，得免。灵根差期，不得俱渡，临齐人知，剉斩杀之。乾爱出郡迎灵越，问灵根愆期状，灵越殊不应答。乾爱不以为恶，敕左右出匣中乌皮袴褶，令灵越代所常服。灵越言"不须"。乾爱云："汝可着体上衣服见垣公也？"时垣护之为刺史。灵越奋声言："垣公！垣公！着此当见南方国主，岂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阳，宋孝武见而礼之，拜衮州司马，而乾爱亦迁青、冀司马，带魏郡。后二人俱还建鄴。灵越意恆欲为兄复仇，而乾爱初不疑防。知乾爱嗜鸡肉葵菜食，乃为作之，下以毒药，乾爱饭还而卒。后数年，灵越为太原太守，戍升城。后举兵同孝武子子勋，子勋以灵越为前军将军。子勋败，灵越军众散亡，为明帝将王广之军人所擒，厉声曰："我傅灵越也，汝得贼何不即杀！"广之生送诣宋辅国司马刘勔，勔躬自慰劳。灵越曰："人生归于死，实无面求活。"勔壮其意，送诣建

康。宋明帝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乃杀之。

竖眼即灵越子也，沉毅壮烈，少有父风。入魏，镇南王肃见而异之，且奇其父节，倾身礼敬，表为参军。以军功累迁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竖眼征虏将军、持节，领步兵三万，先讨巴北，所至克捷。竖眼性既清素，不营产业，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飨赐夷首，振恤士卒。抚蜀人以恩信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窃。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还本。检勒部下，守宰肃然。远近杂夷相率款谒，仰其德化，思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

明帝初，屡请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随恋泣者数百里。梁将赵祖悦逼寿春，镇南将军崔亮讨之，以竖眼为持节、镇南军司。

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张齐因人心怨入寇，进围州城。朝廷以西南为忧，乃驿征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寻加散骑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骑三千以讨齐。给铜印千余，须有假职者，听六品已下板之。竖眼既出梁州，梁军所在拒塞，竖眼三日中转战二百余里，甲不去身，频致九捷。蜀人闻竖眼复为刺史，人人喜悦，迎于路者日有百数。竖眼至州，白水已东，人皆宁业。张齐仍阻白水屯，寇葭萌。竖眼分遣诸将水陆讨之，大破其军。齐被重创，奔而退，小剑大剑贼亦捐城西走，益州平。灵太后玺书慰劳，赐骅骝马一匹，宝剑一口。

后转岐州刺史，仍转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竖眼为牧，人咸自贺。而竖眼至州遇患，不堪综理。其子敬绍嶮暴不仁，聚货耽色，甚为人害，远近怨望。寻假镇南将军，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诸军事。梁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等十军率众三万人寇直城，竖眼遣敬绍总众赴击，大破之。敬绍颇览书传，微有胆力，而奢淫倜傥，轻为残害，又见天下多事，阴怀异图，欲杜绝四方，擅据南郑。令其妾兄唐昆仑扇搅于外，聚众围城，敬绍谋为内应。贼围既合，事泄，在城兵执敬绍；白竖眼而杀之。竖眼恚，发疾卒。永安中，赠吏部尚书、齐州刺史。孝武帝初，赠司空公、相州刺史。

长子敬和，次敬仲，并好酒薄行，倾侧势家。敬和，孝庄时以其父有遗惠于益州，复为益州刺史。至州，聚敛无已，好酒嗜色，远近失望。仍为梁将樊文炽攻围，城降，送于江南。后以齐神武威德日广，令敬和还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复以耽酒为土贼掩袭，弃城走。遂废弃，卒于家。

张烈，字徽之，清河东武城人也，孝文帝赐名曰烈，仍以本名为字焉。高祖悕，为慕容俊尚书右仆射。曾祖恂，散骑常侍，随慕容德南度，因居齐郡之临淄县。

烈少孤贫，涉猎经史，有气概，时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与烈并有令誉，时人号“三徽”。孝文时，入官代都，历侍御、主文中散。迁洛，为太子步兵校尉。

齐将陈显达谋将入寇，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广阳王嘉虑其有异，表请代之。诏侍臣各举所知，互有申荐者。帝曰：“太子步兵张烈，每论军国事，时有会人意处，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称赞之，遂除顺阳太守。烈到郡二日，便为齐将崔慧景攻，围之七十余日，烈抚厉将士，甚得军人之和。会车驾南讨，慧景遁走。帝亲劳之曰：“卿果能不负所寄。”烈谢曰：“不遇銮舆亲驾，臣不免困于犬羊。自是陛上不负臣，非臣能不负陛下。”帝善其对。

宣武即位，追录先勋，封清河县子。寻以母老归养，积十余年。频遇凶俭，烈为粥以食饥人，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

明帝即位，为司空长史。先是元叉父江阳王继曾为青州刺史，及叉当权，烈托故义之怀，遂相谄附。历给事黄门侍郎、光禄大夫。灵太后反政，以叉党出为青州刺史。时议者以烈家产畜殖，家僮甚多，虑其有异，恐不宜出为本州，改瀛州刺史。为政清静，吏人安之。后因辞老还乡，兄弟同居怡然，为亲类所慕。卒于家。

烈先为家诫千余言，并自叙志行及所历之官。临终，敕子侄不听求赠，但勒家诫立碣而已。其子质奉行焉。

质博学有才艺，位谏议大夫。

烈弟僧皓，字山容，历涉群书，工于谈说，有名于当世。以谏议大夫、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徵，并不起，世号徵君焉。好营产业，孜孜不已，藏镪巨万，他资称是。兄弟自供俭约，车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僧皓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节闵帝时，崔祖螭举兵攻东阳城，僧皓与同事，事败，死于狱中。

李叔彪，勃海蓨人也。从祖金，神蒨中，与高允俱徵，位征南从事中郎。叔彪好学博闻，有识度，为乡闾所称。太和中，拜中书博士，与清河崔亮、河间邢峦并相亲友。三迁国子博士、本国中正，摄乐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称。历中书侍郎。太尉、高阳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寻除假节，行华州事，为吏人所称。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穆。

叔彪子述，字道兴，有学识，州举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诣长安册祭燕宣王庙。还，除仪曹郎，赐爵蓚县男。稍迁兴平太守。卒。

子象，字孟则，清简有风概，博涉群书。袭爵，稍迁中书侍郎、光禄大夫，兼散骑常侍，使梁。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象从容风素，有名于时，丧妻无子，终竟不娶，论者非之。

路恃庆，字伯瑞，阳平清泉人也。祖绰，阳平太守。恃庆有干用，与广平宋翻俱知名，为乡闾所称。太和中，除奉朝请，恃庆以从兄文举有才望，因推让之，孝文遂并拜焉。累迁定州河间王琛长史。琛贪暴肆意，恃庆每进苦言。卒，赠左将军、安州刺史，谥曰襄。子祖璧，给事中。

恃庆弟仲信、思令，并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谯郡太守。亮好学有节操。太和中，举秀才，为奉朝请。后兼员外常侍，使高丽。高丽王托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历济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严称。后为东荆州刺史，亮留心抚纳，夷夏安之。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启弟子起为奉朝请，议者称之。卒于光禄大夫，赠抚军将军、齐州刺史。

弟诠、悦等，并历位清显。

曹世表，字景升，魏大司马休九世孙也。祖谟，父庆，并有学问。世表性雅正，工尺牍，涉猎群书。为司徒记室，与武威贾思伯、范阳卢同、陇西辛雄并相友善。侍中崔光，乡里贵达，每称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临官省约，百姓安之。孝昌中，为尚书左丞，出行东豫州刺史，迁东南道行台。卒，赠齐州刺史。

潘永基，字绍业，长乐广宗人也。父灵乾，中书侍郎。永基性通率，轻财好施。为长乐太守。时葛荣攻信都，永基与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穷城陷，荣欲害孚，永基请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颍川太守，迁东徐州刺史。永熙中，为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寻加卫大将军。复除东徐州刺史，前后在州，为吏人所爱。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子义、子智。子义学涉有父风，仕随，至尚书右丞。

硃元旭，字君升，本乐陵人也。颇涉子史，开解几案。稍迁尚书度支郎中。神龟末，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元旭与陇西辛雄、范阳祖莹、太山羊深、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见留。寻兼尚书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时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诏问所由，录、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见御坐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乃逾一年，事乃得释。后迁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复拜尚书左丞。既无风操，俛仰随俗，性多机数，自容而已。于时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挟河之地立义州，置关西归款户，除元旭义州刺史，卒官。

论曰：寿春形胜，南郑要险，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业、夏侯道迁体运知机，翻然鹊起，举地而来，功诚两茂，其以大启茅赋，兼列旄ＣＭ，固其宜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颠覆也。衍才行将略，不遂其终，惜哉！李、席、王、江虽复因人成事，亦为果决之士。淳于诞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节之气，非直身蒙嘉礼，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骂人，忠义可不勉也？张谠观机委质，笃恤流离，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干局，沉毅过人，临难慨然，奋斯大节，蹈忠履义，没而后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谓乎！刘藻、傅永，竖眼文武器干，知名于时。竖眼加以抚边导俗，风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优乎，抑又魏世良牧。张烈早有气尚，名辈见知，趣舍沉浮，俱至显达，雅道正路，其殆病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观者。象风彩词涉，亦当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硃元旭拔萃从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传第三十四

孙绍 张普惠 成淹 范绍 刘桃符 鹿悆 张耀 刘道斌 董绍 冯元兴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也。少好学，通涉经史。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后为门下录事。好言得失，与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绍表曰：

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政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冯。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徵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县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必不忘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杖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职人子弟，随荣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人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恆，随污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污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正光初，兼中书侍郎。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恳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览。绍兄世元善弹筝，早卒。绍后闻筝声，便涕泗呜咽，舍之而去。后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

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

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后卒于右光禄大夫，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宣。子伯元袭爵。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也。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颇为孝文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澄为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

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谓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不食。"食犹择人，于马射为或非宜。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否。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事，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府库空虚，宜待新调。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声轩县，建云钲，神人忻暢于斯时也。

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转扬州，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普惠既为澄知，历佐二藩，甚有声誉。还朝，仍羽林监。

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后为步兵校尉，以本官领河南尹丞。宣武崩，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若才优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诏群僚会议。普惠议曰：

谨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传》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

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君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僚，玉食一方，得不以诸侯言之？

敢据《周礼》，辄同三年。

当时议者，亦有同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普惠，普惠据《礼》还答，郑重三反，郁议遂屈。转谏议大夫，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

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盘石，乃密表曰：“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近枢克惟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余九锡，褒假鸾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窃谓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易》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伏愿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则天下幸甚。”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议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怿、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书崔亮并同有难，普惠并以理正之，无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殊，同名为上，何必上者皆是极尊。”普惠厉声呵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

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议者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曰：“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太后复遣元叉、贾璨宣令谓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

初，普惠被召，传诏驰骋骝马来，甚迅速，伫立催去。普惠诸子忧怖涕泗。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任，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辈勿忧。”及议罢，旨劳还宅，亲故贺其幸甚。

时中山杜弼遗书普惠曰：“明侯深儒硕学，身负大才，执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弟，当庭面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书，每为口实。

普惠以天下人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徵绵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遵先皇之轨。夙宵惟度，欣战交集。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苛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于上，则亿兆乐输于下。自兹已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又以孝明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伏愿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泽，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禋祼，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但仍旧贯，亦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寻别敕付外，议释奠之礼。

时史官克日蚀，豫敕罢朝。普惠以逆废非礼，上疏陈之。又表论时

政得失：一曰审法度，平斗尺，租调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书奏，孝明、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难诘。延对移时，太后曰："小小细务，一一翻动，更成烦扰。"普惠曰："圣上之养庶物，若慈母之养赤子。今赤子几临危壑，将赴水火，以烦劳而不救，岂赤子所望于慈母！"太后曰："天下苍生，宁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亲懿，莫重于太师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细之苦，何可得无？"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复言。"普惠曰："圣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陈者，凡如此枉，乞垂圣察。"太后曰："卿云兴灭继绝，意复谁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终，汉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弃，亲亲故也。窃见咸阳、京兆，乃皇子皇孙，一德之亏，自贻悔戾；沈沦幽壤，缅焉弗收，岂是兴灭继绝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当命公卿博议。"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谓遣之将贻后患，上疏极言其不可。表奏不从。魏子建为益州刺史，有赃罪，普惠被使验之，事遂得释，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时梁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朝廷颇事当迎。普惠请付扬州，移还萧氏，不从。俄而正德果逃还。后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兴郡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连久绝。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其所部将统，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军资板印之属，悉以自随。事讫还朝，赐绢布一百段。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陈论。出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梁前弊，别郡异县之人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人以为便。

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在州卒，谥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学，有气尚。仕宋为员外郎，领军主，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兼著作佐郎。时献文于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谏，并不纳。淹上《接舆释游论》，帝览之，诏尚书李□曰："卿诸人不如成淹论，通释人意。"乃敕停行。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齐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许，昭明等执志不移。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昭明言："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吊，童孺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下，犹共称之。卿方谓义出何典，何其异哉！"昭明言："齐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为疑。"淹言："彪通吊之日，朝命以吊服自随。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独以衰服间衣冠之中？我皇处谅暗以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安知得失所归。"淹言："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为非也？"昭明相顾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责，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赍袴褶，不可以吊，幸借衣飙，以申国命。今为魏朝所逼，还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将命折中，还南日，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也，但令有光国之誉，虽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既而敕送衣飙给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尽哀。后正佐郎。

其后，齐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等来聘，孝文敕淹接于外馆。宗庆语淹言："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言："夫为王者不拘小节，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主历事宋朝，当应便尔欺夺？"宗庆、庾荜及从者皆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言："我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亦不对。

王肃之至，銮舆行幸。肃多扈从，敕淹将引，若有古迹，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肃问："此是何城？"淹言："纣都朝歌城。"肃言："故应有殷之顽人。"淹言："昔武王灭纣，悉居河洛，中因刘、石乱华，仍随司马东度。"肃知淹寓青州，乃笑谓曰："青州何必无其余种。"淹以肃本隶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间今日重来，非所知也。"肃遂伏马上掩口笑，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向聊因戏言，遂致辞溺。"思宁驰马以闻，孝文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舆驾至洛，肃因侍宴，帝戏肃曰："近者行次朝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卿试重叙之。"肃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岂宜再说。"遂大笑。肃又言淹

才词，宜应叙进。帝言：“若因此进淹，恐辱卿转甚。”肃言：“臣屈己达人，正可显臣之美。”帝曰：“卿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复于卿大优。”肃言：“淹既蒙进，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遂酣笑而止。赐淹龙厩上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袭。转谒者仆射。

时迁都，帝以淹家贫，敕给事力，送至洛阳，使与家累相随。及车驾济淮，敕征淹。淹于路左请见，曰：“敌不可小，愿圣明保万全之策。伏闻发洛已来，诸有谏者，解官夺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帝优而容之。

帝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专主舟楫，将汎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磝碻，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帝敕淹曰：“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诚至而不得相纳。”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除羽林监、主客令。

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阳太守。还朝，病卒，赠光州刺史，谥曰定。

子宵，字景鸾，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于书侍御史。

范绍，字始孙，燉□皇龙勒人也。少聪敏。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以父忧废业。母又诫之曰：“汝父卒日，令汝远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过期，宜遵成命。”绍还赴学。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孝文选为门下通事令史，迁录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为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知。帝曾谓近臣曰：“崔光从容，范绍之力。”后朝廷有南讨计，发河北数州田兵，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又诏与都督、中山王英论攻钟离。绍观其城隍，恐不可陷，劝令班师，英不从。绍还，具以状奏闻。俄而英败。后历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庄帝初，遇害河阴。

刘桃符，中山卢奴人也。生不识父，九岁丧母。性恭谨，好学。举孝廉，射策甲科。历碎职，累迁中书舍人。以勤明见知，久不迁职。宣武谓曰：“扬子云为黄门，顿历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辞也。”东

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宣武频诏桃符慰喻之。桃符还，具称益宗老耄，而诸子非理处物。宣武后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东豫州刺史，与后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语在《益宗传》。桃符善恤蛮左，为人吏所怀。久之，徵还。病卒，赠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济阴乘氏人也。祖寿兴，沮渠氏库部郎。父生，再为济南太守，有政绩。献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马射，赐以骢马，加以青服，彰其廉洁。时三齐始附，人怀苟且，蒲博终朝，颇废农业。生立制断之，闻者嗟善。后卒于淮阳太守，追赠兖州刺史。悆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者上岸，窃禾四束饲马。船行数里，悆觉，即停船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为真定公子直国中尉，恆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纟玄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纟玄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后随子直镇梁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

孝庄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彧军。时梁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综密信通彧，云欲归款。众议谓不然，悆遂请行，曰："综若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岂惜一人命乎！"时徐州始陷，边方骚扰，综部将成景俊、胡龙牙并总强兵，内外严固。悆遂单马间出，径趣彭城。未至之间，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问其来状。悆曰："我为临淮王所使。"兵润遣人白龙牙等。综既有诚心，闻悆被执，语景俊等曰："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将验虚实，且遣左右为元略使，入魏军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诈作略身，在一深室，托为患状，呼使户外，令人传语。"时略始被梁武追还。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悆，密语意状，令善酬答。引悆诣龙牙所。龙牙语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令唤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可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复诣景俊住所，停悆外门，久而未入。时夜已久，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悆言，谓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归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岁星在斗，吴之分野，君何不归梁国？"悆答曰："法僧，莒仆之流，而梁纳之，无乃有愧于季孙也！今月建鹑首，斗牛受破，岁星木也，逆而克之，吴国败丧不久。且衣锦夜游，有识不许。"言未尽，乃引入见景俊。景俊良久谓曰："卿不为刺客也？"答曰："今者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为设食，悆强饮多食，向敌数人，微自夸矜。诸人相

谓曰："壮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谓悫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唤，欲问卿事。晚来患动，不获相见。'遂辞而退。须臾天晓，综军主范勖、景俊司马杨□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悫陈士马之盛。寻而与梁话盟契讫。未旬，综降诏封悫定陶县子，除员匀散骑常侍。永安中，为右将军、给事黄门侍郎，进爵为侯。虽任居通显，志在谦退，迎送亲宾，加于畴昔。而自无屋宅，常假赁居止，布衣粝食，寒暑不变。孝庄嘉其清洁，时复赐以钱帛。

及东徐城人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南引梁人，诏悫以使持节、散骑常侍、安东将军为六州大使，与行台樊子鹄讨破之。悫又购斩文欣。还，拜金紫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三徐行台。与都督贺拔胜等拒尔硃仲远，军败还京。

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时荥阳人郑荣业反，围州城。城降，荥业送悫于关西。

张耀，字景世，自云南阳西鄂人也。仕魏，累迁步兵校尉。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耀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后为别将，以军功封长平男。历岐、东荆州刺史。

天平初，迁鄴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耀勤于其事，寻转营构左都将。兴和初，加卫大将军。宫殿成，除东徐州刺史。卒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懿。

刘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干，腰带十围，须髯甚美。初拜校书郎，转主书，颇为孝文所知。从征南阳，还，加积射将军、给事中。帝谓黄门郎邢峦曰："道斌是行，便异侪流矣。"宣武即位，迁谒者仆射。后历恆农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贞称。卒于州，谥曰康。道斌在恆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后，故吏追思之，复立道斌形于孔像之西而拜谒焉。

董绍，字兴远，新蔡鲷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累迁兼中书舍人，为宣武所赏。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诏绍慰劳，为贼锁禁送江东。梁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便相器重。梁武闻之，使劳绍云："忠臣孝子不可无之，今当听卿还国。"绍曰："老母在洛，无

复方寸，既奉恩贷，实若更生。”乃引见之，谓曰：“战争多年，人物涂炭，是以不耻先言，欲与魏朝通好，卿宜备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及绍还，虽陈说和计，朝廷不许。后除洛州刺史。绍好行小惠，颇得人情。萧宝夤反于长安，绍上书求击之，云：“臣当出瞎巴三千，生啖蜀子。”孝明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也？”纥答：“此绍之壮辞，云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非实瞎也。”帝大笑，敕绍速行。以拒宝夤功，赏新蔡县男。尔硃天光为关右大行台，启为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天光败，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谘议参军。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迁，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郁郁不得志，或行戏街衢，或与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颇类失性。孝武崩，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劝进，令吕思礼、薛憕作表，前后再奏，帝尚执谦冲不许。周文曰：“为文能动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绍为第三表，操笔便成。表奏，周文曰：“开进人意，不当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绍议论朝廷，赐死。孙嗣。

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少有操尚。举秀才，中尉王显召为检校御史，迁殿中御史。司徒江阳王继召为记室参军，遂为元叉所知。叉执朝政，引为尚书殿中郎，领中书舍人，仍御史，预闻时事。卑身克己，人无恨焉。家素贫约，食客恆数十人，同其饥饱，时人叹尚之。太保崔光临薨，荐元兴为侍读，尚书贾思伯为侍讲，授孝明《杜氏春秋》。元兴常为摘句，儒者荣之。叉既赐死，元兴亦被废。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水上荡，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普泰初，为光禄大夫，领中书舍人。太昌初，卒于家，赠齐州刺史。元兴世寒，因元叉之势，托其交道，相用为州主簿，论者以为非伦。

时有济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除太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

论曰：孙绍关左之士，又能指论时务。张普惠明达典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成淹、范绍、刘桃符、鹿悆、张耀、刘道斌、董绍、冯元兴等，身遭际会，俱得效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于此也。

列传第三十五

袁翻弟跃 跃子聿脩 阳尼从孙固 固子休之 固从 兄藻藻子斐固从弟元景 贾思伯 祖莹子珽

袁翻，字景翔，陈郡项人也。父宣，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随文秀入魏。而大将军刘昶言是其外祖淑近亲，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陵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东观，为徐纥所荐，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参史事。后拜尚书殿中郎。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书侍御史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豫其事。后除豫州中正。

是时，修明堂辟雍，翻议曰：

谨按明堂之义，今古诸儒论之备矣。盖唐、虞以上，事难该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纟比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则无九室之证。

既而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有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双无坦然可

准。观夫今之基趾，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无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钻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义，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怗，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化变，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

后议选边戍事，翻议曰：

臣闻两汉警于西北，魏、晋备在东南。是以镇边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实赖温良。故田叔、魏尚，声高于沙漠；当阳、钜平，绩流于江汉。纪籍用为美谈，今古以为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风清化远，威厉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输诚，华阳即序，连城革面，比屋归仁。县车剑阁，岂伊曩载；鼓噪金陵，复在兹日。然荆、扬之牧，宜尽一时才望；梁、郢之君，尤须当今秀异。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逢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人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合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陆，贩货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场。频年已来，甲胄生虮，十万在郊，千金日费。为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贾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洁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谓自今已后，荆、扬、徐、豫、梁、益诸蕃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能驾御有方，清高独著，威足临戎，信能怀远，抚循将士，得其忻心，不营私润，专修公利者，则就加爵赏，使久于其任，以时褒赉，厉其忠款。所举之人，亦垂优异，奖其得士，嘉其诚节。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御，贪婪日富，经略无闻，人不见德，兵厌其劳者，即加显戮，用章其罪。所举之人，随事免降，责其谬荐，罚其伪薄。如此则举人不得挟其私，受任不得孤其举。善恶既审，沮劝亦明。庶边患永消，讥议攸息矣。

遭母忧去职。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颇有不平之论，为灵太后所责。出为阳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归赋。

神龟末，迁凉州刺史。时蠕蠕主阿那瑰、后主婆罗门并以国乱来降，朝廷问安置之计。翻表曰：

今蠕蠕内为高车所讨灭，外凭大国之威灵，两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归诚，万里相属。然夷不乱华，前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今蠕蠕虽主奔于上，人散于下，而余党实繁，部落犹众，高车亦未能一时并兼，尽令率附。又高车士马虽众，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盗为资，陵夺为业。而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人稀，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若蠕蠕无复竖立，令高车独擅北垂，则西顾之忧，匪旦伊夕。

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瑰于东偏，处婆罗门于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属。那瑰住所，非所经见，其中事势，不可辄陈。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抵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处婆罗门，于事为便，即可永为重戍，镇防西北。虽外为署蠕蠕之声，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自克厉，使余烬归心，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乃渐令北转，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车之勍敌，西北之虞，可无过虑。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今不早图，戎心一启，脱先据西河，夺我险要，则酒泉、张掖，自然孤危，长河已西，终非国有。不图厥始，而求忧其终，噬脐之恨，悔将何及。

愚见如允，乞遣大使往凉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亲

阅亭障远近之宜，商量士马，校乡柬粮仗，部分见定，处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间，即令播种，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碛，野兽所聚，千百为群，正是蠕蠕射猎之处。殖田以自供，籍兽以自给，彼此相资，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损，岁终大计，其利实多。高车豺狼之心，何可专信？假令称臣致款，正可外加优纳，而复内备弥深，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者也。

时朝议是之。还，拜吏部郎中。迁齐州刺史，无多政绩。孝昌中，除安南将军、中书令，领给事黄门侍郎，与徐纥俱在门下，并掌文翰。翻既才学名重，又善附会，亦为灵太后所信待。是时蛮贼充斥，六军将亲讨之，翻乃上表谏止。后萧宝夤大败于关西，翻上表，请为西军死亡将士举哀，存而还者，并加赈赉。后拜度支尚书，寻转都官。翻上表，愿以安南、尚书换一金紫。时天下多事，翻虽外请闲秩，而内有求进之心，识者怪之。于是加抚军将军。明帝、灵太后曾燕华林园，举觞谓群臣曰："袁尚书朕之杜预，欲以此杯敬属元凯，今为尽之。"侍坐者莫不羡仰。

翻名位俱重，当时贤达咸推与之。然独善其身，无所奖拔，排抑后进，论者鄙之。建义初，遇害河阴。所著文笔百余篇，行于世。赠使持节、侍中、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宝首，武定中，司徒记室参军事。翻弟跃。

跃字景腾，博学俊才，性不矫俗，笃交友。翻每谓人曰："跃可谓我家千里驹也。"历位尚书都兵郎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将立明堂，跃乃上议，当时称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环亡破来奔，朝廷矜之，送复其国。既而每使朝贡，辞旨颇不尽礼。跃为朝臣书与环，陈以祸福，言辞甚美。后迁车骑将军太傅清河王怿文学，雅为怿所爱赏。怿之文表，多出于跃。卒，赠冠军将军、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于世。无子，兄翻以子聿脩继。

聿脩，字叔德。七岁遭丧，居处礼若成人。九岁，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鉴识，清靖寡欲，与物无竞。姨丈人尚书崔休深所知赏。年十八，领本州中正，兼尚书度支郎中。齐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声绩，远近称之。累迁司徒左长史，领兼御史中丞。司徒录事参军卢思道私贷库钱三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而王氏以先纳陆孔文礼娉为定。聿脩为首僚，又国之司宪，知而不劾，免中丞。寻迁秘书监。

天统中，诏与赵郡王睿等议定三礼。出为信州刺史，即其本乡也。时久无例，莫不荣之。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长史以下，爰逮鳏寡孤幼，皆得其欢心。武平初，御史普出，过诸州悉有举劾，唯不到信州。及还都，人庶道俗，追列满道，或将酒脯，涕泣留连，竞欲远送。时既盛暑，恐其劳敝，往往为之驻马，随举一酌，示领其意，辞谢令去。还后，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敕许之。寻除都官尚书。聿脩少年平和温润，素流之中，最为规检，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时望多相器待，许其风鉴。在郎署之日，时赵彦深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后重被沙汰停私，门生藜藿，聿脩犹以故情音问来往。彦深任用，铭戢甚深，虽人才无愧，盖亦由彦深接引。为吏部尚书以后，自以物望得之。

初，冯子琮以仆射摄选，婚姻相寻。聿脩常非笑之，语人云："冯公营婚，日不暇给。"及自居选曹，亦不能免，时论以为地势然也。素品孤官，颇有怨响。然在官廉谨，当时少匹。魏、齐世，台郎多不免交通饷馈。初，聿脩为尚书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遗。尚书邢邵与聿脩旧款，每省中语戏，常呼聿脩为清郎。大宁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经衮州，时邢邵为刺史，别后，送白□为信。聿脩不受，与邢邵书云："今日仰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贻厚责。"邵亦欣然领解，报书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属政衰道丧，若违忤要势，祸不旋踵，虽以清白自守，犹不免请谒之累。

入周，位仪同大将军、吏部下大夫、东京司宗中大夫。隋开皇初，加上仪同，迁东京都官尚书。东京废，入朝，除都官尚书。二年，出为熊州刺史，卒。子知礼，大业初卒于太子内舍人。

跃弟飏，卒于豫州冠军府司马。飏弟升，位正员郎。飏死后，昇通其妻。翻恚，为之发病，昇终不止，时人鄙秽之。亦于河阴见害。赠左将军、齐州刺史。

阳尼，字景文，北平无终人也。累世仕于慕容氏。尼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同志齐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荐之，征拜秘书著作郎。及改中书学为国子。时中书监高闾、侍中李冲等以尼硕学，举为国子祭酒。后兼幽州中正。孝文临轩，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尼与齐州大中正房千秋各举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当闻来牒。"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太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货免官。每自伤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与本何

异？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还家，有书数千卷。所造《字释》数十篇，未就而卒。其从孙太学博士承庆撰为《字统》二十卷，行于世。承庆从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傥，不拘小节，少任侠，好剑客，弗事生产。年二十六，始折节好学，博览篇籍，有文才。太和中，从大将军、宋王刘昶征义阳，板府法曹行参军。昶性严暴，三军战栗，无敢言者。固启谏，并面陈事宜。昶大怒，欲斩之，使监当攻道。固在军勇决，意志闲雅，了无惧色，昶甚奇之。军还，言之孝文。年三十余，始辟大将军府参军事，累迁书侍御史，多所劾奏。

宣武广访得失，固上谠言表曰：“当今之务，宜早正东储，立师傅以保护，立官司以防卫，以系苍生之心。揽权衡，亲宗室，强干弱枝，以立万世之计。举贤良，黜不肖，使野无遗才，朝无素餐。孜孜万机，躬勤庶政，使人无谤讟之响。省徭役，薄赋敛，修学宫，遵旧章，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救饥寒之苦。然后备器械，修甲兵，习水战，灭吴会，撰封禅之礼，袭轩、唐之轨，岂不茂哉！”

初，帝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专决朝事。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故宗室大臣相见疏薄，而王畿人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恆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

宣武末，中尉王显起宅既成，集僚属飨宴。酒酣，问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婴湫隘，流称于今，丰屋生灾，著于《周易》。此盖同传舍耳，唯有德能卒，愿公勉之。”显嘿然。他日又谓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库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欤！”显大不悦，以此衔固。以有人间固于显，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遂阖门自守，著《演赜赋》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谗疾嬖幸诗》二首曰：

巧佞巧佞，谗言兴兮。营营习习，似青蝇兮。以白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蛋，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闲司忿，言必从矣。朋党噂□沓，自相同矣。浸润之谮，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责焉。攻人之恶，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谮毁日繁？子实无罪，何骋汝言？番番缉缉，谗言侧入，君子好谗，如或弗及。天疾谗说，汝其至

矣，无妄之祸，行将及矣。泛泛游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维余小子，未明兹理，毁与行俱，言与衅起。我其惩矣，我其悔矣，岂求人兮，忠恕在己。

彼谄谀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顾耻辱，以求媚兮。邪干侧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习不道。朝挟其车，夕承其舆，或骑或徒，载奔载趋。或言或笑，曲事亲要。正路不由，邪径是蹈。不识大猷，不知话言，其朋其党，其徒实繁。有诡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钦，既诡且妒，以通其心。是信是任，败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习习宰嚭，营营无极。梁丘寡智，王鲋浅识，伊戾息夫，异世同力，江充赵高，甘言似直，竖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岂徒丧邦，又亦覆国。嗟尔中下，其亲其昵。不谓其非，不觉其失，好之有年，宠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车其鉴，近可信矣。言既备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维尘及矣。

明帝即位，除尚书考功郎中。奏诸秀孝考中第者听叙，自固始。大军征硖石，敕为仆射李平行台七兵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又命固节度水军。固设奇计，先期乘贼，获其外城。后太傅、清河王怿举固，除步兵校尉，领汝南王悦郎中令。时悦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谏悦，悦甚敬惮之。怿大悦，以为举得其人。除洛阳令，在县甚有威风。丁母忧，号慕毁疾，杖而能起，练禫之后，酒肉不进。时固年逾五十，而丧过于哀，乡党亲族咸叹服焉。清河王怿领太尉，辟固从事中郎，属怿被害，不奏。怿之遇害，元叉执政，朝野震悚，怿诸子及门生僚吏，莫不虑祸，隐避不出。固以尝被辟命，遂独诣丧所，尽哀恸哭，良久乃还。仆射游肇闻而叹曰："虽栾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悦为太尉，选举多非其人，又轻肆挝挞。固以前为元卿，虽离国，犹上疏切谏，事在《悦传》。后悦辟固为从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继为司徒，高选官僚，辟固从事中郎。府解，除前军将军，又典科扬州勋赏。初，硖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赏未及，至是，与尚书令李崇讼勋，更相表。崇虽贵盛，固据理不挠，谈者称焉。卒，赠辅国将军、太常少卿，谥曰文。

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敛。初，固著《终制》一篇，务从俭约。临终，又敕诸子一遵先制。五子，长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俊爽有风概，好学，爱文藻，时人为之语曰："能赋能

诗阳休之。”初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蓟城，休之与宗室南奔章武，转至青州。葛荣寇乱，河北流人，多氵奏青州。休之知将有变，请其族叔伯彦等潜归京师避之，多不能从。休之垂涕别去。俄而葛荣邢杲作乱，伯彦等咸为土人所杀，诸阳死者数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庄帝立，累迁太尉记室参军。李神俊监起居注，启休之，与河东裴伯茂、范阳卢元伯、河间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为太保长孙承业府属。寻敕与魏收、李同轨等修国史。后行台贺拔胜经略樊沔，请为南道军司。俄而魏武帝入关，胜令休之奉表诣长安参谒。时齐神武亦启除休之太常少卿。寻属胜南奔，仍随胜至江南。休之闻神武推奉静帝，乃白胜启梁武求还，文襄以为大行台郎中。神武幸汾阳之天池，池边得一石，上有隐起字，文曰“六王三川。问休之曰：“此文字何义？”对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终应统有关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闻此，更致纷纭，慎莫妄言也。”元象初，录荆州军功，封新泰县伯。

武定二年，除中书侍郎。先是，中书专主纶诰，魏宣武已来，事移门下。至是发诏依旧，任遇甚显。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世论以为中兴。有人士戏嘲休之云：“有触籓之羝羊，乘连钱之骢马，从晋阳而向鄴，怀属书而盈把。”左丞卢斐以其文书请谒，启神武禁止，会赦不问。历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给事黄门侍郎、中军将军、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节奉玺书诣并州，敦喻文宣为相国、齐王。时将受魏禅，发晋阳至平阳郡，为人心未一，且还并州，恐漏泄，仍断行人。休之性疏放，使还，遂说其事，鄴中悉知。后高德正以闻，文宣忿之而未发。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积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衣两裆甲，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谈笑晏然，议者服其夷旷。以禅让之际，参定礼仪，别封始平县男。后除中山太守。先是，韦道建、宋钦道代为定州长史，带中山太守，并立制，监临之官出行，不得过百姓饮食。有者，即数钱酬之。休之常以为非。及至郡，复相因循。或问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为其失仁义；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岂是夙心，直是处世难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

文宣崩，徵休之至晋阳，经纪丧礼，与魏收俱至。尚书令杨遵彦与休之等款狎，相遇中书省，言及丧事，收掩泪失声，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彦谓曰：“昨闻讳，魏少傅悲不自胜，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

曰："天保之世，魏侯时遇甚深，鄙夫以众人见待，佞哀诈泣，实非本怀。"

皇建初，兼度支尚书。昭帝留心政道，访以政术，休之答以明赏罚，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为政教之先。帝深纳之。大宁中，历都官、七兵、祠部三尚书。河清三年，出为西衮州刺史。天统初，徵为光禄卿，监国史。寻除吏部尚书。休之多识故事，谙悉氏族，凡所选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国子助教熊安生，当时硕儒，因丧解职，久而不见调，休之引为国子博士，儒者以此归之。简率不乐烦职，典选稍久，非其所好，每谓人曰："此官实自清华，但烦剧，妨吾赏适，直是樊笼矣。"武成崩后，频乞就闲。武平初，除中书监、尚书右仆射。三年，加位特进，与朝士撰《圣寿堂御览》。六年，正除尚书左仆射，领中书监。

休之早得才名，为人物所倾服，外如疏放，内实谨厚。少年颇以峻急为累，晚节以通美见称。重衿期，好游赏。太常卿卢元明，人地华重，罕所交接，非一时名士，不得与之游。休之始为行台郎，便坦然投分，文酒会同，相得甚款，乡曲人士莫不企羡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风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与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穷敝，休之经纪振恤，恩分甚厚。尚书仆射崔暹为文襄所亲任，势倾朝列，休之未尝请谒。暹子达拏幼而聪敏，年十余已作五言诗。时梁国通和，聘使在馆，暹持达拏数首诗示诸朝士有才学者，又欲示梁客。余人畏暹，皆随宜应对，休之独正言："郎子聪明，方成伟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远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当今直谏，阳子烈其有焉。"

晚节，说祖珽撰《御览》，书成加特进，令其子辟强预修《御览》书。及珽黜，便布言于朝廷，云先有隙。及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便相附会，与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时论贬焉。魏收监史之日，立《神武本纪》，取平西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志，上表论之。及收还朝，敕集朝贤议其事，休之立议从天保为限断。魏收存日，犹两议未决。收死，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议。后领中书监，谓人云："我已三为中书监，用此何为！"隆化还鄴，举朝多有迁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谓所亲曰："我非蛮奴，何忽此授？"凡此诸事，为识者所讥。好学不倦，博综经史，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魏收在日，深为收所轻，魏殂后，以先达见推。位望虽高，虚怀接物，为搢绅所爱重。

周武帝平齐，与吏部尚书袁聿脩、卫尉卿李祖钦、度支尚书元脩伯、大理卿司马幼之、司农卿崔达拏、秘书监源宗、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散骑常侍兼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乂、中书侍郎薛道衡、中书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陆开明十八人同徵，令随驾后赴长安。寻除开府仪同，依例封临泽县男。历纳言中大夫、太子少保，进位上开府，除和州刺史。随开皇二年罢任，终于洛阳。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并行于世。

初，休之在洛，将仕，夜梦见黄河北驿道上行，从东向西。道南有一冢，极高大。休之步登冢头，见一铜柱，趺为连花形。休之从西北登一柱础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转。休之咒曰："柱转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寻寤，意如在鄴城东南者，其梦竟验云。

子辟强，字君大，性疏脱，又无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所嗤鄙。武平末，为尚书水部郎中。

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关。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后待诏文林馆，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从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猎经史。位中书博士，诏兼礼官，拜燕宣王庙于长安。还，赐爵魏昌男。累迁瀛州安东府长史，以年老归家，为贼杜洛周所囚，发病卒。永熙中，赠幽州刺史。子裴。

斐字叔鸾，魏孝庄时，于西衮州督护流人有功，赐爵方城伯。历广平王开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梁尚书羊侃，魏之叛人也，与斐旧故，欲召斐至宅，三致书，斐不答。梁人曰："羊来已久，经贵朝迁革，李、卢亦诣宅相见，卿何致难？"斐曰："柳下惠则可，吾不可。"梁武帝又亲谓斐曰："侃极愿相见，今二国和好，安得复论彼此。"斐终辞焉。还，除廷尉少卿。石齐河溢，桥坏，斐移津于白马，中河起石氵单，两岸造关城，累年乃就。东郡太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壑以为公家苑囿。斐书答以国步始康，人劳未息，诚宜轻徭薄赋，勤恤人隐，不从。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诏斐监筑长城。累迁殿中尚书，以本官监瀛州事，拜仪同三司。卒，赠中书

监、北豫州刺史，谥曰简。子师孝，中书舍人固从弟昭。

昭字元景，学涉史传，尤闲案牍。为齐文襄府墨曹参军，甚见亲委，与陈元康、崔暹等参谋机密。及崔瓢为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狱，赖邢子才证白以免，时以元景为告而顺旨。初，文襄择日将受魏禅，令元景等定仪注，草诏册，并授官，未毕而文襄殂，罢府。天保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后以风气弥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阳内史，卒于郡。文集十卷。

子静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词令，善尺牍。仕齐，位三公郎中。隋开皇初，州主簿。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寿，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累迁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昭帝时，拜凉州刺史，思伯以边远不愿，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因舍人徐纥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

案《周礼》，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

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其《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谓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矣。”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

学者善其义。后为都官尚书。时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言。思伯与元兴同事，大相友昵，元兴时为元叉所宠，论者讥其趋势云。卒，赠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子彦始，武定中淮阳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励志行，雅好经史，与兄思伯，年少时俱为乡里所重。累迁襄州刺史，虽无明察之誉，百姓安之。元颢之乱，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护并不降。庄帝还宫，封营陵县男。后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加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寻拜侍中。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谥曰文献。

初，思同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遗诫子侄不听求赠。思同遂表讼光韶操业，特蒙赠谥，论者叹尚焉。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精服氏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一十余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竟未能裁正。

祖莹，字元珍，范阳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赐爵安固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祖嶷，字元达，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识前言往行，位中书侍郎、钜鹿太守。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耽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僮仆，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尤好属文，中书监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复还，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孝文闻之，召入，令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帝戏卢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对曰："当是才为世生。"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帝顾谓勰曰："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敕令掌勰书记。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再迁尚书三公郎中。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公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呼《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萧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以货贿事发，除名。后侍中崔光举为国子博士，仍领尚书左户郎。李崇为都督北讨，引莹为长史，坐截没军资除名。未几，为散骑侍郎。孝昌中，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辨之。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又监议事。

元颢入洛，以莹为殿中尚书。庄帝还宫，坐为颢作诏罪状尔硃荣，免官。后除秘书监，中正如故。以参义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

廷尉。会尔硃兆入，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承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迁车骑大将军。及孝武登阼，莹以太常行礼，封文安县子。天平初，将迁鄴，齐神武困召莹议之，以功进爵为伯。卒，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

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有，其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于世。子珽袭。

珽字孝徵，神情机警，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为当世所推。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典仪注。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颂》，其文典丽，由是齐神武闻之。时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赏。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之，大为时人传咏。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及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摴蒱赌之，以为戏乐。参军元景献，故尚书令元世俊子也，其妻司马庆云女，是魏孝静帝故博陵长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献妻赴席，与诸人递寝，亦以货物所致。其豪纵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负身。"

已文宣罢州，珽例应随府，规为仓局之间，致请于陈元康。元康为白，由是还任仓曹。珽又委体附参军事，摄典签陆子先，为画计，请粮之际，令子先宣教出仓粟十车。为僚官捉送。神武亲问之，珽自言不署，归罪子先，神武信而释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缘明鉴，然实孝徵所为。"性不羁，放纵。曾至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遂藏铜叠二面，厨人请搜诸客，果于珽怀中得之。见者以为深耻。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又与寡妇王氏奸通，每人前相闻往复。裴让之与珽早狎，于众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诡异，老马年十岁，犹号骝驹，奸耳顺，尚称娘子。"于时喧然传之。后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叵罗，窦太令饮酒者皆脱帽，于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后为秘书丞，领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珽以《遍略》数帙质钱摴蒱，文襄杖之四十。又与令史李双、仓督成祖等作晋州启，请粟三千石，代功曹

参军赵彦深宣神武教，给城局参军。事过典签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实，密以问彦深。彦深答都无此事，遂被推检。珽即引伏。神武大怒，决鞭二百，配甲坊，加钳刓，其谷倍徵。未及科，会并州定国寺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散参相府。

文襄嗣事，以为功曹参军。及文襄遇害，元康被伤创重，倩珽作书，属家累事，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挺，唯与祖喜二挺，余尽自入，又盗元康家书数千卷。祖喜怀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璩等。叔谌以语杨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珽拟补令史十余人，皆有受纳，而谘取教判，并盗官《遍略》一部。时又除珽秘书丞，兼中书舍人。还鄴后，其事皆发。文宣付从事中郎王士阙推检，并书与平阳公淹，令录珽付禁，勿令越逃。淹遣田曹参军孙子宽往唤。珽受命，便尔私逃。黄门郎高德正副留台事，谋云："珽自知有犯，惊窜是常。但宣一命向秘书，称奉并州约束，须《五经》三部，仰丞亲检校催遣。如此，则珽意安，夜当还宅，然后掩取。"珽果如德正图，遂还宅，薄晚，就家掩之，缚珽送廷尉。据犯枉法处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讽所司，命特宽其罚，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复被召从驾，依除免例，参于晋阳。

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帝虽嫌其数犯刑宪，而爱其才技，令直中书省掌诏诰。珽通密状，列中书侍郎陆元规，敕令裴英推问，元规以应对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药丞，寻选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复为割藏免官。文宣每见之，常呼为贼。文宣崩，普选劳旧，除为章武太守。会杨愔等诛，不之官。授著作郎。数上密启，为孝昭所忿，敕中书、门下二省断珽奏事。

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为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士开忌之，出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以母老乞还侍养，诏许之。会南使入聘，为申劳使。寻为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掌诏诰。

初，珽于乾明、皇建之时，知武成阴有大志，遂深自结纳，曲相祗奉。武成于天保频被责，心常衔之。珽至是希旨，上书请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武成从之。

时皇后爱少子东平王俨，愿以为嗣，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难于移易。珽私于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二。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焉。珽曰："宜说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且微说，令主上相解，珽当自外表论之。"士开许诺。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徵，珽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献文禅子故事。帝从之。由是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

既见重二宫，遂志于宰相。先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乃疏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惧，不敢通，其事颇泄。彦深等先诣帝自陈。帝大怒，执珽诘曰："何故毁我士开？"珽因厉声曰："臣由士开得进，本无心毁之。陛下今既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对。士开、文遥、彦深等专弄威权，控制朝廷，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共为表里，卖官鬻狱，政以贿成，天下歌谣。若为有识所知，安可闻于四裔？陛下不以为意，臣恐大齐之业隳矣！"帝曰："尔乃诽谤我。"珽曰："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俭饿，故收养之。"珽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取将入后宫乎？"帝益怒，以刀镮筑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大呼曰："不杀臣，陛下得名；杀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少获宽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尔自作范增，以我为项羽邪？"珽曰："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项羽布衣，率乌合众，五年而成霸王业。陛下藉父兄资财得至此，臣以谓项羽未易可轻。臣何止方于范增？纵拟张良，亦不能及。张良身傅太子，犹因四皓，方定汉嗣。臣位非辅弼，疏外之人，竭力尽忠，劝陛下禅位，使陛下尊为太上，子居宸扆，于己及子，俱保休祚。蕞尔张良，何足可数！"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无所屈挠。乃鞭二百，配甲坊。寻徙于光州。刺史李祖勋遇之甚厚。别驾张奉礼希大臣意，上言珽虽为流囚，常与刺史对坐。敕报曰："牢掌。"奉礼曰："牢者，地牢也。"乃为深坑，置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离其身，家人亲戚不得临视，夜中以芜菁子烛熏眼，因此失明。

武成崩，后主忆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时陆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

提婆爱幸。珽乃遗陆媪弟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阴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为谋主，故弃除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独在帝位者，实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报之。孝徵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真可冯仗。且其双盲，必无反意。请唤取，问其谋计。”帝从之。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和士开死后，仍说陆媪出彦深，以珽为侍中。在晋阳通密启，请诛琅邪王。其计既行，渐被任遇。又灵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陆媪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为太姬言之。谓人曰：“太姬虽云妇人，实是雄杰，女娲已来无有也。”太姬亦称珽为“国师”、“国宝”。由是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干，给兵七十人。所住宅在义井坊，旁拓邻居，大事修筑。陆媪自往案行，势倾朝野。

斛律光甚恶之，遥见窃骂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计数！”尝谓诸将云：“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恆与吾等参论之。盲人掌机密来，全不共我辈语，止恐误他国家事。”又珽颇闻其言，因其女皇后无宠，以谣言闻上，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帝问珽，珽证实。又说谣云：“高山崩，槲树举，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语。”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与国同忧戚，劝上行，语“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陆氏”。帝以问韩长鸾、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议之，众人未从。因光府参军封士让启告光反，遂灭其族。

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汉兒，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与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曰：“然。

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陆媪又唱和之，复除元海郑州刺史。

珽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后主亦令中要数人扶侍出入，著纱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门向圣寿堂，每同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

珽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始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事连百姓，皆归郡县；宿卫都督等号位从旧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推诚延士，为致安之方。

陆媪、穆提婆议颇同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知其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陆媪。犹恐后主溺于近习，欲因后党为援，请以皇后兄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陆媪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皇后之废，颇亦由此。王子冲释而不问。珽日以益疏，又诸宦者更共谮毁之，无所不至。后主问诸太姬，悯嘿不对。三问，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徵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此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容，老婢合死。"后主令韩凤检案，得其诈出敕受赐十余事，以前与其重誓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

珽求见分疏，韩长鸾积嫌于珽，遣人推出柏阁。珽固求面见，坐不肯行。长鸾乃令军士牵曳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诮责。上道后，复令追还，解其开府仪同、郡公，直为刺史。

至州，会有陈寇，百姓多反。珽不闭城门，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断人行，鸡犬不听鸣吠。贼无所闻见，莫测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至夜，珽忽令大叫，鼓噪聒天。贼众大惊，登时走散。后复结陈向城，珽乘马自出，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仍亲临战。贼先闻其盲，谓为不能拒抗，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相与惊怪，畏之而罢。时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没贼，虽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战十余日，贼竟奔走，城卒保全。卒于州。

子君信，涉猎书史，多谙杂艺。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中书郎。珽出，亦见废免。

君信弟君彦，容貌短小，言辞涩讷，少有才学。隋大业中，位至东平郡书佐。郡陷翟让，因为李密所得。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其手。及密败，为王世充所杀。

珽弟孝隐，亦有文学，早知名。词章虽不逮兄，机警有口辨，兼解音律。魏末为兼散骑常侍，迎梁使。时徐君房、庾信来聘，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阶摄职，更递司宾。孝隐少处其中，物议称美。

孝隐从父弟茂，颇有辞情，然好酒性率，不为时所重。大宁中，以经学为本乡所荐，除给事，以疾辞，仍不复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获已，暂来就之。珽欲为奏官，茂乃逃去。

珽族弟崇儒，涉学有辞，少以干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别驾、通直常侍。入周，为容昌郡太守。隋开皇初，终宕州长史。

论曰：袁翻弟兄，可为一时才秀；聿修行业，亦乃不殒家风。景文学义见称，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谓载德者焉。思伯经明行修，乃惟门素。祖莹干能艺用，实曰时良；孝徵俊才虽多，适足败国。叔鸾器怀清峻，元景才干知名，并匡佐齐初，一时推重，美矣哉！

列传第三十六

尔硃荣子文暢 文略 从子兆 从弟彦伯 彦伯子敞 彦伯弟仲远 世隆荣从父弟度律 荣从祖 兄子天光

尔硃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世为部落酋帅，其先居尔硃川，因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国初为领人酋长，率契胡武士从平晋阳，定中山，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内，差近京师，岂以沃□脊，更迁远地？"帝许之。所居处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郁德、祖代勤，继为酋长。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亲，兼数征伐有功，给复百年，除立义将军。曾围山而猎，部人射虎，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问，曰："此既过误，何忍加罪。"部内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岁赐帛百疋以为常。卒，谥曰庄。孝庄初，追赠太师、司徒公、录尚书事。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曾行马群，见一白蛇，头有两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驼马，日觉滋盛，色别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孝文嘉之。及迁洛，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入朝，诸公王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位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人酋长。新兴每春秋二时，恆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明帝时，以年老，启求传爵于荣。卒，谥曰简。孝庄初，赠太师、相国、西河郡王。

荣洁白，美容貌，幼而神机明决。及长，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阵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忽闻箫鼓音，谓荣曰："古老相传，闻此声，皆至公辅。吾年老暮，当为汝耳。"荣袭爵，后除直寝、游击将军。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以讨贼功，进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时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还秀容。自是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及葛荣吞杜洛周，荣恐其南逼鄴城，表求东援相州，帝不许。荣以山东贼盛，虑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于是北捍马邑，东塞井陉。寻属明帝崩，事出仓卒，荣乃与元天穆等密议，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内草草，异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鸩毒致祸，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奉未言之兒而

临四海。求以徐纥、郑俨之徒，付之司败。更召宗亲，推其明德。”于是将赴京师。灵太后甚惧，诏以李神轨为大都督，将于太行杜防。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唯庄帝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迎庄帝与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庄帝自高渚度，至荣军，将士咸称万岁。

及庄帝即位，诏以荣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发入道，内外百官皆向河桥迎驾。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乃谲朝士共为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悉命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四面围之。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皆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庄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帐。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察共西部高车叱列杀鬼在帝左右，相与为应。及见事起，假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沉灵太后及少主于河。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有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是从命，俯伏不应。有御史赵元则者，恐不免死，出作禅文。荣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尔硃氏兴。其众咸称万岁。荣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言今时人事未可。荣乃曰：“若我作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王兆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庄帝，望马首叩头请死。其士马三千余骑，既滥杀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为移都之计。持疑经日，始奉驾向洛阳宫。及上北芒，视城阙，复怀畏惧，不肯更前。武卫将军汎礼苦执不听，复前入城，不朝戍。北来之人，皆乘马入殿。诸贵死散，无复次序。庄帝左右，唯有故旧数人。荣犹执移都之议，上亦无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二心。庄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辇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

荣女先为明帝嫔，欲上立为后，帝疑未决。给事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上遂从之。荣意甚悦。于时，人间犹或云荣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

空虚，官守废旷。荣闻之，上书谢愆。无上王请追尊帝号；诸王、刺史，乞赠三司；其位班三品，请赠令仆；五品之官，各赠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赠以镇郡。诸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均其高下，节级别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诏从所表。又启帝，遣使巡城劳问。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来归阙。荣又奏请番直，朔望之日，引见三公、令、仆、尚书、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阳河阴执事之官，参论国政，以为常式。

五月，荣还晋阳，乃令元天穆向京，为侍中、太尉公、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封上党王，树置腹心在列职，举止所为，皆由其意。七月，诏加荣柱国大将军。

时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州刺史李神俊闭门自守。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而与葛荣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乃令其众办长绳，至便缚取。自鄴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禽葛荣，余众悉降。荣恐其疑惧，乃普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获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乃槛车送葛荣赴阙。诏加荣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初，荣将讨葛荣，军次襄垣，遂大猎，有双兔起于马前，荣弯弓誓之曰："中则禽葛荣，不中则否。"既而并应弦而殪，三军咸悦。及后，命立碑于其所，号双兔碑。又将战，夜梦一人从葛荣索千牛刀，葛荣初不肯与，此人自称己是道武皇帝，葛荣乃奉刀，此人手持授荣。寤而喜。自知必胜。又诏以冀州之长乐、相州之南赵、定州之博陵、沧州之浮阳、平州之辽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渔阳七郡，各万户，通前满十万。为太原国邑，又加位太师。

建义初，北海王元颢南奔梁，梁立为魏主，资以兵将。时邢杲以三齐应颢。朝廷以颢孤弱，永安二年春，诏元天穆先平齐地，然后征颢。颢乘虚径进，荣阳、武牢并不守，车驾出居河北。荣闻之，驰传朝行宫于上党之长子，舆驾于是南趣。荣为前驱，旬日之间，兵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会。车驾幸河内。荣与颢相持于河上，无船不得即度。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固执以为不可。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硃兆等率精骑夜济。

颢奔。车驾度河，入居华林园。诏加荣天柱大将军，增封通前二十万户，加前后部羽葆鼓吹。

荣寻还晋阳，遥制朝廷，亲戚腹心，皆补要职，百僚朝廷动静，莫不以申。至于除授，皆须荣许，然后得用。庄帝虽受制权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纳，孜孜不已。数自理冤狱，亲览辞讼。又选司多滥，与吏部尚书李神俊议正纲纪。而荣乃大相嫌责。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神俊以阶县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荣使入京，虽复微蔑，朝贵见之，莫不倾靡。及至阙下，未得通奏，恃荣威势，至乃忿怒。神俊遂上表逊位。荣欲用世隆摄选，上亦不违。荣曾启北人为河内诸州，欲为掎角势，上不即从。天穆入见论事，上犹未许。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属，恐陛下亦不得违。如何启数人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其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理。"荣闻，大怒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皇后复嫌内妃嫔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兄止自不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强臣，内逼皇后，恆怏怏不以万乘为贵。

先是，葛荣枝党韩娄仍据幽、平二州，荣遣都督侯深讨斩之。时万俟丑奴、萧宝夤拥众豳、泾，荣遣其从子天光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等入关讨之。天光至雍州，以众少未进。荣大怒，遣其骑兵参军刘贵驰驿诣军，加天光杖罚。天光等大惧，乃进讨，连破之，禽丑奴、宝夤，并槛车送阙。天光又禽王庆云、万俟道乐，关中悉平。于是天下大难便尽。庄帝恆不虑外寇，唯恐荣为逆。常时诸方未定，欲使与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谓尚书令、临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无贼？"临淮见帝色不悦，曰："臣恐贼平以后，方劳圣虑。"帝畏余人怪，还以他语解之，曰："其实抚宁荒余，弥成不易。"

荣好射猎，不舍寒暑，法禁严重。若一鹿出，乃有数人殒命。曾有一人，见猛兽便走，谓曰："欲求活邪！"遂即斩之。自此猎如登战场。曾见一猛兽在穷谷中，乃令余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复损。于是数人被杀，遂禽得之。持此而乐焉。列围而进，虽阻险不得回避，其下甚苦之。

太宰元天穆从容言荣勋业，宜调政养人。荣便攘肘谓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节。葛容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譬如奴走，禽获便休。顷来受国大宠，未能混一海内，何宜

今日便言勋也？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嵩原，令贪汙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径度数千骑，便往缚取。待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称勋耳。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

及见四方无事，乃遣人奏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此言，已发遣令去。”荣时望得殊礼，故以意讽朝廷。帝实不欲与之，因称其忠。荣见帝年长明悟，为众所归，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将天子，拜谒金陵后，还复恆朔。而侍中硃元龙辄从尚书索太和中迁京故事，于是复有移都消息。

荣乃暂来向京，言看皇后娩难。帝惩河阴之事，终恐难保，乃与城阳王徽、侍中杨侃、李彧、尚书右仆射元罗谋，皆劝帝刺杀之。唯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有备，恐不可图。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师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与朝士书，相任留。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书呈帝，帝恆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往来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为荣通亲，不敢与之言情。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难，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

三年八月，荣将四五千骑，发并州向京。时人皆言其反，复道天子必应图之。九月初，荣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耶？”又北人语讹，语“尔硃”为“人主”。上又闻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恆州人高荣祖颇明天文，荣问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旧布新象也。昔长星扫大角，秦以之亡。”荣闻之悦。又荣下行台郎中李显和曾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其事皆上闻。奚毅又见，求闻。帝即下明光殿与语。帝又疑其为荣，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诚，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李彧，告以毅语。荣小女嫁与帝兄子陈留王，小字伽邪。荣尝指之曰：“我终当得此女婿力。”徽又云：“荣虑陛下终为此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则立陈留以安天下。”并言荣指陈留语状。

帝既有图荣意，夜梦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节，都不觉痛。恶之，以告城阳王徽及杨侃。徽解梦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割指节与解腕何异？去患乃是吉祥。"闻者皆言善。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驾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燕射。荣乃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奚毅言荣因猎挟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书舍人温子升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必不死！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上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便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尔硃世隆、司马子如、硃元龙比来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城阳王及杨侃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帝亦谓然，无复杀意。城阳曰："荣数征伐，腰间有刀，或能狠戾伤人。临事，愿陛下出。"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从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荣忌日。二十一日，暂入，即向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上谋颇泄，世隆等以告荣。荣轻帝，不谓能反。预帝谋者皆惧。二十五日旦，荣、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东序中西面坐，荣与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坐，城阳入，始一拜。荣见光禄卿鲁安等持刀从东户入，即驰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斩之，时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便不可制。"时又天穆与荣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既而大赦。

荣虽威名大振，而举止轻脱，止以驰射为伎艺，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于西林园宴射，恆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妇人，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性甚严暴，愠喜无恆，弓箭刀槊，不离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恆有死忧。曾欲出猎，有人诉之，披陈不已，发怒，即射杀之。曾见沙弥重骑一马，荣即令相触，力穷不复能动，遂使傍人以头相击，死而后已。

节闵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诏赠假黄钺、相国、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晋王，加九锡，给九旒銮辂，武贲班剑三百人，辒辌车，准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谥曰武。又诏百官议荣配飨，司直刘季明曰："晋

王若配永安，则不能终臣节。以此论之，无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预在议限，据理而言，不合上心，诛翦唯命。”众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庙庭。

菩提位太常卿、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特进。死时年十四。节闵帝初，加赠司徒，谥曰惠。

菩提弟叉罗，武卫将军、梁郡王。寻卒，赠司空公。

叉罗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静初，转袭荣爵太原王。薨于晋阳，时年九岁。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乐郡公。以荣破葛贼之勋，进爵为王。其姊魏孝庄皇后。及韩陵之败，齐神武纳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开府仪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于财，招致宾客，穷极豪侈。与丞相司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房子远等相狎，外示杯酒交，而潜谋害齐神武。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蔟戏，能中者即时赏帛。胄令仲礼藏刀于袴中，因神武临观，谋窃发，事捷，共奉文暢。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宠，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时年十八。

弟文略，以兄叉罗卒无后，袭叉罗爵梁郡王。文暢事当从坐，静帝使人往晋阳，欲拉杀之。神武特加宽贷，奏免之。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齐文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文襄戏之曰：“聪明人多不老寿，梁郡其慎之！”文略对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怆然曰：“此不足虑。”初，神武遣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齐天保末，尝邀平秦、武兴、汝南诸王至宅，供设奢丽，各有赠贿。诸王共假聚宝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从奴五十人，皆骏马侯服。其豪纵不逊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马，文略敌以好婢，赌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请，文略杀马及婢，以二银器盛婢头马肉而遗之。平秦王诉之于文宣，系于京畿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居数月，夺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忆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尝大遗魏收金，请为父作佳传，收论荣比韦、彭、伊、霍，盖由是也。

兆字万仁，荣从子也。少善骑射，趫捷过人，数从荣游猎，至穷岩绝涧，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兽，无所疑避。荣以此特加赏爱，任为爪牙。荣曾送台使，见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构火以待之。俄而兆获其一，荣欲夸使人，责兆不尽取，杖之五十。荣之

入洛，兆兼前锋都督。孝庄即位，封颍川郡公。后从上党王天穆平邢杲。又与贺拔胜击斩元颢子冠受，禽之。进破安丰王延明，颢乃退走。庄帝还宫，论功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汾州刺史。

尔硃荣死，兆自汾州据晋阳。元晔立，授兆大将军，进爵为王。兆与世隆等定谋攻洛。兆遂轻兵倍道，掩袭京邑。先是，河边人梦神谓己曰："尔硃家欲度河，用尔作氵垒波津令，为之缩水脉。"月余，梦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浅处，以草往往表插而导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马涉度。是日暴风鼓怒，黄尘张天，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袍拨弦，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庄帝步出云龙门外，为兆骑所击，幽于永宁佛寺。兆扑杀皇子，汙辱妃嫔，纵兵虏掠。停洛旬余，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兆后于河梁监阅财货。

初，兆将入洛，遣使招齐神武，欲与同举。神武时为晋州刺史，谓长史孙腾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腾乃诣兆，具申意。兆不悦，曰："还白高兄弟，有吉梦，今行必克。吾比梦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马兰草株，往往犹在，吾父顾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无不尽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腾还，具报之。神武曰："兆等猖狂，举兵犯顺，吾势不可反事尔硃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进不能度，必退还。吾乘山东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举而禽。"俄而兆克京师，孝庄幽絷，都督尉景从兆南行，以书报神武。神武大惊，召腾，令驰驿诣兆，示以谒贺，密观天子所在，当于路邀迎，唱大义于天下。腾遇帝于中路，神武时率骑东转，闻帝已度，于是西还。仍与兆书，具陈祸福，不宜害天子，受恶名于海内。兆怒不纳，而帝遂遇弑。

初，荣既死，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兆入洛后，步蕃兵势甚盛，南逼晋阳。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师御之。频为步蕃所败，于是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令人频徵神武。神武晋州僚属，并劝不行。神武揣其势迫，必无他虑，决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神武统领。神武既分兵别营，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锐。步蕃至乐平郡，神武与兆还讨，破斩之。及节闵帝立，授兆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大行台。又以兆为天柱大将军，兆以是荣所终之官，固辞不拜。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

神武之克殷州也，兆与仲远、度律约拒之。仲远、度律次阳平，兆屯广阿，众号十万。神武广纵反间，于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仲远等频使斛斯椿贺拔胜往喻之。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兆性粗

犷，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胜等追而晓譬，兆遂拘缚将还，经日放遣。仲远等于是奔退。神武乃进击，兆军大败。兆与仲远、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请节闵纳兆女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谋抗神武，乃降辞厚礼，喻兆赴洛。兆与天光、度律更自信约，然后大会韩陵山。战败，复奔晋阳。其年秋，神武自鄴进讨之，兆遂大掠并州，走于秀容。神武又追击，度赤洪岭，破之。兆窜于穷山，杀所乘马，自缢于树。神武收葬之。

兆勇于战斗，而无将领之能。荣虽奇其胆决，然每云："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矣。"

兆弟智彪，节闵帝封为安定王。与兆俱走，神武禽之。后死于晋阳。

彦伯，荣从弟也。祖侯真，文成时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买珍，宣武时武卫将军、华州刺史。

彦伯性和厚，永安中，为荣府长史。节闵帝潜嘿于龙花佛寺，彦伯敦喻往来，尤有勤款。帝既立，尔硃兆以己不豫谋，大为忿恚，将攻世隆。诏令华山王鸷慰兆，兆犹不释。世隆复令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还，帝宴彦伯于显阳殿。时侍中源子恭、黄门郎窦瑗并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为都督，与臣相持于河内。当尔之时，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宁期同事陛下，为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犹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谓有射钩之心也。"遂令二人极醉而罢。后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时炎旱，有劝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逊位，诏许之。俄除仪同三司、侍中，余如故。彦伯于兄弟之中，差无过患。天光等败于韩陵，彦伯欲领兵屯河桥，世隆不从。及张劝等掩袭世隆，彦伯时在禁直。长孙承业等启陈，神武义功既振，将除尔硃。节闵令舍人郭崇报彦伯知，彦伯狼狈出走，为人所执。寻与世隆同斩于阊阖门外，县首于斛斯椿门树，传于神武。先是洛中谣曰："三月末，四月初，扬灰簸土觅真珠。"又曰："头去项，脚根齐，驱上树，不须梯。"至是并验。子敞。

敞字乾罗。彦伯之诛，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年十二，敞自窦走至大街，见童兒群戏，敞解所著绮罗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骑至，不识敞，便执绮衣兒。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之中。购之愈急，追且至，长孙氏资而遣之。遂诈为道士，变姓名，隐嵩高山。略涉

经史。数年间，人颇异之。尝独坐岩石下，泫然叹曰：“吾岂终此乎！伍子胥独何人也？”乃奔长安。周文帝见而礼之，拜行台郎中、灵寿县伯。保定中，迁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后为胶州刺史。迎长孙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资给之。隋文帝受禅，改封边城郡公。黔安蛮叛，命敞讨平之。师旋，拜金州总管，政号严明，吏人惧之。后以年老乞骸骨，赐二马辂车归河内，卒于家。子最嗣。

仲远，彦伯弟也。明帝末年，尔硃荣兵威稍盛，诸有启谒，率多见从。而仲远摹写荣书，又刻荣印，与尚书令吏，通为奸诈。造荣启表，请人为官，大得财货，以资酒色。落魄无行业。及孝庄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大行台。寻进督三徐诸军事。仲远上言：“窃见比来行台采募者，皆得权立中正，在军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权济军要。若立第亦爽，关京之日，任有司裁夺”。诏从之。于是随情补授，肆意聚敛。

尔硃荣死，仲远勒其部众，来向京师。节闵立，进爵彭城王，加大将军，又兼尚书令，镇大梁。仲远遣使请准朝式，在军鸣驺。节闵帝览启，笑而许之。其肆情如此。复进督东道诸军事、本将军、衮州刺史，余如故。仲远天性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诬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诸将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乱。自荥阳以东，输税悉入其军，不送京师。时天光控关右，仲远在大梁，兆据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专恣，权强莫此。所在并以贪虐为事，于是四方解体。又加太宰，解大行台。仲远专恣尤剧，方之彦伯、世隆，最为无礼。东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为患苦。后移屯东郡，率众与度律等拒齐神武。尔硃兆领骑数千自晋阳来会。军次阳平，神武纵以间说，仲远等迭相猜贰，狼狈遁走。中兴二年，复与天光等于韩陵战败，南走。寻乃奔梁，死于江南。

世隆，字荣宗，仲远弟也。明帝末，兼直阁，加前将军。尔硃荣表请入朝，灵太后恶之，令世隆诣晋阳慰喻荣。荣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遂住，便有内备，非计之善。”荣乃遣入。荣举兵南出，世隆遂走，会荣于上党。建义初，除给事黄门侍郎。庄帝之立，世隆预其谋，封乐平郡公。元颢逼大梁，诏为前将军、都督，镇武牢。颢既克荥阳，世隆惧而遁还，庄帝仓卒北巡。及车驾还宫，除尚书左仆射，摄选。

庄帝之将图尔硃荣，每屏人言。世隆惧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曰：“天子与侍中杨侃、黄门高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还复自以此书

与荣妻北乡郡公主，并以呈荣，劝其不入。荣毁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心！”世隆又劝其速发。荣曰：“何忽忽？”皆不见从。

荣死，世隆奉荣妻，烧西阳门夜走。北次河桥，杀武卫将军奚毅，率众还战大夏门外。及李苗烧绝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尽杀人以肆其忿。至长子，与度律等共推长广王晔为主。晔小名盆子，闻者皆以为事类赤眉。晔以世隆为尚书令，封乐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会兆于河阳。兆既平京邑，让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广，如何令天柱受祸？”按剑嗔目，词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而深恨之。

时仲远亦自滑台入京。世隆与兄弟密谋，虑元晔母干豫朝政，伺其母卫氏出行，遣数十骑如劫贼，于京巷杀之。公私惊愕，莫识所由。寻县榜，以千万钱募贼。百姓知之，莫不丧气。寻又以晔疏远，欲推立节闵帝。而度律意在南阳王，乃曰：“广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后知能语，遂行废立。

初，世隆之为仆射，尚书文簿，在家省阅。性聪解，又畏荣，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宾客，遂有解了之名。荣死之后，无所顾惮。及为令，常使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听事，东西别座，受纳诉讼，称命施行。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随情与夺。又兄弟群从，各拥强兵，割剥四海，极其贪虐。奸谄蛆酷，多见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厌毒。世隆寻让太傅。节闵特置仪同三师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为之。赠其父买珍相国、录尚书事、大司马。

及齐神武起义兵，仲远、度律等愚戆恃强，不以为虑，而世隆独深忧恐。及天光等败于韩陵，世隆请赦天下，节闵不许。斛斯椿既据河桥，尽杀世隆党附，令行台长孙承业诣阙奏状，掩执世隆及兄彦伯，俱斩之。

初，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詨然有声，一局子尽倒立，世隆甚恶之。又曾昼寝，其妻奚氏忽见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惊，就视，而世隆寝如故。既觉，谓妻曰：“向梦人断我头持去，意殊不适。”又此年正月晦日，令、仆并不上省，西门不开。忽有河内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门亭长云：“今旦为令王借车牛一乘，终日于洛滨游观。至晚，王还省，将车出东掖门，始觉车上无褥，请为记识。”亭长以令仆不上，西门不开，无迹入者。此奴固陈不已，公文列诉。尚书都令史谢远

疑，谓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验。时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来时，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迟，遣催车。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关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令王著白纱、高顶帽，短小、黑色，傧从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时服章。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事东阁内，东厢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闭。奴云，入此屋中有板床，床上无席，大有尘土，兼有甕米。奴拂床坐，兼画地戏，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与谢远看之，闭极久，全无开迹。及入，状皆符同。具以此对世隆。世隆怅然，意以为恶。未几见诛。

世隆弟世承，庄帝时位侍中，领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备员而已。及元颢内逼，世承守轘辕，为颢所禽。颢让而脔之。庄帝还宫，赠司徒。

世承弟弼，字辅伯，节闵帝时，封河间郡公。寻为青州刺史。韩陵之败，欲奔梁，数日，与左右割臂为约。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乃说弼曰："今方同契阔，宜当心沥血，示众以信。"弼从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绍隆持刀披心。绍隆因推刃杀之，传首京师。

度律，荣从父弟也，鄙朴少言。庄帝初，封乐乡县伯。荣死，与世隆赴晋阳。元晔之立，以度律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与尔硃兆入洛。兆迁晋阳，留度律镇京师。节闵帝时，为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兼尚书令、东北道行台，与仲远出拒义旗。齐神武间之，与尔硃兆遂相疑贰，自败而还。度律虽在军戎，聚敛无厌，所经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闻度律败，遂恚愤发病。及至，母责之曰："汝荷国恩，无状而反，我何忍见他屠戮汝也！"言终而卒，时人怪异之。后韩陵之败，斛斯椿先据河桥，遂西走氵垒波津，为人执送。椿囚之，送齐神武，斩之都市。

天光，荣从祖兄子也。少勇决，荣特亲爱之，常预军戎谋。孝昌末，荣据并、肆，仍以天光为都将，总统肆州兵马。明帝崩，荣向京师，委以后事。建义初，为肆州刺史，封长安县公。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州，镇其根本。谓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永安中，与元天穆东破邢杲。元颢入洛，天光与天穆会荣于河内。荣发后，并、肆不安，诏天光兼尚书仆射，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约勒，所在宁辑。颢破，还京师，改封广宗郡公。

初，高平镇城人赫贵连恩等为逆，共推敕勤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遥臣沃野镇贼帅破六韩忉夤。琛入据高平城，遣其大将万俟丑奴来

寇泾州。琛后与莫折念生交通，侮僈忉夤。遣使人费律如至高平，诱斩琛，为丑奴所并，与萧宝夤相拒于安定。宝夤败还。建义元年夏，丑奴击宝夤于灵州，禽之，遂僭大号。时获西北贡师子，因称神兽元年，置百官。

朝廷忧之，乃除天光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卫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悦等讨丑奴。天光初行，唯有军士千人。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天光入关击破之，简取壮健。至雍，又税人马，合得万疋。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荣遣责之，杖天光百下。荣复遣军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禽其行台尉迟菩萨。丑奴弃岐州走还安定。天光发雍至岐，与岳合势，破丑奴，获萧宝夤。于是泾、豳、二夏，北至灵州，及贼党结聚之类，并降。唯贼行台万俟道洛不下，率众西依牵屯山，据险自守。荣责天光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百，诏削爵为侯。天光与岳、悦等复向牵屯讨之，道洛战败，投略阳贼帅王庆云。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得之甚喜，便谓大事可图，乃自称皇帝，以道洛为大将军。天光乃入陇，至庆云所居永洛城，破其东城。贼遂并趣西城。城中无水，众聚热渴。有人走降，言庆云、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贼帅，乃遣谓庆云，可以早降，若水决，当听诸人今夜共议。又谓曰："相知须水，今为小退。"贼众安悦，无复走心。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昏，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又伏人枪中。其夜，庆云、道洛果突出，至枪，马各伤倒。伏兵便起，同时禽获。贼穷，乞降而已。天光、岳、悦等议悉阬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来款顺。诏复天光前官爵。

岳闻荣死，还泾州以待，天光亦下陇，与岳图入洛之策。既而庄帝进天光爵为广宗王，元晔又以为陇西王。及闻尔硃兆已入京，天光乃轻骑向都，见世隆等，寻便还雍。世隆等议废元晔，更举亲贤，遣告天光。天光与定策，立节闵帝。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关西大行台。天光北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禽之，送洛。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据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齐神武起兵信都，内怀忧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备之而已。又除大司马。

时神武军既振，尔硃兆、仲远等并经败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从。后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无以能定，岂可坐看宗家之灭？"天光不得已，东下，与仲远等败于韩陵。斛斯椿等先还，于河桥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执，与度律并送于神武。神武送于洛，斩于都市。

尔硃专恣，分裂天下，各据一方，赏罚自出，而天光有定关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与仲远，为不同矣。

论曰：魏自宣武之后，政道颇亏。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则于忠专恣，继以元叉权重，居官者肆其聚敛，乘势者极其陵暴，于是四海嚣然，已有群飞之渐。逮于灵后反政，宣淫于朝，倾覆之徵，于此至矣。尔硃荣缘将帅之列，藉部众之威，属天下暴虐，人神怨愤。遂有匡颓拯弊之志，援主逐恶之功。及夫禽葛荣，诛元颢，戮邢杲，揃韩娄，丑奴、宝夤，咸枭马市，然则荣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于末迹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无谋难之宰，国乏折冲之将，遂使余孽相纠，还成严敌。隆实指踪，兆为戎首，山河失险，庄帝幽崩。宗属分方，作威跋扈，废帝立主，回天倒日；揃剥黎献，割裂神州，刑赏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县于数胡，丧乱弘多，遂至于此。岂非天将去之，始以共定；终于恶稔，以至殄灭。抑亦魏纾其难，齐以驱除矣。

列传第三十七

硃瑞 叱列延庆 斛斯椿子徵 孙政 贾显度弟智 樊子鹄 侯深贺拔允弟胜 胜弟岳 侯莫陈悦 念贤 梁览 雷绍 毛遐弟鸿宾 乙弗朗

硃瑞，字元龙，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县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贵达，并赠刺史。瑞长厚质直，敬爱人士，尔硃荣引为大行台郎中，甚见亲任，以为黄门侍郎，仍中书舍人。荣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门下，为腹心之寄。封阳邑县公。及元颢内逼，从车驾于河阳，除侍中、兼吏部尚书，改封北海郡公。庄帝还洛，改封乐陵郡公，仍侍中。瑞虽为尔硃荣所委，而善处朝廷间。帝亦赏遇之，尝谓侍臣曰："为人臣当须忠实，至如硃元龙者，朕待之亦不异余人。"瑞以青州乐陵有硃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硃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从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尔硃荣死，瑞与世隆俱北走。以庄帝待之素厚，且见世隆等并无雄才，终当败丧，于路乃还，帝大悦。时尔硃天光拥众关右，帝招纳之，乃以瑞兼尚书左仆射，为西道大行台，以慰劳焉。既达长安，会尔硃兆入洛，复还京师。都督斛斯椿先与瑞有隙，数谮之于世隆，世隆遂诛之。太昌初，赠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谥曰恭穆。

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延庆娶尔硃世隆姊，故被尔硃荣亲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见委重，兼尚书左仆射、山东行台、北海郡公。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遂举兵唱义，世隆白节闵帝，以延庆与大都督侯深于定州讨之。深以灵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图，欲还师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以灵助庸人，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宜诡言西归，可袭而禽。深从之，乃出顿城西，声云将还，诘朝造灵助垒，遂破禽之。及韩陵战败，延庆与尔硃仲远走度石济。仲远南窜，延庆北降齐神武，仍从并州。后赴洛，孝武帝以为中军大都督。孝武之西，齐神武诛之。

斛斯椿，字法寿，广牧富昌人也。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人不安，椿乃将家投尔硃荣。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荣心，军之密谋，颇亦关预。庄帝初，改封阳曲县公，除荣大将军府司马。后为东徐州刺史。及荣死，椿甚忧惧。时梁以汝南王悦为魏主，资其士马，次于境上。椿遂弃州归悦。悦授尚书左仆射、司空公，封灵丘郡公，又为大行

台前驱都督。会尔硃兆入洛，悦知不逮，南旋。椿复背悦归兆。以参立节闵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城阳郡公。寻加开府。时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传其死问，椿请减己阶以赠之。寻知其父犹存，诏复官，仍除其父为车骑将军、扬州刺史。

椿以尔硃兆擅权，惧祸，乃与贺拔胜俱说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悦，欲害椿，赖尔硃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与兆自相疑，椿与贺拔胜和之，兆执椿、胜还营。椿又陈以正理，兆谢而遣之。椿谓胜曰："天下皆怨毒尔硃，吾等附之，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今俱禽为难。"椿曰："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讨齐神武。及韩陵之败，椿谓都督贾显智等曰："若不先执尔硃，我等死无类矣。"遂与显智等夜于桑下盟约，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硃部曲，尽杀之。令弟元寿与张欢、长孙承业、显智等袭世隆、彦伯兄弟，并斩于阊阖门外。椿入洛，县世隆兄弟首于其门树。椿父出见，谓曰："汝与尔硃约为兄弟，今何忍县其头于家门？宁不愧负天地！"椿乃传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于齐神武。

及神武入洛，椿谓贺拔胜曰："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曰："彼有心于人，害之不详。比数夜与欢同宿，具序往昔之怀，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惮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仪同开府、城阳郡公。父足亦加开府，子悦太中大夫，同日受拜。当时荣之。

椿自以数反，意常不安，遂密劝孝武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百，直阁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阵，椿自约勒指麾其间。从此以后，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又劝帝徵兵，诡称南讨，将以伐齐神武。帝从之。以椿为前驱大都督。椿因奏请率精骑二千，夜度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今度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复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间构，不用吾计，岂天道乎！"

帝勒兵河桥，命椿自洛而东，至武牢。帝以贾显智背叛，东师失律，将幸关中。乃遣使命椿因从入关。拜尚书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历位司徒、太保，仍尚书令。时寇难未息，内外戒严，唯椿得列威仪，鸣驺清路。迁太傅，薨，年四十三。帝亲临吊，百僚赴哭。诏赐东园秘器，遣尚书、梁郡王景略监护丧事。赠大将军、录尚书、三十州诸军事、侍中、恆州刺史、常山郡王，谥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诏改大将

军，赠大司马，给辒辌车。及葬，车驾临于渭阳，止绋恸哭。

帝尝给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日烹一头，以飨军士。及死，家无余资。有四子：悦、恢、徵、演。演为齐神武所杀，三子入关。

徵字士亮，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丧，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勋赐爵城阳郡公。大统末，起家通直散骑常侍，稍迁兼太常少卿。

自魏孝武迁西，雅乐废缺，徵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乃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六官建，拜司乐下大夫，迁司乐中大夫，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经有师法，诏令授皇诸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受业于徵。仍并呼徵为夫子，儒者荣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内史，仍摄乐部。进封岐国公，寻转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迁上大将军、大宗伯。时武帝初崩，梓宫在殡，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议之。徵与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请依《礼》七月，帝竟不许。

帝之为太子也，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被谪除名。而帝雅亲爱译。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译乃献新乐，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与徵议之。徵驳而奏之曰："《礼》云，十二律转相生，声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然详一笙十六管，总一百九十二管，既无相生之理，又无还宫之义。臣恐郑声乱乐，未合于古。夫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化。纣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灭。是知乐也者，和情性，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安可不慎哉！案译之所为，不师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则钟鼓诸色，各须一十有二。雅乐之备，已充庙廷，今若益之，于何陈列？方须更辟阶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务，宁可劳人？如谓笙管之外，不须加造，则乐之损益，岂系于笙？进退无据，窃谓不可。"帝颇纳之，且令停译所献。

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徵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

乐，何容不奏。”帝遂依译议，译因此衔之。帝后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尝备位师傅，乃上疏极谏，指陈帝失。不纳。译因谮之，遂下徵于狱。徵惧不免，狱卒张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墙，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数，而无所言。徵既出，匿于人家，后遇赦得免，然犹坐除名。

隋文帝践极，例复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诏徵修撰乐书。开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为大司马，有外姻丧，徵就第吊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诏所司谥之曰闇。子该嗣。徵所撰《乐典》十卷。

兄恢，散骑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干，隋开皇中，以军功授仪同，甚为杨素所礼。大业中，位尚书兵曹郎，渐见委遇。玄感兄弟，俱与之交。辽东之役，兵部尚书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复以罪废，帝弥属意于政。寻迁兵部侍郎。称为干理。玄感之反，政与通谋，及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及帝穷玄纵党与，政亡奔高丽。明年，帝复东征，高丽请和，遂送政。锁至京师以告庙，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请变常法行刑，帝许之。以出金光门，缚之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其肉，多有啖者，然后烹焚，扬其骨灰。

椿弟元寿，性刚毅谅直，武力过人，弯弓两石，左右驰射。历位吏部尚书，封桑乾县伯。孝武践阼，进爵为公，除豫州刺史。及车驾西巡，为部下所杀。赠司空公，谥曰景庄。

贾显度，中山无极人也。父道监，沃野镇长史。显度形貌伟壮，有志气。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正光末，北镇扰乱，显度乃率镇人浮河而下，达秀容，为尔硃荣所留。随荣破葛荣，封石艾县公，累迁南衮州刺史。尔硃荣之死，显度奔梁。普泰初，还朝。后随尔硃度律等败于韩陵，与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据河桥，诛尔硃氏。孝武帝初，除尚书左仆射，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台。亲故祖饯于张方桥，显度执酒曰：“显智性轻躁，好去就，覆败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关后，显智果同于齐神武。孝武帝怒，乃赐显度死。

智字显智，少有胆决，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封义阳县伯。及尔硃仲远为徐州刺史，智隶仲远赴彭城。尔硃荣死，仲远举兵向洛，智

不从之。庄帝闻而善之。普泰初，还洛。仲远忿其乖背，议欲杀之。智兄显度先为世隆所厚，世隆为解喻得全。后进爵为公。随度律等败于韩陵。智与显度、斛斯椿谋诛尔硃氏，显度据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

孝武帝初，除开府仪同三司、沧州刺史。在州贪纵，甚为人害。孝武徵还京师，加侍中，除济州刺史，率众达东郡，仍停不进。于长寿津为相州刺史窦泰所破。天平初，赴晋阳。智去就多端，后坐事死。

樊子鹄，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蛮酋，徙代。父兴，平城镇长史、归义侯。普泰中，子鹄贵，乃赠荆州刺史。子鹄逢北镇扰乱，南至并州，尔硃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使诣京师，灵太后问荣兵势，子鹄应对称旨。太后嘉之，除直齐，封南和县子，令还赴荣。建义初，拜晋州刺史，封永安县伯。永安二年，以招纳叛蜀，进封中都县公，又兼尚书行台，政有威信。寻征授都官尚书、西荆州大中正。后兼右仆射，为行台。进封西阳郡公，尚书如故，假骠骑将军，率所部为都督。时尔硃荣在晋阳，京师之事，子鹄颇预委寄，故在台阁，征官不解。后出为殷州刺史。属岁旱俭，子鹄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济贫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种二麦，州内以此获安。

尔硃荣死，世隆等遣书招子鹄，子鹄不从。以母在晋阳，启求移镇河南。庄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达汲郡，闻尔硃兆入洛，乃度河见仲远。仲远遣镇汲郡。兆徵子鹄赴洛，既见，责以乖异之意，夺其部众，将还晋阳。元晔以为侍中、御史中尉、中军大都督。太昌初，兼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总大都督杜德等追讨尔硃仲远。仲远奔梁，收其兵马。时梁遣元树入寇，陷据谯城，诏子鹄与德讨之。树大败，奔入城门，遂围之。树请归南，以地还魏，许之。及树众半出，子鹄击破之，禽树及梁谯州刺史硃文开。班师，迁吏部尚书，转尚书右仆射。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典选。后除兖州刺史。子鹄先遣腹心，缘历人间，采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参候失仪，子鹄责让穆，并数其罪状，穆皆引伏，于是州内震悚。及孝武帝入关，子鹄据城为应，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众就子鹄。天平初，齐神武遣仪同三司娄昭等讨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与相见，令左右斩子鹄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机警有胆略。孝明末年，六镇饥乱，深随杜洛周南寇。后与妻兄念贤，背洛周归尔硃荣。路中遇寇，身披苫褐。荣赐其衣帽，厚待之，以为中军副都督。庄帝即位，封厌次县子。从荣讨葛荣于滏口，战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时葛荣别帅韩楼、郝长等屯据蓟

城，荣令深讨楼，配众甚少。或以为言，荣曰：“深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止给骑七百。深遂广张军声，率数百骑深入楼境。去蓟百余里，遇贼帅陈周马步万余，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赐爵为侯，寻为平州刺史，仍镇范阳。

及尔硃荣死，太守卢文伟诱深出猎，闭门拒之。深率部曲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慰劳燕、蓟。乃诈降，贵平信之，遂执贵平自随。进至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为深所败。元晔立，授深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左军大都督、渔阳郡公。节闵帝立，仍加开府。后随尔硃兆拒齐神武于广阿，兆败走。深后从神武破尔硃氏于韩陵。永熙初，除齐州刺史。孝武帝末，深与衮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使信往来，以相连结。又遣使通诚于神武。及孝武入关，复怀顾望。汝阳五暹既除齐州刺史，深不时迎纳。城人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西城。深争门不克，率骑出奔，妻兒部曲，为暹所虏。行达广里，会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齐神武又遗书深曰：“卿勿以部曲轻少，难于东迈。齐人浇薄，齐州人尚能迎汝阳王，青州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深乃复还，暹始归其部曲。而贵平自以斛斯椿党，亦不受代。深袭高阳郡，克之，置部曲家累于城中，亲率轻骑，夜趣青州，城人执贵平出降。深自惟反覆，虑不获安，遂斩贵平，传首于鄴，明不同于斛斯椿。及子鹄平，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深既不获州任，情又恐惧。行达广川，遂劫光州库军反。遣骑诣平原，执前胶州刺史贾璐，夜袭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县。其部下督帅叛拒之，遂奔梁。达南青州境，为卖浆者斩之，传首于鄴，家口配没。

贺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有如回者，魏初为大莫弗。祖尔头，骁勇绝伦，以良家镇武川，因家焉。献文时以功赐爵龙城县男，为本镇军主。父度拔，性果毅，袭爵，亦为本镇军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韩拔陵反，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召补统军，配以一旅。其贼伪署王卫可环徒党尤盛，既攻没武川，又陷怀朔，度拔父子并为贼所虏。度拔乃与周德皇帝合谋，率州里豪杰珍、念贤、乙弗库根、尉迟檀等，招义勇，袭杀可环。朝廷嘉之。未及封赏，度拔与铁勒战没。孝昌中，追赠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马，颇有胆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广阳王深。深败，归尔硃荣。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艺称，荣素闻其名，待之甚厚。建义初，封寿阳县侯。永安中，进爵为公。魏长广王立，除开府仪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

蠕。还至晋阳，属神武将出山东，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结托；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亲礼之。遂与允出信都，参定大策。中兴初，转司徒，领尚书令。神武入洛，进爵为王，转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据关中，有重兵，深相委托，潜使来往，当是咸虑允为变。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胜心腹之寄。神武重旧，尤全护之。天平元年，因与神武猎，或告允引弓拟神武，乃置于楼上饿杀之，年四十八。神武亲临哭之，赠太保。

允三子：世文、世乐、难陀。兴和末，齐神武并召与诸子同学。武定中，敕居定州，赐田宅。允弟胜。

胜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驰射，北边莫不推其胆略。卫可瑰之围怀朔，胜时亦为军主，从父度拔镇守。既被围，经年而外援不至，胜乃慷慨白镇将杨钧，请告急于大军。钧许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余骑，夜溃围出。贼追及之，胜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至朔州，白临淮王彧以怀朔被围之急。彧以胜辞义恳至，许以出师，还令报命。乃复攻围而入，贼追之，射杀数人。至城下，大呼曰："贺拔破胡与官军至矣！"城中纳之。钧复遣胜出觇武川。武川已陷。胜乃驰还报怀朔。怀朔亦溃，胜父子遂为贼所虏。

寻而袭杀可瑰，众令胜驰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费穆奇胜才略，厚礼留之，委以兵事。时广阳王深在五原，为破六韩贼所围，召胜为军主。以功拜统军。又隶仆射元纂镇恆州。时有鲜于河胡拥朔州流人南下为寇，恆州城人应之。胜与兄允弟岳相失，胜南投肆州，允、岳投尔硃荣。荣与肆州刺史尉庆宾构隙，引岳攻肆州，陷。荣得胜，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胜兄弟三人，遂委质事荣。

时杜洛周据幽、定，葛荣据冀、瀛。荣谓胜曰："并陉险要，我之东门，欲屈君镇之，如何？"胜曰："是所愿也。"荣乃表胜镇井陉，以所乘大马并银鞍遗之。及荣入洛，以预定策立孝庄帝功，封易阳县伯。后元天穆北征葛荣，大破之。时杜洛周余烬韩楼在蓟城结聚，以胜为大都督，镇中山，楼耆胜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颢入洛阳，荣徵胜，使与尔硃兆自硖石度，大破颢军，禽其子冠受，遂前驱入洛。进爵真定县公。及荣死，胜与田怡等奔赴荣第，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更有奇谋，吾众旅不多，何轻尔！"怡乃止。及世隆夜走，胜随至河桥。胜以为臣无仇君之义，遂勒所部还都。庄帝大悦。仲远逼东郡，诏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东征都督，率骑一千，会郑先护讨之，为先护所疑，置之营外，人马未得休息。俄而仲

远兵至，与战不利，降之。复与尔硃氏同谋立节闵帝，以功拜右卫将军。及尔硃氏将讨齐神武，胜时从尔硃度律。度律与兆不平。胜以临敌构隙，取败之道，乃与斛斯椿诣兆营和之，反为兆所执。度律大惧，引军还。兆将斩胜，数之曰："尔杀可环，罪一也；天柱薨后，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罪二也。我欲杀尔久矣！"胜曰："可环作逆，胜父子诛之，其功不小，反以为罪。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王，不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贼密迩，内构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胜不惮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胜既免，行百余里，方追及度律。齐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渐盛，于是兆及天光、仲远、度律等众十余万阵于韩陵。兆率铁骑陷阵，出齐神武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度律恶兆之骁悍，惧其陵己，勒兵不进。胜以其携贰，遂以麾下降齐神武。度律军以此先退，遂大败。

太昌初，以胜为领军将军，寻除侍中。孝武帝将图齐神武，以胜弟岳拥众关西，欲广其势援，乃拜都督、荆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胜多所克捷，沔北荡为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续曰："贺拔胜北间骁将，尔宜慎之，勿与争锋。"续遂城守不敢出。寻进位尚书令，进爵琅邪郡公。

及齐神武与孝武帝有隙，诏胜引兵赴洛，至广州，犹豫未进，而帝已入关。胜还军南阳，遣右丞杨休之奉表入关，又令府长史元颖行州事，胜自率所部，将西赴关中。进至浙阳，诏授胜太保、录尚书事。闻齐神武已平潼关，禽毛鸿宾，胜乃还荆州。州人邓诞执元颖，引齐师。时齐神武已遣行台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胜败，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胜乞师北讨齐神武，既不果，乃求还。梁武帝许之，亲饯于南苑。胜自是之后，每执弓矢，见鸟兽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怀德之意。既至长安，诣阙谢罪。魏帝握胜手，嘘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汉、晋皆尔。事乃关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师。从周文帝禽窦泰于小关。攻弘农。下河北，禽郡守孙晏。摧破东魏军于沙苑，奔追至河上。仍与李弼别攻河东，略定汾、绛。河桥之役，胜大破东魏军，周文令胜收其降卒而还。及齐神武率众攻玉壁，胜以前军大都督从周文。见齐武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胜以犯其军。胜适与神武遇，连叱而字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时胜持槊追神武数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气殆尽。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神武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

是岁，胜诸子在东者，皆为神武所害。胜愤恨，因动气疾，大统十

年，薨于位。临终，手书与周文曰：“胜万里杖策，归身阙庭，冀望与公扫除逋寇。不幸殒毙，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犹望魂飞贼庭，以报恩遇耳。”周文览书，流涕久之。胜长于丧乱之中，尤工武艺，走马射飞鸟，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爱坟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性又通率，重义轻财，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卷而已。

初，胜至关中，自以年位素重，见周文不拜。寻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后从宴昆明池，时有双凫游池中，周文授弓矢于胜曰：“不见公射久矣，请以为欢。”胜射之，一发俱中。因拜曰：“使胜得奉神武，以讨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悦，因是恩礼日重，胜亦尽诚推奉焉。赠太宰、录尚书事，谥曰贞献。明帝二年，以胜配飨文帝庙庭。

无子，以弟岳子仲华嗣。位开府仪同三司，袭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总管。胜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爱施好士。初为太学生。及长，能左右驰射，骁果绝人。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识者咸异之。与父兄赴援怀朔，贼王卫可环在城西三百余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环臂，贼大骇。后广阳王深以为帐内军主，与兄胜俱镇恆州。州陷，投尔硃荣，荣以为都督。每帐下与计事，多与荣意合。荣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问计于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将军士马精强，位望隆重，若首举义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谋不及夕，言发不俟驾。’此之谓矣。”荣与天穆相顾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论也。”

未几，孝明帝暴崩，荣疑有故，乃举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至河阴，荣既杀朝士，因欲称帝，疑未能决。岳乃从容致谏，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以定策功，赐爵樊城乡男。从荣破葛荣，平元颢，累迁左光禄大夫、武卫将军。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关中骚动，荣将遣岳讨之。私谓其兄胜曰：“丑奴足为勍敌，若岳往无功，罪责立至；假令克定，恐谗诉生焉。”乃请尔硃氏一人为元帅，岳副贰之。荣大悦，乃以天光为使持节、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为左厢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侯莫陈悦为右厢大都督，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时赤水蜀贼兵断路，天光众不满二千。及军次潼关，天光有难色，岳乃进破之于渭北，军容大振。

时丑奴自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行丑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围趋栅。天光遣岳率千骑赴援。菩萨攻栅已克，率步骑二

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岳称扬国威，菩萨乃自骄，令省事传语。省事恃水，应答不逊。岳怒，举弓射之，应弦而倒。时已逼暮，于是各还。岳于渭南傍水，分精兵数十为一处，随地形势置之。明日，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且并东行。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复测其多少。行二十许里，至水浅可济处，岳便驰马东出，似欲奔遁。贼谓岳走，乃弃步兵，南度渭水，轻骑追岳。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虏三千人。马亦无遗，遂禽菩萨。仍度渭北，降步卒万余。丑奴寻弃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与岳合势。宣言今气候已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州北百里网川。使太尉侯伏侯元进据险立栅。岳知其势分，密与天光严备。昧旦，攻围元进栅，拔之，即禽元进，自余诸栅悉降。又轻骑追丑奴，及之于平凉之长坑，一战禽之。高平城中又执萧宝夤以归。

贼行台万俟道洛退保牵屯，岳攻之。道洛败入陇，投略阳贼帅王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得之甚喜，以为将。天光又与岳度陇，至庆云所居永洛城。庆云、道洛频出城拒战，并禽之，余众皆悉坑之。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来归款。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复叛，岳又讨禽之。天光虽为元帅，而岳功效居多，进封樊城县伯。寻诏岳都督、泾州刺史，进爵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进清水郡公，寻加侍中，给后部鼓吹。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仍停高平。后以陇中犹有土人不顺，岳助侯莫陈悦，所在讨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将拒齐神武，遣问计于岳。岳曰："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天光不从，后果败。岳率军下陇赴雍，禽天光弟显寿以应齐神武。

及孝武即位，加关中大行台。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图齐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惧，乃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众趋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托以牧马于原州，为自安之计。先是，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解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等拥众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受岳节度。唯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通使于齐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关中，间岳及侯莫阵悦。三年，岳召悦会于高平，将讨曹泥，令悦前驱，而悦受神武指，密图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轻悦，悦乃诱岳入营，共论兵事。悦诈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赠侍中、太傅、录尚书事、都督关中二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武

庄。翟嵩复命于神武，神武下床鸣其颊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后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礼。

子纬嗣，拜开府仪同三司。周保定中，录岳旧德，进爵霍国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陈悦，代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好田猎，便骑射，会牧子作乱，遂归尔硃荣。荣引为府长流参军。庄帝初，除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县侯。尔硃天光之讨关西，荣以悦为天光右厢大都督。西伐克获，皆与天光、贺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尔硃荣死后，亦随天光下陇。元晔立，进爵为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东出，将抗齐神武，悦与岳下陇以应神武，至雍州，会尔硃覆败。永熙初，加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陇右诸军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悦共讨曹泥，悦诱岳斩之。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众皆畏服。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止永洛城。岳所部聚于平凉，规还图悦。周文帝时为夏州刺史，众遣奉迎。周文至，遂总岳部众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众入陇征悦。悦闻之，弃城南据山水之险。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诣周文，密许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驴驼，云：“仪同有教，欲还秦州，守以拒贼。”复给帐下云：“仪同欲还秦州，汝等何不装办？”众谓言实，以次相惊，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驰至城，据门以慰辑之。悦部众离散，猜畏傍人，不听左右近己。与其二弟并兒及谋杀岳者八九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盘回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而悦不决。言下陇后恐为人见，乃放马山中，令从者悉步，自乘一骡，欲往灵州。中路追骑将及，缢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见禽杀。唯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后奔晋阳。悦自杀岳后，精神恍惚，不复如常。恆言：“我睡即梦岳语我‘兄欲何处去？’随逐我不相置。”因此弥不自安，而致败灭。

念贤，字盖卢，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镇，仍家焉。贤美容质，颇涉经史。为兒童时，在学中读书，有善相者过学，诸生竞诣之。贤独不往，笑谓诸生曰：“男兒死生富贵，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忧，居丧有孝称。后以破卫可环功，除别将，又以军功封屯留县伯。从尔硃荣入洛，兼尚书右仆射、东道行台，进爵平恩县公。永熙中，孝武以贤为中军北向大都督，进爵安定郡公，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统初，拜太尉，为秦州刺史，加太傅，给后部鼓吹。三年，转太师、都督、河州刺史、大将军。久之还朝，兼录尚书事。后与广陵王欣、扶风王季等同为正直侍中。时行殿初成，未有题目，帝诏近侍各名

之，对者非一，莫允帝心。贤乃为“圆极”，帝笑曰：“正与朕意同。”即名之。河桥之役，贤不力战，乃先还，自是名颇减。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于州。谥曰昭定。贤于诸公，皆为父党，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

子华，性和厚，有长者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览，字景睿，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难走西羌，世为部落酋帅。曾祖穆，以枹罕城归吐谷浑，后又归魏，封临洮公。祖颢，为尚书，封南安公。父钊，河华二州刺史，封新阳县伯。览家世豪富，赀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财招募，有二千人，镇河州。从大军平贼，历凉、河二州刺史，封安德县侯。览既为本州刺史，盛修甲仗，人马精锐。吐谷浑惮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诏大鸿胪琅邪王皓就策授世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统二年，加太尉。其年，览从弟ＧＣ定反，欲图览，览与数战未能平，王师至，始破之。四年，迁太傅。及河桥之役，王师败，时病留长安，赵青雀反北城，览为之谋主。事平，乃见杀。

子鹳雀，位仪同三司、大都督，后坐事免，死。

雷绍，字道宗，武川镇人也。九岁而孤。有膂力，善骑射。年十八，给事镇府。尝使洛阳。见京都礼义之美，还谓同僚曰：“徒知边备尚武，以图富贵；不谓文学，身之宝也。生世不学，其犹穴处，何所见焉？”遂逃归，辞母求师。经年，通《孝经》、《论语》。尝读书至人行莫大于孝，乃投卷叹曰：“吾离违侍养，非人子之道。”即还乡里，躬耕奉养。遭母忧，哀毁骨立，由是知名。镇将召补镇佐。后随贺拔岳征讨，为岳长史。岳有大事，常访而后行。及齐神武起兵，岳耻居其下。绍乃劝岳迎孝武西都长安，以顺讨逆。岳曰：“吾本意也。”后岳信诸将言，欲保关中，坐观成败。绍知计不用，请为边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当总大州。”遂以绍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逾年，岳被害。初，绍见岳数与侯莫陈悦宴语，尝谓岳曰：“公其慎之！”岳不从，果及于难。绍乃弃郡，驰赴岳军，与寇洛等迎周文帝。悦平，以功授大都督、凉州刺史。绍请留所领兵以助东讨，请单骑赴州。刺史李叔仁拥州逆命，绍遂归。永熙三年，以绍为渭州刺史，进爵昌国伯。初，绍为岳长史，周文为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旧接之。卒于州。

绍性好施，禄赐皆分赡亲故，及死日，无以送终。兼敬信佛道，遣

敕其子曰："吾本乡葬法，必杀犬马，于亡者无益。汝宜断之，敛以时服，事从约俭。"还葬长安，天子素服临吊，赠太尉，赐东园秘器。子涣。

毛遐，字鸿远，北地三原人也。世为酋帅。曾祖天爱，太武时，至定州刺史、始昌子。传至遐，四世不绝。正光中，萧宝夤为大都督，讨关中诸贼，咸阳太守韦遂时为都督，以遐为都督府长史。宝夤败还长安，三辅骚扰。遐因辞遂还北地，与弟鸿宾聚乡曲豪杰，遂东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鸿宾为盟主。既而贼帅宿勤买奴自号京兆王于北地，遐诈降之，而与鸿宾攻其壁。贼自相斫射，纵兵追击，七栅皆平。后宝夤构逆谋，遐知之，乃寄书与鸿宾，索马迎接，复于马祗栅建旗鼓以拒宝夤，攻其将卢祖迁，禽之。宝夤以是日拜南郊，窃号。礼未毕而告败，宝夤惧，口乾色变，不遑部伍，人皆乱还。诏授遐南幽州刺史，进爵为伯。遐又攻破其将侯终德。宝夤知内外势异，轻将十数骑走巴中。冬，万俟丑奴陷秦州，诏以遐兼尚书，二州行台。孝武帝入关，敕周文帝置二尚书，分掌机事，遐与周惠达始为之。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卒。

遐少任侠，有智谋。世为豪右，赀产巨亿，士流贫乏者，多被赈赡。故中书郎檀翥、尚书郎公孙范等，常依托之。至于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乡党赴葬，咸共痛惜。

鸿宾大鼻眼，多鬓须，黑而且肥，状貌颇异，氐、羌见者皆畏之。加胆略骑射，

俶傥不拘小节，昆季之中，尤轻财好施。遐虽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贼起，乡里推为盟主，常与遐一守一战。后拜岐州刺史、散骑常侍、开国县侯。遐笑谓鸿宾曰："击贼之功，吾不居汝后，至于受赏，汝在吾前，当以德济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鸿宾兄弟所定处多，乃改北地郡为北雍州，鸿宾为刺史。诏曰："此以昼锦荣卿也。"改三原县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后尔硃天光自关中还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将自随。鸿宾亦领乡中壮武二千人以从。洛中素闻其名，衣冠贫冗者，竞与之交。寻拜西衮州刺史。羁寓倦游之辈，四座常满，鸿宾资给衣食，与己悉同。私物不足，颇有公费。转南青州刺史。未几，徵还，为有司所纠，鸿宾遂逃匿人间。月余，特诏原之。

及孝武帝与齐神武有隙，令鸿宾镇潼关，为西道之寄。车驾西幸，浆糗乏绝，侍官三二日间，唯饮涧水。鸿宾奉献酒食，迎于稠桑，文武

从者，始解饥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劲草，所望于卿也。事平之日，宁忘主人。”仍留守潼关。后神武来寇，见禽至并州，忧恚卒。

鸿宾弟鸿显，位散骑常侍，封县侯。遐乳母所产也，一字七宝。遐养之为弟，因姓毛氏。劲悍多力，后随诸兄战斗，多先锋陷阵。大统四年，为广州刺史，与骆超镇东阳，陷东魏。卒。子野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东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与魏徙代，后因家上乐焉。朗少有侠气，在乡里以善骑射称。孝庄末，北边扰乱，避地居并、肆间。尔硃荣见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连勺子。后隶贺拔岳，从尔硃天光西讨，为岳左厢都督。孝武帝之御齐神武，授朗阁内大都督。及帝西入，诏朗为军司，先驱靖路。至长安，封长安县公。卒于岐州刺史。

初，朗患积冷，周文赐三石东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问疾，朝夕相继，见重如此。临终惟云：“恨不见河、洛清平，重反京县”，以此为恨，三举手搥床，而便气尽。赠太尉。

子凤，位宫伯、开府仪同三司。与周闵帝谋宇文护，见杀。

论曰：硃瑞以向义受戮，延庆以违顺遇祸，各其命焉。斛斯椿屡践危机，终获贞吉，岂人谋之所致也？徵洽闻强记，以夔、襄任己，终使《咸》、《英》不坠，《韶》、《濩》惟新。加以尽心所事，无忘直道，抗辞正色，颠沛不渝，盖有周之忠烈乎？贾显智、樊子鹄、侯深等并驱驰风尘之际，但自陷夷戮。观其遗迹，虽获罪于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贺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资，当驰竞之日，并邀时投隙，展效立功。始则委质尔硃，中乃结款高氏，太昌之后，即帝图高。察其所由，固非守节之士。及胜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有长者之风矣。终能保荣持宠，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敌，奋其智勇，克翦凶渠，杂种畏威，遐方慕义，斯亦一时之盛矣。卒以勋高速祸，无备婴戮，惜哉！昔陈涉首事不终，有汉因而创业；贺拔功成夙殒，周文籍以开基。不有所废，君何以兴？信乎其然矣。侯莫陈悦肆行残慝，死不旋踵，观其亡灭，盖自取之。念贤有始有卒，取敬群公。梁览终以取祸，鲜克之义。雷绍驰骛云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经纶之日，乙弗朗展转扰攘之中，卒获归顺，美矣！

列传第三十八

辛雄族祖琛 琛子术 术族子德源 杨机 高道穆兄谦之 綦俊山伟 宇文忠之 费穆 孟威

辛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乡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忧，殆不可识。清河王怿为司空，辟为左曹。怿迁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闲明政事，经其断割，莫不悦服。怿每谓人曰："必也无讼，辛雄有焉。"历尚书驾部、三公郎。会沙汰郎官，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余悉罢遣。

先是，御史中丞、东平王匡复欲舆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雄奏理匡曰："窃惟白衣元匡，历奉三朝，每蒙宠遇，谔谔之性，简自帝心。故高祖锡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弹纠。当高肇之时，匡造棺致谏，主圣臣直，卒以无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未几，匡除平州刺史。右仆射元钦称雄之美，左仆射萧宝夤曰："吾闻游仆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赏，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竟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门下、尚书、廷尉议之。雄议曰："《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今议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纵情，令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诏从雄议。自后每有疑议，雄与公卿驳难，事多见从。于是公能之名甚盛。又为《禄养论》，称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书奏，孝明纳之。后除司空长史。时诸公皆慕其名，欲屈为佐，莫能得也。

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孝明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雄为行台左丞，与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鸦路。衍稽留未进，议师已次汝滨。逢北沟求救，议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王执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必守道？"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车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果自走散。在军上疏曰："凡人所以临

坚陈而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则求荣名，二则贪重赏，三则畏刑罚，四则避祸难。非此数事，虽圣王不能劝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旍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利害县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载。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之师，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进力者矣。为重发明诏，更量赏罚，则军威必张，贼难可弭。臣闻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须废也。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后为吏部郎中。

及尔硃荣入洛，河阴之难，人情未安，雄潜窜不出。孝庄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庄曰：“宁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后以本官兼侍中、关西尉劳大使。将发，请事五条：一言逋悬租调，宜悉不征；二言简罢非时徭役，以纾人命；三言课调之际，使丰俭有殊，令州郡量检，不得均一；四言兵起历年，死亡者众，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见存耆老，请假板职，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丧乱既久，礼仪罕习，如有闺门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门闾。庄帝从之，因诏：人年七十者授县，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

永熙三年，兼吏部尚书。时近习专恣，雄惧其谗匿，不能守正，论者颇讥之。孝武南狩，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永熙末，兼侍中。帝入关右，齐神武至洛，于永宁寺大集朝士，责雄及尚书崔孝芬、刘廞、杨机等曰：“为臣奉主，匡危救乱。若处不谏诤，出不陪随，缓则耽宠，急便窜避，臣节安在？”乃诛之。

二子，士璨、士贞，逃入关中。

雄从父兄纂，字伯将，学涉文史，温良雅正。初为衮州安东府主簿，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逃窜投纂，事觉，坐免官。后为太尉骑兵参军，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至定考，怿曰：“辛骑兵有学有才，宜为上第。”及梁将曹义宗攻新野，诏纂为荆州军司。纂善抚将士，人多用命，贼甚惮之。会孝明崩讳至，咸以对敌，欲秘凶问。纂曰：“安危在人，岂关是也？”遂发丧号哭，三军缟素，还

入州城，申以盟约。寻为义宗所围，相率固守。孝庄即位，除兼尚书，仍行台。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禽之，入城，因举酒属纂曰："微辛行台之在斯，吾亦无由建此功也。"

永安二年，元颢乘胜至城下，为颢禽之。及孝庄还宫，纂谢不守之罪。帝曰："于时朕亦北巡，东军不守，岂卿之过。"转荥阳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旧是前太守郑仲明左右，豪猾偷窃，境内患之。纂伺捕禽获，枭于郡市，百姓欣然。纂侨属洛阳，太昌中，乃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内太守。齐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谒，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执河内手也。"寻为兼尚书、南道行台、西荆州刺史。时蛮酋樊大能应西魏，纂攻之，不克而败，为西魏将独孤信所害。赠司徒公。

雄族祖琛。琛字僧贵。祖敬宗，父树宝，并代郡太守。琛少孤，曾过友人，见其父母无恙，垂涕久之。释褐奉朝请、荥阳郡丞。太守元丽性颇使酒，琛每谏之。丽后醉，辄令闭阁，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丽从舆驾，诏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为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多事产业，琛每谏折，崇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后加龙骧将军、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对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卒于官。

琛宽雅有度量，涉猎经史，喜愠不形于色。当官奉法，所在有称。

长子悠，字元寿，早有器业，为侍御史，监扬州军。贼平，录勋书，时李崇犹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许。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复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义，有文才。魏子建为山南行台，以为郎中。有军国机断。还京，于荥阳为人所劫害。赠东秦州刺史。俊弟术。

术字怀哲，少明敏，有识度，解褐司空胄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鄴都宫室。术有思理，百工克济。再迁尚书右丞，出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长史，遭父忧去职。清河父老数百人，诣阙上书，请立碑颂德。齐文襄嗣事，与尚书左丞宋游道、中书侍郎李绘等并追诣晋阳，俱为上客。累迁散骑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东南道行

台尚书，封江夏县男。与高岳等破侯景，禽萧明。迁东徐州刺史，为淮南经略使。齐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税，术率诸军度淮断之，烧其稻数百万石。还镇下邳，人随术北度淮者三千余家。东徐州刺史郭志杀郡守，文宣闻之，敕术自今所统十余州地，诸有犯法者，刺史先启听报；以下先断，后表闻。齐代行台兼总人事，自术始也。安州刺史、临清太守、盱眙蕲城二镇将犯法，术皆案奏杀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赀财尽赐术。三辞不见许，术乃送诣所司，不复以闻。邢邵闻之，遗术书曰："昔钟离意云：孔子忍渴于盗泉，便以珠玑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谓异代一时。"及王僧辨破侯景，术招携安抚，城镇相继款附，前后二十余州。于是移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鄴，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汉相传，又历魏、晋；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衮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寻徵为殿中尚书，领太常卿。仍与朝贤，议定律令。迁吏部尚书，食南衮州梁郡干。迁鄴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四，互有得失，未能尽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疏；袁叔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愔风流辨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考之前后铨衡，在术最为折衷，甚为当时所称举。天保末，文宣尝令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讟，其所旌擢，后亦皆致通显。

术清俭寡嗜欲，勤于所职，未尝暂懈，临军以威严，牧人有惠政。少爱文史，晚更勤学，虽在戎旅，手不释卷。及定淮南，凡诸赀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及还朝，颇以饟遗贵要，物议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青州刺史。

子阁卿，尚书郎。阁卿弟衡卿，有识学，开府参军事。隋大业初，卒于太常丞。术族子德源。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书左丞。

德源沈静好学，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美仪容，中书侍郎裴让之特相爱好，兼有龙阳之重。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并虚襟礼敬，同举荐之。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贫素，因使，薄有资装，遂饷执事，为父求赠，时论鄙之。中书

侍郎刘逖上表荐德源：弱龄好古，晚节逾厉，枕藉《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恭慎表于闺门，谦捻著于朋执；实后进之辞人，当今之雅器。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后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及还，待诏文林馆，位中书舍人。

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迟迥起逆，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隋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及还，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德源每于务隙撰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为掾，转谘议参军，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臣。

德源从祖兄元植，齐天保中，司空司马。学涉，有名闻于世。

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气侠，历位北海太守，后行平州事，卒于州。赠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恭。

子悫，武定末，开府铠曹参军。

杨机，字显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阳，因家焉。机少有志节，为士流所称。河南尹李平、元晖，并召署功曹。晖尤委以郡事。或谓晖曰："弗躬弗亲，庶人弗信，何得委事于机，高卧而已。"晖曰："吾闻君子劳于求士，逸于任贤，吾既委得其才，何为不可？"由是声名更著。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诏选清直之士，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愉甚敬惮之。后为洛阳令，京辇伏其威风。诉讼者一经其前，后皆识其名姓，并记其事理。历司州别驾、清河内史、河北太守，并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书。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公正己，为时所称。家贫无马，多乘小犊车，时论许其清白。与辛雄等并为齐神武所诛。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辽东人也。祖潜，献文初，赐爵阳关男。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马都尉。父崇，字积善，少聪敏，以端谨称。家资富厚，而崇志尚俭素。初，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景明中，启复本姓，袭爵，除洛阳令。为政清断，吏人畏其威风，发扌适不避强御，县内肃然。卒，赠沧州刺史，谥曰成。

道穆以字行于世，学涉经史，所交皆名流俊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谓人曰：“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若时不我知，便须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道穆奏记求用于匡，匡遂引为御史。其所纠扌适，不避权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买人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去之，并表发其赃货。尔硃荣讨蠕蠕，道穆监其军事，荣甚惮之。萧宝夤西征，以为行台郎中，委以军机之事。后属兄谦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于孝庄。孝庄时为侍中，深相保护。及即位，赐爵龙城侯，除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及元颢逼武牢，或劝帝赴关西者，帝以问道穆，道穆言关中残荒，请车驾北度，循河东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烛下作诏书，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寻除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公。于时尔硃荣欲回师待秋，道穆谓曰：“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此桓、文之举也。今若还师，令颢重完守具，可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深然之。及孝庄反政，因宴次谓尔硃荣曰：“前若不用高黄门计，社稷不安，可为朕劝其酒，令醉。”荣因陈其作监军时，临事能决，实可任用。寻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门。

道穆外执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人之事，必以奏闻，谏争尽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三十人。于时用钱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铸薄钱，斤余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钞，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硃世隆当朝权盛，因内见，衣冠失仪，道穆便即弹纠。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恨，泣以诉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寻敕监仪注。又诏：“秘书图籍及典

书缃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恆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更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案，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案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从可息；聚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诏从之，复置司直。

及尔硃荣死，帝召道穆，付赦书，令宣于外，谓曰：“今当得精选御史矣。”先是，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故有此诏。及尔硃世隆等战于大夏门北，道穆受诏督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世隆等于是北遁。加卫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时虽外托征蛮，而帝恐北军不利，欲为南巡之计。未发，会尔硃兆入洛，道穆虑祸，托病去官。世隆以其忠于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镜袭爵，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谦之。

谦之字道让，少事后母以孝闻。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袭父爵。孝昌中，行河阴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而逃去。诏令追捕，必得以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案问，悉获其党。并出前后盗处，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状告。寻正河阴令。在县二年，损益政体，多为故事。时道穆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

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臣以无庸，谬宰神邑，实思奉法不挠，称是官方。酬朝廷无赀之恩，尽人臣守器之节。但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恶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

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年已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诏付外量闻。

谦之又上疏，以为：“自正光以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但诸将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唯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略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且近习侍臣，戚属朝士，请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咸共谮毁，横受罪罚。在朝顾望，谁肯申闻？蔽上拥下，亏风损政。使谗谄甘心，忠谠息义。且频年以来，多有征发，人不堪命，动致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惮此刑书。正由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若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入。今不务以理还之，但欲严符切勒，恐数年之后，走者更多。故有国有家者，不患人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伏愿少垂览察。”灵太后得其疏，以责左右近侍，诸宠要者由是疾之。乃启太后，云谦之有学艺，除为国子博士。

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之徒，或申款旧。好施赡恤，言诺无亏。居家僮隶，对其兒不挞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无愆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谦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当世名流，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以时所行历多未尽善，乃更改元修者撰，为一家之法。虽未行于世，识者叹其多能。时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者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

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榆荚钱。至文帝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无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之钱，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汉之孝武，地广财饶，外事四戎，遂虚国

用。于是草茅之臣，出财助边；兴利之计，纳税庙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缗之令。盐铁既兴，钱弊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徵税既烦，千金日费，仓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大小，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

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初，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会谦之家僮诉良，神轨左右之，入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中，赠营州刺史，谥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

谦之弟谨之，字道修。父崇既还本姓，以谨之继沮渠氏。

綦俊，字剽显，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居代。俊孝庄时仕，累迁为沧州刺史，甚为吏人畏悦。寻除太仆卿。及尔硃世隆等诛，齐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议所立。莫有应者。俊避席曰："广陵王虽为尔硃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神武将从之。时黄门崔甗议不同，高乾、魏兰根等固执甗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关，神武深思俊言，常以为恨。寻除御史中尉，于路与仆射贾显度相逢，显度恃勋贵，排俊驺列倒，俊忿见于色，自入奏之。寻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俊佞巧，能候当涂，斛斯椿、贺拔胜皆与友善。性多诈，贺拔胜出镇荆州，过俊别，因辞俊母。俊故见败氈弊被，胜更遗之钱物。后兼吏部尚书，复为沧州刺史。徵还，兼中尉，章武县伯。寻除殷州刺史，薨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文贞。

子洪实，字巨正，位尚书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无行检，卒。

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长八

尺五寸，工骑射，弯弓五石，为奏事中散。从献文猎方山，有两狐起于御前，诏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获。位内行长。父幼之，位金明太守。伟涉猎文史，孝明初，元匡为御史中尉，以伟兼侍御史。入台五日，便遇正会，伟司神武门。其妻从叔为羽林队主，挝直长于殿门，伟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国子助教，迁员外郎、廷尉评。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叉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伟遂奏记，赞叉德美。叉素不识伟，访侍中安丰王延明、黄门郎元顺，顺等因是称荐之。叉令仆射元钦引伟兼尚书二千石郎，后正名士郎，修起居注。仆射元顺领选，表荐为谏议大夫。

尔硃荣之害朝士，伟时守直，故免祸。及孝庄入宫，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先是伟与仪曹郎袁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

俄领著作郎，节闵帝立，除秘书监，仍著作。初，尔硃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伟自以为功，诉求爵赏。伟挟附世隆，遂封东阿县伯，而法显止获男爵。伟寻进侍中。孝静初，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后以本官复领著作，卒官。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谥曰文贞公。

国史自邓彦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相继撰录。綦俊及伟等谄悦上党王天穆及尔硃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綦、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外示沈厚，内实矫竞。与綦俊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间，遂若水火。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党，时贤畏恶之。而爱尚文史，老而弥笃。伟弟少亡，伟抚寡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不营产业，身亡之后，卖宅营葬，妻女不免飘泊，士友叹愍之。长子昂袭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父侃，卒于书侍御史。忠之涉猎文史，颇有笔札，释褐太学博士。天平初，除中书侍郎。裴伯茂与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

为“黑宇”。后敕修国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骑常侍，副郑伯猷，使梁。武定初，为尚书右丞，仍修史。未几，以事除名。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有骄物之色。识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发疾，卒于君山。

费穆，字朗兴，代人也。祖于，位商贾二曹令、怀州刺史，赐爵松阳男。父万袭爵，位梁州镇将，赠冀州刺史。穆性刚烈，有壮气，颇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袭爵，稍迁泾州平西府长史。时刺史皇甫集，灵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亲，多为非法。穆正色匡谏，集亦惮之。

后蠕蠕主婆罗门自凉州归降，其部众因饥侵掠边邑。诏穆衔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复叛，入寇凉州。除穆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仍为别将，往讨之。穆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谓其所部曰：“夷狄兽心，见敌便走，若不令其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劣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俄而竞至，伏兵奔击，大破之。及六镇反叛，穆为别将，隶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将议班师。以朔州是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不全，则并、肆危，选将镇捍，佥议举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寻改云州刺史。穆招集离散，颇得人心。北境州镇皆没，唯穆独存。久之，援军不至，穆乃弃城南走，投尔硃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讨平二绛反蜀，拜散骑常侍。后妖贼李洪于阳城起逆，连结蛮左，诏穆兼武卫将军击破之。

及尔硃荣向洛，灵太后徵穆，令屯小平。荣推奉孝庄，穆遂先降。荣素知穆，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政以推奉主上，顺人心故。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作讨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行矣。”荣心然之，于是有河阴之事。天下闻之，莫不切齿。荣入洛，穆为吏部尚书、鲁县侯，进封赵平郡公。为侍中、前锋大都督，与大将军元天穆讨平邢杲。

时元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将击颢。穆围武牢，将拔，属天穆北度，既无后继，穆遂降颢。颢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杀之。孝庄还宫，赠侍中、司徒公，谥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阳人也。颇有气尚，尤知北土风俗。历东宫齐帅、羽林监。后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累迁沃野镇

将。前后频使远藩。粗能称旨。普泰中，除大鸿胪卿，卒，赠司空公。子恂嗣。

论曰：辛雄吏能历职，琛以公方行己，怀哲体有清监，德源雅业无亏，并素门之所得也。杨机清断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俊遭逢受职。山伟位行颇爽。忠之虽文史足用，而雅道蔑闻。费穆出身效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祸延簪带，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陈力，其勤亦可称矣。

列传第三十九 齐宗室诸王上

赵郡王琛子睿 清河王岳子劢 广平公盛 阳州公永乐 襄乐王显国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归彦兄子普 长乐王灵山 神武诸子

赵郡王琛，字元宝，齐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马，有志气。封南赵郡公，累迁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声誉。及斛斯椿等衅结，神武帅师入洛阳，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总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纠弹，无所回避，远近肃然。寻乱神武后庭，因杖而毙。时年二十三。，太尉、尚书令，谥曰贞。天平三年，又赠假黄钺、左丞相、太师、录尚书事，进爵为王，配享神武庙廷。子睿嗣。

睿小名须拔，幼孤，聪慧夙成，特为神武所爱，养于山公主也。令游娘母之，恩异诸子。魏兴和中，袭爵南赵郡公。年至四岁，未尝识母。其母魏华阳山主也。其从母姊郑氏戏谓曰："汝是我姨兒，何倒亲游氏？"睿因访问，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睿曰："兒无患苦，但闻有所生，欲得暂见。"神武惊，命元夫人至，就宫见之。睿前跪拜，因抱颈大哭。神武甚悲伤，谓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无及者。"遂为休务一日。睿读《孝经》，至"资于事父"，辄流涕嘘欷。十岁丧母，神武亲送至领军府。为发哀，举声殒绝，三日水浆不入口。神武与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渐顺旨。居丧长斋，骨立，杖而后起。神武令常山王与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许进水。虽绝清漱，午辄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与同案。神武崩，哭泣呕血。及壮，将婚，貌有戚容。文襄谓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何嫌而不乐？"对曰："自痛孤遗，方从婚冠，弥用感切。"言未卒，呜咽不自胜，文襄为之悯然。劢之勤学，常夜久方罢。文宣受禅，进爵为王。睿身长七尺，容仪其伟，闲习吏事，有知人之鉴。天保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时年十七，称为良牧。六年，诏睿领兵监筑长城。于时六月，睿途中屏盖扇，亲与军人同劳苦。定州先常藏冰，长史宋钦道以睿冒热，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谓一时之要。睿对之叹曰："三军皆饮温水，吾何义独进寒冰！"遂至销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先是役罢，任其自归，丁壮先返，羸弱多致僵殒。睿于是亲帅营伍，强弱相持，赖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睿抚慰新迁，量置烽戍，备有条法，大为兵人所安。无水处祷而掘井，泉源涌出，至今号曰赵郡王泉。九年，济南以太子监国，因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事，仍开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选，除睿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睿后因侍宴，帝从容谓常山王演等曰："由来

亦有如此长史不？”

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临崩，预受顾托，奉迎武成于鄴，拜尚书令。天统中，追赠父琛假黄钺；母元氏赠赵郡王妃，谥曰贞昭，华阳长公主如故。有司备礼仪，就墓拜授。时隆冬盛寒，睿跣步号哭，面皆破裂，呕血数升。及还，不堪参谢。帝亲就第看问，拜司空、摄录尚书事。

河清三年，周师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将以宫人避之，睿叩马谏，乃止。帝亲御戎，六军进止，并令取睿节度，而使段孝先总焉。帝与宫为被绯甲，登故北城以望，军营甚整。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乃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氈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死且尽。乃截槊杖之以归。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与贼战，自晋阳失道，为虏所屠，无遗类焉。斛律光自三堆还，帝以遭大寇，抱其头哭。任城王湝进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于帝前，曰：“段婆善为送女客。”于是以睿为能，加尚书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监五礼。晚节颇以酒色为和士开所构。睿久典朝政，誉望日隆，渐被疏忌。乃撰古忠臣义士，号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后数日，睿与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后主云：“和士开不宜仍居内。”并入奏太后。因出士开为衮州刺史。太后欲留过百日，睿正色不许。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厄酒。”言讫便出。其夜，睿方寝，见一人长可丈五尺，臂丈余，当门向床，以臂压睿，良久遂失。甚恶之，起坐叹曰：“大丈夫运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谏止之。睿曰：“社稷事重，吾当以死效之。吾宁死事先皇，不忍见朝廷颠沛。”至殿门，又有人曰：“愿勿入。”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恨。”入见太后，太后复以为言，睿执之弥固。出至永巷，被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时年三十六。大雾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诏听以王礼葬，竟无赠谥。子整信嗣，好学有行检，位仪同三司，后终于长安。

清河王岳，学洪略，神武从父弟也。父翻，字飞雀，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赠假黄钺、大将军、太傅、太尉、录尚书事，谥孝宣公。岳幼孤贫，人未之知。长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尝夜起，见神武室中无火而有光。移于别室，如前所见。怪之。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贵不可言。”山氏归报神武。神武后起兵于信都，山氏谓岳曰：“赤光之瑞，今当验矣，汝可从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见之大悦。

及战于韩陵，神武将中军，高昂将左军，岳将右军。中军败，岳举麾大呼，横冲贼阵，神武因大破贼。以功除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军事都督，寻加开府。岳辟引时贤以为僚属，论者美之。寻授使持节、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隶京畿。时神武统务晋阳，岳与侍中孙腾等京师辅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带。及遭丧去职，哀毁骨立。神武忧之，每日遣人劳勉。寻起复本位，历冀、晋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绥边之称。

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间遣其贞阳侯明于寒山，拥泗水灌彭城，与景为掎角声援。岳总诸军南讨，与行台慕容绍宗击破明，禽之。景仍于涡阳与左卫将军刘丰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统慕容绍宗、刘丰等攻王思政于长社。岳引洧水灌城。绍宗、刘丰为思政所获。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御，城不没者三板。会文襄亲临，数日克城，获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县男。文襄以为己功，故赏典不弘。

文襄崩，文宣出抚晋阳，令岳以本官兼尚书左仆射，留镇鄴。天保初，进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为西南道大行台，统司徒潘相乐等救江陵。师次义阳，西魏克荆州。因略地，克郢州，获梁郢州刺史陆法和，送鄴。诏岳旋师。岳自讨寒山、长社，及出随、陆，并有功，威名弥重。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莫及。初，高归彦少孤，神武令岳抚养。轻其年幼，情礼甚薄，归彦内衔之。及归彦为领军，岳谓其德己，更倚仗之。归彦密构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拟为永巷，但无阙耳。帝后夜行，见壮丽，意不平。仍属帝召鄴下妇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尝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县薛氏姊而锯杀之，让岳，以为奸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轻薄，非奸也。"帝益怒，使高归彦就宅赐以鸩。岳曰："臣无罪。"彦曰："饮之！"饮而薨。朝野惜之，时年三十四。诏大鸿胪护丧事。赠太宰、太傅、假黄钺、给辒辌车，谥曰昭武。敕以城南宅为庄严寺。

初，岳与神武经纶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储甲千余领。文襄末，岳表求纳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许。文宣时，亦频请纳，又不许。将薨，遗表谢恩，并请上甲。葬毕，方许纳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庙庭。后归彦反，武成知其前谮，以归彦良贱百口赠岳家。赠岳太师、太保，余如故。子劢。

劢字敬德，幼聪敏，美风仪，以仁孝闻。七岁袭爵清河王，十四为青州刺史。历祠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改封安乐侯。性刚直，有才

干。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则引为副。迁侍中、尚书右仆射。

及后主为周师所败，劢奉太后归鄴。进宦官放纵，仪同苟子溢尤幸。劢将斩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释。刘文殊窃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何得如此！"劢攘袂曰："今西军日侵，朝贵多叛，正由此辈弄权。若今日杀之，明日就诛，无恨。"文殊甚愧之。劢劝后主，五品已下家略，悉置三台上，胁之曰："若战不捷，则烧之。此辈必死战，乃可捷也。"后主不从，遂弃鄴东迁。劢恆后殿，为周军所得。武帝与语，大悦，因问齐亡所由，劢发言流涕，悲不自胜，帝为改容。授开府仪同三司。

隋文帝为丞相，谓曰："齐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闻于邻境，宜善自爱。"劢拜谢曰："劢，亡齐末属，不能扶危定倾，既蒙获宥，已多优幸，况滥叨名级，致速官谤。"帝甚器之。再迁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告谕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赖之。

开皇七年，转光州刺史。上表曰："陈氏数年已来，荒悖滋甚，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大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人神怨愤，怪异荐发。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蕃守，与其邻接。密迩仇仇，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船电迈，臣虽驽怯，请效鹰犬。"并上平陈五策，帝嘉之，答以优诏。及大举伐陈，以劢为行军总管，从宜阳公王世积下陈江州，以功拜上开府，赐物三千段。时陇右诸羌，数为寇乱。朝廷以劢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车大崇威惠，人夷悦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遗，以善政称。后吐谷浑来寇，劢时遇疾，不能拒战，贼遂大掠而去。宪司奏劢亡户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显前代名臣，追赠都督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广平公盛，神武从叔祖也。宽厚有长者风。神武起兵于信都，盛来赴，以为中军大都督，封广平郡公。历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于位，赠假黄钺、太尉、太师、录尚书事。无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阳州公永乐，神武从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累迁北豫州刺史。河桥之战，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乐守洛阳南城。昂走趣城南，西军追者将至，永乐不开门，昂遂为西军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后罢豫州，家产不立。神武问其故，对曰："裴监为长史，辛

公正为别驾，受王委寄，斗酒只鸡不敢入。”神武乃以永乐为济州，仍以监、公正为长史、别驾。谓永乐曰：“尔勿大贪，小小义取莫复畏。”永乐至州，监、公正谏不见听，以状启神武。神武封启以示永乐，然后知二人清直，并擢用之。永乐卒于州，赠太师、太尉、录尚书事，谥曰武昭。无子，从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绪为后，袭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

永乐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广武王。时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闾肆，后入长弼党，专以斗为事。文宣并收掩付狱，天恩等十余人皆弃市，长弼鞭一百。寻为南营州刺史，在州无故自惊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乐王显国，神武从祖弟也。无才伎，直以宗室谨厚，天保元年，封襄乐郡王。位右卫将军，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从子也。性宽和，颇有武干。天保初，封上洛郡王。历位司空、太傅，薨于官。

子元海，累迁散骑常侍，愿处山林，修行释典，文宣许之。乃入林虑山，经二年，绝弃人事。志不能固，自启求归。徵复本任，便纵酒肆情，广纳姬侍。又除领军将军。器小志大，颇以智谋自许。皇建末，孝昭幸晋阳，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骑常侍留典机密。初，孝昭之诛杨愔等，谓武成云，事成，以汝为皇太弟。及践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

先是，恆留济南于鄴，除领军厍狄伏连为幽州刺史，以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武成之权。武成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乃与河阳王孝瑜伪猎，谋于野，暗乃归。先是童谣云：“中兴寺内白凫翁，四方侧听声雍雍，道人闻之夜打钟。”时丞相府在北城中，即旧中兴寺也；凫翁谓雄鸡，盖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济南王小名也；打钟，言将被击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昭帝以为济南应之，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鄴，迎济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问自安之计。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须别虑。”武成曰：“此岂我推诚之意邪？”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后堂，元海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夜漏未尽，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请乘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

也；若不然，当具表云威权大盛，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因逼之，答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执丰乐，斩归彦，尊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郑道谦卜之，皆曰：“不利举事，静则吉。”又召曹魏祖问之国事，对曰：“当有大凶。”又时有林虑令姓簿，知占候，密谓武成曰：“宫车当晏驾，殿下为天下王。”武成拘之于内以候之。又令巫觋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武成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为和士开谮，被马鞭六十，责云：“尔在鄴城说我以弟反兄，几许不义！以鄴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不义无智，若为可使？”出为兖州刺史。

元海后妻，陆太姬甥也，故寻被追任使。武平中，与祖珽共执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语告珽。珽求领军，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报太姬。姬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鄴城将败，徵为尚书令。周建德七年，于鄴城谋逆，伏诛。

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为。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终致覆败。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养以为弟，遇之甚薄。少以骑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为左卫大将军。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讨蠕蠕，文宣悦其骁勇，谓曰：“尔击贼如鹘入鸦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迁尚书令、朔州道行台、朔州刺史、开府、南安王。甚得边朔人心。

后主时，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谨。光弁倨傲，思好因心衔恨。武平五年，遂举兵反，与并州诸贵书曰：“主上少长深宫，未辨人之情伪，昵近凶狡，疏远忠良。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暗于听受，专行忍害。幽母深宫，无复人子之礼；二弟残戮，顿绝孔怀之义。仍纵子立夺马于东门，光弁制鹰于西市；驳龙得仪同之号，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马班位，荣冠轩冕，人不堪役，思长乱阶。赵郡王睿，实曰宗英，社稷惟寄。左相斛律明月，世为元辅，威著邻国，并非有辜，奄见诛殄。孤既忝预皇枝，实蒙殊奖，今便拥率义兵，指除君侧之害。幸悉此怀，无致疑惑。”行台郎王行思之辞也。

思好至阳曲，自号大丞相，置百官，以行台左丞王尚之为长史。武卫赵海在晋阳掌兵，时仓卒，不暇奏，矫诏发兵拒之。军士皆曰："南安王来，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帝闻变，使唐邕、莫多娄敬显、刘桃枝、中领军厍狄士文驰之晋阳，帝勒兵续进。思好军败，与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于尽。时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晋阳遂露布，于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诱使食，因驰诣行宫，叫已了。帝大欢，左右呼万岁。良久，世安乃以状自陈。帝曰："告尔何物事？乃得坐食！"于是赏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烹尚之于鄴市，令内参射其妃于宫内，仍火焚杀之。

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谋反。韩长鸾女适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诬告诸贵，事相扰动，不杀无以息后，乃斩之。思好既诛，死者弟伏阙下诉求赠兄，长鸾不为通也。

平秦王归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当徙凉州。行至河、渭间，遇贼，以军功得免流。因于河州积年，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得胡师子，以功行河东事，遂死焉。徽于神武，旧恩甚笃。及神武平京洛，迎徽丧，与穆同营葬。赠司徒，谥曰文宣。

初，徽尝过长安市，与妇人王氏私通而生归彦，至是年已九岁，神武追见之，抚对悲喜。稍迁徐州刺史。归彦少质朴，后更改节，放纵好声色，朝夕酣歌。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娇妒。数忿争，密启文宣求离，事寝不报。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闻。徵为兼侍郎，稍被亲宠。以讨侯景功，别封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也。文宣诛高德正，金宝财货，悉以赐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总知禁卫。

济南自晋阳之鄴，杨愔宣敕，留从驾兵五千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鄴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阴怨杨、燕等。杨、燕等欲去二王，问计于归彦。归彦诈喜，请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许心违，驰告长广。长广于是诛杨、燕等。孝昭将入云龙门，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内，归彦谕之，然后得入。进向柏阁、永巷亦知之。孝昭践阼，以此弥见优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为司空，兼尚书令。齐制，宫内唯天子纱帽，臣下皆戎帽。特赐归彦纱帽以宠之。孝昭崩，归彦从晋阳迎武成于鄴。及武成即位，进位太傅，领司徒，常听将私部曲三人，带刀入仗。从武成还都，诸贵戚等竞要之。其所往处，一坐尽倾。归彦既地居将相，志气盈满，发言陵侮，傍若无人。议者以威权震主，必为祸乱。上

亦寻其前翻覆之迹，渐忌之。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等咸数言其短。上幸归彦家，召魏收对御作诏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为归彦威名太盛，故出之，岂可复加此号？"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缮写。昼日，仍敕门司不听辄内。时归彦在家纵酒，经宿不知，至明欲参。至门知之，大惊而退。及通名谢，敕令早发，别赐钱帛、鼓吹、医药，事事周备。又敕武职督将，悉送至清阳宫。拜而退，莫敢共语。唯与赵郡王睿久语，时无闻者。

至州不自安，谋逆，欲待受调讫，班赐军士。望车驾如晋阳，乘虚入鄴。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诏平原王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拒守。先是，冀州长史宇文仲鸾、司马李祖挹、别驾陈季璩、中从事房子弼、长乐郡守尉普兴等疑归彦有异，使连名密启，归彦追而获之，遂收禁仲鸾等五人。仍并不从，皆杀之。军已逼城，归彦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众，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有异心？正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诳惑圣上，疾忌忠良。但为杀此三人，即临城自刎。"其后城破，单骑北走。至交津，见获，锁送鄴。帝令赵郡王睿私问其故，归彦曰："使黄颔少兒牵挽我，何可不反？"曰："谁邪？"归彦曰："元海、乾和，岂是朝廷老宿？如赵家老公时，又讵怀怨？"于是帝又使让焉。对曰："高元海受毕义云宅，用作本州刺史，给后部鼓吹，臣为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杀元海、义云而已。"上令都督刘桃枝牵入，归彦犹作前语，望活。帝命议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载以露车，衔枚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赠仁州刺史。

魏时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库。文宣入库，赐从臣兵器，特以二石角与归彦，谓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长广得反，反时，将此角吓汉。"归彦额骨三道，着帻不安。文宣见之怒，使以马鞭击其额，血被面曰："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其言反，竟验云。

武兴王普，字德广，归彦兄归义之子也。性宽和，有度量。九岁归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与诸子同游处。天保初，封武兴郡王。武平二年，累迁司空。六年，为豫州道行台尚书令。后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师逼，乃降。卒于长安，赠上开府、豫州刺史。

长乐太守灵山，字景嵩，神族族弟也。从神武起兵信都，终长乐太守，赠大将军、司空，谥曰文宣。子懿，卒于武平镇将。无子，文宣以灵山从父兄齐州刺史建国子伏护为灵山后。

伏护字臣援，粗有刀笔。天统初，累迁黄门侍郎。伏护历事数朝，恆参机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剧，乃至连日不食，专事酣酒，神识恍惚，遂以卒。赠衮州刺史。建国侯。孙乂袭。

乂少谨，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简王济；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大尔硃氏生彭城景思王洧、华山王凝；韩氏生上党刚肃王涣；小尔硃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阳康穆王氵是；郑氏生冯翊王润；马氏生汉阳敬怀王洽。

永安简平王浚字定乐，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纳浚母，当月而有孕。及产浚，疑非己类，不甚爱之。而浚早慧，后更被宠。年八岁，谓博士卢裕曰："祭神如神在，为有神邪？无神邪？"对曰："有。"浚曰："有神，当云祭神神在，何烦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长，嬉戏不节。曾以属请受纳，大见杖罚，拘禁府狱，既而见原。后稍折节，颇以读书为务。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气力，善骑射，为文襄所爱。文宣性雌懦，每参文襄，有时洟出。浚恆责帝左右："何因不为二兄拭鼻？"由是见衔。累迁中书监、兼侍中。出为青州刺史。虽颇好畋猎，聪明矜恕，上下畏悦之。保定初，进爵为王。

文宣末年多酒，浚谓亲近曰："二兄旧来，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后，识解顿进。今因酒败德，朝臣无敢谏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鄴面谏，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见衔。八年，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杂以妇女，又作狐掉尾戏。浚进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于屏处召杨遵彦，讥其不谏。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遵彦惧，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诏令徵浚，浚惧祸，谢疾不朝。上怒，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盛以铁笼，与上党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

明年，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怆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先与浚不睦，进曰："猛兽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长广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左右闻者，莫不悲伤。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笼，烧杀之，填以石土。后出，皮发皆

尽，尸色如炭，天下为之痛心。

后帝以其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旧帝苍头也，以军功见宠。时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后数日，帝以陆氏先无宠于浚，敕与离绝。乾明元年，赠太尉。无子，诏以彭城王浟第二子准字茂则嗣。

平阳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阳郡公，累迁尚书左仆射。天保初，进爵为王，历位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为太傅，与彭城、河间王并给仗身羽林百人。大宁元年，迁太宰。性沉谨，以宽厚称。河清三年，薨于晋阳，或云以鸩终。还葬鄴，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骑常侍，封长乐郡公。博士韩毅教浟书，见浟笔迹未工，戏浟曰："五郎书画如此，忽为常侍开国，今日后，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罗为秦相，未闻能书。凡人唯论才具何如，岂必勤勤笔迹。博士当今能者，何为不作三公？"时年盖八岁矣。毅甚惭。

武定六年，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守令参佐，下及胥吏，行游往来，皆自赍粮食。浟纤介知人间事，有隰沃县主簿张达，尝诣州，夜投人舍，食鸡羹，浟察知之。守令毕集，浟对众曰："食鸡羹何不还他价直也？"达即伏罪，合境号为神明。又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界，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膊，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转都督、定州刺史。时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白毛。长史韦道建谓中从事魏道胜曰："使君在沧州日，禽奸如神。若捉得此贼，定神矣。"浟乃诈为上符，市牛皮，倍酬价直。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建等叹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三亩，数被偷。浟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菜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政化为当时第一。

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为侍中，人吏送别悲号。有老公数百人，相率具馔白浟曰："自殿下至来五载，人不识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识已来，始逢今化。殿下唯饮此乡水，未食百姓食，聊献疏薄。"浟重其意，为食一口。七年，转司州牧，选从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断者，当时称为美选。州旧案五百余，氵攸未期悉断尽。别驾羊脩等恐犯权戚，乃诣阁谘陈。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惮权戚？卿等当成人之美，反以权戚为言！"脩等惭悚而退。后加特进，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

薨，解任。寻诏复本官。俄拜司空，兼尚书令。济南嗣位，除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马，兼尚书令，转太保。武成入承大业。迁太师、录尚书。

洧明练世务，果于断决，事无大小，咸悉以情。赵郡李公统预高归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从父姊，兼右仆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陈诉，所司以昂、收故，崔遂获免。洧摘发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后车驾巡幸，洧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盗白子礼等数十人，谋劫洧为主。诈称使者，径向洧第。至内室，称敕呼洧，牵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洧大呼不从，遂遇害，时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洧未被劫前，其妃郑氏梦人斩洧头持去，恶之。数日而洧见杀。赠假黄钺、太师、太尉、录尚书事，给辒辌车。子宝德嗣。位开府，兼尚书左仆射。

上党刚肃王涣，字敬寿，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杰，俶傥不群。虽在童幼，恆以将略自许。神武壮而爱之，曰："此兒似我。"及长，力能扛鼎，材武绝伦。每谓左右曰："人不可无学，但要不为博士耳。"故读书颇知梗概，而不甚耽习。

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贼，涣年尚幼，在西学。闻宫中讠藿，惊曰："大兄必遭难矣！"弯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党王，历中书令、尚书左仆射。与常山王演等筑伐恶诸城。遂聚鄴下轻薄，陵犯郡县，为法司所纠。文宣戮其左右数人，涣亦被谴。六年，率众送梁王萧明还江南，仍破东关，斩梁特进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录尚书事。初，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见桑门，为黑衣故也。是时文宣幸晋阳，以所忌问左右曰："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为当之，乃使库真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鄴徵涣。涣至紫陌桥，杀伯升以逃，凭河而度，土人执以送帝。铁笼盛之，与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岁余，与浚同见杀，时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冯文洛，是帝家旧奴，积劳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杀涣，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余骨葬之，赠司空，谥曰刚肃。有敕李氏还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饰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尽。幸蒙恩诏，得反籓闱。汝是谁家孰奴？犹欲见侮！"于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

涣无嫡子，庶长子宝严，以河清二年袭爵。位终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唯襄城、广宁、兰陵王等，颇引文艺清识之士，当时以此称之。乾明元年二月，赠假黄钺、太师、太尉、录尚书事。无子，诏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风仪，好文学。为徐州刺史，坐夺商人财物，免官。后主败，奔鄴，亮从焉。迁兼太尉、太傅。周师入鄴，亮于启夏门拒守，诸军皆不战而败，周军于诸城门皆入，亮军方退走。亮入太庙行马内，恸哭拜辞，然后为周军所执。入关，依例授仪同，分配远边，卒于龙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时，车驾还鄴，尝令湝镇晋阳，总并省事。历司徒、太尉、并省录尚书。天统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

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时称明察。武平初，迁太师、司州牧。出为冀州刺史，加太宰，迁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频牧大蕃，虽不洁己，然宽恕，为吏人所怀。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袭州城。湝部分仓卒之际，咸得齐整，击贼大破之。拜左丞相，转瀛州刺史。及后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称尊号于晋阳，使刘子昂修启于湝："至尊出奔，宗庙既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子昂送鄴。帝至济州，禅位于湝，竟不达。

湝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召募，得四万余人，拒周军。周齐王宪来伐，先遣送书，并赦诏。湝并沉诸井。战败，湝、孝珩俱被禽。宪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归其妻子。将至鄴城，湝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满面。至长安，寻与后主同死。

妃卢氏，赐斛斯徵。卢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徵放之，乃为尼。隋开皇三年，表请文帝，葬湝及五子于长安北原。

高阳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迁尚书令。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挞诸王，太后深衔之。

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湜，湜不礼焉。帝问其故，对曰：“无官职汉，何须礼！”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太后杖湜百余，未几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与杖，何期带创死也！”乾明初，赠假黄钺、太师、司徒、录尚书事。子士义袭爵。

博陵文简王济，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太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悸。历位太尉。河清初，出为定州刺史。天统五年，在州语人云：“计次第，亦应到我。”后主闻之，阴使人杀之。赠假黄钺、太尉、录尚书事。子智袭爵。

华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华山。历位中书令、齐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赠左丞相、太师、录尚书。凝诸王中最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马王洽女也，与苍头奸，凝知而不能限禁。后事发，王氏赐死，诏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冯翊王润，字子泽，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时，神武称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天保初封，历位东北道行台右仆射、都督、定州刺史。润美姿仪。年十四五，母郑妃与之同寝，有秽杂之声。及长，廉慎方雅，习于吏职。至于摘发隐伪，奸吏无所匿其情。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台使，登魏孝文旧坛，南望叹息，不测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冯翊王少小谨慎，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鼠辈欲轻相间构，曲生眉目。”于是回洛决鞭二百，独孤枝决杖一百。寻为尚书令，领太子少师，历司徒、太尉、大司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台、录尚书，别封文成郡公，太师、太宰，复为定州刺史。薨，赠假黄钺、左丞相。子茂德嗣。

汉阳敬怀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赠太保、司空。无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

论曰：赵郡王以跗萼之亲，当顾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贞必，践畏途而不疑，履危机而莫惧，以其忠义，取毙凶匿。岂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将朝去三仁，终见殷墟之祸。不然，则邦国殄瘁，何若斯之速欤？清河属经纶之期，青云自致，出将入相，翊成鸿业。虽汉朝刘贾，魏室曹洪，俱未足谕其风烈，适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属昏乱之机，归彦因猜嫌之衅，咫尺鄴都，以速其祸，智小谋大，理则宜然。

神武诸王，多有声誉。永安以谏争遇祸，固齐室之比干，彭城莅人布政，乃与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为易遇。上党申威淮海，受辱牢阱，以英侠之气，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处茅茨之下，其可得乎！冯翊廉慎闲明，妄被谗匿，以武成阴忌之朝，而见免夫《角弓》之刺，已为幸矣。

列传第四十 齐宗室诸王下

文襄诸子 文宣诸子 孝昭诸子 武成诸子 后主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

河南康献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预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鄴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孝瑜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于鄴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斆，处处营造。

武成尝使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握槊，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与臣下接手。"帝深纳之。后又言赵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亲。由是睿及士开皆侧目。士开密告其奢僭，睿又言山东唯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尔硃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与之通，后因太子婚夜，孝瑜窃与之言。武成大怒，顿饮其酒三十七杯。体至肥大，腰带十围，使娄子彦载以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热躁闷，投水而绝。赠太尉、录尚书事。子弘节嗣。

孝瑜母，魏吏部尚书宋弁孙也。本魏颍川王斌之妃，为文襄所纳，生孝瑜。孝瑜还第，为太妃。孝瑜妃卢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后，宋太妃为卢妃所谮诉，武成杀之。

广宁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历位司州牧、尚书令、司空、司徒、录尚书、大将军、大司马。孝珩爱赏人物，学涉经史，好缀文，有技艺。尝于□事壁自画一苍鹰，见者皆以为真。又作朝士图，亦当时之妙绝。

后主自晋州败，奔鄴，诏王公议于含光殿。孝珩以大敌既深，事藉机变，宜使任城王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道

兵趣潼关，扬声取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溃散。又请出宫人宝物赏将士，帝不能用。

承光即位，以孝珩为太宰，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同谋，其正月五日，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军，谓阿那肱、韩长鸾、陈德信等云："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时何与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作如此猜！"高、韩恐其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为匡复计。周齐王宪来伐，兵弱不能敌。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穷矣！"齐叛臣乞扶令和以槊刺孝珩坠马，奴白泽以身扞之，孝珩犹伤数处，遂见虏。

齐王宪问孝珩齐亡所由，孝珩自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宪为之改容，亲为洗疮傅药，礼遇甚厚。孝珩独叹曰："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展我心力耳。"至长安，依例受开府、县侯。

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启归葬山东，从之。寻卒，还葬鄴。

河间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统中，累迁尚书令。初，突厥与周师入太原，武成将避之而东，孝琬叩马谏，请委赵郡王部分之，必整齐。帝从其言。孝琬免胄将出，帝使追还之。周军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骄矜自负。河南王之死，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与祖珽谮之云："草人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岂是老妪，须着此！'此言属大家也。"初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珽以说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鸣，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帝颇惑之。

时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顺请以奏，不从。帝闻，使搜之，得填库槊幡数百。帝闻，以为反状。讯其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对曰："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然实是文襄像，孝琬时时对之泣。帝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

皇帝外甥，何为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两胫而死。瘗诸西山，帝崩后乃改葬。

子正礼嗣。幼聪颖，能诵《左氏春秋》。齐亡，迁绵州卒。

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柏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钜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

芒山之捷，后主谓长恭曰：“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之术。相愿曰：“王前既有勋，今复告捷，威声大重，宜属疾在家，勿预时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妃曰：“何不求见天颜？”长恭曰：“天颜何由可见！”遂饮药而薨。赠太尉。

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参军阳士深表列其赃，免官。及讨定阳，士深在军，恐祸及。长恭闻之曰：“吾本无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尝入朝而出，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无所谴罚。武成赏其功，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责券，临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陈氏，广阳王妓也。延宗幼为文宣所养。年十二，犹骑置腹上，令溺己脐中。抱之曰：“可怜，止有此一个。”问欲作何王，对曰：“欲作冲天王。”文宣问杨愔，愔曰：“天下无此郡名，愿使安于德。”于是封安德焉。为定州刺史。于楼上大便，使人在下，张口承之。以蒸猪糁和人粪以饲左右，有难色者鞭之。孝昭帝闻之，使赵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谨，又加三十。又以囚试刀，验其利钝。骄纵多不法。武成使挞之，杀其昵近九人，从是深自改悔。

兰陵王芒山凯捷，自陈兵势，诸兄弟咸壮之。延宗独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胜径入？使延宗当此势，关西岂得复存！”及兰陵死，妃郑氏以颈珠施佛，广宁王使赎之，延宗手书以谏，而泪满纸。河间死，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于地，马鞭挝之二百，几死。后历司徒、太尉。

及平阳之役，后主自御之，命延宗率右军，先战城下，禽周开府宗挺。及大战，延宗以麾下再入，周军莫不披靡。诸军败，延宗独全军。后主将奔晋阳，延宗言：“大家但在营莫动，以兵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纳。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鸷鼠谷。乃以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事。谓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为社稷莫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骆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不得辄沮。”后主竟奔鄴。

在并将卒咸请曰：“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与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诏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竖，衅结萧墙，盗起疆场。斩关夜遁，莫知所之，则我高祖之业，将坠于地。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便祗承宝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为德昌元年，以晋昌王唐邕为宰辅，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沐阳王和阿于子、右卫大将军段暢、武卫将军相里僧伽、开府韩骨胡、侯莫陈洛州为爪牙。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容貌充壮，坐则仰，偃则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奋发，气力绝异，驰骋行阵，劲捷若飞。倾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千余家。后主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陈辞，自称名，流涕呜噎。众皆争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周军。特进、开府那卢安生守太谷，以万兵叛。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东；延宗亲当周齐王于城北，奋大槊往来督战，所向无前。尚书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长刀步从，杀伤甚多。武卫兰芙蓉、綦连延长皆死于阵。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骑投周军，周军攻东门，际昏遂入。进兵焚佛寺门屋，飞焰照天地。延宗与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军大乱，争门相填。齐人后斫刺，死者一千余人。周武帝左右略尽，自拔无路。承御上士张寿辄牵马头，贺拔佛恩以鞭拂其后，以崎岖仅得出。齐人奋击，几中马。城东厄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为之导，仅免。时四更也。延宗谓周武帝崩于乱兵，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不得。时齐人既胜，入坊饮酒，尽醉卧，延宗不复能整。周武帝出城，饥甚，欲为遁逸计。齐王宪及柱国王谊谏，以为去必不免。延宗叛将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俄倾

复振。诘旦，还攻东门，克之。又入南门。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于人家见禽。周武帝自投下马，执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两国天子，有何怨恶？直为百姓来耳！勿怖，终不相害。”使复衣帽，礼之。

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绝壁临水，忽有墨书云：“齐亡延宗。”洗视，逾明。帝使人就写，使者改亡为上。至是应焉。延宗败前，在鄴听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号。不间日而被围，经宿，至食时而败。年号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问取鄴计，辞曰：“亡国大夫不可以图存，此非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长安，周武与齐君臣饮酒，令后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自裁，侍婢苦执谏而止。未几，周武诬后主及延宗等，云遥应穆提婆反，使并赐死。皆自陈无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殡之。

后主之传位于太子也，孙正言窃谓人曰：“我昔武定中为广州士曹，闻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诸兒，阿保当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当灭。阿保谓天保，德之谓德昌也，承之谓后主年号承元，其言竟信云。”

渔阳王绍信，文襄第六子也。历特进、开府、中领军、护军、青州刺史。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太守郑道盖来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长幼，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齐灭，死于长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废帝及太原王绍德；冯世妇生范阳王绍义；裴嫔生西河王绍仁；颜嫔生陇西王绍廉。

太原王绍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为开府仪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尔父打我时，竟不来救。”以刀环筑杀之，亲以土埋之游豫园。

武平元年，诏以范阳王子辨才为后，袭太原王。

范阳王绍义，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广阳，徙封范阳。历位侍中、清都尹。好与群小同饮，擅致内参打杀博士任方荣。武成尝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后主奔鄴，以绍义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此地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

前长史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事不果，迎绍义。绍义至马邑。辅相及其属韩阿各奴等数十人，皆齐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余，尽从辅相，及绍义至，皆反焉。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执刺史陆琼，又攻陷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兵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

突厥他钵可汗谓文宣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高宝宁在营州，表上尊号，绍义遂即皇帝位，称武平元年，以赵穆为天水王。他钵闻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周武帝大集兵于云阳，将亲北伐，遇疾暴崩。绍义闻之，以为天赞己。卢昌期据范阳，亦表迎绍义。俄而周将宇文神举攻灭昌期。其日，绍义适至幽州，闻周总管出兵于外，欲乘虚取蓟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远，部分兵众。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驰救幽州，半为齐军所杀。绍义闻范阳城陷，素服举哀，回军入突厥。周人购之于他钵，又使贺若谊往说之。他钵又不忍，遂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流于蜀。绍义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归。绍义在蜀，遗妃书云："夷狄无信，送吾于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绍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为开府仪同三司。寻薨。

陇西王绍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长乐，后改焉。性粗暴，尝拔刀逐绍义，绍义走入厩，闭门拒之。绍义初为清都尹，未及理事。绍廉先往，唤囚悉出，率意决遣之。能饮酒，一举数升，终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乐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后襄城景王；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阳王彦基、定阳王彦康、汝阳王彦忠。

乐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晋阳，群臣请建中宫及太子，帝谦未许。都下百僚又请，乃称太后令，立为皇太子。帝临崩，遗诏传位于武成，并有手书。其末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大宁中，封乐陵王。

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帝以盆水

承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所过处，血皆遍地。气息将尽，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遂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于后园亲看埋之。

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开。

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窍言，百年太子也。或以为太原王绍德。诏以襄城王子白泽袭爵乐陵王。齐亡入关，徙蜀死。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开府、清都尹。齐亡入关，随例授仪同大将军、封县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开皇初，卒于并州刺史。

始平王彦德、城阳王彦基、定阳王彦康、汝阳王彦忠与汝南王同受封，并加仪同三司，后事阙。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后主及琅邪王俨；李夫人生南阳王绰；后宫生齐安王廓、北平王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机、乐平王仁邕、颍川王仁俭、安乐王仁雅、丹杨王仁直、东海王仁谦。

南阳王绰，字仁通，武成长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时生，至午时，后主乃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贬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后汉阳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阳，别为汉阳置后。

绰始十余岁，留守晋阳。爱波斯狗。尉破胡谏之，欻然斫杀数狗，狼藉在地。破胡惊走，不敢复言。后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画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左转定州，汲井水为后池，在楼上弹人。好微行，游猎无度，恣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有妇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兒饲波斯狗。妇人号哭，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兒血，乃食焉。后主闻之，诏锁绰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歇，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索□歇一斗，比晓，得二三升，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绰由是大为后主宠，拜

大将军，朝夕同戏。

韩长鸾间之，除齐州刺史。将发，长鸾令绰亲信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后主不忍显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扼杀之。瘗于兴圣佛寺，经四百余日乃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

齐亡，妃郑氏为周武帝所幸，请葬绰，敕所司葬于永平陵北。

琅邪王俨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东平王，拜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大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

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自都鄴后，此仪浸绝。武成欲雄宠俨，乃使一依旧制。俨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遣中贵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帝大笑，以为善。更敕令驻车，传语良久，观者倾京邑。

俨恆在宫中，坐含章殿以视事，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俨恆居守。每送驾，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王师罗尝从驾，后至，武成欲罪之。辞曰："臣与第三子别，留连不觉晚。"武成忆俨，为之下泣，舍师罗不问。俨器服玩饰皆与后主同，所须悉官给。于南宫尝见新冰绿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从是，后主先得新奇，属官及工匠必获罪。太上、胡后犹以为不足。俨尝患喉，使医下针，张目不瞬。又言于帝曰："阿兄软，何能率左右！"帝每称曰："此黠兒也，当有所成。"以后主为劣，有废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俨以和士开、骆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尝谓曰："君等所营宅，早晚当就，何太迟也？"二人相谓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天子门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武平二年，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复得无时见太后。四月，诏除太保，余官悉解，犹带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左右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说

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百姓丛中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兒欲杀之。”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赞成其事。俨乃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付禁推。子琮杂以他文书奏之，后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厍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谘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须重奏。”伏连信之，伏五十人于神兽门外，诘旦，执士开送御史。俨使冯永洛就台斩之。

俨徒本意唯杀士开。及是，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外。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头使作阿尼，故拥兵马，欲坐着孙凤珍宅上。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放臣，愿遣姊姊来迎臣，臣即入见。”姊姊即陆令萱也，俨欲诱出杀之。令萱执刀帝后，闻之战栗。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强牵衣谏曰：“若不斩提婆母子，殿下无由得入。”广宁、安德二王适从西来，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强曰：“人少。”安德王顾众而言曰：“孝昭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数千，何言人少？”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光闻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后主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光曰：“小兒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皮景和亦以为然，后主从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苦？”执其手，强引以前。请帝曰：“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长大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收伏连及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于后园，帝亲射之而后斩，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职吏，尽欲杀之。光以皆勋贵子弟，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云“《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俨之未获罪也。鄴北城有白马佛塔，是石季龙为澄公所作。俨将修之，巫曰：“若动此浮图，此城失主。”不从，破至第二级，得白蛇，长数丈，回旋失之。数旬而败。

自是，太后处俨于宫内，食必自尝之。陆令萱说帝曰：“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根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为计。”何洪珍与和士开素善，亦请杀之。未决，以食辇密迎祖班问之。班称周公杀管叔，季友鸩庆父，帝纳其言。以俨之晋阳，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执俨。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见先帝爱王，今宁就死，

不能行。”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启太后曰：“明旦欲与仁威出猎，须早早还。”是夜四更，帝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兒何不去？”俨出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头负出，至大明宫，鼻血满面，立杀之，时年十四。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临哭十余声，便拥入殿。明年三月，葬于鄴西，赠谥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有遗腹四男，生数月，皆幽死。以平阳王淹孙世俊嗣。俨妃李祖钦女也，进为楚帝后，居宣则宫，齐亡，乃嫁焉。

齐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长者，无过行，位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贞，字仁坚，武成第五子也。沉审宽恕，帝常曰：“此兒得我凤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书令、录尚书事。帝行幸，总留台事。积年，后主以贞长大，渐忌之。阿那肱承旨，令冯士干劾，系贞于狱，夺其留后权。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举止轩昂，精神无检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机，生而无骨，不自支持。次乐平王仁邕；次颍川王仁俭；次安乐王仁雅，从小有暗疾；次丹杨王仁直；次东海王仁谦，皆养于北宫。

琅邪王死后，诸王守禁弥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给俭薄，取充而已。寻后主穷蹙，以廓为光州，贞为青州，仁英为冀州，仁俭为胶州，仁直为济州刺史。自廓已下，多与后主死于长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暗疾，获免，俱徙蜀。隋开皇中，追仁英，诏与萧琮、陈叔宝修其本宗祭祀。未几而卒。

后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诸姬生东平王恪，次善德，次质德，次质钱；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寻夭折。

齐灭，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皆有封爵。其后不从戮者，散配西土，皆死边。

论曰：文襄诸子，咸有风骨。虽文雅之道，有谢间、平，然武艺英姿，多堪御侮。纵咸阳赐剑，歼覆有徵，若使兰陵获全，未可量也。而

终见诛翦，以至土崩，可为太息者矣。安德以时艰主暗，晦迹韬光；及平阳之阵，奋其忠勇，盖以临难见危，义深家国。德昌大举，事迫群情，理至沦亡，无所归命。广宁请出后宫，竟不获遂，非孝珩辞致，有谢李同，自是后主心识，去平原已远。存亡事异，安可同年而说。武成残忍奸秽，事极人伦；太原迹异猜嫌，情非衅逆，祸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长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庆流后嗣，百年之酷，盖济南之滥觞。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为伤叹。各爱其子，岂其然乎？琅邪虽无师傅之资，而早闻气尚，士开淫乱，多历岁年，一朝剿绝，庆集朝野，以之受毙，深可痛焉。然专戮之衅，未之或免。赠帝谥恭，矫枉过直。观过知仁，不亦异于是乎！

列传第四十一

万俟普子洛 可硃浑元 刘丰 破六韩常 金祚 刘贵 蔡俊 韩贤尉长命 王怀 任祥子胄 莫多娄贷文子敬显 厍狄回洛 厍狄盛张保洛贺拔仁 曲珍 段琛 尉摽 摽子相贵 康德 韩建业 封辅相范舍乐 牒舍乐侯莫陈相 薛孤延 斛律羌举子孝卿 张琼 宋显王则 慕容绍宗 叱列平步大汗萨 薛修义 慕容俨 厍狄伏连 潘乐彭乐 暴显 皮景和 綦连猛 元景安 独孤永业 鲜于世荣 傅伏

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逼授太尉。后归魏，累迁第二镇人酋长。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随入关，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靺城率部归齐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赠太师、大司马、录尚书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随孝武入关，除尚书左仆射。天平中，随父东归，封建昌郡公，再迁领军将军。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礼之，尝亲扶上马。洛免冠稽首，愿出万死力以报深恩。及河阴之战，诸军北度桥，洛以一军不动，谓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营地为回洛。洛慷慨有气节，勇锐冠世。卒，赠太师、大司马、太尉、录尚书，谥曰武。

可硃浑元，字道元，自云辽东人也。曾祖护野肱，为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仁有武略，少与神武相知。尔硃荣以为别将，隶尔硃天光。平万俟丑奴等，以功封东县伯。孝武帝立，累迁渭州刺史。元既早为神弄知遇，兼其母兄在东，恆表疏与神武往来。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发渭州，西北度乌兰津，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掞待元甚厚。掞女婿刘丰生与元深相结，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战必摧之。神武闻其来，遣平阳太守高崇持金环一枚赐元，并运资粮候接。元至，引见执手。后进并州刺史，以贪污劾，特见原。累以军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风郡王，位太傅、太师。薨，赠假黄钺、太宰、太师。录尚书。元用兵务持重，未尝败。皇建初，配享文襄庙庭。子长举袭。

道元弟天元，亦有将略，便弓马，封昌阳县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书。卒，赠都督、沧州刺史，谥曰恭武。

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勋重，尚东平长公主，赐爵宜安乡男。文宣受

禅，加驸马都尉，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成皋郡公。济南即位，加特进，改封博陵郡公。与杨愔同被杀。追赠司空。

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破六韩拔陵之乱，以守城功，除普乐太守，山鹿县公，灵州镇城大都督。贺拔岳与灵州刺史曹掞不睦，丰助掞守。岳将自讨掞，为侯莫陈悦所杀。周文帝遣行台赵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复来攻围，引河灌之，掞与丰坚守不下。丰乃东奔神武，神武以丰为南汾州刺史。河阴之役，丰功居先，神武执其手嗟赏之。及王思政据长社，丰与高岳等攻之。先是讹言大鱼道上行，百姓苦之。丰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长，鱼鳖皆游焉。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丰拍浮向土山，为浪激，不时至。西人钩之，并为敌所害。丰壮勇善战，死日，朝野骇惋。赠大司马、司徒公、尚书令，谥武忠。子晔嗣。

第三子龙，有巧思，位亦通显。隋开皇中，历将作大匠，卒于领军大将军。

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丧，诸子皆为制服三年。武平中，□所生丧，诸弟并请解官，朝廷义而不许。

破六韩常，单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汉，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贤王去卑监本国户。魏氏方兴，率部南转，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军北御。军败，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孙遂以潘六奚为氏。后人讹误，以为破六韩。世领部落。父孔雀，少骁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尔硃荣。诏封永安县侯，第一领人酋长。常，孔雀少子，沉敏有胆略，善骑射。尔硃荣死，常居河西。天平中，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东归，神武上为武卫将军。齐受禅，封广川县公，拜太子太保。卒于沧州刺史。赠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人酋长、假王，谥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骁雄，尚气侠。魏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随元天穆讨平邢杲。历泾、岐二州刺史。后大行台贺拔岳表授东雍州刺史，令讨仇池氏杨绍先于百顷。未还，岳为侯莫陈悦所杀。祚克仇池还，莫知所归。俄而神武遣行台侯景慰谕，祚遂解甲而还，封安定县公。后随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为兖州刺史。历太仆、卫尉二卿。寻除东北道大都督、晋州刺史，入据东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战，以大都督从破西军，除华州刺史。文宣受禅，加开府仪同三司，别封临济县子。卒，赠司空公。

刘贵，秀容阳曲人也。刚格有气断。历尔硃荣府骑兵参军。荣性猛急，贵尤严峻，任使多愜荣心。普泰初，行汾州事，弃戍归齐神武。累迁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开府、西道行台仆射。贵所历，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杀害，视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讦无所回避。虽非佐命元功，然与神武布衣旧，特见亲重。卒，赠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谥忠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庙庭。

次子洪徽嗣乐县男。卒，赠都督、燕州刺史。

蔡俊，广宁石门人也。父普，北方扰乱，走奔五原，守战有功，拜宁朔将军。卒，赠燕州刺史。俊豪爽有胆略，齐神武微时，深相亲附。俊初为杜洛周所虏，时神武亦在洛周军中。神武谋诛洛周，俊预其计。事泄奔葛荣。仍背荣归尔硃荣。从入洛。及从破葛荣，平元颢，封乌洛县男。随神武举义，及平鄴，破韩陵，并有战功，进爵为侯。出为齐州刺史。为政严暴，又多受纳。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宾客，颇称施惠。天平中，卒于扬州刺史，赠尚书令、司空公，谥曰威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

韩贤，字普贤，广宁石门人也。壮健有武用。初，随葛荣作逆，荣破后，尔硃荣擢充左右。荣死，尔硃度律以贤为帐内都督，封汾阳县伯。后为广州刺史。及齐神武起义，度律以贤素为神武所知，恐有变，遣使徵之。不愿去，乃密遣群蛮多举烽，若有寇至。使者遂为启，得停。贤仍潜使人通诚于神武。后拜建州刺史。天平初，为洛州刺史。州人韩木兰等起兵，贤破之。亲自案检收甲仗，有一贼窘迫藏尸间，见将至，忽起斫贤，断其胫而卒。始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历代宝之。贤知，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谓因此致祸。赠尚书令、司空。子裔嗣。

尉长命，太安狄那人也。父显，魏代郡太守。长命性和厚，有器识。参预齐神武起兵，破尔硃氐于韩陵，拜安南将军。樊子鹄据衮州反，除东南道大都督，与诸军讨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虽多聚敛，然以恩抚人，少得安集。卒，赠司空，谥曰武壮。

子兴，字敬兴。便弓马，有武艺，位冠军将军。

王怀，字怀周，不知何许人也。少好弓马，颇有气尚。随齐神武于冀州起兵，讨破尔硃兆于广阿，又从破四胡何于韩陵，以功封卢乡县侯。天平中，为都督、广州刺史。后从神武袭克西夏州。还，为大都

督，镇下馆。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卒，赠司徒公、尚书仆射。

怀以武艺勋诚，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论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飨神武庙庭。

任祥，字延敬，广宁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从葛荣，荣署为王。荣败，拥所部先降。拜广宁太守，赐爵西河县公。随齐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后兼尚书左仆射，进位开府仪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宽和接物，人士称之。及斛斯椿衅发，祥弃官北走，归神武。天平初，拜侍中，迁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纳，然政不残，不为人所疾苦。颍川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据城降西魏。祥战失利，还北。与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颍川。元象元年，卒于鄴。赠太尉公、录尚书事。

子胄，性轻侠，颇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为东郡太守。家本丰财，又多聚敛，动极豪华；宾客往来，将迎至厚。兴和末，神武攻王壁还，留清河公岳为行台，镇守晋州，以胄隶之。胄饮酒游纵，不勤防守，神武责之。惧，遂潜遣使送款于周。为人所纠，推勘未得实，神武特免之。胄内不自安，乃与仪同尔硃文暢、参军房子远、郑仲礼等阴图弑逆，伏诛。

莫多娄贷文，太安狄那人也。骁果有胆气。从神武起兵，破尔硃兆于广阿，封石城县子。从破四胡于韩陵，进爵为侯。从平尔硃兆于赤谷岭，兆自缢，贷文获其尸。天平中，进爵为公，晋州刺史。元象初，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南道大都督，与行台侯景攻独孤信于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与高昂议待其至。贷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不许。贷文性勇而专，不受命，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堠，死于周军。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

子敬显嗣，强直勤干，少以武力见知。恆从斛律光征讨，数有战功。光每令敬显前驱置营，中夜巡察，或达旦不眠。临敌置阵，亦命部分将士，深见重。位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七年，从后主平阳败归，在并州与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称尊号。安德败，武将皆投周军，唯敬显走还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执之，斩于閶闔门外，责其不留晋阳也。

厍狄回洛，代人也。少有武力，仪貌魁伟。初事尔硃荣。荣死，隶尔硃兆。神武举兵于信都，回洛拥众来归。从破四胡于韩陵，以军功封顺阳县子，累迁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顺阳郡王。大宁初，为朔州刺史，转太子太师。卒，赠太尉、定州刺史。

厍狄盛，字安盛，怀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为神武亲信都督，从征伐。累迁幽州刺史，封长广县公。齐受禅，改封华阳县公，后拜特进。卒，赠太尉公。

张保洛，自云本出南阳西鄂，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马。初从葛荣。荣败，仍为尔硃荣统军。后隶齐神武。神武起兵，保洛为帐内，从破尔硃兆于广阿及韩陵战。元象初，为西夏州刺史，以前后功，封安武县伯。又从战芒山，进爵为侯。文襄嗣事，历梁州刺史，进爵为公。齐受禅，加开府，仍为刺史。聚敛，为百姓所患。济南初，兼侍中，寻出为沧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敛免官，夺王爵。卒，赠前官，追复本封。

从神武出山东，又有贺拔仁、曲珍、段琛、尉摽、子相贵、康德、韩建业、封辅相、范舍乐、牒舍乐，并以军功至大官，史失其事。

仁字天惠，无善人。以帐内都督从神武破尔硃氏于韩陵，力战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历数州刺史、太保、太师、右丞相、录尚书事。武平元年薨，赠假黄钺、相国、太尉、录尚书、十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谥曰武。

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壮勇骑射，以帐内从神武。天统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为豫州道行台尚书令、豫州刺史。卒，赠太尉。

琛字怀宝，代人。少有武用，从起兵。天保中，开府仪同三司、兖州刺史。

摽，代人，大宁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贵嗣。

相贵，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晋州道行台尚书仆射、晋州刺史。及行台左丞侯子钦等密启周武帝请师，求为内应。周武自率众至城下。子钦等夜开城门，引军入，锁相贵送长安，卒。

弟相愿，强干有胆略，武平末，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大将军。自平阳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计将杀高阿那肱，废后主立广宁王。事竟不果。及广宁被出，相愿拔佩刀斫柱而叹曰："大事去矣，知复何言！"

德，代人。历数州刺史、并省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封新蔡王。

建业、辅相，俱不知所从来。建业位领军大将军、并州刺史。以辅相为朔州总管。

范舍乐，代人。有武艺，筋力绝人。位东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封平舒侯。

牒舍乐，武威人。开府仪同三司、营州刺史，封汉中郡公，战殁关中。

侯莫陈相，代人也。祖社伏颓，魏第一领人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岁丧父，号慕过人。及长，性雄杰。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力战有功，封阳平县伯，后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迁司空公，进爵白水王，又迁大将军，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历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传，别封义宁郡公。薨于州，赠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

次子晋贵，严重有文武干略，袭爵白水王，武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归周，授上大将军，封信安县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颖、弘信，雍州司士参军。子行方、行俭、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骁果，从神武起兵，以功累加仪同三司。从西征，至蒲津。及窦泰失利，神武班师，延后殿，且战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尝阅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烧浮图。神武令延视之。延案槊直前，大呼绕浮图走，火遂灭。延还，须及马鬃尾皆焦。神武叹其勇决，曰："延乃能与霹雳斗！"后封平秦公，与诸将讨颍川。延专监造土山，以酒醉，为敌所袭据。颍川平，诸将还京师，宴华林园。文襄启魏帝，坐延阶下以辱之。齐受禅，别赐爵都昌县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战，每大军征讨，常为前锋。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举，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羌举少骁果，从尔硃兆。兆破，乃归诚神武。神武以其忠于所事，亦加嗟赏。天平中，除大都督。后从神武战于沙苑，时议进趣计，羌举曰："黑獭若欲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决，有同猘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泞，无所用力。若不与战，径趣咸阳，咸阳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则黑獭之首，可悬军门。"神武欲纵火焚之，侯景曰："当禽以示百姓，烧杀谁复信之？"诸将议既有异同，遂战于渭曲，大军败绩。后封密县侯，为东夏州刺史。有疫疾，刺胸，竹筒吮之，垂愈。因怒，创裂而卒。赠仪同三司。子孝卿嗣。

孝卿少聪敏，机悟有风检。武平末，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义宁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骑兵机密。时政由群竖，自赵彦深死后，朝贵典机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贪秽。后主至齐州，以孝卿为尚书令，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劝后主作承光诏，禅位任城王。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孝卿便诣鄴。仍从周武帝入关，授仪同大将军、宣纳上士。隋开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书。

张琼，字连德，代人也。少壮健，有武用，初随葛荣为乱。荣败，尔硃荣以为都督。后历位济州刺史。及尔硃氏败，归神武，拜沧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袭克夏州，以琼为慰劳大使，留镇之。寻为周文帝所陷，卒。赠司徒、都督、恆州刺史。

琼子欣，尚魏平阳公主，除驸马都尉、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郑伯。琼常忧其太盛，每谓亲识曰："凡人官爵，莫若处中。欣位秩太高，深为忧虑。"而欣豪险，遂与公主情好不笃。寻为孝武所害。时人称琼先见。

宋显，字仲华，敦煌效谷人也。性果毅，有干用。初事尔硃荣，稍迁为记室参军。荣死，世隆等以为晋州刺史。后归神武为行台左丞，拜西衮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纳，然勇决有气干，检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阴之战，深入，没于行阵。赠司徒公。

王则，字元轨，自云太原人也。少骁果，有武艺。初随叔父魏广平内史老生征讨，每有战功。老生为朝廷所知，则颇有力。初以军功赐白水子。元颢入洛，则与老生俱降颢。颢疑老生，遂杀之。则奔广州刺史郑先护，与同拒颢。颢败，为东徐州防城都督。尔硃荣之死也，东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党，内怀忧惧。时梁立魏汝南王悦为魏主，资其士马，送之境上，椿遂降悦。则与兰陵太守李义击其偏师，破之。魏因以则行北徐州事，隶尔硃仲远。仲远败，乃归神武。天平初，频以军功，都督、荆州刺史。则有威武，边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则为西师围逼，弃城奔梁。梁寻放还，神武恕而不责。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后勋，封太原县伯。则性贪，在州不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号河阳钱，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晋阳，文襄怒其罪。卒，赠司空，谥烈懿。

则弟敬宝，位东广州刺史，与萧轨攻建业，不克，死焉。

慕容绍宗，字绍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后也。曾祖腾，归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远，恆州刺史。绍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胆略。尔硃荣即其从舅子也。荣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除翦，恐难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若何？"对曰："太后淫虐，天下共弃。公既执忠义，忽欲歼夷多士，实谓非策。"不从。后以军功封索卢侯，迁尔硃兆长史。及兆败，绍宗于乌突城见神武，遂携尔硃荣妻子并兆余众自归神武。神武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并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

及迁鄴，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累迁青州刺史。时丞相记室孙搴属绍宗，以其兄为州主簿，绍宗不用。搴谮之神武曰："绍宗尝登广固城长叹，谓所亲云：大丈夫有复先业理不？"由是徵还。元象初，以军功进爵为公，累迁御史中尉。属梁人刘乌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执乌黑杀之。还，除尚书左仆射。

侯景反，命绍宗为东南道行台，加开府，改封燕郡公，又与大都督高岳禽梁贞阳侯萧明于寒山。回军讨侯景于涡阳。时景军甚盛，初闻韩轨往讨之，曰："啖猪肠小兒。"闻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尔。"诸将被轻。及闻绍宗至，扣鞍曰："谁教鲜卑小兒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未死邪？"及与景战，诸将频败，无肯先者。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因大捷。

西魏遣王思政据颍川，又以绍宗为南道行台，与太尉高岳、仪同刘丰围击之，堰洧水灌城。时绍宗数有凶梦，每恶之，私谓左右曰："吾自数年已还，恆有蒜发，昨来忽尽。蒜者算也，其算尽乎！"未几，与刘丰临堰，见北有尘气，乃入舰同坐。暴风从东北来，缆断飘舰，径向敌城。绍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军将士，莫不悲惋，朝廷嗟伤焉。赠太尉，谥曰景惠。

长子士肃，以谋反伏法。朝廷以绍宗功，罪止士肃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庙庭。士肃弟三藏。

三藏幼聪敏，多武略，颇有父风。武平初，袭爵燕郡公。以军功，历位武卫大将军。周师入鄴，齐后主东遁，委三藏留守鄴宫。齐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犹拒战。及齐平，武帝引见，恩礼甚厚，授仪同大将军。隋开皇元年，授吴州刺史。九年，副襄阳公韦洸讨平岭南。至广州，洸中流矢卒，诏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以功授大将军。后迁廓州刺史，人歌颂之，文帝数有劳问。又畜产繁滋，获醍醐奉献，赉物百段。十三

年，州界连云山响，称万岁者三，诏颁郡国。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云浮于上，雉兔驯坛侧。使还以闻，上大悦，改封河内县男。历叠州总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业七年卒。

叱列平，字杀鬼，代郡西部人，世为酋帅。平有容貌，美须髯，善射驭。袭第一领人酋长、临江伯。魏末，以军功至武卫将军。随尔硃荣破葛荣，平元颢，封瘿陶县伯。荣死，尔硃氏陵僭。平惧祸，后归神武。从破四胡于韩陵。以军功，天保初累迁衮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卒，赠都督、瀛州刺史，谥曰庄惠。子孝冲嗣。

孝冲弟长叉，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新宁王。隋开皇中，位上柱国，卒于泾州刺史。长叉无他才技，在官以清干称。

步大汗萨，代郡西部人。祖荣，代郡太守。父居，龙骧将军、领人别将。萨初从尔硃荣入洛。及平葛荣，累功为都督。荣死，又从兆入洛。及韩陵之败，以所部降神武。稍迁车骑大将军，封行唐县公，晋州刺史。齐受禅，改封义阳郡公。

薛修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祖寿仁，秦州刺史、汾阴公。父宝集，定阳太守。

修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诏募能得三千人者，用为别将。脩义得七千余人，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以军功，拜龙门镇将。

后宗人凤贤等作乱，围镇城，修义以天下纷扰，遂为逆，自号黄钺大将军。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军未至，修义惭悔，遣表乞一大将招慰，乃降。凤贤等犹据险不降，修义与书，降之。乃授凤贤龙骧将军，阳夏子，改封汾阴县侯。尔硃荣以修义反覆，录送晋阳，与高昂等并见拘防。荣赴洛，并以自随，置于驼牛署。荣死，魏孝庄以修义为弘农、河北、河东、正平四郡大都督。时神武为晋州刺史，见之，相待甚厚。及韩陵之捷，以修义行并州事。孝武帝入关，神武以修义为关右行台，自龙门济河，招下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

初，神武欲大城晋，中外府司马房毓曰："若使贼到此处，虽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败，徙秦、南汾、东雍三州人于并州，又欲弃晋，以遣家属向英雄城。修义谏曰："若晋州败，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

曰："尔辈皆负我，前不听我城并州城，使我无所趣。"修义曰："若失守，则请诛。"斛律金曰："还仰汉小兒守，收家口为质，勿与兵马。"神武从之，以修义行晋州事。及西魏仪同长孙子彦围逼城下，修义开门伏甲侍之。子彦不测虚实，于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晋州刺史。后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追其守晋州功，复其官爵。俄以军功，进正平郡公，加开府。天保中，卒于太子太保，赠司空。子文殊嗣。

修义从弟嘉族，性亦豪爽。从神武平四胡于韩陵。历华、阳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军功。又历南汾、谯二州刺史。

慕容俨，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后也。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尔硃氏败，归神武。以勋，累迁五城太守。见东雍州刺史潘相乐，长揖而已。丞尉已下，数罹其罪。乃谓俨曰："府君，少为群下屈节。"俨攘袂曰："吾状貌如此，行望人拜，岂可拜人！"神武闻二人在边不和，征相乐还朝，以俨代为刺史。迁东荆州刺史。行次长社，忽为其部下人所执，将投山贼张俭，为守人王崇祖私放，获免。神武仍授以军司，共击平俭，始得达州。沙苑之败，时诸州多翻陷，唯俨获全。

天保初，以军功，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陆法和、仪同宋莅等以郢州城内附。时清河王岳帅师江上，议以城在江外，求忠勇过人者守之。众推俨，遂遣镇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于上流鹦鹉洲造荻茨，竟数里，以塞船路。众惧，俨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俨于是顺士卒心祈请，须臾，冲风惊波，漂断荻茨。约复以铁锁连缉，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茨复断绝。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俨出城奋击，大破之。瑱、约又并力围城。唯煮槐楮叶并纟宁根、水荭、葛、艾等及靴、皮带、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别分食，唯留骸骨。俨犹信赏必罚，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无异志。后萧方智立，请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诏还之。及至，望帝悲不自胜。帝亲执其手，捋俨须，脱帽看发，叹自久之。曰："自古忠烈，岂过此也！"除赵州刺史。天统四年，别封寄氏县公，并赐金银酒钟各一枚、胡马一疋。五年，进爵为义安王。武平元年，为光州刺史。俨少从征讨，经略虽非所长，而有将帅之节。所历诸州，虽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贪残害物。卒，赠司徒。

子子会，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会枷其子，付狱。寻赦书至，云行台武王已降，子会乃与僚属北面恸哭，然后

奏命。

尔硃氏将帅归神武者，又有代人厍狄伏连，字仲山，本名伏怜，语音连。事尔硃荣至直阁将军。后从神武，赐爵蛇丘男。天保初，仪同三司，寻加开府。性质朴，勤公事，直卫官阙，晓夕不离帝所，颇以此见知。然鄙吝愚狠。为郑州刺史。好聚敛，又严酷，居室患蝇，杖门者曰："何故听入！"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日恨之。不识士流。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挞，逼遣筑墙。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领军大将军。寻与琅邪王矫杀和士开，伏诛，被支解。

伏连家口百余，盛夏，人料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冬至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问豆饼得处，云于马豆中分减。伏连大怒，典马、掌食人并加杖罚。积年赐物，藏在别库，遣一婢专掌管龠。每入库检阅，必语妻子；此官物，不得辄用。至死时，唯着敝衤3〗军；而积绢至二万疋，簿录并归天府。

潘乐，字相贵，广宁石门人也。本广宗大族，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父永，有技艺，袭爵广宗男。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及长，宽厚有胆略。初归葛荣，荣授京兆王，时年十九。荣败，随尔硃荣，为别将讨元颢，以功封敷城县男。

齐神武出牧晋州，引乐为镇城都将。后从破尔硃兆于广阿，进爵广宗县伯。累以军功，拜东雍州刺史。神武尝议欲废州，乐以东雍地带山河，境连胡、蜀，形胜之会，不可弃也，遂如故。后从破周师于河阴，议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愿者东，唯乐与刘丰居西。神武善之，以众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门郡公。

文宣嗣事，镇河阳，破西将杨□等。时帝以怀州刺史平鉴等所筑城深入敌境，欲弃之。乐以轵关要害，必须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将而还。还镇河阳，拜司空。齐受禅，乐进玺绶，进封河东郡王，迁司徒。周文东至崤、陕，遣其行台侯莫陈崇齐子岭趣轵关；仪同杨□从鼓钟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诏乐总大众御之。乐昼夜兼行，至长子，遣仪同韩永兴从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为南道大都督讨侯景。乐发石鳖，南度百余里，至梁泾州。泾州旧在石梁，侯景改为淮州。乐获其地，仍立泾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汉。天保六年，薨于悬瓠。赠假黄钺、太师、大司马、尚书令。

子子晃嗣。诸将子弟，率多骄纵，子晃沈密谨悫，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驸马都尉。武平末，为幽州道行台右仆射、幽州刺史。周师将入鄴，子晃率突骑数万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诣冀州降周齐王军。授上开府，隋大业初卒。

彭乐，字兴，安定人也。骁勇善骑射。初随杜洛周贼，知其不立，降尔硃荣。从破葛荣于滏口。又为都督，从神武与行台仆射于晖讨破羊侃于瑕丘。后叛投逆贼韩楼，封北平王。及尔硃荣遣大都督侯深击楼，乐又叛楼降深。神武出山东，乐又随从。韩陵之役，乐先登陷阵，贼众大崩，封乐城县公。后以军功，进爵汨阳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从神武西讨，与周文相拒。神武欲缓持之，乐气奋请决战，曰："我众贼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从之。乐因醉入深，被刺肠出，内之不尽，截去复战，身被数创，军势遂挫，不利而还。神武每追谕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击于芒山。候骑言贼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饭，神武曰："自应渴死，保待我杀！"乃勒阵以待之。西军至皆喉□参。乐以数千精骑为右甄，冲西军北垂，所向奔退，遂驰入周文营。人告乐叛，神武曰："乐弃韩楼事尔硃荣，背尔硃归我，又叛入西。事成败岂在一乐？但念小人反覆尔。"俄而西北尘起，乐使告捷，虏西魏临洮王东、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督将僚佐四十八人，皆系颈反接手，临以刃，历两阵而唱名焉。诸将乘胜，斩首三万余。西军退，神武使乐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前营收金宝？"乐从其言，获周文金带一束以归，言周文漏刃破胆矣。神武诘之，乐以周文言对。且曰："不为此语放之。"神武虽喜其胜，且怒，令伏诸地，亲称其头，连顿之，并数沙苑之失，举刀将下者三，噤齡良久，乃止。更请五千骑取周文。神武曰："尔何放而复言捉邪？"取绢三千疋压乐，因赐之。累迁司徒。天保初，封陈留王，迁太尉。二年，谋反，为前行襄州事刘章等告，伏诛。

暴显，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诞，恆州刺史、乐安公。显幼时，见一沙门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为良将，贵极人臣。"语终失之。显善骑射，曾从魏孝庄猎，一日中，手获禽兽七十三。后从齐神武起义信都，累迁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赃货解州，大理禁止。处判未讫，为合肥被围，遣显与步大汗萨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强。天统中，累迁，位特进，封定阳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庆宾，魏淮南王开府中兵参军。正光

中，因使遇乱，遂家广宁之石门县。景和少通敏，善骑射。初以亲信事神武。后征步落稽，疑贼有伏，令景和将五六骑深入一谷。遇贼百余人，便战。景和射数十人，莫不应弦而倒。神武尝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获之，深见赏异。除库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宁县子。景和趫捷，有武用，从袭库莫奚，度黄龙，征契丹，定稽胡，讨蠕蠕，每有战功。累迁殿中尚书、侍中。景和于武职中兼长吏事，又怀识平均，故频有美授。周通好后，冠盖往来，常令景和对接。每与同射，百发百中，甚见推重。

武平中，诏狱多令中黄门等监之，恆令景和案覆，据理执正，由是过无枉滥。后除特进，封广汉郡公，迁领军将军。琅邪王之杀和士开，兵指西阙，内外莫知所为。景和请后主出千秋门，自号令。事平，除尚书右仆射。

陈将吴明彻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领军大将军。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乃潜度河聚众，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景和遣骑击破之，禽子饶，送鄴烹之。及吴明彻围寿阳，敕景和与贺拔伏恩救之。是时，拒明彻者多倾覆，唯景和全军而还。除尚书令。武平六年，卒。赠太尉、录尚书。

长子信，机悟有风神。位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将军，于勋贵子弟中，称其识鉴。降周军，授上开府、军正中大夫。隋开皇中，卒于洮州刺史。

少子宿达，开皇中，通事舍人。母忧起复，将赴京，辞灵，恸哭而绝。久而获苏，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连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国末，避乱出塞，保祈连山，因以山为姓。北人语讹，故曰綦连。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气，便弓马。初为尔硃荣亲信。荣被害，从尔硃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东，尔硃京缠欲投神武，召之与俱。举槊谓曰："不从我者死！"乃从之。去城五十余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缠复归兆。兆败，猛与斛律羌举、乞伏贵和逃亡。及见获，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贵和配娄昭。羌举以故酋长子，故无所配。既而三人并为神武亲信。后都督尔硃文暢将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宁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杀之。"神武闻之曰："事人当如此。"舍其罪而益亲之。以军功，封广兴县侯。梁使

来聘，云求角武艺。文襄遣猛就馆接之，双带两鞬，左右弛射。校挽强弓，梁人引弓两张，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张，叠挽之，过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东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开府。突厥侵逼晋阳，敕猛觇贼。中一骑将超出来斗，猛即斩之。

天统五年，除并省尚书令、领军大将军，封山阳王。猛自和士开死后，渐预朝政，疑议与夺，咸亦咨禀。赵彦深以猛武将之中，颇疾奸佞，言议时有可采，故引知机事。祖珽奏言猛与彦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于是出猛为定州刺史。彦深为西兖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谣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糕未好，本欲寻山射虎，激箭旁中赵老。"至是，其言乃验。猛行至牛兰，有人告和士开被害时，猛亦知情，遂被追还，削王爵，以开府赴州。在任宽惠清慎，吏人称之。淮阴王阿那肱与猛有旧，每欲携引之，韩长鸾等沮难。复授胶州刺史。后除大将军。齐亡入周，卒。

初，猛与尉兴庆、谢猥馁并善射小心，给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视之，曰："猛大贵，尉、谢无官。"及芒山之役，兴庆救神武之窘，为军所杀。神武叹曰："富贵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荣宠自毕。

兴庆事见《齐本纪》。兴庆每入阵，常自署名于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于死处立浮图，世谓高王浮图云。于是超赠仪同、泾州刺史，谥曰闵壮。

元景安，河南洛阳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孙也。高祖虔，陈留王。景安沈敏有干局，少工骑射，善于事人。父永启回代郡公授之。随魏孝武帝西入关。天平末，周、齐交战，景安临阵东归。芒山之战，以功赐爵西华县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闲驰骋，有容则，每梁使至，恆与斛律光、皮景和等对客骑射，见者称善。天保初，别封兴势伯，带定襄县令，赐姓高氏，累迁兼七兵尚书。

时初筑长城，镇戍未立，诏景安与诸将缘塞以备守。督领既多，且所部军人富于财物，遂贿货公行。文宣闻之，遣使推检，唯景安纤毫无犯。帝深嘉叹，乃以所敛赃绢五百匹赐，以彰清节。孝昭尝与功臣西园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赐以良马及金玉锦彩。有一人射中兽头，去鼻寸余。唯景安最后，有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满，正中兽鼻。帝嗟异称善，特赏马二匹，玉帛杂物，又加常等。

天统四年，除豫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台尚书

令，刺史如故。封历阳郡王。景安久在边州，人物安之。又管内蛮多华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宁辑。武平末，征拜领军大将军。入周，以大将军、义宁郡公讨稽胡，战没。

初，永兄祚袭爵陈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时诛诸元亲近者，如景安之徙疏宗，议请姓高氏。景皓云："岂得弃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诛之，家属徙彭城。由是景安独赐姓高氏，自外听从本姓。

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仪，有器干。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应和。豫占云："尔时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问景皓，与豫同，获免。卒于东徐州刺史。

独孤永业，字世基。本姓刘，中山人也，母改适独孤氏，永业幼随母，为独孤家养，遂从其姓。天保初，除中书舍人。永业解书计，善歌舞，甚为文宣所知。后为洛州刺史、河阳行台左丞，甚有威信。迁行台尚书。永业久在河阳，善于招抚，周人惮之。姓鲠直，不交权势。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毁之于朝廷。河清末，征为太仆卿，以乞伏贵和代之，于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骚动。武平三年，遣永业取斛律丰洛，因以为北道行台仆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业，又除河阳道行台、洛州刺史。周武帝亲攻金墉，永业出兵御之，问是何达官，作何行动。周人曰："至尊自来，主人何不出看客？"永业曰："客行匆匆，故不出看。"乃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至，乃去。进位开府、临川王。有甲士三万。闻晋州败，请出兵北讨，奏寝不报，永业慨愤。又闻并州亦陷，乃遣子须达告降于周。授上柱国、应公。宣政末，为襄州总管。大象二年，为行军总管崔彦睦所杀。

鲜于世荣，渔阳人也。父宝业，怀朔镇将。武平初，赠仪同三司、祠部尚书。世荣少沈敏，有器干。兴和二年，为神武亲信都督，稍迁平西将军，赐爵石门县子。天统二年，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除郑州刺史。武平中，以领军从平高思好，封义阳郡王、领军大将军、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马脑酒钟与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诸将皆降，世荣在三台之前，独鸣鼓不辍。及被执不屈，乃见杀。世荣虽武人，无文艺，以朝危政乱，每常窃叹。见徵税无厌，赏赐过度，发言叹息焉。

子贞，武平末，假仪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从戎，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人大都督。

周武帝前攻河阴，伏自永桥夜入中氵单城。南城陷，被围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师还。后除东雍州刺史。周克晋州，执行台尉相贵。招伏，伏不从。周克并州，遗韦孝宽以伏子世宽来招伏，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公，即给告身，以金马脑二酒钟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无二。此兒为臣不能竭忠，为子不能尽孝，人所仇疾，愿即斩之，以号令天下。"周武自鄴还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临汾召伏。伏闻后主已被获，仰天大哭，率众入城，于□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后降。周武见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齐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武亲执手曰："为臣当若此。朕平齐，唯见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与同食。令于侍伯色宿卫，授上仪同，敕之曰："若即与公高官，恐归投者心动。勿虑不富贵。"又问："前救河阴得何官？"曰："蒙一转，授特进、永昌郡公。"周武谓后主曰："朕前三年，决意取河阴，正为傅伏不可动。公当时赏授，何其薄也？"赐伏金酒卮。后以为岷州刺史，寻卒。

齐军晋州败后，兵将罕有全节。有其杀身成仁者，有仪同叱于苟生。镇南兖州。周武破鄴，赦书至，苟生自缢死。

又有开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鹏，蛮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读书。既为阍寺，伺隙便周章询请。每至文林馆，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视古人节义事，未尝不感激沈吟。颜之推重其勤学，甚加开奖。后遂通显。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绐云已去。殴捶服之。每折一肢，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

又有雷显和，晋州败后，为建州道行台左仆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显和禁其子而不受。闻鄴城败，乃降。

后主失并州，使开府纥奚永安告急于突厥他钵略可汗。及闻齐灭，他钵处永安于吐谷浑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国既败，永安岂惜贱命？欲闭气自绝，恐天下不知大齐有死节臣。唯乞一刀，以显示远近。"他钵嘉之，赠马七十疋，归之。

又有代人高宝宁，武平末，为营州刺史，镇黄龙。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齐，遗信招慰，不受敕书。范阳王绍义在突厥中，宝宁上表劝进。范阳王署宝宁为丞相。及卢昌期据范阳起兵，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救之。至潞河，知周将宇文神举屠范阳，还据黄龙。

论曰：尔硃残逆，远效诚款，知神武陵逼，随帝西迁，去就之途，未为失节。道元感母兄之恋，荷知遇之恩，思亲怀旧，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归诚河朔；保年之于开，义异策名。并乘几独运，异夫盗宝窃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纳叛；诸将择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终极荣宠。神敬力屈东维，未亏臣节，其被恩化，盖亦明主之仁焉。刘贵、蔡俊有先见之明，匡赞霸业，配飨清庙，岂徒然也。韩贤、尉长命、王怀、任祥、莫多娄贷文、厍狄回洛，厍狄盛、张保洛、侯莫陈相、薛孤延、斛律羌举、张琼、宋显、王则等，并运属时来。或因ＩＵ旅，冯附末光，申其志力，化为王侯，固为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称也。慕容绍宗兵机武略，在世见重，昔事尔硃，固执忠义，不用范曾之言，终见乌江之祸。侯景狼戾，固非后主之臣；神武遗言，实表知人之鉴。寒山、涡水，往若摧枯，算尽数奇，逢斯祸酷，悲夫！三藏连属危亡，贞概自处，可谓不陨门节矣。叱列平、步大汗萨、薛脩义、慕容俨、潘乐、彭乐、暴显、皮景和、綦连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备开夷险，位高任重，咸遂本诚。永业、世荣之徒，国危方见忠节，不然，则丹青简册，安所贵乎。

列传第四十二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子消难 裴藻 兄子膺之 窦泰 尉景 娄昭兄子睿 厍狄干孙士文 韩轨 段荣子韶孝言 斛律金子光 羡

孙腾，字龙雀，咸阳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沮渠氏灭，因徙居北边。及腾贵，魏朝赠司徒。父机，赠太尉。腾少质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扰，归尔硃荣。寻为齐神武都督长史。神武为晋州，又引为长史，封石安县伯。及起兵于信都，常以诚款预谋策。累迁郡公，入为侍中，寻兼尚书左仆射。时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腾愿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腾妒隆之，遂相间构。神武启免腾官，俄而复之。与斛其椿同掌机密，隆之见忌虑祸，奔晋阳。神武入讨椿，留腾行并州事。入为尚书左仆射，内外之事，腾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书令。时西魏攻南衮州，诏腾率诸将讨之。腾性怯无威略，失利而还。又除司徒，余官如故。初北境乱，腾亡一女。及贵，推访不得，疑其为人婢。及为司徒，奴婢诉良者皆免之，愿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寻为尚书左仆射、太保，仍侍中，迁太傅。

初，博陵崔孝芬取贫家子贾氏为养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适郑伯猷，携贾于郑氏。贾有色，腾纳之为妾。其妻袁死，腾以贾有子，正以为妻，诏封丹阳郡君。复请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违礼肆情，多此类也。

腾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于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气骄盈，与夺自己。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神武、文襄，屡加诮让，终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赠太师、开府、录尚书事，谥曰文。天保初，以腾佐命，诏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飨神武庙庭。

子凤珍嗣，性庸暗，卒于仪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兴，洛阳人也。为阉人徐成养子。少时，以赀升为事。或曰父干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定功。神武命为弟，仍云勃海蓨人。干赠司徒公。隆之身长八尺，美须髯，深沉有志气。初，行台于晖引为郎中，与神武深相结托。后从起兵于山东，累迁

并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仆射。时初给人田，权贵皆占良美，贫弱咸受脊薄，隆之启神武，更均平之。又领营构大将，以十万夫彻洛阳宫殿，运于鄴，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硊并有利于时。

魏自孝昌之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请非实边要，见兵马者，悉断之。又朝贵多假常侍以取貂蝉之饰，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陈诸假侍中服者，请亦罢之。诏皆如表。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旬日获五万余人。而群小讠藿嚣，隆之惧而止。诏监起居事，进位司徒。武定中，除尚书令，迁太保。文襄作宰，风俗肃清。隆之时有受纳，文襄于尚书省大加责让。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于射堋土上立三人像，为壮勇之势。文宣曾至东山，因射，谓隆之曰："堋上可作猛兽，以存古义，何为终日射人？"隆之无以对。

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启文宣，并欲害之，不见许。文宣以隆之旧齿，委以政事。隆之子淫于杨遵彦前妻，帝妹也，故遵彦谗毁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谮云："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状，便宜申淑，何过要名，非大臣义。天保五年，禁止尚书省。隆之曾与元昶宴，语昶曰："与王交游，当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将受禅，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衔之。因此大怒，骂曰："徐家老公！"令壮士筑百余拳，放出。渴，将饮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饮之。因从驾，死于路中。赠太尉、太保、阳夏王，竟不得谥。

隆之虽不学涉，而钦尚文雅，搢绅名流，必存礼接。寡姊为尼，事之如母。训督诸子，必先文义。世以此称之。

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执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于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时头绝，并投之漳水。发隆之冢，出尸，其貌不败。斩骸骨焚之，弃于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绝。乾明中，诏其兄子子远为隆之后，袭爵阳夏王，还其财产。

隆之见信神武，性阴毒，仪同三司崔孝芬以结婚姻不果，太仆卿任

集同知营构，颇相乖异；瀛州刺史元晏请托不遂。并构成其罪，诛害之，终至家门殄灭。论者谓有报应焉。

司马子如，字遵业，自云河内温人也，徙居云中，因家焉。子如初为怀朔镇省事，与齐神武相结托，分义甚深。孝昌中，北州沦陷，子如南奔肆州，为尔硃荣所礼，封平遥子，稍迁大行台郎。荣死，随荣妻子与尔硃世隆等走出京城。节闵帝立，以前后功，进爵阳平郡公。神武入洛，以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天平初，除尚书左仆射、开府，与高岳、孙腾、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见信重。神武镇晋阳，子如时往谒见。及还，神武、武明后俱有赍遗，率以为常。

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旧，簿领之务，与夺任情，公然受纳。兴和中，以北道行台巡检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斩深泽令；至冀州，斩东光令，皆稽留时刻，致之极刑。进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顿曳，白刃临颈。士庶惶惧，不知所为。转尚书令。及文襄辅政，以贿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狱一宿而发皆白。辞曰："司马子如本从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ⅠⅤ牸牛犊。犊在道死，唯ⅠⅤ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书敕文襄曰："马令是吾故旧，汝宜宽之。"文襄驻马行街，以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于是，除削官爵。神武后见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无事尚被囚几死，若受此，岂有生路邪？"未几，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厉，甚有声誉。诏复官爵，别封野王县男。齐受禅，以翼赞功，别封须昌县公。寻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检裁，言戏秽亵，识者非之。而事姊有礼，抚诸兄子慈笃，当时名士，并加钦爱，复以此称之。然素无鲠正，不能以平道处物。文襄时，中尉崔暹、黄门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晋阳，子如以纠劾之衅，乃启文宣，言其罪，劝帝诛之。后子如以马度关，为有司所奏。文宣让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杀之！"因此免官。久之，犹以先帝之旧，拜太尉。寻以疾薨。赠太师、太尉，谥曰文明。长子消难嗣。

消难字道融。幼聪慧，微涉经史，有风神，好自矫饰，以求名誉。子如既当朝贵盛，消难亦爱宾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陆仰、崔瞻等皆游其门。稍迁光禄卿，出为北豫州刺史。

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难常有自全之谋，曲意抚纳，颇为百姓所附。不能廉洁，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诉之。属文

宣在并州，驿召上党王焕，焕惧害，斩使者东奔，鄴中大扰，后竟获于济州。焕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皋，云："若与司马北豫连谋，必为国患。"此言达于文宣，颇见疑。消难惧，密令所亲人河东裴藻间行入关，请降。

入周，封荥阳郡公，累迁大司寇。从武帝东伐，还除梁州总管。大象初，迁大后丞，女为静帝后。寻出为云阝州总管。及隋文帝辅政，消难乃与蜀公尉迟回合势举兵，使其子永质于陈，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消难奔陈。位司空，随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隋文每以叔礼事之。及平陈，消难至，特免死配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特被引见。寻卒于家。

消难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齐神武女也，在鄴极加礼敬，入关便相弃薄。及赴云阝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于文帝曰："荥阳公携宠自随，必不顾妻子，愿防虑之。"及消难入陈，高母子因此获免。子谭，即高氏所生，以消难勋，拜仪同大将军，坐消难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机辨，有不羁之志，为子如太傅主簿。消难镇北豫，又以为中兵参军。入周，封闻喜县男，除晋州刺史。

子如兄纂。纂长子世云，轻险无行。累迁颍州刺史，肆行奸秽。将见推，惧，遂从侯景。文襄犹以子如恩旧，免其诸弟死罪，徙北边。世云以侯景败于涡阳，复有异志，为景所杀。世云弟膺之。

膺之字仲庆。美须髯，有风貌，好学，厚自封植，神气甚高。历中书、黄门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执钧当轴。膺之既宰相犹子，兼自有名望，所与游集，尽一时名流。与邢子才、王景等，并为莫逆之交。及兄世云陷于逆乱，期亲皆应诛。膺之及诸弟并有人才，为朝廷所惜，文襄特减死徙近镇。文宣嗣业，得还。齐受禅，子如别封须昌县公，回授膺之。子如抚爱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会俗旧。与杨愔同为黄门郎。至愔为尚书令，抗礼如初。愔尝有从姊惨，尚书卿尹皆跪吊，膺之执手而出。曾路逢愔，威仪道引，乃于树下侧避之。愔于车望见，令呼谓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疏简傲物，竟天保间，沦滞不齿。乾明中，除卫尉少卿，迁国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禄大夫。患泄痢，积年不起。

武平中，就家拜仪同三司。班台之贵，近世专以赏勋勤，膺之虽为猥杂，名器犹重。初，司徒赵彦深起自孤微，为子如管记，膺之甚相忽略，不为之礼。及彦深为宰相，朝士辐氵奏，膺之自念，故被延请，永不至门，每与相见，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尝诣其弟幼之，举座倾敬。膺之时牵疾，在外斋冯几而坐，不为动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黄门郎陆杳，贵游后进，膺之尝与棋。杳忽后至，寒温而已，棋遂辍。园宅闲素，门无杂客，性不饮酒，而不爱重宾游。病久，不复堪读书，或以奕棋永日。名士有素怀者，时相寻候。无杂言，唯论经史。好读《太玄经》，又注扬雄《蜀都赋》。每云："我欲与扬子云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齐亡岁，以痢疾终。

膺之弟子瑞，为御史中丞，正色举察，为朝廷所许。以疾去职，就拜祠部尚书。卒，赠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文节。子瑞妻，陆令萱妹。及令萱得宠于后主，重赠子瑞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温县伯。诸子亦并居显职：同游，给事黄门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宪，通直常侍。同游终为佳吏，随开皇中，为尚书户部侍郎，卒于遂州刺史。

子瑞弟幼之，清贞有行。武平末，为大理卿。开皇中，卒于眉州刺史。

窦泰，字世宁，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观津胄。祖罗，魏统万镇将，因居北边。父乐，魏末破六韩拔陵为乱，与镇将杨钧固守，遇害。泰贵，追赠司徒。初，泰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度河湔裙，产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见一人曰："当生贵子，可徙而南。"泰母从之，俄而生泰。及长，善骑射，有勇略。泰父兄战殁于镇，泰身负骸骨归尔硃荣。以从讨邢杲功，赐爵广阿子。神武之为晋州，请泰为镇城都督，参谋军事。累迁侍中、京畿大都督，寻领御史中尉。泰以勋戚居台，虽无多纠举，而百僚畏惧。天平三年，神武西讨，令泰自潼关入。四年，泰至小关，为周文帝所袭，众尽没，泰自杀。初，泰将发鄴，鄴有惠化尼，谣云："窦行台，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硃衣冠帻数千人入台，云收窦中尉。宿直兵吏皆惊。其人入数屋。俄顷而去。旦视关键不异，方知非人，皆知其必败。赠大司马、太尉、录尚书事，谥曰武贞。

泰妻，武明娄后妹也。泰虽以亲见待，而功名自建。齐受禅，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子孝敬嗣，位仪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无人也。泰、汉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职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颇有侠气。魏孝昌中，北镇反，景与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归尔硃荣。以军功，封博野县伯。后从神武起兵信都。韩陵之战，唯景所统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镇鄴。寻进封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厍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厍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神武诫景曰："可以无贪也。"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笑不答。改封长乐郡公，历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兒富贵，欲杀我邪？"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邪？"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曰："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惯去，放使作心腹，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邪？"寻授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征授大司马，遇疾，薨于州。赠太师、尚书令。齐受禅，以景元勋，诏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追封长乐王。

子粲，少历显职，性粗武。天保初，封厍狄干等为王，粲以父不预王爵，大恚恨，十余日闭门不朝。帝怪，遣使就宅问之。隔门谓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须开门受敕。"粲遂弯弓隔门射。使者以状闻之，文宣使段韶谕旨。粲见韶，唯抚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亲诣其宅慰之，方复朝请。寻追封景长乐王，粲袭爵。位司徒、太傅，薨。

子世辨嗣。周师将入鄴，令世辨率千余骑觇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鸟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顾。隋开皇中，卒于浙州刺史。

娄昭，字菩萨，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魏太武时，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贵，魏朝赠司徒。齐受禅，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谋，腰带八尺，弓马冠时。神武少亲重之，昭亦早识人雄，曲尽礼敬。数随神武猎，每致请，不宜乘

危历险。神武将出信都，昭赞成大策，即以为中军大都督。从破尔硃兆于广阿，封安喜县伯，改济北公，又徙濮阳郡公，授领军将军。魏孝武将贰于神武，昭以疾辞还晋阳。后从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鹄反，以昭为东道大都督讨之。子鹄既死，诸将劝昭尽捕诛其党。昭曰："此州无状，横被残贼，其贼是怨，其人何罪？"遂皆舍焉。后转大司马，仍领军。迁司徒，出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风，虽愈，犹不能处剧务。在州，事委僚属，昭举其大纲而已。薨于州，赠假黄钺、太师、太尉，谥曰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

长子仲达嗣，改封濮阳王。

次子定远，少历显职。外戚中，偏为武成爱狎，别封临淮郡王。武成大渐，与赵郡王等同受顾命，位司空。赵郡王之奏黜和士开，定远与其谋。遂纳士开贿赂，成赵郡之祸，其贪鄙如此。寻除瀛州刺史。初，定远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远不许。因高思好作乱，提婆令临淮国郎中金造远阴与思好通。后主令开府段暢率三千骑掩之，令侍御史赵秀通至州，以赃货事劾定远。定远疑有变，遂缢而死。

昭兄子睿。睿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书。睿幼孤，被叔父昭所养。为神武帐内都督，封掖县子。累迁光州刺史。在任贪纵，深为文襄所责。后改封九门县公。齐受禅，除领军将军，别封安定侯。睿无他器干，以外戚贵幸，纵情财色。为瀛州刺史，聚敛无厌。皇建初，封东安王。大宁元年，进位司空。平高归彦于冀州，还拜司徒。河清三年，滥杀人，为尚书左丞宋仲羡弹奏，经赦乃免。寻为太尉，以军功进大司马。武成至河阳，仍遣总偏师赴县瓠。睿在豫境，留停百余日，专行非法。诏免官，以王还第。寻除太尉，薨，赠大司马。

子子产嗣，位开府仪同三司。

厍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干鲠直少言，有武艺。魏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孝昌元年，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硃荣。以军主随荣入洛。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封广平县公，寻进郡公。河阴之役，诸将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旧功，竟不责黜。寻转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讨之，以干为大都督，前驱。干上道不过家，见侯景，不遑食，景使骑追馈之。时周文自

将兵至洛阳，军容甚盛。诸将未欲南度，干决计济河，神武大兵继至，遂大破之。还为定州刺史。不闲吏事，事多烦扰，然清约自居，不为吏人所患。迁太师。天平初，以干元勋佐命，封章武郡王，转太宰。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自预勤王，常总大众，威望之重，为诸将所伏。而最为严猛。曾诣京师，魏谯王元孝友于公门言戏过常，无能面折者，干正色责之，孝友大惭，时人称善。薨，赠假黄钺、太宰，给辒辌车，谥曰景烈。

干不知书，署名为干字，逆上画之，时人谓之穿锤。又有武将王周者，署名先为吉，而后成其外。二人至孙，始并知书。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

子伏敬，位仪同三司卒，子士文嗣。

士文性孤直，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在齐，袭封章武郡王，位领军将军。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来迎，唯士文闭门自守。帝奇之，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隋文受禅，加上开府，封湖陂县子，寻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二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故绝迹，庆吊不通。法令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有细过，必深文陷害。尝入朝，遇上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余无所须。"上异之，别赏遗之。

士文至州，发摘奸谄，长吏尺布斗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厉，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闻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孝弥甚。司马京兆韦焜、清河令河东赵达，二人并苛刻，唯长史有惠政。时人语曰："刺史罗杀政，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闻，叹曰："士文暴过毒兽！"竟坐免。未几，为雍州长史。谓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窥候贵要，无乃必死此官！"及下车，执法严正，不避贵戚，宾客莫敢至门，人多怨望。

士文从妹为齐氏嫔，有色，齐灭后，赐薛公长孙览。览妻郑氏妒，谮之文献后，令览离绝。士文耻之，不与相见。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君明、士文并为御史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三子，朝夕不继，亲宾无赡之者。

韩轨，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于色。神武镇晋州，引为镇城都督。及起兵于信都，轨赞成大策。从破尔硃兆于广阿，又从韩陵阵，封平昌县侯。仍督中军，从破尔硃兆于赤谷岭。再迁秦州刺史，甚得边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轨还，仍赐城人户别绢布两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辞不受，唯乞留轨。神武嘉叹，乃留焉。频以军功，进封安德郡公，迁瀛州刺史。在州聚敛，为御史纠劾，削除官爵。未几，复其安德郡公。历位中书令、司徒。齐受禅，封安德郡王。

轨妹为神武所纳，生上党王涣，复以勋庸，历登台铉，常以谦恭自处，不以富贵骄人。后拜大司马，从文宣征蠕蠕，在军暴疾，薨。赠假黄钺、太宰、太师，谥曰肃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庙庭。

子晋明嗣。天统中，改封东莱王。晋明有侠气，诸勋贵子孙中，最留心学问。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朝廷欲处之贵要地，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安能作刀笔吏，披反故纸乎？"武平末，除尚书左仆射，百余日，便谢病解官。

段荣，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后入魏，以豪族徙北边，仍家于五原郡。父连，安北府司马。荣少好历术，专意星象。正光中，谓人曰："吾今观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当有乱矣。乱起此地，天下因此横流，无可避也。"未几如言。荣初之杜洛周，因奔尔硃荣。及神武起兵，荣赞成之。神武南讨鄴，留荣镇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时攻鄴未克，荣转输无阙。神武入洛，论功封姑臧县侯，转授瀛州刺史。荣妻，武明皇后长姊也，荣恐神武招私亲之议，固推诸将，竟不之州。寻历相、济、秦三州，所在百姓爱之。神武将图关右，荣称未可，及渭曲败，神武曰："不用段荣言，以至于此。"寻除山东大行台，领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赠太尉，谥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二年，重赠大司马、尚书令、武威王。长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骑射，有将领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领亲信都督。

神武拒尔硃兆于广阿，惮兆兵众。韶曰："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尔硃裂冠毁冕，拔本塞原。芒山之会，搢绅何罪？杀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从乱，士室而九。王躬昭德义，诛君侧之恶，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虽以顺讨逆，恐无天命。"韶曰："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今尔硃外贼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不肖失职，贤者取之，复何疑

也！”遂与挑战，败之。频以军功，封下洛县男，后回赐父爵姑臧县侯。芒山之役，为贺拔胜所窘，韶从傍驰马反射，毙其马，追骑不敢进，遂免。赐鞍下马并金，进爵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谓大司马斛律金、司徒韩轨、左卫将军刘丰等曰：“吾每谓孝先论兵，殊有英略，若比来用其谋，可无今日之劳矣。吾患危笃，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实无出孝先者。”仍令韶从文宣镇鄴，召文襄赴军顾命。文襄以孝先为托，令军旅大事，并与筹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还鄴，留韶守晋阳，委以军事。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文宣受禅，除尚书右仆射，迁冀州刺史。

天保四年，梁将东方白额潜至宿豫，诏韶讨之。既至，会梁将严超达等军逼泾州，陈霸先将攻广陵，尹令思谋袭盱眙，三军咸惧。韶谓诸将曰：“自梁氏丧乱，国无定主，人怀去就。霸先外托同德，内有离心，吾揣之熟矣。”乃留仪同三司敬显俊等围宿豫，自倍道赴泾州。涂出盱眙，令思不虞大军卒至，望旗而奔。进破超达军。回赴广陵，霸先遁走。旋师宿豫，遣辨士喻白额。白额开门请盟。盟讫，度白额终不为用，斩之，并其诸弟，并传首京师。封平原郡王，历司空、司徒、大将军、尚书令、太子太师。以继母忧，去职。寻起为大司马，仍为尚书令，迁录尚书事、并州刺史。后与东安王娄睿平高归彦，迁太傅，仍莅并州。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将率羌夷与突厥合众逼晋阳，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时大雪，诸将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进位太师。

周冢宰宇文护母阎氏，先配中山宫，护闻尚存，乃因边境移书，请还其母，并通邻好。韶以为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为母请和，不通一介之使，据移送书，恐示以弱。且外许之，待通和往复，放之未晚。不听，遂遣使以礼将送。护得母，仍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诏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击之。军次芒山下，逗留未进。武成召韶，欲赴洛阳围，但以突厥为虑。韶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西羌窥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五日便济河。遇周军于大和谷，与诸将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逆战，韶且却引，待其力弊，下马击之，周人大溃。洛城围亦即奔遁。除太宰，封灵武县公。天统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别封永昌郡公。食沧州干。武平二年，出晋州道，到定陇，筑威敌、平寇二城而还。二月，周师来寇，遣韶与右丞相斛律光、太尉兰陵王长恭往。行达西境，有柏谷城者，敌之绝险，诸将莫肯攻围。韶曰：“汾北河东，势为国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计彼会兵在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能来。城势虽

高，其中甚狭，火弩射之，一旦可尽。”遂攻之，城溃。仍城华谷，置戍而还。封广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将攻边，斛律光先率军御之，韶亦请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韶抽壮士从北袭之，使人潜度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应，进战大破之。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阴河，三面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并力图之。”从之。六月，徙围定阳。七月，屠其外城。时韶病在军中，谓兰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唯虑东面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长恭乃设伏。其夜，果如策，伏兵击之，大溃。韶竟以病薨。赐温明秘器、辒辌车。军校之士，阵送至平恩墓所，发卒起冢。赠假黄钺、相国、太尉、录尚书事，谥忠武。

韶出总军旅，入参帏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倾朝野。而长于计略，善于御众，得将士之心。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风。教训子弟，闺门雍肃，事后母以孝闻。齐代勋贵家，罕有及者。然僻于好色，虽居要重，微服间行。魏黄门郎元瑀妻皇甫氏，缘瑀谋逆，没官。韶美之，上启固请，文襄赐之。别宅处之，礼同正嫡。尤啬于财，亲戚故旧，略无施与。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余日，事毕辞还，人唯赐一杯酒。

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达。

懿字德猷，尚颍川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封平原王。位行台右仆射，兼殿中尚书，卒。子宝鼎，尚中山长公主。隋开皇中，开府仪同三司。大业初，卒于饶州刺史。

深字德深，美容貌，宽谨有父风。天保中，受父封姑臧县公。尚东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笃，诏封深济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将军、郡公，坐事死。

亮字德堪。隋大业初，位汴州刺史。卒于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发，有风仪。齐受禅，其兄韶以别封霸城县侯授之。历中书黄门侍郎。典机密。又历秘书监、度支尚书、清都尹。

孝言本以勋戚致位通显，骄奢无惮。曾夜过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时赴，遂拷杀之。又与诸淫妇密游。其夫觉，又拷掠而殒。时苑内须果木，课人间及僧寺备输，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种植。又殿内及园中须石，差车从漳河运载，复分车回取。事发，出为海州刺史。累迁吏

部尚书。祖珽执政，将废赵彦深，引孝言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贿则旧。有将作丞崔成于众中抗言："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也！"孝言元辞以对，唯厉色遣下。寻除中书监，加特进。又托韩长鸾共构祖珽之短。及珽出后，孝言除尚书右仆射，仍掌选。恣情用舍，请谒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监作。仪同三司崔士顺、将作大匠元士将、太府少卿郦孝裕、尚书左户郎中薛叔昭、司州中从事崔龙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县令尉长卿、临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彻等，并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会，诸人膝行跪伏，称觞上寿，或自陈屈滞，更请转官。孝言意色扬扬，以为己任，皆随事报答，许有加授。富商大贾，多被铨擢，所进用人士，咸是险纵之流。寻迁左仆射，特进、侍中如故。孝言富贵豪侈，尤好女色。后取娄定远妾董氏，大耽爱之。为此内外不和，更相纠列。又于晋阳监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败后，有敕追还。

孝言虽黩货无厌，恣情酒色，然举止风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赋诗奏伎，以尽欢洽。虽草莱之士，粗关文艺，多引入宾馆，与同兴赏。其贫踬者，亦时乞遗。时论复以此多之。齐亡入周，位上开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时内附，位大羽真，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那瑰，光禄大夫。赠司空。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初为军主，与怀朔镇将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环。环见金猎射，叹其工。及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署金为王。金度陵终败，乃统所部叛陵，诣云州。魏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硃荣，为别将。孝庄立，赐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禄大夫。神武密怀匡复，金赞成大谋。太昌初，为汾州刺史，进爵为侯。从神武破纥豆陵于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厄少却，军为西师所乘，遂乱。张华原以簿帐历营点兵，莫有应者。神武将集兵便战，金曰："众散将离，其势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神武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神武乃还。于是大崩，丧甲士八万。侯景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桥，衣甲厚，射之不入。贺拔仁候其转面，射，一发毙之。是役也，无金先请还，几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阳，从神武破之。还，除大司马，改封石城郡公。

金性质直，不识文字。本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从其便易，犹以为难。司马子如教为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质，

每诫文襄曰："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为肆州刺史。文宣受禅，封咸阳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师。四年，解州，以太师还晋阳。车驾幸其第，六宫及诸王尽从，置酒极夜方罢。帝欣甚，诏金第二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赐帛五千匹。谓曰："公元勋佐命，父子忠诚，朕当结以婚姻，永为藩卫。"仍诏金孙武都尚义宁公主。成礼之日，帝从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诸王皆从。其见待如此。后蠕蠕为突厥破散，虑其犯塞，诏金屯兵白道以备之。多所俘获，并表陈虏可取状。文宣乃与金共讨之。进位右丞相，食齐州干。迁左丞相。帝晚年败德，尝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立不动，于是赐物千段。

孝昭践阼，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诏金朝见，听乘步挽车至阶。武成即位，礼遇弥重，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金曾遣人献食，中书舍人李若误奏，云金自来。武成出昭阳殿，敕侍中高文遥将羊车引之。若知事误，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遥还覆奏，帝骂若云："空头汉，合杀！"亦不加罪。

金长子光，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当时莫比。金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女若有宠，诸贵人妒；女若无宠，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岂藉女也？"辞不获免，常以为忧。天统三年薨，年八十，赠假黄钺、相国、太尉公，赠钱百万。谥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马面彪身，神爽雄杰，少言笑，工骑射。初为侯景部下，彭乐谓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将行，后夺人名。"以库直事文襄。从出野，见雁双飞来，文襄使光驰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后从金西征，周文帝长史莫孝晖在行间，光年十七，驰马射中之，因禽于阵。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乐子。双尝从文襄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丞相属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落雕都督。齐受禅，别封西安县子。皇建元年，进爵钜鹿郡公。时乐陵王百年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载醇谨，纳其长女为太子妃。历位太子太保、尚书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马尉迟迥、齐公宪、庸公王雄等众十万攻洛阳。光率骑五万驰往，战于芒山，迥等大败。光亲射雄杀之，迥、宪仅而获免。仍筑京观。武成幸洛阳策勋，迁太尉。

初，文宣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度，恆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渐紊，齐人椎冰，惧周兵之逼。光忧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

志，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先是，武成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天统元年，拜皇后，光转大将军。三年六月，父丧去官。其月，诏起光及弟羡，并复位。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迁太傅。十二月，周军围洛阳，壅绝粮道。武平元年正月，诏光率步骑三万御之，锋刃缠交，周将宇文桀众大溃，直到宜阳。军还，击周齐王宪等众大溃。诏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龙门二城，与宪相持，宪不敢动。二年，率众筑平陇等镇戍十三所。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等来逼平陇，光与战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国纥干广略围宜阳，光率步骑五万赴之，战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勋者未得慰劳，若散，恩泽不施。乃密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驻营待使。帝闻光军营已逼，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拜左丞相，别封清河郡公。

光尝在朝堂，垂帘而坐。祖珽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谓人曰：“此人乃敢尔！”后珽在内省，言声高慢，光过闻之，又怒。珽知光忿，赂其从奴搕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盲人用权，国必破矣”珽省事褚士达梦人倚户授其诗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将留何处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于我不实。”士达又言所梦状，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惧。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帝赐提婆晋阳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来，常种禾饲马，以拟寇难。今赐，无乃阙军务也？”帝又以鄴清风园赐提婆租赁之。于是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其人诉焉。光曰：“此菜园赐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赐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积怨。周将韦孝宽惧光，乃作谣言，令间谍漏之于鄴曰：“百斗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珽读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兒歌之于路。提婆闻，以告其母。令萱以饶舌为斥己，盲老公谓祖珽也，遂协谋，以谣言启帝曰：“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可畏”帝以问韩长鸾。鸾以为不可，事寝。光又尝谓人曰：“今军人皆无裈袴，后宫内参，一赐数万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赐者闻之，皆曰：“天子自赐我，关相王何事？”珽又通启求见，帝使以库车载入，珽因请间，唯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未可。”珽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不决行，万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犹预未决。珽令武都妾兄颜玄，告光谋为不轨；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将星盛，不诛，恐有灾祸。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阳也。自太

庙及光宅，并见血。先是三日，鼠常昼见光寝室，常投食与之，一朝三鼠俱死。又床下有二物如黑猪，从地出走，其穴腻滑。大蛇屡见。屋脊有声，如弹丸落。又大门横木自焚。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便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为不轨，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使丰乐、武都处，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帝谓何洪珍曰："人心亦大圣，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变，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从命。珽因请赐其一骏马，令明日乘至东山游观，须其来谢，因执之。帝如其言。光将上马，头眩。及至，引入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扑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与力士三人，以弓弦肩其颈，遂拉杀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刿之迹终不灭。于是下诏称其反，族灭之。

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于都省问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张，宴射箭一百，贝刀七口，赐槊二张。"珽又厉声曰："更得何物？"曰："得枣子枝二十束，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惭，乃下声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祖信少年时，父逊为李庶所卿，因诣庶，谓庶曰："暂来见卿，还辞卿去。"庶父谐杖庶而谢焉。

光居家严肃，见子弟若君臣。虽极贵盛，性节俭，简声色，不营财利，杜绝馈饷。门无宾客，罕与朝士交言，不肯预政事。每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将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军营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宜阳之役，谓周人曰："归我七年人，不然取尔十倍。"周人即归之。在西境筑定夸诸城，马上以鞭指画，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板筑之役，鞭挞人士，颇称其严。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慑惮。罪既不彰，一旦屠灭，朝野惜之。周武帝闻光死，赦其境内。后入鄴，追赠上柱国、崇国公。指诏书曰："此人若在，朕岂得至鄴？"

长子武都，位特进、开府仪同三司、梁、衮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敛。光死，遣使于州斩之。

小子钟，年甫数岁，获免。周朝袭封崇国公。隋开皇中，卒于车骑将军。

羡字丰乐，少机警，善骑射。河清三年，为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余万寇州境，羡总诸将御之。突厥望见军容齐整，遂不敢战，遣使求款附。天统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请朝贡，自是岁时不绝，羡有力焉。诏加行台仆射。羡以虏屡犯边塞，自库推戍东拒于海。二千余里，其间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公私获利。在州养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备边，突厥谓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台尚书令，别封高城县侯。

羡历事数帝，以谨直称，虽极荣宠，不自矜尚。以合门贵盛，深以为忧。武平元年，乃上书推让，乞解所职。诏不许。其年秋，进爵荆山郡王。羡虑祸，使人骑快骡迎至鄴，无日不得音问。后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养忧之。又梦著枷锁，劝丰乐速奔突厥，羡不从。占其梦曰："枷者加官，锁者锁锁吉利。"及光诛，敕中领军贺拔伏恩等十余人驰驿捕之，遣领军大将军鲜于桃枝、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便发定州骑卒续进。伏恩等既至，门者白羡曰："使人衷甲马汗，宜闭城门。"羡曰："敕使岂可疑拒！"出迎之，遂见执，死于长史□事。谓其妻曰："启太后，臣兄弟死自当知。"临刑叹曰："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败？"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羡未诛前，忽令其在州诸子五六人，锁颈乘驴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阁，日晚而归。吏人莫不惊异。行燕郡守马嗣明，道术之士也，为羡所钦，窃问之，答云："须有礻襄厌。"数日而有此变。

羡及光并工骑射。少时猎，父金命子孙会射而观之，泣曰："明月、丰乐用弓不及我，诸孙又不及明月、丰乐，世衰矣。"每日令出田，还即效所获。光获少，必丽龟达腋；羡获虽多，非要害之所。光恆蒙赏，羡或被捶。人问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丰乐随处即下手，数虽多，去兄远矣。"闻者服其言。

金兄平，少便弓马。神武起，以都督从。皇建初，封定阳郡公。后为青州刺史。卒，赠太尉。

论曰：齐神武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练兵训旅，遥制朝权，鄴都机务，情寄深远。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等俱不能清贞守道，以康乱为怀，而厚敛货财，填彼溪壑。昔萧何之镇关中，荀彧之居许下，不亦异于是乎！赖文襄入辅，责以骄纵，厚遇崔暹，奋其霜简；不然则君子属厌，岂易闻焉。子如徒以少相亲重，情深昵狎，义非草昧，恩结宠私，勋德莫闻，坐致台辅。消难去齐归周，义非殉国，向背不已；晚

又奔陈，一之谓甚，胡可而再。膺之风素可重，幼之清简自立，有足称者。窦泰、尉景、娄昭、厍狄干、韩轨等，并以外戚近亲，属云雷之举，位非宠进，功籍势成，附翼攀鳞，郁为佐命之首；定远以常人之才，而因赵郡忠正，将以志除朝蠹，谋逐佞臣，而信纳奸凶，反受其乱。遂使庸竖肆毒，贤戚见诛，败政害时，莫大于此。鄙语曰：“利以昏智”，况定远非智者乎。段荣以姻戚之重，遇时来之会，功伐之地，亦足称焉。韶光辅七君，克隆门业，每出当阃外，或任处留台。以猜忌之朝，终其眉寿；属亭候多警，为有齐上将，岂其然乎！当以志谢矜功，名不渝实，不以威权御物，不以智数要时，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礼》云“率性之谓道”，此其效欤！斛律金以神武拨乱之始，翼成王业，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终享遐年，位高百辟。视其盈满之戒，动之微也，才及后嗣，遂至诛夷。既处威权之重，盖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将之子，有沈毅姿，战将兵权，暗同韬略，临敌制胜，变化无方。自关、河分隔，年将四纪，以高氏霸王之期，属宇文草创之日，出军薄伐，屡挫兵威。而大宁已还，东邻浸弱，关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壮志。光每临戎誓众，式遏边鄙，战则前无完阵，攻则罕有全城；齐氏必致拘原之师，秦人无复启关之策。而世乱谗胜，诈以震主之威；主暗时艰，自毁藩篱之固。昔李牧之为赵将也，北翦胡冠，西却秦军，郭开谮之，牧死赵灭。其议诛光者，岂秦之反间欤？何同术而同亡也！内令诸将解体，外为强邻灭仇。呜呼！后之君子，可为深戒者欤！

列传第四十三

孙搴 陈元康 杜弼子台卿 房谟子恭懿 张纂 张亮赵起 徐远张曜 王峻 王纮 敬显俊 平鉴 唐邕 白建 元文遥 赵彦深 赫连子悦冯子琮子慈明 郎基子茂

孙搴，字彦举，乐安人。世寒贱，少励志勤学。自检校御史再迁国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国史。历行台郎。后预崔祖螭反，逃于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孙腾以宗情，荐之齐神武，未被知也。会神武西征，登风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辞，请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笔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

文襄初欲之鄴总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许。搴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进，文襄但加散骑常侍。时大括人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其家。于是所获甚众，搴之计也。

搴学浅行薄，邢邵尝谓曰："须更读书。"搴曰："我精骑三千，足敌君嬴座数万。"搴少时与温子升齐名，尝谓子升："卿文何如我？"子升谦曰："不如卿。"搴要其为誓。子升笑曰："但知劣于卿便是，何劳旦旦？"搴怅然曰："卿不为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谐调之曰："卿应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司马子如与高季式召搴饮酒，醉甚而卒。神武亲临之曰："折我右臂。"赠吏部尚书、青州刺史。

陈元康，字长猷，广宗人也。父终德，魏济阴内史，元康贵，赠度支尚书，谥曰贞。元康颇涉文史，机敏有干用。魏正光中，从李崇北伐，以军功赐爵临清男。普泰中，除主书，累迁司徒高昂记室。初，司马子如、高季式与孙搴剧饮，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举魏收。他日，神武谓季式曰："卿饮杀我孙主簿，魏收作文书，都不称我意。司徒尝道一人谨密，是谁？"委式以元康对，曰："是能夜暗书快吏也。"召之，一见便授大丞相功曹，内掌机密。善陈事意，不为华藻。迁大行台都官郎，封安平子。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神武临行，留元康在

后，马上有所号令九十余条，元康屈指数之，尽能记忆。神武甚亲之，曰："如此人，世间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时赵彦深亦知机密，人谓之陈、赵，而元康势居赵前。性又柔谨。神武之伐刘蠡升，天寒雪深，使人举氈，元康于氈下作军书，飒飒运笔，笔不及冻，俄顷数纸。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神武尝怒文襄，亲加殴蹋，极口肆骂。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沾地曰："王教世子过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为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为之惩忿。时或恚挞，辄曰："勿使元康知。"又谓左右曰："元康用心诚实，必与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将杀之。文襄匿暹，为之请，神武曰："我为尔不杀，然须与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谓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须见我。"及暹见神武，将解衣受罚。元康趋入，止伍伯，因历阶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世间人邪？"神武意解："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舍之。

文襄入辅，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用，张亮、张徽纂并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与元康久语，文襄门外待接之。时人语曰："三崔二张，不如一康。"左衙将军郭琼以罪死，子妇范阳卢道虔女也，没官。神武启以赐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以为殊赏。元康遂弃故妻李氏，识者非之。元康便辟善理人，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制，不可胜纪，责负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

从神武于芒山，将战，遗失阵图，元康冒险求得之。西师既败，神武会诸将，议进取策。或以为人马疲瘦，不可远追。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时不可失，必须乘胜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前沙苑还军，彼尚无伏，今者奔败，何能远谋？舍之必成后患。"神武不从。累迁大行台左丞。及神武疾笃，谓文襄曰："芒山之战，不用元康言，方贻汝患，以此为恨，死不瞑目。事皆当与元康定也。"

神武崩，密不发丧，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晋阳将之鄴，令元康预作神武条教数十纸，留付段孝先、赵彦深，在后以次行之。别封昌国县公，以从嘉名。

侯景反，文襄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元康谏曰："今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讨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乐副之。元康曰："相

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有命，称堪敌景。”时绍宗在远，文襄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新使人来饷金，以致诚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乃任绍宗，遂破景，赏元康金五十斤。

王恩政入颍城，诸将攻之不能拔。元康进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虽败侯景，本非外贼。今颍城将陷，愿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业。”文襄令元康驰驿观之，复命曰：“必可拨。”文襄乃亲征颍川，益发众军，决既至而克之，赏元康金百铤。

初，魏朝授文襄相国、齐王，诸将皆劝恭膺朝命。元康以为未可。崔暹因间之，荐陆元规为大行台郎，欲分元康权。元康既贪货贿，文襄内渐嫌之，又欲用为中书令，以闲地处之，事未施行。

属将受魏禅，元康与杨愔、崔季舒并在坐，将大迁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仓头兰固成掌厨，与其弟阿改，谋害文襄。阿改时事文宣，常执刀从，期闻东斋叫，即加刃于文宣。时文宣别有所之，未还而难作。固成因进食，置刀盘下，而杀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与贼争刀，髻解，被刺，伤重肠出，犹手书辞母，口占祖孝徵陈权宜。至夜而终，时年四十三。时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厕，库直纥奚舍乐捍贼死，散都督王师罗战伤。监厨仓头薛丰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难，乃禽盗。固成一名京，事见齐本纪。密文襄凶问，故殡元康于宫中。托以出使南境，虚除中书令。明年，乃赠司空，谥曰文穆。元康卒后，母李氏哀感发病而终，赠广宗郡君，谥曰贞昭。元康子善藏嗣。

善藏温雅有鉴裁，位给事黄门侍郎。隋开皇中，尚书郎。大业初，卒于彭城郡赞务。

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也。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刺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应答如响，大叹异之，命其二子楷、宽与交。州牧任城王澄闻而召问，深相嗟赏，许以王佐之才。澄、琛还洛称之，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获优叙。以军功起家征虏府墨曹参军，典管记。弼长于笔札，每为时辈所推。孝昌初，除太学博士。迁光州曲城令，为政清静，远近称之。弼父在乡，为贼所害，弼居丧六年。以常调，除侍御史，台中弹奏，皆见信任。仪同窦泰西伐，诏弼监军。及泰失利自杀，弼与其徒六人，走还陕州。刺史刘贵锁送晋

阳。神武责以不谏争，赖房谟谏以免。

累迁大行台郎中，又引典掌机密，甚见信待。或有造次不及书教，直付空纸，即令宣读。承间密劝受禅，神武举杖击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取署”，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于前。弼进“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骂曰：“眼看人嗔，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弼行十许步，呼还，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闻之，谓杨愔曰：“王左右赖此人，天下蒙利，岂独吾家也？”

初，神武自晋阳东出，改尔硃氏贪政，使人入村，不敢饮社酒。及平京洛，货贿渐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神武。神武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指诸勋贵掠夺百姓。神武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矛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怵流汗。神武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矛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弼顿颡谢曰：“愚人不识至理。”后破芒山军，命为露布，弼即书绢，曾不起草。以功赐爵定阳县男。

奉使诣阙，魏帝见之九龙殿，曰：“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曰：“正是一理。”又问曰：“说者妄，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如何？”弼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狭非宽。”诏曰：“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狭非宽？”弼曰：“若定是宽，则不能为狭；若定是狭，亦不能为宽。以非宽非狭，所成虽异，能成恆一。”上称善，引入经库，赐地持经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军恆带经行。注孝子道德经二卷，表上之。迁廷尉卿。

会梁贞阳侯萧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台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行台左丞。临发，文襄赐胡马一疋，曰：“此厩中第二马，孤恆自乘，聊以为赠。”又令陈政要可为鉴诫者，弼曰：“天下大务，莫过刑赏二端。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尽美。”文襄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萧明回，破侯景于涡阳。后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敕弼升师子座，莫有能屈。帝欢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关中遣王思政据颍州，朝廷以弼行颍州，摄行台左丞。及颍州平，文襄曰：“卿试论思政所

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有此三蔽，宜其俘获。”文襄曰：“古有逆取顺守，大吴困于小越，弱燕能破强齐，卿之三义，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顺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顺，于义或偏，得如圣旨。今既兼备，鄙言可以还立。”

文宣作相，位中书令，仍长史，进爵为侯。弼志在匡赞，知无不为。及受命，以预定策功，迁卫尉卿，别封长安县伯。

常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邢以为人死还生，恐是为蛇画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邢云：“圣人设教，本由劝奖，故惧以有来，望各遂其性。”弼曰：“圣人合德天地，齐信四时，言则为经，行则为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诡劝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龙宫韫檀。既如所论，福要可以镕铸性灵，弘奖风教，为益之大，莫极于斯。此即真教，何谓非实？”邢云：“季札言无不之，亦言散尽，若复聚而为物，不得言无不之也。”弼曰：“骨肉下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此乃形坠魂游，往而大尽。由其尚有，故云无所不之。若也全无，之将焉适？”邢云：“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弼曰：“烛则因质生光，质大光亦大；人则神不系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长狄；孟德之雄，乃远奇于崔琰。”其后，别与邢书，前后往复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载。

又以本官行郑州事，未发，为家客告弼谋反，案察无实，久乃见原，因此绝朝见。复坐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稽迟，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徙临海镇。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镇为贼帅张绰、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厉城人，终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后除胶州刺史。弼所在清静廉洁，为吏人怀之。耽好玄理，注庄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系辞，名曰新注义苑，并行于世。

性质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帝又尝问弼：“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帝以为讥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于众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属，大营婚嫁，帝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十年夏，上因饮酒，积其愆失，遣使就州斩之。寻悔，驿追不及。子蕤及远徙临海镇。次子台卿，先徙东豫州。乾明初，并得还鄴。天统五年，追赠弼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武平元年，又赠骠骑大将军，谥曰文肃。

蕤字子美，学业不如弟台卿而干局过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吏部郎中。隋开皇中，终于开州刺史。

子公赡，仕隋，位安阳令。公赡子之松，大业中，起居舍人。

台卿字少山，好学博览，解属文。仕齐，位中书、黄门侍郎，修国史。既居清显，忌害人物。赵彦深、和士开、高阿那肱等亲信之。后兼尚书左丞，省中以其耳聋，多戏弄之。下辞不得理者，乃至大骂。台卿见其口动，谓为自陈。令史又故不晓喻，训对往往乖越，听者以为嗤笑。及周武平齐，归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隋开皇初，被征入朝。台卿采月令，触类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职，请修国史，拜著作郎。后致仕，终于家。有集十五卷，撰齐记二十卷，并行于世。无子。

房谟，字敬放，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虽无造次能，而沈深内敏。正光末，历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镇乱，谟率郡人入九峥山，结垒拒守。时外无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鲜于修礼之乱，朝廷以谟得北边人情，以为假燕州事。北转至幽州南，为修礼所执，仍陷葛荣。荣败，尔硃荣启授行冀州事。寻除太宁太守。荣死，其党征兵，谟不应，前后斩其三使。遣弟毓诣阙，孝庄以毓为都督，毓弟钦为行台，并持节诣谟，同为经略。

及京都沦覆，为贼党建州刺史是兰安定执系州狱。蜀人闻谟被囚，并叛。安定于是给谟弱马，令军前慰劳。诸贼见谟，莫不遥拜。谟先所乘马，安定别给将士，战败，蜀人得之，谓谟遇害，莫不悲泣。善养其马，不听乘骑，兒童妇女，竟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马也。其结爱人心如此。尔硃世隆闻而嘉之，舍其罪，以为东北道行台。及尔硃氏败，济州刺史侯景以谟先款附，推谟降首。谟以受眷尔硃，不宜先为反覆，不从其计。

神武入洛，再迁颍川太守。魏孝武帝入关，神武以谟忠贞，遣其弟毓为大使，持节劳问。时军国未宁，征发烦速，至有数使同征一物，公私劳扰。谟请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从之。征为丞相右长史，以清直甚被赏遇。谟悉心尽力，知无不为。前后赐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后赐其生口，多黥面为房字而付之。神武讨关右，以谟兼大行台左丞，长史如故，总知府省务。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请在左右拾遗补阙，固不肯行，神武责而罢之。

未几，出为兖州刺史。谟选用廉清，广布恩信，僚属守令，有犯必知，虽号细密，百姓安之。转徐州刺史。始谟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为刺史，合境欣悦。谟为政如在瑕丘。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饥寒死病，动至千数。谟至，皆加检勒，不令烦扰，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亲自检视。又使佣赁，令作衣服，终岁还家，无不温饱，全济甚多。时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称叹之。神武与诸州刺史书，叙谟及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季良等清能，以为劝励。谟曾启神武，以天下未宁，宜降婚勋将，收将士心，深见纳。任人所乐，朝廷从之。征拜侍中，监国史。谟无他材学，每求退身，不许。寻兼吏部尚书，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疋，征钱三百，人庶苦之。谟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征拜侍中，监国史。谟无他材学，每求退身，不许。寻兼吏部尚书，加卫大将军。以子子远罪，解官。久之，诏复本将军，起为大丞相左长史。

后除晋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又摄南汾州事。先时境接西魏，士人多受其官，为之防守。至是，酋长、镇将及都督、守、令前后降附者三百余人，谟抚接殷勤，人乐为用。爰及深险胡夷，咸来归服。谟常以己禄物，充其饷赍，文襄嘉之，听用公物。西魏惧，乃增置城戍。慕义者，自相纠合，击破之。自是龙门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赐粟千石，绢二百疋，班示天下。卒于州，州府相帅赠物及车牛，妻子遵其遗志，拒而不纳。谟寡嗜欲，贞白自守；然内营家产，足为富赡，不假官俸，是以世称清白。赠司空，谥曰文惠。

谟与子结婚卢氏，谟卒后，卢氏将改适他姓。有平阳廉景孙者，少厉志节，以明经举郡孝廉，为谟所重，至是讼之，台府不为理。乃持绳诣神庙前北面大呼曰："房谟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见陵。神而有知，当助申之。今引决，诉于地下。"便以绳自经于树。卫士见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诚，命女归房族。

谟前妻子子远险薄，谟甚嫌之，不以为子列。时以谟为后妻卢氏所谮，神武亦以责谟。谟陈其恶。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与诸子同学，久乃令还。后与任胄等谋杀神武，事发，神武叹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谟、郑述祖、李道幡三家，理宜从法，窃以谟立身清白，履行忠谨；郑仲礼严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养，属绝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许焉。及谟卒，子广嗣。广弟恭懿。

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达于从政。仕齐，历平恩令、济阴太守，并有能名。齐亡，不得调。后预尉迟迥乱，废于家。隋开皇初，吏

部尚书苏威举为新丰令，政为三辅最。上闻而嘉之，赐物四百段。以所得赐，分给穷乏。未几，复赐米三百石，又振贫人。上闻，止之。时雍州诸县令，每朔朝谒，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访以化下之术。威又荐之，历泽、德二州司马。卢恺复奏其政美，上甚异之，复赐以帛。诸州朝集，称为劝励之首，以为“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朕即拜为刺史，卿等宜师之”。乃下诏褒美，因授海州刺史。

未几，国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迟迥之党，威、恺曲相举荐。上大怒，恭懿竟放岭南。未几征还，至洪州卒。论者冤之。

张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硃荣，又为尔硃兆长史，使于神武，遂被顾识。及相州城拔，参丞相军事，封武安县伯。累迁神武行台右丞。从征玉壁，大军将还山东，至晋州忽遇寒雨，士卒饥冻有死者。州以边禁，不听入城。时纂为别使，遇见，辄令开门内之，分寄人家，给其火食，多所全济。神武闻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余岁，通传教令，甚见亲赏。文宣时，卒于护军将军。

张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硃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诚款；唯亮独无启疏。及兆败，窜于穷山，令亮及仓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缢于树，亮因伏尸哭。神武嘉叹之，授丞相府参军，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天平中，为文襄行台郎中，典七兵事。虽为台郎，常在神武左右。迁右丞。

高仲密之叛，与大司马斛律金守河阳。周文帝于上流放火船，欲烧河桥。亮乃备小艇百余，皆载长锁，锁头施钉，火船将至，即驰小船，以钉钉之，引锁向岸，火船不得及桥。桥全，亮之计也。后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尝梦亮于山上挂丝，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其为幽州乎？”数月而验。累迁尚书右仆射、西南道行台。

亮性质直，勤力强济，深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数州，咸有黩货之号。天保初，别封安定县男，位中领军。卒，赠司空。

时霸府又有赵起、徐远者，并见任委。

起，广平人，性沉谨。神武频以为相府骑兵二局，典兵马十余载。至文宣即位，累迁大鸿胪卿。虽历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监兵马，出内居腹心寄，与二张相亚。武平中，卒于师，赠都督、沧州刺史。

远，广宁人，为丞相骑兵参军事，深为神武所知。累迁东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产业，远躬自赴救，对之流涕，仍为经营，皆得安立。卒于卫尉卿。起、远前书并有传，更无异迹，今附此云。

张曜，字灵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贞谨，韩轨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挂网者百余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赐爵都乡男，累迁尚书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还，曜不时开门，勒兵严备。帝驻驿门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须火至面识，门乃可开。于是独出见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开门，然后入。嗟赏之，赐以锦采。大宁初，迁秘书监。曜历事累世，奉职恪勤，咸见亲待，未尝有过。每得禄赐，辄散之宗族。性节俭率素，车服饮食，取给而已。好读春秋，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彦深尝谓之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杜、服缪邪？"曜曰："何为其然乎？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励已温寻，非欲诋诃古人得失也。"天统元年，奏事，暴疾，仆于御前。武成下坐临视，呼不应。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贞简。

王峻，字峦嵩，灵丘人也。明悟有干略。历事神武、文襄，为相府佐，赐爵北平男，除营州刺史。营州地接边贼，数为人患。峻至州，远设斥候，广置疑兵，贼不敢发，合境获安。先是，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八百余人，因此朝贡遂绝。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虏其酋帅，厚加恩礼，放遣之。室韦遂献诚款，朝贡不绝，峻有力焉。蠕蠕主庵罗辰东徙，峻设伏大破之，于此遁走。历位尚书。河清中，位南道行台，坐违格私度禁物，并盗截军粮，有司定处斩刑，家口配没。诏决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于侍中，赠司空。

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与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据关中，神武遣基与长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后乃逃归。历南益、北豫二州刺吏，所历皆好聚敛，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后为奴所害，赠吏部尚书。

纮善骑射，爱文学，性敏捷。年十三，见扬州乐太原郭元贞，抚其背曰："读何书？"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岂骄乎？"纮曰："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以此言之，右衽应是。"纮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

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兴和中，文襄召为库直、奉朝请。文襄遇祸，纮冒刃捍御。以忠节，进爵平春县男。

颇为文宣所知，为领左右都督。帝尝与左右饮酒，曰：“快哉大乐！”纮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纮曰：“长夜荒饮，不悟国破，是谓大苦。”帝默然。后责纮曰：“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舍乐死，尔何不死？”纮曰：“君亡臣死，自是常节，但贼竖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献反缚之，长广王捉头，帝手刃将下。纮呼曰：“杨遵彦、崔季舒逃难，位至仆射、尚书；冒危效命之士，翻见屠戮。旷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师罗不得杀。”遂舍之。

后拜骠骑大将军。武平初，加开府仪同三司。上言突厥与周男女来往，必相影响，南北寇边，宜为之备。五年，陈人寇淮南，封辅相议讨之。纮曰：“若复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来。莫若薄赋省徭，息人养士，使朝廷协睦，遐迩归心，征之以仁义，鼓之以道德，天下皆当肃清，岂直江南伪陈而已。”高阿那肱谓众曰：“从王武卫者南席。”众皆同焉。寻兼侍中，聘周。使还即正。未几卒。

纮好著述，作《鉴诫》二十四篇。

敬显俊，字孝英，阳平太平人也。少英侠，从神武信都义举，历位度支尚书。神武攻鄴，显俊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县侯。出内多历显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于兖州刺史。

子长瑜，武成时为广陵太守，多所受纳，刺史陆骏将表劾之以货事。和士开以书屏风诈为长瑜献，武成大悦，骏表寻至，遂不问焉。迁合州刺史，陷于陈，卒。子德亮，齐亡后，负尸归。

德亮，隋开皇中，卒于尚书郎。

平鉴，字明达，燕郡蓟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胜，安州刺史。鉴少聪敏，受学于徐遵明，受诗、礼于弘农杨文懿，通大义，不为章句。雅有豪侠气。孝昌末，见天下将乱，乃之洛阳，与慕容俨以客骑马为业，兼习弓矢。鉴性巧，夜则胡画，以供衣食。俄奔尔硃荣，荣大奇之。以军功累迁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鉴弃州自归，即授本官。文襄辅政，封西平县伯，迁怀州刺史。鉴奏请于州西故轵关道筑城，以防西军，从之。寻西魏将杨摽来攻。时新筑之城，粮仗未集。素乏水，南门内有大井，随汲即竭。鉴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

异于常，合城取足，扬示敌人。将士既观非常，勇气自立。杨摽败，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扬州刺史。其妻生男，鉴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误免关中细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赐犊百头、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乐。河清二年，重拜怀州刺史。时和士开使求鉴爱妾阿刘，即送之。仍谓人曰："老公失阿刘，与死何异？要自为身计，不得不然。"后卒于都官尚书，赠司空，谥曰文。

子子敬嗣，轻险无赖，奸秽所至，禽兽不若。隋开皇中，为晋州行参军，为并州总管秦王所杀。

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阳人也。其先自晋昌徙焉。父灵芝，魏寿阳令，邕贵，赠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干。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干济见知，擢为文襄大将军督护。文襄崩，事出仓卒，文宣部分将校，镇压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迁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封广汉乡男。及从征奚虏，黄门侍郎袁猛旧典骑兵事，至是为割配迟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监骑兵事，以猛赐邕。文宣频年出塞，邕必陪从，专掌兵机，承受敏速。自军吏已上劳效由绪，无不谙练，占对如响。或御前简阅，邕多不执文簿，唱官名未尝谬误。七年，于羊汾堤讲武，令邕总为诸军节度。事毕，仍监宴射之礼。亲执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上。启太后云："邕一人当千。"仍别赐钱采。邕非唯强济明辩，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弥重。帝尝白太后云："邕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一日中六度赐物。又尝解所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与卿共弊。"除兼给事黄门、中书舍人。文宣尝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云："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后谓邕云："高德正妄说卿短，而荐主书郭敬，朕已杀之。卿劬劳既久，欲除卿作州，频敕杨遵彦求堪代卿者，如卿实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不中与唐邕作奴！"其爱遇如此。

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马。皇建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太宁元年，除大司农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驿赴晋阳，纂集兵马。在路闻虏将逼，邕基酌事宜，改敕，更促期会，由此兵士限前毕集。后拜侍中、并州大中正、护军将军。从武成幸晋阳，帝至武军驿，因醉责虞候都督范洪，将杀之。邕谏，以为若非酒行戮，族诛人无所怨；假实有大罪，因酒杀人，恐招横议。洪因得免死。邕又以军人教习田猎，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围，以为疲弊，请每月两围。又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帝并从之。未几，出为赵州刺史，侍中、护军、大

中正悉如故。谓曰："朝臣未有带侍中、护军、中正临州者，以卿旧勋，故有此举。放卿百余日休息，至秋间，当即召。"邕政颇严酷，然抑挫豪强，公事甚理。寻除中书监，仍侍中，迁尚书右仆射。

武平初，坐断事阿曲，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旧恩，复除将军、开府，累迁尚书令，封晋昌王。高思好构逆，令邕赴晋阳监勒诸军。事平，录尚书事。属周师攻洛阳，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从允，那肱谮之，由是被疏。七年，车驾将幸晋阳，敕斛律孝卿总骑兵，事多自决。邕恃旧，一旦为孝卿所轻，郁怏形于辞色。帝从平阳败后，狼狈归鄴，邕惧那肱谮醞，恨孝卿轻已，遂留晋阳，与莫多娄敬显等树安德王为帝。寻降周，邕依例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再迁户部，转少司马，封安福郡公，迁凤州刺史。隋开皇初，卒。

邕性识明敏，在齐一代，典执兵机。是以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器械精粗，粮储虚实，精心勤事，莫不谙知。自太宁以来，奢侈糜费，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渐虚，邕支度取舍，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气渐高，其未经府寺陈诉越览辞牒，条数甚多，俱为宪台及左丞弹劾，并御注放免。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太尉记室参军平涛并为征官钱违限，邕各杖背三十。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至是，大骇物望。

三子：长子君明，开府仪同三司，开皇初，卒于应州刺史。次子君彻，中书舍人，隋戎、顺二州刺史，大业中，卒于武贲郎将。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

齐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受禅，诸司咸归尚书，唯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之，谓之外兵省、骑兵省。后邕、建位望转隆，各置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称唐、白云。

白建，字彦举，太原阳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兵曹，典文帐，明解书计，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书舍人。孝昭辅政，除大丞相骑兵参军。河清二年，除员外散骑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疋，在五台山北合谷中避贼。贼退，敕建送马定州，付人养饲。建以马瘦，违敕以便宜从事。戎马无损，建有力焉。武平末，历位尚书、特进、侍中、中书令，封高昌郡公。父长命，赠开府仪同三司、都官尚书。建虽无他才伎，勤于在公，以温柔自处。与唐邕俱以典执兵马，致位卿相。诸子幼弱，俱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

胜流。卒，赠司空。

元文遥，字德远，河南洛阳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孙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唏，有孝行，父卒，庐于墓侧而终。文遥贵，赠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谥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济阴王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常大会宾客，时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诵，时年始十余岁。济阴王曰："我家千里驹，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来未有。"起家员外散骑侍郎。遭父丧，服阕，除太尉东阁祭酒。以天下方乱，遂解官侍养，隐于林虑山。

武定中，文襄征为大将军府功曹。齐受禅，于登坛所授中书舍人，宣传文武号令。杨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后忽中旨幽执，竟不知所由。如此积年。文宣后自幸禁狱，执手愧谢，亲解所著金带及御服赐之，即日起为尚书祠部郎中。孝昭摄政，除大丞相府功参典机密。及践阼，除中书侍郎，封永乐县伯，参军国大事。及帝大渐，与平秦王归彦、赵郡王睿等同受顾托，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转隆，历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中书监。天统二年，诏特赐姓高氏，籍属宗正，子弟依例，岁时入庙朝祀。再迁尚书左仆射，进封宁都郡公，仍侍中。

文遥历事三主，明达世务，每入轩大集，多令宣敕，号令文武，声韵高朗，发吐无滞。然探测上旨，时有委巷之言，故不为知音所重。齐因魏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功，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既与赵彦深、和士开同被任遇，虽沼彦深清贞守道，又不为士开贪淫乱政，在于季孟之间。然性和厚，与物无竞，故时论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遥自洛迁鄴，唯有地十余顷，家贫，所资衣食。魏之将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夺，文遥即以与之。及贵，此人尚在，乃将家逃窜。文遥大惊，追加慰抚，还以与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让，遂为闲田。

至后主嗣位，赵郡王睿、娄定远等谋出和士开，文遥亦参其议。睿见杀，文遥由是出为西兖州刺史。诣士开别，士开曰："处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仆，深负朝廷。"既言而悔，仍执手慰勉之。犹虑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为尚书郎，以慰其心。士开死，自东徐州刺史征入朝，竟不用，卒。

行恭美姿貌，有父风，兼俊才。位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齐亡，与阳休之等十八人同入关，稍迁司勋下大夫。隋开皇中，位尚书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颇骄恣，文遥令与范阳卢思道交游。文遥尝谓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掷剧饮，甚得师风。"思道答云："六郎辞情俊迈，自是克荷堂构。而白掷剧饮，亦天性所得。"

行恭弟行如，亦聪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赵隐，字彦深，自云南阳宛人，汉太傅喜之后。高祖父难为齐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后改为平原，故为平原人也。隐避齐庙讳，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书舍人，行洛阳县令。彦深贵，赠司空。彦深幼孤贫，事母甚孝。年十岁，曾候司徒崔光。光谓宾客"古人观眸子以知人，此人当必远至。"性聪敏，善书计，安闲乐道，不杂交游，为雅论所归服。昧爽，辄自扫门外，不使人见，率以为常。

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氈，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书令史，月余，补正令史。神武在晋阳，索二史，子如举彦深。后拜子如开府参军，超拜水部郎。及文襄为尚书令摄选，沙汰诸曹郎，隐以地寒被出，为沧州别驾，辞不行。子如言于神武，征补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神武曾与对坐，遣造军令，以手扪其额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谓司徒孙腾曰："彦深小心恭慎，旷古绝伦。"

及神武崩，秘丧事，文襄虑河南有变，仍自巡抚，乃委彦深后事，转大行台都官郎中。临发，握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宁静，彦深之力。及还发丧，深加褒美，乃披郡县簿为选，封安国县伯。从征颍川，时引水灌城，城雉将没，西魏将王思政犹欲死战。文襄令彦深单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牵思政出城。文襄大悦。先是文襄谓彦深曰："吾昨夜梦猎，遇一群豕，吾射，尽获之。独一大豕不可得，卿言当为吾取，须臾获豕而进。"至是，文襄笑曰："梦验矣。"即解思政佩刀与彦深曰："使卿常获此利。"

文宣嗣位，仍典机密，进爵为侯。天保初，累迁秘书监。以为忠谨，每郊庙，必令兼太仆，执御陪乘。转大司农。帝或巡幸，即辅赞太子知后事。出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徐州刺史。为政尚恩信，为吏人所怀。多所降下，所营军处，士庶追思，号赵行台顿。文宣玺书劳勉，征为侍中，仍掌机密。

河清元年，进爵安乐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监国史，迁尚书令，位特进，封宜阳王。武平二年，拜司空。为祖珽所间，出为西兖州刺史。四年，征为司空，转司徒。丁母忧，寻起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时年七十。

彦深历事累朝，常参机近，温柔谨慎，喜怒不形于色。自皇建以还，礼遇稍重，每有引见，或升御榻，常呼官号而不名也。凡诸选贡，先令铨定，提奖人物，皆行业为先，轻薄之徒，弗之齿也。孝昭既执朝权，群臣密多劝进，彦深独不致言。孝昭尝谓王晞云："若言众心皆谓天下有归，何不见彦深有语？"晞以告，彦深不获已，陈请。其为时重如此。常逊言恭己，未尝以骄矜待物，所以或出或处，去而复还。

母傅氏，雅有操识。彦深三岁，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适，自誓以死。彦深五岁，傅谓之曰："家贫兒小，何以能济？"彦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当仰报。"傅感其意，对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还，不脱朝服，先入见母，跪陈幼小孤露，蒙训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后改服。后为宜阳国太妃。

彦深有七子，仲将知名。沈敏有父风温良恭俭，虽妻子亦未尝怠慢，终日俨然。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当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彦深乞转万年县子授之，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隋开皇中，位吏部郎，终于安州刺史。

齐朝宰相，善始令终唯彦深一人。然讽朝廷以子叔坚为中书侍郎，颇招物议。时冯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并相继居中书，故时语云："冯、祖及赵，秽我凤池。"然叔坚身才最劣。

赫连子悦，字士欣，僭夏赫连勃勃之后也。神武起兵时，为济州别驾，劝刺史侯景赴神武。后除林虑太守。文襄往晋阳，由郡境，问所不便。悦云："临水、武安，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若更属魏郡，则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觉损干。"悦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属近便，行路称之。

天保中，为扬州刺史。先是城门早闭晚开，废于农作。子悦到，乃命以时开闭，人吏便之。累迁郑州刺史，政为天下之最。入为都官尚书。郑州人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余人，请立碑颂德，有诏许焉。加位

开府，历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书。子悦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无学术，又阙风仪，人伦清鉴，去之弥远，一旦居铨衡之首，大招物议。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子仲章，中书舍人。

冯子琮，字子琮，长乐信都人，北燕主冯弘之后也。祖嗣兴，相州刺史。父灵绍，尚书郎、太中大夫。子琮贵，赠开府仪同三司。子琮性识聪敏，为外祖荥阳郑伯猷所异。初袭爵荥阳县子。齐天保初，改为长安县男。皇建初，为尚书驾部郎中，摄库部。孝昭曾阅簿领，试令口陈。子琮谙对无有遗失。时梁丞相王琳归国，孝昭诏子琮观其形势。琳即与赴鄴，甚见嘉赏。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诏与胡长粲辅导太子。后转太子中庶子。

天统元年，武成禅位后主，谓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后事相委。"再迁散骑常侍，奏门下事。寻兼并省祠部尚书。后与胡长粲有隙，武成深诫之曰："脣亡齿寒，勿复如此。"武成在晋阳，既居旧殿，少帝未有别所，诏子琮监造大明宫。成，帝怪其不宏丽，子琮曰："至尊幼承大业，欲令敦俭，以示万邦。兼此北连天阙，不宜崇峻。"帝称善。又诏子琮监议五礼，与赵郡王睿分争异同，略无降下，大为识者所鄙。

及武成崩，和士开秘丧三日。子琮问其故。士开引神武、文襄初崩，并秘不举丧，至尊年少，恐王公贰，欲追集，然后与详议。时赵郡王睿先预帷幄之谋，子琮素知士开忌睿及领军娄定远，恐其矫遗诏出睿外任，夺定远禁卫权，因答支："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传位，君臣富贵，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无改易，必无异望。世异事殊，不得与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门，已经数日，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及发丧，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奖成太后干政，说赵王睿及和士开出之。拜郑州刺史。既非后主本意，赏赐甚厚。仍转沧州别驾，封宁都县伯。太后为齐安王纳子琮长女为妃，子琮因请假赴鄴，遂授侍中、转吏部尚书。其妻放纵，请谒公行，贿货填积。守宰除授，先定钱帛，然后奏闻。其所通致，事无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广拓傍聆，增修宅宇，以夜继昼，未曾休息。斛律光将兵度玉壁，至龙门。周有移书，别须筹议。诏子琮乘传赴军，与周将韦教宽面相要结。龙门等五城，因此内附。后主以为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迁尚书右仆射，仍摄选侍中如故。

和士开居要日久，子琮旧所附托，中虽阻异，其后还相弥缝。士开弟士休与卢氏成婚，子琮检校趋走，与士开府僚不异。时内外除授，多由士开奏拟，子琮既恃内戚，兼带选曹，自擅权宠，颇生间隙。时陆媪势震天下，太后与之结为姊妹，而和士开于太后有丑声。子琮欲阴杀陆媪及士开，因废帝而立琅邪王俨。以谋告俨，俨许之，乃矫诏杀士开。及俨见执，言子琮教己。太后怒，又使执子琮，遣右卫大将军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绞杀之。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诸子方握槊，闻库车来，以为赐物，大喜，开视乃哭。

子琮微有识鉴，颇慕存公。及位望转隆，宿心顿改，擢引非类，公为深交，纵其子弟，不依伦次。又专营婚媾，历选上门，例以官爵许之，旬月便验。顿丘李克、范阳卢思道、陇西李胤伯、李子希、荥阳郑庭坚并其女婿，皆至超迁。其矫纵如此。祖珽先与子琮有隙，于后具奏此事，诸子并坐此除名。太后以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取知名。

慈明字无佚，在刘为中书舍人。隋开皇中，兼内史舍人。大业中，位尚书兵部郎，加朝请大夫。十三年，摄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东都，诏慈明追兵击密，为密党崔枢所执。密延与坐，论以举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义之言，非所敢对。"密厚礼之，冀其从己。慈明潜使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留守，论贼形势。密知，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为贼帅翠让所嗔责。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尔辈，不图为贼党所获，我岂从汝求活邪？须杀但杀，何须骂詈！"让益怒，乱刀斩之。梁郡通守杨汪上状，炀帝叹惜之，赠银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为尚书承务郎。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重赠柱国、户部尚书、黎郡公，谥曰壮武。

长子忱，先在东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军中，遂遣奴负父尸柩诣东都，身不自送。未几，又盛华烛纳室，时论丑之。

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鲁郡太守，赠兖州刺史。父道恩，开府、阳平郡守。基身长八尺，美须髯，泛涉坟籍，尤长吏事。齐天保四年，除海西镇将。遇东方白额称乱淮南，州郡皆从逆。梁将吴明彻攻围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为箭，剪纸为羽。围解还朝，仆射杨愔迎劳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纸，皆无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过。"御史中丞毕义云引为侍御史。赵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扬州刺史郭元贞，杨愔妹夫。基不惮权威，并劾其赃罪。

皇建初，除郑州长史，带颍川郡守。西界与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东西分隔，士人仍缘姻旧，私相交易。而禁格严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职，披检格条，多是权时，不为久长。州郡因循，失于请谳，致密纲久放，得罪者众。遂条件申台省，仍以情量事科处，自非极刑，一皆决放。积年留滞，案状胶加，数日之中，剖判咸尽。寻而台省报下，并允基所陈。条纲既疏，狱讼清静。基性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唯颇令人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云："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云："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卒于官，赠骠骑大将军、和州刺史，谥曰惠。柩将还，远近赴送，莫不攀辕悲哭，哀不自胜。

初，基任瀛州骑兵时，陈元康为司马，毕义云为属，与基并有声誉，为刺史元嶷所目："三贤俱有当世才，后来皆当远至。唯郎骑兵任真过甚，恐不足自达。"陈、毕后并贵显，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余言。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及玄象刑名之学。又就国子助教长乐张奉礼受三传群言，至忘寝食。家人恐成病，常节其烛。及长，以博学称，历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齐，上柱国王谊荐之，授陈州户曹。属隋文帝为亳州总管，命掌书记。

周武帝为象经，隋文从容谓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乱法，何以致久。"茂窃叹曰："此言岂常人所及！"阴自结纳。隋文亦亲礼之。后还家，为州主簿。及隋文为丞相，以书召之，言及畴昔，甚欢。授卫州司录，有能名。寻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者百余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曰："长史言卫国人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晖无以应。有部人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丞尉请加严法。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元预等各生感悔，诣县顿首请罪。茂晓之以义，遂相亲睦，称为友悌。开皇中，累迁户部侍郎。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人间五品不逊。或答者乃云："管内无五品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贬不减地。皆发于茂。茂性明敏，剖决无滞，当时以吏干见称。

炀帝即位，为尚书左丞，参掌选事。茂尤工政理，为世所称。时工

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人轨物？"恺与仲文，竟坐得罪。茂与崔祖睿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之，赐帛百段。

时帝每巡幸，王纲已紊，茂既先朝旧臣，明习世事，然无謇谔之节，见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窃叹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许。会帝征辽，以茂为晋阳宫留守。其常山赞务王文同与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诏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杂推之。茂素与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棣别驾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为忧，在途作《登陇赋》以自慰。后附表自陈，帝颇悟。十年，追还京兆，岁余卒。子知年。

论曰：孙搴入幕未久，仓卒致毙，神武以情寄之重，义切折肱，若不爱才子，何以成夫王业。元康以知能才干，委质霸朝，绸缪帷幄，任寄为重，及难无苟免，忘生殉义，可谓得其地焉。杜弼识学甄明，发言谠正，禅代之际，先起异图，王怒未终，卒蒙显戮，直言多矣，能无及于此乎？房谟忠勤之操，始终若一。恭懿循良之风可谓世有人矣。张纂、张亮、张曜、王峻、王纮等并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齐之良臣也。伯德之恸哭伏尸，灵光之拒关驻驆，有古人之风焉。显俊明达，文武驱驰，尽其知力，不遑宁处。可谓德以称位，能以称官。道和爰从霸府，以终末路，四十余载，典综兵机，识用闲明，甚为朝臣所服。及于后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赞延宗，以从权变。既而晋阳倾覆，运极途穷，还鄴则义隔德昌，死事则情乖旧主，虽复全生握节，岂比背叛之流欤？夫县宰之寄，绵历古今，亲人任功，莫尚于此。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皆所以贵方城之职，重临人之要。后魏令长，多选旧令史为之，故缙绅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齐，此途未改。宁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为美矣。司徒器度沈远，有宰臣之量，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出内有常，夷险若一。而世人谕之胡广，讥其不能廷争。然古称"见几而作"，又曰"相时而动"，若时有开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终遇奸回，便恐舟壑俱运，斯盖赵公之志也。子悦牧宰流誉，子琮簿领见知，及居藻镜，俱称尸禄。冯溺于贿货，于斯为甚。慈明赴蹈之义，盖有衔须之节。郎基政绩有闻，蔚之克荷堂构，美矣乎！

列传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长贤 魏季景子澹 魏兰根族子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也。自序：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经史，位终本郡太守。子悦，字处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赵国李孝伯见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济阴太守，以善政称。

悦子子建，字敬忠，释褐奉朝请，累迁太尉从事中郎。初，宣武时平氏，遂于武兴立镇，寻改为东益州。其后镇将刺史，乖失人和，群氏作梗，遂为边患。乃除子建东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远近清静。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韩祖香、张长命相继构逆。佥以州城之人，莫不劲勇，同类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为城人数当行阵，尽皆骁果，安之足以为用，急之腹背为忧。乃悉召居城老壮，晓示之，并上言诸城人本非罪坐而来者，悉求听免。明帝优诏从之。子建渐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顾，终获保全。及秦贼乘胜，屯营黑水，子建乃潜使掩袭，前后斩获甚众，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间使上闻，帝甚嘉之，诏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于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所节度。

梁州刺史傅竖眼子敬仲心以为愧，在洛大行货贿，以图行台。先是子建亦屡求归京师，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竖眼因为行台。子建将还，群氏慕恋，相率断道。主簿杨僧覆先行晓喻，诸氏忿曰："我留刺史，尔送出也？"斫之数创，几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赠遗，一无所受。而东益氏、蜀寻反，攻逼唐永，永弃城而走，乃丧一籓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门云璨及钜鹿人耿显皆没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还之，送出白马。遗爱所被如此。

初，子建为前军将军，十年不徙，在洛闲暇，与吏部尚书李歆、歆从弟延寔颇为弈棋，时人谓为耽好。子建每曰："棋于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及一临边事，凡经五年，未曾对局。

还洛后，累迁卫尉卿。初，元颢内逼，庄帝北幸，子建谓所亲卢义僖曰："北海自绝社稷，称籓萧衍，吾老矣，岂能为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颢平乃归。先苦风痹，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务，屡上书乞身，特除右光禄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为大使，抚慰东土。时

外戚贵盛，送客填门，子建亦往候别。延实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助？”子建曰：“益以盈满为诫。”延实怅然久之。及庄帝杀尔硃荣，遇祸于河阴者，其家率相吊贺。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婿，往亦见害。子建谓姨弟卢道虔曰：“朝廷诛翦权强，凶徒尚梗，未闻有奇谋异略，恐不可济。此乃李门祸始，吊贺无乃匆匆！”及永安之后，李氏宗族流离，或遇诛夷，如其所虑。后历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

子建自出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洁已，不以财利经怀。及归京师，家人衣食，常不周赡，清素之迹，著于终始。性存重慎，不杂交游，唯与尚书卢义僖、姨弟泾州刺史卢道裕雅相亲昵。及疾笃，顾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气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除裸身，又非吾意。气绝之后，敛以时服。吾平生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附合。当顺吾心，勿令吾有遗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阳孝义里舍，时年六十。又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曰文静。

二子，收、祚。

收少机警，不持细行。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

初除太学博士。及尔硃荣于河阴滥害朝士，收亦在围中，以日晏获免。吏部尚书李神隽重收才学，奏授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俄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

孝武初，又诏收摄本职，文诰填积，事咸称旨。黄门郎崔甗从齐神武入朝，熏灼于世，收初不诣门。甗为帝登阼赦云：“朕托体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员郎李慎以告之，甗深忿忌。时节闵帝殂，令收为诏。甗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帏忄屋，一日造诏，优为词旨，然则义旗之士，尽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归侍。南台将加弹劾，赖尚书辛雄为言于中尉綦俊，乃解。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录，因此怖惧，上籍，遣还

乡扶侍。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时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王，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郑伯谓曰："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兔。"

神武固让天柱大将军，魏帝敕收为诏，令遂所请。欲加相国，问收相国品秩，收以实对，帝遂止。收既未测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诏许焉。久之，除帝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收不敢辞，乃为《庭竹赋》以致已意。寻兼中书舍人。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时孝武内有间隙，收遂以疾固辞而免。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收曰："惧有晋阳之甲。"寻而神武南上，帝西入关。

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卖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使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得释。

及孙搴死，司马子如荐收，召赴晋阳，以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久不得志。会司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余光。子如因宴戏言于神武曰："魏收，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与颜色。"由此转府属，然未甚优礼。

收从叔季景有文学，历官著名，并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顿丘李庶者，故大司农谐之子也，以华辩见称，曾谓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尔曰："以从叔见比，例邪输之比卿。"邪输者，故尚书令陈留公继伯之子，愚痴有名，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商买共所嗤玩。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逊例多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于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乃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国史。

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

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时邢邵亦在侧，甚恧焉。自魏、梁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后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示无外之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人复书，依以为体。

后神武入朝，静帝授相国，固让，令收为启。启成呈上，文襄时侍侧，神武指收曰“此人当复为崔光。”四年，神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便利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

收昔在京洛，轻薄尤甚，人号云“魏收惊蛱蝶。”文襄曾游东山，令给事黄门侍郎颢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无宜适，须出其短。”往复数番，收忽大唱曰：“杨遵彦理屈，已倒。”愔从容曰：“我绰有余暇，山立不动。若遇当涂，恐翩翩遂逝。”当涂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称善。文襄又曰：“向语犹微，宜更指斥。”愔应声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诗，对众读讫，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斗米，亦不辨此。’远近所知，非敢妄说。”文襄喜曰：“我亦先闻。”众人皆笑。收虽自申雪，不复抗拒，终身病之。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时在晋阳，令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了，文过七纸。文襄善之。魏帝曾委秋大射，普令赋诗，收诗末云：“尺书征建鄴，折简召长安。”文襄壮之，顾谓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吾或决有所怀，忘而不语，语而不尽，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难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谢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阳王范时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书喻之。范得书，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圣念入据其城。文襄谓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犹恨‘尺书征建鄴’未效耳。”

文襄崩，文宣如晋阳，令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参掌机密。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

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二年，诏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

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宜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辩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请终业，许之。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徵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凡二十卷。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

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学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硃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硃，且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同韩、彭、伊、霍，夫何足数。”

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范阳卢斐父同附出族祖玄传下；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斐、庶讥议，云史书不直。收性急，不胜其愤，启诬其欲加屠害。帝大怒，亲自诘责。斐曰：“臣父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道义可嘉，所以合传。”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战栗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时太原王

松年亦谤史，及斐、庶并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卢思道亦抵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拆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

又尚书陆操尝谓愔曰：“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尝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尽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监国史。复参修律令。三台成，文宣曰：“台成，须有赋。”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赋前数日，乃告邢邵，邵后告人曰：“收甚恶人，不早言之。”帝曾游东山，敕收作诏，宣扬威德，譬喻关西。俄顷而讫，辞理宏壮，帝对百僚大嗟赏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太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然无子。后病甚，恐身后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忆，作《怀离赋》以申意。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终当传位常山。收谓杨愔曰：“古人云：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实，便须决行；若戏此言，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数宴喜，收每预侍从。皇太子之纳郑良娣也，有司备设牢馔。帝既酣饮，起而自毁覆之，仍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谓良娣既东宫之妾，理不须牢，仰惟圣怀，缘此毁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刀，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

十年，除仪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为中书监，命中书郎李愔以收一代盛才，难于率尔，久而未讫。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寝。及帝崩于晋阳，驿召收及中山太守阳休之参议吉凶之礼，并掌诏诰。仍除侍中，迁太常卿，文宣谥及庙号、陵名，皆收议也。

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为诸诏文，积日不出。转中书监。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协睦，时昕弟晞亲密，而孝昭别令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诰诏，收留在鄴，盖晞所为。收大不平，谓太子舍人卢询祖："若使卿作文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曰："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恐魏公发背。"于时诏议二王三恪，收执王肃、杜预义，以元、司马氏为二王，通曹备三恪。诏诸礼学之官皆执郑玄五代之议。孝昭后姓元，议恪不欲广及，故议从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帝以魏史未行，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及诏行魏史，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写之。

太宁元年，加开府。河清二年，兼右仆射。时武成酣饮终日，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书毕义云长于断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为议者所讥。帝于华林别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诏于阁上画收，其见重如此。

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兒戏。"自武定二年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诏立成。或时中使催促，收笔下有同宿构，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参议典礼，与邢相埒。

既而赵郡公增年获免，收知而过之，事发除名。其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郡尹。寻遣黄门郎元文遥敕收曰："卿旧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为尹，非谓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岂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当还卿开府。"天统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齐州刺史，寻为真。

收以子侄年少，申以戒历，著枕中篇。其词曰：

吾曾览管子之书，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长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潜戴而不倾；山藏称固，亦趋负而不停；吕梁独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险，或跻踵而不惊。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举；五纪当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则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术，盖乘之而靡恤。彼期远而能通，果应之而可必。岂神理之独尔，亦人事其如一。

呜呼！处天壤之间，劳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牵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无足而俱致，于是乎骄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同上智大贤，惟几惟哲，或出或处，不常其时。其舒也济世成务，其卷也声销迹灭。玉帛子女，椒兰律吕，谄谀无所先；称肉度骨，膏辱挑舌，怨恶莫之前。勋名共山河同久，志业与金石比坚。斯盖厚栋不桡，游刃砉然。逮于厥德不常，丧其金璞，驰骛人世，鼓动流俗，挟汤日而谓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浊，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胶漆讵坚，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荣而就辱，欣戚更来，得丧仍续。至有身御魑魅，魂沉狴狱。讵非足力不强，迷在当局！孰可谓车戒前倾，人师先觉？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锋，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已。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有一于斯，郁为羽仪。恪居展事，知无不为，或左或右，则髦士攸宜，无悔无吝，故高而不危。异乎勇进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产，徼万钟之秩；投烈风之门，趣炎火之室。载蹶而坠其贻宴，或蹲乃丧其贞吉。可不畏欤！可不戒欤！

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谛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执强梁，人囚径廷，幽夺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为己信，私玉非身宝。过涅为绀，逾蓝作青，持绳亲直，置水观平。时然后取，未若无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是以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昔蘧瑗识四十九非，颜子邻几三月不违。跬步无已，至于千里；覆蒉而进，及于万仞。故云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可大可久，与世推移。

月满如规，后夜则亏；槿荣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损？孰有损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体真者惧其大。道尊则群谤集，任重而众怨会。其达也则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狈。无曰人之我狭，在我不可而覆；无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无不有也；如谷之虚，无不受也。能刚能柔，重可负也；能信能顺，险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

周庙之人，三缄其口，漏邑在前，欹器留后，俾诸来裔，传之坐右。

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崔绰反更附出。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自云弘农”以配王慧龙“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寻除开府、中书监。武成崩，未发丧，在内诸公以后主即位有年，疑于赦令。诸公引收访焉。收固执宜有恩泽，乃从之。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一礼事，位特进。收奏请赵彦深、和士开、徐之才共监，先以告士开，士开惊，辞以不学。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礼非王不决。”士开谢而许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武平三年薨，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有集七十卷。

收硕学大才，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见当涂贵游，每以言色相悦。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间邢子才、子明及季景与收，并以文章业，世称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岁，子才每曰：“佛助，僚人之伟。”后收稍与子才争名，文宣贬子才曰：“尔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称温、邢，后曰邢、魏。”然收内陋邢，心不许也。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獼猴与狗斗，帝宠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遇魏收衰日愚魏。”魏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答笼，著孔嘲玎。”其辩捷不拘若是。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

先养弟子仁表为嗣，位至尚书膳部郎中。隋开皇中，卒于温县令。

子建族子惇，字仲让。容貌魁伟，性通率。永安末，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尔硃仲远镇东郡，以事捕惇，遇出外，执惇兄子胤而去。惇闻哭曰：“若害胤宁无吾也。”乃见仲远，叩头曰：“家事在惇，胤何知

也？乞以身罪。”仲远义而舍之。天平中，拜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卒。

惇叔偃，字盘蚪。有当世干用，位骁骑将军。性浮动，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构成其事，为时所恶。

子质，字怀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启母求就徐遵明受业，母以其年幼，不许。质遂密将一奴，远赴徐学，留书一纸，置所卧床。内外见之，相视悲叹。五六年中，便通诸经大义。自学言归，生徒辐凑，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后避葛荣难，客居赵国飞龙山，为乱贼所害。士友伤惜之。兴和二年，侍中李俊、秘书监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辞于尚书，为请赠谥。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谥曰贞烈先生。

魏长贤，收之族叔也。祖钊，本名显义，字弘理，魏世祖赐名，仍命以显义为字。雅性俊辩，博涉群书，有当世才，兼资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间。世祖南伐，闻而召之，既至，与语大悦。谓钊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忧不富贵也。”授内都直，侍左右。师次淮南，诸城未有下者。钊乃进曰：“陛下百万之军，风行电扫，攻城略地，所向无前，虽有智者，莫能为计。然而师次淮南，已经累日，义阳诸城，犹敢拒守，此非不惧亡灭，自谓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锐，杀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怀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迟疑，未肯先发。臣请间入城内，见其豪右，宣达圣心，示以诚信，必当大小相率，面缚请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诸城，可不劳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钊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开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悦，明旦开门出降。自此而南，望尘款附。世祖谓钊曰：“卿之一言，逾于十万之师。扬我信义，播于四表，实卿一人之力。”即授义阳太守、陵江将军。又令钊与诸将，统兵讨袭，所当无不摧破，军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谓群臣曰：“中国士人，吾拔擢咸尽，文武胆略，未有若钊俦。”加授建忠将军，追赠其父处顺州刺史。时经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风疾发动，频降医药，竟不痊复。卒时年六十四。

父彦，字惠卿，博学善属文。赵郡王干避开府参军，广陵王羽辟记室，并不行。陈留公李崇甚重之，引为镇西参军事。崇讨叛氐阳珍、叛蛮鲁北燕，又请为记室参军。中山王英讨淮南，又请为记室参军。军还，求为著作郎，思树不朽之业。以晋书作者多家，体制繁杂，欲正其纰缪，删其游辞，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闻李崇称之，复请为掾，兼知主客郎中，书遂不成。王遇害，退归田里。清河王复引为谘议。王势高名重，深为权幸所疾，恐罹其祸，固辞以疾。肃宗初，拜骠骑长

史，寻转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

兄伯胤之归也，留长贤与弟德振，使宦学于洛中。孝静北迁，亦徙居鄴。博涉经史，词藻清华，举秀才，除汝南王悦参军事。入齐，平阳王淹辟为法曹参军，转著作佐郎。更撰晋书，欲还成先志。

河清中，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为上党屯留令。亲故以长贤不相时而动，或为书以相规责。长贤复书曰：

日者惠书，义高旨远。诲仆以自求诸已，思不出位，国之大事，君与执政所图。又谓仆禄不足以代耕，位不登于执戟，干非其议，自贻悔咎。勤勤恳恳，诚见故人之心。静言再思，无忘寤寐。

仆虽固陋，亦尝奉教于君子矣。以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负鼎俎以趋世，隐渔钓以待时，操筑傅岩之下，取履圯桥之上者矣。或有释赁车以匡霸业，委挽辂以定王基，由斩祛以见礼，因射钩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于苦节者矣。皆奋于泥滓，自致青云。虽事有万殊，而理终一致，榷其大要，归乎忠孝而已矣。

夫孝则竭力所生，忠则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遗其亲，忠而后其君者也。仆自射策金马，记言麟阁，寒暑迭运，五稔于兹。不能勒成一家，润色鸿业，善述人事，功既阙如，显亲扬名，邈焉无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顷王室板荡，彝伦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闻其语；有犯无隐，未见其人。此梅福所以献书，硃云所以请剑者也。抑又闻之，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女不怀归而悲太子之少，况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训仆以为子之道，历仆以事君之节？今仆之委质，有年世矣，安可自同于匹庶，取笑于兒女子哉！是以肠一夕而九回，心终朝而百虑，惧当年之不立，耻没世而无闻，慷慨怀古，自强不息，庶几伯夷之风，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谓仆干进务入，不畏友朋；居下讪上，欲益反损。仆诚不敏，以贻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愿得锄彼草茅，逐兹鸟雀，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以没九泉。求仁得仁，其谁敢怨？

但言与不言在我，用与不用在时。若国道方屯，时不我与，以忠获罪，以信见疑，贝锦成章，青蝇变色，良田败于邪径，黄金铄于众口，穷达运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则仆之所怀，未可一二为俗人道也。投笔而已，乂复何言！

是出也，人皆为之怏怏，而长贤处之怡然，不屑怀抱，识者以此多焉。

武平中，辞疾去职，终于齐代，不复出仕。周武平齐，搜扬才俊，辟书屡降，固以疾辞。卒年七十四。贞观中，赠定州刺史。子征。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鸾字双和，为魏文赐名。有器干，体貌魁伟，以有容仪，为奉车都尉。曾升辂车，触毁金翼，敛容请罪。帝笑曰："卿体貌过人，素不便习，何足惧也？"车驾南征汉阳，除鸾统军。帝历幸其营，叹赏之。及在马圈不豫，敕兼武卫将军，领宿卫左右。景明中，六辅之废，鸾颇预其事。后除光州刺史，更满还朝，卒。谥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学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师。时邢子明称有才学，殆与子才相侔，季景与收相亚，洛中号两邢二魏。庄帝时，为中书侍郎。普泰中，为尚书右丞。季景善附会，宰要当朝，必先事其左右。尔硃世隆特赏爱之。于时才名甚盛，颇过其实。太昌中，位给事黄门侍郎，甚见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释奠，季景与温子升、李业兴、窦瑗等俱为摘句。天平初，因迁都，遂居柏人西山。内怀忧悔，乃为择居赋。元象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后兼散骑常侍，使梁。还，历大司农卿、魏郡尹。卒，家无余财，遗命薄葬，赠散骑常侍、卫尉卿。所著文笔二百余篇。子澹知名。

澹子彦深。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高才善属文。仕齐，殿中侍御史，预修五礼，及撰御览。除殿中郎、中书舍人，与李德林修国史。入周为纳言中士。隋初，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聘陈使主。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之，令注庚信集，撰笑苑，世称博物。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

帝以魏收所撰后魏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列传。别为史论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称，终始绝。故谷梁传：'太上不名。'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

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

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岂是观过？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诒诫将来。而太武、献文，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贼子，何所惧哉？今分明直书，不敢回避。”

四曰：“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敌国，书死便同庶人。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已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上览而善之。未几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

澹弟彦玄，位洧州司马。子满行。

魏兰根，字兰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兰根身长八尺，仪貌奇伟，博学高才，机警有识悟。起家北海王国侍郎。母忧，居丧有孝称。将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树，兰根以卓凶逆，不应遗祠至今，乃启刺史，请伐为椁。左右人言有灵，兰根了无疑惧。父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忧毁殆于灭性。

正光末，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讨蠕蠕，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平人，入仕次第，一准

其旧。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崇以奏闻，事寝不报。

孝昌初，为岐州刺史，从行台萧实夤讨破宛川。俘其人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介于强虏，故成背叛。今当恤其饥寒，奈何并充仆隶？”于是尽以归其父兄。部内麦多五穗。邻州田鼠为灾，犬牙不入岐境。及萧宝夤败于泾州，岐州人囚兰根降贼。宝夤兵威复振，城人复斩贼刺史侯莫陈仲和，推兰根复任。朝廷以兰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泾、岐、东秦、南岐四州诸军事，兼四州行台尚书。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兰根甥邢杲反于青、光间，复诏兰根慰劳。杲不下，仍随元天穆讨之。还，拜中书令。

庄帝之将诛尔硃荣，兰根泄之于兄子周达，周达告尔硃世隆。及荣死，兰根忧，不知所出。时应诏王道习见信于庄帝，兰根乃托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书右仆射、河北行台，定州率募乡曲，欲防井陉。为荣将侯深所败，走依勃海高乾。属乾兄弟义举，固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礼之。中兴初，为尚书右仆射。神武将入洛阳，时废立未决，令兰根察节闵帝。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甗同请。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钜鹿县侯，启授兄子周达。兰根既预勋业，位居端副，始叙复岐州勋，封永兴侯。高乾之死，兰根惧，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笃，以开府仪同归本乡，门施行马。武定三年，薨。赠司徒公，谥曰文宣。长子相如袭爵。

相如性亢直，有文藻，与族兄恺齐名，雅为当时所贵。早卒。孝昭时，佐命功臣配飨，不及兰根，次子敬仲表诉，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称，卒于章武太守。子饷，字孝衡。幼孤，学涉有时誉，居丧以孝闻。隋饶州司仓参军事。子景义、景礼并有才行，乡人呼为双凤，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该、孝几。

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时帝已失德，朝廷为之惧，恺容色坦然。帝曰：“死与长史，任卿所择。”答曰：“能杀臣者陛下，不受长史者愚臣。”帝谓杨愔曰：“何虑无人，苦用此汉！放还，永不须收。”由是积年沈废。后遇愔于路，微自陈。愔云：“咸由中旨。”恺应声曰；“虽复零雨自天，终待云兴四岳，公岂得言不知？”杨愔欣然曰：“此言极为简要。”数日，除霍州刺史，在职有政理。后卒于胶州刺史。

论曰：伯起少颇疏放，不拘行检，及折节读书，郁为伟器。学博今古，才极从横，体物之旨，尤为富赡，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勒成魏籍，追从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到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王松年、李庶等并论正家门，未为谤议，遂凭附时宰，鼓动淫刑，庶因鞭挞而终，此公之失德。长贤思树风声，抗言昏俗，有硃子游之风。季景父子，雅业相传，抑弓冶之义。兰根道冠时英，功参霸业，亦一代之伟人也。

列传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颢子什肥 导 护 叱罗协 冯迁 杞简公连 莒庄公洛生 虞国公仲 广川公测弟深 深子孝伯 东平公神举弟庆

邵惠公颢，周文帝之长兄也。德皇帝娶乐浪王氏，是为德皇后。生颢，性至孝，居德皇后丧，哀毁过礼。德皇帝与卫可瑰战，坠马，颢与数骑奔救，乃免。颢遂战殁。保定初，追赠大冢宰，封邵国公，谥曰惠。三子，什肥、导、护。

什肥事母以孝闻。文帝入关，不能离母，遂留晋阳。文帝定秦、陇，什肥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冢宰，袭爵邵国公，谥曰景。子胄嗣。

胄少孤，颇有干略。景公之见害，以年幼下蚕室。保定初，诏以晋公护子会绍景公封。天和中，与齐通好，胄归，袭爵邵国公。及隋文帝辅政，胄为荥州刺史，举兵应尉迟迥，为清河公杨素所杀。国除。

会字乾仁，胄至自齐，改封谭国公。后与护同诛。建德三年，追复封爵常武公。

导字菩萨，少雄豪。初与诸父在葛荣中，荣败，迁晋阳。与文帝随贺拔岳入关，常从征伐。文帝讨侯莫陈悦，导追斩之牵屯山，以功封饶阳县伯。及魏文帝东征，留导为华州刺史。既而赵青雀、于伏德、慕容思庆等作乱，导禽伏德，斩思庆，屯渭桥会文帝军。及事平，进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东征，复以导为大都督，行华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军不利，东魏追至稠桑，知关中有备，乃退。侯景来附，诏征陇右大都督独孤信东下，令导代信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诸军事。及齐氏称帝，文帝讨之，魏文帝遣齐王廓镇陇右，征导拜大将军、大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屯咸阳。大军还，乃旋旧镇。

导性宽明，善抚御，文帝每出征，导恆居守，深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于上邽，魏帝遣侍中、渔阳王纲监护丧事，赠尚书令，谥曰孝。朝议以导抚和西戎，威恩显著，欲令世镇陇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无疆原，华戎会葬者万余人，奠祭于路，悲号振野，皆曰“我君舍我乎”。大小相与负土成坟，高五十余尺，周回八十余步。为官司所止，

然后泣辞而去。天和五年，重赠太师、柱国、豳国公。

导五子，广、亮、翼、椿、众。亮、椿出后于杞。

广字乾归，少方严，好文学。武成初，位大将军、梁州总管，进封蔡国公，累迁秦州刺史、总管十三州诸军事。性明察，善抚绥，人庶畏悦之。时晋公护诸子及广弟杞公亮等侈靡逾制，广独率礼，又折节待士，朝野称焉。曾侍于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进，帝悦之。广以晋公护擅权，劝令挹损，护不能纳。后除陕州总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国公，召广袭爵。初、广母李氏以广患，忧而成疾，遂殁。广居丧加笃，乃以毁薨。世称母为广病，广为母死，慈孝之道，极于一门。武帝素服亲临。其故吏仪同李克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俭约。诏曰："昔河间才藻，追叙于中尉；东海谦约，见称于身后。可斟酌前典，率由旧章，使易簧之言，得申遗志，黜殡之请，无亏令终。"于是赠本官，加太保、陇右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谥曰文。葬于陇右，所司一遵俭约之典。子洽嗣，隋文辅政，被害，国除。

翼字乾宜，封西阳郡公，早薨，曰昭。无子，以杞公亮子温嗣，后坐亮反诛，国除。众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为隋文所诛。

护字萨保，幼方正有志度，特为德皇帝所爱。文帝之入关，以年小不从。普泰初，始自晋阳至平凉，时年十七。文帝诸子并幼，遂委以家务，内外无不严肃。文帝叹之，以为类已。及临夏州，留护事贺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凉，以护为都督，从破侯莫陈悦。后以迎魏帝功，封水池县伯。从文帝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芒山之役，为敌人所围，赖都督侯伏龙恩救，乃免。坐免官，寻复本位。大统十三年，进封中山公。十五年，迁大将军。与于谨征江陵，进兵径至江陵城下，以待大军至，围而克之。师还，护又讨平襄阳蛮帅向天保等万余落。初行六官，拜司空。

文帝西巡，至牵屯山遇疾，召护至泾州，见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济。诸子幼，天下事以属汝。"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文帝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幼，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众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指，时人以"护"字当之。寻拜柱国。文帝山陵毕，护以天命有归，遣讽魏帝以禅代事。孝闵践阼，拜大司马，封晋国公，邑万户。赵贵、独孤信等将谋袭护，护因贵入朝，执之，党与皆伏诛。拜大冢宰。

时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恆等密要宫伯乙弗凤、张光洛、贺拔提、元进等为腹心，说帝，言护不守臣节，宜图之。帝然之，数将武士于后园，为执缚势。护微知之。出植为梁州，恆为潼州，欲遏其谋。后帝思植等，每欲召之。护谏曰："天下至亲，不过兄弟。若兄弟自构嫌隙，他人何易可亲？但恐除臣后，奸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处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犹猜，凤等益惧，密谋滋甚，遂克日将诛护。光洛告护，护乃召柱国贺兰祥、小司马尉迟纲等以凤谋告之。祥并劝废帝。时纲总领禁兵，护乃遣纲入宫，召凤等议事，以次执送护第。因罢散宿卫兵，遣祥逼帝，幽于旧邸。于是召公卿毕集护第。护曰："先王勤劳王业三十余年，寇贼未平，奄弃万国。寡人地则犹子，亲受顾命，以略阳公既居正嫡，与公等立而奉之，革魏兴周，为四海主。自即位已来，荒淫无度，昵近群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将，咸欲诛夷。若此谋遂行，社稷必致倾覆。寡人若死，将何面目以见先王？今日宁负略阳公，岂可负社稷！宁都公年德兼茂，仁孝圣慈，今欲废昏立明，公等以为何如？"群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听！"于是斩凤等于门外，并诛植、恆。寻弑帝，迎明帝于岐州而立之。

二年，拜太师，赐路车冕服，封子至为崇业郡公。初改雍州刺史为牧，以护为之，并赐金石之东。

武成元年，护上表政，帝许之，军国大事尚委于护。帝性聪睿，有识量，护深惮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宠于护，擢为膳部下大夫。至是，护令安因进食加毒，帝遂崩。护立武帝，百官总已以听护。

自文帝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文帝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废，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保定元年，以护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一府总于天官。或有希护旨者，云周公德重，鲁立文王之庙，以护功比周公，宜用此礼。于是诏于同州晋国第立德皇帝别庙，使护祭焉。三年，诏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以彰殊礼。护抗表固让。初，文帝创业，即与突厥和亲，谋为掎角，共图高氏。是年，乃遣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破齐长城，至并州而还，期后年更举，南北相应。齐主大惧。

先是，护母阎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属并没齐，皆被幽絷。护居宰相后，每遣间使寻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许还朝，且请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齐主以护权重，乃留其母，以为后图。仍令人为阎作书与护曰：

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辈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赖皇齐恩恤，差安衰暮。又得与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纥干、汝嫂刘及汝新妇等同居，颇以自适。但为微有耳疾，大语方闻，行动饮食，幸无多损。

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才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军打败。汝祖及第二叔时俱战亡。叔母贺拔及兒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兒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州城。未几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纥干各别分散。宝掌军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女妇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蠕蠕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今走向本军。"既至营，遂告吾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邀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时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事由缘也？后吾共汝在寿阳任。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兒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闻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后尔硃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时着绯绫袍、银装带，盛洛着紫纤成缬通身袍，黄绫里，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三人并唤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当分明记之。今又寄汝小时所着锦袍表一领，至宜捡看，知吾含悲抱戚，多历年祀。

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隔，今复何福，还望见汝。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公王，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在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杨氏姑今虽炎暑，犹能先发。关、河阻远，隔绝多年，书依常体，虑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质，兼亦载吾姓名，当识此理，勿以为怪。

护性至孝，得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报书云：

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知萨保，如此不孝！宿殃积戾，唯应赐锺，岂悟纲罗，上婴慈

母。但立身立行，不负一物，明神有识，宜先哀怜。而子为公侯，母为俘隶，热不见母热，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昼夜悲号，继之以血，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耳。不谓齐朝解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许哀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四姑即蒙礼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遥奉颜色，崩恸肝肠。但离绝多年，存亡阻隔，相见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齐朝宽弘，每存大德，云与摩敦虽处宫禁，常蒙优礼，今者来鄴，恩遇弥隆。重降矜哀，听许摩敦垂敕，曲尽悲酷，备述家事。伏读未周，五情屠割。书中所道，无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忧苦，常谓寝食贬损，或多遗漏。伏奉论述，次第分明。一则以悲，一则以喜。当乡里破败之日，萨保年以十余岁，邻曲旧事，犹自记忆；况家门祸难，亲戚流离？奉辞时节，先后慈训，刻肌刻骨，常缠心府。

天长丧乱，四海横流，太祖乘时，齐朝抚运，两河三辅，各遇神机。源其事迹，非相负背。太祖升遐，未定萨保，萨保属当犹子之长，亲受顾命。虽身居重任，职当忧责，至于岁时称庆，子孙在庭，顾视悲摧，心情断绝，胡颜履戴，负愧神明。齐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爱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不铭戴？有国有家，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二国分隔，理无书信，主上以彼朝不绝母子之恩，亦赐许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年岁虽久，宛然犹识，抱此悲泣，至于拜见，事归忍死，知复何心！

齐朝不即发遣，更令重与护书，要护重报。护复书，往返至于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移未送而母至。举朝庆悦，大赦天下。护与母暌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武帝率诸亲戚，行家人礼，称觞上寿，荣贵之极，振古未闻。

是年，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以齐氏初送国亲，未欲即行，复虑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请东征。九月，诏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兵、诸蕃国众二十万人。十月，帝于庙庭授护斧钺。出军至潼关，乃遣柱国尉迟迥为前锋，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师杨标出轵关。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迥围洛阳，柱国齐王宪、郑公达奚武等营芒山。护性无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师出虽久，无所克获。以无功，与诸将稽首请罪，帝弗之责。天和二年，护母薨，寻诏起令视事。五

年，诏赐护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护性甚宽和，然暗于大体。自恃建立功，久当权轴，所任皆非其人。兼诸子贪残，僚属纵溢，莫不蠹政害人。以其暴慢，密与卫王直图之。七年三月十八日，护自同州还，帝御文安殿见护讫，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礼。护谒太后，太后必赐之坐，帝每立侍。至是，护将入，帝谓曰："太后春秋既尊，颇好酒，诸亲朝谒，或废引进。喜怒有时乖爽。比谏，未蒙垂纳。兄今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授护曰："以此谏太后。"护入，如帝所诫，读示太后。未讫，帝以玉珽自后击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惧，斫不能伤。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乃出斩之。

初，帝欲图护，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颇预其谋。是日，轨等并在外，更无知者。杀护讫，乃召宫伯长孙览等，即令收护子柱国谭国公会、大将军莒国公至、崇业公静、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国侯伏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齐王宪曰："安出自阜隶，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为也。"十九日，乃诏暴护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国越公盛乘傅镇蒲州，征训赴京师，至同州赐死。护长史叱罗协、司录冯迁及所亲任者皆除名。护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开府宇文德齐玺书就杀之。三年，诏复护及诸子先封，谥护曰荡，并改葬之。

叱罗协，代郡人，本名与武帝讳同，后改焉。少寒微，尝为州小吏，以恭谨见知。窦泰为御史中尉，以协为书侍御史。泰向潼关，协为监军。泰死，协见获。文帝授大丞相东合祭酒，累迁相府属、从事中郎。协历事二京，详练故事，又深自克励，文帝颇委任之。然犹以家属在东，疑其恋本。及河桥战败，协随军还。文帝知协不贰，封冠军县男，进爵为侯。后为大将军尉迟迥长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征协入朝，论蜀中事，乃赐姓宇文氏。

晋公护既杀孙恆、李植等，欲委腹心于司会柳庆、司宪令狐整等，二人并辞，俱荐协。护遂征协入朝，引与同宿，深寄托之。协誓以躯命自效。护大悦，以为得协之晚。稍迁护府长史，进爵为公，常在护侧。明帝知其材识庸浅，每按抑之，数谓曰："汝何知也！"犹以护所亲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协司会中大夫、中外府长史。协形貌瘦小，举措偏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及其所言，多乖事衷，当时莫不笑

之。护以其忠己，每提奖之。协既受护重委，冀得婚连帝室，乃求复旧姓叱罗氏，许之。又进位柱国。护以协年老，许其致仕，而协贪荣，未肯告退。及护诛，除名。建德三年，以协宿齿，授仪同三司、赐爵南阳郡公。卒，子金刚嗣。

冯迁字羽化，弘农人。少修谨，有干能，为护府司录。性质直，小心畏慎，兼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每校阅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为护委任。后授陕州刺史。迁本寒微，不为时辈所重。一旦刺举本州，唯以廉恭接待乡邑，人无怨者。复入为司录，累迁小司空。自天和后，以年老，委任稍衰。及护诛，犹除名。卒于家。子恕，位仪同三司。

杞简公连，幼而谨厚，临敌果毅。随德皇帝遇定州军于唐河，俱战殁。保定初，追赠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封杞国公，谥曰简。子元宝，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司徒，袭封杞国公，谥曰烈，以章武公导子亮嗣。

亮字乾德，位梁州总管。及豳国公广薨，以亮为秦州总管，广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无政绩。寻进柱国，从东伐，进上柱国。仍从平鄴，迁大司徒。大象初，以行军总管与元帅郑国公韦孝宽等伐陈。还至豫州，密谋袭孝宽营，将反逆，孝宽追斩之。子胲明坐亮诛，诏以亮弟椿为烈公后。

椿字乾寿，位上柱国、大司徒。大定中，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庄公洛生，少任侠，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荣破鲜于修礼，以洛生为渔阳王，仍领德皇帝余众，时人皆呼为洛生王。洛生善抚将士，是以克获常冠诸军。尔硃荣定山东，时洛生在虏中，荣雅闻其名，心惮焉。寻为荣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封莒国公，谥曰庄。

子菩萨，为齐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赠大将军、小宗伯，袭爵，谥曰穆，以晋公护子至嗣。至字乾附，后坐父护诛，诏以卫王直子宾为穆公后。宾字乾瑞，寻坐直诛，而齐王宪子广都郡公贡袭。贡字乾贞，宣帝初，被诛，国除。

虞国公仲，德皇帝从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赠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司徒，封虞国公。子兴嗣。

兴生，属兵乱，与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属远近，与文帝兄弟，初不相识。沙苑之败，预在行间，被虏，随例散配诸军。兴性弘厚，有志度，虽流离世故，而风范可观。保定二年，诏访仲子孙，兴始附属籍。武帝以兴帝戚近属，尊礼之甚厚。位开府仪同三司、宗师，袭爵虞国公。薨，武帝亲临恸焉。诏大司空、申国公李穆监护丧事，赠柱国大将军，谥曰靖。

子洛嗣，位仪同三司。隋初为介国公，为隋室宾云。

广川公测，字澄镜，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骐麟、父永，仕魏，位并显达。测性沉密，少笃学诣，仕魏，位司徒右长史，尚宣武女阳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及孝武疑齐神武，诏测诣文帝，密为之备。还，封广川县伯。寻从孝武西迁，进爵为公。文帝为丞相，以测为右长史，委以军国，又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

历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简惠，颇得人和。地接东魏，数相抄窃，或有获其为寇者，多缚送之。测皆命解缚，置之宾馆，然后引与相见，如客礼焉。仍宴设，放还其国，卫送出境。自是东魏人大惭，乃不为寇，两界遂通庆吊，时论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测怀贰，文帝怒曰："测为我安边，何为间骨肉！"乃命斩之。仍许测便宜从事。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处一时纵火。突厥谓大军至，惧而遁走，委弃杂畜辎重不可胜数。自是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以备之。后卒于太子少保，文帝亲临恸焉，仍令水池公监护丧事，谥曰靖。

测性仁恕，好施与。在洛阳之日，曾被窃盗，所失物即其妻阳平公主之衣服也。州县禽盗，并物俱获。测恐此盗坐之以死，不认焉，遂遇赦免。盗既感恩，请为测左右、及测从孝武西迁，事极狼狈，盗人亦从测入关，并无异志。子该嗣，位除州刺史。测弟深。

深字奴于，性鲠正，有器局。年数岁，便累石为营，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军阵之势。父永遇见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后必为名将。"孝武西迁，事起仓卒，人多逃散。深时为子都督，领宿卫兵，抚循所部，并得入关。以功赐爵长乐县伯。大统中，累转尚书直事郎中。

及齐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将窦泰趋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周文帝将

袭泰，诸将咸难之。帝隐其事，阳若未有谋，独问策于深。深曰："窦氏，高欢骁将，欢每仗之御侮。今大军就蒲坂，则欢拒守，窦必援之，内外受敌，取败道也。不如选轻锐潜出小关，窦性躁急，必来决战，高欢持重，未即救之，则窦可禽也。虏窦，欢势自沮，回师御之，可以制胜。"文帝喜曰："是吾心也。"军遂行，果获泰，齐神武亦退。深又说文帝进取弘农，复克之。文帝大悦，谓深曰："君即吾家陈平也。"

是冬，齐神武又率大众至沙苑，诸将皆惧，惟深独贺。文帝问其故，对曰："欢抚河北，甚得众心，虽乏智谋，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度河，非众所欲，唯欢耻失窦氏，复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禽也。不贺何为？"文帝然之。寻大破齐军，果如所策。俄进爵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迁中大夫。武成元年，迁豳州刺史，改封安化县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为司会中大夫。

深少丧父，事兄甚谨。性多奇谲，好读兵书，既居近侍，每进筹策。及在选曹，颇有时誉。性仁爱，从弟神举、神庆幼孤，深抚训之，义均同气，世亦以此称焉。卒于位，谥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与武帝同日，文帝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武帝同学。武成元年，拜宗师上士，时年十六。性沉正謇谔，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时政在家臣，不得专制，乃托言少与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护弗之猜，得入为右侍上士，恆侍读。及遭父忧，诏令服中袭爵。武帝尝谓曰："公于我，犹汉高与卢绾也。"赐以十三环金带。自是恆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务皆得预焉。孝伯亦竭心尽力，无所回避。至于时政得失，外间细事，皆以奏闻。帝信委之，当时莫比。及将诛晋公护，密与卫王直图之，惟孝伯及王轨、宇文神举等颇得参预。护诛，授开府仪同三司，历司会中大夫、左宫正。

皇太子既无令德，孝伯言于帝曰："皇太子德声未闻，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不然，悔无所及。"帝敛容曰："卿世载鲠正，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深愿陛下思之。"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宗师中大夫。累迁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我兒比进不？"答曰："皇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太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谓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

及大军东讨，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台事。军还，帝曰：“居守之重，无忝战功。”于是加授大将军，进爵广陵郡公，并赐金帛女妓等。复为宗师。每车驾巡幸，常令居守。后帝北讨，至云阳宫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令驰驿入京镇守。

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图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齐王戚近功高，栋梁所寄。臣若顺旨，则臣为不忠，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乃与于智、郑译等图其事。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入，诛之。

帝之西征也，在军有过行，郑译时亦预焉。军还，孝伯及王轨尽以白武帝。武帝怒，挞帝数十，乃除译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问译：“我脚上杖痕谁所为也？”译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译又说轨捋帝须事，帝乃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奈何？”孝伯曰：“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寻出为秦州总管。帝荒淫日甚，诛戮无度。孝伯频谏不从，由是益疏。后稽胡反，令孝伯为行军总管，从越王盛讨平之。及军还，帝将杀之，乃托以齐王事诮之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属微臣辅陛下，今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惭，俯首不语。令赐死于家，时年三十六。

及隋文帝践极，以孝伯、王轨忠而获罪，并令收葬，复其官爵。尝谓高颖曰：“宇文孝伯实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处。”子歆嗣。

东平公神举，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显达。祖金殿，魏兖州刺史安喜县侯。父显和，少而袭爵，性矜严，颇涉经史，膂力绝人，弯弓数百斤，能左右驰射。孝武之在蕃，显和早蒙眷遇。时属多难，尝问计于显和。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相时而动，帝深纳焉。及即位，拜阁内都督，封城阳县公，以恩旧遇之甚厚。显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赐为寝室，其见重如此。及齐神武专政，帝每不自安，问显和曰：“天下汹汹，将如之何？”对曰：“莫若择善而从。”因诵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关策。以其母老，令预为计。对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并。然臣不密则失身，安敢预为私计。”帝怆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迁硃衣直合、合内大都

督，改封长广县公。从孝武入关。至溱水，周文帝素闻其善射而未之见，俄而水傍有一小鸟，显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神举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长，神情倜傥，志略英赡，眉目疏朗，仪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举雅好篇什，每游幸，神举恆从。袭爵长广县公。天和元年，累迁右宫伯中大夫，进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为熊州刺史，齐人惮其威名。及帝东伐，从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齐氏别都，多有奸猾，神举示以威恩，远近悦服。改封武德郡公，进柱国大将军，又改封东平郡公。宣政元年，转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卢昌期等据范阳反，诏神举讨禽之。时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贼平，将解衣伏法，神举乃释而礼之，即令草露布。属稽胡反，寇西河，神举与越王盛讨之。时突厥赴救，神举以奇兵击之，突厥败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总管。

神举见待于武帝，处心腹之任，王轨、宇文孝伯等屡言皇太子之短，神举亦颇预焉。及宣帝即位，荒淫无度，神举惧及祸，怀不自安。初定范阳之后，威声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赍ＣＧ酒赐之，薨于马邑，时年四十八。

神举美风仪，善辞令，博涉经史，性爱篇章，尤工奇射。临戎对寇，勇而有谋，莅职当官，每著声绩。兼好施爱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声彰外内。百僚无不仰其风则，先辈旧齿至于今称之。

子同嗣，位至仪同大将军，神举弟庆。

庆字神庆，沈深有器局，少以敏见知。初受业东观，颇涉经史。既而谓人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时文州贼乱，庆应募从征，以功授都督。卫王直镇山南，引为左右。庆善射，有胆气，好格猛兽，直甚壮之。稍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及诛宇文护，庆有谋焉。时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从武帝攻河阴，先登攀堞，与贼短兵接，中石乃坠，绝而后苏。帝劳之曰：“卿勇可以贾人也。”复从武帝拔晋州，齐兵大至，庆与齐王宪轻骑觇之，卒与贼相遇，为贼所窘。宪挺身而遁。庆退据汾桥，众贼争进，庆射之，所中人马必倒，贼乃稍却。及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并居最。进位大将军，封汝南郡公。寻以行军总管击延安反胡，平之。历延、宁二州总管。

隋文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劳进上大将军。帝与庆有旧，甚见亲待，令督丞相军事，委以心腹。寻加柱国。开皇初，拜左武卫将军，进上柱国。数年，除凉州总管。岁余征还，不任以职。

初，文帝龙潜时，尝与庆言，谓曰："天元质无积德，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翦，何及远？尉迟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衅，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在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险隘，易生艰阻，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但恐为人所误，不足为虞。"未几，上言皆验。及此，庆恐上遗忘，不复收用，欲见旧蒙恩顾，具录前言，为表奏之。上省表大悦，下诏曰："朕言之验，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弥表诚节。深感至意，嘉尚无已。"自是上每加优礼。卒于家。

子静乱，尚隋文女广平公主，位仪同、安德县公、熊州刺史。先庆卒。

静乱子协，位右翊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乱，遇害。

协弟晶，字婆罗门，大业中养于宫内，后为千牛左右。炀帝甚亲昵之，每有游宴，必侍从。至于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来不限门禁。时人号为宇文三郎。与宫人淫乱，至于妃嫔公主亦有丑声。萧后言于帝，晶闻，惧不敢见。协因奏晶壮，不可久在宫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杀逆际，为乱兵所害。

论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王，非独异姓之辅，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亲则有鲁卫、梁楚，其疏属则有凡蒋、荆燕，咸能飞声腾实，不灭于百代之后。至若豳孝公之勋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纯孝，饰之以俭约，峨峨焉足以辚轹于前载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护实预艰难。及文后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变魏为周，捍危获义者，护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礼让，经之以忠贞，桐宫有悔过之期，未央终天年之数，同前史所载，焉足道哉？然护寡于学术，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无君之心，为人主不堪之事，终于妻子为戮，身首横分，盖其宜也。当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内，胄以葭莩之亲，据一州而协义举，可谓忠而能勇。功业不遂，悲夫！亮实庸才，图非常于巨逆，古人称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谓欤。宇文测兄弟驱驰于经纶之日，孝伯、神举尽言于父子之间，观其智

勇忠概，并可追从于古人矣。

列传第四十六 周室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闵帝一王 明帝二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后宫生宋献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闵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卫剌王直。达步妃生齐炀王宪。王姬生赵僭王招。后宫生谯孝王俭、陈惑王纯、越野王盛、代纮王达、冀康公通、滕闻王逌。

宋献公震，字弥俄突，幼而敏达。大统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赠大司马，封宋国公。

无子，以明帝第三子实嗣。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中，为大前疑，寻为隋文帝害，国除。

卫剌王直，字豆罗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进封卫国公，历雍州牧、大司空、襄州总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诡。以晋公护执政，遂贰于帝而昵护。及南讨军败，愠于免黜，又请帝除护。帝宿有诛护意，遂与直谋之。及护诛，帝以齐王宪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请为大司马，欲擅威权。帝知其意，谓曰："汝兄弟长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为大司徒。建德三年，进爵为王。

初，帝以直第为东宫，更使直自择所居。直历观府署，无称意者，至废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齐王宪谓曰："弟兒女成长，此寺偏小，讵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论兒女！"宪怪而疑之。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帝怒，对众挞之。自是，愤怨滋甚。及帝幸云阳宫，直在京师反，攻肃章门，司武尉迟运闭门，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获之，免为庶人，囚诸宫中。寻有异志，及其子十人并诛之，国除。

齐炀王宪，字毗贺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县公。少与武帝俱受诗传，咸综机要，得其指归。文帝尝赐诸子良马，唯其所择。宪独取驳者。帝问之，对曰："此马色类既殊，或多骏逸。若从军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识不凡，当成重器。"后从上陇，经官马牧，文帝每见驳马，辄曰"此我兒马也"，命取以赐之。魏恭帝元年，进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大将军。

武成初，除益州总管，进封齐国公。初，平蜀之后，文帝以其形胜

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诸子中欲有推择，偏问武帝以下，谁欲此行，并未及对，而宪先请。文帝曰：“刺史当抚众临人，非尔所及。以年授者，当归尔兄。”宪曰：“才用殊不关大小，试而无效，甘受面欺。”文帝以宪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宪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辞讼辐凑，听受不疲。蜀人悦之，共立碑颂德。

保定中，征拜雍州牧。及晋公护东伐，以尉迟迥为前锋，围洛阳。齐兵数万，奄出军后，诸军恇骇，并各退散。唯宪与王雄、达奚武拒之，而雄为齐人所败，三军震惧。宪亲自督励，众心乃安。时晋公护执政，雅相亲委，赏罚之际，皆得预焉。天和三年，以宪为大司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齐将独孤永业来寇，诏宪与柱国李穆出宜阳，筑崇德等五城，绝其粮道。齐将斛律明月筑垒洛南。五年，宪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岁，明月又于汾北筑城，西至龙门。晋公护问计于宪，宪曰：“兄宜暂出同州为威容，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六年，宪率众出自龙门，齐将新蔡王康德潜军宵遁。宪乃度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又攻张壁，克之。斛律明月时在华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见围日久，宪遣柱国宇文盛运粟馈之。宪自入两乳谷，袭克齐伯杜城。使柱国谭公会筑石殿城以为汾州之援。齐平原王段孝先、兰陵王高长恭引兵大至，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遂退。宪身自督战，齐众稍却。会日暮，乃各收军。

及晋公护诛，武帝召宪入，免冠拜谢。帝谓曰：“汝亲则同气，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烦致谢？”乃诏宪往护第，收兵符及诸簿籍等。寻以宪为大冢宰。时帝既诛宰臣，亲览朝政，方欲齐之以刑，爰及亲亲，亦为刻薄。宪既为护所任，自天和后，威势渐隆。护欲有所陈，多令宪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无患。然犹以威名过重，终不能平，虽迁授冢宰，实夺其权也。开府裴文举，宪之侍读，帝尝御内殿引见，谓曰：“昔魏末不纲，太祖匡辅元氏；有周受命，晋公复执威权。积习生常，便谓法应须尔。岂有三十岁天子可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时权宜，非经国之术。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宁可悉为天子？卿宜规以正道，无令兄弟自致嫌疑。”文举再拜而出，归以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心公宁不悉？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言！”

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宁友刘休征献王箴一首，宪美之。休征后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诸弟，甚悦其文。宪尝以兵书繁广，自刊为要略五篇，至是表陈之。帝览而称善。

其秋，帝于云阳寝疾，卫王直于京师。帝召宪谓曰：“汝为前军，吾亦续发。”直寻败走。帝至京师，宪与赵王招俱入拜谢。帝曰：“管、蔡为戮，周公作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亲寻干戈，于我为不能耳。”初，直内忌宪，宪隐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晋公护之诛也，直固请及宪。帝曰：“齐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启宪饮酒食肉与平昔不异。帝曰：“吾与齐王异生，俱非正嫡，特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当愧之，何论得失。汝亲太后之子，但须自助。”直乃止。

四年，帝将东讨，独与内史王谊谋之，余人莫知。后以诸弟才略，无出宪右，遂告之。宪即赞成其事。及大军将出，宪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以助军资。诏不纳，以宪表示公卿曰：“人臣当如此，朕贵其心耳，宁资此物。”乃诏宁为前军，趣黎阳。帝亲围河阴，未克。宪攻拔武济，进围洛口，拔其东西二城。以帝疾班师。是岁，初置上柱国，以宪为之。

五年，大举东讨，宪复为前锋，守雀鼠谷。帝亲围晋州，宪进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主闻晋州见围，自来援之。时陈王纯顿千里径，大将军永是公椿屯鸡栖原，大将军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捕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自救之，齐人遽退。盛与柱国侯莫陈芮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救之。会椿被敕追还，率兵夜反。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时帝已去晋州，留宪后拒。宪阻水为阵。齐领军段暢至桥。宪隔水问暢姓名，暢曰：“领军段暢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何用隐名位。”宪乃曰：“我齐王也。”偏指陈王纯已下，并以告之。暢鞭马去，宪即命旋军。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为殿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子、山褥环等，齐众乃退。

帝又命宪援晋州。齐主攻围晋州，帝次于高显，宪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诸军总集，稍逼城下。齐人大阵于营南，帝召宪驰往观之。宪反命曰：“请破之而后食。”帝悦。既而诸军俱进，应时大溃，齐主遁走。齐人复据高壁及洛女，帝命宪攻洛女，破之。齐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据并州。帝进围其城，宪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获之。以功进封第二子安城公质为河间王，拜第三子宾为大将军。仍诏宪趣鄴，进克鄴城。

宪善兵谋，长于抚御，摧锋陷阵，为士卒先。齐人闻风，惮其勇略。齐任城王湝、广宁王孝珩等守信都，复诏宪讨之。仍令齐主手书招湝，湝不纳。宪军过赵州，湝令间谍二人觇，候骑执以白宪。宪乃集齐旧将，偏将示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即放还，令充使，乃与湝书。宪至信都，湝阵于城南，登张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遂降，湝杀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

先是稽胡刘没铎自称皇帝，又诏宪督赵王招等平之。

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帝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寻而帝崩，宣帝嗣位，以宪属尊望重，深忌之。时尚未葬，诸王在内居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恐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山陵还，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谓宪曰："今欲以叔为太师，九叔为太傅，十一叔为太保，何如？"宪辞以才轻。孝伯返命，复来曰："诏王晚共诸王俱入。"既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辞色不挠，固自陈说。帝使于智对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我位重属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掷笏于地，乃缢之。时年三十五。帝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国公。又杀上大将军安邑公王兴、上开府独孤熊、开府豆卢绍等，皆以昵于宪也。帝既诛宪，无以为辞，故托兴等与宪结谋，遂加戮焉。时人知其冤酷，咸云伴宪死也。

宪所生达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册为齐国太妃。宪有至性，事母以孝闻。太妃旧患，屡经发动，宪衣不解带，扶持左右。宪或东西从役，每心惊，母必有疾，乃驰使参问，果如所虑。六子，贵、质、賨、贡、乾禧、乾洽。

贵字乾福，少聪敏，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十岁，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尝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从宪猎于监州，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齐国世子。后出为豳州刺史。贵虽出自深宫，而留心庶政。性聪敏，过目辄记，尝道逢二人，谓其左右曰："此人是县党，何因辄行？"左右不识，贵便说其姓名，莫不嗟伏。白兽烽经为商人所烧，烽帅受货，不言其罪。他日，此帅随例来参，贵乃问云："商人烧烽，何因私放？"烽帅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时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

质字乾佑，以宪勋封河间郡王。宾字乾礼，中坝公。贡出后莒庄

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龙涸公。并与宪俱被诛。

赵僭王招，字豆卢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城初，进封赵国公。历益州总管、大司空、大司马，进爵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从东伐，以功进位上柱国。又与齐王宪讨平稽胡，斩贼帅刘没铎。宣政中，拜太师。大象元年，诏以洺州襄国郡邑万户为赵王国，招出就国。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辅政，加招等殊礼，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隋文帝将迁周鼎，招密欲图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所亲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于帷席间，后院亦伏壮士。隋文帝从者多在合外，惟杨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彻坐户侧。招屡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觉变，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觞亲饮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浆。胄不为之动。滕王逌后至，隋文降阶迎，胄因得耳语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须臾辞出。后事觉，陷以谋反，其年秋，诛招及其子德广公员、永康王贯、越公乾铣、弟乾铿等，国除。

招所著文集十卷。

谯孝王俭，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谯国公。建德三年，进为王。从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恽嗣，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陈惑王纯，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陈国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历秦、陕二州总管。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从平齐，进位上柱国。历并州总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诏以济南郡邑万户为陈国，纯出就国。二年，朝京师，并其子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从平齐，进位上柱国。历相州总管、大冢宰。大象元年，迁大前疑、太保。其年，诏以丰州武当、安昌二郡，邑万户为越国，盛出就国。二年，朝京师，并其子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代ＩＷ王达，字度斤突。性果决，善骑射。武成初，封代国公。建德初，进位柱国。出为荆州刺史，有政绩，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礼州刺史蔡泽黩货被讼。达以其勋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贷之，又非奉上之体，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释，终亦不言。其处事周慎

如此。雅好节俭，食无兼膳，侍姬不过数四，皆衣绨衣。又未尝营产，国无储积。左右尝以为言。达曰：“君子忧道不忧贫，何烦于此。”三年，进为王。从平齐。齐淑妃冯氏尤为齐后主所幸，见获，帝以达不迩声色，特以冯氏赐之。宣帝即位，进上柱国。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诏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国，达出就国。二年，朝京师，及其子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国公。薨，子绚嗣。建德三年，进为王。大定中，亦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滕闻王逌，字尔固突。少好经史，解属文。武成初，封滕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宣政元年，进位上柱国。大象元年，诏以荆州新野郡邑万户为滕国，逌出就国。三年，朝京师，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国除。

逌所著文章颇行于世。

孝闵帝一男：陆夫人生纪厉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纪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出为利州总管。康骄侈无度，遂有异谋，司录裴融谏，康杀之。五年，诏赐康死。子湜嗣，大定中，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毕剌王贤。后宫生丰王贞、宋王实。实出后宋献公震。

毕剌王贤，字乾阳。保定四年，封毕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历荆州总管、大司空。大象初，进上柱国、雍州牧、太师。明年，宣帝崩。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祐。言泄，并其子被害，国除。

丰王贞，字乾雅。初封丰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初，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汉王赞。库汗姬生秦王贽、曹王允。冯姬生道王充。薛世妇生蔡王兑。郑姬生荆王元。

汉王赞，字乾依。初封汉国公，建德三年，进爵为王。大象末，隋文帝辅政，欲顺物情，乃进赞位上柱国，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实无所综理。转太师。寻及秦王贽、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并为隋

文帝所害，国除。

宣帝三子：硃皇后生静皇帝。王姬生莱王衍。皇甫姬生郢王术。衍及术并大象二年封，并为隋文帝所害，国除。

论曰：昔贤之议者，咸以周建五等，历载八百；秦立郡县，二世而亡。虽得失之迹可寻，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变，复古未闻。良由著论者溺于贵远，司契者难于易业，详求适变之道，并未穷于至当也。尝试论之：夫皇王迭兴，为国之道匪一；圣贤间出，立德之指殊涂。斯岂故为相反哉，亦云为政而已矣。何则？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论时则浇淳理隔，易地则用舍或殊。譬犹干戚日用，难以成垓下之业；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时制宜者，为政之上务也；观人立教才，经国之长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择贤能，署牧守，循名虽曰异轸，责实抑亦同归。盛则与之共安，衰则与之共患。共安系乎善恶，非礼义无以敦风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乱。是以齐、晋帅礼，鼎业倾而复振；温、陶释位，王纲弛而更张。然则周之列国，非一姓也，晋之群臣，非一族也，岂齐、晋忠于列国，温、陶贤于群臣哉？盖位重者易以立功，权轻者难以尽节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异术；兵权爵位，盖安危之所阶乎。周文之初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蕃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任，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偏于公族。以齐王之奇姿杰出，足可牢笼于前载。处周公之地，居上将之重，肋冠俗，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属道消之日，挟震主之威，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国祚之不永也。其余虽地惟叔父，亲则同生，假文能辅主，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郡国，号为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龟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兹酷。岂非摧枯振朽，易为力乎？向使宣皇择姬、刘之制，览圣哲之术，分命贤戚，布于内外，料其轻重，间以亲疏，首尾相持，远近为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权不能为乱，事业既定，侥幸自息，虽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忆兆可以无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窥其神器哉。昔张耳、陈余，宾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齐王之文武僚吏，其后亦多台牧，异代相符，可谓贤矣哉。

列传第四十七

寇洛 赵贵从祖兄善 李贤子询 崇 孙敏 弟远 穆 穆子浑 梁御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为将吏。父延寿，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辩，不拘小节。贺拔岳西征，洛与岳乡里，乃募从入关。以功封安乡县子。及岳为大行台，以洛为右都督。侯莫陈悦既害岳，欲并其众。时初丧元帅，洛于诸将中最为旧齿，素为众信，乃收集将士，志在复雠。既至原州，众推洛为盟主，统岳之众，至平凉。周文帝至，以洛为右都督。从讨侯莫陈悦，平之。拜泾州刺史。大统初，诏加开府，进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为襄城郡君。四年，镇东雍州。五年，卒于镇，赠太尉、尚书令，谥曰武。

子和嗣。明帝二年，录旧勋，以洛配享文帝庙庭，赐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阳郡公。

赵贵，字元宝，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贵少有节概，尔硃荣以为别将，从讨元颢有功，赐爵燕乐县子。从贺拔岳平关中，累迁大都督。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将吏奔败，莫有守者。谓其党曰："吾闻仁义岂有常哉，行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硃伯厚、王修感意气微恩，尚能蹈履名节，况吾等荷贺拔公国士之遇，宁可自同众人乎？"因涕泣嘘唏，从之者五十人。乃诣悦诈降，悦信之。因请收葬岳，言辞慷慨，悦壮而许之。贵乃收岳尸还营，与寇洛等奔平凉，共图拒悦。贵乃首议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贵为大都督，领府司马。悦平，行秦州事。

后以预立魏文帝勋，进爵为公。梁ＧＣ定称乱河右，以贵为陇西行台讨破之。从复弘农，战沙苑，进爵中山郡公。河桥之战，贵与怡峰为左军，战不利，先还。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与东魏人战于芒山。贵为左军，失律，坐免官。寻复官爵。后拜柱国大将军，赐姓乙弗氏。六官建，为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阳郡公。周孝闵帝践阼，迁大冢宰，进封楚国公，邑万户。

初，贵与独孤信等皆与文帝等夷。及晋公护摄政，贵自以元勋，每怀怏怏，与信谋杀护，为开府宇文盛告，被诛。

善，字僧庆，贵之从祖兄也。少好学，美容仪，沉毅有远量。尔硃

天光讨邢杲、万俟丑奴，以为长史。普泰初，为大行台尚书，封山北县伯。天光拒齐神武于韩陵，败，见杀。善请收葬其尸，齐神武义而许之。贺拔岳总关中，迎善，复以为长史。岳为侯莫陈悦所杀，善共诸将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迁，改封襄城县伯。历位尚书左右仆射，进爵为公。善性温恭，有器局，虽位居端右，而愈自谦退。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善之咎也。时人称其有公辅量。

大统九年，从战芒山，属大军不利，善为敌所获，卒于东魏。建德初，周、齐通好，齐人乃归其柩。其子询表请赠谥。诏赠大将军、大都督、四州诸军事、岐州刺史，谥曰敬。

李贤，字贤和，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氵开、陇。曾祖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大统末，以贤兄弟著勋，追赠司空公。

贤幼有志节，不妄举动。尝出游，逢一老人，鬓眉皓白，谓曰："我年八十，观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为台牧，努力勉之。"九岁，从师受业，略观大指而已。或讥其不精，答曰："贤岂能领徒授业？至如忠孝之道，实铭于心。"问者惭服。十四遭父忧，抚训诸弟，友爱甚笃。

魏永安中，万俊丑奴据岐、泾等州反，孝庄遣尔硃天光击破之。天光令都督长孙邪利行原州事，以贤为主簿。累迁高平令。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周文帝西征，贤与其弟远、穆等密应侯莫陈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军至秦州，悦弃城走。周文命兄子导追之，以贤为先锋，至牵屯山及之。以功授假节、抚军将军、大都督。

魏孝武西迁，周文令贤率骑迎卫，封上邽县公。俄授左大都督，还镇原州。大统二年，州人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树兒等，据州城反。贤率敢死士一战败之，狼斩关遁走，贤追斩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后帝复至原州，令贤乘路车，备仪服，以诸侯会遇礼相见。然后幸贤第，欢宴终日，凡是亲族，颁赐有差。恭帝元年，进爵西河郡公。后以弟子植被诛，贤坐除名。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武帝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不利居宫中，周文令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贤第，诏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士良家，勋德兼著，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今巡抚届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贤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预宴赐。”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中厩马一疋、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各赐衣一袭。拜贤甥库狄乐为仪同。贤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奴已免贱者五人，授军主；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四年，王师东讨，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贤河州总管。河州旧非总管，至是创置。贤乃大营屯田，以省运漕，多设斥候，以备寇戎，于是羌、浑敛迹。五年，宕昌寇边，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遂废河州总管，改授贤洮州总管。属羌寇侵扰，贤频破之，虏遂震慑，不敢犯塞。俄废洮州总管，还于河州置总管府，复以贤为之。

武帝思贤旧恩，征拜大将军。于京师薨，帝亲入，哀动左右。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谥曰桓。子端嗣。

端位开府仪同三司，从平齐，战没，赠上大将军，追封襄阳公，谥曰果。

端弟吉，仪同三司。

吉弟孝轨，开府仪同大将军、升迁县伯，后封奇章公。孝轨弟询。

询，字孝询，深沉有大略，颇涉书记。仕周，累迁司卫上士。武帝幸云阳宫，委以留府事。卫王直作乱，焚肃章门，询于内益火，故贼不得入。武帝善之。累迁英果中大夫，屡以军功，加位大将军，赐爵平高郡公。隋文帝为丞相，尉迟迥作乱，遣韦孝宽击之，以询为元帅长史，委以心膂。军至永桥，诸将不一。询密启请重臣监护。文帝令高颎监军。与颎同心，唯询而已。及迥平，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开皇初，历位隰州总管，以疾征还京师。卒，帝悼惜者久之，谥曰襄。子元方嗣。

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筹算，胆力过人。周元年，以父勋，封回乐县侯。时年尚小，拜爵日，亲族相贺，宗独泣下。贤问之，对曰：“无

勋于国，幼少封侯，当报主恩，不得终于孝养，是以悲耳。”贤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辞不就职，求为将兵都督。随宇文护伐齐，以功最，授仪同三司。历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摄太子宫正。周武平齐，引参谋议，以勋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寻改封广宗县公。

隋文帝为丞相，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怀州刺史，进爵郡公。尉迟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应，后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贵数十人，遇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何面目处天地间乎！”韦孝宽亦疑之，与俱卧起。其兄询时为元帅长史，每讽谕之。崇由是亦归心焉。及迥平，授徐州总管，进位上柱国。

开皇三年，除幽州总管。突厥犯塞，崇辄破之。奚、霄、契丹等詟吓其威略，争来内附。后突厥大为侵掠，崇率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围之，死亡略尽。突厥欲降之，谓曰：“降者封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效命以谢国家。看吾死，且可降贼，方便散走。还见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贼，复杀二人，没于阵。主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谥曰壮。子敏嗣。

敏字树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养于宫中。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骑射，工歌舞弦管。开皇初，周宣帝后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敏，礼仪如尚帝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天下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悦，谓公主曰：“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谓敏曰：“今授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耶？今授开府。”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

后避炀帝讳，改封经城县公。历豳、金、华、岐数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大业初，转卫尉卿。乐平公主将薨，遗言于炀帝“妾唯一女，不自忧死，深怜之。汤沐乞回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反后，城阙大兴，敏之策也。将作监。从征高丽，领新城道军，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复征辽东，遣敏黎阳督运。

时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当讖，尝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

是大惧，数与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其妻宇文氏寻亦赐鸩而终。

贤弟远。远字万岁，幼有器局，尝与群兒为战斗戏，指麾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兒散走，远持杖叱之，复为向阵，意气雄壮，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为将帅，非常人也。"

及长，涉猎书传。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贼胡琮侵逼原州。远昆季率励乡人，欲图拒守，而众情颇有异同。远乃按剑喻以节义，因曰："有异议者，请斩之。"众惧，乃听命，相与盟歃，深壁自守。无援，城隐，其徒多被害，唯远兄弟并为人所匿，得免。远乃使贤晦迹和光，潜身间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骑常侍，俄转别将。及尔硃天光西伐，配远精兵为乡导。天光钦远才望，除为长城郡守。后以应侯莫陈崇功。迁高平郡守。周文见面悦之，令居麾下。

及魏孝武西迁，封安定县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远字可嘉，令扶帝升殿。进爵为公，仍领左右。从征窦泰，复弘农，并有殊勋。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谓远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荣，乃私事尔。"遂令远兄贤代行州事。沙苑之役，远功居最，进爵阳平郡公。寻除大丞相府司马，参军国机务。时河东初复，人情未安。周文以河东为国之要领，乃授河东郡守。远敦奖风俗，劝课农桑，肃遏奸非，兼修守之备。曾未期月，百姓怀之。周文降书劳问。征为侍中，迁太子少师。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请举州来附，周文以仲密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皆惮此行。远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阳，常理而论，实难救援。但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顾望不行，便无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万岁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台尚书，前驱东出。周文率大军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仲密以归。仍从周文战于芒山，时大军不利，远独整所部为殿。

寻授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郡诸军事。远善抚驭，有干略，战守之备，无不精锐。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诛，亦不以为悔。尝猎于莎栅，见石于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镞入寸余，视之乃石。周文闻面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矣。"东魏将段孝先趣宜阳，以送粮为名，实有窥窬之意。远密知其计，遣兵袭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赐所乘主金

带床帐衣被等，并彩二千匹，拜大将军。顷之，除尚书左仆射，固辞。周文不许，远不得已，方拜职。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达令远子之，其见亲待如此。

时周文嫡嗣未建，明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幼冲。乃谓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众未有答。远曰："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为嗣，公何疑焉？若以人为嫌，请即斩信。"便起拔剑。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陈产，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远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闵帝践祚，进位柱国大将军，复镇弘农。

远子植，文帝时已为相府司录，参掌朝政。及晋公护执权，密欲诛护，颇泄，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寻而废帝，召远及植还朝。远恐有变，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宁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征，至京师。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宥之，谓曰："公兒遂有异谋，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远素爱植，植又有口辩，云初无此谋。远信之，诘朝将植谒护。护谓植已死，乃曰："阳平公何意自来？"左右云："植亦在门外。"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远同坐，令帝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帝曰："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于是护乃害植，并逼远自杀。建德元年，晋公护诛，赠本官，加太保，谥曰忠。隋开皇初，追赠上柱国，改谥曰怀。植及诸弟并加谥。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声誉，美容仪，善谈论，涉猎群书，尤工骑射。周文令尚义归公主。以父勋，封建安县公。累迁大都督，进爵清河郡公。及魏废帝即位之后，猜隙弥深。时周文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导、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唯托意诸婿，以为心膂。基与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等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旅。魏帝深惮之，故密谋泄。魏恭帝即位，进爵敦煌郡公，寻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拜阳平国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夫。

周孝闵帝践阼，出为浙州刺史。寻为兄植，合坐死。以王婿，又为季父穆所请，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谴谪，常忧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于位。穆尤所锺爱，每哭辄悲恸，谓所亲曰："好兒舍我去，门户岂是欲兴！"宣政元年，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曹徐谯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谥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人，又改袭远爵阳平郡公，加上开府。大象末，地至柱国，封公。

贤弟穆，字显庆，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关，便给事左右，深被亲遇。穆亦小心谨肃，未尝懈怠。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难，而悦党史归据原州，犹为悦守。周文令侯莫陈崇袭之，穆时先在城中，与兄贤、远应崇，遂禽归。以功授都督。从迎魏孝武，封永平县子。又领乡兵。禽窦泰，复弘农，并有战功。沙苑之捷，穆言："欢今日已丧胆矣，请速逐之，则欢可禽也。"周文不听。论前后功，进爵国公。

芒山之战，周文马中流矢，惊逸坠地。敌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马，以策击周文背，因大骂曰："笼陈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敌人见其轻侮，不疑是贵人，遂舍而过。穆以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济矣。既而与穆相对而泣，自是恩盼更隆。顾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卫将军、仪同三司，进封安武郡公。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周文叹其忠节，曰："人所贵唯命，穆遂轻命济孤，爵位玉帛，未足为报。"乃特赐铁券，恕以十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败，穆授周文□马，后中厩此色者，悉以赐之。又赐穆嗣子惇安乐郡公，姊一人为郡君，自余姊妹并为县君，兄弟子侄及缌麻已上亲并舅氏皆沾厚赐。其褒崇如此。

从解玉壁围，拜安定国中尉。历同州刺史、太仆卿。从于谨平江陵，以功别封一子长城县侯。寻进位大将军，赐姓拓拔氏。又击曲沔蛮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为仪同三司，以贤子为平高郡守，远子为平高县令，并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乡里，恩遇过隆，固辞不拜。周文不许。后人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闵帝践阼，又封一子为升迁县伯。穆请回授贤子孝轨，许之。

及兄子植谋害宇文护被诛，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远临刑，泣谓穆曰："显庆，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将奈何！"穆以此获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时植弟基当从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辞理酸切，闻者莫不动容。护矜之，遂特免基死。

明帝即位，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复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复之。累迁大司空。天和二年，进封申国公，旧爵回授一子。建德元年，迁太保，寻出为原州总管。四年，武帝东征，令穆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并破之。后以帝疾班师，弃而不守。六年，进位上柱国，除并州总管。时东夏初平，人情尚

扰，穆靖以镇守，百姓怀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户，迁大左辅，总管如旧。二年，诏加太傅，仍总管。

及隋文作相，尉迟迥举兵，遣使招穆，穆锁其使，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应之。穆弗听，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时若此，岂能违天？"乃遣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亦执送京师。迥今其署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穆遣兵讨获子胜。文帝嘉之，以穆劳同破鄴城第一勋，加三转，听分授其二子荣、才及贤子孝轨。荣及才并仪同大将军，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又别封子雄为密国公。穆又密表劝进。文帝既受禅，诏曰："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来朝，文帝降座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贵盛当时无比。穆上表乞骸骨，诏曰："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第询访。"时太史奏当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难之。穆乃上表极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台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上不纳，遇太史奏状，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请，则可矣。"遂之。

岁余，下诏："穆自今已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开皇六年薨，时年七十七，遗令以不得陪驾岱宗为恨。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赠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明。赐以石椁、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百僚送之郭外。诏太常卿牛弘齐哀册文，祭以太牢。

长子惇字士献。周文帝令功臣长子并与略阳公游处，惇于辈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珍奇，无不班赐。封安乐郡公，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凤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袭祖爵。

惇弟怡，位仪同三司，赠渭州刺史。

怡弟雅，少有识量。仕周，以军功封西安县男，位荆州总管。开皇初，进爵为公。

雅弟恆，位监州刺史，封曲阳侯。

恆弟荣，位合州刺史，长城县公。

荣弟直，位车骑将军、归政县侯。

直弟雄，位柱国、骠骑将军、密国公。

雄弟浑，仁寿初，忿筠忄尧啬，遣兄子善衡贼之。求盗不得，文帝大怒，尽追其亲族。初，筠与从父弟瞿昙有隙，浑遂证瞿昙杀之，而善衡获免。筠死，帝议立嗣。邳公苏威奏筠不轨，请绝其封。帝不许，乃以浑嗣。

浑字金才，姿貌瑰伟，美须髯。起家左侍上士。尉迟迥反于鄴，时穆在并州，隋文帝甚虑迥，遣浑乘驿诣穆遽令浑入京奉熨斗曰："愿执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悦。又遣浑诣韦孝宽所而述穆意。会鄴平，以功授上仪同三司，封安武郡公。开皇中，晋王广出藩，浑以骠骑将军领亲信，从往扬州。

及筠死，浑规欲绍之，谓妻兄太子左卫率宇文述曰："若得袭封，当以国赋之半，每岁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诏浑袭申公以奉穆嗣。大业六年，追改穆封为郕公，浑仍袭焉。累加光禄大夫，迁右骁骑卫大将军浑既绍父业，日增豪侈。二岁后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谓其友人于象贤曰："我竟为金才所卖，死且不忘。"浑闻之，由是结隙。及帝讨辽东，有方士安伽陀谓帝曰："李氏应为天子，宜尽诛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构浑于帝曰："臣与金才夙亲，闻其数与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寝。浑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觅其事。"述乃遣武贲郎将裴仁基表告浑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推之，数日，不得反状。帝更遣述推。述入狱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谓曰："夫人，帝甥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妖谶，夫人当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尝告敏云："汝应图录，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若复度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军，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吾怀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赴，一日之间，天下定矣。"述口自传授，令敏妻写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状，并有敏妻密表。"帝览之，泣曰："吾宗社几倾，赖亲家公而获全耳。"于是诛浑、敏等，自余无少长皆徙岭表。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武征讨，位扬武将军、定阳侯。御少好学，进趣详雅，及长，更好弓马。尔硃天光西讨，知御有志略，引为左

右。共平关、陇，除益州刺史，第一领人酋长，封白水县侯。从贺拔岳镇长安。及岳被害，御与诸将同谋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陇，欲引兵东下。雍州刺史贾显相见，因说显，显即出迎周文，御遂入镇雍州。大统元年，进爵信都县公，授尚书右仆射。从周文复弘农，破沙苑，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公。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举大纲而已，人庶称之。薨于州，临终唯以国步未康为恨，言不及家。赠太尉、尚书令、雍州刺史，谥曰武昭。子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检。周文帝时，以功臣子养宫中，复命与诸子游。七岁，袭爵广平郡公。累加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开府，改封五龙郡公，渭州刺史。周闵帝受禅，征为御伯。出为中州刺史，镇新安以备齐。齐人来寇，睿辄挫之。帝甚嘉叹，拜大将军。以御佐命功，进爵蒋国公。入为司会。后从齐王宪拒齐将斛律明月于洛阳，每战有功，迁小冢宰。历敷州刺史、凉、安二州总管，俱有惠政，进位柱国。

隋文帝总百揆，代王谦为益州总管。行至汉川西，谦反，攻始州，睿不得进。文帝命睿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于义、张威、达奚长儒、梁升、石孝义步骑二十万讨之。谦遣开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张威击破之。进至龙门，谦将赵俨、秦会拥众十万，据险为营，周亘三十里。睿令将士衔枚，出自间道，四面奋击，力战破之，遂鼓行而进。谦将敬豪守剑阁，梁岩拒平林，并惧而来降。谦又命高阿那瑰、达奚綦等以盛兵攻利州。闻睿将至，贴分兵据开远。睿遣上开府拓拔宗趣、剑阁大将军宇文琼指巴西，大将军赵达水军入嘉陵。遣张威、王伦、贺若震、于义、韩相贵、阿那惠等分道攻綦，自午及申，破之。綦奔归于谦。睿逼成都，谦令达奚綦、乙弗虔守城，亲帅精兵五万，背城结陈。睿击败之。谦将入城，綦、虔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新都令王宝执之，睿斩谦于市，剑南悉平。进位上柱国，总管如故，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邑千户。

睿时威振西州，夷獠归附，唯南宁首帅爨震恃远不宾。睿上疏曰："南宁州，汉牂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硃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晋泰始七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人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狎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文帝深纳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许。后竟遣史万岁讨平之，并因睿之策也。

睿威惠兼著，人夷悦服，声望逾重，文帝阴惮之。薛道衡从军在蜀，说睿劝进，文帝大悦。及受禅，顾待弥隆。睿复上平陈策，帝善之，下诏曰："昔公孙、隗嚣，汉之贼也，光武与其通和，称为皇帝。佗之于高祖，初犹不臣。孙皓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王者体大，义存遵养，虽陈国来朝，示尽蕃节，如公大略，诚须责罪，尚欲且缓其诛，宜如此意。淮海未灭，必兴师旅，若命永袭，终当相屈，以身许国，无足致辞也。"睿乃止。睿时见突厥方强，恐为边患，复陈镇守之策十余事。帝嘉叹久之，答以厚意。

睿时自以周代旧臣，久居重镇，内不自安，屡请入朝，于是征还京师。及引见，上为之兴，命睿升殿，握手极欢。睿退谓所亲曰："功遂身退，今其时也。"遂谢病，阖门自守，不交当时。帝赐以板舆，每有朝觐，必令三卫舆上殿。睿初平王谦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为时所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由是勋簿多不以实，诣朝堂称屈者，前后百数人。上令有司案验其事，主者多获罪。睿惧，上表陈谢，请归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从至洛阳而卒，谥曰襄。

子洋嗣，历位嵩徐二州刺史、武贲郎将。大业六年，诏追改睿封为戴公，命以洋袭焉。

论曰：贺拔岳变起仓卒，侯莫陈悦意在兼并，于时人有离心，士无固志。寇洛抚循散乱，抗御仇雠，全师而还，敌人绝觊觎之望；度德而处，霸王建匡合之谋。赵贵居二阙之险，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时，其功固不细也。

李贤和兄弟属乱离之际，居戎马之间，志略从横，忠勇奋发，频摧勍敌，屡涉艰危。及逢时遇主，策名委质，荷生成之恩，蒙国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勋庸。遂得任兼文武，声彰出内，位高望重，光国荣家，跗萼连晖，聊椒繁衍，冠冕之盛，当时莫与比焉。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虽金、张在汉，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内则功臣放命，外则强寇临边，晋公以犹子之亲，膺负图之托，遂能抚宁家国，开翦异端，革魏兴周，远安迩悦，功勤已著，过恶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参机务，虑威权之去已，惧将来之不容，生此厉阶，成兹贝锦，乃以小谋大，由疏间亲。主无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诉，嫌隙既兆，衅故因之，启冢宰无君之心，成闵帝废弑之祸，植之由也。李远阙义方之训，又无先见之明，以至诛夷，非为不幸。梁御豫奉兴王，参谋缔构，驱驰毕力，夷险备尝，虽远志未申，亦云遇其时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业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师傅，睿终膺殊

宠，观其见机而动，抑亦人之先觉。然方魏朝之贞烈，有愧王凌，比晋室之忠臣，终惭徐广。穆之子孙，特为隆盛，硃轮华毂，凡数十人，见忌当时，祸难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欤？

列传第四十八

李弼曾孙密 宇文贵子忻 恺 侯莫陈崇子颖 崇兄顺 王雄子谦

李弼，字景和，陇西成纪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黄门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赠凉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过人。属魏乱，谓所亲曰："大太夫生世，会须履锋刃，平寇难，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阶以求仕。"初为别将，从尔硃天光西讨，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门县伯。又与贺拔岳讨万俊丑奴、万俊道洛、王庆云，皆破之。贼咸畏之曰："莫当李将军前也。"

及天光赴洛，弼隶侯莫陈悦，征讨屡有克捷。及悦害贺拔岳，周文帝自平凉讨悦。弼谏悦，令解兵谢之。悦惶惑，计无所出。弼知悦必败。周文帝至，悦乃弃秦州南出，据险以自固。是日，弼密通于周文，许背悦。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悦欲向秦州，命皆装束。弼妻，悦之姨也，时为悦所亲委，众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辑之，遂拥以归周文。悦由此败。周文谓曰："公与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

大统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从平窦泰，斩获居多。周文以所乘骓马及泰所著牟甲赐弼。又从平弘农。与齐神武战于沙苑，弼军为敌所乘。弼将其麾下九十骑横截之，贼分为二，因大破之。以功进爵赵郡公。四年，从周文东讨洛阳，弼为前驱。东魏将莫多娄贷文率众至谷城，弼倍道而前进，遣军士鼓噪，曳柴扬尘。贷文以为大军至，遂走。弼追斩贷文，传首大军。翌日，又从周文与齐神武战河桥，身被七创，遂为所获，阳陨绝于地，睨其傍有马，因跃上得免。历位司空、太保、柱国大将军。废帝元年，赐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晋公护执政，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周孝闵帝践阼，除太师，进封赵国公，邑万户，前后赏赐巨万。

弼每征讨，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问私事，亦未尝宿于家。兼性沈雅，有深识，故能以功名终。薨于位，明帝即日举哀，比葬，三临其丧。发卒穿冢，给大路、龙旗，陈军至墓。谥曰武。寻追封魏国公，配食文帝庙庭。

子曜居长，以次子晖尚文帝女义安长公主，故遂以为嗣。

初赐爵义城郡公，尝卧疾期年，文帝忧之，赐钱一千万，供其药石

之费。魏恭帝二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为岐州刺史。从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别为一军。后袭赵国公，改袭魏国公。天和六年，进位柱国。建德元年，出为梁州总管。时渠、蓬二州生獠积年侵暴，至州绥抚，并来归附。玺书劳之。

晖弟衍，字拔豆，少专武艺，慨慷有志略。仕周，为义州刺史，封真乡公。王谦作乱，以行军总管从梁睿击平之，进上大将军。隋开皇元年，以行军总管讨平叛蛮，进位柱国。后拜安州总管，以疾还京，卒。子仲威嗣。

衍弟纶，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显职，位至司会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河阳郡公。为聘齐使主，卒。

子长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国公主，位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检校秦州总管。

纶弟晏，开府仪同三司、赵郡公，从平齐，殁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袭其官爵。

曜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国公，位开府。

子宽，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位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

弼弟摽，字云杰，长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胆气。魏永安元年，以兼别将从尔硃荣破元颢。荣诛，随尔硃兆入洛。及魏孝武西迁，摽从都督元斌之兴齐神武战，败，遂与斌之奔梁。后得逃发，进封晋阳县子。寻为周文帝帐内都督，从复弘农，破沙苑。

摽时跨马运矛，冲坚陷隐阵，隐身鞍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摽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闻摽骁悍，未见其能，至是方嗟叹之。谓曰：“但问胆决如何，何必要须八尺之躯也。”以功进爵为公。武成初，从豆卢宁征稽胡，进爵汝南郡公。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卒官。

无子，以弼子椿嗣，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右宫伯，改封河东郡公。

密字法主，蒲山公宽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少袭爵蒲山公。养客礼贤，无所爱吝。与杨玄感为刎颈交。后更折节耽学，尤好兵

书，谓皆在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恺门徒皆出其下。大业初，授亲卫大都督，以疾归。

及玄感有逆谋，召密，令与弟玄挺赴黎阳，以为谋主。密进三计曰："今天子远在辽外，公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战而禽，此计上也。又关中四塞，卫文升不足为意，今率众务早入西，万全之势，此计中也。若随近先向东都，以引岁月，此计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计不行。玄感既至东都，自谓功在朝夕。及获韦福嗣，既非同谋，设筹皆持两端。玄感后使作檄文，固辞不肯。密揣知其情，请斩之。玄感不从。密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后玄感将西入，福嗣晚亡归东都。时李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密，密以为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来护等军且至，玄感谓密计将安出。密曰："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扬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绐众。"玄感遂用密谋号令。西至陕县，围弘农不拔，西至阌乡，追兵至，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与玄感从叔询相随，匿冯翊询妻家。寻为邻人告，被捕，与其党俱送帝所。在途，与其众谋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金，遂相许。及出关，密每夜宴饮。行次邯郸，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而遁。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馑，削树皮而食之。仲伯潜归天水。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诗成，泣下数行。时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赵他，下县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从子怀义后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密投东郡贼帅翟让，乃因王伯当以策干让。遣说诸小贼，所至辄降，让始敬焉，召与计事。密以兵众无粮，劝让直趣荥阳，休兵馆谷，然后争利。让从之，乃掠下荥阳。太守郇王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数为须陀败，将远避之。密劝让列阵以待，密以奇兵掩击，大破之，斩须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复说让以廓清天下为事，令掩据兴洛仓，发粟以振穷乏。于是兴让以义宁元年春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贲郎将刘长恭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密城洛口周回四十城以居之。让上密号为魏公，设坛场即位，称元年。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让为司徒，封东郡公。长白山贼孟让掠东郡，烧丰都市而归。密攻下巩县，获

县长柴孝和，拜为护军。武贲郎将裴仁基以武牢归密，密因遣仁基与孟让袭破回洛仓，据之。俄而德韬、德方俱死，笔以郑颋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

柴孝和说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让据洛口，身率精锐，西袭长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诚上策，然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恐不肯西入。"孝和请间行观隙，乃与数十骑至陕县，贼归之者万余人。密时兵锋甚锐，每入苑与官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东都出兵击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洛口。孝和之众闻密败，各分散而去，孝和轻骑归密。炀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劲卒五万讨密，败之。孝和溺洛水，密甚伤之。

世充营于洛西，与密相拒百余日。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相、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周法明举江、黄之地以附密。齐郡贼帅徐圆朗、任城大侠徐师仁、淮阳太守赵他等前后款附以千百数。

翟让所部王儒信劝让为太宰，总众务以夺密权。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作，我当为之。"密闻，恶之。会让拒世充，军退数百步，密与单雄信等赴之，世充败走。让欲乘胜破其营，会日暮，固止之。明日，让与数百人至密所，欲为宴乐。其所将左右各就食，诸门并设备，让不觉。密引让入坐，令让射。引满将发，密遣壮士蔡建自后斩之。遂杀其兄宽及儒信等，从者亦有死焉。让部将徐世勣为乱兵所斫，中重创，密止之，仅得免。雄信等皆叩头求哀，密并释而慰之。于是诣让营，遣王伯当、邴元真、单雄信等告以杀让意，令世勣、雄信、伯当分统其众。

世充夜袭仓城，密拒破之，斩武贲郎将费青奴。世充复营洛北，于洛水构浮桥，悉众击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击之，大溃，争桥，桥陷，溺水者数万人。武郎将杨威、王辨、霍世举、刘长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没于阵。世充仅而获免，不敢还东都，遂走河阳。其夜大雪，余众死亡殆尽。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众三十余万，攻上春门。留守韦津出战，被执。其党劝密即尊号，密不许。及义师围东都，密出军争之，交绥而退。

俄而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阳，密拒之。会越王侗称尊号，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化及至黎阳，徐世勣守仓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

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阜隶破野头耳，父与兄弟皆受隋恩，岂容躬行杀虐？今若速来归义，尚可全后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嗔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传雅语！”密谓从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图帝王，吾当折杖驱之。”知其粮且尽，在伪与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尽，与密战于童山下。自辰达酉，密中流矢，顿于汲县。化及掠汲郡，北趣魏县，以辎重留于东郡，遣其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轨以郡降，密以轨为滑州总管。

密引兵而西，遣记室参军李俭朝于东都，执弑帝人于弘达以献越王侗。侗以俭为司农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温县，闻世充已杀元文都、卢楚等，乃归金墉城。世充既擅要权，乃厚赐将士。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请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劝密，密许焉。初东都绝粮，人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虽据仓，无府库，兵数战不赏，又厚抚初附兵，于是众心渐怨。时邴元真守洛口仓，性贪鄙。宇文温每谓密曰：“不杀元真，公难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谋叛。杨庆闻而告密，密因疑焉。会世充悉众来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就偃师，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数百骑度御河，密遣裴行俨等逆之。会日暮，行俨、孙长乐、程咬金等骁将十数人皆重创，密甚恶之。世充夜潜，诘朝而阵，密方觉之。狼狈出战，败绩，驰向洛口。世充夜围偃师，守将郑颋为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将入洛口仓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阴知之，不发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后击之。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密引骑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

密众渐离，将如黎阳。人或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时王伯当弃金墉城，保河阳，密自武牢济，归之。谓曰：“久苦诸君，我今日自刎以谢众。”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燮曰：“明公与长安宗族，有畴昔之遇，虽不陪起义，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国不战而得京师，此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遂归朝，封邢国公，拜光禄卿。寻奉使出关安抚，至熊州而逃叛，见杀。

宇文贵，字永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贵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贵母初孕贵，梦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赐尔是子，俾寿且贵。”及生，形类所梦，故以永贵字之。贵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兒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为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韩拔陵围夏州，刺史源子邕婴城固

守，以贵为统军。后从尔硃荣禽葛荣于滏口，加别将。又从元天穆平邢杲，转都督。元颢入洛，贵率乡兵从尔硃荣有功，封革融县侯。除郢州刺史，入为武卫将军、关内大都督。从魏孝武西迁，进爵化政郡公。贵善骑射，有将帅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亲委之。

大统初，与独孤信入洛阳。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据颍川来降，东魏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率众二万攻颍川。贵自洛阳率步骑二千救之，军次阳翟。雄等去颍川四十里，东魏行台任祥又率众四万，将与雄合。诸将咸以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若贺若一陷，吾辈坐此何为？"遂入颍川。雄等稍进，贵率千人背城为阵，与雄合战。贵马中流矢，乃短兵步斗，雄大败轻走，赵育于是降。任祥闻雄败，遂不敢进。贵乘胜逼祥，败之。是云宝亦降。师还。魏文帝在天游园，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赐之。贵一发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当尔耳。"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六年，迁中外府左长史，进位大将军。

宕昌王梁弥定为宗人獠甘所逐，来奔。又有羌酋傍乞铁忽，因梁ＧＣ定反后，据有渠株川，拥隶数千家，与渭州人郑五丑同反。周文令贵与豆卢宁、史宁讨之，贵等禽斩铁忽及五丑，史宁又别击獠甘破之。乃纳弥定，并于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于粟坂立碑，以纪其绩。

废帝三年，诏贵代尉迟迥镇蜀。时隆州人开府李光易反于盐亭，攻围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众反，开府张道应之。贵乃命开府叱奴与牧隆州，又令开府成亚击拓及道降之，并送京师。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盗，贵乃召任侠杰健者署为游军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颇息。

周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武成初，与贺兰祥讨吐谷浑。军还，进封许国公、邑万户，旧爵回封一子。迁大司空，行小冢宰，历大司徒，迁太保。

贵好音乐，耽奕棋，留连不倦。然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还至张掖，薨。赠太傅，谥曰穆。

子善嗣。善纮厚有武艺。大象末位上柱国，封许国公。隋文帝受禅，遇之甚厚，拜其子颖上仪同。及善弟忻诛，并废于家。善未几卒。

颖，大业中，位司农少卿，后没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乐，幼而敏慧，为童兒时，与群辈戏，辄为部伍，进止行列，无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驰射，骁捷若飞。恆谓所亲曰：“自古名将，唯以韩、白、卫、霍为美谈，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与仆并时，不令竖子独擅高名。”年十八，从周齐王宪讨突厥，以功拜仪同三司，赐爵兴固县公。韦孝宽以忻骁勇，请与镇玉壁，以战功加开府，进爵化政郡公。从武帝攻拔晋州。齐后主亲总兵，六军惮之，欲旋。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往而不克？若齐人更得令主，君臣协力，未易平也。”帝从之，乃战，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胜后败。帝为贼所窘，挺身而遁。诸将多劝帝还，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今破竹形已成，奈何弃之而去！”帝纳其言，明日复战，拔晋阳。齐平，进位大将军。寻与乌丸轨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进位柱国，除豫州总管。

隋文帝龙潜时，与忻情好甚协，及为丞相，恩顾弥隆。尉迟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隋韦孝宽击之。时兵顿河阳，帝令高颎驰驿监军，与颎密谋进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马冈，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趋鄴下。迥背城结阵，大战，官军不利。时鄴城士庶观战者数万人，忻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以权道破之。”于是时观者走之，转相腾籍，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及平鄴，以功迁上柱国。文帝谓“尉迟迥倾山东之众，连百万之师，公举无遗算，策无全阵，诚天下英杰也。”进封英国公。

自是每参帷幄，出入卧内，禅代之际，忻有力焉。后拜右领军大将军，宠顾弥重。忻解兵法，驭戎齐整，当时六军有一善事，虽非忻建，在下辄相谓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见推服如此。后改封祀国公。上尝欲令忻击突厥，高颎曰：“忻有异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频经将领，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谴去官。与梁士彦昵狎，数相往来。士彦时亦怨望，阴图不轨。忻谓士彦曰：“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中连结，天下可图也。”谋泄伏诛，家口籍没。忻弟恺。

恺字安乐，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公。恺少有器局，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文，多伎艺，为名公子。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隋文帝为丞相，加上开府，近师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亦将见杀，以与周本别，又兄忻有功，故见赦。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

公。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及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

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之。既而上建仁寿宫，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都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前后赏赐不可胜纪。

是时将复古制明堂，议者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为明堂图样奏之。又以“张衡浑象用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一寸为千里，臣之此图以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时议者，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将为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为议曰：

臣恺谨按《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案：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穷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图之制。诸书所说，并为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

《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和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路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廓累屋。"

《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愷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

《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圆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锺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应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义》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璧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有堂，堂上圆下方。圆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风，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荐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庙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案《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据此，则备大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鸱尾，其门墙璧水，一依本图。

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室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

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凿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

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同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

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焚烧残柱，毁破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凡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但祖宗之灵，得崇严祀。

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

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

以度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

长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侯莫陈崇，字尚乐，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别部，居库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父兴，殿中将军、羽林监，后以崇著勋，追赠柱国、太保、清河郡公。

崇少骁勇，善驰射，谨悫少言。年十五，随贺拔岳与尔硃荣征葛荣。后从岳入关，破赤水蜀。又从岳力战，破万俟丑奴。崇与轻骑逐北，至泾州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禽丑奴，遂大破之。封临泾县侯。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崇与诸将同谋迎周文帝。文帝至军，原州刺史史归犹为悦守。周文遣崇袭归，直到城下，即据城门。时李远兄弟在城内，先知崇来，中外鼓澡，伏兵悉起，遂禽归斩之。以崇行原州事，仍从平悦，别封广武县伯。累迁仪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从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战河又另讨平稽胡，累战皆有功，进位柱国大将军。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闵践阼，进封梁国公，加太保。历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从武帝幸原州。时帝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人常升曰："吾比日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皆传之。或有发其事者，帝集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惧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葬礼如常仪，谥曰躁。护诛，改谥曰庄闵。

子芮嗣，位柱国。从武帝东伐，率众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国。仍从平鄴，拜大司马。隋大业初，以谴，诏流配岭南。芮弟颖。

颖字遵道，少有器量，风神警发，为时辈所推。魏大统末，以父军功，赐爵广平侯，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周武帝时，从滕王逌击龙泉、文城叛胡。颖与柱国豆卢勣分路而进，颖悬军五百余里，破其三栅。先是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至是，诏胡有厌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匿者，勋将诛之。颖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

行。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胁为乱。今慰抚，自可不战而定；如即诛之，转相惊恐，为难不细。未若召其渠帅，以隐匿才付之，令自归首，则群胡可安。”勣从之，诸胡争降附，北土以安。迁司武，加振威中大夫。

隋文帝受禅，加上开府，进爵升平郡公。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秦王俊出鲁山道，与行军总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归附。再迁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后坐与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与立碑，颂颖清德。后拜邢州刺史。仁寿中，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抚山东，以颖为第一，上优诏褒扬。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于是征颖入朝。上与言及平生，以为欢笑，即日进位大将军，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及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悦服。

炀帝即位，颖兄梁国公芮坐事徙边，圾廷恐颖不自安，征还京师。后拜恆山太。其年，岭南、闽越多不附，帝以颖前在桂州有惠政，为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谥曰定。子虔会最知名。

崇兄顺，少豪侠有志度。初事尔硃荣为统军。普泰元年，封木县子。后从魏孝武入关。顺与周文帝同里干，素相友善，且崇先在关中，周文见之甚欢，进爵彭城郡公。及梁ＧＣ定围逼河州，以顺为大都督，与赵贵讨破之，即行河州事。

大统四年，魏文帝东讨，顺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留镇长安。时赵青雀反，盟及惠达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顺于渭桥与贼战，频破之。魏文帝还，执顺手曰：“渭桥之战，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镂玉梁带赐之。南岐州氐苻安寿。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时顺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顺河间郡公。六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闵帝践阼，拜少师，进位柱国。其年薨。

崇弟琼，历位荆州总管、上柱国，封修武郡公。

琼弟凯，以军功赐爵下蔡县男。崇以平原州功，赐爵灵武县侯，诏听转授凯。孝闵践阼，进位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天和中，为司会中大夫。建德二年，为聘齐使主。

王雄，字胡布头，太原人也。父崘，以雄著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安康郡公。雄仪貌魁梧，少有谋略。魏末，从贺拔岳入关，除金紫光禄大夫。孝武西迁，封临贞县伯。大统中，进爵武威郡公，累迁大

将军，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赐姓可频氏。周孝闵帝践阼，授少傅，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初，进封庸国公，邑万户。出为泾州总管。

保定四年，从晋公护东征，至芒山，与齐将斛律明月战。退走，左右皆散，矢又尽，唯余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额，抱马走至营，薨。赠使持节、太保、同华等二十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忠。子谦。

谦字敕万，性恭谨，无他才能，以父功封安乐县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国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谦，安乐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议以谦父殒行阵，特加殊宠，授柱国大将军，袭爵庸国公。建德五年，武帝东征，谦力战，进位上柱国。

六年，授益州总管十八州诸军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梁睿为益州总管。时谦使司录贺若昂奉表诣阙。昂还，具陈京师事。谦以父子受国恩，将图匡复，遂举兵，署置官司。总管长史乙弗虔、益州刺史达奚惎劝谦凭险观变。隆州刺史高阿那肱为谦画三策曰："公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蜀人知公有勤王之节，必当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此下策也。"谦参用其中下之策。

梁睿未至大剑，谦先遣兵镇始州。隋文帝即以睿为行军元帅，便发利、凤、文、秦、成诸州兵讨之。谦所署柱国达奚惎、高阿那肱、大将军乙弗虔、杨安、任峻、侯翕、景孱等众号十万，尽锐攻利州，总管、楚国公豆卢勣拒战将四旬。惎等诸军闻睿将至，众遂溃。谦所署大将军苻子英攻巴州，又为刺史吕珍所破。睿乘其弊，纵兵深入。棋、虔密遣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惎、虔之反己也，并令守成都。谦先无筹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闻睿兵奄至，惶惧计无所出，乃自率众逆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左右军皆叛，谦奔新都，县令王宝执而斩之，傅首京师。惎、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惎、虔首谋，令杀之于蜀市。余众并散。阿那肱寻亦被诛。

论曰：李弼怀佐时之略，逢兴运之期，缔构艰难，绸缪顾遇，方面宣其庸绩，帷幄尽其谋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谋自取。密遭风云之会，奋其鳞翼，思封函谷，将割鸿沟，期月之间，众数十万。威行万里，声动四方。虽事屈兴王，运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壮欤！然志性轻狡，终致颠覆，固其宜也。宇文贵负将帅之材，蕴刚锐之气，遭逢丧乱，险阻备尝，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艺之风，名高一代。及晚

节遇祸，虽鸟尽弓藏，然亦器盈斯概，夷戮非为不幸。恺学艺兼该，思理通赡，规矩之妙，参从班、尔，当时缺席，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原，抑亦由此。至于考览书传，定《明堂图》，虽意过其通，有足观者。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逢战争之秋，轻骑启高平之扉，疋马和长坑之俊。以宏材远略，附凤攀龙，茂绩元勋，位居上衮，而识惭明哲，遂以凶终，惜哉！王雄身参佐命，谦宠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虽忠君之效未宣，与夫怀禄图存者异也。

初，魏孝庄帝以尔硃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

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虎。

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大宗师、大司徒、广陵王元欣。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宗伯、赵郡开国公李弼。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寇、南阳郡开国公赵贵。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开国公于谨。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少傅、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

与周文帝为八柱国。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保、广平王元赞。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齐王元廓。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平原郡开国公侯莫陈顺。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七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章武郡开国公宇文导。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雍州诸军事、雍州刺史、高阳郡开国公达奚武。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阳平郡开国公李远。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范阳郡开国公豆卢宁。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化政郡开国公宇文贵。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博陵郡开国公贺兰祥。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陈留君开国公杨忠。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武威群开国公王雄。

是为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不限此秩，无所统御。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并不得预于此例。

列传第四十九

王盟子劢 从孙谊 独孤信子罗 窦炽兄子荣定 毅 贺 兰祥 叱列伏龟 阎庆子毗 史宁子雄 祥 权景宣

王盟，字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门侍郎，赠并州刺史、乐浪公。父罴，伏波将军，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攻陷诸镇，盟亦为其所拥。拔陵平后，流寓中山，复以积射将军从萧宝夤西征。宝夤僭逆，盟遂逃匿人间。及尔硃天光入关，盟从之。隋贺拔岳禽万俊志愿奴，平秦陇，常先登力战。及周文帝平侯莫陈悦，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长安，封魏昌县公。大统三年，征拜司空，转司徒。迎文帝悼后于蠕蠕，加侍中，迁太尉。魏文帝东征，以留后大都督行雍州事，节度关中诸军。赵青雀之乱，盟与开府李虎辅太子出顿渭北。事平，进长乐郡公，赐姓拓王氏。迁太保。九年，进位太傅，加开府仪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爱。虽居师傅，礼冠群后，而谦恭自处，未尝以势位骄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数幸其第，亲问所欲。十一年，薨，赠本官，谥曰孝定。

子劢，字丑兴，性忠果有材干。年十七，从周文帝入关。及平秦陇，定关中，周文尝谓曰："为将坐见成败者上也，被坚执锐者次也。"劢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寻拜散骑常侍，赐爵梁甫县公。大统初，为千牛备身直长，领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谨厚。魏文帝常曰："王劢可谓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劢以都督领禁兵，居左翼，当其前者死伤甚众。劢亦被伤重，遂卒于行间。周文深悼焉。赠使持节、太尉、尚书令、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阳郡公，谥曰忠武。

子弼袭爵，尚魏安乐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

劢弟懋，字小兴。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东。永安中，始入关，与盟相见，遂从征伐。大统初，赐爵安平县子。后进爵为公，累迁右卫将军。于时疆场交兵，未申丧纪，服齐斩者并墨缞从事。及盟薨，懋上表辞位，乞终丧制，魏文帝不许。累迁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左卫将军、领军将军。懋温和，小心敬慎，宿卫宫禁十有余年，勤恪当官，未尝有过。废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赐爵安宁郡公。后拜小司寇，卒于官。

子悦嗣，位大将军、同州刺史，改封济南郡公。

盟兄子显，幼而敏悟，沉静少言。初为周文帐内都督，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卿、凤州刺史。赐爵洛邑县公，进位大将军，卒。子谊。

谊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马，博览群言。周闵帝时，为左中侍上士。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帝拱默无所关预。有朝士于帝侧微不恭，谊勃然而进，将击之，其人惶惧请罪，乃止。自是朝臣无敢不肃。迁御正大夫。丁父艰，毁瘁过礼，庐于墓侧，负土成坟。

武帝即位，累迁内史大夫，封扬国公。从帝伐齐，至并州。帝既入城，反为齐人所败，左右多死，谊率麾下骁雄赴之。齐平，自相州刺史征为大内史。汾州稽胡乱，谊击之。帝弟越王盛、谯王俭虽为总管，并受谊节度。贼平，封一子开国公。帝临崩，谓皇太子曰："王谊社稷臣，宜处以机密，不须远任。"皇太子即位，为宣帝，惮谊刚正，出为襄州总管。

及隋文帝为丞相，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反，帝以谊为行军元帅讨之，未至而消难奔陈。于时北至商、洛，南拒江、淮，东西二千余里，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洛州为主。洛州自号河南王以附消难，北连尉迟迥。谊分兵讨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劳问，冠盖不绝，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寻拜大司徒。谊自以与帝有旧，亦归心焉。及隋受禅，顾遇弥厚，帝亲幸其第，与之极欢。

太常卿苏威议，以为户口滋多，人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人。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帝以为然，竟寝威议。帝将幸岐州，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振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寻奉使突厥。帝嘉其称旨，进郢国公。

未几，其子奉孝卒。逾年，谊上表言公主少，请除服。御史大夫杨素劾谊曰："臣闻丧服有五，亲疏异节；丧制有四，降杀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丧，始经一周，而谊便请除释。窃以虽曰王姬，终成下嫁之礼；公则主之，犹在移天之义。况复三年之丧，自上达下，及期释服，在礼未详。然夫妇之则，人伦攸始，丧纪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

故钻燧改火，责以居丧之速；朝祥暮歌，讥以忘哀之早。然谊虽不自强，爵位已重，欲为无礼，其可得乎？乃薄俗伤教，为父则不慈；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有诏不问。然恩礼稍薄，谊颇怨望。

或告谊谋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谊有不逊之言，实无反状。帝赐酒而释之。时上柱国元谐亦颇失意，谊数与往来，言论丑恶。胡僧告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帝见谊，怆然曰：“朕与公旧同学，甚相怜悯，将奈国法何。”于是诏曰：“谊有周之世，早预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觋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约，口云改悔，心实不悛。乃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讖，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密令卜问，伺殿省之灾。又说其身是明王圣主。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帝复令大理正赵绰谓谊曰：“时命如此，将若之何！”乃赐死于家，时年四十六。

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人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仪，善骑射。正光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瑰，由是知名。后为葛荣所获。信既少年，自修饰服章，军中号为独孤郎。及尔硃氏破葛荣，以信为别将。从征韩娄，信匹马挑战，禽贼渔阳王袁肆周。后以破元颢党，赐爵受德县侯，迁武卫将军。贺拔胜出镇荆州，乃表信为大都督。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周文帝已统岳兵，与信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欢，因令信人洛请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寻征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及孝武西迁，事起仓卒，信单骑及之于瀍涧。孝武叹曰：“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从我，世乱识忠良，岂虚言哉！”进爵浮阳郡公。时荆州虽隐东魏，人心犹恋本朝，乃以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既至，东魏刺史辛纂出战，信纵兵击纂，大败之。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于是三荆遂定。

东魏又遣其将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众寡不敌，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载，梁武帝方许信还北。信父母既在山东，梁武帝问信所往，答以事君无二。梁武义之，礼送甚厚。大统三年至长安，以亏损国威，

上书谢罪。魏文帝付尚书议之。七兵尚书、陈郡王玄等议，以为既经恩降，请赦罪复职。诏转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寻拜领军将军。仍从复弘农，破沙苑，改封河内郡公。俘虏中有信亲属，始得父凶问，乃发丧行服。寻起为大都督，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颍、豫、襄、广、陈留之地并款附。四年，东魏将侯景等围洛阳，信据金墉城，随方拒守然有余日。及周文帝至瀍东，景等退走。信与李远为右军，战不处，东魏遂有洛阳。六年，侯景寇荆州，周文令信与李弼出武关，景退。即以信为大使，尉抚三荆。寻除陇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讼，历年不能断决。及信在州，事无拥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人愿附者数万家。周文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ＧＣ定举兵反，诏信讨之。ＧＣ定寻为其部下所杀，而ＧＣ定子弟仍收其余众。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谷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趣稠松岭。贼不虞信兵之至，望风奔溃。乘胜逐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加授太子太保。

芒山之战，大军不利。信与于谨帅散卒自后击之，齐神武追骑惊扰，国因此得全。及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信亲率壮士袭其西南，达明克之。禽仲和，虏其六千户送于长安。拜大司马。十三年，大军南讨。时以蠕蠕为寇，令信移镇河阳。十四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录前后功，增封，听回授诸子。于是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第三子穆，必要县侯；第四子藏，义宁县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顺，武成县侯；第六子陀，建忠县伯，邑各五百户。信在陇右岁久，启求还朝，周文不许。或有自东魏来者，又告其母凶问，信发丧行服。信陈哀苦，请终礼制，又不许。于是追赠信父库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费连氏常山郡君。十六年，迁尚书令。六官建，拜大司马。

周孝闵帝践阼，迁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过，逼令自尽于家，时年五十五。

信美风度，雅有奇谋大略。周文初启霸业，唯有关中之地，以陇右形胜，故委信镇之。既为百姓所怀，声震邻国。东魏将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为檄梁文，矫称信据陇右，不从宇文氏，乃云“无关西之忧”，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子罗，先在东魏，乃以次子善为嗣。及齐平，罗至而善卒，又以罗

主嗣。信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隋文帝践极，乃下诏褒赠信太师、上柱国、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恭，信母费连氏赠太尉赵恭公夫人。

罗，字罗仁。父信随魏孝武入关中，罗遂为高氏所囚。及信为宇文护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故，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

初，信入关后，复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顺、陀、整；崔氏生隋献皇后。及齐亡，隋文帝为定州总管，献皇后遣人求罗，得之。相见悲不自胜，侍御者皆泣。于是厚遗车马财物。未几，周武帝以罗功臣子，久沦异域，征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归京师。诸弟见罗少长贫贱，每轻侮，不以兄礼事之。然性长者，亦不与诸弟校竞长短。后由是重之。

文帝为丞相，拜罗仪同，常置左右。既受禅，诏追赠罗父。其诸弟以罗母没齐，先无夫人号，不当承袭。上以问后，后曰："罗诚嫡长，不可诬也。"于是袭爵赵国公。以其弟善为河内郡公，穆为金泉县公，藏为武平县公，陀为武喜县公，整为千牛备身。擢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迁左卫将军，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出为凉州总管，进位上柱国，征拜左武卫大将军。炀帝嗣位，改封蜀国公。未几卒官，谥曰恭。

子纂嗣，位河阳都尉。

纂弟武都，大业末，亦为河阳都尉。

庶长子开远。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贼入成象殿，宿卫兵士皆从逆。开远时为千牛，与独孤盛力战合下，为贼所执，贼义而舍之。

善字伏陀。幼聪慧，善骑射，以父勋，封魏宁县公。魏废帝元年，又以父勋，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长城郡公。周孝闵帝践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负衅，久废于家。保定三年，乃授龙州刺史。天和六年，袭爵河内郡公。从帝东讨，以功授上开府。寻除兖州刺史，政在简惠，百姓安之。卒于州，赠持节、柱国、五州诸军事、定州刺史。

子览嗣，位右候卫大将军。大业末卒。

陀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余年，宇文护诛，始归长安。隋文帝禅，拜上开府、领左右将军，累转延州刺史。

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信。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左监门郎将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陀，陀言无有。上不说，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案之。陀婢徐阿尼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陀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陀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阿尼便咒之，居数日，猫鬼向素家。后上初从并州还，陀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拽者，云猫鬼已到。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于其家。陀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陀未几而卒，

炀帝即位，追念舅氏，听以礼葬。乃下诏赠正义大夫。帝意犹不已，复赠银青光禄大夫。二子，延福、延寿。

陀弟整，位幽州刺史。大业初，赠金紫光禄大夫、平乡侯。

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后汉大鸿胪章之后也。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远将军，以炽著勋，赠少保、住国大将军、建昌公。炽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善骑射，膂力过人。魏正光末，北镇扰乱，乃随略避地定州，投葛荣。荣欲官略，略不受。荣疑其有异志，遂留略于冀州，将炽及炽兄善随军。及尔硃荣破葛荣，炽乃将家随荣于并州。时葛荣别帅韩娄等据蓟城不下，以炽为都督，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炽手斩娄，以功拜扬烈将军。

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诸蕃并遣使朝贡，帝临轩宴之。有鸱飞鸣于殿

前，帝素知炽善射，固欲矜示远人，乃给炽御箭两只，命射之，鸱乃应弦而落，诸蕃人咸叹异焉。帝大悦。寻随东南道行台樊子鹄追尔硃仲远，仲远奔梁。时梁主又遣元树入寇，据谯城。子鹄令炽击破之，封行唐县子，寻进爵上洛县伯。时帝与齐神武构隙，以炽有威重，堪处爪牙任，拜阁内大都督，迁硃衣直阁，遂从帝西迁。仍与其兄善至城下，与武卫将军高金龙战于千秋门，败之。因入宫城，取御马四十匹并鞍勒，进之行所。帝大悦。赐炽及善骏马各二匹，驽马十匹。

大统元年，别封真定县公。从周文帝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皆有功。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至芒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应弦而倒。敌乃相谓曰："得此三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因其怠，遂突围得出。又从太保李弼讨白额稽胡，破之。

高仲密以北豫州来，炽从周文援之。至洛阳，会东魏人据芒山为阵，周文命留辎于瀍曲，率轻骑奋击，中军与右军大破之，悉虏其步卒。炽独追至石济而还。大统十三年，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出为泾州刺史，莅职数年，政号清静。改封安武县公。

魏废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炽抑挫豪右，申理幽滞，在州十载，甚有政绩。州城北有泉水，炽屡经游践，尝与僚吏宴于泉侧，因酌水自饮，曰："吾在此州，唯当饮水而已。"及去职后，人吏感其遗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怀之。恭帝元年，进爵广武郡公。属蠕蠕寇广武，炽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蠕蠕引退，炽度河至蒴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国大将军。周明帝以炽前朝旧臣，勋望兼重，欲独为造第。炽辞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辄发徒役，周明不许。寻而帝崩，事方得寝。

保定元年，进封邓国公，邑一万户，别食资阳县一千户，收其租赋。天和五年，自大宗伯为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于渭北，令炽与晋公护分射走兔，炽一日获十七头，护十一头。护耻不及，因以为嫌。至是，炽又以周武年长，有劝护归政之议，护恶之，故左迁焉。及护诛，征拜太傅。

炽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于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尝有疾，周武帝幸其第问之，因赐金石之乐。其见礼如此。帝于大德殿将谋伐齐，

炽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虽朽迈，请执干橹，首启戎行。得一睹诛翦鲸鲵，廓清寰宇，省方观俗，登岳告成，然后归魂泉壤，无复余恨。”帝壮其志节，遂以炽第二子武当公恭为左二军总管。齐平之后，帝乃召炽历观相州宫殿。炽拜贺曰：“陛下真不负先帝矣。”帝大悦，进位上柱国。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大象初，改食乐陵县，邑户如旧。隋文帝入辅政，停洛阳宫作，炽请入朝。属尉迟迥举兵，炽乃移入金墉，与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权行洛阳镇事。相州平，炽方入朝。属文帝初为相国，百僚皆劝进，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笺，时人绵高其节。及帝践极，拜太傅，加殊礼，赞拜不名。开皇四年八月薨，时年七十八。赠八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恭。

炽事亲孝，奉诸兄以悌顺闻。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孙皆处列位，遂为当时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

恭位至大将军。从周武平齐，封赞国公，除西兖州总管，以罪赐死。

炽兄善，以中军大都督、南城公从魏孝武西迁，仕至太仆、卫尉卿、汾北华瀛三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富县公，谥曰忠。子荣定嗣。

荣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伟，美须髯，便弓马。初为魏文帝千牛备身，周文帝见而奇之，授平东将军，赐爵宜君县子。后从周文与齐人战于北芒，周师不利，荣定与汝南公宇文神庆帅精骑击却齐师。以功拜上仪同。寻复以军功进位开府。袭爵永富县公，除忠州刺史。从平齐，加上开府，拜前将军、佽飞中大夫。

其妻，则隋文帝长姊安成长公主也，文帝少与之情契甚厚。荣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结。及帝作相，领左右宫伯，使镇守天台，总统露门内两厢仗卫，常宿禁中。遇尉迟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缣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及受禅，来朝，赐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寻拜右武候大将军。上数幸其第，恩锡甚厚，每令

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称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国。

历位宁州刺史、右武候大将军、秦州总管，赐吴乐一部。突厥沙钵略寇边，为行军元帅，率总管出凉州。与虏战于高越原，两军相持，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死者十二三。荣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军复振。于是进击，数挫其锋，突厥惮之，请盟而去。赐缣万匹，进爵安丰郡公，复封子宪为安康郡公，赐缣五千匹。岁余，拜右武卫大将军。帝欲以为三公，荣定上书固辞，陈畏惧之道，帝乃止。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及卒，帝为之废朝，令左卫大将军元旻监护丧事，赙绢三千匹。上谓侍臣曰："吾每欲致荣定于三事，其人固让不可。今欲赐之，重违其志。"于是赠冀州刺史、陈国公，谥曰懿。子抗嗣。

抗美容仪，性通率，长于巧思。父卒后，恩遇弥厚，所赐钱帛金宝亦以钜万。位定州刺史，检校幽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反，以为抗与通谋，由是除名，以其弟庆袭封陈公。

庆亦有姿容，性和厚，颇工草隶。初封永富郡公，位河东太守、卫尉卿。大业末，为南郡太守，为盗贼所害。

庆弟璡，亦工草隶，颇解锺律。历位颍川、南郡、扶风太守。

炽兄子毅。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勋，追赠大将军、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亲以孝闻。魏孝武初，起家员外散骑侍郎。时齐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从孝武西迁，封奉高县子。从禽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进爵安武县公。恭帝元年，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县公。出为幽州刺史。周孝闵帝践阼，进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将军。

时与齐人争衡，戎车岁动，并交结突厥以为外援。突厥已许纳女于周，齐人亦甘言重币，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往返十余，方复前好。至是虽期往逆，犹惧改图。以毅地兼勋戚，素以威重，乃令为使。乃毅至，齐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犹有贰志。毅抗言正色，以大义责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归。朝议嘉之，别封成都县公，进位柱国。历同州刺史、蒲金二州总管，加上柱国，入为大司马。隋开皇初，拜定州总管。累居藩镇，咸得人和。二年，薨于州，赠襄、郢等六州刺史，谥曰肃。

毅性温和，每以谨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阳公主，特为朝廷

所委信，虽任兼出内，未尝有矜惰之容，时人以此称焉。子贤嗣。

贤字托贤，志业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开皇中，袭爵神武公，除迁州刺史。

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诏赠毅司空、使持节、总管荆郢等十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杞国公。又追赠贤子绍宣秦州刺史，并袭贤爵。绍宣无子，仍以绍宣兄子德藏嗣。

贺兰祥，字盛乐，其先与魏俱起，有乞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为乡闾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长公主。保定二年，追赠太傅、柱国、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周文帝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书传。周文初入关，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后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请。少有胆气，志在立功。寻擢补都督，恆居帐下。从平侯莫陈悦，又迎魏孝武，以前后功封抚夷县伯。仍从击潼关，获东魏将薛长儒，又攻回洛拔之。还拜左右直长，进爵为公。

大统九年，从周文与东魏战于芒山，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进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尝行荆州事，虽未期月，颇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汉南流人襁负至者，日有千数，还近蛮夷莫不款附。祥随机抚纳，咸得其欢心。时盛夏亢阳，祥亲巡境内，观政得失，见有发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谓守令曰："此岂仁者为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岁大有年。境内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至是遂息。祥虽周文密亲，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阳，西通岷蜀，物产所出，多诸珍异。既与梁通好，行李往来，公私赠遗，一无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钦其风素，乃以竹屏风、絺绤之属及经史赠之。祥难违其意，取而付诸所司。周文后闻之，并以赐祥。十六年，拜大将军。周文以泾、渭溉灌之处，渠堰废毁，乃令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功用既毕，人获其利。魏废帝二年，行华州事，后改华州为同州，仍以祥为刺史。寻拜尚书左仆射。六官建，授小司马。周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大司马。时晋公护执政，祥与护中表，少相亲爱，军国之事，护皆与祥参谋。及诛赵贵，废闵帝，祥有力焉。

武成初，吐谷浑侵掠州郡，诏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祥乃遣其军司檄吐谷浑，与浑广定王、锺留王等战，破之，因拔其洮阳、洪和二城，以其地为洮州。抚安西土，振旅而还。进封凉国公。薨，赠太师、同岐

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景。

有七子，敬、让、璨、师、宽知名。

敬少历显职，封化隆县侯，后袭爵凉国公。位柱国、华州刺史。

让，大将军、郑州刺史、河东郡公。

璨，开府仪同三司、宣阳郡公。建德五年，从于并州战殁，赠上仪同大将军，追封清都公。

师，尚明帝女，位上仪同大将军、幽州刺史、博陵郡公。

宽，开府仪同大将军、武始公。入隋，历汴、郑二州刺史，并著政绩。

祥弟隆，大将军、襄乐县公。隋文帝与祥有旧，开皇初，追赠上柱国。

叱列伏龟，字摩头陀，代郡西部人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酋长，至龟五世。龟容貌瑰伟，腰带十围，进止详雅，兼有武艺。嗣父业复为领人酋长。魏孝昌三年，以别将从长孙承业西征，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从还洛，授都督，遂为齐神武所宠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周文帝以其豪门，解缚礼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统四年，封长乐县公。自此常从征讨，亟有战功。历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恆州刺史。卒，子椿嗣。

椿字千年。明帝时，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永世县公。天和初，除左宫伯，进位大将军。

阎庆，字仁度，河阴人也。曾祖善，仕魏历龙骧将军、云州镇将，因家云州之盛乐郡。祖提，持节、车骑大将军、敦煌镇都大将。父进，有谋略，勇冠当时。正光中，拜龙骧将军。属卫可瑰作乱，攻围盛乐，进率众拒守，以功拜盛乐郡守。庆幼聪敏，重然诺，风仪端肃，望之俨然。随父因守盛乐，颇有力焉，拜别将。后以军功拜步兵校尉、中坚将军。既而齐神武举兵入洛，魏孝武西迁，庆谓所亲曰："高欢将有篡逆之谋，岂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统三年自宜阳归阙。稍迁后将军，封安次县子，以功进爵为伯。庆善于绥抚，士卒未休，未尝先舍，故能尽其死力，屡获勋劳。累迁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云州大中正，加侍中，赐姓大野氏。周孝闵帝践阼，出为河州刺史，进爵石保县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庆留心抚纳，颇称简惠。就拜大将军，进爵太安郡公。入为小司空，历云、宁二州刺史。庆性宽和，不苛察，百姓悦之。天和六年，进位柱国。

晋公护母，庆之姑也。护虽擅朝，而庆未尝阿附。及护诛，武帝以此重之。诏庆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庆虽位望隆重，婚连帝室，常以廉慎自守，时以此称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优诏许焉。庆既衰老，恆婴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旧，特异恆伦，乃诏静帝至第问疾。赐布千段，医药所须，令有司供给。大象二年，拜上柱国。

隋文帝践极，又令皇太子就第问疾，仍供医药之费。开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赠司空、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谥曰成。长子常，先庆卒。次子毗嗣。

毗，七岁袭爵石保县公。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能篆书，草隶尤善，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

隋文帝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寻拜车骑，宿卫东宫。上尝遣高颎大阅于龙台泽，诸军部伍多不齐整，唯毗一军，法制肃然。颎言之于上，特蒙赐制。俄兼太子宗卫率长史，寻加上仪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及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二岁放免。

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练习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擢拜起部郎。

帝尝大备法驾，嫌属车太多，顾谓毗曰："开皇之日，属车十二乘，于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朕欲减之，从何为可？"毗曰："臣初定数，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据汉胡伯始、蔡邕等议，属车八十一乘。此起于秦，遂为后式。故张衡赋云'属车九九'是也。次及法驾，三分减一，为三十六乘，此汉制也。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义兼六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但帝王文物旗旒之数，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今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以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驾宜三十六，法驾宜十二，小驾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类也。

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诏毗营立坛场。寻转殿内丞，从幸张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诏毗持节迎劳，遂将护入东都。寻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及征辽东，以本官领武贲郎将，典宿卫。时军围辽东城，帝令毗诣城下宣谕，贼弓弩乱发，流矢中所乘马，毗颜色不变，辞气抑扬，卒事而去。迁殿内少监，又领将作少监。后复从帝征辽东。会杨玄感作逆，帝班师，从至高阳郡，卒。帝甚悼惜之，赠殿内监。

史宁，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父遵，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隐，遵遂率乡里奔恆州。其后恆州为贼所败，遵后归洛阳，拜楼烦郡守。及宁著勋，赠散骑常侍、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谥曰贞。宁少以军功，累加持节、征东将军、金光禄大夫。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宁以本官为胜军司，随胜之部。会荆蛮骚动，三鹗路绝。宁先驱平之，因抚慰蛮左，翕然降附。寻除南郢州刺史。及胜为大行台，表宁为大都督。攻梁下淺戍破之，封武平县伯。又攻拔梁齐兴镇等九城。未及论功，属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寇荆州，宁随胜奔梁。梁武帝引宁至香蹬前，谓之曰："观卿风表，终是富贵，我当使卿衣锦还乡。"宁答曰："臣世荷魏恩，位为列将，天长丧乱，本朝倾覆，不能北面事逆贼，幸得息肩有道。傥如明诏，欣幸实多。"因涕泣横流，梁武为之动容。在梁二年，胜乃与宁密图归计。宁曰："硃异既为梁主所信任，请往见之。"胜然其言。宁乃见异，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归之意，辞气雅至。异亦嗟挹，为奏梁主，果许胜等归。

大统二年，自梁归，进爵为侯。久之，迁车骑将军，行泾州事。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人，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转东义州刺史。东魏亦以胡梨苟为东义州刺史。宁仅得入州，梨苟亦至，宁逆击破之，斩其洛安郡守冯善道。州既邻接疆场，百姓流移，宁留心抚慰，咸来复业。转凉州刺史。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诏独孤信与宁讨之。宁先至凉州，为陈祸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据城不下，寻亦克之。后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为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而自立，并连结傍乞铁匆及郑五丑等。诏宁率军与宇文贵、豆卢宁等讨之。宁别击獠甘，而山路险阻，才通单骑，獠甘已分其党立栅守险。宁进兵攻之，遂破其栅。獠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玉。弥定遂得复位。宁以未获獠甘，遂进军大破之，生获獠甘，徇而斩之。并执巩廉玉送阙。所得军实，悉分赏将士，

宁无私焉。师还，召宁率所部镇河阳。

宁先在凉州，戎夷服其威惠，迁镇之后，边人并思慕之。魏废帝元年，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初蠕蠕与魏和亲，后更离叛。寻为突厥所破，杀其主阿那环。部落逃逸者，仍奉环之子孙，抄掠河右。宁率兵邀击，获环子孙二人，并其种落酋长。自是每战破之，前后降数万人。进爵安政群公。二年，吐谷浑通使于齐，宁击获之，就拜大将军。宁后遣使诣周文帝请事，周文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终，无损功名也。"

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将袭吐谷浑，周文令宁率骑随之。军至番禾，吐谷浑已觉，奔于南山。木汗将分兵追之，令俱会于青海。宁谓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也。"木汗从之，即分为两军，木汗从北道向贺真，宁趣树敦。浑娑周王率众逆战，宁击斩之。逾山履险，遂至树敦。树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浑主先已奔贺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兵攻之，伪退，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奋击，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欲塞宁路，宁攻破之。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宁还军于青海，与木汗会。木汗握宁手，叹其勇决，并遗所乘良马，令宁于帐前乘之，木汗亲自步送。突厥以宁所图必破，皆畏惮之，咸曰："此中国神智人也。"及将班师，木汗又遗宁奴婢一百口、马五百匹、羊一万口。宁乃还州，寻被征入朝。属周文帝崩，宁悲恸不已，乃请赴陵所尽哀，并告行师克捷。

周孝闵帝践阼，拜小司徒，出为荆州刺史、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宁有谋画，识兵权，临敌指揔，皆如其策，甚得当时之誉。及在荆州，颇自奢纵，贪浊不修法度。尝出，有人诉州佐屈法，宁还付被讼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复言，声名大损于西州。保定三年，卒于州，谥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过人，便弓马，有算略。年十四，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周文帝。仍从校猎，弓无虚发，周文叹异之。寻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驾部中大夫、司驭中大夫。从柱国、枹罕公辛威镇金城，遂卒于军，时年二十四。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干。仕周，太子车右中士，袭爵武遂县公。隋文帝践阼，拜仪同，领交州事，进爵阳城郡公。在州颇有惠政。转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从宜阳公王世积出九江道，破陈师，进拔江州。文帝大悦，下诏慰勉之。进位上开府。寻拜蕲州刺史，迁蕲州总管，征拜左领军将军。复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破突厥于灵武。迁右卫将军。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论旧行兵时事，申以恩旨。祥为书陈谢。太子甚亲遇之。

及即帝位，汉王谅作乱，遣其将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东趣黎阳，讨綦良。綦良弃军走，其众大溃。进位上大将军，赐缣彩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疋。转太仆卿。帝尝赐祥诗曰："伯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摽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祥上表辞谢。帝手诏曰："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公竭诚奋勇，一举而克。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

寻迁鸿胪卿，从征吐谷浑。祥出玉门道，击虏破之。进位右光禄大夫，拜右骁卫大将军。及征辽东，出蹋顿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贼高开道所围，城陷，开道甚礼之。会开道与罗艺通和，送祥于涿群，卒于涂。子义隆，永年令。

祥弟云，字世高，亦以父勋赐爵武平县公。历位司织下大夫、仪同大将军、莱州刺史。

云弟威，字世仪，亦以父勋赐爵武当县公。

权景宣，字晖远，天水显亲人也。父昙腾，魏陇西郡守，赠秦州刺史。景宣少聪悟，有气侠，宗党皆叹异之。年十七，魏行台萧宝夤见而奇之，表为轻车将军。及宝夤败，景宣归乡里。周文帝平陇右，擢为行台郎中。孝武四迁，授镇远将军、步兵校尉，加平西将军、秦州大中正。大统初，转祠部郎中。景宣晓兵权，有智略。从周文拔弘农，破沙苑，皆先登陷阵。转外兵郎中。从开府于谨援洛阳，景宣督课粮储，军以周济。

时初复洛阳，将修缮宫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采运。会东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众少拔还，属城悉叛，道路拥塞。景宣将二十骑且战且走，从骑略尽。景宣轻马突围，手斩数级，驰而获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计，乃伪作周文书，招募得五百余人，保据宜阳，声言大军续至。东魏将段琛等率众至九曲，惮景宣不敢进。景宣恐琛审其虚实，乃将腹心自随，诈云迎军，因得西遁。与仪同李延孙相会，攻拔孔城。洛阳以南，寻亦来附。周文即留景宣守张白坞，节度东南义军。东魏将王元轨入洛，景宣与延孙等击走之，以功授大行台左丞。进屯宜阳，攻襄城，拔之，获郡守王洪显。周文嘉之，徵入朝。录前后功，封显亲县男，除南阳郡守。郡邻敌境，旧制发人守防三十五处，多废农桑，而奸宄犹作。景宣至，并除之，唯修起城楼，多备器械，寇盗敛迹，人得肄业焉。百姓称之，立碑颂德。周文特赏粟帛，以旌其能。迁广州刺史。

侯景举河南来附，景宣从仆射王思政经略应接。既而侯景南叛，恐东魏复有其地，以景宣为大都督、豫州刺史，镇乐口。东魏亦遣张伯德为刺史。伯德令其将刘贵平率其戍卒及山蛮，屡来攻逼。景宣珍不满千人，随机奋击，贵平乃退走。进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颍川陷后，周文以乐口等诸城道路阻绝，悉令拔还。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狈获罪。景宣号令严明，戎旅整肃，所部全济，独被优赏。仍留镇荆州，委以鹚南之事。

初，梁岳阳王萧詧将以襄阳归朝，仍勒兵攻梁元帝于江陵。詧叛将杜岸乘虚袭之。景宣乃率骑三千助詧。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质。景宣又与开府杨忠取梁将柳仲礼，拔安陆、随郡。久之，随州城人吴士英杀刺史黄道玉，因聚为寇。景宣以英小贼，可以计取之，若声其罪，恐同恶者众。乃与英书，伪称道玉凶暴，归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执而戮之，获其党与。进攻应城，拔之，获夏侯珍洽。于是应礼安随并平。朝议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应六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诸军事，进爵为伯。唐州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引致齐兵，大为人害。景宣又破之，获鲁嘉，以其地为郡。转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远初款后叛，景宣恶其怀贰，密袭破之，虏其家口及部众。洪远脱身走免。自是酋帅慑服，无敢叛者。

燕公于谨征江陵，景宣别破梁司空陆法和司马羊亮于溃水。又遣别帅攻拔鲁山。多造舟艋，益张旗帜，临江欲度，以惧梁人。梁将王琳在湘州，景宣遗书喻以祸福，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周孝闵

帝践阼，征为司宪中大夫。。寻除基郡硖平四州五防诸军事、江陵防主，加大将军。保定四年，晋公护东讨，景宣别略河南。齐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世怡并以城降。景宣以开府谢彻守永州，开府郭彦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归诸京师。寻而洛阳不守，乃弃二州，拔其将士而还。至昌州而罗阳蛮反，景宣回军破之。还次霸上，晋公护亲迎劳之。天和初，授荆州刺史，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进爵千金郡公。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款附，表请援兵。敕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陈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骄傲纵恣，多自矜伐，兼纳贿货，指麾节度，朝出夕改。将士愤怒，莫肯用命。及水军始交，一时奔北，战舰器仗，略无孑遗。时卫公直总督诸军，以景宣负败，欲绳以军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军赦之。寻遇疾卒。赠河、渭、鄯三州刺史，谥曰恭。

子如璋嗣，位至开府、胶州刺史。

如璋弟仕玠，仪同大将军、广川县侯。

论曰：王盟始以亲党升朝，终而才能进达，勤宣运始，位列周行，实参迹于功臣，盖弗由于恩泽。谊文武奇才，以刚正见忌，有隋受命，郁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终之克鲜。独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邻国，虽不免其身，庆延于后，三代外戚，何其盛欤！窦炽仪表魁梧，器识雄远，入参朝政，则嘉谋屡陈，出总藩条，则惠政斯洽。毅忠萧奉上，温恭接下，茂实彰于本朝，义声播于殊俗。并以国华人望，论道当官，荣映一时，庆流来叶。及炽迟疑劝进，有送故之心，虽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荣定以功懋赏，以劳定国，保其禄位，贻厥子孙，盛矣。贺兰祥、叱列伏龟、阎庆等虽阶缘戚属，各以功名自终，而毗制造之功，亦足传于后叶。史宁、权景宣并以将帅之才，受内外之宠，总戎薄伐，著克敌之功，布政莅人，垂称职之誉，若此者，岂非有国之良翰欤！然而史在末年，货财亏其雅志，权亦晚节矜骄，丧其威声，惜矣。杨谅干纪，祥独克之，效亦足称云尔。

列传第五十

王罴孙长述 王思政 尉迟迥弟纲 纲子运 王轨乐运

王罴，字熊罴，京兆霸城人，汉河南尹遵之后，世为州郡著姓。罴质直木强，处物平当，州闾敬惮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将军，稍迁雍州别驾，清廉疾恶，励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鉴，见罴雅相钦挹。亮后转定州，启罴为长史。执政者恐罴不称，不许。及梁人寇硖石，亮为都督南讨，复启罴为长史，带锐军。朝廷以亮频举罴，故当可用。及克硖石，罴功居多。先是南岐、东益氐羌反叛，乃拜罴冠军将军，镇梁州，讨平诸贼。还，授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曰；’西河大邦，奉禄优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办，则力所不堪，若科发人间，又违犯宪法。以此致辞耳。”

后以军功封定阳子，除荆州刺史。梁复遣曹义宗围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版。时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遗罴铁券，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罴乃煮粥与将士均分食之。每出战，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国家，使箭中王罴额；不尔，王罴须破贼。”屡经战阵，亦不被伤。弥历三年，义宗方退。进封霸城县公。元颢入洛，以罴为左军大都督。颢败，庄帝以罴受颢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

时南秦数叛，以罴行南秦州事。罴至州，召其魁帅为腹心，击捕反者略尽。乃谓魁帅等曰：“汝党皆死尽，何用活为！”乃以次斩之。自是南秦无复反者。又诏罴行秦州事。寻迁泾州刺史。未及之部，属周文帝征兵为勤王之举，罴请前驱效命，遂为大都督，镇华州。孝武西迁，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别封万年县伯，乃除华州刺史。齐神武率军进潼关，人怀危惧，罴劝励交士，众心乃安。神武退，拜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尝修州城未毕，梯在城外。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谓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敌见，惊退。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遂投城遁走。文帝闻而壮之。时关中大饥，征税人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箐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罴信著于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诸州，而无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马甚盛。文帝以华州冲

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及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家，死生在此，欲死者来！”神武不敢攻。

后移镇河东，以前后功进爵扶风郡公。河桥之战，王师不利，赵青雀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罴乃大开州门，召城中战士谓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吉凶，诸人相惊，咸有异望。王罴受委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罴同心，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心。及军还，征拜雍州刺史。是蠕蠕度河南寇，候骑已至豳州。朝廷虑其深入，乃征发士马，屯守京城，堑诸街巷，以备侵轶。右仆射周惠达召罴议之。罴不应命，卧而不起，谓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罴率乡里自破之，不烦国家兵。何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惊动！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罴轻侮权贵，守正不回，皆此类也。未几，还镇河东。

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至，罴为设食，使乃裂去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尔之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又客与罴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严急，尝有吏挟私陈事者，罴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韡履，持以击之。每至享会，自秤量酒肉，分给将士。时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罴举动率情，不为巧诈，凡所经处，虽无当时功迹，咸去乃见思。卒于官，赠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谥曰忠。

罴安于贫素，不营生业，后虽贵显，乡里旧宅，不改衡门，身死之日，家甚贫罄，当时伏其清洁。

子庆远，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阁将军，先罴卒。孙述。

述字长述。少孤为祖罴所养。聪敏有识度。年八岁，周文帝见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孙，足为不朽。”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封长安县伯。罴薨，居丧过礼，有诏褒之。免丧，袭封扶风郡公。除中书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龙门郡公。周受禅，拜宾部下大夫。累迁广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议嘉之，就拜大将军。后历襄、仁二州总管，并有能名。隋文帝为丞相，授信州总管，位上大将军。王谦作乱，遣使致书于长述。因执其使，上书，又陈取谦策。上大悦，前后赐金五百两，授行军总管，讨谦。以功进位柱国。开皇初，献平陈计，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上善其能，频加赏劳。后数岁，以行军总管击南宁，未至而卒。上甚伤惜之。赠上柱国、冀州刺史，谥曰庄。

子谟嗣。谟弟轨，大业末郡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汉司徒允之后也。自魏太尉凌诛后，冠冕遂绝。父佑，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筹策，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属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扰乱关右，北海王颢讨之，闻思政壮健，启与随军，所有谋议，并与参详。时孝武在籓，素闻其名，乃引为宾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预定策功，封祁县侯，为武卫将军。俄而齐神武潜有异图，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节、中军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思政乃言于帝曰："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马精强。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必当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资，因已成之业，二年修复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迁。进爵太原郡公，拜光禄卿、并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大都督。

大统之后，思政虽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旧，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诸将擤蒲取之。物尽，周文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掷将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羁旅归朝，蒙宰相国士之遇，方愿尽心效命，上报知已。若此诚有实，令宰相赐知者，愿掷即为卢；若内怀不尽，神灵亦当明之，使不作也，便当杀身以谢所奉。"辞气慷慨，一座尽惊。即拔所佩刀，横于膝上，揽擤蒲，拊髀掷之。比周文止之，已掷为卢矣。徐乃拜而受带。自此朝寄更深。

及河桥之战，思政下马，用长槊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战唯著破衣弊甲，敌人疑非将帅，故得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军。仍镇弘农，除侍中、东道行台。思政以玉壁地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管汾晋并三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仍镇玉壁。八年，东魏复来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周文亲接援之，乃驿召思政，将镇成皋。未至而班师，复命思政镇弘农。思政入弘农，令开城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示不足畏。数日后，东魏将刘丰生率数千骑至城下，惮之，不敢进，乃引军还。于是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弘农之有备，自思政始也。

十二年，加特进，兼尚书左仆射、行台、都督、荆州刺史。境内卑湿，城堑多坏。思政乃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修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赐钱二十万。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举代人，思政乃进所部都督韦孝宽。其后东魏来寇，孝宽卒能全城，时论称其知人。

十三年，侯景叛东魏，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周文闻思政已发，乃遣太尉李弼赴颍川。东魏将高岳等闻大军至，收军而遁。思政入守颍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称略地，乃密遣送款于梁。先是，周文遣帅都督贺兰愿德助景扞御，景既有异图，因厚抚愿德等，冀为己用。思政知景诡诈，乃密追愿德。思政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河南诸军事，回授思政，思政并让不受。频使敦喻，唯受河南诸军事。

十四年，拜大将军。九月，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杀伤甚众。岳又筑土山以临城中，飞梯火车，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缒而出战，据其两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齐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时虽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颓。岳悉众苦攻。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岳乃更修堰，作铁龙杂兽，用厌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悬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意以为闲，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窃急，透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禽永珍，并获船中器械。思政谓永珍曰："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并收绍宗等尸，以礼埋瘗。

岳既失绍宗等，志气沮丧，不敢逼城。齐文襄闻之，乃率步骑十万来攻。思政知不济，率左右据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刭。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侯重赏。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从大戮。"都督骆训固止之，不得引决。齐文襄遣其通直散骑常侍赵彦深，就土山遗以白羽扇而说之，牵手以下。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涕泪交流，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起而礼之，接遇甚厚。其督将分禁诸州地牢。数年尽死。

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

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虽外无救援，遂无叛者。思政常以勤王为务，不营资产。尝被赐园地，思政出征后，家人种桑果杂树。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欲事产业，岂所谓忧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弃之。故身陷之后，家无蓄积。及齐文宣受东魏禅，以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卒，赠以本官，加兖州刺史。

初，思政在荆州，自武关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余城，并当冲要之地。凡所举荐，咸得其才。

子康，沈毅有度量，后为周文亲信。思政陷后，诏以因水城陷，非战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袭爵太原公，除骠骑大将军、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县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进爵为公。揆弟邗，封西安县侯。邗弟恭，忠诚县伯。恭弟细，显亲县伯。康姊封齐郡君。康兄元逊亦陷于颍川，封其子景晋阳县侯。康抗表固让，不许。十六年，王师东讨，加康使持节、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废帝二年，随尉迟迥征蜀，镇天水郡。寻赐姓拓王氏。为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师中大夫，转载师。保定二年，历安、襄二州总管，位柱国。入隋，终于汴州刺史。

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周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迥年七岁，纲年六岁，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抚其首曰："汝等并有贵相，但恨吾不见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赠柱国大将军、太傅、长乐郡公，谥曰定。迥少聪敏，美容仪。及长，有大志，好施爱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西都侯。大统十一年，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魏安郡公。十五年，迁尚书左仆射，兼领军将军。迥通敏有干能，虽任兼文武，颇允时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将军。

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时镇江陵，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王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移书请救。周文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乃与群公会议，诸将多有异同。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周文以为然，谓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于是令迥督开府元珍、乙弗亚、侯吕陵始、叱奴兴、綦连雄、宇文升等六军甲士取晋寿，开平林旧道。迥前军临剑阁，纪安州刺史乐广以州先降。纪梁州刺史杨乾运时镇潼水，先已遣使诣阙，密送诚款，然恐其下不从，犹据潼水别营拒守。迥遣元珍、侯吕陵始等袭之，乾运还保潼川。珍等遂围之，乾运降。迥至潼川，大饷将士，度涪

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讲武，修缮约束，阅器械，自开府以下赏金帛各有差。时夏中连雨，山路险峻，将士疲病者十二三，迥亲自劳问，加以汤药，引之而西。纪益州刺史萧捻婴城自守，进军围之。初，纪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赵拔扈等为捻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亚等击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捻被围五旬，频战为迥所破。遣使乞降，许之。

捻乃与纪子宜都王圆肃率其文武诣军门请见，迥以礼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复业，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号令严肃，军无私焉。诏以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诸军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赏罚，布恩威，绥辑新邦，经略未附，人夷怀而归之。

性至孝，色养不怠，身虽在外，所得四时甘脆，必先荐奉，然后敢尝。大长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师，每退朝参候起居，忧悴形于容色。大长公主每为之和颜进食，以宁迥心。周文知其至性，征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鸿胪郊劳，仍赐迥衮冕之服。蜀人思之，为立碑颂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

周孝闵帝践阼，进位柱国大将军，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军之义，改封宁蜀公。迁大司马。寻以本官镇陇右。武成元年，进封蜀国公，邑万户，除秦州总管、秦渭等十四州诸军事、陇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马。及晋公护东伐，迥帅师攻洛阳。齐王宪等军于芒山，齐众度河，诸军惊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敌，于是诸将遂得全师而还。迁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师，寻加上柱国。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右弼，转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位望宿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国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韩裒诣迥喻旨，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楼而令之。于是众咸从命，莫不感激。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于时赵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又奉以号令。迥弟子大将军、成平郡公勤时为青州总管，初得迥书表送之，寻亦从迥。迥所管相、卫、黎、毛、洺、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齐、胶、光、莒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国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国、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徐州总管司录席毗与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兖州及徐州之兰陵郡，亦以应迥。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

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即以韦孝宽为元帅，阴罗云监诸军，郕国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延寿公于仲文等皆为行军总管。迥遣所署大将军石愻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愻。迥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上仪同赫连士猷攻晋州，即据小乡城。纥豆陵惠袭陷定州之钜鹿郡，遂围恆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上开府莒州刺史乌丸尼、开府尉迟俊率胶、光、青、齐、莒、兖之众围沂州。大将军檀让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将军、东南道行台席毗众号八万，军于籓城，攻陷昌虑、下邑、丰县。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还。宇文胄军于洛口。开府梁子康攻怀州。

魏安公惇率众十万人入武德，军于沁东。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隋文帝又遣高颎驰驿督战。惇布兵二十余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度而击之。孝宽因其却，乃鸣鼓齐进，惇遂大败。孝宽乘胜进至鄴，迥与其子惇、佑等又悉其卒十三万，阵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勤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到。迥旧集军旅，虽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观者如堵。高颎与李询乃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众大败，遂入鄴城。迥走保北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贺娄子干以其属先登。迥上楼，射杀数人，乃自杀。勤、惇、佑等东走青州，未至，开府郭衍追及之，并为衍所获。隋文帝以勤初有诚款，特释之。李惠先是自缚归罪，隋文帝复其官爵。

迥末年衰耄，惑于后妻王氏，而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开府、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自余委任，亦多用齐人。达拏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纲纪，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于败，凡经六十八日焉。

子宽，大将军、长乐郡公，先迥卒。宽兄谊，开府、资中郡公。宽弟顺，以迥平蜀功，授开府、安固郡公。后以女为宣帝皇后，拜上柱国，封胙国公。顺弟惇，军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佑耆，西都郡公。皆被诛，而谊等诸子以年幼，并获全。

武德中，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请改葬。朝议以迥忠于周室，有诏许焉，仍赠绢百匹。迥弟纲。

纲字婆罗，少孤，与兄迥依托舅氏。周文帝西讨关陇，迥、纲与母昌乐大长公主留于晋阳。后方入关。从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以军功封广宗县伯。纲骁果有膂力，善骑射，周文甚宠之，委以心

膂。河桥之战，周文马中流矢，因而惊奔。纲与李穆等左右力战，众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马。大统十四年，进爵平昌郡公。废帝二年，拜大将军，兼领军。及魏帝有异谋，言颇漏泄。周文以纲职典禁旅，使密为之备。俄而废帝立齐王，仍以纲为中领军，总宿卫事。

纲兄迥伐蜀，从周文送之于城西，见一走兔，周文命纲射之。誓曰："若获此兔，必当破蜀。"俄而纲获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当赏汝佳口。"及克蜀，赐纲侍婢二人。又尝从周文北狩云阳，见五鹿俱走，纲获其三。每从游宴，周文以珍异之物令诸功臣射而取之，纲所获辄多。

周孝闵帝践阼，纲以亲戚掌禁兵，除小司马。又与晋公护废帝。明帝即位，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吴国公，邑万户，除泾州总管。历位少傅、大司空、陕州总管。晋公护东讨，乃配纲甲士，留镇京师。大军还，纲复归。天和二年，以纲政绩可纪，赐帛及钱谷等，增邑，以褒赏之。陈公纯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将入塞，诏征纲与大将军王杰率众迎卫于境首。三年，追论河桥功，封一子县公。四年，薨于京师。赠太保，谥曰武。

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国。入隋，历鸿胪卿、左卫大将军。安兄运。

运少强济，志在立功。魏大统十六年，以父勋封安喜县侯。周明帝立，以预定勋，进爵周城县公。历位陇州刺史，再迁左武伯中大夫，寻加军司马。运既职兼文武，甚见委任。进爵广业郡公，转右司卫。时宣帝在东宫，亲狎谄佞，数有罪失。武帝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于是以运为右宫正。

建德三年，帝幸云阳宫，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俄而卫刺王直作乱，率其党袭肃章门。览惧，走行在所。运时偶在门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阖门。直党与运争门，斫伤运指，仅而得闭。直既不得入，乃纵火。运恐火尽，直党得进，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转炽。久之，直不得进，乃退。运率留守兵因其退以击之，直大败而走。是夜微运，宫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将军，赐以直田宅、妓乐、金帛、车马、什物等不可胜数。

四年，出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关等六防诸军事。帝将伐

齐，召运参议，东夏底定，颇有力焉。五年，拜柱国，进爵卢国公。转司武上大夫，总宿卫军事。帝崩于云阳宫，秘未发丧，运总侍卫兵还京师。

宣帝即位，授上柱国。运之为宫正也，数进谏于帝。帝不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武帝亲待。轨屡言帝失于武帝，帝谓运预其事，愈更衔之。及轨被诛，运惧及于祸，寻而得出秦州总管。至州，犹惧不免，遂以忧薨于州。赠大后丞、七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谥曰忠。子靖嗣。

运弟勤，大象末，青州总管，起兵应伯迥。

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仪同三司。

王轨，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门。汉司徒允之后，世为州郡冠族。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将帅才略。频有战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县公。轨性质直，起家事辅城公。及武帝即位，累迁内史下大夫，遂处腹心之任。帝将诛晋公护，轨赞成其谋。建德初，转内史中大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上黄县公，军国之政，皆参预焉。从平并、鄴，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进爵郯国公。

及陈将吴明彻入寇吕梁，徐州总管梁士彦频与战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潜于清水入淮口，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横截水流，以断其船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明彻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并碍于车轮，不复得过。轨因率兵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陈之锐卒，于是歼焉。进位柱国，仍拜徐州总管。轨性严重，善谋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敌境。陈人甚惮之。

宣帝之征吐谷浑也，武帝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军中进趣，皆委轨等，宣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并得幸于宣帝。宣帝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轨等言之于武帝。武帝大怒，乃挞宣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衔之。轨又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论是非。陛

下恆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再对臣，深以此事为虑。”武帝召弼问之。弼曰：“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太子国之储副，岂易为言，事有差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其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武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武帝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

及宣帝即位，追郑译等复为近侍。轨自知必及于祸，谓所亲曰：“吾昔在先朝，实申社稷至计。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淮南，邻接强寇，欲为身计，易同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岂以获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帝？止可于此待死，义不为他计。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

大象元年，帝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杀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纳，遂诛之。轨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无罪被戮，天下知与不知皆伤惜。

时京兆郡丞乐运亦以直言数谏于帝。乐运，字承业，南阳淯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八世孙。祖文素，齐南郡守。父均，梁义阳郡守。运少好学，涉猎经史。年十五而江陵灭，随例迁长安。其亲属等多被籍没，运积年为人佣保，皆赎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谨，由是以孝闻。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为孝义传。性方直，未尝求媚于人。临淄公唐瑾荐之，自柱国府记室为露门学士。前后犯颜屡谏武帝，多被纳用。建德二年，除万年县丞。抑挫豪右，号称强直。武帝嘉之，特许通籍，事有不便于时者，令巨细奏闻。

武帝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言太子如何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帝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睿智，唯运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乃超拜运京兆郡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讫，诏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议即吉。运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先王制礼，安可诬之。礼：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毕至。今葬期既促，事讫便除，文轨之内，奔赴

未尽；邻境远闻，使犹未至。若以丧服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对使，未知此出何礼？进退无据，愚臣窃所未安。”书奏，帝不纳。

自是德政不修，数行赦宥。运又上疏曰：“臣谨按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则施惠以悦之也。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罪虽大，当缓赦之。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痤疽之砺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吴汉遗言，犹云‘唯愿无赦。’王符著论，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亦不纳，而昏暴滋甚。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

一曰：内史御正，职在弼谐，皆须参议，共理天下。大尊比来小大之事，多独断之。尧、舜至圣，尚资辅弼，况大尊未为圣主，而可专恣已心？凡诸刑罚爵赏，爰及军国大事，请参诸宰辅，与众共之。

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诫。大尊初临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实后宫，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声溢朝野。请姬媵非幸御者，放还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犹恐万机不理，天下拥滞。大尊比来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内竖。传言失实，是非可惧。事由宦者，亡国之征。请准高祖，居外听政。

四曰：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淫刑酷罚，非致安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人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遣改，更严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此！今宿卫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杖十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将如之何？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ＩＸ雕为朴，本欲传之万世。大尊朝夕趋庭，亲承圣旨。岂有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成父之志，义岂然乎？请兴造之制，务从卑俭，雕文刻镂，一切勿营。

六曰：都下之人，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唯供鱼龙烂漫；士庶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七曰：近见有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谠之人，欲陈时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义无假手，脱有舛谬，便迫严科。婴径尺之鳞，其事非易；下不讳之诏，犹惧未来。更加刑戮，能无钳口？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无宜杜献替之路。请停此诏，则天下幸甚。

八曰：或桑谷生朝，殷王因之获福，今玄象垂戒，此亦兴周之祥。大尊虽灭膳撤县，未尽销谴之理。诚愿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解兆庶之愠，引万方之罪。则天变可除，鼎业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

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严谏，因而获免。翌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圣明，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朝之公卿，初见帝甚怒，莫不为运寒心。后见获赏，又皆相贺，以为幸免兽口。

内史郑译常以私事请托，运不之许，因此衔之。及隋文帝为丞相，译为长史，遂左迁运为广州滍阳令。开皇五年，转毛州高唐令。频历二县，并有声绩。运常愿处一谏官，从容讽议，而性讦直，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发愤录夏、殷以来谏争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条，合四十一卷，名曰谏苑。奏上之。隋文帝览而嘉焉。

论曰：王罴刚峭有余，弘雅未之闻也。情安俭率，志在公平。既而奋节危城，抗辞勍敌，梁人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见称，信非虚矣。至述不陨门风，亦足称也。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际。及乎策名霸府，作镇颍川，设萦带之险，修守御之术，以一城之众，抗倾国之师，率疲骀之兵，当劲勇之卒，犹能亟摧大敌，屡建奇功。忠节冠于本朝，义声动于邻听。运穷事蹙，城陷身囚，壮志高风亦足奋于百世矣。尉迟迥地则舅甥，职惟台衮，沐恩累叶，荷眷一时，居形胜之地，受藩维之托，颠而不扶，忧责斯在？及主威云谢，鼎业将迁，九服移心，三灵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称兵。忠君之勤未宣，违天之祸便及。校其心，翟义、葛诞之俦欤。纲、运积宣王室，勤劳出内。观其自致荣宠，岂唯恩泽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盖有不待爵禄而贵，不因学艺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节也。斯固弥纶三极，囊括百代。当宣帝之在东朝，凶德方兆，王轨志惟无讳，极议于骨肉之间，竟遇淫刑，以至夷灭。若斯人者，人或以为其不忠，则天下莫之信也。观乐运之所以行已之节，其有古之遗直之风乎。

列传第五十一

周惠达 冯景 苏绰子威 从兄亮

周惠达，字怀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历乐乡、平舒、成平三县令，皆以廉能称。惠达幼有节操，好读书，美容貌。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阁下，甚礼之。及宝夤还明，惠达随入洛阳。宝夤西征，惠达复随入关。宝夤除雍州刺史，今惠达使洛阳。未还，而宝夤谋反闻于京师。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将执之。惠达乃私驰还。至潼关，遇大使杨侃。侃谓曰："何为故入兽口？"惠达曰："萧王必为左右所误，今往，庶其改图。"及至，宝夤反形已露，不可弥缝。遂用惠达为光禄勋、中书舍人。宝夤既败，唯惠达等数人从之。宝夤语惠达曰："人生富贵，左右咸言尽节，及遭厄难，乃知岁寒也。"

贺拔岳为关中大行，惠达为岳府属。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达遁入汉阳之麦积崖。悦平，归于周文帝。文帝复以为府司马，便委任焉。周文帝为大将军、大行台，以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封文安县子。周文出镇华州，留惠达知后事。时既承丧乱，庶事多阙。惠达营造戎仗，储积仓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甚为朝廷所称。后拜中书令，进爵为公。大统四年，兼尚书右仆射。其年，周文与魏文帝东讨，令惠达辅魏太子居守，总留台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骇动。赵青雀据长安子城反，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军还，青雀等诛。拜吏部尚书。久之，复为右仆射。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是以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功也。"惠达虽居显职，性廉退，善下人，尽心勤公，爱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题嗣。隋开皇初，以惠达著绩前代，追封萧国公。

冯景，字长明，河间武垣人也。父杰，为伏与令。景少与周惠达友，俱以客从萧宝夤。宝夤后为尚书右仆射，引景领尚书都令史。正光中，宝夤为关西大行台，景又为行台都令史。及宝夤败还长安，或议归罪阙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夤不从，遂反。及宝夤平，景方得还洛。朝廷闻景有谏言，故不罪之。后事贺拔岳为行台郎。岳使景诣齐神武，察其行事。神武闻岳使至，甚有喜色，问曰："贺拔公讵忆吾邪？"即与景歃血，托岳为兄弟。景还，以状报岳。岳曰："此奸有余，而实不足。自古王臣无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费也头，东引纥豆陵伊利，西总侯莫陈悦、河州刺史梁景睿及酋渠

为盟誓，共会平凉，移军东下。惧有专任之嫌，使景启孝武帝。帝甚悦。又为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后侯莫陈悦平，周文使景于京师告捷。帝有西迁意，因问关中事势。景劝帝西迁。后以迎孝武功，封高阳县伯，除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大统初，诏行泾州事，卒于官。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周帝饯于都门外。临别，谓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周文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未见知。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周文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周文称善，谓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属周文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周文乃召绰问，具以状对。周文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周文益嘉之，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道，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硃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周文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周文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人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

其一，先修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称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体，当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既乱，则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于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

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人，则彼下人孰不从化？是以称理人之本，先在理心。

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人。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自古安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彫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载。人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唯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

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得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人，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扬汤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人废农者，是则绝人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人种桑植果，艺其蔬菜，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夫为政不欲过辞，碎则人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独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国，置臣得贤则安，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夫，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阴，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则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兄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硃、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材而为理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因其官而乱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则去之。

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人无多少，皆足化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或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环玮之才，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人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人，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理人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陷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舍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而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拷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人木石，专用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

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人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育，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也。今寇逆未平，军国费广，虽未遑减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纺纪织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纪，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人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人，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人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人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周文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若曰："或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土，则我黎庶，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训，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鉴叡圣，植元后以乂之。时惟元后弗克独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这，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政于何弗斁？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

皇帝若曰：“柱国，惟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附，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傍施于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

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工。人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实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人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艰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逖致于雍熙，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臣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终始惟一，

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已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焉。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

周文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谓公卿等曰：“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惟谷，孤有疑焉。”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或晏子，齐之贤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车一乘。齐侯不夺其志。绰既操履清白，廉挹自居，愚谓宜从俭约，以彰其美。”周文称善，因荐瑶于朝廷。及绰归葬武功，唯载，以布车一乘。周文与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卮坠于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为其文。

绰又著佛性论、七经论，并行于世。周明帝二年，以绰配享文帝庙廷。子威嗣。

威字无畏。少有至性，五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周文帝时，袭爵美阳县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以其女新兴公主妻焉。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已，逃入山。为叔父所逼，卒不获免。然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未几，授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怀道县公。武帝亲总万机，拜稍伯下大夫。前后所授，并辞疾不拜。

有从父妹适河南元世雄。世雄先与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请世雄及其妻子，将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标卖田宅，罄资产赎世雄。论者义之。宣帝嗣位，就拜开府。

隋文帝为丞相，高颎屡言其贤，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与语大悦。居月余，威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高颎请追之。帝曰：“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邳国公，以威袭焉。俄兼纳言，威上表陈让，优诏不许。

帝尝与文献皇后对觞，召威及高颎、杨素、广平王雄四人，谓曰：“太史言朕祚运尽于三年，朕忧懑，故举此酒耳。今欲营南山险处，与公等固之，以观时变，将如何？”威进曰：“周文修德，旋地动之灾；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愿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弃德恃险，同舟之人，谁非敌国！纵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属之以酒。

初，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颎参掌朝政。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谕帝。帝为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帝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阁进谏，不纳。帝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于是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岁余，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书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心。帝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因谓朝臣曰：“苏威不遇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其见重如此。

未几，拜刑部尚书，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后京兆尹废，检校雍州别驾。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平。俄转户部尚书，纳言如故。属山东诸州人饥，帝令威振恤之。迁吏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帝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九年，拜尚书右仆射。其年，以母忧去职，柴毁骨立。敕勉谕殷勤，未几，起令视事。固辞，优诏不许。明年，帝幸并州，命与高颎同总留事。俄追诣行在所，使决人讼。

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

县又论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啖其肉。于是旧陈率土毕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时突厥都蓝可汗屡为患，复令威至可汗所。

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时议乐，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各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为朋党，省中呼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等罔冒为官。又国子学请黎阳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上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事皆验。帝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惧，免冠顿首。帝曰："谢已晚矣！"于是免威官爵，以开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未几，帝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误耳。"命之通籍。

岁余，复爵邳公，拜纳言。从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复位。帝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寿初，复拜尚书右仆射。帝幸仁寿宫，以威总留事。及帝还，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帝怒，诘责威。威谢，帝亦止。

炀帝嗣位，上将大起长城之役，威谏止之。高熲、贺若弼之诛也，威坐相连免官。岁余，拜鲁郡太守，修羽仪。召拜太常卿。从征吐谷浑，进拜右光禄大夫。岁余，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及征辽东，以本官领右武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赐爵房陵侯，寻进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许。复以本官参掌选事。明年，从征辽东，领右御卫大将军。

杨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帐中，惧见于色，谓曰："此小兒聪明，得不为患邪？"威曰："粗疏非聪明者，必无虑，但恐浸成乱阶耳。"威见劳役不已，百姓思乱，以此微欲讽帝。帝竟不悟。

从还，至涿郡，诏威安抚关中，以其孙尚辇直长儇副。威子鸿胪少卿夔先为关中简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关右，三辅荣之。岁余，帝手诏曰："玉以洁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寻莫能凋其采。可谓

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旧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弼谐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奭。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璟台阶，具瞻斯允。虽事藉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和，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威当时尊重，朝臣莫与为比。

后从幸雁门。为突厥所围，朝廷危惧。帝欲轻骑溃围而出。威谏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主，何宜轻脱！”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围去。车驾次太原，威以盗贼不止，劝帝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从之，竟用宇文述等议，遂往东都。天下大乱，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属帝问盗贼事。宇文述曰：“盗贼信少，不足为虞。”威不能诡对，以身隐殿柱。帝呼问之。威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帝不悦而罢。属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玩，威献尚书一部，微以讽帝。帝弥不平。后复问伐辽东事，威对顾赦群盗，遣讨高丽，帝益怒。御史大夫辈蕴希旨，令御史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怯畏突厥，请还京师。帝令案其事，乃下诏曰：“威立性朋党，好异端，怀挟诡道，徼幸名利，诋诃律令，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于是除名。后月余，人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大理簿责威。威自陈精诚不能上感，瑕爨屡彰，罪当万死。帝悯而释之。其年，从幸江都宫。帝将复用威，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宇文化及弑逆，以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化及败，归于李密。密败，归东都，越王侗以为上柱国、邳公。王世充僭号，署太师。威自以隋室旧臣，遭逢丧乱，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以求容免。

及太宗平世充，坐于东都阊阖门内，威请谒见，称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数之曰：“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寻入长安，至朝堂请见，高祖又不许。终于家，时年八十二。

威行己清俭，以廉慎见称。然每至公议，恶人异已，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颇伤烦碎，论者以为非简久之法。及大业末年，尤多征役，至于论功行赏，威每承望风旨，辄寝其事。时群盗蜂起，郡县有奏闻者，又诃诘使人，令减贼数，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由是遂致败乱，为物议所讥。子夔。

夔字伯尼。聪敏有口辩，然性轻险无行。八岁诵诗，兼解骑射。年十三，从父至尚书省。与安德王雄射，赌得骏马而归。十四诣学，与诸儒议论，词致可观。见者皆称善。及长，博览群言，尤以锺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颇为有识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杨素见而奇之，每戏威曰："杨素无兒，苏夔无父。"后与郑译、何妥议乐，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数载，迁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数年。仁寿三年，诏天下举达礼乐源者。晋王昭时为雍州牧，举夔。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帝望夔，谓侍臣曰："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于是拜晋王友。

炀帝嗣位，历太子洗马、司朝谒者。以父免职，夔亦去官。后历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辽东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时帝方勤远略，蛮夷来朝。帝谓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观礼华夏，鸿胪之职，须归令望。宁有多才艺美容仪，可接宾客者为之乎？"威以夔对。即日拜鸿胪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其后延安、弘化等数郡盗贼屯结，诏夔巡关中。及突厥围雁门，夔于镇城东南为弩楼、车箱、兽圈，一夕而就。帝见善之。以功进位通议大夫。坐父事，除名。后会丁母忧，不胜哀，卒，时年四十九。

绰弟椿，字令钦。性廉慎，沈勇有决断。魏正光中，关右贼乱，椿应募讨之，授荡寇将军。以功累迁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大统初，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后除帅都督，行弘农郡事。椿当官强济，特为周文帝所知。

十四年，置当州乡师，自非乡望允当众心者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其年，破槃头氐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随郡。军还，除武功郡守。既为本邑，以清俭自居，小大之政，必尽忠恕。进爵为侯，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顺，绰从兄也。祖稚，字天佑，位中书侍郎、玉门郡守。父祐，泰山郡守。

亮少通敏，博学好属文，善章奏，与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举二秀才。亮初举秀才，至洛阳，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宝夤迁大将

军，仍为之掾。宝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谋议，皆以委之。寻行武功郡事，甚著声绩。宝夤作乱，以亮为黄门侍郎。亮善处人间，与物无忤。及宝夤败，从之者多遇祸，唯亮获全。及长孙承业、尔硃天光等西讨，并以亮为郎中，专典文翰。贺拔岳为关西行台，引亮为左丞，典机密。

魏孝武西迁，迁吏部郎中。大统二年，拜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以亮为司马。帝谓亮曰："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直以朕爱子出籓，故以心腹相委，勿以为恨。"临辞，赐以御马。八年，封临泾县子，除中书监，领著作，修国史。亮有机辩，善谈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筹议，率多会旨。记人之善，忘人之过，荐达后进，常如弗及，故当世敬慕。历秘书监、大行台尚书，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路车、鼓吹，先还其宅，并给骑士三千，列习仪，游乡党，经过故人，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世以为荣。十七年，征拜侍中，卒于位。赠本官。

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稍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故世称二苏焉。亮自大统以来，无岁不转官，一年或至三迁。佥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子师嗣，以亮名重于时，起家黄门侍郎。

亮弟湛，字景俊。少有志行，与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余，举秀才，除奉朝请，领侍御史，加员外散骑侍郎。萧宝夤西讨，以湛为行台郎中，深见委任。及宝夤将谋叛逆，湛时卧疾于家。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死生荣辱，方当共之，故以相报。"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阖门百口，即时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而归人，赖朝廷假王羽翼，遂得荣宠至此。既属国步多虞，不能竭诚报德，岂可乘人间隙，便有问鼎之心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王之恩义，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一旦为王族灭也。"宝夤复令俭谓湛曰："此是救命之计，不得不尔。"湛复曰："凡举大事，当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兒辈为此计，岂有办哉？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愿赐骸骨还旧里，庶归全地下，无愧先人。"宝夤素重之，知必不为已用，遂听还武功。宝夤后果败。

孝庄帝即位，征拜尚书郎。帝尝谓之曰："闻卿答萧宝夤，甚有美辞，可为我说之。"湛顿首谢曰："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然始终不易，窃谓过之。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言得尽心，而不能令其守节，此

臣之罪也。”孝庄大悦，加散骑侍郎。寻迁中书。孝武初，以疾还乡里，终于家。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湛弟让，字景恕。幼聪敏，好学，颇有人伦鉴。初为本州主簿，稍迁别驾、武都郡守、镇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周文帝为丞相，引为府属，甚见亲待。出为卫将军、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寻卒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泾州刺史。

论曰：周惠达见礼宝夤，遂契阔于戎寇，不以夷险易志，斯固笃终之士也。周文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太平之礼于鼎峙之日，终能斫雕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埸屡动，而内安外附，斯盖苏绰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贞，隋室龙兴，首应旌命。绸缪任遇，穷极宠荣，久处机衡，多所损益，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然志尚清俭，体非弘广，好同恶异，有乖直道，不存易简，未为通德。历事二帝，三十余年，虽废黜当时，终称遗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国亡而情均众庶，予违汝弼，徒闻其语，疾风劲草，未见其人。礼命阙于兴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识沈敏，方雅可称，若天假之年，足以不亏堂构矣。

列传第五十二

韦孝宽兄夐 夐子世康 韦瑱子师 柳虬弟桧 庆庆子机 机子述机弟弘 旦肃 机从子謇之

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为三辅著姓。祖直善，魏冯翊、扶风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义初，为大行台右丞，加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将军、南豳州刺史。时氐贼数为抄窃，旭随机招抚，并即归附。寻卒官，赠司空、冀州刺史，谥曰文惠。孝宽沈敏和正，涉猎经史。弱冠，属萧宝夤作乱关右，乃诣阙，请为军前驱。朝廷嘉之，即拜统军。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每战有功。拜国子博士，行华山郡事。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出镇潼关，引孝宽为司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将军、给事中，寻赐爵山北县男。普泰中，以都督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穰城，以功除淅阳郡守。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同隶荆州，与孝宽情好款密，政术俱美，荆部吏人号为连璧。孝武初，以都督镇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宽随军。及克潼关，即授弘农郡守。从拎窦泰，兼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仍与独孤信入洛，为阳城郡守，复与宇文贵、怡峰应接颍川义徒，破东魏将任祥、尧雄于颍川。孝宽又进平乐口，下豫州，获刺史冯邕。又从战于河桥。时大军不利，边境骚然，乃令孝宽以本将军行宜阳郡事。寻迁南兖州刺史。是岁，东魏将段琛、尧杰复据宜阳，遣其阳州刺史牛道恆扇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恆手迹，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恆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恆，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因出奇兵掩袭，禽道恆及琛等，崤渑遂清。大统五年，进爵为侯。八年，转晋州刺史，寻移镇玉壁，兼摄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负险，屡为劫盗，孝宽示以威信，州境肃然。进授大都督。

十二年，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齐神武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缦，随其所

向则张设之。布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长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一来，以钩遥豁之，松麻俱落。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得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邪？"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神武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后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宽功，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

废帝二年，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阴。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恭帝元年，以大将军与燕公于谨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县公。还，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宽还镇玉壁。周孝闵帝践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保定初，以孝宽立勋玉壁，置勋州，仍授勋州刺史。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绝无使命，一日忽来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没在彼，因其请和之际，或可致之。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宽详议。孝宽乃于郊盛设供帐，令公正接对使人，兼论皇家亲属在东之意。使者辞色甚悦。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孝宽复放东还，并致书一牍，具陈朝廷欲敦邻好。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物情如此。

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

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四年，进位柱国。时晋公护将东讨，孝宽遣长史辛道宪启陈不可，护不纳。既而大军果不利。后孔城遂陷，宜阳被围。孝宽乃谓其将帅曰：“宜阳一城之地，未能损益。然两国争之，劳师数载。彼多君子，宁乏谋猷？若弃崤东，来图汾北，我之疆界，必见侵扰。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以杜贼志。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于是画地形，具陈其状。晋公护令长史叱罗协谓使人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固守？”事遂不行。

天和五年，进爵郧国公，增邑通前一万户。是岁，齐人果解宜阳之围，经略汾北，遂筑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请与孝宽相见。明月云：“宜阳小城，久劳战争。今既入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答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图，取偿安在？且若辅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调阴阳，抚百姓，焉用极武穷兵，构怨连祸！且沧、瀛大水，千里无烟，复欲使汾、晋之间，横尸暴骨，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人，窃为君不取。”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多赍此文，遗之于鄴。祖孝征既闻，更润色之，明月竟以此诛。

建德之后，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乃上疏陈三策。

其第一策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传不云乎：‘雠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

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

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其第二策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熬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窃以大周土宇，跨据关、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势。太祖受天明命，与物更新，是以二纪之中，大功克举。南清江、汉，西龛巴、蜀，塞表无虞，河右底定。唯彼赵、魏，独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东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余晷。昔勾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乱，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书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伟、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尔后遂大举，再驾而定山东。卒如孝宽之策。

孝宽每以年迫悬车，屡请致仕。帝以海内未平，优诏弗许。至是，复称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怀，何烦重请也。”

五年，帝东伐，过幸玉壁。观御敌之所，深叹美之，移时乃去。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请为先驱。帝以玉壁要冲，非孝宽无以镇之，乃不许。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与大军掎角，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围守华谷以应接之。孝宽克其四城。武帝平晋州，复令孝宽还旧镇。及帝凯旋，复幸玉壁。从容谓孝宽曰：“世称老人多智，善为军谋。然朕唯共少年一举平贼，公以为如何？”孝宽对曰：“臣今衰耄，唯有诚心而已。然昔在少壮，亦曾输力先朝，以定关右。”帝大笑曰：“实如公言。”乃诏孝宽随驾还京。拜大司空，出为延州总管，进位上柱国。

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徐州总管。又为行军元帅，徇地淮南。乃分遣□巳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彦攻广陵，孝宽率众攻寿阳，并拔之。初，孝宽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尤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刺

史吴文立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走，江北悉平。军还，至豫州，宇文亮举兵反，立以数百骑袭孝宽营。时亮国官茹宽密白其状，孝宽有备，亮不得入，遁走，孝宽追获之。诏以平淮南之功，别封一子滑国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叉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叉奔还。孝宽兄子魏郡守艺又弃郡南走。孝宽审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

时或劝孝宽，以为洛京虚弱，素无守备，河阳镇防，悉是关东鲜卑，迥若先往据之，则为祸不小。乃入保河阳。河阳城内，旧有鲜卑八百人，家并在鄴，见孝宽轻来，谋欲应迥。孝宽知之，遂密造东京官司，诈称遣行，分人诣洛受赐。既至洛阳，并留不遣。因此离解，其谋不成。

六月，诏发关中兵，以孝宽为元帅东伐。七月，军次河阳。迥所署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孝宽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士以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轻骑奔鄴。军次于鄴西门豹祠之南，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兵士在小城中者，尽坑之于游豫园。诸有未服，皆随机讨之。关东悉平。十月，凯还京师。十一月，薨，时年七十二。赠太傅、十二州诸军事、雍州牧，谥曰襄。

孝宽在边多载，屡抗强敌。所有经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政事之余，每自披阅。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又早丧父母，事兄嫂甚谨，所得俸禄，不入私房。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赡。朝野以此称焉。长子谌，年十岁，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宽辞以兄子世康年长。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孝宽有六子，总、寿、霁、津知名。

总字善会，聪敏好学。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纳言、京兆

尹。武帝尝戏总曰："卿师尹帝乡，故当不以富贵威福乡里邪？"总乃正色对曰："陛下擢臣非分，窃谓已鉴愚诚。今奉严旨，便似未照丹赤。岂可久忝此职，用疑圣虑。请解印绶，以避贤能。"帝大笑曰："前言戏之耳。"五年，从武帝东征。总每率麾下，先驱陷敌，遂于并州战殁，时年二十九。赠上大将军，追封河南郡公，谥曰贞。六年，重赠柱国、五州刺史。

子国成嗣，后袭孝宽爵郧国公。隋文帝追录孝宽旧勋，开皇初，诏国成食封三千户，收其租赋。

寿字世龄，以贵公子早有令誉。位京兆尹。武帝亲征齐，委以后事。以父军功，赐爵永安县侯。隋文帝为丞相，以其父平尉迟迥，拜寿仪同三司，进封滑国公。文帝受禅，历位恆、毛二州刺史，颇有能名。以疾征还，卒于家。谥曰定。仁寿中，文帝为晋王昭纳其女为妃。其子保峦嗣。

寿弟霁，位太常少卿、安邑县伯。

霁弟津，位内史侍郎、户部侍郎、判尚书事。

孝宽兄夐。夐字敬远，志尚夷简，澹于荣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从事，非其好也，遂谢疾去。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属周文帝经纶王业，侧席求贤，闻夐养高不仕，虚心敬悦，遣使辟之，备加礼命。虽情谕甚至，而竟不能屈。弥以重之，亦弗之夺也。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夐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至有慕其闲素者，或载酒从之，夐亦为之尽欢，接对忘倦。明帝即位，礼敬愈厚。乃为诗以贻之曰："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逾远，沧州去不归。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遥望首阳薇。讵能同四陷，来参余万机？"夐答帝诗，愿时朝谒。帝大悦，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时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夐至宅，访以政事。夐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护不悦。有识者以为知言。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素闻夐名，请与相见。朝廷许之。弘正乃造夐，谈谑尽日，恨相遇之晚。后请夐至宾馆，夐不时赴。弘正乃赠诗曰："德星犹未动，真车讵肯来？"其为当时所钦挹如此。

武帝尝与夐夜宴，大赐之缣帛，令侍臣数人负以送出。夐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宽为延州总管，夐至州，与孝宽

相见。将还，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夐。夐以其华饰，心弗欲之。笑谓孝宽曰：“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恶与之同出，不与同归。吾之操行，虽不逮前烈，然舍旧录新，亦非吾志也。”于是乃乘旧马以归。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如无等级。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时宣帝在东宫，亦遗夐书，并令以帝所乘马迎之，问以立身之道。夐对曰：“《传》不云乎，俭为德之恭，侈为恶之大。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并圣人之训也，愿殿下察之。”

夐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一日之中，凶问俱至。家人相对悲恸，而夐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抚之如旧。夐又雅好名义，虚襟善诱，虽耕夫牧竖，有一介可称者，皆接引之。特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少爱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录数十万言。晚年虚静，唯以体道会真为务，旧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笔多并不存。

建德中，夐以年老，预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体，王孙以布囊绕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圹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蔬素，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为受。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瞑目之日，勿违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时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吊祭，赙赠有加。其丧制葬礼，诸子等并遵其遗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岁，州辟主簿。在魏，弱冠为直寝，封汉安县公，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授仪同三司。仕周，历位典祠下大夫，沔、硖二州刺史。从武帝平齐，授司州总管长史。时东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绥抚之，士庶胥悦。入为户部中大夫，进位上开府，转司会中大夫。尉迟迥之乱，隋文谓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因授绛州刺史。以雅望镇之，阖境清肃。

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丧干怀。在州有止足之志，与子弟书曰：“吾生因绪余，夙沾缨弁，驱驰不已，四纪于兹，亟登衮命，频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实，处脂膏而莫润。如斯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闇更剧，不见细书；足疾弥增，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况□襄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阙，罪在我躬。今世穆、世

文，并从武役，吾与世冲，复婴远任，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恋。意欲上闻，乞遵礼教，未访汝等，故遣此及。兴言远慕，感咽难胜。”。诸弟报以事恐难遂，乃止。

在任有惠政，奏课连最，擢为礼部尚书。世康寡嗜欲，不慕势贵，未尝以位望矜物。闻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显人过咎，以求名誉。进爵上庸郡公。转吏部尚书，选用平允，请托不行。以母忧去职，固辞，乞终私制。上不许。开皇七年，将事江南，议重方镇，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几授安州总管，迁信州总管。十三年，复拜吏部尚书，前后十余年间，多所进拔，朝廷称为廉平。

尝因休暇，谓子弟曰：“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车，汝辈以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满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后因侍宴，世康再拜陈让，愿乞骸骨。上曰：“冀与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筋力衰谢，犹屈公卧临一隅。”于是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唯置荆、并、杨、益四大总管，并、杨、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此为美。世康为政简静，百姓爱悦。卒于州。上闻而痛惜，赠大将军，谥曰文。

世康性孝友，初以诸弟位并隆贵，独季弟世约宦途不达，共推父时田宅尽以与之。世多其义。

长子福子，位司隶别驾。

次子福嗣，位内史舍人。后以罪黜。杨玄感之乱，从卫玄战，败于城北，为玄感所获。令为文檄，词甚不逊。寻背玄感还东都，帝衔之，车裂于高阳。

少子福奖，通事舍人。在东都，与玄感战没。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刚毅，有器干，少便弓马。仕周，释褐直寝上士。数从征伐，累迁开府，赐爵卫国县公。隋文帝为丞相，从季父孝宽击尉迟迥于相州，以功拜柱国，进襄阳郡公。时突厥寇边，皇太子屯咸阳，令洸统兵出原州道。与虏相遇，击破之。拜江陵总管，俄拜安州总管。伐陈之役，为行军总管。及陈平，拜江州总管。略定九江，遂进图岭南。上与书慰勉之。洸至广州，岭表皆降之。上闻而大悦，许以便宜从事。洸所绥集二十四州，拜广州总管。岁余，番禺夷王仲宣反，以

兵围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赠上柱国，赐绵绢万段，谥曰敬。

子协，字钦仁。好学有雅量，位秘书郎。其父在广州有功，上命协赍诏书劳问，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协柱国，历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

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仪同三司、行随州刺史。

瓘弟艺，字世文。周武帝时，以军功位上仪同，赐爵修武县侯，授左旅下大失，出为魏郡太守。及隋文帝为丞相，尉迟迥阴图不轨，朝廷遣艺季父孝宽驰往代迥。孝宽将至鄴，诈病止传舍，从迥求药，以密观变。艺因投孝宽，即从孝宽击迥。以功进位上大将军，改封武威县公，以修武县侯别封一子。文帝受禅，进封魏兴郡公，拜齐州刺史。为政通简，士庶怀惠。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瑰伟，每夷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蕃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修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卒官。谥曰怀。

艺弟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释褐卫公府礼曹参军。从大将军元定度江伐陈，为陈人所虏。周武帝以币赎还之。帝复令冲以马千匹使陈，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冲有辞辩，奉使称旨。累迁小御伯下大夫，加上仪同，拜汾州刺史。

隋文帝践阼，征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余，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计，冲曰："皆由牧宰不称所致，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因命冲绥怀叛者，月余，并赴长城。上降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以母忧去职。俄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复遣柱国王长述以兵继进。冲既至南宁，渠帅首领皆诣府参谒。上大悦，下诏褒扬之。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上闻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长史元岩性方正，按冲无所宽贷。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马世约谮岩于皇太子。上谓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为噬犬耳。'今何用世约乎！"世约遂除名。

后令冲检校括州事。时东阳贼帅陶子定、吴州贼帅罗慧方并聚众为乱，冲率兵破之。改封义丰县侯，检校泉州事，迁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抚靺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勣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击走之。及文帝为豫章王暕纳冲女为妃，征拜户部尚书。卒官。少子挺知名。

韦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书郎。随刘义真过江，仕宋为顺阳太守、行南雍州事。后于襄阳归魏，拜中书侍郎，赠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阳郡守。父英，代郡守，赠兖州刺史。瑱幼聪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累迁谏议大夫。周文帝为丞相，封长安县男。转行台左丞，迁南郢州刺史，复令为行台左丞。瑱明察有干局，再居左辖，时论荣之。从复弘农，战沙苑，加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从战河桥，进爵为子。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绛，瑱从周文御之。军还，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氵单城主。历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进散骑常侍。

魏恭帝二年，赐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周孝闵帝践祚，进爵平齐县伯。秩满还京，吏人恋慕，老幼追送，留连十数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卒，赠岐、宜二州刺史，谥曰惠。又追封为公，诏其子峻袭。

峻位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业中给事郎。峻弟师。

师字公颖。少沈谨，有至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少丁父母忧，居丧尽礼，州里称其有孝行。及长，略涉经史，尤工骑射。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转宾曹参军。师雅知诸蕃风俗及山川险易，其有夷狄朝贡，师必接对，论其国俗，如视诸掌。夷人惊服，无敢陷情。齐王宪为雍州牧，引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亲总万机，转少府大夫。及齐平，诏师安抚山东。徙为宾部大夫。隋文帝受禅，拜吏部侍郎，赐爵井陉侯。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奉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奏事称旨，兼领晋王广司马。

其族人世康为吏部尚书，与师素怀胜负。于时广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颎并为州都，引师为主簿，而世康弟世约为法曹从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约在师之下，召世约数之曰："汝何故为从事！"遂杖之。

后从上幸醴泉宫，上召师与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韩擒等于卧内赐宴，令各叙旧事，以为笑乐。平陈之役，以本官领元帅掾。陈国府藏，悉委于师，秋毫无犯，称为清白。后上为长宁王俨纳其女为妃。除汴州

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谥曰定。

师宗人暮，仕周，位内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迁上柱国，封普安郡公。开皇初，卒于蒲州刺史。

柳虬，字仲盘，河东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后以秦、赵丧乱，率人南徙，居汝、颍间，遂仕江表。祖缉，宋司州别驾、宋安郡守。父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虬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唯虬不事容饰。遍受五经，略通大义，兼涉子史，雅好属文。孝昌中，扬州刺史李宪举虬秀才，兖州刺史冯俊引虬为府主簿。既而樊子鹄为吏部尚书，其兄义为扬州刺史，乃以虬为扬州中从事，加镇远将军。非其好也，并弃官还洛阳。属天下丧乱，乃退耕于阳城，有终焉之志。

大统三年，冯翊王元季海、领军独孤信镇洛阳。于时旧京荒废，人物罕存，唯有虬在阳城，裴诹在颍川。信等乃俱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为北府属，并掌文翰。时人为之语曰："北府裴诹，南府柳虬。"时军旅务殷，虬励精从事，或通夜不寝。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复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虬辞母老，乞侍医药。周文许焉。又为独孤信开府从事中郎。信出镇陇右，因为秦州刺史，以虬为二府司马。虽处元僚，不综府事，唯在信左右谈论而已。因使见周文，被留为丞相府记室。追论归朝功，封美阳县男。

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为鉴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执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且著述之人，密书纵能直笔，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陷，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书丞，领著作。旧丞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迁中书侍郎，修起居注，仍领丞事。时人论文体者，有今古之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文多不载。废帝初，迁秘书监，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虬脱略人间，不事小节，弊衣蔬食，未尝改操。人或讥之。虬曰：“衣不过适体，食不过充饥，孜孜营求，徒劳思虑耳。”恭帝元年冬卒，时年五十四。赠兖州刺史，谥曰孝。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子鸿渐嗣。虬弟桧。

桧字季华。性刚简，任气少文，善骑射，果于断决。年十八，起家奉朝请。居父丧，毁瘠骨立。服阕，除阳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统四年，从周文战于河桥，先登有功。授都督，镇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军事。寻加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吐谷浑入寇郡境，时桧兵少，人怀忧惧，桧抚而勉之，众心乃安。因率数十人先击之，浑人溃乱，余众乘之，遂大败而走。以功封万年县子。时吐谷浑强盛，数侵疆埸，自桧镇鄯州，屡战必破之。数年之后，不敢为寇。十四年，迁河州别驾，转帅都督。俄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居三载，征还京师。

时桧兄虬为秘书丞，弟庆为尚书左丞。桧尝谓兄弟曰：“兄则职典简牍，褒贬人伦；弟则管辖九司，股肱朝廷。可谓荣宠矣。然而四方未静，车书不一，桧唯当蒙矢石，履危难，以报国恩耳。”顷之，周文谓桧曰；’卿昔在鄯州，忠勇显著。今西境肃清，无劳经略。九曲，国之东鄙，当劳君守之。”遂令桧镇九曲。

寻从大将军王雄讨上津、魏兴，平之，即除魏兴、华阳二郡守。安康人黄众宝谋反，连结党与，将围州城，乃相谓曰：“常闻柳府君勇悍有余，不可当。今既在外，方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击之。”遂围桧郡。郡城卑下，士众寡弱，又无守御之备。连战积十余日，士卒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余创，遂为贼所获。既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乃缚桧置城下，欲令诱城中。桧乃大呼曰：“群贼乌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众宝大怒，乃临桧以兵曰：“速更汝辞！不尔便就戮矣。”桧守节不变，遂害之，弃尸水中。城中人皆为之流涕。众宝解围之后，桧兄子止戈方收桧尸还长安。赠东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达。年十七，齐公宪召为记室。早卒。

斌弟雄亮，字信诚。父桧在华阳见害，雄亮时年十四，哀毁过礼，阴有复雠之志。武帝时，众宝率其部归长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斩众宝于城中，请罪阙下。帝特原之。后累迁内史中大夫，赐爵汝阳县子。隋文帝受禅，拜尚书考功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省凡所奏事，多所驳正，深为公卿所惮。俄以本官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爵为伯。秦王俊

镇陇右，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领山南道行台左丞。卒。子赞嗣。

桧弟鸶，好学善属文，卒于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

子带韦，字孝孙。深沈有度量，少好学，身长八尺三寸，美风仪，善占对。周文辟为参军事。侯景作乱江南，周文令带韦使江、郢二州，与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宝等反，带韦乃矫为周文书以安之，并即降附。及见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随带韦报命。以奉使称旨，授辅国将军、中散大夫。

后达奚武经略汉川，以带韦为行台左丞，从军南讨。时梁宜丰侯萧修守南郑，武攻之未拔，乃令带韦入城，说修降之。废帝元年，出为解县令。加授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转汾阴令。发摘奸伏，百姓畏而怀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县男。累迁兵部中大夫。虽频改职，仍领武藏。五年，转武藏中大夫。俄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凡居剧职十有余年，处断无滞，官曹清肃。

时谯王俭为益州总管，汉王赞为益州刺史。武帝以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领益州别驾，辅弼二王，总知军事。及大军东讨，征为前军总管齐王宪府长史。齐平，以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为公。陈王纯镇并州，以带韦为并州司会、并州总管府长史。卒官，谥曰恺。

子祚嗣。少有名誉，位宣纳上士。入隋，位司勋侍郎。

鸶弟庆。庆字更兴。幼聪敏有器量，博涉群书，不为章句，好饮酒，闲于占对。年十三，因暴书，父僧习试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千余言，诵之。庆立读三遍，便诵之无所漏。时僧习为颍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贵势，竞来请托。选用既定，僧习谓诸子曰："权贵请托，吾并不用。其使欲还，皆须有答。汝各以意为吾作书。"庆乃具书草。僧习读，叹曰："此兒有意气，丈夫理当如是。"即依庆所草以报。起家奉朝请。

庆出后第四叔，及遭父忧，议者不许为服重。庆泣曰："礼缘人情，若于出后之家，更有苴斩之服，可夺此以从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岂容夺礼，乖违天性！"时论不能抑，遂以苫塊终丧。既葬，乃与诸兄负土成坟。

孝武将西迁，庆以散骑侍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周文，共论时事。周文即请奉迎舆驾，仍令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

谓庆曰："朕欲往荆州，何如？"庆曰："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荆州地无要害，宁足以固鸿基？"帝纳之。及帝西迁，庆以母老不从。独孤信之镇洛阳，乃得入关。除相府东阁祭酒。

大统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并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寻以本官领雍州别驾。广陵王欣，魏之懿亲。其甥孟氏，屡为凶横。或有告其盗牛。庆捕得实，趣令就禁。孟氏殊无惧容，乃谓庆曰："若加以桎梏，后独何以脱之？"欣亦遣使辨其无罪。孟氏由此益骄。庆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权侵虐之状。言毕，令笞杀之。此后贵戚敛手。

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谓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自诬服。庆疑之，乃召问贾人曰："卿钥恆置何处？"对曰："恆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以庆为计部郎中，别驾如故。

又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以贼是乌合，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党与。庆之守正明察，皆此类也。每叹曰："或于公断狱无私，辟高门以待封。傥斯言有验，吾其庶几乎。"封清河县男，除尚书左丞，摄计部。

周文尝怒安定国臣王茂，将杀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谏。庆乃进争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无罪，亦须坐之。"乃执庆于前。庆辞气不挠，抗声曰："窃闻君有不达者为不明。臣有不争者为不忠。庆谨竭愚诚，实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谓庆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赐茂家钱帛，以旌吾过。"寻进爵为子。庆威仪端肃，枢机明辩。周文每发号令，常使庆宣之。天性抗直，无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

焉。恭帝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领著作。六官建，拜司会中大夫。

周孝闵帝践祚，赐姓宇文氏，进爵平齐县公。晋公护初执政，欲引为腹心。庆辞之，颇忤旨。又与杨宽有隙，及宽参知政事，庆遂见疏忌，出为万州刺史。明帝寻悟，留为雍州别驾，领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庆自为郎，迄为司会，府库仓储，并其职也。及在宜州，宽为小冢宰，乃囚庆故吏，求其罪失。案验积六十余日，吏或有死于狱者，终无所言，唯得乘锦数匹。时人服其廉慎。又入为司会。

先是，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众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众宝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众宝于长安城中。晋公护闻而大怒，执庆诸子侄皆囚之，让庆擅杀人。对曰："庆闻父母之雠不同天，昆弟之雠不同国。明公以孝临天下，何乃责于此乎？"护逾怒，庆辞色无屈，竟以俱免。卒。赠鄜、绥、丹三州刺史，谥曰景。子机嗣。

机字匡时。伟容仪，有器局，颇涉经史。年十九，周武帝时为鲁公，引为记室。及帝嗣位，累迁太子宫尹，封平齐县公。宣帝时，为御正上大夫。机见帝失德，屡谏不听，恐祸及己，托于郑译，求出，拜华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征还京师。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俄拜卫州刺史。及践祚，进爵建安郡公，征为纳言。机性宽简，有雅望，当近侍，无所损益。又好饮酒，不亲细务。数年，出为华州刺史，奉诏每月朝见。寻转冀州刺史。后征入朝，以其子述尚兰陵公主，礼遇益隆。初，机在周，与族人文城公昂俱历显要，及此，昂、机并为外职。杨素时为纳言，方用事，因上赐宴，素戏曰："二柳俱摧，孤杨独耸。"坐者欢笑，机竟无言。未几还州。前后作守，俱称宽惠。后以征还，卒于家。赠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简。子述嗣。

述字业隆。性明敏，有干略，颇涉文艺。以父廕为太子亲卫。后以尚主故，拜开府仪同三司、内史侍郎。上于诸婿中特见宠遇。岁余，判兵部尚书事。父艰去职。未几，起摄给事黄门侍郎事，袭爵建安郡公。

仁寿中，判吏部尚书事。述虽职务修理，为当时所称，然不达大体，暴于驭下，又怙宠骄豪，无所降屈。杨素时方贵重，朝臣莫不瞻惮，述每陵侮之，数于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辄谓将命者曰："语仆射，道尚书不肯。"素由是衔之。俄而杨素被疏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书，参掌机密。述自以无功可纪，过

叨匪服，抗表陈让。上许之，命摄兵部尚书。

上于仁寿宫寝疾，述与杨素、黄门侍郎元岩等侍疾宫中。时皇太子无礼于陈贵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与元岩出外作敕书。杨素见之，与皇太子谋，矫诏执述、岩属吏。及炀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请与同徙，帝不听。述在龙川数年，复徙宁越，遇瘴疠死。

机弟弘，字匡道。少聪颖，工草隶，博涉群书，辞采雅赡。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记室。建德初，除内史上士。历小宫尹、御正上士。陈遣王偃人来聘，武帝令弘劳之。偃人谓弘曰："来日至蓝田，正逢滋水暴长，所赍国信，溺而从流。今所进，假之从吏。请勒下流人见为寻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献空笼，前史称以为美。足下假物而进，讵是陈君命乎？"偃人惭不能对。武帝闻而嘉之，尽以偃人所进物赐弘，仍令报聘。占对敏捷，见称于时。后卒于御正下大夫。赠晋州刺史。杨素诔之曰："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骑射，颇涉书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军长史从梁睿讨王谦，以功授仪同三司。开皇元年，加开府，封新城县男，授掌设骠骑。历罗、淅、鲁三州刺史，并有能名。大业初，拜龙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下诏褒美之。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卒。

子燮，官至河内郡掾。

旦弟肃，字匡仁。少聪敏，闲于占对。仕周，位宣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为宾曹参军。开皇初，授太子洗马。陈使谢泉来聘，以才学见称，诏肃宴接，时论称其华辩。历太子内舍人，迁太子仆。太子废，坐除名。大业中，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达云："柳肃在宫，大见疏斥。"帝问其故。答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太翼宫中，为巫蛊事。肃知而谏曰：'殿下位当储贰，戒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脣舌，适足以相诖误。愿勿纳之。'庶人不怿，他日，谓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肃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后，言皆不用。"帝曰："肃横除名。"乃召守礼部侍郎。坐事免。后守工部侍郎，大见亲任，每幸辽东，常委于涿郡留守。卒官。

机从子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顺州刺史。謇之身长七尺五寸，

仪容甚伟，风神爽亮，进止可观。为童兒时，周齐王宪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为国子生。以明经擢第，拜宫师中士，转守庙下士。武帝有事太庙，謇之读祝文，音韵清雅，观者属目。帝善之，擢为宣纳上士。开皇初，拜通事舍人，寻迁内史舍人。历兵部、司勋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谈谑，又饮酒至一石不乱，由是，每梁陈使至，辄令接对。迁光禄少卿。出入十余年，每参掌敷奏。

会吐谷浑来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骑常侍，送公主于西域。及突厥启人可汗求和亲，复令謇之送义成公主于突厥。前后使二国，得赠马二千余匹，杂物称是，皆散之宗族，家无余财。出为肃、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炀帝践祚，复拜光禄。大业初，启人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于定襄、马邑间。帝使謇之谕令出塞。还，拜黄门侍郎。

时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齐王当立。帝方重王府之选，拜为齐王长史。帝法服临轩，命齐王立于西朝堂，遣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令杨约、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从殿廷引謇之诣齐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谓齐王曰："我出蕃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颎、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诫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昵近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微子相之力，吾几无今日矣。若与謇之从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辅于齐，副朕所望。若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锺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时齐王擅宠，乔令则之徒，深见昵狎，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辽东，召检校燕郡事。帝班师至燕郡，坐供顿不给，配戍岭南，卒于涯口。子威明。

论曰：高氏藉四胡之势，跨有山东，周文承二将之余，创基关右，似商、周之不敌，若汉、楚之争雄。又连官渡之兵，未定鸿沟之约。虽弘农、沙苑，齐卒先奔；而河桥、北芒，周师桡败。于是竞图进取，各务兵戈，齐谓兼并有余，周则自守不足。韦孝宽奇材异度，纬武经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托。东人怙恃其众，悉力来攻，将欲酾酒未央，饮马清渭。孝宽乃冯兹雉堞，抗彼仇雠，事甚析骸，势危负户，终能奋其智勇，应变无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敌。齐人既焚营宵遁，高氏遂愤恚而殂。虽即墨破燕，晋阳存赵，何以能尚？若使平阳不守，鄴城无众人之师；玉壁启关，函谷失封泥之固。斯岂一城之得丧，实亦二国之兴亡者欤。韦夏陷不负人，贞不绝俗，怡神坟籍，养素丘园，哀乐无以动

其心，名利不足干其虑，确乎不拔，实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诸园、绮，岂徒然哉！世康风神雅量，一代称伟，簪缨人物，见重京华。瑱素望高风，亦云美矣。柳虬兄弟，雅道是基，并能誉重搢绅，岂虚至也。庆束带立朝，匪躬是蹈，莅官从政，清白著美。至于畏避权宠，违忤宰臣，虽取诎于一时，实获申于千载矣。机立身行已，本以宽雅流誉，至于登朝正色，可谓不违直道。虽陵谷迁贸，终以雅正自居，古所谓以道事人，斯之谓矣。述虽干略见称，终乃败于骄宠，惜矣。

列传第五十三

达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刘亮 王德 赫连达 韩果 蔡祐 常善 辛威厍狄昌 梁椿 梁台 田弘子仁恭 孙德懋

达奚武，字成兴，代人也。祖眷，父长，并为镇将。武少倜傥好驰射，贺拔岳征关右，引为别将。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武与赵贵收尸归平凉，同翊载周文帝。从平悦，封须昌县伯。大统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参军出为东秦州刺史。齐神武与窦泰、高敖曹三道来侵，周文欲并兵击泰，诸将多异议，唯武及苏绰与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进图弘农，遣武从两骑觇候。武与其候奇遇，即交战，斩六级，获三人而反。齐神武趣沙苑，周文复遣武觇之。武从三骑，皆衣敌人衣，至暮，下马潜听其军号，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挞之。具知敌情以告，周文遂从破之。进爵高阳郡公。

四年，周文援洛阳，武为前锋，与李弼破莫多娄贷文。又进至河桥，力战，斩其司徒高敖曹。再迁雍州刺史。复从战芒山，时大军不利，齐神武乘胜进军至陕。武御之，乃退。十七年，诏武经略汉川。梁梁州刺史宜丰侯萧修固守南郑。武围之，修请服。会梁武陵王遣其将杨乾运等救修，修更不下。武击走乾运，修乃降。自敛门以北悉平。明年，振旅还京师。朝议欲以武为柱国，武曰："我作柱国，不应在元子孝前。"固辞。以大将军出镇玉壁。

周孝闵帝践祚，授柱国、大司寇。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诏武与杨忠迎消难以归。武成实，转大宗伯，进封郑国公。齐将斛律敦侵汾、绛，武御之，敦退。武筑柏壁城，留开府权严、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迁太保。其年，大军东伐，随公杨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万骑自东道期会晋阳。武至平阳，后期不进，而忠已还，武尚未知。齐将斛律明月遣武书曰："鸿鹤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也。"武览书，乃班师。出为同州刺史。明年，从晋公护东伐。时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武与齐王宪于芒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宪从之，遂全军而返。天和三年，转太傅。

武微时，奢侈好华饰。及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从一两人而已，门外不施戟，恆昼掩一扉。或谓曰："公位冠群后，何轻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岂望富贵！今日富贵，不可顿忘畴昔。且天

下未平，国恩未报，安可过事威容乎？”言者惭而退。武之在同州，时旱，武帝敕武祀华岳。岳庙旧在山下，常所祈祷。武谓僚属曰：“吾备位三公，不能燮理阴阳，不可同于众人，在常祀所，必须登峰展诚，寻其圣奥。”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将数人攀藤而上，于是稽首祈请。晚不得还，即于岳上藉草而宿。梦一白衣来执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惊觉，益用祗肃。至旦，云雾四起，俄而澍雨，远近沾洽。武帝闻之，玺书劳武，赐彩百匹。

武性贪吝，其为大司寇也，在库有万钉金带，当时宝之，武因入库，乃取以归。主得白晋公护，护以武勋重，不彰其过，因而赐之。时论深鄙焉。薨，赠太傅、十五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骁勇，走及奔马。周文尝于渭北校猎，时有兔过周文前，震与诸将竞射之，马倒而坠。震足不倾踬，因步走射之，一发中兔。顾马才起，遂回身腾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赐震杂彩一百段。后封魏昌县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成初，进爵广平郡公，除华州刺史。震虽出自膏腴，少习武艺，然颇有政术。天和六年，拜柱国。建德初，袭爵郑国公。从平鄴，赐妾二人、女乐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尝为此职，时论荣之。宣政中，出为原州总管。隋开皇初，薨于家。

震弟惎，大象末，为益州刺史，与王谦据蜀起兵，被诛。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与魏俱起，以国为姓。父树利周，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战没，赠冀州刺史。惠以别将从贺拔岳，以功封北平县男。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与寇洛、赵贵等同谋翊戴周文。仍从平悦，拜直阁将军。从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阵。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长乐郡公。大统四年，从魏文帝东巡洛阳，与齐神武战于河桥，力战破之。七年，迁领军。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周文迎之。军至洛阳，齐神武屯于芒山。惠为右军，与中军大破之。齐神武兵乃萃左军，军将赵贵等战不利。会日暮，齐神武进兵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骑复来追惠。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异乎？”乃建旗鸣角，收军而还。神武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农，见周文，陈贼形势，恨其垂成之功，亏于一篑，嘘唏不自胜。周文壮之，迁司空。惠性刚质，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抚御，将士莫不怀恩。及侯景内附，朝议欲收辑河南，令惠以本官镇鲁阳。遇病，薨于军。

惠于诸将年最少。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周文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周文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其见重如此。及薨，为流涕久之。惠丧至，又临抚焉。加赠秦州刺史，谥曰武烈。子凤嗣。

凤字达摩，有识度。袭父爵长乐郡公，尚周文女。位开府仪同三司、大驭中大夫。后录惠佐命功，封凤徐国公，拜柱国。

怡峰，字景阜，辽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难改焉。高祖宽，燕辽西郡守，魏道武时归朝，拜羽真，赐爵长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以骁勇闻。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赐爵蒲阴县男。岳被害，峰与赵贵等同谋翊戴周文，进爵为伯。及齐神武与孝武帝构隙，文帝令峰与都督赵贵赴洛阳。至潼关，孝武西迁，峰即从周文帝拔回洛，复潼关。后以讨曹泥功，进爵华阳县公。又从破窦泰于小关。复弘农，破沙苑，进爵乐陵郡公。仍与元季海、独孤信复洛阳。东魏行台任祥率步骑万余攻颍川，峰复以轻骑五百邀击，大破之。自是威名转盛。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及周文与东魏战河桥，时峰为左军，不利，与李远先还，周文遂班师。诏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统十五年，东魏围颍川，峰与赵贵赴援。至南阳，病卒。峰沈毅有胆略，得士卒心，当时号骁将。周文嗟悼者久之。赠华州刺史，谥曰襄威。

子昂嗣。位开府仪同三司。朝廷追录峰功，封昂郡公。

昂弟光，少以峰勋，赐爵安平县侯，加开府仪同三司。

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仪同三司。

刘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领人酋长。魏大统中，以亮著勋，追赠恆州刺史。亮少倜傥，有从横计略，姿貌魁杰，见者惮之。以都督从贺拔岳西征，以功封广兴县子。侯莫陈悦害岳，亮与诸将谋迎周文。及平悦后，悦党豳州刺史孙定兒仍据州不下，众至数万。周文令亮袭之。定兒以义兵犹远，未为之备。亮乃轻将二十骑，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亮乃麾兵斩定兒，悬首州门，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凶惧，一时降服。及周文置十二军，简诸将领之，亮领一军。每征讨，常与怡峰俱为骑将。以复潼关功，封饶阳县伯。寻加侍中。从禽窦泰，复弘农，虞沙苑，并力战有功。迁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进爵长广公。以母忧去职，居丧毁瘠。周文嗟其至性，每忧惜之。

起复本官。亮以勇敢见知，为当时名将，兼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周文谓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乃赐名亮，并赐姓侯莫陈氏。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清静，百姓安之。卒于州。丧还京，周文亲临之，泣而谓人曰：“股肱丧矣，腹心何寄！”令鸿胪卿临护丧事，追赠太尉，谥曰襄。后配饷周文庙廷。子昶嗣。

昶尚周文女西河长公主，大象中，位柱国、秦灵二州总管，以亮功封彭国公。隋开皇中，坐事死。

昶弟静，天水郡守。静弟恭，开府仪同三司、饶阳县伯。恭弟干，上仪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骑射，虽不经师训，以孝悌称。初从尔硃荣讨元颢，赐爵同官县子。又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别封深泽县男。及侯莫陈悦害岳，德与寇洛等议，翊戴周文，于是除平凉郡守。德虽不知书，至于断决处分，良吏无以过。泾州所部五郡，德常为最。及孝武西迁，进封下博县伯，行东雍州事。在州未几，百姓怀之。赐姓乌丸氏。大统元年，进爵为公，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后常从周文征伐，累有战功，加开府、侍中，进爵河间郡公。先是河、渭间种羌屡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羌率服。后卒于泾州刺史，谥曰献。德性厚重廉慎，言行无择。母几年百岁，后德终。

子庆嗣，小名公奴。性谨厚，位开府仪同三司。初德丧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

赫连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达性刚鲠有胆力。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赐爵长广乡男。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赵贵建议迎周文，达赞成其议，请轻骑告周文，仍迎之。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或云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谋遂定，令达驰往。周文见达恸哭，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令达率骑据弹筝峡。时百姓惶惧奔散者，军争欲掠之。达止之，乃抚以恩信，人皆悦附。周文闻而嘉之。加平东将军。周文谓诸将曰：“当清水公遇祸之日，君等性命悬于贼手。杜朔周冒万死之难，远来见及，遂得同雪雠耻。劳而不酬，何以劝善？”乃赐马二百疋。孝武入关，褒叙勋义，以达首迎元帅，匡复秦、陇，进爵魏昌县伯。从仪同李虎破曹泥。后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诏复姓赫连。以达勋望兼隆，乃除云州刺史，进爵为公。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梁宜丰侯萧修拒守积时，

后乃送款。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欲急攻取之。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也。无容利其子女，贪其财帛，仁者不为。如其困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武遂受修降。师还，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蓝田县公。保定初，为大将军、夏州总管。达虽非文吏，然性质直，遵奉法度，轻于鞭挞，而重慎死罪。性又廉俭。边境胡人或馈达羊，达欲招异类，报以缯帛。主司请用官物。达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寻进爵乐川郡公，位柱国。薨。

子迁嗣。位大将军、蒲州刺史。

韩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骁雄，善骑射。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击万俟丑奴。后从周文讨平侯莫陈悦。大统初，累进爵为石城公。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周文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每从征行，常领候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从平窦泰于潼关，周文因其规画，军以胜返，赏真珠金带一条。又从复弘农，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历朔、安二州刺史。从战芒山，军还，除河东郡守。又从大将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勇骄捷，号为著翅人。周文闻之，笑曰：“著翅之名，宁灭飞将。”累迁开府仪同三司、进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师，进位柱国。天和初，授华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称之。薨。

子明嗣。为黎州刺史，与尉迟迥同谋反，被诛。

蔡祐，字承先，其先陈留圉人也。曾祖绍为夏州镇将，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袭，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丑奴乱关中，袭乃背贼归洛阳。拜齐安郡守。及孝武西迁，始拔难西归。赐爵平舒县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聪敏，有行检。袭之背贼东归，祐年十四，事母以孝闻。及长，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为帐下亲信。及迁夏州，以祐为都督。侯莫陈悦害贺拔岳，诸将迎周文，周文将赴之。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周文微知之，召元进等入计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进而斩之，并其党伏诛。一坐皆战栗。于是与诸将盟，同心诛悦。周文以此重之，谓祐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栗迎孝武于潼关，以前后功封苌乡县伯。后从禽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授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又从战河桥，祐下马步斗，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祐怒之曰：“丞相养我如子，今日岂以性命为念？”遂率左右十余人，齐声大呼，杀伤甚多。敌以其无继，围之十余

重。祐乃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乃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岂虚发哉！"敌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应弦而倒，便以槊刺杀之。敌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战也，西军不利，周文已还。祐至弘农，夜与周文会。周文字之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周文惊，不得寝，枕祐股上乃安。以功进爵为公，授京兆郡守。

高仲密举北豫来附，周文率军援之，与齐神武遇于芒山。祐时著明光铁铠，所向无敌。齐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避之。历青、原二州刺史，寻除大都督。遭父忧，请终丧纪，弗许。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赐姓大利稽氏，进爵怀宁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与晋公护、贺兰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气疾。

周孝闵帝践祚，拜少保。祐与尉迟纲俱掌禁兵。时帝信任司会李植等，谋害晋公护。祐每泣谏，帝不听。寻而帝废。明帝之为公子也，与祐特相友昵，及即位，礼遇弥隆。加拜小司马。御膳每有异味，辄以赐祐，群臣朝宴，每被别留，或至昏夜，列炬鸣笳，送祐还宅。祐以过蒙殊遇，常辞疾避之。至于婚姻，尤不愿结于权要。寻以本官权镇原州。顷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于原州。

祐少与乡人李穆布衣齐名，常相谓曰："大丈夫当建立功名，以取富贵，安能久处贫贱。"言讫，各大笑。后皆如言。及从征伐，为士卒先。军还，诸将争功，祐终无所竞。周文每叹之曰："承先口不言勋，孤当代其论叙。"性节俭，所得禄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无余财。赠柱国大将军、原州都督，谥曰庄。子正嗣。

祐弟泽，颇好学，有干能。后为云阝州刺史，以不从司马消难被害。

常善，高阳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从尔硃荣入洛，封房城县男。后周文平侯莫陈悦，除天水郡守。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转蔚州刺史。频莅二藩，有政绩。进爵永阳郡公。周孝闵帝践祚，拜大将军、宁州总管。保定二年，入为小司徒。卒，赠柱国大将军、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陇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从贺拔岳征伐有功，假辅国将军、都督。及周文统岳众，见威奇之，引为帐内，封白土县伯，后进爵

为公。累迁开府仪同三司，赐姓普屯氏。出为鄜州刺史。威时望既重，朝廷以桑梓荣之，迁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频领二镇，颇得人和。周孝闵帝践祚，拜大将军，进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进位上柱国。大象二年，进封宿国公，复为少傅。薨。威性持重，有威严。历官数十年，未尝有过，故得以身名终。兼其家有义，五世同居，时以此称之。

子永达嗣。位仪同大将军。

厍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马，有膂力。及长，进止闲雅，胆气壮烈，每以将帅自许。从尔硃天光定关中。天光败，又从贺拔岳征讨。及岳被害，昌与诸将议翊戴周文。从平侯莫陈悦，赐爵阴盘县子。后从迎孝武，复潼关，改封长子县子。大统初，累迁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方城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闵帝践祚，拜大将军。卒。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从尔硃荣入洛，又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仍从周文平侯草陈悦。大统中，累以战功封东平郡公，位开府仪同三司。周孝闵帝践祚，除华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将军，卒于位。赠都督、恆州刺史，谥曰烈。椿性果毅，善于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场，咸得其死力。雅好俭素，不营赀产，时论以此称焉。

子明，以椿功赐爵丰阳县公。后袭椿爵，旧封回授弟朗。

梁台，字洛都，苌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从尔硃天光平关、陇，赐爵陇城乡男。及天光败于韩陵，贺拔岳又引为心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台与诸将翊戴周文。从平悦，累功授颍州刺史，赐姓贺兰氏。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侍中。周孝闵帝践祚，进爵中部县公。保定四年，拜大将军。时大军围洛阳，久不拔。齐骑奄至，齐公宪御之。有数人为敌所执，已去。台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被执者遂还。齐公宪每叹曰："梁台果毅胆决，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台性疏通，恕以待物，至于莅人，尤以惠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词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后以疾卒。

田弘，字广略，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谋略。初陷万俟丑奴。尔硃天光入关，弘自原州归顺。及周文统众，弘求谒见，乃论时事，即处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鹑阴县子。周文尝以所著铁甲赐弘，

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孤也。"累功赐姓纥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勋望兼至，故以衣锦荣之。周文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谓之曰："人人如弘尽心，天下岂不早定？"即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废帝元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蜀后，梁信州刺史萧韶等未从朝化，诏弘讨平之。又讨西平反羌及凤州叛氐等，并破之。每临阵，推锋直前，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马被十槊。朝廷壮之。周孝闵践阼，进爵雁门郡公。保定元年，出为岷州刺史。弘虽武将，而动遵法式，百姓赖安之。三年，从随公杨忠伐齐，拜大将军。后进柱国大将军，历位大司空、少保、襄州总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仁恭，字长贵。性宽仁，有局度。历位幽州总管。隋文帝受禅，进上柱国，拜太子太师，甚见亲重。尝幸其第，宴饮极欢，礼赐甚厚。寻奉诏营太庙，进爵观国公，拜右武卫大将军，转左武卫大将军。卒官，赠司空，谥曰敬。子世师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开皇初，以父军功赐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备身。丁父艰，哀毁骨立，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帝闻而嘉之，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复降玺书存问，赐帛及米，下诏表其闾。大业中，位尚书驾部郎，卒官。

时有玉城郡公王景、鲜虞县公谢庆恩并位上柱国；大义公辛遵及其弟韶并位柱国。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贵，亲礼与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论曰：周文接丧乱之际，乘战争之余，发迹平凉，抚征关右。于时外虞孔炽，内难方殷，羽檄交驰，戎轩屡驾，终能荡清逋孽，克固鸿基。虽禀算于庙堂，实责成于将帅。达奚武、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赫连达、韩果、蔡祐、常善、辛威、厍狄昌、梁椿、梁台、田弘等，并兼资勇略，咸会风云，或效绩中权，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济艰危，可谓国之爪牙，朝之御侮者也。而武协规文后，得隽小关，周瑜赤壁之谋，贾诩乌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兴邦，斯之谓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虽图史所叹，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连达之先识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终之以不伐，斯岂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内荣显，岂徒然哉。德懋道协天经，亦足嘉矣。

列传第五十四

王杰 王勇 宇文虬 耿豪 高琳 李和子彻 伊娄穆 达奚寔 刘雄侯植 李延孙 韦祐 陈欣 魏玄 泉ＧＣ 李迁哲 杨乾运 扶猛 阳雄 席固任果

王杰，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达。父巢，魏榆中镇将。杰少有壮志，每以功名自许。从孝武西迁，赐爵都昌县子。周文奇其才，尝谓诸将曰："王文达万人敌也，但恐勇决太过耳。"从复潼关，破沙苑，争河桥，战芒山，皆以勇敢闻。亲待日隆，于是赐姓宇文氏，进爵为公。累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恭帝元年，从于谨围江陵。时栅内有人，善用长槊，将士登者，多为所毙。谨令杰射之，应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谨曰："济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闵帝践祚，进爵张掖郡公，为河州刺史。朝延以杰勋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后与随公杨忠自漠北伐齐。又从齐公宪东御齐将斛律明月。进位柱国。建德初，除泾州总管，颇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薨。赠七州诸军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国公，谥曰威。

子孝迁，位开府仪同大将军。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胆决。数从侯莫陈悦、贺拔岳征讨，功居多，拜别将。周文为丞相，封包信县子。从禽窦泰，复弘农，战沙苑，气盖众军，所当必破。周文叹其勇敢，赏赐特隆，进爵为公。大军不利，唯胡仁及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皆有殊功。军还，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胡仁等。然州颇有优劣，文令探筹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仍赐胡仁名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以彰其功。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恭帝元年，从柱国赵贵征蠕蠕，破之，进爵新阳郡公，赐姓库汗氏。又论讨蠕蠕功，别封永固县伯。时有别封者，例听回授次子，勇独请封兄子兴，时人义之。寻进位大将军。勇性雄猛，为当时骁将。矜功伐善，好论人之恶，时论亦以此鄙之。柱国侯莫陈崇勋高望重，与诸将同谒晋公护，闻勇数论人短，乃于众中折辱之。勇惭恚，因疽发背卒。

子昌嗣。官至大将军。

宇文虬，字乐仁，代武川人也。骁悍有胆略。少从征讨，累有战功，封南安侯。孝武西迁，以独孤信为行台，信引虬为帐内都督。随信

奔梁。大统三年归阙，进爵为公。禽窦泰，复弘农，及沙苑、河桥之战，皆有功。又从独孤信讨梁ＧＣ定，破之。累迁南秦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虬每经行阵，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战无不克。后除金州刺史、大将军。卒。

耿豪，钜鹿人也，本名令贵。其先家于武川。豪少粗犷，有武艺，好以气陵人。贺拔岳西征，引为帐内。岳被害，归周文，以武勇见知。豪亦自谓所事得主。从讨侯莫陈悦及迎孝武，录前后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战，豪杀伤甚多，血染甲裳尽赤。周文叹曰："令贵武猛，所向无前，观其甲裳，足以为验，不须更论级数也。"进爵为公。从周文战芒山，豪谓所部曰："大丈夫除贼，须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独入，敌人锋刃乱下，当时咸谓豪殁。俄然奋刀而还。战数合，当豪前者死伤相继。又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但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人所伤，何异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赐姓和稽氏。进位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逊，周文惜其骁勇，每优容之。豪亦自谓意气冠群，终无所屈。李穆、蔡祐初与豪同时开府，后并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谓周文曰："人间物议，谓豪胜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项，以在上，故为胜也。"豪之粗猛皆此类。卒，周文痛惜之。

子雄嗣，位至大将军。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丽人也。仕于燕，又归魏，赐姓羽真氏。琳母尝祓禊泗滨，遇见一石，光彩朗润，遂持以归。是夜，梦人衣冠有若仙者，谓曰："夫人向所将来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宝持，必生令子。"母惊寤，举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从孝武西迁，封钜野县子。河桥之役，琳勇冠诸军。周文谓曰："公即我之韩、白也。"复从战芒山，除正平郡守。齐将东方老来寇，琳击之。老中数创乃退，谓其左右曰："吾经阵多矣，未见如此健兒。"后除鄜州刺史，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周孝闵帝践祚，进爵犍为郡公。武成二年，讨平文州氏。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天和三年，为江陵副总管。时陈将吴明彻来寇，总管田弘与梁主萧岿出保纪南城，唯琳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昼夜拒战，凡经十旬，明彻退走。岿表言其状，帝乃优诏追琳入朝，亲加劳问。六年，进位柱国。薨。赠本官。加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襄。

子儒袭爵。位仪同大将军。

李和，本名庆和，朔方岩绿人也。父僧养，以累世雄豪，为夏州酋。和少敢勇有识度，状貌魁伟，为州里所推。贺拔岳作镇关中，引为帐内都督。后从周文，累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姓宇文氏。周文尝谓诸将曰："宇文庆和累经任委，每称吾意。"又赐名意焉。改封永丰县公。保定二年，除司宪中大夫。寻改封德广郡公，出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颇留遗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训物，狱讼为之简静。进柱国大将军。隋开皇元年，迁上柱国。和立身刚简，老而逾励，诸子趋事，若奉严君。以意是周文帝赐名，帝朝已革；庆和则父之所命，义不可违。至是，遂以和为名。二年，薨。赠本官，加司徒公，谥曰肃。子彻嗣。

彻字广达。性刚毅，有器干。周武帝时，从皇太子西征吐谷浑，以功赐爵周昌县男。从武帝平齐，录前后功，再进爵。迁左武卫将军。及隋晋王广镇并州，妙选府官，诏彻总晋王府军事，进爵齐安郡公。时蜀王秀亦镇益州，上谓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其见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上令卫王爽为元帅击之，以彻为长史。遇虏于白道，行军总管李充请袭之。诸将多以为疑，唯彻奖成其事，请同行，遂掩击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将军。沙钵略因此称藩。改封安道郡公。开皇十年，进位柱国。及晋王为扬州总管，以彻为司马，改封德广郡公。寻徙封城阳郡公。其后突厥犯塞，彻复领行军总管破之。及左仆射高颎得罪，以彻素与颎善，被疏忌。后出怨言，上闻，召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卒。大业中，其妻元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伏诛。

伊娄穆，字奴干，代人也。父灵，善骑射，为周文所知，尝谓之曰："若伊尹阿衡于殷，致主尧、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绪。"于是赐名尹焉。历卫将军、隆州刺史、卢奴县公。穆弱冠为周文帐内亲信，以机辩见知。历中书舍人、通直散骑常侍。尝入白事，周文望见悦之，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见我矣。"于是拜仪同三司，赐封安阳县伯。周孝闵帝践阼，进位骠骑大将军。建德中，卒。

达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阳人也。父显相，武卫将军。寔少修立，有干局。从魏孝武西迁，封临汾县伯。从周文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皆力战有功。累迁相府从事中郎。寔性严重，深见器遇。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平阳县公。周保定初，卒于刺史。谥曰恭。子丰嗣。

刘雄，字猛雀，临洮子城人也。少机辩，慷慨有大志，初为周文亲信，后拜中大夫，兼中书舍人，赐姓宇文氏。周孝闵帝践阼，加大都督。天和中，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周昌侯。历位纳言、内史中大夫、候正。武帝尝从容谓曰："古人云：'富贵不归故乡，犹衣锦夜游。'"乃以雄为河州刺史。雄先已为本县令，复有此授，乡里荣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浑，雄自凉州从滕王道先入，功居多，加上开府仪同三司。从平并州，拜上大将军，进爵赵郡公。平鄴城，进柱国。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战殁。赠亳州总管。

子升嗣。以雄死王事，授仪同大将军。

侯植，字仁干，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为北地太守，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植少倜傥，有大节，容貌奇伟，武艺绝伦。仕魏为义州刺史，甚有政绩。后从孝武西迁，赐姓侯伏侯氏。从周文破沙苑，战河桥，进大都督。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逆，植从开府独孤信讨禽之，封肥城县公，赐姓贺屯氏。后从于谨平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别封一子氵开源县伯。周孝文帝践阼，进爵郡公。时帝幼冲，晋公护执政，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及护诛赵贵，诸宿将等多不自安。植谓从兄龙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若多诛戮，自立威权，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缘此败。兄安得知而不言！"龙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间言于护曰："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则率土幸甚。"护曰："我誓以身报国，卿岂谓吾有他志邪？"又闻其先与龙恩言，乃阴忌之。植惧不免祸，遂以忧卒。赠大将军、平州刺史，谥曰节。子定嗣。及护伏诛，龙恩及其弟万寿并预其祸。武帝以植忠于朝廷，特免其子孙。

李延孙，伊川人也。父长寿，性雄豪，少与蛮酋结托，侵掠阙南。魏孝昌中，朝议恐其为乱，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给其鼓节。长寿尽其智力，防遏群蛮，伊川左右，寇盗为之稍息。永安之后，长寿徒侣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抚之。累迁北华州刺史，赐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迁，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后为广州刺史。东魏遣行台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赠太尉。延孙亦雄武，有将率才略，少从长寿征讨，以勇敢闻。贺拔胜为荆州刺史，表延孙为都督，肃清鹚路，颇有力焉。及长寿被害，延孙乃还，收集其父之众。自孝武西迁后，朝士流亡。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承业、颍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宁、江夏、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来投延孙者，即率众卫送，并赠以珍玩，咸达关中。齐神武深患之，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击，延孙大破之。乃授延孙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

司、大都督，赐爵华山郡公。延孙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为已任，频以寡击众，威振敌境。大统西年，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赠司空。

子人杰，有祖、父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颍川郡公。

韦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为州郡著姓，父义，上洛郡守。魏大统中，以法保著勋，追赠秦州刺史。法保少好游侠，而质直少言，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父没，事母以孝闻。慕李长寿之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阙南。正光末，王公避难者或依之，多得全济，以此为贵游所德。及孝武西迁，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县男。及长寿被害，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守御东境。朝廷恐延孙兵少，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以援延孙。法保至潼关，弘农郡守韦孝宽谓曰："恐子此役，难以吉还。"法保曰："古人称不入兽穴，不得兽子。安危之事，未可预量。"遂倍道兼行。与延孙兵接，乃并势置栅于伏流。未几，周文追法保与延孙还朝，赏劳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孙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据延孙旧栅。尝与东魏战。流矢中颈，从口中出，久之乃苏。大统九年，镇九曲城。乃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贰，乃固辞还所镇。十五年，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寻进爵为公。会东魏遣军送粮馈宜阳，法保潜邀之，中流矢，卒于阵。谥曰庄。

子初嗣。位开府仪同大将军、阎韩防主。

陈欣，字永怡，宜阳人也。少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咸敬惮之。孝武西迁后，欣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授立义大都督，赐爵霸城县男。累迁宜阳郡守。恭帝二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宜阳邑大中正，赐姓尉迟氏。周文以欣著绩累载，赠其祖昆及父兴孙俱为仪同三司，位刺史。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有智谋，往来境上，欣与韩雄等恆令间谍觇其动静，齐兵每至，辄破之，故永业深惮欣等，不敢为寇。周孝闵帝践阼，进爵许昌县公。后除熊州刺史，卒于州。欣与韩雄里闬姻娅，少相亲昵，俱总兵境上三十余载。每御扞，二人相赴，常若影响。故数对勍敌，而常保功名。虽并有武力，至于挽强射中，欣不如雄；散财施惠，得士众心，则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将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恸。

子万敌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还令万敌领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后徙于新安。玄少慷慨，有胆略。孝武西迁，东魏北徙，人情各怀去就，玄每率乡兵抗拒东魏。芒山之

役，大军不利，宜阳、洛州皆为东魏守，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玄以为忠孝不两立，乃率义徒还阙南镇抚。周文手书劳之。除洛阳令，封广宗县子。周保定元年，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阎韩。迁熊州刺史，政存简惠，百姓悦之。转和州刺史、伏流防主，进爵为公。及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向宜阳，兵威甚盛，玄率众御之，每战辄克。后以疾卒于位。

泉ＧＣ，字思道，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洛，自晋东度，常贡属江东。曾祖景言，魏太延五年率乡里归化，仍引王师平商洛。拜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降爵为伯。ＧＣ九岁丧父，哀毁类于成人。服阕袭爵，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ＧＣ为县令。州为申上。时吏部尚书郭祚以ＧＣ年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ＧＣ代之。宣武诏依皇平等所请。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ＧＣ虽童幼，而好学恬静，百姓安之。寻以母忧去职。县中父老复表请起复本任。后除上洛郡守。及萧宝夤反，遣兵趣青泥，图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应之。ＧＣ与刺史董绍掩袭，二姓散走，宝夤亦退。迁淅州刺史，别封泾阳县伯。永安中，大破梁将王玄真于顺阳，除东雍州刺史，进爵为侯。部人杨羊皮，太保椿之从弟，恃椿，侵扰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ＧＣ收之，将加极法。杨氏惭惧，阖宗请恩。自此豪右无敢犯者。性又清约，纤毫不扰于人。在州五年，每于乡里运米自给。梁魏兴郡与洛州接壤，表请内属。诏ＧＣ为行台尚书以抚纳之。大行台贺拔岳以ＧＣ昔莅东雍，为吏人所怀，乃表ＧＣ复为刺史。诏许之。蜀人张国俊聚党剽劫，州郡不能制，ＧＣ收戮之，阖境清肃。

及齐神武专政，孝武有西顾之心，欲委ＧＣ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几，帝西迁。齐神武率众至潼关，ＧＣ遣其子元礼御之，神武不敢进。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与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以应东魏。ＧＣ知之，杀岳及猛略，传首诣阙。大统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右仆射，进爵上洛郡公。ＧＣ志尚廉慎，每除一官，忧见颜色，寝食辄减。至是频让，魏帝手诏不许。三年，高敖曹围逼州城，杜窋为其乡导。ＧＣ拒守旬余，矢尽援绝，城乃陷焉。谓敖曹曰：“泉ＧＣ力屈，志不服也。”及窦泰被禽，敖曹退走，遂执ＧＣ而东，以窋为刺史。ＧＣ临发，密戒二子元礼、仲遵曰：“吾生平志愿，不过令长，幸逢圣会，位亚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齿又暮，前途夷险，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效，不得以我在东，遂亏臣节也，”乃挥涕而诀。闻者莫不愤叹。寻卒于鄴。

元礼少有志气，好弓马，颇闲草隶，有士君子之风。赐爵临洮县伯，散骑常侍。及洛州陷，与ＧＣ俱被执而东。元礼于路逃归。时杜窋虽为刺史，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及元礼至，与仲遵相见，感父临别之言，潜与豪右结托，遂率乡人袭州城，斩窋，传首长安。朝廷嘉之，代袭洛州刺史。从周文战于沙苑，中流矢卒。子贞嗣。

仲遵一名恭。少谨实，涉猎经史。年十三为郡主簿，十四为县令。及长，有武艺。高敖曹攻洛州，与ＧＣ力战拒守。矢尽，以棒杖扞之，为流矢中目，不堪复战。及城陷，士卒叹曰："若二郎不伤，岂至于此！"ＧＣ之东也，仲遵以被伤不行。后与元礼斩窋，以功封丰阳县伯，东豫州刺史。及元礼战没，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颇得誉。大统十三年，行荆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每为边寇，周文令仲遵率乡兵，从开府杨忠讨之。梁随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谓诸将曰："先取仲礼，则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对曰："若弃和深入，仲礼未即就禽，则首尾受敌，此危道也。"忠从之。仲遵以计由已出，乃先登城，遂禽和。从击仲礼，又获之。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复行荆州刺史、十三州诸军事。寻遭母忧，请终丧制，不许。大将军王雄南征上津、魏兴，仲遵从雄讨平之。遂于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为刺史。仲遵留情抚接，百姓安之。

初，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据而授之，仍隶东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于抚御，请隶仲遵。朝议以山川非便，弗之许也。青和遂结安康酋帅黄众宝等，举兵共围东梁州。复遣王雄讨平之，改巴州为洵州，隶于仲遵。先是东梁刺史刘孟良在职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简处之，群蛮帅服。仲遵虽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历官之处，皆以清白见称。朝廷又以其父临危抗节，乃令袭爵上洛郡公，旧封听回授一子。寻出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赠大将军、三州刺史，谥曰庄。

子□恆嗣。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

李迁哲，字孝彦，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仕于江左。父元直，仕梁，历东梁、衡二州刺史、散骑常侍、沌阳侯。迁哲少修立，有识度，慷慨善谋画，起家文德主帅。其父为衡州，留迁哲本乡，临统部曲事。时年二十，抚驭群下，甚得其情。后袭爵沌阳侯，位都督、东梁州刺史。侯景篡逆，迁哲外御边寇，自守而已。大统十七年，周文遣达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迁哲军败，遂降于武。然犹意气自若。武乃执送京师。周文责以不早归国。答曰："不能死节，实以此愧耳。"周文深嘉

之，封沌阳县伯。

恭帝初，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连结为乱。周文以迁哲信著山南，乃令与开府贺若敦同经略。炽等寻并平荡，仍与敦南出徇地。迁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开门请降。安人子宗彻等犹据巴城不下，迁哲攻克之。军次鹿城，城主遣使请降。迁哲谓其众曰："纳降如受敌，吾观其使，瞻视犹高，得无诈也？"遂不许之。梁人果于道左设伏以邀迁哲，迁哲进击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继。军还，周文赐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给军仪鼓节，令与田弘同讨信州。时信州为蛮酋向五子王等所围，弘遣迁哲赴援。此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闻迁哲至，狼狈遁走。迁哲入据白帝，贺若敦等复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军，周文令迁哲留镇白帝。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迁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给之，迁哲亦自取供食。时有异膳，即分赐兵士。有疾患者，又亲加医药。以此军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阳蛮田乌度、田乌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迁哲随机出讨，杀讨甚多，由是诸蛮畏威，各送粮饩。又遣子弟入质者千有余家，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并置四镇，以静峡路。自此寇抄颇息，军粮赡给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进爵西城县公。武成元年，朝于京师。明帝甚礼之，赐甲第及庄田等。天和三年，进位大将军。诏迁哲率金、上等诸州兵镇襄阳。五年，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于襄州，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骑出南门，又令步兵自北门出，两军首尾邀之，陈人多投水死。是夜，陈人又窃于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数人。迁哲又率骁勇扞之，陈人复溃。俄而大风暴起，迁哲乘暗出兵击其营，陈人大乱，杀伤甚众。江陵总管陆腾复破之于西隄，陈人乃遁。建德二年，进爵安康郡公。三年，卒于襄州。赠金州总管，谥曰壮武。

迁哲累叶雄豪，为乡里所服。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欢宴，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

长子敬仁，先迁哲卒。第六子敬猷嗣，还统父兵，位仪同大将军。

迁哲弟显，位上仪同大将军。

杨乾运，字玄邈，傥城兴势人也，少雄武，为乡闾信服。为安康郡

守。陷梁，仕历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萧纪称尊号，以乾运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镇潼州，封万春县公。时纪与其兄湘东王绎争帝，乾运兄子略劝乾运归附，乾运然之。会周文令乾运孙法洛至，略即夜送之，乾运送款，周文密赐乾运铁券，授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迟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进军成都，数旬克之。及至京师，礼遇隆渥。寻卒于长安。赠尚书右仆射。子端嗣。略亦以归附功，位至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封上庸县伯。

乾运女婿乐广，安州刺史，封安康县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种落号白兽蛮。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梁县男。魏废帝元年，以众降。周文厚加抚纳，复爵宕渠县男，割二郡为罗州，以猛为刺史。令从开府贺若敦南讨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扪葛，备历艰阻，遂入白帝。抚慰人夷。莫不悦附。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俄则信州蛮反，猛复从贺若敦平之，进爵临江县公。后从田弘破汉南诸蛮，进位大将军。卒。

阳雄，字元略，上洛邑阳人也。累叶豪族。父猛，从孝武西迁，以功封郃阳伯，位征东将军、扬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请，以军功封安平县侯。得子孙相袭拜邑阳郡守。累迁平州刺史，进爵玉城县公，加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历京兆尹、户部中大夫，进位大将军，转中外府长史，迁江陵总管，改封鲁阳县公。卒于镇。追封郡公，谥曰怀。雄善附会，能自谋身，故任兼出内，保全爵禄。子长宽嗣。

席固，字子坚，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乱，寓居襄阳，仕晋，为建威将军，遂为襄阳著姓。固少有远志。梁大同中，为齐兴郡守。久居郡职，士多附之，遂有亲兵千余人。梁元帝时，迁兴州刺史，军人募从者至五千余人。固欲自据一州，以观时变。大统中，以地归魏。时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汉，闻固至，甚礼遇之。就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丰州刺史，封新丰县公。后转湖州刺史，启求入观。及至，进爵静安郡公。寻拜昌、归、宪三州诸军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颇有声绩。卒于州。赠大将军、五州刺史，谥曰肃，敕襄州赐其墓田。子雅嗣。

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闻。位大将军。

雅弟英，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任果，字静鸾，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褒，仕梁，为沙州刺史、新巴县公。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废帝元年，率所部来附。周文嘉其远至，待以优礼。果因面陈取蜀策，深被纳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县公。从尉迟迥伐蜀。寻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领，早立忠节，进爵乐安郡公，赐以铁券，听相传袭，并赐路车驷马及仪卫等以光宠之。寻为刺客所害。

论曰：王杰、王勇、宇文虬、耿豪、高琳、李和、伊娄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效节扰攘之际，各能屠坚覆锐，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称无求备于一人，信矣。夫文士怀温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禀刚烈之资，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逊之祸，拔剑争功之尤，大则莫全其生，小则仅而获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孙、韦祐、陈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赠药，虽有愧于昔贤；御侮折冲，足方驾于前烈。用能观兵伊、洛，保据崤、函，齐人阻西路之谋，周朝缓东贡之虑，皆其力也。泉ＧＣ长自山谷，素无月旦之誉，而临难慷慨，无失人臣之节，岂非蹈仁义之徒欤！元礼、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业，庶乎克负荷矣。李迁哲、杨乾运、席固之徒，属方隅扰攘，咸知委质，遂享爵位，以保终始。观迁哲之对周文，有尚义之气。乾运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优劣，固不可同年而语。阳雄任兼文武，声著土内，抑亦志能之士也。

旧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兴，以武毅显，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国，并有传。然事无足可纪。盛见子述传首，丘略之云。

列传第五十五

崔彦穆 杨纂 段永 令狐整子熙 唐永子瑾 柳敏子昂 王士良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东武城人，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也。曾祖顗，后魏平东府谘议参军。祖蔚，遭从兄司徒浩之难，南奔江左。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汝南义阳二郡守。延兴初，复归于魏，拜颍川郡守，因家焉。后终于郢州刺史。父幼，位终永昌郡守。隋开皇初，以献皇后外曾祖，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新州刺史。

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亻隽，有知人之鉴，见而叹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参军事，再迁大司马从事中郎。孝武西迁，彦穆时不得从。大统三年，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因攻拔荥阳，禽东魏郡守苏淑。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斩其刺史李景遗。即拜荥阳郡守，寻赐爵千乘县侯。十四年，授散骑常侍、司农卿。时军国草创，众务殷繁，周文乃引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谨伐江陵，彦穆以本官从平之。周明帝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总管十二州诸军事。入为御正大夫。陈氏请敦邻好。诏彦穆使焉。彦穆风韵闲旷，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谈谑，甚为江表所称。转户部中大夫，进爵为公。天和三年，聘齐还，除金州刺史，总管七州诸军事，进位大将军。寻徵拜小司徒。

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三方起兵，以彦穆为行军总管，与襄州总管王谊讨司马消难。军次荆州，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谊入朝，即以彦穆为襄州刺史，总管六州诸军事，加授上大将军，进爵东郡公。顷之，永业家自理得雪，彦穆坐除名。寻复官爵。开皇元年卒。子君绰嗣。

君绰性夷简，博览经史，有父风。大象末，丞相府宾曹参军。

君绰弟君肃，解巾道王侍读，大象末，颍川郡守。

杨纂，广宁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镇将。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从齐神武起兵于信都，以军功。稍迁武州刺史。自以赏薄，志怀怨愤，每叹曰："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若以妻子经怀，岂不沮人雄志！"大统初，乃间行入关。周文执纂手曰："人所贵者忠义也，所惧者危亡也，其能不惮危亡，蹈兹忠义者，今方见之于卿耳。"即授征南

将军、大都督，封永兴县侯。从周文解洛阳围，经河桥、芒山之战，纂每先登，军中咸推其敢勇，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进爵为公，赐姓莫胡卢氏。俄授岐州刺史。周孝闵帝践阼，进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将军，改封陇东郡公，除陇州刺史。从隋公杨忠东伐，至并州而还。天和六年，进授柱国大将军，转华州刺史。纂性质朴，又不识文字，前后莅职，但推诚信而已。吏人以其忠恕，颇亦怀之。寻卒于州。

子睿，位至上柱国、渔阳郡公。

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疋磾之后也，曾祖愧，仕魏黄龙镇将，因徙高陆之河阳焉。永幼有志操，闾里称之。魏正光末，北镇扰乱，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后赴洛阳，拜平东将军，封沃阳县伯。青州人崔社客举兵反，永讨平之。进爵为侯，除左光禄大夫。时有贼魁元伯生，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城壁，所在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永进曰："此贼既无城栅，唯以寇抄为资，取之在速，不在众也。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五百足矣。"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倍道兼进，遂破平之。及帝西迁，永时不及从。大统初，乃结宗人，潜谋归款。密与都督赵业等袭斩西中郎将慕容显和，传首京师。以功别封昌平县子，徐州刺史。从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并有战功，进爵为公。河桥之役，永力战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尔绵氏。废帝元年，授恆州刺史。于时朝贵多其部人，谒永之日，冠盖盈路，当时荣之。周孝闵帝践阼，进爵广城郡公。历文、瓜二州刺史，户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将军。永历任内外，所在颇有声称，轻财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寻为右二军总管，率兵北道讲武。遇疾，卒于贺葛城。丧远，武帝亲临，赠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同华等五州刺史，谥曰基。

子岌嗣。位至仪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士冠冕。曾祖嗣，祖绍安，官至郡守，咸为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闻，仕历瓜州司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长城县子。魏大统末，卒于家。周文帝伤悼之，遣使者监护丧事，又敕乡人为营坟垄。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整幼聪敏，沈深有识量，学艺骑射并为河右所推。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加荡寇将军。整进趋详雅，对扬辩暢，谒见之际，州府倾目。荣器整德望，尝谓僚属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岂州

郡之职所可絷维？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当委以庶务，画诺而已。”顷之，孝武西迁，河右扰乱。荣仗整防扞，州境获宁。及邓彦窃据瓜州，拒不受代，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执彦送京师。周文嘉其忠节，表为都督。寻而城人张保又杀刺史成庆，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规据河西。晋昌人吕兴复害郡守郭肆，以郡应保。初，保等将图为乱，虑整守义不从，既杀成庆，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复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虽外加礼敬，内甚忌整。整亦伪若亲附，而密欲图之。阴令所亲说保曰“郡与仲和结为脣齿，令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若或摧衄，则祸及此土。宜分遣锐师，星言救援。二州合势，则东军可图。然后保境息人，计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说保曰：“历观成败，在于任使，所择不善，旋致倾危。令狐延保兼资文武，才堪统御，若使为将，蔑不济矣。”保纳其计，且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门郡，召集豪杰，说保罪逆，驰还袭之。先定晋昌，斩吕兴，进军击保。州人素服整威名，并弃保来附。保遂奔吐谷浑。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本以张保肆逆，杀害无辜，阖州之人，俱陷不义。今者同心，务在除凶，若共相推荐，复恐效尤致祸。”于是乃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诏以申徽为刺史。徵整赴阙，授寿昌郡守，封襄武县男。周文谓整曰：“卿早建殊勋，今官位未足酬赏，方当与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贵。”遂立为瓜州义首。整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整善于抚驭，躬同丰约，是以士众并忘羁旅，尽其力用。周文尝从容谓整曰：“卿远祖立忠而来，可谓积善余庆，世济其美者也。”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不为王莽屈，其子称避地河右，故周文称之云。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谓整曰：“卿勋同娄、项，义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范人。”遂赐姓宇文氏，并赐名整焉。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

周孝闵帝践阼，拜司宪中大夫，处法平允，为当时所称。进爵彭城县公。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周文以固为丰州刺史。固莅职既久，犹忌梁法，凡所施为，多亏政典。朝议密欲代之，而难其选。令整权镇丰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丰州旧不居民中，赋役参集，劳逸不均。整请移居武当，诏可其奏。奖励抚导，迁者如归，旬月之间，城府周备。固之迁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之许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满代至，人吏恋之，老幼送整，远近毕集，数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为中华郡守，转同州司会，迁始州刺史。整雅识情伪，尤明政术，恭谨廉慎，常惧盈满，故历居内外，所在见称。进位大将军。晋公护之初执政也，欲委整

以腹心。整辞不敢当，颇忤其意，护以此疏之。及护诛，附会者咸伏法，而整独保全。时人称其先觉。卒。赠本官，加四州诸军事、鄜州刺史，谥曰襄。子熙嗣。

熙字长熙。性严重，有雅量，虽在私室，终日俨然。不妄通宾客，凡所交结，必一时名士。博览群书，尤明三礼，善骑射，颇知音律。起家以通经为吏部上士，转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忧去职，殆不胜丧。其父戒之曰："大孝在于安亲，义不绝嗣。吾今见存，汝又只立，何得过尔毁顿，贻吾忧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阕，除少驾部。复丁父忧，非杖不起。人有闻其哭声，莫不为之下泣。河阴之役，诏令墨衰从事，授职方下大夫，袭彭城县公。及武帝平齐，以留守功，进位仪同。历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当时誉。隋文帝受禅之际，熙以本官行纳言事。寻除司徒左长史，加上仪同，进爵河南郡公。时吐谷浑寇边，以行军长史从元帅元谐讨之，以功进上开府。后拜沧州刺史，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人恐其迁，悲泣于道。及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叫盈路。在州获白乌、白麞、嘉麦，甘露降于庭前柳树。八年，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吏人追思，相与立碑颂德。及行台废，累迁鸿胪卿。后以本官兼吏部尚书，往判五曹尚书事，民为明干。上甚任之，用上祠太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术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上闻而嘉之，顾侍臣曰："鄴都，天下难临处，敕相州刺史豆处通，令习熙法。"其年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疋，颁告天下。

以岭南夷数起乱，徵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疋，发传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人夷感化焉。

时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世已据南海。平陈后，文帝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倨恃险，未常参谒。熙手书谕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复遗以药。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以州县多有同名，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为峰州，利州为智州，德州为欢州，东宁州为融州。上皆从之。在职数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请解所任。优诏不许，赐以医药。

熙奉诏令交州梁帅李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羁縻，遂从之。有人诣阙，讼熙受佛子赂而舍之。上闻。佛子反问至，上大怒，以为信然，遣使锁熙诣阙。熙性素刚，郁郁不得志，行至永州，忧愤病卒。上怒不解，没其家财。及行军总管刘方禽佛子送京师，言熙实无赃。上悟，乃召其四子听仕。少子德棻最知名。

整弟休，幼聪敏，有文武材用。与整同起兵逐张保，授帅都督。后为中外府乐曹参军。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一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休为敦煌郡守。在郡十余年，甚有政绩。卒于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寿人也。本居晋昌之愤安县，晋乱，徙于丹杨。祖揣，始远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伦，青州刺史。永身长八尺，少耿介，有将帅才，读《班超传》，慨然有万里之志。正光中，为北地太守，当郡别将。俄而贼将宿勤明达、车金雀等寇郡境，永击破之，境内稍安。永善驭下，士人竞为之用。熙阵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处分，辞色自若。在北地四年，与贼数十战，未常败北。时人语曰："莫陆梁，恐尔逢唐将。"永所营处，至今犹称唐公垒也。行台萧宝夤表永为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泪，当路遮留，随数日，始得出境。大统元年，拜东雍州刺史，寻加卫将军，封平寿伯。卒，赠司空公。永性清廉，家无蓄积，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

子陵，少习武艺，颇闲吏职，位大都督、应州刺史、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陵子悟，美风仪，博涉经史，文咏可观。周大象中，颇被宣帝任遇，位至内史下大夫、汉阳公。隋文帝得政，废于家而卒。陵弟瑾。

瑾字附璘。性温恭，有器量，博涉经史，雅好属文。身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伟。年十七，周文闻其名，乃贻永书曰："闻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从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书员外郎、相府记室参军事。军书羽檄，瑾多掌之。从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封姑藏县子。累迁尚书右丞、吏部郎中。于时魏室播迁，庶务草创，朝章国典，瑾并参之。迁户部尚书，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

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朝野所属。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余论，有益义方。周文叹异者久之，更

赐瑾姓万纽于氏。谨乃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瑾亦庭罗子孙，行弟侄之敬。其为朝望所宗如此。进爵临淄县伯。转吏部尚书，铨综衡流，雅有人伦之鉴。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周文自谓得人，号为六俊，然瑾尤见器重。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济者甚众。时论多焉。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辎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虚实，密遣使检阅之，唯见坟籍而已。乃叹曰："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明其不以利干义。向若不令检视，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当如此也。"论平江陵功，进爵为公。

六官建，授礼部中大夫。出为蔡州刺史，历拓州、硖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称之。转荆州总管府长史。入为吏部中大夫，历御正、纳言、内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迁四职，搢绅咸以为荣。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寻卒于位。赠小宗伯，谥曰方。

瑾性方重，有风格，退朝休假，恆著衣冠以对妻子，遇迅雷风烈，虽闲夜晏寝，必起，冠带端笏危坐。又好施与，家无余财，所得禄赐，常散之宗族，其尤贫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遗子孙者，并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称之。撰《新仪》十篇，所著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孙大智嗣。

瑾次子令则，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轻艳，为时人所传。天和初，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大象中，官至乐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废，被诛。

柳敏，字白泽，河东解县人，晋太常纯之七世孙也。父懿，魏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好学，涉猎经史，阴阳卜筮之术，靡不习焉。年未弱冠，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及周文克复河东，见而器异之，乃谓之曰："今日不喜得河东，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参军事。俄转户曹参军，兼记室。每有四方宾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礼仪，亦令监综。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为朝廷政典。迁礼部郎中，封武城县子，加帅都督，领本乡兵。俄进大都督。遭母忧，居丧，旬日之间，鬓发半白。寻起为吏部郎中，毁瘠过礼，杖而后起。周文见而叹异之，特加禀赐。及尉迟迥伐蜀，以敏为行军司马，军中筹略，并以委之。益州平，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

司，加侍中，迁尚书，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礼部中大夫。

周孝闵帝践阼，进爵为公。又除河东郡守，寻复徵拜礼部。出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将还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并赍酒肴及物产候之于路。敏乃从他道而还。复拜礼部，后改礼部为司宗，仍以敏为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将朝，必夙兴待旦。又久处台阁，明练故事，近仪或乖先典者，皆案据旧章，刊正取中。迁小宗伯，监修国史。转小司马，又监修律令。进位大将军，出为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齐，进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后，寝疾积年，武帝及宣帝并亲幸其第问疾焉。开皇元年，进位上大将军、太子太保。其年卒。赠五州诸军事、晋州刺史。临终戒其子等，丧事所须，务从简约。其子等并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聪颖有器识，干局过人。周武帝时，为内史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文城郡公，当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诚献替，知无不为，谦虚自处，未尝骄物，时论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遗辅政，稍被宣帝疏，然不离本职。隋文帝为丞相，深自结纳。文帝以为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风，不能视事。文帝受禅，疾愈，加上开府，拜潞州刺史。昂见天下无事，上表请劝学行礼。上览而善之，优诏答昂，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

子调，历秘书郎、侍御史。左仆射杨素尝于朝堂见调，因独言曰："柳条通体弱，独摇不须风"调敛版正色曰："调信无取，公不当以为侍御；信有可取，不应发此言。公当具瞻之地，枢机何可轻发！"素甚奇之。炀帝嗣位，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时王纲不振，朝士多赃货，唯调清素守常，为时所美，然干用非其所长。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也。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敦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父延，兰陵郡守。士良少修谨，不妄交游。孝庄末，尔硃仲远启为府参军事。历大行台郎中、谏议大夫，封石门县男。后与纥豆陵步籓交战，军败，为籓所禽，遂居河右。伪行台纥豆陵伊利钦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孙女。士良既为姻好，便得尽言，遂晓以祸福，伊利等即归附。朝廷嘉之。太昌初，进爵晋阳县子，寻进爵琅邪县侯，授太中大夫、右将军。出为殷州车骑府司马。东魏徙鄴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时齐文襄为大都督，以士良为司马，领外兵参军。寻迁长史，加安西将军，徙封符垒县侯。武定初，除行台右中兵郎中，又转大将军府属、从事中郎，仍摄外兵事。王思政镇颍川，齐文襄率众攻之。授士良

大行台左丞，加镇西将军，进爵为公，令辅其弟演于并州居守。

齐文宣即位，入为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仍总知并州兵马事，加征西将军，别封新丰县子。俄除骠骑将军、尚书吏部郎中。文宣自晋阳赴鄴宫，复以士良为尚书左丞，统留后事。仍迁御史中丞。转七兵尚书。未几，入为侍中，转殿中尚书。顷之，复为侍中、吏部尚书。士良少孤，事继母梁氏以孝闻。及卒，居丧合礼。文宣寻起令视事，士良屡表陈诚，再三不许，方应命。文宣见其毁瘠，乃许之。因此卧疾历年，文宣每自临视。疾愈，除沧州刺史。乾明初，徵还鄴，授仪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扬人物。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睿、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但有一介之善者，无不以闻。齐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师，复除侍中，转太常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出为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护东伐，权景宣以山南兵围豫州，士良举城降。授大将军、小司徒，赐爵广昌郡公。寻除荆州总管，行荆州刺史，复入为小司徒。俄除鄜州史，转荆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老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加授上大将军，以老病乞骸骨，优诏许之。开皇元年卒，时年八十二。

子德衡，大象末，仪同大将军。

论曰：昔阳货外叛，庶其窃邑，而《春秋》讥之；韩信背项，陈平归汉，而史迁美之。盖以运属既安，君道已著，则徇利忘德者罪也；时逢扰攘，臣礼未备，则转祸为福者可也。崔彦穆、杨纂、段永等昔在山东，沈渝下位，并以羁旅之士，邅回于燕雀之伍，终佩龟组，可谓见机者乎？令狐整干用确然，雅望重于河右，处州里则勋著方隅，升朝廷则绩宣出内，而畏避权宠，克保终吉，不然，何以自致显名而取高位也？熙历职流誉，风政克举，虽古之循吏，亦何以加兹，而毫厘为爽，丘山成过，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誉，显于累职，所谓干能之士也。瑾、敏并挺□巳梓之林，蕴瑚琏之器，博观载籍，多识旧章，固乃国之名臣，时之领袖，周无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齐，职居卿牧，而失忠与义，临难苟免，其背叛之徒欤！

列传第五十六

豆卢宁子勣 孙毓 杨绍子雄 王雅子世积 韩雄子禽 贺若敦子弼 弟谊

豆卢宁，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后也。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又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父苌，魏柔玄镇将，有威重，见称于时。武成中，以宁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涪陵郡公。宁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姿容，善骑射。魏永安中，以别将随尔硃天光入关。以破万俟丑奴功，赐爵灵寿县男。尝与梁ＧＣ定遇于平凉川，相与肄射，乃相去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五中。ＧＣ定服其能，赠遗甚厚，天光败，从侯莫陈悦。及周文讨悦，宁与李弼来归。

孝武西迁，以奉迎勋，封河阳县伯，后进爵为公。从禽窦泰，复弘农，破沙苑，除卫大将军、兼大都督。大统七年，从于谨破稽胡帅刘平伏于上郡。及梁ＧＣ定反，以宁为军司，监陇右诸军事。贼平，进位侍中、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九年，从周文迎高仲密，与东魏战于芒山。迁左卫将军，进爵范阳郡公。十六年，拜大将军。羌帅傍乞铁匆及郑五丑等反叛，宁讨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阳郡公，迁尚书右仆射。周孝闵帝践祚，授柱国大将军。武成初，出为同州刺史。迁大司寇，进封楚国公，邑万户，别食盐亭县一千户，收其租赋。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属大兵东讨，宁舆疾从军。薨于同州。赠太保、十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曰昭。

初，宁未有子，养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赞，亲属皆请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吾何择焉。”遂以勣嗣。时以此多之。及宁薨，勣袭爵。

勣字定东。生时，周文亲幸宁家称庆，时遇新破齐军，周文因字曰定东。勣聪悟，有器局。初以勋臣子封义安县侯。周闵帝受禅，授稍伯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丹阳郡公。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齐王宪纳勣妹为妃，恩礼愈厚。武帝嗣位，渭源烧当羌因饥作乱，以勣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大致祥瑞。乌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勣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乌翔止□前，乳子而后去，有白狼见于襄武，人为之谣

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人夷，神乌来翔。"百姓因号其泉曰玉浆泉。后丁父艰，毁瘁过礼。袭爵楚国公。大象二年，累迁利州总管，寻拜柱国。隋文帝为丞相，益州总管王谦作乱，勣婴城固守。谦将达奚惎等攻之，起土山，凿城为七十余穴，堰江以灌之。勣时战士不过二千，昼夜相拒。经四旬，梁睿军且至，贼解去，授上柱国，赐一子爵中山县公。开皇中，为夏州总管。帝以其家贵盛，勋效克彰，后为汉王谅纳其女为妃，恩遇弥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诏食始州临津县邑千户。十年，以疾徵还京师，诏诸王并至勣第，中使顾问，道路不绝。卒，谥曰襄。

子贤嗣。位显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贲郎将。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气节。汉王谅出镇并州，毓以妃兄为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仪同三司。及炀帝即位，谅纳谘议王頍谋作乱。毓苦谏不从，因谓其弟懿曰："吾匹马归朝，自得免祸。此乃身计，非为国也。今且伪从，以思后计。"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臣弟毓素怀志节，必不从乱，但逼凶威，不能克遂。臣请从军，与毓为表里，谅不足图也。"帝许之。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与之计。谅将往介州，令毓与总管属硃涛留守。毓与涛议拒之，涛拂衣不从，毓追斩之。时谅司马皇甫诞以谏被囚，毓出之，与协计，及开府，盘石侯宿勤武等闭城拒谅。部分未定，有人告谅。谅攻之，城陷，见害，时年二十八。谅平，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谥曰愍。

子愿师嗣。拜仪同三司。大业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几，帝复下诏改封雍丘侯，复以愿师袭。

赞以宁勋，建德初，赐爵华阴县侯。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武阳郡公。

永恩少有识度，与宁俱归周文。以迎孝武功，封新兴伯。屡从征讨，皆有功，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孝闵帝践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县公。保定元年，入为司会中大夫。宁封楚国公，请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诏许焉。卒于官。赠少保，谥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东，一名会，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赐爵临贞县侯，改封沃野县公。位开府、北徐州刺史。开皇初，进爵南陈郡公，尚隋文帝妹昌乐县长公主。历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总管，并以宽惠称。卒

官。谥曰安。子宽嗣。

杨绍，字子安，弘农华阴人也，祖兴，魏新平郡守。父国，中散大夫。绍少慷慨有志略，屡从征伐，力战有功。普泰初，封平乡县男。大统元年，进爵冠军县公。四年，为鄜城郡守。绍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鄜州刺史，赐姓叱吕引氏。周孝闵帝践祚，进爵傥城郡公，位大将军。卒，赠成、文等八州刺史。谥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闲雅，进止可观。周武帝时，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云阳宫，卫王直作乱，袭肃章门，雄逆拒破之。封武阳郡公，迁右卫上大夫。大象中，进爵邗国公。隋文帝为丞相，雍州牧、毕王贤构作难，雄时为别驾，知其谋，以告文帝。贤伏诛，以功授柱国、雍州牧，仍领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备诸王有变，令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进位上柱国。

文帝受禅，除左卫将军，兼宗正卿。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封广平王，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请封弟士贵，朝廷许之。或奏高颎朋党者，帝言之于朝，雄深明其虚，帝亦以为然。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雄宽容下士，朝野顾属。帝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乃改授司空，外示优崇，而内实夺其权也。雄乃闭门不通宾客。寻改封清漳王。仁寿初，帝以清漳不允声望，命职方进地图，指安德郡示群臣曰：“此号足为名德相称”。乃改封安德王。

大业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检校郑州刺史。迁怀州刺史、京兆尹。帝亲征吐谷浑，诏雄总管浇河道诸军。及还，改封观王。辽东之役，检校左翊卫大将军，出辽东道。次泸河镇，遘疾死，帝为之废朝，诏鸿胪监护丧事。有司请谥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灵。”乃谥曰德。赠司徒、襄国等十郡太守。

子恭仁，位吏部侍郎。

恭仁弟綝，性和厚，颇有文学。历义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为司隶大夫。辽东之役，杨玄感反，其弟玄纵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语久之。司隶刺史刘休文奏之，时恭仁将兵于外，帝寝其事。綝忧，发病而卒。

雄弟达，字士达，有学行，仕周，位仪同、内史下大夫，封遂宁县

男。文帝受禅，拜给事黄门侍郎，进爵为子。迁兼吏部侍郎，加开府。转内史侍郎、鄴郑赵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陈后，帝差品天下牧宰，达为第一，擢拜工部尚书，加上开府。达为人弘厚，有局度，杨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杨达耳。"献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达并参预焉。炀帝嗣位，转纳言，领营东都副监。辽东之役，领右武卫将军。进位左光禄大夫。卒于师。赠吏部尚书、始安侯，谥曰恭。

王雅，字度容，阐熙新纶人也。少沈毅，木讷寡言。有胆勇，善骑射。周文闻其名，召入军，以功赐爵居庸县子。从禽窦泰于潼关。沙苑之战，雅谓所部曰："彼军殆有百万，今我不满万人，常理论之，实难与敌。但相公神武，以顺讨逆，岂计众寡？大丈夫不以此时破贼，何用生为！"乃擐甲出战，所向披靡，周文壮之。又从战芒山。时大军失利，诸将皆退，雅独拒之。敌人见其无继，步骑竞进。雅左右奋击，斩九级，敌众稍退，雅乃还。周文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进爵为伯。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励精为政，人庶悦附，自远至者七百余家。卒于夏州刺史。子世积嗣。

世积容貌魁岸，腰带十围，风神爽拔，有人杰之表。在周，以功拜上仪同，封长子县公。隋文帝受禅，进封宜阳郡公。高颎美其才能，甚善之。尝谓颖曰："吾辈俱周臣子，社稷沦没，若何？"颎深拒之。未几，授蕲州总管，平陈之役，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以功进位柱国、荆州总管。后桂州人李光仕作乱，世积以行军总管讨平之，进位上柱国，甚见隆重。

世积见帝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及征辽东，世积与汉王并为行军元帅。至柳城，遇疾而还。拜凉州总管，令骑士七百人送之官。

未几，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积，不纳，由是有憾。孝谐竟配防桂州，事总管令狐熙，熙又不礼焉。甚困穷，因徼幸上变，称："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道人云：'当为国主。'谓其妻曰：'夫人当为皇后。'又将之凉州，其所亲谓世积曰：'河西天下精兵处，可图大事。'世积曰：'凉州土旷人稀，非用武国。'"由是被征，案其事。有司奏："左卫大将军元旻、右卫大将军元胄、左仆射高颎，并与世积交通，受其名马之赠。"世积竟坐诛，旻胄等免官，拜孝谐为上大将军。

韩雄，字木兰，河南东垣人也。祖景，孝文时为赭阳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绝人，工骑射，有将率材略。及孝武西迁，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统初，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数日间，众至千人，与河南行台杨琚共为掎角。每抄掠东魏，所向克获。东魏洛州刺史韩贤以状闻，鄴乃遣其军司慕容绍宗与贤合势讨雄。战数十合，雄众略尽，兄及妻子皆为贤所获，将以为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乃诣贤军。即随贤还洛。潜引贤党，谋欲袭之。事泄，遁免。谒周文于弘农，封武阳县侯，遣还乡里，更图进取。雄乃招集义众，从独孤信入洛阳。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齐神武于隘道。神武怒，命三军拜并力取雄，雄突围得免。除东徐州刺史。东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颇为边患。雄密图之，轻将十骑，夜入其境，伏于道侧，遣都督韩仕于略城服东魏人衣服，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略出驰之。雄自后射之，再发咸中，遂斩略首。除河南尹，进爵为公。寻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闵帝践祚，进爵新义郡公，赐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边，具知敌人虚实，每率众深入，不避艰难。前后经四十五战，虽时有胜负，而雄志气益壮，东魏深惮之。卒于镇。赠大将军、五州诸军事。谥曰威。子禽嗣。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胆略称。容貌魁岸，有雄杰之表。性又好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见而异之，令与诸子游集。以军功稍迁仪同三司，袭爵新义郡公。武帝伐齐，禽说下独孤永业于金墉城。及平范阳，加上仪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迁和州刺史。陈将甄庆、任蛮奴、萧摩诃等共为声援，频寇江北，前后入界。禽屡挫其锋，陈人夺气。

开皇初，文帝潜有吞江南志，拜禽庐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任，甚为敌人所惮。及大举伐陈，以禽为先锋。禽领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进攻姑熟，半日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昼夜不绝，其将樊巡、鲁世真、田瑞等相继降。晋王遣行军总管杜彦与禽合军。陈叔宝遣领军蔡征守硃雀航，闻禽将至，众惧而溃。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弃军降禽。禽以精骑直入硃雀门。陈人欲战，蛮奴捻之曰："老夫尚降，诸君何事！"众皆散走。遂平金陵，执陈主叔宝。时贺若弼亦有功，乃下诏晋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又下优诏于禽、弼曰："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人俱出汤火，数百年贼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邀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及至京，

弼与禽争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禽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禽略不交阵，岂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为比！”上曰：’二将俱合上勋。”于是进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纵士卒淫汙陈宫。坐此不得国公及真食邑。

大军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可于苑内筑五垛，当悉赐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阵陈之奴婢货贿，会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职领兵都督已上，及诸考使以射之。

先是，江东谣曰：“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涘，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皆不知所谓。禽本名禽武，平陈之际，又乘青骢马，往返时节与歌相应，至是方悟。后突厥来朝，上谓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禽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禽厉然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其威容如此。别封寿光县公，真食千户。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

俄征还京，恩礼殊厚。无何，其邻母见禽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禽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何王，曰：“阎罗王。”禽子弟欲挞之，禽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亦足矣。”因寝疾卒。子世谔嗣。

世谔倜傥骁捷，有父风。杨玄感乱，引为将，每战先登。玄感败，为吏所拘。时帝在高阳，送诣行在所。世谔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暢，扬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为！”渐以酒进守者，守者狎之，遂饮令醉，因得逃奔山贼，不知所终。

禽母弟僧寿，字玄庆，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时，为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从韦孝宽平尉迟迥。以功授大将军。封昌乐县公。开皇初，拜安州刺史。时禽为庐州总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转熊、蔚二州刺史，进爵广陵郡公。寻以行军总管击破突厥于鸡头山。后坐事免。数岁，复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惮之。后检校灵州总管事。从杨素破突厥，进位上柱国，改封江都郡公。

炀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复任用。大业五年，从幸太原。时

有京兆人达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观之，僧寿亦预焉。坐除名。寻命复位，卒于京师。子孝基。

僧寿弟洪，字叔明，少骁勇，善骑射，膂力过人。仕周，以军功拜大都督。隋文为丞相，从韦孝宽破尉迟迥，加上开府，封甘棠县侯。及帝受禅，进爵为公。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授行军总管。及陈平，晋王广大猎于蒋山，有猛兽在围中，众皆惧，洪驰马射之，应弦而倒。陈氏诸将列观，皆叹伏焉。王大喜，赐缣百匹。寻以功加柱国，拜蒋州刺史，转廉州。

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令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遇虏于恆安，众寡不敌，洪四面搏战，身被重创，将士沮气。虏悉众围之，矢下如雨。洪伪与虏和，围少懈。洪率所领溃围而出。死者太半，杀虏亦倍。洪及药王除名，隆竟坐死。炀帝北巡，至恆安，见白骨被野，以问侍臣，曰："往韩洪与虏战处也。"帝悯然伤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斋供，拜洪陇西太守。

未几，硃崖人王万昌作乱，诏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领郡如故。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又诏洪平之。还师未几，旋遇疾卒。

贺若敦，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曾祖贷，魏献文时入国，为都官尚书，封安富县公。祖伏连，仕魏，位云州刺史。父统，勇健不好文学，以祖廕为秘书郎。永安初，从太宰元天穆讨邢杲，以功封当亭子。齐神武初起，以统为颍州长史。执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兖州刺史，赐爵当亭县公。历位北雍、恆二州刺史。卒，赠司空公，谥曰哀。敦少有气干。统之将执田迅也，虑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难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进策赞成其谋。统流涕从之，遂定谋归西。时群盗蜂起，大龟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敦挺身赴战，手斩七八人，贼乃走。统大悦，谓左右僚属曰："我少从军旅，战阵非一，如此兒年时胆略，未见其人。非唯成我门户，亦当为国名将。"

明年，从河内公独孤信于洛阳被围，敦弯三石弓，箭不虚发。信乃言于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县伯。尝从校猎甘泉宫，时围人不齐，兽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战。围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围而走。敦跃马驰之，鹿上东山。敦弃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悦，诸将因得免责。累迁太子庶子。废帝二年，拜右卫将军。俄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乡县公。时岷蜀初开，人情尚梗。

巴西人谯淹据南梁州，与梁西江州刺史王开业共为表里，扇动群蛮。周文令敦讨平之，进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寻为金州都督。蛮帅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众为寇，围逼信州。诏敦与开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进军追讨，遂平信州。是岁，荆州蛮帅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复令敦与开府潘招讨禽子荣，并虏其众。

武成元年，入为军司马。陈将侯瑱、侯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连战破瑱，乘胜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汛溢，江路遂断。粮援既绝，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多为土聚，覆之以米，召侧近村人，阳有所访问，随即遣之。瑱等闻之，良以为实。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瑱等无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瑱辄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马以招瑱军。诈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尽杀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奔瑱者，犹谓敦之诈，并不敢受。相持岁余，瑱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谓曰："舍我百里，当为汝去。"瑱等遂留船，于是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之非诈，勒众而还。在军病死者十五六。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除其名。

保定五年，累迁中州刺史，镇函谷。敦恃功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晋公护怒，徵还，逼令自杀。临刑，呼子弼谓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建德初，追赠大将军。谥曰烈。

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周齐王宪闻而敬之，引为记室。封当亭县公，迁小内史。与韦孝宽伐陈，攻拔数十城，弼计居多。拜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隋文帝为丞相，尉迟迥作乱，帝恐弼为变，遣长孙平驰驿代之。

及帝受禅，阴有平江南志，访可任者，高颎荐弼有文武才干，于是拜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

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弼为行车总管。将渡江，酹酒祝曰："弼亲

承庙略，远振国威，若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及此，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觉。袭陈南徐州，拔之，执其刺史黄恪。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人间酤酒者，弼立斩之。进屯蒋山之白土冈，陈将鲁广达、周智安、任蛮奴、田瑞、孔范、萧摩诃等以劲兵拒战。田瑞先犯，击走之。鲁广达等相继递进，弼军屡却。弼揣知其骄，士卒且惰，于是督万将士，殊死战，遂大破之。麾下士开府员明禽麾诃至，弼命左右牵斩之。摩诃色自若，弼释而礼之。从北掖门入。时韩禽已执陈叔宝。弼至，呼叔宝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栗再拜。弼谓曰：“小国之君当大国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

既而弼恚恨不获叔宝，于是与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为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事不果。上闻弼有功，大悦，下诏褒扬之。晋王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于是以弼属吏。上驿召之，及见。迎劳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宝剑、宝带、金甕、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

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七策：“其一，请广陵顿兵一万，番代往来。陈人初见设备，后以为常，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其二，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兵临江，陈人以为猎也。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渎内。陈人觇以为内国无船。其四，积苇获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渎于江。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其六，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其七，臣奉敕，兵以义举。及平京口，俘五千余人，便悉给粮劳遣，付其敕书，命别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间，南至林邑，东至沧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转右武候大将军。弼时贵盛，位望隆重，其兄隆为武都郡公，弟柬万荣郡公，并刺史、列将。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时人荣之。

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右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后数载，下弼

狱，上谓曰：“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度江，即禽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赏，何用追论！”弼曰：“平陈之日，诸公议不许臣行。推心为国，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

十九年，上幸仁寿宫，宴王公，诏弼为五言诗，词意愤怨，帝览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咏诗自若。上数之曰：“人有性善行恶者，公之为恶，及与行俱。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终不能改邪？”他日，上谓侍臣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颎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颎云：‘必不然。’平陈后，便索内史，又索仆射。我语颎曰：‘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豫朝政。’弼后语颎：‘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图镇广陵，又求荆州总管，并是作乱处，意终不改也。”

后突厥入朝，上赐之射，突厥一发中的。上曰：“非弼无能当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诚奉国，当一发破的；如不然，发不中也。”弼射一发而中。上大悦，顾谓突厥曰：“此人天赐我也！”

炀帝之在东宫，尝谓曰：“杨素、韩禽、史万岁三人，俱良将也，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禽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为大将。及炀帝嗣位，尤被疏忌。大业三年，从驾北巡至榆林。时为大帐，下可坐数千人，召突厥启人可汗飨之。弼以为太侈，与高颎、宇文幹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告，竟坐诛，时年六十四。妻子为官奴婢，群从徙边。

子怀亮，慷慨有父风。以柱国世子，拜仪同三司。坐弼为奴，俄亦诛死。

敦弟谊。谊性刚果，有干略。周文据关中，引之左右，累迁仪同三司、略阳公府长史。周闵帝受禅，封霸城县子，加开府，历原、信二州总管。及兄敦以谗毁伏诛，坐免官。从武帝平齐，拜洛州刺史，进封建威县侯。开皇中，位左武候将军、海陵郡公。后以突厥为边患，谊素有

威名，拜灵州刺史，进位柱国。谊时年老，犹能重铠上马，甚为北夷所惮。数载，上表乞骸骨，卒于家。子举袭爵。

论曰：周文帝属祸乱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内，大则连兵百万，系之以存亡，小则转战边亭，不阕于旬月。是以兵无少长，士无贤愚，莫不投笔要功，横戈请奋。豆卢宁、杨绍、王雅、韩雄等，或攀翼云汉，底绩屯夷，虽运移年代，而名成终始，美矣哉！豆卢勣誉宣分竹，毓节见临危，可谓载德象贤也。观德王位登台兖，庆流后嗣，保兹宠禄，实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积俊才虽多，适足为害者矣。贺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敌境，勍寇绝其粮道，江淮阻其归途。临危而策出无方，事迫而雄心弥厉，故能利涉死地，全师以反。而茂勋莫纪，严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护之不能终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将三百年。隋文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禽奋发，贾余勇以争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其俶傥英略，贺弼居多，武毅威雄，韩禽称重。方于晋之王、杜，勋庸绰有余地。然贺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韩禽累叶将家，威声动俗，敌国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广陵、甘棠，咸有武艺，骁雄胆略，并为当时所推，赳赳干城，难兄难弟矣。

列传第五十七

申徽 陆通弟逞 厍狄峙 杨荐 王庆 赵刚子仲卿 赵昶 王悦赵文表 元定杨

申徽，字世仪，魏郡人也。六世祖钟，为后赵司徒。冉闵末，中原丧乱，钟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兖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与母居，尽力孝养。及长，好经史。性审慎，不妄交游。遭母忧，丧毕，乃归于魏。元颢入洛，以元邃为东徐州刺史，邃引徽为主簿。颢败，邃被槛车送洛阳，故吏宾客并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广集宾友，叹徽有古人风。寻除太尉府行参军。

孝武初，徽以洛阳兵难未已，遂间行入关见周文。周文与语，奇之，荐之于贺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为宾客。周文临夏州，以徽为记室参军，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为大行台郎中。时军国草创，幕府务殷，四方书檄皆徽之辞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县子、本州大中正。大统初，进爵为侯。四年，拜中书舍人，修起居注。河桥之役，大军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众，徽独不离左右，魏帝称叹之。十年，迁给事黄门侍郎。

先是，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遑问罪，因授彦刺史。频徵不奉诏，又南通吐谷浑，将图叛逆。周文难于动众，欲以权略致之，乃以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徽轻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以揣其意，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住计，彦便从之，遂来至馆。徽先与瓜州豪右密谋执彦，遂叱而缚之。彦辞无罪，徽数之曰："君无尺寸之功，滥居方岳之重，恃远背诞，不恭贡职，戮辱使人，轻忽诏命。计君之咎，实不容诛。但受诏之日，本令相送归阙，所恨不得即申明罚，以谢边远耳。"于是宣诏慰劳吏人及彦所部，复云大军续至，城内无敢动者。使还，迁都官尚书。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启请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节、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十六年，徽兼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废帝二年，进爵为公，正右仆射，赐姓宇文氏。

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牍无大小皆亲自省览，以是事无稽滞，吏不得为奸。后虽历公卿，此志不懈。出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遗。徽性廉慎，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及代还，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徽自以无德于人，慨然怀愧，因赋诗，题于清水亭。长幼闻之，皆竞来就读，递相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

明帝以御正任总丝纶，更崇其秩为上大夫，员四人，号大御正，又以徽为之。历小司空、少保，出为荆州刺史。入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诏许之。薨，赠泗州刺史，谥曰章。

子康嗣。位泸州刺史、司织下大夫、上开府。

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静，齐郡守。静弟处，上开府、同昌县侯。卒。

陆通，字仲明，吴郡人也。曾祖载，从宋武帝平关中，军还，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遂没赫连氏。魏太武平赫连氏，载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致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从尔硃天光讨伐。及天光败，归周文。周文为行台，以政为行台左丞、原州长史，赐爵中都县伯。大统中，卒。

通少敦敏好学，有志节。幼从政在河西，遂逢寇难，与政相失。通乃自拔东归，从尔硃荣。荣死，又从尔硃兆。及尔硃氏灭，及入关。周文时在夏州，引为帐内督。顷之，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时有传岳军府已亡散者，周文忧之，通以为不然。居数日，问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见亲礼，遂昼夜陪侍，家人罕见其面。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周文以此重之。后以迎孝武功，封都昌县伯。

大统元年，进爵为侯。从禽窦泰，复弘农。沙苑之后。力战有功。又从解洛阳围。军还，属赵青雀反于长安，周文将讨之，以人马疲弊，不可速行，又谓青雀等一时陆梁，不足为虑，乃云"我到长安，但轻骑临之，必当面缚。"通进曰："青雀等既以大军不利，谓朝廷倾危，同恶相求，遂成反乱。然其逆谋久定，必无迁善之心。且其诈言大军败绩，东寇将至，若以轻骑往，百姓谓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虽疲弊，精锐犹多，以明公之威，率思归之众，以顺讨逆，何虑不平？"周文深纳之，因从平青雀。录前后功，进爵为公，徐州刺史。以寇难未平，留不之部。与于谨讨刘平伏，加大都督。从周文援玉壁，进仪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来附，通从若干惠战于芒山。众军皆退，唯惠与通率所部力战。至夜中乃阴引还，敌亦不敢逼。时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仆同三司、太仆卿，赐姓部六孤氏，进爵绥德郡公。周孝闵践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迁大司寇。

通性柔谨，虽久处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赐，尽与亲故共之，家无余财。常曰："凡人患贫而不贵，不患贵而贫也。建德元年，转大司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常从容谓之曰："尔既温裕，何因乃字世雄？且为世之雄，非所宜也。于尔兄弟又复不类。"遂改焉。逞少谨密，早有名誉。兄通先以军功别受茅土，乃让父爵中都县伯令逞袭之。起家羽林监、周文内亲信。时辈皆以骁勇自达，唯逞独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礼遇焉。大统十四年，参大丞相府军事，寻兼记室。保定初，累迁吏部中大夫，历蕃部、御伯中大夫，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转军司马。逞干识详明，历任三府，所在著绩。朝迁嘉之，进爵为公。

天和三年，齐遣侍中斛斯文略、中书侍郎刘逖来聘。初修邻好，盛选行人，诏逞为使主，尹公正为副以报之。逞美容止，善辞令，敏而有礼，齐人称焉。还届近畿，诏令路车仪服郊迎而入，时人荣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数子，经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养之，诸豚赖之以活，时论以逞仁政所致。俄迁司会中大夫，出为河州刺史。晋公护雅重其才，表为中外府司马，颇委任之。寻复为司会，兼纳言，迁小司马。及护诛，坐免官。

顷之，起为纳言。又以疾不堪剧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辞，例备卤簿，逞以时属农要，奏请停之。武帝深嘉焉，诏遂其所请，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称之。东宫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赠大将军。子操嗣。

厍狄峙，其先辽东人，本姓段，匹磾之后也，因避难改焉。后徙居代，世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骑射，有谋略。仕魏，位高阳郡守，政存仁恕，百姓颇悦之。孝武西迁，峙乃弃官从入关。大统元年，拜中书舍人，参掌机密，以恭谨见称。迁黄门侍郎。时与东魏争衡，蠕蠕乘虚，屡为边患，朝议欲结和亲，乃使峙往。峙状貌魁梧，善于辞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复为寇。周文谓峙曰："昔魏绛和戎，见称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

高邑县公。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拜侍中。蠕蠕灭后，突厥强盛，虽与周通好，而外连齐氏。周文又令峙衔命喻之。突厥感悟，即执齐使归诸京师。进爵安丰郡公，历小司空、小司寇。

明帝初，为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诸军事。峙性宽和，尚清靖，为夷獠所安。后为宜州刺史，入为少师。以年老，乞骸骨，诏许之。卒，谥曰定。

子嶷嗣，少知名，位开府仪同三司、职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

嶷弟徵，从平齐，以功拜仪同大将军，赐爵乐陵县公。

徵弟徽，亦以军功至仪同大将军、保城县男。

徽弟嵚，性弘厚，有局度，以齐右下大夫从武帝东伐，入并州。军败，侍臣歼焉。及帝之出，唯嵚侍从。以功授上仪同大将军，迁开府，历右宫伯，赐爵乐城县侯。仕隋，位至户部尚书。

杨荐，字承略，秦郡宁夷人也。父宝，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誉，性廉谨，喜怒不形于色。魏永安中，随尔硃天光入关讨君贼，封高邑县男。周文临夏州，补帐内都督。及平侯莫陈悦，使荐入洛请事，孝武授周文关西大行台，仍除荐直閤将军。时冯翊长公主嫠居，孝武意欲归诸周文，乃令武卫元毗喻旨。荐归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阳请之，孝武即许焉。孝武欲向关中，荐赞成其计。孝武曰："卿归语行台迎我。"周文又遣荐与长史宇文测出关候接。孝武至长安。进爵清水县子。

大统元年，蠕蠕请和亲，周文遣荐与杨宽使，并结婚而还。进爵为侯。又使荐纳币于蠕蠕。魏文帝郁久闾后崩，周文遣仆射赵善使蠕蠕，更请婚。善至夏州，闻蠕蠕贰于东魏，欲执使者，善惧，乃还。周文乃使荐往，赐黄金十斤，杂彩三百匹。荐至蠕蠕，责其背惠食言，并论结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随荐报命焉。及侯景来附，周文令荐助镇遏。荐知景翻覆，遂求还，具陈事实，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寻而景叛。

十六年，大军东讨，周文恐蠕蠕乘虚寇掠，乃遣荐往，更论和好，以安慰之。进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闵帝践阼，除御伯大夫，进爵姚谷县公，仍使突厥结婚。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与齐通和，说其兄欲背先约。计谋已定，将以荐

等送齐。荐知其意，乃正色责之，辞气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惨然良久曰："幸无所疑，当共平东贼，然后发遣我女。"乃令荐先报命，仍请东讨。以奉使称旨，廷大将军。保定四年，又纳币于突厥。还行小司马，又行大司徒。从陈公纯等逆女于突厥，进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迁总管梁州刺史。后以疾卒。

王庆，字兴庆，太原祁人也。父因，魏灵州刺史、怀德县公。庆少开悟，有才略。初从周文征伐，复弘农，破沙苑，并有战功，每获殊赏。大统十年，授殿中将军。周孝闵帝践阼，晋公护引为典签。庆枢机明辩，渐见亲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后功，赐爵始安县男。二年，行小宾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浑。与其分疆，仍论和好之事。浑主悦服，遣所亲随庆贡献。

初，突厥与周和亲，许纳女为后。而齐人知之，惧成合从之势，亦遣使求婚，财馈甚厚。突厥贪其重赂，便许之。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遂为齐人离贰，今者复恐改变，欲遣使结之。遂授庆左武伯，副杨荐为使。是岁，遂兴入并之役。庆乃引突厥骑，与隋公杨忠至太原而还。及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与通和。突厥闻之，复致疑阻，于是又遣庆往谕之。可汗感悦，结好如初。五年，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自此，以庆信著北蕃，频岁出使。后更至突厥，属其可汗暴殂，突厥谓庆曰："前后使来，逢我国丧者，皆緌面表哀。况今二国和亲，岂得不行此事！"庆抗辞不从。突厥见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闻而嘉之。录庆前后使功，迁开府仪同三司、兵部中大夫，进爵为公。历丹、中二州刺史，为政严肃，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将军、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总管，进位柱国。开皇元年，进爵平昌郡公。卒于镇，赠上柱国，谥曰庄。子淹嗣。

赵刚，字僧庆，河南洛阳人也。祖宁，魏高平太守。父和，永平中，陵江将军。南讨度淮，闻父丧，辄还，所司将致之于法，和曰："罔极之恩，终天莫报。若许安厝，礼毕而即罪戮，死且无恨。言讫号恸，悲感傍人。主司以闻，遂宥之。丧毕，除宁远将军。大统初，追赠胶州刺史。刚少机辩，有干能，起家奉朝请，累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司徒府从事中郎，加阁内都督。及孝武与齐神武构隙，刚密奉旨，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未及发，而神武已逼洛阳，孝武西迁。景昭集府僚文武，议其去就，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刚抽刀投地曰："公若为忠臣，可斩道和。如欲从贼，可见杀！"景昭感悟，遂率众赴关右。属侯景逼穰城，东荆州人杨欢等起兵应景，以其众邀景昭于路。景昭战败，刚遂没于蛮。后自赎免，乃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魔怜，劝令归关西。魔怜纳

之，使刚至并州，密观事势。神武引刚内宴，因令刚赍书申敕荆州。刚还报魔怜，仍说魔怜斩杨欢等，以州归西。魔怜乃使刚入朝。大统初，刚于灞上见周文，具陈关东情实。周文嘉之，封阳邑县子。论复东荆州功，进爵临汝县伯。

初，贺拔胜、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并流寓江左。至是，刚言于魏文帝，请追而复之。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使梁魏兴，赍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即与刚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随刚报命。是年，又诏刚使三荆，听在所便宜从事。使还，称旨，进爵武成县侯，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复使魏兴，重申前命。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独孤信等。顷之，御史中尉董绍进策，请图梁汉，以绍为行台、梁州刺史。刚以为不可，而朝议已决，遂出军。绍竟无功还，免为庶人。除刚颍州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兼大行台左丞，持节赴颍川节度义军。师还，刚别破侯景前驱于南陆，复获其郡守二人。时有流言，传刚东叛，神武因设反间，声遣迎接。刚乃率骑袭其丁坞，拔之，周文知刚无贰，乃加赍焉。除营州刺史，进爵为公。

渭州人郑五丑构逆，与叛羌傍乞铁勿相应。令刚往镇之。将发，魏文帝引见内寝，举觞属刚曰："昔侯景在东，为卿所困。黠羌小丑，岂足劳卿谋虑也？"时五丑已克定夷镇，所在立栅。刚至，并攻破之，散其党与。五丑于是西奔铁勿，刚又进破铁勿伪广宁郡。属宇文贵等西讨，诏以刚行渭州事，资给粮饩。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入为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闵帝践祚，进爵浮阳郡公，出为利州总管。沙州氐恃险逆命，刚再讨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从赋役。刚以信州滨江负阻，乃表请讨之。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经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刚初至，梁帅惮其军威，相次降款。刚师出逾年，士卒疲弊，寻复亡叛。后遂以入功而还。又与所部仪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阙，遇疾，卒于路。赠中、淅、涿三州刺史，谥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齐王宪甚礼之。以军功位上仪同，为畿伯中大夫。后以平王谦功，进位大将军，封长垣县公。隋文帝受禅，进河北郡公，寻拜石州刺史。法令严猛，纤介之失无所宽舍，鞭笞辄至二百。吏人战栗无敢违犯，盗贼屏息，皆称其能。迁朔州总管。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辄召主掌挞其胸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时人谓之於菟。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

会突厥启人可汗求婚，上许之。仲卿因是间其骨肉，遂相攻击。十七年，启人窘迫，与隋使长孙晟投通汉镇。仲卿率骑千余援之，达头不敢逼。潜遣人诱致启人所部，至者二万余家。其年，从高颎指白道以击达头，仲卿为前锋。至族蠡山，与虏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启人。突厥悉众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经五日。会高颎大兵至，合击之，虏乃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令仲卿处之恆安。以功进上柱国。朝廷虑达头掩袭启人，令仲卿屯兵二万以备之，代州总管韩洪、永康公李药王、蔚州刺史刘隆等将步骑一万镇恆安，达头来寇，韩洪军大败。仲乡自乐宁镇邀击，斩千余级。明年，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人。

时有上表言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伟按之，并实。惜其功，不罪，因劳之曰："知公清正，为下所恶。"赐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寿初，检校司农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诏往益州按之。秀宾客经过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奴婢五十口、黄金二百两、米粟五千石、奇宝杂物称是。炀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书事。卒官。谥曰肃。子世弘嗣。

赵昶，字长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于代焉。昶少聪敏，有志节。弱冠，以材力闻。魏北中郎将高千镇陕，以昶为长史、中军都督。周文平弘农，擢为相府典签。

大统九年，大军失律于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军逃还，凭险作乱。周文将讨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见鼠仁，喻以祸福。群凶或从或不，从其命者，复将加刃于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气弥厉。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显叛，攻南由，周文复遣昶慰喻之，道显等皆即款附。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三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周文即以昶为都督领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劳之，皆知其虚实。及大军往讨，昶为先驱，遂破之。以功封章武县伯。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带长蛇镇将。氐俗荒犷，昶威怀以礼，莫不悦服。期岁之后，乐从军者千余人。加授帅都督。时属军机，科发切急，氐情难之，复相率谋叛。昶又潜遣诱说，离间其情。因其携贰，遂轻往临之。群氐不知所为，咸来见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余众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时氐帅盖闹等反，昶复讨禽之。又与史宁破宕昌羌、獠二十余万。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潭水羌叛，杀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仪同骆天人等讨平之。

周明帝初，凤州人仇周贡、魏兴等反，自号周公，破广化郡，攻没诸县，分兵西入，围广业、脩城二郡。广业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杲等请昶为援。遣使报杲，为周贡党樊伏兴等所获。兴等知昶将至，解脩城围，据泥功岭，设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战破之。广业之围亦解，昶追之至泥阳川而还。兴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复反，攻没郡县，昶讨斩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倾心下士，虏获氐、羌，抚而使之，皆为昶尽力。周文常曰："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氐、羌者，赵昶有之矣。"至是，明帝录前后功，进爵长道郡公，赐姓宇文氏，赏劳甚厚。二年，徵拜宾部中大夫，行吏部。寻以疾卒。

王悦，字众喜，京兆蓝田人也。少有气干，为州里所称。周文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大统元年，除相府刑狱参军。封蓝田县伯。四年，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周文赴援，悦又率乡里千余人从军至洛阳。将战之夕，悦罄其行资，市牛飨战士。悦所部尽力。斩获居多。迁大行台右丞，转左丞。久居管辖，颇获时誉。

十三年，侯景据河南来附，仍请兵为援，周文先遣韦法保、贺兰愿德等帅众助之。悦言于周文曰："侯景之于高欢，始则笃乡党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将，职重台司，论其分义，有同鱼水。今欢始死，景便离贰，岂不知君臣之道有违，忠义之礼不足？盖其图既大，不恤小嫌。然尚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若益之以势，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周文纳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寻叛。后拜京兆郡守、散骑常侍，迁大行台尚书。从达奚武征梁汉。军出，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悦乃贻之书，贤于是遂降。悦又白武云："白马冲要，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图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实难。"武然之，即令悦率轻骑径趣白马。悦示其祸福，梁将深悟，遂以城降。时梁武陵王萧纪果遣其将任珍奇，欲先据白马。行次关城，闻其已降，乃还。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悦行刺史事。招携初附，人吏安之。

废帝二年，徵还本任。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尚书员废，悦以仪同领兵还乡里。悦既久居显职，及此之还，私怀怏怏，犹陵驾乡里，失于宗党之情，其长子康恃悦旧望，遂自骄纵。所部军人将有婚礼，康乃非理陵辱。军人诉之，悦及康并坐除名，仍配远防。及于谨伐江陵，令悦从军展效。江陵平，因留镇之。

周孝闵帝践祚，依例复官，授郢州刺史。寻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进爵蓝田县侯。俄迁司宪中

大夫，赐姓宇文氏，又进爵河北县公。性俭约，不营生业，虽出内荣显，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劳勉之。保定元年，卒于位。

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赵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后徙居南郑。累世为二千石。父珏，性方严，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国县伯。赠虞、绛二州刺史，谥曰贞。文表少而修谨，志存忠节。起家为周文亲信，累迁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迁许国公宇文贵府长史。寻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从贵使突厥迎皇后，进止仪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礼度。及皇后将入境，突厥托以马瘦徐行，文表虑其为变，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后自发彼蕃，已淹时序，途经沙漠，人马疲劳，且东寇每伺间隙，吐谷浑亦能为变。今君以可汗爱女，结姻上国，曾无防虑，岂人臣之体乎？"莫缘然之，遂倍道兼行，数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别封伯阳县伯。天和三年，除梁州总管府长史。所管地名恆稜者，方数百里，并夷、獠所居，恃其险固，常怀不轨，文表率众讨平之。迁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怀之。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大将军，进爵为公。大象中，拜吴州总管，时开府于顗为吴州刺史。及隋文帝执政，尉迟迥等举兵，远近骚然，人怀异望。顗自以族大，且为国家肺腑，惧文表负已，谋欲先之，乃称疾不出。文表往问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谋反。"仍驰启其状。帝以诸方未定，恐顗为变，遂授顗吴州总管以安之。后知文表无异志，虽不罪顗，而听其子仁海袭爵。

元定，字愿安，河南洛阳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父道龙，钜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内沈审而外刚毅。从周文讨侯莫陈悦，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迁，封高邑县男。定有勇略，累从征伐，每战必陷阵，然未尝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诸将亦称其长者。累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废帝二年，以宗室进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礼》，爵随例降，改封长湖郡公。

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济，甚得羌豪之情，先时生羌据险不宾者，至是并出山谷，从征赋焉。及定代还，羌豪等咸恋慕之。保定中，授左宫伯中大夫。久之，转左武伯中大夫，进位大将军。天和二年，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归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图攻取，乃遣使请兵，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梁人与华皎皆为水军，定为陆军，直总督之。俱至夏口，而陈郢州坚守不下，直令定围之。陈遣其将淳于量、徐度、吴明彻等水陆来拒，皎为陈人所败，真得脱身归梁。定既孤军县隔，进

退无路，陈人乘胜，水陆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开路，且战且行，欲趋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穷迫，遣使伪与定通和，重为盟誓，许放还国。定疑其诡诈，欲力战死之。而定长史长孙隆及诸将等多劝定和，定乃许之。于是与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为度所执，所部众军亦被囚虏，送诣丹阳。居数月，忧愤发病卒。子乐嗣。

杨□，字显进，正平高凉人也。祖贵、父猛，并为县令。□少豪侠，有志气。魏孝昌中，尔硃荣杀害朝士，大司马、城阳王元徽逃难投□，□藏而免之。孝庄帝立，徽乃出，复为司马。由是□以义烈，擢拜伏波将军、给事中。元颢入洛，孝庄北度太行。及尔硃荣奉帝南讨，至马渚，□乃具船以济王师。颢平，封肥如县伯，加镇远将军、步兵校尉、行济北郡事。进都督、平东将军、太中大夫。

从孝武入关，进爵为侯，加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时东魏迁鄴，周文欲知其所为，乃遣□间行诣鄴以观察之。使还称旨，授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稽胡恃险不宾，屡行钞窃，以□兼黄门侍郎，往慰抚之。□颇有权略，能得边情，诱化酋梁，多来款附，乃有随树入朝者。时弘农为东魏守，□从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犹附东魏。□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与其豪右相知，请微行诣邵郡，举兵以应朝廷。周文许之，□遂行。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密相应会，内外俱发，遂拔邵郡，禽郡守程保及县令四人，并斩之。众议推□行郡事，□以因覆怜成事，遂表覆怜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台左丞，仍率义徒更为经略。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汾、二绛、建州、太宁等诸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以□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齐神武败于沙苑，其将韩轨、潘乐、可硃浑元等为殿，□分兵要截，杀伤甚众。东雍州刺史司马恭惧□威声，弃城遁走。□遂移据东雍州。

周文以□有谋略，堪委边任，乃表行建州事。时建州远在敌境，然□威恩夙著，所经之处，多赢粮附之。比至建州，众已一万。东魏州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击败之。又破其行台斛律俱于州西，大获甲仗及军资，以给义士。由是威名大振。东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复遣行台薛修义与斛律俱相会，于是敌众渐盛。□以孤军无援，且腹背受敌，谋欲拔还，复恐义徒背叛，遂伪为周文书，遣人若从外送来者，云已遣军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士人义酋，令各领所部四出钞掠，拟供军费。□分遣讫，遂于夜中拔还邵郡。朝廷嘉其权以全军。既授建州刺史。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薛荣祖镇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桥。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于汾桥拒守。其夜，□从他道济，遂袭克之。进骠骑将军。邵郡人以郡东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又率兵攻而

复之。转正平郡守。又击破东魏南绛郡，虏其郡守屈僧珍。录前后功，封邰阳县伯。

芒山之战，□攻拔标栢谷坞，因即镇之。及大军不利，□亦拔还。而东魏将侯景率骑追□，□与仪同韦法保同心抗御，且战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复授建州刺史，镇军箱。□久从军役，末及葬父。至是，表请迁葬。诏赠其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州刺史，赠其母夏阳县君，并给仪卫，州里荣之。及齐神武围玉壁，别令侯景趣齐子岭。□恐入寇邵郡，率骑御之。景远闻□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其见惮如此。十二年，进授大都督，加晋、建二州诸军事。又攻破蓼坞，获东魏将李显，进仪同三司。寻加开府，复镇邵郡。十六年，大军东讨，授大行台尚书，率义众先驱敌境，攻其四戍，拔之。时以齐军不出，乃追□还。改封华阳县侯。又于邵郡置邵州，以□为刺史，率所部兵镇之。

保定四年，迁少师。其年，大军围洛阳，诏□出轵关。然□自镇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人战，每常克获，以此遂有轻敌之心。时洛阳未下，而□深入敌境，又不设备。齐人奄至，大破□军。□以众败，遂降于□齐。□之立勋也。有慷慨壮烈之志，及军败，遂就虏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朝廷犹录其功，不以为罪，令其子袭爵。

论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经史，陆通鉴悟明敏，饰之以温恭，并夙奉龙颜，早蒙任遇，效宣提戟，功预披荆，义结周旋，恩生契阔。遂得入居端揆，出抚列藩。虽以识用成名，抑亦情兼惟旧。陆逞于戎旅之际，以文雅见知，出境播延誉之能，莅官著从政之美，历居显要，岂徒然哉！厍狄峙建和戎之功，杨荐成入关之策，赵刚之克剪凶狡，赵昶之怀服氐、羌，王悦之料侯景，文表之谲突厥，或明称先觉，或识表见机，观其立功立事，皆一时志力之士也。元定败亡，同黄权之无路；杨□攻胜，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其□之谓也！

列传第五十八

韩褒 赵肃子轨 张轨 李彦 郭彦 梁昕 皇甫璠子诞 辛庆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吕思礼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懔 刘璠子祥兄子行本

柳遐子庄

韩褒，字弘业，颍川颍阳人也。祖环，魏平凉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恆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学而不守章句。其师怪问之，对曰："文字之间，常奉训诱，至于商较异同，请从所好。"师因此奇之。及长，涉猎经史，深沈有远略。属魏室丧乱，避地夏州。时周文帝为刺史，素闻其名，待以客礼。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诸将遣使迎周文。周文问以去留之计，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纳焉。及为丞相，引为录事参军。赐姓侯吕陵氏。大统初，迁行台左丞，赐爵三水县伯、丞相府从事中郎，出镇淅、郦。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马，进爵为侯。

出为北雍州刺史。州带北山，多有盗贼。褒密访之，并豪右所为也，而阳不之知。厚加礼遇，谓曰："刺史起自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杰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置为主帅，分其地界，有盗发而不获者，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莫不惶惧，皆首伏曰："前盗发者，并某等为之。"所有徒侣，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隐匿者，并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盗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门曰："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旬日之间，诸盗咸悉首尽。褒取名簿勘之，一无差异，并原其罪，许以自新，由是群盗屏息。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百姓，同于仆录。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城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废帝元年，为会州刺史。后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累迁汾州刺史。

先是，齐寇数入，人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适会寇来，乃不下属县。人既不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于不觉，以为州先未集兵，今还必不能追蹑，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送京师，褒因是奏曰："所获贼众，不足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请一切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此抄兵颇息，迁河

州总管，仍转凤州刺史。寻以年老请致事，诏许之。天和五年，拜少保。褒历事三帝，以忠厚见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师道处之，每入朝见，必有诏令坐，然始论政事。卒，赠泾、岐、燕三州刺史，谥曰贞。

子继伯嗣。仕隋，位终卫尉少卿。

赵肃，字庆壅，河南洛阳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灭，曾祖武始归于魏，赐爵金城侯。祖兴，中书博士。父申侯，举秀才，为后军府主簿。肃早有操行，知名于时。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迁左将军、太中大夫。东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满还洛阳。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向导。授司州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周文帝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九年，行华山郡事。

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当行朝礼，非有封爵者不得预焉。肃时未有茅土，左仆射长孙俭启周文请之，周文乃召肃谓曰："岁初行礼，岂得使卿不预！然何为不早言也？"于是令肃自选封名。肃曰："河清乃太平之应，窃所愿也。"于是封清河县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东将军。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十七年，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赐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肃撰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职，卒于家。子轨。

轨少好学，有行检。周蔡王引为记室，以清苦闻。隋文帝受禅，为齐州别驾，有能名。其东邻有桑，葚落其家，轨遣人悉拾还其主，戒其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戒。"在州考绩连最。持节使者邰阳公梁子恭上状，文帝赐以米帛甚优，令入朝。父老将送者，各挥涕曰："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饮之。至京，诏与牛弘撰定律令格式。

时卫王爽为原州总管，召为司马。在道夜行，其左右马逸入田中，暴人禾。轨驻马待明，访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闻之，莫不改操。后检校硖州刺史，甚有恩惠。转寿州总管长史。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通。轨劝课吏人，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馀顷，人赖其利。秩满归，卒于家。子弘安、弘智，并知名。

张轨，字元轨，济北临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轨少好学，志识开朗。初在洛阳，家贫，与乐安孙树仁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见

称。轨常谓所亲曰：“秦、雍之间，必有王者。”尔硃氏败后，遂杖策入关。贺拔岳以轨为记室参军。典机密。寻转仓曹。时谷籴踊贵，或有请贷官仓者，轨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济人之难，讵得相违？”乃卖所服衣物，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轨为都督，从征侯莫陈悦。悦平，使于洛阳，见领军斛斯椿。椿曰：“高欢逆谋，已传行路，人情西望，以日为年，未知宇文何如贺拔也？”轨曰：“宇文公文足经国，武足定乱，至于高识远度，非愚管所测。椿曰：“诚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为行台，授轨郎中。孝武西迁，除中书舍人，封寿张县子，肃著作佐郎，修起居注，迁给事黄门侍郎，兼吏部郎中。出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声绩甚著，临人政术，有循吏之美。大统间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为丞相府从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导出镇秦州，以轨为长史。废帝元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二年，赐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书，复除陇右府长史。卒于位，谥曰质。轨性清素，临终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

子肃，周明帝初为宣纳上士，转中外府记室参军、中山公训侍读。早有才名，性颇轻猾，时人比之魏讽。卒以罪考竟终。

李彦，字彦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彦少有节操，好学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请。孝武入关，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统初，除通直散骑侍郎，累迁左户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改授户部郎中，封平阳县子。废帝初，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彦在尚书十有五载，属军国草创，庶务殷繁，留心省阁，未尝懈怠。断决如流，略无疑滞。台阁莫不叹其公勤，服其明察。迁给事黄门侍郎，仍左丞。赐姓宇文氏。出为鄜州刺史。六官建，改授军司马，进爵为伯。彦性谦恭，有礼节，虽居显要，于亲党之间恂如也。轻财重义，好施爱士，时论以此称之，然素多疾，而勤于莅职，虽沈顿枕席，犹理务不辍，遂至于卒。谥曰敬。

彦临终遗诫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为椟，葛累为缄，下不乱泉，上不泄臭，实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矫枉，恐为世士所讥。今可敛以时服，葬于硗□脊之地，勿用明器、刍涂及仪卫等。尔其今哉。”朝廷嘉焉。不夺其志。

子升明嗣。少历显职。大象末，太府中大夫、仪同大将军。仕隋，终于齐州刺史。

子仁政，长安县长。义军至，以罪诛。

郭彦，太原阳曲人也。其先从官关右，遂居冯翊。父胤，灵武令。彦少知名。周文帝临雍州，辟为西曹书佐。累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以居郎官著称，封龙门县子，进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书，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伯。六官建，拜户部中大夫。周孝闵帝践祚，出为澧州刺史。蛮左生梗，不营农业。彦劝以耕稼，人皆务本，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齐南安城主冯显密遣使归降，其众未之知也。柱国宇文贵令彦率兵应接。时齐人先令显率所部送粮南下，彦惧其众不从命，乃于路邀之，显因得自拔。其众果拒战，彦纵兵奋击，并虏获之。以南安无备，即引军掩袭，遂有其城。晋公护嘉之，进爵怀德县公。入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晋公护东讨，彦从尉迟迥攻洛阳，迥复令彦与权景宣出汝南。及军次豫州，使彦镇之。天和中，为陇右总管府长史。卒于官。赠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乌氏人也。世为关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祖重耳，漳县令。父劝儒，中散大夫，赠泾州刺史。昕少温恭，见称州里。从尔硃天光征讨，拜右将军、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军次雍州，昕以三辅望族上谒。周文见昕容貌瑰伟，深赏异之，即授右府长流参军。累迁丞相府主簿。大统十二年，除河南郡守，迁东荆州刺史。昕抚以仁惠，蛮夷悦之。封安定县子。周孝闵帝践祚，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明帝初，进爵胡城县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昕性温裕，有干能，历官内外，咸著声称。寻卒官。赠大将军，谥曰贞。

昕弟荣，位计部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朝那县伯。赠泾、宁、幽三州刺史，谥曰静。

子蠙，仕隋，为给事郎。贞观中，终于郑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为西州著姓，后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从事。大统末，追赠散骑常侍、仪同三司、泾州刺史。璠少忠谨，有干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为牧，补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统四年，引为丞相府行参军。周孝闵帝践祚，为守庙下大夫、长乐县子。保定中，为鸿州刺史，入为小纳言。累迁蕃部中大夫，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贞守志，恆以清白自处，当时称为善人。建德三年，为随州刺史，政存简惠，百姓安之，卒官，赠交、渭二州刺史，谥曰恭。

子谅，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谅弟诞。

诞字玄虑，少刚毅，有器局，开皇中，累迁治书侍御史，朝臣入不肃惮焉。后为尚书左丞。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朝廷盛选僚佐，拜诞并州总管司马，总府政事，一以谘之，谅甚敬焉。及炀帝即位，谅用谘议王頍谋，发兵作乱。诞数谏止，谅不纳。诞因流涕，以死固请。谅怒囚之。及杨素将至，谅屯清源以拒之。谅主簿豆卢毓出诞于狱，协谋闭城拒谅。谅袭击破之，并抗节遇害。帝以亡身殉国，嘉悼者久之。诏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

子无逸嗣。寻为淯阳太守，甚有声称。大业初，令行，旧爵例除。以无逸诚义之后，赐爵平舆侯。入为刑部侍郎，守右武卫将军。

初，汉王谅之反，州县莫不响应。有岚州司马陶世模、繁畤令敬钊，并抗节不从。

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干。仁寿初，为岚州司马。谅反，刺史乔钟葵将赴之，世模以义拒之。临之以兵，辞气不挠，钟葵义而释之。军吏请斩之，于是被囚。及谅平，拜开府，授大兴令。从卫玄击杨玄感，以功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钊字积善，河东蒲坂人。父元约，周布宪中大夫。钊，仁寿中为繁畤令，甚有能名。汉王谅反，师陷其城，贼帅墨弼执送伪将乔钟葵，署为代州总管司马。钊正色拒之，誓之以死。会钟葵败，钊遂免。卒于朝邑令。

辛庆之，字余庆，陇西狄道人也。世为陇右著姓。父显宗，冯翊郡守，赠雍州刺史。庆之少以文学徵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属尔硃氏作乱，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与参谋议。至鄴，闻孝庄帝崩，遂出兖、冀间，谋结义徒，以赴国难。寻而节闵帝立，乃还洛阳。及贺拔岳为行台，复启庆之为行台吏部郎。大统初，从周文帝东讨，为行台左丞。六年，行河东郡事。九年，入为丞相府右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度支尚书，复行河东郡事。迁南荆州刺史，加仪同三司。庆之位遇虽隆，而率性俭素，车马衣服亦不尚华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风度，特为当时所重。又以其经明行修。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庆帝二年，拜秘书监。卒官。子加陵，主寝上士。庆之族子昂。

昂字进君。数岁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谓其父仲略曰：“公家虽世载冠冕，然名德富贵，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气。深以为然。年十八，侯景辟为行台郎中。景后来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参军。后追论归朝勋，封襄城县男。

及尉迟迥伐蜀，昂占募从军。蜀平，迥表昂为龙州长史，领龙安郡事。州带山谷，旧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爱之。成都一方之会，风俗舛杂，迥以昂达于从政，复表昂行成都令。昂到县。便与诸生与祭文翁学堂，因共欢宴，谓诸生曰：“子孝臣忠，师严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语，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誉。”昂言切理至，诸生等并深感悟，归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诫如此，不可违之。”于是井邑肃然，咸从其化。迁梓潼郡守。六官建，入为司隶上士，袭爵繁昌县公。

保定二年，为小吏部。时益州殷阜，军国所资，经途艰险，每苦劫盗。诏昂使于益、梁，军人之务皆委决焉。昂抚导荒梗，颇得宁静。天和初，陆腾讨信州蛮，诏昂便于通、渠等州运粮馈之。时临、信、楚、合等诸州人庶多从逆，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乃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莫有怨者。使还，属巴州万荣郡人反叛，围郡城，昂于是遂募通、开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谓有大军赴救，望风瓦解。朝廷嘉其权以济事，诏梁州总管、杞国公亮即于军中赏昂奴婢二十口，缯彩四百匹。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梁，遂表为渠州刺史。转通州。推诚布信，甚得夷獠欢心。秩满还京，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觐。以昂化洽夷落，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晋公护执政，昂稍被护亲待，武帝颇衔之。及诛护，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昂族人仲景，好学，有雅量。其高祖钦，后赵吏部尚书、雍州刺史，子孙因家焉。父欢，魏陇州刺史、硃阳公。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内史下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东雍州长史。子直性节俭，有干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请。永安初，拜鸿胪少卿。孝武西迁，封山北县男。大统初，汉炽屠各阻兵于南山，与陇东屠各共为脣齿。周文帝令子直率泾州步骑五千讨破之。赐书劳问，除尚书左外兵郎中，兼中书舍人。从解洛阳围，经河桥战，兼尚书左丞，出为秦总管府司马。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逆命，子直

从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平之。复入为大行台郎中，兼丞相府记室，除太子中庶子，领齐王友。寻行冯翊郡事。废帝元年，拜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事。务以德政化人，西土悦附。恭帝初，徵拜黄门侍郎。卒官。

子宣礼，柱国府参军。

杜杲，字子晖，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辅国将军，赠蒙州刺史。父皎，仪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学涉经史，有当世干略，其族父攒，清贞有识鉴，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驹也。"攒时仕魏，为黄门侍郎，兼度支尚书、卫大将军、西道大行台，尚孝武妹新丰公主，因荐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请。周明帝初，为脩城郡守。属凤州人仇周贡等构乱，攻逼脩城，杲信洽于人，部内遂无叛者。寻率郡兵与开府赵昶合势，并破平之。入为司会上士。

初，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及江陵平，顼随例迁长安。陈人请之，周文帝许而未遣。至是，帝欲归之，命杲使焉。陈文帝大悦，即遣使报聘，并赂黔中数州地，仍请画野分疆，永敦邻好。以杲奉使称旨，进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陈于是归鲁山郡。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诏杲送之还国。陈文帝谓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是周朝之惠。然不还鲁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价岂止一城？本朝亲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所以发德音者，盖为此也。若知止侔鲁山，固当不贪一镇。况鲁山梁之旧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鲁山自合归国。云以寻常之土，易已骨肉之亲，使臣犹谓不可，何以闻诸朝廷！"陈文帝惭恧久之，乃曰："前言戏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礼。及还，引升殿，亲降御座，执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载师下大夫，行小纳言，复聘于陈。及华皎来附，诏令卫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并没。自是连兵不息，东南搔动。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陈，论保境息人之意。陈宣帝遣其黄门侍郎徐陵谓杲曰："两国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陈主昔在本朝，非慕义而至，主上授以柱国，位极人臣，子女玉帛，备礼将送，今主社稷，孰谓非恩？郝烈之徒，边人狂狡，曾未报德，而先纳之。今受华氏，正是相报。过自彼始，岂在本朝！"陵曰："彼纳华皎，志图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华皎方州列将。窃邑叛亡。郝烈一百许户，脱身逃窜。大小有异，岂得同年而语乎？"杲曰："大小虽殊，受降一也。若论先后，本朝无失。"陵曰："周朝送主上还国，既以为恩，卫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计恩与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军败身囚，其怨已灭。陈主负扆冯玉，其恩犹在。且怨由彼国，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闻

也。”陵笑而不答。杲因陈和通之便，陵具以闻。陈宣许之，遂遣使来聘。

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于陈。宣帝谓杲曰：“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王褒、庾信之徒既羁旅关中，亦当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陈宣意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长湖总戎失律，临虽苟免，既不死节，安用此为！且犹牛之一毛，何能损益。本朝之议，初未及此。”陈宣帝乃止。及杲还，至石头，又遣谓之曰：“若欲合从，共图齐氏，能以樊、邓见与，方可表信。”杲答曰：“合从图齐，岂唯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还，除司仓中大夫，又使于陈。杲有辞辩，闲于占对，前后将命，陈人不能屈，陈宣帝甚敬异之。时元定已卒，乃礼送开府贺拔华及定棺柩，杲受之以归。除河东郡守，迁温州刺史，赐爵义兴县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复使陈。二年，除申州刺史，加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为侯。除同州刺史。隋开皇元年，以杲为同州总管，进爵为公。俄迁工部尚书。二年，除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寻以疾卒。

子运，大象末，宣纳上士。

杲兄长晖，位仪同三司。

吕思礼，东平寿张人也。性温润，不杂交游。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曰：“讲《书》论《易》锋难敌。”十九，举秀才，对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参军。葛荣围鄴，思礼有守御勋，赐爵平陵县伯，除栾城令。普泰中，仆射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兼国子博士。乃求为关西大行台郎中，与姚幼瑜、茹文就俱入关。为行台贺拔岳所重，专掌机密，甚得时誉。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赵贵等议遣赫连达迎周文帝，思礼预其谋。及周文为关西大都督，以思礼为府长史，寻除行台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阳县子，加冠军将军。拜黄门侍郎。魏文帝即位，领著作郎，除安东将军、都官尚书，兼七兵、殿中二曹事。从禽窦泰，进爵为侯。大统四年，以谤讪朝政赐死。

思礼好学有才，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沙苑之捷，命为露布，食顷便成，周文叹其工而且速。所为碑诔表颂，并传于世。七年，追赠车骑将军、定州刺史。

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驾部下大夫。

时有博陵崔腾，早有名誉，历职清显，为丞相府长史，亦以投书谤议赐死。

徐招，字思贤，高平金乡人也。世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旧事，发言措笔，常欲辩析秋毫，初入洛阳，虽未登仕，已为时知，朝廷疑事多预议焉。延昌中，从征浮山堰有功，赐爵高文男。及广阳王深北讨鲜于脩礼，启为员外散骑侍郎、深府长流参军。招陈策请离间之，葛荣竟杀脩理，自为魁帅。以功进爵为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员外散骑常侍，领尚书仪曹郎中。招少习吏事，未能精究朝仪，常恨才达，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转二千石郎中。尔硃荣死，尔硃世隆屯兵河桥，庄帝以招为行台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马场、河内之众以抗世隆。后尔硃兆得招，锁送洛阳，仲远数招罪，将斩之。招曰："不亏君命，得死为幸。"仲远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为主。今若为戮，何以劝人臣？"乃释之，用为行台右丞。及仲远南奔，招独还洛。永熙末，从孝武入关中，拜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遗阙，至于台省法式，皆招所记，论者多焉。大统三年，拜骠骑将军、侍中。时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诏追赠，招执奏正之。后卒于度支尚书。子山云嗣。

檀翥，字凤翔，高平金乡人也。六世祖毓，晋步兵校尉。父江，始还北，仁至太常少卿，赠兖州刺史。翥十岁丧父，还京师宅，与营人杂居。虽幼孤寒，不与邻人来往。好读书，解属文，能鼓琴，早为琅邪王诵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为魏明帝挽郎。后客游三辅，时毛遐为行台，镇北雍，表翥为行台郎中。庄帝既诛尔硃荣，遐使翥诣亦师，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后孝武帝西幸，除兼中书舍人，修国史。大统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关迎贺勋，封高唐子。后坐谈论轻躁，为黄门侍郎徐招所纠，死于廷尉狱。

孟信，字脩仁，广川索卢人也。家世贫寒，颇传学业。信常曰："穷则变，变则通。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非世务也。"遂感激，弃书从军。永熙末，除奉朝请。从孝武帝入关，封东州子，赵平太守。政尚宽和，权豪无犯。山中老人会以□酒馈之，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之，素木盘盛芜青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铛借老人，但执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谓老人曰："吾至郡来，无人以一物见遗，今卿独有此饷。且食菜已久，欲为卿受一□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费。"老人大悦，再拜，擘□进之。酒尽方别。及去官，居贫

无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买牛人嗟异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见与牛，未必须其力也。"苦请不得，乃罢。买牛者，周文帝帐下人，周文深叹异焉。未几，举为太子少师，后迁太子太傅，儒者荣之。特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辞老请退，周文不夺其志，赐车马、几杖、衣服、床帐。卒于家。赠冀州刺史，谥曰戴。子儒。

宗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人也。八世祖孙，永嘉乱，讨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孙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阴令。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兒学士"。梁大同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后历临汝、建城、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欧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旦有君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以为孝感所致。梁元帝即位，擢为尚书侍郎，封信安县侯，累迁吏部尚书。懔父高之先为南台书侍御史，犯宪。懔愿父释罪，当终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懔菜食，乡里称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矫。至是，大进鱼肉，国子祭酒沛国刘珏让之曰："本知卿不忠，犹谓卿孝。今日便是忠孝并无。"懔不能对。懔博学有才藻，口未尝誉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鄴，唯懔劝都渚宫，以乡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周孝闵帝践祚，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明帝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群书，数蒙宴赐。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刘璠，字宝义，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乱，徙居广陵。父臧，性方正，笃志好学，居家以孝闻。仕梁，为著作郎。璠九岁而孤，居丧合礼。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十七，为上黄侯萧晔所器重。范阳张绾，梁之外戚，才高口辩，见推于世。以晔懿贵，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负才使气，不为之屈。绾尝于新渝侯宅，因酒后诟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晔以为属己，辞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也！"遂拂衣而去。晔谢之，乃止。后随晔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尝忽一日举身楚痛，寻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号泣戒道，绝而又苏。当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丧毁瘠，遂感风气，服阕后一年，犹杖而后起。及晔终于毗陵，

故吏多分散，璠独奉晔丧还都，坟成乃退。梁简文□寺在东宫，遇晔素重，诸不送者多被劾责，唯璠独被优尝赏。解褐王国常侍，非其好也。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边城，不乐随牒平进。曾宜丰侯萧脩出为北徐州刺史，即请为其轻车府主簿，兼记室参军。脩为梁州，又板为中记室，补华阳太守。属侯景度江，梁室大乱，脩以璠有才略，甚亲委之。时寇难繁兴，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其末章曰："随会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而时用，徒然慕昔风。"脩开府，置佐史，以璠为谘议参军，仍领记室。梁元帝承制，授树功将军、镇西府谘议参军。赐书曰："邓禹文学，尚或执戈；葛洪书生，且云破贼。前修无远，属望良深。"元帝寻以脩绍鄱阳之封，且为雍州刺史，复以璠为为脩平北府司马。

及武陵王纪称制于蜀，以璠为中书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为黄门侍郎，令长史刘孝胜深布心腹，使工画《陈平度河归汉图》以遗之。璠苦求还，中记室韦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致大祸。脱使盗遮于葭萌，则卿殆矣。孰若共构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缓颊于我邪？我与府侯分义已定，岂以宠辱夷险易其心乎！丈夫立志，当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终不逞志于一人。"纪知不为己用，乃厚赠而遣之。临别，纪又解其佩刀赠璠曰："想见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扬威灵，克翦奸宄。"纪于是遣使拜脩为益州刺史，封随郡王，以璠为府长史，加蜀郡太守。

还至白马西，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闻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刘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阙。周文见之如旧，谓仆射申徽曰："刘璠佳士，古人何以过之！"徽曰："晋人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刘璠也。"时南郑尚拒守，达奚武请屠之，周文将许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请之于朝，周文怒而不许也。璠泣而固请，移时不退。柳仲礼侍侧，曰："此烈士也。"周文既纳萧脩降，又许其反国。脩至长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于古谁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汤、武莫逮。今日所见，曾是齐桓、晋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汤、武，望与伊、周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对曰："齐桓存三亡国，晋文不失信于伐原。"语未终，周文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脩请与璠俱还，周文不许。以璠为中外府记室，迁黄门侍郎、仪同三司。尝卧疾居家，对雪兴感，乃作《雪赋》以遂志焉。初，萧脩在汉中与萧纪笺，及答西魏书、移襄阳文，皆璠辞也。

周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纶诰。寻封平阳县子。在职清白简亮，不合于时。左迁同和郡守。璠善于抚御，莅职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赀产，唯璠秋毫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洮阳、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诣璠番讼理。蔡公广时镇陇右，嘉其善政。及迁镇陕州，欲启璠自随，羌人乐从者七百人，闻者莫不叹异。陈公纯作镇陇右，引为总管府司录，甚礼敬之。卒于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聪慧，宾客见者皆号神童。事嫡母以至孝闻。其伯父黄门郎璆，有名江左，在岭南，闻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后以字行于世。十岁能属文，十二通《五经》。仕梁，为宜丰侯记室参军。江陵平，随例入关中。齐公宪召为记室，府中书记皆令掌之。封汉安县子。宪进爵为王，以休徵为王友。俄除内史上士。武帝东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齐露布即休徵文也。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历长安、万年二县令，颇获时誉。卒于官。初，璠所选《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临终谓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书乎！"休徵修定缮写。勒成一家，行于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环，仕梁，历职清显。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国常侍。遇萧脩以梁州北附，遂与叔父璠归周，寓居新丰。每以讽读为事，精力忘疲，虽衣食乏绝，晏如也。性刚烈，有不可夺之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武帝亲总万机，转御正中士，兼领起居注。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坐，则承御大夫取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于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谏忤旨，出为河内太守。及尉迟迥作乱，攻怀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仪同，赐爵文安县子。

隋文帝践祚，拜谏议大夫，检校中书侍郎。上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上不顾。行本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当致之于理，安得轻臣而不顾？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

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域，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

知含养之恩，狼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之曰：“律令之行，盖发明诏。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上嘉之，赐绢百匹。

拜太子左庶子，领书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虚襟敬惮。时唐令则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河南陆爽等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时左术率长史夏侯福为太子所昵，尝于閤内与太子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时在閤下闻之，待其出，数之曰：“汝何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推之。太子为请，乃释之。太子尝得良马，令福乘而观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复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位，欲辅导殿下以正道，非为殿下作弄臣。”太子惭而止。复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惮其方正，无敢至其门者。由是请托路绝，吏人怀之。未几，卒于官，上甚伤惜之。及太子废，上曰：“嗟乎！若使刘行本在，勇当不及此乎！”行本无子。

柳遐，字子升，河东解人，宋太尉元景从孙也。祖叔珍，义阳内史，事见《南史》。父季远，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谓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坐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镇雍州，遐时年十二，以百姓礼修谒，风仪端肃，进止详雅。藻羡之，试遣左右践遐衣裾，欲观其举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顾盼。仕梁稍迁尚书功论郎。陈郡谢举时为仆射，引遐与语，甚嘉之，顾谓人曰：“江汉英灵见于此矣。”

岳阳王萧詧于襄阳承制，授遐吏部郎，赐爵闻喜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来归，辞詧曰：“陛下中兴鼎业，龙飞旧楚。臣昔因幸会，早奉名节，理当以身许国，期之始终。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栢，尝诫臣等，使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露，退则有亏先旨。”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

周文帝、明帝频征，固辞以疾。及詧殂，遐举哀，行旧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导人务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贬异，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复为过，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赠金、安二州刺史。

遐有至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遐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悴不可识。后奉丧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人相顾失色。遐抱棺号恸，诉天求哀，俄顷风止浪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疾无可救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遐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性又温裕，略无喜愠之容。弘奖名教，未尝论人之短。尤尚施与，家无余财。临终遗诫簿葬，其子等并奉行之。有十子，靖、庄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览坟籍。仕梁，正员郎。随遐入周，授大都督，历河南、德广二郡守。所居皆有政术，吏人畏而爱之。然性爱闲素，其于名利澹如也。及秩满还乡，便有终焉之志。隋文帝践极，特诏征之，以疾固辞。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唯琴书如已。足不历园庭，殆将十载。子弟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靖然后见之，勖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广知也。"时论方之王烈。前后总管到官，皆亲至靖家问疾，遂以为故事。秦王俊临州，赍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余并固辞。其为当时所重如此。开皇中，寿终。

庄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览坟籍，兼善辞令。济阳蔡大宝有重名于江左，时为岳阳王萧詧谘议，见庄，叹曰："襄阳水镜，复在于兹！"大宝遂以其女妻之。俄而察辟为参军。及詧称帝，累迁鸿胪卿。及隋文帝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构难，文帝惧岿有异志，及庄还，谓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弈业重光，委诚朝廷，而今已后，方见松筠之节。君还申孤此意于梁主也。"遂执庄手而别。时梁之将帅咸请与尉迟迥连衡，进可尽节于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岿疑不可。会庄至自长安，申文帝结托之意，遂言于岿曰："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于朝廷。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私周国，未若保境息人，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若从众言，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践祚，庄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为晋王广纳妃于梁，庄因是往来四五反，前后赐物数千段。梁国废，授开府仪同三司，除给

事黄门侍郎。

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庄与陈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平。帝与茂有旧，谮诉颇行。尚书省尝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处以大辟。庄据法执之，帝不从，由是忤旨。俄属尚药进丸药不称旨，茂因奏庄不亲监，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于江南，诏庄以行军总管长史，随军讨之。璒平，即授饶州刺史，甚有能名。卒于官。

论曰：韩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赵肃平允当官，张轨循良播美，李彦誉流省阁，郭彦信著蛮貊，历官出纳，并当时之选也。梁昕、皇甫璠、辛庆之、王子直、杜杲之徒，并关右之旧族。或纡组登朝，获当官之誉，或张旃出境，有专对之才，既茂国猷，克隆家业，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护细行。"其吕思礼之谓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学自业，又加之以清介，并志能之士也。宗懔才辞干局，见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预政事，岂亡国俘虏不与图存者乎？梁氏据有江东五十余载，挟策纪事，盖亦多人。刘璠学思通博，有著述之誉，虽传疑传信，颇有详略，而属辞比事，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鲠。柳遐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夫能推此类以求贤，则知人几于易矣。庄亮直之风，不殒门表，忠而获谤，盖亦自古有之。

列传第六十

高颎 牛弘 李德林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皓，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兖州刺史。父宾，仕东魏，位谏议大夫。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诛，妻子徙蜀。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敏于从政，果敢断决。赐爵武阳县伯，历位齐公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卒于州。及颎贵，开皇中，赠礼部尚书、武阳公，谥曰简。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许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家当出贵人。"年十七，周齐王宪引为记室。袭爵武阳县伯，再迁内史下大夫。以平齐功，拜开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杨惠谕意，颎承旨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于是为府司录。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帝弥属意于颎，委以心膂。尉迟迥起兵也，帝令韦孝宽伐之，军至河阳，莫敢先进。帝以诸将不一，令崔仲方监之，仲方辞以父在山东。时颎见刘昉、郑译等并无去意，遂自请行，深合上旨。受命便发，遣人辞母云，忠孝不可两兼，歔欷就路。至军，为桥于沁水，贼于上流纵火筏，颎预为土狗以御之。既度，焚桥而战，大破之。军还，侍宴于卧内，帝撤御帷以赐之。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勃海郡公。朝臣莫与为比，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佯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举善。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令颎复位。俄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突厥屡为边患，诏颎镇遏缘边。及还，赐马百疋，牛羊千计。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颎流涕辞让，不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令颎节度诸军。会陈宣帝殂，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萧岩之叛，诏颎绥集江汉，甚得人和。帝尝问颎以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

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而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用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无帅长史，三军皆取断于颎。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及军还，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颎又逊位，优诏不许。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帝幸并州，留颎居守。及还，赐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不绝。帝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猛将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后尝赐，不可胜计。

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言颎欲反，帝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

时太子勇失爱，帝潜有废立志，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颎跪曰：“长幼有序，不可废。”遂止。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初，颎夫人卒，后言于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以不为之娶？”帝以后言告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原。”帝乃止。至是，颎爱妾产男，帝闻极欢，后甚不悦，曰：“陛下当复信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帝由是疏颎。

会议伐辽东，颎固谏不可。帝不从，以颎为元帅长史，从汉王征辽东，遇霖潦疾疫，不利而还。后言于帝曰：“颎初不欲行，陛上强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帝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

公，无自疑意。谅所言多不用，因甚衔之。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免颍杀，幸矣！”帝闻，弥不平。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当推覆之际，乃有禁中事，云于颍处得之。帝欲成颍罪，闻此大惊。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斡、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颍无罪，帝愈怒，皆以之属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颍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几，帝幸秦王俊第，召颍侍宴。颍歔欷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亦对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颍胜兒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颍。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顷之，颍国令上颍阴事，称：“其子表仁谓颍曰：“昔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颍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颍他事，云：“沙门真觉尝谓颍曰：‘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帝闻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颍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帝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积，如更诛颍，天下谓我何！”于是除颍名。初，颍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斫头耳，尔其慎之！”颍由是常恐祸变。及此，颍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祸。

炀帝即位，拜太常卿。时有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颍奏：“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城之役。颍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监不进，安可复尔！”时帝遇启人可汗恩礼过厚，颍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讪谤朝政，诛之，诸子徙边。

颍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发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皆颍所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时致升平，颍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诛，天下人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谋及损益时政，颍皆削稿，代无知者。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应国公，晋王记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徒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其先尝避难，改姓辽氏。祖炽，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复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仕周，历位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

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

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

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

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赠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

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词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严寒，单缟跌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后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授殿中将军。及长广王作相，引为丞相府行参军。未几，王即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寻丁母艰，以至孝闻，朝廷嘉之。裁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百司会议。收与德林致书往复，词多不载。后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时齐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齐，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宜入相见。"仍令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王，得骐驎凤皇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骐驎凤皇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隋文帝初受顾命，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今欲与公共成，必不得辞。"德林答曰："愿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与语。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译欲授隋文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为小冢宰。德林私启："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遂以译为相府长史。昉为相府司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为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顿至，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沁水长，孝宽师未得度。长史李询密启："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隋文得启，以为忧，议欲代之。德林曰："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马服以之败赵也。公但以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隋文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皆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隋文癸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将受禅，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讫，奏闻，别赐骏马及九环金带。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文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隋文后幸鄴，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颎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广。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表诉，称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悉追店给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等阴奏之曰："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预计议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孙当说《孝经》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课人掘井溉田，为考司所贬。

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仪，善谈吐，器量沈深，时人未能测。齐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陆仰大相钦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从宦已后，即典机密，性慎密，尝言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少以才学见知，及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竞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代。

子百药，博涉多才，词藻清赡。大业末，位建安郡丞。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一

梁士彦 元谐 虞庆则 元胄 达奚长儒 贺娄子干兄诠 史万岁刘方冯昱王 杨武通 陈永贵 房兆 杜彦 周摇 独孤楷弟盛 乞伏慧 张威 和洪 阴寿子世师 骨仪 杨义臣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乌氏人也。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周武帝将平东夏，闻其勇决，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齐人甚惮之。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进位大将军，除晋州刺史。及帝还后，齐后主亲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持帝须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叩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及齐平，封郕国公，位上柱国、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总管。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彻、裴忌于吕梁，略定淮南地。

隋文帝作相，转亳州总管。尉迟迥反，为行军总管，及韦孝宽击之，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士彦继之，所当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见忌，徵还京师。闲居无事，恃功怀怨，与宇文忻、刘昉等谋反。将率僮仆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复欲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为牟甲，募盗贼为战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发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观其志。士彦欣然谓昉等曰："天也！"又请仪同薛摩兒为长史，帝从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执士彦、忻、昉等于行间，诘之状，犹不伏，捕薛摩兒至对之。摩兒具论始末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第三子叔谐曰：'作猛兽须成斑。'"士彦失色，顾曰："汝杀我！"于是伏诛，时年七十二。有子五人。

操字孟德，位上开府、义乡县公，早卒。

刚字永固，位大将军、通政县公、泾州刺史。以谏父获免，徙瓜州。叔谐坐士彦诛。

梁默者，士彦之苍头也，骁武绝人。士彦每从征伐，常与默陷阵。仕周，位开府。开皇末，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进位大将军。又从平杨谅，授柱国。大业五年，从炀帝征吐谷浑，力战死之。赠光禄大夫。

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家世贵盛。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隋文帝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后以军功，累迁大将军。及帝为相，引致左右。谐谓帝曰：“公无党，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禅，顾谐笑曰：“水间墙竟何如也？”进位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奉诏参修律令。

时吐谷浑将定城王钟利旁率骑度河，连结党项。谐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相遇于丰利山，谐击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诏授上柱国，别封一子县公。谐拜宁州刺史，颇有威惠。然性刚愎，好排诋，不能取媚于左右。尝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终此言。”后以公事免。

时上柱国王谊有功于国，与谐俱无位任，每相往来。胡僧告谐、谊谋反，帝按其事，无状，慰谕释之。未几，谊诛，谐渐被疏忌。然以龙潜之旧，每预朝请，恩礼无亏。及平陈，百僚大宴，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后数岁，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既继巴蜀。时广平王雄、左仆射高颎二人用事，谐欲谮去之，云：‘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状一奏，高颎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杀大臣，雄必当之。’谐与滂尝同谒帝，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帝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籍没其家。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赫连氏，遂家灵武，世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俶傥，身长八尺，有胆智，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射猎为事，中更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为人。仕周，为中外府外兵参军事，袭爵沁源县公。越王盛讨平稽胡，将班师，内史下大夫高颎与盛谋，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表请庆则，于是拜石州总管。甚有威惠，稽胡慕义归者八千余户。

开皇元年，历位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城郡公，营新都总监。二年，突厥入寇，庆则为元帅讨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冻，堕

指者千余人。偏将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人别道邀贼，为虏所围，庆则按营不救。由是长儒孤军独战，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责也。寻迁尚书右仆射。后突厥主摄图将内附，请一重臣充使，诏庆则往。摄图恃强，庆则责以往事，摄图不服。其介长孙晟又说谕之，摄图及弟叶护皆拜受诏，因称臣朝贡，请永为藩附。初，庆则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疋。"摄图见庆则，赠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庆则功高，皆无所问。授上柱国，封鲁国公，食任城县千户，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

平陈后，帝幸晋王第，置酒会群臣。高颎等奉觞上寿。帝曰："高颎平江南，虞庆则平突厥，可谓茂功矣。"杨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庆则曰："杨素前出兵武牢、硖石，若非至尊威德，亦无克理。"遂互相长短。御史欲弹之，帝曰："今日计功为乐，并不须劾。"帝观群臣宴射，庆则进曰："臣蒙赉酒，令尽乐，御史在侧，恐醉被弹。"帝赐御史酒，遣之出。庆则奉觞上寿，极欢。帝谓诸公曰："饮此酒，愿我与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九年，转为右卫大将军，寻改为右武候大将军。

十七年，岭南人李世贤据州反，议欲讨之。诸将二三请行，皆不许。帝顾谓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为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帝乃遣焉。为桂州道行军总管，以妇弟赵什柱为随府长史。什柱与庆则爱妾通，恐事彰，乃宣言："庆则不欲此行。"帝闻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别，礼赐遣之。庆则南讨辞帝，帝色不悦，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贤还，归桂镇，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观帝颜色。什柱至京，因告庆则谋反。帝按验之，于是伏诛。拜什柱为大将军。

庆则子孝仁，幼豪侠任气，拜仪同，领晋王亲信。坐父事除名。炀帝嗣位，以藩邸之旧，授候卫长史，兼领金谷监，监禁苑。有巧思，颇称旨。大业九年，伐辽，迁都水丞，充使监运，颇有功。然性奢华，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后或告其为不轨，遂见诛。

元胄，河南洛阳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孙也。祖顺，魏濮阳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艺，美须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齐王宪见而壮之，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隋文帝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恆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

周赵王招谋害帝，帝不之知，乃将酒肴诣其宅。赵王引帝入寝室，左右不得从，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赵王令其二子进瓜，因将刺帝。及酒酣，赵王欲生变，以佩刀子刺瓜，连啖帝，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呵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赵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赵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因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赵王伪吐，将入后閤，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赵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帝降阶迎之，胄耳语劝帝速去。帝犹不悟，曰："彼无兵马，复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邪？"复入坐。胄闻屋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床，趣而去。赵王将追帝，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帝及门，胄自后而至。赵王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及诛赵王，赏赐不可胜计。

帝受禅，封武陵郡公，拜左卫将军。寻迁右卫大将军。帝从容曰："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历豫、亳、淅三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灵州总管，北夷甚惮焉。徵为右卫大将军，亲顾益隆。尝正月十五日，帝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驰诏召之。及见，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赐宴极欢。晋王广每致礼焉。房陵王之废也，胄预其谋。帝正穷东宫事，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杨素乃谮之。帝大怒，执旻于仗。胄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为防元旻耳。"复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诛旻。

蜀王秀之得罪，胄坐与交通，除名。炀帝即位，不得调。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将军丘和亦以罪废。胄与和有旧，因数从之游，酒酣，谓和曰："上官政诚壮士也，今徙岭表，得无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于是徵政为骁骑将军。拜和代州刺史。

达奚长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庆，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长儒少怀节操，胆烈过人。十五，袭爵乐安公。为周文帝引为亲信，以质直恭朴，授子都督。数有战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从武帝平齐，迁上开府，进爵成安郡公，别封一子县公。宣政元年，除左将军勇猛中大夫。后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陈援军至，轨令长儒拒之。长儒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毂相次以待之。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纵奇兵大破之，获吴明彻，以功进位大将军。寻授行军总管，北巡沙塞，卒与虏

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谦举兵于蜀，沙氐杨永安扇动利、兴、武、文、沙、龙等穴州以应谦，诏长儒击破之。谦二子自京师逃归其父，长儒并捕斩之。文帝受禅，进位上大将军，封蕲郡公。

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簿那可汗寇掠而南，诏以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遇于周槃，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长儒身被五疮，通中者二，其战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文帝下诏褒美，授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历宁、鄜二州刺史，母忧去职。长儒性至孝，水浆不入口五日，毁悴过礼，殆将灭性，天子嘉叹。起为夏州总管，匈奴惮之，不敢窥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总管，转兰州。文帝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转荆州总管，帝谓曰："江陵国之南门，今以委卿，朕无虑也。"卒官。谥曰威。

子皓，大业中，位太仆少卿。

贺娄子干，字万寿，本代人也。随魏氏南迁，世居关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贤，右卫大将军。子干少以骁武知名。仕周，累迁少司水，以勤劳封思安县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进爵为伯。及尉迟迥为乱，子干从韦孝宽讨之。遇贼围怀州，子干与宇文述等击破之。文帝大悦，手书慰勉。其后每战先登。及破鄴城，与崔弘度逐迥至楼上。进位上开府，封武川县公，以思安县伯别封子皎。

开皇元年，进爵钜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即令子干镇凉州。其年，突厥寇兰州，子干拒之，至可洛峐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弊，从击，大破之。于是册授上大将军，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其年，突厥复犯塞，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子干别路破贼，文帝嘉之，遣优诏劳免之。子干请入朝，诏令驰驿奉见。吐谷浑复寇边，命子干讨之。入掠其国，二旬而还。

文帝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人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

望，人虽散居，必无所虑。”帝从之。

帝以子干习边事，授榆关总管，迁云州刺史，甚为虏所惮。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出西北道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朝廷以榆关重镇，寻起视事。卒官。文帝伤惜久之。赠怀、魏等四州刺史，谥曰怀。子善柱嗣。

子干兄诠，亦有才器。位银青光禄大夫、郑纯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东安郡公。

史万岁，京兆杜陵人也。父静，周沧州刺史。万岁少英武，善骑射，骁健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齐战于芒山，万岁从父在军，旗鼓正相望，万岁令左右趣装急去。俄而周兵大败，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齐之役，其父战没，万岁以忠臣子，拜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太平县公。

尉迟迥之乱，万岁从梁士彦击之。军次冯翊，见群雁飞来，万岁谓士彦请射行中第三者。射之，应弦而落，三军莫不悦服。及与迥军遇，每战先登。鄴城之阵，官军稍却，万岁乃驰马奋击，杀数十人，众亦齐力，官军复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将军。

开皇初，大将军尔硃勣以谋反伏诛，万岁颇关涉，坐除名，配敦煌为戍卒。其戍主甚骁武，每单骑深入突厥中，辄大克获，突厥莫敢当。其人深自矜负，数骂辱万岁。万岁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试令骑射，笑曰：“小人定可。”万岁因请弓马，复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归。戍主始善之，每与同行，辄入突厥数百里，名誉北夷。窦荣定之击突厥，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由是拜上仪同，领车骑将军。平陈之役，以功加上开府。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万岁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乃置书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大悦，上其事。文帝叹嗟。还，拜左领军将军。

先是，南宁夷爨玩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

管击之。入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度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请将爨玩入朝，诏许之。爨玩阴有二心，不欲诣阙，因赂万岁金宝，万岁乃舍玩而还。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赂，遣使将索之。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索无所获。以功进柱国。晋王广甚钦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上知为晋王所善，令万岁督晋王府军事。明年，爨玩复反。蜀王秀奏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上令穷之，事皆验，罪当死。上数之，万岁曰："臣留玩者，恐其州有变，留以镇抚。臣还至泸水，诏书方到，由是不将入朝，实不受赂。"上以万岁心有欺隐，大怒，顾有司曰："将斩之。"万岁惧而服罪，顿首请命。左仆射高颎、左卫大将军元旻等进曰："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稍解，于是除名。岁余，复官爵。寻拜河州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

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虏。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曰："史万岁也。"突厥复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乃及，击大破之，逐北入碛数百里，虏遁逃而还。杨素害其功，谮万岁云："突厥本降，初不为寇。"遂寝其功。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会上从仁寿宫初还京师，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见上方怒，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士卒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及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忤上。上大怒，命左右𦍒杀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诏罪状之。万岁死之日，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无不冤惜。

万岁为将，不修营伍，令士卒各随所安，无警夜之备，虏亦不敢犯。临阵对敌，应变无方，号为良将。子怀义嗣。

刘方，京兆长安人也。性刚决，有胆气。仁周，承御上士，以战功拜上仪同。隋文帝为丞相，方从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以功加开府，赐爵河阴县侯。文帝受禅，进爵为公。开皇三年，从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进位大将军。后历甘、瓜二州刺史。仁寿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略，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法令严肃，然仁而爱士。长史、度支侍郎敬德亮

从军至尹州，疾甚，不能进，留之州馆。分别之际，方哀其危笃，流涕呜咽，感动行路。论者多之，称为良将。至都隆岭，遇贼，方遣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破之。进兵临佛子，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乃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恐为乱者，皆斩之。寻授驩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将军张瑟、司马李纲舟师趣北境。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阁梨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度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疮，却蹂其阵，贼奔栅，因攻破之。于是济区栗，进至大缘江，所击皆破。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伤惜之，下诏褒美，赠上柱国、卢国公。子通仁嗣。

开皇中，有冯昱、王□、杨武通、陈永贵、房兆，俱为边将，名显当时。

□并不知何许人。昱多权略，有武艺。文帝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与王谊、李威等讨平叛蛮，拜柱国。开皇初，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备胡，每战常大克捷。□骁通善谢，每以行军总管屯兵江北以御陈，为陈人所惮。伐陈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讨皆有殊绩。位柱国、白水郡公。

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驰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镇边，历岷、兰二州总管。复与周法尚讨嘉州叛獠，法尚军初不利，武通为贼断归路。于是束马悬车，出贼不意，频战破之。贼知其孤军无援，倾部落而至。武通转斗数百里，为贼所拒，四面路绝。武通轻骑挑战，坠马，为贼所执，杀而啖之。

永贵，陇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为文帝所亲爱。数以行军总管领边，每战必单骑陷阵。位柱国、兰利二州总管，封北陈郡公。

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频为行军总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国、徐州总管。并史失其事。

杜彦，云中人也。父迁，葛荣之乱，徙家于幽。彦性勇决，善骑射。仕周，以军功累迁陇州刺史，赐爵永安县伯。隋文帝为丞相，从韦孝宽击尉迟迥，以功进位上开府，改封襄武县侯，拜魏郡太守。开皇

初，授丹州刺史，进爵为公。征为左武卫将军。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与韩擒相继而进。及陈平，赐物五千段，粟六千石，进位柱国，赐子宝安爵昌阳县公。高智慧等之作乱，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平之，斩其渠帅。贼李陀拥众据彭山，彦袭击破之，斩陀，传其首。又击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赐奴婢百余口。拜洪州总管，有能名。及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后朝廷追录前功，赐子宝虔爵承县公。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上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统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突厥寇云州，上令杨素击走之，犹恐为边患，复拜彦云州总管。以疾征还，卒。

子宝虔，大业末，至文城郡丞。

周摇，字世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阳，改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为北平王。父恕延，历行台仆射、南荆州总管。摇少刚毅，有武艺，性谨厚，动遵法度。仕魏，位开府仪同三司。周闵帝受禅，赐姓车非氏，封金水郡公。历凤、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从平齐，以战功超授柱国，进封夔国公。未几，拜晋州总管。时隋文帝为定州总管，文献皇后自京师赴州，路经摇所，主礼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于财，限法不敢辄费。又王臣无得效私。"其质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为丞相，徙封济北郡公，拜豫州总管。帝受禅，复姓周氏。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患，前总管李崇为虏所杀，上思所以镇之，曰："无以加周摇。"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障塞，谨斥候，边人安之。徙寻、襄二州总管，俱有能名，进上柱国。以老乞骸骨，上劳之曰："公历仕三代，保兹遐寿，良足善也。"赐坐褥。归第，终于家，谥曰恭。

独孤楷，字脩则，不知何许人也，本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禽，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楷少谨厚，便弄马槊，为宇文护执刀。数从征伐，赐爵广阿县公。拜右侍下大夫。从韦孝宽平淮南，以功赐子景云爵西河县公。隋文帝为丞相，进开府，领亲信兵。及受禅，拜右监门将军。进封汝阳郡公。仁寿初，出为原州总管。时蜀王秀镇益州，上徵之，犹豫未发。朝廷恐秀生变，拜楷益州总管，驰传代之。秀果有异志，楷讽谕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至兴乐，去益州四十余里，将反袭楷，密使觇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称之。炀帝既位，转并州总管。遇疾丧明，上表乞

骸骨。帝曰：“公先朝旧臣，卧以镇之，无劳躬亲簿领也。”以其长子凌云监省郡事。其见重如此。转长平太守。卒，谥曰恭。子凌云、平云、彦云，皆知名。

楷弟盛，性刚烈，有胆略。以落邸之旧，累迁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乱，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卫者皆释仗走。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形势太异！”虔通曰：“事已然，不预将军事。”盛骂曰：“老贼，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逆拒之，为乱兵所杀。越王侗称制，赠光禄大夫、纪国公，谥曰武节。

乞伏慧，字令和，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人酋长。慧少慷慨，有大节，便弓马，好鹰犬。齐文襄时，为行台左丞，累迁太仆卿，自永宁县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贵和，又以军功为王。一门二王，称为贵显。周武平齐，授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拜佽飞右旅下大夫，转熊渠中大夫。从韦孝宽击尉迟惇于武陟，以功授大将军。及破尉迟迥，进位柱国，赐爵西河郡公。请以官爵让兄，朝廷不许，论者义之。隋文帝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人多奸隐，户口簿帐，恆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竟不入境。后为荆州总管，又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慧躬行朴素以矫之，风化大洽。曾见人以珣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号其处曰西河公珣。炀帝即位，为天水太守。大业五年，征吐谷浑。郡滨西境，人苦劳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献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斩之。见其无发，乃释之。除名，卒于家。

张威，不知何许人也。父琛，魏弘农太守。威少倜傥，有大志，善骑射，膂力过人。仕周，以军功位柱国、京兆尹，封长寿县公。王谦作乱，隋文帝以威为行军总管，从梁睿击之。军次通谷，谦守将李三王拒守。睿以威为先锋。三王闭垒不战，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阵。威令壮士奋击，三王军溃。大兵继进至开远，谦将赵俨众十万，连营三十里。威凿山通道，攻其背，俨败走，追至成都。及谦平，进位上柱国、泸州总管。隋文帝受禅，拜幽、洛二州总管，改封晋熙郡公。寻拜河北道台仆射，后督晋王军府事。迁青州总管。在青州颇事产业，遣家奴于人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后从上祠太山，到洛阳，上责让之，因问威所执笏安在。威顿首曰：“臣负罪，无颜复执，谨藏于家。”上曰：“可持来。”威明日奉笏以见，上曰：“公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今还公笏。”于是复拜洛州刺史。后改封皖城郡公，转相州刺史。卒。

子植，大业中，位至武贲郎将。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过人。仕周，以军功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龙州蛮任公忻、李国立等，聚众为乱，刺史独孤善不能御。朝议以洪有武略，代善为刺史。月余，斩公忻、国立等，皆平之。后从武帝平齐，位上仪同，赐爵北平侯，拜左勋曹下大夫。柱国王轨之禽吴明彻也，洪有功焉，加位开府，迁折冲中大夫。尉迟迥作乱，洪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以功封广武郡公。时东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后拜泗州刺史。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之，追虏至碛而还。后迁徐州总管。卒。

阴寿字罗云，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寿少果烈，有武干，性谨厚。从周武帝平齐，位开府。隋文帝为丞相，引为掾。尉迟迥乱，文帝以韦孝宽为元帅击之，命寿监军。时孝宽有疾，不能亲总戎事，每卧帐中，遣妇人传教命，三军纲纪，皆取决于寿。以功进位上柱国。寻拜幽州总管，封赵郡公。先是，齐之疏属高宝宁，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性桀黠，得华夷心。及文帝为丞相，遂连契丹、靺鞨举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谕之不下。开皇初，又引突厥攻围北平。至是，令寿讨之。宝宁弃城奔于碛北，黄龙诸县悉平。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寿患宝宁攻道昂，乃重购获之，北边遂安。卒官，赠司空。

子世师，少有节概，性忠厚，多武艺。以功臣子拜仪同。炀帝嗣位，拜张掖太守，深为戎狄所惮。后拜楼烦太守，迁左翊卫将军。与代王留守京师。及义军至，世师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与京兆郡丞骨仪等见诛。

骨仪，天竺胡人。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开皇初，为御史，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炀帝嗣位，迁尚书左司郎。于时朝政渐乱，货贿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弥著。时刑部尚书卫玄兼领京兆内史，颇行诡道，辄为仪所执正。玄虽不便之，不能伤。及义兵至，玄恐祸及，辞老病。仪与世师同心协契，父子并诛，其后绝。世师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获全。

杨义臣，代人也，本姓尉迟氏。父崇，仕周，为仪同大将军，以兵镇恆山。时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结纳，帝甚亲待之。及为丞相，尉迟迥乱，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请罪。帝下书慰谕之，即令驰驿入朝，恆置左右。开皇初，封秦兴公。岁余，从行军总管

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槃，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爵。时义臣尚幼，养于宫中，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上尝言及恩旧，顾义臣嗟叹久之，因下诏赐义臣姓杨氏，编之属籍，为皇从孙。未几，拜陕州刺史。义臣性谨厚，能骑射，有将领才。后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行军总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义臣击之，追至大斤山，与虏遇。时太平公史万岁亦至，与义臣合击大破之。万岁为杨素所陷，义臣功竟不录。

炀帝嗣位，汉王谅反，时代州总管李景被谅将乔钟葵所围，义臣时为朔州总管，奉诏救之。钟葵见义臣兵少，悉众拒之。时钟葵亚将王拔骁勇，善用槊，射者不能中，每以数骑陷阵。义臣患之，募能当拔者。有车骑将军杨思恩请当之。义臣见思恩气貌雄勇，顾之曰："壮士也！"赐以危酒。思恩望见拔立于阵后，投觞于地，策马赴之。再往不克，所从骑士退，思恩为拔所杀。拔遂乘之，义臣军北者十余里。于是购得思恩尸，义臣哭之甚恸，三军莫不下泣，所从骑士皆腰斩。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磵谷间，出其不意。义臣晡后复与钟葵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埃尘张天，钟葵军不知所以，以为伏兵发，因大溃，从击破之。以功进位上大将军。累迁太仆卿。从征吐谷浑，令义臣屯琵琶峡，连营八十里，南接元寿，北连段文振，合围吐谷浑主于覆袁川。复从征辽东，以军将指肃慎道。至鸭绿水，与乙支文德战，每为先锋，一日七捷。后与诸军俱败，竟坐免。俄而复位。明年，以为军副。与大将军宇文述趣平壤。至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班师，检校赵郡太守。妖贼向海公作乱，寇扶风、安定间，义臣奉诏击平之。寻从帝复征辽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勃海高士达、清河张金称并相聚为盗，攻陷郡县。帝遣将军段达讨之，不能克，诏义臣率辽东还兵击之，大破士达，斩金称。又收降贼，入豆子，讨贼格谦禽之，以状闻奏。帝恶其威名，遽追入朝，贼由是复盛。义臣以功进位光禄大夫，寻拜礼部尚书。卒于官。

论曰：昔韩信愆垓下之期，则项王不灭；英布无淮南之举，则汉道未隆。以二子之勋庸，咸愤怨而菹戮，况乃无古人之殊绩，而怀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彦遭云雷之会，以勇略成名，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执者倦矣，施者未厌，将生厉阶，求逞其欲。及兹颠坠，自取之也。元谐、虞庆则、元胄，或契阔艰危，或绸缪恩旧，将安将乐，渐见遗忘，内怀怏怏，矜伐不已。虽时主之刻薄，亦言语以速祸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鲜有终其天命，配享清庙，寂尔无闻。斯盖草创帝图，事出权道，本异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牵牛蹊田，虽则有罪，夺之非道，能无怨乎？皆

深文巧诋，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余庆，不亦难哉！长儒以步卒二千，抗十万之众，师歼矢尽，勇气弥厉，壮矣哉！子干西涉青海，北临玄塞，胡夷慑惮，亦有可称。万岁实怀智勇，善抚士卒，人皆乐死，师不疲劳。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锋所指，威警绝域。论功仗气，犯忤贵臣，偏听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广之风焉。刘方号令无私，临军严肃，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蛮，无思不服。杜彦东夏南服，屡有战功，作镇朔垂，胡尘不起。周摇以质直见知，独孤楷以恤人流誉。盛蹈履之地，可以追踪古人。乞伏慧能以国让，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帐不厚，至于放黜，君方逞欲，罚亦深哉！阴世师遭天所废，舍命无改，虽异先觉，颇同后凋。义臣时属扰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见忌，得没亦为幸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二

刘昉 柳裘 皇甫绩 郭衍 张衡 杨汪 裴蕴 袁充 李雄

刘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农卿。从武帝入关，为梁州刺史。昉轻狡，有奸数。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位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失喑，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时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于天下，昉遂与郑译谋，引帝辅政。帝固让，不敢当，昉曰："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帝乃从之，及帝为丞相，以昉为司马。时宣帝弟汉王赞居要冲，每与帝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以为信然，遂从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前后赏赐钜万，出入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称为黄、沛。时人语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

昉自恃功，有骄色。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于时尉迟迥起兵，帝令韦孝宽讨之。至武陟，诸将不一。帝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因谓之曰："须得心膂以统大军，公两人谁行？"昉辞未尝为将，译以母老为请，帝不怿。而高颎请行，遂遣之。由是恩礼渐薄。又王谦、司马消难相继反，文帝忧之，忘寝与食。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多所遗落。帝深衔之，以高颎代司马。是后益见疏忌。及受禅，进柱国，改封舒国公，闲居无事，不复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远，甚不自安。后遇京师饥，上命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酤酒。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诏不问。昉郁郁不得志。

时上柱国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职怨望，时昉并与之交，数相往来。士彦妻有美色，昉与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弥协，遂相与谋反，许推士彦为帝。后事泄，帝穷问之。昉自知不免，默无所封。诏诛之曰：

上柱国郕国公梁士彦、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勋报效，荣高禄重。朝夕宴言，备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谋逆乱。

士彦称有相者，云其应箓，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初平尉迟迥，暂临相州，已有反心，彰于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声其罪。入京之后，逆意转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许率僮仆，克期不远，欲於蒲州起事。即断河桥，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自谓一朝奋发，无人当者，其第二子刚，每常苦谏，第三子叔谐，固深劝奖。朕既闻知，犹恐枉滥，及授晋部之任，欲验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赞。

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极人臣，犹恨赏薄。朕深念其功，不计无礼，任以武候，授以领军，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为异计，树党宫闱，多奏交友，入参宿卫。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许。为而弗止，心迹渐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规不逞，愈结於怀，乃与士彦情意偏厚，俱营贼逆，逢则交谋。委士彦河东，自许关右，蒲津事建，即望从征讨，两军结东西之旅，一举合连横之势，然后北破晋阳，还图宗社。

昉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膈。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侍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残贼之策，千端万绪。

惟忻及昉，名位并高，宁肯北面曲躬，臣于士彦？乃是各怀不逊，图成乱阶，一得扰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彦、忻、昉身为谋首，叔谐赞成父意，议实难容，并已处尽。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

临刑，至朝堂，宇文忻见高颎，向之叩头求哀。昉勃然谓忻曰：“事形如此，何叩头之有！”于是伏诛，籍没其家。后数日，帝素服临射殿，尽取三家资物置於前，命百僚射取之，以为鉴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东解人，南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祖惔，梁尚书左仆射。父明，太子舍人、义兴太守。裘少聪慧，弱冠有令名。在梁，历位尚书郎、驸马都尉。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平，遂入关中。周明、武间，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封昌乐县侯。宣帝即位，进爵为公，转御饰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与刘昉、韦暮、皇甫绩同谋引隋文帝，曰：“时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帝从之。进上开府、内史大夫，委以机密。及尉迟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见穆盛陈利害，穆遂归心。以奉使功，赐彩三百匹，金九环带一腰。时司马消

难奔陈，帝即令裘随便安集淮南，赐马及杂物。开皇元年，进位大将军，拜许州刺史。在官清简，人怀之，转曹州刺史。后帝思裘定策功，欲加荣秩，将徵之，顾朝臣曰："曹州刺史何当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寻卒，帝伤惜者久之，谥曰安。子惠音嗣。

皇甫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陇东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孝宽以诸子堕业，督以严训，愍绩孤幼，特舍之。绩叹曰："我无庭训，养于外氏，不能克躬励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宽闻而对之流涕。于是专精好学，略涉经史。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侍读。建德初，转宫尹中士。武帝尝避暑云阳宫，时宣帝为太子监国。卫剌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太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帝闻而善之，迁小宫尹。宣政初，录前后功，封义阳县男，累转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总己，绩有力焉。加上开府，转内史中大夫，进封郡公。拜大将军。开皇元年，出为豫州刺史。寻拜都官尚书。转晋州刺史。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绩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於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鹰扬之将，臣请预戎行。"上嘉劳而遣之。陈平，拜苏州刺史。高智慧作乱江南，州人顾子元等发兵应之，因以攻绩，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绩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绩遗之书。子元得书，于城下顿首陈谢。杨素援兵至，合击破之。拜信州总管。俄以病乞骸骨，诏徵还京师，赐以御药，中使相望，顾问不绝。卒于家，谥曰安。

子偲嗣。大业中，位尚书主爵郎。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从魏孝武帝入关，位侍中。衍少骁武，善骑射。建德中，以军功累迁仪同大将军。又从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开府，封武强县公，赐姓叱罗氏。宣政元年，为右中军熊渠中大夫。尉迟迥之乱，从韦孝宽讨之，以功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密劝隋文帝杀周室诸王，早行禅代，由是大被亲昵。开皇元年，衍复旧姓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平凉。数岁，虏不入境。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中赖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树，依大冢。衍亲备船筏，并齐粮食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上大善之，迁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恆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赢万余石，人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十年，从晋王广出镇扬州。遇江表构逆，命衍为总管，先屯京口。于贵洲

南与贼战，败之。仍讨东阳、永嘉、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授蒋州刺史。

衍临下甚倨，事上甚卑。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又恐人疑无故来往，托以妻患瘿，王妃萧氏有术能疗之。以状奏帝，听共妻向江都，往来无度。衍又诈称广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及王入为太子，徵授左监门率，转左宗卫率。文帝于仁寿宫将大渐，太子与杨素矫诏令衍、宇文述领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并由之。及上崩，汉王起逆，而京师空虚，使衍驰还，总兵居守。

大业元年，拜左武卫大将军。帝幸江都，令统左军，改授光禄大夫，又从征吐谷浑，出金山道，纳降二万余户。衍能揣上意，阿谀顺旨，帝每谓人曰："唯郭衍心与朕同。"又尝劝帝取乐，五日一视事，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帝从之，益称其孝顺。初，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六年，以恩旧封真定侯。从往江都，卒。赠左卫大将军。谥曰襄。

长子臻，武牙郎将。次子嗣本，孝昌令。

张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阳太守。父允，周万州刺史。衡幼怀志尚，有骨梗风。十五，诣太学受业，研精覃思，为同辈所推。周武帝居太后忧，与左右出猎，衡露髻舆榇，扣马切谏。帝嘉焉，赐衣一袭，马一匹，擢拜汉王侍读。衡又就沈重受《三礼》，略究大旨。累迁掌朝大夫。

隋文帝受禅，拜司门侍郎。及晋王广为河北行台，衡历刑部、度支二曹郎。行台废，拜并州总管掾。王转牧扬州，衡复为掾。王甚亲任之，衡亦竭虑尽诚。夺宗之计，多衡所建。迁扬州总管司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为行军总管讨平之，拜开府。及王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

炀帝嗣位，除给事黄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迁御史大夫，甚见亲重。大业三年，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谓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也。"衡驰至河内，与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谓衡曰："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经洛阳，瞻望于此，深恨不得相过，不谓今日得谐宿愿。"衡俯伏辞谢，

奉觞上寿。帝益欢，赐其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衡固让，帝曰："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衡复献食于帝，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给。衡以藩邸之旧，恩宠莫与为比，颇自骄贵。明年，帝幸汾阳宫。时帝欲大汾阳宫，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以比年劳役，百姓疲敝为请。帝意甚不平。后尝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甚计画，令我有天下。"时齐王暕失爱于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谮暕违制，将伊阙令皇甫诩从之汾阳宫。又录前幸涿郡及祠恆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不整。帝谴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

明年，帝复幸汾阳宫，衡督役筑楼烦城，因而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因谓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衡复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有人诣衡讼宫监者，衡不为理，还以讼书付监，其人大为监所困。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诣玄感称冤。玄感固以衡为不可。"及与相见，未有所言，又先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怒，锁衡诣江都市，将斩之。既而除名，放还田里。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

八年，帝自辽东还都，妄言衡怨望，谤讪朝政，帝赐死于家。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武德初，以为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子希玄。

杨汪，字元度，本弘农华阴人也。曾祖顺，居河东。父琛，仪同三司。及汪贵，追赠平乡县公。汪少凶疏，与人群斗，拳所殴击，无不颠踣。长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褐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杨侍读德业优深，孤之穆生也。"后问《礼》於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迁夏官府都上士。

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迁掌朝下大夫。及受禅，赐爵平乡县伯，历秦州总管府长史。每听政暇，必延生徒讲授，时人称之。入为尚书兵部侍郎。数年，帝谓谏议大夫王达曰："卿为我觅一好左丞。"达遂私于汪曰："我当荐君为左丞，若事果，当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言奏之，达竟获罪，卒拜汪尚书左丞。汪明习法令，果于剖断，当时号为称职。未几，坐事免。后拜洛州长史，转荆州长史。炀帝即位，追为尚书左丞，寻守大理卿。视事二日，帝将亲省囚徒。时系囚二百余人，汪通宵究审，诘朝而奏，曲尽事情，一无遗误，帝甚嘉之。岁余，拜国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

能屈。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省而大悦，赐良马一匹。后加银青光禄大夫。

及杨玄感反，河南赞务裴弘策出师御之，战不利，奔还，遇汪而屏人交语。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以状奏汪，帝疑之，出为梁郡通守。后炀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征拜吏部尚书，颇见亲委。及世充僭号，汪复用事。世充平，遂以凶党伏诛。

裴蕴，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父忌，并《南史》有传。忌在陈，与吴明彻同见俘于周，周赐爵江夏公，在隋十余年而卒。蕴明辩有吏干，仕陈，历直阁将军、兴宁令。以父在北，阴奉表于隋文帝，请为内应。及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以夙有向化心，超授仪同。仆射高颎不悟上旨，谏曰："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又加上仪同，复谏。上曰："可加开府。"乃不敢复言。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历洋、直隶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徵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百姓。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户部侍郎。时犹承文帝和平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理，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拜京兆赞务，发扌适纤毫，吏民慑惮。

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感一呼，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赐奴婢十五口。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

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乃诡答："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帝不怿曰："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威出后，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悟曰："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帝曰："未忍便杀。"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

蕴又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於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辽之役，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及司马德戡将为乱也，江阳长张惠绍夜弛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护兒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子愔，为尚辇直长，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絺兮绺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唯絺与绺，服之无斁。"以是大见嗟赏。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及陈灭归国，历蒙、鄜二州司马。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充复表奏隋兴以后，日景渐长，曰："开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影三寸七分。日去极近，

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尧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相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将作役功，因加程课，丁匠苦之。

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之比。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时缮修宫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大业六年，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

后天下大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心不自安。充复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上曰：

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纮，以百姓为心，匪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案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

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破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橦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互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濊，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

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际，并诛充。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诚义传》。雄少慷慨，有壮志。弱冠，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授帅都督。隋文帝作相，从韦孝宽破尉迟迥，拜上开府，赐爵建昌县公。伐陈之后，以功进位大将军。历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后坐事免。汉王谅之反，炀帝将发幽州兵讨之。时窦抗为幽州总管，帝恐其贰，问可任者於杨素。素遂进雄，授上大将军，拜廉州刺史。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恃素贵，不时相见。雄遣人谕之，后二日，抗从铁骑二千来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讨谅。迁幽州总管。寻征拜户部尚书。雄明辩有器干，帝甚任之。新罗尝遣使朝贡，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不识？"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来，此言外未见无礼。"宪司以雄失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复职。从幸江都，帝以仗卫不整，顾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军肃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寻转右候卫大将军。复坐事除名。辽东之役，帝令从军自效，因从来护兒自东莱将指沧海。会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疑之，诏锁雄送行在所。雄杀使亡归玄感，玄感每与计焉。及玄感败，伏诛，籍没其家。

论曰：隋文肇基王业，刘昉实启其谋，于时当轴执钧，物无异论。不能忘身急病，以义断恩，方乃虑难求全，偷安怀禄。其在周也，靡忠贞之节；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诚。非义掩其前功，蓄怨兴其后衅，而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柳裘、皇甫绩，因人成事，好乱乐祸，大运光启，并参枢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骂人，理自然也。晏

婴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于昉等见之矣。郭衍，文皇缔构之始，当爪牙之寄；炀帝经纶之际，参心膂之谋。而如脂如韦，以水济水，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功虽居多，名不见重。然则立身行道，可不慎欤！语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又曰：“无始祸，无兆乱。”夫忠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径，又不得其人者欤！张衡夺宗之计，实兆其谋，夫动不以顺，能无及于此也？杨汪以学业自许，其终不令，惜乎！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东，初以警悟见许，委质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时幸，干进附入，变动星占，谬增晷景，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李雄斯言为玷，取讥夷翟，以乱从乱，何救诛夷。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三

赵煚 赵芬 王韶 元岩 宇文弼 伊娄谦 李圆通陈茂 郭荣 庞晃李安 杨尚希 张煚 苏孝慈 元寿

赵煚，字通贤，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东太守。父仲懿，尚书左丞。

煚少孤，养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盗伐其父墓中树者，煚对之号恸，因执送官。见魏右仆射周惠达，长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泪交集，惠达为之陨涕叹息者久之。及长，沈深有器局，略涉书记。周文帝引为相府参军事。从破洛阳。及班师，煚请留抚纳亡叛，从之。煚于是帅所领与齐人前后五战，斩获甚众，以功封平定县男。累转中书侍郎。

周闵帝受禅，迁硖州刺史。蛮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归，煚袭击破之，二郡获全。时周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劝煚益修守御，煚不从，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获其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亦遁。明年，吴明彻屡为寇患，煚与前后十六战，每挫其锋。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再迁户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齐河南地，煚谏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帝不纳，师竟无功。寻从上柱国于翼自三鸦道伐陈，克十九城而还。以谗毁，功不见录。累迁御正上大夫。

煚与宗伯斛斯徵素不协，徵后出为齐州刺史，坐事下狱，自知罪重，遂逾狱走。帝大怒，购之甚急。煚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惧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则南奔吴越。徵虽愚陋，久历清显，奔彼敌国，无益圣朝。今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帝从之。徵赖而免，煚卒不言。

隋文帝为丞相，加上开府，再迁大宗伯。及践阼，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习故事，徵拜尚书右仆射。未几，以忤旨出为陕州刺史，转冀州刺史，甚有威惠。煚尝有疾，百姓奔驰，争为祈祷，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于肆，百姓便之。帝闻而嘉焉，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谕遣之，令人载蒿一车赐盗者，盗愧过于重刑。帝幸洛阳，煚来朝，帝劳

之。卒于官。

子义臣嗣，位至太子洗马。后同杨谅反，诛。

赵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谅，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辩智，颇涉经史。周引为相府铠曹参军。历记室，累迁开府仪同三司。性强济，所居之职，皆有声绩。周武帝亲总万机，拜内史下大夫，转小御正。明习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议，众不能决者，芬辄为评断，莫不称善。后为司会。及申国公李穆讨齐，引为行军长史，封淮安县男。再迁东京小宗伯，镇洛阳。隋文帝为丞相，尉迟迥与司马消难阴谋往来，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见亲委，迁东京左仆射，进爵郡公。开皇初，罢东京官，拜尚书右仆射，与郢公王谊修律令。俄兼内史令，甚见信任。未几，以老病出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领关东运漕，赐钱百万、粟五千石而遣之。后数年，上表乞骸骨，征还京师。赐以三骥轺车，几杖被褥，归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后数年，卒，帝遣使致祭，鸿胪监护丧事。

子元恪嗣，位扬州总管司马，左迁候卫长史。

少子元楷，与元恪皆明干世事。元楷，大业中为历阳郡丞，与庐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产，以贡于帝。仲宗迁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晋阳人也，世居京兆。祖谐，原州刺史。父谅，早卒。韶幼而方雅，颇好奇节，有识者异之。在周，累以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复转军正。周武帝既拔晋州，意欲旋师，韶谏曰："取乱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释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悦。及齐平，进位开府，封晋阳县公，赐口马杂畜万计。迁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丰州刺史，改封昌乐县公。

隋文帝受禅，进爵项城郡公，转灵州刺史，加位大将军。晋王广之镇并州，除行台右仆射，赐彩五百匹。韶性刚直，王甚惮之，每事谘询，不敢违法度。韶尝奉使检行长城，后王穿池，起三山，韶既还，自锁而谏，王谢而罢之。帝闻而嘉叹，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平陈之役，以本官为元帅府司马。及克金陵，韶即镇焉。晋王广班师，留韶于石头防遏，委以后事。岁余，征还。帝谓公卿曰："晋王以幼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王子相之力也。"于是进位柱国，赐奴婢三百口，锦绢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称职，特加劳勉。后上谓曰："自朕至此，公须鬓

渐白，无乃忧劳所致？柱石之望，唯在于公，努力勉之！”韶辞谢，上劳而遣之。

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仍为长史。岁余，驰驿入京，劳弊而卒。帝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言甚冫妻怆。使有司为立宅，曰：“往者何用宅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余年，终始不易。宠章未极，舍我而死乎！”发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数十纸，传示群臣曰：“其真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寻，未尝释手。”炀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灵豳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书计，尤便弓马，慷慨有父风。大业世，颇见亲重，位备身将军，改封耿国公。越王侗称帝，士隆率数千兵自江淮而至。会王世充僭号，甚礼重之，署尚书右仆射。忧愤，疽发背卒。

元岩，字君山，河南洛阳人也。父祯，魏敷州刺史。岩好读书，不守章名，刚鲠有器局，以名节自许，少与勃海高颎、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为武贲给事。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以为中外记室。累迁内史中大夫，封昌国县伯。周宣帝嗣位，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将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岩谓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诣閤请见，言于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落其术内。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运因获免。后帝将诛乌丸轨，岩不肯署诏。御正颜之仪切谏不入，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耶？”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遂废于家。

隋文帝为丞相，加开府、户部中大夫。及受禅，拜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岩性严重，明达世务，每有奏议，侃然正色，廷争面折，无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惮之。时帝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盘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时严与王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帝谓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兒，亦如曹参相齐之意。”及岩到官，法令明肃，吏人称焉。蜀王好奢，尝欲取獠口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岩皆不奉教，排阁切谏，王辄谢而止。惮岩为人，每循法度。蜀中狱讼，岩所裁断，莫不悦服。有得罪者，谓曰：“平昌公与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赏赐优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陨涕，于今思之。

岩卒后，蜀王为非法，造浑天仪，又共妃出猎，以弹弹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僚佐无能谏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岩若在，吾兒岂有是乎！"

子弘嗣。历给事郎、司朝谒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辅，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钜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节，博学多通。仕周，尝奉使邓至国及黑水、龙涸诸羌，前后降附三十余部。及还，奉诏修定五礼，书成奏之，赐田二顷、粟百石。累迁小吏部，擢八人为县令，皆有异绩，世以为知人。转内史都上士。

武帝将谋出兵河阳以伐齐，弼进策曰："齐氏建国，于今累世，虽曰无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须择其地。河阳要冲，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纳，师竟无功。建德五年，大举伐齐，卒用弼策。于是募三辅豪侠少年数百人为别阳，从帝攻拔晋州，身被三疮，苦战不息，帝奇而壮之。因从平齐，以功拜上仪同，封武威县公。宣帝嗣位，为守庙大夫。时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陈昶击之。弼为监军，谓昶曰："宜选精骑，直趋祈连之西。贼若收军，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险隘，兼下湿，度其人马，三日方度。彼劳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军行迟，虏已出塞。其年，弼又从梁士彦攻拔寿阳，改封安乐县公，除浍州刺史，转南司州刺史。司马消难之奔陈，弼追之不及。遇陈将樊毅，战于漳口，自旦及午，三战三捷。除黄州刺史，转南定州刺史。

开皇初，以前功封平昌县公。入为尚书右丞。时西羌内附，诏弼持节安集，置盐泽、蒲昌二郡而还。迁左丞，当官正色，为百僚所惮。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军司马元帅窦荣定击破之。还除太仆少卿，转吏部侍郎。平陈之役。杨素出信州道，令弼持节为诸军节度，仍领行军总管。刘仁恩之破陈将吕仲肃也，弼有谋焉。加开府，擢拜刑部尚书，领太子虞候率。上尝亲临释奠。弼与博士论议，词致清远。上大悦，谓群臣曰："朕今睹周公之制礼，见宣尼之论孝，实慰朕心。"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长史、司马亦一时高选。前长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干用，出为并州长史。十八年，辽东之役，授元帅汉王府司马，仍领行军总管。军还，历朔、代、吴三州总管，皆有能名。炀帝即位，拜刑部尚书，仍持节，巡省河北。还除泉州刺史。复徵拜刑部尚书，转礼部尚书。

弼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物议多见推许。帝颇忌之。时帝渐好声色，尤勤远略，弼谓高熲曰："昔周天元好声色亡国，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坐诛，天下冤之。所著辞赋二十余万言，为《尚书》、《孝经注》行于世。有子俭瑗。

伊娄谦，字彦恭，本鲜卑人也。其先世为酋长，随魏南迁。祖信，中部太守。父灵，相隆二州刺史。谦性忠直，善辞令。仕周，累迁宣纳上士、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武帝将伐齐，召入内殿，问以兵事。对曰："伪齐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优，耽昏曲蘖。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谗人之口，上下离心。若命六师齐进，臣之愿也。"帝大笑，因使谦与小司寇拓跋伟聘齐观衅。帝寻发兵。齐主知之，令其仆射阳休之责谦曰："贵朝盛夏徵兵，马首何向？"答曰："仆拭玉之始，未闻兴师。设复西增白帝之城，东益巴丘之戍，岂足怪哉！"谦参军高遵以情输齐，遂留谦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谦劳之。乃执遵付谦，任令报复，谦顿首请赦之。帝曰："卿可聚众唾面，令知愧也。"谦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责。"帝善其言而止。谦竟待遵如初。寻赐爵济阳县伯，累迁前驱中大夫。大象中，进爵为侯，位开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总管，俄征还京。耻与逆人王谦同名，因尔称字。文帝受禅，以彦恭为左武候将军，俄拜大将军，进爵为公。后出为泽州刺史，清约自处，甚得人和。以疾去职，吏人攀恋，行数百里不绝。卒于家。子杰嗣。

李圆通，京兆泾阳人也。少孤贱，给使隋文帝家。及帝为隋公，擢授参军事。初，帝少时，每宴客，恆令圆通监厨。圆通性严整，左右婢仆，咸所敬惮。唯世子乳母恃宠轻之，宾客未供，每有干请。圆通不许，或辄持去。圆通大怒，叱厨人挝之数十，叫声彻于阁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宾去后，帝知之，召圆通命坐赐食，从此独善之，以为堪当大任。帝作相，赐爵怀昌男。授帅都督，进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圆通多力劲捷，长于武用。周代诸王素惮帝，伺便图为不利，赖圆通保护，获免者数矣。帝深感之，由是参预政事，授相国外兵曹，仍领左亲信。寻授上仪同。帝受禅，拜内史侍郎，领左卫长史，进爵为伯。历左右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左丞，摄刑部尚书，深被任信。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出信州道，以功进位大将军。改封万安县公，扬州总管长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断决，府中事多决于圆通。入为司农卿，迁刑部尚书，后复为并州长史。孝王以奢得罪，圆通亦坐免。寻检校刑部尚书事。仁寿中，以勋旧进爵郡公。炀帝嗣位，拜兵部尚书。帝幸扬州，以圆通留守京师。判宇文述田还百姓，述诉其受赂。帝怒，坐

是免官。圆通忧惧发病，卒。赠柱国，封爵悉如故。

子孝常，大业末，为华阴令。武德初，以应义旗功，封义安王。

又有陈茂者，河东猗氏人。家世寒微，质直恭谨，为州里所称。文帝为隋国公，引为僚佐，待遇与圆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称旨。后从帝与齐师战于晋州，贼甚盛，帝将挑战，茂固止不得，因捉马鞚。帝怒，拔刀斫其额，流血被面，词气不挠。帝感而谢之，厚加礼敬。帝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禅，拜给事黄门侍郎，封魏城县男，每典机密。转益州总管司马，迁太府卿，进爵为伯。卒官。子政嗣。

政字弘道，倜傥有文武大略，善钟律，便弓马。少养宫中，年十七，为太子千牛备身。京都大侠刘居士重政才气，数从之游。圆通子孝常与政相善，并与居士交结。及居士伏诛，政及常从坐，上以功臣子，挞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调。炀帝时，历位协律郎、通事谒者、兵曹承务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乱，以为太常卿。后归大唐，为梁州总管，遇贼见杀。

郭荣，字长荣，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为同州司马。时武元皇帝为刺史，由是与隋文帝有旧。徽后位洵州刺史、安城县公。及帝受禅，拜太仆卿，卒官。荣容貌魁岸，外疏内密，与交者多爱之。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护察荣谨愿，擢为中外府水曹参军。齐寇屡侵，护令荣于汾州观城势，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荣以二城孤迥，势不相救，请于州镇间更筑城以相控摄，护从之。俄而齐将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荣所立者独能自守。护作浮桥出兵，孝先于上流纵大筏击浮桥，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护又以稽胡数为寇乱，使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筑周昌、弘信、广安、招远、咸宁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为寇。周武亲总万机，拜宣纳中士。后从平齐，以功封平阳县男。迁司水大夫。

荣少与隋文帝亲狎，帝尝与夜坐月下，谓荣曰："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荣深自结纳。未几，周宣崩，文帝总百揆，召荣，抚其背笑曰："吾言验未？"既拜相府乐曹参军。俄以本官复领籓部大夫。文帝受禅，引为内史舍人，以龙潜之旧，进爵蒲城郡公，位上仪同。累迁通州刺史。仁寿初，西南夷獠多叛，诏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讨平之。

炀帝即位，入为武候骠骑大将军，以严正闻。后黔字首领田罗驹阻

清江作乱，夷陵诸郡人夷多应者，诏荣击平之。迁左候卫将军。从帝西征吐谷浑，拜银青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功进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事辽东，荣以为中国疲弊，万乘不宜屡动，乃言于帝，请止行。帝不纳。复从军攻辽东城，荣亲蒙矢石，昼夜不释甲胄。帝知之大悦，每劳勉之。帝后以荣年老，欲出为郡。荣陈请不愿。哀之，拜右候卫大将军。后数日，帝谓百僚曰："诚心纯至如郭荣者，固无比矣。"杨玄感之乱，帝令驰守太原。明年，从帝至柳城，卒于怀远镇。帝为废朝，赠兵部尚书，谥曰恭。子福善。

庞晃，字元显，榆林人也。父虬，周骠骑大将军。晃少以良家子召补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关中。后迁骠骑将军，袭爵比阳侯。卫王直出领襄州，晃以本官从。寻与长湖公元定击江南，孤军深入，没于陈。数年，卫王直遣晃弟车骑将军元俊赍绢八百匹赎焉，乃得归。拜上仪同，复事卫王。时隋文帝出为随州刺史，路经襄阳，卫王令晃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结纳。及帝去官归京师，晃迎见于襄邑。帝甚欢，与晃同饭，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愿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顷之，有一雄雉鸣于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则有赏。然富贵之日，持以为验。"文帝受禅，与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临宇内，犹忆曩时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寻加上开府，拜右卫将军。进爵为公。河间王弘之击突厥。晃性刚悍。时广平王雄当途用事，势倾朝廷，晃每陵侮之。尝于军中卧，见雄不起，雄甚衔之。复与高颎有隙。二人屡谮晃，由是宿卫十余年，官不得进。出为怀州刺史，迁原州总管，卒于官。帝为废朝，谥曰敬。

子长寿，颇知名，位骠骑将军。

李安，字玄德，陇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为相燕恆三州刺史、襄武县公。安美姿容，善骑射。天和中，袭爵襄武公，授仪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迁职方中大夫。复拜安弟哲为仪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时在京师，与周赵王谋害帝，诱哲为内应。哲谓安曰："寝之则不忠，言之则不义，失忠与义，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阴白之。及赵王等伏诛，将加官赏，安顿首曰："岂可将叔父之命以求官赏？"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胜。帝为之改容曰："我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为安隐其事而不言。寻授安开府，进封赵郡公，哲上仪同、黄台县男。

文帝即位，历内史侍郎、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平陈之役为杨素司

马，仍领行军总管，率蜀兵顺流东下。时陈人屯白沙，安谓诸将曰：“水战非北人所长。今陈人依险泊船，必轻我无备。夜袭之，贼可破也。”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师。诏书劳勉，进位上大将军、郢州刺史。转邓州刺史。求为内职，帝重违其意，除左领左右将军。迁右领军大将军。拜哲开府仪同三司、备身将军。兄弟俱典禁卫，恩信甚重。

十八年，突厥犯塞，以安为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安别出长川，会虏渡河，与战破之。仁寿元年，出安为宁州刺史，哲为卫州刺史。安子琼，哲子玮，始自襁褓，乳养宫中，至是年八九岁，始命归家。其亲顾如是。帝尝言及作相时事，因愍安兄弟灭亲奉国，乃下诏曰：“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用能弘奖大节，体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业初基，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其叔璋潜结藩枝，包藏不逞。安与弟哲深知逆顺，披露丹心，凶谋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诚节，嘉之无已。但以事涉其亲，犹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处有地。朕常为思审，遂致淹年。今更详案圣典，求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犹不并立，况复叔侄恩轻，情礼本有差降。忘私奉国，深得正理。宜录旧勋，重弘赏命。”于是拜安、哲俱为柱国，赐缣各五十匹、马百匹、羊千口。以哲为备身将军。进封顺阳郡公。安谓亲族曰：“虽家获全，而叔父遭祸，今奉此诏，悲愧交怀。”因歔欷悲感，不能自胜。先患水病，于是疾甚而卒。谥曰怀。子琼嗣。少子孝恭，最知名。

哲，炀帝时工部尚书，后坐事除名，配防岭南，道卒。

杨尚希，弘农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宝，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龆龀而孤，年十一，辞母请受业长安。范阳卢辩见而异之，令入太学，专精不倦，同辈皆共推服。周文帝尝亲临释奠，尚希时年十八，令讲《孝经》，词旨可观。文帝奇之，赐姓普六茹氏。擢为国子博士，累转舍人上士。明、武世，历太学博士、太子宫尹、计部中大夫。赐爵高都侯，东京司宪中大夫。抚慰山东、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与相州总管尉迟迥发丧于馆。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将及于难。”遂夜遁。及明，迥方觉，令数十骑追不及，遂归京师。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领宗室兵三千人镇潼关。寻授司会中大夫。文帝受禅，拜度支尚书，进爵为公。岁余，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以为“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材，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充！所谓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用则

易得贤才。”帝览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后历位瀛州刺史、兵部、礼部二尚书，授上仪同。尚希性惇厚，兼以学业自通，甚有雅望，为朝廷所重。上时每旦临朝，日侧不倦，尚希谏以为“陛下宜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上欢然曰：“公爱我者。”尚希有足疾，谓曰：“蒲州出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临之。”于是拜蒲州刺史，仍领本州宗团骠骑。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复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人赖其利。卒官。谥曰平。

子旻嗣，后封丹水县公，位安定郡丞。

张煚，字士鸿，河间鄚人也。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仕魏，为荡难将军。从武帝入关，累迁银青光禄大夫。周文引为从事中郎，赐姓叱罗氏。历司织大夫、雍州中从事、应州刺史、仪同三司，赐爵虞乡县公。复入为司成中大夫，典国史。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唯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后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禅，钦其德望，以书征之。及谒见，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执手，与之同坐，宴语久之，赐以几杖。会迁都龙首，羡上表劝以俭约，上优诏答之。卒，赠沧州刺史，谥曰定。所撰《老子》、《庄子》义，名《道言》，五十二篇。

煚好学，有父风。仕魏，位员外侍郎。周文引为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录，赐爵北平县子。宣帝时，加仪同，进爵为伯。隋文帝为丞相，煚深自推结。帝以其有干用，甚亲遇之。及受禅，拜为尚书右丞，进爵为侯。迁太府少卿，领营新都监丞。丁父忧去职，柴毁骨立。未期，授仪同三司，袭爵虞乡县公。历太府卿、户部尚书。晋王广为扬州总管，授煚司马，加银青光禄大夫。

煚性和厚有识度，甚有当时誉。后拜冀州刺史，晋王广频表请之，复为晋王长史，检校蒋州事。及晋王为皇太子，复为冀州刺史，位上开府，吏人悦服，称为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宝，官至绛郡丞。

开皇中，有刘仁恩者，政绩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书。以行军总管从杨素伐陈，与素破陈将吕仲肃于荆门，仁恩计功居多，授上大将军，甚有当时誉。冯翊郭均、上党冯世期并明悟有干略，相继为兵部尚书。此三人俱显名于世，然事行阙落，史莫能知。

苏孝慈，扶风人也。父武，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谨，有器干，美容仪。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临水县公。隋文帝受禅，进爵安平郡

公，拜太府卿。于时王业初基，征天下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孝慈总其事，世以为能。历位兵部尚书，待遇愈密。时皇太子勇颇知时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领其职，拜孝慈太子右卫率，尚书如故。及于陕州置常平仓，转输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浅，乃决渭水为渠以属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领太子左卫率，仍判工部、户部二尚书，称为干理。进位大将军，转工部尚书，率如故。先是，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与百姓争利，非兴化之道，表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上并纳焉。及将废太子，惮其在东宫，出为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于言色。迁洪州总管，俱有惠政。后桂林山越相聚为乱，诏孝慈为行军总管，击平之。卒官。子会昌。

孝慈兄顺，周眉州刺史。

子沙罗，字子粹。仕周，以破尉迟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封通泰县公。开皇中，历位资、邛二州刺史，检校利州总管。从史万岁击西爨，进位大将军。寻检校益州总管长史。及蜀王秀废，沙罗坐除名。卒于家。子康嗣。

元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宝，周凉州刺史。寿少孤，性仁孝，九岁丧父，哀毁骨立，宗族乡党咸异之。事母以孝闻。及长，方直，颇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县侯。保定四年，封仪陇县侯，授仪同三司。隋开皇初，议伐陈，以寿有思理，使于淮浦监修船舰，以强济见称。累迁尚书左丞。文帝尝出苑观射，文武并从。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御史见而不言。寿奏劾之曰："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今月五日，銮舆徙跸，亲临射苑，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预观盛礼，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产。妻安遇患，弥留有日，安若长逝，世略不合此行。窃以人伦之义，伉俪为重，资爱之道，乌乌弗亏。摩诃远念资财，近忘匹好，一言才发，名教顿尽，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徵之等亲所闻见，竟不弹纠。若知非不举，情涉阿纵；如不以为非，岂关理识？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检校书侍御史臣刘行本亏失宪体，何所逃愆？臣谬膺朝寄，忝居左辖，无容寝默，谨以状闻。"上嘉纳之。后授太常少卿，出为基州刺史，有公廉称。入为太府少卿，进位开府。炀帝嗣位，汉王谅反，左仆射杨素为行军元帅，寿为长史。事平，以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大业四年，拜内史令，从帝西讨吐谷浑，寿率众屯金山，东西连营三百余里以围浑主。还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在道卒。帝哭之甚恸，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曰景。

子敏，颇有才辩，而轻险多诈。寿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内史舍人。交通博徒，数泄省中语。化及之反，敏创其谋，伪授内史侍郎，为沈光所杀。

论曰：二赵明习故事，当世咸推，及居端右，无闻殊绩。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异，不可相逾。晋蜀二王，帝之爱子，擅以权宠，莫拘宪法。王韶、元岩任当彼相，并见严惮，莫敢为非，謇谔之风有足称矣。宇文弼宇量宏远，声望攸归，斯言不密，以致倾殒，惜矣！伊娄谦志识弘深，不念旧恶，请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风焉。李圆通、郭荣、庞晃等或陈力经纶之际，或自结龙潜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宠，岂徒然哉！李安虽则灭亲，而于义亦已疏矣。杨尚希誉望隆重，张煚、苏孝慈威称贞干，并擢自开皇之初，盖当时之选也。元寿之弹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计功称伐，盖不足云，端揆之赠，则为优矣。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四

段文振 来护兒 樊子盖 周罗□ 周法尚 卫玄 刘权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寿，魏沧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胆智过人，明达世务。初为周冢宰宇文护亲信，护知其有器局干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后从周武帝攻齐海昌王尉相贵于晋州，其亚将侯子钦、崔景嵩为内应，文振杖槊与崔仲方等数十人先登城。文振随景嵩至相贵所，拔佩刀劫之，相贵不敢动，城遂下。及攻并州，陷东门而入，齐安德王延宗惧而出降。录前后勋，将拜柱国，以谗毁获谴，因授上仪同，赐爵襄国县公。进平鄴都，又赐绮罗二千段，后从滕王逌击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从韦孝宽经略淮南。俄而尉迟迥作乱，时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诱之，文振不顾。隋文帝引为丞相掾。司马消难之奔陈，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还除卫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寻以行军长史从达奚震讨平叛蛮，加上开府，迁鸿胪卿。卫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为长史，坐勋簿不实免官。后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迁兰州总管，改封龙冈县公。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击破之，遂北至居延塞。

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为元帅秦王司马，别领行军总管，及平江南，授扬州总管司马，转并州总管司马，以母忧去职。后拜云州总管，迁太仆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破达头可汗于沃野。文振先与王世积有旧。初，文振北征，世积遗以驼。比还，世积以罪诛，文振坐与交关，功遂不录。后平越巂叛蛮，赐奴婢二百口。仁寿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军总管讨之。引军山谷间，为贼所袭，遂大败。文振复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刚直，无所降下。初，军次益州，谒蜀王秀，貌颇不恭，秀甚衔之。及此，奏文振师徒丧乱。右仆射苏威与文振有隙，因谮之，坐是除名。及秀废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谕之，授大将军，拜灵州总管。炀帝即位，征为兵部尚书，待遇甚重。从征吐谷浑，文振督兵屯雪山，连营三百余里，东接杨义臣，西连张寿，合围浑主于覆袁川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

文振见文帝时容纳突厥启人，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重叠，及大业初，恩泽弥厚，恐为国患。乃上表请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世之长策。时兵部侍郎斛斯政专掌兵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并弗纳。及辽东

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军疾笃，上表以为“辽东小丑，未服严刑。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弊，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卒于师。帝省表，悲叹久之，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公，谥曰襄。

长子诠，位武牙郎将。次子纶，少以侠气闻。

文振弟文操，大业中，为武贲郎将，性甚刚严。帝令督秘书省学士。时学士颇存儒雅，文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时议者鄙之。

来护兒，字崇善，本南阳新野人，汉中郎将歙十八世孙也。曾祖成，魏新野县侯，后归梁，徙居广陵，因家焉。位终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长宁县侯。父法敏，仕陈终于海陵令。护兒未识而孤，养于世母吴氏。吴氏提携鞠养，甚有慈训，幼而卓荦，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因舍书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专事笔砚也！”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及长，雄略秀出，志气英进。涉猎书史，不为章句学。

始，侯景之乱，护兒世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吴氏每流涕为护兒言之。武子宗族数百家，厚自封植。护兒每思复怨，因其有婚礼，乃结客数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斩之，宾客皆慑不敢动。乃以其头祭伯父墓，因潜伏岁余。会周师定淮南，乃归乡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数见军旅，护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开皇初，宇文忻、宇若弼等镇广陵，并深相礼重。除大都督，领本乡兵。破陈将曾永，以功授仪同三司，平陈之役，护兒有功焉，进位上开府，赏物一千段。

十一年，高智慧据江南反，以子总管统兵隋杨素讨之。贼据浙江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被江，鼓噪而进。护兒言于素曰：“吴人累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度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以为然。护兒乃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张天。贼顾火而惧，素因是动，一鼓破之。智慧将逃于海，护兒追至闽中，余党皆平。进位大将军。除泉州刺史，封襄阳县公，食邑一千户，赐物二千段、奴婢百人。护兒招怀初附，威惠兼举。玺书劳问，前后相属。时智慧余党盛道延阻兵为乱，护兒又讨平之。迁建州总管。又

与蒲山公李宽讨平黟、歙逆党汪文进，进位柱国，封永宁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画工图其像以进。十八年，诏追入朝，赐以宫女、宝刀、骏马、锦彩等物，仍留长子楷为千牛备身，使护兒还职。

仁寿初，迁瀛州刺史，以善政闻，频见劳勉。炀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恋，累日不能出境，诣阙上书致请者，前后数百人。帝谓曰："昔国步未康，卿为名将，今天下无事，又为良二千石，可谓兼美矣。"仍除右骁卫大将军。寻迁左。又改上柱国为光禄大夫，徙右翊卫大将军，进封荣国公，恩礼隆密，朝臣无比。大业六年，车驾幸江都，谓护兒曰："衣锦昼游，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赐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谒先人墓，宴乡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并集其宅，酣饮尽日，朝野荣之。

辽东之役，以护兒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兼检校东莱郡太守，率楼船指沧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丽主高元扫境内兵以拒之，列阵数十里。诸将咸惧，护兒笑谓副将周法尚及军吏曰："吾本谓其坚城清野以待王师，今来送死，当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骁勇绝伦，率敢死数百人来致师。护兒命武贲郎将费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驰斩其首，乃从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斩不可胜计，因破其郛，营于城外，以待诸军。高丽昼闭城门，不敢出。会宇文述等众军皆败，乃旋军。以功赐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为杜城府鹰扬郎将，以先封襄阳公赐其子整。明年，又出沧海道，师次东莱，会杨玄感反，进攻洛阳，护兒闻之，召裨将周法尚等议旋军讨逆。法尚等咸以无敕，不宜擅还，再三固执不从。护兒厉声曰："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当不关诸人也。有沮议者，军法从事。"即日回军。令子弘及整驰驿奏闻。帝见弘等甚悦，曰："汝父擅赴国难，乃诚臣也。"授弘通议大夫，整公路府鹰扬即将，乃降玺书于护兒曰："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授弘意合，远同符契。枭此元恶，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谁也！"于是护兒与宇文述破玄感于阌乡，斩平之。还，加开府仪同三司，赐物五千段、黄金千两、奴婢百人，赠父法敏东阳郡太守、永宁县公。

十一年，又率师渡海，破高丽奢卑等二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兒大破之。将趣平壤，高元震惧，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请降。帝许之，诏护兒旋军。护兒集众军谓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也。"于是拜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之，以为不可。护兒曰："贼势破矣。吾在阃外，事合专决，宁征

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奏闻。”诸将惧，乃同劝还师，方始奉诏。及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将选精骑溃围而出，护兒及樊子盖并固谏，乃止。

十二年，驾幸江都，护兒谏曰：“自皇家受命，将四十年，薄赋轻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丽逆命，稍兴军旅，百姓无知，易为咨怨，在外群盗，往往聚结，车驾游幸，深恐非宜。伏愿驻驾洛阳，与时休息，出师命将，扫清群丑，上禀圣算，指日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专为身谋。”帝闻之，厉色而起，数日不得见。后怒解，方被引入，谓曰：“公意乃尔，朕复何望！”护兒因不敢言。寻代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及宇文化及构逆，深忌之。是日旦将朝，见执。护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执矣。”护兒叹曰：“吾备位大臣，荷国重任，不能肃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复何言！”乃遇害。

护兒重然诺，敦交契，廉于财利，不事产业。至于行军用兵，特多谋算，每览兵法，曰：“此亦岂异人意也！”善抚士卒，部分严明，故咸得其死力。

子十二人，楷通议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骁勇，善抚御，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至是，并遇祸，子侄死者十人，唯少子恆、济二人免。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也。祖道则，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乱奔齐，位仁州刺史。子盖仕齐，位东海北陈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封富阳侯。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禅，以仪同领乡兵，后除枞阳太守。平陈之役，以功加上开府，改封上蔡县伯，历辰、嵩、齐三州刺史，转循州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加统四州，令还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饯于灞上。

炀帝即位，转凉州刺史，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禄大夫。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于是赐之口味百余斛，加右光禄大夫。子盖曰：“愿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六年，帝避暑陇川宫，

又云欲幸河西。子盖倾望銮舆，愿巡郡境。帝知之，下诏慰勉之。是岁，朝于江都宫，帝谓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因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还除户部尚书。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辽东之役，摄左武卫将军，出长岑道。后以宿卫不行。加左光禄大夫。其年，帝还东都，使子盖涿郡留守。

九年，驾复幸辽东，命子盖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逼城，子盖遣河南赞务裴弘策逆击之，反为所败，遂斩弘策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会来护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盖凡所诛杀万人。又检校河南内史。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帝劳之，以比萧何、寇恂，加光禄大夫，封建安侯，赐女乐五十人。谓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后出，此勇夫重闭之义。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施行，无劳形迹。今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孙委公与卫文升耳。宜选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习之。"于是赐以良田、甲第。

十年，驾还东都，帝谓子盖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进爵，宜有令谟。"是日进爵为济公，言其功济天下，特为立名，无此郡国也。后与苏威、宇文述陪宴积翠池，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曰："良算嘉谋，俟公后动，即以此杯赐公，用为永年之瑞。"

十一年，从驾至雁门，为突厥所围。帝欲选精骑溃围出，子盖及来护谏，因垂泣："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足为忧。"帝从之，后援兵至，虏乃去。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默然不敢对。

从驾还东都。时绛郡贼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数万，汾、晋苦之，诏子盖进讨。时人物殷阜，子盖善恶无所分别，汾水北村坞尽焚之。百姓大骇，相率为盗。其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拥数万众，经年不能破贼，诏徵还，又将兵击宜阳贼，以疾停，卒于东京。上悲伤者久之，顾黄门侍郎裴矩曰："子盖临终何语？"矩曰："子盖病笃，深恨雁门之耻。"帝闻之叹息，令百官就吊，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景。会葬万余人。武威人吏闻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颂德。

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莅官明察，下莫敢欺。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

周罗□，字公布，九江寻阳人也。父法皓，仕梁，至南康内史、临蒸县侯。罗□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从祖景彦诫之曰："吾世恭谨，汝独放纵，若不丧身，必将灭吾族。"罗□终不改。仕陈，为句容令。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齐师战于江阳，为流矢中左目。齐师之围明彻于宿预也，诸军相顾，莫有斗心。罗□跃马突进，莫不披靡。太仆卿萧摩诃副之，斩首不可胜计。进师徐州，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彭城，摩诃临阵堕马，罗□进救之于重围之内，勇冠三军。明彻之败，罗□全众而归。后以军功除右军将军。封始安县伯，总检校扬州中外诸军事。赐金银三千两，尽散之将士，分赏骁雄。陈宣帝深叹美之。出为晋陵太守，进爵为侯。后除使持节、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豫章内史。狱讼庭决，不关吏手，人怀其惠，立碑颂德。

至德中，除持节、都督南州诸军事。江州司马吴世兴密奏罗□甚得人心，拥众岭表，意在难测。陈主惑焉。萧摩诃、鲁广达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劝其反，罗□拒绝之。还除太子左术率，信任愈重，时参宴席。陈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后也？"都官尚书孔范曰："周罗□执笔制诗，还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后。"自是益见亲礼。及隋伐陈，罗□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及陈主被禽，上江犹不下，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乃降。文帝慰喻之，许以富贵。罗□垂泣对曰："本朝沦亡，臣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贺若弼谓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答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仪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陈裨将羊翔归降，使为乡导，位至开府，班在罗□上。韩禽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位在羊翔下。"罗□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论。"禽有愧色。历幽、泾二州刺史，并有能名。

开皇十八年，征辽东，徵为水军总管。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遭风，船多漂没，入功而旋。十九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从杨素致讨，罗□先登，大破之。进大将军。仁寿元年，入为东宫右虞候率，赐爵义宁郡公。转右卫率。炀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将军，副杨素计平汉王谅，进授上大将军。及陈主卒，罗□请一临哭，帝许之。衰绖送至墓，葬还，释服而后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论称其有礼。时谅余党据绛、晋等三州未下，诏罗□行晋、绛、吕三州诸军事，进兵围之。中流矢，卒。送柩还

京，行数里，无故舆马自止，策之不动，不飘风旋绕焉。绛州长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寻既除殄，无为恋恨。”是时风静马行，见者莫不悲叹。其年七月，子仲隐梦罗□曰：“我明日当战。”其灵坐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若人带持之状。绛州城陷，是其日也。赠柱国、右翊卫大将军，谥曰壮。子仲安，位上开府。

周法尚，字德迈，汝南安成人也。祖灵起，梁庐、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将军。

法尚少果劲，有风概，好读兵书。其父卒后，监定州事，督父本兵。数有战功，为散骑常侍，领齐昌郡事，封山阴县侯。既而其兄武昌县公法僧代为定州刺史。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言其将反。陈宣帝执禁法僧，发兵欲取法尚。其下将吏皆劝之归北，法尚未决。长史殷文则曰：“乐毅所以辞燕，良不获已也。”法尚遂归周，拜开府、顺州刺史，封归义县公，赐良马五匹、女妓六人、彩物五百段，加以金带。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朗韩朗诈为背己奔陈，伪告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若得军来，必无斗者。”猛引师急进。法尚设奇兵，大败之，猛仅以身免。

隋文帝为丞相，司马消难作乱，阴遣上开府段珣攻围之。外无救援，法尚弃城走。消难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归陈。及文帝受禅，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蛮，复从柱国王谊击走陈寇。迁衡州总管，改封谯郡公。后上幸洛阳，召之，赐金钿酒钟一双、彩五百段、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上曰：“公有大功于国，特给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宠公也。”转黄州总管，使经略江南。及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隶秦孝王。转鄂州刺史，迁永州总管，安集岭南，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前后赏赐甚厚。转柱州总管，仍岭南道安抚大使。后数年入朝，以本官宿卫。未几，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与上柱国王世积讨之。法尚发岭南兵，世积徵岭北军。俱会尹州。世积所部多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斩光仕，平之。仕寿中，遂州獠叛，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嶲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军还，检校潞州事。

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迁定襄太守，进金紫光禄大夫。时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内史令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营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云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法尚曰：“兵亘千里，动间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虽有故事，此取败道也。”帝不怿

曰："卿以为如何？"法尚曰："请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当头分抗，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何异？臣谓牢固万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卫将军。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杀将军鹿愿，围太守萧造。法尚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还，从讨吐谷浑，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为敦煌太守，迁会宁太守。

辽东之役，以舟师指朝鲜道。会杨玄感反，与宇文述、来护等破之。以功进授右光禄大夫。时齐郡人王薄、孟让等为盗，保长白山，法尚频击破之。明年，复临沧海，在军遇疾卒。赠武卫大将军，谥曰僖。有子六人，绍范最知名。

卫玄，字文升，河南洛阳人也。祖悦，魏司农卿。父□，侍中、左武卫大将军。玄少有器识，周武帝在籓，引为记室。迁给事上士，袭爵兴势公。武帝亲总万机，拜益州总管长史，赐以万钉宝带。稍迁开府仪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摄内史事，仍领京兆尹，称为强济。隋文帝作相，检校熊州事。及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公，坐事免。未几，拜岚州刺史。会起长城之役，诏玄监督之。后为卫尉少卿。仁寿初，山獠作逆，以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汝等勿惊"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归附者十余万口。文帝大悦，赐缣二千匹，除遂州总管，仍令剑南安抚。

炀帝即位，复徵为卫尉卿，夷獠攀恋，数百里不绝。及与之决，并挥涕而去。迁工部尚书。后拜魏郡太守，尚书如故。未几，拜右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转刑部尚书。辽东之役，检校右御卫大将军，帅师出增地道。时诸军多不利，玄独全众而还。拜金紫光禄大夫。

九年，驾幸辽东，使玄与代王侑留守京师，拜为京兆内史，尚书如故，许以便宜从事，敕代王待以师傅礼。会杨玄感围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关，议者恐崤函有伏兵，请於陕县沿流东下，直趋河阳，以攻其背。玄曰："此计非竖子所及也。"乃鼓行而进。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贲郎将张峻为疑军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趋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战且行，屯军金谷。于军中扫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灵长，宜令丑徒冰碎；如或大运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词气激扬，三军莫不涕咽。时众寡不敌，民贼频战不利，死伤太半。玄苦战，贼稍却，进屯北芒。会宇文述、来护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议大夫斛斯万善、监门直阁庞玉

前锋追之，及于阌乡，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车驾至高阳，征诣行在所。帝劳之曰：“社稷臣也。使朕无西顾之忧。”进右光禄大夫，赐以良田、甲第，资物钜万，还镇京师，帝谓曰：“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恆宜自牢也。今特给千兵，以充侍从。”与樊子盖俱赐以玉麟符，以代铜兽。

十一年，诏玄抚关中。时盗贼蜂起，百姓饥馑，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坏乱，货贿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内史舍人封德彝驰喻之曰：“京师国本，宗庙园陵所在，籍公卧以镇之。”玄乃止。义师入关，自知不能守，尤惧称疾，不知政事。城陷，归于家。义宁中，卒。

子孝则，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务郎。卒。

刘权，字世略，彭城丰人也。祖轨，齐罗州刺史。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后更折节好学，动循法度。仕齐，位行台郎中。齐亡，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开皇中，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后从晋王广平陈，进授开府仪同三司。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十二年，拜苏州刺史，赐爵宋城县公。时江南初平，权抚以恩信，甚得人和。炀帝嗣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权出伊吾道，逐贼至青海，乘胜至伏俟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年，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徵拜司农卿，加金紫光禄大夫。寻为南海太守。行至鄱阳，会群盗起，不得进，诏权召募讨之。权率兵遇贼，不战，先乘单舸诣贼营，说以利害。群贼感悦，一时降附。帝闻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异政。数岁，遇盗贼群起，群豪多愿推权为首，权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彻又密遣赍人书诣权，称四方扰乱，讽令举兵。权召集佐僚，对斩其使，竟无异图，守之以死。卒官。

世彻倜傥不羁，颇为时人所许。大业末，群雄并起，世彻所至处辄见忌，多拘禁之。后竟为兖州贼帅徐圆朗所杀。

权从叔烈，字子将，美容仪，有器局，位鹰扬郎将。有子德威，知名于世。

李景，字道兴，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应、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伟，膂力过人，美须髯，骁勇善射。平齐之役，颇有功，授仪同三司。后以平尉迟迥，进位开府，赐爵平寇县公。隋开皇九年，以行军总管从世积伐陈，以功进上开府。及高智慧等反，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

之，还授鄜州刺史。

十七年，辽东之役，为马军总管。及还，配事汉王。文帝奇其壮武，使袒而观之，曰："卿相表当位极人臣。"寻从史万岁击突厥于大斤山，别路邀贼，大破之。后与上明公杨纪送义城公主于突厥，至恆安，遇突厥来寇。时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景率所领数百人力战三日，杀虏甚众。改授韩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仁寿中，检校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景发兵拒之。谅频遣刘嵩、乔钟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战，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乂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推诚此三人，无所关预，唯在閤持重，时出抚循而已。及朔州总管杨义臣援兵至，合击大破之。先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莲，并有龙见，时变为铁马甲士。又有神人长数丈见城下，迹长四尺五寸。景问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来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数万。景寻被徵，进柱国，拜右武卫大将军。赐女乐一部，加以珍物。

景智略非所长，而忠直为时所许，帝甚信之。又击破叛蛮向思多。明年，击吐谷浑于青海，破之，进位光禄大夫。五年，车驾西巡，至天水，景献食于帝。帝曰："公，主人也。"赐坐齐王暕上。至陇川宫，帝将大猎，景与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俱有难色，为人奏。帝大怒，令𦍒之，竟以坐免。岁余，复位，与宇文述等参掌选举。明年，攻高丽武列城，破之，赐爵苑丘侯。八年，出浑弥道。九年，复出辽东。及旋，使景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进爵滑国公。杨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预焉，景独无关涉。帝曰："公诚直天然，我梁栋也。"赐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将军而不名，见重如此。

十二年，帝令景营辽东战具于北平，赐御马一匹，名师子□吉。于时盗贼蜂起，景遂召募，以备不虞。武贲郎将罗艺与景有隙，诬景将反。帝遣其子慰谕曰："纵人言公窥天阙，据京都，吾无疑也。"后为高开道所围，独守孤城，士卒患脚肿死者十六七，景抚循之，一无离叛。辽东军资多在其所，粟帛山积，景无所私焉。及帝崩于江都，辽西太守邓皓救之，遂归柳城。将还幽州，遇贼见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闻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伤惜之。子世谟。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泾州刺史。开皇初，封舞阴郡公，领漕渠监。世雄兒童时与群辈戏，辄画地为城郭，令诸兒为攻守势，不从令者辄挞之，诸兒畏

惮，莫不齐整。其父见而奇之，谓人曰：“此兒当兴吾家。”年十七，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拜帅都督。隋开皇中，累迁右亲卫车骑将军。

炀帝嗣位，为右监门郎将。从征吐谷浑，进位通议大夫。世雄性廉慎，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帝由是嘉之。帝尝谓群臣曰：“欲举好人，诸君识否？”咸曰：“不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薛世雄。”群臣皆称善。于是超拜右翊卫将军。岁余，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军，与突厥启人可汗边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人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惧，请降。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镇之而还。进位正议大夫。

辽东之役，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余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纵击，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复征辽东，拜右候卫将军。兵指蹋顿道。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反，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

十年，复从帝至辽东，迁左御卫大将军。仍领涿郡留守。未几，李密逼东都，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次河间，营于城南，窦建德率精锐数百，夜来袭之。大败。世雄与左右数十骑遁入河间城，惭恚发病。归涿郡，卒。

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万备，并以骁武知名。

论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见知，隋氏之初，又以干力受委，任兼文武，称为谅直。其高位厚秩，非虚致也。来护幼怀倜傥，猛概抑扬，晚致勤王，驱驰毕力。楼船制胜，扫勍敌如拾遗；阌乡讨乱，翦凶魁如摧朽。位班上将，显居大国，道消遘难，忠至不渝，惜矣！子盖雅有干局，质性方严，见义而勇，临机能断，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罗□忠亮之性，所在称重，送往之节，义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结草之义。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升东都解围，颇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刘权淮楚旧族，雄名早著，时逢扰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验诚臣之节。李、薛并以骁武之用，当于有事之秋，致兹富贵，可谓自取。时迍遭踬，良有命乎！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五

裴政 李谔 鲍宏 高构 荣毗 陆知命 梁毗 柳彧 赵绰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祖邃，父之礼，并《南史》有传。政幼聪明，博闻强记，达于从政，为当世所称。仕梁，以军功封为夷陵侯，给事黄门侍郎。及魏军围荆州，政在外见获，萧察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不可为尔君乎？尔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不然，分腰领矣。"锁之，送至城下，使谓元帝曰："王僧辩闻台城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政许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间使被禽，当以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察怒，命趣行戮。蔡大业谏曰："此人之望也，杀之，则荆州不可下。因得释。会江陵平，与城中朝士俱送京师。周文闻其忠，援员外散骑侍郎，引入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官，并攒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又善钟律，尝与长孙绍远论乐，事在《绍远传》。

隋开皇元年，为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荣令元恺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名帐安在？"元恺云："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阿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荣位高任重，纵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不须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证，茜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为奇服异器，进奉后宫，又缘女宠，来往无节。政数切谏，太子不纳。政谓定兴

曰："公所为不合礼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给僚吏。人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流、徒者甚众。合境惶慑，令行禁止，称为神明，尔后不修囹圄，殆无诤讼。卒于官。著《承圣实录》十卷。及太子废，文帝追忆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匡弼之，犹应不令至此。"

子南金，位膳部郎，学涉有文藻，以轻财贵义称。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博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周平齐，拜天官都上士。谔见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结纳。及帝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帝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谔性公方，明时务。迁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弊，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乃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人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引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沓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务，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

谔又以时文体尚轻薄，流宕忘反，上书曰：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

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感知正道，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纲者多，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具陈其弊。请加罪黜，以惩风轨。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之志。

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在所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时逢冬塞，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农工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文帝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悦服。卒官。

四子。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才器。大业初，判内史舍人。次大体、大钧，并位尚书郎。

鲍宏，字润身，东海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仕梁，位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年十二，能属文，尝和湘东王绎诗，绎嗟赏不已，引为中记室。累迁通直散骑侍郎。江陵平，归于周，

明帝甚礼之，引为麟趾殿学士。累迁遂伯下大夫。与杜子晖聘陈，谋伐齐，陈遂出兵度江以侵齐。帝尝问宏取齐策，宏以为“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及定山东，除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仪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会王谦举兵于蜀，路次潼州，为谦将达奚慧所执，逼送成都，竟不屈节。谦败，驰传入京，文帝嘉之，赐以金带。及受禅，加开府，进爵为公。历利、邛二州刺史，秩满还京。时有尉义臣者，其父崇不从尉迟迥，从复与突厥战死。上嘉之，将赐姓金氏。访及群下，宏曰：“昔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其姓刘氏，秦真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请赐以皇族。”帝曰：“善。”因赐义臣姓杨。后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

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集十卷，行于世。

高构，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仕齐，历兰陵、平原二郡太守。齐灭，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隋文帝受禅，累迁户部侍郎。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以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赐米百石。由是知名。

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痖又聋，嫁之不售。尝樵菜于野，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时年六岁，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构判曰：“母不能言，穷究理绝。案《风俗通》，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乡，可以武为姓。”寻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余，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仁寿初，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炀帝立，召令复位。时为吏部者多以不称去职，唯构最有能名，前后典选之官，皆出其下，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然其内怀方雅，特为吏部尚书牛弘所重。后以老病解职，弘时典选，凡将有所擢用，辄遣人就第问其可不。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观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大业七年，终于家。所举荐杜如晦、房玄龄等，后皆自致公辅，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

开皇中，昌黎豆卢实为黄门会郎，称为慎密。河东裴术为右丞，多

所纠正。河内士燮、平原东方举、安定皇甫聿道，俱为刑部，并执法平允。京兆韦焜为户部郎，屡进谠言。南阳韩则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遗阙，皆有吏干，为当时所称。

荣毗，字子谌，北平无终人也。父权，魏兵部尚书。毗少刚鲠，有局量，涉猎群言。仕周，位内史下士。隋开皇中，累迁殿内局监。时以华阴多盗贼，妙选长史，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世号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毗因朝集，素谓之曰："素之举卿，适以自罚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举。"素笑曰："前言戏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时晋王在扬州，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州县莫敢违，毗独遏绝其事。上闻而嘉之，赉绢百匹，转蒲州司马。

汉王谅之反也，河东豪杰以城应谅。刺史丘和觉变，遁归关中。长史渤海高义明谓毗曰："河东国之东门，若失之，则为难不细。在中虽复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余人斩之，自当立定耳。"毗然之。义明驰马追和，将与协计。至城西门，为渤海所杀，毗亦被执。及谅平，拜书侍御史，帝谓曰："今日之举，马坊之事也。无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后以母忧去职。岁余，起令视事。寻卒官。赠鸿胪少卿。

毗兄建绪，性甚亮直，兼有学业。仕周，为载师下大夫、仪同三司。及平齐之始，留镇鄴城，因著《齐纪》三十卷。建绪与文帝有旧，及为丞相，加位开府，拜息州刺史。将之官，时帝阴有禅代之计，因谓建绪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耳。"建绪自以周之大夫，因义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帝不悦。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陆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陈散骑常侍。知命性好学，通识大体，以贞介自持。仕陈，为太学博士、南狱正。及陈灭，归于家。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汧阳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陈让，朝廷许之。时见天下一统，知命诣朝堂上表，请使高丽以宣示皇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书奏，天子异之。岁余，授普宁镇将。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诏于御史台。炀帝嗣位，拜书侍御史，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帝甚敬之。后坐事免。岁余，复职。时齐王暕

颇骄纵，昵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辽东之役，为东晙道受降使者，卒于师。赠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也。祖越，魏泾、豫、洛三州刺史，郃阳县公。父茂，周沧、兖二州刺史。毗性刚謇，颇有学涉。仕周，累迁布宪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阳县子，迁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禅，进爵为侯。开皇初，以鲠正，拜书侍御史，名为称职。转大兴令，迁雍州赞务。毗既出宪司，复典京邑，直道而行，无所回避，颇失权贵心，由是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

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是递相陵辱，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之，于是置金座侧，对之恸哭，谓曰："此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今将此来，欲杀我邪！"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闻而善之，征为散骑常侍、大理卿。处法平允，时人称之。岁余，进位上开府。毗见左仆射杨素贵重擅权，百僚震慑，恐为国患，因上封事曰："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州，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奸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亲自诘之。毗极言曰："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毗发言謇謇，有诚亮之节，帝无以屈也，乃释之。素自此恩宠渐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当时朝士无不慑伏；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挠者，独毗与柳彧及尚书左丞李纲而已。后上不复专委于素，盖由察毗之言。

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并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和私役部兵，帝议免述罪，毗固争，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为大夫。毗忧愤卒。帝令吏部尚书牛弘吊之。

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时炀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罪，令敬真案其狱，遂希旨陷之极刑。未几，敬真有疾，见俱罗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东人也。世居襄阳。父仲礼，《南史》有传。仲礼，梁败见囚于周，复家河东。彧少好学，颇涉经史。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久而出为宁州总管掾。武帝亲总万机，彧诣阙求试。帝异之，以为司武中士。转郑令。平齐之后，帝赏从官，留京者不预。

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扞劬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于是留守并加品级。

隋文帝受禅，历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厌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阁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后迁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敬惮。上嘉其婞直，谓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赐钱十万，米百石。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在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临人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后已，敢不竭诚。"上善之，干子竟免。有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长史厍狄士文之从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劳之痛，惑嫌尔之亲，冒此苴缞，命彼褕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遄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上甚嘉之。又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因上疏谏曰："人君出令，诫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乂。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比见事无大小，咸关圣职。陛下留心政道，无惮疲劳，至乃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贫，分夜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上览而嘉之。以其家，敕有司与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国之龟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据案坐，立素于庭前，辩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

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人。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可其奏。

是岁，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上嘉之，赐绢布二百匹，氈三十领，拜仪同三司，岁余，加员外散骑常侍。仁寿初，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还，赐绢百五十匹。

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徵进。至晋阳，遇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入城。而谅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诏徵还。卒于道。

有子绍，为介休令。

赵绰，字士倬，河东人也。性质直刚毅。周初为天官府史，以恭谨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见知，为内史中士。父艰去职，哀毁骨立，世称其孝。隋文帝为丞相，知其清正，引为录事参军。迁掌朝大夫，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以功拜仪同。

文帝受禅，授大理丞。处法平允，考绩连最。历大理正、尚书都官侍郎，每有奏谳，正色侃然，渐见礼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纳之，因谓曰：“若更有闻见，宜数言之。”迁大理少卿。

故陈将萧摩诃，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待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为朕特放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裈，俗云利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可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如何？”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上悉令斩之。绰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感，欲相挫邪？”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阁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以万计。后进开府，赠其父为蔡州刺史。

时河东薛胄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上每谓绰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仁寿中，卒官，上为之流涕，中使吊祭，鸿胪监护丧事。二子元方、元袭。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颍川太守。父辟，渭州刺史。整少有风概，九岁丁父忧，哀毁骨立，事母以孝闻。及长，骁勇有膂力，好读《孙吴兵法》。魏大统末，袭爵武乡侯。周文引为亲信。累迁仪同三司、武州刺史。从武帝平齐，加上仪同，进爵平原县公，入为勋曹中大夫。隋文帝为丞相，进位开府。及帝受禅，加上开府，进封长广郡公，拜左武卫将军。开皇六年，突厥犯塞，诏卫王爽北伐，以整为行军总管，兼元帅长史。至合川，无虏而还。密进取陈策，上善之，以为行军总管，镇襄阳。卒，上伤之，谥曰襄。

子楷嗣，位开府。

整弟肃，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论曰：大厦之构，非一本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咨梲栋梁，莫可弃也。裴政、李谔、鲍宏、高构、荣毗、陆知命等，或文能道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赵绰居大理，囹圄无冤。柳彧之处宪台，奸邪自肃。然不畏御，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声绩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六

张定和 张奫 麦铁杖沈光 权武 王仁恭 吐万绪 董纯 鱼俱罗王辩 陈稜 赵才

张定和，字处谧，京兆万年人也。家少贫贱，有志节。初为侍官，隋开皇九年平陈，定和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与，定和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后数以军功，加上开府、骠骑将军。从上柱国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阵，所劳问之。进位柱国，封武安县侯，尝物二千段，良马二匹，金百两。炀帝嗣位，历宜州刺史、河内太守，颇有惠政。迁左屯卫大将军。从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浑主与数骑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我真山，帝命定和击之。既与贼遇，轻其众少，呼之令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毙。其亚将柳武达击贼，悉斩之。帝为之流涕，赠光禄大夫。时旧爵例除，于是复封和武安侯，谥曰壮武。子世立嗣，寻拜光禄大夫。

张奫，字文懿，清河东武城人也。本名犯庙讳。七代祖沈，石季龙末，自广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阳太守。孙朏，晋佐著作郎。坐外祖杨佺期除名，徙于南谯，因寓居之。奫好读兵书，长于骑射，尤便刀楯。父双，自清河太守免，归周。时乡人郭子冀密引陈寇，双欲率子弟击之，犹豫未决。奫赞成其谋，竟破贼，由是以勇决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领乡兵。贺若弼之镇江都也，特敕奫从，因为间谍。平陈之役，颇有力焉。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文安县子。岁余，奫率水军破逆贼笮子游于京口、薛子建于和州。征入，拜大将军。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谓曰："卿可为朕兒，朕为卿父。今日聚集，示无外也。"后赐绿沈甲、兽文具装，绮罗千匹。寻从杨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于会稽，吴世华于临海。进位上大将军。历抚、济二州刺史，俱有能名。开皇十八年，为行军总管，从汉王谅征辽东。谅军多物故，奫众独全，帝善之。仁寿中，卒于潭州总管，谥曰庄。子孝廉。

麦铁杖，始兴人也。贫贱，少勇骁，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性疏诞使酒，好交游，重信义，每以渔猎为事，不修生业。陈大建中，结聚为群盗，广州刺史欧阳頠俘之以献，没为官户，配执御伞。每罢朝后，行百余里，夜至南徐州，窬城而入，行光火劫盗。旦还，及牙时，仍又执伞。如此者十余度，物主识之，州以状奏。朝士见铁杖每旦

恆在，弗之信。后南徐州数告变，尚书蔡征曰：“此可验矣。”于仗下时，购以百金，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刺史。铁杖出应募，赍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为盗明矣。”惜其勇捷，诫而释之。陈亡后，徙居清流县。遇江东反，杨素遣铁杖头戴草束，夜浮度江，觇贼中消息，具知还报。后复更往，为贼所禽，逆帅李稜缚送高智慧。行至庱亭，卫者憩食，哀其馁，解手以给其餐。铁杖取贼刀乱斩卫者，杀之皆尽，悉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后叙战勋，不及铁杖，遇素驰驿归于京师，铁杖步追之，每夜则同宿。素见而悟，特奏授仪同三司。以不识书，放还乡里。成阳公李彻称其骁武，开皇十六年，征至京师，除车骑将军。仍从杨素北征突厥，加上开府。

炀帝即位，汉王谅反，从杨素击之，每战先登。进位柱国。除莱州刺史，无莅政名。转汝南太守，稍习法令，群盗屏迹。后因朝集，考功郎窦威嘲之曰：“麦是何姓？”铁杖应声曰：“麦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无以应，时人以为敏捷。寻除右屯卫大将军。帝待之愈密。

铁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及辽东之役，请为前锋，顾谓医者吴景贤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頞，瓜釭袴鼻，疗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将度辽，呼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及济，桥未成，去东岸尚数丈，贼大至。杖跳上岸，与贼战，死。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无及者。帝为之流涕，购得其尸，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禄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议大夫。赠赠钜万，赐辒辌车，给前后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败将宇文述等百余人皆为执绋，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赠左光禄大夫、右屯卫将军、武强侯，谥曰刚。子杰嗣。金叉赠右光禄大夫，子善谊袭官。

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风，帝以其死节将子，恩锡殊厚，拜武贲郎将。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志。与武牙郎将钱杰素交友，二人相谓曰：“事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杀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乃流涕扼腕，相与谋于显福宫邀击宇文化及。事临发，陈簿之子谦知而告之，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忠义之士哀焉。

光字总持，吴兴人也。父居道，仕陈为吏部侍郎。陈灭，徙家长安。皇太子勇引署学士。后为汉王谅府掾，谅败，除名。

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记，微有词藻，常慕立功

名，不拘小节。家贫，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所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余丈，适值绳绝，非人力所及。光谓僧曰：“当相为上绳。”与诸僧惊喜。光因取索口衔，拍竿而上，直至龙头。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余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

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百余骑。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知兵接敌，杀伤十数人。贼竞击而坠，未及地，适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而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散大夫，赐宝刀良马。恆置左右，亲顾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赐之，同辈莫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骁男，方任之，使总统，营于禁内。时麦孟才、钱杰等阴图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又俯首事雠，受其驱率，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将军也。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仇，如鹰鹯之逐乌雀。”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众数千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光语泄，陈谦告其事。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光闻营内喧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逢舍人元敏，数而斩之。德戡兵至，四面围合。光大呼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德戡辄复遣骑，翼而射之。光身无介胄，遇害，时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斗死，一无降者。壮士闻之，莫不为之陨涕。

权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袭庆，仕周，为开府。时武元皇帝之为周将也，与齐师战于并州。袭庆时从，被围百余重，力战矢尽，短兵接战，杀伤甚众，刀槊皆折，脱胄掷地，向贼大骂曰：“何不来斫头！”贼遂杀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开府，袭爵齐郡公。武少果劲，勇力绝人，能重甲上马。尝倒投于井，未及泉，复跃而出，其拳捷如此。频以军功增邑。周宣帝时，拜劲捷左旅上大夫，进位上开府。隋文帝为丞相，引置左右。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出六合，还拜豫州刺史。以创业之旧，进位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其年，

桂州人李世贤作乱，武以行军总管与武候大将军虞庆则击平之。庆则以罪诛，功竟不录，复还于州。多造金带，遣岭南酋领，其人复答以宝物，武皆纳之，由是致富。后武晚生一子，与亲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狱囚。武常以南越边远，政从其俗，务适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当今法急，官不可为。上令有案之，皆验，令斩之。武于狱中上书，言父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寿中，复拜大将军。封邑如旧。未几，授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拜右武卫将军，坐事免。后为右屯卫大将军。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实，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凤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刚毅修谨，工骑射。秦孝王引为记室，后为车骑将军。从杨素击突厥于灵武，以功拜上开府。以骠骑将军典蜀王军事。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质直，置而不问。后从杨素讨平汉王谅，以功进位大将军。历吕、卫二州刺史。寻改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征入朝，慰勉之，褒赐甚厚。迁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马号哭于道，数日不得出境。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班师，仁恭为殿，遇贼，败之。进左光禄大夫，明年，复以军将指扶余道，帝谓曰："往者诸军多不利，公独以一军破贼。古人云，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诸将其可任乎？今委公为前军。"前后赏赉甚重。仁恭遂进军。至新城，破其军，因围之。帝闻之大悦，遣赐以珍物，进光禄大夫。会杨玄感反，其兄子武贲郎将仲伯预焉，由是坐免。寻而突厥为寇，诏仁恭以本官领马邑太守。其年，始毕可汗来寇马邑，复令二将勒兵南过。时郡兵不满三千，仁恭简精锐逆击，破之，并斩二将。后突厥复入定襄，仁恭复大破之。时天下大乱，道路隔绝，仁恭颇改旧节，受纳货贿，又不敢辄开仓赈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刘武周与仁恭侍婢奸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于是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自称天子，置百官，转攻傍郡。

吐万绪，字长绪，代郡鲜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绪少有武略，在周，袭爵元寿县公，累迁大将军、小司武。隋文帝受禅，拜襄州总管，封谷城郡公。转青州总管，颇有政名。徙朔州总管，甚为北狄所惮。后帝有吞陈志，转为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绪以行军总管与四河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晋王广为太子，引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汉王谅为变，拜绪晋、绛二州刺史。未出关，谅已举兵，诏绪从杨素击破之，拜左武候将军。大业初，转光禄卿。贺若弼遇谗，引绪为证，绪明其无罪，由是免官。后守东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经其境，迎谒道傍。帝命升龙舟，绪因顿首谢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及辽东之役，请为先锋，拜左屯

卫大将军。指盖马道。及还，留镇怀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刘元进作乱，攻润州，帝徵绪讨之。绪击破元进，解润州围。贼穷蹙请降，元进及其伪仆射硃燮仅以身免，于阵斩其伪仆射管崇及其将军陆顗等五千余人。进解会稽围。元进复据建安，帝令进讨之。绪以士卒疲弊，请息甲待来春。帝不悦，密求绪罪，有司奏绪怯懦违诏，除名配防建安。寻徵诣行在所，绪郁郁不得志，还至永嘉，发疾而卒。

董纯，字德厚，陇西成纪人。祖和，魏太子左卫率。父升，周柱国。纯少有膂力，便弓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驭下大夫。从武帝平齐，拜仪同，进为大兴县侯。隋文帝受禅，进爵汉曲县公。后以军功，进位上开府。开皇末，以劳旧拜左卫将军，改封顺政县公。后从杨素平汉王谅，以功拜柱国，进爵郡公，再迁左骁卫将军。齐王暕之得罪，纯坐与交通，帝谴之。纯曰："此数诣齐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寿宫，置元德太子及齐王于膝上，谓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诚不敢忘先帝言。时陛下亦侍先帝侧。"帝改容曰："诚有斯旨。"于是舍之。数日，出为汶山太守。岁余，突厥寇边，转榆林太守。会彭城贼帅张大彪、宗世模等保悬薄山，帝令纯讨破之，斩万余级，筑为京观。又破贼魏麒麟于单父。及帝重征辽东，复以纯为彭城留守。东海贼彭孝才转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纯击之，禽孝才于阵，车裂之。时盗贼日益，纯虽克捷，而所在蜂起。有谮纯怯懦不能平贼，帝遣锁诣东都。有司见帝怒甚，希旨致纯死罪，竟诛。

鱼俱罗，冯翊下邽人。身长八尺，膂力绝人，声气雄壮，言闻数百步。为大都督，从晋王广平陈，以功拜开府。及沈玄懂、高智慧等作乱江南，杨素以俱罗壮勇，请与同行。有功，加上开府，封高唐县公，拜叠州总管。以母忧去职。还至扶风，会杨素将出灵州道击突厥，逢之，送与俱行。及遇贼，俱罗与数骑奔击，瞋目大呼，所当皆披靡。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突厥入境，辄禽斩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下。

初，炀帝在藩，俱罗弟赞以左右从，累迁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车骑将军。赞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签刺瞎其眼，温酒不适口者，立断其舌。帝以藩邸之旧，不忍加诛，谓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罗责之，出赞于狱，令自为计。赞至家，饮药而死。帝恐俱罗不安，虑生边患，转安州刺史，迁赵郡太守。后因朝集至东都，与将军梁伯隐有旧，数相往来。又从郡多将杂物以贡献，帝不受，因遗权贵。御史劾俱罗以郡将交通内臣，帝大怒，与伯隐俱坐除名。未几，越嶲飞山蛮反，诏俱罗白衣领将，并率蜀郡都尉段钟葵讨平之。大业九

年，重征高丽，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及还，江南刘元进作乱，诏俱罗将兵向会稽诸郡逐捕之。时百姓思乱，从盗如市，俱罗击贼帅硃燮、管崇等，战无不捷。然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俱罗度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并在京、洛，又见天下渐乱，终恐道路隔绝。于时东都饥馑，谷食踊贵，俱罗遣家僮将船米至东都粜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异志，案验不得其罪。帝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锁将诣东都，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阴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罗师徒败衄，斩东都市，家口籍没。

王辩，字警略，冯翊蒲城人也。祖训，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辩少习兵书，尤善骑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军功授帅都督。仁寿中，累迁车骑将军。后从杨素讨平汉王谅，赐爵武宁县男。累以军功，加至通议大夫，寻迁武贲郎将。及山东盗贼起，帝引辩升御榻，问以方略。辩论取贼势，帝称善曰："诚如此，贼不足忧。"于是发从行步骑三千，击败之，赐黄金二百两。勃海贼帅高士达自号东海公，众以万数。令辩击之，屡挫其锐。帝在江都宫，闻而召之，及见，礼赐甚厚，复令往信都经略士达，复战破之，优诏褒显。时贼帅郝孝德、孙宣雅、时季康、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数万，小者数千，寇掠河北。辩击之，所向皆捷。及翟让寇徐、豫，辩频击走之。让寻与李密屯据洛口仓，辩与王世充讨密，阻洛水相持经年。辩攻败密。乘胜将入城，世充不知，恐将士劳倦，鸣角收兵，翻为密徒所乘，官军大溃，不可救止。辩至洛水，桥已坏。遂涉水至中流，为溺人所引坠马，竟溺死。三军莫不痛惜之。

时有河南斛斯万善，骁勇果毅，与辩齐名。从卫玄讨杨玄感，万善与数骑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杀。由是知名，拜武贲郎将。突厥始毕之围雁门，万善奋击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许日竟退，万善力也。后频讨群盗，累功至将军。

又有将军鹿愿、范贵、冯孝慈，俱为将帅，数从征伐，并有名于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阙云。

陈稜，字长威，庐江襄安人也。祖硕，以渔钓自给。父岘，少骁勇，事章大宝为帐内部曲。告大宝反，授谯州刺史。陈灭，废于家。高智慧、汪文进反，庐江豪杰亦举兵相应。以岘旧将，共推为主。岘欲拒之，稜谓岘曰："众乱既作，拒之祸且及己，不如伪从，别为后计。"岘然之。后潜使稜至柱国李彻所，请为内应。彻上其事，拜上大将军、宣州刺史，封谯郡公，诏彻应接之。彻军未至，谋泄，为其党所杀，稜以

获免。上以其父之故，拜开府，寻领乡兵。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与朝请大夫张镇周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贸易。稜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破之。稜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拒战，稜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冥，将士皆惧，稜刑白马以祭海神，既而开霁。分为五军，趣其都邑，乘胜逐北，至其栅，破之，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加稜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辽东之役，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稜为东莱留守。杨玄感反，稜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寻奉诏于江南营战舰。至彭城，贼帅孟让据都梁宫，阻淮为固。稜潜于下流而济，至江都，袭破让。以功进位光禄大夫，赐爵信安侯。

后帝幸江都宫，俄而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夌击之，往见克捷，超拜右御卫将军。复度清江，击宣城贼。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军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稜后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赵才，字孝才，张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银表光禄大夫、乐浪太守。父寿，周顺政太守。才少骁武，便弓马，性粗悍，无威仪。仕周，为舆正上士。隋文帝受禅，以军功至上仪同。后配事晋王，为右虞候率。炀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右骁卫将军。帝以才藩邸旧臣，渐见亲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声。转右候卫将军。从征吐谷浑，以为行军总管，率卫尉卿刘权、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贼，以功进金紫光禄大夫。及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再迁右候卫大将军。时帝每事巡幸，才恆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回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才辄丑言大骂，多所援及。时人虽患其不逊，然才守正，无如之何。

十二年，帝将幸江都，才见四海土崩，谏请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时江都粮尽，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才极陈入京策，世基极言度江便。帝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

宇文化及杀逆之际，才时在苑北，化及遣骁果席德方执之，谓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对。化及忿才无言，将杀之，三

日乃释，以本官从事，郁郁不得志。才尝对化及宴，请劝其同谋逆者十八人杨士览等酒，化及许之。才执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复余处更为。诸人默然不对。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破，才复见虏。心弥不平，数日而卒。

仁寿、大业间有兰兴洛、贺兰蕃，俱为武候将军，刚严正直，不避强御，咸以称职知名。

论曰：虎啸风生，龙腾云起，英贤夺发，亦各因时。张定和、张ＣＯ、麦铁杖皆一时壮士，而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有鸿鹄志哉！终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必，得丈夫之节矣。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怀恩旧，临难亡身，虽功无所成，其志有可称矣。权武素无行检，不拘刑宪，终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见知，文以取达，初在汲郡，清能可纪，后居马邑，贪吝而亡。鲜克有终，斯言乃验。吐万绪、董纯以萑蒲不翦，遽婴罪戮。大业之季，盗可尽乎？俱罗欲加之罪，非其咎衅。王辩殒身勍敌，志在勤王。陈稜缟素发丧，哀感行路，义之所动，固已深乎！赵才虽人而无仪，志在强直，拒世基之谄，可谓不苟同矣。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七

宇文述云定兴 赵行枢 述子化及 司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达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偲与敦、曾祖长寿、祖孤，仕魏，并为沃野镇军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国、大宗伯。

述少骁锐，便弓马。年十一时，有相者谓曰："公子善自爱，后当位极人臣。"周武帝时，以父军功，起家拜开府。述性谨密，周大冢宰宇文护甚爱之，以本官领护亲信。及武帝亲总万机，召为左宫伯，累迁英果中大夫，赐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阳郡公。尉迟迥作乱，述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破迥将李隽军于怀州，又与诸将破尉惇于永平桥。以功超拜上柱国，进爵褒国公。

开皇初拜右卫大将军。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自六合而济。时韩擒、贺若弼两军趣丹阳，述据石头以为声援。陈主既禽，而萧瓛、萧岩据东吴地。述领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亦受述节度，于是吴会悉平。以功授子化及为开府，徙拜安州总管。时晋王广镇扬州，甚善于述，奏为寿州总管。王时阴有夺宗之志，请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大王才能盖世，数经将领，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然废立国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移素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共图废立。"晋王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述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暢，因共博戏，每阳不胜，输所将金宝。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赐述，令与公为欢。"约大惊曰："何为者？"述因为王申意。约然其说，退言于素，亦从之。于是晋王与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阳公主，后赏赐不可胜计。及晋王为皇太子，以述为左卫率。旧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贵，遂进率品第三，其见重如此。

炀帝嗣位，拜左卫大将军，参掌武官选事。后改封许国公，寻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冬正朝会，辄给鼓吹一部。从幸榆林，时铁勒契弊歌稜攻败吐谷浑。其部携散，遂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头城，攻拔之。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其余党走屯丘尼川，进击，大破之，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浑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从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为斥候。时浑贼复寇张掖，述进击走之。还至江都宫，敕述与苏威常典选举，参预朝政。述时贵重，委任与威等，其

亲爱则过之。帝所得远方贡献及四时口味，辄见班赐，中使相望于道。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卫咸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宫掖，由是帝弥悦焉。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尝有评议，偶不中意，述张目瞋之，瑾惶惧而走。文武百僚莫敢违忤。性贪鄙，知人有珍异物，必求取，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兒。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家僮千余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及征高丽，述为扶余道军将，临发，帝谓曰："礼，七十者行役以妇人从，公宜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不入军，谓临战时耳。至军垒间，无所伤也。项籍虞兮，即其故事。"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辽东，复述官爵，待之如初。从至辽东，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复临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帝召述驰驿讨玄感。时玄感逼东都，闻述军至，西遁将图关中。述与刑部尚书卫玄、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兒、武卫将军屈突通等蹑之。至阌乡皇天原，与玄感相及，斩其首，传行在所。复从东征，至怀远而还。

突厥之围雁门也，帝大惧，述请溃围而出。来护兒及樊子盖并固谏，帝乃止。及围解，次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述奏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请便道向洛阳，自潼关入。"帝从之。寻至东都，又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宫。

述于江都遇疾，及疾笃，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谓述有何言。述曰："愿陛下一能降临。"帝遣司宫魏氏谓曰："公危笃，朕惮相烦动。必有言，可陈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预藩邸，愿陛下哀怜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驱策。臣死后，智及不可久留，愿早除之，望不破门户。"魏氏返命，隐其言，因诡对曰："述唯忆陛下耳。"帝泫然曰："述忆我耶？"将亲临之，宫人百僚谏乃止。及薨，帝为废朝，赠司徒、尚书令、十郡太守，班剑四十人，辒辌车，前后部鼓吹，谥曰恭。诏黄门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鸿胪监护丧事。

云定兴者，附会于述。初，定兴女为皇太子勇昭训，及勇废，除名配少府。定兴先得昭训明珠络帷，私赂于述，自是数共交游。定兴每时节必有赂遗，并以音乐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时人。定兴为制马鞯，于后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轻薄者率仿学之，谓为许公缺势。又遇天寒，定兴曰："入内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夹头巾，令深袤耳，人又学之，名为许公袤势。述大悦曰："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后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荐之，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节度。述欲为之求官，谓之曰："兄所制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曰："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因鸠杀长宁，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岭表，于路尽杀之。其年大阅，帝称甲仗为佳，述奏并云定兴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迁屯卫大将军。

又有赵行枢者，本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兒，受其赂遗，称为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

化及，述长子也。性凶险，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炀帝为太子时，常领千牛出入卧内。累迁至太子仆，以受纳货贿，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复职，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阳公主。由此益骄，处公卿间，言辞不逊，多所凌轹。见人子女狗马珍玩，必请托求之。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炀帝即位，拜太仆少卿，益恃旧恩，贪冒尤甚。炀帝幸榆林，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京师，欲斩之而后入城，解衣辫发讫，以主救之，乃释，并智及并赐述为奴。述薨后，炀帝追忆之，起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将作少监。

时李密据洛口，炀帝惧，留淮左，不敢还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还意，谋欲叛归。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屯于东城，风闻兵士欲叛，未审，遣校尉元武达阴问知情，因谋构逆。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闻陛下欲筑宫丹阳，人人并谋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后事发当族，将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实尔。"德戡又谓两人曰："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囚其二弟，将尽杀之。吾辈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德戡曰："骁果若走，可与俱去。"虔通等曰："诚如公言。"因递相招诱。又转告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景、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日夜聚博，约为刎颈交，言无回避，于坐中辄论叛计，并

相然许。时李质在禁，令骁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谋益急。又赵行枢先交智及；勋侍杨士览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闻之喜，即共见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劫十二卫武马，虏掠居人财物西归。智及曰："不然。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因行大事，此帝王业也。"德戡然之。行枢、世良请以化及为主，约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驽怯，初闻之，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

义宁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众人，恐心未一，更谲诈以胁骁果，谓许弘仁、张恺曰："君是良医，国家所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遍告所识者，言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群情必骇，因而举事，无不谐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递相告，谋反逾急。德戡等知计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其夜，奉义主闭城门，门皆不下钥，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闻有声，问是何事。虔通伪曰："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中外隔绝，帝以为然。孟景、智及于城外得千余人，劫候卫武贲冯普乐，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换诸门卫士。虔通因自开门，领数百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武贲郎将元礼遂引兵进。宿卫者皆走。虔通进兵排左閤，驰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从往执帝。帝谓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即为汝归。"虔通自勒兵守之。

至旦，孟景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战栗不能言，人有谒之，但低头据案，答曰"罪过"。时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庄桃树就第杀之，桃树不忍，执诣智及，久之乃见释。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因复将入。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王外戚，无少长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为帝。

十余日，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至显福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反为所害。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一如炀帝故事。每帐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下牙时，方收取启状。共奉义、方裕、世良、恺等参决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复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三军始怨。

德戡失望，窃谓行枢曰："君大误我。当今拨乱，必藉英贤，化及庸

暗，事将必败，若何？”行枢曰：“废之何难！”因共李孝本、宇文导师、尹正卿等谋，以后军万余兵袭杀化及，立德戡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尽收德戡及支党杀之。引兵向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元文都推越王侗为主，拜李密为太尉，令击化及。密壁清淇，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应。化及数战不利，其将军于弘达为密所禽，送于侗所，镬烹之。化及粮尽，度永济渠，与密决战于童山。遂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人吏，责米粟。王轨怨之，以城归李密。化及大惧，自汲郡将图以北诸州。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兒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叛归李密。化及尚有众二万，北走魏县。张恺与其将陈伯谋去之，事觉，为化及所杀。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醉后，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负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纳。灭族岂非由汝乎？”抱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建德！”兄弟数相斗阋，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恆。

自知必败，乃叹曰：“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鸠杀浩，僭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建元为天寿，置百官。攻元宝藏于魏州，反为所败，乃东北趣聊城，将招携海内诸贼。遣士及徇济北，征求饷馈。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神通围之十余日，不克而退。窦建德悉众攻之。先是，齐州贼帅王薄闻其多宝物，诈来投附。化及信之，与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虏其众。先执智及、元武达、孟景、杨士览、许弘仁等，皆斩之。及以槛车载化及至大陆县城下，数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斩之，传首于突厥义城公主，枭之虏庭。士及自济北西归长安。

智及幼顽凶，好与人群聚斗鸡，习放鹰狗。初以父功，赐爵濮阳郡公。蒸淫丑秽，无所不为。其妻长孙氏，妒而告述。述虽为隐，而大忿之，纤芥之愆，必加鞭棰。弟士及，恃尚主，又轻忽之。唯化及事事营护，父再三欲杀，辄救免之，由是颇相亲昵。遂劝化及遣人入蕃，私为交易。事发，当诛，述独证智及罪恶，而为化及请命，帝因两释之。述将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后思述，拜智及将作少监。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谋也。化及为丞相，以为右仆射，领十二卫大将军。及僭号，封齐王。窦建德获而斩之，并其党十余人，皆暴死枭首。

司马德戡，扶风雍人。父元谦，仕周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给。有桑门释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抚教之，因解书计。开皇中，为侍官，渐迁至大都督。从杨素出讨汉王谅，充内营左右。进止便僻，俊辩

多奸计，素大善之。以勋授仪同三司。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反，语在化及事中。既获炀帝，与党孟景等推化及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仍统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配士卒，乃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也。由是怀怨，所获赏物皆赂于智及，智及为之言。行至徐州，舍舟登陆，令德戡将后军。乃与赵行枢、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袭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以待使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阳为游猎，至于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参谒，因命执之，并其党与。化及责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愿得同守富贵，公又何为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化及不对，命送至幕下，缢而杀之。

裴虔通，河东人。初，炀帝为晋王，以亲信从，稍迁至监门校尉。帝即位，擢旧左右，授宣惠尉。累从征役，至通议大夫。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先开宫门，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执帝于西閤。化及以虔通为光禄大夫、莒国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镇徐州。化及败后，归于大唐，即授徐州总管，转辰州刺史，封长蛇男。寻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于岭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满，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颓褥，徙居新丰。颓褥死，其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焉，因姓王氏。官至怀、汴二州长史。

世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步盈虚，然未尝为人言也。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郎。善敷奏，明习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从虽知其否而莫能屈，称为明辩。

炀帝世，累迁至江都郡丞。时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领江都宫监，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大业八年，隋始乱，世充内怀徼幸，卑身礼士，阴结豪俊，多收众心。江淮间人素轻薄，又属贼盗群起，人多犯法，有系狱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反，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帝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都万余人，击频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身无所取。由此

人争为用，功最居多。

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师示弱，保都梁山为五栅，相持不战。后因其懈驰，出兵奋击，大破之，乘胜尽灭诸贼，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人，六畜军资，莫不尽获。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始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破之。然性多矫伪，诈为善，能自勤苦，以求声誉。十一年，突厥围帝于雁门，世充尽发江都人往赴难。在军中，垢面悲泣，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闻之，以为爱己，益信任之。

十二年，迁为江都通守。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兵十余万，在豆子中。世充破斩之，威振群贼。又击卢明月，破之于南阳。后还江都，帝大悦，自执杯酒以赐之。时世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阅观诸女，资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聘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帐上所司云敕别用，不显其实。有合意者，则厚赏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赍之。后令以船送东京，而道路贼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沉船溺杀之者，前后十数。或有发露，世充为秘之，又遽简阅以供进。是后益见亲昵。遇李密攻陷兴洛仓，进逼东都，官军数败，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恶之，大发兵，将讨焉。特发中诏遣世充为将，军于洛口以拒密。前后百余战，互有胜负。世充乃引军度洛水，逼仓城。李密与战。世充败绩，赴水溺死者万余人。时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沾湿，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还都。收合亡散，屯于含嘉城中，不敢复出。

宇文化及杀帝于江都，世充与太府卿元文都、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奉侗为主。侗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及侗用元文都、卢楚之谋，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密遂称臣，复以兵拒化及于黎阳，遣使献捷。众皆悦，世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禽。且吾军人马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此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将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杀之。期有日矣，将军段达遣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之。世充夜勒兵围宫城，将军费曜、田世阇等与战于东太阳门外。曜军败，世充遂攻门而入。无逸以单骑遁走。获楚，杀之。时宫门尚闭，世充遣人扣门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段达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诛反者耳。"文都闻变，入奉侗于乾阳殿，陈兵卫之。令将帅乘城以拒难，兵败，侗命开门以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明日入谒，顿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无状，谋相屠害，事急为此，

不敢背国。”侗与之盟。世充寻遣韦节等讽侗，命拜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又授其兄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众皆请战，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马千余匹，营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马奔驰，比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而下，压密营。营中乱，无能拒者，即入纵火。密军大惊而溃，降其将张童兒、陈智略。进下偃师。初，世充兄伟及子玄应隋化及至东郡，密得而囚之于城中。至是，尽获之。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司马郑虔象之母及诸将子弟，皆抚慰之，各令潜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密以数十骑遁逸，世充收其众而还。东尽于海，南至于江，悉来归附。

世充又令韦节讽侗，拜己为太尉，置署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寻自称郑王，遣其将高略帅师攻寿安，不利而旋。又帅师攻围谷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称相国，受九锡，备法物，是后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法嗣云：“杨，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杨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则相国名矣。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之于空。或有弹射得鸟而来献者，亦拜官爵。既而废侗，阴杀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

大唐太宗帅师围之。世充频出兵，战辄不利，诸城相继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请救于窦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诣城下。世充将溃围而出，诸将莫有应之者，于是出降。至长安，为仇家所杀。

段达，武威姑臧人。父岩，周朔州刺史。达在周，年始三岁，袭爵襄坦县公。及长，身长八尺，美须髯，便弓马。隋文帝为丞相，以为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及践祚，为左直斋，迁车骑将军，督晋王府军事。以击高智慧功，授上仪同。又破汪文进等，加开府。仁寿初，为太子左卫副率。大业初，以藩邸之旧，拜左翊卫将军。从征吐谷浑，

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辽东，平原郝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起为盗，帝令达击之，数为金称等所挫，诸贼轻之，号为段姥。后用鄃令杨善会谋，更与贼战，方致克捷。还京师，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辽东，使达留守涿郡。俄复拜左翊卫将军。高阳魏刀兒聚众，自号历山飞，寇掠燕、赵。达率涿郡通守郭绚击败之。时盗贼既多，达不能因机决胜，唯持重自守，时人皆谓之为怯懦。

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诏达与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东都。李密纵兵侵掠城下，达与监门郎将庞玉、武牙郎将霍世举御之，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王世充之败也，密进据北芒，来薄上春门，达与判户部尚书韦津拒之。达见贼，不阵而走，军大溃，津没于密。

及帝崩于江都，达与文都等推越王侗为主，署开府仪同三司，兼纳言，陈国公。元文都等之谋诛王世充，达预焉。既而阴告世充，达为之内应。及事发，迫越王送文都于世充，世充甚德于达。既破李密，讽越王禅让。世充僭号，以达为司徒。及东都平，坐斩，妻子籍没。

论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化及以此下才，负恩累叶。时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图干纪，率群不逞，职为乱阶，扰本塞源，裂冠毁冕。衅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矣，世充头筲小器，遭逢时幸，与蒙奖擢，礼越旧臣。而躬为戎首，亲行鸩毒。竟而蛇豕丑类，继踵诛夷，枭獍凶魁，相寻菹戮。垂炯戒于来叶，快忠义于当年，为人臣者，可无殷鉴哉！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八 外戚

贺讷 姚黄眉 杜超 贺迷 闾毗 冯熙 李惠 高肇 胡国珍从曾孙长粲 杨腾 乙弗绘 赵猛 胡长仁 隋文帝外家吕氏

夫左贤右戚，尚德尊功，有国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为佐；周成王业，未闻姒姓为辅。然历观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权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鲜能有克终之美，必罹颠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宠要荣。茧犊引大车，升质任厚栋，无德而尊，不知纪极，忽于满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忧必及之，所以杀身倾族相继于西京也。夫诚著艰难，功宣社稷，不以谦冲自牧，未免颠蹶之祸；而况道不足以济时，仁不足以利物，自矜于己，以富贵骄人者乎！

魏道武初，贺讷有部众之业，翼成皇祚，其余或以劳勤，或缘恩泽。齐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长仁以谮诉贻祸，斛律光以地势被戮，俱非女谒盛衰之所致也。娄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业权舆，时方同德，陵暴之衅，因兹而起。其靖德、昭训二门，并良家遗孽，守死无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继世，权难妄假。昭信非惟素门履道，讫构废辱，威望之地，自致无由。有周御历，后门初无与政，既而末迹窃权，竟移鼎玺，斯乃西汉覆车之辙，魏文所以深诫。隋文潜跃之初，献后便相推毂；炀帝大横方兆，萧妃密勿经纶。是以恩礼绸缪，始终不易。然外内亲戚，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至于居擅玉堂，家称金穴，晖光戚里，熏灼四方，将三司以比仪，命五侯而同拜者，终始一代，寂无闻焉。考之前王，可谓矫其弊矣。故虽时经扰攘，无有陷于不义，市朝迁贸，而皆得以保全。比夫凭藉宠私，阶缘恩泽，乘其非据，旋就颠陨者，岂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谓爱之以礼者也。

案外戚，《魏书》有贺讷、刘罗辰、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劲、胡国珍、李延实，《齐书》有赵猛、娄睿、尔硃文暢、郑仲礼、李祖升、元蛮、胡长仁，《周书》不立此篇，《隋书》有独孤罗、萧岿。今以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娄睿、尔硃文暢、郑仲礼、李祖升、元蛮、独孤罗、萧岿各附其家传，其余并入此篇。又检杨腾、乙弗绘附之魏末，以备《外戚传》。

贺讷，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献明后之兄也。其先世为君长。祖纥，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

后与道武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道武还居独孤。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后刘显谋逆，道武轻骑归讷，讷惊拜曰："官家复国，当念老臣。"帝笑答曰"诚如舅言，要不亡也。"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帝，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共祸心。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道武为主，染干不从。遂与诸大人劝进，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讨吐突邻部，讷兄弟遂怀异图，率诸部救之。帝击之，大溃，讷西遁。卫辰遣子直力鞮征讷，告急请降。道武简精骑二十万救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染干谋杀讷而代立，讷遂与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讨之，败染干于牛都，破讷于赤城。道武遣师救讷，麟乃引退。讷从道武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讷弟卢，亦从平中原，以功赐爵辽西公。帝遣卢会卫王仪伐鄴，而卢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仪节度。帝遣使切责之，卢遂忿恨，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弥加猜忌。会道武敕仪去鄴，卢亦引归。道武以卢为广川太守。卢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袭杀辅，奔慕容德。德以为并州刺史、广宁王。广固败，卢亦没。

讷从父弟悦。初，道武居贺兰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悦举部随从。又密为帝祈祷天神，请成大业，出于诚至。帝嘉之，甚见宠待。后平中原，以功赐爵钜鹿侯，进爵北新，卒。

子泥袭爵，后降为肥如侯。道武崩，京师草草，泥出，举烽于安阳城北，贺兰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罢。诏泥与元浑等八人拾遗左右。与北新侯安同持节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头等，皆伏罪，州郡肃然。后从太武征赫连昌，以功进爵为琅邪公，军国大议，每参豫焉。又征蠕蠕，为别道将，坐逐贼不进，诈增虏，当斩。赎为庶人。久之，拜光禄勋，为外都大官，复本爵。卒官，子丑建袭。

姚黄眉，姚兴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灭，黄眉间来归魏。明元厚礼待之，赐爵陇西公。尚阳翟公主，拜附马都尉，隶户二百。太武即位，迁内都大官，后拜太常卿，卒。赠雍州刺史、陇西王，谥曰献，陪葬金陵。黄眉宽和温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赠礼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节操。泰常中，为

相州别驾。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附马都尉，位大鸿胪卿，车驾幸其第，赏赐巨万。神□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鄴。追加超父豹镇东大将军、阳平景王，母曰钜鹿惠君。真君五年，超为帐下所害，太武临其丧，哀恸者久之。谥曰威王。长子道生赐爵城阳侯，后为秦州刺史，进爵河东公。道生弟凤凰袭爵，加侍中、特进。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凤凰为定州刺史。凤凰不愿违离阙庭，乃止。凤凰弟道俊赐爵发干侯，镇枋头，除兖州刺史。

超既薨，复授超从弟遗侍中、安南将军、开府、相州刺史，入为内都大官，进爵广平王。遗性忠厚，频历州郡，所在著称。薨，赠太傅，谥曰宣王。

长子元宝，位司空。元宝弟胤宝，司隶校尉。元宝又进爵京兆王。及归而父遗丧。明当入谢，元宝欲以表闻。文成未知遗薨，怪其迟，召之。元宝将入，时人止之曰："宜以家忧自辞。"元宝欲见其宠，不从，遂冒哀而入。未几，以谋反伏诛，亲从皆斩，唯元宝子世冲逃免。时朝议欲追削超爵位，中书令高允上表理之。后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俊遗惠在人，前从坐爵受诛，委骸土壤，求得收葬。书奏，诏义而听之。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南康公，谥曰昭。世冲袭遗公爵。

贺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从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亲唯迷，故蒙赐爵长乡子。卒，赠光禄大夫、五原公。

闾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亲属，太武时自其国来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为平北将军，赐爵河东公。弟纥为宁北将军，赐爵零陵公。其年，并加侍中，进爵为王。毗，征东将军，评尚书事；纥，征西将军、中都大官。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时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赠太尉，追赠毗妻河东王妃。子惠袭。纥薨，赠司空。子豆，后赐名庄。太和中，初立三长，以庄为定户籍大使，甚有时誉。十六年，例降爵。后为七兵尚书，卒。

纥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

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护功，既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兴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弟喜，镇军大将军、祠曹尚书、带方公；三妹皆

封县君；妹夫王睹为平州刺史，辽东公。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辽西兰公；勃海太守澄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辽西献王；英母许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从兄泰为安东将军、朝鲜侯；□子伯夫，散骑常侍、选部尚书；次子员，金部尚书；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领太师，评尚书事，内都大官、伏宝泰等州刺史。五年，诏以太后母宋氏为辽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为洛州刺史。

初，英事宋不能谨，而睹奉宋甚至，就食于和龙。无车牛，宋疲不进，□者负宋于笈。至是，宋于英等薄，不如睹之笃。谓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睹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报耳。"天安中，英为平州刺史，□为幽州刺史，伯夫进爵范阳公。英浊货，徙敦煌。诸常自兴公及至是，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时为隆盛。后伯夫为洛州刺史，以脏污欺妄，征斩于京师。承明元年，徽英复官。薨，谥辽西平王。始英之征也，梦日坠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车牛挽致不能出，英独抱载而归。闻者异之。

后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诬谤朝政。事发，有司执宪，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门。□年老，赦免归家，恕其孙一人扶养之，经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锦布帛数万计，赐尚书已下宿卫已上。其女婿及亲从在朝，皆免官归本乡。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以喜子振试守正平郡，卒。

冯熙，字晋国，长乐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辽海，熙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辽西郡公，坐事诛。文明太后临朝，追赠假黄钺、太宰、燕宣王，立庙长安。

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恶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事。及长，游华阴、河东二郡间。性泛爱，不拘小节，人无士庶，来则纳之。

熙姑先入掖庭，为太武左昭仪。妹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访，知熙所在，征赴京师，拜冠军将军，赐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出为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献文即位，为太

傅，累拜内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临朝，帝乃承旨以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熙以频履师傅，又中宫之宠，为群情所骇，心不自安，乞转外任。文明太后亦以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

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熙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而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芒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熙为州，因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为妾，有子女数十人，号为贪纵。

后授内都大官，太师如故。熙事魏母孝谨，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发徒跣，水浆不入口三日。诏不听服，熙表求依赵氏之孤。帝以熙情难夺，听服齐衰期。后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

帝纳其女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数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谓供承宗庙，不欲夺私心。然吾季著于《春秋》，无臣证于往牒，既许通体之一，用开至尊之敬。比长秋配极，阴政既敷，未闻有司，陈奏斯式。可诏太师，辍臣从礼。"又勒集书造仪付外。孝文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宠贵益隆，赏赐累巨万。帝每诏熙上书不臣，入朝不拜，熙上书如旧。

熙于后遇疾，绵寝四载。诏遣监问，道路相望，车驾亦数幸焉。将迁洛，帝亲与熙别，见其困笃，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师万一，即可监护丧事。"十九年，薨于代。车驾在淮南，留台表闻，还至徐州，乃举哀，为制缌服。诏有司预辨凶仪，并开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营送，皆公家为备。又敕代给彩帛，前后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将葬，赠假黄钺、侍中、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司马、太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备九锡、前后部羽葆鼓吹，皆依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有司奏谥，诏曰："可以威强恢远曰武，奉谥于公。"柩至七里涧，帝服缞往迎，叩灵悲恸而拜焉。葬日，送临墓所，亲作志铭。

主生二子，诞、脩。

诞字思正，脩字宝业，皆姿质妍丽。年才十余，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然不能习读经史，兄弟并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诞与孝文同岁，幼侍书学，仍蒙亲待，尚帝妹乐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南平王。脩侍中、镇北大将军、尚书、东平公。又除诞仪曹尚书，知殿中事。及罢庶姓王，诞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军将军、特进，改封长乐郡公。诞拜官，孝文立于庭，遥受其拜，既讫还室。脩降为侯。

诞、脩虽并长宫禁，而性趣乖别。诞性淳笃，脩乃浮竞。诞亦未能诲督其过，然时言于太后。孝文严责之，至于楚捶。由是阴怀毒恨，遂结左右有憾于诞者，求药，欲因食害诞。事觉，帝自诘之，具得情状。诞引过谢，乞全脩命。帝以诞父老，又重其意，不致于法，挞之百余，黜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离婚，请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许。

帝宠诞，仍作同舆而载，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虽直禁中，然亲近不及。十六年，以诞为司徒。帝既爱诞，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为其章谢。寻加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师。十八年，帝谓其无师傅奖导风，诞深自诲责。从驾南伐，十九年，至钟离。诞遇疾，不能侍从，帝日省问，医药备加。帝锐意临江，乃命六军发钟离南辕，与诞泣诀。左右皆入，无不掩涕。时诞已惙然，强坐视帝，悲而泪不能下，言“梦太后来呼臣“。帝呜咽，执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钟离五十里许，昏时，告诞薨问，帝哀不自胜。时崔慧景、裴叔业军在中淮，去所次不过百里，帝乃轻驾西还，从者数千人，夜至诞薨所。拊尸哀恸，若丧至戚，达旦声泪不绝。从者亦迭举音。帝以所服衣帽充襚，亲自临视，彻乐去膳，宣敕六军，止临江之驾。帝亲北度，恸哭极哀。丧至洛阳，车驾犹在钟离。诏留守赐赙物布帛五千匹、谷五千斛，以供葬事。赠假黄钺、使持节、大司马，领司徒、侍中、都督，太师、驸马、公如故。加以殊礼，备锡九命，依晋大司马、齐王攸故事。有司奏谥，诏曰：“案谥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贞惠兼美，受三谥之荣；忠武双徽，锡两号之茂。式准前训，宜契具瞻。既自少绸缪，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谥曰元懿。”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车驾还京，遂亲至诞墓，停车而哭。使彭城王勰诏群官脱硃衣，服单衣介帻而哭司徒，贵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僚佐。公主贞厚有礼度，产二男。

长子穆，字孝和，袭熙爵，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风郡公。尚孝文女顺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员外通直散骑常侍。穆与叔辅兴不和。辅

兴亡，赠相州刺史，祖载在庭，而穆方高车良马，恭受职命，言宴满堂，忻笑自若，为御史中尉、东平王匡所劾。后位金紫光禄大夫，遇害河阴，赠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袭爵昌黎王。寻以庶姓罢王，仍袭扶风郡公。子峭，字子汉，齐受禅，例降。

穆弟颢，袭父诞长乐郡公。

脩弟聿，字宝兴，废后同产兄也。位黄门郎、信都伯。后坐妹废，免为长乐百姓。宣武时，卒于河南尹。

聿同产弟风，幼养于宫，文明太后特加爱念。数岁赐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闼，宠侔二兄。孝文亲政后，恩宠稍衰，降爵为侯。幽后立，乃复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赠青州刺史。

崔光之兼黄门也，与聿俱直。光每谓之曰："君家富贵大盛，终必衰败。"聿云："我家何负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时熙为太保，诞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书，聿黄门，废后在位，礼爱未弛。是后岁余，脩以罪弃，熙、诞丧亡，后废，聿退。时人以为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盖，少知名，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左将军、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长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之助，故宠遇差隆，诏盖尚焉。盖妻与氏以是出。后盖加侍中、驸马都尉、殿中都官尚书、右仆射。卒官，赠征南大将军、定州刺史、中山王，谥曰庄。

惠弱冠袭父爵，妻襄城王韩颓女，生二女，长即后也。惠历位散骑常侍、侍中，征西大将军、秦益二州刺史，进爵为王。转雍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加长安镇大将。

惠长于思察。雍州□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惠令人掩获，试命纲纪断之，并辞。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吏属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固心。"群下伏其深察。人有负盐负薪者，同释重檐息树阴。二人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争者出，顾州纲纪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咸无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击之，见少盐屑，"得其实矣。"使争者视之，负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类，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后为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历政有美绩。

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

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安县王长乐主簿。后长乐以罪赐死，时卜筮者河间邢瓒辞引凤，云长乐不轨，凤为谋主，伏诛。唯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后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离孥戮，难于应命。唯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宜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

帝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宣武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沾恩泽。景明末，特诏兴祖为中山太守。正始初，诏追崇惠为使持节、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谥法，武而不遂曰壮，谥曰壮公。

兴祖自中山迁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为后，袭先封南郡王。后以庶姓罢王，改为博陵郡公。侃晞为庄帝所亲幸，拜散骑常侍、尝食典御。帝之图尔硃荣，侃晞与鲁安等持刃于禁内杀荣。及庄帝蒙尘，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脩。孝文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魏，拜历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遂纳飏女，是为文昭皇后，生宣武。飏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飏宜赠左光禄大夫，赐爵勃海公，谥曰敬。其妻盖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诏可。又诏飏嫡孙猛袭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显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与舅氏相接，将拜爵，乃赐衣帻，引见肇、显于华林都亭。皆甚惶惧，举动失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几，肇为尚书右仆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宣武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由是委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

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宣武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至纷纭。太尉、高阳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见宠信。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

延昌初，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众咸嗤笑之。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瘗。三年，乃诏令还葬。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时人以肇无识，哂而不责也。及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为之节度。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俱面辞宣武于东堂，亲奉规略。是日，肇所乘骏马，停于神兽门外，无故惊倒，转卧渠中，鞍具瓦解，众咸怪异。肇出，恶焉。

四年，宣武崩，赦，罢征军。明帝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称讳言以告凶问。肇承变，非唯仰慕，亦忧身祸，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将至，宿瀍涧驿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视。直至阙下，缞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专决庶事，与领军于忠，密欲除之。潜备壮士直寝邢豹、伊盆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讫，于百官前引入西廓，清河王怿、任城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肇入省，壮士扼而拉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为自尽。自余亲党，悉无追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车轴中折，从者皆以为不获吉还也。灵太后临朝，令特赠营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赠使持节、侍中、中外诸军事、太师、大丞相、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书侍郎为济州刺史，率州军讨破元愉别将有功，当蒙封赏。不受。云："家荷重恩，为国致效，是其常节，何足以膺进陟之报？"恳恻发于至诚。历青、相、朔、恆四州刺史，卒。植频莅五州，皆清能著称，当时号为良刺史。赠安北将军、冀州刺史。

肇长兄琨，早卒，袭飏封勃海郡公，赠都督五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诏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长乐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驸马都尉，历位中书令，出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为殿中尚书，卒。赠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时，复赠太师、大丞相、录尚书事。公主无子，猛先在外有男，

不敢令主知，临终方言之，年岁三十矣。乃召为丧主。寻卒，无后。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赠安东将军、都督、青州刺史，谥曰庄侯。景明四年，宣武纳其女为贵嫔，及于顺皇后崩，永平元年，立为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为武邑郡君。

偃弟寿，早卒。寿弟即肇也。肇弟显，侍中、高丽国大中正，早卒。

胡国珍，字世玉，安定临泾人也。祖略，姚兴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父深，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太武克统万，深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

国珍少好学，雅尚清俭。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女以选入掖庭，生明帝，即灵太后也。孝明帝践祚，以国珍为光禄大夫。灵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屈公入决万机。寻进位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赐绢，岁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国珍与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太保广平王怀入居门下，同厘庶政。诏依汉车千秋、晋安平王故事，给步挽一乘，自掖门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备几杖。后与侍中崔光，俱授帝经，侍直禁中。国珍上表陈刑政之宜，诏皆施行。

延和初，加国珍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灵太后以国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迁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灵太后、明帝率百僚幸其第，宴会极欢。又追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于洛阳，于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坟瘗卑局，更增广，为起茔域门阙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后为昭灵后；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皆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谥，陵寝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终称，兼设扫卫，以慰情典。请上尊谥曰孝穆，权置园邑三十户，立长丞奉守。”太后从之。封国珍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元叉妻拜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冯翊君。国珍子祥妻长安县公主，即清河王怿女也。

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齐，自礼拜。至于出入侍从，犹能跨马据鞍。神龟元年四月七日，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阖门四五里。八日，又立观像，晚乃肯坐。劳热增甚，因遂寝疾。灵太后亲侍药

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给东园温明秘器，五时朝服各一具，衣一袭，赠布五千匹，钱一百万，蜡千斤。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太后还宫，成服于九龙殿，遂居九龙寝室。明帝服小功服，举哀于太极东堂。又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觋言将有凶，劝令为厌胜法，国珍拒而不从，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临死，与太后诀，云“母子善临天下”，殷勤至于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后勿如比来威抑之”。灵太后以其好戏，时加威训，国珍故以为言。

始国珍欲就祖、父，西葬旧乡。后缘前世诸胡多在洛葬，有终洛之心。崔光尝对太后前问国珍：“国公万年后，为在此安厝？为归长安？”国珍言：“当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请以后事，竟言还安定。语遂惛忽。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等，议去留。怿等皆以病乱，请从先言。太后犹记崔光昔与国珍言，遂营墓于洛阳。太后虽外从众议，而深追临终之语，云：“我公之远慕二亲，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钺、使持节、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太尉公、司州牧，号太上秦公，加九锡，葬以殊礼。给九旒銮辂，武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巇辌车，谥曰文宣公。赐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诏赠国珍祖父、父，兄下逮从子，皆有封职。持节就安定监护丧事。灵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还第，与国珍俱葬，赠襚一与国珍同。及国珍神主入庙，诏太常权给以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初，国珍无男，养兄真子僧洗为后。后纳赵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袭封。故事，世袭例皆减邑，唯祥独得全封。赵平君薨，给东园秘器，明帝服小功服，举哀于东堂，灵太后服齐衰期。葬于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历位殿中尚书、中书监、侍中，改封平凉郡公。薨，赠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谥曰孝景。

僧洗字湛辉，封爱德县公，位中书监、侍中，改封濮阳郡公。僧洗自永安后废弃，不预朝政。天平四年，薨。诏给东园秘器，赠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雍州刺史，谥曰孝。

真长子宁，字惠归，袭国珍先爵，改为临泾伯，后进为公。历岐泾二州刺史，卒，谥曰孝穆。女为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赠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谥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废灵太后，虔时为千牛备身，与备身张车渠等谋叉。事发，叉杀车渠等，虔坐远徙。灵太后反政，征为吏部郎中。

太后好以家人礼与亲族宴戏，虔常致谏，由是，后宴谑多不预焉。出为泾州刺史，封安阳县侯。兴和三年，以帝元舅，超迁司空公。薨，赠太傅、太尉公、尚书仆射、徐州刺史，谥曰宣。葬日，百官会葬，乘舆送于郭外。子长粲。

长粲仕齐，累迁章武太守，为政清静，颇得人和。除兼并省尚书左丞，当官正色，无所回避。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密勿枢要，中书舍人裴泽便蕃左右，以殿门受拜，皆弹纠之。彦深等颇有恨言，长粲不以介意。后主践祚，长粲被敕，与黄门冯子琮出入禁中，专典敷奏。武成还鄴，后主在晋阳，长粲仍受委留后。后主从武成还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书，监议五礼。武成崩，与领军娄定远、录尚书赵彦深、左仆射和士开、高文遥、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右仆射唐邕，同知朝政，时人号为八贵。于后定远、文遥并出，唐邕专典外兵，綦连猛、高阿那肱别总武任，长粲常在左右，兼宣诏令。从幸晋阳。后主既富于春秋，庶事皆相归委。长粲尽心毗奉，甚得名誉。又正为侍中。丁母忧，给假驰驿奔丧。寻有诏，起复前任。陇东王长仁心欲入处机要之地，为执政不许。长仁疑长粲通谋，大以为恨，言于太后，发其阴私，请出为州。太后为言于后主，不获已，从焉。除赵州刺史。及辞，眷恋流涕，后主亦悯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为人吏所怀。因沐发，手不得举，失瘖，卒于州。后主闻而伤悼，在朝文武嗟叹，咸惜之。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瀛州刺史，谥文贞公。

长粲性温雅，在官清洁。但始居要密，便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俭女为妻。在晋阳处分，用妻弟王逖与德俭对为司徒主簿，时论以此讥之。又性好内。有一侍婢，其妻王骄妒，手刺杀之，为此忿恨，数年不相见。亲表为之语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后纳妾李氏，仍与王氏别宅，亦无朝拜之礼。嫠妇公孙氏也，已杀三夫，长粲不信，强取之，令与李氏同住，未期而亡。子仲操，位陈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骑侍郎。

先是，望气者上言，太白食昴，法当大赦。和士开奏闻，诏降罪人以应之。尚书左仆射徐之才谙练往事，语士开曰："天垂象，见吉凶，有成灾者，有不成灾者。案昴，赵分，或云赵地有灾。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灾，当其君长。今吾等虚名，竟不之国。刺史专令一境，善恶所归，比来多以刺史为验。"未几而长粲死焉。

宁弟盛，字归兴，位左卫将军，赐爵江阳男。历幽、瀛二州刺史，为政清静，人吏爱之。转冀州刺史，卒，赐司徒公、录尚书事、定州刺

史，追封阳平郡公，谥曰懿穆。明帝后纳其女为皇太后。

太后舅皇甫集，字元会，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泾阳县公，位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右卫大将军，赠侍中、司空公，谥曰静。

集弟度，字文亮，封安县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领左卫将军。度顽蔽，每与人言，自称仆射，时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叉出之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愿出，频表固辞，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为司空、领军将军，加侍中。元叉之见出也，恐朝夕诛灭，度与妻陈氏，多纳其货，为之左右。度无子，养兄集子子熙为子。子熙嫂赵郡太守裴佗女。佗还京师，度问佗外何消息，佗曰："行路所闻，唯道明公多取元叉金帛，远近无不慨叹。公宜戮此罪人，以谢天下。"陈氏闻而恶之。又摄吏部事，迁司徒，兼尚书令，不拜。寻转太尉，孜孜营利，老而弥甚。迁授之际，皆自请乞。灵太后知其无用。以舅氏，难违之。然所历官，最为贪蠹。尔硃荣入洛，西奔兄子华州刺史邕，寻与邕为人所杀。

杨腾，弘农人，文帝之舅也。父贵，琅邪郡守，封华阴男。腾妹为京兆王愉妃，故腾得处贵游。景明初，袭爵。后为襄城太守，甚有声称。文帝即位，位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河东。薨，赠司空、雍州刺史，谥曰贞襄。子盛。

乙弗绘，河南洛阳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魏昌县公。又为吏部尚书。

赵猛，太安狄那人也。姊为齐文穆皇帝继室，生赵郡公琛。猛性方直，颇有器干。齐神武举义，以预义勋，封信都县伯。累迁南营州刺史。卒，赠司空公。

胡长仁，字孝隆，安定临泾人，齐武成皇后长兄也。父延之，魏中书令、兖州刺史。大宁中，赠司空公。

长仁以内戚，历位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及武成崩，预参朝政，封陇东郡王。左丞郦孝裕、郎中陆仁惠、卢元亮厚相结讬。长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驾而来。省务既繁，簿案堆积，令史欲谘都坐者，日有百数。孝裕屏人私话，朝退亦相随。仁惠、元亮又伺闲而往，停断公事，人号为三佞。长仁私游仄密，处处追寻。孝裕劝其求进，和士开深疾之，于是奏除孝裕为章武郡守，元亮为淮南郡守，仁惠为幽州长史。孝裕又说长仁曰："王阳卧疾，和士开必来，因而杀之。入见太后，不过百日失

官，便代其处。”士开知其谋，更徙孝裕为北营州建德郡守。长仁每干执事，求为领军。将相文武以主上富于春秋，母后家不可专政，故抑而不许。以本官摄选。长仁性好威福，意犹未尽。先是尚书胡长粲奏事内省，长仁疑粲间己，苦请太后出之。

天统五年，从驾自并还鄴，夜发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于路傍。长仁后来，谓是从行诸贵，遂遣门客程牙驰骑呼问。帝遣中尚食陈德信问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获，因令壮士扑之，决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开因此，遂令德信列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由是，除齐州刺史。及辞于昭阳，列仗引见，长仁不敢发语，唯泣涕横流。到任，启求暂归，所司不为奏。怨愤，谋令冀州人李揩墙刺和士开，其弟长咸告之。士开密与祖孝徵议之，孝徵引汉文帝杀薄昭为故事，于是敕遣张固、刘桃枝驰驿诣齐州，责长仁谋害宰辅，遂赐死。

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为赵分，不利胡王。”长仁未几死。长仁性好歌舞，饮酒至数斗不乱。自至齐州，每进酒后，必长叹欷歔，流涕不自胜，左右莫不怪之。

寻而后主纳长仁女为后，重加赠。长仁子君璧，袭爵陇东王。君璧弟君璋，及长仁弟长雍等，前后七人并赐爵，合门贵盛。后废后，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嫁为杨讳妻。勘验，知是舅子。始追赠外祖双周为上柱国、太尉、八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封齐郡公，谥曰敬。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公夫人。诏并改葬，于齐州立庙，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袭爵，留在京师。及大业中，授上党郡太守。性识庸劣，职务不理。后去官，不知所终。

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徵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帝名云：“种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上甚耻之，乃命高颎厚加供给，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令即之任，断其入朝。道贵还至本郡，高自崇重，每与人言，自称皇舅。数将仪卫，出入闾里，从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后郡废，终于家，子孙无闻焉。

论曰：三五哲王，防深虑远；舅甥之国，罕执钧衡；母后之家，无闻倾败。爰及汉晋，颠覆继轨，皆由乎进不以礼，故其毙亦速。自魏至

隋，时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倾宗，终致亡国，周隋之际，可为鉴焉。若使开皇创业，不取惩于已往，独孤权侔吕、霍，必败于仁寿之前；萧氏势均梁、窦，岂全于大业之后。今或不陨旧基，或更隆先构，岂非处之以道，远权之所致乎？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六十九 儒林上

梁越 卢丑 张伟 梁祚 平恆 陈奇 刘献之 张吾贵 刘兰 孙惠蔚族曾孙灵晖 马子结 石曜 灵晖子万寿 徐遵明 董徵 李业兴子崇祖 李铉 冯伟 张买奴 刘轨思 鲍季详 邢峙 刘昼 马敬德子元熙

张景仁 权会 张思伯 张雕武 郭遵

儒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自永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魏道武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临之？圣达经猷，盖为远矣。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师。明元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献文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籍，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闲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三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

齐神武生于边朔，长于戎马，杖义建旗，扫清区县。因魏氏丧乱，属尔硃残酷，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永熙中，孝武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钦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复置生七十二

人。及永熙西迁，天平北徙，虽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虑。时初迁都于鄴，国子置生三十六人。至兴和、武定之间，儒业复盛矣。始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仲礼于本郡起逆，齐神武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云亡，复征中山张雕武、勃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唯济南之在储宫，性识聪敏，颇自砥砺，以成其美。自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日就月将，无闻焉尔。镂冰雕朽，迄用无成，盖有由焉。夫帝王子孙，习性骄逸。况义方之情不笃，邪僻之路竞开，自非得自生知，体包上智。而内纵声色之娱，外多犬马之好，安能入则笃行，出则友贤者也？徒有师傅之资，终无琢磨之实。贵游之辈，饰以明经，可谓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断可知焉。而齐氏司存，或失其守；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见其人。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十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久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开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时西都板荡，戎马生郊。先生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员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逾于向时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诏尊太保燕公为三老。帝于是服兖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而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炎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通儒盛业，不逮魏、晋之臣，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钢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县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帝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徽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凡有经籍，因此湮没于煨烬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窃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传》曰："学者将殖，不学者将落。"然则盛衰是系，兴亡攸在，有国有家者，可不慎欤！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

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

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

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

《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传、纪

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彫、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傅》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自魏梁越已下，传授讲议者甚众，今各依时代而次，以备《儒林》云尔。

梁越，字玄览，新兴人也。博通经传，性纯和。魏初，为《礼经》博士。道武以其谨厚，迁上大夫，令授诸皇子经书。明元初，以师傅恩，赐爵祝阿侯，出为雁门太守。获白雀以献，拜光禄大夫，卒。

卢丑，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鲁元之族也。太武监国，丑以博学入授经。后以师傅旧恩，赐爵济阴公。位尚书，加散骑常侍，卒于河内太守。

张伟，字仲业，太原中都人也。学通诸经。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虽有顽固，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时，与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书博士，累迁为中书侍郎，本国大中正。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又使宋，赐爵成皋子。出为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卒，赠并州刺史，谥曰康。

梁祚，北地泥阳人也。父邵，皇始二年归魏，位济阳太守。至祚，居赵郡。祚笃志好学，历习经典，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风，而无当世之才。与幽州别驾平恆有旧，恆时请与论经史。辟秘书中散，稍迁秘书令，为李□所排摈，退为中书博士。后出为统万镇司马，征为散令。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又作《代都赋》，颇行于世。清贫守素，不交势贵，卒。子元吉，有父风。

平恆，字继叔，燕郡蓟人也。祖视、父儒，并仕慕容为通宦。恆耽勤读诵，多通博闻。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皆撰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安贫乐道，不以屡空改操。征为中书博士。久之，出为幽州别驾。廉贞寡欲，不营资产，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饥寒。后迁秘书丞。时高允为监，河间邢祐、北平阳嘏、河东裴宗、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为著作郎。允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恆也。

恆三子，并不率父业，好酒自弃。恆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侧岗而哭。不为营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辈会是衰顿，何烦劳我！'故仕娉浊碎，不得及其门流。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与同。时有珍美，呼时老东安公刁雍等共饮啖之，家人无得尝焉。太和十年，以恆为秘书令，而固请为郡，未受而卒。赠幽州刺史、都昌侯，谥曰康。

陈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贫，而奉母至孝。龆衹聪识，有夙成之美。爱玩经典，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与河间邢祐同召赴京。时秘书省游雅素闻其名，始颇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职。后与奇论典诰，至《易讼卦》"天与水违行"，雅曰："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岭西，岂东向望天哉？"雅性护短，因以为嫌。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奇曰："公身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东部侯厘。"雅质奇曰："侯厘何官也？"奇曰："昔有云师、火正、鸟师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则官异，时易则礼变。公为皇魏东宫内侍长，竟何职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铨补秘书。雅既恶之，遂不复叙用焉。

奇冗散数年，高允每嘉其远致，称奇通识，非凡学所及。允微劝雅曰："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辩简牍章句！"雅谓允有私于奇，曰："君宁党小人也？"乃取奇注《论语》、《孝经》，烧于庭内。奇曰："公贵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论语》！"雅愈怒，因告京师后生，不听传

授。而奇无降志，亦评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论后名字之美，比谕前魏之甄后。奇刺发其非，遂闻于上。诏下司徒检对，雅有屈焉。

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奇见枉，惜其才学，故得迁延经年，冀得宽宥。狱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于《易》尤长，在狱尝自筮。卦未及成，乃揽破而叹曰："吾不度来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梦星坠压脚。明而告人曰："星则好风，星则好雨，梦星压脚，必无善征。但时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奇外生常矫之，仕历郡守。奇所注《论语》矫之传掌，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

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勃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曾谓其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无可无不可'，实获我心。"时人有从献之学者，献之辄谓之曰："人之立身，虽百行殊涂，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屩从师，正可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皋鱼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希造其门。

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后本郡逼举孝廉，至京称病而还。孝文幸中山，诏徵典内校书。献之喟然叹曰："吾不如庄周散木远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辞。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四海皆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通经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

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行于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参古、脩古。

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也。少聪慧口辩，身长八尺，容貌奇伟。年十八，本郡举为太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祐粗为开发而已，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诣刘兰，兰遂为讲《传》。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仍伏听。学者以此益奇之。而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而气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终。

刘兰，武邑人也。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便白其兄，求讲说。其兄笑而听之，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能《五经》。先是，张吾贵以聪辩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唯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儒旧事，甚为精悉。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兰又明阴阳，博物多识，故为儒者所宗。

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为国子助教。静坐读书，有人叩门，兰命引入，葛巾单衣，入与兰坐，谓曰："君自是学士，何为每见毁辱？理义长短，竟在谁？而过无礼见陵也！今欲相召，当与君正之。"言终而出，兰少时患死。

孙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因相谈荐，俄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闾被敕理定雅乐，惠蔚参其事。及乐成，闾上疏请集朝士于太乐，共研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立难于其前。闾命惠蔚与彪抗论，彪不能屈。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游处，每表疏论事，多参访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议告类之礼。及太师冯熙薨，惠蔚监其丧礼。上书，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及彪位至尚书，惠蔚仍太庙令。孝文曾从容言曰："道固既登龙门，而孙蔚犹沈涓浍，朕常以为负矣。"虽久滞小官，深体通塞，无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读东宫。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孝文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

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将祔神主于庙。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以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易，乃立弹草，欲按奏光。光谓惠蔚曰："此乃礼也，而执法欲见弹劾，思获助于硕学。"惠蔚曰："此深得礼变。"寻为书以与光，赞明其事。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

宣武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及阅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袤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剥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卷目虽多，全定者少。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第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

后为黄门侍郎，代崔光为著作郎。才非文史，无所撰著。迁国子祭酒、秘书监，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赏讲定之劳，封枣强县男。明帝初，出为济州刺史。还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愜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卒于官，赠瀛州刺史，谥曰戴。子伯礼袭封。

伯礼善隶书，位国子博士。惠蔚族曾孙灵晖。

灵晖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举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齐，累至国子博士，授南阳王绰府谘议参军。绰除定州刺史，仍随绰之镇。所为猖蹶，灵晖唯默默忧悴，不能谏止。绰表请灵晖为王师，以管记马子结为谘议。朝廷以王师三品，奏启不合。后主于启下手诏云："但用之。"儒者甚以为荣。绰除大将军，灵晖以王师领大将军司马。绰诛，停废。从绰死后，每至七日至百日，灵晖恆为绰请僧设斋行道。齐亡，卒。

马子结者，其先扶风人，世仕凉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结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学。阳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结与诸朝士各有赠诗。阳总为一篇酬答。诗云："三马皆白眉"者也。子结为南阳王绰管记，随绰定州。绰每出游猎，必令子结走马从禽。子结既儒缓，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骑驱之，非坠马不止。绰以为笑。由

是渐见亲狎，启为谘议焉。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学进，居官清俭。武平中，为黎阳郡守。时丞相咸阳王世子斛律武都出为兖州刺史，性贪暴。先过卫县，令丞以下，敛绢数千疋遗之。至黎阳，令左右讽动曜及县官。曜手持一绢谓武都曰："此是老石机杼，聊以奉赠。自此以外，并须出于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辄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纯儒，笑而不责。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浅俗。位终谯州刺史。

灵晖子万寿，字仙期，一字遐年。聪识机警，博涉经史，善属文，美谭笑。在齐，仕为阳休之开府行参军。及隋文帝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诗至京，盛为当时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上而玩之。后归乡里，十余年不得调。仁寿初，拜豫章王长史，非其好也。王转封于齐，即为齐王文学。当时，诸王官属，多被夷灭，由是弥不自安，因谢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有集十卷，行于世。

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游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乃私谓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愜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遵明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师所在矣，正在于此。"乃诣平原唐迁，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写。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

是后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颇好聚敛，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悬纳丝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质，有损儒者之风。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也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辇，以兖州有旧，因徙属焉。元颢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将举义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间，为乱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表求加策命，卒无赠谥。

董徵，字文发，顿丘卫国人也。身长七尺二寸，好古学，尚雅素。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太和末，为四门小学博士。后宣武诏徵入ＩＹ华宫，令孙惠蔚问以《六经》。仍诏徵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累迁安州刺史。徵因述职，路次过家，置酒高会，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龟返国，昔人称荣，仗节还家，云胡不乐。"因诫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时人荣之。入为司农少卿、光禄大夫，后以老解职。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学业，故优赠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曰文烈。子仲曜。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也。祖虬、父玄纪，并以儒学举孝廉。玄纪卒于金乡令。业兴少耿介志学，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诣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尔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而就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之为也。

后乃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尤长算历。虽在贫贱，常自矜负，若礼待不足，纵于权贵，不为之屈。后为王遵业门客。举孝廉，为校书郎。以世行赵匪历，节气后辰下算。延昌中，业兴乃为《戊子元历》上之。于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详等九家，各献新历。宣武诏令共为一历。洪等后遂共推业兴为主，成《戊子历》，正光三年，奏行之。业兴以殷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积元，术数亡缺。又修之，各为一卷，传于世。建义初，敕典仪注。未几，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历之勋，赐爵长子伯。后以孝武帝登极之初，豫行礼事，封屯留县子，除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释奠，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为摘句。后入为侍读。

迁鄴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询访。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诏从之。于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匠高隆之被诏缮修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业兴共事。

天平四年，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使梁。梁散骑常侍硃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圆丘邪？"业兴曰："委粟是圆

丘，非南郊。”异曰：“比闻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曰：“然。洛京郊丘之处，用郑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亲，亦从郑以不？”业兴曰：“此之一事，亦不专从。若卿此间用王义，除禫应用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业兴曰：“我昨见明堂，四柱方屋，都无五九之室，当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圆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圆，何也？”异曰：“圆方俗说，经典无文，何怪于方。”业兴曰：“圆方之言，出处甚明，卿自不见。见卿录梁主《孝经义》亦云‘上圆下方’，卿言岂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圆方竟出何经？”业兴曰：“出《孝经援神契》。”异曰：“纬候之书，何可信也！”业兴曰：“卿若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亦无出者，卿复信不？”异不答。梁武问业兴：“《诗·周南》，王者之风，系之周公；《召南》，仁贤之风，系之召公。何名为系？”业兴对曰：“郑注《仪礼》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阳，躬行《召南》之教以兴王业。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于酆。文王为诸侯之地所化之国，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复守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为系。”梁武又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时何正？”业兴对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候运衡篇》云‘日月营始’，故知夏正。”又问：“尧时以前，何月为正？”业兴对曰：“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宾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业兴对曰：“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自周书，月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但所见不深，无以辩析明问。”梁武又曰：“《礼》：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圣人，而与壤为友？”业兴对曰：“孔即自解，言亲者不失其亲，故者不失其故。”又问：“壤何处人？”对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旧故。是鲁人。”又问：“原壤不孝，有逆人伦，何以存故旧之小节，废不孝之大罪？”对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无大故，何容弃之？”又问：“孔子圣人，何以书原壤之事，垂法万代？”业兴对曰：“此是后人所录，非孔子自制，犹合葬于防。如此之比，《礼记》之中，动有百数。”又问：“《易》有太极，极是有无？”业兴对曰：“所传太极是有。”还，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

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梁武问其宗门多少，答曰：“萨四十家。”使还，孙腾谓曰：“何意为吴兒所笑！”对曰：“业兴犹被笑，试遣公去，当着被骂。”邢子才云：“尔妇疾□，或问实耶？”业兴曰：“尔大痴！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谁检看？”

武定元年，除国子祭酒，仍侍读。神武以业兴明术数，军行常问焉。业兴曰某日某处胜，谓所亲曰：“彼若告胜，自然赏吾；彼若凶败，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风从西来入营。业兴曰：“小人风来，当大胜。”神武曰：“若胜，以尔为本州刺史。”既而以为太原太守。五年，齐文襄引为中外府谘议参军。后坐事禁止，业兴乃造《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章，四千四十为蔀，九百八十七为升分，还以己未为元，始终相维，不复移转，与今历法术不同。至于气序交分，景度盈缩，不异也。文襄之征颍川，业兴曰：“往必克，克后凶。”文襄既克，欲以业兴当凶而杀之。

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修，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深博。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命归之，便能容匿。与其好合，倾身无吝；有乖忤，便即疵毁，乃至声色，加以谤骂。性又躁隘，至于论难之际，无儒者之风。每语人云：“但道我好，虽知妄言，故胜道恶。”务进忌前，不顾后患，时人以此恶之。至于学术精微，当时莫及。业兴二子，崇祖传父业。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崇祖时年十一，论难往复，景裕惮之。业兴助成其子，至于忿阋。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齐文宣营构三台，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县侯。遵祖，齐天保初难宗景历甚精。崇祖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后，当不异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铉，字宝鼎，勃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章武刘子猛受《礼记》，常山房虬受《周官》、《仪礼》，渔阳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铉以乡里无可师者，遂与州里杨元懿、河间宗惠振等结友，诣大儒徐遵明受业。居徐门下五年，常称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潜居讨论是非。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三十余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生徒恆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以乡里寡文籍，来游京师，读所未见书。举秀才，除太学博士。及李同轨卒，齐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简硕学，以教诸子。文襄以铉应旨，徵诣晋阳。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同在东馆，师友诸王。铉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于讲授之暇，遂览《说文》、《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

天保初，诏铉与殿中尚书邢邵，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律，仍兼国子博士。时诏北平太守宋景业、西河太守綦母怀文等草定新历，录尚书、平原王高隆之令铉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国子博士刁柔参考得失。寻正国子博士。废帝之在东宫，文宣诏铉以经入授，甚见优礼。卒，特赠廷尉少卿。及还葬，王人将送，儒者荣之。

杨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国子博士。

冯伟，字伟节，中山字喜人也。身长八尺，衣冠甚伟，见者肃然。少从李宝鼎学，李重其聪敏，恆别意试问之。多所通解，尤明《礼》、《传》。后还乡里，闭门不出，将三十年。不问生产，不交宾客，专精覃思，无所不通。齐赵郡王出镇定州，以礼迎接，命书三至，县令亲至其门，犹辞疾不起。王将命驾致请，佐吏前后星驰报之，县令又自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阶而上，留之宾馆，甚见礼重。王将举充秀才，固辞不就。岁余请还。王知其不愿拘束，以礼发遣，赠遗甚厚。一无所纳，唯受时服而已。及还，不交人事，郡守县令，每亲至。岁时或置羊酒，亦辞不纳。门徒束脩，一毫不受。蚕而衣，耕而饭，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以寿终。

张买奴，平原人也。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仕齐，历太学博士、国子助教，卒。

刘轨思，勃海人也。说《诗》甚精。少事同郡刘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师则，故其乡曲多为《诗》者。轨思仕齐，位国子博士。

鲍季详，勃海人也。甚明《礼》，兼通《左氏春秋》。少时，恆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仕齐，卒于太学博士。

从弟长暄，兼通《礼》、《传》。为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都教授贵游子弟。齐亡，卒于家。

邢峙，字士峻，河间郑人也。少学通《三礼》、《左氏春秋》。仕齐，初为四门博士，迁国子助教，以经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纯厚，有儒者风。厨宰进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闻而嘉之，赐以被褥缣纩，拜国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归，卒于家。

刘昼，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贫，爱学，伏膺无倦。常闭户读书，暑月唯着犊鼻裈。与儒者李宝鼎同乡，甚相亲爱。宝鼎授其《三

礼》，又就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还，举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掘，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乃叹儒者劳而寡功。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甘于文。"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昼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始举昼，时年四十八。

刺史陇西李玙，亦尝以昼应诏。先告之，昼曰："公自为国举才，何劳语昼！"齐河南王孝瑜闻昼名，每召见，辄与促席对饮。后遇有密亲，使且在斋坐，昼须臾径去，追谢要之，终不复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盖以指机政之不良。

昼夜尝梦贵人若吏部尚书者补交州兴俊令，寤而密书记之。卒后旬余，其家幼女鬼语，声似昼，云"我被用为兴俊县令，得假暂来辞别"云。昼常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卒于家。

马敬德，河间人也。少好儒术，负笈随徐遵明学《诗》、《礼》，略通大义，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昼夜不倦。教授于燕、赵间，生徒随之者甚众。乃诣州将，求秀才。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都，唯得中第。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再迁国子博士。齐武成为后主择师傅，赵彦深进之，入为侍讲。其妻夜梦猛兽将来向之，敬德走超丛棘，妻伏地不敢动。敬德占曰："吾当为大官。超棘，过几卿也；尔伏地，夫人也。"后主既不好学，敬德侍讲甚疏，时时以《春秋》入授。犹以师傅恩，拜国子祭酒、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马生胜孔子，孔子不得仪同。"寻赠开府、瀛州刺史。其后，侍书张景仁封王，赵彦深云："何容侍书封王，侍讲翻无封爵？"亦追封敬德广汉郡王，令子元熙袭。

元熙字长明，少传父业，兼长文藻。以通直待诏文林馆。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儒者荣其世载。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誉。隋开皇中，卒于秦王文学。

张景仁，济北人。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文襄并引为宾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绍德书。后主在东宫，武成令侍书，遂被引擢。小心恭谨，后主爱之，呼为博士。登祚，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在左右。与语，犹称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裹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范等疗之，给药物珍羞，中使问疾，相望于道。是后，敕有司恆就宅送御食。车驾或有行幸，在道宿处，每送步障，为遮风寒。进位仪同三司，加开府，侍书如故。每旦须参，即在东宫停止。及立文林馆，中人邓长颙希旨，奏令总判馆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后，长颙犹存旧款，更相弥缝，得无坠退。遂除中书监，卒。赠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

景仁为兒童时，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许子华遇之学中，执景仁手曰："张郎风骨，必当通贵，非但官爵迁达，乃与天子同笔砚，传衣履。"子华卒二十余年，景仁位开府，数赐衣冠、笔砚，如子华所言。出自寒微，本无识见，一旦开府、侍中、封王。其妇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辞，事事庸俚。既除王妃，与诸公主、郡君，同在朝谒之列，见者为其惭悚。

景仁性本卑谦，及用胡人、巷伯之势，坐致通显，志操颇改，渐成骄傲。良马轻裘，徒从拥冗；高门广宇，当衢向术。诸子不思其本，自许贵游。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

权会，字正理，河间郑人也。志尚沈雅，动遵礼则。少受郑《易》，妙尽幽微；《诗》、《书》、《二礼》，文义该洽；兼明风角，妙识玄象。仕齐，初四门博士。仆射崔暹引为馆客，甚敬重焉，命世子达挈尽师傅之礼。暹欲荐会与马敬德等为诸王师。会性恬静，不慕荣势，耻于左宦，固辞。暹识其意，遂罢荐举。寻追修国史，监知太史局事。后迁国子博士。会参掌虽繁，教授不阙。性甚儒綍，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由是为诸儒所推。而贵游子弟慕其德义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邻家，昼夜承间，受其学业。会欣然演说，未尝懈怠。虽明风角玄象，至于私室，都不及言。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术。会曾遣家人远行，久而不反。其行还将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会方处学堂讲说，忽有旋风吹雪入户，会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寻，果如其语。会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辞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属，都不经口。

会本贫生，无僮仆，初任助教日，恆乘驴。其职事处多，非晚不归。曾夜出城东门，会独乘一驴。忽有二人，一人牵头，一人随后，有似相助。其回动轻漂，有异生人。渐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诵《易经》上篇第一卷。不尽，前后二人，忽然离散。会亦不觉堕驴，迷闷，至明始觉。方知堕处乃是郭外，才去家数里。有一子，字子袭，聪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临送者为其伤恸，会唯一哭而罢，时人尚其达命。武平末，自府还第，在路无故马倒，遂不得语，因暴亡。注《易》一部，行于世。会生平畏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终。

张思伯，河间乐城人也。善说《左氏传》，为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于时。亦为《毛诗》章句。以二经教授齐安王廓。位国子博士。

又有长乐张奉礼，善《三传》，与思伯齐名。位国子助教。

张雕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兰武，仕尚书令史，微有资产。故护军长史王元则时为书生，停其宅。雕武少美貌，为元则所爱悦，故偏被教。因好学，精力绝人，负卷从师，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诸儒服其强辩。齐神武召入霸府，令与诸子讲说。乾明初，累迁平原太守，坐赃贿失官。武成即位，以旧恩，除通直散骑常侍。琅邪王俨求博士，有司以雕武应选，时号得人。历泾州刺史、散骑常侍。

及帝侍讲马敬德卒，乃入授经书。帝甚重之，以为侍讲，与侍书张景仁并被尊礼，同入华元殿，共读《春秋》。加国子祭酒、假仪同三司，待诏文林馆。以景仁宗室，自托于其亲何洪珍，公私之事，雕武常为其指南。与张景仁号二张博士。时穆提婆、韩长鸾与洪珍同侍帷幄，知雕武为洪珍谋主，忌恶之。洪珍又奏雕武监国史。寻除侍中，加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见从，特敕奏事不趋，呼为博士。

雕武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励精在公，有匪躬之节。议论无所回避，左右纵恣之徒，必加禁约。数讥切宠要，献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武便以澂清为己任，意气甚高。尝在朝堂谓郑子信曰："向入省中，见贤家唐令处分，极无所以。若作数行兵帐，雕武不如邕；若致主尧、舜，身居稷、契，则邕不如我。"长鸾等阴图之。及与侍中崔季舒、黄门侍郎郭遵谏幸晋阳，为长鸾所谮，诛。临刑，帝使段孝言诘之。雕武曰："臣起自诸生，光宠隆洽。今者之谏，臣实首谋，意善功恶，无所逃死。愿陛下珍爱金玉，开发神明，数引贾谊之伦，语其政

道，令听览之间，无所拥蔽，则臣虽死，犹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壮之。

子德冲等徙北边。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聪敏好学，以帝师之子，早见旌擢，位中书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并在殿廷就执，目见冤酷，号哭，殒绝于地，久之乃苏。

郭遵者，钜鹿人也。齐文宣为太原公时，为国常侍。帝家人有盖丰洛者，典知家务，号曰盖将。遵因其处分，曾抗拒，为高德正所贵。齐受禅，由是擢为主书，专令访察。中书舍人硃谓为钜鹿太守，遵为弟子求官，谓启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书都令史、建州别驾。会韩长鸾父永兴为刺史，因此遂相参附。后擢为黄门侍郎，被诛。

遵出自贱微，易为盈满。宫门逢诸贵，辄呼姓字，语言布置，极为轻率。尝于宫门牵韩长鸾，辞曰：“王在得言。主上纵放如此，曾不规谏，何名大臣？”长鸾嫌其率尔，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于祸。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 黎景熙 冀俊 赵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萧该包恺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晖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也。性聪悟，弱岁而孤，居丧合礼。及长，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重补国子助教。后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

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萧察，累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武帝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致书礼聘，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建德末，表请还梁，武帝优诏不许。重固请，乃许。为遣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之。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朝京师。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萧子宝祭以少牢，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乐猗氏人也。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河西，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累迁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遂归侍养。

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老瘅，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觅，母得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属东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隐。周文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

寻而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迁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议，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仓》、《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三卷。子义纲。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

《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

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藿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从徐遵明于赵、魏间，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寻而山东寇乱，学者散逸，逊于扰扰之中，犹志道不倦。大统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周文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人之才。弼请留不遣。魏废帝二年，周文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周闵帝践阼，以逊有理务材，除秋官府上士，转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及卫公直镇蒲州，逊为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选举。其四，重战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训导有方，频加赏赐，迁遂伯中大夫。五年，诏鲁公赟、毕公贤等，俱以束脩之礼，同受业焉。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逊以贤良。五年，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人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秩满还朝，拜皇太子谏议，复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又为露门博士。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为汾阴郡守。逊以老病固辞，诏许之，乃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隋开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

二。赠本官，加蒲、陕二州刺史。

逊性柔谨，寡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矜尚。每在众言论，未尝为人之先，学者以此称之。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理并可观。

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学显。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郑人，少以孝行闻于世。曾祖嶷，魏太武时，以军功赐爵容城县男，后为燕郡守。祖镇、父琼，并袭爵。季明少好读书，性强记默识，而无应对之能。其从祖广，太武时尚书郎，善古学。常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宏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又好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不事生业。有书千余卷。虽穷居独处，不以饥寒易操。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劝令入仕，始为威烈将军。孝武西迁，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从军，稍迁黎阳郡守。季明从至悬瓠，察景终不足恃，遂去之。客于颍川。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留于内馆。月余，周文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大统末，拜著作佐郎。于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于时，是以一为史官，遂十年不调。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营宫室。春夏大旱，诏公卿百僚，极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黎庶。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当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人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涧水绝，《五行传》以为先是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人兴役，天辄应之以异。

典籍作诫，倘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时，则年登可觊，子来非晚。《诗》云：“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雨水，年复不登，人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

时豪富之家，竞为奢丽。季明又上书曰：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著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乾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皞荛，置鼓树木，以求其过。顷者亢旱逾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六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去华，此则尚矣。然而硃紫仍耀于衢路，绮縠犹侈于豪富，短褐未充于细人，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礼，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汉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尝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尊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亏德之器勿陈于侧，则人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政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政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当其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

帝览而嘉之。

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陈，特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以疾卒。

又周文初，属天下分崩，时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至若冀俊、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于世，并见收用。

冀俊，字僧俊，太原阳邑人也。性沈谨，善隶书，特工模写。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岳被害，周文引为记室。时周文志平侯莫陈悦，乃令俊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周文讨悦。俊寻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周文大悦。费也头见敕，不以为疑，遂遣兵受周文节度。大统初，封长安县男，从征弘农，战于沙苑，进爵为子。累迁襄乐郡守。寻征还，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俊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除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累迁湖州刺史。静退，每以清约自处。前后所历，颇有声称。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进爵为昌乐侯，卒。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后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书影覆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察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居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补，周渭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文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掌仪制。历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时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谏，由是忤旨，免官。

隋文帝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开府。历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帝尝令彦之与沈重论议，重不能抗，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帝大悦。后除随

州刺史。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类。上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谥曰宣。

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子孝舒、仲龛，并早有令誉。

何妥，字栖风，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

江陵平，入周，仕为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后，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男。文帝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经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枉则人服，举枉错直则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

官，必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访察，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颠沛致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其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载不成；赵翊尺秤，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兰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二年，威定考文学，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于是与威有隙。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

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

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议，群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

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于时学士之自江南来者，萧该、包恺并知名。

萧该，兰陵人。梁鄱阳王恢之孙，少封攸侯。荆州平，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包恺，字和乐，东海人。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及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是《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远近聚徒教授者数千人。卒，门人起

坟立碣焉。

房晖远，字崇儒，恆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恆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隋文帝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迁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后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文帝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帝大悦。仁寿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赠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

隋开皇初，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仕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仕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竟坐诛。孔笼、张买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亡。唯光独存。

尝因释奠，帝亲幸国子学，王公已下毕集，光升坐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辩，而《礼》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以疾卒于家。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沉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尝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

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

隋开皇中，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坐，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

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脩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

废主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共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品卑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卒，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所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

隋开皇中，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诏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

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仗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及秀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人道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

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帝不纳。时国家殷盛，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时，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禀，皆发于炫。弘尝问炫："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虑勘覆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烦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时盗贼峰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

里，声闻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徽美，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进，贻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之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挞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多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

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虚，屡动宸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騄，比翼鹓鸿，整□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

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事为贵。其幸四也。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骋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事业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贼盗。哀炫穷乏，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下城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官。县官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好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

宦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所著文集，并行于世。

时儒学之士，又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并知名。

褚晖，字高明，吴郡人。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徵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晖辩博，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疏一百卷。

顾彪，字仲文，余杭人。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行于世。

鲁世达，余杭人。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张冲，字叔玄，吴郡人。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学，博览群言，遍习《五经》，颇有文翰。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不免输税，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窃以毒螫絪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戚。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缄脣，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涸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跌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燕之云梯，则必悬于乔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

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慈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倾对。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

硃所未见。久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憎耳目之明，无首足之戚，惮而不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倘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玷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

弘亦知其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论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惟学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咸稽古之力也。然远惟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离骚其文，尚何救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升 荀济 祖鸿勋 李广 樊逊 荀士逊 王褒 庾信 颜之推弟之仪

虞世基 柳 许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让 刘臻 诸葛颖 王贞 虞绰 王胄庾自直 潘徽常德志 尹式 刘善经 祖君彦 孔德绍 刘斌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逖听三古，弥纶百代，若乃《坟》、《素》所纪，靡得而云；《典》、《谟》已降，遗风可述。至于制礼作乐，腾实飞声，善乎。言之不文，行之岂能远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艺，监二代以正其源；阙里之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用能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异，漆园、黍谷，名、法、兵、农之别，虽雅诰奥义，或未尽善，考其遗迹，亦贤达之流乎。其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感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

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杨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于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奏，易俗之用无爽；九源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斯为盛。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若乃鲁徵、杜广、徐光、尹弼之俦，知名于二赵；宋该、封弈、硃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徒言哉。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

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也？于时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庄伯族弟伯茂、范阳卢观、弟仲宣、顿丘李谐、勃海高肃、河间邢臧、赵国李骞，雕琢琼瑶，刻削杞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元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

有齐自霸业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宾之，顿八纮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勋，亦参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陆仰、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刘逖、魏骞亦参诏敕。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并为中书侍郎，典司纶綍。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录，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因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凋、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乂、太子舍人王劭、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奭、国子博士硃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参军崔儦、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悫、之推等同入撰例。复命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杨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通直散骑侍郎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后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謇、前西兖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前通直

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骞、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户郎元行恭、司徒户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顗、获嘉令崔德儒、给事中李元楷、晋州中从事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疆、司公士曹参军卢公顺、司空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行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謇并入馆待诏。又敕仆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览》成后，所撰录人亦有不得待诏，付所司处分者。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虽然，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才性，入馆诸贤亦十三四不逮之。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

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而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隋文初统万机，每念斫凋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暨乎即位，一变其体。《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纲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遗，润水圆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见称当世

者，则齐人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钜鹿魏澹，陈人会稽虞世基、河东柳{巧言}、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矣。

《魏书》序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为《文苑传》，今唯取子升，其余并各附其家传。《齐书》叙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为《文苑传》，今唯取祖、李、樊、荀，其余亦各附其家传。《周书》不立此传，今取王褒、庾信列于此篇。颜之推竟从齐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颜之仪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书》序刘臻、崔儦、王頍、诸葛颍、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为《文学传》，今检崔儦、王頍、孙万寿各从其家传，其余编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许善心、柳{巧言}、明克让冠之于此，以备《文苑传》云。

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魏，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父晖，兖州左将军长史，行济阴郡事。

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为广阳王深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故诣深谢之。景曰："顷见温生。"深怪问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

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台中弹文皆委焉。以忧去任。服阕，还为朝请。后李神俊行荆州事，引兼录事参军。被徽赴省，神俊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奖退表不许，曰："昔伯瑜之不应留，王朗所以发叹。宜速遣赴，无踵彦云前失。"于是还省。及广阳王深为东北道行台，召为郎中。黄门郎徐纥受四方表启，答之敏速，于深独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车破走，珍宝盈满，子升取绢四十疋。深军败，子升为葛荣所得。荣下都督和洛兴与子升旧识，以数十骑潜送子升，得达冀州。还京，李楷执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惭德。"自是无复宦情，闭门读书，厉精不已。

及孝庄即位，以子升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党王天穆时录尚书事，将加捶挞，子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庄

帝曰："当世才子不过数人，岂容为此便相放黜？"乃寝其奏。及天穆将讨邢杲，召子升同行，子升未敢应。天穆谓人曰："吾欲收其才用，岂怀前忿也？今复不来，便须南走越，北走胡耳！"子升不得已而见之。加伏波将军。为行台郎中。天穆深知赏之。元颢入洛，天穆召子升问曰："即欲向京师？为随我北度？"对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度，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升还洛，颢以为中书舍人。庄帝还宫，为颢任使者多被废黜，而子升复为舍人。天穆每谓子升曰："恨不用卿前计。"除正员郎，仍舍人。及帝杀尔硃荣也，子升预谋，当时赦诏，子升词也。荣入内，遇子升把诏书，问："是何文字？"子升颜色不变，曰："敕。"荣不视之。尔硃兆入洛，子升惧祸逃匿。

永熙中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梁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守傅摽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升文也。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

齐文襄引子升为大将军谘议。子升前为中书郎，尝诣梁客馆受国书，自以不修容止，谓人曰："诗章易作，逋峭难为。"文襄馆客元仅曰："诸人当贺，推子升合陈辞。"子升久忸怩，乃推陆操焉。及元仅、刘思逸、荀济等作乱，文襄疑子升知其谋。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饿诸晋阳狱，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之，又为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

子升外恬静，与物无竞，言有准的，不妄毁誉。而内深险，事故之际，好豫其间，所以终致祸败。又撰《永安记》三卷。无子。

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余卒。

荀济，字子通。其先颍川人，世居江左。济初与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当王，然负气不服，谓人曰："会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称其才于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乱者也。"济又上书讥佛法，言营费太甚。梁武将诛之，遂奔魏，馆于崔甗家。及是见执。杨愔音谓曰："迟暮何为然？"济曰："叱叱，气耳，何关迟暮！"乃下辩曰："自伤年几摧颓，恐

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风云之事，故挟天子，诛权臣。”齐文襄惜其才，将不杀，亲谓曰：“荀公何意反？”济曰：“奉诏诛将军高澄，何为反！”于是燔杀之。鄴下士大夫多传济音韵。

祖鸿勋，涿郡范阳人也。父慎，仕魏，历雁门、咸阳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于金紫光禄大夫、赠中书监、幽州刺史，谥惠侯。鸿勋弱冠，与同郡卢文符并为州主簿。仆射、临淮王彧表荐其文学，除奉朝请。人曰：“临淮举卿，竟不相谢，恐非其宜。”鸿勋曰：“为国举才，临淮之务，祖鸿勋何事从而识之。”彧闻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后咸阳王徽奏鸿勋为司徒法曹参军事。及赴洛，徽谓曰：“临淮相举，竟不到门，今来何也？”鸿勋曰：“今来赴职，非为谢恩。”转廷尉正，去官归乡里。齐神武尝徽至并州，作《晋祠记》，好事者玩其文。位至高阳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高之。齐天保初，卒官。

李广，字弘基，范阳人也。其先自辽东徙焉。广博涉群书，有才思。少与赵郡李謇齐名，为邢、魏之亚，而讷于言，敏于行。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侍御史，修国史。南台文奏，多其辞也。齐文宣初嗣霸业，命掌书记。天保初，欲以为中书郎，遇其病笃而止。广尝欲早朝，假寐，忽惊觉，谓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见一人出吾身中，语云：‘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今辞君去。’”因而恍忽不乐，数日便遇疾，积年不起。广雅有鉴识，度量弘远，坦率无私，为士流所爱，时共赡遗之，赖以自给。竟以疾终。尝荐毕义云于崔暹。广卒后，义云集其文笔七卷，托魏收为之序。

樊逊，字孝谦，河东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并无官宦。而衡性至孝，丧父，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朝夕号慕。逊少好学。其兄仲以造氈为业，亦常优饶之。逊自责曰：“为人弟，独爱安逸，可不愧于心乎！’欲同勤事业。母冯氏谓曰：“汝欲谨小行邪？”逊感母言，遂专心典籍，恆书壁作“见贤思齐”四字以自劝。

逊貌丑陋，有才气。属本州沦陷，寓居鄴中，为临漳小吏。县令裴鉴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逊上《清德颂》十首，鉴大加赏重，擢为主簿。仍荐之于右仆射崔暹，与辽东李广、勃海封孝琰等为暹宾客。人有讥其静默不能趋时者。逊常服东方朔之言：“陆沈世俗，避世金马”，遂借陆沈公子为主人，拟《客难》制《客诲》以自广。后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耶？”逊曰：“家无廕第，不敢当此。”武定七年，齐文襄崩，暹为文宣徙于边，宾客咸散，逊遂徙居

陈留。梁州刺史刘杀鬼以逊兼录事参军事。逊仍举秀才。尚书案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为三年已贡开封人郑祖献，计至此年未合。兼别驾王聪抗辞争议，右丞阳斐不能却。尚书令高隆之曰："虽逊才学优异，待明年非远。"逊竟还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复召举秀才。三年春，会朝堂对策。策罢，中书郎张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逊与定州秀才李子宣等对策三年不调，被付外。上书请从罢，诏不报。梁州重举逊为秀才。五年正月，制诏问焉。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为大行台，率众南讨，以逊从军。明年，文宣纳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岳假逊大行台郎中，使于江南，与萧脩、侯瑱和解。逊往还五日，得脩等报书，岳因与脩盟于江上。大军还鄴，逊仍被都官尚书崔昂举荐。诏付尚书，考为清平勤干，送吏部。

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勃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曰："案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青。今所仇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所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

于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令孝谦为之铭，陆仰不知，以为收合作也。陆操、伏浑卒，杨愔使孝谦代己作书以告晋阳朝士，令魏润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

清河初，为主书，参典诏策。天统元年，加员外郎。居七八日，行过轜车，嚬眉下泪，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烦君一到？"数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

孝谦死后，定州秀才荀士逊继为主书，才名相亚。

茹瞻字孝博，东安人。南州举秀才。清朗刚直。杨愔将用之，曰："今日之选，不可无茹生。"卒于侍御史。

荀士逊，广平人也。好学，有思理，为文清典，见赏知音。武定末，举司州秀才，迄齐天保，十年不调。皇建中，马敬德荐为主书，转中书舍人。状貌甚丑，以文辞见重。尝有事须奏，遇武成在后庭，因左右传通，传通者不得士逊姓名，乃云"丑舍人"。帝曰："必士逊也。"看封题果是，内人莫不欢笑。累迁中书侍郎，号为称职。与李若等撰《典言》，行于世。齐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临沂人也。曾祖俭、祖骞、父规，并《南史》有传。褒识量淹通，志怀沈静，美威仪，善谈笑，博览史传，七岁能属文。外祖梁司空袁昂爱之，谓宾客曰："此兒当成吾宅相。"弱冠举秀才，除秘书郎、太子舍人。梁国子祭酒萧子云，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隶。褒少以姻戚，去来其家，遂相模范，而名亚子云，并见重于时。武帝嘉其才艺，遂以弟鄱阳王恢女妻之。袭爵南昌县侯，历位秘书丞、宣城王文学、安城内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辑宁所部，见称于时。转南平内史。梁元帝嗣位，褒有旧，召拜吏部尚书、右仆射，仍迁左丞，兼参掌。褒既名家，文学优赡，当时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宠遇日甚。而愈自谦损，不以位地矜物，时论称之。

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纪后，以建鄴凋残，时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并愿即都鄢郢。尝召群臣议之。镇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珏等曰："建鄴王气已尽，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气，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后因清闲，密谏，言辞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栅破，从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与众俱出，见柱国于谨，甚礼之。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竟为凄切之辞，至此方验焉。褒与王克、刘珏、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周文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羁旅焉。

周孝闵帝践阼，封石泉县子。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赋诗谈论，恆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该

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政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少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

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让兄弘正自陈来聘，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书焉。寻出为宜州刺史，卒于位。子鼐。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祖易、父肩吾，并《南史》有传。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累迁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鄴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硃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聘于西魏。属大军南讨，遂留长安。江陵平，累迁仪同三司。周孝闵帝践阼，封临清县子，除司水下大夫。出为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俄拜洛州刺史。信为政简静，吏人安之。时陈氏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寻徵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托焉。唯王褒颇与信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职。隋开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赠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祖见远、父协，并以义烈称。世善《周官》、《左氏》学，俱《南史》有传。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该洽，辞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湘东王以为其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湘东遣世子方诸镇郢州，以之推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记。遇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免。景平，还江陵。时

湘东即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穆重之，送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后从至天泉池，以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寝。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恆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书，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名，得免。寻除黄门侍郎。

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鄴，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虽不从之推策，然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之推在齐有二子，长曰思鲁，次曰敏楚，盖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鲁自为序。

弟之仪，字升。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梁元帝《荆州颂》，辞致雅赡。帝手敕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

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周明帝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武帝初建东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宣帝即位，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于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

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辅少主。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讫，逼之仪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

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隋文帝后索符玺，之仪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为西疆郡守。

及践极，诏征还京师，进爵新野郡公。开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明年代还，遂优游不仕。十年正月，之仪例入朝。文帝望而识之，命引至御坐，谓之曰：“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乃赐钱十万、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虞世基，字懋世，会稽余姚人也。父荔，《南史》有传。世基幼恬静，喜愠不形于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闻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会，陵一见而奇之，顾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累迁尚书左丞。陈主尝于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为《讲武赋》，于坐奏之。陈主嘉之，赐马一匹。

及陈灭，入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情，文理忄妻切，世以为工，作者无不吟咏。未几拜内史舍人。炀帝即位，顾遇弥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罕所推谢，至是与世基相见，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俄迁内史侍郎。以母忧去职，哀毁骨立。有诏起令视事。拜见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诏令进肉。世基食，辄悲哽不能下筋。帝使谓曰：“方相委任，宜为国惜身。”前后敦劝者数矣。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廷决。入阁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旦百纸，无所遗缪。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后从幸雁门，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世基劝帝为赏格，亲自抚循，乃下诏停辽东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帝幸江都，次巩县，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以备不虞。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恇怯。”于时天下大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正，又以高颎、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谄取容，不敢忤意。盗贼日甚，郡县多没，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

之知也。尝遣太仆卿杨义臣捕盗河北，降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列降贼何多也？"世基曰："鼠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事，称："李密有众数万，围逼京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欷呜咽，帝为改容。世基见帝色忧，进曰："越王年小，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得至？"帝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此后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

世基气貌沈审，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其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其弟世南素国士，而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赡。由是为论者所讥。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见害。

长子肃，好学才艺，时人称有家风。弱冠早没。

肃弟熙，大业末为符玺郎。次子柔、晦，并宣义郎。化及将乱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势已然，吾将济卿南度，且得免祸，同死何益。"熙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诀矣。"及难作，兄弟竞请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杀之。

柳{巧言}，字顾言，河东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阳。祖惔，《南史》有传。{巧言}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仕梁，为著作佐郎。后萧察据荆州，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及梁国废，拜开府，为内史侍郎。以无吏干，转晋王谘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硃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巧言}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还，作《归籓赋》，命{巧言}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效庾信体，及见{巧言}后，文体遂变。

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亲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巧言}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悦，赏赐优洽，侪辈莫比。

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后，便命入问，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常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为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巧言}。帝每月下对饮酒，辄令宫人置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从幸扬州，卒，帝伤惜者久之。赠大将军，谥曰康。

{巧言}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并《南史》有传。善心九岁而孤，为母范氏所鞠养。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记，多闻默识，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属文，为笺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谓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总举秀才，对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补撰史学士。祯明二年，加通直散骑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号哭于西阶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服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草马二十匹。从幸太山，还，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闼，上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善心于坐请纸笔，制《神雀颂》奏之。上甚悦曰："我见神雀，共皇后观之。今且召公等入，适述此事。善心于坐始知，即能成颂。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常闻此言，今见其事。"因赐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书丞。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效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仁寿元年，摄黄门侍郎。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秘书丞、黄门并如故。四年，留守京师。帝崩于仁寿宫，炀帝秘不发丧，先易留宫人，出除岩州刺史。逢汉王谅反，不之任。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其年，副纳言杨达为冀州道大使，以称旨，赐物五百段。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余人皆称被役。经二十余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计，纵令有实，亦无罪。诸兵士闻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释之，付议虚实，

百僚咸议为虚。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苏威、杨汪等二十余人同善心议，其余皆议免罪。炀帝可免者之奏。后数月，述谮善心曰："陈叔宝卒，善心共周罗□、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为祭文，谓为'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自援古例，事得释，而甚恶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与尧时符合，善心议以国哀甫尔，不宜称贺。述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

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从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东讨，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复征守给事郎。帝尝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浚撰《灵异记》十卷。

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其《序传》末述制作之意，曰：

谨按太素将萌，洪荒初判。乾仪资始，辰象所以正时；坤载厚生，品物于焉播气。参三才而育德，肖二统而降灵。有黎人焉，为之君长；有贵贱矣，为其宗极。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太方，振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揖让，取之也殊功；鼎玉龟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竹素之道稍彰；纪事记言，笔墨之官渐著。炎、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轩以来，晦其文而显其质。登丘纳麓，具训诰及典谟；贯昴入房，传夏正与殷祀。洎辨方正位，论时计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梼杌》、《乘》车，擅一家之称。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天下大惧，元龟明镜，昭然可察。及三郊递袭，五胜相沿，俱称百谷之王，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无哉。

逮有梁之兴，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受命在于一君，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余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之危。反浇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咸举，弘深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荡荡巍巍，可为称首。属阴戎入颍，羯胡侵洛。沸腾墋黩，三季之所未闻；扫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庙有序，翦成狐兔之场；圭帛有仪，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积而身祸，仁义存而国亡，岂天道欤？岂人事欤？尝别论之，在于《序论》之卷。

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

尽。冢壁皆残，不准无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亦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

善心早婴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频抗表闻，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愿缃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而单宗少强近，虚室类原、颜，退屏无所交游，栖迟不求进益。假班嗣之书，徒闻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庸琐凉能，孤陋末学，参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祯明二年，以台郎入聘，属本邑沦覆，他乡播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恸，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荡尽。今止有六卷获存，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卷，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逸人传》一卷，《数术传》一卷，《藩臣传》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传》一卷，《列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名案者皆善心补阙。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

十年，又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围雁门，摄左亲侍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驾幸江都，追叙前勋，授通议大夫，诏还本品，行给事郎。

十四年，化及弑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弘仁返走上马，泣而言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还告唐奉议，以状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化及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负气。"命捉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辄牵曳，遂害之。及越王称制，赠左光禄大夫，封高阳县公，谥曰文节。

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养孤，博学有高节。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献时新，常遣分赐。尝诏范入内，侍皇后讲读。封永乐郡君。及善心遇祸，范氏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后十余日亦终。

李文博，博陵人。性贞介鲠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每读书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尝不反覆吟玩。开皇中，为羽骑尉。特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恆令在□事帷中，披检书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记录，如选用疏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语，莫不忻然从之。

后直秘书内省，典校群籍。守道居贫，晏如也。虽衣食乏绝。而清操愈厉，不妄通宾客，恆以礼法自处，侪辈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贫，每延于家，给以资费。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诸掌。然无吏干。稍迁校书郎，出为县丞，遂得下考，数岁不调。道衡为司隶大夫，遇之东都尚书省，甚嗟愍之，奏为从事。因谓齐王司马李纲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为欢笑。其见赏知音如此。

在洛下，曾诣房玄龄，相送出衢路。玄龄谓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为从事，故应有会素心。比来激浊扬清，所为多少？"文博遂奋臂厉声曰："夫清其流者必洁其源，正其末者须端其本。今政源混乱，虽日免十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恶，不知忌讳，皆如此类。时朝政浸坏，人多赃贿，唯文博不改其操。论者以此贵之。遭乱播迁，不知所终。

初，文博在内省校书，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饰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从容问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曰："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徒事仪容，欲何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颁赐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屡空，人谓其悦赏。乃云："赏罚之设，功过所归。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也！"其循名责实，录过计功，必使赏罚不滥，功过无隐皆尔。

文博本为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及论，尤所该洽。性长议论，亦善属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世。

开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通悦不持威仪，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处，观者如市。杨素甚狎之。素尝与牛弘退朝，白谓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为'牛羊下来'邪！"文帝闻其名，召与语，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每将擢用，辄曰"白不胜官'而止。后给五品食，月余而死。时人伤其薄命。著《旌异记》十五卷，行于世。

明克让，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绍、父山宾，并

《南史》有传。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论语》，尤所研精，龟策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硃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堂边有修竹，异令克让咏之。克让揽笔辄成，卒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书侍郎。梁灭，归长安，引为麟趾殿学士。周武帝即位，为露门学士，令与太史官属正定新历。累迁司调大夫，赐爵历城县伯。隋文帝受禅，位率更令，进爵为侯。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骑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宫赠赙甚厚。

所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

子余庆，位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

克让叔少遐，博涉群书，有词藻。仕梁，位都官尚书。入齐，甚为名流王元景、阳休之等所礼。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赠中书令、扬州司马。

刘臻，字宣挚，沛国相人也。父显，《南史》有传。臻年十八，举秀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江陵平，归魏为中书侍郎。周冢宰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军书羽檄，多成其手。后为露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历蓝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禅，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颎之伐陈也，以臻随军主文翰，进爵为伯。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亲狎之。

臻无吏干，又性惚怳，耽经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臻还家，因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汝亦来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眄久之，乃悟，叱从者："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性好啖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其疏放多此类也。

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开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于世。

诸葛颖，字汉，丹杨建康人也。祖铨，梁零陵太守。父规，义阳太守。颖年十八能属文，起家邵陵王参军事，转记室。侯景之乱，奔齐，历学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习《易》、《图纬》、《苍》《雅》、《庄》《老》颇得其要，清辩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及王为太子，除药藏郎。

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颖因间隙，多所谮毁，是以时人谓之“冶葛”。后录恩旧，授朝散大夫。帝尝赐颖诗，其卒章曰：“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待遇如此。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从驾北巡，卒于道。

颖性褊急，与柳{巧言}每相忿阋。帝屡责怒之，而犹不止。于后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并行于世。有子嘉会。

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也。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史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不事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即位，齐王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至，以客礼待之，索其文集。贞上三十三卷，为启陈谢。齐王览集，甚善之，赐良马四匹。贞复上《江都赋》，王赐钱十万贯、良马二匹。未几，以疾甚还乡，终于家。

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也。父孝曾，陈始兴王咨议。绰身长八尺，姿仪甚伟，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陈左卫将军傅縡，有盛名于世，见绰词赋，叹美之。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籓邸左右，授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眄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频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帝览而善之，命有司勒于海上。以度辽功，授建节尉。

绰恃才任气，无所降下。著作郎诸葛颖以学业幸于帝，绰每轻侮之，由是有隙。帝尝问绰于颖，颖曰：“虞绰粗疏人也。”帝颔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其贵踞，虚己礼之，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曰：“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

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及玄感败，其妓妾并入宫，帝因问之曰：“玄感平常时与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绰对。帝令大理卿郑善果穷理其事。绰曰：“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帝怒不解，徙绰于边。绰至长安而亡。吏逮之急，于是潜度江，变姓名，自称吴卓。游东阳，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岁余，绰与人争田相讼，因有识绰者而告之，竟为吏所执，坐斩江都。所有词赋，并行于世。

大德为令，诛翦群盗，甚得人和。与绰俱为使者所执，其妻泣曰：“每谏君无匿学士。今日之事，岂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图脱长者，乃为人告之，吾罪也，当死以谢绰。”会有诏，死罪得以击贼自效。信安吏人诣使者叩头曰：“辛君人命所悬，不然亦无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讨贼。帝怒，斩使者。大德获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也。祖筠、父祥，并《南史》有传。胄少有逸才，仕陈，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博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帝尝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四日。为五言诗，诏群官诗成者奏之。帝览胄诗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

胄性疏率不伦，自恃才伐，郁郁于官。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所著词赋，多行于世。

兄翱，字元恭。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卒于官。

庾自直，颍川人。父持，《南史》有传。少好学，沈静寡欲。仕陈，历豫章王府外兵参军、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与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中书令江总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诣总，甚敬之。释褐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反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饯送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曰："《曲礼》云：主敬客。《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徽难之曰："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高极尊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

及陈灭，为州博士。秦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涂，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其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又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徽为之序。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复令徽为序。炀帝嗣位，徽与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重之，数相往来。及玄感败，凡所交关，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为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陇头，发病而卒。

隋时有常得志、尹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并有才名，事多遗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记室。及王薨，过故第，为五言诗，辞理悲壮，甚为时人所重。复为《兄弟论》，义理可称。

尹式，河间人。仁寿中，官至汉王记室。汉王阻兵，式自杀。其族人正卿、彦卿亦俱有俊才，名显于世。

刘善经，河间人。历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

祖君彦，见其父珽传。

孔德绍，会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县丞。窦建德署为中书令，专典书檄。及建德败，伏诛。

刘斌，南阳人。祖之遴，《南史》有传。斌颇有词藻，官至信都司功书佐。窦建德署为中书舍人。建德败，复为刘黑闼中书侍郎。与黑闼亡归突厥，不知所终。

论曰：古人之所贵名不朽者，盖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颜之推、虞世基、柳{巧言}、许善心、明克让、刘臻、王贞、虞绰、王胄等，并极南土誉望，又加之以才名，其为贵显，固其宜也。自余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达。及其灵蛇可握，天纲俱顿，并编缃素，咸贯辞林。虽其位可下，其身可杀，千载之外，贵贱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务乎！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二 孝行

长孙虑 乞伏保 孙益德 董洛生 杨引 阎元明 吴悉达 王续生 李显达 仓跋 张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张元 王颁弟頍 杨庆田翼 纽因 刘仕俊 翟普林 华秋 徐孝肃

《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吕览》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纳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唯孝乎！"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然而淳源既往，浇风愈扇，礼义不树，廉让莫修。若乃绾银黄，列钟鼎，立于朝廷之间，非一族也；积龟贝，实仓廪，居于闾巷之内，非一家也。其于爱敬之道，则有未能备焉。哀思之节，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诗人所以思素冠，孔门有以责衣锦也。

且生尽色养之方，终极哀思之地，厥迹多绪，其心一焉。若乃诚达泉鱼，感通鸟兽，事匪常伦，斯盖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树、负土，苟或加人，咸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兴叹，哲后贤宰所宜属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优爵赏以劝其心，存恳诚以诱其进，积岁月以求其终，则今之所谓少者，可以为多矣；古之所谓难者，可以为易矣。

长孙虑等阙稽古之学，无俊伟之才。或任其自然，情无矫饰；或笃于天性，勤其四体。并竭股肱之力，咸尽爱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欢，忘怀轩冕之贵。不言而化，人神通感。虽或位登台辅，爵列王侯，禄积万钟，马迹千驷，死之日曾不得与斯人之徒隶齿。孝之大也，不其然乎。

案《魏书》列赵琰、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元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为《孝感传》，《周书》列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为《孝义传》，《隋书》列陆彦师、田德懋、薛浚、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俊、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为

《孝义传》。今赵琰、李棠、柳桧、杜叔毗、陵彦师、李德饶入别传及其家传，其余并从此编缉，以备《孝行传》云。

长孙虑，代人也。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云："父母忿争，本无余恶，直以谬误，一朝横祸。今母丧未殡，父命旦夕，虑兄弟五人并冲幼。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尚书奏云："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寻情究状，特可矜感。"孝文帝诏特恕其父死罪，以从远流。

乞伏保，高车部人也。父居，献文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赐爵宁国侯。以忠谨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诏命。赐宫人河南宗氏，亡后，赐以宫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岁余，居卒。申抚养伏保，性严肃，捶骂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谨，初无恨色。袭父侯爵，例降为伯。稍迁左中郎将。每请禄赐，在外公私尺丈所用，无不白知。出为鄯善镇将。申年逾八十，伏保手制马车，亲自扶接，申欣然随之。申亡，伏保解官，奉丧还洛。复为长兼南中郎将，卒。

孙益德，乐安人也。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丧过礼，诏遣秘书中散温绍伯奉玺书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诏其宗亲，使相喻奖，勿令有灭性之讥。

杨引，乡郡襄垣人也。三岁丧父，为叔所养。母年九十二终，引年七十五，哀毁过礼。三年服毕，恨不识父，追服斩衰，食粥粗服，誓终身命。经十三年，哀慕不改，为郡县乡闾三百余人上状称美。有司奏宜旌赏，复其一门，树其纯孝。诏别敕集书标扬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员之名。

阎元明，河东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乡闾。太和五年，除北随郡太守。元明以违离亲养，兴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泪丧明。悲号上诉，许归奉养。一见其母，母目便开。刺史吕寿恩列状上闻，诏下州郡，表为孝门，复其租调兵役，令终母年。母亡服终，心丧积载，每忌日，悲动傍邻。昆弟雍和，尊卑谐穆，安贫乐道，白首同归。

又猗氏县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丧父，泣慕十载，奉养其母，孝

著乡邑。而力田积粟，博施不已。

又河东郡人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皇甫奴兄弟，虽沉屈兵伍，而操尚弥高，奉养继亲，甚著恭孝之称。

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吐浑、兄养，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请标异，诏从之。

吴悉达，河东闻喜人也。兄弟三人，年并幼小，父母为人所杀。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余载，闺门和睦，让逸竞劳。虽于俭年，糊饘不继，宾客经过，必倾所有。每守宰殡丧，私办车牛，送终葬所。邻人孤贫窘困者，莫不解衣辍粮，以相赈恤。乡闾五百余人诣州称颂焉。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祇。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有司奏闻，标闾复役，以彰孝义。

时有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魏，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黄门侍郎孙惠蔚闻之，曰："吾于斯人，见廉范之情矣。"于是吊赠尽礼，如旧相识。

王续生，荥阳京县人也。遭继母忧，居丧，杖而后起。乃终礼制，鬓发尽落。有司奏闻，宣武诏标旌门闾，甄其徭役。

李显达，颍川阳翟人也。父丧，水浆不入口七日，鬓发堕落，形体枯悴。六年庐于墓侧，哭不绝声，殆于灭性。州牧高阳王雍以状奏，灵太后诏表其门闾。

仓跋，荥阳京县人也。丧母，水浆不入口五日，吐血数升，居忧毁瘠，见称州里。有司奏闻，孝武帝诏标门闾。

张升，荥阳京县人也。丧父，饮水绝盐，哀毁过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发落殆尽。声闻乡里，盗贼不侵其闾。州表以闻，标其门闾。

王崇，字乾邕，阳夏雍人也。兄弟并以孝称，身勤稼穑，以养二亲。仕梁州镇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后起，鬓发堕落。未及葬，权殡宅西。崇庐于殡所，昼夜哭泣，鸠鸽群至。有一小鸟，素质黑眸，形大于

雀，栖于崇庐，朝夕不去。母丧阕，复丁父忧，哀毁过礼。是年夏，风雹，所经处，禽兽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风雹便止，禾麦十顷，竟无损落。及过崇地，风雹如初。咸称至行所感。崇虽除服，仍居墓侧。于其室前，生草一根，茎叶甚茂，人莫能识。至冬中，复有鸟巢崇屋，乳养三子，毛羽成长，驯而不惊。守令闻之，亲自临视。州以闻奏，标其门闾。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为太平县令。年逾七十，父母丧亡。文恭孝慕罔极，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负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积年不已。见者莫不哀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荆可，河东猗氏人也。性质朴，容止有异于人。能苦身勤力，供养其母，随时甘旨，终无匮乏。母丧，水浆不入口三日，悲号擗踊，绝而后苏者数四。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昼夜悲哭，负土成坟，蓬发不栉，菜食饮水而已。然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大统中，可乡人以可孝行足以劝励风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县表异之。及服终之后，犹若居丧。大冢宰、晋公护闻可孝行，特引见焉。与可言论，时有会于护意。而护亦至孝，其母阎氏，没于敌境，不测存亡。每见可，自伤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后，护犹思其纯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恆给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并有至性，闻于闾里。魏太和中，板白颍州刺史。大统中，板翟郦城郡守。族性至孝，事亲竭力。及父丧，哀毁过礼，每一恸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恆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时珍羞，未尝匮乏。与弟荣先，复相友爱，闺门之中，怡怡如也。寻而其母又没，哭泣无时，唯饮水食菜而已。终丧之后，犹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许年。乡里咸叹异之。其邑人王元达等七十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

荣先亦至孝，遭父丧，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诏褒美其行，赠沧州刺史，以旌厥异。

皇甫遐，字永贤，河东汾阴人也。累世寒微，而乡里称其和睦。遐性纯至，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后遭母丧，乃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复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霁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栉风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识。当

其营墓之初，乃有鸱鸟各一，徘徊悲鸣，不离墓侧，若助遐者，经月余日乃去。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营佛斋焉。郡县表上其状，有诏旌异之。

张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阳郡守。父延俊，仕州郡，累为功曹主簿。并以纯至为乡里所推。元性谦谨，有孝行，微涉经史，然精释典。年六岁，其祖以其夏中热，欲将元就井浴。元固不肯从，谓其贪戏，乃以杖击其头曰："汝何为不肯浴？"元对曰："衣以盖形，为覆其亵。元不能亵露其体于白日之下。"祖异而舍之。

南邻有二杏树，杏熟多落元园中。诸小兒竞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还其主。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元即收而养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为！"将欲更弃之。元对曰："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是以收而养之。"叔父感其言，遂许焉。未几，乃有狗母衔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及元年十六，其祖丧明三年。元恆忧泣，昼夜读佛经，礼拜以祈福祐。后读《药师经》，见"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然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言："天人师乎！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普施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镴疗其祖目，于梦中喜跃，遂即惊觉。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后，祖卧疾再周，元恆随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没，号踊绝而后苏。随其父，水浆不入口三日。乡里咸叹异之。县博士杨轨等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

王颁，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父僧辩，《南史》有传。颁少俶傥，有文武干局。僧辩平侯景，留颁荆州。遇梁元帝为周师所陷，颁因入关。闻其父为陈武帝所杀，号恸而绝，食顷乃苏，哭不绝声，毁瘠骨立。至服阕，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迁汉中太守，寻拜仪同三司。

隋开皇初，以平蛮功，加开府，封蛇丘县公。献取陈之策，上览而异之，召见，言毕歔欷，上为之改容。及大举伐陈，颁自请行。率兵数百人，从韩擒虎先锋夜济，力战被伤。恐不堪复斗，悲感呜咽。夜中睡，梦有人授药，比寤而疮不痛。时人以为孝感。

及陈灭，颁密召父在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或问

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不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陇，斗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桑陈谢，额尽流血，答曰："其为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诸人请具锹锸。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饮之。既而自缚归罪。晋王表其状。文帝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问。有司录其战功，将加柱国，赐物五千段。颁固辞曰："臣缘国威灵，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为国。所加官赏，终不敢当。"帝从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于齐州刺史。

弟頍，字景文。年数岁而江陵亡，同诸兄入关。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昼夜不倦，遂读《左传》、《礼》、《易》、《诗》、《书》，乃叹曰："书无不可读者。"勤学累载，遂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解缀文，善谈话。年三十，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每有议决，多頍所为。性识甄明，精力不倦，好读诸子，遍记异书，以博物称。又晓兵法，益有从横之志，每叹不逢时，常以将相自许。

开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寻令于国子讲授。会帝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頍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帝大奇之，超授国子博士。后坐事解职，配防岭南。

数载，授汉王谅府谘议参军，王甚礼之。时谅见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废黜，潜有异志。頍阴劝谅缮甲兵。及文帝崩，谅遂举兵反，多頍之计也。頍后数进奇策，谅不能用。杨素至蒿泽，将战。頍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从我。"既而兵败，頍将归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谋，不减杨素，但为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禽执，以成竖子之名也。吾死后，汝慎勿过亲故！"于是自杀，瘗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禽。杨素求頍尸得之，斩首，梟于太原。所撰《五经大义》三十卷，有集二十卷，并因兵乱，无复存焉。

杨庆，字伯悦，河间人也。祖玄、父刚，并以至孝知名。庆美容止，性辩慧。年十六，齐国子博士徐遵明见而异之。及长，颇涉书记。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养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带者七旬。及居母忧，哀毁骨立，负土成坟。齐文宣表其门闾，赐帛及绵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禅，屡加褒赏，擢授仪同三司，板平阳太守。卒于家。

田翼，不知何许人也。养母以孝闻。其后母卧疾岁余，翼亲易燥湿，母食则食，母不食则不食。隋开皇中，母患暴痢。翼谓中毒药，遂亲尝秽恶。母终，翼一恸而绝。妻亦不胜哀而死。乡人厚共葬之。

纽因，字孝政，河东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围之合拱，枝叶郁茂，冬夏恆青。有鸟栖上，因举声哭，鸟即悲鸣。时人异之。周武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隋开皇初卒。

子士雄，少质直孝友。丧父，复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阕还宅，死槐复荣。隋文帝闻之，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扬，号其居为累德里。

刘仕俊，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丧，绝而复苏者数矣，勺饮不入口者七日。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列植松柏，虎狼驯扰，为之取食。隋文帝受禅，表其门闾。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亲以孝闻。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养。乡闾谓为楚丘先生。后父母疾，亲易澡湿，不解衣者七旬。大业初，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盛冬不衣缯絮，唯著单缞而已。家有鸟犬，随其在墓，若普林哀临，犬亦悲号，见者嗟异。有二鹊巢其庐前柏树，入庐驯狎，无所惊惧。司隶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阳令。

华秋，汲郡临河人也。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佣赁为养。其母患疾，秋容貌毁悴，鬓须尽改。母终，遂绝栉沐，发尽秃落。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秋辄拜而止之。隋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庐中，匿秋膝下。猎人至庐所，异而免之。自尔，此兔常宿庐中，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具以状闻。降使劳问，而表其门闾。后群盗起，常往来庐之左右，咸相诫曰："勿犯孝子乡。"赖秋全者甚众。

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俭约。事亲以孝闻。虽在幼小，宗党间每有争讼，皆至孝肃所平论，短者无不引咎而退。孝肃早孤，不识父。及长，问其母父状，因画工图其形，构庙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养母至孝，数十年家人未见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肃视易燥湿，忧悴数年，见者莫不悲悼。母终，孝肃茹蔬饮水，盛冬单缞，毁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负土成坟。庐于墓所四十余

载，被发徒跣，遂以终身。

其弟德备终，子处默，又庐于墓侧。弈世称孝焉。

论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则孝始爱敬之方，终极哀思之道，厥亦多绪，其心一焉。若上智禀自然之质，中庸有企及之义，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长孙虑等或出公卿之绪，藉礼教之资；或出茆笪之下，非奖劝所得。并因心乘理，不逾礼教，感通所致，贯之神明。乃有负土成坟，致毁灭性，虽乖先王之典制，亦观过而知仁矣。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三 节义

于什门 段进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娄提 刘渴侯 硃长生 于提 马八龙 门文爱 晁清 刘侯仁 石祖兴 邵洪哲 王荣世 胡小彪 孙道登 李几张安祖 王闾刘业兴 盖俊 郭琰 沓龙超 乙速孤佛保李棠 杜叔毗 刘弘 游元 张须陀 杨善会 卢楚 刘子翊 尧君素 陈孝意 张季珣杜松赟 郭世俊 郎方贵

《易》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盖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为大，方身则轻；生为重矣，比义则轻。然则死有重于太山，贵其理全也；生有轻于鸿毛，重其义全也。故生无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远，则杀身以徇；义重于生，则捐躯而践。龙逢殒命于夏癸，比干竭节于商辛，申蒯断臂于齐庄，弘演纳肝于卫懿，汉之纪信、栾布，晋之向雄、嵇绍，并不惮于危亡，以蹈忠贞之节。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坠。然视彼苟免之徒，贯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几焉。然至临难忘身，见危授命，虽斯文不坠，而行之盖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慈乎。非夫内怀铁石之心，外负陵霜之节，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归者乎！自魏讫隋，年余二百，若乃岁寒见松柏，疾风知劲草，千载之后，懔懔犹生。岂独闻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将来君子，有所庶几。

《魏书》序于什门、段进、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娄提、刘渴侯、硃长生、马八龙、门文爱、晁清、刘侯仁、石祖兴、邵洪哲、王荣世、胡小彪、孙道登、李几、张安祖、王闾以为《节义传》，今又检得郭琰、沓龙超、乙速孤佛保，及《周书孝节传》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齐书》不立此篇，而《隋书》序刘弘、皇甫诞、游元、冯慈明、张须陁、杨善会、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刘子翊、尧君素为《诚节传》。今皇甫诞、冯慈明、独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传，其余并附此篇，又检取《隋书孝义传》郎方贵、郭世俊亦附之，以备《节文传》云。

于什门，代人也。魏明元时为谒者，使喻冯跋。及至和龙，住外不入，使谓跋曰："大魏皇帝有诏，须冯主出受，然后敢入。"跋使人牵逼令入。见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项。什门曰："冯主拜受诏，吾自以宾主致敬，何须苦见逼也？"与跋往复，声气厉然，初不挠屈。既而跋止什门。什门于群众中回身背跋，披裤后裆以辱之。既而拘留，随身衣裳，败坏略尽，虮虱被体。跋遗以衣服，拒而不受。历二十四年。后冯弘上表称

臣，乃送什门归。拜书侍御史。太武下诏褒美，比之苏武，赐羊千口、帛千匹，进为上大夫，策告宗庙，班示天下。

段进，不知何许人也。太武初，为白道守将。蠕蠕大檀入塞，围之，力屈被执。进抗声大骂，遂为贼杀。帝愍之，追赠安北将军，赐爵显美侯，谥曰庄。

石文德，中山蒲阴人也。有行义。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缞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闺门雍睦。

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孟兰强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诏并标榜门闾。

汲固，东郡梁城人也。为兖州从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时式子宪生始满月。式大言于众曰："程婴、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岂殊！"遂便潜还不顾，径来入城，于式妇闺抱宪归藏。及捕者收宪，属有一婢产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寻泄，固乃携宪逃遁，遇赦始归。宪即为固长育，至十余岁，恆呼固夫妇为郎婆。后高祐为兖州刺史，嘉固节义，以为主簿。

王玄威，恆农北陕人也。献文崩，玄威立草庐于州城门外，衰裳蔬粥，哭踊无时。刺史苟颓以事表闻。诏令问状，云："先帝泽被苍生，玄威不胜悲慕，恋心如此，不知礼式。"诏问玄威，欲有所诉，听为表列。玄威云："闻讳悲号，窃谓臣子同例，无所求谒。"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财，设四百人斋会。忌日，又设百僧供。至大除日，诏送白□裤褶一具与玄威释服，下州令表异焉。

娄提，代人也。献文时，为内三郎。献文暴崩，提谓人曰："圣主升遐，安用活为！"遂引佩刀自刺，几死。文明太后诏赐帛二百匹。

时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盗食官马，依制命死。拔寅自诬己杀，兄又云实非弟杀。兄弟争死，辞不能定，孝文昭原之。

刘渴侯，不知何许人也。禀性刚烈。太和中，为徐州后军，以力死战，众寡不敌，遂禽。瞋目大骂，终不降屈，为贼所杀。孝文赠立忠将军、平州刺史、上庸侯，赐绢千匹、谷千斛。

有严季者亦为军校尉，与渴侯同殿，势穷被执，终不降屈。后得逃还，除立节将军，赐爵五等男。

硃长生、于提者，并代人也。孝文时，长生为员外散骑常侍，与提俱使高车。既至，高车王阿伏至罗责长生等拜，长生拒之。阿伏至罗乃不以礼待。长生以金银宝器奉之，至罗既受献，长生曰："为臣内附，宜尽臣礼，何得口云再拜，而实不拜。"呼出帐，命众中拜。阿伏至罗惭其臣下，大怒曰："帐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于大众？"夺长生等献物，内之丛石，兵胁之曰："为我臣则活，不降则杀汝！"长生与于提瞋目厉声责之曰："我为鬼，不为汝臣！"阿伏至罗大怒，绝其饮食。从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罗，乃给以肉酪。长生与提又不从，乃各分徙之。三岁及放还。孝文以长生等守节，远同苏武，拜长生河内太守，提陇西太守，并赐爵五等男，从者皆为令长。

马八龙，武邑武强人也。轻财重义。友人武遂县尹灵哲在军丧亡，八龙闻即奔赴，负尸而归，以家财殡葬，为制缌麻，抚其孤遗，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诏表门闾。

门文爱，汲郡山阳人也。早孤，供养伯父母以孝谨闻。伯父亡，服未终，伯母又亡。文爱居丧持服六年，哀毁骨立。乡人魏仲贤等相与标其孝义。

晁清，辽东人也。祖晖，济州刺史、颍川公。清袭祖爵，例降为伯。为梁城戍将，梁师攻围，粮尽城陷。清抗节不屈，为贼所杀。宣武褒美，赠乐陵太守，谥曰忠。子荣宾袭。

刘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贼虽重加购募，又严其捶挞，侯仁终无漏泄。朏遂免祸。事宁，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诏可。

石祖兴，常山九门人也。太守田文彪、县令和真等丧亡，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营护丧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赐爵二级为上造。后拜宁陵令，卒。吏部尚书李韶奏其节义，请加赠谥，以奖来者，灵太后如所奏。有司谥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阳人也。县令范道荣先自朐城归款，以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羁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明申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

劳。道荣卒得复雪。

又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道荣感其诚节，诉省申闻。诏下州郡，标其里闾。

王荣世，阳平馆陶人也。为三城戍主、方城县子。梁师攻围，力穷，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库，后杀妻妾。及贼陷城，与戍副邓元兴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诏，褒美忠节，进荣世爵为伯，赠齐州刺史；元兴开国子，赠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阴人也。少有武气。正光末，为统军于晋寿。孝昌中，梁将樊文识等寇边。益州刺史邴虬遣长史和安固守小剑，文炽围之。虬命小彪与统军崔珍宝同往防拒。文炽掩袭小彪、珍宝并禽之。文炽攻小剑未陷，乃将珍宝至城下，使谓和安曰："南军强盛，北救不来，岂若归款，取其富贵？"和安命射之，乃退。复逼小彪与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谓安曰："我栅不防，为贼所虏。观其兵士，势不足言，努力坚守，魏行台、傅梁州遣将已至。"贼以刀殴击，言不得终，遂害之。三军无不叹其壮节，哀其死亡。贼寻奔败，禽其次将萧世澄、陈文绪等一十一人。行台魏子建壮其气概，启以世澄购其尸柩，乃获骸骨归葬之。

逊道登，彭城吕县人也。永安初，为梁将韦休等所虏。面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道登厉声唱呼："但当努力，贼无所能！"贼遂屠戮之。

又荆州被围，行台宗灵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晓喻，为贼将所获。执女等巡城，令其改辞。女等大言："天军垂至，坚守莫降。"贼忿，各刳其腹，然后斩首。二州表其节义。道登等并赐五品郡、五等子爵，听子弟承袭，遣使诣所在吊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集。乡里嗟美，标其门闾。

张安祖，河阳人也。袭世爵山北侯。时有元承贵，曾为河阳令。家贫，且赴尚书求选，逢天寒甚，遂冻死路侧。一子年幼，停尸门巷，棺殓无托。安祖悲哭尽礼，买木为棺，手自营作，殓殡周给。朝野嘉叹。尚书闻奏，标其门闾。

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

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并共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

郭琰，字神宝，京槃人也。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孝武帝之居籓邸，琰以通侠被知。及即位，封新丰县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冯翊郡公，授行台尚书、潼关大都督。大统中，齐神武遣大都督窦泰袭恆农。时琰为行台，众少战败，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仙城守力穷，城将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纵此长蛇，而不助顺也？"言发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见之，咸自厉愤。竟为东魏将高敖曹所禽。复谓敖曹曰："天子之臣，乃为贼所执。"敖曹素闻其名，义不杀之，送于并州。见齐神武，言色不屈，见害。

沓龙超，晋寿人也。性尚义侠，少为乡里所重。永熙中，梁将樊文炽来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龙超每出战，辄破之。时攻围既久，粮矢方尽，刺史遣龙超夜出，请援于汉中，遂为文炽所得。许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无援军，宜早降。"乃置龙超于攻楼上。龙超乃告刺史曰："援军数万，近在大寒。"文炽大怒，火炙杀之。至死，辞气不挠。大统二年，诏赠龙骧将军、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骁武，善射。孝武帝时，为直阁将军。从入关，封蒲子县公，并赐弓矢。大统初，梁将兰钦来寇，遂陷汉中。佛保时为都督，统兵力战。知将败，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赐我，岂可令贼得吾弓马乎！"遂斩马及弓，自刎而死。三军莫不壮之。黄门郎赵僧庆时使汉中，闻，乃收运其尸致长安。天子叹感，诏著作录之。

李棠，字长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贵，魏宣武时，官至鲁郡守。有孝行，居父丧，哀戚过礼，遂以毁卒。宣武嘉之，赠勃海相。父元胄，员外散骑侍郎。棠幼孤，好学，有志操。高仲密为北豫州刺史，请棠为掾。仲密将图西附。时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仲密遂与堂谋杀寿兴，率其众据城，遣棠诣关中归款。周文嘉之，封广宗县公，位给事黄门侍郎，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从魏安公尉迟迥伐蜀，棠乃应募喻之。既入成都，萧捻问迥军中委曲，棠不对。捻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义不为尔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父渐，梁边城太守。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仕梁，为宜丰侯萧脩府中直兵参军。周文令大将军达奚武围脩于南郑，脩令叔毗诣阙请和。周文见而礼之。

使未及还，而脩中直兵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武。时叔毗兄君锡为脩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各领部曲。策等忌之，惧不同己，遂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寻讨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复仇，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横罹祸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瓠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请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气，特命舍之。遭母忧，哀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晋公护辟为中外府乐曹参军。累迁陕州刺史。后从卫国公直南讨，军败，为陈人所禽。陈人将降之，叔毗辞色不挠，遂被害。子廉卿。

刘弘，字仲远，彭城丛亭里人也。少好学，有羁检，重节概。仕齐，位西楚州刺史。齐亡，周武帝以为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陈，以行车长史从总管吐万绪度江，加上仪同，封濩泽县公，拜泉州刺史。会高智慧乱，以兵攻州。弘城守，粮尽，煮犀甲腰带及剥树皮食之，一无离叛。贼欲降之，弘抗节弥厉。城陷，为贼所害。文帝闻而嘉叹者久之，赐物二千段。子长信，袭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广平任城人也。父宝藏，位至郡守。元少聪敏。仕周，历寿春令、谯州司马，俱有能名。开皇中，为殿内侍御史。炀帝嗣位，迁尚度支郎。辽东之役，领左骁卫长史，为盖牟道监军，拜朝请大夫，兼书侍御史。宇文述等九军败绩，帝令元主其狱。述时贵幸，势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请属，元不之见。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属请状劾之。帝嘉其公正，赐朝服一袭。后奉使黎阳督运。杨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义责之，遂见困，竟不屈节，见害。帝甚嘉之，赠银青光禄大夫，拜其子仁宗为正议大夫、弋阳郡通守。

张须陀，弘农阌乡人也。性刚烈，有勇略。弱冠从史万岁讨西爨，以功授仪同。后从杨素击平汉王谅，加开府。大业中，为齐郡赞务。会兴辽东之役，岁饥，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须陀曰："如待报至，当委沟壑。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先开仓而后状，帝嘉而不责。

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习兵。须陀独勇决善战，又长抚驭，得士卒心，号为名将。时贼帅王薄北连豆子贼孙宣雅、石祇阇、郝孝德等，众十余万，攻章丘。须陀大破之，露布以闻。帝大悦，优诏褒扬，令使者图画其形容奏之。其年，贼裴长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须陀与战，长才败走。后数旬，贼帅秦君弘、郭方预等园北海，须陀倍道而进，大败

之。司隶刺史裴操之上状，帝遣使劳问之。

十年，贼左孝友屯蹲狗山，须陀列八营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缚来降。其党解象、王良、郑大彪、李脘等众各万计，须陀平之，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俄而贼卢明月众十余万将寇河北，次祝阿。须陀邀击，杀数千人。贼吕明星、师仁泰、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扰济北，须陀击走之。寻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后三十余战，每破走之。转荥阳通守。

时李密说让取洛口仓，遂逼来荥阳。须陀拒之，让惧而退，须陀乘之。密先伏数千人邀击之，须陀败，被围，溃辄出，左右不能尽出，复入救之，往来数四，众皆败。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其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备总父兵。元备时在齐郡，遇贼，竟不果行。

杨善会，字敬仁，弘农华阴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会大业中为鄗令，以清正闻。俄而百姓聚起为盗，善会讨之，往皆克捷。后贼帅张金称屯于县界，善会每挫其锋。炀帝遣将军段达讨金称，善会进计于达，达不能用，军竟败。后进止一以谋之，乃大克。金称复引勃海贼孙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阳而还，善会邀破之。擢拜朝请大夫，清河郡丞。于时山东郡县，陷没相继，能抗贼者，唯善会而已。前后七百余阵，未尝负败。会太仆杨义臣讨金称见败，取善会定策，与金称战，贼乃退走。善会捕斩之，传首行在所。帝赐以尚方甲槊弓剑，进拜清河通守。复从杨义臣斩漳南贼帅高士达，传首江都宫。帝下诏褒扬之。后为窦建德所陷。建德释而礼之，用为贝州刺史。善会肆骂，临之以兵，辞气不挠，乃害之。清河士庶，莫不伤痛。

卢楚，涿郡范阳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学，性鲠急，口秘，言语涩难。大业中，为尚书左司郎。当朝正色，甚为公卿所惮。及帝幸江都，东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纠举，无所回避。越王侗称尊号，以楚为内史令、左备身将军、尚书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与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辅侗。及王世充作乱，兵犯太阳门。武卫将军皇甫无逸斩关逃难，呼楚同去。楚曰："仆与元公有约，若社稷有难，誓以俱死。今舍去不义。"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执之。世充奋袂令斩，于是锋刃交下，支体糜碎。

刘子翊，彭城丛亭里人也。父遍，齐徐州司马。子翊少好学，颇解属文。性刚謇，有吏干。开皇中，为秦州司法参军。因入考，杨素奏为

侍御史。时永宁县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为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曰：

《传》云："继母，同母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服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后者，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者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既等，故心丧不得有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母以义报，等之己生。

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至，此后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毖，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毖在内国，更娶，生子昌。毖死后，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之与前，于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己，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

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杖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如母之情，杖义者为子之义。分定然后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姆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己养己，同之骨血。"基如斯言，子不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因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

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供承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后妻也。”然本父后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妻也。

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后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

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于明世，强媒蘖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

事奏，竟从子翊之议。

历新丰令、大理正，并有能名。擢授书侍御史。每朝廷疑议，子翊为之辩析，多出众人意表。从幸江东。属天下大乱，帝犹不悟。子翊因侍切谏，由是忤旨，令子翊为丹阳留守。

寻遣于上江督运，为贼吴棋子所虏。子翊说之，因以众降。复遣首领贼渡江，遇炀帝被杀，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斩所言者。贼又请以为主，不从。因执至临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于是见害。

尧君素，魏郡汤阴人也。炀帝为晋王时，君素为左右。帝嗣位，累迁鹰扬郎将。大业末，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义师于河东。俄而通引兵南遁，置君素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及通军败，至城下呼之。君素见通，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襟，因说君素早降以取富贵。君素以名义责之曰：“公纵不能远惭主上，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越王侗见而叹息，乃承制拜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劳之。监门直阁庞玉、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前后自东都归义，俱造城下，为陈利害。朝廷又赐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无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谓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祸？”君素曰：“天

下事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济，每言及隋国，未尝不歔欷。常谓将士曰：“吾是藩邸旧臣，至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谷支数年，食尽，足知天下之事。必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头以付诸君。”后颇得江都倾覆消息，又粮尽，男女相食，众心离骇。白虹降于府门，兵器之端，夜皆光见。月余，君素为左右所害。

陈孝意、张季珣、杜松赟，并以诚节显。

孝意，河东人。大业初，为鲁郡司法书佐，郡内号为廉平。太守苏威尝欲杀一囚，孝意固谏，不许。孝意因解衣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谢而遣之，渐加礼敬。及威为纳言，奏孝意为侍御史。后以父忧去职，居丧过礼，有白鹿驯扰其庐，时人以为孝感。寻起授雁门郡丞。在郡菜食斋居，朝夕哀临，每一发声，未尝不绝倒。柴毁骨立，见者哀之。时长吏多赃污，孝意清节弥厉。发奸摘伏，动若有神，吏人称之。

炀帝幸江都，马邑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作乱，前郡丞杨长仁、雁门令王□崔等谋应贼。孝意知之，族灭其家，郡中战栗。俄而武周来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无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诏敕库俯伏涕流，悲动左右。粮尽，为校尉张世伦所杀，以城归武周。

张季珣，京兆人。父祥，少为隋文帝所知，引为丞相参军，累迁并州司马。及汉王谅反，遣其将刘建攻之，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其城西有王母庙，登城望之，再拜号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云起，雨降而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莫不用命。援军至，贼退。以功授开府。后卒于都水监。

季珣少慷慨，有志节。大业末，为鹰扬郎将。所居据箕山为固，与洛口接。及李密陷仓城，遣兵呼之。季珣大骂。密怒，攻之，连年不能克。经三年，资用尽，无薪，彻屋而爨，人皆穴处。季珣抚之，一无离叛。后士卒饥羸，为密所陷。季珣坐□事，颜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贼曳令拜密。季珣曰：“吾虽败军将，犹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贼！”密壮而释之。翟让从求金不得，杀之。

其弟仲琰，为上洛令。及义兵起，城守，部下杀之以归义。

仲琰弟幼琮，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乱，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国难，论者贤之。

杜松赟，北海人也。性刚烈，重名义。为石门府队正。大业末，杨厚来攻北海县，松赟觇贼被执。使谓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归降”，松赟伪许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执，非力屈也。官军大来，贼旦暮禽翦。”贼以刀筑其口，引之去。松赟骂厚曰：“老贼何敢辱贤良！”言未卒，贼断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锐气益倍，北海卒完。优赠朝请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俊，字弘义，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鸟鹊同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幹诣其家劳问。尚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门闾。汉王谅为并州总管，闻而嘉叹，赐其兄弟二十余人衣各一袭。

郎方贵，淮南人也。少有志尚，与从父弟双贵同居。隋开皇中，方贵常于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挝方贵臂折。至家，双贵问知之，恚恨，遂向津，殴杀船人。津者执送之。县以方贵为首，当死，双贵从坐，当流。兄弟争为首坐，县司不能断，送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死。州以状闻。上闻，异之，特原其罪，表其门闾，赐物百段。后为州主簿。

论曰：于什门等或临危不挠，视死如归；或赴险如夷，唯义有所在。其大则光国隆家，其小则损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与河海而争流；峻节所标，共竹柏而俱茂。并蹈履之所致，身没名立，岂徒然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四 循吏

张膺 路邕 阎庆胤 明亮 杜纂 窦瑗 苏淑 张华原 孟业 苏琼 路去病 梁彦光 樊叔略 公孙景茂 辛公义 柳俭郭绚 敬肃 刘旷 王伽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虽为政以德，理实殊涂，百虑一致，在斯而已。《书》云“知人则哲”，又云“无旷庶官”，言非其人为空官也。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乱之朝，多有贪残之吏。嗜欲所召，影响从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盖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御之人焉。自罢侯置守，历年永久，统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宽猛为用，庇人调俗。但廉平常迹，声有难高；适时应务，招响必速。是故搏击为侯，起不旋踵；懦弱贻咎，录用无时。此则已然于前世矣！后之为吏，与世沈浮，叔季浇漓，奸巧多绪，居官莅职，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贤能，以彰惩劝之道。

案魏立《良吏传》有张恂、鹿生、张膺、宋世景、路邕、阎庆胤、明亮、杜纂、裴佗、窦瑗、羊敦、苏淑。齐立《循吏传》有张华原、宋世良、郎基、孟业、崔伯谦、苏琼、房豹、路去病。《周书》不立此篇。隋《循吏传》有梁彦光、樊叔略、赵轨、房恭懿、公孙景茂、辛公义、柳俭、刘旷、王伽、魏德深。其张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谦、房豹、赵轨、房恭懿，各附其家传，其余皆依时代编缉，以备《循吏篇》云。

张膺，不知何许人也。延兴中，为鲁郡太守。履行贞素，妻女樵采自供。孝文深嘉之。迁京兆太守，清白著称，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阳平人也。宣武时，除东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经年俭，日出家粟，赈赐贫窘。灵太后下诏褒美，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稍迁南青州刺史，卒。

阎庆胤，不知何许人也。为东秦州敷城太守。频年饥俭，庆胤岁常以家粟千石，赈恤贫穷，人赖以济。部人阳宝龙一千余人申颂美政。有司以闻，灵太后卒无褒赏。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识干，历员外常侍。延昌中，宣武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帝曰：“九流之

内，人咸君子，卿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亮曰：“今江左未宾，书轨宜一，方为陛下投命前驱，拓定吴会。官爵，陛下之所轻；贱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轻？”因请改授平远将军。帝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乎？”亮乃陈谢而退。除阳平太守。清白爱人，甚有惠政。转汲郡太守，为政如前，举宣远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荣孙，常山九门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时县令齐罗丧亡，无亲属收殓，纂以私财殡葬，由是郡县标其门闾。后居父丧尽礼。郡举孝廉，稍除积弩将军，从征新野。及南阳平，以功赐爵井陉男。赏帛五百匹，数日之中，散之知友，时人称之。历武都、汉阳二郡太守，并以清白为名。明帝初，拜清河内史。性俭约，尤爱贫老，问人疾苦，至有对之泣涕。劝督农桑，亲自检视，勤者赏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谴。吊死问生，甚有恩纪。除东益州刺史，无御边威略，群氐反叛，以失人和徵还。迁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颂纂德政，乞重临郡，诏许之。孝昌中，为葛荣围逼。以郡降，荣以为常山太守。荣灭，卒于家。

纂所历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诬矫。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号为良守。天平中，赠定州刺史。

窦瑗，字世珍，辽西阳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风平陵，汉大将军武曾孙崇为辽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渔阳太守。祖表，冯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冏，举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启以身阶级为父请赠，诏赠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始为御史。后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尔硃荣官，荣留为北道大行台左丞。以拜荣官，赏新昌男。从荣东平葛荣，封容城县伯。瑗乞以容城伯让兄叔珍，诏听以新昌男转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尔硃世隆等立长广王晔为主，南赴洛阳。至东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废之，瑗执鞭独入禁内，奏愿行尧、舜事，晔遂禅广陵。由是除给事黄门侍郎。

孝武帝时，为廷尉卿。及释奠开讲，瑗与温子升、魏季景、李业兴并为擿句。天平中，除广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称。广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见告讼。唯瑗一人，终始全洁。转中山太守，声誉甚美，为吏人所怀。及齐神武班书州郡，称瑗政绩，以为劝励。后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临郡。又为神武丞相府右长史。瑗无军府断割才，不甚称职。又行晋州事。及还鄴，上表曰：“臣伏读《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门。何者？案律：‘子孙

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汉宣云：‘子匿父，孙慝大父母，皆勿论。’盖谓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未必指母杀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杀己之天，复杀子之天，二天顿毁，岂容顿默？此母之罪，义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离。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临时议罪，何用豫制斯条，用为训诫？恐千载之下，谈者喧哗，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论。以臣管见，实所不取。”诏付尚书。三公郎封君义立判云：“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欲何之？既于法无违，于事非害，宣布有司，谓不宜改。”瑗复难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欲何之。’瑗案典律，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隐母之义。既不告母，便是与杀父同。天下可有无父之国，此子独得有所之乎？”事虽停寝。除大宗正卿。宗室及其寒士，相与轻之，瑗案法推正，甚见仇疾。官虽通显，贫窘如初，清尚之操，为时所重。领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赠太仆卿、济州刺史，谥曰明。

苏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寿兴，坐事为阉官，后拜河间太守，赐爵晋阳男。及寿兴将卒，遂冒养淑为子。淑熙平中袭其爵。后除乐陵内史，在郡绥抚，甚有人誉。后谢病乞解，有诏听之，人吏老幼诉乞淑者甚众。后历荥阳、中山二郡太守，卒。

淑清心爱下，所历三郡，皆为吏人所思，当时称为良二千石。武定初，赠卫大将军、都官尚书、瀛州刺史，谥曰懿。齐神武追美清操，与羊敦同见优赏。

张华，原字国满，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为齐神武骠骑府法曹参军，赐爵新城伯，累迁大丞相府属。深被亲待，每号令三军，恆令宣谕意旨。寻除散骑常侍。周文始据雍州，神武使华原入关说焉。周文谓曰：“若能屈骥足于此，当共享富贵；不尔，命悬今日。”华原曰：“殒首而已，不敢闻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东还。寻悔，遣追不及。神武以华原久而不返，每叹惜之，及闻其来，喜见于色。后除相府右长史，迁骠骑大将军、特进，进爵为公，仍徙封新安。后为兖州刺史。华原有干略，达政体。至州，乃广布耳目，以威禁。境内大贼及邻州亡命三百余人，皆诣华原归款。咸抚以恩信，放归田里，于是人怀感附，寇盗寝息。州狱先有系囚千余人，华原科简轻重，随事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数十人。华原各给假五日，曰：“期尽速还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毕至。先是，州境数有猛兽为暴。自

华原临政，州东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兽，咸以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号慕，为树碑立祠，四时祭焉。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子宰均嗣。

孟业，字敬业，钜鹿安国人也。家本寒微，少为州吏，性廉谨。同僚诸人，侵盗官绢，分三十匹与业，拒而不受。行台郎中郭秀相礼接，方欲荐之，会秀卒。

魏彭城王韶，齐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业为典签。长史刘仁之谓业曰："我处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济乎？"未几，仁之入为中书令，临路启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业，愿专任之，余人不可信也。"又与业别，执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后，不自保全，唯正与直，愿君自勉。"业唯有一马，瘦死。韶以业贫，令州府官人，同食马肉，欲令厚相酬偿。业固辞不敢。韶乃戏业曰："卿邀名人也。"对曰："业为典签，州中要职，诸人欲相贿赡，止患无方便耳。今唤食肉，恐致聚敛，有损声名，所以仰违明教。"后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并以马死托肉，为长史裴英起密启。神武有书与韶，大致诮让。业寻被谮，出外行县事。后神武书责韶云："典签姓孟者，极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业亦随还，赠送一无所受。仁之后为西兖州，临别谓吏部郎中崔暹曰："贵州人士，唯有孟业，铨举之次，不可忘也。"暹问业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刘西兖如此钦叹？"业答曰："唯知自修也。"韶为并州刺史，业复为典签，仍兼长史。

齐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为法曹。业形貌短小，及谒见，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后寻业断决处，谓曰："卿断决之明，可谓有过躯貌之用。"补河间王国郎中令。清贫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谓侍中裴英起曰："卿识河间王郎中孟业不？一昨见其国司文案，似是好人。"对曰："昔与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来便是大屈。"除中书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见其羸老，又质性敦朴，无升降之容，加之平缓，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荣以术艺被迎，将入内，业为通名。忽于众中抗声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谷。"帝命推而下之。又令点检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马鞭击业头，至于流血。然亦体其衰老，非力所堪。

皇建二年，累迁东郡太守，以宽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张凝因出使，得麦一茎五穗，其余或三穗四穗共一茎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复有东燕县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茎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间养驴，催买甚切。业曰："吾既为人父母，岂可坐看此急。令宜权出

库钱，贷人取办，后日有罪，吾自当之。”后为宪司所劾。被摄之日，郡人皆泣而随之，迭相吊慰。送业度关者，有数百人，至黎阳郡西，方得辞决。攀援号哭，悲动行路。诣阙诉冤者非一人，敕乃放还。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亲戎，自洛还鄴，道由东郡。业具牛酒，率人吏拜谒路旁，自称：“粪土臣孟业，伏惟圣驾亲行，有征无战，谨上微礼。”便与人吏俱唱万岁，导引前入，帝大嘉之。后除广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东郡时。武平九年，为太中大夫，加卫将军，寻卒。

业志守质素，不尚浮华。为子结婚，为朝肺腑吒罗氏。其子以廕得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参军，乃令作今世服饰绮襦纨袴。吒罗家又恃姻娅，炫曜矜夸。业知而不禁，素望颇贬。

苏琼，字珍之，长乐武强人也。父备，仕魏，至卫尉少卿。琼幼时随父在边，尝谒东荆州刺史曹芝，芝戏问曰：“卿欲官不？”对曰：“设官求人，非人求官。”芝异其对，署为府长流参军。齐文襄以仪同开府，引为刑狱参军，每加勉劳。并州尝有强盗，长流参军张龙推其事，所疑贼徒，并已拷伏，失物家并识认，唯不获盗赃。文襄付琼，更令穷审，乃别推得元景融等十余人，并获赃验。文襄大笑，语前妄引贼者曰：“尔辈若不遇我好参军，几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盗贼，及琼至，奸盗止息。或外境奸非，辄从界中行过者，无不捉送。零陵县人魏双成，住处与畿内武城交错，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宾，列送至郡。一经穷问，知宾非盗，而便放之。双成云：“府君放贼去，百姓牛何处可得？”琼不理其语，密遣访获盗者。从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邻郡富家，将财物寄置界内以避盗。冀州绎幕县人成氏大富，为贼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苏公矣”，贼遂去。平原郡有妖贼刘黑苟，构结徒侣，通于沧海。琼所部人，连接村居，无相染累。邻邑于此伏其德绩。郡中旧贼一百余人，悉充左右，人间善恶及长吏饮人一杯酒，无不即知。

琼性清慎，不发私书。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研虽为债数来，无由启口。其弟子问其故，研曰：“每见府君，径将我入青云间，何由得论地上事。”师徒还归，遂焚责券。郡人赵颖，官至乐陵太守，年余八十，致事归。五月中，得新瓜一双，自来奉。颖恃年老，苦请，遂便为留。乃致于□事梁上，竟不割。人闻受赵颖饷瓜，欲贡新果，至门，问知颖瓜犹在，相顾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对众人谕之曰：“天下难得者

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还同住。

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书。时人指吏曹为学生屋。禁断淫祠，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衷礼。又蚕月预下绵绢度样于部内，其兵赋次第，并立明式。至于调役，事必先办，郡县吏长，恆无十杖稽失。当时州郡，无不遣人至境，访其政术。

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灾，绝食者千余家。琼普集郡中有粟家，自从贷粟，悉以给付饥者。州计户徵租，复欲推其贷粟，纲纪谓琼曰：“虽矜饥馁，恐罪累府君。”琼曰：“一身获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陈状，使检皆免，人户保安。此等相抚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怀之，遂无一人经州。前后四表，列为尤最。遭忧解职，故人赠遗，一无所受。寻起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书辛术曰：“既直且正，名以定体，不虑不申。”初，琼任清河太守，裴献伯为济州刺史。献伯酷于用法，琼恩于养人。房延祐为乐陵郡，过济州。裴问其外声，延祐云：“唯闻太守善，刺史恶。”裴云：“得人誉者非至公。”答云：“若尔，黄霸、袭遂，君之罪人也。”后有敕，州各举清能。裴以前言，恐为琼陷，琼申其枉滞，议者尚其公平。毕仪云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职，理官忌惮，莫敢有违。琼推察务在得情，雪者甚众。寺署台案，始自于琼。迁三公郎中。赵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频告谋反，前后皆付琼推检，事多申雪。尚书崔昂谓琼曰：“若欲立功名，当更思余理。仍数雪反逆，身命何轻？”琼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惭。京师为之语曰：“断决无疑苏珍之。”

皇建中，赐爵安定县男、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级寺忽被盗铜像一百躯。有司徵检，四邻防宿及踪迹所疑，逮系数十人。琼一时放遣，寺僧怨诉不为推贼。琼遣僧，谢曰“但且还寺，得像自送。”尔后十日，抄贼姓名及赃处所，径收掩，悉获实验。贼徒款引，道俗叹伏。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

后为大理卿而齐亡，仕周，为博陵太守。隋开皇初卒。

路去病，阳平人也。风神疏朗，仪表瑰异。齐河清初，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贵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为县宰，以去病为定州饶阳

县令。去病明闲时务，性颇严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为吏人叹伏。武平四年，为成安县令。都下有鄴、临漳、成安三县，辇毂之下，旧号难为。重以政乱时艰，纲纪不立，近臣内戚，请属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势要之徒，虽厮养小人，莫不惮其风格，亦不至嫌恨。自迁鄴以还，三县令政术，去病独为称首。周武平齐，重其能官，与济阴郡守公孙景茂二人不被替代，发诏褒扬。去病后以尉迟迥事。隋大业初，卒于冀氏县令。

梁彦光，字脩芝，安定乌氏人也。祖茂，魏秦、华二州刺史。父显，周荆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兒有风骨，当兴吾宗。"七岁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不得，彦光忧瘁，不知所为。忽于园中见一物，彦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亲属咸异之，以为至孝所感。魏大统末，入学，略涉经史，有规检，造次必以礼。解褐秘书郎。周受禅，迁舍人上士。武帝时，累迁小驭下大夫。母忧去职，毁瘠过礼。未几，起令视事，帝见其毁甚，嗟叹久之。后为御正下大夫，从帝平齐，以功授开府、阳城县公。宣帝即位，拜华州刺史，进封华阴郡公，以阳城公转封一子。后拜柱国、青州刺史。属帝崩，不之官。

隋文帝受禅，以为岐州刺史，兼领宫监，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于州境。上嘉其能，下诏褒美，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以厉清正。后转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安，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政。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从之，复为相州刺史。豪猾者闻彦光自请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孔子庙中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无容者。彦光训喻而遣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吏

人感悦，略无诤讼。卒官，赠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谥曰襄。

子文谦嗣，弘雅有父风。以上柱国世子，例授仪同。历上、饶二州刺史，迁鄱阳太守，称为天下之最。徵拜户部侍郎。辽东之役，领武贲郎将，为卢龙道军副。会杨玄感作乱，其弟武贲郎将玄纵先隶文谦，玄感反问未至而玄纵逃走，文谦不之觉。坐是，配防桂林而卒。

少子文让，初封阳城县公，后为鹰扬郎将。从卫玄击杨玄感于东都，力战而死，赠通议大夫。

樊叔略，陈留人也。父观，仕魏，为南兖州刺史、河阳侯，为高氏所诛。叔略被腐刑，给使殿省。身长九尺，有志气。颇见忌，内不自安，遂奔关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袭爵为侯。大冢宰宇文护执政，引为中尉。渐被委信，兼督内外，位开府仪同三司。护诛，齐王宪引为园苑监。数进兵谋，宪甚奇之。从武帝平齐，以功加上开府，封清乡县公，拜汴州刺史，号为明决。宣帝营建东都，以叔略有巧思，拜营构监。宫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迟迥之乱，镇大梁，以军功拜大将军，复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禅，加位上大将军，进爵安定郡公。在州数年，甚有声称。迁相州刺史，政为当时第一。上降玺书褒美之，赐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为之语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征拜司农卿，吏人莫不流涕，相与立碑颂德。自为司农，凡所种植，叔略别有条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滞，公卿所未能决，叔略辄为评理。虽无学术，有所依据，然师心独见，暗与理合。甚为上所亲委，高颎、杨素礼遇之。叔略虽为司农，往往参督九卿事。性颇豪侈，每食方丈，备水陆。十四年，从祠太山。至洛阳，上令录囚徒。将奏，晨至狱门，于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赠亳州刺史，谥曰襄。

公孙景茂，字元蔚，河间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学，博涉经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迁太常博士，多所损益，时人称为书库。历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齐灭，周武帝闻而召见，与语器之，授济北太守。以母忧去职。开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废，为曹州司马，迁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减俸禄为饘粥汤药，多方振济之，赖全活者千数。上闻嘉之，诏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阳，景茂谒见。时七十七，上命升殿坐。问其年，哀其老，嗟叹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逾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下诏褒美之，加上仪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征，吏人号泣于道。及疾愈，复乞骸骨，又不许。转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单骑巡人，家至户入，阅视

百姓产业。有修理者，于都会时，乃褒扬称述；如有过恶，随即训导，而不彰也。由是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女相从纺织，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其后请致仕，上优诏听之。仁寿中，上明公杨纪出使河北，见景茂神力不衰，还以状奏。于是就拜淄州刺史，赐以马辇，便道之官。前后历职，皆有德政，论者称为良牧。大业初，卒官。年八十七，谥曰康。身死之日，诸州人吏赴丧者数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坟恸哭，野祭而去。

辛公义，陇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庆，青州刺史。公义早孤，为母氏所养，亲授《书》、《传》。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太学生。武帝时，召入露门学，令受道义，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上数嗟异，时辈慕之。建德初，授宣纳中士。从平齐，累迁掌治上士、扫寇将军。隋文帝作相，授内史上士，参掌机要。开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摄内史舍人，赐爵安阳县男。转驾部侍郎，使勾检诸马牧，所获十余万匹。上喜曰："唯我公义，奉国罄心。"

从军平陈，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辇来，安置□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著，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复差，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过疾者，争就使君，其家亲属，固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

后迁并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受领新讼。皆不立文案，遣当直佐僚一人，侧坐讯问。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事，终不还阁。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欲诤讼者，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时山东霖雨，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境内犬牙，独无所损。山出黄银，获之以献，诏水部郎娄崱就公义祷焉，乃闻空中有金石丝竹之响。

仁寿元年，追充扬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僚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属之。公义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扬州，皆无所纵

舍，暕衔之。及炀帝即位，扬州长史王弘入为黄门郎，因言公义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后数岁，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忧，未几起为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从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俭，字道约，河东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华二州刺史。父裕，周闻喜令。俭有局量，立行清苦，为州里所敬，虽至亲昵，无敢狎侮。仕周，历宣纳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禅，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县伯。未几，出为广汉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废。时帝励精思政，妙简良能，出为牧宰。俭以仁明著称，擢拜蓬州刺史。狱讼者庭决遣之，佐吏从容而已，狱无系囚。蜀王秀时镇益州，列上其事。迁邛州刺史。在职十余年，人夷悦服。蜀王秀之得罪也，俭坐与交通，免职。及还乡，妻子衣食不赡，见者咸叹伏焉。炀帝嗣位，征之。于时，多以功臣任职，牧州领郡者，并带戎资，唯俭起自良吏。帝嘉其绩，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俭清节愈励。大业五年，入朝，郡国毕集。帝谓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俭对。帝又问其次，威以涿郡赞务郭绚，颍川赞务敬肃等二人对。帝赐俭帛二百匹，绚、肃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异焉，论者美之。及大业末，盗贼峰起，数被攻逼。俭抚结人夷，卒无离叛，竟以保全。及义兵至长安，尊立恭帝，俭与留守李粲缟素，于州南向恸哭。既而归京师，相国赐俭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将军。岁余，卒于家，时年八十九。

郭绚，河东安邑人，家世寒微。初为尚书令史，后以军功拜仪同，历数州司马、长史，皆有能名。大业初，刑部尚书宇文幹巡省河北，引绚为副。炀帝将有事辽东，以涿郡为冲要，访可任者。闻绚有干局，拜涿郡赞务，吏人悦服。数载，迁为通守，兼领留守。及山东盗起，绚逐捕之，多所克获。时诸郡无复完者，唯涿郡独全。后将兵击窦建德于河间，战死，人吏哭之，数月不息。

敬肃，字敬俭，河东蒲坂人。少以贞介知名，释褐州主簿。开皇初，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马，转幽州长史。仁寿中，为卫州司马，俱有异绩。炀帝嗣位，迁颍川郡赞务。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郡官之状，称肃曰："心如铁石，老而弥笃。"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当涂用事，其邑在颍州，每有书属肃，肃未尝开封，辄令使者持去。述宾客有放纵者，以法绳之，无所宽贷，由是述衔之。八年，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将擢为太守者数矣，辄为述所毁，不行。大业末，乞骸骨，优诏许之。去官之日，家无余财。岁

余，终于家。

刘旷，不知何许人也，性谨厚，每以诚恕应物。开皇初，为平乡令，单骑之官。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诤讼绝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张罗。及去官，吏人无少长号泣，沿路将送，数百里不绝。迁为临颍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颎言状，上召之。及引见，劳之曰："天下县令固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顾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劝人？"于是下优诏，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间章武人也。开皇末，为齐州参军。初无足称，后被州使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次荥阳，悯其辛苦，悉呼而谓之曰："卿辈既犯国刑，亏损名教，身婴缧绁，此其职也。今复重劳援卒，岂独不愧于心哉！"参等辞谢。伽曰："汝等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苦辛，吾欲与汝等脱去，行至京师总集，能不违期不？"皆拜谢曰："必不敢违。"伽于是悉脱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乃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理。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导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晓，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措不用，其何远哉！"于是擢伽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钜鹿人也。祖冲，仕周，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农。父毗，郁林令。德深初为隋文帝挽郎，后历冯翊郡书佐，武阳郡司户、书佐，以能迁贵乡长。为政清静，不严而肃。会兴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时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人不堪命。唯德深一县，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而百姓不扰。于时盗贼群起，武阳诸城，多被沦陷，唯贵乡独全。郡丞元宝藏受诏逐捕盗贼，每战不利，则器械必尽，辄征发于人，动以军法从事，如此者数矣。其邻城营造，皆聚于□事，吏人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各问其所欲，任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恆若无事。唯约束长吏，所修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

最。寻转馆陶长，贵乡吏人闻之，相与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语不成声。及将赴任，倾城送之，号泣之声，道路不绝。

既至馆陶，阖境老幼，皆如见其父母。有猾人员外郎赵君实，与郡丞元宝藏深相交结，前后令长，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县，君实屏处于室，未尝辄敢出门。逃窜之徒，归来如市。贵乡父老，冒涉艰险，诣阙请留德深，有诏许之。馆陶父老，复诣郡相讼，以贵乡文书为诈。郡不能决。会持节使者韦霁、杜整等至，两县诣使讼之，乃断从贵乡。贵乡吏人，歌呼满道，互相称庆；馆陶众庶，合境悲泣，因从而居住者数百家。

宝藏深害其能。会越王侗徵兵于郡，宝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东都。俄而宝藏以武阳归李密，德深所领皆武阳人也，以本土从贼，念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反。人或谓之曰："李密兵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余里，汝必欲归，谁能相禁？何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不忍弃去，岂以道路艰难乎！"其得人心如此。后与贼战，没于阵。贵乡、馆陶人庶，至今怀之。

论曰：为政之道，宽猛相济，犹寒暑迭代，俱成岁功者也。然存夫简久，必藉宽平，大则致鼓腹之欢，小则有息肩之惠。故《诗》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张膺等皆有宽仁之心，至诚待物，化行所属，爱结人心，故得所去见思，所居而化。《诗》所谓"恺悌君子，人之父母"，岂徒然哉！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张赦提赵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荣 元弘嗣 王文同

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罚，教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然教化远而刑罚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专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然则，令之烦苛，吏之严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览前载，有时而用之矣。

昔秦任狱吏，赭衣满道。汉革其风，矫枉过正，禁纲疏阔，遂漏吞舟。故大奸巨猾，犯义悖礼。郅都、宁成之伦，猛气奋发，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时弊。虽乖教义，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书编之《酷吏》。或因余绪，或以微功，遭遇时来，忝窃高位。肆其褊性，多行无礼，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职，莫不懔然。居其下者，视之如蛇虺；过其境者，逃之如寇仇。与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恶。其所笞辱，多在无辜。察其所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奸除猾，殆与郅、宁之伦异乎。君子贱之，故编于《酷吏》。

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齐有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周书》不立此篇。《隋书》有库狄士文、田式、燕荣、赵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检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库狄士文、赵仲卿、崔弘度各从其家传，其余并列于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为秦州刺史，贪酷安忍。部人富炽夺人吕胜胫缠一具，洛侯辄鞭富炽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陇客刺杀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陇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余疮。陇客不堪苦痛，随刀战动。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绝，始斩其首，支解四体，分悬道路。见者无不伤楚叹愕。百姓王元寿等一时反叛。有司纠劾，孝文诏使者于州常刑人处，宣告兵人，然后斩洛侯以谢百姓。

胡泥，代人也。历官至司卫监，赐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惮豪贵。殿中尚书叔孙侯头应内直而阙于一时，泥以法绳之。侯头恃宠，遂与口诤。孝文闻而嘉焉，赐泥衣服一袭，出为幽州刺史，假范阳。以北

平阳尼硕学，遂表荐之。转为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罚酷滥，受纳货贿，徽还戮之。将就法，孝文临太华殿引见，遣侍臣宣诏责之，遂就家赐尽。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农人也。少为沙门，晚乃还俗。真君中，为狄道护军，赐爵安阳男。会永昌王仁随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潜相饷遗，结为兄弟，遂便如亲。颇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诛，元后入宫，得幸于文成，生献文。元后临崩，太后问其亲，因言洪之为兄。与相诀经日，具条列南方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号为献文亲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与洪之相见，叙元后平生故事，计长幼为昆季。以外戚为河内太守，进爵任城侯，威仪一同刺史。河内北连上党，南接武牢，地险人悍，数为劫害，长吏不能禁。洪之至郡，严设科防，募斩贼者，便加重赏，勤劝务本，盗贼止息。诛锄奸党，过为酷虐。后为怀州刺史，封汉郡公，征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领部落反叛，献文亲征，命洪之与侍中、东郡王陆定总统诸军。舆驾至并州，诏洪之为河西都将，讨山胡。皆保险距战，洪之筑垒于石楼南白鸡原以对之。时诸将悉欲进攻，洪之乃开以大信，听其复业。胡人遂降。献文嘉之。迁拜尚书、外都大官。

后为使持节、安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设禁奸之制。有带刃行者，罪与劫同。轻重品格，各有条章。于是大飨州中豪杰长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骑分部覆诸要路，有犯禁者，辄捉送州，宣告斩决。其中枉见杀害者，至有百数。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虽相羁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为道，广十馀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遗之。众羌喜悦，求编课调，所入十倍于常。洪之善御戎夷，颇有威惠，而刻害之声，闻于朝野。

初，洪之微时妻张氏，亦聪强妇人，自贫贱至富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芳从姊，重之，疏张氏。亦多所产育。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两宅母子，往来如仇。及莅西州，以刘自随。

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纳。时孝文始建禄制，法禁严峻，遂锁洪之赴京，亲临太华，庭集群臣数之。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病炙疗，艾炷围将二寸，首足十馀处，一时俱下，言笑自若，接宾不辍。及临尽，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叹良久，乃卧而引药。

始洪之托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后，孝文乃稍对百官辩其诬假。而诸李犹善相视，恩纪如亲。洪之始见元后，计年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长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数延携之宴饮。醉酣之后，时或言及本末，洪之则起而加敬，笑语自若。富贵赫奕，舅戚之家。遂弃宗，专附珍之等。后颇存振本属，而犹不显然。刘氏四子。

长子神，少有胆略，以气尚为名。以军功封长乐县男，累迁平东将军、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寻正加抚军。葛荣尽锐攻之，久不能克。会葛荣见禽，以功进爵为公。元颢入洛，庄帝北巡，以神为侍中。又除殿中尚书，仍行相州事。车驾还宫，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赠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齐受禅，例降。

张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规画。初为武卉中郎。时京畿盗魁，首称豹子、彪子，并善弓马，于灵丘、应门间聚为劫害。至乃斩人首，射其口，刺人脐，引肠绕树而共射之，以为戏笑。其暴酷如此。军骑掩捕，久弗能获，行者患焉。赦提为逐贼军将，未几而获彪子、豹子及其党与，尽送京师，斩于阙下，自是清静。其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隘险，多止亡命，与之为劫。献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党，相率寇盗。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为游徼军将，前后擒获，杀之略尽。因此，滥有屠害，尤为忍酷。既资前称，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厉约，遂有清称。后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命僧尼因事通请，贪虐流闻。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真香验案其罪，赦提惧死欲逃。其妻姑为太尉、东阳王丕妻，恃丕亲贵，自许诣丕申诉求助，谓赦提曰："当为诉理，幸得申雪，愿宽忧，不为异计。"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陈列：真香昔尝因假而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令台使止挟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过极，横以无辜，证成诬罪。执事恐有不尽，使驾部令赵秦州重往究讯，事状如前，处赦提大辟。孝文诏赐死于第。将就尽，命妻而责之曰："贪浊秽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祸，九泉之下，当为仇仇矣。"

又有华山太守赵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宪度，威虐任情，至乃手击吏人，僚属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纳之轨物。辄禁止在州。"诏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钦，本云清河东武城人也，世家于荥阳、颍川之间。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势家。初以秀才累迁南衮州刺史，盗用

官瓦，赃污狼籍，为御史中尉李平所纠，免官。后行豫州事，寻即真。遣子析户，分隶三县，广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苇，侵盗公私，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免官。后累迁瀛州刺史。贪暴安忍，人庶患之。尝出猎州北，单骑至人村，有汲水妇人，暹令饮马，因问曰："崔瀛州何如？"妇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癞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称职，被解还京。武川镇反，诏暹为都督，李崇讨之。违崇节度，为贼所败，单骑潜还。禁于廷尉，以女妓园田货元叉获免。建义初，遇害于河阴。赠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县公。

子瓒，字祖珍，位兼尚书左丞，卒。瓒妻，庄帝姊也，后封襄城长公主，故特赠瓒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袭祖爵。

邸珍，字安宝，本中山上曲阳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镇。孝昌中，六镇兵起，珍遂从杜洛周贼。洛周为葛荣所吞，珍入荣军。荣为尔硃荣所破，珍与其余党，俱徙并州。从齐神武出山东。神武起义信都，拜珍长史，封上曲县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无厌，大为州人所疾苦。后兼尚书右仆射、大行台，节度诸军事，击梁州将成景携等，解东行围，回军彭城。珍御下残酷，士众离心，至于土人豪族，遇之无礼，遂为州人所害。后赠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显标，冯翊下邽人也。祖安兴、父长乐，仕魏，俱为本郡太守。式性刚果，多武艺，拳勇绝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严猛，吏人重足而立，无敢违法。迁本郡太守，亲故屏迹，请托不行。周武帝闻而善之，进位仪同三司，赐爵信都县公，擢拜延州刺史。从平齐，以功授上开府，徙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县公。后从韦孝宽讨尉迟迥，以功拜大将军，进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禅，拜襄州总管。专以立威为务，每视事于外，必盛气以待之。其下官属，股栗无敢仰视。有犯禁者，虽至亲昵，无所容贷。其女婿京兆杜宁自长安省之，式诫宁无出外。宁久之不得还，窃上北楼，以暢羁思。式知之，杖宁五十。其所爱奴，尝诣式白事，有虫上其衣衿，挥袖拂去之，式以为慢己，立棒杀之。或僚吏奸赃，部内劫盗者，无问轻重，悉禁地阱中，寝处粪秽，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赦书到州，式未暇省读，先召狱卒杀重囚，然后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为上所谴，除名。式惭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辄怒，唯侍僮二人，给使左右。从家中索椒，欲自杀，家人不与。阴遣侍僮诣市买毒药，妻子又夺弃之。式恚卧，其子信时为仪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无大过，比见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复外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于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于门。上知之，以式为罪己之深，复其官爵，寻拜广州总管，

卒官。

燕荣，字贵公，华阴弘农人也。父侃，周大将军荣性刚严，有武艺。仕周，为内侍上士。从武帝伐齐，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封高邑县公。隋文帝受禅，进位大将军，进封落丛郡公，拜晋州刺史。寻从河间王弘击突厥，以功拜上柱国，迁青州总管。在州，选绝有力者为伍伯。吏人过之者，必加诘问，辄楚挞之，创多见骨。奸盗屏迹，境内肃然。他州县人经其界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后因入朝觐，特加恩遇。荣以母老，请每岁入朝，上许之。

伐陈之役，以为行军总管，率水军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阳，吴人共立萧瓛，为宇文述所败，退保包山。荣率精甲蹑之，瓛败走，为荣所执。事平，检校扬州总管。寻征为武候将军，后除幽州总管。

荣性严酷，有威容，长吏见者，莫不惶惧自失。范阳卢氏，世为著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动至千数，流血盈前，饮啖自若。尝按部，道次见丛荆，堪为笞箠，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咎，荣曰：’后有罪，当免。”及后犯细过，将挝之，人曰：“前日被杖，许有罪宥之。”荣曰：“无过尚尔，况有过邪！”榜捶如旧。荣每巡省管内，闻人吏妻有美色，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时元弘嗣除幽州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监纳仓粟，飏得一糠一秕，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付狱，禁绝其粮。弘嗣饥，抽衣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考功侍郎刘士龙驰驿鞫问，奏荣毒虐，又赃秽狼籍，遂征还京，赐死。先是，荣家寝室无故有蛆数斛从地坟出。未几，荣死于蛆出之处。有子询。

元弘嗣，河南洛阳人也。祖刚，魏渔阳王。父经，周渔阳郡公。弘嗣少袭爵，十八为左亲卫。开皇元年，从晋王平陈，以功授上仪同。后除观州长史，以严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转幽州。时总管燕荣肆虐于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荣诛，弘嗣为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窍。无敢隐情，奸伪屏息。仁寿末，授木工监，修营东都。大业初，炀帝潜有辽东意，遣弘嗣于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当作，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无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寻迁黄门侍郎，转殿中少监。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后奴贼寇陇西，诏弘嗣击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谋应玄感，代王侑遣执送行在所。以无反释。帝疑之，除名

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观。

王文同，京兆频阳人也。性明辩，有干用。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授桂州司马。炀帝嗣位，为光禄少卿。以忤旨，出为恆山郡赞务。有一人豪猾，每持长吏长短，前后守令咸惮之。文同下车，闻其名而数之。因令剡木为大橛，埋之于庭，出尺馀，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于木橛上，缚四支于小橛，以棒打其背，应时溃烂。郡中大骇，吏人慑气。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之。北至河间，召郡官人。小有迟违者，辄覆面于地而捶杀之。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诸郡惊骇，各奏其事。帝闻大怒，遣使者违奚善意驰锁之，斩于河间，以谢百姓。仇人剖其棺，脔其肉啖之，斯须咸尽。

论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进，或以严酷显。故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为恶不同，同归于酷，肆其毒螫，多行残忍。贱人肌肤，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长恶不悛，鲜有不及。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俱殒，异术皆毙，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矣。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六 隐逸

眭夸 冯亮 郑修 崔廓子赜 徐则 张文诩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裔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矫以教义之风。而肥遁不归，代有其人矣。故《易》称“遁世无闷”，“不事王侯”。《诗》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礼》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虽出处殊途，语默异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

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坚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也。

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

案《魏书》列眭夸、冯亮、李谧、郑脩为《逸士传》。《隋书》列李士谦、崔廓、廓子赜、徐则、张文诩为《隐逸传》。今以李谧、士谦附其家传，其余并编附篇，以备《隐逸传》云。

眭夸，一名旭，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没石勒，为徐州刺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好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经留数日，唯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

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将别。”桃简，浩小名。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书。及浩没，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妇父巨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礼，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及卒，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梁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静，后隐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时展觐。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宣武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许。又欲使衣帻入见，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法。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工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宣武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视嵩山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宣武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嵩高道场寺，数日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

遗诫兄子综，殓以衣蒨，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灰烬处，起佛塔经藏。初、亮以盛冬丧，连日骤雪，穷山荒涧，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有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唯风蒨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于岐南凡谷中，依岩结宇，不交世俗，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征不至。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修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申表荐修，明帝诏付雍州刺史萧

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齐燕州司马。廓少孤贫，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初为里佐，屡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不应辟命。与赵郡李士谦为忘言友，时称崔、李。士谦死，廓哭之恸，为之作传，输之秘府。士谦妻卢氏寡居，每家事，辄令人谘廓取定。廓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文多不载。隋大业中，终于家。

子赜，字祖浚，七岁能属文。容貌短小，有口辩。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乐，授校书郎，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雅重之。母忧去职，性至孝，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后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每更日来往二王之第。及河南为晋王，转记室参军，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遗赜书曰：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窃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箧，似陟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閤。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蹑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

赜答曰：

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恆，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管辂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吴札之论《周颂》，讵尽揄扬；郢客之奏《阳春》，谁能赴节？伏惟令王殿下，禀润天潢，承辉日观，雅道迈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汉则马迁、萧望，晋则裴楷、张华。鸡树腾声，鹓池播美，望我清尘，悠然路绝。

祖浚燕南赘客，河朔惰游，本无意于希颜，岂有心于慕蔺。未尝聚萤映雪，悬头刺股。读《论》唯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况复桑榆渐暮，藜藿屡空，举烛无成，穿杨尽弃。但以燕求马首，薛养鸡鸣，谬齿鸿仪，虚班骥ⅠZ。挟太山而超海，比报德而非难；堙昆仑以为池，

匹酬恩而反易。

忽属周桐锡瑞，唐水承家，门有将相，树宜桃李。真龙将下，谁好有名；滥吹先逃，何须别听。但慈旨抑扬，损上益下，江海所以称王，丘陵为之不逮。曹植傥豫闻高论，则不殒令名；杨脩若窃在下风，亦讵亏淳德。无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以闻。

豫章得书，赍米五十石，并衣服、钱帛。时晋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东宫，除太子斋帅，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归于家。后征起居舍人。

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四寸，著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赜答曰："谨案：汉文帝已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见，臣敢称庆。"因再拜，百官毕贺。天子大悦，赐缣二百匹。从驾往太山，诏问赜曰："何处有羊肠坂？"赜答曰："臣案《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帝曰："是也。"因谓牛弘曰："崔祖浚所谓问一知二。"

五年，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演为六百卷。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辽东之役，授鹰扬长史。置辽东郡县名，皆赜之议也。奉诏作《东征记》。九年，除越王长史。于时山东盗贼蜂起，帝令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百余人。十二年，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为著作郎，称疾不起。在路发疾，卒于彭城，年六十九。

赜与河南元善、河东柳{巧言}、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琊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徐则，东海郯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论议，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吾其为宾乎！"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者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中，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粒

养性，所资唯松水而已，虽隆冬冱寒，不服绵絮。太傅徐陵为之刊山立颂。

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闻其名，手书召之曰："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晓义理，颇味法门。悦性冲玄，恬神虚白，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虽复藏名台岳，犹且腾实江、淮。藉甚嘉猷，有劳寤寐。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人，梦想岩穴。霜风已冷，海气将寒，偃息茂林，道体休悫。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籓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东帛，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伫望披云。"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不征。"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待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不变。晋王下书曰："天台真隐东海徐先生，虚确居宗，冲玄成德，齐物处外，检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饵□，栖隐灵岳，五十余年。卓矣仙才，飘然腾气，千寻万顷，莫测其涯。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远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缘。至止甫尔，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经方所谓尸解地仙者哉。诚复师礼未申，而心许有在，虽忘怛化，犹怆于怀。丧事所资，随须供给。霓裳羽盖，既且腾云；空椁余衣，讵藉坟垄？但杖舄在尔，可同俗法。宜遣使人，送还天台定葬。"

是时，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见则徒步，云得放还。至其旧居，取经书道法，分遣弟子，仍令净扫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须臾尸柩至，知其灵化，时年八十二。晋王闻而益异之，赠物千段，遣画工图其状，令柳{巧言}为之赞。

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道，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

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文诩博览群书，特精《三礼》。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硕学之士，文诩时游太学，博士房晖远等莫不推伏之。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恆执弟子之礼，以所乘马就学邀屈。文诩遂每牵马步进，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仆射苏威闻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固辞。仁寿末，学废，

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文诩慰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说之，始为远近所悉。邻家筑墙，心有不直，文诩因毁旧堵以应之。文诩常有腰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刀所伤，至于顿伏床枕。医者叩头请罪。文诩遽遣之，因为隐，谓妻子曰："吾昨风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类也。州县以其贫素，将加赈恤，辄辞不受。尝闲居无事，从容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自乐，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终于家，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眭夸忘怀缨冕，毕志丘园，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或不教而劝，虚往实归，非有自然纯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诩见伤无愠，徐则志在沈冥，不可亲疏，莫能贵贱，皆可谓抱朴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遂以肥遁见称；祖浚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构。父子虽动静殊方，其于成名一也，美哉！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七 艺术上

晁崇 张深 殷绍 王早 耿玄 刘灵助沙门灵远 李顺兴檀特师 由吾 道荣 张远游 颜恶头 王春 信都芳 宋景业 许遵麴绍 吴遵世赵辅和 皇甫玉 解法选 魏宁 綦母怀文 张子信 陆法和蒋升 强练 庾季才子质 卢太翼 耿询 来和 萧吉 杨伯丑 临孝恭 刘祐 张胄玄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辨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人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来久矣。昔之言阴阳者，则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韦；晓音律者，则师旷、师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则史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论相术，则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举、许负；语医巫则文摯、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莫不探灵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济时，或隐身以利物，深不可测，固无得而称矣。近古涉乎斯术者，鲜有存夫贞一，多肆其淫僻，厚诬天道。或变乱阴阳，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荧惑人心。遂令时俗妖讹，不获返其真性，身罹灾毒，莫得寿终而死。艺成而下，意在兹乎！

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咸相祖述。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于游心艺术，亦为多矣。在魏，则叙晁崇、张深、殷绍、王早、耿玄、刘灵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显、崔彧、蒋少游，以为《术艺传》；在齐，则有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为《方伎传》；在周，则有冀俊、蒋升、姚僧垣、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以为《艺术传》；在隋，则有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玄、许智藏、万宝常为《艺术传》。今检江式、崔彧、冀俊、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别传。又检得沙门灵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以陆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备《艺术传》。前代著述，皆混而书之。但道苟不同，则其流异。今各因其事，以类区分。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业，辽东襄平人也。善天文术数，为慕容垂太史郎。从慕容宝败于参合，为道武所获。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迁

中书侍郎，令如故。天兴五年，月晕左角，崇奏，占为角虫将死。帝既克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诸军焚车而反。牛果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辩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语，为黄门侍郎。懿好矜容仪，被服僭度，言音类帝，左右每闻其声，莫不惊悚。帝知而恶之。后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兴。及兴寇平阳，帝以奴言为实，执崇兄弟，并赐死。

张深，不知何许人也。明占候。自云，尝事苻坚，坚欲征晋，深劝不行，坚不从，果败。又仕姚兴为灵台令，姚泓灭，入赫连昌。昌复以深及徐辩对为太史令。统万平，深、辩俱见获，以深为太史令。神□二年，将讨蠕蠕，深、辩皆谓不宜行，与崔浩争于太武前。深专守常占，而不能钩深赜远，故不及浩。后为骠骑军谋祭酒，著《观象赋》，其言星文甚备，文多不载。

又明元时，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系冀州狱。别驾崔隆宗就禁慰问之，路曰："昨夜驿马星流，计赦须臾应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又道武、明元时，太史令王亮、苏垣，太武时，破和龙得冯弘太史令闵盛，孝文时，太史赵樊生，并知天文。后太史令赵胜、赵翼、赵洪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二族，世业天文。又永安中，诏以恆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验，特除中散大夫。

永熙中，诏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胡世荣、太史令张宠、赵洪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在门下外省，校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集五十五卷。后集诸家撮要，前后所上杂占，以类相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图，合为七十五卷。

僧化，东莞人也。识星分，案文占以言灾异，时有所中。普泰中，尔硃兆恶其多言，遂系于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关，遂罢。元象中，死于晋阳。

殷绍，长乐人也。达《九章》、《七曜》。太武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舆》，表言："以姚氏之时，行学伊川，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

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将臣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以此经文，传授于臣。山神禁严，不得赍出。寻究经年，粗举纲要。山居险难，无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维鹑火，感物怀归。自尔至今，二十五载。臣前在东宫，以状奏闻，奉被景穆皇帝圣诏，敕臣撰录，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谨审先所见《四序经》文，抄撮要略，当世所须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贵贱等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毕备。未及内呈，先帝晏驾。依先撰录，谨以上闻。”共《四序堪舆》遂大行于世。

其从子玖，亦以学术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时有东莞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克明晨会宗族，当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取七人，令一人为行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平旦，当有十人相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将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男五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赵氏竟免。

后早与客清晨立于门内，遇有卒风振树，早语客曰：“依法当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时，有两匹马，一白一赤，从西南来，至即取我，逼我不听与妻子别。”语讫便入，召家人邻里辞别，仍沐浴带书囊，日中出门候使。如期，果有马一白一赤，从州而至，即促早上马，遂诣行宫。时太武围凉州未拔，故许彦荐之。早，彦师也。及至，诏问何时当克此城。早对曰：“陛下但移据西北角，三日内必克。”帝从之，如期而克。舆驾还都，久不雨，帝问早。早曰：“今日申时必大雨。”比至未，犹无片云，帝召早诘之。早曰：“愿更少时。”至申时，云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辞，乞归乡里。诏许之，遂终于家。或言许彦以其术胜，恐终纺己，谲令归之耳。

耿玄，钜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

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而性不和俗，时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则拒而不许。每云："今既贵矣，何所求而复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严切，王公闻之，莫不惊悚而退。故玄多见憎忿，不为贵胜所亲。官止钜鹿太守。

刘灵助，燕郡人也。师事范阳刘弁，而粗疏无赖。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后事尔硃荣，荣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建义初，荣于河阴害王公卿士。时奉车都尉卢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宫，灵助以其州里，卫护之。由是朝士与诸卢相随免害者数十人。荣入京师，超拜光禄大夫，封长子县公。从上党王元天穆讨邢杲。

元颢入洛，天穆度河，会尔硃荣于太行。及将攻河内，令灵助筮之。灵助曰："未时必克。"时已向中，士众疲怠，灵助曰："时将至矣！"荣鼓之，即便克陷。及至北中，荣攻城不获。以时盛暑，议欲且还，以待秋凉。庄帝诏灵助筮之。灵助曰："必破，十八九间。"果如言。车驾还宫，进爵燕郡公，赠其父僧安为幽州刺史。寻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人。北还，与都督侯深等讨葛荣余党韩娄，灭之于蓟。仍厘州务，又为幽、并、营、安四州行台。及尔硃荣死，庄帝幽崩，灵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谓方术堪能动众，又以尔硃有诛灭之兆，遂自号燕王、大行台，为庄帝举义兵。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鸟村。"遂刻氈为人象，书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法，人多信之。时西河人纥豆陵步藩，举兵逼晋阳，尔硃兆频战不利。故灵助唱言："尔硃自然当灭，不须我兵。"由是幽、瀛、沧、冀人悉从之。从之者，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众至博陵之安国城，与叱列延庆、侯深，尔硃羽生等战。战败被禽，斩于定州，传首洛阳，支分其体。

初，灵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尔硃亦必灭。"及将战，灵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弃之地，云："此何知！"寻见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齐神武以明年闰三月，灭兆等于韩陵山。永熙二年，赠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曰恭。

时又有沙门灵远者，不知何许人，有道术。尝言尔硃荣成败，预知其时。又言代魏者齐。葛荣闻之，故自号齐。及齐神武至信都，灵远与勃海李嵩来谒。神武待灵远以殊礼，问其天文人事。对曰："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勃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灵远后罢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顺兴，京兆杜陵人也。年十余，乍愚乍智，时莫识之。其言未来事，时有中者。盛冬单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尝为斋，方食，器用不周。顺兴言："昆明池中有大荷叶，可取盛饼食。"其所居去池十数里，日不移影，顺兴负荷叶而归，脚犹泥，举坐惊异。后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忆者，不过数日，辄至其家。号为李练。好饮酒，但不至醉。贵贱并敬之。得人所施，辄散乞贫人。

萧宝夤反，召顺兴问曰："朕王可几年？"对曰："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宝夤败，裁百日也。有侯终德者，宝夤之党。宝夤败后，收集反者。顺兴称其必败，德乃棒杀顺兴，置城隍中。顷之，起活如初。后贺拔岳北征，顺兴与魏收书，上为毛鸿宾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贵还。顺兴从后提一河东酒缸，以绳系之，于城巷牵行。俄而蒲坂降。又无何，至太傅梁览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后览于赵崔反，通使东魏，事泄被诛，览以衣倒覆，果如顺兴之形。周文尝至温泉，顺兴求乞温泉东间骊山下二亩地，周文曰："李练用此何为？"对曰："有用。"未几，至温汤遇患，卒于其地。

初，大统十三年，顺兴谓周文曰："可于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状。"周文曰："何为？"答曰："令笑破蠕蠕。"时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国灭，周文忆语，遂作顺兴象于老君侧。

檀特师者，名惠丰，身为比丘，不知何处人。饮酒啖肉，语默无常，逆论来事，后皆如言。居于凉州，宇文仲和为刺史，请之至州内，历观厩库。乃云："何意畜他官马官物！"仲和怒，不听住凉州。未几，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独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资财没官。周文遣书召之，檀特发至岐州，会齐神武来寇玉壁，檀特曰："狗岂能至龙门也？"神武果不至龙门而还。侯景未叛东魏之前，忽捉一杖，杖头刻为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牵挽之。俄而景启降，寻复背叛，人皆以为验。

至大统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惊问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复取一白绢帽著之，左右复问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几，丞相夫人薨。后又著白绢帽，左右复问之。云："汝不著，王亦著也。"寻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验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荣，琅琊沐阳人也。少为道士，入长白山、太山，又游燕、赵间。闻晋阳有人大明法术，乃寻之。是人为人家佣力，无名者，久求

访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阴阳历数、天文药性，无不通解。以道荣好尚，乃悉授之。岁余，是人谓荣云：“我本恆岳仙人，有少罪过，为天官所谪。今限满将归，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长，桥坏，船渡艰难。是人乃临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绝。俄顷，水积将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荣见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长，此人遂能浮过。”共惊异之。如此法，道荣所不得也。

道荣仍归本郡，隐于琅邪山中，辟谷饵松□茯苓，求长生之秘。又善洞视，萧轨等之败于江南，其日，道荣言之如目见。其后乡人从役得归者，勘问败时形势，与道荣所说符同。寻为文宣追往晋阳，道荣恆野宿，不入逆旅。至辽阳山中，夜初马惊，有猛兽去马止十余步，所追人及防援者并惊怖将走。道荣徐以杖画地成火坑，猛兽遽走。道荣至晋阳，文宣见之甚悦。后归乡里。隋开皇初，备礼征辟，授上仪同三司、谏议大夫、沐阳县公。从晋王平陈还，苦辞归。至乡卒，年八十五。

又有张远游者，文宣时，令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贪人间作乐，不能飞上天，待临死时取服。”

颜恶头，章武郡人也。妙于《易》筮。游州市观卜，有妇人负囊粟来卜，历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恶头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为卜？”恶头因筮之，曰：“登高临下水泂泂，唯闻人声不见形。”妇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闻胎声，故卜。”恶头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诣卜者乃惊服曰：“是颜生邪？”相与具羊酒谢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诣恶头求卜，遇《兑》之《履》。恶头占曰：“君卜父，父已亡，当上天，闻哭声，忽复苏，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鸡鸣时气尽，举家大哭。父忽惊寤云：‘我死，有三尺人来迎，欲升天，闻哭声，遂坠地。’”恶头曰：“更三日，当永去。”果如言。人问其故，恶头曰：“《兑》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宫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见宗庙爻发，故知死。变见生气，故知苏。《兑》为口，主音声，故知哭。《兑》变为《乾》，《乾》天也，故升天。《兑》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宫鬼墓，未后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复死。”恶头又语人曰：“长乐王某年某月某日当为天子。”有人姓张，闻其言，数以宝物献之，豫乞东益州刺史。及期，果为天子，擢张用之。恶头自言厄在彭城。后游东都，逢彭城王尔硃仲远将伐齐神武于鄴，召恶头令筮。恶头野生，不知避忌，高声言：“大恶。”仲远怒其沮众，斩之。

王春，河东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阴阳风角，齐神武引为馆

客。韩陵之战，四面受敌，从寅至午，三合三离，将士皆惧。神武将退军，春叩马谏曰：“比至未时，必当大捷。”遽缚其子诣军门为质，若不胜请斩之。贼果大败。后从征讨，恆令占卜，其言多中。位东徐州刺史，赐爵安夷县公。卒，赠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人也。少明算术，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坠坑坎。常语人云：“算历玄妙，机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闻雷霆之声也。”其用心如此。后为安丰王延明召入宾馆。有江南人祖□恆者，先于边境被获，在延明家，旧明算历，而不为王所待。芳谏王礼遇之。□恆后还，留诸法授芳，由是弥复精密。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

后隐于并州乐平之东山，太守慕容保乐闻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见焉。于是保乐弟绍宗荐之于齐神武，为馆客，授中外府田曹参军。芳性清俭质朴，不与物和。绍宗给其羸马，不肯乘骑；夜遣婢侍以试之，芳忿呼殴击，不听近己。狷介自守，无求于物。后亦注重差、勾股，复撰《史宗》。

芳精专不已，又多所窥涉。丞相仓曹祖珽谓芳曰：“律管吹灰，术甚微妙，绝来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试思之。”芳留意十数日，便报珽云：“吾得之矣，然终须河内葭莩灰。”祖对试之，无验。后得河内灰，用术，应节便飞，余灰即不动也。为时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绝。

又著《乐书》、《遁甲经》、《四术周髀宗》。其序曰：“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杨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难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浑算精微，术机万首，故约本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术周髀宗》。”

又上党李业兴撰新历，自以为长于赵匪女、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难业兴五阙。又私撰历书，名曰《灵宪历》，算月频大频小，食必以朔，证据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为此法，而不能精。《灵宪》若成，

必当百代无异议者。”书未成而卒。

宋景业，广宗人也。明《周易》，为阴阳纬候之学，兼明历数。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齐文宣作相，在晋阳。景业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览图》曰：‘《鼎》，五月，圣人君，天与延年齿，东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谨案：东北水，谓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时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并劝文宣应天受禅，乃之鄴。至平城都，诸大臣沮计，将还。贺拔仁等又云：“宋景业误王，宜斩之以谢天下。”帝曰：“宋景业当为帝王师，何可杀也？”还至并州，文宣令景业筮，遇《乾》之《鼎》。景业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顺天受禅。”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景业曰：“此乃大吉，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帝大悦。天保初，封长城县子，受诏撰《天保历》，李广为之序。

许遵，高阳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齐神武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诞，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阴之役，遵谓李业兴曰：“贼为水陈，我为火陈，水胜火，我必败。”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为开府记室。岳后将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后凶，宜辞疾勿去。”岳曰：“势不免去，正当与君同行。”遵曰：“遵好与生人相随，不欲与死人同路。”岳强给其马以行。至都，寻丧。三台初成，文宣宴会尚书以上，三日不出。许遵妻季氏忧之，以问遵。遵曰：“明日当得三百匹绢。”季氏曰：“若然，当奉三束。遵曰：“不满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无道日盛，遵语人曰：“多折算来，吾筮此狂夫何时得死。”于是布算满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见。”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晖，亦学术数。遵谓曰：“汝聪明不及我，不劳多学。”唯授以妇人产法，豫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武成时，以此数获赏焉。

又有荥阳麴绍者，亦善占。侯景欲试之，使与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绍曰：“青牛先起。”景问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绍曰：“火将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绍言。

吴遵世，字季绪，勃海人也。少学《易》。入恆山，忽见一老翁，授之开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后出游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将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后喜。”帝

曰："喜在何时？"遵世曰："刚决柔，则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贲》，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终，不失法度，无忧入地矣。"终如其言。后齐文襄引为大将军府墨曹参军。从游东山，有云起，恐雨废射，戏使筮。遇《剥》，李业兴云："坤上艮下，《剥》。艮为山，山出云，故知有雨。"遵世云："坤为地，土制水，故知无雨。"文襄使崔暹书之云："遵世若著，赏绢十匹；不著，罚杖十。业兴若著，无赏；不著，罚杖十。"业兴曰："同是著，何独无赏？"文襄曰："遵世著，会我意，故赏也。"须臾云散，二人各受赏罚。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怀忧惧。谋起兵，每宿辄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庆。"由是不决。俄而赵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遗诏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余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征。"及即位，除中书舍人，固辞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开封王，妻元氏无子，以侧室长孙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与占同。"乃出其占书云："元氏无子，长孙为妃。"士开喜于妙中，于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杂占》百余卷。后预尉迟迥乱，死焉。

赵辅和，清都临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为齐神武馆客。神武崩于晋阳，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与吴遵世等择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辅和少年，最在众人后，进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文宣遽登车，顾云："以此地为定。"即义平陵也。有人父为刺史，得书云疾。是人诣馆，别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后，辅和谓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则父入土矣，岂得言吉。"果凶问至。有人父疾，托辅和筮，遇《乾》之《晋》，慰谕令去。后告人云："《乾》之游魂。乾为天，为父，父变为魂，而升于天，能无死乎？"亦如其言。大宁、武平中，筮后宫诞男女及时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为仪同。隋开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许人也，善相人。齐文襄之自颍川归，文宣从后。玉于傍纵观，谓人曰："大将军不作物。"指文宣曰："会道北垂鼻洟者。"及文宣即位，试玉相术，故以帛巾袜其眼，使历摸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达官。"于任城王曰："当至丞相。"于常山、长广二王，并曰："亦贵。"至石动桶曰："此弄痴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饮食而已。"玉尝为高归彦相曰："位极人臣，但莫反。"归彦曰："我何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赐赵郡王十死不问，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当恶死，今复何虑？"帝以玉辄为诸王相，心不平之。玉谓其妻曰："殿上者不过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庆妻，洪庆以启帝。怒

曰："向妇女小兒评论万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镜，自言兵死。及被召，谓妻曰："我今去，不回，若过日午时，当得活。"既至正中，遂斩之。

文襄时，有吴士，双盲，妙于声。文襄历试之，闻刘桃枝声曰："有所系属，然当大富贵。王侯将相，多死其手。譬如鹰犬，为人所使。"闻赵道德声曰："亦系属人，富贵翕赫，不及前人。"闻侯吕芬声，与道德相似。闻太原公声曰："当为人主。"闻文襄声，不动。崔暹私掏之，乃谬言："亦国主也。"文襄以为我家群奴犹极贵，况吾身也。

又时有御史贾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尝将子儒私视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将军脸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

齐代善相者，有馆客赵琼。其妇叔寄弓，弓已转在人处，尽知之。时人疑其别有假托，不然，则姑布子卿不如也。

初，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

解法选，河内人也。少明相术，又受《易》于权会，筮亦颇工。陈郡袁叔德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不愿之官，以亲老言于执政杨愔。愔语云："既非正除，寻当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选占。云："不逾三年，得代，终不还也。"劝其尽家而行。又为叔德相云："公邑邑，终为吏部尚书，鉴照人物。"后皆如言。又频为和士开相中，士开牒为开府行参军。

魏宁，钜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自有法。"

又有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怀文，不知何许人也，以道术事齐神武。武定初，齐军战芒山，时齐军旗帜尽赤，西军尽黑，怀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灭火，不宜以赤对黑。土胜水，宜改为黄。"神武遂改为赭黄，所谓河阳幡者也。

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是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顿截三十札也。怀文又云："广平郡南干子城，是干将铸剑处，其土可莹刀。"每云："昔在晋阳为监馆，馆中有一蠕蠕客，同馆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别有异算术。'仍指庭中一枣树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实数。'乃试之，并辨若干纯赤，若干赤白相半。于是剥数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实。"怀文位信州刺史。

又有孙正言谓人曰："我昔闻曹普演有言：'高王诸兒，阿保当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当灭。'阿保，谓天保也；德之，谓德昌也；灭年号承光，即承之矣。"

张子信，河内人也。颇涉文学，少以医术知名。恆隐白鹿山，时出游京邑，甚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宁中，征为尚药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征之，听其所志，还山。又善《易》筮及风角之术。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庭树，斗而堕焉。子信曰："不善。向夕，当有风从西南来，历此树，拂堂角，则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可往，虽敕亦以病辞。"子信去后，果有风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称坠马腰折，不堪动。诘朝而难作。子信，齐亡卒。

陆法和，不知何许人也。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与戒行沙门同。耆老自幼见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测也。或谓出自嵩高，遍游遐迩。既入荆州汶阳郡高要县之紫石山，无故舍所居山，俄有蛮贼文道期之乱，时人以为预见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谓南郡硃元英曰："贫道共檀越击侯景去。"元英曰："侯景为国立效，师云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时在青溪山，元英往问曰："景今围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固问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将任约击梁湘东王于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余人与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沙湖，与约相对。法和乘轻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还。谓将士曰："聊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若得彼明日，当不损客主一人而破贼，然有恶处。"遂纵火船，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麾风，风即返。约众皆见梁

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而未得，人问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标。今何不向标下求贼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见约抱刹，仰头裁出鼻，遂禽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当得檀越力耳。”湘东果释用为郡守。及魏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

法和既平约，往进见王僧辩于巴陵，谓曰：“贫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为？檀越宜即逐取。”乃请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无足可虑。蜀贼将至，法和请守巫峡待之。”乃纵诸军而往，亲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铁锁。武陵王纪果遣蜀兵来度，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

军次白帝，谓人曰：“诸葛孔明可谓为名将，吾自见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镞一斛许。”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尝至襄阳城北大树下，画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龟，长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数百岁。不逢我者，岂见天日乎？”为授《三归》，龟乃入草。初，八叠山多恶疾人，法和为采药疗之，不过三服，皆差，即求为弟子。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蜇。所泊江湖，必于峰侧结表，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所得。才或少获，辄有大风雷，船人惧而放之，风雨乃定。晚虽将兵，犹禁诸军渔捕，有窃违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或亡其船缆。有小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齑裤裆而不落。法和使忏悔，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征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尝谓人曰：“勿系马于碓。”其人行过乡曲，门侧有碓，因系马于其柱。入门中，忆法和戒，走出将解之，马已毙矣。

梁元帝以法和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县公。法和不称臣，其启文硃印名上，自称居士，后称司徒。梁元帝谓其仆射王褒曰：“我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既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业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数千人，通呼为弟子。唯以道术为化，不以法狱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但以空槛龠在道间，上开一孔以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所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时有所论，则雄辩无敌，然犹带蛮音。善为攻战具。

在江夏，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坐处，岂规王位？但于空王佛所与主上有香火因缘，见主上应有报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食，具大饣追薄饼。及魏举兵，法和自郢入汉口，将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贼，师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垩其城门，著粗白布衫，裤布邪巾，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及闻梁元败灭，复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见饣追饼焉。法和始于百里洲造寿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后四十许年，佛法当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难。”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烬，总管欲发取寿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后周氏灭佛法，此寺隔在陈境，故不及难。

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进军临江，法和举州入齐。文宣以法和为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为散骑常侍、仪同三司、湘州刺史、义兴县公。梁将侯瑱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与宋莅兄弟入朝。文宣闻其有奇术，虚心相见之。备三公卤簿，于城南十二里供帐以待之。法和遥见鄴城，下马禹步。辛术谓曰：“公既万里归诚，主上虚心相待，何作此术？”法和手持香炉，步从路车至于馆。明日引见，给通□宪油络网车，仗身百人。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属于昭阳殿，赐法和钱百万、物万段、甲第一区、田一百顷、奴婢二百人，生资什物称是；宋莅千段；其余仪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尽免之，曰：“各随缘去。”钱帛散施，一日便尽。以官所赐宅营佛寺，自居一房，与凡人无异。三年间再为太尉，世犹谓之居士。无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时，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浴讫将殓，尸小缩止三尺许。文宣令开棺而视之，空棺而已。

法和书其所居屋壁而涂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递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两天共五年。”说者以为娄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传位后主，共五年焉。

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余，自称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恆随法和东西，或与其私通，十有余年。今者赐弃，别更他淫。有司考验，并实。越姥因尔改适，生子数人。

蒋升，字凤起，楚国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周文雅信待之。大统三年，东魏窦泰顿军潼关，周文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

抱日，从未至酉。周文谓升曰：“此何祥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于是与泰战，禽之。自后遂降河东，克弘农，破沙苑，由此愈被亲礼。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周文欲遣兵援之。升曰：“春王在东，荧惑又在井鬼分，行军非便。”周文不从。军至芒山，不利而还。太师贺拔胜怒曰：“蒋升罪合万死！”周文曰：“蒋升固谏曰：‘师出不利。’此败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后功，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高城县子。后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请致事。诏许之，加定州刺史，卒于家。

强练，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顺兴语默不恆，好言未然之事，当时号为李练，世人以强类之，故亦呼为练焉。容貌长壮，有异于人，神情敞怳，莫之能测。意欲有所说，逢人辄言；若值其不欲言，纵苦加祈请，不相酬答。初闻其言，略不可解，事过后，往往有验。恆寄住诸佛寺，好行人家，兼历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晋公护未诛前，练曾手持一瓠，到护第门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时柱国、平高公侯伏龙恩深被任委，强练至龙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仆等，并令连席而坐。诸人以逼夫人，苦辞不肯。强练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贵贱。”遂逼就坐。未几而护诛，诸子并死；龙恩亦伏法，仍籍没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边树，大哭释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声甚哀苦。俄而废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无底囊，历长安市肆告乞，市人争以米麦遗之。强练张囊受之，随即漏之于地。人或问之，强练曰：“但欲使诸人见盛空耳。”至隋开皇初，果移都于龙首山，城遂空废。后莫知其所终。

又有蜀郡卫元嵩者，亦好言将来事，盖江左宝志之流。天和中，遂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验。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祖诜，《南史》有传。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梁湘东王绎引授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郎，领太史，封宣昌县伯。季才固辞太史，梁元帝曰：“汉司马迁历世居掌，魏高堂隆犹领此职，卿何惮焉！”帝亦颇明星历，谓曰：“朕犹虑祸起萧墙。”季才曰：“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陕，还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后与吏部尚书宗懔等议，乃止。

俄而江陵覆灭。周文帝一见，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曰：“卿宜尽

诚事孤，当以富贵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周文问：“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败，君信有罪，缙绅何咎，皆为贱隶？诚窃哀之，故赎购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浮为奴婢者数千口。武定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后宇文护执政，问以天道徵祥，对曰：“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护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辞未获免。”自是渐疏。及护夷灭，阅其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诛。唯得季才两纸，盛言纬候，宜免政归权。帝谓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帛，迁太史中大夫。诏撰《灵台秘苑》，封临颍县伯。宣帝嗣位，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及隋文帝为丞相，尝夜召问天时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悉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得为箕、颍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骑武，诚不得下矣。”因赐以彩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国城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月甲子，宜应天受命。”上从之。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帝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奏：“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为迁徒计。”帝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赐季才绢布及进爵为公。谓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于是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谓曰：“天道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预此事，故令公父子共为之。”及书成奏之，赐米帛甚优。九年，出为均州刺史。时议以季才术艺精通，有诏还委旧任。以年老，频求去职，优旨每不许。会张胄玄历行，及袁充言日景长，上以问季才，因言充谬。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所有祥异，常令人就家访焉。仁寿三年，卒。

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珏、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巧言}之徒，虽后进，亦申游款。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

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

子质，字行脩。早有志尚，八岁诵梁元帝《玄览》、《言志》等十赋，拜童子郎。仕隋，累迁陇州司马。大业初，授太史令。操履贞懿，立言忠鲠，每有灾异，必指事面陈。炀帝多忌刻，齐王暕亦被猜嫌。质子俭时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齐王。"由是出为合水令。八年，帝亲伐辽东，征至临渝，问东伐克不。对曰："伐之可克，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自退！"质曰："愿安驾住此，命将授规，事宜在速，缓必无功。"帝不悦曰："汝既难行，可住此也。"及师还，授太史令。九年，复征高丽，又问："今段何如？"对犹执前见。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岂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杨玄感反，斛斯政奔高丽，帝大惧，遽归。谓质曰："卿前不许我行，当为此耳。今玄感成乎？"质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帝曰："荧惑入斗，如何？"对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谢，终必无成。"十年，帝自西京将往东都。质谏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归农，三五年，令四海少丰，然后巡省。帝不悦。质辞疾不从，帝闻之怒，遣驰传锁质诣行在所。至东都下狱，竟死狱中。

子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仕历襄武令、元德太子学士、齐王属。义宁初，为太史令。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本姓章仇氏。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博综群书，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徙居林虑山茱萸涧。受业者自远而至。初无所拒，后惮其烦，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以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闻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为嗣，谓所亲曰："吾拘逼而来，不知所税驾也。"及太子废，坐法当死。文帝惜其才，配为官奴，久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仁寿末，帝将避暑仁寿宫，太翼固谏曰："恐是行銮舆不反。"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斩之。帝至宫寝疾，临崩，命皇太子释之。及炀帝即位，汉王谅反，帝问之。答曰："何所能为！"未几，谅果败。帝从容言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卢氏。大业九年，从驾至辽东。太翼言黎阳有兵气，后数日而杨玄感反书闻。帝甚异之，数加赏赐。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称数，关诸秘密，时莫能闻。后数岁，卒于雒阳。

耿询，字敦信，丹杨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陈后主时，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勇卒，询不归。会群俚反叛，推询为主，柱国王世积讨禽之。罪当诛，自言有巧思，世积释之，以为家奴。久之，

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动合符契。世积知而奏之，文帝配询为官奴，给太史局。后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稠言耿询之巧，思若有神，上于是特原其罪。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免其奴。岁余，授右尚方署监事。七年，车驾东征，询上言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谋欲去之，为化及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来和，字弘顺，京兆长安人也。少好相术，所言多验。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之左右，累迁畿伯下大夫，封洹水县男。隋文帝微时，诣和。曰："公当王有四海。"及为丞相，拜仪同。既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和上表自陈龙潜所言曰："昔陛下在周，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得无灾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上览之大悦，进位开府。和同郡韩则尝诣和相，和谓之："后四五当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谓。则至开皇十五年五月终。人问其故，和曰："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类。著《相经》三十卷。

道士张宾、焦子顺、应门人董子华等，此三人当文帝龙潜时，并私谓帝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位，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同。

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

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沈，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

志。见上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上书曰：“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征》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曰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后上将亲临发殡，吉复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

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及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

后岁余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时。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也。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征入朝，见公卿不为礼，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也。文帝召与语，竟无所答。赐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于是被发阳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时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丑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自以为非所及也。伯丑亦开肆卖卜。有人尝失子就伯丑筮者。卦成，伯丑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东，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伯丑。伯丑为之筮：“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将军许知常问吉凶，伯丑曰：“汝勿东北行。必不得已，当速还。不然者，杨素斩汝头。”未几，上令知常事汉王谅。俄而上崩，谅举兵反，知常逃归京师。知常先与杨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访知常，将斩之，赖此获免。又有人失马来诣伯丑卜者，时伯丑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为卿说，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当得马矣。”其人如教，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而至，遂禽之。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伯丑曰：“有物出自水中，质圆而色光，是大珠也。今为人所隐。”且言隐者姓名、容状。上如言簿责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赐帛二十匹。国子祭酒何妥尝诣之论《易》。闻妥之言，悠尔而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辩答，所说辞义，皆异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论者以为天然独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寿终。

临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术，隋文帝甚亲遇之。每言灾祥之事，未尝不中。上因令考定阴阳书，官至上仪同。著《欹器图》三卷，《地动铜仪经》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录》十卷，《元辰

经》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书》十八卷，《禄命书》二十卷，《九宫龟经》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经》三十卷，《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并行于世。

刘祐，荥阳人也。隋开皇初，为大都督，封索卢县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亲之。初与张宾、刘晖、马显定历。后奉诏撰兵书十卷，名曰《金韬》，上善之。复著《阴策》二十卷，《观台飞候》六卷，《玄象要记》五卷，《律历术文》一卷，《婚姻志》三卷，《产乳志》二卷，《式经》四卷，《四时立成法》一卷，《安历志》十二卷，《归正易》十卷，并行于世。

张胄玄，勃海蓨人也。博学多通，尤精术数。冀州刺史赵煚荐之，隋文帝征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时辈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刘晖等甚忌之。然晖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异之，令杨素与术士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晖与胄玄等辩析之。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晖及党与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历，言前历差一日。内史通事颜慜楚上言曰："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上大悦，渐见亲用。

胄玄所谓历法，与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冲之于岁周之末，创设差分，冬至渐移，不循旧轨，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广刂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术，年限县隔，追检古注，所失极多。遂折中两家，以为度法，冬至所宿，岁别渐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则上合尧时，日永星火；次符汉历，宿起牛初。明其前后，并皆密当。其二，周马显造《丙寅元历》，有阴阳转法，加减章分，进退蚀余，乃推定日，创开此数。当时术者，多不能晓。张宾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为加时先后，逐气参差，就月为断，于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气，列其盈缩所出。实由日行迟，则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时早；日行速，则月逐日少迟，令合朔加时晚。检前代加时早晚，以为损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后至春分，其势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后至秋分，日行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气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诸历，朔望逢交，不问内外，入限便蚀。张宾立法，创有外限，应蚀不蚀，犹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岁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余一周天。月道交络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终而复始。月经黄道，谓之交。朔望去交前后各五度以下，即为

当蚀。若月行内道，则在黄道之北，蚀多有验；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虽遇正人，无由掩映，蚀多不验。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随交远近，逐气求差，损益蚀分，事皆明著。

其超古独异者有七事：其一，古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见伏盈缩，悉无格准。胄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见之数，与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减三十许日。即如荧惑，平见在雨水气，即均加二十九日；见在小雪气，则均减二十五日。加减平见，以为定见。诸星各有盈缩之数，皆如此例，但差数不同。特其积候所知，时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旧率，一终再见，凡诸古历，皆以为然。应见不见，人未能测。胄玄积候，知辰星一终之中，有时一见。及同类感召，相随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见在雨水者，应见即不见；若平晨见在启蛰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随见。其三，古历步术，行有定限，自见已后，依率而推，进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积候，知五星迟速留退真数，皆与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余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余度。即如荧惑，前疾初见在立冬初，则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见夏至初，则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验，今古皆密。其四，古历食分，依平即用，推验多少，实数罕符。胄玄积候，知月从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则迟。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历加时，朔望同术。胄玄积候，知日蚀所在，随方改变，傍正高下，每处不同。交有浅深，迟速亦异，约时立差，皆会天象。其六，古历交分即为蚀数，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当交即蚀既。其应多少，自古诸历，未悉其原。胄玄积候，知当交之中，月掩日不能毕尽，故其蚀反少；去交五六时，月在日内，掩日便尽，故其蚀及既。自此以后，更远者，其蚀又少。交之前后，在冬至，皆尔。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蚀分，最为详密。其七，古历二分，昼夜皆等。胄玄积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昼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迟疾盈缩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独得于心，论者服其精密。大业中，卒于官。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八 艺术下

周澹 李修 徐謇从孙之才 王显 马嗣明 姚僧垣 褚该 许智藏万宝常 蒋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术，尤善医药，遂为太医令。明元尝苦风头眩，淡疗得愈，由此位特进，赐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师饥，朝议迁都于鄴，淡与博士祭酒崔浩进计，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诏赐淡、浩妾各一人。卒，谥曰恭。

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也。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太武时奔宋，又就沙门僧坦，略尽其术。针灸授药，罔不有效。徐、兖间，多所救恤。亮大为□事，以舍病人，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其仁厚若此。累迁府参军督护。本郡士门、宿官，咸相交昵，车马金帛，酬赉无赀。修兄元孙随毕众敬赴平阳，亦遵父业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请。修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多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卷，皆行于世。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而气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时令修诊视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气微，大命无逮，未几果亡。后卒于太医令，赠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阳人也，家本东莞。与兄文伯等皆善医药。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东阳，获之，送京师。献文欲验其能，置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宠遇。为中散，稍迁内行长。文明太后时问经方，而不及李脩之见任用。謇合和药剂攻疗之验，精妙于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也。

孝文迁洛，稍加眷待，体小不平，及所宠冯昭仪有病，皆令处疗。又除中散大夫，转侍御师。謇欲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二年，上幸县瓠，有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有大验。九月，车驾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陈餚觞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赍。乃下诏褒美，以謇为大鸿胪卿、金卿县伯，又赐钱绢、杂物、奴婢、牛马，事出丰厚，皆经内呈。诸亲王咸阳王禧等各有别赍，并至千匹。从行至鄴，上犹自发动，謇日夕左右。明年，从诣马圈，上疾势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

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帝崩后，謇随梓宫还洛。

謇常有将饵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鬓发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为光禄大夫。卒，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靖。子践，字景升，袭爵，位建兴太守。

文伯仕南齐，位东莞、太山、兰陵三郡太守。

子雄，员外散骑侍郎，医术为江左所称，事并见《南史》。

雄子之才，幼而俊发，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曾与从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舍宅，听《老子》。舍为设食，乃戏之曰："徐郎不用心思义，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盖闻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舍嗟赏之。年十三，召为太学生，粗通《礼》、《易》。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吴郡张嵊等每共论《周易》及《丧服》仪，酬应如响。咸共叹曰："此神童也。"孝绰又云："徐郎燕颔，有班定远之相。"陈郡袁昂丹阳尹，辟为主簿，人务事宜，皆被顾访。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红眠帕出房，映光为昂所见。功曹白请免职，昂重其才术，仍特原之。

豫章王综出镇江都，复除豫章王国左常侍，又转综镇北主簿。及综入魏，三军散走，之才退至吕梁，桥断路绝，遂为魏统军石茂孙所止。综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听综收敛僚属，乃访知之才在彭泗。启魏帝，云之才大善医术，兼有机辩。诏征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馆，礼遇甚优。謇子践启求之才还宅。之才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辨捷，朝贤竞相耍引，为之延誉。武帝时，封昌安县侯。天平中，齐神武征赴晋阳，常在内馆，礼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骑常侍转秘书监。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杨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从，全废曹务，转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

之才少解天文，兼图谶之学，共馆客宋景业参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启之，文宣闻而大悦。时自娄太后及勋贵臣咸云："关西既是勍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不可先行禅代事。"之才独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诸人咸息。须定大业，何容翻欲学人？"又援引证据，备有条目，帝从之。登阼后，弥见亲密。之才非惟医术自进，亦为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寻除侍中，封池阳县伯。见文宣政令转严，求出，除赵州刺史。竟不获述职，犹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疗之，应手便愈，孝昭赐彩帛千段、锦四百匹。之才既善医术，虽有外授，顷即征还。既博识多闻，由是于方术尤妙。

大宁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药典御，敕令诊候。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欲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荚。又有以骨为刀子把者，五色斑斓。之才曰："此人瘤也。"问得处，云："于古冢见髑髅，额骨长数寸，试削视，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天统四年，累迁尚书左仆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给铙吹一部。之才医术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过度，怳忽不恆。曾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处汤方，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汤，疾竟愈。帝每发动，暂遣骑追之，针药所加，应时必效，故频有端执之举。入秋，武成小定，更不发动。和士开欲依次转进，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属，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及十月，帝又病动，语士开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驿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无所及，复还赴州。在职无所侵暴，但不甚闲法理，颇亦疏慢，用舍自由。

五年冬，后主征之才。寻左仆射阙，之才曰："自可复禹之绩。"武平元年，重除尚书左仆射。之才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若疾，救护百端。由是迁尚书令，封西阳郡王。祖珽执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师。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师旷比之。

之才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郑道育常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则讠王，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成羊。"卢元明因戏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误，之当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为虐，在丘为虚，生男则为虏，配马则为驴。"又常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

才即应声云：“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李谐于广坐因称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于理平不？”谐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颜色何不悦？”谐告之故。德正径造坐席，连索熊白。之才谓坐者曰：“个人讳底？”众莫之应。之才曰：“生不为人所知，死不为人所讳，此何足问。”唐邕、白建方贵，时人言云：“并州赫赫唐与白。”之才茂之。元日，对邕为诸令史祝曰：“卿等位当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笔，故常执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齿。”其不逊如此。

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武成生麒牙，问诸医，尚药典御邓宣文以实对，武成怒而挞之。后以问之才，拜贺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聪明长寿。”武成悦而赏之。为仆射时，语人曰：“我在江东，见徐勉作仆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仆射，无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广阳王妹，之才从文襄求得为妻。和士开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见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戏笑。”其纵之如此。年八十，卒，赠司徒公、录尚书事，谥曰文明。

长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无学术，每叹曰：“终恐同《广陵散》矣。”

弟之范亦医术见知，位太常卿，特听袭之才爵西阳王。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开皇中，卒。

王显，字世荣，阳平乐平人也。自言本东海郯人，王朗之后也。父安上，少与李亮同师，俱受医药，而不及亮。显少历本州从事，虽以医术自通，而明敏有决断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怀宣武，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显等为后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久之，补待御师。

宣武自幼有微疾，显摄疗有效，因稍蒙眄识。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累迁廷尉卿，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累迁御史中尉。显前后居职，所在著称。纠折庶狱，究其奸回，出内惜慎，忧国如家。及领宪台，多所弹劾，百僚肃然。又以中尉属官不悉称职，讽求改革。诏委改选，务尽才能。而显所举，或有请属，未皆得人，于是众议喧哗，声望致损。后宣武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东宫建，以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东宫，显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赏赐累加，为立馆宇，宠振当

时。以营疗功，封卫国县伯。

及宣武崩，明帝践阼，显参奉玺策，随从临哭，微为忧惧。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朝宰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徙朔州。临执呼冤，直阁伊盆生以刀镮撞其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宿死。子晔，尚书仪曹郎中，惧走，后被获，拷掠百余。宅没于官。

初，显构会元景，就刑南台。及显之死，在右卫府，唯隔一巷，相去数十步。世以为有报应之验。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诫其勿为吏，为吏必败。由是宣武时，或欲令其兼摄吏部。每殷勤辞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玺策，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又显未败之前，有妪卜相于市者，言人吉凶颇验。时子晔已为郎，闻之，微服就妪，问己终至何官。妪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复更进，当受父冤。"并如其语。

马嗣明，河内野王人也。少博综经方，为人诊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宝，甚聪慧，年十七八患伤寒。嗣明为其诊脉，退告杨愔云："邢公子伤寒不疗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觉之少晚，不可复疗。"数日后，杨、邢并侍宴内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恶，我欲乞其随近一郡。"杨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罢，奏云："马嗣明称大宝脉恶，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医药难求。"遂寝。大宝未期而卒。杨愔患背肿，嗣明以练石涂之，便差，因此大为杨愔所重。作练石法：以粗黄色石如鹅鸭卵大，猛火烧令赤，内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里，频烧至石尽，取石屑曝乾，捣下筛，和醋以涂肿上，无不愈。

武平中，为通直散骑常侍，针灸孔穴，往往与《明堂》不同。尝有一家，二奴俱患，身体遍青，渐虚羸不能食。访诸医，无识者。嗣明为灸两足趺上各三七壮，便愈。武平末，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购钱十万。又诸名医多寻榜至是人家，问疾状，俱不下手。唯嗣明为之疗。问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麦穗，即见一赤物长二尺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惊倒地，即觉手臂疼肿。月余日，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昼夜不绝。嗣明即为处方，令驰马往都市药，示其节度，前后服十剂汤，一剂散。比嗣明明年从驾还，此女平复如故。嗣明艺术精妙，多如是。

隋开皇中，卒于太子药藏监。然性自矜大，轻诸医人，自徐之才、崔叔鸾以还，俱为其所轻。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疹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召与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仕梁为太医正，加文德主帅。梁武帝尝因发热，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太清元年，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僧垣少好文史，为学者所称。及梁简文嗣位，僧垣兼中书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受晋安王府谘议。梁元帝尝有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垣曰："脉洪实，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十万贯，实百万也。及魏军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周文遣使驰驿徵僧垣。燕公于谨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周文以谨勋德隆重，乃止。明年，随谨至长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请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脐，似有三缚，两脚缓纵，不复自持。僧垣即为处汤三剂，穆初服一剂，上缚即解；次服一剂，中缚复解；又服一剂，三缚悉除。而两脚疼痹，犹自挛弱。更为合散一剂，稍得屈申。僧垣曰："终待霜降，此患当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垣。僧垣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即为处方，劝急使服，便即气通。更服一剂，诸患悉愈。大将军、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精神瞀乱，无所觉知。医先视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后至曰："困矣，终当不死。"为合汤散，所患即疗。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积时，而不损废朝谒。燕公谨尝问僧垣曰："乐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轻。"对曰："夫患有深浅，时有危杀，乐平虽困，终当保全；永世虽轻，必不免死。"谨曰："当在何时？"对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谨叹异之。

天和六年，迁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寝疾，医巫杂说，各有同异。武帝引僧垣坐，问之。对曰："臣准之常人，窃以忧惧。"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寻而太后崩。其后复因召见，乃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敕停朝谒，若非别敕，不劳入见。四年，帝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得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疗，军中之要，莫过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疗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复。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驾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

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帝幸云阳，遂寝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问曰："至尊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寻而帝崩。

宣帝初在东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疗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礼弥隆。谓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册命之日，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医下大夫。帝寻有疾，至于大渐，僧垣宿直侍疾。帝谓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济，乃对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及静帝嗣位，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隋开皇初，进爵北绛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遗诫衣帢入棺，朝服勿敛，灵上唯置香奁，每日设清水而已。赠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僧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参校徵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

长子察，《南史》有传。

次子最，字士会。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随僧垣入关。明帝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记室事，特为宪所礼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奏遣最习之。宪又谓最曰："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告请，效验甚多。

隋文帝践极，除太子门大夫。以父忧去官，哀毁骨立。既免丧，袭爵北绛郡公，复为太子门大夫。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其事。开府庆整、郝玮等并推过于秀。最独曰："凡有不法，皆最所为，王实不知也。"榜讯数百，卒无异辞，竟坐诛。论者义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褚该，字孝通，河南阳翟人也。父义昌，梁鄱阳王中记室。该幼而

谨厚，尤善医术。仕梁，历武陵王府参军，随府西上，后与萧捻同归周。自许爽死后，该稍为时人所重，宾客迎候，亚于姚僧垣。天和初，位县伯下大夫，进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该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后以疾卒。子则，亦传其家业。

许智藏，高阳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时号名医。诫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遂世相传授。仕梁，位员外散骑侍郎。父景，武陵王谘议参军。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常侍。陈灭，隋文帝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即当发痫，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赍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帝每有苦，辄令中使就宅询访，或以辇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卒于家，年八十。

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澄父爽，仕梁，为中军长史，随柳仲礼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位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妙达钟律，遍工八音。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且论八音旋相为宫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已来，知音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疑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

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徒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当言，所为可以行矣。”宝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四夷之乐，非中国宜行。”其事竟寝。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言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而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竟饿死。将死，取其所著书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

开皇中，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时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时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惊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反。”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与高聪俱依高允。允并荐之，与聪俱补中书博士。自在中书，恆庇于李冲兄弟子侄之门。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或谓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为体练。孝文、文明太后尝因密宴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犹骤被引命，以规矩刻缋为务，因此大蒙恩赐，而位亦不迁陟也。

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不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诏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虽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恆以剞劂绳尺，碎据匆匆，徙倚园、湖、

城、殿之侧，识者为之叹慨。而乃坦尔为己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有文集十卷余。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初，文成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孝文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位乐陵、济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

始孝文时，有范宁兒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齐。齐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兒，制胜而还。又有浮阳高光宗善樗蒲。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此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宣武以后，大盛于时。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并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

开皇末，桂州俚李光仕为乱，诏稠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招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非崇之罪。"命释之，引共坐，与从者四人，为设酒食遣之。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断降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贼帅李大檀，并平之。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有钦州刺史甯猛力帅众迎军。初，猛力欲图为逆，至是惶惧，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示无猜贰，放还州，与约八九月诣京师相见。稠还奏状，上意不怿。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临终，诫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期，不可失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长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以勋授开府。

仁寿初，文献皇后崩，稠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渐见亲昵。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

宜好安置。嘱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而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曰：“何稠用心，我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敕稠讨阅图籍，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选部郎薛迈等勾覆，数年方竟，毫厘无舛。

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无佩绶。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除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旧制，五辂于辕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楯，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兼领少府监。

辽东之役，摄左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未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列一观，观下三门，比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乱，以为工部尚书。及败，陷于窦建德，复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少府监，卒。

又齐时有河间刘龙者，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令修三雀台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隋文帝践阼，大见亲委，位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世号为能。

大业中，有南郡公黄亘及弟兖，俱巧思绝人，炀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将作。于时改创多务，亘、兖每参典其事。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兖立样，当时工人莫有所损益。亘，位朝散大夫；兖，散骑侍郎。

论曰：阴阳卜祝之事，圣哲之教存焉，虽不可以专，亦不可得而废也。徇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浅，故先王重其德；方术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轻其艺。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伎巧而必蹈于礼者，几于大雅君

子。故昔之通贤，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张深、殷绍、王早、耿玄、刘灵助、李顺兴、檀特师、由吾道荣、颜恶头、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陆法和、蒋升、强练、庾季才、卢太翼、耿询、来和、萧吉、杨伯丑、临孝恭、刘祐、张胄玄等，皆魏来术艺之士也。观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虚，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状，其间有不涉用于龟筴，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顺兴、檀特之徒，法和、强练之辈，将别禀数术，讵可以智识知？及江陵失守，前巧尽弃，还吴无路，入周不可，因归事齐，厚蒙荣遇。虽窃之以叨滥，而守之以清虚，生灵所资，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经国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謇、謇兄孙之才、王显、马嗣明、姚僧垣、褚该、许智藏方药特妙，各一时之美也。而僧垣诊候精审，名冠一代，其所全济，固亦多焉。而弘兹义方，皆为令器，故能享眉寿，縻好爵。老聃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于是信矣！许氏之运针石，百载可称。宝常声律之奇，足以追踪牙、旷，各一时之妙也。蒋、何以剞劂见知，没其学思，艺成为下，其近是乎？

周时，有乐茂雅以阴阳显，史元华以相术称，并所阙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七十九 列女

魏崔览妻封氏 封卓妻刘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长命妻张氏

平原女子孙氏 房爱亲妻崔氏 泾州贞女兒氏 姚氏妇杨氏

张洪祁妻刘氏 董景起妻张氏 阳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国太妃孟氏 苟金龙妻刘氏 贞孝女宗 河东姚氏女

刁思遵妻鲁氏 西魏孙道温妻赵氏 孙神妻陈氏 隋兰陵公主

南阳公主 襄城王恪妃 华阳王楷妃 谯国夫人洗氏

郑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韩凯妻于氏 陆让母冯氏 刘昶女

钟士雄母蒋氏 孝妇覃氏 元务光母卢氏 裴伦妻柳氏 赵元楷妻崔氏

盖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存，图象丹青，流声竹素。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鲁之义姑，梁之高行，卫君灵王之妾，夏侯文宁之女，或抱信以会真，或蹈忠而践义，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节，其佳名彰于既没，徽音传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青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者，可胜道哉！永言载思，实庶姬之耻也。

魏隋二书，并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武孙道温妻赵氏、河北孙神妻陈氏，附魏、隋二传，以备《列女篇》云。

魏中书侍郎清河崔览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骑常侍封恺女也。有才识，聪辩强记，多所究知。时李敷、公孙文叔虽已贵重，近世故事有所不达者，皆就而谘请焉。

勃海封卓妻刘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

为之诗曰：

两仪正位，人伦肇甄。爰制夫妇，统业承先。虽曰异族，气犹自然。生则同室，终契黄泉。其一

封生令达，卓为时彦，内协黄中，外兼三变。谁能作配，克应其选，实有华宗，挺生淑媛。其二

京野势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载驰在路。公务既弘，私义获著，因媒致币，遘止一幕。其三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礼比，情以趣谐。忻愿难常，影迹易乖，悠悠言迈，戚戚长怀。其四

时遇险迍，横罹尘纲，伏质就刑，身分土壤。千里虽遐，应如影响，良嫔洞感，发于梦想。其五

仰惟亲命，俯寻嘉好，谁谓会浅，义深情到。毕志守穷，誓不二醮，何以验之？殒身是效。其六

人之处世，孰不厚生？必存于义，所重则轻。结愤钟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长辞母兄。其七

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蕾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异哉贞妇，旷世靡俦。其八

钜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贵乡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顾谓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贫，赤子蒙眇，抱怨于黄垆耳！"房垂泣而对曰："幸承先人余训，出事君子，义在偕老，有志不从，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礻强褓，顾当以身少相感，永深长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丧者哀惧。姑刘氏辍哭谓曰："新妇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觊持此自誓耳。"闻知者莫不感怆。

于时，子缉生未十旬，鞠育于后房之内，未尝出门。遂终身不听丝竹，不预座席。缉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于是归宁，父兄尚有异议。缉窃闻之，以启其母。房命驾，绐云他行，因而遂归。其家弗之知也。行数十里，方觉，兄弟来追，房哀叹而不反。其执意如此。训导一子，有

母仪法度。缉所交游，有名胜者，则身具酒馔；有不及己者，辄屏卧不飧，须其悔谢，乃食。善诱严训，类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终。

缉子悦后为济阴太守，吏民立碑颂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闾为其文曰："爰及处士，遘疾夙凋，伉俪秉志，识茂行高，残形显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处士焉。

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姑王氏甚谨。太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醞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首，由己私酿。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主司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文成义而赦之。

平原鄃县女子孙氏男玉者，夫为零陵县人所杀。男玉追执仇人，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复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献文诏曰："男玉重节轻身，以义犯法，缘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也。性严明，有高节，历览书传，多所闻知。亲授子景伯、景光《九经》义，学行修明，并当世名士。景伯为清河太守，每有疑狱，常先请焉。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为之悲伤，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小人未见礼教，何足责哉！但呼其母来，吾与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见汝事吾，或应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处之于榻，与之共食。景伯为之温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颜惭，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经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其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终以孝闻。其识度励物如此。竟以寿终。

泾州贞女兒氏者，许嫁彭老生为妻。聘币既毕，未及成礼。兒氏率行贞淑，居贫，常自舂汲，以养父母。老生辄往逼之，女曰："与君聘命虽毕，二门多故，未及相见，何由不禀父母，擅见陵辱！若苟行非礼，正可身死耳！"遂不肯从。老生怒而刺杀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临死谓老生曰："生身何罪，与君相遇！我所以执节自固者，宁更有所邀，正欲奉给君耳。今反为君所杀，若魂灵有知，自当相报。"言终而绝。老生持女衣服珠缨，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妇，奈何杀之，天不祐汝！"遂执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诏曰："老生不仁，侵陵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礼履节，没身不改，虽处草莽，行合古迹。宜赐美名，以显风操，其标墓旌善，号曰'贞女'"。

姚氏妇杨氏者，阉人苻承祖姨也。家贫。及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贵，亲姻皆求利润，唯杨独不欲。常谓其姊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姊每遗其衣服，多不受。强与之，则云："我夫家世贫，好衣美服则使人不安。"与之奴婢，云："我家无食，不能供给。"终不肯受。常著破衣，自执劳事。时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设有著者，污之而后服。承祖每见其寒悴，深恨其家，谓不供给之。乃启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语之。承祖乃遣人乘车往迎之，则厉志不起。遣人强辇于车上，则大哭言："尔欲杀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妇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识机，虽吕嬃亦不如也。

荥阳京县人张洪祁妻刘氏者，年十七夫亡。遗腹生一子，三岁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奉养，率礼无违。兄矜其少寡，欲夺嫁之，刘自誓不许，以终其身。

陈留董景起妻张氏者，景起早亡，张时年十六，，痛夫少丧，哀伤过礼，蔬食长斋。又无兒息，独守贞操，期以阖棺。乡曲高之，终见标异。

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学识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后宫。幽后表启，悉其辞也。

荥阳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适于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夺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殒。见者莫不悲叹。属大使观风，以状具上，诏标门闾。

任城国太妃孟氏者，钜鹿人，尚书、任城王澄之母也。澄为扬州之日，率众出讨。于后贼帅姜庆真阴结逆党，袭陷罗城。长史韦缵仓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厉文武，喻之逆顺。于是咸有奋志，贼不能克，卒以全城。灵太后后敕有司树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龙妻刘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刘叔宗之姊也。宣武时，金龙为郡，带关城戍主。梁人攻围，会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刘遂厉城人修理战具，夜悉登城拒战，百有余日，兵士死伤过半。戍副高景阴图叛逆，刘与城人斩景及其党与数十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外城，寻为贼陷，城中绝水，渴死者多。刘乃集诸长幼，喻以忠节，遂相率告诉于天，俱时号叫，俄而澍雨。刘命出公私布绢及至衣服，悬之城内，绞而取水，所有杂器，悉储之。于

是人心益固。会益州刺史傅竖眼将至，梁人乃退。竖眼叹异之，具状奏闻。宣武嘉之。正光中，赏其子庆珍平昌县子，又得二子出身。

贞孝女宗者，赵郡柏人人，赵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阳卢元礼之妻也。性至孝，父卒，号恸几绝者数四，赖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销瘠，非人不起。及归夫氏，与母分隔，便饮食日损，涕泣不绝，日就羸笃。卢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归宁还家，乃复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礼卒，李追亡抚遗，事姑以孝谨著。母崔终于洛阳，凶问初到，举声恸绝，一宿乃苏，水浆不入口者六日。其姑虑其不济，亲送奔丧，而气力危殆，自范阳向都，八旬方达。攀榇号踊，遂卒。有司以状闻，诏追号贞孝女宗，易其里为孝德里，树李、卢二门，以惇风俗。

河东姚氏女者，字女胜。少丧父，无兄弟，母怜而守养。年六七岁，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闻辄垂泣，邻伍异之。正光中母死，胜年十五，哭泣不绝声，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不胜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请为营墓立碑，自为制文，表其门闾，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东六里，大道北，至今名为孝女冢。

荥阳刁思遵妻者，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刁氏吝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普泰初，有司闻奏，节闵诏本司依式标榜。

西魏武功县孙道温妻赵氏者，安平人也。万俟丑奴之反，围岐州，久之无援。赵乃谓城中妇女曰："今州城方陷，义在同忧。"遂相率负土，昼夜培城，城竟免贼。大统六年，赠夫岐州刺史，赠赵安平县君。

河北孙神妻陈氏者，河北郡人也。神当远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难其远。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陈曰："为国征戍，道路辽远，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议，谁其相许？"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几，便丧。忄彗柩至，陈望而哀恸，一哭而卒。文帝诏表其闾。

隋兰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顺，帝于诸女中，特所钟爱。初嫁仪同王奉孝。奉孝卒，适河东柳述，时年十八。诸姊并骄踞，主独折节遵妇道，事舅姑甚谨，遇疾必亲奉汤药。帝闻之大悦，由是述渐见宠遇。初，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瑒，文帝将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文帝崩，述徙岭表。炀帝令主与述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表求免主号，与

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适柳家，今其有罪，妾当从坐。”帝不悦。主忧愤卒，时年三十二。临终上表：生不得从夫死，乞葬柳氏。帝览表愈怒，竟不哭，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朝野伤之。

南阳公主者，炀帝长女也。美风仪，有志节。十四嫁于许国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谨厚闻。述病且卒，主亲调饮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称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随至聊城，而化及为窦建德所败，士及自济北西归大唐。时隋代衣冠引见建德，莫不惶惧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与语，主自陈国破家亡，不能报怨雪耻，泪上盈襟，声辞不辍，情理切至。建德及观听者，莫不为之动容陨涕，咸敬异焉。及建德诛化及，时主有一子名禅师，年且十岁。建德遣武贲郎将于士证谓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将族灭其宗。公主之子，法当从坐，若不能割爱，亦听留之。”主泣曰：“武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公主寻请建德，剃发为尼。及建德败，将归西京，复与士及遇于东都。主不与相见。士及就之，请复为夫妻。主拒曰：“我与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以谋逆之际，君不预知耳。”固与告绝。士及固请，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见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丽，年十余，以良家子合相，见聘为妃。未几而恪被废，妃修妇道，事之愈敬。炀帝嗣位，复徙边，帝令使者杀之于道。恪与辞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独生。”于是相对恸哭。恪死，棺敛讫，妃谓使者曰：“妾誓与杨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别埋，君之惠也。”遂抚棺号恸，自经而卒。见者莫不流涕。

华阳王楷妃者，黄门侍郎、龙涸县公河南元岩女也。岩明敏有器干，炀帝嗣位，坐与柳述连事，除外徙南海。后会赦还长安，有人谮岩逃归，收杀之。妃有姿色，性婉顺，初以选为妃，未几而楷被幽废。妃事楷愈谨，每见楷有忧惧色，辄陈义理以慰谕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乱，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赐其党元武达。初以宗族礼之，置之别舍。后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达怒，挞之百余，词色弥厉。元自毁其面，血泪俱下，武达释之。妃谓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将见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谯国夫人冼氏者，高凉人也。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宗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

附者千余洞。

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聘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冯弘之南投，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夫人诫约本宗，使从百姓礼。每与夫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纵舍。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后遇候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率兵入灨石。宝以告，夫人曰："平虏入灨，与官兵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宜遣使诈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彼必无防虑。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贼变可图。"从之。迁仕果大喜，觇夫人众皆提物，不设备。夫人击之，大捷。因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极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厚资给之。"

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遣帅诸首领朝于丹阳，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南海，诱与为乱。仆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负国。"遂发兵拒境，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诏使持节册夫人为高凉郡太夫人，赍绣□宪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一如刺史之仪。至德中，仆卒。

后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隋文帝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命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人迎洸。洸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未几，悉禺人王仲宣反，围洸，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其孙暄帅师援洸。时暄与逆党陈佛智素相友，故迟留不进。夫人大怒，遣使执暄系州狱，又遣孙盎讨佛智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罔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南悉定。帝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已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降敕书褒美，赐物五千

段。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

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遣推讷，得其赃，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仁寿初，卒，谥为诚敬夫人。

郑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适荥阳郑诚，生善果。周末，诚讨尉迟迥，力战死于阵。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夺其志，母抱善果曰："妇人无再男子之义。且郑君虽死，幸有此兒，弃兒为不慈，背死夫为无礼。宁当割耳剪发，以明素心。违礼灭慈，非敢闻命。"

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数岁，拜使持节、大将军，袭爵开封县公。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转景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政事。每善果出听事，母辄坐胡床，于鄣后察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即赐之坐，相对谈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还堂，蒙袂而泣，终日不食。善果伏于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谓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为汝家妇，获奉洒扫，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徇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妇耳，有慈无威，使汝不知礼训，何可负荷忠臣之业乎！汝自童子袭茅土，汝今位至方岳，岂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缘骄乐，堕于公政。内则坠尔家风，或失亡官爵；外则亏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见汝先人于地下乎！"

母恆自纺绩，每自夜分而寝。善果曰："兒封侯开国，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长，吾谓汝知天下理，今闻此言，公事何由济乎？今秩俸乃天子报汝先人殉命也，当散赡六姻，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独擅其利以为贵乎！又丝枲纺绩，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堕业者，是为骄逸。吾虽不知礼，其可自败名乎！"

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练。性又节俭，非祭祀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其前。静室端居，未尝辄出门闾。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赠遗，皆不诣其门。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

门。善果历任州郡，内自出馔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许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号为清吏。炀帝遣御史大夫张衡劳之，考为天下最。征授光禄卿。其母卒后，善果为大理卿，渐骄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畴昔焉。

孝女王舜者，赵郡人也。父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齐亡之际，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有二妹，粲年五年，璠年二岁，并孤苦，寄食亲戚。舜抚育二妹，恩义甚笃。而舜阴有复仇之心，长忻殊不为备。妹俱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乃密谓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仇不复，吾辈虽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逾墙入，手杀长忻夫妇，以告父墓，因诣县请罪。姊妹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文帝闻而嘉叹，特原其罪。

韩觊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觊。虽生长膏腴，家门鼎贵，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年十八，觊从军没，于氏哀毁骨立，恸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丧，其父以其幼少无子，欲嫁之。誓不许。遂以夫孽子世隆为嗣，身自抚育，爱同己生，训导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后，唯时或归宁。至于亲族之家，绝不来往。有尊就省谒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听声乐，以此终身。隋文帝闻而嘉叹，下诏褒美，表其门闾。长安中号为节妇门，终于家。

陆让母冯氏者，上党人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开皇末，为播州刺史。数有聚敛，赃货狼籍，为司马所奏。案覆得实，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让罪。于是流涕呜咽，亲持杯粥，劝让食。既而上表求哀，词情甚切，上愍然为之改容。献皇后甚奇其意，致请于上。书侍御史柳彧进曰："冯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为劝？"上于是集京城士庶于硃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这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让可减死除名。"复下诏褒美之，赐物五百段，集命妇与冯相识，以旌宠异。

刘昶女者，河南长孙氏妇。昶在周尚公主，为上柱国、彭国公，位望甚显。与隋文帝有旧，及受禅，甚见亲礼。历左武卫大将军、庆州总管。

其子居士为千牛备身，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兒要当辫头反缚，蘧蒢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

膂力雄健者，辄将归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之交。党与三百人，其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韝鹰绁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者辟易。至于公卿妃主，亦莫敢与校。其女则居士姊也，每垂泣诲之，居士不改，至破家产。昶年高，奉养甚薄。其女时寡居，哀昶如此，每归宁于家，躬勤纺绩，以致其肥鲜。

有人告居士与其徒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后列队，意有不逊。每相约曰："当作一死耳。"又时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当于京师应之。上谓昶曰："今日事当如何？"昶犹恃旧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狱，捕居士党与。宪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数日。每亲调饮食，手自捧持，诣大理饷父。见狱卒，跪以进之，歔欷呜咽，见者伤之，居士斩，昶赐死于家。诏百僚临视。时其女绝而复苏者数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无罪，坐子及祸。词情哀切，人皆不忍闻见。遂布衣蔬食，以终其身。上闻叹曰："吾闻衰门之女，兴门之男，固不虚也。"

钟士雄母蒋氏者，临贺人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留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曰："汝若背德忘义，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遂止。蒋氏复为书与子茂等，谕以祸福。子茂不从，寻为官军所败。上闻蒋氏，甚异之，封安乐县君。

时伊州寡妇胡氏者，不知何许人妻，甚有志节，为邦族所重。江南之乱，讽谕宗党，守节不从叛逆，封为密陵郡君。

孝妇覃氏者，上郡钟氏妇也。与夫相见未几而夫死，时年十八，事后姑以孝闻。数年间，姑及伯叔皆相继死。覃氏家贫，无以葬，躬自节俭，昼夜纺绩，十年而葬八丧，为州里所敬。文帝闻而赐米百石，表其门闾。

元务光母卢氏者，范阳人也。少好读书，造次必以礼。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勖以义方。汉王谅反，遣将綦良往山东略地，良以务光为记室。及良败，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务光家。见卢氏，逼之。卢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烛烧其面。卢氏执志弥固，竟不屈节。

裴伦妻柳氏者，河东人也，少有风训。大业末，伦为渭源令，为贼薛举所陷，伦遇害。柳氏时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妇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谓曰："我辈遭逢祸乱，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门风有素，义不受辱于群贼。我将与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妇相继而下，皆死井中。

赵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礼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随至河北。将归长安，至滏口遇盗，仅以身免。崔氏为贼所拘，请以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为仆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终不为贼妇。"群贼毁裂其衣，缚于床簀之上，将陵之。崔氏惧为所辱，诈之曰："今力已屈，当受处分。"贼遂释之。妻因取贼刀倚树而立曰："欲杀我，任加刀锯；若觅死，可来相逼。"贼大怒，乱射杀之。

元楷后得杀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论曰：妇人主织纴中馈之事，其德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高，考之图史，亦何代而无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盖有质迈寒松，心逾匪石，或忠壮诚恳，或文采可称。虽子政集之于前，元凯编之于后，比其美节，亦何以尚兹。故知兰玉芳贞，盖乃禀其性矣。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 恩幸

王睿 王仲兴寇猛 赵修 茹皓 赵邕 侯刚 徐纥 宗爱 仇洛齐段霸

王琚 赵默 孙小 张宗之 剧鹏 张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质李坚秦松 白整 刘腾 贾粲 杨范 成轨 王温 孟栾 平季 封津 刘思逸 张景嵩 毛暢 郭秀 和士开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韩凤 齐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矫情饰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进之常道也。况乃亲由亵狎，恩生趋走，便僻俯仰，当宠擅权。斯乃夏桀、殷纣所以丧两代，石显、张让所以翦二京焉。

魏世王睿幸于太和之初，郑俨宠于孝昌之季，宗爱之弑帝害王，刘腾之废后戮相，此盖其甚者尔。其间盗宫卖爵，污辱宫闱者多矣，亦何可枚举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诫。而齐末又有甚焉。乃自书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锥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麦，当机衡之重。亦有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开府，接武比肩。非直独守幸臣，且复多干朝政。赐予之费，帑藏以虚；杼柚之资，剥掠将尽。齐运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贞干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后，虽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陆芃兒之徒，唯左右驱驰，内外亵狎，其朝廷之事，一不与闻，故不入此传。大宁之后，奸佞浸繁，盛业鸿基，以之颠覆，生灵厄夫左衽，非不幸也！

《魏书》有《恩幸传》及《阉官传》，《齐书》有《佞幸传》。今用比次，以为《恩幸》篇云。旧书郑俨在《恩幸》中，今从例附其家传，其余并编于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齐之一物，丑声秽迹，千端万绪，其事阙而不书，乃略存姓名，附之此传之末。其帝家诸奴及胡人乐工叨窃贵幸者，亦附出焉。

王睿，字洛诚，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历位终于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赠平远将军、凉州刺史、显美侯，谥曰敬。睿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景穆之在东宫，见而奇之。兴安初，擢为太卜中散，稍迁为令，领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临朝，睿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为散骑常侍、侍令，领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临朝，睿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为散骑常侍、侍

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于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惮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兽圈，有猛兽逸，登门阁道，几至御坐。左右侍卫皆惊靡，睿独执戟御之，猛兽乃退。故亲任转重。三年春，诏睿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四年，迁尚书令，进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又拜睿妻丁氏为妃。及沙门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睿曰："与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原赦，不亦善乎！"考文从之，得免者千余人。

睿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载阉官防致，前后钜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赉赐，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及疾病、孝文、太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及疾笃，上疏陈刑政之宜。寻薨，孝文、文明太后亲临哀恸。赐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监护丧事。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曰宣王。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将葬于城东，孝文登城楼以望之。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乃立睿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祀五家。又诏褒扬睿，图其捍猛兽状于诸殿，令高允为之赞。京邑士女，谄称睿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初，睿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以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帐中，睿与张祐侍坐。睿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及女子登车，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睿之葬也，假亲姻义旧衰绖缟冠送丧者千余人，皆举声恸泣，以要荣利，时谓之义孝。

睿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县。薨后，重赠睿父桥侍中、征西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武威王，谥曰定。追策睿母贾氏为妃，立碑于墓左。父子并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故地。

子袭，字元孙。睿薨，孝文诏袭代领都曹，为尚书令，领吏部曹。后袭王爵，例降为公。太后崩后，袭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后出为并州刺史。舆驾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为立铭，置于大路，虚相称美。或云袭所教也，尚书奏免其官，诏唯降号二等。卒，赠豫州刺史，谥曰质。

袭弟椿，字元寿。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仆千余，园

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或有权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将营明堂、辟雍，俗征为将作大匠，椿闻而固辞。孝昌中，尔硃荣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至降下。事宁，授太原太守。以预立庄帝功，封辽阳县子，寻转封真定县。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时有风雹之变，诏书广访谠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满还乡。初，椿于宅构起□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未几，尔硃荣居椿之宅，荣封太原王焉。到于齐神武之居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后以老病辞疾，客居赵郡之西鲤鱼祠山。卒，赠尚书左仆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谥曰文恭。及葬，齐神武亲自吊送。

椿妻巨鹿魏悦次女，明达有远操，多识往行前言。随夫在华州，兄子建在洛遇患，闻而驰赴，肤容亏损，亲类叹尚之。尔硃荣妻乡郡长公主深所礼敬。永安中，诏以为南和县君。内足于财，不以华饰为意。抚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亲类，所在周给。椿名位终始，魏有力焉。卒，赠巨鹿郡君。椿无子，以兄孙叔明为后。

王仲兴，赵郡南栾人也。父天德，起自细微，至殿中尚书。仲兴幼而端谨，以父任，早给事左右，累迁越骑校尉。孝文在马圈，自不豫、大渐迄于崩，仲兴颇预侍护。宣武即位，转左中郎将。及帝亲政，与赵脩并见宠任，迁光禄大夫，领武卫将军。虽与脩并，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无礼。咸阳王禧之出奔也，当时上下微为震骇，帝遣仲兴先驰入金墉安慰。后与领军于劲参机要，因自回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党郡开国公。自拜武卫及受封日，车驾每临飨其宅。宣武游幸，仲兴常侍，不离左右，外事得径以闻，百僚亦耸体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兴故，自散爵为征虏府长史，带彭城太守。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尚书后以仲兴赏报过优，北海王详尝以面启，奏请降减，事久不决。可久在徐州，恃仲兴宠势，轻侮司马梁郡太守李长寿，乃令僮仆邀殴长寿，遂折其胁。州以表闻，北海王详因百僚朝集，厉色大言曰："徐州名籓，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简用上佐，遂至此纷纭，以彻荒外，岂不为国丑辱！"仲兴是后渐疏。宣武乃下诏夺其封邑。后卒于并州刺史。

宣武时，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干充武贲，稍迁至武卫将军。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卒，赠燕州刺史。

赵修，字景业，赵郡房子人也。父谧，阳武令。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宣武践阼，爱遇日隆。然天性暗塞，不亲书疏。宣武亲政，旬月间频有转授。每受除设宴，帝幸其宅，诸王公百僚悉从，帝亲见其母。

修能剧饮，至于逼劝觞爵，虽北海王详、广阳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乱。每适郊庙，修常骖陪，出入华林，恆乘马至禁内。咸阳王禧诛，其家财货多赐高肇及脩。修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人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皆出于官。时将马射，宣武留修过之，帝如射宫，又骖乘，辂车旒竿触东门折。脩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噂□沓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是年，又为修广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门高堂，房庑周博，崇丽拟于诸王。其四面邻居，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补长史大郡。

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困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小薄。初，王显附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列修葬父时，路中淫乱不轨。又云与长安人赵僧[A181]谋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乃密以闻。始琛及李凭等曲事修，无所不至，惧相连及，乃争共纠扌适。遂有诏按其罪恶，鞭之一百，徒敦煌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是日，修诣领军于劲第，与之樗蒲。筹未及毕，羽林数人，相续而至，称诏呼之。脩惊起，随出。路中执引脩马诣领军府。琛与显监决其罪，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决百靴，其实三百。修素肥壮，腰腹博硕，堪忍楚毒，了不转动。鞭讫，即召驿马，促之令发。出城西门，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驰之，其母妻追随，不得与语，行八十里乃死。

初，于后之入，修之力也。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以示己之疏远焉。

茹皓，字禽奇，旧吴人也。父谦之，本名要，随宋巴陵王休若为将，至彭城，遂寓居淮阳上党。皓年十五六，为县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见而善之，自随入洛，举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践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宠接。宣武尝拜山陵，路中欲引与同车，黄门侍郎元匡切谏乃止。乃帝亲政，皓眷赉日隆。时赵脩亦被幸，妒之，求出皓。皓亦虑见

危祸，不乐内官，遂超授濮阳太守，其父因皓，讼理旧勋，先除兖州阳平太守，赐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于去内，不以疏外为戚。及赵脩等败，竟获全。虽起微细，为守乃清简寡事。后授左中郎将，领直阁，宠待如前。皓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诏特依许。迁骁骑将军，领华林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泉池西，采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观，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帝心悦之，以时临幸。

皓贵宠日升，关豫政事，太傅、北海王详以下，咸祗惮之。皓娶仆射高肇从妹，于帝为从母，迎纳之日，详亲诣之，礼以马物，皓又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详劝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皓颇敏慧，折节下人，潜自经营，阴有纳受，货产盈积，起宅宫西，朝贵弗及。时帝虽亲万务，皓率常居内，留宿不还，传可门下奏事。未几，转光禄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陈马圈从先帝劳，更希荣举。

初，脩、皓之宠，北海王详皆附之。又直阁刘胄本为详荐，常感恩。高肇素嫉诸王，常规陷害，既知详与皓等交关相昵，乃构之，云皓等将有异谋。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擅势纳贿及私乱诸事。即日执皓等，皆诣南台，翌日，奏处杀之。皓妻被发出堂，哭而迎皓。皓径入哭别，食椒而死。

胄字元孙，后位直阁将军。

季贤起于主马，宣武初好骑乘，因是获宠。位司药丞，仍主厩闲。

扫静、徐义恭，并彭城旧营人。扫静能为宣武典栉梳，义恭善执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爱幸相侔，官叙不异。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扫静偏为亲密，与皓常在左右，略不归休。皓败，扫静亦死于家。义恭小心谨慎，皓等死后，弥见幸信。宣武不豫，义恭昼夜扶抱，崩于怀中。义恭谄附元叉，叉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终左光禄大夫。

赵邕，字令和，自云南阳人也。洁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贵宠也。邕以少年端谨，出入其家，颇给桉磨奔走之役。冲令与诸子游处，人有束带谒冲者，时托之以自通。太和中，给事左右，至殿中监。宣武即位及亲政，犹居本任。微与赵脩结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宠，召拜太常少卿，寻为荆州大中正，出为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

丧，葬于宛城之南，赵氏旧墟。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卒，赠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庙，脩恆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车都尉，执辔同载。时人窃论，号为二赵。以赵出南阳，徙属荆州。邕转给事中，南阳中正。以父为荆州大中正，罢。宣武崩，邕兼给事黄门。后为幽州刺史，贪与范阳卢氏为婚，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携女至家藏避，规免。邕乃考掠阳叔，遂至于死。阳氏诉冤，邕坐处死。会赦，免。孝昌初，卒。

侯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于鼎俎，得进膳出入，积官至尝食典御。宣武以其质直，赐名刚焉。稍迁左中郎将，领刀剑左右，后领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刚与侍中崔光迎明帝于东宫，寻除卫尉卿，封武阳县侯。俄为侍中、抚军将军、恆州大中正，进爵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为相州，刚言于灵太后曰："昔高氏擅权，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尽其美。宜还引入，以辅圣主。"太后善之。

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承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云："此近为我举食。"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后刚坐掠杀试射羽林，为御史中尉元匡所弹，处刚大辟。尚书令、任城王澄为之言于灵太后，令削封三百户，解尝食典御。刚于是颇为失意。刚自太和进食，遂为典御，历两都、三帝、二太后，将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废也，刚为太傅、清河王怿所举，除车骑将军，领御史中尉。及领军元叉执政，刚长子，叉之妹夫，乃引刚为侍中、左卫将军，还领尝食典御，以为枝援。复令御史中尉。刚启军旅稍兴，国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赈给征人，比至军下。明帝许之。

孝昌元年，除领军。初，元叉之解领军，灵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难卒制，故权以刚代之，示安其意。寻出为冀州刺史。刚在道，诏暴其朋党元叉，逼胁内外，降为征虏将军，余悉削黜。终于家。永安中，赠司徒公。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

徐纥字，武伯，乐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纥少好学，颇以文词见称。宣武初，自主书除中书舍人。谄附赵脩，脩诛，坐徙枹罕。虽在徒役，志气不挠。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听免，纥以此得还。久之，复除中书舍人。太傅、清河王怿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怿，出为雁门太守，称母老解郡。寻饰貌事叉，大得叉意。

灵太后反政，以纥曾为怿所顾待，复自母忧中起为中书舍人。曲事

郑俨，是以特被信任，俄迁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事，军国诏命，莫不由之。时有急速，令数吏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虽无雅才，咸得济用。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邪王诵，并称文学，亦不免为纥执笔，承其指授。纥机辩有智数，当公断决，终日不以为劳。长直禁中，略无休息。时复与沙门讲论，或分宵达曙，而心力无怠，道俗叹服之。然性浮动，慕权利，外似謇正，内实谄谀。时豪胜己，必相陵驾；书生贫士，矫意礼之。其诡态若此，有识鄙焉。纥既处腹心，参断机密，势倾一时，远近填凑。与郑俨、李神轨宠任相亚，时称徐、郑焉。然无经国大体，好行小数，说灵太后以铁券间尔硃荣左右。荣知，深以为憾，启求诛之。荣将入洛，既克河梁，纥矫诏夜开殿中，取骅骝御马十余疋，东走兖州。羊侃时为太山太守，纥往投之，说侃令举兵。侃从之，遂聚兵反，共纥围兖州。孝庄初，遣侍中于晖为行台，与齐神武讨之。纥虑不免，说侃请乞师于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笔驳论十卷，多有遗落，时或存于世焉。

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景穆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景穆每衔之。给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太武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爱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太武震怒，景穆遂以忧薨。

是后，太武追悼不已，爱惧诛，遂谋逆。二年春，太武暴崩，爱所为也。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吴兴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二人议，以文成冲幼、欲立长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犹豫未决。爱知其谋。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爱素贱，弗之疑，皆随之入。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及延等入，以次收缚，斩于殿堂。执秦王翰，杀之于永巷，而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分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为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文成立，诛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齐，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冯翊重泉，款仕

石季龙末，徙鄴南枋头。仕慕容□为乌丸护军、长水校尉。生二子，长曰嵩，小曰腾。嵩仕慕容垂，迁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长曰广，小曰盆。嵩妹子洛齐，生而非男，嵩养为子，因为仇姓。初，嵩长女有姿色，充冉闵妇。闵破，入慕容俊，又转赐卢豚，生子鲁元。鲁元有宠于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于帝。帝为访其舅。时东方罕有仕者，广、盆皆不乐入平城。洛齐独请行曰："我养子，兼人道不全，当为兄弟试祸福也。"乃乘驴赴京。鲁元候知将至，结从者百余骑，迎于桑乾河，见而下拜，从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问其才用所宜，鲁元曰："臣舅不幸，生为阉人，唯合与陛下守宫闱耳。"而不言其养子。帝矜焉，引见叙用，赐爵文安子，稍迁给事黄门侍郎。

魏初，禁网疏阔，人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人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绫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人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捡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从征平凉，以功超迁散骑常侍。又加中书令，进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内都大官。卒，谥曰康。养子俨，袭爵。

太武时，又有段霸，以谨敏见知。历中常侍、殿中尚书、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晋豫州刺史。琚以秦常中被刑，入宫禁。小心守节，久乃见叙用，稍迁礼部尚书，赐爵广平公。孝文以琚历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骑常侍。后历位冀州刺史，假广平王，进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东巡冀州，亲幸其家。还京，以其年老，拜散骑常侍，养老于家，前后赐以车马、衣物，不可称计。又降爵为公。扶老自平城从迁洛邑。常饮牛乳，色如处子。卒年九十，赠冀州刺史，谥靖公。

赵默，字文静，初名海，本凉州隶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术，晋末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海生而凉州平，没入而为阉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谨小心，赐爵睢阳侯，累迁选部尚书。能自谨励，当官任举，颇得其人，加侍中，进爵河内公。献文将传位京兆王子推，访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贺等辞义正直，不肯奉诏。献文怒，变色，复以问默。默对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献文默然良久，遂传位孝文。孝文立，得幸两宫，禄赐优厚。时尚书李□亦有宠于献文，与默对绾选部。□奏中书侍郎崔鉴为东徐州，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为荆州，选部监公孙蘧为幽州，皆曰有能，实有私焉。默疾其亏乱选

体，遂争于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与禄，国之常典。中书侍郎、尚书主书郎、诸曹监，勋能俱立，不过列郡。今□皆以为州，臣实为惑。”于是默与□遂为深隙。□竟列默为监藏。因黜为门士。默废寝忘食，规报前怨。逾年，还入为侍御、散骑常侍、侍中、尚书左仆射，复兼选部如昔。及□将获罪，默因拘成以诛之，然后食甘寝安，志于职事。出为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进爵为王。克己清俭，事济公私。后薨于冀州刺史，追赠司空，谥曰康。

孙小，字茂翘，咸阳石安人也。父瓒，姚泓安定护军，为赫连屈丐所杀，小没入宫刑。会魏平统万，遂徙平城。内侍东宫，以聪识有智略称。未几，转四台中散。太武幸瓜步，虑有北寇之虞，赐爵泥阳子，除留台将军。车驾还都，乃请父瓒赠谥，求更改葬。诏赠秦州刺史、石安县子，谥曰戴。小后拜并州刺史，进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声称微少于前。然所在清约，当时牧伯，无能及也。性颇忍酷，所养子息，驱逐鞭挞，视如仇雠。小之为并州，以郭祚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书记，时人多之。

张宗之，字益宗，河南巩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晋将刘裕西征，板假洛阳令。初、缑氏宗文邕谋反，胁孟舒等事晋。孟舒败，走免。宗之被执入京，腐刑。以忠厚谨慎，擢为侍御中散，赐爵巩县侯。历仪曹、库部二曹尚书，领中秘书，进爵彭城公，后例降为侯。卒于冀州刺史，赠怀州刺史，谥曰敬。

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宋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云。

剧鹏，高阳人也。粗览经史，闲晓吏事。与王质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阍阉为耻。孝文迁洛，常为宫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萨也，鹏密谏止之，不从，遂发愤卒。

张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风太守，太武末，坐事诛。祐充腐刑，积劳至曹监、中给事。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宠幸冠诸阉，官特迁、尚书，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未几监都曹，加侍中，与王睿等俱入八议。太后嘉其忠诚，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亲率文武往宴会焉。拜尚书左仆射，进爵新平王，受职于太华庭，备威仪于宫城南，观者以为荣。孝文、太后亲幸其宅，飨会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机禁二十余年，未尝有过。由是特被恩宠，岁月赏赐，家累巨

万。与王质等十七人，俱赐金券，许以不死。薨，孝文亲临之，诏鸿胪典护丧事。赠司空，谥曰恭。葬日，车驾亲送近郊。

祐养子显明，后名庆，少历内职，有姿貌，江阳王继以女妻之。袭爵，降为陇东公，又降为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于直谷。自言其先姓□巳，汉灵帝时，□巳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易氏，即家焉。无得而知也。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免。嶷独与母没入内宫，受刑，遂为宦人。小心慎密，累迁中常侍、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太后既宠之，乃征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将还，见于皇信堂，孝文执手曰："老人归途，几日可达？好慎行路！"其见幸如此。睹生卒，赠秦州刺史，谥曰靖。赐黄金八十斤，缯彩及绢八百疋，以供丧用。并别使劳尉。加嶷大长秋卿。嶷老疾，乞外禄，乃出为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将之州，孝文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十九年，以刺史从驾南征，以老旧，每见劳问，数道称嶷之正直。命乘马出入行禁之间，与司徒冯诞同例。军回，还州。自以故老前官，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土族，简于礼接。天性酷薄，虽弟侄甥婿，略无存润。卒于州。

先以从弟老寿为后，又养太师冯熙子次兴。嶷死后，二人争立。嶷妻张氏，致讼经年，得以熙子为后。老寿亦仍陈诉，终获绍爵，次兴还于本族。老寿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显奏言："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谁子。人理所未闻，鸟兽之不若。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正罪。"诏可之。老寿死后，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寿及石荣祖父皆造碑铭，就乡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贵人。

石荣自被劾后，遂废顿。子长宣，位南兖州刺史，与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为钳耳氏，宣武时，改为王焉。自晋已来，恆为渠长。遇坐事腐刑，累迁吏部尚书，爵宕昌公。出为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幽后之前废也，遇颇言其过。及后进幸，孝文对李冲等申后无咎，而称遇谤议之罪，遂免遇官，夺其爵。宣武初，为光禄大夫，复旧爵。冯氏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尝更奉接，往来祗

谒，不替旧敬。

遇性工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长于人事，留意酒食之间。每逢僚旧，觞膳精丰。然竞于荣利，趋求势门。赵脩之宠也，遇深附会，受敕为之造宅，增于本旨，笞击作人，莫不嗟怨。卒于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与太妃俱往临问，视其危惙，为之泣下。其善奉诸贵，致相悲悼如此。赠雍州刺史。

苻承祖，略阳氐人也。因事为阉人，为文明太后所宠，赐爵略阳公。历吏部尚书，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之心任，许以不死之诏。后承祖坐赃应死，孝文原之，命削职禁锢在家，授悖义将军、佞浊子。月余遂死。

王质，字绍奴，高阳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出为瀛州刺史，风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号为威酷。孝文颇念其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冯后、陆睿、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手笔，莫不委至，同之戚贵。质皆宝掌。入为大长秋卿，卒。

李坚，字次寿，高阳易人也。文成初，坐事为阉人，稍迁中给事中，赐爵魏昌伯。小心谨慎，常在左右，虽不及王遇、王质等，而亦见任用。宣武初，自太仆卿出为瀛州刺史。本州之荣，同于王质。所在受纳，家产巨万。卒于光禄大夫，赠相州刺史。

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并长秋卿。

刘腾，字青龙，本平原城人也，徙属南兖州之谯郡。幼时坐事受刑，补小黄门，转中黄门。孝文之在县瓠，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由是进冗从仆射，仍中黄门。后与茹皓使徐、兖，采召人女。还，迁中给事。

灵太后临朝，以与于忠保护勋，除崇训太仆，加侍中，封长乐县公。拜其妻魏氏为巨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赏赉亚于诸主外戚。所养二子，为郡守、尚书郎。腾曾疾笃，灵太后虑或不救，迁卫将军、仪同三司。后疾瘳。腾之拜命，孝明当为临轩，会日，大风寒甚，乃遣使持节

授之。腾幼充宫役，手不解书，裁知署名而已，而奸谋有余，善射人意。灵太后临朝，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桥、太上公、太上君及城东三寺，皆主修营。

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清河王怿抑而不奏。腾以为恨，遂与领军元叉害怿，废灵太后于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籥，明帝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又使中常侍贾粲假言侍明帝书，密令防察。叉以腾为司空，表里擅权，共相树置。叉为外御，腾为内防，迭直禁闼，共裁刑赏。腾遂与崔光同受诏，乘步挽出入殿门。四年之中，生杀之威，决於叉、腾之手。八坐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底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室宇，天下咸苦之。薨于位，中官为义息衰绖者四十余人。腾之立宅也，奉车都尉周恃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事甫成，陈尸其下。追赠太尉、冀州刺史。葬，阉官为义服，杖绖衰缟者以百数。朝贵皆从，轩盖填塞，相属郊野。魏初以来，权阉存亡之盛，莫及焉。

灵太后反政，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后腾所养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腾余养于北裔，寻遣密使追杀之于汲郡。

贾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颇涉书记。与元叉、刘腾等同其谋谟，进光禄勋卿。专侍明帝，与叉、腾等伺帝动静。右卫奚康生之谋杀叉也，灵太后、明帝同升于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既被囚执，粲绐太后曰："侍官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太后信之，适下殿，粲便扶明帝出东序，前御显阳，还闭太后于宣光殿。粲既叉党，威福亦震于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后，遂移家属焉。时武威太守韦景承粲意，以其兄绪为功曹。绪时年向七十。未几，又以绪为西平太守。灵太后反政，欲诛粲，以叉、腾党与不一，恐惊动内外，乃止。出粲为济州刺史。未几，遣武卫将军刁宣驰驿杀之。

杨范，字法僧，长乐广宗人也。文成时，坐事宫刑，为王琚所养，恩若父子。累迁为中尹。灵太后临朝，为中常侍、崇训太仆，领中尝药典御，赐爵华阴子，出为华州刺史。中官内侍贵者，灵太后皆许其方岳，以范年长，拜跪为难，故遂其请。父子纳货，为御史所纠，遂废于

家。后为崇训太仆、华州大中正，卒。

成轨，字洪义，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宫掖。以谨厚称，为中谒者仆射。孝文意有所欲，轨候容色，时有奏发，辄合帝心。从驾南征，专进御食。时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昼夜无懈。延昌末，迁中常侍、尝食典御、光禄大夫，统京染都将。孝昌二年，以勤旧封始平县伯。明帝所幸潘嫔以轨为假父，颇为中官之所敬惮。后进爵为侯，卒于卫将军，赠雍州刺史，谥曰孝惠。

王温，字桃汤，赵郡栾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稍迁中尝食典御、中给事，加左中郎将。宣武之崩，群官迎明帝于东宫，温于卧中起明帝，与保母扶抱明帝，入践帝位。高阳王雍既居冢宰，虑中人朋党，出为巨鹿太守。灵太后临朝，征为中常侍，赐爵栾城伯。累迁左光禄大夫、光禄勋卿、侍中，进封栾城县侯。温自陈本阳平武阳人，改封武阳县侯。建义初，于河阴遇害。

孟栾，字龙兒，不知何许人也。坐事为阉人。灵太后临朝，为左中郎将、给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于九龙殿下暴疾，归家，甚夜亡。栾初出，灵太后闻之曰："栾必不济，我为之忧。"乃奏其死，为之下泪曰："其事我如此，不见我一日忻乐时也。"赐帛三百疋、黄绢一十疋，以供丧用。七日，灵太后为设二百僧斋。

平季，字幼穆，燕国蓟人也。坐事腐刑。累迁新兴太守。明帝崩，与尔硃荣等议立庄帝。庄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寻除中侍中。以参谋勋，封元城县侯。永熙中，加骠骑大将军，卒。

封津，字丑汉，勃海蓨人也。父令德，娶常宝女。宝伏诛，令德以连坐伏法。津受刑，给事宫掖。累迁奉车都尉、中给事中。灵太后令津侍明帝书，迁常山太守。津少长宫闱，给事左右，善候时情，号为机悟。天平初，除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元象初，复为中侍中、大长秋卿，仍开府仪同。薨，赠司徒、冀州刺史，谥曰孝惠。

刘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为小史，累迁中侍中。武定中，与元瑾等谋反，伏诛。

又有张景嵩、毛暢者，咸以阍寺在明帝左右。灵太后亦密仗之通传意计于明帝。元叉之出，景嵩、暢颇有力焉。灵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叉。时内外喧喧，元叉还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祸及己，乃启明帝，

欲诏右卫将军杨津密往杀叉。诏书已成，未及出外，叉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与清河王息欲废太后。"太后信之，责暢。暢出诏草以呈太后。太后读之，知无废己状，意小解。然叉妻构之不已，出暢为顿丘太守，景嵩为鲁郡太守。寻令捕杀暢。景嵩，孝静时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阳涿人也。事齐神武，稍迁行台右丞，封寿阳伯。亲宠日隆，多受赂遗，进退人物。张伯德、祁仲彦、张华原之徒，皆深相附会。秀疾，神武亲视之，问所欲官，乃启为七兵尚书，除书未至而卒。家无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亲使录知其家资粟帛多少，然后去。赠仪同三司、恆州刺史。命其子孝义与太原公以下同学读书。初，秀忌嫉杨愔，诳胁令其逃亡。秀死后，愔还，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义，终身不齿。

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魏静帝尝夜与朝贤讲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识北斗。"齐神武闻之，以为淳直，由是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

士开幼而聪慧，选为国子学生，解悟捷疾，为同业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长广王，辟士开开府行参军。武成好握槊，士开善此戏，由是遂有斯举。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弹胡琵琶，因致亲宠。尝谓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爱重如此。文宣知其轻薄，不欲令王与小人相亲善，责其戏狎过度，徙之马城。乾明元年，孝昭诛杨愔等，敕追还，长广王请之也。

武成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侍中高元海、黄门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毕义云等疾之，将言其事。士开乃奏元海等交结朋党，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疏斥，义云反纳货于士开，除兖州刺史。士开初封定州真定县子，寻进为伯。天统元年，加仪同三司，寻除侍中，加开府。及遭母刘氏忧，帝闻而悲惋，遣武卫将军侯吕芬诣宅，昼夜扶侍，并节哀止哭。又遣侍中韩宝业赍手敕慰谕云："朕之与卿，本同心腹，今怀抱痛割，与卿无异。当深思至理，以自开慰。"成服后，吕芬等始还。其日，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帝亲握手，下泣晓谕，然后遣还。驾幸晋阳，给假，听过七日续发，其见重如此。并诸弟四人，并起复本官。四年，再迁尚书右仆射。帝先患气疾，因饮酒辄大发动，士开每谏不从。后属帝气疾发，又欲饮酒，士开泪下嘘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

谏。”因不饮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饮酒焉。又除尚书左仆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月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催唤。奸谄日至，宠爱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至说武成云：“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从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骑兵，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帝三四日乃一坐朝，书数字而已，略无言，须臾罢入。及帝寝疾于乾寿殿，士开入侍医药。帝谓士开有伊、霍之才，殷勤属以后事，临崩握其手曰：“勿负我也。”仍绝于士开之手。

后主以武成顾托，深委任之。又先得幸于胡太后，是以弥见亲密。赵郡王睿与娄定远、元文遥等谋出士开，仍引任城、冯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为计策。属太后觞朝贵于前殿，睿面陈士开罪失云：“士开，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纳货贿，秽乱宫掖。臣等义无杜口，冒以死陈。”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饮酒，勿多言。”睿词色愈厉。安吐根继进曰：“臣本商胡，得在诸贵行末，既受厚恩，岂敢惜死？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太后曰：“别日论之，王等且散。”睿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词咆哮，无所不至。明日，睿等复于云龙门令文遥入奏，三反，太后不听。段韶呼胡长粲传言于太后。曰：“梓宫在殡，事太匆速，犹欲王等更思量。”赵郡王等遂并拜谢。长粲复命，太后谓曰：“成妹母子家计者，兄之力也。”厚赐睿等而罢之。

太后及后主召问士开，士开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谅阴始尔，大臣皆有觊觎，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睿等，云文遥与臣同是任用，岂得一去一留，并可以为州。且依旧出纳，待过山陵，然后发遣。睿等谓臣真出，心必喜之。”后主及太后告睿等，如其言，以士开为兖州刺史，文遥为西兖州刺史。山陵毕，睿等促士开就路。士开载美女珠帘及诸宝玩以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特赐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帘。”定远大喜，谓士开曰：“欲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不愿更人。”定远信之，送至门。士开曰：“今日远出，愿一辞观二宫。”定远许之。由是得见后主及太后，进说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臣出之后，必有大变，复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因恸

哭。后主及太后皆泣，问计将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定远为青州刺史；责赵郡王睿以不臣，召入杀之；复除士开侍中、尚书左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武平元年，封淮阳王，寻除尚书令，还录尚书事，食定州常山郡干。

武成时，恆令士开与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与太后为乱。及武成崩后，弥自放恣。琅邪王俨恶之，与领军大将军厍狄伏连、侍中冯子琮、书侍御史王子宜、武卫大将军高舍洛等谋诛之。伏连发京畿军士帖神武千秋门外，并私约束，不听士开入殿。士开虽为领军，恆性好内，多早下，纵当直，必须还宅，晚始来。门禁宿卫，略不在意。及旦，士开依式早参，厍狄伏连把士开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台。”遣军士防送，禁治书侍御□事。俨遣都督冯永洛就台斩之。先是鄴下童谣云：“和士开，当入台。”士开谓入上台，至是果验。俨令御史李幼业、羊立正将令史就宅簿录家口，自领兵士纵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说后主亲自晓告军士，军士果散。即斩伏连及王子宜，并支解，弃尸殿西街。自余皆辫头反缚，付赵彦深于凉风堂推问，死者十余人。帝哀悼，不视事数日。后追忆不已，诏起复其子道盛通直散骑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内省，参典机密。诏赠士开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司徒公，录尚书事，谥曰文定。

士开禀性庸鄙，不窥书传，发言吐论，唯以谄媚自资。自河清、天统以后，威权转盛，富商大贾，朝夕填门，聚敛货财，不知纪极。虽公府属掾，郡县守长，不拘阶次，启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丁邹、严兴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参士开疾患，遇医人云，王伤寒极重，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须疑惑，请为王先尝之。”一举便尽。士开深感此心，为之强服，遂得汗病愈。其势倾朝廷如此。虽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贤愚，无不进擢；而正理违忤者，亦颇能含容之。士开见人将加刑戮，多所营救，既得免罪，即令讽论，责其珍宝，谓之赎命物。虽有全济，皆非直道。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稍迁仪同三司，食永昌郡干。皇建中，加开府。齐亡年，卒。

穆提婆，本性骆，汉阳人也。父超，以谋叛伏法，提婆母陆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为奴。后主在襁褓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妳，呼姊姊，遂为胡太后昵爱。令萱奸巧多机辩，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皆为郡君义子。天统初，奏引提婆入侍后主，朝夕左右，大被亲狎，无所不为。武平元年，稍迁仪同三司，又加开府，寻授武卫大将军、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转食乐陵郡干，宠遇弥隆。遂至尚书左右仆射、领军大将军、录尚书，封城阳郡王。赠其父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城阳王。令萱又佞媚穆昭仪，养之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号视第一品，班在长公主之上。

自武平三年之后，令萱母子势倾内外，卖官鬻狱，取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令萱则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则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气。提婆尝有罪，太姬于帝前驾之曰："奴断我兒！"兒谓帝，奴谓提婆也。

斛律皇后之废也，太后欲以胡昭仪正位后宫，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宠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后主立之。然意在穆昭仪，每私谓后主曰："岂有男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义离间，乃外求左道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无恆，后主遂渐相畏恶。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仪，又先别造宝帐，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仪于帐中，谓后主云："有一圣女出，将大家看之。"及见，昭仪更相媚悦。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于是立穆氏为右皇后，以胡氏为左皇后，寻复黜胡，以穆为正嫡。引祖珽为宰相，杀胡长仁，皆令萱所为也。自外杀生与夺，不可尽言。

提婆虽庸品厮滥，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声色，极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关怀。未尝毒害，士人亦由此称之。晋州军败，后主还鄴，提婆奔投周军，令萱自杀，子孙小大皆弃市，籍没其家。周武帝以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未几，云将据宜州起兵，与后主相应，诛死。后主及齐氏诸王，并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善无人也。父市贵，从神武以军功封常山郡公，位晋州刺史，赠太尉公。及阿那肱贵宠，赠成皋王。

阿那肱初为库直，每从征讨，以功封直城县男。天保初，除库直都督。四年，从破契丹及蠕蠕，以蹻捷见知。大宁初，除假仪同三司、武卫将军。那肱工于骑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为武成爱重。又

谄悦和士开，尤相亵狎。士开每见为之言，由是弥见亲待。河清中，除仪同三司，食汾州定阳、仵城二郡干。以破突厥，封宜君县伯。天统初，加开府，除侍中、骠骑大将军、领军，别封昌国县侯。后主即位，除并省右仆射。武平元年，封淮阴郡王，仍迁并省尚书左仆射，又除并省尚书令、领军大将军、并州刺史。

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识用尤在士开下。而奸巧计数，亦不逮士开。既为武成所幸，多令在东宫侍卫，后主所以大宠遇之。士开死后，后主谓其识度足继士开，遂致位宰辅。武平四年，令其录尚书事，又总知外兵及内省机密。顿不如和士开、骆提婆母子卖狱鬻官，韩长鸾憎疾良善；而那肱少言辞，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阴私，虚相谗构。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录尚书、刺史并如故。及周师逼平阳，后主于天池校猎，晋州频遣驰奏，从旦至午，驿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乐，边境小小兵马，自是常事，何急奏闻？"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阳城已陷贼，方乃奏知。明即欲引军，淑妃又请更合围，所以弥致迟缓。及军赴晋州，命那肱率前军先进，仍总节度诸军。

后主至平阳城下，谓那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那肱曰："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火头，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皇帝时？不如勿战，守高梁桥。"安吐根曰："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汾河中。"帝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县军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桥堑进军，使内参让阿那肱曰："尔富贵足，惜性命邪！"

后主从穆提婆观战，东偏颇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与淑妃奔高梁。开府奚长乐谏曰："半进半退，战家常体。今众全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乱，愿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讫，甚整顿，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帝将从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驰。有军士雷相，告称："阿那肱遣臣招引西军，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还闻奏。"后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检校。孝卿固执云："此人自欲投贼，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语耳。"事遂寝。还至晋阳，那肱腹心人马子平告那肱谋反，又以为虚妄，斩子平。乃颠沛还鄴，侍卫逃散，唯那肱及阉寺等数十骑从行。复除大丞相。

后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数千人投济州关，仍遣觇候周军进止，日夕驰报。那肱每奏云："周军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马，未须南行。"及周军

且至关首，所部兵马皆散，那肱遂降。时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齐主，故不速报兵至，使后主被禽。那肱至长安，授大将军，封郡公，寻出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从王谦起兵，诛死。

初，天保中，文宣自晋阳还鄴，愚僧秃师于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瑰终破你国。"时蠕蠕主阿那瑰在塞北强盛，帝尤忌之，所以每岁讨击。后亡齐者遂属高阿那肱云。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瑰"音。斯固亡秦者胡，盖县定于窈冥也。

韩凤，字长鸾，昌黎人也，父永兴，开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凤少聪察，有膂力，善骑射，稍迁乌贺真、大贤真正都督。后主居东宫，年尚幼，武成简都督三十人，送令侍卫，凤在其数。后主亲就众中牵凤手曰："都督，看兒来。"因此被识，数唤共戏。袭爵高密郡公，位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开为厍狄伏连等矫害，敕咸阳王斛律明月、宜阳王赵彦深在凉风堂推问支党。其事秘密，皆令凤口传，然后宣诏敕号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

祖珽曾与凤于后主前论事，珽语凤云："强弓长槊，容相推谢；军国谋算，何由得争？"凤答云："各出意见，岂在文武优劣！"后主将诛斛律明月，凤固执不从。祖珽因有谗言，既诛明月，数日后主不兴语，后寻复旧。仍封旧国昌黎郡王，又加特进。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辞之后，迟留不行。其省事徐孝远密告祖珽诛斛律明月后，矫称敕赐其珍宝财物，亦有不云敕而径回取者。敕令领军将军侯吕芬追珽还，引入侍中省锁禁，其事首尾，并凤约敕责之。

进位领军大将军，余悉如故。息宝行尚公主，在晋阳赐甲第一区。其公主生男满月，驾幸凤宅，宴会尽日。每旦早参，先被敕唤顾访，出后方引奏事官。若不视事，内省急速者，皆附奏闻。军国要密，无不经手。东西巡幸，及山水游戏射猎，独在御傍。与高阿那肱、穆提婆共处衡轴，号曰三贵。损国害政，日月滋甚。

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君臣应和若此。凤恆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瞋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剉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其弟万岁，及其二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万岁又拜侍中，亦处机要。宝信尚公主，驾复幸其宅，亲戚咸蒙官赏。

凤母鲜于，段孝言之从母子姊也，为此偏相参附，奏遣监造晋阳宫。陈德信驰驿检行，见孝言役官夫匠自营宅，即语云：“仆射为至尊起台殿未讫，何用先自营造？”凤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为己造宅。德信还，具奏闻。及幸晋阳，凤又以官马与他人乘骑，上因此发忿，与提婆并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毁其宅，公主离婚，复被遣尚鄴吏部门参。及后主晋阳走还，被敕唤入内，寻诏复王爵及开府、领军大将军，常在左右。仍从后主走度河，到青州，并为周军所获。

凤被宠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宴私，唯相谮诉。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也，每一赐与，动至千万。恩遇日甚，弥自骄恣，意色严厉，未尝与人相承接。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终于陇州刺史。

宦者韩宝业、卢勒叉、齐绍、秦子徵并神武旧左右，唯阁内驱使，不被恩遇。历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宠幸，但渐有职任。宝业至长秋卿，勒叉等或为中常侍。武成时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长游、鲁恃伯、郭沙弥、邓长颙及宝业辈，亦有至仪同食干者。唯长颙武平中任参宰相，干预朝权。如宝业及勒叉、齐绍、子徵后并封王，俱自收敛，不过侵暴。又有陈德信亦参时宰，与长颙并开府封王，俱为侍中、左右光禄大夫，领侍中。又有潘师子、崔孝礼、刘万通、研胥光弁、刘通远、王弘远、王子立、王玄昌、高伯华、左君才、能纯陀、宫锺馗、赵野叉、徐世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宝、康德汪，并于后主之朝，肆其奸佞。败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开府，罕止仪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者。多带中侍中、中常侍，此二职乃至数十人。恆出入门禁，往来园苑，趋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颜色，竞进谄谀，发言动意，多会深旨。一戏之赏，动逾巨万，丘山之积，贪吝无厌。犹以波斯狗为仪同、郡休，分其干禄，神兽门外，有朝贵憩息之所，时人号为解卸□。诸阉或在内多日，暂放归休，所乘之马，牵至神兽门阶，然后升骑。飞鞭竞走，十数为群，马尘必坌诸贵，爰至唐、赵、韩、骆，皆隐□趋避，不敢为言。齐、卢、陈、邓之徒，亦意属尚书、卿尹，宰相既不为致言，时主亦无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长颙为太府卿焉。

神武时有仓头陈山提、盖丰乐，俱以驱驰便僻，颇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丰乐尝食典御。又有刘郁斤、赵道德、刘桃枝、梅胜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铜鍉、王恩洛，并为神武驱使。天保、大宁之朝，渐以贵盛。至武平时，山提等皆以开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则追赠王爵。虽赐与无赀，顾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辅，然皆不得干

预朝政。

武平时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驮、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其何硃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

阉官犹以宫掖驱驰，便蕃左右，渐因昵狎，以至大官。仓头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于后主，则是先朝旧人，以勤旧之劳，致此叨窃。至于胡小兒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

其以音乐至大官者：沈过兒，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

时又有开府薛荣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经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是谁冢？"行恭戏之曰："林宗冢。"复问："林宗是谁？"行恭曰："郭元贞父。"荣宗前奏曰："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棰马鞭，问臣：'我阿贞来不？'"是时群妄，多皆类此。

论曰：古谚有之，"人之多幸，国之不幸。"然则宠私为害，自古忌之。大则倾国亡身，小则伤贤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诫焉。《诗》曰："殷鉴不远，近在夏后之世。"观夫魏氏以降，亦后来之殷鉴矣。为国家者，可无鉴之哉？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一 僭伪附庸

夏赫连氏 燕慕容氏 后秦姚氏 北燕冯氏 西秦乞伏氏

北凉沮渠氏 梁萧氏

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示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察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

铁弗刘武，南单于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号为姓。武父诰汁爰，世领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务桓代领部落，与魏和通。务桓死，弟阏陋头代立，密谋反叛。后务桓子悉勿祈遂阏陋头而立。悉勿祈死，弟卫辰代立。

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之。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坚求田地。春去秋来，坚许之。后乃背坚，专心归魏。举兵伐坚，坚遣其将邓讨擒之。坚自至朔方，以卫辰为夏阳公，统其部落，卫辰复附于坚，昭成讨大破之，遂走奔苻坚。坚送还朔方，遣兵戍之。

昭成末，卫辰导苻坚寇魏南境，王师败绩。坚遂分国人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坚后以卫辰为单于，督摄河西新类，屯于代来。慕容永据长子，拜卫辰使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朔方王。姚苌亦遣使结好，拜卫辰使持节、都督北朔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

登国中，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众八九万。道武军五六千人，为其所围。帝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大破之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而走。帝乘胜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径入其国。遂至卫辰所居悦

跂城，卫辰父子惊遁。乃分遣陈留公元虔南至白盐池，虏卫辰家属；将军伊谓至木根山，擒直力鞮。卫辰单骑遁走，为其部下所杀，传首行宫。先是河水赤如血，卫辰恶之，及卫辰之亡，诛其族类，并投之于河。卫辰第三子屈丐奔薛干部帅太悉伏。

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兴。兴高平公破多罗没弈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长八尺五寸，兴见而奇之。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逾于勋旧。兴弟济南公邕言于兴曰："屈丐天性不仁，难以亲育，宠之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屈丐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兴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弈于镇高平。邑固谏以为不可。兴乃止。以屈丐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二万余落，镇朔方。

道武末，屈丐袭杀没弈于而并其众，僭称大夏天王，号年龙升，置百官。兴乃悔之。屈丐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族刚锐如铁，皆堪伐人。晋将刘裕攻长安，屈丐闻而喜曰："姚泓岂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后，吾取之如拾遗耳。"于是秣马励兵，休养士卒。及刘裕禽泓，留子义真守长安。屈丐伐之，大破义真，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遂僭皇帝于氵霸上，号年为昌武，定都统万，勒铭城南，颂其功德，以长安为南都。

性骄虐，视人如草，蒸土以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便斩铠匠，杀工匠数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人。群臣忤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脣，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议废其子璝，璝自长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璝杀之。屈丐以昌为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

昌字还国，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闻屈丐死，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时冬至之日，昌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车驾次于黑水，去其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太武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夜宿城北。明日分军四出，徙万余家而还。

后昌遣弟定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太武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一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帝曰："夫用兵

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步从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后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军伏于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昌将狄子玉来降，说：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坚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有何不济？”昌以为然。太武恶之，退军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骑五千，西掠居人。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官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昌信其言，引众出城，步骑三万。司徒长孙翰等咸言昌步阵难陷，宜避其锋，且待步兵，一时奋击。帝曰：“不然，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遂收军伪北，引而疲之。昌以为退，鼓噪而前，舒阵为翼。行五六里，帝冲之，贼阵不动。稍前行，会有风起，方术官赵倪劝帝更待后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骑为左右以掎之。帝坠马，贼已逼，帝腾马刺杀其尚书斛黎文，杀骑贼十余人。流矢中帝，帝奋击不辍。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克其城。

初，屈丐奢，好修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帝顾谓左右曰：“蕞尔小国，而用人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侍御史安颉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舍之西宫门内，给以乘舆之副。又诏昌尚始平公主，假会稽公，封为秦王，坐谋反伏诛。

昌弟定，小字直猜，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无赖。昌败，定奔于平凉，自称尊号，改年胜光。定登阴槃山，望其本国，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卿诸人建季兴之业。”俄而群狐百数，鸣于其侧，定命射之，无所获。恶之曰：“所见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复何言哉！”

定与宋连和，遥分河北。自恆山以东，属宋；恆山以西，属定。太武亲率轻骑袭平凉。定救平凉，方阵自固。帝四面围之，断其水草，定不得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定众溃，被创，单骑遁走，由其余众，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为吐谷浑慕璝所袭，禽定送京师，伏诛。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瑰，本出昌黎。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氏，拜率义王，始建王府于棘城之北。祖木延，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始号左贤王。父涉归，以勋进拜鲜卑单于，迁邑辽东。涉归死，廆代领部落。以辽东僻远，迁于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颇为东部之患。廆死，子晃嗣。

晃字元真，号年为元年，自称燕王。建国二年，昭成纳晃女为后。四年，晃城和龙而都焉。征高丽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钊后称臣，乃归其父尸。晃死，子俊嗣。

俊字宣英，既袭位，号年为元年。闻石氏乱，乃砺甲严兵，将为进取之计，徙都于蓟。建国十五年，俊僭称皇帝，置百官，号年天玺，国称大燕。十六年，自蓟迁都于鄴，号年光寿。俊死，第三子□嗣。

□字景茂，号年建熙。□政无纲纪。有神降于鄴，曰湘女，有声，与人相接，数日而去。后苻坚遣将王猛代鄴，禽□，封新兴侯。道武之七年，苻坚败于淮南。□叔父垂叛坚，攻苻丕于鄴。□弟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闻垂攻鄴，亡奔关东，还屯华阴，自称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大司马、吴王。坚遣子钜鹿公睿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为平阳太守，亦起兵河东，奔泓。泓众至十万，遣使谓坚，求分王天下。坚大怒，责□。□叩头流血谢，坚待之如初，命□以书招垂及泓、冲。□密遣使谓泓："勉建大业，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进向长安，年号燕兴。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进据阿房。初，坚之灭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王猛切谏，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礼。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时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莳梧竹数千株于阿城，以待凤皇。冲小字凤皇，至是，阿城终为坚贼。□入见坚谢，因言二子昨婚，欲坚幸第，坚许之。□出，术士王嘉曰："椎芦作蘧蒢，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言□将杀坚而不果也。坚与群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发，坚乃诛□父子及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

廆弟运。运孙永，字叔明。□既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及□为坚所杀，冲乃自称尊号，以永为小将军。冲毒暴，

及坚出如五将山，冲入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初，坚之未乱，关中忽然，无火而烟气大起，方数十里，月余不灭。坚每临听讼观，令民有怨者，举烟于城北，观而录之。长安为之诏曰："欲得必存当举烟。"关中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西人呼徒河为白虏，冲果据长安。乐之忘归，且以慕容垂名威夙著，跨据山东，惮不敢进，众咸怨之。登国元年，冲左将军韩延因人之怨，杀冲，立冲将段随为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长安，王嘉谓之曰："凤皇，凤皇，何不高飞还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

冲败，其左仆射慕容恆与永潜谋，袭杀随，立宜都王子觊为燕王，号年建明。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以永为武卫将军。恆弟护军将军韬，阴有贰志，诱觊杀之于临晋。恆怒，去之。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众攻韬。韬遣司马宿勤黎逆战，永执而戮之。韬惧，出奔恆营。恆立慕容冲子望为帝，改年建平。众悉去望奔永，永执望杀之，立慕容泓子忠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东至闻喜，知慕容垂称尊号，托以农要弗进，筑燕熙城以自固。刁云等又杀忠，推永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河东王，称蕃于垂。

永进据长子，僭称帝，号年中兴。垂攻丁零翟钊于滑台，钊败降永。永以钊为车骑大将军、东郡王。岁余，谋杀永，永诛之。垂来攻永，永败，为前驱所获，垂数而戮之。并斩永公卿已下刁云、大逸豆归等四十余人。永所统新旧人户、服御、图书、器乐、珍宝，垂悉获之。

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见宠爱，常自谓诸弟子曰："此兒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恩遇逾于俊。俊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坠马伤齿，改名为缺，外以慕郤缺为名，内实恶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年十三，为偏将，所在征伐，勇冠三军。俊平中原，垂为前锋，累战有大功。及俊僭尊号，封吴王。

后以车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震，不容于□，西奔苻坚。坚甚重之，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坚败淮南，入于垂军。子宝劝垂杀之，垂以坚遇之厚也，不听。行至洛阳，请求拜墓，坚许之。遂起兵攻苻丕于鄴。垂称燕王，置百官，年号燕元。

登国元年，垂僭位，号年为建兴。缮宗庙社稷于中山，尽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贡。三年，道武遣九原公仪使于垂，垂又遣使朝贡。四年，道武遣陈留公虔使于垂，垂又遣使朝贡。五年，又遣秦王觚

使于垂，垂留觚不遣，遂绝行人。垂议讨慕容水，太史令靳安言于垂曰：“彗星经尾、箕之分，燕当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国必亡。岁在鹑火，必克长子。”垂乃止。安出而谓人曰：“此众既并，终不能久。”安盖知道武之兴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辽叛垂，后遣使谢罪，垂不许。辽怒，遂自号大魏天王，屯滑台，与垂相击。死，子钊代之。及垂征克滑台，钊奔长子。垂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永国未有衅，请他年。垂将从之，垂弟司徒、范阳王德固劝垂。垂曰：“司徒议与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乃伐永克之。

十年，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始宝之来，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断其行路，父子问绝。帝乃诡其行人之辞，临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还？”宝兄弟闻之忧怖，以为信然，于是士卒骇动。初，宝至幽州，其所乘车轴无故自折。占工靳安以为大凶，固劝令还，宝怒，不从。至是，问安。安曰：“速去可免。”宝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将死于他乡，尸骸委于草野，为乌鸢蝼蚁所食，不复见家族。”十月，宝烧船夜遁。时河冰未成，宝谓帝不能度，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帝进军济河急追之。至参合陂西，靳安言于宝曰：“今日西北风动，是军将至之应，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众军，东西为掎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帝纵骑腾蹑，马者蹶倒冰上。宝及诸父兄弟，军马迸散，仅以身免。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擒其王公文武数千。垂复欲来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数日后见东方，此为躁兵，先举者亡。”垂不从，凿山开道，至宝前败所，见积骸如丘，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皋哭，声震山川，垂惭忿呕血，发病而还，死于上谷。宝僭立。

宝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为太子，砥厉自修。垂妻段氏谓垂曰：“宝姿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今托以大业，未见克昌之美。辽西、高阳，兒之俊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宝之心，恐难作。”垂不纳。宝闻，深以为恨。宝既僭位，年号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杀母，安能保社稷？吾岂惜死！”遂自杀。宝议以后谋废嫡，称无母之道，不宜成丧，群臣咸以为然。宝中书令眭邃执意抗言，宝从之而止。

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克信都，宝大惧，夜来犯营，帝击破之。宝走中山，遂奔蓟。宝子清河王会先守龙城，闻宝被围，率众赴难，逢宝于路。宝分夺其军，以授弟辽西王农等。会怒，袭农杀之，勒兵攻

宝。宝走龙城，会追围之。侍御郎高云袭败会师，会奔中山。宝命云为子，封夕阳公。会至中山，为慕容普邻所杀。宝至龙城，垂舅兰汗拒之，宝南走奔蓟。汗复遣迎。宝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谓无二，乃还龙城。汗杀之，及子策等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号年青龙。以盛子婿，哀而宥之。

盛字道运，宝长子也。垂封为长乐公，宝僭立，进爵为王。兰汗之杀宝也，以盛为侍中、左光禄大夫。盛乃间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旱、卫双、刘志、张贞等皆盛之旧昵，汗太子穆并引为腹心。盛结旱等，因汗、穆等醉，夜袭杀之。僭尊号，改年为建平，又号年为长乐。盛改称庶人大王。盛以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于是上下震局。前将军段玑等夜鼓噪攻盛；伤之。遂辇升殿，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以后事，熙未至而死。

熙字道文，小字长生，垂之少子也。群臣与盛伯母丁氏议，以其家多难，宜立长君，遂废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杀定，年号光始。筑龙腾苑，起云山于苑内。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妻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城南，止大柳树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丈余。熙尽杀宝诸子，改年为建始。又为其妻起承华殿，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熙妻当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切责不得，加有司大辟。苻氏死，熙拥其尸僵仆绝息，久而乃苏，悲号擗踊，斩衰食粥。大敛之后，复启而交接。制百官哭临，沙门素服。令有司案检，有泪者为忠，无泪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为泪。及葬，熙被发徒步，从轜车毁城门而出。长老相谓曰："慕容氏自毁其门，将不久矣。"卫中将军冯跋兄弟闭门拒熙，执而杀之。立夕阳公云为王。云，宝之养子也，复姓高氏，年号正始。跋又杀云自立。

云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辽西归降。道武以懿为征东大将军、平州牧、昌黎王。后坐反伏诛。

晃少子德，字玄明，雅为兄垂所重。苻坚灭□，以德为张掖太守。垂僭号，封范阳王，位司徒。宝即位，以德镇鄴，大丞相。宝既东走，群僚劝德称尊号，德不从。皇始二年，既拔中山，道武遣卫王仪攻鄴，德南走滑台，自称燕王，号年燕元，置百官。德冠军将军苻广叛于乞活垒，德留兄子和守滑台，率众攻广，斩之。而和长史李辩杀和，以城降魏。德无所据，用其尚书潘聪计，据青、齐，入都广固，僭称尊号，号

年建平。女水竭，德闻而恶之，因而寝疾。兄子超请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岂女水所知？”乃以超为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也。既僭位，号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灵台令张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灭，国其亡乎！”天赐五年，晋将刘裕伐超，超将公孙五楼劝拒之于大岘，不从。裕入大岘，超战于临朐，为裕败。退还广固，围之。广固鬼夜哭，有流星长十余丈，陨于广固。城溃，裕执超。送建康市斩之。

姚苌，字景茂，出于南安赤亭，烧当之后也，祖柯回，助魏掎姜维于沓中，以功假绥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刘曜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平襄公。后随石季龙迁于清河滠头，勒以弋仲为奋武将军，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于谯城。慕容俊以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屯淮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为晋将桓温所败，奔河东。后为苻眉所杀。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苌第二十四。随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败，降于苻坚。从坚征伐，频有功。坚伐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中进曰：“王者无戏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及慕容泓起兵华泽，坚遣子卫大将军睿讨之，战败，为泓所杀。时苌为睿司马，惧罪奔马牧。聚众万余，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号年白雀。数月之间，众至十余万。与慕容冲连和，进屯北地。苻坚出五将山，苌执而杀之。

登国元年，僭称皇帝，置百官，国号大秦，年曰建初。改长安曰常安，以其太子兴镇之。自击苻登于安定，败之。苌病，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惧，走后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余。寤而惊悸，遂患阴肿，刺之，出血如梦。苌乃狂言，或称苌，“杀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法。”苌死，子兴袭位，秘不发丧。

兴字子略，苌长子也。既灭苻登，然后发丧行服。僭称皇帝，年号皇初。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号年洪始。兴克洛阳，以其弟东平公绍镇之。三年，兴遣使来聘，道武遣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兴。天兴五年夏，兴遣其弟义阳公平率众四万侵平阳，攻乾壁六十余日，陷之。七月，车驾亲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将率精骑二百窥军，为前锋将长孙肥所禽，匹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于柴壁，围之。

兴乃悉举其众，救平。帝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距兴之入。又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帝帅师度蒙阬南四十里，逆击兴。兴晨行北引，未及安营，大军卒至，兴众怖忧。帝知兴气挫，乃南绝蒙阬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贾山，令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禽之。又令缘汾带罔树栅，以卫刍牧者。九月，兴从汾西北下，凭壑为垒以自固。兴又将数千骑乘西桥。官军钩取，以为薪蒸。兴还垒，道武度其必攻西围，乃命修堑，增广之。至夜，兴果来攻，梯短不及，弃之堑中而还。兴又分其众，临汾为垒，叩逼水门，与平相望。帝因截水中，兴内外隔绝，士众丧气。于是平粮尽，窘急，夜悉众将突西南而出。兴列兵汾西，举烽鼓噪，为平接援。帝简诸军精锐，屯汾西固守，南绝水口。兴夜闻声，望平力战突免；平闻外鼓，望兴攻围引接。故但叫呼，虚相应和，莫敢逼围。平不得出，穷逼，乃将二妾赴水死。兴安远将军不蒙世、扬武将军雷重等将士四千余人随平投水，帝令泅水钩捕，无得免者。平众三千余人，皆敛手受执。擒兴尚书右仆射狄伯支已下四十余人。兴远来救，自观其穷，力不能免，举军悲号，震动山谷，数日不止。频遣使请和，帝不许，乃班师。兴还长安。有雀数万头斗于兴庙，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余乃止。识者曰："今雀斗庙上，子孙当有争乱者乎？"又兴殿有声如牛□句。有二狐入长安，一登兴殿屋，走入宫，一入市，求之不得。永兴三年，兴遣周宝来聘。五年，兴遣使来聘，并请进女，明元许之。神瑞元年，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来聘。二年，兴遣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轨奉其西平公主于明元，明元以后礼纳之。

泰常元年，兴死。长子泓，字元子，僭位，号年永和。晋将刘裕伐泓，长驱入关。泓战败请降，裕执之，于建康斩之。

冯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长乐信都。慕容永僭号长子，以跋父安为将。永为垂所灭，安东徙昌黎，家于长谷，遂同夷俗。

跋饮酒至一石不乱，诸弟皆不修行业，唯跋恭慎。慕容熙僭号，以跋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将军。后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残虐，人不堪命。跋乃与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谋，跋与二弟乘车，使妇人御，潜入龙城，匿于孙护之室，以诛熙。乃立夕阳公高云为主。云以跋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决跋兄弟。明元初，云为左右所杀，跋乃自立为燕王，置百官，号年太平。于时永兴元年也。跋抚纳契丹等，诸落颇来附之。明元遣谒者于什门喻之，为跋所留。泰常三年，和龙城有赤气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张穆以为兵气，劝跋还魏使，奉修职贡，跋不从。明元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讨之，跋婴城固

守，道生不克而还。

神蒨二年，跋有疾，其长子永先死，立次子翼为世子，摄国事，勒兵以备非常。跋妾宋氏规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谓之曰："主上疾将瘳，奈何代父临国乎！"翼遂还。样氏矫绝内外，遣阍人传问。翼及跋诸子、大臣并不得省疾，唯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跋疾甚，福虑宋氏将成其计，乃言于跋弟弘。勒兵而入，跋惊怖而死。弘袭位，翼勒兵出战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余人，悉为弘所杀。

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为尚书右仆射，封中山公，领中领军，内掌禁卫，外总朝政。历位司徒。及自立，乃与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亲讨之，弘婴城固守。其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万余家于幽州。其尚书郭深劝之归诚进女，乞为附庸，保守宗庙。弘曰："负衅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图所适也。"先是，弘废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镇肥如，以后妻慕容氏子曰王仁为世子。崇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相谓曰："祸将至矣！"于是遂出奔辽西，劝崇来降，崇纳之。会太武使给事中王德陈示成败，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辽西王，录其国尚书事，辽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书、刺史，武官征虏已下。弘遣其将封羽率众围崇，太武诏永昌王健督诸军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人三千余家而还。弘遣其尚书高颙请罪，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许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骑常侍刘训谏，弘大怒，杀之。太武又诏乐平王丕等计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惧。弘太常阳□昏复劝弘请罪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听，乃密求迎于高丽。太延二年，高丽遣将葛居卢等率众迎之，弘乃拥其城内士女入于高丽。先是，其国有狼夜绕城群嗥。如是终岁。又有鼠集于城西，阗满数里，西行，至水则在前者衔马矢，迭相啮尾而度。宿军地燃，一旬而灭，触地生蛆，月余乃止。和龙城生白毛，一尺二寸。

弘至辽东，高丽遣使劳之曰："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弘惭怒，称制答让之。高丽乃处之于平郭，寻徙北丰。弘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高丽乃夺其侍人，质任王仁。弘忿怨之，谋将用奔。太武又徵弘于高丽。乃杀之于北丰，子孙同时死者十余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传》。

乞伏国仁，陇西人也。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邻，并兼诸部，众渐盛。父司繁，拥部落降苻坚，坚以为南单于，又拜镇西将军，镇勇士川。司繁死，国仁为将军。及坚败，国仁叔步颓叛于陇石。坚令国仁讨之，步颓大悦，迎而推之，部众十余万。道武时，私署大都

督、大将军、大单于、秦河二州牧，号年建义，署置官属。分部内为十一郡，筑勇士城以都之。

国仁死，弟乾归统事，自署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年为太初，置百官。登国中，迁于金城。城门自坏，乾归恶之，迁于苑川。寻为姚兴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兴。拜为河州刺史，封归义侯。寻遣还苑川。乾归乃背姚兴，私称秦王，置百官，号年更始。遣使请援，明元许之。田于五溪，有枭集其手，寻为其兄子公府所杀。

子炽盘杀公府，代统任。炽盘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年为永康。后袭秃发傉檀于乐都，灭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为建弘。后遣其尚书郎莫者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贡金二百斤，请伐赫连昌，太武许之。及统万事平，炽盘乃遣其叔平远将军泥头、弟安远将军安度质于京师。又使其中书侍郎王恺、丞相从事中郎乌讷阗奉表贡其方物。炽盘死，子慕末统任。

慕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为永弘。其尚书陇西辛进尝随炽盘游后园，进弹鸟，丸误伤慕末母面。至是，诛进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罗蒸炽盘左夫人秃发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罗与叔父什夤谋杀慕末，使秃发氏盗门钥。钥误，门不开。门者以告，慕末收其党，尽杀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负汝死，不负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什夤母弟白养及去列，颇有怒言，又杀之。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人多叛。

后为赫连定所逼，遣王恺、乌讷阗请迎于太武。太武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万五千至高田谷。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师迎之，慕末卫将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内徙，慕末从之。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率众万人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遂为定灭。

大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为氏，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逊高祖晖仲归、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复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袭爵。苻氏以为中田护军。

蒙逊代父领部曲，有勇略，多计数，颇晓天文，为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于凉土，使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又以蒙逊叔父罗仇为西平太

守。后遣其子慕率罗仇伐乞伏乾归于枹罕，为乾归所败，杀之。蒙逊求还葬罗仇，因聚众屯金山，与从兄晋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称神玺元年。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封临池侯，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业又自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忌蒙逊威名，微疏远之。天兴四年，蒙逊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蒙逊欲激怒其众，乃密诬告男成叛逆，业杀之。蒙逊泣而告众，陈欲复雠之意。男成素有恩信，众情怨愤，泣而从之。蒙逊因举兵攻杀业，私署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年号永安。居张掖。是月，凉武昭王亦起兵，年号庚子。

永兴中，蒙逊克姑臧，迁居之。改号玄始元年，自称河西王，置百官。频遣使朝贡。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斫蒙逊，伤足，蒙逊妻孟氏禽怀祖斩之。及闻晋灭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于蒙逊，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寻称藩于晋。泰常中，蒙逊克敦煌，改年承玄。后又称蕃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

神䴥中，遣尚书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贡，上表称臣。前后贡使相望。后遣子安周内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使崔浩为册书以褒赏之。蒙逊又改义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逊死，诏遣使监护丧事，私谥武宣王。蒙逊性淫忌，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礼。

第三子牧犍统任，自称河西王，遣使请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先是，太武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会蒙逊死，牧犍受蒙逊遗意，送妹于京师，并为右昭仪。改称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顺拜牧犍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无功受赏，乃留顺，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百斤。繇又表请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号。朝议谓礼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国内可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诏从之。牧犍遣建节将军沮渠旁周朝京师，太武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坛入侍。牧犍乃遣封坛朝京师。

太延五年，太武遣尚书贺罗使凉州，且观虚实。帝以牧犍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数其罪十二。官军济

河，牧犍曰：“何故尔也？”用其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救于蠕蠕。遣大将董来万余人拒军于城南，战退。车驾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闻蠕蠕内侵善无，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牧犍兄子祖逾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诸军进攻，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又来降。城拔，牧犍与左右文武，面缚请罪，诏释其缚。徙凉州人三万余家于京师。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书于敦煌城东门，忽然不见。其书纸八字，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又于震电所得石，丹书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带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将军董来曰：“祀岂有知乎！”遂毁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灭。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医乘传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上大怒，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百姓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番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疗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淫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术教授妇女，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太武闻诸行人言昙无谶术，乃召之。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诛其宗族。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与主决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礼，谥曰哀王。及公主薨，诏与牧犍合葬。公主无男，有女，以国甥得袭母爵为武威公主。

蒙逊子季义，位东雍州刺史。真君中，与河东薛安都谋逆，召至京师，付其兄弟扼杀之。万年、祖并以先降，万年拜张掖王，祖广武公。后坐谋逆，俱死。

初，牧犍之败，弟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太武遣镇南将军奚眷讨之。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奔晋昌，乃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真君初，无讳围酒泉，陷之。又围张掖，不能克，退保临松。太武不伐，诏谕之。时永昌王健镇凉州，无讳使其中尉梁伟诣健，求奉酒泉。又送洁及统帅兵士于健军。二年，太武遣使拜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寻以无讳复规叛，遣南阳公奚眷讨酒泉，克之。无讳遂谋度流沙，遣安周西击鄯善，鄯善欲降，会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东

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鄯善大乱。无讳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太半，仍据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阚爽为李宝舅唐契所攻，闻无讳至鄯善，使诈降，欲令无讳与唐契相击。无讳留安周住鄯善，从焉耆东北趣高昌。会蠕蠕杀唐契，爽拒无讳。无讳将卫兴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无讳因留高昌。五年夏，无讳病死，安周立，为蠕蠕所并。

梁帝萧詧，字理孙，兰陵人，武帝之孙，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也。幼好学，善属文，尤长佛义，特为梁武嘉赏。梁普通中，封曲江县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阳郡王，位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舍詧兄弟而立简文，内常愧之，故宠亚诸子。以会稽人物殷阜，一都之会，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为嗣，常怀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遂蓄聚货财，交通宾客，招募轻侠，折节下之。其勇敢者，多归附焉。左右遂至数千人，皆厚加资给。中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将、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诸军事，宁蛮校尉。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时乱足以图霸功，遂务修刑政。

太清二年，梁武以詧兄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纘为雍州。纘恃才轻誉，州府迎候有阙，誉深衔之，遂托疾不与相见。后闻侯景作乱，颇陵蹙纘。纘构誉及詧于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辩相继攻誉。誉告于詧，詧闻之大怒。及梁元将援建业，令所督诸州并发兵赴都，詧遣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为前军，出汉口。及将发，梁元又使谘议参军刘珏召詧自行，詧不从。而方贵潜与梁元相知，克期袭詧。未及发，会詧以他事召方贵，谋泄，遂据樊城拒命。詧遣军攻之。梁元乃厚资遣张纘，若将述职，而密援方贵。纘次大堤，而樊城已陷。詧擒方贵兄弟党与，并斩之。詧时以誉危急，乃留谘议参军蔡大宝守襄阳，率众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惧，乃遣参军庾奂谓詧曰："以侄伐叔，逆顺安在？"詧曰："家兄无罪，屡被攻围，七父若顾先恩，岂应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阳。"时攻栅不克，会大雨暴至，平地四尺，众颇离心。军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龛，以其属降于江陵。詧夜遁归襄阳，器械辎重多没于湕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宝求附庸于西魏。时西魏大统十五年也。周文令丞相东阁祭酒荣权使焉。

是岁，梁元令柳仲礼图襄阳，詧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山□}为质请救。周文令荣权报命，仍遣开府杨忠为援。十六年，忠擒仲礼，平汉东。西魏命詧发丧嗣位，使假散骑常侍郑孝穆及荣权策命詧为梁王。乃于襄阳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书仆射蔡大宝守雍部而朝于京师。周

文谓曰："王之来此，颇由荣权。"乃召权见，曰："权吉士也，寡人与之从事，未尝见失信。"詧曰："荣常道二国之言无私，故詧今者得归诚魏阙耳。"

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国于谨伐江陵，詧以兵会之，及江陵平，周文命主梁嗣，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入于周。詧乃称皇帝于其国，年号大定。追尊其父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龚氏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子岿为皇太子。其庆赏刑威，官方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则称臣，奉朝廷正朔。至于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旧。其戎章勋级，则又兼用柱国等官。又追赠叔父邵陵王纶太宰，谥曰壮武。赠兄河东王誉丞相，谥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外云助詧备御，内实防詧。

初，江陵灭，梁元将王琳据湘州，志图匡复。及詧立，琳乃遣其将潘纯陀、侯方兒来寇。詧御之，纯陀等退归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将军王操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将雷文柔袭陷监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寻而琳与陈人相持，称蕃乞师于詧，詧许之。师未出而琳军败，附于齐。是岁，其太子岿来朝京师。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压二百余人。七年冬，有鹏鸟鸣于寝殿。八年二月，詧终于前殿，时年四十四。是岁，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谥曰宣皇帝，庙号中宗。

詧少有大志，不拘小节，虽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抚将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饮酒，安于俭素。事母以孝闻。又不好声色，尤恶见妇人，虽相去数步，亦云遥闻其臭。经御妇人之衣，更不著，并皆弃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恶见人发，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日则加莲叶帽。其在东扬州，颇放诞，省览簿领，好为戏弄之言，以此获讥于世。及江陵平，宿将尹德毅谓詧曰："臣闻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匹夫者，饰小行，竞小廉，以取名誉；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虏贪婪，罔顾吊伐之义，俘囚士庶，并充军实。然此等戚属，咸在江东。悠悠之人，可门到户说？既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讎也，又谁与为国？但魏之精锐，尽萃于此，犒师之礼，非无故事。若殿下为设享会，固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预伏武士，因而毙之。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僚，随即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詧谓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

遽为卿计，则邓祁侯所谓人将不食吾余。”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见邑居残毁，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怀忧愤，乃著《愍时赋》，以见志焉。居常怏怏，每诵“老马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未尝不盱衡扼腕叹吒者久之。遂以忧愤发背而死。

詧笃好文义，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三十六卷，并行于世。武帝又命其太子岿嗣位，年号天保。

岿字仁远，詧之第三子也。机辩有文学，善于抚御，能得其下欢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龚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贵嫔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谥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谥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谥曰宣静皇后。

五年，陈湘州刺史华皎、巴州刺史戴僧朔并来附。皎送其子玄响为质于岿，仍请兵伐陈。岿上言其状。武帝诏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大将军元定等赴之。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于巴陵。既而与陈将吴明彻等战于沌口，直军不利，元定遂没，岿大将军李广等亦为陈人所虏，长沙、巴陵并陷于陈。卫公直乃归罪于岿之柱国殷亮。岿虽以退败不独罪亮，然不敢违命，遂诛之。吴明彻乘胜攻克岿河东郡，获其守将许孝敬。明年，明彻进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岿马军主马武、吉彻等击明彻，明彻退保公安，岿乃还江陵。岿之八年，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来寇，江陵总管陆腾及岿之将士击走之。昭达又寇竟陵之青泥，岿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大为昭达所破。

初，华皎、戴僧朔从卫公直与陈人战败，率其麾下数百人归于岿。岿以皎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为车骑将军，封吴兴县侯。岿之十年，皎将来朝，至襄阳，请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人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岂使齐桓、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望借数州，以裨梁国。”直然之，乃遣使言状。帝许之，诏以基、平、郡三州归之于岿。

及平齐，岿朝于鄴，帝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岿知之，后因宴承间，乃陈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叙二国艰虞，脣齿掎角之事。辞理辩畅，因涕泣交流，帝亦为之噓欷。自是大加赏异，礼遇日隆。后帝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叱列长叉亦预焉，帝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

也。”岿曰：“长叉未能辅桀，翻敢吠尧！”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帝曰：“王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帝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十疋，并赐齐后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遣之。及隋文帝执政，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各起兵。时岿将帅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以为不可。俄而消难奔陈，迥等相次破灭。隋文帝既践极，恩礼弥厚，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疋、马五百疋。开皇二年，隋文帝备礼纳岿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四年，来朝长安。帝甚敬待之，诏岿位在王公之上。岿被服端丽，进退闲雅，天子瞩目，百僚倾慕。帝赐岿缣万疋，珍玩称是。及还，亲执其手谓之曰：“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岿拜谢而归。五年五月，寝疾薨。临终上表奉辞，并献所服金装剑，帝览而嗟悼。岿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显陵，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

岿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时祭享，未尝不悲慕流涕。性尤俭约，御下有方，境内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并行于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温文，性俶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初封东阳王，寻立为梁太子。及嗣位，帝赐以玺书，敦勉之。又赐梁之大臣玺书，诫勉之。时琮年号广运，有识者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将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陈公安，不克而还。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琮所署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陈将宜黄侯陈纪，谋泄，琮诛之。后二岁，上征琮入朝，率臣下二百余人朝京师。江陵父老莫不殒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来朝，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郡州，琮叔父岩及弟瓛等惧弘度掩袭之，遂引陈人至城下，虏居人而叛。于是废梁国。上遣左仆射高颎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给复十年。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拜琮柱国，赐爵莒国公。

自詧初即位，岁在乙亥，至是，岁在丁未，凡三十三载而亡。

琮至炀帝嗣位，甚见亲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缌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内史令杨约与琮同列，帝令约宣旨诫励。约复以私

情谕之，琮曰：“琮若复事事，则何异公哉？”约笑而退。约兄素时为尚书令，见琮嫁从父妹于钳耳氏，谓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适妹钳耳氏？”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陈氏，此复何疑？”素曰：“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异虏，未之前闻。”素惭而止。琮虽羁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常与贺若弼深友，弼既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卒，赠左光禄大夫。

子铉，位襄城通守。复以琮弟子钜为梁公。钜小名曰藏，炀帝甚昵之，以为千牛。与宇文晶出入宫掖，伺詧内外。帝每有游宴，钜未尝不从。遂于宫中，多行淫秽。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杀。

詧子{山□}，追谥孝惠太子；岩，封安平王；岌，封东平王；岑，封河间王，后改封吴郡王。琮弟瓛，义兴王；□彖，晋陵王；璟，临海王；珣，南海王；瑒，义安王，瑀，新安王。

以蔡大宝为股肱，王操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晖、许孝敬、薛宣为爪牙，甄玄成、刘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大业典众务，张绾以旧齿处显位，沈重以儒学蒙厚礼。自余多所奖拔，咸尽其器能。及岿纂业，亲贤并用。将相则华皎、殷亮、刘忠义，宗室则萧欣、萧翼，人望则萧确、谢温、柳洋、王氵是、徐岳，外戚则王洋、王诵、殷琏，文章则刘孝胜、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则袁敞、柳庄、蔡延寿、甄诩、皇甫兹。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人焉。今载詧子{山□}等及蔡大宝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陈、隋已有传，及岿诸子未任职者，则不兼录。

{山□}字道远，詧之长子也。母曰宣静皇后。詧之为梁王，立为世子。寻病卒。及詧称帝，追谥焉。

岩字义远，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抚接，历尚书令、太尉、太傅。入陈，授东扬州刺史。及陈亡，百姓推岩为主。为总管宇文述所破，伏法于长安。

岌，詧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卫将军。岿之五年，卒。赠司空，谥曰孝。

岑字智远，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简贵，御下严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属尊，颇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郡公。

瓛字钦文，岿第三子也。幼有令誉，能属文。位荆州刺史，颇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郡州，瓛惧，与其叔父岩奔陈。陈主以为侍中、吴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吴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陈亡，吴人推之为主。吴人见梁武、简文及詧、岿等兄弟中并第三，而践尊位。瓛自以岿第三子，深自矜负。有谢异者，颇知废兴，梁陈之际，言无不验，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陈主被禽，异奔瓛，由是益为众所归。宇文述讨之，瓛遣王褒守吴州，自将拒述。述遣兵别道袭褒，褒衣道士服，弃城而遁。瓛败，将左右数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执，述送长安斩之。

璟，仕隋，尚衣奉御；瑒，卫尉卿、秘书监、陶丘侯；瑀，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宝，字敬位，济阳考城人。祖履，齐尚书祠部郎。父点，梁尚书仪曹郎、南兖州别驾。

大宝少孤，而笃学不倦，善属文。初以明经对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国左常侍。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勉大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遂博览群书，学无不综。詧初出第，勉仍荐大宝为侍读，兼掌记室。寻除尚书仪曹郎。詧出镇会稽，大宝诣选曹求谘议，不得，以为记室。大宝攘臂而出曰："不为孙秀，非人也。"詧莅襄阳，迁谘议参军，谋谟皆自大宝出。及梁元与河东王誉结隙，詧令大宝使江陵以观之。梁元素知大宝，见之甚悦，乃示所制《玄览赋》，令注解焉。三日而毕。梁元大嗟赏之，赠遗甚厚。大宝还，白詧云："湘东必有异图，祸乱将作，不可下援台城。"詧纳之。及詧于江陵称帝，为侍中、尚书令，参掌选事，进位柱国、军师将军，封安丰县侯。岿嗣位，册授司空、中书监、中权大将军、领吏部尚书。固让司空，许之，加特进。岿之三年，卒。及葬，岿三临其丧。赠司徒，进爵为公，谥曰文凯，配食詧庙。

大宝性严整，有智谋，雅达政事，文辞赡速。詧之章表、书记、教令、诏册，并大宝专掌之。詧推心委任，以为谋主。时人以詧之有大宝，犹刘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书义疏》，并行于世。

有四子。次于延寿有器识，博涉经籍，尤善当世之务。尚詧女宣城公主，历中书郎、尚书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秘书丞。终于成州刺史。

大宝弟大业，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骑常侍、卫尉卿、都官尚书、太常卿。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简。有五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灭入陈，为尚书库部郎。陈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晋阳人，詧母龚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筹略。初为詧外兵参军，亲任亚于蔡大宝。及詧称帝，历五兵尚书、郢州刺史，进位柱国，封新康县侯。岿嗣位，授镇右将军、尚书仆射。及吴明彻为寇，岿出顿纪南，操抚循将士，莫不用命。明彻既退，江陵获全，操之力也。迁侍中、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领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损，深得当时之誉。卒，岿举哀于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荡江表，何夺吾贤相之速也！"及葬，亲祖于瓦官门。赠司空，进爵为公，谥曰康节。

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学，位中书、黄门侍郎。

魏益德，襄阳人也。有材干，胆勇过人。詧称帝，进位柱国，封上黄县侯。卒，赠司空，谥曰忠壮，进爵为公。岿之五年，以益德配食察庙。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为其府中兵参军。禽张纘，获杜岸，皆正之力。詧称帝，除护军将军，位柱国，封新野县侯。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刚。岿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庙。

子德毅，多权略，位大将军。后以见疑赐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达经史，善属文。少为简文所知。以录事参军随詧镇襄阳，转中记室参军，颇参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元帝，具申诚款。或有得其书，送于詧。詧深信佛法，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经》，遂以此获免。詧后见之，常曰："甄公好得《法华经》力。"后位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

子诩，少沈敏，闲习政事。历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终于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义，南阳棘阳人。祖惠甫，给事中。父昶，散骑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综经史。同刑狱参军随詧至襄阳。詧初请内附，以善方兼记室充使，往来凡数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长宁县公。及詧称帝，位散骑侍郎、起部尚书。善方性清慎，有当世干能，故詧委以机密。卒，赠太常卿，谥曰敬。所著文集十卷。

有七子，并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书虞部员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郸四县令。

宗如周，南阳人。有才学，以府僚随詧，后至度支尚书。如周面狭长，詧以《法华经》云："闻经随喜，面不侠长。"尝戏之曰："卿何为谤经？"如周踧躇，自陈不谤。詧又谓之如初。如周惧，出告蔡大宝。大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余经，正应不信《法华》耳。"如周乃悟。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谓为经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来诉如州官。"如周曰："尔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惭谢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则不敢唤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责，见侮反深。"众咸服其宽雅。

袁敞，陈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内史。敞少有识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诣周。时主者以敞班在陈使之后，敞固不从命曰："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下吏，盗有江东。今周朝宗万国，招携以礼。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岂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状奏。周武帝善之，乃诏敞与陈使异日而进。使还，以称旨，迁侍中。转左户尚书。从琮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终于谯州刺史。

论曰：自金行运否，中原丧乱，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复。铁弗、徒何之辈，虽非行录所归，观其递为割据，亦一时之杰。然而卒至夷灭，可谓魏之驱除。梁主任术好谋，爱贤养士，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荡，骨肉猜贰，拥众自固，称藩内款，终能据有全楚，中兴颓运。虽士宇殊于旧邦，而位号同于曩日。眙厥自远，享国虽短，可不谓贤哉！嗣子纂业，增修遣构，赏罚得衷，举厝有方。密迩寇雠，则威略具举；朝宗上国，则声猷远振。岂非继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为外戚。不事自持，盖亦守满之道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二

高丽 百济 新罗 勿吉 奚 契丹 室韦 豆莫娄 地豆干 乌洛侯 流求 倭

盖天地之所覆载至大，日月之所照临至广。万物之内，生灵寡而禽兽多；两仪之间，中土局而殊俗旷。人寓形天地，禀气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霜露所会，风气所通，九川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行禀。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

秦皇鞭笞天下，黩武于遐方；汉武士马强盛，肆志于远略。匈奴已却，其国乃虚；天马既来，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龙堆，天所以绝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况乎时非秦、汉，志甚嬴、刘，逆天道以求其功，殚人力而从所欲，颠坠之衅，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设教，内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范，美树德而鄙广地。虽禹迹之东渐西被，不过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犹穴居交趾。岂非道贯三古，义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屡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时。今各编次，备《四夷传》云。

高句丽，其先出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与豕，豕不食；弃于路，牛马避之；弃于野，众鸟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母以物裹置暖处，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硃蒙。其俗言“硃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硃蒙非人所生，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硃蒙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硃蒙。后狩于田，以硃蒙善射，给之一矢。硃蒙虽一矢，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其母以告硃蒙，硃蒙乃与焉违等二人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硃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为之成桥，硃蒙得度。鱼鳖乃解，追骑不度。硃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与硃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高为氏。其在夫余妻怀孕，硃蒙逃后，生子始闾谐。及长，知硃蒙为国王，即与母亡归之。名曰闾达，委之国事。

硃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来立，乃并夫余。

汉武帝元封四年，灭朝鲜，置玄菟郡，以高句丽为县以属之。汉时赐衣帻朝服鼓吹，常从玄菟郡受之。后稍骄，不复诣郡，但于东界筑小城受之，遂名此城为帜沟漼。“沟漼娄”者，句丽“城”名也。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强迫遣之，皆出塞为寇盗。州郡归咎于句丽侯驺，严尤诱而斩之。莽大悦，更名高句丽，高句丽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

至殇、安之间，莫来裔孙宫，建寇辽东。玄菟太守蔡风讨之，不能禁。

宫死，子伯固立。顺、和之间，复数犯辽东，寇抄。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乃降，属辽东。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与之通好。

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时，已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户。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国。其后伊夷摸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摸死，子位宫立。始位宫曾祖宫，生而目开能视，国人恶之。及长凶虐，国以残破。及位宫亦生而视人，高丽呼相似为“位“，以为似其曾祖宫，故名位宫。位宫亦有勇力，便鞍马，善射猎。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文懿，位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位宫寇辽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大战于沸流。败走，俭追至赫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宫单将妻息远窜。六年，俭复讨之，位宫轻将诸加奔沃沮。俭使将军王颀追之，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刻石纪功。又刊丸都山、铭不耐城而还。其后，复通中夏。

晋永嘉之乱，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位宫玄孙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

弗利死，子钊代立。魏建国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追至丸都。钊单马奔窜，晃掘钊父墓，掠其母妻、珍宝、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室，毁丸都城而还。钊后为百济所杀。

及晋孝武太元十年，句丽攻辽东、玄菟郡。后燕慕容垂遣其弟农伐句丽，复二郡。垂子宝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始

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

太武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诣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太武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使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去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人户参倍于前魏时。后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时冯弘率众奔之，太武遣散骑常侍封拨诏琏，令送弘。琏上书称当与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将往讨之。乐平王丕等议等后举，太武乃止。而弘亦寿为琏所杀。

后文明太后以献文六宫未备，敕琏令荐其女。琏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应旨。朝廷许焉，乃遣安乐王真、尚书李敷等至境送币。琏惑其左右之说，云朝廷昔与冯氏婚姻，未几而灭其国。殷鉴不远，宜以方便辞之。琏遂上书，妄称女死。朝廷疑其矫拒，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若女审死，听更选宗淑。琏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会献文崩，乃止。至孝文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时光州于海中得琏遣诣齐使余奴等，送阙。孝文诏责曰："道成亲杀其君，窃号江左，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而卿越境外乡，交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今不以一过掩旧款，即送还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宪，辑宁所部，动静以闻。"

太和十五年，琏死，年百余岁。孝文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又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又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严责之，自此，岁常贡献。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之为。"宣武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昔方贡之愆，责在连率。宜宣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

神龟中，云死，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遣使策赠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又拜其世子安为镇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梁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师。

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诏加延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天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

延死，子成立。讫于武定已来，其贡使无岁不至。大统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贡。及齐受东魏禅之岁，遣使朝贡于齐。齐文宣加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营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从者，以便宜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成死，子汤立。乾明元年，齐废帝以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周建德六年，汤遣使至周，武帝以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受禅，汤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

其国，东至新罗，西度辽，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一千余里。人皆士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其外复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其国中呼为三京。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统摄。与新罗每相侵夺，战争不息。

官有大对卢、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鸟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属、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对卢则以强弱相陵夺而自为之，不由王署置。复有内评、五部褥萨。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鸟羽。贵者，其冠曰苏骨，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妇人裙襦加襈。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及春秋校猎，王亲临之。税，布五疋、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疋。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谋逆者，缚之柱，爇而斩之，籍没其家；盗则偿十倍，若贫不能偿者乐及公私债负，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浿水上，王乘腰辇、列羽仪观之。事毕，王以衣入水，分为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俗洁净自喜，尚容止，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诡伏，言辞鄙秽，不简亲

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寝。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马，云本硃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风俗尚淫，不以为愧，俗多游女，夫无常人，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有贵贱之节。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死者，殡在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埋讫，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硃蒙云。

及隋平陈后，汤大惧，陈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开皇十七年，上赐玺书，责以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驱逼靺鞨，禁固契丹。昔年潜行货利，招动群小，私将弩手，巡窜下国，岂非意欲不臧，故为窃盗？坐使空馆，严加防守；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恆自猜疑，密觇消息，殷勤晓示，许其自新。汤得书惶恐，将表陈谢。会病卒。

子元嗣。文帝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赐服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文帝优册为王。明年，率靺鞨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世冲击走之。帝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

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入朝。元惧，蓄礼颇阙。大业七年，帝将讨元罪，车驾度辽水，止营于辽东地，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高丽出战多不利，皆婴城固守。帝令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入。城将陷，贼辄言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驰奏，比报，贼守御亦备，复出拒战。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于是班师。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九年，帝复亲征，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高丽具知事实，尽锐来追，殿军多败。十年，又发天下兵，会盗贼蜂起，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赎罪。帝许之，顿怀远镇受其降，仍以俘囚军实归。至京师，以高丽使亲告太庙，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图后举，会天下丧

乱，遂不复行。

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兒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兒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噓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

其国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处小海南，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余氏，号"于罗瑕"，百姓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号"于陆"，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达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杅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饰银华。将德，七品，紫带。施德，八品，皁带。固德，九品，赤带。季德，十品，青带。对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带。武督，十三品；佐军，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带。自恩率以下，官无常员。各有部司，分掌众务。内官有前内部、谷内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陪、后宫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市部，长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人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

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两厢加翅，戎事则不。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礼。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主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槊。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奕棋。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婢。婚娶

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余亲则葬讫除之。土田湿，气候温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之属，多同于内地。唯无驼、骡、驴、羊、鹅、鸭等。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氏、解氏、真氏、国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魏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其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上表自通，云："臣与高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枭斩钊首。自尔以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扫后宫，并遣子弟，收圉外厩，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后，臣西界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矫。"

献文以其僻远，冒险入献，礼遇优厚，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得表闻之无恙。卿与高丽不睦，至被陵犯，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雠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反，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过。经略权要，已具别旨。"又诏曰："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所献锦布海物，虽不悉达，明卿至心。今赐杂物如别。"又诏琏护送安等。至高丽，琏称昔与余庆有雠，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乃下诏切责之。五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褒其诚节。安等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

自晋、宋、齐、梁据江左，亦遣使称藩，兼受拜封。亦与魏不绝。

及齐受东魏禅，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余昌亦通使命于齐。武平元年，齐后主以余昌为使持节、侍中、车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百济王如故。二年，又人余昌为持节、都督东青州诸军事、东青州刺史。

周建德六年，齐灭，余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为献。

隋开皇初，余昌又遣使贡方物，拜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平陈之岁，战船漂至海东耽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之甚

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文帝善之，下诏曰：“彼国悬隔，来往至难，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使者舞蹈而去。十八年，余昌使其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属兴辽东之役，遣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兵侵其境。余昌死，子余璋立。大业三年，余璋遣使燕文进朝贡。其年，又遣使王孝邻入献，请讨高丽。炀帝许之，命觇高丽动静。然余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七年，帝亲征高丽，余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度辽，余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寻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十年，复遣使朝贡。后天下乱，使命遂绝。

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罗国，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土多麞鹿，附庸于百济。西行三日，至貊国千余里云。

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地。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传，辰韩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为马韩所制。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或称魏将毋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灭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于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后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焉。传世三十，至真平。以隋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文帝拜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罚干，贵如相国，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弥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乌，次小乌，次造位。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屯营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其有大事，则聚官详议定之。服色尚画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新妇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王及父母妻子丧，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

大业以来，岁遣朝贡。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也。

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阳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国南有从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马，车则步推，相与偶耕。土多粟、麦、穄，菜则有葵。水气碱，生盐于木皮之上，亦有盐池。其畜多猎，无羊。嚼米为酒，饮之亦醉。婚嫁，妇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头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事终不发。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煮毒药气亦能杀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延兴中，遣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泝河，沈船于水。南出陆行，度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谋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九年，复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复入贡。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太和十二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贡。景明四年，复遣使侯力归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贡方物。以至于齐，朝贡不绝。

隋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文帝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勇，今来实副朕怀。视尔等如子，尔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亲奉圣颜，愿长为奴仆。”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文帝诫之，使勿相攻击。使者谢罪。文帝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甚厚。十三年，从幸江都，寻放还柳城。李密遣兵邀之，仅而得免。至高阳，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

奚，本曰库莫奚，其先东部胡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晃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俗甚不洁净，而善射猎，好为寇抄。登国三年，道武亲自出讨，至弱水南大破之，获其马、牛、羊、豕十余万。帝曰：“此群狄诸种，不识德义，鼠窃狗盗，何足为患？今中州大乱，吾先平之，然后张其威怀，则无所不服矣。”既而车驾南迁，十数年间，诸种与库莫奚亦皆滋盛。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文成、献文之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贡。太和四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干抄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时营、燕、幽三州兵数千人击走之。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诏曰：“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与安、营二州边人参居，交易往来，并无欺贰。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虽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信而不虑，或有万一之惊。交市之日，州遣士监之。”自此已后，岁常朝献，至武定已来不绝。齐受魏禅，岁时来朝。

其后种类渐多，分为五部：一曰辱纥主，二曰莫贺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为其帅。随逐水草，颇同突厥。有阿会氏，五部中最盛，诸部皆归之。每与契丹相攻击，虏获财畜，因遣使贡方物。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与库莫奚异种同类。并为慕容晃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魏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住。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为寇盗。真君以来，岁贡名马。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洁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马、

文皮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旧怨其侵轶，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孝文听其入关市籴。及宣武、孝明时，恆遣使贡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为上服，人给青□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朝贡。及齐受东魏禅，常不断绝。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戎北讨。至平州，遂西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复诏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帝亲逾山岭，奋击大破之，虏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

其俗与靺鞨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

隋开皇四年，率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文帝见来，怜之。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部，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曾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如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契丹杀吐屯而遁。大业七年，遣使朝，贡方物。

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路出和龙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余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奈水。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发，用角弓，其箭尤长。女妇束发作叉手髻。其国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

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张乌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朝聘。

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人贫弱，突厥以三吐屯总领之。

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北。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发，妇女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以蘧蒢为屋，如突厥氈车之状。度水则束薪为□伐，或有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匡寝则屈木为室，以蘧蒢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皆抱膝坐。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归家，待有孕，乃相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多貂。

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土畜多冻死。饶麋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取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亻答即止。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

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

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

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通。尤多貂及青鼠。

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

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余里。其人土著，有居室仓库。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人长大，性强勇谨厚，不冠抄。其君长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帅。饮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类高丽而帽大。其国大人，以金银饰之。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

俗淫，尤恶妒者，杀之尸于国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输牛马，乃与之。或言濊貊之地也。

地豆干国，在室韦西千余里。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唯食肉酪。延兴二年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太和六年，贡使不绝。十四年，频来犯塞，孝文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及齐受禅，亦来朝贡。

乌洛侯国，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地下湿，多雾气而寒。入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人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好射猎。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小水，皆注于难，东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

太武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

流求国，居海岛，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世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之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纟宁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方正。织斗镂皮并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缀珰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有刀槊、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纟宁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导从不过十数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军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便为队帅。

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

死刑以铁锥大如筋，长尺余，钻顶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草木荣枯，以为年岁。人深目长鼻，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男子拔去髭须，身上有毛处皆除去。妇人以黑黥手为虫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灸，令汗出，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木汁为酢，米面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后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气将绝，辇至庭前，亲宾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缚缠之，裹以苇席，衬土而殡，上不起坟。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其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鸡、无羊、牛、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持一锸，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楩、楠、枌、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战斗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

隋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硃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同到流求国，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复令宽慰抚之，不从。宽取其布甲而归。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夕国人所用。"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到{句黾}鼍屿，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从，稜击走之。进至其都，焚其官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称子，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居于邪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又云：去乐浪郡境及带方郡并一万二千里，在会稽东，与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后。计从带方至倭国，循海水行，历朝鲜国，乍南乍东，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又南千余里，度一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末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

月，至邪马台国，即倭王所都。

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朝贡，谓之倭奴国。灵帝光和中，其国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有女子名卑弥呼，能以鬼道惑众，国人共立为王。无夫，有二男子，给王饮食，通传言语。其王有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为法甚严。魏景初三年，公孙文懿诛后，卑弥呼始遣使朝贡。魏主假金印紫绶。正始中，卑弥呼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

及陈平，至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屦形，漆其上，系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扦竹聚以为梳。编草为荐，杂皮为表，缘以文皮。有弓、矢、刀、槊、弩、、斧，漆皮为甲，骨为矢镝。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户可十万。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每讯冤狱，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蒱之戏。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搏鱼，日得百余头。俗无盘俎，藉以槲叶，食用手餔之。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火，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有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者，俗以为异，因行祭祷。有如意宝珠，其色

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云鱼眼睛也。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恆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国，经都斯麻国，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何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世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论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横暴之风，虽绵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入，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没世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岂楛矢之贡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时方争竞，未遑外略。洎开皇之末，方征辽左，天时不利，师遂无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频践三韩之地，屡发千钧之弩。小国惧亡，敢同困兽，兵不载捷，四海骚然，遂以土崩，丧身灭国。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不列于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二代震而矜之，以为人莫己若，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历齐周及隋，朝贡遂绝，其事故莫显云。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三

蛮 獠 林邑 赤土 真腊 婆利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道武既定中山，声教被于河表。泰常八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兴光中，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

延兴中，大阳蛮首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孝文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诞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杀，诞时年数岁，流窜大阳蛮中，遂习其俗。及长，多智谋，为群蛮所归。诞既内属，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师南伐，诞请为前驱。乃授使持节、南征西道大都督，讨义阳，不果而还。十年，移居颍阳。十六年，依例降王为公。十七年，加征南将军、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迁洛，师停。是时，齐征虏将军、直阁将军蛮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余户内属。襄阳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户千余内自徙，求居大和川，诏给廪食。后开南阳，令有沔北之地，蛮人安堵，不为寇贼。十八年，诞入朝，赏遇隆厚。卒，谥曰刚。子晖，字道进，位龙骧将军、东荆州刺史，袭爵。景明初，大阳蛮首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晖卒。赠冠军将军。

三年，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攻逼，频诏左卫将军李崇讨平之，徙万余家于河北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四年，东荆州蛮樊素安反，僭帝号。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复反，李崇、杨大眼悉讨平之。二年，梁沔东太守田清喜拥七郡三十一县、户万九千，遣使内附，乞师讨梁。其雍州以东，石城以西，五百余里水陆援路，请率部曲断之。四年，梁永宁太守文云生六部，自汉东遣使归附。

永平初，东荆州表太守桓叔兴前后招慰大阳蛮，归附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检行置之。叔兴即晖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隶于东荆。三年，梁遣兵讨

江、沔，破掠诸蛮，百姓扰动。蛮自相督率二万余人，频请统帅，蛮以为声势。叔兴给一统并威仪，为之节度，蛮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萧藻遣其将蔡令孙等三将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诸蛮，蛮首梁龙骧将军樊石廉叛梁，来请援。遣叔兴与石廉督集蛮夏二万余人击走之，斩令孙等三将。藻又遣其新阳太守邵道林，于沔水之南石城东北立清水戍，为抄掠之基，叔兴遣诸蛮击破之。四年，叔兴上表，请不隶东荆，许之。梁人每有寇抄，叔兴必摧破之。

正光中，叔兴拥所部南叛。蛮首成龙强率户数千内附，拜刺史；蛮帅田牛生率户二千内徙扬州，拜为郡守。梁义州刺史边城王文僧明、铁骑将军边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户万余，举州内属。拜僧明平南将军、西豫州刺史，封开封侯；官德龙骧将军、义州刺史；自余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并入朝。蛮出山至边城、建安者，八九千户。义州寻为梁将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请援历年，朝廷恐轻致边役，未之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内附，徙之。六镇、秦、陇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蛮大扰动，断三鹀路，杀都督，寇盗至于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连年攻讨，散而复合，其暴滋甚。

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瀍，声教南被，诸蛮畏威，靡然向风矣。大统五年，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袭焉。十一年，蛮酋梅勒特来贡其方物。寻而蛮帅田杜青及江、汉诸蛮扰动，大将军杨忠击破之。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杜青和后遂反，攻围东梁州。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自号豫州伯。王雄、权景宣等前后讨平之。

废帝初，蛮首樊舍举落内附，以为督淮北三州诸军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谨等平江陵，诸蛮骚动，诏豆卢宁、蔡祐等讨破之。恭帝二年，蛮酋宜人王田兴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继款附。以兴彦、季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赐爵石台县公。其后，巴西人谯淹扇动君蛮以附梁，蛮帅向镇侯、向白虎等应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乌度、田唐等抄断江路；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诏田弘、贺若敦、潘招、李迁哲等讨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蛮叛，州军讨定之。寻而冉令贤、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杀开府杨长华，遂相率作乱。前后遣开府元契、赵刚等总兵出讨，虽颇翦其族类，而元恶未除。天和元年，诏开府陆腾督王亮、司

马裔等讨之。腾水陆俱进，次于汤口，先遣喻之。而令贤方增浚城池，严设扞御，遣其长子西黎、次子南王领其支属，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其声援。令贤率其卒，固守水逻城。腾乃总集将帅谋进趣，咸欲先取水逻，然后经略江南。腾言于众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外托涔辅车之援，兼复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后游军水逻，此制胜之计也。"众皆然之。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党奔散，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众一千户。遂简募骁勇，数道分攻水逻。路经石壁城，险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缘梯而上，蛮蜒以为峭绝，非兵众所行。腾被甲先登，众军继进，备经危阻，累日乃得旧路。且腾先任隆州总管，雅知其路蛮帅冉伯犁、冉安西与令贤有隙。腾乃招诱伯犁等，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伯犁等悦，遂为乡导。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亦是险要，令贤使其兄龙真据之。胜又密告龙真云，若平水逻，使其代令贤处之。龙真大悦，遣其子诣腾。乃厚加礼接，赐以金帛。蛮贪利既深，仍请立效，乃谓腾曰："欲翻所据城，恐人力寡少。"腾许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龙真力不能御，遂平石胜城。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令贤遁走，追而获之。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获蛮帅冉三公等。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蜒望见辄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

时向五子王据石墨城，令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平后，频遗喻之，而五子王犹不从命。腾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腾虑双城孤峭，攻未可拔，贼若委城遁散，又难追讨。乃令诸军周回立栅，遏其走路，贼乃大骇。于是纵兵击破之，禽五子王于石墨，获宝胜于双城，悉斩诸向首领，生禽万余口。信州旧居白帝，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八陈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又以巫县、信陵、秭归并筑城置防，以为襟带焉。

天和六年，蛮渠冉祖裛、冉龙骧又反，诏大将军赵訚讨平之。自此群蛮惧息，不复为寇。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这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死，不敢远行。能

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唯执楯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卖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建国中，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

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宣武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后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辅国将军范季旭与獠王赵清荆率众屯孝子谷，祉遣统军魏胡击走之。后梁宁朔将军姜白复拥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庆与之通谋，众屯于固门川。祉遣征虏将军讨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后以元法僧代傅竖眼为益州，法僧在任贪残，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围逼晋寿。朝廷忧之，以竖眼先得物情，复令乘传往抚。獠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继为梁州，并无德绩，诸獠苦之。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后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獠，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獠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山南行台魏子建勉喻，即时散罢。自是獠诸头王，相率诣行台者相继，子建厚劳赉之。始欣见中国多事，又失彼心，虑获罪谴，时梁南梁州刺史阴子春扇惑边陲，始欣谋将南叛。始欣族子恺时为隆城镇将，密知之，严设逻候，遂禽梁使人，并封始欣诏书、铁券、刀剑、衣冠之属，表送行台。子建乃启以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赂，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梁将萧玩，率众援接。时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遂大破玩军。及斩玩，以傅昙表为刺史。后元罗在梁州，为所陷，自此遂绝。

及周文平梁、益之后，令在所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周保定二年，铁山獠又反，抄断江路，陆腾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恆棱獠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军次巴州，文表欲率众径进。军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众甚强，讨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势。今若大军直进，不遣奇兵，恐亻并力于我，未可制胜。"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须别为进趣。若四面遣兵，则獠降走路绝，理当相率以死拒战；如从一道，则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晓谕，为恶者讨之，归善者抚之，善恶既分，易为经略。事有变通，奈何欲遵前辙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恆棱亲识，即以实报之。恆棱獠相与聚议，犹豫之间，文表军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极险。俄有生獠酋帅数人来见文表曰："我恐官军不识山川，请为乡导。"文表谓之曰："此路宽平，不须导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谓其众曰："向者獠帅，谓吾从宽路而行，必当设伏险要。若从险路，出其不虑，獠众自离散矣。"于是勒兵从险道进，其有不通之处，即平之。乘高而望，果见其伏兵。獠既失计，争携妻子，退保险要。文表顿军大蓬山下，示祸福，遂相率来降。文表皆抚慰之，仍征其租税，无敢动者。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

建德初，李晖为蓬、梁州总管，诸獠亦望风从附。然其种滋蔓，保据严壑，依山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招怀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趾同。以砖为城，蜃灰涂之，东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萨婆地歌。其属官三等，其一曰伦多姓，次歌伦致帝，次乙地伽兰。外官分为二百余部，其长官曰弗罗，次曰可轮，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缨络，足蹑革履，时服锦袍。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兵有弓、箭、刀、槊。以为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

之。收其余骨，王则内金罂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罂，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哭至水次，尽哀而止，归则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隋文帝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后朝贡遂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与战伪北，梵志逐之，其象陷，军遂乱，方大破之，遂弃城走。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尽其国有十八世。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剌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多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菩萨飞仙之象，悬金花铃眊，妇人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缨络，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龛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前树一宝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萨陀加逻一人，陀拏达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皆穿耳翦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财别居，唯少子与父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木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浆为酒。

隋炀帝嗣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日遇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诣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

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百艘来迎，吹蠡击鼓乐隋使，进金锁以缆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二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兽以迎使人，并致金盘、金花，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臣，非复赤土国矣。"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蝳蝟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于地席，各以金锺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

寻遣那邪迦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趾。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帝大悦，授骏等执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车渠国，西有硃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隧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听政所。总大城三十所，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与林邑同。

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侧。王著朝霞古贝，瞒络腰腹，下垂至胫，头载金宝花冠，被真珠缨络，足履革屣，耳悬金铛。常服白叠，以象牙为屦。若露发，则不加缨络。臣下服制，大抵相类。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凭，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罗娄，及诸小臣。朝于王者，辄于阶下三稽

首，王呼上阶，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环坐。议政事讫，跪伏而去。阶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仗。其国与参半、硃江二国和亲，数与林邑、陀桓二国战争。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并刑残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处供给，不得仕进。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居处器物，颇类赤土。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诵经咒，又澡洒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又读经咒。饮食多苏酪、沙糖、秔粟、米饼。欲食之时，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择日遣媒人迎妇。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昼夜燃灯不息。男婚礼毕，即与父母分财别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余财与之。若婚毕，财物入官。丧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发而丧，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尸，收灰，以金银瓶盛，送大水之内；贫者或用瓦，而以五彩色画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兽食者。

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蜇。宜粱、稻，少黍、粟。果菜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罗那娑树，无花，叶似柿，实似冬瓜；庵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佗树，花似林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大如升。自余多同九真。海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鱼，形似□且，嘴如鹦鹉，有八足。多大鱼，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羊于城西门外祠之。不然，五谷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钵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祠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其馆。

隋大业十二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于后亦绝。

婆利国，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拿，次曰独诃氏拿。国人善投轮，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

隋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

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论曰：《礼》云：“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种类非一，与华人错居，其流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厓。居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自秦并三楚，汉平百越，地穷丹徼，景极日南，水陆可居，咸为郡县。洎乎境分南北，割据各殊，蛮、獠之族，递为去就。至于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则地隔江岭，莫通中国。及隋氏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纂业，威加八荒，甘心远矣，志求珍异。故师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传》曰：“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诚哉斯言也。

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湮灭，今可知者四国而已。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四

氐 吐谷浑 宕昌 邓至 白兰 党项 附国 稽胡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

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平西将军。无子，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王。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茂搜死，子难敌统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自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难敌死，子毅立。自号使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盘为使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臣晋，晋以毅为征南将军。

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季龙，后称蕃于晋。永和十年，改初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杀初，初子国率左右诛三王及宋奴，复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秦州刺史，国子安为武都太守。

十二年，国从叔俊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苻生，杀俊，复称蕃于晋。死，子世自立为仇池公。晋太和三年，以世为秦州刺史，弟统为武都太守。世死，统废世子纂自立。统一名德。纂聚党袭杀统，自立为仇池公，遣使诣简文帝。以纂为秦州刺史。晋咸安元年，苻坚遣杨安伐纂，克之，徙其人于关中，空百顷于地。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苻坚之败，关右扰乱，定尽力于坚。坚死，乃率众奔陇右，徙居历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食储于百顷。招夷夏得千余家，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称蕃于晋。孝武即以其自号假之，后以为秦州刺史。

登国四年，遂有秦州之地，号陇西王。后为乞佛乾归所杀，无子。

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分诸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遂有汉中之地，仍称蕃于晋。天兴初，遣使朝贡，诏以盛为征南大将军、仇池王。隔碍姚兴，不得岁通贡使。盛以兄子抚为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守汉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为武都王。盛死，私谥曰惠文王。子玄统位。

玄字黄眉，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虽蕃于宋，仍奉晋义熙之号。后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为流旧所怀。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鸿胪公孙轨拜玄为征南大将军、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请比内蕃，许之。玄死，私谥孝昭王。子保宗统位。

初，玄临终谓弟难当曰："今境候未宁，方须抚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国事，其无坠先勋。"难当固辞，请立保宗以辅之。保宗既立，难当妻姚氏谓难当曰："国险，宜立长君，反事孺子，非久计。"难当从之，废保宗而自立，称蕃于宋。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石昌；以次子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谋袭难当，事泄，被系。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往依附。流人有许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难当，并改姓为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时宋梁州刺史甄法护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萧思话代任。难当以思话未至，遣将举兵袭梁州，破白马，遂有汉中之地。寻而思话使其司马萧承之先驱进讨，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难当后释保宗，遣镇董亭。保宗与兄保显归京师，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将军、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显为镇西将军、晋寿公。后遣大鸿胪崔颐拜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领护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

难当后自立为大秦王，号年曰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具拟天朝。然犹贡献于宋不绝。寻而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太延初，难当立镇上邽。太武遣车骑大将军、乐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诸军取上邽，又诏喻难当，奉诏摄守。寻而倾国南寇，规有蜀土，袭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获雍州流人七千余家，还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将裴方明等伐之。难当为方明所败，弃仇池，与千余骑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宫。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炽守之，河间公齐击走之。

先是，诏保宗镇上邽，又诏镇骆谷，复其本国。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说保宗令叛。事泄，齐执保宗送京师，诏难当杀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浊水。文德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为武都王，遣偏将房亮之等助之。齐逆击，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芦，武都、阴平氐多归之。诏淮阳公皮豹子等率诸军讨文德，走汉中，收其妻子、僚属、资粮。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师，赐死。初，公主劝保宗反，人问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礼，妇人外成，因夫而荣。事立，据守一方，我亦一国之母，岂比小县之主？"以此得罪。

文成时，拜难当营州刺史，还为外都大官。卒，谥曰忠。子和，随父归魏，别赐爵仇池公。子德子袭难当爵，早卒。子小眼袭，例降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别有传。小眼子公熙袭爵。正光中，尚书右丞张普惠为行台，送租于南秦、东益，普惠启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进，遣公熙先慰氐。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险薄，密令访察，公熙果有潜谋，将为叛乱。子建仍报普惠，令其摄录。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东出汉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贿赂，终得免罪。后为假节、别将，与都督元志同守岐州，为秦贼莫折天生所虏，死于秦州。

文德后自汉中入统汧、陇，遂有阴平、武兴之地。后为宋荆州刺史刘义宣所杀。

保宗之执也，子元和奔宋，以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据城归顺，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将军、武都王，内徙京师。

元和从叔僧嗣复自称武都王于葭芦。僧嗣死，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归顺。献文授文度武兴镇将，既而复叛。孝文初，征西将军皮欢喜攻葭芦破之，斩文度首。

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献文庙讳，以小名称。鼠自为武兴王，遣使奉表谢罪，贡其方物，孝文纳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将军、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从子后起统位，孝文复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复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寻还武兴，进号镇南将军，加督宁、湘五州诸军事。后仇池镇将杨灵珍袭破武兴，集始遂入齐。景明初，集始来降，还授爵位，归守武兴。死，子绍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虏将军、汉中郡公、武兴王，赠集始车骑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安王。

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夏侯道迁以汉中归顺也，梁白马戍主尹天保率众围之。道迁求援于集起、集义，二人贪保边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愿立功。率众破天保，全汉川，朗之力也。集义见梁、益既定，恐武兴不得久为外藩，遂扇动诸氐，推绍先僭称大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外引梁为援。安西将军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京师，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

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诏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未几，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

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大统元年，绍先请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许之。绍先死，子辟邪立。

四年，南岐州氐苻寿反，攻陷武都，自号太白王，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据地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复叛。赵昶时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乃定。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然后出兵讨之。擒盖闹，散其余党。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举众内附，自是职贡不绝。废帝元年，以深为黎州刺史。二年，杨辟邪据州反，群氐复与同逆。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周文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兴州刺史。贵威名先著，群氐颇畏服之。来岁，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军回，法深寻与其宗人杨崇集、杨陈侳各拥其众，递相攻讨。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从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

恭帝末，武兴氐反，围利州，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周明帝时，兴州人段吒及下辩、柏树二县人反，相率破兰皋戍。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属攻陷落丛郡以应之。赵昶讨平二县，并斩段吒。而阴平、葭芦氐复往往屯聚，与厨中相应。昶乃简精骑，出其不意，径入厨中，至大竹坪，连破七栅，诛其渠帅，二郡并

降。及昶还，厨中生氐，复为寇掠。昶又遣仪同刘崇义、宇文琦入厨中讨之，于是群氐并平。

及王谦举兵，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若洛廆怒，遣入谓吐谷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何不相远，而马斗相伤？"吐谷浑曰："马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斗，斗在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外！"若洛廆悔，遣旧老及长史七那楼谢之。吐谷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怒，殆天所启。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即令从骑拥马令回，数百步，欻然悲鸣，突走而西，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回一迷。楼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于歌》徒河以兄为阿于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

吐谷浑遂从上陇，止于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陇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

吐谷浑死，有子六十人。长子吐延，身长七尺八寸，勇力过人，性刻暴。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体，呼子叶延语其大将绝拔泥曰："吾气绝，棺敛讫，便速去保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御。叶延小兒，欲授余人，恐仓卒终不能相制。今以叶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辅之，孺子得立，吾无恨也。"抽剑而死。有子十二人。

叶延少而勇果，年十岁，缚草为人，号曰姜聪，每旦辄射之，射中则嗥叫泣涕。其母曰："仇贼诸将已屠脍之，汝年小，何烦朝朝自苦！"叶延呜咽若不自胜，答母曰："诚知无益，然罔极之心，不胜其痛。"性至孝，母病，母三日不食，叶延亦不食。颇视书传，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

叶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谨，三弟专权，碎奚不能制，诸大将共诛之。奚忧哀不复摄事，遂立子视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莫贺郎，华言父也。奚遂以忧死。视连立，以父忧思，不游娱酣宴。十五年死，弟视罴立。死，子树洛干等并幼，弟乌纥提立，而妻树洛干母，生二子慕璜、慕利延。乌纥提一名大孩，死，树洛干立，自号车骑将军。是岁，晋义熙初也。树洛干死，弟阿豺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升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僚曰："此水东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国入何水也？"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始号垫江，至巴郡入江，度广陵入于海。"阿豺曰："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遣使通宋，献其方物。宋少帝封为浇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将遣使朝贡，会暴病，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其以慕璜继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纬代长子也。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将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慕璜立。

先是，阿豺时，宋命竟未至而死。慕璜又奉表通宋，宋文帝又授陇西公。慕璜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太武时，慕璜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魏。寻讨禽赫连定，送之京师。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璜为大将军、西秦王。

慕璜表曰："臣诚庸弱，敢竭精款，俘擒僭逆，献捷王府，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愿垂鉴察，亮基单款。臣顷接寇逆，疆境之人，为贼所抄，流转东下，今皇化混一，求还乡土。乞佛曰连、窟略寒、张华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愿并敕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

太武诏公卿朝堂会，议答施行。太尉长孙嵩及议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议曰：

"前者有司所处，以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来则受之，去则不禁。皇威远被，西秦王慕义畏威，称臣纳贡，求受爵号。议者以为古者要荒之君，虽人土众广，而爵不拟华夏。陛下加宠王官，乃越常分，容饰车旗，班同上国。至于缯絮多少，旧典所无，皆当临时以制丰

寡。自汉、魏以来，抚绥遐荒，颇有故事。吕后遗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单于答马千匹。其后匈奴和亲，敌国，遗缯絮不过数百；呼韩邪称臣，身自入朝，始乃至万匹。今西秦王若以土无桑蚕，便当上请，不得言财不周赏也。周室衰微，齐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赐胙之命，无益土之赏。晋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阳之田，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时乘便，侵入秦、凉，未有经略拓境之勋，爵登上国，统秦、凉、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圣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无厌之情，其可极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敕，因致斯累。

检西秦流人，贼时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称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诣京师，随后遣还。所请乞佛三人，昔为宾国之使，来在王庭，国破家迁，即为臣妾，可勿听许。

制曰："公卿议之，未为失体。西秦王所书金城、枹罕、陇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与之，便是裂土，何须复廓？西秦款至，绵绢随使疏数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璜贡献颇简。又通于宋，宋文封为陇西王。

太延二年，慕璜死，弟慕利延立。诏遣使者策谥慕璜曰惠王。后拜慕利延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璜子元绪为抚军将军。时慕利延又通宋，宋封为河南王。太武征凉州，慕利延惧，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利延兄有禽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还。后慕利延遣使表谢，书奏，乃下诏褒奖之。

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已，与使者谋欲自归，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讨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孚□鸠黎、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后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宋求援，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宋文帝赐以牵车。七年，遂还旧土。

慕利延死，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拾寅奉修贡职，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号河南王。太武遣使拜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通使于宋，献善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号。

文成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议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晋王伏罗、高凉王那再征之，竟无多克，拾寅虽复远遁，军亦疲劳。今在白兰，不犯王塞，不为人患，非国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为臣妾，可不劳而定也。王者之于四荒，羁縻而已，何必屠其国，有其地。安曰："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从之。诏阳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头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以讨之。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时军多病，诸将议贼已远遁，军容已振，今驱疲病之卒，要难冀之功，不亦过乎？众以为然，乃引还，获驼马二十余万。

献文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于是思悔复蕃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献文幽之，不报其使。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诏平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率敦煌、凉州、枹罕、高平诸军为前锋，司空、上党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观等军入拾寅境，刍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观等以闻。献文以重劳将士，乃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献文寻遣斤还。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枹罕所统也。枹罕镇将、西郡公杨锺葵贻拾寅书以责之。拾寅表曰："奉诏，听臣还旧土，故遣良利守洮阳。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阳贡其土物。"辞旨恳切，献文许之，自是岁修职贡。

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时真贡方物，提上表称嗣事。后度易侯伐宕昌，诏让之，赐锦彩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时还。易侯并奉诏。死。

子伏连筹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称疾病，辄修洮阳、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连筹拜命不恭。有司请伐之，孝文不许。群臣以其受诏不敬，不宜纳所献。帝曰："拜受失礼，乃可加以诘责。所献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弃所献，便是绝之，纵欲改悔，其路无由矣。"诏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讨。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阳、泥和二戍，时以此既边将之常，即便听许。及偏师致讨，二戍望风请降，执讯二千余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子妇可悉还之。"伏连筹乃遣世子贺鲁头朝于京师。礼锡有加，拜伏连筹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麾旗章绶之饰，皆备给之。

后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伏连筹。谓礼曰：“昔与宕昌通和，恆见称大王，己则自有兴动，殊违臣节。当发之日，宰辅以为君若返迷知罪，则克保蕃业；脱守愚不改，则祸难将至。”伏连筹遂默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尽其诚敬。

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宣武初，诏责之曰：“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语其国则邻藩，论其位则同列，而称书为表，名报为旨。有司以国常刑，殷勤请讨。朕虑险远多虞，轻相构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连筹上表自申，辞诚恳至。终宣武世至于正光，嫠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后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绝。凉州城人万于菩提等东应念生，囚刺史宋颖。颖密遣求援于伏连筹，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遂获保全。自尔以后，关徼不通，贡献遂绝。

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恆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夸吕椎髻耗珠，以皁为帽，坐金狮子床。号其妻为母尊，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冪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鞘。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罚：杀人及盗马，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氈蒙头，持石从高击之。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性贪婪，忍于杀害。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青、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土出ＢＸ牛、马、骡，多鹦鹉，饶铜、铁、硃砂。地兼鄯善、且末。

兴和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

西魏大统初，周文遣仪同潘濬喻以逆顺之理，于是夸吕再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缘边多被其害。废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使贡方物。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状、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恭帝三年，史宁又与突厥木杆可汗袭击夸吕，破之，虏其妻子，获珍物及杂畜。武成初，夸吕复寇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没。贺兰祥、宇文贵率兵讨之，夸吕遣其广定王、锺留王拒战。祥等破之，广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阳、洪和二城，置洮州而还。保定中，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来降，以其地为扶州。二年五月，复遣使来献。建德五年，其国大乱，武帝诏皇太子征之。军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明年，又再遣使奉献。宣政初，其赵王他娄屯来降。自是，朝献遂绝。

及隋开皇初，侵弘州，地旷人梗，废之。遣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击之。贼悉发国中，自曼头至树敦，甲骑不绝。其所署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后来拒战，谐频破之。夸吕大惧，率亲兵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宁王移兹裒素得众心，拜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自余官赏各有差。未几，复来寇边，州刺史皮子信拒战死之。汶州总管梁远以锐卒击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夸吕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杀太子。其后太子惧杀，遂谋执夸吕而降，请兵于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计应之，上不许。太子谋泄，为其父所杀。复立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祭请因其衅讨之，上又不许。六年，嵬王诃复惧父诛，谋归国，请兵迎接。上谓其使者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朕称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服，唯教嵬王为臣子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违拒，又复不仁。若有音信，宜遣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是岁，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平陈之后，夸吕大惧，逃遁险远，不敢为寇。

十一年，夸吕卒，子世伏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无素曰："若依来请，他国便当相学，一许一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竟不许。十一年，遣刑部尚书宇文弼抚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

明年，其国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主。使陈废立事，并谢专命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而常访国家消息，上甚恶之。炀帝即位，伏允遣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御之，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袭破吐谷浑，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于是留顺不之遣。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泥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

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制。

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国有屈海，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巳子，或赤或黑。

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特多狼。

白兰山西北，又有可兰国，风俗亦同。目不识五色，耳不闻五声，是夷蛮戎狄之中丑类也。土无所出，直大养群畜，而户落亦可万余人。顽弱不知斗战，忽见异人，举国便走。性如野兽，体轻工走，逐不可得。

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人庶万余落，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以女为王，故因号焉。译使不至，其传亦然。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有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勤孙弥忽，太武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弥忽死，孙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世修职贡，颇为吐谷浑所断绝。彪子死，弥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遣兵送羊子，欲夺弥治位。弥治遣使请救，献文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弥治死，子弥机立，遣其司马利柱奉表贡方物。杨文度之叛，围武都，弥机遣其二兄率众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时，遣使子桥表贡硃沙、雄黄、白石胆各一百斤。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后孝文遣鸿胪刘归、谒者张察拜弥机征南大将军、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之。

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遣贡不绝。周文命章武公导率兵送之。

邓至之西有赫羊国。初，其部内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鲜赤，故因为国名。

又有东亭卫、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等诸羌国，风俗粗犷，与邓至国不同焉。亦时遣贡使，朝廷纳之，皆假之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

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ＢＸ牛尾及醾惣毛为屋，服裘褐，披氈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养ＢＸ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隋文帝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蒋公梁睿既平王谦，请因还师讨之。开皇元年，有千余家归化。五

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讨之，大破其众，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谢罪。帝谓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统一，其人并无姓氏。

附国王字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雠，故垒石为巢，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国有重罪者，罚牛。人皆轻捷，便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竹为箭。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角。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敢而瘗之。死后一年，方始大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木为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幂狖。衣多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宜小麦、青稞。山出金、银、铜、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

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修职贡物，炀帝以劳人不许。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北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

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颈饰。与华人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女尤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事惩罚。又兄弟死者，皆纳其妻。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华人。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

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汾、晋之间，略无宁岁。神武迁鄴后，始密图之，乃伪许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诣鄴，齐神武厚礼之，缓以婚期。蠡升既恃和亲，不为之备。魏大统元年三月，齐神武袭之，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为其北部王所杀，送于神武。其众复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为主，神武灭之，获其伪主及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余人，归于鄴。

居河西者，多恃险不宾。时周文方与神武争衡，未遑经略，乃遣黄门侍郎杨[A181]就安抚之。五年，黑水部众先叛。七年，别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又据上郡反。自是北山诸部，连岁寇暴。周文前后遣于谨、侯莫陈崇、李弼等相继讨平之。

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国，并与其别部刘桑德共为影响。柱国豆卢宁督诸军击破之。二年，狼皮等余党复叛，诏大将军韩果讨破之。

保定中，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勋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置兵粮，以遏其路。及杨忠与突厥伐齐，稽胡等便怀旅拒，不供粮饩。忠乃诈其酋帅，云与突厥回兵讨之，酋帅等惧，乃相率供馈焉。其后丹州、绥州等部内诸胡，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频年逆命，复诏达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后穷讨，散其种落。天和二年，延州总管宇文盛率众城银川，稽胡白郁久同、乔是罗等欲邀袭，盛并讨斩之。又破其别帅乔三勿同等。五年，开府刘雄出绥州，巡检北边川路。稽胡帅白郎、乔素勿同等度河逆战，雄复破之。

建德五年，武帝败齐帅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东夏，将讨之，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以为种

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帅，余加慰抚。帝然之，乃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行军总管赵王招、谯王俭、滕王逌等讨之。宪军次马邑，乃分道俱进。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规欲分守险要，掎角宪军。宪命谯王俭击破之，斩获千余级。赵王招又擒没铎，众尽降。宣政元年，汾胡帅刘受罗千复反，越王盛督诸军讨禽之。自是寇盗颇息。

论曰：氐、羌、吐谷浑等曰殊俗，别处边陲，考之前代，屡经叛服，窥觇首鼠，盖其本性。夫无德则叛，有道则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五 西域

《夏书》称："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贡物也。"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之。王莽篡位 ，西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置时废。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复详记焉。

道武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帝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遂不从。历明元世，竟不招纳。

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太武以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国不惮遐险，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谓琬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城，国使亦数十辈矣。

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诏河西王沮渠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恆发使导路，出于流沙。后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牧犍左右谓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吴提妄说，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擒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告西域诸国：'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西域诸国，亦有贰。"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堕。使还，具以状闻。太武遂议讨牧犍。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辱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

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行人复通。

始，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自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纪其名，不能具国俗也。

东西魏时，中国方扰，及于齐、周，不闻有事西域，故二代书并不立记录。

隋开皇、仁寿之间，尚未云经略。炀帝时，乃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藩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亡失，书所存录者二十国焉。魏时所来者，在隋亦有不至，今总而编次，以备前书之《西域传》云。至于道路远近，物产风俗，详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录其当时，盖以备其遗阙尔。

鄯善国，都扞泥城，古楼兰国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太武平凉州，沮渠牧犍弟无讳走保敦煌。无讳后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

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诏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兵讨之。度归到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度流沙，至其境。时鄯善人众布野，度归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边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太武大悦，厚待之。是岁，拜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

且末国，都且末城，在鄯善四，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后役属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大统八年，其兄鄯善米率众内附。

于阗国，在且末西北，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去硨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连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无礼义，多盗贼淫纵。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

真君中，太武诏高凉王那击吐谷浑慕利延，慕利延惧，驱其部落渡流沙。那进军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遥望救援。"帝诏公卿议之。公卿奏曰："于阗去京师几万里，蠕蠕之性，唯习野掠，不能攻城。若为害，当时已旋矣，虽欲遣师，势无所及。"帝以公卿议示其使者，亦以为然。于是诏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万方各安其所，应敕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政复遣援，不救当时之急，是以停师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练甲养卒，一二岁间，当躬率猛将，为汝除患。汝其谨敬候，以待大举。"先是，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经于阗，于阗中于王秋仁辄留之，假言虑有寇不达。羊皮言状，帝怒，又遣羊皮奉诏责让之。自后每使朝贡。

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献名马。

隋大业中，频使朝贡。其王姓王，字早示门。练锦帽，金鼠冠，妻

戴金花。其王发不令人见，俗言若见王发，其年必俭云。

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南，去代一万二千里。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后役属于阗。

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治呼犍。在于阗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来献，自后贡使不绝。

权于摩国，故乌秅国也。其王居乌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国，居故莎车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

车师国，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万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献，诏行人王恩生、许纲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为蠕蠕所执。恩生见蠕蠕吴提，持魏节不为之屈。后太武切让吴提，吴提惧，乃遣恩生等归。许纲到敦煌病死，朝廷壮其节，赐谥曰贞。

初，沮渠无讳兄弟之渡流沙也，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遣甚厚。及臣继立，亦不阙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恩，辄陈私恳。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于是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后每使朝贡不绝。

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巳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敦煌十三日行。

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在隐僻处以避寇，非贵人不知其处。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

雪。此山北，铁勒界也。

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

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从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阿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麴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礼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

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盖。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主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于后十余遣使献珠像、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款诚备至。唯赐优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贡，宣武又遣孟威使诏劳之。延昌中，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帖。何者？彼之□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也。"神龟元年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嘉死，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

子坚立。于后关中贼乱，使命遂绝。普泰初，坚遣使朝贡，除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王如故。又加卫将军。至永熙中，特除仪同三司，进为郡公。后遂隔绝。至大统十四年，诏以其世子玄嘉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保定

初，又遣使来贡。

其国，周时，城有一十六。后至隋时，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户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五将军，曰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也；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评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有每早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令。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昏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

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炀帝即位，引致诸蕃。

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室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善之，下诏曰："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诸华，世祚西壤，昔因多难，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逾沙忘阻，奉贡来庭，削衽曳裾，变夷从夏，可赐衣冠，仍班制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铁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不敢改也。自是岁令贡方物。

且弥国，都天山东于大谷，在车师北，去代一万五百七十里。本役属车师。

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龙，名鸠尸毕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国内凡有九城。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槊。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翦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

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太武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约赍轻粮，取食路次。度归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军围员渠。鸠尸毕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距。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鸠尸毕那众大溃，尽虏之，单骑走入山中。度归进屠其城，四鄙诸戎皆降服。焉耆为国，斗绝一隅，不乱日久，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难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时太武幸阴山北宫，度归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讫，赐司徒崔浩书曰："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余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书称美。遂命度归镇抚其人。初，鸠尸毕那走山中，犹觊城不拔，得还其国。既见尽为度归所克，乃奔龟兹。龟兹以其婿，厚待之。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名焉。

隋大业中，其王龙突骑支遣使贡方物。是时，其国胜兵千余人而已。

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氈、烧铜、铁、铅、麋皮、氍毹、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犛牛等。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其东关城戍，寇窃非一，太武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俗性多

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恆有千余只云。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饣弟糊，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

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来献。

隋大业中，其王白苏尼□巫遣使朝，贡方物。是时，其国胜兵可数千人。

姑默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去代一万五百里。役属龟兹。

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十里。役属龟兹。

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十里。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

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国，后每使朝贡。

疏勒国，在姑默西，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帝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之上，经日不然，观者莫不悚骇，心形俱肃。其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胜兵者二千人。南有黄河，西带葱岭，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汗国千里，南去硃俱波八九百里，东北至突厥牙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翦发齐眉，以饣弟糊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其国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镕，流地数十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

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

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又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霖雨、盲风、大雪及行潦，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是岁，再遣使朝贡，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诸军戒严，以淮南王佗为前锋，袭蠕蠕。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自后每使朝贡。

者至拔国，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国东有潘贺那山，出美铁及师子。

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其国东有山名郁悉满山，出金、玉，亦多铁。

悉万斤国，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师子。每使朝贡。

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破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

太和三年，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贡方物。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钅俞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琉璃、水

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硃砂、水银、绫、锦、叠、氎、氍毹、毼□、赤麈皮、及薰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敢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翦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仍还。王即位以后，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于库，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余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医□赞，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兵有甲、槊、圆排、剑、弩、弓、箭。战兼乘象，百人随之。

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鬓及系牌于项，以为耻辱；犯强盗，系之终身；奸贵人妻者，男子流，妇人割其耳鼻。赋税，则准地输银钱。俗事火神天神。文字与胡书异。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百姓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王收养之，有功勋人，即以分赐。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献方物。

隋炀帝时，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使随昱贡方物。

伏卢尼国，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国北，去代二万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为城，东有大河南流，中有鸟，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驼、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银、珊瑚、琥珀，多师

子。

色知显国，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国，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土出赤盐，多五果。

薄知国，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国南，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国，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兽草木类中国。

阿弗太汗国，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国，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万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银、琥珀，有师子，多五果。

诺色波罗国，都波罗城，在忸密南，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麦，多五果。

早伽至国，都早伽至成，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麦于邻国，有五果。

伽不单国，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麦，有五果。

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贡，不绝。

伽倍国，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车西，去代一万三千里。人居山谷间。

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翕侯，都双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间。

钳敦国，故贵霜翕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弗敌沙国，故肸顿翕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阎浮谒国，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敌沙南，去代一万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间。

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安息国，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万一千五百里。

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献。

条支国，在安息西，去代二万九千四百里。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硃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室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

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南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深，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

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类焉。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年谓百丈佛图也。

罽宾国，都善见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种五谷。粪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市用钱。他畜与诸国同。每使朝献。

吐呼罗国，去代一万二千里。东至范阳国，西至悉万斤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南至连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汉楼河。土宜五谷，有好马、驼、骡。其王曾遣使朝贡。

副货国，去代一万七千里。东至阿富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国中有副货城，周匝七十里。宜五谷、蒲桃，唯有马、驼、骡。国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驼七头，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贡。

南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谷。

宣武时，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贡。

叠伏罗国，去代三万一千里。国中有勿悉城，城北有盐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织作布。土宜五谷。

宣武时，其国王伏陀末多遣使献方物。自是，每使朝贡。

拔豆国，去代五万一千里。东至多勿当国，西至旃那国，中间相去

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国，北至弗那伏且国，中间相去九百里。国中出金、银、杂宝、白象、水牛、牦牛、蒲桃、五果，土宜五谷。

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翦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有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氈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王位不必传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国无车，有舆，多驼、马。用刑严急，偷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十。死者，富家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

自太安以后，每遣使朝贡，正光末，遣贡师子一，至高平，遇万俟丑奴反，因留之。丑奴平，送京师。永熙以后，朝献遂绝。

至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废帝二年、周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至隋大业中，又遣使朝贡方物。

其国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初，熙平中，明帝遣剩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兽举其略云。

硃居国，在于阗西。其人山居，有麦，多林果。咸事佛，语与于阗相类，役属嚈哒。

渴盘陀国，在葱岭东，硃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于嚈哒。

钵和国，在渴盘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唯食饼面，饮麦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哒，一道西南趣乌苌。亦为嚈哒所统。

波知国，在钵和西南。土狭人贫，依托山谷，其王不能总摄。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行人经之，设祭乃得过，不祭，多遇风雪之困。

赊弥国，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嚈哒。

东有钵卢勒国，路险，缘铁锁而度，不下见底。熙平中，宋云等竟不能达。

乌苌国，在赊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极华丽。人有争诉，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于灵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也。

乾陀国，在乌苌西。本名业波，为嚈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二世矣。好征战，与罽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幪以皁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犛牛、黄金、硇沙、香、阿萨那香、瑟瑟、麈皮、氍、锦、叠。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

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妻，

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于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此为异也。

隋炀帝即位，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

国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

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甕盛置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

甸职以隋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后不复至。

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下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而一日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钅俞石、硃砂、麝香、ＢＸ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恆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纳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腹其视之，有众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

隋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后遂绝。

□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硃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隋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善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马于穴所，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

大业中，遣使朝贡。

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大业中，频贡方物。

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照昭武，字狄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数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乌那遏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王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遏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遏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胜兵者万余人。国法严，杀人及贼盗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岭山有顺天神者，仪制极华，金银鍱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余人。祠前有一鱼脊骨，有孔，中通马骑出入。国王戴金牛头冠，坐金马座。多稻、粟、豆、麦，饶象、马、犛牛、金、银、镔铁、氍、硃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监、阿魏、没药、白附子。去北帆延七百里，东去劫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论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必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徇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不必效焉。西域虽通于魏氏，于时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来，得羁縻勿绝之道。及隋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镇，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苦。载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案西域开于往汉，年世积久，虽离并多端，见闻殊说，此所以前书后史，踳驳不同，岂其好异，地远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概，夫何是非其间哉？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六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车

蠕蠕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 ，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谿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后太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

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魏。魏登国中讨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虏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遣长孙嵩及长孙肥追之，度碛。嵩至平望川，大破屋击，禽之，斩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举落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分配诸部。缊纥提西遁，将归卫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缊纥提复降，道武抚慰如旧。

九年，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长孙肥轻骑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尽殆其众，社仑数人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监之。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袭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凶狡有权变，月余，乃释匹候跋，归其诸子，欲聚而歼之。密举兵袭匹候跋，杀匹候跋。子启拔、吴颉等十五人，归于道武。社仑既杀匹候跋，惧王师讨之，乃掠五原以西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颉为安远将军，平棘侯。社仑与姚兴和亲，道武遣材官将军和突袭黜弗、素古延诸部，社仑遣骑素古延，突逆击破之。

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垂挞。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讨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逆战于頞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

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

道武谓尚书崔宏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抄掠，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牸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来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

天兴五年，社仑闻道武征姚兴，遂犯塞，入自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天赐中，社仑从弟悦代、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发觉，大那等来奔，以大那为冠军将军、西平侯，悦代为越骑校尉、易阳子。三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讨之，社仑遁走，道死。

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斛律北并贺术也骨国，东破譬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悦侯咄牴干等百数十人来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与冯跋和媵亲，跋娉斛律女为妻，将为交婚。斛律长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女小远适，忧思生疾，可遣大臣树黎、勿地延等女为媵。"斛律不许。步鹿真出，谓树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为媵，远至他国。"黎遂共结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后，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树黎。

初，高车叱洛侯者，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落，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大檀为主，遗大檀金马勒为信。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乃自立。

大檀者，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龙，冯跋封为上谷侯。大檀率众南徙犯塞，明元亲讨之，大檀惧而遁走。遣山阳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及堕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闻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云中。太武亲讨之，三日二夜至云中。大檀骑围太武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惧。太武颜色自若，众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与社仑争国，败而来奔。大檀以大那子于陟斤为部帅。军士射于陟斤杀之，大檀恐，乃还。二年，

太武大举征之，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间；车驾从中道；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宜城王奚斤、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

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将骑万余入塞，杀掠边人而走，附国高车追击破之。自广宁还，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练兵于南郊，将袭大檀。公卿大臣皆不愿，术士张深、徐辩以天文说止帝，帝从崔浩计而行。会江南使还，称宋文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不然，尽我将士之力。"帝闻而大笑，告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吾行决矣！"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贼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太武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菟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太武闻东部高车屯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暨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

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四年，遣使朝献。先是，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逻者二十余人，太武赐之衣服，遣归。吴提上下感德，故朝贡焉。帝厚宾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帝大悦，班赐甚厚。

至太延二年，乃绝和犯塞，四年，车驾幸五原，遂征之。乐平王丕、河东公贺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寿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复为二道，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记行，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

五年，车驾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吴提之寇

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敬、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获乞列归。叹曰："沮渠陷我也！"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斩首万余级。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

真君四年，车驾幸漠南，分军为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车贺至鹿浑谷，与贼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击破之。车驾至石水而还。五年，复幸漠南，欲袭吴提，吴提远遁，乃止。

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车贺北伐，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兒出西道，车驾与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贺真别部帅尔绵他拔等率千余家来降。是时，军行数千里，吐贺真新立，恐惧远遁。九月，车驾北伐，高凉王出东道，略阳王羯兒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车驾会于广泽。略阳王羯兒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硃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乃刊石记功而还。太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和平五年，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称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汝阴王赐、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献文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但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

延兴五年，予成求通婚聘，有司以予成数犯边塞，请绝其使，发兵讨之。帝曰："蠕蠕譬若禽兽，贪而亡义，朕要当以信诚待物，不可抑绝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请和，求结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诏报曰："所论婚事，今始一反，寻览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礼聘，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不敬其初，令终难矣。"予成怀谲诈，终献文世，更不求婚。

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贡，寻复请婚焉。孝文志在招纳，许之。予成虽岁贡不绝，而款约不著，婚事亦停。

九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恆也。自称太平元年。豆仑性残暴好杀。其名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魏通和，勿侵中国。豆仑怒，诬石洛候谋反，杀之，夷其三族。

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阳平王頤、左仆射陆睿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西走，自立为主。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盖出自金山。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四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欲推那盖为主。那盖不从，众强之。那盖曰："我为臣不可，焉能为主？"众乃杀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乃袭位。

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自称太安元年。

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魏言绪也。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宣武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跨据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权宽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蕃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并献貂裘。宣武不纳，依前喻遣。

伏图西征高车，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子丑奴立，号豆罗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称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延昌三年冬，宣武遣骁骑将军马义舒使于丑奴，未发而崩，事遂停寝。丑奴壮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熙平元年，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主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纥奚勿六跋、巩顾礼等朝贡。神龟元年二月，明帝临显阳殿，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遣中书舍人徐纥宣诏，让以蠕蠕蕃礼不备之意。

初，豆仑之死也，那盖为主，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

阿那环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先常为丑奴所信，出入去来。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施帐屋，斋洁七日，祈请天神。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恆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是有姿色，丑奴甚加重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祖惠言："我恆在地万家，不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状告丑奴。丑奴言地万悬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

正光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又阿至罗侵丑奴，丑奴击之，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丑奴弟阿那瑰为主。阿那瑰立经十日，其族兄俊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瑰战败，将弟乙居伐轻骑南走归魏。阿那瑰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而阿那瑰未之知也。

九月，阿那瑰将至，明帝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继至北中，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阙下。十月，明帝临显阳殿，引从五品已上清官、皇宗、籓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瑰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瑰位于籓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瑰弟并二叔升，位于群官之下。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阿那瑰启云："陛下优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但臣有从兄，在北之日，官高于二叔，乞命升殿。"诏听之，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二叔之上。

宴将罢，阿那瑰执所启立于座后。诏遣舍人常景问所欲言。阿那瑰求诣帝前，诏引之。阿那瑰再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诏曰："朕已具知。"阿那瑰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诏曰："卿言未尽，可具陈之。"阿那瑰又言曰："臣祖先已来，世居北土，虽复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时宣者，正以高车悖逆，臣国扰攘，不暇遣使以宜远诚。自顷年已前，渐定高车，及臣兄为主，故遣巩顾礼等使来大魏，实欲虔修籓礼。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与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诏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彻。但高车从而侵暴，中有奸臣，因乱作逆，杀臣兄，立臣为主。裁过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仓卒轻身投国，归命陛下。"诏曰："具卿所陈，理犹未尽，可更言之。"阿那瑰再拜受诏，起而言曰："臣以家难，轻来投阙，

老母在彼，万里分张，本国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过天地，求乞兵马，还向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赐借兵马，老母若在，得生相见，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报雠，以雪大耻。臣当统临余人，奉事陛下，四时之贡，不敢阙绝。陛下圣颜难睹，敢不披陈？但所欲言者，口不能尽言。别有辞启，谨以仰呈，原垂昭览。”仍以启付舍人常景，具以奏闻。

寻封阿那瑰朔方郡公、蠕蠕王，赐以衣冕，加之轺、盖，禄从仪卫，同于戚籓。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瑰国无定主，思还绥集，占请切至，诏议之。时朝臣意有同异，或言听还，或言不可。领军元叉为宰相，阿那瑰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

二年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明帝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叔伯兄弟五人，升阶赐坐，遣中书舍人穆弼宣劳。阿那瑰等拜辞。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一具，铁人马铠六具，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毦，赤漆槊十张并白毦，黑漆槊十张并幡，露丝弓二张并箭，硃漆柘弓六张并箭，黑漆弓十张并箭，赤漆楯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锦被二领，黄□被褥三十具，私府绣袍一领并帽，内者绯纳袄一领、绯袍二十领并帽，内者杂彩千段，绯纳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纳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帐十八具，黄布幕六张，新乾饭一百石，麦八石，榛五石，铜乌錥四枚、柔铁乌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马五百疋，驼百二十头，牸牛一百头，羊五千口，硃画盘器十合，粟二十万石，至镇给之。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

阿那瑰来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率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走奔地豆干，为其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时安北将军、怀朔镇将杨钧表：“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瑰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籓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避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五月，具仁还镇，论彼事势。阿那瑰虑不敢入，表求还京。

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瑰。七月，阿那瑰启云：“投化阿那瑰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

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领，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八月，诏兼散骑常侍王遵业驰驿宣旨慰喻阿那瑰，并申赐赉。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阿那瑰兄也，列称规望乞军，并请阿那瑰。

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尚书令李崇、侍中侯刚、尚书左仆射元钦、侍中元叉、侍中安丰王延明、吏部尚书元修义、尚书李彦、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给事黄门侍郎张烈、给事黄门侍序卢同等奏曰：“窃闻汉立南北单于，晋有东西之称，皆所以相维御难，为国藩篱。今臣等参议，以为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鄣，二处宽平，原野弥沃。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罗门宜置西海郡。各令总率部落，收离聚散。其爵号及资给所须，唯恩裁处。彼臣下之官，任其旧俗。阿那瑰所居既是境外，宜少优遣，以示威刑。计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诸于北来在婆罗门前投化者，令州镇上佐，准程给粮，送诣怀朔阿那瑰，镇与使人，量给食禀；在京馆者，任其去留。阿那瑰草创，先无储积，请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官驼运送。婆罗门居于四海，既是境内，资卫不得同之。阿那瑰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节驰驿，先诣慰喻，并委经略。”明帝从之。

十二月，诏安西将军、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仍为州军所讨，禽之。

三年十二月，阿那瑰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四年，阿那瑰众大饥。入塞寇抄。明帝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孚见阿那瑰。为其所执。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谢孚放还。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还。俟匿伐至洛阳，明帝临西堂引见之。五年，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诏赠使持节、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广牧公。

是岁，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春，阿那瑰率众讨之。诏遣牒云具仁赍杂物劳赐。阿那瑰拜受诏命，勒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频战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冯俊使阿那瑰，宣劳班赐有差。阿那瑰部落既和，土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伐可汗，魏言把揽也。十月，阿那瑰复遣郁久闾弥娥等朝贡。三年四月，阿那瑰遣人巩凤景等朝贡。及还，明帝诏之曰：“北镇群狄，为逆不

息，蠕蠕主为国立忠，助加诛讨，言念诚心，无忘寝食。今知停在朔垂，与尔硃荣邻接，其严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启，更欲为国东讨。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听待后敕。”盖朝廷虑其反覆也。此后频使朝贡。

建义初，孝庄诏曰：“夫勋高者赏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名瀚海。至诚既笃，勋绪莫酬，故宜标以殊礼，何容格以恆式。自今以后，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

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瑰遣乌勾兰树升伐等朝贡，并为长子请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诏以范阳王诲之长女琅□邪公主许之，未及成婚，帝入关。东、西魏竞结阿那瑰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女称为化政公主，妻阿那瑰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瑰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阿那瑰遂留东魏使元整，不报信命。后遂率众度河，又废后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废后自杀。

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瑰掠幽州范阳，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于三推。又杀元整，转谋侵害。东魏乃囚阿那瑰使温豆拔等。祖武以阿那瑰凶狡，将抚怀之，乃遣其使人龙无驹北还，以通温豆拔等音问。始阿那瑰杀元整，亦谓温豆拔等不存，既见无驹，微怀感愧。兴和二年春，复遣龙无驹等朝贡东魏。然犹未款诚。

阿那瑰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齐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参军张徽纂使于阿那瑰，间说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杀阿那瑰之女，妄以疏属假公主之号，嫁彼为亲。又阿那瑰度河西讨时，周文烧草，使其马饥，不得南进，此其逆诈反覆难信之状。又论东魏正统所在，言其往者破亡归命，魏朝保护，得存其国，以大义示之。兼诈阿那瑰云：近有赤铺步落坚胡行于河西，为蠕蠕主所获。云蠕蠕主问之：“汝从高王？为从黑獭？”一人言从黑獭，蠕蠕主杀之；二人言从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国宿昔仁义。彼女既见害，欺诈相待，不仁不信，宜见讨伐。且守逆一方，未知归顺，朝廷亦欲加诛。彼若深念旧恩，以存和睦，当以天子懿亲公主结成姻媾，为遣兵将，伐彼叛臣，为蠕蠕主雪耻报恶。

徽纂既申齐神武意，阿那瑰乃召其大臣与议之，便归诚于东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缘游大力等朝贡，因为其子庵罗辰请婚。静帝诏兼散骑常侍太府卿罗念、兼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穆景相等使于阿那瑰。八月，阿那瑰遣莫何去折豆浑十升等朝贡，复因求婚。齐神武请遂其意，

以招四远。诏以常山王骘妹乐安公主许之，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十二月，阿那瑰复遣折豆浑十升诣东魏请婚。三年四月，阿那瑰遣吐豆登郁久闾譬浑、俊利莫何折豆常侯烦等奉马千疋，以为聘礼，请迎公主。诏兼宗正卿元寿、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晋阳北迈，资用器物，齐神武亲自经纪，咸出丰氵屋。阿那瑰遣其吐豆登郁久闾匿伏、俊利阿夷普掘、蒲提弃之伏等迎公主于新城之南。六月，齐神武虑阿那瑰难信，又以国事加重，躬送公主于楼烦之北，接劳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瑰大喜，自是朝贡东魏相寻。四年，阿那瑰请以其孙女号邻和公主妻齐神武第九子长广公湛，静帝诏为婚焉。阿那瑰遣其吐豆登郁久闾譬掘、俊利莫何游大刀送女于晋阳。武定四年，阿那瑰有爱女，号为公主，以齐神武威德日盛，又请致之，静帝闻而诏神武纳之。阿那瑰遣其吐豆发郁久闾汗拔姻姬等送女于晋阳。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于武定末，使贡相寻。

始阿那瑰初复其国，尽礼朝廷。明帝之后，中原丧乱，未能外略，阿那瑰统率北方，颇为强盛，稍敢骄大，礼敬颇阙，遣使朝贡，不复称臣。天平以来，逾自踞慢。汝阳王暹之为秦州也，遣其典签齐人淳于覃使于阿那瑰。遂留之，亲宠任事。阿那瑰因入洛阳，心慕中国，立官号，僭拟王者，遂有侍中、黄门之属。以覃为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瑰，转至不逊，每奉国书，邻敌抗礼。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

天保三年，阿那瑰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拥众奔齐。其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四年，齐文宣送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其国人仍立登注为主。又为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其国人复立库提为主。是岁，复为突厥所攻，举国奔齐。文宣乃北讨突厥，迎纳蠕蠕，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致之马邑川，给其廪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方，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蠕蠕贡献不绝。

五年三月，庵罗辰叛，文宣亲讨，大破之。庵罗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晋阳讨之，至恆州黄瓜堆，虏散走。时大军已还。帝麾下千余骑，遇蠕蠕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五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五月，帝又北讨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帅部众东徙，将南侵，帝帅轻骑于金川下邀击，蠕蠕闻而远遁。六年六月，文宣又亲讨蠕蠕。七月，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大获而还。

是时，蠕蠕既累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余家奔关中。突厥既恃兵强，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遗类依凭大国，使驿相继，请尽杀以甘心。周文议许之，遂收缚蠕蠕主已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于青门外斩之。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莫槐虐用其人，为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盖拨死，子丘不勤立，尚平帝女。兵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道武讳。莫廆遣弟屈云攻慕容廆，慕容廆击破之。又遣别部素延伐慕容廆于棘城，复为慕容廆所破，时莫廆部众强盛，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惮之。

莫廆死，子逊昵延立，率众攻慕容廆于棘城。廆子翰先戍于外，逊昵延谓其众曰："翰素果勇，必为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忧也。"乃分骑数千袭翰，翰闻之，使人诈为段末波使者，逆谓逊昵延曰："翰数为吾患，久思除之，今闻来讨，甚善。戒严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设伏待之。逊昵延以为信然。长驱不备，至于伏所，为翰所虏。翰驰使告，乘胜遂进，及晨而至。廆亦尽锐应之。逊昵延见而方严，率众逆击战，前锋始交，而翰已入其营，纵火燎之，众乃大溃，逊昵延单马奔还，悉俘其众。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相，每自夸大。及此败也，乃卑辞厚币，遣使朝贡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

逊昵延死，子乞得龟立。复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龟屯保浇水，固垒不战，遣其兄悉跋堆袭廆子仁于柏林。仁逆击，斩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龟克之，乞得龟单骑夜奔，悉虏其众。乘胜长驱，入其固城，收资财亿计，徙部人数万户以归。先是，海出大龟，枯死于平郭，至是而乞得龟败。

别部人逸豆归杀乞得龟而自立，与慕容晃迭相攻击。遣其国相莫浑伐晃，而莫浑荒酒纵猎，为晃所破，死者万余人。建国八年，晃伐逸豆归，逸豆归拒之。为晃所败，杀其骁将涉亦干。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是散灭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大人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人诣辽西逐食，诏诱

亡叛，遂至强盛。日陆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务目尘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据辽西之地而臣于晋。其所统三万余家，控弦上马四五万骑。穆帝时，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数为己用，深德之，乃表封务目尘为辽西公，假大单于印绶。浚使务目尘率万余骑伐石勒于常山封龙山下，大破之。

务目尘死，就六眷立。就六眷与弟疋磾、从弟末波等率五万余骑围石勒于襄国。勒登城望之，见将士皆释伏寝卧，无警备之意。勒因其懈怠，选募勇健，穿城突出，直冲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与饮宴尽欢，约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摄军而还，不复报浚，归于辽西。自此以后，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问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

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磾与刘琨世子群奔丧。疋磾阴卷甲而往，欲杀其叔羽鳞及末波而夺其国。末波等知之，遣军逆击疋磾。刘群为末波所获。疋磾走还蓟，惧琨禽己，请琨宴会，因执而害之。疋磾既杀刘琨，与羽鳞、末波自相攻击，部众乖离。欲拥其众徙保上谷，阻军都之险，以距末波等。平文帝闻之，阴严精骑，将击之。疋磾恐惧，南奔乐陵。后石勒遣石季龙击段文鸯于乐陵，破之，生禽文鸯。疋磾遂率其属及诸坞壁降于石勒。

末波自称幽州刺史，屯辽西。末波死，国人因立陆眷弟护辽为主。烈帝时，假护辽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弟郁兰抚军将军、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国元年，石季龙征护辽于辽西，护辽奔于平冈山，遂投慕容晃，晃杀之。郁兰奔石季龙，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郁兰死，子龛代之。及冉闵之乱，龛率众南移，遂据齐地。慕容俊使弟玄恭率众伐龛于广固，执龛送之蓟。俊毒其目而杀之，坑其徒三千余人。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无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夫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

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出阑，马主立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取，数满乃止。俗无谷，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振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日，将妇归。既而夫党还入其家马群，极取良马，父母弟兄虽惜，终无言者。颇讳取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他，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魏。魏道武袭之，大破其诸部。后道武复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浑海，停驾简轻骑，西北行百余里，袭破之，虏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复讨其余种于狼山，大破之。车驾北巡，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道武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仪别督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寻而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

蠕蠕社仑破败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斛律部帅倍侯利患之，曰："新仑新集，兵贫马少，易与耳！"乃举众掩击，入其国落。高车昧利，不顾后患，分其庐室，妻其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仑登高望见，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振杀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赐爵孟都公。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

异于众。北方人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亲幸，赏赐丰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礼，谥曰忠壮王。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破之。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后太武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洁等谏，太武不听。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后孝文召高车之众，随车贺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继先遣人慰劳树者。树者入蠕蠕。寻悔，相率而降。

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十四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观虚实。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薄颉随提来朝，贡其方物。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复与于提使高车，各赐绣裤褶一具，杂彩百匹。

穷奇后为嚈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诏遣宣威将军、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置之高平镇。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阿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共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岁余，嚈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

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又奉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六十匹。宣武诏之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捐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为伏图所败，西走三百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内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薄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十匹，杂彩六十匹。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

明帝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禽。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其部众悉入嚈哒。经数年，嚈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既复国，遣使奉表，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伊匐复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罗门走投凉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贡，因乞硃画步挽一乘并幔褥、鞦□必一副、伞扇各一枚、青曲盖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诏给之。伊匐后与蠕蠕战，败归，其弟越居杀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奔东魏。齐神武欲招纳远人，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

初，道武时有吐突邻部在女水上，常与解如部相为脣齿，不供职事。登国三年，道武亲西征，度弱洛水，复西行趣其国。至女水上，讨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尽略徙其部落畜产而还。

又有纥突邻，与纥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长帅，拥集种类，常为寇于意辛山，登国五年，道武勒众亲讨焉。慕容駖率师来会，大破之。纥突邻大人屋地鞬，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皇始二年，车驾伐中山，军于柏肆。慕容宝夜来攻营，军人惊，走还于国。路由并州，遂反，将攻晋阳，并州刺史元延讨平之。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复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死者数千人。道武闻之，遣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匿物尼等，皆殄之。

又有侯吕邻部，众万余口，常依险畜牧。登国中，其大人叱伐为寇于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别帅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道武抚安之。车驾还，卫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闻之，使使诏太悉伏执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太悉伏来赴不及，送奔姚兴。未几，亡归岭北。上郡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天赐五年，屈丐尽劫掠总服之。及平统万，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

而牵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东侵安定，数年间，诸种患之。天兴四年，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木易干将数千骑弃国遁走，尽徙其人于京师、余种分迸，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

又黜弗、素古延等诸部，富而不恭。天兴五年，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

又越勤倍泥部，永兴五年，转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讨破之，徙其人而还。

论曰：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其作害中国，故久矣。魏、晋之世，种族瓜分，去来沙漠之陲，窥扰鄣塞之际，犹皆东胡之绪余，冒顿之枝叶。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寻，逃形集丑，自小为大，风驰鸟赴，倏来忽往，代京由之屡骇，戎车所以不宁。是故魏氏祖宗，扬威曜武，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其狡狄强弱之由，猾虏服叛之迹，故备录云。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列传第八十七 突厥 铁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兒 ，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兒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渐至数百家，经数世，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臣于蠕蠕。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降五万余家。遂求婚于蠕蠕主。阿那瑰大怒，遣使骂之。伊利斩其使，率众袭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叔称为木杆可汗。

或云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号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却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占风雨。取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兒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兒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虽殊，终狼种也。

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西魏大统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时铁勒将伐蠕蠕，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蠕蠕主。阿那瑰大怒，使人詈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魏。周文帝许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是岁，魏文帝崩，土门遣使来吊，赠马二百疋。废帝元年正月，

土门发兵击蠕蠕，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瑰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瑰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亦与齐通使往来。

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赖山。且死，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

俟斤一名燕都，状貌奇异，面广尺余，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刚暴，勇而多知，务于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破之。叔子以其余烬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抗衡中国，后与魏伐齐，至并州。

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氈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氈，随日转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兵器有角弓、鸣镝、甲、槊、刀、剑、佩饰则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头。待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其征发兵马及诸税杂畜，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候月将满，转为寇抄。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后坎而瘞之。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表为茔，立屋，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战阵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致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之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男有悦爱于女者，归即遣人聘问，其父母多不违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书字类胡，而不

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俟斤部众既盛，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周文帝许之，收叔子已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三年，俟斤袭击吐谷浑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来献。保定元年，又遣三辈，贡其方物。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连结之，以为外援。初，恭帝时，俟斤许进女于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武帝，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至是，武帝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于是诏随公杨忠率众一万与突厥伐齐。忠军度陉岭，俟斤率骑十万来会。明年正月，攻齐主于晋阳，不克，俟斤遂纵兵大掠而还。忠还，言于武帝曰："突厥甲兵恶，赏罚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武帝不纳。是岁，俟斤复遣使来献，更请东伐。诏杨忠率兵出沃野，晋公护趣洛阳以应之。会护战不利，俟斤引还。五年，诏陈公纯、大司徒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往逆女。天和二年，俊斤又遣使来献。陈公纯等至，俟斤复贰于齐。会有雷风变，乃许纯等以后归。四年，又遣使贡献。

俟斤死，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他钵可汗。他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为步离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之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仍令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兒孝顺，何忧无物邪？"齐有沙门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谓他钵曰："齐国强富，皆为有佛法。"遂说以因缘果报之理。他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齐，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他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他钵遣使献马。及齐灭，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奔之。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柱国刘雄拒战，兵败死之。武帝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策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执绍义送阙。他钵不许，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献，且迎公主为亲，而绍义尚留不遣。帝又令贺若谊往谕之，始送绍义。

他钵病且卒，谓其子庵逻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及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庵逻实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庵逻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而且雄，国人莫敢拒，竟立庵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庵逻，每遣人詈辱之。庵逻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居都斤山。庵逻降居独洛水，称第三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沙钵略妻，周千金公主，伤宗祀绝灭，由是悉众来寇，控弦士四十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槃，皆为虏败。于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往者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各谓虑意轻重，国遂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灵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回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在路之人，务于耕织。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

且彼渠师，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雠；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后。达头前攻酒泉，于阗、波斯、揖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东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人。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征妖作，将年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唯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地，赤土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

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

故选将练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挞单于之背。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克。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于是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击之。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来拒战，皆败走。时虏饥不能得食，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

既而沙钵略以阿波骁悍，忌之，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上皆不许。

会千金公主上书，请为一子之例，文帝遣开府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晋王广时镇并州，请因其衅乘之，上不许。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不异也。"文帝报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兒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沙钵略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长孙晟说谕之，摄图屈，乃顿颡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其群下因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臣，犹此称奴。"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时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国部落乘虚掠其妻子。

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恆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戎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雪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当令侍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惟命是亲。谨遣第七兒臣窟合真等奉表以闻。”文帝下诏曰：“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自是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策拜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宴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于是，岁时贡献不绝。

七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贡方物。因请猎于恆、代之间，诏许之，仍遣使人，赐其酒食。沙钵略率部落再拜受赐。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赍尾舌以献。还至紫河镇，其牙帐为火所烧，沙钵略恶之，月余而卒。上为之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焉，赠物五千段。

初，摄图以其子雍虞闾性懦，遣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雍虞闾又遣使谓处罗侯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是枝叶，宁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叶？愿叔勿疑。”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上赐之鼓吹、幡旗。处罗侯长颐偻背，眉目疏朗，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擒阿波。既而上书，请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议，左仆射高颎进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宜存养以示宽大。”上曰：“善。”颎因奉觞进曰：“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臣敢再拜上寿。”

后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众奉雍虞闾为主，是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雍虞闾遣使诣阙，赐物三千段，每岁遣使朝贡。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谬云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执钦以闻，并贡勃布、鱼胶。其弟钦羽设部落强盛，都蓝忌而击之，斩首于阵。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献于阗玉杖，上拜褥但为柱国、康国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

牛各五百头。寻遣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

平陈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恆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安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恆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昭君曲》，偏伤远嫁情。"上闻恶之，礼赐益薄。公主复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连结，上恐其为变，将图之。会主与所从胡私通，因发其事，下诏废之。恐都蓝不从，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啖之。时沙钵略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谓曰："当杀大义公主方许婚。"突利以为然，复谮之。都蓝因发怒，遂杀公主于帐。

都蓝因与突利可汗有隙，数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北狄，故特厚其礼，遣牛弘、苏威、斛律孝卿相继为使。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雍虞闾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数为边患。

十八年，诏蜀王秀出灵州道击之。明年，又遣汉王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率将军王察、上柱国赵仲卿并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率柱国李彻、韩僧寿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以击之。雍虞闾与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上令染干与雍虞闾使者因头特勤相辩诘，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闾弟都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敕染干与都速六樗蒲，稍稍输以宝物，用归其心。六月，高颎、杨素击玷厥，大破之。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人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人上表谢恩。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时安义公主以卒，上以宗女义城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遂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人畜牧地。

于是遣越国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而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伽可汗，其国大乱。遣太平公史万岁出朔州以击之，遇达头于大斤山，虏不战而遁。寻遣其子侯利伐徒碛东攻启人，上又发兵助启人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碛。启人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蒙恩，赤心归服，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世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洪为虏败于恆安，诏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启人北征。斛薛等诸姓初附于启人，至是而叛。素军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启人男女杂畜而去，素率上大将军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归启人。素又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别路邀击，并多斩获而还。兵既渡河，贼复掠启人部落，素率骠骑范贵于窟结谷东南复破之。

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雪五部内徙，步伽奔吐谷浑，启人遂有其众，遣使朝贡。

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启人及义城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帛万三千段。启人及义城公主上表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于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帝下其议，公卿请依所奏，帝以为不可。乃诏曰："君子教人，不求变俗，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乃玺书答启人，以为碛北未静，犹复征战，但使存心孝顺，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人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复下诏褒宠之，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帝亲巡云中，溯金河而东，北幸启人所居。启人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氈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韧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帝赐启人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

先是，高丽私通使启人所，启人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持高丽使见。敕令牛弘宣旨谓曰："朕以启人诚长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回日，语高丽主，宜早来朝。"使人甚惧。启人乃扈从入塞至定襄，诏令归蕃。明年，朝于东都，礼赐益厚。是岁，疾终，上为废朝三日。

其子吐吉立，是为始毕可汗。表续尚公主，诏从其俗。十一年，来朝于东都。其年，车驾避暑汾阳宫。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援兵方至，始毕引去。由是朝贡遂绝。明年，复寇马邑，唐公击走之。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迎萧后置于定襄。薛

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至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大逻便为处逻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之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处罗可汗居无恆处，终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官有俟发、阎洪达，以评议国事，自余与东国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岁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当大业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其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人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人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人。天子从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之国也？"处罗闻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

君肃又说处罗曰："启人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远道，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者，启人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城公主妻于启人，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帝将四狩，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

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喻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经处罗。爱其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之，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车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喻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

以七年冬，处罗朝于临朔宫。帝享之，处罗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尽道。”帝曰：“往者与突厥递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上天，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明年元会，处罗上寿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诏留其羸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设牧畜会宁郡。处罗从征高丽，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

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行幸。江都之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至、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至、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陁、□至勒兒、十盘、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至、曷截、拨忽、比干、具海、曷北悉、何嵯苏、拔也末、谒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素咽、篾促、萨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

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人，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也□至为小可汗。处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论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护，骄黠凭陵。和亲结约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

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于木杆，遂雄朔野。东极东胡旧境，西尽乌孙之地，弯弓数十万，列处于代阴，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求结和亲。乃与周合从，终亡齐国。隋文迁鼎，厥徒孔炽，负其众力，将蹈秦郊。内自相图，遂以乖乱，达头可汗远遁，启人愿保塞下。于是推亡固存，返其旧地，追讨余烬，部众遂强，卒于仁寿，不侵不叛。暨乎始毕，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俄属群盗并与，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人。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甚也。

及圣哲应期，扫除氛祲。暗于时变，犹怀抵拒，率其群丑，屡隳亭鄣，残败我云、代，摇荡我太原，肆掠于泾阳，饮马于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

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实帝皇所不及，书契所未闻。由此言之，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为而弗恃，有而弗居，类天地之含容，同阴阳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无得而称焉。

国学网站独家推出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下一卷 回目录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序传第八十八

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为尧大理，以官命族 ，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摧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周时，裔孙日乾，聚于益寿氏女婴敷。生子耳，字伯阳，为柱下史。

子孙散居诸国，或在赵，或在秦。在魏者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后也。别孙忄里为魏文侯兴富国之术焉。在赵者曰昙，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后也。在秦者名兴族，为将军。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郑公。伯祐生二子，平燕、内德。子信为秦将，虏燕太子丹。信孙元旷，仕汉为侍中。元旷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讨叛羌于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记李将军传》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仲翔曾孙广，仕汉，历文、景、武三帝，位前将军，立功沙漠。广子当户、椒、敢。当户子陵，战殁匈奴。椒。敢历侍中、郎中令、关内侯。生子禹，位至侍中。并事具《史》、《汉》。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长宗。长宗生博士况。况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临淮太守轨。轨字逸文，生积弩将军隆。隆字业绪，生雍。雍字俊熙，仁魏，历尚书郎、济北、东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远，晋举秀才，为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

柔生弇，字秀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晋末大乱，与从兄卓居相国晋王保下。卓位相国从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于张寔，弇亦随焉。因仕于张氏，为骁骑左监。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张骏谓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孙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启中兴之业，吾方赖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历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赠武卫将军，建初中，追谥景公。子昶，字仲坚，幼有名誉，年十八而亡。建初中，追谥简公。

凉武昭王皓，字玄盛，小字长生，简公昶之子也。遗腹而诞，祖母梁氏，亲加抚育。幼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长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常与吕光太史令郭霝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霝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必有国土之分。家有騧黄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及吕光之末，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昭王为效谷令。而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中从事敦煌索仙等以昭王温毅有惠政，

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昭王初难之。会宋繇仕于业，告归，言于昭王曰：“兄忘郭霝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昭王乃从之。寻进号冠军将军，称藩于业。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昭王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而西，昭王命师击走之。于是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昭王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依窦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内，建元号庚子，追崇祖考，大开霸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备置僚寀。广辟土宇，屯玉门、阳关，大田积谷，为东讨之资。立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焉。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明鉴诫之义。当时文武群公僚佐，亦皆图赞所志。五年，改元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归表于晋。是岁，乃自敦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通表建鄴。于时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昭王亲为之序。于是写诸葛亮训诫以勖诸子焉。昭王以纬世之量，为群雄所奉，兵无血刃，遂启霸业，乃修敦煌旧塞。薨，谥曰武昭王，庙号高祖，陵号建世，武昭王十子，谭、歆、让、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谭早卒。

后主讳歆，字士业，武诏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僚奉为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元为嘉兴。尊母尹氏为太后。在位四年，为沮渠蒙逊所败，国亡。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兴二年立，后主以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而亡，据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后归魏，位恆农太守，即皇室七庙之始也。

后主弟让，字士逊，雅量凝重，善于谋略，位宁朔将军，领西羌校尉、辅国将军、晋敦煌太守、新乡侯，赠骠骑大将军，谥曰穆。让弟愔，字士正，位晋昌、敦煌太守。愔弟恂，字士如，有干略，位酒泉、敦煌太守，遇家国之难而终。恂弟翻，字士举，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车骑将军，祈连、酒泉、晋昌郡太守。翻弟豫，字士宁，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赞，位前将军、中华令。宏弟眺，字士远，位左将军。眺弟亮，字士融，位右将军。

宝字怀素，小字衍孙，晋昌太守翻之子也。沈雅有度量，骁勇善抚接。遇家难，为沮渠蒙逊囚于姑臧。岁余，与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其遗众之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礼接，甚得其心，众皆为之

用，每希报雪。属太武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太武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已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部大官。文成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诏赐命服一袭，赠以本官，谥曰宣。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公业早卒。

承字伯业，少有谋略。初，宝欲归款，僚庶多有异议。承时年十三，劝宝速定大计，于是遂决。宝仍令承随表入贺。太武深相器异，礼遇甚优，赐爵姑臧侯。后遭父忧，居丧以孝闻。承应传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让弟茂，时论多之。承方裕有鉴裁，为时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为龙骧将军、荥阳太守，为政严明，甚著声称。延兴五年卒，时年四十五，赠使持节、大将军、雍州刺史，谥曰穆。

长子韶，字元伯，学涉有器量，与弟彦、虔、蕤并孝文赐名焉。韶雅为季父冲所知重。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迁给事黄门侍郎。后依例降侯为伯，兼大鸿胪卿，黄门如故。孝文将创迁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曰："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墓，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帝称善。迁太子右詹事，寻罢左右，仍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帝自鄴还洛，韶朝于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东宫，或未至此也。"宣武初，征拜侍中，领七兵尚书，除抚军将军，并州刺史。以从弟伯尚同咸阳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律令。及吕苟兒反于秦州，除抚军将军、西道都督，行秦州事，与右卫将军元丽，率众讨之。事平，即真，玺书劳勉，复其先爵。时陇右新经师旅，百姓多不安业，韶善抚纳，甚得夷夏之心。

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为殿中尚书，行雍州事，后除中军大将军、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为冀州刺史。清简爱人，甚收名誉，政绩之美，声冠当时。明帝嘉之，就加散骑常侍，迁车骑将军，赐剑珮、貂蝉各一具，骅骝马一匹，并衣服寝具。韶以年及悬车，抗表逊位，优旨不许。转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连接，百姓素闻其德，州内大安。正光五年，卒于官，年七十二。诏赠帛七百匹，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司空公、

雍州刺史，谥曰文恭。既葬之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径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还，其遗爱如此。永安中，以克定秦、陇功，追封安城县开国伯，邑四百户。

长子玙，字道璠，温雅有识量。魏永平二年，释褐太尉府行参军，累迁尚书仓部郎中。后汝南王悦为司州牧，悦性质疏冗，情识不伦，朝廷以玙器望兼美，闲于政事，擢为悦府长史，兼知州务。甚得毗赞之方，因除司州别贺。迁光禄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度支尚书，袭封安城县伯，又除司徒右长史，仍兼尚书。及迁都于鄴，留玙于后，监掌府藏。及撤运宫庙材木，以明干见称。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寻兼给事黄门侍郎，监典书事。出为东徐州刺史，为政清静，人吏怀之。解州还，以老疾，不求仕进。齐受禅，追玙兼前将军，导从于圜丘行礼。又摄护军，陪神武神主入太庙。玙意不愿策名两朝，虽以宿德耆旧被征，过事即绝朝请。文宣亦曾命玙预华林宴，顾访旧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

子诠，字世良，任城郡守，赠泾州刺史。

子伯卿，太师府参军事。伯卿子师上，聪敏好学，雅有词致。外祖魏收无子，惟有一女，生师上，甚爱重之，童祇便自教属文，有名于世。后与范阳卢公顺俱为符玺郎，待诏文林馆。与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从驾晋阳，寓居僧寺，朝士谓之康寺三少，为物论推许若此。隋炀帝居蕃，奏为王府记室，终于扬州。

诠弟谧，字世安，位高阳郡守、司农卿、安州刺史。谧子千学，齐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南青州刺史。

谧弟诵，字世业，位假仪同三司、临漳令。诵弟世韫，太子舍人、殿中郎。

玙子孙繁衍，行人号其宅为李东徐村。

玙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学，特为韶所锺爱。清河王怿甚知赏之。怿为司徒，辟参军事。转著作郎，稍迁通直散骑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修仪注。王、卢即瑾之外兄。临淮王彧谓瑾等三俊，共掌帝仪，可谓舅甥之国。及明帝崩，上谥策文，瑾所制也。庄帝初，于河阴遇害，年三十九，赠冠军将军、齐州刺史。

子产之，字孙侨。容貌短陋，而抚训诸弟，爱友笃至。其舅卢道将

称之曰："此兒风调，足为李公家孙。"位北豫州司马。子仲膺，字公祀。以学行称，位太子洗马。仕周，为东京少吏部上士。隋开皇中，卒于荆州总管司马。

产之弟茜之，字曼容，清通，好文学。齐天保初，历太子洗马，行阳翟郡守，为政清静，吏人称之。迁尚书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纵，见害，时人冤之。

茜之弟寿之，位梁州中从事，性贞介，不负于人。

寿之弟礼之，位司徒骑兵参军。与妻郑氏相重，妻先亡，遗言终不独死。未几，礼之脚上发肿，梦妻云，煮小麦渍之即差，如其言，反创而卒。

礼之弟行之，字义通，小字师子。简静，善守门业，多识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学自名。居丧尽礼，与兄弟深相友爱。仕齐，历位都水使者、齐郡太守，带青州长史。任城王敬惮之，州人号曰李御史。仕周，为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开皇初，封固始县男，除唐州下溠郡太守，称疾不行，卒。行之风素夷坦，为士友所称。其舅子卢思道深所爱好，常赠诗云："水衡称逸人，潘、杨有世亲，形骸预冠盖，心思出嚣尘。"时人以为实录。及疾，内外多为求医，行之曰："居常待终，士之道也。贫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绝。临终，命家人薄葬，口授墓志以纪其志曰："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协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终而绝，二子，夷、道。

行之弟凝之，字惠坚。光州中从事，非其所好，俛俛而就，秩满，径还冀州枣强野舍。凝之明本草药性，恆以服饵自持，虽年将耄及，而志力不衰。笃好古文，精心典礼，以之终老，未尝懈倦。隋仁寿中卒。

产之兄弟，并有器望。邢子才为礼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餐，衣无常主，易之而出。"时以为实录。诸归相亲，皆如姊妹。茜之死，诸弟不避当时凶暴，行丧极哀。赵郡李荣来吊之，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真吾师也。"欲与连类，即日自名劳之。

瑾弟赞，字道璋。少有风尚，辟司徒参军事。卒，赠汉阳郡太守。

子脩年，开府参军，早亡。

韶弟彦，字次仲，有学业。孝文初，举秀才，除中书博士，转谏议大夫。后因考课，降为元士。寻行主客曹事，徙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典章，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号为称职。孝文南伐，彦谏曰："臣以为蕞尔江、闽，未足亲劳銮驾。"频表虽不见纳，而以至诚见嘉。及六军次于淮南，征为广陵王羽长史，加恢武将军、西翼副将。军还，除冀州赵郡王干长史。转青州广陵王羽长史，带齐郡太守。征为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左长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扬州事，寻征拜河南尹，还至汝阴，复敕行徐州事。寻徽拜平北将军、平州刺史，迁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渎皆溢。彦相水陆形势，随便疏通，得无淹渍之害。朝廷嘉之，频诏劳勉。入为河南尹，迁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勋，转度支尚书。出为抚军将军、秦州刺史。时破六韩拔陵等反于北镇，二夏、豳、凉，所在蜂起，而彦刑政甚严。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刘庆、杜超等因四方离叛，突入州门害彦，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永安中，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孝贞。

子燮，字德谐，少有风望，位司徒主簿。卒，赠太常少卿。子士万，有雅望，位高都太守。

燮弟爽，字德明。弟充，字德广。弱冠，太学博士。大将军萧宝夤西讨，德广为行台郎，募众而征，战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觉宝夤有异志，挺身归阙，朝廷加爵，辞而不受。宝夤遂与万俟丑奴同反，大行台尔天光讨之，请德广为从事中郎。天光用其计，遂定秦、陇。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终身不食酒肉。妹夫卢元明嗟重之。

子士英，有文才，王遵业以女妻之。

次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时郑子默有名于世，僧伽曰："行不适道，文胜其质，郭林宗所谓墙高基下，虽得必丧，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灭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及卒，叔德为怀旧诗曰："平生寡俗累，终身无世言。"其见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内清介，位员外郎。

德广弟德显，位散骑侍郎，赠东秦州刺史。

德显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阳太守，赠光禄少卿、光州刺史。

彦弟虔，字叔恭。太和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冀州骠骑

府长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迁太尉从事中郎，出为清河太守。属京兆王愉反，虔弃郡奔阙。宣武闻虔至，谓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难而来，众情自解矣。"乃授虔别将，令军前慰劳。事平，转长乐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贼起，令虔以本官为别将，与都督元遥讨平之。迁后将军、燕州刺史。还为光禄大夫，加平西将军，兼大司农。出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追论平冀州之功，赐爵高平男。还京，除河南邑中正，迁领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庄初，授特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十四，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宣景。

长子唤，字仁明，位尚书左外兵郎。庄帝初，于河阴遇害，年四十，赠度支尚书、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子裒，章武郡守。裒弟匹，汲郡守。并以干局见知。

唤弟仁曜，位员外散骑侍郎、太尉录事参军。与兄唤同于河阴遇害，年三十八，赠散骑常侍、左将军、兖州刺史。子捻，字道炽，学尚有风仪。魏武定中，司空长流参军。齐天保末，为尚书郎，终于光州司马。

仁曜弟皓，字仁昭，位散骑侍郎。亦遇害河阴，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并仪同开府参军事。

皓弟晓，事列于后。

虔弟蕤，字延宾，历步兵校尉、东郡太守、司农少卿。卒，赠龙骧将军、豫州刺史。

子谚，字义兴。有干局，起家太学博士，领殿中侍御史，稍迁东郡太守。庄帝初，济、广二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节闵时，与第三弟通直散骑常侍义真、第七弟太常少卿义邕同为尔硃仲远所害。义邕，庄帝居藩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及即位，特蒙信任。尔硃荣之诛，义邕预其事，由是并及祸。节闵初，谚赠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义真赠前将军、齐州刺史，义邕赠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谚次弟义顺，司空属。第四弟义远，国子博士。庄帝初，并于河阴遇害，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袭父爵镇西将军、敦煌公。孝文初，除

长安镇都将，转西汾州刺史，将军如故。入为光禄大夫，历西兖州刺史，例降为侯。茂性谦慎，以弟冲宠盛，惧于盈满，以疾求逊位。孝文不夺其志，听食大夫禄，还私第。因居中山，自是优游里舍，不入京师。卒年七十一，谥曰恭侯。

子静，字绍安，袭，位东平原太守。卒，子遐，字智远，袭。遐有几案才，位河内太守。从孝庄南度河，于河阴遇乱兵所害。事宁，追赠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秦州刺史，封卢乡伯。

静弟孚，字仲安。恭慎笃厚，历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庄初，以外亲超授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出为镇东将军、沧州刺史，加散骑常侍。

孚弟季安，粗涉书史，位北海王颢抚军长史。颢为关西都督，复引为长史，委以戎政。卒于军，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

茂弟辅，字叔直。有器望，解褐中书博士，迁司徒议曹掾。太和中，孝文为咸阳王禧纳其女为妃，除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带长社戍。辅绥怀招集，甚得边和。卒于郡，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曰襄武侯。

长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书郎。孝文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迁通直散骑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坐与咸阳王禧谋反诛。

伯尚弟仲尚，仪貌甚美，少以文学知名。年二十，著《前汉功臣序赞》，及季父司空冲诔。高聪、邢峦见而叹曰："后生可畏，非虚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参军。坐兄事，赐死。

仲尚弟季凯，沈敏有识量。坐兄事，与母弟俱徙边，久之，会赦免。遂寓居晋阳，沈废积年。后历位并州安北府长史。孝明崩，尔硃荣阴图义举，季凯豫谋。及庄帝践祚，征拜给事黄门侍郎，封博平县侯，加散骑常侍、秘书监、中军将军。后尔硃世隆以荣之死，谓季凯通知，于是见害。孝武初，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

季凯弟延庆，位陈留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延庆弟延度，卫将军、安德太守。

辅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干。孝文初，兼散骑常侍使高丽，以称

旨，还拜常山太守、真定县子。迁怀州刺史，进爵山阳侯，加安南将军、河内公，转相州刺史，所在有称绩。后拜安远将军，敕与征南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卢阳乌等攻赭阳，各不相节度。诸军以敌强故班师，佐逆战，为贼所败，坐徙瀛州。车驾征宛、邓，复起佐，假平远将军、统军，以功封泾阳县子。沔北既平，以佐为广阳王嘉镇南府长史，加辅国将军，别镇新野。及大军凯旋，孝文执佐手曰："沔北，洛阳南门，卿勉为朕善守。"孝文崩，遣敕以佐行荆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边人悦附，前后归者二万许家。寻正刺史。宣武初，征兼都官尚书。卒，年七十一，赠秦州刺史，谥曰庄。

子遵袭。遵豪爽有父风，卒于司空司马，赠洛州刺史。子果袭，位司空谘议参军，坐通西魏见杀。

遵弟柬，字休贤。郡辟功曹，以父忧去职，遂终身不食酒肉，因屏居乡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为参军事，累迁济州刺史。卒，赠殿中尚书、相州刺史。

柬弟挺，字神俊，小名提。少以才学知名，为太常刘芳所赏。历位中书侍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时梁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数板，神俊循抚兵人，戮力固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有露骸，神俊令收葬之。征拜大司农。孝明末，除镇军将军，行相州事，时葛荣南逼，神俊忧惧，乃故坠马伤足，仍停汲郡，有诏追还。庄帝即位，以神俊人望，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追论固守荆州功，封千乘县侯，转中书监、吏部尚书。神俊意尚风流，情在推引人物，尔硃荣有所用人，神俊不从。见怒，惧，启求解官，除右光禄大夫。寻属尔硃兆入京，乘舆幽执，神俊遂逃人间。孝武初，归阙，拜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静初，除骠骑大将军、华州刺史，入为侍中，薨。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雍州刺史。

神俊风韵秀举，博学多闻，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笃学好文雅，老而不辍。凡所交游，皆一时名士，汲引后生，为其光价，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荥阳郑伯献常云："从舅为人物宗主。"在洛京时，琅邪王诵亦美神俊，故名其子曰俊，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俊来聘，我当今刘孝绰往。"其见重如此。颈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检度，至于少年之徒，皆与亵狎。北迁鄴，于路见狗，温子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俊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败，神俊策眇马而走，曰："丁掾力。"马倒，曰："丁

掾误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识者以此为讥。丧二妻，又欲娶郑严祖妹，神俊之从甥也。卢元明亦将为婚。遂至纷兢，二家阋于严祖之门。郑卒归元明，神俊惆怅不已。时人以神俊为凤德之衰。

冲字思顺，承少弟也，本名思冲，孝文改焉。少孤，为承训养。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恆，方为门户所寄。冲雅有大量，随兄至荥阳，时牧守子弟多侵乱人庶，轻有乞夺，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献文末，为中书学生，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孝文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字。以修敕繁慧，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旧无三长，唯立宗主主督护，所以我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群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廕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词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给事中如故。寻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必数千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冲家素清贫，于是室富。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构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陷，常求退避，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赃罪，惧必不济，冲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从甥阴始孙贫，来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纳马于冲，始孙辄受而不言。后假方便，借冲。此马主见冲乘马而不得官，后自陈首始末。冲闻大惊，执始孙，以状款奏，始孙坐死。其处要自厉，不念爱恶，皆此类也。

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帝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孝文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孝文虽自下笔，无不使访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孝文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侯，拜廷尉卿，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及营明堂，诏冲领将作大匠，与司空、长乐公亮共监兴缮。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孝文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军将迈，公等更欲何云？"冲进，请曰："发都淫雨，士马困弊，矜丧反旆，于义为允。"孝文曰："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敢以死请。"孝文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勤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几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迁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桢进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行，见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请上安圣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之愿，亦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孝文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侯。车驾南征，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迁尚书左仆射，仍领少傅，改封清泉县侯。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孝文引见公卿于清徽常曰："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取南之计决矣，所行之谋必定。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其君臣各尽所见。"冲曰："征战之法，先之人事，然后卜筮。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备。京师始迁，行业未定，加之征战，以为未可。"帝曰："仆射之言，非为不合朕意。然咫尺寇戎，无以自安，理须如此。若待人事备，复非天时，将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无征理。"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宫寝，皆资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且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前，初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荣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官爵，一家岁禄，万匹有余。年才四十，而鬓发斑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状。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入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尚书，为孝文知待，便谓非复藉冲，更相轻背，唯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冲颇衔之。后孝文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

自劾。孝文览其表，嗟叹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隘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大骂辱詈。冲素性温柔，而一朝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余日卒。时年四十九。

孝文始闻冲病状，谓右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厘朝务，使我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怆怀。"及闻冲卒，为举哀于县瓠，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书褒述其美曰："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于是赠司空公，给东园秘器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二百斤。有司奏谥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孝文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经冲墓，左右以闻。孝文卧疾，望坟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泪，其相痛惜如此。

子延寔，字禧，性温良，少为太子舍人。宣武初，袭父爵清泉县侯。庄帝即位，以母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讳，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辞，徙封濮阳郡公，改授太傅。寻转司徒公，出为使持节、侍中、太傅、录尚书事、东道大行台、都督、青州刺史。尔硃兆入京，乘与幽絷，延实以外戚见害于州馆。孝武帝初，反葬洛阳，赠使持节、侍中、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雍州刺史，谥曰孝懿。

长子彧，字子文，尚庄帝姊丰亭公主，封东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彧性膏侠，尔硃荣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进。孝静初，陷法见害。寻诏复本爵。子道端袭。彧七子，并彭城王勰女丰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义、礼、智、信为名。第四子义雄，有识悟，勤学，手不释书。仕齐，位琅邪郡守。义雄弟礼成，最知名。

礼成字孝谐，年七岁，与姑之子兰陵太守荥阳郑颢随魏武帝入关。颢母每谓入曰："此兒平生，未尝回顾，当为重器。"及长，沈深有行检，不妄通宾客。在魏，历著作郎、太子洗马、员外散骑常侍。周受禅，拜平东将军、散骑常侍。于时贵公子皆竟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后以军功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爵脩阳侯，拜迁州刺史。时朝廷有所征发，礼成度以蛮夷不可扰，扰必为乱，上表固谏，武帝从之。伐齐之役，从帝围晋阳，齐将席毗罗精兵拒帝，礼成力战击退之。加开府，进封冠军县公，历北徐州刺史、户部中大夫。

礼成妻窦氏早没，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为继室。及帝为丞相，进位上大将军，迁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禅，拜陕州刺史，进封绛郡公，赏赐优洽。累迁襄州总管、左卫大将军。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以疾征还京，终于家。子世师，位度支侍郎。

礼成弟智源，有器重。仕齐，卒于高都郡守。

智源弟信则，方雅廉慎。齐武平中，位南阳王大司马属。信则形短，中书侍郎顿丘李若戏之曰："弟为府属，可谓名以定体。"信则曰："名以定体，岂过劣弱？"寻除尚书仓部郎中。入周，为东京司门下大夫。隋开皇中，卒于沔州刺史。

彧弟彬，字子儒。其父延寔既别封，彬袭祖爵清泉县侯。位中书侍郎，卒于左光禄大夫，赠骠骑大将军、光禄勋、齐州刺史，谥曰献。子桃杖袭。彬弟彰，位通直散骑侍郎，从父在青州，同时遇害。赠左将军、瀛州刺史。

延寔弟休纂，小字锺羌，颇有父风。位终太子舍人，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乐涫县公，后进封高阳郡公。子昂袭。

昂，魏末为广平郡太守，齐天保中，卒于光禄卿。

昂子道隆，有才识，明剖断。仕齐，位并省尚书左丞。隋开皇中，为尚书比部侍郎。

休纂弟延孝，位尚书屯田郎中。于河阴遇害，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进封临颍县公。

韶从弟仲遵，有器业，彭城王勰为定州，请为定州开府参军，累迁营州刺史。时四方州镇，逆叛相续，营州城内，咸有异心。仲遵单车赴州，及至，与大使卢同以恩信怀诱，率皆安帖。后明帝又诏卢同为行台，北出慰劳，同疑人情难信，聚兵将往。城人刘安定、就德兴等先有异志，谓欲图己，逐仲遵害之。

韶从祖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宋，历晋寿、安陆、东莱三郡太守。

抗子思穆，字叔仁。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为当时所谈。太和

十七年，携家累自汉中归魏，位都水使者。及车驾南伐，以本官兼直阁将军，从平南阳，以功赐爵乐平子。宣武践祚，进爵为伯。累迁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颇有政绩。卒于营州刺史，赠安东将军、华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袭，位散骑侍郎，早卒。

斌兄奖，字道休，为庄帝所亲，超赠思穆卫将军、中书监、左光禄大夫，谥曰宣武。奖以戚里恩泽，赐爵广平侯。历中书侍郎、兼散骑常侍、聘梁使主、黄门郎、司徒左长史，行瀛州事。齐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沧三州大使，观察风俗，还，拜魏尹。卒，赠济州刺史、中书令。子瑰，位中书舍人黄门郎。

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少知名，号曰神童，从父冲雅所叹异。每曰："兴吾宗者，其此兒乎！"恆资给所须，爱同己子。弱冠举秀才，不行。曾游河内北山，便欲有隐遁意。会彭城王勰辟为行军参军，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应召。寻为中尉李彪启兼著作佐郎，修撰国史。稍迁国子博士，领尚书仪曹郎中，转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修国史。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师。

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还，除征东将军，仍兼太常，出为卫将军、荆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寻加散骑常侍。琰之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犹有关西风气。及至州之后，大好射猎，以示威武。尔硃兆入洛，南阳太守赵脩延以琰之庄帝外戚，诬琰之规奔梁国，袭州城，遂被囚执。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斩脩延，还推琰之厘州任。孝武初，征兼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文简。

琰之少机警，善谈论，经史百家，无不悉览，朝廷疑事，多所访质。每云："崔博而不精，刘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学兼二子。"谓崔光、刘芳也。论者许其博，未许其精，当时议咸共宗之。又自夸文章，从姨兄常景笑而不许。每休闲之际，恆闭门读书，不交人事。常谓人曰："吾所以好读书者，不求身后之名。但异见异闻，心之愿也，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疾劳世人也？此乃天性，非为力强。"前后再居史事，无所编缉。安丰王延明博闻多识，每有疑滞，常就琰之辨析，自以为不及也。

二子纲、慧，并从孝武帝入关中。纲位宜州刺史，仪同三司。

子充节，少慷慨，有英略。隋开皇中，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位上柱国、武阳郡公、朔州总管。甚有威名，为虏所惮，后有人谮有谋反，征还京师。上怒之，充节素刚，忧愤卒。子大亮。

晓字仁略，太尉虔之子也。少而简素，博涉经史，早有时誉，释褐员外散骑侍郎，尔硃荣之立孝庄，晓兄弟四人，与百僚俱将迎焉。其夜，晓衣冠为鼠噬，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晓乃携诸犹子，微服潜行，避难东郡。行至成皋，为荥阳令天水阎信所疑，辟易左右，谓晓曰："观君仪貌，岂是常伦？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难，须悉心以告。天下岂独北海孙宾硕乎？"晓以能有长者之言，乃具告情实。信乃厚相资给以免。永安初，授轻车将军、尚书左右主客郎，仍转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又除前将军、太中大夫。

天平初，迁都于鄴，晓便寓居清河，依从母兄崔甗乡宅。甗给良田三十顷，晓遂筑室居焉。时豪右子弟，悉多骄恣，请托暴乱，州郡不能禁止。晓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时论以此多之。晓自河阴家祸之后，属王途未夷，无复宦情，备在名级而已。及迁都之后，因退私门，外兄范阳卢叔彪劝令出仕，前后数四，确然不从。武定末，齐文襄嗣事，高选僚采，召晓及前开府长史房延祐，并为外兵郎。后徙平西将军、太尉府咨议参军事，除顿丘太守。天保中，频历广武、东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为吏人所怀。卒于郡，年五十九，赠本官将军、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举、季远。

超字仲举，以字行于世。性方雅善制，白析美须眉，高简宏达，风调疏远。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至于吉凶礼制，亲表咸取则焉。弱冠，仕齐为襄城王大司马参军事。时尚书左仆射元文遥以令长之徒，率多寒贱，奏请革选，妙尽高资。仲举与范阳卢昌衡等八人，同见征用。以仲举为司州修武令。仲举莅以宽简，吏人号曰宽明。于时昌衡为平恩令，百姓号曰恩明。故时称卢、李恩宽之政。武平初，持节，使南定。州人并是蛮左，接带边嶂。仲举具宣朝旨，边服清谧，朝廷大嘉之，还，授晋州别驾。及周师围晋州，外无救援，行台左丞侯子钦内图离贰，欲与仲举谋，惮其严正，将言而止者数四。仲举揣知其情，乃谓之曰："城危累卵，伏赖于公，今之所言，想无他事，欲言而还中止也？"子钦曰："告急官军，永无消息，势之危急，旦夕不谋，意欲不坐受夷戮，归命有道，于公何如？"仲举正色曰："仆射高氏恩德未深，公于皇家没齿非答。臣子之义，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钦惧泄，夜投周军。城寻破，周将梁士彦素闻仲举名，引与言及时事。仲举曰："世居山东，受恩高氏，今国维不张，还劳师众，不能死于臣道，岂

敢干非其议。”士彦曰：“百里、左车，不无前事，想亦得之。”见逼不已，仲举乃曰：“今者官军远来，方申吊伐，当先德泽，远示威怀，明至圣之情，弘招纳之略，令所至之所，归诚有地，所谓王者之师，征而不战也。”士彦深以为然，益相知重。初，城败之后，公私荡然，军人簿帐，悉多亡毁，户口仓储，无所凭据。事无大小，士彦一委仲举，推寻勾当，丝发无遗，于军用甚有助焉。

鄴城平，仍将家随例入关。仲举以亲故流离，情不愿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许去。固辞，乃得还鄴。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仲举惧严命而至。补秋官宾部上士，深乖情愿，乃取急言归。

隋开皇中，秦王俊镇洛州，召补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记室范阳卢士彦谓仲举曰：“丈人往经征辟，每致推辞，何为徒劳之任，忽尔降德？”仲举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寻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举婆娑州里，责黜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寻以疾归，以琴书自娱，优游赏逸，视人世蔑如也。会朝廷举士，著作郎王劭又举以应诏。以前致推迁为责，除冀州清江令，未几，又以疾还。后以资例，授帅都督、洛阳令。彭城刘逸人谓仲举曰：“君之才地，远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贻时论，具为武职，差若自安。”仲举曰：“吾性本疏惰，少无宦情，岂以垂老之年，求一阶半级？所言武职，挂徐君墓树耳。”竟不起。终于洛阳永康里宅。时年六十三，当世名贤，莫不伤惜之。二子，大师、行师。

大师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发，标格严峻，人并敬惮之。身长七尺五寸，风仪甚伟。好学，无所不窥，善缀文。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将贺兰宽召补主簿。宽当时位望，又与大师年事不侔，初见，言未及终，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无虚士。今者非以相劳，自望坐啸有托耳。”每于私室接遇，恆尽忘年之欢。俄而以资调补左翊卫率，寻除冀州司户参军。炀帝初，改州为郡，仍除信都司户书佐。及大业暮年，王涂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渔，皆致润屋；大师独守清戒，无所营求，家产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叹服，曰：“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十年，迁渤海郡主簿。及窦建德据有山东，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京师，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毕，还至绛州，而建德违约，又助世充抗王师于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寻平，遂以谴徙配西会州。

大师少时，尝筮仕长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时有从兄子同、妹夫郑师万、河东裴寂同以宿卫简入文资。各使视即日官位，及将来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当依资叙用，然裴君终致台辅。郑非直今岁

虚归，后岁亦当本资不叙。”指大师曰：“君才虽不灭赵元叔，恐赋命亦将同之。”言子同亦无远到。时大师弟行师亦预宾贡，因问史生吉凶。生曰：“此郎虽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师及子同、裴寂并以资补州佐。师万当年差舛，明年而齐资不叙。师万任益州新都县尉。及武德初，裴寂任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大师至是迁播，因独笑曰：“史生之言，于兹验矣。”行师贞观中历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

大师既至会州，忽忽不乐，乃为《羁思赋》以见其事。侍中、观公杨恭仁时镇凉州，见赋异之，召至河西，深相礼重，日与游处。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居二年，恭仁入为吏部尚书，大师复还会州。武德九年，会赦，归至京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中书令房玄龄并与大师亲通，劝留不去，曰：“时属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师曰：“昔唐尧在上，下有箕山之节，虽以不才，请慕其义。”于是俶装东归。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所制文笔诗赋，播迁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阕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咨知，亦为详正。因遍咨宰相，乃上表。表曰：

臣延寿言：臣闻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是以典谟载述，唐、虞之风尤著；《诰誓》斯陈，殷、周之烈弥显。鲁书有作，鹿门贻鉴于臧孙；晋乘无隐，桃园取讥于赵孟。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逮秦书既炀，周籍俱湮，子长创制，五三毕纪，条流且异，纲目咸张。自斯以后，皆所取则。虽左史笔削，无乏于时，微婉所传，唯称班、范。次有陈寿《国志》，亦曰名家。并已见重前修，无俟扬榷。

泊紫气南浮，黄旗东徙，时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则总归诸晋，著述之士，家数虽多，泛而商略，未闻尽善。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纵英灵，爰动冲襟，用纡玄览，深嗟芜秽，大存刊勒，既悬诸日星，方传不朽。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遣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见。虽则疏野，远惭先哲，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尽。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门，不敢寝默，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谨言。

旧唐书

本纪第一 高祖

本纪第二 太宗上

本纪第三 太宗下

本纪第四 高宗上

本纪第五 高宗下

本纪第六 则天皇后

本纪第七 中宗睿宗

本纪第八 玄宗上

本纪第九 玄宗下

本纪第十 肃宗

本纪第十一 代宗

本纪第十二 德宗上

本纪第十三 德宗下

本纪第十四 顺宗　宪宗上

本纪第十五

本纪第十六 穆宗

志第一 礼仪一

志第二 礼仪二

志第三 礼仪三

志第四 礼仪四

志第五 礼仪五

志第六 礼仪六

志第七 礼仪七

志第八 音乐一

志第九 音乐二

志第十 音乐三

志第十一 音乐四

志第十二 历一

志第十三 历二

志第十四 历三

大衍步中朔第一

大衍步发敛术第二

大衍步日躔术第三

大衍步月离术第四

大衍步轨漏第五

大衍步交会术第六

大衍步五星术第七

志第十五 天文上

志第十六 天文下

志第十七 五行

志第十八 地理一

志第十九 地理二

志第二十 地理三

志第二十一 地理四

志第二十二 职官一

志第二十三 职官二

志第二十四 职官三

志第二十五 舆服

志第二十六 经籍上

志第二十七 经籍下

志第二十八 食货上

志第二十九 食货下

志第三十 刑法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列传第二 后妃下

列传第三

列传第四

列传第五

列传第六

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宗室（太祖诸子　代祖诸子）

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太宗诸子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诸子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伟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玄宗诸子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

列传第七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十四

列传第七十五

列传第七十六

列传第七十七

列传第七十八

列传第七十九

列传第八十

列传第八十一

列传第八十二

列传第八十三

列传第八十五

列传第八十六

列传第八十七

列传第八十八

列传第八十九

列传第九十

列传第九十一

列传第九十二

列传第九十三

列传第九十四

列传第九十五

列传第九十六

列传第九十七

列传第九十八

列传第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 德宗顺宗诸子

列传第一百一

列传第一百二

列传第一百三

列传第一百四

列传第一百五

列传第一百六

列传第一百七

列传第一百八

列传第一百九

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上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下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上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下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上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上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中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隐逸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回纥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南蛮　西南蛮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东夷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北狄

列传第一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五十

附 录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高祖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为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仪凤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中，赠司空。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陵曰永康。皇考讳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陵曰兴宁。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于怀远镇。及杨玄感反，诏高祖驰驿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时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会有诏征高祖诣行在所，遇疾未谒。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师次龙门，贼帅母端兒帅众数千薄于城下。高祖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贼乃大溃。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

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俄而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太宗与王威、高君雅将集兵讨之。高祖乃命太宗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东。威、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阴为之备。

五月甲子，高祖与威、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于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甲戌，遣刘文

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高祖曰："此神不欺赵无恤，岂负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丙戌，进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河东，津梁断绝，关中向义者颇以为阻。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九月壬寅，冯翊贼帅孙华、士门贼帅白玄度各率其众送款，并具舟楫以待义师。高祖令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将桑显和率众数千，夜袭长谐，义师不利。太宗以游骑数百掩其后，显和溃散，义军复振。丙辰，冯翊太守萧造以郡来降。戊午，高祖亲率众围河东，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还。文武将吏请高祖领太尉，加置僚佐，从之。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庚申，高祖率军济河，舍于长春宫。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高祖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太宗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自渭北徇三辅，所至皆下。高祖从父弟神通起兵鄠县，柴氏妇举兵于司竹，至是并与太宗会。郿县贼帅丘师利、李仲文，盩厔贼帅何潘仁等，合众数万来降。乙亥，命太宗自渭汭屯兵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趣霸上。高祖率大军自下邽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

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升、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谕以匡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丙辰　，攻拔京城。卫文升先已病死，以阴世师、滑仪等拒义兵，并斩之。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甲子，隋帝诏加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以陇西公建

成为唐国世子；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为齐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长史、司录已下官僚。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遣赵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举之众于扶风。屈突通自潼关奔东都，刘文静等追擒于阌乡，虏其众数万。河池太守萧瑀以郡降。丙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二月　，清河贼帅窦建德僭称长乐王。吴兴人沈法兴据丹阳起兵。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隋太上皇于江都宫，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徙封太宗为赵国公。戊辰，隋帝进高祖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唐国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

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颁银菟符于诸郡。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东都班师。五月乙巳，天子诏高祖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戊午，隋帝诏曰：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造丕愆　　，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致九合于诸侯，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系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己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趋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

遣使持节、兼太保、邢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隋帝逊于旧邸。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

极殿，赐帛有差。东都留守官共立隋越王侗为帝。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

六月甲戌，太宗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己卯，备法驾，迎皇高祖宣简公已下神主，祔于太庙。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庚辰，立世子建成为后太子。封太宗为秦王，齐国公元吉为齐王。封宗室蜀国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公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国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长乐王，上开府道素为竟陵王，上柱国博乂为陇西王，奉慈为渤海王。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癸未，封隋帝为酆国公。薛举寇泾州，命秦王为西讨元帅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为淮安王。壬辰，加秦王雍州牧，余官如故。辛丑，内史令窦威卒。秋七月丙午，刑部尚书萧造为太子太保。追封皇子玄霸为卫王。西突厥遣使内附。秦王与薛举大战于泾州，我师败绩。

八月壬午，薛举死，其子仁杲复僭称帝，命秦王为元帅以讨之。丁亥，诏曰："隋太常卿高颎、上柱国贺若弼，并抗节不阿，矫枉无挠；司隶大夫薛道衡、刑部尚书宇文弼、左翊卫将军董纯，并怀忠抱义，以陷极刑：宜从褒饰，以慰泉壤。颎可赠上柱国、郯国公，弼赠上柱国、杞国公，各令有司加谥；道衡赠上开府、临河县公，赠上开府、平昌县公，纯赠柱国、狄道县公。"又诏曰："隋右骁卫大将军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并鼎族高门，元功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然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冥契深隐，妄肆诛夷。朕受命君临，志存刷荡，申冤旌善，无忘寤寐。金才可赠上柱国、申国公，敏可赠柱国、观国公。又前代酷滥，子孙被流者，并放还乡里。"凉州贼帅李轨以其地来降，拜凉州总管，封凉王。

九月乙巳，亲录囚徒，改银菟符为铜鱼符。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鸩杀秦王浩，僭称天子，国号许。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蚀之。李密率众来降。封皇从父弟襄武公琛为襄武王，黄台公瑗为庐江王。癸巳，诏行傅仁均所造《戊寅历》。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秦王大破薛仁杲于浅水原，降之，陇右平。乙巳，凉王李轨僭称天子于凉州。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陕东道大行台。丁丑，封上柱国李孝常为义安王。庚子，李密反于桃林，行军总管盛彦师追讨斩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初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黄门侍郎陈叔达兼纳言。二月丙戌，诏天下诸宗人无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统摄。丁酉，窦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斩之，传首突厥。闰月辛丑，刘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旧将徐世勣以黎阳之众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氓俗，即日还宫。甲寅，贼帅硃粲杀我使散骑常侍段确，奔洛阳。

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称天子，国号郑。辛亥，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降，河右平。突厥始毕可汗死。五月己卯，酇国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六月戊戌，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癸亥，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以讨刘武周。秋七月壬申，置十二军，以关内诸府分隶焉。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侵我谷州，士信率其众来降。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

九月辛未，贼帅李子通据江都，僭称天子，国号吴。沈法兴据毗陵，僭称梁王。丁丑，和州贼帅杜伏威遣使来降，授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裴寂与刘武周将宋金刚战于介州，我师败绩，右武卫大将军姜宝谊死之。并州总管、齐王元吉惧武周所逼，奔于京师，并州陷。乙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己亥。封幽州总管罗艺为燕郡王，赐姓李氏。黄门侍郎杨恭仁为纳言。杀民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乙卯，讨刘武周，军于蒲州，为诸军声援。壬子，刘武周进围晋州。甲子，上亲祠华岳。十一月丙子，窦建德陷黎阳，尽有山东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候大将军李世勣皆没于贼。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总管于筠为刘武周将宋金刚掩袭，并没焉。甲辰，狩于华山。壬子，大风拔木。

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庙。癸巳，至自蒲州。甲午，李世勣于窦建德所自拔归国。建德僭称夏王。二月丁酉，京师西南地有声如山崩。庚子，幸华阴。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伏诛。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曲伯雅遣使朝贡。突厥贡条支巨鸟。己卯，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甲戌，内史侍郎封德彝兼中书令。封贼帅刘孝真为彭城王，赐姓李氏。

夏四月壬寅，至自华阴。于益州置行台尚书省。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秦王大破宋金刚于介州，金刚与刘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伪总管尉迟敬德、寻相以介州降。

六月壬辰，徙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赐姓李氏，加授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丙午，亲录囚徒。封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酆王；皇孙承宗为太原王，承道为安陆王，承乾为恆山王，恪为长沙王，泰为宜都王。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丙申，突厥杀刘武周于白道。冬十月庚子，怀戍贼帅高开道遣使降，授蔚州总管，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

四年春正月丁卯，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降，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辛巳，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稽胡。三月，徙封宜都王泰为卫王。窦建德来援王世充，攻陷我管州。

夏四月甲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初置都护府官员。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秋七月甲子，秦王凯旋，献俘于太庙。丁卯，大赦天下。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斩窦建德于市；流王世充于蜀，未发，为仇人所害。甲戌，建德余党刘黑闼据漳南反。置山东道行台尚书省于洺州。八月，兖州总管徐圆朗举兵反，以应刘黑闼，僭称鲁王。

冬十月己丑，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齐王元吉为司空。乙巳，赵郡王孝恭平荆州，获萧铣。十一月甲申，于洺州置大行台，废洺州都督府。庚寅，焚东都紫微宫乾阳殿。会稽贼帅李子通以其地来降。十二月丁卯，命秦王及齐王元吉讨刘黑闼。壬申，徙封宋王元嘉为徐王。

五年春正月丙申，刘黑闼据洺州，僭称汉东王。三月丁未，秦王破刘黑闼于洺水上，尽复所陷州县，黑闼亡奔突厥。蔚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寇易州。

夏四月庚戌，秦王还京师，高祖迎劳于长乐宫。壬申，代州总管、定襄郡王大恩为虏所败，战死。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置谏议大夫官员。秋七月丁亥，吴王伏威来朝。隋汉阳太守冯盎以南越之地来降，岭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改封恆山王承乾为中山王。葬隋炀帝于扬州。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

冬十月癸酉，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闼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于下博，道玄败没。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丙申，幸宜州，简阅将士。十二月丙辰，校猎于华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

六年春正月，吴王杜伏威为太子太保。二月辛亥，校猎于骊山。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

夏四月己未，旧宅改为通义宫，曲赦京城系囚，于是置酒高会，赐从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中书令、宋国公萧瑀为右仆射，侍中、观国公杨恭仁为吏部尚书。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

八月壬子，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丙寅，吐谷浑内附。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改东都为洛州。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冬十月，幸华阴。

十一月，校猎于沙苑。十二月乙巳，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至自华阴。

七年春正月己酉，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二月，高开道为部将张金树所杀，以其地降。丁巳，幸国子学，亲临释奠。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吴王伏威薨。三月戊寅，废尚书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选事。戊戌，赵郡王孝恭大破辅公祏，擒之，丹阳平。

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五月，造仁智宫于宜州之宜君县。李世勣讨徐圆朗，平之。六月辛丑，幸仁智宫。

秋七月甲午，至自仁智宫。嶲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师戒严。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师解严。冬十月丁卯，幸庆善宫。癸酉，幸终南山，谒老子庙。十一月戊辰，校猎于高陵。庚午，至自庆善宫。

八年春二月己巳，亲录囚徒，多所原宥。

夏四月，造太和宫于终南山。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九月，突厥退。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猎，因幸龙跃宫。十一月辛卯，幸宜州。庚子，讲武于同官县。改封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加授秦王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

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司空。

二月庚申，加齐王元吉为司徒。戊寅，亲祠社稷。三月辛卯，幸昆明池。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诏曰：

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弘宣胜业，修植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忏身心，舍诸染著，衣服饮食，咸资四辈。

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莠，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鄜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实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

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寇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

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

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诏传位于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

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洎讴谣允属，揖让受终，刑名大划于烦苛，爵位不逾于珝轴。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怀汉道之宽平，不责高皇之慢骂。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赞曰：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言生床笫，祸切肌肤。《鸱鸮》之咏，无损于吾。

本纪第二 太宗上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临岐州，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泄，将杀之，忽失所在，因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大业末，炀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太宗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必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师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时年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兒，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击之，深入贼阵。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领大都督，右三军皆隶焉，封燉煌郡公。

大军西上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

八月己卯，雨霁，高祖引师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至河东，关中豪杰争走

赴义。太宗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图京师，高祖称善。太宗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计，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自托焉。师次于泾阳，胜兵九万，破胡贼刘鹞子，并其众。留殷开山、刘弘基屯长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顿于阿城，获兵十三万。长安父老赍牛酒诣旌门者不可胜纪，劳而遣之，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寻与大军平京城。高祖辅政，受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会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大破其众，追斩万余级，略地至于陇坻。

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及将旋，谓左右曰："贼见吾还，必相追蹑。"设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将段达率万余人自后而至，度三王陵，发伏击之，段达大败，追奔至于城下。因于宜阳、新安置熊、谷二州，戍之而还。徙封赵国公。高祖受禅，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率众讨之，不利而旋。九月，薛举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为元帅以击仁杲，相持于折墒城，深沟高垒者六十余日。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其将牟君才、梁胡郎来降。太宗谓诸将军曰："彼气衰矣，吾当取之。"遣将军庞玉先阵于浅水原南以诱之，贼将宗罗□并军来拒，玉军几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望见，复回师相拒。太宗将骁骑数十入贼阵，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大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太宗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直趣折墒以乘之。仁杲大惧，婴城自守。将夕，大军继至，四面合围。诘朝，仁杲请降，俘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既而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罗□恃往年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蹑，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墒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获贼兵精骑甚众，还令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翟长孙等领之。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时李密初附，高祖令密驰传迎太宗于豳州。密见太宗天姿神武，军威严肃，惊悚叹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凯旋，献捷于太庙。拜太尉、陕东道行台

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寻加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

宋金刚之陷浍州也，兵锋甚锐。高祖以王行本尚据蒲州，吕崇茂反于夏县，晋、浍二州相继陷没，关中震骇，乃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高祖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之，又幸长春宫亲送太宗。二年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履冰而渡之，进屯柏壁，与贼将宋金刚相持。寻而永安王孝基败于夏县，于筠、独孤怀恩、唐俭并为贼将寻相、尉迟敬德所执，将还浍州。太宗遣殷开山、秦叔宝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相等仅以身免，悉虏其众，复归柏壁。于是诸将咸请战，太宗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

三年二月，金刚竟以众馁而遁，太宗追之至介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拒官军。太宗遣总管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贼众大败，追奔数十里。敬德、相率众八千来降，还令敬德督之，与军营相参。屈突通惧其为变，骤以为请。太宗曰："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于是刘武周奔于突厥，并、汾悉复旧地。诏就军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七月，总率诸军攻王世充于洛邑，师次谷州。世充率精兵三万阵于慈涧，太宗以轻骑挑之。时众寡不敌，陷于重围，左右咸惧。太宗命左右先归，独留后殿。世充骁将单雄信数百骑夹道来逼，交抢竞进，太宗几为所败。太宗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颀。世充乃拔慈涧之镇归于东都。太宗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贼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水河中下舟师袭回洛城，克之。黄河已南，莫不响应，城堡相次来降。大军进屯邙山。九月，太宗以五百骑先观战地，卒与世充万余人相遇，会战，复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获大将陈智略，世充仅以身免。其所署筠州总管杨庆遣使请降，遣李世勣率师出轘辕道安抚其众。荥、汴、洧、豫九州相继来降。世充遂求救于窦建德。

四年二月，又进屯青城宫。营垒未立，世充众二万自方诸门临谷水而阵。太宗以精骑阵于北邙山，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击之，因诫

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太宗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相应。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自辰及午，贼众始退。纵兵乘之，俘斩八千人，于是进营城下。世充不敢复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太宗遣诸军掘堑，匝布长围以守之。吴王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召宗率精兵二千来会于军所。伪郑州司马沈悦以武牢降，将军王君廓应之，擒其伪荆王王行本。会窦建德以兵十余万来援世充，至于酸枣。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退师谷州以观之。太宗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敝。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吾当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贼若冒险与我争锋，破之必矣。如其不战，旬日间世充当自溃。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若之何？"通又请解围就险以候其变，太宗不许。于是留通辅齐王元吉以围世充，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

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于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余日。谍者曰："建德伺官军刍尽，候牧马于河北，因将袭武牢。"太宗知其谋，遂牧马河北以诱之。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至，陈兵汜水，世充将郭士衡阵于其南，绵亘数里，鼓噪，诸将大惧。太宗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无往不克。吾与公等约，必以午时后破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敛退。太宗曰："可击矣！"亲率轻骑追而诱之，众继至。建德回师而阵，未及整列，太宗先登击之，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嚣尘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挥幡而入，直突出其阵后，张我旗帜。贼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虏其众五万，生擒建德于阵。太宗数之曰："我以干戈问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预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锋？"建德股栗而言曰："今若不来，恐劳远取。"高祖闻而大悦，手诏曰；"隋氏分崩，崤函隔绝。两雄合势，一朝清荡。兵既克捷，更无死伤。无愧为臣，不忧其父，并汝功也。"乃将建德至东都城下。世充惧，率其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请降，山东悉平。太宗入据宫城，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于是诛其同恶段达等五十余人，枉被囚禁者悉释之，非罪诛戮者祭而诔之。大飨将士，班赐有差。高祖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劳于军中。

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

焉。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未几，窦建德旧将刘黑闼举兵反，据洺州。

十二月，太宗总戎东讨。五年正月，进军肥乡，分兵绝其粮道，相持两月。黑闼窘急求战，率步骑二万，南渡洺水，晨压官军。太宗亲率精骑，击其马军，破之，乘胜蹂其步卒，贼大溃，斩首万余级。先是，太宗遣堰洺水上流使浅，令黑闼得渡。及战，乃令决堰，水大至，深丈余，贼徒既败，赴水者皆溺死焉。黑闼与二百余骑北走突厥，悉虏其众，河北平。时徐圆朗阻兵徐、兖，太宗回师讨平之，于是河、济、江、淮诸郡邑皆平。十月，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

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太宗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天下大悦。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己巳，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罢幽州大都督府。辛未，废陕东道大行台，置洛州都督府，废益州道行台，置益州大都督府。壬午，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谋逆，废为庶人。乙酉，罢天策府。七月壬辰，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太子

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八月癸亥，高祖传位于皇太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遣司空、魏国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武德元年以来责情流配者并放还。文武官五品已上先无爵者赐爵一级，六品已下加勋一转。天下给复一年。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甲戌　　，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丁未，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非意，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上不纳。自是后，士卒皆为精锐。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邢国公，尉迟敬德吴国公，杜如晦蔡国公，侯君集潞国公。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蚀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　，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十一月庚寅，降宗室封郡王者并为县公。十二月癸酉，亲录囚徒。是岁，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

贞观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寻为左

右所斩，传首京师。庚午，以仆射窦轨为益州大都督。三月癸巳，皇后亲蚕。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为太子少师。丙午，诏："齐故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昔仕鄴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谠，抗表极言，无救社稷之亡，遂见龙逢之酷。其季舒子刚、遵子云、孝琰子君遵，并以门遭时谴，淫刑滥及。宜从褒奖，特异常伦，可免内侍，量才别叙。"

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六月辛巳，尚书右仆射、密国公封德彝薨。壬辰，太子少保宋国公萧瑀为尚书左仆射。是夏，山东诸州大旱，令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秋七月壬子，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八月戊戌，贬侍中、义兴郡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户部尚书裴矩卒。是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

九月辛酉，命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等分往诸州赈恤。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安吉郡公杜淹署位。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坐事免。戊申，利州都督义安王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谋反，伏诛。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

二年春正月辛丑，尚书右仆射、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徙封汉王属为恪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祐为燕王。复置六侍郎，副六尚书事，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前安州大都督、赵王元景为雍州牧，蜀王恪为益州大都督，越王泰为扬州大都督。二月丙戌，靺鞨内属。三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

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丙申，契丹内属。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夏州贼帅梁师都为其从父弟洛仁所杀，以城降。五月，大雨雹。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辛卯，上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诏曰：

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驩州。

秋七月戊申，诏："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高元礼，并于隋代俱蒙任用，乃协契宇文化及，构成弑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岭表。"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夫小人者，大人之贼，故朕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八月甲戌朔，幸朝堂，亲览冤屈。自是，上以军国无事，每日视膳于西宫。癸巳，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帝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许。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

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还章解组，朝臣于是克终。释菜合乐之仪，东胶西序之制，养老之义，遗文可睹。朕恭膺大宝，宪章故实，乞言尊事，弥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浇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体。至若筋力将尽，桑榆且迫，徒竭夙兴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惊止足，行堪激励，谢事公门，收骸闾里，能以礼让，固可嘉焉。内外文武群官年高致仕、抗表去职者，参朝之日，宜在本品见任之上。"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

冬十月庚辰，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卒。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

尚。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圆丘。十二月壬午，黄门侍郎王珪为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帅来朝。戊午，谒太庙。癸亥，亲耕籍田。辛未，司空、魏国公裴寂坐事免。二月戊寅，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永康县公李靖为兵部尚书，右丞魏徵为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夏四月辛巳，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甲子，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五月，周王元方薨。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已卯，大风折木。秋八月己巳朔，日有蚀之。薛延陀遣使朝贡。

九月癸丑，诸州置医学。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庚申，以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击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来奔。癸未，杜如晦以疾辞位，许之。癸丑，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硃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本纪第三 太宗下

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至京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二月己亥，幸温汤。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轻骑远遁。丙午，至自温汤。甲寅，大赦，赐酺五日。民部尚书戴胄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御史大夫、西河郡公温彦博为中书令。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甲申，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薨。甲午，以俘颉利告于太庙。

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秋七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施行。”八月丙午，诏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色。甲寅，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尚书左仆射。九月庚午，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圣帝、贤臣烈士坟墓无得刍牧，春秋致祭。

冬十月壬辰，幸陇州，曲赦陇、岐二州，给复一年。辛丑，校猎于贵泉谷。甲辰，校猎于鱼龙川，自射鹿，献于大安宫。甲子，至自陇州。戊寅，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之所。兵部尚书侯君集参议朝政。十二月辛亥，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神通薨。甲寅，高昌王麴文泰来朝。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丙子，亲献禽于大安宫。己卯，幸左藏库，赐三品已上帛，任其轻重。癸未，朝集使请封禅。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为梁王，贞为汉王，恽为郯王，治为

晋王，慎为申王，嚣为江王，简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县公李纲薨。七月甲辰，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　，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九月乙丑，赐群官大射于武德殿。

冬十月，右卫大将军、顺州都督、北平郡王阿史那什钵苾卒。十二月壬寅，幸温汤。癸卯，猎于骊山。丙午，赐新丰高年帛有差。戊申　，至自温汤。

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蚀之。二月丙戌，置三师官员。戊子，初置律学。

三月戊辰，幸九成宫。六月己亥，酆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嚣薨。

冬十月乙卯，至自九成宫。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是岁，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七年春正月戊子，诏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是日，上制《破阵乐舞图》。辛丑，赐京城酺三日。丁卯，雨土。乙酉，薛延陀遣使来朝。庚寅，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徵为侍中。癸巳，直太史、将仕郎李淳风铸浑天黄道仪，奏之，置于凝晖阁。夏五月癸未，幸九成宫。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赈恤。

冬十月庚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壬辰，开府仪同三司、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司空。十二月丙辰，狩于少陵原，诏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纲之墓。

八年正月癸未，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吐苾卒。辛丑，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东、西五洞反獠，平之。壬寅，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

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使于四方，观省风俗。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丙午，赐天下酺三日。三月庚辰，幸九成宫。五月辛未朔，日有蚀之。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七月，始以云麾将军阶为从三品。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赈恤。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氐，十一月上旬乃灭。九月丁丑，皇太子来朝。

冬十月，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余里。甲子，至自九成宫。十一月辛未，右仆射、代国公李靖以疾辞官，授特进。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吐谷浑拘我行入赵道德。十二月辛丑，命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各帅师分道以讨吐谷浑。壬子，越王泰为雍州牧。乙卯，帝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是岁，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

九年春三月，洮州羌叛，杀刺史孔长秀。壬午，大赦。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乙酉，盐泽道总管高甑生大破叛羌之众。庚寅，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

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闰月丁卯，日有蚀之。癸巳，大总管李靖、侯君集、李大亮、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浑于牛心堆。五月乙未，又破之于乌海，追奔至柏海。副总管薛万均、薛万彻又破之于赤水源，获其名王二十人。庚子，太上皇崩于大安宫。壬子，李靖平吐谷浑于西海之上，获其王慕容伏允。以其子慕容顺光降，封为西平郡王，复其本国。秋七月甲寅，增修太庙为六室。

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戊申，祔于太庙。辛丑，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十二月甲戌，吐谷浑西平郡王慕容顺光为其下所弑，遣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师安抚之，仍封顺光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使统其众。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瑀依旧特进，复令参预朝政。

十年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癸丑，徙封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

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祐为齐王，梁王愔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夏六月，以侍中魏徵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壬申，中书令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甲戌，太常卿、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侍中。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十二月壬申，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乙亥，亲录京师囚徒。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癸巳，加魏王泰为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庚子，颁新律令于天下。作飞山宫。甲寅，房玄龄等进所修《五礼》。诏所司行用之。

二月丁巳，诏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劳我以形，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通贤深识？末代已来，明辟盖寡，靡不矜黄屋之尊，虑白驹之过，并多拘忌，有慕遐年。谓云车易乘，羲轮可驻，异轨同趣，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木马涂车，土桴苇龠，事合古典，不为时用。

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

甲子，幸洛阳宫，命祭汉文帝。三月丙戌朔，日有蚀之。丁亥，车驾至洛阳。丙申，改洛州为洛阳宫。辛亥，大蒐于广城泽。癸丑，还宫。

夏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树。丙寅，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六月甲寅，尚书右仆射、虞国公温彦博薨。丁巳，幸明德宫。己未，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戊辰，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改封任城王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孝恭为河间郡王。己巳，改封许王元祥为江王。秋七月癸未，大霪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庚寅，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丁酉，车驾还宫。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仍赐帛有差。丙午，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凉武昭王复近墓二十户充守卫，仍禁刍牧樵采。九月丁亥；河溢，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潭。幸白司马坂以观之，赐遭水之家粟帛有差。冬十一月辛卯，幸怀州。乙未，狩于济源。丙午，车驾还宫。十二月辛酉，百济王遣其太子隆来朝。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壬寅，松、丛二州地震，坏人庐舍，有压死者。二月乙卯，车驾还京。癸亥，观砥柱，勒铭以纪功德。甲子，夜郎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讨平之。乙丑，次陕州，自新桥幸河北县，祀夏禹庙。丁卯，次柳谷顿，观盐池。戊寅，以隋鹰扬郎将尧君素忠于本朝，赠蒲州刺史，仍录其子孙。闰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丙戌，至自洛阳宫。夏五月壬申，银青光禄大夫、永兴县公虞世南卒。六月庚子，初置玄武门左右飞骑。秋七月癸酉，吏部尚书、申国公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己卯，狩于始平，赐高年粟帛有差。乙未，至自始平。己亥，百济遣使贡金甲雕斧。十二月辛巳，右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大破山獠于壁州。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谒献陵。曲赦三原县及行从大辟罪。丁未，至自献陵。戊午，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二月丙子，停世袭刺史。三月乙丑，有星孛于毕、昴。

夏四月戊寅，幸九成宫。甲申，阿史那结社尔犯御营，伏诛。壬寅，云阳石燃者方丈，昼如灰，夜则有光，投草木于上则焚，历年而止。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

六月丙申，封皇弟元婴为滕王。秋八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庚辰，

立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率所部建牙于河北。

冬十月甲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辛亥，侍中、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乙亥，封皇子福为赵王。壬午，嶲州都督王志远有罪，伏诛。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己丑，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逆女。壬辰，狩于咸阳。是岁，滁州言："野蚕食槲叶，成茧大如柰，其色绿，凡六千五百七十石。"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

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初命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宅。赦雍州及长安狱大辟罪已下。二月丁丑，幸国子学，亲释奠，赦大理、万年系囚，国子祭酒以下及学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级，赐帛有差。庚辰，左骁卫将军、淮阳王道明送弘化公主归于吐谷浑。壬午，幸温汤。辛卯，至自温汤。乙未，诏以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机，隋何妥、刘焯、刘炫等前代名儒，学徒多行其义，命求其后。

三月戊午，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夏五月壬戌，徙封燕王灵夔为鲁王。六月乙酉，大风拔木。己丑，薛延陀遣使求婚。乙未，滁州野蚕成茧，凡收八千三百石。八月庚午，新作襄城宫。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冬十月己卯，诏以赠司空、河间元王孝恭，赠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节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等配飨高祖庙庭。闰月乙未，幸同州。甲辰，狩于尧山。庚戌，至自同州。丙辰，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

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圆丘。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师。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执高昌王麴智盛，献捷于观德殿，行饮至之礼，赐酺三日。乙卯，高丽世子相权来朝。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其国相禄东赞来逆女。丁丑，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辛巳，幸洛阳宫。三月戊申，幸襄城宫。庚午，发襄城宫。

夏四月辛卯，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详定仪制。五月壬申，

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业所因，明年登封已后，愿时临幸。上于武成殿赐宴，因从容谓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会中有旧识上者，相与道旧以为笑乐。因谓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谀。公等朕之故人，实以告朕，即日政教，于百姓何如？人间得无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欢乐，陛下力也。臣等余年，日惜一日，但眷恋圣化，不知疾苦。”因固请过并州。上谓曰：“飞鸟过故乡，犹踯躅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岱礼若毕，或冀与公等相见。”于是赐物各有差。丙子，百济王扶余璋卒。诏立其世子扶余义慈嗣其父位，仍封为带方郡王。

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食减膳。

秋七月甲戌，孛星灭。

冬十月辛卯，大阅于伊阙。壬辰，幸嵩阳。辛丑，还宫。十一月壬戌，废乡长。壬申，还京师。癸酉，薛延陀以同罗、仆骨、回纥、靺鞨、□之众度漠，屯于白道川。命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兵压其东境；兵部尚书李勣为朔方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分道以御之。十二月戊子朔，至自洛阳宫。甲辰，李勣及薛延陀战于诺真水，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薛延陀跳身而遁。勣旋破突厥思结于五台县，虏其男女千余口，获羊马称是。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兼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夏六月辛卯，诏复隐王建成曰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曰巢刺主。秋七月戊午，司空、赵国公无忌为司徒，尚书左仆射、梁国公玄龄为司空。

九月丁巳，特进、郑国公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冬十一月丙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至自岐州。十二月癸卯，幸温汤。甲辰，狩于骊山，时阴寒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辔入谷以避之。是岁，高丽大臣盖苏文弑其君高武，而立武兄子藏

为王。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徵薨。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三月丙辰，齐州都督齐王祐杀长史权万纪、典军韦文振，据齐州自守，诏兵部尚书李勣、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兵未至，兵曹杜行敏执之而降，遂赐死于内侍省。丁巳，荧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

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坐与连谋，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酺三日。丁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上亲谒太庙，以谢承乾之过。癸巳，魏王泰以罪降爵为东莱郡王。五月乙丑，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

六月己卯朔，日有蚀之。壬午，改葬隋恭帝。丁酉，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致仕，诏以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闰月戊午，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设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许之。丙子，徙封东莱郡王泰为顺阳王。秋七月庚辰，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递相惊悚。上遣使遍加宣谕，月余乃止。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职。八月，工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九月癸未，徙庶人承乾于黔州。

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赐天下酺三日。以凉州获瑞石，曲赦凉州，并录京城及诸州系囚，多所原宥。

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幸温汤。

夏四月辛亥，幸九成宫。秋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宫。丁卯，散骑常侍清苑男刘洎为侍中，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中书侍郎马周并为中书令。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预朝政。冬十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甲辰，初置太子司议郎官员。甲寅，幸洛阳宫。安西都护郭孝恪帅师灭焉耆，执其王突骑支送行在所。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

壤，以伐高丽。十二月辛丑，庶人承乾死。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乙卯，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发定州，以司徒、太子太师兼检校侍中、赵国公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从。

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因大飨六军以遣之。丁未，中书令岑文本卒于师。癸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勣攻盖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勣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

六月丙辰，师至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勣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刻石纪功焉。赐天下大酺二日。秋七月，李勣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

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十一月辛未，幸幽州。癸酉，大飨，还师。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侍中、清苑男刘洎以罪赐死。是岁，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

二十年春正月，上在并州。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并州，宴从官及起义元从，赐粟帛、给复有差。三月己巳，车驾至京师。己丑，刑部尚书、郑国公张亮谋反，诛。闰月癸巳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各辞调护之职，诏许之。六月，遣兵部尚书、固安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勣击破薛延陀于郁督军山北，前后斩首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秋八月甲子，封皇孙为陈王。己巳，幸灵州。庚午，次泾阳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濫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部落乌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归命天子，乞置汉官。"诏遣会灵州。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

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于是北荒悉平，为五言诗勒石以序其事。辛亥，灵州地震有声。

冬十月，前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贬商州刺史。丙戌，至自灵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薨。丁酉，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赐京师酺三日。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命配享宣尼庙堂。丁丑，皇太子于国学释菜。

夏四月乙丑，营太和宫于终南之上，改为翠微宫。五月戊子，幸翠微宫。六月癸亥，司徒、赵国公无忌加授扬州都督。秋七月庚子，建玉华宫于宜君县之凤凰谷。庚戌，至自翠微宫。八月壬戌，诏以河北大水，停封禅。辛未，骨利干国遣使贡名马。丁酉，封皇子明为曹王。冬十一月癸卯，徙封顺阳王泰为濮王。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为琯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龟兹。是岁，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并遣使朝贡。又于突厥之北至于回纥部落，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中书令马周卒。司徒、赵国公无忌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已亥，刑部侍郎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戊戌，幸温汤。戊申，还宫。二月，前黄门侍郎褚遂良起复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崔仁师除名，配流连州。癸丑，西番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其俟斤屈裴禄为忠武将军，兼大俟斤。戊午，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乙亥，幸玉华宫，乙卯，赐所经高年笃疾粟帛有差。己卯，蒐于华原。

四月甲寅，碛外蕃人争牧马出界，上亲临断决，然后咸服。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使方土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六月癸酉，特进、宋国公萧瑀薨。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国公房玄龄薨。八月己酉朔，日有蚀之。九月己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十月癸亥，至自玉华宫。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卫将军梁建方讨平之。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十二月乙卯，增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各二员，大理寺置平事十员。闰月丁丑朔，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降处密、处月，破龟兹大拨等五十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以归，龟兹平，西域震骇。副将薛万彻胁于阗王伏阇信入朝。癸未，新罗王遣其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是岁，新罗女王金善德死，遣册立其妹真德为新罗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俘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献于社庙。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丁亥，西突厥肆叶护可汗遣使来朝。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自去冬不雨，至于此月己未乃雨。辛酉，大赦。丁卯，敕皇太子于金液门听政。是月，日赤无光。

四月己亥，幸翠微宫。五月戊午，太子詹事、英国公李勣为叠州都督。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靖薨。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秘不发丧。庚午，遣旧将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发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于道及安化门，翼从乃入；大行御马舆，从官侍御如常。壬申，发丧。六月甲戌朔，殡于太极殿。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檮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硃，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

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本纪第四 高宗上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讳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顺圣长孙皇后。以贞观二年六月，生于东宫之丽正殿。五年　，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初授《孝经》于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要？"对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晋王时年九岁，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寻拜右武候大将军。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废，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计议，立晋王为皇太子。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及军旋，太子从至并州。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辛未，还京。

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诏曰："大行皇帝奄弃普天，痛贯心灵，若置汤火。思遵大孝　，不敢灭身，永慕长号，将何逮及。粤以孤眇，属当元嗣，思励空薄，康济黎元。敬顺惟新，仰昭先德，宜布凯泽，被乎亿兆。可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勋官一级。诸年八十以上赉以粟帛。雍州及诸州比年供军劳役尤甚之处，并给复一年。"辛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叠州都督、英国公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仍于洛阳宫留守。癸未，诏司徒、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余并如故，赐物三千段。癸巳，特进、英国公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丙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从之。己酉，于阗王伏阇信来朝。八月癸酉朔，河东地震，晋州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余人。三日又震。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庚寅，葬太宗于昭陵。

九月甲寅，加授鄜州刺史、荆王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丙寅，赠太尉、梁国公玄龄，赠司徒、申国公士廉，赠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并可配食太宗庙庭。冬十一月甲子，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大将军。乙丑，晋州地又震。是冬无雪。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诏改元。壬寅，御太极殿，受朝而不会。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丁未，以陈王忠为雍州牧。二月辛卯，封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王。夏四月己巳朔，晋州地又震。五月丁未，上谓群臣曰："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吐蕃赞普死，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往吊祭。

六月庚辰，晋州地震。秋七月丙寅，以旱，亲录京城囚徒。九月癸卯，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诣阙，献于社庙及昭陵。己未，尚书左仆射、英国公勣固请解职，许之，令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已未，中书令、河南郡公褚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十二月，瑶池都督、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以府叛，自称可汗，总有西域之地。是岁，雍、绛、同等九州旱蝗，齐、定等十六州水。

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载深忧惕。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廪或空，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问，务尽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乙巳，黄门侍郎、平昌县公宇文节加银青光禄大夫，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守中书侍郎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夏四月乙酉，秩太庙令及献、昭二陵令从五品，丞从七品。

五月壬辰，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六月辛酉，开府仪同三司、襄邑王神符薨。秋七月丁未，贺鲁寇陷金岭城、蒲类县，遣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总管以讨之。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己巳，侍中、燕国公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兼刑部尚书、北平县公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犹不入衔。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条县公高季辅为侍郎。九月癸巳，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废玉华宫以为佛寺。闰月辛未，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冬十月辛卯，晋州地震。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戊辰，定襄地震。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

白水蛮冠麻州，命左领军将军赵孝祖讨平之。

三年春正月癸亥，以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上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递减一等，徒以下咸宥之。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硃耶孤注于牢山　，斩首九千级，虏渠帅六千，俘生口万余，获牛马杂畜七万。丙寅，太尉、赵国公无忌以旱请逊位，不许。己巳，同州刺史、河南郡公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丙子，亲祠太庙。丁亥，籍于千亩，赐群官帛有差。三月辛巳，黄门侍郎、平昌县公宇文节为侍中，中书侍郎柳奭为中书令。庚申，幸观德殿，赐文武群官大射。

夏四月庚寅，左领军将军赵孝祖大破白水蛮大勃律。甲午，澧州刺史、彭王元则薨。五月庚辰，诏以周司沐大夫裴融，齐侍中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裴泽、尚书左丞封孝琰　，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等，并门挺忠鲠，其子孙各宜甄擢。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己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转，大酺三日。乙丑，左仆射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右仆射张行成兼太子少傅，侍中高季辅兼太子少保，侍中宇文节兼太子詹事。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曰“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九月丁巳，改太子中允为内允，中书舍人为内史舍人，诸率府中郎改为旅贲郎将，以避太子名。冬十月戊戌，幸同安大长公主第，又幸高阳长公主第，即日还宫。

十一月乙亥，驳马国遣使朝贡。庚寅，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

四年春正月癸丑朔，上临轩，不受朝，以濮王泰在殡故也。丙子，新除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司徒、秦州刺史、荆王元景，司空、安州刺史、吴王恪，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岚州刺史、驸马都尉柴令武谋反。

二月乙酉，遗爱、万彻、令武等并伏诛；元景、恪、巴陵高阳公主并赐死。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配流嶲州，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配流桂州。戊子，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恪母弟蜀王愔废为庶人。己亥，绛州刺史、徐王元礼加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勣为司空。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丙辰，上御观德殿，陈逆人房遗爱等口马

资财为五垛，引王公、诸亲、蕃客及文武九品己上射。

夏四月戊子，林邑国王遣使来朝，贡驯象。壬寅，以旱避正殿，减膳，亲录系囚，遣使分省天下冤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八月己亥，陨石十八于同州之冯翊，有声如雷。九月壬寅，尚书右仆射、北平县公张行成薨。甲戌，吏部尚书、河南郡公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

冬十月庚子，幸新丰之温汤。甲辰，曲赦新丰。乙巳，至自温汤。戊申，睦州女子陈硕贞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属县。婺州刺史崔义玄、扬州都督府长史房仁裕各率众讨平之。十一月癸丑，兵部尚书、固安县公崔敦礼为侍中。颁新律疏于天下。十二月庚子，侍中兼太子少保、条县公高季辅卒。

五年春三月戊午，幸万年宫。辛未，曲赦所经州县系囚。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

夏四月，守黄门侍郎颍川县公韩瑗、守尚书侍郎来济，并加银青光禄大夫，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闰五月丁丑夜，大雨，水涨暴溢，漂溺麟游县居人及当番卫士，死者三千余人。六月，恆州大雨，滹沱河泛溢，溺五千余家。癸丑，蒲州汾阴县暴雨，漂溺居人，浸坏庐舍。癸亥，中书令柳奭兼吏部尚书。丙寅，河北诸州大水。

七月辛巳，有小鸟如雀，生大鸟如鸠于万年宫皇帝旧宅。八月，大理奏决死囚，总管七十余人。辛亥，诏自今已后，五品已上有薨亡者，随身鱼并不须追收。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九月丁酉，至自万年宫。冬十一月癸酉，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码瑙，琥珀大如斗，码瑙大如五斗器。戊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已未，敕二年一定户。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亲谒昭陵，曲赦醴泉县民，放今年租赋。陵所宿卫将军、郎将进爵一等，陵令、丞加阶赐物。甲戌，至自昭陵。于陵侧建佛寺。庚寅，封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二月乙巳，皇太子忠加元服，内外文武职事五品已上为父后者，赐勋一级。大酺三日。

三月，营州都督程名振破高丽于贵端水。嘉州辛道让妻一产四男。壬戌，昭仪武氏著《内训》一篇。夏五月癸未，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

公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出葱山道以讨贺鲁。黄门侍郎、颍川郡公韩瑗为侍中，中书侍郎、南阳男来济为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河东县男柳奭贬遂州刺史。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秋七月乙亥，侍中、固安县公崔敦礼为中书令。乙酉，均天下州县公廨。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外同正，自蒋孝璋始也。己酉，大理更置少卿一员。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

九月庚午，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谏立武昭仪，贬授潭州都督。乙酉，洛州大水，毁天津桥。冬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仪武昭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勣、左仆射志宁册皇后，文武群官及番夷之长，奉朝皇后于肃义门。十一月己巳，皇后见于庙。癸酉，追赠后父故工部尚书、应国公、赠并州都督武士□为司空。丙子，淄州高苑县吴文威妻魏氏一产四男，三见育。癸巳，应国夫人杨氏改封代国夫人。十二月，遣礼部尚书、高阳县男许敬宗每日待诏于武德殿西门。

七年春正月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为显庆。文武九品已上及五品己下子为父后者，赐勋官一转。大酺三日。甲子，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燕国公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太子宾客。始有宾客也。御玄武门，饯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

二月庚寅，名《破阵乐》为《神功破阵乐》。辛亥，赠司空武士□为司徒、周国公。三月辛巳，皇后祀先蚕于北郊。丙戌，户部侍郎杜正伦为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门，观僧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导从以天竺法仪，其徒甚盛。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进所撰《东殿新书》二百卷，上自制序。六月，岐州刺史、潞王贤为雍州牧。秋七月癸未，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固安县公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然。

八月丙申，太子少师崔敦礼卒。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荻剌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九月癸酉，初诏户满三万已上为上州，二万已上为中州；先为上州、中州者各依旧。皇后制《外戚诫》。庚辰，括州海水泛溢，

坏安固、永嘉二县，损四千余家。辛巳，初制都督及上州各置执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十人。癸未，初置骠骑大将军，官为从一品。程知节与贺鲁男咥运战，斩首数千级，进至怛笃城，俘其部落户口及货物巨积。

冬十一月乙丑，皇子显生，诏京官、朝集使各加勋级。十二月乙酉，置算学。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坐讨贺鲁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罢兰州都督。鄯州置都督。

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为伊丽道将军，帅师以讨贺鲁。二月辛酉，入洛阳宫，曲赦洛州。庚午，封皇第七子显为周王，徙封许王素节为郇王。三月甲子，中书侍郎李义府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黄门侍郎杜正伦兼度支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夏五月丙申，幸明德宫。秋七月丁亥，还洛阳宫。八月丁卯，侍中、颍川县公韩瑗左授振州刺史，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侯来济左授台州刺史，皆坐谏立武昭仪为皇后，救褚遂良之贬也。礼部尚书、高阳郡公许敬宗为侍中，以立武后之功也。九月庚寅，度支尚书杜正伦为中书令。

冬十月戊戌，亲讲武于许、郑之郊，曲赦郑州。遣使祭郑大夫国侨、汉太丘长陈实墓。十二月乙卯，还洛阳宫。庚午，改“皞”“叶”字。丁卯，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废谷州，以福昌等四县，并怀州河阳、济源、温，郑州汜水并隶洛州。已巳，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两员，品同起居郎。庚午，以周王显为洛州牧。壬午，分散骑常侍为左右各两员，其右散骑常侍隶中书省。

三年春正月戊子，太尉、赵国公无忌等修《新礼》成，凡一百三十卷，二百五十九篇，诏颁于天下。二月丁巳，车驾还京。壬午，亲录囚徒，多所原宥。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及咥运、阙啜。贺鲁走石国，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附首领，仍分隶诸卫。六月，程名振攻高丽。九月，废书、算、律学。有司奏请造排车七百乘，拟行幸载排城；上以为劳民，乃于旧顿置院墙焉。

冬十一月乙酉，兼中书令、皇太子宾客兼检校御史大夫、河间郡公李义府左授普州刺史，兼中书令、皇太子宾客、襄阳郡公杜正伦左授横州刺史。中书侍郎李友益除名，配流嶲州。戊戌，侍中许敬宗权检校中书令。戊子，侍中、皇太子宾客、权检校中书令、高阳郡公许敬宗为中

书令，宾客已下如故；大理卿辛茂将为侍中。鸿胪卿萧嗣业于石国取贺鲁至，献于昭陵。甲辰，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薨。

四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三月，以左骁卫大将军、郕国公契苾何力往辽东经略。夏四月己未，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为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黄门侍郎许圉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丙戌，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燕国公于志宁免官，放还私第。戊戌，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带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依旧准一品供给。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秋七月壬子，普州刺史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十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大赦天下，文武五品己上子孙为父祖后者加勋官一级，大酺三日。闰十月戊寅，幸东都，皇太子监国。戊戌，至东都。十一月，以中书侍郎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戊午，兼侍中辛茂将卒。癸亥，以邢国公苏定方为神丘道总管，刘伯英为昆夷道总管。

五年春正月甲子，幸并州。二月辛巳，至并州。丙戌，宴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赐帛有差。曲赦并州及管内诸州。义旗初职事五品已上身亡殁坟墓在并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起义之徒职事一品己下，赐物有差。年八十已上，版授刺史、县令。佐命功臣食别封身已殁者，为后子孙各加两阶。赐酺三日。甲午，祠旧宅，以武士□、殷开山、刘政会配食。

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族邻里故旧于朝堂，命妇妇人入会于内殿，及皇室诸亲赐帛各有差，及从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乡并州长史、司马各加勋级。又皇后亲预会，每赐物一千段，期亲五百段，大功已下及无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及诸妇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赐物等。己酉，讲武于并州城西，上御飞阁，引群臣临观。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丁巳，左右领始改左右千牛。

夏四月戊寅，车驾还东都，造八关宫于东都苑内。癸亥，至自并州。五月壬戌，幸八关宫，改为合璧宫。六月庚午朔，日有蚀之。辛卯，诏文武五品己上四科举人。甲午，驾还东都。秋七月乙巳，废梁王忠为庶人，徙于黔州。戊辰，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以罪免。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

丘、昆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九月戊午，赐英国公勣墓茔一所。

冬十月丙子，代国夫人杨氏改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乙卯，狩于许、郑之郊。十二月己卯，至自许州。

六年春正月乙卯，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二月乙未，以益、绵等州皆言龙见，改元。曲赦洛州。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改元。壬戌，幸合璧宫。夏五月丙申，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是日，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甲子晦，日有蚀之。

六月庚寅，中书令许敬宗等进《累璧》六百三十卷，目录四卷。秋七月癸卯，车驾还东都。八月丙戌，令诸州举孝行尤著及累叶义居可以励风俗者。九月甲辰，以河南县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其第。又幸李勣之第。天宫寺是高祖潜龙时旧宅，上周历殿宇，感怆久之，度僧二十人。皇后至许圉师第。壬子，徙封潞王贤为沛王。是日，以雍州牧、幽州都督、沛王贤为扬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牧如故。以洛州牧、周王显为并州都督。是日，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已上，并诣沛王宅设宴礼，奏《九部乐》。礼毕，赐帛杂彩等各有差。

冬十月丁卯，狩于陆浑。癸酉，还宫。是岁，新罗王金春秋卒，其子法敏嗣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太府寺更置少卿一员，分两京检校。丙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二月甲子，改京诸司及百官名：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左右丞为肃机，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自余各以义训改之。又改六宫内职名。甲戌，司戎太常伯、浿江道总管、乐安县公任雅相卒于军。三月甲申，自东都还京。癸丑，幸同州。苏定方破高丽于苇岛，又进攻平壤城，不克而还。

夏四月庚申朔，至自东都。辛巳，造蓬莱宫成，徙居之。五月丙

申，左侍极许圉师为左相。乙巳，复置律、书、算三学。

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轮生。乙丑，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乙亥，制蓬莱宫诸门殿亭等名。秋七月丁亥朔，以东宫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八月甲午，右相许敬宗乞骸骨。壬寅，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仍知西台事。九月，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八品、九品旧令著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诏从之。戊寅，前吏部尚书、河间郡公李义府起复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

冬十月丁酉，幸温汤，皇太子弘监国。丁未，至自温汤。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二品。十一月辛未左相许圉师下狱。癸酉，封皇第四子旭轮为殷王。十二月辛丑，改魏州为冀州大都督府，改冀州为魏州。又以并、扬、荆、益四都督府并为大都督府。沛王贤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遥领冀州大都督。左相许圉师解见任。

三年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等帅师讨铁勒余种，尽平之。乙丑，司列太常伯李义府为右相。二月丙戌，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宫。癸巳，置太子左右谕德及桂坊大夫等官员，改司经局为桂坊馆，崇贤馆罢隶左春坊。丁酉，减京官一月俸，助修蓬莱宫。庚戌，诏曰："天德施生，阳和在节，言念幽圄，载恻分宵。虽复每有哀矜，犹恐未免枉滥。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于是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子录之。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瀚海都护府为云中都护府。二月，前左相许圉师左迁虔州刺史。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书凡五百卷。

夏四月乙丑，右相李义府下狱。戊子，李义府除名，配流嶲州。丙午，幸蓬莱宫新起含元殿。秋八月癸卯，彗星见于左摄提。戊申，诏百僚极言正谏。命司元太常伯窦德玄、司刑太常伯刘详道等九人为持节大使，分行天下。仍令内外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

冬十月丙申，绛州麟见于介山。丙午，含元殿前麟趾见。十一月癸酉，雨冰。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麟德元年。

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官品同大都督府。二月丁亥，加授殷王旭轮单于大都护。戊子，幸万年宫。三月辛

亥，展大射礼。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

夏四月，卫州刺史、道王元庆薨。五月，许王孝薨。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秋八月丙子朔，至自万年宫，便幸旧宅。己卯，降万年县系囚，因幸大慈恩寺。壬午，还蓬莱宫。戊子，兼司列太常伯、检校沛王府长史、城阳县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兼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九月己卯，诏曰："周京兆尹、左右宫伯大将军、司卫上将军、少冢宰、广陵郡公宇文孝伯，忠亮存心，贞贤表志。淫刑既逞，方纳谏而求仁；忍忌将加，甘捐躯而徇节。年载虽久，风烈犹生，宜峻徽章，式旌胤胄。其孙左威卫长史思纯，可加授朝散大夫。"十二月丙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仪。戊子，庶人忠坐与仪交通，赐死。右相、城阳县侯刘祥道为司礼太常伯。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知政事。是冬无雪。

二年春正月壬午，幸东都。丁酉，幸合璧宫。戊子，虑雍、洛二州及诸司囚。甲子，以发向泰山，停选。三月甲寅，兼司戎太常伯、永安郡公姜恪同东西台三品。辛未，东都造乾元殿成。闰月癸酉，日有蚀之。四月丙午，曲赦桂、广、黔三都督府管内大辟罪已上。丙寅，讲武邙山之阳，御城北楼观之。戊辰，左侍极、仍检校大司成、嘉兴县子陆敦信为检校右相，其大司成宜停。西台侍郎孙处约、乐彦玮并停知政事。

五月辛卯，以秘阁郎中李淳风造历成，名《麟德历》，颁之。以司空、英国公李勣，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为检校封禅使。六月，鄜州大水，坏城邑。秋七月，邓王元裕薨。

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癸亥，高丽王高藏遣其子福男来朝。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是岁大稔，米斗五钱，麦不列市。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汉将纪信墓，赠骠骑大将军。庚寅，华州刺史、燕国公于志宁卒。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

本纪第五 高宗下

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

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诸行从文武官及朝觐华戎岳牧、致仕老人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赐爵二等，四品已下、七品以上加阶，八品已下加一阶，勋一转。诸老人百岁已上版授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八十节级。齐州给复一年半，管岳县二年。所历之处，无出今年租赋。乾封元年正月五日已前，大赦天下，赐酺七日。癸酉，宴群臣，陈《九部乐》，赐物有差，日□失而罢。丙子，皇太子弘设会。丁丑，以前恩薄，普进爵及阶勋等。男子赐古爵。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封峦、非烟、重轮三寺。天下诸州署观、寺一所。丙戌，发自泰山。甲午，次曲阜县，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圣侯德伦子孙，并免赋役。

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夏四月甲辰，车驾至自泰山，先谒太庙而后入。五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六月壬寅，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死。其子男生继其父位，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献诚诣阙请降，诏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兵以应接之。秋七月乙丑，徙封殷王旭轮为豫王。庚午，左侍极、检校右相、嘉兴子陆敦信缘老病乞辞机揆，拜大司成，兼知左侍极。大司宪兼检校右中护刘仁轨兼右相、检校右中护。八月辛丑，兼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卒。丁未，杀司卫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仍改姓蝮氏。冬十月己酉，命司空、英国公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

二年春正月丁丑，以去冬至于是月无雨雪，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罢乾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二月戊戌，涪陵郡王愔薨。辛丑，改万年宫依旧名九成宫。夏六月乙卯，西台侍郎杨武，西台侍郎、道国公、检校太子左中护戴至德，正谏议大夫、检校东台侍郎、安平郡公李安期，东台侍郎张文瓘，并同东西台三品。秋八月己丑朔，日有蚀之。丙辰，东台侍郎李安期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诏缮工大监兼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壬子，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二月戊午，辽东道破薛贺水五万人，阵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三万余人，器械牛马不可胜计。丙寅，以明堂制度历代不同，汉、魏以还，弥更讹舛，遂增损古今，新制其图。下诏大赦，改元为总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宫。己卯，分长安、万年置乾封、明堂二县，分理于京城之中。癸未，皇太子弘释奠于国学。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

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见于毕、昴之间。乙丑，上避正殿，减膳，诏内外群官各上封事，极言过失。于是群臣上言："星虽孛而光芒小，此非国眚，不足上劳圣虑，请御正殿，复常馔。"帝曰："朕获奉宗庙，抚临亿兆，谪见于天，诫朕之不德也，当责躬修德以禳之。"群臣复进曰："星孛于东北，此高丽将灭之征。"帝曰："高丽百姓，即朕之百姓也。既为万国之主，岂可推过于小蕃！"竟不从所请。乙亥，彗星灭。辛巳，西台侍郎杨武卒。秋八月癸酉，至自九成宫。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

二年春正月，封诸王嫡子皆为郡王。二月，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知左史事张文瓘署位，始入衔。三月，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癸酉，皇后亲祀先蚕。夏四月乙酉，幸九成宫。置司列少常伯、司戎少常伯各两员。

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六月戊申朔，日有蚀之。括州大风雨，海水泛溢永嘉、安固二县城郭，漂百姓宅六千八百四十三区，溺杀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损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顷。冀州大水，漂坏居人庐舍数千家。并遣使赈给。秋七月，剑南益、泸、嶲、茂、陵、邛、雅、绵、翼、维、始、简、资、荣、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旱，百姓乏绝，总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户，遣司珍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癸巳，冀州大都督府奏，自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坏屋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区，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遣右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驾海道行军大总管。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九月己亥，发自九成宫。壬寅，停华林顿，大蒐于岐。乙巳，至岐

州。高祖初仕隋为扶风太守，故曲赦岐州管内。高祖时胥徒随材擢用，赐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冬十月丁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庚辰，发九州人夫，转发太原仓米粟入京。丁亥，徙封豫王旭轮为冀王，仍令单名轮。十二月戊申，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勣薨。是冬无雪。

三年春正月丁丑，右相、乐成男刘仁轨致仕。辛卯，列辽东地为州县。二月戊申，以旱，亲录囚徒，祈祷名山大川。癸丑，日色出如赭。三月甲戌朔，大赦天下，改元为咸亨元年。三月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殿。壬辰，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许敬宗致仕。

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庚午，幸九成宫。雍州大雨雹。

五月丙戌，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六月壬寅朔，日有蚀之。秋七月戊子，前西台侍郎李敬玄起复本职，仍依旧同东西台三品。薛仁贵、郭待封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袭，大败，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内属，仍徙于灵州界。八月甲子，至自九成宫。梁州都督、赵王福薨。丙寅，以久旱，避正殿，尚食减膳。九月甲申，卫国夫人杨氏薨，赠鲁国夫人，谥曰忠烈。闰月壬子，故赠司徒、周忠孝公士□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赠鲁国忠烈太夫人赠太原王妃。甲寅，葬太原王妃，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外命妇，送至便桥宿次。

冬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余，行人冻死者赠帛给棺木。令雍、同、华州贫窭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皆不得将为奴婢。丙申，太子右中护兼摄正谏大夫、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知政事。十二月庚寅，诸司及百官各复旧名。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

二年春正月乙巳，幸东都。留皇太子弘于京监国，令侍臣戴至德、张文瓘、李敬玄等辅之。唯以阎立本、郝处俊从。甲子，至东都。二月丁亥，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夏四月戊子，大风折木。六月戊寅，左散骑常侍兼检校秘书、太子宾客、周国公武敏之以罪复本姓贺兰氏，除名，流雷州。丁亥，以旱，亲录囚徒。秋九月，地震。司

徒、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冬十月，搜扬明达礼乐之士。十一月甲午朔，日有蚀之。庚戌，幸许、汝等州教习。癸酉，冬狩，校猎于许州叶县昆水之阳。十二月丙戌，还东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发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辛未，制雍、洛二州人听任本州官。二月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卒于河西镇守。

夏四月戊寅，幸合璧宫。壬午，于水南教旗。上问中书令阎立本、黄门侍郎郝处俊："伊尹负鼎俎于汤，应是补缉时政，不知铸鼎所缘，复在何国？将为国之重器，历代传宝？"阎立本以古义对。五月乙未，五品已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已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六月丙子，于洛州柏崖置仓。八月壬子，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九月乙卯，冀州大都督府复为魏州，魏州复为冀州。壬寅，沛王贤徙封雍王。

冬十月己未，皇太子监国。壬戌，车驾还京师。乙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道国公戴至德加兼户部尚书，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文瓘检校大理卿，黄门侍郎、甑山县公、同中书门下三品郝处俊为中书侍郎，兼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敬玄为吏部侍郎，并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戊子朔，日有蚀之。甲辰，至自东都。十二月癸卯，太子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冬，左监门大将军高侃大败新罗之众于横水。

四年春正月甲午，诏咸亨初收养为男女及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直，放还本处。丙辰，绛州刺史、郑王元懿薨。二月壬午，以左金吾将军裴居道女为皇太子弘妃。夏四月丙子，幸九成宫。闰五月丁卯，燕山道总管李谨行破高丽叛党于瓠卢河之西，高丽平壤余众遁入新罗。秋七月庚午，九成宫太子新宫成，上召五品已上诸亲宴太子宫，极欢而罢。辛巳，婺州暴雨，水泛溢，漂溺居民六百家，诏令赈给。八月辛丑，上痁疾，令太子受诸司启事。己酉，大风毁太庙鸱吻。

冬十月壬午，中书令、博陵县子阎立本卒。乙未，皇太子弘纳妃毕，曲赦岐州，大酺三日。庚子，还京师。乙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丙寅，上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即奏之。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

五年春二月壬午，遣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以讨新罗，仍令卫尉卿李弼、右领大将军李谨行副之。三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己巳 ，皇后祀先蚕。

夏四月辛卯，以尚辇奉御、周国公武承嗣为宗正卿。五月己未，诏："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 ，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六月壬寅，太白入东井。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戊戌，敕文武官三品己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鍮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武官欲带亦听之。

九月辛亥，百僚具新服，上宴之于麟德殿。癸丑，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仍以其曾孙翼袭封赵国公 ，许归葬于昭陵先造之坟。十一月丙午朔，幸东都。己酉，狩于华山之曲武原。戊辰，至东都。十二月，蒋王恽薨。戊子，于阗王伏阇雄来朝。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又请子父在为母服三年。虢王凤薨。

二年春正月甲寅，荧惑犯房。壬戌，支汗郡王献碧玻璃。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 ，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庚午，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不许。

二月，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斩获甚众。新罗遣使入朝献方物，伏罪。赦之，复其王金法敏官爵。三月丁未 ，日色如赭。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

夏四月，分括州永嘉、永固二县置温州，析临海县为乐安、永宁二县。辛巳，周王显妃赵氏以罪幽死。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时帝幸合璧宫 ，是日还东都。五月己亥，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以雍王贤为皇太子，大赦。秋七月辛亥，洛州复置缑氏

县，以管孝敬皇帝恭陵。慈州刺史、杞王上金坐事 ，于澧州安置。八月庚子，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乐成侯刘仁轨为左仆射，依旧监修国史。中书门下三品、大理卿张文瓘为侍中。中书侍郎、同三品、甑山公郝处俊为中书令，监修国史如故。吏部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李敬玄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依前监修国史。左丞许圉师为户部尚书。九月丙午，宰相刘仁轨、戴至德、张文瓘、郝处俊并兼太子宾客。

冬十月，析永州营道、江华、唐兴三县置道州。壬午，星孛于角、亢之南，长五尺。十二月丁亥，龟兹王白素稽献名马。

三年春正月戊戌，徙封冀王轮为相王。二月甲戌，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乙亥，坚昆献名马。丁亥，幸汝州之温汤。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恆、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还东都。闰三月己巳朔，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四州。乙酉，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领左卫将军契苾何力等军，以讨吐蕃。二王竟不行。戊午，敕制比用白纸，多为虫蠹，今后尚书省下诸司、州、县，宜并用黄纸。其承制敕之司，量为卷轴，以备披检。庚寅，车驾还京。

夏四月戊申，至自东都。甲寅，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幸九成宫。六月癸丑，黄门侍郎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彗起东井，指北河，渐东北，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宫，五十八日方灭。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庚子，以星变，避殿，减膳，放京城系囚，令文武官各上封事言得失。壬寅，置南选使，简补广、交、黔等州官吏。青、齐等州海泛溢，又大雨，漂溺居人五千家，遣使赈恤之。

九月甲子朔，车驾还京。丙申，郇王素节削户三分之二，于袁州安置。癸丑，于北京置金邻州。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圆丘、方泽、享太庙用之，余祭则停。壬申，以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改上元三年曰仪凤元年，大赦。庚寅，吏部尚书李敬玄为中书令。十二月丙申，皇太子贤上所注《后汉书》，赐物三万段。戊午，遣使分道巡抚：宰相来恆河南道，薛元超河北道，左丞崔知悌等江南道。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躬籍田于东郊。庚辰，京师地震。壬辰，幸司竹园，即日还宫。二月丁巳，工部尚书高藏授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府，安辑高丽余众；司农卿扶余隆熊津州都督，封带方郡王，令往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

夏四月，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赈给。八月，徙封周王显为英王，改名哲。乙巳，太白犯轩辕。十二月乙卯，敕关内、河东诸州召募勇敢，以讨吐蕃。诏京文武职事官三品已上，每年各举文武才能堪任将帅牧守者一人。是冬无雪。三年四月丁亥朔，以旱，避正殿，亲录囚徒，悉原之。戊申，大赦，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乾。癸丑，泾州献二小兒，连心异体，年四岁。五月壬戌，幸九成宫。以相王轮为洛州牧。秋七月丁巳，宴近臣诸亲于咸亨殿。上谓霍王元轨曰："去冬无雪，今春少雨，自避暑此宫，甘雨频降，夏麦丰熟，秋稼滋荣。又得敬玄表奏，吐蕃入龙支，张虔勖与之战，一日两阵，斩馘极多。又太史奏，七月朔，太阳合亏而不亏。此盖上天垂祐，宗社降灵，岂虚薄所能致此！又男轮最小，特所留爱，比来与选新妇，多不称情；近纳刘延景女，观其极有孝行，复是私衷一喜。思与叔等同为此欢，各宜尽醉。"上因赋七言诗效柏梁体，侍臣并和。

九月丁巳，还京师。辛酉，至自九成宫。癸亥，侍中张文瓘卒。丙寅，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王师败绩，审礼被俘。上以蕃寇为患，问计于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备边不深讨为上策。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王元晓薨。闰十月戊寅，荧惑犯钩钤。十一月乙未，昏雾四塞，连夜不解。丙申，雨木冰。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恆卒。十二月，诏停明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四年正月辛未，户部尚书、平恩县公许圉师卒。己酉，幸东都。庚戌，尚书右仆射、道国公戴至德薨。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遣使吊祭之。乙丑，东都饥，官出糙米以救饥人。

夏四月戊午，荧惑入羽林星。左丞崔知悌为户部尚书，中书令郝处俊为侍中。五月壬午，盗杀正谏大夫明崇俨。丙戌，皇太子贤监国。戊戌，造紫桂宫于沔池之西。六月辛亥，制大赦天下，改仪凤四年为调露元年。秋七月己卯朔，诏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礼官学士详定仪注。

八月丁巳，侍中郝处俊、左庶子高智周、黄门侍郎崔知温、给事中刘景先兼修国史。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匐以归。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并叛。遣单于大都护长史萧嗣业，将军花大智、李景嘉等讨之。与突厥战，为贼所败。嗣业配流桂州。壬子，令将军曹怀舜率兵往恆州守井陉，崔献往绛州守龙门，以备突厥。庚申，前诏封嵩山，宜停。癸亥，吐蕃文成公

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请和亲，不许。遣郎将宋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十一月戊寅朔，左庶子、同三品高智周罢知政事。癸未，以吏部侍郎裴行俭为礼部尚书，赏擒都支、遮匐之功也。甲辰，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与营州都督周道务等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万以讨突厥。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

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诸王、诸司三品已上、诸州都督刺史于洛城南门楼，奏新造《六合还淳》之舞。二月丙午，诏曰："故符玺郎李延寿撰《正典》一部，辞殚雅正，虽已沦亡，功犹可录，宜赐其家绢五十疋。"壬子，霍王元轨率文武百僚，请出一月俸料助军，以讨突厥。癸丑，幸汝州温汤。丁巳，至少室山。戊午，亲谒少姨庙。赐故玉清观道士王远知谥曰升真先生，赠太中大夫。又幸隐士田游岩所居。己未，幸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命立碑。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甲子，自温汤还东都。

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奉职。伪可汗泥熟匐为其部下所杀，传首来降。夏四月乙丑，幸紫桂宫。戊辰，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癸未，荧惑犯舆鬼。丁酉，太白经天。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屯于良非川。河西镇抚大使李敬玄与吐蕃将赞婆战于湟中，官军败绩。时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力战，大破蕃军，遂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令李敬玄镇鄯州，为之援。丙申，江王元祥薨。是月，突厥余众围云州，中郎将程务挺击破之。八月丁未，自紫桂宫还东都。丁巳，鄯州都督李敬玄左迁衡州刺史。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赦天下，大酺三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庶人左迁普州刺史。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赈恤，溺死者官给棺槥，其家赐物七段。

冬十月壬寅，苏州刺史曹王明封零陵郡王，于黔州安置，坐附庶人贤也。己酉，自东都还京。十一月朔，日有蚀之。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乙亥，命将军李知十、王杲等分兵御之。癸巳，遣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率师讨突厥温傅部落。己亥，诏雍、岐、华、同民户宜免两年地税，河南、河北遭水处一年。上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

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二月丙午，皇太子亲行释奠礼。

三月辛卯，左仆射、同三品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知政事。五月丙戌，定襄道总管曹怀舜与突厥史伏念战于横水，官军大败。怀舜减死，配流岭南。六月壬子，故江王元祥男晫以犯名教，斩于大理寺后园。七月，太平公主出降薛绍，赦京城系囚。闰七月丁未，黄门侍郎裴炎为侍中，黄门侍郎崔知温、中书侍郎薛元超并为中书令。庚申，上以服饵，令皇太子监国。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是月，裴行俭大破突厥史伏念之众，伏念为程务挺急追，遂执温傅来降，行俭于是尽平突厥余党。行俭执伏念、温傅，振旅凯旋。

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许遭水处往江、淮已南就食。丁亥，户部尚书崔知悌卒。辛卯，改交州为安南都护府。九月丙申，彗星见于天市，长五尺。冬十月丙寅朔，日有蚀之。乙丑，改永隆二年为开耀元年。曲赦定襄军及缘征突厥官吏兵募等。丙寅，斩阿史那伏念及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丁亥，新罗王金法敏薨，仍以其子政袭位。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贤于巴州。十二月，吐火罗献金衣一领，上不受。辛未，太子少保、甑山县公郝处俊薨。

永淳元年正月乙未朔，以年饥，罢朝会。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

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酺三日。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欲开府置僚属。吏部郎中王方庆曰：“按周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已来，皇太子在，不立太孙，但封王耳。晋立愍怀太子子彧为太孙，齐立文惠太子子昭业为太孙，便居东宫；而皇太子在而立太孙，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曰：“可。”然竟不立府僚。是春，关内旱，日色如赭。四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辛未，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与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兵分道讨十姓突厥阿史那车薄。行俭未行而卒。安西副都护王方翼破车薄、咽面，西域平。戊寅，次渑池之紫桂宫。乙酉，至东都。丁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

五月壬寅，置东都苑总监。自丙午连日澍雨，洛水溢，坏天津及中桥、立德、弘教、景行诸坊，溺居民千余家。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丁丑，以岐州刺史苏良嗣为雍州长史。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秋七月己亥，造奉天宫于嵩山之阳，仍置嵩阳县。又于蓝田造万全宫。庚申，零陵王明薨。是秋，山东大水，民饥。吐蕃寇柘、松、翼等州。冬十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平章事。十二月，南天竺、于阗各献方物。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等招合残众，据黑沙城，入寇并州北境。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二月甲午，洛州长史李仲玄为宗正卿。庚午，突厥寇定州、妫州之境。己卯，左领军卫大将军薛仁贵卒。三月庚寅，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围单于都护府。丙午，彗见五车北，二十五日而灭。癸丑，中书令崔知温卒。夏四月己巳，还东都。甲申，绥州部落稽白铁余据城平县反，命将军程务挺将兵讨之。

五月庚寅，幸芳桂宫，阴雨，还东都。突厥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辨率师出朝那山掩击之，为贼所败，遂寇岚州。秋七月已丑，封皇孙重福为唐昌郡王。甲辰，相王轮改封豫王，更名旦。己丑，令唐昌郡王重福为京留守，刘仁轨副之。召皇太子至东都。己巳，河水溢，坏河阳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尺，北至盐坎，居人庐舍漂没皆尽，南北并坏。庚戌，荧惑入舆鬼，犯质星。十一月，皇太子来朝。癸亥，幸奉天宫。时天后自封岱之后，劝上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至是复行封中岳礼，上疾而止。上苦头重不可忍，侍医秦鸣鹤曰："刺头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斩，欲刺血于人主首耶！"上曰："吾苦头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会，上曰："吾眼明矣。"戊戌，命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招讨总管讨山贼元珍、骨笃禄、贺鲁等。诏皇太子监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于东宫同平章事。丁未，自奉天宫还东都。上疾甚，宰臣已下并不得谒见。十二月己酉，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宣赦书，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于殿前宣之。礼毕，上问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是夕，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群臣上谥曰天皇大帝，庙

号高宗。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于乾陵。天宝十三载，改谥曰天皇大弘孝皇帝。

史臣曰：大帝往在籓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

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

本纪第六 则天皇后

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隋大业末为鹰扬府队正。高祖行军于汾、晋，每休止其家。义旗初起，从平京城。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时皇后王氏、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进号宸妃。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帝崩，皇太子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庚午，加授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绛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相州刺史、越王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慎为太子太保。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生变，故进加虚位，以安其心。甲戌，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岑长倩为兵部尚书，魏玄同为黄门侍郎，并依旧知政事。刘齐贤为侍中，裴炎为中书令。嗣圣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

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仍改赐名哲。己未，立豫王轮为皇帝，令居于别殿。大赦天下，改元文明。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庚午，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太常卿兼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豫王府司马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庶人贤死于巴州。夏四月，滕王元婴薨。改封毕王上金为泽王，葛王素节为许王。丁丑，迁庐陵王哲于均州。闰五月，礼部尚书武承嗣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突厥骨咄禄、元珍寇朔州，命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拒之。彗星见西北方，长二丈余，经三十三日乃灭。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初置右肃政御史台官员。故司空李勣孙柳州司马徐敬业伪称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冬十月，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以应敬业。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大总管，率兵三十万以讨之。杀内史裴炎。丁酉，追削敬业父祖官爵，复其本姓徐氏。十二月，前中书令薛元超卒。杀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

垂拱元年春正月，以敬业平，大赦天下，改元。刘仁轨薨。三月，迁庐陵王哲于房州。颁下亲撰《垂拱格》于天下。夏四月，内史骞味道左授青州刺史。五月，秋官尚书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配流象州，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是夏大旱。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实意，乃固让。皇太后仍依旧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初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

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夏四月，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天官尚书韦待价为文昌右相，并同凤阁鸾台三品。右肃政御史大夫韦思谦为纳言。三年春正月，封皇子成义为恆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二月，韦思谦请致仕，许之。夏四月，裴居道为纳言，夏官侍郎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午，刘祎之赐死于家。秋八月，地官尚书魏玄同检校纳言。

四年春二月，毁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山东、河南甚饥乏，诏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冬官侍郎狄仁杰巡抚赈给。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

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就水侧置永昌县。天下大酺五日。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据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为行军总管讨之。庚戌，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又举兵于豫州，与冲相应。九月，命内史岑长倩、凤阁侍郎张光辅、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率兵讨之。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曲赦博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譔、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譔等伏诛，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十二月己酉，神皇拜洛水，受"天授圣图"，是日还宫。明堂成。

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三月，张光辅为内史，武承嗣为纳言。夏四月，诛蒋王恽、道王元庆、徐王元礼、曹王明等诸子孙，徙其家属于嶲州。五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以讨吐蕃。

六月，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秋七月，纪王慎被诬告谋反，载以槛车，流于巴州　　，改姓虺氏。韦待价坐迟留不进，士卒多饥馑而死，配流绣州。八月，左肃政御史大夫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辛巳，诛内史张光辅。九月，纳言魏玄同赐死于家。冬十月，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　，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春一月，苏良嗣为特进，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岑长倩为文昌右相，裴居道为太子少傅，并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为内史。秋七月，杀豫章王亶，迁其父舒王元名于和州。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丁亥，杀随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并其子数十人。

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乙酉　，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尉、太原王士□为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司宾卿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仍依旧知凤阁鸾台平章事。令史务滋等十人分道存抚天下。改内外官所佩鱼并作龟。冬十月，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汉丰、沛例，百姓子孙相承给复。

二年正月，亲祀明堂。春三月，改唐太庙为享德庙。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寇之前。六月　，命岑长倩率诸军讨吐蕃。左肃政御史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鸾台侍郎乐思晦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秋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分京兆置鼎、稷、鸿、宜四州。夏官尚书欧阳通知纳言事。九月，傅游艺下狱死。右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冬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杀文昌左相岑长倩、纳言欧阳通、地官尚书格辅元。

三年正月，亲祀明堂。春一月，冬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月，五天竺国并遣使朝贡。四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如意，禁断

天下屠杀。秋七月，大雨，洛水泛溢，漂流居人五千余家，遣使巡问赈贷。八月，魏王承嗣为特进，建昌王攸宁为冬官尚书，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知政事。秋官侍郎崔元琮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璹为文昌左丞，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寿。改用九月为社，大酺七日。并州改置北都。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

二年春一月，亲享明堂。癸亥，杀皇嗣妃刘氏、窦氏。腊月，改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恆王成义为衡阳郡王，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为巴陵郡王，隆业为彭城郡王。春二月，尚方监裴匪躬坐潜谒皇嗣，腰斩于都市。秋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大酺七日。辛丑，司宾卿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右丞韦巨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秋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三年春一月，亲享明堂。三月，凤阁侍郎李昭德检校内史，鸾台侍郎苏味道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韦巨源为夏官侍郎，依旧知政事。四月，夏官尚书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延载，大酺七日。秋八月，司宾少卿姚璹为纳言。左肃政御史中丞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仍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梁王武三思劝率诸蕃酋长奏请大征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上之功业。九月，内史李昭德左授钦州南宾县尉。冬十月，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证圣元年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戊子，豆卢钦望、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并左授赵、鄜、集、绥等州刺史。丙申夜，明堂灾，至明而并从煨烬。庚子，以明堂灾告庙，手诏责躬，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号。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

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己丑，又制内外官三品已上通前赐爵二等，四品已下加两阶。洛州百姓给复二年，登封、告成县三年。癸巳，至自嵩岳。甲午，亲谒太庙。春三月，重造明堂成。夏四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为万岁通天，大酺七日。以天下大旱，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五月，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

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翊，举兵反，攻陷营州。尽忠自号可汗。乙丑，命鹰扬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命春官尚书、梁王三思为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之副。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秋八月，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与李尽灭战于西硖石黄麞谷，官军败绩，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九月，命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攸宜为大总管以讨契丹。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李道广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吐蕃寇凉州，都督许钦明为贼所执。庚申，王方庆为凤阁侍郎，仍依旧知政事。李尽灭死，其党孙万斩代领其众。

冬十月，孙万斩攻陷冀州，刺史陆宝积死之。十一月，又陷瀛州属县。

二年正月，亲享明堂。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亨坐与綦连耀谋反，伏诛。原州都督府司马娄师德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春二月，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八万与孙万斩战于硖石谷，王师败绩，孝杰没于阵，宏晖弃甲而遁。夏四月，铸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及善为内史。五月，命右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懿宗为大总管，右肃政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二十万以讨孙万斩。

六月，内史李昭德、司仆少卿来俊臣以罪伏诛。孙万斩为其家奴所杀，余党大溃。魏王承嗣、梁王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秋八月，纳言姚璹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九月，以契丹李尽灭等平，大赦天下，改元为神功，大酺七日。娄师德为纳言。冬十月，前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元年正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春三月，召庐陵王哲于房州。夏五月，禁天下屠杀。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秋七月，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突厥，纳默啜女为妃。遣右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赴虏庭。

八月，突厥默啜以延秀非唐室诸王，乃囚于别所，率众与阎知微入寇妫、檀等州。命司属卿高平王重规、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幽州都督张仁亶、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率兵二十万逆击，乃放延秀还。己丑，默啜攻陷定州，刺史孙彦高死之，焚烧百姓庐舍，遇害者数千人。魏王承嗣卒。庚子，梁王三思为内史，狄仁杰为纳言。九月，建昌王攸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默啜攻陷赵州，刺史高睿遇害。丙子，庐陵王哲为皇太子，令依旧名显，大赦天下，大酺五日。令纳言狄仁杰为河

北道行军元帅。辛巳，皇太子谒太庙。天官侍郎苏味道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癸未，默啜尽杀所掠赵、定州男女万余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至残害，不可胜纪。

冬十月，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李峤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月，阎知微自突厥叛归，族诛之。

二年春二月，封皇嗣旦为相王。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鹤府官员，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左肃政御史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吉顼为天官侍郎，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子，幸嵩山，过王子晋庙。丙申，幸缑山。丁酉，至自嵩山。

夏四月，吐蕃大论赞婆来奔。秋七月，上以春秋高，虑皇太子、相王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宁等不协，令立誓文于明堂。八月，王及善为文昌左相，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冬十月乙亥，幸福昌县。王及善薨。

三年正月戊寅，梁王三思为特进，天官侍郎吉顼配流岭表。腊月辛巳，封皇太子男重润为邵王。狄仁杰为内史。戊寅，幸汝州之温汤。甲戌，至自温汤、造三阳宫于嵩山。春三月，李峤为鸾台侍郎，知政事如故。

夏四月戊申，幸三阳宫。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停金轮等尊号，大酺五日。六月，魏元忠为左肃政御史大夫，仍旧知政事。是夏大旱。秋七月，至自三阳宫。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其甥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峤为成均祭酒，罢知政事。壬寅，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有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唯握蛊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隋室丧亡，盖惟多僻，究其萌兆，职此之由。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为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何得肩随近侍，齿列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已下，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九月，内史狄仁杰卒。冬十月甲寅，复旧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大赦天下。韦巨源为地官尚书，文昌左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丁卯，幸新安，曲赦其县。壬申，至自新安。十二月，开屠禁，诸祠祭令依旧用牲牢。

大足元年春正月，制改元。二月，鸾台侍郎李怀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月，姚元崇为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丙申，凤阁侍郎张锡坐赃配循州。夏五月，幸三阳宫。命左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为总管以备突厥。天官侍郎顾琮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月，夏官侍郎李迥秀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辛未，曲赦告成县。秋七月甲戌，至自三阳宫。九月，邵王重润为易之谗构，令自死。

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秋九月乙丑，日有蚀之，不尽如钩，京师及四方见之。冬十月，日本国遣使贡方物。十一月，相王旦为司徒。戊子，亲祀南郊，大赦天下。

三年春三月壬戌，日有蚀之。夏四月庚子，相王旦表让司徒，许之。改文昌台为中台。李峤知纳言事。六月，宁州雨，山水暴涨，漂流二千余家，溺死者千余人。秋七月，杀右金吾大将军唐休璟。秋九月，正谏大夫硃敬则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申，相王旦为雍州牧。是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为张昌宗所谮，左授端州高要尉。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冬十月丙寅，驾还神都。乙酉，至自京师。

四年春正月，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硃敬则请致仕，许之。三月，进封平恩郡王重福为谯王，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夏四月，韦安石知纳言事，李峤知内史事。丙子，幸兴泰宫六月，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峤为国子祭酒，知政事如故。七月丙戌，杨再思为内史。甲午，至自兴泰宫。宗楚客左授原州都督。

八月，姚元崇为司仆卿，知政事；韦安石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冬十月，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一月，李峤为地官尚书，张柬之为凤阁鸾台平章事。自九月至于是，日夜阴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饥冻死者，令官司开仓赈给。

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文明元年已后得罪人，除扬、豫、博三州及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戊申，皇帝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冬十一月

壬寅，则天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家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是日，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谥曰则天大圣皇后。二年五月庚申，祔葬于乾陵。睿宗即位，诏依上元年故事，号为天后，未几，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轨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范》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史臣曰：治乱，时也，存亡，势也。使桀、纣在上，虽十尧不能治；使尧、舜在上，虽十桀不能乱；使懦夫女子乘时得势，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义之威。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赞曰：龙漦易貌，丙殿昌储。胡为穹昊，生此夔魖？夺攘神器，秽亵皇居。穷妖白首，降鉴何如。

本纪第七 中宗睿宗

中宗大和圣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显庆元年十一月乙丑，生于长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怀太子废，其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柩前即帝位。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元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其年五月，迁于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大赦天下。凤阁侍郎韦承庆、正谏大夫房融、司礼卿崔神庆等下狱。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师告庙陵。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为周兴、来俊臣所枉陷者，咸令雪免。内外文武官加两阶，三品已上加爵二等，入五品等特减四考。大酺五日。以并州牧相王旦及太平公主有诛易之兄弟功，相王加号安国相王，进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仍赐实封，通前满五千户。皇亲先被配没者，子孙令复属籍，仍量叙官爵。出宫女三千。丁未，天后徙居上阳宫。庚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汉阳郡公；鸾台侍郎兼检校太子右庶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崔玄暐为守内史，封博陵郡公；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封南阳郡公；敬晖为纳言、平阳郡公；桓彦范为纳言、谯郡公：并加银青光禄大夫，赐实封五百户。右羽林大将军、辽国公李多祚进封辽阳郡王，赐实封六百户；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为云麾将军、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并赏诛张易之兄弟功。其余封各有差。上天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诸州百姓免今年租税，房州百姓给复三年。改左右肃政台为左右御史台。韦承庆贬高要尉，房融配流钦州。中书令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京留守；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出为亳州刺史。己未，封堂兄左金吾将军、郁林郡公千里为成纪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实封五百

户。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内外官陪位者赐勋一转，大酺三日。后父故豫州刺史玄贞为上洛郡王，后母崔氏赠上洛郡王妃。初，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自垂拱以来皆遭非命，是日追复官爵，令备礼改葬，有胤嗣者即令承袭，无胤嗣者听取亲为后。诏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极言朝政得失，兼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丙寅，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贬濮州员外刺史，不知州事。特进、太子宾客、梁王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封五百户，通前一千五百户。丁卯，右散骑常侍、定安郡王、驸马都尉武攸暨封定王，为司徒，更加实封四百户，通前一千户。辛未，上往观风殿朝天后。太尉、安国相王旦固让太尉及知政事，遂从其请。甲戌，国子祭酒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丙子，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丁丑，武三思固让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攸暨固让司徒、封王，许之。改封义兴郡王重俊为卫王，北海郡王重茂为温王。

三月辛巳，追复故司空、英国公李勣官爵，令所司为起坟改葬。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廕。其扬州构逆徒党 ，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丁亥，废左右司员外郎。其酷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刘景阳等五人，虽已身死，官爵并宜追夺；景阳见在，贬禄州乐单尉。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等虽已身死，并宜除名。唐奉一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改与岭南远恶处。己丑，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南阳郡公袁恕己为中书令，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诏曰：“君臣朝序，贵贱之礼斯殊；兄弟大伦，先后之仪亦异。圣人之制，率由斯道。朕临兹宝极，位在崇高。负扆当阳，虽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谒，仍用家人之礼。近代以来，罕遵轨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于子侄，违法背礼，情用恻然。自今已后，宜从革弊。安国相王某及镇国太平公主更不得辄拜卫王重俊兄弟及长宁公主姊妹等。宜告宗属，知朕意焉。”先是，诸王及公主皆以亲为贵，天子之子，诸姑叔见之必先致拜，若致书则称为启事。上志欲敦睦亲族，故下制革之。庚寅，卫王重俊上洛州牧。王乘驷马车，卤簿从；诸王公已下、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诸亲并祖送，礼仪甚盛。事毕，赐物有差。辛卯，以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法平恕，追赠越州都督，并授一子官。戊戌，左右千牛卫各置大将军一员。罢奉宸府官员。以安北大都护、安国相王旦为左右千牛大将军，每大朝会内供奉。丙午，改秋社依旧用仲秋。戊申，相王旦于太常□上。王公诸亲祖送，卫尉张设，光禄造食。礼

毕，赐物如卫王上洛州牧之仪。

夏四月乙丑，端州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甲戌，左庶子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右庶子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　，右庶子崔玄暐为特进、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右庶子、西留守、户部尚书、弘农郡公杨再思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判都督事，少詹事兼侍读、国子祭酒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依前知政事，以上在春宫故僚也。乙亥，张柬之为中书令。戊寅，追赠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同官县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赈给。五月壬午，迁武氏七庙神主于西京崇尊庙。东都创置太庙社稷。戊子，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壬辰，封成纪郡王千里为成王。癸巳，侍中敬晖封为平阳郡王；侍中桓彦范扶阳郡王，赐姓韦氏；中书令张柬之汉阳郡王；中书令袁恕己南阳郡王；特进崔玄暐海陵郡王；并加授特进，罢知政事。吏部尚书韦安石为兼中书令，兵部尚书魏元忠为兼侍中。丙申，皇后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为三年服，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癸卯，降梁王武三思为德静郡王，定王武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余人并降为国公。甲辰，特进、芮国公豆卢钦望为尚书左仆射，辅国大将军、酒泉郡公唐休璟为尚书右仆射：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丙午，制以邹鲁之邑百户为太师、隆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荐享。又授裔孙褒圣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许子孙传袭。

六月丁巳，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没人居。癸亥，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检校中书令韦安石中书令　，兼检校吏部尚书；检校侍中魏元忠兼检校兵部尚书；杨再思兼户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丁卯，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庙。庙号义宗，非礼也。戊辰，洛水暴涨，坏庐舍二千余家，溺死者甚众。秋七月辛巳，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乙未，以特进、汉阳郡王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仍不知州事。八月戊申，以水灾，令文武官九品以上直言极谏。河南洛阳百姓被水兼损者给复一年。甲子，追册故妃赵氏为恭皇后，尊孝敬妃裴氏为哀皇后。乙亥，上亲祔太祖景皇帝、献祖光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皇祖太宗文武皇帝、皇孝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神主于太庙。皇后庙见。丁丑，御洛城南门观斗象。九月壬午，亲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胡经》及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天下大酺三日。戊戌，太子宾客韦巨源为礼部尚书，依旧知政事。冬十月癸亥，幸龙门香山寺。乙丑，幸新安。改弘文馆为修文馆。辛未，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壬午，皇帝、

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　，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辛丑，卫王重俊为左卫大将军，遥领扬州大都督；温王重茂为右卫大将军，遥领并州大都督。十二月壬寅，则天皇太后崩。

二年春正月丙申，护则天灵驾还京。戊戌，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丙午朔，置公主府官员。乙卯　，以特进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三人为滑、洺、豫刺史。二月乙未，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遣十使巡察风俗。丙申，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以常赏圣善寺功也。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为户部尚书，罢知政事。户部尚书苏瑰为侍中、京留守。乙巳，黄雾四塞。唐休璟请致仕，许之。庚戌，杀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壬子，洛阳城东七里许，地色如水，侧近树木、往来车马历历影见水中，经月余乃灭。是月，大置员外官，自京诸司及诸州佐凡二千余人，超授阉官七品已上及员外者千余人。壬戌，赠后父韦玄贞太师、益州都督。

夏四月甲戌，又赠玄贞为酆王，玄贞弟四人并赠郡王。己卯，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请致仕，许之。辛巳　，洛水暴涨，坏天津桥。六月戊寅，特进、朗州刺史、平阳郡王敬晖贬崖州司马，特进、亳州刺史、扶阳郡王桓彦范泷州司马，特进、郢州刺史袁恕己窦州司马，特进、均州刺史、博陵郡王崔玄暐白州司马，特进、襄州刺史、汉阳郡王张柬之新州司马，并员外置，长任，旧官封爵并追夺。秋七月丙午，立卫王重俊为皇太子。丙寅，中书令兼检校兵部尚书齐国公魏元忠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知兵部事；吏部尚书李峤为中书令；刑部尚书韦巨源为吏部尚书，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午，礼部尚书祝钦明为中丞萧至忠所劾。前左散骑常侍李怀远为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东都留守。

九月，祝钦明贬青州刺史。壬寅，幸白马寺。戊午，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卒。壬寅，置户部侍郎一员。

冬十月己卯，车驾还京师。戊戌，至自东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行从文武官赐勋一转。改河南为合宫，洛阳为永昌，嵩阳为登封，阳城为告成。戊午，兼秘书郑普思坐妖逆配流儋州，其党与皆伏诛。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死者三万。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而去。甲申，募能斩默啜者，封授诸大卫大将军。丙戌，以突厥犯边，京师亢旱，令减膳彻乐。河北水，大饥，命侍中苏瑰存抚赈给。丙申，特

进、尚书左仆射、兼安国相王府长史、芮国公豆卢钦望为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军国重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知兵部事、齐国公魏元忠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仍兼知兵部事。是冬，牛大疫。

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不受朝会，丧未再期也。庚戌，以默啜寇边，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丙辰，以旱，亲录囚徒。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既而雨降，上大感悦。二月辛未，制武氏崇恩庙依旧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昊陵、顺陵置令、丞如庙。壬午，赠太师、酆王庙号褒德，陵号荣先，置六品令、八品丞。庚寅，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辛卯，幸安乐公主宅。

三月丙子，吐蕃赞普遣大臣悉董热献方物。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河北、河南大旱。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庚寅，幸荐福寺，曲赦雍州。五月戊戌，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丙午，突厥默啜杀我行人臧思言。六月丁卯逆，日有蚀之。戊子，姚隽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勒石纪功焉。是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旱，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遣使赈恤之。秋七月庚子，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帝惶遽登玄武楼，重俊引兵至下，上自临轩谕之，众遂散去，杀李多祚。重俊出奔至鄠县，为部下所杀。癸卯，大赦天下。八月丙子，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丙戌，左仆射兼中书令魏元忠请致仕，授特进。

九月丁酉，兵部尚书、郢国公宗楚客，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侍郎兼左御史台中丞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兼左御史中丞、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东海郡公于惟谦国子祭酒，罢知政事。庚子，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大赦天下，改元为景龙。两京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外官赐勋一转。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特进魏元忠左授务川尉，言与重俊通谋也。庚辰，侍中兼左御史台大夫杨再思为中书令，吏部尚书韦巨源、太府卿纪处讷并为侍中，侍中苏瑰为吏部尚书。壬戌，改左右羽林卫千骑为万骑，仍分为左右。

冬十月壬午，彗见于西，月余而灭。壬午，皇后上《神武颂》，令两京及四大都督府皆刻之于石。十二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丁丑，京师雨土。

二年春正月丙申，沧州雨雹，大如鸡卵。二月辛未，幸左金吾大将军、陈国公陆颂宅。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令画工图之，以示百僚，乃大赦天下。癸未夜，天保星坠西南，有声如雷，野雉皆雊。乙酉，帝以后服有庆云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三月丙子，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筑受降城于河上。

夏四月庚午，左散骑常侍、乐寿郡王、驸马都尉武攸暨让郡王，改封楚国公。癸未，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己丑，幸长乐公主庄，即日还宫。

六月丁亥，改太史局为太史监，罢隶秘书省。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癸巳，左屯卫大将军、摄右御史台大夫、朔方道行营大总管、韩国公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有赤气竟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乃止。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领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遣弟遮弩率众犯塞。己卯，以安乐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于禁中，以盛其仪，帝及后御安福楼以观之。礼毕，大赦天下，赐酺三日。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与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败绩，没于阵。是冬，西京吏部置两侍郎铨试，东都又置两铨，恣行嘱请。又有斜封授官，预用秋阙。

三年春正月丁卯，黄雾四塞。癸酉，幸荐福寺。乙亥，宴侍臣及近亲于梨园亭。二月己丑，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既而左右分曹，共争胜负。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壬寅，侍中、舒国公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兵部尚书、郢国公宗楚客中书令，中书侍郎、酇国公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崔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日赤紫色，无光。戊寅，礼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曹国公韦温为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少卿兼检校吏部侍郎郑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夏五月丙戌，崔湜、郑愔坐赃，湜贬襄州刺史，愔贬江州司马。

六月癸丑，太白昼见于东井。庚子，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壬寅，以旱，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癸卯，尚书右仆射杨再思薨。秋七月乙卯朔，镇军大将军、右骁卫将军、兼知太史事迦业至忠配流柳州。丙辰，娑葛遣使来降。辛酉，幸梨园亭，宴侍臣学士。皇后表请诸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许同见任职事官，听子孙用廕，从之。壬

戌，安福门外设无遮斋，三品已上行香。癸亥，御承庆殿，录囚徒。壬午，遣使册骁卫大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八月乙酉，特进、行中书令、赵国公李峤为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酇国公萧至忠为中书令，特进、郧国公韦安石为侍中。庚寅，诸州各置司田参军一员。吐蕃赞普遣使勃禄星奉进国信、赞普祖娑进物，及上中宫、安国相王、太平公主有差。壬辰，遣十使巡察天下。有星孛于紫宫。令特进佩鱼。散职佩鱼，自此始也。乙未，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亶于通化门外，上制序赋诗。乙巳，幸安乐公主山亭，宴侍臣、学士，赐缯帛有差。九月壬戌，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学士。戊辰，吏部尚书、怀县公苏瑰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冬十月庚寅，幸安乐公主金城新宅，宴侍臣、学士。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皇后登坛亚献，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为终献。大赦天下，见系囚徒及十恶咸赦除之，杂犯流人并放还。京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京官及应袭岳牧入三品五品减考，高年版授。大酺三日。壬申，幸见子陵。甲戌，开府仪同三司、芮国公豆卢钦望薨。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吐来逆女。十二月壬戌，前尚书右仆射、宋国公唐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子，上幸新丰之温汤。庚子，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上亲制序赋诗，便游白鹿观。甲辰，曲赐新丰县，百姓给复一年，行从官赐勋一转。是日幸骊山。乙巳，至自温汤。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

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归吐蕃。

二月壬午，曲赦咸阳、始平，改始平为金城县。便幸长安令王光辅马嵬北原庄。癸未，至自金城。庚戌，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丙辰，游宴桃花园。庚申，京师雨木冰，井溢。壬戌，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夏四月丁亥，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便令马上口摘，置酒为乐。乙未，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乐，因幸礼部尚书窦希宅。五月辛酉，秘书监、赐虢王邕改封汴王。乙丑，皇后请加嗣王三品。丁卯，前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皇后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钦融廷见，扑杀之。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

求立为皇太女，自是与后合谋进鸩。

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癸未，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依旧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喜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命左右金吾卫大将军赵承恩、右监门大将军薛简帅兵五百人往均州，备谯王重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甲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制。皇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唐隆。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长流任放归田里，负犯痕瘕咸从洗涤。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以安国相王旦为太子太师。进封雍王守礼为邠王，寿春郡王成器为宋王，宗正卿晋封新兴王。丁亥，皇太子即帝位于柩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兵马诸亲掌，仍令韦温总知。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诸韦子侄分统之。壬辰，遣使诸道巡抚，纪处讷关内道，张嘉福河北道，岑羲河南道。庚子夜，临淄王讳举兵诛诸韦、武，皆枭首于安福门外，韦太后为乱兵所杀。九月丁卯，百官上谥曰孝和皇帝，庙号中宗。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谥曰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史臣曰：廉士可以律贪夫，贤臣不能辅孱主。诚以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之乐。孝和皇帝越自负扆，迁于房陵，崎岖瘴疠之乡，契阔幽囚之地。所以张汉阳徘徊于克复，狄梁公哽咽以奏论，遂得生还，庸非己力。洎涤除金虎，再握璇衡，不能罪己以谢万方，而更漫游以隳八政。纵艳妻之煽党，则聚、楀争衡；信妖女以挠权，则彝伦失序。桓、敬由之覆族，节愍所以兴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齐眉之祸。比汉、晋之惠、盈辈为优，苟非继以命世之才，则土德去也。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讳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龙朔二年六月己未，生于长安。其年封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及长，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乾封元年，徙封豫王。总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轮，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拜右卫大将军。仪凤三年，迁洛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圣元年，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为皇帝，仍临朝称制。及革命，改国号为周，降帝为皇嗣，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圣历元年，中宗自房陵还。帝数称疾不朝，请让位于中宗。则天遂立中宗为皇太子，封帝为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卫率。长安中，拜司徒、右羽林卫大将军。自则天初临朝及革

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迁太尉，加实封。其年立为皇太弟，固辞不受。

景龙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韦庶人临朝，引用其党，分握政柄，忌帝望实素高，潜谋危害。庚子夜，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前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果毅麻嗣宗、苑总监钟绍京等率兵入北军，诛韦温、纪处讷、宗楚客、武延秀、马秦客、叶静能、赵履温、杨均等，诸韦、武党与皆诛之。辛丑，帝挟少帝御安福门楼慰谕百姓，大赦天下，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亲皇三等已上加两阶，四等已下及诸亲赐勋三转，天下百姓免今年田租之半。进封临淄王为平王，以薛崇简为立节郡王。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加实封。其余封赏有差。遣使分行诸道宣谕，仍令往均州慰劳谯王。壬寅，左千牛中郎将、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司农少卿同正员、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太府少卿同正员、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卫大将军，太仆少卿同正员、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卫大将军。黄门侍郎李日知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卯，殿中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龙武右军、仍押左右厢万骑平王讳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颍川郡公钟绍京为中书令。中书令、酇国公萧至忠为许州刺史，兵部尚书、逍遥公韦嗣立为宋州刺史，中书侍郎赵彦昭为绛州刺史，萧、韦、赵特置位。诛吏部尚书张嘉福于怀州。其日，王公百僚上表，咸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以帝众望所归，请即尊位。

甲辰，少帝诏曰："自古帝王，必有符命，兄弟相及，存诸典礼。朕以孤藐，遭家艰难，顾兹蒙识，未洽治途。茫茫四海，将何所属，累圣丕基，若坠于地。王室多难，义择长君，思与群公，推崇明圣。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于先帝，孝友宽简，彰信兆人。神龙之初，己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副君。为王恳辞，未行册命，所以东宫虚位，至于历年。彻缀在辰，祸变仓卒，后掖称制，计立冲人。钦奉前怀，愿遵理命。上申天圣之旨，下遂苍生之心；俯稽图纬之文，仰跂祖宗之烈。择今日，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归于旧邸。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赞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勋业。布告遐迩，咸使闻知。"相王上表，让曰："臣以宗社事重，家国情深，诛锄巨逆，奉戴嗣主。今承制旨，猥推宸极。在臣虚薄，不敢祗膺。循环震惊，无任感哽！"制答曰："皇极大宝，天下至公，王者临之，盖非获已。王先圣旧意，苍生推仰，龙光紫宸，贵允系望。请遵前旨，勿或推让。"于是少帝逊于别宫。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并原

之。内外官四品已上加一阶，相王府官吏加两阶。流人长流、长任未还者并放还。立功人王承晔已下千余人，赐爵秩有差。封少帝为温王。其日，景云见。乙巳，中书令钟绍京为户部尚书、越国公，实封五百户；中书舍人刘幽求为尚书左丞、徐国公，实封五百户：并依前知政事。左卫大将军、宋王成器为太子太师、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加实封二百户。宫人比来取百姓子女入宫者，放还其家。丙午，新除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丁未，许州刺史、梁县侯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尚书韦嗣立为中书令。追削武三思、武崇训官爵。戊申，萧至忠、韦嗣立、赵彦昭、崔湜并停刺史。衡阳王成义封申王，巴陵王降范封岐王，彭城王隆业封薛王。己酉，镇国太平公主加实封五百户，通前一万户。

秋七月癸丑，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长史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丙辰，则天大圣皇后依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为章怀太子，庶人重俊曰节愍太子。复敬晖、桓彦范、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官爵。丁巳，河南、洛阳、华州并依旧名。以洛州长史宋璟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岑羲为右散骑常侍。壬戌，以萧至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立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兵部尚书姚元之兼太子右庶子，吏部尚书宋璟兼太子左庶子。癸亥，吏部侍郎崔湜为尚书右丞，罢知政事。甲子，右仆射许国公苏瑰、兵部尚书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右常侍判刑部尚书岑羲并充使册定陵。丙寅，姚元之兼中书令。丁卯，苏瑰为尚书左仆射，仍旧同中书同下三品。宋国公唐休璟致仕。右武卫大将军、摄右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韩国公张仁亶右卫大将军。戊辰，崔日用为雍州长史，薛稷为右散骑常侍，并停知机务。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赵国公李峤为怀州刺史。废司田参军。己巳，册平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为景云。内外官九品已上及子为父后者各加勋一转，自神龙以来直谏枉遭非命者咸令式墓，天下州县名目天授以来改为“武”字者并令复旧。废武氏崇恩庙，其昊陵、顺陵并去陵名。

景云元年七月己巳，制自今授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六尚书已上官听让，其余停让。追废皇后韦氏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丁丑，改太史监为太史局，隶秘书省。八月癸巳，新除集州刺史、谯王重福潜入东都构逆，州县讨平之。先是，中宗时官爵渝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谓之斜封，至是并令罢免。癸卯，改门下坊为左春坊，典书坊为右春坊，左右羽林卫依旧为左右羽林军。九月庚戌，封皇太子男嗣贞为许昌郡王，嗣谦为真定郡王。冬十月甲申，诏孝敬皇帝神主先祔

太庙，有违古义，于东都别立义宗庙。丁未，姚元之为中书令，兼检校兵部尚书。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辛亥，太子太师、宋王成器为尚书左仆射。苏瑰为太子少傅，侍中、郧国公韦安石为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并罢知政事。戊辰，宋王成器为司徒，兼领扬州大都督。庚午，太子少傅苏瑰薨。

是岁，韦庶人、悖逆庶人并以礼改葬，武三思父子剖棺戮尸。二年春正月丁未朔，以山陵日近，不受朝贺。癸丑，改泉州为闽州，置都督府，改武荣州为泉州。突厥默啜遣使请和亲，许之。己未，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子，改封温王重茂为襄王，迁于集州。乙丑，追尊皇后刘氏为肃明皇后，墓曰惠陵；德妃窦氏为昭成皇后，墓曰靖陵。

二月丁丑，令皇太子监国。甲辰，姚元之左授申州刺史，宋璟左授楚州刺史。韦安石为侍中。丙戌，刘幽求为户部尚书，罢知政事。戊子，诏中宗时斜封官并许依旧。庚申，复置太子左右谕德、太子左右赞善，各置两员。戊戌，郭元振为兵部尚书，仍依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未，改修文馆为昭文馆。黄门侍郎李日知为左台御史大夫，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四月庚辰，张说为兵部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未，分瀛州置郑州。诏以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甲申，韦安石为中书令；宋王成器为太子宾客，仍依旧遥领扬州大都督。丙申，李日知为侍中。壬寅，大赦天下，重福徒党放雪。京官四品已下加一阶，外官赐勋一转，三品已上各赐爵一级。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依旧。又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九品已上文武官，咸带手巾算袋，武官咸带七事□占鞢并足。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鍮石。鱼袋着紫者金装，着绯者银装。景龙三年已前逋悬并放免。天下大酺五日。

五月庚戌，复武氏昊陵、顺陵，仍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也。庚申，韦安石加开府仪同三司。辛丑，改西城公主为金仙公主，昌隆公主为玉真公主，仍置金仙、玉真两观。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左台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月壬午，依汉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闰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使。

秋七月，新置都督府并停。唯雍洛州长史、扬益荆并四大都督府长史阶为三品。八月乙卯，诏以兴圣寺是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其谋杀、劫杀、造伪头首并免死配流岭南，官典受赃者特从放免。天下大酺三日。丁巳，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己巳，韦安石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礼部尚书窦希玠为太子少傅。庚午，改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左右宗卫率府为左右司御府，浑仪监为太史监。九月丁卯，窦怀贞为侍中。

冬十月甲辰，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散骑常侍魏知古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侍中李日知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吏部尚书，侍中兼检校左台御史大夫窦怀贞为左台御史大夫，兵部侍郎兼左庶子张说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十一月戊寅，改太史监为太史局，依旧隶秘书省。改王师为傅。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亲谒太庙。癸酉，上始释惨服，御正殿受朝贺。甲戌，并、汾、绛三州地震，坏人庐舍。辛巳，南郊。戊子，躬耕籍田。己丑，大赦天下，改元为太极。内外官四品已下加一阶，三品已上加爵一级。孔宣父祠庙，本州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天下大酺五日，特赐老人九十已上绯衫牙笏，八十已上绿衫木笏。乙未，户部尚书岑羲、左台御史大夫窦怀贞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二月丁酉，秘书增少监一员，光禄、大理、鸿胪、太府、卫尉、宗正各增置少卿一员，少府监、将作监增置少监一员，国子监增置司业一员，左右台各增置中丞一员。雍洛二州、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各增置司马一员，仍分为左右司马。丁亥，皇太子释奠于国学。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释奠，以四科弟子、曾参从祀，列于二十二贤之上。辛酉，废右御史台官员。己巳，颁新格式于天下。

夏四月辛丑，制曰：

朕闻措刑由于用刑，去杀存乎必杀。明罚峻典，自古而然；立制齐人，于是乎在。自我朝建国，仅将百年，天下和平，其来已久。往承隋季，守法颇专；比袭时安，持纲日缓。况朕薄德，甚莫逮先；惟人难理，远不如昔。粤从守位，三载于兹，庶务烦劳，不损晷景。尝谓自我作则，感而成化；痛乎迷俗忘返，不威罔惩。将至纯风，先归重典。比者赃贿不息，渝滥公行，放心未宁，禁犯无惧。此焉暂革，期于承平，遂割小慈，以崇大体。自今已后，造伪头首者斩，仍没一房资财，同用廕者并停夺。非头首者绞。其承前造伪人，限十日内首使尽。官典主司

枉法受赃一匹已上，先决杖一百。其缘赃及恶状被解及与替者，非选时不得辄入京城。纵家贯在京，不得辄至朝堂，妄有披诉。如有此色，并决杖仍加贬斥。其先在京城者，限三日内勒还。上下官僚辄缘私情相嘱者，其受嘱人宜封状奏闻。成器已下，朕自决罚。其余王公已下，并解见任官，三五年间不须齿录。其进状人别加褒赏。御史宜令分察诸司。

五月戊寅，亲祀北郊。辛未，大赦天下，改元为延和。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等，特还其子孙实封二百户。天下大酺五日。六月癸丑，户部尚书岑羲为侍中。乙卯，追奠则天皇后曰天后圣帝。庚申，幽州都督孙俭率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等，将兵三万，与奚首领李大辅战于硎山，为贼所败，俭没于阵。壬戌，魏知古为户部尚书，仍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庚午，窦怀贞为尚书右仆射，平章军国重事。己卯，上观乐于安福门，以烛继昼，经日乃止。

八月庚子，帝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元为先天。八月戊申，皇帝子许昌王嗣直改封郯王，真定王嗣谦为郢王。己酉，以宋王成器为司空，依旧遥领扬州大都督。庚戌，窦怀贞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兼御史大夫；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湜为中书令；并监修国史。丁巳，立皇帝妃王氏为皇后。癸亥，刘幽求配流封州。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甲申，封皇帝子嗣升为陕王。冬十月庚子，皇帝亲谒太庙，礼毕，御延喜门，大赦天下。壬寅，祔昭成皇后、肃明皇后神主于仪坤庙。癸卯，皇帝幸新丰之温汤，校猎于渭川。十二月丁未，诰禁人屠杀犬鸡。戊午，改箕州为仪州。

二年春正月，敕河北诸州团结兵马，皆令本州刺史押掌。乙亥，吏部尚书兼太子右谕德、酇国公萧至忠为中书令。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二月丙申，改隆州为阆州，始州为剑州。分冀州置深州。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

三月辛卯，皇后祀先蚕。癸巳，制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三十、四十字。夏六月丙辰，兵部尚书、朔方道行军大总管郭元振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与仆射窦怀贞、侍中岑

羲、中书令萧至忠、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谋逆，事觉，皇帝率兵诛之。穷其党与，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右羽林将军李慈李钦、中书舍人李猷、中书令崔湜、尚书左丞卢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范等皆诛之。兵部尚书郭元振从上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诰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

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谥曰大圣贞皇帝，庙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桥陵。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史臣曰：法不一则奸伪起，政不一则朋党生，上既启其泉源，下胡息于奔竞。观夫天后之时，云委于二张之第；孝和之世，波注于三王之门。献奇则除设盈庭，纳贿则斜封满路，咸以进趋相轨，奸利是图，如火投泉，安得无败？洎景龙继统，污俗廓清，然犹投杼于乘舆之间，抵掌于太平之日。以至书频告变，上不自安，宫臣致御魅之科，天子慊巡边之诏。彼既弯弓而射我，我则号泣以行刑。此虽镇国之尤，亦是临轩之失。夫君人孝爱，锡之以典刑，纳之于轨物，俾无僭逼，下绝觊觎，自然治道惟新，乱阶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真亦未为得。

赞曰：孝和、玄真，皆肖先人。率情背礼，取乐于身。夷涂不履，覆辙攸遵。扶持圣嗣，赖有贤臣。

本纪第八 玄宗上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于东都。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三年闰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三年十月戊戌，出阁，开府置官属，年始七岁。朔望车骑至朝堂，金吾将军武懿宗忌上严整，诃排仪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则天闻而特加宠异之。寻却入阁。长寿二年腊月丁卯，改封临淄郡王。圣历元年，出阁，赐第于东都积善坊。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长安中，历右卫郎将、尚辇奉御。

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景龙二年四月，兼潞州别驾。十二月，加银青光禄大夫。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将祀南郊，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之，蓍一茎孑然独立。礼惊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属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四年四月，中宗幸其第，因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

至六月，中宗暴崩，韦后临朝称制。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谋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皆善于占兆，诣上布诚款。上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称制，改元又为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上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或曰："先启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钟绍京又率丁匠百余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乃驰谒睿宗，谢不先启请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祇万姓，赖汝之力也。"拜殿中监、

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

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佥曰：“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圣德，定天下，又闻成器已下咸有推让，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从之。丙午，制曰：

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有七德而戡定黎人，故知有大勋者必受神明之福，仗高义者必为匕鬯之主。朕恭临宝位，亭育寰区，以万物之心为心，以兆人之命为命。虽承继之道，咸以冢嫡居尊；而无私之怀，必推功业为首。然后可保安社稷，永奉宗祧。第三子平王基孝而克忠，义而能勇。比以朕居藩邸，虔守国彝，贵戚中人，都无引接。群邪害正，凶党实繁，利口巧言，谗说罔极。韦温、延秀，朋党竞起；晋卿、楚客，交构其间。潜结回邪，排挤端善，潜贮兵甲，将害朕躬。基密闻其期，先难奋发，推身鞠弭，众应如归，呼吸之间，凶渠殄灭。安七庙于几坠，拯群臣于将殒。方舜之功过四，比武之德逾七。灵祇望在，昆弟乐推。一人元良，万邦以定。为副君者，非此而谁？可立为皇太子。有司择日，备礼册命。

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门，皇太子诣朝堂受册。是日有景云之瑞，改元为景云，大赦天下。

二年，又制曰：“惟天生丞人，牧以元后；维皇立国，副以储君。将以保绥家邦，安固后嗣者也。朕纂承洪业，钦奉宝图，夜分不寝，日昃忘倦。茫茫四海，惧一人之未周；蒸蒸万姓，恐一物之失所。虽卿士竭诚，守宰宣化，缅怀庶域，仍未小康。是以求下人之变风，遵先朝之故事。皇太子基仁孝因心，温恭成德，深达礼体，能辨皇猷，宜令监国，俾尔为政。其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并取基处分。”延和元年六月，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午，制曰：

朕以寡昧，虔奉鸿休，本殊王季之贤，早达延陵之节。昔在圣历，已让皇嗣之尊；爰暨神龙，终辞太弟之授。岂唯衣冠所睹，抑亦兆庶咸知。顷属国步不夷，时艰主幼，大业有缀旒之惧，宝位深坠地之忧，议迫公卿，遂司契篆，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纪之劳，勤亦至矣；万方之俗，化渐行矣。将成宿愿，脱屣寰区。昔尧之禅舜，唯能是与，禹以命启，匪私其亲，神器之重，允归公授。皇太子基有大功于天地，定阽危于社稷，温文既习，圣敬克跻。委之监国，已移岁年，时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负时，历数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

有司择日授册。朕方比迹洪古，希风太皇，神与化游，思与道合，无为无事，岂不美欤！王公百僚，宜识朕意。

上意惶惧，驰见叩头，请所以传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业得宗社。今帝座有眚，思欲逊避，唯圣德大勋，始转祸为福。易位于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自决之。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雍州长史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萧至忠、岑羲于朝，皆斩之。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上御承天门楼，下制曰：

朕承累圣之洪休，荷重光之积庆。昔因多难，内属构屯，宝位深坠地之忧，神器有缀旒之惧。事殷家国，义感神祇，吟啸风云，龚行雷电，致君亲于尧、舜，济黔首于休和。遂以孟秋，允升储贰；旋承内禅，继体宸居。拜首之请空勤，让立之诚莫展，恭临亿兆，二载于兹。上禀圣谟，下凝庶绩，八荒同轨，瀛海无波。不谓奸慝潜谋，萧墙窃发。逆贼窦怀贞等并以庸妄，权齿朝廷，毫发之效未申，丘山之衅乃积，共成枭獍，将肆奸回。太上皇圣断宏通，英谋独运，命朕率岐王范、薛王业等躬事诛锄。齐斧一麾，凶渠尽殪。太阳朗耀，澄氛霭于天衢；高风顺时，厉肃杀于秋序。神灵协赞，夷夏相欢，四族之慝既清，七百之祚方永。爰承后命，载阐休期，总军国之大猷，施云雨之鸿泽。承乾之道，既光被于无垠；作解之恩，思式覃于品物。当与亿兆，同此惟新。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加邠王守礼实封三百户，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各加实封一千户，岐王范、薛王业各加实封七百户。文武官三品以下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内外官人被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咸宜洗涤；选日依次叙用。

丁卯，崔湜、卢藏用除名，长流岭表。壬申，王琚为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实封三百户；姜皎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实封五百户；李令问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实封三百户；王毛仲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廊兼知监牧使、霍国公，实封五百户；王守一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员，进封晋国

公，实封五百户：并赏其定策功。琚、皎、令问固让。癸丑，中书侍郎陆象先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兵马使，尚书左丞张说为检校中书令。甲戌，令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庚辰，王琚为中书侍郎，加实封二百户；姜皎殿中监，仍充内外闲厩使，加实封二百户；李令问殿中少监、知尚食事，加实封二百户。己丑，周孝明高皇帝依旧追赠太原王，宜去帝号；孝明皇后宜称太原王妃；昊陵、顺陵并称太原王及妃墓。

八月壬辰，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徐国公，仍依旧实封七百户。制曰："凡有刑人，国家常法。掩骼埋胔，王者用心。自今已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九月，司空兼扬州大都督、宋王成器为太尉兼扬州大都督，益州大都督兼右金吾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兼左金吾大将军、邠王守礼为司空。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

九月丁卯，宋王成器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检校中书令、燕国公张说为中书令，特进王仁皎为开府仪同三司。己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仍赐物有差。郭元振兼御史大夫。丙戌，又置右御史台。冬十一月甲申，幸新丰之温汤。癸卯，讲武于骊山。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坐亏失军容，配流新州；给事中、摄太常少卿唐绍以军礼有失，斩于纛下。甲辰，畋猎于渭川。同州刺史、梁国公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乙巳，至自温汤。十一月乙丑，幽求兼知侍中。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内外官赐勋一转。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国初以来宰相及食实封功臣子孙，一应沉翳未承恩者，令量才擢用。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断泼寒胡戏。癸丑，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刘幽求为太子少保，罢知政事；紫微令张说为相州刺史。甲寅，门下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关中自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人多饥乏，遣使赈给。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名山大川，并令祈祭。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甲申，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薛讷同紫微黄门三品，仍总兵以讨奚、契丹。二月，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勤率众寇北庭都护府，右骁卫将军郭虔瓘击败之，斩同俄于城下。己酉，以旱，亲录囚徒。改太史监罢隶秘书省。闰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己未，突

厥默啜妹婿火拔颉利发石失毕与其妻来奔，封燕山郡王，授左卫员外大将军。紫微侍郎、赵国公王琚左授泽州刺史，赐实封一百户，余并停。丁亥，刘幽求为睦州刺史。

三月甲辰，青州刺史、郇国公韦安石为沔州别驾；太子宾客、逍遥公韦嗣立为岳州别驾；特进致仕李峤先随子在袁州，又贬滁州别驾：并员外置。去年九月有诏毁天枢，至今春始。夏五月辛亥，黄门监魏知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六月丁巳，开府仪同三司、宋王成器为岐州刺史，司徒、申王成义为豳州刺史，司空、邠王守礼为虢州刺史：委务于上佐。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乙丑，兵部尚书致仕、韩国公张仁愿卒。

七月，薛讷与副将杜宾客、崔宣道等总兵六万自檀州道遇贼于滦河，为贼所败。讷等屏甲遁归，减死，除名为庶人。辛未，光禄卿窦希瑊为太子太傅。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于梁州，谥曰殇帝。丙午，昭文馆学士柳冲、太子左庶子刘子玄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上之。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诸王傅并停。京官所带跨巾算袋，每朝参日着，外官衙日着，余日停。吐蕃寇临洮军，又游寇兰州、渭州，掠群牧，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太常卿、岐王范为华州刺史，秘书监、薛王业为同州刺史。

八月戊午，西天竺国遣使献方物。九月戊申，幸新丰之温泉。甲寅，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以其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然则魂魄归天，明精诚之已远；卜宅于地，盖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为非达。且墓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冬十月戊午，至自温泉。薛讷破吐蕃于渭州西界武阶驿，斩首一万七十级，马七万七匹，牛羊四万头。丰安军使郎将、判将军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十一月庚寅，葬殇帝于武功西原。十二月乙丑，封皇子嗣真为鄫王，嗣初为鄂王，嗣玄为鄄王。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讷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降死罪已下，大酺三日。

癸卯，黄门侍郎卢怀慎为检校黄门监。甲辰，工部尚书魏知古卒。二月，禁断天下采捕鲤鱼。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鴸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后总二千余帐。析许州、唐州置仙州。

夏四月，岐王范兼虢州刺史，薛王业兼幽州刺史。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紫微令姚崇奏请差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扑焚瘗，以救秋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秋七月，刑部尚书李日知卒。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甲子，幸鄜县之凤泉汤。十一月已卯，至自凤泉汤。乙酉，幸新丰之温汤。丁亥，妖贼崔子岩等入相州作乱。戊子，州司讨平之。甲午，至自温汤。十二月庚午，以军器使为军器监，置官员。是冬无雪。

四年春正月癸未，尚衣奉御长孙昕恃以皇后妹婿，与其妹夫杨仙玉殴击御史大夫李杰，上令朝堂斩昕以谢百官。以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命杖杀之。丁亥，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谥号，于是成器改名宪，成义改为捻。刑部尚书、中山郡公李乂卒。

二月丙辰，幸新丰之温汤。丁卯，至自温汤。以关中旱，遣使祈雨于骊山，应时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断樵采。夏六月庚寅，月蚀既。癸亥，太上皇崩于百福殿。辛未，京师、华、陕三州大风拔木。癸酉，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斩其首送于京师。默啜兄子小杀继立为可汗。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遣使分捕而瘗之。其回纥、同罗、□、勃曳固、仆固五部落来附，于大武军北安置。秋七月丙申，分嶲、雅二州置黎州。

冬十月癸丑，户部尚书、新除太子詹事毕构卒。庚午，葬睿宗大圣贞皇帝于桥陵。以同州蒲城县为奉先县，隶京兆府。十一月丁亥，徙中宗神主于西庙。甲午，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辛丑，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卢怀慎卒。十二月乙卯，幸新丰之温汤。其夜，定陵寝殿灾。乙丑，至自温汤。尚书、广平郡公宋璟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许国公苏颋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兵部尚书兼紫微令、梁国公姚崇为开府仪同三司，黄门侍郎、安阳男源乾曜守京兆尹，并罢知政事。停十道采访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上以丧制不受朝贺。癸卯寅时，太庙屋坏，移神主于太极殿，上素服避正殿，辍朝五日，日躬亲祭享。辛亥，幸东都。戊辰，昏雾四塞。

二月甲戌，至自东都，大赦天下，唯谋反大逆不在赦限，余并宥之。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地租。武德、贞观以来勋臣子孙无位者，访求其后奏闻；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荐。三月庚戌，于柳城依旧置营州都督府。丁巳，以辛景初女封为固安县主，妻于奚首领饶乐郡王大酺。

夏四月己丑，皇帝第九子嗣一薨，追封夏王，谥曰悼。甲午，以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并显圣侯庙，初因唐同泰伪造瑞石文所建，令即废毁。六月壬午，巩县暴雨连月，山水泛滥，毁郭邑庐舍七百余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坏近河百姓二百余家。秋七月甲子，诏曰："古者操皇纲执大象者，何尝不上稽天道，下顺人极，或变通以随时，爰损益以成务。且衢室创制，度堂以筵。因之以礼神，是光孝德；用之以布政，盖称视朔，先王所以厚人伦感天地者也。少阳有位，上帝斯歆，此则神贵于不黩，礼殷于至敬。今之明堂，俯邻宫掖，比之严祝，有异肃恭，苟非宪章，将何轨物？由是礼官博士公卿大臣广参群议，钦若前古，宜存露寝之式，用罢辟雍之号。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依正殿礼。"九月壬寅，改紫微省依旧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黄门监为侍中。

冬十月丙子，京师修太庙成。丁丑，诏以故越王贞死非其罪，封故许王男琳为嗣越王，以继其后。戊寅，祔神主于太庙。十一月己亥，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来朝，以宗女为永乐公主以妻之。司徒兼邓州刺史、申王揔兼虢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丙辰朔，以未经大祥，不受朝贺。辛酉，禁断天下诸州恶钱，行二铢四分已上好钱，不堪用者并即销破复铸。将作大匠韦凑上疏，请迁孝敬神主，别立义宗庙。以太子少师兼许州刺史、岐王范兼郑州刺史。二月甲戌，礼币征嵩山隐士卢鸿。夏五月乙未，孝敬哀皇后祔于恭陵。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卒。六月甲申，瀍水暴涨，坏人庐舍，溺杀千余人。乙酉，制以故侍中桓彦范敬晖、故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张柬之、故特进崔玄暐、故中书令袁恕己配飨中宗庙庭，故司空苏瑰、故左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刘幽求配飨睿宗庙庭。秋七月已未，秘书监马怀素卒。九月乙未，遣工部尚书刘知柔持节往河南道存问。冬十月丙申，车驾还京师。

十一月辛卯，至自东都。丙申，亲谒太庙，回御承天门，诏：“七庙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孙有失官序者，各与一人五品京官。内外官三品已上有庙者，各赐物三十匹，以备修祭服及俎豆。”赐文武官有差。乙巳，传国八玺依旧改称宝，符玺郎为符宝郎。十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兼泽州刺史、宋王宪为泾州刺史，司徒兼虢州刺史、申王捻为绛州刺史，以太子少师兼郑州刺史、岐王范为岐州刺史，以太子少保兼卫州刺史、薛王业为虢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吐蕃遣使朝贡。三月丁酉，左武卫大将军、霍国公王毛仲加特进。渤海靺鞨郡王大祚荣死，其子武艺嗣位。夏四月癸酉，开府仪同三司王仁皎薨。五月已丑朔，日有蚀之。秋七月丙辰，制以亢阳日久，上亲录囚徙，多所原免。诸州委州牧、县宰量事处置。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礼，历代不刊；子夏为传，孔门所受。逮及诸家，或变例。与其改作，不如好古。诸服纪宜一依旧文。”九月甲子，改昭文馆依旧为弘文馆。宋王宪徙封宁王。冬十月，于东都来庭县廨置义宗庙。辛卯，幸新丰之温汤。癸卯，至自温汤。戊寅，皇太子诣国学行齿胄礼，陪位官及学生赐物有差。十二月丙戌，置弘文、崇文两馆雠校书郎官员。

八年春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谒太庙。丙寅，会百官于太极殿，赐物有差。壬申，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元量卒。己卯，侍中宋璟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侍郎苏颋为礼部尚书，并罢知政事。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大督府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丁酉，皇子敏薨，追封怀王，谥曰哀。

夏五月丁卯，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鹦鹉。

六月壬寅夜，东都暴雨，谷水泛涨。新安、渑池、河南、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许、卫等州掌闲番兵溺者千一百四十八人。秋九月，突厥欲谷寇甘、凉等州，凉州都督杨敬述为所败，掠契苾部落而归。以御史大夫王晙为兵部尚书兼幽州都督，黄门侍郎韦抗为御史大夫、朔方总管以御之。甲子，太子少师兼岐州刺史、岐王范兼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兼虢州刺史、薛王业为太子太保，余并如故。

冬十月辛巳，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邽。十一月乙丑，至自长春宫。辛未，突厥寇凉州，杀人掠羊马数万计而去。

九年春正月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丙寅，幸新丰之温汤。

夏四月庚寅，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兵部尚书王晙发陇右诸军及河东九姓掩讨之。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用宁军国。"仍令有司设食。

秋七月戊申，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己酉，王晙破兰池州叛胡，杀三万五千骑。丙辰，扬、润等州暴风，发屋拔树，漂损公私船舫一千余只。辛酉，集诸酋长，斩康待宾。先天中，重修三九射礼，至是，给事中许景先抗疏罢之。

九月己巳朔，日有蚀之。丁未，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崇薨。丁巳，御丹凤楼，宴突厥首领。庚申，幸中书省。癸亥，右羽林将军、权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庚午冬至，大赦天下，内外官九品己上加一阶，三品已上加爵一等。自六月二十日、七月三日匡卫社稷食实封功臣，坐事削除官爵，中间有生有死，并量加收赠。致仕官合佩鱼者听其终身。赐酺三日。十二月乙酉，幸新丰之温汤。壬午，至自温汤。是冬无雪。

十年春正月丁巳，幸东都。甲子，省王公已下视品官参佐及京三品已上官伏身职员。乙丑，停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税户钱充，每月准旧分例数给。戊申，内外官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并官收，给还逃户及贫下户欠丁田。二月戊寅，至东都。三月戊申，诏自今内外官有犯赃至解免已上，纵逢赦免，并终身勿齿。

夏四月丁酉，封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郁于为松漠郡王，奚首领饶乐都督李鲁苏为饶乐郡王。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往朔方军巡边。戊寅，敕诸番充质宿卫子弟，并放还国。六月辛丑，上训注《孝经》，颁于天下。癸卯，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出降奚首领饶乐郡王李鲁苏。己巳，增置京师太庙为九室，移孝和皇帝神主以就正庙。秋八月丙戌，岭南按察使裴伷先上言安南贼帅梅叔鸾等攻围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之。丁亥，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往汝、许等州存抚赈给。丙申，博、棣等州黄河堤破，漂损田稼。

九月，张说擒康愿子于木盘山。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甲戌，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都水使者刘承祖配流雷州。乙亥，制曰："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伏宪章，恐不逞之徒，犹未能息。凡在宗属，用申惩诫：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又下制，约百官不得与卜祝之人交游来往。乙卯夜，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权楚璧，以屯营兵数百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构逆。至晓兵败，斩梁山，传首东都。废河阳柏崖仓。

冬十月癸丑，乾元殿依旧题为明堂。甲寅，幸寿安之故兴泰宫。畋猎于土宜川。庚申，至自兴泰宫。波斯国遣使献狮子。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十二月，停按察使。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降都城见楚囚徒，流、死罪减一等，余并原之。己巳，北都巡狩，敕所至处存问高年、鳏寡惸独、征人之家；减流、死罪一等，徒以下放免。庚辰，幸并州、潞州，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给复五年。别改其旧宅为飞龙宫。辛卯，改并州为太原府，官吏补授，一准京兆、河南两府。百姓给复一年，贫户复二年，元从户复五年。武德功臣及元从子孙，有才堪文武未有官者，委府县搜扬，具以名荐。上亲制《起义堂颂》及书，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戊申，次晋州。坛场使、中书令张嘉贞贬为幽州刺史。壬子，祠后土于汾阴之脽上，升坛行事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上加一阶，陪位官赐勋一转。改汾阴为宝鼎县。癸亥，兵部尚书张说兼中书令。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制所经州、府、县无出今年地税，京城见禁囚徒并原免之。

夏四月丙辰，迁祔中宗神主于太庙。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吏部尚书、中山公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己巳，北都置军器监官员。王晙为朔方节度使，兼知河北郡、陇右、河西兵马使。六月，王晙赴朔方军。秋八月戊申，尊八代祖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始祔于太庙之九庙。九月己巳，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仍令诸州各置医博士一人。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宜依旧用牲牢，其属县用酒酺而已。

冬十月丁酉，幸新丰之温泉宫。甲寅，至自温泉。十一月戊寅，亲

祀南郊，大赦天下，见禁囚徒死罪至徒流已下免除之。升坛行事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转一阶。武德以来实封功臣、知政宰辅沦屈者，所司具以状闻。赐酺三日，京城五日。是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丁亥，废军器监官员，少府监加置少监一人以充之。十二月甲午，幸凤泉汤。戊申，至自凤泉汤。庚申，王晙授蕲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

夏四月，封故泽王上金男义珣为嗣泽王。嗣许王瓘左授鄂州别驾，以弟璆为上金嗣故也。癸卯，嗣江王祎降为信安郡王，嗣蜀王礻俞为广汉郡王，嗣密王彻为濮阳郡王，嗣曹王臻为济国公，嗣赵王琚为中山郡王，武阳郡王堪为澧国公。祎等并自神龙之后外继为王，以瓘利泽王之封，尽令归宗改封焉。秋七月壬申，月蚀既。己卯，废皇后王氏为庶人。后弟太子少保、驸马都尉守一贬为泽州别驾，至蓝田，赐死。户部尚书、河东伯张嘉贞贬台州刺史。冬十一月庚申，幸东都，至华阴，上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戊寅，至自东都。庚辰，司徒、申王揔薨，追谥曰惠庄太子。五溪首领覃行璋反，遣镇军大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平之。闰十二月丙辰朔，日有蚀之。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以幽州都督府为大都督府。戊子，降死罪从流，流已下罪悉原之。分遣御史中丞蒋钦绪等往十道疏决囚徒。二月戊午，幸龙门，即日还宫。乙亥，初置彍骑，分隶十二司。丙子，改豳州为邠州，鄜州为莫州，梁州为褒州，沅州为巫州，舞州为鹤州，泉州为福州，以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三月甲午，皇太子嗣谦改名鸿；郯王嗣直改名潭，徙封庆王；陕王嗣升改名浚，徙封忠王；鄫王嗣真改名洽，徙封棣王；鄂王嗣初改名涓，徙封郎王；嗣玄改名滉，封荣王。又第八子据封为光王，第十二男潍封为仪王，第十三男沄封为颍王，第十六男泽封为永王，第十八男清封为寿王，第二十男洄封为延王，第二十一男沐封为盛王，第二十二男溢封为济王。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谌奏：“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等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仕宦。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虽轻，子孙不许近任。请依开元二年二月五日敕。”

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改集贤殿书院；内五

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癸酉，令朝集使各举所部孝悌文武，集于泰山之下。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率其党夜犯通洛门，尽擒斩之。六月乙亥，废都西市。

冬十月癸丑，新造铜仪成，置于景运门内，以示百官。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

十一月丙戌，至兖州岱宗顿。丁亥，致斋于行宫。己丑，日南至，备法驾登山，仗卫罗列岳下百余里。诏行从留于谷口，上与宰臣、礼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于上坛，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坛。礼毕，藏玉册于封祀坛之石□感，然后燔柴。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上还斋宫，庆云见，日抱戴。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于石□感，如封祀坛之礼。壬辰，御帐殿受朝贺，大赦天下，流人未还者放还。内外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赐一阶，登山官封赐一阶，褒圣侯量才与处分。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采。赐酺七日。侍中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中书令张说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甲午，发岱岳。丙申，幸孔子宅，亲设奠祭。十二月己巳，至东都。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是冬，分吏部为十铨，敕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户从愿等分掌选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召固为广化王，奚饶乐郡王李鲁苏为奉诚王，封宗室外甥女二人为公主，各以妻之。二月庚戌朔，邕州獠首领梁大海、周光等据宾、横等州叛，遣骠骑大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之。三月壬寅，以国甥东华公主降于契丹李召固。

夏四月癸丑，御史中丞宇文融与御史大夫崔隐甫弹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鞫于尚书省。丁巳，户部侍郎李元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张说停兼中书令。丁卯，太子少师、岐王范薨，册赠惠文太子。辛丑，于定、恆、莫、易、沧等五州置军以备突厥。五月癸卯，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毁端门鸱吻，都城门等及寺观鸱吻落者殆半。上以旱、暴风雨，命中外群官上封事，指言时政得失，无有所隐。秋七月癸丑夜，瀍水暴涨入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者甚众。九月己丑，检校黄门侍郎兼碛西副大都护杜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苏、同、常、福

四州漂坏庐舍，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检覆赈给之。

冬十月，废麟州。庚申，幸汝州广成汤。己巳，还东都。十一月甲戌，突厥遣使来朝。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义信来朝，并献方物。十二月丁巳，幸寿安之方秀川。己未，日色赤如赭。壬戌，还东都。

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庚子，太史监复为太史局，依旧隶秘书省。辛丑，凉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虏辎车、马羊而还。二月，遣左监门将军黎敬仁往河北赈给贫乏，时河北牛畜大疫。己巳，尚书右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左迁魏州刺史。夏五月，晋州大水，漂损居人庐舍。癸酉，以庆王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忠王浚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棣王洽为太原冀北牧、河北诸军节度大使，鄂王涓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荣王滉为京兆牧、陇右节度大使，光王涺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大使，仪王潍为河南牧，颍王潭为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永王泽为荆州大都督，寿王清为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盛王沐为扬州大都督，并不出阁。秋七月甲戌，雷震兴教门楼两鸱吻，栏槛及柱灾。礼部尚书苏颋卒。庚寅，鄜州洛水泛涨，坏人庐舍。辛卯，又坏同州冯翊县廨宇，及溺死者甚众。丙申，改武临县为颍阳县。己亥，赦都城系囚，死罪降从流，徒已下罪悉免之。

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㚟父寿，杀掠人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丙戌，突厥毗伽可汗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闰月庚子，突骑施苏禄、吐蕃赞普围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走之。庚申，车驾发东都，还京师。回纥部落杀王君㚟于甘州之巩笔驿。制检校兵部尚书萧嵩兼判凉州事，总兵以御吐蕃。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

冬十月己卯，至自东都。十二月乙亥，幸温泉宫。丙戌，至自温泉宫。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始听政于兴庆宫。春、泷等州獠首领泷州刺史陈行范、广州首领冯仁智、何游鲁叛，遣骠骑大将军杨思勖讨之。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甲子，黑水靺鞨遣使来朝献。秋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张守珪击破之。乙巳，检校兵部尚书萧嵩、鄯州都督张志亮攻拔吐蕃门城，斩获数千级，收其资畜而还。丙辰，新罗王金兴光遣使贡方物。八月己巳，特进张说进《开元大衍

历》，诏命有司颁行之。辛卯，萧嵩又遣杜宾客击吐蕃于祁连城，大破之，获其大将一人，斩首五千级。九月丙午，以久雨，降死罪从流，徒以下原之。

冬十月己卯，幸温泉宫。己丑，至自温泉宫。十一月癸巳朔，检校兵部尚书、河西节度判凉州事萧嵩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十二月丁卯，幸温泉宫。丁丑，至自温泉宫。

十七年二月丁卯，嶲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获万人。庚子，特进张说复为尚书左丞相，同州刺史陆象先为太子少保。甲寅，礼部尚书、信安王祎帅众攻拔吐蕃石堡城。夏四月癸亥，令中书门下分就大理、京兆、万年、长安等狱疏决囚徒。制天下系囚死罪减一等，余并宥之。丁亥，大风震电，蓝田山崩。

五月癸巳，复置十道按察使。右散骑常侍徐坚卒。六月甲戌，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停兼侍中，黄门侍郎杜暹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中书侍郎李元纮为曹州刺史。兵部尚书萧嵩兼中书令。户部侍郎兼鸿胪卿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秋七月辛丑，工部尚书张嘉贞卒。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丙寅，越州大水，漂坏廨宇及居人庐舍。己卯，中书侍郎裴光庭兼御史大夫，依旧知政事。乙酉，尚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宋璟为尚书左丞相，尚书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少傅。九月壬子，宇文融左迁汝州刺史，俄又贬昭州平乐尉。壬寅，裴光庭为黄门侍郎，依旧知政事。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蚀之，不尽如钩。癸未，睦州献竹实。庚申，前太子宾客元行冲卒。十一月庚申，亲飨九庙。辛卯，发京师。丙申，谒桥陵。上望陵涕泣、左右并哀感。制奉先县同赤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陵寝，三府兵马供宿卫，曲赦县内大辟罪已下。戊戌，谒定陵。己亥，谒献陵。壬寅，谒昭陵。乙巳，谒乾陵。戊申，车驾还宫。大赦天下，流移人并放还，左降官移近处。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每陵取侧近六乡供陵寝。内外官三品已上加爵一等，四品已下赐一阶，五品已上清官父母亡者，依级赐官及邑号。十二月辛酉，幸温泉宫。乙丑，校猎渭滨。壬申，至自温泉宫。是冬无雪。

十八年春正月辛卯，黄门侍郎裴光庭为侍中，依旧兼御史大夫。左丞相张说加开府仪同三司。丙午，幸薛王业宅，即日还宫。二月丙寅，

大雨雪，俄而雷震，左飞龙厩灾。三月辛卯，改定州县上中下户口之数，依旧给京官职田。夏四月乙卯，筑京城外郭城，凡十月而功毕。壬戌，幸宁亲公主第，即日还宫。乙丑，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是春，命侍臣及百僚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令所司供帐造食。丁卯，侍臣已下宴于春明门外宁王宪之园池，上御花萼楼邀其回骑，便令坐饮，递起为舞，颁赐有差。五月，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随西叛。奚王李鲁苏来奔，召固妻东华公主陈氏及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并奔投平卢军。制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兵讨之。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书及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举才堪边任及刺史者。甲子，彗星见于五车。癸酉，有星孛于毕、昴。丙子，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率十八总管以讨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壬午，东都瀍、洛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提象门外仗舍，损居人庐舍千余家。闰月甲申，分幽州置蓟州。已丑，令范安及、韩朝宗就瀍、洛水源疏决，置门以节水势。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

秋七月庚辰，幸宁王宪第，即日还宫。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辛亥，幸永穆公主宅，即日还宫。九月，先是高户捉官本钱；乙卯，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薄税百姓一年租钱充，依旧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供官人税钱。冬十月，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猎献方物，请降，许之。庚寅，幸岐州之凤泉汤。癸卯，至自凤泉汤。十一月丁卯，幸新丰温泉宫。十二月戊子，丰州刺史袁振坐妖言下狱死。戊申，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说薨。是岁，百僚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内请加“圣文”两字，并封西岳，不允。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开府仪同三司、霍国公王毛仲贬为襄州别驾，中路赐死，党与贬黜者十数人。辛卯，遣鸿胪卿崔琳入吐蕃报聘。丙子，亲耕于兴庆宫龙池。己卯，禁采捕鲤鱼。天下州府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停牲牢，唯用酒酺，永为常式。

二月甲午，以崔琳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朔，崔琳使于吐蕃。夏四月壬午，于京城置礼院。丙申，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飨，春秋二时仲月上戊日祭之。五月壬戌，五岳各置老君庙。六月乙酉，大风拔木。秋八月辛巳，降天下死罪从流，徒已下悉原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国相论尚他肆来朝。冬十月丙申，幸东都。

十一月丙辰，至自东都。甲子，太子少傅源乾曜薨。十二月，嶲州都督张审素以劫制使监察御史杨汪伏诛。是冬，浚苑内洛水，六十余日而罢。戊戌，裴光庭上《瑶山往则》、《维城前轨》各一卷，上令赐太子、诸王各一本。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礼部尚书、信安王祎率兵讨契丹。丁巳，幸长芬公主宅；乙丑，幸薛王业宅：并即日还宫。二月己未，敕文武选人，承前例三月三十日为例，然开选门，比团甲进官至夏来。自今已后，选门并正月内开，团甲二月内讫。分命宰相录京城诸狱系囚。三月，信安王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

夏四月乙亥，宴百僚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癸巳，改造天津桥，毁皇津桥，合为一桥。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恆式。辛亥，金仙长公主薨。戊辰，信安王献奚、契丹之俘，上御应天门受之。

六月丁丑，单于大都护、河北东道行军元帅、忠王浚加司徒，都护如故；副大使信安王祎加开府仪同三司。庚寅，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其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

秋七月戊辰，幸宁王宪宅，即日还宫。八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己卯，户部尚书王晙卒。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

冬十月丙戌，命巡幸所至，有贤才未闻达者举之。仍令中书门下疏决囚徒。辛卯，至潞州之飞龙宫，给复三年，兵募丁防先差未发者，令改出余州。辛丑，至北都。癸丑，曲赦太原，给复三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内外文武官加一阶，开元勋臣尽假紫及绯。大酺三日。十二月壬申，至京师。

其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乙巳，迁祔肃明皇后神主于庙，毁仪坤庙。丁巳，幸温泉宫。己未，命工部尚书李嵩使于吐

蕃。癸亥，至自温泉宫。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甲寅，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讨契丹，为所败于都山之下，英杰死之。夏四月丁巳，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及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丁酉，宁王宪为太尉，薛王业为司徒，庆王潭为太子太师，忠王浚为开府仪同三司，棣王洽为太子少傅，鄂王涓为太子太保。五月甲申，皇太子纳妃薛氏。制天下死罪降从流，流已下释放。京文武官赐勋一转。秋七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九月壬午，封皇子溢为济王，沔为信王，泚为义王，潍为陈王，澄为丰王，潓为恆王，漩为凉王，滔为深王。

冬十月庚戌，幸温泉宫。十一月戊子，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请致仕，许之。十二月丁未，兵部尚书、徐国公萧嵩为尚书右丞相，黄门侍郎韩休为兵部尚书，并罢知政事。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起复旧官，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酺充奠。己巳，幸东都。辛未，太府卿严挺之、户部侍郎裴宽于河南存问赈给。乙酉，怀、卫、邢、相等五州乏粮，遣中书舍人裴敦复巡问，量给种子。己丑，至东都。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命尚书右丞相萧嵩往祭山川，并遣使存问赈恤之，压死之家给复一年，一家三人已上死者给复二年。辛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征恆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壬午，欲令不禁私铸钱，遣公卿百僚详议可否。众以为不可，遂止。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废太庙署，以太常寺奉宗庙。庚子，唐州界准胜州例立表，测候日晷影长短。乙巳，诏京都见禁囚徒，令中书门下及留守检覆降罪，天下诸州委刺史。丁未，眉州鼎皇山下江水中得宝鼎。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

五月戊子，黄门侍郎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关中大风拔木，同州尤甚。是夏，上自于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太子等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因分赐侍臣，谓曰：“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六月乙未，遣左金吾将军李佺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

七月己巳，司徒、薛王业薨，追谥为惠宣太子。甲申，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八月，先是驾至东都，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河口置输场。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县。又遣张九龄于许、豫、陈、亳等州置水屯。九月壬申，改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辛巳，移登州平海军于海口安置。冬十月甲辰，试司农卿陈思问以赃私配流瀼州。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蚀之。乙巳，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于阵，传首东都，余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是岁，突厥毗伽可汗死。断京城乞兒。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亲耕籍田，上加至九推而止，卿已下终其亩。大赦天下。京文武官及朝集采访使三品已下加一爵，四品已下加一阶，外官赐勋一转。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致仕官量与改职，依前致仕。赐酺三日。

三月丁卯，殿中侍御史杨万顷为仇人所杀。夏五月戊寅，宗子请率月俸于兴庆宫建龙池，上《圣德颂》。秋七月丙子，皇太子鸿改名瑛，庆王直已下十四王并改名。又封皇子玭为义王，珪为陈王，珙为丰王，琪为恆王，璿为凉王，□敬为汴王。其荣王琬已下并开府置官属，各食实封二千户。八月戊子，制鳏寡惸独免今年地税之半，江淮已南有遭水处，本道使赈给之。九月戊申，移泗州就临淮县置。冬十月辛亥，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十一月壬申朔，日有蚀之。十二月，新罗遣使朝献。

二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献方物。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突骑施，破之。

三月乙未，始移考功贡举遣礼部侍郎掌之。夏六月丙午，京兆醴泉妖人刘志诚率众为乱，将趋京城，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尽擒斩之。是夏大热，道路有暍死者。秋七月庚子，太子太保陆象先卒。辛丑，李林甫为兵部尚书，依旧知政事。己巳，初置寿星坛，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

八月戊申朔，加亲舅小功服，舅母緦麻服，堂舅袒免。己亥，深王滔薨九月壬午，改尚书主爵曰司封。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还西京。甲子，至华州，曲赦行在系囚。丁丑，至自东都。十一月壬寅，侍中裴耀卿为尚书左丞相，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兵部尚书李林甫兼中书令，殿中监牛仙客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

书右丞相萧嵩为太子太师，工部尚书韩休为太子少保。十二月戊申，太子太师、庆王琮为司徒。丙寅，牛仙客知门下省事。

本纪第九 玄宗下

开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朕猥集休运，多谢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慎。自临寰宇 ，子育黎烝，未尝行极刑，起大狱。上玄降鉴，应以祥和，思协平邦之典，致之仁寿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崇德尚齿，三代丕义；敦风劝俗，五教攸先。其曾任五品已上清资官以礼去职者，所司具录名奏，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仕。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入曹司，任游胜为乐。宣示中外，知朕意焉。”癸卯，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二月，新罗王金兴光卒，其子承庆嗣位，遣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吊祭，册立之。壬子，加宗正丞一员。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癸酉，张守珪破契丹余众于□禄山，杀获甚众。

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 ，斩首二千余级。

夏四月庚戌，陈、许、豫、寿四州开稻田。辛酉，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忤旨，𤣥之殿庭，朝堂决杖死之。甲子 ，尚书右丞相张九龄以曾荐引子谅，左授荆州长史。乙丑，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鏽长流瀼州，至蓝田驿赐死。

六月壬戌，荧惑犯房，至心星越度而过。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岵奏：“天下今岁断死刑五十八，几致刑措 ，鸟巢寺之狱。”上特推功元辅，庚辰，封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己卯，敕诸陵庙并隶宗正寺，其宗正寺官员，自今并以宗枝为之。九月壬申，颁新定《令》、《式》、《格》及《事类》一百三十卷于天下。冬十月，制自今年每年立春日迎春于东郊，其夏及秋冬如常。以十二月朔日于正殿受朝，读时令。十一月壬申，幸温泉宫。丁丑，开府仪同三司、广平郡公宋璟薨。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吐蕃使其大臣属卢论莽藏来朝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工部尚书牛仙客为侍中。丁丑，亲迎气于东郊，祀青帝。制天下系囚，死罪流岭南 ，余并放免。镇兵部还。京兆府新开稻田，并散给贫人。百官赐勋绢。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驴，仍付杂驴。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诸乡贡每年令就国子监谒先师，明经加口试。内外八品已下及草泽

有博学文辞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闻荐。

二月辛卯，以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使。甲辰，禁大寒食以鸡卵相馈送。庚申，葬贞顺皇后于敬陵。乙卯，以牛仙客遥领河东道节度使。辛酉，废仙州，分其属县隶许、汝等州。三月己巳朔，减秘书省校书、正字官员。丙子，有星孛于紫微垣中，历斗魁十余日，因阴云不见。己酉，河南、洛阳两县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癸未，京兆地震。吐蕃寇河西，左散骑常侍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拔新罗城，制以其城为威戎军。夏四月己亥朔，始令太常卿韦絛读时令于宣政殿，百僚于殿上列坐而听之。五月乙酉，以李林甫遥领河西节度使，兼判梁州事。庚寅，幸咸宜公主宅。六月庚子，立忠王玙为皇太子。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内外文武官及五品已上为父后者各赐勋一转。忠王府官及侍讲加一阶。赐酺三日。庚辰，分越州置明州。九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庚子，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益州长史王昱率兵攻吐蕃安戎城，为贼所据，官军大败，昱弃甲而遁，兵士死者数千人。

冬十月戊寅，幸温泉宫。是岁渤海靺鞨王大武艺死，其子钦茂嗣立，遣使吊祭，册立之。其冬，两京建行宫，造殿宇各千余间。润州刺史齐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析左右羽林军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大雨雪。二月己巳，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开元已来诸色痕瘕人咸从洗涤，左降官量移近处。百姓免今年租税。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上加一阶。宗庙荐飨，自今已后并用宗子。赐酺五日。

夏四月丁丑，废洮州隶兰州，改临州为洮州。乙酉，太子少傅窦□曳为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李暠为太子少傅。丁酉，侍中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李林甫为吏部尚书，依旧兼中书令。以东宫内侍隶内侍省为署。五月癸卯，置龙武军官员。先是，鄎国公主之子薛谂与其党李谈、崔洽、石如山同于京城杀人，或利其财，或违其志，即白日椎杀，煮而食之。其夏事发，皆决杀于京兆府门，谂以国亲流瀼州，赐死于城东驿。

六月甲戌，内常侍牛仙童坐赃，决杀之。幽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守珪以贿贬为括州刺史。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以尝赂仙童，左授青州刺史。秋七月辛丑，荧惑犯南斗。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

于碎叶城　，杀苏禄，威震西陲。八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甲申，制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颜回为兖国公，余十哲皆为侯，夹坐。后嗣褒圣侯改封为文宣公。九月，皇太子改名绍。汴州刺史齐浣请开汴河下流，自虹县至淮阴北合于淮，逾时而功毕。因弃沙壅旧路，行者弊之，寻而新河之水势淙急，遂填塞矣。前刑部尚书致仕崔隐甫卒。冬十月，将改作明堂。伪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为厌胜。村野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骚然，咸言兵至。上恶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东都及诸州宣慰百姓，久之定。冬十月，毁东都明堂之上层，改拆下层为乾元殿。戊戌，幸温泉宫。辛丑，至自温泉宫。十二月，东都副留守、太子宾客崔沔卒。以益州司马章仇兼琼权剑南节度等使。是岁，盖嘉运大破突骑施之众，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师。二十八年春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癸巳，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壬寅，以望日御勤政楼宴群臣，连夜烧灯，会大雪而罢，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为之。三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壬子，权判益州长史章仇兼琼拔吐蕃安戎城，分兵镇守之。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暠卒。六月，怀州刺史、信安王祎为太子少师。庚寅，太子宾客李尚隐卒。秋七月壬寅，追尊宣皇帝陵名曰建初，光皇帝陵名曰启运，仍置官员。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开通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桥。九月庚寅，封皇孙俶等十九人为郡王。冬十月甲子，幸温泉宫。辛巳，至自温泉宫。乙酉夜，东都新殿后佛光寺灾。吐蕃寇安戎城。十一月，牛仙客停遥兼朔方、河东节度使。十二月乙卯，突骑施酋长莫贺达干率众内属。己未，礼部尚书杜暹卒。是岁，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来告丧。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

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内外官有伯叔兄弟子侄堪任刺史、县令　，所司亲自保荐。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士庶厚葬。三月，吐蕃、突厥各遣使来朝。丙午，风霾，日色无影。夏四月庚戌朔。丙辰，以太原裴伷先为工部尚书。韦虚心卒。亲王已下及内外官各赐钱令宴乐。壬午，以左右金吾大将军裴宽为太原尹、北都留守。秋七月乙卯，洛水泛涨，毁天津桥及上阳宫仗舍。洛、渭之间，庐舍坏，溺死者千余人。突厥登利可汗死。北州刺史王斛斯为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庐军节度副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九月，大雨雪，稻禾偃折，又霖雨月余，道途阻滞。是秋　　，河北博、洺等二十四州言雨水害稼，命御史中丞张倚往东都及河北赈恤之。

壬申，御兴庆门，试明《四子》人姚子产、元载等。冬十月丙申，幸温泉宫。戊戌，分遣大理卿崔翘等八人往诸道黜陟官吏。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礼薨。辛酉，至自温泉宫。己巳，雨木冰，凝寒冻冽，数日不解。辛未，太尉、宁王宪薨，谥为让皇帝，葬于惠陵。十二月丁酉，吐蕃入寇，陷廓州达化县及振武军石堡城，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守。女国王赵曳夫及佛逝国王、日南国王遣其子来朝献。

天宝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所欠负租税及诸色并免之。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京文武官才堪为刺史者各令封状自举。改黄钺为金钺。内外官各赐勋两转。甲寅　，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陕郡太守李齐物先凿三门，辛未，渠成放流。

二月丁亥，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制天下囚徒　，罪无轻重并释放。流人移近处，左降官依资叙用，身死贬处者量加追赠。枉法赃十五疋当绞，今加至二十疋。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桃林县改为灵宝县。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左右丞相依旧为仆射，又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陕州河北县为平陆县。老幼版授，文武官三品已上加一爵，四品已下加一阶。庚子，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进阶骠骑大将军。夏六月庚寅，武功山水暴涨，坏人庐舍，溺死数百人。秋七月癸卯朔，日有蚀之。辛未，左相、豳国公牛仙客卒。

八月丁丑，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李适之为左相。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孙、登利可汗之女相与率其党属来降。壬辰，吏部尚书兼右相李林甫加尚书左仆射，左相李适之兼兵部尚书　，左仆射裴耀卿为尚书右仆射。九月辛卯，上御花萼楼，出宫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赏赐不可胜纪。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冬十月丁酉，幸温泉宫。辛丑，改骊山为会昌山，仍于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难诸儒。新成长生殿名曰集灵台，以祀天神。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宫。是岁，命陕郡太守韦坚引浐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京兆尹韩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两衙，以贮材木。是冬无冰。其年，天下

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二年春正月丙辰，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三月壬子，亲祀玄元庙以册尊号。制追尊圣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　，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本乡置庙。尊咎繇为德明皇帝。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韦坚开广运潭毕功，盛陈舟舰。丙寅，上幸广运楼以观之，即日还宫。夏六月甲戌夜，雷震东京应天门观灾，延烧至左、右延福门，经日不灭。七月癸丑，致仕礼部尚书王丘卒。丙辰，尚书右仆射裴耀卿薨。九月，太子少保崔琳卒。辛酉，谯郡紫极宫改为太清宫。冬十月戊辰，太子太保、信安王祎卒。戊寅，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宫。十二月己亥，东京应天门改为乾元门。戊申，幸温泉宫。丙辰，至自温泉宫。十二月乙酉，太子宾客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是冬无雪。

三载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赦见禁囚徒。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上赋诗赠之。壬寅，幸温泉宫。二月己巳　，还京。丁丑，封让皇帝男琳为嗣宁王，故邠王守礼男承宁为嗣邠王，让帝男璹为嗣申王，惠宣太子男珍为嗣岐王，□员为嗣薛王。庚寅，皇太子绍改名亨。是月，河南尹裴敦复卒。闰月辛亥，有星如月，坠于东南，坠后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县尤甚，发使安之。

三月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县天宝山有醴泉涌出，岭石化为瑞，远近贫乏者取以给食。改番禾为天宝县。癸酉，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降流　，流已下并原之。夏四月，南海太守刘巨鳞击破海贼吴令光，永嘉郡平。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开元寺。五月戊寅，长安令柳升坐赃，于朝堂决杀之。秋八月丙午，九姓拔悉密叶护攻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庚申，内外文武官六品已下，自今已后，赴任之后，计载终满二百日已上，许其成考。

冬十月癸巳，幸温泉宫。丁未，改史国为来威国。十一月癸卯，还京。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　，永以为常式。玉真公主先为女道士，让号及实封，赐名持盈。十二月甲午，分新丰县置会昌县。甲寅，亲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礼毕，大赦天下。百姓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每岁庸调，八月起征，可延至九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

四载春三月甲申，宴群臣于勤政楼。壬申，封外孙独孤氏女为静乐公主，出降契丹松漠都督李怀节；封外孙杨氏女为宜芳公主，出降奚饶乐都督李延宠。秋八月甲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是月，河南睢阳、淮阳、谯等八郡大水。九月，契丹及奚酋长各杀公主，举部落叛。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官军不利，副将褚直廉等死之。冬十月，于单于都护府置金河县，安北都护府置阴山县。丁酉，幸温泉宫。壬子，以会昌县为同京县。十二月戊戌，还京。

五载春正月癸酉，刑部尚书韦坚贬括苍太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贬播川太守，寻决死于黔中。乙亥，敕大小县令并准畿官吏三选听集。《礼记月令》改为《时令》。封中岳为中天王，南岳为司天王，北岳为安天王。天下山水，名称或同，义且不经，多因于里谚，宜令所司各据图籍改定。丙子，遣礼部尚书席豫、左丞崔翘、御史中丞王鉷等七人分行天下，黜陟官吏。夏四月庚寅，左相、渭源伯李适之为太子少保，罢知政事。丁酉，门下侍郎陈希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庚申，敕今后每至旬节休假，中书门下文武百僚不须入朝，外官不须衙集。癸卯，停郡县差丁白直课钱。

六月，敕三伏内令宰相辰时还宅。秋七月丙子，韦坚为李林甫所构，配流临封郡，赐死。坚妹皇太子妃听离，坚外甥嗣薛王□员贬夷陵郡别驾，女婿巴陵太守卢幼临长流合浦郡。太子少保李适之贬宜春太守，到任，饮药死。八月，以户部侍郎郭虚己为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九月壬子，于太清宫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侍于圣容之侧。冬十月丁酉，幸温泉宫。改临淄郡为济南郡。十一月己巳，还京。十二月辛未，赞善大夫杜有邻、著作郎王曾、左骁卫兵曹柳勣等为李林甫所构，并下狱死。

六载正月辛巳朔，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并以事连王曾、柳勣，遣使就杀之。丁亥，亲享太庙。戊子，亲祀圜丘，礼毕，大赦天下，除绞、斩刑，但决重杖。于京城置三皇、五帝庙，以时享祭。其章怀、节愍、惠庄、惠文、惠宣等太子，宜与隐太子、懿德太子同为一庙。每日立仗食及设仗于庭，此后并宜停废。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三月戊戌，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溱溪郡，死于路。

夏四月戊午，门下侍郎陈希烈为左相兼兵部尚书。癸酉，复置军器监。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台寺、府县录系囚，死罪决杖配流，徒已下特免。庚寅始雨。

冬十月戊申，幸温泉宫，改为华清宫。十一月乙亥，户部侍郎杨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余与弟洛阳令慎名，并为李林甫及御史中丞王鉷所构，下狱死。十二月丙辰，工部尚书陆景融卒。壬戌，还京。

七载春正月己卯，礼部尚书席豫卒。己亥，韦绦奏御案褥袱帷等望去紫用赤黄，从之。三月乙酉，大同殿柱产玉芝，有神光照殿。群臣请加皇帝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许之。夏四月辛丑，以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五月壬午，上御兴庆宫，受册徽号，大赦天下，百姓免来载租庸。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庙，以时致祭。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守者，所在各置一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德行弥高者，亦置祠宇致祭。赐酺三日。六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赐实封及铁券。秋八月己亥朔，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壬子，改万年县为咸宁县。

冬十月庚午，幸华清宫，封贵妃姊二人为韩国、虢国夫人。十二月戊戌，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乃改为降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仍立祠宇。辛酉，还京。

八载春正月甲申，赐京官绢，备春时游赏。二月戊申，引百官于左藏库纵观钱币，赐绢而归。三月，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北筑横塞城。夏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决杖而死，著作郎韦子春贬端溪尉，李林甫陷之也。幸华清宫观风楼。五月辛巳，于开远门外作振旅亭。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六月，大同殿又产玉芝一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闰月己丑，改石堡城为神武军。剑南索磨川新置都护府，宜以保宁为名。丙寅，上亲谒太清宫，册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皇后，皆加“顺圣皇后”之字。群臣上皇帝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丁卯，上御含元殿受册，大赦天下。自今后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序昭穆。初，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寿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金星洞为嘉祥公，所管华阳县为贞符县。戊辰，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薨。丁亥，南衙立仗马宜停，省进马官。秋八月戊子，郡别驾宜停，下郡置长史。冬十月丙寅，幸华清宫。十一月丁巳，幸御史中丞杨钊庄。

九载春正月庚寅朔，与岁次同始，受朝于华清宫。己亥，还京。庚戌，群臣请封西岳，从之。二月壬午，御史中丞宋浑坐赃及奸，长流高要郡。三月庚戌，改匭使为献纳。辛亥，西岳庙灾。时久旱，制停封西岳。夏五月庚寅，以旱，录囚徒。乙卯，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

封王，自此始也。秋七月己亥，国子监置广文馆，领生徒为进士业者。

九月乙卯，处士崔昌上《五行应运历》，以国家合承周、汉，请废周、隋不合为二王后。冬十一月庚寅，幸华清宫。己丑，制自今告献太清宫及太庙改为朝献，巡陵为朝拜，告宗庙为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为昭荐，以告者临下之义故也。辛卯，幸杨国忠亭子。辛丑，立周武王、汉高祖庙于京城，司置官吏。十二月乙亥，还京。

十载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礼毕，大赦天下。太庙置内官，供洒扫诸陵庙。己亥，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丁未，李林甫领安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庚戌，大风，陕郡运船失火，烧米船二百余只，人死者五百计。癸丑，分遣嗣吴王祗等十三人祭岳渎海镇。二月丁巳，安禄山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官军大败，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五月丁亥，改诸卫幡旗绯色者为赤黄，以符土运。秋八月乙卯，广陵郡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丙辰，京城武库灾，烧器械四十七万事。是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

冬十月辛亥，幸华清宫。十一月乙未，幸杨国忠宅。丙午，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

十一载春正月辛亥，还京。二月癸酉，禁恶钱，官出好钱以易之。既而商旅不便，诉于国忠，乃止之。三月，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与安禄山同讨契丹，布思与禄山不协，乃率其部下叛归漠北。丙午，制今后每月朔望，宜令荐食于太庙，每室一牙盘，仍五日一开室门洒扫。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其部内诸司有部字者并改，将作大匠、少匠为大、少二监。夏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赐死，坐弟銲与凶人邢縡谋逆故也。杨国忠兼京兆尹。五月戊申，庆王琮薨，赠靖德太子。六月戊子，东京大风，拔树发屋。八月己丑，幸左藏库，赐群臣帛有差。九月甲寅，改诸卫士为武士。冬十月戊寅，幸华清宫。

十一月乙卯，尚书左仆射兼右相、晋国公李林甫薨于行在所。庚申，御史大夫兼蜀郡长史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十二月甲戌，杨国忠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长名。己亥，还京。

十二载春正月壬子，杨国忠于尚书省注官，注讫，于都堂对左相与

诸司长官唱名。二月庚辰，选人郑怼等二十余人以国忠铨注无滞，设斋于勤政殿下，立碑于尚书省门。癸未，追削故右相李林甫在身官爵，男将作监岫、宗党李复道等五十人皆流贬，国忠诬奏林甫阴结叛胡阿布思故也。夏五月乙酉，以魏、周、隋依旧为三恪及二王后，复封韩、介、酇等公。辛亥，太庙诸陵署依旧隶太常寺。

七月壬子，天下齐人不得乡贡，须补国子学生然后贡举。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仍令中书门下就京兆、大理疏决囚徒。

九月己亥朔，陇右节度使、凉国公哥舒翰进封西平郡王，食实封五百户。冬十月戊申，幸华清宫。和雇京城丁户一万三千人筑兴庆宫墙，起楼观。至十二月，改横塞城为天德军。庚寅，行从官宪部尚书张筠等请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

十三载春正月丁酉朔，上御华清宫之观风楼，受朝贺。己亥，安庆绪献俘于行在，帝引见于禁中，赏赐巨万。乙巳，加安禄山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奴婢十房，庄、宅各一区；又加闲厩、五坊、宫苑、陇右群牧都使，以武部侍郎吉温为副。丙午，还京。二月癸酉，上亲朝献太清宫，上玄元皇帝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甲戌，亲飨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谥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孝皇帝，高宗谥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乙亥，御兴庆殿受徽号，礼毕，大赦天下。左降官遭父母忧，放归。献陵等五署改为台，令、丞各升一阶。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赐酺三日。戊寅，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余如故。甲申，司空杨国忠受册，天雨黄土，沾于朝服。禄山奏前后讨契丹立功将士跳荡等，请超三资，告身仍望好写；于是超授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

三月丁酉，太常卿张垍贬卢溪郡司马，垍兄宪部尚书均贬建安太守。丙午，御跃龙殿门张乐宴群臣，赐右相绢一千五百疋，彩罗三百疋，彩绫五百疋；左相绢三百疋，彩罗绫各五十疋；余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极欢而罢。壬戌，御勤政楼大酺。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斩之于硃雀街。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万春公主出降杨朏。夏五月，荧惑守心五十余日。六月乙丑朔，日有蚀之，不尽如钩。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阁罗凤所擒，举军皆没。废济阳郡，以所领五县隶东平郡。秋八月丁亥，以久雨，左

相、许国公陈希烈为太子太师，罢知政事；文部侍郎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冬十月壬寅，幸华清宫。贬河东太守韦陟为桂岭尉，武部侍郎吉温为澧阳郡长史。乙巳，开府仪同三司、毕国公窦□曳薨。戊午，还京。其载，户部计今年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

十四载春三月丙寅，宴群臣于勤政楼，奏《九部乐》，上赋诗敷柏梁体。癸未，遣给事中裴士淹等巡抚河南、河北、淮南等道。八月壬辰，上亲录囚徒。

冬十月壬辰，幸华清宫。甲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十一月戊午朔，始宁太守罗希奭以停止张博济决杖而死，吉温自缢于狱。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以诛杨国忠为名，先杀太原尹杨光翙于博陵郡。壬申，闻于行在所。癸酉，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封常清自安西入奏，至行在。甲戌，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万以御逆胡。戊寅，还京。以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以卫尉卿张介然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以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并令讨贼。甲申，以京兆牧、荣王琬为元帅，命高仙芝副之，于京城召募，号曰天武军，其众十万。丙戌，高仙芝等进军，上御勤政楼送之。十二月丙戌朔，禄山于灵昌郡渡河。辛卯，陷陈留郡，杀张介然。甲午，陷荥阳郡，杀太守崔无诐。丙申，封常清与贼战于成皋罂子谷，官军败绩，常清奔于陕郡。丁酉，禄山陷东京，杀留守李憕、中丞卢奕、判官蒋清。时高仙芝镇陕郡，弃城西保潼关。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贾深等杀贼将李钦凑，执贼将何千年、高邈送京师。辛丑，诏皇太子统兵东讨。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璲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二王不出閤。丙午，斩封常清、高仙芝于潼关，以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领河、陇兵募守潼关以拒之。辛亥，荣王琬薨，赠靖恭太子。

十五载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禄山僭号于东京。庚申，以李光弼为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壬戌，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

执太守颜杲卿、长史袁履谦，杀民吏万余，城中流血。甲子，哥舒翰进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贼将安庆绪犯潼关，哥舒翰击退之。乙巳，加平原太守颜真卿户部侍郎，奖守城也。

二月丙戌，李光弼、郭子仪将兵东出井陉，与贼将史思明战，大破之，进取郡县十余。丙辰，诛工部尚书安思顺。三月壬午朔，以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乙酉，以平原太守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己亥，改常山郡为平山郡，房山县为平山县，鹿泉县为获鹿县，鹿成县为束鹿县。夏四月丙午，以赞善大夫来瑱为颍川太守、招讨使。

五月戊午，南阳太守鲁炅与贼将武令珣战于滍水上，官军大败，为贼所虏，进寇我南阳。诏嗣虢王巨自蓝田出师救南阳。六月癸未朔，颜真卿破贼将袁知泰于堂邑，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收信都。庚寅，哥舒翰将兵八万与贼将崔乾祐战于灵宝西原，官军大败，死者十六七。其日，李光弼与贼将史思明战于常山东嘉山，大破之，斩获数万计。辛卯，哥舒翰至潼关，为其帐下火拔归仁以左右数十骑执之降贼，关门不守，京师大骇，河东、华阴、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甲午，将谋幸蜀，乃下诏亲征，仗下，从士庶恐骇，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渡便桥，国忠欲断桥。上曰："后来者何以能济？"命缓之。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官吏骇散，无复储供。上憩于宫门之树下，亭午未进食。俄有父老献鋋，上谓之曰："如何得饭？"于是百姓献食相继。俄又尚食持御膳至，上颁给从官而后食。是夕次金城县，官吏已遁，令魏方进男允招诱，俄得智藏寺僧进刍粟，行从方给。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丁酉，将发马嵬驿，朝臣唯韦见素一人，乃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议其所向，军士或言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言还京为便。韦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兵马未集，恐非万全，不如且幸扶风，徐图所向。"上询于众，咸以为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愿戮力破贼，收复京城，因留太子。戊戌，次扶风县。己亥，次扶风郡。军士各怀去就，咸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会益

州贡春彩十万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诸将谕之曰：“卿等国家功臣，陈力久矣，朕之优奖，常亦不轻。逆胡背恩，事须回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亲辞九庙。”言发涕流。又曰：“朕须幸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供承。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随，便与卿等诀别。”众咸俯伏涕泣曰：“死生愿从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此悖乱之言稍息。庚子，以司勋郎中、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副大使。以颍王璲为剑南节度大使，以监察御史宋若思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韦谔充巡阁道使，并令先发。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颍王璲先行，寿王瑁等分统六军，前后左右相次。丙午，次河池郡，崔圆奏剑南岁稔民安，储供无阙，上大悦，授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如故。以前华州刺史魏犀为梁州长史。秋七月癸丑朔。壬戌，次益昌县，渡吉柏江，有双鱼夹舟而跃，议者以为龙。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自后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庚午，次巴西郡，太守崔涣奉迎。即日以涣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庚辰，车驾至蜀郡，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

八月癸未朔，御蜀都府衙，宣诏曰：“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今巡抚巴蜀，训厉师徒，仍令太子诸王蒐兵重镇，诛夷凶丑，以谢昊穹；思与群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癸巳，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候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

明年九月，郭子仪收复两京。十月，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丁卯，上皇发蜀郡。十一月丙申，次凤翔郡。肃宗遣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十二月丙午，肃宗具法驾至咸阳望贤驿迎奉。上皇御宫之南楼，肃宗拜庆楼下，呜咽流涕不自胜，为上皇徒步控辔，上皇抚背止之，即骑

马前导。丁未，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宫之含元殿，见百僚，上皇亲自抚问。人人感咽。时太庙为贼所焚，权移神主于大内长安殿，上皇谒庙请罪，遂幸兴庆宫。三载二月，肃宗与群臣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内之甘露殿。时阉宦李辅国离间肃宗，故移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迁谪，上皇浸不自怿。

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龙殿，时年七十八。群臣上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初，上皇亲拜五陵，至桥陵，见金粟山岗有龙盘凤翥之势，复近先茔，谓侍臣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创寝园，以广德元年三月辛酉葬于泰陵。

史臣曰：孔子称"王者必世而后仁"。李氏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持苞苴而请谒，奔走权门；效鹰犬以飞驰，中伤端士。以致断丧王室，屠害宗枝。骨鲠大臣，屡遭诬陷，舞文酷吏，坐致显荣。礼仪无复兴行，刑政坏于犬马，端揆出阿党之语，冕旒有和事之名，朋比成风，廉耻都尽。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赐酺赏而放哇淫，惧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鲲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日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纮。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於戏！国无贤臣，圣亦难理；山有猛虎，兽不敢窥。得人者昌，信不虚语。昔齐桓公行同禽兽，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静比桑门，竟被台城之酷。盖得管仲则淫不害霸，任硃异则善不救亡。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

净，事薰修，留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之说，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厉阶之作，匪降自天，谋之不臧，前功并弃。惜哉！

赞曰：开元握图，永鉴前车。景气融朗，昏氛涤除。政才勤倦，妖集廷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初”。

本纪第十 肃宗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讳亨，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献皇后杨氏。景云二年乙亥生。初名嗣升，二岁封陕王，五岁拜安西大都护、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上仁爱英悟，得之天然；及长，聪敏强记，属辞典丽，耳目之所听览，不复遗忘。

开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为河北道元帅，信安王祎为副，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等八总管兵以讨之。仍命百僚设次于光顺门，与上相见。左丞相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十年，诸将大破奚、契丹，以上遥统之功，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玙。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得罪。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为皇太子，改名绍。后有言事者云：绍与宋太子名同，改今名。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来朝，上尝密奏，云禄山有反相。玄宗不听。十四载十一月，禄山果叛，称兵诣阙。十二月丁未，陷东京。辛丑，制太子监国，仍遣上亲总诸军进讨。时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由是军民切齿于杨氏。国忠惧，乃与贵妃谋间其事，上遂不行。乃召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皇太子前锋兵马元帅，令率众二十万守潼关。

明年六月，哥舒翰为贼所败，关门不守，国忠讽玄宗幸蜀。丁酉，至马嵬顿，六军不进，请诛杨氏。于是诛国忠，赐贵妃自尽。车驾将发，留上在后宣谕百姓。众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戮力一心，为国讨贼，请从太子收复长安。"玄宗闻之曰："此天启也。"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回至渭北，便桥已断，水暴涨，无舟楫；上号令水滨百姓，归者三千余人。渭水可涉，又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众多伤。乃收其余众北上，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寿，百姓遮道献牛

酒。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天子之气。戊戌，至新平郡。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己亥，至安定郡，斩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以其弃郡也。庚子，至乌氏驿，彭原太守李遵谒见，率兵士奉迎，仍进衣服粮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马以助军。辛丑，至平凉郡，蒐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疋，官军益振。时贼据长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辅百姓皆曰："吾太子大军即至！"贼望西北尘起，有时奔走。戊申，扶风人康景龙杀贼宣慰使薛总等二百余人，陈仓令薛景仙率众收扶风郡守之。由是关辅豪右皆谋杀贼，贼故不敢侵轶。

上在平凉，数日之间未知所适，会朔方留后杜鸿渐、魏少游、崔漪等遣判官李涵奉笺迎上，备陈兵马招集之势，仓储库甲之数，上大悦。鸿渐又发朔方步骑数千人于白草顿奉迎。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阙，遇上于平凉，亦劝上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上然之。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七月辛酉，上至灵武，时魏少游预备供帐，无不毕备。裴冕、杜鸿渐等从容进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万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伏愿殿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曰："俟平寇逆，奉迎銮舆，从容储闱，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急也？"冕等凡六上笺。辞情激切，上不获已，乃从。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位于灵武。礼毕，冕等跪进曰："自逆贼恁陵，两京失守，圣皇传位陛下，再安区宇，臣稽首上千万岁寿。"群臣舞蹈称万岁。上流涕歔欷，感动左右。即日奏其事于上皇。是日，御灵武南门，下制曰：

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知皇灵睠命，不敢违而去之；知历数所归，不获已而当之。在昔帝王，靡不由斯而有天下者也。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天未悔祸，群凶尚扇。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今群工卿士佥曰："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朕所以治兵朔方，将殄寇逆，务以大者，本其孝乎。须安兆庶之心，敬顺群臣之请，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敬崇徽号，上尊圣皇曰上皇天帝，所司择日昭告上帝。朕以薄德，谬当重位，既展承天之礼，宜覃率土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加两阶、赐两转，三品已上赐爵一级。

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鸿渐为兵部郎中，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晖为陇右节度使，前蒲州刺史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以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郡太守。改灵武郡为大都督府，上县为望，中县为上。丁卯，逆胡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侯莫陈氏、义王妃阎氏、陈王妃韦氏、信王妃任氏、驸马杨朏等八十余人于崇仁之街。甲戌，贼党同罗部五千余人自西京出降朔方军。己卯，京兆尹崔光远、长安令苏震等率府县官吏大呼于西市，杀贼数千级，然后来赴行在。诏改扶风为凤翔郡。

八月壬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范阳节度使李光弼破贼于常山郡之嘉山。上以治兵收京城，诏子仪等旋师，子仪、光弼率所统步骑五万至自河北。诏以子仪为兵部尚书，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回纥、吐蕃遣使继至，请和亲，愿助国讨贼，皆宴赐遣之。是日，上皇至成都，大赦。癸巳，上所奉表始达成都。丁酉，上皇逊位称诰，遣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

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封故邠王守礼男承寀为燉煌王，令使回纥和亲，册回纥可汗女为毗伽公主，仍令仆固怀恩送承寀至回纥部。内官边令诚背上皇投贼，至是复来见，上命斩之。丙子，至顺化郡，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自蜀郡赍上册书及传国宝等至。己卯，斩潼关败将李承光于纛下。

十月辛巳朔，日有蚀之，既。癸未，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权卖官爵及度僧尼。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许之，仍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分兵为三军，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等各将一军，其众五万。辛丑，琯与贼将安守忠战于陈涛斜，官军败绩，杨希文、刘贵哲等降于贼，琯亦奔还。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食尽援绝，弃城渡河，于是河北郡县尽陷于贼。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有声，圮裂庐舍，张掖、酒泉尤甚。戊子，回纥引军来赴难，与郭子仪同破贼党同罗部三千余众于河上。诏宰相崔涣巡抚江南，补授官吏。

十二月戊子，以王思礼为关内节度。彭原郡百姓给复二载，郡同六雄，县升紧、望。以秦州都督郭英乂为凤翔太守，谏议大夫高适为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贼将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郡，执太守薛愿、长史庞坚。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

二载春正月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贺。是日通表入蜀贺上皇。上皇在蜀，每得上表疏，讯其使者，知上涕恋晨省　　，乃下诰曰：“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古之哲王，必由斯道。朕往在春宫，尝事先后，问安靡阙，视膳无违。及同气天伦，联华棣萼，居尝共被，食必分甘。今皇帝奉而行之，未尝失坠，每有衔命而来，戒途将发，必肃恭拜跪，涕泗涟洏，左右侍臣，罔不感动。间者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荐臻，此皆皇帝圣敬之符，孝友之感也。故能诞敷德教，横于四海，信可以光宅寰宇，永绥黎元者哉！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玄化也。”甲寅，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以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乙卯，逆胡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辛酉，于江宁县置金陵郡，仍置军，分人以镇之。甲子，幸保定郡。丙寅，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叛，杀节度使周佖，判官崔称率众讨平之。是日，蜀郡健兒贾秀等五千人谋逆，上皇御蜀郡南楼，将军席元庆等讨平之。

二月戊子，幸凤翔郡。文城太守武威郡九姓齐庄破贼五千余众。上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给事中李暠署云“无马”，大夫崔光远劾之，贬暠江华太守。节度使李光弼大破贼将蔡希德之众于城下　，斩虏七万，军资器杖称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大破贼将崔乾祐于潼关，收河东郡。永王璘兵败，奔于岭外，至大庾岭，为洪州刺史皇甫侁所杀。三月癸亥，河西自去冬地震，至是方止。辛酉，以左相韦见素、平章事裴冕为左右仆射，并罢知政事。以前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吐蕃遣使和亲，遣给事中南巨川报命。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诏疏理刑狱，甲戌方止。夏四月戊寅朔，以郭子仪为司空，兼副元帅，统诸节度；李光弼为司徒。乙酉，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

五月癸丑，郭子仪与贼将安守忠战于清渠，官军败绩，子仪退保武功。丁巳，房琯为太子少师　，罢知政事。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武部侍郎杜鸿渐为河西节度。庚申，诰追赠故妃杨氏为元献皇太后，上母也。甲子，郭子仪以失律让司空，许之。七月庚戌夜，蜀郡军人郭千仞谋逆，上皇御玄英楼，节度使李峘讨平之。丁巳，贼将安武臣陷陕郡，民无遗类。八月甲申，以黄门侍郎崔涣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己丑，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贼所攻，援兵不至，拔众投睢阳郡。癸巳，大阅诸军，上御城楼以观之。丁酉，改雍县为凤翔县，陈仓为宝鸡县。闰八月辛未，贼将遽寇凤翔，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众捍贼。

贼退，乘胜至中渭桥，杀贼守桥众千人，追击入苑中。时贼大军屯武功，闻之烧营而去。伯伦与贼血战而死，李椿力穷被执，然自是贼不敢西侵。

九月丁丑，上党节度使程千里与贼挑战，为贼将蔡希德所擒。燉煌王承寀自回纥使还，拜宗正卿；纳回纥公主为妃，回纥封为叶护　，持四节，与回纥叶护太子率兵四千助国讨贼。叶护入见，宴赐加等。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等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贼帅张通儒弃京城东走。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百僚称贺，即日告捷于蜀。上皇遣裴冕入京，启告郊庙社稷。冬十月乙巳朔，以崔光远为京兆尹。诏曰："缘京城初收，要安百姓，又洒扫宫阙，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还京，应缘供顿，务从减省。"吐蕃寇陷西平郡。癸丑，贼将尹子奇陷睢阳，害张巡、姚訚、许远。贼自香积之败，悉众保陕郡，广平王统郭子仪等进攻，与贼战于陕西之新店，贼众大败，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庚申，安庆绪与其党奔河北。壬戌，广平王入东京，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陷贼官伪署侍中陈希烈、中书令张垍等三百余人素服待罪。癸亥，上自凤翔还京，仍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迎上皇，凤翔郡给复五载。丙寅，至望贤宫，得东京捷书至，上大喜。丁卯，入长安。士庶涕泣拜忭曰："不图复见吾君！"上亦为之感恻。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入居大明宫。是日，上皇发蜀郡。己巳，文武胁从官免冠徒跣，朝堂待罪，禁之府狱，命中丞崔器劾之。回纥叶护自东京还，宴之于宣政殿，便辞还蕃。乃封叶护为忠义王，约每年送绢二万疋，至朔方王便交授。

十一月壬申朔，上御丹凤楼，下制曰："我国家出震乘乾，立极开统。讴歌历数，启圣千龄；文物声名　，握图六叶。安禄山夷羯贱类，粗立边功，遂肆凶残，变起仓卒，而毒流四海，涂炭万灵。朕兴言痛愤，，提戈问罪，灵武聚一旅之众，至凤翔合百万之师，亲总元戎，扫清群孽。广平王俶受委元帅，能振天声；郭子仪决胜无前，克成大业。兼回纥叶护、云南子弟、诸蕃兵马，力战平凶，势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圣训，尝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导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寰宇载宁，朕愿毕矣。且复人将有主，敬当天地之心；兴岂在予，实凭社稷之祐。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取处分。"是时河南、河东诸郡县皆平。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伪御史大夫严庄来降。新成九庙神主，上亲告享。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贤宫奉迎。上皇御宫南楼，上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　，再拜蹈舞称庆。上皇下楼，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遂扶侍上皇御殿，亲自进食；自御马以进，上皇上马，又躬揽辔而行，止之后退。上皇曰："吾享国长久，吾不知贵，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旗帜烛天，彩棚夹道。士庶舞忭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百僚班于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晋卿率百辟称贺，人人无不感咽。礼毕，上皇诣长乐殿谒九庙神主，即日幸兴庆宫。上请归东宫，上皇遣高力士再三尉譬而止。受贼伪署左相陈希烈、达奚珣等二百余人并禁于杨国忠宅鞫问。甲寅，以左相苗晋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月戊午朔，上御丹凤门，下制大赦。蜀郡灵武元从功臣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内侍、齐国公高力士，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各加实封三百户。田长文、张崇俊、杜休祥各加二百户。右仆射裴冕冀国公，殿中监李辅国成国公，宗正卿李遵郑国公，兼进封邑。广平王俶封楚王，加实封二千户。左仆射、朔方节度郭子仪加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一千户。兵马使仆固怀恩封丰国公，右金吾将军李嗣业封虢国公，司徒兼太原尹李光弼蓟国公，关内节度王思礼霍国公，淮南节度来瑱颍国公，南阳太守鲁炅岐国公，仍并加实封。京兆尹崔光远鄴国公，开府李光进范阳郡公，左相苗晋卿为侍中、封韩国公，宪部尚书、平章事李麟褒国公，中书侍郎崔圆为中书令、赵国公，中书侍郎张镐南阳县公。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官僚并同三京名号。其李憕、卢弈、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加一阶。赐酺五日。进封南阳王系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王，颍川王僩为兖王。第七男侹为泾王，第九男横封襄王，第十男侣封兴王，第十一男倕封杞王，第十二男侗封定王。甲子，上皇御宣政殿，授上传国玺，上于殿下涕泣而受之。己丑，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以其兵众八万之籍，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并表送降。庚午，制："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况乎委质贼廷，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思义，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将何施？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或历践台阁，或职通中外。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配流合浦郡。"是日斩达奚珣等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仍集

百僚往观之。

三载正月甲戌朔。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上以徽号中有“大圣”二字，上表固让，不允。乙酉，敕：“因乱所失库物，先差使搜检，如闻下吏因便扰人，其搜检使一切并停，务令安辑。”内出宫女三千人。庚寅，大阅诸军于含元殿庭，上御栖鸾阁观之。庚子，册良娣张氏为淑妃。

二月癸卯朔，贼将伪淄青节度能元皓以其地请降，用为河北招讨使，并其子昱并授官爵。乙巳，上御兴庆宫，奉册上皇徽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大帝。丁未，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成都、灵武扈从功臣三品已上与一子官，五品已下与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与改转。死王事、陷贼不受伪命而死者，并与追赠。陷贼官先推鞫者，例减罪一等。今后医卜入仕者，同明法例处分。三月癸酉朔。甲戌，元帅楚王俶改封成王。乙亥，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辛卯，以岁饥，禁酤酒，麦熟之后，任依常式。太史监为司天台，取承宁坊张守珪宅置，仍补官员六十人。夏四月癸卯，以太子少师、嗣虢王巨为东京留守、河南尹，充京畿采访处置使。己酉，册淑妃张氏为皇后。辛亥，九庙成，备法驾自长安殿迎九庙神主入新庙。甲寅，上亲享九庙，遂有事于圆丘，即日还宫。翌日，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戊辰，上进炼石英金灶于兴庆宫。五月壬申朔，回纥、黑衣大食各遣使朝贡，至阁门争长，诏其使各从左右门入。壬午，诏：“近缘狂寇乱常，诸道分置节度，盖总管内征发、文牒往来，仍加采访，转滋烦扰。其诸道先置采访、黜陟二使宜停。”癸未夜，月掩心前星。戊子，以河南节度、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本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以荆州长史季广琛赴河南行营会计讨贼于河北。已未，中书令崔圆为太子少师，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李麟为太子少傅，并罢知政事。以太常少卿、知礼仪事王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敦煌王承寀薨。

六月辛丑朔，吐火罗、康国遣使朝贡。己酉，初置太一神坛于圆丘东。是日，命宰相王玙摄行祠事。癸丑夜，月入南斗魁。戊午，诏：“三司所推劾受贼伪官等，恩泽频加，科条递减，原其事状，稍近平人，所推问者，并宜释放。”秋七月辛未朔，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九国首领来朝，助国讨贼，上令赴朔方行营。丙戌，初铸新钱，文曰“乾元重宝”，用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同行用。丁亥，制上第二女宁国公主出降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

八月壬寅，以青徐等五州节度使季广琛兼许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兼汴州刺史。以青州刺史许叔冀兼滑州刺史，充青滑六州节度使。甲辰，上皇诞节，上皇宴百官于金明门楼。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来朝，加子仪中书令，光弼侍中，思礼兵部尚书，馀如故。

九月庚午朔，右羽林大将军赵泚为蒲州刺史、蒲同虢三州节度使，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十月乙未，以凤翔尹李齐物为刑部尚书，以濮州刺史张方须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使。郭子仪奏破贼十万于卫州，获安庆绪弟庆和，进收卫州。甲寅，上皇幸华清宫，上送于灞上。许叔冀奏："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壬申，王思礼破贼二万于相州。

十一月丁丑，郭子仪收魏州，得伪署刺史萧华于州狱，诏复以华为刺史。是日，上皇至自华清宫，上迎于灞上。上自控上皇马辔百余步，诰止之，乃已。十二月癸卯，以河南节度崔光远为魏州刺史，遣萧华赴相州行营。甲辰，以升州刺史韦黄裳为苏州刺史、浙西节度使。庚戌，以户部尚书李峘充淮南、浙西观察使、处置节度使。丙寅，立春，上御宣政殿，读时令，常参官五品已上升殿序坐而听之。时王师围相州，庆绪食尽，求于史思明，率众来援。丁卯，思明复陷魏州，刺史崔光远出奔。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是日，史思明自称燕王于魏州，僭立年号。丁丑，上亲祀九宫贵神，斋宿于坛所。戊寅，有事于籍田，上行九推，礼官奏太过，上曰："朕劝农率下，所恨不终千亩耳。"癸未夜，月掩岁星。乙丑，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统浙江、淮南节度处置使。丙申，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怀州北庭行营节度使、虢国公李嗣业卒于相州行营。庚子，以太子少师崔圆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

二月壬子望，月蚀既。百官请加皇后张氏尊号曰"翊圣"，上以月蚀阴德不修而止。贬东京留守、嗣虢王巨以遂州刺史，苛政也。丙辰，月犯心大星。壬戌，遣侍中苗晋卿、王玙分录囚徒。三月丁卯朔。己巳，

皇后祀先蚕于苑中。壬申，相州行营郭子仪等与贼史思明战，王师不利，九节度兵溃，子仪断河阳桥，以余众保东京。辛卯，以卫尉卿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以滑州刺史许叔冀充滑、汴、曹、宋等州节度使；以郓州刺史尚衡为徐州刺史，充亳、颍等州节度使。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凤翔尹、本府防御使。乙未，侍中苗晋卿为太子太傅，平章事王玙为刑部尚书，并罢知政事。以京兆尹李岘为吏部尚书，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与户部侍郎第五琦等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节度、防御兵马元帅，权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以河西节度副使来瑱为陕州刺史，充虢华节度、潼关防御团练等使。四月丁酉朔，王思礼奏于潞城县东直千岭破贼万人。壬寅，诏以寇孽未平，务怀揔挹，“自今以后，朕常膳及服御等物，并从节减，诸作坊造坊并停”。“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今后非正宣，并不得行用，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及六军诸使，比因论竟便行追摄。今后须经台府，如处断不平，具状闻奏。自文武五品已上正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任自封进。两省官十日一上封事。御史台欲弹事，不须进状，仍服豸冠。残妖未殄，国步犹难，共体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诚御物，与众共之，思与苍生，臻夫至道。宣示中外，知朕意焉。”甲辰，以邓州刺史鲁炅为郑州刺史，充陈、郑、颍、亳节度使；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刺史，充青、淄、密、登、莱、沂、海等州节度使；以商州刺史、兴平军节度李奂兼豫、许、汝等州节度使。乙巳，第五琦依旧判度支、租庸等使。史思明僭号于魏州。贬季广琛宣州刺史。崔光远为太子少保。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祈雨。五月辛巳，贬宰相李岘蜀州刺史。丁亥，上御宣政殿试文经邦国等四科举人。乃以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以平卢军节度都知兵马使董秦为濮州刺史。六月乙未朔，以右仆射裴冕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本道观察使；以邠州刺史房琯为太子宾客；以饶州刺史颜真卿为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已巳，以明州刺史吕延之为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彭元曜为郑州刺史，充陈、郑、申、光、寿等州节度使。秋七月乙丑朔，以礼部尚书韦陟充东京留守。太子少傅、兖国公李麟卒。辛巳，制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司空兼侍中李光弼为副。丁亥，以兵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潞沁节度、霍国公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刑部尚书王玙为蒲州刺史，充蒲、同、绛三州节度使。八月乙亥，襄州偏将康楚元逐刺史王政，据城自守。丙辰，宁国公主自回纥还宫。副元帅李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等使。九月甲午，襄州贼张嘉延袭破荆州，澧、朗、复、郢、硖、归等州官吏皆弃城奔窜。戊辰，新铸大钱，文如乾元重宝，而重其

轮，用一当五十，以二十二斤成贯。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远充荆、襄等州招讨使，右羽林大将军王仲升充申、安、沔等州节度使，右羽林将军李抱玉为郑州刺史、郑陈颍亳四州节度使。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阳，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汝、郑、滑等州陷贼。冬十月丁酉，制亲征史思明，竟不行。乙巳，李光弼奏破贼于城下。壬戌，宰相吕諲起复，依前平章事。十一月甲子朔，商州刺史韦伦破康楚元，荆襄平。庚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第五琦贬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溱州司马。十二月癸巳朔，神策将军卫伯玉破贼于陕东强子坂。甲寅，以御史大夫史翎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三年春正月癸亥朔。辛巳，李光弼进位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以杭州刺史侯令仪为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戊子，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二月癸巳朔　，以右丞崔寓为蒲州刺史，充蒲、同、晋、绛等州节度使。庚戌，第五琦除名，长流夷州。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

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甲申，以蒲州为河中府，其州县官吏所置，同京兆、河南二府。四月甲午　，李光弼奏破贼于怀州、河阳。甲辰，以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韦陟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房琯为礼部尚书。以太子宾客、平章事张镐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崔涣为大理卿。是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戊申，襄州军乱，杀节度使史翎，部将张维瑾据州叛。丁巳夜，彗出东方，在娄、胃间，长四尺许。戊午，以右丞萧华为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同、晋、绛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己未，以陕州刺史来瑱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乂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闰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其长数丈。壬戌，以礼部尚书房琯为晋州刺史。甲子，制彭王仅充河西节度大使，兖王僩北庭节度大使，泾王侹陇右节度大使，杞王倕陕西节度大使，兴王侶凤翔节度大使，蜀王偲邠宁节度大使，并不出阁。丁卯，太原尹王思礼进位司空。甲戌，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改封越王。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明凤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壬午，以刑部尚书王玙为太常卿，右散骑常侍韩择木为礼部尚书。

五月庚寅朔。丙午，以太子太傅、韩国公苗晋卿为侍中。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諲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癸丑，以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　，勾当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是夜，月掩昴。

六月乙丑，诏先铸重棱钱一当五十，宜减当三十文；开元宜一当十。七月己丑朔。丁未，上皇自兴庆宫移居西内。丙辰，开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 ，魏悦流溱州；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致仕。丙辰，御史大夫崔器卒。八月辛未，吏部尚书韦陟卒。丁丑，以太子宾客吕諲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澧朗硤忠五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己卯，以将作监王昂为河中尹、本府晋绛等州节度使。丁亥，赠故兴王侶为恭懿太子。

九月甲午，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十月壬申 ，以庐州刺史赵良弼为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使；青州刺史殷仲卿为淄州刺史、淄沂沧德棣等州节度使。甲申，以兵部侍郎尚衡为青州刺史、青登等州节度使。十一月乙巳，李光弼奏收怀州。宋州刺史刘展赴镇扬州，扬州长史邓景山以兵拒之，为展所败，展进陷扬、润、升等州。十二月庚辰，以右羽林军大将军李鼎为凤翔尹、兴凤陇等州节度使。癸未夜，岁星掩房。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辛卯，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甲午，上不康，皇后张氏刺血写佛经。甲寅 ，诏府县、御史台、大理疏理系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放。乙卯，平卢军兵马使田神功生擒刘展，扬、润平。

二月己未，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萧忄曳 ，凤翔李鼎邀击之。癸亥，以凤翔尹崔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以太子詹事、赵国公崔圆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辛未夜，月有蚀之，既。戊寅，李光弼率河阳之军五万，与史思明之众战于北邙，官军败绩。光弼、仆固怀恩走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走保陕州，河阳、怀州共陷贼，京师戒严。癸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揆贬为袁州长史。以前河中尹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

三月甲子，史朝义率众夜袭我陕州，卫伯玉逆击，败之。戊戌，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李光弼以失律让太尉、中书令 ，许之，授侍中、河中尹、晋绛等州节度观察使。夏四月乙亥朔，嗣岐王珍得罪，废为庶人，于溱州安置。连坐窦如玢、崔昌处斩，驸马都尉杨洄、薛履谦赐自尽，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长任。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青州刺史尚衡、兖州刺史能元皓并奏破贼。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叛，袭破遂州，杀刺史嗣虢王巨。东川节度使李奂战败，奔成都。

五月甲午，思明伪将滑州刺史令狐彰以滑州归朝，授彰御史中丞，依前滑州刺史、滑魏德贝相六州节度使。乙未，剑南节度使崔光远率师与李奂击败段子璋于绵州，擒子璋杀之。绵州平。李光弼来朝，进位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山南东道五道行营节度，镇临淮。北京留守、守司空、太原尹、河东节度副大使、霍国公王思礼卒。辛丑，以鸿胪卿、赵国公管崇嗣为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壬子，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齐物卒。六月癸丑朔。己卯，以凤翔尹李鼎为鄯州刺史、陇右节度营田等使。秋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既。大星皆见。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上制《玉灵芝诗》。

八月癸丑朔，以中官李辅国守兵部尚书，于尚书省上，命宰臣百官送之，酣宴竟日。自七月霖雨，至是方止，墙宇多坏，漉鱼道中。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陈郑等州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九月壬午朔。壬辰，以太子宾客、集贤殿学士、昌黎伯韩择木为礼部尚书。壬寅，制：朕获守丕业，敢忘谦冲，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前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作则。自今已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北庭潞仪隰等州行营、本管节度观察等事，移镇绛州。壬申，嗣宁王棣薨。癸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破贼于许州城下，收复许州。建辰月庚辰朔。壬午，诏天下见禁系囚，无轻重一切释放。丙戌夜，月有白冠。癸巳，以襄州刺史来瑱为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沔等十六州节度使。甲午，党项奴剌寇梁州，刺史李勉弃郡走。丙申，党项寇奉天。上不康，百僚于佛寺斋僧。丁未，诏左降官、流人一切放还。戊申，中书侍郎、平章事、徐国公萧华为礼部尚书，罢知政事。以尚书户部侍郎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礼部尚书韩择木为太子太保。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一曰玄黄天符，如笏，长八寸，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三曰谷璧，白玉也，径可五六寸，其文粟粒无雕镌之迹。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白玉也，径六七寸。五曰碧色宝，圆而有光。六曰如意宝珠，形圆如鸡卵，光如月。七曰红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樱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长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长，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则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采桑钩，长五六寸，细如箸，屈其末，似真金，又似银。十二曰雷公石斧，长四寸，阔二寸，无孔，细致如青玉。十三宝置于日中，皆

白气连天。亻先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升，见天帝。帝授以十三宝，曰：‘中国有灾，宜以第二宝镇之。’”甲寅，太上至道圣皇天帝崩于西内神龙殿。上自仲春不豫，闻上皇登遐，不胜哀悸，因兹大渐。乙丑，诏皇太子监国。又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建巳月为四月，余月并依常数，仍依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丁卯，宣遗诏。是日，上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群臣上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宝应二年三月庚午，葬于建陵。

史臣曰：臣每读《诗》至许穆夫人闻宗国之颠覆，周大夫伤宫室之黍离，其辞情于邑，赋谕勤恳，未尝不废书兴叹。及观天宝失驭　，流离奔播，又甚于诗人之于邑也。当其戎羯负恩，奄为豨突，豺豕遽兴于毂下，胡越宁虑于舟中，借人之戈，持之反刺，变生于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国，豳人不忘于周君；新莽据图，黔首仍思于汉德。是以宣皇帝蒙六圣之遗业，因百姓之乐推。号令朔方，旬日而车徒云合；旋师右辅，期月而关、陇砥平。故两都再复于銮舆，九庙复歆于黍稷。观其迎上皇于蜀道，陈拜庆于望贤，父子于是感伤，行路为之陨涕。昔太公迎子，或从家令之言；而西伯事亲，靡怠寝门之问。曾参、孝己，足以拟伦。然而道屈知几，志微远略。残妖未殄，宜先恢复之谋；余烬才收，何暇升平之礼。方听王玙伏奏，辅国赞成，绀辕躬籍于春郊，翠ＡＷ先蚕于茧馆、或御殿晓宣时令，或登坛宿礼贵神。礼即宜然，时何暇给。钟悬未移于簨虡，思明已陷于洛阳，是知祝史畴人，安能及远。犹赖大臣宣力，诸将效忠，旄头终陨于三川，杲日重明于六合。比平王之迁洛，我则英雄；论元帝之渡江，彼诚么麽。宁亲复国，肃乃休哉！

赞曰：犬羊犯顺，辇辂播迁。凶徒竟毙，景祚重延。星驰蜀道，雨泣望贤。孝宣之谥，谁曰不然？

本纪第十一 代宗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讳豫，肃宗长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吴氏。以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初名俶，年十五封广平王。玄宗诸孙百余，上为嫡皇孙。宇量弘深，宽而能断。喜惧不形于色。仁孝温恭，动必由礼。幼而好学，尤专《礼》、《易》，玄宗钟爱之。

禄山之乱，京城陷贼，从肃宗搜兵灵武，以上为天下兵马元帅。时朝廷草创，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怀流散，比至彭原，兵众数万。及肃宗回幸凤翔，时房琯、郭子仪继战不利，贼锋方锐，屡来寇袭。上选求勇干，频挫其锋，圣虑遑宁，士心大振。及师进讨，百官辞送，步出阙门，方始乘马。回纥叶护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诸蕃，上接以优恩，结为兄弟，故香积之战，贼徒大败，遂委西京而遁。虽子仪、嗣业之奋命，由上恩信结于士心，故人思自效。既收京城，令行禁止，民庶按堵，秋毫不犯，耆老欢迎，对之歔欷。闻贼残众犹保陕郊，即日长驱，东趋虢洛。新店之役，一战大捷，庆绪之党，十歼七八。数旬之间，河南底定，两都恢复，二圣回銮，统率之功，推而不受。肃宗还京，大赦，改封楚王。

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四月庚寅，立为皇太子，改名豫。上元末年，两宫不豫，太子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不角带者久之，及承监国命，流涕从之。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是夕，勒兵于三殿，收捕越王系及内官硃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丁犯，肃宗崩，元振等始迎上于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甲戌，诏："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朝有旧章，亲贤是属。故求诸必当，用制于中权；存乎至公，岂惭于内举。特进、奉节郡王适可天下兵马元帅。"乙亥，以兵部尚书、判元帅行军、闲厩等使李辅国进号尚父，飞龙闲厩副使程元振为右监门将军。流宦官硃光辉、啖庭瑶、陈仙甫等于黔中。

五月己卯朔，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余如故。辛卯，制曰："三年之丧，天下达礼，苟或变革，何以教人？朕遘此闵凶，攀号罔极，公卿固请，俾听朝务，斩焉缞绖，痛贯心灵，岂可便议公除，遽移谅阴。

昨见所司仪注，今月十三日大祥，十五日从吉。仰凭遗制，又欲抑予，窍惟哀思，深谓未可。其百僚并以此释服，朕将继武丁之道，《素冠》之诗，恭默再周，不忍权夺。凡庶在位，宜悉哀怀。”宰臣苗晋卿等三上表请依遗制，方听政。丙戌，嗣鲁王宇改封邹王，奉节郡王适进封鲁王，李光弼进封临淮王。贬礼部尚书萧华为陕州司马。改行乾元钱。重棱小钱一当二，重棱大钱一当三。丙申，以户部侍郎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转运使。改乾元大小钱一当一。丁酉，御丹凤楼，大赦。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进爵，四品已下加阶。诸州防御使并停。内外官三考一转。益昌郡王邈进封郑王，延庆郡王迥进封韩王。故庶人皇后王氏、故诬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宜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建昌王追封齐王，崇恩王追封卫王，灵昌王追封郓王。壬寅，以来瑱复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六月己酉朔，百僚临于西宫，上不视朝。自是每朔望皆如之，迄于山陵。凡人臣有事辞见，先临西宫，然后诣朝。改豫州为蔡州，避上名也。待中苗晋卿以老疾，请三日一入中书，从之。己未，罢尚父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及兵部尚书、闲厩等使。辅国请逊位。辛酉，以辅国为博陆王，罢中书令，许朝朔望。壬申，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诸道铸钱等使。秋七月己卯朔。辛巳，观军容使鱼朝恩封冯翊郡开国公，宦官程元振为镇军大将军、保定郡开国公。乙酉，襄州刺史裴□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驿。庚寅，诏不许匭使阅投匭人文状，赐道州司马敬羽自尽。来瑱自襄州来朝。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八月己酉朔。自七月不雨，至此月癸丑方雨。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贯紫微，渐移东北，弥漫半天。贬太子少傅李遵为袁州刺史。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九月丁丑朔，鲁王适改封雍王。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程元振进封邠国公。丙申，右仆射、山陵使裴冕贬施州刺史。戊戌，回纥登里可汗率众来助国讨逆，令御史大夫尚衡宣慰之。甲午，太州至陕州二百余里黄河清，澄澈见底。甲午，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配流岭表，寻赐死，坐狎昵李辅国也。

冬十月辛酉，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统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兵十余万讨史朝义，会军于陕州。加朔方行营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夜，盗杀李辅国于其第，窃首而去。戊辰，元帅雍王率诸军进发，留郭英乂、鱼朝恩镇陕州。壬申，王师次洛阳北郊。甲戌，战于横水，贼大败，俘斩六万计。史朝义奔冀州。乙亥，雍王奏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乙酉，陕西节度使郭

英乂权知东京留守。丁酉，伪恆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定、深、恆、易五州归顺，以忠志检校礼部尚书、恆州刺史，充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宝臣。于是河北州郡悉平。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十二月庚戌，太子太师，邠国公韦见素薨。辛未，仆固怀恩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副元帅。邛州新置镇南军。是岁，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陷我临、洮、成、渭等州。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甲午，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都统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越国公李峘卒。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壬寅，制开府仪同三司、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颍国公来瑱削在身官爵，长流播州　，寻赐死于路。闰月戊申，以史朝义下降将李宝臣为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恆州刺史、清河郡王，充成德军节度使；薛嵩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相卫等州节度使；李怀仙检校兵部尚书、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节度使；田承嗣检校户部尚书、魏州刺史、雁门郡王、魏博等州都防御使。

二月甲午，回纥登里可汗辞归蕃。三月甲辰朔，襄州右兵马使梁崇义杀大将李昭，据城自固，仍授崇义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丁未，袁傪破袁晁之众于浙东。玄宗、肃宗归祔山陵。自三月一日废朝，至于晦日，百僚素服诣延英门通名起居。

四月戊寅朔，太州依旧为华州，太阴县为华阴县。庚辰，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东州县尽平。辛巳　，属臣请上尊号。五月癸卯朔。丙寅，尚书省试制举人，命左右丞、侍郎对试，赐食如旧仪。太常卿杜鸿渐奏：“婚葬合给卤簿，望于国立大功及二等已上亲则给，余不在给限。”从之。六月癸酉朔。癸未，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检校司空，封武威郡王；河中节度使王昂检校刑部尚书，封云阝国公；同华节度使李让检校工部尚书。同日入省，宰相送上。甲申，以前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六军将军兼大夫，自仲升始也。甲午，观军容使鱼朝恩自陕州入朝。上御达礼门，命公卿百僚观兵马。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为程元振所构。

秋七月壬寅朔。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皇帝，御含元殿受册。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广德　，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安禄山、史思明亲族应在诸道，一切原免不问。民户三丁免一丁庸，租税依旧每亩二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入老。元帅雍王兼尚书令，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加太保，回纥登里可汗进徽号。功臣皆赐铁

券，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刺史、县令自今后改转，刺史以三年为限，县令四年为限，员外及摄试，不得厘务。丁巳，仆固瑒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节度。是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八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岘为宗正卿。九月壬戌朔，仆固怀恩拒命于汾州，遣宰臣裴遵庆往宣抚之。已丑，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因为吐蕃乡导。

冬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晖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县。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山而东。丙子，驾幸陕州，上出苑门，射生将王献忠率四百骑叛，胁丰王已下十王归京。从官多由南山诸谷赴行在。郭子仪收合散卒，屯于商州。丁丑，次华州，官吏藏窜，无复储拟。会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戊寅，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仍逼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制封拜。辛巳，车驾至陕州。子仪在商州会六军使张知节，乌崇福、长孙全绪等率兵继至，军威遂振。旧将王甫诱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硃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庚寅，子仪收京城。壬辰，以宰臣元载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京兆尹、兼吏部侍郎严武为黄门侍郎，朗州刺史第五琦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癸巳，以郭子仪为京留守。高晖闻吐蕃溃，以三百骑东奔至潼关，为关守李伯越所杀。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以元振有保护之功，削在身官爵，放归田里。

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丁亥，车驾发陕郡还京。辛卯，鄂州大风，火发江中，焚船三千艘，焚居人卢舍二千家。甲午，上至自陕州。乙未，以侍中苗晋卿为太保，黄门侍郎、同平章事裴遵庆为太子少傅，并罢知政事；宗正卿、梁国公李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放广武王承宏于华州，一切不问。丁酉，朔方行营节度使仆固瑒为帐下枭首来献。怀恩闻瑒死，烧营遁入吐蕃。朝臣称贺，上不悦，曰："朕之凉德，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覆，用增愧恧，何至贺焉！"程元振自三原县衣妇人服入京城，京兆府擒之以闻，乃下御史台鞫问。吐蕃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

二年春正月己亥朔。壬寅，御史台以程元振狱状闻，配流溱州。既行，追念旧勋，特矜遐裔，令于江陵府安置。甲辰，复置京畿观察使，以御史中丞领之。癸卯，尚书右丞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癸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刘晏为太子宾客，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李岘为太子詹事，并罢知政事。以前右散骑常

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度支使，以户部侍郎第五琦专判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铸钱等使。甲子，元帅，尚书令雍王三上章让皇太子。第五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置本钱和籴，许之。丁卯，司徒、兼中书令郭子仪充河东副元帅、河中等处观察，兼云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

二月己巳朔，册天下兵马元帅，尚书令，雍王适为皇太子。癸酉，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即日还宫。戊寅，以沣州刺史裴冕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充东都、河南、江南、淮南转运使。乙未，第五琦开决汴河。五月丁酉朔。戊午，敕中书、门下两省加置散骑常侍四员，官为正三品。庚申，罢岁贡孝悌力田、童子等科。甲子，禁钿作珠翠等，委所司切加捉搦。癸未，制："太保、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充朔方节度、关内度支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使、河北副元帅、上柱国、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先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宜并停，其太保、兼尚书令、大宁郡王如故。七月己酉，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临淮王李光弼薨于徐州，废朝三日。判度支第五琦兼京兆尹、御史大夫。八月丁卯，宰臣王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淮南、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进封太原郡公。固让侍中，从之。宰相杜鸿渐判门下省事。癸巳，王缙兼领东京留守。

九月乙未朔。丙申，诏征河中兵讨吐蕃，将发，是夜军众喧噪，劫节度使崔寓家财及民家财产殆尽，皆重装而行，吏不能禁。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丙午，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己酉，江南西道观察，洪州刺史张镐卒。辛亥，河东副元帅、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使；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子仪三表恳让太尉，许之。己未，剑南节度严武攻拔吐蕃当狗城，破蕃军七万。尚书左丞杨绾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都举。两都分举选，自此始也。辛酉，以太子詹事李岘为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知江南东西及福建道选，并观农宣慰使。仍命洪州刺史李勉副知选事。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

冬十月丙寅，仆固怀恩引吐蕃二万寇邠州，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师戒严。先锋郭晞斩贼营于邠州西，俘斩数百计。子仪屯泾阳，蕃军挑战，子仪不出。甲申，河南尹苏震卒。剑南严武奏收吐蕃盐川城。十一月乙未，怀恩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丁未，

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十二月乙丑，加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兼尚书令，吏部侍郎暢璀为左散骑常侍、河中尹。子仪三表让尚书令，词情恳切，优诏从之。丁卯夜，星流如雨。戊辰，子仪于都省领副元帅事，宰臣百僚送，仍令射生五百戎服自光范门送至省门。右仆射郭英乂以乐迎之。是日便赴奉天。是岁，户部计帐，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制曰：

叶五纪者，建号以体元；授四时者，布和而须气。天心可见，人欲是从，爰立大中之道，式受惟新之命。朕嗣膺下武，获主万方，顾以薄德，乘兹艰运，戎麾问罪，今已十年。饮至策勋，惟凶渠之授首；劳师黩武，岂人主之用心。军役屡兴，干戈未戢，茫茫士庶，毙于锋镝。皇穹以朕为子，苍生以朕为父，至德不能被物，精诚不能动天。俾我生灵，沦于沟壑，非朕之咎，孰之过欤？朕所以驭朽悬旌，坐而待曙，劳怀罪己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惟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听朕命，协宣乃力，履清白之道，还淳素之风。率是黎元，归于仁寿，君臣一德。何以尚兹。乃者刑政不修，惠化未洽，既尽财力，良多抵犯，静惟哀矜，实轸于怀。今将大振纲维，益明惩劝，肇举改元之典，弘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广德三年为永泰元年。

是日雪盈尺。戊申，泽潞李抱玉兼凤翔陇右节度使，兼南道通和吐蕃、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处置等使。仍命四镇行营节度使马璘为副和吐蕃使。癸丑，罢岐州之凤翔县，并入天兴县。乙卯，左散骑常侍高适卒。戊午，剑南节度使严武加检校吏部尚书，山南节度使张献诚加检校工部尚书。以前袁州刺史李遵为太子少保，听朝朔望。

二月甲子夜。雷霆震击。丁丑，内出宫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阳宫。戊寅，党项羌寇富平；焚定陵寝殿。庚辰，仪王璲薨。诸陵署复隶太常寺。戊子，河西党项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宜、芳等十五州，许之。三月壬辰朔，诏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庆、检校太子少保白志贞、太子詹事臧希让、左散骑常侍暢璀、检校刑部尚书王昂高升、检校工部尚书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贾至、泾王傅吴令瑶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另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仍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飧本钱三千贯。庚子夜，降霜，木有冰。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丙午，凤翔李抱玉让司徒，从之，授左仆射、同平章事。庚戌，吐蕃请和。诏

宰臣元载、杜鸿渐与蕃使同盟于兴唐寺。辛亥，大风拔木。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

夏四月己巳，乃雨。戊子，太保致仕苗晋卿薨。庚寅，剑南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严武卒。五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为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是月麦稔。判度支第五琦奏请十亩税一亩，效古什一而征，从之。

六月癸亥，吏部尚书李岘南选回，至江陵，贬衢州刺史。自春无雷，至此月甲申，大风而雷。代州置代北军，平州置柳城，析通州石鼓县置巴渠县。秋七月辛卯朔，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为副将李怀玉所逐。制以郑王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令怀玉权知留后事。以久旱，遣近臣分录京城诸狱系囚。甲午，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

八月乙亥，河南道副元帅、泾原节度使马璘封扶风郡王。九月辛卯，太白经天。丁酉，仆固怀恩死于灵州之鸣沙县。时怀恩诱吐蕃数十万寇邠州，客将尚品息赞磨、尚悉东赞等寇奉天、醴泉，党项羌、浑、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凤翔府、盩厔县，京师戒严。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己酉，郭子仪自河中至，进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上亲率六军屯苑内。庚戌，下诏亲征。内官鱼朝恩上言，请括私马，京城男子悉皁衣团结，塞京城二门之一。士庶大骇，有逾垣凿窦出城者，吏不能禁。自丙午至甲寅大雨，平地水流。丁巳，吐蕃大掠京畿男妇数万计，焚庐舍而去。同华节度周智光以兵追击于澄城，破贼万计。

冬十月己未，复讲《仁王经》于资圣寺。吐蕃至邠州，与回纥相遇，复合从入寇。辛酉，逼奉天。癸亥，党项攻同州，焚州民庐舍。丁丑，郭子仪说谕回纥，令与吐蕃疑贰。庚辰，子仪先锋将白元光合回纥军击吐蕃之众于灵台县之西原，斩首五万级，俘获人畜凡三百里不绝。辛巳，京师解严。壬午，仆固怀恩大将仆固名臣以千骑来降。诏税百官钱；市绢十万以赏回纥。乙酉，回纥首领胡禄都督来朝。癸卯，朔方将李回方奏收灵武郡。丁亥，分宣饶、歙户口于秋浦县置池州，分信州弋阳置贵溪县。闰十月辛卯，以京兆少尹黎干为京兆尹。丙午，封朔方大将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丁未，百僚上表，以军兴急于粮，请纳职田以助费，从之。戊申，进封渭北节度使李

光进为武威郡王。以刑部侍郎路嗣恭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关内副元帅，兼知朔方节度等使。剑南节度使郭英乂为其检校西山兵马使崔旰所杀，邛州柏茂林、泸州杨子琳、剑南李昌巙皆起兵讨旰，蜀中乱。十一月，宰臣河南都统王缙请减诸道军资钱四十万贯修洛阳宫，从之。十二月己酉，敕："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弊，此后委转运使察访以闻。"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壬申，减子孙袭实封者半租，永为常式。乙酉，制：

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途，国之贵游，罔不受业。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闵焉。今宇县乂宁，文武并备，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以行礼。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神人以和，风化浸美，日用此道，将无间然。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为奉义方，修德立知，是资艺业。恐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咨禀，负经来学，宜集京师。其宰相朝官、六军诸将子弟，欲得习学，可并补国子学生。其中身虽有官，欲附学读书者亦听，其学官委中书门下选行业堪为师范者充。其学生员数，所习经业，供承粮料，增修学馆，委本司条奏以闻。

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充东都京畿、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以户部侍郎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西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至是天下财赋，始分理焉。

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学，赐宰臣百官飧钱五百贯，于国学食。壬辰，镇南都护依旧为安南都护府。乙未，贬刑部尚书颜真卿为峡州员外别驾，以不附元载，载陷之于罪也。壬子，命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兼成都尹，持节充山南西道、剑南东川等道副元帅，仍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郭英乂之乱也。以四镇行营节度使马璘兼邠州刺史。癸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州刺史张献诚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邛州刺史柏茂林充邛南防御使，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为茂州刺史、充剑南西山防御使，从杜鸿渐请也。三月辛未，张献诚与崔旰战于梓州，为旰所

败，仅以身免。

夏四月辛亥，诏尚书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员外郎授下州刺史，为定制。五月丙辰，税青苗地钱使、殿中侍御韦光裔诸道税地回。是岁得钱四百九十万贯。自乾元已来，天下用兵，百官俸钱折，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百官俸料，每年据数均给之，岁以为常式。六月戊戌，以淮南节度使崔圆检校尚书右仆射。自春旱，此月庚子始雨。丁未，日重轮。其夜，月重轮。

秋七月辛酉，检校兵部尚书、衢州刺史李岘卒。自五月大雨，洛水泛溢，漂溺居人庐舍二十坊。河南诸州水。加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检校工部尚书。癸未，太庙二室芝草生。八月丁亥，国子监释奠复用牲牢。上元二年，诏诸祠献熟，至是鱼朝恩请复旧制。壬寅，以茂州刺史崔旰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邛南防御使、邛州刺史柏茂林为邛南节度使，从杜鸿渐所请也。癸卯，太子少保裴遵庆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崔寓为太子少傅。甲辰，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侍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辛亥，以检校礼部尚书裴士淹充礼仪。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丙子，宣州刺史李佚坐赃二十四万贯，集众杖死，籍没其家。

冬十月癸未朔。己丑，宗正卿吴王祗奏上《皇室永泰新论》二十卷，太常博士柳芳撰。和蕃使杨漳与蕃使论位藏等来朝。丙申，令宰臣宴论位藏于中书省。

十一月甲寅，乾陵令于陵署得赤兔以献。丙辰，诏：

古者量其国用，而立税典，必于经费，则之重轻。公田之籍，可谓通制；履亩而税，斯诚弊法。所期折中，以便于时。亿兆不康，君孰与足？故爱人之体，先以博施；富国之源，必均节用。朕自临宸极，比属艰难，尝欲阐淳朴之风，守冲俭之道，每念黎庶，思致和平。而边事犹殷，戎车屡驾，军与取给，皆出邦畿。九伐之师，尚勤王略；千金之费，重困吾人。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税一，务于行古。今则编户流亡，而垦田减税，计量入之数，甚倍征之法。纳隍之惧，当宁轸怀。虑失三农，忧深万姓，务从省约，稍冀蠲除。用申勤恤之怀，以救惸嫠之弊。京兆府今年合征八十二万五千石数内，宜减放一十七万

五千石。青苗地头钱宜三分取一。在京诸司官员久不请俸，颇闻艰辛。其诸州府县官，及折冲府官职田，据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随处粜货，市轻货以送上都，纳青苗钱厍，以助均给百官。

甲子，日长至，上御含元殿，下制大赦天下，改永泰二年为大历元年。十二月己亥，彗起匏瓜，其长尺余，犯宦者星。癸卯，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专杀陕州监军张志斌、前虢州刺史庞充，据华州谋叛。是冬无雪。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丁巳，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治兵讨周智光。壬戌，贬智光为沣州刺史。甲子，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使，大理卿敬括为同州刺史、长春宫等使。是日，周智光帐下将斩智光并子元耀、元干三首，传之以献。己巳，诏潼关置兵三千。癸酉，诏：

天文著象，职在于畴人；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虽裨灶明徽，子产尚推之人事；王彤必验，景略犹置于典刑。况动皆讹谬，率是矫诬者乎！故圣人以经籍之义，资理化之本，侧言曲学，实紊大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伦而攸叙。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穹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谈，作伪多端，顺非侥泽。荧惑州县，诖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本处分明榜示，严加捉搦，先藏蓄此等书者，敕到十日内送官，本处长吏带领集众焚毁。限外隐藏为人所告者，先决一百，留禁奏闻。所告人有官即与超资注拟，无官者给赏钱五百贯。两京委御史台处分。各州方面勋臣，洎百僚庶尹，罔不诚亮王室，简于朕心，无近憸人，慎乃有位，端本静末，其诫之哉！

丁丑，升魏州为大都督府，戊寅，敕："同、华两州，顷因盗据，民力凋残，宜给复二年，一切蠲免。"庚辰，禁王公、宗子、郡县主之家，不得与军将婚姻交好，委御史台察访弹奏。

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丙戌，封华州牙将姚怀为感义郡王，李延俊为承化郡王，以斩智光之功也。郭子仪自河中来朝。癸卯，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辛亥夜，大风。丁巳，河中府献玄狐。汴宋节度使田神功来朝。戊辰，贬太子少保李遵永州司马，坐赃也。甲戌，鱼朝恩

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

夏四月巳亥，以江面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洪州刺史李勉为京兆尹，刑部侍郎魏少游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观察团练等使。庚子，宰臣内侍鱼朝恩与吐蕃同盟于兴唐寺。丙午，加田神功检校右仆射。癸酉，以工部侍郎徐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

六月戊戌，山南、剑南副元帅杜鸿渐自蜀入朝。壬寅，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封城阳郡王。癸卯，御史大夫王翊卒。秋七月戊申朔，以右散骑常侍于休烈为检校工部尚书、知省事。时方面勋臣升八座者多非正员。朝命正员者以知省事为名。以中书舍人张延赏检校河南尹。丙寅，以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崔旰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遂州刺史杜济为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以杭州刺史张伯仪为安南都护。癸酉，析道州延唐县置大历县。甲戌酉时，有白气竟天。八月庚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来朝。壬午，月入氐。丙戌，渤海朝贡。辛卯，潭、衡水灾。丙申，月犯毕。壬寅，太常卿、驸马都尉姜庆初得罪，赐自尽。敕陵庙署复隶宗正寺。九月戊申朔，岁星守东井七日。甲寅，吐蕃寇灵州，进寇邠州。诏子仪率师三万，自河中镇泾阳，京师戒严。戊午夜，白雾起西北竟天。子仪移镇奉天。乙丑昼，有大流星出于午，没于亥。命左丞李涵宣慰河北。荧惑犯南斗。辛未，靺鞨使来朝。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十月戊寅，灵州奏破吐蕃二万，京师解严。甲申，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乙酉，醴泉出于栎阳，饮之愈疾。回纥、党项使来朝。癸卯，上御紫宸殿。策试茂才异行、安贫乐道、孝悌力田、高蹈不仕等四科举人。十一月庚申，改黄门侍郎依旧为门下侍郎。诏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谓之宰臣者，三公之职。汉制：中书令出纳诏命，典司枢密；侍中上殿称制，参议政事。魏、晋已还益重其任。职有关于公府，事不系于尚书，虽陈启沃之谋，未专宰臣之称，所以委遇斯大，品秩非崇。至于国朝，实执其政，当左辅右弼之寄，总代天理物之名，典领百僚，陶镕景化。岂可具瞻之地，命数不加。固当进以等威，副其佥属。其侍中、中书令宜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升入正三品。”壬戌夜，月晕南北河、东井，镇星入舆鬼，久之方散。甲子，月去轩辕一尺。己丑，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壬申，京师地震，自东北来，其声如雷。十二月甲申，凤翔李抱玉来朝。丁酉，太原节度使辛云京来朝。荧惑入壁垒。戊戌黑气如尘，竟北方。是秋，河东、河南、淮南、

浙江东西、福建等道五十五州奏水灾。

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辛亥，剑南西山置乾州，管招武、宁远二县。壬子夜，月掩毕。甲子，册新罗国王金乾运母为太妃。甲戌，以工部侍郎蒋涣为尚书左丞，浙西团练观察使、苏州刺史韦元甫为尚书右丞。左丞李涵、右丞贾至并为兵部侍郎。乙亥，永和公主薨。二月己卯，以常州刺史李栖筠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西团练观察使。壬午，邠宁节度使马璘来朝。三月乙巳朔，日有蚀之。壬申，割恆州行唐县置泜州，以灵寿、恆阳隶之。

夏四月戊寅，以山南西道节度使、邓国公张献诚为检校户部尚书。以疾辞位也。右羽林将军张献恭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兄献诚所荐也。壬寅，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加检校工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崔旰来朝。

五月戊申，加崔旰检校右散骑常待。乙卯，追谥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兴信公主亡女张氏为恭顺皇后，祔葬。辛酉，改桂州临源县为全义县。癸酉，以左散骑常侍崔昭为京兆尹。是日地震。戊辰，以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检校工部尚书，改名宁。宁为柏茂林、杨子琳所攻，宁既入朝，子琳乘虚袭据成都府。朝廷忧之，即日诏宁还成都。庚午，以邛州刺史鲜于叔明为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使。

六月戊子，承天皇帝祔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庚寅，太子少师王玙卒。壬辰，幽州节度使、检校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怀仙为麾下兵马使硃希彩所杀。庚子，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赵国公崔圆卒。闰月己酉，郭子仪加司徒。庚申，宰臣充河南副元帅王缙兼幽州节度使。以尚书右丞韦元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西卯，以幽州节度副使、试太常卿硃希彩知幽州留后。遣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使河北宣慰，以幽州乱故也。庚午，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恆州李宝臣并加左右仆射。七月壬申，崔宁弟宽攻破杨子琳，收复成都府。是月，五星并聚于东井，占曰：中国之利也。乙亥，王缙赴镇州。

八月己未，月掩毕。辛酉，月入东井。壬戌，吐蕃十万寇灵武。荧或犯太微垣。丁卯，吐蕃寇邠宁，节度使马璘破吐蕃二万于邠州。御史大夫崔涣为税地青青钱使。给百官俸钱不平，诏尚书左丞蒋涣按鞫，贬崔涣为道州刺史。庚午，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云京卒。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长史、持

节、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兼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兼东都留守、齐国公王缙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军节度，余官使并如故。辛未，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山剑副元帅、太清宫使、崇玄馆大学士杜鸿渐兼东都留守。

九月壬申。郭子仪自河中移镇奉天。岁星入舆鬼。丁丑，济王环薨。荧惑入太微垣。壬午，吐蕃寇灵州。甲申，以尚书左丞蒋涣为华州刺史，充镇国军潼关防御使。丙戌，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邓国公张献诚卒。丁亥。工部尚书赵国珍卒。庚寅，以华州刺史张重光为尚书左丞。壬辰，灵州将白元光破吐蕃二万于灵武。戊戌，灵武奏破吐蕃六万，百僚称贺，京师解严。

冬十月甲寅，朔方留后、灵武大都督府长史常廉光加检校工部尚书。乙未，以京兆尹李勉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丁卯，子仪自奉天来朝。十一月丁亥，幽州留后硃希彩为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使，癸巳，加廊下百官厨料，增旧五分之一。十二月壬寅，道州刺史崔涣卒。己酉，以邠宁节度使马璘为泾原节度，移镇泾州，其邠宁割隶朔方军。邠州将吏以烧马坊为乱，兵马使段秀实斩其凶首八人，方定。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甲戌，大风。乙亥，大雪，平地盈尺。甲申，日有蚀之。子仪回河中。戊子，敕有司定王公士庶每户税钱，分上、中、下三等。宗室颍州刺史李岵专杀，法司以议亲，宜赐自尽。乙未，福建观察使李承昭请徙汀州于长汀县之白石村，从之。黑衣大食国使朝贡。二月乙巳，以泸州刺史杨子琳为陕州刺史。乙卯，宰臣杜鸿渐让山剑副元帅，从之。丙辰夜，地震，有声如雷者三。辛酉，以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衡州刺史韦之晋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军于潭州。江西团练使魏少游来朝。三月壬申，诏：

夫计人而置官，度事而赋任，因时立制，损益在焉。吏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则官称其禄，禄当其秩，然后上下相乐，公私不匮。昔汉光武时及魏太和中，并减吏员，兼省乡邑，致理之道，此其一隅。今连岁治戎，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恻然。人寡吏多，困于供费，欲其苏息，不可得也，设令廉耻守分，以奉科条，犹有录廪之烦，役使之弊；而况贪猾纵欲，而动逾典章，作威以虐下，厚敛以润已者乎！古者县置大夫一员，足以为治，奚必贰佐分掌而后治耶？且京畿户口，减耗大半，职员如旧，何以堪之？岂可以重困之人，供不给之费。使人不倦，其在变通，制事之宜，式从省便。其京兆府长

安、万年宜各减丞一员、尉两员，余县各减丞、尉一员。馀委吏部条件处分。

吏部尚书裴遵庆为右仆射，刘晏改吏部尚书。庚寅，江西团练使魏少游封赵国公。丙申复置仙州。

夏四月壬寅，陕州虞邑县复为安邑县，虢州天平县复为湖城县。五月丙戌，京师地震。辛卯，以仆固怀恩女为崇徽公主，嫁回纥可汗，仍命兵部侍郎李涵往册命。六月丁酉，以太子詹事臧希让检校工部尚书，充渭北节度；以渭北节度李光进为太子太保。辛亥，升辰州为都督府，析辰、巫、溪、锦、业等州置团练观察使。秋七月己巳，以沣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癸未，以天下刑官滥刑，诏：

至理之代，先德后刑，上欢然以临下，下欣然而奉上，祸乱不作，法令可施。去圣久远，薄于教化，简书填委，狱讼烦兴。苛吏舞文，冤人致辟，思欲刷耻改行，厥路无由，岂天地父母慈爱之意也！朕主三灵之重，托群后之上，夕惕若厉，不敢荒宁。内访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给，八年于兹，而大道淳风，郁而不振。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役费尤广，赋役转输，疾耗吾人，困竭无聊，穷期滥矣。下庶暗昧，不见刑纲，戎士在军，未习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实繁。狴犴之间，未详事实，吏议不决，动淹时月，伤沮和气，屡彰咎征。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绳下以刑，敢不罪己以答灾眚。人者君之支体，害之则君有所伤；刑者教之辅助，失之则人无所措。虑有冤滥，惨然忧伤，用明慎罚之典，俾弘在宥之泽。其天下见禁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释放。左降、流人、移隶等，委所司奏听进止。如闻州县官比来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殒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自今已后，非灼然蠹害，不得辄加非理，所司严加纠察以闻。

先是，皇姨弟薛华因酒色之急，手刃三人，弃尸于井，事发系狱，赐自尽，故有是诏。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己卯，虎入长寿坊元载家庙，射生将周皓引弩毙之。

冬十月乙卯，以汝州刺史孟皞为京兆尹。十一月辛未，禁畿内弋猎。乙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卫国公杜鸿渐卒。丙子以左仆射、冀国公裴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东都留守、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十二月乙未，敕左右补阙、拾遗、内供奉员左右各置两员，余罢之。戊戌，裴冕卒。辛酉，敕京兆府税宜分作两等，上等每亩

税一斗，下等税六升，能耕垦荒地者税二升。

五年春正月乙丑朔。辛卯，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判凤翔尹，充凤翔、河陇节度使；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判梁州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壬申，河南尹张延赏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罢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所管军隶东都留守。

二月戊戌，李抱玉移镇

，凤翔军仇，纵兵大掠，数日乃止。己亥。废仙州，以襄城、叶县隶汝州。诏罢鱼朝恩观军容使。己巳，朝恩自缢而死。戊寅，诏定京兆府户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荒田开垦者二升。己丑，敕：

唐虞之际，内有百揆，庶政惟和。至于宗周，六卿分职，以倡九牧。《书》曰："龙作纳言，帝命惟允。《诗》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皆尚书之任也。虽西汉以二府分理，东京以三公总务；至于领录天下之纲，综核万事之要，邦国善否，出纳之由，莫不处正于会府也。令、仆以综详朝政，丞、郎以弥纶国典，法天地而分四序，配星辰而统五行，元本于是乎在。九卿之职，亦中台之辅助，小大之政，多所关决。自王室多难，一纪于兹，东征西伐，略无宁岁。内外荐费，徵求调发，皆迫于国计，切于军期，率于权便裁之，新书从事，且求当时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天时人事，表裹相符。将明画一之法，大布惟新之命，陶甄化源，去末归本。

魏、晋有度支尚书，校计军国之用，国朝但以郎官署领，办集有余。时艰之后，方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转烦，终无弘益，又失事体。其度支使及关内、河东、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转运常平盐铁等使宜停。礼仪之本，职在奉常，往年置使，因循未改，有乖旧制，实旷司存。委太常卿自举本职，其使宜停。汉朝丞相与公卿已下五日一决事，帝亲断可否。且国之安危，不独注于将相；考之理乱，固亦在于庶官。尚书、侍郎、左右丞及九卿，参领要重，朕所亲倚，固当朝夕进见，以之匡益也。并宜详校所掌，具陈损益，如非时宜，须有奏议，亦听诣阁请对。当亲览其意，择善而从。

朕受昊天之成命，承累圣之鸿业，齐心涤虑，夙夜忧劳。顾以不敏不明，薄于德化，致使旧章多废，至理未弘，其心愧耻，终食三叹。虽诏书屡下，以申振恤，且朝典未举，犹深郁悼。思与百辟卿士，励精于

理，俾国经王道，可举而行，各宜承式，以恭尔位。诸州置屯亦宜停。

于是悉以度支之务委于宰相。辛卯，以兵部侍郎贾至为京兆尹。以京西兵马使李忠臣为凤翔尹，代皇甫温。温移镇陕州。

夏四月庚子，湖南都团练使崔旰为其兵马使臧玠所杀，玠据潭州为乱，沣州刺史杨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杨漳出军讨玠。乙巳夜，岁星入轩辕。丙午，复置先农、马祖坛，祀之。丁未，封幽州节度使硃希彩为高密郡王。己未夜，彗起五车，长三丈。庚申，宰臣太原尹王缙入朝。五月辛未，刑部侍郎黎干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经略招讨观察等使。己卯夜，彗起北方，其色白。庚辰，贬礼仪使、礼部尚书裴士淹为虔州刺史，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为饶州刺史。皆鱼朝恩党也。元载既诛朝恩，下制罢使，仍放黜之。癸未，以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甲申，西北白气竟天。徙置当、悉、柘、静、恭五州于山险要害地，备吐蕃也。

六月己未彗星始灭，赦天下见禁囚徒。秋七月丁卯，以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御史大夫薛兼训为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是月，京城斗米千文。八月辛卯，宰臣元载上疏请置中都于河中府，秋杪行幸，春中还京，以避蕃戎侵寇之患。疏入不报。载疏大旨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以威四方。辞多捭阖，欲权归于己也。

九月丁丑，以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陈少游充浙江东道团练观察使。吐蕃寇永寿。汴州田神功来朝。十二月乙未，改巫州为溆州，业州为蒋州。

六年春正月己未朔。戊寅，于鄜州之鄜城置肃戎军。二月乙酉御史大夫敬括卒。夏四月丁巳，上御宣政殿试制举人，至夕，策未成者，令太官给烛，俾尽其才。己未，沣州刺史杨子琳来朝，赐名猷。丁丑，改果州为充州。戊寅，诏："纂组文绣，正害女红。今师旅未息，黎元空虚，岂可使淫巧之风，有亏常制。其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繝绵、竭凿、六破已上、并窒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大小花绫锦，任依旧例织造。有司明行晓谕。"五月癸卯，以河南尹张延赏为御史大夫。秋七月乙巳，月掩毕。

八月乙卯，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卒。丙辰，以东都副留守常休明为检

校左散骑常侍、河阳三城使。夏旱，此月己未始雨。庚午，以御史大夫张延赏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丙午、以苏州刺史、浙江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丁丑，获白兔于太极殿之内廊。庚辰夜，月入紫微垣。九月壬辰夜，荧惑犯哭星。自八月连雨，害秋稼。戊申，于轮台置静塞军。辛亥，荧惑入壁垒。

冬十月壬午，沧州置横海军。十一月己亥，文单国王婆弥来朝，献驯象一十一。壬寅夜，月入太微，又掩氐。十二月己未，江西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魏少游卒。庚午，制以文单王婆弥开府仪同三司、试殿中监。是岁春旱，米斛至万钱。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戊子，于魏州顿邱县置澶州。以顿邱县之观城店置观城县，以张之清丰店置清丰县，并割魏州之临黄县，并隶澶州。以贝州临清县之张桥店置永济县。乙未，月犯轩辕。庚子，以检校户部尚书路嗣恭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观察使。辛丑，太常卿杨绾兼充礼仪使。甲辰，回纥使出鸿胪寺劫坊市，吏不能禁止，复三百骑犯金光、硃雀等门。是日皇城诸门皆闭，慰谕之方止。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观察使。镇星临太微。戊午夜，月掩天关。三月壬辰，诏谏议大夫置四员为定。

夏四月甲寅，回纥王子李秉义卒，归国宿卫赐名也。五月乙酉，雨雹，大风折树。丙戌夜，月入太微。辛卯，徙忻州之七圣容于太原府之紫极宫。乙未，诏：

跻于道者，化淳而刑措；善于理者，网举而纲疏。朕涉道未弘，烛理多昧，常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风，保合太和，在宥天下，盖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时以设教，便俗以立防，务尽平恕，用申哀恤，又化浅而多犯也。加以边虞未戢，徭赋适繁，荒废之际，寇攘期起。遂令圆土嘉石之下，积有系囚；竹章牙简之中，困于法吏。属盛阳之候，大暑方蒸，仍念狴牢，何堪郁灼？所以汨伤和气，感致咎徵，天道人事，岂相远也！如闻天下诸州，或愆时雨，首种不入，宿麦未登。哀我矜人，何时不恐？皆由朕过，益用惧焉。惕然忧嗟，深自咎责。所以减膳彻乐，别居斋宫，祷于神明，冀获嘉应。仲夏之月，静事无为，以助晏阴，以弘长养。断薄决小，已过于麦秋；继长增高，宜顺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见禁囚徒，罪无轻重，一切释放。

癸亥，以检校礼部尚书蒋涣充东都留守。六月庚戌，有司言日蚀，阴云不见。丁丑，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宝钿等物。秋七月

癸巳，回纥蕃客夺长安县令邵说所乘马，人吏不能禁。八月庚戌，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

九月乙未，工部尚书于休烈卒。

冬十月壬子，上畋于苑中，矢一发贯二兔，从臣皆贺。辛未，以权知幽州卢龙节度留后硃泚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幽州卢龙节度使。丙子，以太府卿吕崇贲为广州都督，充岭南节度使。十一月庚辰，诏：自顷蕃戎入寇，巴南屡多征役。其巴、蓬、渠、集、壁、充、通、开等州，宜放二年租庸。甲申，以福建观察使李承昭为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李琦为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辛卯，以岭南节度李勉为工部尚书。十二月丙寅，雨土。是夜，长星出于参。辛未，滑州置永平军。壬子，禁铸铜器。癸酉，大雪。是秋稔。回纥、吐蕃、大食、渤海、室韦、靺鞨、契丹、奚、牂柯、康国、石国并遣使朝贡。

八年春正月丁丑朔，壬午，昭义军节度、检校右仆射、相州刺史薛嵩卒。癸卯，敕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十五文，率京畿三十文，自今一例十五文。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举一人堪为刺史县令者。二月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丁卯，幽州节度使硃泚加检校户部尚书，封怀宁郡王。徐浩、薛邕违格，并停知选事。壬申，永平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滑州刺史、霍国公令狐彰卒，遣表荐刘晏、李勉代己。三月丙子，以工部尚书李勉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充永平军节度、滑亳观察等使。

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紫泥补殿之隙缺，凡十五处。戊午，以太仆卿吴仲孺为鄂州刺史、鄂岳沔等州团练观察使。五月乙酉，贬吏部侍郎徐浩明州别驾，薛邕歙州刺史，京兆尹杜济杭州刺史，皆坐典选也。以太府卿于颀为京兆尹。辛卯，郑王邈薨，赠昭静太子。壬辰，曲赦京城系囚。癸卯，诏赦天下系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放。六月陇州华亭县置义宁军。癸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奏安邑盐池生乳盐。是夏，城奉天以备蕃寇。秋七月己卯，太白入东井。乙未，月掩毕。

八月甲寅，诏吏部尚书刘晏知三铨选事。己未，吐蕃寇灵武。庚午，灵武奏蕃军退去。辛未，幽州节度使硃泚弟滔率五千骑来朝，请河西防秋。诏千骑迓于国门，许自皇城南面出开远门，赴泾州行营。九月癸酉，临晋公主薨。壬午，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部将哥舒晃所杀。癸未，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请进

三十字，如不称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丁亥，贬左巡使、殿中侍御史杨护，以其抑郇谟而不上闻也，戊子，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议政得失。己丑夜，太白入太微。甲午，东都留守蒋琼兼知东都贡举。戊戌，以辰、锦观察使李昌巑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大鸟见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长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群鸟随而噪之。神策将张日芬射毙以献。

冬十月癸卯，魏博田承嗣加同平章事。丁巳夜，月掩毕。吐蕃寇泾州、邠州。甲子，子仪先锋将珲瑊与吐蕃战于宜录，我师不利。瑊与泾原马璘极力追蹑，蕃军溃去。乙丑，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以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陈少游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戊辰，郭子仪奏破吐蕃十万，百僚称贺。己卯夜，月入羽林。癸巳，月入太微。十一月壬寅朔。庚戌，汴宋节度使田神功来朝。辛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来朝。十二月癸酉，月入羽林。是冬无雪。是岁大有年。

九年正月庚子朔。壬寅，汴宋节度使、太子少师、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田神功卒。沣朗两州镇遏使、沣州刺史杨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诏许赴汝州，遂溯汉而上，复、郢、襄等州皆闭城拒之。二月己丑，以田神功弟神玉权知汴宋留后。癸巳，郭子仪自邠州来朝，李抱玉自凤翔来朝。三月丙午，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式。戊子，以沣州刺史杨猷为洮州刺史。

夏四月丁丑，月入太微。己卯，以桂管观察使黎干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甲申，中书舍人常衮率两省官一十八人诣阁请论事，诏三人各尽所怀。乙酉，诏郭子仪等大阅兵师以备吐蕃。壬辰，诏赦大辟以下系囚，无轻重释放。乙未，华阳公主薨，上悲惜之，累日不听朝，宰臣抗疏陈请。五月庚戌，废泯州。庚申，诏度支使支七十万贯、转运使五十万贯和籴，岁丰谷贱也。乙丑，诏：

四海之内，方协大宁，西戎无厌，独阻王命，不可忘战，尚劳边事。朕顷以兵革之后，军国空耗，躬率节俭，务勤农桑。上玄储休，仍岁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虽属此人和，近于家给，而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籴，以之餽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数，岂齐倍余之收。其在方面荩臣，成兹大计。共佐公家之急，以资塞下之储。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

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浙东、浙西，亦合准例。恐路远往来增费，各委本道每年取当使诸色杂钱及回易利润、赃赎钱等，每人计二十贯。每道据合配防秋人数多少，都计钱数，市轻货送纳上都，以备和籴，仍以秋收送毕。

泾原节度使马璘来朝。丙寅，加马璘尚书左仆射、知省事。璘讽将士进状求宰相，故有是授。幽州节度使硃泚遣弟滔奉表请自入朝，兼自率五千骑防秋。许之，诏所司筑第待之。六月己卯，月掩南斗。庚辰，月入太微。秋七月甲辰，月掩房，又入羽林。久旱，京兆尹黎干历祷诸祠，未雨。又请祷文宣庙，上曰“丘之祷久矣。”八月辛未，以虢州刺史宋晦为同州刺史，充长春宫营田等使。戊寅，以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温为越州刺史，充浙东观察使。辛卯，月掩轩辕。九月庚子，幽州节度使硃泚来朝。乙巳，渭北节度使、坊州刺史臧希让卒。是秋大雨。

冬十月壬申，信王瑝薨。乙亥，梁王璿薨。以前宣州刺史季广琛为右散骑常侍。十一月戊戌，大雪。平地盈尺。庚子，以商州刺史李国清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陕州观察使。十二月庚寅，以中书舍人杨炎、秘书少监韦肇并为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常衮为礼部待郎。壬辰，赦京系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放。

十年春正月乙未朔。己酉，昭义牙将裴志清逐其帅薛崧，薛崧奔洺州，上章待罪。志清率众归田承嗣。壬寅，寿王瑁薨。乙未，硃泚抗表乞留京师，西征吐蕃，请以弟滔权为幽州留后，许之。以昭义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皆嵩之族人也。戊申，遣使慰谕田承嗣，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壬子，充州复为果州。癸丑。田承嗣盗取洺州，又破卫州。二月乙丑，盗杀卫州刺史薛雄。丙寅，罢辰、锦、溪、奖、溆五州经略使，复隶黔中。辛未，制第四子述封睦王，充岭南节度度支营田、王府经略观察处置等大使。第五子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节度大使。第六子连封恩王。第七子韩王迥可充汴宋节度大使。第八子遘可封鄜王。第十三子造封忻王，充昭义节度大使。第十四子暹封韶王。十五子运封嘉王。十六子遇封端王。十七子遹封循王。十八子通封恭王。十九子达封原王。二十子逸封雅王。并可开府仪同三司，不出阁。丙子，以华州刺史李承昭为相州刺史。知昭义兵马留后。时田承嗣尽盗入相、卫所管四州之地，自署长吏。是日河阳军乱，逐城使常休明，迫牙将王惟恭为留后，军士大掠数日，休明奔东都。甲申，以平卢淄青节度观察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检校工部尚书、青州刺史李正己检校尚书左仆射；前陇右节度副使、陇州刺史马燧

为商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

三月甲午，陕州军乱，逐观察使李国清，纵兵大掠。国清卑词遍拜将士，方免祸，一夕而定。乙巳，薛嶙、常休明至阙下，素服待罪。丁未，以左散骑常侍孟皞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使。庚戌，荧惑入壁垒。四月，太常寺奏：诸州府所用斗秤，当寺给铜斗秤，州府依样制造而行，从之。乙丑，制：魏博节度使、开府仪岵司、太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雁门郡王田承嗣可贬永州刺史。仍诏河东、镇冀、幽州、淄青、淮西、滑亳、汴宋、泽潞、河阳道出师进讨。甲申，大雨雹，暴风拔树，飘屋瓦，落鸱吻，人震死者十之二，京畿损稼者七县。五月乙未，田承嗣部将霍荣国以磁州归。癸卯，剑南置昌州。罢两都贡举，都集上都，停童子科。

六月辛未，田承承嗣遣其党裴志清攻围冀州，为李宝臣所败。秋七月己未。户部尚书暢璀卒。杭州大风，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八月丁卯，田承嗣上表请束身归朝。戊子夜，月入太微。己丑，田承嗣将卢子期攻磁州。九月戊戌，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来朝。壬寅，宥京城系囚。戊申，回纥白昼杀人于市，吏捕之，拘于万年狱。其首领赤心持兵入县，劫囚而出，斫伤狱吏。月晕，荧惑犯昴、五车、参、东井等星。癸丑，吐蕃寇陇州，凤翔李抱玉击之。戊午，幽州节度使硃泚镇奉天。

冬十月辛酉日，日有蚀之。癸亥，以商州刺史马燧检校左散骑常侍、河阳三城使。甲子，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与卢子期战于磁州清水县，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献。丙寅，贵妃独孤氏薨，追赠曰贞懿皇后。己丑，尚书右仆射裴遵庆卒。十一月辛卯，新平公主薨。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吴希光以城降。丁未，路嗣恭攻破广州，擒哥舒晃，斩首以献。

十一年春正月庚寅朔，田承嗣上表请罪。壬辰，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许其自新。辛亥。剑南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二十万，斩首万级，生擒首领一千一百五十人，献于阙下。二月癸亥，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卒于京师。戊子，河阳军复乱，大掠三日，监军使冉廷兰率兵斩其乱首。方定。戊申，昌乐公主薨。辛亥，御史大夫李栖筠卒。

夏四月戊午朔。丙子，以浙西观察使、苏州刺史、御史大夫李涵知台事，充京畿观察使。己卯，以前淮南节度使、阳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张延赏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使。五月癸巳，以永平

军节度使李勉为汴州刺史，充汴宋等八州节度观察留后，时汴将李灵耀专杀濮州刺史孟鉴，北连田承嗣。故命勉兼领汴州。授灵耀濮州刺史，灵耀不受诏。

六月戊戌，以李灵耀为汴州刺史，充节度留后。秋七月戊子夜，暴澍雨，平地水深盈尺，沟渠涨溢，坏坊民千二百家。庚寅，田承嗣兵寇滑州，李勉拒战而败。八月丙寅，幽州节度使硃泚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灵耀据汴叛。甲申，命淮西李忠臣、滑州李勉、河阳马燧三镇兵讨之。闰月丁酉，太白经天。九月乙丑，李忠臣等兵进营郑州，灵耀之众来薄战。淮西兵乱，乃退军于荥泽。戊辰，淄青李正己奏取郓、濮二州。

冬十月乙酉，忠臣等宫破贼于中牟，进军，又败贼于汴州郭外，乃攻之。乙丑，承嗣遣侄悦率兵三万援灵耀。丙午，淮西、河阳之师合击田悦营，其众大败，悦脱身北走。灵耀闻悦之败，弃城遁走。汴州平。丁未，滑将杜如江生擒灵耀而献。十二月丁亥，加平卢淄青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青州刺史、饶阳王李正己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德军节度使、太子太傅、检校尚书左仆射、陇西郡王李宝臣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寅，泾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扶风郡王马璘卒。丁酉，以泾原节度副使、试太常卿、张掖郡王段秀实权知河东节度留后，北都留守薛兼训病故也。昭义节度使李承昭搞表称疾，以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权知磁、邢兵马留后。庚戌，加淮西节度、检校右仆射、安州刺史、西平郡王李忠臣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汴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辛酉，以四镇北庭泾原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张掖郡王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月掩轩辕。渤海使献日本国舞女十一人。癸酉夜，月掩心前大星，又入南斗魁。京师旱，分命祈祷。二月戊子，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之子纳为青州刺史，充淄青节度留后。丁未，以朗州刺史李国清为黔州刺史、经略招讨观察使。

三月乙卯，河西陇右副元帅、凤翔怀泽潞秦陇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兵部尚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知凤翔府事、上柱国、凉国公李抱玉卒。壬戌，月入太微。癸亥，以太原少尹、河东节度行军司马、权知河留后鲍防为太原尹、御史大夫，充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戊辰夜，月逼心前星。庚午，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复授魏博节度使，余官并如故。承嗣侄悦、子绾绪纶并复旧官。庚辰，宰相元载、王缙得

罪下狱，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鞫之。辛巳，制：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赐自尽，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贬括州刺史。

夏四月壬午，以朝议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国史杨绾为中书侍郎，尚书礼部郎、集贤院学士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未，以右庶子潘炎为礼部侍郎。贬吏部侍郎杨炎为道州司马，元载党也。谏议大夫、知制诰韩洄王定包佶徐璜，户部侍郎赵纵，大理少卿裴翼，太常少卿王紞，起居舍人韩会等十余人，皆坐元载贬官也。给事中杜亚使魏州，赐田承嗣铁券。癸巳，以前秘书监李揆为睦州刺史。揆故宰相，为元载所忌，二十年流落丐食江湖间，载诛，方得为郡。又召颜真卿于湖州，亦载所忌斥外也。乙未，月掩心前星。丁酉，西川破吐蕃于望汉城，擒蕃将大笼官论器然以献。壬寅，以前商州刺史乌崇福为安南都护、本营经略使。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并遣使朝贡。己酉，加京官料钱，文武班诸司共二千七百九十六员，文官一千八五十四员，武官九百四十二员，岁加给一十五万六千贯，并旧给凡二十六万贯。以关内副元帅、兵马使浑瑊兼邠州刺史。

五月辛亥。罢天下州团练守捉使名。甲寅，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丙辰夜，月入太微。辛酉，贬刑部尚书王昂连州刺史，昂至万州卒。庚午，敕毁元载祖、父坟，剖棺弃骸，焚毁私庙主于大宁里。甲戌，以前安南都护张伯仪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六月癸巳，时小旱，上斋居祈祷，圣体不康，是日不视朝。秋七月戊午，罢润州丹阳军、苏州长洲军。己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杨绾卒。八月癸巳，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癸卯，宰臣让赐食。先是元载、王缙辅政，每日赐食，因为故事。至是，常衮等上表云：“飧钱已多，更颁御膳，胡颜自安，乞停赐食。”从之。甲辰，以湖州刺史颜真卿为刑部尚书。乙巳，以久雨宥常参百僚，不许御史点班。九月乙卯，许以庶人礼葬元载。辛酉，以泾原节度副使段秀实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郑颍等节度使。庚午，吐蕃寇坊州，掠党项羊马而去。是秋，宋、亳、陈、滑等州水。

冬十月丁亥，户部待郎、判度支韩滉言解县两池生瑞盐，乃置祠，号宝应灵庆池。壬寅夜，月掩昴，又入太微。乙巳，以滑州牙将刘洽为宋州刺史。京兆尹黎干奏水损田三万一千顷。度支使韩滉奏所损不多。兼渭南令刘藻曲附滉，亦云部内田不损。差御史赵计检渭南田，亦附滉云不损。上曰：“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复命御史硃敖检之，渭南损田三千顷。上叹息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亦宜称损，损而不闻，岂有恤隐之意耶！刘藻、赵计皆贬官。十一月癸丑，太白临哭星。乙卯

夜，月入羽林。癸酉，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工阅尚书。刑部尚书颜真卿献所著《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十二月丁亥，西川崔宁奏于西山破吐蕃十万，斩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己亥，天下仙洞灵迹禁樵捕。庚子，以幽州节度使硃泚兼陇右节度副大使，权知河西、泽潞行营兵马事。京兆尹请修六门堰，许之。

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辛酉，坏白渠碾硙八十余所，以夺农溉田也。壬戌，刑部尚书、鲁郡公颜真卿三抗章乞致仁，不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请附属籍，从之。戊辰，回纥寇太原，鲍防与之战，我师不利。硃泚徙封遂宁郡王。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北人乃安。己亥，吐蕃寇灵武。甲辰，太仆寺佛堂有小脱空金刚右臂忽有黑汁滴下，以纸承之，色类血。

三月甲戌，河阳将士劫回纥辎重，因与相斗，纵兵大掠，久之方定。四月丁亥，以浙西观察留后李道昌为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己丑，以前浙西观察使李涵为御史大夫。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败之。五月戊午，宦官刘清潭赐名忠翼。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硃泚于军士赵贵家得猫鼠同乳不相害，笼而献之。秋七月壬子，中书舍人崔祐甫知吏部选事。癸丑，剑南节度使崔宁加检校司空，东川李叔明加检校工部尚书。辛未，吐蕃寇盐州、庆州。八月甲戌朔，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抗章请复本姓张氏，从之。

冬十月丁酉，葬贞懿皇后于庄陵。十一月丁卯，日长至，有司礼昊天上帝于南郊，上不视朝故也。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刘晏为左仆射，判使如故。以给事中杜亚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西观察使。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兵部尚书。是岁，郴州黄芩山崩，压死者有数百人。

十四年春正月壬寅朔。壬戌，以楚州刺史李泌为澧州刺史。二月癸未，魏博七州节度使、太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长史田承嗣卒。甲申，以魏博中军兵马使、左司马田悦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留后。

三月丁未，汴宋节度使李忠臣为麾下将族侄李希烈所逐，忠臣狼狈归朝。上以忠臣立功于国，乃授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庚戌，以河南尹严郢为京兆尹，河中少尹、知府事赵惠伯为河南尹。辛酉，以前容管经略使、容州刺史王翃为河中少尹、知府事。

夏四月癸未，成德军节度使张宝臣复请姓李，从之。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视朝。北都留守鲍防以北庭归朝。辛酉，诏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壬戌，迁神柩于太极殿，发丧。八月庚申，群臣上尊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十月己酉，葬于元陵。十二月丁酉，祔于太庙。

史臣曰：呜呼，治道之失也，若河决金堤，火炎昆岗，虽神禹之乘四载，玄冥之洒八瀛，亦不能堙洪涛而扑烈焰者，何也？良以势既坏而不能遽救也。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驭也，则思明再陷于河洛；大历之失驭也，则怀恩乡导于犬戎。自三盗合从，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而子仪号泣于用兵，元载殷忧于避狄。然而代宗皇帝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内有李、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凶渠传首，叛党革心，关辅载宁，獯戎渐弭。至如稔辅国之恶，议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权，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己以伤仆固，彻乐而悼神功，惩缙、载之奸回，重衮、绾之儒雅，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古之贤君，未能及此。而犹有李灵耀作梗，田承嗣负恩，命将出军，劳师弊赋者，盖阳九之未泰，岂君道之过欤！

赞曰：群盗方梗，诸戎竞侵。猛士尝胆，忠臣痛心。扫除沴气，敷衍德音。延洪纳祉，帝虑何深。

本纪第十二 德宗上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讳适，代宗长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宝元年四月癸巳，生于长安大内之东宫。其年十二月，拜特进 ，封奉节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八月，改封雍王。时史朝义据东都，十月，遣上会诸军于陕州，大举讨贼。十一月，破贼于洛阳，进收东都，河南平定。朝义走河北。分命诸将追之，俄而贼将怀仙斩朝义首以献，河北平。以元帅功拜尚书令，食实封二千户，与郭子仪等八人图形凌烟阁。广德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

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于太极殿。闰月壬申，贬中书舍人崔祐甫为河南少尹。甲戌，贬门下侍郎、平章事常衮为潮州刺史。召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 ，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戊寅，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庚寅，以兵部尚书路嗣恭为东都留守，以常州刺史萧复为潭州刺史、湖南团练观察使。辛巳，罢邕府岁贡奴婢。癸未，改括州为处州，括苍县为丽水县。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甲申，以司徒、兼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充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诸蕃部落、管内及河阳等道观察使、上柱国、汾阳郡王、山陵使、食实封一千九百户郭子仪可加号尚父，守太尉，余官如故，加实封通前二千户，月给一千五百人粮、马二百匹草料。以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显等州节度观察使；以朔方右留后常谦光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军、天德、盐、夏、丰节度等使；以朔方左留后、单于副都护浑瑊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东中二受降城、镇北及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营田使。丙戌，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己丑，以右羽林大将军吴希光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渭北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辛卯，以河阳三城镇遏使马燧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壬辰，以河东节度留后鲍防为京畿观察使；陈州刺史李芃检校太常少卿，为河阳三城镇遏使。癸巳，以寿州刺史杜亚为江西观察使。甲午，册太尉子仪。自开元以来，册礼多废，天宝中杨国忠册司空，至是行子仪之册。以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充转运使。丙申，诏兵部侍郎黎干害若豺狼，特进刘忠翼掩义隐贼，并除名长流。既行，俱赐死。丁酉，以京畿观察使鲍防为福州刺史、福建

都团练观察使。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初，晏与滉分掌天下财赋，至是晏都领之。

六月己亥朔，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内外文武三品已上赐爵一级　，四品已下加一阶，致仕官同见任，百姓为户者赐古爵一级。加李正己司徒、太子太傅，崔宁、李勉本官同平章事。天下进献，事缘郊祀陵庙所须，依前勿阙，余并停。诸州刺史上佐今后准式入计。诸州刺史、常参官，父在未有官，量与五品致仕官；父亡殁，与追赠。自至德已来别敕，或因人奏，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详定官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格条。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庚子，封元子育为宣王，次子谟为舒王，谌为通王，谅为虔王，详为肃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乙巳，封皇弟乃为益王，迅为随王。丙午，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乃以延英南药院故地为廨。癸丑，诏皇族五服等已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县次给食。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辛酉，罢宣歙池、鄂岳沔二都团练观察使。陕虢都防御使，以其地分隶诸道。复置东都京畿观察使，以御史中丞为之。壬戌，处州刺史王缙、湖州刺史第五琦皆为太子宾客，睦州刺史李揆为国子祭酒，并留司东都。中官邵光超送淮西旌节，李希烈遗缣七百匹，事发，杖六十，配流。由是中官不敢受赂。癸亥，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长官，各举可任刺史县令者一人，中书门下量才进拟，有犯坐举主。秋

七月戊辰朔，日有蚀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奏："列圣谥号，文字繁多，请以初谥为定。"兵部侍郎袁傪议云："陵庙玉册已刻，不可轻改。"罢。傪妄奏　，不知玉册皆刻初谥而已。庚午，诏：邕州所奏金坑，诚为润国，语人以利，非朕素怀。其坑任人开采，官不得禁。辛未，以吏部侍郎房宗偃为御史中丞、东都畿观察使。罢右银台门客省岁给廪料万二千斛。自永泰已来，或四方奏计未遣者，或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常数百人，于客省给食，横费已甚，故罢之。壬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癸酉，减宫中服御常贡者千数。丁丑，复置厩马随仗于月华门外。己卯，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庚辰，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罢商州岁贡□离胶。辛卯，罢天下榷酒。丁酉，诏国用未给。其宣王已下开府俸料皆罢给。

八月甲辰，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道州司马同正杨炎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同

平章事、京畿观察使。乙巳，遣太常少卿韦伦使吐蕃　，以蕃俘五百人还之，修好也。癸亥，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九月甲戌，以淮西节度为淮宁军。辛巳，以检校刑部尚书白孝德为太子少傅。丙戌，秘书少监邵说为吏部侍郎，给事中刘乃为兵部侍郎，中书舍人令狐峘为礼部侍郎。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合南蛮之众号二十万，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连陷郡邑。发兵四千助蜀，大破之。己酉　　，葬代宗于元陵。戊午，九成宫贡立兽炭炉，襄州贡种蔗蒻之工，皆罢之。散官豢猪三千头给贫民。十一月辛未，以鸿胪卿贾耽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丁丑，以陕州长史杜亚为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都防御观察使。壬午，御史大夫、平章事乔琳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加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度支营田等使、检校司空、平章事、成都尹崔宁兼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癸巳，加崔宁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出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张延赏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以朔方节度虞候杜希全为灵州留后；以鄜州刺史张光晟单于振武军使、东中二受降城绥银鄜胜等军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为鄜坊庆延留后。杨炎素恶崔宁，虽授以三镇，仍署此三人为留后，夺宁之权也，人皆愤之。十二月己亥，南选使可以专达，勿复以御史临之。乙卯，制：宣王某可立为皇太子。丙寅晦，日有蚀之。诏元日朝会不得奏祥瑞事。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政元建中，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己巳，上朝太清宫。庚午　，谒太庙。辛未，有事于郊丘。是日还宫，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评事等，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长吏附送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以举多者授之。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诸州县有司可并省及诸官减者，量事废省。天下子为父后者赐勋两转。己巳，福建观察使鲍防、湖南观察使萧复让宪官，从之。自兵兴已来，方镇重任必兼台省长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带台省衔。至是除韩滉苏州刺史，杜亚河中少尹，而领都团练观察使，不带台省兼官。自是诸道非节度而兼宪官者皆让。甲午，诏：“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等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尚书左仆射晏，顷以兵车未息，权立使名，久勤元老，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朕以征税多门，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置时和之理，宜复有司之制。晏所领使宜停，天下钱谷委金部、仓部，中书门下拣两司郎官，

准格式调掌。”是月，浚丰州陵阳渠。

二月丙申，遣黜陟使一十一人分行天下。癸卯，以户部郎中韩洄为谏议大夫，以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为司农卿。己酉，贬尚书左仆射刘晏为忠州刺史。癸丑　，昭义军节度留后李抱真为本道节度使。甲寅，贬史馆修撰、礼部侍郎令狐峘郴州司马，右补阙柳冕巴州司户。日本国朝贡。癸亥，硃泚兼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

三月丙寅，礼仪使奏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诏下议之，不决。庚午，监察御史张著以法冠弹中丞严郢浚陵阳渠匿诏不行　，消郢官，著赐绯鱼。辛未，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张涉放归田里。甲戌，以前司农卿庾准为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荆南节度使。癸巳，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时将贬刘晏，罢使名，归尚书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令金部郎中杜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一如刘晏、韩滉之则，盖杨炎之排晏也。

夏四月乙未朔，泾原裨将刘文喜据城叛。己亥，地震。辛未，命江西观察使崔昭册命回纥可汗。戊申，以福建观察使鲍防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癸丑　，上诞日，不纳中外之贡，唯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诏付度支。妃父王景先、驸马高怡献金铜像，上曰：“有何功德？非吾所为。”退还之。壬戌，以衡州刺史、嗣曹王皋为潭州刺史、湖南团练观察使，御史中丞元全柔为杭州刺史。五月甲子朔。戊辰，以太常少卿韦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己卯，右金吾卫大将军李通为黔州刺史、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潮州刺史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泾州将刘光国杀刘文喜降，泾州平。

六月甲午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祐甫卒。辛丑，筑奉天城。加试殿中监刘海宾兼御史中丞封兵平郡王。海宾泾州将，赏杀刘文喜也。乙卯，京兆尹源休使回纥　，册武义成功可汗。秋七月丁丑，罢内出盂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壬申，以鸿胪寺左右威远营隶金吾。己丑恶，忠州刺史刘晏赐自尽。

八月甲午，振武军使张光晟杀领蕃回纥首领突董统等千人，收驼马千余、缯锦十万匹。乃征光晟归朝，以彭令芳代之。乙未，河中晋、绛观察使杜亚为睦州刺史。丁未　，加硃泚中书令，余官使并如故。以舒王谟为泾原节度大使，尚书右丞孟皞为泾州刺史、知留后。东僰乌蛮守来朝贡。丁巳，遥尊上母沈氏曰皇太后。戊午，以吏部尚书颜真卿为太子少师，依前礼仪使。改封嗣舒王藻为嗣郢王。九月戊辰，判度支韩洄奏

请于商州红崖冶洛源监置十炉铸钱。江淮七监每铸一千费二千文，请皆罢，从之。己卯，雷。

冬十月甲午，贬尚书左丞薛邕为连山尉，坐赃也。乙巳，太子少傅、昌化郡王白孝德卒。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皇太后使 ，工部尚书乔琳为副。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贡使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州府不上计、内外不朝会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复旧制。州府朝集者一百七十三人，诏每令分番二人待诏。乙丑，赠敬晖等五王官，又赠张九龄司徒，钟绍京太子太傅。戊寅，诸王有官者初令出阁就班。又出嫁岳阳等一十县主，皆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上悉命以礼出降。十二月辛卯，韦伦使回，与吐蕃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献方物，修好也。丁酉，令详定国初以来将相功臣房玄龄等一百八十七人，据功绩分为三等。是岁，户部计帐，户总三百八万五千七十有六，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戊辰，成德军节度、恆定等州观察使、司空、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恆州刺史、陇西郡王李宝臣卒。丙子，以汴宋滑亳陈颍泗节度观察使、检校带领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勉为永平军节度、汴滑陈等州观察等使；以兵部尚书、东都留守路嗣恭为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东畿观察等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宋亳颍节度使。以郑州隶永平军。自去年十月无雪，至甲申方雨雪。丁亥，检校户部尚书张献恭为东都留守。以河南尹赵惠伯为河中尹、河中晋绛慈□显都防御观察使 ，以前郑州刺史于頎为河南尹。

二月乙未，以御史中丞卢杞为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以桂管观察使李昌巙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等使。以前荆南节度使庾准为左丞。甲辰，以容州刺史卢岳为桂州防御观察使。乙巳，以门下侍郎杨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以御史大夫卢杞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午，以宋亳节度为宣武军。丁未，以御史中丞袁高为京畿观察使。乙卯，振武军乱，杀其帅彭令芳、监军刘惠光。

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恆、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 ，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

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又于郾城置濒州。辛巳，以汾州刺史王翃为振武军使、东中二受降城镇北绥银麟胜等州留后。以万年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使吐蕃。

夏四月己酉朔，省沔州。庚寅，襄州梁崇义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亥，省燕州、顺化州。乙卯，并平琴州为党州。丁巳 ，贬礼部侍郎于召桂州刺史，御史中丞袁高韶州长史。五月丙寅，以军兴十一而税。己巳，以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充汉南北诸道都知兵马招抚处置等使，封南平王。庚寅，以浙江西道为镇海军。加苏州刺史韩滉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充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以御史中丞一员为理匭使，谏议大夫一员知匭使；给事中、中书舍人为监考使。辛丑，尚父、中书令、汾旭郡王郭子仪薨。丙午，以检校秘书少监郑叔则为御史中丞、东都畿观察使。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芃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仍割东畿五县隶焉。

秋七月戊子朔，诏曰："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 ，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自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为伊西北庭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至是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方知音信，上嘉之。其伊西、北庭将士叙官，仍超七资。庚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以前永平军节度使张镒为中书待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空、淮阳郡王侯希逸卒，丁丑，以河中尹关播为给事中，同州刺史李承为河中尹、晋绛都防御观察使。辛巳，以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以鄜坊、丹延观察留后李建徽为坊州刺史、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壬午，以幽州陇右节度使、中书令硃泚为太尉。田悦攻寇临洺，守将张伾城守。

八月辛卯，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司徒、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正己卒。庚戌，以中书舍人卫晏为御史中丞、京畿观察使。壬子，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攻襄阳，诛梁崇义 ，斩其同恶三十余人。

九月辛酉，以易州刺史张孝忠为恆州刺史，充成德军节度观察使。壬戌，加李希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亥，兵部尚书、翼国公路嗣恭

卒。甲子，以晋绛观察使李承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戊辰，以杭州刺史元全柔为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等使。

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戊申，加宣武军节度使刘洽御史大夫。徐州刺史李洧弃其帅李纳，以州来降。十一月辛未，宣武节度刘洽与神策将曲环大破李纳之众于徐州。己巳，诏："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恆州刺史、袭陇西郡王李惟岳，以其父宝臣有忠劳于王室，惟岳隳坠父业，蔑弃国恩，缓绎之中，擅掌戎务。外结凶党，益固奸谋，不孝不忠，宜肆原野。削尔在身官爵。"乙亥，贬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洄蜀州刺史，以江淮转运使、度支郎中杜佑代判度支、户部事。丁丑，以陕州长史李齐为河中尹，充河中晋绛防御观察使；以商州刺史姚明扬为陕州长史、本州防御、陆运使；以权盐铁使、户部郎中包佶充江淮水陆运使。李纳将海州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二月庚寅，河中节度使马燧检校左仆射，泽潞节度使李抱真检校兵部尚书，赏破田悦之功也。丙申，太子宾客王缙卒。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丙寅，幽州节度使硃滔、张孝忠破李惟岳之兵于束鹿。辛未，诏供御及太子诸王常膳有司宜减省之，于是宰臣上言，减堂厨百官月俸，请三分省一以助军，从之。庚辰，追封皇叔僖为宋王，赠皇弟选荆王。闰月丙申，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孙齐贤为兖州司功，袭文宣公。辛丑，复置具员簿。甲辰，成德军兵马使王武俊杀李惟岳，传首京师。庚戌，马燧、李芃破田悦兵于洹水，进攻魏州。

二月戊午，惟岳将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加硃滔检校司徒，以张孝忠检校兵部尚书、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以检校太子宾客王武俊检校秘书监、恆州刺史、恆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赵州刺史、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三月丁亥，赠故卫尉卿颜杲卿司徒，故常山太守袁履谦左散骑常侍，故许州长史庞坚右散骑常侍，故巩县主簿蒋清礼部侍郎。赠故骁卫将军、代国公安金藏兵部尚书，授其子承恩庐州长史。乙未，以徐州刺史李洧为徐、沂、海团练观察使。戊戌，田悦、洺州刺史田昂以城降。以岭南节度使张伯仪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节度等使；以容管经略使元琇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丙午，贬京兆尹卢甚抚州长史。

夏四月，李纳守德州将李士真、守棣州将李长卿皆以城降。庚申，先陷蕃僧尼将士八百人自吐蕃而还。壬戌，封硃滔为通义郡王。硃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为叛。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

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括既毕，计其所得才八十万贯，少尹韦禛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丁丑，彭王傅徐浩卒，赠太子少师。戊寅，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使，以代硃泚。加泚实封五百户，赐窦氏名园、泾水上腴田及锦彩金银器，以安其意，时滔叛故也。壬午，贬御史大夫严郢为费州长史，杖杀左巡使、殿中侍御史郑詹。郢岁余卒。

五月丙戌，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丁亥，贬太子詹事邵说归州刺史　，卒于贬所。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神策及朔方军东讨。丙申，诏：“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铣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以抗期戎虏。殁身异域，多历岁年，以迨于兹，旅榇方旋，诚深追悼，宜加宠赠，以贲幽泉。休明可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铣赠兵部侍郎。”皆陇右牧守，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丁酉，加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马燧同平章事，泽潞李抱真检校右仆射，河阳李芃检校兵部尚书，神策营招讨使李晟右散骑常侍，赏破田悦功也。乙巳，贬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为苏州刺史，以中书舍人赵赞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辛亥，易定节度赐名义武军。

六月丁巳，尚书左丞庾准卒。甲子，京师地震。以左散骑常侍李涵为入回纥吊祭使，京兆少尹源休为光禄卿。戊寅，以前衢州刺史赵涓为尚书左丞　，右庶子柳载为右丞。辛未，硃滔、王武俊兵救田悦，至魏州北。是日李怀光兵亦至，马燧、抱真、李芃等盛军容迓怀光。硃滔等虑其掩袭，遽出兵，怀光与之接战于连篋山之西，王师不利，各还营垒。贼乃壅河决水，绝我粮道。秋七月甲申，以前振武军使王翃为京兆尹，以兵部郎中杨真为御史中丞、京畿观察使。以括率商户，人情不安，癸巳，诏除已收纳入库外，一切停，已贮纳者仍明置簿历，各给文牒，后准元数却还。甲午，以前同州刺史萧复为兵部侍郎。庚子，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芃等四节度兵退保魏桥。硃滔、王武俊、田悦之众亦屯于魏桥东南，与官军隔河对垒。自五月不雨，甲辰始雨。宣武节度李勉为检校司徒，怀宁李希烈检校司空，邠宁李怀光同平章事，李芃封开阳郡王。

八月丁未，初分置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事，从户部侍郎、判度支

赵赞奏也。戊午，太子宾客第五琦卒于位，辛酉　，以泾原节度留后姚令言为泾原节度使。戊辰，以江淮盐铁使、太常少卿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己巳，加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检校吏部尚书。甲戌，以大理少卿崔纵为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丁丑，以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为太子太师。庚辰，徐、海、沂都团练使李洧卒。江淮讹言有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九月丁亥，以李洧部将高承宗为徐州刺史、徐海沂都团练使。判度支赵赞上言，请为两都、江陵、成都、铩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斛斗匹段丝麻　，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己亥夜，有猛兽入宜阳里，伤二人，诘朝获之。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观察使嗣曹王皋为洪州刺史、江西节度使。丙辰，以吏部侍郎关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都官员外郎樊泽使吐蕃回，与蕃相尚结赞约来年正月望日会盟清水。丙子，肃王详薨。十一月己卯　，以山南西道节度使贾耽检校工部尚书、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兴凤团练使严震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甲午，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是月，硃滔、田悦、王武俊于魏县军垒各相推奖，僭称王号。滔称大冀王，武俊称赵王，悦称魏王。又劝李纳称齐王。僭署官名如国初亲王行台之制。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硃滔等四盗胶固为逆。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丁亥，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执州将李元平而去，东都震骇。甲午　，遣颜真卿宣慰李希烈军。戊戌，以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畿汝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等军，东讨希烈。丙午，福建观察使常衮卒。二月戊申，于河阳三城置河阳军节度。乙卯，哥舒曜收汝州。丁丑，以工部侍郎蒋镇充礼仪使。

三月己卯，复置沔州。癸未，以左散骑常侍孟皞为福建都团练观察使。辛卯，嗣曹王皋击李希烈将陈质之众，败之　，收复黄州。丁酉，荆南张伯仪与贼战，败绩。嗣曹王收复蕲州。

夏四月庚申，以永平宣武河阳等军节度都统、检校司待、平章事李勉为淮西招讨使，襄阳帅贾耽、江西嗣曹王等为之副。甲子，京师地震，生黄白毛　，长尺余。丙子，哥舒曜进军至颍桥，大震雷，人死者十

之三四，乃退保襄城。五月辛巳夜，京师地震。乙酉，颍王璥薨。乙巳，滑、濮二州黄河清。滑州马生角。

六月庚戌，初税屋间架、除陌钱。时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芃屯魏县，李晟屯易定，李勉、陈少游、哥舒曜屯怀汝间，神策诸军皆临贼境。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判度支赵赞巧法聚敛，终不能给。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笔持算，入人庐舍而抄计，峻法绳之，愁叹之声，遍于天下。秋七月甲申，以国子祭酒李揆为礼部侍郎，复其爵。甲午，以揆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为入吐蕃会盟使。八月丁未，李希烈率众三万攻哥舒曜于襄城。湖南观察使李承卒。九月戊寅，龙见于汝州之城濠。丙戌，李勉将唐汉臣、刘德信丧师于扈涧，汴军自此不振，东都危急。

冬十月丙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丁未，泾原军出京城，至浐水，倒戈谋叛，姚令言不能禁。上令载缯彩二车，遣晋王往慰谕之，乱兵已陈于丹凤阙下，促神策军拒之。无一人至者。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难，聚射士得四百人扈从。其夕至咸阳，饭数匕而过。戊申，至奉天。己酉，元帅都虞候浑瑊以子弟家属至，乃以瑊为行在都虞候，神策军使白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以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金吾将军侯仲庄为奉天防城使。乱兵既剽京城，屯于白华，乃于晋昌里迎硃泚为帅，称太尉，居含元殿。上以奉天隘，欲幸凤翔，壬子，凤翔军乱，杀节度使张镒，乃止。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阳。乙卯，赐检校司空崔宁薨。丁巳，以吏部尚书萧复，刑部侍郎刘从一、谏议大夫姜公辅并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节度韩游瑰与论惟明率兵三千至，才入奉天，贼军亦至，乃出拒之，王师不利。贼乘胜攻门，自卯至午，杀伤殆半，会有草车在门外，浑瑊令焚之，贼众遂退。癸巳，泚贼三面攻城，浑瑊力战御之，方退。大将吕希倩死之。贼自丁未攻城，至己巳二十余日，矢石不绝。

十一月乙亥，以陇右节度判官、陇州留后、殿中侍御史韦皋为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奉义军节度使。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六千来援，至漠谷，为贼所败而退。贼由是攻城愈急，矢石雨下，薨伤者众，人心危蹙，上与浑瑊对泣。硃泚据干陵作乐，下瞰城中，词多侮慢。戊子，贼造云桥，攻东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忧恐，相顾失色。浑瑊预为地道，及云桥傅城，脚陷不得进，瑊命焚之，风回焰转，桥焚而贼退。朔方节度李怀光遣兵马使张韶奉表，言大军将至，乃令舁韶巡城，叫呼欢声动地，贼不之测，疑惧缓

攻。癸巳，怀光军次醴泉，是夜贼解围而去。神策将李晟自定州率师赴难，军于渭桥。甲午，以商州都虞候王仙鹤权商州防御使。十二月壬戌，贬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为新州司马，贬行在都知兵马使白志贞为恩州司马，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为播州司马。癸亥，以京兆少尹裴腆判度支。甲子，以湖南观察留后赵憬为湖南观察使。乙丑，以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翰林学士并如故。以侍御史吴通玄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己巳，以河中尹李齐运为宗正卿。庚午，李希烈陷汴州。以右庶子崔纵为京兆尹。癸酉，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关播为刑部尚书，司封郎中杜黄裳为给事中。命给事中孔巢父淄青宣慰，华州刺史董晋河北宣慰。

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行宫受朝贺。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祗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后，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

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祥，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籓维，朕扶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谕。硃滔以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永念旧勋，务存弘贷，如能交办顺，亦与维新。硃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并从原宥。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减罪三等，子孙过犯，减罪二等。先税除陌、间架等钱，竹木茶漆等税，并停。奉天升为赤县。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以奉天行营都团练使杨惠元检校工部尚书。丙戌，以吏部侍郎萧复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戊子，命宰臣萧复往山南、荆南、湖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等道宣慰。己丑，以京兆尹裴腆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丙申，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浑瑊为行在都知兵马使；以前赵州观察使康日知兼同州刺史，充奉诚军节度使。辛丑，诏六军各置统军一员，秩从二品；左右常侍各加一员；太子宾客加四员。

二月戊寅，诏故司农卿张掖王段秀实赠太尉，谥曰忠烈，赐实封五百户。赠滑州兵马使贾隐林左仆射，以滑州刺史李澄兼汴州刺史、汴滑节度使。是日，李晟自咸阳移兵东渭桥，避怀光也。晟以怀光反状已明，请上幸蜀。王武俊效顺，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节度使，令讨硃滔。吐蕃遣使来朝，请以兵助国讨逆，乃令御史大夫于頔入蕃宣谕之。甲子，加李怀光太尉，仍赐铁券，赦三死罪。怀光怒曰："凡人臣反逆，乃赐铁券，今赐怀光，是反必矣！"乃投之于地。上命翰林学士陆贽晓谕之。是日人心恐骇。怀光夺杨惠元、李建徽所将兵，惠元被害。丁卯，车驾幸梁州，留戴休颜守奉天，以御史中丞齐映为沿路置顿使。李晟大集兵赋，以收复为己任。李怀光患之，移军泾阳，连硃泚，欲同灭晟。晟卑词厚意，致书谕之，冀其感悟，怀光颇增愧惧。

三月甲申，以秘书监崔汉衡为上都留守，右散骑常侍于頔为京兆尹。是日，怀光烧营，走归河中。其将孟涉、段威勇等千人奔归李晟。丙戌，以前饶州刺史杜佑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加神策节度使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庚寅，车驾次城固。唐安公主薨，上爱女，悼惜之甚。壬申，至梁州。丁丑，宣武节度使刘洽加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灵州大都督，充朔方节度使、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副元帅。是日，诏授李怀光太子太保，其余官职并罢。泾州乱，牙将田希鉴杀其帅冯河清，自称留后。四月辛丑朔。时将士未给春衣，上犹夹服，汉中早热，左右请御暑服，上曰："将士未易冬服，独御春衫可乎！"俄而贡物继至，先给诸军而始御之。壬寅，诏奉天随从将士并赐号"元从功臣。"以邠宁兵马使韩游瑰为邠宁节度伎。尚书左丞赵涓卒。己巳，以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尹、河中同晋绛节度使，御史大夫李齐运兼京兆尹。魏博行军司马田绪杀其帅田悦，诏赠悦太尉，以绪为魏州长史、魏博节度观察使。甲寅，以谏议大夫、平章事姜公辅为左庶子，加剑南节度使张延赏平章事，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贡耽为工部尚书。甲子，入蕃使、左仆射李揆卒于凤州。

乙丑，浑瑊与吐蕃将论莽罗之众破贼将韩旻之众于武功，斩首万级。丙寅，加李纳平章事。丁卯，义王玭薨。

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加检校司徒，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太子太傅，镇海军韩滉检校右仆射。癸酉，泾王侹薨。徐沂海团练使高承宗卒，以其子明应知徐州事。丙子，李抱真、王武俊破硃滔于经城东南，斩首三万级，擒伪相硃良祐、李俊以献。硃滔遁归幽州。癸未，岳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卢岳加御史大夫，岳加中丞。庚寅，李纳上章禀命，乃赠李正己太尉。壬辰，商州尚可孤破贼于蓝田。乙未，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北庭都护李元忠加左右仆射。是夜，李晟自渭北移军于光泰门外。贼来薄，我军争夺击，大败之，蹙入光泰门，斩馘数千计，贼党恸哭而入白华。戊辰，列陈于光泰门外。遣骑将史万顷往神麚村，开苑墙二百余步，贼树栅当之。我军争栅，云合电击，与贼血战，贼党大败，追击至白华，硃泚、姚令言率众万余遁去。晟收复京城。是日，浑瑊与戴休颜亦破贼三千于咸阳，韩游瑰追硃泚于经州。

六月庚子朔，升恆州为大都督府。癸卯，赠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右仆射。是日，李晟上《收京城露布》，上览之，涕下沾襟。泾州田希鉴斩姚令言，幽州军士韩旻于彭原斩硃泚，并传首至行在。乙巳，遣吏部侍郎班宏入京宣谕。己酉，加李晟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一千户；骆元光、尚可孤加检校左右仆射，皆实封五百户。以泾州将田希鉴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癸丑，诏以梁州为兴元府，南郑县为赤畿，官名品制视京兆、河南，百姓给复二年，见任官员加两阶，耆老与版授，南郑县令赐绯。加兴元尹严震检校右仆射，赐实封一百户。加浑瑊待中，实封八百户；韩游瑰检校左仆射，实封四百户；戴休颜检校右仆射，实封二百户。考功郎中、知制诰陆贽，司封郎中、知刺诰吉中孚，并为谏议大夫；水部员外郎顾少连为礼部郎中：并依前充翰林学士。行在左右厢兵马使令狐建、时常春并加散骑常侍。丙辰，斩伪相李忠臣，籍没其家。李晟奏受贼伪署同恶抵法之家，所没财物、牛马、奴婢，请以赏军士。从之。戊午，车驾还京，发兴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霁，从官将士欢然以为天助。秋七月丙子，车驾次凤翔府，诏放管内今年秋税；耆寿侍老八十已上，各与版授刺史，赐紫，其余版授上佐，赐绯；府、县置顿官，考满日放选。受伪署官乔琳、蒋镇、张光晟、李通、蒋钅监伏诛。硃泚害郡王、王子、王孙七十七人于马璘宅，丁丑，令所司具凶礼收殓于净域寺。庚辰，诏：

李怀光往因职任，颇著干能，朕嗣之初，首加拔擢，托为心膂，授以节旄。顷岁河朔不宁，俾令征讨，任兼将相，恩极丘山。及硃泚猖

狂，扰乱京邑，怀光回军赴难，宗社再宁，保佑朕躬，厥功甚茂。故元帅、河中之权，太尉、中书之秩，仍加实封，爰及宗亲，人臣之荣，孰可为比？非朕于怀光不厚，岂朕报怀光不崇！贼寇未除，猜嫌已构，受硃泚奸凶之说，听张侣罔惑之言，曾不沈思，遂生疑阻，交通逆孽，残害忠良。朕志在推诚，事皆掩覆，礼遇转厚，委任益隆。怀光都不改图，愈深不轨。敕书慰问将士，怀光并不令宣；三军咸欲收城，怀光并不令出。自云已共硃泚定约，不能更事国家。朕以眇身，获承鸿业，务全大计，移幸山南，仓皇之间，备历危险。据其罪状，情实难容，然以解围奉天，其功不细，昨又遣男璀谢罪，请束身归朝，朕悯其知过之心，念其赴难之效，以功赎罪，务在优恩。今遣给事中孔巢父赍先授怀光太子太保敕牒，往河中宣谕，三日内便与怀光同赴上都，如欲家口同行，亦听怀光自便。朕必能保全终始，宠待如初。

朔方将士，尝立大功，子仪再收京城，咸是此军之效，昨远从河朔，赴难奉天，逆贼畏威，望风奔遁，永言劳绩，朕不暂忘。将士各竭忠谋，中遭迫协，朕每念及，痛心自咎。此者君臣阻隔，只为怀光一人，怀光既请入朝，尚扌舍其罪，况诸将士并是功臣，各宜坦然，勿更忧虑。先赐官封，一切如旧。

壬午，至自兴元。时浑瑊、韩游瑰、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连亘数十里，都民僧道，欢呼感泣。李晟见于三桥，自陈收城迟晚之咎，伏地请罪，上慰劳遣之。丁亥，河中宣慰使孔巢父、中官啖守盈并为怀光所害。辛卯，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赐李晟永崇里第，女乐八人。甲午，命宰臣诸将送晟入新赐第。教坊乐，京兆府供帐食馔，鼓吹导从，京城以为荣观。

八月辛丑，诏所司为赠太尉段秀实树碑立庙。淄青节度使承前带陆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宜令李纳兼之。癸卯，加司徒、中书令、合川郡王李晟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右节度等使、泾原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河东保宁军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为奉诚军晋绛慈隰节度行营兵马副元帅；以灵盐节度使、侍中、兼灵州大都督、楼烦郡王浑瑊为河中尹、晋绛节度使、河中同陕虢等州及管内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时方命瑊与马燧各出师讨怀光故也。甲辰，以金吾大将军杜希全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相夏节度营田等使；以同绛节度使唐朝臣为鄜坊丹延等州节度使；以保义军节度使、凤翔尹李楚琳为金吾大将军；以奉义军节度使、陇州刺史韦皋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戊申，以奉天行营节度戴休颜为左龙武统军。己酉，以延王玢、随王迅、西平长公主薨，废

朝。己未，前湖州刺史袁高为给事中。

九月庚午，宗正卿李琬卒。赐浑瑊大宁里第，并女乐五人，诏宰臣诸将赐乐馈赠如送李晟入第故事。壬午，赠故右仆射致仕李涵太子太保。乙亥，王武俊加检校司徒，李抱真检校司空，并赐实封五百户，赏破硃滔之功也。甲申，以前岭南节度使元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丁亥，上顾谓宰臣曰："今大盗虽除，时犹多难，宜广延纳，以达下情。近日谏官都无论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两人奏时政得失，庶有弘益也。"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

冬十月乙丑，马燧收绛州。戊辰，令中官窦文场、王希迁监左右神策军都知兵马使。闰月庚午，诏："朕临御万方，失于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闵众庶之劳，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义弃德，反道虐人。朕哀彼生灵，陷于涂炭。敬存拯物，不惮屈身，故于岁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诚。使臣才及于郊圻，巨猾已闻其僭窃。酷烈滋甚，吞噬无厌。将相大臣，咸怀愤激，继陈章疏，固请讨除。朕以所行天诛，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难分。言念勋臣，横遭胁制，虽思改革，厥路无由。受污终身，衔冤没代，沦胥以逞，诚可痛伤。岂孽自一夫，而毒流万姓，为人父母，宁不愧怀！宜令诸道节度使明行晓谕，罪止元凶，胁制之徒，一切不问。"唐朝臣奏收永乐县。癸酉，以右龙武大将军李观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乙亥，诏宋亳、淄青、泽潞、河东、恆冀、幽、易定、魏博等八节度，螟蝗为害，蒸民饥馑，每节度赐米五万石，河阳、东畿各赐三万石，所司般运，于楚州分付。丁丑，李晟至泾州，诛节度使田希鉴，罪其杀冯河清也。戊子，希烈将李澄以滑州归国。甲午，以李澄为汴州刺史、汴滑节度使，封武威郡王。神策行营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冯翊郡王尚可孤卒。

十一月癸卯，宋亳节度使刘洽与曲环破希烈之众于陈州，俘斩三万级，生擒贼将翟崇晖以献。戊午，刘洽大破希烈之众，擒其伪相郑贲等五人以献。希烈遁归蔡州，汴州平。乙丑，宰相萧复三上章乞罢免，许之。十二月乙亥，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陈少游卒。赠萧定太子太师。以寿州刺史张建封为濠寿都团练使。庚辰，以刑部侍郎杜亚为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戊子，以吏部郎中崔造为给事中。辛卯，以谏议大夫陆贽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诏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同诸司官知制诰例。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宣制大赦天下，改元贞元。戊戌，大风雪，寒。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饥冻

死者踣于路。丁未，以饶州刺史卢为福州刺史、福建允察使。癸丑，始闻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为希烈所害，追赠司徒，废朝五日，谥曰文忠，乃特授男頵、硕等官。壬戌，以吉州长史卢杞为澧州别驾，寻卒。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癸未，李抱真、严震来朝。寒食节，上与诸将击鞠于内殿。丙戌，以检校秘书监金良相为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袭封新罗王。辛卯，大雨。

三月丙申朔，以蜀州刺史韩洄为兵部侍郎，以汴东水陆运等使、左庶子包佶为刑部侍郎。辛丑，户部侍郎、判度支元琇兼诸道水陆运使。丁未，李希烈陷南阳，杀守将黄金岳。甲寅，诏宰臣宣谕御史，今后上封弹奏，人自陈论，不得群署章疏。戊午，宣武帅刘洽检校司空；以汴滑节度使李澄普滑州刺史，充郑滑节度使。加李纳司空。

夏四月乙丑朔，普王谊改封舒王。癸酉，鄂岳观察使李谦为洪州刺史、西都团练观察使。江陵度支院失火，烧租赋钱谷百余万。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汴帅刘洽赐名玄佐。

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辛酉，以河阳都知兵马使雍希颜为河阳怀都团练使。

六月丙子，以兵部侍郎韩洄为京兆尹。辛巳，刘玄佐兼汴州史。壬午，以工部尚书贾耽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刺使，以汴州刺史薛珏为河南尹。辛卯，以左金吾卫大将军韦皋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以国子祭酒董晋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幽州硃滔卒，赠司徒。

秋七月甲午朔，河东节度使马燧自河中行营来朝。庚子，大风拔树。辛丑，以左散骑常侍李泌为陕州长史、陕虢都防御观察陆运使。丙午，以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以河南尹薛珏为河南水陆运使。戊申，马燧还行营。辛亥，加检校工部尚书王士真为德棣都团练观察使。壬子，以前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刘怦为幽州长史、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兼知节度管理度支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等军使。丁巳，以左散骑常侍柳浑为兵部侍郎。庚申，以谏议大夫高参为中书舍人。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甲

子，诏："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顷已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与言及此，实切痛伤。遍祈百神，曾不获应，方悟祷祠非救灾之术，言词非谢谴之诚。忧心如焚，深自刻责。得非刑法舛缪。忠良郁湮，暴赋未蠲，劳师靡息。事或无益，而重为烦费；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蠹。有一于兹，足伤和气。本其所以，罪实在予，万姓何辜，重罹饥殍。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俟岁丰登，即令复旧。"甲子，李怀光大将尉圭以焦篱堡降。丁卯，怀光将徐庭光以长春宫兵六千人降。甲戌，朔方大将牛名俊斩李怀光，傅首阙下。马燧收复河中。丁丑，始雨。己卯，诏："朕诚信未著，抚御失宜，致使功臣陷于诛戮，谓之克敌，能不愧心！然以怀光一家，在法无舍；念其昔居将相，尝寄腹心。罪虽挂于刑书，功已藏于王府。以干纪之迹，固合灭身；以赴难之勋，所宜有后。宜以怀光男一人为嗣，赐庄宅各一区。仍还怀光尸首，任其收葬。怀光妻、诸兒女递送澧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诸亲并释放。陷贼将士，一切并与洗雪。河中、绛百姓，给复一年。北平王马燧、咸宁王浑瑊并与一子五品正员官。燧可侍中，瑊可检校司空。骆元光、韩游瑰、唐朝臣各赐实封二百户，与一子六品正员官。昨河中行营将士，共赐二十万端匹以充宴赏，放归本道。"新除中书侍郎、平章事张延赏为尚书左仆射。时宰相刘从一病，诏征延赏。李晟与延赏有隙，自凤翔上表论之。延赏罢镇西川还，行至兴元，改授左仆射。戊子，前河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开阳郡王李芃卒。

九月己亥，幽州节度刘怦病，请以子济权知军州事，从之。癸卯，以牛名俊为丹州刺史。御史大夫崔纵奏："准制勘会内外官员，商量并省停减，详议闻奏者。伏以兵戎未息，仕进颇多，在官者既合序迁，有功者又颁褒赏。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况有恩诏，甄录功劳，诸道叙优，人数甚广，见须处置，不可稽留。今若停减吏员，实恐未便于事，非但承优者无官可授，抑又叙进者无路可容，本冀便人，翻成敛怨。事仍旧贯，以适时宜，更待事平，然后经度。"制从之。乙巳，上御正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三科举人。辛亥，宰相刘从一以疾辞任，授户部尚书。庚申刘从一卒。幽州节度使刘怦卒。辛巳，以权知幽州卢龙军府事刘济为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观察、押奚契丹两蕃等使。丙戌，浑瑊自河中来朝。

十一月癸巳朔，山南严震来朝。癸卯，上亲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时河中浑瑊、泽潞李抱真、山南严震、同华骆元光、邠宁韩游瑰、鄜坊唐朝臣、奉诚康日知等大将侍祠。郊坛毕，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丁丑，诏文武常参官共赐钱七百万贯，以岁凶谷贵，衣冠窘乏故也。

十二月戊辰，诏延英视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引对，陈时政得失。自是群官互进，有不达理道者，因多诋讦，不适事宜，上亦优容遣之。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岁饥罢元会，礼也。丙申，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台郎御史与兼官出为畿赤令。庚子，大雪，平地尺馀。壬寅，以散骑常侍刘滋、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并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卢翰为太子宾客。丁未，以礼部侍郎鲍防为京兆尹，京兆尹韩洄为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包佶知礼部贡举。以江陵少尹李复为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癸丑，御史大夫崔纵为吏部侍郎。谏议大夫、知制诰、翰林学士吉中孚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两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诏宰相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崔造判户部、工部。甲寅，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刺史差人送上都；其先置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等使并停。时崔造专政，改易钱谷，职事多隳败；造寻以忧病归第。二月癸亥，山南樊泽奏破希烈将杜文朝之众五千，擒文朝以献。乙丑，鹿入含元殿，卫士执之。甲戌，户部侍郎元琇为尚书左丞，京兆少尹李竦为户部侍郎、判盐铁榷酒。

三月壬寅，滑州李澄奏破希烈之众于郑州。乙巳，以司农卿李模为黔中观察使。四月丙寅，淮西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ＣＧ，并诛其妻子，仙奇以淮西归顺。戊辰，以前黔中观察使元全柔为湖南观察使。辛巳，陕州观察使李泌奏卢氏山冶出瑟瑟，请禁以充贡奉。上曰：“瑟瑟不产中土，有则与民共之，任人采取。”甲申，诏以淮西牙将陈仙奇为蔡州刺史、淮西节度使，都统刘玄佐、李澄、曲环、李皋、贾耽、张建封各与一子正员官，赏平淮、蔡功也。丁未，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太子太傅，以东川兵马使王叔邕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复千钱。丁酉，以伊西北庭节度留后杨袭古为北庭大都护、伊西北庭节度度支营田瀚海等使。己亥，百僚请上复常膳；是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卒，赠司空。辛酉，大风雨，街陌水深数尺，人有溺死者。癸未，横海军使、沧州刺史程日华卒，以其子怀直权知军州事。

秋七月戊子，黔中观察使理所复在黔州。辛卯，以开州别驾白志贞为果州刺史。乙未，福建观察卢惎卒。己酉，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加东都留守贾耽东都畿唐、汝、邓都防御观察使，以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戊午，以鄜坊节度唐朝臣为单于大都护、振武绥银节度使，右金吾大将军论惟明为鄜州刺史、鄜坊都防御观察使。己巳，以金吾大将军董晋为尚书右丞。庚辰，右散骑常侍蒋沇卒。丙戌，吐蕃寇泾、陇、邠、宁，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遣河中节度骆元光镇咸阳。

九月，诏："左右金吾及十六卫将军，故事皆择勋臣，出镇方隅，入居侍从。自天宝艰难之后，卫兵虽然废阙，将军品秩尤高。此诚文武勋臣出入转迁之地，宜增禄秩，以示优崇。并宜加给料钱及随身粮课，仍举故事，置武班朝参，其廊下食亦宜加给。其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一人，秩从二品；左右金吾上将军，俸料次于六统军支给。欲求致理，必藉兼才，文武递迁，不全限隔。自今内外文武缺官，于文武班中量才望相参叙用。仍依故事，于本卫量置卫兵。所司条件以闻。"丁酉，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滑州刺史、武威郡王李澄卒。以东都畿、唐、邓、汝等防御观察使贾耽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使。戊戌，以吏部侍郎崔纵检校礼部尚书、东都留守、东都畿唐邓汝防御观察使。己亥，敕左右卫上将军、大将军并于卫内宿。乙巳，吐蕃寇好畤，京师戒严。李晟部将王佖击吐蕃于汧阳城，败其中军。辛亥，寇凤翔，李晟出师御之，一夕而退。

冬十月壬午，奏关内、河中，河南等道秋夏两税、青苗等钱，悉折纳粟麦，兼加估收籴以便民，从之。是月，李晟破吐蕃摧沙堡。十一月甲午，册淑妃王氏为皇后。乙未，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丁酉，册皇后王氏。是日后崩，谥曰昭德。辛丑，吐蕃陷盐州。壬寅，刘玄佐、曲环、鄂岳卢玄卿并来朝。十二月丁巳，以韩滉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吐蕃陷夏州，又陷银州。庚申，以给事中、同平章事崔造为右庶子。贬尚书右丞、度支元琇为雷州司户，为韩滉诬奏，人以为非罪，谏官屡论之。辛未，凤翔李晟来朝。壬申，京城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从度支奏也。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壬寅，以左仆射张延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巳，礼部侍郎薛播卒。辛亥，以户部侍郎李竦为鄂岳观察使。壬子，以兵部侍郎柳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滋守本官，罢知政事；中书舍人、平章事齐映贬夔州刺史。戊寅，度支盐铁转运使、镇海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国公韩滉卒，赠太

傅。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宣州刺史皇甫政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

三月庚寅，诏今年朝集使宜停。丙午，凤翔陇右元帅副兵马使吴诜为福建观察使，凤翔都虞候邢君牙为凤翔尹、本府团练使。丁未，制凤翔陇右泾原四镇北庭管内兵马副元帅、凤翔陇右道节度使、奉天靖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可太尉兼中书令。庚戌，以晟甥元帅兵马使王佖为右威卫上将军。辛亥，河东马燧来朝。时蕃相尚结赞使大将论颊热卑辞厚意告马燧，请两国同盟和好，上疑其不诚，不允，故燧自将论颊热入朝，盛言蕃相请盟，可以保信。上乃从之，许盟于平凉。

夏四月庚申，诏："蕃寇虽退，疆理犹虞，安边之策，必有良算，宜令常参官各陈边事，随所见封进以闻。"入蕃使崔翰奏于蕃中诱问给役者，求蕃国人马真数，云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老幼。庚午，御麟德殿，试《定难乐曲》，马燧所献。

五月丁亥，以侍中浑瑊为吐蕃清水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副之；瑊与骆元光率师二万往会盟所。丁酉，以左丞暢悦为湖南观察使。戊戌，左右神策、左右龙武各加将军一员。丙午，以岭南节度使杜佑为尚书右丞，以容管经略使李复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蕃相尚结赞请改会盟之所于原州之土梨树，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地多险厄，恐蕃军隐伏；不如平凉川，其地坦平，又近泾州。"乃改盟于平凉川。

十月，东都、河南、江陵、汴州、扬州大水，漂民庐舍。闰月乙卯，以国子司业裴胄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戊午，陕虢李泌献瑞麦，一茎五穗。庚申，诏省州县官员，上州留上佐、录事、参军、司户、司士各一员，中州上佐、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各一员，下州上佐、录事、司户各一员，京兆河南两府司录、判司及四赤丞、簿、尉量留一半，诸赤畿县留令、丞、尉各一员。时宰相张延赏请减官收俸料以助军讨吐蕃故也。壬戌，日有黑晕，自辰及申方散。癸亥，以荆南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郢安随唐等州观察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辛未，侍中浑瑊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平凉，为蕃兵所劫，瑊狼狈遁而获免，崔汉衡已下将吏陷没者六十余人。癸酉，遣使赍书以让结赞，蕃界不受。戊寅，枉矢坠于虚危。辛巳，以少府监卢岳为陕虢观察使。是月，太白昼见，凡四十余日。

六月丙戌，以检校司徒、侍中马燧为司徒兼侍中，以赞吐蕃之盟失策而罢兵柄也。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左龙武将军李自良为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乙巳，浙西观察使白志贞卒。是月，吐蕃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

七月甲寅，浑瑊自盟所来，素服待罪，释之。乙卯，诏："朕顷缘兴师备边，资用不给，遂权议减官，以务集事。近闻授官者皆已随牒之任，扶老携幼，尽室而行。俸禄未请，归还无所，衣冠之弊，流寓何依？其先敕所减官员，并宜仍旧。"初既减员，内外咨怨张延赏。李泌初入相，乃讽官论之，乃下此诏。丙辰，平凉陷蕃官员崔汉衡已下各与一子正员官。以左羽林大将军韩潭为夏州刺史、夏绥银等州节度使。壬申，赐骆元光姓曰李元谅。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延赏薨，赠太保。癸酉，复置吏部小选。

八月辛巳朔，日有蚀之。丁亥，陷蕃兵部尚书崔汉衡得还。己丑，以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浑为散骑常侍，罢知政事。壬申，以给事中王纬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常州刺史刘赞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戊戌，贬前门下侍郎、平章事萧复为太子左庶子，饶州安置，坐宗人位、佩、儒、偲、鼎等连郜国长公主奸蛊事也。戊辰，吐蕃犯寒，诸军戒严。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界民庶，徙于安化峡西。庚申，左庶子崔造卒。癸亥，回纥可汗遣使合阙将军请婚于我，许以咸安公主降之。丙寅，吐蕃陷华亭，又陷泾州之连云堡。甲戌，吐蕃退，俘掠邠、泾、陇等州民户殆尽。自是蕃寇常至泾、陇。

冬十月，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丁亥，太子太傅李叔明卒。丙戌，神策将魏循上言："射生将韩钦绪等十余人与资敬寺妖僧李广弘同谋不轨，广弘自言当为人主，约十月十日大举，已署置将相名目。"诏捕劾之，连坐死者百余人；钦绪游瑰之子，特赦之。是月，复降鱼书停刺史务。十一月丁丑，以湖南观察使赵憬为给事中。是夜，京师地震者三，鸟巢散落。壬申，禁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辛丑，鄜坊节度使论惟明卒。是岁，作玄英观于大明宫北垣。

本纪第十三 德宗下

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上御丹凤楼，制曰：“朕以菲薄，托于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虔奉祖宗之训，遐想至理，思臻大和。而诚不感物，化不柔远，声教犹郁，征赋仍繁。顷者务于安人，不惮屈己，与西蕃结好，申以齐盟。而戎心不厌，背义亏信，劫胁士庶，屡犯封疆，元元何辜，皆朕之失。乃者辇毂之下，凶狂结构，上帝垂祐，悉自伏诛，刑以止杀，谅非获已。今三阳布和，万物资始，思与群公兆庶，惟新政理，宜敷在宥之泽，以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是日质明，含元殿前阶基栏槛坏损三十余间，压死卫士十余人。京师地震，辛亥又震，壬子又震。壬戌，以左龙武大将军王栖曜为麟州刺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丁卯，京师地震，戊辰又震，庚午又震。以宣武军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癸酉，京师地震。甲戌，以华州潼关节度使李元谅兼陇右节度使、临洮军使。乙亥，地震，金、房尤甚，江溢山裂，庐舍多坏，居人露处。陈留雨木如大指，长寸余，有孔通中，下而植于地，凡十里许。辛巳，李泌以京官俸薄，请取中外给用除陌钱，及阙官俸外一分职田、额内官俸，及刺史执刀司马军事等钱，令户部别库贮之，以给京官月俸，令御史中丞窦参专掌之。岁得钱三百万贯，谓之户部别处钱，朝臣岁支不过五十万，常有二百余万以资国用。壬午，地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甲辰，太仆郊牛生犊六足，又豕生两首四足。筑延喜门北复道属永春门。泾原刘昌复筑连云堡。戊辰，鹿入京师市门。甲寅，地震。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己未，地震。丁卯，有司条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宾客请依前置四员，从之。庚午，地震。诏泾原刘昌于平凉会盟所收被害将士骸骨，葬于浅水原，为二冢，立石堠志之，题曰怀忠冢。辛未，地震。中书省梧树有鹊以泥为巢。癸巳，以太子左庶子暢悦为桂管观察使。改左右射生为左右神威军。福建兵乱，逐观察使吴诜。丁未，陇右李元谅筑良原城。丁巳，右龙武统军张伯仪卒。辛酉，以吉州刺史张庭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升郓州为大都督府。壬戌，加置谏议大夫八员，分中书四员为右，门下四员为左。检校左庶子萧复卒于饶州。丙寅，地震，丁卯，又震。月犯岁星。辛未，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乙亥，荧惑、岁、镇三星聚营室，凡二十日。是月，吐蕃寇泾、邠、宁、庆、鄜等州，焚彭原县，边将闭城自固。贼驱人畜三万计，凡二旬而退。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来，华人陷蕃者道之也。

六月丁丑，鄂岳观察使李竦卒。乙酉，以尚书左丞杜祐为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征夏县处士先除著作郎阳城为谏议大夫。城以褐衣诣阙，上赐之章服而后召。乙丑，桂管都防御观察使暢悦卒。乙未，以谏议大夫何士干为鄂、岳、沔、蕲、黄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乙亥，封皇子、皇弟邕王謜等七人为王，兼卿、监、祭酒等官。癸卯，荧惑退行入羽林。

秋七月庚戌，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陈许防御兵马使韩全义检校工部尚书，充长武城及诸军行营节度使。癸丑，邠宁军因韩游瑰受代，惮张献甫之严，乘其无帅，纵兵大掠，仍胁监军杨明义奏请范希朝为帅。都虞候杨朝晟斩其乱首二百余人，方定。朝命仍以希朝副献甫。己未，奚、室韦寇振武军。壬戌，诏以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长子愿为银青光录大夫、太子宾客，赐勋上柱国，与晟门并列戟。乙丑，以前抚州刺史戴叔伦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丁丑，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晋州刺史、晋慈隰观察使。壬申，诏："嗣王、郡王朝会，班位在本官班之上。左右庶子准令在左右丞侍郎之下、诸司四品之上，今在少卿之下，非也，宜改之。"乙亥，以苏州刺史孙晟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荆河自陕州至河阴，水色如墨，流入汴口，至汴州，一宿而复。又汴郑管内乌皆入田绪、李纳之境，衔柴为城，方十余里，高二三尺，绪、纳恶而去之，信宿复如之，乌口皆流血。

八月，以权判吏部侍郎吉中孚为中书舍人。乙酉，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汧国公李勉薨。甲午，京师地震，其声如雷。九月丙午，诏："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戊申，晋慈隰观察使崔汉衡加都防御使名。癸丑，赐百僚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之。群臣毕和，上品其优劣，以刘太真、李纾为上等，鲍防、于邵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优劣。庚申，吐蕃寇邠、宁、坊等州。

冬十月，诏中书门下选常参官曾为牧宰有理行者以名闻。宰臣奏于頎、董晋等十二人前任有治迹，诏頎等于左右丞□各言政要，左右丞条奏，上乃御宣政殿亲试其言而后用之。丙戌，以右神策将军李长荣为河阳三城怀州团练使，仍赐名元。戊子，回纥公主将妾媵六十余人、马二

千匹来迎咸安公主，命刑部尚书关播送公主归蕃。十二月辛巳，少府监李观卒。

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　　，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ＡＬ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丁卯，右散骑常侍宜城县子柳浑卒。

二月己丑，贬京兆尹郑叔则为永州长史。戊戌，以沧景留后程怀直为沧景观察使。庚子，以大理卿董晋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窦参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兼转运使；以户部尚书，依前度支转运副使。

三月甲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卒。乙卯，以兵部郎中姚南仲为御史中丞，司农卿薛珏为京兆尹，以大理卿李速为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癸亥，以资州刺史庞复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丙寅，贬礼部侍郎刘太真为信州刺史。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河南尹。戊辰，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左卫率府胄曹参军，赐姓名曰李承绪，仍赐钱千贯，俾自营居业。

夏四月乙未，以太子少师萧昕为工部尚书，致仕，给半禄、料，永为常式。初致仕官只给半禄，无料，上加之以待老臣，半料自昕始也。五月戊辰，宋州麦一茎九岐者百余本。六月乙未，以光禄卿裴腆为桂管观察使。

秋七月，以嗣滕王湛然为太子宾客、入回纥使。八月辛未，以同州刺史窦觎为户部侍郎。九月壬戌，诏褚遂良已下至李晟等二十七，图形于凌烟阁，以继国初功臣之像。

冬十月丙午，西川韦皋奏与东蛮合力大破吐蕃于故嶲州，擒其将臧遮遮。自是吐蕃挫锐，竟复嶲州。庚午，百僚请复徽号，不允。己丑，易定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张孝忠以擅出兵袭蔚州，降检校司空为左仆射。桂管观察、御史中丞孙晟卒。癸巳，以户部侍郎窦觎为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十二月庚午，回纥汨咄录长寿天亲昆伽可汗卒。辛未，以淮南节度使杜亚为东都留守、畿汝州都防御使，兵部

侍郎裴谂为河南尹，司农卿李翼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壬申，以陕虢观察使杜祐检校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六年春正月戊辰朔。戊申，大雪。

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黍粟各一斗。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珍戌，以中书舍人陆贽权兵部侍郎。甲午，以吏部侍郎刘滋为吏部尚书。丁酉，王武俊守隶州将赵镐以郡归李纳，武俊怒，以兵攻之。

三月庚子，百僚宴于曲江亭，上赋《上巳诗》一篇赐之。壬寅，浑瑊自河中来朝。戊午，牂柯蛮来朝。甲子，以旱，日色如血，无光。

夏四月甲辰，大风雷。闰月庚申，太白、辰星聚东井。戊午，始雨。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受朝。上以是月一阴生，臣子道长，父子必以是朔面焉，故取朔日受朝。壬午，以宁州刺史范希朝为单于大都护、麟胜节度使。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秋七月丙寅，淮南节度使窦觊卒。癸酉，复呼亲王母曰太妃，公主母曰太仪。八月丁未，工部尚书致仕鲍防卒。九月乙丑，收诸道进奏院官印，悉毁之。己卯，诏："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庙，行从官吏将士等，一切并令自备食物。其诸司先无公厨者，以本司阙职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给廪物。其仪仗礼物，并仰御史撙节处分。"冬十月己亥，文武百僚京城道俗抗表请徽号，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麦不登，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倘因礼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也。"辛亥，回纥吊祭使、鸿胪卿郭锋复命，回纥遣达北勒梅录将军来，告九姓回纥登里逻没密施俱录忠贞昆伽可汗之丧。

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亲祀昊天上帝于郊丘。礼毕还宫，御丹凤楼宣赦，见禁囚徒减罪一等，立仗将士及诸军兵，赐十作万段匹。今后刺史、县令以四考为限。青州李纳以棣州还王武俊，并其兵士三千。是岁，吐蕃陷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绐袭古，请合军收复北庭，乃杀袭古，安西因是阻绝，唯西州犹固守之。回纥亦为吐蕃所逼，取浮图川，乃迁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

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己巳，襄王僙薨。庚辰，以湖南观察使裴胄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常州刺史李衡为御史中丞。

二月己巳，泾原帅刘昌复筑平凉城。城去故原州一百五十里，本原之属县，地当御戎之冲要。昌复浃辰而功毕，分兵戍之，边患稍弭。庚子，侍中浑瑊自河中来朝。

三月辛酉，陈许节度使曲环奏请权停当道冗官，待一二后，民力稍给，则复之。壬戌，左龙武统军戴休颜卒。甲子，泾原节度使刘昌筑胡谷堡，改名彰义堡。堡在平凉西三十五里，亦御戎之要。壬申，诏："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节度使宜以鹘衔绶带，观察使宜以雁衔威仪。"威仪，瑞草也。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卖牛，散给畿民无牛者。辛巳，诏神威、神策六军将士自相讼，军司推劾；与百姓相讼，委府县推劾；小事移牒，大事奏取处分，军司、府县不得相侵。癸未，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张孝忠卒。

夏四月庚子，太子少师致仕萧昕卒。汴州献白乌。戊午，诏："仲夏之时，万物敷暢，阳德方茂，阴事始承。昔者观于法象，因天地交会之序，为父子相见之仪，沿习成风，古今不易。王者制事，感动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顺其俗以为礼。咸觌之义，既行于父子之间；资事之情，岂隔君臣之际。申恩卿士，自我为初。起今年五月朔，御正殿，召见文武百官，外官因朝奏，咸听就列。仍编礼式，以为常典。"己未，安南首领杜英翰叛，攻都护府，都护高正平忧死。五月庚申朔，上御宣政殿见百官，从新制也。辛未，置柔远军于安南都护府。甲申，端王遇薨。许州献白乌。戊子，以衡州刺史齐映为桂管观察使。六月庚子朔。乙巳，太常卿崔纵卒。

秋七月庚午，以信州刺史郑叔则为福建观察使。癸酉，上幸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毕和，题之寺壁。戊寅，以邕王謜为义武军节度使、易定观察等大使，以定州刺史张升云为留后。庚辰，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八月己丑，以翰林学士归从敬为工部尚书。甲午，给事中郑瑜为中书舍人。丙申，贬宗正卿李翰为雅王傅；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罢学士。庚戌，夏州奏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九月庚申，兵部尚书致仕马炫卒。

冬十月癸丑，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寻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对，访以政事，谓之巡对。

十一月乙丑，令常参官趋朝入阁，不得奔走。周亲已下丧者禁惨服，朝会须服本色绫袍金玉带。丁酉，以前福建观察使吴凑为陕州长

史、陕虢观察使。是冬无雪。

八年春正月丙辰朔。癸酉，罢桂管经略招讨使。

二月丁亥，许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击栏槛，又格擒者。诛之。庚子，京师雨土。己酉，吏部尚书李纾卒。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皋薨。庚午，宣武军节度使、司徒、平章事刘玄佐卒。癸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有当道闲员官吏，增其俸禄，从之。己亥，以湖南观察使李衡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襄州军乱，掠府库民财殆尽，都将徐诚斩其乱首杨清潭，方止。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江西观察使裴胄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以户部尚书班宏判度支，户部侍郎张滂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己卯，以陕虢观察使吴溱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等州观察使。辛巳，以同州刺史姚南仲为陕虢观察使。壬午，以左庶子李充为京兆尹，以苏州刺史齐抗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

夏四月丁丑，贬左金吾大将军嗣虢王则之为昭州司马，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给事中窦申道州司马。戊子，以雅王傅李翰为金吾卫大将军。翰前为窦参所恶贬官，至是参败，上遽召翰，口授将军，便令金吾仗上事，翌日除书方下。庚寅，以汴州长史刘士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时吴凑行次汜水，闻其有变而还。乙未，贬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窦申景州司户。寻杖杀申。诸窦皆贬。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酉，韦皋请十二而税，以给官吏，从之。丙午，以东都、河南、淮南、江南、岭南、山南东道两税等物，令户部侍郎张滂主之；以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等财，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主之。一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分掌焉。给事中韦夏卿左迁常州刺史，坐交诸窦也。是月，吐蕃寇灵州。

五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受朝。丙辰，初增税京兆青苗亩三钱，以给掌闲□广骑。戊午，以光禄少卿崔穆为黔州观察使。己未，大风，吹坏庐舍、门阙。丙寅，以大理卿王翃为福建观察使。戊辰，初令授台省官者各具举主于授官诏。先是郎官缺，左右丞举之，御史缺，大夫、中丞举之，诏书不具所举。及赵憬、陆贽为相，建议郎官不宜专于左右丞，宜令尚书、丞、郎各举其可，诏书具所举官名，御史亦如之，异日考殿最以举主能否。从之。癸酉，平卢淄青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李纳卒。癸未，前太仆少卿刘士干有罪赐死，刘玄佐养子也。六月，吐蕃寇泾州。

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萧国公班宏卒。以桂管观察使齐映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翰林学士归崇敬为兵部尚书，致仕。辛巳，大雨。八月乙丑，以天下水灾，分命朝臣宣抚赈贷。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辛卯，以青州刺史李师古为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平卢淄青等州节度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丁未，诏以岁凶罢九日赐宴。九月丁巳，韦皋攻吐蕃之维州，获蕃将论莽热以献。贬太子宾客于邵江州别驾，寻卒。乙亥，以太子宾客薛珏为岭南节度使。

冬十月己亥，追封故皇弟遐为均王。庚戌，复命金吾置门籍。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蚀之。己巳，贬左庶子姜公辅泉州别驾。严震奏破吐蕃于芳州。壬申，诏自今死刑勿决，先杖。十二月庚寅，诏赐遭水县乏绝户米三十万石。丁未，以给事中李巽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闰月癸酉，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常参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甲戌，牂柯、室韦、靺鞨皆使朝贡。

九年春正月庚辰朔，朝贺毕，上赋《退朝观仗归营诗》。乙酉，剑南东川节度使王叔邕来朝。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是日中和节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易定留守张升云为义武军节度使。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

三月己亥，以驾部郎中、知制诰张式为虢州刺史。

夏四月辛酉，地震，有声如雷，河中、关辅尤甚，坏城壁庐舍，地裂水涌。五月庚申，废诸州府执刀。甲辰，以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贾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左丞卢迈本官同平章事。以郑州刺史李融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乙巳，韦皋奏，遣军出西山，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鹤军，凡平堡五十余所。是日以蕃俘器仗来献。丙戌，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董晋为礼部尚书，罢知政事。甲寅，加韦皋检校右仆射，以司农少卿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庚

申，以给事中李衡为户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

秋七月己未，敕县令以四考为限，无替者宜至五考。庚子，以信州刺史孙公器为邕管经略使。故事，宰相秉笔决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贾耽、赵憬、陆贽、卢迈同平章政事，百僚有所关白，更相让而不言。始诏令旬日秉笔，后诏每日更秉笔。剑南西山羌女国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匆、弱水王董避和、逋租王弟邓告知、南水王侄尚悉曩等六国君王，自来朝贡。六国初附吐蕃，韦皋击西山讨吐蕃，故六蛮内附，各授官秩遣之。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薨，赠太师，废朝五日。己巳，皇太子长男广陵王淳纳妃郭氏。九月己卯，罢九日宴，以太师晟丧也。

冬十月己酉，侍中马燧对于延英。燧足疾，诏令不拜，行仆于地，命宦者扶持之。止谓之曰："前日卿与太尉晟俱来，今公独至。"因歔欷泣下。及燧退，上送及阶。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

十一月乙酉，日南至，上亲郊圆丘。是日还宫，御丹凤楼，制曰："朕以寡德，祗膺大宝，励精理道，十有五年。夙夜惟寅，罔敢自逸，小大之务，莫不祗勤。皇灵怀顾，宗社垂祐，年谷丰阜，荒服会同，远至迩安，中外咸若。永惟多祐，实荷玄休。是用虔奉礼章，躬荐郊庙，克展因心之敬，获申报三之诚。庆感滋深，悚惕惟励，大福所赐，岂独在予，思与万方，均其惠泽，可大赦天下。"辛卯，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卒于良原，以其部将阿史那叙统元谅之众，戍良原。壬寅，河南尹、东都留守裴谞卒。甲辰制以冬荐官，宜令尚书丞、郎于都堂访以理术，试时务状，考其通否及历任考课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仍令御史一人为监试。如授官后政事能否，委御史台、观察使以闻，而殿最举主。十二月丙午朔，制："今后使府判官、副使、行军已下，使罢后，如是检校试五品以上官，不合集于吏部选，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闻奏。"丙辰，宣武军乱，逐节度使刘士宁。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军节度使，以宣武军节度副使李万荣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等州观察留后。朔方灵盐节度副大使、太子少师、检校左仆射、馀姚郡王杜希全卒。

十年春正月乙亥朔。乙酉，以虔王谅为朔方灵盐丰节度大使，以朔方等道行军司马李栾为留后。壬辰，南诏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己亥，昭义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请降官，乃授检校左仆射。时抱真病，巫祝言宜降爵，故有是请。

二月丙午，以瀛州刺史刘澭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县，仍以普润军为名。乙卯，以给事中齐抗为河南尹。乙丑，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使李融卒。丁卯，诏："君臣之际，义莫重焉，每闻薨殂，良深悼恻。应文武朝臣薨卒者，其月俸、料宜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为赙赠。"三月乙亥，黄雾四塞，日无光。以华州刺史李复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沧州程怀直来朝，赐安业坊宅，妓一人，复令还镇。庚辰，南诏异牟寻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众十万口。壬申，以同州刺史卢征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

夏四月戊辰，地震，癸丑复震。恆州奏见巨人迹。以云南告捷使高细龙为左武卫将军。是月，太白昼见。有大鸟飞集宫中，食杂骨。是春霖雨，罕有晴日。

六月壬寅朔。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义阳王李抱真卒，诏以其将王延贵权知昭义军事。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兼御史中丞，为册南诏使。甲寅，以辰州刺史房孺复为容管经略使。丙寅，韦皋奏西山峨和城击破吐蕃城栅，斩首二千八百级。庚午，度支使裴延龄兼灵、盐等州盐池井榷使。辛未晦，有水鸟集于左藏库，是夜暴雨，大风折木。

秋七月壬申朔，以邕朔，以邕王謜为昭义军节度使，以昭义军押衙王延贵为潞府左司马，充昭义节度留后，赐名虔休。抱真别将权知洺州事元谊不悦虔休为留后，据洺州叛，阴结田绪。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诏，韦皋因其旧而请之。汴州军乱，攻节度留后李万荣，不胜而溃，万荣悉捕斩其孥。己亥，前汴州节度使刘士宁宜于郴州安置，饮州守镇黄少卿叛，攻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又陷钦、横、浔、贵等州。吐蕃大将论乞髯、阳没藏、悉诺硉以其家内附，授归义将军。因置四品已下武官，以授四夷归附者，仍定怀化大将军已下俸钱。九月辛未朔，以袁州刺史董镇为邕管经略使。戊子，赐百僚九日宴，上赋诗赐之。辛卯。南诏献铎槊、浪人剑、吐蕃印八纽。戊戌，定州张升云改名茂昭。

冬十月癸卯，御宣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举人。壬戌，刑部尚书刘滋卒。

十一月乙酉，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为卫尉卿，以浙西观察使王纬为

诸道盐铁转运使。庚寅，秘书监致仕穆宁卒。十二月庚子朔。壬戌，贬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为太子宾客。

十一年春正月庚午朔。乙亥，岭南节度使薛珏卒。乙未，以秘书少监王础为黔中经略观察使，卫尉少卿武少仪为邕管经略使。丙申，以邕管经略使王锷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二月癸卯，以衢州刺史李若初为福建观察使。乙巳，岫渤海大钦茂之子嵩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乙卯，于泾州彰信堡置潘原县。甲子，九姓回纥骨咄禄昆伽奉诚可汗卒。

三月庚午，司徒兼侍中马燧以疾请罢侍中，不许。辛未，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亭。乙丑，以吏部侍郎郑瑜为河南、淮南水陆转运使。丙申，诸州准例荐隐居丘园不求闻达蔡广成等九人，各授试官，令给公乘，到京日量才叙用。

夏四月，旱。壬戌，贬太子宾客陆贽为忠州别驾，京兆尹李充信州长史，卫尉卿张滂汀州长史。癸亥，以兵部侍郎韩皋为京兆尹。甲子，赐南诏敕书，始列中书三官奉宣行，复旧制也。丙寅，幽州刘济奏大破奚王啜刺等六万余众。

五月丁卯朔。庚午，命有司虑囚，旱故也。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为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以昭义军节度留后王虔休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潞泽磁邢洺观察使。又以朔方留后李栾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丰夏四州受降定远城天德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甲申，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李自良卒。庚寅，遣使册九姓回纥腾里罗羽录没密施合胡六骨咄禄毗伽怀信可汗。癸巳，以通王谌为河东节度使，以河东行军司马李悦为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留后、北都副留守。甲午，初铸河东监军印。监军有印，自王定远始也。六月，河阳献白乌。甲辰，晋慈隰观察使崔汉衡卒。癸丑，以绛州刺史姚齐梧为晋慈隰都防御观察使。

秋七月丙寅朔，右谏议大夫阳城为国子司业。河东监军王定远配流崖州，坐专杀也。辛卯，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齐映卒。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郡王马燧薨，赠太傅。丙辰，以楚州刺史路寰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闰月己丑，国子司业裴澄表上《乘舆月令》十一卷，《礼典》十二卷。九月己卯，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赋诗六韵赐

之。丁巳，加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沧州大将程怀信逐其帅程怀直。

冬十月丁丑，以虔王谅为横海军节度大使，以兵马使程怀信为留后。

十一月丙申，日南至，不受朝贺，以司徒马燧葬也。辛丑，太常定马燧谥曰“景武”，上曰：“景，太祖谥，改庄武可也。”己酉，潭州献赤乌。十二月戊辰，上猎苑中，戎多杀，止行三驱之礼，劳士而还。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庚子，元谊、李文通率洺州兵五千、民五万家东奔田绪。壬子，以前沧州节度使程怀直为左龙武统军。乙丑，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侍中浑瑊兼中书令；兴元节度使严震、魏博田绪、西川韦皋并加检校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方镇皆叙进兼官。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降天下。

三月癸巳。甲午，韦皋奏收降蛮七千户，得吐蕃所赐金字告身五十五片。乙巳，以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戊申，以兵部尚书董晋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东畿汝州都防御使。四月壬戌朔。戊辰，左右十军使奏：去年冬车驾幸诸营，欲于银台亭子门外立碑以纪圣迹。从之。庚午、魏情节度使、度支营田观察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魏州长史、驸马都尉、雁门郡王田绪卒。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

五月辛卯朔。丙申，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卒。甲辰，以邠宁都虞候杨朝晟为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银夏节度使韩潭让新授礼部尚书，乞雪崔宁，许其家收葬。丁巳，驸马郭暖、王士平、暖弟煦暄，坐代宗忌辰饮宴，贬官归第。六月壬戌，故驩州司户窦参，许其家收葬。乙丑，初置左右护军中尉监、中护军监，以授宦官。以左右神策军使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监，以左右神威军使张尚进、焦希望为左右神威中护军监。辛巳，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刘赞卒。

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兵部尚书董晋检校左仆射、同中书目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颍观察使。时李万荣病，万荣子乃自署为兵马使，军人又逐乃，汴州乱，故命董晋帅之。以太子宾客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东畿汝都防御使。是日，汴州节度使李万荣卒。八月辛未朔，日有蚀之。己巳，以前魏博节度副使田季安为魏州长史、魏博节度观察等使。庚午，增修望仙门，广夹城、十王宅、六

王宅。癸酉，以虢州刺史崔衍为宣、歙、池观察使，以乞髯子汤忠义为归德将军。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丙戌，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薨。九月甲午，以河东行军司马李景略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丰州西受降城都防御使。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庚戌，幸鱼藻宫，即日还内。壬子，吐蕃寇庆州。

冬十月壬戌，诏以京畿旱，放租税。甲戌，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俱赐金紫。以少府监崔穆为晋州刺史、晋慈隰观察使。

十一月辛卯，昭义王虔休造《诞圣乐曲》以献。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回纥、南诏、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并朝贺。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朔。庚寅，太子少师致仕关播卒。壬寅，吐蕃赞普遣使修好，塞上以闻，上以犬戎负约，不受其使。东都尚书省火。

二月丁巳，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亭。乙亥，度支郎中苏弁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兵部郎中王绍判户部。

三月戊子，造会庆亭于麟德殿前。乙巳，以福建都团练使李若初为明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以婺州刺史柳冕为福建观察使。

夏四月壬戌，上幸兴庆宫龙堂祈雨。乙丑，大雪。庚午，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营田、检校左仆射、滑州刺史李复卒。己卯，以大理卿于頔为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庚辰，以陕虢都防御观察转运等使姚南仲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使。五月丙戌朔，韦皋收复嶲州，画图来上。壬子，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郑余庆为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六月己卯朔，以衡州刺史陈云为邕管经略使。辛巳，引龙首渠水自通化门入，至太清宫前。壬午，韦皋奏于嶲州破吐蕃，生擒大笼官七人，马畜器械不可胜纪。

秋七月丙戌，宰相卢迈请告累月，四表避相位，是日，命宰臣问疾于卢迈私第。己丑，右神策中尉霍仙鸣病，赐马十匹，令于诸寺斋僧。壬辰，浚湖渠、鱼藻池，深五尺。乙未，地震。甲辰，以兵部郎中、判户部王绍为户部侍郎。乙丑，诏今后嗣王薨葬，所司并供卤簿，永为常式。

八月丁巳，诏京兆尹韩皋修昆明池石炭、贺兰两堰兼湖渠。壬午，

容管经略使房孺复卒。九月己丑，卢迈恳让相位，乃授太子宾客。辛卯九日，宴宰臣百官于曲江，上赋诗以赐之。己未，江西观察使路寰卒。甲辰，升定州为大都督府。以湖南观察使李巽为江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礼部侍郎吕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

冬十月癸丑朔，以前滁州刺史房济为容管经略使。丙辰，黔中观察使奏："溪州人户诉，被前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加进硃砂一千斤、水银二百驮，户民疾苦，请停。"从之。淮西吴少诚擅开淘刁河、汝河，诏使不能禁。癸酉，宰相贾耽以疾避相位，不允。丁丑，徐泗节度使张建封来朝，上嘉之，次日于延英召对。癸巳，赠太傅马燧祔庙，命所司供少牢祭，仍给卤簿，从宅至庙。十二月庚辰，右龙武统军韩游瑰卒。

十四年春正月壬午朔。庚寅，诏诸道州府应贞元八年至十一年两税及榷酒钱，在百姓腹内者，总五百六十万七千贯，并除放。甲午，敕："比来朝官或相过从，金吾皆上闻。其间如是亲故，或尝同僚，伏腊岁时，须有还往，亦人伦常礼，今后不须奏闻。"因张建封奏议也。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陈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比诏二月一日中和节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赋《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颁赐有差。乙亥，赐光蔡节度曰彰义军。

三月丙申，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观察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凤翔尹邢君牙卒。以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仍改名敬则。

夏四月乙丑，以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为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寝殿为火所焚，至是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间，桥、元、建三陵据阙补造。五月庚辰朔。甲午，前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检校吏部尚书杜亚卒。丙午，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为太子詹事。上特召度支郎中于于延英，兼御史中丞，赐金紫，令判度支。闰月庚申，以左神策行营节度韩全义为夏州刺史，兼盐、夏、绥、银节度使，以代韩潭。甲子，贬太子詹事苏弁为汀州司户，兄赞善大夫衮为永州司户，兄赞善大夫衮为永州司户，前京兆府士曹冕为信州司户。

六月癸卯，太子宾客卢迈卒。乙巳，以旱俭，出太仓粟赈贷。

秋七月，以吉州刺史杜春为邕管经略使。乙卯，贬京兆尹韩皋为抚

州司马。召右金吾将军吴凑于延英，面授京兆尹，即令入府府视事。是夏，热甚。壬申，以给事中、中书门下平章事赵宗儒为太子左庶子，以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工部侍郎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卒。丁丑，以宦者第五守亮代仙鸣为中尉。己卯，左右神策置统军，品秩奉给视六军统军例。甲午，崔损修奉八陵寝宫毕，群臣于宣政殿行称贺。浙西观察使、润州刺史王纬卒。

九月丁未朔。己酉，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襄州刺史樊泽卒。乙卯，以同州刺史崔宗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水陆转运使，以浙东观察李若初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又以常州刺史裴肃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丙辰，以陕虢观察使于頔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丁卯，杞王倕薨。以太常卿杜确为同州刺史、本州防御、长春宫使。癸酉，谏议大夫田登奏言："兵部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上闻之瞿然，乃命停武举。

冬十月癸酉，以岁凶谷贵，击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粜以惠民。庚子，夏州韩全义奏破吐蕃盐州。

十一月己未，韦皋进《开西南蛮事状》十卷，叙开复南诏之由。十二月戊子，太子少师致仕郢国公韦伦卒。癸酉，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己亥，南诏异牟寻遣使贺正旦。明州镇将栗锽杀刺史卢云。

十五年春正月丙午朔。甲寅，雅王逸薨。甲戌，浙西观察使李若初卒。

二月，罢中和节宴会，年凶故也。丁丑，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晋卒。乙酉，以行军司马陆长源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度支营田、汴宋亳颍观察等使。以常州刺史李锜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是日，汴州军乱，杀陆长源及节度判官孟叔度、丘颖，军人脔而食之。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汴之大将，以书招之，俾静乱。乙丑，以宋州刺史刘逸准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仍赐名全谅。乙未，裴肃奏于台州擒栗锽以献，斩于独柳树。癸卯，罢三月群臣宴赏，岁饥也。出太仓粟十八万石，粜于京畿诸县。

三月甲寅，吴少诚寇唐州，杀监军邵国朝，掠居民千余而去。丁

巳，以度支郎中、兼中丞于为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戊午，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王虔休卒。戊辰，以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元为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使，以河阳节度押衙衡济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辛未，太子少师致仕于颀卒。壬申，于易州满城县置永清军。癸酉，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虽有是命，然岁运不过四十万石。

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壬午，内侍省加置内给事二员。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节度营田观察使。庚寅，应京城内外诸军县镇职员官，见共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一人，宜令每人赐粟一石。乙未，特进、兵部尚书归崇敬卒。五月甲辰朔。戊辰，宗正卿嗣吴王巘薨。

六月己卯，黔中观察使、御史中丞王础卒。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严震卒。

秋七月乙巳，以兴州刺史、兴元都虞候严砺为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丙午，故唐安公主赐谥曰庄穆。公主赐谥，自唐安始也。丁未，以王础卒，废朝一日。观察使卒废朝，自础始也。戊午，贬谏议大夫苗拯万州刺史，左拾遗李繁播州参军，以私议除拜严砺不当而无章疏，而伪言累上疏故也。郑、滑大水。八月壬申朔。丙申，陈许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许州刺史曲环卒。丁酉，以洋州刺史韦士宗为黔中观察使。丙午，以陈许兵马使、前陈州刺史上官涣为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吴少诚谋逆渐甚，陷临颍，进围许州。庚戌，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刘全谅卒。丙辰，年："吴少诚非次擢用，授以节旄，秩居端揆之荣，任总列城之重。期申报效，奉我典章，而秉心匪彝，自底不类。凶狡成性，扇构多端，擅动甲兵，暴越封圮。寿州茶园，辄纵凌夺；唐州诏使，潜构杀伤。干犯国章，罪在无赦。朕以王者之德，在乎好生；人君之体，务于含垢。宁屈已以宥罪，不残人以兴师。以上稽宗社之威，外抑忠贤之请，庶有悛革，尚议优容。幸邻境之丧，逞贪乱之志，焚略县邑，残暴吾民。朕尤冀知非，为之忍耻，及颁恩命，未许出师。至乃攻逼许州，肆其虿毒，恣行杀戮，流害黎蒸。恶稔祸盈，人神同弃。兴言致讨，实悼于怀。宜令诸道各出师徒，掎角齐进。吴少诚在身官爵，并宜削夺。"己巳，自今中和、重阳二节，每节只禁屠一日。辛酉，以大理评事宣武军都知兵马使韩弘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

冬十月己丑，邕王謜薨。吏部侍郎奚陟卒。

十一月乙巳，冬至，罢朝会，兵兴也。壬子，襄州于頔奏，于朗山破淮西贼三千人。十二月庚午，朔方等道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奉朔中书令浑瑊薨。乙未，战淮西贼于小溵河，王师不利，诸军自溃。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观察使。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朔。乙巳，恆冀、定州、许、河阳四镇之师与贼战，皆不利而退。南诏献《奉圣乐舞曲》，上阅于麟德殿前。

二月己酉，以左神策行营、银夏节度等使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使，陈许节度使上官涣副之。己丑，左龙武统军程怀直卒。己酉，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卢征卒。壬子，以尚书右丞袁滋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

夏四月丁亥，黔中知宴设吏傅近逐观察使韦士宗。己丑，以义成军节度使姚南仲为右仆射。以权知新罗国事金俊邕袭祖开府检校太尉、鸡林州都督、新罗国王。辛卯，以义成军行军司马卢群为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义成军节度使。壬申，检校兵部尚书、京兆尹吴凑卒。

五月戊戌朔，以雨罢朝。庚戌，韩全义与蔡贼将吴少诚战于溵水南，王师败绩。徐泗濠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张建封卒。壬子，徐州军乱，不纳行军司马韦夏卿，迫建封子愔为留后。丙寅，韦士宗却入黔州。丁卯，以吏部侍郎顾少连为京兆尹。六月丙午，郓州李师古、淮南杜祐并加同平章事，以祐兼领徐、泗、濠节度，以前虢州参军张愔起复骁卫将军，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

秋七月，湖南观察使吕渭卒。八月癸酉，以河中尹王囗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九月，宥吴少诚。驸马都尉郭暧卒。义成军节度使卢群卒。丙午，前太常卿裴郁卒。戊辰，以左丞李元素为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义成军节度使。庚戌，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余庆为郴州司马，户部侍郎、判度支于为泉州司户。以户部侍郎王绍判度支，以户阅郎中崔从质为户部侍郎。癸酉，吴少诚贼迫官军溵水砦下营，韩全义退保陈州，诸军散还本道，官军不振。以河南少尹张式为河南尹、水陆转运使。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癸亥，以虔王谅为徐州节度使，张愔为留后。

冬十月辛未，兴元严砺希监军旨，诬奏流人通州别驾崔河图，长流崖州，赐死，人士伤之。吴少诚引兵归蔡州，上表待罪。戊子，诏雪吴

少诚，复其官爵。乙丑，河东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李悦卒。甲午，以河东行军司马郑儋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河东节度使。

十一月癸卯，泗州、濠州宜隶淮南观察使。戊申，以太府卿韦渠牟为太常寺卿。十二月戊寅，罢吏部复考判官及礼部别头贡举。

十七年春正月甲午朔。甲寅，韩全义自蔡州行营还，诏归镇华州。

二月癸巳朔，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赐宴曲江诗》六韵赐之。丁酉，雨雹。己亥，雨霜。戊申夜，雷震，雨雹。庚戌，大雨兼雹。

三月乙丑，赐群臣宴于曲江亭。己巳，黔中观察使韦士宗复为三军所逐。癸酉，衢州刺史郑式瞻进绢五千匹，银二千两，上曰："式瞻犯赃，已诏御史按问，所进宜付左藏库。"丁丑，省天下州府别驾、司马、田曹、参军；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外，诸府判司双曹者省一。

夏四月丁未，始命驸马及郡县主婿无子者，养男不用母廕。辛亥，以谏议大夫裴佶为黔中观察使。五月壬戌朔，日有蚀之。乙酉，邠宁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杨朝晟卒。丙戌，以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六月戊戌，以定平镇兵马使李朝寀校工部尚书，兼邠州刺史、朔方邠宁庆节度使；以中官杨志廉为右神策护军中尉。浙西人崔善真诣阙上书，论浙西观察使李锜罪状。上览奏不悦，令械善真送于李锜。为凿坑待善真，既至，和械推而埋之。由是锜恣横叛。己酉，以邠宁兵马使高固为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邠宁庆节度使。丁巳，成德军节度使、恆冀深赵德棣观察等使、恆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太尉、中书令、琅邪郡王王武俊薨，赠太师，谥曰忠烈。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辛巳，以前成德军节度副使、检校工部尚书、知恆府事、清河郡王王士真起复授恆州长史，充成德军节度使。乙酉，太常卿韦渠牟卒。己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垒而去。八月戊午，以河东行军司马严绶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东节度使。九月壬戌，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戊辰，群臣宴曲江，上赋《九日赐宴曲江亭诗》六韵赐之。丁丑，礼部尚书李齐运卒。

冬十月，加韦皋检校司徒、中书令，封南康郡王，赏破吐蕃功也。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委城奔庆州。辛未，宰相贾耽上《海内华夷图》

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甲戌，翰林侍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庚戌，以京兆尹顾少连为吏部尚书，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淮南节度使杜祐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十八年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罢朝贺。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乙亥，韦皋以所擒蕃相论莽热来献。庚辰，以常州刺史贾全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

二月戊子朔，赐群臣宴于马璘之山池。

三月癸未，以剑南东川行军司马李康为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乙丑，赐群臣宴于马璘之山池。己巳，以蕲州刺史郑绅为鄂州刺史、鄂岳蕲沔观察使。癸酉，以浙东团练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总以横赋进奉希恩，给事中许孟容封还制书。丙戌，以河中行军司马郑元为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绛节度使。五月癸亥，以窦群为左拾遗。庚辰，以祠部员外郎裴泰为检校兵部郎中，充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六月癸巳，以吏部尚书顾少连为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前东都留守、检校礼部尚书王翃卒。

秋七月庚辰，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赐帛五万段，米十万石，盐三千石。八月壬寅，以邕管经略使徐申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甲辰，以岭南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张正元为邕州刺史、御史中丞、邕管经略使，给事中许孟容以非次迁授，封还诏书。丁未，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王绍为户部尚书、判度支。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杨凭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赐群臣宴于马璘山池，上赋《九日赐宴诗》六韵赐之。

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节度副使兼行军司马。己酉，鄜坊丹延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王栖耀卒。

十一月丙辰，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十二月乙巳，贬大理卿李正臣为卫尉少卿，正臣为御史弹劾下狱，不堪其辱而死。戊申，黎州蛮、牂柯使入朝。

十九年春正月癸丑朔。

二月壬午朔，赐宴马璘山池。丁亥，修含元殿。赐安黄节度曰奉义军。丙申，以桂管留后韦武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己亥，安南经略使裴泰为州将王季元所逐。甲辰，淮南节度使杜祐来朝。

三月壬子朔，以杜祐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以淮南行军司马王锷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飨，前议太祖、懿、献之位未决，至此禘祭，方正太祖东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献祖、懿祖祔于德明、兴圣之庙，每禘祫年就本室飨之。乙亥，以司农卿李实为京兆尹。

夏四月乙未，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移行原州于平凉城，从之。戊戌，百官以祔庙毕，蹈舞称贺。五月辛亥，荆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江陵尹裴胄卒。乙未，以荆南行军司马裴筠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甲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泾州刺史刘昌卒。甲戌，以泾原节度留后段祐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乙亥，吐蕃遣使论频热入朝。甲辰，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检校工部尚书，兼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自正月至是未雨，分命祈祷山川。

秋七月戊午，以关辅，罢吏部选、礼部贡举。己未，中书侍郎、平章事齐抗为太子宾客，病免也。甲戌，雨。乙亥，尚书右仆射姚南仲薨。贷京畿民麦种。八月乙未，大雨霖。

冬十月乙未，以太子宾客韦夏卿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都防御使。闰月丁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卒。

十一月戊寅朔，以盐州兵马使李兴干为盐州刺史，许专达于上，不隶夏州。丙午，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来朝。戊午，以振武行军司马阎巨源检校工部尚书，兼单于大都护、振武麟胜节度使。庚申，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申，监察御史崔蕤入台近，不练故事，违式入右神策军。上怒，笞四十，配流崖州。

二十年春正月丁丑朔。丙申，天德军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以其判官任迪简代领其任。己亥，以鄜、坊、丹、延节度使刘公济为工部尚书，以其行军司马裴玢代领其任。

二月丙午朔，罢中和节宴，岁俭也。庚戌，大雷震，雨雹。

三月甲申，以吐蕃赞普卒，废朝。己亥，以国子祭酒赵昌为安南都护、御史大夫、本管经略使。

夏四月辛酉，太子宾客齐抗卒。丙寅，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等五十四人来朝贡。陈许节度赐号忠武军。五月甲戌朔，罢御宣政殿。

乙亥，以史馆修撰、秘书监张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七月癸酉朔，大雨雹。辛卯，福建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牛羊近万头匹，监史主之。八月戊申，以房州刺史郄士美为黔中观察使。己未，以昭义兵马使卢从史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使。九月庚辰，赐群臣宴于马璘山池。

冬十月甲辰，于景州南皮县置唐昌军。辛亥，易定节度使张茂昭来朝。

十一月丁酉，以监察御史李程、秘书正字张聿、蓝田县尉王涯并为翰林学士。十二月，吐蕃、南诏、日本国并遣使朝贡。庚午，以桂管防御使颜证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东观察判官凌准为翰林学士，癸巳，会郡臣于宣政殿，宣遗诏：皇太子宜于柩前即位。是日，上崩于会宁殿，享寿六十四。甲午，迁神柩于太极殿。丙申，发丧，群臣缟素。皇太子即位。永贞元年九月丁卯，群臣上谥曰神武孝文，庙号德宗。十月己酉，葬于崇陵，昭德皇后王氏祔焉。

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夐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苟于交丧之秋，轻取鄙夫之论，历观近世，靡不败亡。德宗在籓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故从初罢郭令戎权，非次听杨炎谬计，遂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恆阳之代。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硃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已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赞曰：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

本纪第十四 顺宗宪宗上

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丘帝讳诵，德宗长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生于长安之东内。大历十四年六月，封宣王。建中元年正月丁卯，立为皇太子。

上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即位于太极殿。上自二十年九月风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大行发丧，人情震惧。上力疾衰服，见百僚于九仙门。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庚子，群臣上书请听政。

二月辛丑朔。甲申，以河阳三城行军司马元韶为怀州刺史、河阳怀州节度使。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己酉，以易定张茂昭兼同平章事，以来朝，故宠之。是夜，太白犯昴。辛卯，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酉，贬京兆尹李实通州长史，寻卒。壬子，淄青李师古以兵寇滑之东鄙，闻国丧也。甲寅，释仗内囚严怀志、吕温等一十六人。平凉之盟陷蕃。久之得还，以习蕃中事，不欲令出外，故囚之仗内，至是方释之。日本国王并妻还蕃，赐物遣之。壬寅，以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以前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以鸿胪卿王权为京兆尹。甲子，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百姓九十已上，赐米二石，绢两匹，版授上佐、县君，仍令本部长吏就家存问；百岁已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羊酒，版授下州刺史、郡君。戊辰，以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刺史、上柱国、新罗王金重熙兼宁海军使，以重熙母和氏为太妃，妻朴氏为妃。

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戊寅，以韦皋兼检校太尉，李师古、刘济兼检校司空。张茂昭司徒。丙戌，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杜祐为度支盐铁使。戊子，徐州节度赐名武宁军。蔡州吴少诚兼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祐虽领使名，其实叔文专总。宰相贾耽兼检校司空，郑瑜吏部尚书，高郢刑部尚书，韦执谊中书侍郎，镇冀王士真、淮南王锷、魏博田季安皆检校司空。癸巳，诏册广陵郡王淳为皇太子，改名纯。

夏四月壬寅，制第十弟谔封钦王，第十一弟諴封珍王。男建康郡王涣封郯王，改名经；洋川郡王沔封均王，改名纬；临淮郡王洵封溆王，改名纵；弘农王浼封莒王，改名纾；汉东郡王泳封密王，改名绸；晋陵郡王堤封郇王，改名总；高平郡王溆封邵王，改名约；云安郡王滋封宋王，改名结；宣城郡王淮封集王，改名缃；德阳郡王湑封冀王，改名絿；河东郡王浥封和王，改名绮。十七男绚封衡王，十九男纁封会王，二十男绾封福王，二十一纮男封抚王，二十三男绲封岳王，二十四男绅封袁王，二十五男纶封桂王，二十七男繟封翼王，弥臣国嗣王道勿礼封弥臣国王。西平郡王晟男左羽林大将军愿袭封岐公，食邑三千户。戊申，诏以册太子礼毕，赦京城系囚，大辟降从流，流以下减一等。以给事中陆质、中书舍人崔枢并为太子侍读。庚戌，封太子男宁、宽、宥、察、寰、寮等六人为郡王，并食邑三千户。癸丑，赠吐蕃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张荐礼部尚书。丙寅，罢万安监牧。戊辰，以杭州刺史韩皋为尚书右丞。

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丁丑，以邕管经略使韦丹为河南少尹，以万年县令房启为容管经略招讨使。癸未，以郴州司马郑余庆为尚书左丞。甲辰，以检校司空、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大嵩璘检校司徒。承徽王氏、赵氏可昭仪，崔氏、杨氏可充仪，王氏可昭媛，王氏可昭容，牛氏可修仪，张氏可美人。以右丞韩皋为鄂岳沔蕲都团练观察使。丁亥，升襄州为大都督府。临汉县仍徙于邓城。辛卯，以盐铁转运使副王叔文为户部侍郎。

六月丙申，诏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七月戊辰朔，吐蕃使论悉诺来朝贡。丙子，郓州李师古加检校侍中。赠故忠州别驾陆贽兵部尚书，谥曰宣；赠故道州刺史阳城为左散骑常侍。戊寅，以户部侍郎潘孟阳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副。丙戌，关东蝗食田稼。癸巳，横海军节度伎、沧州刺史程怀信卒，以其子副使执恭起复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甲午，度支使杜祐奏："太仓见米八十万石，贮来十五年，东渭桥米四十五万石，支诸军皆不悦。今岁丰阜，请权停北河转运，于滨河州府和籴二十万石，以救农伤之弊。"乃下百僚议，议者同异，不决而止。乙未，诏："朕承九圣之烈，荷万邦之重。顾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寅畏，惧不克荷。恐上坠祖宗之训，下贻卿士之忧，夙夜祗勤，如临渊谷。而积疾未复，至于经时，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万务之殷，不躬不亲，虑有旷废。加以山陵有日，霖潦逾旬，是用儆于朕

心，以答天戒。其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勾当。”时上久疾，不复延纳宰臣共论大政。事无巨细皆决于李忠言、王亻丕、王叔文。物论喧杂，以为不可。藩镇屡上笺于皇太子，指三竖之挠政，故有是诏。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卫大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珣瑜为吏部尚书，高郢刑部尚书，并罢知政事。皇太子见百僚于朝堂。丙申，皇太子于麟德殿西亭见奏事官。

八月丁酉朔。庚子，诏：“惟皇天佑命烈祖，诞受方国，九圣储祉，万邦咸休。肆予一人，获绩丕业，严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佑不降，疾恙无瘳，将何以奉宗庙之灵，展郊、禋之礼！畴咨庶尹，对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忄栗，深惟永图。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皇太子纯睿哲温文，宽和仁惠，孝友之德，爱敬之诚，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法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传归之制，付之重器，以抚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宪，永绥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称诰。”辛丑，诰：“有天下传归于子，前王之制也。钦若大典，斯为至公，式扬耿光，用体文德。朕获奉宗庙，临御万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阙。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礼，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国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纪元之庆，用覃在宥之泽。宜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已前，天下死罪降从流，流以下递减一等。”诰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良媛董氏为太上皇德妃。壬寅，贬右散骑常侍王伾为开州司马，前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

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百僚上太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享年四十六岁。六月乙卯，皇帝率群臣上大行太上皇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秋七月壬申，葬于丰陵。

史臣韩愈曰：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工为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必命书之。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争，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监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

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讳纯，顺宗长子也，母曰庄宪王太后。大历十三年二月生于长安之东内。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贞元四年六月，封广陵王。顺宗即位之年四月，册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

八月丁酉朔，受内禅。乙巳，即皇帝位于宣政殿。先是，连月霖雨，上即位之日晴霁，人情欣悦。丙午，升平公主进女口十五人，上曰："太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其还郭氏。"丁未，始御紫宸对百僚。己酉，以道州刺史路恕为邕管经略使。庚戌，荆南献龟二，诏曰："朕以寡昧，纂承丕业，永思理本，所宝惟贤。至如嘉禾神芝，奇禽异兽，盖王化之虚美也。所以光武形于诏令，《春秋》不书祥瑞，朕诚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后，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报有司，不得上闻；其奇禽异兽，亦宜停进。"癸丑，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南康郡王韦皋薨。甲寅，以常州刺史穆赞为宣歙池观察使，以前宣歙观察使崔衍为工部尚书。己未，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袁滋为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时昌韦皋卒，刘辟据蜀邀节钺故也。辛酉，太上皇诰册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癸亥，以朝请大夫、守尚书左丞、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郑余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寅，以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为吏部郎中。并知制诰。

九月丁卯朔。己巳，罢教坊乐人授正员官之制。辛未，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癸酉，以陈州刺史孟元阳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孟怀节度使。丙子，敕申光蔡、陈许两道比遭亢旱，宜加赈恤，申、光、蔡赈米十万石，陈、许五万石。丁丑，前户部侍郎蔡弁卒。襄州于頔进鹰，诏还之。己卯，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贬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贬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辛巳，给事中陆质卒。

冬十月丙申朔。丁酉，集百僚发曾太皇太后沈氏哀于肃章门外。检校司空兼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贾耽卒。戊戌，以宰臣剑南安抚使袁滋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以西川行军司马齐辟为给事中。舒王谊薨。庚子，南诏使赵迦宽来赴山陵。浙东观察使贾全卒。辛丑，吐蕃使论乞缕贡助山陵金银衣服。太常上大行曾太皇太后沈氏谥曰睿真皇后。丙午，以华州刺史杨于陵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丁未，改桂州纯化县为慕化县，蒙州纯义县为正义县。乙酉，葬德宗皇帝于崇陵。甲寅，以刑部尚书高郢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御史中丞李鄘为京兆尹。贬京兆尹王权为雅王傅。久雨，京师盐贵，出库盐二万石，粜以惠民。乙巳，祔睿

真皇后神主、德宗皇帝神主于太庙。壬申，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以交王叔文也。润、池、扬、楚、湖、杭、睦、江等州旱。贬剑南西川节度使袁滋为吉州刺史，以其慰抚三川逗留不进故也。以左骁卫将军李演为夏州刺史、夏绥银等州节度使，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己卯，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饶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郴州司马，皆坐交王叔文。初贬刺史，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辛巳，宣、抚、和、郴、郢、袁、衢七州旱。壬午，吏部尚书郑珣瑜卒。甲申，以湖南观察使杨凭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虢州刺史薛苹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鄂、岳、婺、衡等州旱。癸巳，宣歙观察使穆赞卒。

十二月丙申朔。庚子，以东都留守韦夏卿为太子少保，以兵部尚书王绍为东都留守。壬寅，改淳县为清溪县，姓淳于者改姓于。甲辰，襄阳于頔加平章事。丙申，月犯毕。己酉，以新除给事中、西川行军司马刘辟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岁星犯太微西垣。庚戌，金州复析汉阴县置石泉县。壬子，以右谏议大夫韦丹为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使，以常州刺史路应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壬戌，以朝请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郑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学士。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李吉甫为中书舍人，以考功员外郎裴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群臣于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辛未，以鄂岳沔观察使韩皋为鄂、岳、蕲、安、黄等州节度使。丁丑，太子少保韦夏卿卒。辛巳，以兴元元从功臣、右神策护军使副薛盈珍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壬午，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王士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起今月十六日已后，权不听政。以左神策长武城防秋都知兵马使高崇文检校工部尚书，充神策行营节度使。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乙酉，宰相杜祐摄冢宰，杜黄裳为礼仪使，右仆射伊慎大明宫留守，视事于尚书省。壬辰，复置斜谷路馆驿。戊子，制："剑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镇守备，各有区分。顷因元臣薨谢，邻藩不睦，刘辟乃因虚构隙，以忿结仇，遂劳王军，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务欲安人，遣使谕宣，委之旄钺。如闻道路拥塞，未息干戈，轻肆攻围，拟图吞并。为君

之体，义在胜残，命将兴师，盖非获已。宜令兴元严砺、东川李康掎角应接，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之师，与东川、兴元之师类会进讨。其粮料供饷，委度支使差官以闻。”甲午，高崇文之师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师由骆谷路，俱会于梓潼。辛卯，群臣请听政。

二月乙未朔，以度支郎中敬宽为山剑行营粮料使。严砺奏收剑州。乙丑，入朝奚王梅落可银青光录大夫、检校司空，封饶乐郡王，放还蕃。癸卯，赠宣武军节度使陆长源为右仆射，赠故吉州刺史姜公辅礼部尚书。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癸丑，以魏博田季安同平章事。戊戌，谓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于听政，或躬决繁务，其道如何。”杜黄裳对曰：“帝王之务，在于修己简易，择贤委任，宵旰以求民瘼，舍己从人以厚下，固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小大，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讼狱，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昔秦始皇自程决事。见嗤前代；诸葛亮王霸之佐，二十罚以上皆自省之，亦为敌国所诮，知不久堪；魏明帝欲省尚书拟事，陈矫言其不可；隋文帝日旰听政，令卫士传餐，文皇帝亦笑其烦察。为人主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诚以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苟无此弊，何患不至于理。’上称善久之。以京兆尹李鄘为尚书右丞，以金吾大将军郑云逵为京兆尹。

三月乙丑朔。戊辰，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官、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三品已上、从三品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合谢，其余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诏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职掌并准此。”又“兵部、吏部、礼部贡院官员，每举选限内，有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参。若称事繁，则中书门下、御史台、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谒如常。况旬节已赐归休，又许分日，一月之内，才奉十日朝参，甚暑甚寒，又蒙矜放。臣求故实，以为王颜任中丞日尝论其事，举对甚详。伏请准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永为常式。”从之。丙子，严砺收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在身官爵。先是韩全义入朝，令其甥杨惠琳知留后，俄有诏除李演为节度，代全义。演赴任，惠琳据城叛，诏发河东、天德兵诛之。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

斩惠琳，传首以献。壬辰，大行太上皇德妃董氏卒。以右神策行营节度高崇文检校兵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戊戌，以安南经略副使张舟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己亥，以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韦丹为晋绛观察使。壬寅，以前安南经略使赵昌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癸卯，前岭南节度使徐申卒。丙午，命宰臣监试制举人于尚书省，以制举人先朝所征，不欲亲试也。丁未，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祐为司徒，所司备礼册拜，平章事如故；罢领度支、盐铁、转运等使，从其让也，仍以兵部侍即李巽代领其任。戊申，以陇右经略使、秦州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为保义军节度使。赈浙东米十万石。己未，武元衡奏，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检校省官例，立在本品同类之上。壬戌，邵王约薨。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备问。比来正衙多不奏事。自今后请以尚书省六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王傅等，每坐日令两人待制，退朝，诏于延英候对。"从之。

五月甲子朔。丁卯，京兆尹郑云逵卒。辛未，以兵部侍郎韦武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壬申，贬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为雷州司马。陈、许、蔡等州旱。以横海军留后程执恭横海军节度使。庚辰，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为太子宾客，罢知政事。辛卯，册太上皇后王氏为皇太后。

六月癸己朔，以册太后礼毕，赦天下系囚，死罪降从流，流以下递减一等。文武内外官加母邑号，太后诸亲，量与优给。丙申，册德宗充容武氏为崇陵德妃。大风折树。丁酉，高崇文破贼万人于鹿头关。加幽州刘济侍中，淄青李师古检校司徒。癸卯，高崇文收汉州。闰六月壬子朔，淄青李师古卒。戊辰，以秘书监董叔经为京兆尹。壬午，谏议大夫去左、右字，只置四员。以前司封员外郎韦况为谏议大夫。甲申，吐蕃论勃藏来朝贡。

秋七月壬辰朔。壬寅，葬顺宗于丰陵。己酉，太子少保致仕韩全义卒。八月辛酉朔。癸亥，以左卫大将军李愿检校礼部尚书、夏州刺史，充夏、绥、银节度使。甲子，郇王母王昭仪、宋王母赵昭仪、郯王母张昭训、衡王母阎昭训等，各以其王并为太妃。以许氏为美人，尹氏、段氏为才人。浔阳公主母崔昭训为太妃。韩全义子进女乐八人，诏还之。丁卯，封王子平原郡王宁为邓王，同安郡王宽为澧王，建安郡王宥为遂王，彭城郡王察为深王，高密郡王寰为洋王，文安郡王寮为绛王，第十男审为建王。己巳，以建王审为郓州大都督、平卢淄青节度使；以节度副使李师道权知郓州事，充节度留后。乙亥，册妃郭氏为贵妃。灵武李栾奏，黄河岸塌处得古钱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癸未。，京兆尹董叔经卒。甲申，御史台奏，常参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在外未到，计水陆程外，满百日，并停解，从之。丙戌，以尚书右丞李鄘为京兆尹。

九月辛卯朔。癸卯，诏自今后两省官每坐日一人对。丙午，以太子宾客郑余庆为国子祭酒。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刘辟以献。癸丑，以山人李渤为左拾遗，征不至。甲子，易定张茂昭来朝。丙寅，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梓州刺史、封渤海郡王高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观察使、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仍改封南平郡王，食邑三千户。戊戌，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以将作监柳晟检校工部尚书，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庚辰，以吉州刺史袁滋为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使。壬午，以淄青节度使留后李师道检校工部尚书，兼郓卅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丙戌，以渤海国王大嵩璘检校太尉。戊子，斩刘辟并子超郎等九人于独柳树下。

十一月庚寅朔。己巳，以简王傅王权为河南尹。丁未，以司农卿李上公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陕虢观察使。甲申，以武宁军节度张愔为工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检校右仆射，兼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等州观察等使。庚戌，以吏部侍郎赵宗儒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防御使，以国子祭酒郑馀庆为河南尹。甲寅，以给事中刘宗经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为神策护军中尉。十二月丙申朔，太常奏隐太子、章怀、懿德、节愍、惠庄、惠文、惠宣、请恭、昭靖以下九太子陵，代数已远，官额空存，今请陵户外并停。乙亥，工部尚书张愔卒。丙戌，新罗、渤海、牂柯、回纥各遣使朝贡。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上亲献太清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先是，将及大礼，阴晦浃辰，宰臣请改日，上曰："郊庙事重，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献之辰，景物晴霁，人情欣悦。丁酉，司徒杜祐辞知政事。诏令每月三度入朝，便于中书商量政事。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乙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杜黄裳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停诸陵留守。己卯，以户部侍郎、赐绯鱼袋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丁巳，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宴，仍旧赐之。

二月辛酉，诏僧尼道士全隶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丙寅，左右羽林军应管月飜骑总五千六百一十三人，并停。己巳，起居舍人郑随次对，面受进止；令宣与两省供奉官，自今已后，有事即进状，次对官宜停。庚午，司天造新历成，诏题为《元和观象历》。壬申夜，月掩岁星。丁丑，寒食节，宴群臣于麟德殿，赐物有差。壬午，以第五国轸为右神策军中尉。

三月辛卯，赐群臣宴于曲江亭。癸卯，判度支李巽为兵部尚书，依前判度支盐铁转运使。

夏四月甲子，禁铅锡钱。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司空、灵州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使。戊寅，近置英武军额，宜停。庚辰，岭南节度使赵昌进琼、管、儋、振、万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启，与诸坊门同时。至德中有吐蕃囚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门，宰相待漏于太仆寺车坊。至是始令有司据班品置院。戊午，凤翔节度使张敬则卒。乙丑，五坊色役户及中书门下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并归府县色役。己巳，停舒、庐、滁、和四州团练使额。癸酉，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乙亥，停润州丹阳军额。丙子，左神策军新筑夹城，置玄化门晨耀楼。辛巳，以京兆尹李鄘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蔡州水，平地深七八尺。

秋七月丙戌朔，敕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定《开元格后敕》。丁亥，敕外命妇朝谒皇太后，多有前却，今后诸亲委宗正寺，百官母妻委台司，如有违越者，夫子在一月俸，频不到，有司具状奏闻。戊子，录配享功臣之后，得苏瑰孙系，用为京兆府司录；崔玄暐孙元方、张说孙騑，并为监察御史；狄仁杰后玄范，为右拾遗；敬晖孙元亮、袁恕己孙德师，相次叙用。癸巳，太仆寺丞令狐丕进亡父□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赠峘工部尚书。

八月丙辰朔。辛酉，宰相武元衡兼判户部事。壬戌，刑部奏改《律》卷第八普《斗竞律》。甲子，以职方员外郎王洁为岭南选补使，监察御史崔元方监之。甲戌，中书奏："先停诸道奏祥瑞。伏以所献祥瑞，皆缘腊飨、告庙、元会奏闻，今后诸大瑞随表闻奏，中瑞、下瑞申有司，其元日奏祥瑞，请依令式。"从之。辛巳，封杜黄裳为邠国公，于頔为燕国公。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还。九月乙酉，密王绸薨。

十月己酉，以浙西节度使李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润州刺史，镇海军、浙西节度使。庚申，李锜据润州反，杀判官王澹、大将赵琦。时锜诈请入朝，署澹为留后，因讽诏："李锜属列宗枝，任居方伯，赫奕之跺，饱绸缪之恩。待以亲贤，报之以逆节；授其师旅，用元以乱常。屡献表章，亟请朝会，初则诈疾，后万纵兵。僚佐以献规受屠，王臣以传命见胁。朕切于含垢，未忍发明，累降中人，令遵前旨。无轺车之戒路，有沴气之滔天。加以日逞淫刑，月兴暴赋。朕为人父母，闻甚恻然，顾惟纪纲，焉敢废坠！李锜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以淮南节度使王锷充诸道行营招讨使，内官薛尚衍为监军，率汴、徐、鄂、淮南、宣歙之师，取宣州路进讨。丁卯，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仍封临淮郡公。将行，上御安福门慰劳之。癸酉，润州大将张子阆、李奉独等执李锜以献。辛巳，锜从父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铣坐贬岭外。

十一月甲申，斩李锜于独柳树下，削锜属籍。丙戌，以擒李锜润州牙将张子良为左金吾卫将军，封南阳郡王；田少卿、李奉仙等为羽林将军，并封公。甲辰，诏司徒杜祐筋力未衰，起今后每日入中书视事。十二月甲寅，宰相李吉甫封赞皇侯。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丁巳，东都国子监增置学生一百人。癸亥，御史台奏："文武常参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敕，如有朝堂相吊慰及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语笑喧哗；入衙入阁，执笏不端，行立迟慢；立班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哗穿班穿仗，出入阁门，无故离位；廊下饮食，行坐失仪喧闹；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等：每犯夺一月俸。班列不肃，所由指摘，犹或饰非，即具闻奏贬责。臣等商量，于旧条每罚各减一半，所贵有犯必举。"从之。丙寅，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高崇文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充京西诸军都统。壬申，礼部举人，罢试口义，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即放进士。举人曾为官司科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任，考试官贬黜。丙子，令宰臣宣敕：百僚游宴过从饯别，此后所由不得奏报，务从欢泰。保义军节度使刘澭卒。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

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书十卷。是岁，吐蕃、回纥、奚、契丹、渤海、牂柯、南诏并朝贡。

三年春正月癸未朔。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册，礼毕，移仗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庚子，泾原段祐请修临泾城，在泾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冲要，诏从之。戊申，罢左右神威军，合为一，号天威军。

二月丙申，宰相李吉甫进封赵国公。己丑，以武昌军节度使韩皋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使。辛未，赠故布衣崔善真睦州司马，忠谏而死于李锜也。癸丑，以鄜坊节度使裴玢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丙子，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路恕为鄜州刺史、鄜坊节度使。戊寅，咸安大长公主卒于回纥。

三月癸巳，郇王总薨。庚子，以定平镇兵马使硃士明为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节度使。乙巳，御宣政殿试制科举人。

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金吾薛伾、巡使韦纁皆贬逐。赐硃士明名曰忠亮。乙丑，贬翰林学士王涯虢州司马，时涯甥皇甫湜与牛僧孺、李宗闵并登贤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故涯坐亲累贬之。壬申，大风毁含元殿栏槛二十七间。乙亥，以岭南节度使赵昌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杨于陵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丁丑，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左仆射、判度支。敕五月一日御殿受朝贺礼宜停。己卯，裴均于尚书省都堂上仆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书郎为之，文武三品已上升阶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于□下，然后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阶答拜。虽修故事行之，议者论其太过。

五月壬辰，兵部请复武举，从之。甲午，敕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所管将士三千七百三十人，随畿、汝界分留守及汝州防御使分掌之。辛丑，右仆射裴均请取荆南杂钱万贯修尚书省，从之。丙午，正衙册九姓回纥可汗为登啰里汨蜜施合毗伽保义可汗。六月戊辰，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贡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天下银坑，不得私扌采。癸亥，以邕管将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弟少高、少温并授官，西原蛮酋也，贞元中屡寇邕管，至是归款。乙丑，罢江淮私堰埭二十二，从转运使奏也。甲戌，以河南尹关除庆为

东都留守。丁丑，沙陀、突厥七百人携其亲属归振武节度伎范希朝，乃授其大首领曷勒河波阴山府都督。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己亥，复以度支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榷盐使。丁未，涪州复隶黔中道。八月庚申，复置东都防御兵七百人。九月己丑，淮南节度使王锷来朝。庚寅，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守司空、同平章事；以右仆射裴均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襄州长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加宣武韩弘同平章事。丙申，以户部侍郎裴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戊戌，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以淮南节度使王锷检校司徒、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河中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邠国公杜黄裳卒。是秋，京师大雨。

十月己酉朔。癸亥，以太常卿高郢为御史大夫。甲子，以御史中丞窦群为湖南观察使，既行，改为黔中观察使。群初为李吉甫所擢用，及持宪，反倾吉甫，吉甫谧其阴事，故贬之。丁卯，度支使下判案官，以四员为定。

十一月甲午，横海军节度使程执恭来朝。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玭为刺史。自玭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甲子，南诏异牟寻卒。辛未，以谏议大夫段平仲使南诏吊祭，仍立其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是岁，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旱。

夏四月丙子朔。戊寅，国子祭酒冯伉卒。壬午，裴均进银器一千五百两，以违敕，付左藏库。甲申，令皇太子居少阳院。武功人张英奴撰《回波辞》惑众，杖杀之。丙申，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遣之。庚子，制故太尉、西平郡王李晟宜编附属籍。以太常卿李元素为户部尚书、判度支，以商州刺史元义方为福建观察使。甲辰，以兵部侍郎权德舆为太常卿，仍赐金紫。以御史大夫高郢为兵部尚书，以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李夷简为御史中丞。五月丙午朔。辛酉，刑部尚书郑元卒。丁卯，盐铁使、吏部尚书李巽卒。六月乙亥朔。丁丑，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为刑部尚书以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右卫上将军王佖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辛丑，五岭已北银坑任人开采，禁钱不过岭南。

秋七月乙巳朔，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是月，出书屏以示宰臣，李藩等表谢之。丁未，渭南暴水，坏庐舍二百余

户，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赈给。乙卯，右羽林统军高固卒。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时赃罪，贬凭临贺尉。戊辰，以尚书右丞许孟容为京兆尹，赐金紫。八月甲戌朔。癸未，兖州鱼台县移置于黄台市。丙申，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国三万余人，获战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癸卯，赠太师裴冕宜配享代宗庙庭，赠太师李晟、赠太尉段秀实宜配享德宗庙庭。

九月甲辰朔。庚戌，以成德军都知兵马使、镇府右司马王承宗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充成德军节度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左常侍，充保信军节度、德棣等州观察等使。昌朝，薛嵩之子，婚于王氏，时为德州刺史。朝廷以承宗难制，乃割二州为节度，以授昌朝。制才下，承宗以兵虏昌朝归镇州。丁卯，邠宁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崇文卒。

冬十月癸酉朔，以右羽林统军阎巨源为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以少府监崔颛为同州刺史、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癸未，诏："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顷在苫庐，潜窥戎镇。而内外以事君之礼，叛而必诛；分土之仪，专则有辟。朕念其先祖尝有茂勋，贷以私恩，抑于公议。使臣旁午以告谕，孽童俯伏以陈诚，愿献两州，期无二事。朕亦收其后效，用以曲全，授节制于旧疆，齿勋贤于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俾抚近邻，斯诚厚泽，外虽两镇，内是一家。而承宗象恭怀奸，肖貌稔恶，欺裴武于得位之后，囚昌朝于授命之中。加以表疏之章，悖慢斯甚，义士之所兴叹，天地之所不容。恭行天诛，盖示朝典，承宗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以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为镇州行营招讨处置等使，以龙武将军赵万敌为神策先锋将，内官宋惟澄、曹进玉、马朝江等为行营馆驿粮料等使。京兆尹许孟容与谏官面论，征伐大事，不可以内官为将帅，补阙独孤郁其言激切。诏旨只改处置为宣慰，犹存招讨之名。己丑，诏军进讨，其王武俊、士真坟墓，军士不得樵采，其士平、士则各守本官，仍令士则各袭武俊之封。庚寅，册邓王宁为皇太子。癸巳，以册储，肆赦系囚，死罪降从流，流以下递降一等。文武常参官、外州府长官子为父后者，赐勋两转。工部侍郎归登、给事中吕元膺为皇太子诸王侍读。己亥，吐突承璀军发京师，上御通化门劳遣之。

十一月癸卯朔，浙西苏、润、常州旱俭，赈米二万石。甲子，河南尹杜兼卒。己巳，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吴少诚卒。十二月壬申朔，以户部侍郎张弘靖为陕府长史、陕虢观察陆运等使，赐金紫。以陕虢观察使房式为河南尹。中丞李夷简奏："诸州府于两税外违格科率，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报台司，以凭举奏。"从之。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己巳，浙西观察使韩皋以杖决安吉令孙澥致死，有乖典法，罚一月俸料。

二月辛未朔。戊子，礼院奏东宫殿阁名及宫臣姓名，与太子名同者改之，其上台官列、王官爵土无例辄改，从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摄河南尹房式于台，擅令停务，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三月辛丑朔，宰相杜祐与同列宴于樊川别墅，上遣中使赐酒馔。乙巳，以御史中丞李夷简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兵部侍郎王播为御史中丞。癸巳，以太子宾客郑絪检校礼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己未，制以遂王宥为彰义军节度使，以申州刺史吴少阳为申光蔡节度留后。甲子，大风折木。丁卯，宰相于頔请依杜祐例一月三朝，从之。

夏四月庚午朔。癸酉，户部尚书李元素卒。甲申，镇州行营招讨使吐突承璀执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载从史送京师。丁亥，河东范希朝奏破贼于木刀沟。福州复置侯官、长乐二县，建州置将乐县。壬申，以昭义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乌重胤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使。戊戌，贬前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驩州司马。

五月庚子朔。乙巳，昭义军三千人夜溃奔魏州。右神策军使段祐卒。庚申，吐蕃使论思即热朝贡，并归郑叔矩、路泌之柩。六月庚午朔。戊寅，以太府卿李少和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奚、回纥、室韦寇振武。癸巳，应给食实封例，节度使兼宰相，每食实封百户，岁给八百端匹，若是绢，加给绵六百两；节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户给四百端匹；军使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百五十端匹。

秋七月己亥朔。庚子，承宗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请输常赋，朝廷除授官吏。丁未，诏昭洗王承宗，复其官爵，待之如初。诸道行营将士，共赐物二十八万四百三十端匹。时招讨非其人，诸军解体，而藩邻观望养寇，空为逗挠，以弊国赋。而李师道、刘济亟请昭雪，乃归罪卢从史而宥承宗。不得已而行之也。幽州刘济加中书令，魏博田季安加司徒，淄青李师道加仆射，并以罢兵加赏也。乙卯，幽州节度使刘济为其子总鸩死。庚申，以虔州刺史马总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八月乙巳朔。乙亥，上顾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于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经无异。后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

致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上深然之。以浙东观察使薛苹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以常州刺史李逊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以都官郎中韦贯之为中书舍人，起居舍人裴度为司封员外郎、知制诰。癸巳，以邓州刺史崔咏为邕州刺史、本管经略使。

九月戊戌朔。辛亥，以吐突承璀复为左军中尉。谏官以承璀建谋讨伐无功，请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为军器使。乃以内官程文干为左军中尉。壬戌，以瀛州刺史刘总起复受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癸亥，以兵部尚书高郢为右仆射致仕。丙寅，制以正议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赐紫金鱼袋权德舆可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翰林学士独孤郁守本官起居，以妻父权德舆在中书，避嫌也。

冬十月戊辰朔，以京兆尹许孟容为兵部侍郎，以中丞王播代容，又以吕元膺代播。升平大长公主薨。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赐垍锦彩三百匹、银器等，史官蒋武、韦处厚等颁赐有差。辛巳，定州将杨伯玉诱三军为乱，拘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迪简谋归朝，三军惧，乃杀佐元。壬辰，制以迪简检校工部尚书、定州长史，充义武军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甲午，以前义武军节度、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同平章事张茂昭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

十一月戊戌朔，浙西奏当镇旧有丹阳军，今请并为镇海军，从之。庚子，右金吾卫大将军伊慎降为右卫将军，以行赂三十万与中尉第五从直，求为河东节度故也。甲辰，会王纁薨。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以代州刺史阿跌光进为单于大都护、振武麟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庚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垍为兵部尚书。以前保信军节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右武卫将军。前为王承宗虏之，囚于镇州，至是归朝故也。丙寅，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太医箴》，上深喜纳，遣中使劳之。

十二月丁卯朔。癸酉，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李鄘检校吏部尚书，兼扬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以河南尹房式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采石军等使。以前宣歙观察使卢坦为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壬午，以吏部郎中柳公绰为御史中丞。以前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州刺史、鄂黄岳沔蕲安黄等州观察使。以鄂岳察使郗士美为河南尹。新授谏议大夫蒋武请改名乂。以吏部侍郎崔邠为太常卿。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丙申，以彰义军留后吴少阳检校工部尚书，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等州观察使。敕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俯等于丰泉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音经》。庚申，以淮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国公李吉甫复知政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二月丙寅朔。壬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籍为太子詹事。籍与吉甫不叶，吉甫既用事，故罢籍相位。丙子，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张茂昭卒。以太府卿裴次元为福建观察使。己丑，诉王造薨。癸巳，以陕虢观察使绛弘靖检校礼部尚书、河中尹、晋绛慈等州节度使，以右丞卫次公为陕府长史、陕虢观察使。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张为户部侍郎。以京畿民贫，贷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诸道州府依此赈贷。

三月乙未朔，以河南尹郗士美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丁未，以检校右仆射严绶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河东旧使锡钱，民颇为弊，宜于蔚州置五炉铸钱。乙卯，畿内军镇牧放，驸马贵族略获，并不得带兵仗，恐杂盗也。

夏四月乙丑朔。戊辰，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以谏议大夫裴堪为同州防御从事使。庚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夷简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大都督府长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京兆尹王播为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福建观察使元义方为京兆尹。癸酉，以张茂昭家妓四十七人归定州。己卯，月近房。以前荆南节度使赵宗儒为刑部尚书。东都留守郑余庆为兵部尚书，依前留守。王播奏：江淮河岭已南、兖郓等盐院，元和五年都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校量未改法已前四倍抬估，虚钱一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七百贯。除盐本外，付度支收管。从之。辛卯，户部奏置巡官。

五月甲午朔，取受王承宗钱物人品官王伯恭杖死。庚子，以左金吾卫将军李惟简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陇右节度使。丙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裴均卒。壬子，以振武节度阿跌光进夙彰诚节，久立茂勋，宜赐姓李氏。弟洺州刺史光颜，已从别敕处分。

六月甲子朔，减教坊乐人衣粮。丁卯，中书门下奏：

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

在官之烦省。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今内外官给俸料者不下一万余员，其间有职出异名，奉离本局，府寺旷废，簪组因循者甚众。况敛财日寡而授禄至我，设官有限而入色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物安得不烦。汉初置郡不过六十，文景醲化，百官莫先，则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县。故有一邑之地，虚设群司，一乡之甿，徒分县职，所费至广，所制全轻。伏请敕吏兵部侍郎、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错综利病，详定废置，吏员可并省者并省之，州县可并合者并合之，每年入仕者可停减者停减之。此则利广而易求，官少而易理，稍减冗食，足宽疲甿。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余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艰难已来，禁纲渐弛，于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衮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将为永式，须立常规。

从之。乃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等详定减省。甲申，以御史中丞柳公绰为湖南观察使。丁亥，太白近右执法。戊子，赐御史中丞窦易直绯鱼袋。

秋七月癸巳朔，尚书右仆射致仕高郢卒。庚申，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裴垍太子少傅。八月癸亥朔，户部侍郎李绛奏："诸州阙官职田禄米，及见任官抽一分职田，请所在收贮，以备水旱赈贷。"从之。乙丑，以天德军防御使张煦为夏州刺史、夏绥银等州节度使。丁卯，荆南先置永安军，宜停。辛巳，以常州刺史崔芃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九月癸巳朔，以蜀州刺史崔能为黔中观察使。戊戌，富平县人梁悦为父复仇，杀秦杲，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执奏之。减诸司流外总一千七百六十九人。贬黔中观察使窦群为开州刺史，以为政烦苛，辰、锦二州蛮叛故也。

冬十月，以前夏州节度使李愿检校兵部尚书、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使。戊辰，以户部尚书韩皋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以太子詹事李藩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以东都留守郑余庆为吏部尚书。己巳，诏："朕于百执事、群有司，方澄源流，以责实效。转运重务，专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今陕路漕引悉归中都，而尹守职名尚仍旧贯。又诸道都团练使，足修武备以靖一方；而别置军额，因加吏禄，亦既虚设，颇为浮费。思去烦以循本，期省事以使人。其河水陆

运、陕府陆运、润州镇海军、宣州采石军、越州义胜军、洪州南昌军、福州靖海军等使额，并宜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已来，委本道充代百姓阙额两税，仍具数奏闻。”戊寅，诏：“王者之牧黎元也，爱之如子，视之如伤。苟或风雨不时，稼穑不稔，则必除烦就简，惜力重劳，以图便安，以阜生业。况邦畿之内，百役所业，虽勤恤之令亟行，而供亿之制犹广。重以经夏炎□又，自秋霖泽，南亩亏播植之功，西成失丰登之望。内管口食，外牵王徭，岂惟转输之虞，虑有馁殍之患。斯盖理道犹郁，和气未通，永言于兹，良所咎叹。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粜粟二十五万石宜放。于百姓有粟情愿折纳者，时估外特加优饶。今春所贷义仓粟，方属岁饥，容至丰熟岁送纳。元和五年已前诸色逋租并放。百官职田，其数甚广，今缘水潦，诸处道路不通，宜令所在贮纳，度支支用，令百官据数于太仓请受。遭水旱处，通计所损，便与除破，不得检覆。为理之本，在乎安人。咨尔尹京宰邑之臣，实为亲人阜俗之寄，必当询其疾苦，奉我诏条，恤隐为心，无怠于事，罔或徇利以剥下，吐刚而茹柔，使闾井咸安，惸嫠获济。各勉忠孝，宜悉朕怀。”丙戌，以谏议大夫孔戣为皇太子诸王侍读。

十一月壬辰朔。癸巳，新授华州刺史李藩卒。乙巳，以工部尚书赵昌检校兵部尚书，兼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十二月癸亥朔。壬申，诏委宗正卿选人门嫁十六宅诸王女，仍封为县主。甲申，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以违令立戟，罚一月俸，收夺所请门戟。己丑，制以朝义郎、守尚书户部侍郎、骁骑尉、赐紫金鱼袋李绛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十二月辛卯朔，右卫上将军伊慎卒。辛亥，皇太子宁薨，谥曰惠昭，废朝三日。国典无太子薨礼，国子司业裴苣精礼学，特赐于西内定仪。

本纪第十五

●宪宗下

元和七年春正月辛酉朔，己巳，以刑部尚书赵宗儒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庚午，以兵部尚书王绍判户部事。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观察使，以司农卿李銛为京兆尹。是夜，月掩荧惑。壬申，废信州永丰县、越州山阴县、衢州盈川县。癸酉，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

二月庚寅朔。壬辰，诏以去秋旱歉，赈京畿粟三十万石；其元和六年春赈贷百姓粟二十四万石，并宜放免。辛丑，尚书省重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壬寅，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为河南尹。辛亥，山南西道节度使裴玢卒。癸丑，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量别支给以充私觌。旧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余员，取货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敕："钱重物轻，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将以便人。所贵缗货通行，里闾宽恤。宜令群臣各随所见利害状以闻。"三月己未。辛酉，以惠昭太子葬，罢曲江上巳宴。庚午，以旱，敕诸司疏决系囚。

夏四月戊子朔。癸巳，敕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亩，种桑二树，长吏逐年检计以闻。辛亥，盐铁使王播奏元和六年卖盐铁，除峡内井盐外，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

五月戊午朔。庚申，上谓宰臣曰："卿等累言吴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回，言不至为灾，人非甚困。"李绛对曰："臣得两浙、淮南状，继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御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当奸佞之臣。况推诚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言间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体，以恤人为本，一方不稔，即宜赈救，济其饥寒，况可疑之也！向者不思而有此问，朕言过矣。"绛等拜贺。癸亥，荧惑近太微右执法。

六月丁亥朔，舒州桐城梅天陂内，有黄白二龙，自陂中乘风雷跃起，高二百尺，行六里，入浮塘陂。癸巳，以金紫光录大夫、守司徒、同平章事、崇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杜佑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恳请故也。己亥，月近南斗魁第四星。镇州甲仗库一十三间灾，兵仗都尽。王承宗常蓄叛谋，至是始惧天罚，凶气稍夺，仍杀主库吏百余人。乙丑，以兵部员外郎王涯知制诰。

乙亥，制立遂王宥为皇太了，改名恆。己卯，以新罗大宰相金彦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刺史，兼宁海军使、上柱国，封新罗国王；仍册彦升妻贞氏为妃。

八月丁亥朔，新除新罗国大宰相金崇斌等三人，宜令本国准例赐戟。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辛丑，废蓬州宕渠县。甲辰，宣歙观察使房式卒。丙午，以苏州刺史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戊申，制："诸州府五品已上官替后，委本道长官量其才行、官业、资历，每年冬季一度闻荐。其罢使郎官、御史，许朝臣每年冬季准此闻荐，诸使府参佐、检校官，从元授官月日计，如是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经三十个月外，任与转改；余官经三十六个月奏转改。如未经考便有事故及停替官，本限之外更加十个月，即任申奏。"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冬十月乙未，魏博三军举其衙将田兴知军州事。时田季安死，子怀谏年十一，为副大使、知军府事，军政一决于家僮蒋士则，数易大将，军情不安。因田兴入衙，兵环而劫请，兴顿仆于地，军众不散。兴曰："欲听吾命，勿犯副大使。"众曰："诺。"但杀蒋士则等十数人而止。即日移怀谏于外，令朝京师。甲辰，以魏博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沂国公田兴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庚戌，澧王宽改名恽，深王察改名忭，洋王寰改名忻，绛王寮改名悟，建王审改名恪。以郑滑节度使袁滋为户部尚书。

十一月丙辰朔。乙丑，诏："田兴以魏博请命，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往彼宣慰，赐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阴院诸道合进内库物充。六州诸县宣达朝旨。辛未，太保致仕杜祐卒。东川观察使潘孟阳奏龙州武安县嘉禾生，有麟食之。麟食来，群鹿环之，光彩不可正视。使画工图之以献。乙亥，以给事中李逢吉、司勋员外郎李巨并充皇太子诸王侍读。戊寅，吏部尚书郑余庆请复置吏部考官三员，吏部郎中杨于陵执奏以为不便。乃诏考官韦顗等三人祇考及第科目人，其余吏部侍郎自定，己卯，江西观察伎崔芃卒。辛巳前魏情节度副使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赐宅一区、刍粟等。甲申，以同州刺史裴堪为江西观察使。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书郑余庆为太子少傅。丙辰，左拾遗杨归厚以自娶妇，进状借礼会院，贬国子主簿分司。戊戌，以京兆尹裴向为同州防御使。己亥，魏博奏管内州县官员二百五十三员，请吏部铨注。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庚午，册大言义为渤海国王，授秘书监、忽汗州都督。辛未，制以正议大夫、守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扶风

郡开国公权德舆守礼部尚书，罢知政事。癸未，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户部尚书袁滋检校兵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二月乙酉朔。辛卯，田兴改名弘正。宰相李吉甫进所撰《元和郡国图》三十卷，又进《六代略》三十卷，又为《十道州郡图》五十四卷。宰相于頔男太常丞敏专杀梁正言奴，弃溷中。事发，頔与男季友素服待罪。贬頔恩王傅。于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殿中少监、驸马都尉于季友诳罔公主，藏隐内人，转授凶兄，移贮外舍，伤风黩礼，莫大于兹，宜削夺所任官，令在家修省。赞善大夫于正、秘书丞于方并停见任，皆頔禄之子也。捕获受于頔赂为致出镇人梁正言，及交构权贵僧鉴虚，并付京兆府杖死。甲子，以剑南西川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临淮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武元衡复入中书知政事，兼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宫使。辛未，上以久旱，亲于禁中求雨，是夜，澍雨沾足。丙子，大风坏崇陵寝殿鸱尾，折门戟六。

夏四月癸未朔。乙酉，以邕管经略使房启为桂管观察使，以开州刺史窦群为邕管经略使。丙戌，以钱重货轻，出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常平仓收市布帛，每段匹于旧估加十之一。鄜坊观察使元义方卒，辛卯，以将作监薛伾为鄜坊观察使。乙未，长安西市豕生三耳八足二尾。僧鉴虚为高崇文纳赂四万五千贯与宰相杜黄裳，共引致人永乐县仿吴凭，付钱与黄裳男载。敕吴赁配流昭州，黄裳、崇文已薨殁，所用钱不须勘问，杜载释放。辛亥，赐魏博田弘正钱二十万贯，收市军粮。庚申，河中尹张弘靖奏修古舜城。

六月辛巳朔。时积雨，延英不开十五日。是日，上谓宰臣曰："今后每三日，雨亦对来。"乙酉，工部尚书致仕裴佶卒。丙戌，以东都留守韩皋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使。庚寅，京师大风雨，毁屋飘瓦，人多压死。所在川渎暴涨，行人不通。辛丑，出宫人二百车，任从所适，以水灾故也。壬寅，宰臣武元衡李吉甫李绛、旧相郑余庆权德舆各奉诏令进旧诗。

秋七月辛亥朔。癸丑，以权德舆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丁卯，以振武节度使李光进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武节度使。癸酉，命中尉彭中献修兴唐观，壮其规制，北拒禁城，开复道以通行幸。是夜，月近五诸侯。丁丑，新授桂管观察使房启降为太仆少卿。启初拜桂管，启吏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以授启。俄有诏命中使赍告牒与启，曰："受之五

日矣。”上怒，杖吏部令史，罚郎官，启亦即降之。以安南都护马总为桂管观察使，以江州刺史张勔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鄜坊观察使薛伾卒。

八月辛巳朔。癸未，以蕲州刺史裴行立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以张勔耄年也。丁亥，以司农卿裴武为鄜坊观察使。庚寅，诏毁家徇国故徐州刺史李洧等一十家子孙，并宜甄奖。甲午，太白近轩辕。辛丑，以东川节度使潘孟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乙巳，废天武军，并入神策军。

九月庚戌朔。丙辰，淄青李师道进鹘十二，命还之。戊午，赐群臣宴于曲江。乙丑，诏：“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如违，长吏必当科罚。”淮西吴少阳献马三百匹。丙寅，诏：“减死戍边，前代美政，量其远迩，亦有便宜。今后两京、关内、河南、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州府，除大辟罪外，轻犯不得配流天德五城。，”戊辰，以给事中窦易直为陕虢防御使，仍赐金紫。壬申，以恩王傅于頔为太子宾客。以前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将相出入，翰林草制，谓之白麻。至佖，奏罢中书草制，因为例也。太常习乐，始复用大鼓。

冬十月庚辰朔。己丑，荧惑近太微西垣南首星。庚寅，以湖南观察使柳公绰为岳、鄂、沔、蕲、安、黄观察使。辛卯，泾原节度使硃忠亮卒。壬辰，汴州韩弘进所撰《圣朝万岁乐谱》，共三百首。己巳，以宗正少卿李道古为黔中观察使，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丙申，以大雪放朝，人有冻踣者，雀鼠多死。戊戌，以神策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韦弘景守本官，以草光荣诏漏叙功勋故也。壬辰，振武奏回纥千骑至□鹈泉。

十一月庚戌朔。丙辰，以福建观察使裴次元为河南尹。丙寅，以盐州隶夏州。自夏州至丰州，初置八驿。丁卯，以泗州刺史薛謇为福建观察使。右龙武统军刘昌裔卒。癸酉，昭义郗士美奏诸军就食于临洺。京畿水、旱、霜，损田三万八千顷。十二庚辰朔，以京兆尹李銛为鄜坊观察使，以代裴武入为京兆尹。辛巳，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县收管。”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义烈之风，史册收载。如闻身殁之后，家无余财，追怀旧勋，特越常典，宜岁赐绢二千匹，春秋二时支给。”群臣上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丙戌，以桂官观察使马总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以邕管经略使崔咏为桂管观察使。庚寅，以

夔州刺史马平阳为邕管经略使。振武军乱，逐其帅李进贤，屠其家。乃以夏州节度使张煦代进贤，率兵二千赴镇，许便宜击断。丙午，以金吾卫将军田进为夏州刺史、夏绥银节度使。以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弘正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水势，滑人遂无水患。

九年春正月己酉朔。乙卯，大雾而雪。李吉甫累表辞相位，不许。乙亥，张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作乱军士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二人。

二月巳卯朔，户部侍郎、判度支潘孟阳兼京北五城营田使。丁丑，贬前振武节度使顾进贤为通州刺史，监军路朝见配役于定陵。丁未，诏以岁饥，放关内元和八年己前逋租钱粟，赈常平义仓粟三十万石。丙申，赐振武军绢二万匹。丁酉，月近心大星。癸卯，制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高邑男李绛守礼部尚书，累表辞相位故也。

三月己酉朔。丙辰，嶲州地震，昼夜八十震，压死者百余人。庚申，妖人梁叔高自广州来，授书与吏部侍郎杨于陵，使为己辅。于陵执之以告，杀之。辛酉，以太子少傅郑余庆检佼右仆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代赵宗儒为御史大夫。丁卯，陨霜杀桑。召大理卿裴棠棣男损、前昭应令杜式方男忭见于麟德殿前，各赐绯，许尚公主。

夏四月戊寅朔。庚寅，诏赠太师咸宁王浑瑊宜配享德宗庙庭。

五月丁未朔，以岭南节度使郑絪为工部尚书。庚申，移宥州于经略军，郭下置延恩县，隶夏州观察使。是月旱，谷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乙丑，桂王纶薨。以旱，免京畿夏税十三万石、青苗钱五万贯。

六月丙子朔。戊寅，以天德军经略使周怀义卒，废朝一日。经略使废朝，自怀义始也。庚辰，以义武军节度副使浑镐检校式工尚书，兼定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义武军节度使、易定观察使、北平军等使。丙戌，以在龙武将军燕重旰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押蕃落等使。乙未，置礼宾院于长兴里之北。丙申，以左丞孔戮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壬寅，制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张弘靖守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秋七月丙午朔。乙未，以御史大夫赵宗儒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河中

尹、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戊辰，以太子司议郎杜忭为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闰八月乙巳朔。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兼汝州刺史。壬戌，以中书舍人王涯、屯田郎中韦绶为皇太子诸王侍读。己巳，加田弘正检校右仆射，赏三军钱二十万贯。九月甲戌朔，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忠武军都知兵马使。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己丑，月掩轩辕。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总兵柄乃焚劫舞阳等四县。朝廷遣使吊祭，拒而不纳。壬辰，真腊国朝贡。戊戌，加河东节度使王锷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给事中孟简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赠吴少阳尚书右仆射。

冬十月甲辰朔。丙午，金紫光录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卒。甲寅，以刑部员外郎令狐楚为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壬戌，以忠武军节度使韩皋为吏部尚书，以忠武军节度副使兼陈州刺史李光颜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甲子，制："朕嗣膺宝位，于兹十年。每推至诚，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于太和，宵衣旰食，意属于此。今淮西一道，未达朝经。擅自继袭，肆行寇掠。将士等迫于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罗，庶遵两阶之义。宜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仍命内常侍崔潭峻为监军。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旧例，命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及元膺受命，不赐。谏官援华、汝、寿三州例有赐，居守之重，不宜独阙，上曰："此三处亦宜停赐。"

十一月甲戌朔。甲申，以吏部尚书韩皋为太子宾客。甲午，以御史中丞胡证为单于大都护、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丁酉，太子太傅范希朝卒。戊戌，以中书舍人裴度为御史中丞；以左金吾大将军郭钊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以职方员外郎、知制诰令狐楚为翰林学士。十二月甲辰朔。丁未，振武节度使张煦卒。辛亥，邠宁节度使、检校右仆射阎巨源卒。癸丑，兵部尚书王绍卒。己未，右羽林统军孟元阳卒。丙寅，太子少保赵昌卒。戊辰，制以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韦贯之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乙酉，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守司徒，平章事并如故。丙申，严绶帅师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夺吴元济在身官爵。庚子，桂管奏移富州治于故城。

二月癸卯朔。甲辰，严绶军为贼所袭，败于磁丘，退守唐州。田弘

正子布、韩弘子公武各率师隶李光颜讨贼。辛亥，以礼部尚书李绛为华州潼关防御镇军等使。壬戌，河东防秋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己巳，以羽林将军李汇为泾原节度使。

三月壬申朔，以右金吾将军李奉仙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城中城都防御使。己卯，以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李程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乙酉，以虔州司马韩泰为漳刑刺史，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以禹锡母老，请移近处，乃改授连州刺史。赠故太常卿崔邠礼部尚书。李光颜破贼于南顿。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凡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仓室五十五间。防院兵五百人营于县南，盗火发而不救，吕元膺召其将杀之。自盗火发河阴，人情骇扰。壬戌，以长安县令徐俊为邕管经略使。

五月辛未朔。辛巳，御史中丞裴度兼刑部侍郎。时度自淮西行营宣慰还，所言军机，多合上旨，故以兼官宠之。丙申，李光颜大破贼党于洄曲。自征兵讨贼，凡十余镇之师，环于申、蔡，未立战功。裴度使还，奏曰："臣观诸将，惟光颜见义能勇，必能立功。"至是告捷，京师相贺，上尤赏度之知人。

六月辛丑朔。癸卯，镇州节度使王承宗盗夜伏于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盗于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伤首而免。是日，京城大骇，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诃索甚諠；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武元衡死数日，未获贼。兵部侍郎许孟容请见，奏曰："岂有国相横尸路隅，不能擒贼！"因洒泣极言，上为之愤叹。乃诏京城诸道，能捕贼者赏钱万贯，仍与五品官，敢有盖藏，全家诛戮。乃积钱二万贯于东西市。京城大索，公卿节将复壁重□□者皆搜之。庚戌，神策将士王士则、王士平以盗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张晏等八人诛之。乙丑，制以朝议郎、守御史丞、兼刑部侍郎、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朝请大夫、守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秋七月庚午朔，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卒。辛未，以神策军长武城使杜叔良为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观察使。甲戌，诏："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自涤瑕疵，累加奖拔，列在维藩之任，待以忠正之徒。谓怀君父之恩，克励人臣之节。而动思弃命，恣逞非心，傲狠反常，横辱无畏。以其先祖，尝立忠动，每念含容，庶闻悛革。曾不知阴谋逆状，久则逾彰；凶德祸机，盈而自覆。乃敢轻肆指斥，妄陈表章，潜遣奸人，内怀

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纵其凶残，无所顾望。推穷事迹，罪状昭明，周览谳词，良用惊叹。宜令绝其朝贡，其所部博野、乐寿两县本属范阳，宜却隶刘总。驸马都尉王承系、太子赞善王承迪、丹王府司马王承荣等，并宜远郡安置。”先是，承宗上表怨咎武元衡，留中不报。又肆指斥，上使持其表以示百官，群臣皆请问罪。丙戌，泾原节度使李汇卒，以将作监王潜为泾州刺史、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乙未，以京兆尹裴武为司农卿，以捕贼弛慢故也。

八月己亥朔，日有蚀之。丙寅，诃陵国遣使献僧祇僮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名宝。丁未，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场进、李再兴告变，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尽擒之。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九月癸酉，以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行营兵马都统。丁酉，以太子宾客韩皋为兵部尚书。冬十月庚子，始析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州刺史，充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将军高霞寓为唐州刺史，充唐、随、邓节度使。刑部尚书权德舆奏请行用新删定《敕格》三十卷，从之。壬子，以太子宾客于頔为户部尚书。

十一月戊辰，诏出内库缯绢五十五万匹供军。乙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太子少保。戊寅，盗焚献陵寝宫。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十二月壬寅夜，太白犯镇星。甲辰，李愿击败李师道之众九千，斩首二千级。壬子，东都留守吕元膺请募置三河子弟以卫宫城。甲寅，越州复置山阴县。庚申，新造指南车、记里鼓。出宫人七十二人置京城寺观，有家者归之。乙丑，河东节度使王锷卒。是岁，渤海、新罗、奚、契丹、黑水、南诏、牂柯并遣使朝贡。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朔，以宿师于野，不受朝贺。己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弘靖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戊寅，诏群臣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其攻守之宜，罚宥之要，宜各具议状以闻。”庚辰，翰林学士钱徽、萧俯各守本官，以上疏请罢兵故也。癸未，削夺王承宗在身官爵，所袭封邑赐武俊子金吾将军士平。令河东、河北道诸镇加兵进讨。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竿。甲子，李光颜奏破贼。

二月癸卯，吐蕃赞普卒。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赐绯鱼袋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以内库绢四万匹赏幽、魏将

士。甲寅，以华州刺史李绛为兵部尚书。丙辰，月掩心。戊午，南诏蛮酋龙蒙盛卒。

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兴庆宫之咸宁殿。是日，群臣发丧于西宫两仪殿，以宰臣裴度为礼仪使，吏部尚书韩皋为大明宫留守，设次于中书。辛未，敕诸司公事，宜权取中书门下处分。癸酉，分命朝臣告哀于天下。甲戌，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庑下。己卯，以宰臣李逢吉充大行皇太后山陵使。出内库缯帛五万匹充奉山陵。己丑，月近镇星。

夏四月壬寅，西川节度使李夷简遣使告哀于南诏。后丧，边镇告四夷，旧制也。庚戌，贬户部侍郎、判度支杨于陵为郴州刺史，坐供军有阙也。丁巳，以徐、宿饥，赈粟八万石。

五月丁卯夜，辰、岁二宿合于东井。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壬申，李光颜破贼于凌云栅。六月甲辰，高霞寓败于铁城，退保新兴栅，是日人情悚骇，宰相奏对，多请罢兵。上曰："胜负兵家常势，不可以一将失利，便沮成计。今但议用兵方略，朝廷庶务，制置可否耳。"是夜，月掩心后星。庚戌，田弘正军讨王承宗，次于南宫。辛酉，群臣上大行皇太后谥曰庄宪。

秋七月丁丑，贬随、唐节度使高寓为归州刺史。以河南尹郑权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唐州刺史、彰义军节度使、申光唐蔡随邓州观察使，权以唐州理为所；以华州刺史裴武为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戊寅，以随州刺史杨旻为唐州刺史，充行营都知兵马使。以滋儒者，故复以旻将其兵。壬午，宣武军奏破贼。

八月壬寅，以宰臣韦贯之为吏部侍郎，罢知政事。贯之以淮西、河北两处用兵，劳于供饷，请缓承宗而专讨元济，与裴度争论上前故也。戊申，容州奏飓风海水毁州城。甲申，祔庄宪皇后于丰陵。九月丁卯，饶州奏浮梁、乐平二县，五月内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户，溺死者一百七十人。丙子，新除吏部侍郎韦贯之再贬湖南观察使。辛未，贬吏部侍郎韦顗为陕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为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干为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为忠州刺史，考功郎中韦处厚为开州刺史，礼部员外郎崔韶为果州刺史，并为补阙张宿所构，言与贯之朋党故也。乙酉，蔡州军前奏拔凌云栅。

冬十月丁巳，以刑部尚书权德舆检校吏部尚书，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丙寅，幽州刘总加平章事，郓州李师道加检校司空。师道

闻拔凌云栅，乃惧，伪贡款诚，故有是令。庚午，以司农卿王遂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以京兆尹要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以遂、翛常历计司，能聚敛，方藉供军，故有斯授。壬申，敕诸道奏事官，非急切不得乘驿马。丁丑，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供军。戊寅夜，月犯岁。辛巳，命内常侍梁守监淮西行营诸军。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付之。戊子夜，土、火合于虚、危。十二月丙午，以易州刺史陈楚为定州刺史、义武军节度使。丁未，以翰林学士、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寅，以闲厩宫苑使李醞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充唐、随、邓等州节度使。初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瀵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己未，邕管奏黄洞贼屠岩州。未央宫及飞龙草场火。京畿水害田，润、常、湖、衢、陈、许大水。是岁冬雷，桃、杏花。回鹘、奚、契丹、牂柯、渤海等朝贡。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朔，以用兵不受朝贺。癸未，贬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为循州刺史，坐讨贼失律也。甲申，贬唐、邓节度袁滋为抚州刺史，以上疏请罢兵故也。乙酉夜，星见而雨。戊子夜，彗出毕南，长丈余，指西南，凡三日，南近参旗而没。

二月壬申，以内库绢布六十九万段匹、银五千两，付度支供军。庚子，敕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奸慝。时王承宗、李师道欲阻用兵之势，遣人折陵庙之戟，焚刍藁之积，流矢飞书，恐骇京国，故搜索以防奸。及贼平，复得淄青簿领，中有赏蒲、潼关吏案，乃知容奸者关吏也，搜索不足以为防。庚申，敕宜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以处贼中归降人户。甲寅，岳鄂团练使李道古师攻申州，克罗城，贼力战，道古之众大败。

三月壬戌，昭义郗士美兵败于柏乡，兵士死者千人。戊辰，沧州程执恭改名权。太常定李吉甫谥曰“敬宪”，度支郎中张仲方非之，上怒，贬为遂州司马。赐吉甫谥曰忠。丁丑，月犯心后星。癸未，贼将吴秀琳以文城栅兵三千降李醞。

夏四月辛卯，李光颜破贼三万于郾城，杀其卒什二三，获马千匹、器甲三万。辛丑，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季友削官爵，苔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于頔不能训子，削阶。己酉，出太仓粟二十五万石粜于西京，以惠饥民。庚戌，敕改蔡州吴房县为遂平县，移置于文城栅南新城内。丁卯，贼郾城守将邓

怀金与县令董昌以郾城降。甲戌，渭南雨雹，中人有死者。丙子，诏权罢河北行营，专讨淮、蔡。

五月庚寅朔。癸巳，随唐节度使李醞奏败贼于吴房，获贼将李祐。己亥，以尚书左丞许孟容为东都留守，充都畿防御使。时东畿民户供军尤苦，车数千乘相错于路，牛皆馈军，民户多以驴耕。己酉，作蓬莱池周廊四百间。

六月己未朔，以卫尉卿程异为盐铁使，代王播。时异为盐铁使副，自江南收拾到供军钱一百八十五万以进，故得代播。壬戌，贼吴元济上表，请束身归朝。时连破三栅，贼势迫蹙，实欲归朝，而制于左右，故不果行。乙酉，京师大雨，含元殿一柱倾，市中水深三尺，坏坊民二千家。

秋七月戊子朔。壬辰，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河北水灾，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甲辰，户部尚书于頔请致仕，不允。岭南节度使崔咏卒。乙酉，敕："今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宜从到任经五考满，许量移；如未满五考遇恩赦者，从节文处分；如犯十恶大逆、赃贿缘坐，奏取进止。"庚戌，以国子祭酒孔戣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丙辰，制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度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使持节蔡州诸军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处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朝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上护军、赐紫金鱼袋崔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刑部侍郎马总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营诸军宣慰副使；以太了右庶子韩愈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以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皆兼侍御史，为判官书记：从度出征。诏以郾城为行蔡州治所。

八月戊午朔。庚申，裴度发赴行营，敕神策军三百人卫从，上御通化门劳遣之。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上赐之犀带。以河南尹辛秘为潞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代郗士美。以士美为工部尚书，孟简为户部侍郎。戊辰，以同州刺史张正甫为河南尹。甲申，裴度至郾城。

九月丁亥朔。戊子，出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送度支估计供军。甲午，御史台奏："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为班位先后。或名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旧人之上。今请以上日为先后。"敕曰："名在前，上日在后，未逾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前后为定。"戊戌，剑南东川节度卢坦卒。己亥，贬京兆尹窦易直为金州刺史，以鞫狱得赃不实故也。辛丑，以御史中丞为京兆尹。壬寅，以湖南观察

使韦贯之为太子詹事分司。乙巳，以刑部郎中知杂崔元略为御史中丞。丁未，以朝议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检校兵部尚书、使持节梓州诸军事、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庚子，以抚州刺史袁滋为湖南观察使。

冬十月壬申，裴度往洮口观板筑五沟，贼遽至，注弩挺刃将及度，面李光颜，田布扼其归路，大败之。是日，度几陷。癸酉，内出《元和辩谤略》三卷付史馆。甲申，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李鄘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丞卫次公代鄘为淮南节度使。己卯、随、唐节度使李醞率师入蔡州，执吴元济以献，淮西平。甲申诏："淮西立功将出，委韩弘、裴度条疏奏闻。淮西军人，一切不问。宜准元敕给复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配流，寻诛之；判官刘协等七人处斩。录平淮西功：随唐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李醞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加宣武军节度使韩弘兼侍中；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并检校司空。以宣武军都虞候韩公武检校左散骑常侍、鄜坊丹延节度使，以魏博行营兵马使田布为右金吾卫将军，皆赏破贼功也。甲午，恩王连薨。以蔡州郾城为溵，析上蔡、西平、遂平三县隶焉。戊申，以淮西宣慰副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守本官，赐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以蔡州留后马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彰义军节度使、溵州颍陈许节度使。丙子，以右庶子韩愈为刑部侍郎。是岁，河南、河北水。

十三年春正月己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己丑，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孔惟晊袭文宣公。庚寅，敕李师道频献表章，披露恳诚，宜令谏议大夫张宿往彼宣慰。辛亥，以礼部尚书王播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

三月庚寅，以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夷简为御史大夫。两丙，以同州刺史郑絪为东都留守、都畿汝防御使。庚子，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李鄘守户部尚书，罢知政事。丁未，以太子少师郑余庆为左仆射。辛亥，诏："百司职田，多少不均，为弊日久，宜令逐司各收职田草粟都数，自长官以下，除留阙官物外分给。"至银台待罪，请献德、棣二州，兼入管内租税。壬戌，前东都留守许孟容卒。庚辰，诏复王承宗官爵。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等州观察使。

五月乙酉，凤翔节度使李惟简卒。乙未，月近心后星。丙辰，以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以彰义军节度使马总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陈许溉蔡观察使。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醞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辛丑，知渤海国务大仁秀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丙午，以户部侍郎孟简检校工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丑，湖南观察使袁滋卒。丁丑，以沧景节程权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出内库绢三十万匹、钱三十万贯，付度支供军。

秋七月癸未，以新除凤翔节度使李醞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甲申，以田弘正检校司空。乙酉，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辛丑，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己酉，诏诸道节度使先带度支营田使名者，并罢之。庚戌，以左仆射郑余庆为凤翔陇右节度使。八月壬子，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涯为兵部侍郎，罢知政事。戊午，以尚书右丞崔从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甲戌，太白近左执法。乙亥，敕应同司官有大功已上亲者，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改换之限。时刑部员外郎杨嗣复以父于陵除户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请出省，不从，因有是敕。丁丑，木、金、水、三宿聚于轸。戊寅，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权德舆卒。

九月甲申，以左卫将军高霞寓为单于大都护，、振武麟胜节度使。甲辰，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卫尉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程异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时，上切于财赋，故用聚敛之臣居相位。诏下，群情惊骇，宰臣裴度、崔群极谏，不纳。二人请退。荧惑近哭星。丁未，出内库绢十万匹给东军。

冬十月甲寅，吐蕃寇宥州。壬戌，灵武奏破吐蕃二万于定远城。癸亥，前淮南节度使卫次公卒。甲子，平凉镇遏兵马使郝玼奏收复原州，破吐蕃二万。是夜，月近昴。丙子，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薛平检校刑部尚书、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李光颜为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观察等使。

十一月辛巳朔，夏州破吐蕃五万。灵武奏攻破吐蕃长乐州罗城。丁

亥，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壬寅，以河阳节度使鸟重胤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沧景德棣观察等使。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十二月辛亥，敕左右龙武军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共一千八百人衣粮并停，仍付府县收管。戊寅，军前擒到李师道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诏并释付魏博及义成军收管，要还贼中者，则量事优给放还。上顾谓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树朋党。"上曰："他人之言，亦与卿等相似，岂易辩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观其所行，当自区别矣。"上曰："凡好事口说则易，躬行则难。卿等即言之，须行之，勿空口说。"度等谢曰："陛下处分，可谓至矣，臣等敢不激励。然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不从陛下所言，臣等亦愿陛下每言之则行之。"上颇欣纳。是岁，回纥、南诏蛮、渤海、高丽、吐蕃、奚、契丹、诃陵国并朝贡。

十四年春正月庚辰朔，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壬午，复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丁亥徐州军破贼二万于金乡。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丙申，魏博军破贼五万于东阿。辛巳，斩前沧州刺史李宗奭于独柳树。朝廷初除郑权沧州，宗奭拒诏不受代，既而为三军所逐，乃入朝，故诛之。癸卯夜，月近南斗魁。丙午，魏博军破贼万人于阳谷。

二月己酉朔，以商州刺史严谟为黔中观察使。乙卯，敕淄青行营诸军，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伤杀，及焚烧庐舍，掠夺民财，开发坟墓，宜严加止绝。以镇、冀水灾，赐王承宗绫绢万匹。辛酉，襄阳节度使孟简举郧乡镇遏使赵洁为郧乡县令，有亓常式，罚一月俸料。壬戌，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并男二人首请降，师道所管十二州平。甲了，上御宣政殿受贺。己巳，上御兴安门受田弘正所献贼俘，群臣贺于楼下。庚午，制以淄青兵马使、金紫光录大夫、试殿中监、兼监察御史刘悟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食邑三千户，赐钱二万贯、庄宅各一区。癸酉，田弘正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三月己卯朔。丁酉，上以齐、鲁初平，宴群臣于麟德殿，赐物有差。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郓、濮、曹等州观察等使；己丑，以义成军节度使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等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州刺史，充沂、海、兖、密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析李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也。庚寅，浙西观察使李翛卒。辛

卯，李师道妻魏氏并男没入掖庭，堂弟师贤师智、侄弘巽配流。乙未，以中书舍人卫中行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辛丑，上顾谓宰臣曰："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及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详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辩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对曰："无情曲直，辩之至易；稍怀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辩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以抚州司马令狐通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言通前刺史寿州，用兵失律，未宜奖用。上令宰臣谕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弃其子，其制方行。

夏四月戊申朔。乙卯，太白顺行近东井。戊午，以刑部尚书李愿为凤翔尹，充凤翔、陇右节度使。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溪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程异卒。丙子，制金紫光录大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可检校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五月戊寅朔，以刑部侍郎柳公绰充盐铁转运等使。庚辰，以楚州刺史李听为夏州刺史、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丙戌，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弘靖为吏部尚书；以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邠、宁、庆节度使，仍以忠武军六千人赴镇。庚寅，以工部尚书郗士美检校刑部尚书、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使。是夜，月近心大星。己亥，置临海监牧，命淮南节度使兼之。敕李师古妻裴氏、女宜娘于邓州安置，李宗奭妻韦氏放出掖庭：坐李师道族人籍没，上愍之，宥以轻典。以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为润州刺史，充浙西观察使韩弘进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女乐十人。女乐还之。

六月丁未朔。癸丑，以福建观察使元锡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庚申，以户部侍郎归登为工部尚书。以郑州刺史裴乂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辛酉，敕定州大都督府复上州。甲子，以前兵部尚书李绛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充河中晋张慈隰观察使。癸酉，诏左金吾大将军胡证充京西北巡边使，所经镇戍，与守将审量利害，具事实奏闻。

秋七月丁丑。戊寅，汴州韩弘来朝。己卯，左散骑常侍致仕薛苹卒。乙酉夜，月掩心大星。辛巳，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京畿今年秋税、青苗、榷酒等钱，每贯量放四百文；元和五年已前逋租赋并放。甲午，韩弘进纟也绢二十八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事。丁酉，以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朝议郎、使持节怀州诸军事、守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令狐楚可朝议大夫、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寅，以永州刺史韦正武为邕管经略使。癸卯，以前黔中观察使魏义通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沂州军乱，杀节度使王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华为沂州刺史，充沂、海、兖密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乙巳，罢晋州防御使。

八月丁未朔。乙酉，制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可守司徒、兼中书令，宣武军节度使。甲寅，于襄州谷城县置临汉监以牧马，仍令山南东道节度使兼充监牧使。戊午，王承宗进位检校左仆射。己未，田弘正来朝。上谓宰臣曰："天下事重，一日不可旷废。若遇连假不坐，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崔群以残暑方甚，目同列将退。上止之曰："数日一见卿等，时虽暑热，朕不为劳。"久之方罢。丁亥，宴田弘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于麟德殿，赐物有差。戊辰，陈许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郗士美卒。

九月丙子朔。戊寅，考功郎中萧祐进古画、古书二十卷。斩沂州乱首王弁于东市。癸未，以国子祭酒李逊检校礼部尚书、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澱蔡等观察使。庚寅，贬右卫大将军田缙为衡王傅。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致党项引吐蕃入寇故也。甲午，以太子少师郑余庆兼判国子祭酒。辛丑，以田弘正兄相州刺史田融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甲辰，以魏博节度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魏州大都督长史、上柱国、沂国公、食邑三午户田弘正依前检校司徒、兼侍中，赐实封三百户。时弘正三上表乞留阙庭，不许。乙巳，上顾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对曰："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后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于乱。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即社稷无疆之福也。"时皇甫镈以谄刻欺蔽在相位，故群因

奏以讽之。

冬十月丙午朔。壬戌，安南军乱，杀都护李象古并家属，部曲千余人皆遇害。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潮州刺史韩愈为袁州刺史。是月，吐蕃寇盐州。

十一月乙亥朔，以户部尚书李鄘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守。辛卯，灵武大将史敬奉破吐蕃于盐州城下，赐敬奉实封五十户赏之。丁酉，以原王傅郑权为右金吾大将军，充右街使。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药，起居舍人裴潆上表切谏，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上怒。己亥，贬裴潆为江陵令。十二月乙巳朔。庚戌，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见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外使兼京正员官者，每月于所请秋钱每贯抽十文，修国子监，从之。乙卯，以谏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群为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观察使。为皇甫镈所谮。及群被贬，人皆切齿于镈。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庚辰，镇冀观察使王承宗奏镇冀深等州，每州请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请置令一员，从之。壬午，以前湖南观察使崔倰权知户部侍郎、判度支。丙戌，沂、海四州观察使府移置于兖州，改观察使曹华为兖州刺常阴晦，微雨雪，夜则晴明，凡十七日方霁。丙申，月犯心大星，光彩相及。废齐州丰齐县入长清，废全节县入历城，废亭山县入章丘县。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来朝。戊戌，上对悟于麟德殿。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庚子，以少府监韩璀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辛丑，宣遗诏。壬寅，移仗西内。

五月丁酉，群臣上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庚申，葬于景陵。

史臣蒋系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

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

赞曰：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本纪第十六 穆宗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讳恆，宪宗第三子，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贞元十一年七月，生于大明宫之别殿。初名宥，元和元年八月 ，进封遂王。五年三月，领彰义军节度大使。七年十月，册为皇太了，改今讳。

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丙午，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杜元颖沈传师李肇、侍读薛放丁公著对于思政殿，并赐金紫。丁未 ，集群臣班于月华门外。贬门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镈为崖州司户。戊申，上见宰臣于紫宸门外。辛亥，以朝议郎、守御史中丞、飞骑尉、袭徐国公、赐绯鱼袋萧俛为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武骑尉、赐紫金鱼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始御延英对宰臣。诏曰：“山人柳泌轻怀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更遁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付京兆府决杖处死。”金吾将军李道古贬循州司马。宪宗末年，锐于服饵，皇甫镈与李道古荐术人柳泌、僧大通待诏翰林。泌于台州为上鍊神丹，上服之，日加躁渴，遽弃万国。甲寅，二王后介国公宇文仲达卒，有司与旧典葬祭之。以监察御史李德裕、右拾遗李绅、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守本官，充翰林学士。丁巳，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李逢吉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吏部侍郎王涯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使。己未，改恆岳为镇岳，恆州来镇州，定州恆阳县为曲阳县。恆王房子孙改为泜王房。丙寅，以右神策大将军张维清为单于大都护，充振武麟胜节度使。丁卯，上及群臣皆释服从吉。戊辰，群臣始朝于宣政衙。是夜地震。庚午，册大行皇帝贵妃郭氏为皇太后。贬谏议大夫李景俭为建州刺史。

二月癸酉朔。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宣制毕，陈俳优百戏于丹凤门内，上纵观之。丁亥 ，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癸巳，罢邕管经略使，所管州县隶邕府。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充本管经略使。乙未，以太仆卿杜式方为桂州刺史，充桂管观察使。丙申，丹王逾薨。丁酉。敕入回纥使宜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入吐蕃使与八员。庚子，太子宾客吕元膺卒。辛丑，以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户部尚书。壬寅，敕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目人，宜令中书门下尚书省四品已上于尚书省同试。

三月癸卯朔，赠皇太后父郭暧太傅，母虢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

主。壬子，召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随于太液亭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既罢，并赐绯鱼袋。左右军中尉马进潭、梁守谦、魏弘简等请立门戟 ，从之。以太子詹事分司东都韦贯之为河南尹。丁巳，御史中丞崔植奏："元和十二年敕，御史台三院御史据除拜上日为先后，未上日不得计月数。又准其年九月十七日敕，逾一个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敕内先后为定。臣观此后敕未便事宜，请自今后三院御史职事行立，一切依敕文先后为定，除拜上日便为月数。"从之。戊午，吏部尚书赵宗儒奏："先奉敕，先朝所放制科举人，令与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官同于尚书省就试者。臣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南省策试，亦非旧典。今覃恩既毕，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务繁迫，待问之士，就试非多。臣等商量，恐须停罢。"从之。罢申州岁贡茶。乙丑，以皇太后兄司农卿郭钊为刑部尚书兼司农卿，右金吾卫大将军郭鏦检校工部尚书。丁卯，贬太子宾客留司东都孟简为吉州员外司马。戊辰夜，大风雹。

夏四月壬申朔。丁丑，澧王薨。乙酉，三恪酇国公杨造卒。丁亥，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 ，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五月壬寅朔。癸卯，诏："以国用不足，应天下两税、盐利、榷酒、税茶及户部阙官、除陌等钱，兼诸道杂榷税等，应合送上都及留州、留使、诸道支用、诸司使职掌人课料等钱，并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仍委本道、本司、本使据数逐季收计。其诸道钱便差纲部送付度支收管，待国用稍充，即依旧制。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抽修国学，不可重有抽取；武官所给校薄，亦不在抽取之限。"壬子，诏："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薰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庚申，葬宪宗于景陵。

六月辛未朔。 ，丁丑，以司徒、兼中书令韩弘为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安南都护桂仲武奏诛贼首杨清，收复安南府戊寅 ，以金吾将军李祐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充夏绥银宥节度使，代李听。以听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朔方灵盐节度使。以中书舍人王仲舒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观察使。己卯，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钱八万三千五百六十贯，宜委令狐楚，以楚山陵用不尽绫绢，准实估付京兆府，代所放青苗钱。庚辰，加邠、宁、庆节度使李光颜特进，以城盐州之功也。以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李翱为朗州刺史，坐与李景俭相善故也。癸未，并兖州莱芜县入乾封县。己丑，工部尚书归登卒。壬辰，诏："帝王所重者国体，所切者人情。苟得其体，必臻于大和；如失其情，是由于小利。况设官求理，颁禄责功，教既有常，宁宜就减。近

以每岁经费，量入数少，外官俸料，据数收贯。朕再三思度，终所未安。今则岁属丰登，兵方偃息，自宜克己以足用，何得剥下以为谋。临轩载怀，实所增愧。其今年五月敕应给用钱每贯抽五十文，都计一百五十万贯，宜并停抽。”仍出内库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付度支给用。初，宪宗用兵，擢皇甫镈为相，苛敛剥下，人皆咎之，以至谴逐。至是宰臣创抽贯之利，制下，人情不悦，故罢之。癸巳，皇太后移居兴庆宫，皇帝与六宫侍从大合宴于南内，回幸右军，颁赐中尉等有差。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

秋七月辛朔。壬寅，以河中、晋、绛观察使李绛为兵部尚书。甲辰，以大理卿孔戢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乙巳，诏：“皇太后就安长乐，朝夕承颜，慈训所加，庆感兼极。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朕既深欢慰，欲与臣下同之。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光顺门内殿与百僚相见，永为常式。”非典也。郓曹濮等州节度赐号天平军，从马总奏也。丙午，敕：乙巳诏书载诞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丁未，苑内假山毁。压死役者七人。自五月五雨，至此月壬子始雨。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观百戏，极欢而罢。乙卯，敕自今后新除节度、观察使到任日，具见在钱帛、斛斗、器械数目分析以闻。安南都护行立卒。是日，上幸安国寺观盂兰盆。邕管经略使杨旻卒。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新作宝庆殿。庚申夜，荧惑入羽林。壬戌，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丙寅，以新成永安殿，与中宫贵主密宴以乐之，嫔妃皆预。丁卯，以门下待郎、平章事令狐楚为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歙、池观察使。楚为山陵使，纵吏于翚刻下，不给工徒价钱，积留钱十五万贯，为羡余以献，故及于贬。

八月庚午朔。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僚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徵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癸酉，太子少傅致仕李鄘卒。甲戌，安南都护桂仲武斩叛将杨清首以献，收复安南府。乙亥，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御勤政楼，问人疾苦。前江西观察使裴次元卒。己卯，月掩牵牛。同州雨雪，害秋稼。京兆府户曹参军韦正牧专知景陵工作，刻削厨料充私用，计赃八千七百贯文；石作专知官奉仙县令于翚刻削，计赃一万三千贯，并宜决重杖处死。壬辰，幸鱼藻池，发神策军二千人浚鱼藻池。戊戌，以朝议郎、守御史中丞、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崔植为朝散大夫、守中书

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亥，宣歙观察使令狐楚再贬衡州刺史。

九月庚子朔，改河北税盐使为榷盐使。辛丑，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又召李醞、李光颜入朝，欲于重阳日宴群臣。拾遗李珏等上疏谏云："元朔未改　　，园陵尚新。虽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三年之制，犹服心丧。夫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内庭，事将未可。"不听。乙巳，以驾部郎中、知制诰李宗闵为中书舍人。宋州大水，损田六千顷。戊申，以重阳节曲宴郭钊兄弟、贵戚、主婿等于宣和殿。己酉，大酺三日，至是雨雪，树木无风而摧仆者十五六。以吏部侍郎崔群为御史大夫。沧、景水，损田。戊午，加河东节度使、金紫光录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邠宁节度使、检校司空、邠州刺史、上柱国、武威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光颜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等州观察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李醞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处置等使。夏州奏移宥州于长泽县置。辛酉，宴李光颜、李醞于麟德殿，颁赐优厚。以袁州刺史韩愈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祭酒，复赐金紫。丙寅，以御史大夫崔群检校兵部尚书、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徐泗宿濠观察等使；以将作监崔能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丁卯以兵部尚书李绛为御史大夫。戊辰，以前岭南节度使孔戮为吏部侍郎。

冬十月庚午朔，阇婆国遣使朝贡。庚辰，宰相与吐蕃使于中书议事。京百司共赐钱一万贯，仰御史台据司额大小、公事闲剧均之。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卒，其弟承元上表请朝廷命帅　　，遣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之。辛巳，金公亮修成指南车、记里鼓车。壬午，吐蕃寇泾州，命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四千人及八镇兵赴援。乙酉，以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侍中、魏博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沂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田弘正可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镇冀深赵等观察度支使、朝议郎、试金吾左卫胄曹参军兼监察御史王承元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滑州诸军事、守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等使。以昭义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醞可本官，为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以义成军节度使刘悟依前检校右仆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等州观察等使。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怀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乙酉，

泾州奏吐蕃退去。时夏州节度使田缙贪猥，侵刻党项羌，羌引西蕃入寇，赖郝玼、李光颜奋命拒之，方退。丁亥，西川奏吐蕃侵雅州，令发兵镇守。东川节度使王涯陈破吐蕃策，言以厚赂北蕃，俾入西蕃，据地得人多少赏之。

十一月乙亥朔。癸卯，制："朕闻帝王丕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无不覆，如日无不烛。乃睠冀方　，初丧戎帅，念乎三军之事，洎于四州之人。或怀忠积诚，而思用莫展；或灾荒兵役，而望恤何阶。今则昌运一开，诚节咸著。王承元首陈章疏，愿赴阙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义，已加殊奖，别委重籓。又念成德军将士等，叶谋向义，丹款载申，咸欲效其器能，各宜列之爵秩。大将史重归、牛元翼已超授宠荣，今更都加厚赐。宜令谏议大夫郑覃往镇州宣慰，赐钱一百万贯。王泽所洽，天纲方恢，宥过释冤，与人休泰。其管内见禁囚徒，罪无轻重，并宜释放。朕以武俊之勋劳，光于彝鼎；士真之恭恪，继被节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赐一门之荣。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监视，务令周厚。"丁未，封王承宗祖母李氏为晋国太夫人。辛亥，田弘正奏王承元以今月九日领兵二千人赴镇滑州。成德军徵赏钱颇急，乃命柏耆先往谕之。以华州刺史卫中行为陕州长史，充陕虢观察使；以宗正卿李翱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乙卯，上幸金吾将军郭鏦城南庄，鏦以庄为献。戊午，诏曰："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暮却还。"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门切谏。上曰："朕已成行，不烦章疏。"谏官再三论列。是日，田弘正奏今月十六日入镇州讫。己未，上由复道出城幸华清宫，左右中尉擗仗，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从，至晚还宫。癸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少师郑余庆卒。以渭州刺史、泾原行营兵马使、保定郡王郝玼为庆州刺史。将，深入吐蕃接战，朝廷恐失勇将，故移之内地。十二月己巳朔。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壬午，幸右军击鞠，遂畋于城西。丙戌，前昭义军节度使辛秘卒。己丑，以库部郎中、知制诰牛僧孺为御史中丞。岭南奏崖州司户参军皇甫镈卒。丙申，以司门员外郎白居易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是岁，计户帐，户总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四百，口总一千五百七十六万。定、盐、夏、剑南东西川、岭南、黔中、邕管、容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户帐。

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贺于前。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圆丘　，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及，四品已下加一阶，陪位白身人赐勋两转，应缘大礼移仗宿卫御楼兵仗将

士，普恩之外，赐勋爵有差。仍准旧例，赐钱物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礼毕，群臣于楼前称贺。仗退，上朝太后于兴庆宫。壬寅，夏州节度使奏浙东、湖南等道防秋兵不习边事，请留其兵甲，归其人。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于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者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阙。从之。癸卯，以河阳、怀节度使。田布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兼司农卿郭钊检校户部尚书、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以泾原节度使王潜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乙巳，鄜坊节度使韩璀改名充。己酉，以前检校大理少卿、驸马都尉刘士泾为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薛存庆封还诏书，上谕之曰："士泾父昌有边功，久为少列十余年，又以尚云安公主，朕欲加恩，制官敕下。"制命始行。翰林学士、司勋员外郎李德裕上疏曰："臣见国朝故事，驸马国之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开元中止尤切。近日驸马多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辈无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泄禁密、交通中外。伏望宣示驸马等，今后有事任至中书见宰臣，此外不得至宰臣及台省官私第。"从之。戊午夜，星孛于翼。壬戌，制朝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徐国公萧俯为尚书右仆射，累表乞罢政事故也。癸亥，以左散骑常侍崔元略为黔州刺史，充黔中观察使。丁卯，星孛于长辰，近太微西垣南第一星。

二月戊辰朔。癸酉，以尚书右仆射萧俯为吏部尚。甲戌，以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韩皋守右仆射。乙亥夜，太白犯昴。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　　，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夫宾宴之礼，务达诚敬，不继以淫。故诗人美'乐且有仪'。讥其屡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时上荒于酒乐，公著因对讽之，颇深嘉纳。己卯，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请去位落发为僧。又请分割幽州所管郡县为三道，请支三军赏设钱一百万贯。壬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等使，以朝散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上柱国、建安县开国男杜元颖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为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

情愿居农者放，逃户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俯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丁亥夜，月犯岁星，在尾十三度。辛卯，寒食节，宴群臣于麟德殿，颁赐有差。壬辰，刑部侍郎李建卒。癸巳，九姓回纥毗伽保义可汗卒。

三月丁酉朔，浙东奏移明州于鄮县置。刘总进马一万五千匹。甲辰，郑滑节度使王承元祖母晋国太夫人李氏来朝，既见上，令朝太后于南内。丁未　，宗正寺奏：“准贞元二十一年敕，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准今年敕放三百人。伏缘人数至多，不沾恩泽，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从之。平卢薛平奏：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于缘海郡县，请严加禁绝，俾异俗怀恩。从之。戊申，罢京西、京北和籴使，扰人故也。罢河北榷盐法，许维计课利都数付榷盐院。庚戌，以左丞韦绶为礼部尚书。是夜，太白近五车。辛亥，命给事中韦弘庆充幽州宣慰使，左拾遣狄兼谟副之。盐铁使王播奏江淮盐估每斗加五十文，兼旧三百文。癸丑，以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押奚、契丹两蕃经略等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楚国公刘总可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等使。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弘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从刘总所奏故也。以凤翔节度使李愿检校司空、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光颜为凤翔尹，依前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凤翔陇右节度使。以右卫大将军高霞寓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谏官上疏论霞寓败军左谪，未宜拜方镇。不从。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州刺史，充瀛莫等州团练观察使。从刘总奏析置也。丁巳，制：“刘总已极上台，仍移重镇，兄弟子侄，各授官荣，大将宾僚，亦宜超擢。幽州百姓给复一年，赐三军赏设钱一百万贯。令宣慰使薛存庆与弘靖计会支给。”戊午，封皇弟憬为鄜王，悦为琼王，恂为沔王，怿为婺王，愔为茂王，怡为光王，协为淄王，憺为衢王，忄充为澶王；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为颍王。以兵部侍郎柳公绰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己未，以屯田员外郎李德裕为考功郎中，左补阙李绅为司勋员外郎，并依前知制诰、翰林学士。敕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甲子，刘总请以私第为佛寺，乃遣中使赐寺额曰“报恩”。幽州奏刘总坚请为僧，又赐以僧衣，赐号大觉。总是夜遁去，幽州人不知所之。乙丑，以漳州刺史韩泰为郴州刺史，汀州刺史韩晔为永州刺史，循州刺史陈谏为道州刺史，量移也。

夏四月丙寅朔，授刘总弟约及总男等一十一人官，内五人为刺史，余朝班环卫。庚午，易定奏刘总已为僧　，三月二十七日卒于当道界，赠太尉。甲戌，秘书监蒋乂卒。丙子，以前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复为天平节度使。丁丑，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覆艺能，不于异常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何多。亦令宣示钱徵，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宽假，式示殊恩。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卢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贬礼部侍郎钱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为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为开州开江令。戊寅，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坐日所有群臣献替，事关礼体，便随日撰录，号为《圣政纪》，岁终付史馆。从之。事亦不行。丙戌，正衙命使册九姓回纥为登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辛卯，以衡州刺史令狐楚为郢州刺史，吉州司马孟简为睦州刺史。壬辰，诏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为朋党。甲午，以张弘靖入幽州，受朝贺。中书门下奏燕、蓟八州平，准礼宜告陵庙，从之。

五月丙申朔。戊戌，以刑狱淹滞，立程：凡大事，大理寺三十五日详断讫，申刑部　，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所断罪二十件已上为大，十件已上为中，十件已下为小。刑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须二十日入省寺，其厨料令户部加给。从中丞牛僧孺奏也。己亥，贬考功员外郎李渤为虔州刺史，以前书宰相考辞太过，宰相杜元颖等奏贬之。癸卯，幽州大将李参已下十八人并为刺史及诸卫将军。己酉，右散骑常侍致仕柳登卒。辛亥，造百尺楼于宫中。壬子，加茶榷，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从王播奏。拾遗李珏上参论其不可，疏奏不报。丙辰，建王审薨。丁巳，沧州先置景州于弓高县，置归化县于福城草市，并宜停废。壬戌，幽州宣慰使给事中薛存庆卒于镇州。癸亥，敕先置澱州于郾城，宜废；其郾城上蔡、西平、遂平两县复隶蔡州。皇妹太和公主出降回纥登罗骨没施合毗伽可汗。甲子，命金吾大将军胡证充送公主入回纥使，兼册可汗。又以太府卿李锐为入回纥婚礼使。

六月乙丑朔。辛未，吐蕃犯青塞堡。甲申，赐御史中丞牛僧孺金紫。

秋七月乙未朔。壬寅，月掩房次相。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是日，上受册于宣政殿，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甲寅，幽州监军使奏："今月十日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别馆。害判官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军人取硃滔子洄为留后。"丁巳，贬张弘靖为太子宾客分司。己未，再贬弘靖为吉州刺史。硃洄自以年老，令军人立其子无融为留后。初，刘总归朝，籍其军中素难制者送归阙庭，克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素不知兵，心无远虑，谓两河无虞，不复祸乱矣，遂奏刘总所籍大将并勒还幽州，故克融为乱，复失河北矣。庚申，以昭义军节度使刘悟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国子祭酒韩愈为兵部侍郎。辛酉，太和长色主发赴回纥，上以半仗御通化门临送，群臣班于章敬寺前。

八月甲子朔。己巳，镇州监军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军乱，节度使田弘正并家属将佐三百余口并遇害。军人推衙将王廷凑为留后。辛未，以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为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敕公卿大臣至中书议幽、镇讨伐之谋。癸酉，王廷凑遣盗杀冀州刺史王进岌，据其郡。乙亥，以前泾原节度使田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使。己卯，以深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牛元翼充深冀节度使。辛巳夜，太白近轩辕左角。冀州刺史吴暐潜为幽州兵所逐。瀛州兵乱，囚观察使卢士玫。瀛州寻为幽州兵所据。乙丑，以河东节度裴度充幽、镇两道招抚使。庚寅，以建州刺史李景俭为谏议大夫。壬辰夜，太白近太微西垣。癸巳，镇州出兵围深州。

九月甲午朔。丁酉，废兴州鸣水县。戊戌夜，太白近太微右执法。壬寅，大雨震霆。乙巳，相州兵乱，杀刺史邢楚。丙午，令内常侍段文政监领郑滑、河东、许三道兵，救援深州。吐蕃请盟，许之。辛亥夜，月近天关。壬子，幽州贼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癸丑，以前魏博节度使李醞为太子少保。癸酉，魏博节度使田布奏，出师五千赴贝州行营。

冬十月甲子朔。丙寅，太中大夫、守刑部尚书、骑都尉王播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充盐铁转运使。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以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充深、冀诸道行营节度使。戊辰，以深、冀节度使牛元翼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节度使。辛未，以中书舍人、知贡举王起为礼部侍郎，兵部郎中杨嗣复为库部郎中、知制诰。壬申，以东都留守郑絪为吏部尚书。以吏部尚书李绛检校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都畿防御使。以工部尚书丁公著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中

丞，充浙东观察使。乙亥，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丁丑，裴度奏，自将兵取故关路进讨。硃克融兵寇蔚州。戊寅，王廷凑兵寇贝州。易州刺史柳公济奏于白石岭破燕军三千。沧州乌重胤奏，于饶阳破贼。工部尚书韦贯之卒。壬午，以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章，论翰林学士元稹与中官知枢密魏弘简交通，倾乱朝政。以稹为工部侍郎，罢学士。弘简为弓箭库使。甲申，以京兆尹、御史大夫柳公绰为吏部侍郎。丙戌，以深冀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以代乌重胤；授重胤检校司徒、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时上急于诛贼，杜叔良出征日面辞，奏云："臣必旦夕破贼。"重胤善将知兵，以贼势未可卒平，用兵稍缓，故有是拜。丁亥，前浙东观察使薛戎卒。戊子，魏博田布奏，自率全师进讨。太子少保李醞卒。己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为工部尚书、判度支。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崔从为尚书左丞；以秘书监许季同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使。辛卯，昭义刘悟奏，自将兵次临城。

十一月甲午朔，裴度奏破贼于会星镇。硃克融兵大寇定州，节度使陈楚出师拒战，破贼二万。乙巳，徐州崔群奏，遣节度副使王智兴率师赴行营。戊申，以司农卿裴武为镇州行营供军使。戊午，上御宣政殿，试制科举人。辛酉，淄青牙将马延鋈谋逆，节度使薛平觉其谋而诛之。诏中书舍人白居易、缮部郎中陈岵、考功员外郎贾餗同考制策。十二月甲子朔。丙寅，以前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丁卯，贬谏议大夫李景俭为楚州刺史。庚午，杜叔良之军与贼战于博野，为贼所败，七千人陷贼，叔良仅免。乙亥，敕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以助军用，贼平后仍旧。定州陈楚破硃克融贼二万于望都。戊寅，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代李逊，仍兼深、冀行营节度。以李逊为凤翔节度使。贬员外郎独孤朗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郢州刺史，坐与李景俭于史馆同饮，景俭乘醉见宰相谩骂故也。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各罚一季俸料，亦坐与景俭同饮，然先起，不贬官。辛巳，李光颜赴镇，百僚饯于章敬寺。上御通化门临送，赐玉带名马。仍敕神策副使杨承和充深、冀行营都监押。壬午，出内库钱五万贯以助军。乙酉，以幽州都知兵马使硃克融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其拘囚张弘靖、杀害府僚之罪，一切释放。时朝议以克融能保全弘靖，王廷凑杀害弘正，可赦燕而诛赵，故有是诏。是岁，天下户计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进户军州不在此内。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罢元会。乙未，以夔州刺史王承弁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丁酉，硃克融陷沧州弓高县，贼攻下博，兼邀饷道车六百乘而去。庚子，魏博兵自溃于南宫县。戊申，魏博牙将史宪诚夺师，田布伏剑而卒。己酉，以魏博中军先锋兵马使史宪诚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是日，大风霾。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沧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沧德棣观察等使，以代叔良。壬子，贬叔良为归州刺史，以献计诛幽镇无功，而兵败丧所持旌节也。甲寅，以工部尚书、判度支崔倭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以鸿胪卿、兼御史大夫张平叔判度支。复以弓高县为景州。青州奏海冻二百里。乙卯，以前凤翔节度使李逊为刑部尚书。己未，刑部尚书李逊卒。庚子，以兖、沂、密观察使曹华为节度使；以天德军防御使李进诚兼灵州刺史，充朔方、灵、盐定远城等州节度使；以晋州刺史李岵为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丰州、东西受降城都防御使。内出缯帛八万匹以助军。权停岭南、黔中今年选补。

二月癸亥朔。甲子，诏雪王廷凑，仍授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三军将士，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郎韩愈往彼宣谕。以前吉州刺史张弘靖为抚州刺史。弘靖初贬官，尚在幽州，拘留半岁，克融授节，始得还，故有是命。丙寅，以前成德军节度使牛元翼检校工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临汉监牧等使。丁卯，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李德裕为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癸酉，以鄜坊节度使韩充为义成军节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为鄜坊节度使。甲戌夜，火、木星相近。沧州节度使王日简赐姓名李全略。辛巳，以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崔植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以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德裕为御史中丞。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李绅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右庶子王仲周以奉使缓命，贬台州刺史。癸未，以深、冀行营诸军节度、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兼忠武军节度、深冀行营并如故；以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为德州刺史、德棣等州节度。丙戌，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检校左庶子，充山南道节度副使，权知襄州军府事，以牛元翼在深州重围故也。丁亥，以河东节度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守司徒、平章事，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都畿汝防御使、太微宫等使；以前灵武节度使李听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三月壬辰朔，诏曰：“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诸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历任送

中书门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奖擢。常参官依月限改转，诸道军府带监察已上官者，限三周年即与改转。军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内不得停衣粮。先于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助军，今后不用抽取。”上于驭军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其臣。故即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日危。洎颁此诏，方镇多以大将文符鬻之富贾，曲为论奏，以取朝秩者，叠委于中书矣。名臣扼腕，无如之何，癸巳，以兵部尚书萧俛为太子少保，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为兵部尚书。壬寅，左骁卫上将军张奉国卒。以鸿胪卿、判度支张平叔为户部侍郎唷职。平叔以曲承恩顾，上疏请官自卖盐，可以富国强兵，陈利害十八条。诏下其疏，令公卿详议。中书舍人韦处厚随条诘难，固言不可，事遂不行。硃克融、王廷凑合兵攻深州，不解。裴度与书谕之，克融还镇，廷凑攻城亦缓，乃并加检校工部尚书。戊申，裴度来朝，对于麟德殿，伏奏龙墀，因叙河北用兵，呜咽流涕，上改容慰劳之。壬子，以新授东都留守裴度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癸丑，徐州节度使崔群为其副使王智兴所逐，智兴自专军务。甲寅，以右仆射韩皋为左仆射，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为右仆射。前东都留守李绛复拜旧官。丙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册讫，谒太庙，赴尚书省上，宰臣百僚皆送。丁己，以左丞崔从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鄜坊节度使，以代王承元。以承元为凤翔、陇节度使。戊午，司徒裴度复入中书知政事。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播检校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依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以凤翔节茺使崔俛为河南尹。牛元翼率十余骑突围出深州来朝，深州大将臧平等一百八十人皆为王廷凑所杀。己未，以武宁军节度副使王智兴检校工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使。以德、棣节度使李全略复为沧州节度使，仍合沧、景、德、棣为一镇。李光颜还镇许州。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蚀之。甲子，左仆射韩皋赴省上，中使赐酒馔，宰臣百僚送，一如近式。云阳县角抵力人张莅负羽林官骑康宪钱。宪往徵之。莅乘醉打宪将殒，宪男买德年十四，持木钟击莅首破，三日而卒。刑部奏覆，敕曰：“买德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可减死罪一等。”忻州刺史李寰守博野，王廷凑玫之不下。其李寰所领兵宜割属右神策，以寰为军使，仍以忻州军为名。庚辰，桂管观察使杜式方卒。癸未，以武宁军节度使崔群为秘书监，分司东都。翰林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随进所撰《六经法言》二十卷，赐锦彩二百匹、银器二百事，处厚改中书舍人，随改谏议大夫，并赐金紫。丁亥，以秘书监严誉为桂管观察使。是夜，东北有流

星，光彩烛地，殷殷有声，击天市垣，至郎位灭。

五月辛卯朔。以德州刺史李景俭为谏议大夫。癸丑，太子少傅严绶卒。戊午，幽州硃克融上表进马万匹、羊十万口，先请其价赏军。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青赤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

六月庚申朔。甲子，司徒、平章事裴度守尚书右仆射，工部侍郎、平章事元稹为同州刺史史。以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轻车都尉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大风震电，坠太庙鸱吻，霹御史台树。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济为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壬申，谏官论责裴度太重，元稹太轻，乃追稹制书，削长春宫使。戊寅，以前右仆射李夷简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戊子，复置邕管，以安南副使崔结为邕管经略使。秋七月己丑朔。丙申，宋王结薨，废朝。戊戌，汴州军乱，逐节度使李愿，立牙将李翔为留后。好畤县山水漂溺居人三百家。陈、许、蔡等州水。壬寅，出中书舍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乙巳，诏南北省五品已上官议讨李翔。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以郑、滑节度使韩充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蓄使、汴宋亳颍观察等使，郑、滑如故；以宣武军节度押衙李□为右金吾卫将军。丁未，内出绫绢五十万匹付度支，以供军用。陈、许水灾，赈粟五万石。己酉，中使杨瑞昌使镇州。王廷凑奏："奉诏取牛元翼家族，请至秋末发遣。其田弘正骸骨，寻访不知所在。"辛亥，以赠司徒、忠烈公李忄妻子源为谏议大夫，赐绯鱼袋。乙卯，敕："员外郎知刺诰二年后转郎中，又二年后转前行郎中，又一年即正除；谏议大夫知同前郎中；给事中并翰林学士别宣知者，不在此限。"以前义武军节度使陈楚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本朝故事，东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翔扰汴、宋故也。八月己未朔，以绛州刺史崔弘礼为河南尹，兼东畿防御副使。给事中韦颖以弘礼望轻，封还诏书，上遣中使谕之，乃下。诏陈、许李光颜将兵收汴州。戊辰，以左仆射韩皋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以东都留守陈楚为河阳怀节度使。癸酉，韩充奏今月六日发军入汴州界，营于千塔。丙子，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同谋斩李翔及其党薛志忠、秦邻等。丁丑，韩充入汴州。以前东都留守李绛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浙东处州大水，溺居民。以兖、海沂密节度使曹华为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等州观察等使；以宋州刺史高承简为兖州刺史、兖海沂密等州节度使；以汴州防城兵马使李质为右金吾卫将军。颍州棣郑、滑观察使。盐铁转运使王播进《开颍口图》。

九月戊子朔，浙西大将王国清谋叛，观察使窦易直讨平之，同恶二

百余人并诛之。韩充送李翊男道源、道枢、道瀹等三人，斩于西市；翊妻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于掖庭。壬子，太子少师李夷简卒赠太子太保。癸卯，以前河阳节度使郭钊为河中尹，兼河中、绛、隰等州节度使。御使中丞李德裕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以代窦易直。以易直为吏部会议郎。加晋州刺史李寰为晋、慈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乙巳，敕团练防御州置判官一员，其副使推巡并停。辛亥，以吏部侍郎柳公绰为御史大夫。先有诏广芙蓉苑南面，居人庐舍坟墓并移之，群情骇扰。癸丑，降敕罢之。德州军乱，害刺史王稷，尽剽其家财奴仆。丁巳，以万州刺史李元喜为安南都护。阴山府沙陀突厥兵马使硃耶执宜来朝贡，赐官诰、锦彩、银器。

冬十月戊午朔。壬戌，前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中书令、河中尹、上柱国、许国公韩弘可守司徒、兼中书令。甲子夜，月掩牵牛中星。戊辰，兴元节度使以色列重胤来朝，移授天平军节度使。己卯，以工部侍郎郑权为工部尚书，以前华州刺史许季同为工部侍郎。是日，上由复道幸咸阳，止于善因佛寺，施僧钱百万，咸阳令绢百匹。闰十月戊子朔，入回纥使金吾大将军胡证、副使光禄卿李宪、婚礼使卫尉卿李锐、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鸿等，送太和公主自蕃中回。庚寅，以吏部尚书郑絪为太子少傅；以太常卿赵宗儒为吏部尚书；韦绶为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壬辰，右骁卫大将军韩公武卒，废朝。以户部尚书杨于陵为太常卿。丙申，回纥可汗遣使献国信四床、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己亥，敕翰林侍讲学士谏议大夫路随、中书舍人韦处厚，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仍更日入史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仍放朝参。甲寅，诏："江淮诸州旱损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困，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丙辰，以太子宾客令狐楚为陕、虢观察使。十一月丁巳朔。丁卯，尚书左丞庾承宣为陕、虢观察使。令狐楚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楚已至陕州视事一日，追改之。庚午，命景王率禁军五百骑，侍从皇太后幸华清宫，又幸石甕寺。辛未，以前安南都护桂仲武为邕管经略使。癸酉，上幸华清宫迎太后，巡狩于骊山下，即日驰还，太后翌日方还。丙子，集王缃薨。庚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是夜，月近房。十二月丁亥朔，诏五坊鹰隼并解放，猎具皆毁之。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门请见，上不许。中外与度等三上疏，请立皇太子。是夜，司徒、中书令韩弘卒。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

又极言之。癸已，诏景王为皇太子。淮南奏和州饥，乌江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甲午，内出绢二百匹，赈两市癃残穷者。己未，两军容内司公主戚属之家，并以上疾痊平，诸寺为僧斋。仍敕在京诸司疏放系囚。丙午，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受册毕，百僚谒太子于东宫，太子举帘，执笏答拜，宫僚拜则受之。丁未，判度支、户部侍郎张平叔贬通州刺史。是夜，月掩左角。己酉，以前天平军节度使马总检校左仆射、守户部尚书。庚戌，以吏部侍郎窦易直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癸丑，以太子册礼毕，宣制赦囚徒。以前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为鄂、岳、蕲、黄、安等州观察使。太子宾客孟简卒。乙卯，以前陕虢观察使卫中行为尚书右丞。是冬十月频雪，其后恆燠，水不冰冻，草木萌发，如正二月之后。

三年正月丁已朔，上以疾不受朝贺。是日大风，昏翳竟日。嗣郢王佐宜于崖州安置，坐妄传禁中语也。敕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礼部侍郎王起奏：当司所试贡举人，试讫申送中书，候覆讫下当司，然后大字放榜。从之。

二月，天平军监军奏：节度使乌重胤病，牙将王贽割股肉以疗，河阳节度使陈楚奏：移使府于三城，未有门戟，欲移怀州门戟于河阳。从之。广东省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请置《三传》、《三史》科，从之。户部尚书。崔倰卒。

三月丁已，宰臣百僚赐宴于曲江亭。敕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其鹰犬之类，除备蒐狩外，并令解放。以牛僧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日晡晚后，有贼入通化门，斗死者一人，伤者六人。赐宣徽院从奉官钱一百二十贯文已下有差。

五月，山南西道奏移成州于宝井堡。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卒。秘书少监李随奏请造当司图书印一面，从之。

六月，宰相监修图史杜元颖奏：史官沈传师除镇湖南，其本分修史，便令将赴本任修撰。从之。敕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宜放台参，后不得为例。七月，国子祭酒韦乾庆卒。

八月，郑、滑节度使曹华卒。检校尚书右仆射、户部尚书马总卒。兴元节度使韦绶卒。上由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赐持盂僧绢二百匹。因幸五方，赐从官金银铤有差。

九月，泽潞节度使刘悟进位平章事。赐宰臣百僚重九宴于曲江亭。南诏王丘佺进金碧文丝十有六品。十月，以京兆尹韩愈为兵部侍郎，以御史中丞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宰相李逢吉与李绅不协，绅有时望，恐用为相。及绅为中丞，乃除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台参。绅性峭直，屡上疏论其事，遂与愈辞理往复，逢吉乃两罢之。然绅出而愈留。宰相杜元颖罢知政事，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龙武统军陈楚卒。以兵部侍郎韩愈为吏部侍郎，新除江西观察使李绅为户部侍郎。绅既罢除江西，上令中使就第赐玉带，绅因除叙泣而请留，中使具奏，故与愈俱改官。召翰林学士庞严对，因赐金紫。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杜元颖赴镇蜀，上御安福门饯，因赐皇城留守及金吾卫率等帛有差。

十一月，上御通化门，观作毗沙门神，因赐绢五百匹。停浙东贡甜菜、海蚶。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四年正月辛亥朔，上御殿受朝如常仪。上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疏切谏，上悦，召之，求皋不获。泽、潞判官贾直言新授谏议大夫，刘悟上表乞留，从之。礼部尚书致仕孔戣卒。辛未，上大渐，诏皇太子监国。壬申，上崩于寝殿，时年三十。群臣上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十一月庚申，葬于光陵。

史臣曰：臣观五运之推迁，百王之隆替，亦无常治，亦无常乱，在人而已，匪降自天。当轩黄御宇之秋，则百年无事；及商辛握图之日，则四海横流。昔章武皇帝国命之不行，惜朝纲之将坠，乃求贤俊，总揽英雄，果能扼大盗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载已终之土，复入提封；百万户受弊之氓，重苏景化。元和之政，几致升平。鸱枭方革于好音，龙鼎俄伤于短祚。苟或时有平、勃之佐，继以文、景之才，则延凑、克融，自缩螳螂之臂；智兴、李□，敢萌狗鼠之谋？强盗宁窥孟贲之金，饿隶不拾婴兒之饵。观夫孱主，可谓痛心，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方；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有。曾不知聚则万乘，散则独夫，朝作股肱，暮为仇敌。仲长子所谓“至于运徙势去，独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乱从此周复。”诚哉是言也！赞曰：惠王不令，败度乱政。骄僻偶全，实赖遗庆。皇皇上帝，为民立正。此何人哉，遽主鼎命。

本纪第十七上 敬宗文宗上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讳湛，穆宗长子，母曰恭僖太后王氏。元和四

年六月七日，生于东内之别殿。长庆元年三月，封景王。二年十二月　，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皇太子即位柩前，时年十六。甲戌，左仆射韩皋卒。丙子，群臣准遗诏奏皇帝宝册礼毕，诏赏神策诸军士人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军镇绢十匹、钱五千，其余军镇颁给有差。内出绫绢三百万段以助赏给。穆宗初即位，在京军士人获五十千，在外军镇差降无几。至是，宰臣奏议请量国力颁赏，故差减于先朝，物议是之。群臣五上章请听政，从之。二月辛巳朔，上缞服见群臣于紫宸门外。壬午，渤海送备宿卫大聪叡等五十人入朝。癸未，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丙戌，贬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为信州刺史，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为汀州刺史，皆绅之引用者。以右拾遗吴思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李绅之贬，李逢吉受贺，群官至中书，而思独不往，逢吉怒而斥为远使。戊子，河北告哀使、谏议大夫高允恭卒于东都。辛卯，敕没掖庭宫人、先配内园宫人，并宜放出，任其所适。己亥，册大行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庚子，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进罨画打球衣五百事，非礼也。辛丑，上始御紫宸殿受朝。既退，幸飞龙院，厚赐内官等物有差。以米贵，出太仓粟四十万石，于两市贱粜，以惠贫民。癸未夜，太白犯东井北辕。乙巳，上率群臣诣光顺门册皇太后。丁未，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戊申，击球于飞龙院。己酉，大合乐于中和殿，极欢而罢，内官颁赐有差。

三月庚戌朔，贬司农少卿李彤吉州司马，以前为邓州刺史，坐赃百万，仍自刻德政碑故也。壬子　，上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京畿夏青苗钱并放，秋青苗钱每贯放二百文。天下常贡之外不得进献。六宅、十宅诸王女，宜令每年于选人中选择降嫁。今后户帐田亩，五年一定税。是日，风且雨。甲寅，始于延英对宰臣。丙辰，以尚书右丞韦顗为户部侍郎。戊午，礼仪使奏："外命妇正旦及四始日旧行起居之礼，伏以礼烦则渎，请停。"从之。庚申，工部尚书胡证检校户部尚书、京兆尹。甲子，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家为王廷凑所害，上惜其冤横，伤悼久之，仍叹宰执非才，纵奸臣跋扈。翰林学士韦处厚奏曰："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陛下常叹息，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此冯唐所以感悟汉文，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以太子少保张弘靖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太子宾客令狐楚河南尹。丁卯，以刑部尚书段文昌判左丞事。戊辰，群臣入阁，日高犹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谏议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谏，头叩龙墀血流，上为之动容，仍赐绯鱼袋。编氓徐忠信阑入浴堂门，杖四十，配流天德。庚午，赐内教坊钱一万贯，以备游幸。是夜，太白犯东井北辕。

甲戌，夏州节度使李祐奏：于塞外筑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五城，以备蕃寇。又以党项为盗，于芦子关北木瓜岭筑垒，以扼其冲。乙亥，幸教坊，赐伶官绫绢三千五百匹。

夏四月庚辰朔。甲申，以御史大夫王涯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盐铁转运等使。壬辰，兵部侍郎武儒衡卒。丙申，贼张韶等百余人至右银台门，杀阍者，挥兵大呼，进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攻弓箭库。左神策军兵马使康艺全率兵入宫讨平之。是日，上闻其变，急幸左军。丁酉，上还宫，群臣称庆。谏议大夫李渤以上轻易致盗，言甚激切。己亥，九仙门等监共三十五人，并笞之。辛丑，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张韶染坊役夫故也。诏雪吐突承璀之罪，令男士晔改葬之。丙午，宰臣李逢吉封凉国公，牛僧孺封奇章县子。

五月己酉朔。乙卯，制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渭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程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朝议郎、守尚书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窦易直为朝散大夫，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户部侍郎韦顗赐金紫。己未，割富平县之丰水乡、下邽县之翟公乡、澄城县之抚道乡、白水县之会宾乡，以奉景陵。癸亥，以盐州刺史傅良弼为夏州节度使。东都、江陵监大转运留后并改为知院官，从其使王涯请也。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将康艺全为鄜坊节度使。辛巳，敕以霖雨命疏决京城系囚。庚辰，大风吹坏延喜、景风等门。工部侍郎张惟素卒。壬辰，以左金吾卫大将军李愿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绛、隰等州节度使。丙申，山南西道节度使、守司空裴度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之拜兴元也，为宰相李逢吉所排，不带平章事，李程、韦处厚日为度论于上前，故有是命。加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守司徒。癸卯，太保张弘靖卒。己巳，浙西水坏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庐舍。丁未，以吏部尚书赵宗儒为太常卿，兵部尚书郑絪为吏部尚书。

秋七月戊申朔。己酉，睦州、清溪等六县大雨，山谷发洪水泛溢，漂城郭庐舍。庚辰，以前河中节度使郭钊为兵部尚书。戊午，太子宾客许季同卒。辛酉，疏灵州特进渠，置营田六百顷。乙丑，郓、曹、濮暴雨水溢，坏城郭庐舍。丁卯，敕以谷贵，凡给百官俸内一半合给匹段，今宜给粟，每斗折钱五十文。辛未，以大理卿崔元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甲戌，左金吾卫大将军李祐进马二百五十匹。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祐罢使违敕进奉，祐趋出待罪，诏宥之。襄、均、复等州汉江溢，漂民庐舍。丙子，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诏令当道造盏子二十具，计用银

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昨已进两具，用银一千三百两，当道在库贮备银无二三百两，皆百计收市，方成此两具。臣当道唯有留使钱五万贯，每事节俭支费，犹欠十三万贯不足。臣若因循不奏，则负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诛求，又累陛下慈俭之德。伏乞宣令宰臣商议，何以遣臣得上不违宣索，下不阙军须，不困疲人，不敛物怨。”时有诏罢进奉，故德裕有是奏。

八月丁酉朔。是夜，火犯土星。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皆杖一百处死。癸未，火犯东井。甲寅　　，诏于关内、关东折籴、和籴粟一百五十万石。陈、许、蔡、郓、曹、濮等州水害稼。丁亥，火入东井。己丑，以李亻妻孙宏为河南府兵曹参军，蒋清孙禺阝为伊阳令，录忠臣后也。是夜，金犯轩辕右角。壬辰，江王府长史段钊上言，称前任龙州刺史，近郭有牛心山，山上有仙人李龙迁祠，颇灵应，玄宗幸蜀时，特立祠庙。上遣高品张士谦往龙州检行，回奏牛心山有掘断处。群臣言宜须修筑。时方冱寒，役民数万计，东川节度使李绛表诉之。甲子，以太常卿赵宗儒为太子少师。乙巳，宣武军节度韩充卒。

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有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庚戌　，以河南尹令狐楚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汴、亳观察等使。乙卯，罢理匭使。以谏议大夫李渤知匭，奏请置胥吏、添课料故也。戊午，加硃融检校司空。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上表论谏，不奉诏，乃罢之。己巳，以兵部侍郎王起为河南尹。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己巳，浙西、淮南各进宣索银□庄奁三具。

冬十月丙子朔，宗正寺选尚书县主□胥和元亮等二十五人，各赐钱三十万，令备吉礼。辛巳，以吏部侍郎崔从为太常卿。庚子　，岭南节度使郑权卒。辛丑，吐蕃贡ＢＸ牛，铸成银犀牛、羊、鹿各一。壬寅，以鄂岳观察使、检校兵部尚书崔植检校吏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观察经略使。以户部侍郎韦顗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郑覃权权工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韦弘景为吏部侍郎；以权权礼部郎李宗闵权权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为刑部侍郎。

十一月丙午朔。戊申，安南都护李元喜奏：黄家贼与环王国合势陷陆州，杀刺史葛维。苏、常、湖、岳、吉、潭、郴等七州水伤稼。庚申，葬穆宗于光陵。十二月乙亥朔。癸未，回纥、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贡。襄州柳公绰、沧州李全略、晋州李寰、滑州高承简并自尚书加检

校右仆射。以前起居舍人刘栖楚为谏议大夫。淮南节度使王播厚赂贵要，求领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主薛廷老等伏延英抗疏论之。戊子夜，月掩东井。庚寅，加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乙未，徐泗王智兴请置僧尼戒坛，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状论其奸幸。时自宪宗朝有敕禁私度戒坛，智兴冒禁陈请，盖缘久不兴置，由是天下沙门奔走如不及。智兴邀其厚利，由是致富，时议丑之。丁酉，宰相牛僧孺进封奇章郡公，李程彭原郡公，窦易直晋阳郡公，并食邑三千户。吏部侍郎韩愈卒。

宝历元年春正月乙巳朔。辛亥，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宝历元年。先是　　，雩县令崔发坐误辱中官下狱，是日，与诸囚陈于金鸡竿下俟释放。忽有内官五十余人，环发而殴之，发破面折齿，台吏以度蔽之，方免。有诏复系于台中，宰相救之，方释。宰相牛僧孺累表乞解机务，帝许以郊礼后。乙卯，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王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于鄂州特置武昌军额，宠僧孺也。壬申，以给事中李渤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箴》六首，上深嘉之，命学士韦处厚优其答诏。辛卯，以前礼部郎中李翱为庐州刺史，以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故也。辛丑，江西观察使薛放卒。癸卯，以职方郎中、知制诰王璠为御史中丞。

三月乙巳朔，以兵部尚书郭钊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壬子，宴群臣于三殿。戊辰夜，有流星长三丈，出紫微　，入浊灭。辛未，以前桂管观察使殷侑为江西观察使。上御宣政殿试制举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书舍人郑涵、吏部郎中崔琯、兵部郎中李虞仲并充考制策官。

夏四月甲戌朔，宰相凉国公李逢吉进封郑国公。以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宣中书，以谏议大夫刘栖楚为刑部侍郎。丞郎宣授，自栖楚始也。郑涵等考定制举人。敕下后数日　，上谓宰相曰：“韦端符、杨鲁士皆涉物议，宜与外官。”乃授端符白水尉，鲁士城固尉。宰臣请其罪名，不报。癸巳，群臣上徽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时李绅贬官。李逢吉恶绅，不欲绅量移，乃于赦书节文内，但言左降官已经量移，宜与量移近处，不言未量移者宜与量移。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论列云：“不可为李绅一人与逢吉相恶，遂令近年流贬官皆不量移，则乖旷荡之道也。”帝遽命追赦书添改之。乙亥，以剑南东川节度、检校司空李绛为左仆射。御史萧彻弹京兆尹、兼御大夫崔元略违诏徵畿内所放钱万七千贯，付三司勘鞫不虚。辛丑，敕削元

略兼御史大夫。五月甲辰朔，以前平卢军节度使薛平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赐振武军钱一十四万贯，修筑东受降城。庚戌，幸鱼藻宫观竟渡。庚申，正衙命使册九姓迴纥登里啰汨没密施毗伽昭礼可汗。丙寅，太子少傅致仕阎济美卒。丁卯，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准赦放还本国，今各得状，不愿还。"从之。庚午，以右金吾将军李文悦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安南李元喜奏移都护府于江北岸。

六月壬申朔。乙酉，诏公主、郡主并不得进女口。丙戌，将作监张武均出为洋州刺史，坐赃犯也。诸司白身冯志谋等三百九人，并赐禄。丁亥，命品官田务丰领国信十二车赐迴纥可汗及太和公主。己丑，河中节度使、检校司空李愿卒。乙未，以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薛平检校司空、河中尹、河中节度使。

秋七月癸卯朔，以忠武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颜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兖海节度使王沛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荧惑犯右执法。甲辰，监铁使王播进羡馀，物议欲鸣鼓而攻之。乙酉，鄜坊水坏庐舍。癸丑，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张茂宗为兖、海、沂、密节度使。乙卯，正衙命使册司徒李光颜。丙辰，淄王傅分司元锡卒。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只供进，仍以船材京内造。时计其功，当半年转运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切谏，乃改进十只。辛酉，万年县典贾镇诬告故统军王佖男正谟等七人谋乱，诏杖杀之。甲子夜，月犯毕。乙丑，侍讲学士崔郾、高重进《纂要》十卷，赐锦采二百匹。丁卯，以户部侍郎韦顗为吏部侍郎，京兆尹崔元略为户部侍郎。奉天县水坏庐舍。辛未，以左散骑常侍胡证为户部尚书、判度支。太子宾客分司庐士玫卒。闰七月壬午朔，以权知工部侍郎郑覃为京兆尹。甲申，拾遗李汉、舒元褒、薛廷老于阁内论曰："伏见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书进拟，多是内中宣出。臣恐纪纲浸坏，奸邪恣行，伏希详察。"上然之。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丙戌，户部尚书致仕裴堪卒。戊子，以给事中卢元辅为工部侍郎。壬辰，以前河东节度使李听为义成军节度使。戊戌，以刑部尚书段文昌为兵部尚书，依前判左丞事。

八月辛丑朔。戊申，以酇国公杨造男元凑袭酇国公，食邑三千户。两京、河西大稔，敕度支和籴折籴粟二百万石。乙卯夜，太白近房。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时有道士刘从政者，说以长生久视之道，请于天下求访异人，冀获灵药。仍以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秋九月辛未朔。丁丑，卫尉卿刘遵古役人安再荣告前袁王

府长史武昭谋害宰相李逢吉，诏三司鞫之。壬午，昭义节度使刘悟卒。癸未夜，太白犯南斗。丙戌夜，月犯右执法。丁酉，华州暴水伤稼。徐州王智兴奏，大将武华等四百人谋乱，并伏诛。十月庚子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像者，请以盗铸钱论。丁巳，振武节度使张惟清以东受降城滨河，岁久雉堞坏，乃移置于绥远烽南，及是功成。己未，以崖州安置人嗣郢王佐为颍王府长史，分司东都，仍赐金紫。壬戌夜，太白近哭星。甲子，三司鞫武昭狱得实，武昭及弟汇、役人张少腾宜付京兆府决，河阳节度掌书记李仲言配流象州，汇流崖州，太学博士李涉流康州，皆坐武昭事也。

十一月庚午朔。辛未，以御史中丞王璠为工部侍郎，以谏议大夫独孤朗为御史中丞。癸酉，镇星近东井。癸未，以殿中少监严公素为容管经略使。是夜　，月犯东井。庚寅，车驾幸温汤，即日还宫。壬辰，以刑部侍郎刘栖楚为京兆尹。丙申，诏封皇子普为晋王。丁酉，吏部侍郎韦顗卒。十二月己亥朔。辛丑，以晋王普为昭义军节度副大使；以刘悟子将作监主簿从谏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留后。戊申夜，月犯毕。其夜，北方有雾起，须臾遍天，雾上有赤气，久而方散。甲子，以左仆射李绛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戊辰，敕："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疲氓多乏，须议给赐。委度支往河东、振武、灵、夏等州市耕牛一万头，分给畿内贫下百姓。"是岁，淮南、浙西、宣、襄、鄂、潭、湖南等州旱灾伤稼。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庚午，贬殿中侍御史王源植为昭州司马。时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导从呵之，遂成纷竟。京兆尹刘栖楚决责乐伎　，御史中丞独孤朗论之太切，上怒，遂贬源植。辛未，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奉诏校寻叶靖能、罗光远文案，检寻不获。癸酉，右赞善大夫李光现与品官李重实争忿，以笏击重实流血。　，上以宗属，罚两月俸料。甲戌，以诸军丁夫二万入内穿池修殿。辛巳，兴元节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馆驿皆毕功。壬辰，裴度来朝。甲午，以卫尉卿刘遵古为湖南观察使，以国子祭酒卫中行为福建观察使。丙申，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旧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输不及期程。今从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东通旧官河，计长一十九里。其功役所费，当使自方圆支遣。"从之。二月己亥朔。辛丑，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奏："当州普宁等七县，请同广、昭、桂、贺四州例北选。"从之。丙午夜，月犯毕。丁未，以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上柱国、晋国公裴度守司空、同平章事，复知政事。丁巳寒食节，三殿宴群臣，自戊午至庚申方止。丙寅，

正册司空裴度。丁卯，以礼部尚书王涯检校左仆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三月戊辰朔，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待诏。辛未，江西观察使殷侑请于洪州宝历寺置僧尼戒坛，敕殷侑故违制令，擅置戒坛，罚一季俸料。甲戌，赐宰臣百僚上巳宴于曲江亭。乙亥，右散骑常侍李翱卒。戊寅，幸鱼藻宫观竞渡。辛巳，以同州刺史萧俯为太子少保分司。壬午，以工部尚书裴武为同州刺史。癸未，岭南节度使崔植奏："广、湖、封、雷、潘、辩等七州戍军。除折冲别将外，并请停。"从之。丙戌，昆明夷遣使朝贡。丁亥，敕册才人郭氏为贵妃。丙申，以吏部侍郎韦弘景为陕虢观察使。四月戊戌朔，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卒。壬寅，以右金吾卫大将军高承简为邠、宁、庆节度使。丙午，王廷凑检校司空。戊申，昭义节度使留后刘从谏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庚戌，鄂岳观察使牛僧孺奏："当道沔州与鄂州隔江相对，才一里余，其州请并省，其汉阳、汉川两县隶鄂州。"从之。丙辰，右金吾卫大将军高霞寓卒。丙寅，先是王廷凑请于当道立圣德碑，是日，内出碑文赐廷凑。

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对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彩。辛未，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注太宗所撰《帝范》十二篇进，特赐锦彩百匹。甲戌，以泾原节度杨元卿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以金吾卫大将军李祐为泾原节度使。是夜，月近太微星。浙西送到绝粒女道士施子微。戊寅，幸鱼藻宫观竞渡。庚辰，中使自新罗取鹰鹞回。幽州军乱，杀其帅硃克融及男延龄，军人立其第二子延嗣为留后。辛巳，神策军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掘获白玉床一张，长六尺。癸未，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令中使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岭南诸州求访异人。甲申，以右丞丁公著为兵部侍郎，以前湖南观察使沈传师为尚书左丞。辛卯，赠硃克融司徒。甲午夜，荧惑犯昴。赐兴唐观道士刘从政修院钱二万贯。

六月丁酉朔，赐御史中丞独孤朗金紫。丁巳，减放苑内役人二千五百。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兴作相继。庚申，郓州进驴打球人石定宽等四人。是夜，太白犯昴。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余人于池中取大鱼，长大者送入新池。癸亥，以旱，命京城诸司疏理系囚。以延康坊官宅一区为诸王府司局。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

秋七月丙寅朔。乙亥，河中进力士八人。癸未，衡王绚薨。敕鄠县渼陂尚食管系，太仓广运潭复赐司农寺。

八月丙申朔，以司空、平章事裴度判度支；以工部侍郎王播为河南尹，代王起；以起为吏部侍郎；以前福州观察使徐晦为工部侍郎。是夜，太白近太微。令供奉道士二十人随浙西处士周息元入内宫之山亭院，上问以道术，言识张果、叶静能。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疏言息元诞妄，无异于人。庚戌，以太府卿李宪为江西观察使。丁丑夜，月犯舆鬼。加京兆尹刘栖楚兼御史大夫。癸丑，以太常卿崔从检校吏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九月丁丑朔，大合宴于宣和殿，陈百戏，自甲戌至丙子方已。戊寅，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颜卒。出内库钱万贯，令内园召募力士。幽州盐军奏：都知兵马使李再义与弟再宁同杀硃延嗣并其家属三百余人，推再义为留后。壬申，宰相李程为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敕户部所管同州长春宫庄宅，宜令内庄宅使管系。

冬十月乙未朔。乙亥，以幽州衙前都知兵马使李再义检校户部尚书，充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赐名载义。壬戌，以中书舍人崔郾为礼部侍郎。

十一月甲子朔，以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中官许遂振、李少端、鱼弘志以侍从不及削职。壬申，以户部尚书胡证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甲申，以右仆射、同平章事李逢吉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使。乙酉，同州刺史裴武卒。己丑，诏朝官及方镇人家不得置私白身。癸巳，以前东都留守杨于陵为太子少傅。中官李奉义、王惟直、成守贞各杖三十，分配诸陵；宣徽使闫弘约、副使刘弘逸各杖二十。十二月甲午朔。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埂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群臣上谥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敬宗。大和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庄陵。

史臣曰：古人谓尧无子，舜无父，言其贤不肖之相远也。以文惠骄诞之性，继之以昭愍，固其宜也。而昭献、昭肃，英特不群，文足以纬邦家，武足以平祸乱。三子之操行顿异，其可道哉？宝历不群，国统几绝，天未降丧，幸赖裴度，复任弼谐。彼狡童兮，夫何足议！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讳昂，穆宗第二子，母曰贞献皇后萧氏。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长庆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

敬宗遇害，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上于江邸。癸卯，见宰臣于阁内，下教处分军国事。甲辰，僧惟真、齐贤、正简，道士赵归真，并配流岭南，击球军将于登等六人令本军处置。宰臣百僚三上表劝进。乙巳，即位于宣政殿。丙午，上赴西宫成服。丁未，宰臣百僚上表请听政，三表，许之。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戢、王信等，并配流岭南。戊申，尊圣母为皇太后。己酉，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庚戌，以正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柱国、赐紫金鱼袋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充书诏学士。丙辰，以山南道节度使柳公绰为刑部尚书。丁己，为绛王举哀，废朝三日。庚申，诏：

君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穷，遵道以端本，推诚而达下。故圣祖之诫，以慈俭为宝；大《易》明训，垂简易之文。未有上约而下不丰，欲寡而求不给。朕以眇薄，遭逢内难，刷君父之仇耻，摅亿兆之哀冤。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义抗请，至于再三。以图宗社之安，以答华夷之望，俯从众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己复礼，修政安人，宵兴匪宁，旰食劳虑。夫俭过则酌之以礼，文胜则矫之以质。庶乎俗合太古，道洽生灵，仪刑家邦，以化天下。内庭宫人非职掌者，放三千人，任从所适。长春宫斛斗诸物，依前户部收管。鄠县、渼陂、凤翔府骆谷地还府县。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总监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属诸军，并各归本司。余七百三人，勒纳牒身，放归本管。先供教坊衣粮一百分，厢家及诸司新加衣粮三千分，并宜停给。五方鹰鹞并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衣粮小兒一百人，并停给。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度支、盐铁、户部及州府百司应供宫禁年支一物已上，并准贞元元额为定。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宝钿者，悉宜停造。东头御马坊、球场，宜却还龙武军。其殿及亭子，所司毁拆，余舍赐本军。应行从处张陈，不得用花蜡结彩华饰。今年已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城外坟墓先有开劚以备行幸处，宜晓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大逆魁首苏佐明等二十八人，并已处斩，宗族籍没。妖妄僧惟贞、道士赵归真等或假于卜筮，或托以医方，疑众挟邪，已从流窜。其情非奸恶，迹涉诖误者，一切不问。凶徒既殄，寰宇伫康，载举令猷，用弘庶绩。布告中外，知朕意焉。

帝在藩邸，知两朝之积弊，此时厘革，并出宸衷，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壬戌，以前江西观察使殷侑为大理卿。

大和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庚午，以御史中丞独孤朗为户部侍郎，以兵部尚书、权判左丞事段文昌为御史大夫。是夜，月掩毕大星。戊寅，以左散骑常侍李益为礼部尚书致仕，以京兆尹刘桂楚为栖管观察使。以前户部侍郎于敖为宣歙观察使，代崔群；以群为兵部尚书。癸未，以吏部侍郎庾承宣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丙申，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其诸色在京及内外诸军使等职事，并不在挟名限。己亥，以右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张政甫为工部尚书。辛丑，以前广州节度使崔植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李绛检校司空，兼太常卿。乙巳，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大和。甲寅，敕诸道节度观察使去任日，宜具交割状，仍限新使到任一月分析闻奏，以凭0殿最。丙辰， 以华州刺史钱徽为尚书右丞，以前河阳节度使崔弘礼为华州镇国军使。己未，以太子少保分司萧俯为检校右仆射，兼礼部尚书。以虔州刺史韩约为安南都护。

三月庚戌朔，右军中尉梁守谦请致仕，以枢密使王守澄代。戊寅，以前苏州刺史白居易为秘书监，仍赐金紫。壬午，幽州李载义奏故张弘靖判官家属凡一百九十人，并送赴阙。四月壬辰朔。癸巳，以太子少傅杨于陵守右仆射致仕，俸料全给。甲午，凤翔筑临汧城于汧阳县西北八十里。壬寅，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戊申，毁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以前亳州刺史张遵为邕管经略使。乙卯，以礼部尚书萧俯为太子少师分司。己未，忠武军节度使王沛卒。庚申，以太仆卿高瑀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忠武军节度。己巳，贬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李续为涪州刺史，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张又新为汀州刺史，李逢吉党也。

五月壬戌朔。戊辰，诏：“元首股肱，君臣象类，义深同体，理在坦怀。夫任则不疑，疑则不任。然自魏、晋已降，参用霸制，虚议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庶使诸侯方岳，鼓洽道化，夷貊飞走，暢泳治功。况吾台宰，又何间焉。自今已后，紫宸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丙子，以天平军节度使、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乌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以前摄横海军节度副使、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李同捷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兖州刺史，充兖海沂密等州节度使。就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甲申，淮南节度、盐铁、转运等使王播来朝。丙戌夜，荧惑犯右执法。

六月辛卯朔，敕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癸巳，以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临海监牧等使，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播可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御史大夫段文昌代播为淮南节度使。丙申，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温造权知御史中丞。癸卯，诏："元和、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已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奏。"甲寅，以旱放系囚。七月辛酉朔。癸亥，太常卿李绛进封魏国公。李同捷除兖、海，不受诏，结幽镇谋叛。癸酉，葬敬宗于庄陵。辛巳，敕今年权于东都置举。徐州王智兴请全军讨李同捷。

八月庚寅朔，以工部侍郎独孤朗为福建观察使，以太府卿裴弘泰为黔中经略使、观察使。左仆射致仕杨于陵让全给俸料，许之。庚子，诏削夺李同捷在身官爵，复以张茂宗为兖、海、沂、密节度使。辛丑，邠宁节度使高承简卒。壬寅，以刑部尚书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充邠宁节度使。戊申，以谏议大夫张仲方为福建观察使。癸丑，前福建观察使独孤朗卒。

九月庚申朔。癸亥，以左神军将军、知军事何文哲为鄜、坊、丹、延节度使。甲戌，以左神策军、知军事李泳为单于都护，充振武、麟胜节度使。丁丑，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浙东观察使元稹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壬午，桂管观察使刘栖楚卒。丙戌，以谏议大夫萧裕为桂管观察使。癸丑，兖州复置莱芜县。

十一月己未朔。丙申，河中薛平奏虞乡县有白虎入灵峰观。天平、横海等军节度使、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乌童胤卒。庚辰，以保义军节度、晋慈等察处置等使李寰为横海军节度使。癸巳，以晋州、慈州复隶河中。癸巳，以左丞钱徽为华州刺史。丁酉，右金吾卫大将军王公亮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壬申，以右散骑常侍孔戢为京兆尹。

二月丁亥朔，以兵部侍郎王起为陕虢观察使，代韦弘景；以弘景为尚书左丞。乙己，以刑部侍郎卢元辅为兵部侍郎，秘书监白居易为刑部侍郎。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

三月丁巳朔，度支奏："京兆府奉先县界卤池侧近百姓，取水柏柴烧灰煎盐，每一石灰得盐一十二斤一两，乱法甚于咸土，请行禁绝。今后犯者据灰计盐，一如两池盐法条例科断。"从之。辛巳，上御宣政殿亲试制策举人。以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制策

官。闰三月丙戌朔，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

夏四月丙辰朔。壬午，以邕管经略使王茂元为容管经略使。

五月乙酉朔。丁巳，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著短窄衣服。乙未，以吏部侍郎丁公著为礼部尚书。庚子，敕："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后续有进止。"帝性恭俭，恶侈靡，庶人务敦本，故有是诏。帝与侍讲学士许康佐语及取蚺蛇胆，生剖其腹，为之恻然。乃诏度支曰："每年供进蚺蛇胆四两，桂州一两、贺州二两、泉州一两，宜于数内减三两，桂、贺、泉三州轮次岁贡一两。"帝自撰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于太液亭，朝夕观览焉。王廷凑出兵侵邻藩，欲挠王师，以援李同捷，昭义刘从谏请出军讨之。

六月乙卯朔，晋王普薨，赠为悼怀太子。陈州水，害秋稼。癸亥，四方馆请赐印，其文以"中书省四方馆"为名。辛酉，以吏部尚书郑絪为太子少保。辛巳，以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为邠宁节度使，以天德军使李文悦为灵武节度使。乙酉，以前邠宁节度使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兼刑部尚书。甲辰，诏宰臣集三署四品已上常参官，议讨王廷凑可否。是夜，彗西出摄提南，长二尺。

八月申寅朔。丁巳，以兵部侍郎卢元辅为华州镇国军使，以代钱徽；以徽为吏部尚书致仕。壬戌，京畿奉先等十七县水。

九月甲申朔。丁亥，王智兴拔棣州。以新除横海军节度使李寰为夏州节度使。甲午，诏削夺王廷凑在身官爵，邻道接界随便进讨。以前夏州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军节度使。庚戌，安南军乱，逐都护韩约。

冬十月癸丑朔。丁巳，罢扬州海陵监牧。以户部尚书崔植为华州刺史、镇国军使。丙寅，岭南节度使胡证卒。辛未，以江西观察使李宪为岭南节度使。癸酉，以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窦易直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等使，代李逢吉；以逢吉为宣武军节度使，代令狐楚；以楚为户部尚书。以右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己卯，以河南尹王璠为右丞，以左散骑常侍冯宿为河南尹。

十一月癸未朔。乙酉，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李祐为横海军节度使，新

除傅良弼赴镇，卒于陕州故也。甲辰，禁中巳时昭德寺火，直宣政殿之东，至午未间，北风起，火势益甚，至暮稍息。十二月壬子朔。乙丑，魏博行营都知兵马使亓志绍率所部兵马二万人谋叛，欲杀史宪诚父子。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暴卒。戊寅，诏以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路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壬午朔。丙戌，亓志绍率兵回据永济县，其众分散入诸县邑。史宪诚告难，诏沧州行营兵士赴之。丁亥，京兆尹孔戢卒。庚寅，吏部尚书致仕钱徽卒。庚子，李听杀败亓志绍兵，志绍北走镇州。甲辰，以太常卿李绛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崔植卒。己酉，以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涯为太常卿。

二月辛亥朔，以兵部尚书崔群为荆南节度使。甲寅，荆南节度使王潜卒。

三月辛巳朔，以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乙酉，敕兵戈未息，教坊每日祗候乐人宜权停。壬辰，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卒。以前东都留守崔从为户部尚书。

夏四月庚午，王智兴奏部下将石雄摇扇军情，请行朝典，乃长流白州。

五月己卯朔。甲申，柏耆斩李同捷于将陵，沧景平，李祐入沧州。丁亥，御兴安楼，受沧州所献。李祐送李同捷母、妻及男元达等赴阙，诏并宥之，令于湖南安置。贬沧德宣慰使、谏议大夫柏耆循州司户，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亚之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沧州取李同捷，诸镇所怒，奏论之也。丙申，横海军节度使李祐卒。以泾原节度使李岵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有裕。丁酉，以前义武军节度使傅毅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辛丑，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张惟清检校司空，充泾原节度使；以左金吾卫大将军刘遵古为邠宁节度使。

六月己酉朔。辛亥，以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检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充河中晋绛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李听兼充魏博节度使；以魏博节度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史孝章为相卫节度使。壬申，敕：“元和四年敕禁铅锡皆纳官，许人纠告，一钱赏百钱，此为太过。此后以铅锡钱交易者，一贯以下，州府常行杖决脊杖二十；十贯以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已上，集众决杀。能纠告者，一贯赏钱五十文。”秋七月己卯朔。癸

未，中使刘弘逸送史宪诚旌节自魏州还，称六月二十六日夜，魏博军乱，杀史宪诚，立大将何进滔为留后，其新节度使李听入城不得。乙丑，河中节度使薛平依前河中节度使。乙未，岭南节度使李宪卒。兵部侍郎卢元辅卒。丁酉，以京兆尹崔护为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戊戌，以大理卿李谅为京兆尹。乙巳，以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丁公著检校户部尚书，兼润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观察使；以前浙西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辛亥，魏博何进滔奏：准诏割相、卫三州，三军不受。壬子，诏以魏博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检校左散骑常侍，充魏博节度使。癸丑，以卫尉卿殷侑检校工部尚书，为齐德沧节度使。辛酉，京畿、奉先等九县旱，损田。播州流人卫中行卒，宋、亳水害稼。壬申，诏雪王廷凑，复官爵。甲戌，以吏部侍郎李宗闵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九月戊寅朔。辛巳，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縠绫罗等衣服。帝性俭素，不喜华侈。驸马韦处仁戴夹罗巾，帝谓之曰："比慕卿门地清素，以之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唯卿非所宜也。"壬辰，以兵部侍郎李德裕检校永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戊戌，以前睦州刺史陆亘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代元稹；以稹为尚书左丞，代韦弘景；以弘景为礼部尚书。

冬十月戊申朔。己酉，江西沈传师奏：皇帝诞月，请为僧尼起方等戒坛。诏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传师忝为藩守，合奉诏条，诱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罚一月俸料。"丙辰，以前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少师。癸亥，以户部侍郎崔元略为户部尚书、判度支。以中书舍人韦辞为湖南观察使。

十一月丁丑朔。庚辰，太子太傅郑絪卒。丙戌，敕前亳州刺史李繁于京兆府赐死。甲申，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门，大赦。节文禁止奇贡，云："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奏闻。"丙申，西川奏南诏蛮入寇。甲辰，王智兴来朝。乙巳，以智兴守太傅，依前平章事、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雁门郡王。十二月丁未朔，南蛮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赴援蜀川。以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仍权东川事。壬子，贬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韶州刺史。遣中使杨文端赍诏赐南蛮王蒙丰佑。蛮军陷邛、雅等州。戊午，以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充神策西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西川奏蛮军陷成都府。东川奏蛮军入梓州西郭门下营。又诏促诸镇兵救援西川。己丑，以东都留守令狐楚检校

右仆射、天平军节度使，代崔弘礼为东都留守。丁卯，贬杜元颖循州司马。乙巳，郭钊奏蛮军抽退，遣使赐蛮帅蒙□巅国信。辛未，以太子少师李听为邠宁节度使。癸酉，以中丞温造为右丞，吏部郎中宇文鼎为中丞。

本纪第十七下 文宗下

大和四年春正月丙子朔。辛卯，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来朝。丙戌，以左神策军大将军丘直方为鄜坊节度使。戊子，诏封长男永为鲁王。辛卯，以武昌节度使、鄂岳蕲黄安申等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平章事、上柱国、奇章郡开国公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辰　，以兵部侍郎崔郾为陕虢观察使。封鲁王母王氏为昭仪。癸巳，以前邠宁节度使刘遵古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甲午，守左仆射、同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卒。丙申，以太常卿五涯为吏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辛丑，以尚书左丞元稹检校户部尚书，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安申等州观察使。癸卯，以前陕虢观察使王起为左丞。二月丙午朔。戊午，兴元军乱，节度使李绛举家被害，判官薛齐、赵存约死之。庚申，以左丞温造为兴元节度使。辛未，夏州节度使李寰卒。壬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董重质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三月乙亥，以河东节度使李程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以刑部尚书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丁丑，以前河中节度使薛平为太子太保。丁亥，以卫尉卿桂仲武为福建观察使。兴元温造奏："害李绛贼首丘崟、丘铸及官健千人，并处斩讫。其亲刃绛者斩一百段，号令者三段，余并斩首。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王事官僚，其余尸首并投于汉江。"己丑，诏兴元监军使杨叔元宜配流康州百姓，锢身递于配所。丁酉，监修国史、中书侍郎、平章事路随进所撰《宪宗实录》四十卷，优诏答之，赐史官等五人锦绣银器有差。癸卯，以淮南节度使段文昌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以前太子宾客崔从检校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甲辰，以前荆南节度使崔群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以中书舍人李虞仲为华州刺史，代严休复；以休复为右散骑常侍。

夏四月乙巳朔。丙午，以右散骑常侍、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为工部尚书。丁未，兵部尚书致仕张贾卒。丁巳，贬前齐德沧景等州节度使李有裕为永州刺史，驰驿赴任。庚申　　，以尚书左丞王起为户部尚书、判度支，代崔元略；以元略检校吏部尚书，为东都留守。辛酉，月掩南斗第二星。壬戌，诏曰："俭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

临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亦谕卿士，形于诏条。如闻积习流弊，余风未革。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盖朕教导之未敷，使兆庶昧于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欤！永念惭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中外，知朕意焉。”文宗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辛未，以前东都留守崔弘礼为刑部尚书。镇州王廷凑请修建初、启运二陵，从之。

五月甲戌朔。丁丑，以旱命京城诸司疏理系囚。己卯，通化南北二门锁不可开，钥入，如有持之者。上令铁工破锁　　，时日己及辰矣。丁亥，改郓州东平县为天平县。戊子，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令数内减二千五百十匹。

六月癸卯朔。丁未，以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裴度为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辛未夜，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流旁午，观者不能数。壬申，诏：如闻诸司刑狱例多停滞，委尚书左右丞及监察御史纠举以闻。

秋七月癸酉朔。癸未，诏以朝议郎、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宋申锡为正议大夫、行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酉，敕：“前行郎中知制诰者，约满一周年，即与正授；从谏议大夫知者　　，亦宜准此；余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振武置云伽关，加镇兵千人。以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代李谅为桂管观察使。太原饥，赈粟三万石。赐十六宅诸王绫绢二万匹。丁酉，守司徒裴度上表辞册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靦面目。”从之。

八月壬寅朔。丙辰，鄜州水，溺居民三百余家。太原柳公绰奏云、代、蔚三州山谷间石化为面，人取食之。己未，宣歙观察使于敖卒。甲子　，内出绫绢三十万匹，付户部充和籴。戊辰，幸梨园亭，会昌殿奏新乐。

九月壬申朔。丁丑，以大理卿裴谊检校右散骑常侍，充江西观察使，代沈传师；以传师为宣歙观察使。内出绫三千匹，赐宥州筑城兵士。戊寅　，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水，溺民户六百八十，诏以义仓赈贷。庚辰，吏部尚书王涯为右仆射，依前盐铁岁转运使。壬午，以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晋国公裴度守司徒、兼待中，充山南东道节度

使。以投来奚王茹羯为右骁卫将军同正。丙戌，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窦易直为尚书左仆射。戊子，吏部尚书致仕裴向卒。己丑，淮南天长等七县水，害稼。丁酉，前丰州刺史、天德军使浑铁坐赃七千贯，贬哀州司马。

冬十月壬寅朔。戊申，以东都留守崔元略检校吏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代李德裕；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司空郭钊为太常卿，代崔群为吏部尚书。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宣旨，今后群臣延英奏事，前一日进状入来者。臣以寻常公事，不暇面论，但见表章，足以陈露。傥临时忽有公务，文字不足尽言，则咫尺天听，无路闻达。更俟后坐，动逾数辰，处置之间，便有不及。伏乞重赐宣示，限以状入者，并在卯前；如在卯后，听不收览。自然人各遵守，礼亦得中。"从之。

十一月辛未朔。是夜，荧惑近左执法。癸巳，以左丞康承宣为兖、海、沂、密等州节度使。淮南大水及虫霜，并伤稼。十二月辛丑朔，沧州殷侑请废景州为景平县。己酉，义成军节度使崔元略卒。壬子，以左金吾卫大将军段嶷为义成军节度使。癸丑，湖南观察使韦辞卒。丙辰，以工部侍郎崔琯为京兆尹，代王璠为尚书左丞。癸亥，东都留守崔弘礼卒。以同州刺史高重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甲子，左仆射致仕杨于陵卒，赠司空。丙寅，以前河南尹冯宿为工部侍郎。戊辰，以太子宾客分司白居易为河南尹，以代韦弘景；以弘景守刑部尚书、东都留守。闰十二月辛未朔。壬申，太常卿郭钊卒，赠司徒。壬辰，废齐州归化县地入临邑县。废是州，其县隶沧州刺史。是岁，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害稼，出官米赈给。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积阴浃旬，罢元会。丁巳，赐沧德节度使曰义昌军。太原旱，赈粟十万石。己未，诏方镇节度观察使请入观者，先上表奏闻，候充则任进程，庚申，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立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为留后。癸亥诏端午节辰，方镇例有进奉，其杂彩匹段，许进生白绫绢。己丑，以权知渤海国务大彝震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

二月庚午朔。壬辰，以卢龙军节度使、守太保、同平章事李载义守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载义失地入朝，赐第于永宁里，给赐优厚。丙申，以桂管观察使李谅为岭南节度使。戊戌，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军虞候豆卢著状，告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即令追捕。庚子，诏贬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玄亮及谏官等十四人伏奏玉

阶："北军所告事，请不于内中鞫问，乞付法司。"帝曰："吾已谋于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涕陈谏久之，帝改容劳之曰："朕即与宰臣商议。"玄亮等方退。癸卯，诏漳王凑可降为巢县公，右庶子宋申锡开州司马同正。初，京师汹汹，以宰相实联亲王谋逆，三四日后，方知诬构。人士侧目于守澄、郑注，故谏官号泣论之。申锡方免其祸。己酉，敕以李载义入朝，于曲江亭赐宴，仍命宰臣百僚赴会。辛酉，以黔中观察使裴弘泰为桂管经略使，以前安州刺史陈正仪为黔中观察使。丁卯，紫宸奏事，宰相路随至龙墀，仆于地，令中人掖之。翌日，上疏陈退，识者嘉之。

夏四月己巳，甲戌，以新罗王嗣子金景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使持节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大都督、宁海军使、上柱国，封新罗王；仍封其母朴氏为新罗国太妃。丁亥，诏："史官记事，用戒时常，先朝旧制，并得随仗。其后宰臣撰时政记，因循斯久，废坠实多。自今后宰臣奏事，有关献替及临时处分稍涉政刑者，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史馆，庶警朕阙，且复官常。"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依前守太保、同平章事，代温造；以造为兵部侍郎。以幽州卢龙节度留后杨志诚检校工部尚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五月戊戌朔，太庙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司不时修葺，各罚俸。上命中使领工徒及以禁中修营材葺之。右补阙韦温上疏论曰："宗庙不葺，罪在有司弛慢，宜加重责。今有司止于罚俸，便委内臣葺修，是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则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也。事关宗庙，皆书史册，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复委所司营葺，则制度不紊，官业各修矣。"疏奏，帝嘉之，乃追止中使，命有司修奉。戊午，西川李德裕奏：南蛮放还先掳掠百姓、工巧、僧道约四千人还本道。辛酉，东都留守、刑部尚书韦弘景卒。丙寅，以京兆尹崔琯为尚书左丞。太常少卿庞严权知京兆尹。

六月丁卯朔。戊寅，以霖雨涉旬，诏疏理诸司系囚。辛卯，苏、杭、湖南水害稼。甲午，东川奏：玄武江水涨二丈，梓州罗城漂人庐舍。

秋七月丁酉朔。庚子，赠太子宾客李渤礼部尚书。辛丑，以兵部侍郎温造检校户部尚书，为东都留守。甲辰，以太了少师分司、上柱国、袭徐国公萧俯守左仆射致仕。剑南东、西两川水，遣使宣抚赈给。己未，以给事中罗让为福建观察使。

八月丙寅朔。庚午，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元稹卒。辛未，贬刑部员外郎舒元舆为著作郎。元舆累上表请自效，并进文章，朝议责其躁进也。壬申　，以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杨元卿为宣武军节度使，代李逢吉；以逢吉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充东都留守，代温造；以温造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安黄观察使。甲申，以中书舍人崔咸为陕州防御使。诏陕州旧有都防御观察使额宜停，兵马属本州防御使。丙戌，京兆尹庞严卒。庚寅，以司农卿、驸马都尉杜忭为京兆尹。

九月丙申朔。甲辰，贬太子左庶子郭求为婺王府司马，以其心疾，与同僚忿竞也。翰林学士薛廷老、李让夷皆罢职守本官。廷老在翰林，终日酣醉无仪检　，故罢。让夷常推荐廷老，故坐累也。己未，以左仆射窦易直判太常卿。西川李德裕奏收复吐蕃所陷维州，差兵镇守。

冬十月乙丑朔，以前绵州刺史郑绰为安南都护。戊寅，蛮寇隽州，陷二县。辛巳，沧州移清池县于南罗城内置。

十一月乙未朔。庚戌，凤翔节度使王承元来朝。己未，以承元检校司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使。癸亥，以尚书左仆射、判太常卿事窦易直检校司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十二月乙丑朔。戊寅，以左丞王璠兼判太常卿事。甲申，贬新除桂管观察使裴弘泰为饶州刺史，以除镇淹程不进，为宪司所纠故也。癸巳，以郑州刺史李翱为桂管观察使。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害稼，请蠲秋租。京师大雨雪。

六年春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废元会。戊戌，振武李泳招收得黑山外契苾部落四百七十三帐。壬子，诏："朕闻'天听自我人听天视自我人视。'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颇伤于和。念兹庶氓，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旰食兴叹，怵惕若厉，时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外，并降从流，流已下递降一等。应京畿诸县，宜令以常平义他仓斗赈恤。京城内鳏寡癃残无告不能自存者，委京兆尹量事济恤，具数以闻。言念赤子。视之如伤。天或警予，示此阴沴。扶躬夕惕，予甚悼焉。"群臣拜表上徽号。甲寅，司徒致仕薛平卒。

二月甲子朔，以前义昌军节度使殷侑检校吏部尚书，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使，代令狐楚；以楚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

留守、河东节度使。戊寅，苏、湖二州水，赈米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给。庚辰，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请于邠宁、灵武置营田务，从之。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

三月甲午朔。辛丑，以武宁军节度使、守太傅、同平章事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以邠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以金吾卫大将军孟友亮为邠宁节度使。以前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为兵部尚书。辛酉，以前忠武军节度使高瑀检校右仆射，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

夏四月癸亥朔。乙丑，兵部尚书柳公绰卒。戊寅，以新除武宁军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太保。

五月癸巳朔。甲辰，西川修邛崃关城，又移隽州于台登城。壬子，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县灾疫，赈米七万石。丁巳，以盐州刺史王晏平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充灵盐节度使。己未，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而亡窜，官捕其父囚之，兴归，待罪有司。京兆尹杜忭、中丞宇文鼎以兴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奖，请免死。诏两省参议，皆言杀人者死，古今共守，兴不可免。上竟从忭等议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庚申，诏："如闻诸道水旱害人，疾疫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今长吏奏申，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于蒸人，精诚未格于天地，法令或爽，官吏为非。有一于兹，皆伤和气。并委中外臣僚，一一具所见闻奏，朕当亲览，无惮直言。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其余据其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疫疾未定处，官给医药。诸道既有赈赐，国费复虑不充，其供御所须及诸公用，量宜节减，以救凶荒。"六月壬戌朔。丙寅，京兆尹杜忭兼御史大夫。戊寅，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士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度。敕下后。浮议沸腾。杜忭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

秋七月辛卯朔。甲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史官不过三员，或止两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戊申，原王逵薨。癸丑，以前灵武节度使李文悦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己未，以河中节度使李程为左仆射；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检校吏部尚书，充河中晋、慈、隰节度使；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宇文鼎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八月辛酉朔，吏部尚书崔群卒。以驾部郎中、知制诰李汉为御史中

丞。乙丑，以尚书右丞、判太常卿王璠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庚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来朝。壬申，以前浙西观察使丁公著为太常卿。甲戌，御史中丞李汉奏论仆射上事仪，不合受四品已下官拜。时左仆射李程将赴省上故也。诏曰："仆射上仪，近定所缘拜礼，皆约令文，已经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处分。"九月庚寅朔，淄青初定两税额，五州一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九贯，自此淄青始有上供。庚子，以太傅赵宗儒守司空致仕。辛丑，涿州置新城县，古督亢之地也。丁未，太常卿丁公著卒。庚戌，司空致仕赵宗儒卒。壬子，以右金吾卫将军史孝章为鄜、坊、丹、延节度使。

冬十月庚子朔。甲子，诏鲁王永宜册为皇太子。壬午，以左金吾卫将军李昌言检校左散骑常侍，充夏、绥、银、宥节度使。甲申，以谏议大夫王彦威为河中少尹，以其论上官兴狱太徼讦故也。

十一月己丑朔。丁未，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从卒。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依前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十二月己未朔。乙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戊辰，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事、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以尚书右丞崔琯为江陵尹、荆南都团练观察使。珍王諴薨。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来朝。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责授循州司马杜元颖卒，赠湖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乙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比年以用兵、雨雪，不行元会之仪。故书，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供新茶，宜于立春后造。甲午，加刘从谏同平章事。襄州裴度奏请停临汉监牧，从之。此监元和十四年置，马三千二百匹，废百姓田四百余顷，停之为便。乙亥，以太府卿崔珙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壬子，诏："朕承上天之睠佑，荷列圣之丕图，宵旰忧劳，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兹。而水旱流行，疫疾作沴，兆庶艰食，札瘥相仍。盖德未动天，诚未感物，一类失所，其过在予。载怀罪己之心，深轸纳隍之叹。如闻关辅、河东，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时，农务又切，若不赈救，惧至流亡。京兆府赈粟十万石，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物充。"以新除岭南节度使崔珙检校工部尚书，充武宁军节度使；以右金吾卫将军王茂元为岭南节度使。丙辰，以前武宁军节度使高瑀为刑部尚书。岭南五管及黔中等道选补使，宜权停一二年。

二月己未朔。己巳，以吏部侍郎庾承宣为太常卿。癸酉，以宗正卿李诜为陕州防御使，代崔咸；以咸为右散骑常侍。己卯，麟德殿对吐蕃、渤海、牂柯、昆明等使。辛巳，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祯，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诏曰："准令，国忌日禁饮酒、举乐。决罚人吏，都无明文。起今后从有此类，不须举奏。王祯宜释放。"丙戌，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三月戊子朔。庚寅，以前户部侍郎杨嗣复为尚书左丞。壬辰，以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仲方为郎中时，常驳故相李吉甫谥，德裕秉政，仲方请告，因授之。己亥，岭南节度使李谅卒。辛丑，和王绮薨。复于埇桥置宿州，豁徐州符离县蕲县、泗州虹县隶之，以东都盐铁院官吴季真为宿州刺史。癸卯，以京兆尹、驸马都尉杜忭检校礼部尚书，充凤翔陇右节度。己酉，安南奏：蛮寇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獠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庚戌，出给事中杨虞卿为常州刺史，中书舍人张元夫汝州刺史。以太府卿韦长为京兆尹。丙辰，以散骑常侍严休复为河南尹。丁巳，以给事中萧浣为郑州刺史。

夏四月戊午朔。辛酉，九姓回纥可汗卒。癸亥，前凤翔节度使、检校司空窦易直卒。癸酉，以同州刺史吴士智为江西观察使。以吏部侍郎高釴为同州刺史。庚辰，以工部侍郎李固言为右丞，中书舍人杨汝士为工部侍郎。壬子，以河南尹白居易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甲申，以江西观察使裴谊为歙池观察使，代沈传师；以传师为吏部侍郎。以右金吾卫将军唐弘实使回纥，册九姓回纥爱登里罗汨没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

五月丁亥朔。丁酉，以李听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依前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癸卯，兴元李载义来朝。癸丑，以前邛州刺史刘旻为安南都护。

六月丁巳朔。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依前守太保、同平章事。壬申，以御史中丞李汉为礼部侍郎，以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为御史大夫。甲戌，以刑部尚书高瑀为太子少保分司。乙亥，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宗闵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丁丑，以左金吾卫将军李从易为桂管观察使。己卯，以右神策大将军李用为邠宁节度使。河阳修防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五县田五千余顷。癸未，泾原节度使张惟清卒。乙酉，以前河东节度使令狐楚检校右

仆射，兼吏部尚书。

秋七月丙戌朔。丁亥，以右龙武统军康志睦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壬寅，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上柱国、代郡公、食邑二千户王涯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甲辰，右丞李固言等奏状，论仆射省中上事，不合受四品已下拜。敕旨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处分。乙巳，虢州刺史崔玄亮卒。以左丞杨嗣复检校礼部尚书，充剑南东川节度使；以户部侍郎庾敬休为左丞。己酉，以旱，命京城诸司疏决系囚。壬子，敕应任外官带一品正京官者，纵不知政事，其俸料宜兼给。癸丑，以左仆射李程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甲寅，以旱徙市。左降官开州司马宋申锡卒，诏许归葬。闰七月乙卯朔，诏曰："朕嗣守丕图，覆妪生类，竞业寅畏，上承天休。而阴阳失和，膏泽愆候，害我稼穑，灾于黔黎。有过在予，敢忘咎责。从今避正殿，减供膳，停教坊乐，厩马量减刍粟，百司厨馔亦宜权减。阴阳郁堙，有伤和气，宜出宫女千人。五坊鹰犬量须减放。内外修造事非急务者，并停。"时久无雨，上心忧劳。诏下数日，雨泽霑洽，人心大悦。乙丑，以前宣武军节度杨元卿为太子太保。戊戌，以给事中崔戎为华州刺史。癸未，以太子宾客李绅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充浙东观察使，代陆亘；以亘为宣歙观察使。

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应犯死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诸王自今后相次出阁，授紧望已上州刺史佐。其十六宅诸县主，委吏部于选人中简择配匹，具以名闻。皇太子方从师傅传授《六经》，一二年后，当令齿胄国庠，以兴坠典。宜令国子选名儒，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限。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视，远方之所仿，若非恭俭克己，廉直任人，而望其服从，固不可得。况朕不宝珠玉，不御纤华，逮于六宫，皆务俭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舆马，并宜准大和六年十月七日敕，如有固违，重加黜责。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长官子为父后者，赐勋两转。"癸巳，太子太保杨元卿卒。戊申，以京兆尹韦长兼御史大夫，以刑部尚书高瑀为忠武军节度使。

九月甲寅朔。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前邠州行军司马郑注，曰："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推劾情款。"旬日之中，谏章数十

上，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马、兼侍御史，充神策军判官，中外骇叹。甲寅，以前忠武军节度使王智兴依前守太傅、兼侍中、河中尹、河中晋绛慈□显节度使，代王起；以起为兵部尚书。

冬十月癸未朔，扬州江都等七县水，害稼。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起自近代。朕缘相承已久，未可便革，虽置斋会，唯对王源中等暂入殿，至僧道讲论，都不监听。"宰相路随等奏："诞日斋会，诚资景福，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七年张说、乾源曜以诞日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上诞日也。从之。辛酉，润、常、苏、湖四州水，害稼。

十一月癸丑朔。乙亥，泾源节度使康志睦卒。己卯，以左神策长武城使硃叔夜为泾州刺史，充泾原节度使。壬午，于银州置监牧。十二月癸未朔。己亥，刑部详定大理丞谢登新编《格后敕》六十卷，令删落详定为五十卷。庚子，幸望春宫，圣体不康。癸卯，平卢军节度、检校司空王承元卒。丁未，以河南尹严休复检校礼部尚书，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棣观察等使。戊甲，以给事中王质权知河南尹。以河东节度副使李石为给事中。

八年春正月癸丑朔。丁巳，圣体痊平，御太和殿见内臣。甲子，御紫宸殿见群臣。丙寅，修太庙。令太常卿庾承宣摄太尉，遍告九室，迁神主于便殿。癸酉，扬、楚、舒、庐、寿、滁、和七州去年水，损田四万余顷。

二月壬午朔，日有蚀之。庚寅，诏以圣躬痊复，赦系囚，放逋赋，移流人。己亥，蔚州飞狐镇置铸钱院。

三月壬子朔。甲寅，上巳，赐群臣宴于曲江亭。庚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充东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以东都留守李逢吉检校司徒、兼右仆射。癸酉，兖海节度使李文悦卒。丙子，以右丞李固言为华州刺史，代崔戎；以戎为兖海观察使。四月壬午朔。壬辰，集贤学士裴潆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潆所取偏僻，不为时论新称。甲午，以缩州刺史吴李真为邕管经略使，乙巳，乾林学士，兵部侍郎王源中辞内职乃以源中为礼部尚书。

五月辛亥朔。己巳，修奉太庙毕，以吏部尚书令狐楚摄太尉，遍告神主，复正殿。飞龙神驹中厩火。

六月庚辰朔。辛巳，徙市。壬午，大理卿刘遵古卒。壬辰，陈许节度使高瑀卒。甲午，以旱，诏诸司疏决系囚。丙申，以前凤翔节度使、驸马都尉杜忭起复检校户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使。戊戌，衬臣王涯、路随奏请依旧制读时令。庚子，充海观察使崔戎卒。辛丑，同州刺史高釴卒。戊申，以将作监、驸马都尉崔杞为充海沂密观察使。

秋七月庚戌朔。丙辰，以工部侍郎杨汝士为同州刺史。戊午，奉先、美原、栎阳等雨，损夏麦。辛酉，定陵台大雨，震东廊郎下地裂一百三十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塞。癸亥，郯王经薨。己巳夜，月犯昴。壬申，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段百伦检校工部尚书，充福建观察使。堂帖中外臣僚，各举善《周易》学者。

八月己卯朔，右龙武统军董重质卒。庚寅，太白犯荧惑。辛卯，诏故澧王大男汉可封东阳郡王，第二男源可封安陆郡王，第三男演可封临安郡王；故深王大男潭可封河内郡王，第二男淑可封吴兴郡王；故绛王大男洙可封新安郡王，第二男滂可封高平郡王；故洋王大男沛可封颍川郡王；淄王大男浣可封许昌郡王；沔王大男瀛可封封晋陵郡王；鄜王大男溥可封平阳郡王：仍并赐光禄大夫。丙申，罢诸色选举，岁旱故也。己亥，御写《周易》义五道示群臣，有人明此义者，三日内闻奏。时李仲言以《易》道惑上，及下其义，人皆窃笑，卒无进言者。

九月乙酉朔。辛亥夜，彗起太微，近郎位，西指，长丈余，西北行，凡九夜，越郎位西北五尺灭。癸丑，月入南斗。乙亥，宣州观察使陆亘卒。己未，宰臣李德裕进《御臣要略》及《柳氏旧闻》三卷。随州刺史杜师仁前刺吉州，坐赃计绢三万匹，赐死于家。故江西观察使裴谊乖于廉察，削所赠工部尚书。庚申，右军中尉王守澄宣召郑注，对于浴堂门，仍赐锦彩银器。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辉耀甚伟。辛酉，以权知河南尹王质为宣歙观察使。吏部尚书致仕张正甫卒。癸亥，以尚书吏部侍郎郑浣为河南尹。甲子，郑注进《药方》一卷。庚午，安王溶、颍王瀍皆检校兵部尚书。宰相路随册拜太子太师。辛巳，幽州节度使杨志诚、监军李怀仵悉为三军所逐，立其部将史元忠为留后。陕州、江西旱、无稼。己丑，秘书监崔威卒。庚寅，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见太师礼仪使。壬辰，召国子四门助教李仲言对于思政殿，赐绯。河南府、邓州、同州、扬州并奏旱虫伤损秋稼。甲午，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助教李仲言为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皇太子见太师路随

于明门。丙申，谏官上疏论李仲言不合奖任，上令中使宣谕谏官曰：“朕留仲言禁中，顾问经义，敕命已行，不可遽改。”淮南、两浙、黔中水为灾，民户流亡，京师物价暴贵。庚子，诏郑注对于太和殿。以御史大夫郑覃为户部尚书。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赐《法曲》弟子二十人奏乐以宠之。丙午，以新除兴元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丁未朔。庚戌，以尚书左仆射致仕萧府为太子太傅。辛亥，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萧洪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襄州水，损田。壬子，滁州奏清流等三县四月雨至六月，诸山发洪水，漂溺户万三千八百。癸丑，以礼部尚书王源中检校户部尚书，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汉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卒。以前河阳节度使温造为御史大夫。己卯，幽州节度使杨志诚被逐入朝，下御史台讯鞫。志诚在幽州，被服皆为龙凤，乃流之岭外，至商州杀之。乙亥，以兵部尚书李德裕检校右仆射，充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丙子，李仲言奏请改名训，从之。十二月丁丑朔。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检校库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郑注为太仆卿。辛巳，以棣州刺史韩威为安南都护。癸未，以通王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以权勾当幽州兵马史元忠为留后。甲申，许太子太傅萧瑀致仕。是夜，月掩昴。己丑，以太子宾客分司张仲方为左散骑常侍，常州刺史杨虞卿为工部侍郎。己亥，以尚书左仆射李逢吉守司徒致仕。以宗正卿李仍叔为湖南观察使，代李翱；以翱为刑部侍郎，代裴瀆；以瀆为华州镇国军潼关防御使。昭成寺火。

九年春正月丁未朔。乙卯，以镇州左司马王元逵起复定远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成德军节度使、镇冀深赵观察等使。以太常卿庾成宣检校吏部尚书，充天平军节度使，代殷侑；以侑为刑部尚书。癸亥，巢县公凑薨，追封齐王。壬申，司徒致仕李逢吉卒。癸酉，以右散骑常侍舒元舆为陕州防御观察使。以前棣州刺史田早为安南都护。

二月丙子朔。甲申，以司农卿王彦威兼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使。丁亥，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如诸司有力，要于曲江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辛丑，冀王絿薨。癸卯，京师地震。甲辰，以幽州留后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乙巳，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段文昌卒。庚申，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嗣复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西川节度使。乙丑，以岁饥，河北尤甚，赐魏博六州粟五万石，陈许、郓、曹濮三镇各赐糙米二万石。庚午，左丞庾敬休卒，废朝一日。诏曰：“官至丞、郎，朕所亲委，不幸云亡者，宜为之废朝。自今丞、郎

宜准诸司三品官例，罢朝一日。”

夏四月丙子朔。丙戌，以桂管观察使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以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等使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辛卯，以京兆尹贾饣束为浙西观察使；以工部侍郎杨虞卿为京兆尹，仍赐金紫。以给事中韩佽为桂管观察使。丙申，以太子太师、门下侍郎、平章事路随为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等使。戊戌，诏以新浙西观察使贾餗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子，诏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贬袁州长史。辛丑，大风，含元殿四鸱吻并皆落。坏金吾仗舍。废楼观城四十余所。壬寅，吏部侍郎沈传师卒。

五月乙巳朔。丁未，以浙东观察使李绅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乙卯，以给事中高铢为浙东观察使。戊午，以御史大夫温造为礼部尚书，以吏部侍郎李固言为御史大夫。辛酉，太和公主进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戊辰，以金吾大将军李玭为黔中观察使，以尚书右丞王璠为户部尚书、判度支。己巳，以户部尚书郑覃为秘书监。辛未，宰相王涯册拜司空。癸酉，以河中节度使王智兴为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守太傅、兼侍中。

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以前宣武军节度使李程为河中节度使。庚寅夜，月掩岁。癸巳，以吏部尚书令狐楚为太常卿。丁酉，礼部尚书温造卒。京兆尹杨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台。虞卿弟司封郎中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挝登闻鼓称冤，敕虞卿归私第。己亥，以右神策大将军刘沔为泾原节度使。壬辰，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贬明州刺史，时杨虞卿坐妖言人归第，人皆以为冤诬，宗闵于上前极言论列，上怒，面数宗闵之罪，叱出之，故坐贬。

秋七月甲申朔，贬京兆尹杨虞卿为虔州司马同正。丙午，以给事中李石权知京兆尹。戊申，填龙首池为鞠场，曲江修紫云楼。辛亥，诏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壬子，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舒元舆为御史中丞。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丁巳，诏不得度人为僧尼。戊午，贬工部侍郎、充皇太子侍读崔侑为洋州刺史，贬吏部郎中张讽夔州刺史，考功郎中、皇太子侍读苏涤忠州刺史，户部郎中杨敬之连州刺史。辛酉，以鄂岳观察使崔郾充浙西观察使，以国子祭酒高重为鄂岳观察使。壬戌，镇海军节度使路随卒。癸亥，贬侍御史李甘为封州

司马，殿中侍御史苏特为潘州司户。甲子，以《周易》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翰林侍讲学士。丁卯，天平军节度使庾承宣卒。以大理卿罗让为散骑常侍，以汝州刺史郭行余为大理卿。戊辰，以刑部尚书殷侑为天平军节度使，以吉州刺史裴泰为邕管经略使。

八月甲戌朔，以户部侍郎李翱检校礼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代王起；以起为兵部尚书，判户部事。丙子，又贬处州长史李宗闵为潮州司户。丁丑，以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上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戊寅，以秘书监郑覃为刑部尚书。贬翰林学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李珏为江州刺史，以鄜坊节度使史孝章为义成军节度使。甲申，以左神策军大将军赵儋为鄜坊节度使。甲午，贬中书舍人权璩为郑州刺史。丙申，内官杨承和于驩州安置，韦元素象州安置，王践言思州安置，仰锢身递送。言李宗闵为吏部侍郎时，托驸马沈□于宫人宋若宪处求宰相，承和、践言、元素居中导达故也。宗闵党杨虞卿、李汉、萧浣皆再贬。壬寅，贬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元裕为郑注除官制，说注医药之功，注衔之故也。以苏州刺史卢周仁为湖南观察使。

九月癸卯朔，奸臣李训、郑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时贬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是日，下诏曰："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台辅乖弼谐之道，而具僚扇朋此之风，翕然相从，实斁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咸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盭之气，堙郁未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附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兹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辛亥，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为同州刺史，代杨汝士；以汝士为驾部侍郎。乙亥，以泾原节度使刘沔为振武麟胜节度使。丙辰，以权知御史中丞舒元舆为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庚申，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军节度使。癸亥，令内养齐抱真将杖于青泥驿决杀前襄州监军陈弘志，以有杀逆之罪也。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翰林侍讲学士、工部尚书郑注检校右仆射，充凤翔陇右节度使。戊辰，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己巳，诏以朝议郎、守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舒元舆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郎、守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赐绯鱼袋李训可守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赐金紫。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

冬十月癸酉。乙亥，杜忭复为陈许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太保分司。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时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京兆、河南两畿旱。以吏部尚书令狐楚为左仆射，以刑部尚书郑覃为右仆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赍ＣＧ赐王守澄，是日，守澄卒。壬午，赐群臣宴于曲江亭。癸未，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丁亥，礼部郎中钱可复、兵部员外郎李敬彝、驾部员外郎卢简能、主客员外郎萧杰、左拾遗卢茂弘等皆授凤翔使府判官，从郑注奏请也。乙未，以新受同州刺史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汝州刺史刘禹锡为同州刺史。己亥，以前河阳节度使萧洪为鄜坊节度使。淄青观察使王彦威请停管内县丞一十九员，从之。庚子，东都留守、特进、守司徒、侍中裴度进位中书令，余如故。以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源中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壬寅朔。乙巳，令内养冯叔良杀前徐州监军王守涓于中牟县。以左神策军胡沐为容管经略使，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丁未，鄜坊节度使赵儋卒。乙酉，左金吾卫大将军崔鄯卒。癸丑，以左仆射令狐楚判太常卿事，右仆射郑覃判国子祭酒事。丁巳，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己未，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诛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新除太原节度王璠，郭行馀、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余家，皆族诛。时李训、郑注谋诛内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上观之。内官先至金吾仗，见幕下伏甲，遽扶帝辇入内，故训等败，流血涂地。京师大骇，旬日稍安。癸亥，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郑覃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诏以朝议郎、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可朝议大夫、本官同平章事。丁卯，以左神刺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以给事中李翊为御史中丞，左右军尉仇士良、鱼志弘并兼上将军。十二月壬申朔，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癸丑。太子太保张茂宗卒。甲子，敕左右省起居赍笔砚及纸于螭头下记言记事。丙子，以刑部尚书王源中为天平军节度使。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己卯，凤翔监军奏郑注判官钱可复等四人并处斩讫。庚辰，上御紫

宸，谓宰相曰：“坊市之间，人渐安未？”李石奏曰：“人情虽安，然刑杀过多，致此阴沴。又闻郑注在凤翔招致兵募不少，今皆被刑戮，臣恐乘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郑覃又陈理道。上曰：“我每思贞观、开元之时，观今日之事，往往愤气填膺耳。”癸未，仪仗使田全操巡边回，驰马入金光门，街市讹言相惊，纵横散走。赖金吾大将军陈君赏以其徒立望仙门下，至晚方定。丁亥，以权知京兆尹张仲方为华州防御使，以司农卿薛元赏权知京兆。左仆射令狐楚奏：“方镇节度使等，具弩帏，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伏乞停罢。如须参谢，令具公服。”从之。时楚引训、注奸谋，用王璠、郭行余兵仗，遂云不宜以兵仗入省参辞，殊乖事体也。物方尤之。先是，宰相武元衡被害，宪宗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至是亦停之。辛卯，置谏院印。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贺，遂宣诏大赦天下，改元开成。乙巳，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悦，全放京兆一年租赋，又停四节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帝曰：“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石曰：“赦书须内留一本，陛下时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发日，更付与公事根本，令向外与长吏详择施行，方尽利害之要。”丁未，以秘书监韦缜为工部尚书。敕：“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崔潭峻顷遭诬陷，每用追伤，宜复官爵，听其归葬。”以银州刺史刘源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丙辰望，日有蚀之。

二月辛未朔，以左散骑常侍罗让为江西观察使。乙亥夜四更，京师地震，屋瓦皆坠。丙申，左武卫大将军硃叔夜赐死于蓝田关。天德奏生退浑部落三千帐来投丰州。

三月庚子朔。壬寅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庚申，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因赋《暮春喜雨诗》。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内官仇士良闻之惕惧。是日，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状诽谤，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遣之。

夏四月庚午朔，以河南尹郑浣为左丞，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绅为河南尹。癸酉，以亳州刺史裴弘泰为义成军节度使，以谏议大夫李让夷兼权知起居舍人事。乙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以江州刺史李珏为太子宾客分司。癸未，吏部侍郎李虞仲卒。辛卯，淄王协薨。甲午，诏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李固言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令狐楚检校左仆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丙申，李固言判户部事；李石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五月乙亥朔。癸卯，以翰林学士归融为御史中丞。丁未，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以承嘏公正守道，屡有封驳，不宜置之外郡，乃封还诏书。翊日，复以承嘏为给事中，乃以给事中卢钧代嘏守华州。乙卯，御紫宸，上谓宰臣曰："为政之道，自古所难。"李石对曰："朝廷法令行，则易。"丁巳，以尚书右丞郑肃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前罢观察，复置之。以中书舍人唐扶为福建观察使。庚申，判国子祭酒宰臣郑覃奏："太学新置五经博士各一人，请依王府官例，赐以禄粟。"从之。丙寅，昭义奏开夷仪山路，通太原、晋州，从之。闰五月己巳朔。甲申，以河中节度使李程为左仆射、判太常卿事。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丙戌，乌集唐安寺，逾月方散。己丑，以神策大将军魏仲卿为朔方灵盐节度。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进羡余钱二万贯、杂物八万段；不受，还之，使贷贫下户征税。

六月戊戌朔。癸亥，以河南尹李绅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使。

秋七月戊辰朔，御史台奏："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已前并无文案。大和五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从之。辛未，以左金吾卫将军傅毅为鄜坊节度使。癸酉，宣武军节度使王智兴卒。辛卯，刑部尚书殷侑检校右仆射，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壬午，以滁州刺史李德裕为太子宾客。甲午，以金吾卫大将军陈君赏为平卢军节度使，代王彦威；以彦威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丙申，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进羡余钱一十万贯，御史中丞归融弹其违制进奉，诏以周仁所进钱于河阴院收贮。

八月戊戌朔。甲辰，诈称国舅人前鄜坊节度使萧洪宜长流驩州。戊申，以皇太后亲弟萧本为右赞善大夫。

九月丁卯朔。庚辰，诏复故左降开州司马宋申锡正议大夫、尚书右丞、同平章事，仍以其子慎徽为城固尉。以饶州刺史马植为安南都护。辛巳，以寿州刺史高承恭为邕管经略使。辛卯，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

冬十月丁酉朔。己酉，扬州江都七县水旱，损田。

十一月丙寅朔。庚辰，浙西观察使崔郾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充浙西观察使。壬午，以兵部尚书、皇太子侍读王起兼判太常卿。甲申，以左仆射李程兼吏部尚书。忠武帅杜忭、天平帅

王源中奏：当道常平义仓斛斗，除元额外，请别置十万石。十二月丙申朔，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薛元赏为武宁节度、徐泗宿濠观察等使，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归融为京兆尹，以给事中狄兼谟为御史中丞。己酉，岭南节度使李从易卒。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辛亥，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卒。壬子，太仆卿段伯伦卒，癸丑，以兵部侍郎汤汝士检校礼部尚书，充剑南东川节度使。己未，溆王纵薨。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丙寅，宣州观察使王质卒。乙亥，以吏部侍郎崔郸为宣歙观察使，以右丞郑浣为刑部尚书、判左丞事。庚寅，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序曰“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约计中外兵额至八十八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食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焉。”二月乙未朔。丙申，刑部侍郎郭承嘏卒。丙午夜，彗出东方，长七尺，在危初，西指。戊申，王彦威进所撰《唐典》七十卷，起武德，终永贞。庚戌，均王纬薨。辛酉夜，彗长丈余，直西行，稍南指，在虚九度半。壬戌夜，彗长二丈余，广三尺，在女九度，自是渐长阔。

三月甲子朔，内出音声女妓四十八人，令归家。乙丑夜，彗星长五丈，歧分两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丙寅，罢曲江宴。是夜，彗长六丈，尾无歧，在亢七度。敕尚食使，自今每一日御食料分为十日，停内修造。戊辰夜，彗长八丈有余，西北行，东指，在张十四度。辛未，宣徽院《法曲》乐官放归。壬申，诏曰：

朕嗣丕构，对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纪。何尝不宵衣念道，昃食思愆，师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惧德不类，贻列圣羞。将欲致和平，时无殃咎，然诚未格物，谪见于天，仰愧三灵，俯惭庶汇，思获攸济，浩无津涯。昔宋景发言，星因退舍；鲁僖纳谏，饥不害人。取鉴往贤，深惟自励。载轸在予之责，宜降恤辜之恩，式表殷忧，冀答昭诫。天下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放，唯故杀人、官典犯赃、主掌钱谷贼盗，不在此限。诸州遭水旱处，并蠲租税。中外修造并停。五坊鹰隼悉解放。朕今素服避殿，彻乐减膳。近者内外臣僚，继贡章表，欲加徽号。夫道大为帝，朕膺此称，祗愧已多，矧钟星变之时，敢议名扬之美？非惩既往，且儆将来，中外臣僚，更不得上表奏请。表已在路，并

宜速还。在朝群臣，方岳长吏，宜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弼违纳诲，副我虚怀。

甲戌，以左仆射李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壬午，以楚州刺史严誉为桂管观察使。甲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殷侑为太子宾客分司。贞兴门外鹊巢于古冢。丁亥，邠宁节度使李用卒。戊子，以河南尹李珏为户部侍郎。乙丑，以金吾大将军李直臣为邠宁节度使。壬辰，桂管观察使韩佽卒。以兵部侍郎裴瀆为河南尹。

夏四月甲午朔。戊戌，诏将仕郎、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陈夷行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以中书舍人敬昕为江西观察使戊申，前江西观察使罗让卒。辛酉，诏置终南山神祠。蓬州复置蓬池、朗池二县。

五月癸亥朔。乙丑，以东都留守裴度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依前守司徒、中书令。丙寅，户部侍郎李珏判本司事。以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辛未，诏以前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为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以苏州刺史卢商为浙西观察使。壬申，上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决十六宅宫市内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诸王食物不精故也。

六月癸巳朔。丁酉，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为驸马都尉，尚寿安公主。己亥，以鸿胪卿李逵为天德军都防御使。庚子，吏部奏长定选格，请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一面，以“新置南曹之印”为文，从之。丙午，河阳军乱，逐节度使李泳。戊申，以左金吾卫将军李执方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庚戌，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崔珙为京兆尹。魏、博、泽、潞、淄、青、沧德、、兖、海、河南府等州并奏蝗害稼。郓州奏蝗得雨自死。丁亥，以御史中丞狄兼谟为刑部侍郎，以前京兆尹归融为秘书监，以给事中李翊为湖南观察使。

秋七月壬戌朔。乙亥，以久旱徙市，闭坊门。甲申，以太府卿张贾为兖海观察使。诏除河北三镇外，诸州府不得以试衔奏官。郓州奏：“当州先废天平、平阴两县，请复置平阴县，以制盗贼。”从之。乙酉，以蝗旱，诏诸司疏决系囚。己丑，遣使下诸道巡覆蝗虫。是日，京畿雨，群臣表贺。外州李绅奏蝗虫入境，不食田苗，诏书褒美，仍刻石于相国寺。

八月壬辰朔。丁酉，彗出虚、危之间。振武奏突厥入寇营田。庚

戌，诏昭仪王氏册为德妃，昭容杨氏册为贤妃。又诏：“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复、第三子执中、第四子言扬、第六子成美等，宜开列土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复可封梁王，执中可封襄王，言扬可封纪王，成美可封陈王。皇第二男宗俭可封蒋王。”乙丑，房州刺史卢行简坐赃杖杀。己巳，以前湖南观察使卢行术为陕虢观察使。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赋百僚。延英奉觞宜权停。”戊子，以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为卫尉卿，分司东都。

冬十月辛卯朔，诏改天后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戊戌，诏嘉王运、循王遹、通王谌并可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赐勋上柱国，仍依百官例给料钱。安王溶、颍王瀍并给料钱。庚子，庆成节，赐群臣宴于曲江，上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戊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依前同门下侍郎、平章事。甲寅，敕盐铁、户部、度支三使下监院官，皆郎官、御史为之。使虽更改，院官不得移替，如显有旷败，即具事以闻。己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杨嗣复为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十一月辛酉朔。壬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殷侑为忠武军节度使。癸亥，狂病人刘德广突入含元殿，付京兆府杖杀。乙丑，京师地震。丁丑，兴元节度使令狐楚卒。丁亥，以刑部尚书郑浣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己丑，契丹朝贡。十二月庚寅朔。丙申，内阁对左右史裴素等。上自开成初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备书，故开成政事最详于近代。壬寅，以前忠武军节度使杜悰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时忭既除官，久未谢恩，户部侍郎李珏奏杜为岐阳公主服假内。珏因言：“比来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以此。”帝大骇其奏，即日诏曰：“制服轻重，必资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行期周，永为定制。”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甲子，宰臣李石遇盗于亲仁里，中剑，断其马尾，又中流矢，不甚伤。是时，京城大恐，捕盗不获，既而知仇士良新

为。乙丑，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余皆潜窜，累日方安。丁卯，诏故齐王凑赠怀懿太子。戊申，以诸道盐铁转运使、正议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宏农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杨嗣复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郎、户中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珏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判户部事。丙子，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石为荆南节度使，依前中书侍郎、平章事。丁丑，以前荆南节度使韦长为河南尹。癸未，诏去秋蝗虫害稼处放逋赋，仍以本处常平仓赈贷。是日大雪。

二月己丑朔。乙未，上谓宰臣曰："李宗闵在外数年，可别与一官。"郑覃、陈夷行曰："宗闵养成郑注，几覆朝廷，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杨嗣复、李珏奏曰："大和末，宗闵、德裕同时得罪，二年之间，德裕再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私情。"上曰："与一郡可也。"丁酉，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庚子，吏部奏："去年所修长定选格，或乖往例，颇不便人，不可久行，请却用旧格。"从之。乙巳，诏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大卿监每遇坐日，宜令两人循次进对。丁未，以同州刺史孙简为陕虢观察使，代卢行术；以术为福王傅，分司东都。乙酉，礼部尚书许康佐卒。辛亥，左丞卢载为同州防御使。

三月己未朔。庚午，封故陈王第十九男俨为宣城郡王，故襄王第三男寀为乐平郡王。

夏四月戊子朔。己丑，礼部尚书致仕徐晦卒。辛卯，户部侍郎崔龟从判本司事。诏曰："户部侍郎两员，今后先授上者，宜令判本司钱谷；如带平章事，判盐铁度支，兼中丞学士不在此限。"壬辰，以给事中裴衮为华州防御使。乙酉，改《法曲》为《仙韶曲》，仍以伶官亲处为仙韶院。兵部侍郎裴濆卒。癸丑，屯田郎中李衢、沔王府长史林赞等进所修《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

五月丁巳朔，敕礼部：贡院进士、举人，岁限放三十人及第。辛酉，诏：前江西观察使吴士规坐赃，长流端州。庚午，月犯天心大星。癸未，以吏部侍郎高锴为鄂岳观察使，代高重；以重为兵部侍郎。

六月丁未朔。辛酉，出宫人四百八十，送两街寺观安置。废晋州平阳院矾官，并归州县。癸丑，上御紫宸，对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秋七月丙辰朔。壬戌，陈许节度使殷侑卒。甲子，以卫尉卿

王彦威检校礼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使；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史孝章为邠宁节度使。戊辰，西川节度使李固言再上表，让门下侍郎及检校右仆射。

八月丙戌朔。甲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田稼漂尽。丁酉，诏："大河而南，幅员千里，楚泽之北，连亘数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溃溢，既坏庐舍，复损田苗。言念黎元，罗此灾沴，或生业荡尽，农功索然，困餧雕残，岂能自济。宜令给事中卢弘宣往陈许、郑滑、曹濮等道宣慰，刑部郎中崔璠往山南东道、鄂岳、蕲黄道宣慰。"己亥，嘉王运薨。魏博六州蝗食秋苗并尽。

九月丙辰朔。辛酉，荆南李石让中书侍郎，乃改授检校兵部尚书。壬戌，上以皇太子慢游败度，欲废之，中丞狄兼谟垂涕切谏。是夜，移太子于少阳院，杀太子宫人左右数十人。戊辰，诏梁王等五人，先于北内，可却归十六宅。辛未，易定节度使张璠卒。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定州刺史，充义武军节度使。戊寅，以东都留守牛僧孺为左仆射。辛巳，诏皇太子侍读窦宗直隔日入少阳院。

冬十月乙酉朔，以尚书左丞崔琯检校户部尚书，充东都留守。易定军乱，不纳新使李仲迁，立张璠子元益为留后。己丑，以少府监张沼为黔中观察使。壬辰，以右金吾卫将军高霞寓为夏、绥、银、宥节度使。癸巳，以中书舍人李景让为华州防御使。甲午，庆成节，命中人以酒酺、《仙韶乐》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丁酉，夏州节度使刘源卒。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阳院，谥曰庄恪。乙巳，以左金吾将军郭旼为邠、宁、庆节度使。是夜，彗起于轸，其长三丈，东西指。乙酉，前邠宁节度使史孝章卒。

十一月乙卯朔，是夜，慧孛东西竟天。壬戌，诏曰："上天盖高，感应必由乎人事；寰宇虽广，理乱尽系于君心。从古已来，必然之义。朕嗣膺宝位，十有三年，常克己以恭虔，每推诚于众庶。将以导迎休应，渐致辑熙，期克荷于宗祧，思保宁于华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灾气上腾，天文谪见，再周期月，重扰星躔。当求衣之时，睹垂象之变，兢惧惕厉，若蹈泉谷。是用举成汤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详求谴告之端，采听销禳之术。必有精理，蕴于众情，冀屈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原下。应京城诸道见系囚，自十二月八日已前，死罪降流，已下递减一等，十恶大逆、杀人劫盗、官典犯赃不在此限。今年遭水蝗虫处，并宜存抚赈给。"以沧州节度使李彦佐为郓、曹、濮节度使，以德州刺史、沧景节度副使刘约为义昌军节度使。癸亥，以宋州刺史唐弘实为邕

管经略使。乙丑，天平军节度使王源中卒。庚午，以翰林学士丁居晦为御史中丞。壬申，以蔡州刺史韩威为定州刺史、义武军节度、北平军等使。十二月乙酉朔。辛丑，诏以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裴度可守司徒、中书令。以兵部侍郎狄兼谟为河东节度使。丙午，守太子太师、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同平章事郑覃罢太子太师，仍三五日入中书。日本国贡珍珠绢。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丁巳，荧惑太白辰聚于南斗。丁卯夜，于威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诸公主等毕会。上性节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浣待罪。诏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浣宜夺两月俸钱。"闰月甲申朔，以吏部侍郎郑肃检校礼部尚书、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以苏州刺史李道枢为浙东观察使，以谏议大夫高元裕为御史中丞。丙申，以前河中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太保。己亥，裴度自太原至，上令中人就第问疾。辛丑，以司农卿李□为福建观察使，谏官论其不可，乃罢之。丙午，以大理卿卢贞为福建观察使。丁未，兴元节度使郑浣卒。戊申，阇婆国朝贡。二月癸酉朔。辛酉，以吏部侍郎归融检校礼部尚书，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丙寅，寒食节，上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

三月癸未朔。乙酉，赐群臣上巳宴于曲江。是夜，月掩东井第三星。丙申，司徒、中书令裴度卒。癸酉，浙东观察使李道枢卒。以户部侍郎崔龟从为宣歙观察使，代崔郸；以郸为太常卿。以楚州刺史萧俶为浙东观察使。

夏四月壬子朔，以右羽林统军李昌言为鄜坊节度使。壬戌，有麞出太庙。

五月辛丑朔。丁亥，阁内上谓宰臣曰："新修《开元政要》如何？"杨嗣复曰："臣等未见。陛下欲以此书传示子孙，则宣付臣等，参定可否。缘开元政事与贞观不同，玄宗或好畋游，或好声色，选贤任能，未得尽美。撰述示后，所贵作程，岂容易哉！"丙申，郑覃、陈夷行罢知政事，覃守左仆射，夷行为吏部侍郎。丙午，邠宁节度使郭旼卒。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内蝗食秋稼。

六月辛亥朔，以长武城使苻澈为邠宁节度。庚申，上幸十六宅安王、颍王院宴乐，赐与颇厚。戊辰，以久旱，分命祠祷，每忧动于色。宰相等奏曰："水旱时数使然，乞不过劳圣虑。"上改容言曰："朕为人

主，无德及天下，致兹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宰臣呜咽流涕，各请策免。是夜，大雨霑霈。丁丑，襄阳山竹结实，其米可食。

秋七月庚辰朔，西蜀水，害稼。乙未夜，月犯荧惑。壬寅，以河南尹韦长为平卢军节度使，以刑部侍郎高锴为河南尹。甲辰，以大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郸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沧景、淄青大水。

八月庚戌朔，以给事中姚合为陕虢观察使。辛亥，鄜王憬薨。丙辰，邢州废青山县，磁州移昭义县于固镇驿。癸亥，以左仆射牛僧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辛未夜，流星出羽林，尾长八十余尺，灭后有声如雷。壬申，镇、冀四州蝗食稼，至于野草树叶皆尽。

九月己卯朔。辛卯，以剑南东川节度杨汝士为吏部侍郎。丁酉夜，月掩东井第三星。辛丑，以吏部侍郎陈夷行为华州镇国军防御使，以苏州刺史李颖为江西观察使，以谏议大夫冯定为桂管观察使。甲辰，以京兆尹郑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丙午，以前江西观察使敬昕为京兆尹。

冬十月己酉朔。戊午，庆成节，赐群臣宴于曲江亭。辛酉夜，星入斗魁。前桂管观察使严謇卒。丙寅，制以敬宗第六男陈王成美为皇太子。丁丑，太子太保李听卒。

十一月己卯朔。壬申，前福建观察使唐扶卒。己亥，曲赦京城系囚。十二月己酉朔。癸丑，贬光禄卿、驸马都尉韦让为澧州长史。乙卯，乾陵火。以杭州刺史李宗闵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辛酉，上不康，百僚赴延英起居。乙亥，宰臣入谒，见上于太和殿。是岁，户部计见管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五年春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贺。己卯，诏立亲弟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辛巳，上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寿享三十三。群臣谥曰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其年八月十七日，葬于章陵。

史臣曰：昭献皇帝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当阉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代危为安。大和之初，可谓明矣。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洎即位之

后，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双日视事，帝谓宰辅曰：“朕欲与卿等每日相见，其辍朝、放朝、用双日可也。”时宪宗郭后居兴庆宫，曰太皇太后，敬宗宝历太后及上母萧太后，时呼“三宫太后”。帝性仁孝，三宫问安，其情如一。尝内园进樱桃，所司启曰：“别赐三宫太后。”帝曰：“太后宫送物，焉得为赐。”遽取笔改赐为奉。宗正寺以祭器朽败，请易之，及有司呈进，命陈于别殿，具冠带面阅之，容色凄然。尤勤于政理凡选内外群官，府进名，帝必面讯其行能，然后补除。中书用鸿胪卿张贾为衢州刺史，贾好博，朝辞日，帝谓之曰：“闻卿善长行。”对曰：“政事之余，聊与宾客为戏，非有所妨。”帝曰：“岂有好之而无妨也！”内外闻之悚息。而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然训、注狂狡之流，制御无术，矢谋既误，几致颠危。所谓“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旰食焦忧，不能弭患，异哉！

赞曰：昭献统天，洪惟令德。心愤仇耻，志除凶慝。未殄夔魖，又生鬼蜮。天未好治，乱何由息。

本纪第十八上 武宗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讳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韦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东宫。长庆元年三月，封颍王，本名瀍。开成中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　，依百官例，逐月给俸料。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礼。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曰：“朕自婴疾疹，有加无瘳，惧不能躬总万机，日厘庶政。稽于谟训，谋及大臣，用建亲贤，以贰神器。亲弟颍王瀍昔在藩邸，与朕常同师训，动成仪矩，性禀宽仁。俾奉昌图，必谐人欲。可立为皇太弟，应军国政事，便令权勾当。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辅成予志。陈王成美先立为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幼，未渐师资，比日重难，不遑册命，回践硃邸，式协至公，可复封陈王。”是夜，士良统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百官谒见于东宫思贤殿。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四日，文宗崩，宣遗诏：皇太弟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杨嗣复摄冢宰。十四日，受册于正殿，时年二十七。陈王成美、安王溶殂于邸第。初，杨贤妃有宠于文宗，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为杨妃所谮，王妃死，太子废。及开成末年，帝多疾无嗣，贤妃请以安王溶嗣，帝谋于宰臣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

二月，制穆宗妃韦氏追谥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开府、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　，左军中尉鱼弘志为韩国公，太常卿崔郸、户部尚书判度支崔珙并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一日。

三月，诏宫人刘氏、王氏并为妃。敕朔望入阁对刑法官，是日非便，宜停。

五月，中书奏：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请以其日为庆阳节。祔宣懿太后于太庙。初，武宗欲启穆宗陵祔葬，中书门下奏曰："园陵已安，神道贵静。光陵二十余载，福陵则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再因合祔，须启二陵，或虑圣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协典礼。"乃止。就旧坟增筑，名曰福陵。又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文，应京诸司勒留官，令本处克留手力杂给与摄官者。臣等检详，诸道正官料钱绝少，杂给手力即多，今正官勒留，亦管公事，料钱少于杂给，刻下事未得中。臣等商量，其正官料钱杂给等钱，望每贯留二百文与摄官，余并如旧。"从之。

秋七月，制检校礼部尚书、华州刺史陈夷行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十七日，葬文宗皇帝于章陵。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率禁军护灵驾至陵所，二人素为文宗奖过，仇士良恶之，心不自安，因是掌兵，欲倒戈诛士良、弘志。卤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稜觉其谋，先谕卤簿诸军。是日弘逸、季稜伏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珏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桂管防御观察等使；御史中裴夷真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党也。易定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鸠合豪杰数百人，复入城，尽诛谋乱兵士，军城复安。

九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门下侍郎；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李绅代德裕镇淮南。帝在籓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越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

十一月，盐铁转运使奏江淮已南请复税茶，从之。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卒，三军推其子重霸知留后事。

会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

二月壬寅，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中书奏："南宫六曹皆有职分，各责官业，即事不因循。近者户部度支多是诸军奏请，本司郎吏束手闲居。今后请祗令本行分判，委中书门下简择公干才器相当者转授。"从之。车驾幸昆明池。赐仇士良纪功碑，诏右仆射李程为其文。

三月，贬湖南观察使杨嗣复潮州司马，桂管观察使李珏端州司马，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户。宰臣李德裕进位司空。三月壬申，宰相李德裕、陈夷行、崔珙、李绅等奏："宪宗皇帝有恢复中兴之功，请为百代不迁之庙。"帝曰："所论至当。"续议之，事竟不行。赠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太师。山南东道蝗害稼。造灵符应圣院于龙首池。四月辛丑，敕："《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撰成同进。"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朝野非之。

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据《六典》，隋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上。大历二年，升门下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诗云'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周、汉大臣，愿入禁闼，补过拾遗。张衡为侍郎，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则敬其言而行其道。况蹇谔之地，宜老成之人，秩未优崇，则难用耆德。其谏议大夫望依隋氏旧制，升为从四品，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阙。向后与丞出入迭用，以重其选。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之。

六月，有秃鹫鸟集于禁苑。庚子夜五更，小流星五十余旁午流散。制以魏博兵马留后何重霸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天雄军节度使，仍赐名重顺。中书奏请依姚璹故事，宰相每月修时政记送史馆，从之。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敕："自前中外上封论事，有所纠举，则请留中。今后并云'请付御史台'，不得云'留中不下'。如事关军国，理须宥密，不在此限。如台司勘当后，若得事实，必奖奉公。苟涉加诬，必当反问。告示中外，明知此意。"七月己巳，北方有流星，经天良久。关东大蝗伤稼。

襄、郢、江左大水。彗复出室壁之间。

八月，回鹘乌介可汗遣使告难，言本国为黠戛斯所攻，故可汗死，今部人推为可汗。缘本国破散，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国。时乌介至塞上，大首领嗢没斯与赤心宰相相攻，杀赤心，率其部下数千帐近西城。天德防御使田牟以闻。乌介又令其相颉干迦斯上表，借天德城以安公主，仍乞粮储牛羊供给。诏金吾大将军王会、宗正少卿李师偃往其牙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赈粟二万石。

九月，幽州军乱，逐其帅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三军上章请符节，朝旨未许。十月，幽州雄武军使张绛遣军吏吴仲舒入朝，言行泰惨虐，不可处将帅之任，请以镇军加讨，许之。十月，诛行泰，遂以绛知兵马使。车驾校猎咸阳。

十一月丁酉朔。壬寅夜，大星东北流，其光烛地，有声如雷，山崩石陨。其彗起于室，凡五十六日而灭。太和公主遣使入朝，言乌介自称可汗，乞行策命，缘初至漠南，乞降使宣慰，从之。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旧录有载禁中之言。伏以君上与宰臣、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可书于史册。且禁中之语，在外何知，或得之传闻，多涉于浮妄，便形史笔，实累鸿猷。今后实录中如有此色，并请刊削。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愜，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者，自有著明，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扌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义，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述，郑亚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条奏，以掩其迹。搢绅谤议，武宗颇知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以抚王纮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大使。以雄武军使张绛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知两使留后，仍赐名仲武。中书奏百官议九宫坛本大祠，请降为中祠。宰相崔珙、陈夷行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

二月丙寅，中书奏："准元和七年敕，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州县官，令户部加给课料钱岁六万二千五百贯。吏部出得平留官数百员，时以为当。自后户部支给零碎不时，观察使乃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所以选人惮远，不乐注受。伏望令部都与实物，及时支

遣。诸道委观察判官知给受，专判此案，随月支给，年终计帐申户部。又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借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太子太师致仕萧俯卒。牂柯、南诏蛮遣使入朝。

三月，遣使册回纥乌介可汗。以振武麟胜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单于大都护、兼御史大夫、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刘沔可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代苻澈。时回纥在天德，命沔以太原之师讨之。四月乙丑朔，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银青光禄大夫、守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珙，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册。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转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时有纤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请开延英诉其事。帝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谢之。是日晴霁。中书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唯宰相及两省官皆未开扇前立于栏槛之内，及扇开，便侍立于御前。三朝大庆，万邦称贺，唯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于礼意，事未得中。臣等请御殿日昧爽，宰相、两省官斗班于香案前，俟扇开，通事赞两省官再拜，拜讫，升殿侍立。”从之。天德奏，回纥族帐侵扰部内。敕：“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比知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酆市，卖作薪蒸。自今州县甩由，切宜禁断。”五月，敕庆阳节百官率醵外，别赐钱三百贯，以备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帐，不用追集坊市乐人。天德军使田牟奏：回纥大将嗢没斯与多览将军将吏二千六百人请降，遣中人赍诏慰劳之。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太子太师致仕郑覃卒。

六月甲子朔，火星犯木。丙寅，太白犯东井。回纥降将嗢没斯将吏二千六百余人至京师。制以嗢没斯检校工部尚书，充归义军使，封怀化郡王，仍赐姓名曰李思忠；以回纥宰相受耶勿为归义军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赐姓名曰李弘顺。七月，岚州人田满川据郡叛，刘沔诛之。

八月，回纥乌介可汗过天德，至杷头烽北，俘掠云、朔北川，诏刘沔出师守雁门诸关。回纥首领屈武降幽州，授左武卫将军同正。诏以回纥犯边，渐浸内地，或攻或守，于理何安？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

卿集议可否以闻。僧孺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宰相李德裕议："以回匕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叛，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天子以为然。乃征发许、蔡、汴、滑等六镇之师，以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纥南面招讨使；以张仲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封兰陵郡王，充回纥东面招讨使；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纥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制以皇子岘为益王，岐为兖王，皇长女为昌乐公主，第二女为寿春公主，第三女永宁公主。上御麟德殿，见室韦首领督热论等十五人。太原奏回纥移帐近南四十里，索叛将嗢没斯，日昨至横水俘虏，兼公主上表言食尽，乞赐牛羊事。赐乌介诏曰：

朕自临寰区，为人父母，唯好生为德，不愿黩武为名。故自彼国不幸为黠戛斯所破，来投边境，已历岁年，抚纳之间，无此不到。初则念其饥歉，给以粮储；旋则知其破伤，尽还马价。前后遣使劳问，交驰道途。小小侵扰，亦尽不计。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朝廷大臣，四方节镇，皆怀疑忿，尽请兴师，虽朕切务含弘，亦所未谕。一昨数使回来。皆言可汗只待马价，及令付之次，又闻所止屡迁，或侵掠云、朔等州，或劫夺羌、浑诸部，未知此意，终欲如何？若以未交马价，须近塞垣，行止之间，亦宜先告边将。岂有倏来忽往，迁徙不常。虽云随逐水草，动皆逼近城栅。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睹踪由，实为弛突之计。况到横水栅下，杀戮至多。蕃、浑牛羊，岂吝驰掠；黎庶何罪，皆被伤夷。所以中朝大臣皆云："回纥近塞，已是违盟；更戮边人，实背大义。"咸愿因此翦逐，以雪殂谢之冤。然朕志在怀柔，情深屈己，宁可汗之负德，终未忍于幸灾。石戒直久在京城，备知人实愤惋，发于诚恳。固请自行。嘉其深见事机，不能违阻。可汗审自问遂，速择良图，无至不悛，以贻后悔。

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苾通、何清朝领沙陀、吐浑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党项之师屯保大栅。十月，吐蕃赞普卒，遣使论普热入朝告哀，诏将作少监李璟入蕃吊祭。帝幸泾阳，校猎白鹿原。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等于阁内论："陛下校猎太频，出城稍远，万机废驰，星出夜归，方今用兵，且宜停止。"上优劳之。谏官出，谓宰相曰："谏官甚要，朕时闻其言，庶几减过。"

三年春正月，以宿师于野，罢元会。敕新授银州刺史、本州押蕃落、银川监牧使何清朝可检校太子宾客、左龙武大将军，令分领沙陀、

吐浑、党项之众赴振武，取刘沔处分。

二月，先诏百官之家不得于京城置私庙者，其皇城南向六坊不得置，其闲僻坊曲即许依旧置。太原刘沔奏："昨率诸道之师至大同军，遣石雄袭回鹘牙帐，雄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乌介可汗被创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云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僚称贺。制曰：

夫天之所废，难施继绝之恩；人之所弃，当用侮亡之道。朕每思前训，岂忘格言。回鹘比者自恃兵强，久为桀骜，凌虐诸部，结怨近邻。黠戛斯潜师彗扫，穹居瓦解，种族尽膏于原野，区落遂至于荆榛。今可汗逃走失国，窃号自立，远逾沙漠，寄命边陲。朕念其衰残，寻加赈飙。每陈章表，多诈谀之词；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无伤禽哀鸣之意，有因兽犹斗之心。去岁潜入朔川，大掠牛马；今春掩袭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兵，首为寇盗，不耻破败，莫顾姻亲。河东节度使刘沔料敌伐谋，乘机制胜，发胡貉之骑以为前锋，搴翎侯之旗伐彼在穴。短兵麈于帐下，元恶抶于彀中。况乘匪六飞，众才一旅，储备已竭，计日可擒。太和公主居处不同，情义久绝。怀土多思，亟闻黄鹄之歌；失位自伤，宁免《绿衣》之叹。念其羁苦，常轸朕心。今已脱于豺狼，再见宫阙，上以摅宗庙之宿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归宁，良用欣感。其回纥既以破灭，义在翦除，宜令诸道兵马使同进讨。河东立功将士已下，优厚赏给，续条疏处分。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

以麟州刺史、天德行营副使石雄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本管押蕃落等使。刘沔检校尚书左仆射，张仲武检校尚书右仆射，余并如故。黠戛斯使注吾合素入朝，献名马二匹，言可汗已破回鹘，迎得太和公主归国，差人送公主入朝，愁回鹘残众夺之于路。帝遂遣中使送注吾合素往太原迎公主。时乌介可汗中箭，走投黑车子，诏黠戛斯出兵攻之。

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师，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谒，仍令所司告宪宗、穆宗二室。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三军以从谏侄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寻遣使赍诏潞府，令稹护从谏之丧归洛阳。稹拒朝旨。诏中书门下两省尚书御史台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会议刘稹可诛可宥之状以闻。

五月，敕诸道节度使置随身不过六十人察使不得过四十人，经略、都护不得过三十人。筑望仙观于禁中。宰臣百僚进议状：“以昆戎未殄，塞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潞府请以亲王遥领，令稹权知兵马事，以俟边上罢兵。”独李德裕以为泽潞内地，前时从谏许袭，已是失断，自后跋扈难制，规胁朝廷。以稹竖子，不可复践前车，讨之必殄。武宗性雄俊，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自是谏官上疏言不可用兵相继。

六月，西内神龙寺灾。左军中尉楚国公仇士良卒。

秋七月戊子，宰相奏：“秋色已至，将议进军，幽州须早平回鹘，镇、魏须速诛刘稹，各须遣使谕旨，兼侦三镇军情。今日延英面奉圣旨，欲遣张贾充使。臣等续更商量，张贾干济有才，甚谙军中体势，然性刚负气，虑不安和，不如且命李回。若以台纲阙人，即兵部侍郎郑涯久为征镇判官，情甚精敏，虽无词辩，言事分明，官重事闲，最似相称。”上曰：“不如令李回去。”即遣回奉使三镇。

八月壬戌，火星自七月苍赤色，动摇井中，至是月十六日犯舆鬼。万年县东市火。黠戛斯使谛德伊斯难珠入朝。以右仆射、平章事陈夷行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等使。

九月，制：

定天下者，致风俗于大同；安生人者，齐法度于画一。虽晋之栾、赵，家有旧勋；汉之韩、黥，身为佐命。至于干乱纪律，罔不枭夷，禁暴除残，古今大义。

故昭义节度刘悟，顷居海岱，尝列爪牙。属师道阻兵，王师问罪，三面开纲，一境离心，乘此危机，遂能归命。宪宗嘉其诚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党。招致死士，固护一方，迨于未年，已亏臣节。刘从谏生禀戾气，幼习乱风。因跋扈之资，以专封□上；恃纪纲之力，以袭兵符。暂展执圭之仪，终无上绶之请。隙驹为喻，魏豹姑务于绝河；井蛙自居，孙述颇闻于恃险。诱受户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潜图左道。接壤戎帅，屡奏阴谋，顾髻龀之所矜，岂渊鱼之是察。洎乎沈痼，曾靡哀鸣，犹驻将尽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或奋拔，自树狡童。中使授医，莫睹其朝服；近臣衔命，不入于垒门。逆节甚明，人神共弃。其赠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刘稹在身官爵，宜并削夺。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或姻连王室，或任重藩维，恳陈一至之诚，愿扬九伐之命。吴汉任职，受诏而初无办严；卜式朴忠，未战而义

形于色。况成德军尝以枭骑横陈，首破硃滔。战气方酣，再回鲁阳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军顷以大旆涉河，竟歼师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历阶，尽归皇化。士传余勇，军有雄名，必能禀酇侯之指纵，成葛亮之心伐。咨尔二帅，朕所注怀，元逵可本官充北面招讨泽潞使，弘敬充东面招讨泽潞使。

曩者列祖在藩，先天启圣。符瑞昭晰，彩绘焕于泗亭；銮辂巡游，金石刻于代邸。实谓可封之俗，久为仁寿之乡。寇难以来，颇著诚节，必非同恶，咸许自新。其昭义旧将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并赦而不问。如能扌舍逆效顺，以州郡兵众归降者，必厚加封赏。如能擒送刘稹者，别授土地，以报勋庸。顷随刘悟郓州旧将校子孙，既有义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刘稹，束身归朝，必当待之如初，特与洗雪。尔等旧校，亦并酬劳。仍委夷行、沔、王茂元各进兵同力攻讨。其诸道进军，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坟墓，擒执百姓以为俘囚。桑麻田苗，各许本户为主。罪止元恶，务拯生灵。

于戏！蕃维大臣，抗疏于外；髦俊旧老，昌言于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弄赏之柄，新以正万邦。宜用甲兵，陈于原野。虽朕以恩不听，而群臣以义固争，询自佥谋，谅非获已。布告中外，明体朕怀。

仍以徐泗节度使李彦佐为泽潞西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本军屯万善。彦佐制下后逾月未出师，朝廷疑其持重，乃以天德军石雄为彦佐之副。刘稹牙将李丕降，用为忻州刺史。以陈许节度使王宰充泽潞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卒，赠司徒。王宰代茂元总万善之师。十月，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宪宗实录》四十卷，颁赐有差。晋绛行营副招讨石雄奏收贼砦五。以河东节度使刘沔检校司空，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濮观察等使。以荆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李石可检校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等使。

十一月，敕："中外官员，过为繁冗，量宜减省，以便军民。宜令吏部条疏合减员数以闻。"十二月，王宰奏收天井关。榆社行营都将王逢奏兵少，乞济师，诏太原军二千人赴之。初，刘沔破回鹘，留三千人戍横水，至是，李石以太原无兵，抽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以赴王逢。是月二十八日，横水军至太原，请出军优给。旧例第一军绢二疋，时刘沔交代后，军库无绢。石以己绢益之。方可人给一疋，便催上路。军人以岁将除，欲候过岁，期既速，军情不悦。都头杨弁乘士卒流怨，激之为乱。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以泽潞用兵，罢元会。其日，杨弁逐太原节度使李石。敕："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壬子，河东监军使吕义忠收复太原，生擒杨弁，尽斩其乱卒，百僚称贺。

二月甲寅朔。丁巳，制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河中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博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元式可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戊午夜，太白犯镇星。辛酉，太原送杨弁与其同恶五十四人来献，斩于狗脊岭。

三月，以晋绛副招讨石雄为泽潞西面招讨，以汾州刺史李丕为副。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四月，王宰进军攻泽州。

五月，以司农卿薛元赏为京兆尹。

六月，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事、判度支崔珙贬澧州刺史。癸丑，敕："谏官论事，所见不同，连状署名，事同纠率。此后凡论公事，各随己见，不得连署姓名。如有大政奏论，即可连署。"制追削故左军中尉仇士良先授官及赠官，其家财并籍没。士良死后，中人于其家得兵仗数千件，兼发士良宿罪故也。敕责授官银青光禄大夫、澧州刺史、上柱国、安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永崔珙再贬恩州司马员外置，以珙领盐铁时欠宋滑院盐铁九十万贯。帝令度支、盐铁、转运合为一使。七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杜忭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充盐铁转运等使。又制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绅可检校司空、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吏部条奏中外合减官员一千一百一十四员。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问、别将高元武以城降。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何弘敬。山东三州平。潞州大将郭谊、张谷、陈扬廷遣人至王宰军，请杀稹以自赎。王宰以闻，乃诏石雄率军七千入潞州，谊斩刘稹首以迎雄，泽、潞等五州平。

八月戊戌，王宰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上

御安福门受俘，百僚楼前称贺。以魏博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间事何弘敬进封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师、同平章事，进封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宰相李德裕守太尉，进封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河东节度使陈夷行卒。

九月，以天德军使、晋绛行营招讨使石雄检校兵部尚书、河中严、兼御史大夫、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检校尚书左仆射、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军节度使、泽潞邢洺观察等使。以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河阳行营诸军招讨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王宰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制曰："逆贼郭谊等，狐鼠之妖，依丘穴而作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逾凶。久从叛臣，皆负逆气。刘从谏背德反义，掩贼藏奸，积其怙乱之谋，无非亲吏之计。刘公直、安全庆等各凭地地险，屡抗王师，每肆悖言，罔怀革面。况郭谊、王协闻邢、洺归款，惧义旅覆巢，卖孽童以图全，据坚城而请命。昔伍被诣吏，不免就诛；延岑出降，终亦夷族。致之大辟，无所愧怀。"郭谊、刘公直、王协、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稹、稹母阿裴、稹弟曹九满郎君郎、妹四娘五娘、从兄洪卿汉卿周卿鲁卿匡尧、张谷男涯、解愁、陈扬廷弟宣、男丑奴、张溢男欢郎三宝、门客甄戈、伎术人郭谂蒋党、李训兄仲京、王涯侄孙羽、韩约男茂章茂宝、王璠男圭等，并处斩于独柳。敕以河阳三城镇遏使为孟州，割泽州隶焉，与怀、孟、泽为节度，号河阳。制以皇子愕为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军节度大使。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十月，车驾幸鄠县。

十一月，幸云阳。十二月，敕："郊礼日近，狱囚数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囚，已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并令先事结断讫申。"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入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

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帝谓宰臣曰：“谏官论赵归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宫中无事，屏去声技，但要此人道话耳。”李德裕对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帝曰：“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链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宰臣李德裕社忭李让夷崔铉、太常卿孙简等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辛亥，有事于郊庙，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庚申，义安太后崩，敬宗之母也。遗令皇帝三日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释服。兵部尚书归融奏：“事贵得中，礼从顺变，配祔之礼，宜有等差。请服期，以日易月，十二日释服。内外臣僚，亦请以其日释服。陵园制度，请无降杀。”从之。以前太原节度使、检校司空李石以本官充东都留守。

二月戊寅朔，太白掩昴之北侧。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玗、薛忱、张觌崔凛、王谌、刘伯刍等七人。

三月，崔铉罢知政事，出为陕虢观察使。以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李回本官同平章事。

夏四月，皇第四女封延庆公主，第五女封靖乐公主。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宰相杜忭罢知政事。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元式同平章事。

六月丙子，敕：“汉、魏已来，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详议，博求理道，以尽群情。所以政必有经，人皆向道。此后事关礼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参议。如是刑狱，亦先令法官详议，然后申刑部参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言涉浮华，都无经据，不在申闻。”神策奏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剷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雘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

制第六女封乐温公主，第七女封长宁公主。中书奏：“伏见公主上表称‘妾某者’，伏以臣妾之义，取其贱称；家人之礼，即宜区别。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请如长公主之例，并云‘某邑公主几女上表’，郡、县主亦望依此例称谓。”从之。

九月，火星犯上将。十月乙亥，中书奏：“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

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朔容，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旧，城垒犹存，威灵皆盛于轩台，风云疑还于丰沛。诚宜百代严奉，万邦式瞻。西汉故事，祖宗尝行幸处，皆令邦国立庙。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四面置宫墙，伏望名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委怀孟节度使差判官一人勾当。缘驿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于东都拣好画手，就增严饰。初兴功日，望令东都差分司官一员荐告。”从之。

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十二月，车驾幸咸阳。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宰相府兼领。相奏论之曰：

臣等昨于延英对，恭闻对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肃，此是陛下深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群尊，君尊则国安。故国安在于奠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得令者死，不从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论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自大和已来，其风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此弊不除，无以理国也。

昨韦弘质所论宰相不合兼领钱谷。臣等辄以事体陈闻。昔匡衡所以云：“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传》曰：“下轻其上，贱人图柄，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弘质受人教导，辄献封章，是则贱人图柄矣。萧望之汉朝名儒重德，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岁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侍中御史诘问。贞观中，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云：“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兼总数职。”太宗曰：“此人妄有毁谤，欲离间我君臣。”流师合于岭外。贾谊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陛高则堂高。”亦由将相重则君尊，其势然也。如宰相奸谋隐匿，则人人皆得上论。至于制置职业，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议。古者朝廷之上，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弘质贱人，岂得以非所宜言上渎明主，此是轻宰相挠时政也。昔东汉处士横议，遂有党锢事起，此事深要惩绝。伏望陛下详其奸诈，去其朋徒，则朝廷安静，制令肃然。臣等不胜感愤之至。

弘质坐贬官。又奏曰：“天宝已前，中书除机密迁授之外，其他政事皆与中书舍人同商量。自艰难已来，务从权便，政颇去于台阁，事多系于军期，决遣万机，不暇博议。臣等商量，今后除机密公事外，诸候表疏、百僚奏事、钱谷刑狱等事，望令中书舍人六人，依故事先参详可

否，臣等议而奏闻。”从之。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忭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上意不悦，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质论之，故有此奏。而德裕结怨之深，由此言也。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丁巳，左散骑常侍致仕冯定卒，赠工部尚书。己未，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柯、昆明等国遣使入朝，对于麟德殿。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奏：“诸道兵讨伐党项，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粮料州郡，先计度支给。”从之。己丑，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监察元寿奏前彭州刺史李铁买本州龙兴寺婢为乳母，违法，贬随州长史。

二月壬申朔。癸酉，以时雨愆候，诏：“京城天下系囚，除官典犯赃、持仗劫杀、忤逆十恶外，余罪递减一等，犯轻罪者并释放。征党项行营兵士，不得滥有杀伤。”丁丑，左拾遗王龟以父兴元节度使起年高，乞休官侍养，从之。是夜，月犯毕大星，相去三寸。庚辰，以夏州节度使米暨充东北道招讨党项使。壬午，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大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从之。乙酉，前太子少保刘沔可太子太保致仕。前寿州刺史王镇贬潞州长史。丁亥夜，月色少光，至一更一点，犯荧惑，相去四寸。后良久，其光烛地，在轸七度。壬辰，以翰林学士、起居郎孙谷为兵部员外郎充职。以旱，停上巳曲江赐宴。敕：“比缘钱重币轻，生人转困，今新加鼓铸，必在流行，通变救时，莫切于此。宜申先甲之令，以儆居货之徒。京城诸道，宜起来年正月已后，公私行用，并取新钱。其旧钱权停三数年。如有违犯，同用铅锡钱例科断。其旧钱并没纳。”又敕：“诸道铸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价值增。文武百僚俸料，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一半。先给疋段，对估时价，皆给见钱。”贬舒州刺史苏涤为连州刺史。涤李宗闵党，前自给事中为德裕所斥，累年郡守，至是李绅言其无政故也。以邠宁节度使高承恭充西南面讨党项使。丙申夜，月掩牛南星，又犯岁星。丁酉，新罗使金国连入朝。辛丑夜，东北流星如桃，色赤，其光烛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垣。

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们。是日崩，时年三十三。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其年八月，葬于端陵，德妃王氏祔焉。

史臣曰：开成中，王室浸卑，政由阍寺。及缀衣将变，储位遽移。昭肃以孤立维城，副兹当璧。而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属天骄失国，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独纳大臣之计。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章武出师之迹，继元和戡乱之功。然后迂访道之车，筑礼神之馆，栖心玄牝，物色幽人，将致俗于大庭，欲希踪于姑射。于是削浮图之法，惩游隋之民，志欲矫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见萧衍、姚兴之谬学，不悟秦王、汉武之非求，盖惑于左道之言，偏斥异方之说。况身毒西来之教，向欲千祀，蚩蚩之民，习以成俗，畏其教甚于国法，乐其徒不异登仙。如文身祝发之乡，久习而莫知其丑；以吐火吞刀之戏，乍观而便以为神。安可正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贤，谁兴正论。一朝隳残金狄，燔弃胡书，结怨于膜拜之流，犯怒于鄙夫之口。哲王之举，不骇物情，前代存而勿论，实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肃明照，听斯弊矣。

本纪第十八下 宣宗

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长庆元年三月，封光王　，名怡。会昌六年三月一日，开宗疾笃，遗诏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时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十余岁时，遇重疾沈缀，忽有光辉烛身，蹶然而兴，正身拱揖，如对臣僚。乳媪以为心疾。穆宗视之，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赐以玉如意、御马、金带。常梦乘龙升天，言之于郑后，乃曰L：“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复言。”历大和、　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巨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四月辛未，释服，尊母郑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特进、守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卫国公、食邑二千户李德裕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以中散大夫、大理卿马植为金紫光禄大夫、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等使。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太保，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检校司空，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淮南节度使李绅并检校司空，剑南西川节度使崔郸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如故。东都留守李石奏修奉太庙毕，所司迎奉太微宫神主祔庙讫。东都太庙者，本武后家庙，神龙中中宗反正，废武氏庙主，立太祖已下神主付之。安禄山陷洛阳，以庙为马厩，弃其

神主，而协律郎严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阳，寻又散失。贼平，东京留守卢正己又募得之。庙已焚毁，乃寄主于太微宫。大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重修太庙，以迎神主。诏百官参议，纷然不定，礼仪使颜真卿坚请归祔，不从。会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宫正殿圮陊，以废弘敬寺为太庙，迎神主祔之。又下百僚议，皆言准故事，无两都俱置之礼，唯礼部侍郎陈商议云："周之文、武，有镐、洛二庙，今两都异庙可也。然不宜置主于庙，主宜依礼瘗庙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诏有司迎太微宫寓主，祔废寺之新庙，而知礼者非之。制皇长男温可封郓王，二男泾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蕲王，第四男沂可封庆王。

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　　，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今月五日赦书节文，吏部三铨选士，祗凭资考，多匪实才，许观察使、刺史有奇才异政之士，闻荐试用。又观察使、刺史交代之时，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添至千户，即与超迁；如逃亡至七百户，罢后三年内不得任使。又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管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以为业。以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卢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以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马植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以兵部尚书李让夷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十月，敕："太庙祫享，合以功臣配。其宪宗庙　　，以裴度、杜黄裳、李愬、高崇文等配享。"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

十一月，有司享太庙，其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闵庆之奏："夫礼有尊尊，而不叙亲亲。祝文称弟未当，请改为'嗣皇帝'。"从之。京兆府奏："京师百司职田斛斗　　，请准会昌三年例，许人永自送纳京师，亲冀州县无得欺隐。"从之。以江西观察使周墀为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敕，绫纱绢等次弱疋段，并同禁断，不得织造。臣欲与盐铁户部三司同条疏，先勘左藏库，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官搜索狭小机杼，令焚毁。其已纳到次弱疋段，具数以闻。"上从之。

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宫苑使奏：“皇帝致斋行事，内诸宫苑门共九十四所，并令锁闭，钥匙进内。候车驾还宫　　，则请领。”从之。戊申，皇帝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制条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稍消，颉颃清途，便臻显贵。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为政之始，思厚儒风，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曾任刺史、县令，或在任有赃累者，宰臣不得拟议。守宰亲人，职当抚字，三载考绩，著在格言。贞元年中，屡下明诏，县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诸州或得三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为成政？道涂郡吏有迎送之劳，乡里庶民无苏息之望。自今须满三十六个月，永为常式。”二月丁卯，制宪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第十八子惴为棣王；皇第五子泽为濮王，第六子润为鄂王。敕修百福殿。以检校太尉、东都留守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以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等使。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令中选。”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试，祗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不别有奏闻。”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学士诗什属和，公卿出镇，亦赋诗饯行。凡对臣僚，肃然拱揖，鲜有轻易之言。大臣或献章疏，即烧香盥手而览之。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又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游，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四月，积庆太后萧氏崩，谥曰贞献，文宗母也。

六月，以义成军节度使周墀为兵部侍郎、判度支。册黠戛斯王子为为英武诚明可汗，命鸿胪卿李业入蕃册拜。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上柱国、奇章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牛僧孺守太子太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宾客、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彦佐为太子太保。并依前分司。以左谏议大夫庾简休为虢州刺史，以正议大夫、行尚书考功郎中、知制诰、上柱国崔玙为中书舍人　　，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綯行尚书考功郎中、知制诰。

秋七月，制以正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柱国、赐紫金鱼袋韦琮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李德裕为人所讼，贬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八月，工部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卢商出为鄂岳观察使，。神策军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楼曰亲亲楼，凡廊舍屋宇七百间，以会诸王子孙。

九月，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诣阙称冤，言："弟湘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被节度使李绅诬奏湘赃罪，宰相李德裕曲情祔绅，断臣弟湘致死。"诏下御史台鞫按。

二年春正月壬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讫，宣德音。神策军修左银台门楼、屋宇及南面城墙，至睿武楼。

二月，制剑南西川节度、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回责授湖南观察使，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前淮南观察判官魏铡贬吉州司户，陆浑县令元寿贬韶州司户，殿中侍御史蔡京贬澧州司马。御史台奏：

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一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与阿颜母阿焦同坐，群自拟收阿颜为妻，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其阿焦遂与江都县尉吴湘密约，嫁阿颜与湘。刘群与押军牙官李克勋即时遮栏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断湘处死。今据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铡并关连人款状，淮南都虞候刘群、元推判官魏铡、典孙贞高利钱倚黄嵩、江都县典沈颁陈宰、节度押牙白沙镇遏使傅义、左都虞候卢行立、天长县令张弘思、曲张洙清陈回、右厢子巡李行璠、典臣金弘举、送吴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钱物人潘宰、前扬府录事参军李公佐、元推官元寿吴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等，伏候敕旨。

其月，敕：

李回、郑亚、元寿、魏铡已从别敕处分。李绅起此冤诉，本由不真，今既身殁，无以加刑。粗塞众情，量行削夺，宜追夺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毁。其子孙稽于经义，罚不及嗣，并释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权，不务绝其党庇，致使冤苦，直到于今，职尔之由，能无恨叹！昨以李威所诉，已经远贬。俯全事体，特为从宽，宜准去年敕令处分。张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权臣，各削两任官。崔元藻曾受无辜之贬，合从洗雪之条，委中书门下商量处分。李恪详验款状，蠹害最深，以其多时，须议减等，委京兆府决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勋欲收阿颜，决杖二十，配流硖州。刘群据其款状，合议痛刑，曾效职官，不欲决脊，决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卢行立及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讫闻奏。

三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以礼部尚书、盐铁转运使马植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五月己未，日有蚀之。

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谥懿安，宪宗妃，穆宗之母也。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龟从奏："应诸司场院官请却官本钱后，或有欺隐欠负，征理须足，不得苟从恩荡，以求放免。今后凡隐盗欠负，请如官典犯赃例处分。纵逢恩赦，不在免限。"从之。七月戊午，以前山南西道节度使高元裕为吏部尚书。

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毕諴为刑部侍郎。

九月，敕："比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后所由切加捉搦，如获此色，便仰焚瘗，不得上闻。"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钱物、斛斗、文簿，并委录事参军专判，仍与长史通判，至交代时具数申奏。如无悬欠，量与减选注拟。"敕："路随等所修《宪宗实录》旧本，却仰施行。其会昌新修者，仰并进纳。如有钞录得，敕到并纳史馆，不得辄留，委州府严加搜捕。"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崔龟从本官同平章事。银青光录大夫、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

三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

武节度使硃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以太常卿封敖检校兵部尚书，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三月乙卯，敕待诏官宜令与刑法官、谏官次对。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汝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周墀检校刑部尚书、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使。四月，以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赐紫金鱼袋马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以正议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博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袋崔铉可中书侍郎、平章事；正议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钜鹿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魏扶可本官、平章事。

五月，幽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张仲武卒，三军以其子直方知留后事。

六月癸未，五色云见于京师。敕：先经流贬罪人，不幸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令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官给棺椟。康季荣奏收原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邠宁张君绪奏，今月十三日暇复萧关。御史台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侵街造屋九间，已令毁拆讫。敕于萧关置武州，改长乐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疋。

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制曰：

自昔皇王之有国也，曷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运，忧勤庶政，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实枢衡妙算，将帅雄稜，副玄元不争之文，绝汉武远征之悔。瓯脱顿空于内地，斥堠全据于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

况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严，逐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泾原宜赐绢六万疋，灵武五万疋，凤翔、邠宁各四万疋，并以户部产业物色充，仍侍季荣、叔明、李玭、君绪各回戈到镇，度支差脚支送。四道立功将士，各

具名衔闻奏，当议甄酬。其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为永业。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闻奏。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守镇将士，如能于本戍处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其家口委长吏切加安存。官健有庄田户籍者，仰州县放免差役。

秦州至陇州已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玭与刘皋即便计度闻奏。如商旅往来，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不得邀诘阻滞。三州七关刺史、关使，将来训练捍防有效能者，并与超序官爵。剑南西川沿边没蕃州郡，如力能收复，本道亦宜接借。三州七关创置戍卒，且要务静。如蕃人求市，切不得通；有来投降者，申取长吏处分。

呜呼！七关要害，三郡膏腴，候馆之残趾可寻，唐人之遗风尚在。追怀往事，良用兴嗟。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讵计于迟速。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亭育之道，永致生灵之安。中外臣僚，宜体朕意。

九月辛亥，西川节度使杜忭奏收复维州。制曰：

朕祗荷丕业，思平泰阶，将分邪正之源，冀使华夷胥悦。其有常登元辅，久奉武宗，深苞祸心，盗弄国柄，虽已行谴斥之典，而未塞亿兆之言，是议再举朝章，式遵彝宪。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早藉门地，叨践清华，累居将相之荣，唯以奸倾为业。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专权生事，妒贤害忠。动多诡异之谋，潜怀僭越之志。秉直者必弃，向善者尽排。诬贞良造朋党之名，肆谗构生加诸之衅。计有逾于指鹿，罪实见其欺天。属者方处钧衡，曾无嫌避，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洎参信书，亦引亲昵。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又附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凡彼簪缨之士，遏其取舍之途。骄居自夸，狡蠹无对，擢尔之发，数罪未穷。载窥立刻上之由，益验无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一迹，皆詹惧奉面，而慢易在心。为臣若斯，于法何逭。于戏！朕务全大体，久为含容，虽黜降其官荣，尚盖藏其丑状。而睥睨未已，兢惕无闻，积恶既彰，公议难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谢万邦。中外臣僚，当知予意。可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以起居郎庾道蔚、礼部员外郎李文儒并充翰林学士。

十月辛巳，京师地震，河西、天德、灵夏尤甚，戍卒压死者数千人。

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经年为雨所坏，又令封敖修斜谷旧路。以刑部侍郎韦有翼为御史中丞，以职方员外郎郑处诲兼御史知杂。幽州军乱，逐其留后张直方，军人推其衙将周綝为留后。十二月，追谥顺宗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曰昭文章武大圣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复，百僚请加徽号，帝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对曰："非臣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俯楼目送，流涕呜咽。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卒于贬所。

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圣，御正殿，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载。但使循环添换，边不阙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关，先准格徒流人，亦量与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住者，亦听。诸州府县官如请工假，一月已下，权差诸□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当例，其课料等据数每贯刻二百文，与见判案官添给。有故意杀人者，虽已伤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杀伤，偶然得免，并同已杀人条处分。

二月，皇女万寿公主出降右拾遗郑颢，以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起居郎、驸马都尉。

三月己卯，刑部奏："监临主守，应将官物私自贷使并贷借人，及以己物中纳官司者，并专知别当主掌所由有犯赃，并同犯入己赃，不在原赦之限。"从之。以幽州节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书张直方为左金吾卫将军。四月，敕："法司用刑，或持巧诈，分律两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计，则黎庶何安？自今后应书罪定刑，宜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敕节文，据会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敕，窃盗赃至一贯文处死，宜委所司重详定条目奏闻。臣等检校，并请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窃盗赃满三疋已上决杀，如赃数不充，量请科放。"从之。七月丙子，大理卿刘蒙奏："古者悬法示人，欲使人从善远罪，至于不犯，以致刑措。准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釴条疏，准勘节目一十一件，下诸州府粉壁书于录事参军食堂，每申奏罪人，须依前件节目。岁月滋久，文字湮沦，州县推案，多违漏节目。今后请下诸道，令刻石置于会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观省，记忆条目，庶令

案牍周详。”从之。

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掞奏：“诸道州府百姓诣台诉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烦劳州县，先请差度支、户部、盐铁院官带宪衔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申称，院官人数不多，例专掌院务，课绩不办。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劳，能雪冤滞，御史台阙官，便令奏用。”从之。

九月，以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幽州节度周綝卒，军人立其牙将张允伸为留后。十月，中书侍郎、平章事魏扶罢知政事。

十一月己亥，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淮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还。”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綯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华州刺史周敬复为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团练观察使，赐金紫。

五年春正月甲戌，制皇第七子洽封怀王，第八子汭为昭王，第九子汶为康王。敕两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以诸畜代。

二月，户部侍郎裴休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刘□彖奏：据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二百二十四年，杂制敕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议轻重，名曰《大中刑法统类》，欲行用之。

五月，以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李拭为凤翔节度使；李业检校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守司空、门下侍郎、太原郡开国伯、食邑一千户白敏中检校司徒、同平章事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观察、东面招讨党项等使；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魏謩本官同平章事。七月，宰相监修国史崔龟从续柳芳《唐历》二十二卷上之。

八月，敕：“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率条章。今后公主除缘征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书牒府县，如缘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与酌事体施行。”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

九月，敕：“条疏刺史交代，须一一交割公事与知州官，方得离任。

准会昌元年敕，刺史只禁科率官吏抑配人户，至于使州公廨及杂利润，天下州府皆有规制，不敢违越。缘未有明敕处分，多被无良人吏致使恐吓，或致言讼。起今后应刺史下担什物，及除替后资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县旧例色目支给。如无公廨，不在资送之限。若辄有率配，以入己赃论。”以正议大夫、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裴休守礼部尚书，进阶金紫；以前宣歙观察使、太中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裴谂权知兵部侍郎。十月己亥，京兆尹韦博奏：“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苟免府县色役，或有追诉，军府纷然。请准会昌三年十二月敕，诸军使不得强夺百姓入军。”从之。十一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崔龟从检校尚书估仆射、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使。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国子祭酒冯审奏：“文宣王庙，始太宗立之，睿宗书额，武后窃政之日，改篆题‘大周’二字，请削之。”从之。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京兆尹韦博罚两月俸，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陵令吴阅岳州司马，奉先令裴让隋州司马。是岁，湖南大饥。

六年春正月戊辰，以陇州防御使薛逵为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

二月，右卫大将军郑光以赐田请免租税。宰相魏謩奏曰：“郑光以国舅之亲，赐田可也，免税无以劝蒸民。”敕曰：“一依人户例供税。”三月，陇州刺史薛逵奏修筑定成关工毕。四月丁酉，敕：“常平义仓斛斗，每年检勘，实水旱灾处，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支给先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之限。”以礼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

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仍于其时申兵部。”御史台奏：“诸色刑狱有关连朝官者，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进止。如取诸色官状，即申中书取裁。”从之。

秋七月丙辰，前淮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珏卒，赠司空。敕犯赃人平赃，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从之。检校司空、太子少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卢钧可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九月，敕起居郎转官月限，宜以二十个月。

七年春正月壬辰，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国、晋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归融卒，赠右仆射。宗正卿李文会贬睦州刺史。四月，以御史大夫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一百二十一门，号曰《刑法统类》，上之。七月，以正议大夫、尚书左丞、上柱国、赐金鱼袋崔璪为刑部尚书，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苏涤为尚书左丞，权知户部侍郎崔玙可权知兵部侍郎。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彖、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陕州黄河清。

二月，南蛮进犀牛，诏还之。

三月，敕以旱诏使疏决系囚。宰相监修国史魏謩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吉，颁赐银器、锦彩有差。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上柱国、酒泉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李景让为吏部尚书。

五月，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韦澳为京兆尹；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苏涤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七月，银青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兼户部尚书。

八月，以司农卿郑助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夏绥银宥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安抚平夏党项等使。九年春正月辛巳，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许昌县开国男陈商卒，赠工部尚书。

二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裴休检校吏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汴宋亳颍观察处置等使。

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汇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

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其吏部东铨委右丞卢懿权判。以吏部侍郎郑涯检校礼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武军节度、易定州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御史台据正月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堂帖，兼黄续之伪著绯衫，将伪帖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等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七月，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卢钧守尚书右仆射。

八月，以门下侍郎、守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博陵县开国伯、食邑一千户崔铉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宣宗宴饯，赋诗以赐之。九月，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尹刘□彖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处置等使。以中书舍人郑颢为礼部侍郎。

十年春正月乙巳，以正议大夫、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讷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

三月，中书门下奏："据礼部贡院见置科目，《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明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颇滥，曾无实艺可采，徒添入仕之门。须议条疏，俾精事业。臣已于延英面论，伏奉圣旨，将文字来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权停三年，满后，至时赴科试者，令有司据所举人先进名，令中书舍人重覆问过。中有本业稍通，堪备朝廷顾问，即作等第进名，候敕处分。如有事业荒芜，不合送名数者，考官即议朝责。其童子近日诸道所荐送者，多年齿已过，伪称童子，考其所业，又是常流。起今日后，望今天下州府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违制条，本道长吏亦议惩法。"从之。四月癸丑，以刑部郎中卢搏为庐州刺史，以给事中、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高少逸检校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六月，以兵部郎中裴夷直为苏州刺史。

六月，以兵部郎中裴夷直为苏州刺史。

九月，以中书舍人杜审权知礼部贡举。十月，邠宁庆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邠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諴为检校兵部尚书、潞州大都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潞邢洺等州观察使。桂管观察使令狐定卒，赠礼部尚书。

十一年春正月，以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上柱国、酒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景让为御史大夫；以朝请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处置等使。先是，车驾将幸华清宫，两省官进状论奏，诏曰："朕以骊山近宫，真圣庙貌，未尝修谒，自谓阙然。今属阳和气清，中外事简，听政之暇，或议一行。盖崇礼敬之心，非以逸游为事。虽申敕命，兼虑劳人。卿等职备禁闱，志勤奉上，援据前古，列状上章，载陈恳到之词，深睹尽忠之节。已允来请，所奏咸知。"以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特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

二月，以夏绥银宥节度使、通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郑助为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充邠宁庆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兼充庆州南路救援、盐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以右金吾卫将军田在宾校右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郑助为夏、绥、银、宥节度等使。以荆南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功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苏涤为太常卿。以银青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魏謩检校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处置等使、起复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兵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王绍鼎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余官如故。以通议大夫、守中书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朗可监修国史。太中大夫、守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可集贤院大学士。

三月，起复朝请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军节度判官王绍懿可检校左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充成德军节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马使。以成德军中军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右神武大交军知军事王绍孚可落起复，依前右神武大将军。绍懿、绍孚，镇州王绍鼎之弟也。景胤，绍鼎子也。以朝请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华州刺史、上柱国、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萧俶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以职方郎中、知制诰裴坦为中书舍人。以朝议大夫、权知京兆尹崔郢为濮王傅，分司东都，以决杀府吏也；以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毅夫为京兆尹。以凤翔节度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凤翔尹、上柱国、袭晋国公、食邑三千户、袭实封一百五十户裴识可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以吏部侍郎卢懿检校工部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凤翔陇右节度使；以中书舍人郑宪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待使，仍赐紫金鱼袋。以安南宣慰使、右千牛卫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都护、御史中丞、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以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弟允中为荆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辛安塞军使，允举纳降军使，并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宁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邠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柳憙可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

五月，以职方郎中李玄为寿州刺史。

六月，以朔方灵武定远等城节度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潼为郑州刺史，驰驿赴任，以给边兵粮不及时也。以安南都护宋涯为容州刺史、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制皇第三男灌封卫王，第十一男澭封广王。以朝散大夫、守尚书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国、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萧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监门将军、知内府省事、清河公崔巨淙为淮南监军。以特进、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东都、上柱国、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杜忭本官判东都尚书省、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七月，以飞龙使、宫闱局令王归长守内侍省内常侍，知省事，充内枢密使。责授邠州员外司马张直方为右骁卫大将军。

八月，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王绍鼎卒，赠司空，赙布帛三百段。以皇子昭王汭为开府仪同三司、守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大使；以成德军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左司

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绍懿为成德军副使留后。以义武军节度、易定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定州刺史、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郑涯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上柱国，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观察、亳州太清宫等使；以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泾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易定观察、北平军等使；以盐州防御押蕃落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度支乌池榷税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盐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陆耽代简求为泾原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朝散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曹确权知河南尹。汝州防御使令狐绪有善政，郡人诣阙请立德政碑颂。绪以弟綯在中书，上表乞寝，从之。以太常卿苏涤为兵部尚书、权知吏部铨事，以银青光禄大夫、守散骑常侍、上柱国、渤海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封敖为太常卿。是月，荧惑犯东井。

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等使；以礼部郎中杨知温充翰林学士；以中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杜审权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陕虢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卢钧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等使。右补阙陈嘏、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杰上疏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诏曰：“朕以万机事繁，躬亲庶务，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仍谓崔慎由曰：“为吾言于谏官，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耳。”宰相郑朗累月请告，三章求免。是月乙未，彗出于房初度，长三尺。十月，制通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朗可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中散大夫、检礼校部尚书、兴元尹、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蒋系权知刑部尚书，宰相崔慎由兼修国史，萧鄴兼集贤殿大学士。以华州刺史高少逸为左散骑常侍，以苏州刺史裴夷直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以太常少卿崔钧为苏州刺史。入回鹘册礼使、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副使国子《礼记》博士李寻为郴州司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马。端章等出塞，黑车子阻路而回故也。以成德军观察留后、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王绍懿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以中书舍人李藩权知礼部贡院。

十一月，太子少师郑朗卒，赠司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统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郑光卒，辍朝三日，赠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宰相崔慎由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尚书萧鄴兼工部尚书，余并如故。十二月，以昭义军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毕諴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彖为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学士承旨、通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蒋伸为兵部侍郎，充职。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裴休检校户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潞磁邢洺观察等使。以正议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孔温业本官分司东都，以病请告故也。礼部郎中杨右温本官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幽州中军使、检校国子祭酒、幽府左司马、知府事、御史中丞张简真检校右散骑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大夫、权知刑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蒋系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御史大夫、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是岁，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阔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鸟、鹰隼、燕雀之类，无不驯狎。又有鸟人面缘毛，爪喙皆绀色，其声曰“甘”，人呼为“甘虫”。

十二年春正月，以晋阳令郑液为通州刺史。罗浮山人轩辕集至京师，上召入禁中，谓曰：“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曰：“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也。”留之月余，坚求还山。以前乡贡进士于琮为秘书省校书郎，寻尚皇女广德公主，改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拾遗、驸马都尉。以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弘甫为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毅夫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蕲黄申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以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杨发检校右散骑常侍、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朝散大夫、守康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袭魏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王式为安南都护、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以朝请大夫、前守太了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萧俶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请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右金吾将军、充右街使、上柱国、袭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王

镇为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以翰林学士、朝议郎、守尚书司勋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孔温裕为中书舍人，充职。以右骁卫上将军李正源守大内皇城留守。以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彖本官同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代韦有翼；以有翼为吏部侍郎。

二月，以前邕管经略招讨处置使、朝议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段文楚为昭武校尉、右金吾卫将军；以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绯鱼袋李藩为尚书户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萧鄴为监修国史。以朝议大夫、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主柱国、赐紫金鱼袋刘□彖可充集贤院学士。以渤海国王弟权知国务大虔晃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以兵部侍郎柳仲郢为刑部尚书。以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夏侯孜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朝请大夫、权知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杜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光禄大夫、守左领军卫大将军分司东都、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康季荣可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分司。贬前利州刺史杜仓为贺州司户，蔡州刺史李丛邵州司马。以工部郎中、知制诰于德孙，库部郎中、知制诰苗恪，并可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以前右金吾卫将军郑汉璋，前鸿胪少卿郑汉卿，并起复授本官，国舅光之子也。以银青光禄大夫、行给事中、驸马都尉卫洙为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权为康王傅分司。以库部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涣为长安令。闰二月，以司农少卿卢籍为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恽为司农少卿。以河东马步都虞候段威为朔州刺史，充天宁军使，兼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五月，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

六月，南蛮攻安南府。

八月，洪州贼毛合、宣州贼康全大攻掠郡县，诏两浙兵讨平之。十二月，太子少保魏掞卒，赠司徒。

十三年春正月，以虢陕观察使杜审权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

三月，宰相萧鄴罢知政事，守吏部尚书。四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诰蒋伸本官同平章事。

五月，上不豫，月余不能视朝。

八月七日，宣遗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事。是日，崩于大明宫，圣寿五十。诏门下侍郎、平章事令狐綯摄冢宰。群臣上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十四年二月，葬于贞陵。

史臣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已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洎大中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耆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上宫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过数器，非母后侑膳，辄不举乐，岁或小饥，忧形于色。虽左右近习，未尝见怠惰之容。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宫人有疾，医视之，既瘳，即袖金赐之，诫曰："勿令敕使知，谓予私于侍者。"其恭俭好善如此。季年风毒，召罗浮山人轩辕集，访以治国治身之要，其伎术诡异之道，未尝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坚求还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于罗浮山别创一道馆。"集无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朕有天下，竟得几年？"集取笔写"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兴替有数，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文、景不足过也。惜乎简藉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慊然。

赞曰：李之英主，实惟献文。粃粺尽去，淑慝斯分。河、陇归地，朔漠消氛。到今遗老，歌咏明君。□

本纪第十九上 懿宗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漼，宣宗长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藩邸。会昌六年十月，封郓王　，本名温。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宣遗诏立为皇太子监国，改今名。十三日，柩前即帝位，年二十七。帝姿貌雄杰，有异稠人。藩邸时常经重疾，郭淑妃侍医药，见黄龙出入于卧内。既间，妃以异告，帝曰："慎勿复言。又尝大雪数尺，而帝寝室之上独无，人皆异之。宣宗制《泰边陲乐曲词》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拔晕。帝果以郓王即大位，以咸通为年号。

九月，释服，追尊母后晁氏为太后，谥曰元昭。十月癸未，制以门下侍郎、守左仆射、同平章事令狐綯守司空　，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萧鄴兼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夏侯孜兼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蒋伸兼工部尚书，并依前知政事。又以兵部侍郎郑颢为河南尹。以昭义军节度、潞邢磁洺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裴休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河中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毕諴为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观察等使。以中书舍人裴坦权知礼部贡举。十二月，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杜审权为检校礼部尚书、河中晋绛节度等使。咸通元年春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对室韦使。

二月，葬宣宗皇帝于贞陵。以右拾遗刘鄴充翰林学士。以河中节度使杜审权为兵部侍郎、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以门下侍郎、守司徒、同平章事令狐綯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镇河中；尚书左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杜忭同平章事。浙东观察使王式斩草贼仇甫，浙东郡邑皆平。

八月，以河东节度使裴休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以凤翔陇右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十一月丙午朔。丁未，上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以中书舍人薛耽权知贡举。

二年春二月，吏部尚书萧鄴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郑滑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李福奏："属郡颍州去年夏大雨，沈丘、汝阴、颍上等县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没皆尽，乞蠲租赋。"从之。以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蒋伸兼刑部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杜忭为左仆射，依前知政事。四月，以前婺州刺史裴闵为颍州刺史，充本州团练镇遏等使。以驾部郎中王铎本官知制诰。八月，以中书舍人卫洙为工部侍郎。寻改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驸马都尉，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处置等使。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虽文字有殊，而声韵难别，请改授闲官者。"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以兵部侍郎曹确判度支，以兵部员外郎杨知远、司勋员外郎穆仁裕试吏部宏词选人。

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判度支毕諴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蒋伸罢知政事。林邑蛮寇安南府，遣神策将军康承训率禁军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

三年春正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杜忭率百僚上徽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

五月，敕："岭南分为五管，诚已多年。居常之时，同资御捍，有事之际，要别改张。邕州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控两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地，不并海南。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别择良吏，付以节旄。其所管八州，俗无耕桑，地极边远，近罹盗扰，尤甚凋残。将盛籓垣，宜添州县。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宰臣杜忭兼司空，毕諴兼兵部尚书。驾部郎中、知制诰王铎为中书舍人。以邕管经略使郑愚为广州刺史，充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将军宋戎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饥。南蛮陷交址，征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澪渠，江西造切麦粥以馈行营。湘、漓溯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言："江西、湖南，溯流运粮，不济军师，士卒食尽则散，此宜深虑。臣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因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杨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七月，徐州军乱，以浙东观察使王式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前年寿州刺史温璋为节度使，骄卒素知璋严酷，深负忧疑。璋开怀抚谕，终为猜贰，给与酒食，未尝沥口，不期月而逐璋。上是以式代璋。时式以忠武、义成之师三千平定仇甫，便诏式率二镇之师渡淮。徐卒闻之，惧其势，无如之何。至大彭馆，方来迎谒。居三日，犒劳两镇兵令还，既擐甲执兵，即命环骄卒杀之。徐卒三千余人，是日尽诛，由是凶徒悉殄。

九月，以户部侍郎李晦检校工部尚书，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十一月，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会诸道之师赴援安南。以吏部侍郎郑处诲萧仿、吏部员外郎杨俨、户部员外郎崔彦昭等试宏词选人。十二月，以吏部侍郎萧仿权知礼部贡举。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庚午，上有事于圆丘，礼毕，御丹凤楼，大赦。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敕，授官后三日举一人自代。州牧令录上佐官，在任须终三考。河东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以病求罢，诏以太子少师致仕归东都。以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潼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二月，以左散骑常侍李荀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

三月，以兵中侍郎、判度支杨收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曹汾为河南尹；以户部侍郎李蠙检校礼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四月，敕徐州罢防御使，为支郡，隶兖州。七月朔，制："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戎、李良瑍察访人数，量事救恤。安南管内被蛮贼驱劫处，本户两税、丁钱等量放二年，候收复后别有指挥。其安南溪洞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其徐州银刀官健，其中先有逃窜者，累降敕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贼头首已抵极法，其余徒党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是月，东都、许、汝、徐、泗等州大水，伤稼。初，大中末，安南都护李琢贪暴，侵刻獠民，群獠引林邑蛮攻安南府。三年，大征兵赴援，天下骚动。其年冬，蛮竟陷交州，赴安南诸军并令抽退，分保岭南东、西道。

十一月，长安县尉、集贤校理令狐滈为左拾遗。制出，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上疏，论滈父綯秉权之日，广纳赂遗，受李琢贿，除安南，致生蛮寇，滈不宜居谏诤之列。时綯在淮南，上表论诉，乃贬云兴元少尹，蜕华阴令，氵高改詹事司直。以中书舍人王铎权知礼部贡举，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确同平章事，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毕諴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晋绛慈隰节度使。就加幽州张允伸检校司徒。以兵部侍郎高璩本官同平章事，以户部侍郎裴寅判本司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以用兵罢元会。谏议大夫裴坦上疏，论天下征兵，财赋方匮，不宜过兴佛寺，以困国力。优诏答之。

二月，以兵部尚书牛丛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徐州处置观察防御使。以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平章事杜审权为润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三月，以兵部郎中高湜、员外于怀试吏部，平判选人。四月，右仆射、平章事夏侯孜增爵五百户。以中书舍人王铎为礼部侍郎，以晋州刺史孟球检校工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南蛮寇邕管，以秦州经略使高骈率禁军五千赴邕管，会诸道之师御之。

五月丁酉，制：

朕以寡昧，获承高祖、太宗之丕构，六载于兹矣。罔畋游是娱，罔声色是纵，罔刑戮是滥，罔邪佞是惑。夙夜悚惕，以忧以勤，庶几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怀柔，独惟南蛮，奸宄不率。侵陷交趾，突犯朗宁，爰及隽州，亦用攘寇。劳我士卒，兴吾甲兵，骚动黎元，役力飞輓，每一轸念，闵然疚怀。顾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泽，俾垂及物之仁。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邕州已西黎、隽界内，昨因蛮寇，互有杀伤，宜令本道收拾埋瘗，量设祭酹。

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以制驭乖方，频致骚扰。近者再置使额，却领四州，劳逸既均，人心甚泰。但闻比因罢节之日，或有被罪奔逃，虽朝廷频下诏书，并令一切不问，犹恐尚怀疑惧，未委招携，结聚山林，终成诖误。况边方未静，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团练使选拣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待岭外事宁之后，即与替代归还。仍令每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其粮料赏给，所司准例处分。

淮南、两浙海运，虏隔舟船，访闻商徒，失业颇甚，所由纵舍，为弊实深。亦有搬货财委于水次，无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宜令三道据所搬米石数，牒报所在盐铁巡院，令和雇入海□同船，分付所司。通计载米数足外，辄不更有隔夺，妄称贮备。其小舸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议痛刑。于戏！万方靡安，宁忘于罪己；百姓不足，敢怠于责躬。用伸钦恤之怀，式表忧勤之旨。

壬寅，制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收为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以中

书侍郎、平章事曹确兼工部尚书，兵部侍郎、平章事高璩为中书侍郎、知政事，余并如故。

秋七月壬子，延资库使夏侯孜奏：

盐铁户部先积欠当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资库钱绢三百六十九万余贯匹。内户部每年合送钱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贯匹，从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纳外，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一十四万贯匹。当使缘户部积欠数多，先具申奏，请于诸道州府场盐院合纳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钱内，割一十五文，属当使自收管。敕命虽行，送纳稽缓。今得户部牒称，所收管除陌钱绢外，更有诸杂物货，延资库征收不便，请起今年合纳延资库钱绢一时便足。其已前积欠，候物力稍充，积渐填纳。其所割一十五文钱，即当司仍旧收管。又缘累岁以来，岭南用兵，多支户部钱物。当使不欲坚论旧欠，请依户部商量，合纳今年一年额色钱绢须足，明年即依旧制，三月、九月两限送纳毕。其以前积欠，仍令户部自立填纳期限者。

敕旨依之。

十月丙辰，以中书舍人李蔚权知礼部贡举。

十一月乙酉，以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检校工部尚书、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昌军节度、沧济德观察等使。乙未，以兵部侍郎萧寘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年正月癸未朔。丁亥，制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孔温裕为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曹棣观察处置等使。

二月，制以御史中丞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璩罢知政事。以吏部尚书崔慎由、吏部侍郎郑从谠、吏部侍郎王铎、兵部员外郎崔谨张彦远等考宏词选人；金部员外郎张乂思、大理少卿董赓试拔萃选人。以给事中杨严为工部侍郎，寻召为翰林学士。四月，西川节度使牛丛奏于蛮界筑新城、安城、遏戎州功毕。时南诏蛮入寇姚、隽，陈许大将颜复戍隽州新筑二城。其年秋，六姓蛮攻遏戎州，为复所败，退去。兵部侍郎、平章事徐商、萧寘转中书侍郎、知政事。

五月，以左丞杨知温为河南尹，以神策大将军马举为秦州经略招讨使，以右金吾大将军李宴元为夏州刺史、朔方节度等使。安南都护高骈奏于邕管大败林邑蛮。七月，以右卫大将军薛绾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

史，充徐泗团练观察防御等使。

九月，以中书舍人赵骘权知礼部贡举；以吏部侍郎萧仿检校礼部尚书、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判滑颍观察等使。十二月，太皇太后郑氏崩，谥曰孝明。是岁秋，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收复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

七年春正月戊寅朔，以太皇太后丧罢元会。

三月，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袭食实封一百户王绍懿卒，赠司徒。绍鼎之弟，俱寿安公主之子也。三军推绍鼎子景崇知兵马留后事。就加幽州张允伸兼太保、平章事，进封燕国公。以吏部侍郎郑从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四月，寿安公主上表请入朝，诏曰："志兴奏汝以景崇未降恩命，欲来朝觐事，具悉。景崇素闻孝悌，颇有义方，洽三军爱戴之情，荷千里折冲之寄。缵乃旧服，绰有令猷，朝廷奖能，续有处分。缘孝明太后园寝有日，庶事且停，候祔庙礼成，当允诚请。"七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甘峻山青□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昙延进《大乘百法门明论》等。

八月，镇州王景崇起复忠武将军、左金吾卫将军同正、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御史中丞，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中书侍郎、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书。十月，沙州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检校司空、平章事，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副大使、知节度使。安南高骈奏蛮寇悉平。

十一月十日，御宣政殿，大赦，以复安南故也。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路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义成军节度萧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褒能政也。以礼部郎中李景温、吏部员外郎高湘试拔萃选人。

八年春正月壬寅朔。丁未，河中、晋、绛地大震，卢舍压仆伤人，有死者。

三月，安南高骈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巨石梗途，令工人开凿讫，漕船无滞者。”降诏褒之。制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杨收检校兵部尚书，充浙江西道观察使；以浙西观察使杜审权守尚书左仆射；以兵部侍郎于忭本官同平章事。

九月丁酉，延资库使曹确奏：

户部每年合送当使三月、九月两限绢二十一万四千一百匹，钱万贯，自大中八年已后，至咸通四年，积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余贯匹。前使杜忭申奏，请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后，于诸道州府场监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钱内，割十五文当使收管，以填积欠。续据户部牒称，州府除陌钱有折色零碎，请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资库钱绢，逐年两限须足，其除陌十五文，当司仍旧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请依户部论请期限。其咸通五年钱绢，户部已送纳。自六年至八年，其钱绢依前不旋送纳，又积欠三十六万五千五百七贯匹者。伏以所置延资库，初以备边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号。若财货不充，则名额虚设。当制置之时，所令三司逐年分减送当使收管。元敕只有钱数，但令本司减割送库，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渐隳旧制，年月既久，积欠渐多。既无计以征收，乃指色以取济，稍称备边名号，得遵元敕指挥。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及户部请逐年送库，须且禀从。今既积欠又多，终虑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诸道州府场监院合送户部钱绢内分配，令勒留下合送延资库数目，令本处别为纲运，与户部纲同送上都，直纳延资库，则户部免有逋悬，不至累年积欠。从之。

十月丙寅，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奏：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两税榷酒及支米价，并二十文除陌诸色属省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已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不得托称占留者。”敕旨从之。宰相、门下侍郎、户部尚书曹确兼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礼部尚书路岩兼户部尚书，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徐商兼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平章事于忭为中书侍郎。以中书舍人刘允章权知礼部贡举，以吏部侍郎卢匡、吏部侍郎李蔚、兵部员外郎薛崇、司勋员外郎崔殷梦考吏部宏词选人。

九年春正月丙申，以吏部侍郎李蔚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节度、汴宋亳观察处置等使。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就加检校

太傅。以兵部员外郎焦渎、司勋员外郎李岳考宏词选人。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方。其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许佶、赵可立杀其将王仲甫，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

九月辛卯朔。甲午，庞勋陷宿州，知州判官焦潞奔归于徐。乙未，庞勋陷徐州，杀节度使崔彦曾、判官焦潞、李税温延皓、崔蕴、韦廷乂，惟免监军张道谨。遂出徐、宿官库钱帛，召募凶徒，不旬日其徒五万。勋抗表请罪，仍命群凶邀求节钺。上遣中使因而抚之。贼令别将梁伾守宿州，以姚周为柳子寨主，又遣刘行及、丁景琮、吴玫迴攻围泗州。十月，诏征河南、河东、山南诸道之师。贬浙西观察使杨收为端州司马同正，收弟前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严为韶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洪州刺史、镇南节度、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严譔长流岭南。贼攻泗州势急，淮南节度使令狐綯虑失泗口，为贼奔冲，乃令大将李湘赴援，为贼所诱，示弱乞降，乘其无备，为贼所袭，举军皆没。湘与都监郭厚本俱为贼所执，送徐州。

十一月庚寅朔。丁酉戌时，妖星初出，如匹练亘空，化为云，没在楚分。吴迴既执李湘，乃令小将张行简、吴约攻滁州。城内无兵，有淮南游奕兵三百人在州界，见贼至，径来奔郡，贼乘之，遂陷滁州。张行简执刺史高锡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简又进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楼谓吴迴曰："城中玉帛、女子不敢惜，只勿取天子城池。"贼许之，遂剽城中居民，杀判官张琢，以琢浚城壕故也。庞勋又令将刘贽攻濠州，陷之，囚刺史卢望回于回车馆，望回郁愤而死，仆妾数人皆为贼蒸而食之。十二月庚辰朔，将军戴可师率沙陀、吐浑部落二万人，于淮南与贼转战，贼党屡败，尽弃淮南之守。是岁，江、淮蝗食稼，大旱。庞勋奏："当道先发戍岭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观察使刘允章上书言；"庞勋聚徒十万，今若遣人达岭表，如戍卒与勋合势，则祸难非细。"寻诏庞勋止绝，兼令江、淮诸道纪纲捕之。

十年春正月己未朔，以徐州用兵罢元会。癸亥，以右拾遗韦保衡为银青光禄大夫、守起居郎、驸马都尉，尚皇女同昌公主，出降之日，礼仪甚盛。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兼徐州北路行营招讨等使，智兴之从子也；以将军硃克诚充北路招讨都虞候；王宥北路招讨前军使。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瞻守本官同平章事。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蒋伸为太子太保，罢知政事，病免也。以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商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以右神策大将军、知军使、兼

御史大夫、上柱国、龙阳县开国伯、食邑一千户康承训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右神策大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充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又以将军李邵为徐州南路行营招讨都虞候；以将军史忠用为颍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马澹为徐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董涛充卢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戴可师充曹州行营招讨使；将军硃邪赤心充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将军王建充淮泗行营招讨使；将军曹翔充兖海节度行营招讨使；将军马举为扬州都督府司马，充淮南行营招讨使；将军高罗锐为楚州刺史，本州行营招讨使；将军秦匡谟为濠州刺吏，本州行营如讨使，李播为宿州刺史，赴卢州行营招讨使；以将军孟彪为太仆卿，充都粮料使。凡十八将，分董诸道之兵七万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进军攻徐州。魏博何弘敬奏当道点检兵马一万三千赴行营。时贼将刘行及、丁景琮、吴迥攻围泗州，可师乘胜救之，屯于石梁驿。贼自退去，可师追击，生擒刘行及，贼保都梁城，乃断行及之指，悬于城下以示贼。贼登城拜曰："见与都头谋归朝。"可师既知其窘，乃退军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军，贼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开城门，惟病妪数人而已。王师入垒未整，翌日诘旦重雾，贼军大至，可师方大醉，单马奔出，为虹县人郭真所杀，一军尽没，惟忠武、太原、沙陀之骑军保全而退。副将王健为贼所擒，刘行及却为贼将吴迥所得，吴迥乃进军复围泗州。自是梯冲云合，内外不通。庞勋恃其骤胜，遣人上表，词语不恭，又与康承训书，指斥朝政。王晏权者，智兴之犹子也，故授以武宁节制以招之，以冀招怀。徐人怨王式之诛，相扇构乱，数月招携，啖之以利，民阙卒无革心者。康承训大军攻宿州，贼将梁伾出战屡败，乃授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灵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责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驩州，与严譔并赐死于路；其党杨公庆、严季实、杨全益、史明、廉遂、何师玄、李孟勋、马全祐、李羽、王彦复等长流儋、崖、播等州；判官硃偪、常濆、阎均等配流岭南。以河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平章事、上柱国、谯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夏候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时南平蛮寇西川，责孜在蜀日失政也。

二月己丑，庞勋急攻泗州，遣牙将李员入城见刺史杜慆曰："留后知中丞名族，不敢令军士失礼，但开城门，令百姓存活，无相疑也。"慆执而杀之。诏司农卿薛琼使淮南卢、寿、楚等州，点集乡兵以自固。四月，康承训奏大败柳子寨贼，诏监军杨玄价与康承训商量，拔汴河水以灌宿州。

六月丁亥朔。戊戌，制曰：

动天地者莫若精诚，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顾惟庸昧，托于王公之上，于兹十一年矣。祗荷丕构，寅畏小心，慕唐尧之钦若昊天，遵周王之昭事上帝。念兹夙夜，靡替虔恭，同驭朽之忧勤，思纳隍之轸虑。内戒奢靡，外罢畋游，匪敢期于雍熙，所自得于清净，止望寰区无事，稼穑有年。然而烛理不明，涉道唯浅，气多堙郁，诚未感通。旱□是虞，虫螟为害，蛮蜒未宾于遐裔，寇盗复蠹于中原。尚驾戎车，益调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夏骄阳，时雨久旷，忧勤兆庶，旦夕焦劳。内修香火以虔祈，外罄牲玉以精祷。仰俟玄贶，必致甘滋。而油云未兴，秋稼阙望，因兹愆亢，轸于诚怀。矧复暴政烦刑，强官酷吏，侵渔蠹耗，陷害孤茕，致有冤抑之人，构成灾沴之气。主守长吏，无忘奉公。伐叛兴师，盖非获已，除奸讨逆，必使当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风雨愆候。凡行营将帅，切在审详，昭示恻悯之心，敬听勤恤之旨。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系留。雷雨不同，田畴方瘁，诚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间，宜令坊市权断屠宰。昨陕虢中使回，方知蝗旱有损处，诸道长史，分忧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济物。内有饥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毋俾艰食。徐方寇孽未殄，师旅有征，凡合诛锄，审分淑慝，无令胁从横死，元恶偷生。宜申告伐之文，使知逆顺之理。于戏！每思禹、汤之罪己，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谓德信未孚，教化犹梗。咨尔多士，俾予一人，既引过在躬，亦渐几于理。布告中外，称朕意焉。贼将郑镒急攻寿州，诏南面招讨使马举救之，贼解围而去。康承训悉兵攻贼小睢寨，不利而退。七月，康承训攻贼柳子寨，垂克而贼将王弘立救至，王师大败，承训退保宋州。庞勋乘胜自率徐州劲卒并攻泗州，留其都将许佶守徐州。诏南面招讨使马举为行营都招讨使，代承训率诸军以援泗州。

八月，和州防虞行官石侔等一百三十人状诉刺史崔雍，称：“贼初劫乌江县，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雍犹不信，二人并被枷杻。续差人探见贼已去州十里。贼寻逼州城，崔雍与贼头吴约于鼓角楼上饮酒，许与贼州。又认军事判官李谯为亲弟，表状驱使官张立为男，只乞二人并身，其余将士一任处置。便令押衙李词等各脱下衣甲，防虞官健束手被斩者八百余人。行官石琼脱衣甲稍迟，便被崔雍遣贼处斩。其崔雍所有料钱并家口，累差人押送往采石，今在润州。岂有将一千人兵士之命，赎拔己之一身，不惟辜其神明，实亦生负圣主。兼科配军州官吏修葺城池，妄称出料钱修城者。”敕曰：“臣子之节，无如尽忠；士人之风，宜当远耻。崔雍任居牧守，贼犯州城，御捍曾不发言，从容乃与命酒。况石琼

未脱衣甲，志在当锋，不能奖其赤诚，翻令擒送贼所。原其深意，与贼通和，臣节全亏，情状可见，欲行朝典，宜更推穷。其崔雍家口并在宣州，宜令宣歙观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逐具事由申奏。”是月，马举率师解泗州之围，贼党遁去。敕曰：“当崔雍守郡之日，是庞勋肆逆之初。属狂寇奔冲，望风和好，置酒以邀贼将，启关而纳凶徒。城内不许持兵，皆令解甲，致使三军百姓，抆血相视，连头受诛。初闻奏陈，深骇观听。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荣；杜慆孤垒获全，寻加殊奖。既褒忠节，难赦罪人，玉石固分，惩劝斯在。将垂诫于四海，当何爱于一夫。其崔雍宜差内养孟公度专往宣州，赐自尽。”公度至，雍死于陵阳馆，其男党兒、归僧配流康州，锢身递送。司勋郎中崔原贬柳州司户，比部员外郎崔福昭州司户，长安县令崔朗澧州司户，左拾遗崔庚连州司户，荆南观察支使崔序衡州司户，皆雍之亲党也。

九月，贼宿州守将张玄稔以城降，有兵万人，马举率师赴之。庞勋闻之，以其众将攻玄稔。玄稔，贼之劲将也，遂与举合势，急围徐州。许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败走出。玄稔收复徐州，庞勋方来赴援，闻城已拔，欲南趋濠州，马举追及涣河，击败之，勋溺水而死。萧县主将又斩许佶首来降，徐寇悉平。初，庞勋据徐州，仓库素无贮蓄，乃令群凶四出，于扬、楚、卢、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马輓运粮糗，以夜继昼。招致亡命，有众二十万，男女十五已上，皆令执兵，其人皆舒锄钩为兵，号曰“霍锥”。首尾周岁，十余郡生灵，受其酷毒，至是尽平。与玄稔诏曰：“去岁灾兴分野，毒起徐方，蕞尔庸夫，称兵犯命，招谕不复，猖狂罔悛，胁从三州之人，污染万姓之俗。逆顺之理，邪正坐分，果有忠臣，悉歼逆党，再清郡邑，不举干戈。此皆众人协心，合州受福。但以首尾周岁，取制凶威，里闾不安，农桑失业，言念于此，倍积忧怀。已有诏指挥，今授玄稔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赐分帛五千匹、金榼一枚、盖碗一具、金腰带一条。军将张皋已下二十人，等第优给。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领宣赐。”制曰：

朕以眇身，获承丕业，虔恭惕厉，十一载于兹。况荷十七圣之鸿休，绍三百年之庆祚，将求理本，敢忘宵衣。虽诚信未孚，而寅畏不怠，既绝意于苑囿，固无心于畋游，业业兢兢，日慎一日。休征罔应，沴气潜生，南蛮将罢于战争，徐寇忽孤于惠养。招谕不至，虐暴滋深，窃弄干戈，擅攻州镇。将邀符印，辄恣凶奸，不畏神祇，自贻覆灭。股肱之臣，以罪恶之难舍；腹心之众，谓悖逆之可诛。爰征甲兵，用救涂炭，上将宣力，内臣协心。选用皆得于良材，扫荡才及于周岁，诛干纪

反常之噍类，惩乱臣贼子之奸谋。

今则已及偃戈，重康黎庶。畴庸之典，在丝发以无私；懋赏之时，贵纤毫之必当。其四面行营节度使，既成茂勋，宜加酬奖，并取别敕处分。应诸道行营都将已下节级军将，各委本道具功劳名衔，分析闻奏，当续有处分。被坚执锐，冒涉寒暄，解甲橐弓，还乡复业，颁缯帛之赐，免差役之征。应四面行营将士，今既平宁，宜令次第放归本道。其赏赐匹段，已从别敕处分，到本道后，仍令节度使各犒宴放归私第，便令歇息，未用差使。如行营人，并免差科色役；如本厢本将，今后有节级员阙，且以行营军健量材差置，用酬征伐之勤。临敌用命，力屈殒身，须慰伤魂，以彰忠节。超与职事，仍加任使。如无父兄子弟，即有妻女者，即委州使厚加赠恤，常令安抚。如是都将至都虞候阵亡者，与赠官。应阵亡将士有父兄子弟愿入军者，便令本道填替。如无父兄子弟，仍且与给衣粮三年。因战阵伤损手足永废者，终身不得停给。如将士被贼杀害者，委所在州县量事救接，重与改瘗，勿令暴露，兼与设祭。

王者以仁恕为本，拯济是谋，元恶既已诛锄，胁从宜从宽宥。除宠勋亲属及桂州回戈逆党，为贼胁从及因战阵拒敌官军，招谕不悛，惧法逃走，皆非本恶，盖锋刃所驱，今并释放，一切不问。应旧军将军吏节级所由，既已归还，征赋先宜蠲免。其徐、宿、濠、泗等州应合征秋夏两税及诸色差科色役，一事已上，宜放十年，已后蠲放三年，待三年后续议条疏处分。编甿失业，丘井无人，桑柘枌榆，鞠为茂草，应行营处百姓田宅产业为贼残毁烧焚者，今既平宁，并许识认，各还本主，诸色人不得妄有侵占。九原可作，千载不忘，尚禁樵苏，宁伤丘垅。应有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即与掩藏，仍量致祭。自用兵已来，郡邑皆罹攻劫，远念惊挠，尤在慰安。今遣右散骑常侍刘异、兵部郎中薛崇等往彼宣抚。于戏！朕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物失所，每轸纳隍之忧；一方未宁，常负阽危之戒。今元凶就戮，逆党诛夷，载戢干戈，永销氛昆，庶平妖气，允洽嘉祥。遐迩臣僚，当体予意。

制以徐州南面招讨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右神武大将军、权知淮南节度事、扶风县开国伯、食邑一千户马举可检校司空，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右武卫大将军、徐州东南面招讨使曹翔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徐泗濠团练防御等使；以前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令狐綯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何弘敬卒，三军立其子全皞为兵马留后。

十一月，南诏蛮骠信坦绰酋龙率众二万寇隽州。定边军节度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为贼所攻，再荣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关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边军节度使窦滂勒兵拒之。十二月，骠信遣清平官十余人来伪和，与窦滂语次，蛮军船筏竞渡，忠武、武宁军兵士结阵抗之，接战自午及申，蛮军稍却。窦滂自缢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谓滂曰："都统何至于是，但安心，全绪与再荣、弘节等血战取胜。"全绪三人率兵而出，滂乃单骑宵遁。其夜，蛮军营于山下。全绪等谋曰："彼众我寡，若明日对阵，吾属败矣。可夜击之，令其军乱，自解去。"忠武、武宁之师乃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众大骇，全绪等三将保军而去。蛮军乘胜进攻西川平，朝廷以颜庆复为大渡河制置、剑南应接等使，宋威为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兵数万，与忠武、武宁之师合，与蛮军战于汉州之毗桥，大捷，解西川之围。明日，蛮军遁走，西川平。以蜀王佶为开府仪同三司、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不出阁；以卢耽知节度事。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赴阙。以义成军节度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滑州刺史、上柱国、会稽县开国伯、食邑二千户康承训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军节度使。以吏部侍郎杨知温、吏部侍郎于德孙李玄考官；司封员外郎卢蒗、刑部侍郎杨戴考试宏词选人；以虞部郎中宋震、前昭应主簿胡德融考科目举人。诏以兵戈才罢，且务抚宁，其礼部贡举，宜权停一年，付中书行敕指挥，其两省官等，不用论奏。敕荆南节度使杜忭："据司天奏，有小孛星气经历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缘边藩镇，最要提防，宜训习师徒，增筑城堡。凡关制置，具事以闻。"制以魏博节度使何全皞起复检校司空、同平章事。

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制尚书右仆射杜审权为检校司徒、河中尹、绛慈隰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丙午，制宰相、门下侍郎、吏部尚书曹确可兼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户部尚书路岩可兼右仆射，中书侍郎于忭可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刘瞻可中书侍郎、知政事。余并如故。己酉，制："河东节度使康承训，将门琐质，戎垒微才，曾不知兵，谬膺重禄。忧韬钤以效任，畜奸恶以事君，几授钺于戎藩，尝执金以徼道，谓其尽节，委以专征。属者徐部匪宁，敢干纪律，俾护诸将，坐覆危巢。罄国币以佐军，颁王爵而赏士，而玩寇莫战，按甲不前，立法未学于穰苴，申令顿亏于孙子。况部伍不战，逼挠无谋，人数空多，军威何振。使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始凝望于天诛，翻有思于贼至。洎元凶自溃，玄稔效忠，彭门洞开，尔功何有！而负恩已甚，渎货是求，叨荣苟幸于一时，遗患遂逾于积岁。爰行国典，俾傅戎藩，可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同正，驰驿发遣。以检校左散骑常侍、泗州刺史杜慆检校工

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以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浑诸部招讨使、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硃邪赤心为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仍赐姓名曰李国昌。以吏部尚书萧鄴、吏部侍郎于德孙、吏部侍郎杨知温考官；司勋员外郎李耀、礼部员外郎崔澹等考试应宏词选人。以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使、中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崔彦昭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扶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驸马都尉韦保衡本官同平章事。以兵部侍郎刘鄴判度支。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曹确以病求免，授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润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观察等使。魏博节度使何全皞酷政，为衙军所杀，推其大将韩君雄为留后。四月癸未朔。戊子，敕："去年属以用军之际，权停贡举一年，今既去戈，却宜仍旧。来年宜别许三十人及第，进士十人，明经二十人，已后不得援例。"八月辛巳朔。己酉，同昌公主薨，追赠卫国公主，谥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主以大中三年七月三日生，咸通九年二月二日下降。上尤钟念，悲惜异常。以待诏韩宗绍等医药不效，杀之，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府。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上疏论谏行法太过，上怒，叱出之。

九月丙辰，制以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刘瞻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等使。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畋为梧州刺史；正议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孙瑝为汀州刺史；将仕郎、右谏议大夫、柱国、赐紫金鱼袋高湘为高州刺史；中散大夫、比部郎中、知制诰、柱国、赐紫金鱼袋杨知至为琼州司马；将仕郎、守礼部郎中魏笣为春州司马；朝议大夫、行兵部员外郎、判度支案、柱国张颜为播州司户；朝议大夫、行刑部员外郎、柱国崔颜融为雷州司户；并坐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京兆尹温璋贬振州司马，制出之夜，璋仰药而死。刘瞻再贬康州刺史。十月，以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以中书舍人高湜权知礼部贡举。

十一月己酉朔。辛亥，制以礼部尚书王铎本官同平章事。丁卯，敕："徐州地当沛野，军本骁雄，实为壮国之都，固协建侯之制。况山河素异，土俗甚殷，岂欲削卑，挫其繁盛。盖缘比因稔祸，或至乱常，罪由己招，孽非天作。桂林叛卒，继有逆谋，涂炭生灵，首尾周岁。杀伤黎庶，污染忠良，所不忍言，寻加翦灭，是以卑其镇额，隶彼藩方。近

属大兵已来，饥年荐至，且闻军人百姓，深耻前非，愿行旧规，却希建节。朕每深轸念，思致小康，特示渥恩，复其军额。宜赐宣徽库绫绢十万匹，助其宴犒，必获周丰。其徐州都团练使改为感化军节度、徐宿濠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吏部侍郎郑从谠检校户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代李蔚；以蔚检校吏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申，宰相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御含元殿。册礼毕，大赦。辛酉，葬卫国公主于少陵原。先是，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京兆尹薛能为外监护，供奉杨复璟为内监护，威仪甚盛，上与郭淑妃御延兴门哭送。幽州节度使张允伸病，请以子简会为节度副大使、权知兵马事，诏从之。

三月，以吏部尚书萧鄴、吏部侍郎归仁晦李当考官；司封郎中郑绍业、兵部员外郎陆勋等考试宏词选人。四月，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检校司徒，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使。

五月庚申，敕：“慎恤刑狱，大《易》格言。《语》曰：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而狱吏苛刻，务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闻视事。以此械系之辈，溢于狴牢；追捕之徒，系于简牍。实伤和气，因致沴氛。况时属熇蒸，化先茂育，并赦罪戾，式顺生成。应天下所禁系罪人，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或信任人吏，多有生情系留，续察访得知，本道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以诫慢易。到后十日内，速疏理分析闻奏。”上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沉香高座。七月辛丑，中书门下奏：

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厘革诸道及在京诸司奏官并请章服事者。其诸道奏州县官司录、县令、录事、参军，或见任公事，败阙不理，切要替换，及前任实有劳效，并见有阙员，即任各举所知。每道奏请，仍不得过两人。其河东、潞府、邠宁、泾原、灵武、盐夏、振武、天德、鄜坊、沧德、易定、三川等道观察防御等使及岭南五管，每道每年除令、录外，许量奏簿、尉及中下州判司及县丞共三人。福州不在奏县官限。其黔中所奏州县官及大将管内官，即任准旧例处分。在京诸司及诸道带职奏官，或非时佥替，考限未满，并却与本资官。诸道节度及都团练防御使下将校奏转试官及宪御等，令诸节度事每年量许五人，都团练防御量许三人为定，不得更于其外奏请。其御史中丞已下，即准敕文条疏，须有军功，方可授任。自今后如显立战伐功劳者，任具事绩申奏，如检勘不虚，当别与商量处分，以外辄不得更有奏请。其幽、镇、魏三道望

且准承前旧例处分。敕旨从之。十二月，以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郑从谠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甲戌，制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刘鄴本官同平章事。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张允伸卒，赠太尉，谥曰忠烈。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

二月，幽州牙将张公素夺留后张简会军政，自称留后。丁巳，制以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琮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御史中丞赵隐为户部侍郎、本官同平章事。

三月，以吏部尚书萧鄴、吏部侍郎独孤云考官，职方郎中赵蒙、驾部员外郎李超考试宏词选人。试日，萧鄴替，差右丞孔温裕权判。

五月庚午朔。辛未，敕检校尚书左仆射、守左羽林军统军、御史大夫张直方贬康州司马同正，以其部下为盗故也。乙亥，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阁门使田献銛夺紫，配于桥陵，阁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衙，为受殷裕文状故也。给事中杜裔休贬端州司马。中书舍人崔沆循州司户，殷裕妻兄也；太仆少卿崔元应州司户，殷裕妻父也；前河阴院官韦君卿为爱州崇平尉，殷裕季父也。以前大理正万俟镕为国子司业，前兴元少尹冯彭为普州刺史，前大理正阳琯为昌州刺史。丙子，制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于琮可正议大夫、守普王傅，分司东都。辛巳，敕尚书左丞李当贬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珮贬漳州刺史，左散骑常侍李郁贬贺州刺史，前中书舍人封彦卿贬潮州司户，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诰张裼贬封州司马，右谏议大夫杨塾贬和州司户，工部尚书严祁贬郴州刺史，给事中李贶蕲州刺史，给事中张铎藤州刺史，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李敬伸儋州司户，前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于涓为凉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前湖南观察使于瑰为袁州刺史。涓、瑰，琮之兄也。于蔼、于蔇亦配流。自李当已下，皆于琮之亲党也，为韦保衡所逐。以天德防御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段文楚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

六月，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杜慆奏：当管颍州僧道百姓举留刺史宗回，敕曰：“回清干临人，自有月限，方藉绥辑，未议替

移。”六月，中书门下奏：

今月十七日，延英面奉圣旨，令诫约天下州府，应有逃亡户口，其赋税差科，不得摊配见在人户上者。伏以诸道州府，或兵戈之后，灾沴之余，户口逃亡，田畴荒废，天不敷佑，人多艰危。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言念凋弊，劳乃忧勤，不降明文，孰知圣念。其亡户口赋税及杂差科等，须有承佃户人，方可依前应役。如将阙税课额，摊于见在人户，则转成逋债，重困黎元。或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欲令均一，固在公平。若令狡猾之徒，得以升降由己，望其完葺，不亦难乎！全由长吏竭诚，方使疲甿渐泰。臣等商量，令诸道州府准此条疏，应有逃亡户口税赋并杂色差科等，并不得辄更摊配于见存人户之上。务设法招携，多方抚御，乘兹丰稔，重获昭苏。苟致安宁，自当迁陟，不遵诏令，必举典刑。

从之。七月，以前义昌军节度使卢简方为太仆卿。十二月，以振武节度李国昌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国昌恃功颇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乃移镇云中。国昌称病辞军务，乃以太仆卿卢简方检校刑部尚书、云州刺史，充大同军防御等使。上召简方于思政殿，谓之曰：“卿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然朕以沙陀、羌、浑挠乱边鄙，以卿曾在云中，惠及部落，且忍屈为朕此行，具达朕旨，安慰国昌，勿令有所猜嫌也。”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制追谥宣宗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御史中丞韦蟾奏：应诸州刺史除授，正衙辞谢后托故陈牒请假，实为容易。自今后如实有故为众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陈牒之限。应内外除官入京，合便朝谢，如遇假日，且合在都亭驿。近日多因请假，便归私家，既犯条章，颇乖礼敬。自今已后，望准故事，如未朝谢，须于都亭驿。如违越，台司勘当申奏。”从之。辛未，以云、朔暴乱，代北骚动，赐卢简方诏曰：“李国昌久怀忠赤，显著功劳，朝廷亦三授土疆，两移旄节，其为宠遇，实寡比伦。昨者征发兵师，又令克让将领，惟嘉节义，同绝嫌疑。近知大同军不安，杀害段文楚，推国昌小男克用主领兵权。事虽出于一时，心岂忘于长久？段文楚若实刻剥，自结怨嫌，但可申论，必行朝典。遽至伤残性命，刳剔肌肤，惨毒凭凌，殊可惊骇。况忠烈之后，节义之门，致兹横亡，尤悚观听。若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则事出权宜，不足猜虑。若便图军柄，欲奄有大同，则患系久长，故难依允。料国昌输忠效节，必当已有

指挥。知卿两任云中，恩及国昌爷子，敬惮怀感，不同常人。宜悚与书题，深陈祸福，殷勤晓喻，劈析指宜。切令大节无亏，勿使前功并弃。”简方准诏谕之，国昌不奉诏。乃诏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节度使张公素帅师讨之。

三月，以新除大同军使卢简方为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时李国昌据振武。简方至岚州而卒。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诸军镇。庚午，诏两街僧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黄土遍地。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制曰：“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至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睹之众，隘塞路歧。载念狴牢，寝兴在虑，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渐当暑毒，系于缧绁，或积幽凝滞，有伤和气，或关连追扰，有妨农务。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发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以吏部侍郎萧仿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朔。戊寅，疾大渐。庚午，制立普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辛巳，遗诏曰：

朕祗事九庙，君临四海，夕惕如厉，宵分靡宁，必求政化之源，思建大中之道。至于怀柔夷貊，偃戢干戈，皆以德绥，亦自驯致，冀清净之为理，庶治平之可臻。自秋已来，忽尔婴疹，坐朝既阙，逾旬未瘳。六疾斯侵，万机多旷，医和无验，以至弥留。呜呼！数哉有穷，圣贤之所必同，明于斯言，是为达节。载申顾命，式叶典谟。皇太子权勾当军国事俨，性禀宽和，生知忠孝，德苞睿哲，圣表徇齐，必能扬祖宗之重光，荷邦家之丕构。宜令所司具礼，于柩前即皇帝位。以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韦保衡摄冢宰。军国务殷，岂可久旷，况易月之制，行之自古，皇帝宜三日而听政，二十七日释服。诸道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等使，及监军、诸州刺史，受寄至重，并不得离任赴哀。文武常参官朝晡之临，十五举音。宫中当临者，非时无得擅哭。天下人吏百姓告哀后出临三日，皆释服，勿禁食肉、饮酒、婚姻、祭祀，释服之后无禁当举。薄葬之礼，宜遵汉魏之文。其山陵制度，切在俭约，并不得以金银锦绣文饰丧具。五坊鹰犬等，除搜狩外，余并解放。其医官段璲、赵□、苻虔休、马及等并释放。咨尔将相卿士、中外臣僚，竭力尽忠，匡予令嗣，送往事居，无违朕志。

是日，崩于咸宁殿，圣寿四十一。百僚上谥曰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十五年二月，葬于简陵。

史臣曰：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当大中时，四海承平，百职修举，中外无粃政，府库有余赀，年谷屡登，封疆无扰。恭惠始承丕构，颇亦励精，延纳谠言，尊崇耆德，数稔之内，洋洋颂声。然器本中庸，流于近习，所亲者巷伯，所昵者桑门。以蛊惑之侈言，乱骄淫之方寸，欲无怠忽，其可得乎！及衅结蛮陬，奸生戍卒。发五岭之转输，寰海动摇；征二蜀之捍防，蒸人荡覆。徐寇虽殄，河南几空。然犹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以谀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争趋险陂之途，罕励贞方之节。见豕负涂之爱竖，非次宠升；燋头烂额之辅臣，无辜窜逐。是以干戈布野，虫旱弥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輴已泣于苍野，报应无必，斯其验欤！土德凌夷，祸阶于此。虽有文、景之英继，难以兴焉。自兹龟玉之不昌，固其宜矣。黄发遗叟，言之涕零。

赞曰：邦家治乱，在君听断。恭惠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憸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

本纪第十九下 僖宗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于东内。初封普王，名俨。十四年七月，懿宗大渐。其月十八日　　，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临。旰昃劳怀，寝兴思理，涉道犹浅，导代未孚。而摄养乖方，寒暑成疠，实有虑于阙政，且无暇于怡神。恙未少瘳，日加浸剧，万务凡总，须有主张。考思旧章，谋于卿士，思阐鸿业，式建皇储。第五男普王俨改名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俾崇邦本，允协人心，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咨尔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予胤，辅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庶。布告中外，知朕意焉。”是日，懿宗崩。二十日，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政，并封国公。

八月，皇帝释服。册圣母王氏为皇太后。河南大水，自七月雨不止，至释服后方霁。

九月，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韦保衡贬贺州刺史。以岳州刺史于琮为太子少傅，缘琮贬逐者并放还。循州司户崔沆复为中书舍人，前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郑畋为左散骑常侍，前兵部侍郎、知

制诰、翰林学士张裼为太子宾客，前谏议大夫高湘复为谏议大夫，前宣歙观察使杨严复为给事中。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刘鄴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观察副大使、知节度事。

十一月，以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驸马都尉于琮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十二月，雷震。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杜慆就加兵部尚书。

乾符元年春正月辛酉朔。乙丑，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萧仿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王铎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观察等使。二月，葬懿宗于简陵。

三月，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崔彦昭为尚书兵部侍即，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上柱国、岐山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窦浣检校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赵隐检校吏部尚书、润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月，崔彦昭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以前淮南节度使李蔚为吏部尚书。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郓州刺史高骈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右散骑常侍韦荷为吏部侍郎。前同州刺史崔璞为右散骑常侍。右领军卫上将军浑僖检校吏部尚书、左千牛卫上将军。以侍御史卢胤征为司封员外郎，判户部案。

五月，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卢携本官同平章事。太子右庶子李峄为太仆卿，侍御史裴渥为起居郎。以岭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郑从谠为刑部尚书，以吏部侍郎韦荷检校礼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七月，以礼部侍郎裴瓒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观察使；故湖南观察使李庾赠礼部尚书。十月，以中书舍人崔沆为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崔胤为给事中。

十一月丙戌朔。庚寅，上有事于宗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为乾符。宰相萧仿兼司空、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兵部侍郎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兵部侍郎郑畋为集贤殿大学士。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检校兵部尚书李钧为灵武节度，制曰：“朕以沙陀骁勇，重累战功，六州蕃、浑，沐浴王化。念其出于猜贰，互有伤残，而克璋报仇，其意未已。被我君临之德，轸吾子育之心，爰择良能，俾之宣抚。惟尔先正，

尝镇北门，待国昌以雄杰之才，置国昌于济活之地。既藉奕叶之旧，又怀任土之观。是用付以封疆，委之军旅，必集王事，无坠家声。”初钧父业镇太原，能安集代北部落。时李国昌父子据大同、振武，吐浑、契苾、幽州诸道之军攻之不利，故假钧灵武节钺，率师招谕之。以长安令李壁为谏议大夫，以吏部员外郎徐彦若为长安令。兵部郎中卢鄯为楚州刺史。十二月，党项、回鹘寇边。以左司郎中崔原为兵部郎中，江州刺史李可仁为右司郎中。权知工部尚书牛蔚为礼部尚书，太子宾客于派为工部尚书。是冬，南诏蛮寇蜀，诏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征兵赴援。西川节度使高骈奏：“奉敕抽发长武、鄜州、河东等道兵士赴剑南行营者。伏以西川新军旧军差到已众，况蛮蜒小丑，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岖，馆驿穷困，更有军顿，立见流移，所谓望一处完全而百处俱破。且兵不在众而在于和，其左右神策长武镇、鄜州、河东所抽甲马兵士，人数不少，况备办军食，费损尤多。又缘三道藩镇，尽扼羌戎，边鄙未宁，望不差发。如已在道路，并请降敕勒回。”诏答曰：“蛮蜒如尚凭凌，固须倍兵御敌；若已奔退，即要并力追擒。方藉北军，助平南寇，其三处兵士，宜委高骈候到蜀日分布驱使。具务多多之办，宁乱整整之师。其河东一千二百人，令窦浣不要差发。”时骈捍蛮已退，长武兵士竟至蜀而还，议者惜其劳费而虚邀出入之赏也。右军中尉韩文约以疾乞休致，从之。

二年春正月乙酉朔。己丑，宰相崔彦昭率文武百僚上尊号，上御正殿受册。以知内枢密田令孜为右军中尉。南蛮骠信遣使乞盟，许之。以凤州刺史郭弘业为左金吾卫将军。库部郎中韦岫为泗州刺史，都官员外郎李频为建州刺史。

二月，以兵部侍即、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凝为秘书监，以所补吏职罪也。以吏部侍郎裴坦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以翰林学士崔澹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徐仁嗣为司封郎中，学士如故。以容管经略招讨使高秦检校户部尚书，太府卿李峄为宗正卿，湖州刺史张搏为卢州刺史，库部员外郎杨堪为吏部员外郎。

三月，以右补阙郑勤为起居郎，度支推官牛徽为右补阙。以户部郎中崔彦融为长安令，都官郎中杨知退为户部郎中。左司员外郎唐峤为刑部郎中，刑部员外郎毕绍颜为左司员外郎，侍御史郑顼为刑部员外郎。四月，海贼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以殿中侍御史李烛为礼部员外郎。以太子宾客张裼为吏部侍郎。前淮南节度使李蔚为太常卿，成德军节度使王景崇加开府仪同三司。秘书监萧岘为国子祭酒。汝州刺史崔彦冲为太子宾客分司。新除吏部侍郎张裼为京兆尹。东川点检兵马使吴行鲁可金紫

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等使。以东川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崔充为河南尹；河南尹李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以凤翔陇西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上柱国、凉国公、食邑三千户令狐綯进封赵国公。

五月，濮州贼首王仙芝聚于长垣县，其众三千，剽掠闾井，进陷濮州，俘丁壮万人。郓州节度使李种出兵击之，为贼所败。以殿中少监薛珰为卫州刺史，国子司业裴拙为洋州刺史，中书舍人崔沆为礼部侍郎，兵部郎中裴虔余为太常少卿。六月，以司勋员外郎薛迈为兵部郎中，户部员外郎郑就为司勋员外郎，仓部员外郎郑綮为户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王镣为仓部员外郎。

秋七月，以大理卿蔡行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都防御使，大理卿张彦远为大理卿。以京兆尹张裼检校户部尚书，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观察等使。以左司勋员外郎杜贞符为都官郎中，吏部员外郎牛循为金州刺史，司封员外郎卢胤征为吏部员外郎。十月，以秘书少监李贶为谏议大夫。以前大同军及云朔都防御营田供军等使李珰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使、本管押蕃落等使。以考功员外郎赵蕴为吏部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卢庄为起居员外郎，礼部员外郎萧遘为考功员外郎。

十一月，以起居郎刘崇龟为礼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孔纶为户部员外郎。是月，雷震电。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复辅政。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仿以病求免，罢为太子太傅。浙西奏诛王郢徒党。以左金吾卫大将军、右街使齐克让检校兵部尚书，兼衮兖沂海等州节度使。

三月，以吏部尚书归仁晦、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荛试宏词选人，考功郎中崔庾、考功员外郎周仁举为考官。以太常卿李蔚本官同平章事。奉天镇上言金龙昼见，自河升天。门下侍郎崔彦昭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郑畋监修国史。以右武卫大将军墨冲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以黎州刺史杜冈为雅州刺史。

五月，以江西观察使独孤云为太子少傅，金州刺史束乡励为嘉州刺史。

六月，敕福建观察使李播、荆州刺史杨权古、蔚州刺史王龟范、璧

州刺史张贽、濮州刺史韦浦、施州刺史娄傅会、刑州刺史王回、抚州刺史崔理、黄州刺史计信卿等："刺史亲人之官，苟不谙详，岂宜除授。比为朕养百姓，非独荣尔一身，每念疲羸，实所伤叹。李播等九人授官之时，众词不可；王回等三人到郡无政，惟务贪求。实污方州，并宜停任。"以检校右散骑常侍、卫尉卿李铎为太府卿，以凉王傅分司裴思谦为卫尉卿，抚王府长史刘允章凉王傅。主客郎中崔福为汾州刺史，荆南节度副使王慥为主客郎中。六月，以门下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判度支崔彦昭兼左仆射，中书侍郎郑畋兼门下侍郎，太常卿、平章事李蔚为中书侍郎。以歙州刺史萧骞为右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崔潼为歙州刺史。七月，草贼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是月，贼逼颍、许，攻汝州，下之，虏刺史王镣。刑部侍郎刘承雍在郡，为贼所害。贼遂南攻唐、邓、安、黄等州。时关东诸州府兵不能讨贼，但守城而已。以户部郎中李节为驾部郎中，金部郎中王慥为户部郎中，主客郎中郑諴为金部郎中，金部员外郎张谯为主客郎中，屯田员外郎窦翊为金部员外郎，京兆司录赵晔为屯田员外郎。工部侍郎崔朗为同州刺史，左军擗仗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西门思恭为右威卫上将军。以右谏议大夫、知制诰魏笣为中书舍人。

九月，以右丞崔荛权知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崔沆为尚书右丞，中书舍人高湘权知礼部侍郎，京兆尹杨知至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兼太常卿李榼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常；卫尉卿萧宽为鸿胪卿，充闲厩使。以宰相崔彦昭男保谦为秘书省校书郎。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彦昭加特进；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郑畋可特进。太中大夫、平章事卢携可银青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平章事李蔚可金紫光禄大夫。以太府卿李峄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处置等使。雅州自六月地震至七月未止，压伤人颇众。诏河南藩镇举兵讨贼。以刑部郎中李磎为户部郎中，分司东都；户部郎中郑諴为刑部郎中。户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王徽为中书舍人，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萧遘为户部郎中，学士并如故。谏议大夫赵蒙为给事中，商州刺史张同为谏议大夫。

十一月，以司门员外郎郑荛为池州刺史，水部员外郎樊充为工部员外郎，汴宋度支使杜孺休为水部员外郎。太常少卿崔浑贬康州刺史，扬州左司马郑祥为澧州刺史，度支分巡院使李仲章为建州刺史。十二月，以右金吾卫将军张简会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右街使；右龙武将军李弢为右金吾将军。前陕西虢观察使陆墉为太子宾客。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丁丑，降制赦天下系囚及徒流人放还。以谏议

大夫李汤为给事中，以兵部郎中崔厚为谏议大夫。大理少卿王承颜为盐州刺史，明州刺史殷僧辩为大理卿。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孔晦、吏部侍郎崔蒗考宏词选人。

三月，以开府、行内侍监致仕刘行深为内侍省观军容、守内侍监致仕。以判盐铁案、检校考功郎中郑澈为司封员外郎，充转运判官。兵部员外郎裴渥为蕲州刺史，职方员外郎卢澄为兵部员外郎。以草贼大寇河南、山南，诏曰：

乱常干纪，天地所不容；伐罪吊人，帝王之大典。历观往代，遍数前朝，其有怙众称兵，凭凶构孽，或疑迷于郡县，或残害于生灵。初则狐假鸱张，自谓骁雄莫敌；旋则鸟焚鱼烂，无非破败而终。盖以逆顺相悬，幽明共怒。近者庞勋拒命，王郢挺灾，结聚至多，猖狂颇甚，寻则身膏原野，家受诛夷。亦有方从叛乱，能自徊翔，移吉凶于反掌之间，变祸福于立谈之际。则诸葛爽今为刺史，硃实见存将军，弘霸郎受职于禁营，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显，家族辉荣。近准诸道奏报，草贼稍多，江西、淮南，宋、亳、曹、颍，或攻郡县，或掠乡村。虽命兵师，且令招抚。朕以宽弘为理，慈愍居心，每念苍生，皆同赤子。恨不能均其衣食，令致荒饥，宁忍迫以锋芒，断其身首。如王仙芝及诸贼头领能洗心悔过，散卒休兵，所在州府投降，便令具名闻奏，朝廷当议奖升。如诸贼顽傲不悛，凶强自恃，即宜令诸道兵师掎角诛剪。若诸军全捕得一火草贼数至三百人已上者，超授将军，赏钱一千贯。如乡材有干勇才略，而能率合义徒，驱除草寇者，本处以闻，亦与重赏。如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朝廷故不食言。敕到，宜令诸道明行宣谕，令知朕意。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步骑五千，特为一使，兼率本道兵士，所在讨贼，必立微功以酬圣奖。"优诏嘉之，乃授威诸道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马五百匹。仍谕河南方镇曰："王仙芝本为盐贼，自号草军，南至寿、卢，北经曹、宋。半年烧劫，仅十五州；两火转斗，逾七千众。诸道发遣将士，同共讨除，日月渐深，烟尘未息。盖以递相观望，虚费糇粮，州县罄于供承，乡材泣于侵暴。今平卢军节度使宋威深愤萑蒲，请行诛讨。朕以威前时蜀部，破南诏之全军；比岁徐州，摧庞勋之大阵。官阶甚贵，可以统诸道之都头；骁勇素彰，足以破伏戎之草寇。今已授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侯宋威到本道日，供给犒设，并取上供钱支给。仍命指挥都头，凡攻讨进退，取宋威处分。"时贼渠王仙芝、尚君长在安州，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晸进军攻讨，所在破贼。是月，冤朐贼黄巢聚万人攻郓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

五月，幽州节度使李茂勋上表乞致仕，以其男可举权知兵马事。制

以寿王杰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经略卢龙等军节度观察押奚契丹等使；以幽州节度副使、权知兵马事李可举检校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充幽州兵马留后。制以幽州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李茂勋守尚书左仆射致仕。以前绵州刺史皇甫镛为秘书少监，以陈州刺史许珂为睦州刺史，以右卫将军程可复为左卫大将军。黄巢贼陷沂州。

六月，以宣歙观察使高骈检校司空，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苏常杭润观察处置、江淮盐铁转运、江西招讨等使。以汝州防御使李钧检校尚书右仆射、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军节度、潞刑洺磁观察等使。幽州留后李可举请以本军讨沙陀三部落，从之。七月，黄巢自沂、海，其徒数万，趋颍、蔡，入查牙山，遂与王仙芝合。

八月，贼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征。群贼屯于白洑。是月，江州贼首柳彦璋聚徒陷江州，杀刺史陶祥。

九月，以中书舍人崔澹权知贡举。沙陀大寇云、朔。十月，诏昭义节度李钧、幽州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

十一月，贼王仙芝率众渡汉，攻江陵，节度使杨知温婴城拒守。知温本非御侮之才，城无宿备，贼急攻之。十二月，贼陷江陵之郛，知温穷蹙，求援于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其师援之。时沙陀军五百骑在襄阳，军次荆门，骑军击贼，败之。贼尽焚荆南郛郭而去。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太原节度使窦浣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将发，求赏呼噪，杀马步军使邓虔。窦浣自入军中安慰，仍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朝廷以浣非御侮才，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又以左散骑常侍支谟为河东节度副使。

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招讨使宋威出军屡败之，仍宣诏书谕仙芝。仙芝致书于威，求节钺，威伪许之。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与贼战，大败之，杀仙芝，传首京师。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侍中、晋国公王铎请自督众讨贼，天子以宋威失策杀君长，乃以王铎检校司徒、兼侍中、门下侍郎、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兵马都统。

三月，王铎奏兖州节度使李系为统府左司马，兼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自宣州渡江，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以吏部尚书郑从谠、吏部侍郎崔沆考宏词选人。七月，滑州、忠武、昭义诸道之师会于太原，大同军副使支谟为前锋，先趋行营。

八月，沙陀陷岢岚军，曹翔自率军赴忻州。翔至军，中风而卒，诸军皆退。太原大惧，闭城门，昭义兵士为乱，劫坊市。

九月，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李蔚检校尚书左仆射，充东都留守；以吏部尚书郑从谠本官同平章事。十月，司空、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

十一月，制以河东宣尉使、权知代北行营招讨崔季康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右州，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季康与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钧，与沙陀李克用战于岢岚军之洪谷，王师大败，钧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义军乱，为代州百姓所杀殆尽。以中书舍人张读权知礼部贡举。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河东节度使崔季康自静乐县收合余众回军，军乱，杀孔目官石裕。季康委众遁归行营，衙将张锴、郭朏率其众归太原，兵士鼓噪，攻东阳门，入使衙，季康父子皆被害。

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试宏词选人，驾部郎中卢蕴、刑部郎中郑顼为考官。制以邠宁节度使李偘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等使。四月，黄巢陷桂管。

五月，贼围广州，仍与广南节度使李岩、浙东观察使崔璆书，求保荐，乞天平节钺。璆岩上表论之，诏公卿议其可否。宰相郑畋、卢携争论于中书，词语不逊，俱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以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豆卢□彖为兵部侍郎，并本官同平章事。黄巢陷广州，大掠岭南郡邑。

八月，制以特进、检校司空、东都留守李蔚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兼代北行营招讨供军等使。十月，制以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高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江淮盐铁转

运、江南行营招讨等使，进封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初，骈在浙西，遣大将张璘、梁绩等大破黄巢于浙东，贼进寇福建，逾岭表，故移镇扬州。时贼北逾大庾岭，朝廷授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太原节度使李蔚卒。以礼部侍郎张读权知左丞事。

十一月，制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河东行军司马、雁门代北制置等使、石岭镇北兵马、代北军等使、上柱国康传圭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时传圭已率兵在代州，是月自行营赴任，两都虞候张锴、郭腯迎于鸟城驿，并杀之，军中震悚。又制以神策大将军周宝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以定州已来制置内闲厩宫苑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处存检校户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充义武军节度、易定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十二月，制以河东马步军都虞候硃玫为代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卢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子宾客郑畋检校左仆射、凤翔尹，充凤翔节度使。

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制曰：

朕祗膺宝祚，嗣守宗祧，夙夜一心，勤劳八载，实欲驱黎元于仁寿，致华夏之升平。而国步犹艰，群生寡遂，灾迍荐起，寇孽仍臻。窃弄干戈，连攻郡邑，虽输降款，未息狂谋。江右、海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言念疲羸，良深轸恻。我心未济，天道如何。赖近者严敕师徒，稍闻胜捷，皆明圣之潜祐，宁菲德以言功。属节变三阳，日当首岁，乃御正殿，爰命改元，况及发生，是宜在宥。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可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近日东南州府，频奏草贼结连。本是平人，迫于饥馑，驱之为盗，情不愿为。委所在长吏子细晓谕，如自首归降，保非诈伪，便须抚纳，不要勘问。如未倒戈，即登时剪扑。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资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自广明已前诸色税赋，宜令十分减四。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贼寇掠处，亦宜准此。吏部选人粟错及除驳放者，除身名渝滥欠考外，并以比远残阙收注。入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所冀轮辕各适，秩序区分，其内司不在此限。沙陀部落逾鹰门关，进逼忻州。

二月，沙陀逼太原，陷大谷。康传圭遣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分兵拒之于秦城驿，为沙陀所败。传圭怒，斩苏弘轸。张彦球部下兵士

为乱，倒戈攻太原，杀传圭，监军使周从寓安慰方定。是月，制以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郑从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兼行营招讨供军等使。黄巢贼军自衡、永州下，频陷湖南、江西属郡。时都统王铎前锋都将李系守潭州，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贼自桂阳编木为筏数千，其众乘暴水沿湘而下，径至潭州，急攻其城，一日而陷。李系仅以身免，兵士五万皆为贼所杀，流尸塞江。贼将尚让乘胜沿流而下，进逼江陵。王铎闻系军败，乃弃城奔襄阳。别将刘汉宏大掠江陵之民，剽肃不胜其酷，士民亡窜山谷，江陵焚剽殆尽。半月余，贼众方至江陵。

三月，贼悉众欲寇襄阳，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襄阳节度使刘巨容谋拒之。时营于荆门，贼军一万屯于团林驿。全晸命巨容悉以精甲阵于林薄之中，自以骑军挑战，伪不胜而遁。贼大乘之，比至荆门，其徒不成列，巨容发伏击之，贼大溃而走。全晸铁骑急追之，比至江陵，十俘七八。黄巢、尚让以余众徒济江。全晸方渡江袭贼，遽诏至，以段彦谟为江西节度使，全晸乃还。贼遂率舟军东下，攻鄂州，陷其郛。全晸救至，贼遂转战江西，陷江西饶、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全晸在江西。朝廷以王铎统众无功，乃授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兵马行营都统。骈令大将张璘渡江讨贼，屡捷。贼众疫疠，其将李罕之以一军投淮南，其众稍沮。是月，沙陀寇忻、代，诏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率东都防御兵士赴代州。四月甲申朔，大雨雹，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宫殿鸱尾皆落。丁酉，制以检校吏部尚书、前太常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李琢为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充蔚朔等州诸道行营都招讨使；应东北面行营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重盈、硃玫等兵马及忻、代州土团，并取琢处分。以内常侍张存礼充都粮料使，判官崔鋋充制置副使。

六月，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浑首领赫连铎等军讨李克用于云州。时克用令其大将军傅文达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吐浑赫连铎遣人说高文集令归国，文集与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时克用率众御燕军于雄武军。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克用闻之，亟来赴援，为李可举之追击，大败于药兒岭。李琢、赫连铎又击败于蔚州，降文达，李克用部下皆溃，独与国昌及诸兄弟北入达靼部。乃以吐浑都督

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浑白义诚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八月，黄巢之众渡江寇淮南。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淮南将张璘急击之，贼惧，以金啖璘，仍致书高骈乞保命归国。骈信之，厚待其使，许求节钺。时昭义、武宁、义武等军兵马数万赴淮南，骈欲收功于己，乃奏贼已将殄，不假诸道之师，并遣还北。贼知诸军已退，以求节钺不获，暴怒，与骈绝，请战。骈怒，令张璘整军击之，为贼所败，临阵杀璘。贼遂乘胜渡江，攻天长、六合等县，骈不能拒，但决陈登水自固而已。朝廷闻贼复振，大恐，诏河南诸道之师屯于濑水。官军大集，贼未北渡。时兖州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

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赴濑水，途经许。许州节度使薛能前为徐帅，得军民情。徐军吏至，请馆，能以徐军怀惠，令馆于州内。许军惧徐人见袭，许州大将周岌自濑水以其戍卒还，逐薛能，自据其城。徐军已至河阴，闻许军乱，徐将时溥亦以戍兵还徐，逐节度使支详。齐克让惧兵见袭，亦还兖州。濑水诸军皆散。贼闻之，十月，乃悉众渡淮。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

十一月辛亥朔。己巳，贼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之，贼供顿而去，坊市晏然。壬申，陷虢州。丙子，攻潼关，守关诸将望风自溃。十二月庚辰朔。辛巳，贼据潼关。时左军中尉田令孜专政，宰相卢携曲事之，相与误谋，以至倾败。令孜恐众罪加己，请贬携官，命学士王徽、裴彻为相。甲申，宣制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王徽、裴彻本官同平章事。贬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携为太子宾客。携闻贼至，仰药而死。是日，上与诸王、妃、后数百骑，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门出幸山南，文武百官僚不之知，并无从行者，京城晏然。是日晡晚，贼入京城，时右骁卫大将张直方率武官十余迎黄巢于坡头。壬辰，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悉陈文物，据丹凤门伪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翔为学士。为伪赦书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怃然。朝臣三品已上并停见任，四品已下宜复旧位。"以赵章为中书令，尚让为太尉，崔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时宰相豆卢□彖崔沆、故相左仆射刘鄴、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蒙、刑部侍郎李溥、故相于琮皆从驾不及，匿于闾里，为贼所捕，皆遇害。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雉经而死。

中和元年春正月庚戌朔，车驾在兴元。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户部

侍郎、知制诰萧遘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寻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以宿州刺史刘汉宏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处置等使。诏太原节度使郑从谠发本道之师，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硃玫、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河中马步都虞候王重荣逐其帅李都，自称留后。

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

三月，陈景思赍诏入达靼，召李克用军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门已北军镇。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夏州节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黄巢遣大将林言、尚让率众数万寇凤翔，郑畋率师逆击，大败贼众于龙尾陂。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李克用检校工部尚书，兼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五月，李克用赴代州，遂率蕃、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称准诏赴难长安。丁巳，沙陀军至太原，郑从谠供给粮料。辛酉，沙陀求发军赏钱，从谠与钱千贯，米千石。克用怒，纵兵大掠。从谠求援于振武，契苾通自率兵来赴，与沙陀战于晋王岭。沙陀败走，陷榆次、阳曲而退。是日大风，天雨土。特进、尚书右仆射赵隐卒，赠司空。

六月，沙陀退还代州。车驾幸成都府，西川节度使阵敬瑄自来迎奉。七月丁未朔。乙卯，车驾至西蜀。丁巳，御成都府廨，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韦昭度本官同平章事。以侍中王铎检校太尉、中书令，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处置，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以太子太保崔安潜为副。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押；中书侍郎、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韦昭度为供军使。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自车驾出幸，中使相继促骈起军，骈托以周宝、刘汉宏不利于己，迁延半岁，竟不出军，乃以铎为都统。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以忠武监军使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代西门思恭。许王铎以便宜从事。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征兵赴关内。

八月，代北行营兵马使诸葛爽、硃玫、拓拔思恭等军屯渭桥。硃玫屯兴平，为贼将王璠所击，退保奉天。诸葛爽降贼，伪署爽河阳节度

使。许州牙将秦宗权奏破贼于汝州，乃授宗权察州防御使。昭义节度使高浔与贼将李详战于石桥，为贼所败，退归河中。贼乘胜陷同州。

九月，泽潞高浔牙将刘广擅还据潞州。是月，浔天井关戍将孟方立率戍卒攻刘广，杀之。方立遂自称留后，仍移军镇于邢州。制以京城四面催阵使、守兵部尚书王徽检校左仆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潞邢洺磁观察等使。贬高浔端州刺史。杨复光、王重荣以河西、昭义、忠武、义成之师屯武功。凤翔节度使郑畋以病征还行在，以凤翔大将李昌言代畋为节度使，兼京城西面行营都统。十月，青州军乱，逐节度使安师儒，立其行营将王敬武为留后。十二月，行营都统王铎率禁军、山南东川之师三万至京畿，屯于盩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贼食树皮，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人获数百万。山谷避乱百姓，多为诸军之所执卖。

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伪遁去。京师百姓迎处存，欢呼叫噪。是日军士无部伍，分占第宅，俘掠妓妾。贼自灞上分门复入，处存之众苍黄溃乱，为贼所败。黄巢怒百姓欢迎处存，凡丁壮皆杀之，坊市为之流血。自是诸军退舍，贼锋愈炽。

三月，前蔚州刺史苏祐为沙陀所败，弃郡投镇州，至灵寿，部人为盗，祐为王景崇所杀。七月辛丑朔。丙午夜，西北方赤气，如绛虹竟天。贼将尚让攻宜君砦，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

八月庚子，贼同州防御使硃温杀其监军严实，与大将胡真、谢瞳等来降，王铎承制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魏博节度韩简自率军三万攻河阳，伪署节度使诸葛爽弃城而去，简遣大将守河桥而还。

九月，贼以黄鄴为华州刺史。初，贼以李详守华州，详与硃温素善，及温归河中，黄巢遣阉官后冗率功臣马千匹至华杀详，以鄴代归。太原诸山桃杏有花实。十月，西北方无云而雷，名“天狗坠”。以岚州刺史汤群为怀州刺史，时群倚沙陀为援，朝廷疑而易之。郑从谠遣人传官告授群，群怒，杀使者，据城，内沙陀。魏博节度使韩简以兵攻郓州，节度使曹全晸拒之，为简所败，执而杀之。全晸大将硃瑄以余众保郓州，乞和于简，简舍之而去。

十一月，沙陀李克用监军陈景思以部落之众一万七千骑自岚石州路赴河中。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华州刺史。十二月己亥朔。庚戌，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上柱国、常山郡王、食邑六千户王景崇卒，赠太傅，谥曰忠穆。遗表请以子镕缵继戎事，遂以镕为兵马留后。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在成都府。雁门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李克用率师至河中。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

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鄴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魏博节度使韩简再兴兵讨河阳，诸葛爽遣大将李罕之拒之于武陟，逆击之，魏军大败而还。大将乐彦祯先据魏州，韩简为部下所杀，推彦祯为留后。就加李克用检校尚书左仆射、忻代云蔚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军与贼将赵章、尚让战于成店，贼军大败，追奔至良天坡，横尸三十里；王重荣筑尸为京观。四月丁酉朔。庚子，沙陀、忠武、义成、义武等军趋长安，贼悉众拒之于渭桥，大败而还；李克用乘胜追之。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行在，曰：

顷者妖兴雾市，啸聚丛祠，而岳牧藩侯，备盗不谨。谓大同之运，常可容奸；谓无事之秋，纵其长恶。贼首黄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驱我蒸黎，徇其凶逆。展鉏鹤以成锋刃，杀耕牛以恣燔砲，魑魅昼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丧师，养虎灾深，驯枭逆大。物无不害，恶靡不为，豺狼贻朝市之忧，疮磐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万姓，盗污两京，衣冠衔涂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叹。万方共怒，十道齐攻，仗九庙之威灵，殄积年之凶丑。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神资壮烈，天赋机谋，誓立功名，志安家国。至于屯田待敌，率士当冲，收百姓十万余家，降贼党三万余众。法能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原野之刑，未决雷霆之怒。自收同、华，进逼京师，夕烽高照于国门，游骑频临于灞岸。既知四隅断绝，百计奔冲，如穷鸟触笼，似飞蛾赴焰。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付忠贞，机谋与武艺皆优，臣节共本心相称。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可谓雄才，得名飞将。统领本军南下，与臣同力前驱，虽在寝兴，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队将前锋杨守宗、河中骑将白志迁、横野军使满存、蹑云都将丁行存、朝邑镇将康师贞、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逆。又遣河中将刘让王瑰冀君武孙珙、忠武大将乔从遇、郑滑将韩从威、荆南大将申屠忭、沧州大将贾滔、易定大将张仲庆、寿州大将张行方、天德大将顾彦

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孙佐、横冲军使杨守亮、蹑云都将高周彝、忠顺都将胡贞、绛州监军毛宣伯聂弘裕等七十都继进。贼尚为坚阵，来抗官军。李克用率励骁雄，整齐金革，叫噪而声将动瓦，喑呜而气欲吞沙。宽列戈矛，麾军夹击，自卯至申，凶徒大败。自望春宫蹙杀，至升阳殿合围，戈不滥挥，矢无虚发。其贼即时奔遁，散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伫作饮头之器。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其余将佐，同效驱驰，兼臣所部二万余人，数岁栉风沐雨，既兹荡定，并录以闻。报至，从官称贺。

五月，制以河中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王重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余如故。雁门已北行营节度、忻代蔚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代州刺史、上柱国、食邑七百户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王处存检校司徒、同平章事，余如故。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硃温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节度观察等使，仍赐名全忠。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邠宁节度使硃玫就加同平章事，进封吴兴县侯，食邑一千户。鄜坊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东方逵就加同平章事。王铎罢行营都统，依前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晋国公，加食邑二千户，节度观察使如故。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王而悦复光也。就加诸道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开府仪同三司、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充同华等州管内制置使，仍赐号“资忠耀武匡国平难功臣。”六月乙未朔。甲子，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都头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各以其众散去。时复光兄复恭知内枢密，田令孜以复光立破贼功，惮而恶之，故贼平赏薄。及闻复光死，甚悦，复摈复恭，罢枢密为飞龙使。是月，黄巢围陈州，营于州北五里。初，贼出蓝田关，遣前锋将孟楷攻蔡州，刺史秦宗权以兵逆战，为楷所败，宗权势窘，与贼通和。孟楷移兵攻陈州，刺史赵犨示弱，伏兵击之，临阵斩楷。楷，贼之爱将，深惜之。黄巢怒，悉众攻陈州。时黄巢与宗权合从，纵兵四掠，远近皆罹其酷。时仍岁大饥，民无积聚，贼俘人为食，其砲炙处谓之“舂磨寨”，白骨山积，丧乱之极，无甚于斯。贼攻城急，徐州节度使时溥、许州周岌、汴州硃全忠皆出师护援之。七月，制以西川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颍川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四百户陈敬瑄赐铁券。诏郑从谠赴行在。

八月，李克用赴镇太原。制以前振武节度、检校司空、兼单于都

护、御史大夫李国昌为检校司徒、代州刺史、雁门已北行营节度、蔚朔等州观察等使。十月，李国昌卒。

十一月，蔡贼秦宗权围许州。十二月，诏河东李克用赴援陈许。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车驾在成都府。

二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将出师援陈许，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兵屯泽州拒之。

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东下洛阳。四月辛卯朔。甲寅，沙陀军次许州，节度使周岌、监军田从异以兵会战。贼将尚让屯太康，黄鄴屯西华，稍有刍粟。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华贼砦。庚申，尚让、黄鄴遁去，官军得其刍粟，黄巢亦退保郾城。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郑昌图以本官同平章事。

五月辛酉朔。癸亥，沙陀追黄巢而北。丁卯，次尉氏。戊辰，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沟河涨溢。贼至中牟，临汴河欲渡，沙陀遽至，贼大骇，其党分溃，杀伤溺死殆半。尚让一军降时溥，别将杨能、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等降硃全忠，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己巳，沙陀渡汴河，趋封丘，黄巢兄弟悉力拒战，李克用击败之。获所俘男女五万口，牛马万余，并伪乘舆、法物、符印、宝货、戎仗等三万计。得巢幼子，年六岁。黄巢既败，以其残众东走。庚午，李克用急蹑黄巢，一日夜行二百里，马疲乏死者殆半。宿冤朐，粮运不及，骑军至寡，乃与忠武监军田从异班师。甲戌，次汴州，节度使硃全忠馆克用于上源驿。全忠以克用兵力寡弱，大军在远，乃图之。是夜，置酒邮舍，克用既醉，全忠以兵围驿，纵火烧之。雷雨骤作，平地水深尺余，克用逾垣仅免。其部下三百余人及监军使史敬思、书记任珪皆被害。丙子，克用至许州，率本军还太原。庚辰，徐州将李师悦、陈景思率兵万人追黄巢于兖州。

六月，郓州节度使硃瑄奏大败贼于合乡。

秋七月己未朔。癸酉，贼将林言斩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级降时溥。初，徐将李师悦与贼战于瑕丘，贼殊死战，其众殆尽。林言与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王村，惧追至并命，乃斩贼降师悦。壬午，捷书至行在，从官称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累表诉屈，请讨汴州。天子优诏和解

之，就加克用阶特进，封陇西郡王以悦之。自是全忠、克用有寻戈之怨。

九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弃城拥众东出襄、邓，大掠许州。晏弘大将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各率本军归朝，田令孜以建等杨复光故将，薄之，皆授诸卫将军，惟以王建为壁州刺史。十月，关东诸镇上章请车驾还京。

十一月，鹿晏弘陷许州，杀周岌，自称留后，寻为秦宗权所攻。制以义成军节度、检校太师、中书令、上柱国、晋国公王铎为沧州刺史、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处置等使。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宫留守、权知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制置等使王徽与留司百官上表，请车驾还宫。诏以来年正月还京。新除沧德节度使王铎，为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害之于漳南县之高鸡泊，行从三百余人皆遇害。

光启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车驾在成都府。己卯，僖宗自蜀还京。

二月丁亥朔。丙申，车驾次凤翔。

三月丙辰朔。丁卯，车驾至京师。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光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硃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硃□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蔡贼秦宗权侵寇藩邻，制以徐州节度使时溥为钜鹿王，充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宗权将秦贤攻汴、郑不已，以汴州刺史硃全忠为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营都统。杭州刺史董昌大败刘汉宏之众，进攻越、婺、台、明等州，下之。遂以昌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等使，以杭州大将钱镠为杭州刺史。闰三月，镇冀节度使王镕献耕牛千头，农具九千，兵仗十万。四月乙卯朔，以开府仪同三司、右金吾卫上将军、左街功德使、齐国公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十军使。时自蜀中护驾，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其权。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

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五月，制以河中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琅邪郡王王重荣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兖州刺史、兖沂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代齐克让。以克让检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武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代王处存。以处存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观察等使。是月，宰臣萧遘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大赦。

六月甲寅朔。丙辰，定州王处存奏："幽州节度使李可举、镇州节度使王镕各令大将率领兵士侵攻当道，臣并已杀退。"时李可举乘天子播越，中原大乱，以河朔三镇，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为朝廷所有，乃同议攻处存以分其地。会燕将李全忠有夺帅之志，军情相疑。全忠方围易州，处存出奇骑以击之，燕军大败。是月，全忠收合残众攻幽州，李可举举室登楼自焚而死，全忠自称留后。沧州军乱，逐其帅杨全玫，立衙将卢彦威为留后。制以保銮都将、检校司徒，兼黔州刺史、黔中节度观察等使曹诚检校太保，兼沧州刺史，充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等使。河中王重荣累表论列，数令孜离间方镇，令孜遣邠宁节度使硃玫会合鄜、延、灵、夏之师讨河中。

九月，硃玫屯沙苑。王重荣求援于太原。十月，李克用率太原军南出阴地关。

十一月，河中、太原之师与禁军对垒于沙苑。十二月辛亥朔。癸酉，官军合战，为沙陀所败，硃玫走还邠州。神策军溃散，遂入京师肆掠。乙亥，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仅复安堵。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车驾在凤翔。李克用旋师河中，与硃玫、王重荣同上表，请驾驻跸凤翔，仍数田令孜之罪。乃以飞龙使杨复恭复知内枢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舆请幸兴元。庚寅，车驾次宝鸡。授刑部尚书孔纬兼御史大夫，令率从官赴行在。时车驾夜出，宰相萧遘、裴彻、郑昌图及文武百僚不之知，扈从不及，故令孔纬促之。萧遘恶令孜弄权，再乱京国，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乃令亟召硃玫迎奉。癸

巳，硃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令孜闻邠州军至，奉帝入散关，令禁军守灵璧。玫至，禁军溃散，遂长驱追驾至尊途驿。嗣襄王熅疾，为玫所得。时兴元节度使石君涉闻车驾入关，乃毁彻栈道，栅绝险要，车驾由他道仅达，为邠州军踵后，崎岖危殆者数四。

二月辛亥朔，以十军观军容使、开府田令孜为剑南西川节度监军，以内枢密使杨复恭为神策左军中尉。

三月庚辰朔。壬午，兴元李度使石君涉弃城入硃玫军内。丙申，车驾至兴元。戊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知制诰杜让能为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御只大夫孔纬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并以本官同平章事。保銮都将李鋋、杨守亮、杨守宗等败邠州军于凤州。四月庚戌朔，是夜荧惑犯月角。壬子，硃玫、李昌符迫宰相萧遘等于凤翔驿舍，请嗣襄王熅权监军国事。玫自为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军使。遂驱率文武百僚奉襄王还京师。

五月己卯朔。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号建贞。以萧遘初沮襄王监国之命，罢知政事，为太子少师。以硃玫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以裴彻为门下侍郎、右仆射、同平章事、判度支。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郑昌图判户部事。萧遘移疾归河中之永乐。伪制加诸侯官爵。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高骈为太师、中书令、江淮盐铁转运、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又以淮南右都押衙、和州刺史吕用之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令户部侍郎柳涉往江淮宣谕，户部侍郎夏侯潭河北宣谕，诸藩节将多授其伪署，惟定州、太原、宣武、河中拒而不受。是月，星孛于箕尾，历北斗摄提。荆南、襄阳仍岁蝗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杨复恭兄弟于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硃玫自赎。崇望使还，君臣相贺。

六月己酉朔，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州刺史、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守亮率师二万趋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掎角进军。时硃玫遣将王行瑜率邠宁、河西之师五万屯凤州，保銮都将李鋋、李茂贞、陈珮等抗之于大唐峰。七月戊寅朔，蔡贼秦宗权陷许州，杀鹿晏弘。以金商节度使杨守亮检校司徒，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等使。王行瑜急攻兴州，守亮出师击败之。

八月，幽州节度使李全忠卒，三军立其子匡威为留后。

九月，杨守亮复败邠州军于凤州，军容杨复恭密遣人说王行瑜，令谋归国。十月壬子朔，滑州军乱，逐其帅安师儒，推衙将张骁主留后军务。师儒奔汴州，硃全忠杀之，遂以兵攻滑，斩张骁以告行在，朝廷以汴帅全忠兼领义成军节度使。壬辰夜，白虹见西方。

十一月，蔡贼孙儒陷郑州，刺史李璠遁免。儒引军攻河阳。十二月乙巳朔。是月，硃玫爱将王行瑜受密诏，自凤州率众还长安。辛酉，行瑜斩硃玫及其党与数百人，纵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积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剧，民吏剽剥之后，僵冻而死蔽地。裴彻、郑昌图及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绐称迎奉，执李熅斩之，械裴彻、郑昌图于狱，文武官僚遭戮者殆半。重荣函襄王首赴行在。刑部奏请御兴元城南门，阅俘馘受贺，下礼院定仪注。博士殷盈孙奏曰：

伏以伪熅违背宗社，僭窃乘舆，欺天之祸既盈，盗国之罪斯重，果至覆败，以就诛夷。九重之妖既除，万国之生灵共庆，宜陈贺礼，以显皇猷。然物议之间，有所未允。臣按礼经，公族有罪，狱既具，有司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复使谓之曰："虽然，固当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为之素服不乐三月。《左传》：卫君在晋，卫臣元咺立卫君之弟叔武，卫君入国，叔武为前驱所杀，卫君哭之，左氏书焉。今伪熅，皇族也，虽犯殊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受贺乎？臣以为熅胤系金枝，名标玉牒，迫胁之际，不能守节效死，而乃甘心逆谋，罪实滔天，刑不可赦。已为军前处置，宜即黜为庶人，绝其属籍，其首级仍委所在以庶礼收葬。大捷之庆，当以硃玫首级到日称贺，为得其宜。上不轸于宸衷，下无伤于物体，协礼经之旨，祛中外之疑。

遂罢贺礼。及硃玫传首至，乃御楼受俘馘。是月，蔡贼孙儒陷河阳，诸葛仲方奔归汴州，别将李罕之出据泽州，张全义据怀州。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车驾在兴元府。制以邠州都将王行瑜检校刑部尚书，兼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保銮都将李鋋检校司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观察使；扈跸都头李茂贞为检校尚书左仆射、洋州刺史、武定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州刺史、金商节度等使；保銮都将陈珮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兵部侍郎、诸道租庸使张浚本官同平章事。

二月乙巳朔，润州牙将刘浩、度支使薛朗同谋逐其帅周宝，刘浩自称留后。

三月乙亥朔。甲申，车驾还京，次凤翔。以宫室未完，节度使李昌符请驻跸，以俟毕工。河中械送伪宰相裴彻、郑昌图，命斩之于岐山县。太子少师致仕萧遘赐死于永乐县。以特进、监修国史、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以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平章事杜让能进封襄阳郡公，增食邑三千户。四月甲辰朔，扬州牙将毕师铎自高邮率戍兵攻扬州，下之，囚高骈于别室，自总军政。蔡贼秦贤攻汴州，周列三十六砦。硃全忠乞师于兖郓，硃瑾率师来赴，屯封禅寺，硃瑄屯静戎镇。

五月甲戌朔。乙亥，秦宗权自率众来应秦贤。壬午，郓、兖、汴三镇之师大破蔡贼于边孝村，宗权退走。孙儒闻秦贤败，尽驱河阳之人杀之，投尸于河，焚烧闾井而去。王师收孟、洛、许、汝、怀、郑、陕、虢等州。诏以扈驾都头杨守宗权知许州事，汴将孟从益权知郑州事。诸葛爽旧将李罕之自泽州收河阳，怀州刺史张全义收洛阳。扬州牙将毕师铎召宣州观察使秦彦入扬州，推为节度使。

六月癸卯朔。戊申，天威军都头杨守立与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欧。上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夜严兵为备。己酉，守立以兵攻昌符，战于通衢。昌符兵败，出保陇州，命扈驾都将李茂贞攻之。甲寅，河中牙将常行儒杀其帅王重荣，推重荣兄重盈为兵马留后。丙辰，太常礼院奏："太庙十一室，并祧庙八室，孝明太后等别庙三室，自车驾再幸山南，并经焚毁，神主失坠。今大驾还京，宜先葺宗庙神主，然后还宫。"遂诏修奉太庙使宰相郑延昌修奉。是时，宫室未完，国力方困，未暇举行旧制，延昌请权以少府监大□为太庙。太庙凡十一室，二十三间，间十一架，今监五间，请添造成十一间，以备十一室之数。敕曰："敬依典礼。"七月壬申朔，陇州刺史薛知筹以城降李茂贞，遂拔陇州，斩李昌符、昌仁等，传首献于行在。丙子，制以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茂贞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等使。

九月辛未朔，淮南节度使高骈为其牙将毕师铎所杀。杨行密急攻广陵，蔡贼秦宗权遣其将孙儒将兵三万渡淮，争扬州，城中食尽。

十一月，秦彦、毕师铎溃围奔于孙儒军，行密入据扬州。秦彦引孙儒之兵攻广陵，行密遣使求援于硃全忠。制授全忠检校太尉、侍中，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行营兵马都统。汴将李璠率师至淮口以援之。十二月己巳朔，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壁州刺史王建连兵五万攻成都，陈敬瑄告难于朝，诏中使谕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车驾在凤翔。制故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凤翔尹、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郑畋赠司徒，谥曰文昭。蔡贼孙儒斩秦彦、毕师铎于高邮。

二月己巳朔。壬午，车驾在凤翔至京师。魏博军乱。逐其帅乐彦祯。彦祯子相州刺史从训率众攻魏州，牙军立其小校罗宗弁为留后，出兵拒之。从训求援于汴，硃全忠遣将硃珍渡河赴之。戊子，上御承天门，大赦，改元文德。宰相韦昭度兼司空，孔纬、杜让能加左右仆射，进阶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号“持危启运保乂功臣”。张浚兼兵部尚书，进阶开府仪同三司。左右神策十军观军容使、左金吾卫上将军、左右街功德使、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杨复恭进封魏国公，加食邑七千户，赐号“忠贞启圣定国功臣。”以保銮都将、黔中节度使李鋋检校司徒、平章事，保銮都将陈珮检校司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藩镇诸侯，进秩有差。宰臣韦昭度率文武百僚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

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渐。癸卯，宣制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

史臣曰：恭帝冲年缵历，政在宦臣，惕励虔恭，殷忧重慎。属世道交丧，海县横流，赤眉摇荡于中原，黄屋流离于遐徼，黔黎涂炭，宗社丘墟。而犹藩垣多仗义之臣，心腹有尽忠之辅，驱驾豪杰，号令军戎，终诛伏莽之徒，大雪失邦之耻。而令孜一为谬计，几丧丕图，虽如线之仅存，固棼丝之莫救。茫茫禹迹，空悲文命之艰难；赫赫宗周，竟坠文王之基业。非僖皇失道之过，其土运之穷欤？悲夫！

赞曰：运历将穷，人君幼冲。尘飞巨盗，波骇群雄。天既降丧，人罕输忠。回銮返正，禁旅之功。

本纪第二十上 昭宗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讳晔，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东内。十三年四月，封寿王，名杰。乾符四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奚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帝于僖宗，母弟也，尤相亲睦。自艰难播越，尝随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奇而爱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时初复宫闱，人心倾瞩，遽闻被疾，军民骇愕。及大渐之夕，而未知所立。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唯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三

月六日，宣遗诏立为皇太弟。八日，柩前即位，时年二十二。以司空韦昭度摄冢宰。己丑，见群臣，始听政。帝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四月戊辰朔。庚午，追谥圣母惠安太后曰恭献。乙亥，河南尹彦张全义以兵袭李罕之于河阳，罕之出据泽州。魏博衙军杀其帅乐祯于龙兴寺，又击乐从训，败之。从训以残众保洹水，为罗宗弁陷其城而杀之。壬午，蔡贼孙儒陷扬州，杨行密溃围而出，据宣州。孙儒自称淮南节度，仍率其众攻宣州。

五月丁酉朔，制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侍中、沛郡王硃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自秦贤、石璠败后，蔡贼渐弱，时溥方为全忠所攻，故移溥都统之命授全忠。壬寅　，蔡贼将伪署荆襄节度使赵德諲遣使归朝，愿讨贼自效，乃以德諲为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德諲遂以荆襄之兵属全忠。

六月丁卯朔，以川贼王建大乱，剑南陈敬瑄告难，制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扶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韦昭度检校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　，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蔡州行营奏大破贼于龙陂，进军以逼贼城。七月丙申朔，泽州刺史李罕之引太原之师攻河阳，为汴将丁会所败，退还高平。

九月乙未，汴将硃珍败时溥之师于埇桥，遂陷宿州，自是溥婴城不敢复出。汴将胡元琮急攻蔡州。十二月甲子朔，蔡州牙将申丛执秦宗权，挝折其足，乞降。诏中使宣谕，便以丛权知留后。比中使至，别将郭璠杀申丛，篡宗权，絷送汴州。蔡、申、光等州平。诏赐蔡州行营兵士钱二十五万贯，令度支逐近支给。是月，葬僖宗于靖陵。

龙纪元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贺，宣制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臣僚进秩颁爵有差。以剑南西川节度、两川招抚制置使韦昭度检校司空，为东都留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诰刘崇望本官同平章事；以刑部侍郎孙揆为京兆尹。

二月癸亥朔。己丑，汴州行军司马李璠监送逆贼秦宗权并妻赵氏以献，上御延喜门受俘，百僚称贺，以之徇市，告庙社，斩于独柳。赵氏笞死。初，自诸侯收长安，黄巢东出关，与宗权合。巢贼虽平，而宗权之凶徒大集，西至金、商、陕、虢，南极荆、襄，东过淮甸，北侵徐、兖、汴、郑，幅员数十州。五六年间，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

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宗权既平，而硃全忠连兵十万，吞噬河南，兖、郓、青、徐之间，血战不解，唐祚以至于亡。中书奏请以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从之。

三月壬辰朔，以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守司空、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右仆射、门下侍郎、集贤殿大学士杜让能为左仆射、监修国史、判度支，以中书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张浚为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上柱国、沛郡王、食邑四千户硃全忠为检校太尉、中书令，进封东平王，仍赐赏军钱十万贯。

五月壬辰朔，汉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迁陈敬瑄于雅州，建自称西川兵马留后。复用田令孜为监军。

六月辛酉朔，邢洺节度使孟方立卒，三军推其弟洺州刺史迁为留后，太原李克用出军攻之。杭州刺史钱镠攻宣州，下之，擒刘浩，剖心以祭周宝。七月，诏于杭州置武胜军，以镠为本军防御观察等使。十月己未朔，青州节度使王敬武卒。制以特进、太子少师、博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崔安潜检校太傅、兼侍中、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青州三军以敬武子师范权知兵马事。

十一月己丑朔，将有事于圆丘。改御名曰晔。辛亥，上宿斋于武德殿，宰相百僚朝服于位。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奏论之曰："皇帝赴斋宫，内臣皆服朝服。臣检国朝故事及近代礼令，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历，圣祚中兴，祗见宗祧，克陈大礼。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旧经，置冕服章，式遵彝宪。礼院先准大礼使牒称得内侍省牒，要知内臣朝服品秩，礼院已准礼令报讫。今参详近朝事例，若内官及诸卫将军必须制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随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传听，且可俯从，然亦不分明著在礼令。乞圣慈允臣所奏。"状入，至晚不报。钱珝又进状曰："臣今日巳时进状，论内官冠服制度，未奉圣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彝范，凡关典礼，必守宪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礼，而内臣遂服先王之法服。来日朝献大圣祖，臣赞导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违制度，是为非礼，上渎祖宗，臣期不奉敕。臣谬当圣代，叨备礼官，获正朝仪，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状入，降硃书御札曰："卿等所论至当，事可从权。勿以小瑕，遂妨大礼。"于

是内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圆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十二月戊午，宰臣杜让能兼司空。

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御武德殿受朝贺。宰臣百僚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礼毕，大赦，改元大顺。

二月丁巳，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宣武节度使硃全忠进位守中书令，加食邑千户，余如故。太原都将安金俊攻围邢州历年，城中食尽，邢洺观察使孟迁以城降，乃以孟迁之族归太原。克用以大将安建为邢洺留后。

三月丁亥朔，硃全忠上表："关东藩镇，请除用朝廷名德为节度观察使。如藩臣固位不受代，臣请以兵诛之。如王徽、裴璩、孔晦、崔安潜等皆缙绅名族，践历素高，宜用为徐郓青兖等道节度使。"从之。昭义节度使李克修卒，太原帅克用之弟也，三军推克修弟克恭知留后事。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大将安金俊率师攻云州。赫连铎求援于幽州，李匡威出兵援之，战于蔚州，太原军大败，燕军执安金俊，献之于朝。李匡威、赫连铎、硃全忠等上表："请因沙陀败亡，臣与河北三镇及臣所镇汴滑河阳之兵平定太原，愿朝廷命重臣一人都总戎事。"昭宗以太原于艰难时立兴复大功，心疑其事，下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四品已上官议。唯党全忠者言其可伐，不可者十之七，宰臣杜让能、刘崇望深以为不可。惟张浚议曰："先朝再幸兴元，实沙陀之罪。比虑河北诸侯与之胶固，无以涤除。今两河大藩皆愿诛讨，不因其离贰而除之，是当断失断也。"孔纬曰："浚言是也。"军容杨复恭曰："先朝蒙犯霜露，播越草莽，七八年间，寝不安席，虽贼臣摇荡于外，亦由失制于中。陛下缵承，人心忻戴，不宜轻举干戈，为国生事。望优诏报全忠，且以柔服为辞。"上然之。全忠密遣浚之亲党赂浚，浚恃全忠之援，论奏不已，天子黾勉从之。

五月，制特进、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张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京兆尹孙揆副之。以华州节度使韩建为北面行营招讨都虞候、供军等使；以宣武节度使硃全忠为太原东南面招讨使；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为太原东面招讨使；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为太原北面招讨使，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副之。丙午，潞州军乱，杀其帅李克恭。监军使薛缋本函克恭首献之于朝，浚方起兵，朝廷称贺。壬子，都招讨使张浚、孙揆率诸策神军三千赴行营，昭宗御安喜门临送，诫誓之。

六月乙卯，李克用大将权知邢洺兵马留后安建上表，请以三州归顺，遣中使往劳之。制以德州刺史、权知沧州兵马留后卢彦威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处置等使。彦威，光启初逐其帅杨全玫，求旄节，朝廷以扈跸都将曹诚为沧德节度使，诚虽不至任，而彦威之请不行。至是，王镕、罗弘信因张浚用兵，为彦威论请，故有斯授。以京兆尹、行营兵马副招讨孙揆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张浚会诸军于晋州，硃全忠选汴卒三千为张浚牙队。

秋七月乙酉朔，王师屯于阴地，太原大将康君立以兵拒战。硃全忠遣大将葛从周率千骑入潞州，从周权充兵马留后。硃全忠奏已差兵士守潞州，请节度使孙揆赴镇。时中使韩归范押揆旌节、官告送至行营。丙申，揆建节，率兵二千，自晋州赴镇昭义。戊申，至长子县山谷中。太原骑将李存孝伏兵执揆与韩归范牙兵五百，俘送太原，余兵悉为存孝所杀。太原将康君立率兵二万攻潞州。

九月甲申，幽州、云州蕃、汉兵三万攻雁门，太原将李存信、薛阿檀击败之。汴将葛从周弃上党，康君立入据之，克用以君立为泽潞兵马留后。

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将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孙揆功，合为昭义帅，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晋州率行营兵归邢州，据城上表归朝，仍致书与张浚、王镕求援。克用遣大将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师于阴地，三战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军渡河西归。韩建以诸军保平阳，存信追之，建军又败，建退保绛州。张浚以汴卒、禁军万人在晋州，存信攻之三日，相与谋曰："张浚宰相，俘之无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如得平阳，于我无利。"遂退舍五十里而军。十二月壬午朔，张浚、韩建拔晋、绛遁去，李存信收晋、绛，大掠河中四郡。丙寅，制特进、中书侍郎、平章事、太原四面行营都统张浚可检校兵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鄂岳观察使。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鲁国公、食邑三千户、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孔纬检校司徒，兼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处置使。庚午，新除鄂岳观察使张浚责授连州刺史，新除荆南节度使孔纬责授均州刺史，并驰驿赴任。太原军屯晋州，李克用遣中使韩归范还朝，因上表诉冤，言："被贼臣张浚依倚硃全忠离间功臣，致削夺臣官爵。"朝廷欲令释憾，下群臣议其可否。左仆射韦昭度等议曰：

赏功罚否，前圣之令猷；含垢匿瑕，百王之垂训。是以雷解而羲文

象德，网开而汤化归仁，用彼怀柔，式存彝范。上自轩农之代，下臻文武之朝，罔不允洽宽弘，以流霈泽。况国家德祖守成之日，宪宗致理之时，车轨一同，桑麻万里。烛龙外野，悉在梯航；火鼠穷郊，咸归正朔。然犹王承宗拥兵镇、冀，诏范希朝讨之，仍岁无功，卒行赦宥。而又硃滔以幽州之众，结田悦、李纳、王武俊之强，遣马燧等征之不克，旋又宽之。以累圣之典谋睿哲，大朝之纪律文明，非不欲厉彼风驱，快其电扫。然且考《春秋》之义，稽楚、郑之文，或退而许平，或服而更舍，存于旧史，载彼新书。

李克用代漠强宗，阴山贵胤，呼吸而风云作气，指麾而草树成形。仰天指心，誓献失訾之首；伏弢欧血，屡亲都护之营。所谓勇多上人，自匪穷来归我。及陛下圣考懿宗皇帝之朝，彭门失守，亲驱锐卒，首建殊功。而先帝即位之初，渚宫大扰，复提义旅，克静妖氛。其后封豕长蛇，荐食上国，继以子朝之乱，皆因重耳之盟，保大朝之宗祧，垂中兴于简册。盖圣王之御天下也，有勋可书，有绩可载，宥过不忘于十代，念功岂止于一时。天高听卑，请事斯语。且四海之内，创磐犹殷，九贡之邦，纲条未理。昨者遽起邠、岐之众，寻已退还；又征燕、蓟之师，倏闻内变。出于饟馈失职，资扉绝供，致此投戈，是乖借箸。盖下计之未熟，非圣谋之不臧。傥宸断重离，天机间出，录兹成款，散彼师徒，虚其念旧之怀，待以如初之礼。臣等所议，实以在斯。

抑又闻往者汉将赵充国欲因边境衰弱，出兵击之，于是魏相上书，画陈利害，且曰："恃国家之大，矜人物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又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出无名，事乃不成，汉宣纳之，竟罢其伐。伏惟皇帝陛下鉴往古用师之难，采列圣迁善之美，恩加区宇，信及豚鱼，则臣等不胜恳愿。况今汴、魏犹艰，幽、定方困，纵遣之调发，岂能集事！虚行号令，徒召寇讎，将以剿人，非唯辱国。且黠斯举勤王之众，推效命之诚，未能虏骑独攻，所望汉兵同力。令兹数镇，奔命不遑，难致济师，恐又生事。谕其渐当暑热，非利戎旃，悉力颁沾，遣还蕃部。重盈陈五郡之卒，益谨关防；王珙振两河之雄，更严旗鼓。然后奖其上表，哀以自陈，录彼前劳，责之后效。征神爵之往典，还日逐之故封。谕其已斥王恭，不使更疑晋帝，凡百臣子，实切乃诚。其克用在身官爵，并请却还，仍依前编入属籍。

从之。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本官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尚书右仆射王徽卒，赠司空，谥曰贞。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李克用急攻邢州。李存考求援于王镕，镕出军援之，屯于尧山。克用自太原至，击败之，进围邢州。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杜让能进位太尉、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刘望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事，工部侍郎、平章事崔昭纬判户部事。

二月辛巳，李克用复检校太师、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时张浚、韩建兵败后，为太原将李存信等所追，至是方自含山逾王偓，出河清，达于河阳。属河溢，无舟楫，建坏人卢舍，为木罂数百，方获渡，人多覆溺，休其徒于司徒庙。是役也，朝廷倚硃全忠及三镇兵。全忠方连兵徐郓，乃求兵粮于镇、魏，全忠终不至行营。镇、魏倚太原为扞蔽，如破太原郡，恐危镇、魏，王镕、罗弘信亦不出师。唯邠、岐、华、鄜、夏乌合之众会晋州。兵未交而孙揆擒，燕卒败，所以河西、岐下之师望风溃散，而浚、建至败。全忠以镇、魏不助兵粮观望，遣庞师古将兵讨魏，陷十县，罗弘信乞盟，乃退。棣州刺史张蟾为青州将王师范所败。新授平卢节度使崔安潜自棣州归朝，复授太子少师。

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权知兵马留后王师范检校兵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平卢军。三月辛亥朔，以青州权知兵马留后王师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淮南节度孙儒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所杀。初，行密扬州失守，据宣州，孙儒以兵攻围三年。是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是月，孙儒亦病，为帐下所执，降行密。行密乃并孙儒之众，复据广陵。

六月，王镕出军援李存孝，克用大举讨镇州。七月，太原军出井陉，屯于常山镇，大掠镇、赵、深诸郡。幽州节度使李匡威自率步骑三万援王镕。

八月，克用班师。

九月丁未朔。乙卯，天子赐左军中尉杨复恭几杖，以大将军致仕。复恭怒，称病不受诏。十月丁丑朔。甲申，天威军使李顺节率禁兵讨杨复恭，复恭假子玉山军使杨守信以兵拒之，列阵于昌化里。昭宗登延喜楼，陈兵自卫以俟变。相持至晚，不战而退。是夜，守信乃拥其众卫复恭出京师，且战且行，出通化门，由七盘路之商州，又令义兒张绾为后殿。永安都头安权追及绾，擒之而还。

十一月，硃全忠上表，请移时溥节镇。是月，汴军陷宿州，乃授溥太子太师。溥将刘知俊降汴军。镇州王镕、幽州李匡威复谋攻定州以分其地，王处存求援于太原。十二月丙子朔，以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上柱国、彭城县开国男刘崇望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徐宿观察制置使。时李顺节恃恩恣横，出入以兵仗自随，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惧其窥图非望。丁亥，两中尉传诏召顺节，顺节以甲士三百自随，至银台门，门司传诏止从者。两中尉在仗舍邀顺节，坐次，令部将嗣光审斫顺节，头随剑落。其部下知顺节死，大噪出延喜门。是日，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乱，剽永宁里，至晚方定。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景福。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等上表疏兴元杨守亮纳叛臣杨复恭，请同出本军讨伐，兼自备供军粮料，不取给于度支，只请加茂贞山南招讨使名。内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贞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诏久之不下。茂贞怒，与王行瑜不俟进止，发兵攻兴元。累请招讨之命，兼与宰相杜让能、中尉西门君遂书，词语诟詈，凌蔑王室，昭宗心不能容。二月丙子朔。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势攻镇州，王镕复告难于幽州，李匡威率步骑三万赴之。时太原之众军于常山镇，易定之众军坚固镇，燕、赵之卒分拒之。

三月，克用、处存敛军而退。四月乙亥，左军中尉西门君遂杀天威军使贾德晟，时德晟与李顺节俱掌天威军，顺节死，中尉恶德晟，诬奏杀之。是日，德晟部下千余骑出奔凤翔，自是岐军益盛。

五月甲辰，制以河南尹张全义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等使。七月，燕、赵之卒合势援邢州，太原大将李存信率军拒于尧山，王镕大败而还。

十一月辛丑，凤翔、邠宁之众攻兴元府，陷之。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与前左军中尉杨复恭、判官李巨川突围而遁，将奔太原。李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十二月辛未朔，华州节度使韩建奏于乾元县遇兴元溃散兵士，击败之。其杨守亮、杨复恭并已处斩讫，皆传首京师。

二年春正月辛丑朔，制以权知剑南东川兵马留后顾彦晖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时王建连年攻彦晖，李茂贞欲与建争东川，故表请彦晖正授旄钺，示修好也。

二月庚午朔，太原李克用以兵攻镇州，师出井陉，王镕惧，再求救于幽州。甲申，李匡威复来赴援，太原之军还邢州。

三月庚子，制以捧日都头陈珮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扈跸都头曹诚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鋋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并加特进、同平章事。各令赴镇，并落军权。时朝议以茂贞傲侮王命，武臣难制，欲用杜让能及亲王典禁兵，故罢五将之权，兼以平章事悦其心。太尉杜让能册拜，加食邑至六千户。是月，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弟匡筹据幽州，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兵皆还幽州。匡威既无归路，遣判官李贞抱入奏，请朝觐。王镕感匡威援助之惠，乃筑第于恆州，迎匡威处之。四月己巳，汴将王重师、牛存节陷徐州，节度使时溥举家自燔而死。硃全忠遣将庞师古守徐州。

六月丁酉朔。乙卯，幽州节度使李匡威谋害王镕而夺其帅，恆州三军攻匡威，杀之。戊午，制太尉、门下侍郎、平章事、晋国公杜让能加食邑至九千户。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间事崔昭纬进阶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郑延昌兼刑部尚书，并加食邑至千户。以祠部郎中、知制诰陆扆为中书舍人，仍前翰林学士。幽州节度使李匡筹遣使檄王镕，讯杀匡威之罪。二藩结怨，硃全忠遣判官韦震使幽州和解之。七月，李克用兴兵攻镇州，败王镕军于平山。镕惧，乞盟，请以兵粮助攻邢州，许之，克用遂旋军襄国。癸未，制以凤翔陇州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户李茂贞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等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州节度使。时茂贞恃兵求兼领山南节度，昭宗久之不行，茂贞表章不逊，深诋时政，上不能容，将加兵问罪，故以彦若代之。

八月丙申朔，以嗣覃王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钅岁副之。

九月丙寅朔，以武胜军防御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仍移镇海军额于杭州。乙亥，覃王率扈驾五十四军进攻岐阳，屯于兴平。李茂贞以兵逆战，屯于盩厔。壬午，岐军进迫兴平，王师自溃。茂贞乘胜逼京师，进屯三桥。甲申，昭宗御安福门，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遣中使赐茂贞诏，令收兵归镇。茂贞陈兵临皋驿，数宰臣杜让能之罪，请诛之。制贬太尉、平章事、晋国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十月乙未，赐杜让能自尽，其弟户部侍郎弘徽坐让能赐死。

十一月，制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守中书令，进封秦王，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邠州节度使王行瑜赐号“尚父”，赐铁券。以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崔昭纬兼尚书左仆射，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特进、行右仆射韦昭度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延资库使。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判度支郑延昌罢知政事，守尚书左仆射，以病求罢故也。以新除凤翔节度使徐彦若复知政事。户部侍郎、判户部事王摶本官同平章事。

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上御武德殿受朝，宣制大赦，改元乾宁。凤翔李茂贞来朝，大陈兵卫，献妓女三十人，宴之内殿，数日还藩。时茂贞有山南梁、洋、兴、凤、岐、陇、秦、泾、原等十五余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之志。

二月，汴人大败兖、郓之军于东阿，瑄、瑾势蹙，求援于太原，李克用出师援之。

三月甲子朔，太原军攻邢州，陷之，执其逆将李存孝，槛送太原，裂之。克用以大将马师素权知邢洺团练事。

五月，蔡贼孙儒部将刘建锋攻陷潭州，自称湖南节度使。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陆扆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职。

六月壬辰，李克用攻陷云州，执大同防御使赫连铎，以其牙将薛志勤守云中。十月庚寅，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摶为湖南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知制诰李磎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宣制之日，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出班而泣，言磎奸邪，党附内官，不可居辅弼之地，由是制命不行。戊申，制御史中丞崔胤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月，李克用以太原之众进攻幽州。十二月，幽州节度使李匡筹溃围而遁。克用陷幽州，以李匡威故将刘仁恭为幽州兵为留后。是月，李匡筹南奔赴关，至景城，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河中尹、上柱国、琅邪郡王王重盈卒，三军立重荣子行军司马珂知留后事。

二月己丑朔，王重盈子陕州节度使珙、绛州刺史瑶举兵讨王珂，兼上章诉珂冒姓，非重荣子。珂、珙争为蒲帅，上遣中使慰劳。

三月，制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等使。浙东节度使董昌僭号称

罗平国，年称大圣，用婺州刺史蒋瑰为宰相，仍伪署官员。镇海军节度使钱镠请以本军进讨，从之。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诰赵光逢为尚书左丞，依前充职。太原李克用上章言王重荣有功于国，其子珂宜承袭，请赐节钺。邠州王行瑜、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各上章，言珂螟蛉，不宜缵袭，请以王珂为陕州，王珙为河中。天子以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

五月丁巳朔。甲子，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觐，京师大恐，人皆亡窜，吏不能止。昭宗御安福门以俟之，三帅既至，拜舞楼下，昭宗临轩自谕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节，称兵入朝，不由奏请，意在何也？"茂贞、行瑜汗流洽背，不能对，唯韩建陈叙入觐之由。上并召升楼，赐之卮酒，宴之于同文殿。茂贞、行瑜极言南北司相倾，深蠹时政，请诛其太甚者。乃贬宰相韦昭度、李磎，寻杀之于都亭驿，杀内官数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约，茂贞留假子阎圭，各以兵二千人宿卫。时三帅同谋废昭宗立吉王，闻太原起军乃止，留兵宿卫而还。壬申，以责授均州司户孔纬、绣州司户张浚并为太子宾客。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陆扆为兵部侍郎，充职。

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壬辰，以太子宾客孔纬为吏部尚书，寻复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延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二百户，仍号"持危启运保乂功臣。"时纬在华州，寻属太原军至而止。以太子宾客张浚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侯、食邑二千户。浚在长水，亦不至京师。复以王搏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丙辰朔，李克用举军渡河，以讨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称兵诣阙之罪。庚申，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弃郡入京师，谓两军中尉骆全瓘、刘景宣曰："沙陀十万至矣！请奉车驾幸邠州，且有城守。"时景宣附凤翔，癸亥夜，阎圭与刘景宣子继晟、同州王行实纵火剽东市，请上出幸。上闻乱，登承天门，遣诸王率禁兵御之。捧日都头李筠率本军侍卫楼上。阎圭以凤翔之卒攻李筠，矢及御座之楼扉。上惧，下楼与亲王、公主、内人数百幸永兴坊李筠营。扈跸都头李君实以兵继至，乃与筠两都兵士侍卫出启夏门，憩于华严寺，以候内人继至。其日晚，幸莎城镇。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比至南山谷口，暍死者三之一。至暮，为盗寇掠，恸哭之声，殷动山谷。权令京兆尹知柔中书事及随驾置顿使。信宿，宰相徐彦若、王抟、崔胤三人至，乃移石门镇之佛宫。仍令知枢密刘光裕、薛王知柔归京师制置，合禁军以备宫禁。丙寅，李克用遣牙将阎谔奉表奔问，奏屯军河中，候进止发

赴邠州。丁卯，上遣内官张承业传诏克用军，便令监太原行营兵马，发赴新平。又令内官郄廷立传诏泾州，令张鐇起泾原之师会克用军。上在南山半月余，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上惧凤翔兵士劫迁，乃令延王将御服、鞍马、玉器等至河中，宣谕曰："朕以景宣、全瓘、行实、继鹏为表里之奸谋，纵干戈于双阙，烟尘倏忽，劫杀纵横。朕偶脱锋铦，遂移辇辂，所为巡幸，止在近郊。盖知卿统领雄师，驻临蒲坂，累飞书诏，继遣使人。期卿以社稷为忧，君亲在念，必思响应，速议龚行。岂谓将涉两旬，未有来表，忧虞是切，寝食不遑。岂忠义不切疚怀，而道途或有阻滞？今则专令亲信，恳托勋贤，故遣延王戒丕、丹王允与供奉官王鲁纡等宣示。卿宜便董貔貅，径临邠凤，荡平妖穴，以拯阽危，是所望也。"八月乙酉朔，延王至河中，克用已发前锋至渭北，又令史俨率五百骑赴行在侍卫。己丑，克用自至渭桥砦。癸巳，行梨园杀邠军数千，获其大将王令陶以献。又诏鄜州节度使李思孝本军进讨。丁酉，制以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陇西郡王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夏州节度使李思谏充邠宁东北面招讨使，泾原节度使张鐇充邠宁西面招讨使，河中节度使王珂充行营供军粮料使。李茂贞闻之惧，斩阎圭、武秃子，传首行在，上章请罪。辛丑，制削夺王行瑜在身官爵。改授李克用邠宁四面行营都统。其大将盖寓李存信阎锷、判官王让李袭吉等，并降诏锡赉。又以河中都监袁季贞充邠宁四面行营兵马都监押。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贞奉表行在，请车驾还宫。答诏曰："昨延王回，言卿忧时体国，执礼输忠，接遇之间，周旋尽节。备知肺腑，识我恩荣，静惟尊主之心，果契知臣之分。朕欲取今月十二四日却复都城，冀宁兆庶，倚我勋德，有若长城，速伸翦荡之谋，以慰黔黎之望。"癸卯，又令延王传诏，令克用发骑军三千赴三桥屯驻，以备回銮。辛亥，车驾还宫。壬子，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临修国史、诸道盐铁转运使崔昭纬罢知政事，为太子宾客。以河中兵马留后王珂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护国军节度、河中晋绛慈隰观察等使；以幽州兵马留后刘仁恭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等使；以故左军中尉杨复恭开府、魏国公：并从克用奏请也。

九月甲寅朔。丙辰，制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东莞郡公徐彦若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抟为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并赐号"扶

危匡国致理功臣。”癸亥，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孔纬卒，赠太尉。十月甲申朔，王师破贼梨园砦，俘斩万计，行瑜由是婴城自固。丁亥，制赦系囚，其节文曰：“其有任崇柱石，位重台衡，或委以军权，或参诸宥密。竟因连谤，终至祸名，郁我好生，嗟乎强死。应大顺已来，有非罪而加削夺者，并复官资。其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潼已下，并与昭雪，还其爵秩。韦昭度顷处台司，每伸相业，王行瑜求尚书令，独能抑之，致于沉冤，谅由此事。李磎文章宏赡，迥出辈流，竟以朋党之间，挤于死地，凡在有识，孰不咨嗟。宜并与昭洗，仍复官爵。”又敕：“太子宾客崔昭纬责授梧州司马，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贬崖州司户。又诏邠州行营都统曰：“邠州节度副使崔鋋，破贼之时，勿令漏网。鋋与昭纬去年朋党，交结行瑜，构合祸胎，原由此贼。付四面行营知委。”是月，四面行营大集邠州。

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与其妻子部曲五百余人溃围出奔，至庆州，行瑜为部下所杀，并其家二百口，并诣行营乞降，李克用遣牙将阎锷献于京师。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门受俘馘，百僚楼前称贺。制以李克用守太师、中书令，进封晋王，食邑九千户，改赐“忠贞平难功臣。”是月，克用班师太原。制：皇第三子祤封棣王，第五子禊封虔王，第六子禋封沂王，第七子祎封遂王。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制以特进、户部尚书、兼京兆尹、嗣薛王知柔检校司徒，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以尚书右丞崔泽为凤州刺史。魏博罗弘信击败太原军于莘县。初，兖郓示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将史完府、何怀宝等千骑赴之。至是又令大将李存信屯于莘县，魏人常假其道，存信戢军不谨，或侵挠魏民。弘信怒，伏兵击之，其军宵溃。自是弘信南结于梁，与太原绝，兖郓已至俱陷。

二月壬子朔，制以通王滋为开府仪同三司，判侍卫诸道军事。以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嘉兴县子、食邑五百户陆扆为兵部尚书。

三月壬子朔，以考功员外郎、集贤殿学士杜德祥为工部郎中、知制诰。四月壬午朔，湖南军乱，杀其帅刘建锋，三军立其部将权知邵州刺史马殷为兵马留后。镇海军节度使钱镠攻越州，下之，斩董昌，平浙东。制加钱镠检校太尉、中书令。

五月辛巳，责授梧州司马崔昭纬赐自尽。制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王抟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越州刺史，充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处

置等使。

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众五万攻魏州，及其郛，大掠于其六郡，陷成安、洹水、临漳十余邑，报莘之怨也。凤翔李茂贞怨国家有硃玫之讨，绝朝贡，谋将犯阙，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变。是月，茂贞上章，请以兵师入觐。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统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四军，以卫近畿。丙寅，凤翔军犯京畿，覃王拒之于娄馆，接战不利。

秋七月庚辰朔。壬辰，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跸华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诏谓建曰："启途之行，已在河东，今且幸鄜畤。"甲午，次富平。韩建来朝，泣奏曰："籓臣倔强，非止茂贞。虽太原勤王，无宜巡幸。臣之镇守，控扼关畿，兵力虽微，足以自固。陛下若轻舍近畿，远巡极塞，去园陵宗庙，宁不痛心，失魏阙金汤，又非良算。若舆驾渡河，必难再复，谋苟不臧，悔之宁及。愿陛下且驻三峰，以图恢复。"上亦泣下曰："朕难奈茂贞，忿不思难。卿言是也。"乙未，次下邽丙申，驻跸华州，以衙城为行宫。时岐军犯京师，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乙巳，制以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上柱国、博陵县开国伯崔胤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丙午，制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知制诰、嘉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陆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己酉朔。甲寅，新除镇东军节度使钱镠权领浙江东道军州事。戊午，制以户部侍郎、平章事陆扆为中书侍郎，兼判户部事。

九月己卯朔，汴州硃全忠、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俱上表，言秦中有灾，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全义言臣已表率诸籓，缮治洛阳宫室。优诏答之。乙未，制新除清海军节度使崔胤复知政事。胤之出镇，硃全忠再表请论奏，言胤不宜去相位，故有是命。丁酉，制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陆扆责授硖州刺史，崔胤怒扆代己，诬奏扆党庇茂贞故也。丙午，制以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修复宫阙、京畿制置、催促诸道纲运等使。以京兆尹孙偓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戊申朔，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薛昭纬为礼部侍郎。壬子，制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孙偓为中书侍郎，充凤翔行营招讨使。甲寅，偓于驿舍会诸将，以议进军。戊午，李茂贞上表章请罪，愿改事君之礼，继修职贡，仍献钱十五万，助修京阙。韩建左右之，师遂不行。

十一月丁丑朔，以韩建兼领京兆尹、京城把截使。十二月丁未，李克用纵兵俘剽魏博诸郡邑。以前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知制诰赵光远为御史中丞。太常礼院奏权立行庙，以备告飨，从之。

四年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行宫，受群臣朝贺。癸未，汴将庞师古陷郓州，节度使硃瑄与妻荣氏溃围，瑄至中都，为野人所杀，荣氏俘于汴军。硃全忠署庞师古为郓州兵马留后。宰相孙偓罢知政事，守兵部尚书。

二月丙午朔。戊申，汴将葛从周攻兖州，陷之，节度使硃瑾奔杨行密，其将康怀贞降从周，硃全忠署从周为兖州兵马留后。自是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皆没于全忠，唯王师范守青州，亦纳款于汴。己未，制朝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荥阳县男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癸丑，责授硖州刺史陆扆为工部尚书。甲寅，华州防城将花重武告睦王已下八王欲谋杀韩建，移车驾幸河中。帝闻之骇然，召韩建谕之，建辞疾不敢行。帝即令通王已下诣建治所自陈。建奏曰："今日未时，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八人到臣治所，不测事由。臣酌量事体，不合与诸王相见，兼恐久在臣所，于事非宜。况睦王等与臣中外事殊，尊卑礼隔，至于事柄，未有相侵，忽然及门，意不可测。"又引晋室八王挠乱天下事，"请依旧制，令诸王在十六宅，不合典兵。其殿后捧日、扈跸等军人，皆坊市无赖之徒，不堪侍卫，伏乞放散，以宁众心。"昭宗不得已，皆从之。是日，囚八王于别第，殿后侍卫四军二万余人皆放散，杀捧日都头李筠于大云桥下，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丙辰，韩建上表，请封拜皇太子、亲王，以为维城之计。己未，制德王裕宜册为皇太子。辛酉，制第八男秘可封景王，第九男祚可封辉王，第十男祺可封祁王，第十一男禛可封雅王，第十二男祥可封琼王。

三月丙子朔。戊寅，制韩建进封昌黎郡王，改赐"资忠靖国功臣"。以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侯、食邑二千户张浚为尚书左仆射，依前充租庸使。四月丙午朔，就加福建节度使王潮检校尚书右仆射。韩建献封事十条，其三，太子、诸王请置师傅教导。乃以太子宾客王牍为诸王侍读。宰相郑綮以病乞骸，乃罢知政事。

五月乙亥朔，以国子博士硃朴为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七月甲戌，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

八月甲辰朔，以工部尚书陆扆为兵部尚书。韩建与邠、岐三镇素有无君之迹，及李克用诛行瑜，心常切齿。去岁车驾将幸河东，乃令延王戒丕使太原，见克用，陈省方之意。是月，延王自太原还。韩建奏曰："自陛下即位已来，与近辅交恶，皆因诸王典兵，凶徒乐祸，遂致舆驾不安。比者臣奏罢兵权，实虑有不测之变。今闻延王、覃王尚苞阴计，愿陛下宸断不疑，制于未乱，即社稷之福也。"上曰："岂至是耶！"居数日，以上无报，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惧，披发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兒命！或登屋沿树。是日，通王、覃王已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为建兵所拥，至石堤谷，无长少皆杀之，而建以谋逆闻。寻杀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贬平章事硃朴，皆上所宠昵者。

九月癸酉朔，以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右丞。以刑部侍郎杨涉为吏部侍郎。制以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国、吴王。

冬十月癸卯朔，以华州节度使韩建兼同州刺史、匡国军节度使。硃全忠遣其将权徐州兵马留后庞师古、兖州留后葛从周率兖、郓、曹、濮、徐、宿、滑等兵士七万渡淮讨杨行密。制以太中大夫、前御史中丞裴贽为礼部尚书、知贡举。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败沙陀于安塞，李克用单骑仅免。

十一月壬申朔。癸酉，淮南大将硃瑾潜出舟师袭汴军于清口，庞师古举军皆没，师古被执。进葛从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闻师古败，乃退军，信宿至淠河，方渡而硃瑾至。是日杀伤溺死殆尽，还者不满千人，唯牛存节一军先渡获免。比至颍州，大雪寒冻，死者十五六。自古丧师之甚，无如此也。由是行密据有江、淮之间。以检校司空、权知兖州兵马事葛从周为兖州刺史，充泰宁军节度使；以颍州刺史王敬荛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使：从全忠奏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车驾在华州。以兵部侍郎崔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诸道贡修宫阙钱，命京兆尹韩建入京城计度。硃全忠遣判官韦震奏事，求兼领郓州。时全忠军败之后，欲自大其权，以扼邻藩之变。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恃安塞之捷，欲吞噬河朔，是月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节度使卢彦威弃城而循，守文遂据之，自称留后。四月庚子，制淑妃何氏宜册为皇后。上幸陟屺寺，宴从官于韩建所献御庄。

五月己巳朔，以立后大赦。汴将葛从周率众攻李克用邢、洺、磁等

州，陷之。全忠署从周为三州兵马留后。

六月己亥，帝幸西溪观竞渡。天下藩牧、文武百僚上表，请车驾还京。七月，汴将氏叔琮陷赵匡凝之随、唐、邓等州。敕升华州为兴德府，刺史为尹，左右司马为少尹，郑县为次赤，官员资望一同五府。封华岳庙为佑顺侯。

八月戊戌朔。己未，车驾自华还京师。甲子，御端门，大赦，改元光化。

九月戊辰朔，以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左丞。制以镇国、匡国等军节度使韩建守太傅、中书令、兴德尹，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并御写“忠贞”以遗之。建累上表辞王爵，乃改封许国公。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进封临清郡王。是月，弘信卒，赠太师，谥曰庄肃。衙军立其子副大使绍威知兵马事，寻赐之节钺。十月丁酉朔，河南尹张全义就加侍中。汴将硃友恭自江西行营还，过安州，杀刺史武渝，遣部将守之。汴将张存敬以兵袭蔡州，刺史崔洪纳款，请以弟贤质于汴，许之。十二月丙寅，李克用将潞州节度使薛志勤死，泽州刺史李罕之乘其无帅，袭潞取之，遣其子颢乞降于汴，全忠表罕之为节度使。

二年春正月乙未朔。丁未，以兵部尚书陆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蔡州刺史崔洪为衙兵所迫，同窜淮南。时洪以弟贤质于汴，汴人遣贤还蔡，征兵三千出征。蔡兵乱，杀贤，遂拥洪度淮。硃全忠令其子友裕守蔡州。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驱燕军十万，将兼赵、魏。是月陷贝州，人无少长皆屠之，投尸清水，为之不流。遂进攻魏州。罗绍威求救于汴。

三月，硃全忠遣大将张存敬率师援之，屯于内黄。葛从周自邢、洺率劲骑八百入魏州。燕将刘守文、单可及闻汴军在内黄，引军往击之。存敬设伏内黄东，大败燕军，俘斩三万，生擒单可及。刘守文以余众还魏州，为存敬、从周所乘，燕军复败，仁恭父子仅免。汴、魏合兵蹑之，赵人复邀之东境，自魏至沧五百里间，僵尸相枕。是春，有白气竟天如练，自西南彻东北，而旋有燕卒之败。四月，汴将氏叔琮由上党进军攻太原，出石会，为沙陀擒其前锋将陈章，叔琮乃退去。

六月，制以昭义节度使、检校太尉、兼太师、侍中、潞州大都督府

长史、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李罕之为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孟怀观察等使；以检校司徒、孟州刺史、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泽、潞等节度使：从全忠奏也。丁丑，李罕之至怀州，卒于传舍。陕州军乱，杀其帅王珙，立都将军李璠为留后。丁亥，制以前太常卿刘崇望为吏部尚书，兵部侍郎裴枢为吏部侍郎，户部侍郎薛昭纬为兵部侍郎。七月，青州守海州将牛从毅拥郡人投淮南，行密遂有海州。

十一月，陕州衙将硃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降汴，全忠表简为帅守。

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礼部尚书裴贽为刑部尚书。癸卯，硃全忠奏："本贯宋州砀山县，蒙恩升为辉州，其地卑湿，难葺庐舍，请移辉州治所于单父县。"从之，仍赐号为崇德军。四月戊午，汴、魏合军攻沧州，以报入郛之役，葛从周连陷沧德郡邑，王镕遣使和解于全忠，令刘仁恭修好，汴、魏班师。辛未，皇后、太子谒九庙。

六月丁巳，硃全忠表陕州兵马留后硃简乡里同宗，改名友谦，乞真授节钺。从之。戊辰，特进、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抟贬崖州司户，寻赐死于蓝田驿，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并死。为崔胤所诬，言三人中外相结也。七月丁亥朔，兵部尚书刘崇望卒，赠司空。甲午，兵部郎中薛正表为右谏议大夫。以许州刺史硃友恭检校司徒，为颍州刺史；以左武卫将军赵霖检左仆射，为许州刺史；宣武押衙刘知俊检校右仆射，为郑州刺史：从全忠奏也。戊申，制以武贞军节度、澧朗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朗州刺史、上柱国、冯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雷满检校太保，封冯翊郡王，余如故。以武泰军节度、黔中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黔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赵崇封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庚戌，制昭义节度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孟迁为检校司徒，兼潞州大都府长史，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潞磁邢洺等州观察处置使，仍封平昌县男，食邑三百户，从李克用奏也。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孙储守兵部尚书，兼京兆尹。乙卯，制忠烈卫圣镇国功臣、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成都尹、上柱国、琅邪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户王建可兼剑南东川、武信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加食邑一千户，余如故。时建攻下梓州顾彦晖，兼有东川洋、果、阆等州故也。又以忠义军节度、山南东道管内观察处置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兼襄州刺史、上柱国、南

平王、食邑三千户赵匡凝可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加实封一百户。

八月丙辰朔，硃全忠奏："先割汝州隶许州，请却还东都。河阳先管泽州，今缘蕃戎占据，得失不常，请权割河南府王屋、清河、巩三县隶河阳。"从之。癸亥，制忠贞平难功臣、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北都留守、太原尹、上柱国、晋王、食邑九千户、食实封七百户李克用加实封一百户。丁卯，以朝请大夫、虞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颜荛为中书舍人。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庚辰，太原大将李嗣昭攻洺州、下之，执汴将硃绍宗。汴将葛从周率师赴之，嗣昭弃城而去。从周邀之于青山口，晋军大败，从周乘胜攻镇州。壬午，制荆南节度、忠万归夔涪峡等州观察处置水陆催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江陵尹、上柱国、上谷郡王、食邑三千户成汭可检校太师、中书令，余如故。甲申，制扶危匡国致理功臣、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胤可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魏国公，加食邑一千户，余如故。

九月丙戌朔，硃全忠引三镇之师攻镇州，王镕惧，遣判官周式、副大使王昭祚、主事梁公儒子弟为质于汴，出犒师绢十五万匹求盟，许之。张存敬遂自深、冀进军，攻瀛、莫，下郡邑二十，阻雨泥泞，不及幽州。遂西行陷祁州，大败中山将王处直军于沙河北，进屯怀德驿。遂攻定州，节度使王郜奔太原，衙将王处直斩孔目官梁汶，出缣二十万乞盟，许之。全忠遂署王处直为义武军留后。乙巳，制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宫使、修奉太庙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齐国公、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徐彦若可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管内观察处置供军粮料等使。丙午，制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远罢知政事，守本官。戊申，制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崔胤充太清宫使、修奉太庙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依前判度支，兼充诸道盐铁运等使。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陆扆为门下侍郎、户部尚书、监修国史。以正议大夫、守刑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裴贽为中书侍郎，兼

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裴枢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辛亥，以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租庸使张浚罢租庸使，守本官。十月丙辰朔。辛酉，以前清海军节度副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王溥守左散骑常侍，充盐铁副使。癸未，制以保义军节度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硃友谦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处置等使。

十一月乙酉朔。庚寅，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废昭宗，幽于东内问安宫，请皇太子裕监国。时昭宗委崔胤以执政，胤恃全忠之助，稍抑宦官。而帝自华还宫后，颇以禽酒肆志，喜怒不常，自宋道弼等得罪，黄门尤惧。至是，上猎苑中，醉甚，是夜，手杀黄门、侍女数人。庚寅，日及辰巳，内门不开。刘季述诣中书谓宰相崔胤曰："宫中必有不测之事，人臣安得坐观？我等内臣也，可以便宜从事。"即以禁兵千人破关而入，问讯中人，具知其故。即出与宰臣谋曰："主上所为如此，非社稷之主也。废昏立明，具有故事，国家大计，非逆乱也。"即召百官署状，崔胤等不获已署之。季述、仲先与汴州进奏官程岩等十三人请对，对讫，季述上殿待罪次。左右军将士齐唱万岁声，遂突入宣化门，行至思政殿，便行杀戮，径至乞巧楼下。帝遽见兵士，惊堕床下，起而将去，季述、仲先掖而令坐。何皇后遽出拜曰："军容长官护官家，勿至惊恐，有事取军容商量。"季述即出百官合同状，曰："陛下倦临宝位，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颐养于东宫。"帝曰："吾昨与卿等欢饮，不觉太过，何至此耶！"皇后曰："圣人依他军容语。"即于御前取国宝付季述，即时帝与皇后共一辇，并常所侍从十余内人赴东宫。入后，季述手自扃锁院门，日于窗中通食器。是日，迎皇太子监国，矫宣昭宗命称上皇。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宰臣、百僚、方镇加爵进秩，又赐百僚银一千五百两、绢千匹、绵万两充救接，皆季述求媚于朝也。时硃全忠在定州行营，崔胤与前左仆射张浚告难于全忠，请以兵问罪，全忠自行营还大梁。十二月乙卯朔。癸未夜。护驾盐州都将孙德昭、周承诲、董彦弼以兵攻刘季述、王仲先，杀仲先，携其首诣东宫门，呼曰："逆贼王仲先已斩首讫，请陛下出宫慰谕兵士。"宫人破钥，帝与皇后方得出。

天复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长乐门楼，受朝贺。班未退，孙德昭执刘季述至楼前，上方诘责，已为乱棒击死，乃尸之于市。乙酉，制以孙德昭检校司空，充静海军节度使。丙戌，宰相崔胤进位司

空。己丑，硃全忠械程岩，折足槛送京师，戮之于市。制皇太子裕降为德王，改名祐。庚寅，制以孙德昭为安南节度、检校太保。以周承诲为邕州刺史、邕管节度经略使，以董彦弼为容州刺史、容管节度等使，并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杀神策军使李师虔、徐彦回。敕曰："朕临御已来，十有四载，常慕好生之德，固无乐杀之心。昨季述等幽辱朕躬，迫胁太子。李师虔是逆贼亲厚，选来东内主持，动息之间，俾其侦伺。每有须索，皆不供承。要纸笔则恐作诏书，索锥刀则虑为利器，凌辱万状，出入搜罗。朕所御之衣，昼服夜濯，凝冽之际，寒苦难胜。嫔嫱公主，衾裯皆阙。缗钱则贯百不入，缯帛则尺寸难求。六辈同其主张，五人权其威势。若言状罪，翰墨难穷，若许生全，是为贷法，宜并处斩。"时硃全忠既服河朔三镇，欲窥图王室篡代之谋，以李克用在太原，惧其角逐。是月，全忠令大将张存敬率兵三万，由含山袭河中王珂。晋州刺史张汉瑜、绛州刺史、陶建不意贼至，城守无备，皆以郡降。存敬移兵围河中，王珂求救于太原，克用不能救，乃婴城谓存敬曰："吾与汴王有旧，俟王至即降。"二月甲寅朔。戊辰，硃全忠至河中，遂移王珂及兄璘、弟瓒举室徙于汴，以张存敬守河中。是月，制以全忠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进封梁王。

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订额。"从之。四月癸丑朔，汴军大举攻太原，氏叔琮以兵三万由天井关进攻泽潞，节度使孟迁以上党降。叔琮长驱出围柏，营于洞涡驿。葛从周率赵、魏、中山之兵由土门入，陷承天军，与叔琮会。时属大雨，刍粮不给，汴将保众而还。甲戌，天子有事于宗庙。是日，御长乐门，大赦天下，改元天复。李茂贞自镇来朝，赐宴于寿春殿，进钱数万缗。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硃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

五月壬午朔。庚子，制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平章事陆扆加兵部尚书，进阶特进。壬寅，制以硃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闰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阳节度丁会依前检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等使，代孟迁；以迁检校司徒，为河阳节度。全忠奏也。仍请于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泽州为属郡，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从之。全忠又奏请以齐州隶郓州，从之。十月己卯朔。戊戌，全忠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京师闻之大恐，豪民皆亡窜山谷。

十一月己酉朔。壬子，中尉韩全诲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诲奉车驾出

幸凤翔。是日，汴军陷同州，执州将司马鄴，华州节度使韩建遣判官李巨川送款。甲寅，汴军驻灵口。乙卯，全忠知帝出幸，乃回兵攻华州。大军驻赤水，全忠以亲兵驻西溪。韩建出降，乃署为忠武军节度使，以陈州为理所。丁巳，宰相崔胤令户部侍郎王溥至赤水砦，促全忠以兵迎驾。戊午，全忠自赤水趋长安，崔胤率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迎全忠于坡头。庚申，汴军趋凤翔。戊辰，至岐下。全忠令判官李择、裴铸入城奏事，言："臣在河中，得崔胤书，言奉密诏令臣以兵士迎驾，臣不敢擅自迎銮。"昭宗怒胤矫命，连诏全忠以兵士还镇。辛未，全忠引军离凤翔，退攻邠州。甲戌，制扶危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崔胤可责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乙亥，邠州节度使李继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于河中，以继徽从军。以汴军营于三原。十二月己卯，崔胤自长安至三原砦，与全忠谋攻凤翔。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车驾在凤翔。全忠在三原，李克用遣大将周德威攻慈、隰、晋等州。全忠归河中，令其将硃友宁率众五万屯绛州，大败太原军于蒲县西北，友宁乘胜追奔，陷汾州，进围太原。天子遣谏议大夫张顗至晋州谕全忠，令与太原通和。属友宁再战不利，乃还关西。四月丁丑，硃友宁总大军屯于兴平。

五月，岐军出战，大败于武功南之汉谷。全忠闻捷，自引汴军五万西征。

六月，进营虢县。丁亥，进围凤翔，遣判官入城迎驾。

九月，岐军出战，又败。

十一月，鄜州节度使李周彝率众救凤翔。十二月癸酉，汴将孔勍乘虚袭下鄜州，获周彝妻子，周彝即以兵士来降。于是邠、宁、鄜、坊等州皆陷于汴军。茂贞惧，谋诛内官以解。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车驾在凤翔。甲辰，天子遣中使到全忠军，茂贞亦令军将郭启奇来达上欲还京之旨。丙午，青州牙将刘鄩陷全忠之兖州，又令牙将张厚入奏，是日，亦窃发于华州，杀州将娄敬思。上又令户部侍郎韩偓、赵国夫人宠颜宣谕于全忠军。辛亥，全忠令判官李振入奏，上令翰林学士姚洎传宣，令全忠唤崔胤令率文武百僚来迎驾。癸丑，上令礼部尚书苏循传诏，赐全忠玉带，仍令全忠处分蒋玄晖侍帝左

右。丁巳，蒋玄晖与中使同押送中尉韩全诲、张弘彦已下二十人首级，告谕四镇兵士回銮之期。戊午，遣中使走马华州，追崔胤，胤托疾不至。甲子巳时，车驾出凤翔，幸全忠军。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胜，上亲解玉带赐之。乙丑，次扶风，令硃友伦总兵侍卫。丙寅，次武功。丁卯，次兴平，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谒。即日降制，以崔胤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复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魏国公封邑如故。戊辰，次咸阳。己巳，入京师。天子素服哭于太庙，改服冕旒，谒九庙。礼毕，御长乐楼，大赦，百僚称贺。全忠处左军。辛未，宴全忠于内殿，内第子奏乐。是日，制内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人并赐死于内侍省，其诸道监军及小使，仰本道节度使处斩讫奏，从全忠、崔胤所奏也。帝悲惜之，自为奠文祭之。

二月壬申朔。甲戌，制赐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名。己卯，制以辉王祚充诸道兵马元帅。又制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汴宋亳辉河中晋绛慈隰郑滑颍郓齐曹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太清宫修葺宫阙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河中尹、汴滑郓等州刺史、上柱国、梁王、食邑九千户、食实封六百户硃全忠守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以吏部尚书、平章事裴枢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兼广州刺史、可守太尉、中书令，充诸道兵马副元帅，进邑三千户。以宰臣崔胤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等使。甲戌，制以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陆扆责授沂王傅分司。己丑，上宴全忠于寿春殿。又令全忠与茂贞书，取平原公主。同州节度使赵翊、陕州节度使硃友谦来朝。制以硃友裕为华州刺史，充感化军节度使。乙未，会鞠于保宁殿，全忠得头筹，令内弟子送酒，仍面赐副元帅官告。以新除广州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以户部侍郎王溥同平章事。戊戌，全忠归大梁，上宴之内殿，置酒于延喜门。是日，全忠与四镇判官皆预席，上临轩泣别，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杨柳枝》词五首赐之。辛丑，平原公主至京师。

三月壬寅朔，全忠引四镇之兵征王师范。先是，大将硃友宁、杨师厚前军临淄、青，师范求援于淮南，杨行密遣将王景仁帅众万人赴之。四月辛未朔，西川王建以兵攻秦、陇，乘茂贞之弱也，仍遣判官韦庄入贡，修好于全忠。

五月，制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彰义军节度、泾原渭武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可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初，茂贞凌弱王室，朝廷姑息，加尚

书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贞惧，乞罢尚书令故也。崔胤奏："六军十二卫名额空存，实无兵士。京师侍卫，亦藉亲军。请每军量召募一千一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从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招收于市。制以颍州刺史硃友恭检校司空，兼徐州刺史，充武宁军节度使，从全忠奏也。

六月，青州、淮南军与汴人战于临淄，汴军大败，硃友宁战死，传首淮南。

九月，汴将杨师厚大败青州军于临朐。荆南节度使成汭以舟师赴援鄂州，澧朗雷彦恭承虚袭陷江陵。汭军士闻之溃归，汭愤怒投水而死。赵匡凝遂以兵袭荆州，据之。辛巳，汴州护驾都将硃友伦击鞠坠马卒，全忠怒，杀同鞠将校数人。

十一月丁酉朔，王师范以青州降杨师厚，全忠复令师范知青州事。邠州、凤翔兵士逼京畿。汴军屯河中。青州牙将刘鄩以兖州降葛从周，禀师范命也。全忠嘉之，署为元帅府都押衙，权知鄜州留后事。十二月丁卯朔。辛巳，制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制守司徒、侍中、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判六军十二卫事、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崔胤责授太子宾客，守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责授循州司户。是日，汴州扈驾指挥使硃友谅杀胤及元规、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乂、前左仆射上柱国河间郡公张浚。全忠将逼车驾幸洛阳，惧胤、浚立异也。

天祐元年春正月丁酉朔，以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赐紫金鱼袋。己亥，制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己酉，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薨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召硃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车驾发京师。癸亥，次陕州，全忠迎谒于路。

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辞赴洛阳，亲督工作。四月丙寅朔。癸巳，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取十月入洛阳宫。全忠意上迟留俟变，怒甚，谓牙将寇彦卿曰："亟往陕州，到日便促官家发来！"闰四月乙未朔。丁酉，车驾发陕州。壬寅，次谷水行宫。时崔胤所募六军兵士，胤死后亡散并尽，从上东迁者，唯诸王、小黄门十数，打球代奉内园小兒共二百余人。全忠在陕，仍虑此辈为变，欲尽去

之，以汴卒为侍卫。至谷水顿，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内园等谋变，因会设幄，酒食次并坑之，乃以谋逆闻。由是帝左右前后侍卫职掌，皆汴人也。甲辰，车驾由徽安门入，硃全忠、张全义、宰相裴枢独孤损前导。是日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上谒太庙，礼毕还宫，御正殿宣劳从官卫士，受驾。乙巳，上御光政门，大赦，制曰：

乃睠中州，便侯伯会朝之路；运逢百六，顺古今禳避之宜。况建鼎旧京，我家二宅，轘辕通其左，郏、鄏引其前。周平王之东迁，更延姬姓；汉光武之定业，克茂刘宗。肇葺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运，复启昌期。或西避于戎狄，或载歼于妖孽。朕遭家不造，布德不明，十载已来，三罹播越。亦属灾缠秦、雍，叛起邠、岐。始幸石门，以避卫兵之乱；载行华岳，仍惊畿邑之侵。忧危则矢及车舆，凌胁则火延宫庙。迨至逆连宫竖，构结奸凶，致刘季述幽朕于下宫，韩全诲劫予于右辅。莫匪兵围内殿，焰亘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鹿而威众。矫宣天宪，欺蔑外藩，行书诏以任情，欲忠良而获罪。虽群方岳牧，协力匡扶，拘戎律于阻修，报朝恩而隔越。副元帅、梁王全忠以兼镇近辅，总兵四藩，远赴岐阳，躬迎大驾。辛勤百战，尽剿凶渠，营野三年，竟回銮辂。咸、镐载新其宫阙，让、珪绝类于阉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兴之运。又邠岐结衅，巴蜀连兵，上负国恩，下隳邻好。焚宫烈火，更延热于亲邻；却驾凶锋，复延侵于禁苑。抑又太一游处，并集六宫，罚星荧惑，久缠东井，玄象荐灾于秦分，地形无过于洛阳。爰有一二荩臣，洎四方同志，竭心王室，共誓嘉谋。魏镇定燕，航大河而毕至；陈徐潞蔡，辇巨轴以偕来。披荆棘而立朝廷，划灰烬而化轮奂。左郊祧而右社稷，肃尔崇严；前广殿而后重廊，蔼然华邃。公卿佥议，龟筮协从。甲子令年，孟夏初吉，备法驾而离陕分，列百官而入洛郊，观此殷繁，良多嘉慰。谢罪太庙，忧惕惊怀；登御端门，轸恻兴感。盖以一人寡祐，至万姓靡宁，工役艰疲，忠良尽瘁，克建再迁之业，冀延八百之基。宜覃涣汗之恩，俟此雍熙之庆，涤瑕荡垢，咸与惟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于戏！肆眚阊阖，即安宫闱。虽九庙几筵，已阙于新室；而诸陵松柏，遥隔于旧都。将务乂宁，难申绻慕。文武百辟，执事具僚，从我千里而来，端尔一心莅政。恩覃既往，效责从新，方当开国之初，必举慢官之罚。

戊申，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庙、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仍不差内夫人传宣。杀医官阎祐之、国子博士欧阳特，言星谶也。宰相裴枢兼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等使、监修国史，户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独

孤损判度支，中书侍郎、平章事柳璨判户部事。

五月乙丑朔。丙寅，制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宴百僚于崇勋殿，上赞述全忠之功业，因言御楼前一日所司亡失赦书，赖元帅府收得副本施行，几失事矣，中书不得无过。裴枢等起待罪。中饮，帝更衣，召全忠曲宴阁中，全忠恳辞。帝曰："朕以全忠功业崇高，欲斋中款曲，以表庇赖耳。全忠既不欲来，即令敬翔来，朕与之言。"全忠令敬翔私退，奏曰："敬翔亦醉而出矣。"己巳，全忠辞赴大梁，宴于崇勋殿，是日雨甚。乙酉，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知制诰沈栖远守本官，以病陈乞故也。丁亥，敕河南府畿县先减尉一员，可准京兆府例，复置县尉一员。癸巳，中书奏：准今年四月十一日赦文，陕州都督府改为兴唐府，其都督府长史宜改为尹，左右司马为少尹，录事为司录，陕县为次赤，余为次畿。从之。

六月甲午朔，邠州杨崇本侵掠关内，全忠遣硃友裕屯军于百仁村。丙申，通议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杨注可充翰林学士。庚子，三佛齐国入朝使薄诃粟可宁远将军。丁未，制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卢绍可太子太保致仕。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天水男、食邑三百户赵崇可检校右仆射。甲寅，以京兆少尹郑韬光为太常少卿，前侍御史韦说为右司员外郎，前进士姚顗为校书郎，前进士赵颀、刘明济、窦专并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从柳璨奏也。荆南襄州忠义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江陵尹、襄州刺史、上柱国、楚王、食邑六千户赵匡凝宜备礼册命。七月癸亥朔，全忠率师讨邠、凤。甲子，自汴至洛阳，宴于文思球场。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国韩仪责授棣州司马，侍御史归蔼责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傲全忠也。甲戌，制以中大夫、中书舍人、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杜彦林为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丁丑，制以兵部郎中萧颀为吏部郎中，户部郎中徐绾为兵部郎中，司勋员外郎张茂枢为礼部郎中，监察御史郄殷象为右补阙。己卯，制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等州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淮南西面行营招讨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西平王、食邑三千户杜洪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二百户。庚寅，中书奏："西京旧有凌烟阁，图画功臣，今迁都洛阳，合议修建。副元帅梁王勋庸冠世，请凌烟阁之侧别创一阁，以表殊勋。"从之。

八月壬辰朔。壬寅夜，硃全忠令左龙武统军硃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知全忠篡夺之谋，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而帝英杰

不群，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内人唯沉饮自宽。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阳，与友恭等图之。是夜二鼓，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言军前有急奏面见上。内门开，玄晖每门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贞一夫人启关，谓玄晖曰："急奏不应以卒来。"史太执贞一杀之，急趋殿下。玄晖曰："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临轩谓玄晖曰："院使莫伤官家，宁杀我辈。"帝方醉，闻之遽起。史太持剑入椒殿，帝单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护帝，亦为太所杀。复执何皇后，将害之。后求哀于玄晖，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释后而去。帝殂，年三十八，群臣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

本纪第二十下 哀帝

哀皇帝讳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积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于大内。乾宁四年二月，封辉王　，名祚。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弑。翌日，蒋玄晖矫宣遗诏，曰："我国家化隋为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睹兵戈之屡起，赖勋贤协力，宗社再安。岂意宫闱之间，祸乱忽作，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潜怀逆节，辄肆狂谋，伤痕既深，已及危革。万机不可以久旷，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归，须有缵继。辉王祚幼彰岐嶷，长实端良，裒然不群，予所钟爱，必能克奉丕训，以安兆人。宜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柷，监军国事。于戏！孝爱可以承九庙，恭俭可以安万邦，无乐逸游，志康寰宇。百辟卿士，佑兹冲人，载扬我高祖、太宗之休烈。"是日迁神柩于西宫，文武百僚班慰于延和门外。其日午时，又矫宣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变爰臻，祸生女职之徒，事起宫奚之辈。皇帝自罹锋刃，已至弥留，不及顾遗，号恸徒切。定大计者安社稷，纂丕图者择贤明，议属未亡人，须示建长策。承高祖之宝运，医元勋之忠规，伏示股肱，以匡冲昧。皇太子柷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其哀制并依祖宗故事，中书门下准前处分。于戏！送往事居，古人令范，行今报旧，前哲格言。抆泪敷宣，言不能喻。"帝时年十三，乞且监国，柩前即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礼仪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于十六宅。丙午，大行皇帝大殓，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己酉，矫制曰："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谋逆，惧罪投井而死，宜追削为悖逆庶人。"蒋玄晖夜既弑逆，诘旦宣言于外曰："夜来帝与昭仪博戏，帝醉，为昭仪所害。"归罪宫人，以掩弑逆之迹。然龙武军官健备传二夫人之言于市人。寻用史太为棣州刺史，以酬弑逆之功。

庚戌，群臣上表请听政。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

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乙丑，百僚赴西宫　，殓讫，释服。皇帝见群臣于崇勋殿西廊下。中书帖：今月二十四日释服后，三日一度进名起居。丙辰，敕：“朕奉太后慈旨，以两司纲运未来，百官事力多阙，旦夕霜冷，深轸所怀。令于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委御史台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听政。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戊午，遣刑部尚书张祎告哀于河中，全忠号哭尽哀。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僚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

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内临，进名奉慰。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内临。己巳　，敕右仆射、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裴枢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损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卤簿使，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释服从吉。中书门下奏：“伏以陛下光继宝图，纂承丕绪，教道克申于先训，保任实自于慈颜。今则正位宸居，未崇徽号。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临四海，德冠六宫，推尊宜正于鸿名，敬上式光于睿孝，望上尊号曰皇太后。”奉敕宜依。又敕辉王府官属宜停。辛巳，山陵桥道使改差权河南尹张廷范，其顿递陵下应接等使，并令廷范兼之。庚寅，中书奏：太常寺止鼓两字“敔”上字犯御名，请改曰“肇”。从之。

十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在心初度。壬辰，全忠自河中来朝，赴西内临祭讫　，对于崇勋殿。甲午，敕检校太保、左龙武统军硃友恭可复本姓名李彦威，贬崖州司户同正。检校司徒、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可贬贝州司户同正。又敕：“彦威等主典禁兵，妄为扇动，既有彰于物论，兼亦系于军情。谪掾遐方，安能塞责？宜配充本州长流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杀之。临刑，大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孙长世，可乎？”呼廷范，谓曰：“公行当及此，勉自图之。”是日，全忠归大梁。丙申，制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兼郓州刺史、上柱国、东平王、食邑七千户张全义本官兼河南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判六军诸卫事。皇帝即位行事官、左丞杨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吏部侍郎赵光逢进开国公，加食邑三百户。右散骑常侍窦回、给事中孙续、户部郎中知制诰封舜卿等加勋阶。礼仪使、太常卿王溥与一子八品正员官。书宝册官吏部尚书陆扆、刑部尚书张祎，扆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祎加

阶。太子太保卢绍卒。魏博罗绍威进救接百官绢千匹、绵三千两。

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时，日有黄白晕，旁有青赤纫。杨行密攻光州，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　，全忠率师五万自颍州渡淮，至霍丘大掠以纾之，行密分兵来拒。乙酉，敕："据太常礼院奏，于十二月内择日册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毕，哀感方缠。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礼，难以并施。太后册礼，宜俟山陵毕日，庶得桥山攀慕，彰尽节于群臣；兰殿承荣，展盛仪于朕志。情既获遂，礼实宜之。付所司。"己丑，岭南东道辨州宜改为勋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权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张廷范宜复本官。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河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充山陵副使、权知河南尹、天平军节度副使韦震权知郓州军州事。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杨行密陷鄂州，执节度使杜洪，斩于扬州市。鄂、岳、蕲、黄等州入行密。全忠自霍丘还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谥号、庙号　，乃敕右仆射、平章事裴枢撰谥册，中书侍郎柳璨撰哀册。辛未，敕："朕祗荷丕图，仰惟元训，方迫遗弓之痛，俯临同轨之期。将展孝思，亲扶护卫。皇太后义深鸣凤，痛切攀龙，亦欲专奉灵舆，躬及园寝，兼尽追摧之道，用终克敬之仪。其大行皇帝山陵发引日，朕随太后亲至陵所，付中书门下，宜体至怀。"群臣三表论谏，乃止。

二月庚寅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军州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刘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检校左仆射硃汉宾为右羽林统军。丙申，群臣告谥于西宫。己亥，敕："今月十一日　　，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庚子，启攒宫，文武百僚夕临于西宫。丁未，灵驾发引，濮王已下从，皇帝、太后长乐门外祭毕归大内。己酉，葬昭宗皇帝于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为刑部尚书。泰宁军节度、检校司空、兖州刺史、御史大夫葛从周检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将军致仕，从周病风，不任朝谒故也。以左金吾上将军卢彦威为左威卫上将军。是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丙辰，左仆射裴贽等议迁庙，合迁顺宗一室，从之。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

三月庚申朔。壬戌，制以前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国、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王师范为孟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孟节度观察等使，从全忠奏也。甲子，制以特进、尚书右仆

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枢可守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河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独孤损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　　，充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崔远可守尚书右仆射。以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上柱国、河东县男、食邑三百户柳璨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上柱国、弘农县伯、食邑七百户杨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庚午，敕："朕以宰臣学士，文武百僚，常拘官局，空逐游从。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当兹韶景，宜示优恩。自今月十二日后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选胜追游。付所司。"壬申，以检校司徒、和王傅张廷范为太常卿。丁亥，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兄既秉于枢衡，弟故难居宥密，可守本官，罢内职。"四月己丑朔。壬辰，敕河南府缑氏县令宜兼充和陵台令，仍升为赤县。癸巳，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祗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庶，宜体朕怀。"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丙午，前棣州刺史刘仁遇检校司空，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宁军节度使。乙未，制左仆射裴枢、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河南尹张全义、工部尚书王溥、司空致仕裴贽、刑部尚书张祎，并赐一子八品正员官，以奉山陵之劳也。敕曰："朕以宿麦未登，时阳久亢，虑阙粢盛之备，轸予宵旰之怀。所宜避正位于宸居，减珍羞于常膳，谅惟眇质，深合罪躬。自今月八日已后，不御正殿，减常膳。付所司。"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张升崔昭矩、起居舍人卢仁烱卢鼎苏楷、吏部员外郎崔协、左补阙崔咸休、右补阙杜承昭罗兖、右拾遗韦彖路德延，并宜赐绯鱼

袋；兵部郎中韦乾美、比部郎中杨焕，皆赐紫金鱼袋：并以奉山陵之劳也。壬寅，敕：“朕获荷丕图，仰遵慈训，爰崇徽号，已定礼仪，冀申为子之心，以展奉亲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礼。再奉慈旨，以宫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劳人，宜改吉辰，固难违命。册礼俟修大内毕功日，所司以闻。”癸卯，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请改为太清宫，从之。甲辰夜，彗起北河，贯文昌，其长三丈，在西北方。丁未，敕：“设官分职，各有司存，铨衡既任于吏曹，除授宁烦于宰职。但所司注拟申到，中书过验酌量，苟或差舛，难可尽定。近年除授，其徒实繁，占选部之阙员，择公当之优便，遂致三铨注拟之时，皆旷职务。且以宰相之任，提举百司，唯务公平无私，方致渐臻有道。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后，中书并不除授，或诸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纲，永存事体。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谪见，德音放京畿军镇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无轻重，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闻奏。壬子，敕：“朕以冲幼，克嗣丕基，业业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谪见，罪在朕躬。虽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后，避正殿，减常膳，以明思过。付所司。”丙辰，敕：“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文。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顿爽旧规。付河南府，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戊午，敕：“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比常出入，以东上为先。大忌进名，即西上阁门为便。比因阉官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旧规。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阁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阁门，永为定制。付所司。”又敕：“朕以上天谪见，避殿责躬，不宜朔会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会，宜权停。”五月己未朔，以星变不视朝。敕曰：“天文变见，合事祈禳，宜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三司支给斋料。”壬戌，敕：“法

驾迁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于新丰，权更名以变于旧制。妖星既出于雍分，高闳难效于秦余，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为宣仁门，重明门改为兴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政门，光范门曰应天门，乾化门曰乾元门，宣政门曰敷政门，宣政殿曰贞观殿，日华门曰左延福门，月华门曰右延福门，万寿门曰万春门，积庆门曰兴善门，含章门曰膺福门，含清门曰延义门，金銮门曰千秋门，延和门曰章善门，保宁殿曰文思殿。其见在门名，有与西京门同名者，并宜复洛京旧门名。付所司。”乙酉夜，西北彗星长六七十丈，自轩辕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辉猛怒，其长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宫毕。中书奏：“皇太后慈惠临人，宽仁驭物，早叶俪天之兆，克彰诞圣之符。今轮奂新宫，规

摹旧典，崇训既征于信史，积善宜显于昌期。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从之。又以将卜郊禋，预调雅乐，宜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修乐悬使。丁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奏为故使成汭立祠宇，从之。己巳，太清宫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宫殿门名，窃以玄元皇帝庙，西京曰太清宫，东京曰太微宫，其太清宫请复为太微宫，臣便给入官阶。”从之。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张文蔚、杨涉分判，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壬申，制新除静海军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河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独孤损可责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台发遣出京讫闻奏。敕曰：“朕谬将眇质，叨荷丕图，常怀驭朽之心，每轸泣辜之念。谅于黜责，岂易施行。左仆射裴枢、右仆射崔远，虽罢机衡，尚居揆路，既处优崇之任，未伤进退之规。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谤国，颇兴物论，难抑朝章。须离八座之荣，尚付六条之政，勉思咎己，无至尤人。枢可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远可责授朝散大夫、莱州刺史，便发遣出京。”兵部郎中韦乾美贬沂州司户。甲戌，敕中书舍人封渭贬齐州司户，右补阙郑辇密州莒县尉，兵部员外卢协祁州司户，并员外置。乙亥，敕吏部尚书陆扆贬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淄州司户。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变见，仰观垂象，特轸圣慈。自今月八日夜已后，连遇阴雨，测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点，天色暂晴，景纬分明，妖星不见于碧虚，灾沴潜消于天汉者。”敕曰：“上天谪见，下土震惊，致夙夜之沈忧，恐生灵之多难。不居正殿，尽辍常羞，益务斋虔，以申禳祷。果致玄穹覆祐，孛彗消除，岂罪己之感通，免贻人于灾沴。式观陈奏，深慰诚怀。”丙子，敕户部郎中李仁俭贬和王府咨议，起居舍人卢仁炯安州司户，寿安尉、直弘文馆卢晏沧州东光尉。丁丑，陈许节度使张全义奏：“得许州留后状申，自多事以来，许州权为列郡，今特创鼓角楼讫，请复为军额。”敕旨依旧置忠武军牌额。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全忠与王镕、罗绍威置宴也。庚辰，敕特进、检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赵崇可曹州司户，银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赞可濮州司户。辛巳，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可陇州司户，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可琼州司户，责授莱州刺史崔远可白州司户。壬午，敕司勋员外韦甄责授和王友，洛阳县令李光序责授左春坊典设郎。甲申，秘书监崔仁鲁可密州司户，国子祭酒崔澄陈州司户，太府少卿裴钅咸徐州司户，卫尉少卿裴纾曹州南华尉，左补阙崔咸休宁陵尉，司封员外薛氵高辉州司户，前盐铁推官独孤宪临沂尉，秘书少监裴鉥郓州司户，长安尉、直史馆裴格符离尉，兵部郎中李象郑州司户，刑部员外卢荐范县尉。丙戌，颍州汝阴县人彭文妻产三男。丁亥，敕以翰林学士、尚书职方郎中张策兼充史馆修撰，修国史。

六月戊子朔，敕：“责授陇州司户裴枢、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濮州司户陆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赵崇，濮州司户王赞等，皆受国恩，咸当重任。罔思罄谒，唯贮奸邪，虽已谪于遐方，尚难宽于国典。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尽。”时枢等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己丑，敕：“君臣之间，进退以礼，矧于求旧，欲保初终，苟自掇于悔尤，亦须行于黜责。特进、守司空致仕、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贽早以公望，常践台司，靡闻竭力以匡时，每务养恬而避事。洎从请老，不谓无恩，合慎枢机，动循规矩。虽云勇退，乃有后言，自为簿从之酋，颇失人臣之礼。谪居郡掾，用正朝纲，可责授青州司户。刑部郎中李煦可莱州司户。”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弘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壬辰，敕：“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后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癸巳，敕：“卫尉少卿敬沼是裴贽之甥。常累于舅，或以明经挠文柄，或以私事窃化权。贽已左迁，尔又何追！可贬徐州萧县尉。”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戊戌，敕：“密县令裴练贬登州牟平尉，长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沂州新泰尉，泥水令独孤韬范县尉，并员外置，皆裴枢、崔远、陆扆宗党也。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了毕，乞赐名额者。敕旨黄陵二妃祠曰懿节，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侯；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丁未，敕：“太子宾客柳逊尝为张浚租庸判官，又王溥监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与赵崇、裴贽为刎颈之交。昨裴枢等得罪之时，合当连坐，尚矜暮齿，且俾悬车，可本官致仕。”戊申，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七月戊午朔。辛酉，赐全忠《迎銮记功碑文》，立于都内。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癸亥，再贬柳逊曹州司马。辛巳，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壬午，宰臣柳璨、礼部尚书苏循充皇太后册礼使。是

日，于积善宫行礼毕，帝乘辇赴太后宫称贺。丙戌，太常礼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积善宫起居，文武百官于宫门进名起居。”从之。

八月丁亥朔。戊子，制中书舍人姚洎可尚书户部侍郎，充元帅府判官，从全忠奏也。洛苑使奏谷水屯地内嘉禾合颖。乙未，敕：“伪称官阶人泉州晋江县应乡贡明经陈文巨招伏罪款　　，付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汉代元勋，邓禹冠诸侯之上；晋朝重位，王导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于崇宠，迥异等伦。朕获以眇躬，重兴丕运，凡关制度，必法旧章，实仗勋贤，永安宗社。副元帅梁王正守太尉、中书令，忠武军节度使、河南尹张全义亦正守中书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册礼、告祀天地宗庙，其司空则差官摄行，太尉、侍中、中书令即宰臣摄行。今太尉副元帅任冠籓垣，每遇行礼之时，或不在京国，即事须差摄太尉行事。全义见居阙下，任正中枢，不可更差别官又摄中书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觐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镇，即依前摄行。所合差中书令，便委全义以本官行礼。其侍中、司空、司徒即临时差官。付所司。”壬寅，敕：“前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司空图俊造登科，硃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而钓名。志乐漱流，心轻食禄。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幽栖之志。宜放还中条山。”癸卯，敕太常卿张廷范宜充南郊礼仪使。丁未，制削夺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在身官爵。是月乙未，全忠遣大将杨师厚讨匡凝，收唐、邓、复、郢、随等州，全忠自率亲军赴之。荆襄之军，阵于汉水之阴。

九月丁巳朔。辛酉，杨师厚于襄州西六十里阴谷江口伐竹木为浮梁。癸亥，梁成，引军渡江。甲子，赵匡凝率劲兵二万　，阵于江之湄。师厚一战败之，遂乘胜蹑之，阵于城下。是夜，匡凝挈其孥溃围遁去。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壬申，匡凝牙将王建武遣押牙常质以荆南降。言权知荆南军府事赵匡明今月十一日弃城上峡，奔蜀川。敕曰：“梁王躬临貔武，收复荆、襄，拔岘首若转丸，平荆门如沃雪，连收两镇，并走二凶。乃睠勋庸，载深嘉注，宜赐诏奖饰。”内出宣旨：“妳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准杨氏例改封。”中书奏议言：“乳母古无封夫人赐内职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当时朝议非之。今国祚中兴，礼宜求旧。臣等商量，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曰福圣君，第二王氏曰康圣君。”从之。己巳，敕武成王庙宜改为武明王。乙酉，敕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备物之间，有所未办，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诸道兵马

元帅，别开府幕，加食邑通前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金州冯行袭奏当道昭信军额内一字，与元帅全忠讳字同，乃赐号戎昭军。制削夺荆南留后赵匡凝官爵。丁亥，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甲午，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曰："帝王御宇，由理乱以审污隆；宗祀配天，资谥号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顺考古道，昭彰至公，既当不讳之朝，宁阻上言之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俭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亓。然而否运莫兴，至理犹郁，遂致四方多事，万乘频迁。始则阉竖猖狂，受幽辱于东内；终则嫔嫱悖乱，罹夭阏于中闱。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敢言溢美，似异直书。按后汉和、安、顺帝，缘非功德，遂改宗称，以允臣下之请。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时。将期允愜列圣之心，更下详议新庙之称。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圣主无私之明。"楷，礼部尚书循之子，凡劣无艺。乾宁二年应进士登第后，物论以为滥，昭宗命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覆试黜落，永不许入举场，楷负愧衔怨。至是，全忠弑逆君上，柳璨陷害朝臣，乃与起居郎罗衮、起居舍人卢鼎连署驳议。楷目不知书，手仅能执笔，其文罗衮作也。时政出贼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张廷范改谥曰恭灵庄闵孝皇帝，庙号曰襄宗。全忠雄猜物鉴，自楷驳谥后，深鄙之，既传代之后，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题昭宗神主，辍朝一日，癸丑，敕成德军宜改为武顺，管内藁城县曰藁平，信都曰尧都，栾城曰栾氏，阜城曰汉阜，临城为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

十一月乙卯朔，敕潞州潞城县改为潞子，黎城曰黎亭。全忠平荆襄后，遂引军将攻淮南。行次枣阳，阻雨　，比至光州，道险涂潦，人马饥乏。休止十余日，乃趋固始。进军距寿州三十里，寿人闭壁不出，左右言师老不可用。是月丙辰，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至汝阴。全忠深悔此行无益。丁卯，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圆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玄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晖、柳璨大惧。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辛巳，制："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诸道兵马元帅、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修宫阙制置、度支解县池场、亳州太清宫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中书令、河中

尹、汴滑郓等州刺史、上柱国、梁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硃全忠可授相国，总百揆，其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忠武、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二十一道为魏国，仍进封魏王，依前充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户，实封八千五百户，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仍择日备礼册命。又制以杨师厚为襄州兵马留后，左龙武统军张慎思为武宁军兵马留后。壬午，中书门下奏："相国魏王总百揆，百司合呈纳本司印。其中书门下印，堂候王仁珪呈纳，中书公事，权追中书省印行遣。"从之。甲申，敕河南告成县改为阳邑，蔡州襄城改为苞孚，同州韩城改为韩原，绛州翼城改为浍川，郓州郓城改为万安，慈州文城改为屈邑，泽州晋城改高都，阳城改为濩泽，安州应城改为应阳，洪州丰城改为吴高。全忠令判官司马鄴让相国总百揆之命。十二月乙酉朔。戊子，诏蒋玄晖赍手诏赴魏国，不许陈让锡命。辛卯，制：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柳璨可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进封河东县开国伯，通前食邑七百户，充魏国册礼使。制："相国魏王曾祖赠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谥宣宪；祖赠太师信追封魏王，谥武元；父赠尚书令诚追封魏王，谥文明。敕右常侍王钜、太常卿张廷范、给事中崔沂、工部尚书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膳部员外知制诰杜晓、吏部郎中李光嗣、驾部郎中赵光胤、户部郎中崔协、比部郎中杨焕、左常侍孔拯、右谏议萧颀、左拾遗裴□彖、右拾遗高济、职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萧蘧等，随册礼使柳璨魏国行事。先是，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寿州行营，构蒋玄晖于全忠，全忠怒，急归大梁。上令刑部尚书裴迪赍诏慰劳全忠，全忠忿恨，语极不逊，故行相国百揆之命以悦其心。蒋玄晖自至大梁陈诉，全忠怒犹不解。帝忧之。甲午，上召三宰相议其事，柳璨曰："人望归元帅，陛下揖让释负，今其时也。"帝曰："运祚去唐久矣，幸为元帅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宝，归于有德，又何疑焉。他人传予意不尽，卿自往大梁，备言此怀。"乃赐璨茶、药，便令进发。乙未，敕：枢密使蒋玄晖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处斩。丰德库使应顼、尚食使硃建武送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枢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并停。其枢密公事，令王殷权知。其两院人吏，并勒归中书。其诸司诸道人，并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并于中书论请。其延义、千秋两门，只差小黄门三人勾当，其官健勒归本军。敕："魏王坚辞宠命，过示捻谦。朕以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爰自近年，改为诸道，既非旧

制，须在正名。宜追制改为天下兵马元帅，余准诏旨处分。”辛丑，敕：“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永为常式。近代不循旧仪，辄隳制度，既奸邪之得计，致临视之失常，须守旧规，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付所司。”又敕：“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已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寀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至纷杂。”壬寅，戎昭军奏收复金州，兵火之后，井邑残破，请移理所于均州，从之。仍改为武定军。乙巳，汴州别驾蒋仲伸决杀，玄晖季父也。又敕：“蒋玄晖身居密近，擅弄威权，鬻爵卖官，聚财营第，而苞藏悖逆，稔浸奸邪。虽都市已处于极刑，而屈法尚慊于众怒，更示焚弃之典，以惩显负之踪。宜追削为凶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烧。”玄晖死后，王殷、赵殷衡等又谮于全忠云：“内人相传，玄晖私侍积善宫，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之交，求兴唐祚。”戊申，全忠令知枢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积善宫，又杀宫人阿秋、阿虔，言通导蒋玄晖。己酉，敕以太后丧，废朝三日。百官奉慰讫。又敕曰：“皇太后位承坤德，有愧母仪。近者凶逆诛夷，宫闱词连丑状，寻自崩变，以谢万方。朕以幼冲，

君临区宇，虽情深号慕，而法难徇私，勉循秦、汉之规，须示追降之典。其遣黄门收所上皇太后宝册，追废为庶人，宜差官告郊庙。”庚戌，敕：“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谒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围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壬子，敕积善宫安福殿宜废。癸丑，敕光禄大夫、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柳璨责授朝议郎，守登州刺史。又敕：“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磵温銮、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等，蒋玄晖在枢密之时，与柳璨、张廷范共为朋扇，日相往来，假其游宴之名，别贮倾危之计。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此阴谋，难宽大辟。柳璨已从别敕处分，廷范可责授莱州司户。裴磵等常同聚会，固共苞藏，磵可青州北海尉，銮临淄尉，茂枢博昌尉，并员外置。”甲寅，敕：“责授登州刺史柳璨，素矜愉巧，每务回邪。幸以庸才，骤居重位，曾无显效，孤负明恩。诡谲多端，苞藏莫测，但结连于凶险，独陷害于贤良。罪既贯盈，理须窜殛。可贬密州司户，再贬长流崖州百姓，委御史台赐自尽。”是日斩于上东门外。又敕：“张廷范性唯庸妄，志在回邪，不能保慎宠荣，而乃苞藏凶险。密交柳璨，深结玄晖，昼议宵行，欺天负地。神祇共怒，罪状难原。宜除名，委河南府于都市集众，以五车分裂。温銮、裴磵、张茂枢并除名，

委于御史台所在赐自尽。柳璨弟瑀、瑊，送河南府决杀。”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镇之师七万，会河北诸军，屯于深州乐城。戊午，敕右拾遗柳瑗贬洺州鸡泽尉　，璨疏属也。乙丑，全忠自汴河赴魏州。丙寅，制：“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淮南东面行营招讨营田安抚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兼中书令、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吴王、食邑九千户、实封五百户钱镠，总临两镇，制抚三吴。道途阻艰，未行册命，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己巳夜，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杀其衙内亲军八千人。戊午，全忠自内黄入魏州。是月，魏博衙外兵五万自历亭还，分据绍威贝、博等州，汴军攻围之。壬申，敕：“相国总百揆魏王顷辞册命，宜令所司再行册礼。”辛巳，国子监奉：“奉去年十一月五日敕文，应国学每年与诸道等一例解送两人，今监生郭应图等六十人连状论诉。”敕旨：“取士之科，明经极重，每年人数，已有旧规，去夏条疏，盖防渝滥。今国子监、河南府俱有论奏，所试明经，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礼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徇嘱求，无致侥幸。付所司。”二月甲申朔，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宜许于本镇置三代私庙。癸卯。敕今年礼部所放进士，据依去年人数外，更放两人。

三月甲寅朔。甲戌，敕：“河中、昭义管内，俱有慈州，地里相去不远，称谓时闻错误　，其昭义管内慈州宜改为惠州。”壬戌，全忠奏河中判官刘崇子匡图，今年进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群议，请礼部落下。戊寅，制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辛巳，敕贬西都留守判官、左谏议大夫郑賨崖州司户，寻赐死。四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戊申，魏博罗绍威奏：“臣当管博州聊城县、武阳莘县武水博平高堂等五县，皆于黄河东岸，其乡村百姓渡河输税不便，与天平军管界接连，请割属郓。”从之。

五月癸酉朔，追赠故荆南节度使成汭、鄂岳节度使杜洪官爵，仍于本州立祠庙，从全忠奏也。丙申，敕：“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于金州置戎昭军　，割均、房二州为属郡。比因冯行袭叶赞元勋，克宣丕绩，用奖济师之效，遂行割地之权。今命帅得人，畴庸有秩，其戎昭军额宜停，其均、房二州却还山南东道收管。”六月癸未朔，甲申，敕：“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请别立忠义军额，既非往制，固是从权。忠义军额宜停废，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己亥，权右唐州事卫审符奏，州郭凋残，又不居要路，请移理所于泌阳县，从之。制以京兆尹、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青州节度使，代王重师；以重师代建为京兆尹。壬寅，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阁于贞观殿。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

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今后于崇勋殿入阁。付所司。”左拾遗、充史馆修撰裴□彖以堂叔母危疾在济源，无兄弟侍疾，乞假宁省，从之。七月壬子朔。己未，全忠始自魏州归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检校工部尚书、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见任，落下袭封，以请告于外也。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罢朝三日。

八月甲辰，全忠复自汴州北渡河，攻沧州。乙未，魏博奏割贝州永济、广宗，相州临河、内黄、洹水、斥丘等六县隶魏州 ，从之。

九月辛亥朔。丁卯，全忠在军至沧州，军于长芦。是月积阴霖雨不止，差官宗禜都门。十月乙未，两浙钱镠请于本镇立三代私庙 ，从之。

十一月庚戌朔。丙子，废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进，所有进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十二月己卯朔，淮南伪署宣歙观察使、检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 ，从钱镠奏也。茂章背杨渥，以宣州降钱镠故也。己丑，全忠奏文武两班一、五、九朝日，元帅府排比廊飧。敕曰：“百官入朝，两廊赐食，迁都之后，有司官阙供。元帅梁王欲整大纲，复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认优隆，宜赐诏奖饰。”甲辰，河阳节度副使孙乘贬崖州司户，寻赐自尽。闰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诣阙，请为节度使王审知立德政碑，从之。乙丑，华州镇国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额及兴德府名，并宜停废，复为华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仍隶同州为支郡，所管华、商两州诸县，先升次赤，次畿并罢，宜依旧名。西都佑国军作镇已来，未有属郡，其金州、商州宜隶为属郡。京兆府奉先县本属冯翊，栎阳连接下邽，奉先县宜却隶同州，栎阳宜隶华州。丙寅，夺西川节度使王建在身官爵。戊辰，李克用与幽州之众同攻潞州，全忠守将丁会以泽、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为留后。甲戌，全忠烧长芦营旋军，闻潞州陷故也。乙亥，贬兴唐府少尹孙秘长流爱州，寻赐死，孙乘弟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寅，全忠自长芦至大梁，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赍诏慰劳。全忠自弑昭宗之后，岐、蜀、太原，连兵牵制 ，关西日削。幸罗绍威杀牙军，全获魏博六州。将行篡代，欲威临河朔，乃再兴师临幽、沧，冀仁恭父子乞盟，则与之相结，以固王镕、绍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沧州无功，及闻丁会失守，烧营遽还。路由魏州，罗绍威知失势，恐兵袭己，深赞篡夺之谋，他日如王受禅，必罄六州军赋以助大礼，全忠深感之。至大梁，会薛贻矩来，乃以臣礼见全忠。贻矩承间密陈禅代之谋，全忠心德之。贻矩还奏曰：“元帅有受代意，陛下深体时事，去兹重负。”帝曰：“此吾素怀也。”乃降诏元帅以二月行传禅之礼，

全忠伪辞。

二月壬子，诏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齐赴元帅府。癸丑，宰相百官辞，全忠以未断表为词。

三月戊寅朔，全忠令大将李思安率兵三万，合魏博之众，攻掠幽州。思安顿兵临其郛，会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安乃还。庚寅，诏薛贻矩再使大梁，达传位之旨。甲辰，诏曰：

敕宰臣文武百辟，籓岳庶尹，明听朕言。夫大宝之尊，神器之重，傥非德充宇宙，功济黔黎，著重华纳麓之功，彰文命导川之绩，允熙帝载，克代天工，则何以统御万邦，照临八极。元帅梁王，龙颜瑞质，玉理奇文，以英谋睿武定寰瀛，以厚泽深仁抚华夏。神功至德，绝后光前，缇油罕纪其鸿勋，讴诵显归于至化。二十年之功业，亿兆众之推崇，迩无异言，远无异望。朕惟王圣德，光被八纮，宜顺玄穹，膺兹宝命。况天文符瑞，杂沓宣明，虞夏昌期，显于图箓。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久违，神祇叶心，归于有德。朕敬以天下，传禅圣君，退居旧籓，以备三恪。今敕宰臣张文蔚、杨涉等率文武百僚，备法驾奉迎梁朝，勉厉肃恭，尊戴明主。冲人释兹重负，永为虞宾，获奉新朝，庆泰兼极。中外列辟，宜体朕怀。

乙酉，乃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文蔚充册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涉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左丞赵光逢为副。甲午，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甲子，行事。册曰：

皇帝若曰：咨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揆梁王，朕每观上古之书，以尧舜为始者，盖以禅让之典垂于无穷。故封泰山，禅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则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自古明王圣帝，焦思劳神，惴若纳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则兢畏，去之则逸安。且轩辕非不明，放勋非不圣，尚欲游于姑射，休彼大庭。矧乎历数寻终，期运久谢，属于孤藐，统御万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后，嬖幸乱朝，祸起有阶，政渐无象。天纲幅裂，海水横流，四纪于兹，群生无庇。洎乎丧乱，谁其底绥。洎于小子，粤以幼年，继兹衰绪。岂兹冲昧，能守洪基？惟王明圣在躬，体于上哲。奋扬神武，戡定区夏，大功二十，光著册书。北越阴山，南逾瘴海，东至碣石，西暨流沙，怀生之伦，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获存。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

属在睿德。今遣持节、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奉皇帝宝绶，敬逊于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王其祗显大礼，享兹万国，以肃膺天命。

全忠建国，奉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处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犹称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为全忠所害，时年十七，仍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中兴之初，方备礼改卜，遇国丧而止。明宗时就故陵置园邑，有司请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存谥而已。知礼者亦以宣、景之谥非宜，今只取本谥，载之于纪。

史臣曰：悲哉！土运之将亡也，五常殆尽，百怪斯呈，宇县瓜分，皇图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奋发，志愤陵夷，旁求奇杰之才，欲拯沦胥之运。而世途多僻，忠义俱亡，极爵位以待贤豪，罄珍奇而托心腹。殷勤国士之遇，罕有托孤之贤，豢丰而犬豕转狞，肉饱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无非问鼎之徒；四岳十连，皆畜无君之迹。虽萧屏之臣扼腕，岩廊之辅痛心，空衔毁室之悲，宁救丧邦之祸？及扶风西幸，洛邑东迁，如寄珠于盗跖之门，蓄水于尾闾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叹；虎争龙战，兴替无常。纵胠箧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请刑于椒壶，盖迫阴谋；马昭拒命于凌云，窘于见讨。诚知丑迹，得以为词，而全忠所行，止于残忍。况自岐迁洛，天子塊然，六军尽斥于秦人，四面皆环于汴卒。冕旒如寄，纤芥为疑，迎銮未及于崇朝，剸刃已闻于涂地。立嗣君于南面，毙母后于中闱，黄门与禁旅皆歼，宗室共衣冠并殪。复又盗钟掩耳，嫁祸于人。何九六之数穷，偶天人之道尽，目击斯乱，言之伤心。哀帝之时，政由凶族。虽揖让之令，有类于山阳；而凌逼之权，过逾于侯景。人道浸薄，阴骘难征，然以此受终，如何延永！

赞曰：勋华受命，揖让告终。逆取顺守，仁道已穷。暴则短祚，义则延洪。虞宾之祸，非止一宗。

志第一 礼仪一

《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欲无限极，祸乱生焉。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搜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君臣废朝会之期，践土之讥著矣。葬则奢俭无算，军则狙诈不仁。数百年间，礼仪大坏。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

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阴。宗庙无定主，乐悬缺金石。巡狩非勋、华之典，封禅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自晋至梁，继令条缵。鸿生钜儒，锐思绵蕝，江左学者，仿佛可观。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

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

一百卷。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以为《月令》礻昔祭，唯祭天宗，谓日月而下。近代礻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圆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

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 ，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敳、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则天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每有仪注，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先天二年，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 ，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

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亲祭享　，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之日，昼理事如旧，夜宿于家正寝，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不作乐，不预秽恶之事。致斋惟为祀事得行，其余悉断。若大祀，斋官皆于散斋之日，集于尚书省受誓戒，太尉读誓文。致斋之日，三公于尚书省安置；余官各于本司，若皇城内无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庙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给明衣。若天子亲祠，则于正殿行致斋之礼。文武官服裤褶，陪位于殿庭。车驾及斋官赴祠祭之所，州县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见诸凶秽及缞绖者，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讫事依旧。斋官至祠所，太官惟设食。祭讫，依班序馂，讫，均胙，贵者不重，贱者不虚。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余皆同大祀之礼。

武德初，定令：

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每祀则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

孟春辛日，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苍犊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景帝配，牲用苍犊二。五方上帝、五人帝、

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苍犊二。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

贞观初，诏奉高祖配圆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

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预入有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

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同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

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

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丽于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

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惟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惟云“郊祀后稷”，无别祀圆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圆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传》亦云：“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然则启蛰郊天，自以祈谷，谓为感帝之祭，事甚不经。今请宪章姬、孔，考取王、郑，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

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亦请合为一祀，以符古义。仍并条附式令，永垂后则。

敬宗等又议笾、豆之数曰：“按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深乖谬。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农之神，尊于释奠，笾、豆之数，先农乃少，理既差舛，难以因循。谨按《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逾郊。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诏并可之，遂附于礼令。

乾封初，高宗东封回，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

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仍旧复祈谷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礼。按《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殷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稷。”郑玄注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按《三礼义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传》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则禘须远祖，郊须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于典礼无所据。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阴用事，故以此时祭之，依检更无故实。按《春秋》“启蛰而郊”，郑玄注“礼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礼义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于北郊。”请依典礼，以正月祭者。请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总议定奏闻。其灵台、明堂，检书礼用郑玄义，仍祭五方帝，新礼用王肃义。

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并准敕祭祀。于是奉常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许子儒等议称："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同用正月，然皆无指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于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

乾封二年十二月，诏曰：

夫受命承天，崇至敬于明祀；膺图纂箓，昭大孝于严配。是以荐鲦鲿于清庙，集振鹭于西雍，宣《雅》、《颂》于太师，明肃恭于考室。用能纪配天之盛业，嗣积德之鸿休，永播英声，长为称首。周京道丧，秦室政乖，礼乐沦亡，典经残灭。遂使汉朝博士，空说六宗之文；晋代鸿儒，争陈七祀之议。或同昊天于五帝，分感帝于五行。自兹以降，递相祖述，异论纷纭，是非莫定。

朕以寡薄，嗣膺丕绪，肃承禋祀，明发载怀，虔奉宗祧，寤寐兴感。每惟宗庙之重，尊配之仪，思革旧章，以申诚敬。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寘怀生于仁寿。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道极几神，执锐被坚，栉风沐雨，劳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济四方，泽被区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于是咸亨。掩玄阙而开疆，指青丘而作镇。巍巍荡荡，无得名焉。《礼》曰："化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内生于心也。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尽圣穷神，业高千古。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永光鸿烈。

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则天临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议圆丘、方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

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

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于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过于此，以明尊配之极也。又《易》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郑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并配。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义符《孝经》、《周易》之文也。神尧皇帝肇基王业，应天顺人，请配感帝于南郊，义符《大传》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义。又《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义。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义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

谨按《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伏寻严配之文，于此最为详备。虞、夏则退颛顼而郊喾，殷人则舍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后乖次。得礼之序，莫尚于周。禘喾郊稷，不间于二王；明堂宗祀，始兼于两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为父，上主五帝；武王对父，下配五神。《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理未齐于配祭；既称宗祀，义独主于尊严。虽同两祭，终为一主。故《孝经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两祭便，则五祭十祠，荐献频繁，礼亏于数。此则神无二主之道，礼崇一配之义。窃寻贞观、永徽，共尊专配；显庆之后，始创兼尊。必以顺古而行，实谓从周为美。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圆丘、方泽，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迈九皇，功开万宇，制礼作乐，告禅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赖，窃惟莫大之孝，理当总配五天。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曰：

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凿乾构象，辟土开基。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循机阐极。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廓文武之宏规。三圣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睿德，罄图牒而难称；盛烈鸿猷，超古今而莫拟。岂徒镒铢尧、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谨案见行礼，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兼配。今议者引《祭法》、《周

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辞，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顺美。窃以兼配之礼，特禀先圣之怀，爰取训于前规，遂申情于大孝。《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寻厥旨，本合斯义。今若远摭遗文，近乖成典，拘常不变，守滞莫通，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剑之心。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终追远，良谓非宜。严父配天，宁当若是？伏据见行礼，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当依旧无改。高宗天皇大帝齐尊曜魄，等邃含枢，阐三叶之宏基，开万代之鸿业。重规叠矩，在功烈而无差；享帝郊天，岂祀配之有别。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

制从万顷议。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

及则天革命，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礼。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诸郊丘，并以配焉。

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昊天上帝于东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崇配，其仪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龙三年十一月，亲祀南郊，初将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议曰："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上令宰相与礼官议详其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建议云："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按汉、魏、晋、及后魏、齐、梁、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并无皇后助祭之礼。"尚书右仆射韦巨源又协同钦明之议，上遂以皇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执笾豆焉。

时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时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礼所以冬至祀圆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泽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极于南北之际也。日北极当晷度循半，日南极当晷度环周。是日一阳爻生，为天地交际之始。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岁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为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会，晷运未

周，唯总六甲之辰，助四时而成岁。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经》，南陆北陆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为至。”上曰：“俗谚云，‘冬至长于岁’，亦不可改。”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圆丘。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将有事南郊，有司立议，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谏议大夫贾曾上表曰：

微臣详据典礼，谓宜天地合祭。谨按《礼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传曰：大祭曰禘。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禘祭。禘庙，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禘郊，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义。《礼大传》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礼。《虞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祇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则受命而行禘礼者也。言“格于文祖”，则馀庙之享可知矣。言“类于上帝”，则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属于地，群望尚遍，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人。”又“凡六乐者，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则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乐也。

《三辅故事》汉祭圆丘仪：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东。又《东观汉记》云：“光武即位，为坛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于洛阳城南依鄗为圆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两汉时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于圆丘设地位，明是禘祭之仪。又《春秋说》云：“王者一岁七祭，天地合食于四孟，别于分、至。”此复天地自常有同祭之义。王肃云：“孔子言兆圆丘于南郊，南郊即圆丘，圆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说。惟郑康成不论禘当合祭，而分昊天上帝为二神，专凭纬文，事匪经见。又其注《大传》“不环不禘”义，则云：“正岁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乐》圆丘，则引《大传》之禘以为冬至之祭。递相矛盾，未足可依。

伏惟陛下膺箓居尊，继文在历，自临宸极，未亲郊祭。今之南郊，正当禘礼，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岂可不崇盛礼，同彼常郊，使地祇无位，未从禘享！今请备设皇地祇并从祀等座，则礼得稽古，义合缘情。然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将阙。臣术不通经，识惭博古，徒以昔谬礼职，今忝谏曹，正议是司，敢陈忠谠。事有可采，惟断之圣虑。

制令宰臣召礼官详议可否。礼官国子祭酒褚无量、国子司业郭山恽等咸请依曾所奏。时又将亲享北郊，竟寝曾之表。

玄宗即位，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亲享圆丘。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絛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始罢三祖同配之礼。至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祀天一岁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高祖神尧皇帝配，中官加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减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笾、豆各用十二，簋、簠、□、俎各一。上帝则太樽、著樽、牺樽、象樽、壶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则不设太樽及壶樽，减山罍之四，余同上帝。五方帝座则笾、豆各十，簋、簠、□、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笾、豆各八，余同五方帝。内官每座笾、豆二，簋、俎各一。内官已上设樽于十二阶之间。内官每道间著樽二，中官牺樽二，外官著樽二，众星壶樽二。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配，五方帝从祀。其上帝、配帝，笾、豆等同冬至之数。五方帝，太樽、著樽、牺樽、山罍各一，笾、豆等亦同冬至之数。孟夏，雩昊天上之帝于圆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从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笾、豆各八，簋、簠、□、俎各一。五官每座笾、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从祀。笾、豆之数，同于雩祀。夏至，礼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从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贞观之礼。地祇、配帝，笾、豆如圆丘之数。神州，笾、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五方、山林、川泽等三十七座，每座笾、豆各二，簋、簠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坟衍、原隰等三十座，笾、豆、簋、簠、□、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笾、豆各十二，簋、簠、□、俎各一。自冬至圆丘已下，余同贞观之礼。

时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仍建议曰：

按《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左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则祈谷之文，传于历代，上帝之号，允属昊天。而郑康成云："天之五帝递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谷。"据所说祀感帝之意，本非祈谷。先儒所说，事恐难凭。今祈谷之礼，请准礼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记》曰："有其举之，莫可废也。"请于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谷之宗也。今请二

礼并行，六神咸祀。

又按《贞观礼》，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则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且雩祀上帝，盖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乐，以祈谷实。"郑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别号，允属昊天，祀于圆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请二礼并行，以成大雩帝之义。

又《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礼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号，皆属昊天，郑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礼》曰："王将旅上帝，张氈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与五帝，自有差等，岂可混而为一乎！《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异其处。"孔安国之："帝亦天也。"

然则禋享上帝，有合经义。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举之，难于即废。亦请二礼并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义。

天宝十载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故将祭郊庙，告高祖神尧皇帝室。宝应元年，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员外郎薛颀、归崇敬等议："以神尧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请宗庙，亦太祖景皇帝酌献。谏议大夫黎干议，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干进议状为十诘十难，曰：

集贤校理润州别驾归崇敬议状及礼仪使判官水部员外郎薛颀等称：禘谓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则以远祖帝喾配，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配昊天于圆丘。

臣干诘曰："《国语》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喾。"俱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一也。《诗·商颂》曰："《长发》，大禘也。"又不言昊天于圆丘，二也。《诗·周颂》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三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喾。"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四也。《礼记·大传》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

天于圆丘，五也。《尔雅·释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六也。《家语》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七也。卢植云：“禘，祭名。禘者谛也，事尊明谛，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八也。王肃云：“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十也。

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诗》、《礼》经传，文义昭然。今略举十诘以明之。臣惟见《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玄注，或称祭昊天，或云祭灵威仰。臣精详典籍，更无以禘为祭昊天于圆丘及郊祭天者。审如禘是祭之最大，则孔子说《孝经》为万代百王法，称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喾于圆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

其一难曰：《周颂》：“《雍》，禘祭太祖也。”郑玄笺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颂》云：“《长发》，大禘也。”玄又笺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颂》，其文互说。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详览典籍，更无异同。惟郑玄笺《长发》，乃称是郊祭天。详玄之意，因此《商颂》禘如《大传》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禘大祭”，虽云大祭，亦是宗庙之祭，可得便称祭天乎？若如所说，大禘即云郊祭天，称禘即是祭宗庙。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大传》“不王不禘”，禘上俱无大字，玄何因复称祭天乎？又《长发》文亦不歌喾与感生帝，故知《长发》之禘，而非禘喾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经众史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著论，序之详矣，俱无以禘为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独取康成之小注，便欲违经非圣，诬乱祀典，谬哉！

其二难曰：《大传》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者，此说王者则当禘。其谓《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谓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无宗庙，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说，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传》子产云：“陈则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之谓也。及诸侯之禘，则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诸侯及其太祖”，此之谓也。郑玄错乱，分禘为三：注《祭法》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一也。注《大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商

颂》又称“郊祭天”，二也。注《周颂》云“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为三，颠倒错乱，皆率胸臆，曾无典据，何足可凭。

其三难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已还千余岁，其礼遂阙。又郑玄所说，其言不经，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为错乱之义，废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

其四难曰：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玄之学，请据郑学以明之。曰虽云据郑学，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复与郑义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庙。”玄云：“此周礼也。”七庙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据郑学，夏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为例，其义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戎氏之女，吞玄鸟之卵，因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于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故《诗》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职，则播百谷，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也，功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其五难曰：既遵郑说，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郑义可乎？

其六难曰：众难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训众，则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虽训众，出于《尔雅》，及为祭名，《春官》训陈，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镇耶？

其七难曰：所云据郑学，则景皇帝亲尽，庙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错乱祖宗。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正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

也。牲用犊，诚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礼也。故《白虎通》曰：“祭天岁一，何？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之，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历祀百数，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尊神尧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为日已久。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祇错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为郊祀宗祀，无以加焉。

其八难曰：欲以景皇帝为始祖，既非造我区宇，经纶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汉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晋始祖宣帝、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圆丘之上，为昊天匹，曾谓圆丘不如林放乎？

其九难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夫孟德、仲达者，皆人杰也。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于私第，公卿列拜于道左，名虽为臣，势实凌君。后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其十难曰：所引商、周、魏、晋，既不当矣，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我神尧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涂炭，则夏禹之勋不足多；成帝业于数年之间，则汉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高帝为始祖，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法夏则汉，于义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礼，易太祖之庙，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无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

以前奉诏，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臣干忝窃朝列，官以谏为名，以直见知，以学见达，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议状呈宰相，宰相令朝臣与臣论难。所难臣者，以臣所见独异，莫不胜辞飞辩，竞欲碎臣理，钳臣口。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序坟典之凝滞，指子传之乖谬，事皆归根，触物不碍。但臣言有宗尔，岂辩者之流也。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学，欲芜祀典，臣为明辩，迷而不复。臣辄作十诘十难，援据坟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祉，天下蒙赖。臣亦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

议奏，不报。

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实受命之祖，百神受职，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阳。代宗疑之，诏百僚会议。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

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

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

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简。"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礼之议，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则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烝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渎于等威。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其理精详。朕重

变旧仪，访于卿士，申明大义，是用释然。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十五年四月，术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归崇敬曰：“准礼，立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祭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礼。彭祖凭候纬之说，据阴阳之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用。”乃寝。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

志第二 礼仪二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恆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颓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勩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

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蜀，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

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颍容《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

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仍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

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魏阙。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至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明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

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殷人阳馆，青珪备礼；姬氏玄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

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贷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丸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傍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玄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模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

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辉，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

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长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且柱为阴数，天实阳元，柱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固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上交下泰，表里相成，叶台耀以分辉，契编珠而拱极。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数五，地数十，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故置二十柱。体二仪而立数，叶五位以裁规，式符立极之功，允应刚柔之道。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则乾图，上符景宿，考编珠而纪度，观列宿以迎时。八柱四辅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调风御节，万物资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区仰而贻则。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岁时而致用，顺寒暑以通微，璇玑之度无愆，玉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总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为三才，故置柱长短三等。所以拟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体万物以资生，长短兼运。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职设官，翊化资于多士；开物成务，构春厦藉于群材。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采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环回契辰象之规，结构准阴阳之数。又基以象地，故叶策于坤元；柱各依方，复规模于甲子。

重楣，二百一十六条。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条。所以规模《易》象，拟法乾元，应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数。大小节级拱，总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汉书》，会月之数，六千

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远采三统之文，傍符会月之数，契金仪而调节，偶璇历以和时。重干，四百八十九枚。按《汉书》，章月二百三十五，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总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义，象举正之芳猷，规模历象，发明章、闰。下璟，七十二枚。按《易纬》，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节，取规贞候，契至和于昌历，偶神数于休期。上璟，八十四枚。按《汉书》，九会之数有七十八。又按《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司马彪注：天地四方为六合。总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范二仪，包罗六合，准会阴阳之数，周通气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汉书》，推太岁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该历数，包括阴阳，采甲乙之深微，穷辰子之玄奥。连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当期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准当期之日，顺平分而成岁，应晷运以循环。小梁，六十枚。按《汉书》，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构此虹梁，遐规凤历，傍竦四宇之制，遥符六甲之源。□牵，二百二十八枚。按《汉书》，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应长历之规，象中月之度，广综阴阳之数，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书》，五行生数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结栋分间，法五行而演秘；疏楹叠构，叶生数以成规。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极生两仪，故置二大梁。轨范乾坤，模拟天地，象玄黄之合德，表覆载以生成。阳马，三十六道。按《易纬》，有三十六节，故置三十六道。所以显兹嘉节，契此贞辰，分六气以燮阴阳，环四象而调风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规，合通法之数。是知疏椽构宇，则大壮之架斯隆，积月成年，则会历之规无爽。大梠，两重，重别三十六条，总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有七十二风，故置七十二条。所以通规瑞历，叶数祥风，遥符淳俗之年，远则休征之契。飞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按《汉书》，从子至午，其数七百二十九，故置七百二十九枚。所以采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数。且午为阴本，子实阳源，子午分时，则生成之道自著；阴阳合德，则覆载之义兹隆。

堂檐，径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纬》云，年有七十二候，合为二百八十八，故径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远承贞候，顺和气而调序，拟圆盖以照临。堂上栋，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数九，地数十，以九乘十，数当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圆清，下仪方载，契阴阳之至数，叶交泰之贞符。又以兹天九，乘于地十，象阳唱而阴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

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拟大《易》之嘉数，通惟神之至赜，道合万象，理贯三才。上以清阳玉叶覆之。按《淮南子》，清阳为天，合以清阳之色。

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ＬＲ、勣，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鸾鸞，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诏曰：

黄轩御历，朝万方于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用能范围三极，幽赞五神，展尊祖之怀，申宗祀之典。爰从汉、魏，迨及周、隋、经始之制虽兴，修广之规未备。朕以庸昧，虔膺厚托，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于阳馆，故京辅之县，预纪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总章之号。朕于乾封之际，已奉表上尘，虽简宸心，未遑荣构。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处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舟车是凑，贡赋攸均，爰藉子来之功，式遵奉先之旨。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蘋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飨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谨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则《曲礼》所云'大享不问卜'，郑玄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余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禋志切，于明堂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弘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之亲，杂与小神同荐，于严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祀方丘、圆丘，庶不烦黩。"从之。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寻时又无云而雷，起自西北。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实人火，非是天灾。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长；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无有所隐。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

臣闻自古帝王，皆有美恶，休祥所以昭其德，灾变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则休祥屡臻，不可矜功而自满；灾变奄降，不可轻忽而靡惊。故殷宗以桑谷生朝，怀惧而自省，妖不胜德，遂立中兴之功；辛纣以雀生大鸟，恃福而自盈，祥不胜骄，终至倾亡之祸。故知灾变之生，将以觉悟明主，扶持大业，使盛而不衰。理须祗畏神心，惊惧天诫，饬身正事，业业兢兢，则凶往而吉来，转祸而为福。昔殷汤祷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风，宋公忧荧惑之灾，而应三舍之寿，高宗惩雊鼎之异，而享百年之福，此其类也。

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尽述。日者变生人火，损及神宫，惊惕圣心，震动黎庶。臣谨按《左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日灾。"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为称；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又《汉书·五行志》曰："火失性则自上而降，及滥焰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自上而降，所谓天火；滥焰妄起，所谓人火。其来虽异，为患实同。王者举措营为，必关幽显。幽为天道，显为人事，幽显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无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复非延火之所。孽煨潜扇，倏忽成灾，虽则因人，亦关神理。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后及总章，意将所营佛舍，恐劳而无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绀宫，言存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弘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人，却且烦劳家国。承前大风摧木，天诫已显；今者毒焰冥炽，人孽复彰。圣人动作，必假天人之助，一兴功役，二者俱违，厥应昭然，殆将缘此。

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之可曰大功，损之实非轻事，既失严禋之所，复伤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犹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岂合承恩耽乐，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圣德，睹变憎惶，神体克宁，岂非深悦。但以火气初止，尚多惊惧，余忧未息，遽以欢事遏之。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曰："可忧而为乐，取忧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积阴之气，祈之以禳火灾。火，阳之气，欢乐阳事，火气方胜，不可复兴阳事。臣闻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聿修其德，来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当弥勒初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实非君臣之正论。晻昧王化，无益万机。夫天道虽高，其察弥近；神心虽寂，其听弥聪。交际皇王，事均影响。今大风烈火，谴告相仍，实天人丁宁，匡谕圣主，便鸿基盆固，天禄永终之意也。伏愿陛下乾乾在虑，翼翼为怀，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审其致灾之理，详其降眚之由，无瞢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靡穷，幸甚，幸甚。

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饶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

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破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圣历元年正月，又亲享及受朝贺。寻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曰：

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于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玄注《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谓宣布时令，告示下人，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察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候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是诸候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人，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检《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代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历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其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

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之义也。

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

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亦以为然。取其宗祀，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和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作，灾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

今礼官议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云："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合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南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

自是古礼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而月取一政，班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

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义，王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臣不敢同。郑玄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朔之日，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叶光纪，季月则含枢纽也，并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造明堂于太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于晋末，其马生郊，礼乐衣冠，扫地总尽。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曲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之。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

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间，钦若稽古，应须补葺。若每月听政于明堂，事亦烦数，孟月视朔，恐不可废。

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谞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太学博士郭山恽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明堂肇建，总章新立，绍百王之绝轨，树万代之鸿规，上以严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时，使人知礼乐，道适中和，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若因循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王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亦请依方庆用郑玄义，告五时帝于明堂上。则严配

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于四海。”制从之。

长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悲，停读时令。”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明年驾入京，于季秋大享，复就圆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

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九鼎铭》。其《蔡州鼎铭》，天后御撰，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从之。五年正月，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等议，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议曰：

明堂之建，其所从来远矣！自天垂象，圣人则之。蒿柱茅檐之规，上圆下方之制，考之大数，不逾三七之间，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当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叶俯从，正名定位，人神不杂，各司其序，则嘉应响至，保合太和。

昔汉氏承秦，经籍道息，旁求湮坠，详究难明。孝武初，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遭窦太后不好儒术，事乃中废。孝成之代，又欲立于城南，议其制度，莫之能决。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创造于南郊，以申严配。光武中元元年，立于国城之南。自魏、晋迄于梁朝，虽规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

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运，崇朴素之风，四夷来宾，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群儒纷竞，各执异端，久之不决，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谓财不足、力不堪也。将以周、孔既遥，礼经且紊，事不师古，或爽天心，难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藉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蹑和熹从权之制。以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当正阳亭午之地，实先圣听断之宫。表顺端闱，储精营室，爰从朝享，未始临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后，雷声隐然，众庶闻之，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丽，因府库之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乾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之业。烟焰蔽日，梁柱排云，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复。况乎地殊丙巳，未答灵心，迹匪膺期，乃申严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镂，土不文。今体式乖宜，违经紊礼，雕镌所及，穷侈极丽。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垲，事资虔敬，密迩宫掖，何以祈天？人神杂扰，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两京上都，

万方取则，而天子阙当阳之位，听政居便殿之中，职司其忧，岂容沉默。当须审考历之计，择烦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随宜适用，削彼明堂之号，克复乾元之名，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

诏令所司详议奏闻。

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咸以此堂所置，实乖典制，多请改削，依旧造乾元殿。乃下诏曰："古之操插皇纲、执大象者，何尝不上稽天道，下顺人极，或变通以随时，爰损益以成务。且衢室创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礼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盖称视朔，先王所以厚人伦、感天地者也。少阳有位，上帝斯歆，此则神贵于不黩，礼殷于至敬。今之明堂，俯邻宫掖，此之严祀，有异肃恭，苟非宪章，将何轨物？由是礼官博士、公卿大夫，广参群议，钦若前古，宜存露寝之式，用罢辟雍之号。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季秋大享祀，依旧于圆丘行事。十年，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礼。二十五年，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䜣素往东都毁之。䜣素以毁拆劳人，乃奏请且拆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旧为乾元殿。

志第三 礼仪三

封禅之礼，自汉光武之后，旷世不修。隋开皇十四年，晋王广率百官抗表，固请封禅。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等创定仪注。至十五年，行幸兖州，遂于太山之下，为坛设祭，如南郊之礼，竟不升山而还。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对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征曰："随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至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硃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止，预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之祭，严配作主，皆奠玉策，肃奉虔诚。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议金匮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

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再累曰：“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箧笥，所以或呼石箧。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泰山上圆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介丘上圆坛广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阶，而就上封玉牒。”又议圆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请于圆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缄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于其内。祀禅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固。今请依令用受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以封玉牒。石检形制，依汉建武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显扬功业，登封降禅，肆觐之坛，立碑纪之。”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于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及余仪式，请从今礼。仍请柴祭、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雕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小距环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义，烦而非要，请从减省。”

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

十五年，下诏，将有事于泰山，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时论者又执异见，颜师古上书申明前议。太宗览其奏，多依师古所陈为定。车驾至洛阳宫，会有彗星之变，乃下诏罢其事。

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二月，车驾发京，东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共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壝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有司于太岳南四里为圆坛，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坛上饰以

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坛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又为玉匮一，以藏正座玉策，长一尺三寸。并玉检方五寸，当绳处刻为五道，当封玺处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为金匮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匮。又为黄金绳以缠金玉匮，各五周。为金泥、玉匮、金匮。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封玉匮、金匮。又为石□感，以藏玉匮。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匮。□感旁施检处，皆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处皆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为石检十枚，以检石□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皆刻为印齿三道，深四寸。当封玺处方五寸，当通绳处阔一寸五分。皆有小石盖，制与检刻处相应，以检擫封泥。其检立于□感旁，南方、北方各三，东方、西方各二，去□感隅皆七寸。又为金绳以缠石□感，各五周，径三分。为石泥以泥石□感，其泥，末石和方色土为之。为距石十二枚，分距□感隅，皆再累，各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感隅相应。

泰山之上，设登封之坛，上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坛上饰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随地之宜。其玉牒、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方坛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坛上饰以黄，四面依方色。三壝，随地之宜。其玉策、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

至其年十二月，车驾至山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皇后抗表曰：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蘋、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深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

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仍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

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瓴秸、瓦甒、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苍，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内官已下席皆以莞。

三年正月，帝亲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礼之坛，如圆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圆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禅之坛，如方丘之仪。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改元。初，上亲享于降禅之坛，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而下。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帷帟皆以锦绣为之。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于是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

碑，各于坛所。又诏名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以纪当时所见之瑞焉。

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阳县。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驾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诏将以其年十一月封禅于嵩岳。诏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工员外郎贾大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辅抱素等详定仪注。于是议：

立封祀坛，如圆丘之制。上饰以玄，四面依方色。为圆坛，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坛上径一十六步，三等各阔四步。设十二陛，陛皆上阔八尺，下阔一丈四尺。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坛在坛东南外壝之内，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坛，圆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为一壝，饰以五色，准封祀。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坛上方十六步，每等广四步，设八陛。其上坛陛皆广八尺，中等陛皆广一丈，下等陛皆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之大小，准封祀。为埋坎，在坛之未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觐坛，于行宫之前为坛。宫方三分。壝二，在南。坛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两陛，余三百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感为圆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高九尺。禅祭，五色土封为八角方封，大小准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准历东封，并用古尺。诸坛并筑土为之，礼无用石之文。并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禅，四出陛各当四方之中，陛各上广七尺，下广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苍璧，四圭有邸，圭璧。禅祭有黄琮，两圭有邸，无圭璧。

又定登封、降禅、朝觐等日。准礼，冬至祭天于圆丘，其封祀请用十二日。准东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若有故，须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礼无妨。

又辇舆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辂，还乘金辂。皇太子往还金辂。禅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东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礼》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回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斋则服远游冠，受朝则公服远游冠服，马上则进德冠服。

当时又令详求射牛之礼。行伟、守贞等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

封禅礼，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銮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銮驾至时，牢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不可行。”诏从之。寻属高宗不豫，遂罢封禅之礼。

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祭。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成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于其杪置金鸡树。则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树于坛之丙地。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玄宗谦冲不许。中书令张说又累日固请，乃下制曰：

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晋，以迄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武、文二后，应图受箓。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弘懿铄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

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于兹矣。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澹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嘉醴，穷祥极瑞，朝夕于林御。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斯皆烈祖圣孝，垂裕余庆。故朕赖宗庙之介福，敢以眇身，颛其克让。是以敬奉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高祖之鸿烈。永言陟配，追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太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

于是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

玄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是张说谓徐坚、韦绦等曰："乾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飨。王者父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监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圆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渫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逾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

旧礼：郊祀既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于燎坛之上，其坛于神坛之左。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

谨按祭祀之礼，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瘞血，宗庙则焫萧灌鬯，皆贵气臭，同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瘞血为先，然后行正祭。"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用胁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晋氏故事，亦无祭末之文。既云汉仪用牲头，头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胁。唯有《三礼》、贺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复云今仪用胁九个，足明燔柴所用，与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此则晋氏以前，仍遵古礼。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缘告庙之币，事毕瘞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

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驊犊之属，祀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祀庙之有圭瓒。是以《周官典瑞》，文势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圭瓒，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又燔柴作乐，俱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柴燔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体以为坛左，文无典故。请改燔为祭始，位乐悬之南，外壝之内。其阴祀瘞埋，亦请准此。

制可之。自是郊丘诸祀，并先焚而后祭。

及玄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徐坚、康子元等建议曰：

臣等谨按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按礼，迎神之义，乐六变则天神降，八变则地祇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犹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按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祭后方燔。”又按《宋志》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饮福酒后方燔。又检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燎。无忌之事，义乃相乖。

又按《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为始告神时荐于神也。”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如其器之色。”又《礼器》云：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各奠之神座，理节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按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苍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骈牲，充其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意，事乃无凭。

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从祭义，后焚为定。”中书令张说执奏曰：“徐坚等所议燔柴前后，议有不同。据祭义及贞观。显庆已后，既先燔，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燔柴、瘞埋，制从之。

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驳奏旧封禅礼八条，其略曰：

旧礼，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礼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将致洁而尊神，故能使小臣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诏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礼。按《周

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祼事。"则沃盥此职也。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然则汉礼，侍中行之则可矣，今以侍中为之，则非也。汉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时籍孺为之，惠帝时闳孺为之，留侯子辟强年十五为之。至后汉，楼坚以议郎拜侍中，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属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与少府丞班同。魏代苏则为之。旧侍中亲省起居，故谓之"执兽子。"吉茂见谓之曰，"仕进不止执兽子"，是言其为亵臣也。今侍中，名则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非复汉、魏"执兽子"之班，异乎《周礼》郁人之职。行舟不息，坠剑方遥，验刻而求，可谓谬矣。

夫祝以传命，通主人之意以荐于神明，非贱职也。故两君相见，则卿为上傧。况天人之际，其肃恭之礼，以两君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义也。然则周、汉太祝，是礼矣。何者？按《周礼·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大宗伯为上卿，今礼部尚书、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员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处天人之际，致尊极之辞矣。又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与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与南台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职，斯又刻舟之论，不异于前矣。

又曰：

旧礼，谒者引太尉升坛亚献，非礼也。谒者已贱，升坛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体实变之于今也。按《汉官仪》："尚书御史台官属有谒者仆射一人，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又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官属有郎中、员外，秩比二千石；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

又曰：

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按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书令，游宴后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令奉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故可以中书令主之。

议奏，玄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衮冕于行宫，致斋于供帐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侍臣从。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玄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足。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台之前坛，高祖神尧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礼亚献，宁王宪终献。皇帝饮福酒。癸巳，中书令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封坛。台上有方石再累，谓之石□感玉牒、玉策，刻玉填金为字，各盛以玉匮，束以金绳，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宝印之。纳二玉匮于□感中，金泥碱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坛东南为燎坛，积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下山下，声动天地。山下坛祀，群臣行事已毕，皇帝未离位，命中书门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今封祀初建，云物休祐，皆是卿等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中书令张说跪言：“圣心诚恳，宿斋山上。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万姓，天下幸甚。”

先是车驾至岳西来苏顿，有大风从东北来，自午至夕，裂幕折柱，众恐。张说倡言曰：“此必是海神来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气和煦。至斋次日入后，劲风偃人，寒气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兵马辛苦，乞停风寒。”应时风止，山气温暖。时从山上布兵

至于山坛，传呼辰刻及诏命来往，斯须而达。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行事，日扬火光，庆云纷郁，遍满天际。群臣并集于社首山帷宫之次，以候銮驾，遥望紫烟憧憧上达，内外欢噪。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斋次，辰巳间至，日色明朗，庆云不散。百辟及蕃夷争前迎贺。辛卯，享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坛，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祀。五色云见，日重轮。藏玉策于石□感，如封坛之仪。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褴、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制曰：

朕闻天监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复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迹著，时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于上帝。人神之望，盖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统千岁，承光五叶，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灵作主。往者内难，幽赞而集大勋；间无外虞，守成而缵旧服。未尝不乾乾终日，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协心，聿求至理，以弘我烈圣，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宁，群氓乐业，时必敬授而不夺，物亦顺成而无夭。懋建皇极，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来庭；麟凤已臻，将觉情而在薮。以故凡百执事，亟言大封。顾惟不德，切欲勿议。伏以先圣储祉，与天同功，荷传符以在今，敢侑神而无报。大篇斯在，朕何让焉。遂奉遵高宗之旧章，宪乾封之令典，时迈东土，柴告岱岳，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无穷之休祉，岂独在予；非常之惠泽，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饰祠庙，环山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复，以奉祠神。

玄宗制《纪太山铭》，御书勒于山顶石壁之上。其辞曰：

朕宅帝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难任，安夫难安，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心之浩荡，若涉大川。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相庶尹，交修皇极，四海会同，五典敷暢，岁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佥谋，唱余封禅，谓孝莫大于严父，礼莫盛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积，固请不已，固辞不获。肆余与夫二三臣，稽虞《典》，绎汉制，张皇六师，震耸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翼

溶溶，以至岱宗，顺也。

《尔雅》曰：“泰山为东岳。”《周官》曰：“兖州之镇山。”实万物之始，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岂敢高祝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设坛场于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于山上，冀一献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广增地之义也。

乃仲冬庚寅，有事东岳，类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毕降。粤翌日，禅于社首，佑我圣考，祀于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举。暨壬辰，觐群后，上公进曰：“天子膺天符，纳介福。群臣拜稽首，呼万岁。庆合欢同，乃陈诫以德。大浑协度，彝伦攸叙，三事百揆，时乃之功。万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众宰，时乃之功。一二兄弟，笃行孝友，锡类万国，时唯休哉！我儒制礼，我史作乐，天地扰顺，时唯休哉！蛮夷戎狄，重译来贡，累圣之化，朕何慕焉。五灵百宝，日来月集，会昌之运，朕何惑焉。凡今而后，儆乃在位，一王度，齐象法，权旧章，补缺政，存易简，去烦苛。思立人极，乃见天则。

於戏！天生蒸人，惟后时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载物，惟后时相，能以厚生生万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尔幼孙，克享上帝。惟帝时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诞锡新命，缵我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余小子敢对扬上帝之休命，则亦与百执事尚绥兆人，将多于前功，而毖彼后患。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予。一心有终，上天其知我。朕惟宝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苟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璧，刻金石，冀后人之听辞而见心，观末而知本。铭曰：

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舜禹，岩巍岱宗，卫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惟新，睿宗继明，天下归仁。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后人。缅余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太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祇遹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不足，佚后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污编

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

于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朝觐坛颂》以纪德。

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年，因幸东都，又于华岳祠前立碑，高五十余尺。又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至天宝九载，又将封禅于华岳，命御史大夫王鉷开凿险路以设坛场，会祠堂灾而止。

志第四 礼仪四

武德、贞观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 ，勾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帝神农氏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帝颛顼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犊各一，笾、豆各四，簠、簋各二，□、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牲用少牢，每座笾、豆、簠、簋、□、俎各一。孟夏之月，龙星见，雩五方上帝于雩坛，五帝配于上，五官从祀于下。牲用方色犊十，笾豆已下，如郊祭之数。帝喾，祭于顿丘。唐尧，契配，祭于平阳。虞舜，咎繇配，祭于河东。夏禹，伯益配，祭于安邑。殷汤，伊尹配，祭于偃师。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邦。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汉高祖，萧何配，祭于长陵。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牲皆用太牢。祀官以当界州长官，有故，遣上佐行事。

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岳岱山，祭于祇州；东镇沂山，祭于沂州；东海 ，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南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于越州；南海，于广州；南渎大江，于益州。中岳嵩山，于洛州。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西海、西渎大河，于同州。北岳恆山，于定州；北镇医无闾山，于营州；北海、北渎大济，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笾、豆各四。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

仲春、仲秋二时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龙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并黑 ，笾、豆、簠、簋各二，铏、俎各三。春分，朝日于国城之东；秋分，夕月于国城之西。各用方色犊一，笾、豆各四，簠、簋、□、俎各一。孟春吉亥，祭帝社于藉田，天子亲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公桑，皇后亲桑。并用太牢，笾、豆各九。将蚕日，内侍省预奉移所司所事。诸祭祀卜日，皆先卜上旬；不吉，次卜中旬、下旬。筮日亦如之。其先蚕一祭，节气若晚，即于节气后取日。立春后丑，祀风师于国城东北；立夏后申，祀雨师于国城西南；立秋后辰，祀灵星于国城东南；立冬后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各用羊一，笾、豆各二，簠、簋各一。季冬晦，堂赠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各用雄鸡一。仲春，祭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

仲冬，祭马步。并于大泽，用刚日。牲各用羊一，笾、豆各二，簠、簋各一。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于冰室，笾、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开冰，加以桃弧棘矢，设于神座。

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犊二，笾、豆各四，簠、簋、□、俎各一。神农氏及伊耆氏　　，各用少牢一，笾、豆各四，簠、簋、□、俎各一。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以下，方别各用少牢一，当方不熟者则阙之。其日祭井泉于川泽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宫，辰日腊享于太庙，用牲皆准时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泽，五方之丘陵、坟衍、原隰，五方之鳞、羽、羸、毛、介，五方之水墉、坊、邮表畷，五方之猫、於菟及龙、麟、硃鸟、白虎、玄武，方别各用少牢一，各座笾、豆、簠、簋、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当方年谷不登，则阙其祀。蜡祭之日，祭五方井泉于山泽之下，用羊一，笾、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宫，如春秋二仲之礼。

显庆中，更定笾、豆之数，始一例。大祀笾、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

京师孟夏以后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皆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醢，报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齐未祈而雨，及所经祈者，皆报祀。若霖雨不已，禜京城诸门，门别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岳镇、海渎；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庙。其州县，禜城门；不止，祈界内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皆准京式，并用酒脯醢。国城门报用少牢，州县城门用一特牲。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初，晋时南迁，后魏来自云、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犭熏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于是秘书郎岑文本献《藉田颂》以美之。初，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太宗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后每岁常令有司行事。则天时，改藉田坛为先农。神龙元年，礼部尚书祝钦明与礼

官等奏曰：“谨按经典，无先农之文。《礼记·祭法》云：‘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为社在藉田，《诗》之《载芟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犹名藉田，垂拱已后删定，改为先农。先农与社，本是一神，频有改张，以惑人听。其先农坛请改为帝社坛，以应礼经王社之义。其祭先农既改为帝社坛，仍准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龙氏配。”制从之。于是改先农为帝社坛，于坛西立帝稷坛，礼同太社、太稷，其坛不备方色，所以异于太社也。睿宗太极元年，亲祀先农，躬耕帝藉。礼毕，大赦，改元。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冬，礼部员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请行藉田之礼。二十三年正月，亲祀神农于东郊，以勾芒配。礼毕，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时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玄宗欲重劝耕藉，遂进耕五十余步，尽垅乃止。礼毕，辇还斋宫，大赦。侍耕、执牛官皆等级赐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浐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坛之北。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僚拜贺称庆。

肃宗乾元二年春正月丁丑，将有事于九宫之神，兼行藉田礼。自明凤门出，至通化门，释鞁而入坛，行宿斋于宫。戊寅，礼毕，将耕藉，先至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文饰乎？”乃命彻之。下诏曰：“古之帝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爰事藉田，将欲劝彼蒸人，所以执兹耒耜。如闻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匪典章。况绀辕缥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常式，即别改造，庶万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农氏，以后稷配享。肃宗冕而硃纮，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今过礼。肃宗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能终于千亩耳。”既而伫立久之，观公卿、诸侯、王公已下耕毕。

太宗贞观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面听之。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韦絛每月进《月令》一篇。是后每孟月视日，玄宗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面置案，命韦絛坐而读之。诸司官长，亦升殿列座而听焉。岁余，罢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肃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读春令。常参官五品已上正员，并升殿预坐而听之。旧仪，岳渎已下，祝版御署讫，北面再拜。证

圣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于礼应敬，故有再拜之仪。谨按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无拜公侯之礼，臣愚以为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已下，请依旧仪。五岳已下，署而不拜。”制可，从之。

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二年六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曰：“谨案《礼记·祭法》云：‘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尧、舜、禹、汤、文、武，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准此，帝王合与日月同例，常加祭享，义在报功。爰及隋代，并遵斯典。汉高祖祭法无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汉故事。始皇无道，所以弃之。汉祖典章，法垂于后。自隋已下，亦在祠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网罗前典，唯此一礼，咸秩未申。今请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邦，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诏曰：“古圣帝明王、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脯充奠祀。”二十三年正月，诏：“自今已后，明衣绢布，并祀前五日预给。”丁酉，诏：“自今已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开府、少保、少傅、尚书、御史大夫摄行事。”天宝六载正月，诏：“三皇、五帝，于京城置令，丞。”七载五月，诏：“三皇已前帝王，宜于京城共置庙官。历代帝王肇迹之处，德业可称者，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宇。晋阳真人等并追赠，得道升仙处，度道士永修香火。”九载九月，处士崔昌上《大唐五行应运历》，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请国家承周、汉，以周、隋为闰。十一月，敕：“唐承汉后，其周武王、汉高祖同置一庙并官吏。”十二载九月，以魏、周、隋依旧为三王后，封韩公、介、酇公等，仍旧五庙。

天宝六载正月，诏大祭祀骈犊，量减其数。肃宗上元元年闰四月，改元，制以岁俭，停中小祠享祭。至其年仲秋，复祠文宣于太学。永泰二年，春夏累月亢旱，诏大臣裴冕等十余人，分祭川渎以祈雨。礼仪使右常侍于休烈请依旧祠风伯、雨师于国门旧坛，复为中祠，从之。

高祖武德二年，国子立周公、孔子庙。七年二月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共差品，并即配

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丁酉，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

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皙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皙怒，援大杖以击其背，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棰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迴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耶！”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贾逵总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初，以儒官自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圣。又州县释奠，亦以博士为主。敬宗等又奏曰：

按《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注云：“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彼谓四时之学，将习其道，故儒官释奠，各于其师。既非国学行体，所以不及先圣。至于春、秋二时合乐之日，则天子视学，命有司典秩，即总祭先圣、先师焉。秦、汉释奠，无文可检。至于魏武，则使太常行事。自晋、宋已降，时有亲行，而学官主祭，全无典实。且名称国学，乐用轩悬，樽俎威仪，盖皆官备，在于臣下，理不合专。况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理必须禀命。今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辞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薄及尉通为终献。若有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各刺史、县令亲献主祭，望准祭社，同给明衣。修附礼令，以为永则。

高宗显庆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议：“依令，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又《礼记》云：‘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践极，功比帝王，请配武王。以孔子为先圣。”二年，废书、算、律学。龙朔二年正月，东都置国子监丞、主簿、录事各一员，四门助教博士、四门生三百员，四门俊士二百员。二月，复置律

及书、算学。三年，以书隶兰台，算隶秘阁局，律隶详刑寺。乾封元年正月，高宗东封还，次邹县顿，祭宣父，赠太师。总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国学，释奠，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仪凤三年五月，诏："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其余经及《论语》，任依常式。"则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则天长寿二年，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停《老子》。神龙元年，停《臣轨》，复习《老子》。以邹、鲁百户封隆道公，谥曰文宣。睿宗景云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太极元年正月，诏："孔宣父祠庙，令本州修饰，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

开元七年十月戊寅，皇太子诣国学，行齿胄之礼。开元十一年，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宜依旧用牲牢，其属县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州县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为常式，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贡举，遣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传》、《礼记》，通五及第。二十五年三月，敕："明经自今已后，贴十通五已上；口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仍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进士停帖小经，宜准明经例试大经，帖十通四，然后试杂文及策，讫，封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二十六年正月，敕："诸州乡贡见讫，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有司设食。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及监内得举人，亦听预焉。"其日，祀先圣已下，如释奠之礼。青宫五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监观礼，遂为常式，每年行之至今。

初，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奏称："先圣孔宣父庙，先师颜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虽复列像庙堂，不预享祀。谨检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贤，犹沾从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请准旧都监堂图形于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等道业可崇，独受经于夫子，望准二十二贤预飨。"敕改颜生等十哲为坐像，悉预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图画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上亲为之赞，以书于石。闵损已下，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

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於戏！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迟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

朕以薄德，祗膺宝命，思阐文明，广被华夏。时则异于今古，情每重于师资。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礼，载表徽猷。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节册命，应缘册及祭，所司速择日，并撰仪注进。其文宣陵并旧宅立庙，量加人洒扫，用展诚敬。其后嗣可封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礼经，苟非得所，何以示则？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如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

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暢玄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颜子渊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可赠兖公。闵子骞可赠费侯，冉伯牛可赠郓侯，冉仲弓可赠薛侯，冉子有可赠徐侯，仲子路可赠卫侯，宰子我可赠齐侯，端木子贡可赠黎侯，言子游可赠吴侯，卜子夏可赠魏侯。又夫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顷虽异于十哲，终或殊于等伦，允稽先旨，俾循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胶庠之雅范。

又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于是正宣父坐于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就国子庙册赠文宣王。册毕，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仪，公卿已下预观礼。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东都庙以行册礼，自是始用宫悬之乐。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

天宝元年，明经、进士习《尔雅》。九载七月，国子监置广文馆，知进士业，博士、助教各一人，秩同太学博士。十二载七月，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贡，皆补学生。四门俊士停。

宝应二年六月，敕令州县每岁察秀才孝廉，取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理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国子学道举，亦宜准此。因杨绾之请也。诏下朝臣集议，中书舍人贾至议，请依绾奏。有司奏曰："窃以今年举人等，或旧业既成，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须收奖。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旧业举试者，亦听明年已后，一依新敕。"后绾议竟不行。自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坏，常借兵健居止。至永泰二年正月，国子祭酒萧昕上言："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乃王化之本也。"其月二十九日，敕曰：

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

途，国之贵游，罔不受业。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兼复扬于王廷，考以政事，征之以礼，任之以官。置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

朕志求理体，尤重儒术，先王大教，敢不底行。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今宇县攸宁，文武兼备，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而行礼。四科咸进，六艺复兴，神人以和，风化浸美。日用此道，将无间然。

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使等，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各奉义方，修德立身，事资括羽。恐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山东寡学，质疑必就于马融；关西盛名，尊儒乃称于杨震。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军军将子弟欲习业者，自今已后，并令补国子生。欲其业重籯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贤。其中身虽有官，欲附学读书者，亦听。其学官，委中书、门下即简择行业堪为师范者充。学生员数多少，所习经业，考试等第，并所供粮料，及学馆破坏，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作条件闻奏。务须详悉，称朕意焉。

及二月朔上丁释奠，萧昕又奏：诸宰相元载、杜鸿渐、李抱玉及常参官、六军军将就国子学听讲论，赐钱五百贯。令京兆尹黎干造食。集诸儒、道、僧，质问竟日。此礼久废，一朝能举。八月，国子学成祠堂、论堂、六馆及官吏所居□宇，用钱四万贯，拆曲江亭子瓦木助之。四日，释奠，宰相、常参官、军将尽会于讲堂，京兆府置食，讲论。军容使鱼朝恩说《易》，又于论堂画《周易》镜图。自至德二载收两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悬之乐，虽郊庙大祭，只有登歌乐，亦无文、武二舞。其时军容使鱼朝恩知监事，庙庭乃具宫悬之乐于讲堂前，又有教坊乐府杂会，竟日而罢。二十五日，诏曰："古者设官分土，所以崇德报功。总内署之纲，事密于清禁；弘上庠之教，德润于鸿业。赋开千乘，礼序九宾。必资兼济之能，用协至公之选。开府仪同三司、兼右监门卫大将军、仍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内侍省事、内飞龙闲厩使，内弓箭库使、知神策军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温良恭俭，宽柔简廉，长才博达，敏识高妙。学究儒玄之秘，谋穷遁甲之精。百行资身，一心奉上。自王室多故，云雷经始，五原之北，以先启行；三河之表，爰整其旅。成师必胜，每合于韬钤；料敌无遗，可征于蓍蔡。关洛既定，幽燕复开，海外有截，厥功惟茂。历事三圣，始终竭力。顷东都扈跸，释位勤王，时当缀旒，节见披棘，下江助我，甲令先

书，社稷之卫，邦家是赖。及边陲罢警，戎务解严，方奖励于《易》象。才兼文武，所谓勋贤，亦既任能，斯焉命赏，宜膺朝典，式副公议。可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封郑国公，食邑三千户。”二十四日，于国子监上。诏宰相及中书门下官、诸司常参官、六军军将送上。京兆府造食，内教坊音乐、竿木浑脱，罗列于论堂前。朝恩辞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务，宰相、仆射、大夫皆劝之，朝恩固辞，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乐，中使送酒及茶果，赐充宴乐，竟日而罢。元载奏状。又使中使宣敕云：“朝恩既辞不止，但任知学生粮料。”是日，宰相军将已下子弟三百余人，皆衣紫衣，充学生房，设食于廊下。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俄又请青苗地头取百文资课以供费同。旧例，两京国子监生二千余人，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学生，皆廪饲之。十五载，上都失守，此事废绝。乾元元年，以兵革未息，又诏罢州县学生，以俟丰岁。

则天垂拱四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伪造瑞石于洛水，献之。其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于是号其石为“宝图”，赐百官宴乐，赐物有差。授同泰为游击将军。其年五月下制，欲亲拜洛受“宝图。”先有事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令诸州都督、刺史并诸亲，并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于是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大赦天下。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享齐于四渎。所出处号曰圣图泉，于泉侧置永昌县。又以嵩山与洛水接近，因改嵩山为神岳，授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天中王，禁断刍牧。其天中王及显圣侯，并为置庙。又先于汜水得瑞石，因改汜水县为广武县。至其年十二月，则天亲拜洛受图，为坛于洛水之北，中桥之左。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在僚、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兽，并列于坛前。文物卤簿，自有唐已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礼毕，即日还宫。神都父老勒碑于拜洛坛前，号曰：“天授圣图之表。”开元五年，左补阙卢履冰上言曰：“则天皇后拜洛受图坛及碑文，云垂拱四年唐同泰得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之所建。因改元为永昌，仍置永昌县。县既寻废，同泰亦已贬官，唯碑坛独立。准天枢、颂台之例，不可更留。”始令所司毁之，其显圣侯庙亦寻毁拆。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至闰四月，玄宗梦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侧。至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仍云桃

林县故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发使求之，十七日，献于含元殿。于是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于积善坊旧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亲祔玄元庙。丙申，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亳州真源县先天太后及玄元庙各置令一人。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生一百员。桃林县改为灵宝县。田同秀与五品官。四月，诏崇文习《道德经》。七月，陇西李氏敦煌、姑臧、绛郡、武阳四房隶于宗正寺。九月，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庙，天下准此。十月，改新丰骊山为会昌山，仍于秦坑儒之所立祠宇。新作长生殿改为集灵台。

二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号“大圣祖”三字，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大学士员。三月壬子，亲谒玄元宫，圣祖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置庙。尊皋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州为紫极宫。九月，谯郡紫极宫宜准西京为太清宫，先天太皇及太后庙亦并改为宫。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七载二月，于大同殿修功德处，玉芝两茎生于柱础上。五月，玄宗御兴庆殿，授册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见于朝元阁，改为降圣阁。改会昌县为昭应县，改会昌山为昭应山。封昭应山神为玄德公，立祠宇。

初，太清宫成，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缯彩珠玉为之。又于像设东刻白石为李林甫、陈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为杨国忠之形，而瘗林甫之石。及希烈、国忠贬，尽毁瘗之。

八载六月，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于金星洞仙人见，语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皇后并加“顺圣”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后，每至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太白山封神应公，金星洞改嘉祥洞，所管华阳县改为真符县。两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观。九载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称太白山人王玄翼见玄元皇帝于宝山洞中。乃遣王鉷、张均、王倕、韦济、

王翼、王岳灵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护国经》、宝券、纪箓等，献之。

十一月，制："承前宗庙，皆称告享。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改为朝享，有司行事为荐享。亲巡陵改为朝陵，有司行事为拜陵。应诸事告宗庙者，并改为表。其郊天、后土及享祠祝文云'敢昭告'者，并改为'敢昭荐'。"十载正月，有事于南郊，于坛所大赦。制："自今已后，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其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授祝版，乃赴清斋所。"

汾阴后土之祀，自汉武帝后废而不行。玄宗开元十年，将自东都北巡，幸太原，便还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盖燔柴泰坛，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阴位也。将以昭报灵祇，克崇严配。爰逮秦、汉，稽诸祀典，立甘泉于雍畤，定后土于汾阴，遗庙嶷然，灵光可烛。朕观风唐、晋，望秩山川，肃恭明神，因致禋敬，将欲为人求福，以辅升平。今此神符，应于嘉德。行幸至汾阴，宜以来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准式。"

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别室，内出锦绣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装饰焉。又于祠堂院外设坛，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获宝鼎三枚以献，十一年二月，上亲祠于坛上，亦如方丘仪。礼毕，诏改汾阴为宝鼎。亚献邠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已，颁赐各有差。二十年，车驾又从东都幸太原，还京。中书令萧嵩上言："去十一年亲祠后土，为祈谷，自是神明昭格，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且汉武亲祠脽上，前后数四，伏请准旧祀后土，行赛之礼。"上从之。其年十一月至宝鼎，又亲祠以申赛谢。礼毕，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为其文。

开元二十四年七月乙巳，初置寿星坛，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宝三年，有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其坛三成，成三尺，四阶。其上依位置九坛，坛尺五寸，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于遁甲。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礼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神祇。"玄宗亲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为之。肃宗乾元三年正月，又亲祀之。初，九宫神位，四时改位，呼为飞位。乾元之后，不易位。

大和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舒元舆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宫贵神，臣次合监祭，职当检察礼物。伏见祝版九片，臣伏读既竟，窃见陛下亲署御名及称臣于九宫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以九宫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观其名号，乃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也。此九神，于天地犹子男也，于日月犹侯伯也。陛下尊为天子，岂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臣窃以为过。纵阴阳者流言其合祀，则陛下当合称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称臣与名。臣实愚瞽，不知其可。伏缘行事在明日鸡初鸣时，成命已行，臣不敢滞。伏乞圣慈异日降明诏礼官详议，冀嘉万乘之尊，无所亏降，悠久误典，因此可正。”诏都省议，皆如元舆之议。乃降为中祠，祝版称皇帝，不署。

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天宝三载十月六日敕，‘九宫贵神，实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喜谷岁登，灾害不作。每至四时初节，令中书门下往摄祭’者。准礼，九宫次昊天上帝，坛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于天地。天宝三载十二月，玄宗亲祠。乾元二年正月，肃宗亲祀。伏自累年已来，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祷请，诚敬稍亏。今属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祷请。向后四时祭，并请差仆射、少师、少保、尚书、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严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奉圣旨令检仪注进来者。今欲祭时，伏望令有司崇饰旧坛，务于严洁。”敕旨依奏。

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礼院奏：“准监察御史关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宫贵神，已敕宰相崔珙摄太尉行事，合受誓诫，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称大祠，准大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降为中祠。昨据敕文，只称崇饰旧坛，务于严洁，不令别进仪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礼料，伏候裁旨。”中书门下奏曰：

臣准天宝三载十月六日敕，“九宫贵神，实司水旱。”臣等伏睹，既经两朝亲祠，必是祈请有征，况自大和已来，水旱愆候，陛下常忧稼穑，每念烝黎。臣等合副圣心，以修坠典。伏见大和三年礼官状云：“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祀。”窃详其意，以星辰不合比于天官。曾不知统而言之，则为天地，在于辰象，自有尊卑。谨按后魏王钧《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为元星露寝，天帝常居，始由道奥而为变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宝，盖万神之秘图，河海之命纪皆禀焉。”据兹说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气、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极。征明而有常，则阴阳序，大运兴。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征明面得中，，则神人和而王道升平。又北斗

有权、衡二星，天一、太一参居其间，所以财成天地，辅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论之，实为浅近。按《汉书》曰："天神贵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于祀典，其来久矣。今五帝犹为大祀，则太一无宜降祀，稍重其祀，固为得所。刘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旧典，诚未易动。"又曰："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旧典。以刘向之博通，尚难于改作，况臣等学不究于天人，识尤懵于祀典，欲为参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与学官同详定，庶获明据。

从之。

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曰：

伏以九宫贵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诏立祠坛。降至尊以称臣，就东郊以亲拜。在祀典虽云过礼，庇群生岂患无文，思福黔黎，特申严奉，诚圣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后祝史不明，精诚亦怠，礼官建议，降处中祠。今圣德忧勤，期臻寿域，兵荒水旱，寤寐轸怀，爰命台臣，缉兴坠典。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宫，其神摄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宫，其神轩辕，其星天冲，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宫，其神招摇，其星天辅，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绿。五宫，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离，其行土，其方黄。六宫，其神青龙，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宫，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八宫，其神太阴，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宫，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离，其行火，其方紫。"观其统八卦，运五行，土飞于中，数转于极，虽敬事迎厘，不闻经见，而范围亭育，有助昌时，以此两朝亲祀而臻百祥也。然以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星之运行，必系于物。贵而居者，则必统八气，总万神，斡权化于混茫，赋品汇于阴骘，与天地日月，诚相参也。岂得医赖于敷祐，而屈降于等夷？

又据太尉摄祀九宫贵神旧仪：前七日，受誓诫于尚书省，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牲用犊。祝版御署，称嗣天子臣。圭币乐成。比类中祠，则无等级。今据《江都集礼》及《开元礼》：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称臣。若以为非泰坛配祀之时，

得主日报天之义。卑缘厌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类常祀。此则中祠用大祠之义也。又据太社、太稷，开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宝三载二月十四日敕，改为大祠，自后因循，复用前礼。长庆三年正月，礼官献议，始准前敕，称为大祠。唯御署祝文，称天子谨遣某官昭告。文义以为殖物粒人，则宜增秩，致祝称祷，有异方丘，不以伸为大祠，遂屈尊称。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礼也。参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谓功钜者因之以殊礼，位称者不敢易其文，是前圣后儒陟降之明征也。今九宫贵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灾，人将赖之，追举旧章，诚为得礼。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职既异其司存，致祝必参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变通，稍重之仪，有以为比。伏请自今已后，却用大祠之礼，誓官备物，无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为本，伏缘已称臣于天帝，无二尊故也。

敕旨依之，付所司。

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移黄帝坛于子城内坤地，将亲祠祭，坛成而止。

玄宗先天二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天宝五载，封中岳神为中天王，南岳神为司天王，北岳神为安天王。六载，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十载正月，四海并封为王。遣国子祭酒嗣吴王祗祭东岳天齐王，太子家令嗣鲁王宇祭南岳司天王，秘书监崔秀祭中岳中天王，国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岳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岳安天王；卫尉少卿李浣祭江渎广源公，京兆少尹章恆祭河渎灵源公，太子左谕德柳偘祭淮渎长源公，河南少尹豆卢回祭济渎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王炼祭沂山东安公，吴郡太守赵居贞祭会稽山永兴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吴岳山成德公，颍王府长史甘守默祭霍山应圣公，范阳司马毕炕祭医无闾山广宁公；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取三月十七日一时礼册。

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

肃宗至德二载春，在凤翔，改汧阳郡吴山为西岳，增秩以祈灵助。及上元二年，圣躬不康，术士请改吴山为华山，华山为泰山，华州为泰

州，华阳县为太阴县。宝应元年，复旧。

则天长安三年，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例申奏。开元十九年，于两京置太公尚父庙一所，以汉留侯张良配飨。天宝六载，诏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拜将帅亦告太公庙。至肃宗上元元年闰四月，又尊为武成王，选历代良将为十哲。

高宗显庆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有事于先蚕。玄宗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祀先蚕。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张氏祠先蚕于苑内，内外命妇同采焉。

旧仪，大祭祀，宫悬、轩县奏于庭，登歌于堂上。自至德二载克复两京后，乐工不备，时又艰食，诸坛庙祭享，空有登歌，无坛下、庭中乐及三舞。旧仪，凡祭享，有司行事，则太尉奠瓒币，司徒拜俎，司空扫除，太尉初献，太常卿亚献，光禄卿终献。自上元后，南郊、九宫神坛、太庙，备此五官，余即太常卿摄司空，光禄卿摄司徒，贵省于事。旧仪，有协律郎立于阼阶上，麾竿以节乐，今无协律之位。旧仪，光禄欲为祭馔，将阳燧望日取火，谓之明火。太牢皆栈饲于廪牺署，以至充腯。临祭视其充瘦，谓之省牲，肃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为元年，诏："圆丘方泽，依恆存一太牢。皇庙诸祠，临时献熟。"今昊天上帝、太庙，一牢，羊豕各三，余祭尽随事办供以备礼。明火、栈饲之礼，亦不暇矣。

志第五 礼仪五

唐礼：四时各以孟月享太庙，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后，以辰日腊享于太庙，用牲如时祭。三年一祫 ，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时享之日，修七祀于太庙西门内之道南：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厉以秋，行以冬，中溜则于季夏迎气日祀之。若品物时新堪进御者，所司先送太常，与尚食相知，简择精好者，以滋味与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奉荐于太庙，不出神主。仲春荐冰，亦如之。

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 ，高祖崩，将行迁祔之礼，太宗命有司详议庙制。谏议大夫硃子奢建议曰：

按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诸侯亦同五。刘子骏议开七祖，邦君降二。郑司农踵玄成之辙，王子雍扬国师之波，分涂并驱 ，各相师祖，咸玩共所习，好同恶异。遂令历代祧祀，多少参差，优劣去取，曾无画一。《传》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岂非别嫌疑，慎微远，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无舛，所贵礼者，义在兹乎！若使天子诸侯，俱立五庙，便是贱可以同贵，臣可以滥主，名器无准，冠屦同归，礼亦异数，义将安设？《戴记》又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五庙，才与子男相埒，以多为贵，何所表乎？愚以为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前史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义也。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愜人情。

于是八座奏曰：

臣闻揖让受终之后，革命创制之君，何尝不崇亲亲之义，笃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庙。自义乖阙里，学灭秦庭，儒雅既丧，经籍湮殄。虽两汉纂修绝业，魏、晋敦尚斯文，而宗庙制度，典章散逸，习所传而竞偏说，执浅见而起异端。自昔迄兹，多历年代，语其大略，两家而已。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辩，是非纷而不定。

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极，孺慕逾匹夫之志，制作穷圣人之道，诚宜定一代之宏规，为万世之彝则。臣奉述睿旨，讨论往载，纪七庙者实多，称四祖者盖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见。《春秋谷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至于孙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之徒，或学推硕儒，或才称博物，商较今古，咸以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违群经之明文，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尊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复礼由人情，自非天坠，大孝莫重于尊亲，厚本莫先于严配。数尽四庙，非贵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义；德薄者流卑，实不易之令范。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庶承宗之道，兴于理定之辰；尊祖之义，成于孝治之日。

制从之。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

二十三年，太宗崩，将行崇祔之礼，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言："弘农府君庙应迭毁。谨按旧仪，汉丞相韦玄成以为毁主瘗埋。但万国宗飨，有所从来，一旦瘗埋，事不允愜。晋博士范宣意欲别立庙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瘗埋，颇叶情理，事无典故，亦未足依。又议者或言毁主藏于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谨准量，去祧之外，犹有坛墠，祈祷所及，窃谓合宜。今时庙制，与古不同，共基别室，西方为首。若在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祈祷则祭，未绝祇享，方诸旧仪，情实可安。弘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迭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藏于夹室，本情笃教，在理为弘。"从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于太庙。

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于太庙中，始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则天寻又令所司议立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崇文馆学士周忭希旨，请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臣窃准秦、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并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盖百王不易之义，万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礼违古而擅裁仪注者也。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升崇先之庙而七，降国家之庙而五。臣闻皇图广辟，实

崇宗社之尊；帝业弘基，实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艰，时逢遏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亲承顾托，忧勤黎庶，纳孝慈之请，垂矜抚之怀，实所谓光显大猷，恢崇圣载。其崇先庙室，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臣之愚直，并依正礼，周忤之请，实乖古仪。”则天由是且止。

天授二年，则天既革命称帝，于东都改制太庙为七庙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于太庙。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三室，余四室令所司闭其门，废其享祀之礼。又改西京崇先庙为崇尊庙，其享祀如太庙之仪。万岁登封元年腊月，封嵩山回，亲谒太庙。明年七月，又改京崇尊庙，为太庙，仍改太庙署为清庙台，加官员，崇其班秩。圣历二年四月，又亲祀太庙，曲赦东都城内。

中宗即位，神龙元年正月，改享德庙依旧为京太庙。五月，迁武氏七庙神主于西京之崇尊庙，东都创置太庙。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曰：

昔孙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国者事五代。”则天子七庙，古今达礼。故《尚书》称“七代之庙，可以观德”。《祭法》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谓11111之陈”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室。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无始祖。但商自玄王以后，十有四代，至汤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后，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间代数既远，迁庙亲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后汉高祖受命，无始封祖，即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皇、太皇、外处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豫章、颍川、京兆府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历兹已降，至于有隋，宗庙之制，斯礼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为太祖。国家诞受在命，累叶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代数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唯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食之数。

今皇极再造，孝思匪宁。奉二月二十九日敕：“七室已下，依旧号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既立七庙，须尊崇始祖，速令详之”者。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为始祖，不合礼经。或有引《白虎通义》云“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

王为太宗”，及郑玄注《诗·雍》序云“太祖谓文王”以为说者。其义不然。何者？彼以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谓文王为太祖耳，非祫祭群主合食之太祖。

今之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珣始封，汤、武之兴，祚由稷、珣，故以稷、珣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命。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仰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则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乎？汉之东京，大议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汉当郊尧。制上公卿议，议者多同，帝亦然之。杜林正议，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从林议。又传称，“欲知天上，事问长人”，以其近之。武德、贞观之时，主圣臣贤，其去凉武昭王盖亦近于今矣。当时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浸远，方复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实恐景皇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

宗庙事重，禘祫礼崇，先王以之观德。或者不知其说，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观之。今朝命惟新，宜应慎礼，祭如神在，理不可诬。请准敕加太庙为七室，享宣皇帝以备七代，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

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议云：

谨按《王制》：“天子七庙，在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此载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范，详采列辟，崇建宗灵，式遵斯典。但以开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汤、文祚基稷、珣，太祖代远，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庙可全。若夏继唐、虞，功非由鲧；汉除秦、项，力不因尧。及魏、晋经图，周、隋拨乱，皆勋隆近代，祖业非远，受命始封之主，不离昭穆之亲，故肇立宗祊，罕闻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代而不迁，亲尽七叶而当毁。或以太祖代浅，庙数非备，更于昭穆之上，远立合迁之君，曲从七庙之文，深乖迭毁之制。

皇家千龄启旦，百叶重光。景皇帝浚德基唐，代数犹近，号虽崇于太祖，亲尚列于昭穆，且临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庙当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尧、文武六代亲庙。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庙室，以宣后帝代数当满，准礼复迁。今止有光皇帝

已下六代亲庙，非是天子之庙数不当有七，要由太祖有远近之异，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临朝，代多儒雅，神祐事重，礼岂虚存，规模可沿，理难变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庙无祖宗之号，亲尽既迁，其在不合重立。若礼终运往，建议复崇，实违《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请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不亏古议。

时有制令宰相更加详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两议："张齐贤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刘承庆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刘承庆尊崇六室。"制从之。寻有制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升祔于太庙。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于东都之太庙，躬行享献之礼。

二年，驾还京师，太庙自是亦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尊庙为崇恩庙。明年二月，复令崇恩庙一依天授时享祭。时武三思用事，密令安乐公主讽中宗，故有此制。寻又特令武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奏言："太庙斋郎，承前只七品已下子。今崇恩庙斋郎既取五品子，即太庙斋郎作何等级？"上曰：太庙斋郎亦准崇恩庙置。"孚奏曰："崇恩庙为太庙之臣，太庙为崇恩庙之君，以臣准君，犹为僭逆，以君准臣，天下疑惧。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愿无惑邪言，以为乱始。"其事乃寝。崇恩庙至睿宗践祚，乃废毁之。

景云元年冬，将葬中宗孝和皇帝于定陵，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奏言："准礼，大行皇帝山陵事终，即合祔庙。其太庙第七室，先祔皇兄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义宗未登大位，崩后追尊，神龙之初，乃特令迁祔。《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叙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迁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时享祭，则不违先旨，又协古训，人神允穆，进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夹室安置。伏愿陛下以礼断恩。"制从之。及既葬，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赵氏神主于太庙。其义宗即于东都从善里建庙享祀。时又追尊昭成、肃明二皇后，于亲仁里别置仪坤庙，四时享祭。

开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庙之礼，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奏议曰："谨按孝和皇帝在庙，七室已满。今睿宗大圣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

及仲冬，礼当祔迁。但兄弟入庙，古则有焉，递迁之礼，昭穆须正。谨按《礼论》，太常贺循议云：‘兄弟不相为后也。故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而上继于先君；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晋惠帝无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其惠帝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又曰：‘若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当迁，不可兼毁二庙。’此盖礼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谓从祢已上也。尊者统广，故恩及远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此则天子有不得全事于七代之义矣。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嗣，请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出为别庙，时祭不亏，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庙，上继高宗，则昭穆永贞，献祼长序。”制从之。初令以仪坤庙为中宗庙，寻又改造中宗庙于太庙之西。贞节等又以肃明皇后不合与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议曰：“礼，宗庙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礼之正仪。自夏、殷而来，无易兹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则肃明皇后无启母之尊，自应别立一庙。谨按《周礼》云‘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是也。姜嫄是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为立庙，名曰閟宫。又《礼论》云，晋伏系之议云：‘晋简文郑宣后既不配食，乃筑宫于外，岁时就庙享祭而已。’今肃明皇后无祔配之位，请同姜嫄、宣后，别庙而处，四时享祭如旧仪。”制从之。于是迁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肃明神主于仪坤庙。

时太常卿姜皎复与礼官上表曰：“臣闻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时宪，礼也。伏见太庙中则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题云‘天后圣帝武氏’。伏寻昔居宠秩，亲承顾托，因摄大政，事乃从权。神龙之初，已去帝号。岑羲等不闲政体，复题帝名。若又使帝号长存，恐非圣朝通典。夫七庙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庙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孙，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于斯矣。但皇后祔庙，配食高宗，位号旧章，无宜称帝。今山陵日近，升祔非遥，请申陈告之仪，因除‘圣帝’之字，直题云‘则天皇后武氏’。”诏从之。时既另造义宗庙，将作大匠韦凑上疏曰：“臣闻王者制体，是曰规模；规模之兴，实资师古；师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与实，固当相副。其在宗庙，礼之大者，岂可失哉！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庙，百代不毁。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汉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后代有称宗，皆以方制海内，德泽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毁。祖宗之义，不亦大乎！况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圣道诚冠于储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庙称宗，恐非合体。况别起寝庙，不入昭穆，稽诸祀典，何义称宗？而庙号义宗，称之万代。以臣庸识，窃谓不可。

望更令有司详定，务合于礼。”于是太常请以本谥“孝敬”为庙称。从之。

五年正月，玄宗将行幸东都，而太庙屋坏，乃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玄宗素服避正殿，辍朝三日，亲谒神主于太极殿，而后发幸东都。乃敕有司修太庙。明年，庙成，玄宗还京，行亲祔之礼。时有司撰仪注，以祔祭之日车驾发宫中，玄宗谓宋璟、苏颋曰：“祭必先斋，所以齐心也。据仪注，祭之日发大明宫，又以质明行事，纵使侵星而发，犹是移辰方到，质明之礼，其可及乎？又朕不宿斋宫，即安正殿，情所不敢。宜于庙所设斋宫，五日赴行宫宿斋，六日质明行事，庶合于礼。”璟等称圣情深至，请即奉行。诏有司改定仪注。六日，玄宗自斋宫步诣太庙，入自东门，就立位。乐奏九成，升自阼阶，行祼献之礼。至睿宗室，俯伏鸣咽，侍臣莫不流涕。

有河南府人孙平子诣阙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统，不合迁于别庙。”玄宗令宰相召平子与礼官对定可否，太常博士苏献等固执前议。平子口辩，所引咸有经据，献等不能屈。时苏颋知政事，以献是其从祖之兄，颇党助之，平子之议竟不得行。平子论竟不已，遂谪平子为康州都城尉，仍差使领送至任，不许东西。平子之任，寻卒。时虽贬平子，议者深以其言为是。至十年正月，下制曰：“朕闻王者乘时以设教，因事以制礼，沿革以从宜为本，取舍以适会为先。故损益之道有殊，质文之用斯异。且夫至德之谓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谓祀，所以虔乎宗庙。国家握纪命历，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继明，七代可以观德。朕嗣守丕业，祗奉睿图，聿怀昭事，罔不恤祀。尝览古典，询诸旧制，远则夏、殷事异，近则汉、晋道殊，虽礼文之不一，固严敬之无二。朕以为立爱自亲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长始，教人顺也。是知朕率于礼，缘于情，或教以道存，或礼从时变，将因宜以创制，岂沿古而限今。况恩以降杀而疏，庙以迁毁而废。虽式瞻古训，礼则不违；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享尝则止，岂爱崇而礼备；有祷而祭，非德盛而流永。其祧室宜列为正室，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祢，庙以貌存，宗犹尊立。俾四时式荐，不间于毁主；百代靡迁，匪惟于始庙。所谓变以合礼，动而得中，严配之典克崇，肃雍之美兹在。又兄弟继及，古有明文。今中宗神主，犹居别处，详求故实，当宁不安，移就正庙，用章大典。仍创立九室，宜令所司择日启告移迁。”

十一年春，玄宗还京师，下制曰：“崇建宗庙，礼之大者；聿追孝飨，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亲无迁序，永惟严配，致用蠲洁，栋宇式崇，祼奠斯授。顾兹薄德，获承禋祀，不躬不亲，曷展诚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祗见九室。”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复列于正室，光皇帝为懿

祖，并还中宗神主于太庙。及将亲祔，会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师中宗旧庙，便毁拆之。东都旧庙，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从善里孝敬旧庙，亦令毁拆。二十一年，玄宗又特令迁肃明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仍以旧仪坤庙为肃明观。

大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将祔，礼仪使颜真卿以元皇帝代数已远，准礼合祧，请迁于西夹室。其奏议曰：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又《礼器》云：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又《伊尹》曰："七代之庙，可以观德。"此经典之明证也。七庙之外，则曰："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故历代儒者，制迭毁之礼，皆亲尽宜毁。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毁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开统，亲在七庙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礼合祧迁。或议者以祖宗之名，难于迭毁。昔汉朝近古，不敢以私灭公，故前汉十二帝，为祖宗者四而已。至后汉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庙号，则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谗，害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后自建武以来无毁者，因以陵号称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号。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余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毁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义，非其人不居，盖三代立礼之本也。自东汉已来，则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称烈祖，论者以为逆自称祖宗。故近代此名悉为庙号，未有子孙践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则不得独据两字而为不合祧迁之证。假令传祚百代，岂可上崇百代以为孝乎？请依三昭三穆之义，永为通典。

宝应二年，升祔玄宗、肃宗，则献祖、懿祖已从迭毁。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则合上迁一室。元皇帝代数已远，其神主准礼当祧，至禘祫之时，然后享祀。

于是祧元皇帝于西夹室，祔代宗神主焉。

永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将祔，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迁高宗神主于西夹室。其议曰："自汉、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自东汉、魏、晋，迄于陈、隋，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号。故至于迭毁亲尽，礼亦迭迁，国家九庙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德同周之文王

也。太宗文皇帝应天靖乱，垂统立极，德同周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圣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迁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谓之亲尽，新主入庙，礼合迭迁，藏于从西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宗神主于西夹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将祔，有司疑于迁毁，太常博士王泾建议曰：

礼经“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汉、魏已降，虽曰祖宗，亲尽则迁，无功亦毁，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汤。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圣唐德厚流广，远法殷、周，奉景皇帝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迁之典。故代宗升祔，迁代祖也；德宗升祔，迁高宗也。今顺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谓之亲尽，迁于太庙夹室，礼则然矣。

或谏者以则天太后革命，中宗复而兴之，不在迁藏之例，臣窃未谕也。昔者高宗晏驾，中宗奉遗诏，自储副而陟元后。则天太后临朝，废为卢陵王。圣历元年，太后诏复立为皇太子。属太后圣寿延长，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纪度。敬晖、桓彦范等五臣，俱唐旧臣，匡辅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统。此乃子继父业，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复得之。二十年间，再为皇太子，复践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可谓革命中兴之义殊也。又以周、汉之例推之，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周不以平王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一也。汉吕后专权，产、禄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汉不以文帝为中兴不迁之庙，其例二也。霍光辅宣帝，再盛基业，而不以宣帝为不迁之庙，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圣上为六代伯祖，尊非正统，庙亦亲尽。爰及周、汉故事，是与中兴功德之主不同，奉迁夹室，固无疑也。

是月二十四日，礼仪使杜黄裳奏曰：“顺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庙，告祧之后，即合递迁。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礼合迁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夹室，祔顺宗神主焉。

有司先是以山陵将毕，议迁庙之礼。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之位。宰臣召史官蒋武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后赖张柬之等同

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若迁中宗庙，则五王永绝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庙，居常即无享礼。今迁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毁庙之主并陈于太庙，此同五王配食，与前时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礼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先是，河南节度使李夷简上议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庙号合称祖。陛下正当决在宸断，无信龌龊书生也。”遂诏下公卿与礼官议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彦威奏议：“大行庙号，不宜称祖，宜称宗。”从之。其月，礼部奏：“准贞观故事，迁庙之主，藏于夹室西壁南北三间。第一间代祖室，第二间高宗室，第三间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迁有期，夹室西壁三室外，无置室处。准《江都集礼》：‘古者迁庙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请于夹室北壁，以西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从之。

长庆四年正月，礼仪使奏：“谨按《周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国者祭五代。’则知天子上祭七庙，典籍通规。祖功宗德，不在其数。国朝九庙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为唐公，肇基天命，义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经始，代隋为唐，义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应期，造有区夏，义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谓之亲庙，四时常飨，自如礼文。今以新主入庙，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之祖，虽有功德，礼合祧迁，禘祫之岁，则从合食。”制从之。

开成五年，礼仪使奏：“谨按天子七庙，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国朝制度，太庙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迁。今文宗元圣昭献皇帝升祔有时，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亲尽之祖，礼合祧迁，每至禘祫，合食如常。”从之。

会昌元年六月，制曰：“朕近因载诞之日，展承颜之敬，太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于丕承；人伦之义，莫大于嗣续。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厌代已久，星霜屡迁，祢宫旷合食之礼，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长庆之际，德冠后宫，夙表沙麓之祥，实茂河洲之范。先朝恩礼之厚，中壶莫偕。况诞我圣君，缵承昌运，已协华于先帝，方延祚于后昆。思广贻谋，庶弘博爱，爰从旧典，以慰孝思。当以宣懿皇太后祔

太庙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训，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载深感咽。宜令宣示中外，咸使闻知。”

会昌六年五月，礼仪使奏：

武宗昭肃皇帝祔庙，并合祧迁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历三朝。昭穆之位，与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为后；二者，已祧之主，复入旧庙；三者，庙数有限，无后之主，则宜出置别庙；四者，兄弟既不相为后，昭为父道，穆为子道，则昭穆同班，不合异位。

据《春秋》“文公二年，跻僖公”。何休云：跻，升也，谓西上也。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孔颖达亦引此义释经。又贺循云：“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上继元帝。”晋元帝、简文，皆用此义毁之，盖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庙故也。《尚书》曰：“七代之庙，可以观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祢，何容更言七代，于理无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为一代，矫前之失，则合复祔代宗神主于太庙。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庙者。按晋代元、明之时，已迁豫章、颍川矣，及简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复豫章、颍川二神主于庙。又国朝中宗已祔太庙，至开元四年，乃出置别庙，至十年，置九庙，而中宗神主复祔太庙。则已迁复入，亦可无疑。三者，庙有定数，无后之主，出置别庙者。按魏、晋之初多同庙，盖取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之义。自后晋武所立之庙，虽云七主，而实六代，盖景、文同庙故也。又按鲁立姜嫄、文王之庙，不计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晋元帝上继武帝，而惠、怀、愍三帝，时贺循等诸儒议，以为别立庙，亲远义疏，都邑迁异，于理无嫌也。今以文宗弃代才六七年，武宗甫迩复土，遽移别庙，不齿祖宗，在于有司，非所宜议。四者，添置庙之室。按《礼论》，晋太常贺循云：“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故晋武帝时，庙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后虽迁故祔新，大抵以七代为准，而不限室数。伏以江左大儒，通赜睹奥，事有明据，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议，更以迭毁为制，则当上不及高曾未尽之亲，下有忍臣子恩义之道。

今备讨古今，参校经史，上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存高曾之亲。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义，庶协大顺之宜，得变礼之正，折古今之纷互，立群疑之杓指。俾因心广孝，永烛于皇明；昭德事神，无亏于圣

代。

敕曰："宗庙事重，实资参详。宜令尚书省、两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议以闻。"尚书左丞郑涯等奏议曰："夫礼经垂则，莫重于严配，必参损益之道，则合典礼之文。况有明征，是资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显据。今谨详礼院所奏，并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协于通变，允谓得宜。臣等商议，请依礼官所议。"从之。

大中三年十一月，制追尊宪宗、顺宗谥号，事下有司。太常博士李稠奏请别造宪宗、顺宗神主，改题新谥。上疑其事，诏都省集议。右司郎中杨发、都官员外郎刘彦模等奏："考寻故事，无别造神主改题之例。"事在《杨发传》。时宰臣奏："改造改题，并无所据，酌情顺理，题则为宜。况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虽尊卑有异，而情理则同。望就神主改题，则为通允。"依之。

黄巢犯长安，僖宗避狄于成都府。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其仪。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迁庙主行。如无迁庙之主，则祝奉币帛皮珪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斋车，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庙。夫失守宗庙，则当罢宗庙之事。"丛疑之。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虞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同异。及左丞崔厚为太常卿，遂议立行庙。以玄宗幸蜀时道宫玄元殿之前，架幄幕为十一室。又无神主，题神版位而行事。达礼者非之，以为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庙。

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僖宗再幸宝鸡。其太庙十一室并祧庙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别庙三室等神主，缘室法物，宗正寺官属奉之随驾鄠县，为贼所劫，神主、法物皆遗失。三年二月，车驾自兴元还京，以宫室未备，权驻凤翔。礼院奏：皇帝还宫，先谒太庙。今宗庙焚毁，神主失坠，请准礼例修奉者。礼院献议曰："按《春秋》：'新宫灾，三日哭。'《传》曰：'新宫，宣公庙也。三日哭，礼也。'按《国史》，开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庙四室摧毁，时神主皆存，迎奉于太极殿安置，玄宗素服避正殿。宝应元年，肃宗还京师，以宗庙为贼所焚，于光顺门外设次，向庙哭。历检故事，不见百官奉慰之仪。然上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礼。窃循故事，比附参详，恐须宗正寺具宗庙焚毁及神主失坠事由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讫，辍朝三日，下诏委少府监择日依礼新造列圣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缘采栗须十一月，渐恐迟晚。"修奉使宰相郑延昌具议，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惊，俄然巡寺，主

司宗祝，迫以苍黄。伏缘移跸凤翔，未敢陈奏。今则将回銮辂，皆举典章，清庙再营，孝思咸备。伏请降敕，命所司参详典礼修奉。”敕曰：“朕以凉德，祗嗣宝图，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纪，兵革竞兴于宇县，车舆再越于籓垣，宗庙震惊，烝尝废阙。敬修典礼，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奉太庙使宰相郑延昌奏：“太庙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间、十一架，功绩至大，计料支费不少。兼宗庙制度有数，难为损益。今不审依元料修奉，为复更有商量？请下礼官详议。”太常博士殷盈孙奏议言：“如依元料，难以速成，况币藏方虚，须资变礼。窃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庙未成，其新造神主，权于长安殿安置，便行飨告之礼，如同宗庙之仪，以俟庙成，方为迁祔。今京城除充大内及正衙外，别无殿宇。伏闻先有诏旨，欲以少府监大□权充太庙。其□五间，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陈设隘狭，请更接续修建，成十一间，以备十一室荐飨之所。其三太后庙，即于少府监取西南屋三间，以备三室告飨所。”敕旨从之。

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祔飨于太庙。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也；贞献皇太后萧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于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太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后，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庙。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曰：

臣谨按三太后，宪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庙，三后所以立别庙者，不可入太庙故也。与帝在位，皇后别庙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彦威《曲台礼》，禘别庙太后于太庙，乖戾之甚。臣窃究事体，有五不可。

《曲台礼》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之比。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飨。其神主但题云“某谥皇后”，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耳。本是太庙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庙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贞献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会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庙室。时穆宗庙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为恭僖别立庙，其神主直题云皇太后，明其终安别庙，不入太庙故也。贞献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别庙，其神主亦题为太后，并与恭僖义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宪宗庙室。宪宗庙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别立庙，是懿宗祖母，故题其主为太皇太后。与恭僖、贞献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别庙太后神主，禘祭

升享太庙，一不可也。《曲台礼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仪注》云：“内常侍奉别庙皇后神主，入置于庙庭，赤黄褥位。奏云‘某谥皇后禘祫祔享太庙’，然后以神主升。”今即须奏云“某谥太皇太后”。且太庙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太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谥皇后”，则与所题都异，神何依凭？此三不可也。《古今礼要》云：“旧典，周立姜嫄别庙，四时祭荐，及禘祫于七庙，皆祭。惟不入太祖庙为别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庙及寝依姜嫄之庙，四时及禘皆与诸庙同。”此旧礼明文，得以为证。今以别庙太后禘祫于太庙，四不可也。所以置别庙太后，以孝明不可与懿安并祔宪宗之室，今禘享乃处懿安于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

且祫，合祭也。合犹不入太祖之庙，而况于禘乎？窃以为并皆禘于别庙为宜。且恭僖、贞献二庙，比在硃阳坊，禘、祫赴太庙，皆须备法驾，典礼甚重，仪卫至多。咸通之时，累遇大飨，耳目相接，岁代未遥，人皆见闻，事可询访，非敢以臆断也。

或曰：“以三庙故禘、祫于别庙，或可矣，而将来有可疑焉。谨案睿宗亲尽已祧，今昭成、肃明二后同在夹室，如或后代宪宗、穆宗亲尽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夹室乎？若遇禘、祫，则如之何？对曰：此又大误也。三太后庙若亲尽合祧，但当閟而不享，安得处于夹室。禘、祫则就别庙行之，历代已来，何尝有别庙神主复入太庙夹室乎？禘、祫，礼之大者，无宜错失。

宰相孔纬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礼院所奏仪注，今已敕下，大祭日迫，不可遽改，且依行之。”于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庙。达礼者讥其大谬，至今未正。

会昌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畴上言：“去月十七日，飨德明、兴圣庙，得庙直候论状，称懿祖室在献祖室之上，当时虽以为然，便依行事，犹牒报监察使及宗正寺，请过示详窥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闻奏。尔后伏检《高祖神尧皇帝本纪》，伏审献祖为懿祖之昭，懿祖为献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极殊。今庙室夺伦，不即陈奏，然尚为苟且，罪不容诛。仍敕修撰硃俦、检讨王皞研精详复，得报称：‘天宝二年，制追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十载，立庙。至贞元十九年，制从给事中陈京、右仆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议，以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国者必尊太祖。今国家以景皇帝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为位。请按德明、兴圣庙共成四室，祔迁献、懿二祖。’谨寻俦等所报，即当时表奏，并献居懿上。伏以国之大事，宗庙

为先，禘、祫之礼，不当失序。四十余载，理难寻诘。伏祈圣鉴，即垂诏敕，具礼迁正。”其月，畴又奏曰：“伏闻今月十三日敕，以臣所奏献、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缘遇太庙祫飨太祖景皇帝已下群主，准贞元十九年所祔献、懿祖于德明庙，共为四室。准元敕，各于本室行享礼。审知献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时亲见献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于后遍校图籍，实见差殊，遂敢闻奏。今奉敕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臣得奉礼郎李冈、太祝柳仲年、协律郎诸葛畋李潼、检讨官王皞、修撰硃俦、博士闵庆之等七人伏称：‘谨按《高祖神尧皇帝本纪》及皇室图谱，并武德、贞观、永徽、开元已来诸礼著在甲令者，并云献祖宣皇帝是神尧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尧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则献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献祖之子。即博士任畴所奏倒祀不虚。臣等伏乞即垂诏敕，具礼迁正。’”。其事遂行。

僖宗自兴元还京，夏四月，将行禘祭，有司引旧仪：“禘德明、兴圣二庙，及懿祖、献祖神主祔兴圣、德明庙，通为四室。”黄巢之乱，庙已焚毁，及是将禘，俾议其仪。博士殷盈孙议曰：“臣以德明等四庙，功非创业，义止追封，且于今皇帝年代极遥，昭穆甚远。可依晋韦泓‘屋毁乃已’之例，因而废之。”敕下百僚都省会议，礼部员外薛昭纬奏议曰：

伏以礼贵从宜，过犹不及，祀有常典，理当据经。谨按德明追尊，实为遐远，征诸历代，莫有其伦。自古典礼该详，无逾周室。后稷实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极之君，且不闻后稷之前，别议立庙。以至二汉则可明征刘累，梁、魏则近有萧、曹，稽彼简书，并无追号。迨于兴圣，事非有据。盖以始王于凉，遂列为祖。类长沙于后汉之代，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无尊礼之名，足为宪章之验。重以献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亲尽宜祧，理当毁瘗，行于二庙，亦出一时。且武德之初，议宗庙之事，神尧听之，太宗参之，硕学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议立皋陶、凉武昭之庙，盖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为帝，而以献祖为宣简公，懿祖为懿王，卒不加帝号者，谓其亲尽则毁明矣。《春秋左氏传》：孔子在陈，闻鲁庙灾。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盖以亲尽不毁，宜致天灾，炯然之征，不可忽也。据太常礼院状所引至德二年克复后不作弘农府君庙神主，及晋韦泓“屋朽乃已”之议，颇为明据，深协礼经。其兴圣等四室，请依礼院之议。

奉敕敬依典礼，付所司。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制以笾、豆之荐，或未能备物，宜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太常卿韦縚请“宗庙之奠，每室笾、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献

酒爵，制度全小，仅无一合，执持甚难，请稍令广大。其郊祀奠献，亦准此。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详议，务从折衷。”于是兵部侍郎张均及职方郎中韦述等建议曰：

谨按《礼祭统》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水草陆海，三牲八簋，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皆备荐矣。”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使祭有常礼，物有其品，器有其数。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贵贱差降，无相逾越，百代常行无易之道也。又按《周礼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甕”，则与祭祀之物，丰省本殊。《左传》曰：’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恭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又曰：“享有体荐，宴有折俎。杜预曰：“享有体荐，爵盈而不饮，豆干而不食，宴则相与食之。”享之与宴，犹且异文，祭奠所陈，固不同矣。又按《周礼》，笾人、豆人，各掌四笾、四豆之实，供祭祀与宾客，所用各殊。据此数文，祭奠不同常时，其来久矣。

且人之嗜好，本无凭准，宴私之馔，与时迁移。故圣人一切同归于古，难平生所嗜，非礼亦不荐也；平生所恶，是礼即不去也。《楚语》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属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安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不以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此则礼外之食，前贤不敢荐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浓之味，随所有者皆充祭用，苟逾旧制，其何限焉。虽笾豆有加，岂能备也？

《传》曰：“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于虔诚，不求厌饫。三年一禘，不欲黩也。三献而终，礼有成也。《风》有《采苹》、《采蘩》，《雅》有《行苇》《泂酌》，守以忠信，神其舍诸！若以今之珍馔，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师古。簠簋可去，而盘盂杯案当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笛笙当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兴于近代，或出于蕃夷，耳目之娱，本无则象，用之宗庙，后嗣何观？欲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汉已降，诸陵皆有寝宫，岁时朔望，荐以常馔，此既常行，亦足尽至孝之情矣。宗庙正礼，宜仍典故，率情变革，人情所难。

又按旧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礼器》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此明贵小贱大，示之节俭。又按《国语》，观射父曰：郊禘不过茧栗，蒸尝不过把握。”夫神，以精明临人者也，所求备

物，不求丰大。苟失于礼，虽多何为？岂可舍先王之遗法，徇一时之所尚，废弃礼经，以从流欲。裂冠毁冕，将安用之！且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请依古制，庶可经久。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谨按《礼》曰：'夫祭不欲烦，烦则黩；亦不欲简，简则怠。'又郑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则不然。神农时虽有黍稷，犹未有酒醴。及后圣作为醴酪，犹存玄酒，求不忘古。'《春秋》曰：'苹蘩、□藻之菜，潢污行潦之水，可羞于王公，可荐于鬼神。　'又曰：'大羹不和，粢食不凿。'此明君人者，有国奉先，敬神严享，岂肥浓以为尚，将俭约以表诚。则陆海之物，鲜肥之类，既乖礼文之情，而变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详也。《易》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此明祭存简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贰簋之奠，为明祀也。抑又闻之，夫义以出礼，礼以体政，违则有紊，是称不经。荐肥浓则褻味有登，加笾爵则事非师古。与其别行新制，宁如谨守旧章？"时太子宾客崔沔、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刘秩等皆建议以为请依旧礼，不可改易。于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议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于享祀粢盛，实思丰洁，礼物之具，谅在昭忠。其非芳洁不应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韦縚又奏："请每室加笾、豆各六，每四时异品，以当时新果及珍羞同荐。"则可之。又酌献酒爵，玄宗令用龠升一升，合于古义，而多少适中。自是常依行焉。

后汉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已。永平元年，乃率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亲奉先后阴氏妆奁箧笥悲恸，左右侍臣，莫不呜咽。梁武帝父丹阳尹顺之，追尊为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为建陵。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廕覆陵上，食顷方灭。梁主著单衣介帻，设次而拜，望陵流哭，泪之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时而水流香洁。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二百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园陵职司，并赐一级。奉辞诸陵，哭踊而拜。周太祖文帝葬于成陵，其子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谒于成陵。

高祖神尧葬于献陵，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号哽咽，百辟哀恸，是时雪益甚，寒风暴起，有苍云出于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礼毕，皇帝出自寝宫，步过司马

门北，泥行二百余步，于是风静雪止，云气歇灭，天色开霁。观者窃议，以为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三原县及从官卫士等，大辟已下，已发觉，未发觉，皆释其罪。免民一年租赋。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鳏寡孤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宿卫陵邑中郎将、卫士斋员及三原令以下，各赐爵一级。丁未，至自献陵。己酉，朝于太极殿。庚子，会群臣，奏《功成庆善》及《破阵》之乐。

玄宗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亲谒桥陵。皇帝望陵涕泣，左右并哀感。进奉先县同赤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陵寝，三府兵马供卫，曲赦县内大辟罪已下。戊戌，谒定陵。己亥，谒献陵。壬寅，谒昭陵。己巳，谒乾陵。戊申，车驾还宫。大赦天下，流移人并放还，左降官移近处，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每陵取侧近六乡以供陵寝。皇帝初至桥陵，质明，柏树甘露降，曙后祥烟遍空。皇帝谒昭陵，陪葬功臣尽来受飨，凤吹釭釭，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僚皆闻先圣叹息、功臣蹈舞之声，皆以为至孝所感。天宝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十三载，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其署令改为台令，加旧一级。

志第六 礼仪六

建中元年三月，礼仪使上言：“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以祔。”初，武后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至中宗已后，两京太庙，四时并飨。至德乱后，木主多亡缺未祔。于是议者纷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遍立群主，时飨之。其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舆时巡，则就飨焉。其三曰，存其庙，瘗其主，驾或东幸，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议者皆不决而罢。

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重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犹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今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所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以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时，非礼也。”

长庆元年二月，分司官库部员外郎李渤奏：“太微宫神主，请归祔太庙。”敕付东都留守郑絪商量闻奏。‘絪奏云：“臣谨详三代典礼，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尝有并建两朝、并飨二主之礼。天授之际，祀典变革。中宗初复旧物，未暇详考典章，遂于洛阳创宗庙。是行迁都之制，实非建国之仪。及西归上都，因循未废。德宗嗣统，坠典克修，东都九庙，不复告飨。谨按《礼记》，仲尼答曾子问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礼也。陛下接千载之大统，扬累圣之耿光，宪章先王，垂法后嗣。况宗庙之礼，至尊至重，违经黩祀，时谓不钦。特望择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宪度，鉴神龙权宜之制，遵建中矫正之礼，依经复古，允属圣明。伏以太微宫光皇帝三代、睿宗圣文孝武皇帝神主，参考经义，不合祔飨。至于迁置神主之礼，三代以降，经无明文。伏望委中书门下与公卿礼官质正详定。”敕付所司。

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议曰：

谨按国初故事，无两都并建宗庙、并行飨祭之礼。伏寻《周书》、《召诰》、《洛诰》之说，实有祭告丰庙、洛庙之文，是则周人两都并建宗祧，至则告飨。然则两都皆祭祖考，礼祀并兴。自神龙复辟，中宗

嗣位，庙既偕作，飨亦并行。天宝末，两都倾陷，神主亡失。肃宗既复旧物，但建庙作主于上都。其东都神主，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遂寓于太微宫，不复祔飨。

臣等谨按经传，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庙为先，庙必有主，主必在庙。是则立庙两都，盖行古之道，主必在庙，实依礼经。今谨参详，理合升祔。谨按光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庙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景皇帝是始封不迁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肃宗、代宗是创业有功亲庙之祖。伏准《江都集礼》：‘正庙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礼记》：‘君庙之主，有故则聚而藏诸祖庙。’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归本室，有虚神主。事虽可据，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并合藏于太祖之庙，依旧准故事不飨。如陛下肆觐东后，移幸洛阳，自非祧主，合归本室。其余阙主，又当特作，而祔飨时祭、禘、祫如仪。臣又按国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兴圣、懿祖别庙。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缘东都先无前件庙宇，光皇帝神主今请权祔于太庙夹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驾在东都，即请准上都式营建别庙，作德明、兴圣、献祖神主，备礼升祔。又于太庙夹室奉迎光皇帝神主归别庙第四室，禘、祫如仪。

或问曰：“礼，作栗主，瘗桑主。汉、魏并有瘗桑之议，大历中亦瘗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瘗，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无可埋，汉魏瘗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统，庙废而主独存，从而瘗藏，为叶情理。”

又问：“古者巡狩，必载迁主，今东都主又祔于庙。”答曰：“古者师行以迁主，无则主命，自非迁祖之主，别无出庙之文。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则两都宗庙，各宜有主。”

又问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练，若主必归祔，则室不可虚，则当补已亡之主，创当祔之主。礼经无说，如之何？”答曰：“虞、练作主，礼之正也。非时作主，事之权也。王者遭时为法，因事制宜，苟无其常，则思其变。如驾或东幸，庙仍虚主，即准肃宗广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阙主而祔。盖主不可阙，故礼贵从宜，《春秋》之义，变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灵所凭，寓于太微，不入宗庙，据经复本，允属圣明。

至是下尚书省集议，而郎吏所议，与彦威多同。丞郎则各执所见，

或曰“神主合藏于太微宫；”或云“并合埋瘗”；或云“阙主当作”；或云“舆驾东幸，即载上都神主而东”。咸以意言，不本经据。竟以纷议不定，遂不举行。

会昌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东都太庙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后，取太庙为军营，神主弃于街巷，所司潜收聚，见在太微宫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庙屋室并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议，以为东都不合置神主，车驾东幸，即载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书省集公卿及礼官、学官详议。如不要更置，须有收藏去处。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东都太庙使，勾当修缮。”奉敕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奏：“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礼至重，须遵典故，宜令礼官、学官同议闻奏’者。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谨具分析如后：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地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亲尽迭毁，宜迁诸太庙，祔于兴圣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东都无兴圣庙可祔，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未题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难伸祝告之礼。今与礼官等商量，伏请告迁之日，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恭酌事理，庶协从宜。”制可。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

礼之所立，本于诚敬；庙之所设，实在尊严。既曰荐诚，则宜统一。昔周之东西有庙，亦可征其所由。但缘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酌其事情，匪务于广，祭法明矣。

伏以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乖前训。何者？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非贞观、开元之法，前后因循不废者，亦踵镐京之文也。《记》曰：“祭不欲数，数则烦。”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今若庙貌惟新，即须室别有主。旧主虽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谓宜祧不祧也。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也”，谓庙不得无主者也。旧主如有留去，新庙便合创添。谨按《左传》云：“祔练作主。”又戴圣云：“虞而立几筵。”如或过时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创添既不典，虚庙又非仪。考诸礼文，进退无

守。

或曰“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今止东西立庙，有何不安”者。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不识典故，至于庙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间，贡禹、韦玄成等继出，果有正论，竟从毁除。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复设，庙寝何妨修营，侯车驾时巡，便合于所载之主”者。究其终始，又得以论之。昨者降敕参详，本为欲收旧主，主既不立，庙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庙乎”愚以为庙不可修，主宜藏瘗，或就瘗于坎室，或瘗于两阶间，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

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详议，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别状，又有异同。国家制度，须合典礼，证据未一，则难建立。宜并令赴都省对议，须归至当。”

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

伏以建中时，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庆庙，当时之议，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备立其主，时飨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皇舆时巡，则就飨焉。三曰，存其庙，一瘗其主。臣等立其三议，参酌礼经，理宜存庙，不合置主。

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必先宗庙、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立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对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

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同东都太庙，九室

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祫飨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昔汉韦玄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可偕祔？但所都之国，见飨之庙，既无虚室，则叶通经议者，又欲置主不飨，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讥。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飨之主，而有置而不飨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建修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闕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

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别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

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何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则废庙之说，恐非所宜废。谨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两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

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

夫礼虽缘情，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

其意，不亦谬乎？

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玄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尝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犹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曰“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大，取法于周，迁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营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大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概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太庙，有司同日侍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以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澹然当在，为道之法，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即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合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曰两都，其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榷。《诗》曰：“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

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辞，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

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称筑，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瘞，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瘞，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则深。

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必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

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按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按《礼记》

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东都太庙，废已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按《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按《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按《曾子问》："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是违载迁之主也。谨按《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也。"今欲两都建庙作主，是违尊无二上也。谨按《六典》序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不载，是违《六典》不书也。遍考书传，并不合修。浸以武德、贞观之中，作法垂范之日，文物大备，儒彦毕臻，若可修营，不应议不及矣。《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之体，动也。地之体，止也。"此明乐可作，礼难变也。伏惟陛下诚明载物，庄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根本。再令集议，俾定所长。臣实职司，敢不条白以对。

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并同载于后。其一曰：

伏见八月六日敕，欲修东都太庙，令会议事。此时已有议状，准礼不合更修。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忝司存，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脱国之祀典，有乖礼文，岂唯受责于旷官，窃惧贻耻于明代。所以勤勤恳恳，将不言而又言也。

昨者异同之意，尽可指陈。一则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同欲崇修庙宇，以候时巡。殊不知庙不合虚，主惟载一也。谨按贞观九年诏曰："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约礼而言，须议立庙。"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傍观祭典，遍考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丰、镐，实为迁都，乃是因事便营，非云一时别立。"太宗许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岂无都号，太原尔时犹废，东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须有主，主既藏瘗，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矣。"皇氏云："迁庙主者，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无载行之文。假使候时巡，自可修营一室，议构九室，有何依凭？

夫宗庙，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论。言苟不经，则为擅议。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不据者，不得率意而言。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会议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尧、舜之为帝，迄今称咏之者，非有他术异智者也，以其有贤臣辅翼，能顺考古道也。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孔氏传》曰："能顺考古道。"传说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无以易诸。伏希必本正经，稍抑浮议，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遗文，则天下守贞之儒，实所幸甚。其余已具前议。

其二曰：

夫宗庙之设，主于诚敬，旋观典礼，贰则非诚。是以匪因迁都，则不别立庙宇。《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违前志。何者？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本欲权固人心，非经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请祧藏，今庙室惟新，即须有主。神主非时不造，庙寝又无虚议，如修复以俟时巡，惟载一主，备在方册，可得而详。又引经中义有数等，或是弟子之语，或是他人之言。今庙不可虚，尊无二上，非时不造主，合载一主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数条，不复称君子，将评得失，特以宣尼断之。《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以东都不同他都，地有坛社宫阙，欲议权葺，似是无妨。此则酌于意怀，非曰经据也。但以遍讨今古，无有坛社立庙之证，用以为说，实所未安。谨按上自殷、周，傍稽故实，除因迁都之外，无别立庙之文。

制曰："自古议礼，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方可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他管窥，盖不足数。公卿之议，实可施行，德章所陈，最为浅近，岂得苟申独见，妄有异同？事贵酌中，理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寝。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宫神主祔东都太庙，禘祫之礼，尽出神主合食于太祖之前。

《贞观礼》，祫享，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则不配。当时令文，祫

禘之日，功臣并得配享。贞观十六年，将行禘祭，有司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礼过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孝子率礼，洁粢丰盛，礼、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显其德，以劝嗣臣也。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郑学，未有将为时享。又汉、魏祫祀，皆在十月，晋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启弹，坐免者不一。梁初误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齐，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殷，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功臣。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乃诏改令从礼。至开元中改修礼，复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飨焉。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将祫享于太庙。时议者以《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议交互莫能断决。太学博士史璨等议曰：“按《礼记正义》引郑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庙。《公羊传》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丧毕，新君二年当祫，明年当禘于群庙。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则后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则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尔已后，五年而再殷祭，则六年当祫，八年当禘。又昭公十年，齐归薨，至十三年丧毕当祫，为平丘之会，冬，公如晋。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传》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则禘已后隔三年祫，已后隔二年禘。此则有合礼经，不违《传》义。”自此依璨等议为定。

开元六年秋，睿宗丧毕，祫享于太庙。自后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计年，不相通数。至二十七年，凡经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讫，冬又当祫。太常议曰：

禘祫二礼，俱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谓谛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事异常享，有时行之。然而祭不欲数，数则黩；亦不欲疏，疏则怠。故王者法诸天道，制祀典焉。烝尝象时，禘祫如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者也。谨按《礼记·王制》、《周官·宗伯》，郑玄注解，高堂所议，并云“国君嗣位，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已后，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汉、魏故事，贞观实录，并用此礼。又按《礼纬》及《鲁礼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经通

义》、许慎《异义》、何休《春秋》、贺循《祭议》，并云三年一禘。何也？以为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也。此则五年再殷，通计其数，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庙禘祫，各自数年，两岐俱下，不相通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禘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内，骤有三殷。法天象闰之期，既违其度；五岁再殷之制，数又不同。求之礼文，颇为乖失。

说者或云："禘祫二礼，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数相舛。祫以三纪，抵小而合；禘以五断，至十而周。有兹参差，难以通计。"窃以三祫五禘之说，本出《礼纬》，五岁再殷之数，同在其篇，会通二文，非相诡也。盖以禘后置祫，二周有半，举以全数，谓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闰，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异称，各随四时，秋冬为祫，春夏为禘。祭名虽异，为殷则同，譬如礿、祠、烝、尝，其体一也。郑玄谓祫大禘小，传或谓祫小禘大，肆陈之间，或有增减，通计之义，初无异同。盖象闰之法，相传久矣。惟晋代陈舒有三年一殷之议，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寻其议文所引，亦以象闰为言。且六岁再殷，何名象闰？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说，固难凭也。

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归，稽古之理，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计明矣。今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又禘祫之说，非唯一家，五岁再殷之文，既相师矣，法天象闰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后置祫，或近或远，盈缩之度，有二法焉：郑玄宗高堂，则先三而后二；徐邈之议，则先二而后三。谨按郑氏所注，先三之法，约三祫五禘之文，存三岁五年之位。以为甲年既禘，丁年当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复始，以此相承。祫后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后去祫，三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异端，置祫于秋，则三十九月为前，二十一月为后，虽小有愈，其间尚偏。窃据本文，皆云象闰，二闰相去，则平分矣。两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举全数，二周有半，实准三年，于此置祫，不违文矣，何必拘滞隔三正乎？盖千虑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议，有异于是，研核周审，最为可凭。以为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闰法，毫厘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无乖越；五岁再殷之制，疏数有均。校之诸儒，义实长久。今请依据以定二殷，预推祭月，周而复始。

礼部员外郎崔宗之驳下太常，令更详议，令集贤学士陆善经等更加

详核，善经亦以其议为允。于是太常卿韦縚奏曰：“礼有禘祫，俱称殷祭，二法更用，鳞次相承。或云五岁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闰，大趣皆同。皆以太庙禘祫，计年有差，考于经传，微有所乖。顷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仪，合食礼频，恐违先典。伏以陛下能事毕举，旧物咸甄，宗祏祗慎之时，经训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礼，职司讨论，辄据旧文，定其伦序。请以今年夏禘，便为殷祭之源，自此之后，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其今年冬祫，准礼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时享，即严禋不黩，庶合旧仪。”制从之。

旧仪，天宝八年闰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后，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玄象，下以尽虔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时享则停，事虽适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已后每缘禘祫，其常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庙，并合飨迁庙献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东向，其下子孙，昭穆相对，南北为别，初无毁庙迁主不享之文。征是礼也，自于周室，而国朝祀典，当与周异。且周以后稷配天，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庙。庙毁主迁，皆在太祖之后。禘祫之时，无先于太庙太祖者。正太祖东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飨太庙，伏请据魏、晋旧制为比，则构筑别庙。东晋以征西等四府君为别庙，至禘祫之时，则于太庙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别庙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亲。伏以国家若用此义，则宜别为献祖、懿祖立庙，禘祫祭之，以重其亲；则太祖于太庙遂居东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兴圣二皇帝，曩立庙，至禘祫之时，常用飨礼，今则别庙之制，使就兴圣庙藏祔为宜。”敕下尚书省百僚集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议曰：“议者或云献祖、懿祖亲远庙迁，不当祫享，宜永閟西夹室。又议者云二祖宜同祫享，于太祖并昭穆，而空太祖东向之位。又议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迁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庙。臣伏以三议俱未为允。且礼经残缺，既无明据，儒者能方义类，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盖协于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处百代不迁之庙，配天崇享，是极尊严。且至禘祫之时，暂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缘齿族之礼，广尊先之道，此实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

请依晋蔡谟等议，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国家重本尚顺之明义，足为万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议者请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行祫祭之礼。夫祫，合也。故《公羊传》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陈于太庙而享于德明庙，是乃分食也，岂谓合食乎？名实相乖，深失礼意，固不可行也。”

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礼，殷、周以迁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汉高受命，无始封祖，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皇、太皇、处士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颍川等四府君，亦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于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著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献、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征诸故实，实所未安。请下百僚佥议。”敕旨依。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议曰：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晋朝博士孙钦议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据已上数过五代即毁其庙，禘祫不复及也。禘祫所及者，谓受命太祖之后，迭毁主升藏于二祧者也。虽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献、懿二祖，太祖以前亲尽之主也。拟三代以降之制，则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则太祖已下毁庙之主，则《公羊传》所谓“已毁庙之主，陈于太祖”者是也。谨按汉永光四年诏，议罢郡国庙及亲尽之祖，丞相韦玄成议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瘞于园，孝惠主迁于太祖庙。奏可。太上，同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园，禘祫不及故也，则今献、懿二祖之比也。孝惠迁于太祖庙，明太祖已下子孙，同禘祫所及，则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晋及宋、齐、陈、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庙，虚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后至七代君，则太祖东向位，乃成七庙。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则迁处士主置于园邑，岁时使令丞奉荐，世数犹近故也。至东晋明帝崩，

以征西等三祖迁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远庙。至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迁入西除，同谓之祧，如前之礼，并禘祫所不及。

国朝始飨四庙，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庙。贞观九年，将祔高祖于太庙，硃子奢请准礼立七庙，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晋宋以来故事，虚其位，待递迁方处之东向位。于是始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虚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庙，弘农府君乃藏于西夹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庙，始迁宣皇帝于西夹室。开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庙，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复列于正室，光皇帝为懿祖，以备九室。禘祫犹虚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称臣，明全庙数而已。至德二载克复后，新作九庙神主，遂不造弘农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宝应二年，祔玄宗、肃宗于庙，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始以太祖当东向位，以献、懿二祖为是太祖以前亲尽神主，准礼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将祫飨，礼仪使颜真卿状奏：合出献、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东面尊位，请准东晋蔡谟等议为定。遂以献祖当东向，以懿祖于昭位南向，以太祖于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陈列行事。且蔡谟当时虽有其议，事竟不行，而我唐庙祧，岂可为准？嵘伏以尝、禘、郊、社，尊无二上，瘗毁迁藏，礼有义断。以献、懿为亲尽之主，太祖已当东向之尊，一朝改移，实非典故。谓宜复先朝故事，献、懿神主藏于西夹室，以类《祭法》所谓“远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则祭，无祷乃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当东向之尊。庶上守贞观之首制，中奉开元之成规，下遵宝应之严式，符合经义，不失旧章。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

天子受命之君，诸侯始封之祖，皆为太祖。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虽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亲尽而毁。洎秦灭学，汉不及礼，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晋失之，宋因之。于是有违五庙之制，于是有虚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非所以示人有杀也；违五庙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别也；虚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礼之所由废。按《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犹士礼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无乃乱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唐有天下，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之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之。则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

又按《周礼》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迁主，藏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迁主，藏乎文王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献祖已下之祧，犹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犹先王也。请筑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之礼，复古之道。故汉之礼，因于周也；魏之礼，因于汉也；隋之礼，因于魏也。皆立三庙，有二祧。又立私庙四于南阳，亦后汉制也。以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亲，故私庙所以奉本宗也。太庙所以尊正统也。虽古今异时，文质异礼，而右礼之情，与问礼之本者，莫不通其变，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则太祖属尊乎上矣；下尽其杀，则祧主亲尽于下矣；中处其中，则王者主祧于中矣。

工部郎中张荐等议曰："昔殷、周以稷、珣始封，为不迁之祖，其毁庙之主，皆稷、珣之后，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故夏五庙，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据此则鲧之亲尽，其主已迁。左氏既称'禹不先鲧'，足明迁庙之主，中属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据晋、宋、齐、梁、北齐、周、隋史，其太祖已下，并同禘祫，未尝限断迁毁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无硕学巨儒，宗庙大事，议必精博，验于史册，其礼佥同。又详魏、晋、宋、齐、梁、北齐、周、隋故事，及《贞观》、《显庆》、《开元礼》所述，禘祫并虚东向。既行之已久，实群情所安。且太祖处清庙第一之室，其神主虽百代不迁，永歆烝尝，上配天地，于郊庙无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时，暂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祢，岂非伯禹烝烝敬鲧之道欤？亦是魏、晋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厌尊之义也。议者或欲迁二祖于兴圣庙，及请别置筑室，至禘祫年飨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礼意。又欲藏于西夹室，永不及祀，无异汉代瘗园，尤为不可。辄敢征据正经，考论旧史，请奉献、懿二祖与太祖并从昭穆之位，而虚东向。"

司勋员外郎裴枢议曰："礼之必立宗子者，盖为收其族人，东向之主，亦犹是也。若祔于远庙，无乃中有一间，等上不伦。西位常虚，则太祖永厌于昭穆；异庙别祭，则祫飨何主乎合食？永閟比于姜嫄，则推祥禖而无事。《礼》云：'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宗庙严，社稷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复有追尊之祖，则亲亲尊祖之义，无乃乖乎？太庙之外，轻置别祭之庙，则宗庙无乃不严，社稷无乃不重乎？且汉丞相韦玄成请瘗于园，晋征士虞喜请瘗于庙两阶之间。喜又引左氏说，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上，复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当时议所居石室，未有准的。喜请于夹室中，愚以为石室可据，所以处

之之道未安。何者？夹室谓居太祖之下毁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处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协。今若建石室于园寝，迁神主以永安，采汉、晋之旧章，仍禘祫之一祭，修古礼之残缺，为国朝之典故，庶乎《春秋》变礼之正，动也中者焉。”

考功员外郎陈京议曰：“京前为太常博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议祫飨献、懿二祖所安之位，请下百僚博采所疑。其时礼仪使颜真卿因是上状，与京议异，京议未行。伏见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抵与京议相会。伏以兴圣皇帝，同献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孙祔列于曾、高之庙，岂礼之不可哉？实人情之大顺也。”

京兆少尹韦武议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群庙大合，禘则各序其祧。谓主迁弥远，祧室既修，当祫之岁，当以献祖居于东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极所亲。若行禘礼，则太祖复筵于西，以众主列其左右。是则于太祖不为降屈，于献祖无所厌卑。考礼酌情，谓当行此为胜。”

同官县尉仲子陵议曰：“今儒者乃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之语，欲令已祧献祖，权居东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乎！且汉之禘、祫，盖不足征。魏、晋已还，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迁主。历代所疑，或引《閟宫》之诗而永閟，或因虞主之义而瘗园，或缘远庙为祧以筑宫，或言太祖实卑而虚位。惟东晋蔡谟凭左氏‘不先食’以为说，欲令征西东向。均之数者，此最不安。且蔡谟此议，非晋所行。前有司不本谟改筑之言，取征西东向之一句为万代法，此共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瘗园，则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权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定。则别筑一室，义差可安。且兴圣之于献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飨祀以时。伏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此其大顺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别庙，是分食也，何合之为？臣以为德明、兴圣二庙，每禘祫之年，亦皆飨荐，是亦分食，奚疑于二祖乎？”

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义证》，凡一十四道，以备顾问，并议奏闻。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议状。

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于颀等议状，所请各殊，理在讨论，用求精当。宜令尚书省会百僚与国子监儒官，切磋旧状，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闻奏。”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陆淳奏曰：“臣寻七年百僚所

议，虽有一十六状，总其归趣，三端而已。于颀等一十四状，并云复太祖之位。张荐状则云并列昭穆，而虚东飨之位。韦武状同云当祫之岁，献祖居于东向，行禘之礼，太祖复筵于西。谨按礼经及先儒之说，复太祖之位，位既正也，义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懿、献二主，当有所归。详考十四状，其意有四：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祔于兴圣。藏诸夹室，是无飨献之期，异乎周人藏于二祧之义，礼不可行也。置之别庙，始于魏明之说，实非《礼经》之文。晋义熙九年，虽立此义，已后亦无行者。迁于园寝，是乱宗庙之仪，既无所凭，殊乖经意，不足征也。惟有祔于兴圣之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庶乎亡于礼者之礼，而得变之正也。”

十九年三月，给事中陈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须定向来所议之礼。”敕曰：“禘祫之礼，祭之大者，先有众议，犹未精详，宜令百僚会议以闻。”时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状五十七封，诏付都省再集百僚议定闻奏。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奏议：“请奉迁献祖、懿祖神主祔德明、兴圣庙，请别增两室奉安神主。缘二十四日禘祭，修庙未成，请于德明、兴圣庙垣内权设幕屋为二室，暂安神主。候增修庙室成，准礼迁祔神主入新庙。每至禘祫年，各于本室行飨礼。”从之。是月十五日，迁献祖、懿祖神主权祔德明、兴圣庙之幕殿。二十四日，飨太庙。自此景皇帝始居东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庙成，敕曰：“奉迁献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礼，当任重臣。宜令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太尉，告太清宫；门下侍郎平章事崔损摄太尉，告太庙。”又诏曰：“国之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飨，莫重于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圣之休德，荷上天之睠命，虔奉牲币，二十五年。永惟宗庙之位，禘尝之序，夙夜祗栗，不敢自专。是用延访公卿，稽参古礼，博考群议，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迁献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于德明、兴圣皇帝庙。太祖景皇帝正东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礼，务极精严，祗肃祀典，载深感惕。咨尔中外，宜悉朕怀。”

会昌六年十月，太常礼院奏：“禘祫祝文称号，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韦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缘从前序亲亲，以穆宗皇帝室称为皇兄，未合礼文。得修撰官硃俦等状称：‘礼叙尊尊，不叙亲亲。陛下于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须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礼经，于义为允。”从之。贞元十二年，祫祭太庙。近例，祫祭及亲拜郊，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国宝至坛所，所以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领至太庙焉。

旧仪，高祖之庙，则开府仪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礼部尚书河间王孝恭、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吏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配飨。太宗之庙，则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尚书右仆射莱国公杜如晦、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配飨。高宗之庙，则司空英国公李勣、尚书左仆射北平县公张行成、中书令高唐县公马周配飨。中宗之庙，则侍中平阳郡王敬晖、侍中扶阳郡王桓彦范、中书令南阳郡王袁恕己配享。睿宗之庙，则太子太傅许国公苏瑰、尚书左丞相徐国公刘幽求配飨。

天宝六载正月，诏：京城章怀、节愍、惠庄、惠文、惠宣太子，与隐太子、懿德太子同为一庙，呼为七太子庙，以便于祀享。太庙配飨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辅、刘仁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祭祀，骈犊减数。十载，太庙置内官。十一载闰三月，制："自今已后，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造食，荐太庙，每室一牙盘，内官享荐。仍五日一开室门洒扫。"其后又有玄宗子静德太子庙，肃宗子恭懿太子庙。孝敬庙在东京太庙院内，贞顺皇后、让皇帝庙在京中。余皆四时致祭。

志第七 礼仪七

贞观十四年，太宗因修礼官奏事之次，言及丧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 ，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于是侍中魏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议曰：

臣闻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 ，人情而已矣。夫亲族有九，服术有六，随恩以薄厚，称情以立文。然舅之与姨，虽为同气，论情度义，先后实殊。何则？舅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经典，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每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在舅服止一时，为姨居丧五月，循名丧实，逐末弃本。盖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不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 ，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然则继父之徒，并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故知制服虽系于名；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新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爱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则曰推而远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谕。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其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属钦明在辰，圣人有作，五礼详洽，一物无遗。犹且永念慎终，凝神遐想。以为尊卑之叙 ，虽焕乎大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详考正。臣等奏遵明旨，触类旁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引兼名实，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诸儒所守，互有异同，详求厥中，申明圣旨。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

请加为期。众子妇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报。其弟妻及夫兄 ，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请与从母同服小功。

制可之。

显庆二年九月，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又奏曰：“依古丧服，甥为舅緦麻，舅报甥亦同此制。贞观年中，八座议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报于甥，服犹三月。谨按旁尊之服，礼无不报，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为从母五月，从母报甥小功，甥为舅緦麻，舅亦报甥三月，是其义矣。今甥为舅使同从母之丧，则舅宜进甥以同从母之报。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止緦麻，于例不通，礼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报甥亦功。”又曰：“庶母古礼緦麻，新礼无服。谨按庶母之子，即是己昆季，为之杖期，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吉凶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制又从之。

龙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请申心制。据令，继母改嫁及为长子，并不解官。”既而有敕：“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礼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等奏称：

缅寻《丧服》，母名斯定，嫡、继、慈、养，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则皆无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即言母，通包养、嫡，俱当解任，并合心丧。其不解者，惟有继母之嫁。继母为名，正据前妻之子；嫡于诸孽，礼无继母之文。甲令今既见行，嗣业理申心制。然奉敕议定，方垂永则，令有不安，亦须厘正。窃以嫡、继、慈、养，皆非所生，并同行路。嫁虽比出稍轻，于父终为义绝。继母之嫁，既殊亲母，慈、嫡义绝，岂合心丧？望请凡非所生，父卒而嫁，为父后者无服，非承重者杖期，并不心丧，一同继母。有符情礼，无玷旧章。又心丧之制，惟施服屈，杖期之服，不应解官。而令文三年齐斩，亦入心丧之例；杖期解官，又有妻丧之舛。又依礼，庶子为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于事终须修附。既与嫡母等嫁同一令条，总议请改，理为允愜者。

依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议。得司卫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议，请一依司礼状，嗣业不解官。得右金吾卫将军薛孤吴仁等二十六人议，请解嗣业官，不同司礼状者。母非所生，出嫁义绝，仍令解职，有紊缘

情。杖期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齐斩，谬曰心丧。庶子为母缌麻，漏其中制。此并令文疏舛，理难因袭。依房仁裕等议，总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礼及律疏有相关涉者，亦请准此改正。嗣业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

诏从之。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高宗下诏，依议行焉。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上言："准礼，父在为母一周除灵，三年心丧。则天皇后请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始除灵。虽则权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动合礼经，请仍旧章，庶叶通典。"于是下制令百官详议；并舅及嫂叔服不依旧礼，亦合议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议曰：

干尊坤卑，天一地二，阴阳之位分矣，夫妇之道配焉。至若死丧之威，隆杀之等，礼经五服之制，齐斩有殊，考妣三年之丧，贵贱无隔，以报免怀之慈，以酬罔极之恩者也。

稽之上古，丧期无数，暨乎中叶，方有岁年。《礼》云："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白虎通》云："质文再变，正朔三而复。"自周公制礼之后，孔父刊经已来，爰殊厌降之仪，以标服纪之节。重轻从俗，斟酌随时。故知礼不从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为适时之中耳。春秋诸国，鲁最知礼，以周公之后，孔子之邦也。晋韩起来聘，言"周礼尽在鲁矣。"齐仲孙来盟，言"鲁犹秉周礼。"尚有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同母异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谓合从齐衰之制。此等并四科之数，十哲之人，高步孔门，亲承圣训，及遇丧事，犹此致疑，即明自古已来，升降不一者也。

三年之制，说者纷然。郑玄以为二十七月，王肃以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讫葬而除。又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于继育，乃为之服。又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郑、王祖经宗传，各有异同；荀挚采古求遗，互为损益。方知去圣渐远，残缺弥多。故曰会礼之家，名为聚讼，宁有定

哉！而父在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纪，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从则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极之辰，中宫献书之日，往时参议，将可施行，编之于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为律；后王所是，著而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亏纯孝之心，背德义之本？有何妨于圣化，有何紊于彝伦，而欲服之周年，与伯叔母齐焉，与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丧，如白驹之过隙，君子丧亲，有终身之忧，何况再周乎！夫礼者，体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养也，因之以心。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见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犹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犹有释服而从吉者。方今渐归古朴，须敦孝义，抑贤引愚，理资宁戚，食稻衣锦，所不忍闻。

若以庶事朝仪，一依周礼，则古之人臣见君也，公卿大夫贽羔雁、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宫、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则侯、甸、男、卫，朝聘有数，今何故不行乎？周则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则井、邑、丘、甸，以立征税，今何故不行乎？周则三老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则冠冕衣裘，乘车而战，今何故不行乎？周则分土五更，胶序养老，今何故不行乎？诸如此例，不可胜述。何独孝思之事，爱一年之服于其母乎？可为痛心，可为恸哭者！

《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礼》云："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阮嗣宗晋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为母重于父。据齐斩升数，粗细已降，何忍服之节制，减至于周？岂后代之士，尽惭于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缌，礼经明义。嫂叔远别，同诸路人。引而进之，触类而长。犹子咸衣苴枲，季父不服缌麻，推远之情有余，睦亲之义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阳，翟酺讼舅之冤，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义亦殷焉。不同从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诸古礼，有爽俗情。今贬舅而宗姨，是陋今而荣古。此并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辄为刊复，实用有疑。

于是纷议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礼》：父在，为母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丧三年。上元中，则天皇后上表，请同父没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编入格，易代之后，俗乃通行。臣开元五年，频请仍旧。恩敕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详议。诸司所议，同异相参。所司惟执齐斩之文，又曰亦合典礼。窃见新修之格，犹依垂拱之伪，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孙之妻亡没，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无谓也。据《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贞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妇妇，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礼》：‘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本无自专抗尊之法。即《丧服四制》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为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国，孝理天下，而不断在宸衷，详正此礼，无随末俗，顾念兒女之情。臣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者。”

疏奏未报。履冰又上奏曰：

臣闻夫妇之道，人伦之始。尊卑法于天地，动静合于阴阳，阴阳和而天地生成，夫妇正而人伦式序。自家刑国，牝鸡无晨，四德之礼不愆，三从之义斯在。即《丧服四制》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为母服周者，见无二尊也。”准旧仪，父在为母一周除灵，再周心丧。父必三年而后娶者，达子之志焉。岂先圣无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家国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则天已潜秉政，将图僭篡，预自崇先。请升慈爱之丧，以抗尊严之礼，虽齐斩之仪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数年之间，尚未通用。天皇晏驾，中宗蒙尘。垂拱之末，果行圣母之伪符；载初之元，遂启易代之深衅。孝和虽名反正，韦氏复效晨鸣。孝和非意暴崩，韦氏旋即称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庙何由克复？《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谓矣。臣谨寻礼意，防杜实深，若不早图刊正，何以垂戒于后？所以薄言礼教，请依旧章，恩敕通明，蒙付所司详议。

且臣所献者，盖请正夫妇之纲，岂忘母子之道。诸议多不讨其本源，所非议者，大凡只论罔极之恩；丧也宁戚；禽兽识母而不识父；秦燔书后礼经残缺，后儒缵集，不足可凭；岂得与伯叔母服同，岂得与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齐斩足为升降，岁年何忍不同：此并道听途说之言，未习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议经邦理俗之礼乎？臣请据经义以明之。所云“罔极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君子有终身之忧，霜露之感，岂止一二周之服哉！故圣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鸟兽之不若，为立中制，使贤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丧也宁戚”者，孔子答林放之问。至如太奢太俭，太易太戚，皆非礼中。苟不得中，名为俱失，不如太俭太戚焉。毁而灭性，犹愈于朝死夕忘焉。此论临丧哀毁之容，岂比于同宗异姓之服？所云“禽兽识母而不识父”者，禽兽群居而聚笃，而无家国之礼，少虽知亲爱其母，长不解尊严其父。引此为谕则亦禽兽之不若乎！所云“秦燔书后礼经残缺，后儒缵集，不足可凭”者，人间或有遗逸，岂亦家户到而燔之”假若尽燔，苟不可信，则坟黄都谬，庠序徒立，非圣之谈，复云安属？所云“与伯叔姑姊服同”者，

伯叔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丧乎？所云“五帝不相沿乐，不相袭礼”，诚哉是言！此是则天怀私苞祸之情，岂可复相沿乐袭礼乎？所云“齐斩足为升降”者，母齐父斩，不易之礼。

按《三年问》云：“将由修饰之君子与，三年之丧，若驷之过隙，遂之，则是无穷也。然则何以周也？曰：至亲以周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为母加三年心丧。今者还同父没之制，则尊厌之律安施？《丧服四制》又曰：“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非徒不识礼之所由制，亦恐未达孝子之通义。

臣谨按《孝经》，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请论世欲訾礼之徒。夫至德谓孝悌，要道谓礼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礼》有“无体之礼，无声之乐。”按《孝经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泽及万物，始终成就，则其亲获安，故曰就也。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诸侯居国，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则其亲获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誉，誉之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满，能无恶称，誉达遐迩，则其亲获安，故曰誉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审为义。士始升朝，辞亲入仕，能审资父事君之礼，则其亲获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为义。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则其亲获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韦氏构逆，中宗降祸，宸衷哀愤，睿情卓烈。初无一旅之众，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于阽危，拯宗枝于涂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使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尽其言行，士得资亲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无体之礼，以安上理人也。上元以来，政由武氏，文明之后，法在凶人。贼害宗亲，诛灭良善，勋阶岁累，酺赦年频。佞之则荣华，正之则迁谪。神龙、景云之际，其事尤繁；先天、开元之间，斯弊都革。此陛下之无声之乐，以移风易俗也。

臣前状单略，议者未识臣之恳诚。谨具状重进，请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臣言若谠，然敢侧足于轩墀；臣言不忠，伏请窜迹于荒裔。

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奏议曰：“天地之性，惟人最灵者，盖以智周万物，惟睿作圣，明贵贱，辨尊卑，远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圣人，征性识本，缘情制服，有申有厌。天父、天夫，故斩衰三年，情理俱尽者，因心立极也。生则齐体，死则同穴，比阴阳而配合，同两仪而成化。而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盖以远嫌疑，尊乾道也。父为嫡子三年

斩衰，而不去职者，盖尊祖重嫡，崇礼杀情也。资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严父。故父在，为母罢职齐周而心丧三年，谓之尊厌者，则情申而礼杀也。斯制也，可以异于飞走，别于华夷。羲、农、尧、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同所尊也。今若舍尊厌之重，亏严父之义，略纯素之嫌，贻非圣之责，则事不师古，有伤名教矣。姨兼从母之名，即母之女党，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缌，以忘推远之迹，既乖前圣，亦谓难从。谨详三者之疑，并请依古为当。”自是百僚议意不决。

至七年八月，下敕曰：“惟周公制礼，当历代不刊；况子夏为《传》，乃孔门所受。格条之内，有父在为母齐衰三年，此有为而为，非尊厌之义。与其改作，不如师古，诸服纪宜一依《丧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为母行服不同：或既周而禫，禫服六十日释服，心丧三年者；或有既周而禫服终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齐衰三年者。时议者是非纷然，元行冲谓人曰：“圣人制厌降之礼，岂不知母恩之深也，以尊祖贵祢，欲其远别禽兽，近异夷狄故也。人情易摇，浅识者众。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书令萧嵩与学士改修定五礼，又议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及颁礼，乃一依行焉。

二十三年，藉田礼毕，正制曰：“服制之纪，或有所未通，宜令礼官学士详议闻奏。”太常卿韦縚奏曰：“谨按《仪礼丧服》：舅，缌麻三月。从母，小功五月。《传》曰：可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缌麻三月，并是情亲而服属疏者也。外祖正尊，同于从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则轻重有殊。堂姨舅亲即未疏，恩绝不相为服。亲舅母来承外族，同爨之礼不加。窃以古意犹有所未暢者也。且为外祖小功，此则正尊情甚亲而服属疏者也，请加至大功九月。姨舅侪类，亲既无别，服宜齐等，请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疏降一等，亲舅母从服之例，先无制服之文，并望加至袒免。臣闻礼以饰情，服从义制，或有沿革，损益可明。事体既大，理资详审。望付尚书省集众官吏详议，务从折衷，永为典则。”

于是太子宾客崔沔建议曰：“窃闻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圣人因之，然后制礼。礼教之设，本为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定议，理归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厌降，岂忘爱敬，宜存伦序。是以内有齐斩，外服皆缌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圣所志，后贤所传，其来久矣。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贞观修礼，时改旧章，

渐广渭阳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后，唐隆之间，国命再移于外族矣。礼亡征兆，傥或斯见，天人之际，可不诫哉！开元初，补阙卢履冰尝进状论丧服轻重，敕令佥议。于时群议纷拏，各安积习，太常礼部，奏依旧定。陛下运稽古之思，发独断之明，至开元八年，特降别敕，一依古礼。事符故实，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图异议，窃所未详。愿守八年明旨，以为万代成法。”

职方郎中韦述议曰：

天生万物，惟人最灵。所以尊尊亲亲，别生分类，存则尽其爱敬，没则尽其哀戚。缘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圣讨论，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以及其身，谓之九族。由近而及远，称情而立文，差其轻重，遂为五服。虽则或以义降，或以名加，教有所从，理不逾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悬，咸所仰也。自微言既绝，大义复乖，虽文质有迁，而必遵此制。

谨按《仪礼·丧服传》曰：“外亲之服皆缌麻。”郑玄谓：“外亲，异姓。正服不过缌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从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孙、中外昆弟，依本服缌麻三月。若以匹敌，外祖则祖也，舅则伯叔父之别也。姨舅伯叔，则父母之恩不殊，而独杀于外氏，圣人之心，良有以也。《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也。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圣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祢，系姓族而亲其子孙，近则别其贤愚，远则异于禽兽。由此言之，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贯明矣。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人之所奉，不可贰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为人后者，减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杀其本家之丧。盖所存者远，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之内，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摇，恐失礼之将渐，别其同异，轻重相悬，欲使后来之人，永不相杂。微旨斯在，岂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杀之义，必循源本，方及条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从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于祖，其服不得过于祖也。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于曾祖，服不得过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缌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过于高祖也。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为之制服，则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则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缌麻。若举此而舍彼，事则不均；弃亲而录疏，理则不顺。推而广之，是与本族无异矣。服皆有报，则堂外甥、外曾孙、侄女之子，皆须制服矣。

圣人岂薄其骨肉，背其恩爱。情之亲者，服制乃轻，盖本于公者薄于私，存其大者略其细，义有所断，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谓之彝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紊其叙，庸可止乎？且旧章沦胥，为日已久矣。所存者无几，又欲弃之，虽曰未达，不知其可。请依《仪礼·丧服》为定。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谨按《仪礼》曰：'外服皆缌。'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从母以名加，并为小功五月。'其为舅缌，郑文贞公魏征已议同从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讫。今之所加，岂异前旨？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堂舅姨、堂舅母，并升为袒免，则何以祖述礼经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则岂无加报于外孙乎？如外孙为报，服大功，则本宗庶孙，何同等而相浅乎？傥必如是，深所不便。窃恐内外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丧而不除，孔子问之，子路对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闻而除之。此则圣人因言以立训，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礼不云乎，无轻议礼。明共蟠于天地，并彼日月，贤者由之，安敢小有损益也！况夫《丧服》之纪，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辞宁措，千载是遵，涉于异端，岂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礼，以厚儒风。太常所谓增加，愚见以为不可。"又户部郎中杨伯成、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并同是议，与沔等略同。议奏，上又手敕侍臣等曰："朕以为亲姨舅既服小功，则舅母于舅有三年之服，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则舅母之服，不得全降于舅也，宜服缌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亲之，宜服袒免。又郑玄注《礼记》云'同爨缌'，若比堂姨舅于同爨，亲则厚矣。又《丧服传》云，'外亲之服皆缌'，是亦不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过本，而须为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伤乎？是皆亲亲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详之。"

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亲，礼无厌降。外甥既为舅母制服，舅母还合报之。夫外甥既为报服，则与夫之姨舅，以类是同，外甥之妻，不得无服。所增者颇广，所引者渐疏。微臣愚蒙，犹有未达。"玄宗又手制答曰："从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杀之制，礼无明文。此皆自身率亲，用为制服。所有存抑，尽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详议，非欲苟求变古，以示不同。卿等以为'外族之亲，礼无厌降，报服之制，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属从之至近也，以亲言之，则亦姑伯之匹敌也。岂有所引者疏，而降所亲者服？又妇，从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从夫而服，由是睦亲。实欲令不肖者企及，贤者俯就。卿等宜熟详之。"耀卿等奏曰："陛下体至仁之德，广推

恩之道，将弘引进，以示睦亲，再发德音，更令详议。臣等按《大唐新礼》：亲舅加至小功，与从母同服。此盖当时特命，不以轻重递增，盖不欲参于本宗，慎于变礼者也。今圣制亲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缌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类《新礼》，垂示将来，通于物情，自我作则。群儒风议，徒有稽留。并望准制施行。”制从之。天宝六载正月，出嫁母宜终服三年。

志第八 音乐一

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洎苍精道丧，战国尘飞，礼乐出于诸侯，《雅》、《颂》沦于衰俗。齐竽燕筑，俱非皦绎之音；东缶西琴，各写哇淫之状。乃至播鼗入汉，师挚寝弦。延陵有自郤之讥，孔子起闻《韶》之叹。及始皇一统，傲视百王。钟鼓满于秦宫，无非郑、卫；歌舞陈于汉庙，并匪《咸》、《韶》。而九成、六变之容，八佾、四悬之制，但存其数，罕达其情。而制氏所传，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儒，采夜诵之诗，考从臣之赋，朝吟兰殿，暮奏竹宫，乃命协律之官，始制礼神之曲。属河间好古，遗籍充庭，乃约《诗颂》而制乐章，体《周官》而为舞节。自兹相袭，代易其辞，虽流管磬之音，恐异《茎》、《英》之旨。其后卧听桑、濮，杂以《兜离》，孤竹、空桑，无复旋宫之义；崇牙树羽，惟陈备物之仪。烦手即多，知音盖寡。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虽得两京工胥，亦置四厢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乐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锐兴礼乐，践祚之始，诏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彦之增修雅乐。弘集伶官，措思历载无成，而郊庙侑神，黄钟一调而已。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隋末大乱，其乐犹全。

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转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

《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祭圆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馀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始也。及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言孝孙虽创其端，至于郊禋用乐，事未周备。诏文收与太常掌礼乐官等更加厘改。于是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乐。若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奏《顺和》之舞。禅梁甫，同用此乐。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豫和》、《顺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太簇为宫，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大飨宴，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乐，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皇帝大射，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轩悬，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凡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奏姑洗，歌南吕；奏蕤宾，歌林钟；奏夷则，歌中吕；奏无射，歌夹钟。黄钟蕤宾为宫，其乐九变；大吕、林钟为宫，其乐八变。太簇、

夷则为宫，其乐七变。夹钟、南吕为宫，其乐六变。姑洗、无射为宫，其乐五变。中吕、应钟为宫，其乐四变。天子十二钟，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宗称善，于是加级颁赐各有差。

十四年，敕曰："殷荐祖考，以崇功德，比虽加以诚洁，而庙乐未称。宜令所司详诸故实，制定奏闻。"八座议曰："七庙观德，义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章于严配。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宜宣。是以八佾具陈，肃仪形于缀兆；四悬备展，被鸿徽于雅音。考作乐之明义，择皇王之令典，前圣所履，莫大于兹。伏惟皇帝陛下，天纵感通，率由冥极。孝理昭懿，光被于八埏；爱敬纯深，追崇于百叶。永言锡祚，斯弘颂声。钟律革音，播铿锵于飨荐；羽籥成列，申蹈厉于烝尝。爰诏典司，乃加隆称，循声核实，敬阐尊名。窃以皇灵滋庆，浚源长委，迈吞燕之生商，轶扰龙之肇汉，盛韬光于九二，渐发迹于三分。高祖缩地补天，重张区宇，反魂肉骨，再造生灵。恢恢帝图，与二仪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齐明。虽复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敬备乐章，式昭彝范。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七庙登歌，请每室别奏。"制可之。二十三年，太尉长孙无忌、侍中于志宁议太宗庙乐曰："《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请乐名《崇德》之舞。"制可之。后文德皇后庙，有司据礼停《光大》之舞，惟进《崇德》之舞。

光宅元年九月，高宗庙乐，以《钧天》为名。中宗庙乐，奏《太和》之舞。开元六年十月敕，睿宗庙奏《景云》之舞。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准十二年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元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乐。其封太山也，登歌、奠玉币，用《肃和》之乐；迎俎，用《雍和》之乐；酌献、饮福，用《寿和》之乐；送文、迎武，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用《凯安》之乐；送神，用夹钟宫《元和》之乐。神社首也，送神用林钟宫《顺和》之乐。享太庙也，迎神用《永和》之乐；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献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

献用《景云》之舞；彻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黄钟宫《永和》之乐。臣以乐章残缺，积有岁时。自有事东巡，亲谒九庙，圣情慎礼，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日考定音律，请编入史册，万代施行。”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频诣阙上言，请以‘唐乐’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辞焉。然则《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乐章，今之所定，宜曰《大唐乐》。”皇祖弘农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庙，贞观中已诏颜师古等定乐章舞号。洎今太常寺又奏有司所定献祖宣皇帝至睿宗圣贞皇帝九庙酌献用舞之号。

天宝元年四月，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庙告享所奏乐，降神用《混成》之乐，送神用《太一》之乐。宝应二年六月，有司奏：玄宗庙乐请奏《广运》之舞，肃宗庙乐请奏《惟新》之舞。大历十四年，代宗庙乐请奏《保大》之舞。永贞元年十月，德宗庙乐请奏《文明》之舞。元和元年，顺宗庙乐请奏《大顺》之舞。元和十五年，宪宗庙乐请奏《象德》之舞。穆宗庙乐请奏《和宁》之舞。敬宗庙乐请奏《大钧》之舞。文宗庙乐请奏《文成》之舞。武宗庙乐请奏《大定》之舞。

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籓，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人，功成化定，陈乐象德，实弘济之盛烈，为将来之壮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其后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水之滨，赋诗十韵。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车驾临幸，每特感庆，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被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兒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奏于庭。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蛮夷十馀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

古《硃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宴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

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　，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显庆元年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先是，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虽有传习，又失宫商，令所司简乐工解琴笙者修习旧曲。至是太常上言曰："臣谨按《礼记》、《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后，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于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辞。又按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辄取侍臣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谐韵。"上善之，乃付太常编于乐府。六年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制歌辞十六首，编入乐府。六年三月，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召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赴洛城门观乐。乐名《一戎大定乐》。赐观乐者杂彩有差。麟德二年十月，制曰："国家平定天下，革命创制，纪功旌德，久被乐章。今郊祀四悬，犹用干戚之舞，先朝作乐，韬而未伸。其郊庙享宴等所奏宫悬，文舞宜用《功成庆善》之乐，皆著履执拂，依旧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阵》之乐，皆被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并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其宴乐内二色舞者，仍依旧别设。"上元三年十一月敕："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将陈设。自今已后，圆丘方泽，大庙祠享，然后用此舞，馀祭并停。"

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据《贞观礼》，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顺和》、《永和》等乐，其舞人著委貌冠服，并手执籥翟。其武舞奏《凯安》　，其舞人并著平冕，手执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庆善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并改器服等。自奉敕以来，为《庆善乐》不可降神，《神功破阵乐》未入雅乐，虽改用器服，其舞犹依旧，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须别有处分者。"以今月六日录奏，奉敕："旧文舞、武舞既不可废，并器服总宜依

旧。若悬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阵乐》及《功成庆善乐》，并殿庭用舞，并须引出悬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稳法。并录《凯安》六变法象奏闻。”万石又与刊正官等奏曰：

谨按《凯安舞》是贞观中所造武舞，准《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野，二变象克靖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猃狁詹伏，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谨按《贞观礼》，祭享日武舞惟作六变，亦如周之《大武》，六成乐止。按乐有因人而作者，则因人而止。如著成数者，数终即止，不得取行事赊促为乐终早晚，即礼云三阕、六成、八变、九变是也。今礼奏武舞六成，而数终未止，既非师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凯安》，望请依古礼及《贞观礼》，六成乐止。

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七遍，修入雅乐，只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乐，一无所减。每见祭享日三献已终，《上元舞》犹自未毕，今更加《破阵乐》、《庆善乐》，兼恐酌献已后，歌舞更长。其雅乐内《破阵乐》、《庆善乐》及《上元舞》三曲，并望修改通融，令长短与礼相称，冀望久长安稳。《破阵乐》有象武事，《庆善乐》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云门》、《大咸》、《大夏》、《大韶》，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依古义，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望请应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阵乐》，次奏《功成庆善乐》。

先奉敕于圆丘、方泽、太庙祠享日，则用《上元》之舞。臣据见行礼，欲于天皇酌献降复位已后，即作《凯安》，六变乐止。其《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上元》之舞三曲，待修改讫，以次通融作之，即得与旧乐前后不相妨破。若有司摄行事日，亦请据行事通融。

从之。

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宫咸亨殿宴集，有韩王元嘉、霍王元轨及南北军将军等。乐作，太常少卿韦万石奏称：“《破阵乐舞》者，是皇祚发迹所由，宣扬宗祖盛烈，传之于后，永永无穷。自天皇临驭四海，寝而不作，既缘圣情感怆，群下无敢关言。臣忝职乐司，废缺是惧。依礼，祭之日，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与天下同乐之也，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将何以发孝思之情？”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请，有制

令奏乐舞。既毕，上欷歔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泪，莫能仰视。久之，顾谓两王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乍此观听，实深哀感。追思往日，王业艰难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业，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贵不与骄奢期，骄奢自至。’朕谓时见此舞，以自诫勖，冀无盈满之过，非为欢乐奏陈之耳。”侍宴群臣咸呼万岁。

调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则天御洛城南楼赐宴，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长寿二年正月，则天亲享万象神宫。先是，上自制《神宫大乐》，舞用九百人，至是舞于神宫之庭。景龙二年，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迁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亦准此。”侍御史唐绍上谏曰：“窃闻鼓吹之作，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宠锡。假如郊祀天地，诚是重仪，惟有宫悬，本无案架。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祇；钲鼓之音，岂得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障之色。加至鼓吹，历代未闻。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先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特给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上不纳。延载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制《越古长年乐》一曲。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觅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

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天宝十五载，玄宗西幸，禄山遣其逆党载京师乐器乐伎衣尽入洛城。寻而肃宗克复两京，将行大体，礼物尽阙。命礼仪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属吏与东京留台领，赴于朝廷。诏给钱，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于是乐工二舞始备矣。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旧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声，或有差错，谓于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和则人不夭札，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乐声，或宫商不伦，或钟磬失度。可尽供钟磬，朕当于内自定。"太常进入，上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毕，召太常乐工，上临三殿亲观考击，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又于内造乐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庙歌之。贞元三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御麟德殿，命阅试之。十二年十二月，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十四年二月，德宗自制《中和舞》，又奏《九部乐》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数人，布列在庭，上御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太子书示百官。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本国乐。

大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准《云韶乐》旧用人数，令于本寺阅习进来者。至开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武德司奉宣索《云韶乐县图》二轴，进之。

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

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乐》："王师大献，则奏凯乐。"注云："献功之乐也。"又《大司马》之职，"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注云："兵乐曰凯。"《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所以示喜也。"《左氏传》载晋文公胜楚，振旅凯入。魏、晋已来鼓吹曲章，多述当时战功，是则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后苏定方执贺鲁，李勣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师。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今古，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后。

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

曲。《破阵乐》、《应圣期》两曲，太常旧有辞。《贺朝欢》、《君臣同庆乐》，今撰补之。《破阵乐》“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应圣期》：“圣德期昌运，雍熙万宇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辟土忻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贺朝欢》：“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庆乐》：“主圣开昌历，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按《周礼大司乐》注云：“献于祖。”《大司马》云：“先凯乐献于社。”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哗欢，既无明文，或乖肃敬。今请并于门外陈设，不奏歌曲。候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周礼》：“师有功，则大司马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注云：“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为将威。”今吹律听声，其术久废，惟请秉钺，以存礼文。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下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凯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出旌门外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别有献俘馘仪注。俟俘囚引出方退。

请宣付当司，编入新礼，仍令乐工教习。

依奏。

志第九 音乐二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乐圣乐》，凡八部。《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乌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自武后称制，毁唐太庙，此礼遂有名而亡实。《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馀总谓之坐部伎。则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诸舞，寻以废寝。

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宴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袴。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八人，花锦袍，五色绫袴，云冠乌皮靴；《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

袴，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褾，绯绫裤。《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铜带。乐用玉磬一架，大方响一架，ＮＮ筝一，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大箫一，小律一，正铜拔一，和铜拔一，长笛一，短笛一，楷鼓一，连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画衣冠。《天授乐》，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瞿□鹆，冠作鸟像。今案岭南有鸟，似瞿□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识人情，慧于鹦鹉远矣，疑即此鸟也。《汉书·武帝本纪》书南越献驯象、能言鸟。注《汉书》者，皆谓鸟为鹦鹉。若是鹦鹉，不得不举其名，而谓之能言鸟。鹦鹉秦、陇尤多，亦不足重。所谓能言鸟，即吉了也。北方常言瞿□鹆逾岭乃能言，传者误矣。岭南甚多瞿□鹆，能言者非瞿□鹆也。《龙池乐》，玄宗所作也。玄宗龙潜之时，宅在隆庆坊，宅南坊人所居，变为池，望气者亦异焉。故中宗季年，泛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为宫，池水逾大，弥漫数里，为此乐以歌其祥也。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破阵乐》，玄宗所造也。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惟《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　，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随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已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纟宁》、《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

《白雪》，周曲也。《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会于鸿门，项庄剑舞，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也。《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明君》，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耸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晋文王讳昭，故晋人谓之《明君》。此中朝旧曲，今为吴声，盖吴人传受讹变使然。《凤将雏》，汉世旧歌曲也。《明之君》，本汉世《鞞舞曲》也。梁武时，改其辞以歌君德。《铎舞》，汉曲也。《白鸠》，吴朝《拂舞曲》也。杨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隋牛弘请以鞞、铎、巾、拂等舞陈之殿庭。帝从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白纻》，沈约云：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帝又令约改其辞。其《四时白纻》之歌，约集所载是也。今中原有《白纻曲》，辞旨与此全殊。《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晋日常有鬼歌之。《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珫所制。《阿子》及《欢闻》，晋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阿子汝闻否”，后人演其声以为此曲。《团扇》，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懊憹》，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歌云：“春草可揽结，女兒可揽撷。”齐太祖常谓之《中朝歌》。《长史变》，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督护》，晋、宋间曲也。彭城内史徐达之为鲁轨所杀。徐，宋高祖长婿也。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殡敛之。其妻呼旿至阁下，自问敛达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云：“督护上征去，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所制也，有死罪之辞。《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辞曰：“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石城》，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

少年歌谣通暢，因作此曲。歌云：“生长石城下，开门对城楼。城中美年少，出入见依投。”《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襄阳乐》，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夜闻诸女歌谣，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阳来夜乐。”其歌曰：“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兒，花艳惊郎目。”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彦为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号《襄阳乐》。”其辞旨非也。《栖乌夜飞》，沈攸之元徽五年所作也。攸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故歌和云：“日落西山还去来！”《估客乐》，齐武帝之制也。布衣时常游樊、邓，追忆往事而作。歌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情不叙。”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或启释宝月善音律，帝使宝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杨伴》，本童谣歌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旻随母入内，及长，为后所宠。童谣云：“杨婆兒，共戏来。”而歌语讹，遂成杨伴兒。歌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骁壶》，疑是投壶乐也。投壶者谓壶中跃矢为骁壶，今谓之骁壶者是也。《常林欢》，疑是宋、梁间曲。宋、梁世，荆、雍为南方重镇，皆皇子为之牧，江左辞咏，莫不称之，以为乐土，故随王作《襄阳》之歌，齐武帝追忆樊、邓。梁简文乐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别岘山头。若欲寄音信，汉水向东流。”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系马暂栖宿。”桃林在汉水上，宜城在荆州北。荆州有长林县。江南谓情人为欢。“常”“长”声相近，盖乐人误谓“长”为“常”。《三洲》，商人歌也。商人数行巴陵三江之间，因作此歌。《采桑》，因《三洲曲》而生此声也。《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作。馀五曲，不知谁所作也。其辞类皆浅俗，而绵世不易。惜其古曲，是以备论之。其他集录所不见，亦阙而不载。

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袴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沈约《宋书》志江左诸曲哇淫，至今其声调犹然。观其政已乱，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从容雅缓，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他乐则莫与为比。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

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李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又闻《清乐》唯《雅歌》一曲，辞典而音雅，阅旧记，其辞信典。汉有《盘舞》，今隶《散乐》部中。又有《幡舞》、《扇舞》，并亡。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

《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ＮＮ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铜拔一，贝一。编钟今亡。

《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名也。举东方，则三方可知矣。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歙而歌之，宴亦如之。”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东夷之乐曰《韎离》，南蛮之乐曰《任》，西戎之乐曰《禁》，北狄之乐曰《昧》。《离》，言阳气始通，万物离地而生也。《任》，言阳气用事，万物怀任也。《禁》，言阴气始通，禁止万物之生长也。《昧》，言阴气用事，万物众形暗昧也。其声不正，作之四门之外，各持其方兵，献其声而已。自周之衰，此礼寻废。

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列九部伎，百济伎不预焉。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

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德宗朝，又有骠国亦遣使献乐。

《高丽乐》，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 ，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绦绳。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人黄裙襦，赤黄袴，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乐用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义觜笛一，笙一，箫一，小筚篥一，大筚篥一，桃皮筚篥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贝一。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今惟习一曲，衣服亦浸衰败，失其本风。《百济乐》，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范为太常卿，复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阙。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乐之存者，筝、笛、桃皮筚篥、箜篌、歌。此二国，东夷之乐也。

《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今其存者 ，有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笛、筚篥、铜拔、贝。《天竺乐》，工人皁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袴，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行缠，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乐用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铜拔、贝。毛员鼓、都昙鼓今亡。《骠国乐》，贞元中，其王来献本国乐，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此三国，南蛮之乐。

《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 ，红抹额。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羯鼓一，箫二，横笛二，筚篥二，琵琶二，五弦琵琶二，铜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亡。《龟兹乐》，工人皁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乐用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拔一，贝一。毛员鼓今亡。《疏勒乐》，工人皁丝布头巾，白丝布袴，锦襟褾，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乐用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康国乐》，工人皁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安国乐》，工人皁丝布头巾，锦褾领，紫袖袴。舞二人，紫袄，白袴帑，赤皮靴。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箫、横笛、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箜篌。五弦琵琶今亡。此五国，西戎之乐也。

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杪，内于绳下。又有新声河西至者　　，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

《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　，《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开元初，以问歌工长孙元忠，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世习北歌。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丝桐，惟琴曲有胡笳声大角，金吾所掌。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　，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江左犹有《高祇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綍鼠》、《夏育扛鼎》、《臣象行乳》、《神龟抃戏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末世之乐，设外方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帝庭，而足以蹈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顺，伤彝伦之大。”乃命太常悉罢之。其后复《高祇紫鹿》。后魏、北齐，亦有《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车剥驴》、《种瓜拔井》之戏。周宣帝征齐乐并会关中。开皇初，散遣之。大业二年，突厥单于来朝洛阳宫，炀帝为之大合乐，尽通汉、晋、周、齐之术。胡人大骇。帝命乐署肄习，常以岁首纵观端门内。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苻坚尝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銛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

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施身绕手，百转无已。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有《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祇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獼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丹珠伎》。

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婆罗门乐》，与四夷同列。《婆罗门乐》用漆筚篥二，齐鼓一。《散乐》，用横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馀杂戏，变态多端，皆不足称。《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像之也。《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窟□垒子》，亦云《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国亦有之。

八音之属，协于八节。匏，瓠也，女娲氏造。列管于匏上，内簧其中，《尔雅》谓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音，煦生万物也。竽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和管十三，宫管居中。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而漆之，无复音矣。荆、梁之南，尚存古制云。

管三孔曰龠，春分之音，万物振跃而动也。箫，舜所造也。《尔雅》谓之茭。音交大曰䌛，二十三管，修尺四寸。笛，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于羌中。短笛，修尺有咫。长笛、短笛之间，谓之中管。篪，吹孔有觜如酸枣。横笛，小篪也。汉灵帝好胡笛。五胡乱华，石遵玩之不绝音。《宋书》云：有胡篪出于胡吹，则谓此。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兒。”此歌辞元出北国。之横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柷，众也。立夏之音，万物众皆成也。方面各二尺馀，旁开员孔，内手于中，击之以举乐。敔，如伏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以止乐也。舂牍，虚中

如桶，无底，举以顿地如舂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击鼓为下杵之节。《睢阳操》用舂牍，后世因之。拍板，长阔如手，厚寸馀，以韦连之，击以代抃。

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备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琴十有二柱，如琵琶。击琴，柳恽所造。恽尝为文咏，思有所属，摇笔误中琴弦，因为此乐。以管承弦，又以片竹约而束之，使弦急而声亮，举竹击之，以为节曲。瑟，昔者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不能自止，破之为二十五弦。大帝，太昊也。筝，本秦声也。相传云蒙恬所造，非也。制与瑟同而弦少。案京房造五音准，如瑟，十三弦，此乃筝也。杂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轧筝，以片竹润其端而轧之。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清乐》筝，用骨爪长寸馀以代指。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风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为名。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搊琵琶者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世固有搊之者耶？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箜篌，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辉所作，其声坎坎应节，谓之坎侯，声讹为箜篌。或谓师延靡靡乐，非也。旧说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有项如轸。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旁有少缺，取其身便也。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太一，司马彡舀开元中进。十二弦，六隔，合散声十二，隔声七十二。弦散声应律吕，以隔声旋相为宫，合八十四调。今编入雅乐宫县内用之。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天宝乐，任偃作，天宝中进。类石幢，十四弦，六柱。黄钟一均足倍七声，移柱作调应律。

埙，曛也，立秋之音，万物将曛黄也。埏土为之，如鹅卵　　，凡六孔，锐上丰下。大者《尔雅》谓之曰ＬＴ。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击之。秦、赵会于渑池，秦王击缶而歌。八缶，唐永泰初司马縚进《广平乐》，盖八缶具黄钟一均声。钟，黄帝之工垂所造。钟，种也，立秋之音，万物种成也。大曰镈，镈亦大钟也。《尔雅》谓之镛。小而编之曰编钟，中曰剽，小曰栈。錞于，圆如碓头，大上小下，县以笼床，芒渼将之以和鼓。沈约《宋书》云，“今人间时有之”，则宋日非庙庭所用。后周平蜀获之，斛斯徵观曰：“錞于也。”依干宝《周礼注》试之，如其言。铙，木舌，摇之以和鼓。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方响，以铁为之，修八寸，广二寸，圆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设业，倚于架上以代钟磬。人间所用者才三四寸。铜拔，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若浮沤，贯之以韦皮，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圆数尺。或谓南齐穆士素所造，非也。钲，如大铜叠，县而击之，节鼓。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馀。磬，叔所造也。磬，劲也，立冬之音，万物皆坚劲。《书》云，“泗滨浮磬”，言泗滨石可为磬。今磬石皆出华原，非泗滨也。登歌磬，以玉为之，《尔雅》谓之苙。鼓，动也，冬至之音，万物皆含阳气而动。雷鼓八面以祀天，灵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谓之足鼓。殷人贯之以柱，谓之楹鼓。周人县之，谓之县鼓。后世从殷制建之，谓之建鼓。晋鼓六尺六寸，金奏则鼓之。傍有鼓谓之应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鞞，摇之以和鼓。大曰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与横笛不去左右。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麝脐，故曰齐鼓。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鼓而稍大。答腊鼓，制广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鸡娄鼓，正圆，两手所击之处，平可数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节鼓，状如博局，中间员孔，适容其鼓，击之节乐也。抚拍，以韦为之，实之以糠，抚之节乐也。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金木之音，击而成乐。今东夷有管木者，桃皮是也。西戎有吹金者，铜角是也。长二尺　，形如牛角。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桃皮，卷之以为筚篥。啸叶，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橘柚尤善。四夷丝竹之量，国异其制，不可详尽。《尔雅》：琴二十弦曰离，瑟二十七弦曰洒。汉世有洞箫，又有管，长尺围寸而并漆之。宋世有绕梁，似卧箜篌。今并

亡矣。今世又有篪，其长盈寻，曰七星，如筝稍小，曰云和，乐府所不用。

周天子宫县，诸侯轩县，大夫曲县，士特县。故孔子之堂，闻金石之音；魏绛之家，有钟磬之声。秦、汉之际，斯礼无闻。汉丞相田蚡，前庭罗钟磬，置曲旃。光武又赐东海恭王钟□之乐。即汉世人臣，尚有金石。汉乐歌云，“高张四县，神来宴飨”，谓宫县也。制氏在太乐，能记铿锵鼓舞。河间王著《乐记》，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甚相远，又舞八佾之明文也。《汉仪》云，高庙撞千石之钟十枚，即《上林赋》所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铤钜”者也。钟当十二，而此十枚，未识其义。议者皆云汉世不知用宫县。今案汉章、和世用旋宫，汉世群儒，备言其义，牛弘、祖孝孙所由准的也。又河间王博采经籍，与制氏不殊，知汉世之乐，为最备矣。魏、晋已来，但云四厢金石，而不言其礼，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贞观初增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桉十二于四隅。后魏、周、齐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复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炀帝又复之。

乐县，横曰簨，竖曰□。饰簨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以挚兽，磬□以挚鸟，上列树羽，旁垂流苏，周制也。县以崇牙，殷制也。饰以博山，后世所加也。宫县每架金博山五，轩县三。鼓，承以花趺，覆以华盖，上集翔鹭。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于四隅，镈钟方面各三，依其辰位，杂列编钟、磬各四架于其间。二十六架，则编钟十二架，磬亦如之。轩县九架，镈钟三架，在辰、丑、申地，编钟、磬皆三架。设路鼓二于县内戌、巳地之北。设柷敔于四隅，舞人立于其中。錞于、铙、铎、抚拍、舂牍，列于舞人间。唐礼，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武后迁都，乃省之。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同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舞六佾。县间设柷敔各一，柷于左，敔于右。錞于、抚拍、顿相、铙、铎，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于县北。登歌二架，登于堂上两楹之前。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谓“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设鼓吹于四隅。

宴享陈《清乐》、《西凉乐》。架对列于左右厢，设舞筵于其间。旧皇后庭但设丝管，大业尚侈，始置钟磬，犹不设镈钟，以镈磬代。武太后称制，用钟，因而莫革。乐县，庭庙以五彩杂饰，轩县以硃，五郊则各从其方色。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协律郎举麾，乐作；仆麾，乐止。文舞退，武舞进。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

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矣。

广明初，巢贼干纪，舆驾播迁，两都覆圮，宗庙悉为煨烬，乐工沦散，金奏几亡。及僖宗还宫，购募钟县之器，一无存者。昭宗即位，将亲谒郊庙，有司请造乐县，询于旧工，皆莫知其制度。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浚悉集太常乐胥详酌，竟不得其法。时太常博士殷盈孙深于典故，乃案《周官考工记》之文，究其栾、铣、于、鼓、钲、舞、甬之法，沉思三四夕，用算法乘除，镈钟之轻重高低乃定。悬下编钟，正黄钟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项之量，径衡之围，悉为图，遣金工依法铸之，凡二百四十口。铸成，张浚求知声者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敬言与太乐令李从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击拊之，八音克谐，观者耸听。浚既进呈，昭宗陈于殿庭以试之。时以宗庙焚毁之后，修奉不及，乃权以少府监□为太庙。其庭甚狭，议者论县乐之架不同。浚奏议曰：

臣伏准旧制，太庙含元殿并设宫县三十六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诸殿庭，并二十架。今修奉乐悬，太庙合造三十六架，臣今参议，请依古礼用二十架。伏自兵兴已来，雅乐沦缺，将为修奉，事实重难。变通宜务于酌中，损益当循于宁俭。臣闻诸旧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相成王，始暇制乐。魏初无乐器及伶人，后稍得登歌食举之乐。明帝太宁末，诏增益之。咸和中，鸠集遗逸，尚未有金石之音。至孝武太元中，四厢金石始备，郊祀犹不举乐。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调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孝武孝建中，有司奏郊庙宜设备乐，始为详定。故后魏孝文太和初，司乐上书，陈乐章有阙，求集群官议定，广修器数，正立名品。诏虽行之，仍有残缺。隋文践祚，太常议正雅乐，九年之后，惟奏黄钟一宫，郊庙止用一调。据礼文，每一代之乐，二调并奏，六代之乐，凡十二调。其馀声律，皆不复通。高祖受隋禅，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乐。贞观二年，考毕上奏。盖其事体大，故历代不能速成。

伏以俯逼郊天，式修雅乐，必将集事，须务相时。今者帑藏未充，贡奉多阙，凡阙货力，不易方圆，制度之间，亦宜撙节。臣伏惟《仪礼》宫悬之制，陈镈钟二十架，当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设编钟一架；乙、丁、辛、癸，各设编磬一架，合为二十架。树建鼓于四隅。当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气。宗庙、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无闻异同。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并只用二十架。隋氏平陈，检梁故事，乃设三十六架。国初因之不改。高宗皇帝初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寻乃省之。则簨□架数太多，本近于侈。止于

二十架，正协礼经。兼今太庙之中，地位甚狭，百官在列，万舞充庭，虽三十六架具存，亦施为不得。庙庭难容，未易开广，乐架不可重沓铺陈。今请依周、汉、魏、晋、宋、齐六代故事，用二十架。

从之。

古制，雅乐宫县之下，编钟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声十二，倍声十二，各有律吕，凡二十四声。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钟。雅乐沦灭，至是复全。

志第十 音乐三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其后至则天称制，多所改易　　，歌辞皆是内出。开元初，则中书令张说奉制所作，然杂用贞观旧词。自后郊庙歌工乐师传授多缺，或祭用宴乐，或郊称庙词。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乐正沈元福、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今依前史旧例，录雅乐歌词前后常行用者，附于此志。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

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乐章八首贞观二年，祖孝孙定雅乐。贞观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词，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灵眷命兮膺会昌，盛德殷荐叶辰良。景福降兮圣德远。玄化穆兮天历长。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应千龄。登三处大，得一居贞。礼唯崇德，乐以和声。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阳播气，甄耀垂明。有赫圆宰，深仁曲成。日丽苍璧，烟开紫营。聿遵虔享，式降鸿祯。

迎俎入用《雍和》：

钦惟大帝，载仰皇穹。始命田烛，爰启郊宫。《云门》骇听，雷鼓鸣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献饮福用《寿和》：

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迭璧凝影皇坛路，编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黄钟歌大吕，还符宝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凯安》：

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邙山黑云上。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毕兮礼献终，六龙驭兮神将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简兮祚休征。

又郊天乐章一首太乐旧有此辞，不详所起。

送神用《豫和》：

苹蘩礼著，黍稷诚微。音盈凤管，彩驻龙旗。洪歆式就，介福攸归。送乐有阕，灵驭遄飞。

则天大圣皇后大享昊天乐章十二首御撰

第一：

太阴凝至化，贞耀蕴轩仪。德迈娥台敞，仁高姒幄披。扪天遂启极，梦日乃升曦。

第二：

赡紫极，望玄穹。翘至恳，罄深衷。听虽远，诚必通。垂厚泽，降云宫。

第三：

乾仪混成冲邃，天道下济高明。□阳晨披紫阙，太一晓降黄庭。圆坛敢申昭报，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衷恳，玄鉴庶察微诚。

第四：

巍巍睿业广，赫赫圣基隆。菲德承先顾，祯符萃眇躬。铭开武岩侧，图荐洛川中。微诚讵幽感，景命忽昭融。有怀惭紫极，无以谢玄穹。

第五：

朝坛雾卷，曙岭烟沉。爰设筐币，式表诚心。筵辉丽璧，乐暢和音。仰惟灵鉴，俯察翘襟。

第六：

昭昭上帝，穆穆下临。礼崇备物，乐奏锵金。兰羞委荐，桂醑盈斟。敢希明德，聿罄庄心。

第七：

钅尊浮九醞，礼备三周。陈诚菲奠，契福神猷。

第八：

奠璧郊坛昭大礼，锵金拊石表虔诚。始奏《承云》娱帝赏，复歌《调露》暢《韶英》。

第九：

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庙略静边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资先化，无为遵旧矩。祯符降昊穹，大业光寰宇。

第十：

肃肃祀典，邕邕礼秩。三献已周，九成斯毕。爰撤其俎，载迁其实。或升或降，唯诚唯质。

第十一：

礼终肆类，乐阕九成。仰惟明德，敢荐非馨。顾惭菲奠，久驻云軿。瞻荷灵泽，悚恋兼盈。

第十二：

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望仙驾，仰恩徽。

景龙三年中宗亲祀昊天上帝乐章十首

降神用《豫和》：

天之历数归睿唐，顾惟菲德钦昊苍。选吉日兮表殷荐，冀神鉴兮降□阳。

皇帝行用《太和》圆钟宫

恭临宝位，肃奉瑶图。恆思解网，每轸泣辜。德惭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赞嘉谟。

告谢圆钟宫：

得一流玄泽，通三御紫宸。远叶千龄运，遐销九域尘。绝瑞骈阗集，殊祥络绎臻。年登庆西亩，稔岁贺盈囷。

登歌用《肃和》无射均之林钟羽：

悠哉广覆，大矣曲成。九玄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醞酎斯盈。作乐崇德，爰暢《咸英》。

迎俎用《雍和》圆钟均之黄钟羽：

郊坛展敬，严配因心。孤竹箫管，空桑瑟琴。肃穆大礼，铿锵八音。恭惟上帝，希降灵歆。

酌献用《福和》圆钟宫：

九成爰奏，三献式陈。钦承景福，恭托明禋。

中宫助祭升坛用函钟宫：

坤元光至德，柔训阐皇风。《芣苢》芳声远，《螽斯》美化隆。睿范超千载，嘉猷备六宫。肃恭陪盛典，钦若荐禋宗。

亚献用函钟宫：

三灵降飨，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郊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圆钟均之中吕商

已陈粢盛敷严祀，更奏笙镛协雅声。璇图宝历欣宁谧，晏俗淳风乐太平。

武舞作用《凯安》圆钟均之无射徵：

堂堂圣祖兴，赫赫昌基泰。戎车盟津偃，玉帛涂山会。舜日启祥晖，尧云卷征旆。风猷被有截，声教覃无外。

开元十一年玄宗祀昊天于圆丘乐章十一首

降神用《豫和》圆钟宫三成，黄钟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已上六变词同。：

至矣丕构，蒸哉太平。授牺膺箓，复禹继明。草木仁化，《凫鹭》颂声。祀宗陈德，无愧斯诚。

迎神用《歆和》：

崇禋已备，粢盛聿修。洁诚斯展，钟石方遒。

皇祖光皇帝室酌献用《长发》黄钟宫。词同贞观《长发》。

太祖景皇帝室酌献用《大基》太簇宫。词同贞观《大基》。

代祖元皇帝室酌献用《大成》姑洗宫。词同贞观《大成》。

高祖神尧皇帝室酌献用《大明》蕤宾宫。词同贞观《大明》。

太宗文武圣皇帝室酌献用《崇德》夷则宫。词同贞观《崇德》。：

高宗天皇大帝室酌献用《钧天》黄钟宫。词同光宅钧天。

义宗孝敬皇帝室酌献用《承光》黄钟宫：

金相载穆，玉裕重晖。养德清禁，承光紫微。乾宫候色，震象增威。监国方永，宾天不归。孝友自衷，温文性与。龙楼正启，鹤驾斯举。丹扆流念，鸿名式序。中兴考室，永陈彝俎。

皇帝饮福用《延和》黄钟宫：

巍巍累圣，穆穆重光。奄有区夏，祚启隆唐。百蛮饮泽，万国来王。本枝亿载，鼎祚逾长。

皇帝行用《太和》：

郊坛齐帝，礼乐祠天。丹青寰宇，宫徵山川。神祇毕降，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纳祉洪延。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止奏潜聆，登仪宿转。大玉躬奉，参钟首奠。簠簋聿升，牺牲递荐。昭事颙若，存存以俔。

迎俎入用《雍和》：

烂云普洽，律风无外。千品其凝，九宾斯会。禋樽晋烛，纯牺涤汰。玄覆攸广，鸿休汪濊。

皇帝酌献天神用《寿和》：

六变爰阕，八阶载虔。祐我皇祚，于万斯年。

酌献配座用《寿和》：

于赫圣祖，龙飞晋阳。底定万国，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农黄。郊天配享，德合无疆。

饮福酒用《寿和》：

崇崇太畤，肃肃严禋。粢盛既洁，金石毕陈。上帝来享，介福爰臻。受厘合福，宝祚惟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祝史正辞，人神庆叶。福以德昭，享以诚接。六变云备，百礼斯浃。祀事孔明，祚流万叶。

武舞用《凯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肃和崇圣灵，陈信表皇道。玉鏚初蹈厉，金匏既静好。

礼毕送神用《豫和》：

大号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肸蚃，龙驾言旋。眇眇阊阖，昭昭上玄。俾昌而大，于万斯年。

皇帝还大次用《太和》：

六成既阕，三荐云终。神心具醉，圣敬愈崇。受厘皇邸，回跸帷宫。穰穰之福，永永无穷。

玄宗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乐章十四首中书令燕国公张说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六变夹钟宫之一：

款泰坛，柴泰清。受天命，报天成。竦皇心，荐乐声。志上达，歌下迎。

夹钟宫之二：

亿上帝，临下庭。骑日月，陪列星。嘉祝信，大糟馨。澹神心，醉皇灵。

夹钟宫之三：

相百辟，贡八荒。九歌叙，万舞翔。肃振振，锵皇皇。帝欣欣，福穰穰。

黄钟宫：

高在上，道光明。物资始，德难名。承眷命，牧苍生。寰宇谧，太阶平。

太簇徵：

天道无亲，至诚与邻。山川偏礼，宫徵惟新。玉帛非盛，聪明会贞。正斯一德，通乎百神。

姑洗羽：

飨帝飨亲，维孝维圣。缉熙懿德，敷扬成命。华夷志同，笙镛礼盛。明灵降止，感此诚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孝敬中发，和容外彰。腾华照宇，如升太阳。贞璧就奠，玄灵垂光。礼乐具举，济济洋洋。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羽调：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灵咸秩，四海来祭。植我苍璧，布我玄制。华日徘徊，神灵容裔。

迎俎入用《雍和》：

俎豆有馝，洁粢丰盛。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钟管磬，肃唱和鸣。皇皇后祖，赉我思成。

酌献用《寿和》黄钟宫调：

蒸蒸我后，享献惟夤。躬酌郁鬯，跪奠明神。孝莫孝乎配上帝以亲，敬莫敬乎教天下为臣。

皇帝饮福用《寿和》：

皇祖严配，配享皇天。皇皇降嘏，天子万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商调：

六钟翕协六变成，八佾倘佯八风生。乐《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终献亚献用《凯安》：

列祖顺三灵，文宗威四海。黄钺诛群盗，硃旗扫多罪。戢兵天下安，约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长见风云在。

送神用《豫和》夹钟宫调：

礼乐终，烟燎上。怀灵惠，结皇想。归风疾，回风爽。百福来，众神往。

正月上辛祈谷于南郊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贞观礼》，祀感帝用此词，显庆已后，词同冬至圆丘。：

履艮斯绳，居中体正。龙运垂祉，昭符启圣。式事严禋，聿怀嘉庆。惟帝永锡，时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荐乘春，太坛临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饫。祝嘏无易，灵心有豫。

皇帝酌献饮福酒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牺牲申敬享，金丝戚羽盛音容。庶俾亿龄禔景福，长欣万宇洽时邕。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季秋享上帝于明堂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象天御宇，乘时布政。严配申虔，宗禋展敬。樽罍盈列，树羽交映。玉币通诚，祚隆皇圣。

迎俎用《雍和》：

八牖晨披，五精朝奠。雾凝璇篚，风清金县。神涤备全，明粢丰衍。载结彝俎，陈诚以荐。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宸合宫承宝历，席图重馆奉明灵。偃武修文九围泰，沉烽静柝八荒宁。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十二首御撰

外办将出：

总章陈昔典，衢室礼惟神。宏规则天地，神用叶陶钧。负宸三春旦，充庭万宇宾。顾己诚虚薄，空惭驭兆人。

皇帝行用黄钟宫：

仰膺历数，俯顺讴歌。远安迩肃，俗阜时和。化光玉镜，讼息金科。方兴典礼，永戢干戈。

皇嗣出入升降：

至人光俗，大孝通神。谦以表性，恭惟立身。洪规载启，茂典方陈。誉隆三善，祥开万春。

迎送王公：

千官肃事，万国朝宗。载延百辟，爰集三宫。君臣得合，鱼水斯同。睿图方永，周历长隆。

登歌大吕均无射羽：

礼崇宗祀，志表严禋。笙镛合奏，文物惟新。敬遵茂典，敢择良

辰。洁诚斯著，奠谒方申。

配飨：

笙镛间鸣玉，文物昭清晖。粹影临芳奠，休光下太微。孝思期有感，明洁庶无违。

宫音：

履艮苞群望，居中冠百灵。万方资广运，庶品荷裁成。神功谅匪测，盛德实难名。藻奠申诚敬，恭祀表惟馨。

角音：

出震位，开平秩。扇条风，乘甲乙。龙德盛，鸟星出。荐珪筐，陈诚实。

徵音：

赫赫离精御炎陆，滔滔炽景开隆暑。冀延神鉴俯兰樽，式表虔襟陈桂俎。

商音：

律中夷则，序应收成。功宣建武，仪表惟明。爰申礼奠，庶展翘诚。九秋是式，百谷斯盈。

羽音：

葭律肇启隆冬，苹藻攸陈飨祭。黄钟既陈玉烛，红粒方殷稔岁。

孟夏雩祀上帝于南郊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硃鸟开辰，苍龙启映。大帝昭飨，群生展敬。礼备怀柔，功宣舞咏。旬液应序，年祥叶庆。

迎俎用《雍和》：

绀筵分彩，瑶图叶绚。风管晨凝，云歌晓嘀。肃事苹藻，虔申桂奠。百谷斯登，万箱攸荐。

皇帝酌献饮福酒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凤曲登歌调令序，龙雩集舞泛祥风。彩ＦＫ云回昭睿德，硃干电发表神功。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雩祀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或云开元初造。

降神用《豫和》：

鸟纬迁序，龙星见辰。纯阳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万宇安人。恭以致享，肃以迎神。

送神用《豫和》：

祀遵经设，享缘诚举。献毕于樽，撤临于俎。舞止干戚，乐停柷敔。歌以送神，神还其所。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乐章四十首贞观中魏徵等作，今行用。

祀黄帝降神奏宫音：

黄中正位，含章居贞。既彰六律，兼和五声。毕陈万舞，乃荐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渺渺方舆，苍苍圆盖。至哉枢纽，宅中图大。气调四序，风和万籁。祚我明德，时雍道泰。

迎俎用《雍和》：

金县夕肆，玉俎朝陈。飨荐黄道，芬流紫辰。乃诚乃敬，载享载禋。崇荐斯在，惟皇是宾。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征乘宫出郊甸，安歌率舞递将迎。自有《云门》符帝赏，犹持雷鼓答天成。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祀青帝降神用角音：

鹤云旦起，鸟星昏集。律候新风，阳开初蛰。至德可飨，行潦斯挹。锡以无疆，蒸人乃粒。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玄鸟司春，苍龙登岁。节物变柳，光风转蕙。瑶席降神，硃弦飨帝。诚备祝嘏，礼殚珪币。

迎俎用《雍和》：

大乐稀音，至诚简礼。文物斯建，声名济济。六变有成，三登无体。乃眷丰洁，恩覃恺悌。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笙歌龠舞属年韶，鹭鼓凫钟展时豫。调露初迎绮春节，承云遽践苍霄驭。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祀赤帝降神用徵音：

青阳告谢，硃明戒序。延长是祈，敬陈椒醑。博硕斯荐，笙镛备举。庶尽肃恭，非馨稷黍。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离位克明，火中宵见。峰云暮起，景风晨扇。木槿初荣，含桃可荐。芬馥百品，铿锵三变。

迎俎用《雍和》：

昭昭丹陆，奕奕炎方。礼陈牲币，乐备篪簧。琼羞溢俎，玉□浮觞。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千里温风飘绛羽，十枚炎景胜硃干。陈觞荐俎歌三献，拊石摐金会七盘。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应节，天高气清。岁功既阜，庶类收成。万方静谧，九土和平。馨香是荐，受祚聪明。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金行在节，素灵居正。气肃霜严，林凋草劲。豺祭隼击，潦收川镜。九谷已登，万箱流咏。

迎俎用《雍和》：

律应西成，气躔南吕。珪币咸列，笙竽备举。苾苾兰羞，芬芬桂醑。式资宴贶，用调霜序。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璿仪气爽惊缇龠，玉吕灰飞含素商。鸣鞞奏管芳羞荐，会舞安歌葆眊扬。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祀黑帝降神用羽音：

严冬季月，星回风厉。享祀报功，方祈来岁。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律周玉琯，星回金度。次极阳乌，纪穷阴兔。火林溯雪，汤泉凝冱。八蜡已登，三农息务。

迎俎用《雍和》：

阳月斯纪，应钟在候。载洁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远，无声无臭。静言格思，惟神保佑。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执龠持羽初终曲，硃干玉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灵降福具穰穰。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五郊乐章十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黄郊迎神：

硃明季序，黄郊王辰。厚以载物，甘以养人。毓金为体，禀火成身。宫音式奏，奏以迎神。

送神：

春末冬暮，徂夏杪秋。土王四月，时季一周。黍稷已享，笾豆宜收。送神有乐，神其赐休。

青郊迎神：

缇幕移候，青郊启蛰。淑景迟迟，和风习习。璧玉宵备，旌旄曙立。张乐以迎，帝神其入。

送神：

文物流彩，声明动色。人竭其恭，灵昭其饬。歆荐无已，垂祯不极。送礼有章，惟神还轼。

赤郊迎神：

青阳节谢，硃明候改。靡草雕华，含桃流彩。□列钟磬，筵陈脯醢。乐以迎神，神其如在。

送神：

炎精式降，苍生攸仰。羞列豆笾，酒陈牲象。昭祀有应，宜其不爽。送乐张音，惟灵之往。

白郊迎神：

序移玉律，节应金商。天严杀气，吹警秋方。□□燎既积，稷奠并芳。乐以迎奏，庶降神光。

送神：

祀遵五礼，时属三秋。人怀肃敬，灵降祯休。奠歆旨酒，荐享珍羞。载张送乐，神其上游。

黑郊迎神：

玄英戒序，黑郊临候。掌礼陈彝，司筵执豆。寒雰敛色，冱泉凝漏。乐以迎神，八音斯奏。

送神：

北郊时冽，南陆辉处。奠本虔诚，献弥恭虑。上延祉福，下承欢豫。广乐送神，神其整驭。

祀朝日乐章八首贞观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惟圣格天，惟明飨日。帝郊肆类，王宫戒吉。珪奠春舒，钟歌晓溢。礼云克备，斯文有秩。

迎俎用《雍和》：

晨仪式荐，明祀惟光。神物爰止，灵晖载扬。玄端肃事，紫幄兴祥。福履攸假，于昭令王。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崇牙树羽延《调露》，旋宫扣律掩《承云》。诞敷懿德昭神武，载集丰功表睿文。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祀朝日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辞，不详所起。

迎神：

太阳朝序，王宫有仪。蟠桃彩驾，细柳光驰。轩祥表合，汉历彰奇。礼和乐备，神其降斯。

送神：

五齐兼饬，百羞具陈。乐终广奏，礼毕崇禋。明鉴万宇，昭临兆人。永流洪庆，式动曦轮。

祀夕月乐章八首贞观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测妙为神，通微曰圣。坎祀贻则，郊禋展敬。璧荐登光，金歌动映。以载嘉德，以流曾庆。

迎俎用《雍和》：

朏晨争举，天宗礼辟。夜典凉秋，阴明湛夕。有□斯旨，有牲斯硕。穆穆其晖，穰穰是积。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合吹八风金奏动，分容万舞玉鞘惊。词昭茂典光前烈，夕曜乘功表盛明。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蜡百神乐章八首贞观中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序迫岁阴，日躔星纪。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绮币霞舒，瑞珪虹起。百礼垂裕，万灵荐祉。

迎俎用《雍和》：

缇龠劲序，玄英晚候。姬蜡开仪，豳歌入奏。蕙馥雕俎，兰芬玉酎。大飨明祇，永绥多祐。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经纬两仪文化洽，削平万域武功成。瑶弦自乐乾坤泰，玉鐎长欢区县宁。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豫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蜡百神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迎神今不行用：

八蜡开祭，万物咸祀。上极天维，下穷坤纪。鼎俎流馥，樽彝荐美。有灵有祇，咸希来止。

送神今不行用：

十旬欢洽，一日祠终。澄彝拂俎，报德酬功。虑虔容肃，礼缛仪丰。神其降祉，整驭随风。

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顺和》：

万物资以化，交泰属升平。易从业惟简，得一道斯宁。具仪光玉帛，送舞变《咸英》。黍稷良非贵，明德信惟馨。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开元统纽，合大承规。九宫肃列，六典相仪。永言配命，长保无亏。

迎俎用《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载以德，大亨以正。有涤斯牷，有馨斯盛。介兹景福，祚我休庆。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币牲牷分荐享，羽旄干鏚递成容。一德惟宁两仪泰，三才保合四时邕。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顺和》：

阴祇叶赞，厚载方贞。牲币具举，箫管备成。其礼惟肃，其德惟明。神之听矣，式鉴虔诚。

则天皇后永昌元年大享拜洛乐章十五首御撰

设礼用《昭和》：

九玄眷命，三圣基隆。奉成先旨，明台毕功。宗祀展敬，冀表深衷。永昌帝业，式播淳风。

《致和》：

神功不测兮运阴阳。包藏万宇兮孕八荒。天符既出兮帝业昌。愿临明祀兮降祯祥。

《咸和》：

坎泽祠容备举，坤坛祭典爰伸。灵眷遥行秘躅，嘉贶荐委殊珍。肃

礼恭禋载展，翘襟恳志逾殷。方期交际悬应，末一句逸。

乘舆初行用《九和》：

祇荷坤德，钦若乾灵。惭惕罔置，兴居匪宁。恭崇礼则，肃奉仪形。惟凭展敬，敢荐非馨。

拜洛用《显和》：

菲躬承睿顾，薄德忝坤仪。乾乾遵后命，翼翼奉先规。抚俗勤虽切，还淳化尚亏。未能弘至道，何以契明祇？

受图用《显和》：

顾德有惭虚菲，明祇屡降祯符。汜水初呈秘象，温洛荐表昌图。玄泽流恩载洽，丹襟荷渥增愉。

登歌用《昭和》：

舒阴至养，合大资生。德以恆固，功由永贞。升歌荐序，垂币翘诚。虹开玉照，凤引金声。

迎俎用《敬和》：

兰俎既升，苹羞可荐。金石载设，《咸英》已变。林泽斯总，山川是遍。敢用敷诚，实惟忘倦。

酌献用《钦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齐和》：

沉潜演贶分三极，广大凝祯总万方。既荐羽旌文化启，还呈干戚武威扬。

武舞用《德和》：

夕惕司龙契，晨兢当凤扆。崇儒习旧规，偃霸循先旨。绝壤飞冠盖，遐区丽山水。幸承三圣馀，忻属千年始。

撤俎用《禋和》：

百礼崇容，千官肃事。灵降舞兆，神凝有粹。奠享咸周，威仪毕备。奏《夏》登列，歌《雍》撤肆。

辞神用《通和》：

皇皇灵眷，穆穆神心。暂动凝质，还归积阴。功玄枢纽，理寂高深。衔恩佩德，耸志翘襟。

送神用《归和》：

言旋云洞兮蹑烟途。永宁中宇兮安下都。苞涵动植兮顺荣枯，长贻宝贶兮赞璇图。

又《归和》：

调云阕兮神座兴，骖云驾兮俨将升。腾绛霄兮垂景祐，翘丹恳兮荷休征。

睿宗太极元年祭皇地祇于方丘乐章八首不详撰者

迎神用《顺和》黄钟宫三变，太簇角一变，姑洗徵一变，南吕羽一变。：

坤厚载物，德柔垂祉。九域咸雍，四溟为纪。敬因良节，虔修阴祀。广乐式张，灵其降止。

金奏新加太簇宫：

坤元至德，品物资生。神凝博厚，道叶高明。列镇五岳，环流四瀛。于何不载，万宝斯成。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贞观冬至圆丘，黄钟宫。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词同贞观太庙《肃和》，应钟均之夷则。

迎俎及酌献用《雍和》词同贞观太庙《雍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词同皇帝朝群臣《舒和》。

武舞用《凯安》词同贞观冬至圆丘。

送神用《顺和》林钟宫：

乐备金石，礼光樽俎。大享爰终，洪休是举。雨零感节，云飞应序。缨绂载辞，皇灵具举。

玄宗开元十一年祭皇地祇于汾阴乐章十一首

迎神用《顺和》林钟以下各再变林钟宫黄门侍郎韩思复作：

大乐和暢，殷荐明神。一降通感，八变必臻。有求斯应，无德不亲。降灵醉止，休征万人。

太簇角中书侍郎庐从愿作：

坤元载物，阳乐发生。播殖资始，品汇咸亨。列俎棋布，方坛砥平。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司勋郎中刘晃作：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斋戒既肃，馨香毕陈。乐和礼备，候暖风春。恭惟降福，实赖明神。

南吕羽礼部侍郎韩休作：

于穆浚哲，维清缉熙。肃事昭配，永言孝思。涤濯静嘉，馨香在兹。神之听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黄钟宫吏部尚书王□作：

于穆圣皇，六叶重光。太原刻颂，后土疏场。宝鼎呈符，歆云降祥。礼乐备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蕤宾均之夹钟羽刑部侍郎崔玄暐作：

聿修严配，展事禋宗。祥符宝鼎，礼备黄琮。祝词以信，明德惟聪。介兹景福，永永无穷。

迎俎用《雍和》黄钟均之南吕羽徐州刺史贾曾作：

蠲我餐饎，洁我脊芗。有豆孔硕，为羞既臧。至诚无昧，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乐康。

酌献饮福用《寿和》黄钟宫礼部尚书苏颋作：

礼物斯备，乐章乃陈。谁其作主，皇考圣真。对越在天，圣明佐神。窅然汾上，厚泽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太簇宫太常少卿何鸾作：

乐奏云阕，礼章载虔。禋宗于地，昭假于天。惟馨荐矣，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永永万年。

武舞用《凯安》黄钟均之林钟徵主爵郎中蒋挺作：

维岁之吉，维辰之良。圣君绂冕，肃事坛场。大礼已备，大乐斯张。神其醉止，降福无疆。

送神用《顺和》尚书右丞源光裕作：

方丘既膳，嘉飨载谧。齐敬毕诚，陶匏贵质。秀簠丰荐，芳俎盈实。永永福流，其升如日。

玄宗开元十三年禅社首山祭地祇乐章八首

迎神用《顺和》太常少卿贺知章作：

至哉含柔德，万物资以生。常顺称厚载，流谦通变盈。圣心事能察，层庙陈厥诚。黄祇俨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肃我成命，于昭黄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备，八变聿施。缉熙肆靖，厥心匪离。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黄祇是祇，我其夙夜。夤畏诚洁，匪遑宁舍。礼以琮玉，荐厥茅藉。念兹降康，胡宁克暇。

迎俎入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宁宴。五齐既陈，八音在县。粢盛以洁，房俎斯荐。惟德惟馨，尚兹克遍。

皇帝酌献用《寿和》：

惟以明发，有怀载殷。乐盈而反，礼顺其禋。立清以献，荐欲是亲。于穆不已，裒对斯臻。

皇帝饮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执珽有颙。乐以平志，礼以和容。上帝临我，云胡肃邕。

皇帝还宫用《太和》：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列祖应命，四宗顺则。申锡无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绪，享神配极。

迎神用《灵具醉》代顺和，侍中源乾曜作。：

灵具醉，杳熙熙。灵将往，眇禗禗。顾明德，吐正词。烂遗光，流祯祺。

祭神州于北郊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作

送神用《顺和》词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大矣坤仪，至哉神县。包含日域，牢笼月ＨＣ。露洁三清，风调六变。皇祇届止，式歆恭荐。

迎俎用《雍和》：

泰折严享，阴郊展敬。礼以导神，乐以和性。黝牲在列，黄琮俯映。九土既平，万邦贻庆。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坤道降祥和庶品，灵心载德厚群生。水土既调三极泰，文武毕备九

区平。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顺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祭神州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迎神：

黄舆厚载，赤寰归德。含育九区，保安万国。诚敬无怠，禋祀有则。乐以迎神，其仪不忒。

送神：

神州阴祀，洪恩广济。草树沾和，飞沉沐惠。礼修鼎俎，奠歆瑶币。送乐有章，灵轩其逝。

祭太社乐章八首贞观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顺和》词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两仪交际。戊期应序，阴墉展币。灵车少留，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美报崇本，严恭展事。受露疏坛，承风启地。洁粢登俎，醇牺入馈。介福远流，群生毕遂。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发生敷九稼，阴阳乘仁暢八埏。纬武经文陶景化，登祥荐祉启丰年。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顺和》词同冬至圆丘。

又太社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种百谷，济育兆人。春官缉礼，宗伯司禋。戊为吉日，迎享兹辰。

送神：

告祥式就，酬功载毕。亲地尊天，礼文经术。贶征令序，福流初日。神驭爰归，祠官其出。

享先农乐章贞观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咸和》：

粒食伊始，农之所先。古今攸赖，是曰人天。耕斯帝藉，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尊彝既列，瑚簋有荐。歌工载登，币礼斯奠。肃肃享祀，颙颙缨弁。神之听之，福流寰县。

迎俎用《雍和》：

前夕亲牲，质明奉俎。沐芳整弁，其仪式序。盛礼毕陈，嘉乐备举。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皇帝酌献饮福用《寿和》词同冬至圆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羽龠低昂文缀已，干戚蹈厉武行初。望岁祈农神所听，延祥介福岂云虚。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承和》：

又享先农乐章一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送神用《承和》：

三推礼就，万庾祈凝。夤宾志远，薰瀆惟兴。降歆肃荐，垂祐祗膺。送神有乐，神其上升。

享先蚕乐章五首显庆中，皇后亲蚕，奉敕内出此词。

迎神用《永和》亦曰《顺德》：

芳春开令序，韶苑暢和风。惟灵申广祐，利物表神功。绮会周天宇，黼黻藻寰中。庶几承庆节，歆奠下帷宫。

皇后升坛用《肃和》：

明灵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应节启，福绪逐年新。万宇承恩覆，七庙伫恭禋。于兹申至恳，方期远庆臻。

登歌奠币用《展敬》：

霞庄列宝卫，云集动和声。金卮荐绮席，玉币委芳庭。因心罄丹款，先己励苍生。所冀延明福，于兹享至诚。

迎俎用《洁诚》：

桂筵开玉俎，兰圃荐琼芳。八音调凤律，三献奉鸾觞。洁粢申大享，庭宇冀降祥。神其覃有庆，锡福永无疆。

饮福送神用《昭庆》：

仙坛礼既毕，神驾俨将升。伫属深祥启，方期庶绩凝。虔诚资宇内，务本勖黎蒸。灵心昭备享，率土洽休征。

皇太子亲释奠乐章五首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圣道日用，神机不测。金石以陈，弦歌载陟。爰释其菜，匪馨于稷。来顾来享，是宗是极。

皇太子行用《承和》：

万国以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轮。视膳寝门遵要道，高辟崇贤引正人。

登歌奠币用《肃和》：

粤惟上圣，有纵自天。旁周万物，俯应千年。旧章允著，嘉贽孔虔。王化兹首，儒风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献瑶篚，庭敷璆县。礼备其容，乐和其变。肃肃亲享，雍雍执奠。明礼惟馨，苹蘩可荐。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隼集龟开昭圣列，龙蹲凤峙肃神仪。尊儒敬业宏图阐，纬武经文盛德施。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送神用《承和》词同迎神：

又享孔庙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迎神：

通吴表圣，问老探贞。三千弟子，五百贤人。亿龄规法，万载祠禋。洁诚以祭，奏乐迎神。

送神：

醴溢牺象，羞陈俎豆。鲁壁类闻，泗川如觏。里校覃福，胄筵承祐。雅乐清音，送神其奏。

享龙池乐章十首

第一章紫微令姚崇作也：

恭闻帝里生灵沼，应报明君鼎业新。既叶翠泉光宝命，还符白水出真人。此时舜海潜龙跃，北地尧河带马巡。独有前池一小雁，叨承旧惠入天津。

第二章左拾遗蔡孚作：

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龙龟涌圣泉。昔日昔时经此地，看来看去渐成川。歌台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胜往年。莫言波上春云少，只为从龙直上天。

第三章太府少卿沈佺期作：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上地莫东归。

第四章黄门侍郎卢怀慎作：

代邸东南龙跃泉，清漪碧浪远浮天。楼台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镜里悬。雁沼回流成舜海，龟书荐祉应尧年。大川既济惭为楫，报德空思奉细涓。

第五章殿中监姜皎作：

龙池初出此龙山，常经此地谒龙颜。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杨柳变春湾。尧坛宝匣馀烟雾，舜海渔舟尚往还。愿以飘飖五云影，从来从去九天间。

第六章吏部尚书崔日用作：

龙兴白水汉兴符，圣主时乘运斗枢。岸上裛茸五花树，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环昔闻迎夏启，发匣先来瑞有虞。风色云光随隐见，亦云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紫微侍郎苏颋作：

西京凤邸跃龙泉，佳气休光钟在天。轩后雾图今已得，秦王水剑昔常传。恩鱼不似昆明钓，瑞鹤长如太液仙。愿侍巡游同旧里，更闻箫鼓

济楼船。

第八章黄门侍郎李乂作：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洊源流万顷馀。魏国君王称象处，晋家藩邸化龙初。青蒲暂似游梁马，绿藻还疑宴镐鱼。自有神灵滋液地，年年云物史官书。

第九章工部侍郎姜晞作：

灵沼萦回邸第前，浴日涵春写曙天。始见龙台升凤阙，应如霄汉起神泉。石匮渚傍还启圣，桃李初开更有仙。欲化帝图从此受，正同河变一千年。

第十章兵部郎中裴璀作：

乾坤启圣吐龙泉，泉水年年胜一年。始看鱼跃方成海，即睹龙飞利在天。洲渚遥将银汉接，楼台直与紫微连。休气荣光常不散，悬知此地是神仙。

志第十一 音乐四

享太庙乐章十三首贞观中魏徵褚亮等作

迎神用《永和》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二成，太簇徵二成，应钟羽二成，总九变同用。：

于穆烈祖，弘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孙保之。百神既洽，万国在兹。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酌鬯用《肃和》夹钟均之黄钟羽：

大哉至德，允兹明圣。格于上下，聿遵诚敬。喜乐斯登，鸣珠以咏。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迎俎用《雍和》：

崇兹享祀，诚敬兼至。乐以感灵，礼以昭事。粢盛咸洁，牲牷孔备。永言孝思，庶几不匮。

皇祖宣简公酌献用《长发》无射宫：

浚哲惟唐，长发其祥。帝命斯祐，王业克昌。配天载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锡无疆。

皇祖懿王酌献用《长发》同前词，黄钟宫。：

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基》太簇宫：

猗欤祖业，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庆延。在姬犹稷，方晋逾宣。基我鼎运，于万斯年。

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姑洗宫：

周称王季，晋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齐芬。藏用四履，屈道三分，铿锵钟石，载纪鸿勋。

高祖大武皇帝酌献用《大明》蕤宾宫：

五纪更运，三正递升。勋华既没，禹汤勃兴。神武命代，灵眷是膺。望云彰德，察纬告征。上纽天维，下安地轴。征师涿野，万国咸服。偃伯灵台，九官允穆。殊域委ＦＢ，怀生介福。大礼既饰，大乐已和。黑章扰囿，赤字浮河。功宣载籍，德被咏歌。克昌厥后，百禄是荷。

皇帝饮福用《寿和》：

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圣敬通神光七庙，灵心荐祚和万方。严禋克配鸿基远，明德惟馨凤历昌。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彻俎用《雍和》：

于穆清庙，聿修严祀。四县载陈，三献斯止。笾豆彻荐，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锡祚不已。

送神用《永和》：

肃肃清祀，蒸蒸孝思。荐享昭备，虔恭在兹。雍歌彻俎，祝嘏陈辞。用光武志，永固鸿基。

又享太庙乐章五首永徽已后续撰，不详撰者。

太宗文皇帝酌献用《崇德》夷则宫，永徽元年造。

五运改卜，千龄启圣。彤云晓聚，黄星夜映。叶阐珠囊，基开玉镜。后为图开。下临万宇，上齐七政。雾开三象，尘清九服。海溓星晖，远安迩肃。天地交泰，华夷辑睦。翔泳归仁，中外禔福。绩逾黜夏，勋高翦商。武陈《七德》，刑设三章。祥禽巢阁，仁兽游梁。卜年惟永，景福无疆。

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黄钟宫，光宅元年造。

承箓，纂圣登皇。遐清万宇，仰协三光。功成日用，道济时康。璇图载永，宝历斯昌。日月扬晖，烟云烂色。河岳修贡，神祇效职。舜风攸偃，尧曦先就。睿感通寰，孝思浃宙。奉扬先德，虔遵曩狩。展义天扃，飞英云岫。化逸王表，神凝帝先。乘云厌俗，驭日登玄。

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太簇宫，景云元年造。

广乐既备，嘉荐既新。述先惟德，孝飨惟亲。七献具举，五齐毕陈。锡兹祚福，于万斯春。

睿宗大圣真皇帝酌献用《景云》黄钟宫，开元四年造。：

惟睿作圣，惟圣登皇。精感耀魄，时膺会昌。舜惭大孝，尧推让王。能事斯极，振古谁方。文明履运，车书同轨。巍巍赫赫，尽善尽美。衢室凝旒，大庭端扆。释负之寄，事光复子。脱屣高天，登遐上玄。龙湖超忽，象野芊绵。游衣复道，荐果初年。新庙奕奕，明德配天。

皇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无射宫，旧乐章宣、光二宫同用《长发》，其词亦同。开元十年，始定宣皇帝用《光大》，词更别造。：

大业龙祉，徽音骏尊。潜居皇德，赫嗣天昆。展仪宗祖，重诚孝孙。春秋无极，享奏存存。

又亨太庙乐章三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起。

迎神黄钟宫、太吕角、太簇徵、应钟羽，并同此词。：

七庙观德，百灵攸仰。俗荷财成，物资含养。道光执契，化笼提象。肃肃雍雍，神其来享。

金奏无射宫，次迎神。：

肃肃清庙，巍巍盛唐。配天立极，累圣重光。乐和管磬，礼备蒸尝。永惟来格，降福无疆。

送神：

五声备奏，三献终祠。车移凤辇，旆转红旗。礼周笾豆，诚效虔祗。皇灵徙跸，簪绅拜辞。

则天皇后享清庙乐章十首

第一：

建清庙，赞玄功。择吉日，展禋宗。乐已变，礼方崇。望神驾，降仙宫。

第二：

隆周创业，宝命惟新。敬宗茂典，爰表虔禋。声明已备，文物斯陈。肃容如在，恳志方申。

第三登歌：

肃敷大礼，上谒尊灵。敬陈筐币，载表丹诚。

第四迎神：

敬奠苹藻，式罄虔襟。洁诚斯展，伫降灵歆。

第五饮福：

爰陈玉醴，式奠琼浆。灵心有穆，介福无疆。

第六送文舞：

帝图草创，王业初开。功高佐命，业赞云雷。

第七迎武舞：

赫赫玄功被穹壤，皇皇至德洽生灵。开基拨乱祆氛廓，佐命宣威海内清。

第八武舞作：

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庙略静边荒，天兵耀神武。

第九彻俎：

登歌已阕，献礼方周。钦承景福，肃奉鸿休。

第十送神：

大礼言毕，仙卫将归。莫申丹恳，空瞻紫微。

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享太庙乐章二十首不详所撰

迎神用《严和》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三成，太簇徵三成，应钟羽二成，同用此词。：

肃肃清庙，赫赫玄猷。功高万古，化奄十洲。中兴丕业，上荷天休。祗奉先构，礼被怀柔。

皇帝行用《升和》黄钟宫：

顾惟菲薄，纂历应期。中外同轨，夷狄来思。乐用崇德，礼以陈词。夕惕若厉，钦奉宏基。

登歌稞鬯用《虔和》大吕均之无射羽：

礼标荐鬯，肃事祠庭。敬申如在，敢托非馨。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同和》太簇羽：

惟圣配天敷盛礼，惟天为大阐洪名。恭禋展敬光先德，萍藻申虔表志诚。

武舞用《宁和》林钟徵：

炎驭失天纲，土德承天命。英猷被寰宇，懿躅隆邦政。七德已绥边，九夷咸底定。景化覃遐迩，深仁洽翔泳。

彻俎用《恭和》大吕均之无射羽：

礼周三献，乐阕九成。肃承灵福，悚惕益盈。

送神用《通和》黄钟宫：

祠容既毕，仙座爰兴。停停凤举，霭霭云升。长隆宝运，永锡休征。福覃贻厥，恩被黎蒸。

皇后助享、皇后行用《正和》黄钟宫，词同贞观中宫朝会《正

和》：

登歌奠鬯用《昭和》大吕均之无射羽 8

道洽二仪交泰，时休四宇和平。环佩肃于庭实，钟石扬乎颂声。

皇后酌献饮福用《诚敬》黄钟宫：

顾惟菲质，忝位椒宫。虔奉苹藻，肃事神宗。敢申诚洁，庶罄深衷。睟容有裕，灵享无穷。

彻俎用《肃和》大吕均之无射羽：

月礼已周，云和将变。爰献其酳，载迁其奠。明德逾隆，非馨是荐。泽沾动植，仁覃宇县。

送神用《昭感》黄钟羽：

铿锵《韶》《濩》，肃穆神容。洪规赫赫，祠典雍雍。已周三献，将乘六龙。虔诚有托，恳志无从。

玄宗开元七年享太庙乐章十六首特进、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说作

迎神用《永和》三章：

肃九室，谐八音。歌皇慕，动神心。礼宿设，乐妙寻。声明备，稞奠临。

律迓气，音入玄。依玉几，御黼筵。聆忾息，僾周旋。《九韶》遍，百福传。

信工祝，永颂声。来祖考，听和平。相百辟，贡九瀛。神休委，帝孝成。

皇帝行用《太和》一章：

时文圣后，清庙肃邕。致诚勤荐，在貌思恭。玉节《肆夏》，金锵五钟。绳绳云步，穆穆天容。

登歌酌瓒用《肃和》一章：

天子孝享，工歌溥将。躬稞郁鬯，乃焚膂芗。臭以达旨，声以求阳。奉时烝尝，永代不忘。

迎俎用《雍和》二章：

在涤嘉豢，丽碑敬牲。角握之牡，色纯之骍。火传阳燧，水溉阴精。太公胖俎，传说和羹。

俎豆有馥，斋盛絜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钟管磬，肃唱和鸣。皇皇后祖，赉我思成。

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

圣暮九德，真言五千。庆集昌胄，符开帝先。高文杖钺，克配彼天。三宗握镜，六合焕然。帝其承祀，率礼罔愆。图书雾出，日月清悬。舞形德类，咏谂功传。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

献祖宣皇帝室奠献用《光大》之舞一章：

肃肃艺祖，滔滔浚源。有雄玉剑，作镇金门。玄王贻绪，后稷谋孙。肇禋九庙，四海来尊。

懿祖光皇帝室奠献用《长发》之舞一章：

具礼崇德，备乐承风。魏推幢主，周赠司空。不行而至，无成有终。神兴王业，天归帝功。

太祖景皇帝室奠献用《大政》之舞一章：

于赫元命，权舆帝文。天齐八柱，地半三分。宗庙观德，笙镛乐勋。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代祖元皇帝室奠献用《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历，袭圣生昌。后歌有蟜，胎炎孕黄。天地合德，日月齐光。肃邕孝享，祚我万方。

高祖神尧皇帝室奠献用《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乱德，四海困穷。黄旗举义，三灵会同。旱望春雨，云披大风。普天来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圣皇帝室奠献用《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朝宗百神。削平天下，大拯生人。上帝配食，单于入臣。戎歌陈舞，哗哗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献用《钧天》之舞一章：

高皇迈道，端拱无为。化怀獯鬻，兵戢句骊。礼尊封禅，乐盛来仪。合位娲后，同称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奠献用《太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郁起丹陵。礼物还旧，朝章中兴。龙图友及，骏命恭膺。鸣球秉瓒，大糟是承。

睿宗大圣真皇帝室奠献用《景云》之舞一章：

景云霏烂，告我帝符。噫帝冲德，与天为徒。笙镛遥远，俎豆虚无。春秋孝献，回复此都。

又享太庙乐章十四首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室奠献用《广运》之舞一章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撰。：

于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静谧，车书混同。虔恭孝飨，穆穆玄风。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室奠献用《惟新》之舞一章吏部尚书、平章事、彭城郡公刘晏撰。：

汉祚惟永，神功中兴。风驱氛昆，天覆黎蒸。三光再朗，庶绩其凝。重熙累叶，景命是膺。

皇帝饮福受脤用《福和》一章：

备礼用乐，崇亲政尊。诚通慈降，敬彻爱存。献怀称寿，啐感承

恩。皇帝孝德，子孙千亿。大包天域，长亘不极。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一章：

六钟翕协六变成，八佾倘佯八风生。乐《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亚献、终献行事、武舞用《凯安》四章：

瑟彼瑶爵，亚维上公。室如屏气，门不容躬。礼殷其本，乐执其中。圣皇永慕，天地幽通。礼匝三献，乐遍九成。降循轩陛，仰欷皇情。福与仁合，德因孝明。百年神畏，四海风行。总总干戚，填填鼓钟。奋扬增气，坐作为容。离若鹫鸟，合如战龙。万方观德，肃肃邕邕。烈祖顺三灵，文宗威四海。黄钺诛群盗，硃旗扫多罪。戢兵天下安，约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长见风云在。

彻豆登歌一章：

止笙磬，彻豆笾。廓无响，窅入玄。主在室，神在天。情馀慕，礼罔愆。喜黍稷，屡丰年。

送神用《永和》一章：

眇嘉乐，授灵爽。感若来，思如往。休气散，回风上。返寂寞，还惚恍。怀灵驾，结空想。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献用《保大》之舞一章尚父郭子仪撰：

于穆文考，圣神昭彰。《箫》《勺》群慝，含光远方。万物茂遂，九夷宾王。愔愔《云》《韶》，德音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献用《文明》之舞一章尚书左丞平章事郑馀庆撰：

开邸除暴，时迈勋尊。三元告命，四极骏奔。金枝翠叶，辉烛瑶琨。象德亿载，贻庆汤孙。

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室奠献用《大顺》之舞一章中书侍郎、平章事郑絪撰。：

于穆时文，受天明命。允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德，应乾传圣。猗欤缉熙，千亿流庆。

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室奠献用《象德》之舞一章中书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

肃肃清庙，登显至德。泽周八荒，兵定四极。生物咸遂，群盗灭息。明圣钦承，子孙千亿。

仪坤庙乐章十二首

迎神用《永和》林钟宫，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徐彦伯作。：

猗若清庙，肃肃荧荧。国荐严祀，坤舆淑灵。有几在室，有乐在庭。临兹孝享，百禄惟宁。

金奏夷则宫，不详作者。一本无此章。：

阴灵效祉，轩曜降精。祥符淑气，庆集柔明。瑶俎既列，雕桐发声。徽猷永远，比德皇英。

皇帝行用《太和》黄钟宫，左谕德、昭文馆学士邱说撰。：

孝哉我后，冲乎乃圣。道映重华，德辉文命。慕深视篋，情殷抚镜。万国移风，兆人承庆。

酌献登歌用《肃和》中吕均之太簇羽，一云蕤宾均之夹钟羽，太子洗马、昭文馆学士张齐贤撰：

稞圭既濯，郁鬯既陈。画冪云举，黄流玉醇。仪充献酌，礼盛众禋。地察惟孝，愉焉飨亲。

迎俎用《雍和》姑洗羽，太中大夫、昭文馆学士郑善玉作。：

酌郁既灌，取萧方爇。笾豆静嘉，簠簋芬飶。鱼腊荐美，牲牷表洁。是戢是将，载迎载列。

肃明皇后室酌献用《昭升》林钟宫，礼部尚书、昭文馆学士薛稷作。：

阳灵配德，阴魄昭升。尧坛凤下，汉室龙兴。俱天作对，前旒是凝。化行南国，道盛西陵。造舟集灌，无德而称。我粢既洁，我醴既澄。阴阴灵庙，光灵若凭。德馨惟飨，孝思蒸蒸。

昭成皇后室酌献用《坤贞》不详作者：

乾道既亨，坤元以贞。肃雍攸在，辅佐斯成。外睦九族，内光一庭。克生睿哲，祚我休明。钦若徽节，悠哉淑灵。建兹清宫，于彼上京。缩茅以献，洁秬惟馨。实受其福，期乎亿龄。

饮福用《寿和》黄钟宫，太子詹事、崇文馆学士徐坚作。：

于穆清庙，肃雍严祀。合福受釐，介以繁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南吕商，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胡雄作。：

送文迎武递参差，一始一终光圣仪。四海生人歌有庆，千龄孝享肃无亏。

武舞用《安和》太簇徵，秘书少监、崇文馆学士刘子玄作。：

妙算申帷幄，神谋出庙庭。两阶文物备，《七德》武功成。校猎长杨苑，屯军细柳营。将军献凯入，歌舞溢重城。

彻俎用《雍和》蕤宾均之夹钟羽，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员半千作。：

孝享云毕，维彻有章。云感玄羽，风栖素商。瞻望神座，只恋匪遑。礼终乐阕，肃雍锵锵。

送神用《永和》林钟宫，金紫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祝钦明作。：

閟宫实实，清庙微微。降格无象，馨香有依。式昭纂庆，方融嗣徽。明禋是享，神保聿归。

又仪坤庙乐章二首太乐又有一本，与前本略同，二章不同如左，不详撰者。

迎神一本有此章而无徐彦伯之词。：

月灵降德，坤元授光。娥英比秀，任姒均芳。瑶台荐祉，金屋延祥。迎神有乐，歆此嘉芗。

送神一本有此章而无祝钦明之词：

玉帛仪大，金丝奏广。灵应有孚，冥征不爽。降彼休福，歆兹禋享。送乐有章，神麾其上。

昭德皇后室酌献用《坤元》乐章九首内出

迎神用《永和》：

穆清庙，荐严禋。昭礼备，和乐新。望灵光，集元辰。祚无极，享万春。

登歌酌鬯用《肃和》：

诚心达，娱乐分。升萧膋，郁氛氲。茅既缩，鬯既薰。后来思，福如云。

迎俎用《雍和》：

我将我享，尽明而诚。载芬黍稷，载涤牺牲。懿矣元良，万邦以贞。心乎爱敬，若睹容声。

酌献用《坤元》：

于穆先后，俪圣称崇。母临万宇，道被六宫。昌时协庆，理内成功。殷荐明德，传芳国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金枝羽部辍清歌，瑶堂肃穆笙磬罗。谐音遍响合明意，万类昭融灵应多。

武舞用《凯安》：

辰位列四星，帝功参十乱。进贤勤内辅，扈跸清多难。承天厚载均，并曜宵光灿。留徽蔼前躅，万古披图焕。

彻俎用《雍和》：

公尸既起，享礼载终。称歌进彻，尽敬由衷。泽流惠下，大小咸同。

送神用《永和》：

昭事终，幽享馀。移月御，返仙居。璇庭寂，灵幄虚。顾徘徊，感皇储。

孝敬皇帝庙乐章九首

迎神用《永和》词同贞观太庙《永和》。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贞观太庙《太和》。

登歌酌鬯用《肃和》词同贞观太庙《肃和》。

迎俎用《雍和》词同贞观太庙《雍和》。

酌献用《承光》词同中宗享孝敬《承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词同太庙。

武舞用《凯安》词同太庙。

彻俎用《雍和》词同迎俎。

送神用《永和》词同太庙。

享隐太子庙乐章六首贞观中撰。

迎神用《诚和》：

道闕鹤关，运缠鸠里。门集大命，俾歆嘉祀。礼亚六瑚，诚殚二簋。有诚颙若，神斯戾止。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岁肇春宗，乾开震长。瑶山既寂，戾园斯享。玉肃其事，物昭其象。弦诵成风，笙歌合响。

迎俎用《雍和》：

明典肃陈，神居邃启。春伯联事，秋官相礼。有来雍雍，登歌济济。缅惟主鬯，庶歆芳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三县已判歌钟列，六佾将开羽戚分。尚想燕飞来蔽日，终疑鹤影降凌云。

武舞用《凯安》：

天步昔将开，商郊初欲践。抚戎金阵廓，贰极瑶图阐。鸡戟遂崇仪，龙楼期好善。弄兵隳震业，启圣隆祠典。

送神用《诚和》词同迎神。

又隐太子庙乐章二首太乐旧有此词，不详所出。

迎神：

苍震有位，黄离蔽明。江充祸结，戾据灾成。衔冤昔痛，赠典今荣。享灵有秩，奉乐以迎。

送神：

皇情悼往，祀仪增设。钟鼓铿锽，羽旄昭晰。掌礼云备，司筵告彻。乐以送神，灵其鉴阕。

章怀太子庙乐章六首神龙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宫：

副君昭象，道应典离。铜楼备德，玉裕成规。仙气霭霭，灵从师师。前驱戾止，控鹤来仪。

登歌酌鬯第二南吕均之蕤宾羽：

忠孝本著，羽翼先成。寝门昭德，驰道为程。币帛有典，容卫无声。司存既肃，庙享惟清。

迎俎及酌献第三大吕羽

通三锡胤，明两承英。太山比赫，伊水闻笙。宗祧是寄，礼乐其亨。嘉辰荐俎，以发声明。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宾商：

羽龠崇文礼以毕，干戚奋武事将行。用舍由来其有致，壮志宣威乐太平。

武舞作第五夷则角：

绿林炽炎历，黄虞格有苗。沙尘惊塞外，帷幄命嫖姚。《七德》干戈止，三边云雾消。宝祚长无极，歌舞盛今朝。

送神第六词同隐庙。

懿德太子庙乐章六首神龙初作

迎神第一姑洗宫：

甲观昭祥，画堂升位。礼绝群后，望尊储贰。启、诵惭德，庄、丕掩粹。伊浦凤翔，缑峰鹤至。

登歌酌鬯第二南吕均之蕤宾羽：

誉阐元储，寄崇明两。玉裕虽晦，铜楼可想。弦诵辍音，笙歌罢响。币帛言设，礼容无爽。

迎俎酌献第三大吕羽：

雍雍盛典，肃肃灵祠。宾天有圣，对日无期。飘飖羽服，掣曳云旗。眷言主鬯，心乎怆兹。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宾商：

八音协奏陈金石，六佾分行整礼容。沧溟赴海还称少，素月开轮即是重。

武舞作第五夷则角：

隋季昔云终，唐年初启圣。纂戎将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静三边，仁恩覃万姓。

送神第六词同隐庙。

节愍太子庙乐章六首景云中作

迎神第一姑洗宫：

储后望崇，元良寄切。寝门是仰，驰道不绝。仙袂云会，灵旗电晰。煌煌而来，礼物攸设。

登歌酌鬯第二南吕均之蕤宾羽：

灼灼重明，仰承元首。既贤且哲，惟孝与友。惟孝虽遥，灵规不朽。祀因诚致，备洁玄酒。

迎俎及酌献第三大吕羽：

嘉荐有典，至诚莫愆。画梁云互，雕俎星联。乐器周列，礼容备宣。依稀如在，若未宾天。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四蕤宾商：

邕邕阐化凭文德，赫赫宣威藉武功。既执羽旄先拂吹，还持玉戚更挥空。

武舞作第五夷则角：

武德谅雄雄，由来扫寇戎。剑光挥作电，旗影列成虹。雾廓三边静，波澄四海同。睿图今已盛，相共舞皇风。

送神第六词同隐太子庙。

则天大圣皇后崇先庙乐章一首御撰

先德谦捻冠昔，严规节素超今。奉国忠诚每竭，承家至孝纯深。追崇惧乖尊意，显号恐玷徽音。既迫王公屡请，方乃俯遂群心。有限无由展敬，奠醑每阙亲斟。大礼虔申典册，苹藻敬荐翘襟。

褒德庙乐章五首神龙中为皇后韦氏祖考所立，词并内出。

迎神用《昭德》姑洗宫二成：

道赫梧宫，悲盈蒿里。爰暢徽烈，载敷嘉祀。享洽四时，规陈二簋。灵应昭格，神其戾止。

登歌用进德南吕均之蕤宾羽：

涂山懿戚，妫汭崇姻。祠筵肇启，祭典方申。礼以备物，乐以感神。用隆敦叙，载穆彝伦。

俎入初献用《褒德》大吕角：

家著累仁，门昭积善。瑶篚既列，金县式展。

武舞作：

昭昭竹殿开，奕奕兰宫启。懿范隆丹掖，殊荣辟硃邸。六佾荐微容，三簋陈芳醴。万古覃贻厥，分珪崇祖祢。

亚献及送神用《彰德》：

名隆五岳，秩映三台。严祠已备，睟影方回。

志第十二 历一

太古圣人，体二气之权舆，赜三才之物象，乃创纪以穷其数，画卦以通其变。而纪有大衍之法，卦有推策之文，由是历法生焉。殷人用九畴、五纪之书，《周礼》载冯相、保章之职，所以辨三辰之躔次，察九野之吉凶。历代畴人，迭相传授，盖推步之成法，协用之旧章。暨秦氏焚书，遗文残缺，汉兴作者，师法多门。虽同征钟律之文，共演蓍龟之说，而建元或异，积蔀相悬，旁取证于《春秋》，强乩疑于《系》、《象》，靡不扬眉抵掌，谓甘、石未称日官；运策播精，言裨、梓不知天道。及至清台眢祲，黄道考祥，言缩则盈，少中多否，否则矫云差算，中则自负知时。章、亥不生，凭何质证？

高齐天保中，六月日当蚀朔，文宣先期问候官蚀何时，张孟宾言蚀申，郑元伟、董峻言蚀辰，宋景业言蚀巳。是日蚀于申酉之间，言皆不中时。景业造《天保历》则疏密可知矣。昔邓平、洛下闳造汉《太初历》，非之者十七家。后刘洪、蔡伯喈、何承天、祖冲之，皆数术之精粹者，至于宣考历书之际，犹为横议所排。斯道寂寥，知音盖寡。所以张胄玄佩印而沸腾，刘孝孙舆棺而恸哭，俾诸后学，益用为疑。以臣折衷，无如旧法。

高祖受隋禅，傅仁均首陈七事，言戊寅岁时正得上元之首，宜定新历，以符禅代，由是造《戊寅历》。祖孝孙、李淳风立理驳之，仁均条答甚详，故法行于贞观之世。高宗时，太史奏旧历加时浸差，宜有改定，乃诏李淳风造《麟德历》。初，隋末刘焯造《皇极历》，其道不行，淳风约之为法，时称精密。天后时，瞿昙罗造《光宅历》。中宗时，南宫说造《景龙历》，皆旧法之所弃者，复取用之。徒云革易，宁造深微，寻亦不行。开元中，僧一行精诸家历法，言《麟德历》行用既久，晷纬渐差。宰相张说言之，玄宗召见，令造新历。遂与星官梁令瓒先造《黄道游仪图》，考校七曜行度，准《周易》大衍之数，别成一法，行用垂五十年。肃宗时，韩颖造《至德历》。代宗时，郭献之造《五纪历》。德宗时，徐承嗣造《正元历》。宪宗时，徐昂造《观象历》。其法今存，而元纪蔀章之数，或异前经；而察敛启闭之期，何殊旧法。至论征验，罕及研精。绵代流行，示存经法耳。

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

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今略而不载。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示于畴官尔。

戊寅历经

已上阙文日。自入立秋，初日加四千八十分，后日减七十六分，置初日所加之分，计后日减之数以减之。讫，馀以行分法约之，为日数。及加平见日及分，满行分法，又去之，从日一，为定见日及分。后皆放此。毕于秋分。自入寒露，日减一百二十七分，减若不足，即一日加行分法，反减之，为定见日及分。后皆放此。毕于立冬。自入小雪，毕于大雪，均减八日。初见去日十四度。

荧惑

平见：入冬至，初日减一万六千三百五十四分，后日减五百四十五分，毕于小寒。自入大寒，日加四百二十六分，毕于启蛰。自入雨水，毕于谷雨，均加二十九日。入立夏，初日加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二分，后日减二百一十三分，毕于大暑。自入立秋，依平。自入处暑，日减一百八十四分，毕于立冬。自入小雪，毕于大雪。均减二十五日。初见去日十七度。

镇星

平见：入冬至，初日减四千八百一十四分，后日加七十九分，毕于气尽。自入小寒，毕于大寒。均减九日。入立春，均减八日。入启蛰，均减七日。入雨水，均减六日。入春分，均减五日。入清明，均减四日。入谷雨，毕芒种，均减三日。入夏至，毕十日内，均减二日。十日外，入小暑，毕五日内，均减一日。五日外，毕于气尽，依平。自入大暑，日加一百八十一分，毕于立秋。自入处暑，均加九日。自入白露，初日加六千二分，后日减一百三十三分，毕于寒露。自入霜降，日减七十九分，毕于大雪。初见去日十七度。

太白

晨平见：入冬至，依平。自入小寒，日加六十六分，毕于大寒。自入立春，毕于立夏，均加三日。自入小满，初日加一千九百六十四分，后日减六十六分，毕于芒种。自入夏至，依平。自入小暑，减六十分，毕于大暑。自入立秋，毕于立冬，均减三日。自入小雪，初日减一千九

百六十四分，后日减六十六分，毕大寒。

夕平见：入冬至，日减一百分，毕于立春。自入启蛰，毕于春分，均减九日。自入清明，初日减五千九百八十六分，后日减一百分，毕于小满。自入芒种，依平。自入夏至，日加一百分，毕于立秋。自入处暑，毕于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初日加五千九百八十六分，后日减一百分，毕于小雪。自入大雪，依平。初见去日十一度。

辰星

晨平见：入冬至，均减四日。自入小寒，毕于大寒，依平。自入立春，毕启蛰，减三日。其在启蛰气内，去日一十八度外、四十度内，晨无木、土、金一星已上者，不见也。自入雨水，毕于立夏，应见不见。其在立夏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见之。自入小满，毕于寒露，依平。自入霜降，毕于立冬，加一日。自入小雪，毕于大雪十二日，依平。若在大雪十三日，即减一日。在十四日，减二日。在十五日，减三日。在十六日，减四日。

夕平见：入冬至，毕于清明，依平。自入谷雨，毕于芒种，减二日。自入夏至，毕于大暑，依平。自入立秋，毕于霜降，应见不见。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气之内，夕有星去日如前晨者，亦见。自入立冬，毕于大雪，依平。初见去日十七度。

行五星法

各置星定见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见去朔日算及一分加之。小分满法十四分，从行分一。行分满法六百七十六分，从度一。又以星初见去日度数，晨减夕加之。命度以次，即星初见所在度及分。自此已后，皆弃此小分也。

求次日术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火、金之行而有小分者，各以日率为母。小分满其母，去从行分一。行分满法，去从度一。其行有益疾迟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益迟损，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则减之，伏不注度。顺行出斗去其分，行入斗先加分。讫，皆以二十六副行分为度分。

岁星

初见：顺，日行一百七十六分五十秒，日益迟一分。一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九分。而留，二十八日。乃退，日九十七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五十分。又留，二十六日五百九十六，小分七四分。即以初定见日分而加之，若满行分法，即去之，从月去之，从一日。乃顺，初日行六十分，日益疾一分。一百十四日行十九度四百三十七分而伏。

荧惑

初见：入冬至，初率二百四十一日行一百六十三度。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尽一百二十八日，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毕一百六十一日皆同。已后三日损日及度各一。尽一百八十二日，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毕一百八十八日皆同。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二百二十七日，率一百八十三日行一百五度。已后二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二百四十九日，率一百九十四日行一百一十六度。已后一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三百一十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毕三百三十七日皆同。已后二日损。尽三百六十五日，复二百四十一日行一百六十三度。

初见：入小寒已后，三日去日率一，毕于启蛰。自入雨水，毕于立夏，均去日率二十。自入小满，初去日率二十。以次三日去十九，日日去十八。以次三日去一日，毕于小暑，即依平，为定日之率。若入处暑，毕于秋分，皆去度率六，各依冬至后日数而损益之，又依所入之气以减之，名为前疾。日数及度数之率，若初行。入大寒，毕于大暑，皆差行，日益迟一分。其馀皆平行。若入白露，毕于秋分，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即去日率四十，度率二十，别为半度之行，讫，然后求平行之分以续之。平行分者，置定行度率，以分法乘之，以定日率除之，所得即平行一日之分，不尽为小分。求差行者，置日率之数，减一。讫，又半之，加平行一日之分，为初日行分。各尽其日度而迟。初日行三百二十六分，日益迟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五分。其前疾去度六者，此迟初日加六十七分、小分三十六。小分满六十，去之，从行分一，即六十日行三十一度，分同。而留，十二日。前去日分日于二留，奇后从后留。乃退，日一百九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二十八分。又留，十二日六百二十六分、小分三十分。亦如初定见之分，满去如前。又顺，后迟。初日行二百三十八分，日益疾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此迟在立秋至秋分者，加一日，行六十七、小分三十六。满去如前，即六十日行三十一度。分同也。而后疾。入冬至，初率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已后一日损日及度各一。尽三十七日，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尽五十七日，率一百六十七日行八十九度。毕七十九日皆同。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

尽一百三十日，率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度。已后二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一百四十四日，率一百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三度。已后一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一百九十日，率二百三十七日行一百五十九度。已后一日益日及度各一。尽二百一十日，率二百六十七日行一百八十九度。毕二百五十九日皆同。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尽三百六十五日，复率二百一十四行一百三十六度。后迟加六度者，此后疾去度率六，为定度。各依冬至后日数而损益之，为后疾日及度之率。若入立夏，于夏至，日行半度，尽六十日，行三十度。若入小暑，于大暑，尽四十日，行二十度。皆去日及度之率，别为半度之行，讫，然后求平行之分以续之。各尽其日度而伏。

镇星

初见：顺，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四十一分，一百日退六度四十四分。又留，三十七日六十一分小分四。亦以初定见日分加之。满去如前。乃顺，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伏。

太白

晨初见：乃退，日一度半，十日退十五度。而留，九日。乃顺迟，差行。先迟，日益疾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若此迟入大雪已后，毕于小满，即依此为定而求行分。自入芒种，十日减一度为定度，毕于夏至。自入小暑，毕于霜降，均减三度。自入立冬，初日减三度，后十日减一度，毕于霜降，小雪，皆为定度。求一日行分者，以行分法乘定度，以四十馀之，为平分，不尽为小分。又以四乘三十九，以减平分，为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若此平行入小寒后，十日益日及度各一，毕于启蛰。自入雨水之气，皆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后，十日减一，毕于立夏，即十五日。自入处暑，毕于寒露，即无此平行。自入霜降，即四日益一，毕于大雪，后十五日行十五度。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顺迟减度者，计所减之数，以益此度为定度。求一日行度及分者，以百七十日减度数，馀行以分法乘，以百七十馀之，所得为之日平行度分。晨伏东方。

夕初见：顺疾，百七十日行二百。毕于立夏，依此顺疾。入冬至已后，毕于立夏，依此率为定。自入小满，六日加一度。自入大暑初，毕于芒种，自入夏至，毕于小暑，均五度。自入大暑，初加五度，后三日减一度，毕于气尽。自入立秋，毕于大雪，还依本率。从白露毕春分，

皆差行。先疾，日益迟一分半。自入清明，毕于处暑，并平行，同晨疾。求差行者，半一百六十九，乃以一分半乘之，以加平行分，为初日行度分也。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此平行入冬至后，十日减日及度各一，毕于立春。自入启蛰，毕于芒种，皆均九日行九度。自入夏至后，五日益一，毕于小暑。自入大暑，毕于气尽，皆十五日行十五度。自入立秋后，六日一，毕于小雪。自入大雪，毕于气尽，皆十五日行十五度者也。顺迟，差行。先疾，日益迟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数减之，求一日行分，如晨迟准减者为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辰星：晨初见，留，六日。顺迟，日行一百六十九分，四日行一度。若初见入大寒，毕于启蛰之内，即不须此迟行。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此平行若入大寒已后，二日去日及度各一，毕于二十日，日及度俱尽，即无此平行。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十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前无迟行者，此疾日减二百三分，十日行十七度四分。晨伏东方。

夕初见：顺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此疾者，入小暑毕于处暑之内，日减二百三分，十日行十六度四分。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此平行若入大暑已后，于二日去日及度各一。毕于二十日，日及度俱尽，即无此平行。迟，日行一百六十九分，四日行一度。若疾减二百三分者，即不须此迟行。又留，六日九分。夕伏西方。

推交会

交会法：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一千二百五分。

交分法：六百三十七万六百二十九分。

朔差：一百八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分。

望分：六百九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分。

交限：五万八十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八分。

望差：五十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七一分。

外限：六百七十六万七百八十二九分。

中限：一千二百三十五万一千二十五八分。

内限：一千二百一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七分。

交时法：二万九千一十八。

推交分术

置入上元已来积月，以交会法去之。馀，以朔差乘之。满交会法，又去之。仁均本术，武德年加交差七百七十五万五千一百六十四分。馀为所求年天正朔入平交分。求望平交分术，以望分加之，满去如前，为平分。次月平分术，其朔望，入冬至气内，依平为定。若入小寒已后，日加气差一千六百五十分，毕于立春。自入启蛰，毕于清明，均加七万六千一百分。后日减一千六百五十分，毕于小满。置初日所加之分，计后日减之数以减之，馀以加平交分。自入芒种，毕于夏至，依平为定。加之，满交会法，即去。馀为定交分。其朔入灾交，若入小寒，毕于雨水，及立夏，毕于小满，值盈二时已下，皆半气差而加之。二时已上，皆不加。其朔入时交分，如望差分已下，外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见十日外，火去见四十日外，金星伏去见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气差。其朔望，入小暑已后，日减气差一千二百分，毕于处暑。自入白露，毕于霜降，均减九万五千八百二十分。自入立冬，初日减六万三千三百分，后日减二千一百一十分，毕于小雪。置初日所减之分，计后日减之数以减之，馀以减平交分也。自入大雪，亦依平为定。减若不足者，加交会法，乃减之。馀为定交分。其朔入交分，如交限内限已上，交分中限已下，有星伏如前者，不减气差。

推道在内外及先后去交术，其定交分不满交分法者，为在外道。满去之，馀为在内道。其馀如望差已下，即是去先交分。以时法约之得一，为去先交时数。交限已上，即以减交分法。馀为去后交分，亦以时法约之，为时数。望则月蚀也。其朔在内道者，朔则日蚀。或虽在内道去交而远，在外道去交而近，亦为蚀也。

推月蚀加时术

置有蚀之望定小馀。若入历一日，即减二百八十。入十五日，即加之。若入十四日，即加五百五十。入二十八日，即减之。自入诸日，值盈皆加二百八十，值缩皆减之，为定馀。乃以十二乘之，以时法六千五百三除之，所得为半辰之数。命以子半起算外，即所在辰。初命子半以一算，自后皆以二算为一辰。不尽为时馀。若时馀在辰半之前者，乃倍之。如法无所得，为辰初。又以三因之，如法得一，名为强。若得强，

若得二强，即名少弱。若倍之，如法得一，为少。凡四分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不尽者，又三之，如法得一，名为强。若得二强者，即名为半弱。若时馀在辰半之后者亦倍之。如法无所得，为正在辰半。以三因之，如法得二，名为强，即名半强。若得二强，即名太弱。若倍之，如法得一，为态。不尽者，又三之，如法得一，为强，即名太强；若得者，又二强者，为辰末。亦可前辰名之。月在冲上蚀，日出后入前各一时半外，不注蚀。

推日蚀加时术

置有蚀之朔定小馀。若入历一日，即减三百。入十五日，即加之。若入十四日，即加五百五十。入二十八日，即减之以为定。自后不入四时加减之限。春三月，内道，去交四时已上，入历，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缩反减之。夏三月，内道，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缩反减之。秋三月，内道，去交十一时已下，值盈加二百八十，值缩不加；十一时已上，值盈加五百五十，值缩不加一百八十。冬三月，内道，去交五时已下，值盈加二百八十，缩不加。皆为定馀。乃以十二乘之，以时法除之，所得半辰之数，命以子半起算外，即所在辰。命辰如前法。不尽为时馀，别置为副。若入仲辰半前，即以副减法，馀为差率。若在半后，即退其半辰，还以法加馀，即以副为差率。若入季辰半前，即以法加副，而为差率。若在半后，即其半辰，还以法加馀，乃倍法以加副，而为差率。若入孟辰半前，即三因其法，而以副减之，馀为差率。若半后，即退其半辰，还以法加馀，又以法加副，乃三因其法而以副减之，为差率。又置去交时数，三已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数，十二以上从十二，以乘差率。若在季辰半后，孟辰半前，去交六时以上者，皆从其六，以乘差率。六时已下，自依数，不须加。如十四得一，为时差。子至卯半，午至酉半，以时馀加之；卯至午半，酉至子半，以减时馀。加之若满时法者，乃去之，加于辰，即进之于前也。减之若不足者，减半辰，加时法，乃减之，即退之于后也。馀为定时馀。乃如月蚀法，子午卯酉为仲，辰戌丑未为季，寅申已亥为孟。日出前后各一时半外，不注日蚀。

推内道日不蚀术

夏五月朔，加时在南方三辰，先交十三时外，六月朔，后交十三时外者，不蚀。启蛰毕清明，先交十三时外，值缩，加时在未巳酉者，亦不蚀。入处暑，毕寒露，后交十三时，值盈，加时在己巳东者，亦不蚀。

推外道日蚀术

不问交之先后，但去交一时内者，皆蚀也。若先交二时内者，值盈二时外者，亦蚀。若后交二时内，值缩二时外者，亦蚀。其夏去交二时在南方三辰者，亦蚀。若去分至十二时内，去交六时内者，亦蚀。若去交春分三日内，后交二时内者，亦蚀。秋分三日内，先交二时内者，亦蚀。诸去交三时内，星伏如前者，亦蚀。

推月蚀分术

置去交分。其在冬，先后交皆去不蚀分二时之数。若在于春，先交去半时，后交去二时。夏即依定。若在于秋，先交去二时，后交去半时。若不足去者，蚀既，乃以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三为法除之，所得为不蚀分。不尽者，半法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而以减十五，馀为蚀之大分。

推月蚀所起术

若在外道，初起东北，蚀甚西北。若在内道，初起东南，蚀甚西南。十三分已上，正东起。推皆据正南而言。

推日蚀分术

置去交分。若入冬至已后，毕于立春，皆均减十二万八百，馀为不蚀分。不足减者，反以交分减之，馀为不蚀分。亦减望差为定法。其后交值缩者，直以望差为定法，不须减之。自入启蛰，初日减二十二万八百分，后日减一千八百一十分，置初日所减之分，计后日减之数以减之，馀以减交分。毕于芒种。自入夏至，日减二千四百分，毕于白露。自入秋分，毕于大雪，皆均减二十二万八百分。但不足减者，皆如前，反以交分减之，讫，皆为不蚀。若入冬至，毕于小寒，不蚀分依定。若入大寒，毕于立夏，后去交五时外，皆去不蚀分一时。时差值减者，先交减之，后交加之。不足减者，蚀既。时差值加者，先交加之，后交减之。不足减者，蚀既。乃为定分，以十五乘之，以定法除之，所得为不蚀分。不尽者，半法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而以减十五，馀为蚀之大分也。

推日蚀所起术

若在外道，初起西南，蚀甚东南。若在内道，初起西北，蚀甚东

北。十三度已上，正西起。亦据正南而言之。

求日出入所在术

以所入气辰刻及分，与后气辰刻及分相减。馀乘入气日算，以十五除之。所得以加减所入气为定日出人。从冬至至夏至，日出减之，日入加之。从夏至至冬至，日出加之，日入减之。入馀为定刻及分。

武德九年五月二日校历人前历博士臣南宫子明

校历人前历博士臣薛弘疑

校历人算历博士臣王孝通

监校历大理卿清河县公崔善为

夜漏半

右依武德元年经，加于漏刻日出没二十四气下。

推月蚀加时术

右加有蚀之望，以百刻乘定小馀，日法而一，以课所近气不满夜半者，命日以甲子算上注历。

推月蚀亏初复满先造每箭更筹用刻

倍月蚀日所入气夜漏半，二十五而一，为筹刻分，亦注于历下。

月蚀分用刻率置月蚀分

推日月蚀加时定刻术

置日月蚀加时定馀。在辰半后者，加时法于时馀，以二十五乘之，三万九千一十八而一刻，命刻算外，即所入辰刻。

求亏初复满术

置蚀分，用刻率副之，以乘所入历损益率，四千五十七而一。值盈反其损益，值缩依其损谥，副为蚀定用刻数，乃六乘之，十而一，以减蚀加时辰刻，为亏初。丈四乘馀之用刻数，十而一，以加蚀加时辰刻，

为复满。

求所蚀夜初甚末更筹刻术

因其日日所入辰残刻及分，依次加辰刻及分，至蚀初辰刻及分，减二刻十二分，从其更用刻及分除之，不满更，即初蚀更筹。依所求得至甚刻加之，命即甚。依求得甚后刻数加之，命即末更筹刻及分。日出前复满，日入后初亏，皆不注蚀。

志第十三 历二

○麟德甲子元历

上元甲子，距今大唐麟德元年甲子，岁积二十六万九千八百八十算。推法：一千三百四十。期实：四十八万九千四百二十八。旬周：六十。

○推气序术

置入甲子元积，算距今所求年，以期乘之，为期总。满法得一为积日，不满为小馀。旬去积日，不尽为大馀。命大馀起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中气冬至恆日及大小馀。天正建子，律气所由，故阴阳发敛，皆从其时为自。

○求恆次气术

因冬至大小馀，加大馀十五、小馀二百九十二、小分六之五。小分满，从小馀。小馀满总法之，从大馀一。大馀满旬周之。以次转加，而命各得其所求。他皆放此。凡气馀朔大馀为日，小馀为辰也。

○求土王

置清明、小暑、寒露、小寒、大寒小馀，各加大馀十二、小馀二百四十四、小分八。互乘气小分通之，加八。若满三十，去，从小馀一。凡分馀相并不同者，互乘而并之。母相乘为法。其并满法一为全，此即齐同之术。小馀满总法，从命如前，即各其气从土王日。

没日法：一千七百五十七。

没分：十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七。

求没日术

以九十乘有没气小馀，十五乘小分，从之，以减没分，馀，法得一，为日。不尽，馀，以日数加其气大馀。去命如前，即其气内没日也。小气馀一千四十已上，其气有没者，勿推也。没馀皆尽者为减。求次没：因前没加日六十九，馀一千一百四，馀满从没日一，因而命之，

以气别日。

盈朔实：三万九千九百三十三。

朒朔实：三万九千二百二十。

恆朔实：三万九千五百七十一。

推朔端

列期总，以恆朔实除之为积月，不满为闰馀。满总法为闰日，不满为闰辰。以闰日减冬至大馀，辰减小馀，即所求年天正月恆朔大小馀。命大馀以甲子算外，即其日也。天正者，日南至之月也。恆朔者，不朒不盈之常数也。凡减者，小馀不足减，退大馀一，如总法而减之。大馀不足减者，加旬周，乃减之。其须减分奇者，退分馀一，如其法而减，以其在宿度游实不足减者，加在宿过周连馀及奇，乃减之。以天正恆朔小馀加闰馀，以减期总，馀为总实。

求恆弦望术

因天正恆朔大小馀，加大馀十，小馀五百一十二太，凡四分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满法者，去命如前，即天正上弦恆日及大小馀。以次转加，得望下弦及来月朔。以次转加，去命如前，合得所求。他皆放此。因朔径求望，加大馀十四，小馀一百二十五分半。因朔径求下弦，加大馀二十二，小馀一百九十八少。因朔径次朔，加大馀二十九，小馀七百十一。半总：六百七十。辰率：三百三十五。

检律候气日术

求恆气初日影泛差术

见所求气陟降率，并后气率，半之，十五而一，为泛末率。又二率相减，馀，十五而一，为总差。前少，以总差减泛末率；前多，以总差加泛末率。加减泛末率讫，即为泛初率。其后气无同率，因前末率即为泛初率。以总差减初率，馀为泛末率。

求恆气初日影定差术

十五除总差，为别差为限。前少者，以限差加泛初末率；前多者，以限差减泛初末率。加减泛初末率讫，即为定初末率，即恆气初日影定

差。

求次日影差术

以别定差，前少者加初日影定差，前多者减初日影定差。加减初日影定差讫，即为次日影定差。以次积累岁，即各得所求。每气皆十五日为限。其有皆以十六除取泛末率及总差别差。

求恆气日中影定数术

置其恆气小馀，以半总减之，馀为中后分。不足减者反减半总，馀为中前分。置前后分，影定差乘之，总法而一，为变差。冬至后，午前以变差减气影，午后以变差加气影。夏至后，午前以变差加气影，午后以变差减气影。冬至一日，有减无加。夏至一日，有加无减。加减讫，各其恆气日中定影。

求次日中影术

迭以定差陟减降加恆气日中定影，各得次日中影。后汉及魏宋历，冬至日中影一丈二尺，夏至一尺五寸，于今并短。各须随时影校其陟降，及气日中影应二至率。他皆仿此。前求每日中影术，古历并无，臣等创立斯法也。

求律吕应日及加时术

十二律各以其月恆中气日加时，应列其气小馀，六乘之，辰率而一，为半总之数，不尽，为辰馀。命时起子算半，为加时所在辰。六乘辰馀，如法得一为初，二为少弱，三为少，四为少强，五为半弱。若在辰半后者，得一为半强，二为太弱，三为太，四为太强，五为辰末。

求七十二候术

恆气日，即初候日也。加其大馀五，小馀九十七，小分十一。三乘气小分加十一，满十八从小馀一。满法，去命如前，即次候日。以次转加，得末候日。

求次气日检盈虚术

进纲一十六退纪一十七

泛差一十一总辰一十二六十并平阙

秋分后春分前日行速，春分后秋分前日行迟。速为进纲，迟为退纪。若取其数，纲为名；用其时，春分为至。进日分前，退日分后。凡用纲纪，皆准此例。

见所在气躔差率，并后气率，半之，总辰乘之，纲纪而一，得气末率。各以泛差通其纲纪，以同差辰也。又二率相减，馀以总辰乘而纪除之，为总差。辰之纲纪除之，为别差率。前少者，以总差减末率；前多者，以总差加末率。加减讫，皆为其气初日损益率。前多者，以别差率减；前少者，以别差率加。加减气初日损益率讫，即次日损益率。亦名每日躔差率。以次加减，得每日所求。各累所损益，随历定气损益消息总，各为其日消息数。其后气无同率，及有数同者，皆因前少，以前末率为初率，加总差为末率，别差渐加初率，为每日率。前多者，总差减初率为末率，别差渐减为日率。其有气初末计会及纲纪所校多少不叶者，随其增损调而御之，使际会相准。

求气盈朒所入日辰术

冬夏二至，即以恆气为定。自外，各以气下消息数，息减消加其恆气小馀，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即其气朒日辰。亦因别其日，命以甲子，得所求。加之为盈气，减之为朒气，定其盈朒所在，故日定。凡推日月度及推发敛，皆依定气推之。若注历，依恆气日。

求定气恆朔弦望夜半后辰数术

各置其小馀，三乘，如辰率而一，为夜半后辰数。

求每日盈朒积术

各置其气先后率与盈朒积，乃以先率后率加躔差率，盈朒积加消息总，亦如求消息法，即得每日所入盈朒及先后之数。

求朔弦望恆日恆所入盈缩数术

各以总辰乘其所入定气日，算朒朔弦望夜半后辰数，乃以所入定气夜半后辰数减之，馀为辰总。其恆朔弦望与定气同日而辰多者，其朔弦望即在前气气末，而辰总时有多于进纲纪通数者，疑入后气之初也。以乘其气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总辰而一，为总率。凡须相乘有分馀

者，母必通全子乘讫报母，异者齐同也。其前多者，辰总减纪乘总差，纲纪而一，为差。并于总率差，辰总乘之，倍总辰除之，以加总率。前少者，辰总再乘别差，总辰自辰乘，倍而除之，以加总率，皆为总数。乃以先加后减其气盈朒为定积，凡分馀不成全而更不复须者，过半更不后夜无气也。以盈朒定积，盈加朒减其日小馀，满若不足，进退之，各其入盈朒日及小馀。若非朔望有交从者速粗举者，以所入定气日算乘先后率，加十五而一，先加减盈朒为定积。入气日十五算者，加十六而一。

历变周：四十四万三千七十七。

变奇率：十二。

历变日：二十七；变馀，七百四十三；变奇，一。

月程法：六十三。

推历变术

以历变周去总实，馀，以变奇率乘之，满变周又去之。不满者，变奇率约之，为变分。不尽，为变奇。分满总法为日，不满为馀。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恆朔夜半入变日及馀，以天正恆朔小馀加之，即经辰所入。

求朔弦望经辰所入

因天正经辰所入日馀奇，加日七、馀五百一十二、奇九。奇满率成馀。馀，如总法为日，得上弦经辰所入。以次转加，得望、下弦及来月朔。所入满变日及馀奇，则去之。凡相连去者，皆仿于此。径求望者，加朔所入日十四、馀一千二十五、奇六。径求次朔，加一日、馀一千三百七、奇十一。

求朔望弦盈朒减辰所入术

各以其日所入盈朒定积，盈加朒减其恆经辰所入，馀即各所求。

求朔弦望盈朒日辰入变迟速定数术

各列其所入日增减率，并后率而半之，为通率。又二率相减，馀为率差。增者，以入馀减总法，馀乘率差，总法而一，并率差而半之。减

者，半入馀乘率差，亦总法而一，并以加于通率，入馀乘之，总法而一，所得为经辰变转半经辰变。速减迟加盈朒经辰所入馀，为转馀。应增者，减法。应减者，因馀。皆以乘率差，总法而一，加于通率。变率乘之，总法而一，以速减迟加变率为定率。乃以定率增减迟速积为定。此法微密至当，以示算理通途。若非朔望有交及欲考校速要者，但以入馀乘增减率，总法而一，增减速为要耳。其后无同率者，亦因前率，应增者以通率为初数，半率差而减之；应减入馀进退日者分为二日，随馀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减变率为定。

其入前件日馀，如初数已下者为初，已上者以初数减总法，馀为末之数。增减相反，约以九分为限。初虽少弱，而末微强，馀差不多，理况兼举，皆今有杂差，各随其数。若恆算所求，七日与二十一日得初率，而末之所减，隐而不显。且数与平行正算，亦初末有数，而恆算所无。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数存，而虚差亦减其数，数当去恆法不见。

求朔弦望盈朒所入日名及小馀术

各以其所入变历速定数速减迟加其盈朒小馀。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命以甲子算外，各其盈朒日反馀。加其恆日，馀者为盈；减其恆日，馀者为朒。其日不动者，依恆朔日而定其小馀，推拟日月行度。其定小馀二十四已下，一千三百一十六已上者，其入气盈朒、入历迟速，皆须覆依本术推算，不得从粗举速要之限。乃前朔后朔，迭相推校。盈朒之课，据实为准。损不侵朒，益不过盈。

求定朔月大小术

凡朔盈朒日名，即为定朔日名。其定朔日名，十干与来月同者大，不同者小。其月无中气者为闰月。其正月朔有定加时正月者，消息前后各一两月，以定月之大小。合亏在晦二者，弦望亦随事消息。凡置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馀近夜半者量之。

检宿度术

前件周天二十八宿，相距三百六十五度，前汉唐都以浑仪赤道所量。其数常定，纮带天中，仪图所准。日月往来，随交损益。所入宿度，进退不同。

黄道宿度左中郎将贾达检日月所去赤道不同，更铸黄道浑仪所检

者。

臣等今所修撰讨论，更造木浑图交络调赋黄赤二道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校量大率，与此符会。今历以步日行月及五星出入循此。其月行交络黄道，进退亦宜有别。每交辄差，不可详尽。今亦依黄道推步。

推日躔术

置冬至初日躔差率，加总法，乘冬至小馀，如总法而一，以减天宿度分。其馀命起黄道斗十二度，宿次去之，经斗去宿分度，不满宿算外，即所求年冬至夜半所在宿度算及分。

求每定气初日夜半日所在定度术

各以其定气初日躔差率，乘气定馀，总法而一，进加退减馀为分，以减定气日度及分，命以宿次如前，即其夜半度及春秋二分定气初日为进退之始，当平行一度。自馀依进加退减度之。

求次日夜半日所在定度术

各因定气夜半所在为本，加度一。又以其日躔差率，进加退减度分。满若不足，并依前例。去命如上，即得所求。其定朔弦望夜半日度，各随定气，以其日月名亦直而分别之。勘右依恆有馀，从定恆行度，不用躔差。

求朔弦望定日夜辰所加日度术

各以其定小馀为平分。又定小馀乘其日所躔差率，总法而一，乃进加退减其平分，以加其夜半日度，即各定辰所加。其与五星加减者，半其分，消息月朔者，应推月度所须，皆依本朔大小。若注历，依甲子乙丑各拟入。

推月离术

求朔望定日辰月所在度术

各置朔弦望定辰所加日度及分。

凡朔定辰所加为合朔，日月同度。上弦加度九十一、分四百一十七。

望加度一百八十三、分八百三十四。

下弦加度二百七十三、分一千二百五十一。讫，各半而十退之，为程度分。

求次月定朔夜半入变历术

置天正恆朔夜半所入变日及馀。定朔有进退一日者，进退一日，为定朔夜半所入。

月大加二日，月小加一日。馀皆五百九十六、奇十六。

求次日夜半所入变历术

因定朔夜半所入日算，加日一，满皆如前。其弦皆依前定日所在求之。

求变日定离程术

各以其日夜半入变馀，乘离差，总法而一，为见差。以进加退减其日离程，为月每日所离定程。

求朔弦望之定日夜半月所在度术

各以其日定小馀，乘所入变日离定程，总法而一，为夜半后分。满程法为度，馀为度分。以减其日加辰所在度及分，命以黄道宿度，即其所求。次日夜半，各以离定程加朔弦望夜半所在分，满程法从度，去命以黄道宿度算外，则次日夜半月度。求晨昏度，以其日离定程乘其日夜刻，二百而一，为昏分，满程法为度。望前以昏，后以晨，加夜半度，得所求。其弦望以五乘定小馀，程法一，为刻，即各其辰所入刻数。皆减其晨前刻，不尽为晨后刻。不满晨前刻者，从前日注历，伺候推。

总刻：一百。辰刻：分十一。刻分法：七十二。

求定气日昼夜漏刻及日出没术

倍其气晨前刻及分，满法从刻，为日不见漏。以减百刻，馀为日见漏。五刻昼漏刻。以昼漏刻减百刻，馀夜漏刻。以四刻十二分加晨前漏刻，命起子初刻算外，即日出辰刻。以日见漏加日出刻辰，以次如前，即日没所在辰刻。以二十五除从夜漏，得每更一筹之数。以二刻三十六

分加日没辰刻，即甲辰刻，又以更筹数加之，得甲夜一筹数。以次累加，满辰去命之，即五更夜筹所以当辰刻及也，以配二十一箭漏之法也。

求每日并屈申数术

每气准为一十五日，各置其气屈申率。每以发敛差损益之，差满十从分，分满十从率一，即各每日屈申率。各累计屈申率为刻分，乃以一百八十乘刻分，泛差十一乘纲纪而除之，得为刻差，满法为刻。随气所在，以申减屈加不见漏而半之，为晨前定刻。每求次日，各如前法。时加其如始，随加辰日晚，以率课之。

求黄道去极每日差术

置刻差，三十而一为度。不满三约为分。申减屈加其气初黄道度，即每日所求。

求昏旦去中星度术

每日求其昼漏刻数，以乘期实，二百乘总法而除之，得昏去中星度。以减周天度，馀为晨去中星度。以昏旦去中星度，加其辰日所在，即各其日中宿度。其梗概粗举者，加其夜半日度，各其日中星宿度。

因求次日者，各置其四刻差，七十二乘之，二百八十八而一度。冬至后加，夏至后减。随日加，各得每日去中度。晨昏所距日在黄道中星准度，以赤道计之。其赤道同太初星距。

推游交术

终率：一千九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三。奇率：三百。

约终：三万六千四百六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二奇五十六半。

交中日：二十七馀二百八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中日：十三馀八百一十二奇五十六半。

亏朔：三千一百六奇一百八十七。

实望：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奇一百五十。

后准：一百五十二奇九百三半。

前准：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八奇二百六十三。

求月行入交表里术

置总实，以终率去之。不足去者，奇率乘之。满终率，又去之。不满者，奇率约之，为天正恆朔夜半入交分。不尽，为奇。以总法约入交分，为日。不尽，为馀。命日算外，即天正恆朔夜半入交日算及馀、奇。天正定朔有进退日者，依所进退一日，为朔所入。日不满中日及馀、奇者，为月在外；满，去之，馀皆一为月在内。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馀皆一千五十五、奇一百八十七。求次日，加一日，满中日者，皆去之，馀为入次。一表一里，迭互入之。

求月入交去日道远近术

置所入日差，并后差半之，为通率。进，以入日馀减总法，以乘差，总法而一，并差以半之。退者，半入馀，以乘差，总法而一。皆加通率，为交定率。乃以入馀乘定总法。乃进退差积，满十为度，不满为分，即各其日月去日道度数。每求日道宿度去极数，其入七日，馀一千七十六、奇二十八少已下者，进，已上，尽全；馀二百六十三、奇二百七十一大者，退入十四日，如交馀奇已下者，退；其入已上，尽全；馀五百二十七、奇二百四十二半者，进。而终其要为五分。初则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则七日后一分，十四日后二分。虽初强末弱，差率有检，月道一度半强已下者，为沾黄道。当朔望，则有亏。遇五星在黄道者，则相侵掩。

求所在宿术

求夜半入交日十三算者及馀，以减中日及馀，不尽者，以乘其日离定程，总法而一，为离分，满程为度，以加其日夜半月所在宿度算及分，求次交准此，各得其定交所在度。置前后定交所宿度算及分，半之，即各表里极所在宿度及分。

求恆朔望泛交分野

因天正恆朔夜半入交分，以天正恆朔泛交分求望泛交，以实望加

之。又加，得次月恆朔泛交分。满约终及奇，去之。次求次朔，以亏望加之。

求朔望入常交分术

以入气盈朒定积，盈加朒减其恆泛交分，满若不足，进退约终。即其常分交。

求朔望定交分术

以六十乘定迟速，以七百七十七降除之，所得为限数。速减迟加如常。其数朔入交月在日道里者，以所入限数减定迟速，馀以速减迟加其定交分。而出日道表者，为变交分。加减不出日道表，即依定交分求蚀分。其变交分出日道表三时半内者，检其前后月望入交分数多少，依月亏初复末定蚀术，注消息，以定蚀不。

求入蚀限术

其入交定分，如交中已下者，为月在外道；交中已上者，以交中减之，馀为月在内。其分如后准已下、前准已上者，为入蚀限。望则月蚀，朔入限，月在里者，日蚀。入限如后准已下者，为交后分；前准已上者，反减交中，馀为交前分。以一百一十二约之，为交时。

求月蚀所在辰术

置望日不见刻，六十七乘之，十而一，所得，若蚀望定小馀与之等已下，又以此得减总法馀与之等已为蚀正见数定小馀。如求律气应加时法，得加时所在辰月在冲辰蚀，若非正见者，于日出后日没前十二刻半内，求其初末以候之。又以半总减蚀定小馀，不足减者半总加减讫，以六乘之，如辰率而一，命起子半算外，即月蚀所在辰。

求日蚀所在辰术

置有蚀朔定小余副之，以辰率除之，所得以艮、坤、巽、乾为次，命退算外。不满法者，半法减之。无可减者，为初；所减之馀，为末。初则减法，各为差率。月在内道者，乃以十加去交时数而三除之，以乘差率，十四而一，为差。其朔在二分前后一气内，即以差为定。近冬至以去寒露雨水、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气数倍之，又三除去交时数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减；近夏至，艮巽以减、坤乾以加其差，为

定差。艮坤加副，巽乾减副。月在外道者，三除去交时数，以乘差率，十四而一，为之差。艮坤以减副，巽乾以加副，各加减副讫，为定副小馀。如求律气应加时术，即日蚀所在辰及少太。其求入辰刻，以半辰刻乘朔，辰率而一，得刻及分。若蚀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气日出没刻校蚀所在，知蚀见不之多少，所在辰为正见日月蚀既，在起复初末，亦或变常退于见前后十二刻半候之。

求月起复依蚀分后术

求月在日道表朔不应蚀准。朔在夏至初日，准去交前后二百四十八分为初准；已下，加时在午正前后七刻内者，食。朔去夏至前后，每一日损初准二分，毕于前后九十四日，各为每日变准。其朔去交如变准已下，加时如前者，蚀。

又以末准六十减初准及变准，馀以十八约之，为刻准。以并午正前后七刻数为时准。加时准内去交分，如末准已下，并蚀。又置末准，每一刻加十八，为差准。每加时刻，去午前后如差准刻已下，去交分如差已下者，并蚀。自秋分至春分，去交如末准已下，加时南方三辰者，亦蚀。凡定交分在辰前后半时外者，虽入蚀准前为蚀。求月在日道里朔应蚀而不蚀准。朔在夏至日，去交一千三百七十三，为初准；已上，加时在午正前后十八刻内者，或不蚀。朔去夏至前后，每一日益初准一分半，毕于前后九十四日，各为每日变准。以初减变，馀十而一，为刻准。以刻减午正前后十八刻，馀，十而一为时准。其去交在变准已上，加时在准内者，或不蚀。

求月蚀分术

置去交前后定分，冬交前后，皆去二百二十四。春交后去一百，交前去二百。夏不问前后，去五十。秋交后去二百，交前去一百。不足去者，蚀既。有馀者，以减后准，一百四而一。馀半已下，为半弱；半已上，为半强。命以十五为限，得月蚀之大分。

求月蚀所起术

月在内道：蚀东方三辰，亏自月下斜南上，月从西而渐北，自东而渐南。蚀南方三辰，亏起左下，甚于正南，复于右下。蚀西方三辰。亏自南而渐东，月从北而渐西，起于月上，斜南而下。月在外道：蚀东方三辰，亏起自月下，斜北而上，亏起东而渐北，月从西渐南。蚀南方三

辰，亏起左上，甚于正北，复于右上。蚀西方三辰。亏自北而渐东，月从南而渐西，起于月上，斜北而上。凡蚀十二分已上，皆随黄道所在起复，于正傍逆顺上下每过其分。又道有升降，每各不同，各随时取正。

求日蚀分术

月在内道者，朔入冬至，毕腌雨水，及盈秋分，毕大雪，皆以五百五十八为蚀差。自入腌春分已后，日损六分，毕于白露。置蚀去交前后定分，皆以蚀差减之。但去交分不足减者，皆反以减蚀差为不蚀馀。自入腌小满，毕盈小暑，加时在午正前后七刻外者，皆去不蚀馀一时；三刻内，加不蚀馀一时。腌大寒毕腌立春，交前五时外，大暑毕盈立冬，交后五时外，皆去不蚀馀一时，五时内加一时。诸加时蚀差应减者，交后减之，交前加之。应加者，交后加之，交前减之。但不足减去者，蚀既。加减入不蚀限者，或不蚀。其月在外道者，冬至初日无蚀差。自后日益六分，累计以为蚀差，毕于腌雨水。自入腌春分，毕于盈白露，皆以五百二十二为蚀差。自入盈秋分已后，日损六分，毕于大雪。所损之馀，为蚀差。以蚀差加去交定分，为蚀分。以减后准，馀为不蚀分。各置其朔蚀差，十五约之，以减一百四，馀为定法。不蚀分馀，各如定法得一分。馀半法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减十五，馀为蚀之大分。

求日蚀所起术

日在内道：日蚀东方三辰，亏自日上近北而斜下，月渐西北，日渐东南。日蚀南方三辰，亏起右下，甚正北，复左下。月在南而渐东，日在北而渐西。日蚀西方三辰。月渐东北，日渐西南，亏自日下近西而斜上。日在外道：日蚀东方三辰，亏自日上近南而斜下，月渐东南，日渐西北。日蚀南方三辰，亏起右下，甚正北，复左下。月在南而渐东，日在北而渐西。日蚀西方三辰。月渐西南，日渐东北，亏自日下近南而斜上。凡蚀十二分已上，起于正旁。各据黄道升降，以准其体。随其所处，每各不同。蚀有初末，动涉其时，随便益损，以定亏复所在之方也。

求日月蚀亏初及复末时刻术

置朔望所蚀大分数为率。四分已上，因增二。五分已上，因增三。九分已上，因增四。十三分已上，因增五。各为泛用刻率，副之。以乘所入率，副之。以乘所入变增减率，总法而一，应速增损、减加，应迟

依其增减副，讫，为蚀定用刻数。乃四乘之，十而一，以减蚀甚辰刻，为亏初。又六乘之，十而一，加蚀甚辰刻，为复末。依其定加时所在辰刻加减命之，各其辰、其月蚀甚初末更筹。因其日月所入辰刻及分，依前定气所遇夜刻更筹术，求其初末及甚时更筹。

迦叶孝威等天竺法，先依日月行迟疾度，以推入交远近日月蚀分加时，日月蚀亦为十五分。去交十五度、十四度、十三度，影亏不蚀法，自此已下，乃依验蚀。十二度十五分，蚀二分少强，以渐差降，自五度半已上，蚀既，十四分强。若五度无馀分已下，皆蚀尽。又用前蚀多少，以定后蚀分馀。若既，其后蚀度及分，即加七度以为蚀度。若望月蚀既，来月朔日虽入而不注蚀。若蚀半已下，五分取一分；若半已上，三分取一分，以加来月朔蚀度及分。若今岁日馀度及分，然后可验蚀度分数多少。又云：六月依节一蚀。是月十五日是月蚀节，黑月尽是月蚀节，亦以吉凶之象，警告王者奉顺正法，苍生福盛，虽时应蚀，由福故也，其蚀即退。更经六月，欲蚀之前，皆有先兆。月欲有蚀，先月形摇振，状若惊惧，月兔及侧月色黄如有忧状。自常晕，月初生时，光不显盛，或极细微。日欲有蚀，先日形摇振，极如惊惧状。或光色微昧，不赫盛，或黎惨。日月蚀先同候，光陨坠，或旦暮际有赤色起，如火烧，金银珠玉诸宝失光。或有阙尽如云入日，或有黑尽入月，鸟声细隐，乌不显亮，云交扰扰，光景浑乱，忽极令诸乳卒竭，月湿如汗状，日形段裂无光，犬嗥猫叫，虹见有声，三辰失阙，月时有缺，水赤色有腻。十四日、十五日，辟鸟圆集者，亦是蚀之先候。此等与中国法数稍殊，自外梗概相似也。

步五星术

见伏五十二日，晨见伏六十三日，馀、奇同终分奇。

求五星平见术

各以伏分减总实，馀以其星总率去之。不足去者，反减其馀总率。馀以总法约之，为日，不尽为馀奇，即所求年天正恆朔夜半后星晨夕平见日算及馀奇。天正定朔进退日者，进减退加一日为定朔夜半后星平见日及馀奇。其金水二星，先得夕平见，其满见伏日及馀者去之，馀为晨平见日及馀奇。命见日天正历月大小，以次去之，不满月者为入其月，命日算外，即晨夕平见所在月日及馀奇。

求后平见在月日术

各以其星终日算及馀奇，如前平见所在月日算及馀奇。奇满奇率，从馀。馀满总法，为日。去命如前，即后平见所在月日及馀奇，其金水二星，加夕得晨，加晨得夕。各半见馀，以同半总。

求五星常见术

各依其星平见所入恆气，计日损益。分满半总为日，不满为分，以损益所加减。讫，馀以加减讫平见日及分，即其常见日及分。星日初见去日度，平见入气历。加减日。损益率。

岁星初见，去日十四度。见入冬至，毕小寒，均减六日。自入大寒已后，日损六十七分。见入春分初日，依平。自后日加八十九分。入立夏，毕小满，均加六日。自入芒种已后，日损八十九分。入夏至，毕立秋，均加四日。自入处暑已后，日损一百七十八分。入白露，初日依平均，自后日减五十二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六日。

荧惑初见，去日十七度。见入冬至，初日减二十七日。自后日损六百三分。入大寒，初日依平。自后日加四百二分。入雨水，毕谷雨，均加二十七日。入自立夏已后，日损一百九十八分。入立秋，依平。自入处暑已后，日减一百九十分。入小雪，毕大寒，均减二十七日。

镇星初见，去日十七度。见入冬至，初日减四日。自后日益八十九分。入大寒，毕春分，均减八日。自入清明已后，日损五十九分。入小暑，初日依平。自后日加八十九分。入白露，初日加八日。自后日损一百七十八分。入秋分，均加四日。自入寒露已后，日损五十九分。入小雪，初日依平。自平后日减八十九分。

太白初见，去日十一度。夕见：入冬至，初日依平。自后日减一百分。入启蛰，毕春分，均减九日。自入清明已后，日损一百分。入芒种，依平。自入夏至已后，日加一百分。入处暑，毕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已后，日损一百分。入大雪，依平。晨见：入冬至，依平。自入小寒已后，日加六十七分。入立春，毕立夏，均加三日。自入小满已后，日损六十七分。入夏至，依平。自入小暑已后，日减六十七分。入立秋，毕立冬，均减三日。自入小雪已后，日损六十七分。

辰星初见，去日十七度。夕见：入冬至，毕清明，依平。入谷雨，毕芒种，均减二日。入夏至，毕大暑，依平。入立秋，毕霜降，应见不见。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气之内，夕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有木火

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见。入立冬，毕大雪，依平。晨见：入冬至，均减四日。入小寒，毕大寒，依平。入立春，毕启蛰，均减三日。其在启蛰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无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不见。入雨水，毕立夏，应见不见。其在立夏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见。入小满，毕寒露，依平。入露降，毕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毕大雪，依平。

求五星定见术

各置其星常见日消息定数半之，息减消加常见日，即为定见日及分。五星休王光不同，喜怒盛衰大小尤异。苟变于常见或先后，今依日躔迟速考其行，度其格，以去日为之定准。

求星见所在度术

置星定见日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半其日躔差，乘定见馀，半总而一，进加退减定见馀，以加夜半度分，乃以其星初见去日度数，晨减夕加之，即星初见辰所在。

宿度等及分行星术

各置其星初见日消息定数，半之，息加消减，其星初见行留日率。其土木二星不须加减，即依本术。其加减不满日者，与见通之。过半从一日，无半不从论。乃依行星日度之率，求日之行分。

求初见日后夜半星所在术

置其星定见馀，以减半总，以其星初见行分乘之，半总而一，以顺加逆减星初见定辰所在度分。加之满法，减之不足，进退一度。依前命之算外，即星见后夜半所在宿度及分。自此已后，每依其星计日行度，所至日度及益疾，皆从夜半为始。辰有少，随所近也。

转求次日夜半星行所至术

各以其星一日所行度及分，顺逆加减之。其行有小分者，以日率为母。小分满母，去之，从行分一。行分满半总，去之，从度一。其行有益疾益迟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差迟损疾加之，留者因前，逆则依减。顺行出斗去其分，逆行入斗先加分。讫，皆以程法约行分为度分，各得每日所至。其五星后顺留退所终日度，各依伏度，求其去日远近，

消息日度之所在，以定伏日所在。若注历，其日度及金水等星，皆弃其分也。

求平行度及分术

置定度率，以半总乘之，以有分者从之，以日率除之，所得，为一日行分。不尽小分满其行分。满半总为度。即是一日所行度及行分、小分。置定日率，减一日，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为差率。益疾者以差率减平行分，益迟者以差率加平行分，即是初日所行度及分。

星名星行变日初行入气历行日率行度及度分率：损益率。

岁星：初顺，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迟一分先疾，日益十四日。前留，二十六日。旋退西行，差行三十日，退六度十二分。先迟，日益疾二分。又退西行，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先疾，日益迟二分。后留，二十五日。后顺，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先进迟，日益疾分日尽而夕伏十四日。

荧惑：初顺，入冬至初日，率二百四十三日行一百六十五度。自后三日损日及度各三。小寒初日，二百三十五日行一百五十四度。自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三。谷雨四日，平，毕小满九日。一百七十八日行一百度。自入小满九日已后，二日益日及度各一。夏至初日，平，毕六日。一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自入夏至六日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秋初日，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度。自后一日益日及度各一。白露初日，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自后五日益日及度各一。秋分初日，二百三十二日行一百五十四度。自后一日益日及度各一。寒露初日，二百四十七日行一百六十九度。自后五日益日及度各二。霜降五日，平，毕立冬十三日。二百五十九日行一百八十一度。自入立冬十三日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复冬至初日，二百四十二日行一百六十五度。

各依所入恆气，平者依率，自馀计日损益，名为前疾日度定率。其前迟及留退入气有损益日度者，计日损益，皆同此疾之法，以为迟留旋退定日度之率也。

求变日率术：此疾，入大寒六日，损日率一，毕雨水。入春分，毕立夏，减日率十。入小满初，减日率十。后三日损所减一。毕芒种，依平。若入立秋，三日益日率一，毕处暑。入白露，毕秋分，均加率十。

入寒露初，加率十。后一日半损所加一。毕气尽，依平。

求变度率术：此疾，若入大寒，毕于启蛰，立夏至大暑气尽，霜降毕小雪，皆加度率四。清明毕谷雨，加率度十二。初行入处暑，减日率六十，度率三十。别为初迟半度之行，行尽此日度，及来所减之馀日度之率续为疾。入白露，毕秋分，四十四日行二十二度。皆为初迟半度之率。初行入大寒，毕大暑，差行，先疾，日益迟一分。各如上法，求其行分。其前迟后日率，既有增损，而益迟益疾若分，皆检括前疾末日行分，为前迟初日行分。以前迟平行分减之，馀为前迟总差。后疾日分，为后迟末日行分。为后迟日行分减之，馀为后总差。减为后别日差分。其不满者，皆调为小分。迟疾之际，行分衰杀不论。所差多者，依此推算。若所差不多者，各依本法。

前迟：顺，差行，入冬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自入小寒已后，二迟二分，日损日及度各一。大寒初日，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自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春初日平。毕清明，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谷雨气别减一气。立夏初日平。毕小满，六十日行二十二度。自入芒种，别益一度。夏至初日平。毕处暑，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白露已后，三日损一度。秋分初日，六十日行二十王度。自后一日益一，日半益一度。寒露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后二日损一度。立冬一日平。毕气，六十日行十七度。自大雪已后，五日益一度。大雪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后三日益一度。

前留：十三日。前疾减日率一度，以其数分益此留及后迟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数分迟日率。旋退，西行。入冬至安装日，六十三日退二十一度。自自后四日益一度。小寒一日，六十三日退二十六度。自入小寒已后，三日半损一度。立春三日平。毕启蛰，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自入雨水已后，二日益日及度各一。雨水八日平。毕气尽，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已后，一日损日及度各一。春分四日平。毕芒种，六十三日退七十度。自入夏至已后，六日损日及度各一。大暑初日平。毕气尽，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毕气尽，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自入白露已后，二日益日及度各一。白露十二日平。毕秋分，六十三日退七十度。自入寒露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寒露九日平。毕气尽，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自入霜降已后，三日损日及度各一。霜降六日平。毕气尽，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立冬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立冬十一日平。毕气尽，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小雪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小雪八日平。毕气尽，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大雪已后，三日益一度。

后留：冬至留十三日。自后二日半益一日。大寒初平，毕气尽，留二十五日。自入立春已后，二日半日损一。雨水初，留十三日。自后三日益一日。清明初，留二十三日。自后一日损一日。清明十日平，毕气尽，留十五日。自入白露已后，二日损一日益一日。秋分十一日，无留。自入秋分十一日已后，一日益一日。霜降初日，留十九日。自后三日损一日。立冬三日平，毕大雪，留十三日。

后迟：顺，差行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疾二日。前后疾加度者，此迟依数减之为定度；前疾无加度者，此迟入秋分至立冬，减三度，入冬至减五度，后留定日朒十三日者，以所朒日数，加此迟日率也。

后疾：冬至初日，率二百一一日行一百三十一度。自后一日损日及度各一。大寒八日，一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自入大寒八日已后，一日损日及度各一。启蛰，平。毕气尽，一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自入雨水已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谷雨三日，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自入谷雨后，三日益日及度各一。芒种十四日平。毕夏至，二百三十三日行一百五十度。自入夏至已后，十日益日及度各一。小暑五日，二百五十三日行一百七十五度。自入小暑已后，五日益日及度各一。大暑初日平，毕处暑，二百六十三日行一百八十五度。自入白露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秋分一日，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自入秋分一日已后，一日半复日及度各一。大雪初日，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二十度。自入秋分，三日益日及度各一。冬至初日，复二百一十日行一百二十七度。其入恆气日度之率有损益者，，计日损益，并同前疾之法，以为后疾定度之率。

求变日率术：其前迟定日朒六十，及退行定日朒六十三者，皆以所朒日数加此疾定日率，前迟定日盈六十三，后留定日盈十三者，皆以所盈日数减此疾定日率。加减讫，即变日率。

求变度率术：其前迟定度朒二十五，退行定度盈十七，后迟入秋分至冬至减度者，皆以所盈朒度数，加此疾定度率。前迟定度盈二十五，及退行定度□肉十七者，皆以所盈朒度数，减此疾定度率。加减讫，即变度率。

初行，入春分，毕谷雨，差行。先迟，日益疾一分。初行，入立夏，毕夏至，日行半度。六十六日行二十二度。小暑，五十日行二十五度。立秋毕气尽，二十日行十度，减率续行，并同前疾初迟法。损益依

前，求其行分。各尽度而夕伏。

镇星：初顺，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先疾，日益迟半分。前留，三十七日。旋退，西行，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十分。先迟，日益疾少半。

太白：夕见，顺，入冬至毕立夏，入立秋毕大雪。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自入小满后，十日益一度，为定疾。初入白露，毕春分，差行。疾，日益迟二分。自馀平行。夏至毕小暑，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自入大暑已后，五日损一度，毕气尽。平行：入冬至初日及大暑，各毕气尽。一十三日行一十三度。自入冬至后，十日损一，毕已后立春，入立秋，日益一，毕秋分。启蛰毕芒种，七日行七度。自入夏至后，五日益一，毕于小雪。寒露初日，三十三日行二十二度。自后六日损一，毕于小雪。顺迟：差行，三十二日行三十度。先疾，日益迟八分。前疾加度过二百六度者，准数损此度。夕留，七日。夕退，西行，一十日退五度。日尽而夕伏。晨初退，西行，十日退五度。日退半度。晨留，七日。顺迟，差行，冬至毕立夏，大雪毕气尽。三十二日，先迟，日益疾八分。自入小满已后，率十日损一度，毕芒种。平行，冬至毕气尽，立夏毕气尽。一十三日行一十三度。日行一度。自入小寒已后，六日益日及度各一，毕于启蛰。入小满后，七日损日度各一，毕立秋。雨水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后六日损日及度各一，毕于谷雨。处暑毕寒露，无此平行。自入霜降后，五日益日及度各一，毕大雪。前迟行损度不满三十度者，此疾依数益之。疾行，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处暑毕寒露，差行，先迟，日益疾一分。馀平行，行日尽而晨伏。

辰星：夕见，顺疾，一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大暑毕处暑，一十二日行一十七度二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平行，七日行七度。自入大暑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入立秋，无此平行。顺迟行，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前疾行十一度者，无此迟行。日尽而夕伏。夕留，五日。晨见，留五日。顺迟行，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自入大寒，毕于启蛰，无此迟行。平行，七日行七度。日行一度。大寒已后，二日损日及度各一。入立春，无此平行。顺疾行，一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前无迟行者，一十三日行十七度十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各日尽而晨伏。

凡五星终日分奇，皆于伏分消遁，故于行星更不别见。

武太后称制，诏曰：“顷者所司造历，以腊月为闰。稽考史籍，便紊旧章，遂令去岁之中，晦仍月见。重更寻讨，果差一日。履端举正，属在于兹。宜改历于惟新，革前非于既往。可以今月为闰十月，来月为正月。”是岁得甲子合朔冬至。于是改元圣历，以建子月为正，建丑为腊，建寅为一月。命太史瞿昙罗造新历。至三年，复用夏时，《光宅历》亦不行用。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宫说奏：“《麟德历》加时浸疏。又上元甲子之首，五星有入气加时，非合璧连珠之正也。”乃诏说与司历徐保乂、南宫季友，更治《乙巳元历》。至景龙中，历成，诏令施用。俄而睿宗即位，《景龙历》寝废不行。《麟德历经》，今略载其法大端。

母法一百。两大衍之数为母法。

旬周六十。六甲之终数为旬周。

辰法八刻；分，三十三少半。以十二辰数除一百刻，得辰法。

期周三百六十五日；馀，二十四；奇，四十八。一期之总日及馀奇数为期周。

气法十五日；馀，二十一；奇，八十五少半。以二十四气分期周，得气法。

候法五日；馀，七；奇，二十八；小分，四。以七十二候分期周，得候法。

月法二十九日；馀，十三；奇。为月法。

日法日舒月远乃舒一合朔之及馀奇为日法。

望法十四日；馀，七十六；奇，五十三。因为阴后限。二分月法得望法。亦是月行阴历，后与朔望会交限。

弦法七日；馀，三十八；奇，二十六半。四分月法，得弦法。

闰差十日；馀，八十七；奇，七十六。月法去期周，馀得闰差。

没数九十一；馀，三十一；奇，十二。四分期周，馀四分之得没数。

没法一；馀，三十一；奇，十二。以旬周去期周，馀四分之，得没

法。

月周法二十七日；馀，五十五；奇，四十五；小分，五十九。月行迟疾一周之数，为月周法。

月差法一日；馀，九十七；奇，六十；小分，四十一。以月周减月法，馀得月差。

周天法三百六十五度；馀，二十五；奇，七十一；小分，十三。二十八宿总度数、相距总数及馀奇，为周天法。

交周法二十七日；馀，二十一；奇，二十二；小分，十六七分。日行阴阳一周交于是日之数，为交周法。

交差法二日；馀，三十一；奇，八十三；小分，八十三分。以交周法减月法，得交差法。

交中法十三日；馀，六十；奇，六十一；小分，三分半。二分交周，得交中法。

阳前限十二日；馀，四十四；奇，六十九；小分，十六七分。月行阳历，与朔望会之限。

阳后限一日；馀，十五；奇，九十一；小分，九十一六分半。月行阳历，后与朔望会之限。

阴前限二十六日；馀，五；奇，三十；小分，二十五半分。月行阴历，先与朔望会之限。

木岁星合法三百九十八日；馀，八十六；奇，七十九；小分，八十。

火荧惑合法七百七十九日；馀，九十；奇；五十五；小分，四十五。

土镇星合法三百七十八日；馀，八；奇，四；小分，八十。

金太白合法五百八十三日；馀，九十一；奇，七十七；小分，七十。

水辰星合法一百一十五日；馀，八十七；奇，九十五；小分，七十。

太极上元，岁次乙巳，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日，黄钟之始，夜半之时，斗衡之末建于子中，日月如合璧，五星若连珠，俱起于星纪牵牛之初踪。今大唐神龙元年，复岁次于乙巳，积四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算外。上验往古，年减一算。下求将来，年加一算。《乙巳元历》法积数，大约如此。其算经不录。

志第十四 历三

开元《大衍历经》

演纪上元阏逢困敦之岁，距今开元十二年甲子岁，岁积九千六百六十六万一千七百四十算。

大衍步中朔第一

大衍通法：三千四十。

策实：一百一十一万三百四十三。

揲法：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

灭法：九万一千三百。

策馀：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三。

用差：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四。

挂限：八万七千一十八。

三元之策：一十五；馀，六百六十四；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馀，一千六百一十三。

中盈分：一千三百二十八；秒，十四。

爻数：六十。

象统：二十四。

推天正中气以策实乘入元距所求积算，命曰中积分。盈大衍通法得一，为积日。不盈者，为小馀。爻数去积日，不尽日为大馀。数从甲子起算外，即所求年天正中气冬至日及小馀也。

求次气因天正中气大小馀，以三元之策及馀秒加之。其秒盈象统，从小馀。小馀满大衍通法，从大馀。大馀满爻数，去之。命如前，即次气恆日及馀秒。凡率相因加者，下有馀秒，皆以类相从。而满其法，则迭进之，用加上位。日盈爻数，去之也。

推天正合朔以揲法去中积分。其所不尽，曰归馀之卦。以减积积分，馀为朔积分。乃如大衍通法而一，为日。不尽，为小馀。日盈爻数，去之。不盈者，为大馀。命以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合朔经日及小馀也。

求次朔及弦望因天正经朔大小馀，以四象之策及馀加之。数除如法，即次朔经日及馀也。又自经朔加一象之日七及馀一千一百六十三少，得上弦。倍之，得望。参之，得下弦。四之，是谓一揲，复得后月之朔。凡四分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四为全。加满其前数，去之，从上位。综中朔盈虚分，累益归馀之卦，每其月闰衰。凡归馀之卦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以上，其岁有闰。因考其闰衰，满卦限以上，其月及合置闰。或有进退，皆以定朔无中气裁焉。

推没日置有没之气恆小馀，以象统乘之，内秒分，参而伍之，以减策实。馀满策馀，为日。不满，为没馀。命起也。凡恆气小馀，不满大衍通法，如中盈分半法已下，为有没之气。

推灭日以有灭之朔经小馀，减大衍通法。馀，倍参伍乘之，用减灭法。馀，满朔虚分，为日。不满，为灭馀。命起经朔初日算外，即合朔后灭日也。凡经朔小馀不满朔虚分者，为有灭之朔。

大衍步发敛术第二

天中之策：五；馀，二百二十二；秒，三十一。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十八；馀，一百六十五；秒，八十六。秒法：一百二十。

贞晦之策：三；馀，一百三十二；秒，一百三。秒法：如前。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四。

推七十二候各因中节大小馀命之，即初候日也。以天中之策及馀秒加之，数除如法，即次候日。又加，得末候日。凡发敛，皆以恆气。

推六十卦各因中气大小馀命之，公卦用事日也。以地之策及馀秒累加之，数除如法，各次卦用事日。若以贞晦之策加诸候卦，得十二节之初外卦用事日。

推五行用事各因四立大小馀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也。以贞晦之策及馀秒，减四季中气大小馀，即其月土始用事日。凡抽加减而有秒者，母若不齐，当令母互乘子。乃加减之。母相乘为法。

推发敛去朔各置其月闰衰，以大衍通法约之，为日。不尽为馀，即其月中气去经朔日算及馀秒也。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及馀秒累加减之，中气之前以减，中气之后以加。得去经朔日算及馀秒。

推发敛加时各置其小馀，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为半辰之数。不尽者，五之，三刻法除之，为刻。又不尽者，三约为分。此分满刻法为刻，若令满象积为刻者，即置不尽之数，十之，十九而一，为分。命起子半算外，各其加时所在辰刻及分也。

大衍步日躔术第三

乾实：一百一十一万三百七十九太。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虚分七百七十九太。

岁差：三十六太。

求每日先后定数以所入气并后气盈缩分，倍六爻乘之，综两气辰数除，入之，为末率。又列二气盈缩分，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数而一，以少减多，馀为气差。加减末率，至后以差加，分后以差减。为初率。倍气差，亦六爻乘之，复综两气辰数以除之，为日差。半之，以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日差累加减气初定率，至后以差减，分后以差加。为每日盈缩分。乃驯积之，随所入气日加减气下先后数，各其日定。冬至后为阳复，在盈加之，在缩减之。夏至后为阴复，在缩加之，在盈减之。距四正前一气，在阴阳变革之际，不可相并，皆因前末为初率。以气差至前加之，分前减之，为末率。馀依前率，各得所求。其朓朒亦放此求之，各得每日定数。其分不满全数，母又每气不同，当退法除之，用百为母，半已上从一，已下弃之。下求轨漏，馀分不满准此。

推二十四气定日冬夏至皆在天地之中，无有盈缩。馀各以气下先后数，先减后加恆气小馀。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命从甲子算外，各其定日及馀秒也。凡推日月行度及轨漏交蚀，并依定气。若注历即依恆气也。

推平朔四象以定气相距置朔弦望经日大小馀，以所入定气大小馀及秒分减之，各其所入定气日算及馀秒也。若大馀少不足减者，加爻数，然后减之。其弦望小馀有少半太，当以爻乘之，乃以气秒分减，退一加象统。小馀不足减，退日算一，加大衍通法也。

求朔弦望经日入朓朒各置其所入定气日算及馀秒。减日算一，各以日差乘而半之，以加减其气初定率，前少，加之；前多，减之。以乘其所入定气日算及馀秒。凡除者，先以母通全，内子，乃相乘，母相乘除之也。若忽微之数烦多而不甚相校者，过半收为全，不盈半法，弃之。所得以损益朓朒积，各为其日所入朓朒定数。若非朔望有交者，以十二乘所入日算。三其小馀，辰法除而从之。以乘损益率，如定气辰数而一。所得以损益朓朒积，各为定数也。

赤道宿度

右北方七宿九十八度虚分七百七十九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右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毕、觜、参及舆鬼四宿度数，与古不同，今并依天以仪测定，用为常数。纮带天中，仪极攸凭，以格黄道也。推黄道，准冬至岁差所在，每距冬至前后各五度为限。初数十二，每限减一，尽九限，数终于四。殷二立之际，一度少强，依平。乃距春分前、秋分后，初限起四，每限增一，尽九限，终于十二，而黄道交复。计春分后、秋分前，亦五度为限，初数十二，尽九限，数终于四。殷二立之际，一度少强，依平。乃距夏至前后，初限起四，尽九限，终于十二。皆累裁之，以数乘限度，百二十而一，得度。不满者，十二除为分。若以十除，则大分。十二为母，命以太半少及强弱。命曰黄赤道差数。二至前后，各九限，以差减赤道度，为黄道度。二分前后，各九限，以差加赤道度，为黄道度。若从黄道度反推赤道，二至前后各加之，二分前后须减之。

黄道宿度

右北方九十七度六虚之差十九太

右西方八十二度半

右南方一百一十度半

右东方七十五度少

前皆黄道度。其步日行月与五星出入，循此。求此宿度，皆有馀分。前后辈之成少、半、太，准为全度。若上考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各依术算，使得当时宿度及分，然可步日月五星，知其犯守也。

推日度以乾实去中积分。不尽者，盈大衍通法为度。不满，为度馀。命起赤道虚九，去分。不满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日所在度及馀也。以三元之策累加之，命宿次如前，各得气初日加时赤道宿

度。

求黄道日度以度馀减大衍通法。馀以冬至日躔之宿距度所入限乘之，为距前分。置距度下黄赤道差，以大衍通法乘之，减去距前分。馀，满百二十除，为定差。不满者，以象统乘之。复除，为秒分。乃以定差及秒减赤道宿度。馀，依前命之，即天正冬至加时所在黄道宿度及馀也。

求次定气置岁差，以限数乘之，满百二十除，为秒分。不尽为小分。以加于三元之策秒分，因累而裁之，命以黄道宿次去之，各得定气加时日躔所在宿及馀也。

求定气初日夜半日所在度各置其气定小馀，副之，以乘其日盈缩分，满大衍通法而一，盈加缩减其副，用减其日时度馀，命如前，各其日夜半日躔行在。求次日，各因定气初日夜半度，累加一策，乃以其日盈缩分，盈加缩减度馀，命以宿次，即半日所在度及馀也。

大衍步月离术第四

转终分：六百七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九。

转终日：二十七；馀，一千六百八十五；秒，七十九。

转法：七十六。

转秒法：八十。

推天正经朔入转以转终分去朔积分，不尽，以秒法乘，盈转终分又去之，馀如秒法一而入转分。不尽为秒。入转分满大衍通法，为日。不满为馀。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经朔加时入转日及馀秒。

求次朔入转因天正所入转差日一、转馀二千九百六十七、秒分一，盈转终日馀秒者去之。数除如前，即次日经朔加时所入。考上下弦望，如求经朔四象术，循变相加，若以经朔望小馀减之，各其日夜半所入转日及馀秒。

求朔弦望入朓朒定数各朔其所入日损益而半之，为通率。又二率相减为率差。前多者，以入馀减大衍通法，馀乘率差，盈大衍通法得一，并率差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馀，乘率差，亦以大衍通法除之，为加时转率。乃半之，以损益加时所入，馀为转馀。其转馀，应益者，减法；应损者，因馀。皆以乘率差，盈大衍通法得一，加于通率。转率乘之，大衍通法约之，以朓减朒加转率为定率。乃以定率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其后无同率者，亦因前率，益者以通率为初数，半率差而减之。应通率，其损益入馀，进退日者，分为二日，随馀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损益转率。此术本出《皇极历》，以究算术之微变。若非朔望有交者，直以入馀乘损益，如大衍通法而一，以损益朓朒为定数，各得所求。

七日初：二千七百一，约为大分八。末：三百三十九，约为大分一。

十四日初：二千三百六十三，约为大分七。末：六百七十七，约为大分二。

二十一日初：二千二十四，约为大分六。末：一千一十六，约为大分三。

二十八日初：一千六百八十六，约为大分五。末：一千三百五十四，约为大分四。

右以四象约转终日及馀，均得六日二千七百一分。就全数约为大分，是为之八分。以减法，馀为末数。乃四象驯变相加，各其所当之日初末数也。视入转馀，如初数以下者，加减损益，因循前率；如初数以上，则反其衰，归于后率云。

求朔弦望定日及馀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乃以朓减朒加四象经小馀。满若不足，进大馀。命以甲子算外，各其定日及小馀。干名与后朔叶同者，月大。不同者，小；无中气者，为闰月。凡言夜半者，皆起晨前子正之中。若注历观弦望定小馀，不盈晨初馀数者，退一日。其望，小馀虽满此数，若有交蚀，亏初起在晨初已前者，亦如之。又月行九道迟疾，则三大二小。以日行盈缩，累增损之，则容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俯循常仪，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小。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

推定朔弦望夜半日所在度各随定气次日以所直日度及馀分命焉。若以五星相加减者，以四约度馀。乃列朔弦望小馀，副之，以乘其日盈缩分，如大衍通法而一，盈加缩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度馀，命如前，各其日加时日躔所次。

推月九道度凡合朔所交，冬在阴历，夏在阳历，月行青道。冬、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殷黄道东。立冬、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殷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冬在阳历，夏在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殷黄道西。立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春在阳历，秋在阴历，月行硃道。春、秋分后，硃道半交在夏至之宿，殷黄道南。立春立秋后，硃道半交在立夏之宿，殷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春在阴历，秋在阳历，月行黑道。春、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殷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殷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始交，皆以黄道相会，故月有九行。各视月交所入七十二候，距交初黄道日每五度为限。交初交中同。亦初数十二，每限减一，数终于四，乃一度强，依平。更从四起，每限增一，终于十二，而至半交，其去黄道六度。又自十二，每限减一，数终于四，亦一度强，依平。更从四起，每限增一，终于十二，复与日轨相会。各累计其数，以乘限度，二百四十而一，得度。不满者，二十四除，为分。若以二十除之，则大分。十二

为母，命以半太及强弱也。为月行与黄道差数。距半交前后各九限，以差数为减；距正交前后各九限，以差数为加。此加减是出入六度，单与黄道相交之数也。若交赤道，则随气迁变不恆。计去冬至夏至以来候数，乘黄道所差，十八而一，为月行与赤道差数。凡日以赤道内为阴，赤道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黄道外为阳。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后行阴历，秋分交后行阳历，皆为同名；若入春分交后行阳历，秋分交后行阴历，皆为异名。其在同名，以差数为加者加之，减者减之；若在异名，以差数为加者减之，减者加之。皆以增损黄道度为九道定数。

推月九道平交入气各以其月恆中气，去经朔日算及馀秒，加其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馀秒，乃以减交终日及馀秒，其馀即各平交入其月恆中气日算及馀秒也。满三元之策及馀秒则去之，其馀即平交入后月恆节气日算及馀秒。因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馀秒加之。满三元之策及馀秒，去之。不满者，为平交入其气日算及馀秒。各以其气初先后数先加、后减其入馀。满若不足，进退日算，即平交入定气日算及馀秒也。

求平交入气朓朒定数置所入定气日算，倍六爻乘之，三其小馀，辰法除而从之，以乘其气损益率，如定气辰数而一，所得以损益其气朓朒积为定数也。

求平交入转朓朒定数置所入定气馀，加其日夜半入转馀，以乘其日损益率，满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日朓朒积，乃以交率乘之，交数而一，为定数。

求正交入气置平交入气及入转朓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乃以朓减、朒加平交入气馀，满若不足，进退日算，即为正交入定气日算及馀也。

求正交加时黄道宿度置正交入定气馀，副之，乘其日盈缩分，满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缩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即正交加时所在黄度及馀也。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以正交加时度馀，减大衍通法。馀以正交之宿距度所入限数乘之，为距前分。置距度下月道与黄道差，以大衍通法乘之，减去距前分，馀满二百四十除，为定差。不满者，一退为秒。以定差及秒加黄道度，馀，仍计去冬至夏至以来候数，乘定差，十八而一，所得依名同异而加减之，满若不足，进退其度，命如前，即正交加时月离所在九道宿度及馀也。

推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度各置其日加时日躔所在，变从九道，循次相加。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离象。凡置朔弦望加时黄道日度，以正交加时所在黄道宿度减之，馀以加其正交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度算外，即朔弦望加时所当九道宿度也。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准绳，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

以一象之度九十一、馀九百五十四、秒二十二半为上弦，兑象。倍之而与日冲，得望，坎象。参之，得下弦，震象。各以加其所当九道宿度，秒盈象统从馀，馀满大衍通法从度。命如前，各其日加时月所在度及馀秒也。综五位成数四十，以约度馀，为分。不尽者，因为小分也。

推定朔夜半入转恆视经朔夜半所入，若定朔大馀有进退者，亦加减转日，否则因经朔为定。径求次定朔夜半入转，因前定朔夜半所入，大月加转差日二，小月加日一，转馀皆一千三百五十四秒分一。数除如前，即次月定朔夜半所入。

求次日累加一日，去命如，各其夜半所入转日及馀秒。

求每日月转定度各以夜半入转馀，乘列衰，如大衍通法而一，所得以进加退减其日转分，为月每所转定分，满转法为度也。

求朔弦望定日前夜半月所在度各半列衰，减转分。退者，定馀乘衰，以大衍通法除，并衰而半之；进者，半定馀乘衰，定以大衍通法除，皆加所减。乃以定馀乘之，盈大衍通法得一，以减加时月度及分。因夜半准此求转分以加之，亦得加时月度。若非朔望有交，直以定小馀乘所入日转交分，如大衍通法而一，以减其日时月度，亦得所求。

求次日夜半月度各以其日转定分加之，分满转法从度，命如前，即次日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晨昏度各以所入转定分乘其日夜漏，倍百刻除，为晨分。以减转定分，馀为昏分。分满转法，从度。以加夜半度，望前以昏加，望后以晨加。各得其日晨昏月所在度及分。

大衍步轨漏第五

爻统：一千五百二十。

象积：四百八十。

辰刻：八；刻分，一百六十。

昏明刻：各二；刻分，二百四十。

求每日消息定衰各置其气消息衰，依定气日数，每日以陟降率陟减降加其分，满百从衰，不满为分。各得每日消息定衰及分。其距二分前后各一气之外，陟降不等，各每以三日为一限，损益如后。

雨水初日：降七十八。初限每日损十二，次限每日损八，次限每日损三，次限每日损二，末限每日损一。

清明初日：陟一。初限每日益一，次限每日益二，次限每日益三，次限每日益八，末限每日益十九。

处暑初日：降九十九。初限每日损十九，次限每日损八，次限每日损三，次限每日损二，末限每日损一。

寒露初日：陟一。初限每日益一，次限每日益二，次限每日益三，次限每日益八，末限每日益十二。

求前件四气置初日陟降率，每日依限次损益之，各为每日率。乃递以陟减降加其气初日消息衰分，亦得每日定衰及分也。

推戴日之北每度晷数南方戴日之下，正中无晷。自戴日之北一度，乃初数一千三百七十九。从此起差，每度增一，终于二十五度。又每度增二，终于四十度。又每度增六，终于四十四度，增六十八。每度增二，终于五十五度。又每度增十九，终于六十度，度增一百六十。又每度增三十三，终于六十五度。又每度增三十六，终于七十度。又每度增三十九，终于七十二度，增二百六十。又度增四百四十，又度增一千六十，又度增一千八百六十，又度增二千八百四十，又度增四千，又度增五千三百四十，而各为每度差。因累其差以递加初数，满百为分，分满十为寸，各为每度晷差。又每度晷差数。

求阳城日晷每日中常数各置其气去极度，以极去戴日下度五十六，盈分八十二减半之，各得戴日之北度数及分。各以其消息定衰戴日北所直度分之晷差，满百为分，分满十为寸，各为每日晷差。乃递以息减消加其气初晷数，得每日中晷常数也。

求每日中晷定数各置其日所在气定小馀，以爻统减之，馀为中后分。置前后分，以其日晷差乘之，如大衍通法而一，为变差。乃以变差加减其日中晷常数，冬至后，中前以差减，中后以差加。夏至后，中前以差加，中后以差减。冬至一日有减无加，夏至一日有加无减。各得每日中晷定数。

求每日夜半漏定数置消息定衰，满象积为刻，不满为分。各递以息减消加其气初夜半漏，各得每日夜半漏定数。

求晨初馀数置夜半定漏全刻，以九千一百二十乘之，十九乘刻分从之，如三百而一，所得为晨初馀数，不尽为小分。

求每日昼夜漏及日出入所在辰刻各倍夜半之漏，为夜刻。以减百刻，馀为昼刻。减昼五刻以加夜，即昼为见刻，夜为没刻。半没刻以半辰刻加之，命起子初刻算外，即日出辰刻。以见刻加之，命如前，即日入辰刻。置夜刻以五除之，得每更差刻，又五除之，得每筹差刻。以昏刻加日入辰刻，得甲夜初刻。又以更筹差加之，得次更一筹之数。以次累加，满辰刻去之，命如前，即得五夜更筹所当辰及分也。其夜半定漏，亦名晨初夜刻。

求每日黄道去极定数置消息定衰，满百为度，不满为分，各递以息减消加其气初去极度，各得每日去极定数。

求每日距中度定数置消息定衰，以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乘之，如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七而一，为每日度差。差满百为度，不满为分。各递以息加消减其气初距中度，各得每日距中度定数。倍距中度以减周天度，五而一，所得为每更度差。

求每日昏明及每更中宿度所临置其日所在赤道宿度，以距中度加之，命宿次如前，即得其日昏中所临宿度。以每更差度加之，命如前，即乙夜初中所临宿度及分也。

求九服所在每气初日中晷常数置气去极度数相减，各为生气消息定数，因测所在冬夏至日晷长短，但测至即得，不必要须冬至。于其戴日

之北度及分晷数中，校取长短，同者便为所在戴日北度数及分。气各以消定数加减之，因冬至后者每气以减，因夏至后者每气以加。各得每气戴日北度数及分。各因其气所直度分之晷数长短，即各为所在每定气初日中晷常数。其测晷有在表南者，亦据其晷尺寸长短，与戴日北每度晷数同者，因取其所直之度，去戴日北度数，反之，为去戴日南度，然后以消息定数加减。

求九服所在昼夜漏刻冬夏至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当处昼夜刻数。乃相减，为冬夏至差刻。半之，以加减二至昼夜刻数，加夏至、减冬至。为春秋分定日昼夜刻数。乃置每气消息定数，以当处二至差刻数乘之，如二至去极差度四十七分，八十而一，所得依分前后加减二分初日昼夜漏刻，春分前秋分后，加夜减昼；春分后秋分前，加昼减夜。各得所在定气初日昼夜漏刻数。求次日者，置每日消息定衰，亦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所得以息减消加其气初漏刻，各得所求。其求距中度及昏明中宿日出入所在，皆依阳城法求，仍以差度而今有之，即得也。

又术置所在春秋分定日中晷常数，与阳城每日晷数校取同者，因其日夜半漏，即为所在定春秋分初日夜半漏。求馀气定日，每以消息定数，依分前后加减刻分。春分前以加，分后以减；秋分前以减，分后以加。满象积为刻，不满为分，各为所在定气初日夜半定漏。

求次日以消息定衰依阳城法求之，即得。此术究理，大体合通。但高山平川，视日不等。校其日晷，长短乃同。考其日漏，多少悬别。以兹参课，前术为审也。

大衍步交会术第六

交终：八亿二千七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二十二。

交中：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终日：二十七；馀，六百四十五；秒，一千三百二十二。

中日：十三；馀，一千八百四十二；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朔差日：二；馀，九百六十七；秒，八千六百七十八。

望差日：一；馀，四百八十三；秒，九千三百三十九。

望数日：十四；馀，二千三百二十六；秒，五十。

交限日：十二；馀，一千三百五十八；秒，六千三百二十二。

交率：三百四十三。

交数：四千三百六十九。

辰法：七百六十。

秒分法：一万。

推天正经朔入交以交终去朔积分，不尽，以秒分法乘。盈交终，又去之。馀如秒法而一，为入交分。不尽，为秒。入交分满大衍通法，为日；不满，为馀。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馀秒。

求次朔入交因天正所入，加朔差日及馀秒，盈终日及馀秒者，去之。数除如前，即次月经朔加时所入。

求望以望数日及馀秒加之，去命如前，即得所求。若以经朔望小馀减之，各其日夜半所入交泛日及馀秒。

求定朔夜半入交恆视经朔望夜半所入，定朔望大馀。有进退者，亦加减交日。否则，因经为定，各得所求。求次定朔夜半入交：因前定朔夜半所入，大月加交差日二，月小加日一，馀皆二千三百九十四、秒八

千六百七十八。求次日：累加一百，数除如前，各其夜半所入交泛日及馀秒。

求朔望入交常日各以其日入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其入交泛，馀满大衍通法从日，即为入交常及馀秒。

求朔望入交定日各置其日入转朓朒定数，以交率乘之，如交数而一。所得以朓减朒加入交常，馀数如前，即为入交定日及馀秒。

求月交入阴阳历恆视其朔望入交定日及馀秒，如中日及馀秒已下者，为月入阳历，已上者，以中日及馀秒去之，馀为月入阴历。

求四象六爻每度加减分及月去黄道定数以其爻加减率与后爻加减率相减，为前差。又以后爻率与次后爻率相减，为后差。二差相减，为中差。置所在爻并后爻加减率，半中差以加而半之，十五而一，为爻末率，国为后爻初率。每以本爻初末率相减，为爻差。十五而一，为度差。半之，以加减初率，少象减之，老象加之。为定初率。每次度差累加减之，少象以差减，老象以差加。各得每度加减定分。乃修积其分，满百二十为度，各为每度月去黄道度数及分。其四象，初爻无初率，上爻无末率，皆倍本爻加减率，十五而一。所得各以初末率减之，皆互得其率。馀依术算，各得所求。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阴阳度数各置其日夜半入转日及馀秒，馀以其日夜半入交定日及馀秒减之也，其秒母不等，当循率相通，然后减之，如不足减，即转终日及一馀秒，然后减之。馀为定交初日夜半入转日及馀秒。乃以定交初日夜半入馀与其日夜半入馀，各乘其日转定分，如大衍通法而一。所得满转法为度，不满为分。各以加其日转积度及分，乃相减，其馀即为其夜半月行入阴阳度数及分也。转求次日，但以其日转定分加之，满转法为度，即得。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四象度数置其日夜半入阴阳度数及分，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若以小象除之，则兼除差度一、度分一百六、大分十三、小分十四，讫，然以次象除之。所得以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为次，命起少阳算外，即其日夜半所入象度数及分也。先以三十乘阴阳度分，十九而一，为度分。乘又除，为小分。然以象度及分除之。

求朔望夜半月行入六爻度数置其日夜半所入象度数及分，以一爻之度一十五除之。所得命起其象初爻算外，即以其日夜半所入爻度数及分

也。其月行入少象初爻之内，皆为沾近黄道度。当朔望则有亏蚀。求入蚀限：其入交定日及馀秒，如望差已下交限已上者，为入蚀限。望入蚀限，则月蚀；朔入蚀限，月在阴历则日蚀。入限，如望差已下，为交后。交限已上者，以减中日及馀，为交前。置交前后定日及馀秒通之，为去交前后定分。置去交定分，以十一乘之，如二千六百四十三除之，为去交度数。不尽，以大衍通法乘之，复除为馀。大抵去交十三度以上，虽入蚀限，为涉交数微，光影相接，或不见蚀。

求月蚀分其去交定分七百七十九已下者，皆蚀既。已上者，以交定分减望差，馀以一百八十三约之。尽半已下，为半弱；已上，为半强。命以十五为限，得月蚀之大分。

求月蚀所起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其蚀十二分已上者，皆起于正东，复于正西。此皆据南方正午而论之，若蚀于馀方者，各随方面所在，准此取正，而定其蚀起复也。

求月蚀用刻置月蚀之大分。五已下，因增三。十已下，因增四。十已上，因增五。其去交定分五百二十已下，又增半。二百六十已下，又增半。各为泛用刻率。

求每日差积定数以所入气并后气增损差，倍六爻乘之，综两气辰数除之，为气末率。又列二气增损差，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数而一。少减多，馀为气差。加减末率，冬至后以差减，夏至后以差加。为初率。倍气差，亦倍六爻乘之，复综两气辰数以除之，为日差。半之，以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日差累加减气初定率，冬至后以差加，夏至后以差减。为每日增损差。乃循积之，随所入气日加减气下差积，各其日定数。其二至之前一气，皆后无同差，不可相并，各因前末为初率。以气差冬至前减，夏至前加，为末率。馀依算术，各得所求也。

阴历：

蚀差：一千二百七十五。

蚀限：二千五百二十四。

或限：三千六百五十九。

阳历：

蚀限：一百三十五。

或限：九百七十四。

求蚀差及诸限定数各置其差、限，以蚀朔所入气日下差积，阴历减之，阳历加之，各为蚀定差及定限。

求阴历阳历的蚀或蚀其阴历去交定分满蚀定差已上，为阴历蚀。不满者，虽在阴历，皆类同阳历蚀也。其去交定分满蚀定限已下者，其蚀的见。或限以下者，其蚀或见或不见。

求日蚀分阴历蚀者，置去交定分，以蚀定差减之，馀一百四已下者，皆蚀既。已上者，以一百四减之，其馀以一百四十三约之，其入或限者，以一百五十二约之。半已下为半弱，半已上为半强，以减十五，馀为日蚀之大分。其同阳历蚀者，但去交定分，少于蚀定差六十已下者，皆蚀既。六十已上者，置去交定分，以阳历蚀定限加之，以九十约之。其阳历蚀者，直置去交定分，亦以九十约之。其入或限者，以一百四十三约之。半已下为半弱，半已上为半强，命以十五为限，亦得日蚀之大分。

求日蚀所起月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月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其蚀十二分已上，皆起正西，复于正东。此亦据南方正午而论之。

求日蚀用刻置所蚀之大分，皆因增二。其阴历去交定分多于蚀定差七十已上者，又增三十五；已下者，又增半。其同阳历去交定分少于蚀定差二十已下者，又增半；四十已下者，又增半少。各为泛月刻半率。

求日月蚀甚所在辰置去交定分，以交率乘之，二十乘交数除之，所得为差。其月道与黄道同名者，以差加朔望定小馀；异名，以差减朔望定小馀，置馀定馀。如求发敛加时术入之，即蚀甚所在辰刻及分也。其望甚辰月当冲蚀。

求亏初复末置日月蚀泛用刻率，副之，以乘其日入转损益率，如大衍通法而一。所得应朒者，依其损益；应朓者，损加益减其副，为定用刻数。半之，以减蚀甚辰刻，为亏初；以加蚀甚辰刻，为复末。其月蚀求入更筹者，置月蚀定用刻数，以其日每更差刻除，为更数；不尽，以每筹差刻除，为筹数。综之为定用更筹。乃累计日入至蚀甚辰刻置之，以昏刻加日入辰刻减之，馀以更筹差刻除之。所得命以初更筹外，即蚀

甚筹。半定用更筹减之，为亏初；以加之，为复末。按天竺僧俱摩罗所传断日蚀法，其蚀朔日度躔于郁车宫者，的蚀。诸断不得其蚀，据日所在之宫，有火星在前三后一之宫并伏在日下，并不蚀。若五星总出，并水见，又水在阴历，及三星已上同聚一宿，亦不蚀。凡星与日别宫或别宿则易断，若同宿则难断。更有诸断，理多烦碎，略陈梗概，不复具详者。其天竺所云十二宫，则中国之十二次也。曰郁车宫者，即中国降娄之次也。十二次宿度，首尾具载“历仪分野”卷中也。

求九服所在蚀差先测所在冬、夏至及春分定日中晷长短、阳城每日中晷常数，校取同者，各因其日蚀差，即为所在冬、夏至及春秋分定日蚀差。

求九服所在每气蚀差以夏至差减春分差，以春分差减冬至差，各为率。并二率半之，六而一，为夏率。二率相减，六一为差。置总差，六而一，为气。半气差，以加夏率，又以总差减之，为冬率。冬率即是冬至之率也。每以气差加之各气，为每气定率。乃循其率，以减冬至蚀差，各得每气初日蚀差。求每日，如阳城求之，若戴日之北，当计其所在，皆反之，即得。

大衍步五星术第七

岁星

终率：一百二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九；秒，十八。

终日：三百九十八；馀，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

变差算：空；馀，三十四；秒，十四。

象算：九十一；馀，二百三十八；秒，五十七十二。

爻算：十五；馀，一百六十六；秒，四十六十二。

镇星

终率：一百一十四万九千三百九十九；秒，九十八。

终日：三百七十八；馀，二百七十九；秒，九十八。

变差算：空；馀，二十二；秒，九十二。

象算：九十二；馀，二百三十七；秒，八十七。

爻算：十五；馀，一百六十六；秒，三十一。

太白

终率：一百七十七万五千三十；秒，十二。

终日：五百八十三；馀，二千七百一十一；秒，十二。

中合日：二百九十一；馀，二千八百七十五；秒，六。

变差算：空；馀，三十；秒，五十三。

象算：九十二；馀，二百三十八；秒，三十四五十四。

爻算：十五；馀，一百六十六；秒，三十九九。

辰星

终率：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终日：一百一十五；馀，二千六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中合日：五十七；馀，二千八百五十九；秒，八十六。

变差算：空；馀，一百三十六；秒，七十八六十。

象算：九十一；馀，二百四十四；秒，九十八六十。

爻算：十五；馀，一百六十七；秒，三十九七十四。

辰法：七百六十。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推五星平合置中积分，以天正冬至小馀减之，各以其星终率去之，不尽者，返以减终率，满大衍通法为日，不满为馀，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后星平合日算及馀秒也。

求平合入爻象历置积年，各以其星变以差乘之，满乾实去之，不满者，以大衍通法约之，为日。不尽为馀秒。以减其星冬至夜半后平合日算及馀秒，即平合入历算数及馀秒也。各四约其馀，同其辰法也。

求平合入四象置历算数及秒，以一象之算及馀秒除之，所得，依入爻象次命起少阳算外，即平合所入象算数及馀秒也。

求平合入六爻置所入象算数及馀秒，以一爻之算及馀秒除之，所得，命起其象初爻算外，即平合所入爻算数及馀秒也。

求四象六爻每算损益及进退定数以所入爻与后爻损益率相减为前差，又以后爻与次后爻损益率相减为后差，前后差相减为中差。置所入爻并后爻损益率，半中差以加之，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为爻末率，因为后爻初率。皆因前爻末率，以为后爻初率。初末之率相减，为爻差。倍爻差，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为算差。半之，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算差累加减爻初定率，少象以差减，老象以差加。为每损益率。

循累其率，随所入爻，损益其下进退，即各得其算定。其四象初爻无初率，上爻无末率，皆置本爻损益，四而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各以初末率减之，皆互得其率。馀依术算，各得所求。

求平合入进退定数各置其星平合所入爻之算差，半之，以减其所入算损益率。损者，以所入馀乘限差，辰法除，并差而半之；益者，半入馀乘差，亦辰法除。加所减之率，乃以入馀乘之，辰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算下进退，各为平合所入进退定数。此法微密，用算稍繁。若从省求之，亦可置其所入算馀，以乘其下损益率，如辰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算下进退，各为定数。

求常合置平合所入进退定数，金星则倍置之。各以合下乘数乘之，除数除之，所得满辰法为日，不满为馀，以进加退减平合日算及馀秒，先以四约平合馀，然以进加退减也。即为冬至夜半后常合日算及馀也。

求定合置常合日先后定数，四而一，所得满辰法为日，不满为馀。乃以先减后加常合算及馀，即为冬至夜半后定合日算及馀也。

求定合度置其日盈缩分，四而一以定合馀乘之，满辰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缩减其定馀，以加其日夜半日度馀，先四约夜半日度馀以加之。满辰法从度。依前命之算外，即为定合加时度及馀也。

求定合月日置冬至夜半后定合日算及馀秒，以天正冬至大小馀加之，天正经朔大小馀减之。其至、朔小馀，皆以四约之，然用加减。若至大馀少于经朔大馀者，又以爻数加之，然以经朔大小馀减之。其馀满四象之策及馀，除之，为月数，不尽者，为入朔日算及馀。命月数起天正日算起经朔算外，即定所在日月也。其定朔大馀有进退，进减退加一日，为在其日月定及馀也。

求定合入爻置常合及定合应加减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乃以加减其平合入爻算馀，满若不足，进退其算，即为定合入爻算数及馀也。

求变行初日入爻置定合入爻算数及馀，以合后伏下变行度常率加之，满爻率去之，命爻次如前，即次变初日入爻算数及馀也。更求次变入爻变入，但以其下行度常加之，去命如上节。

求变行初日入进退定数各置其变行初日入爻算数及馀，如平合求进退术入之，即得变行初日所入进退定数也。置进退定数，各以其下乘数

乘之，除数除之，所得各为进退变率。

求变行日度率置其本进退变率与后变率，同名者，相消为差。在进前少，在退前多，各以差为加；在进前多，在退前少，各以差为减。异名者，相从谓并。前退后进，各以并为加；前进后退，各以并为减。逆行度率则反之。皆以差及并，加减日度中率，各为日度变率。其水星疾行，直以差以并加减度之中率，为变率。其日直因中率为变率，不烦加减也。

求变行日度定率以定合日与后变初日先后定数，同名相消为差，异名者相从为并。四而一，所得满辰法为度。乃以盈加缩减其合后伏度之变率及合前伏日之变率。金水夕合日度，加减反之。其二留日之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数为度，各加减本迟度之变率。谓以多于中率之数加之，少于中率之数减之。以下加减准此。退行度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倍所差之数，各加减本疾度之变率。其木土二星，既无迟疾，即加减前后顺行度之变率。其水星疾行度之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数为日，各加减留日变率。其留日变率若少不足减者，即侵减迟日变率也。各加减变率讫，皆为日度定率。其日定率有分者，前后辈之。辈，配也。以少分配多分，满全为日，有馀转配。其诸变率不加减者，皆依变率为定率。

求定合后夜半星所在度置其星定合馀，以减辰法，馀以其星初日行分乘之，辰法而一，以加定合加时度馀，满辰法为度。依前命之算外，即定合后夜半星所在宿及馀。自此以后，各依其星，计日行度所至，皆从夜半为始也。转求次日夜半星行至：各以其星一日所行度分，顺加退减之。其行有小分者，各满其法从行分一。行分满辰法，从度一。合之前后，伏不注度，留者因前，退则依减。顺行出虚，去六虚之差；退行入虚，先加此差。先置六虚之差，四而一，然用加减。讫，皆以转法约行分为度分，各得每日所至。其三星之行日度定率，或加或减，益疾益迟，每日渐差，难为预定，今且略据日度中率商量置之。其定率既有盈缩，即差数合随而增损，当先检括诸变定率与中率相近者，因用其差，求其初末之日行分为主。自馀变因此消息，加减其差，各求初末行分。循环比校，使际会参合，衰杀相循。其金水皆以平行为主，前后诸变，亦准此求之。其合前伏虽有日度定率，如至合而与后算计却不叶者，皆从后算为定。其五星初见伏之度，去日不等，各以日度与星度相校。木去日十四度，金十一度，火土水各十七度，皆见；各减一度皆伏。其木火土三星前顺之初，后顺之末，又金水疾行、留、退初末，皆是见伏之初日，注历消息定之。其金水及日月等度，并弃其分也。

求每日差置所差分为实，以所差日为法。实如法而一，所得为行分，不尽者为小分。即是也每日差所行分及小分也。其差若全，不用此术。

求平行度及分置度定率，以辰法乘之，有分者从之，如日定率而一，为平行分。不尽，为小分。其行分满辰法为度，即是一日所行度及分。

求差行初末日行度及分置日定率减一，以差分乘之。二而一，为差率，以加减平行分。益疾者，以差率减平为初日，加平为末日。益迟者，以差率加平为初日，减平为末日也。加减讫，即是初末日所行度及分。其差不全而与日相合者，先置日定率减一，以所差分乘之，为实。倍所差日为法。实如法而一，为行分。不尽者，因为小分，然为差率。

求差行次日行度及分置初日行分，益迟者，以每日差减之；益疾者，以每日差加之，即为次日行度及分也。其每日差、初日行皆有小分，母既不同，当令同之。然用加减，转求次日，准此各得所求也。

径求差行馀日行度及分置所求日减一，以每日差乘之，以加减初日行分，益迟减之，益疾加之。满辰法为度，不满为行分，即是所求日行度及分也。

求差行，先定日数，径求积度及分置所求日减一，次每日差乘之，二而一，所得，以加减初日行分。益迟减之，益疾加之。以所求日乘之，如辰法而一，为积度。不尽者，为行分。即是从初日至所求日积度及分也。

求差行，先定度数，径求日数置所求行度，以辰法乘之，有分者从之。八之，如每日差而一，为积。倍初日行分，以每日差加减之。益迟者加之，益疾者减之。如每日差而一，为率。今自乘，以积加减之，益迟者以积减之，益疾者以积加之。开方除之。所得，以率加减之。益迟者以率加之，益疾者以率减之。乃半之，即所求日数也。其开方除者，置所开之数为实，借一算于实之下，名曰下法。步之，超一位，置商于上方，副商于下法之上，名曰方法。命上商以除实，毕，倍方法一折，下法再折，乃置后商于下法之上，名曰隅法。副隅并方，命后商以除实，毕，隅从方法折下就除，如前开之。讫除，依上术求之即得也。

求星行黄道南北各视其星变行入阴阳爻而定之。其前变入阳爻为黄

道北，入阴爻为黄道南；后变入阳爻为黄道南，入阴爻为黄道北。其金水二星，以爻变为前变，各计其变行，起初日入爻之算，尽老象上爻末算之数，不满变行度常率者，因置其数，以变行日定率乘之，如变行度常率而一，为日。其入变日数，与此日数以下者，星在黄道南北，依本所入阴阳爻为定。过此日数之外者，黄道南北则返之。

志第十五 天文上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故古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征以致理，以授人时，以考物纪 ，修其德以顺其度，改其过以慎其灾，去危而就安，转祸而为福者也。夫其五纬七纪之名数，中官外官之位次，凌历犯守之所主，飞流彗孛之所应，前史载之备矣。

武德年中，薛颐、庾俭等相次为太史令，虽各善于占候，而无所发明。贞观初，将仕郎直太史李淳风始上言灵台候仪是后魏遗范 ，法制疏略，难为占步。太宗因令淳风改造浑仪，铸铜为之，至七年造成。淳风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语在《淳风传》。其所造浑仪，太宗令置于凝晖阁以用测候，既在宫中，寻而失其所在。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一行奏云，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有司云：“承前唯依赤道推步，官无黄道游仪，无由测候。”时率府兵曹梁令瓒待制于丽正书院，因造游仪木□羡，甚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黄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瓒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铁为之，庶得考验星度，无有差舛。”从之，至十三年造成。又上疏曰：

按《舜典》云：“在璇枢玉衡，以齐七政。”说者以为取其转运者为枢，持正者为衡，皆以玉为之，用齐七政之变 ，知其盈缩进退，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浑天仪也。

自周室衰微，畴人丧职，其制度遗象，莫有传者。汉兴，丞相张苍首创律历之学。至武帝诏司马迁等更造汉历 ，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与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闳运算转历，今赤道历星度，则其遗法也。后汉永元中，左中郎将贾逵奏言：“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壹以赤道度之，不与天合，至差一日以上。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与待诏星官考校。”奏可。问典星待诏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奏，以圆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日月行赤道，至牵牛、东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岁永元四载也。明年，始诏太史造黄道铜仪。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与赤道

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望日。仪，黄道与度运转，难候，是以少终其事。其后刘洪因黄道浑仪，以考月行出入迟速。而后代理历者不遵其法，更从赤道命文，以验贾逵所言，差谬益甚，此理历者之大惑也。

今灵台铁仪，后魏明元时都匠解兰所造，规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动　　，乃如胶柱，不置黄道，进退无准。此据赤道月行以验入历迟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时。近秘阁郎中李淳风著《法象志》，备载黄道浑仪法，以玉衡旋规，别带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用法颇杂，其术竟寝。

臣伏承恩旨，更造游仪，使黄道运行，以追列舍之变，因二分之中以立黄道　，交于轸、奎之间，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黄道之内，又施白道月环，用究阴阳朓朒之数，动合天运，简而易从，足以制器垂象，永传不朽。

于是玄宗亲为制铭，置之于灵台以考星度。其二十八宿及中外官与古经不同者，凡数十条。又诏一行与梁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　，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币，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馀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当时共称其妙。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僚。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

今录游仪制度及所测星度异同，开元十二年分遣使诸州所测日晷长短，李淳风、僧一行所定十二次分野，武德已来交蚀及五星祥变，著于篇。

黄道游仪规尺寸：

旋枢双环：外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竖八分，厚三分，直径四尺五寸九分，即古所谓旋仪也。南北斜两极，上下循规各三十四度，两面各画周天度数。一面加钉，并用银饰，使东西运转如浑天游仪。中旋枢轴至两极首内，孔径大两度半，长与旋环径齐，并用古尺四分为度。

玉衡望筒：长四尺五寸八分，广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径六分，古用玉饰之。玉衡，衡施于轴中，旋运持正，用窥七曜及列星之阔狭，外方内圆，孔径一度半，周日轮也。

阳经双环：外一丈七尺三寸，内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广四寸，厚四分，直径五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相固，两面画周天度数，一面加钉，并银饰之。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双间挟枢轴及玉衡望筒，旋环于中也。

阴纬单环：外内广厚周径，皆准阳经，与阳经相衔各半，内外俱齐。面平上为天，以下为地，横周阳环，谓之阴浑也。面上为两界，内外为周天百刻。平上御制铭序及书，并金为字。

天顶单环：外一丈七尺三寸，竖广八分，厚三分，直径五尺四寸四分。当中国人顶之上，东西当卯酉之中，稍南，使见日出入，令与阳经、阴纬相固，如壳之裹黄。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黄道十二度，去北极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强。

赤道单环：外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横八分，厚三分，直径四尺九寸。赤道者，当天之中，二十八宿之列位也。其本，后魏解兰所造也。因著双规，不能运动。臣今所造者，上列周天星度，使转运随天，仍度穿一穴，随穴退交，不有差谬。即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轸十三度；冬至，日在牵牛初，今在斗十度。拟随差却退，故置穴也。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顶三十六度而横置之。

黄道单环：外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横八分，厚四分，直径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黄道。古人知有其事，竟无其器，遂使太阳陟降，积岁有差。月及五星，亦随日度出入，规制不知准的，斟量为率，疏阔尤多。臣今创置此环，置于赤道环内，仍开合使随转运，出入四十八度，而极画两方，东西列周天度数，南北列百刻，使见日知时，不有差谬。上列三百六十策，与用卦相准，度穿一穴，与赤道相交。

白道月环：外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横度八分，厚三分，直径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迟疾，与日行缓急相反。古无其器，今创置于黄道环内，使就黄道为交合，出入六十度，以测每夜行度。上画周天度数，穿一穴，拟移交会，并用铜铁为之。

李淳风《法象志》说有此日月两环，在旋仪环上。既用玉衡，不得

遂于玉衡内别安一尺望筒。运用既难，其器已涩。

游仪四柱，龙各高四尺七寸。水槽、山各高一尺七寸五分。槽长六尺九寸，高广各四寸。水池深一寸，广一寸五分。龙者能兴云雨，故以饰柱。柱在四维，龙下有山云，俱在水平槽上，并铜为之。

游仪初成，太史所测二十八宿等与《经》同异状：

角二星，十二度；赤道黄道度与古同。旧《经》去极九十一度，今则九十三度半。《星经》云："角去极九十一度，距星正当赤道，其黄道在赤道南，不经角中。"今测角在赤道南二度半，黄道复经角中，即与天象符合。

亢四星，九度。旧去极八十九度，今九十一度半。氐四星，十六度。旧去极九十四度，今九十八度。房四星，五度。旧去极一百八度，今一百一十度半。心三星，五度。旧去极一百八度，今一百一十一度。尾九星，十八度。旧去极一百二十度，一云一百四十一度，今一百二十四度。箕四星，十一度。旧去极一百一十八度，今一百二十度。南斗六星，二十六度。旧去极一百一十六度，今一百一十九度。牵牛六星，八度。旧去极一百六度，今一百四度。须女四星，十二度。旧去极一百度，今一百一度。虚二星，十度。旧去极一百四度，今一百一度。北星旧图入虚宿，今测在须女九度。危三星，十七度。旧去极九十七度，今九十七度。北星旧图入危宿，今测在虚六度半。室二星，十六度。旧去极八十五度，今八十三度。东壁二星，九度。旧去极八十六度，今八十四度。

奎十六星，十六度。旧去极七十六度，一云七十度，今七十三度。东壁九度，奎十六度，此错以奎西大星为距，即损壁二度，加奎二度，今取西南大星为距，即奎、壁各不失本度。娄三星，十三度。旧去极八十度，今七十七度。胃三星，十四度。昴七星，十一度。旧去极七十四度，今七十二度。毕八星，十七度。旧去极七十八度，今七十六度。觜觿三度，旧去极八十四度，今八十二度。毕赤道与黄道度同。觜赤道二度，黄道三度。其二宿俱当黄道斜虚。毕有十六度，尚与赤道度同。觜总二度，黄道损加一度，此即承前有误。今测毕有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并依天正。参十星，旧去极九十四度，今九十二度。东井八星，三十三度。旧去极七十度，今六十八度。舆鬼五星，旧去极六十八度，今古同也。柳八星，十五度。旧去极七十七度，一云七十九度，今八十度半。柳，合用西头第三星为距，比来错取第四星，今依第三星为正。七

星十度，旧去极九十一度，一云九十三度，今九十三度半。张六星，十八度。旧去极九十七度，今一百度。张六星，中央四星为硃鸟嗉，外二星为翼。比来不取膺前为距，错取翼星，即张加二度半，七星欠二度半。今依本《经》为定。

翼二十二星，十八度。旧去极九十七度，今一百三度。轸四星，十七度。旧去极九十八度，今一百度。文昌，旧二星在鬼，四星在井；今四星在柳，一星在鬼，一星在井。北斗，魁第一星旧在七星一度，今在张十三度。第二星旧在张二度，今在张十二度半。第三星旧在翼二度，今在翼十三度。第四星旧在翼八度，今在翼十七度太。第五星旧在轸八度，今在轸十度半。第六星旧在角七度，今在角四度少。第七星旧在亢四度，今在角十二度少。天关，旧在黄道南四度，今当黄道。天江，旧在黄道外，今当黄道。天囷，旧在赤道外，今当赤道。三台：上台旧在井，今测在柳；中台旧在七星，今在张。建星，旧去黄道北半度，今四度半。天苑，旧在昴、毕，今在胃、昴。王良，旧五星在壁，今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旧在觜，今在毕宿。云雨，旧在黄道外，今在黄道内七度。雷电，旧在赤道外五度，今在赤道内二度。霹雳，旧五星并在赤道外四度，今四星在赤道内，一星在外。土公吏，旧在赤道外，今在赤道内六度。虚梁，旧在黄道内四度。外屏，旧在黄道外三度，今当黄道。八魁，旧九星并在室，今五星在壁，四星在室。长垣，旧当黄道，今在黄道北五度。军井，准《经》，在玉井东南二度半。天椁，旧在黄道北，今当黄道。天高，旧在黄道外，今当黄道。狗国，旧在黄道外，今当黄道。罗堰，旧当黄道，今在黄道北。

黄道，春分之日与赤道交于奎五度太；秋分之日交于轸十四度少；冬至之日于斗十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之日于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带天之中，用分列宿之度；黄道斜运，以明日月之行。其冬至，洛下闳起于牛初，张衡等迁于斗度，由每岁差分不及旧次也。

日晷：《周礼》大司徒，常“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郑氏以为“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焉。”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为然。

谨按《南越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影居表南。交州日影觉北三寸，林邑觉九寸一分，所谓开北户以向日也。”交州，大略去洛九千馀里，盖水陆曲折，非论圭表所度，惟直考实，其五千乎！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影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馀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又按贞观中，史官所载铁勒、回纥部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师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干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草多百药，地出名马，骏者行数百里。北又距大海，昼长而夕短，既日没后，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日出入之所云。凡此二事，皆书契所未载也。开元十二年，太史监南宫说择河南平地，以水准绳，树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马县，北至之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州台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仪古台表，夏至影长一尺五寸微强。又自浚仪而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许州扶沟县表，夏至影长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沟而南一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豫州上蔡武津表，夏至影长一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馀。而先儒以为王畿千里，影移一寸，又乖舛而不同矣。

今以句股图校之，阳城北至之晷，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长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四分。凡度分皆以十分为法。自滑台表视之，高三十五度三分。差阳城九分。自浚仪表视之，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阳城四分。自武津表视之，高三十三度八分。差阳城九分。虽秒分稍有盈缩，虽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枢极之远近不同，则黄道之轨景固随而迁变矣。

自此为率，推之比岁朗州测影，夏至长七寸七分，冬至长一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图测之，定气长四尺四寸七分。按图斜视，北极出地二十九度半。差阳城五度二分。蔚州横野军测影，夏至长二尺二寸九分，冬至长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长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图测之，定气六尺六寸三分半。按图斜视，北极出地四十度。差阳城五度二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径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阳城至朗州，一千八百二十六里百九十六步，自阳城至蔚州横野军，一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一十四步。北至之晷，差一尺五寸三分，自阳城至朗

州，差七寸二分，自阳城至横野军，差八寸。南至之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阳城至朗州，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阳城至横野军，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与南方差步，冬至与北方差多。又以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北极高二十度四分，冬至影长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长二尺九寸三分。差阳城十四度三分，其径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国，日在天顶北六度六分强，北极之高十七度四分，周圆三十五度，常见不隐。冬至影长六尺九寸，其径六千一百一十二里。假令距阳城而北，至铁勒之地亦十七度四分，合与林邑与等，则五月日在天顶南二十七度四分，北极之高五十二度，周圆一百四度，常见不隐。北至之屹四尺一寸三分，南至之屹二丈九就十寸六分。定春秋分影长九尺八寸七分。北方其没地才十五度馀，昏伏于亥之正西，晨见于丑之正东，以里数推之，已在回纥之北，又南距洛阳九千八百一十里，则五月极长之日，其夕常明，然则骨利干犹在其南矣。又先儒以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为句股，斜射阳城为弦，考周径之率以揆天度，当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馀。今测日影，距阳城五千馀里，已居戴日之南，则一度之广，皆宜三分去二，计南北极相去才八万馀里，其径五万馀里，宇宙之广，岂若是乎？然则王蕃所传，盖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义也。古人所以恃句股之术，谓其有征于近事。顾未知目视不能远，浸成微分之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如人游于大湖，广不盈百里，而睹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几千万里，犹睹日月朝出其中，夕入其中。若于朝夕之际，俱设重差而望之，必将小大同术而不可分矣。

夫横既有之，纵亦宜然。假令设两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数十里，若置火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又置火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复于二表之间，相距各五里，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则表首环屈而相会。若置火炬于两表之端，皆当无影。夫数十里之高与十里之广，然则斜射之影与仰望不殊。今欲求其影差以推远近高下，犹尚不可知也；而况稽周天积里之数于不测之中，又可必乎！假令学者因二十里之高以立句股之术，尚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木乎！原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将欲节宣和气，辅相物宜，而不在于辰次之周径；其所以重历数之意，将欲敬授人时，钦若乾象，而不在于浑、盖之是非。若乃述无稽之谈于视听之所不及，则君子阙疑而不质，仲尼慎言而不论也。而或者各守所传之器以述天体，谓浑元可任数而测，大象可运算而窥，终以六家之说，迭为矛盾。今诚

以为盖天，则南方之度渐狭；以为浑天，则北方之极浸高。此二者，又浑、盖之家未能有以通其说也。由是而观，则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区区于异同之辨，何益人伦之化哉！

又凡日晷差，冬夏至不同，南北亦异，而先儒一以里数齐之，丧其事实。沙门一行因修《大衍图》，更为《覆矩图》，自丹穴以暨幽都之地，凡为图二十四，以考日蚀之分数，知夜漏之短长。今载诸州测景尺寸如左：

林邑国，北极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护府，北极高二十六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县，北极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三寸七分半，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恆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上蔡县武津馆，北极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半。许州扶沟，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汴州浚仪太岳台，北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马，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恆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志第十六 天文下

天文之为十二次，所以辨析天体，纪纲辰象，上以考七曜之宿度，下以配万方之分野　，仰观变谪，而验之于郡国也。《传》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及七国交争，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故有周、秦、齐、楚、韩、赵、燕、魏、宋、卫、鲁、郑、吴、越等国。张衡、蔡邕，又以汉郡配焉。自此因循，但守其旧文，无所变革。且悬象在上，终天不易，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至开元初，沙门一行又增损其书，更为详密。既事包今古，与旧有异同，颇裨后学，故录其文著于篇。并配武德以来交蚀浅深及注蚀不亏，以纪日月之变云尔。

须女、虚、危，玄枵之次。子初起女五度，二千三百七十四分，秒四少。中虚九度，终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济北郡东逾济水　，涉平阴至于山茌，汉太山郡山茌县，属齐州西南之界。东南及高密，汉高密国，今在密州北界。自此以上，玄枵之分。东尽东莱之地，汉之东莱郡及胶东国，今为莱州、登州也。又得汉之北海、千乘、淄川、济南、齐郡，今为淄、青、齐等州，及济州东界。及平原、渤海，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今为德州、棣州，沧州其北界。自九河故道之北，属析木分也。

营室、东壁，陬訾之次。亥初起危十三度，二千九百二十六分太。中室十二度，五百五十分，秒二十一半。终奎一度。其分野：自王屋、太行而东　，尽汉河内之地，今为怀州、洺、卫州之西境。北负漳、鄴，东及馆陶、聊城，汉地自黎阳、内黄及鄴、魏、武安，东至馆陶、元城，皆属魏郡；自顿邱、三城、武阳，东至聊城，皆属东郡。今为相、魏、卫州。东尽汉东郡之地，汉东郡、清河，西南至白马、濮阳，东至东河、须昌，滨济，至于郓城。今为滑州、濮州、郓州。其须昌、济东之地，属降娄，非豕韦也。

奎、娄及胃，降娄之次。戌初起奎二度，一千二百一十七分，秒十七少。中娄一度，一千八百八十三。终胃三度。其分野：南届钜野　，东达梁父，以负东海。又东至于吕梁，乃东南抵淮水，而东尽于徐夷之地。东为降娄之次。得汉东平、鲁国。汉东平国在任城、平陆，今在兖州。奎为大泽，在陬訾之下流，滨于淮、泗，东北负山，为娄、胃之

墟。盖中国膏腴之地，百谷之所阜也。胃星得马牧之气，与冀之北土同占。

昴、毕，大梁之次。毕酉初起胃四度，二千五百四十九分，秒八太。中昴六度，一百七十四分半。终毕九度。其分野：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之赵国、广平、钜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真定。今为洺、赵、邢、恆、定、冀、贝、深八州。又分相、魏、博之北界，与瀛州之西，全赵之分。又北尽汉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群狄之国，皆大梁分也。

觜觿、参伐，实沈之次也。申初起毕十度，八百四十一分，十五太。中参七度，一千五百二十六，终井十一度。其分野：得汉河东郡，今为蒲、绛、晋州，又得泽州及慈州界也。及上党、今为泽、潞、仪、沁也。太原，今为并、汾州。尽西河之地。今为隰州、石州、岚州，西涉河，得银州以北也。又西河戎狄之国，皆实沈分也。今河东郡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为实沈之次，东井之分也。参伐为戎索，为武政，故殷河东，尽大夏之墟。上党次居下流，与赵、魏相接，为觜觿之分。

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井二十七度，二千八百二十八分，秒一半。终柳六度。其分野：自汉之三辅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陇坻至河西，西南尽巴、蜀、汉中之地，及西南夷犍为、越巂、益州郡，极南河之表，东至□柯，皆鹑首分也。鹑首之分，得《禹贡》雍、梁二州，其郡县易知，故不详载。狼星分野在江、河上源之西，孤矢、犬、鸡，皆徼外之象。今之西羌、吐蕃、蕃浑，及西南徼外夷，皆狼星之象。

柳、星、张，鹑火之次。午初起柳七度，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七星七度，一千一百三。终张十四度。其分野：北自荥泽、荥阳，并京、索，暨山南，得新郑、密县，至于方阳。方阳之南得汉之颍川郡阳翟、崇高、郏城、襄城，南尽鄴县。今为邓、汝、唐、仙四州界。又汉南阳郡，北自宛、叶，南尽汉东申、随之地，大抵以淮源桐柏、东阳为限。今之唐州、随州属鹑火，申州属寿星。又自洛邑负河之南，西及函谷南纪，达武当汉水之阴，尽弘农郡。汉弘农卢氏、陕县，今为虢、陕二州。上洛、商洛为商州。丹水为均州。宜阳、沔池、新安、陆浑，今属洛州。古成周、虢、郑、管、郐、东虢、密、滑、焦、唐、申、邓，皆鹑火分也，及祝融氏之都。新郑为祝融氏之墟，属鹑火。其东鄙则入寿星。旧说皆在函谷，非也。柳、星、舆鬼之东，又接汉源，故殷商、

洛之阳，接南河之上流。七星上系轩辕，得土行之正位，中岳象也，故为河南之分。张星直河南汉东，与鹑尾同占。

翼、轸，鹑尾之次。巳初起张十五度，一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二少。中翼十二度，二千四百六十一　，秒八半。终轸九度。其分野：自房陵、白帝而东，尽汉之南郡、南郡：巫县，今在夔州。秭归在西，夷陵在峡州。襄、夔、郢、申在襄、郢界，馀为荆州。江夏，江夏：竟陵今为复州，安、鄂、蕲、沔、黄五州，皆汉江夏界。东达庐江南郡。汉庐江之寻阳，今在江州，于山河之像，宜属鹑尾也。滨彭蠡之西，得汉长沙、武陵、桂阳、零陵郡。零陵今为道州、永州。桂阳今为郴州。大抵自沅、湘上流，西通黔安之左，皆楚之分也。又逾南纪，尽郁林、合浦之地。郁林县今在贵州。定林县今在廉州。合浦县今为桂州。今自富、昭、蒙、龚、绣、容、白、罕八州以西，皆属鹑尾之墟也。荆、楚、郧、都、罗、权、巴、夔与南方蛮貊，殷河南之南。其中一星主长沙国，逾岭徼而南，皆瓯东、青丘之分。今安南诸州，在云汉上源之东，宜属鹑火。

角、亢，寿星之次。辰初起轸十度，八十七，秒十四半。中角八度，七百五十　，秒三十。终氐一度。其分野：自原武、管城，滨河、济之南，东至封邱、陈留，尽陈、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阳。汉陈留郡，自封邱、陈留已东，皆入大火之分。汉汝南，今为豫州。西华、南顿、项城县今为陈州。汝阴县今在颍州。弋阳县在光州。西涉南阳郡，至于桐柏，又东北抵嵩之东阳。汉南阳郡舂陵、湖阳，蔡阳后分为舂陵郡，后魏以为南荆州，今有旧义阳郡，在申国之东界，今为申州。按中国地络，在南北河之间，故申、随、光三州，皆属《禹贡》豫州之分，宜属鹑火、寿星。非南方负海之地。古陈、蔡、随、许，皆属寿星分也。氐星涉寿星之次，故其分野殷雒邑众山之东，与亳土相接。

氐、房、心，大火之次也。卯初起氐二度，一千四百一十九分，秒五太。中房二度，二千八百五分　，秒一半。终尾六度。其分野：得汉之陈留县，自雍丘、襄邑、小黄而东，循济阴，界于齐、鲁，右泗水，达于吕梁，乃东南抵淮，西南接太昊之墟，尽济阴、山阳、楚国、丰、沛之地。济阴郡之定陶、冤句、乘氐，今在东郡。大抵曹、宋、徐、亳及郓州西界，皆属大火分。自商、亳以负北河，阳气之所升也，为心分。自丰、沛以负南河，阳气之所布也，为房分。故其下流皆与尾星同占，西接陈、郑，为氐星之分。

尾、箕，析木之次也。寅初起尾七度，二千七百五十分，秒二十一

少。中箕星五度，三百七十分　，秒六十七。终斗八度。其分野：自渤海九河之北，尽河间、涿郡、广阳国，汉渤海郡浮阳，今为清池县，属沧州。涿郡之饶阳，今属瀛州。涿县、良乡与广阳国蓟县，今在幽州。及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乐浪、玄菟，渔阳在幽州。右北平在白狼无终县，隋代为渔阳郡，古孤竹国，后置北平郡，今为平州。辽东在无虑县，即《周礼》医无闾山。乐浪在朝鲜县，玄菟在高句骊县，今皆在东夷也。古之北燕、孤竹、无终及东方九夷之国，皆析木之分也，尾得云汉之末流，北纪之所穷也。箕与南斗相近，故其分野在吴、越之东。

南斗、牵牛，星纪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一千四十二十分，秒二太。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一百分　　，秒八半。终女四度。其分野：自庐江、九江，负淮水之南，尽临淮、广陵，至于东海，庐、寿、和、濠、扬，皆属星纪也。又逾南河，得汉丹阳、会稽、豫章郡，西滨彭蠡，南涉越州，尽苍梧、南海。又逾岭表，自韶、广、封、梧、藤、罗、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东为星纪，其西皆属鹑尾之次。古吴、越及东南百越之国，皆星纪分也。南斗在云汉之下流，当淮、海之间，为吴分。牵牛去南河浸远，故其分野自豫章东达会稽，南逾岭徼，为越分。岛夷蛮貊之人，声教之所不洎，皆系于狗国。李淳风刊定《隋志》，郡国颇为详悉，所注郡邑多依用。其后州县又隶管属不同，但据山河以分耳。

灾异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贞观元年闰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闰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闰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闰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闰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高宗显庆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酉朔。总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二年九月壬寅朔。调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寅朔。开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则天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长寿二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载元年九月壬午朔。证圣元年二月己酉朔。圣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视元年五月己酉朔。长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中宗神龙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龙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睿宗太极元年二月丁卯朔。玄宗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开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九年五月乙巳朔，十二年闰十二月壬辰朔，十七年十

月丙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七月乙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闰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宝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载五月壬子朔，十三载六月乙丑朔。

肃宗至德元载十月辛巳朔。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蚀既，大星皆见。代宗大历三年三月乙巳朔，四年正月十五日甲午蚀。十三年甲戌，有司奏合蚀不蚀。十四年二月丙寅朔。德宗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蚀。有司奏，准礼请伐鼓于社，不许。太常卿董晋谏曰："伐鼓所以责群阴，助阳德，宜从经义。"竟不报。六年正月戊戌朔，有司奏合蚀不蚀，百僚称贺。七年六月庚寅朔，有司奏蚀，是夜阴云不见，百官表贺。八年十一月壬子朔，先是司天监徐承嗣奏："据历，合蚀八分，今退蚀三分。准占，君盛明则阴匿而潜退。请书于史。"从之。十年四月癸卯朔，有司奏太阳合亏，巳正后刻蚀之既，未正后五刻复满。太常奏，准礼上不视朝。其日阴云不见，百官表贺。十七年五月壬戌蚀。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蚀。宪宗谓宰臣曰："昨司天奏太阳亏蚀，皆如其言，何也？又素服救日，其仪安在？"李吉甫对曰："日月运行，迟速不齐。日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馀，率二十九日半而与日会。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异，或进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为月之所掩，故名薄蚀。虽自然常数可以推步，然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缓有急，即日为之迟速。稍逾常度，为月所掩，即阴浸于阳。亦犹人君行或失中，应感所致。故《礼》云："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之蚀。'古者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月蚀，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皆所以惧天戒而自省惕也。人君在民物之上，易为骄盈，故圣人制礼，务乾恭兢惕，以奉若天道。苟德大备，天人合应，百福斯臻。陛下恭己向明，日慎一日，又顾忧天谴，则圣德益固，升平何远。伏望长保睿志，以永无疆之休。"上曰："天人交感，妖祥应德，盖如卿言。素服救日，自贬之旨也，朕虽不德，敢忘兢惕。卿等当匡吾不迨也。"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癸丑朔。

长庆二年四月辛酉朔，三年九月壬子朔。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开成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当蚀，阴云不见。会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二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皆蚀。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夜，星孛于胃、昴间，凡二十八日，又孛于卷舌。贞观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星孛于虚、危，历于玄枵，凡十一日而灭。太宗谓侍臣曰："是何妖也？"虞世南对曰："齐景公时，有彗星。晏子对曰：'公穿池畏不深，筑台恐不高，行刑恐不重，是以彗为诫耳。'景公惧而修德，十

六日而星灭。臣闻若德政不修，麟凤数见，无所补也；苟政教无阙，虽有灾愆，何损于时。伏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矜大，勿以太平日久而骄逸，慎终如始，彗何足忧。”帝深嘉之。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星孛于毕、昴。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灭。总章元年四月，彗见五车，上避正殿，减膳，令内外五品已上上封事，极言得失。许敬宗曰：“星虽孛而光芒小，此非国眚，不足上劳圣虑，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敬宗又进曰：“星孛于东北，王师问罪，高丽将灭之征。”帝曰：“我为万国主，岂移过于小蕃哉！”二十二日星灭。上元二年十月，彗见于角、亢南，长五尺。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见东井，指南河、积薪，长三尺馀，渐向东北，光芒益穀，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经五十八日而灭。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著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床坐，勘问比有何灾异。太史令姚玄辩执之以闻。是夜彗见西方天市中，长五尺，渐小，向东行，出天市，至河鼓右旗，十七日灭。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见五车之北，凡二十五日而灭。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方有彗，长丈馀，凡四十九日灭。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见西方。景龙元年十月十八日，彗见西方，凡四十三日而灭。二年二月，天狗坠于西南，有声如雷，野雉皆雊。七月七日，星孛胃、昴之间。三年八月八日，星孛于紫宫。太极元年七月四日，彗入太微。开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见五车；三十日，星孛于毕、昴。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星孛于紫微垣，历斗魁，十馀日，阴云不见。武德元年六月三日，荧惑犯左执法。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荧惑入太微。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即位，召奕谓曰：“汝前奏事几累我，然而今后但须悉心尽言，无以前事为虑。”贞观十三年五月，荧惑犯右执法。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荧惑逆犯太微东籓上相。十七年三月七日，荧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其月二十二日，荧惑犯句陈。九月二十九日，荧惑犯太微西籓上将。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犯左执法，光芒相及。永徽三年六月二日，荧惑犯右执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执法。显庆五年二月三日，荧惑入南斗。龙朔元年九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执法。乾封二年五月，荧惑入轩辕。咸亨元年十二月，荧惑入太微。上元二年正月九日，荧惑犯房星。仪凤四年四月九日，荧惑犯羽林。调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经天。

长安四年，荧惑入月及镇星，犯天关。太史令严善思奏：法有乱臣伏罪，臣下谋上之变。岁馀，诛二张，五王立中宗。景龙三年六月八

日，太白昼见于东井。景云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太极元年三月三日，荧惑入东井；四月十二日，荧惑与太白守东井。先天元年八月十四日夜，月蚀尽，有星入月魄中。十六日，太白袭月。开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荧惑入南斗。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十馀日。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荧惑、太白同犯昴。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镇聚于东井。九年六月十八日，辰、岁会于东井。二十三日，辰、岁、太白又会于东井。贞观十八年五月，太白、辰合于东井。景云二年七月，太白、镇同在张宿。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坠于东都城内，殷殷有声。高祖谓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昔司马懿伐辽，有流星坠于辽东梁水上，寻而公孙渊败走，晋军追之，至其星坠处斩之。此王世充灭亡之兆也。"贞观十八年五月，有流星大如斗，五日出东壁，光照地，声如雷。咸亨三年二月三日，有流星如雷。景龙二年二月十九日，大星坠于西南，声如雷，野雉皆雊。景云二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至于上台。天宝三载闰二月十七日，星坠于东南，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内尤甚。景龙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气竟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乃止。九月四日，黄雾昏。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霓竟天。

灾异编年至德后

至德元年三月乙酉，岁、太白、荧惑合于东井。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壬戌五更，有流星大如斗，流于东北，长数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空。乾元元年四月，荧惑、镇、太白合于营室。太史南宫沛奏：所合之处战不胜，大人恶之，恐有丧祸。明年冬，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自溃于相州。五月癸未夜一更三筹，月掩心前星，二更四筹方出。六月癸丑，月入南斗魁。二年二月丙辰，月犯心前大星，相去三寸。三年四月丁巳夜五更，彗出东方，色白，长四尺，在娄、胃间，疾行向东北角，历昴、毕、觜、参、井、鬼、柳、轩辕，至太微右执法七寸所，凡五十馀日方灭。闰四月辛酉朔，妖星见于南方，长数丈。是时自四月初大雾大雨，至闰四月末方止。是月，逆贼史思明再陷东都，米价踊贵，斗至八百文，人相食，殍尸蔽地。上元元年十二月癸未夜，岁掩房星。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譔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单称元年，月首去正、二、三之次，以"建"冠之。其年建子月癸巳亥时一鼓二筹后，月掩昴，出其北，兼白晕；毕星有白气从北来贯昴。

司天监韩颍奏曰：“按石申占，‘月掩昴，胡王死’。又‘月行昴北，天下福’。臣伏以三光垂象，月为刑杀之征。二石歼夷，史官常占。毕、昴为天纲，白气兵丧，掩其星则大破胡王，行其北则天下有福。已为周分，癸主幽、燕，当羯胡窃据之郊，是残寇灭亡之地。”明年，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十月，雍王收复东都。上元三年正月时去上元之号，今存之以正年。建辰月，肃宗病。是月丙戌，月上有黄白冠连成晕，东井、五诸侯、南北河、舆鬼皆在中。建巳月，以楚州献定国宝，乃改元宝应，月复以正、二、三为次。其月，肃宗崩。

代宗即位。其月壬子夜，西北方有赤光见，炎赫亘天，贯紫微，渐流于东，弥漫北方，照耀数十里，久之乃散。辛未夜，江陵见赤光贯北斗，俄仆固怀恩叛。明年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避狄幸陕州。广德二年五月丁酉朔，日当蚀不蚀，群臣贺。十二月三日夜，星流如雨，自亥及晓。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经天，是月吐蕃逼京畿。二年六月丁未，日重轮，其夜月重轮，是年大水。大历元年十二月己亥，彗星出匏瓜，长尺馀，犯宦者星。二年七月癸亥，荧惑色赤黄，顺行入氐。乙丑夜，镇星色黄，近辰星，在东井初度。丙寅申时，有青赤气长四十馀尺，见日旁，久之乃散。己巳夜，岁星顺行去司怪七寸。庚午夜，月逼天关。壬申十二月，赤气长二丈亘日上。甲戌酉时，白气亘天。八月壬午，月入氐。戊子，月犯牵牛，相去九寸。己丑夜，月犯毕，相去四寸。九月戊申朔，岁星守东井，凡七日。乙卯，吐籓入寇，至邠宁。戊午夜，白雾起尾西北，弥漫亘天。乙丑昼，有流星大如一升器，其色黄明，尾迹长六七十尺，出于午，流于丑。戊辰夜，荧惑去南斗五寸。乙亥，青赤气亘于日旁。十一月辛酉夜，月去东井一尺。甲子夜，月去轩辕一尺。壬戌，京师地震，有声如雷，自东北来。十二月丁酉夜，荧惑入壁垒。戊戌，有黑气如雾，亘北方，久之方散。三年正月壬子夜，月掩毕。丁巳巳时，日有黄冠，青赤珥。三月乙巳朔，日有蚀之，自午亏，至后一刻，凡蚀十分之六分半。癸丑夜，太白去天衢八寸。癸酉夜，太白顺行，去岁星二尺。七月壬申夜，五星并列东井。占云：“中国之利。”八月己酉，月入毕。辛酉，月入东井。壬戌，火星去太白四寸。庚午夜，太白犯左执法，相去一尺。九月壬申夜，岁星入舆鬼。乙亥夜，大星如斗，自南流北，其光烛地。丁丑夜，荧惑入太微垣。己卯夜，太白犯左执法，相去六寸。戊子夜，岁星去舆鬼一尺。己丑夜，月犯东井，去五寸。庚戌，荧惑去太微五寸，太白去进贤四寸。癸巳，月去灵台一尺。四年正月十五日，日有蚀之。二月丙午夜，荧惑有芒角，去房星二尺所。丙辰夜，地震，有声如雷者三。三月壬午，荧惑有芒角，入氐。癸未，月去氐一尺。戊子夜，镇星近舆鬼。五月丙戌，京师

地震。七月，荧惑犯次相星。九月丁卯，荧惑犯郎位。是岁自四月霖雨，至秋末方息，京师米斗八百文。五年四月乙巳夜，岁星入轩辕。己未夜，彗出五车，蓬孛，光芒长三丈。五月己卯夜，彗出北方，其色白。癸未夜，彗随天东行，近八谷。甲申，西北方白气竟天。六月丙申，月去太微左执法一寸。丁酉，月去哭星二寸。庚子，月去氐七寸。癸卯，彗去三公二尺。庚戌，太白入东井。甲寅，白气出西北方，竟天。己未，彗星灭。七月，京师米价腾踊，斗千钱。六年七月乙巳夜，月掩毕，入昴毕中。壬子，月去太微二寸。八月庚辰，月入太微。九月壬辰，荧惑犯哭星，去二寸。庚子夜，火去泣星四寸，月掩毕。甲辰夜，西南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迹，光明照地，珠子散落，长五丈馀，出须女，入天市南垣灭。丁未，月入太微。辛亥，荧惑入壁垒。十月丁卯，月掩毕。甲戌，月入轩辕。十一月壬寅，月入太微。丙午夜，月掩氐。十二月己巳，月入太微。七年正月乙未夜，月近轩辕。二月戊午，月掩天关。辛酉，月逼舆鬼。己巳，荧惑逼天衢。三月辛卯，月逼灵台。四月丁巳，荧惑入东井。辛未，岁星入东角。壬申，月入羽林。丙子，镇星临太微。五月丙戌，月入太微。六月乙亥，月临东井。十二月甲子，太白入羽林。丙寅，雨土，是夜，长星出于参。八年五月庚辰，荧惑入羽林。六月戊辰，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迹，长三丈，流入太微。七月己卯，太白入东井，留七日而出。庚寅酉时，有气三道竟天。辛卯，荧惑临月。乙未，月掩毕中。八月戊午夜，荧惑临月。其月，硃滔自幽州入朝。九月癸未，月入羽林。己丑，月入太微。十月癸卯，太白临镇星。丙午夜，太白临进贤。丁巳夜，月掩毕。壬戌夜，月入鬼中。庚午，月近太白，并入氐中。十一月己卯，月入羽林。壬午，镇星逼进贤。癸未，太白掩房。癸巳，月入太微垣。闰十一月壬寅夜，太白、辰星会于危。癸丑，月掩天关。甲寅，月入东井。乙丑，月掩天关。丙寅，月入氐。十二月癸酉，月入羽林。九年正月癸丑，荧惑逼诸王星。三月丁未，荧惑入东井。四月乙亥，月临轩辕。丁丑，月入太微。五月己酉，太白逼荧惑。乙未夜，太白入轩辕。辛酉，辰星逼轩辕。六月戊寅，月逼天纲。己卯，月掩南斗。庚辰，月入太微。戊子，太白临左执法。七月甲辰，月掩房。辛亥，月入羽林。壬戌，月入舆鬼。八月辛卯，月掩轩辕。九月庚子，硃泚自幽州入朝，是夜，太白入南斗。甲子，荧惑入氐。十月戊子，木入南斗。十二月戊辰，月入羽林。十年正月，昭义军乱，逐薛嶧；田承嗣据河北叛。戊申，月逼轩辕。甲寅夜，荧惑、岁星合于南斗，并顺行。二月，河阳军乱，逐常休明。三月，陕州军乱，逐李国青。庚戌，荧惑入壁垒。四月甲子，荧惑顺行入羽林。庚午，月临轩辕。六月癸亥，太白临东井。乙丑夜，荧惑入壁，临天囷。戊辰，月入太微。乙亥，月临南斗。七月庚子，辰星、

太白顺行，同在柳。八月乙酉，荧惑顺行，临天高。戊子，月入太微。九月甲午，月临房。十月辛酉朔，日有蚀之。十二

月丙子夜，东方月上有白气十馀道，如匹帛，贯五车、东井、舆鬼、觜、参、毕、柳、轩辕，三更后方散。十一年闰八月丁酉，太白昼见。其年七月，李灵耀以汴州叛，十月，方诛之。十二年正月乙丑夜，月掩轩辕。癸酉夜，月掩心前星。丙子，月入南斗魁中。二月乙未，镇星入氐。辛亥夜，流星大如桃，尾长十丈，出匏瓜，入太微。三月壬戌，月入太微。戊辰，月逼心星。是月，幸臣元载诛，王缙黜。四月庚寅，月临左执法。乙未夜，月掩心前星。五月丙辰，月入太微。六月戊戌，月入羽林。七月庚戌，月入南斗。癸丑，荧惑逼司怪。己巳，宰相杨绾卒。乙亥，荧惑顺行，入东井。是岁，春夏旱，八月大雨，河南大水，平地深五尺。吐蕃入寇，至坊州。十月己丑，月临岁星。壬辰，月掩昴。乙未，月临五诸侯。庚子，月临左执法，遂入太微垣。十一月癸丑，太白临哭星。乙卯夜，月入羽林。戊辰，月临左执法。十二月辛巳，镇星临关键。壬午，月入羽林。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代宗崩。

德宗即位。明年改元建中。至四年十月，硃泚乱，车驾幸奉天。贞元四年五月丁卯，月犯岁星。乙亥，荧惑、镇、岁聚于营室三十馀日。八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十年三月乙亥，黄雾四塞，日无光。四月，太白昼见。元和七年正月辛未，月掩荧惑。六月乙亥，月去南斗魁第四星西北五寸所。八年七月四日夜，月去太微东垣之南首星南一尺所。癸酉夜，月去五诸侯之西第四星南七寸所。十月己丑，荧惑顺行，去太微西垣之南首星西北四寸所。九年二月丁酉，月去心大星东北七寸所。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迹尾长五丈，光芒照地，至右摄提南三尺所。九月己丑，月掩轩辕。十二年正月戊子，彗出毕南，长二尺馀，指西南，凡三日，近参旗没。十三年正月乙未，岁星退行，近太微西垣之南第一星。八月己未，月近南斗魁。壬戌，太白顺行，近太微。十四年正月己丑，月近东井北辕星。癸卯夜，月近南斗魁星。五月庚寅，月犯心前大星西南一尺所。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崩。

穆宗即位。七月庚申，荧惑退行，入羽林。癸亥夜，大星出勾陈，南流至娄北灭。八月己卯，月掩牵牛。长庆元年正月丙午，月掩钺星；二更后，月去东井南辕第一星南七寸。丙辰，南方大流星色赤，尾有迹，长三丈，光明烛地，出狼星北二尺所，东北流至七星三尺所灭。己未夜，星孛于翼。丁卯夜，星孛在辰上，去太微西垣南第一星七寸所。二月八日夜，太白犯昴东南五寸所。丁亥夜，月犯岁星南六寸所，在尾十三度。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车东南七寸所。七月壬寅，月掩房次相

星。乙丑夜，东方大流星，色黄，有尾迹，长六七丈，光明烛地，出参西北，向西流，至羽林东北灭。其月幽州军乱，囚其帅张弘靖，立硃克融。其月二十八日，镇州军乱，杀其帅田弘正、王廷凑。元和末，河北三镇皆以疆土归朝廷；至是，幽、镇俱失。俄而史宪诚以魏州叛，三镇复为盗据，连兵不息。八月辛巳夜，东北有大星自云中出流，白光照地，前后长丈二尺五寸，西北入蜀灭；太白在轩辕左角西北一尺所。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顺行，入太微，去左执法星西北一尺所。乙巳夜，去左执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关西北八寸。二年正月戊申，魏帅田布伏剑死，史宪诚据郡叛。二月甲戌夜，荧惑在岁星南七寸所。四月辛酉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不尽者四之一，燕、赵见之既。七月丙子夜，东方大星西流，至昴灭，其声如雷。十月甲子夜，月掩牵牛中星。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十一月丁丑，月掩左角。庚辰，月去房一尺所。十二月丁亥，月掩左角。庚戌夜，月近房星。壬子五更后，月近太白，相去一尺所。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崩。

敬宗即位。二月癸卯，太白犯东井，近北辕。三月甲子，荧惑犯镇星。壬申，太白犯东井，近北辕。四月十七日，染院作人张韶于柴草车中载兵器，犯银台门，共三十七人，入大内，对食于清思殿；其日禁兵诛之。七月乙卯夜，有大星出于天船，流犯斗魁第一星西南灭。八月丁亥，荧惑犯镇星。癸未，荧惑入东井。己丑，太白犯轩辕右角。十二月戊子夜，月掩东井。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阁道，至北极灭。宝历元年七月乙酉，月犯西咸，去八寸所。甲子夜，月掩毕。闰七月癸巳夜，月去心，距九寸。庚子，流星去北极，至南斗柄灭。八月乙卯，太白犯房，相去九寸。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月犯毕。甲午，月犯太微左执法。十月辛卯，月犯天囷，相去七寸。癸亥，太白临哭星，相去九寸。十一月庚辰，镇星犯东井，相去七寸。癸未夜，月去东井六寸。戊戌，西南大流星出羽林，入浊。十二月戊申夜，月犯毕。乙酉夜，西北方有雾起，须臾遍天。雾上有赤气，其色或深或浅，久而方散。二年正月甲戌夜，北方大流星长五丈馀，出紫微，过轸灭。甲申，月犯右执法，相去五寸。二月丙午夜，月犯毕。三月己巳，流星出河鼓，东过天市，入浊灭。四月甲子夜，西方大流星长三丈，穿天市垣，至房星灭。其月十七日，白虹贯日连环，至午方灭。五月甲戌，月去太微八寸所。癸巳，西北方大流星长三丈，光明照地，入天市垣中灭。甲午五更。荧惑犯昴。六月庚申，太白犯昴。七月壬申，流星长二丈，出斗北，入浊灭。其夜，月初入，巳上有流星向南灭。其夜，辰犯毕。八月丙申夜，北方大流星长四丈馀，出王良，流至北斗柄灭。甲辰夜，太白去太微八

寸所。丁未夜，荧惑近镇星西北。丁丑，荧惑去舆鬼七寸。十二月八日夜，敬宗为内官刘克明所弑，立绛王。枢密使王守澄等杀绛王，立文宗。

大和元年九月戊寅，月掩东井南辕星。四年四月辛酉夜四更五筹后，月掩南斗第二星。十一月辛未朔，荧惑犯右执法西北五寸，五年二月，宰相宋申锡、漳王被诬得罪。八年二月朔，日有蚀之。六月辛巳五更，有六流星，赤色，有尾迹，光明照地，珠子散落，出河鼓北流，近天棓灭，有声如雷。七月己巳夜，流星出紫微西北，长二丈，至北斗第一星灭。是夜五更，月犯昴。九月辛亥夜五更，太微宫近郎位有彗星，长丈馀，西指，西北行，凡九夜，越郎位星西北五尺灭。癸丑，月入南斗。庚申，右军中尉王守澄，宣召郑注对于浴殿门。是夜，彗星出东方，长三尺，芒耀甚猛。十二月丙戌夜，月掩昴。九年三月乙卯，京师地震。四月辛丑，大风震雷，拔殿前古树。六月庚寅夜，月掩岁星。丁酉夜一更至四更，流星纵横旁午，约二十馀处，多近天汉。其年十一月，李训谋杀内官，事败，中尉仇士良杀王涯、郑注、李训等十七家，朝臣多有贬逐。开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其月十五日，日有蚀之。二月乙亥夜四更，京师地震。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东方，长七尺馀，在危初度，西指。戊申夜，危之西南，彗长七尺，芒耀愈猛，亦西指。癸丑夜，彗在危八度。庚申夜，在虚三度半。辛酉夜，彗长丈馀，直西行，稍南指，在虚一度半。壬戌夜，彗长二丈，其广三尺，在女九度。癸亥夜，彗愈长广，在女四度。三月甲子朔，其夜，彗长五丈，岐分两尾，其一指氐，其一掩房，在斗十度。丙寅夜，彗长六丈，尾无岐，北指，在亢七度。文宗召司天监硃子容问星变之由，子容曰："彗主兵旱，或破四夷，古之占书也。然天道悬远，唯陛下修政以抗之。"乃敕尚食，今后每日御食料分为十日。其夜彗长五丈，阔五尺，却西北行，东指。戊辰夜，彗长八丈有馀，西北行，东指，在张十四度。诏天下放系囚，撤乐减膳，避正殿；先是，群臣拜章上徽号，宜并停。癸未夜，彗长三尺，出轩辕之右，东指，在张七度。六月，河阳军乱，逐李咏。是岁，夏蝗大旱。八月丁酉，彗出虚、危之间。十月，地南北震。三年十月十九日，彗见，长二丈馀；二十日夜，长二丈五尺；二十一日夜，长三丈；二十二日夜，长三丈五尺：并在辰上，西指轸、魁。十一月乙卯朔，是夜彗出东方，东西竟天。五月五日，太白犯舆鬼。六月一日，太白犯荧惑。二十八日，太白犯右执法。十月七日，太白犯南斗。四年正月丁巳，荧惑、太白、辰聚于南斗。癸酉，彗出于西方，在室十四度。闰月二十三日，又见于卷舌北，凡三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夜灭。二月二十六日，自夜四更至五更，四方中央流星大小二百馀，并西

流，有尾迹，长二丈。三月乙酉夜，月掩东井第三星。是岁，夏大旱，祷祈无应，文宗忧形于色。宰臣进曰："星官言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帝改容言曰："朕为人主，无德庇人，比年灾旱，星文谪见。若三日内不雨，朕当退归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宰相杨嗣复等呜咽流涕不已。七月辛丑，月犯荧惑，河南大水。八月辛未，流星出羽林，有尾迹，长十丈，有声如雷。十月辛酉，辰入南斗魁。五年正月，文宗崩。

武宗即位。会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从一鼓至五鼓，小流星五十馀，交横流散。七月二日，北方流星光明照地，东北流星有声如雷。九月癸巳，荧惑犯舆鬼。闰九月丁酉，荧惑贯鬼宿；戊戌，在鬼中。十一月六日，彗见西南，在室初度，凡五十六日而灭。其夜上方大流星光明烛地，东北流星有声。二年六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丙寅，太白犯东井。其夜，荧惑苍赤色，动摇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舆鬼。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侧，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毕口，距星东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轩辕大星。

旧仪：太史局隶秘书省，掌视天文历象。则天朝，术士尚献辅精于历算，召拜太史令。献辅辞曰："臣山野之人，性灵散率，不能屈事官长。"天后惜其才，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太史局不隶秘书省，自为职局，仍改为浑天监。至七月六日，又改为浑仪监。长安二年八月，献辅卒，复为太史局，隶秘书省，缘进所置官员并废。景龙二年六月，改为太史监，不隶秘书省。景云元年七月，复为太史局，隶秘书省。八月，又改为太史监。十一月，又改为太史局。二年闰九月，改为浑仪监。开元二年二月，改为太史监。十五年正月，改为太史局，隶秘书省。天宝元年，又改为太史监。

乾元元年三月，改太史监为司天台，于永宁坊张守珪故宅置。敕曰："建邦设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三星，主观察云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宜令所司量事修理。"旧台在秘书省之南。仍置五官正五人。司天台内别置一院，曰通玄院。应有术艺之士，征辟至京，于崇玄院安置。其官员：大监一员，正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丞三人，正六品。主簿三人，主事二人，五官正五人，五官副正五人，灵台郎一人，五官保章正五人，五官挈壶正五人，五官司历五人，五官司辰十五人，观生、历生七百二十六人。凡官员六十六人。宝应元年，司天少监瞿昙譔奏曰："司天丞请减两员，主簿减两员，主事减一员，保章正减三员，挈壶正减三员，监候减两员，司辰减七员，五陵司辰减五员。"从之。

天宝十三载三月十四日，敕太史监官除朔望朝外，非别有公事，一切不须入朝，及充保识，仍不在点检之限。

开成五年十二月，敕：“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并杂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须明制约。自今已后，监司官吏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委御史台察访。”

志第十七 五行

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殷太师箕子入周，武王访其事，乃陈《洪范》九畴之法，其一曰五行。汉兴，董仲舒、刘向治《春秋》，论灾异，乃引九畴之说，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推咎征天人之变。班固叙汉史，采其说《五行志》。绵代史官，因而缵之。今略举大端，以明变怪之本。

《经》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又曰："建用皇极。"《传》曰："畋猎不时，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好战功，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经》曰"敬用五事"，谓"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又曰"建用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疴，时则有青眚青祥。凡草木之类谓之妖，虫豸之类谓之孽，六畜谓之祸，及人谓之疴，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身外而来谓之祥也。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恒□暘，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时则有白眚白祥。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豫，厥罚恒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羸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疴，时则有赤眚赤祥。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疴，时则有黑眚黑祥。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厥咎蒙，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疴，时则有黄眚黄祥。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体代上之疴，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九畴名数十五，其要五行、皇极之说，前贤所以穷治乱之变，谈天人之际，盖本于斯。故先录其言，以传于事。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地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又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刘向曰："金木水沴土，地所以震。"《春秋》灾异，先书地震、日蚀，恶阴盈也。

贞观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丛二州地震，坏人庐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灵州地震，有声如雷。二十三年八月一日，晋州地震，坏人庐舍，压死者五十馀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侍中张行成曰："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本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伏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帝深然之。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先是，秦州百姓闻州西北地下殷殷有声，俄而地震，坏廨宇及居人庐舍数千间，地拆而复合，震经时不定，压死百馀人。玄宗令右丞相萧嵩致祭山川，又遣仓部员外郎韦伯阳往宣慰，存恤所损之家。

至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有声，地裂陷，坏庐舍，张掖、酒泉尤甚。至二载六月始止。大历二年十一月壬申，京师地震，有声自东北来，如雷者三。四年二月丙辰夜，京师地震，有声如雷者三。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是夕者三，巢鸟皆惊，人多去室。东都、蒲、陕亦然。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馀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馀人。其夜，京师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帝谓宰臣曰："盖朕寡德，屡致后土震惊，但当修政，以答天谴耳。"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时金、房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坏，人皆露处。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寅，已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京师地生毛，或白或黄，有长尺馀者。五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声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师又震，有声如雷。河中尤甚，坏城垒庐舍，地裂水涌。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时，震从东来，须臾而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师地震。宪宗谓侍臣曰："昨地震，草树皆摇，何祥异也？"宰臣李绛曰："昔周时地震，三川竭，太史伯阳甫谓周君曰：'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人乱也。人政乖错，则上感阴阳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纪灾异，先地震、日蚀，盖地载万物，日君象，政有感伤，天地见眚，书之示戒，用儆后王。伏愿陛下体励虔恭之诚，动以利万物、绥万方为念，则变异自消，休征可致。"九年三月丙辰，鸗州地震，昼夜八十震方止，压死者百馀人。大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师地震。开成元年二月乙亥夜四更，京师地震，屋瓦皆坠，户牖之间有声。二年十一月乙

丑夜，地南北微震。大中三年十月，京师地震，振武、天德、灵武、盐、夏等州皆震，坏军镇庐舍。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鬻州山崩，川水咽流。贞观八年七月七日，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太宗问秘书监虞世南曰："是何灾异？"对曰："春秋时梁山崩 ，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出次，祝币以礼焉。'晋侯从之，卒亦无害。汉文帝九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帝出令，郡国无来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经市入庙。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亦不足怪也。唯修德可以消变。"上然之。十七年八月四日，凉州昌松县鸿池谷有石五，青质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书燕山人士乐太国主尚汪谭奖文仁迈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ＮＯ毛才子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贞观昌大圣延四方上下治示孝仙戈入为善。"凉州奏。其年十一月三日，遣使祭之，曰："嗣天子某，祚继鸿业，君临宇县，夙兴旰食，无忘于政，导德齐礼，愧于前修。天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唯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贞符，具纪姓氏，列于石言。仰瞻睿汉，空铭大造，甫惟寡薄，弥增寅惧。敢因大礼，重荐玉帛，上谢明灵之贶，以申祗忄栗之诚。"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陨石十八于同州冯翊县，光曜，有声如雷。上问于志宁曰："此何祥也？当由朕政之有阙。"对曰："按《春秋》，陨石于宋五 ，内史过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于人事。陛下发书诫惧，责躬自省，未必不为福矣。"永昌中，华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昼飞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树木禾黍，宛然无损。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则天怒，流于岭南。开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风震电，蓝田山开百馀步。乾元二年六月，虢州阛乡县界黄河内女娲墓，天宝十三载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今年六月一日夜，河滨人家忽闻风雨声，晓见其墓踊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二，柳各长丈馀。郡守图画以闻，今号风陵堆。大历十三年，郴州黄芩山崩震，压杀数百人。建中初，魏州魏县西四十里，忽然土长四五尺数亩，

里人骇异之。明年，魏博田悦反，德宗命河东马燧、潞州李抱真讨之，营于陉山。幽州硃滔、恆州王武俊帅兵救田悦，王师退保魏县西。硃滔、武俊、田悦引军与王师对垒。三年十一月，硃滔僭称冀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悦时垒正当土长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长土为坛以祭。魏州功曹韦稔为《益土颂》以媚悦。马燧闻之，笑曰："田悦异常贼也。"

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 ，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洛水暴涨，漂六百馀家。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伏唯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愿陛下行之不怠，必当转祸为福，化咎为祥。况水之为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溢，静思厥咎，朕甚惧焉。文武百僚，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诸司供进，悉令减省。凡所力役，量事停废。遭水之家，赐帛有差。"二十日，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九月，黄河泛滥，坏陕州河北县及太原仓，毁河阳中氵单，太宗幸白马坂以观之。

永徽五年六月，恆州大雨，自二日至七日。滹沱河水泛溢，损五千三百家。总章二年七月，冀州奏：六月十三日夜降雨 ，至二十日，水深五尺，其夜暴水深一丈已上，坏屋一万四千三百九十区，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九月十八日，括州暴风雨，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城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区，杀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损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顷。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连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馀人。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馀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人行累日。先是，顿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二年三月，洛州黄河水溺河阳县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自盐坎已下至县十里石灰，并平流，津桥南北道无不碎破。文明元年七月，温州大水，漂流四千馀家。长安三年，宁州大霖雨，山水暴涨，漂流二千馀家，溺死者千馀人，流尸东下。十七日，京师大雨雹，人有冻死者。四年，自九月至十月，昼夜阴晦，大

雨雪。都中人畜，有饿冻死者。令开仓赈恤。

神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馀家。诏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

臣闻自昔后王，乐闻过，罔不兴；拒忠谏，罔不乱。何者，乐闻过则下情通，下情通则政无缺，此其所以兴也；拒忠谏则群议壅，群议壅则主孤立，此其所以乱也。伏见明敕，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大哉德音，其尧、舜之用心，禹、汤之责己也！

臣尝读书，观天人相与之际，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间甚密。是以政失于此，变生于彼，亦犹影之像形，响之赴声，动而辄随，各以类应。故《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窃见自夏已来，水气悖戾，天下郡国，多罹其灾。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涨，漂损百姓。谨按《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严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飨，多获福助。自陛下光临宝极，绵历炎凉，郊庙迟留，不得殷荐，山川寂寞，未议怀柔。暴水之灾，殆因此发。臣又按，水者阴类，臣妾之道。阴气盛满，则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纷错，暑雨滞淫，虽丁厥时，而汩恆度，亦阴胜之沴也。臣恐后庭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干外朝之政。伏愿深思天变，杜绝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气浸淫，于今未息。谨按《五行传》曰："思之不睿，时则有牛祸。"意者万机之事，陛下或未躬亲乎？昔太戊有异木生于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飞雉雊于鼎，祖己陈以政事，殷道再兴。此皆视履考祥，转祸为福之明鉴也。晁错曰："五帝其臣不及，则自亲之。"今朝廷怪异，虽则多矣，然皆仰知陛下天光。伏愿勤思德容，少凝大化，以万方为念，不以声色为娱，以百姓为忧，不以犬马为乐。暂劳宵旰，用缉明良，岂不休哉！天下幸甚！

臣闻三王之朝，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时，不能无小孽。备御之道，存乎其人。若细微之灾，恬而不怪，及祸变成象，骇而图之，犹水决而缮防，疾困而求药，虽复黾勉，亦何救哉！夫灾变应天，实系人事，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若乃雨旸或愆，则貌言为咎，雩禜之法，在于礼典。今暂逢霖雨，即闭坊门，弃先圣之明训，遵后来之浅术，时偶中之，安足神耶？盖当屏翳收津，丰隆戢响之日也。岂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灵；暂闭暂开，便欲发挥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谬哉！至今巷议街言，共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变理阴阳。夫如是，则赫赫师尹，便为虚设；悠悠苍生，复何所望？

自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夺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涤瑕荡秽。接凋残之后，宜缓其力役；当久弊之极，宜法训敦庞。良牧树风，贤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几可及。

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兹道。陛下自登皇极，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养德赞业。离明不可辍曜，震位不可久虚，伏愿早择贤能，以光储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姻戚之间，谤议所集，假令汉帝无私于广国，元规切让于中书，天下之人，安可户说。稽疑成患，冯宠生灾，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至如武三思等，诚能辍其机务，授以清闲，厚禄以富其身，蕃锡以奖其意，家国俱泰，岂不优乎？

夫爵赏者，君之重柄。《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自顷官赏，颇亦乖谬，大勋未满于人听，高秩已越于朝伦，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秘书监郑普思、国子祭酒叶静能，或挟小道以登硃紫，或因浅术以取银黄，既亏国经，实悖天道。《书》曰："制理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诚理乱安危之时也。伏愿钦祖宗之丕烈，伤王业之艰难，远佞人，亲有德，乳保之爱，妃主之家，以时接见，无令媟渎。

凡此数者，当今急务，唯陛下留神采纳，永保康宁。

疏奏不省。

右仆射唐休璟以霖雨为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闻天运其工，人代之而为理；神行其化，为政资之以和。得其理则阴阳以调，失其和则灾沴斯作。故举才而授，帝唯其难，论道于邦，官不必备。顷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国水灾，屡为人害。夫水，阴气也，臣实主之。臣忝职右枢，致此阴沴，不能调理其气，而乃旷居其官。虽运属尧年，则无治水之用；位侔殷相，且阙济川之功。犹负明刑，坐逃皇谴。皇恩不弃，其若天何？昔汉家故事，丞相以天灾免职。臣窃遇圣时，岂敢埙颜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门，冀移阴咎之征，复免夜行之眚。

神龙二年三月壬子，洛阳东十里有水影，月馀乃灭。四月，洛水泛滥，坏天津桥，漂流居人庐舍，溺死者数千人。三年夏，山东、河北二十馀州大旱，饥馑死者二千馀人。景龙二年正月，沧州雨雹，大如鸡卵。开元五年六月十四日，巩县暴雨连日，山水泛涨，坏郭邑庐舍七百馀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坏近河百姓二百馀户。八年夏，契丹寇营州，发关中卒援之。军次渑池县之阙门，野营谷水上。夜半，山水暴至，二万馀人皆溺死，唯行网役夫樗蒲，觉水至，获免逆旅之家，溺死死人漂入苑中如积。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东都谷、洛溢，入西上阳宫，宫人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田稼庐舍荡尽。掌关兵士，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一坊五百馀家俱失。其年，邓州三鸦口大水塞谷，初见二小兒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数百家。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涨，毁都城南龙门天竺、奉先寺，坏罗郭东南角，平地水深六尺已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树木荡尽。河南汝、许、仙、豫、唐、邓等州，各言大水害秋稼，漂没居人庐舍。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端门鸱吻尽落，都城内及寺观落者约半。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杨、寿、光、和、庐、杭、瀛、棣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因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七月甲子，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资产苗稼无子遗。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馀石，舟人皆死。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是秋，天下八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水，河南、河北尤甚。十五年七月甲寅，雷震兴教门楼两鸱吻，烧楼柱，良久乃灭。二十日，鄜州雨，洛水溢入州城，平地丈馀，损居人庐舍，溺死者不知其数。二十一日，同州损郭邑及市，毁冯翊县。八月八日，渑池县夜有暴雨，涧水、谷水涨合，毁郭邑百馀家及普门佛寺。是岁，天下六十三州大水损禾稼、居人庐舍，河北尤甚。十八年六月乙丑，东都瀍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助铺及仗舍，又损居人庐舍千馀家。二十七年八月，东京改作明堂，讹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下，以为厌胜。村邑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骚然，或言兵至。玄宗恶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东都及诸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二十九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漕；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

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十三载秋，

京城连月澍雨，损秋稼。

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禜门。京城坊市墙宇，崩坏向尽。东方瀍、洛水溢堤穴，冲坏一十九坊。上元二年，京师自七月霖雨，八月尽方止。京城宫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永泰元年，先旱后水。九月，大雨，平地水数尺，沟河涨溢。时吐蕃寇京畿，以水，自溃而去。二年夏，洛阳大雨，水坏二十馀坊及寺观廨舍。河南数十州大水。大历四年秋，大雨。是岁，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师米斗八百文，官出太仓米贱粜以救饥人。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祈晴。秋末方止。五年夏，复大雨，京城饥，出太仓米减价以救人。十二年秋，大雨。是岁，春夏旱，至秋八月雨，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决，漂溺田稼。

贞元二年夏，京师通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崔纵，自崇义里西门为水漂浮行数十步，街铺卒救之获免；其日，溺死者甚众。东都、河南、荆南、淮南江河泛溢，坏人庐舍。四年八月，连雨，灞水暴溢，溺杀渡者百馀人。八年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馀人。时幽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鄚、涿、蓟、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又徐州奏：自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郭邑庐里屋宇田稼皆尽，百姓皆登丘冢山原以避之。

元和七年正月，振武界黄河溢，毁东受降城。五月，饶、抚、虔、吉、信五州山水暴涨，坏庐舍，虔州尤甚，水深处四丈馀。八年五月，许州奏：大雨摧大隗山，水流出，溺死者千馀人。六月庚寅，京师大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水积城南，深处丈馀，入明德门，犹渐车辐。辛卯，渭水暴涨，毁三渭桥，南北绝济者一月。时所在霖雨，百源皆发，川渎不由故道。丙申，富平大风，折树一千二百株。辛丑，出宫人二百车，人得娶纳，以水害诫阴盈也。九年秋，淮南、宣州大水。十一年五月，京畿大雨，害田四万顷，昭应尤甚，漂溺居人。衢州山水涌，深三丈，坏州城，民多溺死。浮梁、乐平溺死者一百七十人，为水漂流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户。润、常、湖、陈、许等州各损田万顷。十二年秋，大雨，河南北水，害稼。其年六月，京师大雨，街市水深三尺，坏庐舍二千家，含元殿一柱陷。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根而拔者不知其数。仍令闭坊市北门以禳之。沧州大水。

长庆二年十月，好畤山水泛涨，漂损居人三百馀家，河南陈、许二

州尤甚。诏赈贷粟五万石，量人户家口多少，等第分给。大和三年四月，同官暴水，漂没三百馀家。六年，徐州自六月九日大雨至十一日，坏民舍九百家。四年夏，郓、曹、濮雨，坏城郭田庐向尽。苏、湖二州水，坏六堤，水入郡郭，溺庐井。许州自五月大雨，水深八尺，坏郡郭居民大半。会昌元年七月，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均州亦然。则天时，宗秦客以佞幸为内史，受命之日，无云而雷声震烈，未周岁而诛。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师县之李材村，有霹雳闪入人家，地震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测之无底。所裂之处，井厕相通，所冲之冢，棺柩出植平地无损，竟不知其故。仪凤三十年一月十四日，雨水冰。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冽，数日不解。宁王见而叹曰："谚云'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月王薨。乾元三年闰四月，大雾，大雨月馀。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永泰元年二月甲子夜，雷电震烈。三月，降霜为木冰。辛亥，大风拔木。

大历二年三月辛亥夜，京师大风发屋。十一月，纷雾如雪，草木冰。十年四月甲申夜，大雨雹，暴风拔树，飘屋瓦，宫寺鸱吻飘失者十五六，人震死者十二，损京畿田稼七县。七月己未夜，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馀只，全家陷溺者百馀户，死者四百馀人；苏、湖、越等州亦然。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馀。雪上有黄色，状如浮埃。四年正月，陈留十里许雨木，皆大如指，长寸馀，木有孔通中，所下立者如植。其年，宣州暴雨震电，有物坠地，猪首，手脚各有两指，执一赤斑蛇食之。逡巡，黑云合，不见。八年二月，京师雨土。五月己未，暴风破屋拔树，太庙屋及诸门寺署坏者不可胜计。十年六月辛丑晦，有水鸟集于左藏库。其夜暴雨，大风拔树十七年二月五日，大雨雹。七日，大霜。十六夜，大雨，震雷且电。十九日，大雨雪而电。元和三年四月壬申，大风毁含元殿西阙栏槛二十七间。八年三月丙子，大风拔崇陵上宫衙殿西鸱尾，并上宫西神门六戟竿折，行墙四十间醮坏。

长庆元年九月壬寅，京师震电，大风雨。四年五月庚辰，大风吹坏延喜、景风二门。

大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风雷雨坏长安县廨及经行寺塔。同、华大旱。七月辛酉，定陵台大风雨，震，东廓之下地裂一百三十尺，其深五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之。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大风，含元殿四鸱吻皆落，拔殿前树三，坏金吾仗舍，废楼观内外城门数处，光化门西城墙坏七十七步。是日，废长生院，起内道场，取李训言沙汰僧尼故

也。开成元年夏六月，凤翔、麟游县暴风雨，飘害九成宫正殿及滋善寺佛舍，坏百姓屋三百间，死者百馀人，牛马不知其数。长安四年九月后，霖雨并雪，凡阴一百五十馀日，至神龙元年正月五日，诛二张，孝和反正，方晴霁。先天二年四月，阴，至六月一百馀日，至七月三日，诛窦怀贞等一十七家，方晴。景龙中，东都霖雨百馀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恆雨，令我污行。"会中书令杨再思过，谓之曰："于理则然，亦卿牛劣耳。"贞元二十一年，顺宗风疾，叔文用事，连月霖雨不霁。乃以宪宗为皇太子，制出日即晴。《传》所谓"皇之不极，厥罚恆阴"，皆此数也。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对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之以成灾。"帝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杀虫致祸，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璿等，宜令待虫尽而刈禾将毕，即入京奏事。谏议大夫韩思复上言曰："伏闻河北蝗虫，顷日益炽，经历之处，苗稼都尽。臣望陛下省咎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诚，以答休咎。前后捕蝗使望并停之。"上出符疏付中书姚崇，乃令思复往山东检视虫灾之所，及还，具以闻。二十五年，贝州蝗食苗，有白鸟数万，群飞食蝗，一夕而尽。明年，榆林关有蚜蚄食苗，群雀来食，数日而尽。

天宝三载，贵州紫虫食苗，时有赤鸟群飞，自东北来食之。广德元年秋，蚜蚄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兴元元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蒸曝，去翅足翅而食之。明年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京师大乱之后，李怀光据河中，诸军进讨，国用罄竭。衣冠之家，多有殍殣者。旱甚，灞水将竭，

井皆无水。有司奏国用裁可支七旬。德宗减膳，不御正殿。百司不急之费，皆减之。元和元年夏，镇、冀蝗，害稼。长庆三年秋，洪州旱，螟蝗害稼八万顷。大和元年秋，旱，罢选举。开成二年，河南、河北旱，蝗害稼；京师旱尤甚，徙市，闭坊南门。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上忧形于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文宗懔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彗星谪见于上，若三日内不雨，当退归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宰臣呜咽流涕不能已。是岁，河南府界黑虫食苗。河南、河北蝗，害稼都尽。镇、定等州，田稼既尽，至于野草树叶细枝亦尽。会昌元年，山南邓、唐等州蝗，害稼。

贞观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云阳石燃方丈，昼如炭，夜则光见，投草木于其上则焚，历年方止。证圣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火，延及天堂，京城光照如昼，至曙并为灰烬。则天欲避殿彻乐，宰相姚璹以为火因麻主，人护不谨，非天灾也，不宜贬损。乃劝则天御端门观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则天时，建昌王武攸宁置内库，长五百步，二百馀间，别贮财物以求媚。一夕为天灾所燔，玩好并尽。景龙中，东都凌空观灾，火自东北来，其金铜诸像，销铄并尽。开元五年，洪、潭二州灾，火延烧郡舍。郡人先见火精赤暾暾飞来，旋即火发。十五年，衡州灾，火延烧三四百家。郡人见物大如甕，赤如烛笼，此物所至，即火发。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大雨雪，俄又雷震，飞龙厩灾。天宝二年六月七日，东都应天门观灾，延烧左右延福门，经日不减。九载三月，华岳庙灾。十载正月，大风，陕州运船失火，烧二百一十五只，损米一百万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又烧商人船一百只。其年八月六日，武库灾，烧二十八间十九架，兵器四十七万件。宝应元年十一月，回纥焚东都宜春院，延及明堂，甲子日而尽。广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鄂州失火，烧船三千艘，延及岸上居人二千馀家，死者四五千人。大历十年二月，庄严寺佛图灾。初有疾风，震雷薄击，俄而火从佛图中出，寺僧数百人急救之，乃止，栋宇无损。

贞元七年，苏州火。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二十年四月，开业寺火。元和四年，御史台舍火。七年，镇州甲仗库一十三间灾，节度使王承宗杀主守，坐死者百馀人。承宗方拒天军，而兵仗为灾所焚，天意嫉恶也。十年四月，河阴转运院火。十一月，献陵寝宫永巷火。十一年十二月，未央宫及飞龙草场火，皆王承宗、李师道谋挠用兵，阴遣盗纵火也。时李师道于郓州起宫殿，欲谋僭乱。既成，是岁为灾并尽，俄而族灭。大和元年十月甲辰，昭德宫火，延烧至宣政东垣及门下省，至晡方

息。八年十二月，昭成宫火。九年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会昌三年六月，万年县东市火，烧屋宇货财不知其数。又西内神龙宫火。大顺二年七月，汴州相国寺佛阁灾。是日晚，微雨，震电，寺僧见赤塊在三门楼藤网中，周绕一匝而火作。良久，赤塊北飞，越前殿飞入佛阁网中，如三门周绕转而火作。如是三日不息，讫为灰烬。

贞观初，白鹊巢于殿庭之槐树，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端。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掇之，送于野。高宗文明后，天下频奏雌雉化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献之，则天临朝之兆。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鶢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瞿□鸲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刺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大历八年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泥及柴，补殿之隙坏，凡十五处。其年九月，大鸟见于武功县，群鸟随而噪之。神策将军张日芬射得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其广四尺三寸，其毛色赤，形类蝙蝠。十一年，渭州获赤乌。十三年五月，左羽林军瞿□鸲乳雀。贞元三年三月，中书省梧桐树有鹊以泥为巢。四年夏，汴、郑二州群鸟皆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绪、纳恶之，命焚之，信宿而复，鸟口皆流血。十年四月，有大鸟飞集宫中，食杂骨数日，获之，不食而死。六月辛未晦，水鸟集左藏库。十四年秋，有鸟色青，类鸠鹊，息于宋郊，所止之处，群鸟翼卫，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阳之人适野聚观者旬日，人不知其名，郡人李翱见之曰："此鸾也，凤之次。"长庆元年六月，濮州雷泽县人张宪家榆树鸟巢，因风堕二雏，别树鹊引二鸟雏于巢哺之。开成二年六月，真兴门外野鹊巢于古冢。

永徽中，黑齿常之戍河源军，有狼三头，白昼入军门，射之毙。常之惧，求代。将军李谨代常之军，月馀卒。先天初，洛阳市人牵一羊，左肋下有人手，长尺许，以之乞丐。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三年，有熊白昼入广陵城，月馀，都督李处鉴卒。永泰二年十一

月，乾陵赤兔见。

大历二年三月，河中献玄狐。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六年八月丁丑，太极殿内廓下获白兔。八年七月，白鼠出内侍。十二年六月，苑内获白鼠。十三年六月戊戌，陇右汧源县军士赵贵家，猫鼠同乳，不相害，节度使硃泚笼之以献。宰相常衮率百僚拜表贺，中书舍人崔祐甫曰："此物之失性也。天生万物，刚柔有性，圣人因之，垂训作则。礼，迎猫，为食田鼠也。然猫之食鼠，载在祀典，以其能除害利人，虽微必录。今此猫对鼠，何异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据礼部式录三瑞，无猫不食鼠之目。以此称庆，理所未详。以刘向《五行传》言之，恐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则猫能致功，鼠不为害。"帝深然之。

建中四年五月，滑洲马生角。贞元四年二月，太仆寺郊牛生犊，六足，太仆卿周皓白宰相李泌，请上闻，泌笑而不答。又京师人家豕生子，两首四足，有司以白御史中丞窦参，请上闻，参寝而不奏。三月癸丑，鹿入京师西市门，众杀之。元和七年十一月，龙州武安川畲田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复生。麟之来，一鹿引之，群鹿随之，光华不可正视。使画工图麟及嘉禾来献。八年四月，长安西市门家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为二。大和九年八月，易定监军小将家马，因饮水吐出宝珠一，献之。

贞观中，汾州言青龙见，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坠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尺，长七寸。大足元年，虔州别驾得六眼龟，一夕而失。神龙中，渭河有蛤蟆，大如一石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是岁，大水漂溺京城数百家，商州水入城门，襄阳水至树杪。先天二年六月，西京朝堂砖阶，无故自坏。砖下有大蛇长丈馀，蛤蟆大如盘，面目赤如火，相向斗。俄而蛇入大树，蛤蟆入于草。其年七月三日，玄宗诛窦怀贞、岑羲等十七家。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馀。两蛇斗，白蛇吞黑蛇，至粗处，口眼流血，黑蛇头穿白蛇腹出，俄而俱死。旬日内桂阳大雨，山水暴溢，漂五百家，杀三百馀人。

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馀，长百尺，出于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叹曰："此欲决水注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数日蛇死。禄山陷洛之兆也。李揆作相前一月，有大蛤蟆如床，见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为蟆天使也，有福庆之事。乾元二年九月，通州三冈县放生池中，日气下照，水腾波涌上，有黄龙跃出，高丈馀，又于龙旁数处，浮出明

珠。大历八年，京师金天门外水渠获毛龟。贞元三年，李纳献毛龟。元和七年四月，舒州桐城县有黄、青、白三龙各一，翼风雷自梅天陂起，约高二百尺，凡六里，降于浮塘坡。九年四月，道州二青龙见于江中。大和二年六月七日，密州卑产山北面有龙见。初，赤龙从西来，续有青龙、黄龙从南来，后有白龙、黑龙从山北来，并形状分明。自申至戌，方散去。

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状如天尊像，太守张景夫拔柱以献。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白芝，一茎三花。肃宗制《玉灵芝诗》三篇，群臣皆贺。占曰："白芝主丧。"明年，上皇、肃宗俱崩。二年九月，含辉院生金芝。永泰二年二月，京城槐树有虫食叶，其形类蚕。其年六月，太庙第二室芝草生。大历四年三月，润州上元县芝草生，一茎四叶，高七寸。八年，庐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九年九月，晋州神山县庆唐观桧树已枯重荣。十二年五月甲子，成都府人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其年十一月，蔡州汝阳县芝草生，紫茎黄盖。兴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县大空寺僧院李树，种来十四年，才长一丈八尺，今春枝忽上耸，高六尺，周围似盖，九尺馀。又先天太后墓槐树上有灵泉漏出，今年六月，其上有云气五色，又黄龙再见于泉上。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雷，桃李俱花。长庆三年十二月，水不冰，草萌芽，如正二月之候。

神龙二年三月，洛阳东七里有水影，侧近树木车马之影，历历见水影中，月馀方灭。乾元二年七月，岚州合河关黄河水，四十里间，清如井水，经四日而后复。宝应元年九月甲午，华州至陕州二百馀里，黄河清，澄澈见底。大历二年，醴泉出栎阳，愈疾。贞元四年七月，自陕州至河阴，河水色如墨，流入汴河，止于汴州城下，一宿而复。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愈病。江淮已南，远来奔凑求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论其妖。宰相裴度判汴州所申状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牒汴州观察使填塞讫申。

玄宗初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后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大历十三年二月，太仆寺廨有佛堂，堂内小脱空金刚左臂上忽有黑汗滴下，以纸承色，色即血也。明年五月，代宗崩。

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十三：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八寸，有孔，辟人间兵疫；二曰玉鸡毛，白玉也，以孝理天下则见；三曰谷璧，白玉也，粟粒，无雕镌之迹，王者得之，五谷丰熟；四曰西

王母白环二，所在处外国归伏；五曰碧色宝，圆而有光；六曰如意宝珠，大如鸡卵；七曰红色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采桑钩，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无孔；十三缺。凡十三宝。置之日中，白气连天。初，楚州有尼曰真如，忽有人接之升天，天帝谓之曰："下方有灾，令第二宝镇之。"即以十三宝付真如。时肃宗方不豫，以为瑞，乃改元宝应，仍传位皇太子，此近白祥也。宝历二年五月，神策军修苑内古汉宫，掘得白玉床，其长六尺，以献。

大历十年二月，京兆神策昭应妇人张氏，产一男二女。贞元八年二月，许州人李狗兒持杖上含元殿，击栏槛，又击杀所擒卒，诛之。十年四月，巨人迹见常州。元和二年，开红崖冶役夫将化为虎，众以水沃之，化而不果。长庆四年四月十七日，染坊作人张韶与卜者苏玄明，于柴草车内藏兵仗，入宫作乱，二人对食于清思殿。是日，禁军诛张韶等三十七人。宝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贺文妻产三男。大和九年，京师讹言郑注为主上合金丹，须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或相告云，某处失几兒。人家扃锁小兒甚密。上恐，遣中使喻之，乃止。开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狂人刘德广入含元殿，诏付京兆府杖杀之。

隋末有谣云："桃李子，洪水绕杨山。"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才。后李密据洛口仓以应其谶。隋文时，自长安故城东南移于唐兴村置新都，今西内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今有大槐树，柯枝森郁，即村门树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将去之，文帝曰："高祖尝坐此树下，不可去也。"调露中，高宗欲封嵩山，累草仪注，有事不行。有谣曰："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征兵马，旁道打腾腾。"高宗至山下遘疾，还宫而崩。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及神龙中，韦后用事，郑愔作《桑条歌》十篇上之。龙朔中，俗中饮酒令，曰："子母去离，连台龙拗倒。"俗谓杯盘为子母，又名盘为台，即中宗废于房州之应也。时里歌有《突厥盐》，及则天遣尚书阎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为可汗，挟之入寇。如意初，里歌云："黄麞黄麞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后契丹李万荣叛，陷营州，则天令总管曹仁师、王孝杰等将兵百万讨之，大败于黄麞谷，契丹乘胜至赵郡。垂拱已后，东都有《契苾兒歌》，皆淫艳之词。后张易之兄弟有内嬖，易之小字契苾。元和小兒谣云："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为盗所害，是元和十年六月三日。

《五行传》所谓诗妖，皆此类也。

上元中为服令，九品已上佩刀砺等袋，纷帨为鱼形，结帛作之，为鱼像鲤，强之意也。则天时此制遂绝，景云后又佩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为七宝帐，有鱼龙鸾凤之形，仍为象床、犀簟。则天令凤阁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不获已，然心恶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为定州刺史。

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又令尚方取百兽毛为鞯面，视之各见本兽形。韦后又集鸟毛为鞯面。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开元初，姚、宋执政，屡以奢靡为谏，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

韦庶人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权倾人主，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和死。再嫁嗣虢王。及玄宗诛韦后，虢王斩七姨首以献。

志第十八 地理一

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职贡，分县道以控华夷。虽《皇坟》、《帝典》之殊涂，《禹贡》、《周官》之异制，其于建侯胙土，颁瑞剖符，外凑百蛮，内亲九牧，古之元首，咸有意焉。然子弟受封，周室竟贻于衰削；郡县为理，秦人不免于败亡。盖德业有浅深，制置无工拙。殷、周未为得，秦、汉未为非。摭实而言，在哲后守成而已。谨详前代隆平之时，校今日耗登之数，存诸户籍，以志休期。

昔秦并天下，裂地为四十九郡，郡置守尉，以御史监之。其地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际海滨。汉兴，以秦郡稍大，析置郡国。武帝斥越攘胡，土宇弥广。哀、平之季，凡郡国百有三，县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而诸郡置十三部刺史分统之。谓司隶、并、荆、兖、豫、扬、冀、青、徐、益、交、凉、幽等十三州。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八里。后汉郡国，百有五，县道侯国千一百八十六。亦如西京之制，置十三州刺史以充郡守。其地广袤，亦如前制。

曹魏之时，三分鼎峙，淮、汉之间，鞠为斗壤。洎太康混一，寻陷胡戎。南北分争，何暇疆理？三百年间，废置不一。及隋氏平陈，寰区一统。大业三年，改州为郡，亦如汉制，置司隶、刺史，以纠郡守。大凡隋簿，郡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其地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际大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极盛也。及大业季年，群盗蜂起，郡县沦陷，户口减耗。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刺史。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至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

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

提封。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议者以权重不便，寻亦罢之。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理京师城内都畿、河东理蒲卅理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理汴州河北、理魏州陇右、理鄯州山南东道、理襄州山南西道、理梁州剑南、理益州淮南、理扬州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岭南理广州。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开元已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

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焉耆治所，在安西府东八百里。于阗，在安西府南二千里。疏勒，在安西府西二千余里。

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北庭节度使所治，在北庭都护府，管兵二万人，马五千疋，衣赐四十八万疋段。突骑施牙帐，在北庭府西北三千余里。坚昆，在北庭府北七千里。东北去斩啜千七百里。瀚海军，在北庭府城内，管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疋。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马三百疋。

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赤水军，在凉州城内，管兵三万三千人，马万三千疋。大斗军，在凉州西二百余里，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疋。建康军，在甘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疋。宁寇军，在凉州东北千余里。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疋。墨离军，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疋。豆卢军，在沙州城内，管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疋。新泉军，在会州西北二百余里，管兵千人。张掖守捉，在凉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凉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凉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

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

百人　，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经略军，理灵州城内，管兵二万七百人，马三千疋。丰安军，在灵州西黄河外百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马千三百疋。安远城，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管兵七千人，马三千疋。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安北都护府治，在中受降城黄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马二千疋。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马千七百疋。振武军，在单于东都护府城内，管兵九千人，马千六百疋。

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　，云中守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疋，衣赐岁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天兵军，理太原府城内，管兵三万人，马五千五百疋。云中守捉，在单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马二千疋。大同军，在代州北三百里，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横野军，在蔚州东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马千八百疋。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管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府五百里，管兵四千人。岚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岚军，在岚州北百里，管兵一千人。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恆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马六千五百疋，衣赐八十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疋。威武军，在檀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疋。清夷军，在妫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疋。静塞军，在蓟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五百疋。恆阳军，在恆州城东，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军，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高阳军，在易州城内，管兵六千人。唐兴军，在莫州城内，管兵六千人。横海军，在沧州城内，管兵六千人。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　，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疋。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疋。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疋。

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在鄯州　，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临洮

军，在鄯州城内，管兵万五千人，马八千疋。河源军，在鄯州西百二十里，管兵四千人，马六百五十疋。白水军，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管兵四千人，马五百疋。安人军，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万人，马三百五十疋。振威军，在鄯州西三百里，管兵千人，马五百疋。威戎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管兵千人，马五十疋。绥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管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莫门军，在洮州城内，管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疋。宁塞军，在廓州城内，管兵五百人，马五十疋。积石军，在廓州西百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马三百疋。镇西军，在河州城内，管兵万一千人，马三百疋。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人。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使治　，在成都府，管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疋，衣赐八十万疋段，军粮七十万石。团结营，在成都府城内，管兵万四千人，马千八百疋。翼州，管兵五百人。茂州，管兵三百人。维州，管兵五百人。天宝军，在恭州东南九十里，管兵千人。柘州，管兵五百人。松州，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管兵千人。雅州，管兵四百人。当州，管兵五百人。黎州，管兵千人。昆明军，在巂州南，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疋。宁远城，在管兵二千人。悉州，管兵五千人。南江郡，管兵三百人。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经略使治，在广州　，管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经略军，在广州城内，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在恩州城内，管兵二千人。桂管经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安南经略使，治安南都护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经略使，管兵七百人。

长乐经略使，福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五百人。

东莱守捉、莱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东牟守捉。登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

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

东都畿汝防御观察使。领汝州，东都留守兼之。

河阳三城节度使。治孟州，领孟、怀二州。

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管汴、宋、亳、颍四州。

义成军节度使。治滑州，管滑、郑、濮三州。

忠武军节度使。治许州，管许、陈、蔡三州。

天平军节度使。治郓州，管郓、齐、曹、棣四州。

兖海节度使。治兖州，管兖、海、沂、密四州。

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管徐、泗、濠、宿四州。

平卢军节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莱四州。

陕州节度使。治陕州，管陕、虢二州。

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华州刺史领之。

同州防御长春宫使。同州刺史领之。

凤翔陇节度使。治凤翔府，管凤翔府、陇州。

邠宁节度使。治邠州，管邠、宁、庆、鄜、坊、丹、延、衍等州。

泾原节度使。治泾州，管泾、原、渭、武四州。

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盐、夏、绥、银、宥、丰、会、麟、胜、单于府等州。

河中节度使。治河中府，管蒲、晋、绛、慈、隰等州。

昭义军节度使。治潞州，领潞、泽、邢、洺、磁五州。

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管汾、辽、沁、岚、石、忻、宪等州。

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领之，管云、蔚、朔三州。

魏博节度使。治魏州，管魏、贝、博、相、澶、卫六州。

义昌军节度使。治沧州，管沧、景、德三州。

成德军节度使。治恆州，领恆、赵、冀、深四州。

义武军节度使。治定州，领易、祁二州。

幽州节度使。治幽州，管幽、涿、瀛、莫、檀、蓟、平、营、妫、顺等十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治兴元府，管开、通、渠、兴、集、凤、洋、蓬、利、璧、巴、阆、果、金、商等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管襄、复、均、房、邓、唐、随、郢等州。元和中，淮、蔡用兵，析邓、唐二州别立一节度。

荆南节度使。治江陵府，管归、夔、峡、忠、万、沣、朗等州，使亲王领之。

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汉、眉、嘉、资、简、维、茂、黎、雅、松、扶、文、龙、戎、翼、邛、嶲、姚、柘、恭、当、悉、奉、叠、静等州，使亲王领之。

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梓州，管梓、绵、剑、普、荣、遂、合、渝、泸等州。

武昌军节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蕲、黄、安、申、光等州。

淮南节度使。治扬州，管扬、楚、滁、和、舒、寿、庐等州，使亲王领之。

浙江西道节度使。治润州，管润、苏、常、杭、湖等州。或为观察使。

浙江东道节度使。治越州，管越、衢、婺、温、台、明等州。或为观察使。

福建观察使。治福州，管福、建、泉、汀、漳等州。

宣州观察使。治宣州，管宣、歙、池等州。

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洪州，管洪、饶、吉、江、袁、信、虔、抚等州。丧乱后，时升为节度使。

湖南观察使。治潭州，管潭、衡、郴、、连、道、永、邵等州。

黔中观察使。治黔州，管涪、溪、思、费、辰、锦、播、施、珍、夷、业、溱、南、巫等州。

岭南东道节度使。治广州，管广、韶、循、岗、恩、春、贺、潮、端、藤、康、封、泷、高、义、新、勤、窦等州。

岭南西道桂管经略观察使。治桂州，管桂、昭、蒙、富、梧、浔、龚、郁林、平琴、宾、澄、绣、象、柳、融等州。

邕管经略使。治邕州，管邕、贵、党、横、田、严、山、峦、罗、潘等州。

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容、辩、白、牢、钦、岩、禺、汤、瀼、古等州。

安南都护节度使。治安南府，管交、武峨、粤、芝、爱、福禄、长、峰、陆、廉、雷、笼、环、崖、儋、振、琼、万安等州。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地图归国，又析置节度。

秦州节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阶等州。

凉州节度使。治凉州，管西、洮、鄯、临、河等州。

瓜沙节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乾符之后，天下乱离。礼乐征伐，不自朝廷。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

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汉地东至乐浪、玄菟、，今高丽、渤海是也。今在辽东，非唐土也。汉境西至燉煌郡，今沙州，是唐土。又龟兹，是西过汉之盛也。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

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虽未盈两汉之数，晋、魏以来，斯为盛矣。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簿，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今但自武德已来，备书废置年月。其前代沿革，略载郡邑之端。俾职方之臣，不殆于顾问耳。

十道郡国

关内道一河南道二

关内道

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京师西有大明、兴庆二宫，谓之三内。有东西两市。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余步。皇城之南大街曰硃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京兆尹总其事。东内曰大明宫，在西内之东北，高宗龙朔二年置。正门曰丹凤，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后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弘文史二馆。高宗已后，天子常居东内，别殿、亭、观三十余所。南内曰兴庆宫，在东内之南隆庆坊，本玄宗在籓时宅也。自东内达南内，有夹城复道，经通化门达南内。人主往来两宫，人莫知之。宫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辉、勤政务本之楼。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东至灞水，西连故长安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苑内离宫、亭、观二十四所。汉长安故城东西十三里，亦隶入苑中。苑置西南监及总监，以掌种植。

京兆府隋京兆郡，领大兴、长安、新丰、渭南、郑、华阴、蓝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泾阳、云阳、三原、宜君、同官、华原、富平、万年、高陵二十二县。武德元年，改为雍州。改大兴为万年，万年为栎阳，分栎阳置平陵，以渭南县属华州，分醴泉置温秀县，分云阳置石门县。二年，分万年置芷阳县，分蓝田置白鹿县，分泾阳、始平置咸阳县，分高陵置鹿苑县，改平陵为粟邑县，分醴泉置好畤县，分盩厔置终南县。三年，改白鹿为宁人县，分蓝田置玉山县，分始平置醴泉县。仍分武功、好畤、盩厔、扶风四县置稷州，分温秀、石门二县置泉州。四年，改三原为池阳。五年，复以华州之渭南来属。六年，改池阳为华池县。七年，废芷阳入万年县。贞观元年，废鹿苑入高

陵县，废宁人、玉山入蓝田县，改云阳为池阳县，改华池为三原县。废稷州，以武功、好畤、盩厔三县来属。八年，废粟邑入栎阳县，废终南入盩厔县，废云阳入池阳县。仍改池阳为云阳县。废上宜入岐州之岐阳县。十七年，罢宜州，以华原、同官二县来属。二十年，又置宜君县。永徽二年，废宜君县。乾封元年，置明堂、乾封二县。咸亨元年，置美原县。文明元年，置奉天县。天授元年，改雍州为京兆郡，其年复旧。二年，分始平、武功、奉天、盩厔、好畤等县置稷州；云阳、泾阳、醴泉、三原、富平、美原等县置宜州。大足元年罢，以鸿、宜、鼎、稷四州依旧为县，以始平等十七县还隶雍州。长安二年，废乾封、明堂二县。景龙三年，以邠州之永寿、商州之安业二县来属。景云元年，复以永寿属邠州，安业隶商州。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复隋旧名。四年，改同州蒲城县为奉先县，仍隶京兆府。天宝元年，以京师为西京。七载，置贞符县。十一年废。旧领县十八，户二十万七千六百五十，口九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东京八百里。

万年隋大兴县。武德元年，改为万年。乾封元年，分置明堂县，治永乐坊。长安三年废，复并万年。天宝七载，改为咸宁，乾元复旧也。

长安隋县。乾封元年，分为乾封县，治怀直坊。长安三年废，复并长安

蓝田隋县

渭南隋县。武德元年属华州，五年复隶雍州。天授二年置鸿州，分渭南置鸿门县，凡领渭南、庆山、高陵、栎阳、鸿门五县。寻废鸿门县，还入渭南。大足元年，废鸿州入雍州也

昭应隋新丰县，治古新丰城北。垂拱二年，改为庆山县。神龙元年，复为新丰。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省新丰县，改会昌为昭应，治温泉宫之西北

三原隋县。武德四年，移治清谷南故任城，改为池阳县。六年，又移故所，改为华池县，仍分置三原县，属北泉州。贞观元年，废三原县，仍改华池县为三原县，属雍州。九年，置高祖献陵于县之东南。天授元年，改隶鼎州。大足元年，隶京兆府

富平隋县。天授二年，隶宜州。大足元年州废，还隶雍州。景云二年，置中宗定陵于县界

栎阳陈万年县。武德元年，改为栎阳。二年，分置粟邑县。贞观八年，废粟邑并栎阳。天授三年，隶鸿州。大足元年，还隶雍州

咸阳隋废县。武德二年，复分泾阳置。初治鲍桥，其年，移治杜邮。天授二年，则天以其母顺陵在其界，升为赤，神龙初复

高陵隋县。天授二年，隶鸿州。大足元年，还雍州

泾阳隋县。天授二年，隶鼎州。大足元年，还雍州

醴泉隋宁夷县，后废。贞观十年，置昭陵于九嵕山，因析云阳、咸阳二县置醴泉县。天授元年，改隶鼎州。大足元年，还雍州。宝应二年，又置肃宗建陵，在县北之凭山

云阳隋县。武德元年，分置石门县。三年，于石门县置泉州，领石门、温秀二县。贞观元年，废泉州，改石门为云阳，改云阳为池阳，并属雍州。八年，废云阳，改池阳复名云阳

兴平隋始平县。天授二年，隶稷州。大足元年，还雍州。景龙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入蕃，别于此，因改金城县。至德二年十月，改兴平县

鄠隋县

武功隋县。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畤、盩厔、扶风四县置稷州，因后稷封邰为名。其年，割郇州之郿、凤泉二县来属。四年，又割岐州之围川、凤泉属岐州，以盩厔、好畤、武功三县属雍州。天授二年，置稷州，领武功、始平、奉天、盩厔、好畤五县。大足元年，还属雍州

好畤武德二年，分醴泉县置，因汉旧名，属雍州。三年，改隶稷州。贞观元年，复属雍州。天授二年，复隶稷州。大足元年，还属雍州

盩厔隋县。武德三年，属稷州。贞观三年，还雍州。天授二年，属稷州。大足元年，还雍州。天宝元年，改为宜寿县。至德二年三月十八日，复为盩厔

奉先旧蒲城县，属同州。开元四年，以管桥陵，改京兆府，仍改为奉先县。十七年，制官员同赤县。宝应二年，又置玄宗泰陵于县东北

奉天文明元年，以管乾陵，分醴泉置。天授二年，隶稷州。大足元年，还雍州

华原旧宜州，领华原、宜君、同官、土门四县。贞观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门县，以华原、同官属雍州。宜君属坊州。垂拱二年，改华原为永安县。天授二年，又置宜州，领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县。大足元年，废宜州，县还雍州。神龙元年，复为华原县

美原旧宜州土门县，贞观十七年废。咸亨二年，又割富平、华原及同州之蒲城县置，改为美原县。天授二年，又属宜州。大足元年，还雍州

同官属宜州，贞观十七年，改属雍州。天授二年，改属宜州。大足元年，还属雍州。

华州上辅隋京兆郡之郑县。义宁元年，割京兆之郑县、华阴二县置华山郡，因后魏郡名。武德元年，改为华州，割雍州之渭南来属。五年，改渭南还雍州。垂拱元年，割同州之下邽来属。二年，改为太州。神龙元年，复旧名。天宝元年，改为华阴郡。乾元元年，复为华州。上元元年十二月，改为太州，华山为太山。宝应元年，复为华州。旧领县二，户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三，口八万八千八百三十。天宝领县三，户三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口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去东都六百七十里。

郑隋县。华阴隋县。垂拱二年，改为仙掌县。天授二年，分置同津县于关口，长安中废。神龙元年，复为华阴。上元元年，改为太阴县。宝应元年复旧。下邽隋县。旧属同州，垂拱元年来属。

同州上辅隋冯翊郡。武德元年，改为同州，领冯翊、下邽、蒲城、朝邑、澄城、白水、郃阳、韩城八县。三年，分朝邑置河滨县，分郃阳置河西县，分澄城置长宁县。仍割河西、韩城、郃阳三县，于河西置西韩州。九年，分冯翊置临沮县。贞观元年，省河滨、临沮二县。八年，省长宁县，废西韩州，以郃阳、河西二县来属。垂拱元年，割下邽属华州。开元四年，割蒲城县属京兆府。天宝元年，改同州为冯翊郡。乾元元年，复为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为河中府；割朝邑县入河中府，改

河西县为夏阳县，又属河中府。旧领县九，户五万三千三百一十五，口二十三万二千一十六。天宝领县六，户六万九百二十八，口四十万八千七百五。在京师东北二百五十五里，至东都六百二里。

冯翊隋县

郃阳隋县。武德三年，割属西韩州。贞观八年，复属同州

白水隋县

澄城隋县

韩城隋县。武德七年，割属西韩州。八年，自河西县移西韩州理于此，领韩城、郃阳、河西三县。贞观八年，废西韩州，以韩城等三县复还属同州也

夏阳武德三年，分郃阳于此置河西县。乾元三年，为夏阳。

坊州上隋上郡之内部县。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鄜州，于此置马坊。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以马坊为名。天宝元年，改为中部。乾元元年，复为坊州。旧领县二，户七千五百七，口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一。天宝领县四，户二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口十二万二百八。在京师东北三百四十七里，去东都九百四十八里。

鄜城隋县。武德元年，属鄜州。二年，改属坊州

中部隋曰内部。武德元年，属鄜州。二年，改为中部，属坊州

宜君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二十年复置，属雍州，管玉华宫。永徽二年，复废。龙朔三年，又割中部、同官两县地复置宜君县，理古礻殳翎城北，属坊州

昇平天宝十二年，分宜君县置。

丹州下隋延安郡之义川县。义宁元年，于义川置丹阳郡。武德元年，改为丹州，领县五。二年，于州置总管府，北连、北广二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咸宁郡。乾元元年，复为丹州。旧领县五，户三千一百九十四，口一万七千二十。天宝，户一万五千一百五，口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五。在京师东北六百一十一里，去东都九百二十里。

义川隋县

汾川隋县，治土壁堡。开元二十二年，移于今所

咸宁隋县，治白水川。景龙二年，移治长松川

云岩隋废县，武德元年，复分义川县置，理回城堡。咸亨四年，移治今所

门山隋废县，武德三年，分汾川县置，治宋斯堡。总章二年，移治库利川。

凤翔府隋扶风郡。武德元年，改为岐州，领雍、陈仓、郿、虢、岐山、凤泉等六县。又割雍等三县，置围川县。其年，割围川属稷州。贞观元年，废稷州，以围川及鄜州之麟游、普润等三县来属。七年，又置岐阳县。八年，改围川为扶风县，省虢县及凤泉。天授二年，复置虢县。天宝元年，改为扶风郡。至德二年，肃宗自顺化郡幸扶风郡，置天兴县，改雍县为凤翔县，并治郭下。初以陈仓为凤翔县，乃改为宝鸡县。其年十月，克复两京。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宝应元年，并凤翔县入天兴县，后罢京名。旧领县八，户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二，口十万八千三百二十四。天宝领县九，户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三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在京师西三百一十五里，去东都一千一百七十里。

天兴隋雍县。至德二年分雍县置天兴县。宝应元年废雍县，并入天兴

扶风武德三年，分岐山县置围川县，取渭川为名，俗讹改为“围”。四年，以围川隶稷州。贞观元年，为扶风县，复属岐州。

宝鸡隋陈仓县。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改为凤翔县，其月十八日，改为宝鸡。

岐阳贞观七年，割扶风、岐山二县置，至二十一年废，永徽五年复置。

岐山隋县。武德元年，移治张堡。七年，移治龙尾城。贞观八年，移治猪驿南，即今治所是。仍省虢县并入。郿隋县。义宁二年，于县界置郿城郡，领郿、凤泉二县。武德元年，罢郡，置郇州，领郿县。三

年，废郇州，改属稷州。七年，改属岐州。麟游义宁元年，于仁寿宫置凤栖郡及麟游县。其郡领麟游、上宜、普润三县。二年，改为麟游郡及灵台县，仍割安定郡之鹑觚来属。武德元年，改麟游郡为麟州。贞观元年，省灵台县入麟游，又废麟州，以普润、麟游二县隶岐州，上宜隶雍州，鹑觚隶泾州。太宗改仁寿宫为九成宫。普润隋县。本属麟州，贞观元年来属。虢隋县。贞观八年，废入岐山县。天授二年，复分岐山置虢县。

邠州上隋北地郡之新平县。义宁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水二县置新平郡。武德元年，改为豳州。二年，分新平置永寿县。贞观二年，又分新平置宜禄县。开元十三年，改豳为邠。天宝元年，改为新平郡。乾元元年，复为邠州。旧领县四，户一万五千五百三十四，口六万四千八百一十九。天宝，户二万二千九百七十七，口十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去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一百三十二里。

新平隋县

三水隋县

永寿武德二年，分新平置。神龙三年，改属雍州。景龙元年，复属邠州。宜禄贞观二年，分新平置宜禄县，后魏废县名。

泾州上隋安定郡。武德元年，讨平薛仁杲，改名泾州。天宝元年，复为安定郡。乾元元年，复为泾州。旧领县五，户八千七百七十三，口三万五千九百二十一。天宝，户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九。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三百八十七里。

安定隋县。灵台隋鹑觚县。天宝元年，改为灵台。良原

潘原隋阴盘县。天宝元年，改为潘原，县界有潘原废县。临泾隋县。

陇州上隋扶风郡之汧源县。义宁二年，置陇东郡，领县五。武德元年，改为陇州，以南由县属含州。四年，废含州，复以南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汧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陇州。旧领县五，户四千五百七十一，口一万八千六百三。天宝，户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二，口十万一百四十八。在京师西四百九十六里，去东都一千三百二十五里。

汧源隋县

汧阳隋县

南由隋县。武德元年，置含州于此，领南由一县。四年，废含州，以县属陇州。

吴山隋长蛇县。贞观元年，改为吴山县，治槐衙堡。上元元年，移治龙盘城。

华亭隋县。垂拱二年，改亭州。神龙元年，复旧。

宁州上隋北地郡。义宁元年，领安定、罗川、襄乐、彭原、新平、三水六县。二年，分定安置归义县，以新平、三水属新平郡。武德元年，改北地郡为宁州。其年，以彭原县属彭州。三年，分彭原置丰义县，躭彭州。又分定安置定平县。贞观元年，废彭州，以彭原、丰义二县来属。仍于宁州置都督府。四年，罢都督府。十七年，废归义县。天宝元年，改为彭原郡。乾元元年，复为宁州。旧领县七，户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一，口六万六千一百三十五。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一，口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三十七。在京师西北四百四十六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二十四里。

定安隋县

彭原隋县。武德元年，置彭州，领彭原一县。二年，分置丰义县。贞观元年，废彭州，以县来属宁州

真宁隋罗川县。天宝元年，改为真宁

定平武德二年，分定安县置。贞观十七年，废归义县，并入定平

襄乐隋县

丰义武德二年，分彭原县置，属彭州。贞观元年废彭州，来属。

原州中都督府隋平凉郡。武德元年，平薛仁杲，置原州。贞观五年，置都督府，管原、庆、会、银、亭、达、要等七州。十年，省亭、达、要三州，唯督四州。天宝元年，改为平凉郡。乾元元年，复为原州。旧领县三，户二千四百四十三，口一万五百一十二。天宝领县四，户七千三百四十九，口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六。在京师西北八百里，至东都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平高隋县

平凉隋县，治阳晋川。开元五年，移治古塞城

百泉隋县

萧关贞观六年，置缘州，领突厥降户，寄治于平高县界他楼城。高宗时，于萧关置他楼县。神龙元年，废他楼县，置萧关县。大中五年，置武州。

庆州中都督府隋弘化郡。武德元年，改为庆州，领合水、乐蟠、三泉、马岭、弘化五县。三年，改三泉为同川县。六年，置总管府，改合水为合川县，又置白马、蟠交二县。七年，改总管为都督府。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及合川县，仍割林州之华池县来属。二年，置洛源县。四年，复置都督府及北永州，以洛源属北永州。五年，又罢都督府，以庆州隶原州都督府。八年，又以废北永州之洛源县来属。开元四年，复置都督府。二十六年，昇为中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化郡。至德元年，改为顺化郡。乾元元年，改为庆州。旧领县八，户七千九百一十七，口三万五千一十九。天宝领县十，户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九，口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在京师西北五百七十二里，至东都一千四百一十里。

安化隋弘化县，治弘州故城。武德六年，移治今所，与合水县俱在州治。其年，改合水为合川县。贞观元年，省合川县并入。神龙元年，改为安化县

乐蟠义宁元年，分合水县置

合水武德六年，分合水置蟠交县。天宝元年废，并入合水。马岭隋县，治天家堡。贞观八年，移理新城。以县西有马岭坂。方渠景龙元年，分马岭置。同川义宁二年，废北永州，分宁州彭原置于三泉县故城。武德三年，复治同川城，改为同川县

洛源隋县。大业十三年，为胡贼所破，因废。贞观二年，复置。又自延州金城县移北永州治于此。八年，北永州废，复以洛源县属庆州

延庆武德六年，分合水县置白马县。天宝元年，改为延庆县

华池隋旧县。大业十三年，为胡贼所破，县废。武德四年复置，又

于此置林州总管府，管永州。其林州领华池一县。五年，改永州为北永州。七年，罢林州总管府。贞观元年，废林州，华池隶庆州

怀安开元十年，检括逃户置，因名怀安。

芳池州都督府，寄在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静、獯、王、濮、林、尹、位、长、宝、宁，并党项野利氏种落。

安定州都督府寄在庆州界，管小州七：党、桥、乌、西戎州、野利州、米州、还州。

安化州都督府寄在庆州界，管小州七：永利州、威州、旭州、莫州、西沧州、儒州、琮州。

鄜州上隋上郡。武德元年，改为鄜州，领洛交、洛川、三川、伏陆、内部、鄜城六县。二年，以内部、鄜城隶坊州。三年，置直罗县。贞观二年，置都督府。六年，又改为大都督府。九年，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洛交郡。乾元元年，复为鄜州。旧领县五，户一千七百三，口五万一千二百一十六。天宝，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三，口十五万三千七百十四。在京师东北五百里，至东都九百二十五里。

洛交隋县

洛川隋县

三川隋县。以华池水、黑水、洛水三水会同，因名

直罗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于直罗城置，以城枕罗水，其川平直故也

甘泉武德元年，分洛交县置伏陆县。天宝元年，改为甘泉县。

延州中都督府隋延安郡。武德元年，改为延州总管府，领肤施、丰林、延川三县，管南平、北武、东夏三州。四年，又管丹、广、达三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开元二年，复置都督府，领丹、绥、浑等州。天宝元年，改为延安郡。乾元元年，复为延州。旧领县九，户九千三百四，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六。天宝，户一万八千九百五十四，口十万四十。在京师东北六百三十一里，至东都一千一百五十一里。

肤施隋县。分丰林、金明二县置。延长隋废县。武德二年，复于此

置北连州，领义乡、齐明二县。贞观二年，废北连州及义乡、齐明二县，并入延安。广德二年，改为延长县

临真隋县。武德初，属东夏州。贞观二年，州废来属

敷政隋因城县。武德二年，移治于金城镇，改为金城县。又于界内置永州，领金城、洛盘、新昌、土埠四县。贞观四年，移永州于洛源县。八年，废洛盘等三县，并入金城，属延州。天宝元年，改金城为敷政

金明隋废县。武德二年，置北武州，领开远、金义、崇德、永定、安义五县。复分肤施置金明县。贞观二年，废北武州，以开远等五县并入金明县

丰林隋旧县。武德四年，于此侨置云州及云中、榆林、龙泉三县。八年，废云州及三县，以龙泉并入临真，以云中、榆林并入丰林

延水武德二年，分延川县置西和州，领安人、修文、桑原三县。贞观二年，废西和州，以修文、桑原并入安人，属北基州。八年，废北基州入延川。二十三年，改为弘风县。神龙元年，改为延水

延川隋旧县。武德二年，置南平州，领义门县。四年，废南平州及县，并入延川

延昌武德二年，置北平州。贞观三年废，十年于废州置罢交县。天宝元年，改名为延昌县

浑州寄治延安郡界，隶延州节度使。

绥州下隋雕阴郡。武德三年，于延州丰林县置绥州总管府，领西和、南平、北基、银、云、贞、上、殄、北吉、匡、龙等十一州。其绥州领上、大斌、城平、绥德、延福五县。六年，移治所于延州延川县界。七年，又移治城平县界魏平废城。贞观二年，平梁师都，罢都督府，移州治上县。天宝元年，改为上郡。乾元元年，复为绥州。旧领县五，户三千一百六十三，口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九。天宝，户一万八百六十七，口八万九千一百一十一。在京师东北一千里，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九里。

龙泉隋曰上县。天宝元年，改为龙泉

延福隋县。武德六年，置北吉州，领归义、洛阳二县，罗州领石罗、开善、万福三县；匡州领安定、源泉二县。贞观二年，三州及县并废，地并入延福

绥德隋废县。武德二年，复置。六年，又分置云州，领信义、淳义二县；龙州领风乡、义良二县。贞观二年，二州及县俱废，地并入绥德

城平隋旧县。武德三年，又置魏平县，属南平州。又置魏州，领安故、安泉二县。七年，又于魏平城中置绥州总管府并大斌县。贞观二年，废南平州、魏州及魏平、安故、安泉三县，移绥州治于上县，大斌治于今所

大斌武德七年置，治魏平。贞观二年，移治今所。

银州下隋雕阴郡之儒林县。贞观二年，平梁师都置银州，隋旧名。天宝元年，改为银川郡。乾元元年，复为银州。旧领县四，户一千四百九十五，口七千七百二。天宝，户七千六百二，口四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在京师东北一千一百三十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十九里。

儒林隋旧县

抚宁隋县。贞观二年，属绥州。八年，改属银州，治龙泉川。开元二年，移于今所

真乡隋县

开光隋县。贞观二年，属绥州。八年，改属柘州。十三年，柘州废，来属银州

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

归德州寄治银州界，处降党项羌。

夏州都督府隋朔方郡。贞观二年，讨平梁师都，改为夏州都督府，领夏、绥、银三州。其夏州，领德静、岩绿、宁朔、长泽四县。其年，改岩绿为朔方县。七年，于德静县置长州都督府。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及长州，以德静、长泽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朔方郡。乾元元年，复为夏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三百二十三，口一万二百八十六。天宝，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百四。在京师东

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八十里。

朔方隋岩绿县。贞观二年，改为朔方县。永徽五年，分置宁朔县，长安二年废。开元四年又置，九年又废，还并入朔方

德静隋县。贞观七年，属北开州。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以县属夏州

宁朔隋县。武德六年，于此置南夏州。贞观二年废

长泽隋县。贞观七年，置长州都督府。十三年，废长州，县还夏州

云中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五：舍利、思璧州、阿史那州、绰部州、白登州。户一千四百三十，口五千六百八十一

呼延州都督府党项部落，寄在朔方县界，管小州三：贺鲁州、那吉州、□夹跌州。户一百五十五，口六百五

桑乾都督府寄朔方县界，管小州四：郁射州、艺失州、毕失州、叱略州。户二百七十四，口一千三百二十三

定襄都督府寄治宁朔县界，管小州四：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户四百六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三

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讫若州、□奚弹州、鹘州、低粟州。户一百二十四，口四百九十五

安化州都督府寄在朔方县界。户四百八十三，口二千五十三

宁朔州都督府寄在朔方县界。户三百七十四，口二千二十七

仆固州都督府寄在朔方县界。户一百二十二，口六百七十三。

灵州大都督府隋灵武郡。武德元年，改为灵州总管府，领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五县。二年，以鸣沙县属西会州。贞观四年，于回乐县置回、环二州，并属灵武都督府。十三年，废回、环二州，灵州都督入灵、填二州。二十年，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州。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天

宝元年，改灵州为灵武郡。至德元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升为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灵州。旧领县五，户四千六百四十，口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二。天宝领县六，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

回乐隋县，在郭下。武德四年，分置丰安县，属回州。十三年，州废，并入回东

鸣沙隋县。武德二年，置西会州，以县属焉。贞观六年，废西会州，置环州。九年，废环州，县属灵州。神龙二年，移治废丰安城

灵武隋县

怀元隋县。界有隋五原郡。武德元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六年，州县俱省入怀远县。仪凤中，再筑新城。县有盐池三所

保静隋弘静县。神龙元年，改为安静。至德元年，改为保静

温池神龙元年置

燕然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九十，口九百七十八

鸡鹿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三十二，口五百五十六

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户一百四，口四百六十九

东皋兰州寄在鸣沙界，九姓所处。户一千三百四十二，口五千一百八十二

燕山州在温池县界，亦九姓所处。户四百三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六

烛龙州在温池界，亦九姓所处。户一百一十七，口三百五十三。

盐州下隋盐川郡。武德元年，改为盐州，领五原、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

年，改为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旧领县二，户九百三十二，口三千九百六十九。天宝，户二千九百二十九，口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

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年复置

兴宁龙朔三年置。

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领县二，户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在京师北二千二百六里，至东都三千四十四里。

九原永徽四年置

永丰隋县。武德六年省，永徽元年复置。

会州上隋会宁镇。武德二年，讨平李轨，置西会州。天宝元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复为会州。永泰元年，昇为上州，领县二，户四千五百九十四，口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二。去京师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百里。

会宁隋凉川县。武德二年，改为会宁

乌兰后周县，置在会宁关东南四里。天授二年，移于关东北七里。

宥州调露初，六胡州也。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仍置六县以隶之。开元十年，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十一年，克定康待宾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之地。十八年，又为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于此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天宝元年，改为宁朔郡。至德二年，又改为怀德郡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宥州。宝应后废。元和九年，复于经略军置宥州，郭下置延恩县。十五年，移治长泽县，为吐蕃所破。长庆四年，夏州节度使李祐复置。领县三，户七千八十三，口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去京师二千一百里，去东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延恩开元二十六年，以废匡州置，后随州移徙

归仁旧兰池州之长泉县。开元二十六年，置归仁县

怀德开元二十六年，以废塞门县置。

胜州下都督府隋置胜州，大业为榆林郡。武德中，平梁师都，复置胜州。天宝元年，复为榆林郡。乾元元年，复为胜州。领县二，户四千一百八十七，口二万九百五十二。去京师一千八百三十里，至东都一千九百五里。

榆林隋旧

河滨隋榆林郡地。贞观三年，置云州于河滨，因置河滨县。四年，改为威州。八年废，河滨属胜州。

麟州下天宝元年，王忠嗣奏请割胜州连谷、银城两县置麟州，其年改为新秦郡。乾元元年，复为麟州，领县三，户二千四百二十八，口一万九百三。去京师一千四百四十里，至东都一千九百五里。

新秦天宝元年，分连谷、银城二县地置

连谷旧属胜州，天宝元年来属

银城旧属胜州，天宝元年来属。

安北大都护府开元十年，分丰、胜二州界置瀚海都护府。总章中，改为安北大都护府。北至阴山七十里，至回纥界七百里。旧领县一，户二千六，口七千四百九十八。去京师二千七百里，至东都二千九百里。在黄河之北。

阴山天宝元年置。

河南道

东都周之王城，平王东迁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内东北隅，自赧王已后及东汉、魏文、晋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纵横三百步，开东西二门。

宫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宫城有隔城四重。正门曰应天，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有武成殿，即正衙听政之所也。宫内别殿、台、馆三十五所。上阳宫，在宫城之西南隅。南临洛水，西拒谷水，东即宫城，北连禁苑。宫内正门正殿皆东向，正门曰提象，正殿曰观风。其内别殿、亭、观九所。上阳之西，隔谷水有西上阳宫，虹梁跨谷，行幸往来。皆高宗龙朔后置。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

河南府隋河南郡。武德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九州。洛州领河南、洛阳、偃师、巩、阳城、缑氏、嵩阳、陆浑、伊阙等九县。其年十一月，罢总管府，置陕东道大行台。九年，罢行台，置洛州都督府，领洛、怀、郑、汝等四州，权于府置尚书省。贞观元年，割谷州之新安来属。七年，又割谷州之寿安来属。八年，移治所于河南县之宣范坊。十八年，废都督府，省缑氏、嵩阳二县。显庆二年，置东都，官员准雍州。是年，废谷州，以福昌、长水、永宁、渑池等四县，怀州之河阳、济源、温、王屋，郑州之汜水来属。龙朔二年，又以许州之阳翟，郑州之密县，绛州之垣县来属。乾封元年，以垣县隶绛州。咸亨四年，又置柏崖、大基二县。其年，省柏崖县。上元元年，复置缑氏县。永淳元年，复置嵩阳县。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垂拱四年，置永昌县。载初元年，置武临县。天授元年，置武泰县，寻废。仍改郑州之荥阳、武泰来属。三年，置来廷县。神龙元年，改神都复为东都；废永昌、来廷三县；改武泰、荥阳还郑州。先天元年，置伊阙县。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二十二年，置河阴县。天宝元年，改东都为东京也。天宝，领县二十六，户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六，口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九十三。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

河南隋旧。武德四年，权治司隶台。贞观元年，移治所于大理寺。贞观二年，徙理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内之毓德坊。垂拱四年，分河南、洛阳置永昌县，治于都内之道德坊。永昌元年，改河南为合宫县。神龙元年，复为河南县，废永昌县。三年，复为合宫县。景龙元年，复为河南县

洛阳隋旧。武德四年，权治大理寺。贞观元年，徙治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内之毓德坊。垂拱四年，分置永昌县。天授三年，又分置来廷县，治于都内之从善坊。龙朔元年，废来廷县。神龙二年十一月，改

洛阳为永昌县。唐隆元年七月，复为洛阳

偃师隋县

巩隋县

缑氏隋县。贞观十八年省。上元二年七月复置，管孝敬陵，旧县治西北涧南。上元中，复置治所于通谷北，今治是

告成隋阳城县。武德四年，割阳城、嵩阳、阳翟置康城县，又置嵩州，治阳城。贞观元年，割阳翟隶许州。三年，省嵩州及康城县，以阳城、嵩阳属洛州。登封元年，将有事嵩山，改为告成县

登封隋嵩阳县。贞观十七年省。永淳元年七月，复置。二年，又废。光宅元年，又置。登封元年十二月，改为登封县。神龙元年二月，改为嵩阳。二年十一月，复为登封

陆浑隋县

伊阙隋县

伊阳先天元年十二月，割陆浑县置

寿安隋县。义宁元年，移治九曲城，属熊州。贞观七年，移今治，属洛州。长安四年，立兴泰宫，分置兴泰县。神龙元年废，并入寿安

新安隋县。义宁二年，置新安郡。武德元年，改为谷州，领新安、渑池、东垣三县。四年，省东垣入新安。贞观元年，移谷州治渑池，新安移入废州城，改属洛州。显庆二年十二月，废谷州，以福昌、新安、渑池、永宁，并怀州之河阳、济源、温、王屋，郑州汜水，并隶洛州

福昌隋宜阳县。义宁二年，置宜阳郡，领宜阳、渑池、永宁三县；又于新安县置新安郡，领新安一县。武德元年，改宜阳郡为熊州，新安为谷州，割熊州之渑池又置东垣县属之，仍改熊州之宜阳为福昌县。三年，割熊州永宁置函州。四年，省东垣县。八年，废函州，复以永宁属熊州。贞观元年，省熊州，以永宁属谷州，寿安属洛州。显庆二年，废谷州，福昌隶洛州也

渑池隋旧，治大坞城。贞观元年，移谷州治所于此，领福昌、渑池、永宁三县。三年，县南移于双桥。其年，谷州又移治双桥。六年，

又移理于福昌。显庆二年十二月，废谷州，渑池隶洛州

长水隋长泽县。义宁元年，改为长水。武德元年，属虢州。贞观元年，属谷州。显庆二年，隶洛州

永宁隋熊耳县所治。义宁二年，置永宁县，治永固城，属宜阳郡。武德元年，改属熊州。三年，移治同轨城，改属函州。八年，复属熊州。贞观元年，改属谷州。十四年，移于今所。十七年，移治鹿桥。显庆元年，谷州废，改隶洛州

密隋县。武德三年，置密州。四年废，县属郑州。龙朔二年，割属洛州

河清咸亨四年，分河南、洛阳、新安、王屋、济源、河阳置大基县。先天元年，改为河清

颍阳载初元年，析河南、伊阙、嵩阳三县置武临县。开元十五年，改为颍阳。

河阳汜水温河阴已上县会昌三年割属孟州，阳翟还许州，济源还怀州，王屋还怀州。

孟州上本河南府之河阳县，本属怀州。显庆二年，割属河南府。以城临大河，长桥架水，古称设险。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阳，太尉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阳。及雍王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汜水军赋隶之。会昌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河阳五县，自艰难已来，割属河阳三城使。其租赋色役，尽归河阳，河南尹但总管名额而已，使归一统，便为定制。既是雄镇，足壮三城，其河阳望昇为孟州，仍为望，河阳等五县改为望县。"寻有敕，割河阴隶孟州，河清还河南府。时河阳节度，以怀州为理所。会昌四年，又割泽州隶河阳节度使，仍移治所于孟州，户口籍帐入河南府。

河阳隋县。武德四年，于隋河阳宫置盟州，领河阳、集城、温三县。八年，废盟州，省集城入河阳县，以河阳、温属怀州。显庆二年，以河阳、温属洛州

汜水隋县。武德四年，分置成皋县。贞观元年，省入汜水，属郑州。显庆二年，割属洛州，仍移治武牢城。垂拱四年，改为广武。神龙

元年，复为汜水。开元二十九年，移治所于武牢。成皋府在县北

河阴开元二十年，割汜水、荥泽二县置，管河阴仓

温旧属怀州。显庆二年，割属洛州

济源隋旧县。武德二年，置西济州，又分置飓阳、蒸川、邵原三县。四年，废西济州及邵原、蒸川、颍阳三县入济源，改隶怀州。

郑州隋荥阳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郑州于武牢，领汜水、荥阳、荥泽、成皋、密五县。其年，又于管城县置管州，领管城、须水、圃田、清池四县。贞观元年，废管州及须水、清池二县，以废管州之阳武、新郑四县属郑州。七年，自武牢移郑州理所于管城。旧领县八，户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三，口九万三千九百三十七。天宝领县七，户七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口三十六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至京师一千一百五里，至东都二百七十里。

管城郭下，隋旧

荥阳隋县。天授二年，分置武泰县，隶洛州，又改荥阳为武泰。万岁通天元年，复为荥阳，寻又为武泰。神龙复

荥泽隋旧

新郑隋旧

中牟隋圃田县。武德元年，改为中牟，属汴州。龙朔二年，改属郑州

原武隋旧。

陕州大都督府隋河南郡之陕县。义宁元年，置弘农郡，领陕、崤、桃林、长水四县。二年，省崤县。武德元年，改为陕州总管府，管陕、鼎、熊、函、谷五州，仍割长水属虢州。其年，复立崤县。二年，复割崤县属函州。三年，又置南韩州、嵩州，并属陕府。四年，东都平，割熊、谷、嵩三州属洛州总管府。其年，罢洛州总官，复以熊、谷、嵩三州来属；仍省南韩州入洛州。八年，废函州，以崤县来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又以废芮州芮城、河北二县来属。十四年，改崤县为峡石县。大足元年，割绛州之夏县来属，寻却还绛州。天宝元年，改为陕

郡，置军。至德二载十月，收两京。乾元元年，复为陕州，因割蒲州之解、安邑，绛州之夏县来属；仍改安邑为虞邑。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仍以陕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迁都洛阳，驻跸陕州，改为兴德府，县次畿赤。哀帝即位，省，复为大都督府。旧领县五，户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口八万一千九百一十九。天宝领县七，户三万九百五十，口十七万二百三十八。在京师东四百九十里，东至东都三百三十里。

陕郭下。隋县

峡石隋崤县。义宁二年省。武德元年，复置。二年，割属函州。三年，自石陽移治鸭桥。八年，改属陕州。十四年，移治峡石陽，因改为峡石县

灵宝隋桃林县。天宝元年，以掘得宝符，改为灵宝县

芮城隋县。武德二年，置芮州，领芮城、河北二县。贞观元年，罢芮州，以芮城、河北属陕州

平陆隋河北县。义宁元年，置安邑郡，县属焉。天宝三载，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陆”篆字，因改为平陆县

安邑隋为虞州，郭下置安邑县，领安邑、解、夏、桐乡四县。贞观十七年，废虞州及桐乡县以安邑、解县属蒲川，夏县属绛州。乾元元年，割属陕州，改安邑为虞邑。大历四年，复为安邑县

夏县旧属虞州。贞观十七年，改隶绛州。乾元元年，改属陕州。

安邑、夏县，天宝后，加管户一万八千五百。

虢州望汉弘农郡。隋废郡为弘农县，属陕州。隋末复置郡。义宁元年，改为凤林郡，仍于卢氏置虢郡。武德元年，改为虢州，改凤林为鼎州。贞观八年，废鼎州，移虢州于今治，属河南道。开元初，以巡按所便，属河东道。天宝元年，改为弘农郡。乾元元年，复为虢州，以弘农为紧县，卢氏、硖阳、玉城为望县。天宝领县六，户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九，口八万八千四十五。西至京师四百三十里，东至东都五百五十三里。

弘农汉县，隋废。大业三年，于今湖城县西一里置，寻随郡移于弘

农川。神龙元年，改“弘”为“恆”。开元十六年，复为弘农，州所治也。

阌乡隋县

湖城汉湖县，后加“城”字。乾元元年，改为天平县。大历四年，复为湖城。

硃阳隋县

玉城隋县，分卢氏置。

卢氏隋县。

汝州望隋襄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伊州，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以废鲁州鲁山县来属。其年，省梁县，仍改承休为梁县。八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置武兴县。先天元年，置临汝县。开元二十六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仍改为临汝郡。乾元元年，复为汝州也。旧领县三，户三千八百八十四，口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四。天宝领县七，户六万九千三百七十四，口二十七万三千七百五十六。在京师东九百八十二里，至东都一百八十里。

梁隋承休县。贞观元年，改为梁县

郏城隋旧县

鲁山隋旧。武德四年，于县置鲁州，领鲁山、ＬＭ阳二县。贞观元年，州废，仍置ＬＭ阳县，以鲁山县属伊州。八年，改伊州为汝州

叶隋县。武德四年，置叶州。五年废，县属许州。开元四年，置仙州，领叶、襄城、方城、西平、舞阳五县。二十六年，废仙州，以叶属汝州，襄城、舞阳属许州，方城还唐州，西平属豫州

襄城隋旧县。武德元年，于此置汝州，领襄城、汝坟、期城三县。贞观元年，废汝州及汝坟、期城二县，以襄城属许州。开元四年，属仙州。二十六年，还属许州。其年，改属汝州也

龙兴证圣元年，分郏城、鲁山置武兴县。神龙元年，改为中兴县。其年，又改为龙兴

临汝先天元年置。贞元八年，以梁县西界二乡益之，兼移县于石壕驿。

许州望隋颍川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许州，领长社、长葛、许昌、繁昌、黄台、氵隐强、临颍七县。贞观元年，废黄台、繁昌、氵隐强三县，以洧州之扶沟、鄢陵，汝州之襄城，嵩州之阳翟，北沣之叶县来属。十三年，改置都督府，管许、唐、陈、颍四州，而许州领长社、长葛、许昌、鄢陵、扶沟、临颍、襄城、阳翟、叶九县。十六年，罢都督府。显庆二年，割阳翟属洛州。开元四年，割叶、襄城置仙州。二十六年，仙州废，以叶、襄城、阳翟来属。其年，又以叶、襄城属汝州。二十八年，又以襄城来属。是岁，又以叶属汝州。天宝元年，改为颍川郡。乾元元年，复为许州。长庆三年，废溵州为郾城县，属许州。旧领县九，户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五，口七万二千二百二十九。天宝领县七，户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七，口四十八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在京师东一千二百里，至东都四百里。

长社郭下。隋颍川县。武德四年，改为长社，取旧名

长葛隋分许昌县置，取旧名

许昌旧县

鄢陵隋置洧州，后废为县，属许州

扶沟隋县。武德四年，置北陈州。其年，州废，县属洧州。九年，洧州废，来属

临颍隋旧县。建中二年，隶溵州。贞元元年，州废来属

舞阳汉县，治所在古城内，属仙州。开元二十六年，隶许州。元和十三年，移治于吴城镇

郾城本属豫州。长庆元年来属。

汴州上隋荥阳郡之浚仪县也。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汴州总管府，管汴、洧、杞、陈四州，领浚仪、新里、小黄、开封、封丘等五县。七年，改为都督府。废开封、小黄、新里三县入浚仪，复以废杞州之雍丘、陈留，管州之中牟，洧州之尉氏来属。龙朔二年，以中牟隶郑州。延和元年，复置开封县。天宝元年，改汴州为陈留郡。乾元元年，

复为汴州。建中二年，筑其罗城。旧领县五：浚仪、雍丘、陈留、中牟、尉氏，户五万七千七百一，口八万二千八百七十九。天宝领县六，户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六，口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在京师东一千三百五十里，东都四百一里。

浚仪古县，隋置，在今县北三十里，为李密所陷。县人王要汉率豪族置县于汴州之内，要汉自为县令。义宁元年，于县复置汴州，以要汉为刺史。武德四年，移县于州北罗城内。贞观元年，移于州西一里，延和元年六月，割浚仪十四乡分置开封县

开封汉县，在今县南五十里。贞观元年省，并入浚仪。延和元年六年，析浚仪复置，并在郭下

尉氏隋县，属颍川郡。武德四年，于县置洧州，领尉氏、扶沟、康阴、新汲、鄢陵、宛陵、归化七县。贞观元年，废洧州及康阴、宛陵、新汲、归化四县，以扶沟、鄢陵属许州，尉氏属汴州

陈留隋县，属汴州。武德四年，属杞州。贞观元年，废杞州，陈留属汴州

封丘隋县

雍丘隋县。武德四年，于县置杞州，领雍丘、陈留、圉城、襄邑、外黄、济阳六县，权于州内以仓院置。贞观元年，废杞州及济阳、围城、外黄三县，以襄邑属宋州，陈留、雍丘属汴州，而移县入废杞州。

蔡州上隋汝南郡。武德四年四月，平王世充，置豫州总管府，管豫、道、舆、息、舒五州。豫州领安阳、平舆、真阳、吴房、上蔡五县。七年，改为都督府，废舆、道、舒、息四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废平舆、新蔡二县，复以道州之郾城，息州之新息，朗州之朗山，舒州之褒信、新蔡五县来属。天授三年，又置平舆、西平两县。开元四年，以西平属仙州。二十六年，省仙州，复以西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汝南郡。乾元元年，复为豫州。宝应元年，改为蔡州。旧领县十，户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口六万四百一十五。天宝领县十一，户八万七百六十一，口四十六万二百五。去京师一千五百四十里，至东都六百七十里。

汝阳隋旧县。治郭下

朗山汉安昌县，隋改为朗山

遂平隋吴房县。元和十二年，讨吴元济于文城栅，置行吴房县，权隶溵州。贼平，改为遂平县，隶唐州。长庆元年，复隶蔡州

郾城隋旧。武德四年，于此置道州，领郾城、邵陵北武、西平四县。贞观元年，废道州及北武、邵陵、西平三县，以郾城属豫州。本治溵水南。开元一十年，因大水，移治溵水北。元和十二年，于县置溵州。长庆元年，废溵州，以郾城隶许州

上蔡隋县

新蔡隋旧。武德四年，于此置舒州，领新蔡、褒信二县。贞观元年，废舒州，新蔡属豫州

褒信后汉县

新息隋县。武德四年，于县置息州，领新息、淮川、长陵三县。贞观元年，废息州及淮川、长陵二县，以新息属豫州

平舆隋置。贞观元年废，天授二年复置

西平汉县。贞观元年废。天授二年复置。元和十二年，隶溵州。州废，隶蔡州

真阳汉慎阳县，隋为真阳。载初元年，改为淮阳。神龙元年复。

滑州望，隋东郡。武德元年，改为滑州，以城有古滑台也。二年，陷贼。及平王世充，复置，领白马、卫南、韦城、匡城、灵昌、长垣七县。八年，废长垣县入匡城，以废东梁州之酸枣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灵昌郡。乾元元年，复为滑州。旧领县七，户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口六万四千九百六十。天宝，户七万一千九百八十三，口四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去京师一千四百四十里，至东都五百三十里。

白马郭下。汉县。卫南隋楚丘县。后以曹有楚丘，乃改为卫南县，治古楚丘城。仪凤元年，移治西北滨河之新城。永昌元年，又移于楚丘之城南

韦城隋分白马县置于古城韦氏之国城

匡城汉长垣县，隋改为匡城

胙城汉南燕县，隋改为胙城，隶滑州

酸枣汉县

灵昌隋分酸枣县置。灵昌者，河津之名。

陈州上，隋淮阳郡。武德元年，讨平房宪伯，改为陈州，领宛丘、箕城、扶乐、太康、新平五县。贞观元年，废扶乐、箕城、新平三县，复以沈州之项城、溵水二县来属。长寿元年，置武城县。证圣元年，置光武县。天宝元年，改陈州为淮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陈州。旧领县四，户六千三百六十七，口三万九百六十一。天宝领县六，户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四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在京师一千五百二十里，至东都七百一十七里。

宛丘郭下。隋县

太康汉阳夏县，隋改太康，以县东有太康城

项城隋旧。武德四年，于此置沈州，领项城、颍东、鲖阳、南顿、溵水五县。贞观元年，废沈州，以县属陈州

溵水汉汝阳县。改为溵水。建中二年，隶溵州。兴元元年，废溵州，县隶陈州

南顿隋县。武德六年，省入项城。证圣元年，割项城置光武县，以县有光武庙故也。景云元年，改为南顿，复古名也

西华汉县。武德元年，改为箕城县。贞观元年，省入宛丘。长寿元年，割宛丘置武城县，以县本楚武王所筑故也。神龙元年，复为箕城。景云元年，改为西华，复古名也。

亳州望隋谯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亳州，领谯、城父、谷阳、鹿邑、酇五县。五年，置总管府，管谯、亳、宋、北荆、颍、沈六州。七年，改为都督府。贞观元年，罢都督府，亳州不改。十七年，废谯州，以临涣、永城、山桑三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谯郡。乾元元年，复为亳州也。旧领县八，户五千七百九十，口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天宝，户八万八千九百六十，口六十七万五千一百二十一。至京师

一千七百里，至东都八百九十八里。

谯郭下。贞观十七年，自古谯城移入州城置

酇汉县。隋属沛郡。武德四年，改属亳州。开元二十六年，移于汴城垣阳驿置

城父隋旧

鹿邑隋旧

真源汉苦县。隋为谷阳。乾封元年，改为真源。载初元年，改为仙源。神龙元年，复为真源。有老子祠

临涣隋置谯州，领县四。贞观十七年省，以临涣、永城、山桑属亳州，蕲县属徐州。县本治铚城，十七年移治所于废谯州。元和九年，割属宿州

永城隋县，属谯州。贞观十七年废，属亳州。旧治于马浦城东北三里。武德五年，移置于马浦城

蒙城隋山桑县，属谯州。州废，隶亳州。天宝元年，改为蒙城。

颍州中汉汝南郡。隋为汝阴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于汝阴县西北十里置信州，领汝阴、清丘、永安、高唐、永东等六县。六年，改为颍州，移于今治，省高唐、永乐、永安三县。贞观元年，省清丘县。八年，又以废涡州之下蔡县来ＮＰ。天宝元年，改为汝阴郡。乾元元年，复为颍州。长庆二年，以颍州隶滑郑节度使。旧领县三，户二千九百五，口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五。天宝领县四，户三万七百七，口二十万二千八百九十。至京师一千八百二十里，至东都九百六十里。

汝阴郭下。汉县

颍上隋置治所于古郑城。武德四年，移于今治

下蔡隋旧。武德四年，于县置涡州，下蔡隶之。八年，州废，县属颍州也

沈丘古曰寝丘，至隋不改。神龙二年，改为沈丘。

宋州望隋之梁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宋州，领宋城、宁陵、柘城、谷熟、下邑、砀山、虞城七县。其年，以虞城属东虞州。五年，废东虞州，仍以虞城来属。贞观元年，废杞州，以襄邑县来属，仍省柘城县。十七年，以废戴州之单父、楚丘来属。永淳元年，又置柘城县。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宋州。旧领县七，户一万一千三百三，口六万一千七百二十。天宝领县十，户一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八，口八十九万七千四十一。去京师一千五百四十里，至东都七百八十里。

宋城郭下。治古睢阳城。汉睢阳县，隋改为宋城

襄邑隋置。武德二年，属杞州。贞观元年，属宋州

宁陵汉县，久废。隋特置。贞观元年，并柘城县入

虞城隋分下邑县置。武德四年，属宋州。其年，于县置东虞州。五年，州废，县属宋州。

砀山旧安阳县，隋改为砀山，属宋州

下邑汉县

谷熟汉县。武德二年，于县置南谷州。四年，州废，县属宋州

单父古邑。隋于县置戴州，大业废。武德五年，复置戴州。贞观十七年，戴州废，县属宋州

楚丘治古巳氏城，属戴州。贞观十七年，属宋州

柘城秦县，久废。隋复置。贞观初废。永淳元年，析谷熟、宁陵复置。

曹州上隋济阴郡。武德四年，改为曹州，领济阴、定陶、冤句、离狐、乘氏，并置蒙泽、普阳等七县。其年，省普阳县。五年，以废梁州之考城来属。贞观元年，省定陶、蒙泽二县入济阴。十七年，以废载州之成武来属。天宝元年，改曹州为济阴郡。乾元元年，复为曹州。旧领县五，户九千二百四十四，口五万四千九百八十一。天宝领县六，户十万三百五十二，口七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至东都东北六百五十七里。

济阴郭下。隋县

考城隋旧。武德四年，于县置梁州，领考城县。五年，州废，以县属曹州

冤句汉县。武德四年，分县西界置济阳县，属杞州。贞观元年，废济阳，并入冤句

乘氏汉县，春秋之重丘地也

南华汉离狐县，累代不改。天宝元年，改为南华

成武汉县。隋属戴州。州废，属曹州。

濮州上隋东平郡之鄄城县也。武德四年，置濮州，领鄄城、廪城、雷泽、临濮、昆吾、濮阳、永定、安丘、长城九县。五年，废安丘、长城二县。八年，废昆吾、永定、廪城三县。贞观八年，割济州之范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濮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濮州。旧领县五，户八千六百二十八，口四万四千一百三十五。天宝，户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一，口四十万六百四十八。在京师东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东都七百三十五里。

鄄城古县。后汉于县置兖州。武德四年，分置永定县。八年，并入鄄城。

濮阳隋旧。武德四年，分置昆吾县。八年省，并入濮阳

范汉县。武德二年，置范州，治昆吾城。五年，州废，县属济州。贞观八年，改属濮州。

雷泽汉县。武德四年，分置廪城县。贞观八年，省入雷泽

临濮武德四年，分雷泽置。五年，省长城县并入。

郓州上隋东平郡之须昌县。武德四年，平徐圆朗，于郓城置郓州，领郓城、须昌、宿城、钜野、乘丘五县。又以废寿州之寿张来属。其年，置总管府，管郓、濮、兖、戴、曹五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仍以钜野属戴州。又废宿城、乘丘二县。八年，自郓城移治须昌。景龙元年，又置宿城县。天宝元年，改郓州为东平郡。乾元元年，复为郓州。旧领县三：须昌、郓城、寿张；户四千一百四十一，口二万一千六百九

十二。天宝领县五，户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四千五百三十。天宝十三载，废济州，其所管五县，并入郓州。济州旧领县五，户六千九百五，口三万四千五百一十。天宝，领户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九，口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七十九，并入郓州。在京师东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去东都东北九百七十三里。今领县十。

寿张隋县。武德四年，于县置寿州，领寿张、寿良二县。五年，废寿州，省寿良入寿张，属郓州

郓城汉寿良县。隋改为万安县，仍于县置郓州，寻改万安为郓城。贞观八年，移郓州治所于须昌县

钜野汉县。隋县升为州。寻废，属戴州。贞观十七年，载州废，钜野来属

须昌郭下。汉县，故城在今郓州东南三十二里。隋于故城置宿城县，仍置须昌县于今所。贞观八年，州自郓城移于须昌县。后废宿城县。景云三年十二月，复分须昌置宿城县。贞元四年，改宿城为东平县，移就郭下。大和四年，改为天平县。六年七月，废天平县入须昌县

卢县汉旧。隋置济北郡。武德四年，改济州，领卢、平阴、长清、东阿、阳谷、范六县。又置昌城、济北、谷城、孝感、冀丘、美政六县。六年，废美政、孝感、谷城、冀丘、昌城五县。八年，割范县属濮州。贞观元年，又废济北县入长清。天宝元年，改为济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济州。十三载六月一日，废济州，卢、长清、平阴、东阿、阳谷等五县并入郓州

平阴汉肥城县。隋为平阴，属济州。天宝十三载，州废，县属郓州。大和六年，并入东阿县。开成二年七月，节度使王源中奏置平阴县

东阿汉县。隋属济州。州废，属郓州

阳谷隋置，取县界阳谷台为名，属济州。州废，属郓州

中都汉平陆县，本治殷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宝元年，改为中都，移于今治。

泗州中，隋下邳郡。武德四年，置泗州，领宿预、徐城、淮阳三县。贞观元年，省淮阳县入宿预，以废邳州之下邳，废连州之涟水来

属。八年，又以废仁州之虹县来属。总章元年，割海州沐阳来属。咸亨五年，沐阳还海州。长安四年，置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自宿预移治所于临淮。天宝元年，改为临淮郡。乾元元年，复为泗州，旧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五十，口二万六千九百二十。领宿豫、涟水、徐城、虹、下邳。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六，口二十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今领县三：临淮、涟水、徐城。其虹县割隶宿州，宿预、下邳隶徐州。

临淮、长安四年，割徐城南界两乡于沙熟淮口置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移治郭下

涟水隋县。武德四年，置涟州，仍分置金城县。贞观元年，废涟州，并省金城县，以县属泗州。总章元年，改为楚州。咸亨五年，还属泗州

徐城汉徐县。隋为徐城县，属泗州，治于大徐城。开元二十五年，移就临淮县。

海州中隋东海郡。武德四年，置海州总管府，领海、涟、环、东楚四州。海州领朐山、龙沮、新乐、曲阳、沐阳、厚丘、怀仁、利城、祝其九县。六年，改新乐为祝其。七年，以东楚州属扬府，又以沂州来属。八年，废环州及龙沮、祝其、曲阳、厚丘、利城六县，仍以废环州之东海来属。九年，废涟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以海州为东海郡。乾元元年，复为海州。旧领县四：朐山、东海、沐阳、怀仁，户八千九百九十九，口四万三千六百九十三。天宝，户二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口十八万四千九。在京师东二千五百七十里，至东都一千七百五十四里。

朐山郭下。汉朐县，后加“山”字

东海汉赣榆县。武德四年，置环州，领东海、青山、石城、赣榆四县。八年，废环州，仍废青山等三县入东海县，隶海州。县治郁州，四面环海

沐阳汉厚丘县。后魏改沐阳

怀仁后魏置。

兖州上都督府隋鲁郡。武德五年，平徐圆朗，置兖州，领任城、瑕丘、平陆、龚丘、曲阜、邹、泗水七县。贞观元年，省曲阜县。其年，

又省东泰州，以博城县来属。八年，复置曲阜县。十四年，置都督府，管兖、泰、沂三州。十七年，以废戴州之金乡、方舆来属。长安四年，置莱芜县。天宝元年，改兖州为鲁郡。乾元元年，复为兖州。旧领县八，户九千三百六十六，口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八。天宝领县十一，户八万八千九百八十七，口五十八万六百八。中都割属郓州。在京师东一千八百四十三里，去东都一千七十里。

瑕丘郭下。宋置兖州于鲁瑕邑故治，隋因置瑕丘县

曲阜隋县。贞观元年省，八年复置

乾封隋博城县。武德五年，于县置东泰州，领博城、梁父、嬴、肥城、岱六县，贞观元年，罢东泰州，省梁父、嬴二县入博城。仍以博城属兖州，兼省肥城。乾封元年，高宗封泰山，改为乾封县。总章元年，复为博城。神龙元年，又为乾封

泗水汉卞县。隋分汶阳县于卞县古城置泗水县

邹古邾国，鲁穆公改为邹

任城汉县。北齐于县置高平郡。隋废，县属兖州

龚丘北齐平原县，隋改为龚丘

金乡后汉县。武德四年，于县置金州，领方舆、金乡二县。五年，改金州为戴州。贞观十七年，州废，以金乡、方舆属兖州，以单父、楚丘属宋州，成武属曹州，钜野属郓州

鱼台汉方舆县。隋属戴州。贞观十七年，戴州废，县入兖州。宝应元年，改为鱼台，以城北有鲁公观鱼台

莱芜汉县，晋废。后魏于古城置嬴县。贞观初，废入博城县。长安四年，于废嬴县置莱芜县。元和十五年，并入乾封县，寻却置，属兖州。

徐州上隋彭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总管府，管徐、邳、泗、鄫、沂、仁六州。徐州领彭城、萧、沛、丰、滕、符离、诸阳七县。贞观元年，废诸阳县入符离。二年，省鄫、邳二州，仍以谯州来属。七年，以沂州属海州都督。八年，废仁州入谯州。其徐州都督，管

徐、泗、谯三州。十七年，罢都督府。以废谯州之蕲县来属。天宝元年，改徐州为彭城郡。乾元元年，复为徐州。旧领县六，户八千一百六十二，口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天宝领县七，户六万五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六。在京师东二千六百里，至东都一千二百五十七里。

彭城汉彭城郡治也

萧汉县。隋为龙城县，寻改为萧

丰汉县。北齐置永昌郡，寻省为丰县

沛汉县，隋废。武德复置

滕县古滕国，隋置县

宿迁晋宿预县，元魏于县置徐州。州移彭城县，隶泗州，宝应元年，以犯代宗讳，改“预”为“迁”，仍隶徐州

下邳汉下邳郡。元魏置东徐州，周改邳州，隋废。武德四年，复邳州，领下邳、郯、良城三县。贞观元年，废邳州，仍省郯、良城二县，以下邳属泗州。元和中，复属徐州。

宿州上徐州之符离县也。元和四年正月敕，以徐州之符离置宿州，仍割徐州之蕲、泗州之虹。九年，又割亳州之临涣等三县属宿州。大和三年，徐泗观察使崔群奏罢宿州，四县各归本属。至七年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敕，复置宿州于埇桥，在徐之南界汴水上，当舟车之要。其旧割四县，仍旧来躭。州新置，元和已来，未计户口。

符离汉县。隋治朝解城。贞观元年，移治竹邑城。元和四年正月，置宿州，仍为上州

虹汉县。隋曰夏丘县，武德四年，属仁州。其年，分置虹县于古虹城，属仁州。六年，废夏丘县。贞观八年，废仁州，以虹县属泗州，移治夏丘故城。元和四年，割属宿州

蕲汉县。后魏加“城”，曰蕲城县。隋去“城”字，属北谯州。贞观十七年，废谯州，属徐州。旧治谷城，显庆元年，移于今所。元和四年，割属宿州也

临涣隋旧。属谯州。州废，隶亳州。大和元年，割属宿州。

沂州中汉东海郡之琅邪县。武德四年，平徐圆朗，置沂州，领费、临沂、颛臾三县。又置兰山、临沐、昌乐三县。六年，省兰山、临沐、昌乐三县入临沂。贞观元年，省颛臾入费县。其年，省鄫州，以承县来属。八年，又省莒州，以新泰、沂水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琅邪郡。乾元元年，复为沂州。旧领县五，户四千六百五十二，口二万三千九百。天宝，户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口十九万五千七百三十七。在京师东二千二百五十四里，至东都一千四百三十里。

临沂汉县，州所治。后魏置郯郡，又改为北徐州，并在此县。后周置沂州

承汉县，隋兰陵县。武德四年，置鄫州，以兰陵隶之，仍改为承县，别置兰陵、鄫城二县，属鄫州。贞观元年，鄫州与二县俱废，以承县来属沂州。

费汉县。春秋时费国。

新泰汉东新泰县，晋去“东”字。武德五年，属莒州。贞观八年，莒州废，县属沂州。

沂水汉东莞县。隋改为东安县，寻改为沂水。武德五年，于县置莒州，领沂水、新泰、莒三县。贞观八年，省莒州，县属密州，沂水、新泰属沂州。

密州中隋高密郡。武德五年，改为密州，领诸城、安丘、高密三县。贞观八年，省莒州，以莒来属。天宝元年，改为高密郡。乾元元年，复为密州。旧领县四，户三千五百八十，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三。天宝，户二万八千二百九十二，口十四万六千五百二十四。在京师东南二千五百三十里，至东都东一千八百六十九里。

诸城州所治，本汉东武县城也。隋移入废高密郡城，因改为诸城

辅唐汉安丘县，属北海郡。乾元二年，刺史殷仲卿奏请治于故昌安城，因改为辅唐

高密、汉县。隋末大乱，废之。武德三年，于义城堡置高密县。六年，并高密、胶西两县，移就故夷安城。城，旧高密县也。仍废胶西县

莒汉县，属东海郡。武德五年，于县置莒州。州废，以县属密州。

齐州上汉济南郡，隋为齐郡。武德元年，改为齐州，领历城、山茌、祝阿、源阳、临邑五县。二年，置总管府，管齐、邹、东泰、谭、淄、济六州。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及谭州，省源阳县。又以废谭州之平陵、临济、亭山、章丘四县来属。七年，又置都督府，管齐、青、淄、莱、密五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淄郡。五载，为济南郡。乾元元年，复为齐州。旧领县八，户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三，口六万一千七百七十一。天宝，户六万二千四百八十五，口三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在京师东北二千六十九里，至东都东北一千二百四十四里。今管县六，并三县也。

历城汉县，属济南郡。旧志有平陵县。贞观十七年，齐王祐起兵，平陵人不从顺，遂改为全节。元和十年正月，以户口凋残，并全节入历城县

章丘汉阳丘县。隋为章丘。武德二年，于平陵县置谭州，领平陵、亭山、章丘、营城四县。八年，废营城入平陵，又以废邹州之临济来属。贞观元年，废谭州为平陵县，属齐州，章丘亦来属

亭山隋县。元和十五年，以户口凋残，并入章丘县，因废亭山

临邑汉县。武德元年，属谭州。州废来属

长清隋置，属济州。贞观十七年，属齐州。旧志有丰齐县，古山茌邑也。天宝元年改为丰齐。元和十五年，以户口凋残，并入长清县

禹城汉祝阿县。天宝元年，以为禹城，以县西有禹息故城

临济汉之菅县。隋为朝阳县，寻改为临济县。武德元年，于县置邹州，领临济、蒲台、高苑、长山、邹平五县。八年，废邹州，县属谭州。州废，属齐州。

青州上隋北海郡。武德四年，置青州总管府，管青、潍、登、牟、莒、密、莱、乘八州。青州领益都、临朐、临淄、般阳、乐安、时水、安平等七县。八年，省乘、潍、牟、登四州，以废潍州之北海，废乘州之千乘、寿光、博昌来属，省般阳、乐安、时水、安平四县。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青州为北海郡。乾元元年，复为青州。旧领县七，户一万六百五十八，口五万六千三百一十七。天宝，户七万三

千一百四十八，口四十万二千七百四。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里。

益都汉县。在今寿光县南十里故益都城是也。北齐移入青州城北门外为治所。

临淄汉县，治古齐国城。久废，隋复置。

博昌汉县，治故郡城。乐安，隋县。武德二年，属乘州。州废，属青州。总章二年，移治于今所

寿光汉县。隋移治所于博昌县。初属乘州，州废来属。

千乘汉千乘国，后汉改为乐安郡。宋、齐废，隋置千乘县。武德二年，于县置乘州，领千乘、博昌、寿光、新河五县。六年，废新河县。八年，乘州废，千乘等县隶青州。

临朐汉县。隋为逢山县，寻复为临朐，属北海郡。

北海汉平寿县。隋置北海郡。开皇三年罢郡，置下密县于废郡城。大业二年，改为北海县。武德二年，于县置潍州，领北海、连水、平寿、华池、城都、下密、东阳、寒水、訾亭、潍水、汶阳、胶东、营丘、华宛、昌安、都昌、城平等十七县。六年，唯留北海、营丘、下密三县，余十四县并废。八年，废潍州，仍省营丘、下密二县，以北海属青州。

淄州上隋齐郡之淄川县。武德四年，置淄州，领淄川、长白、莱芜三县。六年，废长白、莱芜二县。八年，又以废邹州之长山、高苑、蒲台三县来属。天宝元年，复为淄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淄州。景龙元年，分高苑置济阳县，又并高苑。又割蒲台隶之，后割属棣州。旧领县五，户六千三百二十三，口三万四千四百二十五。天宝，户四万二千七百三十七，口二十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在京师东北二千一百三十三里，东都东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今管县四，并济阳入高苑。

淄川郭下。汉般阳县。武德初，属淄州

长山汉於陵县。武德初，属邹州。州废，属淄州

高苑隋置。初属邹州，州废来属。景龙元年，分置济阳县。元和十

五年，并入高苑

邹平汉县。北齐为平原县。隋移治汉邹平故城，因改为邹平。初属谭州，州废来属。

棣州上后汉乐安郡。隋渤海郡之厌次县。武德四年，置棣州，领阳信、乐陵、滴河、厌次四县，治阳信。六年，并入沧州。贞观十七年，复置棣州于乐陵县，领厌次、滴河、阳信三县，又割淄州之蒲台隶焉。而乐陵属沧州。天宝元年，改为乐安郡。上元元年，复为棣州。领县五，户三万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一十里，东都东北一千三百七十里。

厌次郭下。汉富平县。隋属沧州。武德四年，改属棣州。六年，省棣州，复隶沧州。贞观十七年，复置棣州，厌次还属

滴河隋县

阳信汉县，属渤海郡。贞观十七年，改属棣州

蒲台汉漯沃县。隶淄州。割属棣州

渤海垂拱四年，析蒲台、厌次置。

莱州中汉东莱郡，隋因之。武德四年，讨平綦顺，置莱州，领掖、胶水、即墨、卢乡、昌阳、曲城、当利、曲台、胶东九县。六年，废曲城、当利、曲台、胶东四县。贞观元年，废卢乡，割登州之文登、废牟州之黄来属。麟德元年，置牟平县。如意元年，割黄县、文登、牟平置登州。天宝元年，改莱州为东莱郡。乾元元年，复为莱州。旧领县六：掖、黄、文登、昌阳、即墨、胶水，户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六万三千三百九十六。天宝领县四，户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八，口七万一千五百。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九十九里，去东都一千八百五十二里。

掖州治汉东莱郡也。隋置掖县，属莱州

昌阳汉县，置于古昌阳城。永徽元年，移古县西北二十三里

胶水汉胶东国地。隋置县于古光州，因改名胶水

即墨汉不其邑也。隋置即墨县。

登州汉东莱郡之黄县。如意元年，分置登州，领文登、牟平、黄三县，以牟平为治所。神龙三年，改黄县为蓬莱县，移州治于蓬莱。天宝元年，以登州为东牟郡。乾元元年，复为登州。天宝领县四，户二万二百九十八，口一十万八千九百。在京师东三千一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七十一里。

蓬莱汉黄县，属莱州。如意元年，于县置登州。神龙三年，改为蓬莱，移于今所

牟平麟德二年，分文登置，属莱州。如意元年，置登州，治牟平。神龙三年，移治所于蓬莱县

文登隋旧县。武德四年，置登州，领文登、观阳二县。六年，以观阳属牟州，又置清阳、廓定二县，属登州。贞观元年，登州及清阳、廓定二县并废，地入文登县

黄汉旧县。神龙三年，改为蓬莱县，属登州，以为州治。先天元年，又割蓬莱置黄县。

志第十九 地理二

○河东道三河北道四山南道五

河东道

河中府隋河东郡。武德元年，置蒲州，治桑泉县，领河东、桑泉、猗氏、虞乡四县。二年，置蒲州总管府，管蒲、虞、泰、绛、邵、浍六州。三年，移蒲治河东县，依旧总管府。其年，置温泉县。九年，又置都督府，管蒲、虞、芮、邵、泰五州，仍省温泉县。其年，罢都督府。贞观八年，割虢州之永乐来属。十七年，以废虞州之安邑解县、废泰州之汾阴来属。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其年，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又与陕，郑、汴、怀、魏为“六雄”。十二年，昇为“四辅”。天宝元年，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复为蒲州，割安邑属陕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析同州之朝邑，于河西盐坊置河西县，来属。元年建卯月，又为中都。元和三年，复为河中府。旧领县五，户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九，口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天宝领县八，户七万八百，口四十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元和领县十一。在京师东北三百二十四里，去东都五百五十里。

河东隋县。州理所。开元八年，分置河西县。其年，罢中都，乃省，乾元三年，复置

河西旧朝邑县，属同州，管长春宫。乾元元年，置河中府，割朝邑来属，改为河西县，以盐坊为理所

临晋隋分猗氏置桑泉县。武德三年，分置温泉县。九年，省温泉并入桑泉。天宝十三年，改为临晋县

解隋虞乡县。武德元年，改为解县，属虞州。蒲州别置虞乡县。贞观十七年，省解县并入虞乡。二十二年，复析置解县，属蒲州

猗氏汉县，古郇国也

虞乡汉解县地，后魏分置虞乡县。贞观十七年，省解县，并入虞乡县。二十年，复置解县，省虞乡。天授二年，复分解县置虞乡县

永乐武德元年，分芮城县置属芮州。九年，废芮州，改属鼎州。贞

观八年，改属蒲州，又割属虢州。神龙元年，复来属

宝鼎汉汾阴县。隋属泰州。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县来属。开元十一年，玄宗祀后土，获宝鼎，因改为宝鼎

龙门汉皮氏县，后魏改为龙门。武德元年，于县置泰州，领龙门、万泉、汾阴四县。贞观十七年，废泰州及芮县，以龙门、万泉属绛州，汾阴属蒲州

闻喜汉县。隋为桐乡县。武德元年，分置闻喜县

万泉武德三年，分稷山界于薛通城置万泉县，属泰州。州废，入绛州，后又隶河中府。

绛州隋绛郡。武德元年，置绛州总管府，管绛、潞、盖、建、泽、沁、韩、晋、吕、举、泰、蒲、虞、芮、邵十五州。绛州领正平、太平、曲沃、闻喜、稷山五县。三年，废总管府。其年，以废北浍州之翼城置翼城县。领翼城、绛、小乡三县。武德元年，改为浍州。二年，改为北浍州。四年，州废，三县并入绛州。置南绛州，又置绛县。

曲沃汉绛县地，后魏置曲沃县

绛汉闻喜县，后魏置南绛州，又置绛县

稷山后魏高凉县，隋改名稷山

垣隋县。义宁元年，置邵原，领垣、王屋，又置清廉、亳城四县。武德元年，改为邵州。二年，又置长泉县。五年，废亳城。九年，省邵州，省清廉入垣县，王屋属怀州，垣属绛州

襄陵后魏擒盛县。改为襄陵，取汉旧名。属晋州。元和十四年，属绛州。

晋州隋临汾郡。义旗初，改为平阳郡，领临汾、襄陵、岳阳、冀氏、杨五县。其年，改杨县为洪洞。武德元年，改为晋州，分襄陵置浮山县，分洪洞置西河县。三年，置总管府，管晋、绛、沁、吕四州。移治白马城。改浮山为神山县。贞观六年，废都督。十二年，移治所于平阳古城。十七年，省西河县，以废吕州之霍邑、赵城、汾西三县来属。天宝元年，改州为平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晋州。元和十四年，割襄陵

属绛州。大和元年，改属河中府。旧领县七，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七，口九万七千五百五。天宝领县九，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元和领县八。在京师东北七百二十五里，至东都七百三十九里。

临汾汉平阳县，隋改为临汾。贞观十七年，省西河县，并入临汾

洪洞汉杨县，至隋不改。义宁元年，改为洪洞，取县北岭名

神山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县。四年，改为神山，以县东南羊角山神见为名

岳阳后魏安泽县，隋改为岳阳

霍邑汉彘县，后汉改为永安。隋于此置汾州，寻改为吕州，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贞观十七年，废吕州，以霍邑等三县来属，以灵石属汾州

赵城国初，分霍邑县置

汾西后汉汾西郡，隋废为县，属吕州。隋末陷贼。武德初，权于今城南五十里申村堡置。贞观六年，移于今所

冀氏汉猗氏县地，后于古猗氏县地南置冀氏。

隰州下隋龙泉郡。武德元年，改为隰州，领隰川、温泉、大宁、石楼四县。二年，置总管府，领隰、中、昌、南汾、东和、西德六州。三年，又置北温州属焉。贞观元年，省中、昌、西德、北温四州，又以废昌州蒲县来属，仍督隰、南汾、东和三州。三年，废都督府。又以废东和州永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大宁郡。乾元元年，复为隰州。旧领县六，户八千二百二十二，口三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天宝，户一万九千四百五十五，口十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在京师东北九百六里，至东都八百八十里。

隰川州所理。汉蒲子县地，隋为隰川县。

蒲汉县。武德二年，置昌州，领蒲、仵城、常武、昌原四县。贞观元年，省昌州及昌原、仵城、常武三县，以蒲属隰州。

大宁汉北屈县地，隋为仵城。武德二年，置中州于隋大宁故城，因

改名大宁。贞观元年，废中州及大义、白龙二县，以大宁隶隰州。

永和汉狐氵聂县，隋为永和。武德二年，移治于仙芝谷西，属东和州，又分置楼山县。贞观元年，废东和州及楼山县，以永和隶隰州。

石楼汉土军县，隋改为石楼。武德二年，于县置西德州，领长寿、临河、石楼三县。贞观元年，废西德州，省长寿、临河二县，以石楼属东和州。二年，又省东和州，以石楼来属。

温泉隋新城县。武德二年，分置温泉县，仍置北温州，领温泉、新城、高堂三县，属隰州总管府。贞观元年，省北温州及新城、高堂二县，以温泉来属。

汾州上隋西河郡。义旗初，依旧领隰城、介休、孝义、平遥四县。其年，割介休、平遥二县属介休郡。武德元年，以介休郡为介州，西河郡为浩州。三年，改浩州为汾州，仍割并州之文水来属。贞观元年，省介州，以介休、平遥二县来属。文水还并州。十七年，以废吕州之灵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西河郡。乾元元年，复为汾州。旧领县四，户三万四千九，口十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天宝领县五，户五万九千四百五十，口三十二万二百三十三。去京师一千二百六里，东都九百三十七里。

西河汉美稷县，隋为隰城县。上元元年九月，改为西河县。

孝义汉中阳县，后魏曰永安。贞观元年，改为孝义。

介休汉县。武德元年，于县置介州。贞观元年，州废，以介休、平遥属汾州。

平遥汉平陶县。后魏庙讳，改“陶”为“遥”。武德属介州。州废来属

灵石隋分介休县置，属吕州。州废来属。

慈州下元魏曰南汾州，隋改为耿州，又为文成郡。武德元年，改为汾州。五年，改为南汾州。八年，改为慈州，以郡近慈乌戍故也。旧领县五，户五千二百四十五，口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天宝，户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六，口六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在京师东北六百八十三里，去东都七百二十七里。

吉昌隋县

文城元魏曰斤城县，隋改为文城。显庆三年，移斤城县东北文城村置。

昌宁汉临汾县地，后魏分置太平县，又分太平置昌宁县。

吕香义宁元年，分仵城县置平昌县。贞观元年，改为吕香，因旧镇为名。上元三年，移治所于故平昌府南置，今县是也。

仵城后魏置县，取镇戍名也。

潞州大都督府隋上党郡。武德元年，改为潞州，领上党、长子、屯留、潞城四县。二年，置总管府，管潞、泽、沁、韩、盖五州。四年，分上党置壶关县。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为都督府。贞观十七年，废韩州，以所管襄垣等五县属潞州。开元十七年，以玄宗历职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仪、石、沁四州。天宝元年，改为上党郡。乾元元年，依旧为潞州大都督府。旧领县五，户一万八千六百九十，口八万三千四百五十五。旧于襄垣置韩州，领县五，户七千一十七，口三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天宝领县十，户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一，口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六十。在京师东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四百八十七里。

上党汉壶关县。隋分置上党，州所治。

壶关武德四年，分上党置，治于高望堡。贞观十七年，移治进流川。

长子汉县

屯留隋旧。武德五年，自霍壁移于今所。

潞城古邑。隋特置潞城县。

襄垣隋县。武德元年，于县置韩州，领襄垣、黎城、涉、铜鞮、武乡五县，又割并州之榆社来属。三年，置甲水县，仍以榆社属榆州。六年，割沁州之铜鞮来属。九年，省甲水县。贞观十七年，废韩州，以襄垣等五县隶潞州。

黎城旧刈陵县，隋改曰黎城州。

涉汉县。隋属韩州。州废来属。

铜鞮隋属韩州。武德元年，属沁州。三年，分置甲水县。五年，移治水堡。六年，移于今所，属韩州。省甲水县。韩州废，属潞州。

武乡汉垣县，后魏曰沮城，移治于南亭川。改为乡县，属韩州。州废，属潞州。则天加“武”字。神龙年，去“武”字，复为乡县。后又加“武”字。

泽州上隋长平郡。武德元年，改为盖州，领高平、丹川、陵川，又置盖城四县。又于濩泽县置泽州，领濩泽、沁水、端氏三县。三年，于今理置晋城县。六年，废建州，自高平移盖州治之。八年，移泽州治端氏。九年，省丹川、盖城。贞观元年，废盖州，自端氏县移泽州于今治。天宝元年，改泽州为高平郡。乾元元年，复为泽州。旧领县六，户一万六百六十，口四万六千七百三十二。天宝，户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九十。在京师东北一千三十里，至东都六百六十七里。

晋城汉高都县，隋改为丹川。武德元年，移丹川于源泽水北，属盖州。二年，于古高都城置晋城县，属建州。六年，废建州，县属盖州。九年，省丹川县。贞观元年，废盖州，县属泽州

端氏汉县。武德八年，移泽州于此县。贞观元年，又移于晋城

陵川汉泫氏县，隋改陵川。武德初，属盖州。贞观元年，隶泽州

阳城隋濩泽县。武德元年，于县置泽州。八年，移州治于端氏。天宝元年，改为阳城

沁水元魏置东永安县，隋改为沁水，属盖州。州废来属

高平汉泫氏县地。武德元年，于县置盖州，领高平、丹川、陵川、盖城四县。贞观元年，废盖州，来属。

沁州下隋上党郡之沁源县。义宁元年，置义宁郡，领沁源、铜鞮、绵上，仍分沁源置和川，凡四县。武德元年，改为沁州。二年，分沁源置招远县。三年，省招远县。六年，以铜鞮属韩州。天宝元年，改沁州为阳城郡。乾元元年，复为沁州。旧领县三，户三千九百五十六，口一万六千一百七。天宝，户六千三百八，口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在京师

东北一千二十五里，去东都六百三十五里。

沁源汉谷远县。州所治。后魏改为沁源

和川义宁元年，分沁源置

绵上隋分介休之南界，置绵上县。

辽州隋太原郡之辽山县。武德三年，分并州之乐平、和顺、平城、石艾四县置辽州，治乐平。其年，置义兴县。六年，自乐平移于辽山，仍以石艾、乐平二县属受州，省义兴县，以废榆州之榆社、平城二县来属。八年，改辽州为箕州。先天元年，又改为仪州。天宝元年，改为乐平郡。乾元元年，复为仪州。中和三年八月，复为辽州。旧领县四，户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万八千六百四十。天宝，户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万四千五百八十。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五十九里，至东都七百九十七里。

辽山汉垣县地，魏改□□阳县。隋改辽山县，属并州。武德三年，属辽州。

榆社晋武乡县。义宁元年，分置榆社县。武德三年，于此置榆州，割并州平城来属。仍置偃武县。六年，废榆州及偃武县，以平城、榆社属辽州

和顺汉沾县地。隋为和顺县。武德初，属并州，三年，改为辽州

平城隋县。武德初，属并州。三年，改属榆州，六年，改为辽州。

北京太原府隋为太原郡。武德元年，改为并州总管，领晋阳、太原、榆次、太谷、祁、阳直、寿阳、盂、乐平、交城、石艾、文水、辽山、平城、乌河、榆社十六县。其年，置清源县，仍以榆社属韩州。三年，废总管。其年，置汾阳；仍以盂、寿阳二县置受州，治盂县；乐平、辽山、平城、石艾四县置辽州，治乐平；太谷、祁二县置太州，治太谷；仍以文水属汾州。四年，又置总管，管并、介、受、辽、太、榆、汾七州。其年，改为上总管。五年，又改代、石二总管。其年，改上总管为大总管。六年，又改朔州总管，仍割汾州之文水来属。其年，废太州，以太谷、祁二县来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其年，置罗阴县，仍省阳直县，改汾阳为阳曲县，又以文水属汾州。贞观元年，省乌河、罗阴二县，又以文水来属。八年，以废受州之寿阳、盂、乐平、石

艾，又割顺州之燕然，凡五县来属。督并、汾、箕、岚四州。十四年，废燕然县。龙朔二年，进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开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为太原府。天宝元年，改北都为北京。旧领县十四，户九万七千八百七十四，口二十万九百三十六。天宝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在京师东北一千三百六十里，至东都八百八里。

太原汉晋阳县。隋文又移于州城内古晋阳城置，今州所治。

晋阳隋新移于州内

太谷隋县。武德三年，置太州。六年，州废，以太谷、祁属并州

文水隋县。武德三年，属汾州。六年，属并州。七年，又属汾州。贞观初，还属并州。天授元年，改为武兴县，以天后乡里县，与太原、晋阳并为京师。神龙元年，依旧为文水

榆次汉县

盂隋县。武德三年，置受州，领盂、寿阳二县。六年，移受州于寿阳。贞观八年，省受州，盂复属并州

清源隋于古梗阳城置清源县，以水为名

交城隋分晋阳县置，取县西北古交城为名。初治交山，天授元年，移治邵波村。先天二年，于故县分置灵川县，开元二年后省

阳曲隋阳直县。武德三年，分置汾阳县。七年，省阳直县，改汾阳为阳曲县，仍移治阳直废县。其年，又分置罗阴县。贞观元年省。十七年，又省燕然并入。

寿阳隋旧县。武德三年，属受州。六年，移受州于此，领寿阳、盂二县。其年，又割辽州之乐平、石艾二县来属。贞观八年，废受州，以所管四县隶并州

广阳汉上艾县，后汉改为石艾县。武德三年，属辽州。六年，属受州。八年，州废，属并州。天宝元年，改为广阳。

乐平隋县。武德三年，于县置辽州。六年，移辽州治于箕州，以乐平属受州。州废，县来属。

祁汉县，至隋不改。武德三年，属太州，州废来属。

代州中都督府隋为雁门郡。武德元年，置代州总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领雁门、繁畤、崞、五台四县。五年，废总管。六年，又置，管代、蔚、忻、朔四州。贞观四年，又督灵州。六年，又督顺州。十二年，省顺州，以怀化县来属。今督代、忻、蔚、朔、灵五州。高宗废怀化县。证圣元年，置武延县。天宝元年，改为雁门郡。依旧为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代州。旧领县五，户九千二百五十九，口三万六千二百三十四。天宝，户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口十万三百五十。在京师东北一千五百五十里，去东都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雁门汉广武县，隋为雁门县

五台汉虑县，隋改为五台

繁畤汉县

崞汉县。东魏置廓州，又废

唐林证圣元年，分五台、崞县置武延县，唐隆元年，改唐林。

蔚州隋雁门郡之灵丘县。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蔚州，寄治并州阳典县，仍置灵丘、飞狐二县。七年，寄治代州繁畤县。八年，又寄治忻州秀容之北恆州城。贞观五年，移于今治。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兴唐郡。乾元元年，置蔚州。旧领县二，户九百四十二，口三千七百四十八。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五十二，口二万九百五十八。在京师东北一千八百一十里，去东都一千六百四十里。

灵丘隋县。隋末陷贼，寄治阳曲。自此，随州寄治。贞观五年，移于今所

飞狐隋县，隋末陷贼，武德六年，复置，寄治于易州遂城县。贞观五年，移治于今所

兴唐隋安边县。至德二年，改为兴唐。

忻州隋楼烦郡之秀容县。义旗初，置新兴郡，领秀容一县。武德元年，改为忻州。四年，又置定襄县。天宝元年，改为定襄郡。乾元元年，复为忻州。旧领县二，户四千九百八十七，口一万七千一百三十。

天宝，户一万四千八百六，口八万二千三十二。在京师东北一千三百八十里，去东都一千六十三里。

秀容汉汾阳县地，治郭下。隋朝自秀容故城移于此，因改为秀容县

定襄汉阳曲县地。后汉末，移阳曲于太原界置，乃于阳曲古城置定襄县。复废。武德四年，分秀容县复置。

岚州下隋楼烦郡之岚城县。武德四年，平刘武周，置东会州，领岚城县；又以北和州之太和县来属。其年，分岚城置合会、丰润二县，仍自故郡城移岚州于废东会州，置岚州。旧领岢岚一县，县移旧岚州。其年，又以北管州之静乐县来属。七年，置临津县。九年，省合会、岢岚、太和三县。贞观元年，改临津为合河。三年，又置太和县。八年，又省。天宝元年，复为楼烦郡。乾元元年，复为岚州。旧领县三，户二千八百四十二，口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一。天宝领县四，户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口八万四千六。在京师东北一千二百九十五里，去东都一千一百四十四里。

宜芳隋岚城县。武德四年，改为宜芳，属东会州。四年，分置丰润、合会二县。五年，省丰润并入。六年，改属岚州。九年，省合会并入

静乐汉汾阳县地，有隋汾阳宫。武德四年，置管州，领静乐，又分置汾阳、六度二县。五年，改管州为北管州。六年，省北管州及汾阳、六度二县。以静乐属岚州

合河隋临泉县。武德四年，置临津县。贞观元年，改为合河

岚谷旧岢岚军也，在宜芳县北界。长安三年，分宜芳于岢岚旧军置岚谷县。神龙二年，废县置军。开元十二年，复置县。

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郡城，开元四年王毛仲筑。州新置，未记户口帐籍。

楼烦龙纪元年，于监西一里置

玄池州东六十里置

天池州西南五十里置。本置于孔河馆，乾元后移于安明谷口道人堡下。

石州隋离石郡。武德元年，改为石州。五年，置总管府，管石、北和、北管、东会、岚、西定六州。贞观二年，废都督府。三年，复置都督。六年，又废。天宝元年，改为昌化郡。乾元元年，复为石州。旧领县五，户三千七百五十八，口一万七千四百二。天宝，户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四，口六万六千九百三十五。在京师东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至东都一千二百二十八里。

离石汉县。周改为昌化郡，隋复为离石，州所治

平夷后周析离石县置

定胡隋县。武德三年，置西定州。贞观二年废，分置孟门县。七年，废孟门入定胡

临泉隋太和县。武德三年，置北和州，改太和县为临泉县。贞观三年，省北和州，县属石州。方山隋县。武德二年，置方州。三年，州废，县属石州。

朔州隋马邑县。武德四年，置朔州，领善阳、常宁二县。其年，省常宁县。天宝元年，改为马邑郡。乾元元年，复改为朔州。旧领县一，户一千二百五十七，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宝领县二，户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在京师东北一千七百七十四里，至东都一千三百四十三里。

善阳汉定襄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为善阳县

马邑秦汉旧名，久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

云州隋马邑郡之云内县界恆安镇也。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北恆州。七年，州废，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永淳元年，为贼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开元二十年，复为云州。天宝元年，改为云中郡。乾元元年，复为云州，领县一，户七十三，口五百六十一。在京师东北一千九百四十里，去东都一千六百四十二里。

云中隋云内县之恆安镇。武德六年，置北恆州。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于此置，因为定襄县。今治，即后魏所都平城也。永淳元年，为贼所破，因废云州及县。开元二十年，与州复置。仍改定襄为云中县。

单于都护府秦汉时云中郡城也。唐龙朔三年，置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东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振武军在城内置。天宝，户二千一百，口一万三千。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东都二千里。

金河与府同置。

河北道

怀州雄隋河内郡。武德二年，于济源西南柏崖城置怀州，领大基、河阳、集城、长泉四县。其年，于济源立西济州，于武德县立北义州，修武县东北故浊鹿城立陟州，置总管府，管怀、西济、北义、陟四州。三年，怀州又置太行、忠义、紫陵、谷只、温五县。四年，移怀州于今治野王城。其年，又于温县置平州，以温县属之。又省谷只、太行、忠义、紫陵四县。后省平州，仍于隋河阳宫置盟州，领河阳、集城、温三县。又省西济、北义、陟三州入怀州。又于获嘉县置殷州。其怀州总管，管怀、盟、殷三州。怀州领河内、武德、轵、济源五县。八年，废盟州，省集城入河阳县，以河阳、温二县来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以废殷州修武、获嘉、武陟，废邵州之王屋四县来属。仍省怀、轵二县。显庆二年，割河阳、温、济源、王屋四县属洛州。天授元年，改为河内郡。乾元元年，复为怀州。旧领县九：河内、武德、修武、获嘉、武陟、温、河阳、济源、王屋。户三万九十，口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天宝领县五，户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口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六。在京师东九百六十九里，至东都一百四十里。

河内汉野王县，隋为河内县。武德四年，省太行、忠义、紫陵三县并入

武德隋为安昌县。武德三年，改为武德

武陟、汉怀县地，故城在今县西

修武汉山阳县地。修武，古名也，隋因之。武德二年，李原德以县东北浊鹿城归顺，因置陟州及修武县。四年，贼平，改为武陟，废陟

州，以修武属殷州，仍移县治于隋故修武城。贞观元年，省殷州，修武属怀州

获嘉汉县名。武德四年，于县置殷州，领获嘉、武德、武陟、修武、新乡、共城五县。贞观元年，省殷州，以获嘉、武陟、修武属怀州，新乡、共城属卫州。

卫州望隋汲郡，本治卫县。武德元年，改为卫州。二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仍旧领卫、清淇、汤阴三县。其年，废义州，以汲县来属。六年，以汤阴属相州。贞观元年，州移治于汲县，又废殷州，以共城、新乡、博望三县来属。六年，废博望县。十七年，废清淇县。其年，又以废黎州之黎阳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汲郡。乾元元年，复为卫州。旧领县五，户一万一千九百三，口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天宝，户四万八千五十六，口二十八万四千六百三十。在京师东一千二百二十二里，去东都三百九十里。

汲汉县，隋因之。武德元年，置义州，领汲县。四年，废义州，县属卫州。贞观元年，卫州自卫县徙治所于汲县

新乡隋割汲、获嘉二县地，于古新乐城置新乡县。武德初，属义州。州废，来属殷州。州废，属卫州

卫汉朝歌县。纣所都朝歌城，在今县西。隋大业二年，改为卫县，仍置汲郡于县治。贞观初，移于汲县。初属义州。州废，属卫州。十七年，省清淇县入卫县。长安三年，又置清淇县。神龙元年，又省入卫县

共城汉共县，隋因之。武德元年，置共州，领共城、凡城二县。四年，废共州，省凡城入共城县。初属殷州。贞观初，来属

黎阳隋黎阳县。武德二年，置黎州总管府，管殷、卫、洹、澶四州。寻陷贼。四年，平窦建德，复置黎州，领临河、内黄、汤阴、观城、顿丘、繁阳、澶水八县。其年，以澶水、观城、顿丘三县置澶州，又以汤阴属相州。贞观元年，省繁阳，又以澶水来属。十七年，废黎州及澶水县，以黎阳属卫州，内黄、临河属相州。

相州汉魏郡也。后魏道武改为相州，隋为魏郡。武德元年，置相州总官府，领安阳、鄴、林虑、零泉、相、临漳、洹水、尧城八县。二年，割林虑置岩州。四年，废总管府，仍省零泉县。五年，废岩州，以林虑来属，仍省相县。六年，割卫州之汤源来属。其年，复置总管府，

管磁、洺、黎、卫、邢六州。九年，废都督府。贞观元年，改汤源为汤阴，以废磁州之淦阳、成安二县来属。十年，复置都督，管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十六年，罢都督府。十七年，以废黎州之内黄、临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鄴郡。乾元元年，复为相州。旧领县九，户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口七万四千七百六十六。天宝县十一，户十万一千一百四十二，口五十九万一百九十六。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二十一里，至东都六百六里。

安阳汉侯国，故城在汤阴东。曹魏时，废安阳，并入鄴。后周移鄴，置县于安阳故城，仍为鄴县。隋又改为安阳县，州所治。汉魏郡城，在县西北七里

鄴汉县，属魏郡。后魏于此置相州，东魏改为司州。周平齐，复为相州。周大象二年，隋文辅政，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迥，平之，乃焚烧鄴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为鄴县。炀帝初，于鄴故都大慈寺置鄴县。贞观八年，始筑今治所小城

汤阴汉荡阴县也，并入安阳。武德四年，分安阳置汤源县，属卫州。六年，改属相州。贞观元年，改为汤阴

林虑汉隆虑县。武德三年，置岩州，领林虑一县。五年，岩州废，县属相州。

尧城隋县

洹水汉长乐县地，属魏郡。周建德六年，分临漳东北界置洹水县。

临漳后周建德六年，分鄴县置。成安汉斥丘县，属魏郡。后废，北齐复置，改为成安。

内黄汉县名。旧属黎州，贞观十七年，改属相州。

临河隋分黎阳县置。贞观十七年，改属相州，废澶水县并入。

魏州雄汉魏郡元城县之地。后魏天平二年，分馆陶西界，于今州西北三十里古赵城置贵乡县。后周建德七年，以赵城卑湿，东南移三十里，就孔思集寺为贵乡县。大象二年，于县置魏州。隋改名武阳郡。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复为魏州。又分置漳阴县，领贵乡、昌乐、元城、

莘、武阳、临黄、观城、顿丘、繁水、魏、冠氏、馆陶、漳阴十三县。其年，割顿丘、观城二县置澶州，又割莘、临黄、武阳三县置莘州，又割冠氏、馆陶置毛州。魏州置总管府，管魏、黎、澶、莘、毛五州。魏州领贵乡、昌乐、繁水、漳阴、元城、魏六县。贞观元年，罢都督府，仍省漳阴县。其年，废莘、毛、澶三州，尽以所领县属魏州。十七年，省元城、武阳、观城三县。十八年，省繁水县。龙朔二年，改为冀州大都督府，以冀王为都督，管冀、贝、德、相、棣、沧、魏七州。咸亨三年，依旧为魏州，罢都督府。永昌元年，置武圣县。圣历二年，又置元城县。天宝元年，改为魏郡。乾元元年，复为魏州。旧领县十三，户三万四百四十，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一十二。天宝领县十，户十五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口一百一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在京师东北一千五百九十里，去东都七百五十里。

贵乡后魏分馆陶西界，置贵乡县于赵城。周建德七年，自赵城东南移三十里，以孔思集寺为县廨。大象二年，于县置魏州。武德八年，移县入罗城内。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移于罗城西百步。大历四年，又移于河南岸置

元城隋县，治古殷城。贞观十七年，并入贵乡。圣历二年，又分贵乡、莘县置，治王莽城。开元十三年，移治州郭下。古殷城，在朝城东北十二里

魏汉旧县，在今县南。天宝三年，移于今所

馆陶汉县，隋因之。武德五年，置毛州，割魏州之馆陶、冠氏、堂邑，贝州之临清、清水。又分置沙丘县。贞观元年，废毛州，省沙丘、清水二县，以堂邑属博州，临清属贝州，馆陶、冠氏属魏州

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馆陶县东界置。武德四年，属毛州。州废来属

莘汉阳平县地，隋置新州。武德五年，改为莘州，领莘、临黄、武阳、武水四县。贞观元年，废莘州，以莘、临黄、武阳属魏州，武水属博州

临黄汉观县地，隋为临黄县。武德四年，属莘州。州废来属

朝城隋武阳县。贞观十七年，废武阳入临黄、莘二县。开元七年复置，改为朝城

昌乐晋置，属阳平郡。后魏置昌州，今县西古城是也。隋废昌乐县入繁水。武德五年复置，隶魏州。今治所，武德六年筑也。

澶州汉顿丘县，属东郡。今县北古阴安城是也。武德四年，分魏州之顿丘、观城置澶州，领顿丘、观城，又特置澶水县。贞观元年，废澶州，以澶水属黎州，顿丘、观城属魏州。大历七年正月敕，又于顿丘县置澶州，领顿丘、清丰、观城、临黄四县。州新置，元未计户口帐籍。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至东都六百八十五里。

顿丘汉县，属东郡，后移治所于阴安城，隋属魏郡，今县地北阴安城是也

清丰大历七年，割顿丘、昌乐二县界四乡置。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魏州田承嗣请为县名

观城隋县。唐初，属澶州。州废，亦省观城。大历七年，割昌乐、临黄二县四乡，置县于旧观城店

临黄隋旧县。武德四年，属莘州。州废，属魏州。大历七年，置澶州，割之来属。

博州上隋武阳郡之聊城县。武德四年，平窦建德，置博州，领聊城、武水、堂邑、茌平，仍置莘亭、灵泉、清平、博平、高唐凡九县。五年，省莘亭、灵泉二县。贞观元年，省茌平县。天宝元年，改为博平郡。乾元元年，复为博州。旧领县六，户七千立方百八十二，口三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天宝，户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四十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在京师东北一千七百一里。至东都九百四十七里。

聊城汉县。治郭下。武德四年，分置茌平县。贞观元年，省入聊城

博平汉县。隋因之。武德四年，分置灵县。五年省，并入博平。贞观十七年，省博平入聊城。天授二年，析聊城复置

武水汉阳平县地，属东郡。隋改为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县。武德四年，属莘州。贞观元年，属博州

清平汉贝丘县。隋改为清平，属博州

堂邑汉县。后魏废。隋分清阳县复置。初属毛州，州废，属博州

高唐隋县。长寿二年，改为崇武。神龙元年，复为高唐。

贝州隋为清河郡。武德四年，平窦建德，置贝州，领清河、武城、漳南、历亭、清阳、鄃、夏津七县。六年，移治所于历亭。八年，还于旧治。九年，以废宗州之宗城、经城来属，又以废毛州之临清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清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贝州。旧领县九，户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九，口九万七十九。天宝，户十一万一十五，口八十三万四千七大量五十七。在京师东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东都九百九十三里。

清阳武德四年，分置夏津县。九年，复省。旧治甘陵城。永昌元年，移治于孔桥。开元二十三年，移就州治

清河汉县，后汉恆帝改为甘陵，后省。隋复分置清河县，在郭下

武城汉曰东武城。旧治古夏城。调露元年，移于今治

宗城隋旧。武德四年，置宗州，领宗城、府城、南宫、斌强四县。九年，废宗州及府城、斌强二县，以经城、宗城属贝州，南宫属冀州

临清汉清泉县，后魏改为临清。武德四年，属毛州。州废，属贝州

经城汉县。武德四年，属宗州。州废来属

漳南汉东阳县，后魏省。隋分枣强、清平二县地，复置于古东阳城，仍改为漳南县

历亭汉东阳地。隋分鄃县置历亭县

夏津旧鄃县。天宝元年，改为夏津。

洺州望隋武安郡。武德元年，改为洺州，领永年、洺水、平恩、清漳四县。二年，陷窦建德。四年，建德平，立山东道大行台，又立曲周、鸡泽二县。五年，罢行台，置洺州大总管府，管洺、卫、岩、相、磁、邢、赵八州。六年，罢总管府。以磁州之武安、临洺、肥乡三县来属。贞观元年，又以废磁州之邯郸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广平郡。乾元元年，复为洺州。永泰之后，复以武安、邯郸属磁州。会昌元年，省清漳、洺水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等县。旧领县七，户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口十万一千三十。天宝领县十，户九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口六十八万三千二百八十。省清漳、洺水。今领县六。在京师东北一千五百八

十五里，至东都八百五十七里。

永年州所治。本汉曲梁县，属广平郡。改广平为永年

平恩汉县。隋自斥漳城移于平恩故城置

临洺汉易阳县，隋改为临洺。武德元年，置紫州，领临洺、武安、肥乡、邯郸等县。四年，罢紫州，临洺属磁州。五年，改属洺州

鸡泽汉广平县地。武德四年，置鸡泽县

肥乡汉邯沟县地。曹魏立肥乡县，属广平郡。会昌三年，省清漳县入

曲周隋废县。武德四年，复置。会昌三年，省洺水县入。

磁州隋魏郡之滏阳县。武德元年，置磁州，领滏阳、临水、成安三县。四年，割洺州之临洺、武安、邯郸、肥乡来属。六年，置磁州总管府，领磁、邢、洺、黎、相、卫六州。其年，废总管府。以临洺、武安、肥乡三县属洺州，磁州领滏阳、成安、邯郸三县。贞观元年，废磁州，滏阳、成安属相州，以邯郸属洺州。永泰元年六月，昭义节度使薛嵩请于滏阳复置磁州，领滏阳、武安、昭义、邯郸四县。州新置，未计户口帐籍。在京师东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至东都六百六十五里。

滏阳汉武安县地。隋置滏阳县，州所治

邯郸汉县，属广平郡。隋属磁州。州废，属洺州。永泰初，复置磁州，来属。

武安汉县。隋复置，隶磁州。

昭义永泰元年，廉察使薛嵩特置于滏口之右故临水县城。

邢州上隋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总管府，管邢、温、和、封、蓬、东龙六州。邢州领龙岗、尧山、内丘三县。四年，平窦建德，罢总管府。割内丘属赵州，仍省和、温、封三州，以其所领南和、沙河、平县三县来属。又立任县。五年，割赵州之内丘、柏仁来属。天宝元年，改为钜鹿郡。乾元元年，复为邢州。旧领县九，户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口九万九百六十。天宝，户七万一百八十九，口三十八万二千七百九十八。在京师东北一千六百五十五里，至东都八百五十七里。

龙冈汉襄国县，隋改为龙冈，州所治也

沙河隋分龙冈县置。武德元年，置温州。四年，州废，属邢州

南和汉县，后周置南和郡，隋废州为县。武德元年，置和州。四年州废，县属邢州

钜鹿隋于汉南涘故城置钜鹿县。武德元年，置起州并白起县。四年，废起州，钜鹿属赵州。仍省白起，并入钜鹿。贞观元年，属邢州。旧治东府亭城。嗣圣元年，移于今所。

平乡汉钜鹿郡，故郡城在今县北十一里。古钜鹿城，即今治也。隋改平乡县。

任汉南地。晋置任县，后废。武德四年，复置。旧治苑乡城。

尧山汉柏仁县，至隋不改。武德元年，置东龙州，领柏仁县。四年，平窦建德，县属赵州。贞观初，属邢州。天宝元年，改为尧山。

内丘汉中丘县。隋改为内丘县，属赵州。贞观初，还属邢州。

赵州汉平棘县，故城在今县南。后魏于昭庆县置殷州，齐改为赵州。隋废，寻复置赵郡于平棘县。武德元年，张志昂以郡归国，改为赵州，领平棘、高邑、赞皇、元氏、廮陶、栾城、大陆、柏乡、房子、禋城、鼓城十二县，其年，以禋城属廉州，以鼓城属深州。四年，改大陆为象城。天宝元年，改为赵郡。乾元元年，复为赵州。旧领县九，户二万一千四百二十七，口八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天宝，户六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口三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去京师东北一千八百四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三十三里。

平棘汉平棘县，属常山郡。隋自象城移赵州治所于县置。

宁晋汉杨氏县，属钜鹿郡。今治即杨氏城也。后改为廮陶，元魏改为瘿遥，隋复为陶。天宝元年，改为宁晋。

昭庆汉广阿县，属钜鹿郡。后魏置殷州，北齐改为赵州。隋改广阿为大陆。武德四年，改为象城。天宝元年，改为昭庆，以有建初、启运二陵故也。

柏乡汉县，属钜鹿郡，故城在今县西南十七里。后废。隋于今治彭

水之阳，复置。

高邑汉鄗县，属常山郡。世祖更名高邑，晋代不改。

临城汉房子县，属常山郡。天宝元年，改为临城。

赞皇古无其名，隋置，取赞皇山为名。

元氏汉常山郡所治，故城在今县西。

镇州秦东垣县。汉高改名真定，置恆山郡，又为真定国。历代为常山郡。治元氏，后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乐垒美之，遂移郡治于安乐城，今州城是也。周、隋改为恆州，后废。义旗初，复置恆州，领真定、石邑、行唐、九门、滋阳五县，州治石邑。武德元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徙治所于真定，省滋阳县，又割廉州之裡城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常山郡。乾元元年，复为恆州。兴元元年，升为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为镇州。旧领县六，户二万六千一百一十三，口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天宝领县九，户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三，口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今领县十一。在京师东北一千七百六十里，至东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

真定隋属高阳郡。武德四年，自石邑移恆州于县为治所。载初元年，改为中山县。神龙元年，复为真定县。

裡城汉县。唐初，置钜鹿郡，领裡城、桓肆、新丰、宜安四县。武德元年，改为廉州。其年，陷窦建德。四年，贼平，复置廉州，领裡城、鼓城、毋极四县。省桓肆、、新丰、宜安，并入裡城。贞观元年，废廉州，以鹿城属深州，鼓城、毋极属定州，裡城属恆州。

石邑汉县，属常山郡。

九门汉县，属常山郡。至隋不改。国初置九门郡，领九门、新市、信义三县。武德元年，改为观州。五年，州废，省信义、新市二县。以九门隶恆州。

灵寿汉县，属常山郡。义宁元年，置燕州。武德四年，州废，县属井州。七年州废，属恆州。

行唐汉南行唐县，属常山郡。武德四年，置王城县，属常山郡。武

德五年，省滋阳县并入。长寿二年，改为章武。神龙元年，复为行唐。

井陉汉县，属常山郡。义宁元年，置井陉郡，并苇泽县。武德元年，改为井州。四年，又以废岳州之房山、蒲吾二县，恆州之鹿泉来属。五年，又以恆州之灵寿来属。贞观元年，废蒲吾、苇泽二县入井陉。十七年，废井州，以井陉等三县属恆州。

获鹿汉石邑县地。隋置鹿泉县，属井州。贞观十七年，来属。至德元年，改为获鹿。

平山汉蒲吾县，属常山郡。隋改为房山县。义宁元年，置房山郡。武德元年，置岳州，领房山一县。四年，废岳州，房山属恆州。至德元年，改为平山县，仍以恆州为平山郡。

鼓城汉临平、下曲阳两县之地，属钜鹿郡。隋分禋城于下曲阳故城东五里置昔阳县，寻改为鼓城。武德四年，属廉州。州废，属定州。大历三年，割属恆州。

栾城汉关县，属常山郡。后魏于关县古城置栾城县，属赵州。大历三年，割属恆州。

冀州上隋信都郡。武德四年，改为冀州，领信都、衡水、武邑、枣强、南宫、堂阳、下博、武强八县。六年，置总管府，移治所于下博，管冀、贝、深、宗四州。贞观元年，废都督府，移州治于信都。又以下博、武强二县属深州。十七年，以废深州之下博、武强、鹿城，废观州之阜城来属。龙朔二年，改为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复旧。先天二年，割下博、武强、鹿城三县属深州。开元二年，复以下博、武强还冀州。天宝元年，改为信都。乾元元年，复为冀州。旧领县六：信都、南宫、堂阳、枣强、武邑、衡水。户一万六千二十三，口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三。天宝领县九，户一十万三千八百八十五，口八十三万五百二十。在京师东北一千九百七十八里，至东都一千一百里。

信都汉信都国城，今州所治也。后汉改为乐成国，又改安平国。魏、晋后为冀州所治

南宫汉县，属信都国，至隋不改。武德四年，属宗州。贞观元年，属冀州

堂阳汉县，属钜鹿郡。隋旧属冀州

枣强汉县，属清河郡。隋旧也

武邑汉县，属信都国。隋旧。武德四年，分置昌亭县。贞观初省

衡水古无此名，隋开皇十七年，河北大使郎蔚之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置衡水县，特筑此城

阜城汉县，属渤海郡。隋属冀州。故城在今县东二十里，今城隋筑

蓨汉县，属渤海郡。隋旧隶观州。州废，属德州。故城在今县南十里。贞观元年，分置观津县，寻省。永泰后，属冀州。

深州武德四年，平窦建德，于河间郡之饶阳县置深州，领安平、饶阳、芜蒌三县。初治安平，其年，移治饶阳。贞观元年，割故廉州之鹿城，冀州之武强、下博来属。省芜蒌县。十七年，废深州，以饶阳属瀛州，安平属定州，鹿城、下博、武强属冀州。先天二年，复割饶阳、安平、鹿城置深州，仍分置陆泽县。天宝元年，改深州为饶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深州。旧领县五，户二万一百五十六，口八万七千。天宝，县四，户万八千八百二十五，口三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二。在京师东北二千一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二百五十里。

陆泽、先天二年，分饶阳、鹿城界置陆泽县于古鄡城。鄡，汉县，属钜鹿郡

饶阳汉县，属涿郡。武德四年，分置芜蒌县，贞观元年省。十七年，割属瀛州。先天二年，迁深州。武德初，为深州所治

束鹿汉安定侯国，今县西七里故城是也。周、齐为安定县，隋改为鹿城。唐至德元年，改为束鹿

下博汉县，属信都国。隋旧。武德四年，属冀州。贞观元年，改属深州。十七年，属冀州。先天二年，还深州

安平汉县，属涿郡。武德初，置深州，以县属。十七年，州废，属定州。先天二年，来属

武强汉武隧县，属河间国。晋改为武强。武德四年，属冀州。贞观元年，属深州

博野汉蠡吾县，属涿郡。后汉分置博陵县，后魏改为博野。武德五

年，置蠡州，领博野、清苑，割定州之义丰三县。八年，州废，三县各还本属。九年，复立蠡州，领博野、清苑二县。贞观元年，废蠡州，博野、清苑属瀛州。永泰中，属深州

乐寿汉乐成县，属河间国。城在今县东南十六里。后魏移县东北，近古乐寿亭，因改为乐寿。隋属河间郡。永泰中，割属深州。

沧州上汉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为沧州，领清池、饶安、无棣三县，治清池。其年，移治饶安。四年，平窦建德，分饶安置鬲津县。五年，以清池属东盐州。六年，以观州胡苏县来属，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棣州，以滴河、厌次、阳信、乐陵四县来属。贞观元年，以瀛州之景城，废景州之长芦、南皮、鲁城三县，废东盐州之盐山、清池二县，并来属。又以滴河、厌次二县属德州，以胡苏属观州，仍移治于清池。又省鬲津入乐陵，省无棣入阳信。八年，复置无棣县。十七年，以废观州之弓高、东光、胡苏来属。割阳信属棣州。天宝元年，改为景城郡。乾元元年，复为沧州。旧领县十，户二万五十二，口九万五千七百九十六。天宝领县十一，户十二万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一十八里，去东都一千三百八十二里。

清池汉浮阳县，渤海郡所治。隋改为清池县，治郭下。武德四年，属景州。五年，改属东盐州。贞观元年，改属沧州

盐山汉高城，古县在南。隋改为盐山。武德四年，置东盐州，领县一。五年，又割景州之清池来属，仍置浮水县。贞观元年，省东盐州及浮水县，以清池属沧州

南皮汉县，属渤海郡。至隋不改。武德四年，属景州。贞观元年，改属沧州。

长芦汉参户县，属渤海郡。后周改为长芦。武德四年，割沧州之清池、南皮二县，瀛州之鲁城、平舒、长芦三县，于此置景州。其年，陷刘黑闼。五年，贼平，置景州总管府，管沧、瀛、东盐、景四州。又分清池县属东盐州。贞观元年，废景州，以平舒属瀛州，南皮、鲁城、长芦三县属沧州。旧治永济河西，开元十六年，移于今治。

乐陵汉旧县，属平原郡。隋不改。武德四年，属棣州。六年，省棣州，以县属沧州。

饶安汉千童县，属渤海郡。后汉改为饶安，隋因之。武德元年，移

治故千童城，仍移州治于此。六年，州移治胡苏。贞观十二年，移县治故浮水城。

无棣汉阳信县，属渤海郡。改为无棣。贞观元年，并入阳信。八年，复置。大和二年，属棣州，又复还沧州。

临津汉东光县地。隋于故胡苏亭置胡苏县。武德四年，属观州。贞观十七年，属沧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津。

乾符隋鲁城县。武德四年，属景州。贞观元年，改属沧州。乾符年，改为乾符。

景州汉鬲县地，属平原郡。隋置弓高县，属渤海郡。武德四年，于县置观州，领弓高、蓨、阜城、东光、安陵、胡苏、观津七县。六年，以胡苏属沧州。贞观元年，省观津县，复以胡苏来属。十七年，废观州，以东光、胡苏属沧州，蓨县、安陵属德州，阜城属冀州。贞观二年，又于弓高县置景州，又以弓高、东光、胡苏来属。长庆元年，废景州，四县亦还本属。二年，复于弓高置景州。大和四年废，县属沧州。景福元年，复于弓高置景州，管东光、安陵三县。天祐五年，移州治于东光县。领县六，户一万一千三，口五万七千五百三十二。在京师东北二千九百里，至东都一千三百里。

弓高汉鬲县，属平原郡。隋置弓高县，后于县治置观州、景州。兴替不常，事在《州说》中

东光汉县，属渤海郡。历代不改

安陵隋宣府镇。武德四年，置安陵县，属观州。贞观十七年，废观州，改属德州。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桥。景福元年，改属景州。

德州汉平原郡。隋置德州，又为平原郡。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后，置德州，领安德、般、平原、长河、将陵、平昌六县。其年，置总管府，管博、德、棣、观四州。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割沧州之滴河、厌次来属。十七年，废般县，以滴河、厌次二县属棣州。又以废观州之蓨县、安陵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平原郡。乾元元年，复为德州。旧领县八，户一万一百三十五，口五万二千一百四十一。天宝领县七，户八万三千三百一十一，口六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五。至京师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东都一千一百三十八里。

安德汉县，属平原郡。今州治，至隋不改

平原汉旧平源郡所治，故城在今县西南二十五里。今县治城，北齐所筑

长河汉广川县，属信都国，后废。隋于旧广川县东八十里置新县，今治是也。寻改为长河县，为水所坏。元和四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水济河西岸置县，东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东小胡城

将陵汉安德县。隋分安德于将陵故城置此县

平昌汉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县东三十里。大和二年，割属齐州，又还德州。

定州上后汉中山国。后魏置安州，寻改为定州。隋改博陵郡，又复为高阳郡。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复置定州，领安喜、义丰、北平、深泽、毋极、唐昌、新乐、恆阳、唐、望都等十县。其年，置总管府，领定、恆、井、满、廉五州。六年，昇为大总管府，管定、洺、相、磁、黎、冀、深、蠡、沧、瀛、魏、贝、景、博、赵、宗、观、廉、井、邢、栾、德、卫、满、幽、易、燕、檀、平、营等三十二州。七年，改为都督府，管定、恆、满、井、赵、廉、栾、蠡等八州。贞观元年，以废廉州之鼓城来属。五年，废都督府。十七年，以废深州之安平来属。先天二年，以安平还深州。天宝元年，改为博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定州。大历三年，以鼓城隶恆州，曲阳隶洹州。九年，废洹州，曲阳复来属。贞观十三年，复为大都督府，十四年废，依旧为上州。旧领县十一，户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口八万六千八百六十九。天宝，户七万八千九十，口四十九万六千六百七十六。在京师东北二千九百六里，至东都一千二百里。

安喜汉卢奴县，属中山国。慕容垂改为不连，北齐改为安喜，隋改为鲜虞县。武德四年，复为安喜，州所治也

义丰汉安国县，属中山国。隋自皇阝城移于郑德堡置，今县治。后仍改为义丰。万岁通天二年，契丹攻之不下，则天改为立节县。神龙中，复旧名

北平汉县，属中山国。万岁通天二年，契丹攻之不下，乃改为徇忠县。神龙元年，复旧名

望都武德四年，分安喜、北平二县置。初治安险故城，贞观八年，移于今治。

安险汉县，属中山国。

曲阳汉上曲阳县，属常山郡。隋改为恆阳。大历三年，属洹州。九年，复来属。元和十五年，改为曲阳。

陉邑汉苦陉县，属中山国。章帝改为汉昌，曹魏改为魏昌，隋改为隋昌。武德四年，改为唐昌。天宝元年，改为陉邑。

唐汉县，属中山国。旧治古公城，圣历元年，移于今所。新乐古鲜虞子国。汉新市县，属中山郡。隋改为新乐。

祁州中景福二年，定州节度使王处存奏请于本部无极县置祁州。州新置，未计户口帐籍。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一十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二十里。

无极汉县，属中山国。“无”本作“毋”字。，武德四年，属廉州。贞观元年，属定州。万岁通天二年，改“毋”字为“无”

深泽汉县，属中山国。至隋不改。属定州。隋徙治滹沱北，本县治也，隋末陷城。武德四年，复立县。景福二年，割属祁州。

易州中隋上谷郡。武德四年，讨平窦建德，改为易州，领易、涞水、永乐、遂城、乃五县。五年，割乃县置北义州。州废，以乃来属。开元二十三年，分置五回、楼亭、板城三县。天宝元年，改为上谷郡，复隋旧名。乾元元年，复为易州。旧领县五，户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口六万三千四百五十七。天宝领县八，户四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二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九。今领县六。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三十四里，至东都一千四百六十三里。

易汉故安县，属涿郡。隋为易县

容城汉县，属涿郡。改为乃县。武德五年，置北义州，领乃，又割幽州之固安、归义属之。贞观元年，废北义州，三县各还本属，圣历二年，契丹入寇，固守得全，因改名全忠县。天宝元年，改为容城

遂城汉北新城县，属中山国。后魏改为新昌，隋末为遂城

涞水汉乃县，属涿郡。隋属上谷郡

满城汉北平县地，后魏置永乐县，隋不改。天宝元年，改为满城。五回开元二十三年，刺史卢晖奏分易县置城于五回山下，因名之。二十四年，迁于五公城。晖又奏置楼亭、板城二县。天宝后废。

瀛州上隋河间郡。武德四年，讨平窦建德，改为瀛州，领河间、乐寿、景城、文安、束城、丰利六县，五年，又置武垣、任丘二县。贞观元年，省丰利入文安，省武垣入河间，割蒲州之高阳、鄚，故景州之平舒，故蠡州之博野、清苑五县来。又以景城属沧州。景云二年，割鄚、任丘、文安、清苑四县属鞑州。天宝元年，改为河间郡。乾元元年，复为瀛州。旧领县十：河间、高阳、乐寿、博野、清苑、鞑、任丘、文安、平舒、束城。景云二年，分鞑、文安、任丘、清苑置鞑州。大历后，割博野、乐寿隶深州。旧户三万五千六百五，口十六万四千。天宝领县六，户九万八千一十八，口六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今领县五。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二里。

河间汉州乡县地，属涿郡。隋为河间县

高阳汉县，属涿郡。隋旧。武德四年，于县置蒲州，领高阳、博野、清苑三县，属蠡州。八年，二县又割属蒲州。九年，复隶蠡州。贞观元年，废蒲州，以鞑、高阳二县属瀛州

平舒汉东平舒县，属渤海郡。后去“东”字，隋不改。武德四年，属景州，贞观元年，属瀛州

束城汉束州县，属渤海郡。隋曰束城，属河间郡

景城汉县，属渤海郡。武德四年，属瀛州。贞观元年，属沧州。大中后，割属瀛州。

莫州上本瀛州之鄚县。景云二年，于县置鄚州，割瀛州之鄚、任丘、文安、清苑，幽州之归义等五县属之。其年，归义复还幽州。开元十三年，以“鄚”字类“郑”字，改为莫。天宝元年，改为文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莫州。管县六：莫、文安、任丘、清苑、长丰、唐兴。天宝领县六，户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三，口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去京师二千三百一十里，至东都一千四百三十里。

莫汉县，属涿郡，至隋不改。武德四年，属蒲州。贞观元年，改属

瀛州。景云二年，割属莫州

清苑汉乐乡县，属信都国。隋为清苑。武德四年，属蒲州，贞观元年，改属瀛州。景云二年，属莫州

文安汉县，属渤海郡，至隋不改，故城在今县东北。旧属瀛州，景云二年来属

任丘隋县，后废，武德五年，分莫县复置

长丰开元十九年，分文安、任丘二县置

唐兴如意元年，分河间县置武昌县，属瀛州。长安四年，改属易州。其年，还隶瀛州。神龙元年，改为唐兴县。景云二年，改属莫州。

幽州大都督府隋为涿郡。武德元年，改为幽州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幽州领蓟、良乡、潞、涿、固安、雍奴、安次、昌平等八县。二年，又分潞县置玄州，领一县，隶总管。四年，窦建德平，固安县属北义州。六年，改总管为大总管，管三十九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又改涿县为范阳。九年，改大都督为都督。幽、易、景、瀛、东盐、沧、蒲、蠡、北义、燕、营、辽、平、檀、玄、北燕等十七州。贞观元年，废玄州，以渔阳、潞二县来属。又废北义州，以固安来属。八年，又置归义县。都督幽、易、燕、北燕、平、檀六州。乾封三年，置无终县。如意元年，分置武隆县。景龙三年，分置三河县。开元十三年，升为大都督府。十八年，割渔阳、玉田、三河置蓟州。天宝元年，改范阳郡。属范阳、上谷、妫川、密云、归德、渔阳、顺义、归化八郡。乾元元年，复为幽州。旧领县十：蓟、潞、雍奴、渔阳、良乡、固安、昌平、范阳、归义也。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口十万二千七十九。天宝，县十，户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二，口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二。今领县九。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里。

蓟州所治。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属广阳国。晋置幽州，慕容隽称燕，皆治于此。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

幽都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

广平天宝元年，分蓟县置。三载复废。至德后，复分置

潞后汉县，属渔阳郡，隋不改。武德二年，于县置玄州，仍置临洵县。玄州领潞、临洵、渔阳、无终四县。贞观元年，废玄州，省临洵、无终二县，以潞、渔阳属幽州

武清后汉雍奴县，属渔阳郡。历代不改。天宝元年，改为会昌县。天宝元年，改为永清

永清如意元年，分安次县置武隆县。景云元年，改为武清

安次汉县，属渤海郡，至隋不改。隋属幽州

良乡汉县，属涿郡，至隋不改

昌平后汉县，属广阳国，故城在今县东南。隋属涿郡。

涿州本幽州之范阳县。大历四年，幽州节度使硃希彩奏请于范阳县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属幽州都督。州新置，未计户口帐籍。至京师二千四百里，至东都一千四百八十里。

范阳汉涿郡之涿县也，郡所治。曹魏文帝改为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后魏为范阳郡，隋为涿县。武德七年，改为范阳县。大历四年，复于县置涿州

新昌汉县名，后废。大历四年，复析固安县置

归义治易县地，属涿郡。北齐省入鄚县。武德五年，于县置北义州。贞观元年，与州同省。八年，复置，改属幽州。分置涿州，又来属

固安汉县，属涿郡。武德四年，属北义州，移治章信城。贞观元年，省义州，以县属幽州，乃移于今治。今治城，汉方城县地，属广阳国

新城大历四年，析置。

蓟州开元十八年，分幽州之三县置蓟州。天宝元年，改为渔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蓟州。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三百一十七，口二万八千五百二十一。至京师二千八百二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二十三里。

渔阳后汉县。属渔阳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为渔阳县。武德元年，属幽州。二年，改属玄州，又分置无终县。贞观元年，属幽州，省

无终。神龙元年，改属营州。开元四年，还属幽州。十八年于县置蓟州，乃隶之

三河开元四年，分潞县置，属幽州。十八年，改隶蓟州

玉田汉无终县，属右北平郡。乾封二年，于废无终县置，名无终，属幽州。万岁通天二年，改为玉田县。神龙元年，割属营州。开元四年，还属幽州。八年，又割属营州。十一年，又属蓟州。

檀州后汉亻虒奚县，属渔阳郡。隋置安乐郡，分幽州燕乐、密云二县隶之。武德元年，改为檀州。天宝元年，改为密云郡。乾元元年，复为檀州。旧领县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七，口六千四百六十八。天宝，户六千六十四，口三万二百四十六。在京师东北二千六百五十七里，至东都一千八百四十四里。

密云隋县。州所治

燕乐隋县。后魏于县置广阳郡。后废。旧治白檀故城，长寿二年，移治新城。即今治也。

妫州隋涿郡之怀戎县。武德七年，讨平高开道，置北燕州，复北齐旧名。贞观八年，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移治旧清夷军城。天宝元年，改名妫川郡。乾元元年，复为妫州。旧领县一，户四百七十六，口二千四百九十。天宝，户二千二百六十三，口一万一千五百八十四。在京师东北二千八百四十二里，至东都一千九百一十里。

怀戎后汉潘县，属上谷郡。北齐改为怀戎。妫水经其中，州所治也

妫川天宝后析怀戎县置，今所。

平州隋为北平郡。武德二年，改为平州，领临渝、肥如二县。其年，自临渝移治肥如，改为卢龙县，更置抚宁县。七年，省临渝、抚宁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北平郡。乾元元年，复为平州。旧领县一，户六百三，口二千五百四十二。天宝领县三，户三千一百一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六。在京师东北二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九百里。

卢龙后汉肥如县，属辽西郡，至隋不改。武德二年，改为卢龙县，复开皇旧名

石城汉县，属右北平。贞观十五年，于故临渝县城置临渝。万岁通天二年，改为石城，取旧名

马城开元二十八年，分卢龙县置。

顺州下贞观六年置，寄治营州南五柳城。天宝元年，改为顺义郡。乾元元年，复为顺州。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

宾义郡所理，在幽州城内。

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天宝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在京师二千六百里，至东都一千七百一十里。

怀柔州所理也。

营州上都督府隋柳城郡。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万岁通天二年，为契丹李万荣所陷。神龙元年，移府于幽州界置，仍领渔阳、玉田二县。开元四年，复移还柳城。八年，又往就渔阳。十一年，又还柳城旧治。天宝元年，改为柳城郡。乾元元年，复为营州。旧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天宝，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在京师东北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至东都二千九百一十里。

柳城汉县，属辽西郡。室韦、靺鞨诸部，并在东北。远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西北与奚接界，北与契丹接界。

燕州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两京道里，与幽州同。

辽西州所治县也。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自燕支城徙寄治营州城内。七年，废总管府。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户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两京道里，与涿州同。

威化后契丹陷营州乃南迁，寄治于良乡县石窟堡，为威化县，州治也。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天宝领县一，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

逢龙契丹陷营州后南迁，寄治良乡县之故都乡城，为逢龙县，州所治也。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静蕃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百四十，口五百五十四。天宝，户二百，口七百一十六。

昌黎贞观二年，置北黎州，寄治营州东北废杨师镇。八年，改为崇州，置昌黎县。契丹陷营州，徙治于潞县之古潞城，为县。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内置，处靺鞨愁思岭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

来苏自徐州还寄于良乡县之古广阳城，为县。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户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阳师初，贞观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故号师州。神龙中，自青

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为州治，县在焉。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

宾从初置营州界，自青州还寄治潞县之古潞城。

带州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孤竹旧治营州界。州陷契丹后，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为州治。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

新黎自宋州迁寄治于良乡县之故都乡城。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于幽州，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五十九，口六百一十九。

滨海沃州本寄治营州城内，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县东南回城，为治所。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宝，户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

龙山贞观二年，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静蕃戍。七年，移治于三合镇。营州陷契丹，乃迁于安次县古常道城，为州治。

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归义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

瑞州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

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来远旧县在营州界。州陷契丹，移治于良乡县之故广阳城。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户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

黄龙州所治，寄治范阳县。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领县一，户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青山寄治于范阳县界水门村。

凛州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领县一，户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安东都护府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上元三年二月，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置。仪凤二年，又移置于新城。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至德后废，初置领羁縻州十四，户一千五百八十二。去京师四千六百二十五里，至东都三千八百二十里。

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木底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天宝，领户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山南道

山南西道

梁州兴元府隋汉川郡。武德元年，置梁州总管府，管梁、洋、集、兴四州。梁州领南郑、褒中、城固、西四县。二年，改城固为唐固，割西县置褒州。三年，置白云县。七年，改总管为都督，督梁、洋、集、兴、褒五州。梁州领南郑、褒中、白云四县。八年，废褒州，以西、金牛二县来属。九年，省白云县入城固。贞观三年，复改唐固为城固。五年，改褒中为褒城。六年，废都督府。八年又置，依旧督梁、洋、集、壁四州。十七年又罢。显庆元年，复置都督府，督梁、洋、集、壁四州。开元十三年，改梁州为褒州，依旧都督府。二十年，又为梁州。天宝元年，改为汉中郡，仍为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梁州。兴元元年六月，昇为兴元府。官员资序，一切同京兆、河南二府。旧领县五，户六千六百二十五，口二万七千五百七十六。武德领县六，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七。至京师一千二百二十三里，至东京二千七百八里。

南郑州所理。汉县，属汉中郡。隋不改。褒城汉褒中县，属汉中郡。义宁二年，改为褒中。贞观三年，复为褒城

城固隋旧。武德二年，改为唐固。贞观二年，复为城固

西隋旧。天宝二年，置褒州，割金牛来属，领西、金牛二县。八年，废褒州，以县属梁州

金牛汉葭萌县地。武德二年，分绵谷县置，属褒州。八年，州废，属梁州

三泉武德四年，分绵谷县置南安州，领三泉、嘉平二县。八年，废南安州及嘉平县，以三泉属利州。天宝元年，改属梁州，移治沙溪之东。

凤州下隋河池郡。武德元年，改为凤州。天宝元年，复为河池郡。乾元元年，复为凤州。旧领县四，户一千九百五十七，口九千七百九十四。天宝，户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七。在京师西南六百里，至东都一千四百五十里。

梁泉汉故道县地。后魏置梁泉县。晋仇池所处地。后魏废帝于县置凤州

两当汉故道县地。晋改两当，取水名

河池后汉县，属武都郡。以川为名

黄花武德四年，分梁泉县置，以川为名。

兴州下隋顺政郡。武德元年，改为兴州。天宝元年，改为顺政郡。乾元元年，复为兴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二百二十五，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宝，户二千二百二十四，口一万一千四十六。至京师九百四十八里，至东都一千七百八十一里。

顺政汉沮县，属武都郡。后魏改为略阳，晋置武兴蕃以处互市，后魏于武兴蕃置兴州，仍以略阳为顺政

长举汉沮县地，隋为长举县。本治盘头城，贞观三年移于今所

鸣水汉沮县地，隋为鸣水县。旧治落蕃水南，永隆元年，移治水北。

利州下隋义城郡。武德元年，改为利州，领绵谷、葭萌、益昌、义清、岐坪、嘉川、景谷七县。二年，置总管府，管利、龙、隆、始、蓬、静六州。三年，割绵谷之东界置南安州。四年，割景谷县置沙州。七年，又割岐坪、义清二县置南平州。其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督利、龙、隆、始、沙、南安、南平、静八州。利州领绵谷、葭萌、益昌、嘉川四县。八年，废南安州，割三泉县来属。贞观元年，废沙州。二年，废南平州，复以景谷、岐坪、义清等县来属。其年，以嘉川属静州。六年，罢都督府。以州当剑口，户不满万，移为中州，又降为下州。天宝元年，改为益昌郡，仍割三泉属梁州。乾元元年，复为利州。旧领县七，户九千六百二十八，口三万一千九十三。天宝领县六，户二万三千九百一十，口四万四千六百。在京师西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至东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

绵谷汉葭萌县地，蜀为汉寿县。晋改晋寿县，又分晋寿置兴安县。隋改兴安为绵谷。南齐于寿县置西益州，后梁改为利州

胤山隋义清县。天宝元年八月，改为胤山

嘉川隋属静州。贞观十七年，割属利州

葭萌汉县。蜀为汉寿，晋改晋寿，江左改晋安。隋改为葭萌，取汉旧名

益昌后魏分晋寿县置京兆县，后周改为益昌

景谷汉白水县地。宋置平兴县，隋改为景谷。武德四年，置沙州，割龙州之方维来属。沙州领景谷、方维二县。，贞观元年，废沙州，以景谷属利州，仍省方维县并入。

通州上隋通川郡。武德元年，改为通州，领通川、宣汉、三冈、石鼓、东乡五县。以宣汉属南并州。二年，置新宁、思来二县。三年，以东乡属南石州。又为通川总管府，管通、开、蓬、渠、万、南并、南石、南邻八州。通州领通川、三冈、石鼓、新宁、思来五县。八年，以废南石州之东乡县来属。贞观元年，以废南并州之宣汉来属，又省思来入通川。其年，废万州，以永穆来属。贞观五年，废都督府为下州。长安二年，升为中州。开元二十三年，升为上州。天宝元年，改为通川郡。乾元元年，复为通州。旧领县七，户七千八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三。天宝，户四万七百四十三，口十一万八百四。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里，去东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

通川汉宕渠县地，分置宣汉县，属巴郡。后魏改为石城县。梁于县置万州，元魏改为通州。隋为通川县

永穆宕渠地，梁置永康县，隋改为永穆。武德元年，属巴州。二年，置万州，蜀割巴州之归仁，置诺水、广纳、太平、恆丰四县，并属万州。七年，省诺水县。贞观元年，废万州，以归仁属巴州，广纳属壁州，永穆属通州。废太平、恆丰二县入永穆

三冈隋旧县

石鼓后魏置

东乡武德三年，置南石州，又分置下蒲、昌乐二县属之。八年，废南石州，省昌乐入石鼓、下蒲入东乡

宣汉隋旧。武德元年，置南并州，又置东关县隶之。贞观元年，废南并州，省东关入宣汉。自和昌城移治新安，属通州

新宁　武德二年，分通川县置，治新宁故城。贞观八年，移治賨城。巴渠永泰元年六月，分石鼓县四乡置巴渠。

洋州下隋汉川郡之西乡县。武德元年，割梁州三县置洋州。四年，

又置洋源县。天宝元年，改为洋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洋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一万八千六十。天宝领县五，户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在京师南八百里，至东都二千里。

西乡本汉成固县地，蜀立西乡县。后魏于此置洋州，以水为名

黄金汉安阳县地，属汉中郡。后魏置黄金县，水名也。隋县治巴岭镇，贞观三年，移于今治

兴道隋兴势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兴道

洋源武德七年，分西乡县置

真符开元十八年，分兴道置华阳县。天宝七年，改属京兆，仍改为真符。十一年，还属洋川郡。

合州中隋涪陵郡。武德元年，改为合州，领石镜、汉初、赤水三县。三年，又置新明县。天宝元年，改为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合州。旧领县四，户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四，口五万二百一十。天宝领县六，户六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口十万七千二百二十。在京师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东都三千三百里。

石镜汉垫江县，属巴郡。宋改名宕渠，宋置东宕渠郡及石镜县，又改郡为合州，涪、汉二水合流处为名

新明武德二年，分石镜置

汉初后魏清居县，隋改汉初

赤水隋分石镜置

巴川开元二十三，割石镜、铜梁二县置

铜梁长安三年置。初治奴仑山南，开元三年，移治于武金坑。

集州下隋汉川郡之难江县。武德元年，置集州，仍割巴州之符阳、长池、白石三县来属。又置平桑县，凡领五县。八年，以符阳、白石属壁州。贞观元年，废平桑县。二年，又置。六年，又省平桑、长池二县。八年，又割壁州之符阳来属。十七年，又割废静州之地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符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集州。旧领县一，户一千一百二

十六，口四千一十七。天宝领县三，户四千三百五十三，口二万五千七百二十六。在京师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东都二千六百里。

难江汉宕渠县地，后周改为难江。梁立东巴州，恭帝改为集州。以水为名

符阳汉县。武德元年，属集州。三年，改属壁州。贞观八年，复还集州

地平武德元年，分清化县置狄平县。二年，改狄平为地平。其年，置静州，领地平、嘉川、大牟、清化四县。贞观十七年，废静州，嘉川属利州，大牟、清化属巴州，地平属集州。

巴州中隋清化郡。武德元年，改为巴州，领化城、清化、曾口、盘道、永穆、归仁、始宁、奇章、安固、伏虞、恩阳、白石、符阳、长池十四县。其年以符阳、长池、白石属集州，以安固、伏虞属蓬州，清化属静州。二年，割归仁、永穆置万州。贞观元年，废万州，以归仁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清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巴州。旧领县七，户一万九百三十三，口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天宝领县十，户三万二百一十，口九万一千五十一。至京师二千三百六十里，至东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化城后汉汉昌县。梁改为梁大县，后周改为化城县。后魏置大谷郡。隋置巴州于县理

盘道后魏置

清化隋属巴州。武德元年，于清化县界木门故地置静州。领清化、大牟二县。其年，又置地平县。六年，移静州于地平县。又割利州之嘉川，皆隶静州。贞观十七年，废静州，以清化县属巴州

曾口梁置。隋县治戴公山。神龙元年，移治曾溪

归仁梁置平州，隋改为归仁县。武德二年，属万州。贞观元年，属巴州

始宁梁置，以山为名

奇章梁置，县东八里有奇章山

恩阳梁置义阳县，隋改为恩阳。贞观十七年废。万岁通天元年，复

置

大牟武德元年，分清化县置，县东三里有大牟山

七盘久视元年分置。

蓬州下武德元年，割巴州之安固、伏虞，隆州之仪陇、大寅，渠州之宕渠、咸安等六县，置蓬州，因周旧名。三年，以仪陇属万州。寻复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咸安郡。至德二年，改为蓬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蓬州。旧领县六，户九千二百六十八，口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六。天宝，县七，户一万五千五百七十六，口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二。至京师二千二百一十里；至东都二千九百九十五里。

良山汉宕渠地，梁置伏虞郡安固县。后周改伏虞为蓬州，安固为良山。开元初，蓬州移治大寅县，至后不改

大寅梁置。旧治斗子山，后移治斗坛口，今为蓬州所治

仪陇梁置。武德二年，属万州。州废，还蓬州。旧领金城山，开元二十三年，移治平溪。

伏虞梁宣汉县。隋改为伏虞，属蓬州

宕渠梁置，取汉县名。旧治长乐山，长安三年，移治罗荻水

咸安梁置绥安县，隋改为咸安。至德二年，改为蓬山

大竹久视元年，分宕渠县置。至德二年，割属濆山郡。

壁州下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宁县，改置壁州并诺水县。又割集州之符阳、白石二县来属。贞观元年，废万州，割广纳县来属。八年，复以符阳属集州。天宝元年，改为始宁郡。乾元元年，复为壁州。旧领县三，户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七千四百四十九。天宝，县四，户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八，口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在京师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至东都二千九百四十二里。

诺水后汉宣汉县，梁分宣汉置始宁县。元魏分始宁置诺水县。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宁之东境，置壁州及诺水县。今州所治。广纳武德三年，割始宁、归仁二县地置，以广纳溪为名

白石后魏置，以白石水为名。武德初，属巴州，又改属集州。八年，还壁州。

巴东开元二十三年六月，置太平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巴东县。

商州隋上洛郡。武德元年，改为商州。其年，于上津县置上州。贞观十年，州废，上津来属。天宝元年，改为上洛郡。乾元元年，复为商州。旧领县五，户四千九百一，口二万一千五十。天宝，县六，户八千九百二十六，口五万二千八十。至京师二百八十一里，至东都八百八十六里。

上洛汉县，属弘农郡。言在洛水之上，故为县名。隋于县置上洛郡。

丰阳汉商县地。晋分商县置丰阳，以川为名。旧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理丰阳川。

洛南汉上洛县地。晋分置拒阳县，隋改拒阳为洛南。旧治拒阳川，显庆三年，移治清川。

商洛汉商县，属弘农郡。隋文加“洛”字

上津汉长利县地，属汉中郡。梁置南洛州，后魏改为上州，隋废州为上津县。义宁二年，置上津郡。武德元年，改为上州，领上津、丰利、黄土、长利四县。贞观初，省长利县。十年，废上州，以黄土属金州，丰利属均州，上津属商州。

安业万岁通天元年，分丰阳置。景龙三年，改属雍州。景云元年，还属商州。乾元元年正月，改为乾元县，割属京兆府。

金州隋西城郡

武德元年，改为金州，领洵阳、石泉、安康等县。其年，割洵阳、驴川二县置洵州，领三县。又置西安州。又立宁都、广德二县隶西安州。为直州。三年，金州置总管府，管金、井、直、洵、洋、南丰、均、渐、迁、房、重、顺十二州。七年，废洵州，以洵城、洵阳、驴川三县来属。贞观元年，废直州，又省宁都、广德，以安康来属，仍省驴川县。八年，省洵城县，又以废上州之黄土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安

康郡。至德二年二月，改为汉南郡。乾元元年，复为金州。旧领县六，户一万四千九十一，口五万三千二十九。天宝，户九千六百七十四，口五万七千九百八十一。在京师南七百三十七里，至东都一千七百里。

西城州所理。汉西城县，属汉中郡。后魏置安康郡，寻改为东梁州。又以其地出金，改为金州。皆以西城为治所。隋末废。义宁二年，复置

洵阳汉县名。武德元年，置洵州，又分洵阳置洵城、驴川二县。七年，废洵州，三县属金州。贞观二年，省驴川。八年，省洵城，并入洵阳

淯阳后魏黄土县。义宁二年，属上州。贞观八年，属金州。天宝元年，改为淯阳

石泉隋县。圣历元年，改为武安。神龙初，复为石泉。永贞元年，省入汉阴县，复置

汉阴汉安阳县，属汉中郡。晋武改为安康，置安康郡。隋改为县。武德元年，置西安州，立宁都、广德二县。改西安州为直州。州废，省宁都、广德二县入安康。至德二年二月，改为汉阴县

平利后周于平利川置吉阳县，隋改为安吉。武德元年，改为平利。

开州隋巴东郡之盛山县。义宁二年，分置万州，仍割巴东郡之新浦，通川郡之万世、西流三县来属。武德元年，改为开州，领四县。贞观初，省西流入盛山。天宝元年，改为盛山郡。乾元元年，复为开州。旧领县三，户二千一百二十二，口一万五千五百四。天宝，户五千六百六十，口三万四百二十一。在京师南一千四百六十里，至东都二千六百七十里。

盛山汉朐□县，属巴郡。蜀分置汉丰县，周改汉丰为永宁。隋改永宁为盛山。以山为名

新浦宋分汉丰县置

万岁后周之万县，隋加“世”字。贞观二十三年，改万世为万岁县。

渠州下隋宕渠郡。武德元年，改为渠州，领流江、賨城、宕渠、咸

安、潾水、垫江六县。其年，改賨城为始安。又分置賨城、义兴、丰乐三县。以宕渠、咸安三县属蓬州。又分潰水、垫江、潰山、盐泉四县置潰州。三年，割潰州之潰水来属。八年，省义兴、丰乐、賨城三县。其年，废潾州，以潾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潰山郡。乾元元年，复为渠州。旧领县四，户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万一千五百五十二。天宝，户九千九百五十七，口二万六千五百二十四。在京师西南二千一百七十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流江汉宕渠县地，属巴郡。梁置渠州，周改为北宕渠郡，又改为流江郡。仍于郡内置流江县。武德元年，改为渠州。又并賨城、义兴二县入流江

潰水梁置。义宁元年，属潰州。武德三年，属渠州

渠江梁置始安县，隋不改。天宝元年八月，改为渠江县

潰山梁置。潰山，在县西四十里，重叠潰比为名。隋末，县废。武德元年，分置潰山县，又置潰州。八年，州废，县隶渠州。

渝州隋之巴郡。武德元年，置渝州，因开皇旧名，领江津、涪陵二县。其年，以涪陵属涪州。三年，置万春县。改万春为万寿县。贞观十三年，以废霸州之南平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南平郡。乾元初，复为渝州。旧领县四，户一万二千七百一十，口五万七百一十三。天宝，户六千九百九十五，口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在京师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至东都三千四百三十里。

巴汉江州县，属巴郡。古巴子国地。梁置楚州。隋改为渝州，以水为名

江津汉江州县分置

万寿武德三年，分江津县置万春县。五年，改为万寿

南平贞观四年，分巴县置。于县南界置南平州，领南平、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溪、瀛山七县。八年，改南平州为霸州。十三年，州废，省清谷等县，以南平县属渝州。

山南东道

邓州隋南阳郡。武德二年，改为邓州，领穰县、冠军、深阳三县。三年，立顺阳县。州置总管，管邓、淅、郦、宛、淯、新、弘等七州。四年，废总管，隶山南行台。废新州，以新野县来属。又置平晋县。六年，省顺阳入冠军，省平晋入穰县。八年，废宛州，以南阳来属，废郦州，以新城来属。贞观元年，省冠军入新城。天宝元年，改为南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邓州。旧领县六，户三千七百五十四，口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二。天宝领县七，户四万三千五十五，口十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七。在京师东南九百二十里，至东都六百七十里。

穰汉县，属南阳郡。汉南阳郡以宛为理所，后魏移治于穰。隋改为南阳郡，寻改为邓州，取汉邓县为名

南阳汉南阳郡所治宛县也。武德三年，置宛州，领南阳、上宛、上马、安固四县，并寄治宛城。八年，州废，以上马入唐州，余三县入南阳县，属邓州

新野汉县，属南阳郡。晋于县置义州。武德四年，分置新州，领一县。其年，新州废，县属邓州

向城汉西鄂县地，属邓州。后魏于古向城置县，乃改立

临湍后魏割冠军县北境置新城县。武德二年，移治虎遥城，属郦州。八年，废郦州，县属邓州。贞观三年，移治故临湍聚。天宝元年，改为临湍县

内乡汉淅县地，属弘农郡。后周改为中乡，隋改为内乡。武德元年，置淅州，又分内乡置默水县，后复改为内乡

菊潭汉沮阳县地。隋改沮水县，后废。开元二十四年，割新城复置，改为菊潭。

唐州上隋淮安郡。武德四年，改为显州，仍置总管，领显、北澧、纯三州。显州领比阳、慈丘、平氏、显冈四县。五年，又分置唐州，属显州总管。七年，改为都督府，州不改。贞观元年，罢都督，仍以废纯州桐柏县来属。三年，省显冈县。九年，改显州为唐州，以废唐州之枣阳、湖阳及废鲁州之方城三县来属。十年，以枣阳属隋州。开元五年，以方城来属仙州。十三年，置上马县。二十六年，以方城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淮安郡。乾元元年，复为唐州。旧属河南道，至德后，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六，户四千七百二十六。口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九。天宝

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三，口十八万三千三百六十。至京师一千四百八十里，至东都六百四十六里。

比阳汉县，属南阳郡。后魏置东荆州于汉比阳古城，改为淮州。隋改淮州为显州，取界内显望冈为名。贞观元年，改为唐州。比水出县东，今县，州所治也。

慈丘隋分比阳县置，取界内慈丘山为名。

桐柏汉平氏县地，属南阳郡。梁置华州，西魏改淮州，又为纯州。后周为大义郡，陈废郡为桐柏县。

平氏汉县，属南阳郡。

湖阳汉县，属南阳郡。隋不改，属舂陵郡。武德四年，于县置湖州，领湖阳、上马二县。贞观元年，废湖州，省上马，以湖阳属唐州。

方城前汉堵阳县，属南阳郡。后汉改为顺阳。隋改为方城县，属淯阳郡。武德二年，于县置北澧州，领方城、真昌二县。贞观初，省真昌县。八年，改北澧州为鲁州，领县不改。九年，省鲁州，以方城属唐州。

泌阳后魏石马县，后讹为上马县。贞观三年废。开元十三年，割湖阳复置上马县。天宝元年，改为泌阳县。

均州下隋淅阳郡之武当县。义宁二年，割淅阳之武当、均阳二县置武当郡。又置平陵县。武德元年，改为均州。七年，省平陵县。八年，省均阳入武当。其年，以南丰州之郧乡、堵阳、安福三县来属。贞观元年，废均州，又省堵阳、安福二县。以武当、郧乡二县属淅州。八年，废淅州，又以武当、郧乡二县置均州。又废上州，割丰利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武当郡。乾元元年，复为均州。旧领县三，户二千八百二十九，口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天宝，户九千六百九十八，口五万八百九。在京师东南九百三十里，至东都九百一十七里。

武当州所治。汉县，南阳郡。梁置南始平郡，后魏改为丰州，隋改为均州，皆治武当县。县旧治延岑城，显庆四年，移于今所

郧乡汉锡县地，属汉中郡。晋改为郧乡。武德元年，置南丰州，领郧乡、安福、堵阳三县。属均州。贞观元年，废均州，以郧乡、武当属

淅州。又省安福、堵阳，并入郧乡。八年，复置均州，二县来属

丰利汉长利县地。后魏置丰利郡，分锡县置丰利县。武德初，属上州。州废，属均州。

房州下隋房陵郡。武德元年，改为迁州，领光迁、永清，又置受阳、淅川、房陵，凡领五县。其年，又于竹山县置房州，领竹山、上庸，又置武陵，凡领三县。五年，废迁州之淅川。。七年，又废房陵、受阳二县。贞观十年，废迁州，自竹山移房州治于废州城。其年，省武陵县。改光迁为房陵县。天宝元年，改为房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房州。旧领县四，户四千五百三十三，口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九。天宝，户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二，口七万一千七百八。在京师南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东都一千一百八十五里。

房陵汉县，属汉中郡。后魏为新城郡，又改为光迁国。武德初，改为迁州。置光迁县。又改为房州，兼改光迁为房陵县

永清后魏分房陵县置大洪县，周改为永清

竹山分上庸县置。武德元年，置房州。贞观十年，州移治房陵县

上庸汉县，属汉中郡。

隋州下隋为汉东郡。武德三年，改为隋州，领隋县、光化、安贵、平林、顺义五县。五年，省安贵县。八年，省平林、顺义二县。贞观十年，割唐州枣阳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汉东郡。乾元元年，复为隋州。旧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五十三，口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八。天宝，县四，户二万三千九百一十七，口十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在京师东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至东都一千八里。

隋汉县，属南阳郡。后魏于县置隋州，隋为汉东郡，皆治隋州

光化隋县

枣阳汉舂陵县，属南阳郡。隋置舂陵郡。武德三年，改为昌州，领枣阳、舂陵、清潭、湖阳、上马五县。其年，分湖阳、上马置湖州。五年，废昌州及清潭县。贞观元年，省舂陵入枣阳。其年，以废湖州之上马、湖阳来属。九年，废显州。自此移唐州于废显州，仍属焉。十年，改属隋州

唐城开元二十六年，分枣阳置。

郢州后魏置温州。武德四年，置郢州于长寿县，置京山、蓝水二县属焉。贞观元年，省蓝水入长寿。又废郢州，以长寿属鄀州，章山属荆州。十七年，废温州，依旧置郢州，治京山。天宝元年，改为富水郡。乾元元年，复为郢州。旧温州领县三，户一千五百八十，口七千一百七十三。天宝改郢州，户一万二千四十六，口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五。在京师东南一千四百四十里，至东都一千一百四十九里。

京山隋县，属安陆郡。武德四年，置温州，因后魏。领京山、富水二县。贞观八年，废鄀州，以长寿来属。十七年，复于县置郢州。长寿汉竟陵县地，属江夏郡。武德四年，于县置郢州。贞观元年，废郢州，以长寿属鄀州。八年，又属温州。十七年，又属郢州。富水隋旧。武德初，属温州。州废，属郢州。

复州隋沔阳郡。武德五年，改为复州，治竟陵县，贞观七年，移治沔阳。天宝元年，改为竟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复州。旧领县三，户一千四百九十四，口六千二百一十八。天宝，户八千二百一十，口四万四千八百八十五。在京师东南一千八百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一十八里。

沔阳汉竟陵县地，属江夏郡。隋置沔阳郡，武德初，改为复州，皆治此县

竟陵汉县，后废。晋复置，至隋不改

监利汉华容县地，属南郡。晋置监利县。

襄州紧上隋襄阳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襄州，因隋旧名。领襄阳、安养、汉南、义清、南漳、常平六县。州置山南道行台，统交、广、安、黄、寿等二百五十七州。五年，省鄭州，以阴城、谷城二县来属。七年，罢行台为都督府，督襄、邓、唐、均、淅、重七州。贞观元年，废重州，以荆山县来属。六年，废都督府。八年，废鄀州，以率道、乐乡二县来属。又省常平入襄阳，省阴城入谷城，省南津入义清，省汉南入率道。天宝元年，改为襄阳郡。十四载，置防御使。乾元元年，复为襄州。上元二年，置襄州节度使，领襄、邓、均、房、金、商等州，自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旧领县七，户八千九百五十七，口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天宝，户四万七千七百八十，口二十五万二千一。在京师东南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东都八百五十三里。

襄阳汉县，属南郡。建安十三年，置襄阳郡。晋入为荆州治所。梁置南雍州，西魏改为襄州，隋为襄阳郡，皆以此县为治所。

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古樊城也。宋故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移县古邓城置，乃改临汉为邓城县

谷城汉筑阳县地，属南阳郡。隋为谷城县

义清汉中户县地，属南郡。元魏改为义清县。旧治柘林，永徽元年，移治清良

南漳汉临沮县，属南郡。晋立上黄县。后魏改为重阳县，隋改为南漳。武德二年，分南漳置荆山县。又于县治西一百五里置重州，领荆山、重阳、平阳、渠阳、士门、归义六县。七年，省渠阳入荆山，省平阳入重阳，又省士门、归义二县并房州之永清。贞观元年，废重州，以荆山属襄州。移重阳入州城，改属迁州。八年，省重阳入荆山。开元十八年，省荆山，移治于南漳故城，乃改为南漳

宜城汉已阝县。属南郡。宋立华山郡于大堤村。即今县。后魏改为宜城郡。分华山、新野置阳立率道县。周省宜城郡，入率道县。武德四年，率道属都州。贞观八年，改隶襄州。天宝七载，改为宜城县

乐乡汉都县，属南郡。晋于合城郡置乐乡县。武德四年，置都州，领乐乡、长寿、率道、上洪四县。贞观元年，省上洪县。八年，废都州，以长寿属温州，以乐乡、率道属襄州。

荆州江陵府隋为南郡。武德初，萧铣所据。四年，平铣，改为荆州，领江陵、枝江、长林、安兴、石首、松滋、公安七县。五年，荆州置大总管，管荆、辰、朗、澧、东松、沈、基、复、巴、睦、崇、硖、平等十三州，统潭、桂、交、循、夔、高、康、钦、尹九州。六年，改平州为玉州，改巴州为岳州。七年，废基州入郢州。其年，改大总管为大都督，督荆、辰、澧、朗、东松、岳、硖、玉八州，仍统潭、桂、交、夔、高、钦、尹等七州。其沈、复、睦、崇四州，循、康二州都督并不统。八年，废玉州，以当阳县来属。贞观元年，废郢州，以章山来属。二年，降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其桂、潭等七州，不统也。八年，废东松州入硖州，又省章山入长林。十年，辰州改隶黔州。都督硖、澧、朗、岳四州，都督从三品。荆州领江陵、枝江、当阳、长林、安兴、石首、松滋、公安等八县。龙朔二年，升为大都督，督硖、岳、

复、郢四州。天宝元年，改为江陵郡。乾元元年三月，复为荆州大都督府。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长史为尹，观察、制置，一准两京。以旧相吕諲为尹，充荆南节度使，领澧、朗、硤、夔、忠、归、万等八州，又割黔中之涪，湖南之岳、潭、衡、郴、邵、永、道、连八州，增置万人军，以永平为名。二年，置长宁县于郭内，与江陵并治。其年，省枝江县入长宁。至德二年，江陵尹卫伯玉以湖南阔远，请于衡州置防御使。自此，八州置使，改属江南西道。旧领县八，户一万二百六十，口四万九百五十八。天宝领县七，户三万一百九十二叶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在京师东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一十五里。

江陵汉县，南郡治所也。故楚都之郢城，今县北十里纪南城是也。后治于郢，在县东南。今治所，晋桓温所筑城也

长宁上元元年，分江陵县置，治郭下。二年，又废枝江并入

当阳汉县，属南郡。武德四年，于县置平州，领当阳、临沮二县。六年，改属玉州。又省临沮入当阳，属荆州

长林晋分编县置长林县，以其有栎林长阪故也。武德四年，于县东北百二十里置基州及章山县。七年，废基州，以章山属郢州。州废，属荆州。八年，省入长林

石首汉华容县，属南郡。武德四年，分华容县置，取县北石首山为名。旧治石首山，显庆元年，移治阳支山下

松滋汉高城县地，属南郡。松滋，亦汉县名。属庐江郡。晋时松滋县人避乱至此，乃侨立松滋县，因而不改

公安吴孱县地。汉末左将军刘备，自襄阳来镇此，时号左公，乃改名公安。

硤州下隋夷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硤州，领夷陵、夷道、远安三县。贞观八年，废东松州，以宜都、长阳、巴山三县来属。其年，省夷道入宜都。九年，自下牢镇移治陆抗故垒。天宝元年，改为夷陵郡。乾元元年，复为硤州。旧领县五，户四千三百，口一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天宝，户八千九十八，口四万五千六十六。在京师东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至东都一千六百四十六里。

夷陵汉县，属南郡。有夷山在西北，因为名。蜀置宜都郡。梁改为宜州，后魏改为拓州，又改为硖州。隋县治石皋城。武德四年，移治夷陵府。贞观九年，移治陆抗故垒

宜都汉夷道县，属南郡。陈改为宜都，隋改为宜昌，属荆州。武德二年，置江州，领宜昌一县，寻改为宜都。六年，改江州为东松州。八年，废睦州。以长阳、巴山来属。贞观八年，废东松州，尽以三县属硖州

长阳汉佷山县，属武陵郡。隋改为长阳，以溪水为名。隋属荆州，武德四年，置睦州，领长阳、巴山二县。八年，废睦州，以二县属东松州。贞观八年，属硖州

远安汉临沮县地，属南郡。晋改高安县。后周改为远安，属硖州

巴山隋分佷山县置巴山县。武德二年，置江州，领巴山、盐水二县。四年，废江州及盐水县，以巴山属睦州。八年，属东松州。贞观八年，属硖州。

归州隋巴东郡之秭归县。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归、巴东二县，分置归州。三年，分秭归置兴山县，治白帝城。天宝元年，改为巴东郡。乾元元年，复为归州。旧领县三，户三千五百三十一，口二万一十一。天宝，户四千六百四十五，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七。在京师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东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

秭归汉县，属南郡。魏改为临江郡。吴、晋为建平郡。隋属巴东郡。武德二年，置归州。

巴东汉巫县地，属南郡。周置乐乡县，隋改为巴东县

兴山武德三年，分秭归县置。旧治高阳城，贞观十七年，移治太清镇，天授二年，移治古夔子城。

夔州下隋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为信州。领人复、巫山、云安、南浦、梁山、大昌、武宁七县。二年，以武宁、南浦、梁山属浦州。又改信州为夔州，仍置总管，管夔、硖、施、业、浦、涪、渝、谷、南、智、务、黔、克、思、巫、平十九州。八年，以浦州之南浦、梁山来属。九年，又以南浦、梁山属浦州。贞观十四年，为都督府，督归、夔、忠、万、涪、渝、南七州。后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云安郡。

至德元年，于云安置七州防御使。乾元元年，复为夔州。二年，刺史唐论请升为都督府。寻罢之。旧领县四，户七千八百三十，口三万九千五百五十。天宝，户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九，口六万五十。在京师南二千四百四十三里，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五里。

奉节汉鱼复县，属巴郡，今县北三里赤甲城是也。梁置信州，周为永安郡，隋为巴东郡，仍改为人复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奉节

云安汉朐□县，属巴郡。故城曰万户城。县西三十里，有盐官

巫山汉巫县，属南郡。隋加“山”字，以巫山硖为名。旧治巫子城

大昌晋分巫、秭归县置建昌县，又改为大昌。隋不改。

万州隋巴东郡之南浦县。武德二年，割信州之南浦置南浦州，领南浦、梁山、武宁三县。八年，废南浦州，以南浦、梁山属夔州，武宁属临州。其年，复立浦州，依旧领三县。贞观八年，改为万州。天宝元年，改为南浦郡。乾元元年，复为万州，旧领县三，户五千三百九十六，口三万八千八百六十七。天宝，户五千一百七十九，口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在京师西南二千六百二十四里，至东都二千四百六十五里。

南浦后魏分朐□县置鱼泉县，周改为万川，隋改为南浦。武德二年，置浦州。贞观八年，改为万州，以此县为治所

武宁汉临江县地，周分置源阳县，隋改为武宁，治巴子故城

梁山后周分朐□县置，治后魏万川郡故城。

忠州隋巴东郡之临江县。义宁二年，置临州，又分置丰都县。武德二年，分浦州之武宁置南宾县，又分临江置清水县，并属临州。八年，又以浦州之武宁来属。其年，又隶浦州。九年，以废濆州之垫江来属。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宾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旧领县五，户八千三百一十九，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八。天宝，户六千七百二十二，口四万三千二十六。在京师南二千二百二十二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四十七里。

临江汉县，属巴郡。后魏置万川郡。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治于此县

丰都汉枳县地，属巴郡。后汉置平都县。义宁二年，分临江置丰都县

南宾武德二年，分武宁县置

垫江汉县，属巴郡，后废。后魏分临江复置。周改为魏安，隋复为垫江。武德初，属潾州。州废，属临川

桂溪武德二年，分临江置清水县。天宝元年，改为桂溪。

志第二十 地理三

○淮南道六江南道七陇右道八

淮南道

扬州大都督府隋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于润州江宁县置扬州，以隋江都郡为兖州，置东南道行台。七年，改兖州为邗州。九年，省江宁县之扬州，改邗州为扬州。置大都督，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贞观十年，改大都督为都督，督扬、滁、常、润、和、宣、歙七州。龙朔二年，升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广陵郡，依旧大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扬州。自后置淮南节度使，亲王为都督，领使；长史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恆以此为治所。旧领县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邮、户二万三千一百九十九，口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七。天宝领县七，户七万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在京师东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

江都汉县，属广陵国。隋为江都郡。武德三年，改为兖州，七年改为邗州，九年改为扬州都督府，皆以江都为治所

江阳贞观十八年，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理

六合汉堂邑县，属临淮郡。晋置秦郡，北齐为秦州，后周为方州，隋改为兖州。武德七年，复为方州，置六合县。又分六合置石梁县。贞观元年，省方州，并石梁入六合，属扬州。

海陵汉县，属临淮郡。至隋，属南衮州。武德二年，属扬州，景龙二年，分置海安县。开元十年省，并入海陵

高邮汉县，属广陵国，至隋不改。武德二年，属兖州。州改，仍旧

扬子永淳元年，分江都县置

天长天宝元年，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天宝七载，改为天长。

楚州中隋江都郡之山阳县。武德四年，臧君相归附，立为东楚州，领山阳、安且、盐城三县。八年，废西楚州，以盱眙来属，仍

去“东”字。天宝元年，改为淮阴郡。乾元元年，复为楚州。旧领县四，户三千三百五十七。口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二。天宝领县五，户二万六千六十二，口十五万三千。在京师西南二千五百一里，至东都一千六百六十里。

山阳汉射阳县地，属临淮郡。晋置山阳郡，改为山阳县。武德四年，置东楚州。八年，去“东”字，治于此县。县东南有射阳湖

盐城汉盐渎县地，属临淮郡。久无城邑，隋末，韦彻于此置射州，立射阳、安乐、新安三县。武德四年归国，因而不改。七年，废射州及三县，置盐城县于废射州，仍属楚州

盱眙汉县，属临淮郡。武德四年，置西楚州。置总管，管东楚、西楚。领盱眙一县。八年，废西楚州，以盱眙属楚州。宝应汉平安县，属广陵国。武德四年，置仓州，领安宜一县。七年，州废，县属楚州。肃宗上元三年建巳月，于此县得定国宝十三枚，因改元宝应，仍改安宜为宝应

淮阴乾封二年，分山阳县置于隋旧废县。

滁州下隋江都之清流县。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滁州，又以扬州之全椒来属。天宝元年，改为永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滁州。旧领县二，户四千六百八十九，口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五。天宝领县三，户二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口十五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在京师东南二千五百六十四里，至东都一千七百四十六里。

清流汉全椒县地，属九江郡。梁置南谯州，居桑根山之朝阳，在今县西南八十里南谯州故城是也。北齐自南谯故城经治于此新昌郡城，今州治是也。隋改南谯为滁州，后废。武德三年复置，皆治于清流县

全椒汉旧县名。梁北谯郡，又改为临滁郡。隋改为滁县，炀帝复为全椒。永阳景龙二年，分清流县置。

和州隋历阳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改为和州。天宝元年，改为历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和州。旧领县二，户五千七百三十，口三万三千四百一。天宝领县三，户二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口十二万一千一十三。在京师东南二千六百八十三里，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一里。

历阳汉县，属九江郡。东晋置历阳郡。宋为南豫州，北齐置和州。

隋为历阳郡。国初，复为和州。皆治此县

乌江汉东城县之乌江亭，属九江郡。北齐为密江郡，陈为临江郡，后周为问江郡，隋为乌江郡，县皆治此

含山武德六年置，八年废。长安四年复，为武寿县。神龙元年，复为含山。

濠州下隋为钟离郡。武德三年，改为濠州。又改临濠为定远县，化明为招义县。领钟离、涂山、定远、招义四县。武德四年，省涂山入钟离。天宝元年，改为钟离郡。乾元元年，复为濠州。旧领县三，户二千六百六十，口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天宝，户二万一千八百六十四，口十万八千三百六十一。在京师东南二千一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

钟离汉县，属九江郡。晋、宋、齐、梁，置徐州。隋初为濠州，炀帝复为钟离郡。武德三年，置濠州。皆治于此。武德七年，省涂山县并入

定远汉曲阳县地，属九江郡。隋置定远县

招义汉淮陵县地，属临淮。宋置济阴郡。武德七年，改为招义。

庐州上隋庐江郡。武德三年，改为庐州，领合肥、庐江、慎三县。七年，废巢州为巢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庐江郡。乾元元年，复为庐州，自中升为上。旧领县四，户五千三百五十八，口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三。天宝领县五，户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三，口二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在京师东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东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合肥汉县，属九江郡。旧县在北。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水合，故曰合肥。梁置合州，隋初为庐江郡，皆治此县

慎汉逡遒县，属九江郡。古城在今县南。隋为慎县

巢汉居巢县，属庐江郡。隋为襄安县。武德三年，置巢州，分襄安立开城、扶阳二县。七年，废巢州及开城、扶阳二县，改襄安为巢县，属庐州

庐江汉郡名。汉龙舒县地，属庐江郡。梁置湖州，隋复旧也

舒城开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庐江二县置，取古龙舒县为名。

寿州中隋为淮南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改为寿州。七年，置都督府，督寿、蓼二州，领寿春、安丰、霍丘三县。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又以废霍州之霍山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寿春郡，又置霍山县。乾元元年，复为寿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九百九十六，口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八。天宝领县五，户三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口十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七。在京师东南二千二百一十七里，至东都一千三百九里。

寿春汉县，属九江郡。晋改为寿阳。晋于此置扬州，齐置豫州，后魏置扬州，梁复为豫州，后周置扬州。隋改寿州，炀帝为淮南郡，武德为寿州。皆以寿春为治所

安丰汉六国，故城在县南。梁置安丰郡。县界有芍陂，灌万顷，号安丰塘。隋因置县

霍山汉灊县，属庐江郡。隋置霍山应城三县。贞观元年，废霍州，省应城、灊城二县，以霍山属寿州

盛唐旧霍山县。神功元年，改为武昌。神龙元年，复为霍山。开元二十七年，改为盛唐，仍移治于驺虞城

霍丘汉松滋县地，属贯庐江郡。武德四年，置蓼州，领霍丘一县。七年，蓼州废，霍丘属寿州。县北有安丰津，斩毋丘俭处。

光州紧中隋弋阳郡。武德三年，改为光州，置总管府，以定城县为弦州，殷城县为义州，以废宋安郡为谷州，凡管光、弦、义、谷、庐五州。光州领光山、乐安、固始三县。武德七年，改总管为都督府。贞观元年，罢都督府，省弦州及义州，以定城、殷城二县来属。又省谷州，以宋安并入乐安。天宝元年，改为弋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光州。旧领县五，户五千六百四十九，口二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天宝，户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三，口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师一千八百五十五里，至东都九百二十五里。

定城汉弋阳地，属汝南郡。南齐为南弋阳县，寻改为定城，武德三年，于县置弦州，领定城一县。贞观元年，废弦州，以定城属光州，州所理也

光山晋分弋阳置西阳县，梁于县置光州，隋为弋阳郡。武德三年，

复为光州，治于光山县。太极元年，移州理于定城

仙居汉轶县，属江夏郡，古城在县北十里。宋分轶县置乐安县。天宝元载，改为仙居

殷城汉期思县地，属汝南郡。宋置苞信县。隋改为殷城，取县东古殷城为名。

固始汉浸县，属汝南郡，后汉改为固始。

蕲州中隋蕲春郡。武德四年，平硃粲，改为蕲州，领蕲春、蕲水、罗田、黄梅、浠水五县。其年，省蕲水入蕲春，又分蕲春立永宁，省罗田入浠水。又改浠水为兰溪，又于黄梅县置南晋州。八年，州废，以黄梅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蕲春郡。乾元元年，复为蕲州。旧领县四，户一万六百一十二，口三万九千六百七十八。天宝，户二万六千八百九，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九。至京师二千五百六十里，至东都一千八百二十四里。

蕲春汉县，属江夏郡。吴为蕲春郡。晋改为西阳，又改为蕲阳。周平淮南，改为蕲州。

黄梅汉蕲春县地。宋分置新蔡郡。隋改为黄梅。武德四年，置南晋州，领黄梅、义丰、长吉、塘阳、新蔡五县。八年，废州，仍省义丰等四县，以黄梅来属。

广济汉蕲春县地。武德四年，置永宁县。天宝元年，改为广济县。

蕲水汉蕲春县地。宋置浠水县。武德四年，改为兰溪。天宝元年，改为蕲水。

申州中隋义阳郡。武德四年，置申州，领义阳、钟山二县。八年，省南罗州，又以罗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义阳郡。乾元元年，复为申州。旧领县三，户四千七百二十九，口二万三千六十一。天宝，户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口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六。至京师一千七百九十六里，至东都九百四十三里。

义阳汉平氏县之义阳乡，属南阳郡。魏分南阳立义阳郡。晋自石城徙居于仁顺，今州理也。宋置司州，后魏改为郢州，隋改为申州

钟山汉鄳县地，属江夏郡。隋改钟山县。罗山汉鄳县地，隋为罗山县。武德四年，置南罗州，领罗山一县。八年废，属申州。

黄州下隋永安郡。武德三年，改为黄州，置总管，管黄、蕲、亭、南司四州。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其年，省木兰县，分黄冈置堡城县，分麻城置阳城县。仍于麻城县置亭州，于黄陂县置南司州。七年，废南司州及亭州，县并属黄州。仍省堡城入黄冈。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齐安郡。乾元元年复为黄州。旧领县三，户四千八百九十六，口二万二千六十。天宝，户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二，口九万六千三百六十八。在京师东南二千一百四十八里，至东都一千四百七十里。

黄冈汉西陵县地，江夏郡。北齐于旧城西南筑小城，置衡州，领齐安一郡。隋改齐安为黄州，治黄冈

黄陂汉西陵县地。后周于古黄城西四十里独家村置黄陂县。武德三年，置南司州。七年，州废，县属黄州。麻城汉西陵县地。隋置麻城县。武德三年，于县置亭州，领麻城、阳城二县。八年，州废，仍省阳城入麻城，县属黄州。

安州中都督府隋安陆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安州，领安陆、云梦、应阳、孝昌、吉阳、应山、京山、富水八县。其年，于应山县置应州，领应山一县。于孝昌县置澴州，领孝昌一县。以富水、京山二县属温州。改应阳为应城县。安州置总管，管澴、应二州。七年州废，澴、应二州县属安州。改为大都督府，督安、申、阳、温、复、沔、光、黄、蕲九州。六年，罢都督府。七年，又置，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督安、隋、郢、沔四州。乾元元年，复为安州。旧领县六，户六千三百三十八，口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九。天宝，户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在京师东南二千五十一里，至东都一千一百九十里。

安陆汉县，属江夏郡。宋分江夏立安陆郡。武德四年，改为安州，治于安陆。

孝昌宋分安陆县置。武德四年，置澴州，领孝昌、澴阳二县。八年，州废，以澴阳、孝昌属安州。

云梦汉安陆县地。后魏分安陆，于云梦古城置云梦县。

应城宋分安陆县置应城县，隋改为应阳。武德四年，复为应城。

吉阳梁分安陆置平阳县，后魏改为京池。隋改为吉阳，取山名。

应山汉隋县地，属南阳郡。梁分隋县置永阳县。隋改为应山。以县北山为名。

舒州下隋同安郡。武德四年，改为舒州，领怀宁、宿松、太湖、望江、同安五县。其年，割宿松置严州。五年，又割望江置高州，又改高州为智州。六年，舒州置总管府，管舒、严、智三州。七年，废智州，望江属严州，八年，又废严州，以望江、宿松二县来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同安郡。至德二年二月，改盛唐郡。乾元元年，复为舒州。旧领县五，户九千三百六十一，口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八。天宝，户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万六千三百九十八。在京师东南二千六百二十六里，至东京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怀宁汉皖县地，晋于皖县置怀宁县。晋置晋熙郡。隋改为熙州，又为同安郡。武德四年，改为舒州，以怀宁为州治

宿松汉皖县地，梁置高塘郡。隋罢郡，置宿松县。武德四年，置严州，领宿松一县。七年，废智州，以望江来属。八年，废严州，二县来属舒州

望江汉皖县地，晋置新治县。陈于县置大雷郡。隋改新治为义乡，寻改为望江。武德四年，置高州，寻改为智州。七年，州废，县属严州。八年，废州，以县属舒州

太湖汉皖县地，宋置太湖县

同安汉枞阳县，属庐江郡。梁置枞阳郡。隋罢郡为同安县，取界内古城名。

江南道

江南东道

润州上隋江都郡之延陵县。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润州于丹徒县，改隋延陵县为丹徒，移延陵还治故县，属茅州。六年，辅公祏反，

复据其地。七年，平公祏，又置润州，领丹徒县。八年，废简州，以曲阿来属。九年，扬州移理江都，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天宝元年，改为丹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润州。永泰后，常为浙江西道观察使理所。旧领县五，户二万五千三百六十一，口十二万七千一百四。天宝领县六，户十万二千三十三，口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六。在京师东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东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丹徒汉县，属会稽郡。春秋吴硃方之邑地，吴为京口戍。晋置南徐州。隋为延陵镇，因改为延陵县。寻以蒋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县置润州，东润浦为名。皆治于丹徒县。

丹阳汉曲阿县，属会稽郡。又改名云阳，后复为曲阿。武德五年，于县置简州。八年，州废，县属润州。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取汉郡名

延陵汉曲阿县地，晋分置延陵郡。隋移郡丹徒。武德三年，移于今所，属茅州。七年，废茅州，以县属蒋州。八年，改蒋州为扬州。九年，改属润州

上元楚金陵邑，秦为秣陵。吴名建业，宋为建康。晋分秣陵置临江县，晋武改为江宁，武德三年，于县置扬州，仍置东南道行台，改江宁为归化。六年，辅公祏反，据其地。七年，公祏平，置行台尚书省，改扬州为蒋州。废茅州，以句容二县来属蒋州。八年，罢行台，改蒋州置扬州大都督府。改归化县为金陵。扬州领金陵、句容、丹阳、溧水六县。九年，扬州移治江都，改金陵为白下县。以延陵、句容、白下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移白下治故白下城。贞观七年，复移今所。九年，改为江宁县。至德二年二月，置江宁郡。乾元元年，于江宁置昇州，割润州之句容江宁、宣州之当涂溧水四县，置浙西节度使。上元二年，复为上元县，还润州。当涂等三县各依旧属

句容　汉县，属丹阳郡。武德四年，于县置茅州，领句容。七年，州废，以县属蒋州。九年，属润州。乾元元年，属昇州。宝应元年州废，属润州。金坛垂拱四年，分延陵县置也。

常州上隋毗陵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置常州，领晋陵、义兴、无锡、武进四县。六年，复陷辅公祏。七年，公祏平，复置常州，于义兴置南兴州。八年，州废，义兴来属，省武进入晋陵。天宝元年，改为晋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常州。旧领县四，户二万一千一百八十

二，口十一万一千六百六。天宝领县五，户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万六百七十三。在京师东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东京一千九百八十三里。

晋陵、汉毗陵县，属会稽郡，吴延陵邑也。晋改为晋陵郡。隋省郡，于常熟县置常州。武德中，移于今治

武进晋分曲阿县置武进，梁改为兰陵，隋废。垂拱二年，又分晋陵置，治于州内

江阴梁分兰陵县置。武德三年，于县置暨州，领江阴、暨阳、利城三县。九年，省暨阳、利城入江阴，属常州

义兴汉阳羡县，属会稽郡。晋立义兴郡及县。武德七年，置南兴州，领义兴、阳羡、临津三县。八年，废南兴州及阳羡、临津二县，义兴复隶常州

无锡汉县，属会稽郡，隋属常州。

苏州上隋吴郡，隋末陷贼。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苏州。六年，又陷辅公祏。七年，平公祏，复置苏州都督，督苏、湖、杭、暨四州，治于故吴城，分置嘉兴县。八年，废嘉兴入吴县。九年，罢都督。贞观八年，复置嘉兴县。领吴城、昆山、嘉兴、常熟四县。天宝元年，改为吴郡。乾元元年，复为苏州。旧领县四，户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五万四千四百七十一。天宝领县六，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在京师东南三千一百九十九里，至东都二千五百里。

吴春秋时吴都阖闾邑。汉为吴县，属会稽郡。隋平陈，置苏州，取州西姑苏山为名

嘉兴汉由拳县，属会稽郡。吴改嘉兴，隋废。武德七年，复置，属苏州。八年，废入吴。贞观八年，复置，属苏州

昆山汉娄县，属会稽郡。梁分娄县置信义县。又分信义置昆山，取县界山名。

常熟晋分吴县置海虞县。梁改常熟县。今昆山县东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旧治南沙城，武德七年，移于今所治城。

长洲万岁通天元年，分吴县置，在郭下，分治州界。

海盐汉县，属会稽郡。久废。景云二年，分嘉兴县复置。先天元年，复废。开元五年，复置，治吴御城。

湖州上隋吴郡之乌程县。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领乌程一县。六年，复没于辅公祏。七年平贼，复置，仍废武州，以武康来属。又省雉州，以长城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吴兴郡。乾元元年，复为湖州。旧领县五，户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五，口七万六千四百三十。天宝领县五，户七万三千三百六，口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八。在京师东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至东都二千六百四十四里。

乌程汉县，属会稽部。梁置震州，取震泽名。隋改湖州，取州东太湖为名。皆治乌程。

武康吴分乌程、余杭二县立永安县，晋改为永康，又改为武康。武德四年，置武州，七年，州废，县属湖州。

长城晋分乌程置长城县。武德四年，置雉州，领长城、原乡二县。七年，州废及原乡并入长城，属湖州。

安吉武德四年置，属桃州。七年，废入长城。麟德元年，复分长城县置。

德清天授二年，分武康置武原县。景云二年，改为临溪。天宝元年，改为德清县。

杭州上隋余杭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领钱塘、富阳、余杭三县。六年，复没于辅公祏。七年平贼，复置杭州。八年，废潜州，以於潜县来属。贞观四年，分钱塘置盐官县。天宝元年，改为余杭郡。乾元元年，复为杭州。旧领县五，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天宝领县九，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在京师东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至东都二千九百一十九里。

钱塘汉县，属会稽郡。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贞观六年，自州治南移于今所，去州十一里。又移治新城戍。开元二十一年，移治州郭下。二十五年，复还旧所。

盐官汉海盐县地，有盐官，吴遂名县。武德四年，属东武州。七年，省入钱塘。贞观四年，复分钱塘置。

余杭汉县，属会稽郡。隋置杭州，后徙治钱塘。

富阳汉富春县，属会稽郡。晋改为富阳。隋旧县。

於潜汉县，属丹阳郡。武德七年，置潜州，领於潜、临水二县。八年，废潜州及临水县，於潜还杭州。

临安垂拱四年，分余杭、于潜，置于废临水县。

新城永淳元年，分富阳置。

紫溪垂拱二年，分於潜置。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武隆。其年，依旧为紫溪。

唐山万岁通天元年，分紫溪，又别置武隆县。神龙元年，改为唐山。

越州中都督府隋会稽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越州总管，管越、嵊、姚、鄞、浙、纲、衢、谷、丽、严、婺十一州。越州领会稽、诸暨、山阴三县。七年，改总管为都督，督越、婺、鄞、嵊、丽五州。越州领会稽、诸暨、山阴、余姚四县。八年，废鄞州为鄮县，嵊州为剡县，来属。丽州为永康，属婺州。省山阴县。督越、婺二州。贞观元年，更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天宝元年，改越州为会稽郡。乾元元年，复为越州。旧领县五，户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口十二万四千一十。天宝领县七，户九万二百七十九，口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八十九。在京师东南三千七百二十里，至东都二千八百七十里。

会稽汉郡名。宋置东扬州，理于此，齐、梁不改。隋平陈，改东扬州为吴州。炀帝改为越州，寻改会稽郡，皆立于此县

山阴垂拱二年，分会稽县置，在州治，与会稽分理

诸暨汉县，属会稽郡。越王允常所都

余姚汉县，属会稽郡。隋废。武德四年，复置，仍置姚州。七年，州废，县属越州

剡汉县，属会稽郡。武德四年，置嵊州及剡城县。八年，废嵊州及剡城，以剡县来属。

萧山仪凤二年，分会稽、诸暨置永兴县。天宝元年，改为萧山。

上虞汉县，属会稽郡。

明州上开元二十六年，于越州鄮县置明州。天宝元年，改为余姚郡。乾元元年，复为明州，取四明山为名。天宝领县四，户四万二千二十七，口二十万七千三十二。在京师东南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五十里。

鄮汉县，属会稽郡。至隋废。武德四年，置鄞州。八年，州废为鄮县，属越州。开元二十六年，于县置明州

奉化，慈溪，翁山，已上三县，皆鄮县地。开元二十六年，析置。

台州上隋永嘉郡之临海县。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领临海、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五县。五年，改为台州。六年，没于辅公祏。七年平贼，仍置台州，省宁海入章安。八年，废始丰、乐安二县入临海。贞观八年，复分置始丰。旧管二县。永昌元年，置宁海县。神龙二年，置象山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海郡。乾元元年，复为台州。旧领县二：临海、始丰。户六千五百八十三，口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三。天宝领县六，户八万三千八百六十八，口四十八万九千一十五。在京师东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至东都三千三百三十里。

临海汉回浦县，属会稽郡。后汉改为章安。吴分章安置临海县。武德四年，于县置台州，取天台山为名

唐兴吴始平县，晋改始丰，隋末废。武德四年，复置。八年，又废。贞观八年，复为始丰县。上元二年，改为唐兴

黄岩上元二年，分临海置

乐安废县。上元二年，分临海置，徙治孟溪

宁海永昌元年，分临海置

象山神龙二年，分宁海及越州鄮县置。

婺州隋东阳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婺州，领华川、长山二县。七年，废纲州，义乌来属。八年，废丽州为永康县、衢州信安县，并来属。又废谷州入信安，长山入金华县。贞观八年，复置龙丘县。咸亨五年，置兰溪、常山二县。垂拱二年，分龙丘、信安、常山三县置衢州，又置东阳县。天授二年，又置武义县。天宝元年，改婺州为东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婺州。旧领县五，户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九，口二十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天宝领县七，户十四万四千八十六，口七十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在京师东南四千七十三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三十五里。

金华汉乌伤县，属会稽郡。后汉分乌伤置长山县。吴置东阳郡。隋改长山为金华，取州界山为名

义乌晋分乌伤县置。武德四年，置纲州，仍分置华川县。七年，废纲州及华川县，改乌伤为义乌，以县属婺州

永康吴分乌伤县置。武德四年，置丽州，又分置缙云县。八年，废丽州及缙云县，以永康来属

东阳垂拱二年，分乌伤县，取旧郡名。兰溪咸亨五年，析金华县西界置，以溪水为名。武成天授二年，分永康置武义县，又改为武成

浦阳新置。

衢州武德四年，平李子通，于信安县置衢州。七年陷贼，乃废。垂拱二年，分婺州之信安、龙丘置衢州，取武德废州名。天宝元年，改为信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衢州，又割常山入信州。天宝领县五，户六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四万四百一十一。在京师东南四千七百十三里，至东都三千一百四十五里。

信安后汉新安县，晋改为信安。武德四年，置衢州，县仍属焉。又分置须江、定阳二县。八年，废衢州及须江、定阳二县，以信安还属婺州

龙丘汉太末县，属会稽郡。晋置龙丘县，以山为名。至隋废。武德四年，置谷州及太末、白石二县。八年，废谷州及白石、太末二县入信安县。贞观八年，分金华、信安二县置龙丘县，来属婺州。垂拱二年，躭衢州

须江武德四年，分信安置，以城南有须江。八年废，永昌元年，分

信安复置。

盈川如意元年，分龙丘置，县西有刑溪，陈时土人留异恶“刑”字，改名盈川，因以为县名。

常山咸亨五年，分信安置，属婺州。垂拱二年，改属衢州。乾元元年，属信州，又还衢州。

信州上乾元元年，割衢州之常山、饶州之弋阳、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一乡，置信州，又置上饶、永丰二县。领县四，户四万。在京师东南五千八百里，至东都二千九百五十里。

上饶乾元元年置，州所理也。元和七年，省永丰县入

弋阳旧属饶州，乾元元年，来属。

贵溪永泰元年十一月，分弋阳西界置。玉山证圣二年，分常山、须江置，属衢州。乾元元年，割属信州。

睦州隋遂安郡。武德四年，平汪华，改为睦州，领雉山、遂安二县。七年，废严州之桐庐县来属，又改为东睦州。八年，去“东”字。旧管县三，治雉山。万岁登封二年，移治建德。天宝元年，改为新定郡。乾元元年，复为睦州。旧领县三：雉山、遂安、桐庐。户一万二千六十四，口五万九千六十八。天宝领县六，户五万四千九百六十一，口三十八万二千五百一大三。在京师东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东都二千八百三十一里。

建德汉富春县地，属会稽郡。吴分置建德县，隋废。永淳二年，复分桐庐、雉山置。万岁通天二年，移州治建德县

清溪汉歙县地，属丹阳郡。后分置新安县，隋改为雉山。文明元年，复为新安。开元二十年，改为还淳。永贞元年十二月，避宪宗名，改为清溪。旧为睦州治所，移建德

寿昌永昌元年七月，分雉山县置。载初元年废，神龙元年复。旧治白艾里，后移于今所。桐庐吴分富春县置。武德四年，于县置严州，领桐庐、分水、建德三县。七年，废州及分水、建德二县。以桐庐属睦州。旧治桐溪，开元二十六年，移治钟山

分水如意元年，分桐庐县之四乡，置武盛县。神龙元年，改为分水

遂安后汉分歙县南乡安定里，置新定县。晋改新定为遂安。

歙州隋新安郡。武德四年，平汪华，置歙州总管，管歙、睦、衢三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新安郡。乾元元年，复为歙州。旧领县三，户六千二十一，口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七。天宝领县五，户三万八千三百三十，口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在京师东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至东都二千八百二十六里。

歙汉县，属丹阳郡。县南有歙浦，因为名。隋于县置新安郡。武德改为歙州。

休宁　　吴分歙县置休阳县，后改为海阳。晋武改为海宁，隋改为休宁。黟汉县，属丹阳郡。音同医，县南墨岭山出石墨故也。县置在黟川。

绩溪永徽五年，分置北野县，后改为绩溪。

婺源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九日置。

处州隋永嘉郡。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括州，置总管府，管松、嘉、台三州。括州领括苍、丽水二县。七年，改为都督府。八年，废松州为松阳县来属。省丽水入括苍。贞观元年，废都督府。省东嘉州，以永嘉、安固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缙云郡。乾元元年，复为括州。大历十四年夏五月，改为处州，避德宗讳。旧领县四，户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口十万一千六百六。天宝领县五，户四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口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四十八。今县六。在京师东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至东都三千一十五里。

丽水汉回浦县地，属会稽郡。光武更为章安。隋平陈，改永嘉郡为处州，寻改为括州，又分松阳县东界置括苍县。大历十四年夏，改为丽水县，州所治

松阳后汉分章安之南乡置松阳县，县东南大阳及松树为名

缙云万岁登封元年，分括苍及婺州永康县置

青田景云二年，分括苍置

遂昌旧县。武德八年，并入松阳。景云二年，分松阳县复置

龙泉乾元二年，越州刺史独孤屿奏请于括州龙泉乡置县，以龙泉为名，从之。

温州上隋永嘉郡之永嘉县。武德五年，置东嘉州，领永嘉、永宁、安固、乐成、横阳五县。贞观元年，废东嘉州，以县属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天宝元年，改为永嘉郡。乾元元年，复为温州。天宝领县四，户四万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十四万一千六百九十四。在京师东南四千七百三十七里，至东都三千九百四十里。

永嘉后汉分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属会稽郡。晋置永嘉郡。隋改为永嘉。上元二年，置温州，治于北县

安固后汉章安县，晋改为安固，隋废。武德八年，分永嘉县置，属东嘉州。贞观元年，废东嘉州，安固属括州。上元元年，属温州

横阳武德五年，分安固县置。贞观元年废，大足元年，复分安固置

乐城武德五年置，七年并入永嘉县。载初元年，分永嘉复置也。

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湖五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二十二年，罢漳、湖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旧属岭南道，天宝初，改属江南东道。寻改为长乐郡。乾元元年，复为福州都督府。天宝领县八，户三万四千八十四，口七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在京师东南五千三十三里，至东都四千二百三十三里。

闽汉治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会稽郡。晋置晋安郡。宋、齐因之，陈置闽州，又改为丰州。隋平陈改为泉州，炀帝改为闽州，又为建安郡。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皆治闽县

侯官隋县。后废。长安二年，又分闽县置

长乐隋县。后省。武德六年，分闽县置新宁县。其年，改为长乐

福唐圣历二年，分长乐置万安县。天宝元年，改为福唐

连江武德六年，分闽县置温麻县。其年，改为连江

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长安二年，分连江复置

古田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

永泰永泰年分置

梅青新置。

泉州中隋建安郡，又为泉州。旧治闽县，后移于南安县。圣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三年，州废，三县还泉州。久视元年，又以三县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泉州。开元二十九年，割龙溪属漳州。天宝元年，改泉州为清源郡。乾元元年，复为泉州。天宝领县四，户二万三千八百六，口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在京师东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至东都五千四百一十三里。

晋江开元八年，分南安置，今为州之治所

南安隋县。武德五年，置丰州，领南安、莆田二县。贞观元年，废丰州，县属泉州。圣历二年，属武荣州。州废来属

莆田武德五年，分南安县置，属丰州。州废来属。

仙游圣历二年，分莆田置清源县。天宝元年，改为仙游。

建州中隋建安郡之建安县。武德四年，置建州，领绥城、唐兴、建阳、沙、将乐、邵武等县。天宝元年，改为建安郡。乾元元年，复为建州。旧领县二，户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六，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天宝领县六，户二万七千二百七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四。在京师东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至东都三千八百八十八里。

建安汉冶县地。吴置建安县，州所治，以建溪为名

邵武隋县

浦城载初元年，分建安县置唐兴县。天授二年，改为武宁。神龙元年，复为唐兴。天宝元年，改为浦城

建阳隋废县。垂拱四年，分建安置

将乐隋废县。垂拱四年五月，分邵武复置

沙隋废县。永徽六年，分建安置。

汀州下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复为汀州。天宝领县三，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一万三千七百二。在京师东南六千一百七十三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七十里。

长汀州治所。龙岩宁化已上三县，并开元二十四年开山洞置。

漳州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置。天宝元年，改为漳浦郡。旧属岭南道，天宝割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复为漳州。天宝领县二，户五千三百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在京师东南七千三百里，至东都六千五百里。

漳浦垂拱二年十二月，与州同置。州所治

龙溪旧属泉州。圣历二年，属武荣州。景云二年，还泉州。开元二十九年，属漳州。

江南西道

宣州隋宣城郡。武德三年，杜伏威归化。置宣州总管府。分宣城置怀安、宁国二县。六年，陷辅公祏。七年贼平，改置宣州都督，督宣、潜、猷、池四州，废桃州，以绥安来属，省怀安、宁国二县。宣州领宣城、绥安二县。八年，废南豫州，以当涂来属，废猷州，以泾县来属。九年，移扬州于江都，以溧阳、溧水、丹阳来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废池州，以秋浦、南陵二县来属。省丹阳入当涂县。开元中，析置青阳、太平、宁国三县，天宝元年，改为宣城郡。至德二年，又析置至德县。乾元元年，复为宣州。永泰元年，割秋浦、青阳、至德三县置池州。旧领县八，户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七，口九万五千七百五十三。天宝领县九，户一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口八十八万四千九百八十五。今县十。在京师东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至东都二千五百一十里。

宣城汉宛陵县，属丹阳郡。秦属鄣郡。梁置南豫州，隋改为宣州，炀帝又为宣城郡，皆此治所

当涂汉丹阳县地，属丹阳郡。晋分丹阳置于湖县。成帝以江北当涂县流人寓居于湖，乃改为当涂县，属宣州。牛渚山，一名采石，在县北四十五里大江中。武德三年，置南豫州，以县属。八年，省南豫州，县属宣州

泾汉泾县，属丹阳郡。武德三年，置猷州，领泾、南阳、安吴三县。八年，废猷州及南阳、安吴二县。属宣州。县界有陵阳山

广德汉故鄣县，属丹阳郡。宋分宣城之广德、吴兴之故鄣，置绥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广德，以县界广德故城为名

溧阳汉县，属丹阳郡。上元元年十一月，割属昇州。州废来属

溧水汉溧阳地。隋为县。武德三年，属扬州。九年，属宣州。乾元元年，属昇州。州废还属

南陵汉春谷县地，属丹阳郡。梁置南陵县。武德七年，属池州。州废来属。旧治赭圻城，长安四年，移理青阳城

太平天宝十一载正月，析泾县置

宁国隋县。武德六年废，天宝三载复置

旌德宝应二年二月，析太平县置。

池州下隋宣城郡之秋浦县。武德四年，置池州，领秋浦、南陵二县。贞观元年，废池州，以秋浦属宣州。永泰元年，江西观察使李勉以秋浦去洪州九百里，请复置池州，仍请割青阳、至德二县隶之，又析置石埭县，并从之。后隶宣州。领县四，户一万九千，口八万七千九百六十七。

秋浦州所治。汉石城县，属丹阳郡。隋分南陵置秋浦县，因水为名

青阳天宝元年，分泾、南陵、秋浦三县置，治古临城

至德至德二年析置

石埭永泰二年，割秋浦、浮梁、黟三县置，治古石埭城。

饶州下隋鄱阳郡。武德四年，平江左，置饶州，领鄱阳、新平、广

晋、余干、乐平、长城、玉亭、弋阳、上饶九县。七年，省上饶入弋阳，省玉亭入长城、余干二县。八年，又并长城入余干，并新平、广晋入鄱阳。旧领县四，户一万一千四百，口五万九千八百一十七。天宝，户四万八百九十九，口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在京师东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至东都二千四百一十三里。

鄱阳汉县，属豫章郡。古城在今县东界，有鄱江，今为州所理

余干　汉余干县属豫章郡。古所谓汗越也。汗音干，隋朝去“水”。乐平武德中置，九年省，后重置

浮梁武德中，废新平县。开元四年，分鄱阳置，后改新昌。天宝元年复置。

洪州上都督府隋豫章郡。武德五年，平林士弘，置洪州总管府，管洪、饶、抚、吉、虔、南平六州，分豫章置钟陵县。洪州领豫章、丰城、钟陵三县。八年，废孙州、南昌州、米州，以南昌、建昌、高安三县来属。省钟陵、南昌二县入豫章。贞观二年，加洪、饶、抚、吉、虔、袁、江、鄂等八州。显庆四年，督饶、鄂等州。洪州旧领县四，永淳二年，置新吴县。长安四年，置武宁县，又督洪、袁、吉、虔、抚五州。天宝元年，改为豫章郡。乾元元年，复为洪州。旧领县四：豫章、丰城、高安、建昌。户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六，口七万四千四十四。天宝领县六，户五万五千五百三十，口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一。在京师东南三千九十里，至东都二千二百一十一里。

钟陵汉南昌县，豫章郡所治也。隋改为豫章县，置洪州，炀帝复为豫章郡。宝应元年六月，以犯代宗讳，改为钟陵，取地名

丰城吴分南昌县置富城县，晋改为丰城

高安汉建城县，属豫章郡。武德五年，改为高安，仍置靖州，领高安、望蔡、华阳三县。七年，改靖州为米州。其年，又改为筠州。八年，废筠州，省华阳、望蔡二县，以高安属洪州

建昌汉海昏县，属豫章郡。后汉分立建昌。武德五年，分置南昌州总管府，管南昌、西吴、靖、米、孙五州。南昌州领建昌、龙安、永修三县。七年，罢都督为南昌州。八年，废南昌州及孙州，以南昌州新吴、永修、龙安入建昌县，以孙州之建昌入豫章县，而以建昌属洪州

新吴旧废县。永淳二年，分建昌置

武宁长安四年，分建昌置武宁县。景云元年，改为豫宁。宝应元年，复为武宁

分宁贞元十六年二月置。

虔州中隋南康郡。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旧领县四，户八千九百九十四，口三万九千九百一。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七，口二十七万五千四百一十。今县七。在京师东南四千一十七里，至东都三千四百里。

赣古滥反

州所理。汉县，属豫章郡。汉分豫章立庐陵郡，晋改为南康郡。隋初为虔州，炀帝为南康郡。皆治赣

虔化吴分赣立阳都县，晋改为宁都。隋平陈，改为虔化，属虔州

南康汉南野县，属豫章郡。吴分南野立南安县，晋改为南康

雩都汉县，属豫章郡

信丰永淳元年，分南康置南安县。天宝元年，改为信丰

大庾神龙元年，分南康置

安远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

抚州中隋临川郡。武德五年，讨平林士弘，置抚州，领临川、南城、郡武、宜黄、崇仁、永城、东兴、将乐八县。七年，省东兴、永城、将乐三县，以邵武隶建州。八年，省宜黄县。天宝元年，改为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抚州。旧领县三，户七千三百五十四，口四万六百八十五。天宝领县四，户三万六百五，口十七万六千三百九十四。在京师东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至东都二千五百四十里。

临川州所理。汉南昌县地。后汉分南昌置临汝县。吴置临川郡，历南朝不改。隋平陈，改临川郡为抚州，仍改临汝县为临川县。州郡所理，皆此县

南城汉县，属豫章郡。开元八年，分南城置

崇仁吴分临汝置新建县。梁改为巴山县，仍侨置巴山郡。隋平陈，改巴山为崇仁县

南丰开元八年，分南城置。

吉州上隋庐陵郡。武德五年，讨平林士弘，置吉州，领庐陵、新淦二县。七年，废颍州，以安福县来属。八年，废南平州，以太和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庐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吉州。旧领县四，户一万五千四十，口五万三千二百八十五。天宝领县五，户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二，口二十三万七千三十二。

庐陵汉县，属豫章郡。后汉改为西昌。隋复为庐陵，州所治也。旧治子阳城，永淳元年，移于今所

太和隋县。武德五年，置南平州，领太和、永新、广兴、东昌四县。八年，废南平州，以永新等三县并太和，属吉州

安福吴置安成郡于此。隋废为安复，后改为安福

新淦汉旧县，属豫章郡。淦，音绀，又音甘。

永新废县。显庆二年，分太和置。

江州中隋九江郡。武德四年，平林士弘，置江州，领湓城、浔阳、彭泽三县。五年，置总管，管江、鄂、智、浩四州，并管昌、洪四总管府。又分湓城置楚城县，分彭泽置都昌县。八年，废浩州及乐城县入彭泽县，又废湓城入浔阳。贞观元年，罢都督府。八年，废楚城县入浔阳。天宝元年，改为浔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江州。旧领县三，户六千三百六十，口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九。天宝，户二万九千二十五，口十五五千七百四十四。在京师东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东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

浔阳州所理。汉县，属庐江郡。晋置江州。隋改为彭蠡县，取州东南五十二里有彭蠡湖为名。炀帝改为湓城，取县界湓水为名。武德四年，复为浔阳，浔水至此入江为名

都昌武德五年，分彭泽置，属浩州。八年，废浩州，县属江州

彭泽汉县，属豫章郡。隋为龙城县。武德五年，置浩州，又分置都昌、乐城二县。八年，罢浩州，以彭泽属江州，仍省乐城入彭泽。至德二年九月，中丞宋若思奏置。

袁州下隋宜春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袁州。天宝元年，改为宜春郡。乾元元年，复为袁州。旧领县三，户四千六百三十六，口二万五千七百一十六。天宝，户二万七千九十一，口一十四万四千九十六。在京师东南三千五百八十里，至东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宜春州所理。汉县，属豫章郡。吴为安成郡，南朝不改。晋改为宜阳。隋置袁州，炀帝为宜春郡。复改为宜春。宜春，泉水名，在州西。取此水为酒，作贡。

萍乡吴分宜春置萍乡县，属安成郡。

新喻吴分宜春置新喻，属安成郡。

鄂州上隋江夏郡。武德四年，平萧铣，改为鄂州。天宝元年，改为江夏郡。乾元元年，复为鄂州。永泰后，置鄂岳观察使，领鄂、岳、蕲、黄四州，恆以鄂州为使理所。旧领县四，户三千七百五十四，口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五。天宝领县五，户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口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三。后并沔州入鄂州，以汉阳、氵义川来属。在京师东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三十里。

江夏汉郡名。本汉沙羡县地，属江夏郡。晋改沙羡为沙阳。江、汉二水会于州西，春秋谓之夏汭，晋、宋谓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于此。隋不改。武德四年，改为鄂州，取汉县名

永兴汉鄂县地，属江夏郡。吴分鄂置新阳县，隋改为永兴

武昌汉鄂县，属江夏郡。吴、晋为重镇，以名将为镇守

蒲圻吴分沙羡县置

唐年天宝二年，开山洞置

汉阳汉安陆县地，属江夏郡。晋置沌阳县。隋初为汉津县，炀帝改为汉阳。武德四年，平硃粲，分沔阳郡置沔州，治汉阳县。贞观，户一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千九百五十九。至太和七年，鄂岳节度使牛僧孺

奏，沔州与鄂州隔江，都管一县，请并入鄂州，从之。旧属淮南道。

氵义川汉安陆县地，后魏置氵义川郡。武德四年，分汉阳县置氵义川县，属沔州。州废，属鄂州。

岳州下隋巴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巴州，领巴陵、华容、沅江、罗、湘阴五县。六年，改为岳州。省罗县。天宝元年，改为巴陵郡。乾元元年，复为岳州。旧领县四，户四千二，口一万七千五百五十六。天宝领县五，户一万一千七百四十，口五万二百九十八。在京师东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至东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

巴陵汉下隽县，属长沙郡。吴置巴陵县。晋置建昌郡，隋改为巴州，炀帝改为巴陵郡。武德置岳州，皆置巴陵县。县界有古巴丘

华容汉孱陵县地，属武陵郡，刘表改为安南。隋改为华容。垂拱二年，去“华”字，曰容城。神龙元年，复为华容

沅江汉益阳县，属长沙国。隋改为安乐，又改为沅江，属岳州

湘阴汉罗县，属长沙国。宋置湘阴县，县界汨水，注入湘江

昌江神龙三年，分湘阴县置。

潭州中都督府隋长沙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潭州总管府，管潭、衡、永、郴、连、南梁、南云、南营八州。潭州领长沙、衡山、醴陵、湘乡、益阳、新康六县。七年，废云州，改南梁为邵州，南营为道州。省新康县。督潭、衡、郴、连、永、邵、道等七州。天宝元年，改为长沙郡。乾元元年，复为潭州。旧领县五，户九千三十一，口四万四百四十九。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二千二百七十二，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七。在京师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至东都二千一百八十五里。

长沙秦置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治临湘县。后汉为长沙郡。吴不改。晋怀帝置湘州，至梁初不改。隋平陈，为潭州，以昭潭为名。炀帝改为长沙郡，仍改临湘为长沙县。武德复为潭州。湘潭后汉湘南县地，属长沙郡。吴分汀南立衡阳县，属衡阳郡。隋废郡，县属潭州。天宝八年，移治于洛口，因改为湘潭县。

湘乡汉钟武县，属零陵郡。后汉改为重安，永建三年，又名湘乡，属长沙郡。

益阳汉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县东八十里。武德四年，分置新康县。七年，省入。

醴陵汉临湘县，界有醴陵，后汉立为县，属长沙郡。隋废，武德四年，分长沙置。

浏阳吴分长沙置浏阳县，隋废。景龙二年，于故城复置。

衡州中隋衡山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衡州，领临蒸、湘潭、耒阳、新宁、重安、新城六县。七年，省重安、新城二县。贞观元年，以废南云州之攸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衡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衡州。旧领县五，户七千三百三十，口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一。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口十九万九千二百二十八。在京师东南三千四百三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衡阳汉蒸阳县，属长沙国。吴分蒸阳立临蒸县，吴末分长沙东界郡立湘东郡。宋、齐、梁不改。隋罢湘东郡为衡州，改临蒸为衡阳县。武德四年，复为临蒸。开元二十年，复为衡阳

常宁吴分耒阳立新宁县，属湘东郡。旧治三洞，神龙二年，移治麻州。开元九年，治宜江。天宝元年，改为常宁

攸汉县，属长沙国，县北有攸溪故也

茶陵汉县，属长沙国。隋废。圣历元年，分攸县置

耒阳汉县，属桂阳郡。隋改为耒阴。武德四年，复为耒阳。

衡山吴分湘南县置。旧属潭州，后割属衡州。

澧州下隋澧阳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澧州，领孱陵、安乡、澧阳、石门、慈利、崇义六县。贞观元年，省孱陵县。天宝元年，改为澧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澧州。天宝初，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五，户三千四百七十四，口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六。天宝领县四，户一万九千六百二十，口九万三千三百四十九。在京师东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十二里。

澧阳汉零阳县，属武陵郡。吴分武陵西界置天门郡。晋末，以义阳流人集此，侨置南义阳郡。隋平陈，改南义阳为澧州。皆治此县

安乡汉孱陵县地，属武陵郡。隋分立安乡县。贞观元年，废孱陵并入

石门吴分零阳县于此置天门郡。隋平陈，废天门郡，以废州为石门县

慈利本汉零阳县，隋改零阳为慈利县。麟德元年，省崇义并入。

朗州下隋武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朗州。天宝元年，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朗州。天宝初，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二，户二千一百四十九，口一万九百一十三。天宝，户九千三百六，口四万三千七百十六。在京师东南二千一百五十九里，至东都一千八百五十八里。

武陵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秦属黔中郡地。梁分武陵郡于县置武州。陈改武州为沅陵郡。隋平陈，复为嵩州，寻又改为朗州。炀帝为武陵郡。武德复为朗州。皆治于武陵县

龙阳隋县，取洲名。

永州中隋零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永州，领零陵、湘源、祁阳、灌阳四县。七年，省灌阳。贞观元年，省祁阳县，四年，复置。天宝元年，改为零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永州。旧领县三，户六千三百四十八，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天宝，户二万七千四百九十四，口十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入。在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至东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零陵汉泉陵县地，属零陵郡。汉郡治泉陵县，故城在今州北二里。隋平陈，改泉陵为零陵县，仍移于今理。梁、陈皆为零陵郡，隋置永州，炀帝复为零陵郡，皆治此县

祁阳吴分泉陵县，于今县东北九十里置祁阳县，今有古城。隋平陈，并入零陵。武德四年，复分置，移于今治。贞观元年省，四年又置。石燕冈在祁阳西北一百一十里，此冈穴出石燕，充贡。湘水南自零陵界来

湘源汉零陵县地，属故城在今县南七十八里。隋平陈，并零陵入湘源县

灌阳汉零陵县地，大业末，萧铣析湘源县置。武德七年废。上元二

年，荆南节度使吕諲奏，复于故城置灌阳县。灌水在城西，今名灌源。

道州中隋零陵郡之永阳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营州，领营道、江华、永阳、唐兴四县。五年，改为南营州。贞观八年，改为道州，仍省永阳县。十七年废，并入永州。上元二年，复析永州置。天宝元年，改为江华郡。乾元元年，复为道州。旧领县三，户六千六百一十三，口三万一千八百八十。天宝领县四，户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一，口十三万九千六十三。今领县五。

弘道汉营浦县，属零陵郡。吴置营阳郡。晋改为永阳郡。隋平陈，改营浦为永阳县。武德四年，于县置营州，改为营道县。五年，又加“南”字。贞观八年，改为道州。天宝元年，改营道为弘道

延唐汉泠道县，属零陵郡，古城在今县东界南四十里。隋平陈，废泠道入营道县，仍于泠道废城置营道县。武德四年，移营道县于州郭置，仍于此置唐兴县。长寿二年，改名武盛。神龙元年，复为唐兴。天宝元年，改为延唐。泠水，在今县南六十里

江华汉冯乘县，属苍梧郡。武德四年，析贺州冯乘县置江华县。贞观十七年，改属永州。上元二年，还道州。文明元年，改为云溪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江华

永明隋改汉营浦县为永阳，置道州。后州郭内置营道县，乃移永阳之名于州西南一百一十里置。贞观八年省，地入营道。天授二年，复析营道置。天宝元年，改为永明县

大历大历二年，湖南观察使韦贯之奏请析延唐县，于道州东南二百二十里舂陵侯故城北十五里置县，因以大历为名。

郴州中隋桂阳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郴州，领郴、卢阳、义章、临武、平阳、晋兴六县。七年，废义章、平阳二县。八年，省晋兴。天宝元年，改为桂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郴州。旧领县五，户八千六百四十六，口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五。天宝领县八，户三万一千三百三。在京师东南三千三百里，至东都三千五十七里。

郴汉县，属桂阳郡，汉郡理所也。后汉郡理耒阳，寻还郴。宋、齐封子弟为桂阳王，皆治于此。隋平陈，改为郴州，炀帝为桂阳郡，武德四年，改郴州，皆以郴为理。

义章大业末，萧铣分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长寿元年，分义章南界置高平县。开元二十三年，废高平，仍移义章治高平废县。

义昌晋分郴县置汝城、晋宁二县。陈废二县，立卢阳郡，领卢阳县。开皇九年废郡，以卢阳属郴州。天宝元年，改为义昌。

平阳晋分郴置平阳郡及县。陈废，后萧铣复分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

资兴后汉分郴置汉宁县。吴改为阳安，晋改为晋宁，隋改为晋兴。贞观八年省，咸亨三年复置，改名资兴。

高亭汉便县地，属桂阳郡。晋省，陈复置。隋废。开元十三年，宇文融析郴县北界四乡置安陵县。天宝元年，改为高亭，取县东山名。

临武汉县，属桂阳郡，县南临武溪故也。

蓝山汉南平县，属桂阳郡。隋废。咸亨二年，复置南平县。天宝元年，改为蓝山。九疑山，在县西五十里。

邵州隋长沙郡之邵阳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南梁州，领邵陵、建兴、武冈三县。七年：省建兴入武冈，省邵陵并邵阳。贞观十年，改名邵州。天宝元年，改为邵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邵州。旧领县二，户二千八百五十六，口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三。天宝，户一万七千七十三，口七万一千六百四十四。在京师东南三千四百里，至东都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邵阳汉昭陵县，属长沙国。后汉改为昭阳，晋改为邵阳。隋平陈，复于今理。吴分零陵北部置邵陵郡。隋平陈，废郡，以邵阳属潭州，寻又于邵阳置建州。武德四年，改置南梁州，贞观十年，改为邵州，皆理邵阳县。

武冈汉都梁县，属零陵郡。晋分都梁置武冈县。隋废。武德四年，分邵阳复置。

连州隋熙平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连州。天宝元年，改为连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连州。旧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万一千九十四。天宝，户三万二千二百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二。在京师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至东都三千四百五里。

桂阳汉县，属桂阳郡，今州理是也。隋开皇十年，于县置连州，大业改为熙平郡，武德四年，复为连州，皆以桂阳为理所。

阳山汉县，属桂阳郡。后汉省。晋平吴，分浛洭县复置。梁于浛氵匡县西置阳山郡，以县属之。隋废郡，县属连州。神龙元年，移于洭水之北，今县理是也。一名湟水。

连山晋武分桂阳立广惠县，隋改为广泽。仁寿元年，改为连山。

黔州下都督府隋黔安郡。武德元年，改为黔州，领彭水、都上、石城三县。二年，又分置盈隆、洪杜、相永、万资四县。四年，置都督府，督务、施、业、辰、智、□、充、应、庄等州。其年，以相永、万资二县置费州，以都上分置夷州。十年，以思州高富来属。十一年，又以高富属夷州，以智州信宁来属。今督思、辰、施、牢、费、夷、巫、应、播、充、庄、□、琰、池、矩十五州。其年，罢都督府。置庄州都督府。景龙四年废，以播州为都督。先天二年废，复以黔州为都督。天宝元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都督施、夷、播、思、费、珍、溱、商九州。又领充、明、劳、羲、福、犍、邦、琰、清、庄、峨、蛮、□、鼓、儒、琳、鸾、令、那、晖、郝、总、敦、侯、晃、柯、樊、稜、添、普宁、功、亮、茂龙、延、训、卿、双、整、悬、抚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勋、姜、袭等五十州。皆羁縻，寄治山谷。乾元元年，复以黔中郡为黔州都督府。旧领县五，户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天宝县六，户四千二百七十，口二万四千二百四。在京师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

彭水汉酉阳县，属武陵郡。吴分西阳置黔阳郡。隋于郡置彭水县。周置奉州，寻为黔州。贞观四年，于州置都督府

黔江隋分黔阳县置石城县。天宝元年，改为黔江

洪杜武德二年，分置洪杜县，治洪杜溪。麟德二年，移治龚湍

洋水武德二年，分彭水于巴江西置盈隆县。先天元年，改为盈川。天宝元年，改为洋水。

信宁隋置信安县，取界内山名。武德二年，改为信宁。武德五年，属义州。州废来属。

都濡贞观二十年，分盈隆县置。

辰州下隋沅陵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辰州，领沅陵等五县。九年，分大乡置大乡五县。五年，分辰溪置溆浦县。贞观九年，分大乡置三亭县。天授二年，分大乡、三亭两县置溪州。景云二年，置都督府，督巫、业、锦三州。开元二十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卢溪郡。乾元元年，复为辰州，取溪名。旧领县七，户九千二百八十三，口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五。天宝领县五，户四千二百四十一，口二万八千五百五十四。在京师南微东三千四百五里，至东都三千二百六十里。

沅陵汉辰阳县，属武陵郡，本秦黔中郡县也。隋改辰阳为辰溪，仍分置沅陵县，仍置沅陵郡。武德四年，改为辰州，以沅陵为理所

卢溪武德三年，分沅陵县置

溆浦汉义陵县地，属武陵郡。武德五年，分辰溪置

麻阳武德三年，分沅陵、辰溪二县置。垂拱四年，分置龙门县，寻废

辰溪汉辰阳县地，隋分置辰溪县。

锦州下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阳县地并开山洞置锦州及四县。天宝元年，改锦州为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锦州。天宝领县五，户二千八百七十二，口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四。至京师三千五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

卢阳招谕渭阳常丰已上四县，并垂拱三年与州同置。其常丰本名万安，天宝元年，改为常丰

洛浦天授二年，分辰州之大乡置，属溪州。长安四年，改属锦州。

施州下隋清江郡之清江县。义宁二年，置施州，领清江、开夷二县。贞观八年，废业州，以建始县来属。麟德元年，废开夷县入清江。天宝元年，改为清化郡。乾元元年，复为施州。旧领县三，户二千三百一十二，口一万八百二十五。天宝领县二，户三千七百二，口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在京师南二千七百九里，至东都二千八百一十里。

清江汉巫县，南郡。吴分巫立沙渠县。后周于县立施州。隋为清江县，州所理也

建始后周分巫县置建始县。义宁二年，于县置业州，领建始一县。贞观八年，废业州，县属施州。

巫州下贞观八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其年，置夜郎、朗溪、思征三县。九年，废思征县。天授二年，改为沅州，分夜郎渭溪县。长安三年，割夜郎、渭溪二县置舞州。先天二年，又置潭阳县。开元十三年，改沅州为巫州。天宝元年，改为潭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巫州。旧领县三，户四千三十二，口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五。天宝，户五千三百六十八，口一万二千七百三十八。在京师南三千一百五十八里，至东都三千八百三十三里。

龙标武德七年置，属辰州。贞观八年，置巫州，为理所也。

朗溪贞观八年置

潭阳先天二年，分龙标置。

业州下长安四年，分沅州二县置舞州。开元十三年，改为鹤州。二十年，又改为业州。天宝元年，改龙标郡。乾元元年，复为业州。领县三，户一千六百七十二，口七千二百八十四。在京师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东都三千九百里。

峨山贞观八年，置夜郎县，属巫州。长安四年，置舞州。开元二十年，改夜郎为峨山县。

渭溪天授二年，分夜郎置，属沅州。长安四年，改业州。

梓姜旧于县置充州，天宝三年，以充州荒废，以梓姜属业州，其充州为羁縻州。

夷州下隋明阳郡之绥阳县。武德四年，置夷州于思州宁夷县，领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宣慈、慈岳等十三县。六年，废鸡翁县。贞观元年，废夷州，省夜郎、神泉、丰乐三县，以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六县隶务州，宣慈、慈岳二县隶溪州，以绥养隶智州。四年，复置夷州于黔州都上县。六年，又置鸡翁县。十一年，又以义州之绥阳、黔州之高富来属。其年，又自都上移于今所。天宝元年，改为义泉郡。乾元元年，复为夷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二百四十一，口八千六百五十七。天宝县五，户一千二百八十四，口七千一十三。在京师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

至东都三千八百八十里。

绥阳汉□柯郡地。隋朝招慰置绥阳县，古徼外夷也。武德三年，属义州。贞观十一年，改属夷州

都上隋置。武德元年，属黔州。贞观四年，置夷州，为理所。十一年，州移治绥阳县

义泉隋旧。于县置牢州。贞观十七年，废牢州，以义泉属夷州

洋川武德二年置，旧属牢州。贞观十七年，属夷州

宁夷旧属思州。开元二十五年，属夷州。

播州下隋□柯郡之□柯县。贞观九年，分置郎州，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十一年，省郎州并六县。十三年，又于其地置播州及恭水等六县。十四年，改恭水等六县名。二十年，以夷州之芙蓉、琊川来属。显庆五年，废舍月、胡江、罗为三县。景龙四年，废庄州都督府，以播州为都督府。先天二年，罢都督。开元二十六年，又废胡刀、琊川两县。天宝元年，改为播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播州。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在京师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遵义汉武开西南夷，置□柯郡，秦夜郎郡之西南境也。贞观九年，置恭水县，属郎州。十一年省，十三年复置，属播州。十四年，改为罗蒙。十六年，改为遵义。显庆五年，废舍月并入

芙蓉旧属牢州。贞观十六年，改为夷州，二十年，又改属播州。开元二十六年，废胡刀、琊川两县并入

带水贞观九年，置柯盈县。十四年，改为带水。

思州下隋巴东郡之务川县。武德四年，置务州，领务川、涪川、扶阳三县。贞观元年，以废夷州之伏远、宁夷、思义、高富、明阳、丹川六县，废思州之丹阳、城乐、感化、思王、多田五县来属。其年，省思义、明阳、丹川三县。二年，又省丹阳。四年，改务州为思州。其年，以涪川、扶阳二县割入费州。八年，又以多田、城乐二县割入费州，其年，又废感化县。十年，以高富隶黔州。十一年，又省伏远县。天宝元年，改为宁夷郡。乾元元年，复为思州。旧领县三，户二千六百三，口

七千五百九十九。天宝，户一千五百九十九，口一万二千二十一。在京师南三千八百三十九里，至东都三千五百九十六里。

务川州所治。汉酉阳县，属武陵郡。隋朝招慰置务川县。武德四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柯要路，请置务州。贞观四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

思王武德三年置，属思州。贞观元年，改属务州。四年，改属思州

宁夷隋置。武德四年，属夷州。贞观元年，属思州

思邛开元四年，开生獠置。

费州下隋黔安郡之涪川县。贞观四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阳二县置费州。其年，割黔州之万资、相永二县来属。八年，又割思州之多田、城乐来属。十一年，废相永、万资二县。天宝元年，复为涪川郡。乾元元年，复为费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七百九，口六千九百五十。天宝，户四百二十九，口二千六百九。在京师南四千七百里，至东都四千九百里。

涪川汉□柯郡之地，久不臣附。周宣政元年，信州总管、龙门公裕，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质等归国，乃置费州，以水为名。武德四年，置务州。贞观四年，置费州治于此

多田武德四年，务州刺史奏置。以土地稍平，恳田盈畛，故以多田为名。贞观四年，属思州。八年，改属费州

扶阳隋仁寿四年，庸州刺史奏置，以扶阳水为名

城乐武德四年，山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招慰生獠，始筑城，人歌舞之，故曰城乐。

南州下武德二年置，领隆阳、扶化、隆巫、丹溪、灵水、南川六县。三年，改为僰州。四年，复为南州。贞观五年，置三溪县。七年，又置当山、岚山、归德、汶溪四县。八年，又废当山、岚山、归德、汶溪四县。十一年，又废扶化、隆巫、灵水三县。天宝元年，改为南川郡。乾元元年，复为南州。旧领县三，户三千五百八十三，口一万三百六十六。天宝领县二，户四百四十三，口二千四十三。在京师南三千六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

南川武德二年，置隆阳县。先天元年，改为南川，州所治

三溪贞观五年置。

溪州下旧辰州之大乡。天授二年，分置溪州。旧领县二，又分置洛浦县。长安四年，以洛浦属锦州。天宝元年，改溪州为灵溪郡。乾元元年，复为溪州。领县二，户二千一百八十四，口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至京师二千八百九十三里，至东都二千六百九十六。

大乡汉沅陵、迁陵二县地，属武陵郡。梁分置大乡县。旧属辰州，天授二年来属，州所理也

三亭贞观九年分大乡置，属辰州。天授二年，改属溪州。县界有黔山，大西、小西二山。

溱州下贞观十六年，置溱州及荣懿、扶欢、乐来三县。咸亨元年，废乐来县。天宝元年，改为溱溪郡。乾元元年，复为溱州。领县二，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至京师三千四百八十里，至东都四千二百里。

荣懿扶欢已上二县，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

珍州下贞观十六年置，天宝元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复为珍州。领县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至京师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

夜郎汉夜郎郡之地。贞观十七年，置于旧播州城，以县界有隆珍山，因名珍州。丽皋乐源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

□州，领县二

充州，领县八

应州，领县五

琰州，领县四

牢州，领县七。已上国初置，并属黔中道羁縻州。永徽已后并省。

陇右道

秦州中都督府隋天水郡。武德二年，平薛举。改置秦州，仍立总管府，管秦、渭、岷、洮、叠、文、武、成、康、兰、宕、扶等十二州。秦州领上邽、成纪、秦岭、清水四县。四年，分清水置邽州。六年，废邽州，以清水来属。八年，废文州，又以陇城来属。其年，又废伏州，以伏羌来属。九年，于成羌废城置盐泉县。贞观元年，改盐泉为夷宾。二年，省夷宾县。六年，省长川县。十四年，督秦、万、渭、武四州，治上邽。十七年，废秦岭县。开元二十二年，缘地震，移治所于成纪县之敬亲川。天宝元年，改为天水郡。依旧都督府，督天水、陇西、同谷三郡。其年，复还治上邽。乾元元年，复为秦州。旧领县六，户五千七百二十四，口二万五千七十三。天宝领县五，户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万九千七百。在京师西七百八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五里。

上邽汉县，属陇西郡。武帝分置天水郡。后汉分豲道立南安郡。后魏改上邽为上封。隋复于上邽置秦州。州前有湖水，四时增减，故名天水郡

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开元二十二年，移治敬亲川，成纪亦徙新城。天宝元年，州复移治上邽县

伏羌汉冀县，属天水郡。晋于此置秦州。后魏改为当亭县，隋复为冀城县。武德三年，改为伏羌县，仍置伏州。八年，伏州废，县属秦州。贞观三年，废夷宾县，并入伏羌

陇城汉陇县，属天水郡。隋加“城”字。武德二年，置文州，以陇城隶之。八年文州废，来属。贞观三年，省长川县并入。

清水汉县，属天水郡。武德四年，置邽州于清水。六年，废邽州，以清水来属。

成州下隋汉阳郡。武德元年，置成州，领上禄、长道、潭水三县。贞观元年，以潭水属宕州，又割废康州之同谷县来属。州理杨难当所筑建安城。天宝元年，改为同谷郡。乾元元年，复为成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五百四十六，口七千二百五十九。天宝，户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二万一千五百八。在京师西南九百六十里，至东都一千八百里。

上禄汉县，属武都郡，白马氐之所处。州南八十里仇池山，其上有百顷地，可处万家。晋时，氐酋杨难当据仇池，即此山上也。晋朝招慰，乃置仇池郡，以难当为守。梁置南秦州，又改为成州。隋以上禄为

仓泉县，又复为上禄

长道元魏分上禄置长道县，于县置天水郡。隋改天水为汉阳郡，又改汉阳县为长道

同谷汉下辨步见反道，属武都郡。后魏于此置广业郡，领白石县。又改白水为同谷。

渭州下隋陇西郡。武德元年，置渭州。天宝元年，改为陇西郡。乾元元年，复为渭州。四月，鄯州都督郭英乂奏请以渭州、洮州为都督府，后废。旧领县四，户一千九百八十九，口九千二十八。天宝，户六千四百二十五，口二万四千五百二十。在京师西一千一百五十三里，至东都二千里。

襄武汉县，属陇西郡。后魏于县置渭州，以水为名

陇西汉豲音桓道地，属天水郡。

鄣后汉分武阳置鄣县。天授二年，改为武阳县。神龙元年，复为鄣县

渭源汉首阳县地，属陇西郡。后魏分陇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阳为渭源县。上元二年，改首阳县，仍于渭源故城分置渭源县。仪凤三年，废首阳并入渭源。

鄯州下都督府隋西平郡。武德二年，平薛举，置鄯州，治故乐都城。贞观中，置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西平郡。乾元元年，复为鄯州。上元二年九月，州为吐蕃所陷，遂废。所管鄯城三县，今河州收管。旧领县二，户一千八百七十五，口九千五百八十二。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二万七千一十九。在京师西一千九百一十三，至东都二千五百四十里。

湟水汉破羌县，属金城郡。汉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处月氏，即此。湟水，俗呼湟河，又名乐都水，南凉秃发乌孤始都此。后魏置鄯州，改破羌为西都县。隋改为湟水县。县界有浩亹水

龙支汉允吾县，属金城郡。后汉改为龙耆县。后魏改为金城县，又改为龙支。积石山，在今县南

鄯城仪凤三年置，汉西平郡故城在西。

兰州下隋金城郡。隋末，陷薛举。武德二年，平贼，置兰州。八年，置都督府，督兰、河、廓四州。贞观六年，又督西盐州。十二年，又督凉州。今督兰、鄯、儒、淳四州。领金城、狄道、广武三县。显庆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金城郡。二载，割狄道县置狄道郡。乾元元年，复为兰州。旧领县三，户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七千三百五。天宝领县二，户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在京师西一千四百四十五里，至东都二千二百里。

五泉汉金城县，属金城郡，西羌所处。后汉置西海郡，乞伏乾归都此，称凉。隋开皇初，置兰州，以皋兰山为名。炀帝改金城郡。隋置五泉县。咸亨二年，复为金城。天宝元年，改为五泉。

广武汉枝杨县，属金城郡。张骏置广武郡。隋废为县，属兰州。

临州下都督府天宝三载，分金城郡置狄道郡。乾元元年，改为临州都督府，督保塞州，羁縻之名也。领县二，户二千八百九十九，口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在京师西一千四百四十五里，至东都二千二百里。

狄道汉县，属陇西郡。晋改为武始县。隋复为狄道，属兰州。天宝三载复置。

长乐旧安乐县。乾元后，改为长乐。

河州下隋枹音桴罕郡。武德二年，平李轨，置河州，领枹罕、大夏二县。贞观元年，废大夏县。五年复置。十年，省米州，以米川县来属。十一年，废乌州，以其城置安乡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安乡郡。乾元元年，复为河州。旧领县三，户三千三百九十一，口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七百八十二，口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在京师西一千四百一十五里，至东都二千二百七十里。

枹罕汉县，属金城郡。张骏于县置河州，至后魏不改，又名枹罕郡。隋初为河州，炀帝为枹罕郡。武德二年，改为河州。皆治于枹罕。

大夏汉县，属陇西郡。张骏于县置大夏郡及县，取西大夏水为名。贞观元年，废入枹罕。五年又置。

凤林汉白石县，属金城郡。张骏改白石为永固。贞观七年，废县，

置乌州。十一年州废，于城内置安乡县。天宝元年，改为凤林，取关名也。

武州下隋武都郡。武德元年，置武州，领将利、建威、覆津、盘堤四县。贞观元年，省建威入将利。天宝元年，改为武都郡。乾元元年，复为武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一百五十二，口五千三百八十一。天宝，户二千九百二十三，口一万五千三百一十三。在京师西一千二百九十里，至东都二千里。

将利秦、汉白马之地。汉置武都郡并县。后魏改武都为石门县，置武州。后周改为将利县，仍置武都郡。隋初废，炀帝复为郡，皆治将利县。

覆津后魏置武阶郡，又于今县东北三十里万郡故城置覆津县。隋废武阶郡，县属武都郡。

盘堤汉河池县地，属武都郡。后魏于今县东南百四十二里移盘堤县于郡置武州。盘堤山为名。

洮州下隋临洮郡。武德二年，置洮州。贞观五年，移州治于洪和城，后复移还洮阳城，今州治也。永徽元年，置都督府。开元十七年废，并入岷州。临潭县置临州。二十七年，又改为洮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洮郡。管密恭县，党项部落也，寄治州界。乾元元年，复为洮州。旧领县二，户二千三百六十三，口八千二百六十。天宝，户三千七百，口一万五千六十。在京师西一千五百六里，至东都二千三百九十里。

临潭秦、汉时羌地，本吐谷浑之镇，谓之洪和城。后周攻得之，改为美相县，属洮州。贞观四年，洮州理于此。置临潭县，属旭州。八年，废旭州，来属。其年，移理洮阳城，今州治也。仍于旧洪和城置美相县，隶洮州。天宝中，废美相并入。

岷州下隋临洮郡之临洮县。义宁二年，置岷州。武德四年，为总管府，管岷、宕、洮、叠、旭五州。七年，加督芳州。九年，又督文、武、扶三州。贞观元年，督岷、宕、洮、旭四州。六年，督桥、意二州。十二年，废都督府。神龙元年，废当夷县。天宝元年，改为和政郡。乾元元年，复为岷州。旧领县四，户四千五百八十三，口一万九千二百三十九。天宝，县三，户四千三百二十五，口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在京师西一千三百七十八里，至东都二千一百里。

溢乐秦临洮县，属陇西郡。今州西二十里长城，蒙恬所筑。岷山，在县南一里。崆峒山，县西二十里。后魏置岷州，仍改临洮为溢乐。隋复改临洮，义宁二年，改名溢乐。神龙元年，废当夷县并入

祐川后周置基城县。先天元年，改为祐川，避玄宗名

和政后周置洮城郡。保定元年，置和政县。

廓州下隋浇河郡。武德二年，置廓州。天宝元年，改为宁塞郡。乾元元年，复为廓州。旧领县二，户二千二十，口九千七百三十二。天宝，县三，户四千二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四百。在京师二千三十里，至东都二千七百七十二里。

广威后汉烧当羌之地，段颎破羌斩浇河大帅即此也。汉末，置西平郡，此地即南界也。前凉置湟河郡。后魏置石城郡。废帝因县内化隆谷改为化隆县。后周置廓州。先天元年，改为化成县。天宝元年，改为广威县。县界有拔延山。达化后周置达化郡并县。吐浑浇河城，在县西一百二十里。米川汉枹罕县地，属金城郡。贞观五年，置米州及米川县。十年，州废，县属廓州。

叠州下都督府隋临洮郡之合川县。武德二年，置叠州，领合川、乐川、叠川三县。五年，又置安化、和同二县，以处党项，寻省。叠川、乐川县。十三年，置都督，督叠、岷、洮、宕、津、序、壹、枯、嶂、王、盖、立、桥等州。永徽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合川郡。乾元元年，复为叠州。旧领县一，户一千八十三，口四千六十九。天宝领县二，户一千二百七十五，口七千六百七十四。在京师西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东都二千五百六十里。

合川秦、汉已来，为诸羌保据。后周武帝逐诸羌，始有其地，置合川县，仍于县置叠州，取郡山重叠之义。旧治吐谷浑马牧城，武德三年，移于交戍城

常芬隋同昌郡之常芬县。武德元年，置芳州，领常芬、恆香、丹岭三县。神龙元年，废芳州为常芬县，隶叠州。

宕州下隋宕昌郡。武德元年，置宕州。领怀道、良恭、和戎三县。贞观三年，省和戎入怀道。天宝元年，改为怀道郡。乾元元年，复为宕州。旧领县二，户一百四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一。天宝，户一千一百九十，口七千一百九十九。在京师西南一千六百五十六里，至东都二千二

百八十五里。

怀道历代诸羌所据，后魏始附为蕃国。后周置宕昌郡，及怀道、良恭二县。隋为宕昌郡。武德初，为宕州，理怀道

良恭后周置阳宕县，隋改为良恭。

河西道

此又从陇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内。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

凉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武德二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凉州领姑臧、昌松、番禾三县。三年，又置神乌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贞观元年，废神乌县。总章元年，复置。咸亨元年，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为中都督府。神龙二年，置嘉麟县。天宝元年，改为武威郡，督凉、甘、肃三州。乾元元年，复为凉州。旧领县三，户八千二百三十一，口三万三千三十。天宝领县五，户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二万二百八十一。在京师西北二千一十里，至东都二千八百七十里。

姑臧汉县，属武威郡。所理，秦月氏戎所处。匈奴本名盖藏城，语讹为姑臧城。西魏复置凉州。晋末，张轨据姑臧，称前凉。吕光又称后凉。后入于元魏，为武威郡。武德初，平李轨，置凉州。州界有猪野泽

神乌汉鸾鸟县，属武威郡。后魏废。总章元年，复于汉武威城置武威县。神龙元年，改为神乌。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

昌松汉苍松县，属武威郡。后凉吕光改为昌松

天宝汉番音盘禾县，属张掖郡。县南山曰天山，又名雪山。咸亨元年，于县置雄州，调露元年，废雄州，番禾还凉州。天宝三年，改为天宝县

嘉麟神龙二年，于汉鸾鸟古城置。景龙二年废，先天二年复置

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已上

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

甘州下隋张掖郡。武德二年，平李轨，置甘州。天宝元年，改为张掖郡。乾元元年，复为甘州。旧领县二，户二千九百二十六，口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天宝，户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二万二千九十二。在京师西北二千五百里，至东都三千三百一十里。

张掖故匈奴昆邪王地，属汉武开置张掖郡及觻音禄得县，郡所治也，匈奴王号也。后魏置张掖军，孝文改为郡及县，州置西凉州，寻改为甘州，取州东甘峻山为名。祁连山，在州西南二百里也

删丹汉县，属张掖郡。后汉分张掖置西海郡。晋分删丹置兰池、万岁、仙提三县。炀帝废，并入删丹。居延海、焉支山在县界。删丹山，即焉支山，语讹也。

肃州下武德二年，分隋张掖郡置肃州。八年，置都督府，督肃、瓜、沙三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贞观中，废玉门县。天宝元年，改为酒泉郡。乾元元年，复为肃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三十一，口七千一百一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三百三十，口八千四百七十六。在京师西北二千八百五十八里，至东都三千七百八里。

酒泉汉福禄县，属酒泉郡。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为郡名。此月支地，为匈奴所灭，匈奴令休屠、昆邪王守之。汉武时，昆邪来降，乃置酒泉郡。张轨、李暠、沮渠蒙逊皆都于此。后魏置酒泉军，复为郡，后周改为甘州，隋分甘州置肃州，皆治酒泉。义宁元年，置酒泉县

福禄汉旧县，属酒泉郡。今县，汉乐涫县地，属燉煌郡。武德二年，于乐涫古城置福禄县。

瓜州下都督府隋燉煌郡之常乐县。武德五年，置瓜州，仍立总管府，管西沙、肃三州。八年。罢都督。贞观中，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瓜州。旧领县二，户一千一百六十四，口四千三百二十二。天宝，户四百七十七，口四千九百八十七。在京师西三千三百一十里，至东都四千三百六里。

晋昌汉冥安县，属燉煌郡。冥，水名。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周改晋昌为永兴。隋改为瓜州，改冥安常乐。武德七年，复为晋昌

常乐汉广至县，属燉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李暠于此置凉兴郡。隋废，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

伊州下隋伊吾郡。隋末，西域杂胡据之。贞观四年，归化，置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元年，为伊吾郡。乾元元年，复为伊州。旧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六千七百七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一万一百五十七。在京师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三十里。

伊吾在燉煌之北，大碛之外。秦、汉之际，戎居之。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汉宣帝时，以郑吉为都护，在玉门关。元帝时，置戊己校尉，皆治车师。后汉明帝时，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窦宪、班超大破西域，始于此筑城。班勇为西域长史，居此地也。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隋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据。贞观四年，款附，置西伊州始于此。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折罗漫山

柔远贞观四年置，取县东柔远故城为名

纳职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

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燉煌郡。乾元元年，复为沙州。旧领县二，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在京师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三百九里。

燉煌汉郡县名。月氏戎之地，秦、汉之际来属。汉武开西域，分酒泉置燉煌郡及县。周改燉煌为鸣沙县，取县界山名。隋复为燉煌。武德三年，置瓜州，取《春秋》“祖吾离于瓜州”之义。五年，改为西沙州。皆治于三危山，在县东南二十里。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取州名焉，在县七里

寿昌汉龙勒县地，属燉煌郡。县南有龙勒山。后魏改为寿昌县。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

西州中都督府本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仍立五县。显庆三年，改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西州。旧领县五，户六千四百六十六。天宝领县五，户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在京师西北五千五百一十六里，至东都六

千二百一十五里。

高昌汉车师前王之庭。汉元帝置戊己校尉于此。以其地形高敞，故名高昌。其故垒有八城。张骏置高昌郡，后魏因之。魏末为蠕蠕所据，后麴嘉称高昌王于此数代。贞观十四年，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其高昌国境，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寻置都督府，又改为金山都督府。

柳中贞观十四年置

交河县界有交河，水源出县北天山，一名祁连山，县取水名。地本汉车师前王庭

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

天山贞观十四年置，取祁连山为名。

北庭都护府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西突厥屯兵于浮图城，与高昌相响应。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长安二年，改为北庭都护府。自永徽至天宝，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所统摄突骑施、坚昆、斩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镇兵万余人，马五千匹。至上元元年，陷吐蕃。旧领县一，户二千三百。天宝领县三，户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九千九百六十四。在京师西北五千七百二十里，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骑施庭一千六百里，北至坚昆七千里，东至回鹘界一千七百里。

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轮台取汉轮台为名。

蒲类海名

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置，在北庭都护府城内，管镇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

天山军开元中，置西州城内，管镇兵五千人，马五百匹。在都护府南五百里。

伊吾军开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镇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北庭府东南七百里。

盐治州都督府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

大漠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

玄池州哥系州咽面州

金附州孤舒州西盐州

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

冯洛州已上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

安西大都护府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护府，治在西州。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仍移安西都护府理所于高昌故地。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龙朔元年，西域吐火罗款塞，乃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督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立碑于吐火罗以志之。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安西都护府。至长寿二年，收复安西四镇，依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至德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建中元年，元忠、昕遣使间道奏事，德宗嘉之，以元忠为北庭都护，昕为安西都护。其后，吐蕃急攻沙陀、回鹘部落，北庭、安西无援，贞元三年，竟陷吐蕃。

北庭都护府本龟兹国。显庆中，自西州移府治于此。东至焉耆镇守八百里，西至疏勒镇守二千里，南至于阗二千里，东北至北庭府二千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北至突骑施界雁沙川一千里。安西都护府，镇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都护兼镇西节度使。

安西都护所统四镇

龟兹都护府本龟兹国。其王姓白，理白山之南。去瓜州三千里，胜兵数千。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人小}破之，虏龟兹王而还，乃于其地置都督府，领蕃州之九。至显庆三年，破贺鲁，仍自西州移安西府置于龟兹国城

毗沙都督府本于阗国。在葱岭北二百里，胜兵数千。俗多机巧。其王伏阇信，贞观二十二年入朝。上元二年正月，置毗沙都督府，初管蕃州五。上元元年，分为十。在安西都护府西南二千里

疏勒都督府本疏勒国。在白山之南，胜兵二千。去瓜州四千六百里。贞观九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上元中，置疏勒都督府，在安西都护府西南二千里

焉耆都督府本焉耆国。其王姓龙，名突骑支，常役于西突厥。俗有鱼鳖之利。贞观十八年，郭孝恪平之，由是臣属。上元中，置都督府处其部落，无蕃州。在安西都护府东八百里。

西域十六都督州府

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

月氏都督府于吐火罗国所治遏换城置，以其王叶护领之。于其部内分置二十四州，都督统之

太汗都督府于嚯哒部落所治活路城置，以其王太汗领之。仍分其部置十五州，太汗领之

条枝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

大马都督府于解苏国所治数瞒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高附都督府于骨咄施国所治妖沙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修鲜都督府于罽宾国所治遏纥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十一州

写凤都督府于失苑延国所治伏戾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四州

悦般都督府于石汗那国所治艳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双縻州

奇沙州于护特健国所治遏密城置，仍分其部置沛薄、大秦二州

和默州于怛没国所治怛城置，仍分置栗弋州

拵扌敖州于乌拉喝国所治摩竭城置

昆墟州于护密多国所治抵宝那城置

至秬州于俱密国所治措瑟城置

鸟飞州于护密多国所治摸廷城置

王庭州于久越得犍国所治步师城置

波斯都督府于波斯国所治陵城置。

右西域诸国，分置羁縻州军府，皆属安西都护统摄。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今于安西府事末纪之，以表太平之盛业也。

志第二十一 地理四

○剑南道东西道九岭南道五管十

△剑南道

成都府隋蜀郡。武德四年，改为益州，置总管府，管益、绵、陵、遂、资、雅、嘉、沪、戎、会、松、翼、嶲、南宁、昆、恭十七州。益州领成都、雒、九陇、郫、双流、新津、晋原、青城、阳安、金水、平泉、玄武、绵竹等十三县。又置唐隆、导江二县。二年，分置邛、眉、普、荣、登五州，属总管府。又置新都、什邡二县。三年，罢总管，置西南道行台。仍分绵竹、导江、九龙三县立濛州，阳安、金水、平泉三县立简州，割玄武属梓州。又析置德阳、新繁、万春三县。九年，罢行台，置都督府，督益、绵、简、嘉、陵、眉、犍、邛十州，并督嶲、南宁、会都督府。贞观二年，废濛州之九陇、绵竹、导江来属，仍改万春为温江。六年。罢南宁都督，更置戎州都督，属益州。八年，兼领南金州都督。十年，又督益、绵、简、嘉、陵、雅、眉、邛八州，茂、嶲二都督。十七年，置蜀县。龙朔二年，升为大都督府，仍置广都县。咸亨二年，置金堂。仪凤二年，又置唐昌、濛阳二县。垂拱三年，分雒、九陇等十三县置彭、蜀二州。其年，又置犀浦县。圣历三年，又置东阳县。天宝元年，改益州为蜀郡，依旧大都督府，督剑南三十八郡。十五载，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广德元年，黄门侍郎严武为成都尹，复并东、西川为一节度。自崔宁镇蜀后，分为西川，自后不改。旧领县十六，户十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口七十四万三百一十二。汉朝蜀郡，户二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口一百二十四万。天宝领县十，户十六万九百五十，口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在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

成都汉县，属蜀郡。汉朝成都一县，管户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六。蜀，三代之时西南夷国，或臣或否。至秦惠王既霸西戎，欲广其地，乃令其相张仪、司马错伐蜀。取其地，立汉中、巴、蜀三郡。蜀王本都广都之樊乡，张仪平蜀后，自赤里街移治于少城，今州城是也。蜀城，张仪所筑

华阳贞观十七年，分成都县置蜀县，在州郭下，与成都分理。乾元元年二月，改为华阳。新都汉县，属广汉郡

新繁汉繁县，属蜀郡。刘禅时加“新”字

犀浦垂拱二年，分成都县置

双流汉广都县地，属蜀郡。隋置双流县

广都龙朔三年，分双流置，取隋旧名

郫汉县，属蜀郡。隋置濛州，大业省为郫县。温江汉郫县地，魏蜀郡治于此。隋为万春县。贞观元年，改为温江

灵池久视元年，分蜀县置东阳县。天宝元年，改为灵池。

汉州上垂拱二年，分益州五县置汉州。天宝元年，改为德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汉州。领县五，户六万九千五，口三十万八千二百三。至京师二千二百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

雒汉县，属广汉郡。后汉置益州，治于雒。晋置新都郡，宋、齐为广汉郡。垂拱二年，置汉州。皆治雒县也

德阳后周废县。武德三年，分雒置

什邡汉县，属广汉郡。后周改为方宁。武德三年，改为什邡。雍齿侯邑，在县北四十步。绵竹汉县，属广汉郡。隋开皇二年，置晋熙县。十八年，又改为孝水县。大业三年，改为绵竹。武德三年，属濛州。州废，来属之

金堂咸亨二年，分雒县、新都置，属益州。垂拱二年，来属。

彭州上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彭州，天宝元年，改为蒙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彭州。领县四，户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二，口三十五万七千三百八十七。至京师二千三百三十九里，至东都三千一百六十九里。

九陇州所治。汉繁县地，宋置晋寿郡，古城在县西北三里。梁置东益州。后魏为天水郡，仍改为九陇。初于县东三里置濛州，大业省。武德三年，复置濛州，领九陇、绵竹、导江三县，置彭州之名也。三县置，属益州。垂拱二年，属彭州。长寿二年，改为周昌。神龙初复置

濛阳仪凤二年，分九陇、雒、什邡三县置，属益州。垂拱三年，来属

导江蜀置都安县，后周改为汶山。武德元年，改为盘龙，寻改为导江。三年，割属濛州。州废，属益州。旧治灌口城，武德元年，移治导江郡。垂拱二年，来属。

蜀州垂拱二年，分益州四县置。天宝元年，改为唐安郡。乾元元年，复为蜀州也。领县四，户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七，口三十九万六百九十四。至京师三千三百三十二里，至东都三千一百七十二里。

晋原汉江源地，属蜀州。李雄立江源郡，晋改为多融县，又改为晋原。鹤鸣山，在西北十里

青城汉江源县地。南齐置齐基县，后周改为青城。山在西北三十二里。旧“青”字加水，开元十八年，去“水”为“青”

唐安本汉江源县地，后魏于此立犍为郡及僰道县。隋省。武德元年复置，改为唐隆。长寿二年，为武隆。先天元年，改为唐安

新津汉武阳县，属犍为郡。后周改为新津，属益州。垂拱二年，属蜀州也。

眉州上隋眉山郡之通义县。武德二年，割嘉州之通义、丹棱、洪雅、青神、南安五县置眉州。五年，省南安。贞观二年，置隆山县。天宝元年，改为通义郡。乾元元年，复为眉州也。旧领县五，户三万六千九，口十六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天宝，户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九，口一十七万五千二百五十六。至京师二千五百五十里，至东都三千二百八十九里。

通义后汉置通义县，属齐通郡。梁改为青州，后魏改为眉州。后改通义为安洛，又复通义。隋初为广通，寻改为通义。武德元年，于县置唐眉州也

彭山汉武阳县地，属犍为。晋于郡置西江阳郡。后魏增置隆山郡，以界内有鼎鼻山，地形隆故也。隋改为陵州隆山县。先天元年，改为彭山也

丹棱本南齐齐乐郡，后周改为洪雅县。隋改为丹棱，属嘉州。武德二年，来属也

洪雅后周洪雅镇，隋改为县。武德九年，置犍州。贞观初，州废，

属眉州也。

青神汉南安县，属犍为郡。县临青衣江，西魏置青衣县。本治思蒙水口，武德八年，移于今治，属眉州也。

绵州上隋金山郡。武德元年，改为绵州，领巴西、昌隆、涪城、魏城、金山、万安、神泉七县。三年，分置显武、龙安、文义、盐泉四县。七年，省金山县。贞观元年，又省文义县。旧领县九，户四万三千九百四，口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三。天宝领县九，户六万五千六十六，口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五十二。至京师二千五百九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五十九里。

巴西汉涪县，属广汉郡。晋置梓潼郡，西魏置潼州。隋改为绵州，炀帝改为金山郡。隋改涪为巴西县也。

涪城汉涪县地，东晋置始平郡。后魏改为涪城及潼县。隋改潼为涪城。

昌明汉涪县地，晋置汉昌县，后魏为昌隆。先天元年，改为昌明。旧有显武县，神龙元年，改为兴圣。开元二年废，并入昌明，仍分巴西、涪城、万安三县地置兴圣县。二十七年废，地各还本属。

魏城隋置

罗江汉涪县地。晋于梓潼水尾万安故城置万安县。后魏置万安郡，隋废。天宝元年，改万安为罗江。廉泉、让水，出县北平地也。

神泉汉涪县地。晋置西充国县，隋改为神泉，以县西泉能愈疾故也。

盐泉武德三年，分魏城置也。

龙安隋金山县。武德三年，复置，改为龙安。

西昌隋金山县。隋末废。永淳元年，复置，改为西昌也。

剑州隋普安郡。武德元年，改为始州，领县七。圣历二年，置剑门县。先天二年，改始州为剑州。天宝五年，改为普安郡。乾元元年，复为剑州也。旧领县七，户三万六千七百一十四，口十九万九十六。天宝领县八，户二万三千五百一十，口一十万四百五十。至京师一千六百六

十二里，至东都二千五百六十里。

普安汉梓潼县，广汉郡治也。宋置南安郡，梁置南梁州，又改为安州。西魏改为始州，兼置普安郡。武德元年，复为始州。皆治于普安也。

黄安梁分梓潼县置梁安县，寻改为黄安。

永归隋分梓潼县置。

梓潼汉县。蜀先分广汉置梓潼，西魏改为潼川郡，隋为梓潼县。后魏自涪县移梓潼郡于今县，属始州，仍改郡为县也。

阴平晋流人入蜀，于县置北阴平郡。山北有十八陇山，山有陇十八也。

武连汉梓潼县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县，又改下辨为武功。后魏改为武连也。

临津汉梓潼县地。南齐置相厚县，隋改为临津也。

剑门圣历二年，分普安、永归、阴平三县地，于方期驿城置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所，有小剑山。大剑山有剑阁道，三十里至剑处，张载刻铭之所。剑山东西二百三十一里。

梓州上隋新城郡。武德元年，改为梓州，领郪、射洪、盐亭、飞乌四县。三年，又以益州玄武来属。四年，又置永泰县。调露元年，置铜山县。天宝元年，改为梓潼郡。乾元元年，复为梓州。乾元后，分蜀为东、西川，梓州恆为东川节度使治所。旧领县七，户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口二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四。天宝领县八，户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口二十四万六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师二千九十里，至东都二千九百里。

郪汉县，属广汉郡，历晋、宋、齐不改。梁于县置新州，西魏改为昌城郡。隋改为梓州，炀帝改为新城郡。郡城左带涪水，右挟中江，邻居水陆之要。梓州所治，以梓潼水为名也。

射洪汉郪县地，后魏分置射洪县。娄缕滩东六里，有射江，语讹为“洪”。

通泉汉广汉县地，隋县也。

玄武汉底道县，属蜀郡。晋改为玄武。武德元年，属益州。三年，割属梓州也。

盐亭汉广汉县地，梁置盐亭县也。

飞乌汉郪县地，隋置飞乌镇，又改为县，取飞乌山为名也。

永泰武德四年，分盐亭、武安二县置。

铜山调露元年，分郪、飞乌二县地置也。

阆州隋巴西郡。武德元年，改为隆州，领阆中、南部、苍溪、南充、相如、西水、三城、奉国、仪陇、大寅十县。其年，又立新井、思恭二县。四年，以南充、相如属果州，仪陇、大寅属蓬州。又置新政。七年，又以奉国属西平州。还以奉国来属。又省思恭入阆中县。先天元年，改为阆州。天宝元年，改为阆中郡。乾元元年，复为阆州。旧领县八，户三万八千九百四十九，口二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今领县九，户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十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二。至京师一千九百一十五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阆中汉县，属巴郡。梁置北巴州。西魏置隆州及盘龙郡。炀帝改为巴西郡。武德为隆州。皆治阆中。阆水迂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隋为阆内也。

晋安汉阆中县地。梁置金匮二。又为金迁郡。隋省郡，改为晋城。武德改为晋安也。

南部后汉分阆中置充国县，属巴郡。又分置南充国郡。梁改为南充郡，隋改为南部也。

苍溪后汉分宕渠置汉昌县，属巴郡。隋改汉昌为苍溪也。

西水汉阆中县地。梁置掌夫城，后周改为西水县。

奉国后汉分阆中置。武德七年，属西平州。贞观元年，还属隆州。

新井汉充国县地。武德元年，分南部、晋安二县置。界内有盐井。

新政武德四年，分南部、相如两县置。

岐坪旧属利州，开元二十三年来属也。

果州中隋巴西郡之南充县。武德四年，割隆州之南充、相如二县置果州，因果山为名。又置西充、郎池二县。天宝元年，为南充郡。乾元元年，复为果州也。旧领县四，户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口七万五千八百一十一。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三千九百四，口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至京师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至东都三千四百二十三里。

南充汉安汉县，属巴郡。宋于安汉故城置南宕渠郡。隋改安汉为南充。果山，在县南八里。

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

流溪开耀元年，析南充县于溪水侧置也。

西充武德四年，分南充置。有西充山。

郎池武德四年，分相如置。

岳池万岁通天二年，分南充、相如二县置。初治思岳池，开元二十年，移治今所。

遂州中隋遂宁郡。武德元年，改为遂州，领方义、长江、青石三县。二年，置总管府，管遂、梓、资、普四州。贞观罢总管。十年，复置都督，督遂、果、普、合四州。十七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遂宁郡。乾元元年，复为遂州。旧领县三，户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七，口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九。天宝领县五，户三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口十万七千七百一十六。至京师二千三百二十九里，至东京三千一百六十六里。

方义汉广汉县，属广汉郡。宋置遂宁郡，齐、梁加“东”字。后周改东遂宁为遂州。后魏改广汉为方义。

长江东晋巴兴县，魏改为长江。旧治灵鹫山，上元二年，移治白桃川也

蓬溪永淳元年，分方义县置唐兴县。长寿二年，改为武丰。神龙初复。景龙二年，分唐兴置唐安县。先天二年，废唐安县，移唐安废县

置。天宝元年，改唐兴为蓬溪也。

青石东晋晋兴县。后魏改为始兴。隋改始兴为青石，以县界有青石祠也。

遂宁景龙元年分置。

普州中隋资阳郡之安岳县。武德二年，分资州之安岳、隆康、安居、普慈四县置普州。三年，又置乐至、隆龛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安岳郡。乾元元年，复为普州。旧领县六，户二万五千八百四十，口六万七千三百二十。天宝领县四，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二。至京师二千三百六十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三里。

安岳汉犍为、巴郡地，资中、牛鞞、垫江三县地。李雄乱后，为獠所据。梁招抚之，置普慈郡。后周置普州，隋省。武德二年，复置，安岳为治所。

安居后周柔刚县，属安居郡。隋改柔刚为安居。柔刚山，在县东二十步。旧治柔刚山，天授二年，移理张栅也。

普康后周永唐县，隋改为永康，移治伏强城，寻改为隆康。先天元年，改为普康也。

崇龛后周隆龛城，隋隆龛县。旧治整濑川，久视元年，移治波罗川。先天元年，为崇龛。隆龛山，在县西三里也。

陵州中隋隆山郡。武德元年，改为陵州，领仁寿、贵平、井研、始建、隆山五县。贞观元年，割隆山属眉州。天宝元年，改为仁寿郡。乾元元年，复为陵州也。旧领县四，户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一，口八万一百一十。天宝领县五，户三万四千七百二十八，口一十万一百二十八。至京师二千五百一十里，至东都三千四百八十四里。

仁寿汉武阳县东境，属犍为郡。晋置西城戍，以为井防。后魏平蜀，改为普宁县。后周置陵州，以州南陵井为名。隋改普宁为仁寿，所治也

贵平汉广都县之东南地，属蜀郡。后魏置和仁郡，仍立平井、贵平、可昙三县。旧治和仁城，开元十四年，移治禄川也

井研汉武阳县地。东晋置西江阳郡。魏置蒲亭县，隋改为井研。武德四年，自拥思茫水移治今所也

始建汉武阳县地。隋开皇十年，于此置始建镇。大业五年，改镇为始建县。旧治拥思茫水，圣历二年，移治荣祉山。籍梁席郡，一名汉阳戍。永徽四年，分贵平置。

资州上隋资阳郡。武德元年，改为资州，领盘石、内江、安后、普慈、安居、隆康、资阳、大牢、威远。其年，割大牢、威远属荣州。二年，分安居、隆康、普慈、安岳四县属普州。贞观四年，置丹山县。天宝元年，改为资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资州。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州，寻废也。旧领县八，户二万九千三百四十七，口十五万二千一百三十九。天宝，户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口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五。至京师二千五百六十里，至东都三千五百一十里。

盘石汉资中县，属犍为郡。后周于今简州阳安县移资州于汉资中故城为治所。仍改资中为盘石，今州治

资阳后周分资中置县，在资水之阳也

牛鞞汉资中县为盘地。隋分置牛鞞县。汉有牛鞞县，属犍为郡，此非也。洛水，一名牛鞞水

内江汉资中县地，后汉于中江水滨置汉安戍。其年，改为中江县，因其北江，乃云中。隋改为内江。汉安故城，今县治也

月山资中地，义宁二年置

龙水资中地，义宁二年置

银山资中地，义宁二年置

丹山汉资中地，贞观四年置。六年，并入内江。七年，又置。

荣州中隋资阳郡之大牢县。武德元年，置荣州，领大牢、威远二县。贞观元年，置旭川、婆日、至如三县。二年，割泸州之隆越来属。六年，自公井移州治大牢，仍割嘉州资官来属。八年，又割泸州之和义来属。废婆日、至如、隆越三县。永徽二年，移州治旭川。天宝元年，改为和义郡。乾元元年，复为荣州。旧领县六，户一万二千二百六十

二，口五万六千六百一十四。天宝，户五千六百三十九，口一万八千二十四。至京师二千九百七十二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四十九里。

大牢汉南安县，属犍为郡。隋置大牢镇，寻改为县。武德元年，割资州之大牢、威远二县，于公井镇置荣州，取界内荣德山为名。又改公井为县。贞观六年，自公井移州治于大牢县也

公井汉江阳县，属犍为郡。后周置公井镇。武德元年，镇置荣州，改为公井县。贞观六年，汉移于大牢也

威远汉安县地，属犍为郡。隋于旧威远戍置县。武德初，属资州。其年，割属荣州也

旭川贞观元年，分大牢县置

资官汉南安县地，晋置资官县。武德初，属嘉州。贞观六年，来属

和义汉安县地，隋置和义县。

简州隋蜀郡之阳安县。武德三年，分益州置。天宝元年，改为阳安郡。乾元元年，复为简州。旧领县三，户一万三千八百五，口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三。天宝，户二万三千六十六，口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在京师西南二千七百里，至东都三千六百里。

阳安汉牛鞞县，属犍为郡。后魏置阳安县，又分阳安、平泉、资阳三县置简州，取界内赖简池为名

金水汉新都县，属广汉郡。晋将硃龄石于东山立金泉戍。后魏立金泉郡，分置金泉、白牟二县。隋改为金润，属蜀郡。武德初，为金水。三年，属简州。县有金堂山

平泉汉牛鞞县地，后魏置婆润县。隋移县治于赖黎池，仍改为平泉县，县之旁地涌泉故也。

嘉州中隋眉山郡。武德元年，改为嘉州，领龙游、平羌、夹江、峨眉、玉津、绥山、通义、洪雅、丹蠭、青神、南安五县置眉州。贞观六年，改资官，属荣州。上元元年，以戎州之犍为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犍为郡。乾元元年，复为嘉州。三月，剑南节度使卢元裕请升为中都督府。寻罢。旧领县六，户二万五千八十五，口七万五千三百九十一。天

宝领县八，户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九，口九万九千五百九十一。至京师二千七百二十里。至东都三千五百里。

龙游汉南安县地，属犍为郡。后周置平羌县。隋初，为峨眉县，又改为青衣县。隋伐陈时，龙见于江中引舟，乃改为龙游县也，州临大江为名

平羌后周置也

峨眉汉南安县。隋置峨眉县，取西山名也

夹江汉南安县地。隋分龙流、平羌三县，于泾上置夹江县。今北八十里，有夹江废戍，即泾上地也。旧治泾上，武德元年，移于今治也

玉津汉南安县。隋置玉津县，江中出璧故也

绥山隋招致生獠，于荣乐城置绥山县，取旁山名也

罗目麟德二年，开生獠置沐州及罗目县。上元三年，俱废。仪凤三年，又置，治洀和城，属嘉州。如意元年，又自峨眉县界移罗目治于今所也

犍为本汉都，因山立名。旧属戎州。上元元年，改属嘉州。

邛州上隋临邛郡之依政县。武德元年，割雅州之依政、临邛、临溪、蒲江、火井五县，置邛州于依政县。三年，又置安仁县。显庆二年，移州治于临邛。天宝元年，改为临邛郡。乾元元年，复为邛州。旧领县六，户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六，口七万二千八百五十九。天宝领县七，户四万二千一百七，口十九万三百二十七。在京师西南二千五百一十五里，至东都三千三百七十一里。

临邛汉县，属蜀郡。邛水，出严道邛来山，入青衣江，故云临邛。晋于益州唐隆县置临邛县。后魏平蜀，自唐隆移临邛县治于汉临邛县西，立临邛郡。隋罢郡，移临邛县于今所治。有火井、铜官山也

依政秦蒲阳县。汉临邛县。梁置蒲口镇及邛州。后魏改为蒲阳郡，置依政县。隋改为临邛郡，治依政。梁、魏邛州，在今县西南二里，后周移治于今所，后移治于临邛

安仁秦临邛县地。武德三年，置安仁县。贞观十七年废。咸亨初，

复置

大邑咸亨二年，分益州晋原县置也

蒲江汉临邛县地。后魏置广定县，隋改为蒲江，南枕蒲水故也

临溪后魏分临邛县置也

火井汉临邛县地。周置火井镇，隋改镇为县也。

雅州下都督府隋临邛郡。武德元年，改为雅州，领严道、名山、卢山、依政、临邛、蒲江、临溪、蒙阳、汉源、火井、长松、灵关、杨启、嘉良、大利、阳山十六县。其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汉原、阳山二县置登州。二年，置荣经县。六年，省嘉良、杨启、大利、灵关、蒙阳、长松六县。九年，废登州，还以阳山、汉源来属。贞观二年，又以阳山、汉源属嶲州。八年，又置百丈县。永徽五年，以嶲州汉源来属。仪凤四年，置飞越、大渡二县。大足元年，又割汉源、飞越二县置黎州。神龙三年，废黎州，汉源、飞越属雅州。开元三年，又割二县置黎州，又置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卢山郡。乾元元年，复为雅州，都督羁縻一十九州也，旧领县五，户一万三百六十二，口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天宝，户一万八百九十二，口五万四千四百一十九。在京师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至东都三千五百一里。

严道汉县，属蜀郡。晋末大乱，夷獠据之。后魏开生獠，于此置蒙山郡，领始阳、蒙山二县。隋改始阳为严道，蒙山为名山。仁寿四年，置雅州，炀帝改为严道

卢山汉严道地。隋置卢山镇，又改为县。卢山，在县西北六十里章卢山下，有山硖，口开三丈，长二百步，俗呼为卢关。关外即生獠也

名山严道县地。魏置蒙山县，隋改为名山也

百丈汉严道县地，在汉临邛南百二十里。有百丈山。武德置百丈镇。贞观八年，改镇为县

荣经汉严道县地。武德三年，置荣经县。县界有邛来山、九折坂、铜山也

雅州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无州县

嘉梁州东石孔州西石孔州林波州涉邛州汶东州金林州费林州徐渠州会野州雉州中川州钳矢州强鸡州长臂州杨常州林烧州当仁州当马州皆天宝已前，岁时贡奉，属雅州都督。

黎州下雅州之汉源县。大足元年，割汉源、飞越二县及嶲州之阳山置黎州。天宝元年，改为洪源郡。乾元元年，复为黎州，领羁縻五十四州也。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三十一，口七千六百七十八。至京师二千九百五十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

汉源越嶲郡之地。隋汉源县。长安四年，巡察使奏置黎州，后使宋乾徽奏废入雅州。大足元年，又置黎州。神龙三年废。开元三年，又置黎州，取蜀南沈黎地为名，州所治

飞越仪凤四年，分汉源于飞越水置县，属雅州。大足元年，属黎州。长安二年，废大渡县，并入。神龙三年，属雅州。开元三年，又属黎州也

通望旧阳山县，属嶲州。大足元年，属黎州。神龙二年，又属嶲州。开元元年，却属黎州。天宝元年，改为通望也

黎州，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无州，羁縻而已。罗岩州索古州秦上州辄荣州剧川州合钦州蓬州柏坡州博卢州明川州胞□皮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属州河东州诺莋州甫岚州昌明州归化州象川州丛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树州东川州上贵州滑川州比川州吉川州甫鑶州比地州苍荣州野川州邛陈州贵林州　护川州牒琮州浪弥州郎郭州上钦州时蓬州俨马州橛查州　邛川州护邛州脚川州开望州上蓬州比蓬州剥重州久护州瑶剑州明昌州。

泸州下都督府隋泸川郡。武德元年，改为泸州，领富世、江安、绵水、合江、来凤、和义七县。武德三年，置总管府，一州。九年，省来凤。贞观元年，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仍置泾南县。又省施阳县。十三年，省思隶、思逢二县。十七年，置溱、珍二州。仪凤二年，又置晏、纳、奉、浙、巩、薛六州。载初二年，置顺州。天授元年，置思峨州。久视元年，置淯州。二年罢州。并属泸州都督，凡十州。天宝元年，改为泸川郡，依旧都督。乾元元年，复为泸州。旧领县六，户一万九千一百一十六，口六万六千八百二十八。天宝，户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一。在京师西南三千三百里，至东都四千一百九十六里。

泸川汉江阳县地，属犍为郡。梁置泸州，故以江阳为泸川县，州所治也

富义隋富世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

江安汉江阳县地。晋时，生獠攻郡，破之，又置汉安县。隋改为江安也

合江汉符县地，属犍为郡。晋置安乐县，后周改为合江也

绵水汉江阳县地，晋置绵水县，当绵水入江之口也

泾南贞观八年，分泸川置，在泾水之南

泸州都督十州，皆招抚夷獠置，无户口、道里，羁縻州

纳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天宝元年，改为都宁郡。乾元元年，复为纳州，领县八，并与州同置

罗围播罗施阳都宁罗当罗蓝都阙胡茂薛州仪凤二年，招生獠置。天宝元年，改为黄池郡。乾元元年，复为薛州也。领县三，与州同置

枝江黄池播陵晏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天宝改为罗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晏州也。领县七，与州同置。思峨柯阴新宾扶来思晏　多冈罗阳巩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天宝改为因忠郡。乾元元年，复为巩州也。领县四，与州同置。多楼波员比求播郎顺州载初二年置，领县五，与州同置。

曲水顺山灵岩来猿龙池奉州仪凤二年置，领县三，与州同置。柯理柯巴罗蓬思峨州天授元年置，领县二，与州同置。多溪洛溪能州大足元年置，领县四，与州同置。长宁来银菊池猿山淯州久视元年置，领县四，与州同置。新定淯川固城居牢浙州仪凤二年置，领县四，与州同置。浙源越宾洛川鳞山

茂州都督府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为会川，领汶山、北山、汶川、左封、通化、翼针、交川、翼水九县。其年，割翼针、左封、翼水三县置翼州，以交川属松州。三年，置总管府，管会、翼二州。四年，

改为南会州。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南会、翼、向、维、涂、冉、穹、炎、彻、笮十州。贞观八年，改为茂州，以郡界茂湿山为名。仍置石泉县。天宝元年，改为通化郡。乾元元年，复为茂州也。旧领县四，户三千三百八十六，口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一。天宝，户二千五百一十，口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二。至京师西南二千七百九十四里，至东都三千一十四里。

汶山汉汶江县，属蜀郡。故城在今县北二里，旧冉駹地。晋汶山郡，宋广阳县。周为汶州，置汶山县。隋初，改为蜀州，又改为会州。贞观八年，改为茂州

汶川汉绵皦县地，属蜀郡。晋置汶山县，后周移汶川于广阳县齐州置，即今治也。玉垒山，在县东北四里。石纽山，亦在县界。永徽二年，废汶川县并入

石泉汉岷山县，属蜀郡。贞观八年，置石泉县也

通化汉广柔县地，属蜀郡。后周置石门镇，陈改为金山镇，寻改为通化也

茂州都督府，羁縻州十。维、翼两州，后进为正州。相次为正者七，今附于都督之下。

翼州下隋汶山郡之翼针县。武德元年，分置翼州。六年，自左封移州治于翼针。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内。上元二年。罢都督，移还旧治。天宝元年，改为临翼郡。乾元元年，复为翼州也。旧领县三，户一千六百二，口三千八百九十八。天宝领县二，户七百一十一，口三千六百一十八。在京师西南二千九百三十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七十八里。

卫山汉蚕陵县，属蜀郡。故城在县西，有蚕陵山。隋改为翼针县，治七顷城。贞观十七年，移治七里溪。天宝元年，改为卫山县

翼水汉蚕陵县，隋置翼水县也

溪川昭德二县开生獠新置。

维州下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羌叛，州县俱罢。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

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始属茂州，为羁縻州。麟德二年，进为正州。寻叛，羌降，为羁縻州。垂拱三年，又为正州。天宝元年，改为维川郡。乾元元年，复为维州。上元元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城。累入兵寇扰西川。韦皋在蜀二十年，收复不遂。至大中末，杜忭镇蜀，维州首领内附，方复隶西川。旧领县三，，户二千一百四十二，无口。天宝领县二。户二千一百七十九，口三千一百九十八。至京师二千八百三十里，至东都三千五百六十三里。

薛城汉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刘禅时，蜀将姜维、马忠等，讨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维故垒也。隋初，蜀师讨叛羌，于其地置薛城戍。大业末，又没于羌。武德七年，白苟羌酋邓贤佐内附，乃于姜维城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贤佐叛，罢郡县。三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举族内附，复置维州及二县。薛城，在州西南二百步也

小封咸亨二年，刺史董弄招慰生羌置也。

涂州下武德元年，临涂羌归附，置涂州，领端源、婆览二县。贞观二年，州县俱省。五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涂州也。领县三，与州同置

端源临涂悉怜户二千三百三十四，口四千二百六十一。至京师西南二千六百八十九里。

炎州下贞观五年，生羌归附，置西封州。八年，改为炎州。领县三，与州同置：大封慕仙义川

领户五千七百，无口数。在京师西南三千三百七十六里。

彻州下贞观五年，西羌首领董凋贞归化置。领县三，与州同置：

文彻俄耳文进

领户三千三百，无口数，在京师西南三千四百一十八里。

向州下贞观五年，生羌归化置也。领县二，与州同置

贝左向贰领户一千六百二，口三千八百九十八，在京师西南二千八百六十九里。

冉州下，本徼外敛才羌地。贞观五年，置西冉州。九年，去“西”字。领县四，与州同置。领户一千六百二，口三千八百九十八。在京师西南二千八百六十九里

冉州磨山玉溪金水

领户一千三百七十，无口。在京师西南三千七百三十九里。

穹州下贞观五年，生羌归附，置西博州。八年，改为穹州。领县五，与州同置。领户三千四百三十六，无口。在京师西南三千二百六十七里。

笮州下贞观七年，白苟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为笮州也。领县三，与州同置：遂都亭劝北思

无口户。在京师西南二千九百四十五里。

右九州，皆属茂州都督。永徽后，又析为三十一州，今不录其余也。

戎州中都督府隋犍为郡。武德元年，改为戎州，领僰道、犍为、南溪、开边、存阝马阝五县。贞观四年，以开边属南通州。于州置都督府，督戎、郎、昆、曲、协、黎、盘、曾、钩、髳、尹、匡、裒、宗、靡、姚、微十七州。八年，置抚来县。仍改南通州为贤州，以开边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南溪郡，依旧都督，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并荒梗，无户口。乾元元年，复为戎州。旧领县六，户三万一千六百七十，口六万一千二十六。天宝领县五，户四千三百五十九，口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在京师西南三千一百四里，至东都四千四百八十里。

僰道汉县，犍为郡治所。故僰侯国，梁置戎州也

南溪汉南广县，属犍为郡。后周于废郡置南武戍。隋改龙源戍，又置为南溪县也

义宾本汉南安县，属犍为郡。隋改为存阝马阝县。天宝元年，改为义宾

开边汉僰道地，隋置开边县也

归顺圣历二年，分存阝马阝县置，以处生獠也

戎州都督府，羁縻州十六，武德、贞观后招慰羌戎开置也。

协州下隋犍为郡之地。古夜郎侯国。武德元年，开南中置也。领县三，与州同置。东安西安湖津

领户三百二十九。在京师西南四千里。北接戎州。

曲州下武德元年，开南中置恭州。八年，改为曲州。领县二，与州同置

硃提武德元年，置安上县。七年，改为硃提

唐兴

领户一千九十四。在京师西南四千三百三十里。北接协州。

郎州下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乃立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梁水、降九县。武德四年，置总管府，管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西宗九州。五年，罢总管。其年冬，复置，寄治益州。七年，改为都督，督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割南宁州之降县属西宁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于今治。贞观六年，罢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宁为郎州也。领县七。

味隋废同乐县，武德元年复置，改名

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并与州同置。户六千九百四十二。在京师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

昆州下汉益州郡地。武德初，招慰置。领县四，与州同置。

益宁

晋宁有滇池，周三百里

安宁秦臧汉县。领户一千二百六十七。在京师西南五千三百七十

里。北接嶲州。

盘州下武德七年，开置西平州。贞观八年，改为盘州。领县三，与州同置。

附唐平夷盘水即旧兴古郡也。领户一千九百六十。在京师西南五千三十里。北接郎州，南接交州。

黎州下武德七年，析南宁州置西宁州。贞观八年，改为黎州。领县二，二县本属南宁。梁水绛。领户一千。至京师无里数。北接昆州。

匡州下武德七年，开置南云州。贞观三年，改为匡州也。领县二，与州同置。

勃弄匡川县界有永昌故城也。领户四千八百。在京师西南五千一百六十五里。

髳州下武德四年，置西濮州。贞观十一年，改为髳州也。领县四，与州同置。

濮水青蛉旧属越嶲郡。

歧星铜山

领户一千三百九十。在京师西南四千八百五十里。南接姚州。

尹州下武德四年置。领县五，与州同置。

马邑天池盐泉甘泉涌泉

领户一千七百。无里数。接髳州。

曾州下武德四年置。领县五，与州同置。

曾三部神泉龙亭长和

领户一千二百七。在京师西南五千一百四十五里。西接匡州。

钩州下武德七年，置南龙州。贞观十一年，改为钩州也。领县二，与州同置。

望水唐封

领户一千。在京师西南五千六百五十里。北接昆州。

靡州下武德七年，置西豫州。贞观三年，改为靡州。领县二，与州同置

磨豫七部

领户一千二百。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南接姚州。

裒州下武德四年置。领县二，与州同置

扬彼强乐

领户一千四百七十。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七十里。南接姚州。

宗州武德四年，置西宗州。贞观十一年，去“西”字。领县三，与州同置

宗居石塔河西

领户一千九百三十。在京师西南五千一十里。北接姚州。

微州下武德四年，置利州。贞观十一年，改为微州。领县二，与州同置

深利十部

领户一千一百五十。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七十里。东接靡州。

姚州武德四年置，在姚府旧城北百余步。汉益州郡之云南县。古滇王国。楚顷襄王使大将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属秦夺楚黔中地，蹻无路能还，遂自王之。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汉武开西南夷，置益州郡，云南即属邑也。后置永昌郡，云南、哀牢、博南皆属邑也。蜀刘氏分永昌为建宁郡，又分永昌、建宁置云南郡，而治于弄栋。晋改为晋宁郡，又置宁州。武德四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于弄栋川。自是朝贡不绝。天宝末，杨国忠用事，蜀帅抚慰不谨，蛮王阁罗凤不恭，国忠命鲜于仲通兴师十万，渡泸讨之，大为罗凤所败。镇蜀，蛮帅异牟寻归

国，遂以韦皋为云南安抚大使，命使册拜，谓之南诏。大和中，杜元颖镇蜀，蛮王鹾颠侵蜀，自是或臣或否。咸通中，结构南海蛮，深寇蜀部。西南夷之中，南诏蛮最大也。领县二。

泸南县在泸水之南

长明。户三千七百。至京师四千九百里。

右上十六州，旧属戎州都督府。天宝已前，朝贡不绝。

嶲州中都督府隋越嶲郡。武德元年，改为嶲州，领嶲、邛部、可泉、苏祁、台登六县。二年，又置昆明县。三年，置总管府，管一州。贞观二年，割雅州阳山、汉源二县来属。八年，又置和集县。天宝元年，越嶲郡，依旧都督府。乾元元年，复为嶲州也。旧领县十，户二万三千五十四，口五万三千六百一十八。天宝领县七，户四万七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五千二在八十。在京师西南三千六百五十四里。

越嶲汉郡名，武帝置。今县，汉邛都县地，属越嶲郡。有越水、嶲水。后周于越城置严州。隋改为西宁州，寻改嶲州，仍分邛都置越嶲县，州所治也

邛部后汉属越嶲郡。汉阑县地，属沈黎郡。后周置节部县也

台登汉县，属越嶲郡

苏祁汉苏夷县，属越嶲郡。后周平南夷，于故城复置也

西泸汉邛都县地，梁置可泉县。隋治姜磨戍。武德七年，移于今。天宝末年。改为西泸也

昆明汉定莋县，属越嶲郡。后周置定莋镇。武德二年，镇为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故也

会川上元二年，移邛都县于会川置，因改为会川也。

松州下都督府隋同昌郡之嘉诚县。武德元年，置松州。贞观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仪凤二年，复加整比，督文、扶、当、柘、静、翼六州。都督羁縻三十州：研州、剑州、探那

州、忔州、毗州、河州、干州、琼州、犀州、拱州、龛州、陪州、如州、麻州、霸州、□阑州、光州、至凉州、蚕州、晔州、梨州、思帝州、戍州、统州、谷州、邛州、乐客州、达违州、卑州、慈州。据天宝十二载簿，松州都督府，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但多羁縻逃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天宝元年，改松州为交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松州。据贞观初分十道：松、文、扶、当、悉、柘、静等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旧领县三，户六百一十二，口六千三百五。天宝，户一千七十六，口五千七百四十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东至扶州三百三十八里，东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当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至京师二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三千五十里。

嘉诚历代生羌之地，汉帝招慰之，置护羌校尉，别无州县。至后魏，白水羌象舒治自称邓至王，据此地。其子舒彭遣使朝贡，乃拜龙骧将军、甘松县子，始置甘松县。魏末大乱，又绝。后周复招慰之，于此置龙涸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领龙涸郡。隋改甘松为嘉诚县，属同昌郡。武德元年，于县置松州，取州界甘松岭为名

交川后周置龙涸郡，隋废为交川县也

平康垂拱元年，割交川及当州通轨、翼针三县置平康县，属当州。天宝元年，改交川郡也。

文州隋武都郡之曲水县。义宁二年，置阴平郡，领曲水、长松、正西三县。武德改文州。贞观元年，省正西入曲水。天宝元年，改为阴平郡。乾元元年，复为文州。旧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永徽中，改属剑南道也。旧领县二，户一千九百八，口八千一百四十七。天宝，户一千六百八十六，口九千二百五。在京师西南一千四百九十里，至东都二千二百九十里。

曲水汉阴平道，属广汉。晋乱，杨茂搜据为仇池，氐、羌相传叠代。后魏平氐、羌，始置文州。隋为曲水县。武德后，置文州，治于曲水也。

长松后魏置芦北郡，郡置建昌县。后周移郡县于此置。隋废郡，改县为长松。白马水在县北也。

扶州隋同昌郡。天宝元年，改为扶州。天宝元年，复为同昌郡。乾

元元年，复为扶州。旧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永徽后，改为剑南道。旧领县四，户一千九百二十八，口八五百五十六。天宝，户二千四百一十八，口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在京师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至东都二千四百四十九里。

同昌历代吐谷浑所据。西魏逐吐谷浑，于此置邓州及邓宁郡，盖以平定邓至羌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县。炀帝又为同昌郡。流于此也。

帖夷后魏置帖夷郡。隋罢为县。万岁通天二年，改为武进。神龙依旧为帖夷。

万全后魏置武进郡，又改为上安郡。隋废郡为尚安县。旧治刺利村，长安二年，移治黑水堡。至德二年八月，改为万全也。

钳川后魏置钳川郡。隋罢郡，复为县。

龙州下隋平武郡。武德元年，改为龙门郡。其年，加“西”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天宝元年，改为江油郡。乾元元年，复为龙州。旧属陇右道，永徽后，割属剑南也。旧领县二，户一千一十七，口六千一百四十九。天宝，户二千九在九十二，口四千二百二十八。在京师西南二千六百六十里，至东都三千一十五里。

江油秦、汉、曹魏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道景谷，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攀木缘崖，鱼贯而进，以至江油，即此城也。晋始置阴平郡，于此置平武县。至梁有杨、李二姓大豪，分据其地。后魏平蜀，置龙州。隋初废郡，改平武为江油。县界有石门山。

清川后魏马盘县。天宝元年，改为清川也。

当州下本松州之通轨县。贞观二十一年，析置当州，以土出当归为名。州治利川，领通轨、左封二县。显庆二年，又析左封置悉州。仪凤二年，移治逢臼桥。天宝元年，改为江源郡。乾元元年，复为当州。本属陇右道也。领县三，户二千一百四十六，口六千七百一十三。至京师三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九百里。东北至松州九百里。

通轨本属松州，历代生羌之地。贞观二十年，松州首领董和那蓬固守松府，特敕于通轨县置当州，以蓬为刺史。显庆元年，蓬嫡子屈宁袭继为刺史。又置和利、谷利、平康三县也

和利显庆二年，分通轨置。谷利文明元年，开生羌置也。

悉州本翼州之左封县。显庆元年，置悉州，领悉唐、左封、识臼三县，治悉唐城。咸亨元年，移治左封。仪凤二年，羌叛，又寄治当州城内，寻归旧治。垂拱二年，置归诚县。载初元年，移治匪平川。天宝元年，改为归诚郡，割识臼属临翼郡。乾元元年，复为悉州。旧属陇右道松州都督，后属剑南道。领县二，户八百一十六，口三千九百一十四。至京师二千七百五十里，至东都三千八百里。至西静州六十里，西北至当州八十里也。

左封本属翼州，在当州东南四十里。显庆元年，生羌首领董系比射内附，乃于地置悉州，在悉唐川故也。以董系比射为刺史，领左封、归城二县。载初元年，又移州理东南五十里匪平川置也。归诚垂拱二年，分左封置。

静州本当州之悉唐县。显庆元年，于县置悉州。咸亨元年，于悉州置翼州都督府，移悉州理左封置。仪凤二年，罢都督府，翼州却还治于翼针县，于悉唐县置南和州。天授二年，改为静州，比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后割属剑南。领县二，户一千五百七十七，口六千六百六十九。东北至当州六十里，东至悉州八十里。至京师与当州道里数同也。

悉唐县置在悉唐川。旧属当州，显庆中来属也。

静居县界有静川也。

恭州下开元二十四年，分静州广平县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县。天宝元年，改为恭化郡。乾元元年，复为恭州。本属陇右道，后割属剑南。领县三，户一千一百八十九，口六千二百二十二。东至柘州一百里，东北至静州界。至京师三千一百二十里。

和集旧广平县，属静州。开元二十四年，于县置恭州。天宝元年，改为和集。

博恭开元二十四年，分广平置也。

烈山开元二十四年，分广平置。

柘州下永徽后置。天宝元年，改为蓬山郡。乾元元年，复为柘州。本属陇右道松州都督，后割属剑南也。

保州下本维州之定廉县。开元二十八年，置奉州，以董晏立为刺史。领定廉一县。天宝元年，改为云山郡。八载，移治所于天保军，乃改为天保郡。乾元元年二月，西山子弟兵马使嗣归诚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内天保郡归附，乃为保州，以嘉俊为刺史。领县三，户一千二百四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六。至京师二千九百四十里，至东都三千七百九十里。东至维州风流镇四十五里也。

定廉隋置定廉镇。隋末陷羌。武德七年，招白苟羌，置维州及定廉县，以界水名。永徽元年，废盐城并入。开元二十八年，改属奉州。天宝八载，改为天保郡也

归顺云山天宝八年，分定廉置此二县也。

真州下天宝五载，分临翼郡之昭德、鸡川两县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为真州，取真符县为名也。领县三，户六百七十六，口三千一百四十七。至京师三千里，至东都三千八百五十里。

真符天宝五载，分鸡川、昭德二县置，州所治也

鸡川先天二年，割翼州翼水县置，属翼州。天宝五载，改真州

昭德本识臼县，属悉州。天宝元年，改属翼州，仍改名昭德县。五年，改属真州也。

霸州下天宝元年，因招附生羌置静戎郡。乾元元年，改为霸州也。领县一，户一百七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一。至京师二千六百三十二里，至东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

安信与郡同置，州所治也。

已上十二州，旧属陇右道，永徽已后，割属松州都督，入剑南道。诸州隶松州都督，相继属剑南也。

松州都督府，督羁縻二十五州。旧督一百四州，领州，无县户口，惟二十五有名额，皆招抚生羌置也。

崌州下贞观元年，招慰党项置州处也。领县二，与州同置：江源洛稽。领户一百五十五。至京师西南二千二百四十六里。

懿州下贞观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为懿州，处党项也。领县

二，与州同置：吉当唐位。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二百五十里。

阔州下贞观五年置，处党项。领县二，与州同置：阔源落吴。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五百一十里。

麟州下贞观五年，置西麟州，处生羌归附。八年，去“西”字。领县七，与州同置：硖川和善敛具硖源三交利恭东陵无户口。至京师四千五百里。

雅州下贞观五年，处生羌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字。领县三，与州同置：新城三泉石陇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六百六十里。

丛州贞观五年，党项发归附置也。领县五，与州同置。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率钟，并为诸羌部落，遥立，无县。宁远临泉临河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一千八百里。

可州贞观四年，处党项，置西义州。八年，改为可州也。领县三，与州同置：

义诚清化静方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一千四十里。

远州贞观四年，生羌归附置也。领县二，与州同置。罗水、小部川。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三百六十里。

奉州贞观三年，处生羌置西仁州。八年，改为奉州也。领县三，与州同置：奉德思安永慈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一百六里。

岩州　贞观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为岩州。领县三，与州同置：金池甘松丹岩

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一百里。

诺州贞观五年，处降羌置。领县三，与州同置：诺川归德篱渭

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三里。

蛾州贞观五年，处降羌置。领县二，与州同置：常平那川

无户口。至京师二千七百里。

彭州贞观三年，处降党项置洪州。七年，改为彭州。领县四，与州同置：洪川归远临津归正

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七百八十里。

轨州都督府，贞观二年，处党项置。领县四，与州同置：通川玉城金原俄彻

无户口。至京师西南二千三百九十里。

盍州贞观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为盍州，处降羌也。领县四，与州同置：湘水河唐曲岭枯川

户二百二十，无口。至京师西南二千六百三十里。

直州贞观五年，置西集州。八年，改为直州，处降羌。领县二，与州同置：集川新川

户一百，无口。至京师二千五百里。

肆州贞观五年，处降羌置。领县四，与州同置：归唐芳丛盐水磨山

无户口。至京师二千六百里。

位州贞观四年，降生羌置西盐州。八年，改为位州。领县二，与州同置：位丰西使

户一百，无口。至京师二千四百一十里。

玉州贞观五年，处降羌置。领县二，与州同置：玉山带河

户二百一十五，无口。至京师二千八百七十八里。

嶂州贞观四年，处降羌置。领县四，与州同置：洛平显川桂川显平

户二百，无口。至京师二千九百里。

祐州贞观四年，处降羌置。领县二，与州同置：廓川归定

无户口。至京师二千一百九十里。

台州贞观六年，处党项置西沧州。八年，改为台州。无县。至京师二千一百三十五里。

桥州贞观六年，处降羌置。无县。至京师二千四百里。

序州贞观十年，处党项置。无县。至京师二千四百里。

右二十五州，旧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府。贞观中，招慰党项羌渐置。永徽已后，羌戎叛臣，制置不一。今存招降之始，以表太平之所至也。

岭南道

南海节度使，领是十七州也。

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四年，讨平萧铣，置广州总管府，管广、东衡、涯、南绥、冈五州，并南康总管。其广州领南海、增城、清远、政宾、宝安五县。六年，又置高、循二总管，隶广州。七年，改总管为大都督。九年，废南康都督，以端、封、宋、涯、泷、建、齐、威、扶、议、勤十一州隶广府。其年，又省勤州。贞观改中都督府，省威、齐、宋、涯、四州，仍以废涯州之浈阳、浛涯二县来属。改东衡为韶州，仍以南康州及崖州都督，并隶广州。二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隶广府。八年，改建州为药川、南绥州为浈州、南会州为窦州。十二年，改南康州。十三年，省浈州，以四会、化蒙、怀集、氵存安四县来属。省冈州，以义宁、新会二县并属广州。其年，又以义宁、新会二县立冈州。今督广、韶、端、康、封、冈、新、药、泷、窦、义、雷、循、潮十四州。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天宝元年，改为南海郡。乾元元年，复为广州。州内有经略军，管镇兵五千四百人，其衣粮轻税，本道自给。广州刺史，充岭南五府经略使。旧领县十，户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三，口五万九千一百一十四。天宝领县十三，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在京师东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至东都四千九百里。

南海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已前，是为荒服。秦灭六国，始开越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以谪戍守之。秦亡，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南海龙川令赵佗，付以尉事。佗乃聚兵守五岭，击并桂林、象郡，自称南越武王。子孙相传五代九十三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兵逾岭南，灭之。其地立九郡，曰南海、苍梧、郁

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后汉废珠崖、儋耳入合浦郡。交州刺史领七郡而已。今南海县即汉番禺县，南海郡。隋分番禺置南海县。番山，在州东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贪泉，州西三十里。越王井，州北四里。番禺汉县名，秦属南海郡。后汉置交州，领郡七。吴置广州。皆治番禺也

增城后汉番禺县地。吴于县置东宫。有增江

四会汉县，属南海。武德五年，于县治北置南绥州，领四会、化蒙、新招、化穆、化注五县。贞观元年，省新招、化注二县，以废威州之怀集、废齐州之氵存安二县来属。八年，改为浈州。十三年，省州及化穆县，以四会、化蒙、怀集、洊安四县属广州也

化蒙隋县。武德五年，属南绥州。贞观元年，省化注入。八年，改绥州为浈州，县仍属。十三年，改属广州

怀集晋怀化县，隋为怀集。武德五年，于县置威州，领兴平、怀集、霍清、威成四县。贞观元年，州废，以怀集属南绥，省兴平、霍清、威成三县。八年，改绥州为浈州，县仍属。十三年，属广州

东莞隋宝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

清远隋县。武德六年，废政宾县并入，所治也

洊水汉封阳县，属苍梧郡。南齐改为洊安。武德四年，于县置齐州，领洊安、宣乐、宋昌三县。贞观元年，省齐州及宣乐、宋宣二县，以洊安属绥州。八年，改绥州为浈州，县仍属。十三年，浈州废，属宾州。至德二年九月，改为洊水也

浈阳汉县，属桂阳郡。隋为真阳。五年，属涯州。贞观初，州废，改真阳浈阳，属广州。浈山，在县北三十里。

韶州隋南海郡之曲江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番州，领曲江、始兴、乐昌、临泷、良化五县。贞观元年，改为韶州，仍割涯州之翁源来属。八年，废临泷、良化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始兴郡。乾元元年，复为韶州。旧领县四，户六千九百六十，口四万四百一十六。天宝领县六，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八千九百四十八。南至广州八百里，西至郴州五百里，东南至虔州七百里。至京师四千九百三十二里，至东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

曲江汉县，属桂阳郡。在曲江川，州所治也

始兴汉南野县地，属豫章郡。孙皓分南康郡之南乡，始兴县置。县界东峤，一名大庾岭，南越之北塞。汉讨南越时，有将军姓庾，城于此。五岭之最东，故曰东峤也

乐昌隋置

翁源翁水在县界。隋县。武德五年，置涯州。贞观初废，以属韶州

仁化浈昌已上二县，天宝后新置。

循州隋龙川郡。武德五年，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循州领归善、河源、博罗、兴宁、海丰、罗阳。省龙川入归善、石城入河源、齐昌入兴宁。贞观二年，废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海丰郡。乾元元年，复为循州。旧领县五，户六千八百九十一，口三万六千四百三十六。天宝领县六，户九千五百二十五，无口数。南至广州四百里，东至潮州五百一十七里，北至虔州隔山岭一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八百里。

归善秦、汉龙川县地，属南海郡。宋置归善县，县界罗浮山。贞观元年，省龙川县并入。博罗汉旧县，属南海郡也。河源隋县。循江，一名河源水，自虔州雩都县流入。龙川，在河源县，云有龙穿地而出，即水流，汉因置龙川县。贞观元年，省石城并入。海丰宋县，属东莞郡。南海在海丰县南五十里，即涨海，渺漫无际。武德五年，分置陆安县。贞观初并入也。兴宁汉龙川县地。贞观元年省齐昌并入。雷乡新置。

冈州隋南海郡之新会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冈州，领新会、封平、义宁三县。贞观五年，州废，以新会、义宁属广州，省封平、封乐二县。其年，又立冈州，割广州之新会、义宁来属。又立封乐县。天宝元年改为义宁郡。乾元元年，复为冈州也。旧领县二，户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八千六百六十二。天宝，户五千六百五十，无口数。在京师西南六千三百五里。

新会汉南海县地。晋置新会郡。改置封州，又改为允州，又改为冈州。隋末废，并入广州。武德四年，复为冈州。旧治盆源城。贞观十三年，废冈州，县属广州。其年，复置州于今治也

义宁汉番禺县地。宋置义宁县，属新会郡。

贺州隋苍梧郡之临贺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贺州。天宝元年，改为临贺郡。乾元元年，复为贺州也。旧领县五，户六千七百一十三，口一万八千六百二十八。天宝领县六，户四千五百，无口数。在京师东南四千一百三十里，至东都三千五百七十二里。东南至广州八百七十六里，东至连州二百六十里，南至封州三百六十六里，北至道州四百里，北至富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梧州四百二十二里也。

临贺州所治。汉县，属苍梧郡。临、贺水。吴置临贺郡。宋改为临庆国，齐复为临贺郡。隋置贺州，隋末废为县。武德四年，复置贺州

桂岭汉临贺县地，隋旧也

冯乘汉县，属苍梧郡。有荔平关

封阳汉县，属苍梧郡

富川汉富川县。天宝改为富水，后复为富川也

荡山新置。

端州隋信安郡。武德元年，置端州，领高要、乐城、铜陵、平兴、博林五县。其年，以乐城属康州，铜陵属春州。七年，置清泰县。贞观十三年，省博林、清泰二县。天宝元年，为高要郡。乾元元年，复为端州。旧领县二，户四千四百九十一，口二万四千三百三。天宝，户九千五百，口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东至广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新州一百四十里，西至康州一百六里。至京师四千九百三十五里，至东都四千七百里。

高要州所治。汉县，属苍梧郡。宋、齐属南海郡。陈置高要郡，隋置端州。县北五里有石室山。县西有鹄奔亭，即汉交州刺史行部到鹄亭，夜，女子鬼诉冤之亭

平兴汉高要县地，隋分置。武德七年，分置清泰县。贞观十三年，省清泰并入。

新州隋信安郡之新兴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新州。天宝元年，改为新兴郡。乾元元年，复为新州。旧领县四，户七千三百八十八，口三万五千二十五。天宝领县三，户九千五百。东至广州义宁县四十一里，北至端州一百四十里，西北至康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勤州一百七

十里。至京师五千五十二里，至东都五千里。

新兴汉临允县，属合浦郡。晋置新宁郡，梁置新州

索卢武德四年，析新兴县置

永顺新置。

康州隋信安郡之端溪县。武德四年，置康州都督府，督端、康、封、新、宋、泷等州。九年，废都督府及康州。贞观元年，又置南康州。十一年废，十二年又置康州。天宝元年，改为晋康郡。乾元元年，复为康州。旧领县四，户四千一百二十四，口一万三千五百四。天宝，户一万五百一十，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九。东北至广州三百四十里，西南至梧州二百八十四里，东至端州一百六十里，南至泷州二百三十里，西至封州一百三十里，南至新州二百七十里。至京师五千七百五十里，至东都五千一百五十里。

端溪汉县，属苍梧郡。晋于县分置晋康郡。隋废郡，并入信安郡。武德复置康州。县界有端山，山下有溪也

晋康隋安遂县。至德二年，改为晋康县

悦城隋乐城县。武德五年，属端州。又割属康州，改为悦城

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

封州下隋苍梧郡之封川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封州。天宝元年，改为临封郡。乾元元年，复为封州。旧领县四，户二千五百五十五，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七。天宝领县二，户三千九百，口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七。东北至广州九十五里，西北至梧州五十五里，东至康州一百三十里，北至贺州三百六十六里。至京师水陆四千五百一十里也。

封川州所治。汉广信县地，属苍梧郡。在封水之阳。梁置梁信郡。隋平陈，改为成州。，又改为封州。隋末，州废为封川县，属苍梧郡。武德初，置封州。隋移州于封川口，即今县治也

开建汉封阳县地，属苍梧郡，隋旧也。

泷州隋永熙郡之泷水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泷州。天宝元年，改为开阳郡。乾元元年，复为泷州。旧领县四，户三千六百二十七，口

九千四百三十九。天宝领县五。

泷水州所治。汉端溪县地，属苍梧郡。晋分端溪立龙乡，即今州治。梁分广熙郡置建州，又分建州之双头洞立双州。隋改龙乡为平原县，又改为泷水

开阳隋废县。武德四年，分泷水置

永宁武德四年，于安遂县置药州，领安遂、永宁、安南、永业四县。贞观中，废药州，以永宁属泷州。本隋永熙县，武德五年，改为永宁县

镇南隋安南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镇南

建水新置。

恩州隋高凉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高州都督府，管高、春、罗、辩、雷、崖、儋、新八州。七年，割崖、儋、雷、新属广州。贞观二十三年，废高州都督府，置恩州。天宝元年，改为恩平郡。乾元元年，复为恩州，内有清海军，管戍兵三千人也。领县三，户九千，无口数。至京师东南六千五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广州界。

恩平州所治。汉合浦郡也，隋置海安县。武德五年，改为齐安。至德二年九月，改为恩平也

杜陵隋杜原县。武德五年，改为杜陵也

阳江隋旧置也。

春州隋高凉郡之阳春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春州。天宝元年，改为南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春州。旧领一，户五千七百一十四，口二万一千六十一。天宝领县二，户一万一千二百一十八。至京师东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东至广州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州九十三里，西至高州三百三十里，东北至新州二百六十里，西北至泷州界也。

阳春州所治。汉高凉县地，属合浦郡，至隋不改也

罗水天宝后置。

高州隋高凉郡。旧治高凉县，后改为西平县。贞观二十三年，分西

平、杜陵置恩州，高州移治良德县。天宝元年，改为高凉郡。乾元元年，复为高州。领县三，户一万二千四百。西北至窦州九十二里，北至泷州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潘州九十里，东至春州三百三十里。至京师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东都五千五百二十里。

良德汉合浦县地，属合浦郡。吴置高凉郡，宋、齐不改

电白梁置电白郡，隋改为县也

保定旧保安县。至德二年，改为保定。

藤州下隋永平郡。武德四年，置藤州，领永平、猛陵、安基、武林、隋建、阳安、普宁、戎城、宁人、淳人、大宾、贺川十二县。贞观七年，以武林属龚州、安普属燕州、普宁属容州。八年，以猛陵属梧州。十二年，以隋建属龚州。天宝元年，改为感义郡。乾元元年，复为藤州也。旧领县六，户九千二百三十六，口一万三百七十二。天宝领县三，户三千九百八十。至京师五千五百九十六里，至东都五千二百里。南至义州二百里，西至龚州一百四十九里，北至梧州九十七里。

镡津汉猛陵县，属苍梧郡。晋置永平郡。隋置藤州及镡津。

感义

义昌本安昌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义昌。

义州下隋永熙郡之永业县。武德五年，置南义州及四县。贞观元年，州废，以所领县入南建州。二年，复置义州，还以故县来属。五年，废义州，县属南建州。六年，复置义州。又改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连城郡。乾元元年，复为义州。旧领县四，户三千二百二十五，无口。天宝领县三，户一千一百一十，口七千三百三。至京师五千七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六百九十里，东至梧州隔鄣岭一百七十里，北至藤州二百里，西至容州九十里，东南至窦州一百七十二里，东北至泷州二百七里。

岭溪州所治。汉猛城县，属苍梧郡。武德四年，置龙城县，置南义州。贞观初废，二年复置义州，领龙城、安义、连城、义城四县。至德中，改安义为永业，龙城为岭溪

永业旧安义县，至德年改

连城武德五年，分泷州之正义县置。

窦州下隋永熙郡怀德县。武德四年，置南扶州及五县。以獠反寄泷州。贞观元年废，以所管县并属泷州。二年，獠平，复置南扶州，自泷州还其故县。五年复废，县隶泷州。六年复置，以故县来属。其年，改南扶为窦州。天宝元年，改为怀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窦州。旧领县五，户三千五百五十。天宝领县四，户一千一十九。至京师水陆六千一百二里，至东都水陆五千四百里。西至容州二百里，东至泷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潘州一百五十里，东南至高州九十二里，北至义州二百三十里，西南至禺州一百九十里。

信义汉端溪县地，属苍梧。隋为怀德县。武德四年，析怀德县置信义县，仍置南扶州。贞观中，改为宝州，取州界有罗窦洞为名也

怀德本属泷州，后来属也

潭峨武德四年，分信义县置也

特亮武德四年，分信义置也。

勤州隋信安郡之高梁县地。武德四年，置勤州，隶南康州总管。九年，改隶广州，其年废，县属春州。后置勤州，以铜陵来属。仍析置富林县。领县三，户六百八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至京师五千三百九十里，至东都五千里。东至新州一百七十里，西至泷州二百六十里，南至广州六百三十五里，西北至康州二百七十三里。

富林州所治，析铜陵置

铜陵汉临允县地，属合浦郡。宋立泷潭县。隋改为铜陵，以界内有铜山也。

桂管十五州在广州西。

桂州下都督府隋始安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桂州总管府，管桂、象、静、融、贺、乐、荔、南昆、龙九州，并定州一总管。其桂州领始安、福禄、纯化、兴安、临源、永福、阳朔、归义、宣风、象十县。寻改定州为南尹州。其年，又置钦州总管，隶桂府。五年，置南恭、燕、梧三州，隶桂府。九年，置晏州，隶桂府。贞观元年，以钦、玉、南亭三州隶桂府。二年，省玉州、南亭州。五年，置宾州，隶桂

府。六年，又以尹、藤、越、白、相、绣、郁、姜、南宕、南方、南简、南晋十二州隶桂府。其年，置龚州都督，亦隶桂府。其年，废龙、郁二州。八年，改越州为廉州，南简为横州，南方为澄州，南宕为潘州，南晋为邕州，尹州为贵州，静州为富州，乐州为昭州，南昆为柳州，铜州为容州。废福禄、归义二县。十年，废姜州。十二年，废晏州，以建陵县来属。废荔州，以荔浦、崇仁二县来属。省宣风县。今督桂、昭、贺、富、梧、藤、容、潘、白、廉、绣、钦、横、邕、融、柳、贵十七州。天宝元年，改为始安郡，依旧都督府。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建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桂州，刺史充经略军使，管戍兵千人，衣粮税本管自给也。旧领县十，户三万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五万六千五百二十六。天宝领户一万七千五百，口七万一千一十八。至京师水陆路四千七百六十里，至东都水陆路四千四十里。东至道州五百里，西至容州四百九十三里，南至昭州二百一十里，北至邵州六百八十五里，东南至贺州五百三十里，西南至柳州八百里，东北至永州五百五十里。

临桂州所治。汉始安县地，属零陵郡。吴分置始安郡，宋改为始建国，南齐始安郡，梁置桂州。隋末，复为始安郡。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也

理定汉始安县。隋分置兴安，近改为理定

灵川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阳朔隋旧。贞观元年，废归义县并入

荔浦汉县，属苍梧郡。武德四年，置荔浦、建陵、隋化、崇仁、纯义。五年，以隋化属南恭州。贞观元年，以建陵属晏州。十三年，废荔州，以荔浦、崇仁属桂州，纯义属蒙州也

丰水旧永丰县。元和初，改为丰水县

修仁隋置建陵县。贞观元年，于县置晏州，领武龙、建陵二县。十二年，废晏州及武龙县，以建陵属桂州。长庆元年，改为修仁县

恭化武德四年，分始安置纯化县。元和初，改为恭化也

永福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临源武德四年，分始安置

全义新置。

昭州隋始安郡之平乐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乐州，领平乐、永丰、恭城、沙亭四县，贞观七年，省沙亭县。八年，改为昭州，以昭冈潭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平乐郡。乾元元年，复为昭州也。旧领县三，户四千九百一十八，口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一。天宝，户三千五百。至京师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至东都四千二百一十九里。西至桂州二百二十里，东北至道州四百里，北至永州六百三十九里，南至富州一百六十六里也。

平乐州所治。汉荔浦地，属苍梧郡。晋置平乐县。贞观七年，省沙亭并入也。

恭城武德四年，析平乐置。

永平隋县，旧属藤州。

富州下隋始安郡之龙平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静州，领龙平、博劳、归化、安乐、开江、豪静、苍梧七县。寻又分苍梧、豪静、开江三县置梧州。九年，省安乐县。贞观八年，改为富州，以富川水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开江郡。乾元元年，复为富州。旧领县三，户三千三百四十九，口四千三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二百九十。至京师五千一百三十里，至东都四千八百五十里。西北至桂州界八十里，东南至梧州界九十里，北至昭州一百六十六里。

龙平汉临贺县地，属苍梧郡。吴置临贺郡，梁分临贺置南静郡，又改为静州，改南静郡为龙平县。贞观八年，改为富州，以富川水为名也

思勤新置

马江隋开江县。长庆元年，改为马江。皆汉临贺县地。

梧州下隋苍梧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梧州，领苍梧、豪静、开江三县。贞观八年，割藤州之孟陵、贺州之绥越来属。十三年，废豪静县。天宝元年，改为苍梧郡。乾元元年，复为梧州也。旧领县四，户三千八十四，口五千四百二十三。天宝领县三，户五千。至京师五千五百里，至东都五千一百里。东至封州八十里，东北至贺州四百一十里，北接富州界，正西至藤州一百九十里。

苍梧汉苍梧郡，治广信县，即今治。隋立苍梧县，于此置郡

戎城隋县旧属藤州，今来属

孟陵汉猛陵县，属苍梧郡。

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县。武德四年，置南恭州。割荔州之立山、东区、纯义三县分置岭政县。贞观八年，改为蒙州，取州东蒙山为名。十二年，省岭政入立山。天宝元年，改为蒙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蒙州。旧领县三，户一千六十九。天宝，户一千五十九。至京师五千一百里，至东都四千七百里。南至桂州二百四十九里，东至富州九十七里，西南至象州一百七十六里。

立山州所治。汉荔浦县，属苍梧郡。隋分荔浦置隋化县。武德四年，改为立山，于县置荔州，寻改为恭州。贞观八年，改为蒙州。州东蒙山，山下有蒙水，居人多姓蒙故也

东区武德五年，分立山置，属荔州。贞观六年，属燕州。十年，改为蒙州

正义贞观五年，置纯义县，属荔州。乾元初改为正义也。

龚州下隋永平郡之武林县。贞观三年，置燕州。七年，移燕州于今州东。仍于燕州之旧所置龚州都督府，督龚、浔、蒙、宾、澄、燕七州。割藤州之武林、燕州之泰川来属。又立平南、西平、归政、大同四县。十二年，废浔州，以桂平、陵江、大宾、皇化四县来属。其年，省泰川入平南，省陵江入桂平，省归政入西平。又割藤州之隋建来属。天宝元年，改为临江郡。乾元元年，复为龚州。旧领县八，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口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八。天宝领县六，户九千，口二万一千。至京师五千七百二十里，至东都五千三百六十一里。东至藤州一百四十九里，南至绣州九十五里，西至浔州一百三十里，北至蒙州二百四十里。

平南州所治。汉猛陵县地，属苍梧郡。晋分苍梧置永平郡，仍置武林县。贞观七年，分置平南县。后自武林移龚州治于此也

武林猛陵县地。隋分置武林县，属藤州。贞观七年，属龚州

隋建猛陵县地。武德年，属藤州。贞观年，属龚州也

大同贞观元年分置

阳川本阳建县，后改为阳川也。

浔州下隋郁林郡之桂平县。贞观七年，置浔州，领桂平、陵江、大宾、皇化四县。十二年，废浔州，以四县属龚州。后复置浔州，以桂平、大宾、皇化来属，又省陵江入桂平。天宝元年，改为浔江郡。乾元元年，复为浔州也。旧领县三，户二千五百，口六千八百三十六。至京师五千九百六十里，至东都五千七百里。东至龚州一百三十里，西至潘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贵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蒙州三百六十里。西南接郁林州界。

桂平汉布山县，郁林郡所治也。隋为桂平县。武德年，属贵州。贞观初，属燕州。七年，属浔州。十二年，州废，属龚州。复置浔州

皇化汉阿林县，属郁林郡。隋置皇化县，后废。贞观六年，复置，属浔州。州废，属龚州。又复属浔州。

郁林州下隋郁林郡之石南县。贞观中置郁林州，领石南、兴德。天宝元年，改为郁林郡。乾元元年，复为郁林州也。领县五，户一千九百一十八，口九千六百九十九。至京师五千五百七里，至东都五千一百六十里。东至平琴州九十里，南至牢州一百二里，西南至昭州一百一十里，北至贵州一百五十里。

石南州所治。汉郁林郡之地。梁置定州，隋改尹州，炀帝为郁林郡，皆治于此。陈时置石南郡，隋改为县也

郁林隋县，属贵州，后来属

兴业兴德武德四年，分郁林置

潭栗

平琴州下汉郁林郡地。唐置平琴州，无年月。领县四。天宝元年，改为平琴郡。乾元元年，复为州。建中并入党州。今存。领县四，户一千一百七十四。至京师六千四百八十里，至东都五千八百三十里。西至郁林州九十里，东南至牢州一百一十里，北至贵州一百五十里，北至绣州九十二里，东至党州二十二里。

容山州所治。本名安仁，至德年改也

怀义福阳古符三县与州同置。

宾州下隋郁林郡之岭方县。贞观五年，析南方州之岭方、思干、琅邪、南尹州之安城置宾州。十二年省思干县。天宝元年，改为安城郡。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岭方郡。乾元元年，复为宾州。旧领县三，户七千四百八十五。天宝，户一千九百七十六，口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师四千三百里，至东都四千一百里。南至淳州二百里，东南至贵州一百七十里，西至邕州二百五十七里，东南至蒙州三百二十里，西北至澄州一百二十里也。

岭方汉县，属郁林郡。武德四年，属南方州。贞观五年，改为宾州

琅邪武德四年，析岭方县置

保城梁置安城县。至德二年，改为保城也。

澄州下隋郁林郡之岭方县地。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南方州，领无虞、琅邪、思干、上林、止戈、贺水、岭方七县。贞观五年，以上林、止戈、琅邪、岭方属宾州。八年，改南方州为澄州。天宝元年，改为贺水郡。乾元元年，复为澄州。旧领县四，户一万八百六十八。天宝后，户一千三百六十八，口八千五百八十。至京师四千六百里，至东都四千三百里。南至邕州三百里，北至窦州四百三十里，东南至宾州一百二十里，西至古州五百七十九里。

上林州所治。汉岭方县地。武德四年，析置上林县也

无虞武德四年，析岭方置

贺水武德四年，析柳州马平县置。

绣州下隋郁林郡之阿林县。武德四年，置林州，领常林、阿林、皇化、归诚、罗绣、卢越等县。六年，改为绣州。贞观六年，省归诚、卢越。七年，以皇化属浔州。天宝元年，改为常林郡。乾元元年，复为绣州，领县三，户九千七百七十三。至京师六千九十里，至东都五千五百里。南至党州五十里，北至贵州一百里也。

常林汉阿林县地，属郁林郡。武德四年，析贵州之郁平县，置林州

及常林县。贞观六年，剩归诚县入常林县，移治废归诚县故城。又改林州为绣州

阿林汉县，属郁林郡

罗绣武德四年，析阿林置。

象州下隋始安郡之桂林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象州，领阳寿、西宁、桂林、武仙、武德五县。贞观十二年，省西宁县，割废晏州武化、长风来属。天宝元年，改为象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象州。旧领县六，户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口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一。天宝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口一万八百九十。至京师四千九百八十九里。北至桂州四百里，东至象州一百七十六里，南至费州三百里，西北至柳州二百里，东南至浔州三百六十里，西南至严州二百九十里也。

武化州所治。汉潭中县地，属郁林郡。隋建陵县，属桂州。武德四年，析建陵置武化县，属晏州。贞观十二年，废晏州来属，仍自武德县移象州于县置。非秦之象郡，秦象郡今合浦县

武德汉中留县地，属郁林郡。吴于县置郁林郡，仍分中留置桂林县。武德四年，改为武德，于县界置象州

阳寿隋县。武仙武德四年，析桂林置。

柳州隋始安郡之马平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昆州，领马平、新平、文安、贺水、归德五县。其年，改归德为修德，改文安为乐沙，仍加昆州为南昆州。八年，以贺水属澄州。贞观七年，省乐沙入新平县，以废龙州之龙城来属。八年，改南昆为柳州。九年，置崖山县。十二年，省新平入马平。天宝元年，改为龙城郡。乾元元年，复为柳州，以州界柳岭为名。旧领县四，户六千六百七十四，口七千六百三十七。天宝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三十二，口一万一千五百五十。至京师水陆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至东都水陆相乘五千六百里。东至桂州四百七里，至粤州二百九十里，北至融州二十里，东南至象州二百里，北至柳州三十里。

马平州所治。汉潭中县地，属郁林郡。隋置马平县。武德四年，于县置昆州，又改为柳州也

龙城隋县。武德四年，置龙州，领龙城、柳岭二县。贞观七年，废

龙州，省柳岭县

象贞观中置

洛曹旧洛封县，元和十三年改

洛容皆汉潭中地。贞观后析置。

融州下隋始安郡之义熙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融州，复开皇旧名，领义熙、临牂黄水、安修四县。六年，改义熙为融水。贞观十三年，省安修入临牂。天宝元年，改为融水郡。乾元元年，复为融州。旧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九十四，口三千三百三十五。天宝，户一千二百三十二。至京师五千二百七十里，至东都四千四百七十里。东至桂州四百九十一里，南至柳州三十里，至武零山二百里也。

融水汉潭中地，与柳州同。隋置义熙县。武德四年，改为融水，州所治也

武阳旧黄水、临牂二县。析融水置。后并入，改为武阳。

邕管十州在桂府西南。

邕州下都督府隋郁林郡之宣化县。武德五年，置南晋州，领宣化一县。贞观六年，改为邕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朗宁郡。乾元元年复为邕州。上元后，置经略使，领邕、贵、党、横等州。后又罢。长庆二年六月，复置经略使，以刺史领之。刺史充经略使，管戍兵一千七百人，衣粮税本管自给。旧领县五，户八千二百二十五。天宝后，户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至京师五千六百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二十七里。东南至钦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宾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羁縻左州五百里。

宣化州所治。汉岭方县地。属郁林郡。秦为桂林郡地。驩水在县北，本牂柯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

武缘隋废县。武德五年复置也

晋兴晋于此置晋兴郡，隋废为县

朗宁武德五年分置

思龙如和封陵三县，开磎洞渐置也。

贵州下隋郁林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南尹州总管府，管南尹、南晋、南简、南方、白、藤、南容、越、绣九州。南尹州领郁林、马岭、安城、郁平、石南、桂平、岭山、兴德、潮水、怀泽十一县。五年，以桂平属燕州，岭山属南横州。贞观五年，以安城属宾州。七年，罢都督府，九年，改南尹为贵州。天宝元年，改为怀泽郡。乾元元年，复为贵州也。旧领县八，户二万八千九百三十，口三万一千九百九十六。天宝后，领县四，户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至京师五千三百八十里，至东都五千一百二十里。东至绣州一百里，南至郁林州一百五十里，西至横州二百里，北至象州三百里，西南至宾州九十四里，东北至浔州一百五十里。

郁平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后汉谷永为郁林太守，降乌浒人十万，开七县，即此也，乌浒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娶妻美让兄；相习以鼻饮。秦平天下，始招慰之，置桂林郡。汉改为郁林郡。地在广州西南安南府之地，邕州所管郡县是也。隋分郁平县。郁江，在州东也

怀泽宋废县。武德四年又置

潮水武德四年分郁林置

义山新置。

党州下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唐置党州，失起置年月。与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宝元年，以党州为宁仁郡。乾元元年，复为党州。建中二年二月，废平琴州并入。领县四，户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至京师地理，与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绣州五十里，东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绣州界百余里也。

横州下隋郁林郡之宁浦县。武德四年，置简州，领宁浦、乐山、蒙泽、淳风、岭山五县。六年，改为南简州。贞观八年，改横州。天宝元年，改为宁浦郡。乾元元年，复为横州也。旧领县四，户一千一百二十八，口一万七百三十四。天宝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至京师五千五百三十九里，至东都四千七百五里。南至钦州三百五十里，西至峦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贵州一百六十里也。

宁浦州所治。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吴分置宁浦郡，晋、宋、齐不改。梁分置简阳郡。隋平陈，郡并废，置简州，又改为缘州。炀帝废州，置宁浦县，郁林郡。武德复置，改为横州。

从化汉高凉县地，属合浦郡。武德四年，分宁浦置淳风县。贞观元年，改为从化也

乐山汉高凉县地，隋置乐山县。

田州土地与邕州同，失废置年月，疑是开元中置。天宝元年，改为横山郡。乾元元年复为田州。旧领县五，户四千一百六十八。旧图无四至州郡及两京道里数。

都救惠佳武笼横山如赖并与州同置也。

严州秦桂林郡地，后为獠所据。乾封元年，招致生獠，置严州及三县。天宝元年，改为修德郡。乾元元年，复为严州。领县三，户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七千五十一。至京师五千三百二十七里，至东都四千八百九十三里。东北至柳州二百四十里，东南接象州界，西北接澄州界也。

来宾州所治也。

循德归化，与州同置。

山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龙池郡。乾元元年，复为山州。领县二，户一千三百二十。无四至及京洛里数。

龙池州所治也

盆山

峦州秦桂林郡。唐置淳化，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永定县。乾元元年，复为淳州。永贞元年，改为峦州也。领县三，户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至京师五千三百里，至东都四千九百里。南至横州一百四十里，西至邕州三百里，北至宾州二百五十五里。

永定州所治也

武罗灵竹二县与州同置。

罗州隋高凉郡之石龙县地。武德五年，于县置罗州，领石龙、吴川、陵罗、龙化、罗辩、南河、石城、招义、零绿、慈廉、罗肥十一县。六年，移罗州于石城县，于旧所置南石州，割石龙、陵罗、龙化、罗辩、慈廉、罗肥属南石州。天宝元年，改罗州为招义郡。乾元元年，复为罗州。旧领县五，户五千四百六十，口八千四十一。至京师六千五百二十二里，至东都五千七百五里。东至大海一百三十九里，南至雷州二百五十里，西至廉州二百五十里，北至辩州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零绿县大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白州二百三十里，东北至新州五十里。

石城州所治。汉合浦郡地。宋将檀道济于陵罗江口筑石城，因置罗州，属高凉郡。唐复置罗州于县

吴川隋县

招义武德五年析石龙县置也

南河武德五年析石龙县置也。

潘州下隋合浦郡之定川县。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领南昌、定川、陆川、思城、温水、宕川六县，治南昌县。贞观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为潘州，仍废思城县。天宝元年，改为南潘郡。乾元元年，复为潘州也。旧领县五，户一万七百四十八。天宝后，领县三，户四千三百，口八千九百六十七。至西京七千一百六十一里，至东都六千三百八十九里。至高州九十里，南至大海五十六里，至辩州一百二十里，北至窦州一百五十一里。

茂名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隋置定川县。武德四年，平岭表，于县置南宕州，改为潘州，仍改县茂名也

南巴隋废县。武德五年置

潘水以县水为名。武德五年分置也。

容管十州在桂管西南

容州下都督府隋合浦郡之北流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铜州，领北流、豪石、宕昌、渭龙、南流、陵城、普宁、新安八县。贞观元年，改为容州，以容山为名。十一年，省新安县。开元中，升为都督府。天

宝元年，改为普宁郡。乾元元年，复为容州都督府。仍旧置防御、经略、招讨等使，以刺史领之。刺史充经略军使，管镇兵一千一百人，衣粮税本管自给。旧领县七，户八千八百九十。天宝后，领县五，户四千九百七十，口一万七千八十七。至京师五千九百一十里，至东都五千四百八十五里。东至藤州二百五十九里，南至窦州二百里，西至禺州十五里，北至龚州二百里，西至隋建县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党州一百五十里，东北接义州界。

北流州所治。汉合浦县地，隋置北流县。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其土少铁，以晬石烧为器，以烹鱼鲑，北人名"五侯燋石。"一经火，久之不冷，即今之滑石也，亦名冷石

普宁隋置

陵城武德四年，析北流置

渭龙武德四年，析普宁置

欣道新置。

辩州下隋高凉郡之石龙县。武德五年，置罗州，移治石城。于旧所置南石州，领石龙、陵罗、龙化、罗辩、慈廉、罗肥六县。贞观九年，改南石州为辩州，省慈廉、罗肥二县。天宝元年，改陵水郡。乾元元年复为辩州也。旧领县四，户一万三百五十。天宝后，领县三，户四千八百五十八，口一万六千二百九。至京师五千七百一十八里，至东都五千三百七十里。东至广州一千一百四十四里，南至罗州吴川县界五十里，南至白州博白县二百三十里，北至禺州三百八十二里，南至潘州四十里，西南至罗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白州三百里。

石龙州所治。汉高凉县地，属合浦郡。秦象郡地。武德五年属罗州，六年改属辩州。

陵罗武德五年，置罗州。六年，改为南石州也

龙化武德五年，分置也。

白州下隋合浦郡之合浦县地。武德四年，置南州，领博白、朗平、周罗、龙豪、淳良、建宁六县。六年，改为白州。贞观十二年，省朗平、淳良二县。天宝元年，改为南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白州。旧领县四，户八千二百六。天宝领县五，户二千五百七十四，口九千四百九十八。至京师六千一百七十五里，至东都五千九百一十九里。东至辩州二百里，南至罗州二百二十里，西至州界朗平山八十里，北至牢州一百里，西南至广州二百里，东北至禺州二百里。

博白州所治。汉合浦县地，属合浦郡。武德五年，析合浦县置博白县也

建宁武德四年，析合浦县置。贞观十二年，省淳良并入

周罗武德四年，析合浦置

龙豪武德四年，析合浦置

南昌隋县。旧属潘州，又来属也。

牢州下本巴、蜀徼外蛮夷地，汉牂柯郡地。武德二年，置义州。五年，改为智州。贞观十二年，改为牢州，以牢石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定川郡。乾元元年复为牢州也。旧领县三，户一千六百四十一，口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去京师与容州道里同。东至容州一百二十五里，南至白州一百里，西至隋林州一百一十里，北至党州一百里。

南流武德四年，析容州北流县置，属容州。贞观十一年，改智州为牢州，以牢石为名。牢石高四十丈，周二十里，在州界也。定川

宕川贞观十一年，分南流置也。

钦州下隋宁越郡。武德四年，平萧铣，改为钦州总管府，管一州，领钦江、安京、南宾、遵化、内亭五县。五年，置如和县。其年，置玉州、南亭州，并隶钦府，以内亭、遵化二县属亭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二年，废亭州，复以内亭、遵化并来属。十年，省海平县。天宝元年，改为宁越郡。乾元元年，复为钦州也。旧领县七，户一万四千七十二，口一万八千一百二十七。天宝领县五，户二千七百，口一万一百四十六。至京师五千二百五十一里。东至严州四百里，南至大海二百五十里，西至瀼州六百三十里，至横州三百五十里，东南至广州七百里，西南至陆州六百里，西至容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贵州四百里。

钦江州所治。汉合浦县地，宋分置宁寿郡及宁寿县。梁置安州，隋改为钦州，仍改宋寿县为钦江。炀帝改为宁越郡。皆治钦江也

保京隋安京县。至德二年，改为保京。县北十里安京山，下有如和山，似循州罗浮山形势

遵化隋旧置

内亭隋县。武德五年，于县置南亭州。贞观元年，州废，复属钦州也

灵山已上县，并汉合浦县也。

禺州隋合浦郡之定川县。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领南昌、定川、陆川、思城、温水、宕川六县，治南昌县。贞观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为潘州，仍废思城。总章元年改为东峨州，移治峨石县。二年，改为禺州。天宝元年改为温水郡。乾元元年复为禺州。旧领县五，户一万七百四十八。天宝领县四，户三千一百八十。至京师五千三百五里，至东都五千里。至义州一百九十里，南至辩州三百里，西至白州二百里，北至容州一百一十里。

峨石秦象郡地、晋南昌郡之边邑，为禺州所治也

温水武德四年，析南昌置

陆川隋废县。武德四年置

扶桑武德四年置。

汤州下秦象郡地。唐置汤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温泉郡。乾元元年复为汤州也。领县三，无户口及无两京道里、四至州府。

汤泉州所治也

渌水罗韶与州同置。

瀼州下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瀼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潭郡。乾元元年，复为瀼州。领县四，户一千六百六十六，无两京地里。东至钦州六百三十里，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在安南府之东北、郁林之西南。

临江州所治也

波零鹄山弘远与州同置。

岩州下土地与合浦郡同。唐置岩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安乐郡。至德二年，改为常乐郡。乾元元年，复为岩州。领县四，户一千一百一十，无两京道里、四至州府也。

常乐本安乐县。至德二年改，州所治

思封高城石岩与州同置

古州土地与瀼州同年置。天宝元年，改为乐古郡。乾元元年，复为古州。

安南府在邕管之西

安南都督府隋交趾郡。武德五年，改为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爱、仙、鸢、宋、慈、险、道、龙十州。其交州领交趾、怀德、南定、宋平四县。六年，澄、慈、道、宋并加“南”字。七年，又置玉州，隶交府。贞观元年，省南宋州以宋平县，省隆州以陆平县，省鸢州以硃鸢县，省龙州以龙编县，并隶交府。仍省怀德县及南慈州。二年，废玉州入钦州。六年，改南道州为仙州。十一年，废仙州，以平道县来属。今督交、峰、爱、驩四州。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大足元年四月，置武安州、南登州，并隶安南府。至德二年九月，改为镇南都护府，后为安南府。刺史充都护，管兵四千二百。旧领县八，户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三，口八万八千七百八十八。天宝领县七，户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师七千二百五十三里，至东都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西至爱州界小黄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西南至长州界文阳县靖江镇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峰州嘉宁县论江口水路一百五十里，东至硃鸢县界小黄江口水路五百里，北至硃鸢州阿劳江口水路五百四十九里，北至武平县界武定江二百五十二里，东北至交趾县界福生去十里也。

宋平汉西扌卷音拳县地，属日南郡。自汉至晋犹为西扌卷县。宋置宋平郡及宋平县。隋平陈，置交州。炀帝改为交趾，刺史治龙编，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州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武德四年于宋平置宋州，领宋平、弘

教、南定三县。五年，又分宋平置交趾、怀德二县。自贞观元年废南宋州，以弘教、怀德、交趾三县省入宋平县，移交趾县名于汉故交趾城置。以宋平、南定二县属交州。交趾汉交趾郡之羸□娄二字并音来口反地。隋为交趾县，取汉郡名。武德四年，置慈廉、乌延、武立三县。六年，改为南慈州。贞观初，州废，并废三县，并入交趾

硃鸢汉县名，交趾郡。今县，吴军平县地。旧置武平郡。龙编汉交趾郡守治羸□娄。后汉周敞为交趾太守。乃移治龙编。言立城之始，有蛟龙盘编津之间，因为城名。武德四年于县置龙州，领龙编、武宁、平乐三县。贞观初废龙州，以武宁、平乐入龙编，割属仙州。十年，废仙州，以龙编属交州也

平道汉封溪县地，南齐置昌国县。《南越志》：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地，在今平道县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仍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媚珠妻之，子始得弩毁之。越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武德四年于县置道州，领平道、昌国、武平三县。六年，改为南道州，又改为仙州。贞观十年废仙州，以昌国入平道，属交州

武平吴置武平郡。隋为县。本汉封溪县。后汉初，赩泠县女子征侧叛，攻陷交趾，马援率师讨之，三年方平。光武乃增置望海、封溪二县，即此也。隋曰隆平。武德四年，改为武平

太平

武峨州下土地与交州同。置武峨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武峨郡。乾元元年，复为武峨州。领县五，户一千八百五十，无口。无两京道里及四至州府也。

武峨州所治也

武缘武劳梁山皆与州同置也

如马

粤州下土地与交州同。唐置粤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龙水郡。乾元元年，复为粤州。领县四，无户口数，亦无两京道里及四至

州府也。

龙水州所治也。崖山、东玺、天河皆与州同置。

芝州下土地与交州同。唐置芝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忻城郡。乾元元年，复为芝州。领县一。

忻城州所治。无户口及两京道里、四至州府。最远恶处。

爱州隋九真郡。武德五年，置爱州，领九真、松源、杨山、安顺四县。又于州界分置积、顺、安、永、胥、前真、山七州。改永州为都州。九年，改积州为南陵州。贞观初，废都州入前真州。其年，废前真、胥二州入南陵州。又废安州以隆安县，废山州以建初县，并属州。又废杨山、安顺二县入九真县。改南陵州复为真州。八年，废建初入隆安。九年，废松源入九真。十年，废真州，以胥浦、军安、日南、移风四县属爱州。天宝元年，改为九真郡。乾元元年，复为爱州。九真南与日南接界，西接牂柯界，北与巴蜀接，东北与郁林州接，山险溪洞所居。旧领县七，户九千八十，口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九。天宝领县六，户一万四千七百。至京师八千八百里，至东都八千一百里。在交州西，不详道里远近。其南即驩州界。

九真汉武帝开置九真郡，治于胥浦县。领居风、都庞、余发、咸驩、无切、无编等七县。今九真县，即汉居风县地。吴改为移风。隋改为九真，州所治。自汉至南齐为九真郡。梁置爱州，隋为九真郡

安顺隋旧武德三年，置顺州，又分置东河、建昌、边河，并属顺州。州废，及三县皆并入安顺，属爱州也

崇平隋隆安县。武德五年，于县置安州及山州，又分隆安立教山、建道、都握三县，并属安州，领四县。又置冈山、真润、古安、西安、建初五县，属山州。贞观元年，废安州及三县，又废山州及五县，以隆安隶爱州。先天元年，改为崇安。至德二年，改为崇平

军宁隋军安县。武德五年，于县界置永州。七年，改为都州。贞观元年，改为前真州。十年，改属爱州。至德二年，改为军宁

日南汉居风地。县界有居风山，上有风门，常有风。其山出金牛，往往夜见，照耀十里。时斗，则海水沸溢，有霹雳，人家牛皆怖，号曰“神牛”。隋为日南县

无编汉旧县，属九真郡。又有汉西于县，故城在今县东所置也。

福禄州下土俗同九真郡之地，后为生獠所据。龙朔三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等七千余落。总章二年，置福禄州以处之。天宝元年，改为福禄郡。至德二年，改为唐林郡。乾元元年，复为福禄州。领县二，无户口及两京道里、四至州郡。

柔远州所治。与州同置。本名安远，至德二年，改为柔远也

唐林

长州土俗与九真同。唐置长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文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长州。领县四，户六百四十八，无口及两京道里、四至州府也。

文阳铜蔡长山其常皆与州同置。

驩州陈日南郡。武德五年，置南德州总管府，领德、明、智、驩、林、源、景、海八州。南德州领六县。八年，改为德州。贞观初，改为驩州，以旧驩州为演州。二年，置驩州都督府，领驩、演、明、智、林、源、景、海八州。十二年，废明、源、海三州。天宝元年，改为日南郡。乾元元年，复为驩州也。旧领县六，户六千五百七十九，口一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天宝领县四，户九千六百一十九，口五万八百一十八。至京师陆路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万七千里，至东都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万六千二百二十里。东至大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林州一百五十里，西至环王国界八百里，北至爱州界六百三里，南至尽当郡界四百里，西北到灵跋江四百七十里，东北至辩州五百二里。

九德州所治。古越裳氏国，秦开百越，此为象郡。汉武元鼎六年开交趾已南，置南郡，治于硃吾，领比景、卢容、西扌卷、象林五县。吴分日南置九德郡，晋、宋、齐因之。隋改为驩州，废九德郡为县，今治也。后汉遣马援讨林邑蛮，援自交趾循海隅，开侧道以避海，从荡昌县南至九真郡，自九真至其国，开陆路，至日南郡，又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国。又南行二千余里，有西屠夷国，铸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其时，以不能还者数十人，留于其铜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余家，南蛮呼为“马留人”。其水路，自安南府南海行三千余里至林邑，计交趾至铜柱五千里。

浦阳晋置

怀驩隋为咸驩县，属九真郡。武德五年，于县置驩州，领安人、扶演、相景、西源四县，治安人。贞观九年，改为演州。十三年，省相景县入扶演。十六年，废演州。其所管四县，废入咸驩。后改为怀驩

越裳吴置。武德五年，于县置明州，析置万安、明弘、明定三县隶之。又分日南郡文谷、金宁二县置智州，领文谷、新镇、阁员、金宁四县。贞观十三年，废明州，越裳属智州。后又废智州，以越裳属驩州。

林州隋林邑郡。贞观九年，绥怀林邑置林州，寄治于驩州南界，今废无名，领县三，无户口。去京师一万二千里。

林邑州所治。汉武帝开百越，于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领县四，治于硃吾。其林邑，即日南郡之象林县。县在南，故曰日南，郡南界四百里。后汉时，中原丧乱，象林县人区连杀县令，自称林邑王。后有范熊者，代区连，相传累世，遂为林邑国。其地皆开北户以向日。晋武时，范氏入贡。东晋末，范攻陷日南郡，告交州刺史硃蕃，求以日南郡北界横山为界。其后，又陷九真郡。自是，屡寇交趾南界。至贞观中，其主修职贡，乃于驩州南侨置林邑郡以羁縻之，非正林邑国

金龙隋文帝时，遣大将刘方率兵万人，自交趾南伐林邑国，败之。其王梵志遁走，方收其庙主一十八人，皆铸金为之。方尽虏其人，空其地，乃班师。因方得其龙，乃为县名

海界三县并贞观九年置。

景州隋北景郡。贞观二年，置南景州，寄治驩州南界。八年，改为景州。后亦废，无其名。领县三，无户口。至京师一万一千五百里。

北景汉县名，属日南郡，在安南府南三千里。北景在南。晋将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国，遂于其国五月五日立表，北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已南，皆北户以向日也。“北”字或单为“匕”

由文贞观二年置也

硃吾汉日南郡所治之县也。前志曰：“硃吾人不粒食，依鱼资鱼为生。”记云：“硃吾，在日南郡，此侨立名也。”

峰州下隋交趾郡之嘉宁县。武德四年，置峰州，领嘉宁、新昌、安仁、竹辂、石堤、封溪六县。贞观元年，废石堤、封溪入嘉宁，竹辂入

新昌。天宝元年，改为承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峰州也。旧领县三，户五千四百四十四，口六千四百三十五。天宝领县五，户一千九百二十。州在安南府西北，至京师七千七百一十里。

嘉宁州所治。汉赩泠县地，属交趾郡。古文朗夷之地。秦属象郡。吴分交趾置新兴郡。晋改为新昌。宋、齐因之，改为兴州。隋初改为峰州。炀帝废，并入交趾。武德复置峰州也

承化新昌嵩山珠绿嵩山珠绿新置。

陆州隋宁越郡之玉山县。武德五年，置玉山州，领安海、海平二县。贞观二年，废玉山州。上元二年，复置，改为陆州，以州界山为名。天宝元年，改为玉山郡。乾元元年，复为陆州。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四，口二千六百七十四。至京师七千二十六里，至东都七千里。东至廉州界三百里，南至大海，北至思州七百六十二里，东南际大海，西南至当州宁海二百四十里也。

乌雷州所治也

华清旧玉山县，天宝年改

宁海旧安海县。至德二年改为宁海县也。

廉州下隋合浦郡。武德五年，置越州，领合浦、安昌、高城、大廉、大都五县。贞观六年，置珠池。其年，改大都属白州。八年，改越州为廉州。十年，废姜州，以封山、东罗、蔡龙三县来属。十二年，废安昌、珠池二县入合浦，废高城入蔡龙。天宝元年，改为合浦郡。乾元元年，复为廉州。旧领县五，户一千五百二十二。天宝，户三千三十二，口一万三千二十九。至京师六千五百四十七里，至东都五千八百三十六里。东至白州二百里，南至罗州三百五十里，西北至安南府一千里，北至钦州七百里。

合浦汉县，属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吴改为珠官。宋分置临漳郡及越州，领郡三，治于此。时西江都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凿山为城，以威俚、獠。隋改为禄州。及为合州，又改为合浦。唐置廉州。大海，在西南一百六十里，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云合浦也。州界有瘴江，名合浦江也

封山隋县。武德五年，置姜州，领封山、东罗、蔡龙三县。贞观十

年，废州，以三县入廉州

蔡龙武德五年，分置也

大廉武德五年置。四县皆汉合浦县地。

雷州下隋合浦郡之海康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南合州，领海康、隋康、铁杷、椹川四县。贞观元年，改为东合州。二年，改隋康为徐闻县。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天宝元年，改为海康郡。乾元元年，复为雷州也。旧领县四，户二千四百五十八。天宝领县三，户四千三百二十，口二万五百七十二。至京师六千五百一十二里，至东都五千九百三十一里。东至大海二十里，西至大海一百里，东南至大海十五里，西南至大海一百里，隔海至崖州四百三十里，东北及西北与罗州接界。

海康汉徐闻县地，属合浦郡。秦象郡地。梁分置南合州，隋去“南”字，炀帝废合州，置海康县

遂溪旧齐铁杷、椹川二县，后废，改为遂溪也

徐闻汉县名。隋置隋康县。贞观二年，改为徐闻。《汉志》曰合浦郡徐闻南入海，达珠崖郡，即此县。

笼州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龚州大同县人龚固兴招慰生蛮。置笼州。天宝元年，改为扶南郡。乾元元年，复为笼州。领县七，户三千六百六十七。无四至州县、两京道里。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岛中，去日南郡约七千里，在林邑国西三千里，其王，贞观中遣使朝贡，故立笼州招置之。遥取其名，非正扶南国也。

武勒州所治

武礼罗龙扶南龙赖武观武江皆与州同置。

环州下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开拓生蛮，置环州，以环国为名。天宝元年，改为正平郡。乾元元年，复为环州。领县八，无户口及两京道里、并四至州府。

正平州所治

福零龙源饶勉思恩武石歌良蒙都与州同置。

德化州永泰二年四月，于安南府西界、牂柯南界置。领县二。

德化、归义与州同置。

郎茫州永泰二年四月，于安南府西界置，领县二。

龙然福守与州同置。

崖州下隋珠崖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崖州，领舍城、平昌、澄迈、颜罗、临机五县。贞观元年置都督府，督崖、儋、振三州。其年，改颜罗为颜城，平昌为文昌。三年，割儋州属广府。五年，又置琼州。十三年，废琼州，以临机、容琼、万安三县来属。天宝元年改为珠崖郡。乾元元年复为崖州，在广府东南。旧领县七，户六千六百四十六。天宝，户十一乡。至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至东都六千三百里，广府东南二千余里。雷州徐闻县南舟行，渡大海，四百三十里达崖州。汉武帝元封元年，遣使自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一千里，略以为珠崖、儋耳二郡。民以布如单被，穿中从头穿之。民种禾稻、纟宁麻，女子蚕织。无马与虎，有牛、羊、豕、鸡、犬。兵则矛、盾、木弓、竹矢、骨镞。郡县吏卒，多侵凌之，故率数岁一反。昭帝省儋耳，并珠崖。元帝用贾捐之之言，乃弃之。唐武德初，复析珠崖郡置崖、儋、琼、振、万安五州，于崖州同置都督府领之。后废都督，隶广州经略使。后又改隶安南都护府也。

舍城州所治。隋旧县。其崖、儋、振、琼、万安五州，都在海中洲之上，方千里，四面抵海。北渡海，扬帆一日一夜，至雷州也

澄迈隋县

文昌武德五年置平昌县。贞观元年改为文昌。

儋州下隋儋耳郡。武德五年置儋州，领义伦、昌化、感恩、富罗四县。贞观元年，分昌化置普安。天宝元年，改为昌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儋州也。旧领县五，户三千九百五十六。天宝，户三千三百九。至京师七千四百四十二里。与崖州同在海中洲上，东至振州四百里。

义伦本汉儋耳郡城，即此县。隋为义伦县，州所治也

昌化隋县

感恩

洛场新置

富罗隋之毗善县。武德五年，改置。

琼州本隋珠崖郡之琼山县。贞观五年，置琼州，领琼山、万安二县。其年，又割崖州临机来属。十三年，废琼州，以属崖州。寻复置琼州，领琼山、容琼、曾口、乐会、颜罗五县。天宝元年，改为琼山郡。乾元元年，复为琼州。贞观五年十月，岭南节度使李复奏曰："琼州本隶广府管内，乾封年，山洞草贼反叛，遂兹沦陷，至今一百余年。臣令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张少逸，并力讨除，今已收复旧城，且令降人权立城相保，以琼州控压贼洞，请升为下都督府，加琼、崖、振、儋、万安等五州招讨游弈使。其崖州都督请停。"从之。领县五，户六百四十九。两京与崖州道里相类。西南至振州四百五十里，与崖州同在大海中也。

琼山州所治。贞元七年十一月省容琼县并入。临高本属崖州，贞元七年割属琼州。曾口乐会颜罗后渐析置。

振州隋临振郡。武德五年置振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振郡。乾元元年，复为振州也。领县四，户八百一十九，口二千八百二十一。至京师八千六百六里，至东都七千七百九十七里。东至万安州陵水县一百六十里，南至大海，西北至儋州四百二十里，北至琼州四百五十里，东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大海千里，西北至延德县九十里，与崖州同在大海洲中。

宁远州所治。隋旧

延德隋县

吉阳贞观二年，分延德置

临川隋县

落屯新置。

万安州与崖、儋同在大海洲中。唐置万安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万安郡。至德二年改为万全郡。乾元元年复为万安州。领县四，无户口。西接振州界。两京道里，与振州相类也。

万安州所治。至德二年，改为万全，后复置

陵水富云博辽与州同置。

赤土国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至鸡笼岛，即至其国。亦海中之一洲。

丹丹国振州东南海中之一洲，舟行十日至。

志第二十二 职官一

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及登极之初，未遑改作，随时署置　　，务从省便。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候、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为十四卫府。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府、门下典书两坊。次内坊；次家令、率更、仆三寺；次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率府、左右虞候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左右内率府，为十率府。王公以下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已下。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又以开府仪同三司、 从一品。特进、 正二品。左光禄大夫、 从一品。

右光禄大夫、 正二品。散骑常侍、 从三品。太中大夫、 正四品。通直散骑常侍、 正四品。中大夫、 从四品上。员外散骑常侍、 从四品下。

中散大夫、 正五品上。散骑侍郎 正五品下。通直散骑侍郎、 从五品上。员外散骑侍郎、 从五品下。朝议郎、承议郎、 正六品。通议郎、通直郎、 从六品。朝请郎、宣德郎、 正七品。朝散郎、宣义郎、 从七品。

给事郎、征事郎、 正八品。承奉郎、承务郎、 从八品。儒林郎、登仕郎、 正九品。文林郎、将仕郎， 从九品。并为文散官。

辅国、 正二品。镇军 从二品。二大将军，冠军、 正三品。云麾、从三品。忠武、壮武、宣威、明威、信远、游骑、游击 自正四品上到从五品下。十将军，为散号将军，以加武士之无职事者。改上开府仪同三司为上轻车都尉，开府仪同三司为轻车都尉，仪同三司为骑都尉，秦王、齐王下统军为护军，副统军为副护军，上大都督为骁骑尉，大都督为飞骑尉，帅都督为云骑尉，都督为武骑尉，车骑将军为游骑将军，亲卫骠骑将军为亲卫中郎将，其勋卫骠骑准此。亲卫车骑将军为亲卫郎将，其勋卫翊卫车骑并准此。监门府郎将为监门中郎将，领左右郎将，准此。诸军骠骑将军为统军，其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直、驱咥直、车骑并准此。诸军车骑将军为别将。其散官文骑尉为承议郎，屯骑尉为通直郎，云骑尉为登仕郎，羽骑尉为将仕郎。武德九年，罢天策上将

府。

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八年七月，始以云麾将军为从三品阶。九月，以统军正四品下，别将正五品上。十一年，改令置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其三公已下，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二卫、东宫诸司，并从旧定。又改以光禄大夫为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通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太中大夫为从四品上，中大夫为从四品下，中散大夫为正五品上，朝议大夫为正五品下，朝请大夫为从五品上，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下。其六品下，唯改通议郎为奉议郎，自余依旧。更置骠骑大将军为从一品武散官；辅国、镇军二大将军为从二品武散官。冠军将军加大字。及云麾已下，游击已上，改为五品已上武散官。又置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节、御武、仁勇、陪戎八校尉副尉， 自正六品至从九品，上阶为校尉，下为副尉。

为六品已下武散官。

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从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廕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到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　其欠一阶之“兼”，古念反。其职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异耳。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自高宗之后，官名品秩，屡有改易。今录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于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职员有加减者，则各附之于本职云。

唐初因隋号，武德三年三月，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内书省为中书省。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显庆元年，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为度支侍郎。又置骠骑大将军员，从一品。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尚书省为中台，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左右司郎中为丞务，吏部为司列，主爵为司封，考功为司绩，礼部为司礼，祠部为司禋，膳部为司膳，主客为司蕃，户部为司元，度支为司度，仓部为司仓，金部为司珍，兵部为司戎，职方为司域，驾部为司舆，库部为司

库，刑部为司刑，都官为司仆，比部为司计，工部为司平，屯田为司田，虞部为司虞，水部为司川，余司依旧。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中书门下为东西台。侍中为左相，黄门侍郎为东台侍郎，给事中为东台舍人，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中书令为右相，侍郎为西台侍郎，舍人为西台舍人。秘书省为兰台，监为太史，少监为侍郎，丞为大夫。著作郎为司文郎中，太史令为秘阁郎中。御史台为宪台，御史大夫为大司宪，御史中丞为司宪大夫。殿中省为中御府，丞为大夫。尚食为奉膳，尚药为奉医，尚衣为奉冕，尚舍为奉扆，尚乘为奉驾，尚辇为奉御，并为大夫。内侍省为内侍监。太常为奉常，光禄为司宰，卫尉为司卫，宗正为司宗，太仆为司驭，大理为详刑，正为大夫。鸿胪为司文，司农为司稼，太府为外府，卿并为正卿。少府监为内府监。将作监为缮工监，大匠为大监，少匠为少监。国子监为司成馆，国子祭酒为大司成，司业为少司成，博士为宣业。都水为司津监。左、右卫府、左、右骁卫府、左、右武卫府，并除“府”字。左、右屯卫府为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为左右戎卫，武候为金吾卫，千牛为奉宸卫，屯营为羽林军。詹事为端尹府，门下、典书为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为左右中护。中允为左赞善大夫，洗马为司经大夫，中舍人为右赞善大夫。家令寺为宫府寺，率更寺为司更寺，仆寺为驭仆寺，长官并为大夫。左、右卫率府为典戎卫，左、右宗卫率府为司御卫，左右虞候率府为清道卫，监门率府为崇掖卫，内率府为奉裕卫。七日，又制废尚书令，改起居郎为左史，起居舍人为右史，著作佐郎为司文郎，太史丞为秘阁郎，左右千牛为奉宸，司议郎为左司议郎，太子舍人为右司议郎。典膳、药藏、内直监、宫门大夫，并改为郎。太子千牛为奉裕。

总章二年置司列、司戎少常伯各两员。咸亨元年十二月诏：“龙朔二年新改尚书省百司及仆射已下官名，并依旧。其东宫十率府，有异上台诸卫，各宜依旧为率府。其左司议郎除“左”字。其左、右金吾、左、右威卫，依新改”。永淳元年七月，置州别驾。

光宅元年九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太常为司礼，鸿胪为司宾，宗正为司属，光禄为司膳，太府为司府，太仆为司仆，卫尉为司卫，大理为司刑。司农依旧。左、右骁卫为左右威卫，左、右武卫为左、右鹰扬卫，左、右威卫为左右豹卫，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铃卫。左、右金吾卫依旧。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专知京百官及监诸军旅，并承诏出使。更置右肃政台，专知诸州案察。

垂拱元年二月，改黄门侍郎为鸾台侍郎，文昌都省为都台，主爵为司封，秘书省为麟台，内侍省为司宫台，少府监为尚方监。其左、右尚方两署除“方”字。将作监为营缮监，国子监为成均监，都水监为水衡监。其詹事府为宫尹府，詹事为太尹，少詹事为少尹。左、右内率府为左右奉裕率府，千牛为左右奉裕，左、右监门率府为左右控鹤禁率府，诸卫铠曹改为胄曹，司膳寺肴藏署改为珍羞署。十月，增置天官侍郎二员。又置左、右补阙、拾遗各二员。三年，加秋官侍郎一员。

永昌元年，置左、右司员外郎各一员。天授二年，增置左、右补阙、拾遗各三员，通满五员。长寿二年，增夏官侍郎三员。大足元年，加营缮少匠一员，左右羽林卫各增置将军一员。洛、雍、并、荆、扬、益六州，置左、右司马各一员。长安三年，增置司勋员外郎一员，地官依旧置侍郎一员，洛、并及三大都督府司马宜依旧置一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废左、右司员外郎。左右千牛卫各置大将军一员。东都置太庙官吏，增置太常、大理少卿各一员。二年，又置员外官凡二千余人。超授阉官七品已上员外者，又千余人。十二月，复置左右司员外郎各一员。景云二年，复置太子左、右谕德、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各两员。雍、洛及大都督府长史加为三品阶，别驾致敬，依前。太极元年，光禄、大理、鸿胪、太府、卫尉、宗正，各增置少卿一员。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少府少监、将作少匠、左右台中丞，各增置一员。雍、洛二州及益、并、荆、扬四大都督府，各增置司马一员，分为左、右司马。

开元元年十二月，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录事参军为司录参军，余司改司为曹。五年九月，紫微省依旧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黄门监为侍中。二十四年九月，改主爵为司封。天宝元年二月，侍中改为左相，中书令改为右相，左、右丞相依旧为仆射，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十一载正月，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其行内诸司有部者并改。改驾部为司驾，改库部为司库，金部为司金，仓部为司储，比部为司计，祠部为司禋，膳部为司膳，虞部为司虞，水部为司水。将作大匠为监，少匠为少监。至德二载十二月敕：“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并官名，一切依故事。”于是侍中、中书令、兵吏部等并仍旧。罢郡为州，复以太守为刺史。

正第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 已上职事官。王。 爵。《武德令》有天策上将，九年省。

从第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 开府仪同三司及特进不带职事官者，朝参禄俸并同职事，仍隶吏部也。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已上职事官。骠骑大将军、 武散官。嗣王、郡王、国公。 爵。

正第二品

特进、 文散官。辅国大将军、 武散官。开国郡公、 爵。《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加开国之称也。上柱国。 勋官。《武德令》有尚书令，龙朔二年省。自是正第二品无职事官。

从第二品

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府牧、大都督、 扬、幽、潞、陕、灵。大都护、 单于、安西，已上职事官。光禄大夫、 文散官，镇军大将军、 武散官。开国县公、 爵。

柱国。 勋官。

正第三品

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 旧班在左相上，《开元令》移在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 旧班正四品上，大历二年升。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左右英武六军大将军、左右千牛卫大将军、 自左右卫已下，并为武职事官。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 《武德令》，礼部次吏部，兵部次之，民部次之。贞观年改以民部次礼部，兵部次之。则天初又改以户部次吏部，礼部次之，兵部次之。太子宾客、旧兼职无品，《开元前令》定入官品也。太常卿、宗正卿、 天宝初升入正三品也。太子詹事、左右散骑常侍、 旧班从三品，广德年升。内侍监、 唐初旧制，内侍省无三品官，内侍四员，秩四品。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玄宗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艺承恩遇，特置内侍监两员，秩三品，以授之。中都督、上都护、 已上除八大将军，并为文职事官。金紫光禄大夫、 文散官。冠军大将军、 武散官。怀化大将军、 显庆三年置，以授初附首领，仍隶诸卫也。上护军。 勋官。

从第三品

御史大夫、 旧班在秘书监九卿下，《开元令》移在上。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监、诸卫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龙武将军、下都督、上州刺史、京兆河南太原等七尹、 旧雍、洛长史从四品上，景云二年加秩为从三品也。五大都督府长史、 旧从四品上，景云二年加秩为从三品。大都护府副都护、 旧正四品上，《开元令》加入从三品。亲王傅、 已上并职事官。诸卫羽林、千牛龙武将军为武，余并为文。

银青光禄大夫、 文散官。开国侯、 爵。云麾将军、 武散官。归德将军、 显庆三年置，以授初附首领，仍隶诸卫也。护军。 勋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长史、司马，九年省也。

正第四品上阶

门下侍郎、中书侍郎、 旧正四品下阶，《开元令》加入上阶也。尚书左丞、 永昌元年进为正三品，如意元年复旧，吏部侍郎、 武德七年省诸司侍郎，吏部郎中为正四品上。贞观三年复置侍郎，其吏部郎中复旧为五品下。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内率、左右监门率府率、中州刺史、军器监、 武德初为正三品，七年省，八年复置，九年又省，十年复置北都军器监。上都护府副都护、上府折冲都尉、 《武德令》统军正四品下，后改为折冲都尉。《垂拱令》始分为上中下府，改定官品。自此已上职事官。率及折冲为武，余并为文也。正议大夫、 文散官也。开国伯、 爵。忠武将军、 武散官。

上轻车都尉。 勋官。

正第四品下阶

尚书右丞、 永昌元年进为从三品，如意元年复旧。诸司侍郎、太子右庶子、左右谕德、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中郎将、亲勋翊卫羽林中郎将、下州刺史、《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品，下州刺史，从四品上。《贞观令》，一切为下州，加入正四品下。自此已上职事官。中郎将为武，余并为文也。通议大夫、 文散官。壮武将军。 武散官。

从第四品上阶

秘书少监、八寺少卿、殿中少监、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内率、监门副率、太子亲勋翊卫中郎将、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子仆、内侍、大都护亲王府长史、 已上职事官。府率、中郎将为武，余并为文。太中大夫、 文散官。宜威将军、 武散官。轻车都尉。 勋官。

从第四品下阶

国子司业、少府少监、将作少匠、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大都督府大都护府亲王府司马、上州别驾、 已上职事文官。《武德令》，上州别驾正五品上。二十三年为长史，前上元年，复置别驾，定入从四品也。中府折冲都尉、 武职事官。

中大夫、 文散官。明威将军。 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从事中郎，九年省。

正第五品上阶

谏议大夫、御史中丞、 《武德令》，从五品上。《贞观令》，加入正五品上，五年又加入四品。如意元年复旧也。国子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都水使者、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奉先会昌县令、 武德元年，敕万年、长安令为正五上。七年定令，改为从五品。贞观初复旧也。亲勋翊卫羽林郎将、中都督府上都护府长史、亲王府谘议参军事、 《武德令》，正五品下也。军器少监、太史少监、亲王府典军、 已上职事官。郎将、典军为武，余并为文。《永徽令》，亲王典军从四品下。《垂拱令》改入五品也。中散大夫、 文散官。开国子、 爵。定远将军、 武散官。上骑都尉。 勋官。

正第五品下阶

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药奉御、太子亲勋翊卫郎将、内常侍、中都督上都护府司马、中州别驾、下府折冲都尉、 已上职事官。郎将、折冲为武，余并为文也。 朝议大夫、 文散官。宁远将军。 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军谘祭酒，九年省。

从第五品上阶

尚书左右诸司郎中、 《武德令》，吏部郎中正四品上，诸司郎中正五品上。贞观二年，并改为从五品上也。秘书丞、 《武德令》，正五品上。《永徽令》改也。著作郎、太子洗马、殿中丞、尚衣尚舍尚乘尚辇

奉御、献陵昭陵恭陵桥陵八陵令、 《武德》，诸陵令从七品下，永徽二年加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已后诸陵并相承依献、昭二陵也。亲王府副典军、下都督府上州长史、下州别驾、 已上职事官。典军为武，余并为文也。朝请大夫、 文散官。开国男、 爵。

游击将军、 武散官。骑都尉。 勋官。旧有太公庙令，武德年七品下，永徽二年加从五品上，开元二十四年省也。

从第五品下阶

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内给事太子典内、 旧正六品上，《开元令》改。

下都督府上州司马、 《武德令》，上治中正五品下。贞观初改。亲王友、 《武德令》，正五品下也。宫苑总监、上牧监、上府果毅都尉、已上职事官。果毅为武散，余并为文。驸马都尉、奉车都尉、 并武散官。驸马自近代已来，唯尚公主者授之。奉车，有唐已来无其人。朝散大夫、 文散官。游击将军。 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主簿、记室、参军，九年省。《神龙令》有库谷、斜谷监也。

正第六品上阶

太学博士、 《武德令》，从六品上，贞观年改。太子詹事府丞、太子司议郎、太子舍人、中郡长史、 《武德令》，中州别驾从五品上，贞观年改也。太子典膳药藏郎、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令、 武德元年敕，雍州诸县令阶从五品上，七年定令改。亲王府掾属、 《武德令》，从五品下也。武库中尚署令、《武德令》依上署令，从七品下，太极年改武库令阶，开元年改中尚令阶。诸卫左右司阶、中府果毅都尉、镇军兵满二万人已上司马、 已上职事官。司阶、果毅为武，余并为文也。亲勋翊卫校卫、 卫官。朝议郎、 文散官。昭武校尉、 武散官。骁骑尉。 勋官。

正第六品下阶

千牛备身左右、 卫官已上、王公已下高品子孙起家为之。太子文学、下州长史、 武德中，下州别驾，正六品，贞观二十三年，改为长史丞。永淳元年，诸州置别驾官。天宝八载停别驾，下郡置长史。后上元二年，诸州置别驾，不废下府长史也。中州司马、 《武德令》，中州治中，从五品下，《贞观令》改。内谒者监、中牧监、上牧副监、 已上文职事官。上镇将、 武职事官。《武德令》，从四品下也。承议郎、 文散

官。

昭武副尉。 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诸曹参军事，九年省也。

从第六品上阶

起居郎、起居舍人、尚书诸司员外郎、 《武德令》，吏部员外郎正六品上，诸司员外郎正六品下。贞观二年改。八寺丞、大理司直、国子助教、 《武德令》，从七品上。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秘书郎、 《武德令》，正七品上。著作佐郎、 《武德令》，正七品下。侍御医、 《武德》、《乾封令》，正七品上。《神龙令》，从六品下。开元改。诸卫羽林长史、两京市署令、 武德四年进为从五品上，七年定令，复旧也。下州司马、 《武德令》，中下州治中，正六品下。亲王文学、主簿、记室、录事参军、 《武德令》，亲王府文学已上，并正六品下也。诸州上县令、 已上交职事官。诸率府左右司阶、 武职事官。镇军兵不满二万人司马、 文职事官。左右监门校尉、亲勋翊卫旅帅、 卫官。奉议郎、 文散官。振威校尉、 武散官。飞骑尉。 勋官。

从第六品下阶

侍御史、 旧从七品上，《垂拱令改》。少府将作国子监丞、太子内直典设宫门郎、太公庙令、司农寺诸园苑监、沙苑监、下牧监、宫苑总监副、互市监、中牧副监、 已上文职事官。下府果毅都尉、 武职事官。亲王府校尉、 卫官。通直郎、 文散官。振威副尉。 武散官。

正第七品上阶

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左右千牛卫长史、尚食尚药直长、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率府长史、军器监丞、诸州中县令、京兆河南太原府司录参军事、大都督大都护府录事参军事、亲王府诸曹参军、 已上文职事官。《武德令》，亲王府功曹、仓曹、户曹、兵曹参军事，从五品下；骑曹、铠曹、田曹、士曹、水曹参军事等，七品下也。中镇将、 武职事官。《武德令》，从五品下。太子千牛、亲勋翊卫队正副队正、 已上卫官。朝请郎、 文散官。

致果校尉 武散官。云骑尉。 勋官。

正第七品下阶

尚衣尚舍尚乘尚辇直长、太子通事舍人、内寺伯、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府诸曹参军、中都督上都护府录事参军事、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诸卫左右中候、上府别将、 《武德令》，别将正五品上，后改为果毅。圣历三年复置别将。上府长史、 《武德令》，统军长史正八品下也。上镇副、 《武德令》，从五品下。下镇将、 《武德令》，正六品下。下牧副监、 已上职事官。中候、别将、镇副、镇将为武，余并为文也。宣德郎、 文散官。致果副尉。 武散官。《武德令》又有天策上将府参军事，九年省。又有盐池盐井盐、诸王百司问事谒者。

从第七品上阶

殿中侍御史、 《武德》至《乾封令》，并正八品上，垂拱年改。左右补阙、太常博士、太学助教、 《武德令》，从八品下也。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尚书都事、九寺主簿、太子詹事主簿、太子左右内率监门率府长史、太子侍医、太子三寺丞、都水监丞、诸州中下县令、亲王府东西阁祭酒、 《武德令》，正六品下。

京县丞、 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会昌、太原、晋阳。下都督府上州录事参军、中都督上都护府诸曹参军事、中府别将长史、中镇副、 《武德令》，正六品下。已上职事官。别将、镇副为武，余并为文。左右监门直长、勋卫、太子亲卫、 已上卫官。朝散郎、 文散官。翊麾校尉、 武散官。武骑尉。 勋官。

从第七品下阶

太史丞、 监局同。御史台少府将作国子监主簿、 御史台、国子监主簿、旧正八品，《垂拱令》改。掖庭令、宫闱令、上署令、 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官、左藏令、乘黄、典客、上林、太仓、平准、常平、左尚、右尚、典牧。《武德令》有太庙、诸陵、典农、中尚、都水、常平。其左尚、典牧本中署，右尚本下署，开元初改之也。诸州下县令、 天宝五载，一切为中下县。诸陵署丞、 永徽二年加秩。旧有太庙署丞，武德为九品，永徽二年加秩，从七品上，开元年省也。司农寺诸园郤副监 神龙令有诸冶副监宫苑总监丞，下都督府诸曹参军，太子内坊丞 旧正八品上开元初改亲王国令旧规，流内正九品，太极年改。

公主家令 旧规，流内正八品，太极年改。上州诸参军事、下府别将长史、下镇副、 《武德令》，从六品下。诸屯监、 《武德令》有芳醞监，《神龙令》有漆园监。诸率府左右中候、镇军满二万人以上诸曹判

司、 已上职事官。别将、镇副、中候为武，余并为文也。太子左右监门直长、亲王府旅帅、诸折冲府校尉、 已上卫官。《武德令》，诸府校尉，正六品下也。宣议郎、 文散官。翊麾副尉。 武散官。

正第八品上阶

监察御史、 旧从八品上，《垂拱令》改。协律郎、诸卫羽林龙武军录事参军事、中署令、 钩盾、右藏、职染、掌治，《武德令》有衣冠署令。中州录事参军事、太医博士、太子典膳药藏丞、军器监主簿、武库署丞 旧从八品下，开元初改。两京市署丞、上牧监丞、 《武德令》，从八品下，《神龙令》有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监丞。镇军不满二万人以上诸曹判司、 已上文职事官。翊卫、太子勋卫、亲王府执仗执乘亲事、(已上卫官。给事郎、 文散官。宣节校尉。 武散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典签，九年省。

正第八品下阶

奚官内仆内府局令、下署令、 太卜、廪牺、珍羞、良醞、掌醢、守宫、武器、车府、司仪、崇玄、导官、中右校、左校、甄官、河渠、弩坊、甲坊。《神龙令》又有干、楫二署令也。诸卫羽林龙武诸曹参军事、中州诸司参军事、亲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府参军事、《武德令》，亲王府参军，从七品下，《雍州》行参军，正八品上。尚药局司医、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丞、太子内直宫门丞、太公庙丞、诸宫农圃监、互市监丞、司竹副监、司农寺诸园苑监丞、灵台郎、 已上文职事官。诸卫左右司戈、上戍主、 已上武职事官。《武德令》有中镇长史。备身、 卫官。征事郎、 文散官。宣节副尉。 武散官。

从第八品上阶

左右拾遗、太医署针博士、四门助教、 《武德令》，以九品上。左右千牛卫录事参军、下州录事参军、 《武德令》有中下州诸司参军事。诸州上县丞、中牧监丞、 《武德令》，正八品上。京县主簿、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率府录事参军、中都督府上都护府参军、亲王府行参军、《武德令》，正八品上。京兆河南太原大都督府博士、 《武德令》，雍州博士，从八品下。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丞、 《武德令》有盐池盐井监丞，《神龙令》有太和监丞。保章正、 已上文职事官。太子翊卫诸府旅帅、 已上卫官。《武德》、《乾封令》，诸府旅帅，正七品下。承奉郎、 文散官。御侮校尉。 武散官。

从第八品下阶

大理评事、律学博士、太医署丞、医监、太子左右春坊录事、左右千牛卫诸曹参军、内谒者、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率府诸曹参军事、太子诸署令、掖庭宫围局丞、太史都水监主簿、 太史为局则省主簿。中书门下尚书都省兵吏部考功礼部主事、 旧从九品上，开元二十四年改七司入八品，其省内诸司依旧。上署丞、 《武德令》有芳醞监丞。下都督府上州参军事、中都督府上州博士、诸州中县丞、诸王府典签、 《武德令》，正八品下。

京县尉、亲王国大司农、 旧规，流内正第七品，开元初改。公主家丞、 旧规，流内正第九品，开元初改。诸屯监丞、上关令、上府兵曹、上镇仓曹兵曹参军事、 《武德令》有下镇长史。挈壶正、 已上文职事官。

中戍主、上戍副、永府左右司戈、 已上武职事官。太子备身、亲王府队正、 已上卫官。承务郎、 文散官。御侮副尉。 武散官。

正第九品上阶

校书郎、 《永徽令》加入从八品下，《垂拱令》复旧。太祝、太子左右内率监门府录事参军、太子内方典直、中署丞、典客署掌客、亲勋翊卫府羽林兵曹参军事、岳渎令、诸津令下牧监丞、 《武德令》，正八品下。《神龙令》有漆园丞，《开元前令》有沙苑丞。诸州中下丞、中郡博士、 《武德令》，正九品下。

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主簿、武库署监事、 已上并文职事官。《武德令》有天策上将府录事。其武库监事，从九品下，太极年改也。儒林郎、 文散官。仁勇校尉。 武散官。

正第九品下阶

正字、 《永徽令》改入上阶，《垂拱令》复旧。太子校书、 《永徽令》改入上阶、《垂拱令》复旧。奚官内仆内府局丞、下署丞、尚食局食医、尚药局医佐、尚乘局奉乘司库司廪、太史局司辰、典厩署主乘、太子左右内率监门率府诸曹参军事、太子三寺主簿、詹事府录事、 龙朔年置桂坊录事，咸亨年省。太子亲勋翊府兵曹参军事、诸州下县丞、诸州上县中县主簿、中州参军事、 《武德令》，正九品上。下州博士、《武德令》，中下州博士，从九品上，下州博士，从九品下。京兆河南

太原府诸县尉、上牧主簿、诸宫农圃监丞、中关令、中府兵曹、亲王国尉、 旧规，流内正八品，开元初改。《武德令》有亲王府镇事及司阁。上关丞、 《武德令》有上津尉。诸卫左右执戟、中镇兵曹参军、下戍主、 已上职事官。执戟戍主为武，余并为文。诸折冲府队正、 卫官。登仕郎、文散官。仁勇副尉。 武散官。

从第九品上阶

尚书诸司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主事、奉礼郎、律学助教、太子正字、弘文馆校书、太史司历、太医署医助教、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将作监录事、都督都护府上州录事市令、宫匹总监主簿、中牧监主簿、《永徽令》有监漕。

诸州中下县主簿、上县中县尉、下府兵曹、 已上并职事文官。文林郎、文散官。陪戎校尉。 武散官。

从第九品下阶

内侍省主事、国子监亲王府录事、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崇文馆校书、书学博士、算学博士、门下典仪、太医署按摩咒禁博士、太卜署博士、太医署针助教、太医署医正、太卜署卜正、太史局监候、亲王国丞、 旧规，流内正第九品，开元初改从正流内。掖庭局宫教博士、太子诸署丞、太子典食署丞、太子厩牧署典乘、诸监作诸监事计官、太官署监膳、太乐鼓吹署乐正、大理寺狱丞、下州参军事、 《武德令》，中下州行参军，正九品，下州参军，从九品上。中州下州医博士、诸州中县下县尉、京县录事、下牧监主簿、下关令、中关丞、诸卫羽林长上、公主邑司录事、诸津丞、、下镇兵曹参军、 《武德令》有诸桥诸堰丞。诸率府左右执戟、 已上职事官。长上、执戟为武，余并为文。亲王府队副、诸折冲府队副、 已上卫官。将仕郎、 文散官。陪戎副尉。 武散官。

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祆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余亦罢之。

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近代已

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员，各理所掌。五品已下，旧制吏部尚书进用。自隋已后，则中书门下知政事官访择闻奏，然后下制授之。三品已上，德高委重者，亦有临轩册授。自神龙之后，册礼废而不用，朝迁命官，制敕而已。六品已上，吏部选拟录奏，书旨授之。

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天宝三载，又置崇玄学，习《道德》等经，同明经例。自余或临时听敕，不可尽载。其秀才，有唐已来无其人。

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左右卫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朗将、　已上四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赞善大夫、洗马、国子博士、尚书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　已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议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　已上六品。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太学助教、　　已上七品。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　已上八品。为清官。自外各以资次迁授。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用循资格以注拟六品已下选人。其后每年虽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

武散官，旧谓之散位，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自隋改用开府仪同三司已下。贞观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

以门资出身者，诸嗣王郡王出身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周亲出身六品上。皇太后大功亲、皇后周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亲、皇太后小功缌麻亲、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亲、皇太子妃周亲从七品上。其外戚各依服属降宗亲二阶叙。诸娶郡主者出身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出身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

八品下。三品以上廕曾孙，五品以上廕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

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九品上。明经出身，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从九品上。进士、明法出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若通二经已外，每一经加一等。

勋官预文武选者，上柱国正六品上叙，以下递降一阶。凡入仕之后，迁代则以四考为限。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一考上下，进二阶。五品已上非恩制所加，更无进之令。

自武德至乾封，未有泛阶之恩。应入三品者，皆以恩旧特拜，入五品者多依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已上，奏取进止，每年量多少进叙。余并依本品授官。若满三计至，即一切听入。至乾封元年，文武普加二阶。永淳元年二月敕："文武官累积劳效，计至五品。一计至者，多未甄擢。再计至者，随例必升，贤愚一贯。自今已后，一计至已上，有在官清慎，状迹灼然，材堪应务者，所司具状录奏，当与进阶。若公正无闻，循默自守，及未经任州县官者，虽频经计至，不在加阶之限。即为恆例。"弘道元年，又普加一阶。乃有九品职事及三卫阶高者，并入五品。则天朝，泛阶渐多，始令仕经八考，职事六品者许入。万岁通天元年敕："自今已后，文武官加阶应入五品者，并取出身，已历十二考已上，进阶之时，见居六品官。其应入三品人，出身已二十五考以上，进阶见居三品官。"无几，入五品又加至十六考。神功元年制"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出身，不得任清资要官。应入三品，不得进阶"。开元已来，伎术者经二十考，三省都事及主事、录事十八考，亦听叙。吏部检历任阶考，判成录奏。每制之日，应入三品五品者，皆令人参趁。或是远方牧宰、诸司闲职，赍持金帛赠遣主典，知加阶令史，乃有受纳万数者。台省要职，以加位为荣，亦有遣主典钱帛者。

旧例，开府及特进，虽不职事，皆给俸禄，预朝会，行立在于本品之次。光禄大夫已下，朝散大夫已上，衣服依本品，无禄俸，不预朝会。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每当上之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扃钥执鞭帽者。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

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阶爵之外，更为节级。周置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

仪同三司等十一号。隋文帝因周之旧，更增损之。有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起正二品，至七品，总十一等，用赏勋劳。炀帝又改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十一等，以代都督已上。又增置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五尉，以至从九品。武德初，杂用隋制，至七年颁令，定用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从七品。贞观十一年，改上大将军为上护军，大将军为护军，自外不改，行之至今。

永微已后，以国初勋名与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渐相错乱。咸亨五年三月，更下诏申明，各以类相比。武德初光禄大夫比今日上柱国，左光禄大夫比柱国，右光禄大夫及上大将军比上护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将军比护军，银青光禄大夫及上开府比上轻车都尉，正议大夫及开府比轻车都尉，通议大夫及上仪同三司比上骑都尉，朝请大夫及仪同比骑都尉，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武德初，以诸道军各事繁，分置行台尚司省。其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令一人， 正第二品。掌管内军人，总判省事。仆射一人， 从第二品，三品任置。掌贰令事。左丞一人， 正第四品下。右丞一人， 正第四品下。掌分司纠正省内。都事一人，从第七品上。主事四人， 从第九品上，诸司主事并同。并掌同京省。兵部尚书一人， 正第四品，诸尚书并同。兼掌吏部事。司勋郎中一人， 正第五品上，诸郎中并同。主事一人。考功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兵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驾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民部尚书一人，兼掌礼部事。礼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膳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度支郎中一人，主事二人。仓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工部郎中一人，主事一人。屯田郎中一人，主事一人。每郎中兼京省二司。 各有令史、书令史及掌固，并流外。食货监一人，正第八品下，诸监同。掌膳羞、财物、宾客、铺设、音乐、医药事。丞二人。 正第九品下，诸监丞同。农圃监一人，掌仓廪、园圃、柴炭、刍藁、运漕之事。丞四人。武器监一人，掌兵仗、厩牧之事。丞二人。百工监一人，掌舟车及营造杂作之事。丞四人。 各有录事及府史、典事、掌固等，并流外。诸道行台尚书省， 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令一人，从第二品。掌同陕东道大行台。仆射一人， 正第

三品，左右任置。丞一人， 左右任置。左丞从四品上，右丞从四品下。都事二人， 正第八上。

主事二人。兵部尚书一人， 从第三品，诸尚书同。兼掌吏部、礼部事。考功郎中一人， 从第五品上，诸郎中并同。主事二人， 从第九品下，诸主事同。

膳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兵部郎中二人，主事二人。民部尚书一人，兼掌刑部、工部。仓部郎中二人，主事二人。刑部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屯田郎中一人，主事二人。 每郎中兼掌京省三司，各有令史、书令史、掌固，并流外也。食货监一人， 从八品上，武器监同。兼掌农圃监事，丞一人。兼掌百工监事，丞二人。 两监各有录事、府史、典事、掌固等，并流外。

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又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其左一右一护军府护军各一人，正第四品下。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副护军各二人， 从四品下。长史各一人， 从七品下。录事参军各一人，从八品，有录事及府史，并流外。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军事各一人。 并正九品下，各有府史，并流外。统军各五人，别将各十人，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各减统军三人，别将六人。余职员同左一右一府。其左右亲事府统军各一人， 正四品下。掌率左右别将、侍卫陪从。长史一人， 正八品下。录事参军事各一人， 正九品上，有录事及府史，并流外。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军事各一人。 并正九品下，各有府史，并流外。 左别将各一人，右别将各一人， 正五品下。掌率亲事以上侍卫陪从。其帐内府职员品秩，与统军府同。又有库直及驱咥直， 库直隶亲事府，驱咥直隶帐内府。

各于左右内选才堪者，量事置之。

武德四年，太宗平洛阳之后，又置天策上将府官员。天策上将一人，掌国之征讨，总判府事。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并掌通判府事。军谘祭酒二人，谋军事，赞相礼仪，宴接宾客。典签四人，掌宣传导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复教命。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掌书疏表启，宣行教命。功曹参军事二人，掌官员假使、仪式、医药、选举、考课、禄恤、铺设等事。仓曹参军二人，掌粮廪、公廨、田园、厨膳、过所等事。兵曹参军事二人，掌兵士簿帐、差点等事。骑曹参军事二人，掌马驴杂畜簿帐及牧养支料草粟等事。铠曹参军事二人，

掌戎仗之事。士曹参军事二人，掌营造及罪罚之事。　六曹并有令史。书令史。参军事六人，掌出使及杂检校之事。其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及天策上将，太宗在藩为之。及升储，并省之。山东道行台，武德五年省。余道九年省。

志第二十三 职官二

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 谓之三师，并正一品。后汉初，太傅置府僚。至周、隋，三师不置府僚，初拜于尚书省上。隋炀帝废三师之官。武德复置 ，一如隋制。

三师，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然非道德崇重 ，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 谓之三公，并正一品。魏、晋至北齐，三公置府僚。隋初亦置府僚，寻省府僚，初拜于尚书省上 ，唐因之。武德初，太宗为之，其后亲王拜三公，皆不视事，祭祀则摄者行也。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大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扫除。

尚书都省 龙朔二年，改为中台，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神龙初复。

尚书省领二十四司。 六尚书，各分领四司。

尚书令一员。 正二品。武德中，太宗为之，自是阙而不置。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其属有六尚书：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礼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务，皆会而决之。

左右仆射各一员， 从二品。龙朔二年，改为左右匡，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左右相，开元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复为左右仆射。掌统理六官，纲纪庶务，以贰令之职。自不置令，仆射总判省事。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左右丞各一员。 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龙朔改为左右肃机，咸亨复，永昌元年，升为从三品也，如意元年，复四品也。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右丞阙，则并行之。右丞管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若左阙，右丞兼知其事。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左右司郎中各一员。 并从五品上。隋置，武德初省。贞观初，复置。龙朔二年，改为左右丞务，咸亨复也。左司郎中，副左丞所管诸司事，省署钞目，勘稽失，知省内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阙，则并行之。

左右司员外郎各一员。　天后永昌元年，置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神龙初省，后复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掌副十有二司之事，以举正稽违，省署符目焉。

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　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县，县下乡，皆曰符也。

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　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也。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关、刺、移。　关，谓关通其事；刺，谓刺举之；移，谓移其事于他司。移则通判之官皆连署也。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钞之。若急速者，不出其日。若诸州计奏达于京师，量事之大小与多少，以为之节。凡京师诸司，有符、移、关、牒下诸州者，必由于都省以遣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硃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差，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凡尚书省官，每日一人宿直。都司报废直簿，转以为次。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其务繁，不在此例。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皆以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则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审之。连署封印，附计帐，使纳于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若有隐漏不同，皆附于考课焉。

主事六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八人，书令史三十六人，亭长六人，掌固十四人。　凡令史掌案文簿，亭长、掌固检校省门户仓库□事陈设之事也。

吏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神龙复为吏部尚书也。侍郎二员。　正四品上。隋炀帝大业三年，尚书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贰尚书之职，并正四品。国家定令，诸曹侍郎降为正四品下，唯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龙朔改为司列少常伯，咸亨复。总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置侍郎一员也。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凡选授之制，每岁集于孟冬。去王城五百里

之内以上旬，千里之内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书、侍郎，分为三铨。　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中铨、东铨也。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谓身、言、书、判。其优长者，有可取焉。三实，谓德行、才用、劳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　五品已上，以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授其官。六品已下，量资任定。其才职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其有历职清要，考第颇深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即否。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官。凡注官，若官资未相当，及以为非便者，听至三注。凡伎术之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凡同司联事勾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亲。凡皇亲诸亲及军功，兼注员外郎。凡注拟，必先具官阶团甲，送门下以闻。　注官，阶高拟卑曰“行”，阶卑拟高曰“守”。三铨注拟讫，皆当铨团甲，过左右仆射。若中铨、东铨，则过尚书讫，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然后进甲以闻，听旨授而施行焉。若左右仆射门下批官不当者，别改注，亦有重执而上者也。凡大选，终于季春之月，　若选人有身在军旅，则军中试书判，封送吏部。亦有春中下解而后集，谓之春选。若优劳人，有敕则有处分及即与官者，并听非时选，一百日内注拟之。所以定九流之品格，补万方之阙政，官人之道备焉。

郎中二员，　并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列大夫，咸亨、光宅并隋曹改也。员外郎二员。　并从六品上。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阶品。凡叙阶二十有九，品在都序，自一品至九品，品有上下，凡散官四品已下，九品已上，并于吏部当番上下。　其应当番四十五日。若都省须人送符，诸司须人者，并兵部、吏部散官上。经两番已上，听简入选。不第者，依番名不过五六也。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廕，有以秀孝，有以劳考，有除免而复叙者，皆循法以申之，无或枉冒。凡应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别制而进之，不然则否。凡文武百僚之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齿。凡京司有常参官、　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供奉官、　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尽名供奉官。诸司长官、清望官、四品已下八品已上清官。每日以六品已上清官两人，待制于衙。　供奉官、宿卫官不在此例。凡授四品已下清望官，才职相当，不应进让。凡职事官应觐省及移疾，不得过程。年七十已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凡内外官有清白著闻，应以名荐，则中书门下改授，五品已上，量

加升进，六品已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迁转。若第二第三等人，五品已上，改日稍优之。六品已下，秩满听选，不在放限。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凡诸司置直，皆有定数。　诸司诸色有品直官。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行李之命。簿书景迹，功赏殿最，具员皆与员外郎分掌之。郎中一人掌小铨，亦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选。其校试铨注，与流内铨略同。其吏部、兵部、礼部、考功、都省、御史台、中书、门下，谓之前八司，其余则曰后行。凡择流外，取工书、计，兼颇晓时务。　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每经三考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　小铨，旧委郎中专知。开元二十五年，又敕铨试讫留放，皆尚书侍郎定之也。员外郎一人掌判南曹。　曹在选曹之南，故谓之南曹。每岁选人，有解状、簿书、资历、考课，必由之以核其实，乃上三铨。其三铨进甲则署焉。员外郎一人裳判曹务。凡预太庙斋郎帖试，如贡举之制。

司封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隋曰主爵郎，武德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司封大夫，光宅改司封郎中也。司封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

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司封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国之封爵，凡有九等。　　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万户。二曰郡王，从一品，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五曰县公，从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六曰县侯，从三品，食邑一千户。七曰县伯，正四品，食邑七进户。八曰县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户。九曰县男，从五品，食邑三百户。凡名山大川，及畿内诸县，皆不以封。至郡公有余爵，听回授子孙。其国公皆特封。凡天下观有定数。每观立三纲，以道德高者充。凡三元诸斋日，修金录、明真等斋。凡道士、女道士簿籍，三年一造。凡外命妇之制，皇之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视正一品。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视从一品。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王母妻，为妃。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其夫、子之品。若两有官爵者，从其高。若内命妇，一品之母，为正四品郡君；二品之母，为从四品郡君；三品四品之母，并为正五品县君。凡妇人，不因夫及子而别加邑号，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为某品郡君，县君、乡君亦然。凡庶子，有五品已上官，皆封嫡母。无嫡母，封所生母。凡二王后夫人，

职事五品已上，散官三品已上，王及国公母妻，朝参各视其夫及子之礼。凡亲王，孺人二人，视正五品，媵十人，视正六品。嗣王、郡王及一品，媵十人，视从六品。二品，媵八人，视正七品。三品及国公，媵六人，视从七品。四品，媵四人，视正八品。五品，媵三人，视从八品。降此外皆为妾。凡皇家五等亲，及诸亲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书籍，每三年一造。除附之制，并载于宗正寺。

司勋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隋曰司勋郎，武德初乃加“中”字。龙朔改为司勋大夫，咸亨复也。司勋员外郎二员， 从六品上。主事四人， 从九品上。

令史三十三人，书令史六十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勋，十有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十一转为柱国，比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比正三品。九转为护军，比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比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比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比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比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比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比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比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比从七品。凡有功效之人，合授勋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后奏拟。

考功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二年改为司绩大夫，咸亨初乃复。考功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龙朔改为司绩员外郎，咸亨复。主事三人， 从八品上。

令史十三人，书令史二十五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内外文武官，量远近以程之有差，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其检覆同者，皆以功过上使。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其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其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其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其七曰都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其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其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其十曰雠校精审，明为刊定，为校正之

最。其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其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其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其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其十五曰详录典正，辞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其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其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勾检之最。其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其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其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其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其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其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其二十四曰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其二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作，为市司之最。其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其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而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别可加尚，及罪虽成殿，情状可矜，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量定。内外官从见任改为别官者，其年考从日申校，百司量其闲剧，诸州据其?舷隆＝□贾□耍□杂卸厂蓿□段奁涔Γ□灰□涫□９□□谙蓿□嗵□拷□Ｆ淞魍夤伲□舅玖科湫心芄□□□⑺牡瓤嫉诙□憬□□７睬籽□次溃□杂锌嫉凇？嫉谥□校□杂腥□取Ｎ乐魉Ｂ□缛□乐□肌Ｆ浼嗝拧⑫Ｎ尽⒅背ι□缰魉ｅ□肌７糙忠橹□ǎ□胖□ǔ洌□陨笃涫拢□晕□罕稹?

户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隋为民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改为户部。明庆元年改为度支，龙朔二年改为司元太常伯，光宅元年改为地官尚书，神龙复为户部。侍郎二员。 正四品下。因隋已来改易名位，皆隋尚书也。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

郎中二员， 从五品上。员外郎二员， 从六品上。郎中、员外，自隋已来，随曹改易。主事四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五人，书令史三十四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分理户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为贡赋之差。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迨八百焉。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凡三都之县，在内曰京县，城外曰畿，又望县有八十五

焉。其余则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凡天下之户，量其资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恆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军府州。若俱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步二百有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园宅之地亦如之。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授。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多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凡官人及勋，授永业田。凡天下诸州有公廨田，凡诸州及都护府官人有职分田。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州土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冬起输，孟春而纳毕。本州纳者，季冬而毕。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凡岭南诸州税米，及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而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焉。凡京司文武职事官，皆有防阁。凡州县官僚，皆有白直。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具品数如白直。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凡食封，皆传于子孙。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陈其贡篚于殿廷。凡京都诸县令，每季一朝。

度支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改为司度大夫，咸亨复。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令史十六人，书令史三十三人，

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租赋多少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途之利。每岁计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而节其迟速。凡和籴和市，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

金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珍大夫，咸亨复。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三人， 从九品上。令史八人，书令史二十一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颁其节制，而司其簿领。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用之。内外官私，悉用大者。凡库藏出纳，皆行文榜，季终会之。若承命出纳，则于中书、门下省覆而行之。百司应请月俸，符牒到，所由皆递覆而行之，乃置木契，与应出物之司相合。凡官私互市，物数有制。凡缣帛之类，有长短、广狭、端疋、屯綟之差。凡赐十段，其率绢三疋，布三端，绵三屯。若杂彩十段，则丝布二疋，□二疋，绫二疋，缦四疋。若赐蕃客锦彩，率十段则锦一张，绫二疋，缦三疋，绵四屯。凡遣使覆囚，则给时服。若诸使经二年不还，亦如之。凡时服称一具者，全给之，一副者，减给之。正冬之会，称束帛有差者，皆赐绢，五品已上五疋，六品已下三疋，命妇视其夫、子。

仓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度大夫，咸亨复也。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 从九品上。令史九人，书令史二十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岁再给之。乃置木契一百枚，以与出给之司合。诸司官人及诸色人应给食者，皆给米。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即迁官者，通计前禄，以充后数。凡都已东租纳含嘉仓，自含嘉转运以实京太仓。自洛至陕为陆运，自陕至京为水运，置使，以监充之。凡王公已下，每岁田苗，皆有簿书。凡义仓所以备岁不足，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

礼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隋旧。龙朔改为司礼太常伯，光宅改为春官尚书，神龙复也。侍郎一员。 正四品下。名因随曹改易也。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

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 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实，而升为第。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其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廕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其郊社斋郎简试，如太庙斋郎。其国子监大成十二员，取明经及第人聪明灼然者，试日诵千言，并口试，仍策所习业，十条通七，然后补充。各授散官，依旧令于学内习业，以通四经为限。

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隋曰仪曹郎，武德改礼部郎中员外，龙朔为司礼大夫司礼员外，咸亨复。主事二人， 从八品上。 令史五人，书令史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贰尚书、侍郎。举其仪制，而辨其名数。凡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三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四曰嘉礼，其仪五十；五曰凶礼，其仪一十有八。凡元日，大陈设于含元殿，服衮冕临轩，展宫县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并朝服陪位。大会之日，陈设如初。凡冬至，大陈设如元正之仪。其异者，无诸州表奏祥瑞贡献。凡元正、冬至大会之明日，百官、朝集使等皆诣东宫庆贺。凡千秋节，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参。凡诸蕃国来朝，皆设宫县之乐及黄麾仗。若蕃国使，则减黄麾之半。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诸王妃、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讫，皆拜太庙。凡祥瑞，皆辨其名物。有大瑞、上瑞、中瑞，皆有等差。凡太阳亏，所司预奏，其日置五鼓五兵于太社，而不视事。百官各素服守本司，不听事。过时乃罢。月蚀，则击鼓于所司。若五岳、四镇四渎崩竭，皆不视事三日。凡二分之月，三公巡行山陵，则太常卿为之副。凡百官拜礼，各有差。致敬之士，若非连属，应敬之官相见，或自亲戚者，各从其私礼。凡乐，有五声、八音、六律、六吕，陈四悬之度，分二舞之节，以和人伦，以调节气，以享鬼神，以序宾客。凡私家不得设钟声。三品已上，得备女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居大功已上丧，受册及之官，虽有鼓皆给铜印，有鱼符之制。 并出于门下省。 凡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天子、皇后、太子已下之服， 事在《舆服志》也。凡百僚冠笏、伞幌、珂珮，各有差。常服亦如之。凡凶服，不入公门。凡授都督、刺史阶未入五品者，并听著绯珮鱼，离任则停。凡文武官赴朝诣府，导从各有差。凡职事官薨卒，有赙赠、柳翣、碑碣，

各有制度。

祠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禋大夫，咸亨复。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五人，书令史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皇地祇、州、宗庙为大祀。 祀天地皆以祖宗配享。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大祀，皇帝亲祭，则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为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凡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皆祀前习礼、沐浴，并给明衣。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六品已下达于庶人，祭祖祢而已。凡国有封禅之礼，则依圆丘方泽之神位。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 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别敕设斋，应行道并官给料。凡国忌日，两京大寺各二，以散斋僧尼。文武五品已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天下州府亦然。凡远忌日，虽不废务，然非军务急切，亦不举事。余如常式。

膳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膳大夫，咸亨复也。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及藏冰食料之事。

主客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隋曰司蕃郎，武德改主客郎中，龙朔为司蕃大夫，咸亨复。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二王之后，酇公、介公。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

兵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南朝谓之五兵尚书，隋曰兵部尚书。龙朔改为司戎太常伯，咸亨复。侍郎二员。 正四品下。龙朔为司戎少常伯，咸亨复。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

制命。凡中外百官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凡选授之制，每岁集于孟冬。去王城五百里以上旬，千里之内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尚书、侍郎分为三铨。　尚书为中铨，侍郎分东西。凡试能有五，　五谓长垛、马步射、马枪、步射、应对。互有优长，即可取之。较异有三。三谓骁勇、材艺及可为统领之用也。审其功能，而定其留放，所以录才艺、备军国、辨虚冒、叙勋劳也。然后据其资劳，量为注拟。　五品已上送中书门下，六品已下量资注定。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其等第申省。凡官阶注拟团甲进甲，皆如吏部之制。凡大选，终于季春之月，所以约资叙之浅深，审才略之优劣，军国之用在焉。

郎中二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戎大夫，咸亨复也。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主事四人，　从八品下。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郎中一员掌判帐及天下武官之阶品，卫府之名数。凡叙阶有二十九。将军之阶。　具于叙目。凡叙阶之法，一如文散官之制。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并载于诸卫之职。凡应宿卫官，各从番第。凡千牛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备身，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五考，本司随文武简试听选。　四品，谓诸司侍郎、左右庶子也。凡殿中省进马，取左右卫三卫及高廕，简仪容可观者补充，简试同千牛例。仆寺进马，亦如之。五品已下、七品已上，五年，多至八年，年满简送吏部。不第者，如初。无文，听以武选。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勋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择其资廕高者，为亲卫，其次者，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又次者，为翊卫及率府之勋卫，又次者，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又次者，为亲王府之执仗乘。量远迩以定其番第。应补之人，周亲已上有犯刑戮者，配令兵部上下。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皆纳资。凡左右卫之三卫，分为五仗。凡王公已下，皆有亲事帐内，限年十八已下，举诸州率万人以充之。皆限十周年，则听其简试。文理高者送吏部，其余留本司，全下者退还本色。凡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卫曰骁骑，左、右骁卫曰豹骑，左、右武卫曰熊渠，左、右威卫曰羽林，左、右领军卫曰射声，左、右金吾卫曰佽飞。东宫左、右卫率府曰超乘，左、右司御率府曰旅贲，左、右清道率府曰直荡。总名曰卫士。皆取六品已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凡三年一简点，成丁而入，六十而免。量其远迩，以定番第。凡卫士，各立名簿。其三年已来征防差遣，仍定优劣为三第。每年正月十日送本府印记，仍录一道送本卫府。若有差行上番，折冲府据簿而发之。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已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

马。若父兄子弟，不并遣之。若祖父母老疾，家无兼丁，免征行及番上。其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番集之日，府官率而课试。凡左、右金吾卫，有角手，诸卫有弩手，左、右羽林军有飞骑及左右万骑、彍骑。天下诸军，有健兒。皆定其名籍，每季上中书、门下。凡关内，有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天下诸州差失，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擢补主帅以领之。其义征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如不足，以自备，贫富必以均焉。凡诸州军府应行兵之名簿，器物之多少，皆申兵部。军散之日，亦录其存亡多少，以申而勘会之。凡诸道回兵粮Я之物，衣资之费，皆令所在州县分而给之。郎中一人掌判簿，以总军戎差遣之名数。凡天下节度使有八，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平州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　节度名与所管军镇名，并见《地理志》也。凡亲王总戎，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节以统军，置木契以行。凡将帅出行，兵满一万人已上，置长史、司马、仓曹兵曹胄曹等参军各一人。五千人已上，减司马。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每军各有仓、兵、胄三参军。其横海、高阳、唐兴、恆阳、北平等五军，皆本州刺史为使。凡镇，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司马、仓兵二曹参军。五千人已下，减司马。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子总官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总管已下，二年一替；押官随兵交替。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傔人，别奏以从之。凡幸三京，即东都南、北卫，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统之。若在都，则京城亦如之。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钺，辞齐太公庙讫，不宿于家。临军对寇，士卒不用命，并得专行其罚。既捷，及军未散，皆会众而书劳与其费用，乃告太庙。元帅凯旋之日，皆使郊劳。有司先献捷于太庙，又告齐太公庙。员外郎一人掌贡举及杂请之事。凡贡举，每岁孟春，亦与计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举。凡科之优劣，勋获之等级，皆审其实而受叙焉。员外郎一人掌判南曹。每岁选人，有解状、簿书、资历、考课。必由之以核其实，乃上三铨。进甲则署焉。

职方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域大夫也。员外郎一员， 正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

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埸之争讼者，举而正之。凡天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四十五。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凡州县城门及仓库门，须有备守。

驾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舆大夫也。员外郎一人， 从六品上。

主事三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而监牧六十有五，皆分使统之。若畜养之宜，孳生之数，皆载于太仆之职。凡诸卫有承直之马，凡诸司有备运之牛，皆审其制，以定数焉。

库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库大夫也。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五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军州戎器、仪仗。凡元正、冬至陈设，并祠祭丧葬所贡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数，量其缮造之功，以分给焉。

刑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隋初改都官尚书，又改为刑部。龙朔改为司刑太常伯，光宅改为秋官尚书，神龙复也。侍郎一员。 正四品下。龙朔为司刑少常伯。

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

郎中二员， 从五品上。隋曰宪部郎，武德为刑部郎中，龙朔改为司刑大夫。

员外郎二员， 从六品上。主事四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九人，书令史三十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贰尚书、侍郎，举其典宪，而辨其轻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禁卫，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贼盗，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

狱，而大凡五百条。令，二十有七篇，分为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曰官品职员，八祠，九户，十选举，十一考课，十二宫卫，十三军防，十四衣服，十五仪制，十六卤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赋役，二十仓库，二十一厩牧，二十二关市，二十三医疾，二十四狱官，二十五营缮，二十六丧葬，二十七杂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以尚书、御史台、九寺、三监、诸军为目。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乃立刑名之制五焉：一笞，二杖，三徒，四流，五死。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而断狱之大典，有十恶、八议、五听、六赃。赎配之典，具在《刑法志》。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覆。凡死罪，枷而杻。妇人及流徒，枷而不杻。官品及勋散之阶第七已上，锁而不枷。在京诸司，则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当司断之。若金吾纠获，亦送大理。凡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皆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若犯恶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一覆奏。凡京城决囚之日，减膳彻乐。每岁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决死刑。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月日及休假，亦如之。凡犯流罪已下，应除免官。当未奏，身死者，免其追夺。流移之人，皆不得弃放妻妾，及私遁还乡。至六载，然后听仕。即本犯不应流而特配流者，三载已后听仕。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凡禁囚，五日一虑。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凡在京诸司见禁囚，每月二十五已前，本司录其所犯及禁时月日，以报刑部，凡国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于阙下，命卫尉树金鸡，待宣制讫，乃释之。

都官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改司仆大夫，咸亨复。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发人，书令史十二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配役隶，簿隶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蕃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民，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年六十及废疾，虽赦令不该，亦并免为蕃户，七十则免为良人，任所乐处而编附之。凡初被没有伎艺者，各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

比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计大夫。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四人。书令史二十七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凡内外官料

俸，以品第高下为差。外官以州县府之上中下为差。凡税天下户钱，以充州县官月料，皆分公廨本钱之利。羁縻州所补汉官，给以当土之物。关监之官，以品第为差。其给以年支轻货。镇军司马，判官俸禄，同京官。镇戍之官，以镇戍上中下为差。凡京师有别借食本，每季一申省，诸州岁终而申省，比部总勾覆之。凡仓库、出内、营造、佣市、丁匠、功程、赃赎、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牧，亦勾覆之。

司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曰司门大夫。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则州给之。而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亦给。

工部尚书一员， 正三品。南朝谓之起部。有所营造，则置起部尚书，毕则省之。隋初改置工部尚书。龙朔为司平太常伯，光宅改为冬官尚书，神龙复旧也。侍郎一员。 正四品下。龙朔为司平少常伯。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

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平大夫也。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凡京师、东都有营缮，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

屯田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田大夫也。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

级，咸取决焉。诸屯田役力，各有程数。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凡当屯之中，地有良薄，岁有丰俭，各定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凡京文武职事官，有职分田。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亦准此。凡在京诸司，有公廨田，皆视其品命而审其分给。

虞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虞大夫。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藁。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藁及茭草。其柴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蕃客，并于农隙纳之。

水部郎中一员，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川大夫。员外郎一员， 从六品上。

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总而举之。凡天下水泉，三亿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其在遐荒绝域，迨不可得而知矣。其江、河，自西极达于东溟，中国之大川者也。其余百三十五水，是为中川。其又千二百五十二水，斯为小川也。若渭、洛、汾、济、漳、淇、淮、汉，皆互达方域，通济舳舻，从有之无，利于生人者也。凡天下造舟之梁四， 河则蒲津、大阳、河阳，洛则孝义也。石柱之梁四， 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木柱之梁三， 皆渭川，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

门下省

秦、汉初，置侍中，曾无台省之名。自晋始置门下省，南、北朝皆因之。龙朔改为东台，光宅改为鸾台，神龙复。

侍中二员。 隋曰纳言，又名侍内。武德为纳言，又改为侍中。龙朔改东台左相，光宅元年改为纳言，神龙复为侍中。开元元年改为黄门

监，五年复为侍中。天宝二年改为左相。至德二年复改为侍中。武德定令，侍中正三品，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升为正二品。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

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凡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凡法驾行幸，则负宝而从。大朝会、大祭祀，则板奏中严外办，以为出入之节。舆驾还宫，则请解严，所以告礼成也。凡大祭祀，皇帝致斋，既朝，则请就斋室。将奠，则奉玉及币以进。盥手，则取匜以沃。洗爵，则酌罍水以奉。及赞酌泛齐，进福酒以成其礼焉。若享宗庙，则进瓒而赞酌郁酒以祼。既祼，则赞酌醴齐。其余如飨神祇之礼。藉田，则奉耒以赞事。凡诸侯王及四夷之君长朝见，则承诏而劳问之。临轩命使，册后及太子，则承诏以命之。凡制敕慰问外方之臣及征召者，则监其封题。若发驿遣使，则给其传符，以通天下之信。凡官爵废置，刑政损益，皆授之于记事之官。既书于策，则监其记注焉。凡文武职事六品已下，所司进拟，则量其阶资，校其才用，以审定之。若拟职不当，随其优屈，退而量焉。

门下侍郎二员。　隋曰黄门侍郎。龙朔为东台侍郎，咸亨改为黄门侍郎，垂拱改为鸾台侍郎，天宝二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四月复为门下侍郎。武德定令，中书门下侍郎，同尚书侍郎，正四品上。大历二年九月敕升为正三品也。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若大祭祀，则从升坛以陪礼。皇帝盥手，则奉巾以进。既帨，则奠巾于篚，奉瓠爵以赞献。凡元正、冬至天子视朝，则以天下祥瑞奏闻。

给事中四员。　正五品上。隋曰给事郎，置四员，位次门下侍郎。武德定令，曰给事中。龙朔改为东台舍人，咸亨复。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凡发驿遣使，则审其事宜，与黄门侍郎给之；其缓者给传，即不应给，罢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职官，所司奏拟，则校其仕历浅深，功状殿最，访其德行，量其才艺；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则白侍中而退量

焉。若弘文馆图书之缮写、雠校，亦课而察之。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听其讼，与御史、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

录事四人， 从七品上。主事四人， 从八品下。令史十一人，书令史二十二人，甲库令史七人，传制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修补制敕匠五人。

左散骑常侍二人。 从三品。魏、晋置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其后用人或杂，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散骑侍郎，置常侍四人，从三品，掌陪从朝直。炀帝又省之。武德初，以为加官。贞观初，置常侍二人，隶门下省。明庆二年，又置二员，隶中书省，始有左右之号，并金蝉珥貂。左常侍与侍中左貂，右常侍与中书令右貂，谓之八貂。龙朔为左侍极，咸亨复。广德二年五月，升为正三品，加置四员。兴元元年正月，左右各加一员。贞元四年正月敕，依旧四员也。常侍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宝应二年敕，左右散骑常侍各置参官两人，令自拣择闻奏，参典亦置两人，后省。

谏议大夫四员。 秦、汉曰谏大夫，光武加议字。隋于门下省置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武德四年敕置四员，正五品上。龙朔改为正谏大夫，神龙复。大历四年敕只四员，正五品上。龙朔七年三月敕，其谏议四员，内供奉不得为正员。至贞元四年五月十五日敕，谏议分为左右，加置八员，四员隶门下为左，会昌二年十一月中书奏：隋于门下省置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历二年门下中书侍郎升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官。其谏议大夫望升为正四品下，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阙。向后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敕可之。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

起居郎二员， 从六品上。古无其名，隋始置起居舍人二员。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明庆中又置起居舍人，始与起居郎分在左右。龙朔二年改为左史，咸亨复。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史，神龙复也。

楷书手三人。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 自汉献帝后，历代帝王有起居注，著作编之，每季为卷，送史馆也。

左补阙二员， 从七品上。左拾遗二员。 从八品上。古无此官名。天后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记言书事，每切于旁求；补阙拾遗，未弘于注选。瞻言共理，必藉众才，寄以登贤，期之进善。宜置左右补阙各二员，从七品上，左右拾遗各二员，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立次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员，通前五员。大历四年，补阙、拾遗，各置内供奉两员。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补阙、拾遗，宜各置两员也。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讷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

典仪二员。 从九品。南齐有典仪录事一员，梁有典仪之官，后省。皇朝又置典仪二人，隶门下省。初用人皆轻，贞观末，李义府为之，自是用士人为之。赞者十二人。 隋太常、鸿胪二寺，皆有赞者，皇朝因置之，隶门下省，掌赞唱，为行事之节。分番上下，谓之番官。典仪掌殿上赞唱之节，及殿廷版位之次。凡国有大礼，侍中行事，及进中严外办之版，皆赞相焉。

城门郎四员。 从六品上。汉有城门校尉，掌京城诸门启闭之节。隋改校尉为城门郎，置四员，从六品，皇朝因之也。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门仆八百人。 门仆，晋代有之。皇朝隶城门局，分番上下，掌送管钥。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启闭之节，奉出纳管钥。开则先外而后内，合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凡皇城宫城合门之钥，先酉而出，后戌而入；开门之钥，后丑而出，夜尽而入。京城合门之钥，后申而出，先子而入；开门之钥，后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时而有命启闭，则诣阁覆奏。

符宝郎四员。 从六品上。周有典瑞之职，秦有符玺令，汉曰符玺郎。两汉得秦六玺及传国玺，后代传之。隋置符玺郎二员，从六品。天后恶玺字，改为宝。其受命传国等八玺文。并改雕宝字。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又改为符宝，从玺文也。令史二人，书令史三人，主宝六人，主符三十人，主节十八人。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八宝：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凡大朝会，则捧宝以进于御座。车驾行幸，则奉宝以从于黄钺之内。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铜鱼符，所以

起军旅，易守长。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三曰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鱼符之制，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　左者在内，右者在外。行用之日，从第一为首，后事须用，以次发之，周而复始。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传符之制，太子监国曰双龙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东方曰青龙之符，西方曰驺虞之符，南方曰硃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 左者进内，右者付外。

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佩以为饰。刻姓名者，去官而纳焉；不刻者，传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监国，则王畿之内，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镇守，则左右各十。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则请而佩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　《周礼》之制，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节，即汉使所持者是也。

弘文馆：　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宋有玄、史二馆，南齐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皆著撰文史，鸠聚学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馆，后改为弘文馆。后避太子讳，改曰昭文馆。开元七年，复为弘文馆，隶门下省。学士。学士无员数，自武德已来，皆妙简贤良为学士。故事，五品已上称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学士，不定员数。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自垂拱已后，皆宰相兼领，号为馆主，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　从九品上。令史二人，楷书手三十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学之制焉。

中书省　秦始置中书谒者，汉元帝去“谒者”二字。历代但云中书。后周谓之内史省，隋因为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一员。炀帝改为内书省。武德复为内史省，三年改为中书省。龙朔改为西台，光宅改为凤阁，神龙复为中书省。开元元年改为紫微省，五年复旧。

中书令二员。　　汉、魏品卑而付重。魏置监、令各一员，历南朝不改。隋省监，置令二人，正三品。隋文帝废三公府僚，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隋曰内书令。武德日内史令，寻改为中书令。龙朔为西台右相，咸亨复为中书令。光宅为凤阁令。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为中书令。天宝改为右相，至德二年复为中书令。本正三

品，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与侍中同升正二品，自后不改也。

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佐天子而执大政也。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凡大祭祀群神，则从升坛以相礼。享宗庙，则从升阼阶。亲征篡严，戒敕百僚，册命亲贤，临轩则使读册。若命之于朝，则宣而授之。凡册太子，则授玺。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　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预议国政者，云与宰相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贞观十七年，李勣为太子詹事，特诏同知政事，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是，仆射常带此称。自余非两省长官预知政事者，亦皆以此为名。永淳中，始诏郭正一、郭待举、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旨平章事。自天后已后，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厘尚书省而已。总章二年，东台侍郎张文瓘，西台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著之入衔。自是相承至今。永淳二年，黄门侍郎刘齐贤知政事，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

中书侍郎二员。　汉置中书，掌密诏，有令、仆、丞、郎四官。魏曰中书郎，晋加“侍”字。隋置内书省，改为内书侍郎，正四品。武德初为内史侍郎，三年改为中书侍郎。龙朔、光宅、开元，随曹易号。至德复为中书侍郎。武德定令，与尚书侍郎俱第四品。大历二年九月，与门下侍郎共升为正三品也。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凡临轩册命大臣，令为之使，则持册书以授之。凡四夷来朝，监轩则受其表疏，升于西阶而奏。若献贽币，则受之以授于所司。

中书舍人六员。　正五品上。曹魏于中书置通事一人，掌呈奏按章。高贵乡公于通事下加“舍人”二字。晋于中书置舍人、通事各一人。自魏、晋、齐、梁，诏诰皆出于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通事舍人但掌呈奏而已。或通事有文字者，别敕知诏诰。至梁武，制诰专令舍人掌之，兼去“通事”二字，但云中书舍人。隋曰内史舍人，置八员，掌制诰，品第六。寻升五品上。炀帝改内书舍人，置四员。武德初为内史舍人，三年，改为中书舍人。龙朔、光宅、开元，随曹改易。

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

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凡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国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贺，亦如之。凡册命大臣于朝，则使持节读册命之。凡将帅有功及有大宾客，皆使劳问之。凡察天下冤滞，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凡百司奏议，文武考课，皆预裁焉。

主书四人， 从七品上。主事四人， 从八品下。令史二十五人，书令史五十人，传制十人，亭长十八人，修补敕匠五十人。

右散骑常侍二员， 从三品。右补阙二员， 从七品上。右拾遗二员， 从八品上。起居舍人二员。 从六品上。右常侍、补阙、拾遗。掌事同左省。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通事舍人十六人。 从六品上。通事舍人，奏谒者之官也。掌宾赞、赞受事，隶光禄勋。晋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隶中书。东晋曰通事舍人。隋因晋制，置十六人，从六品上，又为通事谒者。武德初，废谒者台，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隶四方馆，属中书省也。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节。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凡军旅之出，则命受慰劳而遣之。既行，则每月存问将士之家，以视其疾苦。凯旋，则郊迓之，皆复命。凡致仕之臣，与邦之耋老，时巡问亦如之。

令史十人，亭长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

集贤殿书院： 开元十三年置。汉、魏已来，职在秘书。梁于文德殿内藏聚群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隋平陈之后，写群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外阁。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熹至隋，皆秘书掌国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及太宗在藩府时，有秦府学士十八人。其后弘文、崇文二馆皆有。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驾在东都，于丽正殿置修书使。十二年，驾在东都，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其大明宫所置书院，本命妇院，屋宇宏敞。永泰元年三月，诏仆射裴冕等十三人，每日于集贤书院待诏。

集贤学士。 初定制以五品已上官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每宰

相为学士者，为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学士知院事一人， 开元初，以褚无量、马怀素、元行冲相次知乾元殿写书，及在丽正，乃有使名。张说代元行冲，改院为集贤，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说恳让大字，诏许之。自是，每以宰相一人知院事。

副知院事一人， 初，宰相张说知院事，以左常侍徐坚为副知院事，因为故事。

判院一人， 初在乾元殿，刊正官一人判事，其后因之。押院中使一人。自乾元殿写书，则置掌出入，宣进奏，兼颂中官，监守院门，掌同宫禁。侍讲学士， 开元初，褚无量、马怀素侍讲禁中，名为侍读。其后康子元为侍讲学士。

修撰官，校理官， 并无常员，以官人兼之。待制官， 古之待诏金马门是。留院官，检讨官。 皆以学士别敕留之。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 并开元五年置。知书官八人， 开元五年置，掌分四库书。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拓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 并开元六年置。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史馆： 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史官。 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以纪言动、历数之事。到后汉明帝，如当时名士入东观，撰《光武纪》，而史官因以他官兼之。魏明帝始置著作郎，专掌国史，隶中书。晋改隶秘书省，因而不改。贞观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监修国史。 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修撰直馆。 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元和六年，宰相裴垍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从之。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满直一人，熟纸匠六人。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

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

知匭使。　天后垂拱二年，置匭以达冤滞。其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延恩，西曰申冤，南曰招谏，北曰通玄。所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盖古善旌、诽谤木之意也。天宝九年，改匭为献纳。乾元元年，复名曰匭。垂拱已来，常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内，而晨出之也。

翰林院。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内教坊。　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习艺馆。　本名内文学馆，选宫人有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教习宫人。则天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以事在禁中故也。

秘书省。　隶中书之下。汉代藏书之所，有延阁、广内、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内，掌兰台秘书图籍。后汉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属太常寺，掌禁中图书秘文，后并入中书。至晋惠帝，别置秘书寺，掌中外二阁图书。梁武改寺为省。龙朔改为兰台，光宅改为麟台，神龙复为秘书省。

秘书监一员， 从三品。监之名，后汉桓帝置，魏、晋不改。后周谓之外史下大夫。隋复为秘书监，从第三品。炀帝改为秘书令，武德复为监。龙朔改为兰台太史，天授改为麟台监，神龙复为秘书监也。少监二员， 从四品上。少监，隋炀帝置。龙朔改为兰台侍郎，天授为麟台少监，神龙复为秘书少监。比置一员，太极初增置一员也。丞一员。 从五品上。魏武帝置，丞二人。隋置一人，正第五品也。

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之贰，丞掌判省事。

秘书郎四员。 从六品上。校书郎八人， 正九品上。正字四人， 正九品下。主事一人， 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秘书郎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经库类十，史库类十三，子库类十四，集库类三。 事在《经籍志》。

著作局： 龙朔为司文局。著作郎二人， 从五品上。龙朔为司文郎中，咸亨复也。佐郎四人， 从六品上。校书郎二人， 正九品上。正字二人， 正九品下。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

司天台： 旧太史局，隶秘书监。龙朔二年改为秘阁局，久视元年改为浑仪监。景云元年改为太史监，复为太史局，隶秘书。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敕，改太史监为司天台，改置官属，旧置于子城内秘书省西，今在永宁坊东南角也。监一人， 从三品。本太史局令，从五品下。乾元元年改为监，升从三品，一如殿中秘书品秩也。少监二人。 本曰太史丞，从七品下。乾元升为少监，与诸司少监卿同品也。

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 其属有司历二人，掌造历。保章正一人，掌教。历生四十一人。监候五人，掌候天文。观生九十人，掌昼夜司候天文气色。灵台郎二人， 掌教习天文气色。天文生六十人。挈壶正二人。 掌知漏刻。司辰七十人，漏刻典事二十二人，漏刻博士九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典钟一百一十二人，典鼓八十八人，楷书手二人，亭长、掌固各四人。自乾元元年别置司天台。改置官吏，不同太史局旧数，今据司天职掌书之也。

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预焉。每季录所见灾祥，

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每年预造来年历，颁于天下。五官正五员， 正五品。乾元元年置五官，有春、夏、秋、冬、中五官之名。丞二员， 正七品。主簿二员， 正七品。定额直五人，五官灵台郎五员， 正七品。旧灵台郎，正八品下，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事具《天文志》也。五官保章正五员， 正七品。五官司历五员， 正八品。旧司历二人，从九品上，掌国之历法，造历以颁四方。其历有《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天下之测量之处，分至表准，其详可载，故参考星度，稽验晷影，各有典章。五官监候五员， 正八品。五官挈壶正五员， 正九品。五官司辰十五员。 正九品。旧挈壶正二员，从八品下。司辰十七人，正九品下。皆掌知漏刻。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以告中星昏明之候也。五官礼生十五人，五官楷书手五人，令史五人，漏刻博士二十人， 漏刻之法，孔壶为漏，浮箭为刻。其箭四十有八，昼夜共百刻。冬夏之间，有长短。冬至之日，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分秋分之时，昼夜各五十刻。秋分之后，减昼益夜，凡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后，减夜益昼，九日减一刻。二至前后，加减迟，用日多。二分之间，加减速，用日少。候夜以为更点之节。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也。典钟、典鼓三百五十人，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历生五十五人，漏生四十人，视品十人。 已上官吏，皆乾元元年随监司新置也。

志第二十四 职官三

御史台　　秦、汉曰御史府，后汉改为宪台，魏、晋、宋改为兰台，梁、陈、北朝咸曰御史台。武德因之。龙朔二年改名宪台。咸亨复。光宅元年分台为左右，号曰左右肃政台。左台专知京百司　　，右台按察诸州。神龙复为左右御史台。延和年废右台，先天二年复置，十月又废也。

大夫一员，　正三品。秦、汉之制，御史大夫、副丞相为三公之官。魏、晋之后，多不置大夫，以中丞为台主。隋讳中　，复大夫，降为正四品。《武德令》改为从三品。龙朔改为大司宪，咸亨复为大夫。光宅分台为左、右，置左、右台大夫。及废右台，去“左”“右”字。本从三品，会昌二年十二月敕：“大夫，秦为正卿，汉为副相，汉末改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著之于令。”中丞二员。　　正四品下。汉御史台有二丞，掌殿内秘书，谓之中丞。汉末改为御史长史，后汉复为中丞。后魏改为中尉正，北齐复曰中丞。后周曰司宪中大夫。隋讳中，改为持书御史，为从五品。武德因之。贞观末，避高宗名，改持书御史为中丞，置二员。龙朔改为司宪大夫，咸亨复为中丞。本正五品上，会昌二年十二月敕：“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长。今九寺少卿及诸少监、国子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为正四品下，与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于令。”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则与刑部尚书参择之。凡国有大礼，则乘辂车以为之导。

侍御史四员。　从六品下。御史之名，《周官》有之，亦名柱下史。秦改为侍御史。后周曰司宪中士，隋为侍御史，品第七。武德品第六也。掌纠举百僚　，推鞫狱讼。 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台事，知公廨杂事，次一人知西推，一人知东推也。

凡有别付推者，则按其实状以奏。若寻常之狱，推讫断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　，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则冠法冠，衣硃衣纁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凡三司理事，则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直于朝堂受表。若三司所按而非其

长官，则与刑部郎中员外、大理司直评事往讯之。

主簿一人， 从七品下。录事二人， 从九品下。主簿掌印及受事发辰，勾检稽失。 兼知官厨及黄卷。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 ，书令史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六人， 从七品下。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八人。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幸，则于卤簿中纠察非违 ，具服从于旌门，视文物有所亏阙，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监察御史十员， 正八品上。贞观初，马周以布衣进用，大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自此因置里行之名。龙朔元年，以王本立为监察里行也。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 ，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

殿中省 魏初置殿中监，隋初改为殿中局，炀帝改为殿内省，武德改为殿中省。龙朔改为中御府，咸亨复为殿中省。

监一员， 从三品。魏初置，品第二。梁品第三。隋品第四。武德品第三也。

少监二员， 从四品上。丞二人， 从五品上。主事二人， 从九品上。

令史四人，书令史十二人，亭长、掌固各八人。殿中监掌天子服御，总领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舍、尚辇六局之官属，备其礼物，供其职事。少监为之贰。凡听朝，则率其属执伞扇以列于左右。凡大祭祀，则进大珪、镇珪于壝门之外。既事，受而藏之。凡行幸，则侍奉于仗内，骖乘以从。若元正、冬至大朝会，则有进爵之礼。丞掌副监事，兼勾检稽失，省署抄目。主事掌印及知受事发辰。

尚食局：奉御二人， 正五品下。隋初为典御，又改为奉御。直长五人，正七品上。食医八人。 正九品下。奉御掌谨其储供，辨名数。直长为之贰。若进御，必辨其时禁。春肝，夏心，秋肺，冬肾，四季之月脾王，皆不可食。当进，必先尝。正、至大朝会飨宴，与光禄大夫视其品秩之差。其赐王公宾客，亦如之。诸陵月享，则视膳而献之。食医掌率主食王膳，以供其职。

尚药局：奉御二人， 正五品下。直长四人， 正七品上。书吏四人。侍御医四人， 从六品上。主药十二人，药童三十人。司医四人， 正八品下。

医佐八人， 正八品下。按摩师四人，咒禁师四人，合口脂匠四人，掌固四人。奉御掌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之事。直长为之贰。凡药有上、中、下三品，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合造之法，一君三臣九佐，别入五藏，分其五味。有汤丸膏散之用。诊脉有寸、关、尺之三部，医之大经。凡合和与监视其分剂，药成尝而进焉。侍御医，掌诊候调和。主药、药童，主刮削捣筛。

尚衣局：奉御二人， 从五品上。直长四人， 正七品下。书令史三人，书吏四人，主衣十六人，掌固四人。奉御掌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直长为之贰。凡天子之服冕十有三；一，大裘冕，二衮冕，一□冕，四毳冕，五黻冕，六玄冕，七通天冠，八武弁，九弁服，十介帻，十一白纱帽，十二平巾帻，十三翼善冠。事具《舆服志》。凡天子之大珪，曰珽，长三尺。镇珪，长尺有二寸。若有事于郊丘社稷，则出之于内。将享，至于中壝门，则奉镇珪于监而进之。既事，受而藏之。凡大朝会，则设案，服毕而彻之。

尚舍局：奉御二人， 从五品上。直工六人， 正七品下。书令史三人，书吏七人，掌固十人，幕士八十人。奉御掌殿廷张设、汤沐、灯烛、洒扫之事。直长为之贰。凡行幸，预设三部帐幕， 有古帐、大帐、次帐、小次帐、小帐，凡五等之帐为三部。其外置排城以为蔽扞。 排城，连板为之，板上画辟邪兽，表里皆漆之。凡大祭祀，有事于郊坛，则先设行宫于坛之东南向，随地之宜，将祀三日，则设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而设坐。若有事于明堂太庙，则设大次于东门，如郊坛之制。凡致斋则设幄于正殿西序及室内，俱东向，张于楹下。凡元正、冬至大朝会，则设斧扆于正殿。 施蹋席薰炉。朔望受朝，则施幄于正殿，帐裙顶带，方阔一丈四尺也。

尚乘局：奉御二人， 从五品上。直长一人， 正七品下。奉乘十八人， 正九品下。习驭五十人，掌闲五十人，兽医七十人。进马六人， 七品下。司库一人， 正九品下。司廪二人， 正九品下。书令史一人，书吏十四人。奉御掌内外闲厩之马，辨其粗良，而率其习驭。直长为之贰。一曰左右飞黄闲，二曰左右吉良闲，三曰左右龙媒闲，四曰左右抃騷闲，五曰左右騇騠闲，六曰左右天苑闲。开元时仗内六闲，曰飞龙、祥麟、凤苑、鵷刍□、吉良、六群等，号六厩马。凡秣马给料，以时为差。

凡外牧进良马，印以三花飞风之字而为志。奉乘掌率习驭、掌闲、驾士及秣饲之法。司库掌鞍辔乘具。司廪掌藁秸出纳。兽医掌疗马病。　初尚乘局掌六闲马，后置内外闲厩使，专掌御马。开元初，以尚乘局隶闲厩使，乃省尚乘，其左右六闲及局官，并隶闲厩使领之也。进马旧仪，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若大陈设，即马在乐悬之北，与大象相次。进马二人，戎服执鞭，侍立于马之左，随马进退。虽名管殿中，其实武职，用资廕简择，一如千牛备身。天宝八载，李林甫用事，罢立仗马，亦省进马官。十二载，杨国忠当政，复立仗马及进马官，乾元复省，上元复置也。

尚辇局：奉御二人， 从五品上。直长四人， 正七品下。尚辇二人，正九品下。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掌扇六人，掌翰二十四人，主辇三十二人，奉舆十二人，掌固四人。奉御掌舆辇，分其次序而辨其名数。直长为之贰。凡大朝会则陈于廷，大祭祀则陈于庙。凡大朝会，则伞二翰一，陈之于廷。　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尾扇，开元年初改为绣孔雀。若常听朝，皆去扇，左右各留其三，以备常仪。

内官

妃三人。　正一品。《周官》三夫人之位也。隋依周制，立三夫人。武德立四妃：一贵妃，二淑妃，三德妃，四贤妃，位次后之下。玄宗以为后妃四星，其一正后，不宜更有四妃，乃改定三妃之位：惠妃一，丽妃二，华妃三，下有六仪、美人、才人四等，共二十人以备内官之位也。三妃佐后，坐而论妇礼者也。其于内，则无所不统，故不以一务名焉。六仪六人， 正二品，《周官》九嫔之位也。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属以赞导后之礼仪。美人四人， 正三品，《周官》二十七世妇之位也。掌率女官，修祭祀宾客之事。才人七人， 正四品，《周官》八十一御女之位。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

宫官 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

尚宫二人， 正五品。司记二人， 正六品。典记二人， 正七品。 掌记二人， 正八品。女史六人。司言二人， 正七品。典言二人， 正八品。掌言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簿二人， 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 正八品。女史六人。司闱六人， 正六品。典闱六人， 正七品。掌闱六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司记掌印，凡宫内诸司簿书出入目录，审而付行焉。典记佐之，女

史掌执文书。司言掌宣传启奏。司簿掌宫人名簿廪赐。司闱掌宫闱管籥。

尚仪二人， 正五品。司籍二人， 正六品。典籍二人， 正七品。 掌籍二人， 正八品。女史十人，司乐四人， 正六品。典乐四人， 正七品。掌乐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司宾二人， 正六品。典宾二人，正七品，掌宾二人。 正八品。司赞二人， 正六品。典赞二人， 正六品。掌赞二人， 正六品。女史二人。尚仪之职，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之官属。司籍掌四部经籍、笔札几案。司东掌率乐人习乐，陈悬、拊击、进退。司宾掌宾客朝见、宴会赏赐。司赞掌朝见宴会赞相。

尚服二人， 正五品。司宝二人， 正六品。典宝二人， 正七品。 掌宝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衣二人， 正六品。典衣二人， 正七品。掌衣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饰二人， 正六品。典饰二人，正七品。掌饰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仗二人， 正六品。典仗二人， 正七品。掌仗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尚服之职，掌供内服用采章之数，总司宝、司衣、司饰、司仗四司之官属。司宝掌瑞宝、符契、图籍。司衣掌衣服首饰。司饰掌膏沐巾栉。司仗掌羽仪仗卫。

尚食二人， 正五品。司膳四人， 正六品。典膳四人， 正七品。 掌膳四人， 正八品。掌醞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醞二人， 正七品。典醞二人，， 正七品。女史二人。司药二人， 正六品。典药二人，正七品。掌药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饎二人， 正六品。 典饎二人， 正七品。掌饎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尚食之职，掌供膳羞品齐之数，总司膳、司醞、司药、司饎四司之官属。凡进食，先尝之。司膳掌制烹煎和。司醞掌酒醴枌饮。司药掌方药。司饎掌给宫人廪饩饭食、薪炭。

尚寝二人， 正五品。司设二人， 正六品。典设二人， 正七品。 掌设二人， 正八品。女史四人。司舆二人， 正六品。典舆二人， 正七品掌舆二人， 正八品。女史一人。司苑二人， 正六品。

典苑二人， 正七品。掌苑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司灯二人，正六品。典灯二人， 正七品。掌灯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尚寝之职，掌燕寝进御之次序，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四司之官属。司设掌帏帐茵席、扫洒张设。司舆掌舆辇伞扇羽仪。司苑掌园苑种植蔬果。司灯掌灯烛。

尚功二人， 正五品。司制二人， 正六品。典制二人， 正七品。 掌制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司珍二人， 正六品。典珍二人， 正七品。掌珍二人， 正八品。女史六人。司彩二人， 正六品。典彩二人， 正七品。掌彩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司计二人， 正六品。典计二人， 正七品。掌计二人， 正八品。女史二人。尚功之职，掌女功之程课，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四司之官属。司制掌衣服裁缝。司珍掌宝货。司彩掌缯锦丝枲之事。司计掌支度衣服、饮食、薪炭。

宫正一人， 正五品。司正二人， 正六品。典正二人， 正七品。 女史四人。宫正之职，掌戒令、纠禁、谪罚之事。司正、典正佐之。 右唐制定宫官六尚书、二十四司职事官，以备内职之数。

内侍省 《星经》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坐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职，皆内官也。前汉宫官，多用士人，后汉始用宦者为宫官。晋置大长秋卿为后宫官，以宦者为之。隋为内侍省，炀帝改为长秋监。武德复为内侍。龙朔改为内侍监，光宅改为司宫台，神龙复为内侍省也。

内侍四员。 从四品上。汉、魏曰长秋卿，梁曰大长秋，北齐曰中侍中，后周曰司内上士，隋曰内侍，置二人。炀帝曰长秋令，正四品。武德复为中侍。中官之贵，极于此矣。若有殊勋懋绩，则有拜大将军者，仍兼内侍之官。德宗置左、右神策、威远等禁兵，命中官掌之。每军置中尉一人，宦者为之。自李辅国、鱼朝恩之后，京师兵柄，归于内官，号左、右军中尉。将兵于外者，谓之观军容使。而天下军镇节度使，皆内官一人监之，事具《宦者传》也。内常侍六人。正 五品下。汉代谓之中常侍。内侍之职，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之事，总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五局之官属。内常侍为之贰。凡皇后祭先蚕，则相仪。后出，则为之夹引。

内给事八人， 从五品下。主事二人， 从九品下。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六人。内给事掌判省事。凡元正、冬至群臣朝贺中宫，则出入宣传。凡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其品秩，计其多少，春秋二时，宣送中书。

内谒者监六人， 正六品下。内谒者十二人， 从八品下。内寺伯二人。 正七品下。内谒者监掌内宣传。凡诸亲命妇朝会，所司籍其人数，送内侍省。内谒者掌诸亲命妇朝集班位。内寺伯掌纠察诸不法之事。岁大傩，则监其出入。

掖廷局：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三人， 从八品下。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监作四人， 从九品下。令史四人，计史二人，书令史八人。掖廷令掌宫禁女工之事。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公桑养蚕，会其课业。丞掌判局事。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监作掌监当杂作。

宫闱局：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令史三人，书吏六人，内阍人二十人，内掌扇十六人，内给使无常员。宫闱局令掌侍奉宫闱，出入管钥。凡大享太庙，帅其属诣于室，出皇后神主置于舆而登座焉。既事，纳之。凡宫人无官品者，称内给使。若有官及经解免应叙选者，得令长上，其小给使学生五十人，皆总其名籍，以给其粮廪。丞掌判局事。内给使掌诸门进物出纳之历。

奚官局：令二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书令史三人，书吏六人，药童四人。奚官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丞为之贰。凡宫人有疾病，则供其医药，死亡则供其衣服，各视其品命。仍于随近寺观，为之修福。虽无品，亦如之。凡内命妇五品已上亡，无亲戚于墓侧，三年内取同姓中男一人，以时主祭。无同姓，则所司春秋以少牢祭之。

内仆局：令二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驾士二百人。内仆令掌中宫车乘出入导引。丞为之贰。凡中宫有出入则令居左，丞居右，而夹引之。凡皇后之车有六，事在《舆服》也。内府局：令二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内府令掌中藏宝货，给纳名数。丞为之贰。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帛金银器于殿廷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亦如之。

太常寺　古曰秩宗，秦曰奉常，汉高改为太常，梁加“寺”字，后代因之。

卿一员， 正三品。梁置十二卿，太常卿为一。周、隋品第三。龙朔二年改为奉常，光宅改为司礼卿，神龙复为太常卿也。少卿二人。 正四品。隋置少卿二人，从四品。武德置一人，贞观加置一员。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官属，宿设乐悬，以供其事。宴会，亦如之。若三公行园陵，则为之副，公服乘辂备卤簿而奉其礼。若大祭祀，则先省牲器。凡太卜占国之大事及祭祀卜日，皆往莅之于太庙南门之外。凡仲春荐冰及四时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荐焉。凡有事于宗庙，少卿

帅太祝、斋郎入荐香灯，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将享，则兴良醞令实樽罍。凡备大享之器服，有四院。　　一曰天府院，二曰御衣院，三曰乐悬院，四曰神厨院。

丞二人，　从五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下。

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博士四人，　从七品上。谒者十人，赞引二十人。太祝六人，　正九品上。祝史六人。奉礼二人，　从九品上。

赞者十六人。协律郎二人，　正八品上。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太庙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太庙门仆，京、都各三十人。丞掌判寺事。凡大飨太庙，则修七祀于太庙西门之内。若祫享，则兼修配享功臣之礼。主簿掌印，勾检稽失，省署抄目。录事掌受事发辰。博士掌五礼之仪式，本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卿导赞其仪。凡公已下拟谥，皆迹其功行，为之褒贬。无爵称子，养德邱园，声实明著，则谥曰先生。大行大名，小行小名之。　古有《周书谥法》，《大戴礼谥法》，汉刘熙《谥法》一卷，晋张靖《谥法》两卷，又有《广谥法》一卷，梁沈约总聚古今谥法，凡有一百六十五称也。若大祭礼，卿省牲器，谒者为之导。若小祀及公卿大夫有嘉礼，亦命谒者以赞之。太祝掌出纳神主于太庙之九室，而奉享禘佩给之仪。凡国有大祭祀，凡郊庙之祝版，先进取署，乃送祠所。将事，则跪读祝文，以信于神；礼成而焚之。凡大祭祀，卿省牲而告充。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则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则瘞之；渎污，则沉之。奉礼郎掌朝会祭祀君臣之版位。凡樽卣之制，十有四，祭则陈之。祭器之位，簠簋为前，□钘次之，笾豆为后。大凡祭祀朝会，在位者拜跪之节，皆赞导之，赞者承传焉。又设牲榜之位，以成省牲之仪。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则主其威仪鼓吹之节而相礼焉。协律郎掌和六吕六律，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凡太乐，则监试之，为之课限。若大祭祀飨宴奏于廷，则升堂执麾以为之节制，举麾工鼓柷而后乐作，偃麾戛敔而后止。

两京郊社署：令各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上。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五人，门仆八人，斋郎一百一十人。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祷之礼。丞为之贰。凡大祭祀，则设神坐于坛上而别其位，立燎坛而先积柴。凡有合朔之变，则置五兵于太社，以硃丝絫之以俟变，过时而罢之。

诸陵署：令一人，　从五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

人，主辇四人，主药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陵户，乾，桥、昭四百人，献、定、恭三百人。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丞为之贰。凡朔望、元正、冬至，皆修享于诸陵。凡功臣密戚陪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列。诸太子陵令各一人， 从八品下。丞一人。 从九品下。

太乐署：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八人， 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丞为之贰。凡天子宫悬钟磬，凡三十六虡， 镈钟十二，编钟二二，编磬十二，共为三十六架。东方西方，磬虡起北，钟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钟虡次之。镈钟在编钟之间，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设巢、竽、笛、管、篪、埙、系于编钟之下。偶歌琴、瑟、筝、筑，系于编磬之下。其在殿廷前，则加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镦、歌箫、笳置于其上。又设登歌钟、节鼓、瑟、琴、筝、笳于堂上，笙、和、箫、篪于堂下。太子之廷，陈轩悬，去其南面镈钟、编钟编磬各三，凡九□，设于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凡宫悬之作，则奏文武舞，事在《音乐志》也。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凡大祭祀、朝会用乐，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终之次。在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 事具《音乐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乐，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乐，皆八成，享宗庙之乐，皆九成。其余祭祀，三成而已。 五音有成数，观其数而用之也。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

鼓吹署：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三人， 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四人， 从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之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凡大驾行幸，有夜警晨严之制。 大驾夜警十二部，晨严三通。太子诸王公卿已下，警严有差。凡合朔之变，则率工人设五鼓于太社。太傩，则帅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大医署：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医监四人， 从八品下。医正八人， 从九品下。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四人。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禁咒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凡医师、医工、医正疗人疾病，以其全

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

诸药医博士一人， 正八品上。助教一人， 从九品下。医师二十人，医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典药二人。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 医术，谓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也。

针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针助教一人， 从九品下。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其针名有九，应病用之也。

按摩博士一人， 从九品下。按摩师四人，按摩工十六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消息导引之法。

咒禁博士一人， 从九品下。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为厉者。

太卜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卜正二人， 从九品下。卜博士二人。 从九品下。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为之贰。 其法有四：一龟，二五兆，三易，四式。皆辨其象数，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凡国有祭祀，则率卜正、占者，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岁季冬之晦，帅侲子入宫中堂赠大傩。 赠，送也，堂中舞侲子，以送不祥也。

廪牺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廪牺令掌荐牺牲及粢盛之事。丞为之贰。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数。大祭祀，则与太祝以牲就榜位，太常卿省牲，则北面告腯，乃牵牲以授太官。

汾祠署：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上。汾祠令、丞，掌神祀、享祭、洒扫之制。

两京齐太公庙署：令各一人， 从七品下。丞各一人， 从八品上。令、丞掌开合、洒扫及春秋仲释尊之礼。

光禄寺 秦曰郎中令，汉曰光禄勋，掌宫殿门户。梁置十二卿，加“寺”字，除“勋”字，曰光禄卿，掌膳食，后因之。品第三。龙朔改为司膳寺正卿，光宅改为司膳寺卿，神龙复为光禄寺也。

卿一员， 从三品。少卿二人。 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醞、掌醢之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

为之贰。国有大祭祀，则省牲获，视濯涤。若三公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宴享，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

丞二人， 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

府十二人，史二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六人。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

太官署：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府四人，史人。监膳十人， 从九品下。主膳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掌固四人。太官令掌供膳食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与卿诣厨省牲镬，取明水于阴鉴，取明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师进馔者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宴享，九品已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视其品秩为之差降。国子监释奠，百官观礼，亦如之。凡突卫当上，及命妇朝参宴会者，亦如之。

珍羞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典书八人，饧匠五人，掌固四人。令掌庶羞之事，丞为之贰，以实笾豆。陆产之品，曰榛栗脯修，水物之类，曰鱼盐菱芡。辨其名数，会其出入，以供祭祀朝会宾客之礼也。

良醞署：令二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监事二人， 从九品下。掌醞三十人，酒匠十三人，奉觯一百二十人，掌固四人。令掌供奉邦国祭祀五齐三酒之事。丞为之贰。 五齐三酒，义见《周官》。郊祀之日，帅其属以实樽罍。若享太庙，供其郁鬯之酒，以实六彝。若应进者，则供春暴、秋清、酴□累、桑落等酒。

掌醢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府二人，史四人，主醢十人。令掌供醯醢之属，而辨其名物。丞为之贰。 凡鹿、兔、羊、鱼等四醢。

凡祭神祇，享宗庙，用菹醢以实豆。宴宾客，会百官，醢酱以和羹。

卫尉寺 秦置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梁置十二卿，卫尉加“寺”字，官加“卿”字。龙朔改为司卫寺，咸亨复也。

卿一员， 从三品。少卿二人。 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其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之属。

丞二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上。府六人，史十一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丞掌判寺事，辨器械出纳之数。主簿掌印，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

武库：令、 两京各一人，从六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府二人，史六人，监事一人， 正九品上。典事二人，掌固五人。令掌藏邦国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丞为之贰。凡亲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猳猪、雄鸡衅鼓。若太子亲征及大将出师，则用猳□。凡有赦，则先建金鸡，兼置鼓于宫城门之右。视大理及府县囚徒至，则挝其鼓。

武器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从九品下。府二人，史六人，监事一人， 从九品下。典事二人，掌固四人。令掌在外戎器，辨其名物，会其出入。丞为之贰。凡大祭祀大朝会及巡幸，则纳于武库，供其卤簿。若王公百官婚葬之礼，应给卤簿，亦供之。

守宫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府二人，史四人，监事二人，掌设六人，幕士一千六百人。令掌邦国供帐之属，辨其名物，会其出入。丞为之贰。凡大祭祀大朝会及巡幸，则设王公百官位于正殿南门外。

宗正寺 《星经》有宗正星，在帝座之东南。秦置宗正，掌宗属。梁置十二卿，宗正为一，署加“寺”字。隋品第二。光宅改为司属，神龙复之也。

卿一员， 从三品上。少卿二员。 从四品上。丞二人， 从六品上。

主簿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一人， 从九品上。府五人，史九人，亭长四人，掌固四人。卿之职，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少卿为之贰。九庙之子孙，继统为宗，馀曰族。凡大祭祀及册命朝会之礼，皇亲诸亲应陪位预会者，则为之簿书，以申司封。若皇亲为三公子孙应袭封者，亦如之。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及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

崇玄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三

人，典事六人，掌固二人。令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丞为之贰。

太仆寺　太仆，古官。梁置十二卿，署加“寺”字，后因之。龙朔改为司驭寺，光宅为司仆寺，神龙复也。

卿一员。　从三品。古有太仆正，即其名也。后无正字，唯名太仆。梁置为列卿，隋品第三。龙朔为司驭正卿，光宅曰司仆卿，神龙复也。少卿二人。 从四品上。

卿之职，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车之属。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凡四仲之月，祭马祖、马步、先牧、马社。

丞四人，　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

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省署抄目。录事掌受事发辰。

乘黄署：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下。府一人，史二人，典事八人，驾士一百四十人，羊车小吏十四人，掌固六人。令掌天子车辂，辨其名数与驯驭之法。丞为之贰。凡乘舆五辂，　事具《舆服志》也。

皆有副车，又有十二车，　曰指南车、曰记里鼓车、白鹭车、鋈旗车、辟恶车、皮轩车、耕根车、安车、四望车、羊车、黄钺车、豹尾车，其车饰见《舆服志》也。

属车一十有二。 古者属车八十一乘，皇朝置十二乘也。

乘舆有大驾、法驾、小驾，车服各有名数之差。若有大礼，则以所御之辂进内。既事，则受而藏之。凡将有事，先期四十日，尚乘供马如辂色，率驾士预调习指南等十二车。

典厩署：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府二人，史六人。主乘六人，　正九品下。典事八人，执驭一百人，驾士八百人，掌固六人。令掌系饲马牛，给养杂畜之事。丞为之贰。

典牧署：令二人， 正八品下。丞四人， 正九品下。府四人，史八人，监事八人，典事十六人， 从九品下。主酪五十人。令掌牧杂畜，造酥酪脯腊给纳之事。丞为之贰。凡群牧所送羊犊，皆受之，而供廪牺、尚食之用。诸司合供者，亦如之。

车府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府一人，史二人，典事四人，掌固六人。令掌王公已下车辂，辨其名数及驯驭之法。丞为之贰。凡公已下，四轺车。 一象辂，二革轺，三木辂，四轺辂。视其品秩而给之。兼给驭士也。

上牧监一人， 从五品下。牧监，皆皇朝置也。副监二人， 正六品下。丞二人， 正八品上。主簿一人， 正八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四人。

中牧监一人， 正六品下。副监一人， 从六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下。

主簿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

下牧监一人， 从六品下。副监一人， 正七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上。

主簿一人， 从九品下。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已上为中监，一千匹已上为下监，凡马之群，有牧长尉。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名，著之簿籍。细马称左，粗马称右。凡诸群牧，立南北东西四使以分统之，其马皆印。每年终，监牧使巡按孳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

沙苑监一人， 从六品下。副监一人， 正七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

主簿二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四人，掌固二人。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每岁与典牧分月以供之。丞为之贰。若百司应供者，则四时皆供。凡羊毛及杂畜毛皮角，皆具数申有司。

大理寺 古谓掌刑为士，又曰理。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后汉后，改为廷尉，魏复为大理。南朝又名廷尉，梁改名

秋卿，北齐、隋为大理，加“寺”字。龙朔改为详刑寺，光宅为司刑，神龙复改。

卿一员， 从三品。古或名廷尉，北齐加“寺”字。隋品第三。龙朔为详刑正卿，光宅为司刑卿，神龙复为大理卿。少卿二员。 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少卿为之贰。凡犯至流死，皆详而质之，以申刑部。仍于中书、门下详覆。凡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可否，然后注拟。

正二人， 从五品下。丞六人， 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

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正掌参议刑辟，详正科条之事。凡六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丞掌分判寺事。主簿掌印，省署抄目，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狱丞四人，掌率狱吏，检校囚徒，及枷杖之事。狱史六人，亭长四人，掌固八人。问事一百四十八人，掌决罪人。司直六人， 从六品上。

评事十二人， 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核。评事史十四人。 其刑法科目，已载于刑部。

鸿胪寺 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汉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鸿胪。梁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去“大”字，署为寺。后周曰宾部，隋曰鸿胪寺。龙朔改为同文寺，光宅曰司宾寺，神龙复也。

卿一员， 从三品。少卿二人。 从四品上。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后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皇帝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沛，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

丞二人， 从六品上。主簿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

府五人，史十一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丞掌判寺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

典客署：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典客十三人，府四人，史八人，宾仆十八人，掌固二人。典客令掌二王后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

司仪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司仪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设十八人，斋郎三十三人，掌因四人，幕士六十人。司仪令掌凶礼之仪式及丧葬之具。丞为之贰。凡京官职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京官四品已上，如遭丧薨卒，量品赠祭葬，皆供给之。

司农寺　　汉初治粟内史，景帝改为大农，武帝加“司”字。梁置十二卿，以署为寺，以官为卿，隋为司农卿，龙朔二年改为司稼卿，咸亨复也。

卿一员， 从三品上。少卿二员。 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总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京百司官吏禄给及常料，皆仰给之。孟春藉田祭先农，则进耒耜，季冬藏冰，仲春颁冰，皆祭司寒。

丞六人， 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

府二十分人，史七十六人，计史三人，亭长九人，掌固七人。丞掌判寺事。凡天下租及折造转运于京都，皆阅而纳之，以供国用，以禄百官。主簿掌印，署抄目，勾检稽失。凡置木契二十只，应须出纳，与署合之。录事掌受事发辰。

上林署：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府七人，史十四人，监事十九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五人。令掌苑囿园池之事。丞为之贰。凡植果树蔬，以供朝会祭祀。其尚食所进，及诸司常料，季冬藏冰，皆主之。

太仓署：令三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府十人，史二十人，监事十人。 从九品下。令掌九谷廪藏。丞为之贰。凡凿窖置屋，皆铭砖

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粟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铭。

钩盾署：令二人， 正八品上。丞四人， 正九品上。府七人，史十四人，监事十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九人，掌固五人。令掌供邦国薪刍之事。丞为之贰。凡祭祀、朝会、宾客享宴，随差降给之。

导官署：令二人， 正八品上。丞四人， 正九品上。府八人，史十六人，监事十人。 从九品上。令掌导择米麦之事。丞为之贰。凡九谷之用，随其精粗、差其耗损而供之。

太原、永丰、龙门诸仓：每仓监一人， 正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上。

录事一人，典事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仓监掌仓窖储积之事。丞为之贰。凡出纳帐纸，岁终上于寺司。

司竹监：监一人， 正七品下。副监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十人，掌固四人。司竹监掌植养园竹。副监为之贰。岁终，以竹功之多少为考课。

温泉监： 泉在京兆府昭应县之西。监一人， 正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二人，掌固四人。温泉监掌汤池宫禁之事。丞为之贰。凡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汤泉馆有差，别其贵贱，而禁其逾越。凡近汤之地，润泽所及，瓜果之属先时而毓者，必苞匭而进之，以荐陵庙。

京、都苑总监：监各一人， 从五品下。副监一人， 从六品下，丞二人， 从七品下。主簿一人， 从九品上。录事各三人，府八人，史十六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苑总监掌宫苑内馆园池之事。副监为之贰。凡禽鱼果木，皆总而司之。凡给总监及苑内官属，人畜出入，皆为差降之数。

京、都苑四面监；监各一人， 从六品下。副监一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正八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四人。四面监掌所管面苑内宫馆园池，与其种植修葺之事。副监为之贰。丞掌判监事。

诸屯：监一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诸屯监各掌其屯稼穑。丞为之贰。凡每年定课有差。

九成宫总监：监一人， 从五品下。副监一人， 从六品下，丞一人，

从七品下。主簿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宫监掌检校宫树，供进炼饵之事。副监为之贰。

太府寺 《周官》有太府下士，掌财赋。秦、汉已后，财赋属司农少府。梁始置太府卿，掌帑藏。龙朔改为外府，光宅改为司府，神龙复为太府寺也。

卿一员， 从三品。即后周太府中大夫。少卿二员。 从四品上。卿掌邦国财货，总京师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举其纲目，修其职务。少卿为之贰。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凡四方之贡赋，百官之俸秩，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焉。凡祭祀，则供其币。

丞四人， 从六品上。主簿二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五人，史五十人，计史四人，亭长七人，掌固七人。丞掌判寺事。凡正、至大朝所贡方物，应陈于殿廷者，受而进之。

两京都市署： 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南北两市。令一人， 从六品上。

丞各二人， 正八品上。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三人，掌固一人。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 谓秤以格，斗以概。以三贾均市。 贾有上、中、下之差。

平准署：令二人， 从七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录事一人，府六人，史十三人，监事二人， 从九品下。典事二人，价人十人，掌固十人。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为之贰。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

左藏署： 左右藏令，晋始有之，后代因之。皇家左藏，有东库、西库、朝堂库。又有东都库。各木契一，与太府主簿合也。令三人， 从七品下。丞五人， 从八品下。府九人，史十八人，监事九人， 从九品下。

典事一人，掌固八人。左藏令掌邦国库藏。丞为之贰。凡天下赋调，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斤两者，卿及御史监阅，然后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所以别粗良，辨新旧。凡出给，先勘木契，然后录其名数，请人姓名，署印送监门，乃听出。若外给者，以墨印印之。凡藏院之内，禁人燃火，及无故入院者。昼则外四面常持仗为之防守，夜则击柝，而分更以巡警之。

右藏署：令二人， 正八品上。丞三人， 正九品上。府五人，史十人，监事四人， 从九品下。典事七人，掌固十人。右藏令掌国宝货。丞为之贰。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纳禁令，如左藏。

常平署： 汉宣帝时，始置常平仓，以平岁之凶穰。后汉改为常满仓，晋曰常平，后魏曰邸阁仓。隋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运仓，转相委输，漕关东之粟，以给京师。国家垂拱初，两京置常平署，天下州府亦置之。

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府四人，史八人，监事五人， 从九品下。典事五人，掌固六人。常平令掌仓储之事。丞为之贰也。

国子监 国子之义，见《周官》。晋武始立国子学。北齐曰国子寺，隋初曰学，后改为寺，大业三年改为监。龙朔曰大司成，光宅曰成均，神龙复为国子监也。

祭酒一员， 从三品。《周官》曰师氏、保氏。汉始置祭酒博士，历代因之。隋祭酒，品第三。龙朔、光宅，随曹改易。司业二员。 从四品下。隋大业三年，始置司业一人，从四品。官名随曹改易。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 一国子学、二太学、三四门、四律学、五书学、六算学也。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孔宣父，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悬。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为之殿最。

丞一人， 从六品下。主簿一人， 从七品下。录事一人， 从九品下。

府七人，史十三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丞掌判监事。凡六学生每岁有业成上于监者，以其业与祭酒、司业试所习业，上尚书礼部。

国子博士二人， 正五品上。助教二人， 从六品上。学生三百人，典学四人，庙干二人，掌固四人。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国公子孙，二品已上曾孙为生者。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壶，修一案。每岁生有能通两经已上求出仕者，则上于监。堪秀才进士者，亦如之。典学掌

抄录课业。庙干掌洒扫学庙。

太学博士三人， 正六品上。助教三人， 从七品上。学生五百人。太学博士掌教文武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之为生者。教法并如国子。

四门博士三人， 正七品上。助教三人， 从八品上。四门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学。学生五百人。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之职。大成二十人。 通四经业成，上于尚书吏部，试登第者，加阶放选也。

律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太宗置。助教一人， 从九品上。学生五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

书学博士二人， 从九品下。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

算学博士二人， 从九品下。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十五人，习《缀术》、《缉古》十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习之。

《五经》博士各一人。 五品下。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又置《五经》博士。检年月，未获也。

广文馆博士二人。 正六品上。天宝九载置，试附监修进士业者。置助教一人，至德后废也。

少府监 秦置少府，掌山泽之税。汉掌内府珍货。梁始为卿。历代或置或省。隋大业五年，始分太府置少府监。龙朔改为内府，光宅改为尚方，神龙复为少府监。

监一员， 从三品。秦、汉有少府，梁始为卿，隋改为监，从三品，少监，从四品。炀帝改为令，武德复为监，龙朔、光宅，随曹改易之。少监二员。 从四品下。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庀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之贰。凡天

子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之。

丞四人， 从六品下。主簿二人， 从七品下。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

府二十七人，史十七人，计史三人，亭长八人，掌固四人。丞掌判监事。凡五署所修之物，则申尚书省，下所司，以供给焉。

中尚署：令一人， 从六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府九人，史十八人，监作四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中尚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器玩之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之制，皆供之。丞为之贰。其所用金玉齿革毛羽之属，任土以时，而供送之。

左尚署：令一人， 正七品下。丞五人， 从七品下。监作六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八人，掌固四人。左尚令掌供天子之五辂、五副、七辇、三舆、十有二车、大小方圆华盖一百五十有六，诸翟尾扇及小伞翰，辨其名数，而颁其制度。丞为之贰。

右尚署：令一人， 正七品下。丞四人， 从八品下。监作六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三人，掌固十人。右尚署令供天子十有二闲马之鞍辔及五品三部之帐，备其材革，而修其制度。丞为之贰。凡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之物，靡不毕供。具用绫绢、金玉、毛革等，所出方土，以时支送。

织染署：令一人， 正八品上。丞二人， 正九品上。监作六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一人，掌固五人。织染令掌供天子太子群臣之冠冕，辨其制度，而供其职。丞为之贰。

掌冶署：令一人， 正八品上。丞一人， 正九品上。监作四人， 从九品下。掌冶令掌熔铸铜铁器物。丞为之贰。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市之。其西北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铁。若器用所须，具名移于所由官供之。

诸冶：监一人， 正七品下。丞二人， 从八品下。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监作四人， 从九品下。典事二人，掌固四人。诸冶监掌铸铜铁之事。

北都军器监一人， 正四品上。少监一人， 正五品上。丞二人， 正七品上。主簿一人， 正八品上。录事一人， 从九品上。府十人，史十八

人，典事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以时纳于武库。

甲坊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五人，监作二人， 从九品下。典事二人。

弩坊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府二人，史五人，监作二人， 从九品下。典事二人。

诸铸钱监： 绛州三十炉，扬、宣、鄂、蔚四州各十炉，益邓、郴三州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也。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或参军或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士人为之。

诸互市：监各一人， 从六品下。丞一人。 正八品下。诸互市监掌诸蕃交易马驼驴牛之事。

将作监 秦置将作，掌营缮宫室，历代不改。隋为将作寺，龙朔改为缮工监，光宅改为营缮监，神龙复为将作监也。

大匠一员， 从三品。大匠之名，汉景帝置。梁置十二卿，将作为一卿。后周曰匠师中大夫。隋初为将作寺，置大匠一人，又改为监，以大匠为监。炀帝改为令，武德改为大匠。龙朔、光宅，随曹改易也。少匠二员。 从四品下。大匠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凡两京宫殿、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楼台桥道，谓之内外作，皆委焉。

丞四人， 从六品下。主簿二人， 从七品下。录事二人， 从九品下。

府十四人，史二十八人，计史三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左校署：令二人， 从八品下。丞四人， 正九品下。府六人，史十二人，监作十人。 从九品下。左校令掌供营构梓匠。凡宫室乐悬簨虡，兵仗器械，丧葬所须，皆供之。

右校署：令二人， 从八品下。丞三人， 正九品下。府五人，史十人，监作十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四人。右校令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

中校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三人， 正九品下。府三人，史六人，监事四人， 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二人。中校令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凡行幸陈设供三梁竿柱，闲厩供锉碓行槽，祭祀供葛竹堑等。

甄官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府五人，史十人，监作四人， 从九品下。典事十八人。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兽马、碾硠□专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皆供之。

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等监： 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王屋，库谷监在鄠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皆在出材之所。监各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正八品下。府各一人，史三人，典事各二十一人，录事各一人，监事四人。 从九品下。百工等监掌采伐材木。

都水监

都水监：使者二人， 正五品上。汉官有都水长，属主爵，掌诸池沼，后改为使者，后汉改为河堤谒者。晋复置都水台，立使者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为太舟卿，北齐亦曰都水台。隋改为都水监，大业复为使者，寻又为监，复改监为令，品第三。武德复为监，贞观改为使者，从六品。龙朔改为司津监，光宅为水卫都尉，神龙复为使者，正五品上，仍隶将作监。丞二人， 从七品上。主簿二人， 从八品下。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掌固三人。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

舟楫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舟楫署令掌公私舟船运漕之事。

河渠署：令一人， 正八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上。府三人，史六人。河堤谒者六人，掌修补堤堰渔钓之事。典事三人，掌固四人，长上渔师十人，短番渔师一百二十人，明资渔师一百二十人。河渠令掌供川泽鱼醢之事。祭祀则供鱼醢。诸司供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

诸津：令一人， 正九品上。丞一人。 从九品下。津令各掌其津济渡舟梁之事。

武官

左右卫　周制：军万二千五百人。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至秦、汉，始置卫将军，后汉、魏因之。晋武帝始置左、右、中三卫将军。至隋始置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左右领军、左右率府。各有大将军一人，谓十二卫大将军也。国家因之。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左右卫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以督其属之队仗，而总诸曹之职务。凡亲勋翊五中郎将府及折冲府所隶，皆总制之。凡宿卫，内廊阁门外，分为五仗，一供奉仗、二亲仗、三勋仗、四翊仗、五散手仗也。皆坐于东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则为黄旗仗，分立于两阶之次，在正门之内，以挟门队坐于东西厢。皆大将军守之。

长史各一人， 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各一人， 正八品上。仓曹、兵曹参军各二人， 正八品下。骑曹、胄曹参军各一人， 正六品下。司阶二人， 正六品上。中候三人， 正七品下。司戈五人， 正八品下。执戟五人， 正九品下。奉车都尉五人。 从五品下。长史掌判诸曹、亲勋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之事。诸曹参军皆掌本曹勾检之事。　随曹各有府史。

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将一人， 皆四品下。左右郎各一人， 正五品上。录事一人，兵曹参军事一人，　　正九品上。校尉五人，旅帅十人，队正二十人，副队正二十人。中郎将领本府之属以宿卫。左右郎将贰之。若大朝会、巡幸，以卤簿之法以领其仪仗。

左、右骁卫　古曰骁骑，隋改左、右备身为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国家去“骑”字曰骁卫府，龙朔去“府”字，改为左、右武威，神龙复为骁卫。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骁卫将军之职，掌如左、右卫。大朝会在正殿之前，则以黄旗队及胡禄队坐于东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则以其队仗次立左、右卫下。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骑胄四曹参军、　　员数、品秩如左右卫。司阶、中候、司戈、执戟等，　　四色人数、品秩如左、右卫也。校尉、旅帅、队正、副队、(人数如左右卫。翊府中郎、中郎将、左右中郎将、

左、右郎将。职掌如左右卫。

左右武卫　魏武为丞相，有武卫营。隋采其名，置左右武卫府，有大将军。光宅改为左右鹰扬卫，神龙复也。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其职掌如左、右卫。大朝会，被白铠甲，执器盾及旗等，跸称长唱。警持鈒队，应跸为左、右厢仪仗。在正殿前，则以诸队次立于骁卫之下。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人数、品秩皆如左、右卫也。翊府中郎将、左右郎将、录事、兵曹。　人数、品秩如左、右卫。

左右威卫　　隋为左、右屯卫，龙朔改为威卫，光宅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复为威卫也。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其职掌，大朝会则被黑甲铠，弓箭刀盾旗等，分为左、右厢队，次武卫之下。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骑胄四曹参军、　职掌、人数、品秩皆如左、右卫也。

司阶、中候、司戈、执戟、　人数、品秩如左右卫。翊府中郎将、左右郎将、录事、兵曹、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　人数、品秩皆如左右卫之亲府。

左右领军卫　汉建安中，魏武为丞相，始置中领军，后因之。北齐置领军府，后因之。炀帝改为屯卫，国家改为领军卫。龙朔改为戎卫，光宅改为玉钤卫，神龙后为领军卫。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其职掌，大朝会则被青甲铠，弓箭刀盾旗等，分为左右厢仪仗，次立威卫之下。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人数、品秩如左右卫。翊府中郎将、左右郎将、录事、兵曹、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　人数、品秩、掌如左右卫也。

左右金吾卫　秦曰中尉，掌徼巡，武帝改名执金吾，魏复为中尉。　，南朝不置。隋曰候卫。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采古名也。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左右金吾卫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凡翊府及同轨等五十府皆属之。凡车驾出入，则率其属以清游队，建白泽硃雀等旗队先驱，如卤簿之法。从巡狩畋猎，则执其左、右营卫之禁。凡翊卫、翊府、同轨、宝图等五十府彍骑卫士应番上者，各领所职焉。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人数、品秩、职掌如左右卫也。翊府中郎将、左右郎将、兵曹、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 品秩、人数、职掌如左右卫也。

左右监门卫 汉、魏曰城门校尉，始置左右监门府，省将军、郎将等官，国家因之。龙朔二年，去府字为卫。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中郎将四人。 正四品下。监门将军之职，掌宫禁门籍之法。凡京司应入宫殿门者，皆有籍。左将军判入，右将军判出。若大驾行幸，即依卤簿法，率其属于牙门之下，以为监守。中郎将，掌监诸门，检校出入。

长史、录事参军、兵曹胄曹二曹参军。 品秩如诸卫。

监门校尉，各三百二十人，立长各六百八十人，长人长上二十人，立长长上各二十人。

左右千牛卫 宋谢绰《拾遣》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后魏有千牛备身，取《庄子》庖刀解牛之义，后代因之。隋置左右千牛备身二十人，掌供御弓箭，备身六十人，掌宿卫侍从。炀帝置备身府，皇家改为千牛府。龙朔为左右奉宸卫，神龙复为千牛卫。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中郎将各二人。正四品下。千牛将军之职，掌宫殿侍卫及供御之仪仗，而统其曹务。凡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以宿卫，主仗守戎服器物。凡受朝之日，则领备身左右升殿，而侍列于御坐之左右。凡亲射于射宫，则将军率其属以从。凡千牛备身之考课、赐会及禄秩之升降，同京职事官之制。中郎将升殿侍奉。凡侍奉，禁横过座前者，禁对语及倾身与阶下人语者，禁摇头举手以相招召者。若有口敕，通事舍人承受传声阶下而不闻者，中郎将宣之。

长史、录事参军、兵胄二曹参军、 人数、品秩同诸卫。司阶各二人， 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司戈各五人，执戟各五人，品秩同诸卫。

千牛备身十二人，备身左右各二人。

左右羽林军　汉置南北军，掌卫京师。南军，若今诸卫也；北军，若今羽林军也。汉武置羽林，名曰建章营骑，属光禄勋，后更名羽林骑，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为之。后汉置左右羽林监，南朝因之，后魏、周曰羽林率，随左右屯卫，所领兵名曰羽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

大将军各一员， 正三品下。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下。羽林将军统领北卫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厢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若大朝会，率其仪仗以周卫阶陛。大驾行幸，则夹道驰而为内仗。凡飞骑每月番上者，皆据其名历而配于所职。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覆奏，又降墨敕，然后得入。

长史、录事参军、仓兵胄三曹参军、　品秩如诸卫。司阶、中候、司戈、执戟， 如千卫品秩、人数。翊府中郎将、左右郎将、录事、兵曹、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 人数、品秩如诸卫。

左右龙武军　　初，太宗选飞骑之尤骁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天后初，加置千骑，中宗加置万骑，分为左右营，置使以领之。自开元以来，与左右羽林军名曰北门四军。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官员同羽林军也。

大将军一员， 正三品。将军二员。 从三品。

长史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录事一人，史二人，仓兵胄三曹参军事各一人。　随曹有府、史、掌固人数。司阶二人，中候三人，司戈、执戟各五人，长上各十人。 右件官员阶品、人数、职掌，如羽林军也。

左右神武军　至德二年，肃宗在凤翔置。初，贞观中置北卫七营，后改为左右羽林军。皆选才力骁勇者充，每月一营十人为番当上。又置左右龙武军，皆唐元功臣子弟并外州人。如宿卫兵，分日上下。肃宗在凤翔，方收京城，以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乃别置神武军，同羽林制度官吏，谓之北衙六军。又置衙前射生手千余人，谓之左右英武军。非六军之例也。乾元二年十月敕，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官员并升同金吾四卫，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也。

左右神策军　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

以拒东寇，以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伯玉军。及伯玉入为羽林帅，出为荆南节度使，朝恩专统神策军，镇陕。广德元年，吐蕃犯京师，代宗避狄幸陕，朝恩以神策军迎扈。及永泰元年，吐蕃犯京畿，朝恩以神策兵屯于苑中。自是，神策军恆以中官为帅。建中末，盗发京师，窦文场以神策军扈跸山南。及还京师，赏劳无比。贞元中，特置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中官为之，时号两军中尉。贞元已后，中尉之权倾于天下，人主废立，皆出其可否，事见《宦者传》也。

大将军各二员， 正三品。贞元二年九月敕，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军，置大将军各二人，正三品。将军各二员。 从三品。至贞元三年五月，敕左、右神策将军各加二员，左、右神武将军各加一员也。

神威军 本号殿前射生左右厢，贞元二年九月改殿前左右射生军，三年四月改为左右神威军，非六军之例也。

大将军二员， 正三品。将军二员。 从三品。职田、俸钱、手力、粮料等，同六军诸卫。

六军统军 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秩从二品。

十六卫上将军 旧无此官。贞元二年九月一日敕："六军先有敕，各置统军一人，十六卫宜各置上将军一员，秩从二品。其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俸料、随军人马等，并同六军统军。其诸卫上将军，次统军例支给。"贞元二年九月十三日，六军十二卫上将军，并放入宿，已后为例也。

诸府 隋置骠骑、鹰扬等府，凡天下守戍兵，不成军曰牙，府有上中下也。

折冲都尉各一人， 上府，都尉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武德中，采隋折冲、果毅郎将之名，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上府，果毅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隋炀帝置果毅郎将，国家置折冲都尉。别将各一人， 上府，别将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

长史一人， 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兵曹参军一人， 上府，从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上。下府，从九品下也。录事一人，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帅二人，每旅帅，队正、副队正

各二人。诸府折冲都尉掌领五校之属，以备宿卫，以从师役，总其戎具、资粮、差点、教习之法令。凡卫士，三百人为一团，以校尉领之，以便习骑射者为越骑，余为步兵。其团，十人为火，火备六驮之马。每岁十一月，以卫士帐上尚书省天下兵马之数以闻。凡兵马在府，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之属以教其军阵、战斗之法也。 具有教习簿籍。

东宫官属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　　并从一品。师傅，宫官，南朝不置。后魏、北齐，师傅品第二，号东宫三太。隋品亦第二。武德定令，加从一品也。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各一员。　　并正二品。三少，亦古官，历代或置或省。南朝并不置。后魏、北齐置之，品第三，号东宫三少。皇家定令，正二品。三师三少之职，掌教谕太子。无其人，则阙之。

太子宾客四员。　正三品。古无此官，皇家显庆元年春始置四员也。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

太子詹事一员， 正三品。少詹事一员。 正四品上。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宫。龙朔二年改为端尹，天授为宫尹，神龙复也。詹事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少詹为之贰。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视其事而承受之。

丞二人，　正六品上。主簿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正九品下。

令史九人，书令史十八人。丞掌判府事。主簿掌印，检勾稽。录事掌受事发辰。

司直一人，　正七品上，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司直掌弹劾宫僚，纠举职事。太子朝，宫臣则分知东西班。凡诸司文武应参官，每月皆具在否以刺之。

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人， 正四品上。中允二人。 正五品下。左庶子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中允为之贰。

司议郎四人， 正六品上。录事二人， 从八品下。主事二人， 从九品下。令史七人，书令史十四人。司议郎掌启奏记注宫内祥瑞，宫长除拜薨卒，每年终送史馆。

左谕德一人， 正四品下。左赞善大夫五人， 正五品上。传令四人，掌仪二人，赞者四人。左谕德掌讽谕规谏。

崇文馆： 贞观中置，太子学馆也。学士，直学士， 员数不定。学生二十人，校书二人， 从九品下，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搨书手二人，书手十人，熟纸匠三人，装潢匠五人，笔匠三人。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凡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

司经局：洗马二人， 从五品下。洗马，汉官，为太子前马。太子文学三人， 正六品。校书四人， 正九品。正字二人， 从九品上。书令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洗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缉之事。文学掌侍奉文章。校书、正字掌典校四库书籍。

典膳局：典膳郎三人， 正六品上。丞二人， 正八品上。书令史二人，主食六人，典食二百人，掌固四人。典膳郎掌进膳尝食，每夕局官于厨更直。

药藏局：药藏郎二人， 正六品上。丞二人， 正八品上。侍医典药九人，药童十八人，掌固六人。药藏郎掌和剂医药。

内直局：内直郎二人， 从六品下。丞二人， 正八品下。典服三十人，典扇十五人，典翰十五人，裳固六人。内直郎掌符玺、伞扇、几案、衣服之事。

典设局：典设郎四人， 从六品下，丞二人， 正八品下。幕士六百人。典设郎掌汤沐、洒扫、铺陈之事。凡大祭祀，太子助祭，则于正殿东设幄坐。

宫门局：宫门郎二人， 从六品下。丞二人， 正八品下。门仆一百三十人。宫门郎掌内外宫门管钥之事。 其钟鼓刻漏，一如皇居之制也。

太子右春坊：右庶子二人， 正四品下。中舍人二人， 正五品上。舍人四人， 正六品上。录事一人， 从八品下。主事二人， 从九品下。

舍人掌行令书令旨及表启之事。太子通表，如诸臣之礼。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开封以进。其事可施行者皆下于坊，舍人开，庶子参详之，然后进。不可者则否。

右谕德一人， 正四品下。右赞善大夫五人， 正五品上。传令四人，谕德、赞善，掌事如左。通事舍人八人， 正七品下。典谒二十人。舍人掌导引宫臣辞见及承令劳问之事。

太子内坊： 皆宦者为司局。典内二人， 从五品下。录事一人，典直四人， 正九品下。导客舍人六人，阁帅六人，内阍八人，内给使， 无员数。

内厩二十人，典事二人，驾士三十人。典内掌东宫阁门之禁令，及宫人衣廪赐与之出入。丞为之贰。典直主仪式。导客主傧序。阁帅主门户。内阍主出入。给使主伞扇。内厩主车舆。典事主牛马。典内统而监之。

太子内官：司闺二人， 从六品。掌导引妃及宫人名簿，总掌正、掌书、掌筵三司。掌正三人， 从八品。掌文书出入，目录为记。并阁门管钥，纠察推罚。女史，流外三品。掌典文簿而执行焉。 ，掌书三人， 从八品。

掌宝、符契、经簿、宣传、启奏、教学、廪赐、纸笔、监印。

掌筵三人， 从八品。掌帷幄、床褥、几案、伞扇、洒扫、铺设之事。司礼二人， 从六品。掌礼仪参见，以总掌严掌缝，掌藏，而领其事。掌严三人，从八品。掌首饰、衣服、巾栉、膏沐、仗卫。掌缝三人，从八品。掌裁缝、织缋。掌藏三人， 从八品。掌货贝、珠玉、锦彩。

司馔二人， 从六品。掌膳羞。进食先尝，总掌食、掌医、掌园三司，而领其事。掌食三人， 从八品。掌膳羞、酒醴、灯烛。掌医三人，从八品。掌医主医药。掌园三人， 从八品。掌园苑树艺、蔬果。

太子家令寺：令一人， 从四品上。丞二人， 从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一人。家令掌太子饮膳、仓储、库藏之政令，总食官、典仓、司藏三署之官属。

食官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从九品下。掌膳十二人，奉觯三十人。食官令掌饮膳之事。

典仓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从九品下。园丞二人，典事六人。典仓令掌九谷入藏，及醯醢、庶羞、器皿、灯烛之事。

司藏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从九品下。司藏令掌库藏财货、出纳、营缮之事。

太子率更寺：令一人， 从四品上。丞二人， 从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一人，伶官师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漏童六十人，典鼓二十四人。率更令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令。

太子仆寺：仆一人， 从四品下。丞一人， 从七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一人，太子仆掌车舆、乘骑、仪仗之政令及丧葬之礼物，辨其次序。

厩牧署：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从九品下。典乘四人，牧长四人，翼驭十五人，驾士三十人，兽医二十人。厩牧令掌车马、闲厩、牧畜之事。

东宫武官

太子左、右卫率府： 秦、汉有太子卫率，主门卫。晋分左、右、中、前四卫率，后代因置左、右率。北齐为卫率坊。隋初始分置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率、左右虞候、左右内率、左右监门率十府，以备储闱武卫之职。炀帝改为左、右侍率，国家复为卫率。龙朔改为左、右典戎卫，咸亨复。率各一员， 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 从四品上。左右卫率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属焉。凡正、至太子朝，宫臣率其属仪仗，为左右厢之周卫，出入如卤簿之法。

长史各一人， 正七品上。录事参军事各一人。 从八品上。仓曹参军一人， 从八品下，兵曹参军一人， 从八品下。胄曹参军一人， 从八品下。

司阶一人， 从六品上。中候二人， 从七品下。 司戈二人， 从八品下。执戟三人。 从九品下。长史掌判诸曹及三府五府之贰。录事掌监印勾稽。官掌本曹簿籍。 职事皆视上台。亲府勋翊府中郎将各一人， 从四品上。左、右郎将各一人， 正五品下。录事一人，兵曹参军一人，校尉五人，旅帅十人，队正二十人，副队正二十人。郎将掌其府之属以宿卫，而总其事。 职掌一视上台亲府。

太子左、右司御率府： 本号左、右宗卫府，龙朔改为司御率府。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 从四品上。卫御率掌同左右率。

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三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人数、品秩、职掌如左右卫府也。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隋文置左右虞候府，各开府一人，掌斥候。国初亦为左、右虞候，龙朔改为清道率府，神龙又为虞候，开元复为清道也。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 从四品上。清道率掌东宫内外昼夜巡警之法。

长史、录事参军事、仓兵胄三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人数、品秩如左右卫率府。

太子左右监门率府： 隋置此官，国家因之。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

副率各一人。 从四品上。左右监门率掌东宫禁卫之法，应以籍入宫殿门者，二率司其出入，如上台之法。

长史、录事参军事、兵胄二曹参军。监门直长七十八人。 人数、品秩同诸率府。

太子左、右内率府： 隋初置内率府，拟上台千牛卫。龙朔初，为奉裕率，咸亨复。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 从四品上。左、右内率之职，掌东宫千牛备身侍奉之事，而立其兵仗，总其府事。

长史、录事参军事、兵胄二曹参军， 人数、品秩如诸率。千牛十六人，备身二十八人，主仗六十人。

王府官属 公主邑司。

亲王府：傅一人， 从三品。汉官有王傅、太傅，魏、晋后唯置师，国家因之，开元改为傅。谘议参军一人， 正五品上。友一人， 从五品下。文学二人， 从六品上。东阁、西阁祭酒各一人。 从七品上。

傅掌傅相赞导，而匡其过失。谘议訏谋左右。友陪侍规讽。文学雠校典籍，侍从文章。祭酒接对宾客。

长史一人， 从四品上。司马一人， 从四品下。掾一人， 正六品上。

属一人， 正六品上。主簿一人， 从六品上。史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 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 从六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上。功

仓户兵骑法士等七曹参军事各一人， 正七品上。参军事二人， 正八品下。行参军四人， 从八品。典签二人。 从八品下。长史、司马统领府僚，纪纲职务。掾统判七曹参军事。主簿掌覆省王教。记室掌表启书疏。录事参军事勾稽省署钞目。录事掌受事发辰。七曹参军各督本曹事，出使检校。典签宣传教命。

亲王亲事府：典军二人， 正五品上。副典军二人， 从五品上。执仗亲事十六人，执乘亲事十六人，亲事三百三十三人，校尉、旅帅、队正、队副。 准部内人数多少置。亲王帐内府典军二人，副典军二人， 品秩如亲事府。帐内六百六十七人，校尉、旅帅、队正、队副。 看人数置。典军、副典军之职，掌率校尉已下守卫陪从之事。

亲王国：令一人， 从七品下。大农二人， 从八品下。尉二人， 正九品下。丞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典卫八人，舍人四人，学官长一人，食官长一人，丞一人，厩牧长二人，丞二人，典府长二人，丞二人。国令、大农掌通判国事。国尉、国丞掌判国司，勾稽监印事。典卫守居宅。舍人引纳。学官教授内人。

公主邑司：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从八品下。录事一人，从九品下。主簿二人，谒者二人，舍人二人，家吏二人。公主邑司官各掌主家财货出入、田园征封之事。其制度，皆隶宗正寺。

州县官员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 自秦、汉已来为雍、洛、并州。周、隋或置总管都督，通名为府。开元初，乃为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府牧各一员， 从二品。牧，古官，舜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为内史，汉武改为尹。后魏、北齐、周、隋又以京守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亲王为之。或不出阁，长史知府事。尹各一员， 从三品。京城守，秦曰内史，汉曰尹，后代因之。隋为内史。武德初置牧，以长史总府事。开元初，雍、洛、并改为府，乃升长史为尹，从三品，专总府事也。

少尹各二员， 从四品下。魏、晋已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为司马，炀帝改为赞理，又为丞，武德改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为司马，开元初，改为少尹。司录参军二人，正七品。录事四人， 从九品上。功仓户兵法士等六曹参军事各二人， 正七品下。府史、 《隋书》有之。参军事六人， 正八品下。

执刀十五人，典狱十一人，问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经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上。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

大都督府： 魏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之名，后代因之。至隋改为总管府。武德四年又改为都督，贞观中分为上、中、下都督府也。都督一员， 从二品。

长史一人， 从三品。司马二人， 从四品下。录事参军事二人， 正七品上。

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 功士二曹各一员，余曹各二员，并正七品下也。典狱十六人，问事十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 从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仓督二人。经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上。

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都督一员， 正三品上。别驾一人， 正四品下。长史一人， 正五品上。司马一人， 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 从七品下。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各一人， 并从七品上。参军事四人， 从八品上。典狱十四人，白直二十人，市令一人， 从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帅三人，仓督二人。经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药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都督一员， 从三品。别驾一人， 从四品下。长史一人， 从五品上。司马一人， 从五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下。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各一人， 从七品下。参军事三人， 从八品下。典狱十二人，问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 从九品上。丞二人，佐一人，史二人，帅二人，仓督二人。经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上州： 州之名，古也。舜置十二州，《禹贡》九州，汉置十三州。秦并六国，置三十六郡。汉则以州统郡。其后武德改郡为州，改州为郡，事见诸卷。国家制，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刺史一员， 从三品。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都尉各一人，仍以御史一人监郡。汉废监

郡御史，丞相遣掾吏分察诸郡。汉武元光五年，分天下置十三州，分统诸郡。每州遣使者一人，督察官吏清浊，谓之十三州刺史。后汉遂以名臣为刺史，专州郡之政，仍置别驾、治中、诸曹掾属，号曰外置刺史。天宝改州为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为州，州置刺史。初，汉代奉使者皆持节，故刺史临部，皆持节。至魏、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后魏、北齐，总官、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之名存而职废。而于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节之名，至今不改，有名无实也。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如后魏、北齐故事。名目虽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别驾一人， 从四品下。长史一人， 从五品上。司马一人， 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三人， 从九品上。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参军事各一人， 并从七品下。

参军事四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八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 从九品上。

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帅三人，仓督二人。经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

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医学博士一人， 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州： 户满二万户已上，为中州。刺史一员， 正四品上。别驾一人， 正五品下。长史一人， 正六品上。司马一人， 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 正八品上。录事一人， 从九品上。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士六曹参军事各一人， 并正八品下。随曹有佐史人数。参军事三人， 正九品上。执刀十人，典狱十二人，问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丞、佐各一人，史、帅、仓督各二人。经学博士一人， 正九品上。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医药博士一人， 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下州： 户不满二万，为下州也。刺史一员， 正四品下。别驾一人， 从五品上。司马一人， 从六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 从八品上。录事一人， 从九品下。司仓、司户、司法三曹参军事各一人， 从八品下。随曹有佐史人数。参军事一人， 从九品下。典狱八人，问事四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帅二人，仓督一人。经学博士一人， 正

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医学博士一人， 从九品下。学生十人。

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部内有笃学异能闻于乡闾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其吏在官公廉下己，清直守节者，必谨而察之。其贪秽谄谀，求名狥私者，亦谨而察之。皆附于考课，以为褒贬。若善恶殊尤者，随即奏闻。若狱讼疑议，兵甲兴造便宜，符瑞尤异，亦以上闻。其常则申于尚书省而已。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闾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门闾。其孝悌力田，颇有词学者，率与计偕。其所部有须改更，得以便宜从事。若亲王典州，及边州都督刺史不可离州局者，应巡属县，皆委上佐行焉。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司录、录事参军掌勾稽，省署钞目，监符印。功曹、司功掌官吏考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医药、陈设之事。仓曹、司仓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户曹、司户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婚田之事。兵曹、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法曹、司法掌刑法。士曹、司士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市令掌市厘交易、禁斥非违之事。经学博士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下至执刀、白直、典狱、佐史，各有其职。州府之任备焉。

县令 三代之制，五等诸侯，自理其人。周衰，诸侯相侵，大国分置郡邑县鄙，以聚其人。齐、晋谓之大夫，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尹，秦谓之令、长。秦制：万户已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

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谓之京县。令各一人， 正五品上。

丞二人， 从七品。主簿二人， 从八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下。

佐二人，史四人，尉六人， 从八品下。司功、 佐三人，史六人。司仓、佐四人，史八人。司户、 佐五人，史十人。司兵、 佐三人，史六人。司法、 佐五人，史十人。司士， 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

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令各一人， 正六品下。丞一人， 正八品下。主簿一人， 正九品上。尉二人， 正九品下。录事二人， 史三人。司功、 佐三人，史五人。司仓、 佐四人，史七人。司户、 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司法， 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四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 佐一人，史一人，帅二人。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诸州上县：令一人， 从六品上。丞一人， 从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 从九品上。录事二人， 史三人。司户、 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司法， 佐四人，史八人。仓督二人，典狱十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 佐、史各一人，帅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诸州中县：令一人， 正七品上。丞一人， 从八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 史四人，司户、佐三人，史五人，帐史一人。司法， 佐二人，史六人。仓督一人，典狱八人，问事四人，白直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

诸州中下县：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司户、 佐二人，史三人，帐史一人。司法， 佐二人，史四人。典狱六人，问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 佐、史各一人，帅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

诸州下县：令一人， 从七品下。丞一人， 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司户、 佐二人，史四人，帐史一人。司法， 佐一人，史四人。典狱六人，问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 佐一人，史二人，帅二人也。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

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

大都护府：大都护一员，从二品。副都护四人， 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 正五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 正七品上。录事二人， 从九品上。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五参军事各一人，并正七品下。参军事三人。 正八品下。

上都护府：都护一员， 正三品。副都护二人， 从四品上。长史一人， 正五品上。司马一人， 正五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 正七品下。

录事二人，功曹、仓曹、户曹、兵曹四参军事各一人， 从七品上。参军事三人。 从八品上。

都护之职，掌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长史、司马贰焉。诸曹，如州府之职。

节度使： 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至德已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 无员数也。随军四人。 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

元帅、都统、招讨等使

元帅。 旧无其名。安、史之乱，肃宗讨贼，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又以大臣郭子仪、李光弼随其方面副之，号为副元帅。及代宗即位，又以雍王为之。自后不置。昭宗又以辉王为之也。

都统。 乾元中置，或总三道，或总五道，至上元末省。大中后，讨徐州以康承训，讨黄巢以荆南王铎，皆为都统。

招讨使。 贞元末置。自后随用兵权置，兵罢则停。

防御团练使。 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宝后置，未见品秩。

诸镇 魏有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将军，后代因之。隋因始置镇将、镇副之名也

上镇：将一人， 正六品下。镇副一人， 正七品下。录事一人，仓曹、兵曹二参军。 从八品下。各有佐史。

中镇：将一人， 正七品上。镇副一人， 从七品上。录事一人，兵曹参军一人。 正九品下。

下镇：将一人， 正七品下。镇副一人， 从七品下。录事一人，兵曹参军一人。 从九品下。

诸戍　　春秋有戍，葵丘之义。东晋、后魏以屯兵守境处为戍，隋因之。

上戍：主一人，　正八品下。戍副一人。　从八品下。佐一人，史二人。

中戍：主一人。 从八品下。

下戍：主一人。 正九品下。

五岳四渎庙：令各一人， 正九品上。斋郎三十人，祝史三人。

上关：令一人，　从八品下。丞二人。　正九品下。录事一人，　有府、史、典事。津吏八人。

中关：令一人， 正九品下。丞一人。 从九品下。录事一人，津吏六人。

下关：令一人， 从九品下。津吏四人。 关令各有府、史。

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

志第二十五 舆服

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上古简俭，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习 ，乃改正朔，易服色，车有舆辂之别，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缋，饰之以絺绣，华虫象物，龙火分形，于是典章兴矣。周自夷王削弱，诸侯自恣。穷孔翟之羽毛，无以供其侈；极随和之掌握，不足慊其华。则皮弁革舄之容，非珠履鹬冠之玩也。迨秦诛战国，斟酌旧仪，则有卤簿、金根、大驾、法驾，备千乘万骑，异《舜典》、《周官》。汉氏因之，号乘舆三驾，仪卫之盛，无与比隆。东京帝王，博雅好古，明帝始令儒者考《曲台》之说，依《周官》五辂六冕之文，山龙藻火之数，创为法服。虽有制作，竟寝不行。舆驾乘金根而已。服则衮冕，冠则通天。其后所御，多从袍服。事具前志。而裘冕之服，历代不行。后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氏一统，始复旧仪。

隋制，车有四等，有亘□宪、通□宪、轺车、辂车。初制五品以上乘偏□宪，其后嫌其不美，停不行用 ，以亘车代之。三品以上通□宪车，则青壁。一品轺车，油□宪硃网。唯辂车一等，听敕始得乘之。马珂，一品以下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

平巾帻，牛角□簪，紫衫，白袍、靴，起梁带。五品已上，金玉钿饰，用犀为簪，是为常服，武官尽服之。六品已下，衫以绯。至于大仗陪立，五品已上及亲侍加两裆滕蛇，其勋侍去两裆。

弁冠，硃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象牙为簪导。五品已上，亦以鹿胎为弁，犀为簪导者。加玉琪之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三品兼有纷、鞶囊，佩于革带之后，上加玉珮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

亲王，远游三梁冠，金附蝉，犀簪导，白笔。三师三公、太子三师三少、尚书秘书二省、九寺、四监、太子三寺、诸郡县关市、亲王文学、籓王嗣王、公侯，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门下、内书、殿内三省，诸卫府，长秋监，太子左右庶子、内坊、诸率，宫门内坊，亲王府都尉，府镇防戍九品以上，散官一品已下，武弁帻。侍中、中书令，加貂蝉，珮紫绶。散

官者，白笔。御史、司隶二台，法冠。　一名獬豸冠。谒者台大夫以下，高山冠。并绛纱单衣，白纱内单，阜领、褾、襈、裾，白练裙襦，绛蔽膝，革带，金饰钩暐，方心曲领，绅带，玉镖金饰剑，亦通用金镖，山玄玉佩，绶，袜，乌皮舄。是为朝服。玉佩，纁硃绶，施二玉环。三品以上绿绶，四品、五品青绶。二品以下去玉环，六品以下去剑、珮、绶。八品以下，冠去白笔，衣省内单及曲领、蔽膝，著乌皮履。五品加纷、鞶囊。其绶纁硃者，用四彩，赤、红、缥、绀红。硃质，纁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阔九寸。绿绶用四彩，绿、紫、黄、硃红。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阔九寸。紫绶用四彩，紫、黄、赤、红。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阔八寸。青绶三彩，白、青、红。青质，长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阔七寸。

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为祭服，绶、珮、剑各依朝服之数。其章逢七品以下，降二为差，六品以下无章。

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角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

是时，内外群官，文物有序，仆御清道，车服以庸。于是贵贱士庶，较然殊异。越王侗于东都嗣位，下诏停废。自兹以后，浸以不章，以至于亡。

唐制，天子车舆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耕根车、安车、四望车，已上八等，并供服乘之用。其外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羊车、黄钺车，　豹尾、黄钺二车，武德中无，自贞观已后加焉。其黄钺，天宝元年制改为金钺。属车十二乘，并为仪仗之用。大驾行幸，则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若大陈设，则分左右，施于仪卫之内。

玉辂，青质，以玉饰诸末。重舆，左青龙，右白虎，金凤翅，画虡文鸟兽，黄屋左纛。金凤一在轼前，十二銮在衡，　正县銮数，皆其副辂，及耕根则八。二铃在轼，龙辀前设鄣尘，青盖黄里，绣饰，博山镜子，树羽，轮皆硃班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皆画升龙，其长曳地。右载闟戟，长四尺，广三尺，黻文。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驾苍龙，金鍐方鈁，插翟尾五焦，镂锡，鞶缨十有二就。　锡，马当颅，镂金为之。鞶缨鞍皆以五彩饰之。就，成也，一匝为一就也。祭祀、纳后则供之。

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余与玉辂同，驾赤脊，乡射、祀还、饮

至则供之。

象辂，黄质，以象饰诸末，余与玉辂同，驾黄脊，行道则供之。

革辂，白质，鞔之以革，余与玉辂同，驾白骆，巡狩、临兵事则供之。

木辂，黑质，漆之，余与玉略同，驾黑脊，畋猎则供之。

五辂之盖，旌旗之质及鞶缨，皆从辂色，盖之里皆用黄。其镂锡，五辂同。

耕根车，青质，盖三重，余与玉辂同，耕籍则供之。

安车，金饰，重舆，曲壁，八銮在衡，紫油纁，硃里通ＡＷ，硃丝络网，硃鞶缨，硃覆闇黝，贝络，驾赤脊，临幸则供之。

四望车，制同犊车，金饰。八銮在衡，青油纁，硃里通ＡＷ，硃丝络网，拜陵、临吊则供之。

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又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

皇后车则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

重翟车，青质，金饰诸末，轮画硃，金根车牙，其箱饰以重翟羽，青油纁，硃里通ＡＷ，绣紫帷，硃丝络网，绣紫络带，八銮在衡，镂锡，鞶缨十二就，金鐏方鈁，插翟尾，硃丝，　　总以硃为之，如马缨而小，著马勒，在两耳与两镳也。驾苍龙，受册、从祀、享庙则供之。厌翟，赤质，金饰诸末，轮画硃牙，其箱饰以次翟羽，紫油纁，硃里通幰，红锦帷，硃丝络网，红锦络带，余如重翟车。驾赤脊，采桑而供之。翟车，黄质，金饰诸末，轮画硃牙，其车侧饰以翟羽，黄油纁，黄里通幰，白红锦帷，硃丝络网，白红锦络带，余如重翟。驾黄脊，归宁则供之。诸鞶缨之色，皆从车质。安车，赤质，金饰，紫通幰硃里。驾四马，临幸及吊则供之。四望车，硃质，紫油通幰，油画络带。拜陵、临吊则供之。金根车，硃质，紫油通幰，油画络带，硃丝网。常行则供之。

皇太子车辂，有金辂、轺车、四望车。

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虡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硃盖黄里，轮画硃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驾赤脊四，八銮在衡，二铃在轼，金鍐方鈂，插翟尾五焦，镂锡，鞶缨九就。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则供之。轺车，金饰诸末，紫幰帜硃里，驾一马。五日常服及朝享宫臣、出入行道则供之。四望车，金饰诸末，紫油纁，通幰硃里，硃丝络网，驾一马。吊临则供之。

王公已下车辂，亲王及武职一品，象饰辂。自余及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五品，轺车。

象辂，以象饰诸末，硃班轮，八銮在衡，左建旗，　旗、画龙，一升一降。右载闟戟。革辂，以革饰诸末，左建ＦＪ，(通帛为ＦＪ，余同象辂。　木辂，以漆饰之，余同革辂。轺车，曲壁，青通ＡＷ。诸辂皆硃质硃盖，硃旗ＦＪ。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缨就数皆准此。

内命妇夫人乘厌翟车，嫔乘翟车，婕妤已下乘安车，各驾二马。外命妇、公主、王妃乘厌翟车，驾二马。自余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通ＡＷ，硃里油纁，硃丝络网，驾以牛。二品已下去油纁、络网，四品青偏ＡＷ。

有唐已来，三公已下车辂，皆太仆官造贮掌。若受制行册命及二时巡陵、婚葬则给之。自此之后，皆骑马而已。

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之冕、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凡十二等。

大裘冕，无旒，广八寸，长一尺六寸，　玄裘纁里，已下广狭准此。金饰，玉簪导，以组为纓，色如其绶。裘以黑羔皮为之，玄领、褾、襟缘。硃裳，白纱中单，皁领，青褾、襈、裾、革带，玉钩、暐，大带，素带硃里，绀其外，上以硃，下以绿，纽用组也。蔽漆随裳。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珮，玄组双大绶，六彩，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　小双绶长二尺一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硃袜，赤舄。祀天神地祇则服之。

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

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 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 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珮、绶与上同。舄加金饰。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

□冕，服七章， 三章在衣，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

余同衮冕。有事还主则服之。毳冕，服五章， 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余同□冕。祭海岳则服之。绣冕，服三章， 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余同毳冕，祭社稷、帝社则服之。玄冕服， 衣无章，裳刺黼一章。余同绣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则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翠绥，玉若犀簪导。绛纱里，白纱中单，领，褾， 饰以织成。硃襈、裾，白裙，白裙襦。 亦裙衫也。绛纱蔽漆，白假带，方心曲领。其革带、珮、剑、绶、礻蔑、舄与上同。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诸祭还及冬至朔日受朝、临轩拜王公、元会、冬会则服之。武弁，金附蝉，平巾帻， 余同前服。讲武、出征、四时蒐狩、大射、礿、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则服之。弁服， 弁以鹿皮为也。十有二琪， 琪以白玉珠为之。玉簪导，绛纱衣，素裳，革带，白玉双珮，鞶囊，小绶，白袜，乌皮履。朔日受朝则服之。黑介帻，白纱单衣，白裙襦，革带，素袜，乌皮履。拜陵则服之。白纱帽， 亦乌纱也。白裙襦， 亦裙衫也。

白袜，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则服之。平巾帻， 金宝饰。导簪冠文皆以玉，紫褶， 亦白褶。白袴，玉具装，真珠宝细带。乘马则服之。白帢，临大臣丧则服之。

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视朝，以常服及帛练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与平巾帻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显庆元年九月，太尉长孙无忌与修礼官等奏曰：

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臣无忌、

志宁、敬宗等谨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而此二礼，俱说周郊，衮与大裘，事乃有异。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御寒，理非当暑，若启蛰祈谷，冬至报天，行事服裘，义归通允。至于季夏迎气，龙见而雩，炎炽方隆，如何可服？谨寻历代，唯服衮章，与《郊特牲》义旨相协。按周迁《舆服志》云，汉明帝永平二年，制采《周官》、《礼记》，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备十二章。沈约《宋书志》云："魏、晋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纪》曰："明帝制云，以大冕纯玉藻、玄衣、黄裳郊祀天地。"后魏、周、齐，迄于隋氏，勘其礼令，祭服悉同。斯则百王通典，炎凉无妨，复与礼经事无乖舛。今请宪章故实，郊祀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请停，仍改礼令。又检《新礼》，皇帝祭社稷服绣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则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据《周礼》云："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纟希冕，诸小祀则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礼义宗》，遂有二释。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与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天子以十二为节，义在法天，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一等，则王著玄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施用。亦犹祭祀之立尸侑，君亲之拜臣子，覆巢设罊蔟之官，去疃置蝈氏之职，唯施周代，事不通行。是故汉、魏以来，下迄隋代，相承旧事，唯用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临事施行，极不稳便。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

制可之。

无忌等又奏曰："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著素服。今令用云白帢，礼令乘舛，须归一涂。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虽著令文，不可行用。请改从素服，以会礼文。"制从之。自是□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白帢遂废，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

开元十一年冬，玄宗将有事于南郊，中书令张说又奏称："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永徽二年，高宗亲享南郊用之。明庆年修礼，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则天已来用之。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进，上以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

暑，乃废不用之。自是元正朝会依礼令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在于令文，不复施用。十七年，朝拜五陵，但素服而已。朔、望常朝，亦用常服，其翼善冠亦废。

《武德令》：皇太子衣服，有衮冕、具服远游三梁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平巾帻五等。贞观已后，又加弁服、进德冠之制。

衮冕，白珠九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青纩充耳，犀簪导。玄衣，纁裳，九章。　五章在衣，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织成为之。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暐，大带，　素带硃里，亦纰以硃绿，皆用组，黻。　随裳色，火、山二章也。玉具剑，　金宝饰也。玉镖首。瑜玉双珮，硃组双大绶，四彩，赤、白、缥、绀，纯硃质，长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施二玉环也。硃袜赤舄。　舄加金饰。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庙、加元服、纳妃则服之。

具服远游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纓翠绥，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皁领、褾、襈、裙，白裙襦，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其革带、剑、珮、绶、袜、舄与上同。后改用白袜、黑舄。未冠则双单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释奠则服之。公服远游冠，　簪导以下并同前也。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暐，假带，方心，纷，鞶囊，　长六尺四寸，广二寸四分，色同大绶。

白袜，乌皮履。五日常服、元日冬至受朝则服之。平巾帻，紫褶，白袴，宝细起梁带。乘马则服之。弁服，　弁以鹿皮为之。犀簪导，组纓，玉琪九，绛纱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珮，白袜，乌皮履。朔望及视事则兼服之。进德冠，九琪，加金饰，其常服及白练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则与平巾帻通著。

自永徽已后，唯服衮冕、具服、公服而已。若乘马袴，则著进德冠，自余并废。若宴服、常服，紫衫袍与诸王同。

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仪注有服绛纱袍之文。太子以为与皇帝所称同，上表辞不敢当，请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详议。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师萧嵩等奏曰：“谨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远游冠，三梁，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纓绥，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皁领、褾

、襈，白裙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革带，剑，珮，绶等，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释奠则服之。其绛纱袍则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数，与裙襦、剑、珮等无别。至于贵贱之差，尊卑之异，则冠为首饰，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彩章之数，多少有别，自外不可事事差异。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礼重则具服，礼轻则从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减省，称谓须更变名。望所撰仪注，不以绛纱袍为称，但称为具服，则尊卑有差，谦光成德。”议奏上，手敕改为硃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武德令》，侍臣服有衮、□、毳、绣、玄冕，及爵弁，远游、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

衮冕，垂青珠九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　以下旒、纓皆如之也。青纩充耳，簪导。青衣，纁裳，服九章。　　五章在衣，龙、山、华虫、火、宗彝，为五等。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绛为绣，遍衣而已，下皆如之。白纱中单，黼领，　绣冕以下，中单青领。青褾、襈裙。革带，钩暐，大带，　　三品已上，素带硃里，皆纰其外，上以绿。五品带，纰其垂，外以玄黄。纽皆用青组之。

黻　　凡黻皆随裳色。毳冕以上，山、火二章，绣冕山一章，玄冕无章。剑，珮，绶，硃袜，赤舄，第一品服之。

□冕，七旒，服七章，　　三章在衣，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也。余同衮冕，第二品服之。

毳冕，五旒，服五章，　　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

余同□冕，第三品服之。

绣冕，四旒，服三章，　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余并同毳冕，第四品服之。

玄冕，衣无章，裳刻黻一章，余同绣冕，第五品服之。

爵弁，　色同爵，无旒无章。玄纓，簪导，青衣，纁裳，白纱中单，青领、褾、裙，革带，钩暐，大带，　练带，纰其垂，内外以绣，纽约用青组。

爵韠，袜，赤履，九品已上服之。凡冕服，助祭及亲迎若私家祭祀皆服之，爵弁亦同。凡冕，制皆以罗为之，其服以□。爵弁用□为之，其服用缯。

远游三梁冠，黑介帻，青绥。　凡文官皆青绥，以下准此也。皆诸王服之，亲王则加金附蝉。

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一梁。皆三公、太子三师三少、五等爵、尚书省、秘书省、诸寺监学、太子詹事府、三寺及散官，亲王师友、文学、国官，若诸州县关津岳渎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

武弁，平巾帻，　侍中、中书令则加貂蝉，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皆武官及门下、中书、殿中、内侍省、天策上将府、诸卫领军武候监门、领左右太子诸坊诸率及镇戍流内九品已上服之。其亲王府佐九品以上，亦准此。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高山冠者，内侍省内谒者及亲王下司閤等服之。却非冠者，亭长、门仆服之。诸应冠而未冠者，并双童髻，空顶帻。五品已上双玉导，金饰，三品以上加宝饰，六品以下无饰。朝服，　亦名具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皁领、襈、裙，白裙襦，　亦裙衫也。革带，钩暐，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剑，珮，绶。一品已下，五品以下，陪祭、朝飨、拜表大事则服之。七品已上，去剑、珮、绶，余并同。公服，　亦名从省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　亦裙衫也。革带，钩暐，假带，方心，袜，履，粉，鞶囊。一品以下，五品以上，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其六品以下，去纷、鞶囊，余并同。诸珮绶者，皆双绶。亲王纁硃绶，四彩，赤、黄，缥、绀。纯硃质，纁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一品绿綟绶，四彩，紫、黄、赤。纯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二品、三品紫绶，三彩，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广八寸。四品青绶，三彩，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广七寸。五品黑绶，二彩，青、绀。纯绀质。长一丈二尺，一百首，广六寸。　自王公以下皆有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正第一品佩二玉环，自外不同也。有绶者则有纷，皆长六尺四寸，广二尺四分，各随绶色。诸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镂，四品银镂，五品彩镂。诸珮，一品珮山玄玉，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

诸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簪白笔，武官及爵则不簪。诸舄履并乌

色，舄重皮底，履单皮底。　别注色者，不用此色。诸勋官及爵任职事官者，　散官、散号将军同职事。正衣本服，自外各从职事服。诸致仕及以理去官，被召谒见，皆服前官从省服。平巾帻，簪□导，冠支，五品以上紫褶，六品以下绯褶，加两裆滕蛇，并白袴，起梁带。　五品以上，金玉杂细。六品以下，金饰隐起。靴，武官及卫官陪立大仗则服之。若文官乘马，亦通服之，去两裆滕蛇。诸视品府佐，武弁，平巾帻。国官，进贤一梁冠，黑介帻，簪导。其服各准正品，　其流外官，亦依正品流外之例。参朝则服之。若谒见府公，府佐平巾黑帻，国官黑介帻，皆白纱单衣，乌皮履。

诸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黑介帻，绛公服，　用绯为之，制同绛纱单衣。方心，革带，钩暐，假带，袜，乌皮履。九品以上绛帀衣，　制同绛公服，袖狭，形直如沟，不垂。去方心、假带，余同绛公服。其非行署者，太常寺谒者、卜博士、医助教、祝史、赞引，鸿胪寺掌仪、诸典书、典学，内侍省内典引，太子门下坊典仪、内坊导客舍人、诸赞者，王公以下舍人，公主谒者等，各准行署，依品服。自外及民任杂掌无官品者，皆平巾帻，绯衫，大口袴。朝集从事则服之。诸典谒，武弁，绛公服。其斋郎，介帻，涘衣。自外品子任杂掌者，皆平巾帻，绯衫，大口袴。朝集从事则服之。黑介帻，簪导，深衣，青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去革带。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参见则服之。书算学生、州县学生，则乌纱帽，白裙襦，青领。诸外官拜表受诏皆服。　本品无朝服者则服之。其余公事及初上，并公服。诸州大中正，进贤一梁冠，绛纱公服，若有本品者，依本品参朝服之。诸州县佐史、乡正、里正、岳渎祝史、斋郎，并介帻，绛涘衣。

平巾帻，绯褶，大口袴，紫附涘，尚食局主食、典膳局主食、太官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绿帻，青布袴，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服之。平巾五辫髻，青袴褶，青耳屩，羊车小史服之。总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

龙朔二年九月戊寅，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望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仍改冕。”当时纷议不定。仪凤年，太常博士苏知机又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曰；

古者太昊庖牺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后数迁五德，君

非一姓。体国经野，建邦设都，文质所以再而复，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谓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于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则三王相袭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谨按《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由此言之，则其所从来者尚矣。

夫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云雨，象圣王泽沾下人也。龙者，变化无方，象圣王应机布教也。华虫者，雉也，身被五采，象圣王体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刚猛制物，象圣王神武定乱也。藻者，逐水上下，象圣王随代而应也。火者，陶冶烹饪，象圣王至德日新也。米者，人恃以生，象圣王物之所赖也。黼能断割，象圣王临事能决也。黻者，两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济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为旌旗之饰，又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于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于阳数也。以龙为首章者，衮者卷也，龙德神异，应变潜见，表圣王深沈远智，卷舒神化也。又制□冕以祭先公也。□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贤才，能守耿介之节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渎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土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也，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异形，难可遍拟，但取黻之相背异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夫以孔宣之将圣也，故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于是乎毕矣。

今表状"请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舆服之"者。谨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旌旗矣；龙武山火者，又不逾于古矣。而云麟凤有四灵之名，玄龟有负图之应，云有纪官之号，水有感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征，终是无逾比象。然则皇王受命，天地与兴符，仰观则璧合珠连，俯察则银黄玉紫。尽南宫之粉壁，不足写其形状；罄东观之铅黄，无以纪其名实。固不可毕陈于法服也。云也者，从龙之气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为章目也。此盖不经之甚也。

又"□冕八章，三公服之"者。□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鹰鹯者，鸷鸟也，适可以辨祥刑之职也。熊罴者，猛兽也，适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云，"蒂倒茄于藻井，披江葩之狎猎。"谓为莲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花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岂惟颠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于古，则无其名；验之于今，则非章首。此又不经之甚也。

若夫礼惟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皇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乃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跸，乃汉国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于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由是竟寝知机所请。

景龙二年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案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右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矣。

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幸，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舆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车而行，今乘车即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袜而升镫，跣以乘鞍，非惟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求诸折中，进退无可。且长裙广袖，襜如翼如，鸣珮纡组，锵锵弈弈，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傥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属车之右，遗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骖相续，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

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南郊图》，多有衣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当今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阎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

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由斯而言，则《梁武南郊之图》，义同于此。又传称义惟因俗，礼贵缘情。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珮，用舍无恆。况我国家道轶百王，功高万古，事有不便，资于变通。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臣此异议，其来自久，日不暇给，未及榷扬。今属殿下亲从齿胄，将临国学，凡有衣冠乘马，皆惮此行，所以辄进狂言，用申鄙见。

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恆式。

宴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硃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高氏诸帝，常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其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及大业元年，炀帝始制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则，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硃紫。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虽服袴褶，而军间不便。六年，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绫及罗，其色硃，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紃，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絁、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五品已上执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后直，五品已上前挫后屈。自有唐已来，一例上圆下方，曾不分别。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其折上巾，乌皮六合靴，贵贱通用。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五年八月敕，七品已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已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十一月，赐诸卫将军紫袍，锦为褾袖。八年五月，太宗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

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旧令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朝参之

处，听兼服黄。”从之。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砺石，武官欲带者听之。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文明元年七月甲寅诏：“旗帜皆从金色，饰之以紫，画以杂文。八品已下旧服者，并改以碧。京文官五品已上，六品已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景云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其刀子、砺石等许不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韘七事。七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至开元初复罢之。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成八字铭。长寿三年四月，敕赐岳牧金字银字铭袍。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已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师子，左右卫饰以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豹，左右鹰扬卫饰以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

武德已来，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头小样者。则天朝，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中宗景龙四年三月，因内宴赐宰臣已下内样巾子。开元已来，文官士伍多以紫皁官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玄宗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迄今服之也。

天宝十载五月，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

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银鱼符。高宗永徽二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已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垂拱二年正月，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久视元年十月，职事三品已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上守下行，皆从官给。神龙元年二月，内外官五品已上依旧佩鱼袋。六月，郡王、嗣王特许佩金鱼袋。景龙三年八月，令特进佩鱼。散职佩鱼，自此始也。自武德已来，皆正员带阙官始佩鱼袋，员外、判试、检校自则天、中宗后始有之，皆不佩鱼。虽正员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即解去鱼袋。至开元九年，张嘉贞为中书令，奏诸致仕许终身佩鱼，以为荣宠。以理去任，亦听佩鱼袋。自后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因之佩鱼袋、服硃紫者众矣。

梁制云，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缵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绛褶，舄用皮。服冠衣硃者，紫衣用赤舄，乌衣用乌舄。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

旧制，乘舆案褥、床褥、床帷，皆以紫为饰。天宝六载，礼仪使太常卿韦彡舀奏请依御袍色，以赤黄为饰。从之。

《武德令》：皇后服有祎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

祎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翠翟之形。 素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 褾、襈皆用硃色也。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硃里，纰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袜、舄， 舄加金饰。白玉双珮，玄组双大绶。章彩尺寸与乘舆同。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 黄罗为之。其蔽膝、大带及衣革带、舄随衣色。余与祎衣同，唯无雉也。亲蚕则服之。钿钗礼衣，十二钿，服通用杂色，制与上同，唯无雉及珮绶，去舄，加履。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子妃服，首饰花九树， 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褕翟。青织成为之，文为摇翟之形，青质、五色、九等也。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褾、襈 皆用硃也。蔽膝， 随裳色，用緅为领缘，以摇翟为章，二等也。大带， 随衣色，硃里，纰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袜、舄， 舄加金饰瑜玉珮，红硃双大绶。 章彩尺寸与皇太子同。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黄罗为之，其蔽膝、大带及衣革带随衣色。余褕翟同，唯无雉也。从蚕则服之。钿钗礼衣，九钿，服通用杂色，制与上同，唯无雉及珮、绶，去舄，加履。宴见宾客则服之。

内外命妇服花钗， 施两博鬓，宝钿饰也。翟衣青质， 罗为之，绣为雉，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而下。第一品花钿九树， 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也。翟九等。第二品花钿八树，翟八等。第三品花钿七树，翟七等。第四品花钿六树，翟六等。第五品花钿五树，翟五等。并素纱中单，黼领，硃褾、襈 亦通用罗縠也。蔽膝， 随裳色，以緅为领缘，加以文绣，重雉为章二事，一品已下皆同也。

大带， 随衣色，绯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同青组。青衣，

革带，青袜、舄，珮，绶。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则服之；其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亦准此。钿钗礼衣，通用杂色，制与上同，唯无雉及珮绶。 去舄，加履。

第一品九钿，第二品八钿，第三品七钿，第四品六钿，第五品五钿。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女官等服，礼衣通用杂色，制与上同，惟无首饰。七品已上，有大事服之，寻常供奉则公服。 公服去中单、蔽膝、大带。九品已上，大事及寻常供奉，并公服。东宫准此。女史则半袖裙襦。诸公主、王妃珮绶同，诸王县主、内命妇准品。外命妇五品已上，皆准夫、子，即非因夫、子别加邑号者，亦准品。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ＦＤ旂，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ＦＤ旂，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ＦＤ旂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旂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兜笼，巴蜀妇人所用，今乾元已来，蕃将多著勋于朝，兜笼易于担负，京城奚车、兜笼、代于车舆矣。

武德来，妇人著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兒乃著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

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孔子曰，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用，以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传曰，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也。以此而葬，殆将于殉，故曰不仁。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

又士庶亲迎之仪，备诸辨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即亏名教，实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婚姻家障车者，并须禁断。其有犯者，有廕家请准犯名教例附簿，无廕人决杖六十，仍各科本罪。

志第二十六 经籍上

夫龟文成象，肇八卦于庖牺；鸟迹分形，创六书于苍颉。圣作明述，同源异流。《坟》、《典》起之于前，《诗》、《书》继之于后。先王陈迹，后王准绳。《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者非他，方策之谓也。琢玉成器，观古知今，历代哲王，莫不崇尚。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嬴氏坑焚，以愚黔首；汉兴学校，复创石渠。雄、向校雠于前，马、郑讨论于后，两京载籍，由是粲然。及汉末还都，焚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购辑，卷帙未弘。而荀勖、李充、王俭、任昉、祖□恆，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以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愜、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平时载籍，世莫得闻。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

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一日《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五曰《乐》，以纪声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七曰《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诂训，以纪六经谶候。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纪仁义教化。二曰道家，以纪清净无为。三曰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纪循名责实。五曰墨家，以纪强本节用。六曰纵横家，以纪辩说诡诈。七曰杂家，以纪兼叙众说。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纪星辰象纬。十二曰历数，以纪推步气朔。十三曰五行，以纪卜筮占候。十四曰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

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旨。近史官撰《隋书经籍志》，其例亦然。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今之杀青，亦所不取，但纪部帙而已。而煚等所序四部都录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载之：

窃以经坟浩广，史图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复床，更繁其说？若先王有阙典，上圣有遗事，邦政所急，儒训是先，宜垂教以作程，当阐规而开典，则不遑启处，何获宴宁。曩之所修，诚惟此义，然礼有未惬，追怨良深。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

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代，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刘歆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孰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欲求精悉，不其难乎？所以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录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书录》四十卷。其外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箓，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若夫先王秘传，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录符，绝域之神经怪牒，尽载于此二书矣。

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

其序如此。

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其《释道录目》附本书，今亦不取，据开元以籍为之志。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四部区分，详之于下。

甲部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

《易》类一《书》类二《诗》类三《礼》类四《乐》类五《春秋》类六《孝经》类七《论语》类八谶纬类九经解类十诂训类十一小学类十二

《归藏》十三卷 殷易，司马膺注。

《周易》二卷 卜商传。

又十卷 孟喜章句。

又十卷 京房章句。

又四卷 费直章句。

又十卷 马融章句。

又九卷 郑玄注。

又十卷 荀爽章句。

又五卷 刘表注。

又十卷 王肃注。

又十卷 董遇注。

又十卷 宋衷注。

又七卷 王弼注。

又九卷 虞翻注。

又十三卷 陆绩注。

又十卷 荀氏九家集解。

又十卷 马、郑、二王集解。

又十卷 姚信注。

又十卷 王弼、韩康伯注。

又十卷 二王集注。

又十卷 荀晖注。

又十卷 蜀才注。

又十卷 张璠集解。

又十卷 王暠注。

又十卷 干宝注。

又十卷 黄颖注。

又十卷 崔浩注。

又十三卷 崔覲注。

又十卷 何胤注。

又十卷 卢氏注。

又十四卷 傅氏注。

又十卷 王玄度注。

又十卷 王又玄注。

又十卷 任希古注。

又十卷 王凯冲注。

《周易发挥》五卷 王勃撰。

《周易系辞》二卷 谢万注。

又二卷 桓玄注。

又二卷 荀谚注。

又二卷 宋褰注。

《周易义疏》二十卷 宋明帝注。

《宋群臣讲易疏》二十卷 张该等注。

《周易大义》二十卷 梁武帝撰。

《周易讲疏》三十五卷 梁武帝撰。

《周易发题义》一卷

《周易几义》一卷 萧伟撰。

《周易大义疑问》二十卷 梁武帝撰。

《周易义疏》十四卷 萧子政撰。

《周易讲疏》三十卷 张讥注。

又十三卷 何妥撰。。

又十六卷 褚仲都撰。

《周易正义》十四卷 孔颖挞撰。

《周易新论》十卷 阴弘道撰。

《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四卷 陆德明撰。

《周易文外大义》二卷 陆德明撰。

《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 薛仁贵撰。

《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

《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卷 已上并梁蕃撰。

《周易大衍论》三卷 玄宗撰。

《周易论》四卷 钟会撰。

《周易大衍论》一卷 王弼撰。

《周易论》一卷 应吉甫撰。

《周易统略论》三卷 邹湛撰。

《周易略论》一卷 张璠撰。

《周易论》二卷 暨长成难，暨仲容答。

《易论》一卷 宋处宗撰。

《通易象论》一卷 宣聘撰。

又一卷 栾永初撰。

《周易系辞义疏》二卷 刘瓛撰。

《周易乾坤义疏》一卷 刘瓛撰。

《周易略谱》一卷 沈熊撰。

《周易爻义》一卷 干宝撰。

《周易卦序论》一卷 杨乂撰。

《周易谱》一卷 袁宏撰。

《周易论》四卷 范氏撰。

《周易杂音》三卷

《周易释序义》三卷 梁蕃撰。

右《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

《古文尚书》十三卷 孔安国传。

又十卷 孔安国传，范宁注。

又十卷 李颙集注。

又十卷 姜道盛集注。

又十卷 马融注。

又九卷 郑玄注。

又十卷 王肃注。

又十三卷 谢沈注。

《尚书暢训》三卷 伏胜注。

《尚书洪范五行传》十一卷 刘向撰。

《尚书答问》三卷 王肃注。

《尚书释驳》五卷 王肃撰。

《尚书释问》四卷 郑玄注。王粲问，田琼、韩益正。

《尚书义注》三卷 吕文优撰。

《尚书释义》四卷 伊说撰。

《尚书要略》二卷 李颙撰。

《尚书新释》二卷 李颙撰。

《尚书百问》一卷 顾欢撰。

《尚书义疏》十卷 巢猗撰。

《尚书百释》三卷 巢猗撰。

《尚书义疏》十卷 费甝撰。

《古文尚书大义》二十卷 任孝恭撰。

《尚书义疏》三十卷 蔡大宝撰。

《尚书文外义》三十卷 顾彪撰。

《尚书义疏》二十卷 刘焯撰。

《尚书述义》二十卷 刘炫撰。

《尚书正义》二十卷 孔颖达撰。

《古文尚书音义》五卷 顾彪撰。

《尚书音义》四卷 王俭撰。

右《尚书》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

《韩诗》二十卷 卜商序，韩婴撰。

《韩诗外传》十卷 韩婴撰。

《毛诗》十卷 毛苌撰。

《毛诗诂训》二十卷 郑玄笺。

《毛诗》二十卷 王肃注。

《叶诗》二十卷 叶遵注。

《集注毛诗》二十四卷 崔灵恩集注。

《韩诗翼要》十卷 卜商撰。

《毛诗谱》二卷 郑玄撰。

《毛诗集序》二卷 卜商撰。

《毛诗义注》五卷

《毛诗杂义驳》八卷 王肃撰。

《毛诗问难》二卷 王肃撰。

《毛诗驳》五卷 王伯舆撰。

《毛诗义问》十卷 刘桢撰。

《毛诗杂答问》五卷

《毛诗杂义难》十卷

《毛诗异同评》十卷 孙毓撰。

《毛诗释义》十卷 谢沈撰。

《毛诗辩》三卷 杨乂撰。

《毛诗序义》一卷 刘氏撰。

《毛诗表隐》二卷

《毛诗义疏》五卷 张氏撰。

《毛诗谊府》三卷 元延明撰。

《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二卷 陆玑撰。

《毛诗述义》三十卷 刘炫撰。

《毛诗正义》四十卷 孔颖达撰。

《毛诗音义》二卷 鲁世达撰。

《毛诗诸家音》十五卷 郑玄等注。

《难孙氏诗评》四卷 陈统撰。

右《诗》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

《周官》十二卷 马融传。

《周官礼》十三卷 郑玄注。

又十卷 伊说撰。

又十二卷 王肃注。

又十二卷 干宝注。

《周官论评》十二卷 陈邵驳，傅玄评。

《周官宁朔新书》八卷 司马伷序，王懋约注。

《周官驳难》五卷 孙略问，干宝答。

《周礼义疏》四十卷 沈重撰。

《周礼疏》五十卷 贾公彦撰。

《周礼义决》三卷 王玄度撰。

《周官音》三卷 郑玄撰。

《仪礼》十七卷 郑玄注。

又十七卷 王肃注。

《仪礼音》二卷

《丧服纪》一卷 马融注。

又一卷 郑玄注。

又一卷 袁准注。

又一卷

又一卷 陈铨注。

又二卷 蔡超宗注。

又二卷 田僧绍注。

《丧服变除》一卷 戴德撰。

《丧服要纪》一卷 王肃注。

《丧服要集议》三卷 杜预撰。

《丧服要纪》五卷 贺循撰，谢微注。

《仪礼疏》五十卷 贾公彦撰。

《丧服变除》一卷 郑玄撰。

《丧服要纪》十卷 贺循撰，庾蔚之注。

《丧服古今集记》三卷 王俭撰。

《丧服五代行要记》十卷 王逡之志。

《丧服经传义疏》四卷 沈文阿撰。

《丧服发题》二卷 沈文阿撰。

《丧服文句义》十卷 皇侃撰。

《丧服天子诸侯图》二卷 谢慈撰。

《丧服图》一卷 崔游撰。

《丧服谱》一卷 蔡谟撰。

《丧服谱》一卷 贺循撰。

《丧服要难》一卷 赵成问，仇祈答。

《大戴礼记》十三卷 戴德撰。

《小戴礼记》二十卷 戴圣撰，郑玄注。

《礼记》二十卷 卢植注。

又三十卷 王肃注。

又三十卷 孙炎注。

又十二卷 叶遵注。

《礼记宁朔新书》二十卷 司马伷序，王懋约注。

《次礼记》二十卷 魏徵撰。

《月令章句》十二卷 戴颙撰。

《礼记中庸传》二卷 戴颙撰。

《礼记义记》四卷 郑小同撰。

《礼记要钞》六卷 缑氏撰。

《礼记音》二卷 郑玄注，曹耽解。

又二卷 谢慈撰。

又二卷 李轨撰。

又二卷 尹毅撰。

又三卷 徐邈撰。

又二卷 徐爰撰。

《礼记隐》二十六卷

《礼记略解》十卷 庾蔚之撰。

《礼记讲疏》一百卷 皇侃撰。

《礼记义疏》五十卷 皇侃撰。

《礼记义疏》四十卷 沈重撰。

《礼记义疏》四十卷 熊安生撰。

《礼记义证》十卷 刘芳撰。

《礼记类聚》十卷

《礼记正义》七十卷 孔颖达撰。

《礼记疏》八十卷 贾公彦撰。

《礼论》三百七卷 何承天撰。

《礼义》二十卷 戴圣等撰。

《三礼目录》一卷 郑玄注。

《问礼俗》十卷 董勋撰。

《礼记评》十卷 刘隽撰。

《礼仪问答》十卷 王俭撰。

《杂礼义》十一卷 吴商等撰。

《礼义杂记故事》十一卷

《礼问》九卷 范宁撰。

《礼论答问》九卷 范宁撰。

《礼论问答》九卷 徐广撰。

《杂礼仪问答》四卷 戚寿撰。

《礼论降议》三卷 颜延之撰。

《礼论条牒》十卷 任预撰。

《礼论帖》三卷 任预撰。

《礼论抄》六十六卷 任预撰。

《礼论抄》二十卷 庾蔚之撰。

《礼仪答问》十卷 王俭撰。

《礼杂抄略》二卷 荀万秋撰。

《礼议》一卷 傅伯祚撰。

《礼统郊祀》六卷

《礼论要抄》十三卷

《礼记区分》十卷

《礼论抄略》十三卷

《礼大义》十卷 梁武帝撰。

《礼疑义》五十卷 周舍撰。

《礼记义》十卷 何佟之撰。

《礼答问》十卷 何佟之撰。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崔灵恩撰。

《礼论要抄》一百卷 贺瑒撰。

《礼统》十三卷 贺述撰。

《三礼宗略》二十卷 元延明撰。

《三礼图》十二卷 夏侯伏朗撰。

《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 潘徽等撰。

《大唐新礼》一百卷 房玄龄等撰。

《紫宸礼要》十卷 大圣天后撰。

右《礼》一百四部，《周礼》十三家，《仪礼》、《丧服》二十八家，礼论答问三十五家，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

《乐书》九卷 信都芳注。

《管弦记》十二卷 留进录，凌秀注。

《钟磬志》二卷 公孙崇撰。

《乐社大义》十卷 梁武帝撰。

《乐论》三卷 梁武帝撰。

《钟律》五卷 沈重撰。

《古今乐录》十三卷 释智匠撰。

《乐府声调》六卷 郑译撰。

《乐谱集解》二十卷 萧吉撰。

《乐志》十卷 苏夔撰。

《乐经》三十卷 季玄楚撰。

《乐书要录》十卷 大圣天后撰。

《乐略》四卷 元殷撰。

《声律指归》一卷 元殷撰。

《乐元起》二卷 桓谭撰。

《琴操》二卷 桓谭撰。

《琴操》三卷 孔衍撰。

《琴谱》四卷 刘氏、周氏等撰。

《琴谱》二十一卷 陈怀撰。

《琴叙谱》九卷 赵耶律撰。

《琴集历头拍簿》一卷

《外国伎曲》三卷

《论乐事》二卷

《外国伎曲名》一卷

《历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谱义》一卷

《鼓吹乐章》一卷

《古今乐记》八卷 李守真撰。

右《乐》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

《春秋三家经诂训》十二卷 贾逵撰。

《春秋经》十一卷 士燮撰。

《春秋传》十卷 王朗注。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三十卷 贾逵撰。

《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卷 贾逵撰。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卷 服虔注。

《春秋左氏经传章句》三十卷 董遇注。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王肃注。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杜预注。

《春秋左氏传义注》三十卷 孙毓注。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高贵乡公撰。

《春秋左氏音》四卷 曹耽、荀讷撰。

《春秋左氏音隐》一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杜预注。

又三卷 李弘范撰。

又三卷 孙邈撰。

又三卷 王元规撰。

又十二卷

《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卷 刘歆撰。

《春秋左氏传条例章句》九卷 郑众撰。

《春秋左氏传例》七卷

又十五卷 杜预撰。

《春秋左氏条例》十卷 刘实撰。

《春秋左氏经例》十卷 方范撰。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 何休撰，郑玄箴。

《春秋成长说》七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膏肓释疴》五卷 服虔撰。

《春秋达长义》一卷 王玢撰。

《春秋左氏传说要》十卷 糜信撰。

《春秋塞难》三卷 服虔撰。

《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 孙毓撰。

《春秋左氏传例苑》十八卷 梁简文帝撰。

《春秋义函传》十六卷 干宝撰。

《春秋左氏释滞》十卷 殷兴撰。

《春秋序论》一卷 干宝撰。

《春秋左氏区分》十二卷 何始贞撰。

《春秋左氏义略》三十卷 张冲撰。

《春秋左氏抄》十卷

《左氏杜预评》三卷

《春秋图》七卷 严彭祖撰。

《春秋辞苑》五卷

《春秋经传诡例疑隐》一卷 吴略撰。

《春秋杂义》五卷

《春秋土地名》三卷

《春秋旨通》十卷 王延之撰。

《春秋大夫谱》十一卷 顾启期撰。

《春秋丛林》十二卷 李谧撰。

《春秋立义》十卷 崔灵恩撰。

《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 崔灵恩撰。

《春秋经解》六卷 沈宏撰。

《春秋文苑》六卷 沈宏撰。

《春秋嘉语》六卷 沈宏撰。

《春秋义略》二十七卷 沈文阿撰。

《春秋攻昧》十二卷 刘炫撰。

《春秋规过》三卷 刘炫撰。

《春秋述议》三十七卷 刘炫撰。

《春秋正义》三十七卷 孔颖达撰。

《春秋公羊传》五卷 公羊高传，严彭祖述。

《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 何休注。

《春秋公羊经传集解》十四卷 孔氏注。

《春秋公羊》十二卷 王愆期撰。

《春秋公羊传记》十二卷 高袭注。

《何氏春秋汉议》十一卷 何休撰，郑玄驳，糜信注。

《何氏春秋汉记》十一卷 服虔撰。

《春秋公羊条传》一卷 何休注。

《春秋公羊墨守》二卷 何休撰，郑玄发。

《春秋公羊答问》五卷 荀爽问，徐钦答。

《春秋公羊音》二卷 王俭撰。

《春秋公羊违义》三卷 刘实撰，刘晏注。

《春秋公羊论》二卷 庾翼难，王愆期答。

《春秋谷梁传》十三卷 段氏注。

《春秋谷梁章句》十五卷 谷梁俶解，尹更始注。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 唐固注。

又十二卷 糜信注。

又十一卷 张靖集解。

《春秋公羊违义》三卷 刘晏注。

《春秋谷梁经传》十六卷 程阐集注。

《春秋谷梁传》十三卷 孔衍训注。

又十二卷 范宁集注。

又十三卷 徐乾注。

《春秋谷梁》十二卷 徐邈注。

《春秋谷梁经集解》十卷 沈仲义注。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 何休作，郑玄释，张靖箴。

《谷梁传义》三卷 萧邕注。

《春秋谷梁传义》十二卷 徐邈注。

《春秋谷梁音》一卷 徐邈撰。

《春秋谷梁传疏》十三卷 杨士勋撰。

《春秋公羊谷梁左氏集解》十一卷 刘兆撰。

《春秋三传论》十卷 韩益撰。

《春秋三传经解》十一卷 胡讷集撰。

《春秋三传评》十卷 胡讷撰。

《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 江熙撰。

《春秋繁露》十七卷 董仲舒撰。

《春秋辩证明经论》六卷

《春秋二传异同》十一卷 李铉撰。

《春秋合三传通论》十卷 潘叔度注。

《春秋成集》十卷 潘叔度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 左丘明撰。

《春秋外传国语章句》二十二卷 王肃注。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虞翻撰。

又二十一卷 韦昭注。

又二十一卷

又二十一卷 唐固注。

右《春秋》一百二部，一千一百八十四卷。

《古文孝经》一卷 孔子说，曾参受，孔安国传。

《孝经》一卷 王肃注。

又一卷 郑玄注。

《古文孝经》一卷 刘邵注。

《孝经》一卷 韦昭注。

又一卷 孙熙注。

又一卷 苏林注。

《孝经默注》二卷 徐整撰。

又一卷 谢万注。

又一卷 虞盘佐注。

又一卷 孔光注。

又一卷 殷仲文注。

又一卷 殷叔道注。

又一卷 魏克己注。

又一卷 玄宗注。

《讲孝经义》四卷 车胤等注。

《讲孝经集解》一卷 荀勖撰。

《孝经义疏》三卷 皇侃撰。

《大明中皇太子讲孝经义疏》一卷 何约之执经。

《孝经疏》十八卷 梁武帝撰。

《孝经发题》四卷 太史叔明撰。

《孝经述义》五卷 刘炫撰。

《孝经疏》五卷 贾公彦撰。

《越王孝经新义》十卷 任希古撰。

《孝经应瑞图》一卷

《演孝经》十二卷 张士儒撰。

《孝经疏》三卷 元行冲撰。

《论语》十卷 何晏集解。

又十卷 郑玄注，虞喜赞。

又十卷 王肃注。

又十卷 郑玄注。

又十卷 宋明帝补卫瓘注。

又十卷 李充注。

又十卷 孙绰集解。

又十卷 梁翙注。

《论语集义》十卷 盈氏撰。

《论语》九卷 孟厘注。

《论语》十卷 袁乔注。

又十卷 尹毅注。

又十卷 江熙集解。

又十卷 孙氏注。

《次论语》五卷 王勃撰。

《论语音》二卷 徐邈撰。

《古论语义注谱》一卷 徐氏撰。

《论语释义》十卷 郑玄注。

《论语义注》十卷 暢惠明撰。

《论语义注隐》三卷

《论语篇目弟子》一卷 郑玄注。

《论语释疑》二卷 王弼撰。

《论语释》十卷 栾肇撰。

《论语驳》二卷 栾肇撰。

《论语大义解》十卷 崔豹撰。

《论语旨序》二卷 缪播撰。

《语体略》二卷 郭象撰。

《论语杂义》十三卷

《论语剔义》十卷

《论语疏》十卷 皇侃撰。

《论语述义》二十卷 戴诜撰。

《论语章句》二十卷 刘炫撰。

《论语疏》十五卷 贾公彦撰。

《论语讲疏》十卷 褚仲都撰。

《孔子家语》十卷 王肃注。

《孔丛子》七卷 孔鲋撰。

右六十三部，《孝经》二十七家，《论语》三十六家，凡三百八十七卷。

《易纬》九卷 宋均注。

《书纬》三卷 郑玄注。

《诗纬》三卷 郑玄注。

又十卷 宋均注。

《礼纬》三卷 宋均注。

《乐纬》三卷 宋均注。

《春秋纬》三十八卷 宋均注。

《论语纬》十卷 宋均注。

《孝经纬》五卷 宋均注。

《白虎通》六卷 汉章帝撰。

《五经杂义》七卷 刘向撰。

《五经通义》九卷 刘向撰。

《五经要义》五卷 刘向撰。

《五经异义》十卷 许慎撰，郑玄驳。

《六艺论》一卷 郑玄注。

《郑志》九卷

《郑记》六卷

《圣证论》十一卷

《五经然否论》五卷 谯周撰。

《五经钩沉》十卷 杨方撰。

《五经咨疑》八卷 杨思撰。

《孔子正言》二十卷 梁武帝撰。

《长春义记》一百卷 梁简文撰。

《经典大义》十卷 沈文阿撰。

《五经宗略》四十卷 元延明撰。

《七经义纲略论》三十卷 樊文深撰。

《质疑》五卷 樊文深撰。

《游玄桂林》二十卷 张讥撰。

《五经正名》十五卷 刘炫撰。

《经典释文》三十卷 陆德明撰。

《谥法》三卷 荀翚演，刘熙注。

又《谥例》十卷 沈约撰。

《谥法》三卷 贺琛约撰。

《匡谬正俗》八卷 颜师古撰。

《集天名称》三卷

右三十六部，经纬九家，七经杂解二十七家，凡四百七十四卷。

尔雅》三卷 李巡注。

《尔雅》六卷 樊光注。

又六卷 孙炎注。

又三卷 郭璞注。

《集注尔雅》十卷 沈璇注。

《尔雅音义》一卷 郭璞注。

又二卷 曹宪撰。

《尔雅图》一卷 郭璞注。

《尔雅图赞》二卷 江灌注。

《尔雅音》六卷 江灌注。

《续尔雅》一卷 刘伯庄撰。

《别国方言》十三卷 杨雄撰。

《释名》八卷 刘熙撰。

《广雅》四卷 张揖撰。

《博雅》十卷 曹宪撰。

《小尔雅》一卷 李轨撰。

《纂文》三卷 何承天撰。

《纂要》六卷 颜延之撰。

《三苍》三卷 李斯等撰，郭璞解。

《苍颉训诂》二卷 杜林撰。

《三苍训诂》二卷 张揖撰。

《埤苍》三卷 张揖撰。

《广苍》一卷 樊恭撰。

《说文解字》十五卷 许慎撰。

《说文音隐》四卷

《字林》十卷 吕忱撰。

《字统》二十卷 杨承庆撰。

《玉篇》三十卷 顾野王撰。

《字海》一百卷 大圣天后撰。

《文字释训》三十卷 释宝志撰。

《括字苑》十三卷 冯干撰。

《字属篇》一卷 贾魴撰。

《古文奇字》二卷 郭训撰。

《字旨篇》一卷 郭训撰。

《古文字诂》二卷 张揖撰。

《诏定古文官书》一卷 卫宏撰。

《解字文》七卷 周成撰。

《杂文字音》七卷 王延撰。

《文字要说》一卷 王氏注。

《字书》十卷

《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

《四体书势》一卷 卫恆撰。

《要用字苑》一卷 葛洪撰。

《难要字》三卷

《文字集略》一卷 阮孝绪撰。

《辩嫌音》二卷 杨休之撰。

《文字指归》四卷 曹宪撰。

《证俗音略》二卷 颜愍楚撰。

《叙同音》三卷

《览字知源》三卷

《文字辩嫌》一卷 彭立撰。

《声类》十卷 李登撰。

《韵集》五卷 吕静撰。

《韵略》一卷 杨休之撰。

《四声韵略》十三卷 夏侯咏撰。

《四声部》三十卷 张谅撰。

《韵篇》十二卷 赵氏撰。

《切韵》五卷 陆慈撰。

《桂苑珠丛》一百卷 诸葛颖撰。

《桂苑珠丛略要》二十卷

《急就章》一卷 史游撰，曹寿解。

《急就章注》一卷 颜之推撰。

又一卷 颜师古撰。

《凡将篇》一卷 司马相如撰。

《飞龙篇篆草势》合三卷 崔瑗撰。

《在昔篇》一卷 班固撰。

《太甲篇》一卷 班固撰。

《圣草章》一卷 蔡邕撰。

《劝学篇》一卷 蔡邕撰。

《黄初章》一卷

《吴章》一卷

《初学篇》一卷 硃嗣卿撰。

《始学篇》十二卷 项峻撰。

《少学集》十卷 杨方撰。

《小学篇》一卷 王羲之撰。

《续通俗文》二卷 李虔撰。

《启疑》三卷 顾凯之撰。

《诘幼文》三卷 颜延之撰。

《辩字》一卷 戴规撰。

《俗语难字》一卷 李少通撰。

《文字志》三卷 王愔撰。

《五十二体书》一卷 萧子云撰。

《古来篆隶诂训名录》一卷

《书品》一卷 庾肩吾撰。

《书后品》一卷 李嗣贞撰。

《笔墨法》一卷

《鹿纸笔墨疏》一卷

《千字文》一卷 萧子范撰。

又一卷 周兴嗣撰。

《篆书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今字石经易篆》三卷

《今字石经尚书》五卷

《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

《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

《今字石经毛诗》三卷

《今字石经仪礼》四卷

《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

《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

《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今字石经论语》二卷 蔡邕注。

《杂字书》八卷 释正度作。

右小学一百五部，《尔雅》、《广雅》十八家，偏傍音韵杂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

乙部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四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

正史类一编年类二伪史类三杂史类四

起居注类五故事类六职官类七杂传类八

仪注类九刑法类十目录类十一谱牒类十二

地理类十三

《史记》一百三十卷 司马迁作。

又八十卷 裴骃集解。

又一百三十卷 许子儒注。

《史记音义》十三卷 徐广撰。

《史记音义》三卷 邹诞生撰。

又三十卷 刘伯庄撰。

《汉书》一百十五卷 班固作。

又一百二十卷 颜师古注。

《御铨定汉书》八十一卷 郝处俊等撰。

《汉书音训》一卷 服虔撰。

《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 应劭撰。

《汉书叙传》五卷 项岱撰。

《汉书音义》九卷 孟康撰。

《汉书集注》十四卷 晋灼注。

《汉书音义》七卷 章昭撰。

《汉书驳义》二卷 刘宝撰。

《汉书新注》一卷 陆澄撰。

《孔氏汉书音义抄》二卷 孔文详撰。

《汉书续训》二卷 章稜撰。

《汉书训纂》三十卷 姚察撰。

《汉书音义》二十六卷 刘嗣等撰。

《汉书音》二卷 夏侯泳撰。

又十二卷 包恺撰。

又十二卷 萧该撰。

《汉书决疑》十二卷 颜延年撰。

《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 顾胤撰。

《汉书正义》三十卷 释务静撰。

《汉书正名氏义》十三卷

《汉书辩惑》三十卷 李善撰。

《汉书律历志音义》一卷 阴景伦作。

《汉书英华》八卷

《东观汉记》一百二十七卷 刘珍撰。

《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 谢承撰。

《后汉记》一百卷 薛莹作。

《后汉书》八十三卷 司马彪撰。

又五十八卷 刘义庆撰。

《后汉书》三十一卷 华峤作。

又一百二卷 谢沈撰。

《后汉书外传》十卷 谢沈撰。

《汉南纪》五十八卷 张莹撰。

《后汉书》一百二卷 袁山松作。

又九十二卷 范晔撰。

《后汉书论赞》五卷 范晔撰。

《后汉书》五十八卷 刘昭补注。

又一百卷 皇太子贤注。

《后汉书音》三卷 萧该作。

又三卷 臧兢撰。

《后汉书音义》二十七卷 章机撰。

《魏书》四十四卷 王沈撰。

《魏略》三十八卷 鱼豢撰。

《魏国志》三十卷 陈寿撰，裴松之注。

《晋书》八十九卷 王隐撰。

又五十八卷 虞预撰。

又十四卷 硃凤撰。

又三十五卷 谢灵运撰。

《晋中兴书》八十卷 何法盛撰。

《晋书》一百一十卷 臧荣绪撰。

又九卷 萧子云撰。

又一百三十卷 许敬宗等撰。

《宋书》四十二卷 徐爰撰。

又四十六卷 孙严撰。

又一百卷 沈约撰。

《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收撰。

《后汉书》一百七卷 魏澹撰。

又一百卷 张大素撰。

《后周书》五十卷 令狐德棻撰。

《隋书》八十五卷 魏徵等撰。

又三十二卷 张大素撰。

《齐书》五十九卷 萧子显撰。

又八卷 刘陟撰。

《梁书》三十四卷 谢昊、姚察等撰。

又五十卷 姚思廉撰。

《陈书》三卷 顾野王撰。

又三卷 傅縡撰。$又三十六卷 姚思廉撰。

《北齐未修书》二十四卷 李德林撰。

《北齐书》五十卷 李百药撰。

又二十卷 张大素撰。

《通史》六百二卷 梁武帝撰。

《南史》八十卷 李延寿撰。

《北史》一百卷 李延寿撰。

右八十一部，《史记》六家，前汉二十五家，后汉十七家，魏三家，晋八家，宋三家，后魏三家，后周一家，隋二家，齐二家，梁二家，陈三家，北齐三家，都史三家，凡四千四百四十三卷。

《纪年》十四卷 汲冢书。

《汉纪》三十卷 荀悦撰。

《汉纪音义》三卷 崔浩撰。

《汉皇德纪》三十卷 侯瑾撰。

《后汉纪》三十卷 张璠撰。

又三十卷 袁宏撰。

《汉晋春秋》五十四卷 习凿齿撰。

《汉灵献二帝纪》六卷 刘艾撰。

《汉献帝春秋》十卷 袁晔撰。

《山阳义纪》 乐资撰。

《魏武本纪》三卷

《魏武春秋》二十卷 孙盛撰。

《魏纪》十二卷 魏澹撰。

《国纪》十卷 梁祚撰。

《吴纪》十卷 环济撰。

《晋帝纪》四卷 陆机撰。

《晋录》五卷

《晋纪》二十二卷 干宝作。

又六十卷 干宝撰，刘协注。

《晋阳秋》二十卷 檀道鸾注。

《晋纪》二十卷 刘谦之撰。

又十卷 曹嘉之撰。

又四十五卷 徐广撰。

《晋阳春秋》二十二卷 邓粲撰。

《晋史草》三十卷 萧景暢撰。

《晋纪》十一卷 邓粲撰。

《战国春秋》二十卷 李概撰。

《崇安记》二卷 周祗撰。

又十卷 王韶之撰。

《晋续记》五卷 郭季产撰。

《三十国春秋》三十卷 萧方等撰。

又一百卷 武敏之撰。

《晋春秋略》二十卷 杜延业撰。

《宋纪》三十卷 王智深撰。

《宋略》二十卷 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 鲍衡卿撰。

《齐纪》二十卷 沈约撰。

《齐春秋》三卷 吴均撰。

《乘舆龙飞记》二卷 鲍衡卿撰。

《梁典》三十卷 刘璠撰。

又三十卷 何元之撰。

《梁太清纪》十卷 萧韶撰。

《皇帝纪》七卷

《梁撮要》三十卷 阴僧仁撰。

《淮海乱离志》四卷 萧大圆撰。

《栖凤春秋》五卷 臧严撰。

《梁昭后略》十卷 姚最撰。

《天启记》十卷 守节先生撰。

《梁末代记》一卷

《后梁春秋》十卷 蔡允恭撰。

《北齐记》二十卷

《北齐志》十七卷 王劭撰。

《鄴洛鼎峙记》十卷

《隋大业略记》三卷 赵毅撰。

《隋后略》十卷 张大素撰。

《蜀国志》十五卷 陈寿撰。

《吴国志》二十一卷 陈寿撰，裴松之注。

《吴书》五十五卷 章昭撰。

《华阳国志》三卷 常璩撰。

《蜀李书》九卷 常璩撰。

《汉赵记》十卷 和苞撰。

《赵石记》二十卷 田融撰。

《二石记》二十卷 田融撰。

《二石伪事》六卷 王度、隋翊等撰。

《燕书》二十卷 范亨撰。

《秦记》十一卷 裴景仁撰，杜惠明注。

《凉记》十卷 张谘撰。

《西河记》二卷 段龟龙撰。

《南燕录》六卷 王景暄撰。

《南燕书》五卷 张铨撰。

《拓跋凉录》十卷

《燕志》十卷

《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 崔鸿撰。

右七十五部，编年五十五家，杂伪国史二十家，凡一千四百十卷。

《周书》八卷 孔晁注。

《古文锁语》四卷

《春秋前传》十卷 何承天撰。

《春秋前传杂语》十卷 何承天撰。

《周载》三十卷 孟仪注。

《春秋国语》十卷 孔衍撰。

《越绝书》十六卷 子贡撰。

《吴越春秋》十二卷 赵晔撰。

《吴越春秋削烦》五卷 杨方撰。

《吴越春秋传》十卷 皇甫遵撰。

《吴越记》六卷

《春秋后传》三十卷 乐资撰。

《战国策》三十二卷 刘向撰。

《战国策论》一卷 延笃撰。

《战国策》三十二卷 高诱注。

《鲁后春秋》二十卷 刘允济撰。

《楚汉春秋》二十卷 陆贾撰。

《汉尚书》十卷 孔衍撰。

《汉春秋》十卷 孔衍撰。

《后汉尚书》六卷 孔衍撰。

《后汉春秋》六卷 孔衍撰。

《后汉尚书》十四卷 孔衍撰。

《后魏春秋》九卷 孔衍撰。

《典略》五十卷 鱼豢撰。

《三史要略》三十卷 张温撰。

《正史削繁》十四卷 阮孝绪撰。

《东殿新书》二百卷 高宗大帝撰。

《史记要传》十卷 卫瓠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 谯周撰。

《史记正传》九卷 张莹撰。

《史要》三十八卷 王延秀撰。

《合史》二十卷

《史汉要集》二卷 王蔑撰。

《后汉书抄》三十卷 葛洪撰。

《后汉书略》二十五卷 张缅撰。

《后汉书缵》十三卷 范晔撰。

《后汉文武释论》二十卷 王越客撰。

《三国评》三卷 徐众撰。

《晋书钞》三十卷 张缅撰。

《代谱》四百八十卷 周武帝敕撰。

《汉末英雄记》十卷 王粲等撰。

《九州春秋》九卷 司马彪撰。

《魏阳秋异同》八卷 孙寿撰。

《魏武本纪年历》五卷

《汉表》十卷 袁希之撰。

《删补蜀记》七卷 王隐撰。

《吴录》三十卷 张勃撰。

《魏记》三十三卷 卢彦卿撰。

《关东风俗传》六十三卷 宋孝王撰。

《隋书》八十卷 王劭撰。

《王业历》二卷 赵弘礼撰。

《隋开业平陈记》十二卷 裴矩撰

《古今注》八卷 伏无忌撰。

《帝王本纪》十卷 来奥撰。

《拾遗录》三卷 王嘉撰。

《王子年拾遗记》十卷 萧绮录。

《帝王略要》十二卷 环济撰。

《先圣本纪》十卷 刘滔撰。

《华夷帝王记》三十七卷 杨晔撰。

《后汉杂事》十卷

《汉魏晋帝要记》三卷 贾匪之撰。

《魏晋代语》十卷 郭颁撰。

《吴朝人士品秩状》八卷 胡冲撰。

《吴士人行状名品》二卷 虞尚撰。

《江表传》五卷 虞溥撰。

《晋诸公赞》二十二卷 傅暢撰。

《晋后略记》五卷 荀绰撰。

《宋拾遗录》十卷 谢绰撰。

《宋齐语录》十卷 孔思尚撰。

《帝王略论》五卷 虞世南撰。

《十世兴王论》十卷 硃敬则撰。

《洞历记》九卷 周树撰。

《帝系谱》二卷 张愔等撰。

《洞记》九卷 韦昭撰。

《三五历记》二卷 徐整撰。

《通历》二卷 徐整撰。

《杂历》五卷 徐整撰。

《国志历》五卷 孔衍撰。

《帝王代记》十卷 皇甫谧撰。

《年历》六卷 皇甫谧撰。

《续帝王代记》十卷 何集撰。

《十五代略》十卷 吉文甫撰。

《吴历》六卷 胡冲撰。

《晋历》二卷

《帝王代纪》十六卷

《年历帝纪》二十六卷 姚恭撰。

《帝录》十卷 诸葛忱撰。

《长历》十四卷

《历代记》三十卷 庾和之撰。

《千年历》二卷

《千岁历》三卷 许氏作。

《十代记》十卷 熊襄撰。

《帝王年历》五卷 陶弘景撰。

《分王年表》八卷 羊瑗撰。

《历纪》十卷

《通历》七卷 李仁实撰。

《帝王编年录》五十一卷 卢元福撰。

《共和已来甲乙纪年》二卷 卢元福撰。

《帝王纪录》三卷

右杂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卷。

《穆天子传》六卷 郭璞撰。

《汉献帝起居注》五卷

《晋太始起居注》二十卷 李轨撰。

《晋愍帝起居注》三十卷 李轨撰。

《晋太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李轨撰。

《晋永平起居注》八卷 李轨撰

《晋建武大兴永昌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八卷 李轨撰。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李轨撰。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晋崇和兴宁起居注》五卷

《晋太和起居注》六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宁康起居注》六卷

《晋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晋崇安起居注》十卷

《晋元兴起居注》九卷

《晋义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晋起居注》三百二十卷 刘道会撰。

《宋永初起居注》六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宋大明起居注》八卷

《梁皇帝实录》三卷 周兴嗣撰。

又五卷

《梁太清实录》八卷

《后魏起居注》二百七十六卷

《陈起居注》四十一卷

《太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温大雅撰。

《高祖实录》二十卷 房玄龄撰。

《太宗实录》二十卷 房玄龄撰。

《太宗实录》四十卷 长孙无忌撰。

《高宗实录》三十卷 许敬宗撰。

《述圣记》一卷 大圣天后撰。

《高宗实录》一百卷 大圣天后撰。

《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 宗秦客撰。

《中宗皇帝实录》二十卷 吴兢撰。

《汉武故事》二卷

《西京杂记》一卷 葛洪撰。

《三辅旧事》一卷 韦氏撰。

《秦汉已来旧事》八卷

《晋建武已来故事》三卷

《汉魏吴蜀旧事》八卷

《晋书杂诏书》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晋杂诏书》六十六卷

《晋诏书黄素制》五卷

《晋定品制》一卷

《晋太元副诏》二十一卷

《晋崇安元兴大亨副诏》八卷

《晋义熙诏》二十二卷

《晋故事》四十三卷

《晋诸杂故事》二十二卷

《尚书大事》二十一卷

《晋太始太康故事》五卷

《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孔愉撰。

《晋建武以来故事》三卷

《修复山林故事》五卷 车灌撰。

《先朝故事》二十卷 刘道会撰。

《东宫旧事》十一卷 张敞撰。

《交州杂故事》九卷

《四王起事》四卷 卢綝撰。

《晋八王故事》十二卷 卢綝撰。

《晋故事》三卷

《晋朝杂事》二卷

《江南故事》三卷

《大司马陶公故事》三卷

《郗太尉为尚书令故事》二卷

《桓公伪事》二卷 应德詹撰。

《救襄阳上都督府事》一卷 王愆期撰。

《荆江扬州迁代记》四卷

《宋永初诏》六卷

《宋元嘉诏》二十一卷

《晋宋旧事》一百三十卷

《中兴伐逆事》二卷

《东宫仪记》二十二卷 张镜撰。

《东宫典记》七十卷 宇文恺等撰。

《春坊要录》四卷 杜正伦撰。

《春坊旧事》三卷

《汉官仪》十卷 应劭志。

《公卿故事》二卷 王方庆撰。

《汉官解故》三卷

《魏官仪》一卷 荀攸撰。

《晋公卿礼秩》九卷 傅暢撰。

《百官名》四十卷

《晋惠帝百官名》三卷 陆机撰。

《晋官属名》四卷

《晋过江人士目》一卷

《晋永嘉流士》十三卷 卫禹撰。

《登城三战簿》三卷

《百官阶次》一卷 范晔撰。

《宋百官阶次》三卷 荀钦明撰。

《百官春秋》十三卷 王道秀撰。

《齐职仪》五十卷 范晔撰。

《职官要录》三十卷 陶藻撰。

《梁选簿》三卷 徐勉撰。

《陈将军簿》一卷

《职令百官古今注》十卷 郭演之撰。

《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状》二卷

《职员旧事》三十卷

右一百四部，列代起居注四十一家，列代故事四十二家，列代职官二十一家，凡二千二百三十三卷。

《三辅决录》七卷 赵岐撰，挚虞注。

《海内先贤传》四卷 魏明帝撰。

《海内先贤行状》三卷 李氏撰。

《海内士品录》二卷 魏文帝撰。

《四海耆旧传》一卷 李氏撰。

《卢江七贤传》一卷

《陈留耆旧传》三卷 苏林撰。

《陈留先贤像赞》一卷 陈英宗撰。

《陈留志》十五卷 江敞撰。

《汝南先贤传》三卷 周裴撰。

《广州先贤传》七卷 陆胤撰。

《诸国先贤传》一卷

《豫章旧志》八卷 徐整撰。

《济北先贤传》一卷

《广陵列士传》一卷 华隔撰。

《桂阳先贤画赞》五卷 张胜撰。

《会稽记》四卷 硃育撰。

《会稽典录》二十四卷 虞预撰。

《会稽先贤传》五卷 谢承撰。

《会稽后贤传》三卷 钟离岫撰。

《会稽先贤像赞》四卷 贺氏撰。

《会稽太守像赞》二卷 贺氏撰。

《吴国先贤赞》三卷

《益部耆旧传》十四卷 陈寿撰。

《鲁国先贤志》十四卷 白褒撰。

《楚国先贤志》十二卷 杨方撰。

《荆州先贤传》三卷 高范撰。

《兖州山阳先贤赞》一卷 仲长统撰。

《交州先贤传》四卷 范瑗撰。

《襄阳耆旧传》五卷 习凿齿撰。

《零陵先贤传》一卷

《徐州先贤传》一卷

《长沙旧邦传赞》三卷 刘彧撰。

《徐州先贤传》九卷

《燉煌实录》二十卷 刘延明撰。

《武昌先贤传》三卷 郭缘生撰。

《海岱志》十卷 崔蔚祖撰。

《吴郡钱塘先贤传》五卷 吴均撰。

《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 阳休之撰。

《孝子传》十五卷 萧广济撰。

又八卷 师觉授撰。

《孝子传赞》十五卷 王韶之撰。

《孝子传》十卷 宗躬撰。

《杂孝子传》二卷

《孝子传》一卷 虞盘佐撰。

又三卷 徐广撰。

《孝子传赞》十卷 郑缉之撰。

《孝德传》三十卷 梁元帝撰。

《孝友传》八卷 梁元帝撰。

《忠臣传》三十卷 梁元帝撰。

《显忠录》二十卷 元怿撰。

《忠孝图传赞》二十卷 李袭誉撰。

《英藩可录事》二卷 殷系撰。

《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魏徵撰。

《列藩正论》三十卷 章怀太子撰

《良吏传》十卷 钟岏撰。

《丹阳尹传》十卷 梁元帝撰。

《高士传》三卷 嵇康撰。

《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赞》三卷 周续之撰。

《高士传》七卷 皇甫谧撰。

《续高士传》八卷 周弘让撰。

《逸人传》三卷 张显撰。

《逸人高士传》八卷 习凿齿撰。

《名士传》三卷 袁宏撰。

《竹林七贤论》二卷 戴逵撰。

《真隐传》二卷 袁淑撰。

《高士传》二卷 虞盘佐撰。

《高隐传》二卷 阮孝绪撰。

《七贤传》七卷 孟仲晖撰。

《高才不遇传》四卷 刘昼撰。

《列女传》二卷 刘向撰。

《阴德传》二卷 范晏撰。

《止足传》十卷 王子良撰。

《同姓名录》一卷 梁元帝撰。

《全德志》一卷 梁元帝撰。

《高僧传》六卷 虞孝敬撰。

《悼善列传》四卷

《幼童传》十卷 刘昭撰。

《知己传》一卷 卢思道撰。

《交游传》二卷 郑世翼撰。

《秘录》二百七十卷 元晖等撰。

《画赞》五十卷 汉明帝撰。

《春秋列国名臣传》九卷 孙敏撰。

《四科传赞》四卷 姚澹撰。

《七国叙赞》十卷

《益州文翁学堂图》一卷

《孔子弟子传》五卷

《先儒传》五卷

《杂传》六十五卷

又九卷

又四十卷

《集记》一百卷 王孝恭撰。

《东方朔传》八卷

《李固别传》七卷

《梁冀传》二卷

《何颙传》一卷

《曹瞒传》一卷 吴人作。

《毋丘俭记》三卷

《管辂传》二卷 管辰撰。

《诸葛亮隐没五事》一卷 郭冲撰。

《玄晏春秋》二卷 皇甫谧撰。

《薛常侍传》二卷 荀伯子撰。

《桓玄传》二卷

《文林馆记》十卷 郑忱撰。

《文士传》五十卷 张骘撰。

《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 许敬宗撰。

《列仙传赞》二卷 刘向撰。

《神仙传》十卷 葛洪撰。

《洞仙传》十卷 见素子撰。

《高士老君内传》三卷 尹喜、张林亭撰。

《老子传》一卷

《关令尹喜传》一卷 鬼谷先生撰，四皓注。

《王乔传》一卷

《茅君内传》一卷

《汉武帝传》二卷

《清虚真人王君内传》一卷

《苏君记》一卷 周季通撰。

《灵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辛玄子撰。

《三天法师张君内传》一卷 王苌撰。

《太极左仙公葛君内传》一卷 吕先生注。

《紫阳真人周君传》一卷 华峤撰。

《仙人马君阴君内传》一卷 赵升撰。

《清虚真人裴君内传》一卷 郑子云撰。

《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一卷 范邈撰。

《九华真妃内记》一卷。

《许先生传》一卷 王羲之撰。

《养性传》二卷

《周氏冥通记》一卷 陶弘景撰。

《学道传》二十卷 马枢撰。

《嵩高少室寇天师传》三卷 宋都能撰。

《华阳子自序》一卷 茅处玄撰。

《汉别国洞冥记》四卷 郭宪撰。

《名僧传》三十卷 释宝唱撰。

《比邱尼传》四卷 释宝唱撰。

《高僧传》十四卷 释惠皎撰。

《续高僧传》二十卷 释道宣撰。

《续高僧传》三十卷 释道宜撰。

《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 释义净撰。

《名僧录》十五卷 裴子野撰。

《萨婆多部传》四卷 释僧佑撰。

《草堂法师传》一卷 陶弘景撰。

又一卷 萧理撰。

《稠禅师传》一卷

《列异传》三卷 张华撰。

《甄异传》三卷 戴祚撰。

《征应集》二卷

《杂传》十卷

《搜神记》三十卷 干宝撰。

《志怪》四卷 祖台之撰。

又四卷 孔氏撰。

《灵鬼志》三卷 荀氏撰。

《鬼神列传》二卷 谢氏撰。

《幽明录》三十卷 刘义庆撰。

《齐谐记》七卷 东阳无疑撰。

《续齐谐记》一卷 吴均撰。

《古异传》三卷 袁仁寿撰。

《述异记》十卷 祖冲之撰。

《感应传》八卷 王延秀撰。

《冥祥记》十卷 王琰撰。

《续冥祥记》十一卷 王曼颖撰。

《系应验记》一卷 陆果撰。

《神录》五卷 刘之遴撰。

《妍神记》十卷 梁元帝撰。

《因果记》十卷 刘泳撰

《近异录》二卷 刘质撰

《冤魂志》三卷 颜之推撰。

《集灵记》十卷 颜之推撰。

《旌异记》十五卷 侯君素撰。

《冥报记》二卷 唐临撰。

《列女传》六卷 皇甫谧撰。

《列女后传》十卷 颜原撰。

《列女传》 七卷 綦毋邃撰。

《女记》十卷 杜预撰。

《列女传序赞》一卷 孙夫人撰。

《后妃记》四卷 虞通之撰。

《列女传》一百卷 大圣天后撰。

《古今内范记》一百卷

《内范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传》一卷 大圣天后撰。

右杂传一百九十四部，褒先贤耆旧三十九家，孝友十家，忠节三家，列藩三家，良史二家，高逸十八家，杂传五家，科录一家，杂传十一家，文士三家，仙灵二十六家，高僧十家，鬼神二十六家，列女十六家，凡一千九百七十八卷。

《汉旧仪》四卷 卫宏撰。

《舆服志》一卷 董巴撰。

《晋尚书仪曹新定仪注》四十一卷 徐广撰。

《甲辰仪注》五卷

《车服杂注》一卷 徐广撰。

《司徒仪注》五卷 干宝撰。

《大驾卤簿》一卷

《冠婚仪》四卷

《晋杂仪注》二十一卷

《晋仪注》三十九卷

《诸王国杂仪》十卷

《宋仪注》三十六卷

《杂仪注》一百八卷

《杂府州郡仪》十卷 范汪撰。

《晋尚书仪曹吉礼仪注》三卷

《古今舆服杂事》十卷 周迁撰。

《梁祭地祇阴阳仪注》二卷 沈约撰。

《宋仪注》二卷

《梁吉礼》十八卷 明山宾等撰。

《梁吉礼仪注》十卷

《北齐吉礼》七十二卷 赵彦深撰。

《陈吉礼仪注》五十卷 杂撰。

《梁皇帝崩凶仪》十一卷 严植之撰。

《隋吉礼》五十四卷 高颎等撰。

《梁凶礼天子丧礼》五卷 严植之撰。

《梁凶礼天子丧礼》七卷

《梁王侯已下凶礼》九卷 严植之撰。

《梁太子妃薨凶仪注》九卷

《北齐王太子丧礼》十卷 赵彦深撰。

《梁诸侯世子凶仪注》九卷

《梁宾礼》一卷 贺□易等撰。

《隋书礼》七卷 高瑒等撰。

《梁嘉礼》三十五卷 司马蒨撰。

《陈宾礼仪注》六卷 张彦志。

《梁军礼》四卷 陆琏撰。

《梁嘉礼仪注》二十一卷 司马蒨撰。

《梁尚书仪注》十八卷 杂撰。

《梁仪注》十卷 沈约撰。

《梁陈大行皇帝崩仪注》八卷

《陈尚书曹仪注》二十卷 杂志。

《陈诸帝后崩仪注》五卷

《陈杂吉仪志》三十卷

《梁大行皇后崩仪注》一卷

《陈皇太子妃薨仪注》五卷 仪曹志。

《陈杂仪注凶仪》十三卷

《陈皇太后崩仪注》四卷 仪曹撰

《陈杂仪注》六卷

《后魏仪注》三十二卷 常景撰。

《理礼仪注》九卷 何点撰。

《晋谥议》八卷

《魏明帝谥议》二卷 何晏撰。

《魏氏郊丘》三卷

《晋简文谥议》四卷

《晋明堂郊社议》三卷 孔朝等撰。

《魏台杂访议》三卷 高堂隆撰。

《杂议》五卷 干宝撰。

《晋七庙议》三卷 蔡谟撰

《要典》三十九卷 王景之撰。

《晋杂议》十卷 荀翚等撰。

《皇典》五卷 丘孝仲撰。

《齐典》四卷 王逸志。

《吊答书仪》十卷 王俭撰。

《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卷 李延寿撰。

《杂仪》三十卷 鲍昶撰。

《书笔仪》二十卷 谢撰。

《妇人书仪》八卷 唐瑾撰。

《皇室书仪》十三卷 鲍行卿撰。

《大唐书仪》十卷 裴矩撰。

《童悟》十三卷

《封禅录》十卷 孟利贞撰。

《皇帝封禅仪》六卷 令狐德棻撰。

《玉玺谱》一卷 僧约贞撰。

《神岳封禅仪注》十卷 裴守贞撰。

《玉玺正录》一卷 徐令信撰。

《传国玺》十卷 姚察撰。

《大享明堂仪注》二卷 郭山恽撰。

《明堂义》一卷 张大瓒撰。

《明堂仪注》七卷 姚璠等撰。

《亲享太庙仪》三卷 郭山恽撰。

《皇太子方岳亚献仪》二卷

右仪注八十四部，凡一千一百四十六卷。

《汉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律略论》五卷 刘邵撰。

《汉朝驳义》三十卷 应劭撰。

《汉名臣奏》三十卷 陈寿撰。

又二十九卷

《廷尉决事》二十卷

《廷尉驳事》十一卷

《廷尉杂诏书》二十六卷

《晋令》四十卷 贾充等撰。

《刑法律本》二十一卷 贾充等撰。

《南台奏事》二十二卷

《晋驳事》四卷

《晋弹事》九卷

《齐永明律》八卷 宋躬撰。

《梁律》二十卷 蔡法度撰。

《梁令》三十卷 蔡法度撰。

《梁科》二卷 蔡法度撰。

《陈令》三十卷 范泉等撰。

《陈科》三十卷 范泉志。

《北齐律》二十卷 赵郡王睿撰。

《北齐令》八卷

《周大律》二十五卷 赵肃等撰。

《隋律》十二卷 高颎等撰。

《隋大业律》十八卷

《隋开皇令》三十卷 裴正等撰。

《法例》二卷 崔知悌等撰。

《令律》十二卷 裴寂撰。

《律疏》三十卷 长孙无忌撰。

《武德令》三十一卷 裴寂等撰。

《贞观格》十八卷 房玄龄撰。

《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中本》十八卷 源直心等撰。

《永徽令》三十卷

《永徽留本司格后本》十一卷 刘仁轨撰。

《永徽成式》十四卷

《永徽散颁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 长孙无忌撰。

《永徽中式本》四卷

《垂拱式》二十卷

《垂拱格》二卷

《垂拱留司格》六卷 裴居道撰。

《律解》二十一卷 张斐撰。

《开元前格》十卷 刘崇等撰。

《开元后格》九卷 宋璟等撰。

《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 姚崇等撰。

右刑法五十一部，凡八百一十四卷。

《七略别录》二十卷 刘向撰。

《七略》七卷 刘歆撰。

《今书七志》七十卷 王俭撰，贺纵补。

《七录》十二卷 阮孝绪撰。

《中书簿》十四卷 荀勖撰。

《元徽元年书目》四卷 王俭撰。

《梁天监四年书目》四卷 丘宾卿撰。

《陈天嘉四部书目》四卷

《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 牛弘撰。

《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 王邵撰

《史目》三卷 杨松珍撰。

《文章志》四卷 挚虞撰。

《新撰文章家集》五卷 荀勖撰。

《续文章志》二卷 傅亮撰。

《义熙已来杂集目录》三卷 丘深之撰。

《名手画录》一卷

《法书目录》六卷 虞和撰。

《群书四录》二百卷 元行冲撰。

右杂四部书目十八部，凡二百一十七卷。

《世本》四卷 宋衷撰。

《世本别录》一卷

《帝谱世本》七卷 宋均撰。

《世本谱》三卷

《汉氏帝王谱》二卷

《司马氏世家》二卷

《百家集谱》十卷 王俭撰。

《百家谱》三十卷 王僧孺撰。

《氏族要状》十五卷 贾希景撰。

《永元中表簿》六卷

《姓氏英贤谱》一百卷 贾执撰。

《百家谱》五卷 贾执撰。

《国亲皇太子传》四卷 贾冠撰。

《大同四年中表簿》三卷

《齐梁宗簿》三卷

《后魏辩宗录》二卷 元晖业撰。

《姓苑》十卷 何承天撰。

《后魏谱》二卷

《后魏方司格》一卷

《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 王僧孺撰。

《冀州谱》七卷

《洪州谱》九卷

《袁州谱》七卷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 高士廉撰。

《姓氏谱》二百卷 许敬宗撰。

《著姓略记》十卷 路敬淳撰。

《衣冠谱》六十卷 路敬淳撰。

《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 柳冲撰。

《褚氏家传》一卷 褚结撰，褚陶注。

《殷氏家传》三卷 殷敬等撰。

《桂氏世传》七卷 桂颜撰。

《邵氏家传》十卷

《杨氏谱》一卷

《苏氏谱》一卷

《韦氏家传》三卷 皇甫谧撰。

《王氏家传》二十一卷

《江氏家传》七卷 江统撰。

《暨氏家传》一卷

《虞氏家传》五卷 虞览撰。

《裴氏家记》三卷 裴松之撰。

《孙氏谱记》十五卷

《诸葛传》五卷

《曹氏家传》一卷 曹毗撰。

《荀氏家传》十卷 荀伯子撰。

《诸王传》一卷

《陆史》十五卷 陆煦撰。

《明氏世录》五卷 明粲撰。

《庾氏家传》三卷 庾守业撰。

《韦氏谱》十卷 韦鼎等撰。

《尔硃氏家传》二卷 王邵撰。

《何妥家传》二卷

《令狐家传》一卷 令狐德撰。

《裴若弼家传》一卷

《燉煌张氏家传》二十卷 张太素撰。

《裴氏家牒》二十卷 裴守贞撰。

右杂谱牒五十五部，凡一千六百九十一卷。

《山海经》十八卷 郭璞撰。

《山海经图赞》二卷 郭璞撰。

《山海经音》二卷

《水经》二卷 郭璞撰。

又四十卷 郦道元注。

《三辅黄图》一卷

《汉宫阁簿》三卷

《洛阳宫殿簿》三卷

《关中记》一卷 潘岳撰。

《洛阳记》一卷 陆机撰。

《西京杂记》一卷 葛洪撰。

《洛阳图》一卷 杨佺 期撰。

《洛阳记》一卷 戴延之撰。

《庙记》一卷

《洛阳伽蓝记》五卷 阳衒之撰。

《西京记》三卷 薛冥志。

《东都记》三十卷 邓行俨撰。

《分吴会丹阳三郡记》三卷

《陈留风俗传》三卷 圈称撰。

《风土记》十卷 周处撰。

《吴地记》一卷 张勃撰。

《南雍州记》三卷 郭仲彦撰。

《南徐州记》二卷 山谦之撰。

《东阳记》一卷 郑缉之撰。

《京口记》二卷 刘损之撰。

《湘州图记》一卷

《徐地录》一卷 刘芳撰。

《齐州记》四卷 李叔布撰。

《中岳颍川志》五卷 樊文深撰。

《润州图经》二十卷 孙处玄撰。

《地记》五卷 太康三年撰。

《州郡县名》五卷 太康三年撰。

《十三州志》十四卷 阚骃撰。

《魏诸州记》二十卷

《地理书》一百五十卷 陆澄撰。

《地记》二百五十二卷 任昉撰。

《杂志记》十二卷

《杂地记》五卷

《国郡城记》九卷 周明帝撰。

《舆地志》三十卷 顾野王撰。

《周地图》九十卷

《隋图经集记》一百卷 郎蔚之撰。

《区宇图》一百二十八卷 虞茂撰。

《括地志序略》五卷 魏王泰撰。

《交州异物志》一卷 杨孚撰。

《暢异物志》一卷 陈祈撰。

《南州异物志》一卷 万震撰。

《扶南异物志》一卷 硃应撰。

《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 沈莹撰。

《江记》五卷 庾仲雍撰。

《汉水记》五卷 庾仲雍撰。

《寻江源记》五卷 庾仲雍撰。

又一卷

《四海百川水记》一卷 释道安撰。

《西征记》一卷 戴祚撰。

《述征记》二卷 郭缘生撰。

《隋王入沔记》十卷 沈怀文撰。

《舆驾东幸记》一卷 薛泰撰。

《述行记》二卷 姚最撰。

《魏聘使行记》五卷

《巡总扬州记》七卷 诸葛颖撰。

《诸郡土俗物产记》十九卷

《京兆郡方物志》三十卷

《十洲记》一卷 东方朔撰。

《神异经》二卷 东方朔撰。

《蜀王本纪》一卷 杨雄撰。

《三巴记》一卷 谯周撰。

《外国传》一卷 释智猛撰。

《历国传》二卷 释法盛撰。

《南越志》五卷 沈怀远撰。

《日南传》一卷

《职贡图》一卷 梁元帝撰。

《林邑国记》一卷

《真腊国事》一卷

《魏国己西十一国事》一卷 宋云撰。

《交州已来外国传》一卷

《奉使高丽记》一卷

《西域道里记》三卷

《赤土国记》二卷 常骏等撰。

《高丽风俗》一卷 裴矩撰。

《中天竺国行记》十卷 王玄策撰。

《西南蛮入朝首领记》一卷

《职方记》十六卷

《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

《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剑南地图》二卷

右地理九十三部，凡一千七百八十二卷。

志第二十七 经籍下

丙部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书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

儒家类一道家类二法家类三名家类四

墨家类五纵横家类六杂家类七农家类八

小说类九天文类十历算类十一兵书类十二

五行类十三杂艺术类十四事类十五经脉类十六

医术类十七

《曾子》二卷 曾参撰。

《晏子春秋》七卷 晏婴撰。

《子思子》八卷 孔伋 撰。

《公孙尼子》一卷 公孙尼撰。

《孟子》十四卷 孟轲撰，赵岐注。

又七卷 刘熙注。

又七卷 郑玄注。

又七卷 綦毋邃注。

《孙卿子》十二卷 荀况撰。

《董子》二卷 董无心撰。

《鲁连子》五卷 鲁仲连撰。

《新语》二卷 陆贾撰。

《贾子》九卷 贾谊撰。

《盐铁论》十卷 桓宽撰。

《新序》三十卷 刘向撰。

《说苑》三十卷 刘向撰。

《杨子法言》六卷 杨雄撰。

又十卷 宋衷注。

又十三卷 李轨注。

《杨子太玄经》十二卷 杨雄撰，陆绩注。

又十四卷 虞翻注。

又十二卷 范望注。

又一十卷 蔡文邵注。

《桓子新论》十七卷 桓谭撰。

《潜夫论》十卷 王符撰。

《申鉴》五卷 荀悦撰。

《魏子》三卷 魏朗注。

《典论》五卷 魏文帝撰。

《徐氏中论》六卷 徐干撰。

《去伐论集》三卷 王粲撰。

《杜氏体论》四卷 杜恕撰。

《顾子新语》五卷 顾谭撰。

《通语》十卷 文礼撰，殷兴续。

《集诫》二卷 诸葛亮撰。

《典训》十卷 陆景撰。

《谯子法训》八卷 谯周撰。

《古今通论》三卷 王婴撰。

《周生烈子》五卷 周生烈志。

《谯子五教》五卷 谯周撰。

《袁子正论》二十卷 袁准撰。

《袁子正书》二十五卷 袁准撰。

《孙氏成败志》三卷 孙毓撰。

《新论》十卷 夏侯湛撰。

《物理论》十六卷 杨泉撰。

《太元经》十四卷 杨泉撰，刘缉注。

《新论》十卷 华谭撰。

《志林新书》二十卷 虞喜撰。

《后林新书》十卷 虞喜撰。

《顾子义训》十卷 顾夷撰。

《清化经》十卷 蔡洪撰。

《正言》十卷 干宝撰。

《要览》五卷 吕竦撰。

《立言》十卷 干宝撰。

《正览》六卷 周舍撰。

《缺文》十卷 陆澄撰。

《鲁史欹器图》一卷 刘徽撰。

《诫林》三卷 綦毋氏撰。

《家训》七卷 颜之推撰。

《典言》四卷 李若等撰。

《坟典》三十卷 卢辩撰。

《中说》五卷 王通撰。

《读书记》三十二卷 王邵撰。

《正训》二十卷 辛德源志。

《太宗序志》一卷 太宗撰。

《帝范》四卷 太宗撰，贾行注。

《天训》四卷 高宗天皇大帝撰。

《紫枢要录》十卷 大圣天后撰。

《青宫记要》三十卷 天后撰。

《少阳正范》三十卷 天后撰。

《臣轨》二卷 天后撰。

《百僚新诫》四卷 天后撰。

《春宫要录》十卷 章怀太子撰。

《君臣相发起事》三卷 章怀太子撰。

《修身要录》十卷 章怀太子撰。

《百里昌言》二卷 王滂撰。

《崔子至言》六卷 崔灵童撰。

《平台百一寓言》三卷 张大素撰。

《女诫》一卷 曹大家撰。

《内训》二十卷 辛德源、王邵等撰。

《女则要录》十卷 文德皇后撰。

《凤楼新诫》二十卷 张后撰。

右儒家二十八部，凡七百七十六卷。

《老子》二卷 老子撰。

《老子》二卷 河上公注。

《老子章句》二卷 安丘望之撰。

《老子道德经指趣》四卷 安丘望之撰。

《老子》二卷 湘注。

《玄言新记道德》二卷 王弼注。

《老子》二卷 钟会注。

《老子》二卷 羊祜注。

《老子》二卷 程韶集注。

《老子》二卷 王尚注。

《老子》二卷 蜀才注。

《老子》二卷 孙登注。

《老子》二卷 袁真注。

《老子》二卷 张凭注。

《老子》二卷 鸠摩罗什注。

《老子》二卷 释惠严注。

《老子》四卷 陶弘景注。

《老子道德经品》四卷 梁旷注。

《老子》二卷 树钟山注。

《老子》二卷 傅奕注。

《老子》二卷 杨上善注。

《老子集注》四卷 张道相集注。

《老子》二卷 辟闾仁谊 注。

《老子》二卷 成玄英注。

《老子》二卷 李允愿注。

《老子》二卷 陈嗣古注。

《老子》二卷 释义盈注。

《老子道德经集解》四卷 任真子注。

《老子节解》二卷 "

《老子指归》十四卷 严遵志。

《老子指归》十三卷 冯廓撰。

《老子道德经序诀》二卷 葛洪撰。

《老子道德简要义》五卷 玄景先生注。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二卷 杨上器撰。

《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纪》十卷 尹父操撰。

《老子章门》一卷

《老子玄旨》八卷 韩庄撰。

《老子玄谱》一卷 刘道人撰。

《老子道德论》二卷 何晏撰

《老子指例略》二卷

《老子道德经义疏》四卷 顾欢撰。

《老子解释》四卷 羊祜撰。

《老子义疏理纲》一卷

《老子讲疏》六卷 梁武帝撰。

《老子私记》十卷 梁简文帝撰。

《老子讲疏》四卷

《老子义疏》四卷 孟智周撰。

《老子述义》十卷 贾大隐撰。

《老子道德指略论》二卷 杨上善撰。

《道德经》三卷

《略论》三卷 杨上善撰。

《老子西升经》一卷

《老子黄庭经》一卷

《老子探真经》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时诫》一卷

《老子入室经》一卷

《老子华盖观天诀》一卷

《老子消水经》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条经》一卷

《庄子》十卷 崔譔注。

又十卷 郭象注。

又二十卷 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 司马彪注。

《庄子集解》二十卷 李颐集解。

又二十卷 王玄古撰。

《庄子》十卷 杨上善撰。

《庄子讲疏》三十卷 梁简文撰。

《庄子疏》七卷

《南华仙人庄子论》三十卷 梁旷撰。

《释庄子论》二卷 李充撰。

《南华真人道德论》三卷

《庄子疏》十卷 王穆撰。

《庄子音》一卷 王穆撰。

《庄子文句义》二十卷 陆德明撰。

《庄子古今正义》十卷 冯廓撰。

《庄子疏》十二卷 成玄英撰。

《文子》十二卷

《鹖冠子》三卷 鹖冠子撰。

《列子》八卷 列御寇撰，张湛注。

《广成子》十二卷 商洛公撰。

《任子道论》十卷 任嘏撰。

《浑舆经》一卷 姬威撰。

《唐子》十卷 唐滂撰。

《苏子》七卷 苏彦撰。

《宣子》二卷 宣聘撰。

《陆子》十卷 陆云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 葛洪撰。

《孙子》十二卷 孙绰撰。

《顾道士论》二卷 顾谷撰。

《幽求子》三十卷 杜夷撰。

《符子》三十卷 符朗撰。

《贺子》十卷 贺道养撰。

《真诰》十卷 陶弘景撰。

《无名子》一卷 张太衡撰。

《养生要集》十卷 张湛撰。

《无上秘要》七十二卷

《玄书通义》十卷 张机撰。

《道要》三十卷

《登真隐诀》二十五卷 陶弘景撰。

《同光子》八卷 刘无待撰，侯俨注。

《牟子》二卷 牟融撰。

《净住子》二十卷 萧子良撰，王融颂。

《统略净住子》二卷 释道宣撰。

《法苑》十五卷 释僧祐撰。

《内典博要》三十卷 虞孝景撰。

《真言要集》十卷 释贤明撰。

《历代三宝记》三卷

《修名罗法门》二十卷 郭瑜撰。

《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 释道宣撰。

《六趣论》六卷 杨上善撰。

《十门辩惑论》二卷 释复礼志。

《经论纂要》十卷 骆子义撰。

《通惑决疑录》二卷 释道宜撰。

《夷夏论》二卷 顾欢撰。

《笑道论》三卷 甄鸾撰。

《齐三教论》七卷 卫元嵩撰。

《辩正论》八卷《释法琳撰》。

《破邪论》三卷 释法琳撰。

《三教诠衡》十卷 杨上善撰。

《甄正论》三卷 杜乂撰。

《心镜论》十卷 李思慎撰。

《崇正论》六卷 释彦琮撰。

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庄子十七家，道释诸说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

《管子》十八卷 管夷吾撰。

《商子》五卷 商鞅撰。

《慎子》十卷 慎到撰，滕辅注。

《申子》三卷 申不害撰。

《韩子》二十卷 韩非撰。

《晁氏新书》三卷 晁错撰。

《崔氏政论》五卷 崔实撰。

《刘氏法言》十卷 刘邵撰。

《刘氏正论》五卷 刘□撰。

《阮子正论》五卷 阮武撰。

《桓氏代要论》十卷 桓范撰。

《陈子要言》十四卷 陈融撰。

《治道集》十卷 李文博撰。

《春秋决狱》十卷 董仲舒撰。

《五经析疑》三十卷 邯郸绰撰。

右法家十五部，凡一百五十八卷。

《邓析子》一卷 邓析撰。

《尹文子》二卷 尹文子撰。

《公孙龙子》三卷 公孙龙撰。

又一卷 贾大隐注。

又一卷 陈嗣古注。

《人物志》三卷 刘邵撰。

又三卷 刘邵撰，刘炳注。

《士纬》十卷 姚信撰。

《士操》一卷 魏文帝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 卢毓撰。

《兼名苑》十卷 释远年撰。

《辩名苑》十卷 范谧撰。

右名家十二部，凡五十六卷。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鬼谷子》二卷 苏秦撰。

又三卷 乐台撰。

又三卷 尹知章注。

《补阙子》十卷 梁元帝撰。

右纵横家四部，凡十八卷。

《尸子》二十卷 尸佼撰。

《尉缭子》六卷 尉缭子撰。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吕不韦撰。

《淮南商诂》二十一卷 刘安撰。

《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 高诱撰。

《淮南鸿烈音》二卷 高诱撰。

《三将军论》一卷 严尤撰。

《论衡》三十卷 王充撰。

《风俗通义》三十卷 应劭撰。

《仲长子昌言》十卷 仲长统撰。

《万机论》八卷 蒋济撰。

《笃论》四卷 杜恕撰。

《刍荛论》五卷 钟会撰。

《傅子》一百二十卷 傅玄撰。

《默记》三卷 张俨撰。

《新言》五卷 裴玄撰。

《新义》十八卷 刘钦撰。

《秦子》三卷 秦菁撰。

《誓论》三十卷 张俨撰。

《说林》五卷 孔衍撰。

又二十卷 张大素撰。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葛洪撰。

《时务论》十二卷 杨伟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 范泰撰。

《记闻》三卷 徐益寿撰。

《何子》五卷 何楷撰。

《刘子》十卷 刘勰撰。

《金楼子》十卷 梁元帝撰。

《语丽》十卷 硃儋远撰。

《袖中记》一卷

《要览》三卷 陆士衡撰。

《古今注》五卷 崔豹撰。

《采璧记》三卷 庾肩吾撰。

《新略》十卷 韦道孙撰。

《名数》十卷 徐陵撰。

《典坟数》十卷 范谧撰。

《荆楚岁时记》十卷 宗懔撰。

又二卷 杜公瞻撰。

《玉烛宝典》十二卷。 杜台卿撰。

《四时录》十二卷 王氏撰。

《物始》十卷 谢昊撰。

《事始》三卷 刘孝孙撰。

《古今辩作录》三卷

《文章始》一卷 任昉撰，张绩补。

《续文章始》一卷 姚察撰。

《戚苑纂要》十卷 刘扬名撰。

《张掖郡玄石图》一卷 孟众撰。

《瑞应图记》二卷 孙柔之撰。

《张掖郡玄石图》一卷 高堂隆撰。

《瑞应图赞》三卷 熊理撰。

《祥瑞图》十卷

《符瑞图》十卷 顾野王撰。

《皇隋灵感志》十卷 王邵撰。

《皇隋瑞文》十四卷 许善心撰。

《谏林》十卷 何望之撰。

《善谏》二卷 虞通之撰。

《谏事》五卷 魏征撰。

《谏苑》三十卷 于志宁撰。

《子林》二十卷 孟仪撰。

《子钞》三十卷 沈约撰。

又三十卷 庾仲容撰。

《子林》三十卷 薛克构撰。

《述正论》十三卷 陆澄撰。

《博览》十五卷

《文府》七卷 徐陵撰，宗道宁注。

《翰墨林》十卷

《群书理要》五十卷 魏征撰。

《四部言心》十卷 刘守敬撰。

《麟阁词英》六十卷 高宗敕撰。

右杂家七十一部，凡九百八十二卷。

《氾胜之书》二卷 氾胜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 崔实撰。

《齐人要术》十卷 贾思勰撰。

《竹谱》一卷 戴凯之撰。

《钱谱》一卷 顾烜撰。

《禁苑实录》一卷

《种植法》七十七卷 诸葛颖撰。

《兆人本业》三卷 天后撰。

《相鹤经》一卷 浮丘公撰。

《鸷击录》二十卷 尧须跂撰。

《鹰经》一卷

《蚕经》一卷。

《相马经》一卷 伯乐撰。

又二卷

又二卷 徐成等撰。

《相马经》六十卷 诸葛颖等撰。

《相牛经》一卷 宁戚撰。

《相贝经》一卷

《养鱼经》一卷 范蠡撰。

右农家二十部，凡一百九十二卷。

《鬻子》一卷 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 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 邯郸淳撰。

《博物志》十卷 张华撰。

《郭子》三卷 郭澄之撰。贾泉注。

《世说》八卷 刘义庆撰。

《续世说》十卷 刘孝标撰。

《小说》十卷 刘义庆撰。

《小说》十卷 殷芸撰。

《释俗语》八卷 刘霁撰。

《辨林》二十卷 萧贲撰。

《酒孝经》一卷 刘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 庾元威撰。

《启颜录》十卷 侯白撰。

右小说家十三部，凡九十卷。

《周髀》一卷 赵婴注。

又一卷 甄鸾注。

又二卷 李淳风撰。

《灵宪图》一卷 张衡撰。

《浑天仪》一卷 张衡撰。

《浑天象注》一卷 王蕃撰。

《昕天论》一卷 姚信撰。

《石氏星经簿赞》一卷 石申甫撰。

《安天论》一卷 虞喜撰。

《甘氏四七法》一卷 甘德撰。

《论二十八宿度数》一卷

《荆州星占》二卷 刘表撰。

又二十卷 刘睿撰。

《天文集占》七卷 陈卓撰。

《四方星占》一卷 陈卓撰。

《五星占》三卷 陈卓撰。

《天文集占》三卷

《天文录》三十卷 祖□恆之撰。

《天文横图》一卷 高文洪撰。

《天文杂占》一卷 吴云撰。

《星占》三十三卷 孙僧化撰。

《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 史崇撰。

《乙巳占》十卷 李淳风撰。

《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 庾季才撰。

《玄机内事》七卷 逢行珪撰。

右天文二十六家，凡二百六十卷。

《三统历》一卷 刘歆撰。

《乾象历》三卷 阚泽注，阚洋撰。

《魏景初历》三卷 杨祎 撰。

《四分历》一卷

《乾象历术》三卷 刘洪撰

《乾象历》三卷

《宋元嘉历》二卷 何承天撰。

《梁大同历》一卷 虞广刂撰。

《后魏永安历》一卷 孙僧化撰。

《后魏武定历》一卷

《北齐天保历》一卷 宋景业撰。

《周天象历》二卷 王琛撰。

《隋开皇历》一卷 刘孝孙撰。

又一卷 李德林撰。

《隋大业历》一卷 张胄玄撰。

《皇极历》 刘焯撰。

又一卷 李淳风撰。

《河西壬辰元历》一卷 赵匪女撰。

《河西甲寅元历》一卷 李淳风撰。

《大唐麟德历》一卷

《大唐光宅历草》十卷

《周甲子元历》一卷

《齐甲子历》一卷

《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 瞿昙撰。

《大唐戊寅历》一卷

《陈七曜历》五卷 吴伯善撰。

《七曜本起历》二卷

《七曜历算》二卷 甄鸾撰。

《七曜杂术》二卷 刘孝孙撰。

《七曜历疏》二卷 张胄玄撰。

《历疏》一卷 崔浩撰。

《历术》一卷 甄鸾撰。

《玄历术》一卷 张胄玄撰。

《刻漏经》一卷 何承天撰。

又一卷 硃史撰。

又一卷 宋景撰。

《大唐刻漏经》一卷。

《九章算经》一卷 徐岳撰。

《九章重差》一卷 刘向撰。

《九章重差图》一卷 刘徽撰。

《九章算经》九卷 甄鸾撰。

《九章杂算文》二卷 刘祐撰。

《九章术疏》九卷 宋泉之撰。

《五曹算经》五卷 甄鸾撰。

《孙子算经》三卷 甄鸾撰。

《海岛算经》一卷 甄鸾撰注。

《张丘建算经》一卷(甄鸾撰。

《夏侯阳算经》三卷 甄鸾注。

《数术记遗》一卷 徐岳撰，甄鸾注。

《三等数》一卷 董泉撰，甄鸾注。

《算经要用百法》一卷 徐岳撰。

《缀术》五卷 祖冲之撰，李淳风注。

《五曹算经》三卷 甄鸾撰。

《七经算术通义》七卷 阴景愉撰。

《缉古算术》四卷 王孝通撰，李淳风注。

《算经表序》一卷

右历算五十八部，凡一百六十七卷。

《黄帝问玄女法》三卷 玄女撰。

《太公阴谋》三卷

《太公金匮》二卷

《太公六韬》六卷

《司马法》三卷 田穰苴撰。

《孙子兵法》十三卷 孙武撰，魏武帝注。

又二卷 孟氏解。

又二卷 沈友注。

《黄石公三略》三卷。

《三略训》三卷

《张良经》一卷 张良撰。

《杂兵法》二十四卷

《兵法捷要》七卷 魏武帝撰。

《兵法要略》十卷 魏文帝撰。

《兵记》十二卷 司马彪撰。

《兵林》六卷 孔衍撰。

《玉韬》十卷 梁元帝撰。

《真人水镜》十卷 陶弘景撰。

《握镜》一卷 陶弘景撰。

《兵书要略》十卷 宇文宪撰。

《太一兵法》一卷

《太公阴谋三十六用》一卷

《伍子公兵法》一卷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

《玉帐经》一卷

《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

《武德图五兵八阵法要》一卷

《三阴图》一卷

《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诀》一卷

《张氏七篇》七卷 张良撰。

《承神兵书》八卷

《兵机》十五卷

《兵书要略》一卷

《新授兵书》三十卷 隋高祖撰。

《六军镜》三卷 李靖撰。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许子新书军胜》十卷

《金海》四十七卷 萧吉撰。

《王佐秘珠》五卷 乐产撰。

《金韬》十卷 刘祐撰。

《悬镜》十卷 李淳风撰。

《龙武玄兵图》二卷 解忠鲠馔。

《临戎孝经》二卷 员半千撰。

右兵书四十五部，凡二百八十九卷。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 焦赣撰。

《京氏周易四时候》二卷

《京氏周易飞候》六卷

《京氏周易混沌》四卷

《京氏周易错卦》八卷 京房撰。

《费氏周易林》二卷 费直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

《许氏周易杂占》七卷 许峻撰。

《周易参同契》二卷 魏伯阳撰。

《周易五相类》一卷 魏伯阳撰。

《周易林》四卷 管辂撰。

《周易杂占》八卷 尚广撰。

《徐氏周易筮占》二十四卷 徐苗撰。

《周易立成占》六卷

《武氏周易杂占》八卷 武氏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 伏曼容撰。

又一卷 伏氏撰。

《连山》三十卷 梁元帝撰。

《易林》十四卷

《新易林占》三卷 杜氏撰。

《周易杂占筮决文》二卷 梁运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林》七卷 张满撰。

《易律历》一卷

《周易服药法》一卷

《周易洞林解》三卷 郭璞撰。

《洞林》三卷 梁元帝撰。

《易三备》三卷

又一卷

《易髓》一卷

《易脑》一卷 郭氏撰。

《孝经元辰》二卷

《推元辰厄命》一卷

《元辰章》三卷

《六甲周天历》一卷 孙僧化作。

《风角要候》一卷 翼奉撰。

《风角六情诀》一卷 王琛撰。

《风角》十卷

《风角鸟情》二卷 刘孝恭撰

《鸟情占》一卷

《鸟情逆占》一卷 管辂撰。

《九宫经解》二卷

《九宫行棋经》三卷 郑玄撰。

《九宫行棋立成》一卷 王琛撰。

逆刺三卷 京房撰。

《婚嫁书》二卷

《推产妇何时产法》一卷 王琛撰。

《产图》一卷 崔知悌撰。

《登坛经》一卷

《太一大游历》二卷

《大游太一历》一卷

《曜灵经》一卷

《七政历》一卷

《六壬历》一卷

《灵宝登图》一卷

《推二十四气历》一卷

《太一历》一卷

《式经》一卷 宋琨撰。

《九旗飞变》一卷 郑玄撰，李淳风注。

《太史公万岁历》一卷 司马谈撰。

《万岁历祠》二卷

《千岁历祠》二卷 任氏撰。

《黄帝飞鸟历》一卷 张衡撰。

《太乙飞鸟历》一卷

《堪舆历注》二卷

《黄帝四序堪舆》二卷 殷绍撰

《遁甲经》一卷

《遁甲文》一卷 伍子胥撰。

《遁甲囊中经》一卷

《三元遁甲图》三卷 葛洪撰。

《遁甲万一诀》三卷

《遁甲立成图》二卷

《遁甲立成法》三卷

《遁甲九宫八门图》一卷

《遁甲开山图》一卷 王琛撰。

又二卷 荣氏撰。

《白泽图》一卷

《武王须臾》二卷

《师旷占书》一卷

《东方朔占书》一卷

《范子问计然》十五卷 范蠡问，计然答。

《淮南王万毕术》一卷 刘安撰。

《神枢灵辖》十卷 乐产撰。

《禄命书》二十卷 刘孝恭撰。

又二卷 王琛撰。

《五行记》五卷 萧吉撰。

《五姓宅经》二卷

《阴阳书》五十卷 吕才撰。

《青乌子》三卷

《葬经》八卷

又十卷

又二卷 萧吉撰。

《葬书地脉经》一卷

《墓书五阴》一卷

《杂墓图》一卷

《墓图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杂忌要诀》二卷

《五姓墓图要诀》五卷 孙氏撰。

《坛中伏尸》一卷

《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 胡君撰

《新撰阴阳书》三十卷 王粲撰。

《龟经》三卷 柳彦询撰。

又一卷 刘宝真撰。

又一卷 王弘礼撰

又一卷 庄道名撰。

又一卷 孙思邈撰。

《百怪书》一卷

《祠灶经》一卷

《解文》一卷

《占梦书》二卷

又三卷 周宣撰。

《玄悟经》三卷 李淳风撰。

右五行一百一十三部，凡四百八十五卷。

《投壶经》一卷 郝冲、虞谭法撰。

《大小博法》二卷

《皇博经》一卷 魏文帝撰

《大博经行棋戏法》二卷

《小博经》一卷 鲍宏撰。

《博塞经》一卷 鲍宏撰。

《二仪簿经》一卷 隋炀帝撰。

《大博经》二卷 吕才撰。

《棋势》六卷

《棋品》五卷 范汪等注。

《围棋后九品序录》一卷

《竹苑仙棋图》一卷

《棋评》一卷 梁武帝撰。

《象经》一卷 周武帝撰。

又一卷 何妥撰。

又一卷 王裕撰。

《今古术艺》十五卷

右杂艺术一十八部，凡四十四卷。

《皇览》一百二十二卷 何承天撰。

又八十四卷 徐爰并合。

《类苑》一百二十卷 刘孝标撰。

《寿光书苑》二百卷 刘香撰。

《华林编略》六百卷 徐勉撰。

《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

《长洲玉镜》一百三十八卷 虞绰等撰。

《艺文类聚》一百卷 欧阳询等撰。

《北堂书抄》一百七十三卷 虞世南撰。

《要录》六十卷

《书图泉海》七十卷 张氏撰。

《检事书》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览》二十卷

《玉藻琼林》一百卷 孟利贞撰。

《玄览》一百卷 天后撰。

《累璧》四百卷 许敬宗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 孟利贞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 张大素撰。

《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 诸葛颖撰。

《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 张大素撰。

《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 张昌宗等撰。

右类事二十二部，凡七千八十四卷。

《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 皇甫谧撰。

《黄帝八十一难经》一卷 秦越人撰。

《赤乌神针经》一卷 张子存撰。

《黄帝明堂经》三卷

《黄帝针灸经》十二卷

《明堂图》三卷 秦承祖撰。

《龙衔素针经并孔穴虾蟆图》三卷

《黄帝素问》八卷

《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

《黄帝杂注针经》一卷

《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藏图》一卷

《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

《黄帝针经》十卷

《黄帝明堂》三卷

《黄帝九灵经》十二卷 灵宝注。

《玉匮针经》十二卷

《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杨上善注。

《三部四时五脏辨候诊色脉经》一卷

《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杨上善撰。

《黄帝明堂经》三卷 杨玄孙撰注。

《灸经》一卷

《铃和子》十卷 贾和光撰。

《脉经诀》三卷 徐氏撰。

《脉经》二卷

《五藏诀》一卷

《五藏论》一卷

右明堂经脉二十六家，凡一百七十三卷。

《神农本草》三卷

《桐君药录》三卷 桐君撰。

《雷公药对》二卷

《药类》二卷

《本草用药要妙》二卷

《本草病源合药节度》五卷

《本草要术》三卷

《本草药性》三卷 甄立言撰

《疗痈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种芝经》九卷

《芝草图》一卷

《吴氏本草因》六卷 吴普撰。

《李氏本草》三卷

《名医别录》三卷

《药目要用》二卷

《本草集经》七卷 陶弘景撰。

《灵秀本草图》六卷 原平仲撰。

《诸药异名》十卷 释行智撰。

《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四卷

《本草图经》七卷 苏敬撰。

《新修本草》二十一卷 苏敬撰。

《新修本草图》一十六卷 苏敬等撰。

《本草音》三卷 苏敬等撰。

《本草音义》二卷 殷子严撰。

《太清神丹中经》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经》五卷

又一卷 抱朴子撰。

《太清璇玑文》七卷 冲和子撰。

《金匮仙药录》三卷 京里先生撰。

《神仙服食经》十二卷 京里先生撰。

《太清诸丹要录集》四卷

《神仙药食经》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药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太清诸草木方集要》三卷

《太清玉石丹药要集》三卷 陶弘景撰

《太一铁胤神丹方》三卷 苏游撰。

《养生要集》十卷 张湛撰。

《补养方》三卷 孟诜撰。

《诸病源候论》五十卷 吴景撰。

《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 隋炀帝撰。

《太官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食经》九卷 崔浩撰。

又十卷

又四卷 竺暄撰。

《四时食法一卷》 赵氏撰。

《淮南王食经》一百二十卷 诸葛颖撰。

《淮南王食目》十卷

《淮南王食经音》十三卷 诸葛颖撰。

《食经》三卷 卢仁宗撰。

《张仲景药方》十五卷 王叔和撰。

《华氏药方》十卷 华佗方，吴普集。

《肘后救卒方》四卷 葛洪撰。

《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六卷 陶弘景撰。

《阮河南方》十六卷 阮炳撰。

《杂药方》一百七十卷 范汪方，尹穆撰。

《胡居士方》三卷 胡洽撰。

《刘涓子男方》十卷 龚庆宜撰。

《疗痈疽金疮要方》十四卷 甘浚之撰。

《杂疗方》二十卷 徐叔和撰。

《体疗杂病方》六卷 徐叔和撰。

《脚弱方》八卷 徐叔向撰。

《药方》十七卷 秦承祖撰。

《疗痈疽金疮要方》十二卷 甘伯齐撰。

《杂药方》十二卷 褚澄撰。

《效验方》十卷 陶弘景撰。

《百病膏方》十卷

《杂汤方》八卷

《疗目方》五卷

《杂药方》十卷 陈山提撰。

又六卷

《杂丸方》一卷

《调气方》一卷 释鸾撰。

《黄素方》十五卷

《杂汤丸散方》五十七卷 孝思撰。

《僧深集方》三十卷 释僧深撰。

《删繁方》十二卷 谢士太撰。

《徐王八代效验方》十卷 徐之才撰。

《徐氏落年方》三卷 徐嗣伯撰。

《杂病论》一卷 徐嗣伯撰。

《徐氏家秘方》二卷 徐之才撰。

《集验方》十卷 姚僧垣撰。

《小品方》十二卷 陈延之撰。

《经心方》八卷 宋侠撰。

《名医集验方》三卷。

《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甄权撰。

《崔氏纂要方》十卷 崔知悌撰。

《孟氏必效方》十卷 孟诜撰。

《延年秘录》十二卷

《玄感传尸方》一卷 苏游撰。

《骨蒸病灸方》一卷 崔知悌撰。

《寒食散方并消息节度》二卷

《解寒食散方》十三卷 徐叔和撰。

《妇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小方》十卷

《少小杂方》二十卷

《少小节疗方》一卷 俞宝撰。

《狐子杂诀》三卷

《狐子方金诀》二卷 葛仙公撰。

《陵阳子秘诀》一卷 明月公撰。

《神临药秘经》一卷 黄公撰。

《黄白秘法》一卷

又二十卷

《玉房秘术》一卷 葛氏撰。

《玉房秘录诀》八卷 冲和子撰。

《类聚方》二千六百卷

右医术本草二十五家，养生十六家，病源单方二家，食经十家，杂经方五十八家，类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七百八十九卷。

丁部集录，三类，共八百九十部，书一万二千二十八卷。

《楚词》类一别集类二总集类三

《楚词》十六卷 王逸注

《楚词》十卷 郭璞注。

《楚词九悼》一卷 杨穆撰。

《离骚草木虫鱼疏》一卷 刘沓撰。

《楚词音》一卷 孟奥撰。

又一卷 徐邈撰。

又一卷 释道骞撰。

《汉武帝集》二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

《魏明帝集》十卷

《魏高贵乡公集》二卷

《晋文帝集》一卷

《晋明帝集》五卷

《晋宣帝集》十卷

《晋简文帝集》五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宋文帝集》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梁武帝集》十卷

《梁简文帝集》八十卷

《梁元帝集》五十卷

《梁元帝集》十卷

《后魏明帝集》一卷

《后魏文帝集》四十卷

《后周明帝集》十卷

《陈后主集》五十卷

《隋炀帝集》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高宗大帝集》八十六卷

《中宗皇帝集》四十卷

《睿宗皇帝集》十卷

《垂拱集》一百卷

《金轮集》十卷 天后撰。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汉淮南王集》二卷

《汉东平王集》二卷

《魏陈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晋《齐王集》二卷

《晋会稽王集》八卷

晋《彭城王集》八卷

晋《谯王集》三卷

宋《长沙王集》十卷

宋《临川王集》八卷

宋《衡阳王集》十卷

宋《江夏王集》十三卷

宋《南平王集》五卷

宋《建平王集》十卷

《宋建平王小集》十五卷

《齐竟陵王集》三十卷

《梁邵陵王集》四卷

《梁武陵王集》八卷

后周《赵王集》十卷

后周《滕王集》十二卷

赵《荀况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前汉《贾谊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马迁集》二卷

《东方朔集》二卷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张敞集》二卷

《韦玄成集》二卷

《刘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师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刘歆集》五卷

《杨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后汉《桓谭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硃勃集》二卷

《梁鸿集》二卷

《黄香集》二卷

《冯衍集》五卷

《班彪集》二卷

《杜笃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班固集》十卷

《崔骃集》十卷

《贾逵集》二卷

《刘瑀騄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苏顺集》二卷

《窦章集》二卷

《胡广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桓麟集》二卷

《边韶集》二卷

《皇甫规集》五卷

《张奂集》二卷

《硃穆集》二卷

《赵壹集》二卷

《张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郦炎集》二卷

《卢植集》二卷

《刘珍集》二卷

《张衡集》十卷

《葛龚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延笃集》二卷

《刘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刘梁集》二卷

《郑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应劭集》四卷

《士孙瑞集》二卷

《张劭集》五卷

《祢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虞翻集》三卷

《潘勖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陈琳集》十卷

《张纮集》一卷

《繁钦集》十卷

《杨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华歆集》二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郸淳集》二卷

《袁涣集》五卷

《应瑒集》二卷

《徐干集》五卷

《刘桢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仪集》二卷

《丁冕集》二卷

《吴质集》五卷

《刘冕集》二卷

《孟达集》三卷

《陈群集》三卷

《王修集》三卷

《管宁集》二卷

《刘邵集》二卷

《麋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孙该集》二卷

《卞兰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缪袭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韦诞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范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钟毓集》五卷

《江奉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毋丘俭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吕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肃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应瑗集》十卷

《杜摯集》一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晓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钟会集》十卷

蜀《许靖集》二卷

《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吴《张温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骆统集》十卷

《暨艳集》二卷

《谢承集》四卷

《姚信集》十卷

《杨厚集》二卷

《华核集》三卷

《胡综集》二卷

《薛综集》二卷

《张俨集》二卷

《韦昭集》二卷

《纪骘集》三卷

晋《王沉集》五卷

《郑嶒集》二卷

《应贞集》五卷

《嵇喜集》二卷

《傅玄集》五十卷

《成公绥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何祯集》五卷

《袁准集》二卷

《山涛集》五卷

《向秀集》二卷

《阮冲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羊祜集》二卷

《贾充集》二卷

《荀勖集》二十卷

《杜预集》二十卷

《王浚集》二卷

《皇甫谧集》二卷

《程咸集》二卷

《刘毅集》二卷

《庾峻集》三卷

《郄正集》一卷

《薛莹集》二卷

《杨泉集》二卷

《陶浚集》三卷

《宣聘集》三卷

《曹志集》二卷

《邹湛集》四卷

《孙毓集》二卷

《王浑集》五卷

《王深集》四卷

《江伟集》五卷

《闵鸿集》二卷

《裴楷集》二卷

《何劭集》二卷

《刘颂集》三卷

《刘实集》二卷

《裴頠集》十卷

《许孟集》二卷

《王祜集》二卷

《王济集》二卷

《华峤集》一卷

《庾墳集》三卷

《谢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枣据集》二卷

《刘宝集》三卷

《孙楚集》十卷

《王赞集》三卷

《夏侯湛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张敏集》二卷

《刘訏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乐广集》二卷

《阮浑集》二卷

《杨乂集》三卷

《张华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尼集》十卷

《欧阳建集》二卷

《嵇绍集》二卷

《卫展集》四十卷

《卢播集》二卷

《栾肇集》二卷

《应亨集》二卷

《司马彪集》三卷

《杜育集》二卷

《摯虞集》二卷

《缪徵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郑丰集》二卷

《陈略集》二卷

《张翰集》二卷

《陆机集》十五卷

《陆云集》十卷

《陆冲集》二卷

《孙极集》二卷

《张载集》三卷

《张协集》二卷

《束皙集》五卷

《华谭集》二卷

《曹摅集》二卷

《江统集》十卷

《胡济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闾丘冲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循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郭象集》五卷

《嵇含集》十卷

《孙惠集》十卷

《蔡洪集》三卷

《牵秀集》五卷

《蔡克集》二卷

《索靖集》二卷

《阎纂集》二卷

《张辅集》二卷

《殷巨集》二卷

《陶佐集》五卷

《仲长敖集》二卷

《虞溥集》二卷

《吴商集》五卷

《刘弘集》三卷

《山简集》二卷

《宗岱集》三卷

《王旷集》五卷

《王峻集》二卷

《枣腆集》二卷

《枣嵩集》二卷

《刘琨集》十卷

《卢谌集》十卷

《傅暢集》五卷

东晋《顾荣集》二卷

《荀组集》二卷

《周顗集》二卷

《周嵩集》三卷

《王导集》十卷

《荀邃集》二卷

《王敦集》五卷

《谢鲲集》二卷

《张抗集》二卷

《贾霖集》三卷

《刘隗集》三卷

《应詹集》三卷

《陶侃集》二卷

《王洽集》三卷

《傅毅集》五卷

《张闿集》三卷

《卞壼集》二卷

《刘超集》二卷

《杨方集》二卷

《傅纯集》二卷

《郄鉴集》十卷

《温峤集》十卷

《孔坦集》五卷

《王涛集》五卷

《王篾集》五卷

《甄述集》五卷

《戴邈集》五卷

《贺循集》二十卷

《张俊集》二卷

《曾瑰集》五卷

《熊远集》五卷

《郭璞集》十卷

《王鉴集》五卷

《庾亮集》二十卷

《虞预集》十卷

《顾和集》五卷

《范宣集》十卷

《张虞集》五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卷

《何充集》五卷

《诸葛恢集》五卷

《祖台之集》十五卷

《李充集》十四卷

《蔡谟集》十卷

《谢艾集》八卷

《范汪集》八卷

《范宁集》十五卷

《阮放集》五卷

《王暠集》十卷

《王彪之集》二十卷

《谢安集》五卷

《谢万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

《干宝集》四卷

《殷融集》十卷

《刘遐集》五卷

《殷浩集》五卷

《刘惔集》二卷

《王濛集》五卷

《谢尚集》五卷

《张凭集》五卷

《张望集》三卷

《韩康伯集》五卷

《王胡之集》五卷

《江ＡＮ集》五卷

《范宣集》五卷

《江淳集》五卷

《王述集》五卷

《郝默集》五卷

《黄整集》十卷

《王浃集》二卷

《王度集》五卷

《刘系之集》五卷

《刘恢集》五卷

《范起集》五卷

《殷康集》五卷

《孙嗣集》三卷

《王坦之集》五卷

《桓温集》二十卷

《郄超集》十五卷

《谢朗集》五卷

《谢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许询集》三卷

《孙统集》五卷

《孙绰集》十五卷

《孔严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车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毗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颙集》十卷

《顾夷集》五卷

《袁乔集》五卷

《谢沉集》五卷

《庾阐集》十卷

《王隐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献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习凿齿集》五卷

《钮滔集》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孙盛集》十卷

《袁质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邵集》三卷

《罗含集》三卷

《孙放集》十五卷

《辛昞集》四卷

《庾统集》二卷

《郭愔集》五卷

《滕辅集》五卷

《庾和集》二卷

《庾轨集》二卷

《庾茜集》二卷

《庾肃之集》十卷

《王修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苏彦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谧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刘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肃之集》十卷

《滕演集》一卷

《宋刘义宗集》十五卷

《谢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广集》十五卷

《孔宁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孙康集》十卷

《郑鲜之集》二十卷

《陶渊明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谢灵运集》十五卷

《荀昶集》十四卷

《孔欣集》八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昙首集》二卷

《谢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涛之集》二十卷

《贺道养集》十卷

《卫令元集》八卷

《褚诠之集》八卷

《荀钦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刘瑀集》七卷

《刘绲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缉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颜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达集》十卷

《张暢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怀文集》十三卷

《江智泉集》十卷

《谢庄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颜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三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泉之集》六卷

《颜测集》十一卷

《汤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鲍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刘愔集》十卷

《孙缅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齐褚彦回集》五十卷

《王俭集》六十卷

《周顒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谢朓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陆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二卷

张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范云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江淹后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史集》十卷

《王瑮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马蒨集》九卷

《沈约集》一百卷

《沈约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徐勉前集》二十五卷

《徐勉后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舍集》二十卷

《何逊集》八卷

《谢琛集》五卷

《谢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张率集》三十卷

《杨眺集》十卷

《鲍畿集》八卷

《周兴嗣集》十卷

《萧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景兴集》十卷

《陆倕集》二十卷

《刘之遴前集》十卷

《刘之遴后集》三十卷

《虞□爵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刘孝绰集》十一卷

《刘孝仪集》二十卷

《刘孝威前集》十卷

《刘孝威后集》十卷

《丘迟集》十卷

《王锡集》七卷

《萧子范集》三卷

《萧子云集》二十卷

《萧子晖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马集》十卷

王筠《中庶子集》十卷

王筠《左右集》十卷

王筠《临海集》十卷

王筠《中书集》十卷

王筠《尚书集》十一卷

《鲍泉集》一卷

《谢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张缵集》十卷

《陆云公集》四卷

《张绾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萧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后魏《高允集》二十卷

《宗钦集》二卷

《李谐集》十卷

《韩宗集》五卷

《袁跃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升集》二十五卷

《卢元明集》六卷

《阳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齐《杨休之集》二十卷

《邢子才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刘逖集》四十卷

后周《宗懔集》三十卷

《王褒集》三十卷

《萧捻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陈《沈炯前集》六卷

《沈炯后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张正见集》四卷

《陆珍集》五卷

《陆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张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顾越集》二卷

《顾览集》五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卢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顾言集》十卷

《江总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萧悫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诸葛颖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代集》五卷

《刘兴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唐《陈叔达集》五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萧瑀集》一卷

《沈齐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杨师道集》十卷

《庾抱集》六卷

《孔颖达集》五卷

《王绩集》五卷

《郎楚之集》十卷

《魏徵集》二十卷

《许敬宗集》六十卷

《于志宁集》四十卷

《上官仪集》三十卷

《李义府集》三十九卷

《颜师古集》四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刘子翼集》十卷

《殷闻礼集》十卷

《陆士季集》十卷

《刘孝孙集》三十卷

《郑代翼集》八卷

《崔君实集》三十卷

《李百药集》三卷

《孔绍安集》三卷

《高季辅集》三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谢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陆楷集》十卷

《曹宪集》三十卷

《萧德言集》三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萧钧集》三十卷

《袁朗集》四卷

《杨续集》十卷

《王约集》一卷

《任希古集》五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俭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陈子良集》十卷

《颜顗集》十卷

《刘颖集》十卷

《司马佥集》十卷

《郑秀集》十二卷

《耿义褒集》七卷

《杨元亨集》五卷

《刘纲集》三卷

《王归一集》十卷

《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刘祎之集》五十卷

《郝处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觐集》五卷

《张大素集》十卷

《邓玄挺集》十卷

《刘允济集》二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卢照邻集》二十卷

《杨炯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杰集》十卷

《李怀远集》八卷

《卢受采集》十卷

《王适集》二十卷

《乔知之集》二十卷

《苏味道集》十五卷

《薛曜集》二十卷

《郎余庆集》十卷

《卢光容集》五卷

《崔融集》四十卷

《阎镜机集》十卷

《李峤集》三十卷

《乔备集》六卷

《陈子昂集》十卷

《元希声集》十卷

《李适集》二十卷

《沈牷期集》十卷

《徐彦伯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宋之问集》十卷

《杜审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谟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刘希夷集》三卷

《张柬之集》十卷

《桓彦范集》三卷

《韦承庆集》六十卷

《闾丘均集》三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阎朝隐集》五卷

《苏瑰集》十卷

《员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悦集》十卷

《刘子玄集》十卷

《卢藏用集》二十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沙门《昙谛集》六卷

沙门《惠远集》十五卷

沙门《惠琳集》五卷

沙门《昙瑗集》六卷

沙门《亡名集》十卷

沙门《灵裕集》二卷

沙门《支遁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钟夫人集》二卷

刘臻妻《陈氏集》五卷

《左九嫔集》一卷

《临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满愿集》五卷

徐悱妻《刘氏集》六卷

《文章流别集》三十卷 挚虞撰。

《善文》四十九卷 杜预撰。

《名文集》四十卷 谢沈撰。

《文苑》一百卷 孔逭撰。

《文选》三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文选》六十卷 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孙罗注。

《文选音》十卷 萧该撰。

又十卷 公孙罗撰。

《文选音义》十卷 释道淹撰。

《小词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文海集》三十六卷 萧圆撰。

《词苑丽则》二十卷 康明贞撰。

《芳林要览》三百卷 许敬宗撰。

《类文》三百七十七卷 庾自直撰。

《文馆词林》一千卷 许敬宗撰。

《赋集》四十卷 宋明帝撰。

《皇帝瑞应颂集》十卷

《五都赋》五卷

《献赋集》十卷 卞铄撰。

《上林赋》一卷 司马相如撰。

《幽通赋》一卷 班固撰，曹大家注。

又一卷 项岱撰。

《二京赋》二卷 张衡撰。

《二京赋音》二卷 薛综撰。

《三都赋》三卷

《齐都赋》一卷 左太冲撰。

《齐都赋音》一卷 李轨撰。

《百赋音》一卷 褚令之撰。

《赋音》二卷 郭微之撰。

《三京赋音》一卷 綦毋邃撰。

《木连理颂》二卷

《靖恭堂颂》一卷 李暠撰。

《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杂碑文集》二十卷

《翰林论》二卷 李充撰。

《杂论》九十五卷 殷仲堪撰。

《设论集》三卷 刘楷撰。

又五卷 谢灵运撰。

《连珠集》五卷 谢灵运撰。

《制旨连珠》四卷 梁武帝撰。

又十一卷 陆缅撰。

《赞集》五卷 谢庄撰。

《七国叙赞》十卷

《吴国先贤赞论》三卷

《会稽先贤赞》四卷 贺氏撰。

《会稽太守像赞》二卷 贺氏撰。

《列女传叙赞》一卷 孙夫人撰。

《古今箴铭集》十三卷 张湛撰。

《众贤诫集》十五卷

《杂诫箴》上十四卷

《诏集区别》二十七卷 宋干撰。

《霸朝杂集》五卷 李德林撰。

《古今诏集》三十卷 温彦博撰。

又一百卷 李义府撰。

《圣朝诏集》三十卷 薛尧撰。

《书集》八十卷 王履撰。

《书林》六卷 夏赤松撰。

《山涛启事》三卷

《范宁启事》十卷

《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

《荐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策集》六卷 谢灵运撰。

《七林集》十二卷 卞氏撰。

《七悟集》一卷 颜延之撰。

《俳谐文》十五卷 袁淑撰。

《弘明集》十四卷 释僧祐撰。

《广弘明集》三十卷 释道宣撰。

《陶神论》五卷 释灵祐撰。

《妇人训诫集》十卷 徐湛之撰。

《妇人诗集》二卷 颜竣撰。

《女训集》六卷

《文释》十卷 江邃撰。

《文心雕龙》十卷 刘勰撰。

《百志诗集》五卷 干宝撰。

《百国诗集》二十九卷 崔光撰。

《百一诗》八卷 应璩撰。

《百一诗集》二卷 李夔撰。

《清溪集》三十卷 齐武帝命撰。

《晋元氏宴会游集》四卷 伏滔、袁豹、谢灵运等撰。

《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

《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 颜延之撰。

《齐释奠会诗集》二十卷

《文会诗集》四卷 徐伯阳撰。

《文林诗府》六卷 北齐后主作。

《西府新文》十卷 萧淑撰。

《诗集新撰》三十卷 宋明帝撰。

《诗集》二十卷 宋明帝撰。

《诗集抄》十卷 谢灵运撰。

《诗集》五十卷 谢灵运撰。

《诗集》二十卷 刘和撰。

又一百卷 颜竣撰。

《诗例录》二卷 颜竣撰。

《诗英》十卷 谢灵运撰。

《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梁昭明太子撰。

《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 释惠静撰。

《诗林英选》十一卷

《类集》一百一十三卷 虞绰等撰。

《诗缵》十二卷

又《词英》八卷

《六代诗集钞》四卷 徐陵撰。

《古今类序诗苑》三十卷 刘孝孙撰。

《丽正文苑》二十卷 许敬宗撰。

《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 郭瑜撰。

《歌录集》八卷

《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乐府歌诗》十卷

《太乐杂歌词》三卷 荀勖撰。

《太乐歌词》二卷

《乐府歌词》十卷

《乐府歌诗》十卷

《三调相和歌词》三卷

《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 谢灵运撰。

《玉台新咏》十卷 徐陵撰。

《回文诗集》一卷 谢灵运撰。

《金门待诏集》十卷 刘允济撰。

《集苑》六十卷 谢琨撰。

《集林》二百卷 刘义庆撰。

《集钞》四十卷

右集录楚词七家，帝王二十七家，太子诸王二十一家，七国赵、楚各一家，前汉二十家，后汉五十家，魏四十六家，蜀二家，吴十四家，西晋一百一十九家，东晋一百四十四家，宋六十家，南齐十二家，梁五

十九家，陈十四家，后魏十家，北齐四家，周五家，隋十八家，唐一百一十二家，沙门七家，妇人七家；总集一百二十四家。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

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汉武帝、河间王始重儒术，于灰烬之余，拓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刘更生石渠典校之书，卷轴无几。逮歆之《七略》，在《汉艺文志》者，裁三万三千九百卷。后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诸儒撰集，部帙渐增。董卓迁都，载舟西上，因罹寇盗，沉之于河，存者数船而已。及魏武父子，采掇遗亡，至晋总括群书，裁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乱，洛都覆没，靡有孑遗。江表所存官书，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谢灵运造《四部书目录》，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后王俭复造书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齐王亮、谢朏《四部书目》，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书籍煨烬。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凡七万余卷。盖佛老之书，计于其间。及周师入郢，咸自焚炀。周武保定之中，官书裁盈万卷。平齐所得，数止五千。及隋氏平陈，南北一统，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著定书目，凡三万余卷。炀帝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存者重复八万卷。自武德已后，文士既有修纂，篇卷滋多。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硃带，白牙签，以分别之。

志第二十八 食货上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发闾左而海内崩离，汉武税舟车而国用以竭。自古有国有家，兴亡盛衰，未尝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府库充实，庶事节俭，未尝虚费。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炀帝即位，大纵奢靡，加以东西行幸，舆驾不息，征讨四夷，兵车屡动。西失律于沙徼，东丧师于辽、碣，数年之间，公私罄竭，财力既殚，国遂亡矣。

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未及逾年，遂成帝业。其后掌财赋者，世有人焉。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刘晏、李巽数君子，便时利物，富国安民，足为世法者也。

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玄宗以为能，数年间拔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融又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事未果而融败。时又杨崇礼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转输纳欠，折估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为御史，专知太府出纳。其弟慎名又专知京仓，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征责。又有韦坚，规宇文融、杨慎矜之迹，乃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关中漕渠，凿广运潭以挽山东之粟，岁四百万石，帝以为能，又至贵盛。又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数年间亦为御史大夫、京兆尹、带二十余使。又杨国忠藉椒房之势，承恩幸，带四十余使，云经其听览，必数倍弘益，又见宠贵。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愿乱。而此数人，设诡计以侵扰之，凡二十五人，同为剥丧，而人无敢言之者。及安禄山反于范

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行钱百万。玄宗幸巴蜀，郑昉使剑南，请于江陵税盐麻以资国，官置吏以督之。肃宗建号于灵武，后用云间郑叔清为御史，于江淮间豪族富商率贷及卖官爵，以裨国用。德宗朝讨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赵赞司国计，纤琐刻剥，以为国用不足，宜赋取于下，以资军蓄。与谏官陈京等更陈计策，赞请税京师居人屋宅，据其间架差等计入。陈京又请籍列肆商贾资产，以分数借之。宰相同为欺罔，遂行其计。中外沸腾，人怀怨望。时又配王公已下及尝在方镇之家出家僮及马以助征行，公私嚣然矣。后又张滂、裴延龄、王涯等，剥下媚上，此皆足为世戒者也。

先是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贡入之奏，皆白臣于正税外方圆，亦曰“羡余”。节度使或托言密旨，乘此盗贸官物。诸道有谪罚官吏入其财者，刻禄廪，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节度观察交代，或先期税入以为进奉。然十献其二三耳，其余没入，不可胜纪。此节度使进奉也。其后裴肃为常州刺史，乃鬻货薪炭案牍，百贾之上，皆规利焉。岁余又进奉。无几，迁浙东观察使。天下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死于宣州，严绶为判官，倾军府资用进奉。无几，拜刑部员外郎。天下判官进奉，自绶始也。习以为常，流宕忘返。

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否臧，以为《食货志》云。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神龙元年，韦庶人为皇后，务欲求媚于人，上表请以二十二为丁，五十八为老，制从之。及韦氏诛，复旧。至天宝三年，又降优制，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行幸，省于载运之费焉。

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又山东诸州，以一尺二寸为大尺，人间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龠，合内之分，则有抄撮之细。

天宝九载二月，敕："车轴长七尺二寸，面三斤四两，盐斗，量除陌钱每贯二十文。"先是，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疋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其杂匠及幕士并诸色同类，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过两人，三丁已上，不得过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敕："自今已后，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十日毕。"至天宝三载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载庸调八月征，以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三十日为限。"二十五年三月，敕："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常贱粜贵买，损费逾深。又江淮等苦变造之劳，河路增转输之弊，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今岁属和平，庶物穰贱，南亩有十千之获，京师同水火之饶，均其余以减远费，顺其便使农无伤。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处不可运送者，宜

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所司仍明为条件，称朕意焉。”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广德元年七月，诏：“一户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调。地税依旧每亩税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为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麦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请每十亩官税一亩，效古什一之税。从之。二年五月，诸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自诸道使还，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乾元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僚俸钱减耗。上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咸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为税地钱物使，岁以为常，均给百官。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其年十二月，敕：“今关辅垦田渐广，江淮转漕常加，计一年之储，有太半之助，其于税地，固可从轻。其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长一一存抚，令知朕意。”五年三月，优诏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

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诏略曰：“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各有不便者，三之。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其田

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违者进退长吏。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僚议钱货轻重者，今据群官杨于陵等议，‘伏请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 ，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帛’者。伏以群臣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起元和十六年已后，并改配端匹斤两之物为税额，如大历已前租庸课调，不计钱，令其折纳。使人知定制，供办有常。仍约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等估价。其旧纳虚估物，与依虚估物回计，如旧纳实估物并见钱，即当于端匹斤两上量加估价回计。变法在长其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初虽微有加饶，法行即当就实。比旧给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条件处置，编入旨符。其盐利酒利，本以榷率计钱，有殊两税之名，不可除去钱额。中有令纳见钱者，亦请令折纳时估匹段。上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输官，钱货必均其重轻，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丝麻，或地连边塞，风俗更异，赋入不同，亦请商量，委所司裁酌，随便宜处置。”诏从之。大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谏议大夫崔戎奏：“准诏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每二贯加饶百姓五百文，计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依此晓谕百姓讫。经贼州县，准诏三分减放一分，计减钱六万七千六百二十贯文。不经贼处，先征见钱，今三分一分折纳杂物，计优饶百姓一十三万贯。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征敛不时，今并省税名，尽依诸处为四限等第，先给户帖，余一切名目勒停。”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 ，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私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

年之后，旧钱并废。

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　　，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及铸新钱，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寻寤钱文之误，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二年正月，下诏曰：“泉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高宗尝临轩谓侍臣曰：“钱之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于斯。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　，犯法尤甚。遂有将船筏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自今严加禁断，所在追纳恶钱，一二年间使尽。”当时虽有约敕，而奸滥不息。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熔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

开元五年，车驾往东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　，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复铸。至二月又敕曰：“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知矣；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时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色。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隐之乃令率户出钱，务加督责。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于是市井不通，物价腾起，流闻京师。隐之贬官，璟因之罢相，乃以张嘉贞知政事。嘉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

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初知政事，奏请不禁铸钱，玄宗令百官详议。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皆曰：“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铸钱，令百僚详议可否者。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陛下思变古以济今，欲反经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询之刍尧，臣虽蠢愚，敢不荐其闻见。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

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

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钱轻，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十一载二月，下敕曰："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师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间应交易所用钱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违犯者，一事已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周兴九府，实启流泉之利；汉造五铢，亦弘改铸之法。必令小大兼适，母子相权。事有益于公私，理宜循于通变。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职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条件闻奏。"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搒死者八百余人。人益无聊矣。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

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

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其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得。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有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流闻奏。"

四年闰三月，京城时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等，准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并不须干扰。若非因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者，一切勿问。"其年六月，敕："五岭已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

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委度支盐

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其年三月，河东节度使王锷奏请于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废管内锡钱。许之，仍令加至五炉。七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计，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伏请自今已后，严加禁约。”从之。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敕：“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重轻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共变，以利于人。今缯帛转贱，公私俱弊。宜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选清强官吏，切加勾当。仍各委本司，先作处置条件闻奏。必使事堪经久，法可通行。”又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敕：“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群官所议铸钱，或请收市人间铜物，令州郡铸钱。当开元以前，未置盐铁使，亦令州郡勾当铸造。今若两税尽纳匹段，或虑兼要通用见钱。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人熔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较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

用。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炉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冶例，每年与本充铸。其收市铜器期限，并禁铸造买卖铜物等，待议定便令有司条流闻奏。其上都铸钱及收铜器，续处分。将欲颁行，尚资周虑，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并诸司长官商量，重议闻奏。”从之。

长庆元年九月，敕：“泉货之义，所贵通流。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大和三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应有铅锡钱，并合纳官，如有人纠得一钱，赏百钱者。当时敕条，贵在峻切，今详事实，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钱赏百钱，则有人告一百贯锡钱，须赏一万贯铜钱，执此而行，事无畔际。今请以铅锡钱交易者，一贯已下，以州府常行决脊杖二十；十贯已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已上，所在集众决杀。其受铅锡钱交易者，亦准此处分。其用铅锡钱，仍纳官。其能纠告者，每一贯赏五千文，不满贯者，准此计赏，累至三百千，仍且取当处官钱给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征纳家资，充填赏钱。”可之。四年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事竟不行。五年二月，盐铁使奏：“湖南管内诸州百姓私铸造到钱。伏缘衡、道数州，连接岭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监司钱样，竞铸造到脆恶奸钱，转将贱价博易，与好钱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铸滥钱，并请委本道观察使条流禁绝。”敕旨宜依。

会昌六年二月，敕：“缘诸道鼓铸佛像钟磬等新钱，已有次第，须令旧钱流布。绢帛价稍增。文武百僚俸料，宜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其一半先给虚估匹段，对估价支给。”敕：“比缘钱重币轻，生人坐困，今加鼓铸，必在流行。通变救时，莫切于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诫居货之徒。京城及诸道，起今年十月以后，公私行用，并取新钱，其旧钱权停三数年。如有违犯，同用铅锡恶钱例科断，其旧钱并纳官。”事竟不行。

开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上表曰：“臣闻汉孝武为政，廊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

室，殚费之甚，实百当今，而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人盛事也。臣实为今疑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农余之辈，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资农之余人，厚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收兴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贷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猾夏，尧、汤水旱，无足虞也。奉天适变，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责海内盐铁之课。“比令使人勾当，除此外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称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帐欺没，仍委按察使纠觉奏闻。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

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泽、潞、郑等州，多是末盐，请禁断。”从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泾原诸将士，请同当处百姓例，食乌、白两池盐。”六年闰十二月，度支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敕文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粜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本土户人及巴南诸郡市籴，又供当军士马，尚有悬欠，若兼数州，自然阙绝。又得兴元府诸耆老状申诉。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货。”从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镈奏，加峡内四监、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盐估，以利供军。从之。十三年，盐铁使程异奏：“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伏准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诸州府因用兵已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断者。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赡济军镇，盖是从权。昨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其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从之。

十四年三月，郓、青、兖三州各置榷盐院。

长庆元年三月，敕：“河朔初平，人希德泽，且务宽泰，使之获安。其河北榷盐法且权停。仍令度支与镇冀、魏博等道节度审察商量，如能约计课利钱数，分付榷盐院，亦任稳便。”自天宝末兵兴以来，河北盐法，羁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镈奏置税盐院，同江、淮两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镇亦频上诉，故有是命。其月，盐铁使王播奏：“扬州、白沙

两处纳榷场，请依旧为院。”又奏：“诸道盐院粜盐付商人，请每斗加五十，通旧三百文价；诸处煎盐停场，置小铺粜盐，每斗加二十文，通旧一百九十文价。”又奏：“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盐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后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刺史贬黜罚俸。”从之。二年五月，诏曰：“兵革初宁，亦资榷筦，闾阎重困，则可蠲除。如闻淄青、兖、郓三道，往来粜盐价钱，近取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赡有余。自盐铁使收管已来，军府顿绝其利。遂使经行阵者有停粮之怨，服陇亩者有加税之嗟，犯盐禁者困鞭挞之刑，理生业者乏蚕酱之具。虽县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获安宁，我因节用。其盐铁先于淄青、兖、郓等道管内置小铺粜盐，巡院纳榷，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后，一切并停。仍各委本道约校比来节度使自收管充军府逐急用度，及均减管内贫下百姓两税钱数。至年终，各具粜盐所得钱，并均减两税。奏闻。”

安邑、解县两池，旧置榷盐使，仍各别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复以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榷盐使。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视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是，裴均主池务，职转繁剧，复有是请。大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二年正月，敕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年，度支奏纳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

女盐池在解县，朝邑小池在同州，卤池在京兆府奉先县，并禁断不榷。乌池在盐州，旧置榷税使。长庆元年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博榷米，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温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复河陇，敕令度支收管。温池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勾当。至六年三月，敕令割属威州，置榷税使。缘新制置，未立榷课定额。胡落池在丰州界，河东供军使收管。每年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项叛扰，馈运不通，供军使请权市河东白池盐供食。其白池属河节度使，不系度支。初，玄宗已前，亦有盐池使。景云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强循除豳州刺史，充盐池使，此即盐州池也。开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书萧嵩除关内盐池使。此是朔方节度常带盐池使也。

志第二十九 食货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 ，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神龙三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运粮。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曹运不通。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 ，公私深以为利。十五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 ，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

贵，玄宗以问耀卿，奏称：“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方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此耀卿所省之数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萧炅代焉。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济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

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年，杨钊以殿中侍御史为水陆运使，以代韦坚。先是，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纰，杂乎其间。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宜停一年。

天宝以来，杨国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权天下。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救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始大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其旧业户洎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常户自租庸外无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诏兵部侍郎吕諲代之。宝应元年五月，元载以中书侍郎代吕諲。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

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广德二年正月，复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已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永泰二年，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大历五年，诏停关内、河东、三川转运常平盐铁使。自此晏与户部侍郎韩滉分领关内、河东、山、剑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

建中初，宰相杨炎用事，尤恶刘晏。炎乃夺其权。诏曰："朕以征税多门，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致时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准旨转运入京者，及诸军粮储，宜令库部郎中崔河图权领之。今年夏税以前，诸道财赋多输京者，及盐铁财货，委江州刺史包佶权领之。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委中书门下简两司郎官，准格式条理。"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黜，天下钱谷归尚书省。既而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其年三月，以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炎寻杀晏于忠州。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洎晏掌国计，复江淮转运之制，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代第五琦领盐务，其法益密。初年入钱六十万，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李灵耀之乱，河南皆为盗据，不奉法制，赋税不上供，州县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之。其相与商榷财用之术者，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相继分掌财赋，出晏门下。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诏曰："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

三年，以包佶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滉统之。滉殁，宰相窦参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奏："比年自扬子运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谓劳人。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节级般运，以救边食。"从之。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至于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自此始也。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憬、陆贽以其事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

滉所分焉。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硃方。数年而李锜代之　　，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　，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兖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一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代之。

五年，李鄘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　，近日欠阙太半，请旋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兖郓等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已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之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叶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已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已南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八年，以崔倰为扬子留后、淮岭已来两税使；崔祝为江陵留后，为荆南已来两税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军兴之时，财用是切。顷者刘晏领使，皆自按置租庸，至于州县否臧，钱谷利病之物，虚实皆得而知。今臣守务在城，不得自往。请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

淮，其州府上供钱谷，一切勘问。”从之。闰五月，异至江淮，得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其年，以播守礼部尚书，以卫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绰代之。长庆初，王播复代公绰。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复以盐铁使为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入觐，以宰相判使。其后，王涯复判二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右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三年，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嗣复主之，多革前监院之陈事。开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务。崔珙自刑部尚书拜，杜忭以淮南节度领之，既而皆践公台。薛元赏、李执方、卢弘正、马植、敬晦五人，于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

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　　，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僚属按之，委河次县令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万，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无得侵牟。举之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诏曰：“裴休兴利除害，深见奉公。”尽可其奏。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积一百二十万斛，无升合沉弃焉。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本督耕耘，思俾齐民，既康且富。钟庾之量　，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

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　，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明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勾当。"

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　，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

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　，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自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

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贮斛斗疋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麻　　，据米数准折虚价，直委度支，以停江淮运脚钱充，并支绫绢、纟□、绵，勿令折估。所籴粟等，委本道节度使监军同勾当别贮，非承特敕，不得给用。”十四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其年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是岁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元和元年正月，制：“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将备水旱之虞，在权聚敛之术。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救人，赈贷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闻京畿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用常平、义仓米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赈贷，并且停征。容至丰年，然后填纳。”九年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诏出粟二十五万石，分两街降估出粜。其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河中、泽潞、河东、幽州、江陵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显、苏、襄、复、台、越、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斛斗，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四年二月，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其年三月制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　　，生人坐委沟壑。永言其弊，职此之由。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诸州府常平、义仓斛斗，本防水旱，赈贷百姓。其有灾沴州府地远，申奏往复，已至流亡。自今已后，诸道遭

灾旱，请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审勘，如实有水旱处，便任先从贫下不支济户给贷。”从之。

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复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间架法：凡屋两架为一间，至有贵贱，约价三等，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入人之庐舍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凡没一间者，仗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惸之声，嚣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罢。

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

大和七年，御史台奏：“伏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伏请起今已后，应诸道自大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处科配杂榷率等复却置者，仰敕至后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从之。九年十二月，左仆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额：“伏以江淮间数年以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较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兒戏，不近人情。方有恩权，无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声。今宗社降灵，奸凶尽戮，圣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务，官衔之内，犹带此名，俯仰若惊，夙宵知愧。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委宰臣，除此

使额。缘国家之用或阙，山泽之利有遗，许臣条流，续具奏闻。采造欲及，妨废为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封之次，郑覃与臣同陈论讫。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抬，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咸悦。”诏可之。先是，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罢焉。

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诏许之。

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敕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军节度使并浙西观察使，皆奏军用困竭，伏乞且赐依旧税茶。敕旨：“裴休条流茶法，事极精详，制置之初，理须画一。并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处分。”

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以京师王者都，特免其榷。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率。”从之。会昌六年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沽酒。如闻禁止私酤，过于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间，不免咨怨。宜从今以后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但许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入家产。”

志第三十 刑法

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闲于未然，惧争心之将作也。故有轻重三典之异，宫墨五刑之差，度时而施宜，因事以议制。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诸市朝，以御奸宄，用惩祸乱。兴邦致理，罔有弗由于此者也。暨淳朴既消，浇伪斯起，刑增为九，章积三千，虽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锥刀之末，尽争之矣。自汉迄隋，世有增损，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比及晚年，渐亦滋虐。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

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寻又敕尚书左仆射裴寂、尚书右仆射萧瑀及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远、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诏曰：

古不云乎，“万邦之君，有典有则。”故九畴之叙，兴于夏世，两观之法，大备隆周。所以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自战国纷扰，恃诈任力，苛制烦刑，于兹竞起。秦并天下，隳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复务从约法，蠲削严刑，尚行菹醢之诛，犹设锱铢之禁。字民之道，实有未弘，刑措之风，以兹莫致。爰及魏、晋，流弊相沿，宽猛乖方，纲维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讹，条章混谬。自斯以后，宇县瓜分，戎马交驰，未遑典制。有隋之世，虽云厘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浅深，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厘革，卒以无成。

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补千年之坠典，拯百王之余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爰命

群才，修定科律。但今古异务，文质不同，丧乱之后，事殊曩代，应机适变，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庶使吏曹简肃，无取悬石之多；奏谳平允，靡竞锥刀之末。胜残去杀，此焉非远。

于是颁行天下。

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等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昌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又旧条疏，兄弟分后，廕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廕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愜。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

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递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八：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宾，八曰议勤。八议者，犯死罪者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奏请，议定奏裁。流罪已下，减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亲，应议者周以上亲，犯死罪者上请。流罪已下，亦减一等。若七品已上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减一等。若应议请减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听赎。其赎法：笞十，赎铜一斤，递加一斤，至杖一百，则赎铜十斤。自此已上，递加十斤，至徒三年，则赎铜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赎铜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赎铜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赎铜一百斤。绞斩者，赎铜一百二十斤。又许以官当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犯私罪者，一官当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见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谋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十恶者，不得依议请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亦听赎。八十已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又删武德、贞观已来敕格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初为七卷。其曹之常条，但留本司者，别为《留司格》一卷。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贞观格》十八卷，房玄龄等删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长孙无忌等删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删定，惟改易官号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徽留司格后本》，刘仁轨等删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颁格》三卷，裴居道删定。《太极格》十卷，岑羲等删定。《开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删定。《开元后格》十卷，宋璟等删定。皆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名其篇目，为二十卷。《永徽式》十四

卷，《垂拱》、《神龙》、《开元式》并二十卷，其删定格令同。

太宗又制在京见禁囚，刑部每月一奏，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其有赦之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讫，宣诏而释之。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又系囚之具，有枷、杻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罪轻重，节级用之。其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其决笞者，腿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及须数等拷讯者，亦同。其拷囚不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已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称加者，就重次；称减者，就轻次。惟二死三流，同为一减，不得加至于死。断狱而失于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减三等；失出者，各减五等。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其后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杀郑颋，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财不多，朕怒杀之，后亦寻悔，皆由思不审也。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为彻乐减膳。朕今庭无常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后，令与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且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

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令依律文，断狱者渐为平允。十四年，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

之州。其后虽存宽典，而犯者渐少。

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尝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余人，惟二人合死。"帝以囚数全少，怡然形于颜色。永徽初，敕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行成、侍中高季辅、黄门侍郎宇文节柳奭、右丞段宝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刘燕客、给事中赵文恪，中书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张行实、大理丞元绍、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贾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其《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司空英国公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燕国公志宁、银青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唐临、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宝玄、朝议大夫守尚书右丞刘燕客、朝议大夫守御史中丞贾敏行等，参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五年五月，上谓侍臣曰："狱讼繁多，皆由刑罚枉滥，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末代断狱之人，皆以苛刻为明，是以秦氏网密秋荼，而获罪者众。今天下无事，四海乂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今日刑罚，得无枉滥乎？"无忌对曰："陛下欲得刑法宽平，臣下犹不识圣意。此法弊来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在体国，即共号痴人，意在深文，便称好吏。所以罪虽合杖，必欲遣徒，理有可生，务入于死，非憎前人，陷于死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请，但陛下喜怒不妄加于人，刑罚自然适中。"上以为然。永徽六年七月，上谓侍臣曰："律通比附，条例太多。"左仆射志宁等对："旧律多比附断事，乃稍难解。科条极众，数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类相似者，比附科断。今日所停，即是参取隋律修易。条章既少，极成省便。"

龙朔二年，改易官号，因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礼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仪凤中，官号复旧，又敕左仆射刘仁轨、右仆射戴至德、侍中张文瓘、中书令李敬玄、右庶子郝处俊、黄门侍郎来恆、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义琰、吏部侍郎裴行俭马载、兵部侍郎萧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义琛、刑部侍郎张楚、金部郎中卢律师等，删缉格式。仪凤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便。因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

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计此因循，非适今日，速宜改辙，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废不用。

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熔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谏匦，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匦，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则天又敕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删定官袁智弘等十余人，删改格式，加计帐及勾帐式，通旧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来、垂拱已前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二卷，则天自制序。其二卷之外，别编六卷，堪为当司行用，为《垂拱留司格》。时韦方质详练法理，又委其事于咸阳尉王守慎，又有经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条，又有不便者，大抵依旧。

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长寿年有上封事言岭表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状，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乃更诬奏云：“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深然其言。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业所在杀戮。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其余少者不减数百人。亦有杂犯及远年流人，亦枉及祸焉。时周兴、来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狱。乃于都城丽景门内，别置推事使院，时人谓之“新开狱”。俊臣又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郭霸李敬仁、评事康暐卫遂忠等，招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以陷良善。前后枉遭杀害者，不可胜数。又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旨皆网罗前人，织成反状。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甕，以火围绕炙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每有制书宽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罪，然后宣示。是时海内慑惧，道路以目。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曰：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足，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

臣伏睹陛下圣德聪明，游心太古，将制静宇宙，保乂黎民，发号施令，出于诚慊。天下苍生，莫不悬望圣风，冀见神化，道德为政，将侍于陛下矣。臣闻之，圣人出，必有驱除，盖天人之符，应休命也。日者东南微孽，敢谋乱常。陛下顺天行诛，罪恶咸伏，岂非天意欲彰陛下威武之功哉！而执事者不察天心，以为人意，恶其首乱唱祸，法合诛屠，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冀以惩奸，观于天下。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辞相连及，莫不穷捕考校，枝叶蟠拿。大或流血，小御魑魅。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叫于阙下者，日有数矣。于时朝廷徨徨，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赖陛下仁慈，悯其危惧，赐以恩诏，许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论。人时获泰，谓生再造。愚臣窃以忻然，贺陛下圣明，得天之机也。不谓议者异见，又执前图，比者刑狱，纷纷复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顺休期，尚以督察为理，威刑为务，使前者之诏，不信于人。愚臣昧焉，窃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吊人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属北胡侵塞，西戎寇边，兵革相屠，向历十载。关、河自北，转输幽、燕；秦、蜀之西，驰骛湟、海。当时天下疲极矣！重以大兵之后，属遭凶年，流离饥饿，死丧略半。幸赖陛下以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纤尘不动，岂非天下蒸庶厌凶乱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为政，肃理寰区。愚臣暗昧，窃有大惑。且臣闻刑者，政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厘乱，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万物思泰，陛下乃以末节之法，察理平人，愚臣以为非适变随时之义也。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讦他事，亦为推劾。遂使奸臣之党，快意相雠，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臣闻自非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远言之，请指隋而说。臣闻长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犹平。炀帝不恭，穷毒威武，厌居皇极，自总元戎，以百万之师，观兵辽海，天下始骚然

矣。遂使杨玄感挟不臣之势，有大盗之心，欲因人谋，以窃皇业。及称兵中夏，将据洛阳，哮寔之势倾宇宙矣。然乱未逾月，而头足异处。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暗忽人机。自以为元恶既诛，天下无巨猾也，皇极之任，可以刑罚理之。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思为乱矣。于是萧铣、硃粲起于荆南，李密、窦建德乱于河北。四海云摇，遂并起而亡隋族矣。岂不哀哉！长老至今谈之，委曲如是。

观三代夏、殷兴亡，已下至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何者？刀笔之吏，寡识大方，断狱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爰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爱其身，陛下以此察之，岂非无滥矣！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疫；水旱随之，则有凶年。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顷来亢阳愆候，云而不雨，农夫释耒，瞻望嗷嗷，岂不由陛下之有圣德而不降泽于人也？傥旱遂过春，废于时种，今年稼穑，必有损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泽恤人？臣闻古者明王重慎刑罚，盖惧此也。《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陛下奈何以堂堂之圣，犹务强国之威。愚臣窃为陛下不取。

且愚人安则乐生，危则思变。故事有招祸，法有起奸。倘大狱未休，支党日广，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江充行诈，作乱京师，至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万千数。当时刘宗几覆灭矣，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上书，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少以安耳。臣读书至此，未尝不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汤镬之罪，以蝼蚁之命，轻触宸严。臣非不恶死而贪生也，诚以负陛下恩遇，以微命蔽塞聪明，亦非敢欲陛下顿息严刑，望在恤刑耳。乞与三事大夫，图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无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

疏奏不省。

时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驳酷吏所奏，每日与之廷争得失，以雪冤滥，因此全济者亦不可胜数，语在《有功传》。及俊臣、弘义等伏诛，刑狱稍息。前后宰相王及善、姚元崇、硃敬则等，皆言垂拱已来身死破家

者，皆是枉滥，则天颇亦觉悟。于是监察御史魏靖上言曰：

臣闻国之纲纪，在乎生杀。其周兴、来俊臣、丘神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觉、王德寿、张知默者，即尧年四凶矣。恣骋愚暴，纵虐含毒，雠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随意改。当其时也，囚囹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素虚不昧，冤魂有托，行恶其报，祸淫可惩，具严天刑，以惩乱首。窃见来俊臣身处极法者，以其罗织良善，屠陷忠贤，籍没以劝将来，显戮以谢天下。臣又闻之道路，上至圣主，傍洎贵臣，明明知有罗织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获功，胡元礼超迁，裴谈显授，中外称庆，朝廷载安。破其党者，即能赏不逾时；被其陷者，岂可淹之累岁。且称反徒，须得反状。惟据片辞，即请行刑，拷楚妄加，款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宽平而见忌，斛瑟罗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为喻，其余可详。臣又闻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万国俊被遮而遽亡。霍献可临终，膝拳于项；李敬仁将死，舌至于脐。皆众鬼满庭，群妖横道，惟征集应，若响随声。备在人谣，不为虚说，伯有昼见，殆无以过。此亦罗织之一据也。臣以至愚，不识大体，傥使平反者数人，众共详覆来俊臣等所推大狱，庶邓艾获申于今日，孝妇不滥于昔时，恩涣一流，天下幸甚。

疏奏，制令录来俊臣、丘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推勘，有冤滥者，并皆雪免。

中宗神龙元年，制以故司仆少卿徐有功，执法平恕，追赠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来并枉滥杀人，所有官爵，并令追夺。天下称庆。时既改易，制尽依贞观、永徽故事。敕中书令韦安石、礼部侍郎祝钦明、尚书右丞苏瑰、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垂拱格》后至神龙元年已来制敕，为《散颁格》七卷。又删补旧式，为二十卷，颁于天下。景云初，睿宗又敕户部尚书岑羲、中书侍郎陆象先、右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绍、刑部员外郎邵知与、删定官大理寺丞陈义海、右卫长史张处斌、大理评事张名播、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凡十人，删定格、式、律、令。太极元年二月奏上，名为《太极格》。

开元初，玄宗敕黄门监卢怀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书李乂、紫微侍郎苏颋、紫微舍人吕延祚、给事中魏奉古、大理评事高智静、同州韩城

县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参军阎义颛等，删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为《开元格》。六年，玄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杨滔、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参军侯郢璡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颇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格令。林甫迁中书令，乃与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从，与明法之官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见、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缉旧格、式、律、令及敕，总七千二十六条。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条于事非要，并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条随文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发使散于天下。其年刑部断狱，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峤上言：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僚以几至刑措，上表陈贺。玄宗以宰相变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为邠国公，林甫为晋国公，刑部大理官共赐帛二千匹。

自明庆至先天六十年间，高宗宽仁，政归宫阃。则天女主猜忌，果于杀戮，宗枝大臣，锻于酷吏，至于移易宗社，几亡李氏。神龙之后，后族干政，景云继立，归妹怙权。开元之际，刑政赏罚，断于宸极，四十余年，可谓太平矣。及冢臣怀邪，边将内侮，乘舆幸于巴、蜀，储副立于朔方，曾未逾年，载收京邑，书契以来，未有克复宗社若斯之速也。而两京衣冠，多被胁从，至是相率待罪阙下。而执事者务欲峻刑以取威，尽诛其族，以令天下。议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岘、兵部侍郎吕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韩择木、大理卿严向等五人为之。初，西京文武官陆大钧等陷贼来归，崔器草仪，尽令免冠徒跣，抚膺号泣，以金吾府县人吏围之，于朝谢罪，收付大理京兆府狱系之。及陈希烈等大臣至者数百人，又令朝堂徒跣如初，令宰相苗晋卿、崔圆、李麟等百僚同视，以为弃辱，宣诏以责之。朝廷又以负罪者众，狱中不容，乃赐杨国忠宅鞫之。器、諲多希旨深刻，而择木无所是非，独李岘力争之，乃定所推之罪为六等，集百僚尚书省议之。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于是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以为罪重，与从共弃。珣等十一人，于子城西伏诛。陈希烈、张垍、郭纳、独孤朗等七人，于大理寺狱赐自尽。达奚挚、张

岯、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大理卿张均引至独柳树下刑人处，免死配流合浦郡，而达奚珣、韦恆乃至腰斩。先是，庆绪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岩等皆送款请命，肃宗各令复位，便领所管，至是惧不自安，各率其党叛。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素闻物议，请下诏自今已后，三司推勘未毕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后萧华拔魏州归国，尝话于朝云："初河北官闻国家宣诏放陈希列等胁从官一切不问，各令复位，闻者悔归国之晚，举措自失。及后闻希烈等死，皆相贺得计，无敢归者。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

后有毛若虚、敬羽之流，皆深酷割剥，骤求权柄，杀人以逞刑，厚敛以资国。六七年间，大狱相继，州县之内，多是贬降人。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归。

代宗宝应元年，回纥与史朝义战，胜，擒其将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妇人虽为贼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贼逼略，恻然愍之，令万年县于胜业佛寺安置，给粮料。若有亲属认者，任还之；如无亲族者，任其所适，仍给粮递过。于是人情莫不感戴忻悦。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凤楼大赦。赦书节文："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格条。"三司使，准式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为之，每日于朝堂受词，推勘处分。建中二年，罢删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书门下充删定格令使，又以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为三司使。至是中书门下奏请复旧，以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为之。其格令委刑部删定。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决断系囚，过为淹迟，是长奸幸。自今已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本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报牒月日，牒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

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曰：

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元和十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详定《格后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复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如其旧卷。

长庆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征之，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莅角牴力人，不敢捻解，遂持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权之，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臣职当谳刑，合分善恶。”敕：“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

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详定前大理丞谢登《新编格后敕》六十卷者。臣等据谢登所进，详诸理例，参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时，或前后差殊，或书写错误，并已落下及改正讫。去繁举要，列司分门，都为五十卷。伏请宣下施行。”可之。八年四月，诏应犯轻罪人，除情状巨蠹，法所难原者，其他过误罪愆，及寻常公事违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韦长奏：“京师浩穰，奸豪所聚。终日惩罚，抵犯犹多，小有宽容，即难禁戢。若恭守敕旨，则无以肃清；若临事用刑，则有违诏使。伏望许依前据轻重处置。”从之。

开成四年，两省详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

会昌元年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格。”从之。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彖等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七年五月，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一十二卷，敕刑部详定奏行之。

列传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窦氏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贤妃徐氏高宗废后王氏良娣萧氏中宗和思皇后赵氏中宗韦庶人上官昭容睿宗肃明皇后刘氏睿宗昭成皇后窦氏玄宗废后王氏玄宗贞顺皇后武氏玄宗杨贵妃

三代宫禁之职，《周官》最详。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载本书，此不备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龙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咸亨二年复旧。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喾也。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又置芳仪六人，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秦、汉已还，其流浸盛。大至移国，小则临朝，焕车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涂沦败，赤族夷宗。高祖龙飞，宫无正寝，而妇言是用，衅起维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台之赏，宁顾衽席之嫌？武室、韦宗，几危运祚。东京帝后，殁从夫谥，光烈、和熹之类是也。高宗自号天皇，武氏自称天后，而韦庶人生有翌圣之名，肃宗欲后张氏，此不经之甚，皆以凶终。玄宗以惠妃之爱，摈斥椒宫，继以太真，几丧天下。历观前古邦家丧败之由，多基于子弟召祸。子弟之乱，必始于宫闱不正。故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圣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欤！自后累朝，长秋虚位，或以旁宗入继，母属皆微，徒有册拜之文，谅乏“关雎”之德。今录其存于史册者，为《后妃传》云。

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后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窃言于帝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

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武帝深纳之。毅闻之，谓长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于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丧所生。隋文帝受禅，后闻而流涕，自投于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毅与长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矣！”

后事元贞太后，以孝闻。太后素有羸疾，时或危笃。诸姒以太后性严惧谴，皆称疾而退，惟后昼夜扶侍，不脱衣履者，动淹旬月焉。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规戒。大业中，高祖为扶风太守，有骏马数匹。常言于高祖曰：“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高祖未决，竟以此获谴。未几，后崩于涿郡，时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为自安之计，数求鹰犬以进之，俄而擢拜将军，因流涕谓诸子曰：“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寿安陵，后祔葬献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太穆顺圣皇后。

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也。晟妻，隋扬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年十三，嫔于太宗。隋大业中，常归宁于永兴里，后舅高士廉媵张氏，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为皇后。赠后父晟司空、齐献公。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改授开府仪同三司，

后意乃怿。有异母兄安业，好酒无赖。献公之薨也，后及无忌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请太宗厚加恩礼，位至监门将军。及预刘德裕逆谋，太宗将杀之，后叩头流涕为请命曰："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遂得减死。

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所钟爱，及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后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后不听，曰："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

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启后曰："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仆射房玄龄，玄龄以闻，太宗及侍臣莫不嘘唏。朝臣咸请肆赦，太宗从之；后闻之，固争，乃止。将大渐，与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

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闲耳。妇人著述无条贯，不欲至尊见之，慎勿言。"崩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

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

太宗贤妃徐氏，名惠，右散骑常侍坚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谏曰：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

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病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因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永徽元年卒，时年二十四，诏赠贤妃，陪葬于昭陵之石室。

高宗废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贞观中罗山令。同安长公主，即后之从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于太宗，遂纳为晋王妃。高宗登储，册为皇太子妃，以父仁祐为陈州刺史。永徽初，立为皇后，以仁祐为特进、魏国公，母柳氏为魏国夫人。仁祐寻卒，赠司空。

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后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立为昭仪。俄而渐承恩宠，遂与后及良娣萧氏递相谮毁。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后舅中书令柳奭罢知政事，并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固谏，乃止。俄又纳李义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萧氏兄弟，并配流岭外。遂立昭仪为皇后。寻又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枭氏。

庶人良娣初囚，大骂曰："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闲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开一窍通食器出入。高宗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对曰："妾等得罪，废弃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名为皇后？"言讫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为'回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中宗即位，复后姓为王氏，枭氏还为萧氏。

中宗和思皇后赵氏，京兆长安人。祖绰，武德中以战功至右领军卫将军。父瑰，尚高祖女常乐公主，历迁左千牛将军。中宗为英王时，纳

后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废，幽死于内侍省。则天临朝，瑰为寿州刺史，坐与越王贞连谋被诛，公主亦坐死。神龙元年，赠后谥为恭皇后，赠瑰左卫大将军。及中宗崩，将葬于定陵，议者以韦后得罪，不宜祔葬，于是追谥后为和思，莫知瘗所，行招魂祔葬之礼。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无招魂葬之礼，不可备棺椁，置辒□□京。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祎衣于陵所寝宫招魂，置衣于魂舆，以太牢告祭，迁衣于寝宫，舒于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从之。

中宗韦庶人，京兆万年人也。祖弘表，贞观中为曹王府典军。中宗为太子时，纳后为妃，仍擢后父普州参军玄贞为豫州刺史。嗣圣元年，立为皇后。其年，中宗见废，后随从房州。时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惶恐欲自杀。后劝王曰："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艰危，情义甚笃。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寿、长宁、安乐四公主，安乐最幼，生于房州，帝自脱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宠异焉。及中宗复立为太子，又立后为妃。时昭容上官氏常劝后行则天故事，乃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以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乃大出宫女，虽左右内职，亦许时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时侍中敬晖谋去诸武，武三思患之，乃结上官氏以为援，因得幸于后，潜入宫中谋议，乃讽百官上帝尊号为应天皇帝，后为顺天皇后。帝与后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于是三思骄横用事，敬晖、王同皎相次夷灭，天下咸归咎于后。后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属。太平公主仪比亲王。长宁、安乐二府不置长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减太平之半。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所署府僚，皆猥滥非才。又广营第宅，侈靡过甚。长宁及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

神龙三年，节愍太子死后，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景龙二年春，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帝使画工图之，出示于朝，乃大赦天下，百僚母妻各加邑号。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

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行六合之内，齐首蹀足，应四时八节之会，歌舞同欢。岂与夫《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同年而语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帝悦而许之，特赐志忠庄一区、杂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引而申之，播于舞咏，亦受厚赏。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编诸史册。帝大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又引女巫赵氏出入禁中，封为陇西夫人，势与上官氏为比。

三年冬，帝将亲祠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建议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上疏争之。尚书右仆射韦巨源详定仪注，遂希旨协同钦明之议。帝纳其言，以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齐娘，以执笾豆。钦明又欲请安乐公主为终献，迫于时议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夜游纵观，因与外人阴通，逃逸不还。时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符禁小术，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以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相次丁母忧，旬日悉起复旧职。时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延秀、侍中纪处讷、中书令宗楚客、司农卿赵履温互相猜贰，迭为朋党。

六月，帝遇毒暴崩。时马秦客侍疾，议者归罪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惧，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备谯王重福。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播、璿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时京城恐惧，相传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领万骑及总监，丁未，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崇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及武延秀、安乐公主皆为乱兵所杀。分遣万骑诛其党与韦温、温从子捷，及族弟婴；宗

楚客、弟晋卿，纪处讷，马秦客，叶静能，杨均，赵履温，卫尉卿王哲，太常卿李□曳，将作少匠李守质及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枭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台侍郎仪之孙也。父庭芝，与仪同被诛，婉兒时在襁褓，随母配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则天时，婉兒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婉兒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节愍太子深恶之，及举兵，至肃章门，扣阁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与后遂激怒，并将婉兒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俄而事定。婉兒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婉兒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及韦庶人败，婉兒亦斩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初，婉兒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己大秤，占者曰："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兒专秉内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刑部尚书德威之孙也。父延景，陕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赠尚书右仆射、沛国公。仪凤中，睿宗居藩，纳后为孺人，寻立为妃，生宁王宪、寿昌代国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册为皇后；及降为皇嗣，后从降为妃。长寿中，与昭成皇后同被谴，为则天所杀。景云元年，追谥肃明皇后，招魂葬于东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迁祔桥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庙配飨，常别祀于仪坤庙。开元二十年，始祔太庙。

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将作大匠抗曾孙也。祖诞，大理卿、莘国公。父孝谌，润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赠太尉、邠国公。后姿容婉顺，动循礼则，睿宗为相王时为孺人，甚见礼异。光宅元年，立为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长寿二年，为户婢团兒诬谮与肃明皇后厌蛊咒诅。正月二日，朝则天皇后于嘉豫殿，既退而同时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庙于京师，号为仪坤庙。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为皇太后，谥仍旧，祔葬桥陵，迁神主于太庙。

玄宗废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先天元年，为皇后，以父仁皎为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邠国公。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南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皆验。开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守一赐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礼葬于无相寺。宝应元年，雪免，复尊为皇后。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恆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及王庶人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杨氏，封为郑国夫人。同母弟忠，累迁国子祭酒；信，秘书监。惠妃开元初产夏悼王及怀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伤悼。及生寿王瑁，不敢养于宫中，命宁王宪于外养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余。下制曰："存有懿范，没有宠章，岂独被于朝班，故乃施于亚政，可以垂裕，斯为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法度在己，靡资珩佩；躬俭化人，率先絺纮。夙有奇表，将加正位，前后固让，辞而不受，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遂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宜令所司择日册命。"葬于敬陵。时庆王琮等请制齐衰之服，有司请以忌日废务，上皆不许之。立庙于京中昊天观南，乾元之后，祠享亦绝。

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璥。开元初，武惠妃特承宠遇，故王皇后废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妃父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再从兄銛，鸿胪卿。锜，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以母爱，礼遇过于诸公主，赐甲第，连于宫

禁。韩、虢、秦三夫人与銛、锜等五家，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

五载七月，贵妃以微谴送归杨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请送贵妃院供帐、器玩、廪饩等办具百余车，上又分御馔以送之。帝动不称旨，暴怒笞挞左右。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是夜，开安兴里门入内，妃伏地谢罪，上欢然慰抚。翌日，韩、虢进食，上作乐终日，左右暴有赐与。自是宠遇愈隆。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銛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艳妆盈巷，蜡炬如昼。而十宅诸王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绍介，仍先纳赂千贯而奏请，罔不称旨。天宝九载，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时吉温与中贵人善，温入奏曰："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顾，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哉！"上即令中使张韬光赐御馔，妃附韬光泣奏曰："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乃引刀翦发一缭附献。玄宗见之惊惋，即使力士召还。

国忠既居宰执，兼领剑南节度，势渐恣横。十载正月望夜，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主，因及数挝。公主泣奏之，上令杀杨氏奴，昌裔亦停官。国忠二男昢、暄，妃弟鉴，皆尚公主，杨氏一门尚二公主、二郡主。贵妃父祖立私庙，玄宗御制家庙碑文并书。玄珪累迁至兵部尚书。天宝中，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大立边功，上深宠之。禄山来朝，帝令贵妃姊妹与禄山结为兄弟。禄山母事贵妃，每宴赐，锡赉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

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马嵬之诛国忠也，虢国夫人闻难作，奔马至陈仓。县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杀其男裴徽及一女。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为我尽命。”即刺杀之。已而自刎，不死，县吏载之，闭于狱中。犹谓吏曰：“国家乎？贼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瘗于郭外。韩国夫人婿秘书少监崔峋，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让帝男。秦国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

列传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肃宗张皇后肃宗韦妃肃宗章敬皇后吴氏代宗崔妃代宗睿真皇后沈氏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德宗韦妃顺宗庄宪皇后王氏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女学士尚宫宋氏穆宗恭僖皇后王氏敬宗郭贵妃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穆宗宣懿皇后韦氏武宗王贤妃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惠安皇后王氏昭宗积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隋纳言，天授中，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后景云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太子妃王氏无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肃宗。王妃抚鞠，慈甚所生。开元中，肃宗为忠王，后为妃，又生宁亲公主。张说以旧恩特承宠异，说亦奇忠王仪表，心知运历所钟，故宁亲公主降说子垍。

开元十七年，后薨，葬细柳原，玄宗命说为志文，其铭云："石兽涩兮绿苔黏，宿草残兮白露霑。园寝闭兮脂粉腻，不知何年开镜奁。"二十四年，忠王立为皇太子。至德元年，肃宗即位于灵武。二载五月，玄宗在蜀，诰曰："圣人垂范，是推顾复之恩；王者建极，抑有追尊之礼。盖母以子贵，德以谥尊。故妃弘农杨氏，特禀坤灵，久厘阴教。往以续涂山之庆，降华渚之祥。诞发异图，载光帝业。而册命犹阙，幽灵尚牴。夏王继统，方轸阳城之恩；汉后褒荣，庶协昭灵之称。宜于彼追册为元献太后。"宝应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肃宗张皇后，本南阳西鄂人，后徙家昭应。祖母窦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为天后所杀，玄宗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景云中，封邓国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宝中，选入太子宫为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宁郡主。

后辩惠丰硕，巧中上旨。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与良娣俱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请留太子收复长安。肃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

欲违离左右。宦者李靖忠启太子请留，良娣赞成之，白于玄宗。太子如灵武，时贼已陷京师，从官单寮，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险难，兵卫非多，恐有仓卒，妾自当之，大家可由后而出，庶几无患。"及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劳之曰："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养之时，须办大家事。"肃宗即位，册为淑妃。赠父太仆卿去逸左仆射，母窦氏封义章县主，姊李昙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师师封郕国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册为皇后。弟驸马都尉清加特进、太常卿，同正，封范阳郡公。皇后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请谒过当，帝颇不悦，无如之何。后于光顺门受外命妇朝，亲蚕苑中，内外命妇相见，仪注甚盛。先在灵武时，太子弟建宁王倓为后诬谮而死。自是太子忧惧，常恐后之构祸，乃以恭逊取容，后以建宁之隙，常欲危之。张后生二子：兴王侣、定王侗。兴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储位获安。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后与内官硃辉光、马英俊、啖廷瑶、陈仙甫等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辅国知其谋，及太子入，二人以难告，请太子在飞龙厩。元振率禁军收越王，捕硃辉光等。俄而肃宗崩，太子监国，遂移后于别殿，幽崩。诛马英俊，女道士许灵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赐死，驸马都尉清贬硖州司马，弟延和郡主婿鸿胪卿潜贬郴州司马，舅鸿胪卿窦履信贬道州刺史。

肃宗韦妃。父元珪，兖州都督。肃宗为忠王时，纳为孺人，及升储位，为太子妃，生兖王僩、绛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宝中，宰相李林甫不利于太子，妃兄坚为刑部尚书，林甫罗织，起柳勣之狱，坚连坐得罪，兄弟并赐死。太子惧，上表自理，言与妃情义不睦，请离婚，玄宗慰抚之，听离。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贼。至德二年，薨于京城。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见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在籍中。容止端丽，性多谦抑，宠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门外。

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群臣以肃宗山陵有期，准礼以先太后祔陵庙。宰臣郭子仪等上表曰：

俪宸极者，允归于淑德；谥徽号者，必副于鸿名。当履运而承天，

则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训，圣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圆精挺质，方祗禀秀。祯符协于四星，典礼敦于万国，得元和之正气，韫霄汉之清英。顾史求箴，道先于壶则；捻谦率礼，教备于中闱。太阴无昃眺之征，丙殿有祝延之庆。尊敬师傅，佩服礼经，勤于蘋藻之荐，罔贵珩璜之饰。徽音允穆，嘉庆聿彰，宪度辅佐之劳，缉熙玄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岂《驺虞》之风，行于江、汉之域；《葛覃》之咏，起自岐阳之下。爰膺历数，作启圣明，大拯艰难，永清夷夏。虽复文母成周王之业，庆都诞帝尧之圣，异代同符，彼多惭德。昊苍不吊，圣善长违。当圆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仪之美，象服未加。悲怀于先远之辰，感恸于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仪，式资配享。率由故实，敬奉嘉名。谨按谥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兴夜寐曰敬，齐庄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图懿德，谨上尊谥曰章敬皇后。

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启春明门外旧垄，后容状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黄色，见者骇异，以为圣子符兆之先。

后父令珪，宝应初赠太尉；母李氏，赠秦国夫人。叔令瑶，拜太子家令，封冯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谕德，封济阴郡公。后兄溆，鸿胪少卿，封鄄城县公；澄，太子宾客，濮阳县公；凑，太子詹事，临濮县公；并加开府仪同三司。溆位终金吾大将军，凑位终京兆尹，见《外戚传》。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世为冠族。父易直，秘书监。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东宫，赐太子男广平王。天宝元年，生德宗皇帝。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诸王、妃、主从幸不及者，多陷于贼，后被拘于东都掖庭。及代宗破贼，收东都，见之，留于宫中，方经略北征，未暇迎归长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义败，复收东都，失后所在，莫测存亡。代宗遣使求访，十余年寂无所闻。德宗即位，下诏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则事天莫先于严父，事地莫盛于尊亲。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执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园寝永终。而内朝虚位，阙问安之礼，衔悲内恻，忧恋终岁。思欲历舟车之路，以听求音问，而主兹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旧仪，敬崇大号，举兹礼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训，上皇太后尊号。"

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圣母沈氏为皇太后，陈礼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仪。上衮冕出自东序门，立于东方，朝臣班于位，册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于顾复，礼莫贵于徽号，上以展爱敬之道，下以正《春

秋》之义，则祖宗之所禀命，臣子之所尽心，尊尊亲亲，此焉而在。两汉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称，厥有旧章。永惟丕烈，敢坠前典，臣名谨上尊号曰皇太后。”帝再拜，歔唏不自胜，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候太后问至，升平公主宜备起居。于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问至，群臣称贺，既而诈妄。自是诈称太后者数四，皆不之罪，终贞元之世无闻焉。

德宗敦崇外族，赠太后父易直太师，易直子库部员外郎介福赠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赠太保，易直第二子秘书少监震赠太尉；时沈氏封赠拜爵者百余人。贞元七年，诏外曾祖隋陕令沈琳赠司徒，追封徐国公，与外祖赠太师易直等立五庙，以琳为始，缘祠庙所须，官给。后无近属，惟族子房为近，德宗用为金吾将军，主沈氏之祀。

宪宗即位之年九月，礼仪使奏：“太后沈氏厌代登真，于今二十七载，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极。建中之初，已发明诏，舟车所至，靡不周遍，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后，又俟中寿而服之。今参详礼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百官举哀于肃章门内之正殿，先令有司造祎衣一副，发哀日令内官以祎衣置于幄。自后宫人朝夕上食，先启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庙、昭德皇后庙。太皇太后谥册，造神主，择日祔于代宗庙。其祎衣备法驾奉迎于元陵祠，复置于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发哀日为国忌。”诏如奏。其年十一月，册谥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于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峋，秘书少监。母杨氏，韩国夫人。天宝中，杨贵妃宠幸，即妃之姨母也。时韩国、虢国之宠，冠于戚里。时代宗为广平王，故玄宗选韩国之女，嫔于广平邸，礼仪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挟母氏之势，性颇妒悍，及西京陷贼，母党皆诛，妃从王至灵武，恩顾渐薄，达京而薨。

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父颖，左威卫录事参军，以后贵，赠工部尚书。后以美丽入宫，嬖幸专房，故长秋虚位，诸姬罕所进御。后始册为贵妃，生韩王迥、华阳公主。华阳聪悟过人，能候上颜色，发言必随喜愠。上之所赏，则因而美之；上之所恶，则曲以全之，由是钟爱特异。大历九年，公主薨，上嗟悼过深，数日不视朝。宰臣等因中使吴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节哀视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师道教，名曰琼华真人。及疾亟，上亲自临视，属纩之际，啮伤上指，其爱念如此。上既未听朝，宰臣等谏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钟，尝祷必亲，已承减膳，幽明遽间，倍轸慈衷。臣等微诚，无由感达。伏惟陛下

守累圣之公器，御群生之重畜，夷百战之艰患，抚四海之伤残。虏候为虞，戎师近警，一言万务，裁成圣心，得失谬于毫厘，安危存于晷刻。伏虑顾怀犹切，神志未和，众情以之不宁，臣子以之兢悸。伏愿抑周丧之私痛，均品物于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听朝。

大历十年五月，贵妃薨，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衮为哀册曰：

维大历十年，岁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贵妃独孤氏薨。粤明日，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之西阶。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节册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迁座于庄陵，礼也。素纱列位，黼奕周庭，辂升玉缀，轩□珠棂。皇帝悼鸾掖以追怀，感麟迹而增恸，备百礼以殷遣，命六宫而哀送。宗祝荐告，司仪降收，爰诏侍臣，纪垂鸿休。其辞曰：

祚祉悠久，宠灵诞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兴，七贵居右，肇启皇运，光膺文母。缵女是因，以纲大伦，生知阴教，育我蒸人。瑞云呈彩，瑶星降神，聪明睿智，婉丽贞仁。惟昔天监，搜求才淑，龙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汉后推毂，王业惟艰，嫔风已穆。继文传圣，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终有庆。祗奉园寝，肃恭灵命，越在哀茕，聿追孝敬。文织丝组，硃绿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节，不待珩璜，篇训之制，自盈缣缃。叙我邦族，风于天下，始于忧勤，协成王化。慈厚诸女，宠临下嫁，登进贤才，劳谦日夜。服缯示俭，脱簪申诫，访问后言，宴游夙退。内加群娣，动有矜诲；外睦诸亲，泣辞封拜。阙翟有日，亲蚕俟时，忽归清汉，言复方祗。万乘悼怀，群臣慕思，玉衣追庆，金钿同仪。呜呼哀哉！去昭阳兮窅然，乘云驾兮何在？人代宛兮如旧，炎凉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俨而相待。言从玉兆之贞，永牴瑶华之彩。别长秋之西苑，过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从母后于东陵。下土清兮动金翠，外无像兮中有冯，合箫挽以攒咽，结云雨之凄凝。吾君感于幽期，俯层亭而望思，惨嫔媛以延踔，极容卫以尽时。摇巾袂兮远诀，隔轩槛兮群悲，不复见兮回御辇，伤如何兮轸睿慈。下兰皋兮背芷阳，旌悠悠兮野苍苍，带白花兮掩泪，衣玄帏兮断肠。当盛明兮共乐，忽幽处兮独伤，去故廷兮日远，即新宫兮夜长。襚无文绣之饰，器无珠贝之藏，盖自我之立制，刑有国之大方。呜呼哀哉！见送往之空归，叹终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与非，甘泉画兮疑复似。遗音在于玉瑱，陈迹留于金所，献万寿兮无期，存《二南》之余美。

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极哀情。常衮当代才臣，诏为哀词，文旨凄悼，览之者恻然。华阳公主先葬于城东，地卑湿，至是徙葬，祔于庄陵之园，故哀词云："招帝子于北渚，从母后于东陵。"乃诏常参官为挽歌，上自选其伤切者，令挽士歌之。大历初，后宠遇无双，以恩泽官其宗属，叔太常少卿卓为少府监，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书监。德宗为鲁王时，纳后为嫔。上元二年，生顺宗皇帝，特承宠异。德宗即位，册为淑妃。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册为皇后，是日崩于两仪殿。临毕，素服视事。既大殓成服，百僚服三日而释，用晋文明后崩天下发哀三日止之义，上服凡七日而释。谥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纾撰谥册，文既进，帝以纾文谓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礼，留中不出。诏翰林学士吴通玄为之，通玄又云"咨后王氏"，议者亦以为非。知礼者以贞观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谥册曰"皇后长孙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郕国夫人郑氏请设祭，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自是宗室诸亲，及李晟、浑瑊、神策六军大将皆设祭。自启攒后，日数祭，至发引方止。宰臣韩滉为哀册。又命宰相张延赏、柳浑撰《昭德皇后庙乐章》，既进，上以词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学士吴通玄别撰进。初，后为淑妃，德宗赠后父遇扬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马，甥侄拜官者二十余人。永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韦贤妃，不知氏族所出，初为良娣，贞元二年，册为贤妃。性敏惠，言无苟容，动必由礼，德宗深重之，六宫师其德行。及德宗崩，请于崇陵终丧纪，因侍于寝园。元和四年薨。

顺宗庄宪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试太子宾客；祖难得，赠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颜，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时，代宗以才人赐之，时年十三。大历十三年，生宪宗皇帝，立为宣王孺人。顺宗升储，册为良娣。后言容恭谨，宫中称其德行。顺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医药，不离左右。属帝不能言，册礼将行复止。及永贞内禅，册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顺宗晏驾，五月，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册礼毕，宪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兴庆宫。后性仁和恭逊，深抑外戚，无丝毫假贷，训厉内职，有母仪之风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于南内之咸宁殿，谥曰庄宪皇后。

初，太常少卿韦纁进谥议，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议曰："谨按《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

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传》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准礼，贱不得诔贵，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谥于庙者，谥宜受成于祖宗；故天子谥成于郊，后妃谥成于庙。今请准礼，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庙，然后上谥于两仪殿。既符故事，允合礼经。”从之。初称谥并云庄宪皇太后，礼仪使郑絪奏议：“奏、汉已来，天子之后称皇后，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别尊称也。国朝典礼，皆依旧制。开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谥号，以牒礼部，礼部非之。太常报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此载于史册，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状，参详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入庙，即当去之。”其年八月，祔葬于丰陵。后生福王绾，汉阳、云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见《外戚传》。

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暖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顺宗深宠异之。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闰正月，册为皇太后，陈仪宣政殿庭，册曰：

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升大号，因晋运而饰鸿徽，焕乎前闻，焯彼古训，以极尊尊亲亲之义，明因天事地之经，有自来矣。伏惟大行皇帝贵妃，大虹毓庆，霁月披祥，导灵派于昭回，揖殊仁于气母，范围百行，表饬六宫，粤在中闱，流宣阴教，辅佐先圣，勤劳庶工。顾以冲眇，遭罹闵凶，荷成命于守器之时，奉宝图于铸鼎之日，哀缠易月，痛钜终天。而四海无虞，万邦有截，仰惟顾复之德，敢扬圣善之风，谨上尊号曰皇太后。

是日，百僚称庆，外命妇奉贺光顺门。诏皇太后曾祖赠太保，追封岐国公敬之，赠太傅，太后父驸马都尉暖赠太尉，母虢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主，后兄司农卿钊为刑部尚书、鏦为金吾大将军。

太后居兴庆宫，帝每月朔望参拜，三朝庆贺，帝自率百官诣门上寿。或遇良辰美景，六宫命妇，戚里亲属，车骑骈噎于南内，銮佩之音，锵如九奏。穆宗意颇奢纵，朝夕供御，尤为华侈。太后尝幸骊山，登石甕寺，上命景王率禁军侍从，帝自于昭应奉迎，游豫行乐，数日方还。敬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及宝历季年，凶徒窃发，昭愍暴殒，内外震骇。宦官迎绛王监国，寻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对越天命，宜荷九庙之重，永享亿年之祚。岂谓奸妖窃发，矫专神器，蛊惑中外，扇诱群情，骇动神人，衅深枭镜。咨尔江王，聪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机闲，玄谋雷发，躬率义勇，大清丑类，允膺当璧之符，爰摅枕戈之愤，既歼巨逆，当享丰福。是命尔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晋国公度奉册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谦谨，奉祖母有礼。膳羞珍果，蛮夷奇贡，献郊庙之后，及三宫而后进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门地素贵，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继统，即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谥曰懿安皇太后，祔葬于景陵。后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福寿隆贵，四十余年，虽汉之马、邓，无以加焉。识者以为汾阳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焉。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也。盖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宣宗为光王时，后为王太妃。既即位，尊为皇太后。会昌六年，后弟光梦车中载日月，光芒烛六合，占者曰：“必暴贵。”月余，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检校户部尚书、诸卫将军，出为平卢节度使。后大中末崩，谥曰孝明。

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曰若莘，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莘教诲四妹，有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贞元四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以闻。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莘姊妹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第一区，给俸料。

元和末，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已后，宫中记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宝历初卒，将葬，诏所司供卤簿。敬宗复令若宪代司宫籍。文宗好文，以若宪善属文，能论议奏对，尤重之。

大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医人郑注、贼臣李训，干窃时权。训、注恶宰相李宗闵、李德裕，构宗闵憸邪，为吏部侍郎时，令驸马都尉沈□通赂于若宪，求为宰相。文宗怒，贬宗闵为潮州司户，□柳州司马，幽若宪于外第，赐死。若宪弟侄女婿等连坐者十三人，皆流岭表。李训败，文宗悟其诬构，深惜其才。若伦、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绍卿，婺州金华令。后少入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为妃。长庆四年二月，尊为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赠绍卿司空，后母张氏赠赵国夫人。文宗即位之初，号宝历太后。大和八年诏："伏以皇太后与宝历太后，每有司行遣，称号未分，礼式非便，稽诸前代，诏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宫名为称。今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宜准故事称义安太后。"

敬宗郭贵妃，父义，右威卫将军。长庆末，以姿貌选入太子宫。敬宗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复以才人容德冠绝，特宠异之。赠其父礼部尚书，又以兄环为少府少监，赐第一区。俄册为贵妃。及昭愍遇盗，宫闱变起，文宗即位，尤怜晋王，有若己子，故贵妃礼遇不衰。大和二年晋王薨，帝深嗟惜，赠曰悼怀太子。

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为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宝历三年正月，敬宗遇弑，中尉王守澄率兵讨贼，迎江王即位。文宗践祚之日，奉册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于上，慈惠浃于下，极诚意以厚人伦，思由近以及远，故自家而刑国。以臣奉严慈之训，承教抚之仁，而长乐尚郁其鸿名，内朝未崇于正位，则率土臣子，勤勤恳恳，延颈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举彝章，式遵旧典，稽首再拜，谨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号曰皇太后。伏惟与天合德，义申锡庆，允厘阴教，祗修内则。广六宫之教，参十乱之功，颐神保和，弘覆万有。"

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赵缜引洪见后姊徐国夫人女婿吕璋，夫人亦不能省认，俱见太后，呜咽不自胜。上以为复得元舅，遂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鄜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洪惧，请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以弥缝之。洪恃与训交，不与所偿；又征于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诉于宰相，李训判绝之。左军中尉

仇士良深衔之。时有闽人萧本者，复称太后弟，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鞫，具服其伪，诏长流驩州，赐死于路，赵缜、吕璋亦从坐。洪以伪败，谓本为真，乃拜赞善大夫，赐绯龟，仍追封其曾祖倭为太保，祖聪为太傅，父俊为太师，赐与钜万计。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达，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属名讳，复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诈妄。本历卫尉少卿、左金吾将军。开成二年，福建观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晋江县令萧弘状，自称是皇太后亲弟，送赴阙庭，诏送御史台按问，事皆伪妄，诏逐还本贯。开成四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章，论萧本伪称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请追萧弘赴阙，与本证明。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遂诏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孙简、大理卿崔郇三司按弘、本之狱，具，并伪。诏曰：

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齐、梁之后，侨寓流滞，久在闽中。庆灵钟集，早归椒掖，终鲜兄弟，常所咨嗟。朕自临御已来，便遣寻访，冀得诸舅，以慰慈颜。而奸滥之徒，探我情抱，因缘州里之近，附会祖先之名，觊幸我国恩，假托我外族。萧洪之恶迹未远，萧本之覆辙相寻，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鞫，曾无似是之踪；宰臣参验，见其难容之状。文款继入，留中久之。朕于视膳之时，频有咨禀，恭闻处分，惟在真实。丐沐堕桑，既无可验；凿空作伪，岂得更容？据其罪状，合当极法，尚为含忍，投之荒裔。萧本除名，长流爱州；萧弘配流儋州。

初，萧洪诈称国舅十数年，两授旄钺，宠贵崇于天下。萧本因士良乡导，发洪之诈，联历显荣。及从谏奏论，伪迹难掩，而太后终不获真弟。

文宗孝义天然，大和中，太皇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时号"三宫太后"。上五日参拜，四节献贺，皆由复道幸南内，朝臣命妇诣宫门起居，上尤执礼，造次不失。有司尝献新瓜、樱桃，命献陵寝宗庙之后，中使分送三宫、十宅。初，有司送三宫物，一例称赐。帝曰："物上三宫，安得名赐？"遽取笔涂籍，改"赐"为"奉"。开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陈灯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上性恭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遣还，罚驸马窦浣两月赐钱。武宗即位，供养弥谨。萧太后徙居积庆殿，号积庆太后。会昌中崩，谥曰贞献。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武宗昭肃皇帝之母也。事阙

武宗王贤妃。事阙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阙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阙

昭宗积善皇后何氏，东蜀人。入侍寿王邸，婉丽多智，特承恩顾，生德王、辉王。昭宗即位，立为淑妃。乾宁中，车驾在华州，册为皇后。国家自乾符已后，盗满天下，妖生九重，宫庙榛芜，奔播不暇。景福之际，奸臣内侮，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膳御侮，不离左右。左关、右辅之幸，时事危迫，后消息抚御，终获保全。自岐下还京，崔胤尽诛黄门宦官，每宣谕宰臣，但令宫嫔来往。是时国命夺于硃氏，左右前后，皆是汴人，宫中动息，虽纤芥必闻于硃全忠。宫人常怀惴怵，帝后垂泣相视。天祐初，全忠逼迁舆驾，东幸洛阳。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独孤损等诈宣皇后令云："帝为宫人害，辉王祚宜升帝位。"仍尊后为皇太后。遭罹变故，迫以凶威，宫中哭泣，不敢声闻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将僭位，先行九锡，然后受禅。全忠牙将蒋玄晖在洛阳宫知枢密，与太常卿张廷范私议云："山西、河北未平，禅代无利，请俟荡定。"欲有咨谏。宣徽副使赵殷衡素与张、蒋不协，且欲代知枢密事，因使于梁，诬告云："玄晖私于何太后，相与盟诅，誓复唐室，不欲王受九锡。"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阳，诛玄晖、廷范、柳璨等，太后亦被害于积善宫，又杀宫人阿秋、阿虔，仍废太后为庶人。

赞曰：坤德既轨，彤管有炜。韦、武丧邦，毒侔蛇虺。阴教斯僻，嫔风浸毁。贤哉长孙，母仪何伟。

列传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辽东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孙，后周赐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皆知名当代。徙为京兆长安人。密以父廕为左亲侍，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兒视瞻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玄感倾心结托。

大业九年，炀帝伐高丽，使玄感于黎阳监运。时天下骚动，玄感将谋举兵，潜遣人入关迎密，以为谋主。密至，谓玄感曰："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朔，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计遂不行。玄感既至东都，频战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及获内史舍人韦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福嗣既非同谋，因战被执，每设筹画，皆持两端。玄感后使作檄文，福嗣固辞不肯，密揣其情，因谓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必为所误，请斩之以谢众，方可安辑。"玄感曰："何至于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图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后玄感将西入，福嗣竟亡归东都。

隋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坐事被收，系送行在所，于路杀使者，亡投

玄感，乃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问于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疏。今者密若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将宇文述、来护兒等率军且至，玄感谓曰：“计将安出？”密曰：“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阳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绐众。”因引军西入。至陕县，欲围弘农宫，密谏之曰：“公今诈众西入，事宜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围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于畯乡，追兵遂及，玄感败。密乃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

时炀帝在高阳，密与其党俱送帝所，谓其徒曰：“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今在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众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许之。及出关外，防禁渐弛，密请市酒食，每夜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邯郸，密等七人穿墙而遁。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密又舍去，诣淮阳，隐姓名，自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时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赵佗，下县捕之，密又亡去。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往归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让囚密于营外。密因王伯当以策于让曰：“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让深加敬慕，遽释之。遣说诸小贼，所至皆降。密又说让曰：“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让以为然。自是破金堤关，掠荥阳诸县城堡，多下之。荥阳太宗杨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曾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木林间设伏。让与战不利，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须陀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别统所部。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

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大业十三年春，密与让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于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

长白山贼孟让率所部归密，巩县长柴孝和、侍御史郑颐以巩县降密。隋虎贲郎将裴仁基率其子行俨以武牢归密，拜为上柱国，封河东郡公。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入东都，俘掠居人，烧天津，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出兵七万拒之，战于故都城，隋军败走。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大修营堑，以逼东都，仍作书以移郡县曰：

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顼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祗畏上玄，爱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惧。故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轸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穷于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治致升平，驱之仁寿。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世。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

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人神嗟愤！州吁安忍，阏伯日寻，剑阁所以怀凶，晋阳所以兴乱，甸人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阐其钦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复隳坏盘石，剿绝维城，脣亡齿寒，宁止虞、虢？欲其长久，其

可得乎！其罪一也。

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袒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贵于尺璧，光武不隔于支体，以是忧勤，深虑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昼作夜，式号且呼，甘嗜声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谒罕见其身，群臣希睹其面，断决自此不行，敷奏于是停拥。中山千日之饮，酩酊无名；襄阳三雅之杯，留连讵比？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

上栋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陈诸史籍。圣人本意，惟避风雨，讵待硃玉之华，宁须绨锦之丽！故璇室崇构，商辛以之灭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蔽亏日月，隔阂寒暑。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

公田所彻，不过十亩；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纪极；猛火屡烧，漏卮难满。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西蜀王孙之室，翻同原宪之贫；东海糜竺之家，俄成邓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载，周则一纪。本欲亲问疾苦，观省风谣，乃复广积薪刍，多备饔饩。年年历览，处处登临，从臣疲弊，供顿辛苦。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母而歌云，浮东海而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辽水之东，朝鲜之地，《禹贡》以为荒服，周王弃而不臣，示以羁縻，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求拓土。又强弩末矢，理无穿于鲁缟；冲

风余力，讵能动于鸿毛？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啖而何用？而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遂令亿兆夷人，只轮莫返。夫差丧国，实为黄池之盟；苻坚灭身，良由寿春之役。欲捕鸣蝉于前，不知挟弹在后。复矢相顾，髽而成行，义夫切齿，壮士扼腕。其罪七也。

直言启沃，王臣匪躬，惟木从绳，若金须砺。唐尧建鼓，思闻献替之言；夏禹悬鞀，时听箴规之美。而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仆射、齐国公高颖，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细柳功臣，暂吐良药之言，翻加属镂之赐。龙逢无罪，便遭夏癸之诛；王子何辜？滥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苍天而敢欺，不悟国之将亡，不知死之将至。其罪八也。

设官分职，贵在铨衡；察狱问刑，无闻贩鬻。而钱神起论，铜臭为公，梁冀受黄金之蛇，孟佗荐蒲萄之酒。遂使彝伦攸箸，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积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钱不如，伤赵壹之赋。其罪九也。

宣尼有言，无信不立，用命赏祖，义岂食言？自昏主嗣位，每岁行幸，南北巡狩，东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跸，东都守固，阌乡野战，雁门解围。自外征夫，不可胜纪。既立功勋，须酬官爵。而志怀翻覆，言行浮诡，危急则勋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异商鞅之颁金，同项王之剸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惜其重赏，求人死力，走丸逆坡，匹此非难。凡百骁雄，谁不仇怨。至于匹夫蕞尔，宿诺不亏，既在乘舆，二三其德。其罪十也。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维不张，三灵总瘁，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以穷奇灾于上国，猰□暴于中原。三河纵封豕之贪，四海被长蛇之毒，百姓歼亡，殆无遗类，十分为计，才一而已。苍生懔懔，咸忧杞国之崩；赤子嗷嗷，但愁历阳之陷。且国祚将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终之世。故谶箓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此则厌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况乃搀抢竟天，申繻谓之除旧；岁星入井，甘公以为义兴。兼硃雀门烧，正阳日蚀，狐鸣鬼哭，川竭山崩。并是宗庙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则灾衅非多，殷人则咎征更少。牵牛入汉，方知大乱之期；王良策马，始验兵车之会。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

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笃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羑里，赤雀方来；高祖隐于砀山，彤云自起。兵诛不道，《赤伏》至自长安；锋锐难当，黄星出于梁、宋。九五龙飞之始，天人豹变之初，历试诸难，大敌弥勇。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功宣缔构，翼亮经纶，伊尹之佐成汤，萧何之辅高帝。上柱国、总管、齐国公孟让，柱国、历城公孟暢，柱国、绛郡公裴行俨，大将军、左长史邴元真等，并运筹千里，勇冠三军，击剑则截蛟断鰲，弯弧则吟猿落雁。韩、彭、绛、灌，成沛公之基；寇、贾、吴、冯，奉萧王之业。复有蒙轮挟辀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骥马追风，吴戈照日。魏公属当期运，伏兹亿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鼓行而进，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届于东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达等，昆吾恶稔，飞廉奸佞，久迷天数，敢拒义兵，驱率丑徒，众有十万，回洛仓北，遂来举斧。于是熊罴角逐，貔虎争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势，曾未旋踵，瓦解冰销，坑卒则长平未多，积甲则熊耳为小。达等助桀为虐，婴城自固，梯冲乱舞，徒设九拒之谋；鼓角将鸣，空凭百楼之险。燕巢卫幕，鱼游宋池，殄灭之期，匪朝伊暮。然兴洛、虎牢，国家储积，我已先据，为日久矣。既得回洛，又取黎阳，天下之仓，尽非隋有。四方起义，足食足兵，无前无敌。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将，受脤专征，遐迩攸凭，安危是托，乃识机知变，迁殷事夏。袁谦擒自蓝水，张须陀获在荥阳，窦庆战没于淮南，郭询授首于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彦藻，近秉戎律，略地东南，师之所临，风行电击。安陆、汝南，随机荡定；淮安、济阳，俄然送款。徐圆朗已平鲁郡，孟海公又破济阳，海内英雄，咸来响应。封民赡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据黎阳之仓，李士雄虎视于长平，王德仁鹰扬于上党。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发自临渝，刘兴祖起于白朔，崔白驹在颍川起，方献伯以谯郡来，各拥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沧溟之右，函谷以东，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诸君等并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灵绎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变鹊起，今也其时，鼍鸣鳖应，见机而作，宜各鸠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萧何之奉高帝，岂止金章紫绶，华盖硃轮，富贵以重当年，忠贞以传奕叶，岂不盛哉！

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脱猛虎犹豫，舟中敌国，夙沙之人共缚其主，彭宠之仆自杀其君，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反，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祖君彦之辞也。

俄而德韬、德方俱死，复以郑颋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捻，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密曰："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乃上策。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雄雌。若然者，殆将败矣！"密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东都复出兵乘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于洛口。炀帝遣王世充率劲卒五万击之，密与战，不利，孝和溺死于洛水，密哭之甚恸。世充营于洛西，与密相拒百余日，大小六十余战。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柏、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于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永安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以附密，齐郡贼帅徐圆朗、任城大侠徐师仁、淮阳太守赵佗皆归之。

翟让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让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阴有图让之计。会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击，让军少失利，密与单雄信等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明日，让径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馔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让入坐，以良弓示让，让方引满，密遣壮士自后斩之，并杀其兄宽及王儒信。让部将徐世勣为乱兵所斫，中重疮，密遽止之，得免，单雄信等顿首求哀，密并释而慰谕之。于是诣让连营，谕其将士，无敢动者。乃命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未几，世充袭仓城，密复破之。世充复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余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争趣浮桥，溺死者数万。虎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皆没于阵，世充仅而获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冻死者殆尽。密乘胜陷偃师，于是修金墉城居

之，有众三十余万。留守韦津又与密战于上春门，津大败，执于阵。将作大匠宇文恺叛东都，降于密。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硃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于是密下官属咸劝密即尊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及义旗建，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大略云欲与高祖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弑后主执代王为意。高祖览书笑曰："李密陆梁放肆，不可以折简致之。吾方安辑京师，未遑东讨，即相阻绝，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扼，更求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吾大事济矣。"令记室温大雅作书报密曰：

顷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飞，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布衣戎卒，锄櫌棘矜，争霸图王，狐鸣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围城；ＡＳ幛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泛胶舟而忘返；匈奴北炽，将被发于伊川。辇上无虞，群下结舌，大盗移国，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贻伊戚，七百之基，穷于二世。周、齐以往，书契以还，邦国沦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顾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于怀。脱知动静，数迟贻报，未面灵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

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于是不虞义师而专意于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众自江都北指黎阳，兵十余万，密乃自将步骑二万拒之。隋越王侗称尊号，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密将与化及相抗，恐前后受敌，因卑辞以报谢焉。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又遏其归路。密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后知其计，化及怒，与密大战于卫州之童山下，密为流矢所中，顿于汲县。化及力竭粮尽，众多叛之，掠汲县，北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初，化及留辎重于东郡，遣其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密

引兵而西，遣使朝于东都，执弑炀帝人于弘达献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温县，闻世充作难而止，乃归金墉城。

时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请交易，密初难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屡劝密，密遂许焉。初，东都绝粮，兵士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众五千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军至，密遂败绩，裴仁基、祖君彦并为世充所虏，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世充围偃师，守将郑颋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将入洛口仓城，邴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密阴知之，不发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后击之。及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已济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骑而遁，径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于世充。

密将如黎阳，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爽对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遇，虽不陪从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又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汉高诛项，萧何率子弟以从，伯当恨不昆季尽从，以此为愧耳。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于是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我有众百万，一朝至此，命也。今事败归国，幸蒙殊遇，当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尽当归国。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师，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贿，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

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集故时将士，经略世充。时王伯当为左武卫将军，亦令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大惧，谋将叛。伯当颇止之，密不从，因谓密曰："义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当荷公恩礼，期以性命相报。公必不听，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终恐无益也。"乃简骁勇数千人，著妇人衣，戴幕离，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张善相，令以兵应接。时右翊卫将军史万宝留镇熊州，遣副将盛彦师率步骑数千追蹑，

至陆浑县南七十里，与密相及。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败之，遂斩密，时年三十七。王伯当亦死之，与密俱传首京师。时李勣为黎阳总管，高祖以勣旧经事密，遣使报其反状。勣表请收葬，诏许之。高祖归其尸，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欧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为行台仆射，镇滑州。密故将杜才干恨元真背密，诈与之会，伏甲斩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单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让与之友善。少骁健，尤能马上用枪，密军号为“飞将”。密偃师失利，遂降于王世充，署为大将军。太宗围逼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东都平，斩于洛阳。

史臣曰：当隋政板荡，炀帝荒淫，摇动中原，远征辽海。内无贤臣以匡国，外乏良吏以理民，两京空虚，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为乱阶，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绐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趣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始则称首举兵，终乃甘心为降虏，其为计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质为臣，竭诚事上，竟为叛者，终是狂夫，不取伯当之言，遂及桃林之祸。或以项羽拟之，文武器度即有余，壮勇断果则不及。杨素既知密之才干，合为王之爪牙，委之痴兒，卒为谋主，覆族之祸，其宜也哉！

赞曰：乌阳既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乱终逆。

列传第四

○王世充窦建德

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丰。祖支颓耨，早死。父收，随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长史。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累转兵部员外郎。善敷奏，明习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大业中，累迁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时炀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必称善。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将乱，阴结豪俊，多收群心，有系狱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作乱，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隋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等讨之，不克。世充为其偏将，募江都万余人，频击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

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为五栅，相持不战，乃倡言兵走，羸师示弱。让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领兵？吾令生缚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时百姓皆入壁，野无所掠，贼众渐馁，又苦栅当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围五栅。世充每日击之，阳不利，走还入栅。如是数日，让益轻之，乃稍分人于南方抄，留兵才足以围栅。世充知其懈，乃于营中夷灶撤幕，投方阵，四面外向，毁栅而出，奋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余级，俘虏十余万人。炀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复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尽平。

十一年，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世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炀帝闻之，以为忠，益信任之。十二年，迁江都通守。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兵十余万在豆子□中，为太仆卿杨义臣所杀，世充帅师击其余众，破之。又击卢明月于南阳，虏获数万。后还江都，炀帝大悦，自执杯酒以赐之。及李密攻陷洛口仓，进逼东都，炀帝特诏世充大发兵，于洛口拒密，前后百余战，未有胜负。又遣就军拜世充为将军，趣令破贼。世充引军渡洛水，与李密战，世充军败绩，溺死者万余人，乃率余众归河阳。时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

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

俄而宇文化及作难，太府卿元文都、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中卢楚，奉越王侗嗣位于东都，拜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文都谓楚等曰："今化及弑逆，仇耻未报，吾虽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为国计者，莫如以尊官宠李密，以库物权啖之，使击化及，令两贼自斗，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赏，居我之官，内外相亲，易为反间，我师养力以乘其弊，则密亦可图也。"楚等以为然。即日遣使拜密为太尉、尚书令，令讨化及。密遂称臣奉制，以兵拒化及于黎阳。每战胜，则遣使告捷，众皆悦。世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杀之，期有日矣。纳言段达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其夜，勒兵围宫城，将军费曜、田阇等拒战于东太阳门外，曜军败，世充遂攻门而入，无逸以单骑遁走，获楚杀之。时宫门闭，世充遣人扣门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段达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诛反者耳。"初，文都闻变，入奉侗于乾阳殿，陈兵卫之，令将帅乘城以拒难。段达矫侗命，执文都送于世充，至则乱击而死。达又矫侗命，开门以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然后入谒陈谢曰："文都等无状，谋相屠害，事急为此，不敢背国。"侗与之盟。其日，进拜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书省，专宰朝政。以其兄世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拥兵马，镇诸城邑。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众皆请战。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军于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破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三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陈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又纵火焚其庐舍，密军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下偃师，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伟及子玄应随化及至东郡，密得而囚之于城中，至是尽获之。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司马郑虔象之母及诸将子弟，皆抚慰之，各令潜呼其父兄。世充进兵，次洛口，邴元真、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密以数十骑走河阳，率余众入朝。世充尽收其众，振旅而还。侗进拜世充太尉，以尚书省为其府，备置官属。世充立三榜于

府门之外：一求文才学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世充皆躬自省览，殷勤慰劳。好行小惠，下至军营骑士，皆饰辞以诱之。当时有识者见其心口相违，颇以怀贰。世充尝于侗前赐食，还家大呕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复朝请，与侗绝矣。遣云定兴、段达入奏于侗，请加九锡之礼。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国，总百揆，封郑王，加九锡备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讖，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弹射得鸟来而献者，亦拜官爵。段达、云定兴等入见于侗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揖让告禅，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亦何论于禅让？公等皆是先朝旧臣，忽有斯言，朕复当何所望！"段达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谓曰："今海内未定，须得长君，待四方乂安，复子明辟。必若前盟，义不违负。"四月，假为侗诏策禅位，遣兄世恽废侗于含凉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先封同姓王隆为淮阳王，整为东郡王，楷为冯翊王，素为乐安王。次封叔琼为陈王，兄世衡为秦王，世伟为楚王，世恽为齐王。又封琼子辩为杞王，衡子虔寿为蔡王，伟子弘烈为魏王，行本为荆王，琬为代王；恽子仁则为唐王，道诚为卫王，道询为赵王，道□夌为燕王；兄世师子太为宋王，君度为越王。立子玄应为皇太子，封子玄恕为汉王。世充每听朝，必殷勤诲谕，言辞重复，千端万绪，百司奉事，疲于听受。或轻骑游历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辔徐行，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今当如一州刺史，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恐门禁有限，虑致壅塞，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东朝堂受直谏。于是献书上事，日有数百，条疏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五月，世充礼部尚书裴仁基及其子左辅大将军行俨、尚书左丞宇文儒童等数十人谋诛世充，复尊立侗。事泄，皆见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恽因劝世充害侗，以绝众望。世充遣其侄行本鸩杀侗，谥曰恭皇帝。其将军罗士信率其众千余人来降。十月，世充率众东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临黎阳。十一月，窦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杀掠居人，焚烧积聚，以报黎阳之役。

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监豆卢达来降。世充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父子、兄弟、夫妻许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邻人不觉者，诛及四邻。杀人相继，其逃亡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有所忌，即收系其人及家属于宫中。又每使诸将出外，亦收其亲属质于宫内。囚者相次，不减万口，既艰食，馁死者日数十人。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甑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人皆体肿而脚弱，枕倚于道路。其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死于沟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师至新安，世充镇堡相次来降。八月，秦王陈兵于青城宫，世充悉兵来拒，隔涧而言曰："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计熊、谷二州，相去非远，若欲取之，岂非度内？既敦邻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馈粮，以此出师，未见其可。"太宗谓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若转祸来降，则富贵可保；如欲相抗，无假多言。"世充无以报。太宗分遣诸将攻其城镇，所至辄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辕县，东徇地至管城而还，于是河南州县相次降附。窦建德自侵殷州之后，与世充遂结深隙，信使断绝。十一月，窦建德又遣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且乞师。

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诸门，与王师相抗，世充军败。因乘胜追之，屯其城门。世充步卒不得入，惊散南走，追斩数千级，虏五千余人。世充从此不复敢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长孙安世等于武牢，回至东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败状。世充惶惑，不知所为，将溃围而出，南走襄阳，谋于诸将，皆不答，乃率其将吏诣军门请降。于是收其府库，颁赐将士。世充黄门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逊，先诛之，次收世充党与段达、杨注、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浚、张童仁、硃粲等十余人，皆戮于洛渚之上。

秦王以世充至长安，高祖数其罪，世充对曰："计臣之罪，诚不容诛，但陛下爱子秦王许臣不死。"高祖乃释之。与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将行，为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子玄应及兄世伟等在路谋叛，伏诛。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灭。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也。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尝有乡人丧亲，家

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初，为里长，犯法亡去，会赦得归。父卒，送葬者千余人，凡有所赠，皆让而不受。

大业七年，募人讨高丽，本郡选勇敢尤异者以充小帅，遂补建德为二百人长。时山东大水，人多流散，同县有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以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岁，山东大饥，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安祖然其计。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安祖自称将军。鄃人张金称亦结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达又起兵得千余人，在清河界中。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独不入建德之闾。由是郡县意建德与贼徒交结，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建德闻其家被屠灭，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余人，犹往来高鸡泊中。每倾身接物，与士卒均执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来讨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进为军司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众，欲立奇功以威群贼，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以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之。士达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虏获妇人绐为建德妻子，于军中杀之。建德伪遣人遗绚书请降，愿为前驱，破士达以自效。约信之，即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期与为盟，共图士达。绚兵益懈而不备，建德袭之，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绚以数十骑遁走，遣将追及于平原，斩其首以献士达。由是建德之势益振。

隋遣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人讨张金称，破之于清河，所获贼众皆屠灭，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义臣乘胜至平原，欲入高鸡泊中，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士达不从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击义臣。战小胜，而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隋兵乘

胜，必长驱至此，人心惊骇，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锐百余据险，以防士达之败。后五日，义臣果大破士达，于阵斩之，乘势追奔，将围建德。守兵既少，闻士达败，众皆溃散。建德率百余骑亡去，行至饶阳，观其无守备，攻陷之，抚循士众，人多愿从，又得三千余兵。初，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建德复还平原，收士达败兵之死者，悉收葬焉。为士达发丧，三军皆缟素。招集亡卒，得数千人，军复大振，始自称将军。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饶阳县长宋正本，引为上客，与参谋议。此后隋郡长吏稍以城降之，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

十三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界中，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七月，隋遣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兵三万来讨之，至河间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选精兵数千人伏河间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中。世雄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觇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踏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而遁，余军悉陷。于是建德进攻河间，频战不下。其后城中食尽，又闻炀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发丧，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馔以待焉。琮率官属素服面缚诣军门，建德亲解其缚，与言隋亡之事，琮俯伏裴哀，建德亦为之泣。诸贼帅或进言曰；“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建德曰：“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泊中共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军中曰：“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自是郡县多下之。

武德元年冬至日，于金城宫设会，有五大鸟降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而去，因改年为五凤。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夏禹膺箓，天锡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建德从之。先是，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兒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建德与之和，刀兒因弛守备，建德袭破之，又尽并其地。

二年，宇文化及僭号于魏县，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曰：“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德绍曰：“今海内无主，英雄竞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者，以大王仗顺而动，义安天下也。宇文化及与国连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祸，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

主！”建德称善。即日引兵讨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悉收弑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对而斩之，枭首辕门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亦放散，听其所去。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其衣粮，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虏刺史袁子干。迁都于洺州，号万春宫。遣使往灌津，祠窦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隋越王侗于洛阳。后世充废侗自立，乃绝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齐王暕子政道为郧公。然犹依倚突厥。隋义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萧皇后，建德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

九月，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阳。相州陷，杀刺史吕珉。又进攻卫州，陷黎阳，左武卫大将军李世勣、皇妹同安长公主及神通并为所虏。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携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杀主为大逆，我何可纳之！”命立斩奴，而返轨首于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齐、济二州及兖州贼帅徐圆朗皆闻风而下。建德释李世勣，使其领兵以镇黎州。

三年正月，世勣舍其父而逃归，执法者请诛之，建德曰：“勣本唐臣，为我所虏，不忘其主，逃还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诛。舍同安长公主及神通于别馆，待以客礼。高祖遣使与之连和，建德即遣公主与使俱归。尝破赵州，执刺史张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以侵轶其境，建德将戮之。其国子祭酒凌敬进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邻人坚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确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劝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犹迷不降，劳我师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将军高士兴于易水抗御罗艺，兵才至，士兴即降，大王之意复为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释之。其宽厚从谏，多此类也。又遣士兴进围幽州，攻之不克，退军旅笼火城，为艺所袭，士兴大溃。先是，其大将王伏宝多勇略，功冠等伦，群帅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将杀之，伏宝曰：“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既杀之，后

用兵多不利。

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艺出兵与战，大破之，斩首千二百级。艺兵频胜而骄，进袭其营，建德列阵于营中，填堑而出，击艺败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归洺州。其纳言宋正本好直谏，建德又听谗言杀之。是后人以为诫，无复进言者，由此政教益衰。

先，曹州济阴人孟海公拥精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击之。时秦王攻王世充于洛阳，建德中书舍人刘斌说建德曰："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悦曰："此良策矣。"适会世充遣使乞师于建德，即遣其职方侍郎魏处绘入朝，请解世充之围。

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海公及徐圆朗之众来救世充。军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城纳之，遂进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荥阳。三月，秦王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并擒其将殷秋、石瓒。时世充弟世辨为徐州行台，遣其将郭士衡领兵数千人从之，合众十余万，号为三十万，军次成皋，筑宫于板渚，以示必战。又遣间使约世充共为表里。经二月，迫于武牢，不得进。秦王遣将军王君廓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获其大将张青特，虏获甚众。建德数不利，人情危骇，将帅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获，思归洺州。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于建德曰："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之道，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及建德结阵于汜水，秦王遣骑挑之，建德进军而战，窦抗当

之。建德少却，秦王驰骑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后大破之。建德中枪，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获之。先是，军中有童谣曰：“豆入牛口，势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恶之，果败于此地。建德所领兵众，一时奔溃，妻曹氏及其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于洺州。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遂以府库财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伪官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来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于长安市，年四十九。自起军至灭，凡六岁，河北悉平。其年，刘黑闼复盗据山东。

史臣曰：世充奸人，遭逢昏主，上则谀佞诡俗以取荣名，下则强辩饰非以制群论。终行篡逆，自恣陆梁，安忍杀人，矫情驭众，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显戮，其为幸也多矣。建德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

赞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谏，二凶即诛，中原弭乱。

列传第五

○薛举 子仁杲李轨刘武周 苑君璋附高开道黑闼 徐圆朗

薛举，河东汾阴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举容貌瑰伟，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初，为金城府校尉。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馁，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授甲于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飨士。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开仓以赈贫乏。自称西秦霸王，建元为秦兴，封仁杲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有宗罗□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隋将皇甫绾屯兵一万在枹罕，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绾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绾不击之；忽返风，正逆绾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遂陷枹罕。时羌首钟利俗拥兵二万在岷山界，尽以众降举，兵遂大振。进仁杲为齐王，授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罗□为义兴王，以副仁杲。总兵略地，又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以妻鞠氏为皇后，母为皇太后，起坟茔，置陵邑，立庙于城南。其月，举陈兵数万，出拜墓，礼毕大会。仁杲进兵围秦州。仁越兵趋剑口，至河池郡，太守萧瑀拒退之。举命其将常仲兴渡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赟大战于昌松，仲兴败绩，全军陷于轨。及仁杲克秦州，举自兰州迁都之。遣仁杲引军寇扶风郡，汧源贼帅唐弼率众拒之，兵不得进。初，弼起扶风，立陇西李弘芝为天子，有徒十万。举遣使招弼，弼杀弘芝，引军从举。仁杲因弼弛备，袭破之，并有其众，弼以数百骑遁免。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会义兵定关中，遂留攻扶风。太宗帅师讨败之，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而还。举又惧太宗逾陇追之，乃问其众曰："古来天子有降事否？"伪黄门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其卫尉卿郝瑗趋而进曰："皇帝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祖屡经败绩，蜀先主亟亡妻子，战之利害，何代无之？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举亦悔之，答曰："聊发此问，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瑗又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举从其言，与突厥莫贺咄设谋取京师。莫贺咄设许以兵随之，期有日矣。会都水监宇文歆使

于突厥，歆说莫贺咄设，止其出兵，故举谋不行。

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举悉众来援，军屯高墟，纵兵虏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墟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墟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墟，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众，伪谥举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灭。

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举死，仁杲立于折墟城，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及嗣位，众咸猜惧。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势日衰。

自刘文静为举所败后，高祖命太宗率诸军以击仁杲，师次高墟，而坚壁不动。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无谋，兼粮馈不属，将士稍离，其内史令翟长孙以其众来降，仁杲妹夫伪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归国。太宗知其可击，遣将军庞玉击贼将宗罗□于浅水原。两军酣战，太宗以劲兵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乘胜进薄其折墟城，仁杲穷蹙，率伪百官开门降，太宗纳之。王师振旅，以仁杲归于京师，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举父子相继伪位至灭，凡五年，陇西平。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也。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时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谋曰："薛举残暴，必来侵扰，郡官庸怯，无以御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据河右，以观天下之事，岂可束手于人，妻子分散！"乃谋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讖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遂拜贺之，推以为

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署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众内属，遣弟阙达度阙设领部落在会宁川中，有二千余骑，至是自称可汗，来降于轨。

武德元年冬，轨僭称尊号，以其子伯玉为皇太子，长史曹珍为左仆射。谨等议欲尽杀隋官，分其家产，轨曰："诸人见逼为主，便须禀吾处分。义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杀人取物，是为狂贼。立计如此，何以求济乎！"乃署统师太仆卿，士政太府卿，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复议放还之。赟言于轨曰："今竭力战胜，俘虏贼兵，又纵放之，还使资敌，不如尽坑之。"轨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辈士卒，终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几，攻陷张掖、燉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其年，轨杀其吏部尚书梁硕。初，轨之起也，硕为谋主，甚有智略，众咸惮之。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轨子仲琰怀恨，形于辞色，修仁因之构成硕罪，更谮毁之，云其欲反，轨令赍鸩就宅杀焉。是后，故人多疑惧之，心膂从此稍离。时高祖方图薛举，遣使潜往凉州与之相结，下玺书，谓之为从弟。轨大悦，遣其弟懋入朝，献方物。高祖授懋大将军，遣还凉州。又令鸿胪少卿张侯德持节，册拜为凉州总管，封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轨召群僚廷议曰："今吾从兄膺受图箓，据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竞立，今去帝号受册可乎？"曹珍进曰："隋失天下，英雄竞逐，称王号帝，鼎峙瓜分。唐国自据关中，大凉自处河右，己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萧察故事，自称梁帝而称臣于周。"轨从之。

二年，遣其尚书左丞邓晓随使者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时有胡巫惑之曰："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遂征兵筑台以候玉女，多所糜费，百姓患之。又属年饥，人相食，轨倾家赈之，私家罄尽，不能周遍。又欲开仓给粟，召众议之。珍等对曰："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给粟为便。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因其大馁，欲离其众。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苟悦人情，殊非国计。"轨以为然，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

初，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高祖谓曰："李

轨据河西之地，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兴兵讨击，尚以为难，岂单使所能致也？”兴贵对曰：“李轨凶强，诚如圣旨。今若谕之以逆顺，晓之以祸福，彼则凭固负远，必不见从。何则？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高祖从之。兴贵至凉州，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又问以自安之术，兴贵谕之曰：“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余十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今大唐据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战必胜，是天所启，非人力焉。今若举河西之地委质事之，即汉家窦融，未足为比。”轨默然不答，久之，谓兴贵曰：“昔吴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虽强大，其如帝何？君与唐为计，诱引于我，酬彼恩遇耳。”兴贵惧，乃伪谢曰：“窃闻富贵不在故乡，有如衣锦夜行。今合家子弟并蒙信任，荣庆实在一门，岂敢兴心，更怀他志？”兴贵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先时，有薛举柱国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轨，既许其刺史而不授之，礼遇又薄，深怀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击轨，轨败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兴贵宣言曰：“大唐使我来杀李轨，不从者诛及三族！”于是诸城老幼皆出诣修仁。轨叹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台，置酒为别，修仁执之以闻。时邓晓尚在长安，闻轨败，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使来此，闻轨沦陷，曾无蹙容，苟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能留心于李轨，何能尽节于朕乎？”竟废而不齿。轨寻伏诛，自起至灭三载，河西悉平。诏授兴贵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食实封六百户，赐帛万段；修仁左武候大将军，封申国公，并给田宅，食实封六百户。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匡尝与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氏怀，振衣无所见，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杨义臣帐内，募征辽东，以军功授建节校尉。还家，为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见亲遇，每令率虞候屯于阁下。因与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乃宣言于郡中曰：“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众人，皆发愤怨。武周知众心摇动，因称疾不起，乡闾豪杰多来候问，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诸豪杰皆许诺。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仁恭于郡□，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廪以赈

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

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讨之，围其桑乾镇。会突厥大至，与武周共击智辩，隋师败绩。孝意奔还雁门，部人杀之，以城降于武周。于是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及攻陷定襄，复归于马邑。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同县人苑君璋为内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刚有众万余人，在易州界为群盗，定州贼帅魏刀兒与相表里。后刀兒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率余众四千人奔武周。武周闻金刚善用兵，得之甚喜，号为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产遗之。金刚亦深自结纳，遂出其妻，请聘武周之妹。又说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蛇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没于贼。进取浍州，属县悉下。

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自号魏王，以应贼。河东贼帅王行本又密与金刚连和，关中大骇。高祖命太宗益兵进讨，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取夏县，不能克，军于城南。崇茂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营，诸军并陷，四将俱没。敬德还浍州，太宗邀击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与贼将寻相又援王行本于蒲州，太宗复破之于蒲州。高祖亲幸蒲津关，太宗自柏壁轻骑谒高祖于行在所。宋金刚遂围绛州。及太宗还，金刚惧而引退。武周复攻李仲文于浩州，频战皆败，又馈运不属，贼众大馁，于是金刚遂遁。太宗复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获辎重千余两。金刚走入介州，王师逼之。金刚尚有众二万，出其西门，背城而阵，太宗与诸将力战破之，金刚轻骑遁走。其骁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收其精兵，举介州及永安来降。武周大惧，率五百骑弃并州北走，自乾烛谷亡奔突厥。金刚复收其亡散以拒官军，人莫之从，与百余骑复奔突厥。太宗进平并州，悉复故地。未几，金刚背突厥而亡，将还上谷，为追骑所获，腰斩之。武周又欲谋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

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高祖遣谕之，君璋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满政遂以城来降，拜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明年，君璋复引突厥来攻马邑，满政死之，君璋尽杀其党而去，退保恆安。君璋所部稍稍离散，势蹙请降，高祖许之，遣使赐以金券。会突厥颉利可汗复遣召之，君璋犹豫未决。其子孝政曰：“刘武周足为殷鉴。今既降唐，又归颉利，取灭之道也。粮储已尽，人情悉离，如更迟留，变生肘腋。”恆安人郭子威说君璋曰：“恆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脣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君璋然其计，乃执我行人送于突厥，与突厥合军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复见颉利政乱，竟率所部来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国公，赐实封五百户。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北掠城镇，临渝至于怀远，皆破之，悉有其众。武德元年，隋将李景守北平郡，开道引兵围之，连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开道又取其地，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人，自立为燕王，都于渔阳。先是，有怀戎沙门高昙晟者，因县令设斋，士女大集，昙晟与其僧徒五十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为法轮。至夜，遣人招诱开道，结为兄弟，改封齐王。开道以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

三年，复称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罗艺在幽州，为窦建德所围，告急于开道，乃率二千骑援之。建德惧其骁锐，于是引去。开道因艺遣使来降，诏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授蔚州总管。时幽州大饥，开道许给之粟，艺遣老弱就食，开道皆厚遇之。艺甚悦，不以为虞，乃发兵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请粟于开道。悉留之，北连突厥，告绝于艺，复称燕国。

是岁，刘黑闼入寇山东，开道与之连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退。又遣其将谢棱诈降于艺，请兵援接，艺出兵应之，将至怀戎，棱袭破艺

兵。开道又引突厥频来为寇，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引之陷马邑而去。时天下大定，开道欲降，自以数翻复，终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众。其将士多山东人，思还本土，人心颇离。先是，刘黑闼亡将张君立奔于开道，因与其将张金树潜相结连。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兒”，常在阁内。金树每督兵于阁下。金树将围开道，潜令数人入其阁内，与诸义兒阳为游戏，至日将夕，阴断其弓弦，又藏其刀，伏聚其槊于床下。迨暝，金树以其徒大呼来攻阁下，向所遣人抱义兒槊一时而出，诸义兒遽将出战，而弓弦皆绝，刀仗已失。君立于外城举火相应，表里惊扰。义兒穷蹙，争归金树。开道知不免，于是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其妻妾乐酣宴。金树之党惮其勇，不敢逼。天将晓，开道先缢其妻妾及诸子而后自杀。金树陈兵，执其义兒，皆斩之。又杀张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遂归国。开道自初起至灭，凡八岁。以其地为妫州。

刘黑闼，贝州漳南人。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隋末亡命，从郝孝德为群盗，后归李密为裨将。密败，为王世充所虏。世充素闻其勇，以为骑将。见世充所为而窃笑之，乃亡归建德，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令将奇兵东西掩袭。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及建德败，黑闼自匿于漳南，杜门不出。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闼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

武德四年七月，设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意，自称大将军。淮安王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前后讨之，皆为所败。于是移书赵、魏，其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怀戎贼帅高开道，兵

锋甚锐，进至宗城，有众数万。黎州总管李世勣不能拒，弃城走保洺州。黑闼追击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殁于阵，世勣与武通仅以身免。黑闼又征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军大振，进陷相州。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兖州贼帅徐圆朗举齐、兖之地以附于黑闼，其势益张。

五年正月，黑闼至相州，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又引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都于洺州。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于是太宗又自请统兵讨之，师次卫州，黑闼数以兵挑战，辄为官军所挫。黑闼惧，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营。时洺水县人请为内应，太宗遣总管罗士信入城据守，黑闼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据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闼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拥洺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而决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山东悉定。太宗遂引军于河南以讨徐圆朗。

六月，黑闼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闼。高祖遣淮阳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齐王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馆陶，黑闼引军北走。建成与元吉合千余骑屯于永济渠，纵骑击之，黑闼败走，命骑将刘弘基追之。黑闼为王师所蹙，不得休息，道远兵疲，比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众皆馁，入城求食。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葛德威出门迎拜，延之入城。黑闼初不许，德威谬为诚敬，涕泣固请。黑闼乃进，至城傍，德威勒兵执之，送于建成，斩于洺州，山东复定。

徐圆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为群盗，据本郡，纵兵略地，自琅邪巳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初附于李密，密败，归王世充。及洛阳平，归国，拜兖州总管，封鲁郡公。高祖令葛国公盛彦师安辑河南，行至任城。会刘黑闼作乱，潜结于圆朗，因执彦师举兵应黑闼，自称鲁王。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杀其长吏以应之。太宗平黑闼，进师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圆朗数出战，不利，城内百姓争逾城降。

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夜遁，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举父子勇悍绝伦，性皆好杀，仁杲尤甚，无恩众叛，虽猛何为？李轨窃据鹰扬，僭号河西，安隋朝官属，不夺其财；破李赟甲兵，放还其众，是其兴也。及杀害谋主，崇信妖巫，众叛亲离，其亡也，宜哉！武周始为鼠窃，偶恣鸱张，不用君璋之谋，竟为突厥所杀。苑君璋及总余众，别生异图，见颉利归朝，亦是见机者也。黑闼、开道，勇而无谋，顾其行师，祇是狂贼，皆为麾下所杀，驭众之道谬哉。

赞曰：国无纪纲，盗兴草泽。不有隋乱，焉知唐德？

列传第六

○萧铣杜伏威辅公祏 阚棱王雄诞沈法兴李子通 硃粲林士弘张善安罗艺梁师都 刘季真李子和

萧铣，后梁宣帝曾孙也。祖岩，隋开皇初叛隋降于陈，陈亡，为文帝所诛。铣少孤贫，佣书自给，事母以孝闻。炀帝时，以外戚擢授罗川令。

大业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州人张绣等同谋叛隋。郡县官属众欲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虽假名号，众必不从。今若推主，当从众望。罗川令萧铣，梁氏之后，宽仁大度，有武皇之风。吾又闻帝王膺箓，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带，尽号'起梁'，斯乃萧家中兴之兆。今请以为主，不亦应天顺人乎？"众乃遣人谕意，铣大悦，报景珍书曰："我之本国，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贡无阙。乃贪我土宇，灭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无忘雪耻。今天启公等，协我心事，若合符节，岂非上玄之意也！吾当纠率士庶，敬从来请。"即日集得数千人，扬言讨贼而实欲相应。遇颍川贼帅沈柳生来寇罗川县，铣击之，不利，因谓其众曰："岳州豪杰首谋起义，请我为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虽欲独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从其请，必复梁祚，遣召柳生，亦当从我。"众皆大悦，即日自称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帜。柳生以众归之，拜为车骑大将军，率众往巴陵。自起军五日，远近投附者数万人。

景珍遣徐德基、郭华率州中首领数百人诣军迎谒，未及见铣，而前造柳生。柳生谓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岳州兵众，位多于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王进取州城。"遂与左右杀德基，方诣中军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忽自相杀，我不能为汝主矣。"乃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令复旧位。铣陈兵入城，景珍进言于铣曰："徐德基丹诚奉主，柳生凶悖擅杀之，若不加诛，何以为政？且其为贼，凶顽已久，今虽从义，不革此心，同处一城，必将为变。若不预图，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珍遂斩柳生于城内。其下将帅皆溃散。铣于是筑坛于城南，燔燎告天，自称梁王。以有异鸟之瑞，建元为凤鸣。义宁二年，僭称皇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伪谥其从父琮为孝靖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璇为文宪王。封董景珍为晋王，雷世猛为秦王，郑文秀为楚王，许玄彻为燕

王，万瓒为鲁王，张绣为齐王，杨道生为宋王。隋将张镇州、王仁寿击之，不能克。及闻隋灭，镇州因与宁长真等率岭表诸州尽降于铣。九江鄱阳，初有林士弘僭号，俄自相诛灭，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于铣。遣其将杨道生攻陷南郡，张绣略定岭表，东至三硖，南尽交址，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

武德元年，迁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令掌机密。铣又遣杨道生攻硖州，刺史许绍出兵击破之，赴水死者大半。高祖诏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率兵讨之，拔其通、开二州，斩伪东平郡王萧阇提。时诸将横恣，多专杀戮，铣因令罢兵，阳言营农，实夺将帅之权也。其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伪将军，怨铣放其兵，遂谋为乱，事泄，为铣所诛。时景珍出镇长沙，铣下书赦之，召还江陵，景珍惧，遣间使诣孝恭送款。铣遣其齐王张绣攻之，景珍谓绣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卿岂不见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绣不答，进兵围之。景珍溃围而走，为其麾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恃勋骄慢，专恣弄权，铣又恶而杀之。既大臣相次诛戮，故人边将皆疑惧，多有叛者，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

四年，高祖命赵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发自夔州，沿流而下；庐江王瑗从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图铣。及大军将至，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降。又遣其将文士弘等率兵拒战，孝恭与李靖皆击破之，进逼其都。初，铣之放兵散也，自留宿卫兵士数千人，忽闻孝恭至而仓卒追兵，并江、岭之南，道里辽远，未能相及。孝恭纵兵入郭，布长围以守之。数日，克其水城，获其舟船数千艘。其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先来谒铣，闻兵败，便诣李靖来降。铣自度救兵不至，谓其群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幸全众庶。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巡城号令，守陴者皆恸哭。铣以太牢告于其庙，率官属缌缞布帻而诣军门，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师。铣降后数日，江南救兵十余万一时大至，知铣降，皆送款于孝恭。铣至，高祖数其罪，铣对曰："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竟斩于都市，年三十九。铣自初起，五年而灭。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与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数攘羊以馈之，姑有憾焉，因发其盗事。郡县捕之急，伏威与公祏遂俱亡命，聚众

为群盗，时年十六。常营护诸盗，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党咸服之，共推为主。

大业九年，率众入长白山，投贼帅左君行，不被礼，因舍去，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时下邳有苗海潮，亦聚众为盗，伏威使公祏谓曰："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惧，即以其众归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率兵讨之，伏威与战，阳为奔北，引入葭芦中，而从上风纵火，迫其步骑陷于大泽，火至皆烧死。有海陵贼帅赵破阵，闻伏威兵少而轻之，遣使召伏威，请与并力。伏威令公祏严兵居外以待变，亲将十人持牛酒入谒。破阵大悦，引伏威入幕，尽集其酋帅纵酒高会。伏威于坐斩破阵而并其众。由此兵威稍盛，复屠安宜。

炀帝遣右御卫将军陈棱以精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部将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奋击，杀数十人。棱阵大溃，仅以身免。乘胜破高邮县，引兵据历阳，自称总管，分遣诸将略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来附之。伏威尝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阅视，有中在背，便杀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赀财，皆以赏军士，有战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宇文化及之反也，署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阳，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仍上表于越王侗，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太宗之围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请降。高祖遣使就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封其子德俊为山阳公，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伏威遣其将军陈正通、徐绍宗率兵来会。武德四年，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又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寻闻太宗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伏威惧而来朝，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于京师，礼之甚厚，位在齐王元吉之上，以宠异之。初，辅公祏之反也，诈称伏威之令，以绐其众，高祖遣赵郡王孝恭讨之。时伏威在长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得公祏反辞，不晓其诈，遽以奏闻，乃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贞观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葬以公

礼。

辅公祏，齐州临济人。隋末，从杜伏威为群盗。初，伏威自称总管，以公祏为长史。李子通之败沈法兴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数千渡江讨之。子通率众数万以拒公祏，兵锋甚锐。公祏简甲士千人，皆使执长刀，仍令千余人随后，令之曰："有却者斩。"公祏自领余众，复居其后。俄而子通方阵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决战，公祏乃纵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溃，降其众数千人。公祏寻与伏威遣使归国，拜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初，伏威与公祏少相爱狎，公祏年长，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潜忌之，为署其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推公祏为仆射，外示尊崇，而阴夺其兵权。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与故人左游仙伪学道辟谷以远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将入朝，留公祏居守，复令雄诞典兵以副公祏，阴谓曰："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祏为变。"其后左游仙乃说公祏令反。会雄诞属疾于家，公祏夺其兵，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因僭即伪位，自称宋国，于陈故都筑宫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大修兵甲，转漕粮馈。时吴兴贼帅沈法兴据毗陵，公祏击破之。又遣其将冯惠亮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屯于青林山以拒官军。高祖命赵郡王孝恭率诸将奋击，大破之。绍宗、正通以五骑奔于丹阳。公祏惧而遁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至武康，为野人所执，送于丹阳，孝恭斩之，传首京师。公祏与伏威同起，至灭凡十三载，江东悉平。初，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分领兵马，唯阚棱、王雄诞知名。

阚棱，齐州临济人。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陌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及伏威据有江淮之地，棱数有战功，署为左将军。伏威步兵皆出自群贼，类多放纵，有相侵夺者，棱必杀之，虽亲故无所舍，令行禁止，路不拾遗。后从伏威入朝，拜左领军将军，迁越州都督。及公祏僭号，棱从军讨之，与陈正通相遇。阵方接，棱脱兜鍪谓贼众曰："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其众多棱旧之所部，由是各无斗志，或有还拜者。公祏之破，棱功居多，颇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诬棱与己通谋。又杜伏威、王雄诞及棱家产在贼中者，合从原放，孝恭乃皆籍没。棱诉理之，有忤于孝恭，孝恭怒，遂以谋反诛之。

王雄诞者，曹州济阴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计，屡有克获，署为骠骑将军。伏威后率众渡淮，与海陵贼李子通合。后子通恶伏威雄武，使骑袭之，伏威被重疮堕马，雄诞负之，逃于葭芦中。伏威复招集余党，攻劫郡县，隋将来整又击破之，亡失余众。其部将西门君仪妻王

氏勇决多力，负伏威而走，雄诞率麾下壮士十余人卫护。隋军追至，雄诞辄还御之，身被数枪，勇气弥厉，竟脱伏威。时阚棱年长于雄诞，故军中号棱为大将军，雄诞为小将军。

后伏威令辅公祏击李子通于江都，使雄诞与棱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祏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祏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公祏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复破沈法兴，居其地。高祖闻伏威据有吴、楚，遣使谕之。雄诞率众讨之，子通以精兵守独松岭，雄诞遣其部将陈当率千余人，出其不意，乘高据险，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上，布满山泽间。子通大惧，烧营而走，保于杭州。雄诞追击败之，擒子通于阵，送于京师。歙州首领汪华，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军击之。华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诞，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间，率羸弱数千人当之，战才合，伪退归本营。华攻之不能克，会日暮欲还，雄诞伏兵已据其洞口，华不得入，窘急面缚而降。苏州贼帅闻人遂安据昆山县而无所属，伏威又命雄诞攻之。雄诞以昆山险隘，难以力胜，遂单骑诣其城下，陈国威灵，示以祸福，遂安感悦，率诸将出降。以前后功授歙州总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辅公祏镇江南，而兵马属于雄诞。公祏将为逆，夺其兵，拘之别室，遣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曰："当今方太平，吴王又在京辇，国家威灵，无远不被，公何得为族灭事耶！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缢杀之。雄诞善抚恤将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镇，约勒部下，丝毫无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为之流涕。高祖嘉其节，命其子果袭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赠左卫大将军、越州都督，谥曰忠。

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

沈法兴，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陈特进、广州刺史。法兴，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阳贼帅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丞元祐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祐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于坐，号令远近。以诛化及为名，发自东阳，行收兵，将趋江都，下余杭郡，比至乌程，精卒六万。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兴请与连和，因会盟袭杀道德，进据其城。时齐郡贼帅乐伯通据丹阳，为化及城守，法兴使果仁攻陷之，于是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署江南道总管。复闻越王侗立，乃上表于侗，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尚书左仆射，殷芊为尚书左丞，徐令言为尚书右

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

法兴自克毗陵后，谓江淮已南可指捻而定，专立威刑，将士有小过，便即诛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将士解体。称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颇依陈氏故事。是时，杜伏威据历阳，陈棱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法兴三面受敌，军数挫衄。陈棱寻被李子通围于江都，棱窘急，送质求救，法兴使其子纶领兵数万救之。子通率众攻纶，大败，乘胜渡江，陷其京口。法兴使蒋元超拒之于庱亭，元超战死。法兴与左右数百人投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法兴至中路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孝辩觉之，法兴惧，乃赴江死。初，法兴以义宁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灭。

李子通，东海丞人也。少贫贱，以鱼猎为事。居乡里，见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无蓄积，睚眦之怨必报。隋大业末，有贼帅左才相，自号博山公，据齐郡之长白山，子通归之，以武力为才相所重。有乡人陷于贼者，必全护之。时诸贼皆残忍，唯子通独行仁恕，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兵至万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与杜伏威合。寻为隋将来整所败，子通拥其余众奔海陵，得众二万，自称将军。初，宇文化及以隋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子通率师击之。棱南求救于沈法兴，西乞师于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兴保杨子，相去数十里间。子通纳言毛文深进计，募江南人诈为法兴之兵，夜袭伏威。伏威不悟，恨法兴之侵己，又遣兵袭法兴。二人相疑，莫敢先动。子通遂得尽锐攻陷江都，陈棱奔于伏威。子通入据江都，尽虏其众，因僭即皇帝位，国称吴，建元为明政。

丹阳贼帅乐伯通率众万余来降，子通拜尚书左仆射。更进击法兴于庱亭，斩其仆射蒋元超，法兴弃城宵遁，遂有晋陵之地。获法兴府掾李百药，引为内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兴尚书左丞殷芊为太常卿，使掌礼乐。由是隋郡县及江南人士多归之。后伏威遣辅公祏攻陷丹阳，进屯溧水，子通击之，反为公祏所败。又属粮尽，子通弃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尽归伏威。子通又东走太湖，鸠集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破之，率其官属都于余杭。东至会稽，南至千岭，西距宣城，北至太湖，尽有其地。

未几，杜伏威遣其将王雄诞攻之，大战于苏州，子通败绩，退保余杭。雄诞进逼之，战于城下，军复败，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之，并其左仆射乐伯通送于京师，尽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赐宅一区、公田五顷，礼赐甚厚。及伏威来朝，子通谓伯通曰：“伏威既来，东方未静，我

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于天下矣。”遂相与亡，至蓝田关，为吏所获，与伯通俱伏诛。时又有硃粲、林士弘、张善安，皆僭号于江、淮之间。

硃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号“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至十余万。引军渡淮，屠竟陵、沔阳，后转掠山南，郡县不能守，所至杀戮，噍类无遗。义宁中，招慰使马元规击破之。俄而收辑余众，兵又大盛，僭称楚帝于冠军，建元为昌达，攻陷邓州，有众二十万。粲所克州县，皆发其藏粟以充食，迁徙无常，去辄焚余赀，毁城郭，又不务稼穑，以劫掠为业。于是百姓大馁，死者如积，人多相食。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兒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即勒所部，有略得妇人小兒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因谴左迁，并在南阳，粲悉引之为宾客，后遭饥馁，合家为贼所啖。又诸城惧税，皆相携逃散。显州首领杨士林、田瓒率兵以背粲，诸州响应，相聚而攻之，大战于淮源。粲败，以数千兵奔于菊潭县，遣使请降。高祖令假散骑常侍段确迎劳之，确因醉，侮粲曰：“闻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确怒，慢骂曰：“狂贼，入朝后一头奴耳，更得啖人乎！”粲惧，于坐收确及从者数十人，奔于王世充，拜为龙骧大将军。东都平，获之，斩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残忍，竞投瓦砾以击其尸，须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饶州鄱阳人也。大业十二年，与其乡人操师乞起为群盗。师乞自号元兴王，攻陷豫章郡而据之，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持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师讨之，师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众，复与子翊大战于彭蠡湖，隋师败绩，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余万。大业十三年，徙据虔州，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以其党王戎为司空。攻陷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其党张善安保南康郡，怀贰于士弘，以舟师循江而下，击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数州之地。及萧铣破后，散兵稍往归之，士弘复振。荆州总管赵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并来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攻围循州，刺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潜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来降，拜为南昌州刺史。戎于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其年，洪州总管张善安密知其事，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戎为善安所虏。

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年十七便为劫盗，转掠淮南，有众百余

人。会孟让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归之，得八百人。袭破庐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后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辅公祏之反也，善安亦举兵相应，公祏以为西南道大行台。安抚使李大亮以兵击之，两军隔水而阵，大亮谕以祸福。答曰："善安无背逆之心，但为将士所误。今欲归降，又恐不免于死。"大亮谓曰："张总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独身逾涧就之，入其阵，与善安握手交言，示无猜意。善安大喜，因许降，将数十骑至大亮营，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执之，从者遁走。既而送善安于长安，称不与公祏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败，搜得其书，与相往复，遂诛之。

罗艺，字子延，本襄阳人也，寓居京兆之云阳。父荣，隋监门将军。艺性桀黠，刚愎不仁，勇于攻战，善射，能弄槊。大业时，屡以军功官至虎贲郎将，炀帝令受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节度，督军于北平。艺少习戎旅，分部严肃，然任气纵暴，每凌侮于景，频为景所辱，艺深衔之。后遇天下大乱，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而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艺独出战，前后破贼不可胜计，威势日重。什住等颇忌艺，艺阴知之，将图为乱，乃宣言于众曰："吾辈讨贼，甚有功效，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无心济贫，此岂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众，众人皆怨。既而旋师，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于是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以赈穷乏，境内咸悦。杀渤海太守唐祎等不同己者数人，威振边朔，柳城、怀远并归附之。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暠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化及至山东，遣使召艺，艺曰："我隋室旧臣，感恩累叶，大行颠覆，实所痛心。"乃斩化及使者，而为炀帝发丧，大临三日。窦建德、高开道亦遣使于艺，艺谓官属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化及弑逆，并不可从。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据关右，事无不成。吾率众归之，意已决矣，有沮众异议者必戮之。"会我使人张道源绥辑山东，遣人谕意，艺大悦。武德三年，奉表归国，诏封燕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

太宗之击刘黑闼也，艺领本兵数万，破黑闼弟什善于徐河，俘斩八千人。明年，黑闼引突厥俱入寇，艺复将兵与隐太子建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高祖怒，以属吏，久而乃释，待之如初。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

天节军将镇泾州。

太宗即位，拜开府仪同三司，而艺惧不自安，遂于泾州诈言阅武，因追兵，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众军至于豳州。治中赵慈皓不知艺反，驰出谒之，艺遂入据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右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艺。王师未至，慈皓与统军杨岌潜谋击之，事泄，艺执慈皓系狱。岌时在城外，觉变，遽勒兵攻之，艺大溃，弃妻子，与数百骑奔于突厥。至宁州界，过乌氏驿，从者渐散，其左右斩艺，传首京师，枭之于市。复其本姓罗氏。艺弟寿，时为利州都督，缘坐伏诛。先是，曹州女子李氏为五戒，自言通于鬼物，有病癞者，就疗多愈，流闻四方，病人自远而至，门多车骑。高祖闻之，诏赴京师。因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氏曰："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笃信之，命密观艺，又曰："妃之贵者，由于王；王贵色发矣，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由是遽劝反，孟及李皆坐斩。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也。代为本郡豪族，仕隋鹰扬郎将。大业末，罢归。属盗贼群起，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杀郡丞唐宗，据郡反。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隋将张世隆击之，反为所败。师都因遣兵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于是僭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督兵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后伺师都稍怠，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大溃，逐北二百余里，虏男女二百余口。经数月，师都又以步骑五千来寇，德操击之，俘斩略尽。及刘武周之败，师都大将张举、刘旻相次来降，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乡导。"处罗从之。谋令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窦建德，经滏口道来会于晋、绛。兵临发，遇处罗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发边兵进击师都，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又求救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以劲兵万骑救援之。时稽胡大帅刘ＧＣ成率众降师都，师都信谗杀之，于是群情疑惧，多叛师都来降。师都势蹙，乃往朝颉利，为陈入寇之计。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颉利可汗之寇渭桥，亦师都计也。颉利政乱，太宗知师都势危援孤，以书谕

之，不从。遣夏州长史刘旻、司马刘兰经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辄纵遣令为反间，离其君臣之计。频选轻骑践其禾稼，城中渐虚，归命者相继，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宝、辛獠兒者，皆其名将，谋执师都，事泄不果，正宝竟来降。贞观二年，太宗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讨之，又使刘旻、刘兰率劲卒直据朔方东城以逼之。颉利可汗遣兵来援师都，绍逆击破之，进屯城下。师都兵势日蹙，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诣绍降，拜洛仁为右骁卫将军，封朔方郡公。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岁。以其地为夏州。时又有刘季真、李子和，屯据北边，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

刘季真者，离石胡人也。父龙兒，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兒为虎贲郎将梁德所斩，其众渐散。及义师起，季真与弟六兒复举兵为盗，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兒为拓定王，甚为边患。时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俱以兵临之，季真惧而来降，授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见宋金刚与官军相持于浍州，久而未决，遂亲伏武周，与之合势。及金刚败，季真亡奔高满政，寻为所杀。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郡内大饥，遂潜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以赈穷乏。自称永乐王，建元为正平，尊其父为太公，以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众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并送子为质以自固。始毕先署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又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始毕乃更署子和为屋利设。武德元年，遣使归款，授榆林郡守。寻就拜云州总管，封金河郡公。二年，进封郕国公。时师都强暴，子和虑为所攻，寻勒兵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子和既绝师都，又伺突厥间衅，遣使以闻，为处罗可汗候骑所获，处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惧。四年，拔户口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从太宗平刘黑闼，陷阵有功。高祖嘉其诚节，赐姓李氏，拜右武卫将军。贞观元年，赐实封三百户。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国公。显庆元年，累转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许之，加金紫光禄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萧铣聚乌合之众，当鹿走之时，放兵以夺将权，杀旧以求位定，洎大军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见机归国，或致疑于高祖，竟见雪于太宗。辅公祏窃兵为叛，王雄诞守节不回，训子孙以忠贞，感士庶之流涕。子通修仁驭众，终怀贰以伏诛；罗艺归国立

功，信妖言而为叛。善始令终者，鲜矣！沈法兴狂贼，梁师都凶人，皆至覆亡，殊无改悔。自隋朝维绝，宇县瓜分，小则鼠窃狗偷，大则鲸吞虎据。大唐举义，兆庶归仁，高祖运应瑶图，太宗天资神武，群凶席卷，寰海镜清，祚享永年，功宣后代，谥曰神尧、文武，岂不韪哉！

赞曰：失政资盗，图王僭号。真主勃兴，风驱电扫。

列传第七

○裴寂刘文静　弟文起文静子树义树艺李孟尝刘世龙赵文恪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刘师立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庞卿恽张长逊李安远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绛州刺史。寂少孤，为诸兄之所鞠养。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家贫无以自业，每徒步诣京师，经华岳庙，祭而祝曰："穷困至此，敢修诚谒，神之有灵，鉴其运命。若富贵可期，当降吉梦。"再拜而去。夜梦白头翁谓寂曰："卿年三十已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耳。"后为齐州司户。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大将军府建，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从至河东，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辅豪杰归义者日有千数。高祖将先定京师，议者恐通为后患，犹豫未决。寂进说曰："今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后入关。京师绝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高祖两从之，留兵围河东，而引军入关。及京师平，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转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

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武德二年，刘武周将黄子英、宋金刚频寇太原，行军总管姜宝谊、李仲文相次陷没，高祖患之。寂自请行，因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得以便宜从事。师次介休，而金刚据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营中乏水，贼断其涧路，由是危迫。欲移营就水，贼因犯之，师遂大溃，死散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以东城镇俱没，金刚进逼绛州，寂抗表陈谢，高祖慰谕之，复令镇抚河东之地。寂性怯，无捍御之才，唯发使络绎，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积聚。百姓惶骇，复思为乱。夏县人吕崇茂遂杀县令举兵反，引金刚为援，寂击之，复为崇茂所败。被征入朝，高祖数之曰："义举之始，公有翼佐之勋，官爵亦极矣。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致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以之属吏，寻释之，顾待弥重。

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谋反，讯之无端。高祖谓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岂有贰心？皁白须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贵妃三人赍珍馔、宝器就寂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又尝从容谓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其年，改铸钱，特赐寂令自铸造。又为赵王元景聘寂女为妃。六年，迁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高祖极欢，寂顿首而言曰："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愿赐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俄册司空，赐实封五百户，遣尚书员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见崇贵如此。

贞观元年，加实封并前一千五百户。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辞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遂同乘而归。

三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幸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书杜如晦鞫其狱，法雅乃称寂知其言，寂对曰："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法雅证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寂请住京师，太宗数之曰："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寂遂归蒲州。未几，有狂人自称信行，寓居汾阴，言多妖妄，常谓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时信行已死，寂监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惧不敢闻奏，阴呼恭

命杀所言者。恭命纵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纳封邑，得钱百余万，因用而尽。寂怒，将遣人捕之，恭命惧而上变。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徙交州，竟流静州。俄逢山羌为乱，或言反獠劫寂为主，太宗闻之曰："我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僮破贼。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时年六十。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

子律师嗣，尚太宗妹临海长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师子承先，则天时为殿中监，为酷吏所杀。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

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又窃观太宗，谓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寂初未然之。后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文静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及高君雅为突厥所败，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静共寂进说曰："《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衄，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

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时太宗潜结死士，与文静等协议，克日举兵，会高祖得释而止。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文静因谓裴寂曰：“公岂不闻‘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乎？唐公名应图谶，闻于天下，何乃推延，自贻祸衅？宜早劝唐公，以时举义。”又胁寂曰：“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乃屡促高祖起兵。会马邑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引突厥之众，将侵太原。太宗遣文静及长孙顺德等分部募兵，以讨武周为辞；又令文静与裴寂伪作符敕，出宫监库物以供留守资用，因募兵集众。及义兵将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独怀猜贰。后数日，将大会于晋祠，威及君雅潜谋害高祖，晋阳乡长刘世龙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诛之，遣文静与鹰扬府司马刘政会投急变之书，诣留守告威等二人谋反。是日，高祖与威、君雅同坐视事，文静引政会至庭中，云有密状，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状看之，政会不肯与，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阳惊曰：“岂有是乎！”览状讫，谓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诟曰：“此是反人，欲杀我也！”文静叱左右执之，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举兵。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高祖大悦，谓文静曰：“非公善辞，何以致此？”寻率兵御隋将屈突通于潼关，通遣武牙郎将桑显和率劲兵来击，文静苦战者半日，死者数千人。文静度显和军稍怠，潜遣奇兵掩其后，显和大败，悉虏其众。通尚拥兵数万，将遁归东都，文静遣诸将追而执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转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高祖践祚，拜纳言。时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而当朝揔抑，言尚称名；又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帝不纳。时制度草创，命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更刊《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以为通法。高祖谓曰：“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

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会薛举寇泾州，命太宗讨之，以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遇太宗不豫，委于文静及司马殷开山，诫之曰：“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等取之。”文静用开山计，出军争利，王师败绩。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俄又从太宗讨举，平之，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武德二年，从太宗镇长春宫。

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文静尝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曰：“必当斩裴寂耳！”家中妖怪数见，文起忧之，遂召巫者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时文静有爱妾失宠，以状告其兄，妾兄上变。高祖以之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谓群臣曰：“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文静临刑，抚膺叹曰：“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时年五十二。

贞观三年，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后与其兄树艺怨其父被戮，又谋反，伏诛。

文静初为纳言时，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第，文静已死，于是裴寂加食九百户，通前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

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其王君廓事在《庐江王瑗传》，安兴贵、安修仁事在《李轨传》，李子和事在《梁师都传》，马三宝事在《柴绍传》。

李孟尝，赵州平棘人，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汉东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监门将军、河南县公。秦行师，并州太原人，至左监门将军、清水郡公。并事微不录。自余无传者，尽附于此。

刘世龙者，并州晋阳人。大业末，为晋阳乡长。高祖镇太原，裴寂数荐之，由是甚见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独归心于高祖。义兵将起，威与君雅内怀疑惑，世龙辄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诛威等，授银青光禄大夫。从平京城，累转鸿胪卿，仍改名义节。

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匹立可致也。又藏内缯绢，匹匹轴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杂费，动盈十余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大收其利。再迁太府卿，封葛国公。贞观初，转少府监，以罪配流岭南，寻授钦州别驾，卒。

义节从子思礼，万岁通天二年，为箕州刺史。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及授箕州，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结构谋反，谓耀曰："公体有龙气。"耀亦谓思礼曰："公是金刀，合为我辅。"因相解释图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礼自衒相术，每所见人，皆谓之"合得三品"，使务进之士，闻之满望，然始谓云："綦连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贵。"事发系狱，乃多证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诛陷者三十余家，耀、思礼并伏诛。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凤阁舍人王剧、剧兄前泾州刺史勔、太子司议郎路敬淳等，坐与耀及思礼交结，皆死。初，则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礼之狱。懿宗宽思礼于外，令广引逆徒。而思礼以为得计，从容自若，尝与相忤者，必引令枉诛。临刑犹在外，尚不之觉，及众人就戮，乃收诛之。

赵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为鹰扬府司马。义师之举，授右三统军。武德二年，拜都水监，封新兴郡公。时大乱之后，中州少马，遇突厥蕃市牛马以资国用。俄而刘武周将宋金刚来寇太原，属城皆没。真乡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骑千余助为声援。及太原为贼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赐死狱中。

张平高，绥州肤施人也。隋末，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为高祖所识，因参谋议。义旗建，以为军头。从平京城，累授左领军将军，封萧国公。贞观初，出为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禄大夫还第，卒。后改封罗国公。永徽中，追赠潭州都督。

李思行，赵州人也。尝避仇太原。高祖将举义兵，令赴京城观觇动静，及还，具论机变，深称旨，授左三统军。从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乐安郡公。永徽初卒，赠洪州都督，谥曰襄。

李高迁，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迁有功焉，授右三统军。从平霍邑，围京城，力战功最，累迁左武卫大将军，封江夏郡公，检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马邑，朔州总管高满政请救，高祖令高迁督兵助镇。俄而贼兵甚盛，高迁乃斩关宵遁，其将士皆没，竟坐除名徙边。后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赠梁州都督。

许世绪者，并州人也。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见隋祚将亡，言于高祖曰："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箓，名应歌谣，握五都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高祖甚奇之，亲顾日厚。义兵起，授右一府司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

弟洛仁，亦以元从功臣至冠军大将军、行左监门将军。永徽初卒，赠代州都督，谥曰勇，陪葬昭陵。

刘师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为王世充将军，亲遇甚密。洛阳平，当诛；太宗惜其才，特免之，为左亲卫。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寻迁左骁卫将军，封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后人告师立自云"眼有赤光，体有非常之相，姓氏又应符谶"。太宗谓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师立大惧，俯而对曰："臣任隋朝，不过六品，身材驽下，不敢辄希富贵。过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许国。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复致位将军，顾己循躬，实逾涯分，臣是何人，辄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赐帛六十匹，延入卧内慰谕之。罗艺之反也，长安人情骚动，以师立检校右武候大将军，以备非常。及艺平，宪司穷究党与，师立坐与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旧，寻检校岐州都督。师立上书请讨吐谷浑，书奏未报，便遣使间其

部落，谕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桥二州。又有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负险自固，师立亦遣人为陈利害，赤辞遂率其种落内属。太宗甚嘉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后师立以母忧当去职，父老上表请留，诏不许赴哀，复令居任。时河西党项破刃氏常为边患，又阻新附，师立总兵击之。军未至，破刃氏大惧，遁于山谷，师立追之，至恤于真山而还。吐谷浑于小莫门川击破之，多所虏获。寻转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谥曰肃。

钱九陇，本晋陵人也，父在陈为境上所获，没为皇家隶人。九陇善骑射，高祖信爱之，常置左右。义兵起，以军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监门郎将。从平薛仁杲、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其后从太宗擒获窦建德，平王世充；从隐太子讨刘黑闼于魏州，力战破贼，策勋为最。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贞观初，出为眉州刺史，再迁右监门大将军。十二年，改封郇国公，加食庐州实封六百户。寻卒，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谥曰勇，陪葬献陵。

樊兴者，本安陆人也，父犯罪，配没为皇家隶人。兴从平京城，累除右监门将军。又从太宗破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积战功，累封营国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铤。寻坐事削爵。贞观六年，陵州獠反，兴率兵讨之，拜左骁卫将军。又从特进李靖击吐谷浑，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坐迟留不赴军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勋减死。久之，累拜左监门大将军，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辽东，以兴忠谨，令副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俄又检校右武候将军。永徽初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

公孙武达者，雍州栎阳人也。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力战，功居最。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封清水县公。贞观初，检校右监门将军，寻除肃州刺史。岁余，突厥数千骑、辎重万余入侵肃州，欲南入吐谷浑。武达领二千人与其精锐相遇，力战，虏稍却，急攻之，遂大溃，挤之于张掖河。又命军士于上流以□伐渡兵，击其余众，贼半济，两岸夹攻之，斩溺略尽。玺书慰勉之，拜左监门将军。后又受诏击盐州叛突厥，武达引兵趋灵州，追及之。贼方渡河，见武达至，据河南岸。武达引兵击之，斩其渠帅可逻拔扈，余党几尽。进封东莱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卫大将军。及卒，高宗废朝举哀，赠荆州都督，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谥曰壮。

庞卿恽者，并州太原人。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累拜右骁卫将军，

封邾国公。寻卒，追封濮国公。

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同善子承宗，开元初，为太子宾客。

张长逊，雍州栎阳人也。隋代为里长，平陈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乱，遂附于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勒。及义旗建，长逊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寻除丰州总管。是时梁师都、薛举请兵于突厥，欲令渡河。长逊知之，伪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候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路经丰州，会可汗死，敕于所到处纳库。突厥闻而大怒，欲南渡。长逊乃遣高静出塞，申国家赙赠之礼，突厥乃引还。及征薛举，长逊不待命而至，以功授丰州总管，进封巴国公，赐以锦袍金甲。是时言事者以长逊久居丰州，与突厥连结；长逊惧，请入朝，拜右武候将军，徙封息国公，赐以宫人、彩物千余段。会有疾，车驾亲幸其第。及窦轨率巴蜀兵击王世充，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左仆射，历遂、夔二州总管，所在皆有惠政。贞观十一年卒。

李安远者，夏州朔方人也。隋云州刺史彻子也。家富于财，少从博徒不逞，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袭父爵城阳公。与王珪友善。大业初，珪坐叔颇当配流，安远为之营护，免。后为正平令。及义兵攻绛郡，安远与通守陈叔达婴城自守。城陷，高祖与安远有旧，驰至其宅抚慰之，引与同食。拜右翊卫统军，封正平县公。武德元年，授右武卫大将军。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累战功，改封广德郡公。又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后隐太子建成潜引以为党援，安远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亲信。贞观初，历潞州都督、怀州刺史。历任颇有声绩，然伤于严急，时论少之。七年卒，追赠凉州都督，谥曰密。十三年，追封为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历任仕隋，官至为宫监，总子女玉帛之务，据仓廪兵甲之饶，喜博戏之利苟多，启举义之谋为首。谒岳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贵妃以经宿，终昧为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规。恃高祖之旧恩，致文静之极法。终归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静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罔思宠辱之机，过为轻躁之行，未及封而祸也，惜哉！凡关佐命，爰第实封，小大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

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

列传第八

○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峤刘政会柴绍 平阳公主马三宝附 武士□ 长兄士棱次兄士逸

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北齐尚书左仆射邕之孙也。父鉴，隋戎州刺史。俭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初，鉴与高祖有旧，同领禁卫。高祖在太原留守，俭与太宗周密，俭从容说太宗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访时事。俭曰："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高祖曰："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及开大将军府，授俭记室参军。太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以俭为司马。平京城，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寻迁中书侍郎，特加授散骑常侍。

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率兵屯于其东，以经略之。寻又夏县人吕崇茂以城叛，降于刘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等率兵讨之。时俭使至军所，属武周遣兵援崇茂，俭与孝基、筠等并为所获。初，怀恩屯兵蒲州，与其属元君实谋反，时君实亦陷于贼中，与俭同被拘执，乃谓俭曰："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独孤尚书近者欲举兵图事，迟疑之间，遂至今日，岂不由不断耶？"俄而怀恩脱身得还，仍令依前屯守，君实又谓俭曰："独孤尚书今遂拔难得还，复在蒲州屯守，可谓王者不死。"俭闻之，惧怀恩为逆，乃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适遇王行本以蒲州归降，高祖将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让谒见，高祖读奏，大惊曰："岂非天命也！"回舟而归，分捕反者按验之，怀恩自缢，余党伏诛。俄而太宗击破武周部将宋金刚，追至太原，武周惧而北走，俭乃封其府库，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俭身没虏庭，心存朝阙，复旧官，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以便宜从事，并赐独狐怀恩田宅赀财等。使还，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兼检校黄门侍郎，封莒国公，与功臣等元勋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绵州实封六百户，图形凌烟阁。

贞观初，使于突厥，说诱之，因以隋萧后及杨正道以归。太宗谓俭曰："卿观颉利可图否？"对曰："衔国威恩，亦可望获。"遂令俭驰传至

虏庭，示之威信。颉利部落欢然定归款之计，因而兵众弛懈。李靖率轻骑掩袭破之，颉利北走，俭脱身而还。岁余，授民部尚书。后从幸洛阳苑射猛兽，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马镫，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纳之，因为罢猎。寻加光禄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识尚豫章公主。俭在官每盛修肴馔，与亲宾纵酒为乐，未尝以职务留意。又尝托盐州刺史张臣合收其私羊，为御史所劾，以旧恩免罪，贬授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进。显庆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为之举哀，罢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赙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谥曰襄，官为立碑。

俭少子观，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俭孙从心，神龙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监。晙，先天中为太常少卿，坐与太平连谋，伏诛。

长孙顺德，文德顺圣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恺，隋开府。顺德仕隋右勋卫，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深为高祖、太宗所亲委。时群盗并起，郡县各募兵为备。太宗外以讨贼为名，因令顺德与刘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间，众至万余人，结营于郭下，遂诛王威、高君雅等。义兵起，拜统军。从平霍邑，破临汾，下绛郡，俱有战功。寻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每战摧锋。及通将奔洛阳，顺德追及于桃林，执通归京师，仍略定陕县。高祖即位，拜左骁卫大将军，封薛国公。武德九年，与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太宗践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赐以宫女，每宿内省。

后，顺德监奴，受人馈绢事发，太宗谓近臣曰："顺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勋，位高爵厚，足称富贵。若能勤览古今，以自鉴诫，弘益我国家者，朕当与之同有府库耳。何乃不遵名节，而贪冒发闻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赐绢数十匹，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进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恕，奈何又赐之绢？"太宗曰："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寻坐与李孝常交通除名。岁余，太宗阅功臣图，见顺德之像，闵然怜之，遣宇文士及视其所为，见顺德颓然而醉，论者以为达命。召拜泽州刺史，复其爵邑。顺德素多放纵，不遵法度，及此折节为政，号为明肃。先是，长吏多受百姓馈饷，顺德纠擿，一无所容，称为良牧。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寻又坐事免。发疾，太宗闻而鄙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

问也！”未几而卒，太宗为之罢朝，遣使吊祭，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贞观十三年，追改封为邳国公。永徽五年，重赠开府仪同三司。

刘弘基，雍州池阳人也。父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以父廕为右勋侍。大业末，尝从炀帝征辽东，家贫不能自致，行至汾阴，度已后期当斩，计无所出，遂与同旅屠牛，潜讽吏捕之，系于县狱，岁余，竟以赎论。事解亡命，盗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会高祖镇太原，遂自结托，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亲礼，出则连骑，入同卧起。义兵将举，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为变，高祖伏弘基及长孙顺德于□事之后，弘基因麾左右执威等。又从太宗攻下西河。义军次贾胡堡，与隋将宋老生战，破之，进攻霍邑。老生率众阵于城外，弘基从太宗击之，老生败走，弃马投堑，弘基下斩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师至河东，弘基以兵千人先济河，进下冯翊，为渭北道大使，得便宜从事，以殷开山为副。西略地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于长安故城，威声大振，耀军金光门。卫文升遣兵来战，弘基逆击走之，擒甲士千余人、马数百匹。时诸军未至，弘基先至，一战而捷。高祖大悦，赐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为第一。从太宗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累拜右领都督，封河间郡公。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瓔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武德元年，拜右骁卫大将军，以元谋之勋，恕其一死，领行军左一总管。又从太宗讨薛举。时太宗以疾顿于高墒城，弘基、刘文静等与举接战于浅水原，王师不利，八总管咸败；唯弘基一军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高祖嘉其临难不屈，赐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归，复其官爵。会宋金刚陷太原，遣弘基屯晋州。裴寂为宋金刚所败，人情崩骇，莫有固志。金刚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复陷于贼。俄得逃归，高祖慰谕之，授左一总管。从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趋西河，断贼归路。时贼锋甚劲，弘基坚壁，不能进。及金刚遁，弘基率骑邀之，至于介休，与太宗会，追击大破之。累封任国公。寻从击刘黑闼于洺州，师旋，授秉钺将军。会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骑一万，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副淮安王神通，备胡寇于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真食九百户。

太宗即位，顾待益隆。李孝常、长孙安业之谋逆也，坐与交游除名。岁余，起为易州刺史，复其封爵，征拜卫尉卿。九年，改封夔国公，世袭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后以年老乞骸骨，授辅国大将军，朝朔望，禄赐同于职事。太宗征辽东，以弘基为前军大总管。从击高延寿于驻跸山，力战有功，太宗屡加劳勉。永徽元年加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为立碑，谥曰襄。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

子仁实袭，官至左典戎卫郎将。从子仁景，神龙初，官至司农卿。

殷峤，字开山，雍州鄠县人，陈司农卿不害孙也。其先本居陈郡，陈亡，徙关中。父僧首，隋秘书丞，有名于世。峤少以学行见称，尤工尺牍。仕隋太谷长，有治名。义兵起，召补大将军府掾，参预谋略，授心腹之寄，累以军功拜光禄大夫。从隐太子攻克西河。太宗为渭北道元帅，引为长史。时关中群盗往往聚结，众无适从，令峤招慰之，所至皆下。又与统军刘弘基率兵六万屯长安故城，隋将卫孝节自金光门出战，峤与弘基击破之。京城平，赐爵陈郡公，迁丞相府掾。寻授吏部侍郎。从击薛举，为元帅府司马。时太宗有疾，委军于刘文静，诫之曰："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峤退谓文静曰："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勍敌遗王也！"久之，言于文静曰："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遂陈兵于折墒，为举所乘，军乃大败。峤坐减死除名。后从平薛仁杲，复其爵位。武德二年，兼陕东道大行台兵部尚书，迁吏部尚书。从太宗讨平王世充，以功进爵郧国公。复从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贞观十四年，诏与赠司空、淮安王神通，赠司空、河间王孝恭，赠民部尚书刘政会，俱以佐命功配飨高祖庙庭。十七年，又与长孙无忌、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柴绍等十七人，俱图其形于凌烟阁。永徽五年，追赠司空。

峤从祖弟闻礼，有文学，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闻礼子仲容，亦知名，则天深爱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刘政会，滑州胙城人也。祖环隽，北齐中书侍郎。政会，隋大业中为太原鹰扬府司马。高祖为太原留守，政会率兵隶于麾下。太宗与刘文静谋起义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独怀猜贰。后数日，将大会于晋祠，威与君雅谋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诛之，因遣政会为急变之书，诣留守告威等二人谋反。是日，高祖与威、君雅同坐视事，文静引政会入，至庭中，云有密状，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视之，政会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杀我也！"时太宗已列兵马布于街巷，文静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举兵，政会之功也。大将军府建，

引为户曹参军。从平长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卫尉少卿，留守太原。政会内辑军士，外和戎狄，远近莫不悦服。寻而刘武周进逼并州，晋阳豪右薛深等以城应贼，政会为贼所擒，于贼中密表论武周形势。贼平，复其官爵。历刑部尚书、光禄卿，封邢国公。贞观初，累转洪州都督，赐实封三百户。九年卒，太宗手敕曰："举义之日，实有殊功，所葬并宜优厚。"赠民部尚书，谥曰襄。后与殷开山同配飨高祖庙庭。

子玄意袭爵，改封渝国公，尚南平公主，授驸马都尉。高宗时为汝州刺史。次子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为酷吏所陷也。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祖烈，周骠骑大将军，历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绍幼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也。

义旗建，绍自京间路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建成谋于绍曰："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绍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大军发晋阳，兼领马军总管。将至霍邑，绍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势，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师若到，必来出战，战则成擒矣。"及义师至，老生果出，绍力战有功。下临汾，平绛郡，并先登陷阵，授右光禄大夫。隋将桑显和来击，孙华率精锐渡河以援之，绍引军直掩其背，与史大奈合势击之，显和大败，因与诸将进下京城。武德元年，累迁左翊卫大将军。寻从太宗平薛举，破宋金刚，攻平王世充于洛阳，擒窦建德于武牢，封霍国公，赐实封千二百户，转右骁卫大将军。吐谷浑与党项俱来寇边，命绍讨之。虏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虏大溃，斩首五百余级。贞观元年，拜右卫大将军。二年，击梁师都于夏州，平之。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七年，加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改封谯国公。十二年，寝疾，太宗亲自临问。寻卒，赠荆州都督，谥曰襄。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义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遣使密召之。绍谓公主曰："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妇

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时有胡贼何潘仁聚众于司竹园，自称总管，未有所属。公主遣家僮马三宝说以利害，潘仁攻鄠县，陷之。三宝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三宝、潘仁屡挫其锋。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令间使以闻，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遣绍将数百骑趋华阴，傍南山以迎公主。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与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

子哲威，历右屯营将军，袭爵谯国公。坐弟令武谋反，徙岭南。起为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仆少卿、卫州刺史，封襄阳郡公。永徽中，坐与公主及房遗爱谋反，遣使收之。行至华阴，自杀，仍戮其尸。公主赐死。

马三宝，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监门率。别击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破之。又从平薛仁杲，迁左骁卫将军。复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其名王，前后虏男女数千口，累封新兴县公。尝从幸司竹，高祖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累除左骁卫大将军。贞观三年卒。太宗为之废朝，谥曰忠。

武士□，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贼蜂起，士□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分统之。王威、高君雅阴谓士□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吾欲禁身推覈。”士□曰：“此并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劝威等鞫问募人之状，士□谓德平曰：“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遂止。义旗起，以士□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为义师将起，士□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

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荆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曰定。显庆元年，以后父累赠司徒，改封周国公。咸亨中，又赠太尉、太原王，特诏配飨高祖庙庭，列在功臣之上。孙承嗣，事在《外戚传》。

□长兄士棱，性恭顺，勤于稼穑。从起义，官至司农少卿，封宣城县公。常居苑中，委以农囿之事。贞观中卒，赠潭州都督。

次兄士逸，亦有战功，武德初，为齐王府户曹，赐爵安陆县公。从齐王镇并州，为刘武周所获，于贼中密令人诣京师，陈武周可图之计。及武周平，甚见慰勉，累授益州行台左丞。数陈时政得失，高祖每嘉纳之。贞观初，为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俭委质义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虏庭，脱高祖蒲州之急；侍猎苑囿，谏太宗马上之言，可谓纯臣矣。顺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肃之政；弘基临难不屈，陷阵多克捷之勋。殷峤、刘政会、柴嗣昌并在太原，首预举义，从微至著，善始令终。马三宝出厮养之徒，处将军之位，亦马之善走者也。武士□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

赞曰：茂约忠纯，顺德功勋。弘基六士，义合风云。

列传第九

○屈突通 子寿少子诠诠子仲翔任瑰丘和 子行恭行恭子神勣许绍 孙力士力士子钦寂钦明绍次子智仁少子圉师李袭志 弟袭誉子怀亻严 姜謩 子行本 行本子简简子晞简弟柔远柔远子皎晦皎男庆初

屈突通，雍州长安人。父长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刚毅，志尚忠悫，检身清正，好武略，善骑射。开皇中，为亲卫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藏马二万余匹。文帝盛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圣，子育群下，岂容以畜产之故，而戮千有余人？愚臣狂狷，辄以死请。"文帝嗔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余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是。感卿此意，良用恻然。今从所请，以旌谏诤。"悉达等竟以减死论。由是渐见委信，擢为右武候车骑将军。奉公正直，虽亲戚犯法，无所纵舍。时通弟盖为长安令，亦以严整知名。时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为人所忌惮如此。及文帝崩，炀帝遣通以诏征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有密约曰："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所屈，竟得归长安。大业中，累转左骁卫大将军。时秦、陇盗贼蜂起，以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有安定人刘迦论举兵反，据雕阴郡，僭号建元，署置百官，有众十余万。稽胡首领刘鹞子聚众与迦论相影响。通发关中兵击之，师临安定，初不与战，军中以通为怯，通乃扬声旋师而潜入上郡。迦论不之觉，遂进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诸城邑。通候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斩迦论并首级万余，于上郡南山筑为京观，虏男女数万口而还。

炀帝幸江都，令通镇长安。义兵起，代王遣通进屯河东。既而义师济河，大破通将桑显和于饮马泉，永丰仓又为义师所克。通大惧，留鹰扬郎将尧君素守河东，将自武关趋蓝田以赴长安。军至潼关，为刘文静所遏，不得进，相持月余。通又令显和夜袭文静，诘朝大战，义军不利。显和纵兵破二栅，惟文静一栅独存，显和兵复入栅而战者往覆数焉。文静为流矢所中，义军气夺，垂至于败。显和以兵疲，传餐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实二栅。又有游军数百骑自南山来击其背，三栅之兵复大呼而出，表里齐奋，显和军溃，仅以身免。悉虏其众，通势弥蹙。或说通归降，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有

死而已！”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斩之。通闻京师平，家属尽没，乃留显和镇潼关，率兵东下，将趋洛阳。通适进路，而显和降于刘文静。遣副将窦琮、段志玄等率精骑与显和追之，及于稠桑。通结阵以自固，窦琮纵通子寿令往谕之。通大呼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显和呼其众曰：“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众皆释仗。通知不免，乃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祇，实所鉴察。”遂擒通送于长安。高祖谓曰：“何相见晚耶？”通泣对曰：“通不能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释之，授兵部尚书，封蒋国公，仍为太宗行军元帅长史。

从平薛举，时珍物山积，诸将皆争取之，通独无所犯。高祖闻而谓曰：“公清正奉国，著自终始，名下定不虚也。”特赐金银六百两、彩物一千段。寻以本官判陕东道行台仆射，复从太宗讨王世充。时通有二子并在洛阳，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以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老朽，诚不足以当重任。但自惟畴昔，执就军门，至尊释其缧囚，加之恩礼，既不能死，实荷再生。当此之时，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许国家久矣。今此行臣愿先驱，两兒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义。”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及大兵围洛阳，窦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属通，令与齐王元吉围守洛阳。世充平，通功为第一，寻拜陕东大行台右仆射，镇于洛阳。数岁，征拜刑部尚书，通自以不习文法，固辞之，转工部尚书。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贞观元年，行台废，授洛州都督，赐实封六百户，加左光禄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赠尚书右仆射，谥曰忠。子寿袭爵。太宗幸洛阳宫，思通忠节，拜其少子诠果毅都尉，赐束帛以恤其家焉。十七年，诏图形于凌烟阁。二十三年，与房玄龄配飨太宗庙庭。永徽五年，重赠司空。诠官至瀛州刺史。诠子仲翔，神龙中亦为瀛州刺史。

任瑰，字玮，庐州合肥人，陈镇东大将军蛮奴弟之子也。父七宝，仕陈定远太守。瑰早孤，蛮奴爱之，情逾己子，每称曰：“吾子侄虽多，并佣保耳，门户所寄，惟在于瑰。”年十九，试守灵溪令。俄迁衡州司马，都督王勇甚敬异之，委以州府之务。属隋师灭陈，瑰劝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岭外降隋，瑰乃弃官而去。仁寿中，为韩城尉，俄又罢职。

及高祖讨捕于汾、晋，瑰谒高祖于辕门，承制为河东县户曹。高祖

将之晋阳，留隐太子建成以托于瑰。义师起，瑰至龙门谒见。高祖谓之曰：“隋氏失驭，天下沸腾。吾忝以外戚，属当重寄，不可坐观时变。晋阳是用武之地，士马精强，今率骁雄以匡国难。卿将家子，深有智谋，观吾此举，将为济否？”瑰曰：“后主残酷无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闻拯乱。公天纵神武，亲举义师，所下城邑，秋毫无犯，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关中所在蜂起，惟待义兵。仗大顺，从众欲，何忧不济？瑰在冯翊积年，人情谙练，愿为一介之使，衔命入关，同州已东，必当款伏。于梁山船济，直指韩城，进逼郃阳，分取朝邑。且萧造文吏，本无武略，仰惧威灵，理当自下；孙华诸贼，未有适从，必当相率而至。然后鼓行整众，入据永丰，虽未得京城，关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银青光禄大夫，遣陈演寿、史大奈领步骑六千，趋梁山渡河，使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高祖谓演寿曰：“阃外之事，宜与任瑰筹之。”孙华、白玄度等闻兵且至，果竞来降，并具舟于河，师遂利涉。瑰说下韩城县，与诸将进击饮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守永丰仓。

高祖即位，改授谷州刺史。王世充数率众攻新安，瑰拒战破之，以功累封管国公。太宗率师讨世充，瑰从至邙山，使检校水运以供饷馈。关东初定，持节为河南道安抚大使。世充弟辩为徐州行台尚书令，率所部诣瑰降。瑰至宋州，属徐圆朗据兖州反，曹、戴诸州咸应之。副使柳浚劝瑰退保汴州，瑰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将居边甚久，自当有计，非公所知。”圆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将围虞城，瑰遣崔枢、张公谨自鄢陵领诸州豪右质子百余人守虞城以拒贼。浚又谏曰：“枢与公谨并世充之将，又诸州质子父兄皆反，此必为变。”瑰不答。枢至，则分配质子，并与土人合队居守。贼既稍近，质子有叛者，枢因斩其队帅。城中人惧曰：“质子父兄悉来为贼，贼之子弟安可守城？”枢因纵诸队各杀质子，枭首于门外，遣使报瑰。瑰阳怒曰：“遣将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杀之？”退谓浚曰：“固知崔枢办之。既遣县人杀贼质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枢果拒却圆朗。事平，迁徐州总管，仍为大使。

瑰选补官吏，颇私亲故，或依倚其势，多所求纳，瑰知而不禁；又，妻刘氏妒悍无礼，为世所讥。及辅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隐太子之诛也，瑰弟璨，时为典膳监，瑰坐左迁通州都督。贞观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阳人也。父寿，魏镇东将军。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及长，始折节，与物无忤，无贵贱皆爱之。周为开府仪同三司。入隋，累迁右武卫将军，封平城郡公。汉王谅之反也，以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幂旂，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时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倾心附之，又以发武陵公元胄罪，拜代州刺史。属炀

帝北巡过代州，和献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而宇文述又盛称之，乃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令杨廓至博陵观和为式。及驾至博陵，和上食又丰，帝益称之。由是所幸处献食者竞为华侈。和在郡善抚吏士，甚得欢心，寻迁天水郡守。大业末，以海南僻远，吏多侵渔，百姓咸怨，数为乱逆，于是选淳良太守以抚之。黄门侍郎裴矩奏言："丘和历居二郡，皆以惠政著闻，宽而不扰。"炀帝从之，遣和为交趾太守。既至，抚诸豪杰，甚得蛮夷之心。

会炀帝为化及所弑，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诸国，并遣遗和明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铣利之，遣长真率百越之众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爱首领击之，长真退走，境内获全，郡中树碑颂德。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遂以州从铣。及铣平，和以海南之地归国。诏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国、谭国公、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高祖遣其子师利迎之。及谒见，高祖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奏《九部乐》以飨之，拜左武候大将军。和时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乡，令自怡养。九年，除特进。贞观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赠荆州总管，谥曰襄，赐东园秘器，陪葬献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于岐、雍间。有众一万，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盗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勋，授左一府骠骑，赏赐甚厚。隐太子之诛也，行恭以功迁左卫将军。贞观中，坐与嫡兄争葬所生母，为法司所劾，除名。因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将军。高宗嗣位，历迁右武侯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寻请致仕，拜光禄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赐温明秘器，陪葬昭陵。

行恭性严酷，所在僚列皆慑惮之，数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逾时月复其官。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伤甚

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子神勣，嗣圣元年，为左金吾将军，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勣，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深见亲委。尝受诏鞫狱，与周兴、来俊臣等俱号为酷吏。寻以罪伏诛。神龙初，禁锢其子孙。

和少子行掩，高宗时为少府监。

许绍，字嗣宗，本高阳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陆。祖弘，父法光，俱为楚州刺史。元皇帝为安州总管，故绍兒童时得与高祖同学，特相友爱。大业末，为夷陵郡通守。是时盗贼竞起，绍保全郡境，流户自归者数十万口，开仓赈给，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绍率郡人大临三日，仍以郡遥属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阳等诸郡遣使归国，授硤州刺史，封安陆郡公。高祖降敕书曰："昔在子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时，宛然心目，荏苒岁月，遂成累纪。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辽之时，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阔，累叶同之，其间游处，触事可想。虽卢绾与刘邦同里，吴质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称焉！而公追砚席之旧欢，存通家之曩好，明鉴去就之理，洞识成败之机。爰自荆门，驰心绛阙，绥怀士庶，纠合宾僚，逾越江山，远申诚款。览此忠至，弥以慰怀。"及萧铣将董景珍以长沙来降，命绍率兵应之。以破铣功，拜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委以招慰。时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围硤州，绍纵兵击破之。铣又遣其将陈普环乘大舰溯江入硤，与开州贼萧阇提规取巴蜀。绍遣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子婿张玄静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环，收其船舰。江南岸有安蜀城，与硤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皆险峻，铣并以兵镇守。绍遣智仁及李弘节攻荆门镇，破之。高祖大悦，下制褒美，许以便宜从事。绍与王世充、萧铣疆界连接，绍之士卒为贼所虏者，辄见杀害。绍执敌人，皆资给而遣之，贼感其义，不复侵掠，阖境获安。赵郡王孝恭之击萧铣也，复令绍督兵以图荆州，会卒于军，高祖闻而流涕。贞观中，赠荆州都督。嫡孙力士袭爵，官至洛州长史，卒。

子钦寂嗣，万岁登封年为夔州都督府长史。时契丹入寇，以钦寂兼龙山军讨击副使，军次崇州，战败被擒。其后，贼将围安东，令钦寂说

属城之未下者。安东都督裴玄珪时在城下，钦寂谓之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谨守励兵，以全忠节。"贼大怒，遂害之。则天下制褒美，赠蕲州刺史，谥曰忠。又授其子辅乾左监门卫中候，仍为海东慰劳使；令迎其丧柩，以礼改葬。辅乾，开元中官至光禄卿。

钦寂弟钦明，少以军功历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封盐山郡公。万岁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梃。"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陈将，候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寻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论者称之。

绍次子智仁，初，以父勋授温州刺史，封孝昌县公。寻继其父为硖州刺史，后历太仆少卿、凉州都督。贞观中卒。

绍少子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三年，以修实录功封平恩县男，赐物三百段。四迁，龙朔中为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猎射杀人，隐而不奏，又为李义府所挤，左迁虔州刺史。寻转相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尝有官吏犯赃事露，圉师不令推究，但赐清白诗以激之，犯者愧惧，遂改节为廉士，其宽厚如此。上元中，再迁户部尚书。仪凤四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谥曰简。

李袭志，字重光，本陇西狄道人也。五叶祖景避地安康，复称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总管、安康郡公迁哲孙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袭志，初任隋历始安郡丞。大业末，江外盗贼尤甚，袭志散家产，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时萧铣、林士弘、曹武彻等争来攻击，袭志固守久之。后闻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举哀三日。有郡人劝袭志曰："公累叶冠族，久临鄙郡，蛮夷畏威，士女悦服，虽曰隋臣，实我之君长。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号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时据有岭表，则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踪尉佗，亦千载一遇也。"袭志厉声曰："吾世树忠贞，见危授命，今虽江都陷没，而宗社犹存，当与诸君戮力中原，共雪仇耻，岂可怙乱称兵，以图不义！吾宁蹈忠而死，不为逆节而求生。尉佗愚鄙无识，何足景慕？"于是欲斩劝者，从众议而止。袭志固守，经二年而无援，卒为萧铣所陷，铣署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赍书召之，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随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国。高祖又令间使赍书谕袭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属

隋室运终，四方圮绝，率众保境，未知所统。朕抚临天下，志在绥育，眷彼幽遐，思沾声教。况卿朕之宗姓，情异于常。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令并入属籍，著于宗正。”及萧铣平，江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授袭志桂州总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国，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辅公祏反，又以袭志为水军总管讨平之，转桂州都督。袭志前后凡任桂州二十八载，政尚清简，岭外安之。后表请入朝，拜右光禄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袭志弟袭誉。

袭誉，字茂实，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世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盗贼蜂起，袭誉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穷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马，世师许之。既至汉中，会高祖定长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与兄袭志附籍于宗正。太宗讨王世充，以袭誉为潞州总管。时突厥与国和亲，又通使于世充，袭誉掩击，悉斩之。因委令转运以馈大军。后历光禄卿、浦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袭誉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召拜太府卿。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寻转凉州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凉州阴憾番禾县丞刘武，杖而杀之，至是有司议当死，制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撰《五经妙言》四十卷、《江东记》三十卷、《忠孝图》二十卷。

兄子怀俨，颇以文才著名。历兰台侍郎，受制检校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汙，左授郢州刺史。后卒于礼部侍郎。

姜抃，秦州上邽人。祖真，后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总管、建平郡公。抃，大业末为晋阳长，会高祖留守太原，见抃深器之。抃退谓所亲曰：“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箓，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由是深自结纳。及大将军府建，引为司功参军。从平霍邑，拔绛郡，监督大军济河。时兵士争渡，抃部勒诸军，自昏至晓，六军毕济。高祖称叹之。平京城，除相国兵曹参军，封长道县公。时薛举寇秦、陇，以抃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抃将行，奏曰：“天人之望，诚有所归，愿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老夫犬马暮齿，恐先朝露，得一睹升紫殿，死无所恨。”高祖大悦。抃与窦

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军次长道，与薛举相遇，轨轻敌，为举所败。征抃还京，拜员外散骑常侍。及平薛仁杲，拜抃秦州刺史，高祖谓曰："衣锦还乡，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抃至州，抚以恩信，州人相谓曰："吾辈复见太平官府矣。"盗贼悉来归首，士庶安之。寻转陇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职。贞观元年卒，赠岷州都督，谥曰安。

子行本，贞观中为将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阳二宫，行本总领之，以勤济称旨，赏赐甚厚。有所游幸，未尝不从。又转左屯卫将军。时太宗选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直屯营以充仗内宿卫，名为"飞骑"，每游幸，即骑以从，分隶于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玺书劳之曰："攻战之重，器械为先，将士属心，待以制敌。卿星言就路，躬事修营，干戈才动，梯冲暂临。三军勇士，因斯树绩；万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岂足相况！"及还，进封金城郡公，赐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将征高丽，行本谏以为师未可动，太宗不从。行本从至盖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赋诗以悼之，赠左卫大将军、郕国公，谥曰襄，陪葬昭陵。

子简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护，卒。子晞嗣，开元初左散骑常侍。

简弟柔远，美姿容，善于敷奏。则天时，至左鹰扬卫将军、通事舍人、内供奉。

柔远子皎，长安中，累迁尚衣奉御。时玄宗在藩，见而悦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寻出为润州长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兼赐以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玄宗又尝与皎在殿庭玩一嘉树，皎称其美，玄宗遽令徙植于其家，其宠遇如此。及窦怀贞等潜谋逆乱，玄宗将讨之，皎协赞谋议，以功拜殿中监，封楚国公，实封四百户。玄宗以皎在藩之旧，皎又有先见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曰：

朕闻士之生代，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质。命有太山之重，义徇则为轻；草有疾风之力，节全则知劲。况君臣之相遇，而故旧之不遗乎！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

楚国公姜皎，簪绂联华，珪璋特秀。宽厚为量，体静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专直。往居藩邸，潜款风云，亦由彭祖之同书，子陵之共学。朕常游幸于外，至长杨、鄠杜之间，皎于此时与之累宿，私谓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为储副。"凡如此者数四，朕叱而后止。宁知非仆，虽玩于邓晨；可收护军，遂诃于硃祐。皎复言于朕兄弟及诸驸马等，因闻彻太上皇，太上皇遽奏于中宗孝和皇帝。寻遣嗣虢王邕等鞫问，皎保护无怠，辞意转坚。李通之谶记不言，田叔之髡钳罔惮。仍为宗楚客、纪处讷等密奏，请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迁润州长史。谗邪每构，忠恳逾深，戴于朕躬，忧存王室。以为天且有命，预睹成龙之征；人而无礼，常怀逐鸟之志。游辞枉陷，旋罹贬斥；严宪将及，殆见诛夷。履危本于初心，遭险期于不贰，虽祸福之际昭然可图，而艰难之中是所繄赖。洎朕祗膺宝位，又共翦奸臣，拜以光宠，不忘揔挹，敬爱之极，神明所知。造膝则曾莫诡随，匪躬则动多规谏，补朕之阙，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谈，嗷嗷妄作，丑正恶直，窃生于谤，考言询事，益亮其诚。昔汉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几于此。矧夫否当其悔，则灭宗毁族，朕负之必深；泰至其亨，则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补。岂流言之足听，而厚德之遂忘？谋始有之，图终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

寻迁太常卿，监修国史。弟晦，又历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当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权宠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屡奏请稍抑损之。开元五年下敕曰："西汉诸将，多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并以优闲自保。观夫先后之迹，吉凶之数，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国、楚国公、监修国史姜皎，衣缨奕代，忠谠立诚，精识比于桥玄，密私方于硃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当谓我以不遗，亦起予以自爱。及膺大位，屡锡崇班，茅土列爵，山河传誓，备蒙光宠，时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终吉。未若避荣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风，不涉嚣尘之境，沐我恩贷，庇尔子孙。宜放归田园，以恣娱乐。"又迁晦为宗正卿，以去其权。久之，皎复起为秘书监。十年，坐漏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奏，敕中书门下究其状。峤，即王守一之妹夫；中书令张嘉贞希守一意，构成其罪，仍奏请先决杖配流岭外。下制曰："秘书监姜皎，往属艰难，颇效诚信，功则可录，宠是以加。既忘满盈之诫，又亏静慎之道，假说休咎，妄谈宫掖。据其作孽，合处极刑，念兹旧勋，免此殊死。宜决一顿，配流钦州。"皎既决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余。皎之所亲都水使者刘承祖，配流雷州，自余流死者数人。时朝廷颇以皎为冤，而咎嘉贞焉。源乾曜时为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论者亦深讥之。玄宗复思皎旧勋，令递其柩还，以礼葬之，仍遣中使存问其家。十五年，追赠泽州

刺史。晦坐皎左迁春州司马，俄迁海州刺史，卒。

天宝六载，授皎男庆初等官。七载，赠皎吏部尚书，仍赠实封二百户以充享祀。庆初袭封楚国公。庆初生未晬，玄宗许尚公主，后沦落二十余年。李林甫为相，当轴用事，林甫即皎之甥，从容奏之，故骤加恩命。天宝十载，诏庆初尚新平公主，授驸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问屈突通尽忠于隋而功立于唐，事两国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纯诚，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被稠桑之擒，临难无苟免；破仁杲之众，临财无苟得，君子哉！任瑰、丘和、许绍、李袭志咸遇真主，得为故人，或叙旧立功，或率众归国。寻其履迹，皆有可称。袭志为政，袭誉训子，庶几弘远矣。姜抃恩信，有能官之誉；行本勤济，多克敌之功。皎虽故旧，恩幸不伦，虽嘉贞致冤，亦冒宠自掇，岂非无德而禄，福过灾生之验欤！任瑰纵妒妻无礼，任亲戚求财，丘和进食邀幸，皆无取焉。

赞曰：屈突守节，求仁得仁。诸君遇主，不足拟伦。

列传第十 宗室（太祖诸子代祖诸子）

○永安王孝基淮安王神通 子道彦孝察孝同孝慈孝友孝节孝义孝逸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文暕长平王叔良 子孝协孝斌孝斌子思训思诲叔良弟德良幼良襄武王琛河间王孝恭 子晦孝恭弟瑊瑰庐江王瑗 王君廓附淮阳王道玄江夏王道宗陇西王博乂

永安王孝基，高祖从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与赵王祐谋杀隋文帝，事泄被诛，高祖即位，追封毕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历陕州总管、鸿胪卿，以罪免。二年，刘武周将宋金刚来寇汾、浍。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举兵反，自称魏王，请援于武周。复以孝基为行军总管讨之，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于筠悉隶焉。武周遣其将尉迟敬德潜援崇茂，大战于夏县，王师败绩，孝基与唐俭等皆没于贼。后谋归国，为武周所害，高祖为之发哀，废朝三日，赐其家帛千匹。贼平，购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赠左卫大将军，谥曰壮。无子，以从兄韶子道立为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为县公。永徽初，卒于陈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从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郑王。神通，隋末在京师。义师起，隋人捕之，神通潜入鄠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遣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连结。潘仁奉平阳公主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鄠县，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史万宝为副，裴勣为长史，柳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室。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从平京师，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进兵蹑之，至聊城。会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门侍郎崔干劝纳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贼计穷粮尽，克在旦暮，正当攻取，以示国威，散其玉帛，以为军赏。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干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两贼之间，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勋甚大。今贪其玉帛，败无日矣！"神通怒，囚干于军中。既而士及自济北馈之，化及军稍振，遂拒战。神通督兵薄而击之，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军不战，君德大诟而下，城又坚守。神通乃分兵数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复为莘人所败。窦建德军且至，遂引军而退。后二日，化及为建德所虏，贼势益张，山东城邑多归建德。神通兵渐散，退保黎阳，依徐勣，俄为建德所陷。及建德败，复授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从太宗平刘黑闼，迁左武卫大将军。贞观元年，拜开府仪同三

司，赐实封五百户。时太宗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神通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四年，薨。太宗为之废朝，赠司空，谥曰靖。十四年，诏与河间王孝恭、赠陕州大行台右仆射郧节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配飨高祖庙庭。有子十一人：长子道彦，武德五年，封胶东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广平王；孝友，河间王；孝节，清河王；孝义，胶西王。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因举宗正属藉问侍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曰：“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已降，唯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唯有功者数十人封王。是时道彦等并随例降爵。道彦与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彦幼而事亲甚谨。初，义师起，神通逃难，被疾于山谷，绵历数旬，山中食尽。道彦著故弊衣，出人间乞丐，及采野实，以供其父，身无所啖。其父分以食之，辄诈言已啖，而覆藏留之，以备阙乏。及神通应义举，授朝请大夫。高祖受禅，封义兴郡公，进封胶东王，授陇州刺史。贞观初，转相州都督，例降爵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躬植松柏，容貌哀毁，亲友皆不复识之。太宗闻而嘉叹，令侍中王珪就加开喻。复授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喻党项诸部，申国威灵，多有降附。李靖之击吐谷浑也，诏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时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来诣靖军，请诸将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诸将与之歃血而盟，赤辞信之。道彦既至阔水，见赤辞无备，遂袭之，虏牛羊数千头。于是诸羌怨怒，屯兵野狐硖，道彦不能进，为赤辞所乘，军大败，死者数万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减死徙边。后起为凉州都

督，寻卒，赠礼部尚书。

孝逸少好学，解属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历给事中，四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则天临朝，入为左卫将军，甚见亲遇。光宅元年，徐敬业据扬州作乱，以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督军以讨之。孝逸引军至淮，而敬业方南攻润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阴；伪将韦超据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将马敬臣击斩贼之别帅尉迟昭、夏侯瓒等，超乃拥众凭山以自固。或谓孝逸曰："超众守险，且凭山为阻，攻之则士无所施其力，骑无所骋其足，穷寇殊死，杀伤必众。不若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扬州，未数日，其势必降也。"支度使、广府司马薛克构曰："超虽据险，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击，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则有阙前机；舍之而前，则终为后患，不如击之。克超则淮阴自慑，淮阴破，则楚州诸县必开门而候官军。然后进兵高邮，直趣江都，逆竖之首，可指掌而悬也。"孝逸从其言，进兵击超贼，众压伏，官军登山急击之，杀数百人，日暮围解，超衔枚夜遁。孝逸引兵击淮阴，大破敬猷之众。时敬业回军屯于下阿溪以拒官军，有流星坠其营。孝逸引兵渡溪以击之。敬业初胜后败，孝逸乘胜追奔数十里，敬业窘迫，与其党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进据扬州，尽捕斩敬业等，振旅而还，以功进授镇军大将军，转左豹韬卫大将军，改封吴国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数谗毁之。垂拱二年，左迁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诬告孝逸往任益州，尝自解"逸"字云："走绕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则天以孝逸常有功，减死配徙儋州，寻卒。景云初，赠益州大都督。孝锐孙齐物，孝同曾孙国贞，别有传。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闻。义宁初，授光禄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进封襄邑郡王。四年，累迁并州总管。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来寇，神符出兵与战于汾水东，败之，斩首五百级，虏其马二千匹。又战于沙河之北，获其乙利达官并可汗所乘马及甲献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迁扬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阳渡江，州人赖焉。贞观初，再迁宗正卿。后以疾辞职，太宗幸其第问疾，赐以缣帛，每给羊酒。又令乘小舆，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卫舆之而升。寻授开府仪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并封郡王，后例降封县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监、临川郡公。文暕历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贬为藤州别驾，寻被诛。文暕子佺，开元中为宗正卿。

长平王叔良，高祖从父弟也。父祎，隋上仪同三司，武德初，追封

郇王。叔良，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举乃阳言食尽，引兵南去，遣高墟人伪以降。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至百里细川，伏兵发，官军败绩，刘感没于阵。叔良大惧，出金以赐士卒。严为守备，泾州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军击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

子孝协嗣，武德五年，封范阳郡王。贞观初，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累迁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赃赐死。

孝协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长史。

孝斌子思训，高宗时累转江都令。属则天革命，宗室多见构陷，思训遂弃官潜匿。神龙初，中宗初复宗社，以思训旧齿，骤迁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实封二百户。历益州长史。开元初，左羽林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开元六年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

思训弟思诲，垂拱中扬州参军。思诲子林甫别有传。

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兴王。贞观十一年薨，赠凉州都督。

德良孙晋，先天中，为殿中监，兼雍州长史，甚有威名，绍封新兴王。寻坐附会太平公主伏诛，改姓厉氏。初，晋之就诛，僚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捻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崇闻之曰："栾、向之俦也。"擢为尚书郎。后官至泽州刺史。

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长乐王。时有人盗其马者，幼良获盗而闪杀之，高祖怒曰："昔人赐盗马者酒，终获其报，尔辄行戮，何无古风！盗者信有罪矣，专杀岂非枉邪？"遣礼部尚书李纲于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挞之。自后累迁凉州都督，尝引不逞百余人为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阴养死士，交通境外，恐谋为反叛，诏遣中书令宇文士及代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虑其为变，遂缢杀之。

襄武王琛，高祖从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总管。父安，隋领军大将军。武德初，追封蔚为蔡王，安为西平王。琛，义宁中封襄武郡公，与太常卿郑元璹赍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始毕甚重之，赠名马数百匹，遣骨咄禄特勒随琛贡方物。高祖大悦，拜刑部侍郎，进爵为

王。历蒲、绛二州总管。及宋金刚陷浍州，时稽胡多叛，转琛为隰州总管以镇之。驭众宽简，夷夏安之。三年，薨。子俭嗣，后随例降爵为公。

河间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师，拜左光禄大夫，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孝恭进击硃粲，破之，诸将曰："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尽赦而不杀，由是书檄所至，相继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总管，承制拜假。萧铣据江陵，孝恭献平铣之策，高祖嘉纳之。三年，进爵为王。改信州为夔州，使拜孝恭为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萧铣。孝恭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也。寻授荆湘道行军总管，统水陆十二总管，发自硖州，进军江陵。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于江中。诸将皆曰："虏得贼船，当藉其用，何为弃之，无乃资贼耶？"孝恭曰："不然，萧铣伪境，南极岭外，东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复到，我则内外受敌，进退不可，虽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铣缘江州镇忽见船舸乱下，必知铣败，未敢进兵，来去觇伺，动淹旬月，用缓其救，克之必矣。"铣救兵至巴陵，见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轻进。既内外阻绝，铣于是出降。高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总管，使画工貌而视之。于是开置屯田，创立铜冶，百姓利焉。六年，迁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时荆襄虽定，岭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抚慰，岭南四十九州皆来款附。及辅公祏据江东反，发兵寇寿阳，命孝恭为行军元帅以击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时李靖、李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并受孝恭节度。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徐谕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祏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后征。"遂尽饮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能安众。公祏遣其伪将冯惠亮、陈当时领水军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军于青林山。孝恭至，坚壁不与斗，使奇兵断其粮道。贼渐饣委，夜薄我营，孝恭安卧不动。明日，纵羸兵以攻贼垒，使卢祖尚率精骑列阵以待之。俄而攻垒者败走，贼出追奔数里，遇祖尚军，与战，大败之。正通弃营而走，复与冯惠亮保梁山。孝恭乘胜攻之，破其梁山别镇，赴水死者数千人，正通率陆军夜遁。总管李靖又下广陵城，拔杨子镇。公祏穷蹙，弃丹阳东走。孝恭命骑将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伪仆射西门君仪等数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玺书褒赏，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宝珍玩甚众，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后废行台，拜扬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岭南皆统摄之。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

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镇远，筑宅于石头，陈庐徼以自卫。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贞观初，迁礼部尚书，以功臣封河间郡王，除观州刺史，与长孙无忌等代袭刺史。孝恭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然而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为比。孝恭尝怅然谓所亲曰："吾所居宅微为宏壮，非吾心也，当卖之，别营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举哀，哭之甚恸，赠司空、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元，配享高祖庙庭。

子崇义嗣，降爵为谯国公，历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长史，甚有威名。后卒于宗正卿。

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营州都督，以善政闻；玺书劳问，赐物三百段。转右金吾将军，兼检校雍州长史，纠发奸豪，无所容贷，为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高宗将幸洛阳，令在京居守，顾谓之曰："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晦累有异绩。则天临朝，迁户部尚书。垂拱初，拜右金吾卫大将军，转秋官尚书。永昌元年卒，赠幽州都督。子荣，为酷吏所杀。

孝恭弟瑊，武德中，为尚书右丞，封济北郡王，卒于始州刺史。

瑊弟瑰，义师克京城，授瑰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汉阳郡公。五年，进爵为王。时突厥屡为侵寇，高祖使瑰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初见瑰，箕踞；瑰饵以厚利，颉利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随瑰献名马。后复将命，颉利谓左右曰："李瑰前来，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瑰微知之，及见颉利，长揖不屈节。颉利大怒，乃留瑰不遣。瑰神意自若，竟不为之屈。颉利知不可以威胁，终礼遣之。拜左武候将军，转卫尉卿，代兄孝恭为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为士庶所怀。岭外豪帅屡相攻击，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归附，岭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为公。时长史冯长命曾为御史大夫，素矜衒，事多专决，瑰怒杖之，坐是免。贞观四年，拜宜川刺史，加散骑常侍，卒。

子冲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尚书；冲虚，卒于尚方监。

庐江王瑗，高祖从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国、备身将军，追封济南王。瑗，武德元年历信州总管，封庐江王。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懦墨，非边将才，遣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尝为盗，勇力绝人，瑗倚仗之，许结婚姻，以布心腹。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及建成诛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入朝，瑗有惧色。君廓素险薄，欲因事陷之以为己功，遂绐瑗曰："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国之懿亲，受委作镇，宁得拥兵数万而从一使召耶！且闻赵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齐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与共泣。瑗乃囚敦礼，举兵反。召北齐州刺史王诜，将与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不奉诏而擅发兵，此为反矣。须改易法度，以权宜应变，先定众心。今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征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东之地，先从窦建德，酋豪首领，皆是伪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乱，若旱苗之望雨。王宜发使复其旧职，各于所在遣募本兵，诸州倘有不从，即委随便诛戮。此计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道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从之。瑗以内外机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说瑗委兵于王诜而除君廓，瑗不能决。君廓知之，驰斩诜，持首告其众曰："李瑗与王诜共反，禁锢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诜已斩，独李瑗在，无能为也。汝若从之，终亦族灭；从我取之，立得富贵。祸福如是，意欲何从？"众曰："皆愿讨贼。"君廓领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觉。君廓自领千余人先往狱中出敦礼，瑗始知之，遽率数百人披甲，才出至门外，与君廓相遇。君廓谓其众曰："李瑗作逆误人，何忽从之，自取涂炭？"众皆倒戈，一时溃走。瑗塊然独存，谓君廓曰："小人卖我以自媚，汝行当自及矣。"君廓擒瑗，缢杀之，年四十一，传首京师，绝其属籍。

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为群盗，聚徒千余人，转掠长平，进逼夏县。李密遣使召之，遂投于密。寻又率众归国，历迁右武卫将军，累封彭国公。从平刘黑闼，令镇幽州。会突厥入寇，君廓邀击破之，俘斩二千余人，获马五千匹。高祖大悦，征入朝，赐以御马，令于殿庭乘之而出，因谓侍臣曰："吾闻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击窦建德，将出战，李靖遏之，君廓发愤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常例赏之。"复赐锦袍金带，还镇幽州。寻以诛瑗功，拜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加左光禄大夫，赐物千段，食实封千三百户。在职多纵逸，长史李玄道数以朝宪胁之，惧为所奏，殊不自安。后追入朝，行至渭南，杀驿史而遁。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追削其封邑。

淮阳王道玄，高祖从父兄子也。祖绘，隋夏州总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贽，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阳王，授右千牛。从太宗击宋金刚于介州，先登陷阵，时年十五，太宗壮之，赏物千段。后从讨王世充，频战皆捷。窦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轻骑诱贼，领道玄率伏兵于道左，会贼至，追击破之。又从太宗转战于汜水，麾戈陷阵，直出贼后，众披靡，复冲突而归。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给道玄。又从太宗赴贼，再入再出，飞矢乱下，箭如蝟毛，猛气益厉，射人无不应弦而倒。东都平，拜洛州总管。及府废，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寇河北，复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帅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兒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脱，越泞交战，大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全军尽没，惟万宝逃归。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终始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惜其年少，不遂远图。"因为之流涕。赠左骁卫大将军，谥曰壮。无子，诏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为淮阳王，令主道玄之祀。累迁左骁卫将军。送弘化公主还蕃，坐泄主非太宗女，夺爵国除，后卒于郓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父韶，追封东平王，赠户部尚书。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阳郡公，起家左千牛备身。讨刘武周，战于度索原，军败，贼徒进逼河东。道宗时年十七，从太宗率众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暗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州，一战灭之。又从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屡有殊效。五年，授灵州总管。梁师都据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数万至于城下。道宗闭门拒守，伺隙而战，贼徒大败。高祖闻而嘉之，谓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曰："道宗今能守边，以寡制众。昔魏任城王彰临戎却敌，道宗勇敢，有同于彼。"遂封为任城王。初，突厥连于梁师都，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边人悦服。

贞观元年，征拜鸿胪卿，历左领军、大理卿。时太宗将经略突厥，又拜灵州都督。三年，为大同道行军总管。遇李靖袭破颉利可汗，颉利以十余骑来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征其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沙钤罗惧，驰追获之，遣使送于京师。以功赐实封六百户，

召拜刑部尚书。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之副。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千里。诸将议欲息兵，道宗固请追讨，李靖然之，而君集不从。道宗遂率偏师并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余骑逾山袭其后，贼表里受敌，一时奔溃。十二年，迁礼部尚书，改封江夏王。寻坐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羞，岂不得耶？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为茂州都督，未行，转晋州刺史。十四年，复拜礼部尚书。时侯君集立功于高昌，自负其才，潜有异志。道宗尝因侍宴，从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对曰："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太宗曰："不可亿度，浪生猜贰。其功勋才用，无所不堪，朕岂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谋反诛，太宗笑谓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军讨高丽，令道宗与李靖为前锋，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靖然之。乃与壮士数十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靖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赐奴婢四十人。又筑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于部署，为贼所据。归罪于果毅傅伏爱，斩之。道宗跣行诣旗下请罪，太宗曰："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舍而不问。道宗在阵损足，太宗亲为其针，赐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请居闲职，转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进，增实封并前六百户。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无忌、遂良得罪，诏复其官爵。道宗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间王孝恭昆季最为当代所重。

道宗子景恆，降封卢国公，官至相州刺史。

陇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长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并早卒。武德初，追封澄为梁王，湛为蜀王，洪为郑王。澄、洪并无后，博乂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时，历宗正卿、礼部尚书，加特进。博乂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纟玄歌自娱，骄侈无比。与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为高祖所鄙，帝谓曰："我怨仇有善，犹擢以

不次，况于亲戚而不委任？闻汝等唯昵近小人，好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匹，可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事。”咸亨二年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显庆中，累迁原州都督，薨，谥曰敬。

史臣曰：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致庐江为叛，神通争功，封德彝论之于前，房玄龄讥之于后。若河间机谋深沉，识度弘远，纵虚舟而降萧铣，饮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卖第为子孙之谋，善始令终，论功行赏，即无私矣。或问曰：“水变为血，信妖矣；竟成功而无咎者，何也？”答曰：河间节贯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胜德明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赞曰：疏属尽封，启乱害公。河间孝恭，独称军功。

列传第十一

○温大雅　子无隐大雅弟彦博子振挺大雅弟大有陈叔达窦威子恽兄子轨轨子奉节琮从子抗抗子衍静静子逵诞诞子孝慈孝慈子希玠诞少子孝谌抗季弟璡

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大业末，为司隶从事，见隋政日乱，谢病而归。大雅性至孝，少好学，以才辩知名。仕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以父忧去职。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高祖镇太原，甚礼之。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禅代之际，与司录窦威、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历迁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对居近密，议者荣之。高祖从容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寻转工部，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太宗以隐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太宗即位，累转礼部尚书，封黎国公。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谥曰孝。撰《创业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赠尚书右仆射。

子无隐，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彦博。

彦博幼聪悟，有口辩，涉猎书记。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纲常见彦博兄弟三人，咸叹异曰："皆卿相才也。"开皇末，为州牧秦孝王俊所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转通直谒者。及隋乱，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其事，授幽州总管府长史。未几，征为中书舍人，俄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时高丽遣使贡方物，高祖谓群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为诏，述朕此怀也。"彦博进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与虏战于太谷，军败，彦博没于虏庭。突厥以其近臣，苦问以国家虚实及兵马多少，彦博固不肯言。颉利怒，迁于阴山苦塞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征彦博还朝，授雍州治中，寻检校吏部侍郎。彦博意有沙汰，多所损抑，而退者

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辞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复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迁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事。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四年，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高祖常宴朝臣，诏太宗谕旨，既而顾谓近臣曰："何如温彦博？"其见重如此。

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也。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彦博议曰："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议者尤为不便，欲建突厥国于河外。彦博又执奏曰："既已纳之，无故遣去，深为可惜。"与魏徵等争论，数年不决。十年，迁尚书右仆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彦博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国之利害，知无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闲逸，致夭性灵。"彦博家无正寝，及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命有司为造堂焉。赠特进，谥曰恭，陪葬昭陵。

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丧以毁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

大雅弟大有，字彦将，性端谨，少以学行称。隋仁寿中，尚书右丞李纲表荐之，授羽骑尉。寻丁忧去，职归乡里。义旗初举，高祖引为太原令。从太宗击西河，高祖谓曰："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以卿参谋军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及破西河而还，复以本官摄大将军府记室，与兄大雅共掌机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机务，意不自安，固请他职。高祖曰："我虚心相待，不以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虽应命，然每退让，远避机权，僚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转中书侍郎。会卒，高祖甚伤惜之，赠鸿胪卿。初，大雅在隋，与颜思鲁俱在东宫，彦博与思鲁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将与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之选。少时学业，颜氏为优；其后职位，温氏为盛。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颇有才学，在陈封义阳王。年十余岁，尝侍宴，赋诗十韵，援笔便就，仆射徐陵甚奇之。

历侍中、丹阳尹、都官尚书。入隋，久不得调。大业中，拜内史舍人，出为绛郡通守。义师至绛郡，叔达以郡归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汉东郡公。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二年，兼纳言。四年，拜侍中。叔达明辩，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绅莫不属目。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五年，进封江国公。尝赐食于御前，得蒲萄，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归以遗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遗乎！"因赐物三百段。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未几，丁母忧。叔达先有疾，太宗虑其危殆，遣使禁绝吊宾。服阕，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礼部尚书。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达谢曰："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后坐闺庭不理，为宪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听以散秩归第。九年卒，谥曰缪。后赠户部尚书，改谥曰忠。有集十五卷。

窦威，字文蔚，扶风平陆人，太穆皇后从父兄也。父炽，隋太傅。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子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为记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称疾还田里。及秀废黜，府僚多获罪，唯威以先见保全。大业四年，累迁内史舍人，以数陈得失忤旨，转考功郎中，后坐事免，归京师。高祖入关，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文翰多参预焉。高祖常谓裴寂曰："叔孙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威奏议雍容，多引古为谕，高祖甚亲重之，或引入卧内，常为膝席。又尝谓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隆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及寝疾，高祖自往临问。寻卒，家无余财，遗令薄葬。谥曰靖，赠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诏太子及百官并出临送。有文集十卷。

子恽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轨，从兄子抗，并知名。

轨，字士则，周雍州牧、酇国公恭之子也。隋大业中，为资阳郡东曹掾，后去官归于家。义兵起，轨聚众千余人，迎谒于长春宫。高祖见之，大悦，降席握手，语及平生，赐良马十匹，使掠地渭南。轨先下永丰仓，收兵得五千人。从平京城，封赞皇县公，拜大丞相谘议参军。时稽胡贼五万余人掠宜春，轨讨之。行次黄钦山，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轨自率数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闻鼓，士卒争先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虏男女二万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会赤排羌作乱，与薛举叛将钟俱仇同寇汉中。拜轨秦州总管，与贼连战皆捷，余党悉降。进封酇国公。三年，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许以便宜从事。属党项寇松州，诏轨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蒋善合与轨连势。时党项引吐谷浑之众，其锋甚锐。轨师未至，善合先期至钳川，遇贼力战，走之。轨复军于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寻令率所部兵从太宗讨王世充于洛阳。四年，还益州。时蜀土寇往往聚结，悉讨平之。轨每临戎对寇，或经旬月，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贵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轨初入蜀，将其甥以为心腹，尝夜出，呼之不以时至，怒而斩之。每诫家僮不得出外。尝遣奴就官厨取浆而悔之，谓奴曰："我诫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遣其部将收奴斩之。其奴称冤，监刑者犹豫未决，轨怒，俱斩之。行台郎中赵弘安，知名士也，轨动辄榜箠，岁至数百。后征入朝，赐坐御榻，轨容仪不肃，又坐而对诏，高祖大怒，因谓曰："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诏下狱，俄而释之，还镇益州。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素不协。及隐太子诛，有诏下益州，轨藏诸怀中，云起问曰："诏书安在？"轨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执而杀之。行方大惧，奔于京师，轨追斩不及。是岁，行台废，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户。贞观元年，征授右卫大将军。二年，出为洛州都督。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慑惮，风化整肃。四年，卒官，赠并州都督。

子奉节嗣，尚高祖永嘉公主，历左卫将军、秦州都督。

轨弟琮，亦有武干，隋左亲卫。大业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琮与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罗英杰，降礼纳之，出入卧内，其意乃解。及将义举，琮协赞大谋。大将军府建，为统军。从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禄大夫、扶风郡公。寻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

关，通遣裨将桑显和来逼文静，义军不利。琮与段志玄等力战久之，隋军大溃，通遁走。琮率轻骑追至稠桑，获通而返。进兵东略，下陕县，拔太原仓。拜右领军大将军，赐物五百段。时隋河阳都尉独孤武潜谋归国，乃令琮以步骑一万自柏崖道应接之。迟留不进，武见杀，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谋勋特恕一死，拜右屯卫大将军，复转右领军大将军。时将图洛阳，遣琮留守陕城，以督粮运。王世充遣其骁将罗士信来断粮道，琮潜使人说以利害，士信遂帅众降。及从平东都，赏物一千四百段。后以本官检校晋州总管。寻从隐太子讨平刘黑闼，以功封谯国公，赏黄金五十斤。未几而卒。高祖以佐命之旧，甚悼之，赠左卫大将军，谥曰敬。永徽五年，重赠特进。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从兄也，隋洛州总管、陈国公荣之子也。母，隋文帝万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见崇宠。少入太学，略涉书史，释褐千牛备身、仪同三司。属其父寝疾，抗躬亲扶侍，衣不解带者五十余日。及居丧，哀毁过礼。后袭爵陈国公，累转梁州刺史。将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礼，赏赐极厚。母卒，号恸绝而复苏者数焉，文帝令宫人至第，节其哭泣。岁余，起为岐州刺史，转幽州总管，政并以宽惠闻。及汉王谅作乱，炀帝恐其为变，遣李子雄驰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谅书而不奏，按之无验，以疑贰除名。抗与高祖少相亲狎，及杨玄感作乱，高祖统兵陇右，抗言于高祖曰："玄感抑为发踪耳！李氏有名图箓，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高祖曰："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大业末，抗于灵武巡长城以伺盗贼，及闻高祖定京城，抗对众而忭曰："此吾家妹婿也，豁达有大度，真拨乱之主矣！"因归长安。高祖见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纵酒为乐。寻拜将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纳言。高祖听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后，延入卧内，命之舍敬，纵酒谈谑，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时，或留宿禁内。高祖每呼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称为舅。常陪侍游宴，不知朝务。转左武候大将军，领左右千牛备身大将军。寻从太宗平薛举，勋居第一。四年，又从征王世充。及东都平，册勋太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俱预焉。朝廷荣之，赐女乐一部、金宝万计。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赠司空，谥曰密。

子衍。衍嗣，官至左武卫将军。时抗群从内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余人，尚主三人，妃数人，冠冕之盛，当朝无比。

静，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转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时议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动众，书奏不省。静频上书，辞甚切至。于是征静

入朝，与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争论于殿庭，寂等不能屈，竟从静议。岁收数千斛，高祖善之，令检校并州大总管。静又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复从之。太宗即位，征拜司农卿，封信都男，寻转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贰，诸将出征，多诣其所。静知虏中虚实，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太宗称善，赐马百匹、羊千口。及擒颉利，处其部众于河南，以为不便，上封曰："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藩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于时务在怀辑，虽未从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抚镇华戎，朕无北顾之忧矣。"再迁民部尚书。贞观九年卒，谥曰肃。子逵。

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袭爵信都男。

诞，抗第三子也。隋仁寿中，起家为朝请郎。义宁初，辟丞相府祭酒，转殿中监，封安丰郡公，尚高祖女襄阳公主。从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迁刑部尚书，转太常卿。高祖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余王，所有国司家产之事，皆令诞主之。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召拜右领军大将军，转大理卿、莘国公。修营太庙，赐物五百段。复为殿中监，以疾解官，复拜宗正卿。太宗常与之言，昏忘不能对，乃手诏曰："朕闻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窦诞比来精神衰耗，殊异常时。知不肖而任之，睹尸禄而不退，非唯伤风乱政，亦恐为君不明。考绩黜陟，古今常典，诞可光禄大夫还第。"寻卒，赠工部尚书、荆州刺史，谥曰安。

子孝慈。孝慈嗣，官至左卫将军。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袭爵，中宗时为礼部尚书，以恩泽赐实封二百五十户。开元初为太子少傅、开府仪同三司。诞少子孝谌，在《外戚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业末，为扶风太守。高祖定京师，以郡归国，历礼部、民部二尚书。从太宗平薛仁杲。寻镇益州，时蜀中尚多寇贼，璡屡讨平之。时皇甫无逸在蜀，与之不协，璡屡请入朝。高祖征

之，中路诏令还镇。璡不得志，遂于路左题山，以申郁积。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卧内，遗以绫绮。无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几，拜秘书监，封邓国公。贞观初，授太子詹事。后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璡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虚费功力，太宗怒，遽令毁之。坐事免。会纳其女为酆王妃，俄而复位，加右光禄大夫。七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安。璡颇晓音律，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正声雅乐，璡讨论故实，撰《正声调》一卷，行于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诸温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叔达才学明辩，中二国之选。皆抱廊庙之器，俱为社稷之臣。威守道，轨临戎，抗居丧，静经略，璡音律，仍以懿亲，俱至显位；才能门第，辉映数朝，岂非得人欤？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彦博之褊，窦轨之酷，亦非全器焉。

赞曰：温、陈才位，文蔚典礼。诸窦戚里，荣盛无比。

列传第十二

○李纲 子少植少植子安仁郑善果 从兄元璹 杨恭仁 子思训思训孙睿交恭仁从孙执柔恭仁少弟师道皇甫无逸 孙忠李大亮 族孙迥秀

李纲，字文纪，观州蓚人也。祖元则，后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车骑大将军。纲少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张纲传》，慕而改之。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宣帝将害宪，召僚属证成其罪，纲誓之以死，终无挠辞。及宪遇害，露车载尸而出，故吏皆散，唯纲抚棺号恸，躬自埋瘗，哭拜而去。

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自勇曰："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者居其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侍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岂非择人？"纲曰："臣在东宫，非得言者。"帝奇其对，擢拜尚书右丞。时左仆射杨素、苏威当朝用事，纲每固执所见，不与之同，由是二人深恶之。会遣大将军刘方诛讨林邑，杨素言于文帝曰："林邑多珍宝，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纲可任，文帝以为行军司马。刘方承素之意，屈辱纲，几至于死。及军还，久不得调。后拜齐王府司马。未几，苏威复令纲诣南海应接林邑，久而不召。纲后自来奏事，威复言纲擅离所职，以之属吏。纲见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谓纲曰："公易姓之后，方可得志而为卿辅。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败也。"寻会赦免，屏居于鄠。

大业末，贼帅何潘仁以纲为长史。义师至京城，纲来谒见。高祖大悦，授丞相府司录，封新昌县公，专掌选。高祖践祚，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典选如故。

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总管，于是纵其左右攘夺百姓，宇文歆频谏不纳，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兽畜，取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疻伤致死。夜开府门，宣淫他

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讽父老诣阙请之，寻令复职。时刘武周率五千骑至黄蛇岭，元吉遣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先尝之。达以步卒少，固请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则尽没于贼。达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绐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孥，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谓纲曰：“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纲曰：“赖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问其故，纲对曰：“罪由窦诞不能规讽，致令军人怨愤。又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衅，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翌日，高祖召纲入，升御坐谓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元吉自恶，结怨于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制禁？”

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仕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身终子继，不易其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服，露体而击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衣。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絷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方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顾非创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高祖不纳。寻令参详律令。

纲在东宫，隐太子建成初甚礼遇。建成常往温汤，纲时以疾不从。有进生鱼于建成者，将召饔人作鲙。时唐俭、赵元楷在座，各自赞能为鲙，建成从之，既而谓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实有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于李纲矣。”于是遣使送绢二百匹以遗之。建成后渐狎无行之徒，有猜忌之谋，不可谏止。又思筮者之言，频乞骸骨。高祖漫骂之曰：“卿为潘仁长史，何乃羞为朕尚书？且建成在东宫，遣卿辅导，何为屡致辞乎？”纲顿首陈谢曰：“潘仁，贼也，诚在杀害，每谏便止，所活极多，为其长史，故得无愧。陛下功成业泰，颇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凯，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为尚书？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探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高祖谢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于是擢拜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并如故。纲又上书谏太子曰：“纲耄矣，日过时流，坟树已拱，幸未就土，许傅圣躬，无以酬恩，请效愚直，伏愿殿下详之。窃见饮酒过多，诚非养生之术。且凡为人子者，务

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览书不怿，而所为如故。纲以数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郁郁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辞职，优诏解尚书，仍为太子少保。高祖以纲隋代名臣，甚加优礼，每手敕未尝称名，其见重如此。

贞观四年，拜太子少师。时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特赐步舆，令纲乘至阁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道。又令舆入东宫，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纲于是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听者忘倦。太子每亲政事，太宗必令纲及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纲凛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诣宅存问，赐绢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太子为之立碑。初，周齐王宪女孀居孑立，纲自以齐王故吏，赡恤甚厚。及纲卒，其女被发号哭，如丧所生焉。

子少植，隋武阳郡同功书佐，先纲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为太子左庶子。属太子被废，归于陈邸，宫僚皆逃散，无敢辞送者，安仁独涕泣拜辞而去，朝野义之。后卒于恆州刺史。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诚，周大将军、开封县公。大象初，讨尉迟迥，力战遇害。善果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诏令袭其官爵。家人以其婴孺，弗之告也，受册悲恸，擗踊不能胜，观者莫不为之流涕。隋开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业中，累转鲁郡太守。善果笃慎，事亲至孝。母崔氏，贤明晓于政道，每善果理务，崔氏尝于阁内听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若处事不允，母则不与之言，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食。崔氏谓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徇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继父之心。自童子承袭茅土，今位至方伯，岂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励己为清吏，所在有政绩，百姓怀之。及朝京师，炀帝以其居官俭约，莅政严明，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者为天下第一，各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后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为民部尚书，随化及至辽城。淮安王神通围化及，善果为化及守御督战，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还，窦建德进军克之。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诮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后而清称益衰，又忠臣子，奈何为

弑君之贼殉命苦战而伤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杀，伪中书令宋正本驰往救止之。建德又不为之礼，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师，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封荥阳郡公。善果在东宫，数进忠言，多所匡谏。未几，检校大理卿，兼民部尚书。正身奉法，甚有善绩。制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并令升殿，与从兄元璹在其数，时以为荣。寻坐事免。及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后历礼部、刑部二尚书。贞观元年，出为岐州刺史，复以公事免。三年，起为江州刺史，卒。

元璹，隋岐州刺史、沛国公译子也。少以父功拜仪同大将军，袭爵沛国公，累转右武候将军，改封莘国公。大业中，出为文城郡守。义师至河东，元璹以郡来降，征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参旗将军。元璹少在戎旅，尤明军法，高祖常令巡诸军，教其兵事。突厥始毕可汗弟乙力设代其兄为叱罗可汗，又刘武周将宋金刚与叱罗共为掎角，来寇汾、晋。诏元璹入蕃，谕以祸福，叱罗竟不纳，乃欲总其部落，入寇太原，以为武周声援。未几，叱罗遇疾，疗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执元璹，不得归，叱罗竟死。颉利嗣立，留元璹，每随其牙帐，经数年。颉利后闻高祖遗其财物，又许结婚，始放元璹来还。高祖劳之曰：“卿在虏庭，累载拘系，苏武弗之过也。”拜鸿胪卿。寻而突厥又寇并州，时元璹在母丧，高祖令墨绖充使招慰。突厥从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数骑数十万，填映山谷。及见元璹，责中国违背之事，元璹随机应对，竟无所屈，因数突厥背诞之罪，突厥大惭，不能报。元璹又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颉利纳其言，即引还。太宗致书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结和，遂使边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岂唯魏绛，金石之锡，固当非远。”元璹自义宁已来，五入蕃充使，几至于死者数矣。贞观三年，又使入突厥，还奏曰：“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征祥如此，不出三年，必当覆灭。”太宗然之。无几，突厥果败。元璹后累转左武候大将军，坐事免。寻起为宜州刺史，复封沛国公。元璹有干略，所在颇著声誉。然其父译事继母失温凊之礼，隋文帝曾赐以《孝经》；至元璹事亲，又不以孝闻，清论鄙之。二十年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

弟孙杲知名，则天时为天官侍郎。

杨恭仁，本名纶，弘农华阴人，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隋仁寿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务举大纲，不为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谓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举得人，亦是卿义方所致也。"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作乱，炀帝制恭仁率兵经略，与玄感战于破陵，大败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与屈突通等追讨获之。军旋，炀帝召入内殿，谓曰："我闻破陵之阵，唯卿力战，功最难比。虽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决如此也。"纳言苏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虚也。"时苏威及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等皆受诏参掌选事，多纳贿赂，士流嗟怨。恭仁独雅正自守，不为蕴等所容，由是出为河南道大使，讨捕盗贼。时天下大乱，行至谯郡，为硃粲所败，奔还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书，随至河北，为化及守魏县。时元宝藏据有魏郡，会行人魏徵说下宝藏，执恭仁送于京师。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未几，遥授纳言，总管如故。俄而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数万奄至州境，恭仁随方备御，多设疑兵，颉利惧而退走。属瓜州刺史贺拔威拥兵作乱，朝廷惮远，未遑征讨。恭仁乃募骁勇，倍道兼进，贼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虏，贼众感其宽惠，遂相率执威而降。久之，征拜吏部尚书，迁左卫大将军、鼓旗将军。贞观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五年，迁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阳要重，古难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虚澹，必以礼度自居，谦恭下士，未尝忤物，时人方之石庆。恭仁弟师道，尚桂阳公主，从侄女为巢剌王妃，弟子思敬，尚安平公主，连姻帝室，益见崇重。后以老病乞骸骨，听以特进归第。十三年卒，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孝。

子思训袭爵。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置于别宅，尝邀思训就之宴乐。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妾等怒，密以毒药置酒，思训饮尽便死。宝节坐是配岭表。思训妻又诣阙称冤，制遣使就斩之。仍改《贼盗律》，以毒药杀人之科，更从重法。

思训孙睿交，本名璥，少袭爵观国公，尚中宗女长宁公主。预诛张易之有功，赐实封五百户。神龙中，为秘书监。后被贬，卒于绛州别驾。

恭仁弟续，颇有辞学。贞观中，为郓州刺史。续孙执柔，则天时为地官尚书，则天以外氏近属，甚优宠之。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则天尝曰："我今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

品，寻卒。执柔子滔，开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执柔弟执一，神龙初，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

恭仁少弟师道，隋末自洛阳归国，授上仪同，为备身左右。寻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转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贞观七年，代魏徵为侍中。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十三年，转中书令。太子承乾逆谋事泄，与长孙无忌、房玄龄同按其狱。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与承乾通谋，师道微讽太宗，冀活之，由是获谴，罢知机密。转吏部尚书。师道贵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贵势及其亲党，以避嫌疑，时论讥之。太宗尝从容谓侍臣曰："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缓急不可得力。"未几，从征高丽，摄中书令。及军还，有毁之者，稍贬为工部尚书，寻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为立碑。子豫之，尚巢剌王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嘉公主淫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擒，具五刑而杀之。师道兄子思玄，高宗时为吏部侍郎、国子祭酒。玄弟思敬，礼部尚书。师道从兄子崇敬，太子詹事。

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宠贵，自武德之后，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

皇甫无逸，字仁俭，安定乌氏人。父诞，隋并州总管府司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万年。仁寿末，汉王谅于并州起兵反，诞抗节不从，为谅所杀。无逸时在长安，闻谅反，即同居丧之礼。人问其故，泣而对曰："大人平生徇节义，既属乱常，必无苟免。"寻而凶问果至。在丧柴毁过礼，事母以孝闻。炀帝以诞死节，赠柱国、弘义郡公，令无逸袭爵。时五等皆废，以其时忠义之后，特封平舆侯。拜涓阳太守，甚有能名，差品为天下第一。再转右武卫将军，甚见亲委。帝幸江都，以无逸留守洛阳。及江都之变，与段达、元文都尊立越王侗为帝。王世充作难，无逸弃老母妻子，斩关而走，追骑且至，无逸曰："吾死而后已，终不能同尔为逆。"因解所服金带投之于地，曰："以此赠卿，无为相迫。"追骑竞下马取带，自相争夺，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旧臣，甚尊礼之，拜刑部尚书，封滑国公，历陕东道行台民部尚书。明年，迁御史大夫。时益部新开，刑政未洽，长吏横恣，赃污狼藉；令无逸持节巡抚

之，承制除授。无逸宣扬朝化，法令严肃，蜀中甚赖之。有皇甫希仁者，见无逸专制方面，徼幸上变，云："臣父在洛阳，无逸为母之故，阴遣臣与王世充相知。"高祖审其诈，数之曰："无逸逼于世充，弃母归朕。今之委任，异于众人。其在益州，极为清正。此盖群小不耐，欲诬之也。此乃离间我君臣，惑乱我视听。"于是斩希仁于顺天门，遣给事中李公昌驰往慰谕之。俄而又告无逸阴与萧铣交通者，无逸时与益州行台仆射窦璡不协，于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状。高祖览之曰："无逸当官执法，无所回避，必是邪佞之徒，恶直丑正，共相构扇也。"因令刘世龙、温彦博将按其事，卒无验而止，所告者坐斩，窦璡亦以罪黜。无逸既返命，高祖劳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谮诉者，但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寻拜民部尚书，累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闭门自守，不通宾客，左右不得出门。凡所货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采不犯于人。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主人将续之，无逸抽佩刀断衣带以为炷，其廉介如此。然过于审慎，所上表奏，惧有误失，必读之数十遍，仍令官属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审，每遣一使，辄连日不得上道。议者以此少之。母在长安疾笃，太宗令驿召之。无逸性至孝，承问惶惧，不能饮食，因道病卒。赠礼部尚书，太常考行，谥曰"孝"。礼部尚书王珪驳之曰："无逸入蜀之初，自当扶侍老母，与之同去，申其色养，而乃留在京师，子道未足，何得为孝？"竟谥为良。孙忠，开元中为卫尉卿。

李大亮，雍州泾阳人。后魏度支尚书琰之曾孙也。其先本居陇西狄道，代为著姓。祖纲，后魏南岐州刺史。父充节，隋朔州总管、武阳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干，隋末，署韩国公庞玉行军兵曹。在东都与李密战，败，同辈百余人皆就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义兵入关，大亮自东都归国，授土门令。属百姓饥荒，盗贼侵寇，大亮卖所乘马分给贫弱，劝以垦田，岁因大稔。躬捕寇盗，所击辄平。时太宗在籓，巡抚北境，闻而嗟叹，下书劳之，赐马一匹、帛五十段。其后，胡贼寇境，大亮众少不敌，遂单马诣贼营，召其豪帅，谕以祸福，群胡感悟，相率请降。大亮又杀所乘马，以与之宴乐，徒步而归。前后降者千余人，县境以清。高祖大悦，超拜金州总管府司马。时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据襄阳，令大亮安抚樊、邓，以图进取。大亮进兵击之，所下十余城。高祖下书劳勉，迁安州刺史。又令徇广州巴东，行次九江，会辅公祏反，大亮以计擒公礻石将张善安。公祏寻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大亮率兵进援，击贼破之。以功赐奴婢百人，大亮谓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皆放遣。高祖闻而嗟异，复赐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贞观元年，转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在越州写书百卷，及徙职，皆委之廨

宇。寻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尝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籓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赐荀悦《汉纪》一部，下书曰：“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时颉利可汗败亡，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有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以绥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众冻馁，遣于碛石贮粮，特加赈给。大亮以为于事无益，上疏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已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爱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四十载而遂绝。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籓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縻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太宗纳其奏。八年，为剑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浊扬清，甚获当时之誉。及讨吐谷浑，以大亮为河东道行军总管。与大总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历河源，遇贼于蜀浑山，接战破之，俘其名王，虏杂畜五

万计。以功进爵为公，赐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遗亲戚。仍罄其家资，收葬五叶宗族无后者三十余丧，送终之礼，一时称盛。后拜左卫大将军。十七年，晋王为皇太子，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以大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甚为亲信。大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尝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见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大亮虽位望通显，而居处卑陋，衣服俭率。至性忠谨，虽妻子不见其惰容。事兄嫂有同于父母。每怀张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尝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产以遗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张弼力也。有官爵请回。"太宗遂迁弼为中郎将，俄代州都督。时人皆贤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阳，令大亮副司空玄龄居中。寻遇疾，太宗亲为调药，驰驿赐之。临终上表，请停辽东之役，又言京师宗庙所在，愿深以关中为意。表成而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终而卒，时五十九。死之日，家无珠玉可以为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亲戚孤遗为大亮所鞠养，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为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废朝三日。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谥曰懿，陪葬昭陵。

兄子道裕，永徽中为大理卿。

迥秀，大亮族孙也。祖玄明，济州刺史。父义本，宣州刺史。迥秀弱冠应英材杰出举，拜相州参军，累转考功员外郎。则天雅爱其材，甚宠待之。掌举数年，迁凤阁舍人。迥秀母氏庶贱而色养过人，其妻崔氏尝叱其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止云："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出状，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顺颜色，颜色苟违，何敢留也？"竟不从。长安初，历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令宫人参问其母，又尝迎入宫中，待之甚优。迥秀雅有文才，饮酒斗余，广接宾朋，当时称为风流之士。然颇托附权幸，倾心以事张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为谠正之士所讥。俄坐赃，出为庐州刺史。景龙中，累转鸿胪卿、修文馆学士，又持节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数茎，又有猫为犬所乳，中宗以为孝感所致，使旌其门闾。俄代姚崇为兵部尚书，病卒。子齐损，开元十年，与权梁山等构逆伏诛，籍没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纲直道事人，执心不回。始对隋文，慷慨获免；终忤杨素，屈辱尤深。及高祖临朝，谏舞胡鸣玉，怀不吐不茹之节，存有始有卒之规，可谓危矣。非逢有道，焉能

免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纲有焉。善果幼事贤母，长为正人。元璹于国有功，祗练边事，承家不孝，终为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驭众谦恭。破贼立功，方见仁者有勇；掌选被斥，所谓独正者危。自伪归朝，怀才遇主，连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终无玷者鲜矣！师道慎密纯善，怯懦无更事之名；抑势避嫌，署用致非才之诮。无逸知父守节陷难，离母避逆终吉，忠信之道著矣；绝宾客以闭府门，断衣带以续灯炷，廉介之志彰矣。于乎，蜀道初开，亲老地梗，至孝灭性，子道可知，不得谥为“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贞确成性。卖马劝农，是为政也；投身谕贼，略也；放奴婢从良者，仁也；因鹰谏猎，临终上表，忠也；论伊吾之众，智也；葬五叶无后，报张弼恩，义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妇人之手，礼也；无珠玉为啥，廉也。房玄龄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名下无虚士矣！迥秀谄事权幸，爰至台司，余不足观，清风替矣。

赞曰：李纲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训，清贞是资。元璹父子，要道何亏。恭仁独正，令德无违。师道慎密，抑势见机。无逸廉介，终于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随。迥秀托附，实污台司。

列传第十三

○封伦　伦子言道兄子行高　萧瑀　子锐兄子钧钧子瓘钧兄子嗣业裴矩矩子宣机宇文士及

封伦，字德彝，观州蓨人。北齐太子太保隆之孙。父子绣，隋通州刺史。伦少时，其舅卢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识过人，必能致位卿相。"开皇末，江南作乱，内史令杨素往征之，署为行军记室。船至海曲，素召之，伦坠于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见，竟寝不言。素后知，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异之。素将营仁寿宫，引为土木监。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曰："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将获谴。伦曰："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狐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骤称荐于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大业中，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化及寻署内史令，从至聊城。伦见化及势蹙，乃潜结化及弟士及，请于济北运粮，以观其变。遇化及败，与士及来降。高祖以其前代旧臣，遣使迎劳，拜内史舍人。寻迁内史侍郎。

高祖尝幸温汤，经秦始皇墓，谓伦曰："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伦曰："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官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高祖称善，谓伦曰："从今之后，宜自上导下，悉为薄葬。"太宗之讨王世充，诏伦参谋军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师，太宗遣伦入朝亲论事势。伦言于高祖曰："世充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其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朝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纳之。及太宗凯旋，高

祖谓侍臣曰："朕初发兵东讨，众议多有不同，唯秦王请行，封伦赞成此计。昔张华协同晋武，亦复何以加也！"封平原县公，兼天册府司马。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六年，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晓习吏职，甚获当时之誉。八年，进封道国公，寻徙封于密。萧瑀尝荐伦于高祖，高祖任伦为中书令。太宗嗣位，瑀迁尚书左仆射，伦为右仆射。伦素险诐，与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由是与瑀有隙。贞观元年，遘疾于尚书省，太宗亲自临视，即命尚辇送还第，寻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废朝三日，册赠司空，谥曰明。初，伦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事具《建成传》。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伦曰："臣闻事君之义，尽命不渝；为臣之节，岁寒无贰。苟亏其道，罪不容诛。伦位望鼎司，恩隆胙土，无心报效，乃肆奸谋，荧惑储藩，奖成元恶，置于常典，理合诛夷。但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褒赠，未正严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岂可仍畴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惩，将何沮劝？"太宗令百官详议，民部尚书唐俭等议："伦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从之，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

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长公主，官至宋州刺史。伦兄子行高，以文学知名。贞观中，官至礼部郎中。

萧瑀，字时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后梁宣帝。父岿，明帝。瑀年九岁，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闻。姊为隋晋王妃，从入长安。聚学属文，端正鲠亮。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常观刘孝标《辩命论》，恶其伤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辩命论》以释之。大旨以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时晋府学士柳顾言、诸葛颖见而称之曰："自孝标后数十年间，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诋诘。今萧君此论，足疗刘子膏肓。"炀帝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践祚，迁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忽遇风疾，命家人不即医疗，仍云："若天假余年，因此望为栖遁之资耳。"萧后闻而诲之："以尔才智，足堪扬名显亲，岂得轻毁形骸而求隐逸？若以此致谴，则罪在不测。"病且愈，其

姊劝勉之，故复有仕进志。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既以后弟之亲，委之机务，后数以言忤旨，渐见疏斥。炀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瑀进谋曰："如闻始毕托校猎至此，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贺敦知兵马事。昔汉高祖解平城之围，乃是阏氏之力。况义成以帝女为妻，必恃大国之援。若发一单使以告义成，假使无益，事亦无损。臣又窃听舆人之诵，乃虑陛下平突厥后更事辽东，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败。请下明诏告军中，赦高丽而专攻突厥，则百姓心安，人自为战。"炀帝从之，于是发使诣可贺敦谕旨。俄而突厥解围去，于后获其谍人，云：义成公主遣使告急于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盖公主之助也。炀帝又将伐辽东，谓群臣曰："突厥狂悖为寇，势何能为？以其少时未散，萧瑀遂相恐动，情不可恕。"因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贼万余人寇暴纵横，瑀潜募勇敢之士，设奇而击之，当阵而降其众。所获财畜，咸赏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举遣众数万侵掠郡境，瑀要击之，自后诸贼莫敢进，郡中复安。

高祖定京城，遣书招之。瑀以郡归国，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太宗为右元帅，攻洛阳，以瑀为府司马。武德五年，迁内史令。时军国草创，方隅未宁，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高祖每临轩听政，必赐升御榻，瑀既独孤氏之婿，与语呼之为萧郎。国典朝仪，亦责成于瑀，瑀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常奏便宜数十条，多见纳用，手敕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赖。运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纳谏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赐金一函，以报智者，勿为推退。"瑀固辞，优诏不许。其年，州置七职，务取才望兼美者为之。及太宗临雍州牧，以瑀为州都督。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初，瑀之朝也，关内产业并先给勋人。至是特还其田宅，瑀皆分给诸宗子弟，唯留庙堂一所，以奉烝尝。及平王世充，瑀以预军谋之功，加邑二千户，拜尚书右仆射。内外考绩皆委之司会，为群僚指南，庶务繁总。瑀见事有时偏驳，而持法稍深，颇为时议所少。瑀尝荐封伦于高祖，高祖以伦为中书令。太宗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封伦为右仆射。伦素怀险诐，与商量将为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于时房玄龄、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亲伦，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太宗以玄龄等功高，由是忤旨，废于家。俄拜特进、太子少师。未几，复为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六百户。太宗常谓瑀

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盘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寻坐与侍中陈叔达于上前忿诤，声色甚厉，以不敬免。岁余，授晋州都督。明年，征授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由是罢御史大夫，以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六年，授特进，行太常卿。八年，为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当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绳，以至于死，太宗特免责之。九年，拜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太宗尝从容谓房玄龄曰："萧瑀大业之日，进谏隋主，出为河池郡守。应遭割心之祸，翻见太平之日，北叟失马，事亦难常。"瑀顿首拜谢。太宗又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又谓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瑀再拜谢曰："臣特蒙诫训，又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魏徵进而言曰："臣有逆众以执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执节，明主恕之以劲。昔闻其言，今睹其实，萧瑀不遇明圣，必及于难！"太宗悦其言。

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并图形于凌烟阁。是岁，立晋王为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辽东也，以洛邑冲要，襟带关、河，以瑀为洛阳宫守。车驾自辽还，请解太保，仍同中书门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尝赍绣佛像一躯，并绣瑀形状于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诵之服焉。瑀尝称："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累独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谓瑀曰："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数日谓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朕虽才谢聪明，不应顿迷臧否。"因数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积久衔之，终以瑀忠贞居多而未废也。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踵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对群臣吐言，而取舍相违，心不能平。瑀寻称足疾，时诣朝堂，又不入见，太宗谓侍臣曰："瑀岂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诏曰：

朕闻物之顺也，虽异质而成功；事之违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举，可济千里之川；辕引轮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动静相循易为务，曲直相反难为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际者矣。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谷。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二十一年，征授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从幸玉华宫，遘疾薨于宫所，年七十四。太宗闻而辍膳，高宗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太常谥曰"肃"。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贰，此谥失于不直，更宜摭实。"改谥曰贞褊公。册赠司空、荆州都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临终遗书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气绝后可著单服一通，以充小敛。棺内施单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别加一物。无假卜日，惟在速办。自古贤哲，非无等例，尔宜勉之。"诸子遵其遗志，敛葬俭薄。

子锐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历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礼度，太宗每令诸公主，凡厥所为，皆视其楷则。又令所司别为营第，公主辞曰："妇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再三固让，乃止，令于旧宅而改创焉。永徽初，公主薨，诏葬昭陵。

瑀兄璟，亦有学行。武德中为黄门侍郎，累转秘书监，封兰陵县公。贞观中卒，赠礼部尚书。

瑀兄子钧，隋迁州刺史、梁国公珣之子也。博学有才望。贞观中，累除中书舍人，甚为房玄龄、魏徵所重。永徽二年，历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时有左武候别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高宗以别驾职在纠绳，身行盗窃，命有司杀之。钧进谏曰："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臣之所职，以谏为名，愚衷所怀，不敢不奏。"帝谓曰："卿职在司谏，能尽忠

规。”遂特免其死罪，顾谓侍臣曰：“此乃真谏议也。”寻而太常乐工宋四通等，为宫人通传信物，高宗特令处死，乃遣附律，钧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诏曰：“朕闻防祸未萌，先贤所重，宫阙之禁，其可渐欤？昔如姬窃符，朕用为永鉴，不欲今兹自彰其过，所搦宪章，想非滥也。但朕翘心紫禁，思觌引裾，侧席硃楹，冀旌折槛。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远处配流。”钧寻为太子率更令，兼崇贤馆学士。显庆中卒。所撰《韵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于代。

子瓘，官至渝州长史。母终，以毁卒。瓘子嵩，别有传。

钧兄子嗣业，少随祖姑隋炀帝后入于突厥。贞观九年归朝，以深识蕃情充使，统领突厥之众。累转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调露中，单于突厥反叛，嗣业率兵战，败，配流岭南而死。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祖佗，后魏东荆州刺史。父讷之，北齐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为伯父让之所鞠。及长，博学，早知名，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迁给事郎，直内史省，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及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归之秘府。累迁吏部侍郎，以事免。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宝及吐谷浑可并之状，帝信之。仍委以经略，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令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三年，帝有事于恆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虽拓地数千里，而役戍委输之费，岁巨万计，中国骚动焉。帝以矩有绥怀之略，加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年，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牴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寻令与将军薛世雄城伊吾而还，赐钱四十万。矩因进计纵反间于射匮，使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甚悦，赐矩貂裘及西域珍器。从帝

巡于塞北，幸启民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时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列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时，安得不有事于此，使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从化，必惧皇灵之远暢，虑后服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请面诏其使还本国，遣诏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丽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虎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后渡辽功，进位右光禄大夫。矩后从幸江都。及义兵入关，屈突通败问至，帝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多逃散，矩言于帝曰："车驾留此，已经二岁，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请听兵士于此纳室，私相奔诱者，因而配之。"帝从其计，军中渐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弑逆，署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窦建德复以为尚书右仆射，令专掌选事。时建德起自群盗，事无节文，矩为之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宪章颇备，建德大悦，每谘访焉。

及建德败，矩与伪将曹旦及建德之妻赍传国八玺，举山东之地来降，封安邑县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令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至今行之。八年，兼检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诛，其余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王遣矩晓谕之，宫兵乃散。寻迁民部尚书。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晓习故事，甚见推重。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贞观元年卒，赠绛州刺史，谥曰敬。撰《开业平陈记》十一卷，行于代。

子宣机，高宗时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中护。

宇文士及，雍州长安人。隋右卫大将军述子，化及弟也。开皇末，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大业中，历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忧去职，寻起为鸿胪少卿。化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及随化及至黎

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授上仪同。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妻以寿光县主，仍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以功进爵郢国公，迁中书侍郎，再转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士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曰纵。

史臣曰：封伦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党化及而数炀帝，或有赧颜；托士及以归唐朝，殊无愧色。当建成之际，事持两端；背萧瑀之恩，奏多异议。太宗，明主也，不见其心；玄龄，贤相焉，尚容其谄。狡算丑行，死而后彰，苟非唐临之劾，唐俭等议，则奸人得计矣。萧瑀骨鲠亮直，儒术清明。执政隋朝，忠而获罪；委质高祖，知无不为。及太宗临朝，房、杜用事，不容小过，欲居成功，既形猜贰之言，宁固或跃之位？易名而祗加“褊”字，所幸者犹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谓。裴矩方略宽简，士及通变谨密，皆一时之称也。

赞曰：封伦揣摩谄诈，萧瑀骨鲠儒术。裴矩方略宽简，士及通变谨密。

列传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隐太子建成卫王玄霸巢王元吉楚王智云荆王元景汉王元昌酆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礼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郑王元懿霍王元轨虢王凤道王元庆邓王元裕舒王元名鲁王灵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晓滕王元婴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隐太子建成及太宗、卫王玄霸、巢王元吉，万贵妃生楚王智云，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嫔生荆王元景，孙嫔生汉王元昌，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崔嫔生邓王元裕，杨嫔生江王元祥，小杨嫔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礼，刘婕妤生道王元庆，杨美人生虢王凤，张美人生霍王元轨，张宝林生郑王元懿，柳宝林生滕王元婴，王才人生彭王元则，鲁才人生密王元晓，张氏生周王元方。

隐太子建成，高祖长子也。大业末，高祖捕贼汾、晋，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义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义宁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武德元年，立为皇太子。二年，司竹群盗祝山海有众一千，自称护乡公，诏建成率将军桑显和进击山海，平之。时凉州人安兴贵杀贼帅李轨，以众来降，令建成往原州应接之。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四年，稽胡酋帅刘ＧＣ成拥部落数万人为边害，又诏建成率师讨之。军次鄜州，与ＧＣ成军遇，击，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建成设诈放其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所招慰群胡，ＧＣ成与胡中大帅亦请降。建成以胡兵尚众，恐有变，将尽杀之。乃扬言增置州县，须有城邑，悉课群胡执板筑之具，会筑城所，阴勒兵士，皆执之。ＧＣ成闻有变，奔于梁师都。竟诛降胡六千余人。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时高祖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宫府，竞求恩惠。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阳，高祖遣贵妃等驰往东都选阅宫人及府库珍物，因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太宗以财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并不允许，因此衔恨弥切。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后婕妤张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诏赐焉。神道以教给在前，遂不肯与。婕妤矫奏曰："敕赐妾父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责太宗曰："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为横恣，秦王府属杜如晦行经其门，阿鼠家僮数人牵如晦坠马殴击之，骂云："汝是何人，敢经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或虑上闻，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轹妾父。"高祖又怒谓太宗曰："尔之左右，欺我妃嫔之家一至于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辩明，卒不被纳。妃嫔等因奏言："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母子定无子遗。"因悲泣哽咽。又云："东宫慈厚，必能养育妾母子。"高祖恻怆久之。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齐二王教与诏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兒送京师，欲以为变。又遣郎将尔硃焕、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干，令起兵共相应接。公山、焕等行至豳乡，惧罪驰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诏追建成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至于绝。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监陈万福防御，而文干遂举兵反。高祖驰使召太宗以谋之，太宗曰："文干小竖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应擒剿。纵其假息时刻，但须遣一将耳。"高祖曰："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嶲州。后又与元吉

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乃谓太宗曰："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实非所愿，不能远离膝下。"言讫呜咽，悲不自胜。高祖曰："昔陆贾汉臣，尚有递过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为家。东西两宫，途路咫尺，忆汝即往，无劳悲也。"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是后，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封伦亦潜劝太宗图之，并不许。伦反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又说建成作乱，曰："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矣。"

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期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乂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抚之曰："近日已

来，几有投杼之惑。”太宗哀号久之。建成死时年三十八。长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太宗即位，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

卫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无子。武德元年，追赠卫王，谥曰怀。四年，封太宗子泰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礼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后徙封于越，又以宗室赠西平王琼之子保定为嗣。贞观五年薨，无子，国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义师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寻进封齐国公，授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留镇太原，许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二年，刘武周南侵汾、晋，诏遣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猎，载网罟三十余两，尝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又纵其左右攘夺百姓。歆频谏不纳，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六畜，因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毁伤至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讽父老诣阙请之，寻令复职。时刘武周率五千骑至黄蛇岭，元吉遣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先尝之。达以步卒少，固请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则尽没于贼。达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绐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纲曰：“赖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问其故，纲封曰：“罪由窦诞不能规讽，致令军人怨愤。又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衅，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而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翌日，高祖召纲入，升御坐，谓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元吉自恶，结怨于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寻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窦建德，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世充平，拜司空，余官如故，加赐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乐二

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与太宗各听三炉铸钱以自给。六年，加授隰州总管。及与建成连谋，各募壮士，多匿罪人。复内结宫掖，递加称誉，又厚赂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由是高祖颇疏太宗而加爱元吉。太宗尝从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将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害！"九年，转左卫大将军，寻进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并如故。

高祖将避暑太和宫，二王当从，元吉谓建成曰："待至宫所，当兴精兵袭取之。置土窟中，唯开一孔以通饮食耳。"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高祖知其谋而不制。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高祖不对，元吉遂退。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断，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终亦不事其兄。往者护军薛宝上齐王符箓云：'元吉合成唐字。'齐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为乱未成，预怀相夺。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太宗迟疑未决，众又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也？"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为子孝，为君圣，焉可议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鱼鳖之毙，焉得为孝子乎？涂廪不下，便成煨烬之余，焉得为圣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于是定计诛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寻诏绝建成、元吉属籍。太宗践祚，追封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刺，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谥如故，复以曹王明为元吉后。

楚王智云，高祖第五子也。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后授楚国太妃，薨，陪葬献陵。智云本名稚诠，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义宁元年，赠尚书左仆射、楚国公。武德元年，追封

楚王，谥曰哀。无子，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宽薨，贞观二年，复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焉。灵龟，永徽中历魏州刺史，政尚清严，奸盗屏迹。又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为公。仪凤中，卒于右威卫将军。子承况，神龙中为右羽林将军，与节愍太子同举兵，入玄武门，为乱兵所杀。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为赵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贞观初，历迁雍州牧、右骁卫大将军。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为代袭刺史。诏曰：

皇王受命，步骤之迹以殊；经籍所纪，质文之道匪一。虽治乱不同，损益或异，至于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莫不明其典章，义存于致治；崇其贤戚，志在于无疆。朕以寡昧，丕承鸿绪，寅畏三灵，忧勤百姓，考明哲之余论，求经邦之长策。帝业之重，独任难以成务；天下之旷，因人易以获安。然则侯伯肇于自昔，州郡始于中代，圣贤异术，沿革随时，复古则义难顿从，寻今则事不尽理。遂规模周、汉，斟酌曹、马，采按部之嘉名，参建侯之旧制，共治之职重矣，分土之实存焉。已有制书，陈其至理。继世垂范，贻厥后昆；维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寿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某、秦州都督纪王慎等，或地居旦、爽，夙闻《诗》、《礼》；或望及间、平，早称才艺，并爵隆土宇，宠兼车服。诚孝之心，无忘于造次；风政之举，克著于期月。宜冠恆册，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代代承袭。

寻又罢代袭之制。元景久之转鄜州刺史。高宗即位，进位司徒，加实封通前满一千五百户。永徽四年，坐与房遗爱谋反赐死，国除。后追封沉黎王，备礼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长沙为嗣，降爵为侯。神龙初，追复爵土，并封其孙逖为嗣荆王，寻薨，国除。

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学，善隶书。武德三年，封为鲁王。贞观五年，授华州刺史，转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汉王。元昌在州，颇违宪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十六年，元昌来朝京师，承乾频召入东宫夜宿，因谓承乾曰：“愿陛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

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承乾许诺。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烧作灰，和酒同饮，共为信誓，潜伺间隙。十七年，事发，太宗弗忍加诛，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以万姓为子，公行天下，情无独亲。元昌苞藏凶恶，图谋逆乱，观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衅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五刑不足申其罚，九死无以当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枭獍，欲开疏网，漏此鲸鲵。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愿敦师宪典，诛此凶慝。顺群臣之愿，夺鹰鹯之心，则吴、楚七君，不幽叹于往汉；管、蔡二叔，不沉恨于有周。”太宗事不获已，乃赐元昌自尽于家，妻子籍没，国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贞观二年，授散骑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赐以金盏，遣使为之设宴。六年薨，无子，国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贞观二年，授散骑常侍。三年薨，赠左光禄大夫，无子，国除。

徐王元礼，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谨，善骑射。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郑州刺史，徙封徐王，迁徐州都督。十七年，转绛州刺史，以善政闻，太宗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二十三年，加实封千户。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子淮南王茂嗣。茂险薄无行，元礼姬赵氏有美色，及元礼遇疾，茂遂逼之，元礼知而切加责让。茂乃屏斥元礼侍卫，断其药膳，仍云：“既得五十年为王，更何烦服药？”竟以馁终。上元中，事泄，配流振州而死。神龙初，又封茂子璀为嗣徐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除宗正员外卿，卒。子延年嗣。开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员外洗马。天宝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嫁女与之，为右相李林甫所奏，贬文安郡别驾、彭城长史，坐赃贬永嘉司士。至德初，余杭郡司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观察使赵国珍入朝，请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讽为嗣，因封嗣徐王。

韩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仪，隋左武卫大将军述之女也。早有宠于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为皇后，固辞不受。元嘉少以母宠，特为高祖所爱，自登极晚生皇子，无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潞州刺史，时年十五。在州闻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师发丧，哀毁过礼，太宗嗟其至性，

屡慰勉之。九年，授右领军大将军。十年，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闺门修整，有类寒素士大夫。与其弟灵夔甚相友爱，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其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轨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及天后临朝摄政，欲顺物情，乃进授元嘉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轨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为司空，隆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苏州刺史、越王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慎为太子太保，并外示尊崇，实无所综理。其后渐将诛戮宗室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惧，与其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及越王贞父子谋起兵，于是皇宗国戚内外相连者甚广。遣使报贞及贞子琅邪王冲曰："四面同来，事无不济。"冲与诸道计料未审而先发兵，仓卒唯贞应之，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诛。譔少以文才见知，诸王子中，与琅邪王冲为一时之秀，凡所交结皆当代名士。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唯冲与譔父子书籍最多，皆文句详定，秘阁所不及。神龙初，追复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讷为嗣韩王，官至员外祭酒。开元十七年卒。元嘉长子训，高祖时封颍川王，早卒。次子谊，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开元中，封讷子叔璇为嗣韩王、国子员外司业。

彭王元则，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贞观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寻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节励行，颇著声誉。永徽二年薨，高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思。发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宫望其灵车，哭之甚恸。无子，以霍王元轨子绚嗣，龙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龙初封嗣彭王。景龙初，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宗正卿同正员，卒。

郑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颇好学。武德四年，封滕王。贞观七年，授兖州刺史，赐实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郑王，历郑、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总章中，累授绛州刺史。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高宗嘉之，降玺书褒美，赐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谥曰惠，陪葬献陵。子璥，上元初，封为嗣郑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龙初，又封璥嫡子希言为嗣郑王。景龙四年，嗣郑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右金吾大将军。天宝初，再为太子詹事同正员，卒。

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艺，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吴王。贞观初，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徵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

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间、平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娶征女焉。从太宗游猎，遇群兽，命元轨射之，矢不虚发，太宗抚其背曰：“汝武艺过人，怅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七年，拜寿州刺史，赐实封六百户。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示有终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辄数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寻转徐州刺史。元轨前后为刺史，至州，唯闭阁读书，吏事责成于长史、司马，谨慎自守，与物无忤，为人不妄。在徐州，唯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人或问玄平王之长，玄平答曰：“无长。”问者怪而复问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为定州刺史。突厥来寇，元轨令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贼连谋，事泄，高宗令收按其党。元轨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杀嘉运，余无所及，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贼，而二子凤、贤遂以身蔽捍，文操获全，二子皆死。县司抑而不申，元轨察知，遣使吊祭，表上其事，诏并赠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礼贤爱善如此。后因入朝，屡上疏陈时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问焉。高宗崩，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元轨尝使国令征封，令白：“请依诸国赋物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拒而不纳。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寻出为襄州刺史，转青州。四年，坐与越王贞连谋起兵，事觉，徙居黔州，仍令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有子七人。长子绪，最有才艺。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重拱中，坐与裴承光交通被杀。神龙初，与元轨并追复爵位，仍封绪孙晖为嗣霍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左千牛员外将军。

虢王凤，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贞观七年，授邓州刺史，赐实封六百户。十年，徙封虢王，历虢、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赠司徒、扬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庄。子平阳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则天时失爵。凤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则天初为曹州刺史。第五子东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见知。垂拱中，为申州刺史。初，黄公譔将与越王贞通谋，深倚仗融，以为外助。时诏追诸亲赴都，融私使问其所亲成均助教高子贡曰：“可入朝以否？”子贡报曰：“来必取死。”融乃称疾不朝，以俟诸藩期。及得越王贞起兵书，仓卒不能相应，为僚吏所逼，不获已而奏之，于是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被诛。子彻，神龙元年袭封东莞郡公。开

元五年，继密王元晓，改为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阳郡王，历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卒。神龙初，封凤嫡孙邕为嗣虢王。邕娶韦庶人妹为妻，由是中宗时特承宠异，转秘书监，俄又改封汴王，开府置僚属。月余而韦氏败，邕挥刃截其妻首，以至于朝，深为物议所鄙。贬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云二年，复嗣虢王，还封二百户。累迁卫尉卿。开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别有传。

道王元庆，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汉王。八年，改封陈王。贞观九年，拜赵州刺史，赐实封八百户。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四年，历滑州刺史，以政绩闻，赐物二百段。后历徐、沁、卫三州刺史。元庆事母甚谨，及母薨，又请躬修坟墓，优诏不许。麟德元年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孝。子临淮王诱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赃削爵。次子询，寿州刺史。询子微，神龙初，封为嗣道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元年，宗正卿，卒。子链，开元二十五年，袭封嗣道王。广德中，官至宗正卿。

邓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贞观五年，封郐王。十一年，改封邓王，赐实封八百户，历邓、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实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时，又历寿、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赠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康。无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广平公炅嗣。神龙初，封炅子孝先为嗣邓王。开元十三年，右监门卫大将军、冠军大将军，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贞观五年，封谯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赐实封八百户，拜寿州刺史。后历滑、许、郑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转石州刺史。

元名性高洁，罕问家人产业，朝夕矜庄，门庭清肃，常诫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为江州刺史，以善政闻，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赏其义方之训。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辞曰：“忝预藩戚，岂以州郡户口为仕进之资？”辞情恳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赏玩林泉，有尘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郑州刺史。州境邻接都畿，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检摄家人，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转滑州刺史，政

理如在郑州。寻加授司空。永昌年，与子亶俱为丘神勣所陷，被杀。神龙初，赠司徒，复其官爵，仍令以礼改葬。亶子津为嗣舒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左威卫将军，卒。子万嗣，天宝二年卒。子藻嗣，天宝九载，封嗣舒王。

鲁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工草隶，与同母兄韩王元嘉特相友爱。贞观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赐实封八百户，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鲁王，授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六年，转隆州刺史，后历绛、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师。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与兄元嘉子黄公譔结谋，欲起兵应接越王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缢而死。有二子：长子铣，封清河王。次子蔼，封范阳王，历右散骑常侍，为酷吏所陷。神龙初，追复灵夔官爵，仍令以礼改葬。封蔼子道坚为嗣鲁王。性严整，虽在闺门，造次必于庄敬。少年佐郡，声实已彰。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果、陇、吉、冀、洺、汾、沧等七州刺史，国子祭酒。开元二十二年，兼检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此州都会，水陆辐凑，实曰膏腴，道坚特以清毅闻。入为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鲁王。至德元年，从幸巴蜀，为右金吾将军。宝应元年，皇太子封为鲁王，改宇嗣邹王。道坚弟道邃，中兴初，封戴国公。以恭默自守，修山东婚姻故事，频任清列。天宝中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贞观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苏州刺史，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高宗时，又历金、鄜、郑三州刺史。性贪鄙，多聚金宝，营求无厌，为人吏所患。时滕王元婴、蒋王恽、虢王凤亦称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岭南恶处，为之语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元祥体质洪大，腰带十围，饮啖亦兼数人，其时韩王元嘉、虢王凤、魏王恭状貌亦伟，不逮于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赠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安。子永嘉王晫，永隆中，为复州刺史。以禽兽其行，赐死于家。中兴初，元祥子钜鹿郡公晃子钦嗣江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将军，卒。

密王元晓，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贞观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满千户，转泽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后历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赠司徒、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贞。子南安王颖嗣。神龙初，封颖弟亮子昙为嗣密王。

滕王元婴，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贞观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赐实封八百户，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中，元婴颇骄纵逸游，动作失度，高宗与书诫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逾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钥闭开，须有常准。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置，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时方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令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三年，迁苏州刺史，寻转洪州都督。又数犯宪章，削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后起授寿州刺史，转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赠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献陵。子长乐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并陷诏狱。神龙初，以循琦弟循琣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状貌类胡而丰硕。开元十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左骁卫将军。天宝初，淮安郡别驾，卒。子湛然嗣。十一载，封滕王。十五载，从幸蜀，除左金吾将军。

史臣曰：一人元良，万国以贞。若明异重离，道非出震，虽居嫡长，宁固钅其鎡！况当开创之初，未见太平之兆。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轨无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洁，灵夔严整，皆有封册之名，而无磐石之固。武氏之乱，或连颈被刑；奸臣擅权，则束手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难乎？

赞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盘维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轨，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简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无兵民，若拘陷井。敢告后人，无或失政。

列传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真行长孙无忌

高俭，字士廉，渤海蓨人。曾祖飞雀，后魏赠太尉。祖岳，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清河王。父励，字敬德，北齐乐安王、尚书左仆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隋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浚并称先达，与士廉结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业中，为治礼郎。士廉妹先适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子无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军伐辽，时兵部尚书斛斯政亡奔高丽，士廉坐与交游，谪为硃鸢主簿。事父母以孝闻，岭南瘴疠，不可同行，留妻鲜于氏侍养，供给不足。又念妹无所庇，乃卖大宅，买小宅以处之，分其余资，轻装而去。寻属天下大乱，王命阻绝，交趾太守丘和署为司法书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问，北顾弥切。尝昼寝，梦其母与之言，宛如膝下，既觉而涕泗横集。明日果得母讯，议者以为孝感之应。时钦州宁长真率众攻和，和欲出门迎之，士廉进说曰："长真兵势虽多，悬军远至，内离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从之，因命士廉为行军司马，水陆俱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余众尽降。及萧铣败，高祖使徇岭南。武德五年，士廉与和上表归国，累迁雍州治中。时太宗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亲敬之。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太宗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

贞观元年，擢拜侍中，封义兴郡公，赐实封九百户。士廉明辩，善容止，凡有献纳，搢绅之士莫不属目。时黄门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闻，士廉寝而不言，坐是出为安州都督，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须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士廉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蜀人硃桃椎者，淡泊为事，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之镇益州也，闻而召见，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口竟无言，弃衣于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人有赠遗，一无所受。每为芒履，置之于路，人

见之者，曰：“硃居士之履也”。为鬻米置于本处，桃椎至夕而取之，终不与人相见。议者以为焦先之流。士廉下车，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而去。士廉每令存问，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近代以来，多轻隐逸，士廉独加褒礼，蜀中以为美谈。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仍封一子为县公。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摄司空，营山陵制度。事毕，加特进、上柱国。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椟，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年，与长孙无忌等以佐命功，并代袭刺史，授申国公。其年，拜尚书右仆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摄太子少师，特令掌选。十六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寻表请致仕，听解尚书右仆射，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事。又正受诏与魏徵等集文学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赐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诏图形凌烟阁。十九年，太宗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士廉摄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摄太傅、申国公士廉，朝望国华，仪刑攸属，寡人忝膺监守，实资训导。比听政，常屈同榻，庶因谘白，少祛蒙滞。但据案奉对，情所未安，已约束不许更进。太傅诲谕深至，使遵常式，辞不获免，辄复敬从。所司亦宜别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让不敢当。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生平，流涕歔欷而诀。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师崇仁里私第，时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驾将临之，司空玄龄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抗表切谏，上曰：“朕之此行，岂独为君臣之礼，兼以故旧情深，姻戚义重，卿勿复言也。”太宗从数百骑出兴安门，至延喜门，长孙无忌驰至马前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须为宗社珍爱。臣

亡舅士廉知将不救，顾谓臣曰：‘至尊覆戴恩隆，不遗簪履，亡殁之后，或致亲临。内省凡才，无益圣日，安可以死亡之余，辄回宸驾，魂而有灵，负谴斯及。’陛下恩深故旧，亦请察其丹诚。”其言甚切，太宗犹不许。无忌乃伏于马前流涕，帝乃还宫。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文献。士廉祖、父洎身，并为仆射，子为尚书，甥为太尉，当代荣之。六子：履行、至行、纯行、真行、审行、慎行。及丧柩出自横桥，太宗登故城西北楼望而恸。高宗即位，追赠太尉，与房玄龄、屈突通并配享太宗庙庭。

子履行，贞观初历祠部郎中。丁母忧，哀悴逾礼。太宗遣使谕之曰：“孝子之道，毁不灭性。汝宜强食，不得过礼。”服阕，累迁滑州刺史。尚太宗女东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十九年，除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无几，遭父艰，居丧复以孝闻，太宗手诏敦喻曰：“古人立孝，毁不灭身。闻卿绝粒，殊乖大体，幸抑摧裂之情，割伤生之累。”俄起为卫尉卿，进加金紫光禄大夫，袭爵申国公。永徽元年，拜户部尚书、检校太子詹事、太常卿。显庆元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先是，士廉居此职，颇著能名。至是，履行继之，亦有善政，大为人吏所称。三年，坐与长孙无忌亲累，左授洪州都督，转永州刺史，卒于官。

履行弟真行，官至右卫将军。其子典膳丞岐，坐与章怀太子阴谋，事泄，诏付真行令自惩诫。真行遂手刃之，仍弃其尸于衢路。高宗闻而鄙之，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卒。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七世祖道生，后魏司空、上党靖王。六世祖旃，后魏特进、上党齐王。五世祖观，后魏司徒、上党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冯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卫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开府仪同三司，袭平原公。父晟，隋右骁卫将军。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与太宗友善，义军渡河，无忌至长春宫谒见，授渭北道行军典签。常从太宗征讨，累除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太宗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迁左武候大将军。贞观元年，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书右仆射。时突厥颉利

可汗新与中国和盟，政教紊乱，言事者多陈攻取之策。太宗召萧瑀及无忌问曰：“北番君臣昏乱，杀戮无辜。国家不违旧好，便失攻昧之机；今欲取乱侮亡，复爽同盟之义。二途不决，孰为胜耶？”萧瑀曰：“兼弱攻昧，击之为善。”无忌曰：“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太宗从无忌之议。突厥寻政衰而灭。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因召百僚谓之曰：“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请，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是岁，太宗亲祠南郊，及将还，命无忌与司空裴寂同升金辂。五年，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各封一子为郡公。七年十月，册拜司空，无忌固辞，不许。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让，诏报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又作《威凤赋》以赐无忌。其辞曰：

有一威凤，憩翮朝阳。晨游紫雾，夕饮玄霜。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俯翼云路，归功本树。仰乔枝而见猜，俯修条而抱蠹。同林之侣俱嫉，共干之俦并忤。无恆山之义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苇而居安，独怀危而履惧。鸱鸮啸乎侧叶，燕雀喧乎下枝。惭己陋之至鄙，害他贤之独奇。或聚咮而交击，乍分罗而见羁。戢凌云之逸羽，韬伟世之清仪。遂乃蓄情宵影，结志晨晖，霜残绮翼，露点红衣。嗟忧患之易结，叹矰缴之难违。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幸赖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风云，濯斯尘滓。披蒙翳于叶下，发光华于枝里。仙翰屈而还舒，灵音摧而复起。眄八极以遐翥，临九天而高峙。庶广德于众禽，非崇利于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凭明哲而祸散，托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弥结，报功之志方宣。非

知难而行易，思令后而终前。俾贤德之流庆，毕万叶而芳传。

十一年，令与诸功臣世袭刺史。诏曰：

周武定业，胙茅土于子弟；汉高受命，誓带砺于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典礼，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晋已降，事不师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实。非所谓作屏王室，永固无穷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腾，朕运属殷忧，戡翦多难。上凭明灵之祐，下赖英贤之辅，廓清宇县，嗣膺宝历，岂予一人，独能致此！时迍共资其力，世安专享其利，乃睠于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条委共理之寄，象贤存世及之典。司空、齐国公无忌等，并策名运始，功参缔构，义贯休戚，效彰夷险，嘉庸懿绩，简于朕心，宜委以藩镇，改锡土宇。无忌可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尚书左仆射、魏国公玄龄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故司空、蔡国公杜如晦可赠密州刺史，改封莱国公；特进、代国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可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刑部尚书、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晋州刺史、赵郡王孝恭可观州刺史，改封河间郡王；同州刺史、吴国公尉迟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并州都督府长史、曹国公李勣可蕲州刺史，改封英国公；左骁卫大将军、楚国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左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可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太仆卿、任国公刘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国公；相州都督府长史、鄢国公张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郧国公。余官食邑并如故，即令子孙奕叶承袭。

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违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乃与房玄龄上表曰：

臣等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惟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逮于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为无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载。今曲为臣等，复此奄荒，欲其优隆，锡之茅社，施于子孙，永贻长世。斯乃大钧播物，毫发并施其生；小人逾分，后世必婴其祸。何者？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遂陟台阶；或顾想披荆，便蒙夜拜。直当今日，犹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滥赏。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职，义乖师俭之方，任以褰帷，宁无伤锦之弊？上干天宪，彝典

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诛夷。陛下深仁，务延其世，翻令剿绝，诚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当今圣历钦明，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为日滋久，因缘臣等，或有改张。封植兒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举，为损实多，晓夕深思，忧贯心髓。所以披丹上诉，指事明心，不敢浮辞，同于矫饰。伏愿天泽，谅其愚款，特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

太宗览表谓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于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亲族，班赐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十七年，令图画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诏曰：

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故司空、扬州都督、河间元王孝恭，故司空、莱国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征，司空、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申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故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忠壮公志玄，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忠公通，故陕东道行台右仆射、郧节公开山，故荆州都督、谯襄公柴绍，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故左骁卫大将军、郯襄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等，或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或受脤庙堂，辟土方面，重氛载廓，王略遐宣。并契阔屯夷，劬劳师旅。赞景业于草昧，翼淳化于隆平。茂绩殊勋，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笼搢绅。宜酌故实，弘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

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

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太宗尝谓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因目无忌曰：“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任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令无忌摄侍中。还，无忌固辞师傅之位，优诏听罢太子太师。二十一年，遥领扬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太宗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

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并如故。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明年，以旱上疏辞职，高宗频降手诏敦喻不许。五年，亲幸无忌第，见其三子，并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图无忌形像，亲为画赞以赐之。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帝后又召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谓曰：“武昭

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无忌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帝竟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赏而不助己，心甚衔之。显庆元年，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无忌以监领功，赐物二千段，封其子润为金城县子。四年，中书令许敬宗遣人上封事，称监察御史李巢与无忌交通谋反，帝令敬宗与侍中辛茂将鞫之。敬宗奏言无忌谋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遂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兒，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帝泣曰：“我决不忍处分与罪，后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亲戚，使至于此。”敬宗曰：“汉文帝汉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从代来日，亦有大勋，与无忌不别。于后惟坐杀人，文帝惜国之法，令朝臣丧服就宅，哭而杀之，良史不以为失。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亲，听受邪谋，遂怀悖逆，意在涂炭生灵。若比薄昭罪恶，未可同年而语，案诸刑典，合诛五族。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优诏追复无忌官爵，特令无忌孙延主齐献公之祀。无忌从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为内史令，东都平，死于狱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属，累除刑部尚书，坐与无忌通书见杀。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无玷，保君臣终始之义，为子孙袭继之谋。社稷之臣，功亦隆矣；奖遇之恩，赏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积庆之道，不其惑哉！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嗟乎！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

赞曰：严严申公，功名始终。文皇题品，信谓酌中。赵公右戚，两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域。

列传第十六

○房玄龄 子遗直遗爱杜如晦 弟楚客叔淹

房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曾祖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熊，字子绎，褐州主簿。父彦谦，好学，通涉《五经》，隋泾阳令，《隋书》有传。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尝从其父至京师，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国祚方永，玄龄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而异之。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见之深相嗟挹，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父病绵历十旬，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父终，酌饮不入口者五日。后补隰城尉。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既而隐太子见太宗勋德尤盛，转生猜间。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忄匈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龄谓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对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兒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

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道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蹶□，若无所容。九年，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频表请解仆射，诏报曰：“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弘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龄遂以本官就职。时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又与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锡赉甚优。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谓之曰：“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玄龄遂止。十八年，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赞曰：“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

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

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为元首，臣号股肱，龙跃云兴，不啸而集，苟有时来，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怀拯溺，手提轻剑，仗义而起。平诸寇乱，皆自神功，文经之助，颇由辅翼。为臣之勲，玄龄为最。昔吕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汤，萧何关中，王导江外，方之于斯，可以为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众所同归。而前宫、海陵，凭凶恃乱，干时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悬之急，命视一刻，身縻寸景，玄龄之心，终始无变。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及贞观之始，万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论推与，而勋庸无比，委质惟旧。自非罪状无赦，搢绅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轻示遐弃。陛下必矜玄龄齿发，薄其所为，古者有讽谕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后，式遵前事，退之以礼，不失善声。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则人尽其力；轻去就，则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预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见。"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其为当时准的如此。

二十三年，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玄龄因谓诸子曰："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孤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遂抗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届，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今古，为中国患害者，无如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

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弑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较德，万倍前王。此圣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算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辞穷班、马。文锋既振，则管磬自谐；轻翰暂飞，则花ＦＭ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焚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凫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徵之柩。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愦，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霈然之恩，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

家。”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见其通显。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高宗嗣位，诏配享太宗庙庭。

子遗直嗣，永徽初为礼部尚书、汴州刺史。次子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停玄龄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赠开府仪同、大将军、遂州刺史。高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书、义兴公，《周书》有传。父咤，隋昌州长史。如晦少聪悟，好谈文史。隋大业中以常调预选，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顾谓之曰：“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愿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职，为须少禄俸耳。”遂补滏阳尉，寻弃官而归。太宗平京城，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后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尝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寻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天策府建，以为从事中郎，画象于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为冠首，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其见重如此。隐太子深忌之，谓齐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因谮之于高祖，乃与玄龄同被斥逐。后又潜入画策，及事捷，与房玄龄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号为称职。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鉴，为其树神道碑以纪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请解职，许之，禄赐

特依旧。太宗深忧其疾，频遣使存问，名医上药，相望于道。四年，疾笃，令皇太子就第临问，上亲幸其宅，抚之流涕，赐物千段；及其未终，见子拜官，遂超迁其子左千牛构为尚舍奉御。寻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恸，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谥曰成。太宗手诏著作郎虞世南曰："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奄从物化，追念勋旧，痛悼于怀。卿体吾此意，为制碑文也。"太宗后因食瓜而美，怆然悼之，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又尝赐房玄龄黄银带，顾谓玄龄曰："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唯独见公。"因泫然流涕。又曰："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命取黄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其后太宗忽梦见如晦若平生，及晓，以告玄龄，言之歔欷，令送御馔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复遣尚宫至第慰问其妻子，其国官府佐并不之罢。终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构袭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谋逆，徙于岭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贞观中，与太子承乾谋反，坐斩。

如晦弟楚客，少随叔父淹没于王世充。淹素与如晦兄弟不睦，谮如晦兄于王行满，王世充杀之，并囚楚客，几至饿死，楚客竟无怨色。洛阳平，淹当死，楚客泣涕请如晦救之。如晦初不从，楚客曰："叔已杀大兄，今兄又结恨弃叔，一门之内，相杀而尽，岂不痛哉！"因欲自刎。如晦感其言，请于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隐于嵩山。贞观四年，召拜给事中，上谓曰："闻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则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远者必自迩，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为众所许，无虑官之不大。尔兄虽与我体异，其心犹一，于我国家非无大功。为忆尔兄，意欲见尔。宜识朕意，继尔兄之忠义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后历魏王府长史，拜工部尚书，摄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魏王泰又潜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怀金以赂之，因说泰聪明，可为嫡嗣。人或以闻，太宗隐而不言。及衅发，太宗始扬其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废于家。寻授处化令，卒。

如晦叔父淹。淹，字执礼。祖业，周豫州刺史。父征，河内太守。淹聪辩多才艺，弱冠有美名，与同郡韦福嗣为莫逆之交，相与谋曰："上好用嘉遁，苏威以幽人见征，擢居美职。"遂共入太白山，扬言隐逸，实欲邀求时誉。隋文帝闻而恶之，谪戍江表。后还乡里，雍州司马高孝基上表荐之，授承奉郎。大业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号，署为吏部，大见亲用。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武德八年，庆州总管杨文干作乱，辞连东

宫，归罪于淹及王珪、韦挺等，并流于越嶲。太宗知淹非罪，赠以黄金三百两。及即位，征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赐实封四百户。以淹多识典故，特诏东宫仪式簿领，并取淹节度。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前后表荐四十余人，后多知名者。淹尝荐刑部员外郎郅怀道，太宗因问淹："怀道才行何如？"淹对曰："怀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炀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问去住之计。时行计已决，公卿皆阿旨请去，怀道官位极卑，独言不可。臣目见此事。"太宗曰："卿尔可从何计？"对曰："臣从行计。"太宗曰："事君之义，有犯无隐。卿称怀道为是，何因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必不从，徒死无益。"太宗曰："孔子称从父之命，未为孝子。故父有争子，国有争臣。若以主之无道，何为仍仕其世？既食其禄，岂得不匡其非？"因谓群臣曰："公等各言谏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谏纣而死，孔子称其仁；泄冶谏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是则禄重责深，理须极谏；官卑望下，许其从容。"太宗又召淹笑谓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极谏？"对曰："亦有谏，但不见从。"太宗曰："世充若修德从善，当不灭亡；既无道拒谏，卿何免祸？"淹无以对。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为备任，复欲极谏否？"对曰："臣在今日，必尽死无隐。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窃比之。"太宗笑。时淹兼二职，而无清洁之誉，又素与无忌不协，为时论所讥。及有疾，太宗亲自临问，赐帛三百匹。贞观二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襄。子敬同袭爵，官至鸿胪少卿。敬同子从则，中宗时为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然萊成之见用，文昭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谌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贤达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

赞曰：肇启圣君，必生贤辅。猗欤二公，实开运祚。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

列传第十七

○李靖 客师令问彦芳李勣 孙敬业

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也。祖崇义，后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诠，隋赵郡守。靖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每谓所亲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其舅韩擒虎，号为名将，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初仕隋为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高祖壮其言，太宗又固请，遂舍之。太宗寻召入幕府。武德三年，从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时萧铣据荆州，遣靖安辑之。轻骑至金州，遇蛮贼数万，屯聚山谷。庐江王瑗讨之，数为所败。靖与瑗设谋击之，多所克获。既至硖州，阻萧铣，久不得进。高祖怒其迟留，阴敕硖州都督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会开州蛮首冉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要险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余人。高祖甚悦，谓公卿曰："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玺书劳曰："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旧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陈十策以图萧铣。高祖从之，授靖行军总管，兼摄孝恭行军长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军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九月，靖乃率师而进，将下峡，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从之，进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自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孝恭不从，留靖守营，率师与贼合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贼舟大掠，人皆负重。靖见其军乱，纵兵击破之，获其舟舰四百余艘，斩首及溺死将万人。孝恭遣靖率轻兵五千为先锋，至江陵，屯营于城下。士弘既败，铣甚惧，始征兵于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军继进，靖又破其骁将杨君茂、郑文秀，俘甲卒四千余人，更勒兵围铣

城。明日，铣遣使请降，靖即入据其城，号令严肃，军无私焉。时诸将咸请孝恭云：“铣之将帅与官军拒战死者，罪状既重，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靖曰：“王者之师，义存吊伐。百姓既受驱逼，拒战岂其所愿？且犬吠非其主，无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汉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已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于是遂止。江、汉之域，闻之莫不争下。以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诏命检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荩□я□□嗤颉S炮□兔悖□诹肽系栏□看笫梗□煨9鹬葑芄堋J□□辏□ü□u于丹阳反，诏孝恭为元帅、靖为副以讨之，李勣、任瑰、张镇州、黄君汉等七总管并受节度。师次舒州，公礻石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祏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止为公祏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欲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乃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祏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引援，公祏拥兵东走，以趋游仙，至吴郡，与惠亮、正通并相次擒获，江南悉平。于是置东南道行台，拜靖行台兵部尚书，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其年，行台废，又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丹阳连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镇抚之，吴、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大谷。时诸军不利，靖众独全。寻检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萧铣、辅公祏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太宗嗣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前后功，赐实封四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突厥诸部离叛，朝廷将图进取，以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于靖，见官军奄至，于是大惧，相谓曰：“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一日数惊。靖候知之，潜令间谍离其

心腹，其所亲康苏密来降。四年，靖进击定襄，破之，获隋齐王暕之子杨正道及炀帝萧后，送于京师，可汗仅以身遁。以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焉。太宗尝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后，颉利可汗大惧，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朝谒，而潜怀犹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谕，靖揣知其意，谓将军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遂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等辈，何足可惜。"督军疾进，师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军将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靖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杀其妻隋义成公主。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之以献。俄而突利可汗来奔，遂复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于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谮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太宗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诏加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太宗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赐绢二千匹，拜尚书右仆射。靖性沉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诏为畿内道大使，伺察风俗。寻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恳至。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曰："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乃下优诏，加授特进，听在第摄养。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禄赐、国官府佐，并依旧给，患若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赐靖灵寿杖，助足疾也。未几，吐谷浑寇边，太宗顾谓侍臣曰："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靖乃见房玄龄曰："靖虽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即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兵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总管征之。九年，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餧我师，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春草未生，马已羸瘦，不可赴敌。唯靖决计而进，深入敌境，遂逾积石山。前后战数十合，杀伤甚众，大破其国。

吐谷浑之众遂杀其可汗来降，靖又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初，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总管，以后军期，靖薄责之，甑生因有憾于靖。及是，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诬罔得罪。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十一年，改封卫国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袭，例竟不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铁山、吐谷浑内积石山形，以旌殊绩。十七年，诏图画靖及赵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十八年，帝幸其第问疾，仍赐绢五百匹，进位卫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太宗将伐辽东，召靖入阁，赐坐御前，谓曰："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对曰："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不弃，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许。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十九。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将作少匠。

靖弟客师，贞观中，官至右武卫将军，以战功累封丹阳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驰猎，四时从禽，无暂止息。有别业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际灃水，鸟兽皆识之，每出则鸟鹊随逐而噪，野人谓之"鸟贼"。总章中卒，年九十余。

客师孙令问，玄宗在藩时与令问款狎，及即位，以协赞功累迁至殿中少监。先天中，预诛窦怀贞等功，封宋国公，实封五百户。令问固辞实封，诏不许。开元中，转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令问虽特承恩宠，未尝干预时政，深为物论所称。然厚于自奉，食馔丰侈，广畜刍豢，躬临宰杀。时方奉佛，其笃信之士或讥之。令问曰："此物畜生，与果菜何异？胡为强生分别，不亦远于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闲适郊野，从禽自娱。十五年，凉州都督王君跂奉回纥部落叛，令问坐与连姻，左授抚州别驾，寻卒。

大和中，令问孙彦芳，凤翔府司录参军，诣阙进高祖、太宗所赐卫国公靖官告、敕书、手诏等十余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笔迹，文宗宝惜不能释手。其佩笔尚堪书，金装木匣，制作精巧。帝并留禁中，令书工模写本还之，赐芳绢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末，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勣往从之，时年十七，谓让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

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让然之，于是劫公私船取物，兵众大振。隋遣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师二万讨之，勣与频战，竟斩须陀于阵。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仪人王伯当匿于野，伯当共勣说翟让奉密为主。隋令王世充讨密，勣以奇计败世充于洛水之上，密拜勣为东海郡公。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开仓赈给。时政教已紊，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勣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密乃遣勣领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即日克之，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经岁余，宇文化及于江都弑逆，拥兵北上，直指东郡。时越王侗即位于东京，赦密之罪，拜为太尉，封魏国公；授勣右武候大将军，命讨化及。密遣勣守仓城，勣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化及设攻具，四面攻仓，阻堑不得至城下，勣于堑中为地道，出兵击之，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封其父盖为济阴王，盖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陵州刺史。令勣总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诛，高祖以勣旧经事密，遣使报其反状。勣表请收葬，诏许之。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而窦建德擒化及于魏县，复进军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令勣复守黎阳。三年，自拔归京师。四年，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累战大捷。又东略地至武牢，伪郑州司兵沈悦请翻武牢，勣夜潜兵应接，克之。擒其伪刺史荆王行本。又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其父自洺州与裴矩入朝，高祖见之大喜，复其官爵。勣又从太宗破刘黑闼、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圆朗重据兖州反，授勣河南大总管以讨之，寻获圆朗，斩首以献，兖州平。七年，诏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孝恭领舟师巡江而下，勣领步卒一万渡淮，拔其寿阳，至硖石。公祏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屯于梁山，又遣其大将冯惠亮帅水军十万，锁连大舰以断江路，仍于江西结垒，分守水陆，以御王师。勣攻其垒，寻克之。惠亮单

觧而遁。勣乘胜逼正通，大溃，以十余骑奔于丹阳。公祐弃城夜遁，勣纵骑追斩之于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至云中，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于碛口，遣使请和。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勣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军会，相与议曰："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今诏使唐俭至彼，其必弛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于是定计。靖将兵逼夜而发，勣勒兵继进。靖军既至，贼营大溃，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勣屯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渡碛，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勣，虏五万余口而还。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父忧解，寻起复旧职。十一年，改封英国公，代袭蕲州刺史，时并不就国，复以本官遥领太子左卫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未赴京，会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设帅骑八万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名王一人，俘获首领，虏五万余计，以功封一子为县公。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翦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帝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太宗又尝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将亲征高丽，授勣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辽东、白崖等数城，又从太宗摧殄驻跸阵，以功封一子为郡公。二十年，延陀部落扰乱，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至乌德鞬山，大战破之。其大首领梯真达于率众来防，其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遣通事舍人萧嗣业招慰部领，送于京师，碛北悉定。二十二年，转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复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

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四年，册拜司空。初，贞观中，太宗以勋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显庆三年，从幸东都，在路遇疾，帝亲临问。麟德初，东封泰山，诏勣为封禅大使，乃从驾。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旧闾，皇后亲自临问，赐以衣服，仍封为东平郡君。又坠马伤足，上亲降问，以所乘赐之。

乾封元年，高丽莫离支男产为其弟男建所逐，保于国内城，遣子献城诣阙乞师。总章元年，命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略地至鸭绿水。贼遣其弟来拒战，勣纵兵击败之，追奔二百里，至于平壤城。男建闭门不敢出，贼中诸城骇惧，多拔人众遁走，降款者相继。勣又引兵围平壤，辽东道副大总管刘仁轨、郝处俊、将军薛仁贵并会于平壤，犄角围之。经月余，克其城，虏其王高藏及男建、男产，裂其诸城，并为州县，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献于昭陵，礼毕，备军容入京城，献太庙。二年，加太子太师，增食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寝疾，诏以勣为司卫正卿，使得视疾。寻薨，年七十六。帝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杨昉摄同文正卿监护。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诏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光宅元年，诏勣配享高宗庙庭。

勣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初得黎阳仓，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忘倦。及平武牢，获伪郑州长史戴胄，知其行能，寻释于竟，推荐咸至显达，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又，初平王世充，获其故人单雄信，依例处死，勣表称其武艺绝伦，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为国家尽命，请以官爵赎之。高祖不许，临将就戮，勣对之号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仍收养其子。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识其臧否，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洎勣之死，闻者莫不凄怆。与弟弼特存友爱，闺门之内，肃若严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药进，勣谓曰："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竟拒而不进。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

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兒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弼等遵行遗言。

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败也，陷于王世充，世充逼令以书召勣，感曰：“家兄立身，不亏名节，今已事主，君臣分定，决不以感造次改图。”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时年十五。勣长子震，显庆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勣卒。

勣孙敬业。高宗崩，则天太后临朝，既而废帝为庐陵王，立相王为皇帝，而政由天后，诸武皆当权任，人情愤怨。时给事中唐之奇贬授括苍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授临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黝县丞，敬业坐事左授柳州司马，其弟盩啡令敬猷亦坐累左迁，俱在扬州。敬业用前盩啡尉魏思温谋，据扬州。嗣圣元年七月，敬业遣其党监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韦超诣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与唐之奇谋逆”，璋乃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矫制杀敬之，自称扬州司马，诈言“高州首领冯子猷叛逆，奉密诏募兵进讨。”是日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解系囚及丁役、工匠，得数百人，皆授之以甲。录事参军孙处行拒命，敬业斩之以徇。遂据扬州，鸠聚民众，以匡复庐陵为辞。乃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骆宾王为府属，余皆伪署职位。旬日之间，胜兵有十余万。仍移檄诸郡县曰：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蝎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硃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旧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

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舳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则天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将兵三十万讨之，追削敬业祖、父官爵，剖坟斫棺，复本姓徐氏。初，敬业兵集，图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气犹在，大江设险，可以自固。且取常、润等州，以为霸基，然后治兵北渡。"魏思温曰："兵贵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东豪杰，乘其未集，直取东都，据关决战，此上策也。"敬业不从。十月，率众渡江，攻拔润州，杀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贤为天后所废，死于巴州，敬业乃求状貌似贤者，置于城中，奉之为主，云贤本不死。孝逸军渡淮，至楚州，敬业之众狼狈还江都，屯兵高邮以拒之。频战大败，孝逸乘胜追蹑。敬业奔至扬州，与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将入海投高丽。追兵及，皆捕获之。初，敬业传檄至京师，则天读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干"，遽问侍臣曰："此语谁为之？"或对曰："骆宾王之辞也。"则天曰："宰相之过，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诏曰："故司空勣，往因敬业，毁废坟茔。朕追想元勋，永怀佐命。昔窦宪干纪，无累安丰之祠；霍禹乱常，犹全博陆之祀。罪不相及，国之通典。宜特垂恩礼，令所司速为起坟，所有官爵，并宜追复。"勣诸子孙坐敬业诛杀，靡有遗胤，偶脱祸者，皆窜迹胡越。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至盐州西横槽烽，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五代孙也。属武太后斫丧王室，吾祖建义不果，子孙流落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族属已多，无由自拔耳。此地蕃汉交境，放师还乡。"数千百人，解缚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籓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敬业不蹈贻谋，至于覆族，悲夫！卫公将家子，绰有渭阳之风。临戎出师，凛然威断。位重能避，功成益谦。铭之鼎钟，何惭耿、邓。美哉！

赞曰：功以懋赏，震主则危。辞禄避位，除猜破疑。功定华夷，志怀忠义。白首平戎，贤哉英、卫。

列传第十八

○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 子大素大安

尉迟敬德，朔州善阳人。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刘武周起，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侵，陷晋、浍二州。敬德深入，至夏县，应接吕崇茂，袭破永安王孝基，执独孤怀恩、唐俭等。武德三年，太宗讨武周于柏壁，武周令敬德与宋金刚来拒王师于介休。金刚战败，奔于突厥；敬德收其余众，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太宗大悦，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从击王世充于东都。既而寻相与武周下降将皆叛，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咸言："敬德初归国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留之恐贻后悔，请即杀之。"太宗曰："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谓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槊兵六千人。太宗谓敬德曰："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特赐金银一箧，此后恩眄日隆。敬德善解避槊，每单骑入贼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槊，还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槊，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槊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槊、避槊，何者难易？"对曰："夺槊难。"乃命敬德夺元吉槊。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槊。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及窦建德营于板渚，太宗将挑战，先伏李勣、程知节、秦叔宝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执槊，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扰，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所杀亦十数人，遂引贼以入伏内。于是与勣等奋击，大破之。王世充兄子伪代王琬，使于建德军中，乘隋炀帝所御骢马，铠甲甚鲜，迥出军前以夸众。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马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又从讨刘黑闼于临洺，黑闼军来袭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贼，复以救之。既而黑闼众至，其军四合，敬德率壮士犯围而入，大破

贼阵，太宗与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从破徐圆朗。累有战功，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

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曰："愿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曰："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籓邸，唯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后遂绝。敬德寻以启闻，太宗曰："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壮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计，乃重门洞开，安卧不动，贼频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高祖，下诏狱讯验，将杀之，太宗固谏得释。会突厥侵扰乌城，建成举元吉为将，密谋请太宗同送于昆明池，将加屠害。敬德闻其谋，与长孙无忌遽启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叹曰："今二宫离阻骨肉，灭弃君亲，危亡之机，共所知委。寡人虽深被猜忌，祸在须臾，然同气之情，终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意以为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祸至而不恐，将亡而自安，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以臣愚诚，请先诛之。王若不从，敬德言请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败成功，明贤之高见；转祸为福，智士之先机。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太宗犹豫未决，无忌曰："王今不从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败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家国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敬德又与侯君集日夜进劝，然后计定。时房玄龄、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复入。太宗令长孙无忌密召之，玄龄等报曰："有敕不许更事王，今若私谒，必至诛灭，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也。"敬德又与无忌喻曰："王已决计克日平贼，公宜即入筹之。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于是玄龄、如晦著道士服随无忌入，敬德别道亦至。

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

杀之。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是时，高祖泛舟于海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犹相拒战，敬德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高祖劳敬德曰："卿于国有安社稷之功。"赐珍物甚众。太宗升春宫，授太子左卫率。时议者以建成等左右百余人，并合从坐籍没，唯敬德执之不听，曰："为罪者二凶，今已诛讫，若更及支党，非取安之策。"由是获免。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贞观元年，拜右武候大将军，赐爵吴国公，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四人并食实封千三百户。会突厥来入寇，授泾州道行军总管以击之。贼至泾阳，敬德轻骑与之挑战，杀其名将，贼遂败。敬德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八年，累迁同州刺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为代袭刺史，册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后历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开府仪同三司，令朝朔望。寻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及太宗将征高丽，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在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不纳，令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跸山。军还，依旧致仕。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显庆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赠其父为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赐东园秘器，陪葬于昭陵。子宝琳嗣，官至卫尉卿。

秦叔宝，名琼，齐州历城人。大业中，为隋将来护兒帐内。叔宝丧母，护兒遣使吊之，军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丧者多矣，将军未尝降

问，独吊叔宝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隋末群盗起，从通守张须陀击贼帅卢明月于下邳。贼众十余万，须陀所统才万人，力势不敌，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十余日，粮尽将退，谓诸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若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唯叔宝与罗士信请行。于是须陀委栅遁，使二人分领千兵伏于芦苇间。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宝与士信驰至其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旗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士信又斩关以纳外兵，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又回军奋击，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余皆虏之。由是勇气闻于远近。又击孙宣雅于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后累勋授建节尉。从须陀进击李密于荥阳，军败，须陀死之，叔宝以余众附裴仁基。会仁基以武牢降于李密，密得叔宝大喜，以为帐内骠骑，待之甚厚。密与化及大战于黎阳童山，为流矢所中，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宝独捍卫之，密遂获免。叔宝又收兵与之力战，化及乃退。后密败，又为王世充所得，署龙骧大将军。叔宝薄世充之多诈，因其出抗官军，至于九曲，与程咬金、吴黑闼、牛进达等数十骑西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虽蒙殊礼，不能仰事，请从此辞。”世充不敢逼，于是来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闻其勇，厚加礼遇。从镇长春宫，拜马军总管。又从征于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劳之曰：“卿不顾妻子，远来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为卿用者，当割以赐卿，况子女玉帛乎？卿当勉之。”寻授秦王右三统军。又从破宋金刚于介休。录前后勋，赐黄金百斤、杂彩六千段，授上柱国。从讨王世充，每为前锋。太宗将拒窦建德于武牢，叔宝以精骑数十先陷其阵。世充平，进封翼国公，赐黄金百斤、帛七千段。从平刘黑闼，赏物千段。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辄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宝亦以此颇自矜尚。

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其后每多疾病，因谓人曰：“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国公。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

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少骁勇，善用马槊。大业末，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后依李密，署为内军骠骑。时密于军

中简勇士尤异者八千人，隶四骠骑，分为左右以自卫，号为内军。自云："此八千人可当百万。"知节既领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决战，知节领内马军，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领外马军，营在偃师城北。世充来袭雄信营，密遣知节及裴行俨助之。行俨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知节救之，杀数人，世充军披靡，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世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兼斩获追者，于是与行俨俱免。及密败，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节谓秦叔宝曰："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及世充拒王师于九曲，知节领兵在其阵，与秦叔宝等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极欲报恩。公性猜贰，傍多扇惑，非仆托身之所，今谨奉辞。"于是跃马与左右数十人归国，世充惧，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统军。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并领左一马军总管。每阵先登，以功封宿国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知节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并翦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贞观中，历泸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与长孙无忌等代袭刺史，改封卢国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转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加镇军大将军。永徽六年，迁左卫大将军。显庆二年，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师次怛笃城，有胡人数千家开门出降，知节屠城而去，贺鲁遂即远遁。军还，坐免官。未几，授岐州刺史。表请乞骸骨，许之。麟德二年卒，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处默，袭爵卢国公。处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少子处弼，官至右金吾将军。处弼子伯献，开元中，左金吾大将军。

段志玄，齐州临淄人也。父偃师，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从高祖起义，官至郢州刺史。志玄从父在太原，甚为太宗所接待。义兵起，志玄募得千余人，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从平霍邑，下绛郡，攻永丰仓，皆为先锋，历迁左光禄大夫。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文静为通将桑显和所袭，军营已溃，志玄率二十骑赴击，杀数十人而还。为流矢中足，虑众心动，忍而不言，更入贼阵者再三。显和军乱，大军因此复振，击，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与诸将追而擒之，以功授乐游府骠骑将军。后从讨王世充，深入陷阵，马倒，为贼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奋，二人俱坠马，驰归，追者数百骑，不敢逼。及破窦建德，平东都，功又居多。迁秦王府右二护军，赏物二千段。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

封樊国公，食实封九百户。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将军所，士及开营内使者，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辩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无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十二年，拜右卫大将军。十四年，加镇军大将军。十六年，寝疾，太宗亲自临视，涕泣而别，顾谓曰："当与卿子五品。"志玄顿首固请回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卫郎将。及卒，上为发哀，哭之甚恸，赠辅国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忠壮。十七年正月，诏图形于凌烟阁。子瓒，袭爵褒国公，武太后时，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子怀简，袭爵，开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张公谨，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也。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武德元年，与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枢以州城归国，授邹州别驾，累除右武候长史。初未知名，李勣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时太宗为隐太子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渐见亲遇。及太宗将讨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贞观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请置屯田以省转运，又前后言时政得失十余事，并见纳用。后遣李靖经略突厥，以公谨为副，公谨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诛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于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粮糇乏绝，其可取四也。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纳之。破定襄，败颉利，玺书慰劳，进封邹国公。

转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赠左骁卫大将军，谥曰襄。十三年，追思旧功，改封郯国公。十七年，

图形于凌烟阁。永徽中，又赠荆州都督。长子大象嗣，官至户部侍郎。次子大素、大安，并知名。大素，龙朔中历位东台舍人，兼修国史，卒于怀州长史，撰《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大安，上元中历太子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时章怀太子在春宫，令大安与太子洗马刘讷言等注范晔《后汉书》。宫废，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于横州司马。大安子浣，开元中为国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夺槊陷阵，鼓勇王师，却赂报恩，竭忠霸主。然而奋拳负气，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诫之言，可为功臣药石。叔宝善用马槊，拔贼垒则以寡敌众，可谓勇矣。知节志平国难，拜隼籰则致命辅君，可谓忠矣。而并晓世充之猜贰，识唐代之霸图，可谓见几君子矣。志玄中镝不言，竟安师旅。公谨投龟定议，志助储君。皆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赞曰：太宗经纶，实赖虎臣。胡、鄂诸将，奋不顾身。图形凌烟，配食严禋。光诸简册，为报君亲。

列传第十九

○侯君集张亮薛万彻 兄万均盛彦师卢祖尚刘世让刘兰李君羡等附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矫饰，好矜夸，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乃以武勇自称。太宗在籓，引入幕府，数从征伐，累除左虞侯、车骑将军，封全椒县子。渐蒙恩遇，参预谋议。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寻拜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参议朝政。时将讨吐谷浑伏允，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为之副。九年三月，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军已至，贼虏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靖然其计，乃简精锐，轻赍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众于库山，破之。伏允轻兵入碛，以避官军。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靖与薛万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玉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平吐谷浑而还。十一年，与长孙无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明年，拜吏部尚书，进位光禄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无学术，及被任遇，方始读书。典选举，定考课，出为将领，入参朝政，并有时誉。

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而称疾不至，诏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之。文泰闻王师将起，谓其国人曰："唐国去此七千里，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当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若顿兵于吾城下，二十日食必尽，自然鱼溃，乃接而虏之，何足忧也！"及军至碛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袭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骑言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贼婴城自守，君集谕之，不行。先是，大军之发也，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数丈颓穴，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或张氈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遂拔之，虏其男女七千余口，仍进兵围其都城。智盛穷蹙，致书于君集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丧背。智盛袭位未几，不知所以愆阙，冀尚书哀怜。"君集报曰："若能悔祸，宜束手军

门。”智盛犹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有兵至，共为表里。及闻君集至，欲谷设惧而西走千余里，智盛失援，计无所出，遂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请，辄配没无罪人，又私取宝物。将士知之，亦竞来盗窃，君集恐发其事，不敢制。及京师，有司请推其罪，诏下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以为，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上疏曰：

君集等或位居辅佐，或职惟爪牙，并蒙拔擢，受将帅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报陛下之恩。举措肆情，罪负盈积，实宜绳之刑典，以肃朝伦。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议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运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君集等奉行圣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论事实，并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劳，未足称其勋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于将帅。露布初至，便降大恩，从征之人，皆沾涤荡。及其凯旋，特蒙曲宴，又对万国，加之重赏。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赏不逾时。而不经旬日，并付大理，虽乃君集等自挂网罗，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唯录其过，似遗其功。臣以下才，谬参近职，既有所见，不敢默然。臣闻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赏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鈇钺之诛。故《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昔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损五万之师，糜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唯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之首，而贪不爱卒，罪恶甚多。武帝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广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又校尉陈汤矫诏兴师，虽斩郅支单于，而汤素贪盗，所收康居财物，事多不法，为司隶所系。汤乃上疏曰：“与吏士共诛郅支，幸得擒灭。今司隶乃收系案验，是为郅支报仇也。”元帝赦其罪，封汤关内侯，赐黄金百斤。又晋龙骧将军王浚有平吴之功，而王浑等论浚违诏，不受节度，军人得孙皓宝物，并烧皓宫及船。浚上表曰：“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辅国大将军，封襄阳侯，赐绢万匹。近隋新义郡公韩擒虎平陈之日，纵士卒暴乱叔宝宫内，文帝亦不问罪，虽不进爵，拜擒虎上柱国，赐物八千段。由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臣又闻，夫天地之道，以覆载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为美。夫以区区汉武及历代诸帝，犹能宥广利等，况陛下天纵神武，振宏图以定六合，岂独正兹刑网，不行古人之事哉！伏

惟圣怀，当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陈闻，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萤爝末光，增晖日月。倘陛下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预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圣德，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愆过，虽蒙宥而过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矣。

疏奏，乃释。君集自以有功于西域，而以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张亮以太子詹事出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为见排？"亮曰："是公见排，更欲谁冤！"君集曰："我平一国，还触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亮密以闻，太宗谓亮曰："卿与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独以语卿，无人闻见，若以属吏，君集必言无此。两人相证，事未可知。"遂寝其事，待君集如初。寻与诸功臣同画像于凌烟阁。时庶人承乾在东宫，恐有废立，又知君集怨望，遂与通谋。君集子婿贺兰楚石时为东宫千牛，承乾令数引君集入内，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衅以图之，遂赞承乾阴图不轨，尝举手谓承乾曰："此好手，当为用之。"君集或虑谋泄，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叹咤久之。其妻怪而谓之曰："公，国之大臣，何为乃尔？必当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负国家，宜自归罪，首领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发，君集被收，楚石又诣阙告其事。太宗亲临问曰："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验耳。"君集辞穷。太宗谓百僚曰："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群臣争进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诛之以明大法。"太宗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斩于四达之衢，籍没其家。君集临刑，容色不改，谓监刑将军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尝为将，破灭二国，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岭南。

张亮，郑州荥阳人也。素寒贱，以农为业。倜傥有大节，外敦厚而内怀诡诈，人莫之知。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未被任用。属军中有谋反者，亮告之，密以为至诚，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勣。及勣以黎阳归国，亮颇赞成其事，乃授郑州刺史。会王世充陷郑州，亮不得之官，孤军无援，遂亡命于共城山泽。后房玄龄、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渐蒙顾遇，委以心膂。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图不轨，坐是属吏，亮卒无所言。事释，遣还洛阳。及建成死，授怀州总管，封长平郡公。贞观五年，历迁御史大夫，转光禄

卿，进封鄢国公，赐实封五百户。后历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进亮金紫光禄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长史。十一年，改封郧国公。亮所莅之职，潜遣左右伺察善恶，发扌适奸隐，动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贫弱，故所在见称。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骄妒特甚，亮宠惮之。后至相州，有鄴县小兒，以卖笔为业，善歌舞，李见而悦之，遂与私通。假言亮先与其母野合所生，收为亮子，名曰慎几。亮前妇子慎微，每以养慎几致谏，亮不从。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觋盈门，又干预政事，由是亮之声称渐损。十四年，又为工部尚书。明年，迁太子詹事，出为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诛，以亮先奏其将反，优诏褒美，迁刑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宗将伐高丽，亮频谏不纳，因自请行。以亮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管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沙卑城，破之，俘男女数千口。进兵顿于建安城下，营垒未固，士卒多樵牧。贼众奄至，军中惶骇。亮素怯懦，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所言，将士见之，翻以亮为有胆气。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贼，破之。太宗知其无将帅材而不之责。有方术人程公颖者，亮亲信之。初，在相州，阴召公颖谓曰："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公以为何如？"公颖知其有异志，因言亮卧似龙形，必当大贵。又有公孙常者，颇擅文辞，自言有黄白之术，尤与亮善。亮谓曰："吾尝闻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虽有此言，实不愿闻之。"常又言亮名应图录，亮大悦。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义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颖及常证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见诬耳。"又自陈佐命之旧，冀有宽贷。太宗谓侍臣曰："亮有义兒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议其狱，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岁余，刑部侍郎有阙，令执政者妙择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虽不即从，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万彻，雍州咸阳人，自燉煌徙焉。隋左御卫大将军世雄子也。世雄大业末卒于涿郡太守。万彻少与兄万均随父在幽州，俱以武略为罗艺所亲待。寻与艺归附高祖，授万均上柱国、永安郡公，万彻车骑将军、武安县公。会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艺逆拒之。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精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破贼必矣。"艺从其言。建德果引军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明年，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贼遂溃走。及太宗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

护军，恩顾甚至。隐太子建成又引万彻置于左右。建成被诛，万彻率宫兵战于玄武门，鼓噪欲入秦府，将士大惧。及枭建成首示之，万彻与数十骑亡于终南山。太宗累遣使谕意，万彻释仗而来。太宗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

万均，贞观初历迁殿中少监。柴绍之击梁师都，以万彻为副。未至朔方数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军稍却。万均与万彻横出击之，斩其骁将，虏阵乱，因而乘之，杀伤被野。鼓行而进，遂围师都。俄而师都见杀，城降，突厥不敢来援。万彻后从李靖击突厥颉利可汗于塞北，以功授统军，进爵郡公。初，靖将击吐谷浑，请万彻同行。及至贼境，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卒与虏数千骑相遇。万彻单骑驰击之，虏无敢当者。还谓诸将曰："贼易与耳！"跃马复进，诸将随之，斩数千级，人马流血，勇冠三军。又与万均破吐谷浑天柱王于赤水源，获其杂畜二十万计，追至河源。万均此后官至左屯卫大将军，累封潞国公而卒。

万彻寻丁母忧解职，俄起为右卫将军，出为蒲州刺史。会薛延陀率回纥、同罗之众渡碛，南击李思摩，万彻副李勣援之。与虏相遇，率数百骑为先锋，击其阵后，骑皆散，贼顾见，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以功别封一子为县侯。十八年，授左卫将军，尚丹阳公主，拜附马都尉。寻迁右卫大将军，转杭州刺史，迁代州都督，复召拜右武卫大将军。太宗从容谓从臣曰："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太宗尝召司徒长孙无忌等十余人宴于丹霄殿，各赐以貘皮，万彻预焉。太宗意在赐万彻，而误呼万均，因怆然曰："万均朕之勋旧，不幸早亡，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因令取貘皮，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于前，侍坐者无不感叹。二十二年，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百余里，至泊灼城，高丽震惧，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孙率步骑万余人拒战，万彻遣右卫将军裴行方领步卒为支军继进，万彻及诸军乘之，贼大溃。追奔百余里，于阵斩所夫孙，进兵围泊灼城。其城因山设险，阻鸭绿水以为固，攻之未拔。高丽遣将高文率乌骨、安地诸城兵三万余人来援，分置两阵。万彻分军以当之，锋刃才接而贼大溃。万彻在军，仗气凌物，人或奏之。及谒见，太宗谓曰："上书者论卿与诸将不协，朕录功弃过，不罪卿也。"因取书焚之。寻为副将、右卫将军裴行方言其怨望，于是廷验之，万彻辞屈。英国公李勣进曰："万彻职乃将军，亲惟主婿，发言怨望，罪不容诛。"因除名徙边，会赦得还。永徽二年，授宁州刺史。入朝与房遗爱款昵，因谓遗爱曰："今虽患脚，坐置京师，诸辈犹不敢动。"遗爱谓

万彻曰："公若国家有变，我当与公立荆王元景为主。"及谋泄，吏逮之，万彻不之伏，遗爱证之，遂伏诛。临刑大言曰："薛万彻大健兒，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刃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万彻长兄万淑，亦有战功。贞观初，至营州都督，检校东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万备，有孝行，母终，庐于墓侧。太宗降玺书吊慰，仍旌表其门。后官至左卫将军。并先万彻卒。

初，武德、贞观之际，有盛彦师、卢祖尚、刘世让、刘兰、李君羡等，并有功名而不终其位。

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及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彦师曰："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夹路乘高，刀楯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射，刀楯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渡。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追擒伯当。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仍镇熊州。太宗讨王世充，遣彦师与万宝军于伊阙，绝其山南之路。贼平，除宋州总管。初，彦师之入关也，王世充以其将陈宝遇为宋州刺史，处其家不以礼，及此，彦师因事杀之。平生所恶数十家亦皆杀之。州中震骇，重足而立。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令彦师作书报其弟，令举城降己。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被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乃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

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贲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召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

歔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从之，侗授祖尚光州总管。及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高祖嘉之，赐玺书劳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阳郡公。武德六年，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礻石，为前军总管，攻其宣、歙州，克之。进击贼帅冯惠亮、陈正通，并破之。贼平，以功授蒋州刺史。又历寿州都督、瀛州刺史，并有能名。贞观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征至京师，临朝谓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远，须贤牧抚之。前后都督皆不称职，卿有安边之略，为我镇边，勿以道远为辞也。"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以旧疾为辞。太宗遣杜如晦谕旨，祖尚固辞。又遣其妻兄周范往谕之曰："匹夫相许，犹须存信。卿面许朕，岂得后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对曰："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之于朝，时年三十余。寻悔之，使复其官廕。

刘世让，字元钦，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征仕郎。高祖入长安，世让以滹川归国，拜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俄得数千人。复为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以拒薛举，战败，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举将至城下，令绐说城中曰："大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世让伪许之，因告城中曰："贼兵多少，极于此矣。宜善自固，以图安全。"举重其执节，竟不之害。太宗时屯兵高墟，世让潜遣宝逃归，言贼中虚实；高祖嘉之，赐其家帛千匹。及贼平，得归，授彭州刺史。寻领陕东道行军总管，与永安王孝基击吕崇茂于夏县，诸军败绩，世让与唐俭俱为贼所获。狱中闻独孤怀恩有逆谋，逃还以告高祖。时高祖方济河，将幸怀恩之营，闻难惊曰："刘世让之至，岂非天命哉！"因劳之曰："卿往陷薛举，遣弟潜效款诚，今复冒危告难，是皆忧国忘身也。"寻封弘农郡公，赐庄一区、钱百万。累转并州总管，统兵屯于雁门。突厥处罗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甚急。鸿胪卿郑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来说之，世让厉声曰："大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耶！"经日余，虏乃退。及元璹还，述世让忠贞勇干，高祖下制褒美之，锡以良马。未几，召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无可任者，乃使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籍没其家。贞观初，突厥来降者言世让初无逆谋，始原其妻子。

刘兰，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阳郡书佐。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性多凶狡，见隋末将乱，交通不逞。于时北海完富，兰利其子女玉帛，与群盗相应，破其本乡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兰率宗党往归之。以功累迁尚书员外郎。贞观初，梁师都尚据朔方，兰上言攻取之计。太宗善之，命为夏州都督府司马。时梁师都以突厥之师顿于城下，兰偃旗卧鼓，不与之争锋，贼徒宵遁，兰追击破之，遂进军夏州。及师都平，以功迁丰州刺史，征为右领军将军。十一年，幸洛阳，以蜀王愔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兰为长史，总其府事。时突厥携离，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兰纵反间以离其部落，颉利果疑摸末，摸末惧，而颉利又遣兵追之，兰率众逆击，败之。太宗以为能，超拜丰州刺史，再转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贞观末，以谋反腰斩。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闻而召行恭让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于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刘兰之心为太子诸王所食，岂至卿邪？"行恭无以答。

李君羡者，洺州武安人也。初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之为人，乃与其党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太宗即位，累迁华州刺史，封武连郡公。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三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凶克敌，效用居多；恃宠矜功，粗率无检，弃前功而罹后患，贪愚之将明矣。张亮听公颖之妖言，恃弓长之邪谶，义兒斯畜，恶迹遂彰，虽道裕云反状未形，而诡诈之性，于斯验矣。万彻筹深行阵，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领，以至诛戮。夫二三子，非慎始而保终也。

赞曰：君子立功，守以谦冲。小人得位，足为身害。侯、张凶险，望窥圣代。雄若韩、彭，难逃菹醢。

列传第二十

○王珪戴胄 兄子至德岑文本 兄子长倩倩子羲格辅元附杜正伦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为乌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复姓王氏。祖僧辩，梁太尉、尚书令。父顗，北齐乐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颇，当时通儒，有人伦之鉴，尝谓所亲曰："门户所寄，唯在此兒耳。"开皇末，为奉礼郎。及颇坐汉王谅反事被诛，珪当从坐，遂亡命于南山，积十余岁。高祖入关，丞相府司录李纲荐珪贞谅有器识，引为世子府谘议参军。及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甚为太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嶲州。建成诛后，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太宗尝谓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下于太平耳。"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珪每推诚纳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为侍中。太宗尝闲居，与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当进忠献直，何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彦博拜谢，珪独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而罢。翌日，帝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

能纳谏者固难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齐，宣王贤主，杜伯犹以无罪见杀，吾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

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后进爵为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礼部尚书。十一年，与诸儒正定《五礼》，书成，赐帛三百段，封一子为县男。是岁，兼魏王师。既而上问黄门侍郎韦挺曰：“王珪为魏王泰师，与其相见，若为礼节？”挺对曰：“见师之礼，拜答如礼。”王问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尽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尽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当年可以享天祐，余芳可以垂后叶。”王曰：“忠孝之道，已闻教矣，愿闻所习。”珪答曰：“汉东平王苍云：‘为善最乐。’”上谓侍臣曰：“古来帝子，生于宫闼，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是所谙悉，以其意存忠孝，选为子师。尔宜语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无过。’”泰每为之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物议善之。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妇礼，自珪始也。珪少时贫寒，人或遗之，初不辞谢；及贵，皆厚报之，虽其人已亡，必赈赡其妻子。事寡嫂尽礼，抚孤侄恩义极隆，宗姻困匮者，亦多所周恤。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珪既俭不中礼，时论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视，又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寻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悼惜久之。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长子崇基，袭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附马都尉，坐与太子承乾交结，徙于岭外。崇基孙旭，开元初，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配流岭南，逃归匿于东都，为雠家所发。

玄宗令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亲友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递相纠讦，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赃罪黜为龙川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扌适，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

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

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讥。四年，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谏曰：

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至德，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户部尚书，依旧知政事。父子十数年间相继为尚书，预知国政，时以为荣。咸亨中，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赐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赐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赐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

曰“竭忠节，赞皇猷”，其辞皆有兴比。俄迁尚书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每遇申诉冤滞者，辄美言许之；而至德先据理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显己之断决，由是时誉归于仁轨。或以问至德，答曰：“夫庆赏刑罪，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其慎密如此。后高宗知而深叹美之。仪凤四年薨，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人。祖善方，仕萧察吏部尚书。父之象，隋末为邯郸令，尝被人所讼，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辩，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后，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萧铣僭号于荆州，召署中书侍郎，专典文翰。及河间王孝恭定荆州，军中将士咸欲大掠，文本进说孝恭曰：“自隋室无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颈以望真主。今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降者，实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纵兵虏掠，诚非鄙州来苏之意，亦恐江、岭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称善，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别驾。孝恭进击辅公祏，召典军书，复署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礼，文本上《藉田颂》。及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其辞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初，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至是，文本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时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免职，顷之，温彦博奏曰：“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冀蒙复用。”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又先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县子。十一年，从至洛阳宫，会谷、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创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而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卿生；人不卿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

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愿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随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咎为祥。况水雨之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为侈不可长，上疏盛陈节俭之义，言泰宜有抑损，太宗并嘉之，赐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捻损。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其见待如此。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文本既久在枢揆，当涂任事，赏锡稠叠，凡有财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无所问。文昭时任校书郎，多与时人游款，太宗闻而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歔欷呜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见文昭，严加诫约，亦卒无愆过。及将伐辽，凡所筹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太宗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亲自临视，抚之流涕。寻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闻严鼓之声，曰：“文本

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命停之。赠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于代。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长倩，少为文本所鞠，同于己子。永淳中，累转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书迁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邓国公。则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长倩惧罪，颇有陈奏，又上疏请改皇嗣姓为武氏，以为周室储贰，则天许之，实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特进、辅国大将军。其年，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仍奏请切责上书者。由是大忤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中路召还，下制狱，被诛，仍发掘其父祖坟墓。来俊臣又胁迫长倩子灵源，令诬纳言欧阳通及格辅元等数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并诛死。

长倩子羲，长安中为广武令，有能名。则天尝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凤阁侍郎韦嗣立荐羲，且奏曰：“恨其从父长倩犯逆为累。”则天曰：“苟有材干，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登封令刘守悌为司门员外郎，渭南令裴惓为地官员外郎。先是，羲为金坛令，守悌及惓称为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为巡察使所荐，皆授畿县令，又同为尚书郎，悉有美誉。守悌后至陕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羲，神龙初为中书舍人。时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晖欲上表请削诸武之为王者，募为疏者。众畏三思，皆辞托不敢为之，羲便操笔，辞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转秘书少监，再迁吏部侍郎。时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事，皆以赃货闻，羲最守正，时议美之。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陕州刺史。复历刑部、户部二尚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删定格令，仍修《氏族录》。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仍下制书褒美之。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羲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寻迁侍中。先天元年，坐预太平公主谋逆伏诛，籍没其家。

格辅元者，汴州浚仪人也。伯父德仁，隋剡县丞，与同郡人齐王文学王孝逸、文林郎繁师玄、罗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隶从事郑祖咸、宣城县长郑师善、王世充中书舍人李行简、处士卢协等八人，以辞学擅名，当时号为“陈留八俊”。辅元弱冠举明经，历迁御史大夫、地官尚书、同

凤阁鸾台平章事。初，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也，则天以问辅元，固称不可，遂为承嗣所谮而死，海内冤之。辅元兄希元，高宗时洛州司法参军，章怀太子召令与洗马刘讷言等注解范晔《后汉书》，行于代。先辅元卒。

杜正伦，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正伦善属文，深明释典。仕隋为羽骑尉。武德中，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令直秦府文学馆。贞观元年，尚书右丞魏徵表荐正伦，以为古今难匹，遂擢授兵部员外郎。太宗谓曰："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朕于宗亲及以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举卿，卿宜勉称所举。"二年，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段。

四年，累迁中书侍郎。六年，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称旨，太宗为之设宴，因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竟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我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岂能暂忘？故聊设宴乐也。"仍并赐帛有差。寻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贤馆学士。太宗谓曰："国之储副，自古所重，必择善人为之辅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怀贞悫，能敦直道，故辄辍卿于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轻重也。"十年，复授中书侍郎，赐爵南阳县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伦出入两宫，参典机密，甚以干理称。时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谒，好昵近群小。太宗谓正伦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正伦数谏不纳，乃以太宗语告之，承乾抗表闻奏。太宗谓正伦曰："何故漏泄我语？"对曰："开导不入，故以陛下语吓之，冀其有惧，或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后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由是配流驩州。显庆元年，累授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书，仍依旧知政事。俄拜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进封襄阳县公。三年，坐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

为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寻卒。有集十卷行于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谠无比，君臣时命，胥会于兹。《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叔玠有焉。戴胄两朝仕官，一乃心力，刑无僭滥，事有箴规。虽学术不能求备，而匡益自可济时，亦所谓巧于任大矣。文本文倾江海，忠贯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业，及委繁剧，俄致暴终。《书》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正伦以能文被举，以直道见委，参典机密，出入两宫，斯谓得时。然被承乾金带之讥，孰与夫薏苡之谤，士大夫慎之。

赞曰：五灵嘉瑞，出系汙隆。人中麟凤，王、戴诸公。动必由礼，言皆匡躬。献规纳谏，贞观之风。

列传第二十一

○魏徵

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徵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于洛口，徵说密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颋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拂衣而去。及密败，徵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徵与世勣书曰：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世充以乘胜余勇，息其东略；建德因侮亡之势，不敢南谋。公之英声，足以振于今古。然谁无善始，终之虑难。去就之机，安危大节。若策名得地，则九族廕其余辉；委质非人，则一身不能自保。殷鉴不远，公所闻见。孟贲犹豫，童子先之，知几其神，不俟终日。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世勣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俄而建德悉众南下，攻陷黎阳，获徵，署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徵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及败，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

事。徵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徵谓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遣思行等，仍以启闻，太宗甚悦。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时高昌王麴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徵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所及。”上善其议。时厌怛纥干已发，遽追止之。后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憩于滹川县之官舍。俄又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太宗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案验滹川官属及靖等。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释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寝而不问。寻宴于丹

霄楼，酒酣。太宗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徵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徵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是月，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徵曰：“不可。昔汉明欲封其子，云‘我子岂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子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寻进爵郡公。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徵评理之。徵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

徵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惧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曰：“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其年，徵又面请逊位，太宗难违之，乃拜徵特进，仍知门下事。其后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其一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四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深可痛哉！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

而复正，四维绝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乱易乱，与乱同道，莫可则也，后嗣何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下，而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终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传之万世，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其三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大，志在于明察，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夫豫暇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府储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计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微而难察也。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

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其四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不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间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太宗尝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祗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曰：“卿辈皆自崇贵，卑我兒子乎？”徵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设无太子，则

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者之所深慎。”于是遂可珪奏。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徵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为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纳其言而止。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重加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诚，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是后，右仆射缺，欲拜之，徵固让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

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其年，称绵惙，中使相望。徵宅先无正寝，太宗欲为小殿，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成，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将祖载，徵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礼部侍郎，则天时为酷吏所杀。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

叔瑜子华，开元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尽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列传第二十二

○虞世南李百药 子安期褚亮 刘孝孙李玄道李守素附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检，梁始兴王谘议；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陈中书侍郎，无子，以世南继后，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胜丧。陈文帝知其二子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及服阕，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寄陷于陈宝应，在闽、越中，世南虽除丧，犹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宝应破，寄还，方令世南释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阳王友。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时世基当朝贵盛，妻子被服拟于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及至隋灭，宇文化及弑逆之际，世基为内史侍郎，将被诛，世南抱持号泣，请以身代，化及不纳，因哀毁骨立，时人称焉。从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窦建德，伪授黄门侍郎。

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升春宫，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上《圣德论》，辞多不载。七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墨，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世南，对曰："春秋时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以礼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国无来贡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后汉灵

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也。又山东足雨，虽则其常，然阴淫过久，恐有冤狱，宜省系囚，庶几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唯修德可以销变。”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狱讼，多所原宥。后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氐，百余日乃灭。太宗谓群臣曰：“天见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婴，对曰：‘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公诫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彗星虽见，未足为忧。”太宗敛容谓曰：“吾之抚国，良无景公之过。但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当此之时，足为勍敌，皆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颇有自矜之意，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四月，康国献狮子，诏世南为之赋，命编之东观，辞多不载。后高祖崩，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劳弊。世南上封事谏曰：

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垅，珍物毕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代之计，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贼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曰：“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发之墓，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于地下，死而

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帝此制，可谓达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汉之君，臣则缄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见圣德高远，尧、舜犹所不逮，而俯与秦、汉之君同为奢泰，舍尧、舜、殷、周之节俭，此臣所以尤戚也。今为丘垅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代之后，但见高坟大墓，岂谓无金玉耶？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万代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垅，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臣之赤心，唯愿万岁之后，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扬于无穷耳。

书奏不报。世南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即目人众未及往时，而功役与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时公卿又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因下其事付所司详议，于是制度颇有减省焉。

太宗后颇好猎，世南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恆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躬摧班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微浅，敢忘斯义？且天弧星毕，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薄。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抟，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其有犯无隐，多此类也。太宗以是益亲礼之。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十二年，又表请致仕，优制许之，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禄赐防阁，并同京官职事。寻卒，年八十一。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冀世南神识感悟。后数岁，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

日，下制曰：“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奄从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兼进谠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区。”又敕图其形于凌烟阁。有集三十卷，令褚亮为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为童兒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乂、马元熙尝造德林宴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乂等大惊异之。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台内奏议文表，多百药所撰。时炀帝出镇扬州，尝召之，百药辞疾不赴，炀帝大怒，及即位，出为桂州司马。为沈法兴所得，署为掾。其后，罢州置郡，因解职还乡里。大业五年，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属江都难作，复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及杜伏威攻灭子通，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或有谮之者，伏威囚之，百药著《省躬赋》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无罪，乃令复职。伏威既据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抚，百药劝伏威入朝，伏威从之，遣其行台仆射辅公祏与百药留守，遂诣京师。及渡江至历阳，狐疑中悔，将害百药，乃饮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药不死，乃作书与公祏令杀百药，赖伏威养子王雄诞保护获免。公祏反，又授百药吏部侍郎。有谮百药于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与公祏令杀百药书，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泾州。

太宗重其才名，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二年，除礼部侍郎。朝廷议将封建诸侯，百药上《封建论》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者，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理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可以监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盘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

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录，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线，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短闰余，数钟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既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甚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日寻。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徵舒；卫宣则父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昆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时乘，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时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文，世道交丧，一时人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陋，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啖藜藿，乐撤簨弶，言必凄动，貌成癯瘠。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斫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太宗竟从其议。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时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燕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辞多不载。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彩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废。十年，以撰《齐史》成，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礼》

及律令成，进爵为子。后数岁，以年老固请致仕，许之。太宗尝制《帝京篇》，命百药并作，上叹其工，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谥曰康。百药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性好引进后生，提奖不倦。所得俸禄，多散之亲党。又至性过人，初侍父母丧还乡，徒跣单衣，行数千里，服阕数年，容貌毁悴，为当时所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谈赏，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安期幼聪辩，七岁解属文。初，百药大业末出为桂州司马，行至太湖，遇逆贼，将加白刃，安期跪泣请代父命，贼哀而释之。贞观初，累转符玺郎。预修《晋书》成，除主客员外郎。永徽中，迁中书舍人。又与李义府等于武德殿内修书，再转黄门侍郎。龙朔中，为司列少常伯，参知军国。有事太山，诏安期为朝觐坛碑文。安期前后三为选部，颇为当时所称。时高宗屡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众皆莫对，独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于求贤，逸于任使。设使尧、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贤，终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来，历国数十，皆委贤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至广，非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竟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于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亦既不入，谁敢不竭忠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检校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诰。安期孙羲仲，又为中书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陈秘书监，并著名前史。其先自阳翟徙居焉。亮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喜游名贤，尤善谈论。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陈后主闻而召见，使赋诗，江总及诸辞人在坐，莫不推善。祯明初，为尚书殿中侍郎。陈亡，入隋为东宫学士。大业中，授太常博士。时炀帝将改置宗庙，亮奏议曰：

谨按《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据《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

七庙。王肃注《礼记》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案肃以为天子七庙，是百代之言。又据《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降二为差。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为十庙。汉世诸帝之庙各立，无迭毁之义。至元帝时，贡禹、匡衡之徒始议其礼，以高帝为太祖，而立四亲，是为五庙。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杀以两之义，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此数内，有功德则宗之，不可豫设为数也。是以班固称"考论诸儒之仪，刘歆博而旧矣。"光武即位，建高庙于洛阳。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就祖宗而为七。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世。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六庙，二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受禅，博议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亲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兴，贺循知礼，至于寝庙之议，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初受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后，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建身没主升，亦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毁，礼无违旧。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常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已来，因循不变。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风潜暢，至泽傍通，以昆、彭之勋，开稷、契之绪。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拨乱返正，远肃迩安，受命开基，垂统圣嗣，鸿名冠于三代，宝祚传于七百。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已来，亲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旨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庙，宜别立庙，祧百世之后，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按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所撰《礼图》，亦从此义。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

议未行，寻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玄感所礼，降威定县主簿。当时寇盗纵横，六亲不能相保。亮与同行，至陇山，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瘗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遍于京邑焉。薛举僭号陇西，以亮为黄门侍郎，委之机务。及举灭，太宗闻亮名，深加礼接，因从容自

陈。太宗大悦，赐物二百段、马四匹。从还京师，授秦王文学。

时高祖以寇乱渐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谏曰："臣闻尧鼓纳谏，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风，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应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劳帝业，旰食思政，废寝忧人。用农隙之余，遵冬狩之礼。获车之所游践，虞旗之所涉历，网唯一面，禽止三驱，纵广成之猎士，观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规，而皇王之壮观。至于亲逼猛兽，臣窃惑之。何者？筋力骁悍，爪牙轻捷。连弩一发，未必挫其凶心；长戟才捻，不能当其愤气。虽孟贲抗左，夏育居前，卒然惊轶，事生虑表。如或近起林丛，未填坑谷，骇属车之后乘，犯官骑之清尘。小臣怯懦，私怀战栗。陛下以至圣之资，垂将来之教，降情纳下，无隔直言。臣叨逢明时，游宦藩邸，身渐荣渥，日用不知，敢缘天造，冒陈丹恳。"高祖甚纳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从，军中宴筵，必预欢赏，从容讽议，多所裨益。又与杜如晦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入居春宫，除太子舍人，迁太子中允。贞观元年，为弘文馆学士。九年，进授员外散骑常侍、封阳翟县男，拜通直散骑常侍、学士如故。十六年，进爵为侯，食邑七百户。后致仕归于家。太宗幸辽东，亮子遂良为黄门侍郎，诏遂良谓亮曰："昔年师旅，卿常入幕；今兹遐伐，君已悬车。倏忽之间，移三十载，眷言畴昔，我劳如何！今将遂良东行，想公于朕，不惜一兒于膝下耳，故遣陈离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陈谢。及寝疾，诏遣医药救疗，中使候问不绝。卒时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视朝一日，赠太常卿，陪葬昭陵，谥曰康。长子遂贤，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传。

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于是，以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及薛收卒，复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颜相时兄师古、苏勖兄子干。

刘孝孙者，荆州人也。祖贞，周石台太守。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

文会。大业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伪杞王辩引为行台郎中。洛阳平，辩面缚归国，众皆离散，孝孙犹攀援号恸，追送远郊，时人义之。武德初，历虞州录事参军，太宗召为秦府学士。贞观六年，迁著作佐郎、吴王友。尝采历代文集，为王撰《古今类序诗苑》四十卷。十五年，迁本府谘议参军。寻迁太子洗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陇西人也，世居郑州，为山东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为齐王府属。李密据洛口，引为记室。及密破，为王世充所执。是时，同遇凶俘者并惧死，达曙不寐，唯玄道颜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忧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识量。及见世充，举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释缚以为著作佐郎。东都平，太宗召为秦王府主簿、文学馆学士。贞观元年，累迁给事中，封姑臧县男。时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将不习时事，拜玄道为幽州长史，以维持府事。君廓在州屡为非法，玄道数正议裁之。尝又遗玄道一婢，玄道问婢所由，云本良家子，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悦。后遇君廓入朝，房玄龄即玄道之从甥也，玄道附书，君廓私发，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未几征还，为常州刺史。在职清简，百姓安之，太宗下诏褒美，赐以绫彩。三年，表请致仕，加银青光禄大夫，以禄归第，寻卒。子云将，知名。官至尚书左丞。

李守素者，赵州人，代为山东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征为文学馆学士，署天策府仓曹参军。守素尤工谱学，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尝与虞世南共谈人物，言江左、山东，世南犹相酬对；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叹曰："行谱定可畏。"许敬宗因谓世南曰："李仓曹以善谈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准的，宜当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升美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目仓曹为'人物志'可矣。"贞观初卒。

史臣曰：刘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独耀于郢握；夜光之珠，何专玩于隋掌？天下之宝，固当与天下共之。"虞永兴之从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阳翟之依薛举，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大暑不能择廕而息耳，非不识其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贤雾集，人之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于隋、唐之际；褚河南父子，箴规献替，洋溢于贞观、永徽之间。所谓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赞曰：猗与文皇，荡涤苍昊。十八文星，连辉炳耀。虞、褚之笔，动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弥新。

列传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收子元超从子稷姚思廉颜师古 弟相时令狐德棻 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等附孔颖达 司马才章 王恭马嘉运等附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继从父孺以孝闻。年十二，解属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洁志不仕。大业末，郡举秀才，固辞不应。义旗起，遁于首阳山，将协义举。蒲州通守尧君素潜知收谋，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收乃还城。后君素将应王世充，收遂逾城归国。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即日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宗讨王世充也，窦建德率兵来拒，诸将皆以为宜且退军，以观贼形势。收独建策曰："世充据有东都，府库填积，其兵皆是江淮精锐，所患者在于乏食，是以为我所持，求战不可。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师，亦当尽彼骁雄，期于奋决。若纵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太宗纳之，卒擒建德。东都平，太宗入观隋氏宫室，嗟后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进曰："窃闻峻宇雕墙，殷辛以灭；土阶茅栋，唐尧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饰，汉后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后主曾不能察，以万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讥后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悦其对。及军还，授天策府记室参军。太宗初授天策上将、尚书令，命收与世南并作第一让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游后园中，获白鱼，命收为献表，收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二表赡而速。从平刘黑闼，封汾阴县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杜如晦特蒙殊礼，受心腹之寄。又尝上书谏猎，太宗手诏曰："览读所陈，实悟心胆，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岂比来言，当以诚心，书何能尽！今赐卿黄金四十铤，以酬雅意。"七年，寝疾，太宗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寻命舆疾诣府，太宗亲以衣袂抚收，论叙生平，潸然流涕。寻卒，年三十三。太宗亲自临哭。哀恸左右。与收从父兄子元敬书曰："吾与卿叔共事，或军旅多务，或文咏从容。何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比虽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万古！追寻痛惋，弥用伤怀。且闻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处安置？宜加安抚，以慰吾

怀。”因使人吊祭，赠物三百段。及后，遍图学士等形像。太宗叹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图其像。”及登极，顾谓房玄龄曰：“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又尝梦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赐其家粟帛。贞观七年，赠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赠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

元敬，隋选部侍郎迈子也。有文学，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为长雏，德音为鸞鸞，元敬以年最小为鹍雏。武德中，元敬为秘书郎，太宗召为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太宗入东宫，除太子舍人。时军国之务，总于东宫，元敬专掌文翰，号为称职。寻卒。

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阴男。及长，好学，善属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预撰《晋书》。高宗即位，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高宗皆嘉纳之。俄转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中书省有一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辞，兼好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三年，拜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嶲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岁余，西台侍郎上官仪伏诛，又坐与文章款密，配流嶲州。上元初，遇赦还，拜正谏大夫。三年，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元超以为既非族类，深可为虞，上疏切谏，帝纳焉。时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曾谓元超曰：“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东都，太子于京师监国，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临行谓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于是元超表荐郑祖玄、邓玄挺、崔融为崇文馆学士。又数上疏谏太子，高宗知而称善，遣使慰谕，赐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学知名，圣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谏大夫。元超从子稷。

稷举进士，累转中书舍人。时从祖兄曜为正谏大夫，与稷俱以辞学知名，同在两省，为时所称。景龙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好古博雅，尤工隶书。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

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睿宗在藩，留意于小学，稷于是特见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及践祚，累拜中书侍郎，与苏颋等对掌制诰。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素无才望，出自胥吏，虽有功勋，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僚，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递相短长，由是罢知政事，迁左散骑常侍，历工部、礼部二尚书。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及窦怀贞伏诛，稷以知其谋，赐死于万年县狱中。子伯阳，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驸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别食实封四百户。及父死，特免坐，左迁晋州员外别驾。寻而配徙岭表，在道自杀。伯阳子谈，开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光禄员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简之，雍州万年人。父察，陈吏部尚书；入隋，历太子内舍人、秘书丞、北绛公，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陈亡，察自吴兴始迁关中。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丁父忧解职。初，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丁继母忧，庐于墓侧，毁瘠加人。服阕，补河间郡司法书佐。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区宇图志》。后为代王侑侍读。会义师克京城，侑府僚奔骇，唯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高祖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谓乎！"高祖受禅，授秦王文学。后太宗征徐圆朗，思廉时在洛阳，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遗之，书曰："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寻引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写其形像，列于《十八学士图》，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赐彩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思廉以藩邸之旧，深被礼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

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因赐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子处平，官至通事舍人。处平子璹、珽，别有传。

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历事周、齐，齐灭，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干理闻。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高祖有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掎摭疵病，甚亲昵之。寻坐事免，归长安，十年不得调，家贫，以教授为业。

及起义，师古至长春宫谒见，授朝散大夫。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太宗践祚，擢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忧去职。服阕，复为中书侍郎。岁余，坐事免。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师古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师古既负其才，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及频有罪谴，意甚丧沮。自是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十一年，《礼》成，进爵为子。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曰：“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竟不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

从驾东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师古弟相时，亦有学业。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寻转礼部侍郎。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药。性仁友，及师古卒，不胜哀慕而卒。师古叔父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俄拜郓州刺史，卒于官。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业末，为药城长，以世乱不就职。及义旗建，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自称总管，以德棻为记室参军。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高祖问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

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承乾败，随例除名。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书成，除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砲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罢，各赐以缯彩。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

邓世隆者，相州人也。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阳，引世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世隆为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后，世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于白鹿山。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世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谕之曰："尔为王太作书，诚合重罪，但各为其主，于朕岂有恶哉？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坦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佐郎，历卫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贞观十三年，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太宗竟不许之。世隆又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三十卷。迁著作郎。寻卒。

顾胤者，苏州吴人也。祖越，陈给事黄门侍郎。父览，隋秘书学士。胤，永徽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学士。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段。龙朔三年，迁司文郎中。寻卒。胤又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代。子琮，长安中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延寿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露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

李仁实，魏州顿丘人。官至左史。尝著《格论》三卷、《通历》八卷、《戎州记》，并行于时。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也。祖硕，后魏南台丞。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

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由是获免。补太学助教。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对。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司马才章者，魏州贵乡人也。父烜，博涉《五经》，善纬候。才章少传其业。隋末为郡博士，贞观六年，左仆射房玄龄荐之，屡蒙召问，擢授国子助教，论议该洽，学者称之。

王恭者，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贞观初，征拜太学博士，其所讲《三礼》，皆别立义证，甚为精博。盖文懿、文达等皆当时大儒，罕所推借，每讲《三礼》，皆遍举先达义，而亦暢恭所说。

马嘉运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为沙门，明于《三论》。后更还

俗，专精儒业，尤善论难。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顷之，罢归，隐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预修《文思博要》。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高宗居春宫，引为崇贤馆学士。数与洗马秦暐侍讲殿中，甚蒙礼异。十九年，迁国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兴，英儒间出，佐命协力，实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经谋雅道，不幸短命，歼我良士。上言“恨不图形，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权势，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优哉！元超藉父风望，弼亮宏略，谅非其罪，而再迁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谋，汲引多才，以隆弘纳，其感恩之重，时其闻诸？有始有卒，其殆庶几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贻谋衅，如贞亮何？姚思廉笃学寡欲，受汉史于家尊，果执明义，临大节而不可夺。及笔削成书，箴规翊圣，言其命世，亦当仁乎！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负，竟在时讥，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征旧史，修新礼，以暢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谓欤！邓世隆国史时誉，固有谅直。其复书不逊，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请编御集，其弼直乎！顾胤清芬，可观彝范，积善余庆，其有子哉！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仁实据摭，抑又次焉。孔颖达风格高爽，幼而有闻，探赜明敏，辨析应对，天有通才。人道恶盈，必有毁讦，及《正义》炳焕，乃异人也，虽其掎摭，亦何损于明？司马才章藉时崇儒，明核致业；王恭弘阐声教，礼学研详；马嘉运达识自通，克成典雅。并符才用，润色丹青，其掎摭繁杂，盖求备者也。

赞曰：河东三凤，俱瑞黄图。棻为良史，颖实名儒。解经不穷，希颜之徒。登瀛入馆，不其盛乎！

列传第二十四

○刘洎马周崔仁师 孙湜湜弟液液子论液弟涤

刘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萧铣为黄门侍郎。铣令略地岭表，得五十余城，未还而铣败，遂以所得城归国，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贞观七年，累拜给事中，封清苑县男。十五年，转治书侍御史。上疏曰：

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受授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虽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抑夺，唯事谘禀；尚书依违，不得断决。或惮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递相姑息，唯务弥缝。且选贤授能，非材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优其礼秩，或年高耄及，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致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四员。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略举，亦当矫正趋竞，岂唯息其稽滞哉！

书奏未几，拜尚书右丞。十三年，迁黄门侍郎。十七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寻除散骑常侍。洎性疏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而言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寻摄黄门侍郎，加上护军。

太宗善持论，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君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

也。齐侯读书，轮扁窃笑；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自怡。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时皇太子初立，洎以为宜尊贤重道，上书曰：

臣闻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齿学三让，元良由是作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义。故得刍言咸荐，睿问旁通，不出轩庭，坐知天壤。率由兹道，永固鸿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际，兴亡斯在。不勤于始，将悔于终。是以晁错上书，令先通政术；贾谊献策，务前知礼教。窃惟皇太子孝友仁义，明允笃诚，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春秋鼎盛，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宴安，方从此始。臣以愚短，幸参侍从，思广离明，愿闻径术。不敢曲陈故事，请以圣德言之。

伏惟陛下诞睿膺图，登庸历试。多才多艺，道著于匡时；允武允文，功成于纂祀。万方即序，九围清宴。尚且虽休勿休，日慎一日，求异闻于振古，劳睿思于当年。乙夜观书，事高汉帝；马上披卷，勤过魏后。陛下自励如此，而令太子优游弃日，不习图书，臣所未谕一也。加以暂屏机务，即寓雕虫。综宝思于天文，则长河韬映；摛玉字于仙札，则流霞成彩。固以锱铢万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钟、张何阶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静处，不寻篇翰，臣所未谕二也。陛下历该众妙，独秀寰中，犹晦天听，俯询凡识，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闾好恶，凡有巨细，必关听览。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趋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谕三也。陛下若谓无益，则何事劳神；若谓有成，则宜申贻厥。蔑而不急，未见其可。伏愿俯推睿范，训及储君，授以良书，娱之嘉客。晨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间以书札，继以篇章，则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动移旬朔，师傅以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宫，拜谒

既疏，且事欣仰，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寀无由以进言，虽有具僚，竟将何补？伏愿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远大之规，展师友之义。则储徽克茂，帝图斯广，凡在黎元，孰不庆赖！

自此敕洎令与岑文本同马周递日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太宗尝怒苑西守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皇太子遽进谏。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谏耳。"十八年，迁侍中。太宗尝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李勣、杨师道等咸云："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洎对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洎文集十卷，行于时。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

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武德中，补博州助教，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又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六

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帝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是岁，周上疏曰：

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小人，窃希大道，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唯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过垂齿录。窃自顾瞻，无阶答谢，辄以微躯丹款，惟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銮舆动轫，严跸经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署。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窃未安。然敕书既出，业已成就，愿示速返之期，以开众惑。臣又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与国无疆也。臣以为如诏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然则何用代官也。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硃、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黶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虽其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代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云："吾不预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践祚以来，宗庙之享，未曾亲事。伏缘圣情，独以銮舆一出，劳费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书皇帝入庙之事，将何以贻厥孙谋，垂则来叶？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之训人，固有屈己以从时，愿圣慈顾省愚款。臣又闻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孔子曰："唯名与器，不以假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舆皁杂类，韦槃提、斛斯正则更无他材，独解调马。纵使术逾侪辈，伎能有取，乍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岂得列预士流，超授高

爵？遂使朝会之位，万国来庭，驺子倡人，鸣玉曳履，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然朝命既往，纵不可追，谓宜不使在朝班，预于士伍。

太宗深纳之。寻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

臣历观前代，自夏、殷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思隆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唯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为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寻往代以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者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诫也。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

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患，狂狡因之以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昔贾谊为汉文帝云，可恸哭及长叹息者，言当韩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时，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赖诸王年少，傅相制之；长大之后，必生祸乱。历代以来，皆以谊言为是。臣窃观今诸将功臣，陛下所与定天下者，皆仰禀成规，备鹰犬之用，无威略振主，如韩、彭之难驾驭者。而诸王年并幼少，纵其长大，当陛下之日，必无他心。然即万代之后，不可不虑。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使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天下百姓极少，诸王甚多，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唯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则武帝宠舐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加别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

又言：

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疏奏，太宗称善久之。

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

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太宗益加赏劳。俄拜给事中。十二年，转中书舍人。周有机辨，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苏、张、终、贾，正应此耳。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精密，甚获当时之誉。太宗伐辽东，皇太子定州监守，令周与高士廉、刘洎留辅皇太子。太宗还，以本官摄吏部尚书。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宗尝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中使，相望不绝，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疾。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为之举哀，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庙庭。子载，咸亨年累迁吏部侍郎，善选补，于今称之。卒于雍州长史。

崔仁师，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应制举，授管州录事参军。五年，侍中陈叔达荐仁师才堪史职，进拜右武卫录事参军，预修梁、魏等史。贞观初，再迁殿中侍御史。时青州有逆谋事发，州县追捕反党，俘囚满狱，诏仁师按覆其事。仁师至州，悉去杻械，仍与饮食汤沐以宽慰之，唯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原免。及奏报，诏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此狱徒侣极众，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谁肯让死？今既临命，恐未甘心，深为足下忧也。"仁师曰："尝闻理狱之体，必务仁恕，故称杀人刖足，亦皆有礼。岂有求身之安，知枉不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讯，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无枉滥，请伏罪。"皆无异辞。仁师后为度支郎中，尝奏支庶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黄门侍郎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太宗大奇之。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注，行己所注者，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河间王孝恭特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玄度遂废。十六年，迁给事中。时刑部以《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

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议。仁师独驳曰：“自羲、农以降，爰及唐，虞，或设言而人不犯，或画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为称首。及其世乱，狱讼滋烦，周之季年，不胜其弊，烈火原于子产，峭涧起于安于，韩、季、申、商，争持急刻，参夷相坐，始于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汉高之务宽大，未为尽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灭，信、越菹醢，见讥良史，谓之过刑。魏、晋至隋，有损有益，凝脂犹密，秋荼尚烦。皇上爱发至仁，念兹刑宪，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纶綍，颁之九区。故得断狱数简，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为隆周中典，乖恻隐之情，反惟行之令。进退参详，未见其可。且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更审量。”竟从仁师驳议。后仁师密奏请立魏王为太子，忤旨，转为鸿胪少卿，迁民部侍郎。征辽之役，诏太常卿韦挺知海运，仁师为副，仁师又别知河南水运。仁师以水路险远，恐远州所输不时至海，遂便宜从事，递发近海租赋以充转输。及韦挺以壅滞失期，除名为民，仁师以运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体命赋》以暢其情，辞多不载。太宗还至中山，起为中书舍人，寻兼检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宫，仁师上《清暑赋》以讽，太宗称善，赐帛五十段。二十二年，迁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时仁师甚承恩遇，中书令褚遂良颇忌嫉之。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龚州。会赦还。永徽初，起授简州刺史，寻卒，年六十余。神龙初，以子挹为国子祭酒，恩例赠同州刺史。挹子湜。

湜少以文辞知名，举进士，累转左补阙，预修《三教珠英》，迁殿中侍御史。神龙初，转考功员外郎。时桓彦范、敬晖等既知国政，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使伺其动静。俄而中宗疏忌功臣，于三思恩宠渐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计议潜告三思。寻迁中书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岭外，湜又说三思尽宜杀之，以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敬等所恶，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马，湜乃举充此行。桓、敬等闻利贞至，多自杀，三思引利贞为御史中丞。湜，景龙二年迁兵部侍郎，挹为礼部，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已来未有也。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湜托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寻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郑愔同知选事，铨综失序，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愔坐配流岭表，湜左转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曲为申理，中宗乃以愔为江州司马，授湜襄州刺史。未几，入为尚书左丞。韦庶人临朝，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

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湜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俄为太平公主所引，复迁中书门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书令，与刘幽求争权不协，陷幽求徙于岭表。仍促广州都督周利贞以逗留杀之，不果而止。时挹以年老，累除户部尚书致仕。挹性贪冒，受人请托，数以公事干湜，湜多违拒不从，大为时论所嗤。玄宗在东宫，数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时人咸为之惧，门客陈振鹭献《海鸥赋》以讽之，湜虽称善而心实不悦。及帝将诛萧至忠等，召将托为腹心，湜弟涤谓湜曰："主上若有所问，不得有所隐也。"湜不从，及见帝，对问失旨。至忠等既诛，湜坐徙岭外。时新兴王晋亦连坐伏诛，临刑叹曰："本谋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滥也！"俄而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追湜赐死。初，湜与张说有隙，说时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时湜与尚书右丞卢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谓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宽宥。"因迟留不速进。行至荆州，梦于讲堂照镜，曰："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梦人张由，对曰："讲堂者，受法之所；镜者，于文为'立见金'，此非吉征。"其日追使至，缢于驿中，时年四十三。湜美姿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际，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也！"是故进趣不已，而不以令终。

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叹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龟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于郢州人胡履虚之家。作《幽征赋》以见意，辞甚典丽。遇赦还，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遗文为集十卷。

液子论，以吏干称。天宝中自栎阳令迁司勋员外郎、濛阳太守。乾元后，历典名郡，皆以理行称。大历末，元载以罪诛，朝廷方振起淹滞，迁同州刺史。未几，为黜陟使庾何所按，废免。议者以何举奏涉于深刻，复用论为衢州刺史。秩满，寓于扬、楚间。德宗以旧族耆年，授大理卿致仕卒。

液弟涤，多辩智，善谐谑，素与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党诛，玄宗常思之，故待涤逾厚，用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后赐名澄。从东封还，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县子。开元十四年卒，赠兖州刺史。

史臣曰：刘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显。至于提纲整带，咨圣嘉猷，籍国士之谈，体廊庙之器。噫，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诬奏。虽君亲甚悔，而驷不及舌，良足悲矣！马周道承际会，天性深沉，悟主谈微，作忠本孝，冲识广度，宛涉穹崇。《诗》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惜其中寿，不憖遗乎！崔仁师以史材获进，其刊正褒贬，雅得详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滥，其事可观。沮穿凿之注，止从重之刑，其言甚直。《书》曰“疑谋勿成”，而以魏王为请，不亦惑乎！及参机务，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远，谓势可恃，谓进无伤，及位极人臣，而心无止足。览《海鸥赋》，知而不诫，及荆州之梦，人知不免。《易》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赞曰：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宾王徒步，洎为贼吏。一见文皇，皆登相位。

列传第二十五

○苏世长 子良嗣韦云起 孙方质孙伏伽张玄素

苏世长，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后魏直散骑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县侯。周武帝时，世长年十余岁，上书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问："读何书？"对曰："读《孝经》、《论语》。"武帝曰："《孝经》、《论语》何所言？"对曰："《孝经》云：'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云：'为政以德。'"武帝善其对，令于兽门馆读书。以其父殁王事，因令袭爵，世长于武帝前擗踊号泣，武帝为之改容。隋文帝受禅，世长又屡上便宜，颇有补益，超迁长安令。大业中，为都水少监，使于上江督运。会江都难作，世长为炀帝发丧恸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号，署为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与世充兄子弘烈及将豆卢褒俱镇襄阳。时弘烈娶褒女为妻，深相结托。高祖与褒有旧，玺书谕之，不从，频斩使者。武德四年，洛阳平，世长首劝弘烈归降。既至京师，高祖诛褒而责世长来晚之故，世长顿颡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陛下应天顺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齿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经涉乱离，死亡略尽，惟臣残命，得见圣朝，陛下若复杀之，是绝其类也。实望天恩，使有遗种。"高祖与之有故，笑而释之。寻授玉山屯监。后于玄武门引见，语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谓谄佞耶，正直耶？"对曰："臣实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为背世充而归我？"对曰："洛阳既平，天下为一，臣智穷力屈，始归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据汉南，天意虽有所归，人事足为勍敌。"高祖大笑。尝嘲之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封侯；臣以山南归国，惟蒙屯监。"即日擢拜谏议大夫。从幸泾阳校猎，大获禽兽于旌门。高祖入御营，顾谓朝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进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世长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县，多失户口，是后下诏将幸武功校猎。世长又谏曰："突厥初入，大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犹未发言，乃于其地又纵畋猎，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顿，将何以堪？"高祖不纳。又尝引之于披香殿，世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所作耶？是何雕丽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设诡疑而言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

也。若是陛下作此，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初有天下，而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后历陕州长史、天策府军谘祭酒。秦府初开文学馆，引为学士。与房玄龄等一十八人皆蒙图画，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军谘谐噱，超然辩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贞观初，聘于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受赂遗，朝廷称之。出为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世长机辩有学，博涉而简率，嗜酒，无威仪。初在陕州，部内多犯法，世长莫能禁，乃责躬引咎，自挞于都街。伍伯嫉其诡，鞭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而走，观者咸以为笑，议者方称其诈。

子良嗣，高宗时迁周王府司马。王时年少，举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谏，甚见敬惮。王府官属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检括，莫敢有犯，深为高宗所称。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宗使宦者缘江采异竹，将于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谏，称：“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弃竹于江中。永淳中，为雍州长史。时关中大饥，人相食，盗贼纵横。良嗣为政严明，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扌适。则天临朝，迁工部尚书。寻代王德真为纳言，累封温国公。为西京留守，则天赋诗饯送，赏遇甚渥。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西苑，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匪躬遂止。无几，追入都，迁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载初元年春，罢文昌左相，加位特进，仍依旧知政事。与地官尚书韦方质不协，及方质坐事当诛，辞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良嗣谢恩拜伏，便不能复起，舆归其家，诏御医张文仲、韦慈藏往视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则天辍朝三日，举哀于观风门，敕百官就宅赴吊。赠开府仪同三司，益州都督，赐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硕，兼降玺书吊祭。其子践言，太常丞，寻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没其家。景龙元年，追赠良嗣司空。

践言子务玄，袭爵温国公，开元中，为邠王府长史。

韦云起，雍州万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国子祭酒、绵州刺史。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尝因奏事，文帝问曰：“外间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时兵部侍郎柳述在帝侧，云起应声奏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陛下官不择贤，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

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仁寿初，诏在朝文武举人，述乃举云起，进授通事舍人。大业初，改为通事谒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炀帝令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会契丹入抄营州，诏云起护突厥兵往讨契丹部落。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纥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皆膝行股战，莫敢仰视。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之。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度，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师奇谲，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谔，朕今亲自举之。”擢为治书御史。云起乃奏劾曰：“内史侍郎虞世基，职典枢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蕴，特蒙殊宠，维持内外。今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或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莫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此而不绳，为害将大，请付有司，诘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曰：“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大理司直。炀帝幸扬州，云起告归长安，属义旗入关，于长乐宫谒见。义宁元年，授司农卿，封阳城县公。武德元年，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事。是岁，欲大发兵讨王世充，云起上表谏曰：“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未蒙安养，频年不熟，关内阻饥。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盩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北有师都，连结胡寇，斯乃国家腹心之疾也。舍此不图，而窥兵函、洛，若师出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将不小。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悬绝，无能为害，待有余力，方可讨之。今内难未弭，且宜弘于度外。如臣愚见，请暂戢兵，务穑劝农，安人和众。关中小盗，自然宁息。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乃从之。会突厥入寇，诏云起总领豳、宁已北九州兵马，便宜从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农卿如故。寻代赵郡王孝恭为夔州刺史，转遂州都督，怀柔夷獠，咸得众心。迁益州行台民部尚书，寻转行台兵部尚书。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云起多执不从。云起又营私产，交通生獠，以规其利，轨亦对众言之，由是构隙，情相猜

贰。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初，云起年少时，师事太学博士王颇，颇每与之言及时事，甚嘉叹之，乃谓之曰："韦生识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贵；然刚肠嫉恶，终当以此害身。"竟如颇言。子师实，垂拱初，官至华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阳郡公。

师实子方质，则天初鸾台侍郎、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改修《垂拱格式》，方质多所损益，甚为时人所称。俄而武承嗣、三思当朝用事，诸宰相咸倾附之。方质疾假，承嗣等诣宅问疾，方质据床不为之礼。左右云："踞见权贵，恐招危祸。"方质曰："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寻为酷吏周兴、来子珣所构，配流儋州，仍籍没其家。寻卒。神龙初雪免。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大业末，自大理寺史累补万年县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谏。其一曰：

臣闻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故也。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人人乐业，谁能摇动者乎？所以前朝好为变更，不师古训者，止为天诱其咎，将以开今圣唐也。陛下龙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难也。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搜狩，须顺四时，既代天理，安得非时妄动？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岂此物哉！愿陛下察臣愚忠，则天下幸甚。

其二曰：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

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故《书》云：“无以小怨为无伤而弗去。”恐从小至于大故也。《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又云：“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不胜幸甚。

其三曰：

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也。故《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兴乱其在斯与！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也。如臣愚见，但是无义之人，及先来无赖，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不得使亲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于拾遗补阙，决不能为也。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盘石，永固维城矣。

高祖览之大悦，下诏曰“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兼赐帛三百匹。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高祖并纳焉。二年，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善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与，并令配迁。伏伽上表谏曰：

臣闻王言无戏，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故《书》云：“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又《论语》云，一言出口，驷不及舌。以此而论，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临区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滨，谁非臣妾。丝纶一发，取信万方，使闻之者不疑，见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发云雨之制，光被黔黎，无所间然，公私蒙赖。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

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若欲子细推寻，逆城之内，人谁无罪？故《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若论渠魁，世充等为首，渠魁尚免，胁从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尧，盖非其主。"在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与陛下积小故旧，编发友朋，犹尚有人败后始至者。此等岂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窃谓无罪。又《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上古以来，何代无君，所以只称尧、舜之善者，何也？直由为天子者实难，善名难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权须应机而作；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为无信，欲遣兆人若为信畏？故《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赏罚之行，达乎贵贱，圣人制法，无限亲疏。如臣愚见，世充、建德下伪官，经赦合免责情，欲迁配者，请并放之，则天下幸甚。

又上表请置谏官，高祖皆纳焉。

太宗即位，赐爵乐安县男。贞观元年，转大理少卿。太宗尝马射，伏伽上书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险乘危明矣。臣又闻天子之居也，则禁卫九重；其动也，则出警入跸。此非极尊其居处，乃为社稷生灵之大计耳。故古人云：'一人有庆，兆人赖之。'臣窃闻陛下犹自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无禁乘危，窃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则非光史册，二则未足显扬，又非所以导养圣躬，亦不可以垂范后代。此只是少年诸王之所务，岂得既为天子，今日犹行之乎？陛下虽欲自轻，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见，窃谓不可。"太宗览之大悦。五年，坐奏囚误失免官。寻起为刑部郎中，累迁大理少卿，转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后出为陕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显庆三年卒。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隋末，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执，将就戮，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杀之，乃无天也。大王将定天下，当深加礼接，以招四方，如何杀之，使善人解体？"建德遽命释之，署为治书侍御史，固辞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门侍郎，始应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对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

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对，擢拜侍御史，寻迁给事中。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曰：

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藉周室之余、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何须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渐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恐未平复。奈何营未幸之都，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赐彩二百匹。”侍中魏徵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迁太子少詹事，转右庶子。

时承乾居春宫，颇以游畋废学，玄素上书谏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驱之礼，非欲教杀，将为百姓除害，故汤罗一面，天下归仁。今苑中娱猎，虽名异游畋，若行之无常，终亏雅度。且傅说曰：‘学不师古，匪说攸闻。’然则弘道在于学古，学古必资师训。既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望数存问，以补万一。仍博遣有名行学士，兼朝夕侍奉。览圣人之遗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无忘其所能。此则尽善尽美，夏启、周诵，焉足言哉！夫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胜情，耽惑成乱。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顺，君道渐亏。古人有言：‘勿以小恶而不去，小善而不为。’故知祸福之来，皆起于渐。殿下地居储两，当须广树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终如始，犹惧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寻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书谏曰：“臣闻周公以大圣之材，犹握发吐飧，引纳白屋，而况后之圣贤，敢轻斯道？是以礼制皇太子入学而行齿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长幼之道。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尊卑之序、长幼之节，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远闻，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质已隆，尚须学文以饰其表。至如孔颖达、赵弘智等，非惟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望令数得侍讲，开释物理，览古谕今，增晖睿德。而雕虫小伎之流，只可时命追随，以代博弈耳。若其骑射畋游，酣歌戏玩，以悦耳目，终秽心神，渐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即乱。’臣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承乾并不能纳。太宗知玄素在东宫频有进谏，十四年，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时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谏曰：“宫内止有妇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与弘益圣德者有几？若遂无贤哲，便是亲嬖幸，远忠良。人不见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宫储之寄，于国为重，所以广置群僚，以辅睿德。今乃动经时月，不见宫臣，纳诲既疏，将何补阙？”承乾嫉其数谏，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承乾又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是岁，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惭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圣主不戏言于臣。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轻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门户，乃至狼狈。良史书之，以为非是。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已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礼重玄素，频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赞皇储，自不可更对群臣，穷其门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礼义以导之，惠泽以驱之，使其负戴玄天，罄

输臣节，犹恐德礼不加，人不自励。若无故忽略，使其羞惭，郁结于怀，衷心靡乐，责其伏节死义，其可得乎？”书奏，太宗谓遂良曰：“朕亦悔此问，今得卿疏，深会我心。”承乾既败德日增，玄素又上书谏曰：

臣闻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然《书》、《传》所载，言之或远，寻览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东，卑宫菲食，以安海内。太子赟举措无端，秽德日著。乌九轨知其不可，具言于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渐改。及至践祚，狂暴肆情，区宇崩离，宗祀覆灭，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凭藉女资，虽无大功于天下，然布德行仁，足为万姓所赖。勇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节俭，而务骄侈，今之山池遗迹，即殿下所亲睹是也。此时亦恃君亲之恩，自谓太山之固，讵知邪臣敢进其说？向使动静有常，进退合度，亲君子，疏小人，舍浮华，尚恭俭，虽有邪臣间之，何能致慈父之隙？岂不由积德未弘，令闻不著，谗言一至，遂成其祸？窃惟皇储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阙视膳问安之礼，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求风声则无爱学好道之实，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爱好者皆游手杂色，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宣猷禁门，不异阛阓，朝入暮出，秽声已远。臣以德音日损，频上谏书，自尔已来，纵逸尤甚。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当今善士，臣每奏请，望数召进，与之谈论，庶广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谓臣妄相推引。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招败损。方崇闭塞之源，不慕钦明之术，虽抱睿哲之资，终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书入，承乾不纳，乃遣刺客将加屠害。俄属宫废，玄素随例除史。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转邓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龙朔三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于高祖，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贱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于此乎？《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斯之谓矣。世长幼而聪悟，长能规谏；云起屏绝朋党，罔避骄豪。历览言行，咸有可观。而云起吐茹无方，世长终成诡诈，其不令也宜哉！方诸孙、张二子，知不迨矣。

赞曰：言为身文，感义忘身。不有忠胆，安轻逆鳞？苏、韦果俊，伽、素忠纯。悟主匡失，猗欤诤臣。

列传第二十六 太宗诸子

○恆山王承乾楚王宽吴王恪　子成王千里孙信安王祎濮王泰庶人祐蜀王愔蒋王恽越王贞 子琅邪王冲纪王慎江王嚣代王简赵王福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恆山王承乾、濮王泰，杨妃生吴王恪、蜀王愔，阴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贞、江王嚣，韦妃生纪王慎，杨妃生赵王福，杨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蒋王恽，后宫生楚王宽、代王简。

恆山王承乾，太宗长子也，生于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恆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时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受诏辅导，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颖达又多所规奏。太宗并嘉之，二人各赐帛百匹、黄金十斤。以励承乾之意，仍迁志宁为詹事。未几，志宁以母忧去职，承乾侈纵日甚。太宗复起志宁为詹事，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承乾并不纳。又尝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深礼赐之，令杀魏王泰，不克而止。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反于齐州。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

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别室。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勣、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其宫僚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中书舍人萧钧，并以材选用，承乾既败，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于徙所，太宗为之废朝，葬以国公之礼。二子象、厥。象官至怀州别驾，厥至鄂州别驾。象子适之，别有传。

楚王宽，太宗第二子也。出继叔父楚哀王智云。早薨。贞观初追封，无后，国除。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吴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藩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炀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有子四人：仁、玮、琨、瑰，并流于岭表。

寻追封恪为郁林王，并为立庙。又封仁为郁林县侯。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后改名千里。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长安三年，充岭南安抚讨击使，历迁右金吾将军。中兴初，进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兼领益州大都督，又追赠其父为司空。三年，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数十人斫右延明门，将杀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等。及太子兵败，千里与禧等坐诛，仍籍没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即位，诏曰："故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永言沦没，良深痛悼。宜复旧班，用加新宠，可还旧官。"又令复姓。

玮早卒。中兴初，追封朗陵王。子礻玄，本名礻俞，出继蜀王愔。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秘书少监。开元十三年，改封广汉郡王、太仆卿同正员，薨。

琨，则天朝历淄、卫、宋、郑、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圣历中，岭南獠反，敕琨为招慰使，安辑荒徼，甚得其宜。长安二年卒官，赠司卫卿。神龙初，赠张掖郡王。开元十七年，以子祎贵，赠工部尚书，追封吴王。

璟，中兴初封归政郡王，历宗正卿，坐千里事贬南州司马，卒。

琨子祎。祎少有志尚，事母甚谨，抚弟祗等以友爱称。景龙四年，为太子仆，兼徐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少继江王嚣后，封为嗣江王。景云元年，复为德、蔡、衢等州刺史。开元后，累转蜀、濮等州刺史。政号清严，人吏畏而服之。渐见委任，入为光禄卿，迁将作大匠。丁母忧去官，起复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请终制，许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卫大将军、朔方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摄御史大夫。寻迁礼部尚书，仍充朔方军节度使。先是，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敕祎与河西、陇右议取之。祎到军，总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据险，又为吐蕃所惜，今总军深入，贼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则狼狈，不如按军持重，以观形势。"祎曰："人臣之节，岂惮艰险？必期众寡不敌，吾则以死继之。苟利国家，此身何惜？"于是督率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仍分兵据守，以遏贼路。上闻之大悦，始改石堡城为振武军，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讨奚及契丹两蕃，以祎为副。王既不行，祎率户部侍郎裴耀卿等诸副将分道统兵出于范阳之北，大破两蕃之众，擒其酋长，余党窜入山谷。军还，祎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关内支度、营田等使，兼采访处置使，仍与二子官。祎既有勋绩，执政颇害其功，故其赏不厚，甚为当时所叹。二十二年，迁兵部尚书，入为朔方节度大使。久之，坐事出为衢州刺史。俄历滑、怀二州刺史。天宝初，拜太子少师，以年老仍听致仕。二年，迁太子太师，制出，病薨，年八十余。上闻而痛惜者久之。祎居家严毅，善训诸子，皆有令命。三子：峘、峄、岘，皆至达官，别有传。

祗，神龙中封为嗣吴王。景云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宝十四载，为东平太守。安禄山反，率众渡河，凶威甚盛，河南陈留、荥阳、灵昌等郡皆陷于贼。祗起兵勤王，玄宗壮之。十五载二月，授祗灵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将军、河南都知兵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陈留太守，持节充河南道节度采访使，本官如故。五月，诏以为太仆卿，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属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进封卫王，以继卫怀王霸后。贞观二年，改封越王，授扬州大都督。五年，兼领左武候、大都督，并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七年，转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余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长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无出今年租赋，又赐泰府官僚帛有差。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

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睿极。其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发号施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钜万计，出入警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宪王，几至于败，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阁，伏愿常存礼则，言提其耳，且示俭节，自可在后月加岁增。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谦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

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见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与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陈，愚虑有疑，不敢宁寝，轻干听觉，追深战栗。”太宗并纳其言。

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

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承乾惧其凌夺，阴遣人诈称泰府典签，诣玄武门为泰进封事。太宗省之，其书皆言泰之罪状，太宗知其诈而捕之，不获。十七年，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乃幽泰于将作监，下诏曰：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痾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封东莱郡王。

太宗因谓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寻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太宗后尝持泰所上表谓近臣曰："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二十一年，进封濮王。高宗即位，为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特加优异。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赠太尉、雍州牧，谥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则天初陷酷吏狱，贬昭州别驾，卒。子峤，本名余庆，中兴初封嗣濮王。景云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十二年，为国子祭酒，同正员。以王守一妹婿贬邵州别驾，移邓州别驾，后复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其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徙封燕王，累转豳州都督。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都督。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谓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后，须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谒祐，祐接之甚厚，多赐金帛，令潜募剑士。初，太宗以子弟成长，虑乖法度，长史、司马，必取正人。王有亏违，皆遣闻奏。而祐溺情群小，尤好弋猎，长史薛大鼎屡谏不听，太宗以大

鼎辅导无方，竟坐免。权万纪前为吴王恪长史，有正直节，以万纪为祐长史，以匡正之。万纪见祐非法，常犯颜切谏。有昝君谟、梁猛彪者，并以善骑射得幸于祐。万纪骤谏不纳，遂斥逐之，而祐潜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虑其不能悔过，数以书责让祐。万纪恐并获罪，谓祐曰："王，帝之爱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训。若能饬躬引过，万纪请入言之。"祐因附表谢罪。万纪既至，言祐必能改过。太宗意稍解，赐万纪而谕之，仍以祐前过，敕书诰诫之。祐闻万纪劳勉而独被责，以为卖己，意甚不平。万纪性又褊隘，专以严急维持之，城门外不许祐出，所有鹰犬并令解放，又斥出君谟、猛彪，不许与祐相见。祐及君谟以此衔怒，谋杀万纪。会事泄，万纪悉收系狱，而发驿奏闻。十七年，诏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万纪入京。祐大惧，俄而万纪奉诏先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杀之。既杀万纪，君谟等劝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伪署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开官库物以行赏。驱百姓入城，缮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东王、拓西王之号。诏遣兵部尚书李勣与刘威便道发兵讨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对妃宴乐，以为得志。戏笑之隙，语及官军，弘亮曰："不须忧也！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祐爱信弘亮，闻之甚乐。太宗手诏祐曰："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盘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雠。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隤，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太宗题书毕，为之洒泣。时李勣等兵未至齐境，而青、淄等数州兵并不从祐之命，祐又传檄诸县，亦不从。或劝祐虏城中子女走入豆子□为盗，计未决而兵曹杜行敏谋将执祐，兵士多愿从。是夜，乃凿垣而入，祐与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围之，谓祐曰："昔为帝子，今乃国贼。行敏为国讨贼，更无所顾，王不速降，当为煨烬。"命薪草欲积而焚之，祐遂出就擒，余党悉伏诛。行敏送祐至京师，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寻以国公礼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贞观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转益州都督。十三年，赐实封八百户，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殴击所部县令，又畋猎无度，数为非法。太宗怒曰："禽兽调伏，可以驯扰于人；铁石镌炼，可为方圆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兽铁石乎！乃削封邑及国官之半，贬为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愔在州数游猎，不避禾稼，深为百姓所怨。典军杨道整叩马谏，愔

曳而捶之。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高宗谓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栉风沐雨，平定四方，远近肃清，车书混一。上天降祸，奄弃万邦。朕纂承洪业，惧均驭朽，与王共戚同忧，为家为国。蜀王畋猎无度，侵扰黎庶，县令、典军，无罪被罚。阿谀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历观古来诸王，若能动遵礼度，则庆流子孙；违越条章，则诛不旋踵。愔为法司所劾，朕实耻之。”帝又引杨道整劳勉之，拜为匡道府折冲都尉，赐绢五十匹。贬愔为黄州刺史。四年，坐与恪谋逆，黜为庶人，徙居巴州。寻改为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复其爵土，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悼。封子璠为嗣蜀王，永昌年配流归诚州而死。神龙初，以吴王恪孙朗陵王玮子榆为嗣蜀王。

蒋王恽，太宗第七子也。贞观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改封蒋王、安州都督，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恽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玩，及将行，有递车四百两。州县不堪其劳，为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后历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诣阙诬告恽谋反，惶惧自杀，赠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炜嗣，历沂州刺史，垂拱中为则天所害。子铣，早卒。神龙初，封铣子绍宗为嗣蒋王。景龙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为太子家令同正员卒。子钦福嗣，为率更令，同正员。天宝初削官，于锦州安置。十二载，为南郡长史同正。恽子煌，蔡国公。煌孙之芳，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及禄山起逆，自拔归西京，授右司郎中，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边，侵轶原、会。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恽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顺。中兴封嗣赵王，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领军将军。

越王贞，太宗第八子也。贞观五年，封汉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寻徙封越王，拜扬州都督，赐实封八百户。十七年，转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复转相州刺史。贞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竖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则天临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则天称制，贞与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及元嘉子黄国公譔、灵夔子范阳王蔼、元轨子江都王绪并贞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等，密有匡复之志。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谬书与贞云：“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是岁，则天以明堂成，将行大享之礼，追皇宗赴

集。元嘉因递相语云："大享之际，神皇必遣人告诸王密，因大行诛戮，皇家子弟无遗种矣。"譔遂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被幽絷，王等宜各救拔我也。"冲在博州，又伪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遂命长史萧德琮等召募士卒，分报韩、鲁、霍、越、纪等五王，各令起兵应接，以赴神都。初，冲与诸王连谋，及冲先发而莫有应者，惟贞以父子之故，独举兵以应之。寻遣兵破上蔡县，闻冲败，恐惧，索锁欲自拘驰驿诣阙谢罪。会其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得勇士二千余人，贞遂有拒敌之意。乃宣言于其众曰："琅邪王已破魏、相数州，聚兵至二十万，朝夕即到，尔宜勉之。"征属县兵至七千人，分为五营。贞自为中营，署其所亲汝阳县丞裴守德为大将军、内营总管；赵成美为左中郎将，押左营；闾弘道为右中郎将，押右营；安摩诃为郎将、后军总管；王孝志为右将军、前军总管。又以蔡州长史韦庆礼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其府司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余人。令道士及僧转读诸经，以祈事集，家僮、战士咸带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胁见从，本无斗志，惟裴守德实与之同。守德骁勇，善骑射，贞将起事，便以女良乡县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

则天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兵十万讨之，仍令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于是制削贞及冲属籍，改姓虺氏。崇裕等军至蔡州城东四十里，贞命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规等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门自守。裴守德排阁入，问王安在，意欲杀贞以自购也。官军进逼州城，贞家僮悉力卫，贞曰："事即如此，岂得受戮辱，当须自为计。"贞乃饮药而死。家僮方始一时散，舍仗就擒。规亦缢其母自杀，守德携良乡县主亦同缢于别所。麴崇裕斩贞父子及裴守德等，传首东都，枭于阙下。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贞之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以畋猎，内实习武备。尝游于城西水门桥，临水自鉴，不见其首，心甚恶之，未几而及祸。神龙初，追复爵土，与子冲俱复旧姓。初，贞将起兵，作书与寿州刺史、驸马都尉赵瑰曰："伫总义兵，来入贵境。"瑰甚喜，复许率兵相应。瑰妻常乐长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谓其使曰："为我报越王，与其进不与其退。尔诸王若是男兒，不应至许时尚未举动。我常见耆老云，隋文帝将篡夺周室，尉迟迥是周家外甥，犹能起兵相州，连结突厥，天下闻风，莫不响应。况尔诸王，并国家懿亲，宗社是托，岂不学尉迟迥感恩效节，舍生取义耶？夫为臣子，若救国家则为忠，不救则为逆。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于后代。"及贞等败，瑰与公主亦伏诛。

冲，贞长子也。好文学，善骑射、历密、济、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冲自博州募得五千余人，欲渡河攻济州，先取武水县。县令郭务悌赴魏州请援，魏州莘县令马玄素领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敌，先入武水城，闭门拒守。冲乃令积草车上，放火烧南门，拟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风甚急，及火已燃，遽回为北风，未至城门，烧草已甚，冲军由是沮气。有堂邑丞董玄寂为冲统帅兵仗，及冲击武水，玄寂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兵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过数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为守门者所杀。则天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冲，兵未至，冲已死，传首东都，枭于阙下。冲起兵凡七日而败。冲三弟：倩，封常山公，历常州别驾，坐与父兄连谋伏诛。温，以告其朋党得实，减死流岭南，寻卒。神龙初，侍中敬晖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义存社稷，请复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诏不许。开元四年，诏追复爵土，令备礼改葬。太常奏谥议曰："故越王贞，往者愿匡宗社，夙怀诛吕之谋；乃心王国，用击非刘之议。以兹获戾，上悼圣心。谨按谥法'死不忘君曰敬'，请谥曰敬。"从之。五年，下诏曰："九族以亲，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竟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贞，执心不回，临事能断。粤自藩国，勤于王家。弘道之后，宝图将缺，怀刘章之辅汉，追郑武之翊周。遂能奋不顾身，率先唱义。虽英谋未克，而忠节居多。嗣绝国除，年逾二纪，奠享沦废，甚为悯焉。永言兴继，式备典册。其封贞侄孙故许王男左监门卫将军、夔国公琳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为立碑。"琳寻卒，国除。

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贞观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纪王，赐实封八百户。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元年，拜左卫大将军。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刑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师，转贝州刺史。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初，贞将起事，慎不肯同谋；及贞败，慎亦下狱。临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载以槛车，配流岭表，道至蒲州而卒。慎长子和州刺史东平王续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义阳王琮、楚国公睿、遂州别驾襄郡公秀、广化郡公献、建平郡公钦等五人，垂拱中并遇害，家属徙岭南。中兴初，追复官爵，令以礼改葬。封慎少子铁诚为嗣纪王，后改名澄。景云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历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骁卫将军，薨。子行同嗣，天宝中为右赞善大夫，同正员。

江王嚣，太宗第十一子也。贞观五年受封，六年薨，谥曰殇。

代王简，太宗第十二子也。贞观五年受封，其年薨，无后，国除。

赵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贞观十三年受封，出后隐太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右卫大将军，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赠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兴初，封蒋王恽孙思顺为嗣赵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贞观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赐实封八百户，寻加满千户。显庆中，授梁州都督，后历虢、蔡、苏三州刺史。诏令继巢刺王元吉后。永崇中，坐与庶人贤通谋，降封零陵王，徙于黔州。都督谢祐希旨，逼胁令自杀，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职。景云元年，明丧柩归于京师，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别驾零陵王俊、黎国公杰，垂拱中并遇害。中兴初，封杰子胤为嗣曹王。胤叔父备自南州还，又封备为嗣曹王、卫尉少卿、同正员，胤遂停封。后备招慰忠州叛獠，没于贼，又封胤为王、银青光禄大夫、右武卫将军。卒，子戢嗣，左卫率府中郎将。卒，子皋嗣。皋自有传。

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武后斫丧王室，潜移龟鼎，越王贞父子痛愤，义不图全。毁室之悲，《鸱鸮》之诗，伤矣！比齐祐之妄作，岂同年而语哉！

赞曰：子弟作藩，磐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冲、譔愤发，视死如生。承乾、齐祐,愚弟庸兄。

列传第二十七

○韦挺 子待价弟万石杨纂 族子弘礼弘武武子元亨元禧元祎

刘德威 子审礼孙易从审礼从弟延嗣阎立德 弟立本柳亨 族子范兄子爽亨孙涣泽崔义玄 子神庆

韦挺，雍州万年人，隋民部尚书冲子也。少与隐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为陇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迁太子左卫骠骑，检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宫臣罕与为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宫，会有上书言事者，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时庆州刺史杨文干构逆伏诛，辞涉东宫，挺与杜淹、王珪等并坐流于越巂。及太宗在东宫，征拜主爵郎中。贞观初，王珪数举之，由是迁尚书右丞。俄授吏部侍郎，转黄门侍郎，进拜御史大夫，封扶阳县男。太宗以挺女为齐王祐妃。常与房玄龄、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顾问，议以政事。又与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族志》，累承赏赉。太宗尝谓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独朕意耳，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陈谢曰："臣驽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勋非旧，而超处藩邸故僚之上，臣愿后之，以劝立功者。"太宗不许。寻改授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中书侍郎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左迁，时挺亦预泰事，太宗谓曰："朕已罪正伦，不忍更置卿于法。"特原之。寻迁太常卿。初，挺为大夫时，马周为监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礼之。至是，周为中书令，太宗尝复欲用挺在门下，周密陈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寝。十九年，将有事于辽东，择人运粮，周又奏挺才堪粗使，太宗从之。挺以父在隋为营州总管，有经略高丽遗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悦，谓挺曰："幽州以北，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军行资粮无所取给，卿宜为此使。但得军用不乏，功不细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任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骁勇二百人，官马二百匹为从。诏河北诸州皆取挺节度，许以便宜行事。太宗亲解貂裘及中厩马二匹赐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还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进，遂下米于台侧权贮之，待开岁发春，方事转运，度大兵至，军粮必足，仍驰以闻。太宗不悦，诏挺曰："兵尚拙速，不贵工迟。朕欲十九年春大举，今言二十年运漕，甚无谓也。"乃遣繁畤令韦怀质往挺所支度军粮，检覆渠水。怀质还奏曰："挺不先视漕渠，辄集工匠造船，运米即下。至

卢思台，方知渠闭，欲进不得，还复水涸，乃便贮之无通平夷之区。又挺在幽州，日致饮会，实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师，以臣度之，恐未符圣策。”太宗大怒，令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仍令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械挺赴洛阳，依议除名，仍令白衣散从。及前军破盖牟城，诏挺统兵士镇盖牟，示渐用之也。挺城守去大军悬远，与高丽新城邻接，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挺不堪其忧，且不平于失职，素与术士公孙常善，乃与常书以叙所怀。会常以他事被拘，自缢而死，索其囊中，得挺书，论城中危蹙，兼有叹怅之辞。太宗以挺怨望，谪为象州刺史。岁余卒，年五十八。

子待价，初为左千牛备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价即道宗之婿也，缘坐左迁卢龙府果毅。时将军辛文陵率兵招慰高丽，行至吐护真水，高丽掩其不备，袭击败之。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受诏经略东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战，贼渐退，军始获全。待价被重疮，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归。后累授兰州刺史。时吐蕃屡为边患，高宗以沛王贤为凉州大都督，以待价为司马。俄又迁萧州刺史，频有守御之功，征拜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仪凤三年，吐蕃又犯塞，待价复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兼知镇守兵马事。俄又征还旧职，复封扶阳侯。则天临朝，拜吏部尚书，摄司空。营高宗山陵，功毕，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为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赐物一千段，仍与一子五品。待价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御突厥。明年春还。六月，拜文昌右相，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既累登非据，颇不自安，频上表辞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又表请削官秩，回恩赠父，于是赠挺润州刺史。明年，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合战，初胜后败。又属天寒冻雪，师人多死，粮馈又不支给，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则天大怒，副将阎温古以逗留伏法，待价坐除名，配流绣州，寻卒。

弟万石，颇有学业，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当时郊庙乐调及宴会杂乐，皆万石与太史令姚玄辩增损之，时人以为称职。寻又兼知吏部选事，卒官。挺从祖兄子安石，别有传。

杨纂，华州华阴人也。祖俭，周东雍州刺史。父文伟，隋温州刺史。纂略涉经史，尤明时务。少与琅邪颜师古、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坐杨玄感近属除名，乃家于蒲城。义军渡河，于长春宫谒见。累授侍御史。数上书言事，因被召问，擢为

考功郎中。贞观初，长安令，赐爵长安县男。有妇人袁氏妖逆，为人所告，纂究问之，不得其状。袁氏后又事发伏诛，太宗以纂为不忠，将杀之。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罪不至死，固谏，乃赦之。三迁吏部侍郎。八年，副特进萧瑀为河南道巡察大使，与瑀情有不协，屡相表奏，瑀因以获罪。纂寻拜尚书左丞。纂既长于吏道，所在皆有声绩。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后典选十余载，铨叙人伦，称为允当。然而抑文雅，进酷吏，观时任数，颇为时论所讥。后历太常少卿、雍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复为尚书左丞，迁太仆卿，检校雍州别驾。迁户部尚书。永徽初卒，赠幽州都督，谥曰敬。子守愚，则天时官至雍州长史；守挹，岐州刺史。族子弘礼。

弘礼，隋尚书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业中为万年令，与素子玄感不协，尝密上表称玄感必为乱。及玄感被诛，岳在长安系狱，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为留守所杀，弘礼等遂免从坐。高祖受禅，以杨素隋代有勋业，诏弘礼袭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贞观中，历兵部员外郎，仍为西河道行军大总管府长史，三迁中书舍人。太宗有事辽东，以弘礼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专典兵机之务。弘礼每入参谋议，出则统众攻战。驻跸之阵，领马步二十四军，出其不意以击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见弘礼所统之众，人皆尽力，杀获居多，甚壮之。谓许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风矣。"时诸宰相并在定州留辅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许敬宗及弘礼在行在所，掌知机务。二十年，拜中书侍郎。明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寻迁司农卿，兼充昆丘道副大总管，诸道军将咸受节度。于是破处月，降处密，杀焉耆王，降馺支部，获龟兹、于阗王。凯旋，未及行赏，太宗晏驾。弘礼颇忤大臣之旨，由是出为泾州刺史。永徽初，论昆丘之功，改授胜州都督。寻迁太府卿。四年卒，赠兰州都督，谥曰质。弟弘武。

弘武少修谨，武德初，拜左千牛备身。永徽中，为吏部郎中。孝敬初，为皇太子精择僚寀，以弘武为中舍人。麟德中，将有事于东岳，弘武自荆州司马擢拜司戎少常伯。从驾还，高宗特令弘武补授吏部选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渐见亲委。后母荣国夫人杨氏，以与弘武同宗，又称荐之，俄迁西台侍郎。乾封二年，与戴至德、李安期等同东西台三品。及在政事，颇以清简见称。总章元年，卒于官，赠汴州刺史，谥曰恭。

子元亨，则天时为司府少卿；元禧，尚食奉御。元禧颇有医术，为则天所任。尝忤张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杨素兄弟之后，素父子在隋有逆节，子孙不合供奉。则天乃下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

嫡，宁唯掘蚩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隋室丧亡，盖惟多僻，究其萌兆，实此之由。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捍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于是左贬元亨为睦州刺史，元禧为资州长史，元禧弟缑氏令元祎为梓州司马。张易之诛后，元亨等皆复任京职，元亨至齐州刺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祎宣州刺史。

刘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将，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伟，颇以干略见称。大业末，从左光禄大夫裴仁基讨贼淮左，手斩贼帅李青珪，传首于行在所。后与仁基同归李密，密素闻其名，与麾下兵，令于怀州镇守。武德元年，密与王世充战败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随密归款。高祖嘉之，授左武候将军，封滕县公。及刘武周南侵，诏德威统兵击之，又判并州总管府司马。俄而裴寂失律于介州，齐王元吉弃并州还朝，留德威总知留府事。元吉才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贼。武周获德威，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归朝，高祖亲劳问之，兼陈贼中虚实及晋、绛诸部利害，高祖皆嘉纳之。改封彭城县公。未几，检校大理少卿。从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转刑部侍郎，加散骑常侍，妻以平寿县主。贞观初，历大理、太仆二卿，加金紫光禄大夫。俄出为绵州刺史，以廉平著称，百姓为之立碑。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十一年，复授大理卿。太宗尝问之曰：“近来刑网稍密，其过安在？”德威奏言：“诚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便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则‘宁失不经’复行于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数岁，迁刑部尚书，兼检校雍州别驾。十七年，驰驿往济州推齐王祐还，至濮州，闻祐杀长史权万纪，德威入据济州，遣使以闻。诏德威便发河南兵马，以申经略，会遭母忧而罢。十八年，起为遂州刺史，三迁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幽州都督，谥曰襄，陪葬献陵。德威闺门友穆，接物宽平，所得财货，多以分赡宗亲。子审礼袭爵。

审礼，少丧母，为祖母元氏所养。隋末，德威从裴仁基讨击，道路不通。审礼年未弱冠，自乡里负载元氏，渡江避乱。及天下定，始西入长安。元氏若有疾，审礼必亲尝汤药，元氏顾谓孙曰：“我兒孝顺，贯彻幽微，吾一顾念，宿疾顿轻。”贞观中，历左骁卫郎将。丁父忧去职。及

葬，跣足随车，流血洒地，行路称之。服阕当袭爵，累表让弟，朝议不许。永徽中，累迁将作大匠，兼检校燕然都护，袭封彭城郡公。审礼父殁虽久，犹悲慕不已，每见父时僚旧，必呜咽流涕。母郑氏早亡，事继母平寿县主，稍疾辄忧惧形于容色，终夕不寐。抚继母男延景，友爱甚笃。所得禄俸，皆送母处，以资延景之费；而审礼妻子处饥寒，晏然未尝介意。再从同居，家无异爨，合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稍迁工部尚书，兼检校左卫大将军。仪凤二年，吐蕃寇凉州，命审礼为行军总管，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遇贼于青海，敬玄后期不至，审礼事败，为贼所执。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赠工部尚书，谥曰僖。延景，官至陕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赠尚书右仆射。

审礼子易从，历位岐州司兵参军。审礼之没吐蕃，诏许易从入蕃省之。及审礼卒，易从号哭，昼夜不止，毁瘠过礼。吐蕃哀其志行，还其父尸柩，易从徒跣万里，扶护归彭城，为朝野之所嗟赏。后历彭州长史、任城男。永昌中，坐为徐敬贞所诬构遇害。易从在官仁恕，及将刑，人吏无远近奔走，竞解衣相率造功德，以为长史祈福，州人从之者十余万。其为人所爱如此。易从子升，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

审礼从父弟延嗣，文明年为润州司马，属徐敬业作乱，率众攻润州，延嗣与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业执延嗣，邀之令降，辞曰："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岂以一身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敬业大怒，将斩之，其党魏思温救之获免，乃囚之于江都狱。俄而贼败，竟以裴炎近亲，不得叙功，迁为梓州长史，再转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余人。

阎立德，雍州万年人，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其先自马邑徙关中。毗初以工艺知名，立德与弟立本，早传家业。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贞观初，历迁将作少匠，封太安县男。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坐怠慢解职。俄起为博州刺史。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十八年，从征高丽，及师旅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太宗甚悦。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俄迁工部尚书。二十三年，摄司空，营护太宗山陵。事毕，进封为公。显庆元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玄邃子，官至司农少卿。玄邃子知微，圣历初，历位右豹韬卫将军。时突厥默啜有女请和亲，则天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纳其

女，命知微摄春官尚书送赴虏廷。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诸王，大怒，遂拘之别所，与知微率众自恆岳道攻陷赵、定二州。知微经岁余自突厥所还，则天以其随贼入寇，令百官脔割，然后斩之，并夷其三族。

立本，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总章元年，迁右相，赐爵博陵县男。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复旧名，改为中书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书左仆射庆之孙也。父旦，隋太常少卿、新城县公。亨，隋末历熊耳、王屋二县长，陷于李密。密败归国，累授驾部郎中。亨容貌魁伟，高祖甚爱重之，特以殿中监窦诞之女妻焉，即帝之外孙也。三迁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未几，以谴出为邛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被代还，数年不调。因兄葬，遇太宗游于南山，召见与语，颇哀矜之。数日，北门引见，深加诲奖，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太宗每诫之曰："与卿旧亲，情素兼宿，卿为人交游过多，今授此职，宜存简静。"亨性好射猎，有饕湎之名。此后颇自勖励，杜绝宾客，约身节俭，勤于职事。太宗亦以此称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庙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久之，拜太常卿，从幸万年宫，检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赠礼部尚书、幽州都督，谥曰敬。

亨族子范，贞观中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权万纪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得逆折我？"范曰："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太宗意乃解。范，高宗时历位尚书右丞、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亨兄子爽。爽父则，隋左卫骑曹，因使卒于高丽。爽入蕃迎丧柩，哀号逾礼，深为夷人所慕。贞观中，累迁中书舍人。后以外生女为皇太

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为皇后，奭又迁中书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仍监修国史。俄而后渐见疏忌，奭忧惧，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及后废，累贬爱州刺史。寻为许敬宗、李义府所构，云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又与褚遂良等朋党构扇，罪当大逆。高宗遣使就爱州杀之，籍没其家。奭既死非其罪，甚为当时之所伤痛。神龙初，则天遗制，与褚遂良、韩瑗等并还官爵。子孙亲属当时缘坐者，咸从旷荡。

开元初，亨孙涣为中书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去明庆三年，与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谴戮。虽蒙遗制荡雪，而子孙亡没并尽。唯有曾孙无忝，见贯龚州，蒙雪多年，犹同远窜。陛下自临宇县，优政必被，鸿恩及于泉壤，大造加于亡绝。先天已后，频降丝纶，曾任宰相之家，并许收其沦滞。况臣伯祖往叨执政，无犯受诛，藁窆尚隔故乡，后嗣遂编蛮服。臣不申号诉，义所难安。伏乞许臣伯祖还葬乡里，其曾孙无忝放归本贯。"疏奏，敕令奭归葬，官造灵舆递还。无忝后历位潭州都督。

涣弟泽，景云中为右率府铠曹参军。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请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及元之等出为刺史，太平公主又特为之言，有敕总令复旧职。泽上疏谏曰：

臣闻药不毒，不可以蠲疾；词不切，不可以补过。是以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迩谀佞者，积危殆之本。臣实愚朴，志怀刚励，或闻政之不当，事之不直，常慷慨关心，梦寐怀愤。每愿殉身以谏，伏死而争。但利于社稷，有便于君上，虽蒙祸被难，杀身不悔也。窃见神龙以来，群邪作孽，法网不振，纲维大紊，实由内宠专命，外嬖擅权，因贵凭宠，卖官鬻爵。硃紫之荣，出于仆妾之口；赏罚之命，乖于章程之典。妃主之门，有同商贾；举选之署，实均阛阓。屠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奸而冒进。天下为乱，社稷几危，赖陛下聪明神武，拯其将坠。此陛下耳目之所亲击，固可永为炯诫者也。臣闻作法于理，犹恐其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只如斜封授官，皆是仆妾汲引，迷谬先帝，昧目前朝，岂是孝和情之所怜，心之所爱？陛下初即位时，纳姚元之、宋璟之计，所以咸令黜之。顷日已来，又令叙之。将谓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以为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邪者获利，为正者衔冤，奈何导人以为非，劝人以为僻？将何以惩风俗，将何以止奸邪？今海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辈，将有误于陛下矣。谤议盈耳，咨嗟满衢，故语曰："姚、宋为

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远，积小为大，累微起高。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又赏罚之典，纪纲不谬，天秩有礼，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罚，不可因喜以妄赏。伏见尚医奉御彭君庆，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奈何轻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今圣朝私爱，赏及馀人。董狐不亡，岂有所隐？臣闻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罚之。臣虽未睹圣朝之妄罚，已睹圣朝之妄赏矣，《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臣恐近习之人为其先容，有谬于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虽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愿杜请谒之路，塞恩幸之门，鉴诫前非，无累后悔。申画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询之谋勿庸，无稽之言勿应，则天下之化，人无间焉，日新之德，天鉴不远。

泽后参选，会有敕令选人上书陈事，将加收擢，泽又上书曰：

顷者韦氏险诐，奸臣同恶。赏罚紊弛，纲纪纷纶，政以贿成，官因宠进，言正者获戾，行殊者见疑，海内寒心，实将莫救。赖神明佑德，宗庙降灵，天讨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睿谋神圣，勇智聪明，安宗庙于已危，拯黎庶于将溺。今尨眉鲐背，欢欣踊跃，望圣朝之抚辑，听圣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烦省徭，法明德举，万邦恺乐，室家胥庆。臣又闻危者保其存也，乱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存不忘亡，则克享天心，国家长保矣。《诗》曰：“罔不有初，鲜克有终。”伏惟陛下慎厥终，修其初，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书》曰：“惟德罔小，万邦惟庆，惟不德罔大，坠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惧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幸。愿陛下禁之于亲贵，则天下随风矣；制之于宠幸，则天下法明矣。《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亲贵为之而不禁，宠幸挠之而见从，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则奸诈斯起，暴乱生焉。虽严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纵陛下亲之爱之，莫若安之福之。宠禄之过，罪之渐也，非安之也；骄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后之师也，伏愿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纳诲。纵有逆于耳、谬于心者，无速之罚，姑筹之以道，省于厥躬。虽木朴忌忤，愿恕之以直，开谏诤之路也。或有顺于耳、便于身者，无急之赏，当求诸非道，稽之典训。其不协于德，必置之以法，用杜侧媚之行也。有羞淫巧于陛下者，遽黜之，则淫巧息矣；有进忠谠于陛下者，遽赏之，则忠谠进矣。臣又闻生于富者骄，生于贵者傲。石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书》曰：“罔淫于逸，罔游于乐。”穆王有命，“实赖前后左右有

位之士，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今储宫肇建，王府初启，至于僚友，必惟妙择。今骄奢之后，流波未变；慢游之乐，余风或存。夫小人幸臣，易合于意；奇伎淫巧，多适于心。臣恐狎于非德，兹为愈怠。《书》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伏愿采温良博闻之士，恭俭忠鲠之人，任以东宫及诸王府官，仍请东宫量署拾遗补阙之职。令朝夕讲论，出入时从，授以训诰，交修不迨。臣又闻驰骋畋猎，令人发狂。名教之中，自有乐地。承前贵戚，鲜克由礼。或打球击鼓，比周伎术；或飞鹰奔犬，盘游薮泽。此甚为不道，非进德修业之本也。《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无若丹硃傲，惟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诞降谋训，敦勤学业，示之以好恶，陈之以成败，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则福禄长享，与国并休矣。臣又闻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语，明哉至诫！顷韦庶人、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可谓贵矣，可谓宠矣，权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灭德，神怒人弃。岂不谓爱之太极，富之太多，不节之以礼，不防之以法，终转吉为凶，变福为祸。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自死。”不其然欤？《书》曰：“殷鉴不远，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劝，岂非皇祖谋训之则也？今陛下何惩，岂非孝和宠任之甚也？《礼》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宠爱之心则不免，去其太甚，闲之礼节，适则可矣。今诸王、公主、驸马，亦陛下之所亲爱也。矫枉之道，在于厥初，鉴诫之义，其取不远。使观过务善，居宠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书》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徇于货色，常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惧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劝之。有奢僭骄怠者，削其禄封；朴素修业者，锡以绅服。以勖其非心，使其奉命，无使久而忽之，无使远而坠之。臣闻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车之覆，实惟明证；先王之诫，可以终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训，崇傅说之命，不作无益，不启私门，刑不差，赏不滥，则惟德是辅，惟人之怀，天禄永终，景福是集。傥陛下忘精一之德，开恩幸之门，爵赏有差，刑罚不当，则忠臣正士，亦不复谈矣。

睿宗览而善之，令中书省重详议，擢拜监察御史。开元中，累迁太子右庶子。出为郑州刺史，未行病卒，赠兵部侍郎。

崔义玄，贝州武城人也。大业末，往依李密，初不见用。义玄见群鼠渡洛，又槊刃有花文，谓所亲曰：“此王敦败亡之兆也。”时黄君汉守据柏崖，义玄往说之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今群盗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归，必在有德。唐公据有秦京，名应符箓，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独立，宜遵寇恂、窦融之策，及时归诚，以取封侯也。”君汉然之，即与义玄归国。拜怀州总管府司马。世充遣将高毗侵掠河内，义玄击败之，多下城堡。君汉将分子女金帛与之，义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县公。后从太宗讨世充，屡献筹策，太宗颇纳用之。东都平，转隰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初，历左司郎中，兼韩王府长史，行州府事。与友人孟神庆虽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并委任之。永徽初，累迁婺州刺史。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遣其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义玄将督军拒战，时百姓讹言硕真尝升天，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众皆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言于义玄曰：“起兵仗顺，犹且不成，此乃妖诳，岂能得久？”义玄以为然，因命玄籍为先锋，义玄率兵继进，至下淮戍，擒其间谍二十余人。夜有流星坠贼营，义玄曰：“此贼灭之征也。”诘朝进击，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义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谁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斩首数百级，余悉许其归首。进兵至睦州界，归降万计。及硕真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元年，出为蒲州刺史。寻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贞。则天时思其功，重赠扬州大都督，赐其家实封二百户。子神基袭爵。长寿中，为司宾卿、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相月余，为酷吏所陷，减死配流。后渐录用，中宗初，为大理卿。神基弟神庆。

神庆，明经举，则天时，累迁莱州刺史。因入朝，待制于亿岁殿，奏事称旨。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甚赏慰之，擢拜并州长史。因谓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为按行图，择日而遣之。神庆到州，有豪富伪作改钱文敕，文书下州，谷麦踊贵，百姓惊扰。神庆执奏，以为不便，则天下制褒赏之。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寻而兄神基下狱当死，神庆驰赴都告事，得召见。则天出神基推状以示之，神庆据状申理，神基竟得减死，神庆亦缘坐贬授歙州司马。长安中，累转礼部侍郎，数上疏陈时政利害，则天每嘉纳之。转太子右庶子，赐爵魏县子。时有突厥使入朝，准仪注，太子合预朝参，先

降敕书。神庆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合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今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预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则天甚然之。寻令神庆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于东宫侍读。俄历司刑、司礼二卿。神庆尝受诏推张昌宗，而竟宽其罪。神龙初，昌宗等伏诛，神庆坐流于钦州。寻卒，年七十余。明年，敬晖等得罪，缘昌宗被流贬者例皆雪免，赠神庆幽州都督。

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群从数十人，趋奏省闼。每岁时家宴，组珮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开元、天宝间，中外族属无缌麻之丧，其福履昌盛如此。东都私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时号“三戟崔家”。琳位终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来，韦氏世有令人，郁为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门。挺恃才傲物，固亏长者之风，宾王报之以不仁，难与议乎君子矣！议者以尧、舜有溢美，桀、纣有溢恶，盖以一为凶德，则群恶所归。杨素父子，倾覆隋祚，丑声流闻，虽弘礼、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窜逐。古人守死善道，不无为也。德威奏议，练刑名之要，俾长秋卿，美哉！审礼仁孝，治行可为世范，卒与祸会，悲夫！二阎曲学甚工，措思精巧，艺成而下，垂诫宜然。柳氏世称謇谔，爽、泽有正人风彩，忠规献纳，抑有人焉。义玄附丽武后，神庆宽纵秽臣，弈世纤邪，以至倾败，宜哉！

赞曰：韦子骄矜，终损功名。杨家积恶，宗门摈落。阎以艺辱，刘以孝愆。二崔能吏，行无取焉。

列传第二十八

○于志宁高季辅张行成 族孙易之昌宗

于志宁，雍州高陵人，周太师燕文公谨之曾孙也。父宣道，隋内史舍人。志宁，大业末为冠氏县长，时山东群盗起，乃弃官归乡里。高祖将入关，率群从于长春宫迎接，高祖以其有名于时，甚加礼遇，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召补记室，与殷开山等参赞军谋。及太宗为秦王、天策上将，志宁累授天策府从事中郎，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贞观三年，累迁中书侍郎。太宗命贵臣内殿宴，怪不见志宁，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宁非三品，所以不来。"太宗特令预宴，即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阳县公。时议者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皆以为然。志宁独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太宗又以功臣为代袭刺史，志宁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皆从志宁所议。太宗因谓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幼小，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官赏可不次而得也。"志宁以承乾数亏礼度，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太宗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忧解。寻起复本官，屡表请终丧礼，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谕之曰："忠孝不并，我兒须人辅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宁遂起就职。

时皇太子承乾尝以盛农之时，营造曲室，累月不止，所为多不法。志宁上书谏曰：

臣闻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是以凌云概日，戎人于是致讥；峻宇雕墙，《夏书》以之作诫。昔赵盾匡晋，吕望师周，或劝之以节财，或谏之以厚敛，莫不尽忠以佐国，竭诚以奉君，欲茂实播于无穷，英声被乎物听。咸著简策，以为美谈。今所居东宫，隋日营建，睹之者尚讥其侈，见之者犹叹其华。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财帛日费，土木不停，穷斤斧之工，极磨砻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无伏监。此等或兄犯国章，或弟罹王法，往来御苑，出入禁闱，钳凿缘其身，槌杵在其手。监门本防非虑，宿卫以备不虞，直长既自不知，千牛又复不见。爪牙在外，厮役在内，所司何以自安，臣下岂容无惧？又郑、卫之乐，古谓淫声。昔朝歌之乡，回车者墨翟；夹谷之会，挥剑

者孔丘。先圣既以为非，通贤将以为失。顷闻宫内，屡有鼓声大乐，伎兒入便不出。闻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战。往年口敕，伏请重寻，圣旨殷勤，明诫恳切。在于殿下，不可不思，至于微臣，不得无惧。臣自驱驰宫阙，已积岁年，犬马尚解识恩，木石犹能知感，所有管见，敢不尽言？如鉴以丹诚，则臣有生路；若责其忤旨，则臣是罪人。但悦意取容，藏孙方之疾疹；犯颜逆耳，《春秋》比之药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罢久役之人，绝郑、卫之音，斥群小之辈，则三善允备，万国作贞矣。

承乾不纳。承乾又令阉官多在左右，志宁上书谏曰：

臣闻尧称稽古，功著于搜扬；舜曰聪明，绩彰于去恶。然开元立极，布政辨方，莫不旌贲英贤，驱除不肖。理乱之本，咸在于兹。况阉宦之徒，体非全气，更蕃阶闼，左右宫闱，托亲近以立威权，假出纳以为祸福。昔易牙被任，变起齐邦；张让执钧，乱生汉室。伊戾为诈，宋国受其殃；赵高作奸，秦氏钟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贾则连首受诛；王、曹掌权，何、窦则踵武被戮。遂使缙绅重足，宰司屏气。然顺其情者，则荣逮幼冲；迕其意者，则灾及襁褓。爰暨高齐都鄴，亦弊阉官。邓长颙位至侍中，陈德信爵隆开府，外干朝政，内预宴私，宗枝藉其吹嘘，重臣仰其鼻息。罪积山岳，靡挂于刑书；功无涓尘，已勒于钟鼎，富逾金穴，财甚铜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怀愤叹。骨鲠之士，语不见听；謇谔之臣，言必被斥。齐都颠覆，职此之由。向使任谅直之臣，退佞给之士，据赵、魏之地，拥漳、滏之兵，修德行仁，养政施化，何区区周室而敢窥觎者焉！然杜渐防萌，古人所以远祸；以大喻小，先哲于焉取则。伏惟殿下道茂重离，德光守器，宪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誉远闻，英声遐暢。臣窃见寺人一色，未识上心，或轻忽高班，凌轹贵仕，便是品命失序，纲纪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见讥有识之士。然典内职掌，唯在门外通传；给使主司，但缘阶闼供奉。今乃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为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圣心，下允众望。

承乾览书甚不悦。承乾尝驱使司驭等，不许分番，又私引突厥达哥支入宫内。志宁上书谏曰：

臣闻上天盖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圣，辅佐以赞其功。是以周诵升储，见匡毛、毕；汉盈居震，取资黄、绮。姬旦抗法于伯禽，贾生陈事于文帝。莫不殷勤于端士，恳切于正人。昔邓禹名臣，方居审谕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辅导之官。历代贤君，莫不丁宁于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处副君，善则率土沾其恩，恶则海内罹其祸。近闻仆寺、司

驭，爰及驾士、兽医，始自春初，迄兹夏晚，常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亲，阙于温凊；或室有幼弱，绝于抚养。春则废其耕垦，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爱，恐致怨嗟。且突厥达哥支等，人面兽心，岂得以礼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则未识于忠孝，言则莫辩其是非，近之有损于英声，暱之无益于盛德。引之入阁，人皆惊骇，岂臣愚识，独用不安？臣下为殿下之股肱，殿下为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抚为务，股肱以匡救为心。是以苦口之药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树诽谤之木，以求己愆；悬敢谏之鼓，以思身过。由是从谏之主，鼎祚克昌；愎谏之君，洪业隳坠。

承乾大怒，阴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就杀之。二人潜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庐，竟不忍而止。及承乾败后，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谓志宁曰："知公数有规谏，事无所隐。"深加勉劳。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无谏书，皆从贬责。及高宗为皇太子，复授志宁太子左庶子，未几迁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二年，监修国史。时洛阳人李弘泰坐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诏令不待时而斩决。志宁上疏谏曰：

伏惟陛下情笃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横遭诬告，事并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赏罚，一以绝诬告之路，二以慰勋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无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为妄，弘泰宜戮不待时。且真犯之人，事当罪逆；诬谋之类，罪唯及身。以罪较量，明非恶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时属阳和，万物生育，而特行刑罚。此谓伤春。窃案《左传》声子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顺天时也。又《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无杀孩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又《汉书》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圣升祚，继明御极，追连、胥之绝轨，蹈轩、顼之良规。欲使举动顺于天时，刑罚依于律令，阴阳为之式序，景宿于是靡差，风雨不愆，雩禜辍祀。方今太蔟统律，青阳应期，当生长之辰，施肃杀之令，伏愿暂回圣虑，察古人言，倘蒙垂纳，则生灵幸甚。

疏奏，帝从之。是时，衡山公主欲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志宁上疏曰：

臣闻明君驭历，当俟献替之臣；圣主握图，必资盐梅之佐。所以尧询四岳，景化洽于区中；舜任五臣，懿德被于无外。左有记言之史，右立记事之官，大小咸书，善恶俱载。著惩劝于简牍，垂褒贬于人伦，为

万古之范围，作千龄之龟镜。伏见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礼。窃按《礼记》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固知须终三年。《春秋》云："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缞，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难，犹须抑而守礼，况行之甚易，何容废而受讥？此理有识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说也。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

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后成礼。其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师。

显庆元年，迁太子太傅。尝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蒙赐地，志宁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帝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四年，表请致仕，听解尚书左仆射，拜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宗之将废王庶人也。长孙无忌、褚遂良执正不从，而李勣、许敬宗密申劝请，志宁独无言以持两端。及许敬宗推鞫长孙无忌诏狱，因诬构志宁党附无忌，坐是免职，寻降授荣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转华州刺史，年老请致仕，许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赠幽州都督，谥曰定。上元三年，追复其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志宁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后进文笔之士，无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荐达，议者以此少之。前后预撰格式律令、《五经义疏》及修礼、修史等功，赏赐不可胜计。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仆少卿。志宁玄孙休烈，休烈子益，自有传。

高季辅，德州蓨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万年令。季辅少好学，兼习武艺。居母丧以孝闻。兄元道，仕隋为汲令。武德初，县人翻城从贼，元道被害，季辅率其党出斗，竟擒杀其兄者，斩之持首以祭墓，甚为士友所称。由是群盗多归附之，众至数千。寻与武陟人李厚德率众来降，授陟州总管府户曹参军。贞观初，擢拜监察御史，多所弹纠，不避权要。累转中书舍人。

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其略曰：

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谋猷之臣，不弘简易之政；台阁之使，昧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未有坦平恕之怀，副圣明之旨。至如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尚书八座，责成斯在，王者司契，义属于兹。伏愿随方训诱，使各扬其职。仍须擢温厚之人，升清洁之吏；敦朴素，革浇浮，先之以敬让，示之以好恶，使家识孝慈，人知廉耻。丑言过行，见嗤于乡闾；忘义私昵，取摈于亲族。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净之化。自然家肥国富，气和物阜。礼节于是竞兴，祸乱何由而作？

又曰：

窃见圣躬，每存节俭，而凡诸营缮，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驱使，和雇和市，非无劳费。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犹愿爱其财而勿殚，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特宜优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弥复优闲。须为差等，均其劳逸。

又曰：

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给资用；勋贵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侈，放息出举，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岂觉其非？锥刀必竞，实由于此，有黩朝风，谓宜惩革。

又曰：

仕以应务代耕，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家，理必贫匮。但妻子之恋，贤达犹累其怀；饥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为政之道，期于易从。若不恤其匮乏，唯欲责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止恐巡察岁去，輶轩继轨。不能肃其侵渔，何以求其政术？今户口渐殷，仓廪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然后督以严科，责其报效，则庶官毕力，物议斯允。

又曰：

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

书奏，太宗称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十八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铨叙，时称允当。太宗尝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赐爵蓨县公。永徽二年，授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风疾废于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为宗正少卿视其疾，又屡降中使，观其进食，问其增损。寻卒，年五十八。帝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曰宪。

子正业，仕至中书舍人，坐与上官仪善，配流岭外。

张行成，定州义丰人也。少师事河间刘炫，勤学不倦，炫谓门人曰："张子体局方正，廊庙才也。"大业末，察孝廉，为谒者台散从员外郎。王世充僭号，以为度支尚书。世充平，以隋资补宋州谷熟尉。又应制举乙科，授雍州富平县主簿，理有能名。秩满，补殿中侍御史。纠劾不避权戚，太宗以为能，谓房玄龄曰："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自是每有大政，常预议焉。累迁给事中。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乐当年，而励节苦心，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之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祖得萧、曹、韩、彭，天下宁宴；舜、禹、汤、武有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之。"行成退而上书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周、汉君臣之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虽文武之烈，实兼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以万乘至尊，共臣下争功哉？臣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又闻'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臣备员枢近，非敢知献替之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转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东征，皇太子于定州监国，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谓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锦还乡。"于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荐乡人魏唐卿、崔宝权、马龙驹、张君劼等，皆以学行著闻，太子召见，以其老不任职，皆厚赐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诣行在所，太宗见之甚悦，赐马二匹、缣三百匹。驾还京，为河南巡察大使。还，称旨，以本官兼检校尚书左丞。是岁，太宗幸灵州，太子当从，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从幸灵州。臣愚以为皇太子养德春宫，日月未几，华夷远迩，伫听嘉音。如因以监国，接对百僚，决断庶务，明习政理，既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与其出陪私爱，曷若俯从公道？"太宗以为忠，进位银青光

禄大夫。二十三年，迁侍中，兼刑部尚书。太宗崩，与高季辅侍高宗即位于太极殿梓宫前。寻封北平县公，监修国史。时晋州地连震，有声如雷，高宗以问行成。行成对曰："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书左仆射。寻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复抗表请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云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实甘万方之责，用陈六事之过。策免之科，义乖罪己。今敕断表，勿复为辞。"赐宫女黄金器物。固请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旧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怆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复起视事。九月，卒于尚书省，时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辍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敛，中使三至，赐内衣服，令尚宫宿于家，以视殡敛。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备礼册命，祭以少牢，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赐东园秘器，谥曰定。弘道元年，诏以行成配享高宗庙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

行成族孙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户。易之初以门廕，累迁为尚乘奉御，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则天临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硃，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俄以昌宗为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第一区、物五百段、奴婢驼马等。信宿，加昌宗银青光禄大夫，赐防阁，同京官朔望朝参。仍赠希臧襄州刺史，母韦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宫至宅问讯，仍诏尚书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晋卿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骑常侍。圣历二年，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余官如故。久视元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又以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蒲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硃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

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仆卿，封鄴国公，易之为麟台监，封恆国公，各实封三百户。俄改昌宗为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属文，如应诏和诗，则宋之问、阎朝隐为之代作。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润及女弟永泰郡主窃言二张专政。易之诉于则天，付太子自鞫问处置，太子并自缢杀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尝奏二张之罪，易之惧不自安，乃诬奏元忠与司礼丞高戩云：“天子老矣，当挟太子为耐久朋。”则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凤阁舍人张说为证。”翌日，则天召元忠及说廷诘之，皆妄。则天尚以二张之故，逐元忠为高要尉，张说长流钦州。长安二年，易之赃赂事发，为御史台所劾下狱，兄司府少卿昌仪、司礼少卿同休皆贬黜。及则天卧疾长生院，宰臣希得进见，唯易之兄弟侍侧，恐祸变及己，乃引用朋党，阴为之备。人有榜其事于路，左台御史中丞宋璟请按之。则天阳许，寻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礼卿崔神庆鞫之。神庆希旨雪昌宗兄弟。

神龙元年正月，则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则天逊居上阳宫。易之兄昌期，历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横，是日亦同枭首。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辅导储皇，高侍中敷陈理行，张北平斥言阴沴，皆人所难言者。苟非金玉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献苦口之忠？宜其论道岩廊，克终显盛。古所谓能以义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赞曰：猗欤于公，献替两宫。前修克继，嗣德弥隆。高酬药剂，张感宸衷。君臣之义，斯为始终。

列传第二十九

○祖孝孙傅仁均傅弈李淳风吕才

祖孝孙，幽州范阳人也。父崇儒，以学业知名，仕至齐州长史。孝孙博学，晓历算，早以达识见称。初，开皇中，钟律多缺，虽何妥、郑译、苏夔、万宝常等亟共讨详，纷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陈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时牛弘为太常卿，引孝孙为协律郎，与子元、普明参定雅乐。时又得陈阳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飞灰，顺月皆验。爽时年老，弘恐失其法，于是奏孝孙从其受律。孝孙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余日建律，皆依运行。每日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乐，难复改张。至大业时，又采晋、宋旧乐，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禅，擢孝孙为著作郎，历吏部郎、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璡修定雅乐。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事具《乐志》。旋宫之义，亡绝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孝孙寻卒。其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增损乐章，然因孝孙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马人也。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弈表荐之，高祖因召令改修旧历。仁均因上表陈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则合璧连珠，悬合于今日。”其二曰：“《尧典》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历，莫能允合。臣今创法，五十余年，冬至辄差一度，则却检周、汉，千载无违。”其三曰：“经书日蚀，《毛诗》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蚀，即能明其中间，并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

至。’诸历莫能符合。臣今造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则同，自斯以降，并无差爽。”其五曰：“古历日蚀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蚀或在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于朔，月蚀在望前。却验鲁史，并无违爽。”其六曰：“前代造历，命辰不从子半，命度不起虚中。臣今造历，命辰起子半，度起于虚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阴阳之始，会历术之宜。”其七曰：“前代诸历，月行或有晦犹东见、朔已西眺。臣今以迟疾定朔，永无此病。”经数月，历成奏上，号曰《戊寅元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诏颁新历，授仁均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二百段。

后中书令封德彝奏历术差谬，敕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执《甲辰历法》以驳之曰：

案《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毕见，举中者言耳。是知中星无定，故互举一分两至之星以为成验也。昴西方处中之宿，虚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举中者，即余六星可知。若乃仲冬举鸟，仲夏举火，此一至一分又举七星之体，则余二方可见。今仁均专守昴中而为定朔，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东壁”。明知昴中则非常准。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后代渐差，遂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远弥却，尤成不隐。且今验东壁昏中，日体在斗十有三度；若昏于翼中，日应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极北，去人最近，而斗极南，去人最远，在井则大热，在斗乃大寒。然尧前冬至，即应翻热，及于夏至，便应反寒。四时倒错，寒暑易位，以理推寻，必不然矣。又，郑康成，博达之士也。对弟子孙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谓心之火星也，实正中也。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平望、定望，由来两术。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义。且日月之行，有迟有疾，每月一相及，谓之合会。故晦朔无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会虽定，而蔀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合会时有进退，履端又皆允协，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

仁均对曰：

宋代祖冲之久立差术，至于隋代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达宿度之差移，未晓黄道之迁改，乃执南斗为冬至之恆星，东井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难，岂为通理？夫太阳行于宿度，如邮传之过逆旅，宿度每岁既差，黄道随而变易，岂得以胶柱之说而为斡运之难乎？又案《易》云：“治历明时。”《礼》云：“天子玄端，

听朔于南门之外。”《尚书》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则日蚀随可知矣。”又云：“先时、不及时，皆杀无赦。”先时，谓朔日不及时也。若有先后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蚀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书朔，官失之也。”明圣人之教，不论于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后，去圣久远，历术差违，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太史令钱乐之、散骑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语，乃是延宗旧辞。承天既非甄明，故有当时之屈。今略陈梗概，申以明之。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后，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尽，还复总会之时也？唯日分气分，得有可尽之理，因其得尽，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经立法者，小余尽即为元首，此乃纪其日数之元，不关合璧之事矣。时人相传，皆云大小余俱尽，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达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迟疾无常，三端岂得即合？故必须日月相合，与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诸历，不明其意，乃于大余正尽之年而立其元法，将以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气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连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论三端之事。皮延宗本来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难耶？

孝孙以仁均之言为然。

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又执孝通旧说以驳之，终不能屈。李淳风复驳仁均历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为考二家得失，七条改从淳风，余一十一条并依旧定。仁均后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晓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及谅举兵，谓奕曰：“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谅不悦。及谅败，由是免诛，徙扶风。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案《书》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降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国；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且古今忠谏，鲜不及祸。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讟。子他竟被囚执，刑于都市。及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详议，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曰："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高祖将从奕言，会传位而止。

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太宗常临朝谓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之。贞观十三年卒，年八十五。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

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注《老子》，并撰《音义》，又集魏、晋已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李淳风，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寻又上言曰：“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观其制度，疏漏实多。臣案《虞书》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是古以混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周官》大司徒职，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据混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时，洛下闳复造混天仪，事多疏阙。故贾逵、张衡各有营铸，陆绩、王蕃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机应漏水，或孤张规郭，不依日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黄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道，月游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于内；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

然竟善其言而止。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显庆元年，复以修国史功封乐昌县男。先是，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人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子谚，孙仙宗，并为太史令。

吕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徵曰："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即征才，令直引文馆。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允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迁太常博士。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今略载其数篇。

其叙《宅经》曰：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并是子姓苗裔。自余诸国，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

姓，是谁配属？又检《春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

叙《禄命》曰：

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燎，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

案《春秋》，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以此推之，庄公乃当禄之空亡。依禄命书，法合贫贱，又犯勾绞六害，背驿马三刑，当此三者，并无官爵。火命七月，生当病乡，为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案《齐诗》讥庄公"猗嗟昌兮，颀若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唯有向命一条，法当长命。依检《春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此则禄命不验一也。又案《史记》，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检襄王四十八年，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假得禄合，奴婢尚少。始皇又当破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法当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当绝下，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今检《史记》，始皇乃是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禄命不验二也。又《汉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岁七月七日平旦时生。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虽向驿马，尚隔四辰。依禄命法，少无官荣，老而方盛。今检《汉书》，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后，户口减半。禄命不验三也。又按《后魏书》云：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生。今按《长历》，其年岁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驿马三刑，身克驿马。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命当父死中生，法当生不见父。今检《魏书》，孝文皇帝身受其父显祖之禅。礼云："嗣子位定于初丧，逾年之后，方始正号。是以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禅，异于常礼，躬率天下，以事其亲，而禄命云不合识父。禄命不验四也。又按沈约《宋书》云："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又当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当早卒。今

检《宋书》，高祖长子先被篡弑，次子义隆，享国多年。高祖又当祖禄下生，法得嫡孙财禄。今检《宋书》其孙刘劭、刘浚并为篡逆，几失宗祧。禄命不验五也。

叙《葬书》曰：

《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礼》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然《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至于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传》云："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则贵贱不同，礼亦异数。欲使同盟同轨，赴吊有期，量事制宜，遂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违之。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而不葬，讥之殆礼。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礼经善之。《礼记》云"卜葬先远日"者，盖选月终之日，所以避不怀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谨按春秋之际，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此则葬不择日，二也。《礼记》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时。"郑玄《注》云："大事者何？谓丧葬也。"此则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春秋》云，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郑简公，于时司墓大夫室当葬路。若坏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坏其室，即日中而窆。子产不欲坏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窆，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然子产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为诸侯之选，国之大事，无过丧葬，必是义有吉凶，斯等岂得不用？今乃不问时之得失，唯论人事可否。《曾子问》云："葬逢日蚀，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备非常也。"若依葬书，多用乾、艮二时，并是近半夜，此即文与礼违。今检《礼传》，葬不择时，三也。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然今按《孝经》云："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疆；苟德不建，则人而无后，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

促。臧孙有后于鲁，不关葬得吉日，若敖绝祀于荆，不由迁厝失所。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古；吉凶之理，何从而生？其义五也。且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师。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则何因名位无时暂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义六也。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其义七也。

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预修《文思博要》及《姓氏录》。显庆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才上言曰："臣按《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合韵。"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才龙朔中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记》二十卷，行于时。

子方毅，七岁能诵《周易》、《毛诗》。太宗闻其幼敏，召见，甚奇之，赐以缣帛。后为右卫铠曹参军。母终，哀恸过礼，竟以毁卒。布车载丧，随輲车而葬。友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刍一束，于路隅奠祭，甚为时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孙定音律，仁均正历数，淳风候象纬，吕才推阴阳，订于其伦，咸以为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之法，秦火籍炀，

历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孙复始，大可叹也。淳风精于术数，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则所未喻矣。吕才核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亦贤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议，盖有意焉。

赞曰：祖、傅、淳、才，彰往考来。裁筠嶰谷，运箸清台。推迎斡运，图写昭回。重黎之后，诸子贤哉！

列传第三十

○褚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

褚遂良，散骑常侍亮之子也。太业末，随父在陇右，薛举僭号，署为通事舍人。举败归国，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十五年，诏有事太山，先幸洛阳，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太宗深然之，下诏罢封禅之事。其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时魏王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其年，太宗问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遂良进曰："当今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心常忧虑，颇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岁久，即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于是限王府官僚不得过四考。十七年，太宗问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余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以为然，因曰："夫为人君，不忧万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时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两汉以郡国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分疆，杂用周制。皇唐州县，祖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郡帅，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合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

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人兴歌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见，陛下兒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人者，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于弟，自兹已降，取为准的。封立诸王，虽各有国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唯二王稍恶，自余餐和染教，皆为善人。则前事已验，惟陛下详察。”太宗深纳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时频有飞雉集于宫殿之内，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为宝鸡。后汉光武得雄，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寻授太子宾客。

时薛延陀遣使请婚，太宗许以女妻之，纳其财聘，既而不与。遂良上疏曰：

臣闻信为国本，百姓所归，是以文王许枯骨而不违，仲尼宁去食而存信。延陀曩岁乃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荡平沙塞，狼山、瀚海，万里萧条，陛下兵加诸外而恩起于内，以为余寇奔波，须立酋长，玺书鼓纛，立为可汗。其怀恩光，仰天无极，而余方戎狄，莫不闻知，以共沐和风，同餐恩信。顷者频年遣使，请婚大国，陛下复降鸿私，许其姻媾。于是报吐蕃，告思摩，示中国，五尺童子人皆知之。于是御幸北门，受其献食，于时百僚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欢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乐以终日。百官会毕，亦各有言，咸以为陛下欲得百姓安宁，不欲边境交战，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预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君子不失色于物，不失口于人。晋文公围原，命三日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陛下虑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临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边境不得无风尘。西州、朔方，能无劳扰？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无信而怀惭，不可以训戎兵，不可以励军事。伏惟陛下以圣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而结庶类，以信义而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其见在之人，皆思报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报陛下子孙。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圣人乎！且又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击之，终不能尽。亦由可北败，芮芮兴，突厥亡，延陀盛。时以古人虚外实内，怀之以德，为恶在夷不在华，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圣德无涯，威灵远震，遂平高昌，破吐浑，立延陀，灭颉利。轻刑薄赋，庶事无壅，菽粟丰贱，祥符累臻。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伏愿旁垂恺悌，广兹含育，而常嗔绝域，有意远籓，非偃伯兴文之道，非止戈为武之义。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献瞽言，不胜战惧。

时太宗欲亲征高丽，顾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师吊伐，当乘机便，今因其弑虐，诛之甚易。”遂良对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手平寇乱。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陛下独断进讨，卒并诛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国，畏威慑伏，为此举也。今陛下将兴师辽东，臣意荧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太宗深然之。兵部尚书李勣曰：“近者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此时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机会。若如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间疆场无事。”帝曰：“诚如卿言，由魏徵误计耳。朕不欲以一计不当而尤之，后有良算，安肯矢谋。”由是从勣之言，经画渡辽之师。遂良以太宗锐意三韩，惧其遗悔，翌日上疏谏曰：

臣闻有国家者譬诸身，两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绝域，若在身外。臣近于坐下，伏奉口敕，布语臣下，云自欲伐辽。臣数夜思量，不达其理。高丽王为陛下之所立，莫离支辄杀其主，陛下讨逆收地，斯实乘机。关东赖陛下德泽，久无征战，但命二、三勇将，发兵四、五万，飞石轻梯，取如回掌。夫圣人有作，必履常规，贵能克平凶乱，驾驭才杰。惟陛下弘两仪之道，扇三五之风，提厉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谓庸夫，犹能扫万里之高昌，平千载之突厥，皆是陛下发踪指示，声归圣明。臣旁求史籍，讫乎近代，为人之主，无自伐辽，人臣往征，则有之矣。汉朝则荀彘、杨仆，魏代则毋丘俭、王

颀；司马懿犹为人臣，慕容真僭号之子，皆为其主长驱高丽，虏其人民，削平城垒。陛下立功同于天地，美化包于古昔，自当超迈于百王，岂止俯同于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齿未衰，犹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实幼少，自余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弃金汤之全，渡辽海之外，臣忽三思，烦愁并集。大鱼依于巨海，神龙据于川泉，此谓人君不可轻而远也。且以长辽之左，或遇霖淫，水潦腾波，平地数尺。夫带方、玄菟，海途深渺，非万乘所宜行践。东京太原，谓之中地，东捻可以为声势，西指足以摧延陀，其于西京，迳路非远，为其节度，以设军谋，系莫离支颈，献皇家之庙。此实处安全之上计，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太宗不纳。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高丽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遂良言于太宗曰："莫离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山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太庙，臧哀伯谏曰：'君人者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太庙，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太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何所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得受。"太宗纳焉，以其使属吏。

太宗既灭高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

臣闻古者哲后，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远塞，中国分离。汉武负文、景之聚财，玩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蒲萄于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复希主意，遣士卒远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是以光武中兴，不逾葱岭，孝章即位，都护来归。

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

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来，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其此之谓乎！

陛下道映先天，威行无外，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吐浑遗氓，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蛮，谁不闻见，蠕动怀生，畏威慕德。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永世。

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遂良复上疏谏曰：

臣闻周世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前贤作法，规模弘远。礼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也。然则古之达者，岂无慈心？减兹私爱，欲使成立。凡人尚犹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当春诵夏弦，亲近师傅，体人间之庶事，适君臣之大道，使翘足延首，皆聆善声。若献岁之有阳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亲树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废昏立明，须称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实深乖阙。不离膝下，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暢，经籍之谈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不可顿革，事须阶渐。尝计旬日，半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则微臣虽死，犹曰生年。

太宗从之。

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其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明年，起复旧职，俄拜中书令。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高宗即位，赐爵河南县公。永徽元年，进封郡公。寻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征拜吏部

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其月，又兼太子宾客。四年，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

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兒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长孙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遂良卒后二岁余，许敬宗、李义府奏言长孙无忌所构逆谋，并遂良扇动，乃追削官爵，子孙配流爱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遗诏放还本郡。神龙元年，则天遗制复遂良及韩瑗爵位。

韩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绍，隋太仆少卿。父仲良，武德初为大理少卿，受诏与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于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属三千，秦法已来，约为五百。若远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当奉法，苟若徇己，岂顾刑名？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时以为便。贞观中，位至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颍川县公。瑗少有节操，博学有吏才。贞观中，累至兵部侍郎，袭父颍川公。永徽三年，拜黄门侍郎。四年，与中书侍郎来济皆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六年，迁侍中，其年兼太子宾客。时高宗欲废王皇后，瑗涕泣谏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帝不纳。明日，瑗又谏，悲泣不能自胜。帝大怒，促令引出。寻而尚书左仆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复上疏理之曰：

古之圣王，立谏鼓，设谤木，冀欲闻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议，发扬

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誉于将来，播休声于不朽者也。伏见诏书以褚遂良为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识惭知远，业谢通经，载抚愚情，诚为未可。遂良运偶升平，道昭前烈，束发从宦，方淹累稔。趋侍陛下，俄历岁年，不闻涓滴之愆，常睹勤劳之效。竭忠诚于早岁，罄直道于兹年。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诚可重于皇明，讵专方于曩昔？且先帝纳之于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义冠舟车，公家之利，言无不可。及缠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国家，亲承顾托，一德无二，千古懔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备知之矣。臣尝有此心，未敢闻奏。且万姓失业，旰食忘劳；一物不安，纳隍轸虑，在于微细，宁得过差。况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氓黎，咸嗟举措。观其近日言事，披诚恳切，讵肯后陛下之德，异于尧、舜；惧陛下之过，尘于史册。而乃深遭厚谤，重负丑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损陛下之明也。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纟面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

疏奏，帝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对曰："遂良可谓社稷忠臣，臣恐以谀佞之辈，苍蝇点白，损陷忠贞。昔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国之欲谢，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纮清泰，忽驱逐旧臣，而不垂省察乎！伏愿违彼覆车，以收往过，垂劝诫于事君，则群生幸甚。"帝竟不纳。瑗以言不见用，忧愤上表，请归田里，诏不许。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之旨，诬奏瑗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实以为外援。于是更贬遂良为爱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长孙无忌死，敬宗等又奏瑗与无忌通谋，遣使杀之。及使至，瑗已死，更发棺验尸而还，籍没其家，孙配徙岭表。神龙元年，则天遗制令复其官爵。

来济，扬州江都人，隋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护子也。宇文化及之难，阖门遇害。济幼逢家难，流离艰险，而笃志好学，有文词，善谈论，尤晓时务。举进士，贞观中累转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败，太宗谓侍臣曰："欲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济进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帝纳其言。俄除考功员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议郎，妙选人望，遂以济为之，仍兼崇贤馆直学士。寻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永徽二年，拜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四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以修国史功封南阳县男，赐物七百段。六年，迁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时

高宗欲立昭仪武氏为宸妃，济密表谏曰：“宸妃古无此号，事将不可。”武皇后既立，济等惧不自安；后乃抗表称济忠公，请加赏慰，而心实恶之。显庆元年，兼太子宾客，进爵为侯，中书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寻而许敬宗等奏济与褚遂良朋党构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济总兵拒之，谓其众曰：“吾尝挂刑网，蒙赦性命，当以身塞责，特报国恩。”遂不释甲胄赴贼，没于阵。时年五十三，赠楚州刺史，给灵舆递还乡。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代。

济兄亘，有学行，与济齐名。上元中，官至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上官仪，本陕州陕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大业末，弘为将军陈稜所杀，仪时幼，藏匿获免。因私度为沙门，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兼涉猎经史，善属文。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俄又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加级赐帛。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仪颇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子庭芝，历位周王府属。与仪俱被杀。庭芝有女，中宗时为昭容，每侍帝草制诰，以故追赠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庭芝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礼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妇人之言，圣哲惧罹其祸，况二佞据衡轴之地，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韩、来诸公，可谓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赞曰：褚公之言，和乐愔愔，钟石在虡，动成雅音。二猘双吠，三贤一心。人皆观望，我不浮沉。

列传第三十一

○崔敦礼卢承庆刘祥道李敬玄李义琰孙处约乐彦玮赵仁本

崔敦礼，雍州咸阳人，隋礼部尚书仲方孙也。其先本居博陵，世为山东著姓，魏末徙关中。敦礼本名元礼，高祖改名焉。颇涉文史。重节义，尝慕苏子卿之为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礼往幽州召庐江王瑗。瑗举兵反，执敦礼，问京师之事，敦礼竟无异词。太宗闻而壮之，迁左卫郎将，赐以良马及黄金杂物。贞观元年，擢拜中书舍人，迁兵部侍郎，频使突厥。累转灵州都督。二十年，征为兵部尚书。又奉诏安抚回纥、铁勒部落。时延陀寇边，敦礼与英国公李勣瀚海都督回纥吐迷度为其下所杀，诏敦礼往就部落绥辑之，因立其嗣子而还。敦礼深识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永徽四年，代高季辅为侍中，累封固安县公，仍修国史。六年，加光禄大夫，代柳奭为中书令，寻又兼检校太子詹事。敦礼以老疾屡陈乞请退。显庆元年，拜太子少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敕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马余庆，使侍其疾。寻卒，年六十余。高宗举哀于东云龙门，赐东园秘器，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硕，谥曰昭。子余庆，官至兵部尚书。敦礼孙贞慎，神龙初为兵部侍郎。

卢承庆，幽州范阳人。隋武阳太守思道孙也。父赤松，大业末为河东令。与高祖有旧，闻义师至霍邑，弃县迎接，拜行台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转率更令，封范阳郡公，寻卒。承庆美风仪，博学有才干，少袭父爵。贞观初，为秦州都督府户曹参军。因奏河西军事，太宗奇其明辩，擢拜考功员外郎。累迁民部侍郎。太宗尝问历代户口多少之数，承庆叙夏、殷以后迄于周、隋，皆有依据，太宗嗟赏久之。寻令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承庆辞曰："选事职在尚书，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许，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历雍州别驾、尚书左丞。永徽初，为褚遂良所构，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遂良俄又求索承庆在雍州旧事奏之，由是左迁简州司马。岁余，转洪州长史。会高宗将幸汝州之温汤，擢承庆为汝州刺史，入为光禄卿。显庆四年，代杜正伦为度支尚书，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坐度支失所，出为润州刺史，再迁雍州长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总章二年，代李乾祐为刑部尚书，以年老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临终诫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犹朝之有暮。吾终，敛以常服；晦朔常饣巽，不用牲牢；坟高可认，不须广大；事办即葬，不须卜择；墓中器物，瓷漆

而已；有棺无椁，务在简要；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赠幽州都督，谥曰定。

弟承业，亦有学识。贞观末，官至雍州长史、检校尚书左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时人荣之。俄坐承庆事左迁忠州刺史。显庆初，复为雍州长史。前后皆有能名。三迁左肃机，兼掌司列选事，赐爵魏县子。总章中，卒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赠洺州刺史，谥曰简。承业弟承泰，齐州长史。

承泰子齐卿，长安初，为雍州录事参军。时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旭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旭以闻，齐卿荐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乂、崔湜、咸阳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丰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齐卿，开元初为豳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齐卿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知节度。”果如其言，时人谓齐卿有人伦之鉴。齐卿好酒，饮至斗余不乱，宽厚可亲，士友以此善之。累迁太子詹事，封广阳县公，寻卒。承庆弟孙藏用，别有传。

刘祥道，魏州观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为内史舍人，时兵机繁速，庶事草创，高祖委林甫专典其事，以才干见称。寻诏与中书令萧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议》万余言。久之，擢拜中书侍郎，赐爵乐平男。贞观初，再迁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选者，以十一月为始，至春即停，选限既促，选司多不究悉。时选人渐众，林甫奏请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甚以为便。时天下初定，州府及诏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尽来赴集，将万余人。林甫随才铨擢，咸得其宜。时人以林甫典选，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临终上表荐贤，太宗甚嘉悼之，赐绢二百五十匹。祥道少袭父爵。永徽初，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显庆二年，迁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铨综之术犹有所阙，乃上疏陈其得失。其一曰：

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即知共厘务者，善人少而恶人多。有国以来，已四十载，尚未刑措，岂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选；趋走几案之间者，不简便加禄秩。稽古之业，虽则难知，斗筲之材，何其易进？其杂色应入流人，望令曹司试判讫，简为四等奏闻。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勋。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状可责者，虽经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经赦降者，放还本贯。冀入流不滥，官无冗杂，且令胥徒之辈，渐知劝勉。

其二曰：

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准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余，不虑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又常选放还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

其三曰：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诱掖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

其四曰：

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岂今人之不如昔人，将荐贤之道未至？宁可方称多士，遂间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

其五曰：

唐、虞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两汉用人，亦久居其职。所以因官命氏，有仓、庾之姓。魏、晋以来，事无可纪。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官人知将秩满，必怀去就；百姓见有迁代，能无苟且？以去就之人，临苟且之辈，责以移风易俗，其可得乎！望经四考，就任加阶，至八考满，然后听选。还淳反朴，虽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实稍减劳弊。

其六曰：

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恐

未尽铨衡之理。望有厘革，稍清其选。

明年，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多，为政之弊。高宗遣祥道与正伦详议其事。时公卿已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祥道寻以修礼功，进封阳城县侯。四年，迁刑部尚书，每覆大狱，必歔欷累叹，奏决之日，为之再不食。龙朔元年，权检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检校雍州长史，俄迁右相。祥道性谨慎，既居宰相，深怀忧惧。数自陈老疾，请退就闲职。俄转司礼太常伯，罢知政事。麟德二年，将有事于泰山。有司议依旧礼，皆以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祥道驳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皆为常伯属官。今登封大礼，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高宗从其议，竟以司徒徐王元礼为亚献，祥道为终献。事毕，进爵广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优制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宣。子齐贤袭爵。

齐贤，初自侍御史出为晋州司马，高宗闻其方正，甚礼之。时将军史兴宗尝从帝于苑中弋猎，因言晋州出好鹞，刘齐贤见为司马，请使捕之。帝曰："刘齐贤岂是觅鹞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齐贤后避章怀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天临朝，代裴炎为侍中。及裴炎下狱，景先与凤阁侍郎胡元范抗词明其不反，则天甚怒之。炎既诛死，景先左迁普州刺史，未到，又贬授吉州长史。永昌年，为酷吏所陷，系于狱，自缢死，仍籍没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为两省侍郎及典选，又叔父吏部郎中应道、从父弟礼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后为吏部郎中员外，有唐已来，无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谯人也。父孝节，谷州长史。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贞观末，高宗在东宫，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仍借御书读之。敬玄虽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于造请，不避寒暑，马周及许敬宗等皆推荐延誉之。乾封初，历迁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总章二年，累转西台侍郎，兼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时员外郎张仁祎有时务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祎始造姓历，改修状样、铨历等程式，处事勤劳，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祎之法，典选累年，铨综有序。自永徽以后，选人转多，当其任者，罕闻称职，及敬玄掌选，天下称其能。预选者岁有万余人，每于街衢见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诉者，即口陈其书判失错及身负殿累，略无差殊。时人咸服其强记，莫之敢欺。选人有杭州参军徐太玄者，初在任时，同僚有张惠犯赃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诣狱自陈与惠同受。惠赃数既少，遂得减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调十余年。敬玄知而大嗟赏之，擢授郑州

司功参军，太玄由是知名，后官至秘书少监、申王师，以德行为时所重。敬玄赏鉴，多此类也。咸亨二年，授中书侍郎，余并如故。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吏部侍郎，依旧兼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四年，监修国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书，仍依旧兼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三品。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悦，然犹不彰其过。仪凤元年，代刘仁轨为中书令。调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轨先与敬玄不协，遂奏请敬玄镇守西边。敬玄自以素非边将之才，固辞。高宗谓曰："仁轨若须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辞也。"竟以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率兵以御吐蕃。及将战，副将工部尚书刘审礼先锋击之。敬玄闻贼至，狼狈却走。审礼既无继援，遂没于阵。俄有诏留敬玄于鄯州防御，敬玄累表称疾，乞还医疗。许之。既入见，验疾不重，高宗责其诈妄，又积其前后愆失，贬授衡州刺史。稍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赠兖州都督。撰《礼论》六十卷、《正论》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冲，神龙初，历工部侍郎、左羽林军将军，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事败见杀，籍没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尊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词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延载元年，自文昌左丞迁凤阁侍郎、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万岁通天二年，坐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交结，为武懿宗所陷，被杀，神龙初雪免。

李义琰，魏州昌乐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孙也。其先自陇西徙山东，世为著姓。父玄德，瘿陶令。义琰少举进士，累补太原尉。时李勣为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风慑惧，义琰独廷折曲直，勣甚礼之。义琰，麟德中为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员外郎。上元中，累迁中书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天后预知国政，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以为不可，事竟寝。义琰身长八尺，博学多识，高宗每有顾问，言皆切直。章怀太子之废也，高宗慰勉官僚，尽舍罪，令复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谢恩，义琰独引罪涕泣，时论美之。义琰宅无正寝，弟义璡为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璡来觐，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爱我意哉！"义璡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义琰后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旧茔，高宗知而怒曰："岂以身在枢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义琰闻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

乞骸骨，乃授银青光禄大夫，听致仕。乃将归东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饯于通化门外，时人以比汉之二疏。垂拱初，起为怀州刺史。义琰自以失则天意，恐祸及，固辞不拜。四年，卒于家。义琰从祖弟义琛，永淳初，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饥，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义琛恐黎人流转，因此不还，固争之。由是忤旨，出为梁州都督，转岐州刺史，称为良吏。卒官。

高宗时宰相，又有孙处约、乐彦玮、赵仁本。并有名迹。

孙处约者，汝州郏城人也。贞观中，为齐王祐记室。祐既失德，处约数上书谏之。祐既诛，太宗亲检其家文疏，得处约谏书，甚嗟赏之。累转中书舍人。其年，中书令杜正伦奏请更授一舍人，与处约同知制诰，高宗曰："处约一人足办我事，何须多也。"处约以预修《太宗实录》成，赐物七百段。三迁中书侍郎，与李勣、许敬宗同知国政。寻避中宫讳，改名茂道。坐事左转司礼少常伯。显庆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请致仕，许之，寻卒。子佺，睿宗时为左羽林大将军，征契丹战殁。

乐彦玮者，雍州长安人。显庆中，为给事中。时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洎贞观末为褚遂良所谮枉死，称冤请雪，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高宗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彦玮独进曰："刘洎大臣，举措须合轨度，人主暂有不豫，岂得即拟负国？先朝所责，未是不愜。且国君无过举，若雪洎之罪，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然其言，遂寝其事。彦玮寻丁忧，起为唐州刺史。及入辞，高宗记其言直，复拜东台舍人。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乾封元年，代刘仁轨为大司宪，官名复旧，改为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赠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贵，重赠扬州大都督。思晦，则天时官至鸾台侍郎，兼检校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为酷吏所杀。

赵仁本者，陕州河北人也。贞观中，累转殿中侍御史。自义宁已来，诏敕皆手自纂录，临事皆暗记之，甚为当时所伏。会有敕差一御史远使，同列递相辞托，仁本越次请行，言于治书侍御史马周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虽复跋涉艰险，所不敢辞也。"及回，事又称旨，擢吏部员外郎。乾封中，历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时许敬宗为右相，颇任权势，仁本拒其请托，遂为敬宗所构，俄授尚书左丞，罢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史臣论曰：崔、卢数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枢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诚所谓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谓能举善

者矣。义琰腐材而不营第舍，可谓有俭德矣。彦玮独遏奸臣，仁本请当远使，终升辅相，不亦宜乎！

赞曰：卢、刘两族，奕世名卿。二李、二乐，俱号公清。权臣独抗，美第不营。以兹辅弼，无愧德声。

列传第三十二

○许敬宗李义府 少子湛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善心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转，投于李密，密以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同为管记。武德初，赤牒拟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缟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先是，庶人承乾废黜，宫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闻先王慎罚，务在于恤刑，往哲宽仁，义在于宥过。圣人之道，莫尚于兹。窃见废官，五品以上，除名弃斥，颇历岁时。但庶人畴昔之年，身处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阴结宰臣，所预奸谋，多连宗戚。祸生虑表，非可防萌，宫内官僚，迥无关预。今乃投鼠及器，孰谓无冤？焚山毁玉，稍同迁怒。伏寻先典，例有可原。昔吴国陪臣，则爰丝不坐于刘濞；昌邑中尉，则王吉免缘于海昏。譬诸栾布，乃策名于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质于张敖。主以凶逆，陷其诛夷；臣以贤良，荷彼收擢。历观往代，此类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义。杨勇之废，罪止加于佞人，李纲之徒，皆不预于刑网。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称为美谈。而今张玄素、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等，并砥节励操，有雅望于当朝；经明行修，播令名于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意而见猜嫌，一概雷同，并罹天宪，恐于王道，伤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叙用。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并流死于岭外。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监修国史。三年，进封郡公，寻赠其父善心为冀州刺史。高宗因于

古长安城游览，问侍臣曰：“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苻坚、姚苌、后周并都之。”帝又问：“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敬宗对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其年，代李义府为中书令，任遇之重，当朝莫比。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然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敬宗好色无度。其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为继室，假姓虞氏。昂素与通，烝之不绝，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显庆中，表乞昂还，除虔化令，寻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诏听致仕，仍加特进，俸禄如旧。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不胜其耻，与思古大相忿竞，又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请改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畤议曰：“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使嫌隙是实，即合据法推绳；如其

不亏直道，义不可夺，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礼？福畤忝当官守，匪躬之故。若顺风阿意，背直从曲，更是甲令虚设，将谓礼院无人，何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依思古谥议为定。”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畤曰：“高阳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答曰：“昔晋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所以贬为缪丑。况敬宗忠孝不逮于曾，饮食男女之累，有逾于何氏，而谥之为‘缪’，无负于许氏矣。”时有诏令尚书省五品已上重议，礼部尚书袁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其议。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笔，多令彦伯代作。又纳婢妾谗言，奏流于岭表，后遇赦得还，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也。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因家于永泰。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寻除监察御史。又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义府尝献《承华箴》，其辞曰：

邃初冥昧，元气氤氲。二仪始阐，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为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坟。功成揖让，事极华、勋。肇兴夏启，降及姬文。咸资继德，永树高芬。百代沿袭，千龄奉圣。粤若我后，丕承宝命。允穆三阶，爰齐七政。时雍化洽，风移俗盛。载崇国本，式延家庆。《震》维标德，《离》警体正。寄切宗祧，事隆监抚。思皇茂则，敬询端辅。业光启、诵，艺优干羽。九载崇儒，三朝问竖，历选储仪，遗文在斯。望试登俎，高谕乔枝。俯容思顺，非礼无施。前修盛业，来哲通规。饬躬是蹈，则叡问风驰；立志或爽，则玄猷日亏。无恃尊极，修途难测；无恃亲贤，失德靡全。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监言斯屏，储业攸昌。窃惟令嗣，有殊前事。虽以贵以贤，而非长非次。皇明眷德，超伦作贰。匪懋声华，莫酬恩异。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兹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

太子表上其文，优诏赐帛四十匹，又令预撰《晋书》。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

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义府云：“王御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义方对云：“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义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于双阙之前，实以为愧。”寻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礼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学士并如故。寻加太子宾客，进封河间郡公。三年，又追赠其父德晟为魏州刺史，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诏为造甲第，荣宠莫之能比。而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初，杜正伦为中书侍郎，义府时任典仪，至是乃与正伦同为中书令。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不下义府，而中书侍郎李友益密与正伦共图议义府，更相伺察。义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伦与义府讼于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左贬义府为普州刺史，正伦为横州刺史，友益配流峰州。四年，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自余官封如故。龙朔元年，丁母忧去职。二年，起复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义府寻请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讟。时殷王初出阁，又以义府兼王府长史。三年，迁右相，殷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并如故。义府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兒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亦优容之。初，五礼仪注，自前代相沿，吉凶毕举。太常博士萧楚材、孔志约以皇室凶礼为预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义府深然之。于是悉删而焚焉。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初，贞观中，

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

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切。义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给哭假，义府辄微服与元纪凌晨共出城东，登古冢候望，哀礼都废。由是人皆言其窥觇灾眚，阴怀异图。义府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谓曰："相为得一官，数日诏书当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监，乃取延钱七百贯。于是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下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监焉。按皆有实，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哀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罚，宜从遐弃，以肃朝伦。可除名长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议郎津，专恃权门，罕怀忌惮，奸淫是务，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亦宜明罚，屏迹荒裔。可除名长流振州。"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洽、千牛备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皆凭恃受赃，并除名长流延州。朝野莫不称庆，时人为之语曰："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四凶者，谓洽及柳元贞等四人也。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多取人奴婢，及败，一时奔散，各归其家。《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者，谓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长流人不许还，义府忧愤发疾卒，年五十余。文集三十卷，传于代；又著《宦游记》二十卷，寻亡失。自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于是始安。

上元元年，大赦，义府妻子得还洛阳。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长安元年，又赐义府子左千牛卫将军湛及敬宗诸子实封各三百户，义玄子司宾卿基、德俭子殿中监璇实封各二百五十户，善业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实封各二百

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并停义府等六家实封。

义府少子湛，年六岁时，以父贵授周王文学。神龙初，累迁右散骑常侍，袭封河间郡公。时凤阁侍郎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遂引湛为左羽林将军，令与敬晖等启请皇太子，备陈将诛易之兄弟意，太子许之。及兵发，湛与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诣东宫迎皇太子，拒而不时出，湛进启曰："逆竖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宗社危败，实在须臾。湛等诸将与南衙执事克期诛翦，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然圣躬不豫，虑有惊动。公等且止，以俟后图。"湛曰："诸将弃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辅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恳诚而欲陷之鼎镬？湛等微命，虽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驰马就路。湛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则天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因奏："臣等奉令诛逆贼易之、昌宗，恐有漏泄，遂不获预奏，辄陈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则天谓湛曰："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我于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则天移就上阳宫，因留湛宿卫。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将军，进封赵国公，加实封通前满五百户。顷之，复授左散骑常侍，累转左领军卫大将军。开元初卒。崔义玄别有传。

史臣曰：许高阳武德之际，已为文皇入馆之宾，垂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而马周、刘洎起羁旅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及属嗣君冲暗，嬖妾奸邪，阿附豺狼，窥图权轴，人之凶险，一至于斯。仲尼所谓"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义府才思精密，所谓"猩猩能言"，鄙哉！

赞曰：贞观文士，高阳、河间。图形学馆，染翰书山。进身以笔，得位由奸。为虎傅翼，即又胡颜。

列传第三十三

○郭孝恪张俭苏定方薛仁贵程务挺张士贵赵道兴

郭孝恪，许州阳翟人也，少有志节。隋末，率乡曲数百人附于李密，密大悦之，谓曰：“昔称汝颍多奇士，故非谬也。”令与徐勣守黎阳。后密败，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阳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与徐勣经营武牢已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后，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世充日蹶月迫，力尽计穷，悬首面缚，翘足可待。建德远来助虐，粮运阻绝，此是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太宗然其计。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阳置酒高会诸将曰：“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历迁贝、赵、江、泾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为太府少卿，转左骁卫将军。贞观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士流与流配及镇兵杂处，又限以沙碛，与中国隔绝。孝恪推诚抚御，大获其欢心。初，王师之灭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虏焉耆生口七百尽还之。焉耆王寻叛归欲谷可汗，朝贡稀至。令孝恪伺其机便，因表请击之。以孝恪为安西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袭其城，虏其王龙突骑支。太宗大悦，玺书劳之曰：“卿破焉耆，虏其伪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卿望崇位重，报效情深，远涉沙场，龚行罚罪。取其坚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无遗寇。纟面思竭力，必大艰辛。超险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为昆丘道副大总管以讨龟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余军分道别进，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孝恪以城外未宾，乃出营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为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宜备之。”孝恪不以为虞。那利等果率众万余，阴与城内降胡表里为应。孝恪失于警候，贼将入城鼓噪，孝恪始觉之，乃率部下千余人入城，与贼合战。城中人复应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战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复出，战于城门，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诏亦同死于阵。贼竟退走，将军曹继叔复拔其城。太宗闻之，初责孝恪不加警备，以致颠覆；后又怜之，为其家举哀。高宗即位，追赠安西都护、阳翟郡公，待诏赠游击将军，仍赙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仆妾器玩，务极鲜华，虽在军中，床帐完具。尝以遗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社尔一无所受。太宗闻之曰：“三将优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为寇虏所屠，可谓自贻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时，官至左豹韬卫将军。咸亨中，与薛仁贵率兵讨吐蕃，于大非川战败，减死除名。

少子待聘，长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张俭，雍州新丰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孙也。父植，车骑将军、连城县公。俭即高祖之从甥也。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俭又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及遭霜旱，劝百姓相赡，遂免饥馁，州境独安。后检校胜州都督，以母忧去职。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责，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马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匍匐启颡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迁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太宗将征辽东，遣俭率蕃兵先行抄掠。俭军至辽西，为辽水汛涨，久而未渡，太宗以为畏懦，召还。俭诣洛阳谒见，面陈利害，因说水草好恶，山川险易，太宗甚悦，仍拜行军总管，兼领诸蕃骑卒，为六军前锋。时有获高丽候者，称莫离支将至辽东，诏俭率兵自新城路邀击之，莫离支竟不敢出。俭因进兵渡辽，趋建安城，贼徒大溃，斩首数千级。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赏赐甚厚。其后，改东夷校尉为东夷都护，仍以俭为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四年，卒于官，年六十，谥曰密。俭兄大师，累以军功仕至太仆卿、华州刺史、武功县男。俭弟延师，永徽初，累授左卫大将军，封范阳郡公。延师廉谨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后三十余年，未尝有过，朝廷以此称之。龙朔三年，卒官，赠荆州都督，谥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门列棨戟，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靖军既至，遂悉降之。军还，授左武候中郎将。永徽中，转左卫勋一府中郎将，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

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自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絷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恆笃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自作贼耳，何成伐叛？"文度不从。及分财，唯定方一无所取。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润为副。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懒独禄以众万余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进至突骑施部。贺鲁率胡禄屋阙啜、慑舍提暾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五努失毕兵马，众且十万，来拒官军，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槊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明日，整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努失毕悉众来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余五咄六闻贺鲁败，各向南道降于步真，于是西蕃悉定。唯贺鲁及咥运率其牙内余众而奔，定方追之，复大战于伊丽水上，杀获略尽。贺鲁及咥运十余骑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至于石国，擒之而还。高宗临轩，定方戎服操贺鲁以献，列其地为州县，极于西海。定方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封刑国公，又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俄有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拥其所部及疏勒、硃俱般、葱岭三国复叛，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叶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保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俘还至东都，高宗御乾阳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献之，葱岭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显庆五年，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贼屯兵据江。定方升东岸，乘山而阵，与之大战，扬帆盖海，相续而至。贼师败绩，死者数千人，自余奔散。遇潮且上，连舳入江，定方于岸上拥阵，水陆齐进，飞楫鼓

噪，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许里，贼倾国来拒，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追奔入郭。其王义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嫡孙文思曰："王与太子虽并出城，而身见在，叔总兵马，即擅为王，假令汉兵退，我父子当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帜，于是泰开门顿颡。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百济悉平，分其地为六州。俘义慈及隆、泰等献于东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计，仍拜其子庆节为尚辇奉御，定方俄迁左武卫大将军。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及大军攻安地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拒战，依山结营，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生口十人。及军还，太宗谓曰："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寻迁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长上。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甲夜，山水猥至，冲突玄武门，宿卫者散走。仁贵曰："安有天子有急，辄敢惧死？"遂登门桄叫呼，以惊宫内。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上使谓仁贵曰："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于是赐御马一匹。苏定方之讨贺鲁也，于是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干，不伏贺鲁，为贼所破，虏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赉。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显庆二年，诏仁贵副程名振于辽东经略，破高丽于贵端城，斩首三千级。明年，又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于辽东共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仁贵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俄又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诸首领赴东都。以功封河东县男。寻又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

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诏仁贵统兵为后援。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高宗手敕劳之曰："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仁贵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四十余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仁贵便并海略地，与李勣大会军于平壤城。高丽既降，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仍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击之。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邀击，待封败走趋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仁贵叹曰："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仁贵坐除名。寻而高丽众相率复叛，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高宗思其功，开耀元年，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汉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岂可相忘？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挥耶？"于是起授瓜州长史，寻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又率兵击突厥元珍等于云州，斩首万余级，获生口二万余人、驼马牛羊三万余头。贼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

奔散，不敢当之。其年，仁贵病卒，年七十，赠左骁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子讷，别有传。

程务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业末，仕窦建德为普乐令，甚有能名，诸贼不敢犯其境。寻弃建德归国，高祖遥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经略河北。名振夜袭鄴县，俘其男女千余人以归。去鄴八十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为之设斋，以报其恩。及建德败，始之任。俄而刘黑闼陷洺州，名振复与刺史陈君宾自拔归朝。母潘、妻李，在路为贼所掠，没于黑闼。名振又从太宗讨黑闼，时黑闼于冀、贝、沧、瀛等州水陆运粮，以拒官军，名振率千余人邀击之，尽毁其舟车。黑闼闻之大怒，遂杀名振母、妻。及黑闼平，名振请手斩黑闼，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营州都督府长史，封东郡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百两。累转洺州刺史。太宗将征辽东，召名振问以经略之事，名振初对失旨；太宗动色诘之，名振酬对逾辩，太宗意解，谓左右曰："房玄龄常在我前，每见别嗔余人，犹颜色无主。名振生平不见我，向来责让，而词理纵横，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授平壤道行军总管。前后攻沙卑城，破独山阵，皆以少击众，称为名将。永徽六年，累除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又率兵破高丽于贵端水，焚其新城，杀获甚众。后历晋、蒲二州刺史。龙朔二年卒，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

务挺少随父征讨，以勇力闻，迁右领军卫中郎将。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军总管李文暕、曹怀舜、窦义昭等相次战败。又诏礼部尚书裴行俭率兵讨之，务挺为副将，仍检校丰州都督。时伏念屯于金牙山，务挺与副总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惧不能支，遂间道降于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中书令裴炎以伏念惧务挺等兵势而降，非行俭之功，伏念遂伏诛。务挺以功迁右卫将军，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部落稽之党据县城反，伪称尊号，署百官，又进寇绥息，杀掠人吏，焚烧村落，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务挺进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铁余，尽平其余党。又以功拜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嗣圣初，与右领军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张虔勖同受则天密旨，帅兵入殿庭，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为皇帝。则天临朝，累受赏赐，特拜其子齐之为尚乘奉御。务挺泣请回授其弟，则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马务忠为太子洗马。又明年，以务挺为左武卫大将军、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以御突厥。务挺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裨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及裴炎下狱，务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构言务挺

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则天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

贞观、永徽间，军将又有张士贵、赵道兴，状迹可录。

张士贵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崥，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崥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谓之曰：“欲卿衣锦昼游耳。”寻入为右武候将军。贞观七年，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赵道兴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将军才之子也。道兴，贞观初历迁左武候中郎将，明闲宿卫，号为称职。太宗尝谓之曰：“卿父为隋武候将军，甚有当官之誉。卿今克传弓冶，可谓不坠家声。”因授右武候将军，赐爵天水县子。其父时廨宇，仍旧不改，时人以为荣。道兴尝自指其□事曰：“此是赵才将军□，还使赵才将军兒坐。”为朝野所笑，传为口实。仪凤中，累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文明年，以老病致仕于家。子皎，亦为金吾将军，凡三代执金吾，为时所称。

史臣曰：孝恪机钤果毅，协草昧之际；树勋建策，有杰世之风。然而务奢为恆，既未尽善，举众失律，不其惑与！张公经略，有天然才度，务穑劝分，董和成绩，惜哉中寿，其才未尽。刑国公神略翕张，雄谋戡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暢茂典，盖阙如也。仁贵骁悍壮勇，为一时之杰，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协，以败全略。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务挺勇力骁果，固有父风，英概辅时，克继洪烈。然而苟预废立，竟陷谗构。古之言曰：“恶之来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是之谓乎！士贵、道兴，逢时立效，得尽义勇，以观厥成；而继父风概，三代执金，不亦美乎！

赞曰：五将雄雄，俱立边功。张、苏二族，功名始终。郭、薛、务挺，徼功奋命。垂则穷边，兵无常胜。

列传第三十四

○刘仁轨郝处俊裴行俭 子光庭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谨好学，遇隋末丧乱，不遑专习，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任瑰将上表论事，仁轨见其起草，因为改定数字。瑰甚异之，遂赤牒补息州参军。稍除陈仓尉。部人有折冲都尉鲁宁者，恃其高班，豪纵无礼，历政莫能禁止。仁轨特加诫喻，期不可再犯，宁又暴横尤甚，竟杖杀之。州司以闻，太宗怒曰："是何县尉，辄杀吾折冲！"遽追入，与语，奇其刚正，擢授栎阳丞。贞观十四年，太宗将幸同州校猎，属收获未毕，仁轨上表谏曰："臣闻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计，择之者圣人。是以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于板筑，故得享国弥久，传祚无疆，功宣清庙，庆流后叶。伏惟陛下天性仁爱，躬亲节俭，朝夕克念，百姓为心，一物失所，纳隍轸虑。臣伏闻大驾欲幸同州教习，臣伏知四时搜狩，前王恆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恩，垂听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总了，则人尽暇豫，家得康宁。舆轮徐动，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玺书劳曰："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寻拜新安令，累迁给事中。

显庆四年，出为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后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时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镇守，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其余众。文度济海病卒。百济为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复叛，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转斗而前，仁轨军容整肃，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寻而福信杀道琛，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仁轨乃与仁愿合军休息。时苏定方奉诏伐高丽，进围平壤，不克而还。高宗敕书与仁轨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

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扶余丰及福信等以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加兵守之。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俄而余丰袭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兵士大振。于是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

先是，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鸠集亡散，各据险以应福信，至是率其众降。仁轨谕以恩信，令自领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孙仁师曰：“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仁轨曰：“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于是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其妻子走投高丽，于是百济之余烬悉平。孙仁师与刘仁愿振旅而还，诏留仁轨勒兵镇守。初，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仁愿既至京师，上谓曰：“卿在海东，前后奏请，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将，何得然也？”对曰：“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上深叹赏之，因超加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厚赉其妻子，遣使降玺书劳勉之。仁轨又上表曰：

臣蒙陛下曲垂天奖，弃瑕录用，授之刺举，又加连率。材轻职重，忧责更深，常思报效，冀酬万一，智力浅短，淹滞无成。久在海外，每从征役，军旅之事，实有所闻。具状封奏，伏愿详察。臣看见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伫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陛下再兴兵马，平定百济，留兵镇守，经略高丽。百姓有如此议论，若为成就功业？臣闻琴瑟不调，改而更张，布政施化，随时取适。自非重赏明罚，何以成功？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甕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陛下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既须镇压，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议，不可胶柱因循，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赏，明敕慰劳，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师老且疲，无所成就。臣又见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抚心长叹。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奋，举无遗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议，更宜改调。臣恐是逆耳之事，无人为陛下尽言。自顾老病日侵，残生讵几？奄忽长逝，衔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胆，昧死闻奏。

上深纳其言。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辑其余众。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于是仁轨浮海西还。初，仁轨将发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耳！"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高宗甚悦，擢拜大司宪。乾封元年，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三年，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副司空李勣讨平高丽。总章二年，军回，以疾辞职，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咸亨元年，复授陇州刺史。三年，征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仁轨率兵径度瓠卢河，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以功进爵为公，并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号其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监修国史。仪凤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仁轨每有奏请，多被中书令李敬玄抑之，由是与敬玄不协。仁轨知敬玄素非边将才，冀欲中伤之，上言西蕃镇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军，寻为吐蕃所败。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几，以老乞骸骨，听解尚书左仆射，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监国，遣仁轨与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二年，太子赴东都，又令太孙重照京师留守，仍令仁轨为副。则天临朝，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仁轨复上疏辞以衰老，请罢居守之任，因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谏。则天使武承嗣赍玺书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寻进封郡公。垂拱元年，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薨，年八十四。则天废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仁轨虽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见贫贱时故人，不改布衣之旧。初为陈仓尉，相工袁天纲谓曰："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后果如其言。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辑其见闻，著《行年记》，行于代。

子浚，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中宗即位，以仁轨春宫旧僚，追赠太尉。浚子冕，开元中，为秘书省少监，表请为仁轨立碑，谥曰文献。

史臣韦述曰：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且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也。父相贵，隋末，与妻父许绍据硖州归国，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处俊年十岁余，其父卒于滁州，父之故吏赙送甚厚，仅满千余匹，悉辞不受。及长，好读《汉书》，略能暗诵。贞观中，本州进士举，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袭爵甑山县公。兄弟笃睦，事诸舅甚谨。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官，遂弃官归耕。久之，召拜太子司议郎，五迁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属高丽反叛，诏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尝次贼城，未遑置阵，贼徒奄至，军中大骇。处俊独据胡床，方餐乾粮，乃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多服其胆略。总章二年，拜东台侍郎，寻同东西台三品。咸亨初，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于京师监国，尽留侍臣戴至德、张文瓘等以辅太子，独以处俊从。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请诛之。上谓处俊曰："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谓处俊曰："王者无外，何藉于守御。虽然，重门击柝，盖备不虞，方知禁卫在于谨肃。朕尝以秦法犹为太宽，荆轲匹夫耳，而匕首窃发，始皇骇惧，莫有拒者，岂不由积习宽慢使其然乎？"处俊对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宽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惧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见《魏令》云：'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其后严才作乱，与其徒属数十人攻左掖门，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时王修为奉常，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魏武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变知机，违法赴难。向各守法，遂成其祸。故王者设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宽则人慢，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圣王之道，宽猛相济。《诗》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谓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无俾作

慝’，谓威刑也。《洪范》曰‘高明柔克，沉潜刚克’，谓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处俊谏曰：“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纳之，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不服其药。寻而官名复旧。处俊授黄门侍郎。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转中书侍郎。四年，监修国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寻代阎立本为中书令。岁余，兼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仪凤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并依旧知政事，监修国史。四年，代张文瓘为侍中。处俊性俭素，土木形骸，自参综朝政，每与上言议，必引经籍以应对，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体。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即处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达于时。又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间语曰：“贵如许、郝，富若田、彭。”处俊迁太子少保。开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高宗甚伤悼之，顾谓侍臣曰：“处俊志存忠正，兼有学识。至于雕饰服玩，虽极知无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弃舍，皆好尚奢侈，处俊尝保其质素，终始不渝。虽非元勋佐命，固亦多时驱使。又见遗表，忧国忘家，今既云亡，深可伤惜。”即于光顺门举哀一日，不视事，终祭以少牢，赠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硕。令百官赴哭，给灵舆，并家口递还乡，官供

葬事。其子秘书郎北叟上表辞所赠赐及葬递之事，高宗不许。侍中裴炎曰：“处俊临亡，臣往见之，属臣曰：‘生既无益明时，死后何宜烦费。瞑目之后，傥有恩赐赠物，及归乡递送，葬日营造，不欲劳官司供给。’”高宗深嘉叹之，从其遗意，唯加赠物而已。处俊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诛，临刑言多不顺。则天大怒，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自此法司每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后加刑，讫于则天之代。

裴行俭，绛州闻喜人。曾祖伯凤，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高，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禄大夫，陷于王世充，后谋归国，事泄遇害；武德中，赠原州都督，谥曰忠。行俭幼以门廕补弘文生。贞观中，举明经，拜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甚奇之，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显庆二年，六迁长安令。时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行俭以为国家忧患必从此始，与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褚遂良私议其事，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荣国夫人谮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征拜司文少卿。总章中，迁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以为故事。上元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寻又为泰州镇抚右军总管，并受元帅周王节度。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动蕃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建议曰：“吐蕃叛涣，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师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途经莫贺延碛，属风沙晦暝，导者益迷。行俭命下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泉井非遥。俄而云收风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贰师将军。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绐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是时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游，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人趣召相

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兒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虏遮匐。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同来。行俭释遮匐行人，令先往晓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寻复来降。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擒都支、遮匐而还。高宗廷劳之曰："比以西服未宁，遣卿总兵讨逐，孤军深入，经途万里。卿权略有闻，诚节夙著，兵不血刃，而凶党殄灭。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寻又赐宴。谓行俭曰："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即日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调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叛应之，众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于是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行俭行至朔州，知萧嗣业以运粮被掠，兵多馁死，遂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车，兼伏精兵，令居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泉水。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伏兵亦至，杀获殆尽，余众奔溃。自是续遣粮车，无敢近之者。及军至单于之北，际晚下营，壕堑方周，遽令移就崇冈。将士皆以士众方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更令促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士莫不叹伏。贼众于黑山拒战，行俭频战皆捷，前后杀虏不可胜数。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又擒其大首领奉职而还。余党走依狼山。行俭既回，阿史那伏念又伪称可汗，与温傅合势，鸠集余众。明年，行俭复总诸军讨之。顿军于代州之陉口，纵反间说伏念与温傅，令相猜贰。伏念恐惧，密送降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数日，有烟尘涨天而至，斥候惶惑来白，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更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间，伏念果率其属缚温傅诣军门请罪，尽平突厥余党。高宗大悦，遣户部尚书崔知悌赴军劳之。侍中裴炎害行俭之功，总管程务挺、张虔勖上言："伏念为子营逼逐，又碛北回纥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俭之功不录，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行俭叹曰："浑、浚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以勋封闻喜县公。永淳元年，十姓伪可汗车薄反叛，诏复以行俭为金牙道大总管，率十将军以讨之。师未行。其年四月，行俭病卒，年六十四，赠幽州都督，谥曰献。特诏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检校家事，五六年间，待兒孙稍成长日停。中宗即位，追赠扬州大都督。

有集二十卷，撰《草字杂体》数万言，并传于代。又撰《选谱》十卷，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诀，则天令秘书监武承嗣诣宅，并密收入内。行俭尤晓阴阳、算术，兼有人伦之鉴。自掌选及为大总管，凡遇贤俊，无不甄采，每制敌摧凶，必先期捷日。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引以示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剧未知名，因调选，行俭一见，深礼异之。仍谓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记识此辈。"其后相继为吏部。皆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辩、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其所知赏，多此类也。行俭尝令医人合药，请犀角、麝香，送者误遗失，已而惶惧潜窜。又有敕赐马及新鞍，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俭并委所亲招到，谓曰："尔曹岂相轻耶？皆错误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获瑰宝，蕃酋将士愿观之，行俭因宴设，遍出历示。有马脑盘，广二尺余，文彩殊绝。军吏王休烈捧盘，历阶趋进，误蹑衣，足跌便倒，盘亦随碎，休烈惊惶，叩头流血，行俭笑而谓曰："尔非故也，何至于是！"更不形颜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皿三千余事，驼马称是，并分给亲故并副使已下，数日便尽。少子光庭，开元中为侍中，以恩例赠行俭为太尉。

光庭早孤。母库狄氏，则天时召入宫，甚见亲待，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后以武三思之婿缘坐，左迁郢州司马。开元初，六迁右率府中郎将，擢授司门郎中。岁余，转兵部郎中。光庭沉静少言，寡于交游，既历清要，时人初未许之。及在职，公务修整，众方叹伏焉。十三年，将有事于岱岳，中书令张说以大驾东巡，京师空虚，恐夷狄乘间窃发，议欲加兵守边，以备不虞，召光庭谋兵事。光庭曰："封禅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无不及，百姓无不安，万国无不怀。今将告成而惧夷狄，何以昭德也？大兴力役，用备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谋会同而阻戎心，又非怀远也。有此三者，则名实乖矣。且诸蕃之国，突厥为大，贽币往来，愿修恩好有年矣。今兹遣一使征其大臣赴会，必欣然应命。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虽偃旗息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寻转鸿胪少卿。东封还，迁兵部侍郎。十七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御史大夫。无几，迁黄门侍郎，依旧知政事。从巡五陵回，拜侍中，兼吏部尚书，又加弘文馆学士。光庭乃撰《瑶山往则》及《维城前轨》各壹卷，上表献之。手制褒美，赐绢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下于光顺门与光庭相见，以

重其讽诫之意。光庭又引寿安丞李融、拾遗张琪、著作左郎司马利宾等，令直弘文馆，撰《续春秋传》。上表请以经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上又手制褒赏之。光庭委笔削于李融，书竟不就。时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贻后学之诮，密奏请依旧为定，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二十年，扈从祠后土，加光禄大夫，封正平男。寻卒，年五十八，优制赠太师，辍朝三日。初，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及为吏部，奏用循资格，并促选限至正月三十日令毕，其流外行署，亦令门下省之。光庭卒后，嵩又奏请一切罢之，光庭所引进者尽出为外职。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为光庭腹心，专知吏部选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随而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孙琬将议光庭谥，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建议谥为"克"。时人以为希嵩意旨。上闻而特下诏，赐谥曰忠献，仍令中书令张九龄为其碑文。史官韦述以改谥为非，论之曰：《春秋》之义，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赏也。爰至汉、魏，则襚之印绶，宠被窀穸，唯德是褒，岂虚授也！近代已来，宠赠无纪，或以职位崇显，一切优锡；或以子孙荣贵，恩例所加，贤愚虚实，为一贯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骤登相位，践历机衡，岂不多愧？赠以师范，何其滥欤！张燕公有扶翊之勋，居讲讽之旧，秩跻九命，官历二端，议者犹谓赠之过当，况光庭去斯犹远，何妄窃之甚哉！盖名器假人，昔贤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天后预政之时，刑峻如壑，多以谀佞希恩，而乐城、甑山，昌言规正，若时无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铨藻吏能，文学政事，颇有深识。而前史讥其谬谥，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非通论也。

赞曰：殷礼阿衡，周师吕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将。乐城、闻喜，当仁不让。管、葛之谭，是吾心匠。

列传第三十五

○唐临 孙绍张文瓘 兄文琮从弟文收徐有功

唐临，京兆长安人，周内史瑾孙也。其先自北海徙关中。伯父令则，开皇末为左庶子，坐谄事太子勇诛死。临少与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隐太子总兵东征，临诣军献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书坊，寻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宫殿废，出为万泉丞。县有轻囚十数人，会春暮时雨，临白令请出之，令不许。临曰："明公若有所疑，临请自当其罪。"令因请假，临召囚悉令归家耕种，与之约，令归系所。囚等皆感恩贷，至时毕集诣狱，临因是知名。

再迁侍御史，奉使岭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彦等申叩冤系三千余人。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僮误将余衣，惧未敢进。临察知之，使召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尝令人煮药，失制。潜知其故，谓曰："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竟不扬言其过，其宽恕如此。

高宗即位，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高宗尝问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诏称旨。帝喜曰："朕昔在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高宗又尝亲录死囚，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帝怪问状，囚曰："罪实自犯，唐卿所断，既非冤滥，所以绝意耳。"帝叹息良久曰："为狱者不当如此耶！"

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明年，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制付群官集议。及议奏，帝怒，令于朝堂处置。临奏曰：

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衅。《虞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弗辜，宁失弗经。"《周礼》："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天下太平，应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今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重者流死，轻者请除名。以龄之受委大藩，赃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窃惟议事群官，未尽识议刑本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知重

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

高宗从其奏，龄之竟得流于岭外。

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

兄皎，武德初为秦府记室，从太宗征讨，专掌书檄，深见亲待。贞观中，累转吏部侍郎。先是，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皎始请以冬初一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历迁益州长史。卒，赠太常卿。

子之奇，调露中为给事中，坐尝为章怀太子僚属徙边。文明元年，起为括苍令，与徐敬业作乱伏诛。

临孙绍，博学，善《三礼》。神龙中为太常博士。景龙二年，韦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妇、宫官，葬日请给鼓吹。"中宗特制许之。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乐，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宠锡。假如郊天祀地，诚是重仪，惟有宫悬，本无案据。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祇；钲鼓之音，岂能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鄣之色。加之鼓吹，历代未闻。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元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特给五品以上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纳。

绍寻迁左台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将亲拜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等希旨皇后为亚献，绍与博士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又则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户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训墓各置守户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与昭陵礼同，三思等复逾亲王之制，又上疏切谏。当时虽皆不从，深为议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数陈时政损益，累转给事中，仍知礼仪事。

先天二年冬，今上讲武于骊山，绍以修仪注不合旨，坐斩。时今上既怒讲武失仪，坐绍于纛下，右金吾将军李邈遽请宣敕，遂斩之。时人既痛惜绍，而深咎于邈。寻有敕罢邈官，遂摈废终其身。

张文瓘，贝州武城人。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闻。贞观初，举明经，补并州参军。时英国公李勣为长史，深礼之。累迁水部员外郎。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旧制兄弟不许并居台阁，遂出为云阳令。龙朔年，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寻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知左史事。

时初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又征讨四夷，厩马有万匹，仓库渐虚。文瓘因进谏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养，养之逸则富以康，使之劳则怨以叛。秦皇、汉武，广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士崩瓦解，户口减半。臣闻制化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陛下不制于未乱之前，安能救于既危之后？百姓不堪其弊，必构祸难，殷鉴不远，近在隋朝。臣愿稍安抚之，无使生怨。"上深纳其言，于是节减厩马数千匹，赐文瓘缯锦百段。

咸亨三年，官名复旧，改授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迁大理卿，依旧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决遣疑事四百余条，无不允当，自是人有抵罪者，皆无怨言。文瓘常有疾，系囚相与斋祷，愿其视事。当时咸称其执法平恕，以比戴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宾客。大理诸囚闻文瓘改官，一时恸哭，其感人心如此。

文瓘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高宗甚委之。或时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奏云未者，则遣共筹之。奏云已议者，皆报可从之。其后，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时文瓘疾病在家，乃舆疾请见，奏曰："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从之。仪凤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幽州都督，谥曰懿。以其经事孝敬皇帝，特敕陪葬恭陵。四子：潜、沛、洽、涉。中宗时，潜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卫尉卿，涉殿中监。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时人谓之"万石张家"。及韦温等被诛之际，涉为乱兵所杀。

兄文琮，贞观中为持书侍御史。三迁亳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献《太宗文皇帝颂》，优制褒美，赐绢百匹，征拜户部侍郎。从母弟房遗爱以罪贬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诗祖饯。及遗爱诛，坐是出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书曰："春秋二社，盖本为农，惟独此州，废而不立。礼典既阙，风俗何观？近年已来，田多不熟，抑不祭先农所致乎！神在于敬，何以邀福？"于是示其节限条制，百姓欣而行之。寻卒。文集二十卷。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丧仪纂要》七卷，行于时。戩弟锡，则天时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

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峤知政事，锡拜官，而峤罢相出为国子祭酒，舅甥相代为相，时人荣之。锡与郑杲俱知天官选事，坐赃，则天将斩之以徇，临刑而特赦之。中宗时，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寻令于东都留守。中宗崩，韦庶人临朝，诏锡与刑部尚书裴谈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文琮从父弟文收，隋内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裁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时太宗将创制礼乐，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太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请厘正太乐，上谓侍臣曰："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请。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硃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迁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乐书》十二卷。

徐有功，国子博士文远孙也。举明经，累转蒲州司法参军，绍封东莞男。为政宽仁，不行杖罚。吏人感其恩信，递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者，众必斥罚之。"由是人争用命，终于代满，不戮一人。载初元年，累迁司刑丞。时酷吏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构陷无辜，皆抵极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独存平恕，诏下大理者，有功皆议出之，前后济活数十百家。常于殿庭论奏曲直，则天厉色诘之，左右莫不悚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寻转秋官员外郎，转郎中。俄而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构陷当死，则天谓公卿曰："古人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俊臣、张知默等又抗表请申大法，则天不许之。俊臣乃独引行本，重验前罪，奏曰："行本潜行悖逆，告张知蹇与庐陵王反不实，罪当处斩。"有功驳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赐，亏圣人恩信之道。为臣虽当嫉恶，然事君必将顺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长沙，又为唐奉一所构，高宗末私议吉凶，谋复李氏，将诛之。有功又固争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曰："臣闻两汉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斩，面欺者亦斩。又《礼》云：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不赦，请推按其罪。"则天虽不许系问，然竟坐免官。久之，起为左台侍御史，则天特褒异之。时远近闻有功授职，皆欣然相贺。

有功尝上疏论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匦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

位已来，海内职员一定，而天下选人渐多。掌选之曹用舍不平，补拟乖次，嘱请公行，颜面罔惧。遂使嚣谤满路，怨讟盈朝，浸以为常，殊无愧惮。又往属唐朝季年，时多逆节，鞫讯结断，刑狱至严。革命以来，载祀遽积，余风未殄，用法犹深。今推鞫者犹行酷法，妄劾断。臣即按验，奏而劾之，获其枉状，请即付法断罪，亦夺禄贬考，以惭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冤使，不速与夺，致令拥塞，有理不为申者，亦望准前弹奏，贬考夺禄。臣昔处法司，缘蒙擢用，臣无以上答至造，愿以执法酬恩。无纵诡随，不避强御，猛噬鸷击，是臣之分。如蒙允纳，请降敕施行，庶不越旬时，亦可以除残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后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奴诬告，云夜解祈福，则天令给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锻练成其罪，庞氏当坐斩。有功独明其无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党援恶逆，奏付法，法司结刑当弃市。有功方视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耶？”乃徐起而归。则天览奏，召有功诘之曰：“卿比断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则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于是庞氏减死，流于岭表，有功除名为庶人。寻起为左司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有功谓所亲曰：“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故前后为狱官，以谏奏枉诛者，三经断死，而执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时人比汉之于、张焉。或曰：“若狱官皆然，刑措何远。”久之，转司仆少卿子。长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赠司刑卿。

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赠之典，旧章所重。故赠大理卿徐有功，节操贞劲，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司彼刑书，深存敬慎。周兴、来俊臣等性惟残酷，务在诛夷，不顺其情，立加诬害。有功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当其执断，并遇平反，定国、释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迹，其人既殁，其德可称。追往赠终，慰兹泉壤。可赠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吊祭，赐物百段，授一子官。”今上践祚，窦孝谌之子希瑊等请以身之官爵让有功子惀，以报旧恩。惀由是自太子司议郎、恭陵令累迁申王府司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皋陶为士，昌言诫敕，勤亦至焉。盖人命所悬，一失其平，冤不可复，圣王所以疚心也。如临之守法，文瓘之议刑，时属哲王，可以理夺。当贼后迁鼎之际，酷吏罗织之辰，徐有功独抗群邪，持平不挠，此所以为难也。比释之、定国，徐又过之。希瑊让爵酬恩，可知遗爱。

赞曰：听讼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欤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纷浊，不改吾清。

列传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诸子

○燕王忠原王孝泽王上金许王素节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章怀太子贤贤子邠王守礼懿德太子重润庶人重福节愍太子重俊殇帝重茂

高宗八男：则天顺圣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怀太子贤，后宫刘氏生燕王忠，郑氏生原王孝，杨氏生泽王上金，萧淑妃生许王素节。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长子也。高宗初入东宫而生忠，宴宫僚于弘教殿。太宗幸宫，顾谓宫臣曰："顷来王业稍可，非无酒食，而唐突卿等宴会者，朕初有此孙，故相就为乐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属群臣，在位于是遍舞，尽日而罢，赐物有差。

贞观二十年，封为陈王。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右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三年，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级。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并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废，武昭仪所生皇子弘年三岁。礼部尚书许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宪章千古，含育万邦，爰立圣慈，母仪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处少阳。出自涂山，是谓吾君之胤；夙闻胎教，宜展问竖之心。乃复为孽夺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岳韬峰。臣以愚诚，窃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以兹傍统，叨据温文？国有诤臣，孰逃其责！窃惟息姑克让，可以思齐；刘强守藩，宜遵往轨。追迹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宁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衣裳，使违方于震位？蠢尔黎庶，云谁系心？垂裕后昆，将何播美？"高宗从之。显庆元年，废忠为梁王，授梁州都督，赐实封二千户，物二万段，甲第一区。其年，转房州刺史。

忠年渐长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妇人之服，以备刺客。又数有妖梦，常自占卜。事发，五年，废为庶人，徙居黔州，囚于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诬忠与西台侍御上官仪、宦者王伏胜谋反，赐死于流所，年二十二，无子。仪等伏诛。明年，皇太子弘表请收葬，许之。神龙初，追封燕王，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许王。三年，拜并州都督。显庆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悼。神龙初，追赠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泽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巳王。三年，遥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转寿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于澧州安置。上金既为则天所恶，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则天矫抗表□巳王上金、鄱阳王素节许同朝集之例，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请授官职。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预朝集。嗣圣元年，上金、素节，义阳、宣城二公主听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毕王，素节封为葛王。又改上金封为泽王、苏州刺史，素节许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陈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卫率，出为随州刺史。载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兴诬告上金、素节谋反，召至都，系于御史台。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见杀于都城南驿，因害其支党。上金恐惧，自缢死。子义珍、义玫、义璋、义环、义瑾、义璲七人并配流显州而死。神龙初，追复上金官爵，封庶子义珣为嗣泽王。

先是，义珣窜在岭外，匿于佣保之间。及绍封无几，有人告义珣非上金子，假冒袭爵。义珣不能自明，复流于岭外。开元初，封素节子璆为嗣泽王，继上金后。十二年，玉真公主表称义珣实上金遗胤，被嗣许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谋构废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复召义珣为嗣泽王，拜率更令。因是，诸宗室非本宗袭爵，自中兴已后继为嗣王者，皆令归宗，削其爵邑也。

许王素节，高宗第四子也。年六岁，永徽二年，封雍王，寻授雍州牧。素节能日诵古诗赋五百余言，受业于学十徐齐聃，精勤不倦，高宗甚爱之。又转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

初，则天未为皇后也，与素节母萧淑妃争宠，递相谮毁。六年，则天立为皇后后，淑妃竟为则天所谮毁，幽辱而杀之。素节尤被谗嫉，出为申州刺史。乾封初，下敕曰："素节既旧疾患，宜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素节自以久乖朝觐，遂著《忠孝论》以见意，词多不载。时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此论以进，则天见之，逾不悦，诬以赃贿，降封鄱阳郡王，仍于袁州安置。仪凤二年，禁锢终身，又改于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转岳州刺史，后改封葛王。则天称制，又进封许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与上金同被诬告，追赴都。临发州，闻有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须哭！"行至都城南龙门驿，被缢

死，年四十三，则天令以庶人礼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许王，赠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仍以礼改葬，陪于乾陵。

素节被杀之时，子瑛、琬、玑、□易等九人并为则天所杀，惟少子琳、瓘、璆、钦古以年小，特令长禁雷州。神龙初，封瓘为嗣许王。开元初，封琳为嗣越王，以绍越王贞之后。璆为嗣泽王，以继伯父泽王上金之后。琳，官至右监门将军，卒。瓘，开元十一年为卫慰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袭，以弟璆继之，遽谴瓘为鄂州别驾。于是下诏绝其外继，乃以故泽王上金男义珣为嗣泽王，江王祎为信安郡王，嗣蜀王褕为广汉郡王，嗣密王彻为濮阳郡王，嗣曹王臻为济国公，嗣赵王琚为中山郡王，武阳郡王继宗为澧国公。瓘累迁邠州刺史、秘书监、守太子詹事。璆性仁厚谨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宝六载卒，赠蜀郡大都督。瓘晚有子，命璆子益为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载，益袭封许王。十四载，解娶杨銛女，乃袭许王。璆初为嗣泽王，降为郢国公、宗王卿同正员，特封褒信郡王。进《龙池皇德颂》，迁宗正卿、光禄卿、殿中监。天宝初，重拜宗五卿，加金紫光禄大夫。璆友弟聪敏，闻善若惊，宗子中有一善，无不荐拔，故宗枝居省闼者，多是璆之所举。九载卒，赠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尝受《春秋左氏传》于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废卷而叹曰："此事臣子所不忍闻，经籍圣人垂训，何故书此？"瑜对曰："孔子修《春秋》，义荐褒贬，故善恶必书。褒善以示代，贬恶以诫后，故使商臣之恶，显于千载。"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闻，请改读余书。"瑜再拜贺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殿下诚孝冥资，睿情天发，凶悖之迹，黜于视听。循奉德音，实深庆跃。臣闻安上理人，莫善于礼，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非礼无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请停《春秋》而读《礼记》。"太子从之。龙朔元年，命中书令、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赐物三万段，敬宗已下加级、赐帛有差。总章元年二月，亲释菜司成馆，因请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高宗并从之。

时有敕，征边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太子上表谏曰："窃闻所司以背军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拟没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经断罪，诸州囚禁，人数至多。或临时遇病，不

及军伍，缘兹怖惧，遂即逃亡；或因樵采，被贼抄掠；或渡海来去，漂没沧波；或深入贼庭，有被伤杀。军法严重，皆须相慊。若不及慊，及不因战亡，即同队之人，兼合有罪。遂有无故死失，多注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将作真逃，家口令总没官，论情实可哀愍。《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制从之。

咸亨二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令取廓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是时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时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令出降。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诏并许之。又召诣东都，纳右卫将军裴居道女为妃。所司奏以白雁为贽，适会苑中获白雁，高宗喜曰：“汉获硃雁，遂为乐府；今获白雁，得为婚贽。彼礼但成谣颂，此礼便首人伦，异代相望，我无惭德也。”裴氏甚有妇礼，高宗尝谓侍臣曰：“东宫内政，吾无忧矣。”

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贺，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诀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其年，葬于缑氏县景山之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亲为制《睿德纪》，并自书之于石，树于陵侧。初，将营筑恭陵，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遂乱投砖瓦而散。

太子无子，长寿中，制令楚王讳继其后。中宗践祚，制祔于太庙，号曰义宗，又追赠妃裴氏为哀皇后。景云元年，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奏言：“准礼，大行皇帝山陵事终，即合祔庙。其太庙第七室，先祔皇昆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义宗未登大位，崩后追尊，至神龙之初，乃特令升祔。《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迁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时享祭，则不违先旨，又协古训，人神允穆，进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夹室安置，伏愿陛下以礼断恩。”诏从之。开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别庙将

建，亨祔有期，准礼，不合更以义宗为庙号，请以本谥孝敬为庙称。”于是始停义宗之号。

裴居道，绛州闻喜人，隋兵部侍郎镜民孙也。父熙载，贞观中为尚书左丞。居道以女为太子妃，则天时，历位纳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国公。载初元年春，为酷吏所陷，下狱死。

章怀太子贤，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迁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时始出阁，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高宗尝谓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我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遂再三覆诵。我问何为如此，乃言性爱此言。方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龙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扬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扬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雍州牧、右卫大将军如故，食实封一千户。上元元年，又依旧名贤。

上元二上，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寻令监国。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仪凤元年，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贤又招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万段，仍以其书付秘阁。

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所任使，密称“英王状类太宗”。又宫人潜议云“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亦自疑惧。则天又尝为贤撰《少阳政范》及《孝子传》以赐之，仍数作书以责让贤，贤逾不自安。调露二年，崇俨为盗所杀，则天疑贤所为。俄使人发其阴谋事，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推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皁甲数百领，乃废贤为庶人，幽于别所。永淳二年，迁于巴州。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则天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追封贤为雍王。神龙初，追赠司徒，仍遣使迎其丧柩，陪葬于乾陵。睿宗践祚，又追赠皇太子，谥曰章怀。有三子：光顺、守礼、守义。

光顺，大授中封安乐郡王，寻被诛。

守义，文明年封犍为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

守礼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礼，授太子洗马，封嗣雍王。时中宗迁于房陵，睿宗虽居帝位，绝人朝谒，诸武赞成革命之计，深嫉宗枝。守礼以父得罪，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凡十余年不出庭院。至圣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为相王，许出外邸。睿宗诸子五子皆封郡王，与守礼始居于外。神龙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礼光禄卿同正员。神龙中，遗诏进封邠王，赐实封五百户。景云二年，带光禄卿，兼幽州刺史，转左金吾卫大将军，遥领单于大都护。先天二年，迁司空。开元初，历虢、陇、襄、晋、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并上佐知州。时宁、申、岐、薛、邠同为刺史，皆择首僚以持纲纪。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礼皆为邠府长史兼州佐，守礼唯弋猎、伎乐、饮谑而已。九年已后，诸王并征还京师。

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高歌击鼓。常带数千贯钱债，或有谏之者曰："王年渐高，家累甚众，须有爱惜。"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诸王因内宴言之，以为欢笑。时积阴累日，守礼白于诸王曰："欲晴。"果晴。愆阳涉旬，守礼曰："即雨。"果连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术。"守礼曰："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涕泗沾襟，玄宗亦悯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余，赠太尉。

子承宏，开元初封广武郡王，历秘书员外监，又为宗正卿同正员。广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舆幸陕。蕃、浑之众入城，吐蕃宰相马重英立承宏为帝，以于可封、霍环等为宰相，补署百余人。旬余日，贼退，郭子仪率众入城，送承宏于行在，上不之责，止于虢州。寻死。承宁，天宝初，授率更令同正员，嗣邠王。承寀，至德二载，燉封为煌郡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与仆固怀恩使回纥和亲，因纳其女为妃，册为毗伽公主。回纥著勋，承寀甚遇恩宠。乾元元年六月卒，赠司空。

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阶，亲王子例著绯。开元中，张九龄为中书令，奏请宁、薛王男并赐紫，邠王三男衣紫，余二十人衣绯，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属仍员外置。十五载，扈从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章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润，后宫生庶人重福、节愍太子重俊、殇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润，中宗长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则天讳，故改焉。开耀二年，中宗为皇太子，生重润于东宫内殿，高宗甚悦。及月满，大赦天下，改元为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及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坐废。圣历初，中宗为皇太子，封为邵王。大足元年，为人所构，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又赠永泰郡主为公主，令备礼改葬，仍号其墓为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圣历三年，徙封平恩王。长安四年，进封谯王，历迁国子祭酒、左散骑常侍。神龙初，为韦庶人所谮，云与张易之兄弟潜构成重润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员外刺史，转均州，司防守，不许视事。景龙三年，中宗亲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并放还。重福不得归京师，尤深郁怏，上表自陈曰："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均刑殊，则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齐日月，恩及飞鸟，惠加走兽。近者焚柴展礼，郊祀上玄，万物沾恺悌之仁，六合承旷荡之泽。事无轻重，咸赦除之。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此乎？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岂不愍臣恓惶？伏望舍臣罪愆，许臣朝谒。傥得一仰云陛，再睹陛圣颜，虽没九泉，实为万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报。

及韦庶人临朝，遽令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卫重福。俄而韦氏伏诛，睿宗即位，又转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均进计于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长，自合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汉诛诸吕，犹迎代王，今东都百官士庶，皆愿王来。王若潜行直诣洛阳，亦是从天上落，遣人袭杀留守，即拥兵西据陕州，东下河北，此天下可图也。"初，景龙三年，郑愔自吏部侍郎出为江州司马，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至是又与灵均通传动静，亦密遣使劝重福构逆，预推尊重福为天子，温王重茂为皇太弟，自署为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诈乘驿与灵均继进。

王道始至东都，俄有泄其谋者，洛州司马崔日知捕获其党数十人。经闻重福至，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

从者已数百人，皆执持器仗，助其威势。侍御史李邕先诣左掖门，令闭关拒守。又至右屯营号令云：“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诚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有顷，重福果来夺右屯营，坚壁不动，营中矢射如雨。便趣大臣掖门，拟取留守，遇门闭，遂纵火以烧城门。左屯营兵又来逼之，重福度数穷，出自上东门而遁，匿于山谷间。明日，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尸三日，时年三十一。诏曰：“集州刺史谯王重福，幼则凶顽，长而险诐。幸托体于先圣，尝通交于巨逆。子而不子，自绝于天。有国有家，莫容于代。往者颇不含忍，长令幽絷。自大行晏驾，韦氏临朝，将肆屠灭，尤加防卫。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怀犹子之情，庶协先亲之义。所以开置僚属，任隆刺举，冀其悛改，以怙恩荣。而诖误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诈乘驿骑，至于都下，遂逞其谋。先犯屯兵，次烧左掖，计穷力屈，投河而毙。虽人所共弃，邦有常刑，我非不慈，尔自招咎。且闻其故，有恻于怀。昔刘长既殁，楚英遂殒，以礼收葬，抑惟旧章，屈法申恩，宜仍旧宠。可以三品礼葬。”

节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圣历元年，封义兴郡王。长安中，累授卫尉员外少卿。神龙初，封卫王，拜洛州牧，赐实封千户，寻迁左卫大将军，兼遥授扬州大都督。二年秋，立为皇太子。重俊性虽明果，未有贤师傅，举事多不法。俄以秘书监杨璥、太常卿武崇训并为太子宾客。璥等皆主婿年少，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竟无调护之意。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谏诤，右庶子平贞慎又献《孝经议》、《养德传》以讽，重俊皆优纳焉。

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与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閤索之。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门楼，宿卫者拒之；不得进。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谓曰：“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斩多祚及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于楼下，余党遂溃散。重俊既败，率其属百

余骑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帝令长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之。重俊至雩县西十余里，骑不能属，唯从奴数人。会日暮憩林下，为左右所杀。制今枭首于朝，又献之于太庙，并以祭三思、崇训尸柩。

睿宗即位，下制曰："朕闻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构间，困于谗嫉。莫顾鈇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军之冤，以纾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晖，开元初封湖阳郡王。初，重俊被害，宫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勖解衣裹重俊首号哭，时人义之。宗楚客闻而大怒，收付制狱，贬为平兴丞，寻卒。睿宗践祚，下制曰："宁嘉勖能重名节，事高栾、向，幽涂已往，生气凛然。静言忠义，追存褒宠。可赠永和县令。"宗晖，天宝中为卫尉员外卿。十一载，王鉷反，宗晖以卖宅与鉷，贬涪川郡长史，量移卢阳长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进、鸿胪卿。宗晖无他才，以外族之亲，受恩顾转隆。太常员外卿卒。

殇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圣历三年，封北海王。神龙初，进封温王，授右卫大将军，兼遥领并州大都督，未出閤。景龙四年，中宗崩，韦庶人立重茂为帝，而自临朝称制。及韦氏败，重茂遂逊位，让叔父相王，退居别所。景云二年，改封襄王，迁于集州，令中郎将率兵五百人守卫。开元二年，转房州刺史。寻薨，时年十七，谥曰殇皇帝，葬于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妇孽子破国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为武后所毙者四人，章怀以母子之爱，颖悟之贤，犹不免于虎口。况燕、泽、素节异腹之胤乎！覆载胡心，产兹鸩毒，悲夫！孝和母嚣，妇傲女暴，如置身群魅之中，安有保其终吉哉！天将涤荡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赞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臼、申生，翻为不令。唐年钧德，章怀最仁。凶母畏明，取乐于身。

列传第三十七

○裴炎刘祎之魏玄同李昭德

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

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留太子哲守京师，命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明年，高宗不豫，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笃，命太子监国，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乳母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

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刘祎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内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

之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坐救炎流死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

先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除曲赦外，斩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初，行俭讨伐之时，许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时炎害行俭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逐于营，又碛北回纥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杀之。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构成阴祸，其败也宜哉！

睿宗践祚，下制曰：“饰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恆策。故中书令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唯几成务，绩宣于代工；偶居无猜，义深于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衅，仓卒罗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赍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可赠益州大都督。”炎长子彦先，后为太子舍人；从子佃先，后为工部尚书。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也。祖兴宗，陈鄱阳王谘议参军。父子翼，善吟讽，有学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面折之。友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诏追入京，以母老固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赍之，因上表旌其门闾，改所居为孝慈里。母卒，服竟，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修《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吊赠，给灵舆还乡。有集二十卷。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伺见之，坐是配流嶲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

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行，传名万代，可不善欤！”

仪凤中，吐蕃为边患，高宗谓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所奏。祎之时为中书舍人，对曰：“臣观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祎之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法，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集七十卷，传于

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岭外。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

玄同以既委选举，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

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

夏、殷已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所用者精，故能得济济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朴。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故《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草之岁，已袭硃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夫象贤继父，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财。贫者厌糟糠，思短褐；富者余粮肉，衣轻裘。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选髦俊而任使之。《诗》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翘翘者。方之用才，理亦当尔，选人幸多，尤宜简练。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

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斯，况以神皇之圣明，国家之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

疏奏不纳。弘道初，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始终，时人呼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协。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开元中为颍王傅。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也。父乾祐，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轨竟免。乾祐寻迁侍御史。母卒，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太宗遣使就墓吊之，仍旌表其门。后历长安令、治书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竟为遂良所构。永徽初，继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虽强直有器干，而昵于小人，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为友人所发，坐流爱州。乾封中，起为桂州都督，历拜司刑太常伯。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后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语以赎罪，乾祐复坐免官。寻卒。

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强干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员，时选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为之。是岁，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检校内史。长寿中，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又城外郭，皆昭德创其制度，时人以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

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民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云：“此石赤心，所以来进。”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是时，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挠刑法，诬陷忠良，人皆慑惧，昭德每廷奏其状，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屈。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寻奏寝之。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搒杀之。

既而昭德专权用事，颇为朝野所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魏冉诛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诸候以强国，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专，击断无忌，威震人主，不闻有王，张禄一进深言，卒用忧死。向使昭王不即觉悟，魏冉果以专权，则秦之霸业，或不传其子孙。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日，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旨将行，方始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州县列位，台寺庶官，入谒出辞，望尘习气。一切奏谳，与夺事宜，皆承旨意，附会上言。今有秩之吏，多为昭德之人。陛下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观

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近者新陷来、张两族，兼挫侯、王二仇，锋锐理不可当，方寸良难窥测。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可以托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臣又闻轻议近臣，犯颜深谏，明君圣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但使国安身死，臣实不悔。陛下深览臣言，为万姓自爱。”

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论。则天乃恶昭德，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延载初，左迁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寻又召拜监察御史。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乃诬构昭德有逆谋，因被下狱，与来俊臣同日而诛。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神龙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不吐刚以茹柔；当轴励词，必抗情以历诋。墉隍府寺，树勣良多，变更规模，殁而不朽。道沦福善，业亏嫉恶，名级不追，风流将沫。式旌坏树，光被幽明，可赠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辅，时属艰难，历览前踪，非无忠节。但见迟而虑浅，又遭命以会时。何者，当是时，高宗晏驾尚新，武氏革命未见，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苞藏。是其迟也。及乎承嗣请封祖祢，三思劝杀宗亲，然后徒有谏章，何尝济事，是辜遗托，岂痛伏诛。时论则然，迟浅须信。况闻睹构逆则示其闲暇，俾杀降则彰彼猜嫌，小数有余，大度何足，又其验也。

祎之名父之子，谅知其才，著述颇精，履历无愧。师范王府，秉执相权，咸有能名，固惬群议。何乃失言于大隐，取金于万荣，潜见内人，私通嬖妾，使浊迹玷其清誉，淫行污于贞名。若言俗困滥刑，公行诬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尽戮之冤。赐死于家，犹为多幸，临终不挠，抑又徒劳。

玄同富于词学，公任权衡，当为典选之时，备疏择才之理。但以高宗弃代之后，则天居位之间，革命是怀，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是以唐之名臣，难忘中兴之计；周之酷吏，常谋并进之

谗。玄同欲复皇储，固宜难免，死而无过，人杀何妨。

昭德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权，将立为皇太子，寻更所任，复寝其谋，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则天之旨。又观其诛侯思止，法王庆之，挫来俊臣，致朋党渐衰，谀佞稍退。又则天谓承嗣曰："我任昭德，每获高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此则强干机巧之验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则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盖由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陈，邓注深论，瓦解而固难收拾，风摧而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

赞曰：政无刑法，时属艰危。裴炎之智，虑浅见迟。祎之履行，贷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亏？死无令誉，孰谓非宜。玄同不幸，颠殒亦随。

列传第三十八

○韦思谦 子承庆嗣立陆元方 子象先苏瑰 子颋

韦思谦，郑州阳武人也。本名仁约，字思谦，以音类则天父讳，故称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阳。举进士，累补应城令，岁余调选。思谦在官，坐公事微殿，旧制多未叙进。吏部尚书高季辅曰："自居选部，今始得此一人，岂以小疵而弃大德。"擢授监察御史，由是知名。尝谓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时中书令诸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思谦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复用，思谦不得进，出为清水令。谓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触机便发，固宜为身灾也。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肃机皇甫公义检校沛王府长史，引思谦为同府仓曹，谓思谦曰："公岂池中之物，屈公为数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迁右司郎中。

永淳初，历尚书左丞、御史大夫。时武候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祎，仁祎惶惧，应对失次。思谦历阶而进曰："臣与仁祎连曹，颇知事由。仁祎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聪，致仁祎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尽矣。请专对其状。"辞辩纵横，音旨明暢，高宗深纳之。思谦在宪司，每见王公，未尝行拜礼。或劝之，答曰："雕鹗鹰鹫，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尽命之秋。"振举纲目，朝廷肃然。

则天临朝，转宗正卿，会官名改易，改为司属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肃政台，复以思谦为右肃政大夫。大夫旧与御史抗礼，思谦独坐受其拜。或以为辞，思谦曰："国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为事耶？"垂拱初，赐爵博昌县男，迁凤阁鸾台三品。二年，代苏良嗣为纳言。三年，上表告老请致仕。许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于家，赠幽州都督。二子：承庆、嗣立。

承庆，字延休。少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弱冠举进士，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累迁太子司议郎。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

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也。所以承宗庙之重，系亿兆之心，万国以贞，四海属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金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储副，寄殿下以监抚，欲使照无不及，恩无不覃，百僚仰重曜之晖，万姓闻瀵雷之响。

夫君无民，无以保其位；人非食，无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馑。下人之瘼，实可哀矜，稼穑艰难，所宜详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极，殿下所以守器东宫，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岂唯上玄之幽赞，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则社稷不得独安。百姓乱，则帝王不能独理。故古之明君，饱而知人饥，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为忧，不以四海为乐。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甿，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穑。殿下为臣为子，乃国乃家。为臣在于竭忠，为子期于尽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国不可以自康。一物有亏，圣上每留神念；三边或梗，殿下岂不兢怀。况当养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

伏承北门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营，或有烦费。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既喧听览，且黩宫闱。兼之仆隶小人，缘此得亲左右，亦既奉承颜色，能不恃托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傥使微累德音，于后悔之何及？《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此皆无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悦之。

臣又闻"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满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敬慎之谓也。在于凡庶，参守而行之，犹可以高振声华，坐致荣禄。况殿下有少阳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闻，小能而天下咸服，岂可不为尽善尽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愿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静默无为，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正人端士，必引而亲之；便僻侧媚，必斥而远之。使惠声溢于远近，仁风翔于内外，则可以克享终吉，长保利贞，为上嗣之称首，奉圣人之鸿业者矣。

又尝为《谕善箴》以献太子。太子善之，赐物甚厚。承庆又以人之用心，多扰浊浮躁，罕诣冲和之境，乃著《灵台赋》以广其志，辞多不载。

调露初，东宫废，出为乌程令，风化大行。长寿中，累迁凤阁舍人，兼掌天官选事。承庆属文迅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寻坐忤大臣旨，出为沂州刺史。未几，诏复旧职，依前掌天官选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谕德。后历豫、虢等州刺史，颇著声绩，制书褒美。长安初，入为司仆少卿，转天官侍郎，兼修国史。承庆自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铨授平允，海内称之。寻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仍依旧兼修国史。神龙初，坐附推张易之弟昌宗失实，配流岭表。时易之等既伏诛，承庆去巾解带而待罪。时欲草赦书，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乃召承庆为之。承庆神色不挠，援笔而成，辞甚典美，当时咸叹服之。岁余，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为秘书员外少监，兼修国史。寻以修《则天实录》之功，赐爵扶阳县子，赉物五百段。又制撰《则天皇后纪圣文》，中宗称善，特加银青光禄大夫。俄授黄门侍郎，仍依旧兼修国史，未拜而卒。中宗伤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黄门侍郎，令继兄位，其见用如此。赠秘书监，谥曰温。子长裕，膳部员外郎。

嗣立，承庆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严，每有杖罚，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听，辄私自杖，母察知之，渐加恩贷，议者比晋从王祥、王览。少举进士，累补双流令，政有殊绩，为蜀中之最。三迁莱芜令。会承庆自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则天召嗣立谓曰："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迁凤阁舍人。时学校颓废，刑法滥酷，嗣立上疏谏曰：

臣闻古先哲王立学官，掌教国子以六德、六行、六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礼记》曰："化人成俗，必由学乎。"学之于人，其用盖博。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王之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之俊选皆造焉。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

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又垂拱之后，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加以谗邪凶党来俊臣之属，妄执威权，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为忧，道路以目，人无固志，罕有执不挠之怀，殉至公之节，偷安苟免，聊以卒岁。遂使纲领不振，请托公行，选举之曹，弥长渝滥。随班少经术之士，摄职多庸琐之

才，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勖。使海内黔首，骚然不安，州县官僚，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宁，不可得也。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儒师，盛陈奠菜之仪，宏敷讲说之会，使士庶观听，有所发扬，弘奖道德，于是乎在。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延颈举足，咸知所向。然后审持衡镜，妙择良能，以之临人，寄之调俗。则官无侵暴之政，人有安乐之心，居人则相与乐业，百姓则皆恋桑梓，岂复忧其逃散而贫窭哉！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于兹。故知务学之源，岂唯润身进德而已？将以诲人利国，可不务之哉！

臣闻尧、舜之日，画其衣冠；文、景之时，几致刑措。历兹千载，以为美谈。臣伏惟陛下睿哲钦明，穷神知化，自轩、昊已降，莫之与京。独有往之论法，或未尽善，皆由主司奸凶，惑乱视听。寻而陛下圣察，具详之矣，然竟未能显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万姓识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诚愚暗，不识大纲，请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

扬、豫之后，刑狱渐兴，用法之伍，务于穷竟，连坐相牵，数年不绝。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鹰鹯之迹，阴图潜结，共相影会，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为巧诋，恣行楚毒，人不胜痛，便乞自诬，公卿士庶，连颈受戮。道路籍籍，虽知非辜，而锻练已成，辩占皆合。纵皋陶为理，于公定刑，则谓污宫毁柩，犹未塞责。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宽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此岂宿构仇嫌，将申报复，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当时称传，谓为罗织。其中陷刑得罪者，虽有敏识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诛夷，或遭窜殛，并甘心引分，赴之如归。故知弄法徒文，伤人实甚。赖陛下特回圣察，昭然详究。周兴、丘勣之类，弘义、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诛，事暴遐迩，而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且如仁杰、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际，亦皆已自诬。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则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输忠圣代，安可复得！陛下擢而升之，各为良辅，国之栋干，称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尔。但恐往之得罪者多并此流，则向时之冤者其数甚众。昔杀一孝妇，尚或降灾。而滥者盖多，宁无怨气！怨气上达则水旱所兴，欲望岁登，不可得也。

倘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归罪于削刻之徒，降恩于枉

滥之伍。自垂拱已来，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无轻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苏。伏法之辈，追还官爵，缘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则天下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欢欣，则感通和气；和气下降，则风雨以时；风雨以时，则五谷丰稔；岁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远哉！伏愿陛下深察。

寻迁秋官侍郎，三过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长安中，则天尝与宰臣议及州县官吏，纳言李峤、夏官尚书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仓府殷盈，户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贪浊，使陛下临朝轸叹，屡以为言，夙夜惭惶，不知启处。伏思当今要务，莫过富国安人。富国安人之方，在择刺史。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今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务在忧国济人，庶当有所补益。"则天曰："卿等处鸾台凤阁，谁为此行？"嗣立率先对曰："臣以庸愚，谬膺奖擢，内掌机密，非臣所堪。承乏外台，庶当尽节，倘垂采录，臣愿此行。"于是嗣立带本官检校汴州刺史。

无几，嗣立兄承庆入知政事，嗣立转成均祭酒，兼检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寻坐承庆左授饶州长史。岁余，徵为太仆少卿，兼掌吏部选事。神龙二年，为相州刺史。及承庆卒，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加修文馆学士。景龙三年，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宗崇饰寺观，又滥食封邑者众，国用虚竭。嗣立上疏谏曰：

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家无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国非其国。故知立国立家，皆资于储蓄矣。夫水旱之灾，关之阴阳运数，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尧遭大水，汤遭大旱，则知仁圣之君所不能免，当此时不至于困弊者，积也。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徵发时动，兵要资装，则将何以备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

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诚哉此言，非虚谈也。且玄旨秘妙，归于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诸法皆涉有为。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殚竭人力，但学相夸壮丽，岂关降伏身心。且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蛰虫在土，种类实多。每日杀伤，动盈万

计，连年如此，损害可知。圣人慈悲为心，岂有须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众僧，未通其旨，不虑府库空竭，不思圣人忧劳，谓广树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倘水旱为灾，人至饥馁，夷狄作梗，兵无资粮，陛下虽有龙象如云，伽蓝概日，岂能裨万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于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可不深思之！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涝，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臣闻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须业著经纶，功申草昧，然后配宗庙之享，承带砺之恩。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寻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致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仆，多挟势骋威，凌突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扰，或输物多索裹头，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叹，远近共知。复有因将货易，转更生衅，徵打纷纷，曾不宁息，贫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徵催，则必免侵扰，人冀苏息。

臣又闻设官分职，量事置吏，此本于理人而务安之也。故《书》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则哲，安人则惠。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采乡曲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后升之天朝。此则用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锦，不可使人学制。”此明用人不可不审择也。用得其才则理，非其才则乱，理乱所设，焉可不深择之哉！今之取人，有异此道。多未甚试效，即顿至迁擢。夫趋竞者人之常情，侥幸人之所趣。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内外，则有回邪赃污上下败乱之忧；有武者用将军戎，则有庸懦怯弱师旅丧亡之患。补授无限，员阙不供，遂至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国家大事，岂甚于此！古者悬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无才，则有才之路塞，贤人君子所以遁迹销声，常怀叹恨者也。且贤人君子，守于正直之道，远于侥幸之门，若侥幸开，则贤者不可复出矣。贤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复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国将危矣，陛下安可不深虑之！又刺史、县令，理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此风久扇，上下同知，将此理人，何以率化？今岁非丰稔，户口流

亡，国用空虚，租调减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将何以理国乎？臣望下明制，具论前事，使有司改换简择，天下刺史、县令，皆取才能有称望者充。自今已往，应有迁除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唯陛下详择。

疏奏不纳。

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赏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韦氏败，几为乱兵所害，宁王宪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睿宗践祚，拜中书令。寻日，出为许州刺史。以定册尊立睿宗之功，赐实封一百户。开元初，入为国子祭酒。先是，中宗遗制睿宗辅政，宗楚客、韦温等改削藁草，嗣立时在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为宪司所劾，左迁岳州别驾。久之，迁陈州刺史。时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书刘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状，诏命未下，开元七年卒，赠兵部尚书，谥曰孝。中书门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间，特称和睦。承恩历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颇近凶戚，为宪司纠劾，因兹出贬。若循其始，终是吉人，宜弃其瑕，以从众望。请赠物一百段。"从之。

嗣立、承庆俱以学行齐名。长寿中，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长安三年，承庆代嗣立为天官侍郎，顷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庆卒，嗣立又代为黄门侍郎，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来，莫与为比。嗣立三子：孚、恆、济，皆知名。孚，累迁至左司员外郎。恆，开元初为砀山令。为政宽惠，人吏爱之。会车驾东巡，县当供帐，时山东州县皆惧不办，务于鞭扑，恆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远近称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恆之姑子也，尝密荐恆有经济之才，请以己之官秩回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历度支左司等员外、太常少卿、给事中。二十九年，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恆至河西时，节度使盖嘉运恃托中贵，公为非法，兼伪叙功劳，恆抗表请劾之，人代其惧。因出为陈留太守，未行而卒，时人甚伤惜之。济，早以辞翰闻。开元初，调补鄄城令。时有人密奏玄宗："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材，全不简择。"及县令谢官日，引入殿庭，问安人策一道，试者二百余人，独济策第一，或有不书纸者。擢济为醴泉令，二十余人还旧官，四五十人放归习读，侍郎卢从愿、李朝隐贬为刺史。济至醴泉，以简易为政，人用称之。三迁为库部员外郎。二十四年，为尚书户部侍郎。累岁转太原尹。制《先德诗》四章，述祖、父之行，辞致高雅。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左

丞。三代为省辖，衣冠荣之。济从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后出为冯翊太守。

陆元方，苏州吴县人。世为著姓。曾祖琛，陈给事中黄门侍郎。伯父柬之，以工书知名，官至太子司议郎。元方举明经，又应八科举，累转监察御史。则天革命，使元方安辑岭外。将涉海，时风涛甚壮，舟人莫敢举帆。元方曰："我受命无私，神岂害我？"遽命之济，既而风涛果息。使还称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凤阁舍人，仍判侍郎事。俄为来俊臣所陷，则天手敕特赦之。长寿二年，再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延载初，又加凤阁侍郎。证圣初，内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会昭德，贬绥州刺史。寻复为春官侍郎，又转天官侍郎、尚书左丞，寻拜鸾台侍郎、平章事。则天尝问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间碎务，不敢以烦圣览。"由是忤旨，责授太子右庶子，罢知政事。寻转文昌左丞，病卒。

元方在官清谨，再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行以访之，必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临终，取前后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阴德于人多矣，其后庶几福不衰矣。"又有书一匣，常自缄封，家人莫有见者，及卒视之，乃前后敕书，其慎密如此。赠越州都督。开元十八年，又赠扬州大都督。子象先。

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应制举，拜扬州参军。秩满调选，时吉顼为吏部侍郎，擢授洛阳尉，元方时亦为吏部，固辞不敢当。顼曰："为官择人，至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荐也。"竟奏授之。迁左台监察御史，转殿中，历授中书侍郎。

景云二年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初，太平公主将引中书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让象先，主不许之，湜因亦请辞。主遽言于睿宗，乃并拜焉。象先清净寡欲，不以细务介意，言论高远，雅为时贤所服。湜每谓人曰："陆公加于人一等。"太平公主时既用事，同时宰相萧至忠、岑义及湜等咸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尝造谒。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诛，象先独免其难。以保护功封兖国公，赐实封二百户，加银青光禄大夫。时穷讨至忠等枝党，连累稍众，象先密有申理，全济甚多，然未尝言及，当时无知之者。

其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仍为剑南道按察使。在官务以宽仁为政，司马韦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罚，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堕，无所惧也。"象先曰："为政者理则可矣，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

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从抱真之言。历迁河中尹。六年，废河中府，依旧为蒲州，象先为刺史，仍为河东道按察使。尝有小人犯罪，但示语而遣之。录事白曰：“此例当合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远，此岂不解吾言？若必须行杖，即当自汝为始。”录事惭惧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自无事，祇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但当静之于源，则亦何忧不简。”前后为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按察使停，入为太子詹事，历工部尚书。十年冬，知吏部选事，又加刑部尚书，以继母忧免官。十三年，起复同州刺史，寻迁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丞相，谥曰文贞。

象先弟景倩，历监察御史。景融，历大理正、荥阳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襄阳郡太守、陈留郡太守，并兼采访使。景献，历殿中侍御史、屯田员外郎。景裔，河南令、库部郎中。皆有美誉。僧一行少时，尝与象先昆弟相善，常谓人曰：“陆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陈，无以加也。”其为当时所称如此。

元方从叔余庆，陈右军将军珣孙也。少与知名之士陈子昂、宋之问、卢藏用、道士司马承祯、道人法成等交游，虽才学不逮子昂等，而风流强辩过之。累迁中书舍人。则天尝引入草诏，余庆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辞，责授左司郎中。累除大理卿、散骑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寻卒。象先四代孙，文宗太和四年，除释褐参军文学。

苏瑰，字昌容，就兆武功人，隋尚书右仆射威曾孙也。祖夔，隋鸿胪卿。父亶，贞观中台州刺史。瑰弱冠本州举进士，累授豫王府录事参军。长史王德真、司马刘祎之皆器重之。长安中，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前长史张潜、于辩机皆致之数万，唯瑰挺身而去。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以明习法律，多识台阁故事，特命删定律、令、格、式。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是岁，再迁户部尚书，奏计帐，所管户时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寻加侍中。封淮阳县子，充西京留守。时秘书员外监郑普思谋为妖逆，雍、岐二州妖党大发，瑰收普思系狱考讯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为韦庶人所宠，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敕慰谕瑰，令释普思之罪。瑰上言普思幻惑，罪当不赦。中宗至京，又面陈其状。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奏曰：“苏瑰长者，其忠恳如此，愿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于儋州，其党并诛。瑰迁吏部尚书，进封淮阳县侯。

景龙三年，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是岁，将拜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希庶人旨，建议请皇后为亚献，安乐公主为终献。瑰深非其议，尝于御前面折钦明，帝虽悟，竟从钦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为“烧尾”。瑰拜仆射无所献。后因侍宴，将作大匠宗晋卿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喜耶？”帝默然。瑰奏曰：“臣闻宰相者，主调阴阳，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是岁六月，与唐休璟并加监修国史。

四年，中宗崩，秘不发丧，韦庶人召诸宰相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纪处讷、韦温、李峤、韦嗣立、唐休璟、赵彦昭及瑰等十九人入禁中会议。初，遗制遣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安国相王太尉参谋辅政。中书令宗楚客谓温曰：“今须请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问之地，甚难为仪注，理全不可。”瑰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韦温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而宣行焉。是月，韦氏败，相王即帝位，下诏曰：“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许国公苏瑰，自周旋近密，损益枢机，谋猷有成，匡赞无忌。顷者遗恩顾托，先意昭明，奸回动摇，内外危逼，独申谠议，实挫邪谋。况籓邸僚属，念殷惟旧，无德不报，抑惟令典。可尚书左仆射，余如故。”

景云元年，以老疾转太子少傅。是岁十一月薨，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谥曰文贞。瑰临终遗令薄葬，及祖载之日，官给仪仗外，唯有布车一乘，论者称焉。开元二年，下诏曰：“畴庸赏善，百王攸先；追还饰终，千载同德，故尚书左丞相、太子少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许国文贞公，瑰履正体道，外方内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礼。协赞帷幄，三朝有盐梅之任；燮谐台衮，九命为社稷之臣。先朝晏驾，衅起宫掖，国擅称制之奸，人怀缀旒之惧。凶威孔炽，宗祀几倾。顾命遗恩，太皇辅政，逆臣刊削，韦氏临朝。遂能首发昌言，侃然正色，列诸视听，暴于朝野。松樠已远，风烈犹存，纟面怀诚节，良深耿叹。可赐实封一百户。”四年，诏与徐国公刘幽求配享睿宗庙庭。十七年，加赠司徒。

瑰子颋，少有俊才，一览千言。弱冠举进士，授乌程尉，累迁左台监察御史。长安中，诏颋按覆来俊臣等旧狱，颋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冤者甚众。

神龙中，累迁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俄拜中书舍人。寻而颋父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同掌枢密，时以为荣。机事填委，文诰皆出颋手。

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涌泉，峤所不及也。”俄迁太常少卿。景云中，瑰薨，诏颋起复为工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颋抗表固辞，辞理恳切，诏许其终制。服阕就职，袭父爵许国公。玄宗谓宰臣曰：“有从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否？”对曰：“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苏颋可中书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颋入谢，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阙，即望宰相论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无言者，朕为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殁后，朕每思之，无出卿者。”时李乂为紫微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让之。卿所制文诰，可录一本封进，题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览。”其礼遇如此。玄宗欲于靖陵建碑，颋谏曰：“帝王及后，无神道碑，且事不师古，动皆不法。若靖陵独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造。”玄宗从其言而止。

开元四年，迁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璟尝谓人曰：“吾与苏家父子，前后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若献可替否，罄尽臣节，断割吏事，至公无私，即颋过其父也”。八年，除礼部尚书，罢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颋一切罢之。或谓颋曰：“公今在远，岂得忤圣意？”颋曰：“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岂以远近间易忠臣节也！”竟奏罢之。嶲州蛮酋苴院私与吐蕃连谋，将为内寇，颋获其间谍，将士咸请出兵讨之，颋不从，乃作书并间谍以送苴院，苴院惭悔，竟不敢入寇。

十三年，从驾东封，玄宗令颋撰朝觐碑文。俄又知吏部选事。颋性廉俭，所得俸禄，尽推与诸弟，或散之亲族，家无余资。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优赠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韦述上疏曰：“臣伏见贞观、永徽之时，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辍朝举哀，所以成终始之恩，厚君臣之义。上有旌贤录旧之德，下有生荣死哀之美，列于史册，以示将来。昔智悼子卒，平公宴乐，杜蒯一言，言始感悟。《春秋》载其盛烈，礼经以为美谈，今古旧事，昭然可睹。臣伏见故礼部尚书苏颋，累叶辅弼，代传忠清。颋又伏事轩陛二十余载，入参谋猷，出总藩牧。诚绩斯著，操履无亏，天不憖遗，奄违圣代。伏愿陛下思帷盖之旧，念股肱之亲，修先朝之盛典，鉴晋平之远迹，为之辍朝举哀，以明同体之义。使殁者荷德于泉壤，存者尽节于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记事，君举必书，敢申旧典，上黩宸扆，希降恩贷，俯垂详择。”即日于洛城南门举哀，辍朝两日，赠尚书右丞相，谥曰文宪。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

将出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中路还宫。颋弟诜、冰、乂。

诜，历授右司郎中、给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给事中时，颋为中书侍郎，上表让诜所授。玄宗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乎？”颋曰：“晋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则朕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卿父子犹同在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为虞部郎中。乂，为职方郎中。

干，瑰从父兄也。父勖，武德中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贞观中，尚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累选魏王泰府司马。勖既博学有美名，甚为泰所重。因劝泰请开文学馆，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后历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干少以明经累授徐王府记室参军。徐王好畋猎，干每谏止之。垂拱中，历迁魏州刺史。时河北饥馑，旧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干乃督察奸吏，务劝农桑，由是逃散者皆来复业，称为良牧。召拜右羽林将军，寻迁冬官尚书。酷吏来俊臣素忌嫉之，遂诬奏干在魏州与琅邪王冲私书往复，因系狱鞫讯，干发愤而卒。

瑰四代孙翔，文宗太和四年，释褐文学参军。

史臣曰：韦思谦始以州县，奋于烟霄，持纲不避于权豪，报国能忘于妻子。自强不息，刚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辅、皇甫公义，可谓知人矣！且福善余庆，不谓无徵，二子构堂，俱列相辅，文皆经济，政尽明能。加以承庆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见用，袭封而罔坠逍遥。无忝父风，宁惭祖德，谥温谥孝，何愧易名？陆元方博学大度，再践钧衡，当则天时，非有忠贞，应无黜责，绥州之任，抑又何惭！观其济海无私，狂风自止，临终焚藁，温树始彰。故知正可以动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济有名，孤立无祸。景倩、景融、景献、景裔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后于鲁乎？苏瑰，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当中宗弃代，韦氏夺权，预谋者十有九人，咸生异议，瑰志存大节，独发谠言。其后善恶显彰，黜陟明著。圣人之言，验于斯矣。颋唯公是相，以俭承家，李峤许之涌泉，宋璟称其过父。艰难之际，节操不回，善始令终，先后无愧。

赞曰：善人君子，怀忠秉正。尽富文章，咸推谏诤。岂愧明廷，无惭重柄。子子孙孙，演承余庆。

列传第三十九

○狄仁杰 族曾孙兼谟王方庆姚璹 弟班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绪，贞观中尚书左丞。父知逊，夔州长史。仁杰兒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后以明经举，授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见而谢曰："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瞻望伫立久之，云移乃行。仁杰孝友绝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郑崇质，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乃诣长史蔺仁基，请代崇质而行。时仁基与司马李孝廉不协，因谓曰："吾等岂独无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矚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数日，授仁杰侍御史。时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慑惧，仁杰奏之，请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杰奏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诫。"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寻加朝散大夫，累迁度支郎中。高宗将幸汾阳宫，以仁杰为知顿使。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乃发数万人别开御道。仁杰曰："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遽令罢之。高宗闻之，叹曰："真大丈夫也！"

俄转宁州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宁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馆，召州吏谓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州人方散。翰荐名于朝，徵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转文昌右丞，出为豫州刺史。时越王贞称兵汝南事败，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杰哀其诖误，缓其狱，密表奏曰："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特敕原之，配流丰州。豫囚次于宁州，父老迎而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相携哭于碑下，斋三日而后行。豫囚至流所，复相与立碑颂狄君之德。

初，越王之乱，宰相张光辅率师讨平之。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光辅质其辞，仁杰曰："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其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此非万贞何耶？且凶威协从，势难自固，及天兵暂临，乘城归顺者万计，绳坠四面成蹊。公奈何纵邀功之人，杀归降之众？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光辅不能诘，心甚衔之。还都，奏仁杰不逊，左授复州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谓曰："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未几，为来俊臣诬构下狱。时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协仁杰，令一问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必得减死。德寿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何牵之？"德寿曰："尚书为春官时，执柔任其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曰："皇天后

土，遣仁杰行此事！”以头触柱，流血被面，德寿惧而谢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冤，置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察。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以告变。则天召见，览之而问俊臣。俊臣曰：“仁档不免冠带，寝处甚安，何由伏罪？”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而见使者。乃令德寿代仁杰作谢死表，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谓曰：“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何为作谢死表？”曰“臣无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贬彭泽令。武承嗣屡奏请诛之，则天曰：“朕好生恶杀，志在恤刑。涣汗已行，不可更返。”

万岁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征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惧贼至，尽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具。仁杰既至，悉放归农亩，谓曰：“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贼闻之自退，百姓咸歌诵之，相与立碑以纪恩惠。俄转幽州都督。

神功元年，入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

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此则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是前代之远裔，而国家之域中。至前汉时，匈奴无岁不陷边，杀掠吏人。后汉则西羌侵轶汉中，东寇三辅，入河东上党，几至洛阳。由此言之，则陛下今日之土宇，过于汉朝远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穷兵极武，以求广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蚕于室，长城之下，死者如乱麻，于是天下溃叛。汉武追高、文之宿愤，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末年觉悟，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能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昔诗人云：“王事

靡盬不能艺稷黍。”“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则前代怨思之辞也。上不是恤，则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若此，虽祷祀百神，不能调阴阳矣。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

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窍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恆、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

且王者外宁必有内忧，盖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无以绝域未平为念。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冠无所得。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

仁杰又请废安东，复高氏为君长，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数年之后，可以安人富国。事虽不行，识者是之。寻检校纳言，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圣历初，突厥侵掠赵、定等州，命仁杰为河北道元帅，以便宜从事。突厥尽杀所掠男女万余人，从五回道而去。仁杰总兵十万追之不及。便制仁杰河北道安抚大使。时河朔人庶，多为突厥逼胁，贼退后惧诛，又多逃匿。仁杰上疏曰：

臣闻朝廷议者，以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顺，或因迫胁，或有愿从，或受伪官，或为招慰，或兼外贼，或是土人，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媿。修筑池城，缮造

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昔董卓之乱，神器播迁，及卓被诛，部曲无赦，事穷变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机先。臣一读此书，未尝不废卷叹息。今以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以此为事。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广者不可以细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欢心，诸军凯旋，得无侵扰。

制从之。军还，授内史。

圣历三年，则天幸三阳宫，王公百僚咸经侍从，唯仁杰特赐宅一区，当时恩宠无比。是岁六月，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众，擒之，献俘于含枢殿。则天大悦，特赐楷固姓武氏。楷固、务整，并契丹李尽忠之别帅也。初，尽忠之作乱，楷固等屡率兵以陷官军，后兵败来降，有司断以极法。仁杰议以为楷固等并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节。又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制并从之。及楷固等凯旋，则天召仁杰预宴，因举觞亲劝，归赏于仁杰。授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赐爵燕国公。

则天又将造大像，用功数百万，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成之。仁杰上疏谏曰：

臣闻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谬，溺丧无归，欲令像教兼行，睹相生善。非为塔庙必欲崇奢，岂令僧尼皆须檀施？得□伐尚舍，而况其余。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游僧一说，矫陈祸福，翦发解衣，仍惭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我。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

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比年已来，风尘屡扰，水旱不节，征役稍繁。家业先空，疮痍未复，此时兴役，力所未堪，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而以劳费为名。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廓庑，不得全无。又云不损国财，不伤百姓，以此事主，可谓尽忠？臣今思惟，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当今有事，边境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设令雇作，皆以利趋，既失田时，自然弃本。今不树稼，来岁必饥，役在其中，难以取给。况无官助，义无得成，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救之！

则天乃罢其役。是岁九月，病卒，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杰之推荐也。

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长子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乃荐光嗣。拜地官员外郎，莅事称职，则天喜而言曰："祁奚内举，果得其人。"开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坐赃贬歙州别驾卒。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初，中宗自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仁杰前后匡复奏

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为《梁公别传》，备载其辞。中宗返正，追赠司空；睿宗追封梁国公。仁杰族曾孙兼谟。

兼谟，登进士第。祖郊、父迈，仕官皆微。兼谟元和末解褐襄阳推官，试校书郎，言行刚正，使府知名。宪宗召为左拾遗，累上书言事，历尚书郎。长庆、太和中，历郑州刺史，以治行称，入为给事中。开成初，度支左藏库妄破渍污缣帛等赃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谟封还敕书，文宗召而谕之曰："嘉卿举职，然朕已赦其长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敕为艰。"迁御史中丞。谢日，文宗顾谓之曰："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兼谟谢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弹奏。"会江西观察使吴士矩违额加给军士，破官钱数十万计。兼谟奏曰："观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诏条，临戎赏军，州有定数。而士矩与夺由己，盈缩自专，不唯贻弊一方，必致诸军援例。请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贬蔡州别驾。兼谟寻转兵部侍郎。明年，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充河东节度使。会昌中，累历方镇，卒。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孙也。其先自琅邪南度，居于丹阳，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关，始家咸阳焉。祖軿，隋卫尉丞。伯父弘让，有美名，贞观中为中书舍人。父弘直，为汉王元昌友，畋猎无度，乃上书切谏，其略曰："夫宗子维城之托者，所以固邦家之业也。大王功无任城战克之效，行无河间乐善之誉，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当思答极施之洪慈，保无疆之永祚。其为计者，在乎修德，冠屦《诗》《礼》，畋猎史传。览古人成败之所由，鉴既往存亡之异迹，覆前戒后，居安虑危。奈何列骑齐驱，交横垄亩，野有游客，巷无居人。贻众庶之忧，逞一情之乐，从禽不息，实用寒心。"元昌览书而遽止。渐见疏斥，转荆王友。龙朔中卒。

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又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方庆乃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令赐卿杂采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石泉县男。万岁登封元年，转并州长史，封琅邪县男。未行，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月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例有军乐，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方庆奏曰："臣按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时持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理据。'当时从讷所议。军乐是军容，与常不等，臣谓振作于事无嫌。"则天从之。则天尝幸万安山玉泉寺，以山迳危悬，欲御腰舆而上。方庆谏曰："昔汉元帝尝祭庙，出便门，御楼船，光禄勋张猛奏曰：'乘船危，就桥安。'元帝乃从桥，即前代旧事。今山径危险，石路曲狭，上瞻骇目，下视寒心，比于楼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践此畏涂？伏望停舆驻跸。"则天纳其言而止。是岁，改封石泉子。

时有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其略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诸侯之礼也。臣谨按《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参求，既无其礼，不可习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方庆又奏议，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谨按《谷梁传》云：'闰者，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乎？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议唯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炀帝命学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旧礼，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所以其文乃阙。各有缘由，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则天又令春官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谞所奏议，以定得失。时成均博士吴扬善、太学博士郭山恽等奏："按《周礼》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秦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望依方庆议。"有制从之。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方庆又举：“令杖‘期丧、大功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断。”从之。方庆渐以老疾，乞从闲逸，乃授麟台监修国史。及中宗立为东宫，方庆兼检校太子左庶子。

圣历二年一日，则天欲季冬讲武，有司稽缓，延入孟春。方庆上疏曰：“谨按《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以习射御，角校才力，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兵者，甲胄干戈之总名。兵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举金以害盛德，逆生气。‘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阴新休，少阳尚微，而行冬令以导水气，故水潦至而败生物也。雪霜大挚，折阳者也。太阴干时，雨雪而霜，故大伤首种。首种，谓宿麦也，麦以秋种，故谓之首种。入，收也，春为沍寒所伤，故至夏麦不成长也。’今孟春讲武，是行冬令，以阴政犯阳气，害发生之德。臣恐水潦败物，霜雪损稼，夏麦不登，无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违时令，至孟冬教习，以顺天道。”手制答曰：“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习。卿以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举金伤木，则便害发生。循览所陈，深合典礼，若违此请，乃月令虚行。伫启直言，用依来表。”是岁，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余并如故，俸料同职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读书。方庆又上言：“谨按史籍所载，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称皇太子名者。当为太子皇储，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晋尚书仆射山涛启事，称皇太子而不言名。涛中朝名士，必详典故，其不称名，应有凭准。朝官尚犹如此，宫臣归则不疑。今东宫殿及门名，皆有触犯，临事论启，回避甚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时，改弘教门为崇教门；沛王为皇太子，改崇贤馆为崇文馆。皆避名讳，以遵典礼。此即成例，足为轨模。伏望天恩因循旧式，付司改换。”制从之。

长安二年五月卒，赠袞州都督，谥曰贞。中宗即位，以宫僚之旧，追赠吏部尚书。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尤精《三

礼》，好事者多询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答问》。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诸子莫能守其业，卒后寻亦散亡。长子光辅，开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书知名，尤善琴棋，而性多严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璹，字令璋，散骑常侍思廉之孙也。少孤，抚弟妹以友爱称。博涉经史，有才辩。永徽中明经擢第。累补太子宫门郎。与司议郎孟利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书，书成，迁秘书郎。调露中，累迁至中书舍人，封吴兴县男。则天临朝，迁夏官侍郎。坐从父弟敬节同徐敬业之乱，贬桂州都督府长史。时则天雅好符瑞，璹至岭南，访诸山川草树，其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膺国姓，列奏其事。则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善于选补，时人称之。

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璹始也。是岁九月，坐事转司宾少卿，罢知政事。延载初，擢拜纳言。有司以璹从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为侍臣。璹上言：“昔王敦称兵犯顺，王导仍典枢机；嵇康戮于晋朝，嵇绍忠于晋室。窃惟前古，尚不为疑；今奉圣恩，岂由臣下。必以体例有乖，伏请甘从屏退。”则天曰：“此乃我意，卿复何言！但当尽忠，无听浮说。”

时武三思率蕃夷酋长，请造天枢于端门外，刻字纪功，以颂周德，璹为督作使。证圣初，璹加秋官尚书、同平章事。是岁，明堂灾，则天欲责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实人火，非曰天灾。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章，盛德弥永。臣又见《弥勒下生经》云，当弥勒成佛之时，七宝台须臾散坏。睹此无常之相，便成正觉之因。故知圣人之道，随缘示化，方便之利，博济良多。可使由之，义存于此。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庙之地，陛下若避正殿，于礼未为得也。”左拾遗刘承庆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辍朝思过。”璹又持前议以争之，则天乃依璹奏。先令璹监造天枢，至是以功当赐爵一等。璹表请回赠父一官，乃追赠其父豫州司户参军处平为博州刺史。天后将封嵩岳，命璹总知撰仪注，并充封禅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

时有大石国使请献狮子，璹上疏谏曰：“狮子猛兽，唯止食肉，远从碎叶，以至神都，肉既难得，检为劳费。陛下以百姓为心，虑一物有

失，鹰犬不蓄，渔猎总停。运不杀以阐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飞蠢动，莫不感荷仁恩。岂容自菲薄于身，而厚资给于兽，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来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两涂之。璹进谏曰：“夫鼎者神器，贵在质朴自然，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先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方为炫耀？”则天又从之。

寻属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璹为副使以备之。及还，坐事，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中官吏多贪暴，璹屡有发扌适，奸无所容。则天嘉之，降玺书劳之曰：“夫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边训兵，心力俱尽。岁寒无改，终始不渝。乃眷蜀中，氓俗殷杂，久缺良守，弊于侵渔，政以贿成，人无措足。是用命卿出镇，寄兹存养。果能揽辔澄清，下车整肃。吏不敢犯，奸无所容，前后纠扌适，盖非一绪。贪残之伍，屏迹于列城；剽夺之俦，遁形于外境。讵劳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声，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当以豫州为法。”则天又尝谓侍臣曰：“凡为长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难。至于姚璹，可谓兼之矣。”

时新都丞硃待辟坐赃至死，逮捕系狱。待辟素善沙门理中，阴结诸不逞，因待辟以杀璹为名，拟据巴蜀为乱。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狱。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诛死者，仅以千数。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亦无所发明。逮系狱数百人，不胜酷毒，递相附会，以就反状。因此籍没者复五十余家，其余称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监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则天初令璹与恕己对定，又寻令罢推。俄拜地官尚书。岁余，转冬官尚书，仍西京留守。长安中，累表乞骸骨，制听致仕，进爵为伯。遇官名复旧，为工部尚书。神龙元年卒，遗令薄葬，赠越州都督，谥曰成。

弟班，少好学，以勤苦自立。举明经，累除定、汴、沧、虢、豳等五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转秦州刺史。以善政有闻，玺书褒美，赐绢百匹。神龙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三迁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时节愍太子举事不法，班前后上书进谏。今载四事：

其一曰：臣闻贾谊曰：“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箴，大夫进谋，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夫教得而左

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闻之，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善言古者，所以验于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聪敏，近代成败，前古安危，莫不悬鉴在心，动合典礼。臣以庸朽，滥居辅弼，虚备耳目，叨预股肱，辄荐尘露，庶裨山海。伏以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闱之内、禁卫之所，或言语内出，或事状外通，小人无知，不识轻重，因为诈伪，有玷徽猷。臣望并付所司，以停宫内造作。如或要须役造，犹望宫外安置，庶得工匠不于宫禁出入。

其二曰：臣闻汉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舄；齐高帝栏槛用铜者，皆易以铁。经侯带玉具剑环珮以过魏，太子不视，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宝也。”经侯委剑珮而去。太子使追还之，谓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遗我贼。”经侯杜门不出。臣观圣贤经籍，务以简素为贵；皇王政化，皆以菲薄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俭，靡尚浮奢。臣愚犹望损之又损之，居简以行简，减省造作，节量用度。

其三曰：臣闻银牖铜楼，宫闱严秘，门閤来往，皆有簿历。殿下时有所须，唯门司宣令，或恐奸伪之辈，因此妄为增减，脱有文状舛错，事理便即差违。且近日吕升之便乃代署宣敕，伏赖殿下睿敏，当即觉其奸伪，自余臣下庸浅，岂能深辨真虚？望墨令及覆事行下，并用内印印画署之后，冀得免有诈假，乃是长久规模。臣又闻之，忠臣事君，有犯而无隐；明主驭下，纳谏以进德。故《书》云：“有言逆于志，必求诸道；有言顺于心，必求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圣敬日跻，探幽洞微，穷神索隐。事之善恶，毫厘靡差；理有危疑，锱铢无爽。臣以庸谬，叨侍春闱，职居献替，岂敢缄默！

其四曰：臣闻圣人不专其德，贤智必有所师。故曰：与善人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自芬芳；与不善人言，如火销膏，不觉而尽。今司经见无学士，供奉未有侍读，伏望时因视膳，奏请置人。所冀讲席谈筵，务尽忠规之道；披文扌适句，方资审谕之勤。臣又闻臣之事主，必尽乃诚；君之进贤，务求忠谠。伏惟殿下养德储闱，以端静为务；恭膺守器，以学业为先。经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谙识成败。雅诰既习，忠孝乃成，传记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经史为先，斯乃急务。至于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实为末事，无足劳虑。臣以庸浅，献替是司，臣而不言，负谴圣日，言而获罪，是所甘心。伏愿留意经书，简略细事，一蒙采纳，万殒无辞。乞降储明，俯矜狂瞽。

疏奏，太子虽称善，竟不悛革。太子败，诏遣索其宫中，得班谏

书，中宗嘉其切直。时宫臣皆贬黜，唯班擢拜右散骑常侍。岁余，迁秘书监。

睿宗即位，累授户部尚书，转太子宾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复拜户部尚书。班与兄弟璹，数年间俱为定州刺史、户部尚书，时人荣之。开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

史臣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许之太甚。答曰：当革命之时，朋邪甚众，非推诚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与于此乎！仁杰流死不避，骨鲠有彰，虽逢好杀无辜，能使终畏大义。竟存天下，岂不然乎！王方庆干城南海，羽翼东宫，台阁枢机，无不功济，所谓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学，斯焉取斯。璹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国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诤何多；黜唐颂而立天枢，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贞；精择楚茅，难裨过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规谏有才，牧守多善，储幄之任，可谓得人。

赞曰：犯颜忤旨，返政扶危。是人杂事，狄能有之。终替武氏，克复唐基。功之莫大，人无以师。方庆之才，周旋特立。璹也无常，班能操执。

列传第四十

○王及善杜景俭硃敬则杨再思李怀远　子景伯景伯子彭年附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附

王及善，洺州邯郸人也。父君愕。隋大业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郸，君愕往说君廓曰："方今万乘失御，英雄竞起，诚宜抚纳遗氓，保全形胜，按甲以观时变，拥众而归真主，此富贵可图也。今足下居无尺土之地，守无兼旬之粮，恣行残忍，所过攘敃，窃为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计将安出？"君愕为陈井陉之险，可先往据之。君廓从其言，乃屯井陉山。岁余，会义师入定关中，乃与君廓率所部万余人来降，拜大将军。频以战功封新兴县公，累迁左武卫将军。从太宗征辽东，兼领左屯营兵马。与高丽战于驻跸山，君愕先锋陷阵，力战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赠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邢国公。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杜景俭，冀州武邑人也。少举明经，累除殿中侍御史。出为益州录事参军。时隆州司马房嗣业除益州司马，除书未到，即欲视事，又鞭笞僚吏，将以示威，景俭谓曰："公虽受命为此州司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数日之禄，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视事，不亦急耶？"嗣业益怒。景俭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伪未知，即欲揽一州之权，谁敢相保？扬州之祸，非此类耶。"乃叱左右各令罢散，嗣业惭赧而止。俄有制除嗣业荆州司马，竟不如志，人吏为之语曰："录事意，与天通，益州司马折威风。"景俭由是稍知名。入为司宾主簿，转司刑丞。

天授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理制狱，时人称云："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累迁洛州司马。寻转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尝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虽周文德及行苇，无以过也。"景俭独曰："谨按《洪范五行传》：'阴阳不相夺伦，渎之即为灾。'又《春秋》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渎阴阳也。臣虑陛下布教施令，有亏礼典。又臣等忝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谢罪，则天曰："卿真宰相也！"

延载初，为凤阁侍郎周允元奏景俭党于李昭德，左迁溱州刺史。后累除司刑卿。圣历二年，复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多陷贼中。及事定，河内王武懿宗将尽论其罪。景俭以为

皆是驱逼，非其本心，请悉原之。则天竟从景俭议。岁余，转秋官尚书。坐漏泄禁中语，左授司刑少卿，出为并州长史。道病卒，赠相州刺史。子澄，颇以文藻著名，官至巩县尉。

硃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三从兄同居，财产无异。又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闻而召见，与语甚奇之，将加擢用，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

长寿中，累除右补阙。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痛尚闻，二子顾眄，绰有余熊，乃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事》乎！"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贾著《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此知变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材，复道争功，张良已知其变，拔剑击柱，吾属不得无谋。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续，何二百年乎？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经者，先王之陈迹。然则祝祠向毕，刍狗须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舍，况轻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能，无妖不戮。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天人之秘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伟哉，无得而称也！岂比造攻鸣条，大战牧野，血变草木，头折不周，可同年而语乎？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拯溺不规行，疗饥非鼎食。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

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见机而作，岂劳终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

则天甚善之。

长安三年，累迁正谏大夫，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为张易之兄弟所诬构，将陷重辟，诸宰相无敢言者，敬则独抗疏申理曰："元忠、张说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减死。四年，以老疾请罢知政事，许之，累转冬官侍郎，仍依旧兼修国史。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每引敬则预其事，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如此。

神龙元年，出为郑州刺史，寻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与敬则不协，乃诬奏云与王同皎亲善，贬授庐州刺史。经数月，洎代到，还乡里，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又尝与三从兄同居四十余年，财产无异。雅有知人之鉴，凡在品论者，后皆如其言。景龙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

敬则尝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曰：

昔秦废五等，崔实、仲长统、王朗、曹冏等皆以为秦之失，予窃异之，试通其志云。

盖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爱，本之以仁义，张四维，尊五美，悬礼乐于庭宇，置轨范于中衢。然后决玄波使横流，扬薰风以高扇，流恺悌之甘泽，浸旷荡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风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于忠义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其于进趋也，若章程之在目。礼经所及，等日月之难逾；声教所行，虽风雨之不辍。圣人知俗之渐化也，王道之已行也，于是体国经野，庸功勋亲。分山裂河，设磐石之固，内守外御，有维城之基。连络遍于域中，胶葛尽于封内。虽道昏时丧，泽竭政塞，郑伯逐王，申侯弑主，鲁不供物，宋不成周，吴徵伯牢，楚问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战诸侯，无君之迹显然，篡夺之谋中寝者，直以周礼尚存，简书不隕。故曰："不敢失坠，天

威在颜。”

自春秋之后，礼义渐颓，风俗尘昏，愧耻心尽，疾走先得者为上，夺攘投会者为能。加以八世专齐，三家分晋，子贡之乱五国，苏秦之斗七雄，苛刻繁兴，经籍道息，莫不长诈术，贵攻战，万姓皆戴爪牙，无人不属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旧交，孙膑丧足于庞涓，张仪得志于陈轸。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先王会盟之礼，昔时樽俎之容，三代玄风，扫地至尽。况始皇削平区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无见德，唯虐是闻。当此时也，主猜于上，人骇于下，父不能保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欲使始皇分土奸雄，建侯薄俗，若喻晋、郑之可依，便借贼兵而资盗粮，寄龙鱼而助风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鉴周德之绵深，惧己图之不远，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贱骨肉也。

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怀天地之量，算财不足以分赏，论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国富，地广兵强。五十年间，七国同反，贾谊忧失其国，晁错请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师、践土之众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刘濞非王霸之材，田禄无先、管之略也。是齐、晋以逆礼为惭，吴、楚以犯上非愧，衅由教起，其所由来远矣。自此之后，杂霸又衰，中兴不能改物创图，黄初不能深谋远虑。纟面观汉、魏之际，寻其经纬之初，未有积德重光，泽及万物。观其教，偷薄于秦风；察其人，豺狼于汉日。故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明窃号议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四赐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窥周室，介马汾、湿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屡请于当时，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时也。

当时贤者是之。

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桂州蛮叛，荐裴怀古；凤阁舍人缺，荐魏知古；右史缺，荐张思敬。则天以为知人。

睿宗即位，尝谓侍臣曰：“神龙已来，李多祚、王同皎并复旧官，韦月将、燕钦融咸有褒赠，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书刘幽求对曰：“故郑州刺史硃敬则，往在则天朝任正谏大夫、知政事，忠贞义烈，为天下所推。神龙时，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诬构，左授庐州刺史。长安年中，尝谓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当须尽节事之。’及韦氏篡逆干纪，臣遂见危赴难，翼戴兴历，虽则天诱其事，亦是敬则先启之心。今陛下

龙兴宝位，凶党就戮，敬则尚衔冤泉壤，未蒙昭雪。况复事符先觉，诚即可嘉。”睿宗然之，赠敬则秘书监，谥曰元。

杨再思，郑州原武人也。少举明经，授玄武尉。充使诣京师，止于客舍。会盗窃其囊装，再思邂逅遇之，盗者伏罪，再思谓曰：“足下当苦贫匮，至此无行。速去勿作声，恐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余财尽以相遗。”盗者斋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贷以归。累迁天官员外郎，历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延载初，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初，转凤阁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寻迁内史，自弘农县男累封至郑国公。

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长安末，昌宗既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彦范断解其职。昌宗俄又抗表称冤，则天意将申理昌宗，廷问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对曰：“昌宗往因合练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则天甚悦，昌宗竟以复职。时人贵彦范而贱再思也。时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野狐赋》以讥刺之，再思闻之甚怒，出令言为长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同休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请剪纸自贴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其倾巧取媚也如此。

长安四年，以本官检校京兆府长史，又迁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中宗即位，拜户部尚书，兼中书令，转侍中，以宫僚封郑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又为册顺天皇后使，赐物五百段，鞍马称是。时武三思将诬杀王同皎，再思与吏部尚书李峤、刑部尚书韦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狱，竟不能发明其枉，致同皎至死，众冤之。再思俄复为中书令、吏部尚书。景龙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其年薨，赠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曰恭。子植、植子献，并为司勋员外郎。再思弟季昭为考功郎中，温玉为户部侍郎。

李怀远，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贫好学，善属文。有宗人欲以高廕相假者，怀远竟拒之，退而叹曰：“因人之势，高士不为；假廕求官，岂吾本志？”未几，应四科举擢第，累除司礼少卿。出为邢州刺史，以其本

乡，固辞不就，改授冀州刺史。俄历扬、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职以清简称。入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宾客，历迁右散骑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迁鸾台侍郎，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岁余，加银青光禄大夫，拜秋官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赐爵平乡县男。长安四年，以老辞职，听解秋官尚书，正除太子左庶子，寻授太子宾客。神龙初，除左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赵郡公，特赐实封三百户。俄以疾请致仕，许之。中宗将幸京师，又令以本官知东都留守。

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园林宅室，无所改作。常乘款段马，左仆射豆卢钦望谓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马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莫不叹美。神龙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赐锦被以充敛，辍朝一日，亲为文以祭之，赠侍中，谥曰成。子景伯。

景伯，景龙中为给事中，又迁谏议大夫。中宗尝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佞之辞，及自要荣位。次至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中宗不悦，中书令萧至忠称之曰："此真谏官也。"景云中，累迁右散骑常侍，寻以老疾致仕。开元中卒。子彭年。彭年有吏才，工于剖析，当时称之。开元中，历考功员外郎、知举，又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兵部侍郎。天宝初，又为吏部侍郎，与右相李林甫善。慕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门。典铨管七年，后以赃污为御史中丞宋浑所劾，长流领南临贺郡。累月，浑及第恕又以赃下狱，诏浑流岭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宝十二载，起彭年为济阴太守，又迁冯翊太守，入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载，玄宗幸蜀，贼陷西京。彭年没于贼，胁授伪官，忧愤忽忽不得志，与韦斌相次而卒。及克复两京，优制赠彭年为礼部尚书。

豆卢钦望，京兆万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陈郡公。祖宽，即隋文帝之甥也。大业末，为梁泉令。及高祖定关中，宽与郡守萧瑀率豪右赴京师，由是累授殿中监，仍诏其子怀让尚万春公主。高祖以宽曾祖苌魏太和中例称单姓，至是改宽为卢氏。贞观中，历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芮国公。永徽元年卒，赠特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定。又复其姓为豆卢氏。父仁业，高宗时为左卫将军。

钦望，则天时累迁司宾卿。长寿二年，代宗秦客为内史。时李昭德亦为内史，执权用事，钦望与同时宰相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杜景俭等并委曲从之。证圣元年，昭德坐事，左迁涪陵尉，则天以钦望等不

能执正，又为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钦望附会昭德，罔上附下，乃左迁钦望为赵州刺史，韦巨源自右丞为鄜州刺史，陆元方自秋官侍郎为绥州刺史，苏味道自凤阁侍郎为集州刺史。其年，钦望入为司礼卿，迁秋官尚书，封芮国公。出为河北道宣劳使。俄而庐陵王复为皇太子，以钦望为皇太子宫尹。圣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授太子宾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钦望宫僚旧臣，拜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兼中书令、知兵部事、监修国史。

钦望作相两朝，前后十余年，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专权骄纵，图为逆乱。钦望独谨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获讥于代。神龙二年，拜开府仪。景龙三年五月，表请气骸，不许。十一月卒，年八十余。赠司空、并州大都督，谥曰元，赐东园秘器，陪葬乾陵。则天时，宰相又有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并有名绩。

张光辅者，京兆人也。少明辩，有吏干。累迁司农少卿、文昌右丞。以讨平越王贞之功，拜凤阁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迁纳言。旬日，又拜内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马房嗣业、洛阳令张嗣明坐与徐敬业弟敬真阴相交结。敬真自流所绣州逃归，将北投突厥，引虏入寇。途经洛下，嗣业、嗣明二人给其衣粮而遣之。行至定州，为人所觉。嗣业于狱中自缢死。嗣明与敬真多引海内相识，冀缓其死。嗣明称光辅征豫州日，私说图识天文，阴怀两端，顾望以观成败。光辅由是被诛，家口籍没。

史务滋者，宣州溧阳人。累至内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鹰扬将军虔通，并为侍御史来子珣诬以谋反诛。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初，务滋素与行感周密，意俗寝其反状。则天怒，令俊臣鞫之，务滋恐被陷刑，乃自杀。

崔元综者，郑州新郑人也。祖君肃，武德中黄门侍郎、鸿胪卿。元综，天授中累转秋官侍郎。长寿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元综勤于政事，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好洁细行，薰辛不历口者二十余年。虽外示谨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狱，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称庆。寻赦还，复拜监察御史。中宗时，累迁尚书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摄养导引之术，年九十余卒。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举进士。延戴初，累转左肃政御史中

丞，俄除凤阁鸾台平章事。尝与诸宰臣侍宴，则天令各述书传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尧、舜。”武三思以为语有指斥，纠而驳之。则天曰：“闻此言足以为诫，岂特将为过耶？”证圣元年卒，赠贝州刺史。则天为七言诗以伤之，又自缮写，时以为荣。

史官曰：王及善在孝敬东宫，诚能奉职。当俊臣下狱，力谏除凶，是忧滥及贤良，而欲明彰羽翼，兴复之志，不谓无心。杜景俭五刑有滥，济活为心，四气不和，归罪在己，则天谓曰“真宰相。”然奈柔顺李昭德，不无吐刚之过也。硃敬则文学有称，节行无愧，谏诤果决，推择精真，苟非洞鉴古今，深识王霸，何由立其高论哉？惜乎相不得时矣！杨再思佞而取贵，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谓无十目十手也。李怀远名不苟于假廕，贵不衒于故乡，无改陋居，常乘劣驷，亦一时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闻也。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无小善，登于大用，可谓具臣。

赞曰：及善奉职，非无智力。景俭当权，不谓不贤。雄文高节，少连为绝。守道安贫，怀远当仁。钦望之属，片善何足。蹈媚再思，祇宜遄速。

列传第四十一

○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

桓彦范，润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谘议参军、弘文馆学士。彦范慷慨俊爽，少以门廕调补右翊卫。圣历初，累除司卫寺主簿。纳言狄仁杰特相礼异，尝谓曰："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寻擢授监察御史。

长安三年，历迁御史中丞。四年，转司刑少卿。时司仆卿张昌宗坐遣术人李弘泰占己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请收付制狱，穷理其罪，则天不许。彦范上疏曰：

昌宗无德无才，谬承恩宠，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岂得苞藏祸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诛。违天不祥，乞陛下裁择。原其本奏，以防事败。事败即言奏讫，不败则候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疑惑圣心，今果遂其所谋，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无此占相，奏后不合更与弘泰往还，尚令修福，复拟禳厄，此则期于必遂，元无悔心。纵虽奏闻，情实难恕，此而可舍，谁其可刑？况经两度事彰，天恩并垂舍宥，昌宗自为得计，人亦以为应运，即不劳兵甲，天下皆从，万方讥之，以为陛下纵成其乱也。君在，臣图天分，是为逆臣，不诛，社稷亡矣。伏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

疏奏不报。时又内史李峤等奏称："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鞫讯决断，刑狱至严，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丘勣、来俊臣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彦范又奏请自文明元年以后得罪人，除扬、豫、博三州及诸谋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后十奏，辞旨激切，至是方见允纳。彦范凡所奏议，若逢人主诘责，则辞色无惧，争之愈厉。又尝谓所亲曰："今既躬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

是岁冬，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建策将诛之。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神龙元年正月，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杨元琰、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易之、昌宗于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东

宫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门，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兵士大噪。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昌宗于廓下，并就第斩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礼少卿同休，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士庶见者，莫不欢叫相贺，或脔割其肉，一夕都尽。明日，太子即位，彦范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拜纳言，赐勋上柱国，封谯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又改为侍中，从新令也。

彦范尝表论时政数条，其大略曰："昔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理乱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兴，任、姒归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祸阶妹喜，鲁桓灭国，惑以齐媛。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预闻政事。臣愚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者，莫不破国亡身，倾辀继路。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由是古人譬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预于国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为重，下以苍生在念。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预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固，鼎命惟永。"

又曰："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闱，挠乱时政。陛下又轻骑微行，数幸其室，上下媟黷，有亏尊严。臣抑尝闻兴化致理，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弃恶。故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范之罪，不殊于此也。若不急诛，必生变乱。除恶务本，去邪勿疑，实愿天聪，早加裁贬。"疏奏不纳。时有墨敕授方术人郑普思秘书监，叶净能国子祭酒，彦范苦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无容便止。"彦范又对曰："陛下自龙飞宝位，遽下制云：'军国政化，皆依贞观故事。'昔贞观中尝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岂足以比踪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惟陛下少加慎择。"帝竟不纳。

时韦皇后既干朝政，德静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则天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虑彦范等渐除武氏，乃先事图之。皇后韦氏既雅为帝所信宠，言无不从，三思又私通于韦氏，乃日夕谗毁彦范等。帝竟用三思计，进封彦范为扶阳郡王、敬晖为平阳郡五、张柬之为汉阳郡五、崔玄暐为博陵郡王、袁恕己为南阳郡王，并加特进，令罢知政事。彦范仍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仍赐杂彩、锦绣、金银、鞍马等。虽外示优崇，而实夺其权也。易州刺史赵履温者，即彦范之妻兄也。彦范诛易之后，奏言先与履温共谋其事，于是召拜司农少卿。履温德之，乃以

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知政事，履温又协夺其婢，大为时论所讥。寻出为洺州刺史，转濠州刺史。

二年，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与韦氏奸通，潜谋诛之。事泄，为三思诬构，言同皎将废皇后韦氏，彦范等通知其情。乃贬彦范为泷州司马、敬晖崖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暐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并仍令长任，勋封并削。彦范仍复其本姓桓氏。

是岁秋，武三思又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中宗闻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彦范与敬晖、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教人密为此榜。虽托废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灭。"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隐执奏云："敬晖等既未经鞫问，不可即肆诛夷。请差御史按罪，待至，准法处分。"大理卿裴谈奏云："敬晖等只合据敕断罪，不可别俟推鞫，请并处斩籍没。"中宗纳其议，仍以彦范等五人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彦范于瀼州，敬晖于崖州，张柬之于泷州，袁恕己于环州，崔玄暐于古州，并终身禁锢，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岭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襄武郡公。韦氏又特赐承嘉彩物五百段、端锦被一张。擢拜裴谈为刑部尚书，左贬李朝隐为闻喜令。三思俄又讽节愍太子抗表请夷彦范等三族。中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请。三思犹虑彦范等重被进用，又纳中书舍人崔湜之计，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马周利贞摄右台侍御史，就岭外并矫制杀之。彦范赴流所，行至贵州，利贞遇之于途，乃令左右执缚，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时年五十四。

睿宗即位，延和元年，并追复其官爵，仍特还其子孙实封二百户。玄宗即位，开元六年，诏曰："皇舆肇建必有辅佐之臣；天步多艰，爰仗经纶之业。故侍中、谯国公桓彦范，侍中、平阳郡公敬晖，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汉阳郡公张柬之，特进、博陵郡公崔玄暐，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等，并德惟神降，材与运生，道协台岳，名书讠千纬。寅亮帝载，勤劳王家，参复禹之元谋，奉升唐之景命。虽殂谢既久，而勋烈益彰，抚彝鼎以念功，想旂常而增感。缅遵故实，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庙，登于明堂，克申从祀之仪，式茂畴庸之典。并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庙庭，其子北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赠司徒。

敬晖，绛州太平人也。弱冠举明经。圣历初，累除卫州刺史。时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而修城不辍，晖下车谓曰："金汤非粟而不守，岂有弃收获而缮城郭哉？"悉令罢散，由是人吏咸歌咏之。再迁夏官侍郎，出为泰州刺史。大足元年，迁洛州长史。天后幸长安，令晖知副留

守事。在职以清干著闻；玺书劳勉，赐物百段。长安三年，拜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

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以诛张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寻进封齐国公。天后崩，遗制加实封通前满七百户。晖等以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咸宜降爵，上章论奏，于是诸武降为公。武三思益怒，乃讽帝阳尊晖等为郡王，罢知政事。仍赐铁券，恕十死，朔望趋朝。

初，晖与彦范等诛张易之兄弟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请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晖与张柬之屡陈不可，乃止。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韦后之助，潜入宫中，内行相事，反易国政，为天下所患，时议以此归咎于晖。晖等既失政柄，受制于三思，晖每推床嗟惋，或弹指出血。柬之叹曰："主上畴昔为英王时，素称勇烈，吾留诸武，冀自诛锄耳。今事势已去，知复何道。"

三思既深愤惋，以许州司功参军郑愔素被晖等废黜，因令上表陈其罪状。中宗诏曰："则天大圣皇后，往以忧劳不豫，凶竖弄权。晖等因兴甲兵，铲除妖孽，朕录其劳效，备极宠劳。自谓勋高一时，遂欲权倾四海，擅作威福，轻侮国章，悖道弃义，莫斯之甚。然收其薄效，犹为隐忍，锡其郡王之重，优以特进之荣。不谓溪壑之志，殊难盈满，既失大权，多怀怨望。乃与王同皎窥觇内禁，潜相谋结，更欲权兵绛阙，图废椒宫，险迹丑辞，惊视骇听。属以帝图伊始，务静狴牢，所以久为含容，未能暴诸遐迩。自同皎伏法，衅迹弥彰，倘若无其发明，何以惩兹悖乱？迹其巨逆，合置严诛。缘其昔立微功，所以特从宽宥，咸宜贬降，出佐遐藩。晖可崖州司马，柬之可新州司马，恕己可窦州司马，玄暐可白州司马，并员外置。"晖到崖州，竟为周利贞所杀。睿宗即位，追复五王官爵，赠晖秦州都督，谥曰肃愍。建中初，重赠太尉。曾孙元膺，开成三年，自试太子通事舍人为河南县丞。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谨，为胡苏令。本名晔，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乃改为玄暐。少有学行，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龙朔中，举明经，累补库部员外郎。其母卢氏尝诫之曰："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兒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吾常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必是禄俸余资，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

愧于心？孟母不受鱼鲊之馈，盖为此也。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虽日杀三性之养，犹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持宜修身洁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诫，以清谨见称。寻授天宫郎中，迁凤阁舍人。

长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绝请谒，颇为执政者所忌。转文昌左丞。经月余，则天谓曰：“自卿改职以来，选司大有罪过。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此欲盛为贪恶耳。今要卿复旧任。”又除天官侍郎，赐杂彩七十段。三年，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迁凤阁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依旧知政事。先是，来俊臣、周兴等诬陷良善，冀图爵赏，因缘籍没者数百家。玄暐固陈其枉状，则天乃感悟，咸从雪免。

则天季年，宋璟劾奏张昌宗谋为不轨，玄暐亦屡有谠言，则天乃令法司正断其罪。玄暐弟升时为司刑少卿，又请置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时，则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见者累月。及疾少间，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QD明孝友，足可亲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则天曰：“深领卿厚意。”寻以预诛张易之功，擢拜中书令，封博陵郡公。中宗将授方术人郑普思为秘书监，玄暐切谏，竟不纳。寻进爵为王，赐实封四百户，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知都督事。其后被累贬，授白州司马，在道病卒。建中初，赠太子太师。

玄暐与弟升甚相友爱。诸子弟孤贫者，多躬自抚养教授，颇为当时所称。升，官至尚书左丞。玄暐少时颇属诗赋，晚年以为非己所长，乃不复构思，唯笃志经籍，述作为事。所撰《行己要范》十卷、《友义传》十卷、《义士传》十五卷、训注《文馆辞林策》二十卷，并行于代。子璩，颇以文学知名，官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璩子涣，自有传。曾孙郢，开成三年，自商州防御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为监察御史。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人也。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尤好《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进士擢第，累补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贤良征试，同时策者千余人，柬之独为当时第一，擢拜监察御史。

圣历初，累迁凤阁舍人。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云：“三年之丧，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论驳之曰：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谨案《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士婚礼，纳采纳徵，皆有玄纁束帛，诸侯则谓之纳币。盖公为太子，已行婚礼。”故《传》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纳采、问名、纳吉，皆在三年之内，故讥。”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图婚也。按《经》书“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预以《长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书十二月，是《经》误。“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传》曰，缓也。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缓。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丧终此年，至十二月而满二十五月，故丘明《传》曰，礼也。据此推步，杜之考校，岂公羊之所能逮，况丘明亲受《经》于仲尼乎？且二《传》何、杜所争，唯争一月，不争一年。其二十五月除丧，由来无别。此则《春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

《尚书伊训》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据此，则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讫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归亳也。是孔言“汤元年十一月”之明验。《顾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则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间有十月，康王方始见庙。则知汤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殓讫，方始十二月，祗见其祖。《顾命》见庙讫，诸侯出庙门俟，《伊训》言“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则崩及见庙，殷、周之礼并同。此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别有一年。此《尚书》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

《礼记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此《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

《仪礼士虞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

此四验者，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岂得以《礼记》戴圣所修，辄欲排毁？汉初高堂生传《礼》，既未周备，宣帝时少传后苍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台记以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溥三人，合以正经及孙卿所述，并相符会。列于学官，年代已久。今无端构造异论，既无依据，深可叹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郑康成注《仪礼》"中月而禫"，以"中月间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复常，从郑议也。逾月入禫，禫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议本同。

窃以子之于父母丧也，有终身之痛，创巨者日久，痛深者愈迟，岂徒岁月而已乎？故练而慨然者，盖悲慕之怀未尽，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盖哀伤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岂外饰哉。故《记》曰：三年之丧，义同过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则缟带素纰，禫则无所不佩。今吾子将徇情弃礼，实为乖僻。夫弃缞麻之服，袭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为节之以礼，无可奈何。故由也不能过制为姊服，鲤也不能过期哭其母。夫岂不怀，惧名教逼己也。若孔、郑、何、杜之徒，并命代挺生，范模来裔，宫墙积仞，未易可窥。但钻仰不休，当渐入胜境，讵劳终年矻矻，虚肆莠言？请所有掎扌适先儒，愿且以时消息。

时人以柬之所驳，颇合于礼典。

是岁，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请和亲，则天盛意许之，欲令淮阳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无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国王者。"表入，颇忤其旨。神功初，出为合州刺史，寻转蜀州刺史。旧例，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多。柬之表论其弊曰：

臣窃按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洎于后汉，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毯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刘备据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则前代置郡，其利颇深。今盐布之税

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

昔汉以得利既多，历博南山，涉兰仓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历博南，越兰津，渡兰苍，为他人。"盖讥汉贪珍奇盐布之利，而为蛮夷之所驱役也。汉获其利，人且怨歌。今减耗国储，费用日广，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于千里之外。于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

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人问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汉杂居，猜嫌必起；留兵运粮，为患更重；忽若反叛，劳费更多。但粗设纪纲，自然安定。臣窃以亮之此策，妙得羁縻蛮夷之术。

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伎。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遗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前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贵及蜀兵应时破败，噍类无遗。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臣窃以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验。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棱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奏请于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

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本以化俗妨奸，无耻无厌，狼籍至此。今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恐一旦惊扰，为祸转大。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嶲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悉废，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往来。增嶲府兵选，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臣愚将为稳便。

疏奏，则天不纳。

后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长安中，召为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时夏官尚书姚崇为灵武军使，将行，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崇对

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则天登时召见，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未几，迁凤阁侍郎，仍知政事。及诛张易之兄弟，柬之首谋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封汉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未几，迁中书令，监修国史。月余，进封汉阳郡王，加授特进，令罢知政事。

其年秋，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许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为著作郎，令随父之任。上亲赋诗祖道，又令群公饯送于定鼎门外。柬之至襄州，有乡亲旧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无所纵舍。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见诸少长，不以礼接，时议以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寻为武三思所构，贬授新州司马。柬之至新州，愤恚而卒，年八十余，景云元年，制曰："褒德纪功，事华典册；饰终追远，理光名教。故吏部尚书张柬之翼戴兴运，谟明帝道，经纶謇谔，风范犹存。往属回邪，构成衅咎，无辜放逐，沦没荒遐。言念勋贤，良深轸悼，宜加宠赠，式贲幽泉。可赠中书令，封汉阳郡公。"建中初，又赠司徒。玄孙璟，开成二年，自宜城尉迁寿安尉。

袁恕己，沧州东光人也。长安中，历迁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及事定，加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南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将作少匠杨务廉素以工巧见用，中兴初，恕己恐其更启游娱侈靡之端，言于中宗曰："务廉致位九卿，积有岁年，苦言嘉谋，无足可纪。每宫室营构，必务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广昭圣德？"由是左授务廉陵州刺史。恕己俄擢拜中书令，仍加特进，封南阳郡王，罢知政事。则天崩，遗制加实封满七百户。后与敬晖等累遭贬黜，流于环州。寻为周利贞所逼，饮野葛汁数升，恕己常服黄金，饵毒发，愤闷，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尽，竟不死，乃击杀之。建中初，赠太子太傅。曾孙德文，举进士，开成三年，授秘书省校书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勾践保于会稽，不听子胥之言，而有甬东之叹。此五王除凶返正，得计成功。当是时，彦范、敬晖握兵全势，三思、攸暨其党半歼，若从季昶之言，宁有利贞之祸？盖以心怀不忍，遽失后图，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谋而尚欠防微，死即无辜，祸由自掇。失断召乱也，不亦宜哉！

赞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谓其无伤。祸发既克，势摧靡当。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列传第四十二

○魏元忠韦安石　子陟斌斌子况从父兄子抗从祖兄子巨源赵彦昭附萧至忠 宗楚客纪处讷附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则天母号改焉。初，为太学生，志气倜傥，不以举荐为意，累年不调。时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元忠就传其术。仪凤中，吐蕃频犯塞，元忠赴洛阳上封事，言命将用兵之工拙，曰：

臣闻理天下之柄，二事焉，文与武也。然则文武之道，虽有二门，至于制胜御人，其归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远振，建礼乐而陶士庶，训军旅而慑生灵。然论武者以弓马为先，而不稽之以权略；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而奔竞相因，遂成浮俗。臣尝读魏、晋史，每鄙何晏、王衍终日谈空。近观齐、梁书，才士亦复不少，并何益于理乱哉？从此而言，则陆士衡著《辨亡论》，而不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断可知矣。昔赵岐撰御寇之论，山涛陈用兵之本，皆坐运帷幄，暗合孙、吴。宣尼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则何平叔、王夷甫岂得同日而言载！

臣闻才生于代，代实须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士有不用，未有无士之时。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故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己难逢，英哲罕遇，士之怀琬琰以就埃尘，抱栋梁而困沟壑者，则悠悠之流，直睹此士之贫贱，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汉拜韩信，举军惊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嗟乎，富贵者易为善，贫贱者难为功，至于此也！

亦有位处立功之际，而不展其志略，身为时主所知，竟不能尽其才用，则贫贱之士焉足道哉！汉文帝时，魏尚、李广并身任边将，位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贤而囚之，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叹李广恨生不逢时，令当高祖日，万户侯岂足道哉。夫以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之，号为“飞将”，尔时胡骑凭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叹其生不逢时。近不知魏尚、李广之贤，而乃远想廉颇、李牧。故冯唐曰，虽有颇、牧而不能用，近之矣。从此言之，疏斥贾谊，复何怪哉。此则身为时主所知，竟不能尽其才用。晋羊祜献计平吴，贾充、荀勖沮其策，祜叹曰：“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缘荀、贾不同，竟不大举。

此则位处立功之际，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韦带之人，怀一奇，抱一策，上书阙下，朝进而望夕召，何可得哉。

臣请历访内外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计如羊祜、武艺如李广，在用与不用之间，不得骋其才略。伏愿降宽大之诏，使各言其志。无令汲黯直气，卧死于淮阳。仲舒大才，位屈于诸候相。

又曰：

臣闻帝王之道，务崇经略。经略之术，必仗英奇。自国家良将，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灭高昌，苏定方开西域，李勣平辽东，虽奉国威灵，亦其才力所致。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能否”。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也。故赵充国征先零，冯子明讨南羌，皆计不空施，机不虚发，则良将立功之验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系。若任得其才，则摧凶而扼暴。苟非其任，则败国而殄人。北齐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盘水。倾在俯仰间，一致蹉跌，求止岂得哉！”从此而言，周亚夫坚壁以挫吴、楚，司马懿闭营而困葛亮，俱为上策。此皆不战而却敌，全军以制胜。是知大将临戎，以智为本。汉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宁斗智”；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

且上智下愚，明暗异等，多算少谋，众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汉，韩信轻为竖子；燕任慕容评以抗秦，王猛谓之奴才。即柏直、慕容评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无智略，一旦居元帅之任，而意气轩昂，自谓当其锋者无不摧碎，岂知戎昭果毅、敦《诗》说《礼》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万众独举鄢郢，其后果辱秦军；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登时见折季布，皆其事也。

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干略见知，虽竭力尽诚，亦不免于倾败，若之何使当阃外之任哉？后汉马贤讨西羌，皇甫规陈其必败；宋文帝使王玄谟收复河南，沈庆之悬知不克。谢玄以书生之姿，拒苻坚天下之众，郗超明其必胜；桓温提数万之兵，万里而袭成都，刘真长期于决取。虽时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验大体，观其锐志与识略耳。明者隋分而察，成败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则昔贤之与今哲，意况何殊。当事机之际也。皆随时而立功，岂复取贤于往代，待才于未来也？即论知与不知，用与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言其所

能，不言所藉。若陈汤、吕蒙、马隆、孟观，并出自贫贱，勋济甚高，未闻其家代为将帅。董仲舒曰：“为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蛮夷不龚，拔卒为将，即更张之义也。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其中岂无卓越奇绝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又曰：

臣闻赏者礼之基，罚者刑之本。故礼崇谋夫竭其能，赏厚义士轻其死，刑正君子勖其心，罚重小人惩其过。然则赏罚者，军国之纲纪，政教之药石。纲纪举而众务自理，药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蚁结蜂聚，本非勍敌，薛仁贵、郭待封受阃外之寄，奉命专征，不能激励熊罴，乘机扫扑。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遂乃弃甲丧师，脱身而走。幸逢宽政，罪止削除，国家纲漏吞舟，何以过此。天皇迟念旧恩，收其后效，当今朝廷所少，岂此一二人乎？且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臣以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天皇之君臣，生厚薄于仁贵？直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区区所怀，实在于此。

古人云：“国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化。”今罚不能行，赏亦难信，故人间议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赏格而无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识大体，恐赏赐勋庸，倾竭仓库，留意锥刀，将此益国。徇目前之近利，忘经久之远图，所谓错之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虽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泽，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须应之以实，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故商君移木以表信，曹公割发以明法，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师，伪勋所由，主司之过。其则不远，近在尚书省中，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闻，天皇何能照远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万国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则，轨物宣风，理乱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尽言。

且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识不稽古，请以近事言之。贞观年中，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饰智，以邀乾没，太宗审其奸诈，弃之都市。及征高丽也，总管张君乂击贼不进，斩之旗下。臣以伪勋之罪，多于玄景；仁贵等败，重于君乂。向使早诛薛仁贵、郭待封，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韩子云：“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此言虽

小，可以喻大。公孙弘有言：“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臣恐天皇病之于不广大，过在于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蚀也。又今之将吏，率多贪暴，所务唯狗马，所求唯财物，无赵奢、吴起散金养士之风，纵使行军，悉是此属。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帝甚叹异之，授秘书省正字，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寻除监察御史。

文明年，迁殿中侍御史。其年，徐敬业据扬州作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而偏将雷仁智为敬业先锋所败，敬业又攻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谓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亲，故委以阃外之事，天下安危，实资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狂狡，莫不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留而不进，则解远近之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公，其将何辞以逃逗挠之罪？幸速进兵以立大效，不然，则祸难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图进讨。

时敬业屯于下阿溪，敬业弟敬猷率偏师以逼淮阴。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咸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而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劲兵精卒，尽在下阿，蚁聚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捷，则大事云矣。敬猷本出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其势必克。既克敬猷，我之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之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则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兽，弱者先擒，岂可舍必擒之弱兽，趋难敌之强兵？恐未可也。”孝逸从之，乃引兵击敬猷，一战而破之，敬猷脱身而遁。孝逸乃进军，与敬业隔溪相拒。前军总管苏孝祥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引退。初，敬业至下阿，有流星坠其宫，及是，有群乌飞噪于阵上，元忠曰：“验此，即贼败之兆也。风顺荻乾，火攻之利。”固请决战，乃平敬业。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迁洛阳令。

寻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元忠有讨平敬业功，特免死配流贵州。时承敕者将至市，先令传呼，监刑者遽释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始起谢，观者咸叹其临刑而神色不挠。圣历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岭表。复还，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后三被流，于时人多称其无罪。则天尝谓曰：“卿累负谤铄，何也？”对曰：“臣犹鹿也，罗织之徒，有如猎者，苟须臣肉作羹耳。此辈杀臣以求达，臣复何辜。”

圣历二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未几，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政号清严。长安中，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时奉宸令张易之尝纵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杀之，权豪莫不敬惮。时突厥与吐蕃数犯塞，元忠皆为大总管拒之。元忠在军，唯持重自守，竟无所克获，然亦未尝败失。

中宗在春宫时，元忠检校太子左庶子。时张易之、昌宗权宠日盛，倾朝附之。元忠尝奏则天曰："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节，使小人得在君侧，臣之罪也。"则天不悦。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则天不豫，乃谮元忠与司礼丞高戬潜谋曰："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则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诏狱，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令昌宗与元忠等殿前参对，反复不决。昌宗又引凤阁舍人张说令执证元忠。说初伪许之，及则天召说验问，说确称元忠实无此语。则天乃悟元忠被诬，然以昌宗之故，特贬授端州高要尉。

中宗即位，其日驿召元忠，授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又迁兵部尚书，知政事如故。寻进拜侍中，兼检校兵部尚书。时则天崩，中宗居谅暗，多不视事，军国大政，独委元忠者数日。未几，迁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累封齐国公，监修国史。神龙二年，元忠与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称善，赐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卫王府谘议参军升为任城县男。时元忠特承宠荣，当朝用事。初元忠作相于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倾属，冀有所弘益。元忠乃亲附权豪，抑弃寒俊，竟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议者以此少之。四年秋，代唐璟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仍知兵部尚书事，监修国史。未几，元忠请归乡拜扫，特赐锦袍一领、银千两，并给千骑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锦昼游，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谅属斯辰。"元忠至乡里，竟自藏其银，无所赈施。及还，帝又幸白马寺以迎劳之，其恩遇如此。

是时，安乐公主尝私请废节愍太子，立己为皇太女。中宗以问元忠，元忠固称不可，乃止。寻迁左仆射，余并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专权用事，心常愤叹，思欲诛之。三年秋，节愍太子起兵诛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皆潜预其事。太子既斩三思，又率兵诣阙，将请废韦后为庶人，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守门，协令从己。太子兵至玄武楼下，多祚等犹豫不战，元忠又持两端，由是不克，升为乱兵所杀。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为高宗、天后所礼遇，竟不以升为累，委任如初。

是时，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证元忠及升，云素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请夷其三族，中宗不许。元忠惧不自安，上表固请致仕。手制听解左仆射，以特进、齐国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卫郎将姚庭筠为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贬渠州员外司马。侍中杨再思、中书令李峤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书侍郎萧至忠正议云当从宽宥。楚客大怒，又遣给事中冉祖雍与杨再思奏言："元忠既缘犯逆，不合更授内地官。"遂左迁思州务川尉。顷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进状云不可。据此，则知元忠怀逆日久，伏请加以严诛。"中宗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错。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请太子知事？乃是狄仁杰树私惠，未见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罗织元忠，岂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余。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给灵舆送至乡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云三年，又降制曰："故左仆射、齐国公魏元忠，代协人望，时称国良。历事三朝，俱展诚效。晚年迁谪，颇非其罪。宜特还其子著作郎晃实封一百户。"开元六年，谥曰贞。二子升、晃。

韦安石，京兆万年人，周大司空、郧国公孝宽曾孙也。祖津，大业末为民部侍郎。炀帝之幸江都，敕津与段达、元文都等于洛阳留守，仍检校民部尚书事。李密逼东都，津拒战于上东门外。兵败，为密所囚，及王世充杀文都等，津独免其难。密败，归东都，世充僭号，深被委遇。及洛阳平，高祖与津有旧，征授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出为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户部侍郎。琨弟璲，仓部员外。

安石应明经举，累授乾封尉，苏良嗣甚礼之。永昌元年，三迁雍州司兵，良嗣时为文昌左相，谓安石曰："大材须大用，何为徒劳于州县也。"特荐于则天，擢拜膳部员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马。则天手制劳之曰："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俄拜并州刺史，又历德、郑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为政清严，所在人吏咸畏惮之。久视年，迁文昌右丞，寻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长安三年，为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书事。后与崔神庆等同为侍读，寻知纳言事。是岁，又加检校中台左丞，兼太子左庶子、凤阁鸾台三品如故。

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安石数折辱之，甚为易之等所忌。尝于内殿赐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疏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失

色。则天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时凤阁侍郎陆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则天尝幸兴泰宫，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诫，万乘之尊，不宜轻乘危险。此路板筑初成，无自然之固，銮驾经之，臣等敢不请罪。"则天登时为之回辇。安石俄又举奏易之等罪状，初有敕付安石及夏官尚书唐休璟推问，未竟而事变。四年，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神龙初，徵拜刑部尚书。是岁，又迁吏部尚书，复知政事。俄代张柬之为中书令，封郧国公，以尝为宫僚，赐实封三百户，又兼相王府长史。俄转户部尚书，复为侍中，监修国史。中宗与庶人尝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赐赉不可胜数。又中宗尝幸安乐公主城西池馆，公主具舟楫，请御楼船，安石谏曰："御轻舟，乘不测，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

睿宗践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公。俄又历侍中、中书令。景云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时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潜有异图，将引安石预其事，公主屡使子婿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倾心东宫，卿何不察也？"安石对曰："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称，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于帘中窃听之，乃构飞语，欲令鞫之，赖郭元振保护获免。俄而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假以崇宠，实去其权。其冬，罢知政事，拜特进，充东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婿，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厌杀之。其婢久已转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为御史中丞杨茂谦所劾，出为蒲州刺史。无几，转青州刺史。

安石初在蒲州时，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托，安石拒之，皎大怒。开元二年，皎弟晦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时，同受中宗遗制，宗楚客、韦温削除相王辅政之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舆举劾之。子舆以事经赦令，固称不可。监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于是下诏曰："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赏，因缘幸会，久在庙堂，朋党比周，闻于行路。景龙之末，长蛇纵祸，仓卒之间，人神愤怨，未闻舍生取义，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辅政之辞，用韦氏临朝之策。比常隐忍，复以崇班，将期愧畏，稍惩前恶，而尚款回邪，苟安荣宠。宜从谪官之典，以励事君之节。安石可沔州别驾，嗣立可岳州别驾，彦昭可袁州别驾，并员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尝检校定陵造作，隐官物入己。"敕符下州征

赃。安石叹曰：“此祇应须我死耳！”愤激而卒，年六十四。开元十七年，赠蒲州刺史。天宝初，以子贵，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郇国公，谥曰文贞。二子陟、斌，并早知名。

陟字殷卿，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荣盛。安石晚有子，及为并州司马，始生陟及斌，俱少聪敏，颇异常童。陟自幼风标整峻，独立不群，安石尤爱之。神龙二年，安石为中书令，陟始十岁，拜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累迁秘书太堂丞，有文彩，善隶书，辞人、秀士已游其门矣。开元初，丁父忧，居丧过礼。自此杜门不出八年，与弟斌相劝励，探讨典坟，不舍昼夜，文华当代，俱有盛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历洛阳令，转吏部郎中。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

后为礼部侍郎。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后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阙员既少，取士良难，正调者被挤，伪集者冒进。陟刚肠嫉恶，风彩严正，选人疑其有瑕，案声盘诘，无不首伏。每岁皆赎得数百员阙，以待淹滞，常谓所亲曰：“使陟知铨衡一二年，则无人可选矣。”

陟门地豪华，早践清列，侍兒阉阍，列侍左右者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颇以简贵自处，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带之士，恆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

李林甫忌之，出为襄阳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又改陈留采访使，复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宝中袭封郇国公，以亲累贬钟离太守，重贬义阳太守。寻移河东太守，充本道采访使。

十二年入考，在华清宫。右相杨国忠恶其才望，恐践台衡，乃引河东人吴象之谓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为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与御史中丞吉温结托，欲谋陷朝廷，又诱陟侄韦元志证之。陟坐贬为桂州桂岭尉，未之任，再贬昭州平乐尉。

会禄山反，陷洛阳，陟爱弟斌为贼所得。国忠欲构陟与贼通应，潜令吏卒伺其所居，欲协之令陟忧死。其士豪人劝陟曰：“昔张燕公窜逐，

藏于陈氏，以免危亡。诏命傥来，谁敢申覆？未若轻舟千里，且泛溪洞，候事清徐出，岂不美也！”陟慨然应之曰：“我积信于国朝，非一代也。况素所秉心，无负神理，命之合尔，其敢逃刑？燕公之谋，诚愧厚意，不能从也。”因谢遣之，乃坚卧不动。

经岁余，潼关失守，肃宗即位于灵武，起为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使。未到郡，肃宗使中官贾游严手诏追之。未至凤翔，会江东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谕，除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因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等同至安州。陟谓适、瑱曰：“今中原未复，江淮动摇，人心安危，实在兹日。若不齐盟质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帅协心，万里同力，则难以集事矣。”陟推瑱为地主，乃为载书，登坛誓众曰：“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适等，衔国威命，各镇方隅，纠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恶同之，无有异志。有渝此盟，坠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实鉴斯言。”陟等辞旨慷慨，血泪俱下，三军感激，莫不陨泣。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

无何，有诏令陟赴行在。陟以广琛虽承恩命，犹且迟回，恐后变生，祸贻于陟，欲往招慰，然后赴征，乃发使上表，恳言其急。陟驰至历阳，见广琛，且宣恩旨，劳徕行赏，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安其疑惧。即日便赴行在，谒见肃宗，肃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辞旨迂诞，肃宗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论房琯事，虽被贬黜，不失谏臣大体。”上由此疏之。时朝臣立班多不整肃，至有班头相吊哭者，乃罢陟御史大夫，颜真卿代，授吏部尚书。自后任事宠臣，皆后来初用，望风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为绛州刺史。乾元二年，入为太常卿。吕諲再入相，荐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兼东京畿观察处置等使。逆贼史思明寇逼河洛，副元帅李光弼议守河阳，令陟率东京官属入关回避，乃令兵守陕州。有诏迁吏部尚书，留守如故，令止于永乐，不许至京，候光弼收复河洛，令陟依前居守。

陟早有台辅之望，间被李林甫、杨国忠所挤。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谓负经纬之器，遭后生腾谤，明主见疑，常郁郁不得志，乃叹曰：“吾道穷于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于虢州，时年六十五，赠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诏曰：“竭忠之臣，殁不废命，奉上之节，行固无私，言念饰终，抑惟恆典。故金紫光

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东京留守、兼判留司尚书省事、东京畿观察处置使、上柱国、郇国公韦陟，敦敏直方，端严峻整，弘敷典礼，表正人伦，学冠通儒，文含大雅。顷者询谟旧德，保厘成周，眷彼郊圻，资其慎固。而凶胡残丑，密迩河洛，命居陕、虢，时俟翦除。才加喉舌之荣，遽婴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寿，冀其有瘳，奄此殂殁，良深震悼。升车而复，以申三襚之恩；在牖加绅，宜崇八座之宠。可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皓议谥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以为忠则以身许国，见危致命，孝则晨昏色养，取乐庭闱，不合二行殊难，以成“忠孝”。主客员外郎归崇敬又驳之，纷议不已。右仆射郭英乂不达其体，请从太常之状而奏。陟子允。

斌，景云初安石为宰辅时，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艺，容止严厉，有大臣体，与兄陟齐名。开元十七年，司徒薛王业为女平恩县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迁秘书丞。天宝初，转国子司业，徐安贞、王维、崔颢，当代辞人，特为推挹。天宝中，拜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兄陟先为中书舍人，未几迁礼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诰。改太常少卿。天宝五载，右相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坚，斌以亲累贬巴陵太守，移临安太守，加银青光禄大夫。斌授五品时，兄陟为河东太守，堂兄由为右金吾将军，縚为太子少师，四人同时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

十四载，安禄山反，陷洛阳，斌为贼所得，伪授黄门侍郎，忧愤而卒。及克复两京，肃宗乾元元年，赠秘书监。安石兄叔夏别有传。从父兄子抗，从祖兄子巨源。

抗，弱冠举明经，累转吏部郎中，以清谨著称。景云初，为永昌令，不务威刑而政令肃一。都辇繁剧，前后为政，宽猛得中，无如抗者。无几，迁右台御史中丞，人吏诣阙请留，不许，因立碑于通衢，纪其遗惠。开元三年，自左庶子出为益州长史。四年，入为黄门侍郎。

八年，河曲叛胡康待宾拥徒作乱，诏抗持节慰抚。抗素无武略，不为寇所惮。在路迟留不敢进，因坠马称疾，竟不至贼所而还。俄以本官检校鸿胪卿，代王晙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时抗弟拯为万年令，兄弟同领本部，时人荣之。寻以荐御史非其人，出为安州都督，转蒲州刺史。十一年，入为大理卿，其年代陆象先为刑部尚书，寻又分掌吏部选事。十四年卒。抗历职以清俭自守，不务产业，及终，丧事殆不能给。玄宗闻其贫，特令给灵舆，递送还乡。赠太子少傅，谥曰贞。抗为京畿按察使时，举奉天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尉王冰、华原尉王焘为

判官及度支使，其后升卿等皆名位通显，时人以抗有知人之鉴。

巨源，周京兆尹总曾孙也。祖匡伯，袭祖爵郧国公，入隋改封舒国公，官至尚衣奉御。巨源则天时累迁司宾少卿，转司府卿、文昌右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年，转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内文案，下符剥徵，虽为下所怨苦，然亦颇收其利。证圣初，出为鄜州刺史，寻拜地官尚书、神都留守。长安二年，诏入转刑部尚书，又加太子宾客，再为神都留守。

神龙初，入拜工部尚书，封同安县子。又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郇县伯。时安石为中书令，以是巨源近属，罢知政事。巨源寻迁侍中、中书令，进封舒国公，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是岁，巨源奉制与唐休璟、李怀远、祝钦明、苏环等定《垂拱格》及《格后敕》，前后计二十卷，颁下施行。时武三思先有实封数千户在贝州，时属大水，刺史宋璟议称租庸及封丁并合捐免；巨源以为谷稼虽被湮沉，其蚕桑见在，可勒输庸调，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

景龙二年，顺天翊圣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久则方歇，巨源以为非常佳瑞，请布告天下，许之。中宗又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僚，仍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时中宗即雅信符瑞，巨源又赞成其妖妄。是岁星坠如雷，野雉皆雊，咎徵若此，不闻巨源有言，盖与韦皇后继叙源流，佞媚官爵，疑其开导，以踵则天。时有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太常少卿郑愔、兵部尚书宗楚客、右补阙赵延禧等，或相讽谕，或上表章，谬说符祥，朋党取媚，识者嗟愤。

景龙三年，拜尚书左仆射，依旧知政事。未几，又拜尚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旧监修国史。时国家将有事于南郊，而巨源希韦后之旨，协同祝钦明之议，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为亚献，巨源为终献，又以大臣女为斋娘。及韦庶人之难，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国之大臣，岂得闻难不赴？”乃出，至都街，为乱兵所杀，时年八十。

睿宗即位，赠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议巨源谥曰“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之曰：“三思引之为相，阿韦托之为亲，无功而封，无德而禄，同族则丑正安石，他人则附邪楚客，谥之曰‘昭’，良恐不当。”初，巨源与安石迭为宰相，时人以为情不相协，故邕以此称之。处直仍固请依前谥为定。邕又驳曰：

夫古之谥，在乎劝沮，将杜小人之业，冀长君子之风。故为善者虽

存不贵仕，而没有余名，此贤达所以砥节也；为恶者虽生有所幸，死怀所惩，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呜呼！巨源尝未斯察，而乃闻义不从，与恶相济，蓄罔上之志，协群凶之谋，苟容圣朝，贪昧厚禄。自以宰臣之贵，不崇朝而贾害者，固鬼得而诛之也。彼则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诛之也。幽明之愤，断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见矣。

顷者皇运中兴，功臣翼政。时序未几，邪逆执权，奸慝者拜爵于私门，忠正者黜降于藩郡。巨源此际，用事方殷。且于阿韦何亲，而结为昆季；于国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则暗通中人，附会武氏，托城社之固，乱皇家之基。其罪一也。

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酌于礼经，陈于郊祭。将以对越天地，光扬祖宗，即告成功，以观海内。惟昔亚献，不闻妇人，阿韦蓄无君之忱，怀自达之意，潜图帝位，议啄皇孙，升坛拟仪，拜赐明命，将预家事，无守国章。巨源创迹于前，悖逆演成于后。时有礼部侍郎徐坚、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彭景直并言之莫从。其罪二也。

又上天不吊，先帝遇毒，悔祸无徵，阿韦将篡。画计未果，逆心尚摇，周章夷犹，仓卒迷谬。于是太平公主矫为陈谟，上官昭容绐草遗诏，故得今上辅政，阿韦参谋。将大业垂成，而休命中辍者，职由巨源蹑韦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枭声遽发，狼顾相惊，以阿韦临朝，以韦温当国。其罪三也。

又人为邦本，财实聚人，夺其财则人心自离，无其人则国本何恃。巨源屡践台辅，专行勾徵，废越条章，崇尚侵刻，树怨天下，剥害生灵，兆庶流离，户口减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在贝州，时属久阴，灾逢多雨。租庸捐免，申令昭明，匪今独然，自古不易。三思虑其封物，巨源启此异端，以为稼穑湮沉，虽无菽粟，蚕桑织纴任，可输庸调。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乡井，鬻其子孙，饥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

但巨源长于华宗，仕于累代，作万国之相，处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屋辉，负丘山之重责，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谤者哉！

当时虽不从邕议，而论者是之。巨源与安石及则天时文昌右相待价，并是五服之亲，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

赵彦昭者，甘州张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驰骋佃猎为事。尝获肥鲜

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佃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

彦昭少以文辞知名。中宗时，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充修文馆学士。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中宗命彦昭为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宠，殊不悦。司农卿赵履温私谓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计将安出？”履温因为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代彦昭而往。

睿宗时，出为凉州都督，为政清严，将士已下皆动足股栗。又为宋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又为刑部尚书、关内道持节巡边使、检校左御史台大夫。

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赐实封一百户。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托为诸姑，潜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践台阶。驱车造门，著妇人之服；携妻就谒，申犹子之情。于时南宪直臣，劾以霜宪，暂加微贬，旋登宠秩。同恶相济，一至于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贬削，法将安措？请付紫微黄门，准法处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

萧至忠，秘书少监德言曾孙也。少仕为畿尉，以清谨称。尝与友人期于路隅，会风雪冻冽，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宁有与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独不去，众咸叹服。神龙初，武三思擅权，至忠附之，自吏部员外擢拜御史中丞。迁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势，掌选无所忌惮，请谒杜绝，威风大行。寻迁中书侍郎，兼中书令。

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后，有三思党与宗楚客、纪处讷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付制狱。”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虽愚昧，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愿陛下详察此言。且往者则天皇后欲令相王为太子，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构虚。”帝深纳其言而止。寻转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陈时政，曰：

臣闻王者列职分司，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贤。得其人则公务克修，非其才则厥官如旷。官旷则事废，事废则人残，渐至凌迟，率由于此。顷者选曹授职，政事官人，或异才升，多非德进。皆因依贵要，互为粉饰，苟得即是，曾无远图，上下相蒙，谁肯言及？臣闻官爵者公器也，恩幸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泽也。若以公器为私用，则公议不行，而劳人解体；以小私而妨至公，则私谒门开，而正言路绝，俭人递进，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见凋弊者，为官非其人也。昔汉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谓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人受其殃。"赐钱十万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亏，恩私之情无替，良史直笔，将为美谈，于今称之，不辍其口者也。当今列位已广，冗员倍多，祈求未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赀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鬻法徇私。台寺之内，硃紫盈满，官秩益轻，恩赏弥数。俭利之辈，冒进而莫识廉隅；方雅之流，知难而敛分丘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实亦难哉。

臣窃见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并势要亲戚，罕有才艺，递相嘱托，虚践官荣。《诗》云："东人之子，职劳不赉。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廛□廛佩璲，不以其长。"此言王政不平，众官废职，私家之子，列试于荣班，非任之人，徒长其饰佩。臣愚伏愿陛下想居安思危之义，行改弦易张之道。爱惜爵赏，审量材识，官无虚授，人必为官，进大雅于枢近，退小子于闲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挠法，则天下幸甚。臣伏见永徵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职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择贤才。伏愿陛下远稽旧典，近遵先圣，特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诸司长官子弟，并改授外官，庶望分职四方，共宁百姓，表里相统，遐迩人安。

疏奏不纳。

明年，代韦巨源为侍中，仍依旧修史。寻迁中书令。时宗楚客、纪处讷潜怀奸计，自树朋党，韦巨源、世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无所匡正。至忠处于其间，颇存正道，时议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诸宰相中，至忠最怜我。"韦庶人又为亡弟赠汝南王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人以此讥之。至忠又以女适庶人舅崔从礼之子。成礼日，中宗为萧氏婚主，韦庶人为崔氏婚主，时人谓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睿宗即位，景云初，出为晋州刺史，甚有能名。时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潜遣间使申意，求入为京职。诛韦氏之际，至忠一子任千牛，为乱兵所杀，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与谋事，即纳其请。召拜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先天二年，复为中书令。是岁，至忠与窦怀贞、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有制加爵赐物各有差。未几，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户部尚书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谋逆事泄，至忠遽遁入山寺，数日，捕而伏诛，籍没其家。至忠虽清俭刻己，然简约自高，未尝接待宾客，所得俸禄，亦无所赈施。及籍没，财帛甚丰，由是顿绝声望矣。弟元，工部侍郎。广微，工部员外。

宗楚客者，蒲州河东人，则天从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潜劝则天革命称帝，由是累迁内史。后与楚客及弟晋卿并以奸赃事发，配流岭外。秦客死，楚客等寻复追还。楚客累迁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初，为太仆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卿累迁将作大匠。节愍太子既杀武三思，兵败，逃于鄠县，楚客遣使追斩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训丧柩。韦庶人及安乐公主尤加亲信，未几，迁中书令。楚客虽迹附韦氏，而尝别有异图，与侍中纪处讷共为朋党，故时人呼为宗、纪。

景龙中，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屡相侵扰，西陲不安。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晋卿、处讷等各纳忠节重赂，奏请发兵以讨娑葛，不纳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于是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

臣闻四牡项领，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案宗楚客、纪处讷等，性惟险诐，志越溪壑，幸以遭逢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刻意砥操，忧国如家，微效涓尘，以裨川岳。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潜通猃狁，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问充斥，秽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论之者惧祸以结舌，语之者避罪以钳口。但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抵严刑，皆由黩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曾无悛改，仍徇赃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谬参直指，义在触邪，请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处讷、晋卿等骄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诛，讵清王度。并请收禁，差三司推鞫。

旧制，大臣有被御史对仗劾弹者，即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鳃作色而进，自言以执性忠鲠，被琬诬奏。中宗竟不能穷核其事，遽令琬与楚客等结为义兄弟以和解之。韦氏败，楚客与晋卿等皆伏诛。

纪处讷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神龙中，尝因谷贵，中宗召处讷亲问其故。武三思讽知太史事右骁卫将军迦叶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摄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则王者与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纳忠，故有斯应。”帝以为然，降敕褒述处讷，赐衣一副、彩六十段。无几，进拜侍中，与楚客等同时伏诛。

史官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己，则天在位，已绝缀旒，韦后司晨，前踪覆辙。当是时，奸邪有党，宰执求容，顺之则恶其名彰，逆之则忧其祸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况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纯一，识昧存亡，徇利贪荣，有始无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晋卿、处讷等谗谄并进，威虐贯盈，不使逃刑，可谓政正。

赞曰：为唐重臣，食唐重禄。颠危不持，富贵何足。二宗、一纪，谗邪酷毒。与前数公，死不知辱。

列传第四十三

○娄师德王孝杰唐休璟张仁愿薛讷王晙

娄师德，郑州原武人也。弱冠，进士擢第，授江都尉。扬州长史卢承业奇其才，尝谓之曰："吾子台辅之器，当以子孙相托，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

上元初，累补监察御史。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大悦，特假朝散大夫，众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曰："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

长寿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书事。明年，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谓师德曰："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又以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稍迁秋官尚书。万岁登封元年，转左肃政御史大夫，仍并依旧知政事。证圣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师德与夏官尚书王孝杰讨之，与吐蕃大将论饮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师德贬授原州员外司马。

万岁通天二年，入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岁，兼检校右肃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肃政台事，以与王懿宗、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诸州。神功元年，拜纳言，累封谯县子。寻诏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圣历二年，突厥入寇，复令检校并州长史，仍充天兵军大总管。是岁九月卒，赠凉州都督，谥曰贞。

初，狄仁杰未入相时，师德尝荐之，及为宰相，不知师德荐已，数排师德，令充外使。则天尝出师德旧表示之，仁杰大惭，谓人曰："吾为娄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娄公远矣。"师德颇有学涉，器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终，甚为识者所重。

王孝杰，京兆新丰人也。高宗末，为副总管，从工部尚书刘审礼西讨吐蕃，战于大非川，为贼所狱。吐蕃赞普见孝杰，垂泣曰："貌类吾

父。”厚加敬礼，由是免死，寻得归。则天时，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实。长寿元年，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则天大悦，谓侍臣曰：“昔贞观中贝绫，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恳，深是可嘉。”乃拜孝杰为左卫大将军。明年，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男。延载初，入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余如故。证圣初，又为朔方道总管，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

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叛，复诏孝杰白衣起为清边道总管，统兵十八万以讨之。孝杰军至东峡石谷遇贼，道隘，虏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前，及出谷，布方阵以捍贼。后军总管苏宏晖畏贼众，弃甲而遁。孝杰既无后继，为贼所乘，营中溃乱，孝杰堕谷而死，兵士为贼所杀及奔践而死殆尽。时张说为节度管记，驰奏其事。则天问孝杰败亡之状，说曰：“孝杰忠勇敢死，乃诚奉国，深入寇境，以少御众，但为后援不至，所以致败。”于是追赠孝杰夏官尚书，封耿国公。拜其子无择为朝散大夫。遣使斩宏晖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晖已立功赎罪，竟免诛。开元中，无择官至左骁卫将军，以恩例赠孝杰特进。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规，周骠骑大将军、安邑县公。祖宗，隋大业末为朔方郡丞。时为梁师都举兵，将据城，宗抗节不从，乃为所害。

休璟少以明经擢第。永徽中，解褐吴王府典签，无异材，调授营州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超拜丰州司马。永淳中，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殁。朝议欲罢丰州，徙百姓于灵、夏，休璟以为不可，上书曰：“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朝廷从其言，丰州复存。

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文昌右相韦待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休璟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

上表请复取四镇。则天遣王孝杰破吐蕃，拔四镇，亦休璟之谋也。圣历中，为司卫卿，兼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

久视元年秋，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县。休璟以数千人往击之，临阵登高，望见贼衣甲鲜盛，谓麾下曰："自钦陵死，赞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军事，吾为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斩其副将二人，获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而还。是后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来请和，因宴屡觇休璟。则天问其故，对曰："往岁洪源战时，此将军雄猛无比，杀臣将士甚众，故欲识之。"则天大加叹异，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卫大将军。

休璟尤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长安中，西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则天令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便遣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又谓魏元忠及杨再思、李峤、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

寻转太子右庶子，依旧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复拜夏官尚书，兼检校幽，营等州都督，兼安东都护。时中宗在春宫，将行，进启于皇太子曰："张易之兄弟幸蒙宠遇，数侍宴禁中，纵情失礼。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顾谓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计事，但以遐远，兼怀北狄之忧耳。"未几，加特进，拜尚书右仆射。是岁秋，大水，休璟两上表自咎，请免官甚切，辞多不载。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阴阳乖爽，事属在予，待罪私门，难依来表。"寻迁中书令，充京师留守，俄加检校吏部尚书。又以宫僚之旧，赐实封三百户，累封宋国公。休璟在任，无所弘益。

景龙二年，致仕于家，年力虽衰，进取弥锐。时尚宫贺娄氏颇关预国政，凭附者皆得宠荣，休璟乃为其子娶贺娄氏养女为妻，因以自达。由是起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仍封宋国公。休璟年逾八十，而不知止足，依托求进，为时所讥。景云元年，又拜特进，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停其旧封，别赐实封一百户。二年，表请致仕。许之。禄及一品子课并令全给。休璟初得封时，以绢数千匹分散亲族，又以家财数十万大开茔域，备礼葬其五服之亲，时人称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赠荆州大都督，谥曰忠。子先慎袭爵，官至

陈州刺史。次子先择，开元中为右金吾卫将军。

张仁愿，华州下邽人也。本名仁亶，以音类睿宗讳改焉。少有文武材干，累迁殿中侍御史。时有御史郭霸上表称则天是弥勒佛身，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皆请仁愿连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为有识所重。寻而夏官尚书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统众以御吐蕃，诏仁愿往监之。仁愿与孝杰不协，因人奏事，称孝杰军诬罔之状。孝杰由是免为庶人，仁愿遽迁侍御史。

万岁通天二年，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书战图以奏。每阵必画承景躬当矢石、先锋御贼之状，则天叹曰："御史乃能尽诚如此！"擢拜右肃政台中丞，令仁愿叙录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发都，先问承景对阵胜负之状。承景身实不行，问之皆不能对，又虚增功状。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于是左迁崇仁令，擢仁愿为肃政台中丞、检校幽州都督。会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赵、定，拥众回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击之，流矢中手，贼亦引退。则天遣使劳问，赐以医药。累迁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神龙二年，中宗还京，以仁愿为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时都城谷贵，盗窃甚众，仁愿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远近震慴，无敢犯者。初，高宗时贾敦颐为洛州刺史，亦有政绩，与仁愿皆为一时之最。故时人为之语曰："洛州有前贾后张，可敌京兆三王。"其见称如此。

三年，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忠义统众。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乃蹑其后，夜掩大破之。先，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建议以为不便。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仁愿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一时斩于城下，军中股忄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

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以备寇，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时称仁愿有知人之鉴。

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累封韩国公。春还朝，秋复督军备边。中宗赋诗祖饯，赏赐不可胜纪。寻加镇军大将军。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给禄俸，又拜兵部尚书，加光禄大夫，依旧致仕。开元二年卒，赠太子少傅，傅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为监护使。子之辅，开元初为赵州刺史。

薛讷，绛州万泉人也，左武卫大将军仁贵子也。为蓝田令，有富商倪氏于御史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受其货财，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以为储蓄，安敢绝众人之命，以资一家之产？”竟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后突厥入寇河北，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临行，于同明殿召见与语，讷因奏曰：“丑虏恁凌，以卢陵为辞。今虽有制升储，外议犹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则狂贼自然款伏。”则天深然其言。寻拜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转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久当边镇之任，累有战功。

玄宗即位，于新丰讲武，讷为左军节度。时元帅与礼官得罪，诸部颇亦失序。唯讷及解琬之军不动。玄宗令轻骑召讷等，至军门，皆不得入。礼毕，上甚加慰劳。

时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讷建议请出师讨之。开元二年夏，诏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吏崔宣道等率众二万，出檀州道以讨契丹等。杜宾客以为时属炎暑，将士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恐难为制胜。中书令姚元崇亦以为然。讷独曰：“夏月草茂，羔犊生息之际，不费粮储，亦可渐进。一举振国威灵，不可失也。”时议咸以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六月，师至滦河，遇贼，时既蒸暑，诸将失计会，尽为契丹等所覆。讷脱身走免，归罪于崔宣道及蕃将李思敬等八人，诏尽令斩之，特免杜宾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大使、同紫微黄门三品薛讷，总戎御边，建议为首。

暗于料敌，轻于接战，，张我王师，衄之虏境。观其畴昔，颇常输罄，每欲资忠报主，见义忘身。特缓严刑，俾期来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并从除削。”

其年八月，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诏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大仆少卿王晙等率兵邀击之。十月，讷领众至渭源，遇贼战于武阶驿，与王晙掎角夹攻之，大破贼众。追奔至洮水，又战于长城堡，丰安军使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将士乘势进击，又败之，杀获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时有诏将以十二月亲征吐蕃，及闻讷等克捷，玄宗大悦，乃停亲征。追赠王海宾左金吾卫大将军，赐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为忠嗣，拜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叙录功状，拜讷为左羽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凉州镇军大总管。寻以年老，特听致仕。八年卒，年七十余，赠太常卿，谥曰昭定。讷沉勇寡言，临大敌而益壮。讷弟楚玉，开元中，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以不称职见代而卒。

王晙，沧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阳。祖有方，岷州刺史。晙弱冠明经擢第，历迁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时朔方军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归罪于副将韩思忠，奏请诛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独杀非辜，乃廷议争之。思忠竟得释，而晙亦由是出为渭南令。

景龙末，累转为桂州都督。桂州旧有屯兵，常运衡、永等州粮以馈之，晙始改筑罗郭，奏罢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寻上疏请归乡拜墓，州人诣阙请留晙，乃下敕曰：“彼州往缘寇盗，户口凋残，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处事强济，远迩宁静，筑城务农，利益已广，隐括绥缉，复业者多。宜须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请，不须来也。”晙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颂其政。再转鸿胪大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兼安西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及侧近军并受晙节度。后转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

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军，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吐蕃将坌达延又率兵继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击鼓以应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阶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

贼所隔。晙率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于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晙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追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尽收所掠牧马而还。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清源县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班为朝散大夫。寻除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明年，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杀继立，降者渐叛。晙上疏曰：

突厥时属乱离，所以款塞降附。其与部落，非有仇嫌，情异北风，理固明矣，养成其衅，虽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虏，此辈生梗，实难处置。日月渐久，奸诈逾深，窥边间隙，必为患难。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辄动兵马，屡有伤杀。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私置烽铺，潜为抗拒，公私行李，颇实危惧。北虏如或南牧，降户必与连衡。臣问没蕃归人云，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倘收合余烬，来逼军州，虏骑恁凌，胡兵应接，表里有敌，进退无援。虽复韩、彭之勇，孙、吴之策，令其制胜，其可必乎！

望至秋冬之际，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啗以缯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虽复一时劳弊，必得久长安稳。二十年外，渐染淳风，将以充兵，皆为劲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视，务安疆埸，何独降胡，不可移徙。

近者，在边将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谀辞，不为实对。或言北虏破灭，或言降户安静，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愿察斯利口，行兹远虑，边荒清晏，黎元幸甚。

臣料留住之议，谋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户之辈，旧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宁，今日还应稳便。但同时异事，先典攸传。往者颉利破亡，边境宁谧，降户之辈，无复他心，所以多历岁年，此类皆无动静。今虏见未破灭，降户私使往来，或畏北虏之威，或怀北虏之惠，又是北虏戚属，夫岂不识亲疏，将比昔年，安可同日！

臣料其中颇有三策。若盛陈兵马，散令分配，内获精兵之实，外祛黠虏之谋，暂劳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广为备拟，亭障之地，蕃、汉相参，费甚人劳，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来往，通传信息，结成祸胎，此无策也。伏愿察斯三者，详其善恶，利害之状，长短

可寻。纵因迁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图，留待河冰，恐即有变。臣蒙天泽，叨居重镇，逆耳利行，敢不尽言。

疏奏未报，降虏果叛，敕晙帅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晙乃间行倍道，以夜继昼，卷甲舍幕而趋之。夜于山中忽遇风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而士众何辜，令其劳苦！若诚心忠烈，天监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言讫，风回而雪止。时叛者分为两道，其在东者，晙追及之，杀一千五百余人，生获一千四百余人，驼马牛羊甚众。晙以功迁左散骑常侍、持节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寻迁御史大夫。

时突厥□夹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陷军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请诛之。八年秋，晙诱□夹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中受降城诛之，由是乃授晙兵部尚书，复充朔方军大总管。

九年，兰池州胡苦于赋役，诱降虏余烬，攻夏州反叛，诏陇右节度使、羽林将军郭知运与晙相知讨之。晙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未报，而知运兵至，与晙颇不相协。晙所招抚降者，知运纵兵击之，贼以为晙所卖，皆相率叛走。晙进封清源县公，，仍兼御史大夫。俄而贼众复相结聚，晙坐左迁梓州刺史。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属车驾北巡，以晙为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追录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仍充朔方军节度大使。其年冬，上亲郊祀，追晙赴京，以会大礼。晙以时属冰壮，恐虏骑乘隙入寇，表辞不赴，手敕慰勉，仍赐衣一副。会许州刺史王乔家奴告乔与晙潜谋构逆，敕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说鞫其状。晙既无反状，乃以违诏追不到，左迁蕲州刺史。十四年，累迁户部尚书，复为朔方军节度使。二十年卒，年七十余，赠尚书左丞相，谥曰忠烈。

往岁，魏元忠为张易之、昌宗所构，左授高要尉，晙密状申明之。宋璟时为凤阁舍人，谓晙曰："魏公且全矣，子须威严而坐理，恐子之狼狈也。"晙曰："魏公忠而获罪，晙为义所激，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晙气貌雄壮，时人谓之有熊虎之状。然慕义激励，有古人之风，御下整肃，人吏畏而爱之。晙卒后，信安王祎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晙与蕃将高昭领兵马先军讨贼，上闻而嗟异久之。户部郎中杨伯城上疏，请晙等坟特乞增修封域，量加表异，降使飨祭，优其子孙。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庙祭，仍如其子官秩。

史臣曰：娄师德应召而慷忾，勇也；荐仁杰而入用，忠也；不使仁杰知之，公也；营田赡军，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参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难也，又何愧于将相乎！王孝杰，唐休璟、张仁愿、薛讷、王晙等，皆韬武干，亟立边功。然孝杰失于再擒，休璟亏于余行。先败后胜，薛讷何惭；止雪回风，王晙难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赞曰：拯物之心，不形于色。将相之材，人何以测。臣有始终，功无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惭德。唐、张、讷、晙，善阵能师。共服戎虏，不忧边陲。

列传第四十四

○苏味道李峤崔融卢藏用徐彦伯

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也。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转咸阳尉。吏部侍郎裴行俭先知其贵，甚加礼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为管记。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将军，访当时才子为谢表，托于味道，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

延载初，历迁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正授，证圣元年，坐事，出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

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几，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初，以亲附张易之，昌宗贬授郿州刺史。俄而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赠冀州刺史。味道与其弟太子洗马味玄甚相友爱，味玄若请托不谐，辄面加凌折，味道对之怡然，不以为忤，论者称焉。有文集行于代。

李峤，赵州赞皇人，隋内史侍郎元操从曾孙也。代为著姓，父镇恶，襄城令。峤早孤，事母以孝闻。为兒童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自是渐有学业。弱冠举进士，累转监察御史。时岭南邕、严二州首领反叛，发兵讨击，高宗令峤往监军事。峤乃宣朝旨，特赦其罪，亲入獠洞以招谕之。叛者尽降，因罢兵而还，高宗甚嘉之。累迁给事中。时酷吏来俊臣构陷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三家，奏请诛之，则天使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其狱。德裕等虽知其枉，惧罪，并从俊臣所奏，峤曰：“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乃与德裕等列其枉状，由是忤旨，出为润州司马。诏入，转凤阁舍人。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

时初置右御史台，巡按天下，峤上疏陈其得失曰：

陛下创置右台，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斯政途之纲纪，礼法之准绳，无以加也。然犹有未折衷者，臣请试论之。夫禁纲尚疏，法令宜简，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窃见垂拱二年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别准格敕令察访者，又有三十余条。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时限迫促，簿书填委，昼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须品量才行，褒贬得失，欲令曲尽行能，则皆不暇。此非敢堕于职而慢于官也，实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与其节制，使器周于用，力济于时，然后进退可以责成，得失可以精核矣。

又曰：

今之所察，但准汉之六条，推而广之，则无不包矣。无为多张科目，空费簿书。且朝廷万机，非无事也，机事之动，恆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当委之，则传驿大减矣。然则御史之职，故不可得闲，自非分州统理，无由济其繁务。有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简，入奏天阙，其于励已自修，奉职存宪，比于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奸邪，纠擿欺隐，比于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试用臣言，妙择贤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陈赏罚以劝之，则莫不尽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兴？

则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为二十道，简择堪为使者。会有沮议者，竟不行。寻知天官侍郎事，迁麟台少监。

圣历初，与姚崇偕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鸾台侍郎，依旧平章事，兼修国史。久视元年，峤舅天官侍郎张锡入知政事，峤转成均祭酒，罢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继在相位，时人荣之。峤寻检校文昌左丞、东都留守。长安三年，峤复以本官平章事，寻知纳言事。明年，迁内史。峤后固辞烦剧，复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

长安末，则天将建大像于白司马坂，峤上疏谏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营修土木。伏闻适像，税非户口，钱出僧尼，不得州县祇承，必是不能济办，终须科率，岂免劳扰！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

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疏奏不纳。

中宗即位，峤以附会张易之兄弟，出为豫州刺史。未行，又贬为通州刺史。数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赞皇县男。无几，迁吏部尚书，进封县公。神龙二年，代韦安石为中书令。初，峤在吏部时，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复居相位奏置员外官数千人。至是官僚倍多，府库减耗，乃抗表引咎辞职，并陈利害十余事。中宗以峤昌言时政之失，辄请罢免，手制慰谕而不允，寻令复居旧职。三年，又加修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赵国公。景龙三年，罢中书令，以特进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睿宗即位，出为怀州刺史，寻以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峤密表请处置相王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践祚，宫内获其表，以示侍臣。或请诛之，中书令张说曰：“峤虽不辩逆顺，然亦为当时之谋，吠非其主，不可追讨其罪。”上从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节，危而不变，为臣则忠，贰乃无赦。特进、赵国公李峤，往缘宗、韦弑逆，朕恭行戡定，揖让之际，天命有归，峤有窥觎，不知逆顺，状陈诡计，朕亲览焉。以其早负辞学，累居台辅，妨而莫言，，特掩其恶。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赏罚倘乖，下人安劝？虽经赦令，犹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余生，宜听随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寻起为卢州别驾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齐州全节人。初，应八科举擢第。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中宗在春宫，制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乃命融撰朝观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寻转右史。圣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四年，迁凤阁舍人。久视元年，坐忤张昌宗意，左授婺州长史。顷之，昌宗怒解，又请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二年，再迁凤阁舍人。三年，兼修国史。时有司表税关市，融深以为不可，上疏谏曰：

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者，臣谨按《周礼》九赋，其七日“关市之赋”。窃惟市纵繁巧，关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赋税。臣谨商度今古，料量家国，窃将为不可税。谨件事迹如左，伏惟圣旨择焉。

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公田籍而不税，关防讥而不征。中代已来，浇风骤进，桑麻疲弊，稼穑辛勤，于是各徇通财，争趋作巧，求径捷之

欲速，忘岁计之无余。遂使田莱日荒，仓廪不积，蚕织休废。弊缊阙如，饥寒猥臻，乱离斯起。先王惩其若此，所以变古随时，依本者恆科，占末者增税。夫关市之税者，谓市及国门，关门者也，唯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于何瞻仰；济济盛朝，自取嗤笑。虽欲宪章姬典，乃是违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谨案《易》《系辞》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财者，帝王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理国安人之本也。仕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仕，辟士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人陈力受职。"然则四人各业久矣。今复安得动而摇之！萧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复动。"班固又云：曹参相齐，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理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无所容窜；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

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乘兹困穷，或致骚动，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齐人，亦自搅乱殊俗。又如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倘同科赋，致有猜疑，一从散亡，何以制禁？求利虽切，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识大体，徒欲益帑藏，助军国，殊不知军国益扰，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

孟轲又云："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今行者皆税，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少多，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壅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其间或有轻訬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一旦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

五帝之初，不可详已；三王之后，厥有著云；秦、汉相承，典章大备至如关市之税，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图武力，舍之而不用也；汉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则？关为御暴之所，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夫人心莫不背善而乐祸，易动而难安。一市不安，则天下之市心摇矣；一关不安，则天下之关心动矣。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流、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魏、晋眇小，齐、隋龌龊，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

今之所以税关市者，何也？岂不以国用不足，边寇为虞，一行斯术，冀有殷赡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筹之。伏惟陛下当圣期，御玄箓，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铸宝鼎以穷奸，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广洽，至德潜通。东夷暂惊，应时平殄；南蛮才动，计日归降。西域五十余国，广输一万余里，城堡清夷，亭堠静谧。比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请命，边事不起，即目虽尚屯兵，久后疑成驰柝。独有默啜，假息孤恩，恶贯祸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费日已稀矣，然犹下明制，遵太朴，爱人力，惜人财，王侯旧封，妃主新礼，所有支料，咸令减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尧、舜之用心也。且关中、河北，水旱数年，诸处逃亡，今始安辑，，倘加重税，或虑相惊。况承平岁积，薄赋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乐。卒有变法，必多生怨，生怨则惊扰，惊扰则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御？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国若不足，乱国若有余。”古人有言：“帝王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庾，商贾藏于箧。”惟陛下详之。必若师兴有费，国储多窘，即请倍算商客，加敛平人。如此则国保富强，人免忧惧，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

陛下留神系表，属想政源，冒兹炎炽，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机务不遗，先天后天，虚心密应。时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陈瞽辞，伏纸惶惧。

疏奏，则天纳之，乃寝其事。

四年，除司礼少卿，仍知制诰。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及易之伏诛，融左授袁州刺史。寻召拜国子司业，兼修国史。神龙二年，以预修《则天实录》成，封清河县子，赐物五百段，玺书褒美。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时年五十

四。以侍读之恩，追赠卫州刺史，谥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子禹锡、翘，开元中，相次为中书舍人。

卢藏用，字子潜，度支尚书承庆之侄孙也。父璥，有名于时，官至魏州司马。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

长安中，征拜左拾遗。时则天将营兴泰宫于万安山，藏用上疏谏曰：

臣愚虽不达时变，窃尝读书，见自古帝王之迹众矣。臣闻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斫者，唐尧之德也；卑宫室，菲饮食，尽力于沟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制者，汉文之明也。并能垂名无穷，为帝皇之烈。岂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济众，以臻于仁恕哉！今陛下崇台邃宇，离宫别馆，亦已多矣。更穷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议者以陛下为不忧人、务奉已也。

且顷岁已来，虽年谷颇登，而百姓未有储蓄。陛下西幸东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岁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时施德布化，复广造宫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亦不知左右伤陛下之仁也。臣闻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纳君于仁；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载。陛下诚能发明恕之制，以劳人为辞，则天下必以陛下为惜人力而苦己也。小臣固陋，不识忌讳，敢冒死上闻。乞下臣此章，与执事者议其可否，则天下幸甚。

神龙中，累转起居舍人，兼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滞论》以畅其事，辞曰：

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故大挠造甲子，容成著律历，黄公裁变，玄女启谟，八门御时，六神直事。从之者则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有同影响，若合符契。先生亦尝闻之乎？

主人曰："何为其然也？子所谓曲学所习，曚昧所守，徒识偏方之诡说，未究亨衢之通论。盖《易》曰"先天不违"，《传》称"人神之主"。范围不过，三才所以虚中；进退非邪，百王所以无外。故曰："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又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且皇天

无亲，唯德是辅，为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谷以变；宋君引过，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从人者也。古之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寿，赋敛蠲省则人富，法令有常则国静，赏罚得中则兵强。所以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苟违此途，虽卜时行刑，择日出令，必无成功矣。自叔世迁讹，俗多徼幸，竞称怪力，争诵诡言，屈政教而就孤虚，弃信赏而从推步。附会前史，变易旧经，依托空文，以为征据。覆军败将者，则隐秘无闻；偶同幸中者，则共相文饰。岂唯德之增惑，亦乃学人自是。呜呼，习俗讹谬，一至此焉！

昔者，甲子兴师，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异制胜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济？至若环城自守，接阵重围，无阙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将智，粟积城坚，虽复屡转魁刚，频移太岁，坐推白虎，行计贪狼，自符难斗之祥，多贻蚁附之困。故曰，任贤使能，则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赏功，则不祷祠而得福。此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时也，韩信背水，乖地利也，并存人事，俱成大业。削树而斩庞涓，举火而屠张郃，未必暗同岁德，冥会日游，俱运三门，并占四杀。杜邮齿剑，抑唯计沮，垓下悲歌，实阶剸印。若以并资厌胜，不事良图，则长平尽坑，固须恆济，襄城无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终丧大功；百姓与能，必遗小数。金鸡玉鹤，方为楚国之殃；《万毕》、《枕中》，适构淮南之祸。刻符指盗，反更亡身；被发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赭鞭，不禳赤伏之运；筑城断罔，何救素灵之哭！火灾不验，裨灶无力以窥天；超乘阶凶，王孙取监于观德。九征九变，是曰长途；人谋鬼谋，良归有道。此并经史陈迹，贤圣通规，仁远乎哉，讵宜滞执？

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阶至道，请事斯语，归于正途。而今而后，焚蓍龟，毁律历，废六合，斥五行，浩然清虑，则将奚若？"答曰："此所谓过犹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历所以通岁时，金木所以备法象，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消息之义，其在兹乎"！客于是循墙匍匐，帖然无气，口去□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景龙中，为吏部侍郎。藏用性无挺特，多为权要所逼，颇隳公道。又迁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工部侍郎、尚书右丞。先天中，坐托附太平公主，配流岭表。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余。有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少与陈子昂、赵贞固友

善，二人并早卒，藏用厚抚其子，为时所称。然初隐居之时，有贞俭之操，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随驾隐士”；及登朝，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表荐之，对策擢第，累转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于翰札，而彦伯以文辞雅美，时人谓之“河中三绝”。

彦伯圣历中累除给事中，时王公卿士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彦伯乃著《枢机论》以诫于代，其辞曰：

《书》曰：“唯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又云：“齐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语，节饮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言不善，千里违之。”《礼》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呜呼！先圣知言之为大也，知言之为急也，精微以劝之，典谟以告之，礼经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其诂训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物应则得失之兆见也。得之者江海比邻，失之者肝胆楚、越，然后知否泰荣辱，系于言乎！

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镂其心，右阶铭其背，南容复于白圭，箕子畴于《洪范》，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玷，参详躁竞，审无常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利生于口，森然覆邦之说；道不由衷，变彼如簧之刺。。可不惧之哉！其有识暗邪正，虑微形朕，破金汤之龠，封祸乱之根，用詀讘为全计，以号詼为令德。至若梧宫问答，荆、齐所以奔命；韩、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残。蔡侯绳息妫也，亟招甲兵之罚；郑曼图宗卿也，而受鼎镬之诛。史迁轻议，终下蚕室；张纮说，更齿龙渊。凡此过言，其流匪一。或秽犹粪土，或动成刀剑，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挟邪作蛊，守之而不懈；往辄破的，去之而弥远。亦可异韩庐聚音，釐也群吠，得死为幸，何循名之立乎？虽复伯玉沮颜，追谢于元凯，蒋济贻恨，失誉于王陵，犀首没齿于季章，曹瞒齰舌于刘主，当何及哉！孔子曰：“予欲无言。”又云：“终身为善一言败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数穷。”又云“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议人者也。”何圣人之深思伟虑，杜渐防萌之至乎！

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隐。钳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怀；括囊而处，孰启谟明之训？则上言者，下听也；下言者，上用也。

睿哲之言，犹天地也，人覆焘而生焉；大雅之言，犹钟鼓也，人考击而乐焉。作以龟镜，姬公之言也；出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国侨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孙之言也。是谓德音，诣我宗极，满于天下，贻厥后昆。殷宗甘之于酒醴，孙卿谕之以琴瑟，阙里重于四时，郢都轻其千乘。岂不韪哉，岂不休哉！但楙探世猷，克念丕训，审思而应，精虑而动。谋其心以后发，择其交以后谈，不蹙趋于非党，不屏营于诡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谍谍之绪，扑其炎炎之势。自然介尔景福，锡兹纯嘏，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终日行，不遗已患；终日言，不遗已忧。"如此乃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神龙元年，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以预修《则天实录》成，封高平县子，赐物五百段。未几，出为卫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俄转蒲州刺史，入为工部侍郎，寻除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景云初，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仍兼昭文馆学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许之。开元二年卒。彦伯事寡嫂甚谨，抚诸侄同于己子。自晚年属文，好为强涩之体，颇为后进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史臣曰：才出于智，行出于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浅也；行义诡实，由性之善恶也。然则智性禀之于气，不可使之强也。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故狄仁杰有言曰："苏、李足为文吏矣。"得非龌龊者乎！模棱之病，尤足可讥。崔融、卢藏用、徐彦伯等，文学之功，不让苏、李，知有守常之道，而无应变之机。规谏之深，崔比卢、徐，稍为优矣。

赞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谭为美风。苏、李文学，一代之雄。有惭辅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

列传四十五 睿宗诸子

○皇帝宪惠庄太子捻惠文太子范惠宣太子业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生玄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生让皇帝，宫人柳氏生惠庄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后宫生隋王隆悌。

让皇帝宪，本名成器，睿宗长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与诸弟同日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改封寿春郡王，仍却入阁。长安中，累转左赞善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成器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唐隆元年，进封宋王。其月，睿宗践祚，拜左卫大将军。时将建储贰，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辞曰："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请。"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时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许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长，再抗表固让，睿宗不许。乃下制曰："左卫大将军、宋王成器，朕之元子，当践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佥属，由是朕前恳让，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诚不可夺。爰符立季之典，庶协从人之愿。成器可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别加实封二千户。赐物五千段、细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区、良田三十顷。"其年十一月拜尚书左仆射，寻迁司徒，其太师、都督并如故。明年，表让司徒，拜太子宾客，兼扬州大都督如故。

时太平公主阴有异图，姚元之、宋璟等请出成器及申王成义为刺史，以绝谋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玄宗尝制一大被长枕，将与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悦，累加赏叹。

先天元年八月，进封司空。及玄宗讨平萧至忠、岑羲等，成器又进位太尉，依旧兼扬州大都督，加实封一千户。月余，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其太尉、扬州大都督并停。开元初，历岐州刺史，开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号，改名宪，封为宁王，实封累至五千五百户。又历泽、、泾等州刺史。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閤，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捻、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游

践之所，中使相望，以为天子友悌，近古无比，故人无间然。

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尝与宪及岐王范等书曰：“昔魏文帝诗云：‘西山一何高，高处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陈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经纶之务，绝其朝谒，卒令忧死。魏祚未终，遭司马宣王之夺，岂神丸之效也！虞舜至圣，拾象傲之愆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为帝王之轨则，于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朕未尝不废寝忘食钦叹者也，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

宪，开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旧为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一年，复拜太尉。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时申王等皆先薨，唯宪独在，上尤加恩贷。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

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时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谓树稼者也。谚曰：‘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时年六十三。上闻之，号叫失声，左右皆掩涕。翌日，下制曰：

能以位让，为吴太伯，存则用成其节，殁则当表其贤，非常之称，旌德斯在。故太尉、宁王宪，诞含粹灵，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诚；仁和之深，非因外奖。率由礼度，雅尚文儒。谦以自牧，乐以为善。比两献而有光，与《二南》而合德。自出临方镇，入配台阶，逾励忠勤，益闻周慎。实谓永为籓屏，以辅邦家。曾不籥遗，奄焉殂没，友于之痛，震恸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升王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阽危，推而不居，请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违。不然者，则宸极之尊，岂归于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凭，自非大号，孰副休烈。按谥法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敬追谥曰让皇帝，宜令所司择曰备礼册命。

宪长子汝阳郡王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手制不许。及册敛之日，内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赍手书置

于灵座之前，其书曰：

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殁，家人之礼，是用申情，兴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俦，尝号五王，同开邸第。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顷以国步艰危，义资克定，先帝御极，日月照临。大哥嫡长，合当储贰，以功见让，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万机事总，听朝之暇，得展于怀。十数年间，棣华凋落，谓之手足，唯有大哥。令复沦亡，眇然无对，以兹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谢？所贵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为不朽。大哥事迹。身殁让存，故册曰让皇帝，神之昭格，当兹宠荣。况庭训传家，璡等申让，善述先志，实有遗风，成其美也。恭惟绪言，恍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胜。

又制追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祔葬于桥陵之侧。及将葬，上遣中使敕璡等务令俭约，送终之物，皆令众见。所司请依诸陵旧例，圹内置千味食。监获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麞鹿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料，皆无所凭。臣据礼司所料，奠祭相次，事无不备，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让帝之志，务令俭约，礼外加数，窃恐不安。又非时之物，马犊驴等并野味鱼雁鹅鸥之属，所用铢两，动皆宰杀，盛夏胎养，圣情所禁。又须造作什物，动逾千计，求征市井，实谓烦劳。千味不供，礼无所阙。伏望依礼减省，以取折衷。"制从之。及发引，时属大雨，上令庆王泽已下泥中步送十数里，制号其墓为惠陵。

宪凡十子：璡、嗣庄、琳、璹、珣、瑀、玢、珽、琯、璀等十人，历官封袭。璡，封汝阳郡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天宝初，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赠太子太师。嗣庄，封济阴郡王，早卒。琳，封嗣宁王，历秘书员外监。从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载卒。

璹，封嗣申王。珣，封同安郡王。珣修身淳谨，不自矜贵，闺门之内，常默如也。开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辍朝三日。制曰："犹子之恩，特深于情礼；睦亲之义，必备于哀荣。同安郡王珣，禀气淳和，执心忠顺，邦国垣翰，宗枝羽仪。磐石疏封，将期永固；逝川不舍，俄叹促龄。悼往之怀，因心所切，宜增宠命，用饰幽泉。可赠太子少保。葬事官给，陪葬桥陵。"瑀，封汉中王，历都水使者、恆王府司马、卫尉员外卿。瑀早有才望，伟仪表。初为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乾元二

年，以特进试太常卿，送宁国公主至回纥，充册立使。玢，苍梧郡开国公，历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员外置同正员。卒，赠江陵大都督。珽，封晋昌郡开国公。琯，魏郡开国公。璀，文安郡开国公。天宝十一载，珽、琯、璀并食邑三千户。

惠庄太子捻，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义。母柳氏，掖庭宫人。

捻之初生，则天尝以示僧万回。万回曰："此兒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恆王。寻却入閤，改封衡阳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龙元年，加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迁司农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睿宗践祚，进封申王，迁右卫大将军。景云元年七月，迁殿中监，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二年，转光禄卿、右金吾卫大将军。先天元年七月，加实封一千户。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开元二年，带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称，改名捻。历邓、虢、绛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旧为司徒。性弘裕，仪形环伟，善于饮啖。十二年，病薨，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无子。初养让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宝三载，又以让帝子璹为嗣申王，授鸿胪员外卿。

惠文太子范，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范，后避玄宗连名，改单称范。初封郑王，寻改封卫王。长寿二年，随例却入閤，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龙元年，迁太府员外少卿，加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景龙年，兼陇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睿宗践祚，进封岐王，又加实封五百户，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将军。先天二年，从上讨窦怀贞、萧至忠等，以功加赐实封满五千户，下制褒美。开元初，拜太子少师，带本官，历绛、郑、岐三州刺史。八年，迁太子太傅。

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上未尝间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时王毛仲等本起微贱，皆崇贵倾于朝廷，诸王每相见，假立引待，独范见之色庄。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恸，辍朝三日，为之追福，手写《老子经》，彻膳累旬，百僚上表劝喻，然后复常。开元十四年，命工部尚书、摄太尉卢从愿册赠王为惠文太子，陪葬桥陵。

一子瑾，封河东郡王，官至太仆卿。冒于酒色，竟暴卒，赠太子少师。

天宝三载，又以惠宣太子男略阳公珍为嗣岐王、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员外卿。上元二年，珍与硃融善。珍仪表伟如，颇类玄宗，融乃诱崔昌、赵非熊等并中官六军人同谋逆。融谓金吾将军邢济曰：今城中草草，关外近寇凭凌，若何？”济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随之，安能自脱？”融曰：“有一人，足下见之自当知，纵不出城亦无虑。”乃引以见珍。济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讯之。珍赐死。其同谋右武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军大将军刘从谏、蔚州长镇将硃融、右卫将军胡冽、直司天台通玄院高抱素、右司御率府率魏兆、内侍省内谒者监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斩决。试太子洗马兼知司天台冬官正事赵非熊、陈王府长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昂、右武卫兵曹焦自荣、前凤翔府郿县主簿李屺、国子监广文进士张奂等六人，特宜决杀。驸马都尉薛履谦预逆谋，宜赐自尽。乃以济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御都使。左散骑常侍张镐坐与交通，贬辰州司户。郑繇者，郑州荥阳人，北齐吏部尚书述五代孙也。工五言诗。开元初，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繇为《失白鹰诗》，当时以为绝唱。后为湖州刺史。子审亦善诗咏，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惠宣太子业，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业，后单名业。垂拱三年，封赵王，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随例却入閤，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寻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龙元年，加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景龙二年，兼陈州别驾。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少卿，别驾如故。睿宗即位，进封薛王，加封满一千户，拜秘书监，兼右羽林大将军。俄转宗正卿。睿宗以业好学而授秘书监。及玄宗诛萧至忠、岑羲等，业以翊从之功，加实封通旧为五千户。开元初，历太子少保、同泾豳卫虢等州刺史。八年，迁太子太保。

初，业母早终，从母贤妃亲鞠养之。至是，迎贤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谨。业同母妹淮阳、凉国二公主亦早卒，业抚爱其子，逾于己子。上以业孝友，特加亲爱。业尝疾病，上亲为祈祷，及愈，车驾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玄宗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诞庆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满，鸽原鸟再飞。”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上尝不豫，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发，玄宗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妃惶惧，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上遽令召之，业至阶下，逡巡请罪。上降阶就执其手

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欢宴久之。仍慰谕妃，令复其位。二十一年，业进拜司徒。二十二年正月，薨，册赠惠宣太子，陪葬桥陵。有子十一人。

瑗乐安郡王，□易宗正卿、荥阳郡王，琄封嗣薛王，珍嗣岐王。琄为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同正员。天宝五载，坐舅刑部尚书韦坚为右相李林甫所构，贬夷陵郡别驾长任。母随琄，竟以忧死。七载，琄于夜郎安置，后移南浦郡。十四载，安禄山反，赴于西京。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长安初，拜尚乘直长。早薨。睿宗践极，追封隋王，赠荆州大都督。无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变；让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飞龙在天，舒也；亢龙有悔，变也。让皇帝守无咎于或跃，利终吉于劳谦，其用有光，其闻莫朽。惠庄、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获免，终保皇枝；或过望而包羞，竟尘青史。略阳公信魁伟之状，起图谋之心，福善祸淫，宜哉不令。

赞曰：谦而受益，让以成贤。唐属之美，宪得其先。长不居震，刚不乘乾。让之大者，胡可比焉。捻、范已降，同气连枝。性习何远，非革即睽。有善有恶，祸福不欺。

列伟第四十六

○姚崇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父善意，贞观中，任嶲州都督。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初，则天谓侍臣曰："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元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

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俄迁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是时，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诉，元之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是为易之所谮，改为司仆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

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无几，出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进封梁国公。固辞实封，乃停其旧封，特赐新封一百户。

先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崇奏曰：“《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贼。’此并除蝗之义也。虫既解畏人，易为驱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护必不辞劳。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讨除不得者，只是人不用命，但使齐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上闻之，复以问崇。崇曰：“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啖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陛下好生恶杀，

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上许之。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怀慎既庶事曲从，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渐止息。

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然纵其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时有中书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蕃人珍遗，事发，上亲加鞫问，下狱处死。崇结奏其罪，复营救之，上由是不悦。其冬，曲赦京城，敕文时标诲名，令决杖一百，配流岭南。崇自是忧惧，频面陈避相位，荐宋璟皆获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自代。俄授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

居月余，玄宗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上召宋璟、苏颋问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上又召崇问曰：“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崇对曰：“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坏，尚不免崩，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赐绢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改新庙，车驾乃幸东都。因令崇五日一参，仍入閤供奉，甚承恩遇。后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璟崇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其略曰：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

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阙。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

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廕，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昔孔子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寻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求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解沈疑，宜观而行之。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

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物，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

十七年，重赠崇太子太保。崇长子彝，开元初光禄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修谨，开元末，为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闳为侍御史、仙客判官，见仙客疾亟，逼为仙客表，请以弈及兵部侍郎卢奂为宰相代己。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闻而怒之，闳决死，弈出为永阳太守，奂为临淄太守。玄孙合，登进士第，授武功尉，迁监察御史，位终给事中。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广平徙焉，后魏吏部尚书弁七代孙也。父玄抚，以璟贵，赠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累转凤阁舍人。当官正色，则天甚重之。长安中，幸臣张易之诬构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凤阁舍人张说令证之。说将入于御前对覆，惶惑迫惧，璟谓曰："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缘犯颜流贬，芬芳多矣。或至不测，吾必叩閤救子，将与子同死。努力，万代瞻仰，在此举也。"说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璟寻迁左御史台中丞。张易之与弟昌宗纵恣益横，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观占吉凶，言涉不顺，为飞书所告。璟廷奏请穷究其状，则天曰："易之等已自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陈，情在难恕，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请勒就御史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则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台，将加鞫问。俄有特敕原之，仍令易之等诣璟辞谢，璟拒而不见，曰："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

璟尝侍宴朝堂，时易之兄弟皆为列卿，位三品，璟本阶六品，在下。易之素畏璟，妄悦其意，虚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张卿以为第一人，何也？”当时朝列，皆以二张内宠，不名官，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谓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璟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郑善果一何懦哉！”其刚正皆此类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伤之，则天察其情，竟以获免。

神龙元年，迁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谏议大夫、内供奉，仗下后言朝廷得失。寻拜黄门侍郎。时武三思恃宠执权，尝请托于璟，璟正色谓之曰：“当今复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独不见产、禄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韦月将上书讼三思潜通宫掖，将为祸患之渐，三思讽有司奏月将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诛之。璟执奏请按其罪状，然后申明典宪，月将竟免极刑，配流岭南而死。

中宗幸西京，令璟权检校并州长史，未行，又带本官检校贝州刺史。时河北频遭水潦，百姓饥馁，三思封邑在贝州，专使征其租赋，璟又拒而不与，由是为三思所挤。又历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

中宗晏驾，拜洛州长史。睿宗践祚，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兼右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先是，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请托滋甚。崔湜、郑愔相次典选，为权门所制，九流失叙，预用两年员阙注拟，不足，更置比冬选人，大为士庶所叹。至是，璟与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革前乂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众皆失色。璟昌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安得有异议！”乃与姚崇同奏请令公主就东都。玄宗惧，抗表请加璟罪于等，乃贬璟为楚州刺史。无几，历魏、兖、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迁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寻拜国子祭酒，兼东都留守。岁余，转京兆尹，复拜御史大夫，坐事出为睦州刺史，转广州都督，仍为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

开元初，征拜刑部尚书。四年，迁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明年，官名改易，为侍中，累封广平郡公。其秋，驾幸东都，次永宁之崤谷，驰道隘狭，车骑停拥，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并失于部伍，上令黜其

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垫隘，致罪二臣，窃恐将来人受艰弊。”于是遽令舍之。璟曰：“陛下责之，以臣言免之，是过归于上而恩由于下。请且使待罪于朝，然后诏复其职，则进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与中书侍郎苏颋为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号。璟等奏曰：“王子将封三十余国，周之麟趾，汉之犬牙，彼何足云，于斯为盛。窃以郯、郏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类推择，谨件三十国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号，亦选择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体。又令臣等别撰一佳名及一美邑号者。七子均养，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别封，或缘母宠子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纳之，慎夫人亦不以为嫌，美其得久长之计。臣等故同进，更不别封，上彰覆载无偏之德。”上称叹之。

七年，开府仪同三司王皎卒，及将筑坟，皎子驸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窦孝谌故事，其坟高五丈一尺。璟及苏颋请一依礼式，上初从之。翌日，又令准孝谌旧例。璟等上言曰：

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凡人子于哀送之际，则不以礼制为思。故周、孔设齐斩缌免之差，衣衾棺□郭之度，贤者俯就，私怀不果。且苍梧之野，骊山之徒，善恶分区，图史所载。众人皆务奢靡而独能革之，斯所谓至孝要道也。中宫若以为言，则此理固可敦谕。

在外或云窦太尉坟甚高，取则不远者。纵令往日无极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时，故非常式。又贞观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长乐公主，奏请仪注加于长公主，魏征谏云：“皇帝之姑姊为长公主，皇帝之女为公主，既有‘长’字，合高于公主。若加于长公主，事甚不可。”引汉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为王，帝曰：‘朕子岂敢与先帝子等。’”时太宗嘉纳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谢于征。此则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岂若韦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邦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则犯颜逆耳，阿意顺旨，不可同日而言也。

况令之所载，预作纪纲，情既无穷，故为之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顷谓金科玉条，盖以此也。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区区不已以闻，谅欲成朝廷之政，崇国母之德，化浃寰区，声光竹素。倘中宫情不可夺，陛下不能苦违，即准一品合陪陵葬者，坟

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敕将同陪陵之例，即极是高下得宜。

上谓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然人所难言，亦在于此。卿等乃能再三坚执，成朕美事，足使万代之后，光扬我史策。”乃遣使赍彩绢四百匹分赐之。

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将还，多有改转，率以为常，璟奏请一切勒还，绝其侥求之路。又禁断恶钱，发使分道检括销毁之，颇招士庶所怨。俄授璟开府仪同三司，罢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权梁山构逆伏诛，制河南尹王怡驰传往长安穷其枝党。怡禁系极众，久之未能决断，乃诏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狱。璟至，惟罪元谋数人，其余缘梁山诈称婚礼因假借得罪及胁从者，尽奏原之。十二年，驾又东巡，璟复为留守。上临发，谓璟曰：“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邑，为别历时，所有嘉谟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极言得失，特赐彩绢等，仍手制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其见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书。十七年，迁尚书右丞相，与张说、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于尚书都省大会百僚。玄宗赋诗褒述，自写与之。

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闻力不足者，老则更衰；心无主者，疾而尤废。臣昔闻其语，今验诸身，况且兼之，何能为也。臣自拔迹幽介，钦属盛明，才不逮人，艺非经国。复以久承驱策，历参试用，命偶时来，荣因岁积。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进阶开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职。何者？丞相官师之长，任重昔时；愚臣衰朽之余，用惭他日。位则愈盛，人则浸微，尽知其然，何居而可？顷僶俯从政，苍黄不言，实怀覆载之德，冀竭涓尘之效。今积羸成惫，沈锢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废。顾惟殒越，宁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禄，且留章绶，不上阙庭。仪刑此乖，礼法何设？伏惟陛下审能以授，为官而择，察臣之恳词，矜臣之不逮，使罢归私第，养疾衡门，上弭官谤，下知死所。则归全之望，获在愚臣；养老之恩，成于圣代。日暮途远，天高听卑，瞻望轩墀，伏深感恋。谨奉表陈乞以闻。”手敕许之，仍令全给禄俸。璟乃退归东都私第，屏绝人事，以就医药。二十二年，驾幸东都，璟于路左迎谒，上遣荣王亲劳问之，自是频遣使送药饵。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赠太尉，谥曰文贞。

子昇，天宝初太仆少卿。次尚，汉东太守。次浑，与右相李林甫善，引为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次恕，都官郎中、剑南采访判官，依倚权势，颇为贪暴。浑在平原，重征一年庸调。作东畿采访使，又使河南尉杨朝宗影娶妻郑氏。郑氏即薛稷外孙，姊为

宗妇，孀居有色，浑有妻，使朝宗聘而浑纳之，奏朝宗为赤尉。恕在剑南，有雒县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诱而私之，而贬珪官。又养刺客李晏。至九载，并为人所发，赃私各数万贯。林甫奏称璟子浑就东京台推，恕就本使剑南推，皆有实状，浑流领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载又为人讼其赃，贬临海长史。其子华、衡，居官皆坐赃，相次流贬。其后浑会赦，量移至东阳郡下，请托过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资课，人不堪其弊，讼之，配流浔江郡。然兄弟尽善饮谑，俳优杂戏，衡最粗险，广平之风教，无复存矣。广德后，浑除太子谕德，为物议薄之，乃留寓于江岭卒。

史臣曰：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

赞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列传第四十七

○刘幽求钟绍京郭元振张说 子均垍陈希烈附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

及韦庶人将行篡逆，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乃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余道，皆出于幽求。以功擢拜中书舍人，令参知机务，赐爵中山县男，食实封二百户。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赠刺史。

睿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右丞，仍旧知政事，进封徐国公，加实封通前五百户，赐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区、地十顷、马四匹，加以金银杂器。景云二年，迁户部尚书，罢知政事。月余，转吏部尚书，擢拜侍中，降玺书曰："顷者，王室不造，中宗厌代，外戚专政，奸臣擅国，将倾社稷，几迁龟鼎，朕躬与王公，皆将及于祸难。卿见危思奋，在变能通，翊赞储君，协和义士，殄歼元恶，放殛凶徒。我国家之复存，医兹是赖，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轴，胙卿以茅土，然征赋未广，宠锡犹轻。昔西汉行封，更择多户；东京定赏，复增大邑。故加赐卿实封二百户，兼旧七百户。使夫高岸为谷，长河如带，子子孙孙，传国无绝。又以卿忘躯徇难，宜有恩荣，故特免卿十死罪，并书诸金铁，俾传于后。卿其保兹功业，永作国桢，可不美欤！"

先天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湜又托附太平公主，将谋逆乱。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请以羽林兵诛之，乃令暐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崔羲，俱是太平公主进用，见作方计，其事不轻。殿下若不早谋，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唯请急杀此贼。刘幽求已共臣作定谋计讫，愿以身正此事，赴死如归。臣既职典禁兵，若奉殿下命，当即除翦。"上深以为然。暐又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诏狱，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峰州。

岁余，太平公主等伏诛，其日下诏曰：“刘幽求风云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流，文穷三变。义以临事，精能贯日；忠以成谋，用若投水。茂勋立艰难之际，嘉话盈启沃之初，存谠直以不顾，为奸邪之所忌。衅萌颇露，谮端潜发，元宰见逐，谗人孔多。既殄群凶，方宣大化，期问政于经始，载登贤于萝卜。可依旧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知军国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仍依旧还封七百户，并赐锦衣一袭。”

开元初，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未几，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三年，转桂阳郡刺史，在道愤恚而卒，年六十一，赠礼部尚书，谥曰文献，配享睿宗庙庭。建中三年，重赠司徒。

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景龙中，为苑总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及事成，其夜拜绍京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翌日，进拜中书令，加光禄大夫，封越国公，赐实封五百户，赐物二千段、马十匹。绍京既当朝用事，恣情赏罚，甚为时人所恶。俄又抗疏让官，睿宗纳薛稷之言，乃转为户部尚书，出为蜀州刺史。

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及坐事，累贬琰川尉，尽削其阶爵及实封。俄又历迁温州别驾。开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岂不记畴昔之事耶？何忍弃臣荒外，永不见阙庭。且当时立功之人，今并亡殁，唯臣衰老独在，陛下岂不垂愍耶？”玄宗为之惘然，即日拜银青光禄大夫、右谕德。久之，转少詹事。年八十余卒。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赠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举进士，授通泉尉。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时吐蕃请和，乃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大将论钦陵请去四镇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还，上疏曰：

臣闻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难消息者，唯吐蕃与默啜耳。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也。若图之不审，则害必随之。今

钦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镇兵，此诚动静之机，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边患之起，必甚于前，若以镇不可拔，兵不可抽，则宜为计以缓之，藉事以诱之，使彼和望未绝，则其恶意亦不得顿生。

且四镇之患远，甘、凉之患近，取舍之计，实宜深图。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也；内患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脱甘、凉有不虞，岂堪广调发耶？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钦陵云“四镇诸部接界，惧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比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要者。

今宜报钦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要，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委之于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侵意，则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还吐蕃。”如此，则足塞钦陵之口，而事未全绝也。如钦陵小有乖，则曲在彼矣。又西边诸国，款附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遥有分裂，亦恐伤彼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

则天从之。

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愿早和。其大将论钦陵欲分四镇境，统兵专制，故不欲归款。若国家每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丑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必可使其上下俱怀情阻。”则天甚然之。自是数年间，吐蕃君臣果相猜贰，因诛大将论钦陵。其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并来降，则天仍令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以接之。后吐蕃将麴莽布支率兵入寇，凉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参预其谋，以功拜主客郎中。

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风神伟壮，而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

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因遣使进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先是，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有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资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既得报讎，又得存其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阗坎城，获金宝及生口，遣人间道纳赂于宗、纪。元振闻其谋，遽上疏曰：

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愜。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绝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

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作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顷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兼四镇兵士，岁久贫羸，其势未能得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忠节则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往年吐蕃于国非有恩有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之后，或请分于阗、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忽请汉兵助其除讨，亦不知欲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贤人，皆不愿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惧后求请无厌，益生中国之事。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

又请阿史那献者，岂不以献等并可汗子孙，来即可以招胁十姓？但献父元庆、叔仆罗、兄俀子并斛瑟罗及怀道，岂不俱是可汗子孙？往四

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又，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何则？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磐，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今料献之恩义，又隔远于其父兄，向来既未树立威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悬附。若自举兵，力势能取，则可招胁十姓，不必要须得可汗子孙也。

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臣在疏勒其访，不闻得一甲入军，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南勾吐蕃，即将俀子重扰四镇。又虔瓘往入之际，拔汗那四面无贼可勾，恣意侵吞，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俀子为蔽。今此有娑葛强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请相救。胡人则内坚城垒，突厥则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内外受敌，自陷危道，徒与贼结隙，令四镇不安。臣愚揣之，亦为非计。

疏奏不省。

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乃建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持玺书便报元振。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已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啜，杀嘉宾等。吕守素至僻城，亦见害。又杀牛师奖于火烧城，乃陷安西，四镇路绝。

楚客又奏请周以悌代元振统众，征元振，将陷之。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曰："与汉本来无恶，只雠于阙啜。而宗尚书取阙啜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状。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奏其状，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称西土未宁，事资安抚，逗遛不敢归京师。

会楚客等被诛，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宋璟为吏部尚书。无几，转兵部尚书，封馆陶县男。时元振父爱年老在乡，就拜济州刺史，仍听致仕。其冬，与韦安

石、张说等俱罢知政事。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始筑定远城，以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明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及萧至忠、窦怀贞等附太平公主潜谋不顺，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睿宗登承天门，元振躬率兵侍卫之。事定论功，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未行。

玄宗于骊山讲武，坐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将斩以徇，刘幽求、张说于马前谏曰："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寻又思其旧功，起为饶州司马。元振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开元十年，追赠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张说，字道济，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久视年，则天幸三阳宫，自夏涉秋，不时还都，说上疏谏曰：

陛下屯万乘，幸离宫，暑退凉归，未降还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请为陛下陈其不可。

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扈从兵马，日费资给，连雨弥旬，即难周济。陛下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丘。奈何去宗庙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钅尊柄，臣窃为陛下不取。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诫，无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

宫成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锸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茕老病，流转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将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

池亭奇巧，诱掖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耶？《诗》云："人亦劳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

御苑东西二十里，所出入来往，杂人甚多，外无墙垣局禁，内有榛□溪谷，猛兽所伏，暴慝是凭。陛下往往轻行，警跸不肃，历蒙密，乘嶮□戏，卒然有逸兽狂夫，惊犯左右，岂不殆哉！虽万全无疑，然人主之动，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预防。"愿陛下为万姓持重。此不可止

之理四也。

今国家北有胡寇觑边，南有夷獠骚徼。关西小旱，耕稼是忧；安东近平，输漕方始。臣愿陛下及时旋轸，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农，修德以来远，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澄心澹怀，惟亿万年，苍苍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刍议，十不一从。何者？沮盘游之娱，间林沚之玩，规远图而替近适，要后利而弃前欢，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贵臣之意。然臣血诚密奏而不爱死者，不愿负陛下言责之职耳。轻触天威，伏地待罪。

疏奏不省。

长安初，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时临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员外郎，累转工部侍郎。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方许之。是时风教紊类，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服终，复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迁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景云元年秋，谯王重福于东都构逆而死，留守捕系枝党数百人，考讯结构之状，经时不决。睿宗令说往按其狱，一宿捕获重福谋主张灵均、郑愔等，尽得其情状，自余枉被系禁者，一切释放。睿宗劳之曰："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

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是岁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为不附己，转为尚书左丞，罢知政事，仍令往东都留司。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及至忠等伏诛，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赐实封二百户。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

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曰："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

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自是此戏乃绝。

俄而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转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实封三百户，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夷虏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九年四月，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长泉县，自称叶护，攻陷兰池等六州。诏王晙率兵讨之，仍令说相知经略。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副使史献请因此诛党项，绝其翻动之计，说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项余烬。其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

明年，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并获其家属于木盘山，送都斩之，其党悉平，获男女三千余人。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逆方千里之地。说以讨贼功，复赐实封二百户。先是，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奏罢二十余万，勒还营农。玄宗颇以为疑，说奏曰：“臣久在疆场，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虑减兵而招寇也。”上乃从之。

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又建策，请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

骧骑是也。

是岁，玄宗将还京，而便幸并州，说进言曰：“太原是国家王业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东，有汉武□隹上后土之祀，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谷，此诚万姓之福也。”上从其言。及祀后土礼毕，说代张嘉贞为中书令。夏四月，玄宗亲为诏曰：“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

说又首建封禅之议。十三年，受诏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等撰东封仪注。旧仪不便者，说多所裁正，语在《礼志》。玄宗寻召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谓说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宜改名为集贤殿。”因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授说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及将东封，授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源乾曜为左丞相兼侍中，盖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说又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而说因赞其事，由是颇不相平。及登山，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勋，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献策，请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劝农使，分往检察。说嫌其扰人不便，数建议违之。及东封还，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铨，融与礼部尚书苏颋等分掌选事。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由是铨综失叙。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问。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割耳称冤。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为隐甫等所鞫伏罪。说经两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视之，回奏：“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玄宗悯之。力士奏曰：“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书令，观及庆则决杖而死，连坐迁贬者十余人。隐甫及融等恐说复用为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

初，说为相时，玄宗意欲讨吐蕃，说密奏许其通和，以息边境，玄宗不从。及瓜州失守，王晙死，说因获嶲州斗羊，上表献之，以申讽谕。其表：“臣闻勇士冠鸡，武夫戴鹖，推情举类，获此斗羊。远生越嶲，蓄性刚决，敌不避强，战不顾死，虽为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

选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鸟不遁才，兽不藏伎。如蒙效奇灵圃，角力天场，却鼓怒以作气，前踯躅以奋击。趹若奔云之交触，碎如转石之相叩，裂骨赌胜，溅血争雄，敢毅见而冲冠，鸷狠闻而击节。冀将少助明主市骏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将曰‘若斗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劝焉。臣缘损足，未堪履地，谨遣男诣金明门奉进。”玄宗深悟其意，赐绢及杂彩一千匹。

十七年，复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寻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视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帐，设音乐，内出酒食，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寻以修谒陵仪注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时长子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又特授说兄庆王傅光为银青光禄大夫。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上惨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诏曰：

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今；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上柱国、燕国公张说，辰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昔侍春诵，绸缪岁华。含春容之声，叩而尽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兴国，则天衢以通；济用和民，则朝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于嗟不憖，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泠然在耳；王殿遗草，宛留其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使当宁抚几，临乐彻悬，罢称觞之仪，遵往襚之礼。可赠太师，赐物五百段。

始玄宗在东宫，说已蒙礼遇。及太平用事，储位颇危，说独排其党，请太子监国，深谋密画，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脽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

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说既遭讪铄，罢知政事，专集贤文史之任，每军国大事，帝遣中使先访其可否。说尝自制其父《赠丹州刺史骘碑文》，玄宗闻之而御书其碑额赐之曰“呜呼，积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谥议曰“文贞”，左司郎中阳伯诚驳议，以为不称，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请依太常为定，纷纶未决。玄宗为说自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曰“文贞”，由是方定。

均、垍皆能文。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转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贬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复为户部侍郎。九载，迁刑部尚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权臣陈希烈，期于必取。既而杨国忠用事，心颇恶之，罢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郁郁。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諲条疏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

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时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赐示均，均戏谓垍曰：“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天宝中，玄宗尝幸垍内宅，谓垍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垍错愕未对，帝即曰：“无逾吾爱婿矣。”垍降阶陈谢。杨国忠闻而恶之，及希烈罢相，举韦见素代，垍深觖望。天宝十三年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时禄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宠异。禄山求带平章事，下中书拟议。国忠进言曰：“禄山诚立军功，然眼不识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轻国。”玄宗乃止，加左仆射而已。及禄山还镇，命中官高力士饯于浐坡。既还，帝曰：“禄山慰意否？”力士曰：“观其深心郁郁，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国忠，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所告。”帝怒，尽逐张垍兄弟。出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卢溪郡司马，埱为宜春郡司马。岁中召还，再迁为太常卿。

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宰相韦见素、杨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等从，朝臣多不至。次咸阳，帝谓高力士曰：“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问均、垍，琯曰：“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既而均

弟兄果受禄山伪命，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

陈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学，书无不览。开元中，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异，又以和裕易制，乃引为宰相，同知政事，相行甚欢。而林甫居位日久，虽阴谋奸画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迁兼兵部尚书、左相，封颍川郡开国公，宠遇侔于林甫。及林甫死，杨国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师。希烈失恩，心颇怏怏。禄山之乱，与张垍、达奚珣同掌贼之机衡。六等定罪，希烈当斩，肃宗以上皇素遇，赐死于家。

史臣曰：刘徐公负不羁之材，逢抵□戏之运，遂能奋命决策，扶力中兴，朝为徒步之人，夕据公侯之位，苟非轻死重利，不耻不义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驱貔虎之师，断獯戎之臂，暨居衡轴，克致隆平，可谓武纬文经，惟申与甫而已。惜乎均、垍务速，失节贼廷。自武德已来，称贤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无赖子弟污圮先业，非独燕国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长于名理，竟死于名。所谓离娄不见其眉睫，与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

赞曰：箕、微去纣，闳、散扶昌。谋不近义，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济允臧。伟哉郭侯，勋德煌煌。

列传第四十八

○魏知古卢怀慎 子奂源乾曜 从孙光裕光裕子洧李元纮杜暹韩休裴耀卿 孙佶

魏知古，深州陆泽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长安中，历迁凤阁舍人、卫尉少卿。时睿宗居藩，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擢拜吏部侍郎，仍并依旧兼修国史，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明年，丁母忧去职，服阕授晋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

景云二年，迁右散骑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观，虽属季夏盛暑，尚营作不止。知古上疏谏曰：

臣闻《谷梁传》曰："古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礼》曰："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不可兴土功以妨农。"又曰："季夏行冬令，则风寒不时。"《语》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兴化立理之教，为政养人之本。今陛下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祐。但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国有简册，君举必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如是，则君之所举，可不慎欤！微臣备位谏诤，兼秉史笔，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臣愚必以为不可。伏愿俯顺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罢功役，收之桑榆。

疏奏不纳。

顷之，又进谏曰："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自陛下翦除凶逆，君临宝位，苍生颙颙，以为朝有新政。今风教颓替，日甚一日，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员日增。今诸司试及员外、检校等官，仅至二千余人，太府之布帛以殚，太仓之米粟难给。又金仙、玉真等观造作，咸非急务，臣先奏请停，竟仍未止。今岁前水后旱，五谷不熟，若至来春，必甚饥馑。陛下为人父母，欲何方以赈恤？疗饥拯溺，须及其时。又突厥为患，其来自久，本无礼仪，焉有诚信。今虽遣使，来请结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则卑顺，强

则骄逆。属草衰月满，弓劲马肥，乘中国饥虚，在和亲际会，倘或窥犯亭障，国家何以防之？臣所论者，事甚急切，伏愿特垂详察。”睿宗嘉其切直，寻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宫，又令兼左庶子。未几，迁户部尚书，余如故。明年，擢拜侍中。

先天元年冬，从上畋猎于渭川，因献诗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未及去，翾飞岂暇翔。非熊从渭水，瑞雀想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是故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予顷向温泉，观省风俗，时因暇景，掩渭而畋，方开一面之罗，式展三驱之礼，躬亲校猎，聊以从禽。岂意卿有箴规，辅予不逮，自非款诚夙著，其孰能继于此耶？今赐卿物五十段，用申劝奖。”

二年，累封梁国公。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及怀贞诛，赐实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赏犹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预奏其兆。事君之节，良有可嘉，可更赐实封一百户。”其年冬，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事，深以为称职，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选，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挠。镜已澈则妍媸必鉴，衡已举则轻重罔违。朕远闻之，益用嘉叹。今赐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怀。”

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三年卒，时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赠幽州都督，谥曰忠。

知古初为黄门侍郎，表荐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璟、前右内率府骑曹参军柳泽。及知吏部尚书事，又擢用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右补阙封希颜、伊阙尉陈希烈，后咸累居清要，时论以为有知人之鉴。文集七卷。

卢怀慎，滑州灵昌人。其先家于范阳，为山东著姓。祖悊，为灵昌令，因徙焉。怀慎少清谨，举进士，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中，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以陈时政得失。今略载其三篇。

其一曰：

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昔子产相郑，更法令，布刑书，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畴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二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教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终有遗爱，流芳史策。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

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或有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望，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礼义未能兴行，风俗未能齐一，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空虚，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教；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力，偷安爵禄，但养资望。陛下虽勤劳之怀，宵衣旰食，然侥幸路启，上下相蒙，共为苟且而已，宁尽至公乎？此国之病也。昔贾谊所谓蹠盭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为膏肓，虽和、缓不能疗，岂蹠盭而已哉！

汉宣帝综核名实，兴理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赐金，以旌其能，而不迁于颍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瘐氏，即其后也。《书》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臣望请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者，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劝能。其政绩无闻及犯贪暴者，免归田里。以明圣朝赏罚之信，则万方之人，一变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其二曰：

臣闻《尚书》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义也。又云：“官不必备，惟其才。”又云：“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为官择人之义也。臣窃见京诸司员外官，所在委积，多者数余十倍，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官不必备，此则有余，人代天工，多不厘务。广有除拜，无所裨益，俸禄之费，岁巨亿万，空竭府藏而已，岂致理之基哉！方今仓库空虚，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给京师，公私损耗，不可胜纪。况边隅未静，兵革犹兴，节用爱人，正在今日，增官广费，岂曰其时？倘水旱成灾，租税减入，水衡无贯朽之蓄，

京瘐阙流衍之储。或疆场外守，兵车远出；或收茂无岁，赈救在辰。此军国之急务也，陛下将何以济之乎？《书》云：“无轻人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见是图。”此皆慎微之深旨也。

臣窃见员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台阁旧人，或明习宪章，或谙闲政要，皆一时之良干也。多不司案牍，空尸禄俸，滞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尽其力。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岂其然欤？必有异于此矣。臣望请诸司员外官有才能器识、众共闻知，堪为州牧县宰及上佐者，并请迁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务者，咸从废省，使贤不肖较然殊贯。此济时之切务也，安可谓行之艰哉？

其三曰：

臣闻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贪人败类，取兴大风。则知冒于宠赂，侮于鳏寡，为政之蠹，莫先于兹。臣窃见内外官人，有不率宪章，公犯赃污，侵牟万姓，劓割蒸人，鞫按非虚，刑宪已及者，或俄复旧资，虽负残削之名，还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岭、碛，微示惩贬，而徇财黩货，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闻明主之于万姓也，必暢以平分，而无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奸，恤近遗远矣。凡左降之人，鲜能省过，必怀自弃，长恶滋深。则小州远郡，蛮陬夷落，何负于圣化，独受其弊政乎！昔孟尝廉明，方临合浦；隐之清絜，乃莅番禺。郅都之镇静朔方，耿恭之辑宁疏勒。地则遐僻，必择贤良，务以宁济为怀，岂以遐荒见隔？况边徼之地，夷夏杂处，负险恃远，易扰难安，弥藉循良，以寄绥抚。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剥蕃部，小则坐致流亡，大则起为盗贼。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况于猾吏乎！其内外官人有犯赃贿推勘得实者，臣望请削迹簪裾，十数年间不许齿录。《书》云：“旌别淑匿，黜陟幽明。”即其义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奖或未之偏，担赃负贿，侥幸或即蒙升，则赏罚无章，沮劝安寄？浮竞之风转扇，廉耻之行渐隤，其源不塞，为蠹斯甚。

疏奏不纳。累迁黄门侍郎，赐爵渔阳伯。

先天二年，与侍中魏知古于东都分掌选事，寻征还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书。其秋，以疾笃，累表乞骸骨，许之。旬日而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怀慎临终遗表曰：

臣素无才识，叨沐恩荣，待罪枢密，颇积年序。报国之心，空知自竭；推贤之志，终未克申。孤负明恩，夙夜惶惧。臣染疾已久，形神欲离，凫雁之飞，未为之少，而犬马之志，终祈上闻，其鸣也哀，乞求圣察。

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于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李杰勤苦绝伦，贞介独立，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干时之材，众议推许。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赡，守文奉法，颇怀铁石之心，事上竭诚，实尽人臣之节。卢从愿清贞谨慎，理识周密，始终若一，朝野共知，简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比经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轻，所贬者远。日月虽近，谴责伤深，望垂矜录，渐加进用。

臣窃闻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风、力也；帝尧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祼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贤良者风化之源，得人则庶绩其凝，失士则彝伦攸斁。臣每见陛下忧劳庶政，勤求理道，慎举群司，必期称职，使鹓鹭成列，草泽无遗。故得岁稔时和，政平讼理，比陛下用贤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识天心，瞑目不遥，厚恩未报。黜殡之义，敢不庶几，城郢之言，思布愚恳。

上深嘉纳之。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所得禄俸，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及车驾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怀慎忠清直道，终始不亏，不加宠赠，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贰伯石。明年，上还京师，因校猎于城南，经怀慎别业，见家人方设祥斋，悯其贫匮，赐绢百匹。仍遣中书侍郎苏颋为其碑文，上自书焉。

子奂，早修整，历任皆以清白闻。开元中，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陕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审其能政，于□事题赞而去，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寻除兵部侍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钜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奂。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银青光禄大夫。经三年，入为尚书右丞，卒。弟弈，亦传清白，历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见《忠义传》。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辅，别有传。

源乾曜，相州临漳人。隋比部侍郎师之孙也。父直心，高宗时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岭南而卒。乾曜举进士，景云中，累迁谏议大夫。时久废公卿百官三九射礼，乾曜上疏曰："夫圣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礼以正人情，人情正则孝于家，忠于国。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窃以古之择士，先观射礼，以明和容之义，非取一时之乐。夫射者，别正邪，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臣窃见数年已来，射礼便废，或缘所司惜费，遂令大射有亏。臣愚以为所费者财，所全者礼。故孔子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今乾坤再辟，日月贞明，臣望大射之仪，春秋不废，圣人之教，今古常行，则天下幸甚。"乾曜寻出为梁州都督。

开元初，邠王府僚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为王府长史者，太常卿姜皎荐乾曜公清有吏干，因召见与语。乾曜神气清爽，对答皆有伦序，上甚悦之，乃拜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寻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无几，转尚书左丞。四年冬，擢拜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旬日，与姚元之俱罢知政事。

时行幸东都，以乾曜为京兆尹，仍京师留守。乾曜政存宽简，不严而理。尝有仗内白鹰，因纵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丛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之罪，上一切不问之，众咸伏乾曜临事不慑，而能引过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

八年春，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窃见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与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从之，于是改其子河南府参军弼为绛州司功，太祝絜为郑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枢近，深惟谦挹，恐代官之咸列，虑时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让德，既请外其职，复降资以授。《传》不云乎：'晋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之人，于是大和。'道之或行，仁岂云远！"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资次处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余人。俄又有上书者，以为"国之执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宠，何以责其尽心？"十年十一月，敕中书门下共食实封三百户，自乾曜及张嘉贞始也。

乾曜后扈从东封，拜尚书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时张嘉贞、张说相次为中书令，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及李

元纮、杜暹知政事，乾曜遂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荐，遂擢用；及皎得罪，为张嘉贞所挤，乾曜竟不救之，议者以此讥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迁太子少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十九年，驾幸东都，乾曜以年老辞疾，不堪扈从，因留京养疾。是年冬卒，诏赠幽州大都督，上于洛城南门举哀，辍朝二日。

乾曜从孙光裕，亦有令誉。历职清谨，抚诸弟以友义闻。初为中书舍人，与杨滔、刘令植等同删定《开元新格》。历刑部户部二侍郎、尚书左丞，累迁郑州刺史，称为良吏。寻卒。光裕子洧，亦早有美称。闺门雍睦，士友推之，历践清要。天宝中，为给事中、兖郑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访使。及安禄山反，既犯东京，乃以洧为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道采访防御使、摄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为襄州刺史、本州防御守捉使以御之。洧至镇卒。

李元纮，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万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业中屯卫大将军。属关中贼起，炀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盗贼，粲抚循士众，甚得其心。及义旗入关，粲率其众归附，拜宗正卿，封应国公，赐姓李氏。高祖与之有旧，特蒙恩礼，迁为左监门大将军，以年老特令乘马于宫中检校。年八十余卒，谥曰明。祖宽，高宗时为太常卿，别封陇西郡公。父道广，则天时为汴州刺史。时属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发河南诸州兵募，百姓骚扰。道广宽猛折衷，称为善政，存收慰抚，汴州独不逃散。寻入为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累封金城县侯。卒，赠秦州都督，谥曰成。

元纮少谨厚。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时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硙，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纮遂断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大惧太平势，促令元纮改断，元纮大署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竟执正不挠，怀贞不能夺之。俄转好畤令，迁润州司马，所历咸有声绩。开元初，三迁万年县令，赋役平允，不严而理。俄擢为京兆尹，寻有诏令元纮疏决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又历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杨□易、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元纮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纮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赐衣一副、绢二百匹。明年，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顷之，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清水男。

元纮性清俭。既知政事，稍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时初废京司职田，议者请于关辅置屯，以实仓廪。元纮建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闲无役，地弃不垦，发闲人以耕弃地，省馈运以实军粮，于是乎有屯田，其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职田，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征发丁夫，征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补失，或恐未可。”其议遂止。

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有诏特令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及张说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纮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撰录，遂令国之大典，散在数处。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有凭，旧章不坠矣。”从之，乃诏说及吴兢并就史馆修撰。

元纮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得封物，皆散之亲族。右丞相宋璟尝嘉叹之，每谓人曰：“李侍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刘晃之贪冒，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后与杜暹多所异同，情遂不叶，至有相执奏者，上不悦，由是罢知政事，出为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户部尚书，仍听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为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赠太子少傅，谥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阳人也。父承志，则天初为监察御史。时怀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属，为雠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贬，授方义令。累转天官员外郎。既罗织事起，承志恐惧，遂称疾去官而归，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初举明经，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俄授郑尉，复以清节见知。华州司马杨孚，公直士也，深赏重之。寻而孚迁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结罪，孚谓人曰：“若此尉得罪，则公清之士何以劝矣？”特荐之于执政，由是擢拜大理评事。

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时暹已回至凉州，承诏复往碛西，因入突厥骑施，以究虔赍等犯状。蕃人赍金以遗，暹固辞不受。左右曰：“公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惊，度碛追之，

不及而止。暹累迁给事中，丁继母忧去职。十二年，安西都护张孝嵩迁为太原尹，或荐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夺情擢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暹单骑赴职。明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夷夏之心。

十四年，诏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谒见，又赐绢二百匹、马一匹、宅一区。后与李元纮不叶，罢知政事，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又历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为户部尚书，便令扈从入京。行幸东都，诏暹为京留守。暹因抽当番卫士，缮修三宫，增峻城隍，躬自巡检，未尝休懈。上闻而嘉之，赐敕书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干。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肃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宫室，随事修营，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怀也。"俄代李林甫为礼部尚书，累封魏县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余，诏赠尚书右丞相。

暹在家孝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然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时亦矫情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视其丧事，内出绢三百匹以赐之。尚书省及故吏赙赠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太常谥曰"贞肃"。右司员外郎刘同升、都官员外郎韦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谥不尽其行，建议驳之。太常博士裴总执曰："杜尚书往以墨缞受职事，虽云奉国，不得为孝。请依旧为定。"孝友又诣阙陈诉上闻，而更令所司详定，竟谥曰贞孝。

韩休，京兆长安人。伯父大敏，则天初为凤阁舍人。时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诬告，云有逆谋，则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谓大敏曰："行褒诸李近属，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祸将不细，不可不为身谋也。"大敏曰："岂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则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构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与知反不告同罪，赐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

休早有词学，初应制举，累授桃林丞。又举贤良。玄宗时在春宫，亲问国政，休对策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为乙第，擢授左补阙。寻判主爵员外郎，历迁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知制诰，出为虢州刺史。时虢州以地在两京之间，驾在京及东都，并为近州，常被支税草以纳闲厩。休奏请均配余州，中书令张说驳之曰："若独免虢州，即当移向他郡，牧守欲

为私惠，国体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许之。休复将执奏，僚吏曰：“更奏必忤执政之意。”休曰：“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执奏获免。岁余，以母艰去职，固陈诚乞终礼，制许之。服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诰，迁尚书右丞。

开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萧嵩举朝贤以代光庭才，嵩盛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务进趋，及拜，甚允当时之望。俄有万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岭外，休进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得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玉。”上初不许之，休固争曰：“美玉微细犹不容，伯献巨猾岂得不问！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上以其切直，从之。初，萧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荐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与休不叶。宋璟闻之曰：“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其年夏，加银青光禄大夫。十二月，转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二十四年，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重赠太子太师。

子洽、洪、泓、滉，皆有学尚，风韵高雅。洽，天宝初为殿中侍御史卒。洪，为司库员外郎。洽弟浑，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没其家，洽兄浩为万年主簿，捕其资财，有所容隐，为京兆尹鲜于仲通所发，配流循州。洪、泓并坐贬职。后遇赦，量移洪为华州长史。属安禄山反，西京失守，洪陷于贼，贼授官，将见委任，洪与浩及泓、滉、浑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浑及洪子四人并为贼所擒，并命于通衢。洪重交友，籍甚于时，见者掩涕，肃宗闻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赠太常卿。浩赠吏部郎中，浑赠太常少卿。泓，上元中为谏议大夫。滉、洄，别有传。

裴耀卿，赠户部尚书守真子也。少聪敏，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俄补相王府典签。时睿宗在蕃，甚重之，令与掾丘悦、文学韦利器更直府中，以备顾问，府中称为学直。及睿宗升极，拜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十三年，为济州刺史。其年，车驾东巡，州当大路，道里绵长，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条理，科配得所。时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耀卿称为知顿之最。又历宣、冀二州

刺史，皆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

二十年，礼部尚书、信安王祎受诏讨契丹，诏以耀卿为副。俄又令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给之。耀卿谓人曰："夷虏贪残，见利忘义，今赍持财帛，深入寇境，不可不为备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进，一朝而给付并毕。时突厥及室韦果勒兵邀险，谋劫袭之，比至而耀卿已还。

其冬，迁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

臣闻前代圣王，亦时有忧害，更施惠泽，活国济人，由是苍生仰德，史册书美。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政，小有饥乏，降情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上玄降鉴，当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灾而增辉圣德也。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禀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禀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上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或说耀卿请进所省脚钱，以明功利。耀卿曰："此盖公卿盈缩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宠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籴等钱。

明年，迁侍中。二十四年，拜尚书左丞相，罢知政事，累封赵城侯。时夷州刺史杨浚犯赃处死，诏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谏曰：

伏以圣恩天覆，仁育庶类，凡死罪之属，不欲尸诸市朝，全其性

命，流窜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狱无冤人，旷古以来，未有斯美。臣愚以为全生免死，诚为至化，有耻且格，为训将来。苟有未安，不敢缄默。

臣以为刺史、县令，与诸吏稍别，人之父母，风化所瞻，一为本部长官，即合终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只施于抶扑徒隶之间，官廕稍高，即免鞭挞。令决杖赎死，诚则已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法至于死，天下共之，刑至于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对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执，人或哀怜，忘其免死之恩，且有伤心之痛，恐非敬官长劝风俗之意。

又杂犯死罪，无杖刑，奏报三覆，然后行决。今非时不覆，决杖便发，倘狱或未尽，又暑热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其处分，不得顺时。将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圣明宽宥之意。前后频在州县，或缘杂犯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时，决杖多死，秋冬已后，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县令于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长之时，所定杖刑，并乞停减。即副陛下好生之德，于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进盖嘉运破突骑施立功还，诏加河西、陇右两节度使，仍令经略吐蕃。嘉运既承恩宠，日夕酣宴，不时赴军。耀卿密上疏曰："伏见盖嘉运立功破贼，更委两军，以勇果之才，承战胜之势，吐蕃小丑，不足歼夷。然臣近日与其同班，观其举措，精劲勇烈，诚则有余，言气矜夸，恐难成事。莫敖败于蒲骚之役，举趾稍高，《春秋》书之为惩诫。恐其有骄敌之色，臣窃忧之。入秋防边，日月稍逼，接对人吏，须识其宜。今将抚边军，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人吏未识，虽决在一时，恐将非制胜万全之道。况兵未训练，不知礼法，人未怀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于一时，惮严刑于少选，纵威逼而进，因而立功，恐非师出以律，久长之义。又万人性命，决在将军，不得已而行之，凿凶门而即路。今酣宴朝夕，优渥有余，亦恐非爱人忧国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回换，即望速遣进途，仍乞圣恩，勖以严命。"疏奏，上乃促嘉运赴军，竟以无功而还。

天宝元年，改为尚书右仆射，寻转左仆射。一岁薨，年六十三，赠太子太傅，谥曰文献。子综，吏部郎中。综子佶。佶，字弘正，幼能属文。弱冠举进士，补校书郎，判入高等，授蓝田尉。时有诏命畿内诸县城奉天，时严郢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风霆。本曹尉韦重规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请代，役无愆程，当时义之。德宗南狩，佶诣行在，拜拾遗，转补阙。李

怀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为意，佶抗议请讨，上深器之，前席慰勉。三迁吏部员外，历驾部兵部郎中，迁谏议大夫。会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惨酷驭下，为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后为瘴毒所侵，坚请入觐，拜同州刺史。征入为中书舍人，迁尚征入为中舍人，迁尚书右丞。时兵部尚书李巽兼盐铁使，将以使局置于本行，经构已半，会佶拜命，坚执以为不可，遂令彻之。巽恃恩而强，时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国子祭酒，寻迁工部尚书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佶清劲温敏，凡所定交，时称为第一流。与郑余庆特相友善，佶殁后，余庆行朋友之服，搢绅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卢怀慎、源乾曜、李元纮、杜暹、韩休、裴耀卿，悉蕴器能，咸居宰辅。或心存启沃，或志在荐贤，或出爱子为外官，或止屯田于关辅，或不受蕃人之赂，或坚劾伯献之奸，或广漕渠以充国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卢、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简书，公孙弘之流也。乾曜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

赞曰：卢、魏、乾曜，弼违进贤。裴、韩、李、杜，远财劾奸。汗简书事，清风肃然。万岁之后，其名不刊。

列传第四十九

○崔日用 从兄日知张嘉贞 弟嘉祐萧嵩 子华张九龄 仲方李适之 子季卿严挺之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初为芮城尉。大足元年，则天幸长安，路次陕州。宗楚客时为刺史，日用支供顿事，广求珍味，称楚客之命，遍馈从官。楚客知而大加赏叹，盛称荐之，由是擢为新丰尉。无几，拜监察御史。

神龙中，秘书监郑普思纳女后宫，潜谋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争恳至，词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中宗暴崩，韦庶人称制，日用恐祸及己。知玄宗将图义举，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籓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玄宗尝谓曰："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及讨平韦氏，其夜，令权知雍州长史事。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为相月余，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协，于中书忿竞，由是转雍州长史，停知政事。寻出为扬州长史，历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长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讨捕，犹是子道臣道，须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谁敢不从？忽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上曰："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闻天子孝与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玄宗从其议。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手诏答曰："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且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听，颇壮相如之词；惕然载怀，复惭夷吾之语。卿洽闻殚见，温故知新，逮此发挥，益彰忠恳。岂非讨蓬山之籍，心不忘于起

予；因兰殿之祥，言固深于启沃，朕循环览讽，用慰于怀。今赐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无言不酬之信也。”

寻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开元七年，差降口赋，特下敕曰：“唐元之际，逆党构凶，崔日用当时潜论其事，及于戡翦，实预元谋，而所食之封，后以例减。功既居多，特宜准初食之封，与二百户。”十年，转并州大都督长史。寻卒，时年五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昭。后又赠荆州大都督，子宗之袭。

日用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及先天已后，复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谓人曰：“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

日用从父兄日知，亦有吏干。景云中为洛州司马。会谯王重福入东都作乱，群臣皆避难逃匿，日知独督率人吏赴留守，与屯营合势讨贼。重福既死，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京兆尹。坐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左迁歙县丞，俄又历迁殿中监。日知素与张说友善，说荐之，奏请授御史大夫，上不许。遂以为左羽林怀大将军，而以河南尹崔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不叶。日知俄迁太常卿。自以历任年久，每朝士参集，常与尚书同列，时人号为“尚书里行”，遂为口实。开元十六年，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寻以年老致仕，卒，谥曰襄。

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乡里。长安中，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荐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之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曰：“以臣草莱而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务，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历秦州都督、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

开元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加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祐为忻州刺史。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以嘉贞为使。六年春，嘉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验无状，上将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贞奏曰：“昔者天子听政于上，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谤，而

后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辈，是塞言者之路，则天下之事无由上达。特望免此罪，以广谤诵之道。”从之，遂令减死，自是帝以嘉贞为忠。嘉贞又尝奏曰：“今志力方壮，是效命之秋，更三数年，即衰老无能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惮。”上以其明辩，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苏颋罢知政事，擢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数月，加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

嘉贞断决敏速，善于敷奏，然性强躁自用，颇为时论所讥。时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贞门下共议朝政，时人为之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开元十年，车驾幸东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宅，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嘉贞促所由速其刑以灭口，乃归罪于御史大夫韦抗、中丞韦虚心，皆贬黜之。其冬，秘书监姜皎犯罪，嘉贞又附会王守一奏请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广州都督裴伽先下狱，上召侍臣问当何罪，嘉贞又请杖之。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受诏巡边，中途闻姜皎以罪于朝堂决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应死即杀，应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伽先只宜据状流贬，不可轻又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伽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贞为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为侍郎。及是，说位在嘉贞下，既无所推让，说颇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上又以嘉贞弟嘉祐为金吾将军，兄弟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赃污事发。张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不得入谒，因出为幽州刺史，说遂代为中书令。嘉贞惋恨，谓人曰：“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复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敕嘉贞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嘉贞既恨张说挤己，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明年，坐与王守一交往，左转台州刺史。复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将行，上自赋诗，诏百僚于上东门外饯之。至州，于恆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先是，岳祠为远近祈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十七年，嘉贞以疾请就医东都，制从之。至都，目瞑无所见，上令医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将吕弘泰驰传

往省疗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恭肃。

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及在定州，所亲有劝植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皆叹伏。

初，嘉贞作相，荐万年县主簿韩朝宗，擢为监察御史。及嘉贞卒后十数岁，朝宗为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临御已来，所用宰相，皆进退以礼，善始令终，身虽已没，子孙咸在朝廷。唯张嘉贞晚年一子，今犹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赐名延赏，特拜左内率府兵曹参军。德宗朝，位至宰辅，自有传。

嘉祐，有干略，自右金吾将军贬浦阳府折冲，至二十五年，为相州刺史。相州自开元已来，刺史死贬者十数人，嘉祐访知尉迟迥周末为相州总管，身死国难，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经三考，改左金吾将军。后吴兢为鄴郡守，又加尉迟神冕服。自后郡守无患。

萧嵩，贞观初左仆射、宋国公瑀之曾侄孙。祖钧，中书舍人，有名于时。嵩美须髯，仪形伟丽。初，娶会稽贺晦女，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象先时为洛阳尉，宰相子，门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荣称有相术，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时人未之许。

神龙元年，嵩调补洺州参军。寻而侍中、扶阳王桓彦范出为洺州刺史，见之推重，待以殊礼。景云元年，为醴泉尉。时陆象先已为中书侍郎，引为监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骤迁殿中侍御史。开元初，为中书舍人。与崔琳、王丘、齐澣同列，皆以嵩寡学术，未异之，而紫微令姚崇许其致远，眷之特深。历宋州刺史，三迁为尚书左丞、兵部侍郎。

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节度王君□恃众每岁攻击吐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又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贼遂引退。无何，君□又为回纥诸部杀之于巩笔驿，河、陇震骇。玄宗以君□勇将无谋，果及于难，择堪边任者，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嵩乃请以裴宽、郭虚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请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

业。又加嵩银青光禄大夫。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嵩乃纵反间于吐蕃，言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复率众攻瓜州，守珪出兵击走之。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冯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临阵斩其副将一人，散走山谷，哭声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悦，乃加嵩同中书门下三品，恩顾莫比。

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加集贤殿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贺氏入觐拜席，玄宗呼为亲家母，礼仪甚盛。寻又进封徐国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与嵩同位数年，情颇不协，及是，玄宗遣嵩择相，嵩以右丞韩休长者，举之。及休入相，嵩举事，休峭直，辄不相假，互于玄宗前论曲直，因让位。玄宗眷嵩厚，乃许嵩授尚书右丞相，令罢相，以休为工部尚书。寻又以嵩子华为给事中。

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师。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坐赂遗中官牛仙童，贬为括州刺史，嵩尝贿仙童，李林甫发之，贬青州刺史。寻又追拜太子太师，嵩又请老。嵩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华时为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皤然就养十余年，家财丰赡，衣冠荣之。天宝八年薨，年八十余，赠开府仪同三司。

子华，天宝末转兵部侍郎。禄山之乱，从驾不及，陷贼，伪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仪与九节度之师渡河攻安庆绪于相州，华潜通表疏，俟官军至为内应。贼伺知之，禁锢华于狱。崔光远收魏州，破械出华。魏人美华之惠政，诣光远请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众南下，子仪惧华复陷，乃表崔光远代华，召至军中。及相州兵溃，华归京，仍以伪命所污，降授试秘书少监。华谨重方雅，绰有家法，人士称之。寻迁尚书右丞。乾元二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选，审象是求，天步未平，庙谟尤切。必资明表，伫以佐时，画一之才，取则不远。正议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绛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柱国、嗣徐国公、赐紫金鱼袋萧华，公辅成名，承家继业，词标丽则，德蕴谟明。再履宫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阅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贤，更启汉臣之閤，还依日月，佐理阴阳。俾参政于紫宸，用建中于皇极。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时中官李辅国专典禁兵，怙宠用事，求为宰相，讽宰臣裴冕等荐己，华颇拒之，辅国怒。肃宗方寝疾，辅国矫命罢华相位，守礼部尚书，仍引元载代华。肃宗崩，代宗在谅暗，元载希辅国旨，贬华为硖州员外司马，卒于贬所。

衡子复，德宗朝位亦至宰辅。华子恆、悟。恆子俯，大和中宰辅。悟子仿，咸通中宰辅，皆自有传。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时帝未行亲郊之礼，九龄上疏曰：

伏以天才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天命以报所受。故于郊之义，则不以德泽未洽，年谷不登，凡事之故，而阙其礼。《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谓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暂废。汉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于礼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为匡衡、仲舒，古之知礼者，皆谓郊之为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绍休圣绪，其命惟新，御极已来，于今五载，既光太平之业，未行大报之礼，窃考经传，义或未通。今百谷嘉生，鸟兽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宁。将欲铸剑为农，泥金封禅，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只之心。能事毕行，光耀帝载。况郊祀常典，犹阙其仪，有若怠于事天，臣恐不可以训。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礼，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则圣朝典则，可谓无遗矣。

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

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

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竟不从。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时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户之事，每有所奏，说多建议违之，融亦以此不平于说。九龄复劝说为备，说又不从其言。无几，说果为融所劾，罢知政事，九龄亦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暂刺史。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望得数承母音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为岭南道刺史，令岁时伏腊，皆得宁觐。

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常密有陈奏，多见纳用。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议置屯田，费功无利，竟不能就，罢之。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

子拯，伊阙令。禄山之乱陷贼，不受伪命。两京克复，诏加太子右赞善。弟九皋，自尚书郎历唐、徐、宋、襄、广五州刺史。九章，历吉、明、曹三州刺史，鸿胪卿。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

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节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

九皋曾孙仲方，少朗秀。为兒童时，父友高郢见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为国器，吾获高位，必振发之。"后郢为御史大夫，首请仲方为御史。历金州刺史。郡人有田产为中人所夺，仲方三疏奏闻，竟理其冤。入为度支郎中，驳李吉甫谥，吉甫之党恶之，出为遂州司马。稍迁复、曹、郑三郡守。为谏议大夫。时鄠县令崔发因辱小黄门，敬宗赫怒，付台推鞫。及元日大赦，独发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始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由是发得不死，时论美之。大和九年，为京兆尹，将相从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识之。旋诏下许令收葬，得认遗骸，实仲方之力也。是时军人横恣，仲方脂韦，坐不称职，出为华州刺史，改秘书监。开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曰成。

李适之，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孙也。父象，官至怀州别驾。适之神龙初起家拜左卫郎将。开元中，累迁通州刺史，以强干见称。时给事中韩朝宗为按察使，特表荐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转陕州刺史，入为河南尹。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岁余，拜御史大夫。开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节度事。适之以祖得罪见废，父又遭则天所黜，葬礼有阙，上疏请归葬昭陵之阙内。于是下诏追赠承乾为恆山愍王，象为越州都督、郇国公，伯父厥及亡兄数人并有褒赠。数丧同至京师，葬礼甚盛，仍刊石于坟所。俄拜刑部尚书。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适之心善其言，他日从容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穿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陇右节度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悉与适之善，林甫皆中伤之，构成其罪，相继放逐。适之惧不自安，求为散职。五载，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

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贬宜春太守。后御史罗希奭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所，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死。

子季卿，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应制举，登博学宏词科，再迁京兆府鄠县尉。肃宗朝，累迁中书舍人，以公事坐贬通州别驾。代宗即位，大举淹抑，自通州征为京兆少尹。寻复中书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在铨衡数年，转右散骑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识博达，善与人交，襟怀豁如。其在朝以进贤为务，士以此多之。大历二年卒，赠礼部尚书。

孙融，立性严整，善吏事。贞元十年，历官至渭州节度使卒。

严挺之，华州华阴人。叔父方嶷，景云中户部郎中。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元年，制举擢第，授义兴尉。遇姚崇为常州刺史，见其体质昂藏，雅有吏干，深器异之。及崇再入为中书令，引挺之为右拾遗。

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

微臣窃惟陛下应天顺人，发号施令，躬亲大礼，昭布鸿泽，孜孜庶政，业业万几。盖以天下心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诚尧、舜、禹、汤之德教也。奈何亲御城门，以观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窃所未谕。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懔然只畏。臣以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颙颙，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

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复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为四不可也。

《书》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损其实，崇其虚，驰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前代圣主明王，忽于细微而成过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

上纳其言而止。

时侍御史任知古恃宪威，于朝行诟詈衣冠，挺之深让之，以为不敬，乃为台司所劾，左迁万州员外参军。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时黄门侍郎杜暹、中书侍郎李元纮同列为相，不叶。暹与挺之善，元纮素重宋遥，引为中书舍人。及与起居舍人张晅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复与挺之好尚不同，遥言于元纮。元纮诘谯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国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恶，甚为不取也。"词色俱厉。元纮曰："小人为谁？"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寻迁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

二十年，毛仲得罪赐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为刑部侍郎，深见恩遇，改太府卿。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炅读之曰："蒸尝伏猎。"炅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炅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

天宝元年，玄宗尝谓林甫曰："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林甫

乃召其弟损之至门叙故，云“当授子员外郎”，因谓之曰：“圣人视贤兄极深，要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请入京就医。”林甫将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闲官就医。”玄宗叹叱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挺之素归心释典，事僧惠义。及至东都，郁郁不得志，成疾。自为墓志曰：“天宝元年，严挺之自绛郡太守抗疏陈乞，天恩允请，许养疾归闲，兼授太子詹事。前后历任二十五官，每承圣恩，尝忝奖擢，不尽驱策，驽蹇何阶，仰答鸿造？春秋七十，无所展用，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寝疾，终于洛阳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礼也。尽忠事君，叨载国史，勉拙从仕，或布人谣。陵谷可以自纪，文章焉用为饰。遗文薄葬，敛以时服。”挺之与裴宽皆奉佛。开元末，惠义卒，挺之服缞麻送于龛所。宽为河南尹，僧普寂卒，宽与妻子皆服缞绖，设次哭临，妻子送丧至嵩山。故挺之志文云“葬于大照塔侧”，祈其灵祐也。挺之素重交结，有许与，凡旧交先殁者，厚抚其妻子，凡嫁孤女数十人，时人重之。

子武，广德中黄门侍郎、成都尹、剑南节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会三思，以取高位，预讨韦氏，遂握重权。自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信矣。与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语也。张嘉贞虽不立田园，奈急于势利，朋比近习，杖姜皎、佃先，非中立之士也。萧嵩位极中令，异政无闻，树破虏之勋，真致远之器。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适之临下虽简，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宫僚。虽富贵在天，穷达有命，彼林甫者，诚可投畀豺虎也。

赞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无守，嘉贞近名。嵩、龄、适、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

列传第五十

○尹思贞李杰解琬毕构苏珦 子晋郑惟忠 王志愔卢从愿李朝隐裴漼 从祖弟宽王丘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也。弱冠明经举，补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赃万计，竟论杀之，远近称庆，刻石以纪其事，由是知名。累转明堂令，以善政闻。三迁殿中少监，检校洺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作乱，河朔不安，思贞善于绥抚，境内独无惊扰，则天降玺书褒美之。

长安中，七迁秋官侍郎，以忤张昌宗被构，出为定州刺史，转晋州刺史。寻复入为司府少卿。时卿侯知一亦厉威严，吏人为之语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笔。"其为人所伏若此。寻加银青光禄大夫。于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门加棨戟，时人异焉。

神龙初，为大理卿，时武三思擅权，御史大夫李承嘉附会之。壅州人韦月将上变，告三思谋逆，中宗大怒，命斩之。思贞以发生之月，固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有敕决杖配流岭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贞又固争之。承嘉希三思旨，托以他事，不许思贞入朝廷。谓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顾宪章，附托奸臣，以图不轨，将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境内有蚕一年四熟者，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见茧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于此乎！"特表荐之。思贞前后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简为政，奏课连最。

睿宗即位，征为将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时左仆射窦怀贞兴造金仙、玉真两观，调发夫匠，思贞常节减之。怀贞怒，频诘责思贞，思贞曰："公职居端揆，任重弼谐，不能翼赞圣明，光宣大化，而乃盛兴土木，害及黎元，岂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谮，轻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请从此辞。"拂衣而去，阖门累日，上闻而特令视事。其年，怀贞伏诛，乃下制曰："国之副相，位亚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宪？将作大匠尹思贞，贤良方正，硕儒耆德，刚不护缺，清而畏知，简言易从，庄色难犯。征先王之体要，敷衽必陈；折佞臣之怙权，拂衣而谢。故以事闻海内，名动京师，鹰隼是击，豺狼自远。必能条理前弊，发挥旧章，宜承弄印之荣，式允登车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长史，迁户部尚书，转工部尚书。以老疾累表请致仕，许之。开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赠黄门监，谥曰简。

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杰少以孝友著称，举明经，累迁天官员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当时之誉。神龙初，累迁卫尉少卿，为河东道巡察黜陟使，奏课为诸使之最。开元初，为河南尹。杰既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先是，河、汴之间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绩。

寻代宋璟为御史大夫。时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其妹婿杨仙玉因于里巷遇杰，遂殴击之，上大怒，令斩昕等。散骑常侍马情素以为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下敕曰："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长孙昕、杨仙玉等凭恃姻戚，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累陈表疏，固有诚请，以阳和之节，非肃杀之时，援引古今，词义恳切。朕志从深谏，情亦惜法，宜宽异门之罚，听从枯木之毙。即宜决杀，以谢百僚。"

杰明年以护桥陵作，赐爵武威子。初，杰护作时，引侍御史王旭为判官。旭贪冒受赃，杰将绳之而不得其实，反为旭所构，出为衢州刺史。俄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又为御史所劾，免官归第。寻卒，赠户部尚书。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应幽素举，拜新政尉，累转成都丞。因奏事称旨，超迁监察御史，丁忧离职。则天以琬识练边事，起复旧官，令往西域安抚夷虏，抗疏固辞。则天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恳切，固辞权夺之荣，乞就终忧之典。足可以激扬风俗，敦奖名教，宜遂雅怀，允其所请。仍令服阕后赴上。"

圣历初，迁侍御史，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悦，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西域安抚使。琬素与郭元振同官相善，遂为宗楚客所毁，由是左迁沧州刺史。为政务存大体，甚得人和。景龙中，迁右台御史大夫，兼持节朔方行军大总管。琬前后在军二十余载，务农习战，多所利益，边境安之。

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琬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肥乡令韦景骏、普安令于处忠等校料三城兵募，于是减十万人，奏罢之。寻授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赐爵济南县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讫，不待报而去。优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其禄准品全给。寻降玺书劳之曰："卿器局坚正，才识高远，公忠彰其立身，贞固足

以干事。类张骞之出使，同魏绛之和戎。职绾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为国老。顷者，顾斯侧景，愿言勇退，深惜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请。然章疏频上，雅怀难夺。今知脱屣归闲，拂衣高谢，固可以激励颓俗，仪刑庶僚。永言终始，良可嘉尚。宜善摄养，以介期颐。”

未几，吐蕃寇边，复召拜左散骑常侍，令与吐蕃分定地界，兼处置十姓降户。琬言吐蕃必潜怀叛计，请预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严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竟为支兵所击走之。俄又表请致仕，不许，迁太子宾客。开元五年，出为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余。

毕构，河南偃师人也。父憬，则天时为司卫少卿。构少举进士。神龙初，累迁中书舍人。时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构次当读表，既声韵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由是武三思恶之，出为润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景云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魏县男。顷之，复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所历州府，咸著声绩，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睿宗闻而善之，玺书劳曰：

我国家创开天地，再造黎元，四夷来王，万邦会至，置州立郡，分职设官。贞观、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后，淳风渐替。征赋将急，调役颇繁，选吏举人，涉于浮滥。省阁台寺，罕有公直，苟贪禄秩，以度岁时。中外因循，纪纲弛紊，且无惩革，弊乃滋深。为官既不择人，非亲即贿；为法又不按罪，作孽宁逃？贪残放手者相仍，清白洁己者斯绝。盖由赏罚不举，生杀莫行。更以水旱时乖，边隅未谧，日损一日，征敛不休，大东小东，杼轴为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

昔闻当官，以留犊还珠为上。今之从职，以充车联驷为能。或交结富家，抑弃贫弱；或矜假典正，树立腹心。邑屋之间，囊箧俱委，或地有椿干梓漆，或家有畜产资财，即被暗通，并从取夺。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绳，粗杖大枷，动倾性命，怀冤抱痛，无所告陈。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贵要所嘱，未能不避权豪；或有亲故在官，又罕绝于颜面。载驰原隰，徒烦出使之名；安问狐狸，未见埋车之节。扬清激浊，泾、渭不分；嫉恶好善，萧、兰莫别。官守既其若此，下人岂以聊生。数年已来，凋残更甚。

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并能尽节似卿如此，百郡何忧乎不理，万人何虑乎不安？卿当益坚，勿为后顾。朕嘉卿直道，今赐袍带

并衣一副。

寻拜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并遥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遇疾，上手疏医方以赐之。时议户部尚书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寻卒，赠黄门监，谥曰景。

构初丧继母时，有二妹在襁褓，亲加鞠养，咸得成立。及构卒，二妹号绝久之，以抚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并为当时所称。栩官至荆州司马。

苏珦，雍州蓝田人。明经举，累授鄠县尉。雍州长史李义琰召而谓曰："鄠县本多诉讼，近日遂绝，访问果由明公为其疏理。"因顾指□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迟暮所见耳。"

垂拱初，拜右台监察御史。时则天将诛韩、鲁等诸王，使珦按其密状，珦讯问皆无征验。或诬告珦与韩、鲁等同情，则天召见诘问，珦抗议不回。则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驱使，此狱不假卿也。"遂令珦于河西监军。五迁右司郎中。时御史王弘义托附来俊臣，构陷无罪，朝廷疾之。尝受诏于虢州采木，役使不节，丁夫多死，珦按奏其事，弘义竟以坐黜。珦寻迁给事中，累授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时有诏白司马坂营大像，糜费巨亿，珦以妨农，上疏切谏，则天纳焉。

神龙初，武三思擅权，韦月将告三思将有逆谋，反为三思所构，中宗令斩之。珦奏非时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转为右御史大夫。寻出为岐州刺史，复为右台大夫。会节愍太子败，诏珦穷其党与。时睿宗在藩，为得罪者所引，珦因辩析事状，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珦为户部尚书，赐爵河内郡公。寻授太子宾客、检校詹事，以年老致仕。开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赠兖州都督，谥曰文。子晋，亦知名。

晋，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叙、秘书少监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弱冠举进士，又应大礼举，皆居上第。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晋亦数进谠言，深见嘉纳。俄出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辞职归侍，许之。父卒后，历户部侍郎，袭爵河内郡公。开元十四年，迁吏部侍郎。时开府宋璟兼尚书事，晋及齐澣递于京都知选事，既糊名考判，晋独多赏拔，甚得当时之誉。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书事，每

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硃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云：“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以为侮己，甚不悦，遂出为汝州刺史。三迁魏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入为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初，晋与洛阳人张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并以学业著名。循之，则天时上书忤旨被诛。仲之，神龙中谋杀武三思，为友人宋之愻所发，下狱死。晋厚抚仲之子渐，有如己子，教之书记，为营婚宦。及晋卒，渐制犹子之服，时人甚以此称之。

郑惟忠，宋州宋城人也。仪凤中，进士举，授井陉尉，转汤阴尉。天授中，应举召见，则天临轩问诸举人：“何者为忠？”诸人对不称旨。惟忠对曰：“臣闻忠者，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曰：“善。”授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累迁水部员外郎。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谓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寻加朝散大夫，再迁凤阁舍人。

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以习俗，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耶？”遂寝。无何，守大理卿。节愍太子与将军李多祚等举兵诛武三思，事变伏诛。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将行，有韦氏党与密奏请尽诛之。中宗令推断，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若更改推，必递相惊恐，则反侧之子，无由自安。”敕令百司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节赈给河北道，仍黜陟牧宰。还，敷奏称旨，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荥阳县男。开元初，为礼部尚书，转太子宾客。十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进士擢第。神龙年，累除左台御史，加朝散大夫。执法刚正，百僚畏惮，时人呼为“皁雕”，言其顾瞻人吏，如雕鹗之视燕雀也。寻迁大理正，尝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则人无所禁。窃见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纵罪为宽恕，以守文为苛刻。臣滥执刑典，实恐为众所谤。”遂表上所著《应正论》以见志，其词曰：

尝读《易》至“萃，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处正。异操而聚，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见引，然后乃吉而无咎。”王肃曰：“六二与九五相应，俱履贞正。引由迎也，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尝不辍书而叹曰：“居中履正，事之常体，见引无咎，道亦宜

然。

有客闻而惑之，因谓仆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宪，不务和同。处正之志虽存，见引之吉谁应？行之不已，余窃惧焉。

仆敛襟降阶揖而谢曰：补遗阙于衮职，用忠谠为己任，以蒙养正，见引获吉，应此道也，仁何远哉！昔咎繇谟虞，登朝作士，设教理物，开训成务。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终贼刑，刑故无小。于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无刑，人协于中，时乃功，懋哉！"故孔子叹其政曰："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此非明辟执法，大人见引之应乎？季孙行父之事君也，举窃宝之愆，黜授邑之赏，明善恶而纠慝，议僭赏以塞违。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时君不以为嫌，此非己独处正，应正而无咎。观鱼于棠，臧伯正色；赂鼎在庙，哀伯抗词。言者得尽其忠，闻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称臧氏之正，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非异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绛理直，晋侯乃复其位；邾人辞顺，赵盾不伐其国。此非正体未变，为吉所迎者乎？

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应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交战于谲正之门，怀疑乎语默之境，惧独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践义，其动也直，其正也方。维正直而是与，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则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释私论》，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归于体正而已矣。《礼记》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轻重设比，是则桥前惊马，用希旨论人，苑中猎兔，以从欲废法。理有违而合道，物贵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

昔任延为武威太守，汉帝诫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任延雅奏，汉主是其言。此则归正不回，乖旨顺义，不以忤怀见忌，斯亦违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见梁丘据曰："据与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是以济盐梅以调羹，乃适平心之味；献可否而论道，方恢政体之节。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贵和而不同。刘曼山辩和同之义，有旨哉！若以不同见讥，未敢闻诲。

客曰：和同乖训，则已闻之。援法成而不变者，岂恤狱之宽宪耶？《书》曰：“御众以宽。”《传》曰：“宽则得众。”若以严统物，异乎宽政矣。

对曰：刑赏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宽，是谓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上也。”然则匪人臣所操。后魏游肇之为廷尉也，魏帝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是知宽恕是君道，曲从非臣节。人或未达斯旨，不料其务，以平刑为峻，将曲法为宽，谨守宪章，号为深密。《内律》：“释种亏戒，一诛五百人，如来不救其罪。”岂谓佛法为残刻耶？老子《道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岂谓道教为凝峻耶？《家语》曰：“王者之诛有五，而寝盗不预焉。”即心辩言伪之流。《礼记》亦陈四杀，破律乱名之谓。岂是儒家执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谛，重玄猷，存天纲，立人极也。

然则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齐众惟刑，百王所以垂范；析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务掌宪决平，斯廷尉之职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妇子嘻嘻，终吝。”严于其家，可移于国。昔崔实达于理而作《政论》，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政论》一通，置诸坐侧。”其大抵云为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者也。然则称严者不必逾条越制，凝网重罚，在于施隐括以矫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罚轻无舍，人不易犯，防之难越故也。但人慢吏浊，伪积赃深，而曰以宽理之，可以无过。何异乎命王良御騑，舍衔策于奔踶；请俞跗攻疾，停药石于肤腠！适见秋驾转逸，膏肓更深，医人仆夫，何功之有？

又谓仆曰：成法而变，唯帝王之命欤？对曰：何为其然也？昔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论。左右为言，武帝垂涕叹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亲故诬先帝子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仆射杨素奏言：“王，陛下爱子，请舍其过。”文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亏法！”卒不许。此是帝王操法，协于礼经不变之义。况于秋官典职，司寇肃事，而可变动者乎！我皇睿哲登图，高视岩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辑穆庙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华，庶绩其凝，众工咸理。聚以正也，仆幸利见大人；引其吉焉，期养正于下位。中正是托，予何惧乎？

夫君子百行之基，出处二途而已。出则策名委质，行直道以事人，进善纳忠，仰太阶而缉政。谔谔其节，思为社稷之臣；謇謇匪躬，愿参柱石之任。处则高谢公卿，孝友扬名，是亦为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贞，行藏事业，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执驭为荣，扫门自媚，拜尘邀势，括囊守禄，从来长息，以为深耻。客乃逡巡不对，遂无以间仆也。

中宗览而嘉之。稍迁驾部郎中。

景云元年，累转左御史中丞，寻迁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齐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几，迁汴州刺史，仍旧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极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赐实封一百户。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出为魏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迹，境内肃然。久之，召拜刑部尚书。

开元九年，上幸东都，令充京师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及左右屯营押官谋反。夜半时拥左屯营兵百余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将杀志愔，志愔逾墙避贼。俄而屯营兵溃散，翻杀梁山等五人，传首东都，志愔遂以骇卒。

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自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著姓。冠明经举，授绛州夏县尉，又应制举，拜右拾遗。俄迁右肃政监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抚使，奉使称旨，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中书舍人。

睿宗践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后，选司颇失纲纪，从愿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前后无及之者。上嘉之，特与一子太子通事舍人。从愿上疏乞回恩赠父，乃赠其父吉阳丞敬一为郑州长史。初，高宗时裴行俭、马载为吏部，最为称职。及是，从愿与李朝隐同时典选，亦有美誉。时人称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上尽召新授县令，一时于殿庭策试，考入下第者，一切放归学问。从愿以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玺书劳问，赐绢百匹。无几，入为工部侍郎，转尚书左丞。又与杨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定

《开元后格》，迁中书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令东都留守。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韦抗为刑部尚书。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后咸称允当。

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获田户之功，本司校考为上下，从愿抑不与之。融颇以为恨，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其后，上尝择堪为宰相者，或荐从愿，上曰："从愿广占田园，是不廉也。"遂止不用。从愿又因早朝，途中为人所射，中其从者，捕贼竟不获。时议从愿久在选司，为被抑者所雠。

十六年，东都留守。时坐子起居郎论粜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再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谷贵，敕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以救饥馁。使回，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书，听致仕，给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余，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李朝隐，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龙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愔奏请诛之，敕大理结其罪。朝隐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时裴谈为大理卿，异笔断斩，仍籍没其家，朝隐由是忤旨。中宗令贬岭南恶处，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奏曰："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为闻喜令。

寻迁侍御史，三迁长安令，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睿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曰："夫不吐刚而诌上、不茹柔而黩下者，君子之事也。践霤必绳、登车无屈者，正人之务也。长安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称遗直，复见于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阅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绢百匹。"七迁绛州刺史，兼知吏部选事。

开元二年，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转同州刺史。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时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害平人，朝隐曰："此而不绳，何以为政？"执而杖之。上闻，又降敕书慰勉

之。

十年，迁大理卿。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

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应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发德音，普标殊泽，杖者既听减数，流者仍许给程。天下颙颙，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岂于一人，独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朝隐俄转岐州刺史，母忧去官。起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抗疏固辞，制许之。朝隐性孝友，时年已衰暮，在丧尤加毁瘠。明年，制又起为扬州长史，不获已而就职，复入为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朝隐素有公直之誉，每御史大夫缺，时议咸许之。及居其职，竟无所纠劾，唯烦于细务，时望由是稍减。俄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广州事，仍摄御史大夫，充岭南采访处置使。明年，卒于岭外，年七十，赠吏部尚书，官给灵舆，兼家口给递还乡，谥曰贞。

裴漼，绛州闻喜人也。世为著姓。父琰之，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

军，时年少，美容仪，刺史李崇义初甚轻之。先是，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崇义促琰之使断之，琰之命书吏数人，连纸进笔，斯须剖断并毕，文翰俱美，且尽与夺之理。崇义大惊，谢曰："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是大知名，号为"霹雳手"。后为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颂之。历任仓部郎中，以老疾废于家。

濯色养劬劳，十数年不求仕进。父卒后，应大礼举，拜陈留主簿，累迁监察御史。时吏部侍郎崔湜、郑愔坐赃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濯同鞫其狱。安乐公主及上官昭容阿党湜等，濯竟执正奏其罪，甚为当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

太极元年，睿宗为金仙、玉真公主造观及寺等，时属春旱，兴役不止。濯上疏谏曰：

臣谨案《礼记》春、秋令曰：无聚大众，无起大役，不可兴土功，恐妨农事。若号令乖度，役使不时，则加疾疫之危，国有水旱之灾，此五行之必应也。今自春至夏，时雨愆期，下人忧心，莫知所出。陛下虽降哀矜之旨，两都仍有寺观之作，时旱之应，实此之由。且春令告期，东作方始，正是丁壮就功之日，而土木方兴，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蚕妾，饥寒之源。故《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岁三筑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时作南门，劳人兴役"。陛下每以万方为念，睿旨殷勤，安国济人，防微虑远。伏愿下明制，发德音，顺天时，副人望，两京公私营造及诸和市木石等并请且停，则苍生幸甚。农桑失时，户口流散，纵寺观营构，岂救黎元饥寒之弊哉！

疏奏不报。寻转兵部侍郎，以铨叙平允，持授一子为太子通事舍人。

开元五年，迁吏部侍郎，典选数年，多所持拔。再转黄门侍郎，代韦抗为御史大夫。濯早与张说特相友善，时说在相位，数称荐之。濯又善于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书，寻转太子宾客。濯家世俭约，既久居清要，颇饰妓妾，后庭有绮罗之赏，由是为时论所讥。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余，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濯从祖弟宽。宽父无晦，袁州刺史。宽通略，以文词进，骑射、弹棋、投壶特妙。景云中，为润州参军，刺史韦铣为按察使，引为判官，清干善于剖断，铣重其才，以女妻之。后应拔萃，举河南丞。再转为长

安尉。时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转太常博士。礼部拟国忌之辰享庙用乐，下太常，宽深达礼节，特建新意，以为庙尊忌卑则登歌，庙卑忌尊则去龠。中书令张说谓宽明识，举而行之。再迁为刑部员外郎。有万骑将军马崇正昼杀人，时开府、霍国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将鬻其狱，宽执之不回。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累年专见委任，嵩加中书令，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黄门侍郎知政事，扈从出关，知江、淮转运，于河阴置仓，奏宽为户部侍郎，为其副。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于东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对，甥侄皆有休憩所，击鼓而食，当世荣之。选吏部侍郎，及玄宗还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浃。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改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年，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玄宗赋诗而饯之，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

天宝初，除陈留太守，兼采访使。寻而范阳节度李适之入为御史大夫，除宽范阳节度兼采访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时北平军使乌承恩恃以蕃酋与中贵通，恣求货贿，宽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人，宽悉命归之，故夷夏感悦。

三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刑部尚书裴敦复讨海贼回，颇张贼势，又广叙功以开请托之路，宽尝几微奏之。居数日，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李林甫惧其入相，又恶宽与李适之善，乃呼裴敦复，且以宽之语告之。敦复使气性疏，与宽素不相下，以为林甫推诚于己，因愿结之，且诉其冤。先是，宽以亲故名嘱敦复，求请军功。至是敦复气愤发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无后于人。"寻而敦复扈从幸温泉宫，宽在京城未发。遇有敦复下军将程藏曜、郎将曹鉴。鉴，郴州富人；藏曜，岭南首领之子。皆有他事，与人诣台告诉，宽受其状，捕鉴等鞫之。敦复判官太常博士王悦闻之，谓宽求其过，连夜诣汤所以告。敦复大惧，促装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赂于贵妃姊杨三娘。杨氏遽为言之，明日贬宽为睢阳太守。

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及韦坚构祸，宽又以亲累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林甫使罗希奭南杀李适之，纡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宽叩头祈请，希奭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累迁东海

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转冯翊太守，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诏赠太子少傅，赙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入台省、典郡者五人。

宽殁之后，弟珣为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以执父丧，将投阙庭，恐累其母，乃诣河东节度诉诚而退。后在母忧，又陷史思明，授其伪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时，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东道租庸判官。

王丘，光禄卿同皎从兄子也。父同晊，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举擢第，时类皆以诵经为课，丘独以属文见擢，由是知名。弱冠，又应制举，拜奉礼郎。丘神气清古，而志行修洁，尤善词赋，族人左庶子方庆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称荐之。长安中，自偃师主簿擢第，拜监察御史。

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已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其后席豫、严挺之为其次焉。三迁紫微舍人，以知制诰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转吏部侍郎。典选累年，甚称平允。擢用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称一时之秀。俄换尚书左丞。

十一年，拜黄门侍郎。其年，山东旱俭，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制曰："昔咎繇与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载，乾乾夕惕，无忘一日。而长吏或不称，苍生或未宁，深思循良，以矫过弊，仍重诸侯之选，故自朝廷始之。"于是以丘为怀州刺史，又以中书侍郎崔沔等数人皆为山东诸州刺史。至任，皆无可称，唯丘在职清严，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选事，入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服阕，拜右散骑常侍，仍知制诰。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书令萧嵩与丘有旧，将荐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辞，且盛推尚书右丞韩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荐丘代崔琳为御史大夫。丘既讷于言词，敷奏多不称旨。俄转太子宾客，袭父爵宿预男，寻以疾拜礼部尚书，仍听致仕。

丘虽历要职，固守清俭，未尝受人馈遗，第宅舆马，称为敝陋。致仕之后，药饵殆将不给。上闻而嘉叹，下制曰："王丘夙负良材，累升茂秩，比缘疾疹，假以优闲。闻其家道屡空，医药靡给，久此从宦，遂无余资。持操若斯，古人何远！且优贤之义，方册所先，周急之宜，沮劝

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并宜全给，式表殊常之泽，用旌贞白之吏。”天宝二年卒，赠荆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兴，绵历年所，骨鲠清廉之士，怀忠抱义之臣，台省之间，驾肩接武。但时有夷险，道有污隆，用与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杰、毕构、苏珦、郑惟忠、王志愔、卢从愿、裴漼、王丘并位历亚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贞、李朝隐折李承嘉、窦怀贞，辱闾兴贵、赵常奴，诗人所谓不畏强御者也。解琬总兵朔野，料敌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兹亦有足多也。

赞曰：尚书亚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谁称职？杰、构、珦、忠，能竭其力。愔、愿、漼、丘，聿修厥德。贞蔑大僚，隐绳贵戚。琬驰令名，燕、蜀之北。

列传第五十一

○李乂薛登韦凑 从子虚心虚舟韩思复 曾孙佽张廷珪王求礼辛替否

李乂，本名尚真，赵州房子人也。少与兄尚一、尚贞俱以文章见称，举进士。景龙中，累迁中书舍人。时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赎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伏以圣慈含育，恩周动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鳞介之微品。虽云雨之私，有霑于末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于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困贫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乂知制诰凡数载。景云元年，迁吏部侍郎，与宋璟、卢从愿同时典选，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寻转黄门侍郎。时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观，乂频上疏谏，帝每优容之。开元初，特令乂与中书侍郎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谟昌言可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乂在门下，多所驳正。开元初，姚崇为紫微令，荐乂为紫微侍郎，外托荐贤，其实引在己下，去其纠驳之权也。俄拜刑部尚书。乂方雅有学识，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会病卒。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为一集，号曰《李氏花萼集》，总二十卷。

薛登，本名谦光，常州义兴人也。父士通，大业中为鹰扬郎将。江都之乱，士通与乡人闻人嗣安等同据本郡，以御寇贼。武德二年，遣使归国，高祖嘉之，降玺书劳勉，拜东武州刺史。俄而辅公祏于江都构逆，遣其将西门君仪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战，大破之，君仪等仅以身免。及公祏平，累功封临汾侯。贞观初，历迁泉州刺史，卒。

谦光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证验，有如目击。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阆中主簿。天授中，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谦光上疏曰：

臣闻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猛。子产受国人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止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而益信，行间毁而无疑，此由默而识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

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八元而庶绩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多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祇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革于故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材，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白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戋戋，荣高物表，校量其广狭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辞；循常之人，舍其疏而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心，

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己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里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而窃级，假其不义之赂，则是无犯乡闾。岂得比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赏拔，夏少名高，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揔；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自解。八难之谋设，高祖追惭于郦生；九拒之计穷，公输息心于伐宋。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自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校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立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幸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云之策，练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赋《甘泉》，禀中军而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无负乘之忧。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自然朝廷无争禄之人，选司有谦揔之士。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见贤不隐，食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硃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

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

寻转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属宣州狂寇硃大目作乱，百姓奔走，谦光严备安辑，阖境肃然。转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再迁尚书左丞。景云中，擢拜御史大夫。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谦光将加弹奏，或请寝之，谦光曰："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遂与殿中慕容珣奏弹之，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岐州刺史。惠范既诛，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为东都留守，又转太子宾客。以与太子同名，表请行字，特敕赐名登。寻以孽子悦千牛为宪司所劾，放归田里。朝廷以其家贫，又特给致仕禄。七年卒，年七十三，赠晋州刺史。撰《四时记》二十卷。

韦凑，京兆万年人。曾祖瓒，隋尚书右丞。祖叔谐，蒲州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长史。凑，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参军，累转扬府法曹参军。州人前仁寿令孟神爽豪纵，数犯法，交通贵戚，前后官吏莫敢绳按，凑白长史张潜，请因事除之。会神爽坐事推问，凑无所假借，神爽妄称有密旨，究问引虚，遂杖杀之，远近称伏。凑，景龙中历迁将作少匠、司农少卿。尝以公事忤宗楚客，出为贝州刺史。

睿宗即位，拜鸿胪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转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时改葬节愍太子，优诏加谥；又雪李多祚等罪，还其官爵，仍议更加赠官。凑上书曰：

臣闻王者发号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纲攸叙，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恶恶著也。善善者，悬爵赏以劝之也；恶恶者，设刑罚以惩之也。其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所以劝诫将来也。斯并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获用，管、蔡为戮。谥者，臣议其君，子议其父，而曰"灵"曰"厉"者，不敢以私而乱大猷也，则其馀安可失衷哉！

臣窃见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拥北军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斩关，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骑腾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门，亲降德音，谕以逆顺，而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停。俄而其党悔非，转逆为顺，或回兵讨贼，或投状自拘。多祚等伏诛，太子方事逃窜。向使同恶相济，天道无征，贼徒阙倒戈之人，侍臣亏陛戟之卫，其为祸也，胡可忍言！于时臣任将作少匠，赐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见供奉官等，雨泪谓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为危惧，不亦甚乎！而今圣朝雪罪礼

葬，谥为节愍，以臣愚识，窃所惑焉。

夫臣子之礼，严敬斯极，故过位必趋，蹙路马刍有诛。昔汉成之为太子也，行不敢绝驰道。当周室之衰微也，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王孙满犹以其不卷甲束兵，讥其无礼，知其必败。由是言之，则太子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悖礼已甚矣，况将更甚乎。而可褒谥，此臣所未谕也。以其斩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竟为逆，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将废韦氏而嘉之乎？然韦氏逆彰义绝，虽诛之亦可也。当此时也，韦氏未有逆彰，未有义绝，于太子为母，岂有废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废之，是劫父废母，亦悖逆也，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纣之行，臣子无废杀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灵，庙号中宗，谥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谥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献公惑骊姬之谮，将杀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君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缢。其行如是，其谥仅可为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汉武帝末年，江充与太子有隙，恐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为奸，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以诬太子。时武帝避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纳其少傅石德谋，遂矫节斩充，因败逃匿。非称兵诣阙，无逆谋于父，然身死于湖，不葬无谥。至昭帝时，有男子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制使公卿识视，至者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制狱。天子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者。"及后太子孙立为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获礼葬，而谥曰戾。今节愍太子之行比之，岂可同年而语。其于陛下，又犹子也，而谥为节愍乎？此又臣所未谕也。

昔项羽之臣丁公，常将危汉高祖，高祖谓之曰："二贤岂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灭项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项王失天下

者，丁公也。”夫戮之，大义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诫其后之事君者。今节愍太子之为逆，复非欲保护陛下，其可褒谥乎？此又臣之所未谕也。

陛下天纵圣哲，所任贤明，以臣至愚，宁可干议？然臣又惟尧、舜，圣君也，八凯、五臣，良佐也，犹广听刍荛之言者，盖为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臣辄缘斯义，敢以陈闻，愿得与议谥者对议于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谤圣政之罪，赴鼎镬之诛。仍请申明义以示天下，使臣辈愚惑者咸蒙冰释，则无复异议矣。若所谥未当，奈何施之圣朝，垂之史册，使后代逆臣贼子因而引譬，资以为辞，是开悖乱之门，岂示将来之法！伏望改定其谥，务合礼经。其李多祚等罪，请从宥免，不谓为雪，以顺天下之心，则尽善尽美矣。

书奏，睿宗引凑谓曰：“诚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动？”凑曰：“太子实行悖逆，不可褒美，请称其行，改谥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无罪，只可云放，不可称雪。”帝然其言。当时执政以制令已行，难于改易，唯多祚等停赠官而已。

明年春，起金仙、玉真两观，用工巨亿。凑进谏曰：“陛下去夏，以妨农停两观作，今正农月，翻欲兴功。虽知用公主钱，不出库物，但土木作起，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利，舍农受雇，弃本逐末。臣闻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臣窃恐不可。”帝不应。凑又奏曰：“日阳和布气，万物生育，土木之间，昆虫无数。此时兴造，伤杀甚多，臣亦恐非仁圣本旨。”睿宗方纳其言，令在外详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谓凑曰：“公敢言此，大是难事。”凑曰：“叨食厚禄，死且不辞，况在明时，必知不死。”寻出为陕州刺史，无几，转汝州刺史。开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征料夫匠。凑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兴功，飞表极谏，工役乃止。寻迁岐州刺史。

四年，入为将作大匠。时有敕复孝敬庙为义宗，凑上书曰：

臣闻王者制礼，是曰规模，规模之兴，实由师古。师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与实，故当相副。其在宗庙，礼之大者，岂可失哉！礼，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庙，百代不毁。故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汉则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其后代有称宗者，皆以方制海内，德泽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毁。称宗之义，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东宫，未尝南面，圣道诚冠于储副，

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庙称宗，恐非合礼。况别起寝庙，不入昭穆，稽诸祀典，何义称宗？而庙号义宗，称之万代，以臣庸识，窃谓不可。陛下率循典礼，以辟大猷，有司所议，以致此失，或亏尽善，岂不惜哉！望更详议，务合于礼。

于是敕太常议，遂停义宗之号。

凑前后上书论时政得失，多见采纳。再迁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转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赠幽州都督，谥曰文。子见素，自有传。凑从子虚心。

虚心父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举进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于剖判，时员外郎宋之问工于诗，时人以为户部有二妙。终于左庶子。虚心举孝廉，为官严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龙年，推按大狱，时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意欲宽假，虚心坚执法令，有不可夺之志。景龙中，西域羌胡背叛，时并擒获，有敕尽欲诛之。虚心论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馀人。虚心有孝行，及丁父忧，哀毁过礼，须鬓尽白，朝廷深所嗟尚。后迁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扬潞长史兼采访使，所在官吏振肃，威令甚举，中外以为标准。历户部尚书、东京留守，卒，年六十七。

季弟虚舟，亦以举孝廉，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勋、左司郎中，历荆州长史，洪、魏州刺史兼采访使，多著能政。入为刑部侍郎，终大理卿。家有礼则，父子兄弟更践郎署，时称“郎官家”。

韩思复，京兆长安人也。祖伦，贞观中为左卫率，赐爵长山县男。思复少袭祖爵。初为汴州司户参军，为政宽恕，不行杖罚。在任丁忧，家贫，鬻薪终丧制。时姚崇为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叹之，擢授司礼博士。

景龙中，累迁给事中。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坐谯王重福事下制狱，有司言：“善思昔尝任汝州刺史，素与重福交游，召至京师，竟不言其谋逆，唯奏云‘东都有兵气’。据状正当匿反，请从绞刑。”思复驳奏曰：“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从轻，有国常典。严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宗社。善思此时遂能先觉，因诣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虽交游重福，盖谋陷韦氏。及其谒见，犹不奏闻，将此行藏，即从极法。且敕追善思，书至便发，向怀逆节，宁即奔命？一

面疏网，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是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思复又驳曰：“臣闻刑人于市，爵人于朝，必佥谋攸同，始行之无惑。谨按诸司所议，严善思十才一入，抵罪惟轻。夫帝阍九重，涂远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听，听无不聪；借天下之目以视，视无不接。今群言上闻，采择宜审，若弃多就少，臣实惧焉。舆诵一乖，下情不达，虽欲从众，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时之泰，列官分职，有贤有亲。亲则列藩诸王，陛下爱子；贤则胙茅开国，陛下名臣。见无礼于君，宁肯雷同不异？今措词多出，法令从轻。”上纳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思复寻转中书舍人，数上疏陈得失，多见纳用。

开元初，为谏议大夫。时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思复以为蝗虫是天灾，当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灭。上疏曰：“臣闻河南、河北蝗虫，顷日更益繁炽，经历之处，苗稼都损。今渐翾飞河西，游食至洛，使命来往，不敢昌言，山东数州，甚为惶惧。且天灾流行，埋瘗难尽。望陛下悔过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诚实，以答休咎。前后驱蝗使等，伏望总停。《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心无亲，惟惠是怀。’不可不收揽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复疏以付崇。崇乃请遣思复往山东检蝗虫所损之处，及还，具以实奏。崇又请令监察御史刘沼重加详覆，沼希崇旨意，遂箠挞百姓，回改旧状以奏之。由是河南数州，竟不得免。思复遂为崇所挤，出为德州刺史，转绛州刺史。入为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代裴漼为御史大夫。思复性恬澹，好玄言，安仁体道，非纪纲之任。无几，转太子宾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馀。

子朝宗，天宝初为京兆尹。

曾孙佽，字相之，少有文学，性尚简澹。举进士，累辟藩方。自襄州从事征拜殿中侍御史，迁刑部员外。求为澧州刺史。岁满受代，宰相牛僧孺镇鄂渚，辟为从事，征拜刑部郎中，转京兆少尹，迁给事中。出为桂州观察使。桂管二十馀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而补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补之。佽既至桂，吏以常所为官者数百人引谒，一吏执籍而前曰：“具员请补其阙。”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夺所理；有过者，必绳以法。缺者当俟稽诸故籍，取其可者，然后补之。”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三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佽悉诺之。使去，坐以挠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敛迹，皆得清廉吏以苏活其人。未几，诏置五管都监，计所费尽一境地征，不足饱其意，佽特用俭约处

之，遂为定制，君子以为难。开成二年，卒于官，赠工部侍郎。

张廷珪，河南济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学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弱冠应制举。长安中，累迁监察御史。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廷珪上疏谏曰：

夫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归依，发弘誓愿，壮其塔庙，广其尊容，已遍于天下久矣。盖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经云："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及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经中受持及四句偈等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虽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愈于一禅房之匹夫。

菩萨作福德，不应贪著，盖有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营建，事殷木土，或开发盘礴，峻筑基阶，或塞穴洞，通转采斫，辗压虫蚁，动盈巨亿。岂佛标坐夏之义，愍蠢动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营，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岂佛标徒行之义，愍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又营筑之资，僧尼是税，虽乞丐所致，而贫阙犹多。州县征输，星火逼迫，或谋计靡所，或鬻卖以充，怨声载路，和气未洽。岂佛标随喜之义，愍愚蒙而不忍夺其产哉！且边朔未宁，军装日给，天下虚竭，海内劳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萨之行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则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夫何必勤于住相，凋苍生之业，崇不急之务乎！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臣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幸甚幸甚。

则天从其言，即停所作，仍于长生殿召见，深赏慰之。景龙末，为中书舍人，再转洪州都督，仍为江南西道按察使。

开元初，入为礼部侍郎。时久旱，关中饥俭，下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

臣闻古有多难兴王、殷忧启圣者，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转祸为福者也。伏见景龙之末，中宗遇祸，先天之际，凶党构谋，社稷有危于缀旒，国朝将均于绝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诚动

天，再扫氛沴，六合清朗。而后上顺皇旨，俯念黔黎，高运璿衡，光膺宝箓。日月所烛之地，书轨未通之乡，无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尧、九舜，未足称也。明明上帝，照临下土，宜锡介祉，以答鸿休。

然属顷岁已来，阴阳愆候，九谷失稔，万姓阻饥，关辅之间，更为尤剧。至有樵苏莫爨，粮粒靡资，不复聊生，方忧转死。偶会昌运，遘兹难否者，臣窃思之，皇天之意，将恐陛下春秋鼎盛，神圣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简下济之道，独满雄图之志，轻虞舜而不法，思汉武以自高。是故昭见咎征，载加善诱，将欲大君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于陛下睠顾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诚愿陛下约心削志，澄思励精，考羲、农之书，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后宫，减彻外厩，场无蹴□匊之玩，野绝从禽之赏。休石田之远境，罢金甲之悬军，矜恤茕嫠，蠲薄徭赋。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自然波清四海，尘销九域，农夫乐其业，馀粮栖于亩。则和气上通于天，虽五星连珠，两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于地，虽凤皇巢阁，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谓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则将上帝凭怒，风雨迷错，荒馑日甚，无以济下矣。或谓人之穷乏不足恤者，则将齐甿沮志，亿兆携离，愁苦势极，无以奉上矣。斯盖安危所系，祸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华夷万族，莫不清耳以听，刮目而视，延颈企踵，冀有所闻见，颙颙如也。何可怠弃典则，坐辜其望哉！

再迁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俄坐泄禁中语，出为沔州刺史，又历苏、宋、魏三州刺史。入为少府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阳男。四迁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余，赠工部尚书，谥曰贞穆。廷珪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廷珪八分书之。廷珪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

王求礼，许州长社人。则天朝为左拾遗，迁监察御史。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弹事，无所畏避。时契丹李尽忠反叛，其将孙万荣寇陷河北数州，河内王武懿宗拥兵讨之，畏懦不敢进。既而贼大掠而去，懿宗条奏沧、瀛百姓为贼诖误者数百家，请诛之。求礼执而劾之曰：“此诖误之人，比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为贼驱逼，苟徇图全，岂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拥强兵数十万，闻贼将至，走保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

祸于诖误之人，岂是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大惧，则天竟降制赦之。

契丹陷幽州，馈輓不给，左相豆卢钦望请辍京官两月俸料以助军，求礼谓钦望曰：“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国家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藉贫官薄俸。公此举岂宰相法邪？”钦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讼辞。”求礼对曰：“秦皇、汉武税天下，虚中以事边，奈何使圣朝则效？不知钦望此言是大体耶！”事遂不行。

时三月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草表将贺，求礼止之曰：“宰相调燮阴阳，而致雪降暮春，灾也，安得为瑞？如三月雪为瑞雪，则腊月雷亦瑞雷也。”举朝嗤笑，以为口实。求礼竟以刚正，名位不达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龙年为左拾遗。时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公主府所补尤多猥滥。又驸马武崇训死后，弃旧宅别造一宅，侈丽过甚。时又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替否上疏谏曰：

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阙其选。赏一人谋乎三事，职一人访乎群司，负宠者畏权势之在躬，知荣者避权门而不入。故称赏不僭，官不滥，士皆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馀俸，百姓有馀食。下忠于上，上礼于下，委裘而无仓卒之危，垂拱而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作不师古，以行于今者，盖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无充于锡，何愧于无用之臣，何惭于无力之士！至于公府补授，罕有推择，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

臣闻古人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爱女，选贤良以嫁之，设官职以辅之，倾府库以赐之，壮第观以居之，广池臂以嬉之，可谓之至重也，可谓之至怜也。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转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费人之财，人怨也；夺人之家，人怨也。爱数子而取三怨于天下，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向者鲁王赏同诸婿，礼等朝臣，则亦有今日之福，无曩时之祸。人徒见其祸，不知祸之所来。所以祸者，宠爱过于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见其征矣。而今事无改，更尚因循，弃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祸而忽后祸。臣窃谓陛下憎之矣，非爱之也。

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伏惟外谋宰臣，为久安之计以存之，不使奸臣贼子以伺之。臣闻微不可不防，远不可不虑。当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夫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池，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东传，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马方行于汉后。风流雨散，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役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继轨，曾不改途，晋臣以佞佛取讥，梁主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为其理体，养人不足以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臣闻夏为天子二十馀代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馀代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馀代而秦受之，自汉已后历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得久长之祚乎！

臣闻于经曰："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下，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而轻天子之功业，臣窃痛之矣。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臣以为出家者，舍尘俗，离朋党，无私爱。今殖货营生，非舍尘俗；拔亲树知，非离朋党；畜妻养孥，非无私爱。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伏见今之宫观台榭，京师之与洛阳，不增修饰，犹恐奢丽。陛下尚欲填池堑，捐苑囿，以赈贫人无产业者。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臣闻国无九年之储，国非其国。伏计仓廪，度府库，百僚供给，百事用度，臣恐卒岁不充，况九年之积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门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痛之矣！

疏奏不纳。岁馀，安乐公主被诛。

睿宗即位，又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先是，中宗时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数百千人，又有敕放令却上。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陈时政曰：

臣尝以为古之用度不时，爵赏不当，破家亡国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眼见，臣请以有唐已来理国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见者以言之。惟陛下审之听之，择善而从之，则万岁之业，自可致矣，何忧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

伏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陛下之祖，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之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举天下职司无一虚授，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赏必俟功，官必得俊，所为无不成，所征无不伏。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怜之，神明祐之，使阴阳不愆，风雨合度。四人乐其业，五谷遂其成，腐粟烂帛，填街委巷。千里万里，贡赋于郊；九夷百蛮，归款于阙。自有帝皇已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故得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则之？

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化，不取贤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馀户。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仓不停卒岁之储，库不贮一时之帛。所恶者逐，逐多忠良；所爱者赏，赏多谗慝。朋佞喋喋，交相倾动。容身不为于朝廷，保位皆由于党附。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亲忿众离，水旱不调，疾疫屡起。远近殊论，公私罄然。五六年间，再三祸变，享国不永，受终于凶妇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护妻子，取讥万代，见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何不除而改之。

依太宗之理国，则百官以理，百姓无忧，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国，则万人以怨，百事不宁，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顷自夏已来，霪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已来，亢旱成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叶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赈赈；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检校试官，充台溢署。伏惟陛下爱两女，为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计用钱百馀万贯。惟陛下，圣人也，无所不知；陛下，明君也，无所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上可转输乎？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

旅骤败，莫不由斯。而乃以百万贯钱造无用之观，以受六合之怨乎！以违万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续阿韦之丑迹，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

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凶而诛之？臣往见明敕，自今已后，一依贞观故事。且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臣以为弃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迁其恶，陛下又何以刑于四海？往者，和帝之怜悖逆也，为奸人之所误，宗晋卿劝为第宅，赵履温劝为园亭，损数百家之居，侵数百家之地。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卒使亭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说，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见也。今兹造观，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无赵履温之徒将劝为之，冀误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

臣闻出家修道者，不预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且旧观足可归依，无造无营，以取穷竭。若此行之三年，国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乐，则臣请杀身于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权停两观，以俟丰年。以两观之财，为公主施贫穷，填府库，则公主福德无穷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减于前朝之时。前朝之时，贤愚知败，人虽有口而不敢言，言未发声，祸将及矣。韦月将受诛于丹徼，燕钦融见杀于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纳忠于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诛之，陛下赏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于国。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

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迁为右台殿中侍御史。开元中，累转颍王府长史。天宝初卒，年八十余。

史臣曰：夫好闻其善，恶闻其过，君人者之常情也；宁谄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祸，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谠之言，补朝廷之失，有犯无隐，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赞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从谏则圣。李、薛输忠，救人之命。韦、韩谠言，医国之病。辛、王章疏，犯颜竦听。张子法

言，实裨时政。

列传第五十二

○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　兄知柔子贶餗汇秩迅迥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弟逌迪萧直萧颖士母煚殷践猷附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

长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配徙岭表，太子仆崔贞慎、东宫率独孤祎之饯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诬告贞慎等与元忠同谋，则天令怀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讽令构成其事，怀素执正不受命。则天怒，召怀素亲加诘问，怀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为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诛，栾布奏事于其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之罪。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则天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时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张易之之势，受纳货贿，怀素奏劾之，迥秀遂罢知政事。怀素累转礼部员外郎，与源乾曜、卢怀慎、李杰等充十道黜陟使。怀素处事平恕，当时称之。使还，迁考功员外郎。时贵戚纵恣，请托公行，怀素无所阿顺，典举平允，擢拜中书舍人。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

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也。幼孤贫，励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时湖中有龙斗，倾里闾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二，读书晏然不动。及长，尤精《三礼》及《史记》，举明经，累除国子博士。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

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无量建议曰：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行其礼者，不可以臆断，不可以情求，皆上顺天心，下符人事，钦若稽古，率由旧章，然后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礼文虽众，莫如《周礼》。《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书，先圣极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辩方位而叙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邦国，备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圆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礼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则当具著礼典。今遍检《周官》，无此仪制。盖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将始祖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亲行其礼，皇后不合预也。

谨按《大宗伯》职云："若王不祭祀，则摄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当云"若不祭祀，则摄而荐豆笾。"今于文上更起凡，则是别生馀事。夫事与上异，则别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专系于本职。《周礼》一部之内，此例极多，备在文中，不可具录。又王后助祭，亲荐豆笾而不彻。案《九嫔》职云："凡祭，赞后荐，彻豆笾。"《注》云："后进之而不彻。"则知中彻者，为宗伯生文。若宗伯摄祭，则宗伯亲彻，不别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庙之祀，王后不与，则赞宗伯"。此之一文，与上相证。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庙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庙祭也。案王后行事，总在《内宰》职中。检其职文，唯云："大祭祀，后稞献则赞，瑶爵亦如之。"《郑注》云："谓祭宗庙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稞献"，祭天无稞，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则用陶匏，亦无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庙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无祭天之服；而巾车职掌王后之五辂，亦无后祭天之辂；祭天七献，无后亚献。以此诸文参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

唯《汉书》《郊祀志》则有天地合祭，皇后预享之事，此则西汉末代，强臣擅朝，悖乱彝伦，黩神谄祭，不经之典，事涉诬神。故《易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诫，岂可不知。今南郊礼仪，事不稽古，忝守经术，不敢默然。请旁询硕儒，俯摭旧典，采曲台之故事，行圆丘之正仪，使圣朝叶昭旷之涂，天下知文物之盛，岂不幸甚。

时左仆射韦巨源等阿旨，叶同钦明之议，竟不从无量所奏。

寻以母老请停官归侍。景云初，玄宗在春宫，召拜国子司业，兼皇

太子侍读，尝撰《翼善记》以进之，皇太子降书嘉劳，赍绢四十匹。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老经》、《礼记》，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既毕，进授银青光禄大夫，兼赐以章服，并彩绢百段。玄宗即位，迁郯王傅，兼国子祭酒。寻以师傅恩迁左散骑常侍，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实封二百户。未几，丁忧解职，庐于墓侧。其所植松柏，时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众草不少，何忍犯吾先茔树哉！"因通夕守护。俄有群鹿驯狎，不复侵害，无量因此终身不食鹿肉。服阕，召拜左散骑常侍，复为侍读。以其年老，每随仗出入，特许缓行，又为造腰舆，令内给使舆于内殿。无量频上书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又尝手敕褒美，赐物二百段。

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以献。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选经明笃行之士国子博士郄恆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为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读。七年，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无量登座说经，百僚集观，礼毕，赏赐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上为举哀，废朝两日，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初，无量与马怀素俱为侍读，顾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讲，虽屡加赏赐，而礼遇不逮褚焉。

刘子玄，本名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证圣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兼修国史。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萧至忠又尝责知几著述无课，知几于是求罢史任，奏记于至忠曰：

仆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

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纪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此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

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绩。或云坟籍

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窃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次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诋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阁之中，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许之。

至忠惜其才，不许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

时知几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初，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后以修《则天实录》功，果封居巢县子。又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景云中，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时玄宗在东宫，知几以名音类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尘皆乘马著衣冠。子玄进议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凭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也。

自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舆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车而行，今乘车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镫，跣以乘鞍，非唯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求诸折中，进退无可。且长裾广袖，衤詹如翼如，

鸣珮行组，锵锵奕奕，驰骤于风尘之内，出入于旌棨之间，倘马有惊逸，人从颠坠，遂使属车之右，遣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骖相续，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

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多有危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代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阎立本画《明君入匈奴》，而归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官所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由斯而言，则《梁氏南郊之图》，义同于此。又傅称因俗，礼贵缘情。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佩，用舍无常。况我国家道轶百王，功高万古，事有不便，理资变通，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臣怀此异议，其来自久，日不暇给，未及搉杨。今属殿下亲从齿胄，将临国学，凡有衣冠乘马，皆惮此行，所以辄进狂言，用申鄙见。

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常式。

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馀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子玄至安州，无几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后数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追赠汲郡太守；寻又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兄知柔，少以文学政事，历荆扬曹益宋海唐等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国子司业、鸿胪卿、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卒，赠太子少保，谥曰文。代传儒学之业，时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玄子贶、餗、汇、秩、迅、迥，皆知名于时。

贶，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终于起居郎、修国史。撰《六经外传》三十七卷、《续说苑》十卷、《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宫旧事》一卷。

餗，右补阙、集贤殿学士、修国史。著《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

汇，给事中、尚书右丞、左散骑常侍、荆南长沙节度，有集三卷。

秩，给事中、尚书右丞、国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记》七卷、《至德新议》十二卷、《指要》三卷。论丧纪制度加笾豆，许私铸钱，改制国学，事各在本志。

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

迥，谏议大夫、给事中，有集五卷。

贶子浃、滋，汇子赞。滋，贞元中位至宰辅。赞，观察使，自有传。

徐坚，西台舍人齐聃子也。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进士举，累授太学。圣历中，车驾在三阳宫，御史大夫杨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为东都留守，引坚为判官，表奏专以委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坚质问，坚必能征旧说，训释详明，方庆深善之。又赏其文章典实，常称曰："掌纶诰之选也。"再思亦曰："此凤阁舍人样，如此才识，走避不得。"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汇。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迁司封员外郎。则天又令坚删改《唐史》，会则天逊位而止。

神龙初，再迁给事中。时雍州人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不臣之迹，反为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杀之。时方盛夏，坚上表曰："月将诬构良善，故违制命，准其情状，诚合严诛。但今硃夏在辰，天道生长，即从明戮，有乖时令。谨按《月令》：'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诞膺灵命，中兴圣图，将弘义、轩之风，以光史策之美，岂可非时行戮，致伤和气哉！君举必书，将何以训？伏愿详依国典，许至秋分，则知恤刑之规，冠于千载；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纳坚所奏，遂令决杖，

配流岭表。

睿宗即位，坚自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拜左散骑常侍，俄转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兵以击姚州西贰河蛮，既降附，又请筑城，重征税之。坚以蛮夷生梗，可以羁縻属之，未得同华夏之制，劳师涉远，所损不补所获，独建议以为不便。睿宗不从，令知古发剑南兵往筑城，将以列置州县。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嶲路由是历年不通。

坚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坚以与羲近亲，固辞机密，乃转太子詹事，谓人曰："非敢求高，盖避难也。"及羲诛，坚竟免坐累。出为绛州刺史，五转复入为秘书监。开元十三年，再迁左散骑常侍。其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为学士，副张说知院事，累封东海郡公。以修东封仪注及从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禄大夫。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馀。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吊，内出绢布以赙，赠太子少保，谥曰文。坚长姑为太宗充容，次姑为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

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少孤，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所养。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甚重之。行冲性不阿顺，多进规诫，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亦犹蓄聚以自资也。譬贵家储积，则脯腊腶脩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疴疾。伏想门下宾客，堪充旨味者多，愿以小人备一药物。"仁杰笑而谓人曰："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九迁至陕州刺史，兼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

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谶，著论以明之。

开元初，自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又充关内道按察使。行冲自以书生不堪博击之任，固辞按察，乃以宁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时嗣彭王志□柬庶兄志谦被人诬告谋反，考讯自诬，系狱待报，连坐十数人，行冲察其冤滥，并奏原之。四迁大理卿。时扬州长史李杰为侍御史王旭所陷，诏下大理结罪，行冲以杰历政清贞，不宜枉为谗邪所构，又奏请从轻条出之。当时虽不见从，深为时论

所美。俄又固辞刑狱之官，求为散职。七年，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馀，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累封常山郡公。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鄠县尉毋煚、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馀书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寻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其词曰：

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铨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絪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拿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驳，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扶玄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佃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误，宁不芟砻。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赍缣千匹，录赐储籓。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注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铨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

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宋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

“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贻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

“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实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

“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缪。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呈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

“卜商疑圣，纳诮于曾舆；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核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馀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仇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

“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秀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经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赍，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沓褷，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是用韬声，甘此沉默也。”

行冲俄又累表请致仕，制许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硃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馀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少卿、右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鄴郡太守，入为恆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馀。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兒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景龙中，景骏为肥乡令，述从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举进士，西入关，时述甚少，仪形眇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

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是岁登科。

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其笃志忘倦，皆此类也。

转右补阙，中书令张说专集贤院事，引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幹常游其门。赵冬曦兄冬日，弟知壁、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述弟迪、逋、迥、起、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说曰：“赵、韦昆季，令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转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学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张九龄为中书令，即集贤之同职，裴耀卿为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语必移晷。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停知史事。俄而复兼史职，充集贤学士。天宝初，历左右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九载，兼充礼仪使。其载迁尚书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述早以儒术进，当代宗仰，而纯厚长者，澹于势利，道之同者，无间贵贱，皆礼接之。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朝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霑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义，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馀卷；皆行于代。

逌，学业亦亚于述，尤精《三礼》，与述对为学士，迪，同为礼官，时人荣之。累迁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以风疾卒。

萧颖士者，聪亻隽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垍及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褊躁无威仪，与时不偶，前后五授官，旋即驳落。乾元初，终于扬府功曹。

述在秘阁时，与鄠县尉母煚、曹州司法殷践猷并友善，二人相次卒。践猷，申州刺史仲容从子，明《班史》，通于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闻。应宏词举，为永宁尉。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术，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

列传第五十三

○郭虔瓘 张嵩郭知运 子英杰王君□ 贾师顺附张守珪牛仙客王忠嗣

郭虔瓘，齐州历城人也。开元初，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时与同俄特勒同领兵，以同俄之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虔瓘以破贼之功，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又下制曰：

朕闻赏有功、报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赏，德不报，则人何谓哉。云麾将军、检校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翰海军经略使、金山道副大总管、招慰营田等使、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子郭虔瓘，宣威将军、守右骁卫翊府中郎将、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借紫金鱼袋、上柱国郭知运等，早负名节，见称义勇。顷者柳中、金满，偏师御敌，萧条穷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强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战，自秋涉冬，枥马长嘶，戍人远望。谋以十胜，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遗种，斩天骄之爱息。岂耿恭、班超，独高前史；将廉颇、李牧，与朕同时。眷言茂勋，是所嘉叹。信可以畴其井邑，昭示遐迩，俾劳臣观而懦夫立焉。虔瓘可进封太原郡开国公，知运可封介休县开国公。

虔瓘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虔瓘及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曰：

臣闻兵者凶器，不护己而用之。今西域诸蕃，莫不顺轨。纵鼠窃狗盗，有戍卒镇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师之出，未见其名。臣又闻安不忘危，理必资备。自近及远，强干弱枝，是以汉实关中，徙诸豪族。今关辅户口，积久逋逃，承前先虚，见犹未实。属北虏犯塞，西戎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行人，诣六千馀里，咸给递驮，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已去，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济？又万人赏赐，费用极多；万里资粮，破损尤广。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傥稽天诛，无乃甚损！请令计议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赏，获者未量，何要此行，顿空畿甸。且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

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从征伐，有占风觇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昇平君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惟陛下图之。

虔瓘竟无克获之功。寻迁右威卫大将军，以疾卒。

其后，又以张嵩为安西都护以代虔瓘。嵩身长七尺，伟姿仪。初进士举，常以边任自许。及在安西，务农重战，安西府库，遂为充实。十年，转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门侍郎杜暹代嵩为安西都护。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常乐人。壮勇善射，颇有胆略。初为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战功累除左骁卫中郎将、瀚海军经略使，又转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开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以功封介休县公，加云麾将军，擢拜右武卫将军。其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知运与薛讷、王皎等掎角击败之，拜知运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户阿悉烂、□夹跌思太等率众反叛，单于副都护张知运为贼所执，诏薛讷领兵讨之。叛贼至绥州界，诏知运领朔方兵募横击之，大破贼众于黑山呼延谷，贼舍甲仗并弃张知运走。六年，知运又率兵入讨吐蕃，贼徒无备，遂掩至九曲，获锁及甲马耗牛等数万计。知运献捷，遂分赐京文武五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运为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宾等反，诏知运与王皎讨平之，拜左武卫大将军，授一子官，赐金银器百事、杂彩千段。九年，卒于军，赠凉州都督，锡米粟五百斛、绢帛五百段，仍令中书令张说为其碑文。知运自居西陲，甚为蕃夷所惮，其后王君□亦号勇将，时人称王、郭焉。子英杰、英乂。

英杰官至左卫将军。开元二十一年，幽州长史薛楚玉遣英杰及裨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讨契丹，屯兵于榆关之外；契丹首领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拒战于都山之下。官军不利，知义、守忠率麾下便道遁归。英杰与克勤逢贼力战，皆没于阵。其下精锐六千馀人仍与贼苦战，贼以英杰之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贼所杀。英乂，剑南西川节度使，自有传。

王君□，瓜州常乐人也。初，为郭知运别奏，骁勇善骑射，以战功累除右卫副率。及知运卒，遂代知运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迁右羽林军将军，判凉州都督事。开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

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君□以其兵疲，整士马以掩其后。会大雪，贼徒冻死者甚众，贼遂取积石军西路而还。君□令副使马元庆、裨将车蒙追之，不及。君□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番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袭其后，入至青海之西，时海水冰合，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度大非山，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君□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摄御史中丞，依旧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寿为少府监，仍听致仕。上又尝于广达楼引君□及妻夏氏设宴，赐以金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执刺史田仁献及君□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仍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君□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及君□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以法绳之，回纥等积怨，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君□遽发驿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上使中使往按问之，回纥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琼州。右散骑常侍李令问、特进契苾嵩以与回纥等结婚，贬令问为抚州别驾，嵩为连州别驾。于是承宗之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纠合党与，谋杀君□，以复其怨。会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幰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旌节，先杀其左右宗贞，剖其心，云是其始谋也。君□从数十人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驮其尸以奔吐蕃。追及之，护输遂弃君□尸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赠特进、荆州大都督，给灵舆递归京师，葬于京城之东，官供丧事。仍令张说为其碑文，上自书石以宠异之。

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将莽布支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将悉诺逻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数日不陷。贼中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谓师顺曰："瓜州已破，吐蕃尽众来此，岂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众。"师顺答曰："汉法，降贼者九族为戮，吾受国官爵，祇可以死拒寇，岂得背恩降贼！"悉诺逻知师顺不降，又攻城八日，复令前使谓师顺曰："明府既不肯降，吾众欲还，城中岂无财物以相赠耶？"师顺请脱士卒衣裳以为赂。悉诺逻知城中无财帛，夜烧死人，收营而去，引众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更修守备。吐蕃果使精骑回袭，而巡城知有备，始去。

贾师顺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迁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入为左领军将军，病卒。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驾，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珪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谓曰："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僚属常礼相期耶！"守珪后累转左金吾员外将军，为建康军使。

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死，河西恟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明年，迁鄯州都督，仍充陇右节度。

二十一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剌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剌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潜诱之，斩屈剌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众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剌、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诏封李过折为北平王，使统其众，寻为可突干馀党所杀。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遂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馀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

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众于湟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陁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弟守琦，左骁卫将军；守瑜，金吾将军。守珪子献城、守瑜子献恭、守琦子献甫，三人皆为兴元节度使，各自有传。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也。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为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王君□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任。及君□死，宋贞亦为回纥所杀，仙客以不从获免。俄而萧嵩代君□为河西节度，又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历太仆卿、殿中监，军使如故。

开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祎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钜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赍，皆缄封不启。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明年，特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俄又进拜侍中，兼兵部尚书。天宝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书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内出绢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赙之，赠尚书左丞，谥曰贞简。

初，仙客为朔方军使，以姚崇孙闳为判官。及知政事，闳累迁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预知休咎。仙客颇信惑之。及疾甚，闳请为仙客祈祷，在其门下，遂逼仙客令作遗表荐闳叔尚书右丞弈及兵部侍郎卢奂堪

代己，闳为起草。仙客时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来吊，以其表上。玄宗览而怒之，左迁弈为永阳太守，卢奂为临淄太守，赐闳死。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华州之郑县。父海宾，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以骁勇闻陇上。开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以海宾为先锋。及贼于渭州西界武阶驿，苦战胜之，杀获甚众。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海宾以众寡不敌，殁于阵。大军乘其势击之，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五千匹，羊牛十四万头。玄宗闻而怜之，诏赠左金吾大将军。

忠嗣初名训，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尚辇奉御，赐名忠嗣，养于禁中累年。肃宗在忠邸，与之游处。及长，雄毅寡言，严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与之论兵，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谓之曰："尔后必为良将。"十八年，又赠其父安西大都护。

其后，遂从河西节度、兵部尚书萧嵩，河东副元帅、信安王祎，并引为兵马使。二十一年再转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清源男，兼检校代州都督。尝短皇甫惟明义弟王昱，憾焉，遂为所陷，贬东阳府左果毅。属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是秋，吐蕃大下，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师人皆惧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马而前，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以功最，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又加云麾将军。二十九年，代韦光乘为朔方节度使，仍加权知河东节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东节度使，忠嗣依旧朔方节度。

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竟迁延不至。忠嗣乃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馀帐入朝，因加左武卫大将军。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天宝三载，突厥九姓拔悉密叶等竟攻杀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四载，加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五月，进封清源县公。

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训练士马，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尝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给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名姓于上以记之，军罢却纳。若遗失，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矣。

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自张仁亶之后四十馀年，忠嗣继之，北塞之人，复罢战矣。五年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寻迁鸿胪卿，馀如故，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后频战青海、积石，皆大克捷。寻又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

玄宗方事石堡城，诏问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过。六载，会董延光献策请下石堡城，诏忠嗣分兵应接之。忠嗣僶俯而从，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将及于庭，忠嗣曰：“李将军有何事乎？”光弼进而言曰：“请议军。”忠嗣曰：“何也？”对曰：“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忠嗣曰：“李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虽然，公实爱我。”光弼谢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而出。及延光过期不克，诉忠嗣缓师，故师出无功。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

爵赎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子震，天宝中秘书丞。

其后哥舒翰大举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当代称为名将。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运、王君□、张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万人征西，请给公乘、熟食，可谓谋之不臧矣。君□以父执登陴，兵竟不出，此则不知门外之事，义断恩也。守珪以至诚感神，取材成堰，与夫耿恭拜井，有何异焉？仙客爰自方隅，骤登廊庙，显招物议，独善其身，盖才有不周，昧于陈力就列。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谗人之言，诚可畏也！

赞曰：陇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为残贼。二郭、二王，守珪、仙客，御寇之功，存乎方策。

列传第五十四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馀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未甚任用，后夫蒙灵察累拔擢之。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馀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察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馀日至握瑟德，又十馀日至疏勒，又二十馀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馀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馀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走散。得马千馀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

玄宗使术士韩履冰往视日，惧不欲行，边令诚亦惧。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馀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馀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馀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馀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首领至，

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军还至河西，夫蒙灵察都不使人迎劳，骂仙芝曰：“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于阗使谁与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镇守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副都护使谁边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马使谁边得？”曰：“中丞。”灵察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又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令诚具奏其状曰：“仙芝立奇功，今将忧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征灵察入朝。灵察大惧，仙芝每日见之，趋走如故，灵察益不自安。将军程千里时为副都护，大将军毕思琛为灵察押衙，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尝构谮仙芝于灵察。仙芝既领节度事，谓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妇人，何也？”又谓思琛曰：“此胡敢来！我城东一千石种子庄被汝将去，忆之乎？”对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见乞。”仙芝曰：“吾此时惧汝作威福，岂是怜汝与之！我欲不言，恐汝怀忧，言了无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捽下将笞，良久皆释之，由是军情不惧。

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仙芝性贪，获石国大塊瑟瑟十馀石、真金五六駏驼、名马宝玉称是。初，舍鸡以仙芝为懦缓，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财钜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其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捻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十四载，封密云郡公。

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彍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师发，玄宗御望春亭慰劳遣之，仍令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败于汜水。十三日，禄山陷东京，常清以馀众奔陕州，谓仙芝曰：“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

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常清、仙芝乃率见兵取太原仓钱绢，分给将士，馀皆焚之。俄而贼骑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仙芝至关，缮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贼骑至关，已有备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外祖死，常清孤贫，年三十馀，属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将军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颇有材能，每出军，奏傔从三十馀人，衣服鲜明。常清慨然发愤，投牒请预一傔。常清细瘦目类脚短而跛，仙芝见其貌寝，不纳。明日又投牒，仙芝谓曰：“吾奏傔已足，何烦复来！”常清怒，倨谓仙芝曰：“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犹未纳。常清自尔候仙芝出入，晨夕不离其门，凡数十日，仙芝不得已，补为傔。

开元末，会达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叶，玄宗敕灵察邀击之。灵察使仙芝以二千骑自副城向北至绫岭下，遇贼击之。达奚行远，人马皆疲，斩杀略尽。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具言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事颇精审。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仙芝军回，灵察赏劳，仙芝去奴袜带刀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逆问之曰：“前者捷书，谁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傔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众人方异之。以破达奚功，授叠州地下戍主，便以为判官。累以军功授镇将、果毅、折冲。

天宝六年，从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便奏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金鱼袋。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诠已为郎将，德铨母在宅内，仙芝视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诠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连节度使宅院，凡经数重门，德诠既过，命随后闭之。德诠至，常清离席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兵马使傔，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诸大将有罪者，击杀二人，于是军中股忄

栗。

十载，仙芝改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王正见为安西节度，奏常清为四镇支度营田副使、行军司马。十一载，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赐第一区，亡父母皆赠封爵。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常清性勤俭，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赏罚严明。

十四载，入朝，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时禄山已叛，玄宗言凶胡负恩之状，何方诛讨？常清奏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方忧，壮其言。翌日，以常清为范阳节度，俾募兵东讨。其日，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乃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入罂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贼大军继至，常清退入上东门，又战不利，贼鼓噪于四城门入，杀掠人吏。常清又战于都亭驿，不胜。退守宣仁门，又败。乃从提象门入，倒树以碍之。至谷水，西奔至陕郡，遇高仙芝，具以贼势告之。恐贼难与争锋，仙芝遂退守潼关。

玄宗闻常清败，削其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仙芝令常清监巡左右厢诸军，常清衣皁衣以从事。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赍敕至军并诛之。

令诚至潼关，引常清于驿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初，常清兵败入关，欲驰赴阙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关，自草表待罪。是日临刑，托令诚上之。其表曰：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

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常清既刑，陈其尸于蘧蒢上。仙芝归至□，令诚索陌刀手百馀人随而从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等，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爱仙芝，仙芝呼谓之曰："我于京中召兒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兵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谓之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遂斩之。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翰家富于财，倜傥任侠，好然诺，纵蒲酒。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经略，三军无不震慑。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尝使翰讨吐蕃于新城，有同列为副者，见翰礼倨，不为用，翰怒，挝杀之，军中股怵。迁左卫郎将。后吐蕃寇边，翰拒之于苦拔海，其众三行，从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击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由是知名。

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

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馀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翰有家奴曰左军，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其冬，玄宗在华清宫，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与语悦之，遂以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仍极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帝感而宽之，贬忠嗣为汉阳太守，朝廷义而壮之。

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远而险，久不拔。八载，以朔方、河东群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

翰素与禄山、思顺不协，上每和解之为兄弟。其冬，禄山、思顺、翰并来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应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十二载，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时杨国忠有隙于禄山，频奏其反状，故厚赏翰以亲结之。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

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遘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

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上御勤政楼劳遣之，百僚出饯于郊。十五载，加翰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及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兒三千人训练于苑中。”诏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灞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

先是，翰数奏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贼将崔乾祐于陕郡潜锋蓄锐，而觇者奏云“贼殊无备”，上然之，命悉众速讨之。翰奏曰：“贼既始为ＡＴ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杨国忠恐其谋己，屡奏使出兵。上久处太平，不练军事，既为国忠眩惑，中使相继督责。翰不得已，引师出关。

六月四日，次于灵宝县之西原。八日，与贼交战，官军南迫险峭，北临黄河；崔乾祐以数千人先据险要。翰及良丘浮船中流以观进退，谓乾祐兵少，轻之，遂促将士令进，争路拥塞，无复队伍。午后，东风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纵火焚之，烟焰亘天。将士掩面，开目不得，因为ＡＴ徒所乘，王师自相排挤，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军既败，翰与数百骑驰而西归，为火拔归仁执降于贼。禄山谓之曰：“汝常轻我，今日如何？”翰惧，俯伏称：“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陛下为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填在河南，鲁炅在南阳，但留臣，臣以尺书招之，不日平矣。”禄山大喜，遂伪署翰司空。作书招光弼等，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谐，遂闭翰于苑中，潜杀之。

翰之守潼关也，主天下兵权，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潜通，伪令人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其年三月，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坐诛，徙其家属于岭外，天下冤之。

史臣曰：大盗作梗，禄山乱常，词虽欲诛国忠，志则谋危社稷。于时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众，以抗ＡＴ寇，失律丧师。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礼》曰：“大夫死众。”又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翰受署贼庭，苟延视息，忠义之道，即可知也，岂不愧于颜杲卿乎！抑又闻之，古之命将者，推毂而谓之曰：“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观杨国忠之奏事，边令诚之护戎，又掣肘于军政者也，未可偏责三帅，不尤伊人。后之君子，得不深鉴！

赞曰：羯贼犯顺，戎车启行。委任失所，封、高败亡。虔刘圻甸，僭窃衣裳。丑哉舒翰，不能死王。

列传第五十五

○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

宇文融，京兆万年人，隋礼部尚书平昌公弼之玄孙也。祖节，贞观中为尚书右丞，明习法令，以干局见称。时江夏王道宗尝以私事托于节，节遂奏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匹，仍劳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代于志宁为侍中。坐房遗爱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峤，莱州长史。

融，开元初累转富平主簿，明辩有吏干，源乾曜、孟温相次为京兆尹，皆厚礼之，俄拜监察御史。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融乃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议者颇以为扰人不便，阳翟尉皇甫憬上疏曰：

臣闻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夫千计，亦有一得。且无益之事繁，则不急之务众；不急之务众，则数役；数役，则人疲；人疲，则无聊生矣。是以太上务德，以静为本；其次化之，以安为上。但责其疆界，严之堤防，山水之馀，即为见地。何必聚人阡陌，亲遣括量，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勾剥为计。州县惧罪，据牒即征。逃亡之家，邻保代出；邻保不济，又便更输。急之则都不谋生，缓之则虑法交及。臣恐逃逸从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万数，蚕食府库，侵害黎人。国绝数载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虽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纵使伊、皋申术，管、晏陈谋，岂息兹弊？若以此给，将何以堪！虽东海、南山尽为粟帛，亦恐不足，岂括田税客能周给也！

左拾遗杨相如上书，咸陈括客为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书舍人陆坚皆赞成其事，乃贬憬为盈川尉。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犹称括客损居人，上令集百僚于尚书省议。公卿已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唯户部侍郎杨瑒独建议以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无几，瑒出为外职。

融乃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揔而后决断。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融使还具奏，乃下制曰：

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实获朕心。思所以康济黎庶，宠绥华夏，上副宗庙乾坤之寄，下答宇县贡献之勤，何尝不夜分辍寝，日旰忘食。然后以眇眇之身，当四海之贵。虽则长想遐迩，不可家至日见。至于宣布政教，安辑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实用恧焉，当扆永怀，静言厥绪。岂人流自久，招谕不还，上情靡通于下，众心罔达于上。求之明发，想见其人。当属括地使宇文融谒见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议逃亡，嘉其忠谠，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将朕命，发自夏首，及于岁终，巡按所及，归首百万。仍闻宣制之日，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王命。犹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抚字安存，更冀良算。遂命百司长吏，方州岳牧，佥议庙堂，广征异见。群词盈于札翰，环省弥于旬日，庶广朕意，岂以为劳，稽众考言，谓斯折衷。欲人必信，期于令行，凡尔司存，勉以遵守。

夫食为人天，富而后教，经教彝体，前哲至言。故平籴行于昔王，义仓加于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敛。穰贱则农不伤财，灾馑则时无菜色，救人活国，其利博哉！今流户大来，王田载理，敖庾之务，寤寐所怀。其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预付价值，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使敛散及时，务以矜恤。且分灾恤患，州党之常情；损馀济阙，亲邻之善贷。故木铎云徇，里胥均功，夜绩相从，齐俗以赡。今阳和布泽，丁壮就田，言念鳏茕，事资拯助。宜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仍每至雨泽之后，种获忙月，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使趋时急于备寇，尺璧贱于寸阴，是则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又政在经远，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复，居业未康，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犹宜劳徕，理资存抚。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内，使就厥功，令有终始。当道覆屯，及须推劾，并以委之，不须广差馀使，示专其事，不扰于人。政术有能，必行赏罚。其已奏复业归首，勾当州县，每季一申，不须挟名，致有劳扰。其归首户，各令新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

中书令张说素恶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

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曰：“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连名劾说，廷奏其状，说由是罢知政事。融恐说复用为己患，数谮毁之。上恶其朋党，寻出融为魏州刺史。俄转汴州刺史，又上表请用《禹贡》九河旧道，开稻田以利人，并回易陆运本钱，官收其利。虽兴役不息，而事多不就。

十六年，复入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明年，拜黄门侍郎，与裴光庭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为己任，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于是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宾客故人，晨夕饮谑，由是为时论所讥。时礼部尚书、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驿召将下狱。祎既申诉得理，融坐阿党李宙，出为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罢。

裴光庭时兼御史大夫，又弹融交游朋党及男受赃等事，贬昭州平乐尉。在岭外岁馀，司农少卿蒋岑举奏融在汴州回造船脚，隐没钜万，给事中冯绍烈又深文案其事实，融于是配流岩州。地既瘴毒，忧恚发疾，遂诣广府，将停留未还。都督耿仁忠谓融曰：“明公负朝廷深谴，以至于此，更欲故犯严命，淹留他境，仁忠见累，诚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还，卒于路。上闻之，思其旧功，赠台州刺史。

韦坚，京兆万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初，衮州刺史。坚姊为赠惠宣太子妃，坚妻又楚国公姜皎女，坚妹又为皇太子妃，中外荣盛，故早从官叙。二十五年，为长安令，以干济闻。与中贵人善，探候主意。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廪，岁益钜万。玄宗以为能。

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

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得丁纥反体都董反纥那也，纥囊得体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体歌》。"至开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云有宝符在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宅"，发中使求而得之，以为殊祥，改桃林为灵宝县。及此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又致扬州铜器，翻出此词，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言："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成甫又作歌词十首，白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墙竿，人人骇视。

坚跪上诸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玄宗欢悦，下诏敕曰：

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比潭，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将允叶于永图，岂苟求于纵观。其陕郡太守韦坚，始终检校，夙夜勤劳，赏以懋功，则惟常典。宜特与三品，仍改授一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并即量与改转。其专知检校始末不离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选日，优与处分，仍委韦坚具名录奏。应役人夫等，虽各酬佣直，终使役日多，并放今年地税。且启凿功毕，舟楫已通，既涉远途，又能先至，永言劝励，稍宜甄奖。其押运纲各赐一中上考，准前录奏。船夫等宜共赐钱二千贯，以充宴乐。外郡进上物，赐贵戚朝官。赐名广运潭。

时坚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宝物供楼上铺设，进食竟日而罢。

李林甫以坚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惧其诡计求进，承恩日深，坚又与李适之善，益怒之，恐入为相，乃与腹心构成其罪。四月，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又以判官元揔、豆卢友除监察御史。三年正月，坚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韦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书，夺诸使，以杨慎矜代之。

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

道士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籍其资财。六月，又贬坚为江夏员外别驾。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坚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轻贱，特放还本宗。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又敕嗣薛王琄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其母随男任；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林长流合浦郡。肃宗时为皇太子，恐惧上表，称与新妇离绝。七载，嗣薛王琄停，仍于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随男。坚贬黜后，林甫讽所司发使于江淮、东京缘河转运使，恣求坚之罪以闻，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郡县征剥不止，邻伍尽成裸形，死于公府，林甫死乃停。

杨慎矜，隋炀帝玄孙也。曾祖隋齐王暕，祖正道，大业末，随宇文化及至河北，为窦建德所破，因与其祖母萧皇后入于建德军，建德送于突厥处罗可汗牙。贞观初，李靖击破颉利可汗，胡酋康苏密以萧后及正道归，授尚衣奉御。父隆礼，长安中天官郎中，神龙后，历洛、梁、滑、汾、怀五州刺史，皆以清严能检察人吏绝于欺隐闻。景云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为崇礼。开元初，擢为太府少卿，虽钱帛充牣，丈尺间皆躬自省阅，时议以为前后为太府者无与为比。擢拜太府卿，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弘农郡公。在职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馀，授户部尚书致仕。时太平且久，御府财物山积，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

慎矜沉毅有材干，任气尚朋执。初，为汝阳令，有能名。崇礼罢太府，玄宗访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馀、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风，而慎矜为其最，因拜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馀先为司农丞，除太子舍人，监京仓。寻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累迁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纳。慎名授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都含嘉仓出纳使，甚承恩顾。慎矜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在台数年，又专知杂事，风格甚高。

天宝二年，迁权判御史中丞，充京畿采访使，知太府出纳使并如故。时右相李林甫握权，慎矜以迁拜不由其门，惧不敢居其任，固让之，因除谏议大夫，兼侍御史，仍依旧知太府出纳。以鸿胪少卿萧谅为御史中丞，谅至台，无所揔让，颇不相能，竟出为陕郡太守。林甫以慎

矜屈于己，复擢为御史中丞，仍充诸道铸钱使，馀如故。

时散骑常侍、陕郡太守韦坚兼御史中丞，为水陆漕运使，权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坚狱，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与鉷父瑨中外兄弟，鉷即表侄，少相狎，鉷入台，慎矜为台端，亦有推引。及鉷迁中丞，虽与鉷同列，每呼为王鉷，鉷恃与林甫善，渐不平之。五载，慎矜迁户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见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于慎矜有间，又诱而啖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夺鉷职田，背詈鉷，诋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矜性疏快，素昵于鉷，尝话谶书于鉷，又与还俗僧史敬忠游处，敬忠有学业。鉷于林甫构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孙，心规克复隋室，故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

时天宝六载十一月，玄宗在华清宫，林甫令人发之。玄宗震怒，系之于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隐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杨璹、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同鞫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东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监慎馀、弟洛阳令慎名等杂讯之；又令温于汝州捕史敬忠获之，便赴行在所。先令卢铉收太府少卿张瑄于会昌驿，系而推之，瑄不肯答辩。铉百端拷讯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敝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长校数尺，腰细欲绝，眼鼻皆血出，谓之“驴驹拔撅”，瑄竟不肯答。又使铉与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无所得，拷其小妻韩珠团，乃在竖柜上作一暗函盛谶书等，铉于袖中出而纳之，诟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见，今乃来，是命也。吾死也。”及温以敬忠至戏水驿东十馀里，使证说之：“若至温汤，即求首陈不可得矣。”去温汤十馀里，敬忠乞纸笔于桑树下具吐之。比见慎矜，敬忠证之，慎矜皆引实。二十五日，诏杨慎矜、慎馀、慎名并赐自尽；史敬忠决重杖一百；鲜于贲、范滔并决重杖，配流远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凑决杖配流。义阳郡司马、嗣虢王巨与敬忠相识，解官于南宾郡安置；太府少卿张瑄决六十，长流岭南临封郡，亦死于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庄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岭南诸郡；其张瑄、万俟承晖、鲜于贲等准此配流。乃使临察御史颜真卿送敕至东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张万顷宣敕示之。慎名见慎矜赐自尽，初尚抚膺，及闻慎馀及身皆尔，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今奉圣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请作数行书以别之。”寓揖真卿，真卿许之。慎名神色不变，入房中作书曰：“拙于谋运，不能静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茕，何以堪此！”书后又数条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鱼一皆放之，遂缢而死。监察御史平冽赍敕至大理寺，慎馀闻死，合掌指天而缢。

初，慎矜至温汤，正食，忽见一鬼物长丈馀，硃衣冠帻，立于门扇后，慎矜叱之，良久不灭，以热羹投之乃灭。无何，下狱死。兄弟甚友爱，事寡姊如母，皆伟仪形，风韵高朗，爱客喜饮，籍甚于时。慎名尝览镜，见其须面神彩，有过于人，覆镜叹惋曰："吾兄弟三人，尽长六尺馀，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见容当代以期全，难矣！何不使我少体弱耶？"竟如其言。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为时名将，生□臣、瑨、珣。□臣、瑨，开元初并历中书舍人。珣，兵部侍郎、秘书监。鉷，即瑨之孽子。开元十年，为鄠县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迁监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员外郎，常兼御史。天宝二年，充京和市和籴使，迁户部郎中。三载，长安令柳升以贿败。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升为京令。朝宗又于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又加鉷长春宫使。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又迁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访使。五载，又为京畿、关内道黜陟使，又兼充关内采访使。

时右相李林甫怙权用事。志谋不利于东储，以除不附己者，而鉷有吏干，倚之转深，以为己用。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鉷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弥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于时，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宫，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于周、隋，妃嫔宫官，位有尊卑，亦随其品而给授，以供衣服铅粉之费，以奉于宸极。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赍。鉷云："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为鉷有富国之术，利于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忧，起复旧职，使如故。

七载，又加检察内作事，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八载，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馀并如故。太白山人李浑言于金星洞见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玄宗令鉷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号，加鉷银青光禄大夫、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九载五月，兼京兆尹，使并如故。

鉷威权转盛，兼二十馀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赐遗，不绝于门，虽晋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供奉禁中；鉷子准卫尉少卿，亦斗鸡供奉，每谑岫，岫常下之。万年尉韦黄裳、长安尉贾季邻常于□事贮钱数百绳，名倡珍馔，常

有备拟，以候准所适。又于宅侧自有追欢之所。鉷与弟户部郎中銲，召术士任海川游其门，问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惧，潜匿不出。鉷惧泄其事，令逐之，至冯翊郡，得，诬以他事杖杀之。定安公主男韦会任王府司马，闻之，话于私庭，乃被侍兒说于佣保者。或有憾于会，告于鉷，鉷遣贾季邻收于长安狱，入夜缢之，明辰载尸还其家。会皇堂外甥，同产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

十载，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十一载四月，銲与故鸿胪少卿邢璹子纟宰情密累年，縡潜构逆谋，引右龙武军万骑刻取十一月杀龙武将军，因烧诸城门及市，分数百人杀杨国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陈希烈等。先期二日事发，玄宗临朝，召鉷，上于玉案前过状与鉷。鉷好弈棋，縡善棋，鉷因銲与之交故，至是意銲在縡处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贼官捕之。万年尉薛荣光、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逢銲于化度寺门。季邻为鉷所引用，为赤尉，銲谓之曰："我与邢縡故旧，縡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请足下勿受其言。"荣先等至縡门，縡等十馀人持弓刃突出，荣先等遂与格战。季邻以銲语白鉷，鉷肐谓之曰："我弟何得与之有谋乎！"鉷与国忠共讨逐縡，縡下人曰："勿损太夫人。"国忠为剑南节度使，有随身官以白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须臾，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领飞龙小兒甲骑四百人讨之，縡为乱兵所斩，擒其党善射人韦瑶等以献。国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鉷委任深，必不与之知情，鉷与銲别生，嫉其富贵，故欲陷鉷耳，遂特原銲不问，然意欲鉷请罪之。上密令国忠讽之，国忠不敢泄上意，讽鉷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须割慈存门户，但抗疏请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极刑，大夫必存，何如并命！"鉷俯首久曰："小弟先人馀爱，平昔频有处分，义不欲舍之而谋存。"乃进状。十二日，鉷入朝，左相陈希烈言语侵之，鉷恨之，愤诉言气颇高。鉷朝回，于中书侍郎□修表，令人进状，门司已不纳矣。须臾，敕希烈推之。鉷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后之矣。"遂不许。俄銲至，国忠问："大夫知否？"銲未及应。侍御史裴冕恐銲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为臣不忠，为弟不义。圣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为户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岂知縡事乎？"国忠愕然，谓銲曰："实知，即不可隐；不知，亦不可妄引。"銲方曰："七兄不知。"季邻证其罪。及日暮，奏之。銲决杖死于朝堂，赐鉷自尽于三卫厨。明日，移于资圣寺廊下，裴冕言于国忠，令归宅权敛之，又请令妻、女送墓所，国忠义而许之，令鉷判官齐奇营护之。男准除名，长流岭南承化郡，备长流珠崖郡，至故驿杀之；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初，鉷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杨慎矜亲，且情厚，颇为汲引，及贵盛争权，鉷附于李林甫，为所诱，陷慎矜家。经五年而鉷至赤族，岂天道欤！

史臣曰：夫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贾祸招怨，败国丧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缘利动，言为甘闻，志虽慕于圣明，情不胜于嗜欲，徒有贤佐，无如之何，所以礼经戒其勿畜。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张说、李林甫手握大权，承主恩顾，尚遭凌摈，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恶盈，器满则覆，终虽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许景先获居重任，因融荐之，此亦有凤之一毛也。玄宗以圣哲之姿，处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后之帝王，得不深鉴！

赞曰：财能域人，聚则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馀羡。融、坚、矜、鉷，因利乘便。以徼宠荣，宜招后患。

列传第五十六

○李林甫杨国忠张暐王琚王毛仲 陈玄礼附

李林甫，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长史。孝斌生思诲，官至扬府参军，思诲即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为千牛直长，其舅楚国公姜皎深爱之。开元初，迁太子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乾曜侄孙光乘，姜皎妹婿，乾曜与之亲。乾曜之男洁白其父曰："李林甫求为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累迁国子司业。

十四年，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诡谲有材略，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书令萧嵩择相，嵩久之以右丞韩休对，玄宗然之，乃令草诏。力士遽漏于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二十三年，以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银青光禄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寻历户、兵二尚书，知政事如故。

寻又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驸马都尉杨洄白惠妃。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驯兵秣马，储蓄军实，常务耳，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

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

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时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谓九龄曰：“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嘱托所由辈有颜面。”九龄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拜牛仙客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杀之。林甫言子谅本九龄引用，乃贬九龄为荆州长史。

玄宗终用林甫之言，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死于故驿，人谓之“三庶”，闻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乌鹊巢于大理狱户，天下几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辅，封林甫晋国公，仙客豳国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乃立为皇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

林甫既秉枢衡，兼领陇右、河西节度，又加吏部尚书。天宝改易官名，为右相，停知节度事，加光禄大夫，迁尚书左仆射。六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三百户，而恩渥弥深。凡御府膳羞，远方珍味，中人宣赐，道路相望。与宰相李适之虽同宗属，而适之轻率，尝与林甫同论时政，多失大体，由是主恩益疏，以至罢免。黄门侍郎陈希烈性便佞，尝曲事林甫，适之既罢，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每有奏请，必先赂遗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恆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任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硊，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

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恆度。而耽宠固权，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初，韦坚登朝，以坚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职，示结恩信，实图倾之，乃潜令御史中丞杨慎矜阴伺坚隙。会正月望夜，皇太子出游，与坚相见，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为不轨，黜坚，免太子妃韦氏。林甫因是奏李适之与坚昵狎，及裴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上以为然，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后杨慎矜权位渐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为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诬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奏请多允，乃擢在台省，令按刑狱。会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与子婿柳勣不叶，勣飞书告有邻不法，引李邕为证，诏王鉷与国忠按问。鉷与国忠附会林甫奏之，于是赐有邻自尽，出良娣为庶人，李邕、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类也。

林甫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虑为后患，故屡起大狱以危之，赖太子重慎无过，流言不入。林甫尝令济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时为山东节度，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意相得，欲拥兵以佐太子。玄宗闻之曰："我兒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汉阳太守。八载，咸宁太府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馀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杀。

十载，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十一载，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叛，让节度，举安思顺自代。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阛茸者，代为题尺。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迥判语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麞之庆。"客视之掩口。

初，杨国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权倾朝列，林甫始恶之。时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会南蛮寇边，林甫请国忠赴镇。帝虽依奏，然待国忠方渥，有诗送行，句末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

处置军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悦。林甫时已寝疾。其年十月，扶疾从幸华清宫，数日增剧，巫言一见圣从差减，帝欲视之，左右谏止。乃敕林甫出于庭中，上登降圣阁遥视，举红巾招慰之，林甫不能兴，使人代拜于席。翌日，国忠自蜀还，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垂涕托以后事。寻卒，赠太尉、扬州大都督，给班剑、西园秘器。诸子以吉仪护柩还京师，发丧于平康坊之第。

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扃复壁，络板甃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为将作监，崿为司储郎中，屿为太常少卿；子婿张博济为鸿胪少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杜位为右补阙，齐宣为谏议大夫，元捻为京兆府户曹。

初，林甫尝梦一白晰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是时杨国忠始为金吾胄曹参军，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其形状亦类宽焉。国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诱林甫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证。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岫、崿诸子并谪于岭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杨国忠，本名钊，蒲州永乐人也。父珣，以国忠贵，赠兵部尚书。则天朝幸臣张易之，即国忠之舅也。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乃发愤从军，事蜀帅，以屯优当迁，益州长史张宽恶其为人，因事笞之，竟以屯优授新都尉。稍迁金吾卫兵曹参军。太真妃，即国忠从祖妹也。天宝初，太真有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国忠为宾佐，既而擢授监察御史。去就轻率，骤履清贵，朝士指目嗤之。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掎摭阴事以倾之。侍御史杨慎矜承望风旨，诬太子妃兄韦坚与皇甫惟明私谒太子，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舞文巧诋，为国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坚狱，坚及太子良娣杜氏、亲属柳勣、杜昆吾等，痛绳其罪，以树威权。于京城别置推院，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忠乘而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

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兒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馀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銛拜鸿胪卿。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

初，杨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为御史中丞，同构大狱，以倾东宫。既帝意不回，慎矜稍避事防患，因与鉷有隙。鉷乃附国忠，奏诬慎矜，诛其昆仲，由是权倾内外，公卿惕息。吉温为国忠陈移夺执政之策，国忠用其谋，寻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皆林甫所亲善，国忠皆诬奏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宠侔于国忠，而位望居其右。国忠忌其与己分权，会邢縡事泄，乃陷鉷兄弟诛之，因代鉷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乃穷竟邢縡狱，令引林甫交私鉷、銲与阿布思事状，而陈希烈、哥舒翰附会国忠，证成其状，上由是疏薄林甫。

南蛮质子閤罗凤亡归不获，帝怒甚，欲讨之。国忠荐阆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率精兵八万讨南蛮，与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仍令仲通上表请国忠兼领益部。十载，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仍荐仲通代己为京兆尹。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国忠又隐其败，以捷书上闻。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国忠寻兼山南西道采访使。十一载，南蛮侵蜀，蜀人请国忠赴镇，林甫亦奏遣之。将辞，雨泣恳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怜之，不数月召还。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

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詹惮。故事，宰相居台辅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简易。自林甫承恩顾年深，每出车骑满街，节将、侍郎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案吏。旧例，宰相午后六刻始出归第，林甫奏太平无事，以巳时还第，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主书吴珣持籍就左相陈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无可否。国忠代之，亦如前政。国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又专判度支、吏部三铨，事务鞅掌，但署一字，犹不能

尽，皆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明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

贵妃姊虢国夫人，国忠与之私，于宣义里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昼会夜集，无复礼度。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以为谐谑，衢路观之，无不骇叹。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国忠山第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相对，韩国、秦国甍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宴乐。每扈从骊山，五家合队，国忠以剑南幢节引于前，出有饯路，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兒，相望于道。进封卫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俄拜司空。

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图逆节，动未有名，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及见国忠用事，虑不利于己，禄山遥领内外闲厩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后，兼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内伺朝廷动静。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郑昂缢杀于御史台。又奏贬吉温于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内以取信于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翰不获已出关，及接战桃林，王师奔败，哥舒受擒，败国丧师，皆国忠之误惑也。

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

自全之计。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龙武将军陈玄礼、左相韦见素、京兆尹魏方进，国忠与贵妃及亲属，拥上出延秋门，诸王妃主从之不及，虑贼奄至，令内侍曹大仙击鼓于春明门外，又焚刍藁之积，烟火烛天。既渡渭，即令断便桥。辰时，至咸阳望贤驿，官吏骇窜，无复贵贱，坐宫门大树下。亭午，上犹未食，有老父献麦，帝令具饭，始得食。翌日，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是日，贵妃既缢，韩国、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御史大夫魏方进死，左相韦见素伤。良久兵解，陈玄礼等见上谢罪曰："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帝曰："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

是时，禄山虽据河洛，其兵锋东止于梁、宋，南不过许、邓。李光弼、郭子仪统河朔劲卒，连收恆、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动，则ＡＴ逆之势，不讨自弊。及哥舒翰出师，凡不数日，乘舆迁幸，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主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国忠子：暄、昍、晓、晞。暄为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昍为鸿胪卿，尚万春公主。兄弟各立第于亲仁里，穷极奢侈。国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国忠既死，柔与虢国夫人皆自刭死。暄死于马嵬；昍陷贼被杀；晓走汉中郡，汉中王瑀榜杀之；晞走至陈仓，为追兵所杀。

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其斫丧王室，俱一时之沴气焉。

张暐，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郓州刺史。暐，景龙初为铜鞮令，家本豪富，好宾客，以弋猎自娱。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暐第，生废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内难，升为皇太子，召暐拜宫门大夫，每与诸王、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在太子左右以接欢。其年，擢拜左台侍御史，数月迁左御史台中丞。

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异谋，广树朋党，暐与仆射刘幽求请先为备。太平闻之，白于睿宗，乃流暐于岭南峰州，幽求谪于岭外。及太平之败，幽求追拜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暐为大理卿，封邓国公，实封三百户，逾月又加权兼雍州长史。其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以雍州为京兆府，长史为尹。暐首迁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为荣宠之极。暐亦有应务才干，迁太子詹事，判尚书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将军，三为左金吾大将军，又为殿中监、太仆卿。

二十年，以暐年高，加特进。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宝初，暐还乡拜扫，特赐锦袍缯彩，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敕郡县供拟。暐鬓发华皓，在舆中，子弟车马连接数里，衣冠荣之。中使中路追赐药物。至襄城月馀，诏还京。五载薨，年九十馀，赠开府仪同三司。其后，履冰为金吾将军，季良殿中监，俱列启戟，时人美之。暐寿考。善保终始。

王琚，怀州河内人也。叔父隐客，则天朝为凤阁侍郎。琚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神龙初，年二十馀，尝谒驸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欢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义而许之，与周璟、张仲之为忘年之友。及同皎败，琚恐为吏所捕，变姓名诣于江都，佣书于富商家，主人后悟其非佣者，以女嫁之，资给其财。经四五年，睿宗登极，琚具白主人，厚资其行装，乃至长安。遇玄宗为太子监国，为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沙门普润先与玄宗筮，克清内难，加三品，食实封，常入太子宫。琚见之，说以天时人事，历然可观。普润白玄宗，玄宗异之。及琚于吏部选补诸暨主簿，于东宫过谢，及殿，而行徐视高，中官曰："殿下在帘下。"琚曰："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太子有大功于社稷，大孝于君亲，何得有此声？"玄宗遽召见之，琚曰："顷韦庶人智识浅短，亲行弑逆，人心尽摇，思立李氏，殿下诛之为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则天之女，凶狡无比，专思立功，朝之大臣，多为其用。主上以元妹之爱，能忍其过。贱臣浅识，为殿下深忧。"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不言忧患转深，为臣为子，计无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贵于安宗庙。定万人。征之于昔，盖主，汉帝之长姊，帝幼，盖主共养帝于宫中，后与上官桀、燕王谋害大司马霍光，不议及君上，汉主恐危刘氏，以大义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储贰。太平虽姑，臣妾也，何敢议之！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艺，可隐迹与寡人游处？"琚曰："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玄宗

益喜，与之为友，恨相知晚，呼为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学士，日与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独琚常预秘计。逾月，又拜太子舍人，寻又兼谏议大夫、内供奉，又赠其父故下邽丞仲友楚州刺史。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书侍郎。时刘幽求、张暐并流于岭外，琚见事迫，请早为之计。二年七月三日，琚与岐王范、薛王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并预诛逆，以铁骑至承天门。时睿宗闻鼓噪声，召郭元振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顷间，琚等从玄宗至楼上，诛萧至忠、岑义、窦怀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逊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封赵国公，食实封五百户；皎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封楚国公，实封五百户；令问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宋国公，实封三百户；毛仲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闲厩兼知监牧使、霍国公，实封五百户；守一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员外置同正员，进封晋国公，实封五百户。琚、皎、令问并固让尚书、殿中监，不上。十八日，琚、皎依旧官各加实封二百户，通前七百户。累日，玄宗宴于内殿，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杂彩各一千匹、绢一千匹，列于庭，宴慰终夕，载之而归。

琚转见恩顾，每延入阁中，迄夜方出。归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宫就琚宅问讯琚母，时果珍味赍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侧，常参闻大政，时人谓之“内宰相”，无有比者。又赠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又改官名，与苏颋同为紫微侍郎。二年二月回，未及京，便除泽州刺史，削封。历衡、郴、滑、虢、沔、夔、许、润九州刺史，又复其封。二十年，丁母忧。二十二年，起复右庶子，兼嶲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邓、蔡五州刺史。天宝后，又为广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玄宗念旧，常优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宝帐。家累三百馀口，作造不遵于法式。虽居州伯，与佐官、胥吏、酋豪连榻饮谑，或樗蒱、藏钩句以为乐。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矣。

时李邕、王弼与琚皆年齿尊高，久在外郡，书疏尺题来往，有“谴谪

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负材使气，阴议除之。五载正月，琚果为林甫构成其罪，贬琚江华郡员外司马，削阶封。至任未几，林甫使罗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马牒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缢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赠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父游击将军职事求娄，犯事没官，生毛仲，因隶于玄宗。性识明悟，玄宗为临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别驾，又见李宜德趫捷善骑射，为人苍头，以钱五万买之。景龙三年冬，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挟弓矢为翼。

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玄宗在藩邸时，常接其豪俊者，或赐饮食财帛，以此尽归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谨，玄宗益怜其敏惠。

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令押千骑营，榜棰以取威。其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相与见玄宗诉冤，会玄宗已与刘幽求、麻嗣宗、薛崇简等谋举大计，相顾益欢，令幽求讽之，皆愿决死从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宛中，宜德从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顺等至，玄宗曰：“与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贵，在于俄顷，何以取信？”福顺等请号而行，斯须斩韦播、韦璿、高嵩等头来，玄宗举火视之。又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至，因斩关而入，后及安乐公主等皆为乱兵所杀。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勋，进封平王。以绍京、幽求知政事，署诏敕。崇简、嗣宗及福顺、宜德，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其时，梓宫在殡，举城缟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绯，持满铁骑而出，倾城聚观欢慰。其犯逆者，尽曝尸于城外。毛仲数日而归，玄宗不责，又超授将军。

及玄宗为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福顺等为将军以押之。龙武官尽功臣，受锡赍，号为“唐元功臣”。长安良家子避征徭，纳资以求隶于其中，遂每军至数千人。毛仲专知东宫驼马鹰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将军，阶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预诛萧、岑等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五百户。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收，率皆丰溢，玄宗以为能。开元十四年，赠其父秦州刺史。

毛仲虽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常于闲厩侧内宅住。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虢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赍，生男，孩稚已授五品，与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杨思勖、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进位特进，行太仆卿，馀并如故。九年，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仍以左领军大总管王晙与天兵军节度张说，东与幽州节度裴伷先等计会。

毛仲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如云锦，玄宗益喜。于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张说加左右丞相，毛仲加开府仪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后，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间四人至开府，又敕张说为《监牧颂》以美之。十七年，从朝五陵，又赠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骄，尝求为兵部尚书，玄宗不悦，毛仲怏怏，见于词色。又福顺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数十人皆与毛仲善，倚之多为不法。中官等妒其全盛逾己，专发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视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则挫辱如己之僮仆。力士辈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产，尝借苑中亭子纳凉，玄宗借之。中官构之弥甚，曰："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

后毛仲索甲仗于太原军器监，时严挺之为少尹，奏之。玄宗恐其党震惧为乱，乃隐其实状，诏曰："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细，非有功绩，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志。往属艰难，遽兹逃匿，念深惟旧，义在优容，仍荷殊荣，蔑闻悛悔。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从诛殛；恕其庸昧，宜从远贬。可瀼州别驾员外置长任，差使驰驿领送至任，忽许东西及判事。"左领军大将军耿国公葛福顺，贬壁州员外别驾；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贬振州员外别驾；右武卫将军成纪侯李守德，贬严州员外别驾，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后改名；右威卫将军王景耀，贬党州员外别驾；右威卫将军高广济，贬道州员外别驾。毛仲男太子仆守贞，贬施州司户；太子家令守廉，贬溪州司户；率更令守庆，贬鹤州司仓；左监门长史守道，贬涪州参军。连累者数十人。又诏杀毛仲，及永州而缢之。

其后，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玄宗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正月半，欲

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备预，若欲夜游，愿归城阙。”玄宗又不能违。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从玄宗入巴蜀回，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谄佞进身，位极台辅，不惧盈满，蔽主聪明，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得非彼苍假手，以示祸淫者乎！杨国忠禀性奸回，才薄行秽，领四十余使，恣弄威权，天子莫见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銮辂播迁，枭首覆宗，莫救艰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书》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佞人殆。”诚哉是言也。张暐、王琚、王毛仲，皆邓通、闳孺之流也。琚有缔构之功，过多僭侈，死于非罪，亦何惜之！

赞曰：天启乱阶，甫、忠当国。蔽主聪明，秉心谗慝。暐同二王，亦承恩德。吁哉僭逾，不知纪极。

列传第五十七 玄宗诸子

○靖德太子琮庶人瑛棣王琰庶人瑶靖恭太子琬庶人琚夏悼王一仪王璲颍王璥怀哀王敏永王璘寿王瑁延王玢盛王琦济王环信王瑝义王玭陈王珪丰王珙恆王瑱凉王璿汴哀王璥

玄宗三十子：元献杨皇后生肃宗，刘华妃生奉天皇帝琮、靖恭太子琬、仪王璲，赵丽妃生废太子瑛，钱妃生棣王琰，皇甫德仪生鄂王瑶，刘才人生光王琚，贞顺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怀哀王敏、寿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颍王璥、郭顺仪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钟美人生济王环，卢美人生信王瑝，阎才人生义王玭，王美人生陈王珪，陈美人生丰王珙，郑才人生恆王瑱，武贤仪生凉王璿，汴哀王璥，余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景云元年九月，封许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郯王。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庆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师，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宝元年，兼太原牧。十一载薨，赠靖德太子，葬于渭水之南细柳原，仍于启夏门内置庙祔享焉。肃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诏追册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备礼改葬于华清宫北齐陵，以尚书右仆射、冀国公裴冕为其使。初，开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废，令琮养其子，及天宝十一载琮薨，以瑛子俅为嗣庆王，除秘书监同正员。

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谦。景云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郢王。开元三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诣国子学行齿胄之礼，仍敕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升筵讲论，学官及文武百官节级加赐。十三年，改名鸿，纳妃薛氏，礼毕，曲赦京城之内，侍讲潘肃等并加级改职，中书令萧嵩亲迎，特封徐国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

瑛母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云升储之后，其父元礼、兄常奴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皆玄宗在临淄邸以容色见顾，出子朗秀而母加爱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洄希惠妃之旨，

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张九龄奏曰："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蕃育，不闻有过，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间废弃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国本，难于动摇。昔晋献公惑宠嬖之言，太子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蛊之事，将祸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晋惠帝有贤子为太子，容贾后之谮，以至丧亡。隋文帝取宠妇之言，废太子勇而立晋王广，遂失天下。由此而论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鏽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鏽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瑛有六男：俨、伸、倩、俅、备、亻敬。庆王琮先无子，瑛得罪后，玄宗遣鞫之。天宝中，俨为新平郡王、光禄卿同正员，伸为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俅为嗣庆王。宝应元年，诏雪瑶、瑛、琚之罪，赠瑛为皇太子，瑶、琚复赠为王。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开元二年十二月，封为鄫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遥领太原牧、太原已北诸军节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余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宝元年六月，遥领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经略节度大使。

先是，琰妃韦氏有过，琰怒之，不敢奏闻，乃斥于别室。宠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协。至十一载，孺人乃密求巫者，书符置于琰履中以求媚。琰与监院中官有隙，中官闻其事，密奏于玄宗，云琰厌魅圣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获之。玄宗大怒，引琰诘责之。琰顿首谢曰："臣之罪合死矣，请一言以就鼎镬。然臣与新妇，情义绝者，二年于兹，臣有二孺人，又皆争长。臣实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为也。惟三哥辩其罪人。"及推问之，竟孺人也。玄宗犹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为请，命囚于鹰狗坊中，绝朝请，忧惧而死。琰妃即少师韦滔女，无子，琰死后，妃得还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宝中封为王者三人：僎为汝南郡王、秘书监同正员，侨为宜都王、卫尉卿同正员，隽为济南王、光禄卿同正员。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舍琰罪，赠其王位。

鄂王瑶，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开元二年五月，封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遥领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余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瑶。二十五年，得罪废。宝应元年五月追复。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开元二年三月，封为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为荣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遥领陇右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宝元年六月，授单于大都护。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其月制以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为副，令仙芝征河、陇兵募屯于陕郡以御之。数日，琬薨。琬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时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谢，远近咸失望焉。赠靖恭太子，葬于见子西原。琬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宝中封为郡王者二：俯为济阴王、太仆卿同正员，偕为北平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开元十二年，封为光王。十五年，遥领广州都督、五府经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仪王潍、颍王澐、寿王清、延王洇、盛王沐、信王沔、义王灌等十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皇子珪封为陈王，澄封为翌王，潓封为恆王，滔封为汴王。陈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并置府官僚属。其日，光、仪等十人同于东宫尚书省上，诏宰臣及文武百僚送，仪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并未有府幕，同于礼院上，亦无精选。其时，琚兼广州都督，余如故。琚与鄂王瑶，皇子中有学尚才识，同居内宅，最相爱狎。琚有才力，善骑射。初封甚善，玄宗爱之。以母见疏薄，尝有怨言，为人所构得罪，人用怜之。宝应元年五月，追复官爵。无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贞顺皇后为惠妃，见宠。一生而美秀，上钟爱无比，名之为一。开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谥。时车驾在东都，葬于城南龙门东岑，欲宫中举目见之。

仪王璲，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潍。开元十三年五月，封为仪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璲。永泰元年二月薨，废朝三日，赠太傅。天宝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侁为钟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倕为广陵王、国子祭酒同正员。

颍王璥，玄宗第十三子也。读书有文词。初名澐。开元十三年，封颍王。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璥。安禄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杨国忠为

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进充置顿使，先移牒至蜀，托以颍王之籓，令设储供。玄宗至马嵬，方进被杀，乃令璥先赴本郡，以蜀郡长史崔圆为副。璥性俭率，将渡绵州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者，顾曰："此可以为寝处，奈何践之？"命撤去。璥初奉命之籓，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贲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籓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赡？请建大槊，蒙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璥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乎？"将至成都，崔圆迓之，拜于马前，璥不止之，圆颇怒。玄宗至，璥视事两月，人甚安之。为圆所奏，罢居内宅。后令宣慰肃宗于彭原，遂从归京师。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辍朝三日。子伸，天宝中封荥阳郡王，授卫尉卿同正员。

怀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丰秀，以母惠妃之宠，玄宗特加顾念。才晬，开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谥，权窆于景龙观。天宝十三载，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顺仪，剑南节度尚书虚己之妹。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璘。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钜亿。以薛镠、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观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亻易又勇而有力，驭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璘进至当涂，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反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求之将兵。铣麾下有骑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领屯于杨子，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

裴茂至瓜步洲，广张旗帜，耀于江津。璘与亻易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割臂而盟，以贰于璘。是日，浑惟明走于江宁，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广琛以步卒六千趋广陵，璘使骑追之，广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战，逃而归国。若逼我，我则不择地而回战矣。"使者返报。其夕，铣等多燃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矣。璘军又以火应之。璘惧，以官军悉济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迟明，不见济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驱其众以奔晋陵。宵谍曰："王走矣。"于是江北之军齐进，募敢死士赵侃、库狄岫、赵连城等共二十人，先锋游弈于新丰，皆因醉而寐。璘闻官军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击之。驿骑奔告，侃等介马而出，襄城王已随而至，铣等奔救，张左右翼击之，射中襄城王首，亻易军遂败。高仙琦等四骑与璘南奔，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余干，及大庾岭，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亻易等为乱兵所害。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

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开元元年见幸，宠倾后宫，频产夏悼王、怀哀王、上仙公主，皆端丽，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让帝妃元氏请瑁在于邸中收养，妃自乳之，名为己子。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宫中常呼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为寿王，始入宫中。十五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礼。二十九年，让帝薨，瑁请制服，以报乳养之恩，玄宗从之。瑁，天宝中有子封为王者二人：怀为济阳郡王，偕为广阳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于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圣历初，皇嗣封为相王，食封与太平同三千户。长安中，寿春王兄弟五人，并赐实封三百户。神龙初，相府与太平同至五千户，卫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百户。寿春王加四百户，通前七百户；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户，通前五百户。安乐初封二千户，长宁一千五百户，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户，相王女为县主者各三百户。卫王寻升储位，相府增至七千户，太平至五千户，安乐三千户，长宁二千五百户，宣城已下各二千户。相府、太平、长宁、安乐皆以七千为限，虽水旱亦不破损免，以正租庸充数。唐隆元年，遗制以嗣雍王守礼、寿春王成器封为亲王，各赐实封一千户。开元之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

户。皇妹为公主者，食封一千户，中宗女亦同。其后，皇子封王者赐封二千户，皇女为公主者赐封五百户。咸宜赐汤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户，诸皇女为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户。其封自开元已来，皆约以三千为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洄。玢母即尚书右丞柳范孙也，最为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爱，有学问。开元十三年，封为延王。十五年，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玢。天宝十五载，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瑀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兴元元年薨。天宝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书监同正员，亻延平阳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寿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三月，封为盛王。十五年，领扬州大都督。二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改名琦。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为广陵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支度采访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副，以广陵长史李成式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广德二年四月薨，赠太傅。天宝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偿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员，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济王环，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开元十三年三月，封济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其月改名环。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傃为永嘉郡王、卫尉卿同正员，俛为平乐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信王瑝，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瑝。

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亻冬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员，倜为晋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员。

义王玭，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灌。开元十三年三月，封为义王。二十三年七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仍改名玭。天宝末有子封为王者二人：仪为舞阳郡王、太仆卿同正员，僇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员。

陈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涣。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陈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宝末男女二十一人，封为王者二人：佗为临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员，佼为安阳王、殿中监同正员。

丰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丰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风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使；以陇右太守邓景山为之副，兼武威长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将幸陕州，自苑中而出，骑从半渡浐水。将军王怀忠遂闭苑门，横截五百余骑，拥十宅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适遇元帅郭子仪，怀忠谓子仪曰："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万国颙颙，何所瞻仰！今仆奉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为元帅，废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乎？"子仪未及对，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语，何不言也？"行军司马王延昌责之曰："主上虽蒙尘于外，圣德钦明，王身为藩翰，何乃发狂悖之词也？延昌当奏闻于上。"子仪又数让之，命军士领之尽赴行在。潼关谒见，上不之责，珙归幕次，词又不顺。群臣恐遂为乱，请除之，遂赐死。天宝中有子二人为王：佻齐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员，佃宜春郡王、鸿胪卿同正员。

恆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憓。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恆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宝十五载，从幸巴蜀，不复衣道士衣矣。

凉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淞。母武贤仪，则天时高平王重规女也，开元中入宫中，号为"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为凉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

初，贞观中，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至立为太子。高宗朝，睿宗为豫王，虽成长，亦以则天最小子，不令出阁。及至圣历初，封为相王，始出阁。中宗时，以谯王重福失爱，出迁外藩，卫王重俊为太子，入与成王千里等起兵，将诛韦后，故温王重茂虽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十王，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济，盖举全数。其后，盛、仪、寿、陈、丰、恆、凉六王又就封，入内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继大统，天宝中，庆、棣又殁，唯荣、仪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

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则同亲王、公主，在于崇仁之礼院。

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仪王已下十三王从。至汉中郡，遣永王璘出镇荆州。至德二年十月，从还京。广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仪、颍、寿、延、盛、济、信、义、陈、恆、凉十一王扈从，幸陕州。十二月，从还上都。璿之子，天宝中封为王者一人：仂，泸阳郡王、殿中监同正员。

汴哀王璥，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封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璥，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爱者子抱"，太子瑛之废，有由然矣。琬为元帅，不幸遽薨，岂天启乱阶，何失众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灵武，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书》所谓"自作孽，不可逭"也。丰王珙因缘厄运，窃有觊觎，不慎枢机，自贻伊咎，悲矣！

赞曰：《螽斯》之咏，乐有子孙。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谗胜瑛废，恩移至尊。盗炽琬卒，情乖万民。口祸丰珙，自灾永璘。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列传第五十八

○韦见素 子谔益益子顗崔圆崔涣 子纵杜鸿渐

韦见素，字会微，京兆万年人。父凑，开元中太原尹。见素学科登第。景龙中，解褐相王府参军，历卫佐、河南府仓曹。丁父忧，服阕，起为大理寺丞，袭爵彭城郡公。坐事出为坊州司马。入为库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历右司兵部二员外，左司兵部二郎中，迁谏议大夫。天宝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岭南等黜陟使，观省风俗，弹纠长吏，所至肃然。使还，拜给事中，驳正绳违，颇振台阁旧典。寻检校尚书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载，迁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见素仁恕长者，意不忤物，及典选累年，铨叙平允，人士称之。时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

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桃林，潼关不守。是月，玄宗苍黄出幸，莫知所诣。杨国忠以身领剑南旄钺，请幸成都。见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于延秋门，便扈从之咸阳。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见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韦相！"识者救之，获免。上闻之，令寿王瑁宣慰，赐药傅疮。魏方进为乱兵所杀。是日，朝士独见素一人。是夜宿马嵬，上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参军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数少，恐非万全，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令皇太子后殿。

上至扶风郡，从驾诸军各图去就，颇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上闻

之忧惧。会益州贡春彩十万疋，乃以其纲使濛阳尉刘景温为监察御史，其彩悉陈于廷，召六军将士等入，上谓之曰："卿等皆国之功臣，勋劳素著，朕之优赏，常亦不轻。逆胡负恩，事须回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辞九庙。"言发涕流。又曰："朕今须幸蜀，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祗供。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随，便与卿等诀别。"众咸俯伏号泣，曰："死生从陛下。"上良久曰："去住听卿自便。"自是丑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见素兼左相、武部尚书。数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豳国公，与一子五品官。

是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道路艰涩，音驿未通。八月，肃宗使至，始知灵武即位。寻命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将行，上皇谓见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多难兴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见素等悲泣不自胜。仍以见素子谔及中书舍人贾至充册礼使判官。时肃宗已回幸顺化郡。九月，见素等至，册礼毕，从幸彭原郡。肃宗在东宫，素闻房琯名重，故虚怀以待；以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三月，除左仆射，罢知政事，以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代为左相。

初，肃宗在凤翔，丧乱之后，纲纪未立，兵吏三铨，簿籍煨烬，南曹选人，文符悉多伪滥。上以凶丑未灭，且示招怀，据到注拟，一无检括。见素曰："臣典选岁久，周知此弊。今寰区未复，员阙不多。若总无条纲，恐难持久。"上然之，未暇厘革。及还京，选人数千，补授无所，喧诉于朝，由是行见素之言。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五月，迁见素太子太师。十一月，肃宗自右辅还京，诏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师，肃宗御楼大赦。见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请致仕，许之。宝应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赠司空，谥曰忠贞，丧事官给。子倜、谔、益、丱。倜、谔皆位至给事中，益终刑部员外郎，丱终秘书丞。倜子颂。

益子顗，字周人，生一岁而孤，事姊称为恭孝。性嗜学，尤精阴阳、象纬、经略、风俗之书。善持论，有清誉。少以门廕补千牛备身，自鄠县尉判入等，授万年尉，历御史、补阙、尚书郎，累迁给事中、尚书左丞、户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谏垣，与李约、李正辞迭申

裨讽，颇回大政。宰相裴垍、李绛、崔群辈多与友善，而后进之有浮名者，亦游其门，以是称有时望。及李逢吉歼朋党以专政柄，而顗附丽之迹尤密，颇为时人所讥。然处身俭约，有足多者。著《易蕴解》，推演潜亢终始之义，甚有奥旨。宝历元年七月卒，赠礼部尚书。

崔圆，清河东武城人也。后魏左仆射亮之后。父景晊，官至大理评事。圆少孤贫，志尚闳博，好读兵书，有经济宇宙之心。开元中，诏搜访遗逸，圆以钤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萧炅为京兆尹，荐为会昌丞，累迁司勋员外郎。宰臣杨国忠遥制剑南节度使，引圆佐理，乃奏授尚书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知节度留后。天宝末，玄宗幸蜀郡，特迁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

肃宗即位，玄宗命圆同房琯、韦见素并赴肃宗行在所，玄宗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赐实封五百户。明年，罢知政事，迁太子少师，留守东都。会官军不利于相州，军回过洛阳，所在剽掠。圆弃城南奔襄阳，诏削除阶封。寻起为济王傅。李光弼用为怀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称。拜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转检校左仆射知省事。大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辍朝三日，赠太子太师，谥曰昭襄。

崔涣，祖玄暐，神龙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学知名，位至礼部侍郎。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

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旋授正议大夫、太子宾客。乾元三年正月，转大理卿。再迁吏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集贤院待诏。性尚简澹，不交世务，颇为时望所归。迁御史大夫，加税地青苗钱物使。时以此钱充给京百官料，涣为属吏希中，以下估为使料，上估为百官料。其时为皇城副留守张清发之，诏下有司讯鞫，涣无词以对，坐

是贬道州刺史。大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终。

子纵，初以廕补协律郎，三迁为监察御史。诏择令长于台省，除蓝田令，宽明勤干，德化大行，县人为之立碑颂德。转京兆府司录，累迁金部员外郎。以父贬道州刺史，弃官就养。丁父忧，终制，六迁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田悦连败，走魏州，婴城自守，诸道兵围之，屡乏食，诏纵兼魏州四节度粮料使，军储稍给。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纵先知之，潜告李怀光劝令奔命，怀光从之。纵乃悉敛军财与怀光俱来，调给具备。怀光兵士久战河外，及次河中，将迁延。纵之货币先已渡河，纵谓众曰："若济，悉以分赐。"众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无几，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数奏怀光刚愎反覆，宜阴备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纵素善怀光，今不来矣。"上曰："他人不知纵，吾可保其心。"不数日，纵至，拜御史大夫。尝议其大体，不亲细事，狱诉仪制，皆付之僚吏。

贞元元年，亲祠南郊，为大礼使。属兵旱之后，赋入尚少，纵裁定文物，俭而中礼。无何，万年丞源邃为京兆尹李齐运所抑捽至死，纵劾奏不行。数月，除吏部侍郎，寻检校礼部尚书、东畿唐汝邓都观察使、河南尹。是时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纵悉心求瘼，为理简易。先是，戍边之师由洛阳者，储饩取办于编户。纵始官备，不征于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发敛，以绝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闬，都中灌溉济不逮为十一二，人甚安之。征拜太常卿。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谥曰忠，赠吏部尚书。

纵孝悌，修饬自立，以父为元载排抑，居退十余年，左宦外府，讫载得罪，不求闻达。初，涣有宠妾郑氏，纵以母事之。郑氏性刚戾，待纵不以理，虽为大僚，每加笞诟。纵率妻子候颜，敬顺不懈，时以为难。

杜鸿渐，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长史。父鹏举，官至王友。鸿渐敏悟好学，举进士，解褐王府参军。天宝末，累迁大理司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

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

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招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赍赴平凉，肃宗大悦。鸿渐知肃宗发平凉，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兵士，进言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肃宗然之。及至灵武，鸿渐与裴冕等劝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五上表，乃从。鸿渐素习帝王陈布之仪，君臣朝见之礼，遂采摭旧仪，绵蕝其事。城南设坛壝，先一日具仪注草奏。肃宗曰：“圣君在远，寇逆未平，宜罢坛场。”余可其奏。肃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寻转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为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两京平，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

襄州大将康楚元、张嘉延盗所管兵，据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袭荆州，鸿渐闻之，弃城而遁。澧、朗、硖、归等州闻鸿渐出奔，皆惶骇，潜窜山谷。岁余，征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礼仪使。二圣晏驾，鸿渐监护仪制，山陵毕，加光禄大夫，封卫国公。广德二年，代宗将享郊庙，拜鸿渐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转中书侍郎。

永泰元年十月，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乂，据成都，自称留后。邛州衙将柏贞节、泸州衙将杨子琳、剑州衙将李昌巙等兴兵讨旰，西蜀大乱。明年二月，命鸿渐以宰相兼充山、剑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鸿渐心无远图，志气怯懦，又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问罪，乃以剑南节制表让于旰。时西戎寇边，关中多事，鸿渐孤军陷险，兵威不振，代宗不获已，从之。仍以旰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柏贞节为邛州刺史，杨子琳为泸州刺史，各罢兵。寻请入觐，仍表崔旰为西川兵马留后。大历二年，诏以旰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召鸿渐还京。鸿渐仍率旰同入觐，代宗嘉之。后知政事，转门下侍郎，让山南副元帅。三年八月，代王缙为东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从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赠太尉，谥曰文宪。辍朝三日，赐物五百疋，粟五百石。

鸿渐晚年乐于退静，私第在长兴里，馆宇华靡，宾僚宴集。鸿渐悠然赋诗曰：“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属和之。及休致后病，令僧剃顶发，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缁流，物议

哂之。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显，玄宗宠任无疑，见素知国危，陈庙算，直言极谏，而君不从，独正犯难，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终者鲜矣。时论以见素取容于国忠，无言匡大政。且国忠恃内戚，弄重权，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见素之孤直，岂许取容？盖祸胎已成，政柄久紊，见素入相余年，言不从而难作，虽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谔才辩，颢俭约，雅符积善之庆矣。圆守文之士，非御侮之才。涣才兼行闻，命与时会。发言上沃主意，遽致显荣；当官屡为吏欺，终及窜逐。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纵忠于国，能于官，孝于家，三者备矣，孰能继之？鸿渐有卫社之功，非干城之责，时以任崔旰为非，则不然矣。且旰南拒贞节，北败献诚，宜以怀来，未可力制，终致归国，岂非臧谋？向讨之，即为剧贼矣。然事佛徼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赞曰：玄宗失德，禄山肆逆。见素竭节，诸公协力。

列传第五十九

○冯盎阿史那社尔 子道真叔祖苏尼失苏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李嗣业白孝德

冯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为本部大首领。盎少有武略，隋开皇中为宋康令。仁寿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请讨之。文帝敕左仆射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贼平，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汉阳太守。

武德三年，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洗宝彻等并受林士弘节度，杀害隋官吏，盎率兵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又聚兵于新州，自为渠帅，盎趋往击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尔等颇识我否？"贼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浃，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四年，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或东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国公。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于簿领，诘擿奸状，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赠左骑卫大将军、荆州都督。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在位十年，无所课敛。诸首领或鄙其不能富贵，社尔曰："部落既丰，于我便足。"诸首领咸畏而爱之。

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贞观二年，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后遇颉利

灭，而西蕃叶护又死，奚利邺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古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谓其诸部曰："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其酋长咸谏曰："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社尔不从，亲率五万余骑讨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咥利始可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其旧兵在者才万余人，又与西蕃结隙。

九年，率众内属，拜左骑卫大将军。岁余，令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诸人咸即受赏，社尔以未奉诏旨，秋毫无所取。及降别敕，然后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军还，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并杂彩千段赐之，仍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国公。十九年，从太宗征辽，至驻跸阵，频遭流矢，拔而又进。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尽获殊勋。师旋，兼授鸿胪卿。二十一年，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征龟兹。明年，军次西突厥，击处密，大破之，余众悉降。又下龟兹大拨换城，虏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及大臣那利等百余人而还。属太宗崩，请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许。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加位镇军大将军。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谥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卫大将军。

贞观初，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社{人小}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之西北，骁雄有恩惠，甚得种落之心。及颉利政乱，而苏尼失所部独不携离。突利之来奔也，颉利乃立苏尼失为小可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独骑而投之，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因令子忠擒颉利以献。太宗赏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

忠以擒颉利功，拜左屯卫将军，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贞观九年，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初，封薛国公，累迁右骁卫大将军。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赠镇军大将军，陪葬昭陵。

子暕，袭封薛国公，垂拱中，历位司仆卿。

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父葛，隋大业中继为莫贺咄特勒，以地逼吐谷浑，所居隘狭，又多瘴疠，遂入龟兹，居于热海之上。

特勤死，何力时年九岁。降号大俟利发。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

七年，与凉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时吐谷浑主在突沦川，何力复欲袭之，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浑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还。有诏劳于大斗拔谷。万均乃排毁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愤怒，拔刀而起，欲杀万均，诸将劝止之。太宗闻而责问其故，何力言万均败恧之事，太宗怒，将解其官回授，何力固让曰："以臣之故而解万均，恐诸蕃闻之，以为陛下厚蕃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又夷狄无知，或谓汉臣皆如此辈，固非安宁之术也。"太宗乃止。寻令北门宿卫，检校屯营事，敕尚临洮县主。

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观省其母，兼抚巡部落。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何力至，闻而大惊曰："主上于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图叛逆！"诸首领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守泣谓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陀，许降公主，求何力。由是还，拜右骁卫大将军。太宗既许公主于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闻天子无戏言，既已许之，安可废？"何力曰："然。臣本请延缓其事，不谓总停。臣闻六礼之内，婿合亲迎，宜告延陀亲来迎妇，纵不敢至京邑，即当使诣灵州。畏汉必不敢来，论亲未可有成日。既忧闷，臣又携离，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两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从之。延陀恐有诈，竟不至灵州。自后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两子果争权，各立为主。

太宗征辽东，以何力为前军总管，军次白崖城，为贼所围，被矛中腰，疮重疾甚，太宗自为傅药。及拔贼城，敕求伤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杀之。何力奏言："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况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义勇士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二十二年，为昆丘道总管，击龟兹，获其王诃梨布失毕及诸首领等。太宗崩，何力欲杀身以殉，高宗谕而止之。

永徽二年，处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讨平之，擒其渠帅处密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显庆二年，迁左骁卫大将军，累封郕国公，兼检校鸿胪卿。龙朔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九月，次于鸭绿水，其地即高丽之险阻，莫离支男生以精兵数万守之，众莫能济。何力始至，会层冰大合，趣即渡兵，鼓噪而进，贼遂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尽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其年，九姓叛，以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乃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贼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被诖误，遂有翻动，使我舍汝等过，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则已。"诸姓大喜，共擒伪叶护及设、特勤等同恶二百余人以归，何力数其罪而诛之。乾封元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乃回军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勣仍继至，共拔平壤城，执男建，虏其王还。授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国公，仍检校右羽林军。仪凤二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烈。

有三子：明、光、贞。明，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光，则天时右豹韬卫将军，为酷吏所杀。贞，司膳少卿。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初在本蕃，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龙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

仪凤中，吐蕃犯边，常之从李敬玄击之。刘审礼之没贼，敬玄欲抽军，却阻泥沟，而计无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进掩贼营，吐蕃首领跋地设弃军宵遁，敬玄因此得还。高宗叹其才略，擢授左武卫将

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仍充河源军副使。时吐蕃赞婆及素和贵等贼徒三万余屯于良非川。常之率精骑三千夜袭贼营，杀获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而遁。擢常之为大使，又赏物四百匹。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开耀中，赞婆等屯于青海，常之率精兵一万骑袭破之，烧其粮贮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嗣圣元年，迁左武卫大将军，仍检校左羽林军。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常之率兵拒之。蹑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常之见贼徒争下马著甲，遂领二百余骑，身当先锋直冲，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燃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遂狼狈夜遁。以功进封燕国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总管，以李多祚、王九言为副。追蹑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散走碛北。时有中郎将爨宝璧表请穷追余贼，制常之与宝璧会，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竟不与常之谋议，遂全军而没。寻为周兴等诬构，云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系狱，遂自缢而死。

常之尝有所乘马为兵士所损，副使牛师奖等请鞭之。常之曰："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竟赦之。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及死，时甚惜之。

李多祚，代为靺鞨酋长。多祚骁勇善射，意气感激。少以军功历位右羽林军大将军，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

神龙初，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引多祚将筹其事，谓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将军击钟鼎食，金章紫绶，贵宠当代，位极武臣，岂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于将军，诚能报恩，正属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为要誓，词气感动，义形于色。遂与柬之等定谋诛易之兄弟，以功进封辽阳郡王，食实封八百户，仍拜其子承训为卫尉少卿。其年，将有事于太庙，特令多祚与安国相王登辇夹侍。监察御史王剼上疏谏曰："窃惟祔庙之礼，在于尊祖奉先；肃事之仪，岂厌惟亲与德。伏见恩敕令安国相王与李多祚参乘，且多祚夷人，有功于国，适可加之宠爵，岂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连衡，与吾君而共辇？诚恐万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赵谈参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斥而下之。多祚虽无赵谈之累，亦非卿相之重，

不自循省，无闻固让，岂国乏良辅，更无其人。史官所书，将示于后。何袁盎之强谏，独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详择焉。”上谓觌曰：“多祚虽是夷人，缘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辇，卿勿复言也。”

节愍太子之杀武三思也，多祚与羽林大将军李千里等率兵以从。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楼下，冀上问以杀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战。时有宫闱令杨思勖于楼上侍帝，请拒其先锋。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先军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兵众大沮。多祚俄为左右所杀，并杀其二子，籍没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报国，典册所称；感义捐躯，名节斯在。故右羽林大将军、上柱国、辽阳郡王李多祚，三韩贵种，百战余雄。席宠禁营，乃心王室，仗兹诚信，翻陷诛夷。赖彼神明，重清奸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殁后之荣，以复生前之命。可还旧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长七尺，壮勇绝伦。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节度使马灵察知其勇健，每出师，令嗣业与焉。累迁至中郎将。

天宝七载，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于时吐蕃聚十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仙芝表其功，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

及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遂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犄角为先锋将。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至德二年九月，嗣业从广平王收复京城，与贼大战于香积寺北，西拒沣水，东临大川，十里间军容不断。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戈铤鼓鞞，震曜山野，距贼军数里，列长阵而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矣。"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是时，贼先伏兵于营东，侦者知之，元帅广平王分回纥锐卒，令击其伏兵，贼将大败。嗣业出贼营之背，与回纥合势，表里夹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贼帅张通儒、安守忠、李归仁等收合残卒，东走保陕郡。庆绪又命严庄率众数万，赴陕助通儒辈以拒官军。广平王、郭子仪、王思礼等大军营于陕西。嗣业与子仪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子仪遂收东都。嗣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封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诸将同围相州。是时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是时，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贼每出战，嗣业被坚冲突，履锋冒刃，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上闻之震悼，嗟惜久之，诏曰："临难忘身，为臣之大节；念功加赠，经国之常典。故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北庭行营节度使、虢国公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怀干时之勇略，有戡难之远谋。久仕边陲，备经任使。自凶渠构乱，中夏不宁，持感激之诚，总骁果之众，亲当矢石，频立勋庸。壮节可嘉，将谋于百胜；忠诚未遂，空恨于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悯悼。死于王事，礼有可加，宜赠裂土之封，用广饰终之义。可赠武威郡王。其赙赠及缘葬事，所司倍于常式，仍令官给灵舆，递还所在。以其子佐国袭其官爵，食实封二百户。"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骁悍有胆力。乾元中，事李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右足加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望，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辔便辟，可万全者。"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真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寔啖，持矛跃马而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贼徒大骇。其后，累战功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以家难去职，服阕复旧官。

大历十四年九月，转太子少傅，寻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保。

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矧蛮夷之人乎！如冯盎智勇守节，社{人小}廉慎知足，苏尼失恩惠，史忠清谨。凡用兵破吐蕃、谷浑，勇也；心如铁石，忠也；不解万均官，恕也；阻延陀之亲，智也；舍高突勃之死，识也。立大功，居显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马恕官兵，与将士均赏赐，古之名将，无以加焉。多祚忘身许国，孝德壮勇立功，皆三军之杰也，岂九夷之陋哉！嗣业力赞中兴，终殁王事，未可伦而拟也。

赞曰：君子之居，九夷无陋。壮哉嗣业，孰出其右！

列传第六十

○李光弼王思礼邓景山辛云京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父楷洛，开元初，左羽林将军同正、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果闻。光弼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

天宝初，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五载，河西节度王忠嗣补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边上称为名将。八载，充节度副使，封蓟郡公。十一载，拜单于副使都护。十三载，朔方节度安思顺奏为副使、知留后事。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陇右节度哥舒翰闻而奏之，得还京师。禄山之乱，封常清、高仙芝战败，斩于潼关。又以哥舒翰率师拒贼。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以问子仪，子仪荐光弼堪当阃寄。十五载正月，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二月，转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以朔方兵五千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陉，收常山郡。贼将史思明以卒数万来援常山，追击破之，进收藁城等十余县，南攻赵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拔赵郡。自禄山反，常山为战场，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六月，与贼将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战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贼党，斩首万计，生擒四千。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河北归顺者十余郡。

光弼以范阳禄山之巢穴，将先断之，使将绝根本。会哥舒翰潼关失守，玄宗幸蜀，人心惊骇。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时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事玩谑之。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次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二年，贼将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玠等四伪帅率众十余万来攻太原。光弼经河北苦战，精兵尽赴朔方，麾下皆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谓诸将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光弼所部将士闻之皆惧，议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贼垂至，今兴功役，是未见敌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环辄补之。贼城外诟詈戏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贼将行皆视地，不敢逼城。强弩发石以击之，贼骁将劲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长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气而皆欲出战。史思明揣知之，先归，留蔡希德等攻之。月余，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击，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军资器械一皆委弃。贼始至及遁，五十余日，光弼设小幕，宿于城东南隅，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转检校司徒，收清夷、横野等军，擒贼将李弘义以归。诏曰："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鸿胪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蓟国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间出，干城御侮，坐甲安边。可守司空、兼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食实封八百户。"

乾元元年，与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入朝，敕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谒。迁侍中，改封郑国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帅之任，实属于师贞；左军之先，谅资于邦杰。自非道申启沃，学富韬钤，则何以翊分阃而专征，膺凿门而受律。求诸将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郑国公光弼，器识弘远，志怀沉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属艰难，备彰忠勇，协风云而经始，保宗社于阽危。由是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于日月，嘉绩被于岩廊。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惟贤之佐，式弘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协赞天人，誓于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载明朝奖，爰籍旧勋。宜副出车之命，仍践分麾之宠。为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之副，知节度行营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余如故。与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阳来救，属绝粮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战胜之。属大风晦冥，诸将引众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南奔襄阳，郭于仪率众屯于谷水。史思明因杀安庆绪，即伪位，纵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书令，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兵马副元帅，以东师委之。左厢兵马使张用济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与诸将颇有异议，欲逗留其众。光弼以数千骑出次汜水县，用济单骑迎谒，即斩于辕门。诸将慑伏，都兵马使仆固怀恩先期而至。

初，光弼次汴州，闻思明悉众且至，谓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浃旬，我必将兵来救。”叔冀曰：“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叔冀与战不利，遂与董秦、梁浦、刘从谏率众降思明。贼势甚炽，遣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将兵徇江淮，谓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贡两船玉帛。”思明乘胜而西。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鄴下之胜，再犯王畿，按甲以挫其锋，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则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崿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悉军赴河阳。贼已至洛城，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炬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来犯。乙夜，入河阳三城。排阅守备，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战。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宫阙，于河阳南筑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贼攻城。于中氵单城西大破逆党五千余众，斩首千余级，生擒五百余人，溺死者大半。

初，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也。”抱玉禀命，勒兵守南城，将陷，抱玉绐贼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俟之。抱玉复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见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贼帅周挚领军而退。光弼自将于中氵单城，城外置栅，栅外大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氵单。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于城东北角树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二乘载木鹅、蒙冲、斗楼、橦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俟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退走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处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见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曰：“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栅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周挚复整军押北城而下，将攻之。光弼遽率众入北城，登城望曰："彼虽众，乱而嚣，不足惧也。当为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将战。及期，不决，谓诸将曰："向来战，何处最坚而难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尔往击之。"玉曰："玉，步卒也，请骑军五百翼之。"光弼与之三百。又问："何处最坚？"曰："东南隅。"即命论惟贞以所部往击之。对曰："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与之百。光弼又出赐马四十匹分给，且令之曰："尔等望吾旗而战，若麾旗缓，任尔观望便宜；吾旗连麾三至地，则万众齐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斩无舍。"玉策马赴贼，有一人将援枪刺贼，洞马腹，连刺数人；一人逢贼，不战而退。光弼召不战者斩，赏援枪者绢五百疋。须臾，郝玉奔归。光弼望之，惊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头来。玉见使者曰："马中箭，非敢败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换马遣之。玉换马复入，决死而前。光弼连麾，三军望旗俱进，声动天地，一鼓而贼大溃，斩万余级，生擒八千余人，军资器械粮储数万计，临阵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周挚。其大将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等败，尚攻南城。光弼悉驱俘囚临河以示之，杀数十人以威之，余众惧，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斩之。初，光弼将战，谓左右曰："战，危事，胜负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苟事之不捷，继之以死。"及是击贼，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军感动。贼既败走，光弼收怀州，思明来救，迎击于沁水之上，又败之。城将安太清极力拒守，月余不下。光弼令仆固怀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军号，乃登陴大呼，我师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送于阙下，即日怀州平。以功进爵临淮郡王，累加实封至一千五百户。

观军容使鱼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请候时而动，不可轻进。"仆固怀恩又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列阵于北邙山下。贼悉精锐来战，光弼败绩，军资器械并为贼所有。时李抱玉亦弃河阳，光弼渡河保闻喜。朝旨以怀恩异同致败，优诏征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请罪，诏释之。光弼恳让太尉，遂加开府仪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营节度使；俄复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史朝义乘邙山之胜，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将士皆惧，请南保扬州，光弼径赴徐州以镇之，遣田神功击败之。浙东贼首袁晁攻剽郡县，浙东大乱。光弼分兵除讨，克定江左，人心乃安。

初，光弼将止临淮，在道舁疾而行。监军使以袁晁方扰江淮，光弼

兵少，请保润州以避其锋。光弼曰：“朝廷寄安危于我，今贼虽强，未测吾众寡，若出其不意，当自退矣。”遂径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宝应元年，进封临淮王，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师，代宗幸陕。朝廷方倚光弼为援，恐成嫌疑，数诏问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代宗还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诏子仪舆归京师。其弟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上遇之益厚。

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将孙珍奉遗表自陈。广德二年七月，薨于徐州，时年五十七。辍朝三日，赠太保，谥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将吏问以后事，曰：“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因取已封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将士。部下护丧柩还京师。代宗遣中官开府鱼朝恩吊问其母于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十一月，葬于三原，诏宰臣百官祖送于延平门外。母李氏，有须数十茎，长五六寸，以子贵，封韩国太夫人，二子皆节制一品。光弼十年间三入朝，与弟光进在京师，虽与光弼异母，性亦孝悌，双旌在门，鼎味就养，甲第并开，往来追欢，极一时之荣。

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泌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十一载，加云麾将军。十二载，翰征九曲，思礼后期，欲引斩之，续使命释之。思礼徐言曰：“斩则斩，却唤何物？”诸将皆壮之。十三年，吐蕃苏毗王款塞，诏翰至磨环川应接之。思礼坠马损脚，翰谓中使李大宜曰：“思礼既损脚，更欲何之？”

十四载六月，加金城太守。禄山反，哥舒翰为元帅，奏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事独与思礼决之。十五载二月，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翰曰：“此乃翰

反，何预禄山事。”六月，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责以不能坚守，并从军令。或救之可收后效，遂斩承光而释思礼、崇贲，与房琯为副使。便桥之战又不利，除为关内节度使。寻遣守武功。贼将安守忠及李归仁、安泰清来战，思礼以其众退守扶风。贼兵分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王师大骇，凤翔戒严，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书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仪以朔方之众击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既破贼，思礼领兵先入景清宫。又从子仪战陕城、曲沃、新店，贼军继败，收东京。思礼又于绛郡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乾元二年，与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思礼领关内及潞府行营步卒三万、马军八千，大军溃，唯思礼与李光弼两军独全。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寻加守司空。自武德已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

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辍朝一日，赠太尉，谥曰武烈，命鸿胪卿监护丧事。思礼长于支计，短于用兵，然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时议称之。

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为政简肃，闻于朝廷。居职四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书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礼军储丰实，其外又别积米万石，奏请割其半送京师。属思礼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于宽缓，数月之间，费散殆尽，唯存陈烂万余石。上闻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镇抚纪纲为己任，检覆军吏隐没者，众惧。有一偏将抵罪当死，诸将各请赎其罪，景山不许；其弟请以身代其兄，又不许；弟请纳马一匹以赎兄罪，景山许其减死。众咸怒，谓景山曰：“我等人命轻如一马乎？”军众愤怒，遂杀景山。上以景山统驭失所，不复验其罪，遣使谕之。军中因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从之。

辛云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数人，并以将帅知名。云京有胆略，志气刚决，不畏强御，每在戎行，以擒生斩馘为务。累建勋劳，官至北京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邓景山统驭失所，为军士所

杀，请云京为节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门委之。云京质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贷丝毫，其赏功效亦如之，故三军整肃。回纥恃旧勋，每入汉界，必肆狼贪。至太原，云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虏畏云京，不敢惕息。数年间，太原大理，无烽警之虞。累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发哀，为之流涕，册赠太尉，辍朝三日，谥曰忠献。后宰臣子仪、元载等见上，言及云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吊祭。时宰相及诸道节度使祭者凡七十余幄。

史臣曰：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邙山之败，阃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阃外之事，君侧之人，得不慎诸？思礼法令严整，储廪丰盈，节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虚名。仗钺扬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机权。贵马贱人，众怒身死，宜哉！云京赏善惩恶，静乱安边，功著军中，宠加身后，不亦美欤！

赞曰：光弼雄名，思礼刑清。始致乱者邓景山，何以救之辛云京。

列传第六十一

○崔光远房琯 子孺复从子式张镐高适暢璀

崔光远，滑州灵昌人也。本博陵旧族。祖敬嗣，好樗蒱饮酒。则天初，为房州刺史。中宗为庐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无礼度，敬嗣独以亲贤待之，供给丰赡，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始知误宠。访敬嗣已卒，乃遣中书令韦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职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

光远即汪之子，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长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少历仕州县。开元末为蜀州唐安令，与杨国忠以博徒相得，累迁至左赞善大夫。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十四载，迁京兆少尹。其载，使吐蕃吊祭。十五载五月，使回。十余日，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诏留光远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采访使。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光远与中官将军边令诚号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数人方定。使其息东见禄山，禄山大悦，伪敕复本官。先是禄山已令张休摄京兆尹十余日，既得光远归款，召休归洛。八月，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浐水。孙孝哲、安神威从而召之，不得，神威惧而忧死，府县官吏惊走，狱囚皆空。光远以为贼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远之状报禄山。光远闭府门，斩为盗曳落河二人，遂与长安令苏震等同出。至开远门，使人前谓门官曰："尹巡诸门。"门官具器仗以迎，至则皆斩之。领府县官十余人，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夜过咸阳，遂达灵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远于渭北召集人吏之归顺者。尝有贼剽掠泾阳县界，于僧寺中椎牛酾酒，连夜酣饮，去光远营四十里。光远侦知之，率马步二千乙夜趋其所。贼徒多醉，光远领百余骑持满扼其要，分命骁勇持陌刀呼而斩之，杀贼徒二千余人，虏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及扈从还京，论功行赏，制曰："持节京畿采访、计会、招召、宣慰、处置等使崔光远，毁家成国，致命前茅。可特进，行礼部尚书，封鄴国公，食实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为河南节度使。八月，代张镐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十二月，代萧华为魏州刺史，充魏州节度使。

初，司徒郭子仪与贼战于汲郡，光远率汴师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萧华入魏州，使将军李处崟拒贼，贼大至，连战不利，子仪怒不救，处崟遂败，奔还。贼逐处崟至城下，反问之曰："处崟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乃腰斩处崟。处崟善战有勇，众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惧。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缮完之，甚为坚峻。光远不能守，遂夜溃围而出，度河而还。肃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襄州将士康楚元、张嘉延率众为乱，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远兼御史大夫，持节荆襄招讨，仍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三年，除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观察使。先是，岐、陇吏人郭愔等为土贼，掠州县，为五堡，光远使判官、监察御史严侁召而降之。光远在官好蒲酒，晚年不亲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潜连党项及奴束刂、突厥败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击黄戍。肃宗追还，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议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学，风仪沉整，以门廕补弘文生。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翊尉。无几去官，应堪任县令举，授虢州卢氏令，政多惠爱，人称美之。二十二年，拜监察御史。其年坐鞫狱不当，贬睦州司户。历慈溪、宋城、济源县令，所在为政，多兴利除害，缮理廨宇，颇著能名。天宝元年，拜主客员外郎。三年，迁试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试给事中，赐爵漳南县男。时玄宗企慕古道，数游幸近甸，乃分新丰县置会昌县于骊山下，寻改会昌为昭应县，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于宫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缮理。事未毕，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鄴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十四年，征拜左庶子，迁宪部侍郎。

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大臣陈希烈、张倚等衔于失恩，不时赴难。琯结张均、张垍兄弟与韦述等行至城南十数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进，琯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从幸成都，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与一子官。其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

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乃与子仪、光弼等计会进兵。琯请自选参佐，乃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悊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十月庚子，师次便桥。辛丑，二军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时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军即战，复败，希文、刘悊并降于贼。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

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琯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圆厚结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渥，亦憾于琯。琯又多称病，不时朝谒，于政事简惰。时议以两京陷贼，车驾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当主忧臣辱之际，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琯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琯为宰相。其年十一月，从肃宗还京师。十二月，大赦，策勋行赏，加琯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琯言议暴扬于朝。琯又多称疾，上颇不悦。乾元元年六月，诏曰：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反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

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郤犨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怏。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

时邠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隳废，州县廨宇，并为军营，官吏侵夺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举陈令式，令州县恭守，又缉理公馆，僚吏各归官曹，颇著政声。二年六月，诏褒美之，

征拜太子宾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礼部尚书，寻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到汉州，乃厚结司马李锐以财货，乘聘锐外甥女卢氏，时议薄其无士行。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阆州僧舍，时年六十七。赠太尉。

孺复，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年二十，淮南节度陈少游辟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觋，令扬言已过三十必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赋于扬州，少游将抑夺之。佶闻而奔出，少游方遣人劫佶令回，孺复请行，会佶已过江南，乃还。及少游卒，浙西节度韩滉又辟入幕。其长兄宗偃先贬官岭下而卒，及丧柩到扬州，孺复未尝吊。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椋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孺复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恶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待兒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鞫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孺复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二岁余，又奏与崔氏离异，其为取舍恣逸，不顾礼法也如此。贞元十三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二。

式，琯之侄，举进士。李泌观察陕州，辟为从事。泌入为相，累迁起居郎，出入泌门，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韦皋表为云南安抚使，兼御史中丞。皋卒，诏除兵部郎中。属刘辟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惧辟，每于座中数赞辟之德美，比之刘备，同陷于贼者皆恶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与王良士、崔从、卢士玖等白衣麻蹻衔土请罪，崇文宽礼之，乃表其状，寻除吏部郎中。时河朔节度刘济、王士真、张茂昭皆以兵壮气豪，相持短长，屡以表闻，迭请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荐式为给事中，将命于河朔。式历使诸镇讽谕之，还奏愜旨，除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转河南尹。时讨王丞宗于镇州，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式表以凶旱，人贫力微，难以征发，宪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怀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观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张镐，博州人也。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后游京师，端居一室，不交世务。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镐仗策径往，求醉而已。

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及禄山阻兵，国忠屡以军国事咨于镐，镐举赞善大夫来瑱可当方面之寄。数月，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识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镐奏曰："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肃宗甚然之。时方兴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镐既发，会张巡宋州围急，倍道兼进，传檄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晓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及镐信至，略无禀命，又虑兵败，祸及于己，遂逗留不进。镐至淮口，宋州已陷，镐怒晓，即杖杀之。及收复两京，加镐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诏以本军镇汴州，招讨残孽。时贼帅史思明表请以范阳归顺，镐揣知其伪，恐朝廷许之，手书密表奏曰："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又曰："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肃宗计意已定，表入不省。镐为人简澹，不事中要。会有宦官自范阳及滑州使还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诚悫。肃宗以镐不切事机，遂罢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后思明、叔冀之伪皆符镐言。寻征为太子宾客，改左散骑常侍。属嗣岐王珍被诬告构逆伏法，镐买珍宅坐累，贬辰州司户。

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抚州刺史。迁洪州刺史、饶吉等七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寻正授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广德二年九月卒。

镐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营资产，谦恭下士，善谈论，多识大体，故天下具瞻，虽考秩至浅，推为旧德云。

高适者，渤海蓨人也。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因陈潼关

败亡之势曰：“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颇知之，然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炅、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逖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

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又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牍千重。官吏相承，惧于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无流亡，理不可得。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且田士疆界，盖亦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

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邈在穷山之巅，垂于险绝之末，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奈何以险阻弹丸之地，而

困于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务也。国家若将已戍之地不可废，已镇之兵不可收，当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犹恐狼狈，安可仰于成都、彭、汉、蜀四州哉！虑乖圣朝洗荡关东扫清逆乱之意也。倘蜀人复扰，岂不贻陛下之忧？昔公孙弘愿罢西南夷、临海，专事朔方，贾捐之请弃珠崖以宁中土，谠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则事无穷顿，庶免倒悬。陛下若以微臣所陈有裨万一，下宰相廷议，降公忠大臣定其损益，与剑南节度终始处置。

疏奏不纳。

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奂，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于璋，斩之。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暢璀，河东人也。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三迁大理评事，副元帅郭子仪辟为从事。至德初，肃宗即位，大收俊杰，或荐璀，召见悦之，拜谏议大夫。累转吏部侍郎。广德二年十二月，为散骑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复为左常侍，与裴冕并集贤院待制。大历五年，兼判太常卿，迁户部尚书。十年七月卒，赠太子太师。

璀廓落有口才，好谈王霸之略，居职责成属吏。龊龊无过而已。

史臣曰：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如光远勇决任气，会权变以立功；房琯文学致身，全节义以避寇。阽危之时，颠沛之际，有足称者。然光远居重藩，

掌军政，琯登相位，夺将权，聚浮薄之徒，败军旅之事，不知机而固位，竟无德以自危。孺复凶狂，式之便佞，获令终者幸焉。镐直躬居位，重德镇时，其为人也鲜矣。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无过，又何咎焉。

赞曰：光远、房琯，有始有终。张镐国器，适、璀儒风。

列传第六十二

○李暠 族弟齐物齐物子复暠族弟若水李麟李国贞 子锜李峘 弟峄岘李巨 子则之

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孙，清河王孝节孙也。暠少孤，事母甚谨。睿宗时，累转卫尉少卿。丁忧去职，在丧柴毁，家人密亲未尝窥其言笑。开元初，授汝州刺史，为政严简，州境肃然。与兄昇弟晕，尤相笃睦，昇等每月自东都省暠，往来微行，州人不之觉，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久之，转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书、东都留守。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继好之义，虽属边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暠，体含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羽仪。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宜持节充入吐蕃使，准式发遣。”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碑之日，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分往剑南及河西、碛西，历告边州曰：“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以暠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时吏部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行用参杂，难以区分，暠奏请准司勋兵部印文例，加“官告”两字，至今行之。

暠风仪秀整，所历皆以威重见称，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县伯，俄为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余，赠益州大都督。

齐物，淮安王神通子、盐州刺史锐孙也。齐物无学术，在官严整。开元二十四年后，历怀、陕二州刺史。齐物天宝初开砥柱之险，以通流运，于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加齐物银青光禄大夫，为鸿胪卿、河南尹。齐物与右相李适之善，适之为林甫所构贬官，齐物坐谪竟陵太守。入为司农、鸿胪卿。至德初，拜太子宾客，迁刑部尚书、凤翔尹、太常卿、京兆尹。为政发官吏阴事，以察为能，于物少恩，而清廉自饬，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

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辍朝一日。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齐物，宗室珪璋，士林桢干，清廉独断，刚毅不群。历践周行，备经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弥彰。三尹神州，一登会府，擒奸掩钩距之术，恤狱正喉舌之官。遂令调护储闱，再登师傅，从容宾友，师长官僚。桑榆之时，壮志逾励；松柏之性，晚岁常坚。天不憖遗，奄然殂谢，念亲感旧，深轸于怀。宜锡宠章，载光营魄。可赠太子太师。"

子复，字初阳，以父廕累官至江陵府司录。精晓吏道，卫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为伯玉所信，奏为江陵县令，迁少尹，历饶州、苏州刺史，皆著政声。李希烈背叛，荆南节度张伯仪数出兵，为希烈所败，朝廷忧之。以复久在江陵，得军民心，复方在母丧，起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行军司马。伯仪既受代，以复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讨使，加检校常侍。先时西原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复乃令访其亲属，悉归还之。在容州三岁，南人安悦。迁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会安南经略使高正平、张应相次卒官，其下参佐偏裨李元度、胡怀义等阻兵，黩乱州县，奸赃狼藉。复诱怀义杖杀之，奏元度流于荒裔。又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琼州久陷于蛮獠中，复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琼州都督府以绥抚之。复晓于政道，所在称理，征拜宗正卿，加检校工部尚书。未一岁，会华州节度李元谅卒，以复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仍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贞元十年，郑滑节度使李融卒，军中溃乱，以复检校兵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营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复到任，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不率于民，众皆悦之。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复久典方面，积财颇甚，为时所讥。

若水，齐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容貌甚伟，在馆三十年，多识旧仪，每宣劳赞导，周旋俯仰，有可观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疏属，太宗之从孙也。父浚，开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选吏才，以浚为润州刺史、江南东道按察使。转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摄御史大夫、剑南节度按察使。所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八年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诚。

麟以父任补职，累授京兆府户曹。开元二十二年，举宗室异能，转

殿中侍御史，历户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天宝元年，迁郎中，寻改谏议大夫。五载，充河西、陇右、碛西等道黜陟使，称旨，迁给事中。七载，迁兵部侍郎。同列杨国忠专权，不悦麟同职，宰臣奏麟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俄而国忠为御史大夫，麟复本官。十一载，迁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为河东太守、河东道采访使，为政清简，民吏称之。其年冬，禄山构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仍以将军吕崇贲代还。复以祭酒归朝，赐爵渭源县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户部侍郎，兼左丞。迁宪部尚书。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独留之，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其年十一月，从上皇还京，策勋行赏，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褒国公。

时张皇后干预朝政，殿中监李辅国以翊卫肃宗之劳，判天下兵马事，充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同朝。宰相苗晋卿、崔圆已下惧其威权，倾心事之，唯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辅国不悦。乾元元年，罢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时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傅，赙绢二百匹。葬日，诏京兆府差官护送，官给所须。麟好学能文，尝编聚皇朝已来制集五十卷，行于时。

李国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孙。父广业，剑州长史。国贞本名若幽，性刚正，有吏才，历安定、扶风录事参军，皆称职。乾元中累迁长安令，寻拜河南尹。会史思明逼城，元帅李光弼东保河阳，国贞领官吏寓于陕。数月，征为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殿中监。二年八月，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镇于绛，赐名国贞。既至，又加充管内河中、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余并如故。

国贞既至绛，属军中素无储积，百姓饥馑，难为聚敛，将士等粮赐多阙。国贞频以状闻，未报。军中喧喧怨读，左右以告国贞，国贞喻之曰："军将何苦如是，已为奏闻，终有所给。"信宿军乱，攻国贞，夜烧衙城门。国贞莫知所图，左右劝国贞弃城遁去，国贞曰："吾衔命为将，不能靖难，安可弃城乎！"左右固劝回避，乃隐于州狱，诈负缧绁。会国贞麾下为贼所擒，因指所在，遂于狱中执国贞，将害之，国贞曰："军中乏粮，已有陈请，人不堪赋，予无负于将士耳。"众引退。突将王元振独曰："今日之事，岂须问焉！"抽刀害国贞及二男、三大将。

国贞有风采，清白守法，为政急于操下，时论以辨吏称之。追赠扬州大都督。

子锜，以父廕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宝货赂李齐运，由是迁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锜恃恩骄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天下切齿。乃增置兵额，选善弓矢者聚之一营，名曰“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复于润州置镇海军，以锜为节度使，罢其盐铁使务。锜虽罢其利权，且得节度，反状未发。

宪宗即位已二年，诸道倔强者入朝，而锜不自安，亦请入朝，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不悦，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脔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颈，锜佯惊救解之，囚于别馆。遂称兵，饰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谋，矫制传檄于苏、杭、湖、睦等州，遂杀其镇将李深；湖州辛秘亦杀其镇将赵惟忠；而苏州刺史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系，钉于船舷，生致于锜，未至而锜败，得免。

初，锜以宣州富饶，有并吞之意，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将夙有向顺志，而锜甥裴行立亦思向顺，其密谋多决于行立，乃回戈趣城，执锜于幕，缒而出之，斩于阙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

宰相郑絪等议锜所坐，亲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蒋武问曰：“诏罪李锜一房，当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锜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于国，不可以孽孙而上累。”又问：“锜亲兄弟从坐否？”武曰：“锜亲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锜兄弟从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颇以为然，故诛锜诏下，唯止元恶一房而已。

李峘，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孙。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祎，祎生三子：峘、峄、岘。峘志行修立，天宝中为南宫郎，历典诸曹十余年。居父丧，哀毁得礼，服阕，以郡王子例封赵国公。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峘自考功郎中出为睢阳太守。寻而弟岘出为魏郡太守，兄弟夹河典郡，皆以理行称。十四载，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玄宗幸

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谋乱，上皇御玄英楼招谕，不从，峘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岘为凤翔太守，匡翊肃宗，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为户部尚书，岘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节都统淮南、江南、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刘展握兵河南，有异志，乃阳拜展淮南节度使，而密诏扬州长史邓景山与峘图之。时展徒党方强，既受诏，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寿春，为展所败。峘走渡江，保丹阳，坐贬袁州司马。宝应二年，病卒于贬所，追赠扬州大都督，官给递乘，护柩还京。

初，峘为户部尚书，岘为吏部尚书、知政事，峄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冠时。峄位终蜀州刺史。

岘，乐善下士，少有吏干。以门廕入仕，累迁高陵令，政术知名。特迁万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为金吾将军，迁将作监，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声绩。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其为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务收才杰，以清寇难，岘召至行在，拜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李岘，馈军周给，开物成务。可光禄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岘朝廷硕德，宗室荩臣。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吕諲、李揆、第五锜同拜相。岘位望稍高，军国大事，诸公莫敢言，皆独决于岘，由是諲等衔之。

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潜令官军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忠良被诬构者继有之，须有追呼，诸司莫敢抗。御史台、大理寺重囚在狱，推断未了，牒追就银台，不问轻重，一时释放，莫敢违者。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及岘为相，叩头论辅国专权乱国，上悟，赏岘正直，事并变革。辅国以此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察事等并停，由是深怨岘。

凤翔七马坊押官，先颇为盗，劫掠平人，州县不能制，天兴县令知

捕贼谢夷甫擒获决杀之。其妻进状诉夫冤。辅国先为飞龙使，党其人，为之上诉，诏监察御史孙鍪推之。鍪初直其事。其妻又诉，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三司讯之，三司与鍪同。妻论诉不已，诏令侍御史毛若虚覆之，若虚归罪于夷甫，又言伯阳等有情，不能质定刑狱。伯阳怒，使人召若虚，词气不顺。伯阳欲上言之，若虚先驰谒，告急于肃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虚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帘内。有顷，伯阳至，上问之，伯阳颇言若虚顺旨，附会中人。上怒，叱出之。伯阳贬端州高要尉，权献郴州桂阳尉，凤翔尹严向及李晔皆贬岭下一尉，鍪除名长流播州。岘以数人咸非其罪，所责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虚希旨用刑，不守国法，陛下若信之重轻，是无御史台。"上怒岘言，出岘为蜀州刺史。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岘欲专权耶？何乃云任毛若虚是无御史台也？令贬蜀州刺史，朕自觉用法太宽。"择木对曰："岘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祇益圣德尔。"

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属銮舆幸陕，岘由商山路赴行在。既还京师，拜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传诏命至中书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岘为宰相，令去其榻。奏请常参官各举堪任谏官、宪官者，不限人数。

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岘为三司使，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陛下含弘之义，又失国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乱常，无不凌据，二京全陷，万乘南巡，各顾其生，衣冠荡覆。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皆置极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崔器、吕諲，皆守文之吏，不识大体，殊无变通。廷议数日，方从岘奏，全活甚众。其料敌决事皆此类。竟为中官所挤，罢知政事，为太子詹事，寻迁吏部尚书，知江淮举选，置铨洪州。明年，改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终，时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虢王凤，高祖之第十四子也。凤孙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刚锐果决，颇涉猎书史，好属文。开元中为嗣虢王。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诏狱，巨母扶余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为京兆士曹，推勣之党，以徐征等往来巨家，资给之，由是坐贬义阳郡司马。六载，御史中丞杨慎矜为李林甫、王鉷构陷得罪，其党史敬忠亦伏法。以巨与敬忠相识，坐解官，于南宾郡安

置。又起为夷陵郡太守。及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垍言巨善骑射，有谋略，玄宗追至京师。杨国忠素与巨相识，忌之，谓人曰："如此小兒，岂得令见人主！"经月余日不得见。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刘奉庭宣敕令宰相与巨语，几亭午，方出。国忠颇怠，对奉庭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公不尔乎？"巨曰："不知若个军将能与相公手打贼乎？"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曰："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臣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先领三节度事。有诏贬炅为果毅，以颍川太守来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之。"巨至内乡，趣南阳，贼将毕思琛闻之，解围走。巨趣何履光、赵国珍同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复位。

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为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师、兼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颇有干没，士庶怨讟。后与妃张氏不睦，张氏即皇后从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构之，发其所犯赃贿，贬为遂州刺史。属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众袭节度使李奂于绵州，路经遂州，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为子璋所杀。

子则之，以宗室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嗣曹王皋自荆南来朝，称荐之，贞元二年，自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以从父甥窦申追游无闲亲累，贬昭州司马。

史臣曰：暠孝友清慎，居官有称；齐物贞廉整肃，复节制权谋；国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翘楚。锜之为逆，不累其亲，前人之积德彰矣，当朝之用法明矣。然暠发人阴私，齐物积财兴议，国贞急于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终无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岘之刚正才略，有足可称。初为国忠所憎，终沮朝恩之势。处群邪之内，坚独正之心，是不吐也；活东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几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刚锐果决，亦可嘉焉，终以赃贿贪残，良可痛也。

赞曰：宗室贤良，枝叶茂盛。最尤者谁？岘独守正。

列传第六十三

○苗晋卿裴冕裴遵庆 子向向子寅寅子枢

苗晋卿，上党壶关人。世以儒素称。祖夔，高道不仕，追赠礼部尚书。父殆庶，官至绛州龙门县丞，早卒，以晋卿赠太子少保。

晋卿幼好学，善属文，进士擢第。初授怀州修武县尉，历奉先县尉，坐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迁侍御史，历度支、兵、吏部三员外郎。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二十四年，与吏部郎中孙逖并拜中书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权知吏部选事。晋卿性谦柔，选人有诉讼索好官者，虽至数千言，或声色甚厉者，晋卿必含容之，略无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时天下承平，每年赴选常万余人。李林甫为尚书，专任庙堂，铨事唯委晋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实。天宝二年春，御史中丞张倚男爽参选，晋卿与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选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众知爽不读书，论议纷然。有苏孝愠者，尝为范阳蓟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宠特异，谒见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上怒，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遥为武当郡太守，张倚为淮阳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

天宝三载闰二月，转魏郡太守，充河北采访处置使，居职三年，政化洽闻。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既至壶关，望县门而步。小吏进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轻。”晋卿曰：“《礼》：‘下公门，式路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寻改河东太守、河东采访使，入为尚书、东京留守，征为宪部尚书。属禄山叛逆，杨国忠以晋卿有时望，将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镇东道。”遂出为陕州刺史、陕虢两州防御使。及入对，固辞老病，由是忤旨，改宪部尚书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离道路，多为逆党所胁，自陈希烈、张均已下数十人尽赴洛阳，晋卿潜遁山谷，南投金州。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即日拜为左相，军国大务悉以咨之。既收两京，以功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改为侍中。后以贼寇渐除，屡乞骸骨，优诏许之，罢知政事，为太子太

傅。明年，帝思旧臣，复拜为侍中。

晋卿宽厚廉谨，为政举大纲，不问小过，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为立碑颂德。及秉钧衡，小心畏慎，未尝忤人意。性聪敏，达练事体，百司文簿，经目必晓，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议者比汉之胡广。

玄宗崩，肃宗诏晋卿摄冢宰。上表固辞曰："臣闻古者殷高宗在谅闇之中，百官听于冢宰，更无事迹，但存文字。且一时之事，礼不相沿。今残寇犹虞，日殷万务，皆缘兵马屯守讨袭，善算良谋，立胜擒敌。陛下若行古之道，居丧不言，苍生何依，百事皆废。伏读国家起居注，亦于礼部检见旧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国哀，视事不辍，以为君临天下，难徇常情。今遗诏有处分，皇帝宜三日而听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则无冢宰；遵大行皇帝遗诏，便合听朝。万姓颙颙，不胜大愿。伏惟陛下知理国之重，顺人心之切，以义断恩，从宜无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断在须臾，凡圣不同，岂合受诏。陛下发哀已五日矣，愿准遗诏听政，则四夷万国，无任悲幸。"肃宗时疾弥留，览表殒绝，乃许。

数日，肃宗晏驾，代宗践祚，又诏晋卿摄冢宰。晋卿上表恳辞曰："臣以昔者天子居丧之时，百官听于冢宰者，盖君幼小，御极事殷，情理当然。沿革不一，今古异同，而周武、汉文，合于通变，垂范作则，可举而行。又士或墨缞，时遇金革，岂非衔恤，谓义在断恩。且百善之至，无加于孝也，其有容瘁心绝，指景悼生，此匹夫守节之常情，殊王者嗣续之大计。昨二十日，陛下于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遗顾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则知所略不为害，所存是适权，防威灭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纯至，天地明察。伏以报劬劳之恩，申罔极之思，终身之痛，岂计朝夕！但以一日之内，万务在中，须达宸聪，始成国政。百僚万姓及僧道耆寿等，相顾聚言，以臣老且无能，愚岂测圣，况久无居摄，臣不敢奉诏。特乞陛下遵遗命，三日而政。臣博听众情，不胜恳愿，伏望割痛抑哀，则天下悲幸。"上号泣从之。时晋卿年已衰暮，又患两足，上特许肩舆至中书，入阁不趋，累日一视事。历三朝，皆以谨密见称。

广德初，吐蕃寇长安。晋卿时病卧于私第，蕃闻之，舆入逼胁，晋卿闭口不言，贼不敢害。及上自陕至，册为太保，罢知政事，又诏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辍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员护丧事，缘葬诸物并官给，赙绢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议谥曰"懿献"。初，晋卿东都留守，引用大理评事元载为推官。至是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怀

旧恩，讽有司改谥曰文贞。大历七年，令配享肃宗庙庭。

裴冕，河东人也，为河东冠族。天宝初，以门廕再迁渭南县尉，以吏道闻。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采访使，表为判官。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冕虽无学术，守职通明，果于临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时宰臣李林甫方窃权柄，人咸惧之，鉷宾佐数百，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瘗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累迁员外郎中。

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曰："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銮舆，退居储贰，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言之过也？"冕与杜鸿渐又进曰："殿下藉累圣之资，有天下之表。元贞万国，二十余年，殷忧启圣，正在今日。所从殿下六军将士，皆关辅百姓，日夜思归。大军一散，不可复集，不如因而抚之以从众，臣等敢以死请。"凡劝进五上，乃依。肃宗即位，以定策功，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倚以为政。

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人不愿者，科令就之，其价益贱，事转为弊。肃宗移幸凤翔，罢冕知政事，迁右仆射。两京平，以功封冀国公，食实封五百户。寻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入为右仆射。永泰元年，与裴遵庆等并集贤待制。代宗求旧，拜冕兼御史大夫，充护山陵使。冕以幸臣李辅国权盛，将附之，乃表辅国亲昵术士中书舍人刘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贬施州刺史。数月，移澧州刺史，复征为左仆射。元载秉政。载为新平县尉，王鉷辟在巡内，冕常引之，载颇德冕。会宰臣杜鸿渐卒，载遂举冕代之。冕时已衰瘵，载以其顺己，引为同列。受命之际，蹈舞绝倒，载趋而扶起，代为谢词。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自创巾子，其状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为"仆射样"。初代鸿渐，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利若此。拜职未盈月，卒，大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辍朝三日，赠太尉，赙制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庆，绛州闻喜人也。代袭冠冕，为河东著族。遵庆志气深厚，机鉴敏达，自幼强学，博涉载籍，谨身晦迹，不干当世之务。以门廕累授潞府司法参军，时年已老，未为人所知。随调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断刑狱，举正纲条，理行始著。迁司门员外、吏部员外郎，专判南曹。天宝中，海内无事，九流辐辏会府，每岁吏部选人，动盈万数。遵庆敏识强记，精核文簿，详而不滞，时称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天宝末，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遵庆亦出为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恭俭克己，迟重谨密，颇有时望。上元中，萧华辅政，素知遵庆，每奏见，累称之，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广德初，仆固怀恩阻兵汾上，指中官为词，上以遵庆忠纯，特遣往汾州宣慰怀恩。遵庆既见怀恩，具陈朝旨，怀恩引过听命，将随遵庆朝谒，为副将范志诚以邪说惑之，怀恩遂以惧死为词。会蕃寇陷京师，乘舆幸陕，遵庆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舆还京，以遵庆为太子少傅。永泰元年，与裴冕等并于集贤院待制，罢知政事。寻改吏部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时选人天兴县尉陈琯于铨庭言词不逊，凌突无礼，代宗诏付遵庆于省门鞭三十，贬为吉州员外司户参军。遵庆敦守儒行，老而弥谨。尝为风狂族侄挝登闻鼓告以不顺，上知遵度，不省，其见信如此。大历十年十月薨于位，年九十余。

遵庆初登省郎，尝著《王政记》，述今古礼体，识者览之，知有公辅之量。

子向，字傃仁，少以门廕历官至太子司议郎。建中初，李纾为同州刺史，奏向为从事。硃泚反，李怀光又叛河中，使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纾来奔奉天，向领州务。贵先因胁县尉林宝役徒板筑，不及期，将斩之，吏人百姓奔窜。向即诣贵先军垒，以逆顺之理责之，贵先感悟，遂来降，故同州不陷。向由是知名。累为京兆府户曹，转栎阳、渭南县令，奏课皆第一，朝廷亟闻其理行，擢为户部员外郎。

德宗季年，天下方镇副亻卒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遂就而授之节制。向已选为太原少尹，德宗召见喻旨，寻用为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转郑州。又复为太原少尹，兼河东节度副使。改晋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迁虢州刺史。入为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入为大理寺卿，出迁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三岁，拜左散骑常侍，自常侍复为大理。

向本以名相子，以学行自饬，谨守其门风。历官仁智推爱，利及于

人。至是，以年过致政，朝廷优异，乃以吏部尚书致仕于新昌里第。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挈而随之。有孤茕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给，至今称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赠太子少保。

子寅，登进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

子枢，字纪圣，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宰相杜审权出镇河中，辟为从事，得秘书省校书郎，再迁蓝田尉。直弘文馆。大学士王铎深知之，铎罢相失职，枢亦久之不调。从僖宗幸蜀，中丞李焕奏为殿中侍御史，迁起居郎。中和初，王铎复见用，以旧恩徙为郑滑掌书记、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入朝历兵、吏二员外郎。龙纪初，擢拜给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纬尤深奖遇。大顺中，纬以用兵无功贬官，枢坐累为右庶子，寻出为歙州刺史。乾宁初，入为右散骑常侍，从昭宗幸华州，为汴州宣谕使。

初，枢自歙州罢郡归朝，路经大梁，时硃全忠兵威已振，枢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枢传诏，全忠皆禀朝旨，献奉相继，昭宗甚悦，迁兵部侍郎。时崔胤专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结，改枢吏部侍郎。未几，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华州，崔胤贬官，枢亦为工部尚书。天子自岐下还宫，以枢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为广南节度使。制出，硃全忠保荐之，言枢有经世才，不可弃之岭表，寻复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累兼吏部尚书，判度支。崔胤诛，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从昭宗迁洛阳，驻跸陕州，进右仆射、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尝奏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诸相议，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恐非元帅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闻枢言，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切齿含怒。柳璨闻全忠言，寻希旨罢枢相位，和陵祔享，拜尚书左仆射。五月，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寻再贬泷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杀之于白马驿，投尸于河，时年六十五。

史臣曰：晋卿谨身莅事，足为纯臣，避寇全忠，固彰大节。然博达精审，岂不知宽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顺胥吏之意，悦附张倚，欺罔时君。生为重臣，谄林甫之势也；殁改美谥，引元载之恩焉。或言晋卿不为巧宦者，诚不信也。冕力赞中兴，名居大位，奉公抱义，可以致

身；卖官度僧，是何为政？及其老也，贪冒尤深。遵庆学术贞明，为国忠所出；恭俭谨密，遇萧华素知。位重行纯，老而弥笃，彼二公固有惭德。向克荷堂构，不坠门风。枢因盗而振，盗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远刑，盖虑此也。

赞曰：奥矣晋卿，贪哉裴冕。遵庆父子，及之者鲜。

列传第六十四

○鲁炅裴□来瑱周智光

鲁炅，范阳人也。身长七尺余，涉猎书史。天宝六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使至陇右，翰尝设宴，真卿谓翰曰：“中丞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得无人乎？”炅时立在阶下，翰指炅曰：“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后以陇右破吐蕃跳荡功，累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员，赐紫金鱼袋。

禄山之乱，选任将帅。十五载正月，拜炅上洛太守，未行，迁南阳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御使。寻兼御史大夫，充南阳节度使，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滍水之南，筑栅，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贼将武令珣、毕思琛等来击之，众欲出战，炅不许。贼于营西顺风烧烟，营内坐立不得，横门扇及木争出，贼矢集如雨，炅与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余众尽没。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襄阳太守徐浩未至，裨将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炅收合残卒，保南阳郡，为贼所围。寻而潼关失守，贼使哥舒翰招之，不从。又使伪将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颍川太守来瑱、襄阳太守魏仲犀合势救之。犀使弟孟驯为将，领兵至明府桥，望贼而走，众遂大败。炅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鼠一头至四百文，饿死者相枕藉。肃宗使中官将军曹日昇来宣慰，路绝不得入。日昇请单骑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贼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颜真卿适自河北次于襄阳，谓仲犀曰：“曹使既果决，不顾万死之地，何得沮之！纵为贼所获，是亡一使者；敬得入城，则万人之心固矣。公何爱焉？”中官冯廷环曰：“将军必能入，我请以两骑助之。”日昇又自有傔骑数人，仲犀又以数骑共十人同行。贼徒望见，知其骁锐，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炅众初以为望绝，忽有使来宣命，皆踊跃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阳取粮，贼虽追之，不敢击，遂以一千人取音声路运粮而入，贼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数月。

炅在围中一年，救兵不至，昼夜苦战，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众持满传矢突围而出南阳，投襄阳。田承嗣来追，苦战二日，杀贼甚众。贼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阳节度使。时贼志欲南侵江、汉，赖炅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师

收两京，承嗣、令珣等奔于河北。南阳遭大乱之后，距邓州二百里，人烟断绝，遗骸委积于墙堑间。

十二月，策勋行赏。诏曰：“特进、太仆卿、南阳郡守、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节度事、上柱国、金乡县公鲁炅，蕴是韬略，副兹节制，竭节保邦，悉心陷敌。表之旗帜，分以土田。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乾元元年，兼郑州刺史，充郑、陈、颍、亳等州节度使。上元二年，为淮西襄阳节度使、邓州刺史。十月，与朔方节度使司徒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节度同围安庆绪于相州。炅领淮西、襄阳节度行营步卒万人、马军三百，以李抱玉为兵马使，炅分界知东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贼将史思明自范阳来救，战于安阳河北，王师不利，炅中流矢奔退。时诸节度以回纥战败，因而退散，尽弃军粮器械，所过虏掠，炅兵士剽夺尤甚，人因惊怨。五日，至新郑县，闻郭子仪已整众屯谷水，李光弼还太原，炅忧惧，仰药而卒。

裴□，以门廕入仕，累迁京兆府司录参军。来瑱镇陕州，引为判官；瑱移襄州，又为瑱行军司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败，逗留不行，□密表闻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恶之，密诏以□代瑱为襄州刺史，充防御使。□本镇谷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阳。时瑱亦奉诏依旧任，瑱遂设具于江津以俟之。□初声言假道入朝，及见瑱，即云奉代，且欲视事。瑱报曰：“瑱已奉恩命复任此。”□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军，因与瑱兵交战，□大败，士卒死伤殆尽。□走还谷城旧营，瑱追擒之。朝旨务安汉南，乃归咎于□。宝应元年七月，敕曰：“前襄州刺史裴□，性本顽疏，行惟狂悖。顷因试用，爰委军戎，守在要冲，无闻方略。所以申命来瑱，重抚汉南，即宜奔赴阙廷，谢其旷职。而乃顾惜名位，轻图异端，诬构忠良，妄兴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无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转输之物，军国所资，擅为费用，其数甚广。据其抵犯，合置严诛。但自朕登极已来，屡施恩宥，肆诸朝市，所未忍为。宜宽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谪，宜除名，长流费州。”

□器局轻褊，初兴师徒，给用无节。及败挠，迟回赴召，将至京师，会有是命。既行，至蓝田驿，赐自尽。

来瑱，邠州永寿人也。父曜，起于卒伍。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后为右领军大将

军、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宝应元年，以子贵，赠太子太保。

瑱少尚名节，慷慨有大志，颇涉书传。天宝初，四镇从职。十一载，为左赞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军司马。玄宗诏朝臣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各一人。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之略，临事能断，堪当御悔之任。丁母忧，以孝闻。

安禄山反，张垍复荐之，起复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颍川太守。贼攻之。城中积粟素多，瑱缮修有备。贼继至城下，瑱亲射之，无不应弦而毙。贼使降将毕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将，城下拜泣吊瑱，瑱不应。前后杀贼颇众，咸呼瑱为“来嚼铁”。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摄御史中丞、本郡防御使及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鲁炅败于叶县，退守南阳，乃以瑱为南阳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东道节度防御处置等使以代炅。寻以嗣虢王巨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因奏炅守南阳，诏各复本位。贼攻围南阳累月，瑱分兵与襄阳节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驯将兵至明府桥，望风败走，贼追蹙，大败而还。兵素少，遇败，人情恟惧，瑱绥抚训练，贼不能侵。诏为淮南西道节度使。收复两京，与鲁炅同制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颍国公，食实封二百户，余如故。

乾元元年，召为殿中监。二年，初除凉州刺史、河南节度经略副大使。未行，属相州官军为史思明所败，东京震骇。元帅司徒郭子仪镇谷水，乃以瑱为陕州刺史，充陕、虢等州节度，并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军将张维瑾、曹玠率众谋乱，杀刺史史翎。以瑱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

上元三年，肃宗召瑱入京。瑱乐襄州，将士亦慕瑱之政，因讽将吏、州牧、县宰上表请留之，身赴诏命，行及邓州，复诏归镇。肃宗闻其计而恶之。后吕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惧其得士心，以瑱为邓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襄、邓、唐、复、郢、随等六州节度，余并如故。俄而淮西节度王仲昇与贼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初，仲昇被围累月，吕諲病于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构己，遂顾望不救。及师出，仲昇已没。裴□频表陈瑱之状，谋夺其位，称“瑱善谋而勇，崛强难制，宜早除之，可一战而擒也。”肃宗然之，遂以瑱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光、沔节度观察，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观察使，外示尊崇，实夺其权也。加裴□兼御史中丞、襄邓等七州防御使以代之。

瑱惧不自安，上表称“淮西无粮馈军，臣去秋种得麦，请待收麦毕赴上”，复讽属吏请留之。裴□于商州召募，以窥去就。

宝应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复授瑱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等使，官如故，潜令裴□图之。其月十九日，裴□率众浮汉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谋于帐下，副使薛南阳曰：“尚书奉诏留镇，裴□以兵代，是无名也。且□之智勇，非尚书敌也，众心归尚书，不归于□。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烧城市，我众必惧而乱，彼乘乱而击，则可忧也。若及明而至，尚书破之必矣。”翌日平明，□督军士五千列于谷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阵，呼□将士告之曰：“尔何事来？”曰：“尚书不受命，谨奉中丞伐罪人。若尚书受替，谨当释兵。”瑱曰：“恩制复除瑱此州。”及取告身敕书以示，□军皆曰：“伪也。承命讨君，岂千里空归，富贵在于今日。”遂争射之。瑱奔归旗下，薛南阳曰：“事急矣，请以三百骑为奇兵，尚书勿与之战。”两军相见，遂以麾下旁万山而出其背，表里夹击，□军大败，投水而死，杀获殆尽。□及弟荐脱身北走，妻子并为瑱所擒，瑱甚厚抚之。因抗表谢罪。擒□于申口，送至京师，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故驿。

八月，瑱入朝谢罪，代宗特宠异之，迁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代左仆射裴冕充山陵使。时中官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居中用事，发瑱言涉不顺，王仲昇贼平来归，证瑱与贼合，故令仲昇陷贼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诏曰：

《春秋》之义，贵在于必书；君臣之间，法存于无赦。沮劝式遵于前典，进退莫匪于至公，恶稔既彰，明罚难贷。开府仪同三司、行兵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颍国公来瑱，谬当任用，素乏器能，亟历班荣，累经节制。莅职蔑闻于成绩，登朝虚美于崇名。顷者分阃颁条，久淹江、汉。或频征不至，或移镇迟留，实乖堂陛之仪，爰及干戈之忿。朕以旧臣宿将，道在含弘，会其来庭，用甄后效。超登宰辅，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山陵先远，事委近臣，谋谟素阙于大猷，卜祝颇闻于私议。实亏周慎，且间枢言，何以辅弼鼎司，仪刑簪绂？据其所犯，合置殊科。以尝侍轩闼，用存宽免之辜；缅范旧章，兼膺黜削之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

宝应二年正月，贬播州县尉员外置。翌日，赐死于鄠县，籍没其家。瑱之被刑也，门客四散，掩于坎中。校书郎殷亮后至，独哭于尸侧，货所乘驴以备棺衾，夜诣县令长孙演以情告之，演义而从之。亮夜葬而祭，走归京师。代宗既悟元振之诬构，积其过而配流溱州。

先是，瑱行军司马庞充统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闻瑱死，将士鱼目等回兵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御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阳与右兵马使梁崇义不叶相图，为崇义所杀。朝廷授崇义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义瑱立祠，四时拜飨，不居瑱□及正堂视事，于东厢下构一小室而寝止，抗疏哀请收葬，优诏许之。广德元年，追复官爵。

周智光，本以骑射从军，常有戎捷，自行间登偏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镇陕州，与之昵狎。朝恩以扈从功，恩渥崇厚，奏请多允，屡于上前赏拔智光，累迁华州刺史、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永泰元年，吐蕃、回纥、党项蔷、浑、奴束刂十余万众寇奉天、醴泉等县，智光邀战，破于澄城，收驼马军资万计，因逐贼至鄜州。智光与杜冕不协，遂杀鄜州刺史张麟，坑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惧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优容，俾杜冕使梁州，实避仇也。

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专杀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孙庞充。充方居缞绖，潜行，智光追而斩之。又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石，据州反。智光自鄜坊专杀，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结其心。初，与陕州节度使皇甫温不协，监军张志斌自陕入奏，智光馆给礼慢，志斌责其不肃。智光大怒曰："仆固怀恩岂有反状！皆由尔鼠辈作福作威，惧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为尔作之。"因叱下斩之，脔其肉以饲从者。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店，横死者众。优诏以智光为尚书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诏慢骂曰："智光有数子，皆弯弓二百斤，有万人敌，堪出将入相。只如挟天子令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历数大臣之过。元仙股怵，智光增绢百匹遣之。于州郭置生祠，俾将吏百姓祈祷。

大历二年正月，密诏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率兵讨智光，许以便宜从事。时同、华路绝，上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付子仪，纵裂帛写诏置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达焉。子仪奉诏将出师，华州将士相顾携贰。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仪。贬智光为澧州刺史，散官勋封如故。乃听将一百人随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将士官吏，一无所问。乃以兵部侍郎张仲光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使；又以大理卿敬括为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长春宫等使。是日，智光为帐下将斩首，并子元耀、元干等二人来献。丁卯，枭智光首于皇城

之南街，二子腰斩以示众。判官监察御史邵贲、都虞候蒋罗汉并伏诛，余党各以亲疏准法定罪。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太庙、七陵。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观，次潼关，闻智光阻兵，驻所部将往御之。及智光死，忠臣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

史臣曰：尝读《李陵传》，战败不能死，屈节降虏庭，君不得为忠臣，母不得为孝子，每长叹久之。炅收滍水败众，守南阳孤城，每蹈危机，竟效死节，料敌虽非其良将，事君不失为忠臣。□浮躁无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军政，得士心，庶几干城御侮者哉！始固名位，为裴□巧言；终归朝廷，遭元振诬构。赐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旧将立祠，门吏偷葬，出将入相，一至于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与论。

赞曰：鲁炅竭节，来瑱枉死。裴□凶人，智光逆子。

列传第六十五

○崔器赵国珍崔瓘敬括韦元甫魏少游卫伯玉李承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礼，状貌丰硕，饮酒过斗。贞观中，拜驸马都尉，尚神尧馆陶公主。父肃然，平阴丞。

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举明经，历官清谨。天宝六载，为万年尉，逾月拜监察御史。中丞宋浑为东畿采访使，引器为判官；浑坐赃流贬岭南，器亦随贬。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录，转都官员外郎，出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于贼，仍守奉先。居无何，属贼党同罗叛贼，长安守将安守忠、张通儒并亡匿。又渭上义兵起，一朝聚徒数万，器惧，所受贼文牒符敕，一时焚之，榜召义师，欲应渭上军。及渭上军破，贼将崔乾祐先镇蒲、同，使麾下骑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灵武。

器素与吕諲善，諲引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从肃宗至凤翔，加礼仪使。克复二京，为三司使。器草仪注，驾入城，令陷贼官立于含元殿前，露头跣足，抚膺顿首请罪，以刀杖环卫，令扈从群官宰臣已下视之。及收东京，令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如西京之仪。器性阴刻乐祸，残忍寡恩，希旨奏陷贼官准律并合处死。肃宗将从其议。三司使、梁国公李岘执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陈希烈、达奚珣斩于独柳树下。后萧华自相州贼中仕贼官归阙，奏云："贼中仕官等重为安庆绪所驱，胁至相州，初闻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已下，皆相顾曰：'我等国家见待如此，悔恨何及。'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复摇。"肃宗曰："朕几为崔器所误。"

吕諲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肿，月余疾亟，瞑目则见达奚珣，叩头曰："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器答曰："达奚大尹尝诉冤于我，我不之许。"如是三日而器卒。

赵国珍，牂柯之苗裔也。天宝中，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时南蛮阁罗凤叛，宰臣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代宗践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书。大历三年九月，以疾终，赠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闻，莅职清谨。累迁至澧州刺史，下车削

去烦苛，以安人为务。居二年，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有司以闻，优诏特加五阶，至银青光禄大夫，以甄能政。迁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瓘到官，政在简肃，恭守礼法。将吏自经时艰，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历五年四月，会月给粮储，兵马使臧玠与判官达奚觏忿争，觏曰："今幸无事。"玠曰："有事何逃？"厉色而去。是夜，玠遂构乱，犯州城，以杀达奚觏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闻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河东人也。少以文词称。乡举进士，又应制登科，再迁右拾遗、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为果州刺史。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简淡，在职不务求名，因循而已。大历初，叛臣周智光伏诛，诏选循良为近辅，以括为同州刺史。岁余，入为御史大夫。迟重推诚于下，未尝以私害公，士颇称焉；而从容养望，不举纲纪，士亦以此少之。大历六年三月卒。

韦元甫，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术知名。本道采访使韦涉深器之，奏充支使，与同幕判官员锡齐名。元甫精于简牍，锡详于讯覆，涉推诚待之，时谓"员推韦状。"元甫有器局，所莅有声，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大历初，宰臣杜鸿渐首荐之，征为尚书右丞。会淮南节度使缺，鸿渐又荐堪当重寄，遂授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在扬州三年，政尚不扰，事亦粗理。大历六年八月，以疾卒于位。

魏少游，钜鹿人也。早以吏干知名，历职至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肃宗幸灵武，杜鸿渐等奉迎，留少游知留后，备宫室扫除之事。少游以肃宗远离宫阙，初至边藩，故丰供具以悦之。将至灵武，少游整骑卒千余，干戈耀日，于灵武南界鸣沙县奉迎，备威仪振旅而入。肃宗至灵武，殿宇御幄，皆象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肃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为！"命有司稍去之。累迁卫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议率朝臣马以助军，少游与汉中郡王瑀沮其议，上知之，贬渠州长史。后为京兆尹，请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员三品已上、诸王、驸马中期周已上亲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县丞簿尉，敕从之。迁刑部侍郎。

大历二年四月，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赵国公。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小胥，事刘希暹，恃鱼朝恩之势，恣行凶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诛，元载当权，纳明观奸谋，容之，特令江西效力。明观未出城，百姓万众聚于城

外，皆怀砖石候之，期投击以快意。载闻之，特令所由吏拥百姓入城内，由是获免。在洪州二年，少游为观察使，承元载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到州，即日杖杀，识者以是减魏之名，多路之政。大历六年三月己未卒于官，赠太师。

少游居职，缘饰成务，有规检，善任人，果于集事。前后四领京尹，虽无鹤赫之名，而龊龊廉谨，有足称者。

卫伯玉，有膂力，幼习艺。天宝中杖剑之安西，以边功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兴师靖难，伯玉激愤，思立功名，自安西归长安。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乾元二年十月，逆贼史思明遣伪将李归仁铁骑三千来犯，伯玉以数百骑于疆子坂击破之，积尸满野，虏马六百匹，归仁与其党东走。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献俘百余人至阙下，诏解缚而赦之，迁伯玉神策军节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领众西下图长安，史朝义率其党夜袭陕州。伯玉以兵逆击，大破贼于永宁。贼退，进位特进，封河东郡公。

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封城阳郡王。大历初，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时议丑之。大历十一年二月入觐，以疾卒于京师。

李承，赵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远之孙，国子司业畲之第二子也。承幼孤，晔鞠养之。既长，事兄以孝闻。举明经高第，累至大理评事，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数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监察御史。淮南节度使崔圆请留充判官，累迁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圆卒，历抚州、江州二刺史，课绩连最。迁检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寻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时梁崇义纵恣倨慢，朝廷将加讨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数崇义过恶，请率先诛讨。上悦之，每对朝臣多称希烈忠诚。承自黜陟回，因奏之曰：“希烈将兵讨伐，必有微勋，但恐立功之后，纵恣跋扈，不禀朝宪，必劳王师问罪。”上初未之信。无几，希烈既平崇义，果有不顺之迹，上思承言，故骤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晋绛都防御观察使。九月，转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盐铁等使。希烈既破崇义，拥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虑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请单骑径行。既至，希烈

处承于外馆，迫胁万态，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虏阖境所有而去，襄、汉为之空。承治之一年，颇得完复。

初，希烈虽归蔡州，留将校等于襄州守当时所掠得财帛什物等，后使襄、汉，往来不绝。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谋杀希烈，以众归朝，多承首建谋也。累赐密诏褒美之。承寻改检校工部尚书，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于位，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承少有雅望，至其从官，颇以贞廉才术见称于时。

史臣曰：自古酷吏滥刑，幸免者多矣，苟无强魂为祟，沮议者惑焉。器深文乐祸，居官令终，非达奚诉冤，无以显其阴责矣。国珍守黔溪，瓘修礼法，括推诚驭下，元甫为政宽简，少游规检集事，皆可称者。伯玉破敌立功，足为猛士，丁忧冒宠，终是武夫。承忠悫谋议，勤劳尽瘁，方之者鲜矣。

赞曰：崔器深文，达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为最。

列传第六十六

○肃宗代宗诸子 肃宗十三子代宗二十子

越王亻系承天皇帝倓卫王佖彭王仅兖王僩泾王侹郓王荣襄王僫杞王倕召王偲恭懿太子侣定王侗淮阳王僖昭靖太子邈均王遐睦王述丹王逾恩王连韩王迥简王遘益王乃 隋王迅荆王选蜀王溯忻王造韶王暹嘉王运端王遇循王遹恭王通原王逵雅王逸

肃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孙氏生越王亻系，张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卫王佖，陈婕妤生彭王仅，韦妃生兖王僩，张美人生泾王侹，裴昭仪生襄王僫，段婕妤生杞王倕，崔妃生召王偲，张皇后生恭懿太子侣、定王侗，宫人生郓王荣、宋王僖。

越王亻系，本名儋，肃宗第二子也。天宝中，封南阳郡王，授特进。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赵王。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之兵溃于河北，史思明僭号于相州，王师未集，朝廷震骇。诏以李光弼握兵关东以代子仪。光弼请以亲贤统师，七月，诏曰：

握兵之要，古先为重；命帅之道，心膂攸凭。是知靖难夷凶，必资于金革；总戎授律，实仗于亲贤。盖将底宁邦家，保息黎献者矣。朕以薄德，缵承鸿绪，往属元凶暴乱，中夏不宁。上凭宗社之灵，下藉熊罴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顷以河朔残妖，尚稽天讨，蛇豕窃依于城堡，涂炭久被于齐氓，朕为人父母，宁忘闵念。虽好生息战，每冀其归降；而余孽昧恩，靡闻于悔祸。所以轩后亲征于獯鬻，周文致役于昆夷，古之用兵，盖非获已。赵王亻系幼禀异操，夙怀韬略，负东平之文学，蕴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爱敬以立身；志尚权谋，有经通之远智。知子者父，方有属于维城；择能而授，俾克申于戎律。且凶徒啸聚，颇历岁时，恶既贯盈，理当扑灭。君亲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龙豹之韬，永清枭獍之类。可充天下兵马元帅，仍令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光弼副知节度行营事。应缘军司署置，所司准式。

九月，史思明陷洛阳，光弼以副元帅董兵守河阳，王不出京师。十月，下诏车驾亲征，谏官论奏乃止；王请行，不许。三年四月，改封越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弥留。皇后张氏与中官李辅国有隙，因皇太子监国，谋诛辅国，使人以肃宗命召太子入宫。皇后谓太子曰：“贼臣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顷矫制命，逼徙圣皇。今圣体

弥留，心怀怏怏，常忌吾与汝。又闻射生内侍程元振结托黄门，将图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太子泣而对曰：“此二人是陛下勋旧内臣，今圣躬不康，重以此事惊挠圣虑，情所难任。若决行此命，当出外徐图之。”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乃召亻系谓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复以除辅国谋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亻系曰：“能。”后令内谒者监段恆俊与越王谋，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元振握兵于凌霄门候之，太子既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此事。圣恙危笃，吾岂惧死不赴召乎？”元振曰：“为社稷计，行则祸及矣。”遂以兵护太子匿于飞龙厩。丙寅夜，元振、辅国勒兵于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谋内侍硃光辉、段恆俊等百余人。禁系幽皇后于别殿，侍者十数人随之。是日，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

亻系子：建、逌、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逌封兴道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逾封齐国公，光禄卿同正员。

承天皇帝倓，肃宗第三子也。天宝中，封建宁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员。英毅有才略，善射。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谕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违离左右，俟吾见上奏闻。”倓于行宫谓太子曰：“逆胡犯顺，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夫有国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从至尊入蜀，则散关已东，非皇家所有，何以维属人情？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广平王亦赞成之，于是令李辅国奏闻。玄宗欣然听纳，乃分从官、士卒以遣之。时败卒胆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倓自选骁骑数百卫从，每苍黄颠沛之际，血战在前。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倓涕泗不自胜，上尤怜之，军士属目归于倓。至灵武，太子即帝位。广平既为元子，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侍臣曰：“广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广平地当储贰，何假更为元帅？”左右曰：“广平今未册立，艰难时人尤属望于元帅。况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之元帅，抚军也，广平为宜。”遂以广平为元帅，倓典亲军，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

时张良娣有宠，倓性忠謇，因侍上屡言良娣颇自恣，辅国连结内外，欲倾动皇嗣。自是，日为良娣、辅国所构，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畜异志。”肃宗怒，赐倓死。既而省悟，悔之。

明年冬，广平王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泌与上有东宫之旧，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之所间，欲图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计，割爱而为之所也。"泌对曰："尔时臣在河西，岂不知其故。广平兄弟，天伦笃睦，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无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

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宁之冤，追赠齐王。大历三年五月，诏曰："故齐王亻炎，承天祚之庆，保鸿名之光。降志尊贤，高才好学，艺文博洽，智略宏通。断必知来，谋皆先事，识无不达，理至逾精。乃者寇盗横流，銮舆南幸。先圣以宸扆之恋，将侍君亲；惟王以宗庙之重，誓宁家国。克协朕志，载符天时，立辨群议之非，同献五原之计。中兴之盛，实藉奇功。景命不融，早从厚穸，天伦之爱，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东海，顷加表饰，未极哀荣。夫以参旧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业，而存未峻其等，殁未尊其称，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缵膺大宝，不及让王之礼，莫申太弟之嗣，所怀靡殚，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宠锡攸宜。敬用追谥曰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谥曰恭顺皇后。有司准式，择日册命，改葬于顺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焉。"

卫王佖，肃宗第四子。天宝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监同正员。早薨。宝应元年五月，追赠卫王。

彭王仅，肃宗第五子。天宝中，封新城郡王，授鸿胪卿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关东用兵，人情震惧，群臣请以亲王遥统兵柄。三年四月诏曰：

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内封子弟，外建藩维。故周称百代，抑闻麟趾之美；汉命六官，亦树犬牙之制。历考前载，率由旧章。朕以薄德，缵承鸿绪，属豺狼未殄，金革犹虞。赖文武荩臣，协心同德，庶克

清于玄昆，期永保于皇图。且授钺分符，义已先于用武；又维城作翰，道方弘于建亲。咨尔分阃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仅等，银潢毓庆，璿萼分辉，忠孝禀于天成，文武称其备用。今三秦之地，万国来庭，诚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胜，是资固本，委以临戎。彭王仅可充河西节度大使，兖王僩可充北庭节度大使，泾王侹可充陇右节度大使，杞王倕可充陕西节度大使，兴王侶可充凤翔节度大使。

仅，是岁薨。子镇，授太仆卿同正员，封常山郡王。

兖王僩，肃宗第六子。母韦妃，刑部尚书坚之妹。肃宗在东宫，选为太子妃，生僩及永和公主。坚后为李林甫诬构被诛，太子惧，奏请与妃离异，于别宫安置，僩，天宝中封颍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员。至德二年十二月，进封兖王。乾元三年，领北庭节度大使。宝应元年薨。

泾王侹，肃宗第七子。天宝中，封东阳郡王，授光禄卿同正员。至德二载十二月，进封泾王。乾元三年，领陇右节度大使。兴元元年薨。

郓王荣，肃宗第八子。天宝中，封灵昌郡王。早世。宝应元年五月，追赠郓王。

襄王黄，肃宗第九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襄王。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倕，肃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贞元六年六月赠为昭仪。倕，至德二载封，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肃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载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侶，肃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载封兴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侶，皇后张氏所生，上尤钟受。后屡危太子，欲以兴王为储贰，会薨而止。七月丁亥，诏曰：

厚礼所以饰终，易名所以表行。况情钟天属，宠及褒封，载畴加等之美，式备元储之赠，永怀轸念，有恻彝章。第十二子故兴王侶，毓庆璿源，分华若木，天资纯孝，神假聪明。河间聚书，幼闻乐善之旨；延陵听乐，早得知音之妙。顷以暂婴沉瘵，殆积旬时，而资敬益彰，颖晤逾爽。爱亲之恋，言不间于斯须；告诀之辞，事先符于梦寐。顾惟至性，实切深哀。将胙土析珪，载崇藩翰，闻《诗》对《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岂期天丧。瑶英始茂，遽摧于当春；隙驷俄迁，忽沉于

厚夜。兴言痛悼，闵惜良深。宜贲宠于青宫，俾哀荣于玄穸。可赠太子，谥曰恭懿。应缘丧葬，所司准式，仍令京兆尹刘晏充监护使。

诏宰臣李揆持节册命。十一月，葬于高阳原。其哀册曰：

维上元元年，太岁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节凤翔等四州节度观察大使兴王侣，薨于中京内邸，殡于寝之西阶。粤八月丁亥，册赠皇太子，庙号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诏葬于长安之高阳原，礼也。燕隧开封，龙辒进辙，陈祖载而就位，俨涂刍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闷景，悯璿萼之罹霜，瞻龙綍而增思，怀雁池而永伤。考谥惟古，褒崇有式。爰诏史司，恭宣懿德。其辞曰：

惟天祚唐，累叶重光，中兴宸景，再纽乾纲。本枝建国，磐石疏疆，克开龙胤，实曰贤王。骊源孕彩，日干腾芳，深仁广孝，蕴艺含章。秀发童年，惠彰龀齿，蹈礼知方，承尊叶旨。对日流辩，占凤擅美，鲁、卫后尘，间、平绝轨。胡孽初构，王师未班，爰从襁褓，载历险艰。爱备中掖，名崇懿簿，居常禀训，动不违颜。礼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坛受帅。玉质金声，文经武纬，乐善为宝，崇儒是贵。浚哲外朗，温文内深，阅书成诵，观乐表音。《五经》在口，六律谐心，才优艺洽，绝古超今。蛇豕犹梗，寰区未乂。涤虑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荤血，心依定惠。庶福邦家，俾清凶秽。雾露婴疾，聪明害神，沉□彖始遘，弥旷盈旬。止虑无扰，发言有伦，在膏方亟，问膳逾勤。云物告征，星辰变象，楚药无救，秦医莫仗。灵仪窅而上宾，徽音邈其长往。违旧邸于青社，即幽陵于黄壤。呜呼哀哉！魂气夺兮去何之，精灵存兮孝有思。念君亲之永隔，托梦寐而来辞。延桂宫而震悼，贯椒壶而缠悲。旌遗芳于碣馆，贲新命于储闱。呜呼哀哉！先远戒候，占龟献吉。指鹑野而西临，背凤城而右出。天惨惨而苦雾，山苍苍而曀日。望驰道而长辞，赴幽涂而永毕。呜呼哀哉！生为宠王兮宸爱所钟，殁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于洞府，阅银桀于泉宫。金石谁固，人生有终，简册攸记兮德音无穷。敢直词于篆美，庶永代而成风。呜呼哀哉！

侣薨时年八岁。既薨之夕，肃宗、张后俱梦侣有如平昔，拜辞流涕而去。帝方寝疾，追念过深，故特以储闱之赠宠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肃宗第十三子。亦张后所生，侣之母弟。至德二载，封定王。宝应初薨，时年甚幼。

宋王僖，肃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阳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独孤皇后生韩王迥；余十七王，旧史不载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宝应元年，封郑王。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王好读书，以儒行闻。大历九年薨，废朝三日，由是罢元帅之职。上惜其才早夭，册赠昭靖太子，葬于万年县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历九年冬，田承嗣谋乱河朔，时郑王居长，典兵师，不幸薨落，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议请封亲王，分领戎师，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诏曰：

虞、夏之制，诸子疏封；汉、魏以还，十连授律。是用锡珪班瑞，盘石开疆，信通邑之纪纲，为中都之屏翰。然则旌钺之寄，推择攸难，因亲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连、第七子迥、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运、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遒、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逵、第二十子逸等，并敏茂纯懿，禀于衷诚，温良孝恭，形于进对，动皆合义，居必有常。可以理众靖人，抚封宣化，而总列城之赋，缮分阃之谋，克勤公家，允辅王室。今则均茅社之宠，盛槐庭之仪，授钺登车，嗣兹朝典，维城之固，尔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岭南节度支度营田、五府经略观察处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节度大使；连可封恩王；韩王迥可汴、宋等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运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遒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并可封开府仪同三司。

是时，皇子胜衣者尽加王爵，不出阁。德宗朝，述为诸王之长。时分命中使周行天下，求访沈太后，诏以睦王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书乔琳副之。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历十年，封郴王，领渭北鄜坊节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连，代宗第六子。大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韩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宠，既生而受封，虽冲幼，恩在郑王之

亚。宝应元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时年四十七。

简王遘，代宗第八子。大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简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乃，代宗第九子。大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历十年封，兴元元年薨。

荆王选，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赠开府仪同三司。

蜀王溯，代宗第十二子。大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历十年封，仍领昭义军节度观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第十四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二年薨。

嘉王运，代宗第十五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第十六子。大历十年封，贞元七年薨。

循王遹，代宗第十七子。大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历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历十年封，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艳妻破国，孽子败宗。前代英杰之君，率不免于斯累者，何也？良以爱恶不由于义断，毁誉遽逐于情移。虽申生孝己之仁，卒不能回君父之爱，悲哉！孝宣皇帝当屯剥之运，收忠义之心，忍行爱子之刑，终宥奸阉之罪，大雅君子，为之痛心。张后卒以凶终，固其宜矣。

赞曰：床簧之爱，人情易惑。以义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韵谐金石。褒谥建宁，良堪太息。

列传第六十七

○严武郭英乂崔宁 弟宽从孙蠡蠡子荛从孙黯严震严砺

严武，中书侍郎挺之子也。神气隽爽，敏于闻见。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弱冠以门廕策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迁侍御史。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以武为桥道使。无何，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为方面，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广德二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十月，取盐川城，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终，时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陇右节度使、左羽林军将军知运之季子也。少以父业，习知武艺，策名河、陇间，以军功累迁诸卫员外将军。至德初，肃宗兴师朔野，英乂以将门子特见任用，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征还阙下，掌禁兵。迁羽林军大将军，加特进。以家艰去职。

朝廷方讨史思明，选任将帅，乃起英乂为陕州刺史，充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寻加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代宗即位，加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雍王自陕统诸军讨贼洛阳，留英乂在陕为后殿。东都平，以英乂权为东都留守。既至东都，不能禁暴，纵麾下兵与朔方、回纥之众大掠都城，延及郑、汝等州，比屋荡尽。广德元年，策勋加实封二百户，征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骄，于京城创

起甲第，穷极奢靡。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

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载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酷，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又以西山兵马使崔旰得众心，屡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余众袭成都，英乂出军拒之，其众皆叛，反攻英乂。英乂奔于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斩英乂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崔宁，卫州人，本名旰。虽儒家子，喜纵横之术。卫州刺史茹璋授旰符离令，既罢，久不调，遂客游剑南，从军为步卒，事鲜于仲通。又随李宓讨云南，宓战败，旰归成都。行军司马崔论见旰，悦其状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荐为衙将。历事崔圆、裴冕。冕遭流谤，朝廷将遣使推按，旰部下截耳称冤，中使奏之。旰亦赴京师，授司戈，历司阶、折冲郎将军等官。

宝应初，蜀中乱，山贼拥绝县道，代宗忧之。严武荐旰为利州刺史，既至，山贼遁散，由是知名。严武为剑南节度，赴镇过利州，心欲辟旰为部将，以利非属部，旰难辄去，俾旰筹之。旰曰："节度使张献诚见忌，且又好利，诚能重赂之，旰可以从大夫矣。"武至剑南，遗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大悦。武乃遗献诚书求旰，献诚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剑南，武奏为汉州刺史。久之，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番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师。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赏赉过厚。

永泰元年五月，严武卒，杜济为西川行军司马，权知军府事。时郭英干为都知兵马使，郭嘉琳为都虞候，皆请英干兄英乂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军众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二奏俱至京师，会朝廷已除英乂，旰使因见英乂陈其事。英乂至成都，数日，诬杀王崇俊，又召旰还成都。英乂减将健粮赐，人心怨怒。旰在西山闻之，大恐，乃托备吐蕃，未赴成都。英乂怒，出兵声言助旰讨吐蕃，其实袭之也。旰家在汉州，英乂迁之成都，通其妾媵。旰知之，转入深山。英乂

自率师攻旰，值天大寒，雪深数尺，英乂士马冻死者数百人，众心离叛。旰遂出兵拒敌，英乂与之接战，英乂军大败而还，收余兵才千人，归成都，将卒因多逃散。

初，天宝中，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尝建一使院，院宇甚华丽。及玄宗幸蜀，尝居之，因为道观，兼写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观行香，悦其竹树，遂奏请以仲通旧院为军营，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旰闻之，谓将士曰："英乂反矣！不然，何得除毁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于城西门，令柏茂琳为前军，郭英干为左军，郭嘉琳为后军，与旰战。茂琳等军累败，军人多投旰。旰令降将统兵与英乂转战，大败之。兵至子城，英乂单骑奔简州，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时邛、剑所在起兵相攻，剑南大乱。

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鸿渐出骆谷，有谋者曰："相公驻车阆州，遥制剑南，数移牒述英乂过失，言旰有方略；旰腹心摄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旰及将校不疑怨。然后与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贼帅合议，数出兵攻旰。既数道连兵，未经一年，兵势减耗，旰穷，必束身归朝。此上策也。"鸿渐畏懦，计疑未决。会旰使至，卑辞厚礼，送缯锦数千匹。鸿渐贪其利，遂至成都，日与判官杜亚、杨炎将吏等高会纵观，军州政事悉委旰，乃连表闻荐。

先时，张献诚数与旰战，献诚屡败，旌节皆为旰所夺。朝廷因鸿渐之请，加成都尹，兼西山防御使、西川节度行军司马，仍赐名曰宁。大历二年，鸿渐归朝，遂授宁西川节度使。恃地险人富，乃厚敛财货，结权贵，令弟宽留京师。元载及诸子有所欲，宽恣与之，故宽骤历御史知杂事、御史中丞。宽兄审亦任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宁在蜀十余年，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累加尚书左仆射。

大历十四年入朝，迁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寻代乔琳为御史大夫、平章事。宁以为选择御史当出大夫，不谋及宰相，乃奏请以李衡、于结等数人为御史。杨炎大怒，其状遂寝。炎又数谗毁刘晏，宁又求解之。宁既厚结元载已久，杨炎又出自载门，宁初附炎，炎因此大怒。

其年十月，南蛮大下，与吐蕃三道合进。一出茂州，过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过方维、白坝。一出黎坝、雅，过邛、郫。戎酋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平岁赋一缣而已。"是

蛮之入，连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属宁在朝，军中无帅，德宗促宁还镇。炎惧宁怨己，入蜀难制，谓德宗曰：“蜀川天下奥壤，自宁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宁来朝，尚有全师守蜀。货利之厚，适中奉给，贡赋所入，与无地同。始宁与诸将等夷，独因叛乱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虽归之，必无功，是徒遣也；若有功，义不可夺。则西川之奥，败固失之，胜亦非国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从？”炎曰：“请无归宁。今硃泚所部范阳劲兵，戍在近甸，促令与禁兵杂往，举无不捷。因是役得置亲兵内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换授他帅，以收其权，得千里肥饶之地，是因小祸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宁不行。乃发禁兵四千、范阳兵五千，赴援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蛮兵败走。范阳军又击破于七盘，遂拔新城，戎、蛮大败。凡斩馘六千，生擒六百，伤者殆半，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

宁遂罢西川节度使，制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托以重臣绥靖北边，但令居鄜州。虽以宁为节度，每道皆置留后，自得奏事，炎悉讽令伺宁过犯。杜希全为灵州，王翃为振武，李建徽为鄜州，及戴休颜、杜从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宁巡边至夏州，刺史吕希倩与宁同力招抚党项，归降者甚多。炎恶之，因奏希倩抚绥之功，才堪委任。召归朝，除右仆射知省事，以神武将军时常春代之。

硃泚之乱，上卒迫行幸，百僚诸王鲜有知者。宁后数日自贼中来，上初喜甚。宁私谓所亲曰：“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杞闻之，潜与王翃图议陷之。初，泾原兵作乱之夕，宁与翃及御史大夫于颀俱出延平门而西，数下马便液，每下辄良久。翃等促之，不敢前。又惧贼兵追及，翃乃大声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顾望。”至奉天，翃具以事闻。会硃泚行反间，伪除柳浑宰相，署宁中书令。宁朔方掌书记康湛时为盩厔尉，翃逼湛作宁遗硃泚书，使宁无以自辩，翃遂献之。杞因诬奏曰：“崔宁初无葵藿向日之心，闻于城中与硃泚坚为盟约，所以后于百辟。今事果验。使凶渠外逼，奸臣内谋，则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备位宰相，危不能持，颠不能扶，宜当万死，伏待斧钺。。”上命左右扶起之。既还，俄有中人引宁于幕后，二力士自后缢杀之，时年六十一。初，将诛宁，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寻命翰林学士陆贽草诛宁制；贽求宁与泚书，将以状生之。复乱言云，其书已失。宁既得罪，籍没其家，中外称其冤，乃赦其家，归其资产。贞元十二年

六月，宁故将、夏、绥、银节度使韩潭奏请以新加礼部尚书恩制以雪宁之罪。诏从之，任其家收葬。

初，宁入朝，留弟宽守成都。泸州杨子琳乘间以精骑数千突入成都，据城守之。宽屡战力屈，子琳威声颇盛。宁妾任氏魁伟果干，乃出其家财十万募勇士，信宿间得千人，设队伍将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惧，城内粮尽，乃拔城自溃。子琳素有妖术，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

宁季弟密，密子绘，父子皆以文雅称，历使府从事。绘生四子：蠡、黯、确、颜，皆以进士擢第。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宝历中，入朝监察御史。大和初，为侍御史，三迁户部郎中，出为汝州刺史。开成初，以司勋郎中征，寻以本官知制诰。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四年，拜礼部侍郎，转户部。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曰："朕以郊庙之礼，严奉祖宗，备物尽诚，庶几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谓终身之忧。而近代以来，归依释、老，征二教以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有助圣灵，冥资福祚。有异皇王之术，颇乖教义之宗。昨得崔蠡奏论，遂遣讨寻本末，礼文令式，曾不该明，习俗因循，雅当整革。其两京、天下州府，以国忌日为寺观设斋焚香，从今已后，并宜停罢。"蠡寻为华州刺史、镇国军等使，再历方镇。子荛。

荛，字野夫。大中二年，擢进士第，累官至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乾符中，自尚书右丞迁吏部侍郎。荛美文词，善谈论，而驭事简率，铨管非所长。出为陕州观察使，以器韵自高，不屑细故，权移仆下。时河南寇盗蜂起，王仙芝乱汉南，朝纲不振，而荛自恃清贵，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结怨。既而为军人所逐，饥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饮之。初为军人所俘，翦其髭发，拜而获免。以失守贬端州司马，复入为左散骑常侍，卒。

子居敬、居俭。居敬终尚书郎，居俭中兴终户部尚书。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进士擢第。开成初，为青州从事。入为监察御史，奏郊庙祭器不虔，请敕有司。文宗谓宰臣曰："宗庙之事，朕合亲奉其礼，但以千乘万骑，动费国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闻主者不虔，祭器劳敝，非事神蠲洁之义。卿宜严敕有司，道吾

此意。”黯具条奏以闻。寻迁员外郎。会昌中，为谏议大夫。

确，字岳卿，颜，字希卿，位皆至尚书郎。

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已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遂授合州长史。及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改恆王府司马。严武以宗姓之故，军府之事多以委之，又历试卫尉、太常少卿。严武卒，乃罢归。东川节度使又奏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为凤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忧罢。起复本官，仍充兴、凤两州团练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为政清严，兴利除害，远近称美。建中初，司勋郎中韦桢为山、剑黜陟使，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郧国公。在凤州十四年，能政不渝。

建中三年，代贾耽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及硃泚窃据京城，李怀光顿军咸阳，又与之连结。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赍白书诱震同叛，震集众斩庭光等。时李怀光连贼，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闻顺动，遣吏驰表往奉天迎驾，仍令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至盩厔已东迎护，上闻之喜。既而用诚为贼所诱，欲谋背逆，朝廷忧之。会震又遣牙将马勋奉表迎候，上临轩召勋与之语，勋对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使符召用诚，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上喜曰：“卿何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帝勉劳之。勋既得震符，乃请壮丁五人偕行。既出骆谷，用诚以勋未知其谋，乃以数百骑迎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先聚草发火于驿外，军士争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惧起走，壮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诚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出声即死！”勋即其营，军士已被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弃之，欲从用诚反逆，有何利也？但灭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欲何为乎？”众皆詹服。于是缚用诚送州，震杖杀之，拔其副将，使率其众迎驾。勋以药封首驰赴行在，愆约半日，上颇忧之，及勋至，上喜动颜色。翌日，车驾发奉天，及入骆谷，李怀光遣数百骑来袭，赖山南兵击之而退，舆驾无警急之患。寻加震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二百户。

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声援。如幸西川，则晟未

见收复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议未决，李晟表至，请车驾驻跸梁、洋，以图收复，群议乃止。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稆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洎六师驻跸，震设法劝课，鸠聚财赋，以给行在，民不至烦，供亿无阙。其年六月，收复京城，车驾将还京师，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诏曰：“朕遭罹寇难，播越梁、岷，蒸庶烦于供亿，武旅勤于扞卫。凡百执事，各奉厥司，眷于是邦，复我兴运，宜加崇大，以示将来。宜改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郑县升为赤，诸县升为畿。见任州县官，考满日放选，百姓给复一年。洋州宜升为望，见任州县官，考满减两选。山南西道将士，并与甄叙。”以震为兴元尹，赐实封二百户。

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贞元十五年六月卒，时年七十六，废朝三日，册赠太保，赙布帛米粟有差。及丧将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

严砺，震之宗人也。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兴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贞元十五年，严震卒，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七月，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是日，谏议、给事、补阙、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砺资历甚浅，人望素轻，遽领节旄，恐非允当。既兼杂话，发论喧然。拾遗李繁独奏云：“昨除拜严砺，众以为不当，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给事中许孟容曰：‘诚如此，不旷职矣。’”又云：“李元素、陈京、王舒并见拯及孟容言议。”上遣三司使诘之。拯状云：“实于众中言曾论奏，不言三度。”繁证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实言两度。”拯请依众状。翌日，贬拯万州刺史，李繁播州参军，并同正。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纵情肆志，皆此类也。

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缢崔宁，除严砺，时君之政可知矣，辅相之才可见矣！武不禀父风，有违母诲，凡为人子者，得不戒哉！虽有周、孔之才，不足称也，况狂夫乎！英乂失政，其死也宜哉。严震立功，其道也显矣。

赞曰：英乂失政，崔宁发身。武为士子，震作纯臣。

列传第六十八

○元载 王昂李少良郇谟附王缙杨炎黎干 刘忠翼附庾准

元载，凤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载母携载适景昇，冒姓元氏。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监察御史韦镒充使监选黔中，引载为判官，载名稍著，迁大理评事。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为判官，迁大理司直。

肃宗即位，急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时载避地江左，苏州刺史、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表载为副，拜祠部员外郎，迁洪州刺史。两京平，入为度支郎中。载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俾充使江、淮，都领漕輓之任，寻加御史中丞。数月征入，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既至朝廷，会肃宗寝疾。载与幸臣李辅国善。辅国妻元氏，载之诸宗，因是相昵狎。时辅国权倾海内，举无违者，会选京尹，辅国乃以载兼京兆尹。载意属国柄，诣辅国恳辞京尹，辅国识其意，然之。翌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如故。旬日，肃宗晏驾，代宗即位，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封许昌县子。载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晏自代，载自加营田使。李辅国罢职，又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广德元年，与宰臣刘晏、裴遵庆同扈从至陕。及舆驾还宫，遵庆皆罢所任，载恩宠弥盛。辅国死，载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专，载出朝谒，纵子伯和等游于外，上封人顾繇奏之，上方任载以政，反罪繇而已。

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大历四年冬，乘间密奏朝恩专权不轨，请除之。朝恩骄横，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闻载奏，适会于心。载遂结北军大将同谋，以防万虑。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

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与王缙同列，缙方务聚财，遂睦于载，二人相得甚欢，日益纵横。代宗尽察其迹，以载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载尝独见，上诫之，不悛。

初，扈驾自陕还，与缙上表，请以河中府为中都，秋杪行幸，春首还京，以避蕃戎侵轶之患。帝初纳之，遣条奏以闻。自鱼朝恩就诛，志颇盈满，遂抗表请建中都，文多不载。大略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辞多开合。自以为表入事行，潜遣所由吏于河中经营。

节度寄理于泾州。大历八年，蕃戎入邠宁之后，朝议以为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之要害，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兼图其地形以献。载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检校左仆射田神功沮之曰："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上迟疑不决，会载得罪乃止。

初，六年，载条奏应缘别敕授文武六品以下，敕出后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团奏，不得检勘，从之。时功状奏拟，结衔多谬，载欲权归于己，虑有司驳正。会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载丑迹闻，载知之，奏于上前，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议载之短。门庭之内，非其党与不接，平素交友，涉于道义者悉疏弃之。

代宗宽仁明恕，审其所由，凡累年，载长恶不悛，众怒上闻。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后，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各留系本所，并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及载男仲武、季能并收禁，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鞫。晏以载受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

断，请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傪、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同推究其状。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与载同恶，先载于禁中杖杀之。敕曰："任直去邪，悬于帝典；奖善惩恶，急于时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将肃政于朝班，俾申明于宪纲，宜赐自尽。朕涉道犹浅，知人不明，理绩未彰，遗阙斯众，致兹刑辟，悯愧良深。俛俯行之，务申沮劝，凡在中外，悉朕怀焉。"又制曰："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缙，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据兹犯状，罪至难容，矜以耋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贷以岳牧之秩。可使持节括州诸军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于戏！朕恭己南面，推诚股肱，敷求哲人，将弼予理。昧于任使，过在朕躬，无旷厥官，各慎厥职。"初，晏等承旨，缙亦处极法，晏谓涵曰："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岂得不覆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涵等咸听命。及晏等覆奏，上乃减缙罪从轻。

载长子伯和，先是贬在扬州兵曹参军，载得罪，命中使驰传于扬州赐死。次子仲武，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秘书省校书郎，并载妻王氏并赐死。女资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开元中河西节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凶戾闻，恣其子伯和等为虐。伯和恃父威势，唯以聚敛财货，征求音乐为事。

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偎亵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及得罪，行路无嗟惜者。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及阴阳人李季连，以载之故，皆处极法。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斫棺弃柩，及私庙木主；并载大宁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载籍没钟乳五百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

王昂者，出自戎旅，以军功累迁河中尹，充河中节度使。贪纵不法，务于聚敛，以货籓身。永泰元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改殿

中少监。元载秉政，与载深相结托。大历五年六月，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使，代卫伯玉。昂既行，伯玉讽大将杨钅采等拒昂，乞留伯玉，诏许之。昂复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专事奢靡，广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虽公务有程，昂耽徇私宴，连日不视曹事。性贪吝，无愧苟得，乃鬻公廨园菜，收其钱以润屋，甚为时论所丑。元载诛，贬连州刺史，遣中使监至万州，过硖江，坠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从使幕，因职迁殿中侍御史。罢，游京师，干谒权贵。时元载专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纵横，货贿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见用，乘众怒以抗疏上闻。留少良于禁内客省，少良友人韦颂因至禁门访少良，少良漏其言；颂不慎密，遂为载备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诏下御史台讯鞫。是时御史大夫缺，载以张延赏为之，属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议，制使陆珽同伏罪。初，韦颂及珽俱与少良友善，与载子弟亲党款狎。颂得少良微旨，漏于载所亲，遂达于载。载密召珽问之，珽具白其状及禁中语。载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并付京兆府决杀。珽，国子司业善经之子也，少传父业，颇通经史，性浮躁而疏，故及于累。

大历中，元载弄权自恣，人皆恶之。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便以竹筐贮尸，弃之于野。"京兆府以闻。上既召见，赐衣，馆于禁内客省。其献三十字，各论一事。其要者："团"字、"监"字。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殿中御史杨护职居左巡，郇谟哭市，护不闻奏，上以为蔽匿，贬连州桂阳县丞员外置。元载当承宠得志，每改张朝政，出于载手，中外共怒，当时归咎于载，故少良封事于前，郇谟哭市于后。凡百有位，宜为明诫。

王缙，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学，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缙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累授侍御史、武部员外。禄山之乱，选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谋略，众所推先，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时兄维陷贼，受伪署，贼平，维付吏议，缙请以己官赎维之罪，特为减等。

缙寻入拜国子祭酒，改凤翔尹、秦陇州防御使，历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撰《玄宗哀册文》，时称为工。改兵部侍郎。属平殄史朝义，河朔未安，诏缙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称旨。广德二年，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馆大学士。其年，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薨于徐州，以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

缙恳让侍中，从之，加上柱国，兼东都留守。岁余，迁河南副元帅，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大历三年，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死，以缙领幽州、卢龙节度。缙赴镇而还，委政于燕将硃希彩。又属河东节度辛云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等使。缙又让河南副元帅、东都留守，从之。太原旧将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缙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栗。

二岁，罢河东归朝，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载所不悦，心虽希载旨，然以言辞凌诟，无所忌惮。时京兆尹黎干者，戎州人也，数论事，载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干尝白事于缙，缙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类。

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焉，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见缙等施财立寺，穷极瑰丽，每对扬启沃，必以业果为证。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不足道也。故禄山、思明毒乱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将乱而死；西戎犯阙，未击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则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

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

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冒称为妻，实妾也。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元载得罪，缙连坐

贬括州刺史，移处州刺史。大历十四年，除太子宾客，留司东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陷晋、绛，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赠全节侯。祖哲，以孝行有异，旌其门闾。父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征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亦以孝行祯祥，表其门闾。肃宗就加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名在《逸人传》。

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至是与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铁棒挝之二百，流血被地，几死。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不之责。后副元帅李光弼奏为判官，不应，征拜起居舍人，辞禄就养岐下。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门闾。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服阕久之，起为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

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尝为《李楷洛碑》，辞甚工，文士莫不成诵之。迁吏部侍郎，修国史。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载亲重炎，无与为比。载败，坐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议用宰相，崔祐甫荐炎有文学器用，上亦自闻其名，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

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及炎作相，顿首于上前，论之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诏曰："凡财赋皆

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

初定令式，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炎救时之弊，颇有嘉声。莅事数月，属崔祐甫疾病，多不视事，乔琳罢免，炎遂独当国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初减薄护作元陵功优，人心始不悦。又专意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有微恩于炎，举

沼为监察御史。感元载恩，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初，载得罪，左仆射刘晏讯劾之，元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租庸、青苗、盐铁使，炎作相数月，欲贬晏，先罢其使，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又献议开丰州陵阳渠，发京畿人夫于西城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

初，大历末，元载议请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冲要，事未行而载诛。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请城原州，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令为之具。秀实报曰："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炎怒，征秀实为司农卿。以邠宁别驾李怀光居前督作，以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统兵万人以翼后。三月，诏下泾州为具。泾军怒而言曰："吾曹为国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治于邠，才置农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践，才立城垒；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置此乎！"李怀光监朔方军，法令严峻，频杀大将。泾州裨将刘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否则硃泚。于是以硃泚代怀光，文喜又不奉诏。泾有劲兵二万，闭城拒守，令其子入质吐蕃以求援。时方炎旱，人情骚动，群臣皆请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减服御以给军人，城中军士当受春服，赐与如故。命硃泚、李怀光等军攻之，乃筑垒环之。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文喜首，传之阙下。苟非海宾效顺，必生边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帅，泾帅结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

炎既构刘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准与晏有隙，乃用准为荆南节度使，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杀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裴冀，东都、河阳、魏博；孙成，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声言宣慰，而意实说谤。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还报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待事而发。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中书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无文学，仪貌寝陋，炎恶而忽之，每托疾息于他阁，多不会食，杞亦衔恨之。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中书主书过，逐之。炎怒曰："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属梁崇义叛换，德宗欲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诸军讨之。炎谏曰："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亲任无双，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

岂可信也！居常无尺寸功，犹强不奉法，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崇义固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然后别图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业许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统诸军。

会德宗尝访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炎相，为左仆射。后数日中谢，对于延英，及出，驰归，不至中书，卢杞自是益怒焉。杞寻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初，郢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讽御史张著弹郢，郢罢兼御史中丞。炎又夙闻源休与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为京兆尹，令伺郢过。休莅官后，与郢友善，炎大怒。张光晟方谋议杀回纥酋帅，炎乃以休为入回纥使，休几为虏所杀。郢寻坐以度田不实，改为大理卿，时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与炎有隙，故引荐之。

炎子弘业不肖，多犯禁，受赂请托，郢按之，兼得其他过。初，炎将立家庙，先有私第在东都，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惠伯为炎市为官廨。时惠伯自河中尹、都团练观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诘案。御史以炎为宰相，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贱入其币，计以为赃。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晋曰：“宰臣于庶官，比之监临，官市贾有羡利，计其利以乞取论罪，当夺官。”杞怒，谪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绳之，曰：“监主自盗，罪绞。”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置庙非便，乃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语闻，上愈怒。及台司上具狱，诏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诏曰：“尚书左仆射杨炎，托以文艺，累登清贯。虽谪居荒服，而虚称犹存。朕初临万邦，思弘大化，务擢非次，招纳时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独委心膂，信任无疑。而乃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加以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以朕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俾从远谪，以肃具僚。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去崖州百里赐死，年五十五。

炎早有文章，亦励志节，及为中书舍人，附会元载，时议已薄之。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惠伯亦坐炎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黎干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纬数术进，待诏翰林，累官至谏议大夫。寻迁京兆尹，以严肃为理，人颇便之，而因缘附会，与时上下。大历二年，改刑部侍郎。鱼朝恩伏诛，坐交通出为桂州刺史、本管观察使。至江陵，丁母忧。久之，会京兆尹缺，人颇思干。八年，复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干自以得志，无心为理，贪暴益甚，徇于财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险，挟左道，结中贵，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时中官刘忠翼宠任方盛，干结之素厚，尝通其奸谋。及德宗初即位，干犹以诡道求进，密居舆中诣忠翼第。事发，诏曰："兵部侍郎黎干，害若豺狼，特进刘忠翼，掩义隐贼，并除名长流。"即行，市里兒童数千人噪聚，怀瓦砾投击之，捕贼尉不能止，遂皆赐死于蓝田驿。

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与董秀皆有宠于代宗。天宪在口，势回日月，贪饕纳贿，货产巨万。大历中，德宗居东宫，干及清潭尝有奸谋动摇。及是，积前罪以诛之。

庾准，常州人。父光先，天宝中，文部侍郎。准以门入仕，昵于宰相王缙，缙骤引至职方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甚为时论所薄。寻改御史中丞，迁尚书左丞。缙得罪，出为汝州刺史。复入为司农卿，与杨炎厚善。炎欲杀刘晏，知准与晏有隙，乃用为荆南节度。准乃上言得晏与硃泚书，且有怨望，又召补州兵以拒命。于是先杀晏，然后下诏赐自尽，海内冤之。炎以杀晏征准为尚书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时年五十一。赠工部尚书。

史臣曰：仲尼云：富与贵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处。反乎是道者小人。载谄辅国以进身，弄时权而固位，众怒难犯，长恶不悛，家亡而诛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祢。缙附会奸邪，以至颠覆。炎隳崔祐甫之规，怒段秀实之直，酬恩报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义也。富贵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观庾准之憸，遭王缙之复，徇杨炎之意，曲致刘晏之冤。积恶而获令终者，其在余殃乎！

赞曰：载、缙、炎、准，交相附会。《左传》有言，贪人败类。

列传第六十九

○杨绾崔祐甫 子植植再从兄俊常衮

杨绾，字公权，华州华阴人也。祖温玉，则天朝为户部侍郎、国子祭酒。父侃，开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称。绾生聪惠，年四岁，处群从之中，敏识过人。尝夜宴亲宾，各举坐中物以四声呼之，诸宾未言，绾应声指铁灯树曰："灯盏柄曲。"众咸异之。及长，好学不倦，博通经史，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尤工文辞，藻思清赡。而宗尚玄理，沉静寡欲，常独处一室，左右经书，凝尘满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属文，耻于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见。早孤家贫，养母以孝闻，甘旨或阙，忧见于色。亲友讽令干禄，举进士。调补太子正字。天宝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

天宝末，安禄山反，肃宗即位于灵武。绾自贼中冒难，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时朝廷方急贤，及绾至，众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历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掌诰如故。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公廨杂料，归阁老者五之四。绾以为品秩同列，给受宜均，悉平分之，甚为时论归美。再迁礼部侍郎，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

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体忠信之资，履谦恭之操，藏器则未尝自伐，虚心而所应必诚。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自叔叶浇诈，兹道浸微，争尚文辞，互相矜炫。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摈于乡闾。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

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讟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

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譬之于水，其流已浊，若不澄本，何当复清。方今圣德御天，再宁寰宇，四海之内，颙颙向化，皆延颈举踵，思圣朝之理也。不以此时而理之，则太平之政又乖矣。

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自古哲后，皆侧席待贤；今之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刺史当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其通者送名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比来有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切并停。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其经义并策全通为上第，望付吏部便与官；其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其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明经、进士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如有行业不著，所由妄相推荐，请量加贬黜。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事若施行，即别立条例。

诏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舍同议奏闻。给事中李广、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议状与绾同。尚书左丞至议曰：

谨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且夫谥号述行，美极人文，人文兴则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以观行，则及辞也。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至乎修《春秋》，则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亦明乎！间者礼部取人，有乖斯义。《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凌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

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夫以蜗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于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殷始兴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废而秦始并焉。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孤立，母后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术异，苟济一时。自魏至隋，仅四百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踪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杨绾所奏，实为正论。

然自典午覆败，中原版荡，戎狄乱华，衣冠迁徙，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圣朝一平区宇，尚复因循，版图则张，闾井未设，士居乡士，百无一二，累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之数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乡举里选，犹恐取士之未尽也，请兼广学校，以弘训诱。今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贡士不称行实，胄子何尝讲习，独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第，谓弘奖擢，不其谬欤？祗足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扰扰由其归本矣。人伦之始，王化之先，不是过也。

李暠等议与绾协，文多不载。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敕礼部即具条例奏闻。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举兼行。绾又奏岁贡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实状，童子越众，不在常科，同之岁贡，恐长侥幸之路。诏停之。再迁吏部侍郎，历典举选，精核人物，以公平称。

时元载秉政，公卿多附之，绾孤立中道，清贞自守，未尝私谒。载以绾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实疏忌。会鱼朝恩死，载以朝恩尝判国子监事，尘污太学，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为国子祭酒，实欲以散地处之。载贪冒日甚，天下清议，亦归于绾，上深知之，以载久在枢衡，未即罢遣。仍迁绾为太常卿，充礼仪使，以郊庙礼久废，藉绾振起之也，亦以观其效用。是年三月，载伏诛，上乃拜绾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绾久积公辅之望，及诏出，朝野相贺。绾累表恳让，上属意稍重，绾不敢辞。

绾素以德行著闻，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拆。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以承恩，每出入驺驭百余，亦即三日减损车骑，唯留十骑而已。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其镇俗移风若此。

绾有宿痼疾，居职旬日，中风，优诏令就中书省摄养，每引见延英殿，特许扶入。时厘革旧弊，唯绾是瞻，恩遇莫二。绾累抗疏辞位，频诏敦勉不许。及绾疾亟，上日发中使就第存问，尚书御医，旦夕在侧，上闻其有间，喜见容色。数日而薨，中使在门，驰奏于上，代宗震悼久之，辍朝三日。诏曰：

王者之于大臣也，存则寄其腹心，均于肢体，参于军国之重，叙以阴阳之和；殁则诔其事功，加之命数，告于宗庙之祭，襚以绂冕之章，则九原可归，百辟知劝。故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杨绾，性合元和，身齐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宽柔敬恭，协于九德；文行忠信，弘于四教。内无耳目之役，以孝悌传于家；外无车服之容，以贞实形于代。西掖专宥密之地，南宫领选举之源。以儒术首于国庠，以礼度掌于高庙，简廉其质，条职同休。顷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净之辅，庶谐至理之期。道风既穆于朝班，俭德已行于海内。虽贤人之业，冀于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凭依，遽此沦谢，屏予之叹，震悼良深。所怀莫从，长想何及。况历官有素丝之节，居家无匹帛之余，故饰以华衮，增其法赙，备膺典策，载贲朝经。可赠司徒。

又诏文武百僚临于其第，遣内常侍吴承倩会吊，赠绢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顾谓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俯及大敛，与卿等悲悼同之。"宰辅赙赠恩遇哀荣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

常初谥曰：“文贞”。诏曰：“褒德劝善，《春秋》之旧章；考行易名，礼经之通典。垂范作则，存乎格言。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徒杨绾，履道居贞，含和毓德，行为人纪，文合典谟。清而晦名，无自伐之善；约以师俭，有不矜之谦。方册直书，秩宗相礼，辞称良史，学茂醇儒。委在枢衡，掌兹密命，弥契沃心之道，累陈造膝之诚。将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运，遽轸藏舟之叹，未展济川之才。素业久而弥彰，清风殁而可尚。自古饰终之义，皆锡以美名。谥法曰：‘忠信爱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简。’宜谥曰文简。”比部郎中苏端，性疏狂，嫉其贤，乃肆毁黩，异同其议。上怒，贬端为广州员外司马。

绾俭薄自乐，未尝留意家产，口不问生计，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清识过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见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辞，内愧而退。大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至有数千里来者。以清德坐镇雅俗，时比之杨震、邴吉、山涛、谢安之俦也。

崔祐甫，字贻孙。祖晊，怀州长史。父沔，黄门侍郎，谥曰孝公。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祐甫举进士，历寿安尉。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历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累拜御史中丞、永平军行军司马，寻知本军京师留后。性刚直，无所容受，遇事不回。累迁中书舍人。时中书侍郎阙，祐甫省事，数为宰相常衮所侵，祐甫不从；衮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选，每有拟官，衮多驳下，言数相侵。时硃泚上言，陇州将赵贵家猫鼠同乳，不相为害，以为祯祥。诏遣中使以示于朝，衮率百僚庆贺，祐甫独否。中官诘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贺。”中使征其状，祐甫上奏言：

臣闻天生万物，刚柔有性，圣人因之，垂训作则。《礼记郊特牲》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然则猫之食鼠，载在礼典，以其除害利人，虽微必录。今此猫对鼠不食，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鼠之为物，昼伏夜动，诗人赋之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又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序曰：“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观之，虽云动物，异于麋鹿麝兔，彼皆以时杀获，为国之用。猫受人养育，职既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扞敌？又按礼部式具列三瑞，无猫不食鼠之目，以兹称庆，臣所未详。伏以国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

纷纶杂沓，史不绝书。今兹猫鼠，不可滥厕。若以刘向《五行传》论之，恐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候，无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为害。

代宗深嘉之。衮益恶祐甫。

代宗初崩，发哀于西宫，衮以独受任遇，哀逾等礼。例，晨夕临者，皆十五举音，而衮辄哀恸涕泗，或中墀返哭，顾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悦。及衮与礼司议群臣丧服，曰："案《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高宗崩，服绝轻重，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且当时遗诏虽曰：'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在朝群臣实服二十七日而除，则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执曰："伏准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后出临，三日皆释服'，则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执事，谁非吏职？则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当三日也。"衮曰："案贺循注义，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甫曰："《左传》云：'委之三吏。'则三公也。史称循吏、良吏者，岂胥徒欤？"衮曰："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荣受殊宠，故宜异数。今与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于尔安乎？"祐甫曰："若遗诏何？诏旨可改，孰不可？"衮坚诤不服，而声色甚厉，不为礼节。又衮方哭于钩陈之前，而衮从吏或扶之，祐甫指示于众曰："臣哭于君前，有扶礼乎？"衮闻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请谪为潮州刺史。内议太重，改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时天下事殷，而宰相不减三四员，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诏旨出入，非大事不欲历抵诸第，许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进，遂为故事。是时，中书令郭子仪、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名是宰臣，当署制敕，至于密勿之议，则莫得闻。时德宗践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际，衮循旧事，代署二人之名进。贬祐甫敕出，子仪及泚皆表明祐甫不当贬谪，上曰："向言可谪，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实未尝有可谪之言，德宗大骇，谓衮诬罔。是日，百僚苴绖序立于月华门，立贬衮为河南少尹，以祐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两换其职。祐甫出至昭应县，征还。寻转中书侍郎，修国史，仍平章事。

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战伐，启奏填委，故官赏紊杂。及永泰之后，四方既定，而元载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贿成。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势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货贿求官者，道路相属，靡不称遂而

去，于是纲纪大坏。及元载败，杨绾寻卒，常衮当国，杜绝其门，四方奏请，莫有过者，虽权势与匹夫等。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虽贿赂稍绝，然无所甄异，故贤愚同滞。及祐甫代衮，荐延推举，无复疑滞，日除十数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上尝谓曰："有人谤卿所除拟官，多涉亲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频奉圣旨，令臣进拟庶官，进拟必须谙其才行。臣若与其相识，方可粗谙，若素不知闻，何由知其言行？获谤之由，实在于此。"上以为然。

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禁兵十余年，权倾中外，德宗初登极，将令白琇珪代之，惧其生变。祐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之，琇珪已赴军视事矣。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乃表献钱三十万贯。上欲纳其奏，虑正己未可诚信，以计逗留止之，未有其辞，延问宰相。祐甫对曰："正己奸诈，诚如圣虑。臣请因使往淄青，便令宣尉将士，因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且使深荷圣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财货。"上悦，从之，正己大惭，而心畏服焉。祐甫谋猷启沃，多所弘益，天下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

至冬被疾，肩舆入中书，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决。薨时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赙布帛米粟有差，谥曰文贞。无子，遗命犹子植为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门下侍郎未尝有赠三师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节，故特宠异之。硃泚之乱，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植字公修，祐甫弟庐江令婴甫子。植既为相，上言出继伯父胤，推恩不及于父，诏赠婴甫吏部侍郎。植潜心经史，尤精《易象》。累历清要，为给事中，时称举职。时皇甫镈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植封还敕书，极谏而止。镈复奏诸州府盐院两税、榷酒、盐利、匹段等加估定数，及近年天下所纳盐酒利抬估者一切征收，诏皆可之。植抗疏论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谕之，物议罪镈而美植。寻除御史中丞，入阁弹事，颇振纲纪。

长庆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尝谓侍臣曰："国家贞观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龙、景龙之间，继有内难，玄宗平定，兴复不易，而声明最盛，历年长久，何道而然？"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人间，知百姓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厉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资，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

宁晏。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尝问先臣祐甫开元、天宝治乱之殊，先臣具陈本末。臣在童丱，即闻其说，信知古人以韦、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无逸》为元龟，则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对。

他日，复谓宰臣曰：“前史称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又云身衣弋绨，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何太俭也！信有此乎？”植对曰：“良史所记，必非妄言。汉兴，承亡秦残酷之后，项氏战争之余，海内凋弊，生人力竭。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穑之艰难，是以即位之后，躬行俭约。继以景帝，犹遵此风。由是海内黔首，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谷至红腐。上务侈靡，资用复竭，末年税及舟车六畜，人不聊生，户口减半，乃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人侯。皆汉史明征，用为事实。且耕蚕之劝，出自人力，用既无度，何由以至富强！据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比，固当因文帝俭约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为难耳。”

宪宗皇帝削平群盗，河朔三镇复入提封。长庆初，幽州节度使刘总表以幽、蓟七州上献，请朝廷命帅。总仍惧部将构乱，乃籍其豪锐者先送京师。时硃克融在籍中。植与同列杜元颖素不知兵，且无远虑。克融等在京羁旅穷饿，日诣中书乞官，殊不介意。及张弘靖赴镇，令克融等从还。不数月，克融囚弘靖，害宾佐，结王廷凑，国家复失河朔，职植兄弟之由。乃罢知政事，守刑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虽器量谨厚，而无开物成务之才，及丧师异方，天下尤其失策。

倰，字德长。祖涛，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涛生仪甫，终大理丞，即俊之父。以门廕由太庙斋郎调授太平、东阳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为宾佐，坐事沉废。久之，复以选授宣州录事参军。观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倰辞而不受。李巽镇江西，奏为副使，得监察里行，又从巽领使，为河阴院盐铁留后。入为侍御史，寻改膳部员外，充转运判官。入为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两税使，赐金紫。迁苏州刺史，

理行为第一。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法，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倰至，谓属吏曰："此非人情也，无宜闭粜，重困于民也。"自是商贾通流。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时倰再从弟植为宰相，倰性刚褊，恃其权宠，与夺任情。时朝廷以王承元归国，命田弘正移帅镇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为帐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为变扰，累表请留魏卒为纲纪，其粮赐请度支岁给。穆宗下宰臣议，倰固言魏、镇各有镇兵，朝廷无例支给，恐为事例，不可听从。弘正不获已，遣魏卒还藩，不数日而镇州乱，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倰党方盛，人不敢纠其罪。罢领度支，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凤翔节度等使。不期岁，召为河南尹，时年七十，抗疏致仕，诏以户部尚书归第。明年暴卒，辍朝一日，赠太子少保，谥曰肃。倰居官清严，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属不以礼节，恃己之廉，见赃污者如仇焉。

子岩，登进士第，辟襄阳掌书记、监察御史，方雅有父风。

常衮，京兆人也。父无为，三原县丞，以衮累赠仆射。衮，天宝末举进士，历太子正字，累授补阙、起居郎。宝应二年，选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中、知制诰，依前翰林学士。永泰元年，迁中书舍人。衮文章俊拔，当时推重，与杨炎同为舍人，时称为常、杨。性清直孤洁，不妄交游。内侍鱼朝恩恃权宠，兼领国子监事，衮上疏以为不可。时朝廷多事，西北边虏，连为寇盗，衮累上章陈其利害，代宗甚顾遇之，加集贤院学士。大历元年，迁礼部侍郎，仍为学士。时中官刘忠翼权倾内外，泾原节度马璘又累著功勋，恩宠莫二，各有亲戚干贡部及求为两馆生，衮皆执理，人皆畏之。

元载之得罪，令衮与刘晏、李涵等鞫之，狱竟，拜衮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馆大学士，与杨绾同掌枢务。代宗尤信重绾。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滉判度支，衮与滉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滉怒司业张参，唯止给三十千；衮恶少詹事赵期，遂给二十五千。太子洗马，实司经局长官，文学为之贰。衮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而给洗马十千。其轻重任情，不通时政，多如此类。

无几，杨绾卒，衮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封，同列以为不可而

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衮又塞绝其门，以示尊大，不相往来。既惩元载为政时公道梗涩，贿赂朋党大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衮一切杜绝之。中外百司奏请，皆执不与，权与匹夫等，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虽窒卖官之路，政事大致壅滞。

代宗既素重杨绾，欲以政事委之。绾寻卒，衮与绾志尚素异，嫉而怒之。有司议谥绾为文贞，衮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毁绾过甚，端坐黜官。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衮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竞。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选事，所拟官又多驳下。时衮散官尚朝议，又无封爵，郭子仪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及代宗崩，与祐甫争论丧服轻重，代相署奏。初换祐甫河南少尹，再贬为潮州刺史。杨炎入相，素与衮善，建中元年，迁福建观察使。四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五。久之。赠左仆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为邦百年，即可胜残去杀，杨绾入相数日，遽致移风易俗。周、召、伊、傅，萧、张、房、杜，历代为相之显者，蔑闻斯道也。尝读诸集，赏善多溢美，书罪多溢恶；如杨绾拜相之麻，赠官之制，改谥之诏，则当时秉笔者无愧色矣。昔赵文子荐士七十，古为美谈；崔祐甫除吏八百，人无间言。开物成务之才，灭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权余旬日而薨，贻孙未期年而逝，邃古已来，理世少而乱世多，其义在兹矣。常衮之辈，不足云尔。

赞曰：公权儒道，贻孙相才。命乎不永，时哉可哀。

列传第七十

○郭子仪 子曜晞暧曙晤映晞子钢暧子钊鏦钊子仲文族弟幼明子昕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以子仪贵，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十四载，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子仪以本军东讨。遂举兵出单于府，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传首阙下。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子仪击败之，进收云中马邑，开东陉，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载正月，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执颜杲卿，河北郡县皆为贼守。二月，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师下井陉，拔常山郡，破贼于九门，南攻赵郡，生擒贼四千，皆舍之，斩伪太守郭献璆，获兵仗数万。师还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禄山闻思明败，乃以精兵益之。我军至恆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议曰："贼怠矣，可以战。"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馘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子仪将北图范阳，军声大振。

是月，哥舒翰为贼所败，潼关不守，玄宗幸蜀，肃宗幸灵武，子仪副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奏迎车驾。七月，肃宗即位，以贼据两京，方谋收复，诏子仪班师。八月，子仪与李光弼率步骑五万至自河北。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及子仪、光弼全师赴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诏以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肃宗大阅六军，南趋关辅，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请兵万人，自为统帅以讨贼，帝素重琯，许之。兵及陈涛，为贼所败，丧师殆尽。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

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往击败之，斩获数万，河曲平定。

贼将崔乾祐守潼关。二年三月，子仪大破贼于潼关，崔乾祐退保蒲津。时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锋等，陷贼在蒲州，四人密谋俟王师至，则为内应。及子仪攻蒲州，赵复等斩贼守陴者，开门纳子仪。乾祐与麾下数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伪降，乾祐兵入将半，下悬门击之，乾祐未入，遂得脱身东走。子仪遂收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钞。

是月，安禄山死，朝廷欲图大举，诏子仪还凤翔。四月，进位司空，充关内、河东副元帅。五月，诏子仪帅师趋京城。师于潏水之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王师不利，其众大溃，尽委兵仗于清渠之上。子仪收合余众，保武功，诣阙请罪，乞降官资，乃降为左仆射，余如故。九月，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贼众十万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擒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归仁等败，是夜奔陕郡。翌日，广平王入京师，老幼百万，夹道欢叫，涕泣而言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广平王休士三日，率师东趋。肃宗在凤翔闻捷，群臣称贺，帝以宗庙被焚，悲咽不自胜，臣僚无不感泣。

十月，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来赴陕州，与张通儒同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贼分兵三千人，绝我归路，众心大摇，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严庄、张通儒走归洛阳，遂与安庆绪渡河保相州。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陈兵于天津桥南，士庶欢呼于路。伪侍中陈希烈、伪中书令张垍等三百余人素服请罪，王慰抚遣之。是时，河东、河西、河南贼所盗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寻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子仪顿首感谢。十二月，还东都，命子仪经营北讨。乾元元年七月，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进位中书令。九月，奉诏大举，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炅、荆南节度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滑濮

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等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十月，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子仪伪遁，贼果乘之，及垒门，遽闻鼓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子仪整众追之，贼众大败。是役也，获伪郑王安庆和以献，遂收卫州。进军趋鄴，与贼再战于愁思冈，贼军又败，乃连营围之。庆绪遣薛嵩以所乘马十匹求救于史思明，且言禅代。十二月，思明遣将李归仁率众赴之，营于滏阳。

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阳精卒复陷魏州，乃伪称燕王。王师虽众，军无统帅，进退无所承禀，自冬徂春，竟未破贼，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尽，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众自魏州来。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前军遇贼于鄴南，与之接战，夷伤相半，鲁炅中流矢。子仪为后阵，未及合战，大风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辩物色。我师溃而南，贼军溃而北，委弃兵仗辎重，累积于路。诸军各还本镇。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断浮桥，有诏令留守东都。三月，以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天子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委以陕东军事，代子仪之任。子仪虽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复虑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仪邠宁、鄜坊两镇节度使，仍留京师。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径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败于邙山，河阳失守，鱼朝恩退保陕州。三年二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时太原节度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从连贼，朝廷忧之。后辈帅臣未能弹压，势不获已，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子仪辞赴镇，肃宗不豫，群臣莫有见者。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谓子仪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赐御马、银器、杂彩，别赐绢四万疋、布五万端以赏军。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太原辛云京闻子

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请罢副元帅，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子仪既谢恩，上表进肃宗所赐前后诏敕，因自陈诉曰：

臣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搜于岐阳。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昆。陛下雄图丕断，再造区宇，自后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内调鼎饪，是以常许国家之死，实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浅，言多诋直，虑此招谤，上渎冕旒。陛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伏以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惊，饮冰伤骨。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申惠奖，念及勤劳，贻臣诏书一千余首，圣旨微婉，慰谕绸缪，彰微臣一时之功，成子孙万代之宝。自灵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东、凤翔、两京、绛州，臣所经行，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庶烦听览。

诏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代宗以子仪顷同患难，收复两京，礼之逾厚。时史朝义尚据洛阳，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欲以子仪副之，而鱼朝恩、程元振乱政，杀裴茂、来瑱，子仪既为所间，其事遂寝，乃留京师。

俄而梁崇义据襄阳叛，仆固怀恩阻兵于汾州，引回纥、吐蕃之众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泾州，虏刺史高晖，晖遂与蕃军为乡导，引贼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济渭而南，缘山而东。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逆战于盩厔，自辰至酉，杀蕃军数千，然其徒多殒。贼将逼京师，君上计无所出，遽诏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子仪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征还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诏，部下唯二十骑，强取民家畜产以助军。至咸阳，蕃军已过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陕州。子仪闻上避狄，雪涕还京，至则车驾已发。射生将王献忠从驾，沿路遂以四百骑叛，仍逼丰王已下十王欲投于贼。子仪入开远门，遇之，诘丰王等所向，遂护送行在。子仪以三千骑傍南山，至商州，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招辑亡逸，其军渐振。蕃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礼子广武王承宏，立帝号，假署百官。子仪遣六军兵马使张知节、乌崇福、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将兵万人为前锋，营于韩公堆，盛张旗帜，鼓鞞震山谷。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硃雀街，蕃军惶骇而去。大将李忠义先屯兵苑中，渭北节

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仪以大军续进，至浐西。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诏子仪权京城留守。

自西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谏官屡论之。元振惧，又以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冠，代宗然之，下诏有日。子仪闻之，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曰：

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探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唱义，亦先入关，惟能翦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崩，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唯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饰说。

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厄，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

且圣旨所虑，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粮食不充，国用有阙，以臣所见，深谓不然。昔卫文小国之君，诸侯之主耳，遭懿公为狄所灭，始庐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复旧业，享无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薄征驰力，恤隐迨鳏，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无极矣。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庙以修荐享，谒陵寝以崇孝

思，臣虽陨越，死无所恨。

代宗省表，垂泣谓左右曰："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车驾自陕还宫，子仪伏地请罪，帝驻车劳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乃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是时，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方顿军汾州，掠并、汾诸县以为己邑。乃以子仪兼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出镇河中。蕃戎既退，仆固怀恩部下离散。是月，怀恩子瑒主兵榆次，为帐下将张惟岳所杀，传首京师。惟岳以瑒之众归于子仪，怀恩惧，弃其母而走灵州。明年九月，以子仪守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其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如故。子仪以怀恩未诛，不宜让使，坚辞太尉，曰："太尉职雄任重，窃忧非据，辄敢上闻。伏奉诏书，未允诚恳。臣畴昔之分，早知止足，今兹累请，窃惧满盈。义实由衷，事非矫饰，志之所至，敢不尽言。自兵乱已来，纪纲浸坏，时多躁竞，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赏厚，实繁有众，不可殚论。臣每见之，深以为念。昔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鞮为汰，不敢违也。臣诚薄劣，窃慕古人，务欲以身率先，大变浮俗，是用勤勤恳恳，愿罢此官，庶礼让兴行，由臣而致也。臣位为上相，爵为真王，参启沃之谋，受腹心之寄，恩荣已极，功业已成，寻合乞骸，保全余齿。但以冠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宁处。苟西戎即叙，怀恩就擒，畴昔官爵，誓无所受，必当追踪范蠡，继迹留侯。臣之鄙怀，切在于此。"优诏不许。子仪见上，感泣恳让，乃止。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对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虏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

十一月，以子仪为尚书令，上表恳辞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时扰攘，猥蒙驱策，内参朝政，外总兵权。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纠逖群慝，功微赏厚，任重恩深，覆餗之忧，实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辞太

尉，乞保余年，殊私曲临，遂见矜许。窃谓陛下已知其愿，深察其心，岂意未历旬时，复延宠命。以臣褊浅，又寡智谋，安可谬职南宫，当兹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尝践此官，累圣相承，旷而不置。皇太子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总兵薄伐，平定关东，饮至策勋，再有斯授。岂臣末职，敢乱大伦？德薄位尊，难逃天子之责；负乘致冠，复速神明之诛。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诏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仪于尚书省视事。诏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骑执戟翼从，自朝堂至省，赐教坊乐。子仪不受，复上表曰：

臣伏以尚书令，武德之际，太宗为之，昨沥恳上陈，请罢斯职；而陛下未垂亮察，务欲褒崇，区区微诚，益用惶惧。何则？太宗立极之主，圣德在人，自后因废此官，永代作则。陛下守文继体，固当奉而行之，岂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贻万方之非。臣虽至愚，安敢轻受？况久经兵乱，僭赏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数四，硃紫同色，清浊不分，“烂羊”之谣，复闻圣代。臣顷观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犹存，未敢轻议。今元凶沮败，计日成擒，中外无虞，妖氛渐息。此陛下作法之际，审官之时，固合始于老臣，化及班列。岂可轻为此举，以乱国章？国章乱于上，则庶政隳于下，海内之政皆乱，则国家又安得永代而无患哉！陛下苟能从臣之言，俯察诚请，彼贪荣冒进者，亦将各让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业，可得而复也。臣诚蒙鄙，识昧古今，志之所切，实在于此。

手诏答曰：“优崇之命，所以报功；总领之司，期于赋政。卿入居台铉，出统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难，靖群氛于海表，凝庶绩于天阶。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简，人难其易，尔易其难。所以命掌六联，首兹百辟，顾循时议，佥谓允谐。而屡拜封章，恳怀让揖，守淳素之道，语政理之源，无待礼成，曲从德让。宜宣示于外，编之史册。”遣内侍鱼朝恩传诏，赐美人卢氏等六人、从者八人，并车服、帷帐、床蓐、珍玩之具。

时蕃虏屡寇京畿，倚蒲、陕为内地，常以重兵镇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山贼任敷、郑庭、郝德、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先发数万人掠同州，期自华阴趋蓝田，以扼南路，怀恩率重兵继其后。回纥、吐蕃自泾、邠、凤翔数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师震恐，天子下诏亲征，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

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

是时，急召子仪自河中至，屯于泾阳，而虏骑已合。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虏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高升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硃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年远涉万里，翦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忽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虏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虏初疑，持满注矢以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徐出，免胄而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罗锦，欢言如初。子仪说回纥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国，无负而至，是无亲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举，与我继好而凯旋，不亦善乎！"会怀恩暴死于鸣沙，群虏无所统摄，遂许诺，乃遣首领石野那等入朝。子仪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退。回纥与元光追之，子仪大军继其后，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斩首五万，生擒万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不绝。子仪自泾阳入朝，加实封二百户，还镇河中。

大历元年十二月，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杀监军张志斌谋叛，帝以同、华路阻，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令子仪起军讨之。纵请为蜡书，令家僮间道赐子仪。奉诏大阅军戎，将发，同华将吏闻军起，乃斩智光父子，传首京师。二年二月，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干、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九月，吐蕃寇泾州，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十月，蕃军退至灵州，邀击败之，斩馘二万。十二月，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还河中。八月，吐蕃寇灵武。九月，诏子仪率师五万自

河中移镇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灵武。十月，子仪入朝，还镇河中。时议以西蕃侵寇，京师不安，马璘虽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自河中移镇邠州，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泾州，子仪遣先锋兵马使浑瑊逆战于宜禄，不利。会马璘设伏于潘源，与瑊合击，大破蕃军，俘斩数万计。回纥赤心卖马一万匹，有司以国计不充，请市千匹。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不宜阻意，请自纳一年奉物，充回纥马价，虽诏旨不允，内外称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对延英。语及西蕃弃斥，苦战不暇，言发涕零。既退，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曰：

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璘牒，贼拟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

臣伏以陛下横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饩，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不诫，神明所鉴。

诏曰："卿忧深虚远，殊沃朕心，始终倚赖，未可执辞也。"

德宗即位，诏还朝，摄冢宰，充山陵使，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计二千户，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草料，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余人。建中二年夏，子仪病甚，德宗令舒王谊传诏省问。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时年八十五，德宗闻之震悼，废朝五日，诏曰：

天地以四时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辅，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调

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绩，镇抚四夷，体元和之气，根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处高而更安。尚父比吕望之名，为师增周公之位，盛业可久，殁而弥光。故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汾阳郡王、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若神。昔天宝多难，羯胡作祸，咸秦失险，河洛为戎。公能扶翼肃宗，载造区夏。于国有患，劳其戡定；于边有寇，藉其驱除。安社稷必在于绛侯，定羌戎无逾于充国。绛台绥四散之众，泾阳降十万之虏。勋高今古，名璟夷狄，而劳乎征镇，二纪于兹。

顷以春秋既高，疆埸多事，罢彼旌钺，宠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籓翰万里，忠贞悬于日月，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膏肓生疾，药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坏。虽赙礼加等，辍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议追崇，名位斯极，而尊为尚父，官协太师，虽爵秩则同，而体望尤重。敛以衮冕，旌我元臣。圣祖园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终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勋。千载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礼，有司备焉。可赠太师，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赙绢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麦三千石。

旧令一品坟高丈八，而诏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吊哭。凶丧所须，并令官给。及葬，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百僚陪位陨泣，赐谥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庭。

子曜、旰、晞、昢、晤、暧、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诸孙数十人，每群孙问安，不尽辨，颔之而已。参佐官吏六十余人，后位至将相，升朝秩贵位，勒其姓名于石，今在河中府。人士荣之。

史臣裴垍曰：汾阳事上诚荩，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代宗幸陕时，令以数十骑觇贼，及在泾阳，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皆以身许国，未尝以危亡易虑，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无礼，子仪尝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其为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

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唯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物议为薄。

曜，子仪长子。性孝友廉谨。子仪薨，出征于外，留曜治家，少长千人，皆得其所。诸弟争饰池馆，盛其车服，曜以俭朴自处。累迁至太子宾客。建中初，子仪罢兵柄，乃遍加诸子官，以曜为太子少保。子仪曜遵遗命，四朝所赐名马珍玩，悉皆上献，德宗复赐之，曜乃散诸昆弟。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有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曜家大恐，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夺田宅奴婢，曜不敢诉。德宗微知之，诏曰："尚父子仪，有大勋力，保乂皇家，尝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时与人为市，以子仪身殁，名被诬构，欲论夺之，有司无得为理。"诏下方已。曜居丧得礼，若儒家子，服未阕寝疾，或劝其茹葱薤，曜竟不属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赠太子太傅。

晞，子仪第三子。少善骑射，常从父征伐。初以战功授左赞善大夫，从广平王收复两京，晞力战于香积寺、陕西，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后河中军乱，杀节度使李国贞、荔非元礼于绛，诏以子仪为河东关内副元帅，镇绛州，时四方扰叛，多逐戎帅，子仪至绛，诛其元恶，其党颇不自安，欲谋翻变。晞知其谋，选亲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将竟不敢发，以功拜殿中监。广德二年，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领朔方军以援邠州，与马璘合势，大破蕃军。其年冬，怀恩诱虏再寇邠州，阵于泾北，子仪令晞率步卒五千、骑军五百，出西南掩击之。晞以兵寡不敌，持而不战，及至晡晚，乘其半济而击之，大破獯虏，斩首五千级。是时连战皆捷，诏加御史大夫，子仪固让不受。永泰二年，检校左散骑常侍。大历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丁母忧；服除，加检校工部尚书，判秘书省事。建中二年，丁父丧，持服京城。硃泚构逆，遣人就第问讯，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胁之，晞终不语，贼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潜奔奉天，仅而获免。

初，晞兄曜袭父代国公，实封二千户，及曜卒，诏曰："故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积其善庆，垂裕无穷。虽嫡长云殂，支宗斯盛，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其男前左散骑常侍、驸马都

尉、食实封五百户暧，夙禀义方，居忠履孝，俪崇银榜，摅美金章，继抚先封，允宜听复。暧兄检校工部尚书、守太子宾客、赵国公晞，并弟右金吾将军、祁国公、食实封二百五十户曙，太子左谕德映等，并休有令名，保其先业，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诚。其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余可分袭。暧可袭代国公，仍通前袭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通前三百七十户；映可二百三十五户。”寻又诏尚父子仪男晞、暧、映、曙四人所袭实封，各减五十户，以赐郭曜男鉾、郭晤男鐇，各袭一百户。

晞至行在，复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从驾还京，改太子宾客。晞子钢为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宾佐，希全以钢摄丰州刺史。晞以钢幼弱，恐不任边职，贞元七年，晞上章请罢钢官。德宗遣中使召之，钢疑以他事见摄，乃单骑走入吐蕃。蕃将见钢独叛，不纳，置之筏上，流入黄河令归，杜希全得之，送赴京师，赐钢自尽，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复授太子宾客。贞元十年卒，赠兵部尚书。晞次子钧。钧子承嘏别有传。

暧，子仪第六子。年十余岁，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时升平年亦与暧相类。大历中，恩宠冠于戚里，岁时锡赉珍玩，不可胜纪。大历十三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升平有脂粉硙两轮，郭子仪私硙两轮，所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耶？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暧检校左散骑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暧亦不令出入。既而硃泚之乱，不知车驾幸奉天，为贼所逼，欲授伪官，暧辞以居丧被疾。既而与兄晞、弟曙及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并释前咎，待之如初，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从驾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员。

贞元中，帝为皇孙广陵郡王纳暧女为妃。暧，贞元十六年七月卒，赠尚书左仆射。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赠虢国大长公主，谥曰懿。广陵王即位，为宪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为皇太后，诏曰：“追远饰终，先王令典。况积仁累义，事已显于身前；祥会庆传，福遂流于天下。式光盛德，爰举徽章，尊尊亲亲，于是乎在。皇太后父赠尚书左仆射暧，克荷崇构，有劳王家，孝友本于生知，英华发于事任，实修一德，历仕三朝。建中末年，属有大难，毕力扈驾，忘躯即戎，忠贞之节，国史明备。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启涂山之祚。肆予小子，获缵大业，未展定申之命，敢缘褒纪之恩，俾继维师，用不缛礼。可赠太傅。”暧子钊、鏦、銛。

曙，代宗朝累历司农卿，居父忧。建中三年冬，舒王谊为淮西、山南诸大元帅，以曙检校左庶子，为元帅府都押牙。京城乱，从幸山南，转太府卿。随驾还京，拜左金吾卫大将军。贞元末卒。

钊，伟姿仪，身长七尺，方口丰下，沉默寡言。母升平长公主。代宗朝，钊为外孙，恩宠逾等，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检校工部尚书，兼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数岁，检校户部尚书，入为司农卿。钊，大勋之后，姻联戚里，而谦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临民，无骄怠之色，无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穆宗在东宫，心甚忧之，遣人问计于钊，钊曰："殿下身为皇太子，但旦夕视膳，谨守以俟，又何虑乎！"迄今称钊得元舅之体。

穆宗即位，册皇太后南内，推崇外氏，以钊兼司农卿。未几，检校户部尚书，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岁中，换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钊历践藩镇，以汾阳胄胤，材能选用，不独凭椒房之势，所莅简约不挠，其俗自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征钊为兵部尚书，兼检校尚书左仆射。明年，出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蛮陷嶲州，遂寇西川，杜元颖失于控御，蛮军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帅，乃以钊兼领西川节度。蛮军已寇樟州，诸道援军未至，川军寡弱，不可令战。钊致书于蛮首领沇巅，责以侵寇之意，沇巅曰："杜元颖不守疆埸，屡侵吾圉，以是修报也。"与钊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与南诏立约，疆陲不扰。以疾求代。四年，入为太常卿、检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诏赠司徒。子仲文、仲辞。

鏦，母升平长公主，大历、贞元之间，恩礼冠诸主。顺宗在东宫，以女德阳郡主尚鏦，时鏦与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为德宗之所钟爱，故鏦之贵宠，焜燿一时。顺宗即位，改封德阳为汉阳公主。鏦累官至卫尉卿、驸马都尉，改殿中监。穆宗即位，鏦为叔舅，改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阳王别墅，林泉之致，莫之与比，穆宗常游幸之，置酒极欢而罢，赐钅从甚厚。俄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充闲厩宫苑使。从容贵位三十余年，而椒房之宠，国舅之恩，近代已来，无有其比。而鏦恭逊虔恪，不以富贵骄人，士无贤不肖，接之以礼，由是中外称之。长庆二年十月卒，赠尚书左仆射，仍以其弟銛代鏦为太子詹事，充闲厩宫苑使。

仲文，大和末为殿中少监。开成初，诏仲文袭父太原郡公，制上，给事中封敕奏曰：“伏准制书，赠司徒郭钊嫡男仲文袭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访知郭钊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孙，有男仲辞，已选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称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须黜居别室，仲辞不合配尚贵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仪之孙，太皇太后之侄，戚里勋门，无与俦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夺宗之配，实玷风教。且仲文、仲辞既非同出，袭封尚主，不可并行。伏请付台勘当。”诏曰：“以万年县尉仲辞袭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侄，不之罪。寻以仲辞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少监、驸马都尉，袭封太原郡公，尚饶阳公主。又仲辞兄詹事府丞仲恭，为银青光禄大夫，尚金堂公主。

幼明，尚父子仪之母弟也。性谨愿无过，不工武艺，喜宾客饮宴，居家御众，皆得其欢心。以子仪勋业，累历大卿监，大历八年卒，赠太子太傅。

子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自关、陇陷蕃，为虏所隔，其四镇、北庭使额，李嗣业、荔非元礼皆遥领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德宗嘉之。诏曰：“四镇、二庭，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次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候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其将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资。”

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赐姓名。时昕使自回纥历诸蕃部，方达于朝。又有袁光庭者，为伊州刺史，陇右诸郡皆陷，光庭坚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尽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赠工部尚书。

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而晞、暖于缞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难奉天，可谓忠孝之门有嗣矣。

赞曰：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

列传第七十一

○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

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语讹谓之仆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天宝中，加左领军大将军同正员、特进。历事节度王忠嗣、安思顺，皆以善格斗，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委之心腹。及安禄山反，从郭子仪讨高秀岩于云中，破之，又败薛忠义于背度山下，抗贼七千骑，生擒忠义男，袭下马邑郡。十五载，进军与李光弼合势，及史思明战于常山、赵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怀恩功居多。

肃宗即位于灵武，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贼，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怀恩子玢领徒击贼，兵败而降，寻又自拔而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慑骇，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千余骑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肃宗虽仗朔方之众，将假蕃兵以张形势，乃遣怀恩与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纥，请兵结好。回纥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请公主，遣首领随怀恩入朝。二年正月，又从子仪下冯翊、河东二郡。走伪将崔乾祐，又袭破潼关。贼将安守忠、李归仁自京率众来援，苦战二日，官军败绩。怀恩退至渭水，无舟楫，抱马以渡，存者仅半，乃奔归子仪于河东，整其余众。四月，子仪赴凤翔，李归仁以劲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窘急，使怀恩及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贞等五将伏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贼至伏发，归仁大败而走。又从子仪战于清渠，不利，归于凤翔。及回纥使叶护、帝得数千骑来赴国难，南蛮、大食之卒相继而至。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以子仪为副，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澧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日暮，怀恩谓王曰："贼必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马追之，缚取李归仁、田乾真、安守忠、张通儒。"王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后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聚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王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又固请，往而复反，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逃。又从王大破贼于陕西之新店，收两京，皆立殊功。以前后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同正员、同节度副使。十二月，封丰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九月，遣九节度击安庆绪于相州。从郭子仪领朔方行营，破安太清，下怀、卫二州，围相州，战愁思岗。凡经五月，常为先锋，坚敌大阵，必经其战，勇冠三军。寻充都知兵马使。及李光弼代子仪，怀恩又副之。乾元二年，进封大宁郡王，迁御史大夫、朔方行营节度。又从李光弼守河阳，破周出，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怀州，皆摧锋陷敌，功冠诸将。其男瑒又以开府仪同三司从将兵于其军，每深入虏阵，以勇敢闻，军中号为“斗将”。

怀恩为人雄毅寡言，应对舒缓，而刚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虽主将必诟怒之。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素重怀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恃功怙将，多为不法，子仪每事优容之，行师用兵，倚以辑事。而光弼持法严肃，法不贷下，怀恩心惮而颇不叶。上元二年，从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不利。肃宗以怀恩功高，恩顾特异诸将，至冬，加工部尚书，敕李辅国及常参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宠之。

代宗即位，拜陇右节度，未行，改朔方行营节度，以副郭子仪。其秋，上使中官刘清潭请兵于回纥登里可汗，登里已为史朝义诱之倾国入塞，众号十万，关中骚扰，上使殿中监乐子昂驰于塞上劳之，遇于忻州。先是，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于毗伽阙可汗，毗伽阙可汗又以少子请婚，肃宗以怀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少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怀恩女为可敦。至是，可汗请与怀恩及怀恩之母相见，诏从之。怀恩嫌疑不敢，上因赐铁券，手诏以遣之，即令其母便发。怀恩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可汗大悦，遂许助讨朝义，于是进兵，历太原、汾、晋，营于陕州以俟期。十月，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为中军先锋，以怀恩为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乂为后殿，自渑池入；陈郑节度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副元帅、雍王留陕州。怀恩等师至黄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拔，贼死者数万。朝义领铁骑十万来救，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而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蹂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怀恩乃进收东京及河阳城，封其府库，伪中书令许叔冀、王伷等，承制释之，悉皆安堵。

怀恩留回纥可汗营于河阳，乃使其子右厢兵马使瑒、北庭朔方兵马使高辅成以步军万余众乘胜逐北。怀恩常压贼而行，至于郑州，再战皆捷；进至汴州，伪节度张献诚开门降；又拔滑州，追破朝义于卫州。伪睢阳节度田承嗣、李进超、李达卢等兵马四万余众，又与朝义合，据河来拒。瑒连盘济师，登岸薄之，贼党悉奔，长驱至昌县东。朝义率魏州兵马来战，又败走，达卢来降，贼徒震骇。于是相州伪节度薛嵩以相、卫州、洺、邢、赵降于李抱玉、高辅成、尚文悊；伪恆阳节度李宝臣以深、恆、定、易四州降于河东节度辛云京。朝义至贝州，又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瑒至临清，惧贼气盛，驻军以俟变。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瑒令高彦崇、浑日进、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贼半渡，伏发，合击而走之。其时回纥又至，官军益振，瑒卷甲驰之，大战于下博县东南。贼背水而阵，大军冲击而崩之，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又走莫州。于是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廷玉、兖郓节度使辛云京会师于下博，进军莫州城下。朝义与田承嗣频出挑战，大败而旋，临阵杀其伪尚书敬荣。朝义惧，自分万余众投归义县，留承嗣守城。于是淄青节度侯希逸继诸将同为攻守，凡月余日。瑒与高彦崇、侯杀逸、薛兼训等以众三万追及朝义于归义县，交锋而贼溃。属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送降款，瑒顿兵于其境，遣怀仙分兵追蹑。二年三月，朝义至平州石城县温泉栅，穷蹙，走入长林自缢，怀仙使妻弟徐有济传其首以献。又降田承嗣之军，河北悉平，怀恩乃与诸将班师。

先是，去冬郭子仪以怀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让位于怀恩，遂授河北副元帅、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仍加实封四百户，通前一千户。春，又加太子少师，充朔方都知兵马使、同节度副大使，食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所，仍与一子五品官。高辅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加实封三百户，仍与一子五品官。高彦崇太子宾客，仍旧朔方右厢兵马使，实封二百户，庄宅各赐一所，与一子五品官。

遂诏怀恩统可汗还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与回纥可汗会，出太原之北。怀恩初至太原，辛云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闭关不报，且惧可汗相袭，不敢犒军；及还，亦如之。怀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灭史朝义，复燕、赵、韩、魏之地，自以为功无以让。至是，又为云京所拒，怀恩怒，上表列其状，顿军汾州。会中官骆奉先使于云京，云京言怀恩与可汗为约，逆状已露，乃与奉先厚结欢。奉先回至怀恩所，其母数让奉先曰：“尔等与我兒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乎？虽然，前事勿谕，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怀恩起

舞，奉先赠缠头彩。怀恩将酬其贶，奉先遽告发，怀恩曰：“明日端午，请宿为令节。”奉先固辞，怀恩苦邀之，命藏其马。中夕谓其从者曰：“向者责吾，又收吾马，是将害我也。”奉先惧，遂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令追还其马。奉先使回，奏其反状。怀恩累奏请诛云京、奉先，上以云京有功，手诏和解之，怀恩遂有贰于我。至七月，改元广德，册勋拜太保，仍与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阶，仍加实封五百户。仆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实封一百户。仍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阁。寻以瑒为御史大夫、朔方行营节度。

怀恩以寇难已来，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再收两京，皆导引回纥，摧灭强敌，而为人媒孽，蕃性犷戾，怏怏不已。乃上书自叙功伐，曰：

广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朔方节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帅、上柱国、大宁郡王臣怀恩，刺肝沥血，谨顿首顿首上书宝应圣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边塞，爰自祖父，早沐国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驱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场，叨承先帝报功，时年已授特进。洎乎禄山作乱，大振王师，臣累任偏裨，决死靖难，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灵，仗皇天之威神，灭狂胡之丑类。无何，思明继逆，又据东周，宸极不安，海内腾沸。臣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权，誓雪国仇，以匡时难。阖门忠烈，咸愿杀身，野战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族之亲，十不存一，纵有在者，疮痍遍身。况陛下潜龙之时，亲统师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诚。大行皇帝未捐宫馆之时，臣频立微效，累沾官赏，遂被辅国等谗害，几至破家，便夺兵权，逾年宿卫。臣虽内省无疚，终惧谗佞倾危，以日继时，命悬秋叶，至将归骨泉壤，永谢明时。幸遇陛下龙跃天衢，继缵鸿业，知臣负谤，察臣丹心，遂开独见之明，杜绝众多之口，特拔臣于汧、陇，再任臣于朔方。诚谓游魂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驽蹇之力，效锥刀之功，上答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马之志。

去年秋末，回纥伏义而来，士庶不知，悉皆惊骇。陛下以臣与其姻娅，令至太原祗迎，一切事宜，许臣逐便处置。遂与可汗计议，分道用兵，克复洛阳，平荡幽、蓟，惟有神策兵马，顿军独住陈留。可汗时在洛阳，即被朝恩猜阻，要为流议，已失蕃情。臣自平贼却回，天恩又令饯送，臣遂罄竭家产，为国周旋，发遣外蕃，贵图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云京共生异见，妄作加诸，闭城不出祗迎，仍令潜行窃盗。蕃夷怨怒，早欲相仇，臣遂弥缝，方得出界。及其祖饯事了，回至太原，臣忝迹鼎司，又承重寄，奉先、云京曾无礼数，闭关不出相看。臣遂过汾

州，休息士马，凡经数日，不遣一介知闻。自以行事乘疏，恐臣先有论奏，遂乃构其谤黩，妄起异端，扇动军城，以为设备。又臣从潞府过日，见抱玉只迎回纥，庶事用心，恳称家资罄于公用，又与臣马兼银器四事，臣于回纥处得绢，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今被抱玉共相组织，将此往来之贶，便为结托之私，贵在厚诬，务相倾夺。陛下不垂明察，采听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谗邪之党。臣实不欺天地，不负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

往年同罗背叛，河曲骚然，经略数军，兵围不解。臣不顾老母，走投灵州，先帝嘉臣忠诚，遂遣征兵讨叛，使得河曲清泰，贼徒奔亡。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一也。臣男玢尝被同罗虏将，盖亦制不由己，旋即弃逆归顺，却来投臣，臣斩之以令士众。且臣不爱骨肉之重，而徇忠义之诚，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远蕃，为国和亲，合从讨难，致使贼徒殄灭。寰宇清平。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顾危亡，身先行阵，父子效命，志宁邦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帅之权，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抚绥，悉安反侧，州县既定，赋税以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纥，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归国，使其永为邻好。义著急难，万姓安宁，干戈止息，二圣山陵事毕，陛下忠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延颈辕门，以待斧钺质。过此以往，更无他违。陛下若以此诛臣，何异伍子胥存吴，卒浮尸于江上，大夫种霸越，终赐剑于稽山。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

且葵藿尚解仰阳，犬马犹能恋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轻，夙夜思奉天颜，岂暂心离魏阙，诚恐以忠获罪，龟镜不遥。顷者来瑱受诛，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义，从此生疑。况来瑱功业素高，人多所忌，不审圣衷独断，复为奸臣弄权？臣欲入朝，恐罹斯祸，诸道节度使皆惧，非臣独敢如此。近闻追诏数人，并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又惧陛下损伤，岂唯是臣不忠，只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先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用弥深。皆由同类相从，致蒙蔽圣聪，人皆惧死，谁复敢言！臣义切君臣，志忧社稷，若无极谏，有负圣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镬。况今西有犬戎背乱，东有吴、越不庭，均、房群盗纵横，鄜、坊稽胡草扰。陛下不思外御，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车书，而使梯航纳赆？天下至大，岂可暂轻。

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对之时，陛下皆云与骠骑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数月，不放归还，远近之心，转加疑阻。且臣朔方将

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却信嫉妒谤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毁黩。弓藏鸟尽，兔死犬烹，臣昔谓非，今方知实。且臣息军汾上，关键大开，收马放羊，曾无守备，分兵数郡，贵免般粮，劝课农桑，务安黎庶，有何状迹，而涉异端。陛下必信矫词，何殊指鹿为马？陛下倘斥逐邪佞，亲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陈政化，使君臣无二，天下归心，则窥边之戎，不足为患，梗命之寇，将复何忧，偃武修文，其则不远。陛下若不纳愚恳，且贵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忠言利行，良药愈病，伏惟陛下图之。

臣今戎事已安，粮储且继，深愿一至阙下，披露心肝，再睹圣颜，万死无恨。臣欲公然进发，虑恐将士留连。臣今便托巡晋、绛等州，于彼迁延且住，谨遣押衙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张休臧先进书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览臣此书，知臣诚恳，特垂圣断，勿议近臣，待臣如初，浮谤不入，臣当死节王命，誓酬国恩。仍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冀获蹈舞轩陛。鄙臣愚虑，不顾死亡，轻触天威，战汗无地。

九月，上以回纥近塞，怀恩又与辛云京有隙，上欲其悔过，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诏召黄门侍郎裴遵庆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庆即至，怀恩抱其足号泣而诉，遵庆因宣圣恩优厚，讽令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说之曰："公以谗言交构，有功高不赏之惧，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测之朝？公不见来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见容，二臣以走诛。"怀恩然之。明日，又以惧死为辞，许令一子入朝，志诚又不可。遵庆复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纥使还，怀恩与可汗往来，恐泄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众攻云京，云京出战，瑒大败而旋，进围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书右丞颜真卿请奉诏怀恩，上因以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请行者，时也；今方受命，事无益矣。"上问其故，对曰："怀恩阻兵，是其反侧明矣。顷陛下避狄于陕郊，臣方责以《春秋》之义，云寡君蒙尘于郊，敢不恭问官守。当是时也，怀恩来朝，以助讨贼，则其辞顺。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宫京邑，怀恩进不勤王，退不释众，其辞曲，必不来矣。且明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怀恩将士，皆子仪部曲，恩信结其心，陛下何不以子仪代之，喻以逆顺祸福，必相率而归耳。"上从之。子仪至河中，仆固瑒已为朔方兵马使张惟岳等四人斩其首，献于阙下。怀恩闻之，率麾下数百骑，弃其母，渡河北走灵武。余众闻子仪到，束甲来奔，归者数万。怀恩至灵武，啸聚亡命，其众复振。上念其勋旧，不欲罪功臣，厚抚其家，怀恩终不从。其母月

余日竟以寿终。又遥授太师、兼中书令、大宁王，余并停。

是秋为乡导，诱吐蕃十万入寇泾、邠州，祭来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仪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征天下兵以防之。怀恩又纠合诸蕃，众号二十万，南犯京师：遣吐蕃之众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郑庭、郝德自东道寇奉先、同州，羌、浑、奴剌之众自西道寇盩厔、凤翔。朝廷大骇，诏遣郭子仪屯泾阳，浑日进、白元光屯奉天，李光时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中渭桥，董秦屯东渭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亲率六军，令鱼朝恩屯苑中，下诏亲征。怀恩领回纥及朔方之众继进，行至鸣沙县，遇疾舁归。九月九日，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张韶代领其众，为徐璜玉所杀；璜玉领其众，又为范志诚所杀，志诚领其众。回纥进寇泾阳，诸军坚壁不战。吐蕃相持二十余日，又闻怀恩死，与回纥争长，自相疑贰，莫敢先进，遂大掠居人，焚烧舍宇，驱男女数万而去，所过践禾谷殆尽。回纥乃诣子仪降，请击吐蕃以自效。子仪分兵随之，大破吐蕃于泾州界。任敷又败走，羌、浑又多降于李抱玉。

怀恩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士不解甲，粮尽馈军，适幸天亡，而上为之隐恶，前后下制，未尝言其反。及怀恩死，群臣以闻，上为之悯默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其宽仁如此。闰十月，怀恩侄名臣领千余骑来降。

梁崇义，长安人。以升斗给役于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钩。后为羽林射生，从来瑱于襄阳。沉默寡言，众悦之，累迁为偏裨。瑱朝京师，分使诸将戍福昌、南阳。来瑱被诛，戍者皆溃归。崇义时在南阳，统归师径入襄州，与同列李昭、薛南阳相让为长，不决。诸将请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义为帅。宝应二年三月，崇义杀昭与南阳，以胁众心，朝廷因授其节度焉。以襄州荐履兵祸，屈法含容，姑务息人也。历御史中丞、大夫、尚书。遂与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宝臣为辅车之势，奄有襄、汉七州之地，带甲二万，连结根固，未尝朝觐，然于群凶，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礼貌最恭。其地跨东南之冲，数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亲尝劝其来朝，崇义曰：“吾本帅来公有大勋庸，当上元中以阉竖谗谮，逡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驾行，旋见诛族。今吾衅盈而事久，若之何见上。”

建中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请兴师讨崇义，崇义惧，军旅之事加严焉。流人郭昔告其为变，崇义闻之，请罪昔，坐决杖配流，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以安之。初，刘文喜作难，舟尝入其城说利害，文喜拘

之，会帐下杀文喜而降。四方反侧者闻之，谓舟必能覆军杀将，是以皆恶。及舟至，又劝其入觐，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二年春，发五使宣谕诸道，而舟复如荆、襄，崇义虑有变，拒境不纳，上言“军中疑惧，请换他使”。由是益不安，凶谋日深，宾僚或有忠言沮劝，多遭伤害。

时群凶方自疑阻，朝廷将仗大信，欲来而安之，以示天下。仍加崇义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赏，且赐铁券誓之，兼授其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征之。崇义益恐怖，使持满而受命。蔺杲奉诏书，又不敢发，驰诣崇义请命，崇义益疑惧，对著号哭，不受诏。由是征四方兵，使希烈统击之。崇义乃发兵攻江陵，以通黔、岭，及四望，大败而归，遂屯襄、邓。希烈先发千余人守临汉，崇义屠之，无遗噍。既而希烈统大军缘汉而上，崇义使将翟晖、杜少诚迎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复合于涑口，又破之。二将求降，希烈受之，使统本兵入襄阳号令，以安百姓。崇义领亲兵老小闭壁，将守者斩关争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义与其妻投井而死，传首阙下。其亲戚希烈皆戮之，选其尝从临汉之役者三千人，悉斩之。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上元中，累迁试太仆、太常卿，主右衙兵将，积功劳至开府仪同三司，为朔方军都虞候。永泰初，实封三百户。大历六年，兼御史中丞，间一年，兼御史大夫，加为军都虞候。性清勤严猛，而敢诛杀，虽亲戚犯法，皆不挠避。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纪纲任怀光，军中尤畏之，亦称为理。十二年，以母忧罢职。明年，起复本官，仍兼邠、宁、庆三州都将。德宗即位，罢子仪节度副元帅，以其所部分隶诸将，遂以怀光起复检校刑部尚书，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降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先是，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为西边要防矣。建中初，泾原四镇节度使段秀实为宰相杨炎所恶，征为司农卿。上将复城原州，乃以怀光兼泾州刺史、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时怀光挟私怨，亲诛杀朔方旧将温儒雅等数人，泾州军士咸畏之。刘文喜因众不欲，遂以城叛。诏硃泚与怀光将兵讨平之，加检校太子少师。二年，迁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实封四百户。邠宁节度等使如故。

时马燧、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硃滔、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愜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

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燧等退军于魏县。寻加同平章事，益实封二百户。自是与滔等相持不战。明年十月，泾原之卒叛，上居奉天。硃泚既僭大号，遣中使驰告河北诸帅，怀光率军奔命。时属泥淖，怀光奋厉军士，道自蒲津渡河，败泚骑兵于醴泉，直赴奉天。前数日，先遣裨将张韶持表封蜡丸随贼攻城，乘间逾堑，呼城上人曰："朔方军使也。"乃以绳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数十矢。时上在重围中，守拒益急，既知怀光军至，令张韶号令于城上，人心乃安。怀光又败泚兵于鲁店，泚乃解兵还走入城。

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辈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惧甚，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不可许至奉天，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杞等罪恶，上不得已为贬杞、赵赞、白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初，诏遣崔汉衡使于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结赞曰："蕃法，进军以统兵大臣为信。今奉制书，无怀光名署，故不敢前。"上闻之，遣翰林学士陆贽诣怀光议用蕃军，怀光坚执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词慢，且谓贽曰："尔何所能？"兴元元年二月，诏加太尉，兼赐铁券，遣李升及中使邓鸣鹤赍券喻旨。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词气益悖，众为之惧。时怀光部将韩游瑰掌兵在奉天，怀光乃与游瑰书，约令为变，游瑰密奏之。翌日，怀光又使趣之，游瑰复奏闻。数日，怀光又使趣游瑰，为门者所捕。怀光且宣言曰："吾今与硃泚连和，车驾当须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时李晟已移军东渭桥，怀光复劫李建徽、杨惠元等军，移于好畤，其下颇多携贰。先是硃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怀光虏劫无所得，益疑惧不自安，居二旬，乃驱兵分为部队，掠泾阳、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将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拥兵三千余人奔归李晟，怀光不能遏。韩游瑰杀怀光留后张昕，以邠州从顺。戴休颜自奉天令于军曰："怀光已反。"乃令城守驰表以闻。上于是授游瑰、休颜节度使。乃除怀光太子太保，罢其余官，其所管委本军择一人功高望崇者统之，皆不奉诏。四月，怀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绛等州，按兵观望。

李晟既收复京师，上遣给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诏征之，怀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于众："太尉军中谁可领军事者？"怀光左右皆胡虏，因发怒，乱持兵杀巢父及守盈，自是缮兵益修守拒。上还京师，以侍中浑瑊为河中节度副元帅，将兵讨怀光。瑊复破同州，屯军不进，数为怀光所败。时仍岁旱蝗，京师初复，经费不给，言事者多请赦怀光。

时河东、节度使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帅，与瑊及镇国军节度骆元光、邠宁节度韩游瑰、鄜坊节度唐朝臣会兵同讨怀光。燧率军拔绛州，至宝鼎，虑怀光西走，唐突京邑，乃舍军朝京师。既还，与瑊先自河东而降其骁将尉珪、徐庭光，统诸军以围河中。贞元元年秋，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怀光首以降燧瑊隹刃其弟数人，乃自杀。怀光死时年五十七。寻诏以男一人为嗣，赐庄宅各一所，仍还怀光尸首，任其收葬，妻子并徙澧州。五年，又诏曰：

怀旧念功，仁之大也；兴灭继绝，义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于东土；韩信干纪，汉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详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训，皆以刑佐德，俾人向方，则斧钺之诛，甲兵之伐，盖不得已而用也。曩岁盗臣窃发，国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将振昆阳之旅，以兴涿鹿之功，征师未达于诸侯，卫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怀光三军夙驾，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众。议功方始，守节靡终，潜构祸胎，拒违朝命，弃同即异，舍顺效逆。为臣至此，在法必诛，犹示绥怀，庶其牵复。而枭音益厉，犭希突莫迁，大戮所加，曾无噍类。虽自贻伊戚，与众弃之，而言念尔劳，何嗟及矣！以其前效犹在，孤魂无归，怀之怳然，是用忄妻轸。予欲布陈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于刑措。宜以怀光外孙燕八八赐姓李氏，名承绪，授左卫率府胄曹参军，承怀光之后。仍赐钱一千贯，任于怀光墓侧置立庄园，侍养怀光妻王氏，并备四时享奠之礼。呜呼！朕实不德，临于兆人，泣辜宥罪，素诚所志。尔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绍乃考之建国庸，无若尔父之违王命。

初，怀光授首，其子琟、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舍其死。及是又思怀光旧勋，哀其绝后，乃命承绪继之。

史臣曰：仆固怀恩、李怀光，咸以勇力，有劳王家，为臣不终，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云京、骆奉先、卢杞、白志贞辈，致彼二逆，贻忧时君，亦可谓国之谗贼矣。梁崇义既无令始，又无善终，与妻投泉，何塞其咎。

赞曰：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怀恩、怀光，凶终一致。崇义多奸，国家所弃。迷而亡归，自速其毙。

列传第七十二

○张献诚 弟献恭献甫献恭子煦路嗣恭 子恕曲环崔汉衡杨朝晟樊泽李叔明裴胄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节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宝应元年冬，东都平，史朝义逃归汴州，献诚不纳，举州及所统兵归国，诏拜汴州刺史，充汴州节度使。逾年来朝，代宗宠赐甚厚。三迁检校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观察使。广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贼帅高玉以献。永泰二年正月，献名马二、丝绢杂货共十万匹。是月，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封邓国公。西川崔旰杀郭英乂，献诚率众战于梓州，为旰所败，献诚仅以身免。大历二年四月，献诚以疾上表乞归私第，仍荐堂弟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献恭以自代。诏许之，以献诚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八月，献诚以疾抗疏辞官，无几，卒于私第。

献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军功官至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代献诚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大历十二年七月，献恭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建中二年正月，加检校兵部尚书，为东都留守。三年正月，为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经略招讨使。四年七月，与浑瑊、卢杞、司农卿段秀实与吐蕃尚结赞筑坛于京城之西会盟，如清水之仪。兴元元年六月，转检校吏部尚书，仍与一子正员官。卢杞移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论其不可。献恭因入对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当，臣恐烦圣听，不敢缕陈其事。"德宗不悟，献恭复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优异。"德宗顾谓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对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献恭守正不挠也如此。

献甫，守珪弟左武卫将军、赠户部尚书守琦之子。献甫少随诸兄从军，初为偏裨，以军功累授试光禄卿、殿中监、河中节度副元帅都知兵马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建中初，从节度使贾耽征梁崇义于襄、汉，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兴元，献甫首至，从浑瑊征讨有功，及复京邑，入为金吾将军。时李怀光未平，吐蕃侵扰西边，献甫领禁军出镇咸阳，凡累年，军民悦之。贞元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兼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观察使。乃于彭原置义仓，方渠、马岭等县选险要

之地以为烽堡。又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等镇，各置兵防以备蕃寇，朝廷从之。贞元四年九月，吐蕃将尚志董星、论莽罗等寇宁州，献甫率众御之，斩首百余级，吐蕃遁边城。贞元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废朝三日，赠司空，赙物有差。

献恭子煦，尝随献甫征讨，积战功累迁至夏州节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军逐出节度使李进贤而屠其家，杀判官严澈。宪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许以便宜击断。九年正月，赐绢三万匹以助军资。河东节度使王锷遣兵五千会煦于善羊栅，诏煦入振武，诛作乱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岁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剑客，历仕郡县，有能名，累至神乌令，考绩上上，为天下最，以其能，赐名嗣恭。历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副使，知朔方节度营田押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称疾召至，因杀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大历六年七月，为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财赋。贾明观者，事北军都虞候刘希暹，鱼朝恩诛，希暹从坐，明观积恶犯众怒。时宰相元载受赂，遣江南效力，魏少游承载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杀，识者称之。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嗣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务：瑶主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招集义勇，得八千人，以挠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诡计，出其不意，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拜检校兵部尚书，知省事。

嗣恭起于郡县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著称。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故嗣恭虽有平方面功，止转检校兵部尚书，无所酬劳。及德宗即位，杨炎受其货，始叙前功，除兵部尚书、东都留守。寻加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及东都畿观察使。征至京师卒，时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子恕，字体仁。初，岭南衙将哥舒晃反，诏嗣恭自江西致讨，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以军前便宜从事。俄而降者继路，于是擢降将伊慎，推心用之。贼平，恕功居多，年才三十，为怀州刺史。久之，转京兆少尹、监门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教练招讨等使。其后为鄜坊观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贬吉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以右散骑常侍致仕卒，年七

十三，赠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园，自贞元初李纾、包佶辈迄于元和末，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从之游，高歌纵酒，不屑外虑，未尝问家事，人亦以和易称之。

曲环，陕州安邑人也。父彬，为南使正监，因家于陇右，以环故累赠兵部尚书。环少读兵书，尤以勇敢骑射闻。天宝中，从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黄河九曲、洪济等城，累授果毅别将。安禄山反，从襄阳节度鲁炅守邓州，拒贼将武令珣，战数十合，环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从李抱玉守河阳南城，寻将兵守泽州，破贼骁将安晓，敕特拜羽林将军。又将别部兵合诸军同讨史朝义，平河北，累转金吾大将军，并同正员，随李抱玉移军京西。大历中领兵陇州，频破吐蕃，加特进、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剑南，诏环以邠、陇兵五千驰往，大破戎虏，收七盘城、威武军及维、茂二州，西戎奔遁。环大振功名而还，加太子宾客，赐以名马。与诸将讨泾州叛将刘文喜，平之，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陇两军都知兵马使。时李纳拥兵侵逼徐州，令环与刘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纳叛党，环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检校左常侍，充邠、陇行营节度使。

李希烈侵陷汴州，环与诸军守固宁陵、陈州，大破希烈军于陈州城下，杀逆党三万五千人，擒其骁将翟晖以献，希烈因遁归蔡州。环以功加检校工部尚书，兼陈州刺史。希烈平，加环兼许州刺史、陈许等州节度观察，加实封三百户。陈、蔡二州以希烈扰乱，遭剽劫颇甚，人多逃窜他邑以避祸。环勤身恭俭，赋税均平，政令宽简，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训农理戎，兵食皆丰羡。十二年，加检校左仆射。卒时年七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崔汉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宽博，善与人交。释褐，授沂州费令。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记，累迁殿中侍御史。大历六年，拜检校礼部员外郎，为和吐蕃副使；还，迁右司郎中，改万年令。建中三年，为殿中少监、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与吐蕃使区颊赞至自蕃中。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常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其次相尚结赞有材略，因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约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戊申，以汉衡为鸿胪卿。四年，吐蕃朝贡，加检校工部尚书，复使吐蕃。兴元初，上居奉天，吐蕃遣帅佐浑瑊败硃泚兵于武功，以功转检校兵部尚书、兼秘书监、西京留守。无几，真拜兵部尚书，为东都、淄青、魏博赈给宣慰使。明年，为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称职。贞元三年，副侍中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吐蕃背约，瑊仅免，时无备预，在会免者什无一二，士

卒，死者以千数。汉衡与同陷者并至河州，结赞令召之，以频使于蕃，结赞素信重，与孟日华、中官刘延邕俱至石门，而遣五骑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检校吏部尚书、晋慈隰观察使，寻加都防御使。十一年四月卒。

杨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为步军先锋，尝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生擒居多，授骠骑大将军，稍为右先锋兵马使。后李纳寇徐州，从唐朝臣征讨，尝冠军锋，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

上在奉天，李怀光自山东赴难，以朝晟为左厢兵马使，将千余人下咸阳以挫硃泚，加御史中丞，实封一百五十户。及怀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胁在军。上幸梁、洋，韩游瑰退于邠、宁。怀光以尝在邠、宁，迫制如属城，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昕惧难作，乃大索军资，征卒乘，约明潜发，归于怀光。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因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上召劳问，授兼御史中丞，正除游瑰邠宁节度使。间谍至河中，朝晟闻其事。泣告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合诛戮，不可主兵矣。”怀光遂絷之。及诸军进围河中，韩游瑰营于长春宫，怀宾身当战伐。及怀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遂为游瑰都虞侯。时父子同军，皆为开府宾客、御史中丞，荣于军中。

后诏征游瑰宿卫，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邠宁庆节度观察使，代韩游瑰。初，游瑰以吐蕃犯塞，自将兵戍宁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轻骑潜遁归阙。其将卒素骄怠，畏张献甫之严，因游瑰夜出，衙内千余人遂叛掠，且因监军杨明义邀奏出奔将范希朝为节度。朝晟时为都虞候，初逃于郊，翌日乃来，绐其众曰：“所请甚愜，我来贺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诸将谋诛首恶者。乙卯，朝晟率诸将经数日以告曰：“前请者不获，张尚书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当死，吾不能尽杀，各言戎首以归罪焉，余无所问。”于是众中唱二百余人，斩之乃定。上擢希朝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献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

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士马镇木波。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忧，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所须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迫虏，若大兴兵，即蕃戎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毕。”蕃人始

乘障，数日而退。初，军次方渠，无水，师徒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令筑防环之，遂为停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丧，加检校工部尚书。是夏，以防秋移军宁州，遘疾，来年正月卒。

樊泽，字安时，河中人也。父咏，开元中举草泽，授试大理评事，累赠兵部尚书。泽长于河朔，相卫节度薛嵩奏为磁州司仓、尧山县令。建中元年，举贤良对策，礼部侍郎于邵厚遇之。与杨炎善，荐为补阙，历都官员外郎。泽好读兵书，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结赞深礼之。寻从凤翔节度张镒与吐蕃会盟于清水，迁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节度行军司马。时李希烈背叛，诏以普王为行军元帅，征泽为谏议大夫、元帅行军右司马。属驾幸奉天，普王不行，泽改右庶子、兼中丞，复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寻代贾耽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

泽有武艺，每与诸将射猎，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贼众畏焉。频与李希烈凶党接战，前后擒降其骁将张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诚、薛翼等，收唐、随二州。希烈既平，泽丁母忧，起复右卫大将军同正，余如故。三年，代张伯仪为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岁，加检校礼部尚书，会襄州节度曹王皋卒于镇，军中剽劫扰乱，以泽威惠素著于襄、汉，复代曹王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卒年五十，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将宴百官，废朝，改取他日。

李叔明，字晋卿，阆州新政人。本姓鲜于氏，代为豪族。兄仲通，天宝末为京兆尹、剑南节度使。兄弟并涉学，轻财好施。叔明初为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判官。乾元后为司勋员外郎，副汉中王瑀使回纥，回纥接礼稍倨，叔明离位责之曰："大国通好，贤王奉使，可汗于大唐子婿，岂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复命，迁司门郎中。后为京兆少尹，无几，以疾辞，除右庶子，出为邛州刺史。寻拜东川节度遂州刺史，后移镇梓州，检校户部尚书。时东川兵荒之后，凋残颇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抚甿庶，夷落获安。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叔明少孤，养子于外族，遂冒姓焉，请复之"。诏从焉。叔明初不知其从外氏姓，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仍置严氏子于法。及驾幸奉天，其子升翊从。叔明每私疏诫励，见危临难，当誓以死。升奉父严训，果著勋效，识者嘉之。叔明既朝京师，以本官兼右仆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谥曰襄。叔明总戎年深，积聚财货，子孙骄淫，殁才数年，遗业荡尽。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东闻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宽，户部尚书，有名于开元、天宝间。胄明经及第，解褐补太仆寺主簿。属二京陷覆，沦避他州。贼平，授秘书省正字，累转秘书郎。陈少游陈郑节度留后，奏胄试大理司直。少游罢，陇右节度李抱玉奏授监察御史，不得意，归免。陈少游为宣歙观察，复辟在幕府，抱玉怒，奏贬桐庐尉。浙西观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观察判官许鸿谦有学识，栖筠常异席，事多咨之；崔造辈皆所荐引，一见胄，深重之，荐于栖筠，奏授大理评事、观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载隳紊朝纲，征筠入朝，内制授御史大夫，方将大用，载怙权，栖筠居顾问刺举之职，与不平。及栖筠卒，胄护栖筠丧归洛阳，众论危之，胄坦然行心，无所顾望。淮南节度陈少游奏检校主客员外、兼侍御史、观察判官。寻为行军司马，迁宣州刺史。

杨炎初作相，锐意为元载报仇，凡其枝党无漏。适会胄部人积胄官时服杂俸钱为赃者，炎命酷吏员□深按其事，贬汀州司马。寻征为少府少监，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迁湖南观察都团练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观察使李兼罢省南昌军千余人，收其资粮，分为月进，胄至，奏其本末，罢之。会荆南节度樊泽移镇襄阳，宰相方议其人，上首命胄代泽，仍兼御史大夫。

胄简俭恆一，时诸道节度观察使竞剥下厚敛，制奇锦异绫，以进奉为名。又贵人宣命，必竭公藏以买其欢。胄待之有节，皆不盈数金，常赋之外无横敛，宴劳礼止三爵，未尝酣乐。时武臣多厮养畜宾介，微失则奏流死，胄以书生始，奏贬书记梁易从，君子薄其进退宾客不以礼，物议薄之。贞元十九年十月卒，时年七十五，赠右仆射，谥曰成。

史臣曰：三献军谋臣节，克绍家风。路嗣恭从微至著，执法简廉。环理兵劝农，独彰善政。汉衡诚悫奉职。朝晟忠孝权谋。泽威惠荆、襄。叔明见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义危行，守政奉公。皆贤帅矣。然嗣恭聚财，为功名之瑕玷；叔明聚财，致子孙之骄淫。财之污人，诚可诫也。

赞曰：张、路、曲、崔、樊、杨、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贤帅之才。

列传第七十三

○刘晏第五琦班宏王绍李巽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年七岁，举神童，授秘书省正字。累授夏县令，有能名。历殿中侍御史，迁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寻迁河南尹。时史朝义盗据东都，寄理长水。入为京兆尹，顷之，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于司录张群、杜亚，综大体，议论号为称职。无何，为酷吏敬羽所构，贬通州刺史。复入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判度支。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晏举真卿自代为户部，乃加国子祭酒。宝应二年，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坐与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罢相，为太子宾客。寻授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挼穗以供之。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书遗元载曰：

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宾于东朝，犹有官谤，相公终始故旧，不信流言，贾谊复召宣室，弘羊重兴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驱马陕郊，见三门渠津遗迹。到河阴、巩、洛，见宇文恺置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济渠；大夫李杰新堤故事，饰像河庙，凛然如生。涉荥郊、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知昔人用心，则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卦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相公匡戴明主，为富人侯，此今之切务，不可失也。使仆湔洗瑕秽，率罄愚懦，当凭经义，请护河堤，冥勤在官，不辞水死。

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厘，从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

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也。

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说輹，栈车輓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

晏累年已来，事缺名毁，圣慈含育，特赐生全。月余家居，遽即临遣，恩荣感切，思殒百身。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

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

又至德初，为国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诸道榷盐以助军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累迁吏部尚书。大历四年六月，与右仆射裴遵庆同赴本曹视事，敕尚食增置储供，许内侍鱼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诣省送上。八年，知三铨选事。十二年三月，诛宰臣元载，晏奉诏讯鞫。晏以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请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傪、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同推，载皆款伏。初，晏承旨，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亦处极法，晏谓涵等曰：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涵等从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减缙罪从轻。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十三年十二月，为尚书左仆射。时宰臣常衮专政，以晏久掌铨衡，

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虑公望日崇，上心有属。窃忌之，乃奏晏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外示崇重，内实去其权。及奏上，以晏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使务、知三铨并如故。李灵曜之乱也，河南节帅所据，多不奉法令，征赋亦随之；州县虽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其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当时权势，或以亲戚为托，晏亦应之，俸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绐，四方动静，莫不先知，事有可贺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

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故人多称之。善训诸子，咸有学艺。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要官重职，颇出其门。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然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未尝检辖。

德宗嗣位，言事者称转运可罢多矣。初，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各恃权使气，两不相得。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与元载隙憾，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将为载复仇，又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炎因对易攵流涕奏言："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暧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硃泚、崔宁又从傍与祐甫救解之，宁言颇切，炎大怒，故斥宁令出镇鄜坊以摧挫之。遂罢晏转运等使，寻贬为忠州刺史。炎欲诬构其罪，知庾准与晏素有隙，举为荆南节度，以伺晏动静。准乃奏晏与硃泚书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证成其事，上以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诛，使回奏报，诬晏以忠州谋叛，下诏暴言其罪，时年六十六，天下冤之。家属徙岭表，连累者数十人。贞元五年，上悟，方录晏子执经，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经，秘书郎。执经上请削官赠父，特追赠郑州刺史。

第五琦，京兆长安人。少孤，事兄华，敬顺过人。及长，有吏才，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天宝初，事韦坚，坚败贬官。累至须江丞，时太守贺兰进明甚重之。会安禄山反，进明迁北海郡太守，奏琦为录事参军。禄山已陷河间、信都等五郡，进明未有战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进明惶惧，莫知所出，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战，遂收所陷之郡。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促办应卒，事无违阙。迁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于是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

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既而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藉道路，又盗铸争起，中外皆以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乾元二年十月，贬忠州长史，既在道，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两者，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对曰：二百两金十三斤重，忝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凭，即请准法科罪。"期光以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请除名，配流夷州，驰驿发遣，仍差纲领送至彼。宝应初，起为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迁太子宾客。属吐蕃寇陷京师，代宗幸陕，关内副元帅郭子仪请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充关内元帅副使。未几，改京兆尹。车驾克复，专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累封扶风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户部侍郎，判度支。前后领财赋十余年。鱼朝恩伏诛，琦坐与款狎，出为处州刺史，历饶、湖二州。入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上以其材，将复任用，召还京师，信宿而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

子峰，峰妇郑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门。

班宏，卫州汲人也。祖思简，春官员外郎。父景倩，秘书监。宏少举进士，授右司御胄曹，后为薛景先凤翔掌书记，又为高适剑南观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摄监察御史。时青城山有妖贼张安居以左道惑众，事觉，多诬引大将，冀以缓死，宏验理而速杀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

乂代适，以厌人望，奏署秘书郎，兼雒令，以疾免。大历三年，迁起居舍人，寻兼理甄使，四迁至给事中。时李宝臣卒于其位，子惟岳匿丧求位，上遣宏使成德问疾，且喻之。惟岳厚赂宏，皆不受，还报合旨，迁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时右仆射崔宁考兵部侍郎刘乃上下，宏驳曰："夷荒靖难，专在节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则下开趋竞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党。"因削去之。乃知而谢曰："乃虽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寻除吏部侍郎，为汪蕃会盟使李揆之副。

贞元初，仍岁旱蝗，上以赋调为急，改户部侍郎，为度支使韩滉之副。迁尚书，复副窦参。参初为大理司直，宏已为刑部侍郎，及参为相，领度支，上以宏久司国计，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参宰相以临远，众务悉委于卿，勿以辞也。"参以先贵，常私解悦之曰："参后来，一朝居尚书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后，当归此使。"宏心喜，岁余，参绝不复言。宏性刚愎，为人间之，且怒食言，公事多异。扬子院，盐铁转运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理，且以贿闻，参欲代之，宏执不可。参又选诸院吏，未尝访宏，乃疏参所用者过恶以闻，事辄留中。无何，参以使劳加吏部尚书，而宏进封萧国公，怨参以虚号宠之，间恶愈甚。每奉诏营建，宏必极壮丽，亲程课役，又厚结权幸以倾参。

张滂先善于宏，宏荐为司农少卿，及参欲以滂分掌江淮盐铁，询之于宏，宏以滂嫉恶，虑以法绳徐粲，因曰："滂强戾难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参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遂以宏专判，而参不欲使务悉归于宏，问计京兆尹薛珏，珏曰："二子交恶，而滂刚决，若分盐铁转运于滂，必能制宏。"参乃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使、判转运，尚隶于宏以悦之。江淮两税，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择其官。滂请盐铁旧簿书于宏，宏不与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与臣相戾，巡院多阙官。臣掌财赋，国家大计，职不修，无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辑事？"遂令分掌之。无几，宏言于宰相赵憬、陆贽曰："宏职转运，年运江淮米五十万斛，前年增七十万斛，以实太仓，幸无过。今职移于人，不知何谓？"滂时在侧，忿然曰："尚书失言甚矣！若运务毕举，朝廷固不夺之，盖由丧公钱、纵奸吏故也。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钜万，僮马第宅，僭于王公，非盗官财何以致是？道呼喧喧，无不知之，圣上故令滂分掌。公向所言，无乃归怨于上乎、"宏默然不对。是日，宏称疾于第，滂往问之，宏不见，憬、贽乃以宏、滂之言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滂至扬州按徐粲，逮仆妾子侄，得赃钜万，乃徙岭表。故参得罪，宏颇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归，下吏劳而未尝厌苦，清白勤干，称之于时。

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废朝，加赠，谥曰敬。

王绍，本家于太原，今为京兆万年人。旧名与宪宗同，永贞年改焉。少时，颜真卿器重之，因绍旧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萧复为常州刺史，辟为从事；包佶领租庸盐铁，亦以绍为判官。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特移运路自颍入汴。绍奉佶表诣阙，属德宗西幸，绍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亲劳之，谓绍曰："六军未有春服，我犹衣裘。"绍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间道进奉数约五十万。"上曰：道路回远，经费悬急，卿之所奏，岂可望耶？"后五日而所督继至，上深赖焉。

贞元中，为仓部员外郎。时属兵革旱蝗之后，令户部收阙官俸，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以为水旱之备。绍自拜仓部，便准诏主判，及迁户部、兵部郎中，皆独司其务。擢拜户部侍郎，寻判度支。后二年，迁户部尚书。德宗临驭岁久，机务不由台司，自窦参、陆贽已后，宰臣备位而已。德宗以绍谨密，恩遇特异，凡主重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访决。绍未赏泄漏，亦不矜衒。顺宗即位，王叔文始夺其权，拜兵部尚书，寻除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元和初，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复以濠、泗二州隶焉。时承张愔之后，兵骄难治，绍修辑军政，人甚安之。六年，征拜兵部尚书，兼判户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赠左仆射，谥曰敬。

李巽，字令叔，赵郡人。少苦心为学，以明经调补华州参军，拔萃登科，授鄠县尉。周历台省，由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逾年，召为给事中，出为湖南观察使，锐于为理。五年，改江西观察使，加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巽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动必察之。顺宗即位，入为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以巽干治，奏为副使。佑辞重位，巽遂专领度支盐铁使。榷筦之法，号为难重，唯大历中仆射刘晏雅得其术，赋入丰羡。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岁，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久不盈其数，唯巽三年登焉。迁兵部尚书，明年改吏部尚书，使任如故。

巽精于吏职，盖性使然也。虽在私家，亦置案牍簿书，勾检如公署焉。人吏有过，丝毫无所贷，虽在千里外，其恐栗如在巽前。初，程异附王叔文贬窜，巽知其吏才明辩，奏而用之，宪宗不违其请。异勾检簿籍，又精于巽，故课最加衍，亦异之助焉。巽为吏部尚书，卧疾，郎官相率省问，巽初不言其病，与之考校程课，商略功利，至其夕而卒。然性强很狡恶，忌刻颇甚，乘德宗之怒，谋杀窦参，物论冤之。初，参为

宰相，不悦于巽，自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数月，参贬郴州司马。久之，巽自给事中为湖南观察使，郴即属郡也。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以擅袭父任，物议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参之贬，士宁尝以绢数千匹赂参，巽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参与藩镇交通，德宗怒，遂赐参死，议者冤之。巽廉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无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卒，时年七十一，赠尚书左仆射。

史臣曰：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或问曰：郑子产吏不能欺，宓子贱吏不忍欺，西门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贤人也，吏皆怀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远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盖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殁，故吏二十余年继掌财赋，不其是哉！《史记货殖》云："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举真卿才，忠也，减王缙罪，正也，忠正之道，复出于人，呜呼！本秀于林，风必摧之，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可为长叹息矣！时讥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谗口，何以持重权？即无以展其才，济其国矣。是其术也，又何讥焉。第五琦促办应卒，民不加赋，而国丰饶，亦庶几矣。然铸钱变法，物贵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国者，农商之外，不可为也。宏、滂争权树党，皆非令人。绍之谨密干事，巽之皦察精辨，亦足可称。

赞曰：丰财忠良，晏道为长。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列传第七十四

○薛嵩 弟崿嵩子平嵩族子雄令狐彰 子建运通田神功 弟神玉侯希逸李正己 子纳纳子师古师道宗人洧附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少以门廕，落拓不事家产，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广德元年，东都平，时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遣仆固怀恩东收河朔。嵩为贼守相州，闻贼朝义兵溃，王师至，嵩惶惑迎拜于怀恩马前，怀恩释之，令守旧职。时怀恩二心已萌。怀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分理河北道；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充相、卫、洺、邢等州节度观察使，承嗣镇魏州，忠志镇恆州，怀仙镇幽州，各据数州之地。时多事之后，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累迁检校右仆射。大历八年正月卒。诏遣弟崿知留后，累加崿太子少师。大历十年正月丁酉，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盗所将兵逐崿，举众归田承嗣以叛。崿奔于洺州，上表乞入朝，许之。至京，素服于银台门待罪，诏释之。

嵩子平，年十二，为磁州刺史。嵩卒，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平知留后务，平伪许之，让于叔父崿，一夕以丧归。及免丧，累授右卫将军，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荐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龙武大将军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累有战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岁常为水患。平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平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同上闻，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遂无水患。居镇六年，入为左金吾大将军。未几，复为郑滑节度观察使。及平李师道，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以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长庆元年，幽镇叛，杜叔良统横海全军讨伐不胜，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棣州为贼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师援棣州，平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溃而归。仍推突将马狼兒为帅，行及青城镇，劫镇将李自劝，并其众；次至博昌镇，复劫其镇兵，共得七千余人，径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敌，平悉府库并家财募二千精卒，逆击之，仍先以骑兵掩其家属辎重，贼众惶惑反顾，因大败。狼兒与其同恶十数辈脱身窜匿，余党降，稍后

者斩于鞠场。明日，狼兒亦就擒戮，胁从者放归田里。诏加右仆射，进封魏国公，由是远近畏伏平之威略。

在镇六周岁，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时人以为近日节制，罕有其比。宝历元年，归朝，进加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逾月，复检校司空，兼河中绛隰节度观察等使。大和二年，复以晋州，慈州隶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检校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册赠太傅。嵩族子雄，初为嵩属吏，知卫州事，嵩殁，特诏授卫州刺史。魏博节度田承嗣诱为乱，雄不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远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濞，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以清白闻，本道采访使宋鼎引为判官。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倜傥有胆气，涉猎书传，粗知文义，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天福中，以军功累迁至左卫员外郎将。

安禄山叛逆，以本官随贼党张通儒赴京师，通儒伪署为城内左街使。王师收复二京，随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贼史思明，伪署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统数千兵戍滑台。彰感激忠义，思立名节，乃潜谋归顺。会中官杨万定监滑州军，彰遂募勇士善于水者，俾乘夜涉河，达表奏于万定，请以所管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万定以闻。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肃宗得彰表，大悦，赐书慰劳。时彰移镇杏园渡，遂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亲薛岌统精卒围杏园攻之。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与贼兵战，大破之，溃围而出，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肃宗深奖之，礼甚优厚，赐甲第一区、名马数匹，并帷帐什器颇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毫魏博等六州节度，仍加银青光禄大夫，镇滑州，委平残寇。及史朝义灭，迁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未几，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

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赍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然性识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辄至毙踣，此其短也。临终，手疏辞表，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表曰：

臣自事陛下，得备籓守，受恩则重，效节未终，长辞圣朝，痛入心骨，臣诚哀恳，顿首顿首。臣受性刚拙，亦能包含。顷因鱼朝恩将掠亳州，遂与臣结怨，当其纵暴，臣不敢入朝，专听天诛，即欲奔谒。及鱼朝恩死，即臣属疾苦，又遭家艰，力微眼暗，行动须人，拜舞不能，数月有阙。欲请替辞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强，荣归朝觐。自冬末旧疾益重，疮肿又生，气息奄奄，遂期殒殁。不遂一朝天阙，一拜龙颜，臣礼不终，忠诚莫展，臣之大罪，下惭先代，仰愧圣朝。臣竭诚事上，誓立大节，天地神明，实知臣心。心不遂行，言发自痛。当使仓粮钱绢羊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军兵士，州县官吏等，各恭旧职，祗待圣恩。臣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知识忠贞，堪委大事，伏愿陛下速令检校，上副圣心。臣男建等，性不为非，行亦近道，今勒归东都私第，使他年为臣报国，下慰幽魂。临殁昏乱，伏表哀咽。

上览表，嗟悼久之。特下诏褒美曰：

中卫社稷，外修疆事，合于一体，以靖庶邦，其在有终，谓之不朽。观前代文武通贤，有匡时戡难，挞于大化，不忘时君，未尝不嘉尚而流叹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刚直形外，纯和积中，本于孝敬，辅以才略，统制籓阃，服劳王家。往以母老，躬于就养，岂不恋阙，以兹旷年。及苴麻在艰，优谕权夺，踊绝伤足，泪尽丧明，入觐之期，良愿莫遂。想其风彩，久轸顾怀，遽见沦没，用深追悼。嗟乎！方疾之时，以情自疏，无所有隐，见之于词。复节守常，条上军簿，请择良帅，命于中朝。乃令遗胤，爰归东洛，教忠以报国，约礼以居丧。古人所谓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夫岂远哉！节概诚亮，高绝无邻，喟然感伤，鉴寐增恸。有以见东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范，宣付史馆，式昭名臣。

子建、运、通。

建，大历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归滑州。及彰卒，滑三军逼夺情礼，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服阕，累转至右龙虎军使。德宗以泾原兵乱，出幸奉天，建方教射于军中，遂以四百人随驾为后殿。至奏天，以建为行在中军鼓角使。幸梁州，转行在右厢兵马使、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兴元元年六月，加检校左散骑常侍、行在都知兵马使、左神武大将军。建妻李氏，恆帅宝臣女也，建恶，将弃之，乃诬与亻庸教生邢士伦奸通。建召士伦榜杀之，因逐其妻。士伦母闻，不胜其痛，卒。李氏奏请按劾，诏令三司诘之。李氏及奴婢款证，被诬颇明白，建方自首伏。建会赦免坐。德宗诏曰：“子育黎元，未

能禁暴，在予之责，用轸于怀。宜辍常膳五百千文，充葬士伦母子。其父既衰耄，至无所归，良深矜念，委京兆尹厚加存恤。”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为右领军大将军。五年三月，以专杀不辜，德宗念旧勋，特容贷之；复陈诉，词甚虚罔，遂贬旋州别驾同正，卒于贬所。贞元六年九月，赠右领军大将军。十年，赠扬州大都督。

运为东都留守将，逐贼出郊，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杜亚以运豪家子，意其为之，乃令判官穆员及从事张弘靖同鞫其事。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必不为盗，抗请不按。亚不听，而怒斥逐员等，令亲事将武金鞫之。金笞箠运从者十余人，一人笞死，九人不胜考掠自诬，竟无赃状。亚具以闻，请流运于岭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员外崔从质、大理司直卢士瞻三司覆按运狱，既竟，明运迹非行盗，以曾捕掠人于家，配流归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后岁余，齐抗捕得劫转运绢贼郭鹄、硃瞿昙等七人及赃绢，诏令杜亚与留台同劾之，皆首伏。然终不原运，运死于归州，众冤之。

通，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见代宗朝滑州节度使令狐彰临终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诸子随表归阙。代宗以彰遗表宣示百僚，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进河朔诸镇，付子传孙，无不燻灼数代；唯彰忠义感激，奉国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归于先帝。贞元中，长子建坐事死于施州，幼子运亦无罪流于归州，欲使忠义之人，何所激劝？今通幸存，得遇明圣，伏乞陛下召之与语，如堪用，望垂奖录。”宪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赞善大夫，出为宿州刺史。时讨淮、蔡，用为泗州刺史。岁中改寿州团练使、检校御史中丞。每与贼战，必虚张虏获，得贼数人，即为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败衄，即不敢上闻。后为贼所攻，境上城栅并陷，通走固州城，闭壁不出。宪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将至，遂令代通，贬为昭州司户，移抚州司马。十四年，征为右卫将军，制下，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言通前刺寿州失律，不宜遽加奖任。宪宗令宰相宣喻门下，言通父有功于国，不宜逐弃其子，制命方行。岁余，出为淄州刺史。长庆初，入为左卫大将军，卒。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上元元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生擒逆贼大将四人，牛马器械不可胜数。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贼刘展，送于阙下。以擒展功，累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节度使。大历三年三月，朝京师，

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彩一万匹。时郭子仪入朝，请宴宰臣等于私第，神功效其请，亦以许之。寻加检校右仆射，赴尚书省视事，特诏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宠之。神功忠朴干勇，当时所称。八年冬，复觐阙廷，遘疾，信宿而终。上悼惜，为之彻乐，废朝三日；赠司徒，赙绢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许百官吊丧，赐屏风茵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已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权汴州留后。大历十年正月，加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为汴州刺史，知汴州节度观察留后事并河阳、泽潞等兵马，直据淇门，会李承昭讨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诏滑州李勉代之。

侯希逸，平卢人也。少习武艺。天宝末，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裨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使以闻，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军人共推立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授节度使。既数为贼所迫，希逸率励将士，累破贼徒向润客、李怀仙等。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虏所侵，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且行且战，遂达于青州。会田神功、能元皓于兖州，青州遂陷于希逸，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迄今，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也。

希逸初领淄青，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宝应元年，与诸节度同讨袭史朝义，平之，加检校工部尚书，赐实封，图形凌烟阁。以私艰去职。大历十一年九月，起复检校尚书右仆射、上柱国，封淮阳郡王。后渐纵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释教，且好畋游，兴功创寺宇，军州苦之。永泰元年，因与巫者夜宿于城外，军士乃闭之不纳。希逸奔归朝廷，拜检校右仆射，久之，加知省事，迁司空。诏出而卒，废朝三日，赠太保。

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会有敕遣使来存问，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遂杀之，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希逸母即怀玉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冲将军，骁健有勇力。宝应中，众军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暴恣横，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其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背，回纥尿液俱下，众军呼笑，虏惭，由是不敢为暴。

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为兵马使。正己沉毅得众心，希逸因

事解其职，军中皆言其非罪，不当废。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赐今名。寻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饶阳郡王。大历十一年十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三年，请入属籍，从之。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蜜、德、棣等州之地，与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宝臣、梁崇义更相影响。大历中，薛嵩死，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共攻其地，得者为己邑，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郓，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尝攻田承嗣，威震邻辞。历检校司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

后自青州徙居郓州，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建中后，畏惧朝廷，多不自安。闻将筑汴州，乃移兵屯济阴，昼夜教习为备。河南骚然，天下为忧，羽檄驰走，征兵以益备。又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未几，发疽卒，时年四十九。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纳阻兵，兴元元年四月，归顺，方赠正己太尉。

纳少时，正己遣将兵备秋，代宗召见，嘉之，自奉礼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历检校仓部郎中，兼总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己将兵击田承嗣，奏署节度观察留后。寻迁青州刺史，又奏署行军司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后，又加御史大夫。

建中初，正己、田悦、梁崇义、张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纳秘丧，统父众，仍复为乱。比会悦于濮阳，遣大将卫俊将兵一千救悦，为河东节度使马燧败于洹水，杀伤殆尽。诏诸军诛之，纳从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长卿，皆以州归顺。纳以彭城险厄，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围之。诏宣武军节度刘洽与诸军救之，大败纳兵于城下。后将兵于濮阳，洽攻破其城外。纳自城上见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说以其弟经、男成务朝京师，请因洽从顺。会中使宋凤朝见之，谓纳计蹙，欲诛破之以为己功，奏请无舍，上乃械说等系禁中。纳遂归郓州，复与李希烈、硃滔、王武俊、田悦合谋皆反，伪称齐王，建置百官。及兴元之降罪己诏，纳乃效顺，诏加检校工部尚书、平卢军节度、淄青等州观察使。无几，检校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希烈围陈州，纳遣兵与诸军奋击，大破之，因解围。加检校司空，封五百户。贞元初，升郓州为大都督府，改授长史。年三十四，薨于位，废朝三日，赠赙有差。

子师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贞元八年，纳死，军中以师古代其位而上请，朝廷因而授之。起复右金吾大将军同正、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成德军节度王武俊率师次于德、棣二州，将取蛤□朵及三汊城。棣州之盐池与蛤□朵岁出盐数十万斛，棣州之隶淄青也，其刺史李长卿以城入硃滔，而蛤□朵为纳所据，因城而戍之，以专盐利。其后武俊以败硃滔功，以德、棣二州隶之，蛤□朵犹为纳戍。纳初于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谓之三汊，交田绪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为武俊患。及纳卒，师古继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旧将多死，心颇易之，乃率众兵以取蛤□朵、三汊为名，其实欲窥纳之境。师古令棣州降将赵镐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将兵先济于滴河，会士清营中火起，军惊，恶之，未进。德宗遣使谕旨，武俊即罢还。师古毁三汊口城，从诏旨。师古虽外奉朝命，而尝畜侵轶之谋，招集亡命，必厚养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诣师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异图。

贞元十年五月，师古服阕，加检校礼部尚书。十二年正月，检校尚书右仆射。十一月，师古丁母忧，起复左金吾上将军同正。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十六年六月，与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制加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德宗遗诏下，告哀使未至，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以与师古邻道，录遗诏报师古，以示无外。师古遂集将士，引元素使者谓曰：师古近得邸吏状，具承圣躬万福。李元素岂欲反，乃忽伪录遗诏以寄。师古三代受国恩，位兼将相，见贼不可以不讨。”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后以讨元素为名，冀因国丧以侵州县。俄闻顺宗即位，师古乃罢兵。，后累官至检校司徒、兼侍中。卒赠太傅。

师道，师古异母弟。其母张忠志女。师道时知密州事，师古死，其奴不发丧，潜使迎师道于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师道谋于将吏，或欲加兵于四境，其判官高沐固止之。乃请进两税，守盐法，申官员，遣判官崔承宠、孔目官林英相继奏事。时杜黄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计分削之，宪宗以蜀川方扰，不能加兵于师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审遥领节度，授师道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权知郓州事，弃淄青节度留后。十月，加检校工部尚书，兼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五年七月，检校尚书右仆射。

十年，王师讨蔡州，师道使贼烧河阴仓，断建陵桥。初，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汝、郑，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谋焚宫阙而肆杀掠。既烹牛飨众矣，明日将出，会有小将杨进、李再兴者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追伊阙兵围之，半日不敢进攻。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得结伍中衢，内其妻子于囊橐中，以甲胄殿而行，防御兵不敢追。贼出长夏门，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鬻鹿于市，贼遇而夺之，山棚走而征其党，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穷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圆静，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执之，使巨力者奋锤，不能折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所处，欲以舍山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静，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门察，乃贼武元衡者，元膺具状以闻。及诛吴元济，师道恐惧，上表乞听朝旨，请割三州并遣长子入侍宿卫，诏许之。

师道识暗，政事皆决于群婢。婢有号蒲大姊、袁七娘者，为谋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一日无苦而割之耶！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不献三州，不过发兵相加，可以力战，战不胜，乃议割地，未晚也。"师道从之而止，表言军情不叶，乃诏诸军讨伐。十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李愿遣将王智兴击破师道之众九千，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四千，遂至平阴。十一年十一月，加师道司空，仍遣给事中柳公绰往宣慰，且观所为，欲宽容之。师道苟以逊顺为辞，长恶不悛。十三年七月，沧州节度使郑权破淄青贼于齐州福城县，斩首五百余级。十月，徐州节度使李愬、兵马使李祐于兖州鱼台县破贼三千余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本军自阳刘渡河，距郓州九十里下营，再接战，破贼三万余众，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胜纪。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收斗门城、杜庄栅。田弘正复于故东阿县界破贼五万。诸军四合，累下城栅。

师道使刘悟将兵当魏博军，既败，数令促战。师未进，乃使奴召悟计事。悟知其来杀己，乃称病不出，召将吏谋曰："魏博兵强，乘胜出战，必败吾师，不出则死。今天子所诛，司空一人而已。悟与公等皆被

驱逐就死地，何如转祸为福，杀其来使，以兵趣郓州，立大功以求富贵。”众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斩之，遂赍师道追牒，以兵趣郓州。及夜，至门，示以师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继进，至球场，因围其内城，以火攻之，擒师道而斩其首，送于魏博军，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献于京师，天子命左右军如受馘仪，先献于太庙效社，宪宗御兴安门受之，百僚称贺。

初，东军诸道行营节度擒逆贼将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诏曰：“附丽凶党，拒抗王师，国有常刑，悉合诛戮。朕以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况讨伐已来，时日不几，纵怀转祸之计，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杀。况三军百姓，孰非吾人，诏令颁行，罪止师道。方欲拯于涂炭，是用活其性命，诚为屈法，庶使知恩。并宜特从释放，仍令却递送至魏博及义成行营，各委节度收管驱使。如父母血属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当放去，务备相全贷，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刘悟得行其谋焉。

师道妻魏氏及小男并配掖庭。堂弟师贤、师智配流春州，侄弘巽配流雷州。诏分其十二州为三节度，俾马总、薛平、王遂分镇焉。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纪其绩。国家自天宝末安禄山首乱两河，至宝应元年王师平史朝义，其将薛嵩、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受伪命分领州郡，朝廷厌兵，因仆固怀恩请，就加官爵。及侯希逸为军人逐出，正己又据齐、鲁之地，既而递相胶固，联结姻好，职贡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仍皆署其子为副大使，父死子立，则以三军之请闻，亦有为大将所杀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后，迄至于贞元，朝廷多务优容，每闻擅袭，因而授之，以故六十余年，两河号为反侧之俗。宪宗知人善任，削平乱迹，两河复为王土焉。师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为尼。

洧，正己从父兄也。正己用为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纳犯宋州，洧以其州归顺，加御史大夫，封潮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充招谕使。初，洧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师，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独当贼，若得徐、海、沂三州节度都团练使，即必立功。况海、沂两州，亦并为贼纳所据，非国家州县。其刺史王涉、马万通等，洧并素与之约，若有诏命，冀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阙，以为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张镒，镒言于卢杞。杞怒程不先白己，故洧所请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类也。及李纳遣兵攻徐州，刘洽与诸将击退之，贼势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寻加密州。时海、密州皆为贼所据，不受洧命。旋加洧检校户部尚书。未几，疽发背，稍平，乃大具糜饼，饭僧于市，洧乘平肩舆自临其场，市人欢呼，洧惊，疽溃于背而卒，赠左仆射。

史臣曰：自安、史乱离，河朔割据，虽外尊朝旨，而内蓄奸谋。薛嵩祖父，国之名将，及身濡足贼廷，既沐国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职，终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余庆。彰居丧循礼，有士子之风；驭众权谋，著将军之业。中外善政，终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鲜矣。背逆归国，治兵牧民，上表推诚，举贤代己，时称能善始善终者也。建志禀遗训，克全令名，不能终保功业，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勋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师道祖父弟兄，盗据青、郓，得计则潜图凶逆，失势则伪奉朝旨，向背任情，数十年矣。或问曰：师古之前，三帅而不灭；师道继立，数年而亡者，何哉？答曰：纳与师古，自运奸谋，躬临戎事；朝廷任卢杞，以私妨公，致怀光变忠为逆，李纳父子，宜其苟延。洎宪宗当朝，裴度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师道外任诸奴，内听群婢，军民携贰，家族灭亡，不亦宜乎！假息数年，犹为多矣，何所疑焉？

赞曰：田神功勇能立勋，令狐彰死不失节。薛平振家世以显扬，师道任臧获则亡灭。

列传第七十五

○张镒 冯河清附刘从一萧复柳浑

张镒，苏州人，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以门廕授左卫兵曹参军。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以尝伏事齐丘，辟镒为判官。授大理评事，迁殿中侍御史。乾元初，华原令卢枞以公事呵责邑人内侍齐令诜，令诜衔之，构诬。外发镒按验，枞当降官，及下有司，枞当杖死。镒其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枞，枞必免死，镒必坐贬。若以私则镒负于当官，贬则以太夫人为忧，敢问所安？"母曰：尔无累于道，吾所安也。"遂执奏正罪，枞获配流，镒贬抚州司户。量移晋陵令，未之官，洪吉观察张镐辟为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迁屯田员外郎，转祠部、右司二员外。母忧居丧有闻，免丧，除司勋员外。交游不杂，与杨绾、崔祐甫相善。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净，州事大理。乃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撰《三礼图》九卷、《五经微旨》十四卷、《孟子音义》三卷。李灵曜反于汴州，镒训练乡兵，严守御之备，诏书褒异，加侍御史、沿淮镇守使。寻迁寿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征拜吏部侍郎，寻除河中晋绛都防御观察使。到官数日，改汴滑节度观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辞，逗留于中路，征入，养疾私第。未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学士，修国史。

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贬循州司马，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论之曰：

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后，奴告主者皆不受，尽令斩决。"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欲全其事体，实在防微。顷者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贱之辈，悖慢成风，主反畏之，动遭诬告，充溢府县，莫能断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曰：准斗竞律，诸奴婢告主，非谋叛已上者，同自首法，并准律处分。"自此奴婢复顺，狱诉稍息。今赵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将帅之功，莫大于子仪；人臣之位，莫大于尚父。殁身未几，坟土仅乾，两婿先已当辜，赵纵今又下狱。设令纵实抵法，所

告非奴，才经数月，连罪三婿。录勋念旧，犹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诛群贼，大用武臣，虽见宠于当时，恐息望于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诏始行，一朝偕违，不与众守，于教化恐失，于刑法恐烦，所益悉无，所伤至广。臣非私赵纵，非恶此奴，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昌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愚恳。

上深纳之，纵于是左贬而已，当千杖杀之。镒乃令召子仪家僮数百人，以死奴示之。

卢杞忌镒名重道直，无以陷之，以方用兵西边，杞乃伪请行，上固以不可，因荐镒以中书侍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代硃泚，与吐蕃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将盟，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执兵者半之，列于坛外二百步；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镒与宾佐齐映、齐抗及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陁、斯官者、论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坛为盟。初，约汉以牛，蕃以马为牲，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请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时塞外无豕，结赞请以羝羊，镒出犬、白羊，乃坎于坛北刑之，杂血一器而歃，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以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因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阼，愍兹黎元，乃释俘囚悉归蕃落。二国展礼，同兹协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所有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杂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昭临，无得衍坠。其盟文藏于郊庙，副在有司，二国之诚，其永保之。

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

德宗将幸奉天，镒窃知之，将迎銮驾，具财货服用献行在。李楚琳者，尝事硃泚，得其心。军司马齐映等密谋曰："楚琳不去，必为乱。"乃遣楚琳屯于陇州。楚琳知其谋，乃托故不时发。镒始以迎驾心忧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镒修饰边幅，不为军士所悦。是夜，楚琳遂与其党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乱。镒夜缒而走，判官齐映自水窦出，齐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获免。镒出凤翔三十里，及二子皆为候骑所得，楚琳俱杀之；判官王沼、张元度、柳遇、李溆被杀。寻赠太子太傅，葬事官给。

冯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艺从军，隶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战功授左卫大将军同正；隶泾原节度马璘，频以偏师御吐蕃，甚有杀获之功。历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马使。建中四年，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兵赴关东，以河清知兵马留后，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师，所统兵叛，上幸奉天，河清与况闻之，乃集三军大哭，因共激励将吏，誓敦诚节，众颇义之。即时发甲仗、器械、车百余辆，连夜送行在所。时驾初迁幸，六军虽集，苍黄之际，都无戎器，及泾州甲仗至，军士大振，特诏褒其诚效，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姚况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俄加河清检校工部尚书。贼泚及姚令言累遣间谍招诱，河清辄拘而戮焉。及驾幸梁州，其将田希鉴潜通泚，使结凶党害河清。寻赠尚书左仆射，葬事官给。兴元元年，赠太子少傅。

刘从一，中书侍郎林甫之玄孙也。祖令植，礼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少尹。从一少举进士，大历中宏词，授秘书省校书郎，以调中第，补渭南尉，雅为常衮所推重。及衮为相，迁监察御史。居无何，丁母忧。服除，宰相卢杞荐之，超迁侍御史。居数月，以亲避除刑部员外郎。建中末，普王之为元帅也，迁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为元帅判官。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从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书侍郎、平章事。岁中，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远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辅。无几，以疾请告，至是，病甚辞位，章疏六上，乃许，除户部尚书。寻卒，年四十四，辍朝三日，赠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为右相，祥道即从一曾伯祖也。令植从父兄齐贤，弘道初为侍中。自祥道至从一，刘氏凡三相。

萧复，字履初，太子太师嵩之孙，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仆卿、驸马都尉。少秉清操，其群从兄弟，竞饰舆马，以侈靡相尚，复衣浣濯之衣，独居一室，习学不倦，非词人儒士不与之游。伯华每叹异之。以主廕，初为宫门郎，累至太子仆。

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家贫，将鬻昭应别业。时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竑诱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复对曰："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孀幼耳，倘以易美职于身，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复官。沉废数年，复处之自若。后累至尚书郎。大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及为同州刺史，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廪在境内，复辄以赈贷，为有司所劾，削阶。朋友唁之，复怡然曰："苟利于人，敢惮薄罚。"寻为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为襄汉元帅，以复为户部尚书、统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诏避之，未行。扈驾奉天，拜吏部尚书、平章事。复尝奏曰："宦者自艰难已来，初为监军，自尔恩幸过重。此辈只合委宫掖之寄，不可参兵机政事之权。"上不悦，又请别对，奏云："陛下临御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秉政，惛渎皇猷，以致今日。今虽危急，伏愿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当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旷职。"卢杞奏对于上前，阿谀顺旨，复正色曰："杞之词不正。"德宗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颇轻朕。"遂令往江南宣抚。

先时，淮南节度陈少游首称臣于李希烈，凤翔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以应硃泚，镒判官韦皋先知陇州留后，首杀豳叛卒数百人，不应楚琳。复江南使回，与宰相同对讫，复独留，奏曰："陛下自返宫阙，勋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惩恶，未有区分。陈少游将相之寄最崇，首败臣节；韦皋名宦最卑，特建忠义。请令韦皋代少游，则天下明然知逆顺之理。"上许之。复出，宰相李勉、卢翰、刘从一方同归中书，中使马钦绪至，揖从一，附耳语而退，诸相各归阁。从一诣复曰："适钦绪宣旨，令与公商量朝来所奏便进，勿令李勉、卢翰知。"复曰："适来奏对，亦闻斯旨，然未谕圣心，已面陈述，上意尚尔，复未敢言其事。"复又曰："唐、虞有佥曰之论，朝廷有事，尚合与公卿同议。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独避此之一节？且与公行之无爽，但恐浸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于从一。从一奏之，上浸不悦。复累表辞疾，请罢知政事，从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郜国公主亲累，检校左庶子，于饶州安置。四年，终于饶州，时年五十七。

复门望高华，志砺名节，与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辅，临事不苟，颇为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为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尝言。

郜国公主者，肃宗之女也，出降驸马萧升，升于复为从兄弟，升早卒。贞元中，蜀州别驾萧鼎、商州丰阳令韦恪、前彭州司马李万、太子

詹事李升等出入主第，秽声流闻。德宗怒，幽主于别第，李万决杀，升贬岭南，萧鼎、韦恪决四十，长流岭表。又言公主行厌祷，其子位为祷文，位弟佩、儒、偲及异父兄驸马都尉裴液，并长流端州。公主女为皇太子妃，即顺宗也。太子惧，亦请与妃离婚。六年，郜国薨，位兄弟及液诏还京师。液父徽，初尚郜国；徽卒，降萧升。

柳浑，字夷旷，襄州人，其先自河东徙焉。六代祖惔，梁仆射。浑少孤，父庆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学栖贫。天宝初，举进士，补单父尉。至德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马。未至，召拜监察御史。台中执法之地，动限仪矩，浑性放，不甚检束，僚长拘局，忿其疏纵。浑不乐，乞外任，执政惜其才，奏为左补阙。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

大历初，魏少游镇江西，奏署判官，累授检校司封郎中。州理有开元寺僧与徒夜饮，醉而延火，归罪于守门瘖奴，军候亦受财，同上其状，少游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浑与崔祐甫遽入白，少游惊问，醉僧首伏。既而谢曰："微二君子，几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闻。及路嗣恭领镇，复以为都团练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荐为谏议大夫、浙江东西黜陟使，累迁尚书左丞。及驾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终南山谷，逾旬方达行在。扈从至梁州，改左散骑常侍。初，浑之归行在，贼泚籍其名甚，愿以致之，犹疑匿在闾里，乃加宰相。及克复，浑尚名载，乃上言："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或带戈，时当偃武，请改名浑。"

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门下省。时上命玉工为带，坠坏一銙，乃私市以补；及献，上指曰："此何不相类？"工人伏罪，上命决死。诏至中书，浑执曰："陛下若便杀则已，若下有司，即须议谳。且方春行刑，容臣条奏定罪。"以误伤乘舆器服，杖六十，余工释放，诏从之。复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

先时，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能暇，无敢枝梧者。浑虽滉所引，心恶其专政，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狷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相公搒吏于省中至死，且非刑

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专立威福，岂尊主卑臣之礼！”滉感悟愧悔，为霁威焉。及白志贞除浙西观察使，浑奏曰：“志贞一末吏憸人，纵称廉谨，不当顿居重职。”适遇浑以疾称告，即日诏下。疾间，因乞骸骨，优诏不许。其判门下，主吏白当过官，浑愀然曰：“列官分职，复更挠之，非礼法也。千里辞家，以干微禄，邑主辞办，岂虑无能，矧旌善进贤，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拟，无退量者。

及浑瑊与吐蕃会盟之日，上御便殿谓宰相曰：“和戎息师，国之大计，今日将士与卿同欢。”马燧前贺曰：今之一盟，百年内更无蕃寇。”浑曰：“五帝无诰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岂又行于夷狄！人面兽心，难以信结，今日盟约，臣窃忧之。”李晟继言曰：“臣生长边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未达边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顿首俯伏，遽令归中书。其夜三更，邠宁节度韩游瑰飞驿叩苑门，奏盟会不成，将校覆没，兵临近镇，上惊叹，即递其表以示浑。诘旦，临轩慰勉浑曰：“卿文儒之士，而万里知军戎之情。”自此骤加礼异。时张延赏与浑同列，延赏怙权矜己，而嫉浑守正，俾其所厚谓浑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也。”自是为其所挤，寻除常侍，罢知政事。贞元五年二月，以疾终，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

浑母兄识，，笃意文章，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亚。其练理创端往往诣极，当时作者，咸伏其简拔，而趣尚辨博。浑亦善为文，然趋时向功，非沉思之所及。浑警辩，好谐谑放达，与人交，豁然无隐。性节俭，不治产业，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罢相数日，则命亲族寻胜，宴醉方归，陶陶然忘其黜免。时李勉、卢翰皆退罢居第，相谓曰：“吾辈方柳宜城，悉为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张镒、萧复、柳浑，节行才能訏谟亮直，皆足相明主，平泰阶，而卢杞忌之于前，延赏排之于后，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间之，害霸也。”德宗黜贤相，位奸臣，致硃泚、怀光之乱，是失其人也，岂尤其时哉！河清殁于王事，乃显忠贞；从一举自奸人，固宜循默。

赞曰：得人则兴，失人则亡。镒、复、浑去，宗社其殃。

列传第七十六

○李揆李涵陈少游卢□裴谂

李揆字端卿，陇西成纪人，而家于郑州，代为冠族。秦府学士、给事中玄道玄孙，秘书监、赠吏部尚书成裕之子。少聪敏好学，善属文。开元末，举进士，补陈留尉，献书阙下，诏中书试文章，擢拜右拾遗。改右补阙、起居郎，知宗子表疏。迁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并知制诰。扈从剑南，拜中书舍人。

乾元初，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未知艺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词，深昧求贤之意也。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者，经籍在此，请恣寻检。"由是数月之间，美声上闻，未及毕事，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

揆美风仪，善奏对，每有敷陈，皆符献替。肃宗赏叹之，尝谓揆曰："卿门地、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故进人称为三绝。其为舍人也，宗室请加张皇后"翊圣"之号，肃宗召揆问之，对曰；"臣观往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翊圣，今若加皇后之号，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踪景龙故事哉！"肃宗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止。时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揆因对见，肃宗从容曰："成王嫡长有功，今当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贺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胜大庆。"肃宗喜曰："朕计决矣。"自此颇承恩遇，遂蒙大用。

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李辅国方恣横，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遂制罢羽林之请。

揆在相位，决事献替，虽甚博辨，性锐于名利，深为物议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时名，滞于冗官，竟不引进。同列吕諲，地望虽悬，政事在揆之右，罢相，自宾客为荆南节度，声问甚美。惧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内拘求諲过失。諲密疏自陈，乃贬揆莱州长史同正员，其制旨

曰："扇湖南之八州，沮江陵之节制。"揆既黜官，数日，其兄皆改授为司门员外郎。后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揆自恃门望，以载地寒，意甚轻易，不纳，而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麞头鼠目之子乃求官。"载衔恨颇深。及载登相位，因揆当徙职，遂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寄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则又移居，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元载以罪诛，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为卢杞所恶。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会盟使，加左仆射。行至凤州，以疾卒，兴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赠司空，丧事官给。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孙。父少康，宋州刺史。涵简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赞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节度郭子仪奏为关内盐池判官。肃宗北幸平凉，未有所适。涵与朔方留后杜鸿渐，草笺具朔方兵马招集之势，军资仓储库物之数，咸推涵宗枝之英，纯厚忠信，乃令涵奉笺至平凉谒见。涵敷奏明辩，动合事机，肃宗大悦，除右司员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

宝应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谨洽闻，迁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会丁母忧，起复本官而行，每州县邮驿，公事之外，未尝启口，疏饭饮水，席地而息。使还，请罢官终丧制，代宗以其毁瘠，许之。服阕，除给事中，迁尚书左丞。以幽州之乱，充河朔宣慰使。大历六年正月，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十一年，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李栖筠殁，代之。德宗即位，以涵和易，无剸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吕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讳，恐乖礼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实太平之道。"除渭司门员外郎。寻有人言："涵昔为宗正少卿，此时无言，今为少傅，妄有奏议。"诏曰："吕渭僭陈章奏，为其本使薄诉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晋有词曹之讳，叹其忠于所事，亦谓确以上闻。乃加殊恩，俾膺厚赏。近闻所陈"少"字，往岁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岂得谬当朝典，更厕周行，宜佐遐籓，用诫薄俗。可歙州司马同正。"由是改涵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仍充山陵副使。无几，以右仆射致仕。兴元元年九月卒，追赠太子太保。

陈少游，博州人也。祖俨，安西副都护。父庆，右武卫兵曹参军，以少游累赠工部尚书。少游幼聪辩，初习《庄》、《列》、《老子》，为崇玄馆学生，众推引讲经。时同列有私习经义者，期升坐日相问难。

及会，少游摄齐升坐，音韵清辩，观者属目。所引文句，悉兼他义，诸生不能对，甚为大学士陈希烈所叹赏，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补渝州南平令，理甚有声。至德中，河东节度王思礼奏为参谋，累授大理司直、监察殿中侍御史、节度判官。宝应元年，入为金部员外郎。寻授侍御史、迴纥粮料使，改检校职方员外郎。充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明年，仆固怀恩奏为河北副元帅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迁晋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视事，又历晋、郑二州刺史。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货，交结权幸，以是频获迁擢。无几，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表为副使、御史中丞、陈郑二州留后。

永泰二年，抱玉又奏为陇右行军司马，拜检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馀贯。"少游曰："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馀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受纳，馀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始望，欣愜颇甚，因与之厚相结。少游言讫，泣曰："南方炎瘴，深怆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请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又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

大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八年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仍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颍川县开国子。所在悉心绥辑，而多以任数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职，人亦获安。及朝廷多事。奏请本道两税钱千增二百。因诏诸道悉如淮南，盐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游十馀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以故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多赂遗权贵，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年馈金帛约十万贯，又多纳赂于用事中官骆奉先、刘清潭、吴承倩等，由是美声达于中禁。后见元载在相位年深，以过犯渐见疑忌，少游亦稍疏之。无何，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交结，而阴使人伺其过失，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

上即位，累加检校礼部、兵部尚书。建中三年，李纳反叛，少游以师收徐、海等州，寻弃之，退军盱眙。又加检校左仆射，赐实封三百户。其年，就加同平章事。关播尝为少游宾僚，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使府，故骤加其官秩。

四年十月，驾幸奉天，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扬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报少游，佶时所总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在焉，少游意以为贼据京师，未即收复，遂胁取其财物。先使判官崔就佶强索其纳给文历，并请供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佶答曰："所用财帛，须承敕命。"未与之。勃然曰："中丞若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长卿尝任租庸使，为吴仲孺所困，崔众供军吝财，为光弼所杀，故言及之，佶大惧，不敢固护，财帛将转输入京师者，悉为少游夺之。佶自谒，少游止焉，长揖而遣，既惧祸，奔往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复召之，佶愈惧，托以巡检，因急棹过江，妻子伏案牍中。至上元，复为韩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御财货，令高越、元甫将焉，少游尽夺之。随佶渡江者，又为韩滉所留，佶但领胥吏往江、鄂等州。佶于弹丸中置表，以少游胁取财帛事。会少游使继至，上问曰："少游取包佶财帛，有之乎？"对曰："臣发扬州后，非所知也。"上曰："少游国之守臣，或防他盗，供费军旅，收亦何伤。"时方隅阻绝，国命未振，远近闻之大惊，咸以圣情达于变通，明见万里。少游后闻之，乃安。

及李希烈陷汴州，声言欲袭江淮。少游惧，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少游又遣巡官赵诜于郢州结李纳。其年，希烈僭号，遣其将杨丰赍伪赦书赴扬州，至寿州，为刺史张建封候骑所得，建封对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许子瑞廷责丰而斩之。希烈闻之大怒，即署其大将杜少诚为伪仆射、淮南节度，令先平寿州，后取广陵。建封于霍丘坚栅，严加守禁，少诚竟不能进。后包佶入朝，具奏少游夺财赋事状，少游大惧，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财货，皆是供军急用，今请据数却纳。既而州府残破，无以上填，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无何，刘洽收汴州，得希烈伪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惶发疾，数日而卒，年六十一，赠太尉，赙布帛，葬祭如常仪。

卢鸞，幽州范阳人也，贞观中工部侍郎义恭玄孙也。父子骞，颍王府谘议参军，以鸞赠秘书少监。鸞少以门廕入仕，在职以干局称。累授阆州录事参军、监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杨炎遇之颇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迁大尹。鸞无术学，善事权要，为政苛躁。卢杞甚恶之，讽有司弹奏，坐贬抚州司马同正，改饶州刺史，迁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贞元二年七月，以疾终。

裴谂，字士明，河南洛阳人。父宽，礼部尚书，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谂少举明经，补河南府参军，通达简率，不好苛细。积官至京兆仓曹，丁父丧，居东都。是时，安禄山盗陷二京，东都收复，迁太子司

议郎。无几，虢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邓营田判官，丁母忧。东都复为史思明所陷，谔藏匿山谷。思明尝为谔父将校，怀旧恩，又素慕谔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谔。思明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时思明残杀宗室，谔阴缓之，全活者数百人。又尝疏贼短长以闻，事泄，思明大怒诟骂，仅而免死。贼平，除太子中允，迁考功郎中，数召见言事。

代宗居陕，谔步怀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见而谓之曰："疾风知劲草，果信矣。"将以为御史中丞，为无载所排，为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时关辅大旱，谔入计，代宗召见便殿，问谔："榷酤之利，一岁出入几何？"谔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对曰："臣自河东来，其间所历三百里，见农人愁叹，谷菽未种。诚谓陛下轸念，先问人之疾苦，而乃责臣以利。孟子曰：理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由是未敢即对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闻此。"拜左司郎中。上时访以事，执政者忌之，出为虔州刺史，历饶、庐、亳三州刺史。入为右金吾将军。

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时十月禁屠杀，以甫近山陵，禁益严。尚父、汾阳王郭子仪隶人杀羊以入，门者觉之，谔列奏状，上以为不畏强御，累遣宣谕。或谓谔曰："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谔笑曰："非尔所解。且郭公威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今发其细过，以明不弄权耳。吾上以尽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时于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辩争者辄击登闻鼓，谔上疏曰："夫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轻猾之人，援桴鸣鼓，始动天听，竟因纤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归有司。谔以法吏舞文，多挟宿怨，因献《狱官箴》以讽。无何，坐所善僧抵法，贬阆州司马。征为右庶子，改千牛上将军。会吐蕃入寇，寻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为吐蕃使，不行。无几，转太子宾客、兵部侍郎、河南尹、东都副留守。

谔自河南凡五代为官，入视事，未尝当正处，不鞫认于赃罪，以宽厚和易为理。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终，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李揆发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贤固位，终非令人。少游逐势利随时，卢惎事权要巧宦，察言观行，皆无可称。涵节行著闻，谔和易为理，庶几近仁也。

赞曰李、陈、卢鸞，言行非真。涵、谔和易，庶乎近仁。

列传第七十七

○姚令言张光晟源休乔琳张涉蒋镇洪经纶彭偃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应募，起于卒伍，隶泾原节度马璘。以战功累授金吾大将军同正，为衙前兵马使，改试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皞为泾原节度留后，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频表荐令言谨肃，堪任将帅。皞寻归朝廷，遂拜令言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诏哥舒曜率师攻之，营于襄城。希烈兵数万围襄城，势甚危急。十月，诏令言率本镇兵五万赴援。泾师离镇，多携子弟而来，望至京师以获厚赏，及师上路，一无所赐。时诏京兆尹王翃犒军士，唯粝食菜啖而已，军士覆而不顾，皆愤怒，扬言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浐水，乃返戈，大呼鼓噪而还。令言曰："比约东都有厚赏，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图也。"众不听，以戈环令言请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内库出缯彩二十车驰赐之，军声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狈走窜，乱兵呼曰："勿走，不税汝间架矣！"德宗令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往抚劳之，才出内门，贼已斩关，阵于丹凤楼下。是日，德宗仓卒出幸，贼纵入府库辇运，极力而止。

时太尉硃泚罢镇居晋昌里第，是夜，叛卒谋曰："硃太尉久囚于宅，若迎为主，大事济矣。"泚尝节制泾州，众知其失权，废居怏怏，又幸泚宽和，乃请令言率骑迎泚于晋昌里。泚初迟疑，以食饲之，徐观众意，既而诸校齐至，乃自第张炬火入居含元殿。既僭号，乃以令言为侍中，与源休同知贼政事。既以身先逆乱，颇尽心于贼，害宗室，围奉天，皆令言为首帅也。群凶宴乐，既醉，令言与源休论功，令言自此萧何，源休曰："帷幄之谋，成秦之业，无出予之右者。吾比萧何无让，子当曹参可矣。"时朝士在贼廷者，闻之皆笑，谓源休为火迫酇侯。硃泚败，令言与张廷芝尚有众万人，从泚将入吐蕃。至泾州，欲投田希鉴，希鉴伪致礼诱之，与泚俱斩首来献。

张光晟，京兆盩厔人，起于行间。天宝末，哥舒翰兵败潼关，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无何，思礼

为河东节度使，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屡为将校谮毁，思礼怒焉。云京惶惧，不知所出。光晟时隶云京麾下，因间进曰："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比不言诸，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云京然其计，即令之太原。乃谒思礼，未及言旧，思礼识之，遽曰："尔岂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也！"光晟遂陈潼关之事，思礼大喜，因执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光晟遂述云京之屈，思礼曰："云京比涉谤言，过亦不细，今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赍田宅、缣帛甚厚，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

大历末，迁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赍军士。后回纥遣使来诉，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又降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负才怏怏不得志。

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

源休，相州临漳人，京兆尹光舆之子也。休以干局，累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迁虞部员外郎，。出潭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迁给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离，妻族上诉，下御史台验理，休迟留不答款状，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

建中初，杨炎执政，以京兆尹严郢威名稍著，心欲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与王氏离绝之时，炎风闻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过失。休既职久，与郢亲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回纥。休至振武，军使张光晟已杀回纥突董等，上初欲

遂绝其使，令休还，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归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尸。突董者，即武义可汗之叔父也。尸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彩服车马来迎。其宰相颉于思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外雪中，诘杀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与张光晟忿斗而死，非天子命也。"又问："使者背唐国，负罪当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于我杀之也？"凡将杀者数矣，言颇悖慢，乃引去，供饩甚薄，留之五十余日，乃得还。可汗使谓休曰："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汙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休竟不得见其可汗。寻遣赤心等归，与之帛十万疋、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履危而还，宰相卢杞又恐复命之日以口辩结恩，将至太原，遽奏为光禄卿。休以其还使赏薄，居常怨望。

会泾原兵叛，立硃泚为主。初但称太尉，朝官谒泚者，悉劝奏迎銮驾，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时，言多悖逆，盛陈成败，称述符命，劝令僭号。泚悦其言，以休为宰相，判度支。休遂为谋主，至于兵食军资，迁除补拟，内外咨谋，一禀休画。故时人云："源休之逆，甚于硃泚。"朝廷大臣之奔窜不获者，多为休所诱致，以至戮辱，职休而为，盖非一焉。又劝泚锄翦宗室，以绝人望，命万年县贼曹尉杨偕专其断决，诸王子孙遇害不可胜数。泚败走，休随至宁州。泚死，休走凤翔，为其部曲所杀，传首来献。休三子并斩于东市，籍没其家。

乔琳，太原人。少孤贫志学，以文词称。天宝初，举进士，补成武尉，累授兴平尉。朔方节度郭子仪辟为掌书记，寻拜监察御史。琳倜傥疏诞，好谈谐，侮谑僚列，颇无礼检。同院御史毕耀初与琳嘲诮往复，因成衅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诉，坐贬巴州员外司户。遂起为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节度张献诚行军司马。使罢，为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判官。改检校驾部郎中、果绵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为大理少卿、国子祭酒。出为怀州刺史。琳素与张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尝为侍读。及嗣位，多以政事询访于涉，盛称琳识度材略，堪备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顾问，对答失次，论奏不合时。幸居相位凡八十余日，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寻加迎皇太后副使。

硃泚之乱，扈从至奉天，转吏部尚书，迁太子少师。再幸梁、洋，从至盩厔，托以马乏迟留，上以琳旧老，心敬重之，慰谕颇至，以御马一匹给焉。又恳辞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顿，上怅然，赐之所执策曰："勉为良图，与卿决矣。"后数日，乃削发为僧，止仙游寺。贼泚闻之，遂令数

十骑追至京城，俾为伪吏部尚书。令源休被公服，馈肉食，琳虽辞让，而僧言求施。琳掌贼中吏部，选人前请曰："所注某官不稳便。"琳谓之曰："足下谓此选竟稳便乎？"及官军收京师，当处极刑，时琳已七十余，李晟悯其衰老，表请减死。上以其累经重任，顿亏臣节，自受逆命，颇闻讥谐悖慢之言，背义负恩，固不可舍，命斩之。临刑叹曰："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岂非命欤！"

张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国学为诸生讲说，稍迁国子博士，亦能为文，尝请有司日试万言，时呼张万言。德宗在春宫，受经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刺史乔琳为相，上授之不疑，天下闻之者皆愕然。数月，琳以不称职罢，上由是疏涉。俄受前湖南都团练使辛京杲赃事发，诏曰："尊师之道，礼有所加；议故之法，恩有所掩。张涉贿赂交通，颇骇时听，常所亲重，良深叹惜。宜放归田里。"

蒋镇，常州义兴人，尚书左丞洌之子也。与兄练并以文学进。天宝末举贤良，累授左拾遗、司封员外郎，转谏议大夫。时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上言："河中盐池生瑞盐，实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为患，不宜生瑞，命镇驰驿检行之。镇奏与滉同，仍上表贺，请宣付史馆，并请置神祠，锡其嘉号宝应灵庆池。地霖潦弥月，坏居人庐舍非一，盐池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韩滉虑盐户减税，诈奏雨不坏池，池生瑞盐，镇庇之饰诈，识者丑之。转给事中、工部侍郎，以简俭称于时。

其妹婿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与休交好。泾师之叛，镇潜窜，夜至鄠县西，马踬堕沟涧中，伤足不能进。时史练已与源休相率受贼伪官。镇仆人有逃归投练，云镇病足在鄠。练与源休闻之大喜，遂言于贼泚此。泚素慕镇清名，即令骑二百求之鄠县西。明日，拥镇而至，署为伪宰相。既知不免，每忧沮，常怀刃将自裁，多为兄练所救而罢。数日后，复谋窜匿，竟以性懦畏怯，计终不果。然源休与泚频议，欲逼胁潜藏衣冠，大加杀戮，镇辄力争救，获全者甚众。至是，与兄练等并授伪职，斩于东市西北街。

初镇父洌，叔涣，当禄山、思明之乱，并授伪职，然以家风修整，为士大夫所称。镇兄弟亦以教义礼法为己任，而贪禄爱死，节隳身戮，为天下笑。

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田悦伪顺命，即依符罢之；而大集所罢兵士，激怒之曰："尔等在军旅，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悦乃尽出家财衣服厚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人坚叛心，由是罢职。及硃泚反，伪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负俊才，锐于进取，为当涂者所抑，形于言色。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余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偃献议曰：

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唯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后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余。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净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入，唯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诋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奸。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

臣闻天生烝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欲已衰，纵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检其情性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

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

偃以才地当掌文诰，以躁求为时论所抑，郁郁不得志。泾师之乱，从驾不及，匿于田家，为贼所得。硃泚素知之，得偃甚喜，伪署中书舍人，僭号辞令，皆偃为之。贼败，与伪中丞崔宣、贼将杜如江、吴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斩于安国寺前。

史臣曰：肇分阴阳，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贤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险之机，不易其节；小人昧逆顺之道，而陷于刑。鸿毛泰山，斯为至论。令言远总师徒，首为叛逆；光晟初当委任，危输款诚；源休虽曰士流，甚于元恶；乔琳巧辞真主，俯就伪官；蒋镇贪禄隳节，皆曰小人。经纶之徒，不足言尔。

赞曰：时争逆顺，命击死生。君子守节，小人正刑。

列传第七十八

○段秀实 子伯伦颜真卿 子頵曾孙弘式

段秀实，字成公，陇州□阳人也。祖达，左卫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马，以秀实赠扬州大都督。秀实性至孝，六岁，母疾，水浆不入口七日，疾有间，然后饮食。及长，沉厚有断。

天宝四载，安西节度马灵察署为别将，从讨护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将。七载，高仙芝代灵察，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因大呼责之曰："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嗣业甚惭，遂与秀实收合散卒，复得成军。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载，封常清代仙芝，讨大勃律，师次贺萨劳城，战而胜。常清逐之，秀实进曰："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改绥德府折冲。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嗣业遂见宰，请发兵，从之。乃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以秀实为援，累有战功。而秀实父殁，哀毁过礼。嗣业既授节制，思秀实如失左右手，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

安庆绪奔鄴，嗣业与诸军围之，安西辎重委于河内。乃奏秀实为怀州长史，知军州，加节度留后。诸军进战于愁思冈，嗣业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众推安西兵马使荔非元礼代之。秀实闻嗣业之丧，乃遗先锋将白孝德书，令发卒护嗣业丧送河内。秀实率将吏哭待于境，倾私财以奉葬事。元礼多其义，奏试光禄少卿，依前节度判官。

邙山之败，军徙翼城，元礼为麾下所杀，将佐亦多遇害，而秀实独以智全。众推白孝德为节度使，人心稍定。又迁试光禄卿，为孝德判官。孝德改镇邠宁，奏秀实试太常卿、支度营田二副使。大军西迁，所过掠夺。又以邠宁乏食，难于馈运，乃请军于奉天。是时公廪亦竭，县吏忧恐多逃匿，群行剽盗，孝德不能禁。秀实私曰："使我为军候，当不如此。"军司马言之，遂以秀实为都虞候，权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一，军府安泰，代宗闻而嗟赏久之。兵还于邠宁，复为都虞候，寻拜泾州刺史。

大历元年，马璘奏加开府仪同三司。军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盗

者，璘欲免之，秀实曰：“将有私爱，则法令不一，虽韩、白复生，亦不能为理。”璘善其议，竟使杀之。璘决事有不合理者，必固争之，得璘引过乃已。璘城泾州，秀实掌留后，归还，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诏徙镇泾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难中原，侨居骤移，颇积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导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候严，警鼓为约矣。”秀实乃召鼓人，阳怒失节，且戒之曰：“每更筹尽，必来报。”每白之，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曙。既差互，童之乱不能作。明日，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使严加警备。夜半火发，乃使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捕杀其党凡十余人以徇，曰：“敢后徙者族！”于是迁泾州。既至其理所，人烟夐绝，且无廪食。朝廷忧之，遂诏璘遥管郑、颍二州，以赡泾原军，俾秀实为留后，二州甚理。璘思其绩用，又奏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

八年，吐蕃来寇，战于盐仓，我军不利。璘为寇戎所隔，逮暮未还，败将溃兵争道而入。时都将焦令谌与诸将四五辈狼狈而至，秀实召让之曰：“兵法：失将，麾下当斩。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谌等恐惧，下拜数十。秀实乃悉驱城中士卒未出战者，使骁将统之，东依古原，列奇兵示贼将战，且以收合败亡。蕃众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获归。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视事，请秀实摄节度副使兼左厢兵马使。秀实乃以十将张羽飞为招召将，分兵按甲，以备非常。璘卒，而军中行哭赴丧事于内，李汉惠接宾客于外，非其亲不得居丧侧，族谈离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干、裨将崔珍张景华谋作乱，秀实乃送廷干于京师，徙珍及景华外镇，军中遂定，不戮一人。寻拜秀实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颍节度使。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清约率易，远近称之。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张掖郡王。

建中元年，宰相杨炎欲行元载旧志，筑原州城，开陵阳渠，诏中使上闻，仍问秀实可否之状。秀实以为方春不可兴土功，请俟农隙。炎以其沮己之谋，遂除司农卿，以邠宁节度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以事西拓。无何，刘文喜叛，亦不果城。

四年，硃泚盗据宫阙，源休教泚伪迎銮驾，阴济逆志。泚乃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时苍黄之中，未有武备。泚以秀实尝为泾原节度，颇得士心，后罢兵权，以为蓄愤且久，必肯同恶，乃召与谋议。秀实初诈从之，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泚，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遂皆许诺。及韩旻追驾，

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辩其印文，惶遽而回。秀实谓海宾等曰：“旻之来，吾党无遗类矣！我当直搏杀泚，不得则死，终不能向此贼称臣。”乃与海宾约，事急为继，而令明礼应于外。明日，泚召秀实议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实戎服，与泚并膝，语至僭位，秀实勃然而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跃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我岂逐汝反耶！”遂击之。泚举臂自捍，才中其颡，流血匍匐而走。凶徒愕然，初不敢动；而海宾等不至，秀实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凶党群至，遂遇害焉。海宾、明礼、灵岳相次被杀。德宗在奉天闻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

初，秀实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乃上疏曰：“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日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则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裨万一。”及泾原兵作乱，召神策六军，遂无一人至者。秀实守节不二，竟殁于贼，其明略义烈如此。

兴元元年二月，诏曰：“见危致命之谓忠，临义有勇之谓烈。惟尔励臣节，不惮杀身；惟予式嘉乃勋，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遘兹殷忧，变起都邑。惟尔卿士，嗷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渑共混。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兼司农卿、上柱国、张掖郡王段秀实，操行岳立，忠厚精至，义形于色，勇必有仁。顷者尝镇泾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训，咨尔以诚。贼泚藏奸，欺尔以诈。守人臣之大节，见元恶之深情，端委国门，挺身白刃。誓碎凶渠之首，以敌君父之仇，视死如归，履虎致咥。噫，天未悔祸，事乖垂成，雄风壮图，振骇群盗。昔王蠋守死以全节，周顗正色而抗词，惟我信臣，无愧前哲。声震寰宇，义冠古今，足以激励人伦，光昭史册。不有殊等之赏，孰表非常之功。爰议畴庸，特超检限，著之甲令，树此风声。可赠太尉，谥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长子与三品正员官，诸子并与五品正员官。仍废朝三日，收京城之后，以礼葬祭，旌表门闾。朕承天子人，临驭亿兆，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况诚信不达，屡致寇戎，使抱义之臣陷于凶逆。有临危致命，殁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权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报之典，岂限常伦。并委所司访其事迹，续具条奏，当加褒异，锡其井赋。图形云阁，书功鼎彝，以彰我有服节死义之

臣，传于不朽。”德宗还京，又诏曰：“赠太尉秀实，授乎贞烈，激其颓风，苍黄之中，密蕴雄断。将纾国难，诡收寇兵，挠其凶谋，果集吾事。挺身径进，奋击渠魁，英名凛然，振迈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门闾，缘葬所须，一切官给。仍于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为首。

其子伯伦，累官至太子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赠太尉秀实，准前后制敕令所司置庙立碑，今营造已毕，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礼。”诏曰：“秀实忠卫宗社，功配庙食，义风所激，千载凛然。间代勋力，须异等夷，宜赐绫绢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给卤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检校。”寻加伯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殿中监。大和四年十一月，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检校工部尚书，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使，入为太仆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伦，秀实之子。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如秀实之贤。”文宗悯然曰：“伯伦宜加赙赠。”仍辍朝一日，以礼忠臣之嗣。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齐黄门侍郎。真卿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转侍御史、武部员外郎。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乃阳会文士，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或谗于禄山，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玄宗初闻禄山之变，叹曰：“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得平来，大喜，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禄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军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张献直为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简阅，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忄妻、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真卿恐摇人心，乃许谓诸将曰：“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斩子光，密藏三首。异日，乃取三首冠饰，草续支体，棺敛祭殡，为位恸哭，人心益附。禄山遣其将李饮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真卿从父兄常山太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诏

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公因而抚之，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萼将去，真卿谓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郭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斩袁知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郭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万之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亦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平原县令范东馥、裨将和琳、徐浩等进兵，与清河四千人合势，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师屯于博平，去堂邑县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贼大败，斩首万余级。肃宗幸灵武，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禄山乘虚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饶阳、河间、景城、东安相次陷没，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荡，不可复振。

至德元年十月，弃郡渡河，历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于凤翔，授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肃，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马。元帅广平王领朔方蕃汉兵号二十万来收长安，出辞之日，百僚致谒于朝堂。百僚拜，答拜，辞亦如之。王当阙不乘马，步出木马门而后乘。管崇嗣为王都虞候，先王上马，真卿进状弹之。肃宗曰：“朕兒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卿勿复言。”乃以奏状还真卿。虽天子蒙尘，典法不废。洎銮舆将复宫阙，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陈告宗庙之礼，有司署祝文，称“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劳，以为名儒深达礼体。时太庙为贼所毁，真卿奏曰：“春秋时，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既为盗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竟不能从。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同州刺史，转蒲州刺史。为御史唐旻所构，贬饶州刺史。旋拜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迁户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而罢，除尚书左丞。车驾自陕将还，真卿请皇帝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宰

相元载谓真卿曰：“公所见虽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岂堪相公再破除耶！”载深衔之。旋改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累进封鲁郡公。时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上疏曰：

御史中丞李进等传宰相语，称奉进止：“缘诸司官奏事颇多，朕不惮省览，但所奏多挟谗毁；自今论事者，诸司官皆须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者。”臣自闻此语已来，朝野嚣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则？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焉。《诗》云：“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也。诗人深恶之，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则夏之伯明、楚之无极、汉之江充，皆谗人也，孰不恶之？陛下恶之，深得君人之体矣。陛下何不深回听察，其言虚诬者，则谗人也，因诛殛之；其言不虚者，则正人也，因奖励之。陛下舍此不为，使众人皆谓陛下不能明察，倦于听览，以此为辞，拒其谏诤，臣窃为陛下痛惜之。

臣闻太宗勤于听览，庶政以理，故著《司门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马二匹，须有乘骑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宝已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先谘宰相辄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所以渐致潼关之祸，皆权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尽萃于圣躬，岂陛下招致之乎？盖其所从来者渐矣。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纩，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不安反侧，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士贼，至今为患。伪将更相惊恐，因思明危惧，扇动却反。又今相州败散，东都陷没，先帝由此忧勤，至于损寿，臣每思之，痛切心骨。

今天下兵戈未戢，疮痍未平，陛下岂得不日闻谠言以广视听，而欲顿隔忠谠之路乎！臣窃闻陛下在陕州时，奏事者不限贵贱，务广闻见，乃尧、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为太宗之理，可翘足而待也。臣又闻君子难进易退，由此言之，朝廷开不讳之路，犹恐不言，况怀厌怠，令宰相

宣进止，使御史台作条目，不令直进。从此人人不敢奏事，则陛下闻见，只在三数人耳。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后见无人奏事，必谓朝廷无事可论，岂知惧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凡百臣庶，以为危殆之期，又翘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

其激切如此。于是中人争写内本布于外。

后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载坐以诽谤，贬硖州别驾、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乃上议请取初谥为定。袁傪以谄言排之，遂罢。杨炎为相，恶之，改太子少傅，礼仪使如旧，外示崇宠，实去其权也。

卢杞专权，忌之，改太子太师，罢礼仪使，谕于真卿曰："方面之任，何处为便？"真卿候杞于中书曰："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会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上从之，朝廷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元老，贻朝廷羞，乃密表请留。又遣逆于路，不及。

初见希烈，欲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露刃争前迫真卿，将食其肉。诸将丛绕慢骂，举刃以拟之，真卿不动。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众，众退，乃揖真卿就馆舍。因逼为章表，令雪己，愿罢兵马。累遣真卿兄子岘与从吏凡数辈继来京师。上皆不报。每于诸子书，令严奉家庙，恤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党，召真卿坐，使观倡优斥黩朝政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惭，亦呵止。时硃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使在坐，目真卿谓希烈曰："闻太师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号，而太师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师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诸贼不敢复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于庭，曰"坑颜"，真卿怡然不介意。后张伯仪败绩于安州，希烈令赍伯仪旌节首级讠夸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后其大将周曾等谋袭汝州，因回兵杀希烈，奉真卿为节度。事泄，希烈杀曾等，遂送真卿于龙兴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自为墓志、祭文，常指寝室西壁下云："吾殡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伪号，

使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

兴元元年，王师复振，逆贼虑变起蔡州，乃遣其将辛景臻、安华至真卿所，积柴庭中，沃之以油，且传逆词曰：“不能屈节，当自烧。”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复告希烈。德宗复宫阙，希烈弟希倩在硃泚党中，例伏诛。希烈闻之怒。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不知使人何日从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真卿骂曰：“乃逆贼耳，何敕耶！”遂缢杀之，年七十七。

及淮、泗平，贞元元年，陈仙奇使护送真卿丧归京师。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复下诏曰：“君臣之义，生录其功，殁厚其礼，况才优匡国，忠至灭身。朕自兴叹，劳于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肋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朕致贻斯祸，惭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尔嗣。可赠司徒，仍赐布帛五百端。男頵、硕等丧制终，所司奏超授官秩。”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书节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员官，故頵得录用。文宗诏曰：“朕每览国史，见忠烈之臣，未尝不嗟叹久之，思有以报。如闻从览、弘式，实杲卿、真卿之孙。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续，谅协典彝。考绩已深于宦途者，命列于中台；官次未齿于搢绅者，俾佐于左辅。庶使天下再新义风。”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国，是武之英也；苟无杨炎弄权，若任之为将，遂展其才，岂有硃泚之祸焉！如清臣富于学，守其正，全其节，昌文之杰也；苟无卢杞恶直，若任之为相，遂行其道，岂有希烈之叛焉！夫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噫，“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二君守道殁身，为时垂训，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赞曰：自古皆死，得正为顺。二公云亡，万代垂训。

列传第七十九

○韩滉 子皋弟洄张延赏 子弘靖弘靖子文规次宗

韩滉，字太冲，太子少师休之子也。少贞介好学，以廕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出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齐节度邓景山辟为判官，授监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马，以道路阻绝，因避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长史、彭王府谘议参军。邓景山移镇淮南，又表为宾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师。先是，滉兄法知制诰，草王玙拜官之词，不加虚美，玙颇衔之。及其秉政，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玙免相，群议称其屈，累迁至祠部、孝功、吏部三员外郎。

滉公洁强直，明于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详究簿书，无遗纤隐。大历中，改吏部郎中、给事中。时盗杀富平令韦当，县吏捕获贼党，而名隶北军，监军鱼朝恩以有武材，请诏原其罪，滉密疏驳奏，贼遂伏辜。迁尚书右丞。五年，知兵部选。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后，所在军兴，赋税无度，帑藏给纳，多务因循。滉既掌司计，清勤检辖，不容奸妄，下吏及四方行纲过犯者，必痛绳之。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连岁丰稔，故滉能储积谷帛，帑藏稍实。然苛克颇甚，覆治案牍，勾剥深文，人多咨怨。

大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干奏畿县损田，滉执云干奏不实。乃命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时渭南令刘藻曲附滉，言所部无损，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赵计复检行，奏与藻合。代宗览奏，以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申命御史硃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上谓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谓称职。"下有司讯鞫，藻、计皆伏罪，藻贬万州南浦员外尉，计贬丰州员外司户。滉弄权树党，皆此类也。俄改太常卿，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数月，拜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军节度使。滉既移镇，安辑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称理。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刘玄佐掎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滉功居多。

然自关中多难，滉即于所部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马牛出境；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

浦而还；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岘，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与江平，俾偏将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办，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明年正月，追李长荣等戍军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营垒，教习长兵。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陈少游时镇扬州，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滉亦以兵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楼船于江中，以金银缯彩互相聘赉。而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

兴元元年，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数月，又加检校右仆射。贞元元年七月，拜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使并如故。二年春，特封晋国公。其年十一月，来朝京师。时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上以滉浙江东西节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琇以滉性刚愎，难与集事，乃条奏滉督运江南米至扬子，凡一十八里，扬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于琇。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滉不许，乃诬奏云："运千钱至京师，费钱至万，于国有害。"请罢之。上以问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约与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运，费三百耳，岂至万乎？"上然之，遣中使赉手诏令运钱。滉坚执以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遂逞宿怒，累诬奏琇，贬雷州司户。其责既重，举朝以为非罪，多窃议者。尚书左丞董晋谓宰臣刘滋、齐映曰："元左丞忽有贬责，未知罪名，用刑一滥，谁不危惧？假有权臣骋志，相公何不奏请三司详断之。去年关辅用兵，时方蝗旱，琇总国计，夙夜忧勤，以赡给师旅，不增一赋，军国皆济，斯可谓之劳臣也。今见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则有闻鸡起舞者矣。窃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过而已。给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诬以朋党，寝而不行。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

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废朝三日，赠太傅，赙布帛米粟有差。

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结交，皆时之俊彦，非公直者不与之亲密。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弟洄常于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辈奉之，常恐失坠，所有摧圮，葺之则已，岂敢改作，以伤俭德。"自居重位，愈清俭嫉恶，弥缝阙漏，知无不为，家人盗产，未尝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继乘马五匹，皆及敝帷。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议》各一卷。然以前辈早达，稍薄后进。晚岁至京师，丞郎卿佐，接之颇倨，众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未年伤于严急，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诛及邻伍，死者数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诛杀残忍，一判即剿数十人，且无虚日。虽令行禁止，而冤滥相寻。议者以滉统制一方，颇著勤绩，自幼立名贞廉，晚途政甚苛惨，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子群、皋。群，官至考功员外郎。

皋字仲闻，夙负令名，而器质重厚，有大臣之度。由云阳尉擢贤良科，拜右拾遗，转左补阙，累迁起居郎、考功员外郎。俄丁父艰，德宗遣中人就第慰问，仍宣令论譔滉之事业，皋号泣承命，立草数千言，德宗嘉之。及免丧，执政者拟考功郎中，御笔加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兵部侍郎，皆称职。改京兆尹，奏郑锋为仓曹，专掌钱谷。锋苛刻剥下为事，人皆咨怨。又劝皋搜索府中杂钱，折籴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皋纳其计。寻奏锋为兴平县令。

及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累经皋陈诉，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愬，内官中使于愬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下诏曰："京邑为四方之则，长吏受亲人之寄，实系邦本，以分朕忧，苟非其才，是紊于理。正议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韩皋，比践清贯，颇闻谨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间，粟麦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议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皋奏报失实，处理无方，致令闾井不安，嚣然上诉。及令覆视，皆涉虚词，壅蔽颇深，罔惑斯甚。宜加惩诫，以勖守官。可抚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锋亦寻出为汀州司马。皋无几移杭州刺史，复拜尚书右丞。

皋恃前辈，颇以简倨自处。顺宗时，王叔文党盛，皋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皋从弟晔，幸于叔文，以告之，因出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入为东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等使。以陈、许二州水潦之后，赐皋绫绢布葛十万端疋，以助军资宴赏。所理以简俭称。入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皋充大明宫使。十五年闰正月，充宪宗山陵礼仪使。三月，穆宗以师保之旧，加检校右仆射。十二月，以铨司考科目人失实，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罚一月俸料。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二年四月，转左仆射，赴尚书省上事，命中使宣赐酒馔，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东都留守，行及戏源驿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谥曰贞。

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之神鬼也。"

洄以廕绪受任，刘晏判盐铁度支，辟为属吏，累官至谏议大夫、知制诰。与元载善，载诛，以累贬邵州司户同正员。建中元年二月，复谏议大夫。先以刘晏兼领度支，晏既罢黜，令天下钱谷各归尚书省。本司废职罢事，久无纲纪，徒收其名而莫综其任，国用出入，未有所统，故转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监，岁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罢之。"复以"天下铜铁之冶，是曰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非诸侯方岳所有。今诸道节度都团练使皆占之，非宜也，总隶盐铁使"。皆从之。

洄与杨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无何，兄子皋抗疏理炎罪，德宗

意洄令为之，寻贬蜀州刺史。兴元元年三月，入为兵部侍郎。六月，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刘太真党于宰相卢杞得罪，以洄代太真为刑部侍郎，寻复兵部侍郎。贞元七年十一月，为国子祭酒。

张延赏，中书令嘉贞之子。幼孤，本名宝符，开元末，玄宗召见，赐名延赏，取“赏延于世”之义，特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博涉经史，达于政事，侍中、韩国公苗晋卿见而奇之，以女妻焉。肃宗在凤翔，擢拜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转殿中侍御史。关内节度使王思礼请为从事，思礼领河东，又为太原少尹，兼行军司马、北都副留守。

代宗幸陕，除给事中，转御史中丞、中书舍人。大历二年，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河洛久当兵冲，闾井丘墟，延赏勤身率下，政尚简约，疏导河渠，修筑宫庙，数年间流庸归附，邦畿复完，诏书褒美焉。时罢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帅，以其兵镇东都，延赏权知东都留守以领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潜以元载阴事闻，载党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台讯鞫，欲有所属。延赏不承其意，寻出为扬州刺史、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属岁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赏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毙，适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于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庐室，已其逋债，而归者增于其旧。边江之瓜洲，舟航凑会，而县属江南，延赏奏请以江为界，人甚为便。寻以母忧去职，终制授授检校礼部尚书、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观察使。

数年，改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寻就加吏部尚书。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将西山兵马使张朏以兵入成都为乱，延赏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其月，斩朏及同恶者，复归成都。先是兵革屡扰，自天宝末杨国忠用事南蛮，三蜀疲弊，属车驾迁幸；其后郭英乂淫崔宁之室，遂纵崔宁、杨琳交乱；及崔宁得志，复极侈靡，故蜀土残弊，荡然无制度。延赏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仅至庶富焉。建中末，驾在山南，延赏贡奉供亿，颇竭忠力焉。驾在梁州，倚剑南蜀川为根本。

贞元元年，以宰相刘从一有疾，诏征延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凤翔节度使李晟不协，晟表论延赏过恶，德宗重违晟意，延赏至兴元，改授左仆射。初，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即使将吏令追还焉。晟颇衔之，形于词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诏晟与延赏释憾，德宗注意

于延赏，将用之。会浙西观察使韩滉来朝，尝有德于晟，因会宴说晟使释憾，遂同饮极欢，且请晟表荐为相，晟然之，于是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延赏当国用事，晟请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赏拒而不许。晟谓人曰："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今不许婚，衅未忘也，得无惧焉！"无几，延赏果谋罢晟兵权。初，吐蕃尚结赞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虏掠，且曰："召我来，何不持牛酒劳军？"徐乃引去，持是以间晟。晟令牙将王佖选锐兵三千设伏汧阳，大败吐蕃，结赞仅免，自是数遣使乞和。晟朝于京师，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继之，上意将帅生事邀功。会滉卒，延赏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给事中郑云逵代之。上不许，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举代己者。"于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书令，奉朝请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约以劫浑瑊。及册晟太尉，故事，临轩册拜三公，中书令读册，侍中奉礼，如阙，即以宰相摄之。延赏欲轻其礼，始令兵部尚书崔汉衡摄中书令读册，时议非之。

延赏奏议请省官员，曰："为政之本，必先命官。旧制官员繁而且费，州县残破，职此之由。臣在荆南、剑南，所管州县阙官员者，少不下十数年，吏部未尝补授，但令一官假摄，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员可减无疑也。请减官员，收其禄俸，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议减员之后，物议不平。延赏惧，量留其官，下诏曰："诸州府停减及所留官，并合厘务。其中有先考满及充职掌，遇停减或恐公务有阙，宜委长吏于合停官中取考浅人清白干举者，留填阙官，差摄讫闻奏。但取才堪，不限资序。如当州官少，任以邻州官充。其州县诸色部送，准旧例以当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资产干了者差遣。"及减员人众，道路怨叹，日闻于上。侍中马燧奏减员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韦伦及常参官等各抗疏以减员招怨，并请复之；浙西观察使白志贞亦以疏论。时廷赏疾甚，在私第；李泌初为相，采于群情，由是官员悉复。

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废朝三日，赠太保，赙礼加等，谥曰成肃。

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门廕授河南府参军，调补蓝田尉。东都留守杜亚辟为从事，奏改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内供

奉。留守将令狐运逐贼出郊，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亚以运豪家子，意其为之，乃令判官穆员及弘靖同鞫其事。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必不为盗，坚请不按。亚不听，遂以狱闻，仍斥员及弘靖出幕府，有诏令三司使杂治之，后果于河南界得贼。无何，德阳公主下嫁，治第将侵弘靖家庙。弘靖拜表陈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抚之，不令毁庙。又献赋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知东都选事；拜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陕州观察、河中节度使；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少阳死，其子元济擅主留务，宪宗怒，欲下诏诛之。弘靖请先命吊赠使，待其不恭，然后加兵，宪宗从其议。寻加中书侍郎平章事。盗杀宰相武光衡，京师索贼未得。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行止无状，人多意之，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说。弘靖疑其不直，骤于上前言之，宪宗不听，竟杀张晏辈。及田弘正入郓，按簿书，亦有杀元衡者，但事暖味，互有所说，卒未得其实。又杀张晏后，宪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为戎事并兴，鲜有济者，不若亻并攻元济，待淮西平，然后悉师河朔。宪宗业已北讨，不为之止，然亦重违其言。弘靖知终不听用，遂自陈乞罢政事。俄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原节度使。行未及镇，果下诏诛承宗。弘靖以骤谏不行，宜用自效，大阅军实，请躬讨承宗。诏许出军，不许自往。俄而魏博、泽潞悉为承宗所败，有诏赏其前言。弘靖即间道发使恳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征拜吏部尚书，迁检校右仆射、宣武军节度使，时韩弘入觐之后也。弘靖用政宽缓，代弘之理。俄以刘总累求归阙，且请弘靖代己，制加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韦雍、张宗厚辈数人，皆杀之。续有张彻者，自远使回，军人以其无过，不欲加害，将引置馆中。彻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骂军人，亦为乱兵所杀。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诣馆，请弘靖为帅，愿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卒不对。军

人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必矣，军中岂可一日无帅！"遂取硃洄为兵马留后。朝廷既除洄子克融为幽州节度使，乃贬弘靖为抚州刺史。未几，迁太子宾客、少保、少师。长庆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刘总父济备陈征讨之术，请身先之。及出军，累拔城邑。总既继父，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表求入朝，兼请分割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一道，请弘靖理之；瀛州为一道，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之。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美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远大经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总所荐将校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硃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因为叛乱。初，总以平、蓟、妫、檀请薛平，于分裂之中尤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后患，人到于今惜之。

子文规、景初、嗣庆、次宗。

文规，历拾遗、补阙、吏部员外郎。开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韦温弹劾文规：长庆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规徘徊京师，不寻赴难，不宜尘汙南宫，乃出为安州刺史。累迁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景初，历职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

嗣庆，位终河南少尹。

次宗最有文学，稽古履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次宗尤称奉职。改礼部员外郎，以兄文规为韦温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坚辞省秩，改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出为舒州刺史，卒。

文规子彦远，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景初子天保，嗣庆子彦修，次宗子曼容。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时号"三相张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则国富，将相和则国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滉杀

元琇，奏瑞盐，逞斡运之能，非贞纯之士，刻下罔上，以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获免，余无可称。延赏以私害公，罢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陈其力矣；恶直丑正，挤柳浑相位，致贤者不进其才矣。象恭僝功，皆四凶之迹也，虽以廕继世，以才进身，蹈非道者，实小人哉！延赏历典名籓，皆称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饰情。皋迭处大僚，徒称旧德；弘靖轻傲边事，欺减军资；洄附元载、杨炎，继及累贬，俱非守正中立者也。《书》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不其是欤！

赞曰：韩滉刻下，延赏害公。皋、洄继世，弘靖兴戎。

列传第八十

○王玙 道士李国祯附李泌 子繁顾况附 崔造关播 李元平附

王玙，少习礼学，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玙抗疏引古今祀典，请置春坛，祀青帝于国东郊，玄宗甚然之，因迁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肃宗即位，累迁太常卿，以祠祷每多赐赉。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绛等州节度使。中书令崔圆罢相，乃以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人物时望，素不为众所称，及当枢务，声问顿减。玙又奏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之东，请上躬行祀事。肃宗尝不豫，太卜云："崇在山川。"玙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传而行，上令中使监之，因缘为奸，所至干托长吏，以邀赂遗。一巫盛年而美，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为蠹弊，与其徒宿于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鐍，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所从恶少年皆毙。阅其赃赂数十万，震籍以上闻，仍请赃钱代贫民租税，其中使发遣归京，肃宗不能诘。肃宗亲谒九宫神，殷勤于祠祷，皆玙所启也。岁余，罢知政事，为刑部尚书。上元二年，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兖淮南节度使。肃宗南郊礼毕，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大历三年六月卒。

玙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广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时岁饥荒，人甚不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

臣闻国以人为本，害其本则非国；神以人为主，虐其主则非神。故昔之圣王，所以极陈理道，明著祀典，将爱其人而慎用其财力，敬其神而虔恭于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赉而尽其力，然后神人以和，而国家可保也。一昨蟊贼作孽，水旱为灾，虽王畿皆遍，而臣县最苦。此则神之不能御大灾明矣，又何力于陛下而得列祀典哉！用以残弊之余，当凶荒之岁，丁壮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飞刍輓粟，令但供亿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

臣又闻天地之神，尊之极者，扫地可祭，精意可飨。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陛下虽欲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视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宫室，恶饮食，恭己以遂万物之性哉！陛下今违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从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庙之敬极矣，尚无一月三祭之礼；今此独为，则宗庙之灵，将等以亲疏，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无文，言甚不经，义无可取。若陛下待与大地建祖宗之庙，必上天贻向背之责，陛下又何以为词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龙之所居也。龙得水则神，无水则蝼蚁之匹也。故知水存则龙在，水竭则龙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龙安所存？陛下又崇饰祠宇，丰洁荐奠，为去龙之穴，破生人之产，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则两京及所都之处，皆建宫观祠庙，时设斋醮飨祀，国有彝典，官有常礼，盖无阙失，何劳神役灵？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礼，观前圣之轨躅，休咎丰凶，灾祥祸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

臣伏察此弊，颇知其由。盖以道士李国祯等动众则得人，兴工则获利，祭祀则受胙，主执则弄权。是以鼓动禁中，荧惑天听，逾越险阻，负荷粢盛，以日系年，无时而息。曾不谓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灾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乱政，原情定罪，非杀而何！

臣昨受命之时，亲承圣旨，务存安缉，许逐权宜。诚愿沉鄴县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兴两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洒扫之户，谨明宣旨，并以权宜停讫。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从善为心，嫉恶为务，蠲除不急，划革烦苛，皆喧呼于庭，抃跃于路，所征粮糗，无不乐输。臣伏以国祯等并交结中贵，狡蠹成性，臣虽忘身许国，不惧谗构，终恐贿及豪右，复为奸恶。其国祯等见据状推勘，如获赃状，伏望许臣征收，便充当县邮馆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娲等，既先各有宫庙，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

上从之。

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

宗召见，令侍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郡安置，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天宝末，禄山构难，肃宗北巡，至灵武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颍间冒难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谒见，陈古今成败之机，甚称旨，延致卧内，动皆顾问。泌称山人，固辞官秩，特以散官宠之，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至于四言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事。肃宗每谓曰："卿当上皇天宝中，为朕师友，下判广平行军，朕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其见重如此。寻为中书令崔圆、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有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

数年，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颇承恩遇。及元载辅政，恶其异己，因江南道观察都团练使魏少游奏求参佐，称泌有才，拜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西道判官，幸其出也。寻改为检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载诛，乃驰传入谒，上见悦之。又为宰相常衮所忌，出为楚州刺史。及谢恩，具陈恋阙，上素重之，留京数月。会澧州刺史阙，衮盛陈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辍泌理之。诏曰："荆南都会，粤在澧阳，俾人归厚，惟贤是牧。以泌文可以代成风俗，政可以全活惸嫠。爰命颁条，期乎共理，地薄淮阳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检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团练使。"重其礼而遣之。无几，改杭州刺史，以理称。

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贞元元年，除陕州长史，充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卢氏山冶，近出瑟瑟，请充献，禁人开采。"诏曰："瑟瑟之宝，中土所无今产于近甸，实为灵贶。朕不饰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风，用明躬俭之节。其出瑟瑟之处，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就加泌检校礼部尚书。时陈、许戍边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州境，泌潜师险隘，左右攻击，尽诛之。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初，张延赏大减官员，人情咨怨，泌请复之，以从人欲，因是奏罢兼试额内占阙等官，加百官俸料，随闲剧加置手力课，上从之，人人以为便。而窦参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内，月俸多少累等。泌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飨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贞元五年，以前东都防御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韦绶为左补阙，监察御史梁肃右补阙。既复置，人心忻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玙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禬，且无虚月。德宗在东宫，颇知其事，即位之后，罢集僧于内道场，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内廊坏，请修缮。而太卜云："孟冬为魁冈，不利穿筑，请卜他月。"帝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何魁冈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灵驾发引，上号送于承天门，见辒辌不当道，稍指午未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当道。"上号泣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愜。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复引顾况辈轻薄之流，动为朝士戏侮，颇贻讥诮。年六十八薨，赠太子太傅，赙礼有加。泌放旷敏辩，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恆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有文集二十卷。

子繁，少聪警，有才名，无行义。泌为相，尝引荐夏县处士北平阳城为谏议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殁，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窃弄威权，举朝侧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尽疏其过恶，欲密论奏，以繁故人子，为可亲信，遂示其疏草，兼请繁缮写。繁既写，悉能记之，其夕乃径诣延龄，具述其事。延龄闻之，即时请对，尽以城章中欲论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为妄，不之省。泌与右补阙、翰林学士梁肃友善，尝命繁持所著文请肃润色。繁亦自有学术，肃待之甚厚，因许师事，日熟其门。及肃卒，繁乱其配，士君子无不叹骇，积年委弃。后起为太常博士，太常卿权德舆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异常，泌之故人为宰相，左右援拯，后得累居郡守，而力学不倦。罢随州刺史，归京师，久不承恩。

韦处厚入相，厚待之。宝历二年六月，敬宗降诞日，御三殿，特诏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旦与繁等三人抗浮图道士讲论。九月，除大理少卿，复加弘文馆学士。时谏官御史章疏相继，宰臣不得已，出为亳州刺史。州境尝有群贼，剽人庐舍，劫取货财，累政擒捕不获。繁潜设机谋，悉知贼之巢穴，出兵尽加诛斩。时议责繁以不先启闻廉使，涉于擅兴之罪，朝廷遣监察御史舒元舆按问。元舆素与繁有隙，复以初官，锐于生事，乃尽反其狱辞，以为繁滥杀无辜，状奏，敕于京兆府赐死，时人冤之。其后元舆被祸，人以为有报应焉。

初，泌流放江南，与柳浑、顾况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而浑先达，故泌复得入官于朝。

顾况者，苏州人。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然以嘲诮能文，人多狎之。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己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恶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有文集二十卷。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

子非熊，登进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诗名于时。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引为宾僚，累至左司员外郎。与刘晏善，及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造累贬信州长史。

硃泚之逆，造为建州刺史，闻难作，驰檄邻州，请齐举义兵，遂调发所部，得二千人，德宗闻而嘉之。及收京师，诏征造至蓝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诛，上疏请罪，不敢即赴阙。上以为知礼，优诏慰勉，拜吏部郎中、给事中。贞元二年正月，与中书舍人齐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时京畿兵乱之后，仍岁蝗旱，府无储积。德宗以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

造久从事江外，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其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等事；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诸道两税事；宰臣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岁饥，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七十五万石，今更令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其淮南濠寿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诸道有盐铁处，依旧置巡院勾当；河阴见在米及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运在路钱物，委度支依前勾当，其未离本道者，分付观察使发遣，仍委中书门下年终类例诸道课最闻奏。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而韩滉方司转运，朝廷仰给其漕发。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造所条奏。元琇以滉性刚难制，乃复奏江淮转运，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凡十八里，

请滉主之；扬子已北，琇主之。滉闻之怒，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德宗不获已，罢琇判使，转尚书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物议亦以造所奏虽举旧典，然凶荒之岁，难为集事，乃罢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贬琇雷州司户。造初奏太锐，及琇改官，忧惧成疾，数月不能视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关播，字务元，卫州汲人也。天宝末，举进士。邓景山为淮南节度使，辟为从事，累授卫佐评事，迁右补阙。善言物理，尤精释氏之学。大历中，神策军使王驾鹤妻关氏以播与同宗，深遇之。元载恶其交往，出为河南府兵曹，摄职数县，皆有政能。陈少游领浙东、淮南，又辟为判官，历检校金部员外，摄滁州刺史。李灵曜阻兵，跋扈于梁汴。少游自总兵镇淮上，所在盗贼峰起。播调阅州兵，令其守备。又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杨绾、常衮知政事，荐播为都官员外郎。

德宗登极，湖南山洞中有王国良者，聚众为盗，令播往宣抚之。临行，召对于别殿，上问政理之要，播奏云："为政之本，须求有道贤人，乃可得理。"上谓播云："朕下诏求贤良，当躬新阅试，亦遣使臣黜陟，广加搜访闻荐，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傅理。"播奏曰："下诏求贤黜陟举荐，唯得求名词之士，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其言，谓播曰："卿且使去，回日当与卿论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奏诏招抚，国良不受命，臣请便宣恩命，语邻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回，改兵部员外，迁河中少尹。

建中初，张镒为河中少尹。镒寻入相，二年七月，迁播给事中。旧例，诸司甲库，皆是胥吏掌知，为弊颇久，播始建议并以士人知之，至今称当。转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卢杞以播柔缓，冀其易制，骤称荐之。寻迁吏部侍郎，转刑部尚书、知删定。奏上元中，诏择古今名将十人于武成王庙配享，如文宣王庙之仪。播以"太公古称大贤，今其下称亚圣，于义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当时弟子，今所择名将，年代不同，于义既乖，于事又失。臣请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从之。

建中三年十月，拜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时政事决在卢杞，播但敛衽取容而已。乏于知人之鉴，好大言虚诞者，播必悦而亲信之。有李元平、陶公达、张瑟、刘承诫，皆言谈诡妄，讠夸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艺。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将相也，请阅试用之，上以为然，以元平为补阙。会淮西节度李希烈叛乱，上以汝州要镇，令选择刺史。播荐元平为汝州刺史，

寻加检校吏部郎中、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为希烈所擒，汝州陷贼，中外哂之。由是公达等未克任用。播与卢杞等从驾幸奉天，既而杞、白志贞等并贬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嚣然，以为不可，遂罢相，改刑部尚书。大臣韦伦等泣于朝曰："宰相不能谋猷翊赞，以至今日，而尚为尚书，可痛心也！"

贞元四年，回纥请和亲，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持节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奉使往来，皆清俭谨慎，蕃人悦之。使回，迁兵部尚书，固辞疾，请罢官，改太子少师致仕。播致仕之后，减去僮仆车骑，闭关守静，不萦外事，士君子重之。贞元十三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九，废朝一日，赠太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为湖南观察使萧复判官，试大理评事。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天下贤士大夫无可其意者，以是人多衔怒。关播奇重之，许以将帅。时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壤，刺史韦光裔懦弱不任职，播乃盛称元平，特召见，超左补阙，不数日，擢为检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驾，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缮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板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污地。希烈见其无须眇小，戏谓克诚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将元平兒来？"因嫚骂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浅耶！"伪署为御史中丞。播闻元平得用，仍欺于人曰："李生功业济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无何，希烈用为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断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贼中微有谋虑，贷死流于珍州。会赦得归剡中，浙东观察使皇甫政表闻其到，以发上怒，复流贺州而死。

史臣曰：蒸尝礿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乱神，宣圣鄙而不语。凡云左道，固有旧章。玙假于鬼神，乃至将相，既处代天之位，爰滋乱政之源。国祯妖人疑众，妄恢其祀典；梁镇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见可进而知难退，足为高率智辩之士；居相位而谈鬼神，乃见狂妄浮薄之踪。《王制》云："执左道以乱政，杀。"宁无畏乎！繁之丑行，弃于当时，竟陷非辜，谅由素履。造为臣得礼，莅事非能；播居位取容，举人败事。皆非国器，咸历台司，失人者亡，国其危矣。

赞曰：玙、泌、造、播，俱非相材。国祯左道，梁生直哉！

列传第八十一

○李勉李皋 子象古道古

李勉，字玄卿，郑王元懿曾孙也。父择言，为汉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历皆以严干闻。在汉州，张嘉贞为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性简贵，待管内刺史礼隔，而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时人荣之。勉幼勤经史，长而沉雅清峻，宗于虚玄，以近属陪位，累授开封尉。时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陆所凑，邑居庞杂，号为难理，勉与联尉卢成轨等，并有擒奸擿伏之名。

至德初，从至灵武，拜监察御史。属朝廷右武，勋臣恃宠，多不知礼。大将管崇嗣于行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于有司，肃宗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迁司膳员外郎。时关东献俘百余，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过问之，对曰："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克复西京，累历清要，四迁至河南少尹。累为河东节度王思礼、朔方河东都统李国贞行军司马，寻迁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观察使。勉以故吏前密县尉王晬勤干，俾摄南郑令，俄有诏处死，勉问其故，乃为权幸所诬。勉询将吏曰："上方藉牧宰为人父母，岂以谮言而杀不辜乎！"即停诏拘晬，飞表上闻，晬遂获宥，而勉竟为执政所非，追入为大理少卿。谒见，面陈王晬无罪，政事条举，尽力吏也。肃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后以推择拜大理评事、龙门令，终有能名，时称知人。

肃宗将大用勉，会李辅国宠任，意欲勉降礼于己。勉不为之屈，竟为所抑，出历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观察使。寻兼河南尹，明年罢尹，以中丞归西台，又除江西观察使。贼帅陈庄连陷江西州县，偏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背叛，勉与诸道力战，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蛊道为木偶人，署勉名位，瘗于其陇，或以告，曰："为父禳灾，亦可矜也。"舍之。大历二年，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简肃。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仍知国子监事，恃宠含威，天宪在舌。前尹黎干写心候事，动必求媚，每朝恩入监，倾府人吏具数百人之饩以待之。及勉莅职旬月，朝恩入监，府吏先期有请，勉曰："军容使判国子监事，勉候太学，军容宜厚具主礼。勉忝

京尹，军容倘惠顾府廷，岂敢不具蔬馔。”朝恩闻而衔之，因不复至太学，勉亦寻受代。

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硃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勉至，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翃亻并力招讨，悉斩之，五岭平。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请立碑，代宗许之。十年，拜工部尚书。及滑亳永平军节度令狐彰卒，遗表举勉自代，因除之。在镇八年，以旧德清重，不严而理，东诸侯虽暴骜者，亦宗敬之。

十一年，汴宋留后田神玉卒，诏加勉汴州刺史、汴宋节度使。未行，汴州将李灵曜阻兵，北结田承嗣，承嗣使侄悦将锐兵戍之。诏勉与李忠臣、马燧等攻讨，大破之，悦仅以身免。灵曜北走，勉骑将杜如江擒之以献，代宗褒赏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镇汴州，而勉仍旧镇。忠臣遇下贪虐，明年为麾下所逐，诏复加勉汴宋节度使，移理汴州，余并如故。德宗嗣位，加检校吏部尚书，寻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检校左仆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余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盗为名，悉众来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谓其将曰：“希烈凶逆残酷，若与较力，必多杀无辜，吾不忍也。”遂潜师溃围，南奔宋州。诏以司徒平章事征。既至朝廷，素服请罪，优诏复其位，勉引过备位而已。无何，卢杞自新州员外司马除澧州刺史，给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贬未塞责，停诏执表，遂授澧州别驾。他日，上谓勉曰：“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状乎？”对曰：“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时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见疏。累表辞位，遂罢知政事，加太了太保。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颇愍悼之，册赠太傅，赙物有差，丧葬官给。

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遗亲党，身没而无私积。其在大官，礼贤下士，终始尽心。以名士李巡、张参为判官，卒于幕，三岁之内，每遇宴饮，必设虚位于筵次，陈膳执爵，辞色忄妻恻，论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贬也。”议者曰：“不然。当贼烈之始乱，其慓悍阴祸，凶焰不可当，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罚。况勉应变非长，援军莫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已动摇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队，其全师奔宋，非量力之耻也。与其坐受

丧败，不犹愈乎！”

李皋，字子兰，曹王明玄孙，嗣王戢之子。少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嗣封授都水使者，三迁至秘书少监，皆同正。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

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度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赈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尽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就加少府监。皋行县，见一媪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之妇，有二子：钧、锷，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钧为殿中侍御史，锷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皋曰：“‘入则孝，出则悌，行有余力，然后可以学文。’若二子者，岂可备于列位！”由是举奏，并除名勿齿。改处州别驾，行州事，以良政闻。征至京，未召见，因上书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谪官道州，知皋事直，及为相，复拜衡州。初，皋为御史覆讯，惧贻太妃忧，竟出则素服，入则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为潮州，诡词谓迁，至是复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闻。

建中元年，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联岁不能下。皋授命日，乃曰：“驱疲甿，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救误死而已。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捧书，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必决。皋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候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皋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我是。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眙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有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建中二年，丁母艰，奉丧至江陵。会梁崇义反，乃授起复左卫大将军，复还湖南，寻加散骑常侍李希烈反，迁江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将吏而令曰：“尝有功未申者，别为行；有策谋及

器能堪佐军者，别为行。”有裨将伊慎、李伯潜、刘旻皆自占，皋察其词气，验其有功，悉补大将。擢王锷委之中军，以马彝、许孟容为宾佐。缮甲兵，具战舰，将军二万余。初，伊慎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惧皋任之，乃阴遣遗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遗于境。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江为阵，中使又至，皋乃勉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将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贼树堡栅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分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李良，又取黄州，斩首千余，兵益振，舒王为元帅，加皋前军兵马使。

德宗居奉天，淮南节度陈少游强取盐铁钱，其使包佶以财币溯江，次于蕲口。时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黄，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将七千众御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才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诚至，分兵围之，部队未严，声鼓而三栅齐出奋击，不为行阵，贼乱，少诚败走，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五百户。上至梁州，进献继至。皋以上蒙尘于外，不敢居城府，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从近县为军市，商货毕至。加工部尚书。驾还京师，又遣伊慎、王锷将兵围安州，州城阻溳水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刘戒虚将步八千来援。皋命李伯潜分师迎击于应山，获戒虚及大将二、裨将二十，斩首千余。面缚戒虚等之城下，乃使人说之，贼曰：“得大将及宾佐一二人为信，当降。”皋乃使王锷、马彝绳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随州，皋令伊慎击于厉乡，大破之，复平静、白雁等关。希烈惧，乃戢兵。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节度等使，江汉倚皋为固。未几，李思登以随州降。凡下州四、县十七，大小十余阵，未尝败衄。淮西既平，请护丧祔东都，上遣中使吊，赠父右仆射，母曹国太妃。葬毕来朝，诏还镇，出东都以拜墓，观者荣之。

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

初平希烈，吴少诚杀陈仙奇，上以襄、邓要厄，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割汝、随隶焉。练兵积粮，市回鹘马益骑兵，

堂大畋以教士，少诚惮之。性勤俭，知人疾苦，设监司，能参听下，持将吏短长，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价，贵则出卖之，给将吏廪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每遗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绝吏之私。

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词，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以改过迁善、知人任下为己任，故宾从将佐多至大官。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右仆射，赙吊有差，谥曰成。子象古、道古、复古。

象古自衡州刺史为安南都护。元和十四年，为杨清所杀，妻子支党无噍类焉。杨清者，代为南方酋豪，属象古贪纵，人心不附，又恶清之强，自驩州刺史召为牙门将，郁郁不快。无何，邕管黄家贼叛，诏象古发兵数道共讨之，象古命清领兵三千赴焉。清与其子志烈及所亲杜士交潜谋回戈，夜袭安南，数日城陷，象古故及于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且招谕之。赦清，以为琼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纳，复约束部署，刑戮僭虐，人无聊生。仲武使人谕其酋豪，数月间，归附继至，约兵七千余人，收其城，斩清及其子志贞，籍没其家。志烈与士交败，保于长州之凿溪，寻以所部兵来降。

道古登进士第，迁司门员外郎。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每伪为不胜而厚偿之，故当时有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历处、随、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观察为鄂、岳、沔、蕲、安、黄团练观察使，时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绰在镇无功，议将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皋之子，皋尝以江汉兵遏希烈之乱，威惠至今在人，复用其子必能继美。"宪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镇，倍道而行，以数骑径入安州城。时公绰殊未意道古至，惶骇而出，家财多为所夺。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罗城，乃进围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帅妇人登城而呼，悬门窃发，分出其众，道古之众惊乱，为虏所杀。初，李听守安州，未尝退衄。及道古至，诬奏听，移去之，乃自帅兵出穆陵。士卒骄惰，赐给多阙，其度支供军钱，道古半以奉权倖，半以没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战。贼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后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

元和十三年，入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贪暴闻，惧终得罪，

乃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后又为左金吾卫将军。宪宗季年颇信方士，锐于服食，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方谀媚固宠，道古言柳泌有道术，镈得进之，待诏翰林。宪宗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穆宗在东宫，扼腕于其事，及居丧，皆窜逐诛之。镈既贬责，授道古循州司马，终以服丹药，欧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皋，禀性端庄，处身廉洁，临民莅事，动有美声，可谓宗臣之英也。若夫治军旅，御寇戎，谋必臧，战必胜，则又勉不及皋远矣。道古便佞，奸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类也。

赞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才虽不同，道岂相远。

列传第八十二

○李抱玉李抱真王虔休卢从史李芃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

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为偏裨，屡建勋绩，由是知名。二年，自特进、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摄御史中丞、郑陈颍亳四州节度。时史思明陷洛阳，光弼守河阳，贼兵锋方盛，光弼谓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城也。"贼帅周挚领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次南城，将陷之，抱玉乃绐之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俟之。抱玉因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欺绐，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攻，杀伤甚众，挚军退。光弼自将于中氵单城，挚舍南城攻中氵单，不胜，乃整军将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战，大败之。固河阳，复怀州，皆功居第一，迁泽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为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抱玉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诸军溃卒及村闾亡命相聚为盗，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连月不捷，乃诏抱玉兼凤翔节度使讨之。抱玉探知贼帅行止之处，先分屯诸谷，乃设奇潜使轻锐数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贼帅高玉方与诸偷会，遽为锐卒数十人掩擒之，因大搜获偷党，悉斩之，余党不讨自溃，旬日内五谷平。以功迁司空，余并如故。

时吐蕃每岁犯境，上以岐阳国之西门，寄在抱玉，恩宠无比，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判梁州事，连统三道节制，兼领凤翔、潞、梁三大府，秩处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恳让司空及山南西道节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书。上嘉其谦让，许之。抱云凡镇凤翔十余年，虽无破虏之功，而禁暴安人，颇为当时所称。大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辍朝三日，赠太保。

李抱真，抱玉从父弟也。抱玉为泽潞节度使，甚器抱真，任以军事，累授汾州别驾。当是时，仆固怀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脱身归京师。代宗以怀恩倚回纥，所将朔方兵又劲，忧甚，召见抱真问状，因奏曰："郭子仪领朔方之众，人多思之。怀恩欺其众，曰'子仪为朝恩所杀'，诈而用之。今复子仪之位，可不战而克。"其后怀恩子瑒为其下所杀，怀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迁殿中少监。居顷之，为陈郑、泽潞节度留后，抱真因中谢言曰："臣虽无可取，当今百姓劳逸，系在牧守，愿得一郡以自试。"上许之，改授泽州刺史，兼为泽潞节度副使。居二年，转怀州刺史，复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领留后。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乡兵，得成卒二万，前既不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无几，复代李承昭为昭义军及磁邢节度观察留后，加散骑常侍。

德宗即位，拜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泽潞磁邢观察使。建中二年，田悦以魏博反，乃悉兵围邢州及临洺益急，诏河东节度使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与燧败悦兵于双冈，斩悦将杨朝光，又击破悦于临洺，遂解临洺及邢州之围，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复与燧大破悦于洹水，悦以数百骑走归魏州。复与燧围魏州，又败悦于城下，以功加检校右仆射。时悦窘蹙，硃滔、王武俊皆反，联兵救悦，抱真与燧等退次魏县。上幸奉天，中使告问至，诸将皆仰天恸哭。李怀光席卷奔命，马燧、李芃各引兵归镇。硃泚既汙宫阙，时李希烈陷大梁，李纳亦反郓州。无何，上幸梁州，李怀光又窃据河中。抱真独于扰攘倾溃之中，以山东三州外抗群贼，内辑军士，群贼深惮之。

兴元初，迁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时硃滔悉幽蓟军，借兵回纥，拥众五万，南向以应泚，攻围贝州。初，群贼附于希烈，希烈僭伪，有臣属群贼意，群心稍离。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诏，悉赦群贼，抱真乃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硃滔，武俊许之。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其将去也，宾客皆止之，抱真遣军司马卢玄卿勒军部分曰："仆今日此举，系天下安危。仆死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唯子；奋励士马，东向雪仆之耻，亦唯子。"言讫而去。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硃泚、希烈僭窃大位，硃滔攻围贝州，此辈皆欲陵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数贼之上，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

己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遂与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遂击破硃滔于经城，以功加检校司空，实封五百户。贞元初，朝于京师，居顷之，还镇。

抱真沉断多智计，尝欲招致天下贤俊，闻人之善，必令持货币数千里邀致之；至与语无可采者，渐退之。时天下无事，乃大起台榭，穿池沼以自娱。晚节又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者，为抱真练金丹，绐抱真曰：“服之当升仙”遂署为宾僚。数谓参佐曰：“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复梦驾鹤冲天，寤而刻木鹤、衣道士衣以习乘之。凡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将死，不知人者数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谷漆下之，殆尽。病少间，季长复曰：“垂上仙，何自弃也！”益服三千丸，顷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礻几祥，或令厌胜，为巫祝所惑，请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让司空，复为检校左仆射。贞元十年卒，时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赠太保，赙以布帛米粟有差。

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缄匿丧不发。营田副使卢会昌令抱真从甥元仲经潜与缄谋，其明日，将吏会集，仲经诈为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职，今令缄掌军事，诸军善佐之。”节度副使李说及诸将吏俯首，皆曰：“诺”。须臾，缄盛服而出，众皆拜之，缄乃悉府藏颁赏军士。卢会昌仍诈为抱真表，请以职事付缄。翌日，又令诸将连奏请缄领军。上已闻真疾病，请见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缄乃出造中使，左右皆陈兵，甚严备。中使谓缄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殁，令以兵务属延贵，侍御宜归发丧行服也。”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有诏不许缄掌事，诸公意若何？”将吏莫有对者。缄惧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钥归监军。是日，乃发丧，毕一哭。中使召延贵，以口诏令视事，趣遣缄赴东都。元仲经逃于外，延贵捕得杀之。既归罪仲经，卢会昌得不坐。缄初谋乱，遣裨将陈荣诈以文书告成德节度使王武俊，求假财帛，武俊大怒曰：“吾与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恶也。今闻已亡，孰诈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况有求也！”乃囚陈荣而遣使让缄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贵。少涉猎书籍，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尤好武艺。大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为将。久之，泽潞节度李抱真闻名，厚以财帛招之，累授兵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统兵马与诸将征讨河北，其双冈、水寨营等阵，虔休攻战居多，擢为步军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赐实封百户。洎抱真卒，裨将元仲经等

议立抱真子缄，军中扰乱，虔休正色言于众曰：“军州是天子军州，将帅阙，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异意！”军中服从其言，由是竟免溃乱。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为昭义节度观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后，仍赐名虔休。号令安抚。军州大理。二岁，迁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泽潞磁邢洺观察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赠左仆射，赙以布帛米粟。

虔休性恭勤，俭省节用，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可支军人数岁。又尝撰《诞圣乐曲》以进，其表曰：

臣闻于师，夫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音以知声，审乐以知政，则理道备矣。清明广大，终始周旋，与天地同其和，与四时合其序，岂止于钟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著于甲令，每于是日海县欢娱，称万寿之无疆，乐一人之有庆，故能追尧接舜，迈禹逾汤，自周已后，不能议矣。臣窃以陛下降诞之辰，未有惟新之曲。虽太和已布于六气，而大乐未宣于八音，无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阙。愚臣不揆顽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窃抃，忘寝与食久矣。适遇有知音者，与臣论及乐章，探微赜奥，穷理尽性，臣乃遣造《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以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凯登庸于朝也。所冀《云门》、《咸池》，永传于律吕，空桑、孤竹，合荐于宫悬，不闻沾滞之声，长作中和之乐。可使九域之人，顿忘于肉味；四夷之俗，皆播于薰风。与唐惟休，终古尽善。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谨昧死陈献以闻。其所造谱，谨同封进。

先时，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此也。

卢从史，其先自元魏已来，冠冕颇盛。父虔，少孤，好学，举进士，历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书监。从史少矜力，习骑射，游泽、潞间，节度使李长荣用为大将。德宗中岁，每命节制，必令采访本军为其所归者。长荣卒，从史因军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义军节度使。渐狂恣不道，至夺部将妻妾，而辩给矫妄，从事孔戡等以言直不从引去。前年丁父忧，朝旨未议起复，属王士真卒，从史窃献诛承宗计，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诏下讨贼，兵出，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贼号，又高其刍粟之价，售于度支，讽朝廷求宰相；且诬奏诸军与贼通，兵不可进。上深患之。

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将神策兵与之对垒，从史往往过其营博戏。从史沓贪好得，承璀出宝带、奇玩以炫燿之，时其爱悦而遗焉，从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谋，因戒承璀伺其来博，揖语，幕下伏壮士，突起，持捽出帐后缚之，内车中，驰以赴阙。从者惊乱，斩十数人，余号令乃定，且宣谕密诏，追赴阙庭。都将乌重胤素怀忠顺，乃严戒其军，众不敢动。会夜，使疾驱，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

邪以蓄众，自致覆车；奸以事君，所宜用钺。故楚人告变，韩信患释于事先；蜀土征灾，钟会祸生于部下。况害深楚、蜀，功匪钟、韩，构此厉阶，布于公议。怀私负德，合置于严科；屈法申恩，尚从于宽典。前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卢从史，擢自裨将，居于大藩，不思报国之诚，每设徇身之计。比丁家祸，曾无戚容，行弃人伦，孝亏大性。属常山称乱，朝制未行，固愿兴师，苟求复位。刻期效用，请以身先；指日投诚，誓云独致。示于怀抚，推以信诚。排众论以释其苴麻，决中心而授之鈇钺，委以重任，命之专征。章奏所陈，事无违者；恩光是贷，予何爱焉。而乃冒利蓄奸，隳政败度，成师既出，保敌而交通；邪计以行，临戎而向背。诸侯尽力而不应，遗寇游魂而是托。臣节既丧，恩岂念于生成；台位于求，礼顿亏于忠敬。肆其丑行，炽以凶威，至于逼胁军中，潜施贼号；陵污麾下，实玷皇风。货以籓身，虐而用众，士庶怨而罔恤，将校劳而不图。禀于陶钧，行事至此，视于天地，负我何多，且辜覆载之仁，宁逭神鬼之责。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致动其众，觊生其心，赖刘济抗忠正之辞，使邪竖绝迟回之计。加以遍毁邻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万变，心无耻愧，事至满盈。朕念以始终，务于含贷，所期悔过，岂谓逾凶。而昭义军忠节夙彰，义声昭著，发其众怒，叶以一心，顾大恶而不容，幸全躯而自免，宜从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尝经任使，惜君臣之体，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乡，以解人神之愤。可贬驩州司马。呜呼！奸由事验，自开弃绝之门；祸实己招，岂漏恢疏之网。凡百多士，宜谅朕怀。

子继宗等四人并贬岭外。

李芃，字茂初，赵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迁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山南东道观察支使。严武为京兆尹，举为长安尉。李勉为江西观察使，署奏秘书郎、兼监察御史，为判官。永泰初，转兼殿中侍御史。

时宣、饶二州人方清、陈庄聚众据山洞，西绝江路，劫商旅以为乱。芃乃请于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谋。李勉然其计，以闻，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芃摄行事，无几，乃兼侍御史。居无何，魏少游代勉为使，复署奏检校虞部员外郎，赐金紫，为都团练副使。顷之，摄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忧，免丧，永平军节度李勉署奏检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为判官，寻摄陈州刺史。岁中，即值李灵曜反于汴州，勉署芃兼亳州防御使，练达军事，兵备甚肃；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輓。

德宗嗣位，授检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阳三城镇遏使。抚劳备至，资廪善者，必先军士。间一年，为节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检校左庶子、河阳三城怀州节度观察使，以东畿汜水等五县隶焉。时河南北连大兵，诏益以神策、汝、陕之师。芃进收新乡、共城，遂围卫州。明年，诏与河东节度马燧等诸军破田悦于洹水，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累封开郡王，实封一百户。进围悦于魏州，将符璘以精骑五百夜降，芃耳开营以纳之。明日，归璘于招讨使。上居奉天，敛军还。

兴元初，检校右仆射，无何，以疾固让罢归。芃将请告，谓所亲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厌兵革，然则天下城垒坚厚矣，戈鋋銛利矣，以力胜之，则有得失，其可尽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镇之戴翼时主，宜先退让，贪权持禄，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岂能言而不践乎！"乃手疏乞罢。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赠太子太保。

李澄，辽东襄平人，隋蒲山公宽之后也，居京兆。父镐，清江太守，以澄赠工部尚书。澄以武艺为偏将，累除试将作监，隶于江淮都统李峘。建中初，以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隶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归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伪署尚书令，兼滑州永平军节度使。

兴元元年春，澄密令亲信人卢融间道赍表达于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诏藏于蜡丸中，加澄刑部尚书，兼汴州刺史、汴滑节度观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严加训习。希烈颇疑之，乃令养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变。希烈苦攻宁陵，邀澄率其众至石柱。澄令纵火焚营，而伪遁，诱六百人因惊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斩之以告。希烈不能穷诘焉。无凡，希烈遣其将翟晖等寇陈州，久之未复。是岁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己，又会中官薛盈珍持节且至，加检校兵部尚书，封武威郡王，赐实封五百户。澄乃乘势力焚贼旌节，誓众归国。及十一

月，希烈既失澄，又闻翟晖大败，由是奔归蔡州。澄遽率众将复汴州，屯于城北门，恇怯不敢进。及宣武军节度使刘洽师至城东门，贼将田怀珍开关以纳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据子城。澄乃舍于浚仪县，两军将士，日有忿竞，不自安。会郑州贼将孙液通款于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阳军节度使李芃遣其将雍顥攻郑州，顥所过纵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纳之。顥怒攻液，清以众助之，杀登城者数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阳武而归。澄乃出赴郑州，朝廷特授清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宁。

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检校左仆射、义成军郑滑许等州节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赗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骑常侍归崇敬充吊祭使，所缘丧葬，并勒官给。澄实以八月癸未终，克宁秘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视事。其行军司马马铉不许，克宁阴遣杀之，乃墨绖而出，加卒于城门，将为不顺。刘洽出师屯于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由是克宁不敢妄发，然道路绝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贾躭代澄，克宁护丧将归，乃悉索府中财货，以夜出城，军人从而剽夺，及明殆尽。澄柩至京师，又赐克宁庄一所、钱千贯、粟麦二千石。澄初封陇西郡公，进武威郡王，每上疏连称二封，颇为时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孙。任侍御史，时杜亚为东都留守，恶大将令狐运，会盗发洛城之北，运适与其部下畋于北郊，亚意其为盗，遂执讯之，逮系者四十余人。监察御史杨宁按其事，亚以为不直，密表陈之，宁遂得罪。亚将逞其宿怒，且以得贼为功，上表指明运为盗之状，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狱大宜审，奏请覆之，命元素就决，亚迎路以狱成告。元素验之五日，尽释其囚以还。亚大惊，且怒，亲追送，马上责之，元素不答。亚遂上疏，又诬元素。元素还奏，言未毕，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尽词。"上又曰："且去"。元素复奏曰："一出不得复见陛下，乞容尽词。"上意稍缓，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后数月，竟得其真贼，元素由是为时器重，迁给事中。时美官缺，必指元素。迁尚书右丞。数月，郑滑节度卢群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镇郑滑，就加检校工部尚书，在镇称理。

元和初，征拜御史大夫。自贞元中位缺，久难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耸听。及居位，一无修举，但规求作相。久之，浸不得志，见客必曰："无以某官散相疏也。"见属官必先拜，脂韦在列，大失人情。李锜为乱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数月受代，入拜国子祭酒，寻迁太常卿，转户部尚书、判度支。

元素少孤，奉长姊友敬加于人，及其姊殁，沉悲遘疾，上疏恳辞，从之。数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元和五年卒，赠陕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义之行，有唐之良将也。且如农隙教潞人之射，数骑入武俊之营，非有奇谋，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为药所误。王虔休不党僭命，有足可嘉；卢从史动多怀奸，自贻伊戚。芃则老也知足，澄则过而改图。元素为御史时，执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缘七出，益露丑声，善少恶多，又何足算。

赞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将。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怀奸谋，芃将禄让。澄迷却行，素贪一响。吾谁与欺，岂如忠谅。

列传第八十三

○李晟 子愿愬听宪凭恕□王佖附

李晟，字良器，陇右临洮人。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为裨将。晟生数岁而孤，事母孝谨，性雄烈，有才，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有骁将乘城拒斗，颇伤士卒，忠嗣募军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发而毙，三军皆大呼，忠嗣厚赏之，因抚其背曰："此万人敌也。"凤翔节度使高升雅闻其名，召补列将。尝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又击宕州连狂羌于罕山，皆破之，累迁左羽林大将军同正。广德初，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署晟总游兵，击破党项羌高玉等，以功授特进、试光禄卿，转试太常卿。大历初，李抱玉镇凤翔，署晟为右军都将。四年，吐蕃围灵州，抱玉遣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拜开府仪同三司。无几，兼左金吾卫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并总游兵。无何，节度使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兵败，晟率所部横击之，拔璘出乱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礼，令朝京师，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德宗即位，吐蕃寇剑南，时节度使崔宁朝京师，三川震恐，乃诏晟将神策兵救之，授太子宾客。晟乃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将兵围临洺、邢州，诏以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洺。寻加兼御史中丞。河东、昭义军攻杨朝光于临洺南，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击悦于双冈，悦兵却，遂斩朝光。战于临洺，诸军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王师复振，击悦，大破之。三年正月，复以诸道军击败悦军于洹水，遂进攻魏州，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实封百户。无几，兼魏府左司马。时硃滔、王武俊联兵在深、赵，怒朝廷赏功薄，田悦知其可间，遣使求援，滔与武俊应之，遂以兵围康日知于赵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马燧大怒，欲班师。晟谓燧曰："初奉诏进讨，三帅齐进。李尚书以邢州与赵州接壤，分兵守之，诚未为害，其精卒锐将皆在于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释然谢晟，燧乃自造抱真垒，与之交欢如初。

王武俊攻赵州，晟乃献状请解赵州之围，欲引兵赴定州与张孝忠合势，欲图范阳，德宗壮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军将军莫仁擢、赵光铣、杜季泚皆隶焉。晟自魏州引军而北，径趋赵州，武俊闻之，解围而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兵合，北略恆州，围硃滔将郑景济于清苑，决水以灌之。田悦、王武俊皆遣兵来救，战于白楼。贼犯义武军，稍却，晟引步骑击破之，晟所乘马连中流矢。逾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惧，乃悉收魏博之众而来，复围晟军。晟内围景济，外与滔等拒战，日数合，自正月至于五月。会晟病甚，不知人者数焉。军吏合谋，乃以马舆还定州，贼不敢逼。晟疾间，复将进师，会京城变起，德宗在奉天，诏晟赴难。晟承诏泣下，即日欲赴关辅。义武军间于硃滔、王武俊，倚晟为轻重，不欲晟去，数谋沮止晟军。晟谓将吏曰："天子播越于外，人臣当百舍一息，死而后已。张义武欲沮吾行，吾当以爱子为质，选良马以啖其意。"乃留子凭以为婚。义武军有大将为孝忠委信者谒晟，晟乃解玉带以遗之，因曰："吾欲西行，愿以为别。"陈赴难之意，受带者果德晟，乃谏孝忠勿止晟。晟得引军逾飞狐，师次代州，诏加晟检校工部尚书、神策行营节度使，实封二百户。晟军令严肃，所过樵采无犯。自河中由蒲津而军渭北，壁东渭桥以逼泚。时刘德信将子弟军救襄城，败于扈涧，闻难，率余军先次渭南，与晟合军。军无统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军，乃数其罪斩之。晟以数骑驰入德信军，抚劳其众，无敢动者。既亻并德信军，军益振。

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亦自河北赴难，军于咸阳，不欲晟独当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请与晟兵合，乃诏晟移军合怀光军。晟奉诏引军至陈涛斜，军垒未成，贼兵遽至，晟乃出阵，且言于怀光曰："贼坚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离其窟穴，敢出索战，此殆天以贼赐明公也！"怀光恐晟立功，乃曰："召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讵可战耶？不如蓄锐养威，俟时而举。"晟知其意，遂收军入垒，时兴元元年正月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阴有异志，迁延不进。晟因人说怀光曰："寇贼窃据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庙略，属在明公。公宜观兵速进，晟愿以所部得奉严令，为公前驱，虽死不悔。"怀光益拒之。晟兵军于朔方军北，每晟与怀光同至城下，怀光军辄虏驱牛马，吾姓苦之；晟军无所犯。怀光军恶其独善，乃分所获与之，晟军不敢受。

久之，怀光将谋沮晟军，计未有所出。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怀光奏曰："贼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今神策独厚，诸军皆

以为言，臣无以止之，惟陛下裁处。”怀光计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军，以挠破之。德宗忧之，欲以诸军同神策，则财赋不给，无可奈何，乃遣翰林学士陆贽往怀光军宣谕，仍令怀光与晟参议所宜以闻。贽、晟俱会于怀光军，怀光言曰：“军士禀赐不均，何以令战？”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弛张号令，皆得专之。晟当将一军，唯公所指，以效死命。至于增损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无以难晟，又不欲侵刻神策军发于自己，乃止。

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德宗忧之，屡降中使，促以收复之期。怀光托以卒疲，更请休息，以伺其便，然阴与硃泚交通，其迹渐露。晟惧为所亻并，乃密疏请移军东渭桥，以分贼势。上初未之许。晟以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所备。蜀、汉之路，不可壅也，请以裨将赵光铣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晟子婿张彧为剑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纳之，未果行。无何，吐蕃请以兵佐诛泚，上欲亲总六师，移幸咸阳，以促诸军进讨。怀光闻之大骇，疑上夺其军，谋乱益急。时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将杨惠元及晟，并与怀光联营，晟以事迫，会有中使过晟军，晟乃宣令云：“奉诏徙屯渭桥。”乃结阵而行，至渭桥。不数日，怀光果劫建徽、惠元而亻并其兵，建徽遁免，惠元为怀光所害。是日，车驾幸梁州。时变生仓卒，百官扈从者十二三，骆谷道路险阻，储供无素，从官乏食，上叹曰：“早从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将张少弘自行在传口诏授晟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安众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长安宗庙所在，为天下本，若皆执羁靮，谁复京师？”乃浚城隍，缮兵甲，以图收复。晟以孤军独当强寇，恐为二贼之所亻并，乃卑词厚币，伪致诚于怀光，外示推崇，内为之备。时刍粟未集，乃令检校户部郎中张彧假京兆少尹，择官吏以赋渭北畿县。不旬日，刍粮皆足，晟乃大陈三军，令之曰：“国家多难，乱逆继兴，属车驾西幸，关中无主。予代受国恩，见危死节，臣子之分，况当此时，不能诛灭凶渠，以取富贵，非人豪也。渭桥横跨大川，断贼首尾，吾与公等戮力勤王，择利而进，兴复大业，建不世之功，能从我乎？”三军无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欷流涕。

是时，硃泚盗据京城，怀光图为反噬，河朔僭伪者三，李纳虎视于河南，希烈鸱张于汴、郑。晟内无货财，外无转输，以孤军而抗剧贼，而锐气不衰，徒以忠义感于人心，故英豪归向。戴休颜率奉天之众，韩游瑰治邠宁之师，骆元光以华州之兵守潼关，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盘，皆禀晟节度，晟军大振。怀光以休颜、游瑰从晟，益惧。晟又致书于怀光，谕以祸福，令破贼迎銮，以掩前过。怀光卒不悟，军众渐多离

散，糗粮且竭，虏剽无所得，惧为晟所袭。三月，怀光自三原、富平东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冯翊入据河中。怀光将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将，恶怀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结阵于军中，外向大呼而去，怀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数千人归晟，乃陈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检校工部尚书，威勇兼御史大夫。

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骆谷，谓浑瑊曰："渭桥在贼腹内，兵势悬隔，李晟可办事乎？"瑊对曰："李晟秉义执志，临事不可夺，以臣计之，破贼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浑瑊步将上官望自间道怀诏书加晟检校右仆射，兼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益实封三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晟承诏流涕。时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请驻跸梁汉，系亿兆之心，图翦灭之势。若规小舍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谋臣无所施矣。"四月，有诏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时京兆府司录李敬仲自京城来，谏议大夫郑云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张彧为副使，郑云逵为行军司马，李敬仲为节度判官，俾同主军画。又请以怀光旧将唐良臣保潼关，以河中节度授之；戴休颜守奉天，请以鄜坊节度授之；上皆从之。渭桥旧有粟十余万斛，度支先馈怀光军欲尽，晟又奏曰："近畿虽乘兵乱，犹可赋敛，傥寇贼未灭，宿兵旷时，人废耕桑，又无储蓄，非防微制胜之术也。"上纳之。晟乃于畿甸率聚征赋，吏民乐输，守御益固，由是军不乏食。

神策军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舆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闻。"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转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劳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卒无离叛者。会将吏数辈自贼中逃来，言泚众携离可灭之状，士心益奋。先是，贼将姚令言及伪中丞崔宣咸使谍觇我军，为逻骑所得，拘送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崔宣，善为贼守，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五月三日，晟引军抵通化门，耀武而还，贼不敢出。晨集将佐，图兵所向，诸将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狭，间以居人，若贼设伏格斗，百姓嚣溃，非计也。且贼重兵坚甲，皆在苑中，若自苑击其心腹，彼将图走不暇，如此则宫阙保安，市不易肆，计之上也。"诸将曰："善"。乃移书瑊、骆元光、尚可孤，克期进军于城下。

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东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以薄京城。

晟临高指麾，令设壕栅以候贼军。俄而贼众大至，贼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逼栅求战，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吴诜、康英俊、史万顷、孟涉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亻并力攻之，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僵尸蔽地，余众走入白华，夜闻恸哭之声。

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如待西军，恐失机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诸将骆元光、尚可孤，兵马使吴诜、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万顷，神策将孟涉、康英俊，华州将郭审金、权文成，商州将彭元俊等，号令誓师毕，陈兵于光泰门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神麚村。晟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至是贼已树木栅之，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佖骑军继进，贼即奔溃，获贼将段诚谏，大军分道并入，鼓噪雷动。姚令言、张庭芝、李希倩犹力捍官军，晟令决胜军使唐良臣、兵马使赵光铣、杨万荣、孟日华等步骑齐进，贼军阵成而屡北。战十余合，乘胜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硃泚、姚令言、张庭芝尚有众万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余凶党相率来降。是日，晟军入京城，勒兵屯于含元殿前，晟舍于右金吾仗，仍号令诸军曰“晟实不武，上凭睿算，下赖士心，幸得歼厥凶渠，肃清宫禁，皆三军之力也。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摄长安令陈元众、摄万年令韦上亻及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佃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忤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歔欷流涕，远坊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于白华，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于安国寺。是日，斩贼将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

六月四日，晟破贼露布至梁州，上览之感泣，群臣无不陨涕，因上寿称万岁，奏曰：“李晟虔奉圣谟，荡涤凶丑。然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百官拜贺而退。是日，晟斩伪相李忠臣、张光晟、蒋镇、乔琳、洪

经纶、崔宣等，又表守臣节不屈于贼者程镇之、刘乃、蒋沇、赵晔、薛岌等。

晟初屯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玄远，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纬盈缩无准，晟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参佐叹服，皆曰："非所及也。"寻拜晟司徒，兼中书令，实封一千户。

晟综理以备百司，令大将吴诜将兵三千至宝鸡清道，晟又请至凤翔迎扈，不许。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兴元，浑瑊、韩游瑰、戴休颜以其兵扈从，晟与骆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时元从禁军及山南、陇州、凤翔之众，步骑凡十余万，旌旗连亘数十里，倾城士庶，夹道欢呼。晟以戎服谒见于三桥，上驻马劳之。晟再拜稽首，初贺元恶殄灭，宗庙再清，宫闱咸肃，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备爪牙之任，不能早诛妖逆，至銮舆再迁。及师于城隅，累月方殄贼寇，皆臣庸懦不任职之责，敢请死罪。"伏于路左。上为之掩涕，命给事中齐映宣旨，令左右起晟于马前。是月，御殿大赦，赠晟父钦太子太保，母王氏赠代国夫人，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帐酒馔，赐教坊乐具，鼓吹迎导，宰臣节将送之，京师以为荣观。上思晟勋力，制纪功碑，俾皇太子书之，刊石立于东渭桥，与天地悠久，又令太子书碑词以赐晟。

晟以泾州倚边，屡害戎帅，数为乱阶，乃上书请理不用命者，兼备耕以积粟，攘却西蕃，上皆从之。诏以晟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凤翔军乱，杀其帅张镒，立小将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请以楚琳俱往凤翔，将诛之，上以初复京师，方安反侧，不许。八月，晟至凤翔，理杀张镒之罪，斩王斌等十余人。初，硃泚乱时，泾州亦杀其帅冯河清，立别将田希鉴，方属播迁，不遑讨伐，以泾帅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祸，皆起泾州，且其地逼西戎，易为反覆。希鉴凶徒，将校骄逆，若不惩革，终为后患。"从之。晟至凤翔，托以巡边，至泾州，希鉴迎谒，于坐执而诛之，并诛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具事以闻。上曰："泾州乱逆泉薮，非晟莫能理之。"还镇，表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乃倾家

财以赏降者，以怀来之。降虏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于坐，衣以锦袍、金带以宠异之。蕃人皆相指目，荣羡息曩。

蕃相尚结赞颇多诈谋，尤恶晟，乃相与议云："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乃行反间，遣使因马燧以请和，既和，即请盟，复因盟以虏瑊，因以卖燧。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乃大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虏掠，且曰："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徐乃引去，持是间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将王佖选锐兵三千，设伏于汧阳，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节度，果遇结赞。及出奋击，贼皆披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获免。十月，晟出师袭吐蕃摧沙堡，拔之，斩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结赞数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师，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给晟，命将击之。上方厌兵，疑将帅生事邀功。会滉卒，张延赏秉政，与晟有隙，屡于上前间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赏欲用刘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边事，俾立功以压晟，德宗竟纳延赏之言，罢晟兵柄。三年三月，册拜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而已。其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同盟于平凉，果为蕃兵所劫，瑊单马仅免，将吏皆陷。六月，罢河东节度使马燧为司徒，尽中尚结赞之谋。

晟既罢兵权，朝谒之外，罕所过从。有通王府长史丁琼者，亦为张延赏所排，心怀怨望，乃求见晟言事，且曰："太尉功业至大，犹罢兵权，自古功高，无有保全者。国家倘有变故，琼愿备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图之。"晟怒曰："尔安得不祥之言！"遽执琼以闻。四年三月，诏为晟立五庙，以晟高祖芝赠陇州刺史，曾祖嵩赠泽州刺史，祖思恭赠幽州大都督。庙成，官给牲牢、祭器、床帐，礼官相仪以祔焉。

五年九月，晟与侍中马燧见于延英殿，上嘉其勋力，诏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荡涤，扫隋季之荒屯，体元御极，作人父母；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经纶，参翊缔构，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贞，王业既成，太阶既平；乃图厥容，列于斯阁，懋昭绩效，式表仪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来裔，君臣之义，厚莫重焉。贞元己巳岁秋九月，我行西宫，瞻宏阁崇构，见老臣遗象，颙然肃然，和敬在色，想云龙之叶应，感致来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且功与时并，才为代生，苟蕴其才，遇其时，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则桓彦范等著其辅戴之绩；在玄宗，则刘幽求等申翼奉之勋；在肃宗，则郭子仪扫殄氛昆；

今则李晟等保宁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复宗社。订之前烈，夫岂多谢，阙而未录，孰谓旌贤。况念功纪德，文祖所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后，各图其像于旧臣之次，仍令皇太子书朕是命，纪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后来者尚揖清颜，知元勋之不朽。”复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晟刻石于门左。

初，晟在凤翔，谓宾介曰：“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性沉默，未尝泄于所亲。临下明察，每理军，必曰某有劳，某能其事，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尤恶下为朋党相构，好善嫉恶，出于天性。尝有恩者，厚报之。初，谭元澄为岚州刺史，尝有恩于晟，后坐贬于岳州；比晟贵，上疏理之，诏赠元澄宁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抚待勤至，皆为成就宦学，人皆义之。理家以严称，诸子侄非晨昏不得谒见，言不及公事，视王氏甥如己子。尝正岁，崔氏女归省，未及阶，晟却之曰：“尔有家，况姑在堂，妇当奉酒醴从馈，以待宾客。”遂不视而遣还家，其达礼敦教如此。贞元九年八月薨，时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临吊，命京兆尹李充监护丧事，官给葬具，赠赙加等。比大敛，上手书致意，送柩前，曰：

皇帝遣宫闱令第五守进致旨于故太尉、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之灵曰：“天祚我邦，是生才杰，禀阴阳之粹气，实山岳之降灵。弘济患难，保佐王室：扫荡氛昆，廓清上京。忠诚感于人神，功业施于社稷，匡时定乱，实赖元勋。洎领上台，克谐中外，訏谟帝道，叶赞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迨，情所亲重，义无间然。方期与国同休，永为邦翰。比婴疾恙，虽历旬时，日冀痊除，重期相见，弼予在位，终致和平。岂图药饵无征，奄至薨逝，丧我贤哲，亏我股肱，天不憖遗，痛惜何极，呜呼！大厦方构，旋失栋梁；巨川未济，遂亡舟楫。君臣之义，追恸益深，循省遗章，倍增感切。卿一门胤嗣，朕必终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训，朕之志义，岂忘平生？纵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见朕深心，今卿与朕长乖，方冀知朕诚志。无以为念，发言涕零，是用躬述数行，贵写所怀得尽。临纸遣使，不能饰词，魂而有知，当体朕意。

册赠太师，谥曰忠武。晟薨后，城盐州，复盐池，上赐宰臣新盐，恻然思晟，乃令致盐于灵座。又时遣中使至晟第存抚诸子，教戒备至，

闻愿等有一善，上喜形于色。眷遇终始，无与晟比。

元和四年，诏曰：“夫能定社稷，济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业者，必报以殊常之宠，待以亲比之恩，与国无穷，时惟茂典。故奉天定难功臣、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赠太师李晟，间代英贤，自天忠义，迈济时之宏算，抱经武之长材，贯以至诚，协于一德，尝遭屯难之际，实著戡定之功。鲸鲵既歼，宫庙斯复，眷兹勋伐，则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载怀邦杰之功，思加崇于往烈，爰协比于后昆，睦以宗亲，将予厚意。其家宜令编附属籍。晟飨德宗庙庭。”

晟十五子：侗、佃、偕，无禄早世；次愿、聪、总、瑟、凭、恕、宪、愬、懿、听、惎、慇、聪、总官卑而卒，而愿、愬、听最知名。

愿，幼谦谨寡过，晟立大勋，诸子犹无官，宰相奏陈，德宗即日召愿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上柱国。旧制，勋至上柱国，赐门戟，即令赐愿，乃与父并列棨戟于门。九年，丁父忧。十二年，服阕，德宗召见愿等于延英，悯然久之曰：“朕在宫中，常念卿等，追怀勋德，何日忘之。又闻卿等居丧得礼，朕甚嘉之。”各赐衣一袭、绢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宾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寻转左卫大将军。元和元年八月，检校礼部尚书，兼夏州刺史、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威令简肃，甚得绥怀之术。客有亡马者，以状告愿，愿以状榜于路，悬金以购之。不三日，所亡马系之榜下，仍置书一缄曰：“马逸及群，不时告，罪当死，敢以良马一匹赎罪，并亡马谨纳于路。”愿付客亡马而纵其良马。境内严肃，多如此类。转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到镇，以青、郓不恭，奉命讨伐，屠城下邑，捷奏屡闻。无何，有疾，以其弟愬代为徐帅，入为刑部尚书。疾愈，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然自是颇怠于为理，无复素志，声色之外，全不介怀。

长庆二年二月，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先是，张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门内数百口，仰给官司，不恤军政，赏赉不及弘靖时，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缓亦骄傲黩货，以是群情聚怨。是岁七月四日夜，牙将李臣则、薛志忠、秦邻等三人宿直，突入窦缓帐中，斩缓首以徇。愿闻有变，与左右数人露发而走，登子城北楼，悬缒而下，由水窦而出。比晓，行十数里，遇野人驱驴，夺而乘之，得至郑州。愿妻窦氏死于乱兵之手，子三人匿而获免，仆妾为军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将李□为留后，以邀旄钺，月余，方诛之。愿坐贬随州刺史。朝廷念晟之

勋，终不加罪，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庆四年六月，复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结托权幸，厚行赂遗，赋入随尽，军府萧然，赖遽疾终，不尔，蒲人必有更变。宝应元年六月卒，赠司徒。

愬以父廕起家，授太常寺协律郎，迁卫尉少卿。愬早丧所出，保养于晋国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号哭不忍，晟感之，因许服缞。既练，丁父忧，愬与仲弟宪庐于墓侧，德宗不许，诏令归第。居一宿，徒跣复往，上知不可夺，遂许终制。服阕，授右庶子，转少府监、左庶子。出为坊、晋二州刺史。以理行殊异，加金紫光禄大夫。复为庶子，累迁至太子詹事，宫苑闲廊使。

愬有筹略，善骑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讨蔡州吴元济。七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败，又命袁滋为帅，滋亦无功。愬抗表自陈，愿于军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随、唐、邓节度使。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愬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绐告三军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愬又散其优乐，未尝宴乐，士卒伤痍者，亲自抚之。贼以尝败高、袁二帅，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惮者，不甚增其备。愬沉勇长算，推诚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势，出贼不意。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鄜坊骑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缉器械，阴计戎事。尝获贼将丁士良，召入与语，辞气不挠，愬异之，因释其缚，置为捉生将。士良感之，乃曰："贼将吴秀琳总众数千，不可遽破者，用陈光洽之谋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从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吴秀琳以文成栅兵三千降。醞乃径徙之新兴栅，遂以秀琳之众攻吴房县，收其外城。初，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及战，胜捷而归。贼以骁骑五百追愬，愬下马据胡床，令众悉力赴战，射杀贼将孙忠宪，乃退。或劝愬遂拔吴房，愬曰："取之则合势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

初，吴秀琳之降，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署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愬曰："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祐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栅，常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愬召其将史用诚诫之曰："今祐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旁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祐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逐，尔以轻骑搏之，必获祐。"用诚等如其料，果擒祐而还。官军常苦祐，皆请杀之，愬不听，

解缚而客礼之。愬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本名宪，愬致之。军中多谏愬，愬益宠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醞自教习之。愬将袭元济，会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沟塍溃溢，不可出师。军吏咸以不杀祐为言，简翰日至，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无以止之，乃持祐泣曰："岂天意不欲平此贼，何尔一身见夺于众口！"愬又虑诸军先以谤闻，则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师，先表请释，且言："必杀祐，则无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诏释以还愬，乃署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闲。又改为六院兵马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

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抗光颜。由是愬乘其无备，十月，将袭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郑澥告师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愬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砦，尽杀其戍卒，令军士少息，缮羁靮甲胄，发刃彀弓，复建旆而出。是日，阴晦雨雪，大风裂旗旆，马栗而不能跃，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梁迳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投身不测。初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计中！"愬不听，促令进军，皆谓必不生还，然已从愬之令，无敢为身计者。醞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其夜冻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自张柴行七十里，比至悬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杂其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坎墉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曰："是洄曲子弟归求寒衣耳。"俄闻愬军号令将士云："常侍传语。"乃曰："何常侍得至于此？"遂驱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进诚以兵环而攻之。愬计元济犹望董重质来救，乃令访重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重质。重质单骑而归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其申、光二州及诸镇兵尚二万余人，相次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厨厩之间者，皆复其职，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场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櫜鞬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明日，愬军还于文成栅。十一月，诏以愬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

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上柱国，封凉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一子五品正员。

宪宗有意复陇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凤翔陇右节度使，仍诏路由阙下。愬未发，属李师道再叛，诏田弘正、义成、宣武等军讨之，乃移愬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换岐、徐二镇，旬日间再践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时蔡将董重质贬春州司户，愬上表请恕重质赐之，堪于军前驱使，即诏征还送武宁军，愬乃署为牙将。愬破贼金乡，凡十一战，擒贼将五十，俘斩万计。淄青平，将有事燕、赵。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仍赐兴宁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镇州。愬至潞州，四月，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长庆元年，幽、镇复乱，愬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圣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爱人，使理镇、冀。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旦镇人不道，敢兹残害，以魏为无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恸哭。又以玉带、宝剑与牛元翼，遣使谓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此剑平蔡寇，今镇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之曰："愿以众从，竭其死力"。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人违纪律，功遂无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归东都。是年十月，卒于洛阳，时年四十九。穆宗闻之震悼，赠赙加等，赠太尉。

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符，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加以行己有常，俭不违礼，弟兄席父勋宠，率以仆马第宅相矜，唯愬六迁大镇，所处先人旧宅一院而已。晚岁忽于取士，辟请不得其人，至使吏缘为奸，军政不肃，物论稍减，惜哉！

听七岁以廕授太常寺协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为致敬，听令鞭之见血，父晟奇之。后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为神策行营兵马使。时昭义卢从史持两端，无心讨贼，承璀用听计，擒从史以献。转左骁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出为安州刺史，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讨吴元济，军中动静，悉用听谋，军声遂振。元和中，讨李师道，听为楚州刺史，统淮南之师。郓人素易淮军，听潜训练，出其不意，趋海州，据险要，破沐阳兵，降朐山戍，怀仁、东海两城望风乞降，山东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夏绥银宥节度使。十五年六月，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就加检校工

部尚书。

初，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宗在东宫，令近侍讽听献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从。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与二镇接境，方议易帅，宰臣进拟，上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长庆二年二月，授检校兵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转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大和二年，讨李同捷。时魏博行营将丌志沼潜结沧、镇，擅回戈攻其帅史宪诚。诏听帅师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镇州，为王庭凑所杀，听遂凯旋，以功封凉国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庭凑再违朝旨，诏听以全师屯贝州。路由魏州，史宪诚惧听见袭，衷甲郊迎，候吏密白呼，乃令兵士匣刃櫜弓，休于野外，魏人遂安。后宪诚欲入觐，竭其府库，魏人怨之，杀宪诚，衙军立其大将何进滔。诏听兼领魏博节度使，将兵北渡，魏人不纳听，乘城拒守，乃屯兵馆陶。魏兵遽袭，听不为备，其军大败，无复部伍，昼夜奔走，仅而获免，丧师过半，辎车兵仗并皆委弃。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弹之曰：

臣闻赏罚不立，无以示天下；是非一贯，莫能建大中。窃见义成军节度使李听，昨者资其承藉，委以统戎，俾代宪诚，付之雄镇。总二万虎貔之旅，位极宠荣；兼两籓节制之权，心无报效。况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听拥旄观望，按甲迁延，荧惑人心，逗挠军政。遂使宪诚陷于屠戮，乱众肆其奸凶，失六郡于垂成，固危巢于已覆。委贝州而不守，烧劫无遗；望浅口而疾驱，狼狈就道。自图苟免，不吝苞羞，蔑弃朝章，有同兒戏。魏州之乱，职听之由，论其负恩，万死犹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斩于关门；高霞寓唐邓破伤，投诸遐裔；浑镐节制易定，将战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进而凶渠尚在。或亲当矢石，或躬历艰危，势屈贼锋，竟申朝典，未曾贷法，必震皇威。今李听罪状夙闻，中外愤惋，比之常清等辈，万万过之。若陛下犹示含弘，不置极法，臣等恐宪章坠地，天下寒心。伏请付法。

上不之罪，罢兵柄，为太子少师。

听颇赂遗权幸以为援，居无何，复检校司徒，起为邠宁节度使。邠州衙□，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听曰：“帅臣凿凶门而出，岂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无变异。大和六年，转武宁军节度使。时听有苍头为徐州将，不欲听至，听先使亲吏慰劳徐人，为苍头所杀。听不敢进，固以疾辞，用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凤翔，时人荣之。九年，改陈许节度，未至镇，复除太子太保分司。开成元年，出为河中

尹、河中晋慈隰节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岁十月卒，时年六十一，赠司徒。

听十领节旌，所不至者三镇。莅官苛细，好将迎遗赂，故急于聚敛，穷极侈欲。位至一品，竟终牖下，非西平之遗德，焉能及此乎！

宪，晟第五子。晟十子，宪、愬最仁孝。及长，好儒术，以礼法修整，起家太原府参军、醴泉县尉。于頔镇襄阳，辟为从事。时吴少诚据淮西，独惮頔之威，当时咸以宪谋画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宪为从事，授卫州刺史，迁绛州，所至以理行称。入为宗正少卿，迁光禄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回鹘，命金吾大将军胡证充送公主使，命宪副之。使还，献《入蕃道里记》，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出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大行二年，转岭南节度使。宪虽勋伐之家，然累历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绩流闻。性本明恕，尤精律学，屡详决冤狱，活无罪者数百人。以能入官，官无败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时年五十六。

凭累历诸卫大将军，恕太子洗马，并以廕授官，累迁至少卿监。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骑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师，佖无役不从。硃泚之乱，晟攻贼于光泰门，贼锋尚劲，佖与兵马使李演逾苑墙血战，败贼前锋，诸军方振，论功为神策将。吐蕃之寇泾原，佖伏卒击尚结赞，几获，由是深为吐蕃所畏。晟视佖恩宠与愿、愬不殊，给与过之。晟既为张延赏媒孽罢兵权，亦不用佖为将帅，入为左卫上将军。元和中，愿、愬醞兄弟在方镇，佖检校工部尚书、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于河□需，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亻并忠于事君，长于应变，诚一代之贤将也。观恆山之役，立谈释二帅之憾；泾师之乱，号哭赴奉天之危，可不为忠义乎！对白华之进军，知平凉之必诈，沮星变之议，移渭桥之军，可不为应变乎！解带结孝忠之心，请婚释延赏之怨，嫉恶有楚琳之请，惩乱行希鉴之诛，可不为明于决断乎！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琼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烟阁之铭，亦何心哉！作善遗庆，诸子俱才，元和平贼之功，听、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终，道家所忌之谈，李氏以善胜矣。

赞曰：桓桓太师，义勇天资。运钟祸乱，力拯颠危。愬事章武，诛蔡平齐。凌烟画图，父子为宜。

列传八十四

○马燧 子暢燧兄炫浑瑊 子镐钅岁

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人，其先自右扶风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钤卫仓曹。父季龙，尝举明《孙》《吴》，俶傥善兵法，官至岚州刺史、幽州经略军使。燧少时，尝与诸兄读书，乃辍卷叹曰："天下将有事矣，丈夫当建功于代，以济四海，安能矻矻为一儒哉！"燧姿度魁异，长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该涉群书，尤善兵法。

安禄山反，俾光禄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曰："禄山负恩首乱，虽陷洛城，必当夷灭。公盍建不代之功，诛其逆将向润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禄山西不能入关，则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虽善之，计不时决，事泄，禄山果遣韩朝阳来召循。朝阳至范阳，与循语，阴伏壮士以弓弦缢杀之。燧脱身走西山，隐者徐遇匿之。逾月，间行归平原。平原不守，复走魏郡。

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奏赵城尉。是时回纥大军还国，恃复东都之功，倔强恣睢，所过或虏掠廪粟，供饩小不如意，恣行杀害。抱玉具供办，宾介皆惮不敢行，燧自赞请主邮驿。比回纥至，则先赂其渠帅，与明要约，回纥乃授燧旗帜为识，犯令者命燧戮之。取死囚给左右厮役，小违令，辄杀之。回纥相顾失色，虏涉其境，无敢暴掠。抱玉益奇之。燧因说抱玉曰："属者与回纥言，燧得其情。今仆固怀恩恃功树党，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于怀恩，其子瑒佻勇不义。以燧度之，将必窥太原西山以为乱，公宜深备之。"无何，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其帅辛云京觉之，斩竭诚，固城自守，怀恩遣其子瑒率兵围之。初，回纥北归，遣其将安恪、石常庭将兵数百及诱募附丽者复数千人以守河阳，东都所虏掠重货，悉积河阳。是时，怀恩遗薛嵩自相、卫馈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诣薛嵩说之，嵩乃绝怀恩从顺。署奏左武卫兵曹。历太子通事舍人，迁著作郎、营田判官。无几，迁秘书少监、兼殿中侍御史，为节度判官、承务郎，迁郑州刺史。燧乃劝课农亩，总其户籍，岁一税之，州人以为便。大历四年，改怀州刺史。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鲁谷，人颇赖之。

抱玉移镇凤翔，以汧阳被边，署奏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广二百余步，上连峻山，山与吐蕃相直，虏每入寇，皆出于此。燧乃按行险易，立石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设篱橹，八日而功毕。会抱玉入觐，与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见，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御水陆运使。

大历十年，河阳三城兵乱，逐镇将常休明，以燧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河阳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将李灵耀反，因据州城，绝运路，以邀节制。代宗务姑息人，因授灵耀汴、宋等八州节度留后。灵耀不受命。乃潜结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悦将兵援灵耀，破永平军将刘洽。诏燧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合军讨灵耀。忠臣惧贼，焚庐舍西走。燧劝其还兵，请为前锋，击破田悦，进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军行汴北，又败灵耀将张清于西梁固。灵耀选锐兵八千，号为“饿狼军”；燧独引军击破之，进至浚仪。是时，河阳兵冠诸军。承嗣又遣悦将兵二万救灵耀，破永平军将杜如江，略曹州，又败李正己游军，击走刘洽、长孙全绪等军，乘胜去汴州一舍，方阵而进。忠臣会宋州、淮南、浙西兵，与战不利，请救于燧，燧引四千人为奇兵击破之，田悦匹马遁去。灵耀知悦败，明日以百骑夜走，汴州悉降，燧让功于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军退舍于板桥。忠臣入城，果专其功，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燧还河阳。

大历十四年六月，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留后，寻为节度使。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坐作之势。

建中二年六月，朝于京师，加检校兵部尚书，令还太原。初，田悦新代承嗣统兵，恐人不附己，诈效诚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备之。其年，悦果与淄青、恆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洺，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洺将张伾，皆坚守不拔。昭义军告急，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洺。燧军出□郭口，兵未过险，乃遣持书喻悦，且示之好，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炫之。悦自攻临洺，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洺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之中。其夜，东栅走归悦。明日，燧进军营明山，取其弃栅以置辎重。悦谓将吏

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此必拔临洺，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恆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当斩尔！"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余级，生虏八百余人。居五日，进军至临洺，田悦悉军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决死，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虏九百人，得谷三十万斛，器甲称是。悦收败兵夜遁，邢州围亦解。以功加右仆射。先战，燧誓军中，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寻加魏博招讨使。

三年正月，田悦求救于淄青、恆冀，李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救悦，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悦收合散卒二万余人，壁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恆冀军其西，首尾相应。燧率诸军进屯于鄴，奏请益河阳兵，诏河阳节度使李芃将兵会之。军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渡。燧乃于下流以车数百乘，维以铁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浅，诸军毕渡。是时军粮少，悦深壁不战，欲老燧军。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抱真与李芃问："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恆三军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来救，是前后受敌也。兵法所谓攻其必救，彼固当战也，燧为诸军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恆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师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吹鼓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恆州步骑四万余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申令无动，命前除草斩榛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力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气乏，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时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河东军既胜，诸军还斗，合击又大破之。迫洹水，悦军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余级，杀大将孙晋卿、安墨啜，生获三千余人，溺死者不可胜纪。淄青军殆尽，死者相枕藉三十余里。悦收败卒千余人走魏州，至门，州将李长春闭门不纳。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纳悦。悦既入，杀长春，婴城自守。数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遣符璘、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兵还镇，

璘、瑶因来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燧令塞其领口，河流绝，城中益恐。悦乃遣许士则、侯臧徒步间行说硃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时王武俊已杀李惟岳，传首京师，授武俊恆冀观察都防御使；时武俊同列张孝忠已为易定节度使，武俊独为防御使，又割赵、深二州为一镇，以康日知为观察使，甚为怨望，且素轻孝忠，耻名在下。时硃滔讨李惟岳，拔深州，求隶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谋救悦。悦恃燕、赵之援，又出兵二万背城而阵，燧复与诸军击破之。五月，加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硃滔、王武俊联兵五万来救悦，至于城下。诸帅议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军步骑万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怀光亦至。怀光勇而无谋，军至之日，未休息，坚请与滔等战，王师不利。悦等决水灌燧等军，燧兵屈粮少，七月，燧与诸军退次魏县。是月，诏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魏、博、贝四州节度、观察、招讨等使。田悦、硃滔、王武俊军亦至魏县，与官军隔河对垒。十一月，三盗于魏县军中递相推奖王号：硃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遣使于李纳，纳称齐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太尉、建兴王，皆伪署官号，如国初行台之制，而名目颇有妖僻者，然未敢伪称年号。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两河鼎沸，寇盗横行；燧等虽志在勤王，竟莫能驱攘患难。

四年十月，泾师犯关，帝幸奉天，燧引军还太原。议者云："燧若乘田悦洹水之败，并力攻之，时城中败卒无三二千人，皆夷伤未起，日夕俟降；燧与抱真不和，迁延于击贼，乃致三盗连结，至今为梗，职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汇及大将之子与俱来，壁于中渭桥。及帝幸梁州，权、汇领兵还镇。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寻兼保宁军节度使。

兴元元年正月，加检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还京，加燧奉诚军及晋、绛、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令与侍中浑瑊、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同讨河中。初，李怀光据河中，燧遣使招谕之，怀光妹婿要廷珍守晋州，衙将毛朝易攵守隰州，郑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县还镇，虽去伪号，而攻围赵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弃赵州，燧奏曰："可诏武俊与抱真同击硃滔，以深、赵隶武俊，请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晋、慈、隰节度使。燧乃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日知喜

且过望。

九月十五日，燧帅步骑三万次于绛，分兵收夏县，略稷山，攻龙门，降其将冯万兴、任象玉。燧以兵攻绛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伪刺史王克同与大将达奚小进弃城走，降其众四千人。又遣大将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闻喜、夏县、万泉、虞乡、永乐、猗氏六县，降其将辛兟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虏士女，斩之以徇。

贞元元年，军次宝鼎，败贼骑兵于陶城，前锋将李黯追击之，射杀贼将徐伯文，斩首万馀级，获马五百匹。是岁，天下蝗旱，物价腾踊，军乏粮饷，而京师言事多请扌舍怀光，上意未决。燧以怀光逆节尤甚，河中密迩京邑，反覆不可保信，舍之无以示天下，虑上为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舍军以数百骑朝于京师。比召见，燧曰："臣虽不武，得刍粮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许之。

七月，燧因朝京师，乃与浑瑊、骆元光、韩游瑰合军，次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惮燧威名，则拜于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复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以来，首建大动，四十馀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动力，背君上，为族灭之计耶！从吾，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众大呼曰："吾辈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由是服燧，私谓参佐曰："予尝谓马公用兵与予不相远，但警怪累败田悦；今观其行兵料敌，吾不迨远矣！"八月，燧移军于焦篱堡。其夜，贼太原堡守将吴冏弃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诸军济河，兵凡八万，阵于城下。是日，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犹一万六千人，斩贼将阎晏、孟宝、张清、吴冏等七人以徇，为怀光胁虏者皆舍之。

燧自朝京师还行营，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诏书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宴赐毕，还太原。是行也，德宗赐燧《宸扆》、《台衡》二铭。序曰：

朕每览上古之书，用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诫，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是式，有以

见启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顷灵监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多所规谏，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石，贻厥后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非备，垂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

《宸扆铭》曰：

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驰，利害纠纷。无主乃乱，树之以君，九域茫茫，万情云云。目不备睹，耳难遍闻，睹之闻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远莫亲，理行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维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诚其意。罔从尔欲，罔载尔伪，体道崇德，本仁率义。必信若寒暑，无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虑一致。任人之术，各当其器，舍短从长，理无求备。事多总集，众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贰。以天下之目为鉴，我鉴斯明；以天下之心为谋，我谋则智。求贤惟广，辩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诚。顺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谀，全度忠贞。先人立言，为代作程，谔谔者昌，唯唯者倾，系以兴亡，曷云其轻。承天子人，夫岂不贵？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驭朽为戒，纳隍为志，神将害盈，天匪假易。四海为家，夫岂不富？伊昔哲王，勤俭固陋。土阶罔饰，露台罢构，远奇伎淫巧，放珍禽怪兽。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顺人之情，欲诚必著，清己之虑，心无亿诈，事必忠恕。凡将有为，靡不三思，喜怒以节，动静以时。毫厘或差，祸害亦随，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长，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厉阶斯起。垂旒蔽聪，黈纩塞耳，含弘光大，是亦为美。覆之如天，爱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图，寇戎荐兴，德化未孚。大业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谟，作诫斯言，置于坐隅。

《台衡铭》曰：

天列台星，垂象于人，圣人则天，亦建辅臣。以翼以弼，为衡为钧，如耳目应心，如股肱连身，是则同体，孰云非亲？阴阳相推，四序成岁，君臣相得，万邦作乂。感同风云，合若符契，以道匡救，尽规献替，木必从绳，金其用砺。帝者之盛，时惟陶唐，乃闻畴咨，仄陋明易女。洎乎有虞，二八腾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汤。载生姜牙，谅彼武王。道无不行，谋无不臧，君圣臣贤，运泰时康。汉高既兴，萧、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剷灭群凶，砥平四方。惟卫及英，启辟封疆；曰房与杜，振理维纲；亦有魏徵，忠謇昂昂。伟兹众材，为栋为

梁，荡荡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废兴，系于时主，主之得失，资于台辅。经之以文，纬之以武，出为方伯，入作申、甫，绝维载张，阙衮斯补。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难周。傅说板筑，夷吾射钩，任之不疑，千载垂休，体于至公，何鄙何雠。追惟哲主，必赖良弼，矧予不德，暗于理术。师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艰屯，夙夜祗栗。翊我戴我，实惟勋贤，内熙庶绩，外总十连，威武载扬，谋猷日宣。长城压境，巨舰济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颠。予嘉尔诚，尔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终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图史。无俾伊、傅，克专厥美，作鉴勒铭，永世是纪。

燧至太原，乃勒二铭于起义堂西偏，帝为题额，其崇宠如此。

二年冬，吐蕃大将尚结赞陷盐、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结赞大军屯于鸣沙，自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继。德宗以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令与华帅骆元光、邠帅韩游瑰及凤翔诸镇之师会于河西进讨。燧出师，次石州。结赞闻之惧，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辞申情于燧请和，燧频表论奏，上坚不许。三年正月，燧军还太原。四月，燧与论颊热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请许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结赞遽自鸣沙还蕃。是岁闰五月十五日，侍中浑瑊与蕃相尚结赞盟于平凉，为蕃军所劫，狼狈仅免，陷将吏六十余员，由燧之谬谋也，坐是夺兵权。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赐妓乐，奉朝请而已。

五年九月，燧与太尉李晟召见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勋力，皆图形凌烟阁，列于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对于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谒；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许不拜而坐。时太尉晟初薨，帝谓燧曰："常时卿与太尉晟同来，今独见卿，不觉悲恸。"上歔欷久之。燧既退，足疾，仆于地，上亲掖起之，送及于陛，燧顿首泣谢。累上表乞骸，陈让侍中，优诏不许。贞元十一年八月薨，时年七十。先是，司天频奏荧惑太白犯太微上将，间一月而燧薨。废朝四日，诏京兆尹韩皋监护丧事，嗣吴王献为吊祭赠赗使，册赠太尉，谥曰庄武。子汇、暢。

暢以父廕累迁至鸿胪少卿，留京师。建中三年，燧讨田悦于山东，时岁旱，京师括率商户，人心甚摇。凤翔留镇幽州兵，多离散入南山为盗。殿中丞李云端与其党袁封、单超俊、李诚信、冀信等与暢善，因饮食聚会，言时事将危；暢乃遣家人温靖与父书，具陈利害，可班师还镇。燧怒，执靖具奏其状，令兄炫执暢请罪。德宗以燧方讨贼，不竟其事，诛云端等十一人，敕炫就第杖暢三十，上于是罢括率之令。燧赀货

甲天下，燧既卒，暢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杨志廉讽暢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暢。初为汇妻所诉，析其产，中贵又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暢旧第也。暢终少府监，赠工部尚书。

子继祖，以祖廕，四岁为太子舍人，累迁至殿中少监，年三十七卒。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学闻于时，隐居苏门山，不应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镇太原，辟为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历侍御史。常参谋议，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镇汴州，奏授节度判官、检校兵部郎中。转连州刺史，征拜吏部郎中，又出为阆州刺史，入为大理少卿。建中初，为润州刺史，黜陟使柳载以清白闻，征拜太子右庶子，迁左散骑常侍。弟燧为司徒，以亲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辞，改兵部尚书致仕。贞元七年卒，时年七十九。

史臣曰：燧雄勇强力，常先计后战，又善誓师，将战，亲自号令，士无不慷慨感动，战皆决死，未尝折北，谋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取，纳蕃帅之伪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大臣几陷，关畿摇动，此谓才有余而心不至，议者惜而恨之。

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大寿，开元初历左领卫中郎将、太子仆同正。释之，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于边上，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于灵武，年四十九。

瑊本名曰进，年十余岁即善骑射，随父战伐，破贺鲁部，下石保城，收龙驹岛，勇冠诸军，累授折冲果毅。后节度使安思顺遣瑊提偏师深入葛禄部，经狐媚碛，略特罗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与诸军城永清栅、天安军，迁中郎将。

安禄山构逆，瑊从李光弼出师河北，定诸郡邑。贼将有李立节者，素称骁勇，与瑊格斗，临阵斩之，迁右骁卫将军。既而肃宗即位于灵武，瑊统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军入寇，瑊击败之。从郭子仪收两京，瑊讨安庆绪，破贼于新乡。改检校太仆卿，充武锋军使。又从仆固怀恩讨史朝义，前后数十战。朝义平，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赐实封二百户。

及怀恩谋乱，令子歙与瑊率军围榆次，朔方将杀歙，瑊率所部归郭子仪。会瑊父释之战死，又起复本官，为朔方行营左厢兵马使。从子仪讨吐蕃于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军还，盛秋于邠。会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战于漠谷，大破蕃军，以功加太子宾客，复屯于奉天。华州周智光反，子仪奉诏讨之，令瑊领马步万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诏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军，子仪领之；子仪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于宜禄县防秋。岁余，加兼御史大夫。

大历七年，吐蕃大寇边，瑊与泾原节度使马璘会兵，大破蕃贼于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于长武城，临盛秋。十一年，领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州方渠、怀安等镇，瑊击却之。十二年，子仪入朝，令瑊知邠宁庆三州兵马留后。十三年，回纥侵太原，破鲍防军，北归，颇为边患。以瑊为石岭关已南诸军都知兵马使，率兵掎角逐之，虏骑引退。其年八月，加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副都护、振武军使。十四年，郭子仪拜太尉，号尚父，分所管内别置三节度，以瑊兼单于大都护，充振武军、东受降城、镇北大都护府、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管内支度营田等使。其年，复以崔宁为朔方节度使，领子仪旧管，征瑊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左街使。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间谍诈为瑊书与希烈交通，瑊奏其状，上特保证之，仍赐瑊马一匹并鞍辔，锦采二百匹。时以普王为荆襄等道兵马元帅讨李希烈，大开府幕，以瑊检校户部尚书、御史大夫，充中军都虞候。会泾师乱，德宗幸奉天，后三日，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为行在都虞候、检校兵部尚书、京畿渭北节度观察使。居数日，邠宁节度使韩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统兵三千，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硃泚。会谍报泚已出兵，帝遽令追游瑰兵，才至奉天，贼军果至。游瑰等战于城东，王师不利，遂乘胜奔突，将入，官军与贼隔门相持，自卯至午，杀伤颇甚。门内有草车数乘，瑊令推车塞门，焚之以外御，乘火力战，贼方解去，然重围已合。贼大修攻具，以僧法坚为匠师，毁佛寺房宇以为梯橹。是月，贼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昼夜矢石不绝，瑊随机应敌，仅能自固。

十一月，灵武节度使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难。将至，上议其所向，宰相卢杞、白志贞以漠谷路为便。瑊曰："漠谷险隘，必为贼所邀，不若取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便取城东北鸡子堆下营，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硃泚必不更于陵寝往来。"杞曰："漠谷路近，若虑逆贼邀击，即出兵应接，若取乾陵路，恐惊陵寝。"瑊曰："今硃泚围城，斩伐柏城，以夜继昼，惊动已多。今城

中危急，伫望救军，唯希全等率行赴难，安危是赖，所系非轻，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于鸡子堆下营，固守善地，贼泚可以计破也。”卢杞等曰：“陛下以顺讨逆，不可自惊陵寝。”白志贞从而赞之，上从杞议。希全等进至漠谷，果为贼军邀击，夺据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夹击，杀伤颇甚；城中出兵应援，亦为贼挫锐而退。希全等各归还本镇，贼攻城逾急，壕堑环之。旬日，复偏攻东北角，矢石乱入，昼夜如雨，城中死伤者甚众。重围救绝，刍粟俱尽，城中伺贼休息，辄遣人城外捃拾樵采以进御。人心危蹙，上与瑊对泣。贼泚北据乾陵，下瞰城内，身衣黄衣，蔽以翟扇，前后左右，皆硃紫阉官，宴赐拜舞，纷纭旁午。城中动息，贼俯窥之，慢辞戏侮，以为破在漏刻之顷，时令骑将环城招公卿、士庶，责以不识天命。十五日，贼造云桥成，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推之使前，施湿氈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恟惧，相顾失色。上召瑊勉谕之，令赍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已下者千余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瑊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仍谓瑊曰：“朕便与卿别，更不用对来，纵有急切，令马承倩在卿处，但令附奏。”瑊俯伏呜咽，上亦悲恸不自胜，抚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可深丈余，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馁，又少甲胄，瑊但感激诚厉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忧不济，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偏陷，不能进。须臾，风回焰转，云桥焚为灰烬，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沫，格斗不已，初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瑊二子官，余授将校有差。贼又别造云桥，周以重铁，方就，而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魏县行营赴难，先遣兵马使张韶入奏。韶至奉天，与贼填堑者相杂，临城忽大呼，谓城上曰：“我李怀光使也，怀光自河北领大军至矣。”即绳引而登。城中得怀光表，欢声振动，贼众不之测，乃令舁韶巡于城上。翌日，怀光大军次醴泉，是夜，贼解围而去。

兴元元年正月，以瑊为行在都知兵马使。二月，赐实封五百户。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时怀光叛逆，二贼连结，寇盗纵横，瑊分布诸军，以为翼卫，才入谷口，而怀光追骑遽至，瑊令侯仲庄以后军击败之。三月，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州都督、灵盐丰夏等州、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兼永平军奉天行营兵

马副元帅，上临轩授钺，用汉拜韩信故事。是月，瑊将诸军赴京畿，贼将韩旻、张廷芝、宋归朝等拒我师于武功，瑊与吐蕃将论莽罗之众大破贼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瑊便赴奉天应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东渭桥抵京城攻贼，瑊亦与韩游瑰、戴休颜西面诸军会合。晟破贼之日，瑊亦进收咸阳。寻闻硃泚、姚令言奔败，命诸军分道邀击，其众离溃，相率来降。选劲骑三千急追泚至泾州，贼将诛泚，传首来献。六月，加瑊侍中。论收京城之功，加实封李晟一千户，瑊八百户，韩游瑰、戴休颜四百户，骆元光、尚可孤五百户。七月，德宗还宫，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绛慈隰节度使，仍充河中同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咸宁郡王。九月，赐瑊大宁里甲第、女乐五人，入第之日，宰臣、节将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仪。以李怀光未平，又加朔方行营兵马副元帅，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会兵进讨。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检校司空，与一子五品正员官。是冬望，皇帝亲郊昊天上帝，瑊入朝陪祀毕，还镇河中。

三年，吐蕃入寇，至凤翔，为李晟邀击之，又袭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结赞入寇，陷我盐、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长驱犯京师，而畏瑊与李晟、马燧，欲阴计图之。乃卑词逊礼告马燧，请重立盟誓，则蕃军引去，德宗不许。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报结赞，言还我盐、夏，则许同盟。结赞谓翰曰："清水之会，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时须请预盟。"翰约盟于清水，且先归我盐、夏二州，结赞曰："清水非吉地，请会盟于原州土梨树。"又请盟毕归二州。翰归，备奏其事，神策将马有麟奏曰："土梨树地多险，恐蕃军隐伏不利，不如于平凉，其地坦平，且近泾州，就之为便。"乃定盟于平凉川。初，结赞请李观、杜希全预盟，欲执之，径犯京师。诏报之曰："杜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五月，瑊自咸阳入朝，诏授平凉盟会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副之，司勋郎中郑叔矩为判官。瑊统兵二万，又诏华州节度使骆元光以本镇兵从瑊。闰月十五日，瑊与结赞会平凉。初，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各遣游军相觇伺。是时，蕃军精骑数万列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我军之中。瑊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坛所，为蕃军所执。结赞又谓瑊曰："请侍中已下具衣冠剑珮。"瑊与监军宋凤朝、崔汉衡等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命伐鼓三通，其众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驰，追骑云合，流矢雨集而不伤。会瑊将辛荣以数百人入据北阜，与贼血战，追骑方止，瑊仅得免，辛荣兵尽矢穷，力屈而降。宋凤朝、瑊判官郑弇，为追兵所杀；崔汉衡、中官俱文

珍、刘延、李清朝，汉衡判官郑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将军扶余准、马宁、神策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等六十余人，皆陷于贼。尚结赞至原州，列坐帐中，召陷蕃将吏让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竟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瑊。吾已为金枷待瑊，将献赞普；既已失之，虚致君等何为？"乃放俱文珍、马宁、马弇归朝。七月，瑊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诏释之而后见。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镇奉天。十月，还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宁、庆副元帅。十二年二月，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诸使、副元帅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于镇。废朝五日，群臣于延英奉慰。诏赠太师，谥曰忠武，赙绢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丧车将至，又为废朝。应缘丧事，所司准式支给，命京兆尹监护。葬日，赐绢五百匹。

瑊忠勤谨慎，功高不伐，在藩方岁时贡奉，必躬亲阅视；每有颁锡，虽居远地，如在帝前。位极将相，无忘谦抑，物论方之金日磾，故深为德宗委信，猜间不能入，君子多之。子练、镐、钅岁。

镐，瑊第二子。性谦谨，多与士大夫游。历延、唐二州刺史，军政吏职，有可称者。及元和中，诸道出师讨王承宗，属义武军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以镐藉父威名，足以镇定，乃以镐检校右散骑常侍，充义武军节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检校工部尚书，代迪简为节度使。镐治兵练卒，颇有威望，然不能观衅养锐，以期必胜。镇、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镐率全师压贼境而军，距贼垒三十里。镐谋虑不周，但耀兵锋，无所控制，贼乃分兵潜入定州界焚烧驱掠。镐怒，进攻贼垒，交锋而败，师徒殆丧其半，余众还定州，乱不可遏，朝廷乃除陈楚代之。楚闻乱，驰入定州。镐为乱兵所劫，以至裸露。楚既整戢，于乱兵处率敛衣服还镐，方得归朝，坐贬韶州刺史。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得镐供军钱绢十余万贯匹，再贬循州刺史。岁余卒。

钅岁，瑊第三子，以廕起家为诸卫参军，历诸卫将军。元和初，出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坐赃贬袁州司户，宪宗思咸宁之勋，比例从轻。五年，征为袁王傅，复赐金紫，迁殿中监。开成初，宰相拟寿州刺史，文宗曰："钅岁，勋臣子弟，岂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与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钅岁常历名郡，有政能。"乃从之。三年，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知街事，历诸卫大将军，卒。

史臣曰：马司徒之方略，浑咸宁之忠荩，各奋节义，为时名臣。然

元城之师，失策于田悦；平凉之会，几陷于吐蕃，此亦术有所不至也。缅思建中之乱，四海波腾，贼泚窃发之辰，宗祀不绝如线，苟非忠臣致命，化危为安，则李氏之宗社倾矣。

赞曰：北平之勋，排难解纷。咸宁蹈义，感慨匡君。再隆基构，克殄昏氛。回天捧日，实赖将军。

列传第八十五

○卢杞 子元辅白志贞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李实 韦执谊 王叔文 王伾 附程异皇甫抃 弟镛

卢杞，字子良，故相怀慎之孙。父奕，天宝末为东台御史中丞；洛城为安禄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门廕，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辟为掌书记、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以病免。入补鸿胪丞，迁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至荆南，谒节度使卫伯玉，伯玉不悦。杞移病归京师，历刑部员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颇有口辩。出为虢州刺史。建中初，征为御史中丞。时尚父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及居纠弹顾问之地，论奏称旨，迁御史大夫。旬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杞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硃泚盟誓，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会硃滔、硃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离间滔，滔论奏，请杀之。廷玉既贬，殿中侍御史郑詹遣吏监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硃泚疑为诏旨，请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为，禀大夫命，并令按郢。”詹与张镒善，每伺杞昼眠，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寝佯熟，伺詹果来，方与镒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杞遽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时三司使方按詹、郢，狱未具而奏杀詹，贬郢为驩州刺史。镒寻罢相，出镇凤翔。其阴祸贼物如此。李揆旧德，虑德宗复用，乃遣使西蕃，天下无不扼腕痛愤，然无敢言者。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顾，为杞媒孽，贬饶州刺史。

初，上即位，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及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崇义诛而希烈叛，尽据淮右、襄、邓之郡邑。恆州

李宝臣死，其子惟岳邀节钺，遂与田悦缔结以抗王师，由是河北、河南连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无计可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然宿师在野，日须供馈。

明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及十月，泾师犯阙，乱兵呼于市曰："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是时人心悉怨，泾师乘间谋乱，奉天之奔播，职杞之由。故天下无贤不肖，视杞如仇。

德宗在奉天，为硃泚攻围，李怀光自魏县赴难。或谓王翃、赵赞曰："怀光累叹愤，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刻薄军粮，乘舆播迁，三臣之罪也。今怀光勋业崇重，圣上必开襟布诚，询问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翃、赞白于杞，杞大骇惧，从容奏曰："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举破贼；今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赐宴则留连，使贼得京城，则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怀光乘胜进收京城，破竹之势，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诏怀光率众屯便桥，克期齐进。怀光大怒，遂谋异志，德宗方悟为杞所构。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白志贞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在贬所谓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

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亥□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诏下，袁高执奏曰："卢杞为政，极恣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仇。"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长史卢杞，外矫俭简，内藏奸邪，三年擅权，百揆失序，恶直丑正，乱国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蛮夷华夏同弃。伏惟故事，皆得上闻，自杞为相，要官大臣，动逾月不敢奏闻，百僚惴惴，常惧颠危。及京邑倾沦，皇舆播越，陛下炳然觉悟，出弃遐荒，制曰：'忠谠壅于上闻，朝野为之侧目。'由是忠良激劝，内外欢欣；今复用为饶州刺史，众情失望，皆谓非宜。臣闻君之所以临万姓者，政也；万姓之所以载君者，心也。倘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乞回圣慈，遽辍新命。"疏奏不答。谏官又论曰："卢杞蒙蔽天听，隳紊朝典，致乱危国，职杞之由，可谓公私巨蠹，中外弃物。自闻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沥肝上闻，冒死不恐，冀回宸睠，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圣旨，物议腾沸，行路惊嗟。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伏乞俯从众望，永弃奸臣。幸免诛夷，足明恩贷；特加荣宠，恐造祸阶。臣等忝列谏司，今陈狂瞽。"给事中袁高坚执不下，乃改授澧州别驾。翌日延英，上谓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对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骑常侍李泌复对，上曰："卢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窃议，以陛下同汉之桓、灵；臣今亲承圣旨，乃知尧、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悦，慰勉之。杞寻卒于澧州。

子元辅，字子望，少以清行闻于时。进士擢第，授崇文馆校书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后，特恩拜左拾遗，再迁左司员外郎，历杭、常、绛三州刺史。以课最高，征为吏部郎中，迁给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复为兵部侍郎。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元辅简絜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时年五十六。

白志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于胥吏，事节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动多计数，光弼深委信之，帐中之事，与琇珪参决。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后，用为司农少卿，迁太卿，在寺十余年。德宗尝召见与语，引为腹心，遂用为神策军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名

志贞。善伺候上意，言无不从。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时令狐建以龙武军四百人从驾至奉天，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闻李怀光至，恐暴扬其罪，乃与卢杞同沮怀光入朝，众议喧沸，言致播迁，卢杞、志贞之罪也。故与杞同贬，遇赦量移阆州别驾。贞元二年，迁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谏官表疏论列，言志贞与卢杞罪均，未宜叙用，固执不许，凡旬日，方下其诏。贞元三年，迁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龄，河东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龄，乾元末为汜水县尉，遇东都陷贼，因寓居鄂州，缀缉裴骃所注《史记》之阙遗，自号小裴。后华州刺史董晋辟为防御判官；黜陟使荐其能，调授太常博士。卢杞为相，擢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务，令延龄知东都度支院。及韩滉领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龄不待诏命，遽入集贤院视事。宰相延赏恶其轻率，出为昭应令，与京兆尹郑叔则论辨是非，攻讦叔则之短。时李泌为相，厚于叔则；中丞窦参恃恩宠，恶泌而佑延龄。叔则坐贬为永州刺史，延龄改著作郎。窦参寻作相，用为太府少卿，转司农少卿。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龄守本官，权领度支。自揣不通殖货之务，乃多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钱物，新陈相因，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有一库，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库：欠、负、耗、剩等库及季库、月库，纳诸色钱物。"上皆从之。且欲多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于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耳。

其年，迁户部侍郎、判度支，奏请令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宰相陆贽、赵憬议，以为："若市送百万围草，即一府百姓，自冬历夏，般载不了，百役供应，须悉停罢，又妨夺农务。请令府县量市三二万围，各贮侧近处，他时要即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湿处，时有芦苇生焉，亦不过数亩，延龄乃奏曰："廊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牧放。臣近寻访知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池数百顷，请以为内廊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与苑廊中无别。"上初信之，言于宰相，对

曰："恐必无此。"上乃差官阅视，事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诬奏李充为百姓妄请积年和市物价，特敕令折填，谓之"底折钱"。尝因奏对请积年钱帛以实帑藏，上曰："若为可得钱物？"延龄奏曰："开元、天宝中，天下户仅千万，百司公务殷繁，官员尚或有阙；自兵兴已来，户口减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领数司。伏请自今已后，内外百司官阙，未须补置，收其阙官禄俸，以实帑藏。"

后因对事，上谓延龄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损蠹，欲换之未能。"对曰："宗庙事至重，殿栿事至轻。况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本分钱何也？"对曰："此是经义证据，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问臣，唯臣知之。准《礼经》，天下赋税当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敬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一分财物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蕃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羡甚多。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分赐百官充俸料、飧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者之余，其数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数十殿亦不合疑虑，何况一栿。"上曰："经义如此，人总不曾言之。"颔之而已。又因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但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

时陆贽秉政，上素所礼重，每于延英极论其诞妄，不可令掌财赋。德宗以为排摈，待延龄益厚。贽上书疏其失曰：

前岁秋首，班宏丧亡，特诏延龄继司邦赋。数日之内，遽衒功能，奏称，"勾获隐欺，计钱二十万贯，请贮别库以为羡余，供御所须，永无匮乏。"陛下欣然信纳，因谓委任得人。既赖盈余之财，稍弘心意之欲，兴作浸广，宣索渐多。延龄务实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阙，不敢辞难。勾获既是虚言，无以应命；供办皆承严约，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夺入献；追捕夫匠，迫胁就功。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为称，而不偿其佣。都城之中，列肆为之昼闭；兴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诅连郡，遮诉盈路，持纲者莫敢致诘，巡察者莫敢为言。时有讦而言之，翻谓党邪丑直。天子毂下，嚣声沸腾，四方观瞻，何所取则。伤心于止，敛怨于人，欺天陷君，远近危惧，此其罪之大者也。

总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纳货财，太府攸职。凡是太府出纳，皆禀

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凭案以勘覆，互相关键，用绝奸欺。其出纳之数，则每旬申闻；见在之数，则每月计奏。皆经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监临，旬旬相承，月月相继。明若指掌，端如贯珠，财货多少，无容隐漏。延龄务行邪谄，公肆诬欺，遂奏云“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收得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又百万有余，皆是文帐脱遗，并同已弃之物。今所收获，即是羡余，悉合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者。”其时特宣进止，并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韦少华抗疏上陈，殊不引伏，确称“每月申奏，皆是见在数中，请令推寻，足验奸诈。”两司既有论执，理须详办是非，陛下纵其妄欺，不加按问。以在库之物为收获之功，以常赋之财为羡余之费，罔上无畏，示人不惭，此又罪之大者也。

国家府库，出纳有常，延龄险猾售奸，诡谲求媚，遂于左藏之内，分建六库之名，意在别贮赢余，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则资之于国，在国为官物，在人为私财，何谓赢余，须别收贮？是必巧诈以变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财，舍此二途，其将安取？陛下方务崇信，不加检裁，姑务保持，曾无诘责。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奸威既沮于四方，憸态复行于内府。由是蹂躏官属，倾倒货财，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兒戏。

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土必有土，有人必有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盖谓此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无令侵削兆人，为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宝历，志翦群凶，师旅繁兴，征求浸广，榷算侵剥，下无聊生。是以泾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昼犯阙，都邑甿庶，恬然不惊，反与贼众相从，比肩而入宫殿。虽蚩蚩之性，靡所不为，然亦由德泽未浃，而暴令驱之，以至于是也。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卒，此则陛下躬睹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货，夫何利之有焉！

车驾既幸奏天，逆泚旋肆围逼，一垒之内，万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匮。尝欲发一健步出觇贼军，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袴，陛下为之求觅不致，竟闵默而遣之。又尝宫壶之中，服用有阙，圣旨方戎事为急，不忍重烦于人，乃剥亲王饰带之金，卖以给直。是时行

从将吏，赴难师徒，苍黄奔驰，咸未冬服，渐属凝冱，且无薪蒸，饥冻内攻，矢石外迫。昼则荷戈奋迅，夜则映堞呻吟，凌风飚，冒霜雪，逾四旬而众无携贰，卒能走强贼、全危城者，陛下岂有严刑重赏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货，与众庶同其忧患，与士伍共其有无，乃能使人捐躯命而扞寇仇，馁之不离，冻之不憾，临危而不易其守，见死而不去其君，所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

及乎重围既解，诸路稍通，赋税渐臻，贡献继至，乃于行宫外庑之下，别置琼林、大盈之司。未赏功劳，遽私贿玩，甚沮惟新之望，颇携死义之心，于是舆诵兴讥，而军士始怨矣。财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属蟊贼内兴，翠华南狩，奉天所积财货，悉复歼于乱军。即迁岷、梁，日不暇给，独凭大顺，遂复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为资，以蓄义为富，人苟归附，何患蔑资？义苟修崇，何忧不富？岂在贮之内府，方为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内者，诸侯之富也；藏于囷仓箧椟者，农夫、商贾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贵，海内之富，面猥行诸侯之弃德，守农商之鄙业哉！陛下若谓厚取可以恢武功，则建中之取既无成矣；若谓多积可以为己有，则建中之积又不在矣；若谓徇欲不足伤理化，则建中之失伤已甚矣；若谓敛怨不足致危亡，则建中之乱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祸，成中兴之功者，良以陛下有侧身修励之志，有罪己悔惧之辞，罢息诛求，敦尚节俭，涣发大号，与人更新；故灵祇感陛下之诚，臣庶感陛下之意，释憾回虑，化危为安。陛下亦当为宗庙社稷建不拔之永图，为子孙黎元立可久之休业，惩前事徇欲之失，复日新盛德之言；岂宜更纵愉邪，复行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

臣又窃虑陛下纳彼盗言，堕其奸计，以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积聚丰盈，利归君上，是又大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系于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长，而虞舜享浚哲之名；皇甫、聚、楀之嬖行，而周厉婴颠覆之祸。自古何尝有小人柄用，而灾患不及邦国者乎！譬犹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蛊以殃物，天下不归咎于蛊而归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

臣伏虑陛下以延龄之进，独出宸衷，延龄之言，多顺圣旨，今若以罪置辟，则似为众所挤，故欲保持，用彰坚断。若然，陛下与人终始之意则美矣。其于改过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尽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风，奖之使言，犹惧不既，若又阻抑，谁当贡诚？或恐未亮斯言，请以一事为证。只如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陛下诚令亲信博采舆词，参较比来所闻，足鉴人间情伪。

臣以卑鄙，位当台衡，既极崇高，又承渥泽。岂不知观时附会，足保旧恩，随众沉浮，免贻厚责。谢病黜退，获知几之名；党奸苟容，无见嫉之患。何急自苦，独当豺狼，上违欢情，下饵谗口。良以内顾庸昧，一无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诚直，绸缪帷扆，一纪于兹，圣慈既播此见容，愚臣亦以此自负。从陛下历播迁之危，睹陛下致兴复之难，至今追思，犹为心悸；所以畏覆车而骇虑，惧毁室而悲鸣，盖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陈请，虽已频烦，天听尚高，未垂谅察，辄申悃款，以极愚诚。忧深故语烦，意恳故词切，以微臣自固之谋则过，于陛下虑患之计则忠。糜躯奉君，所不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为。愿回睿聪，为国熟虑，社稷是赖，岂唯微臣。

书奏，德宗不悦，待延龄益厚。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以事相关，皆证延龄矫妄。德宗罢陆贽知政事，为太子宾客；滂、充、銛悉罢职左迁。

十一年春暮，上数畋于苑中，时久旱，人情忧惴，延龄遽上疏曰："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后数日，上又幸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上思延龄言，即时回驾，下诏斥逐贽、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龄谋害在朝正直之士，会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切谏，事遂且止。贽、充等虽已贬黜，延龄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张忠，捶掠楚痛，令为之词，云"前后隐没官钱五十余万贯，米麦称是，其钱物多结托权势，充妻常于犊车中将金宝缯帛遗陆贽妻。"忠不胜楚毒，并依延龄教抑之辞，具于款占。忠妻、母于光顺门投匭诉冤，诏御史台推问，一宿得其实状，事皆虚，乃释忠。延龄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钱谷，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尝为陆贽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钱谷，又无交涉。延龄既锐意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每奏对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德宗颇知其诞妄，但以其敢言无隐，且欲访闻外事，故断意用之。延龄恃之，谓必得宰相，尤好慢骂，毁诋朝臣，班行为之侧目。及卧病，载度支官物置于私家，亦无敢言者。贞元十二年卒，时年六十九。延龄死，中外相贺，唯德宗悼惜不已，册赠太子少保。

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六代祖范，魏西阳太守，后周封郿城公。渠牟少慧悟，涉览经史。初为道士，后为僧。兴元中，韩滉镇浙西，奏授试秘书郎，累转四门博士。

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

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旬日，迁右补阙、内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对宰相，多使中贵人召渠牟于官次，同辈始注目矣。岁终，迁右谏议大夫。时延英对秉政赋之臣，昼漏率下二三刻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渠牟形神佻躁，无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众雅知不能以正道开悟上意。

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然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实，奸欺多端，甚伤国体；绍无所发明；而渠牟名素轻，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门庭填委。茅山处士崔芊征至阙下，郑随自山人再至补阙，冯伉自醴泉令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皆渠牟延荐之。上既偏有所听，浮薄率背本衒进，不复藏器蕴德，皆奔驰请谒，剸蹄甘辞以附渠牟。居无何，迁太府卿，赐金紫，又转太常卿。贞元十七年卒，时年五十三，赠刑部尚书，仍谥曰忠。

李齐运者，蒋王恽之孙也。解褐宁王府东阁祭酒，七迁至监察御史。江淮都统李峘辟为幕府，累转工部郎中，为长安县令，职事修理。历京兆少尹、陕府长史。建中末，改河中尹、晋绛慈隰观察使。时李怀光自山东卷甲奔难，昼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齐运倾力犒设，军人皆悦。怀光既反，驱兵还保河中，齐运不能敌，弃城而走，除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时贼据京城，李晟军东渭桥，齐运扰攘之中，征募工役，版筑城垒，飞刍輓粟以应晟。收复之际，颇有力焉。

贞元中，蝗旱方炽，齐运无政术，乃以韩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闲厩宫苑使。改检校礼部尚书，兼殿中监。寻正拜礼部尚书，兼殿中监使如故。其后十余岁，宰臣内殿对后，齐运常次进，贡其计虑，以决群议。齐运无学术，不知大体，但甘言取信而已。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赂数十万计。举李词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赃犯，上以齐运故，不问而遣之。齐运被疾，岁余不能朝请，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决。末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贞元十二年卒，时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仆射。

李实者，道王元庆玄孙。以廕入仕，六转至潭州司马。洪州节度使、嗣曹王皋辟为判官，迁蕲州刺史。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复用为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宾客、员外郎。皋卒，新帅未至，实知留后，刻薄军

士衣食，军士怨叛，谋杀之，实夜缒城而出，归诣京师，用为司农少卿，加检校工部尚书、司农卿。

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寻封嗣道王。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二十年春夏旱，关中大歉，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城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闻之怒，言辅端诽谤国政，德宗遽令决杀，当时言者曰："瞽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荛，本欲达下情，存讽议，辅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

故事，府官避台官。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奏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众，升黜如其意，怙势之色，謦然在眉睫间。故事，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前岁，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

二十一年，有诏蠲畿内逋租，实违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罚，剥割掊敛，聚钱三十万贯，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丝发固死；无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杀之。京帅贵贱同苦其暴虐。顺宗在谅阴逾月，实毙人于府者十数，遂议逐之，乃贬通州长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实知之，由月营门自苑西出，人人相贺。后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韦执谊者，京兆人。父浼，官卑。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歌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宫郎。德宗时，召入禁中。

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

及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执谊为宰相，乃自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授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仍赐金紫。叔文欲专政，故令执谊为宰相于外，己自专于内。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密令人谢叔文曰："不敢负约为异，欲共成国家之事故也。"叔文诟怒，遂成仇怨；执谊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宪宗受内禅，王伾、王叔文徒党并逐，尚以执谊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数月后贬崖州司户。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贬，果往崖州，卒于贬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阴人也。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藩镇侯伯，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僩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叔

文初入翰林，自苏州司功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其实成于叔文。数月，转尚书户部侍郎，领使、学士如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叔文始入内廷，阴构密命，机形不见，因腾口善恶进退之。人未窥其本，信为奇才。及司两使利柄，齿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叔文在省署，不复举其职事，引其党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柄，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无几，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馔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中饮，叔文白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不避好恶难易者，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又曰："羊士谔非毁叔文，欲杖杀之，而韦执谊懦不遂。叔文生平不识刘辟，乃以韦皋意求领三川，辟排门相干，欲执叔文手，岂非凶人耶！叔文已令扫木场，将斩之，韦执谊苦执不可。叔文无以对。

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顺宗既久疾未平，群臣中外请立太子，既而诏下立广陵王为太子，天下皆悦；叔文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泣下，人皆窃笑之。皇太子监国，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王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顺宗即位，迁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

伾阗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亵狎；而叔文颇任气自许，粗知书，好言事，顺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间。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王叔文主决断；韦执谊为文诰；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谋议唱和，采听外事。而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与叔文同贬开州司马。

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俭、吕温。叔文用事时，景俭居丧于东都；吕温使吐蕃，留半岁，叔文败方归。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寻卒。

伾、叔文既逐，诏贬其党韩晔饶州司马，韩泰虔州司马，陈谏台州司马，柳宗元永州司马，刘禹锡朗州司马，凌准连州司马，程异郴州司马，韦执谊崖州司马。

韩晔，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韦执谊，累迁尚书司封郎中。叔文败，贬池州刺史，寻改饶州司马，量移汀州刺史，又转永州卒。

陈谏至叔文败，已出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马量移封州刺史，转通州卒。

凌准，贞元二十年自浙东观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与准有旧，引用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坐叔文贬连州。准有史学，尚古文，撰《邠志》二卷。

韩泰，贞元中累迁至户部郎中，王叔文用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泰最有筹画，能决阴事，深为伾、叔文之所重，坐贬，自虔州司马量移漳州刺史，迁郴州。

柳宗元、刘禹锡自有传。

程异，京兆长安人。尝侍父疾，乡里以孝悌称。明经及第，释褐扬州海陵主簿。登《开元礼》科，授华州郑县尉。精于吏职，剖判无滞。杜确刺同州，帅河中，皆从为宾佐。

贞元末，擢授监察御史，迁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时王叔文用事，由迳放利者皆附之，异亦被引用。叔文败，坐贬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马。元和初，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异自悔前非，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入为太府少卿、太卿，转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充盐铁转运副使。

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转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议者以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异自知叨据，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

置巡边使，上问谁可使者，异请自行。议未决，无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赠左仆射，谥曰恭。异性廉约，殁官第，家无余财，人士多之。

皇甫镈，安定朝那人。祖邻几，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镈贞元初登进士第，登贤良文学制科，授监察御史。丁母忧，免丧，坐居丧时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转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颇钤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迁司农卿、兼御史中丞，赐金紫，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

十三年，与盐铁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镈虽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敛媚上，刻削希恩。诏书既下，物情骇异，至于贾贩无识，亦相嗤诮。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宪宗怒而不听。度上疏乞罢知政事，因论之曰：

臣日昨于延英陈乞，伏奉圣旨，未遂愚衷。窃以上古明王圣帝，致理兴化，虽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尧、舜之道，则言稷、契、皋、夔；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况今天下，异于十年已前，方驱驾文武，廓清寇乱，建升平之业，十已得八九。然华夏安否，系于朝廷，朝廷轻重，在于宰相。如臣驽钝，夙夜战兢，常以为上有圣君，下无贤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广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劳圣心，所以平贼安人，费力如此，实由臣辈不称所职。方期陛下博采物议，旁求人望，致之辅弼，责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则殿庭班列，相与惊骇，次则街衢市肆，相与笑呼。伏计远近流闻，与京师无异。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则堂高，陛卑则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则天子不得尊矣。

伏以陛下睿哲文明，唯在所授，凡所阅视，洞达无遗。所以比来选任宰相，纵道不周物，才不济时，公望所归，皆有可取。况皇甫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自京北、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应是仰给度支之处，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肉；犹赖臣等每加劝诫，或为奏论，庶事之中，抑令通济。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欲离叛。臣到行营，方且慰喻，直其迁延不进，供军渐难，俱能前行，必有优赏，以此约定，然后切勒供军官，且支九月一日两成已上钱，俱容努力，方将小安，不然必有溃散。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忽闻此人入相，则必相与惊扰，以为更有前时之事，则无告诉之忧。虽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罢兵之

后，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此事犹可。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如皇甫镈，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倘陛下纳臣恳款，速赐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则天下幸甚。伏闻李修疾病，亦求入来，如浙西观察使，且与亦得。

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获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毁未许，言又不听，如火烧心，若箭攒体。臣自无足惜，惜陛下今日事势。何者？淮西荡定，河北咸宁，承宗敛手削地，程权束身赴阙，韩弘舆疾讨贼，此岂京师气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凡百君子，皆欲恸哭。况陛下任臣之意，岂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众士？所以昧死重封以闻，如不足观，臣当引领受责。陛下引一市肆商徒，与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损，陛下实有所伤，不胜愤懑惶恐之至。

时宪宗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而异、镈探知上旨，数贡羡余，以备经构，故帝独排物议相之；见裴度疏，以为朋党，竟不省览。镈知公议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赡国用；敕下，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其事方罢。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例皆陈朽，镈尽以善价买之，以给边军。罗縠缯彩，触风断裂，随手散坏，军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边军焚赐之意，镈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二千买之，坚韧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帝以为然，由是镈益无忌惮。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镈心嫉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度出镇太原。崔群有公望，为搢绅所重，屡言时政之弊，镈恶之，因议宪宗尊号，乃奏曰："昨群臣议上徽号，崔群于陛下惜'孝德'两字。"宪宗怒，黜群为湖南观察使。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叶为奸谋，荐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长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镈厚赂结其欢心，故及相位。

穆宗在东宫，备闻镈之奸邪，及居谅阴，听政之日，诏："皇甫镈器本凡近，性惟险狭，行靡所顾，文无可观，虽早践朝伦，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计，属当军兴，以剥下为徇公，既鼓众怒；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洎尘台司，益蠹时政，不知经国之大体，不虑安边之远图，三军多冻馁之忧，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诬，远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潜通奸人，罪在难舍。合加窜殛，以

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宽典。”又诏曰：“山人柳泌辄怀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便奔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宜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

柳泌本曰杨仁力，少习医术，言多诞妄。李道古奸回巧宦，与泌密谋求进，言之于皇甫镈，因征入禁中。自云能致灵药，言：“天台山多灵草，君仙所会，臣尝知之，而力不能致。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起徒步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曰：“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曰：“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由是莫取有言者。裴潾以极言被黜。泌到天台，驱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鞭笞躁急。岁余一无所得，惧诈发获罪，举家入山谷。浙东观察使追捕，送于京师，镈与李道古恳保证之，必能可致灵药，乃待诏翰林院。宪宗服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大通自云寿一百五十岁，久得药力。又有田佐元者，凤翔虢人，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金，白衣授虢县令。初，柳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但灸灼之瘢痕浃身而已。镈卒于贬所。

镈弟镛，端士也。亦进士擢第，累历宣歙、凤翔使府从事，入为殿中侍御史，转比部员外郎、河南县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时镈为宰相，领度支，恩宠殊异。镛恶其太盛，每弟兄宴语，即极言之，镈颇不悦。乃求为分司，除右庶子。及镈获罪，朝廷素知镛有先见之明，不之罪，征为国子祭酒，改太子宾客、秘书监。开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镛能文，尤工诗什，乐道自怡，不屑世务，当时名士皆与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而矫诞无忌，妒贤伤善，未有如延龄、皇甫之甚也。臣每读陆丞相论延龄疏，未尝不泣下沾衿，其守正效忠，为宗社大计，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难如此？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忠良不用，谗慝是崇，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尚独保延龄之是，不悟卢杞之非，悲夫！执谊、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材睿断，翦削厉阶；洎逐群、度而相异、镈，盖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赞曰：贞元之风，好佞恶忠。龄、镈害善，为国蠹虫。裴、陆献替，嫉恶如风。天听匪谌，吾道斯穷。

列传第八十六

○窦参 从子申附齐映刘滋 从兄赞附卢迈崔损齐抗

窦参，字时中，工部尚书诞之玄孙。父审言，闻喜尉，以参贵赠吏部尚书。参习法令，通政术，性矜严，强直而果断。少以门廕，累官至万年尉。时同僚有直官曹者，将夕，闻亲疾，请参代之。会狱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将奏，参遽请曰："彼以不及状谒，参实代之，宜当罪。"坐贬江夏尉，人多义之。

累迁奉先尉。县人曹芬，名隶北军，芬素凶暴，因醉殴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参捕理芬兄弟当死，众官皆请俟免丧，参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丧延罪，是杀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杀之，一县畏伏。转大理司直。按狱江淮，次扬州，节度使陈少游骄蹇，不郊迎，令军吏传问，参正辞让之，少游悔惧，促诣参，参不俟济江。还奏合旨。时婺州刺史邓珽坐赃八千贯，珽与执政有旧，以会赦，欲免赃。诏百僚于尚书省杂议，多希执政意，参独坚执正之于法，竟征赃。明年，除监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马彝狱。时彝举属令赃罪至千贯，为得罪者之子因权幸诬奏彝，参竟白彝无罪。彝实能吏，后累佐曹王皋，以正直强干闻。

参转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无几，迁御史中丞，不避权贵，理狱以严称。数蒙召见，论天下事，又与执政多异同，上深器之，或参决大政。时宰颇忌之，多所排抑，亦无以伤参。然多率情坏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尝为司直，党其官，故给俸多于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恶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诸府尹之下，甚为有识所嗤。寻兼户部侍郎。时京师人家豕生两首四足，有司欲奏；参曰："此为豕祸，安可上闻！"命弃之。是时，郊牛生犊有六足者，太仆卿周皓白宰相请奏，李泌亦戏答以遣之。

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子正仪请袭封，参大署尚书省门曰："陈少游位兼将相之崇，节变艰危之际，君上含垢，未能发明，愚子何心，辄求传袭。"正仪惧，不敢求封而去。时神策将军孟华有战功，为大将军所诬奏，称华谋反；有右龙武将军李建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拔，为部曲诬告潜通吐蕃，皆当死，无以自白，参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属望。明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每宰相间日于延英召

对，诸相皆出，参必居后久之，以度支为辞，实专大政。参无学术，但多引用亲党，使居要职，以为耳目，四方藩帅，皆畏惧之。李纳既惮参，馈遗毕至，外示敬参，实阴间之。上所亲信，多非毁参。窦申又与吴通玄通犯事觉，参任情好恶，恃权贪利，不知纪极，终以此败。贬参郴州别驾，贞元八年四月也。

参至郴州，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遂具以闻；又中使逢士宁使于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杀参。宰相陛贽曰："窦参与臣无分，因事报怨，人之常情。然臣参宰衡，合存公体，以参罪犯，置之于死，恐用刑太过。"于是且止。寻又遣中使谓贽等曰："卿等所奏，于大体虽好，然此人交结中外，其意难测，朕寻情状，其事灼然。又窦参在彼，与诸戎帅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进文书处分。"贽奏曰："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为言，又知根寻已审，敢不上同忧愤，内绝狐疑，岂愿迟回，更贻念虑？但以参常经重任，斯谓大臣，进退之间，犹宜有礼，诛戮之际，不可无名。刘晏久掌货财，当时亦招怨讟，及加罪责，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为辞，众人亦为之怀愍。用刑暧昧，损累不轻，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窦参顷司钧轴，颇怙恩私，贪受货财，引纵亲党，此则朝廷同议，天下共传。至于潜怀异图，将起大恶，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新奉天颜，议加刑辟，但闻凶险之意，尚昧结构之由。况在众流，何由备悉，忽行峻罚，必谓冤诬，群情震惊，事亦非细。若不付外推鞫，则恐难定罪名，乞留睿聪，更少详度。窦参于臣，素亦无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顾怀，辄欲营救？良以事关国体，义绝私嫌，所冀典刑不滥于清时，君道免亏于圣德。"乃再贬为驩州司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隶郴州；其财物婢妾，传送京师。参时为左右中官深怒，谤沮不已，未至驩州，赐死于邕州武经镇，时年六十。

窦申者，参之族子。累迁至京兆少尹，转给事中。参特爱之，每议除授，多访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赂。申所至，人目之为喜鹊。德宗颇闻其事，数诫参曰："卿他日必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议。"参曰："臣无强子侄，申虽疏属，臣素亲之，不忍远出，请保无他犯。"帝曰："卿虽自保，如众人何？"参固如前对。申亦不悛。

兵部侍郎陆贽与参有隙。吴通微弟兄与贽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顾遇，亦争宠不协。金吾大将军、嗣虢王则之与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与倾。贽考贡举，言贽考贡不实。吴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其毁贽，且令察视，具得其奸状，乃贬则之为昭州司马，吴通玄为泉州司马，窦申为道州司马。不旬日贬参郴州别驾，即日以陆贽为宰相。明

年，窦参再贬驩州。德宗谓陆贽曰：“窦申、窦荣、李则之首末同恶，无所不至，又并细微，不比窦参，便宜商量处置，所有亲密，并发遣于远恶处。”贽奏曰：

窦参罪犯，诚合诛夷，圣德含弘，务全事体，特宽严宪，俯贷余生。始终之恩，实足感于庶品；仁煦之惠，不独幸于斯人。所议贬官，谨具别状。其窦申、窦荣、李则之等，即皆同恶，固亦难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从，首当居重，从合从轻。参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减降。又于党与之内，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区分，足彰沮劝。窦荣与参虽非近属，亦甚相亲，然于款密之中，都无邪僻之事。仍闻激愤，屡有直言，因此渐构猜嫌，晚年颇见疏忌。若论今者阴事，则尚未究端由，如据比来所行，应不至凶险，恐须差异，以表详明。臣等商量，窦荣更贬远官，窦申、则之并除名配流，庶允从轻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趋势附权，时俗常态，苟无高节出众，何能特立不群？窦参久尘钧衡，特承宠渥，君之所任，孰敢不从？或游于门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骤与荐延，如此之徒，十常八九。若听流议，皆谓党私，自非甚与交亲，安可悉从贬累？况窦参罢黜，殆欲周星，应是私党近亲，当时并已连坐，人心久定，不可复摇。臣等商量，除与窦参阴谋邪事处，一切不问。

诏从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岭南。既赐参死，乃杖杀申，诸窦皆贬，荣得免死。

齐映，瀛州高阳人。父圮，试太常少卿，兼检校工部郎中。映登进士第，应博学宏辞，授河南府参军。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辟为掌书记，累授监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遗表，因与谋后事，映说彰令上表请代，令子建归京师，彰皆从之，因妻以女。彰卒后兵乱，映脱身归东都，河阳三城使马燧辟为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卢杞为宰相，荐之，迁刑部员外郎，会张镒出镇凤翔，奏为判官。映口辩，颇更军事，数以论奏合旨，寻转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凤翔逼于贼泚。镒懦缓不晓兵家事，部将有李楚琳者，慓悍凶暴，军中畏之，乘间将谋乱。先数日，映与同列齐抗觉其谋，乃言于镒，请早图之。镒不从映言，乃示其宽大，召楚琳语之曰：“欲令公使于外。”楚琳恐，是夜作乱，乃杀镒以应泚；军中多为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

兴元初，从幸梁州，每过险，映常执辔。会御马遽骇，奔跳颇甚，帝惧伤映，令舍辔，映坚执久之，乃止。帝问其故，曰：“马奔蹶，不过

伤臣；如舍之，或犯清尘，虽臣万死，何以塞责？”上嘉奖无已。在梁州，拜给事中。映白晰长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还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马，至城邑州镇，俾映宣诏令，帝益亲信之。其年冬，转中书舍人。

贞元二年，以本官与左散骑常侍刘滋、给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谦和美言悦下，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造。无几，造疾病，映当国政，乘间亦敢言事。时吐蕃数入寇，人情摇动，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乱华，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惧，谓陛下理装具糗粮，臣闻大福不再，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俯伏流涕，上亦为之感动。时给事中袁高忤旨，映连请为左丞、御史大夫。

映于东都举进士及宏词时，张延赏为河南尹、东都留守，厚映。及映为相，延赏罢相为左仆射，数画时事令映行之，及为所亲求官，映多不应。延赏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贬映夔州刺史，又转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观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贞元十一年七月卒，时年四十八，赠礼部尚书。

刘滋，字公茂，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父贶，开元初为左拾遗，父子仍代为史官。贶依刘向《说苑》撰《续说苑》一十卷以献，玄宗嘉之。滋少以门廕，调授太子正字，历涟水令。吏部侍郎杨绾荐滋堪为谏官，拜左补阙，改太常卿，复为左补阙。辞官侍亲还东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参军。无几，丁母丧，服除，迁屯田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于吏职，孜孜奉法。迁司勋郎中，累拜给事中。从幸奉天，转太常少卿，掌礼仪。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蝗旱，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时称举职。

贞元二年，迁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无所启奏，但多谦退，廉谨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罢知政事。四年，复为吏部侍郎。六年，迁吏部尚书。窦参以宰相为吏部尚书，换刑部尚书。无何，御史台劾奏滋前在吏部选人渝滥，诏夺金紫阶。滋有经学，善持论，性廉洁刻苦，嫉恶，掌选多所发扌适更代，诈伪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时年六十六，赠陕州大都督。

滋从兄赞，大历中左散骑常侍汇之子。少以资廕补吏，累授鄠县丞，宰相杜鸿渐自南还朝，途出于鄠，赞储供精办。鸿渐判官杨炎以赞名儒之子，荐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观察判官。杨炎作相，擢为歙州刺史，以勤干闻。有老妇人扌君拾榛□间，猛兽将噬之，幼女号呼搏兽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观察使韩滉表其异行，加金紫之服，再迁常州刺史。韩滉入相，分旧所统为三道，以赞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赞在宣州十余年。

赞祖子玄，开元朝一代名儒，父汇博涉经史，唯赞不知书，但以强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頓贡奉以希恩。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人士鄙之。贞元十二年卒，时年七十，赠吏部尚书。

卢迈，字子玄，范阳人。少以孝友谨厚称，深为叔舅崔祐甫所亲重。两经及第，历太子正字、蓝田尉。以书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贤校理。朝臣荐其文行，迁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属蝗虫岁饥，恳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为司门郎中，迁右谏议大夫，累上表言时政得失。转给事中，属校定考课，迈固让，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绩，不敢当上考，时人重之。迁尚书右丞。

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享昭德皇后庙，以私忌日不受誓诫，为御史劾奏，诏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迈奏状曰："臣按《礼记》，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奉祭。又按唐礼，散斋有大功之丧，致斋有周亲丧，斋中疾病，即还家不奉祭事，皆无忌日不受誓诫之文。虽假宁令忌日给假一日，《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亘以假宁常式，而违摄祭新命，酌其轻重，誓诫则祀事之严，校其礼式，忌日乃寻常之制，详求典据，事缘荐献，不宜以忌日为辞。"由是亘坐罚俸。

迈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余，迁中书侍郎。时大政决在陆贽、赵憬，迈谨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爱恭俭。迈从父弟ＭＨ，为剑南西川判官，卒于成都，归葬于洛阳，路由京师，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许之。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三服之亲，或不过从而吊临；而迈独振薄俗，请临弟丧，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迈于政事堂中风，肩舆而归，上表请罢官，不许，诏宰臣就第问疾。自是凡五上表，坚乞骸骨，诏曰："卿操履贞方，器识淹茂，自居台辅，益见忠清。方藉谋猷，遽婴疾疹，岁月滋久，章表屡闻，陈请再三，捻谦难夺。且备养贤之礼，宜遂优闲之秩，告免之诚，虽为恳至，俯从来奏，良用怃

然。”乃除太子宾客。贞元十四年卒，时年六十，赠太子太傅，赙以布帛。迈再娶无子，以从父弟子纪为嗣。

崔损，字至无，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外舅王翃为京兆尹，改大理评事，累迁兵部郎中。贞元十一年，迁右谏议大夫。会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卒，中书侍朗平章事卢迈风病请告，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给事中赵宗儒同日知政事，并赐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颙望名德，损比无声实，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龌龊谨慎，每延英论事，未尝有言。十四年秋，转门下侍郎平章事。是岁，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置来岁久，曾经野火烧爇，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左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置，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又为移改旧制，恐礼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议。”议者多云：“旧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迁移，只于山上重造，命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唯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

损以久疾在家，赐绢二百匹以为医药。南北两省清要，损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加以过为恭逊，接见便僻，不止于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后，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数岁罪黜；损用此中上意，窃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议鄙其持禄取容，然怜而厚之。贞元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赙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齐抗，字遐举，天宝中平阳太守浣之孙。父翱，一命卑官卒，以抗贵，累赠国子祭酒。抗少隐会稽剡中读书，为文长于笺奏。大历中，寿州刺史张镒辟为判官，明闲吏事，敏于文学，镒甚重之。建中初，镒为江西观察使，抗亦随在幕府。三年，镒自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镇凤翔，奏抗为监察御史，仍为宾佐，幕中筹画，多出于抗。

德宗在奉天，镒为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户部员外郎。宰相萧复为江淮宣慰使，以抗为判官。德宗还京，大盗之后，天下旱蝗，国用尽竭。盐铁转运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仓部郎中，条理江淮盐务。贞元初，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迁谏议大夫。历处州刺史，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入为给事

中，又为河南尹，历秘书监、太常卿，代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先是每年吏部选人试判，别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书门下复奏择官覆定，浸以为便。抗乃奏曰："吏部尚书、侍郎，已是朝廷精选，不宜别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讫，俾吏部侍郎自覆，一岁遂除考判官，盖抗所论奏也。故事，礼部侍郎掌贡举，其亲故即试于考功。谓之"别头举人"，抗亦奏罢之。寻奏省诸州府别驾、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双曹者，复省中书省驱使官及诸胥吏。寻加修国史。抗虽读书，无远智大略，凡为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论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请罢，改太子宾客，竟不任朝谢。贞元二十年卒，时年六十五，赠户部尚书，又赐其家绢二百匹。

史臣曰：窦参朋党，不顾君上之诫，斯为悖矣。齐映曲贡希用甚谬，而爱君莅事，往往有长者之言。滋、迈家行修谨，临事可称，器虽龌龊，无废为君子矣。而损、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汙台槐，盖时主之容易耳。

赞曰：物之同器，贵于弘通。窦阿齐佞，偏诐斯同。滋、迈之行，可以饰躬。康济蒸民，胡为厥中。

列传第八十七

○徐浩赵涓 子博宣卢南史附刘太真李纾邵说于邵 崔元翰于公异吕渭子温恭俭让郑云逵李益李贺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官至洛州刺史。浩少举明经，工草隶，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调授鲁山主簿。说荐为丽正殿校理，三迁右拾遗，仍为校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奏在幕府，改监察御史。丁父忧，服除，授京兆司录，以母忧去职。数年，调授河南司录，历河阳令，以善政称。拜太子司议郎，迁金部员外郎，历宪部郎中。安禄山反，出为襄阳太守、本郡防御使，赐以金紫之服。肃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时天下事殷，诏令多出于浩。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左丞。玄宗传位诰册，皆浩为之，参两宫文翰，宠遇罕与为比。除国子祭酒，坐事贬庐州长史。代宗征拜中书舍人、集贤殿学士，寻迁工部侍郎、岭南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又为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坐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坐贬明州别驾。

德宗即位，征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赠太子少师。初，浩以文雅称；及授广州，典选部，多积货财，又嬖其妾侯莫陈氏，颇干政事，为时论所贬。

赵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学。天宝初，举进士，补郾城尉，累授监察御史、右司员外郎。河南副元帅王缙奏充判官，授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迁给事中、太常少卿，出为衢州刺史。

永泰初，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需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见其名，谓宰臣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拜尚书左丞。无何，知吏部选，扈从梁州。兴元元年卒，赠户部尚书。

子博宣，登进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陈许节度使曲环辟为从事，宾筵之间多所忽略，环不能容。朝廷方讨淮、蔡，环诬奏博宣受吴少诚赂为反间，又妄说国家休咎，扇惑军情。时博宣权知舞阳县事，诏

令环决杖四十，流于康州，人皆以为枉。

先是，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至郡，准例得□吏一人，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劾奏南史，以为赃，又劾南史买铅烧黄丹。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郎裴澥、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将行，并召于延英，谓之曰："卿等必须详审，无令漏罪衔冤。"三人将退，裴澥独留，奏曰："臣按姚骥奏状，称南史取□吏纸笔钱计赃六十余贯，虽于公法有违，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为甚，未知烧铅何如？"澥曰："烧铅为丹，格令不禁。准天宝十三载敕，铅、铜、锡不许私家买卖货易，盖防私铸钱，本亦不言烧铅为丹。南史违敕买铅，不得无罪。伏以陛下自登宝位，及天宝、大历以来，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录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损耗州县，亦恐远处闻之，各怀忧惧。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有录事参军告龄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评事往按。大历中，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伾就推。今姚骥所奏事状无多，臣堪任此行，即请独往，恐不须三司并行为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复召楚相、正仪与澥俱坐，谓之曰："朕懵于理道，处事未精，适见裴澥所奏，深协事宜，亦不用三人总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使宣付宰臣改敕。"德宗不务大体，以察为明，皆此类也。而博宣、南史坐诬枉摈逐，赖裴澥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后得召还。

刘太真，宣州人。涉学，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大历中，为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掌书记，征拜起居郎。累历台阁，自中书舍人转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诡随。及转礼部侍郎，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游勋绩，拟之桓、文，大招物论。贞元五年，贬信州刺史，到州寻卒。

太真尤长于诗句，每出一篇，人皆讽诵。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序曰：

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锡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颁朕不暇，乐而能节，职思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曲池絜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气澄，台殿秋光清。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永怀无荒诫，良士同斯情。

因诏曰：“卿等重阳会宴，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今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

初，硃泚、怀光之乱，关辅荐饥，贞元三年以后，仍岁丰稔，人始复生人之乐。德宗诏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务，今方隅无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制。”

李纾，字仲舒，礼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学。天宝末，拜秘书省校书郎。大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荐为左补阙，累迁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寻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择为同州刺史，寻弃州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选事。李怀光诛，河东节度及诸军会河中，诏往宣劳节度，使还，敷奏合旨，拜礼部侍郎。

纾通达，善诙谐，好接后进，厚自奉养，鲜华舆马，以放达蕴藉称。虽为大官，而佚游佐宴，不尝自忘。尝议享武成王不当视文宣庙，奏云：“准开元十九年敕，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献官。又按《开元礼》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至上元年，敕追赠太公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张良即汉之少傅，圣朝列于祀典，已极褒崇；今屈礼于至尊，施敬于臣佐，理或过当，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生人已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政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宜拟诸盛德，均其殊礼！其祝文请不进署，‘敢昭告’请改为‘敬祭于’，‘其昭告’请改为‘致祭于留侯’，其献官请准旧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诏百僚进议。文武官上言，互有异同。诏曰：“帝德广运，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礼教敬，国章孔明。自今宜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纾所奏。”纾又奏诏为《兴元纪功述》及郊庙乐章，诸所论著甚众。卒于官，年六十二。贞元八年，赠礼部尚书。

邵说，相州安阳人。举进士，为史思明判官，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说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于幕下。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谈者或以宰相许之，金吾将军裴儆谓谏议大夫柳载曰："以鄙夫所度，说得祸不久矣。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力屈然后降，朝廷宥以不死。获齿班序，无厚颜，而又遑遑求财，崇饰第宅，附托贵幸，以求大用，不知愧惧，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严郢得罪，说与郢厚善，劝硃泚抗疏申其冤，说为草其奏，上知之，贬说归州刺史，竟卒于贬所。

于邵，字相门，其先家于代，今为京兆万年人。曾祖筠，户部尚书。邵天宝末进士登科，书判超绝，授崇文馆校书郎。累历使府，入为起居郎，再迁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于吏部，以当称。无何，出为道州刺史，未就道，转巴州。时岁俭，夷獠数千相聚山泽，围州掠众，邵励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说喻，盗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盗罗拜而降，围解，节度使李抱玉以闻，超迁梓州，以疾不至，迁兵部郎中。西川节度使崔宁请留为支度副使。寻拜谏议大夫、知制诰，再迁礼部侍郎、史馆修撰，为三司使。以撰上尊号册，赐阶三品，当时大诏令，皆出于邵。顷之，与御史中丞袁高、给事中蒋镇杂理左丞薛邕诏狱。邵以为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贬桂州长史。贞元初，除原王傅，后为太子宾客，与宰相陆贽不睦。八年，出为杭州刺史，以疾请告，坐贬衢州别驾，移江州别驾，卒年八十一。

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常举贤良方正，邵一见之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泽为节将。崔元翰年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当掌诏令。"竟如其言。独孤授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乙第，在中书覆升甲科，人称其当。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制科，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三举皆升甲第，年已五十余。李汧公镇滑台，辟为从事。后北平王马燧在太原，闻其名，致礼命之，又为燧府掌书记。入朝为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窦参辅政，用为知制诰，诏令温雅，合于典谟。然性太刚褊简傲，不能取容于时，每发言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旨，故掌诰二年，而官不迁。竟罢知制诰，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既介独耿直，故少交游，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对策及奏记、碑志、师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为时所摈，终于

散位。

于公异者，吴人。登进士第，文章精拔，为时所称。建中末，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兴元元年，收京城，公异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肃清宫禁，祗奏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德宗览之，泣下不自胜，左右为之呜咽。既而曰：“不知谁为之？”或对曰：“于公异之词也。”上称善久之。

公异初应进士时，与举人陆贽不协；至是贽为翰林学士，闻上称与，尤不悦。时议者言之，公异少时不为后母所容，自游宦成名，不归乡里；及贞元中陆贽为宰相，奏公异无素行，黜之。诏曰：“祠部员外郎于公异，顷以才名，升于省阁。其少也，为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匮，匿名迹于畎亩，候安否于门闾，俾其亲之过不彰，庶其诚之至必感。安于弃斥，游学远方，忘其温凊之恋，竟至存亡之隔，为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归田里，俾自循省。其举公异官尚书左丞卢迈，宜夺俸两月。”时中书舍人高郢荐监察御史元敦义，及睹公异谴逐，惧为所累，乃上疏首陈敦义亏于礼教，诏嘉郢之知过，俾敦义罢归。公异竟名位不振，□感轲而卒，人士惜其才，恶贽之褊急焉。

吕渭，字君载，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使。渭举进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评事。浙西观察使李涵辟为支使，再迁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为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门员外郎。寻为御史台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时都不言；今为少傅，疑以散慢，乃为不可。”由是贬渭歙州司马，改涵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

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员外、驾部郎中、知制诏、中书舍人，母忧罢。服阕，授太子右庶子、礼部侍郎。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上闻而嘉之。渭又结附裴延龄之子操，举进士，文词非工，渭擢之登第，为正人嗤鄙。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遂出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在任三岁，政甚烦碎。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赠陕州大都督。子温、恭、俭、让。

温，字化光，贞元末登进士第，与翰林学士韦执谊善。顺宗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执谊尤为叔文所睠，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张荐为入吐蕃使，行至凤翔，转侍御史，赐绯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驾，顺宗即位，张荐卒于青

海，吐蕃以中国丧祸，留温经年。时王叔文用事，故与温同游东宫者，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叹久之。元和元年，使还，转户部员外郎。时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贬逐。唯温以奉使免。

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为时流柳宗元、刘禹锡所称。然性多险诈，好奇近利，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群为韦夏卿所荐，自处士不数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温自司封员外郎转刑部郎中，窦群请为知杂。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于安邑里第。温伺知之，诘旦，令吏捕登鞫问之，又奏劾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面讯，其事皆虚，乃贬群为湖南观察使，羊士谔资州刺史，温均州刺史。朝议以所责太轻，群再贬黔南，温贬道州刺史。五年，转衡州，秩满归京，不得意，发疾卒。温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所著《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有文集十卷。

恭、俭皆至侍御史，让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后吉甫再入中书，长庆以后，李德裕党盛，吕氏诸子无至达官者。

郑云逵，荥阳人。大历初，举进士。性果诞敢言。客游两河，以画干于硃泚，泚悦，乃表为节度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将入觐，先令云逵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云逵，奏贬莫州参军。滔代泚后，请为判官。滔助田悦为逆，云逵渝之不从，遂弃妻子驰归长安，帝嘉其来，留于客省，超拜谏议大夫。奉天之难，云逵奔赴行在，李晟以为行军司马，戎略多以咨之。历秘书少监、给事中，寻拜大理卿，迁刑部、兵部二侍郎、迁御史中丞，充顺宗山陵桥道置顿使。

云逵初为硃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为莫州录事参军。滔复奏为判官，因深构庭玉于滔；滔为泚留后事，有请于泚，庭玉又辄隳之。又有判官硃体微，亦蒙泚亲信，与庭玉常从容言于泚曰："滔非长者，不可付以兵权。"滔窃知之。后滔南讨有功，云逵数激怒之，滔乃抗表论庭玉等离间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归罪于庭玉等以悦滔，滔亦终叛。三年，云逵奏：其弟前太仆丞方逵，"受性凶悖，不知君亲，众恶备身，训教莫及，结聚凶党，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昈杖至一百，终不能毙。张延赏任扬州日，亦曾犯延赏法，决杀复苏。至于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亲戚所知，无可教语。昨闻于邠、宁、庆等州干谒节度及州县乞丐，今见在武功县南，西戎俯近，恐有异谋；若不冒死奏闻，必恐覆臣家族。"诏令京兆府锢身递送黔州，付李模于僻远州驱使，勿许东西。

云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岁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常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

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俄复用为秘书监，迁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

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辨》，贺竟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学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贞元之间，如徐浩、赵涓诸公，可谓一时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闻，邵说以僭侈失，于公异、吕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赞曰：名以才显，才兼德尊。徐、赵、刘、李，厥声远闻。邵、于、吕、郑，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后人。

列传第八十八

○赵憬韦伦贾耽姜公辅

赵憬，字退翁，天水陇西人也。总章中吏部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仁本之曾孙。祖諠历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录事参军。

憬少好学，志行修洁，不求闻达。宝应中，玄宗、肃宗梓宫未祔，有司议山陵制度。时西蕃入寇，天下饥馑，憬以褐衣上疏，宜遵俭制，时人称之。后连为州从事，试江夏尉。累迁监察御史，随牒籓府，历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忧，哀毁几绝。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员外郎。未拜，会湖南观察使李承请为副使、检校工部郎中，充职。岁余，承卒，遂知留后事。寻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仍赐金紫。居二岁，受代归京师，阖门静居，不与人交。久之，特召对于别殿。憬多学问，有辞辩，敷奏称旨，上悦，拜给事中。

贞元四年，回纥请结和亲。诏以咸安公主降回纥，命检校右仆射关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副。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规利。憬一无所市，人叹美之。使还，迁尚书左丞，纲辖省务，清勤奉职。窦参为宰相，恶其能，请出为同州刺史，上不从。

八年四月，窦参罢黜，憬与陆贽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憬深于理道，常言："为政之本，在于选贤能，务节俭，薄赋敛，宽刑罚。"对扬之际，必以此为言，乃献《审官六议》曰：

臣谬登宰府，四年于兹，恭承德音，未尝不以求贤为切。至于延荐，职在愚臣，虽当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鉴；渐积岁月，负于圣明，无补王猷，有妨贤路。况多疾恙，兼虑阙遗，顷奉表章，备陈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弃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报效尤难，莫副尧、舜之心，空怀尸素之惧。伏惟陛下法象应期，圣神广运，云行雨施，皆发自然，训诰典谟，悉经睿览。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烦天聪，且以用人之要，愿伸鄙见。复念稽颡丹陛，仰对宸严，謇讷易穷，遽数难辩，理详则尘渎颇甚，言略则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窃位，纵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责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圣虑之内。臣以顶戴恩造，不知所为，身被风毒，渐觉沉痼，是以勤勤恳恳，切于愚诚也。

臣闻贞观、开元之际，宰辅论事，或多上书，所冀获尽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损益，体当时之通变，谨献《审官六议》，伏惟闲宴时赐省览。

其大指，议相，则曰："宜博采众贤，用为辅弼。今中外知其贤者，伏愿陛下用之，识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

议进用庶官，则曰："异同之论，是非难辨。由考课难于实效，好恶杂于众声，所以访之弥多，得之弥少。选士古今为难，拔十得五，贤愚犹半。陛下谓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圣主思贤至是，而宰臣不能进之，臣之罪也。进贤在于广任用，明殿最，举大节，弃其小瑕，随其所能，试之以事，用人之大纲也。"

议京诸司阙官，则曰："当今要官多阙，闲官十无一二。文武任用，资序递迁，要官本以材行，闲官多由恩泽。朝廷或将任，多拟要官则人少阙多，闲官则人多阙少；明当选拔者转少，在优容者转多，宜补阙员，务育材用。大厦永固，是栋梁榱桷之全也；圣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

议中外考课官，则曰："汉以数易长吏，谓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辄增秩赐金，或八九年、十余年，乃入为九卿，或迁三辅。功绩茂异，遂至丞相，其间不隔数官。今陛下内选庶僚，外委州府，课绩高者，不次超升，致理之法，无逾于此。臣愚以为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当迁移，就加爵秩。其余进退，令知褒贬之必应，迟速之有常。如课绩在中，年考及限，与之平转。中外迭处，历试其能，使无苟且之心，又无滞淹之虑。"

议举遗滞，则曰："官司既广，必委宰辅以举之；宰辅不能遍知，又询于庶官；庶官不能遍知，又访于众人。众声嚣然，互有臧否，十人举之未信，一人毁之可疑，迨至于今，兹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尽为爱憎也，苦于不审实而承声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称人之善为清，以攻人之过为直，苟有除授，多生横议。由是宰臣每将荐用，亦自重难，日往月来，未副圣意。宜须采听时论，以所举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弃之。"

议擢用诸使府僚属，则曰："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既经试效，能否可知，擢其贤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须才，固不可夺。臣知必不然也。属者使府宾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为荣，自

喜知人，且明公选。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日月在上，谁不知之，思登阙庭，如望霄汉，宜须博采，无宜久滞。”上优诏答之。

时吏部侍郎杜黄裳为中贵谗谮及他过犯，御史中丞穆赞、京兆少尹韦武、万年县令李宣、长安令卢云，皆为裴延龄构陷，将加斥逐。憬保护救解之，故多从轻贬。

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儆并为巡属刺史。峘尝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儆久在朝列，所为或亏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儆密遣人数憬罪状，毁之于朝。及憬为相，拔儆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峘先贬官为别驾，又擢为吉州刺史，时人多之。

憬与陆贽同知政事。贽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顾，以国政为己任，才周岁，转憬为门下侍郎。憬由是深衔之，数以目疾请告，不甚当政事，因是不相协。裴延龄奸诈恣睢，满朝侧目。憬初与贽约于上前论之，及延英奏对，贽极言延龄奸邪诳诞之状，不可任用。德宗不悦，形于颜色。憬默然无言，由是罢贽平章事，而憬当国矣。

时宰相贾耽、卢迈与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迈皆有假，故憬独对于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注记何事？”憬对曰：“古者左史记言，人君动止，有实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国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得闻，其记注唯编制敕，更无他事。所以长寿中姚璹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旨，宰相、史官无以得书。璹请宰相一人记录所论军国政事，谓之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既而时政记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尝有时政记，宰臣宜依故事为之。”无何，憬卒，时政记亦不行。

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

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时年六十一。子元亮进憬遗表草曰：“臣叨荷圣慈，窃尘台鼎，年序颇久，绩用无闻，负乘之败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与之疾，福过生灾，自今日卯时以来，稍加困重，针灸不及，药饵奚施。奄然游魂，终当就木，冥冥残喘，岂忍辞天！号呼涕零，侧息心断，反风结草，誓报深恩，虽死犹生，岂孤素愿。无任感恩，呜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废朝三日，册赠太子太傅，赙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鸿胪卿王权充册吊使。

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杂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御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门廕授官。

韦伦，开元、天宝中朔方节度使光乘之子。少以廕累授蓝田县尉。以吏事勤恪，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国忠恃权宠，又邀名称，多征诸州县农人令铸钱。农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罚，人不聊生。伦白国忠曰："铸钱须得本色人，今抑百姓农人为之，尤费力无功，人且兴谤。请厚悬市估价，募工晓者为之。"由是役使减少，而益铸钱之数。天宝末，宫内土木之功无虚日，内作人吏因缘为奸，伦乃躬亲阅视，省费减倍。改大理评事。

会安禄山反，车驾幸蜀，拜伦监察御史、剑南节度行军司马，兼充置顿使判官，寻改屯田员外、兼侍御史。时内官禁军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号为难理；伦清俭，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赖其理。竟遭中官毁谮，贬衡州司户。属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度支使第五琦荐伦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会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伦乃调发兵甲驻邓州界，凶党有来降者，必厚加接待。数日后，楚元众颇怠，伦进军击之。生擒楚元以献，余众悉走散，收租庸钱物仅二百万贯，并不失坠。荆、襄二州平。诏除崔光远为襄州节度使，征伦为卫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宁州刺史、招讨处置等使，寻又兼陇州刺史。

乾元三年，襄州大将张瑾杀节度使史翊作乱，乃以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时李辅国秉权用事，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伦既为朝廷公用，又不私谒辅国。伦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时吐蕃、党项岁岁入寇，边将奔命不暇。伦至秦州，屡与虏战。兵寡无援，频致败衄，连贬巴州长史、思州务川县尉。

代宗即位，起为忠州刺史，历台、饶二州。以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乃以伦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连柳三州都团练使。竟遭太一用赂反间，贬信州司马、虔州司户、隋州司户、随州司马。遇赦，旅寓于洪州十数年。

德宗即位，选堪使绝域者，征伦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充通和吐蕃使。伦至蕃中，初宣谕皇恩，次述国威德远振，蕃人大悦，赞普入献方物。使还，迁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再入吐

蕃，奉使称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数上疏言之。又为宰相卢杞所恶，改太子少保，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泾师之乱，驾幸奉天。及卢杞、白志贞、赵赞等贬官，关播罢相为刑部尚书，伦于朝堂呜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谐启沃，使天下一至于此。仍为尚书，天下何由致理？"闻者敬惮之。从驾梁州，还京，又欲擢用卢杞为饶州刺史。伦又上表切言不可，深为忠正之士所称叹。以年逾七十，表请休官，改太子少师致仕，封郢国公。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伦上言曰："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又表请置义仓以防水旱，择贤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无信约，专须防备，不可轻易。上每善遇之。

伦居家孝友，抚弟侄以慈爱称。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时年八十三，赠扬州都督。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以两经登第，调授贝州临清县尉。上疏论时政，授绛州正平尉。从事河东，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绩茂异。入为鸿胪卿，时左右威远营隶鸿胪，耽仍领其使。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使。

建中三年十一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使。德宗移幸梁州。兴元元年二月，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于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诸将，有急牒至，言泽代耽为节度使，而召耽为工部尚书。耽得牒内怀中，宴饮不改容。及散，召樊泽，以诏授之曰："诏以行军为节度使，耽今即上路。"因告将吏使谒泽。牙将张献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书使行军奉表起居，而行军敢自图节钺，潜夺尚书土地，此可谓事人不忠。军中皆不伏，请杀樊泽。"耽曰："公是何言欤！天子有命，即为节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与公偕行。"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中乃安。寻以本官为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

贞元二年，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是时淄青节度使李纳虽去伪王号，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命馆之城内，淄青将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猎，每出畋不过百骑，往往猎于李纳之境。纳闻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异图。九年，征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

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

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新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

德宗览之称善，赐厩马一匹、银采百匹、银瓶盘各一。

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

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奄蔡乃大泽无涯，罽宾则悬度作险。或道理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

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秦皇罢侯置守，长城起于临洮；孝武却地开边，障塞限于鸡鹿；东汉则哀牢请吏；西晋则裨离结辙；隋室列四郡于卑和海西，创三州于扶南江北，辽阳失律，因而弃之。高祖神尧皇帝诞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继明重熙，柔远能迩，逾大碛通道，北至仙娥，于骨利干置玄阙州。高宗嗣守丕绩，克广前烈，遣单车赍诏，西越葱山，于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复配天之业，不失旧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

图。玄宗以大孝清内，以无为理外，大宛骥录，岁充内厩，与贰师之穷兵黩武，岂同年哉！肃宗扫平氛昆，润泽生人。代宗刬除残孽，彝伦攸叙。

伏惟皇帝陛下，以上圣之姿，当太平之运，敦信明义，履信包元，惠养黎蒸，怀柔遐裔。故泸南贡丽水之金，漠北献余吾之马，玄化洋溢，率土沾濡。

臣幼切磋于师友，长趋侍于轩墀，自揣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夙夜兢惶。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都，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缋。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十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周礼职方》，以淄、时为幽州之浸，以华山为荆河之镇，既有乖于《禹贡》，又不出于淹中，多闻阙疑，讵敢编次。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硃，今古殊文，执习简易。臣学谢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开示众军；酇侯之图书，方知厄塞。企慕前哲，尝所寄心，辄罄庸陋，多惭纰缪。

优诏答之，赐锦彩二百匹、袍段六、锦帐二、银瓶盘各一、银榼二、马一匹，进封魏国公。

顺宗即位，检校司空，守左仆射，知政事如故。时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耽恶其乱政，屡移病乞骸，不许。耽性长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以律人。每自朝归第，接对宾客，终日无倦。至于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永贞元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废朝四日，册赠太傅，谥曰元靖。

姜公辅，不知何许人。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左

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建中四年十月，泾师犯阙。德宗苍黄自苑北便门出幸，公辅马前谏曰："硃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硃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德宗曰："已无及矣！"从幸至奉天，拜谏议大夫，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幸山南，车驾至城固县，唐安公主薨。上之长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聪敏仁孝，上所钟爱。初，诏尚韦宥，未克礼会而遇播迁；及薨，上悲悼尤甚，诏所司厚其葬礼。公辅谏曰："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于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德宗怒，谓翰林学士陆贽曰："唐安夭亡，不欲于此为茔垅，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姜公辅忽进表章，都无道理，但欲指朕过失，拟自取名。朕比擢拔为腹心，乃负朕如此！"贽对曰："公辅官是谏议，职居宰衡，献替固其职分。本立辅臣，置之左右，朝夕纳诲，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费微小，非宰相所论之事。但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若造塔为是，役虽大而作之何伤！若造塔为非，费虽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会朕意。朕以公辅才行，共宰相都不相当，在奉天时已欲罢免，后因公辅辞退，朕已面许。寻属怀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辅知朕拟改官，所以固论造塔，卖直取名。据此用心，岂是良善！朕所惆怅者，只缘如此。"贽再三救护，帝怒不已，乃罢为左庶子。寻丁母忧，服阙，授右庶子，久之不迁。

洎陆贽知政事，以有翰林之旧，数告贽求官。贽密谓公辅曰："予尝见郴州窦相，言为公奏拟数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恐惧，上疏乞罢官为道士，久之未报。后又廷奏，德宗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便以参言为对。帝怒，贬公辅为泉州别驾，又遣中使赍诏责窦参。顺宗即位，起为吉州刺史，寻卒。宪宗朝，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贾魏公以温克长者，致位丞相，拒献甫之请，畋李纳之郊，则器略可知矣！韦郢公慷慨节义，困于谗邪，命矣夫！赵丞相区分检裁，求为雅士，以争权而陷陆贽，则前时以德报怨，其可信乎！公辅一言悟主，骤及台司；一言不合，礼遽疏薄，则加膝坠泉之间，君道可知矣！

赞曰：元靖訏谟，真谓纯儒。手调鼎饪，心运地图。姜躁赵险，并跃天衢。哀哉韦公，终困谗夫。

列传第八十九

○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以贽贵，赠礼部尚书。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辞，遗贽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贽不纳，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书判拔萃，选授渭南县主簿，迁监察御史。德宗在东宫时，素知贽名，乃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贽性忠尽，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

建中四年，硃泚谋逆，从驾幸奉天。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转考功郎中，依前充职。尝启德宗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

其年冬，议欲以新岁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国家数钟百六，凡事宜有变革，以应时数。上谓贽曰："往年群臣请上尊号'圣神文武'四字，今缘寇难，诸事并宜改更，众欲朕旧号之中更加一两字，其事何如？"贽奏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今者銮舆播越，未复宫闱，宗社震惊，尚愆禋祀，中区多梗，大憝犹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谢灵谴，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陈，虽理体甚切，然时运必须小有改迹，亦不可执滞，卿更思量。"贽曰："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其德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时遭迍否，事属倾危，尤宜惧思，以自贬抑。必也俯稽术数，须有

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天时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谦，天亦助顺。陛下诚能断自宸鉴，焕发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责，惟谦与顺，一举而二美从之。”德宗从之，但改兴元年号而已。

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贡奉继至，乃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贽谏曰：

“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其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俭约，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廓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惶然若惊，不识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痛心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情？窃揣军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

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饿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人而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士而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谤讟方兴，军情稍沮，岂不以勇夫常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岂其效欤！陛下天资英圣，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寇，永垂鸿名，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

上嘉纳之，令去其题署。

兴元元年，李怀光异志已萌，欲激怒诸军，上表论诸军衣粮薄，神策衣粮厚，厚薄不均，难以驱战，意在挠沮进军。李晟密奏，恐其有

变，上忧之，遣贽使怀光军宣谕。使还，贽奏事曰：

贼泚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军，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为规略，渐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

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强盛。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昨发离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从此却回，或恐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词。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缘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从彼宣慰回，云见卿论叙军情，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卿宜授以谋略，分路夹攻，务使叶齐，克平寇孽。"如此词婉而直，理当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谕旨，本缘粮料不均，偶属移军，事相谐会。又幸怀光诡对，且无阻绝之言，机宜合并。若有幽赞，一失其便，后何可追，幸垂裁察！

德宗初望怀光回意破贼，故晟屡奏移军不许；及贽缕陈怀光反状，乃可晟之奏，遂移军东渭桥。而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行营阳惠元犹在咸阳，贽虑怀光并建徽等军，又奏曰：

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阳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只忧生事。何则？四军悬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制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就东，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夫制军驭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而今者屯兵而不肯为用，聚将而罔能叶心，自为鲸鲵，变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长历阶；析之各竞于擅能，或成勋绩。事有必应，断无可疑。

德宗曰："卿之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心已惆怅，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则使得为词。且俟旬时。"晟至东渭桥，不旬日，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单骑遁而获免，惠元中路被执，害之。报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贽练达兵机，率如此类。

二月，从幸梁州，转谏议大夫，依前充学士。先是，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师之乱，杀节度使张镒，归款硃泚。及奉天解围，楚琳遣使贡奉，时方艰阻，不获已，命为凤翔节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才至汉中，欲令浑瑊代为节度。贽谏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诛，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恟々群情，各怀向背。贼胜则往，我胜则来，其间事机，不容差跌。傥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势岂不病哉！"上释然开悟，乃善待楚琳使，优诏安慰其心。

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从臣赐号曰"奉天定难功臣"，谷口已南随扈者曰"元从功臣"，不选朝官，一例俱赐。贽奏曰："破贼扞难，武臣之效。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员僚，但驰走从行而已，忽与介胄奋命之士，俱号功臣，伏恐武臣愤惋。"乃止。

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诏赐浑瑊，遣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仍量与资粮送赴行在。贽不时奉诏，进状论之曰：

顷以理道乖错，祸乱荐钟，陛下思咎惧灾，裕人罪己，屡降大号，誓将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贺，惩忿释怨，煦仁戴明，毕力同心，共

平多难。止土崩于绝岸，收版荡于横流，殄寇清都，不失旧物。实由陛下至诚动于天地，深悔感于神人，故得百灵降康，兆庶归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尝有捐弃宫阙，失守宗祧，继逆于赴难之师，再迁于蒙尘之日，不逾半岁，而复兴大业者乎！

今渠魁始平，法驾将返，近自郊甸，远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战伤残之卒，皆忍死扶病，倾耳耸肩，想闻德声，翘望圣泽。陛下固当感上天悔祸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将士锋刃之殃，愍黎元涂炭之酷。以致寇为戒，以居上为危，以务理为忧，以复宫为急。损之又损，尚惧汰侈之易滋；艰之惟艰，犹患戒慎之难久。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夫以内人为号，盖是中壶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辈，固繁有徒，但恐伤多，岂忧乏使！翦除元恶，曾未浃辰，奔贺往来，道途如织。何必自亏君德，首访妇人，又令资装速赴行在！万目阅视，众口流传，恐非所以答庆赖之心，副惟新之望也。

夫事有先后，义有重轻，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盖美其不失先后之宜也。自翠华播越，万姓靡依，清庙震惊，三时乏祀，当今所务，莫大于斯。诚宜速遣大臣，驰传先往，迎复神主，修整郊坛，展禋享之仪，申告谢之意。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绥辑黎蒸，优问耆耋。安定反侧，宽宥胁从；宣暢郁堙，褒奖忠直；官失职之士，复废业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至如崇饰服器，缮缉殿台，备耳目之娱，选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

散失内人，已经累月，既当离乱之际，必为将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当自陈献；其人若甚无识，求之适使忧虞。自因寇乱丧亡，颇有大于此者，一闻搜索，怀惧必多；余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抚，犹恐危疑，若又惧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绝缨而饮盗马者，岂必忘其情爱，盖知为君之体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为。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在于此。所令撰赐浑瑊诏书，未敢顺旨。

帝遂不降诏，但遣使而已。

德宗还京，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初，贽受张镒知，得居内职；及镒为卢杞所排，贽常忧惴；及杞贬黜，始敢上书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顾遇。奉天解围后，德宗言及违离宗庙，呜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实朕之过。"贽亦流涕而对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贽意盖为卢杞、赵赞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则曰："虽朕德薄，致兹祸乱，亦运

数前定，事不由人。”贽又极言杞等罪状，上虽貌从，心颇不说。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宠遇，文章才器不迨贽；而能交结权幸，共短贽于上前。故刘从一、姜公辅自卑品苍黄之中，皆登辅相；而贽为朋党所挤，同职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动失上之欢心，故久之不为辅相。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

贞元初，李抱真入朝，从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时，赦书至山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臣即时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藩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贽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其礼遇如此。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申谢日，贽伏地而泣，德宗为之改容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贽，贽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黩货，由是与参不平。

七年，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愜，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

八年四月，窦参得罪，以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惩是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及贽知政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贽论奏曰：

臣实顽鄙，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知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既蒙允许，即宜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事任。论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

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其为崇

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于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陛下既纳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而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霸也。"为小人者，不必悉怀险诐，故覆邦家。盖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而昧远图，效小信而伤大道，况又言行难保，恣其非心者乎！

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不有遍谙诸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易攵为暗投。傥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于君上，且未绝私；荐于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于人。若访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故辙；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慎拣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

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于各举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贵精在于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

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于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于往时。盖由赏鉴独任于圣聪，搜择颇难于公举，仍启登延之路，罕施练核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后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磐立成。此乃失于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

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拣之规，太精而失士。陛下选任宰相，必异于庶官；精择长官，必愈于末品。及至宰相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即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试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上虽嘉其所陈，长官荐士之诏，竟追寝之。

国朝旧制，吏部选人，每年调集。自乾元已后，属宿兵于野。岁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选。由是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不接，真伪难辨，吏缘为奸，注授乖滥，而有十年不得调者。贽奏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每年置选。故选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

贽与贾耽、卢迈、赵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让不言可否。旧例，宰臣当旬，秉笔决事，每十日一易，贽请准故事，令秉笔者以应之。又以河陇陷蕃已来，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谓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更番往来，疲于戍役。贽以中原之兵，不习边事，及扞虏战贼，多有败衄，又苦边将名目太多，诸军统制不一，缓急无以应敌，乃上疏论其事曰：

臣历观前代书史，皆谓镇抚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屡敢上言。诚以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陛下幸听愚言，先务积谷，人无加赋，官不费财，坐致边储，数逾百万。诸镇收籴，今已向终，分贮军城，用防艰急，纵有寇戎之患，必无乏绝之忧。守此成规，以为永制，常收冗费，益赡边农，则更经二年，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术未精，敢议筹量，庶备采择。

伏以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则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则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则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也。美长城者，则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扞寇仇”，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则险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则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听一家之说，则例理可征；考历代所行，则成败异效。是由执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势，徇所见而昧于所遇之

时。

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夏后以序戎而圣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业兴；周城朔方而猃狁攘，秦筑临洮而宗社覆；汉武讨匈奴而贻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约和亲而不能弭患于当年，宣、元弘抚纳而足以保宁于累叶。盖以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

夫以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威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国强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奸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亲，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虽非御戎之善经，盖时事亦有不得已也。傥或夷夏之势，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为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乱，皆乘其时而善用其势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亲，神尧之降礼，皆顺其时而不失其称也。秦皇之长城，汉武之穷讨，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时者也。向若遇孔炽之势，行即序之方，则见侮而不从矣！乘可取之资，怀畏避之志，则失机而养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亲之谋，则示弱而劳费矣！当降屈之时，务翦伐之略，则召祸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是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欤！至于察安危之大情，计成败之大数，百代之不变易者，盖有之矣。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任人从众则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

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凭陵亦甚。中国不遑振旅，四十余年。使伤耗遗氓，竭力蚕织，西输贿币，北偿马资，尚不足塞其烦言，满其骄志。复乃远征士马，列戍疆陲，犹不能遏其奔冲，止其侵侮。小入则驱略黎庶，深入则震惊邦畿。时有议安边策者，多务于所难而忽于所易，勉于所短而略于所长。遂使所易所长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难所短者，图之而其功靡就。忧患未弭，职斯之由。

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

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人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戎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

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敌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

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人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钅尊授寇者也！今则皆务之矣，犹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臣请为陛下粗陈六者之失，惟明主慎听而熟察之：

臣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练兵之中，所用复异。用之于救急，则权以纾难；用之于暂敌，则缓以应机。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唯将所命，此所谓攻讨之兵也！用之于屯戍，则事资可久；势异从权，非物理所愜不宁，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

则乐生，顾家业则忘死，故可以理术驭，不可以法制驱，此所谓镇守之兵也。夫欲备封疆，御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当选镇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纪伍，安其室家，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于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关东之地，百物阜殷，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狎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闻绝塞荒陬之苦，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之名，则慑骇夺气。而乃使之去亲族，舍园庐，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帅之驭，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进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处之以严宪。其来也咸负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徼倖者犹患还期之赊缓，常念戎丑之充斥；王师挫伤，则将乘其乱离，布路东溃，情志且尔，得之奚为？平居则殚耗资储以奉浮冗之众，临难则拔弃城镇以摇远近之心，其弊岂惟无益哉！固亦将有所挠也。复有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复有拥旄之帅，身不临边，但分偏师，俾守疆场。大抵军中壮锐，元戎例选自随，委其疲羸，乃配诸镇。节将既居内地，精兵祗备纪纲，遂令守要御冲，常在寡弱之辈。寇戎每至，乃势不支，入垒者才足闭关，在野者悉遭劫执，恣其芟蹂，尽其搜驱。比及都府闻知，虏已克获旋返。且安边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谓措置乖方矣！

夫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若聪明可衒，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

军，国之典章，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又有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辨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穷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诉，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众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

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材，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阵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蕃，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泚诱泾、陇之众叛，怀光污朔方之军，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

溺，揖让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齐，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军实无多少之异，是将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如或诱其志意，勉其艺能，则当阅其材，程其勇，校其劳逸，度其安危，明申练覆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薄厚之殊，而无觖望之衅。盖所谓日省月试，饩禀均事，如权量之无情于物，万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此俦类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忧嗟，疲人所以流亡，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禀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能无愠怒！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养士若斯，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军，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才，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后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赏者不以为滥，当罚者无得而辞，付授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鈇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凶靖难，则不可。夫两境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

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飚，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逗留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穑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唯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兵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场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唯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

臣又谓宜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应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朔方元帅，应鄜坊、邠宁、灵夏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又择一人为河东元帅，河东、振武等节度管内兵马，悉以属焉。三帅各选临边要会之州以为理所，见置节度，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帅得置统军，余并停罢。其三帅部内太原、凤翔等府及诸郡户口稍多者，慎拣良吏以为尹守，外奉师律，内课农桑，俾为军粮，以壮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选帅之授既明，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国之所长，谨行当今之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怀，疆场不宁谧者，未之有也。诸侯轨道，庶类服从。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鉴，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两寇之方静，加以频年

丰稔，所在积粮，此皆天赞国家，可以立制垂统之时也。时不久居，事不常兼，已过而追，虽悔无及。明主者，不以言为罪，不以人废言，罄陈狂愚，惟所省择。

德宗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

贽在中书，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初，窦参既贬郴州，节度使刘士宁饷参绢数千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具事奏闻，德宗不悦。会右庶子姜公辅于上前闻奏，称“窦参尝语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贬参，竟杀之。时议云公辅奏窦参语得之于贽，云参之死，贽有力焉。又素恶于公异、于邵，既辅政而逐之，谈者亦以为厄。

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贽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语在《延龄传》。德宗怒，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

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颜色，其宠待如此。既与二吴不协，渐加浸润，恩礼稍薄；及通玄败，上知诬枉，遂复见用。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精于吏事，斟酌决断，不失锱铢。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谴。”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德宗以贽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

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初，贽秉政，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量移忠州刺史。贽在忠州，与吉甫相遇，昆弟、门人咸为贽忧，而吉甫忻然厚礼，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礼事之，犹恐其未信不安，日与贽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贽

初犹惭惧，后乃深交。时论以吉甫为长者。后有薛延者，代吉甫为刺史，延朝辞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子简礼，登进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从古以还，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论议，正为此也。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诗》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有“诲尔”、“听我”之恨，此皆贤人君子，叹言不见用也。故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

赞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为善不周。忠言救失，启沃曰雠。勿贻天问，苍昊悠悠。

列传第九十

○韦皋 刘辟附张建封卢群

韦皋，字城武，京兆人。大历初，以建陵挽郎调补华州参军，累授使府监察御史。宰相张镒出为凤翊陇右节度使，奏皋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

建中四年，泾师犯阙，德宗幸奉天，凤翔兵马使李楚琳杀张镒，以府城叛归于硃泚，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先是，硃泚自范阳入朝，以甲士自随；后泚为凤翔节度使，既罢，留范阳五百人戍陇州，而泚旧将牛云光督之。时泚既以逆徒围奉天，云光因称疾，请皋为帅，将谋乱，擒皋以赴泚。皋将翟晔伺知之，白皋为备；云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阳，遇泚家僮苏玉将使于皋所，苏玉谓云光曰："太尉已登宝位，使我持诏以韦皋为御史中丞，君可以兵归陇州。皋若承命，即为吾人；如不受诏，彼书生，可以图之，事无不济矣。"乃反舁疾趋陇州。皋迎劳之，先纳苏玉，受其伪命，乃问云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来，何也？"云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潜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复还。愿与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皋曰："善。"又谓云光曰："大使苟不怀诈，请纳器甲，使城中无所危疑，乃可入。"云光以书生待皋，且以为信然，乃尽付弓矢戈甲。皋既受之，乃内其兵。明日，皋犒宴苏玉、云光之卒于郡舍，伏甲于两廊。酒既行，伏发，尽诛之，斩云光、苏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刘海广以皋为凤翔节度使，皋斩海广及从者三人，生一人，使报泚。于是诏以皋为御史大夫、陇州刺史，置奉义军节度以旌之。皋遣从兄平及弇继入奉天城，城中闻皋有备，士气增倍。

皋乃筑坛于廷，血牲与将士等盟曰："上天不吊，国家多难，逆臣乘间，盗据宫闱。而李楚琳亦扇凶徒，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皋是用激心愤气，不遑底宁，誓与群公，竭诚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协力，仗顺除凶，先祖之灵，必当幽赞。言诚则志合，义感则心齐；粉骨糜躯，决无所顾。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于子孙，亦罔遗类。皇天后土，当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元年，德宗还京，征为左金吾卫将军，寻迁大将军。

贞元元年，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

为前锋。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佐时至蛮国羊咀咩城，其王异牟寻忻然接遇，请绝吐蕃，遣使朝贡。其年，遣东蛮鬼主骠傍、苴梦冲、苴乌等相率入朝。南蛮自嶲州陷没，臣属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至是复通。

五年，皋遣大将王有道简习精卒以入蕃界，与东蛮于故嶲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斩首二千级，生擒笼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胜计。蕃将乞臧遮遮者，蕃之骁将也，久为边患。自擒遮遮，城栅无不降，数年之内，终复嶲州，以功加吏部尚书。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皋出兵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余所，以功进位检校右仆射。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十一年九月，加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复嶲州城。十六年，皋命将出军，累破吐蕃于黎、嶲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阅，筑垒造舟，欲谋入寇，皋悉挫之。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定德有计略，习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驿计事，蕃中诸将禀其成算。至是，自以扞边失律，惧得罪而归心焉。

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些蛮千余户又降。赞普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皋出兵深入蕃界。皋乃令镇静军使陈洎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兵千人出龙溪石门路南，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趋吐蕃维州城中，北路兵马使邢玭等四千趋吐蕃栖鸡、老翁城，都将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趋故松州，陇东兵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嶲路。又令镇南军使韦良金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趋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深入蕃界，嶲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东蛮二部落主苴那时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诺济城。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遂进攻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里，蕃军连败。于是寇灵、朔之众引而南下，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雷骇，蕃兵自溃，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是岁十月，遣使献论莽热于朝；德宗数而释之，赐第于崇仁里。

皋以功加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

顺宗即位，加检校太尉。顺宗久疾，不能临朝听政，宦者李忠言、侍棋待诏王叔文、侍书待诏王伾等三人颇干国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刘辟使于京师，辟私谒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诚于足下，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叔文大怒，将斩辟以徇；韦执谊固止之，辟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与韦执谊有隙，自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曰："臣闻上承宗庙，下镇黎元，永固无疆，莫先储两。伏闻圣明以山陵未祔，哀毁逾制，心劳万几，伏计旬月之间，未甚痊复。皇太子睿质已长，淑问日彰，四海之心，实所倚赖。伏望权令皇太子监抚庶政，以俟圣躬痊平，一日万几，免令壅滞。"又上皇太子笺曰：

殿下体重离之德，当储贰之重，所以克昌九庙，式固万方，天下安危，系于殿下。皋位居将相，志切匡扶，先朝奖知，早承恩顾。人臣之分，知无不为，愿上答眷私，罄输肝鬲。伏以圣上嗣膺鸿业，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谅闇之际，方委大臣，但付托偶失于善人，而参决多亏于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难在萧墙。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亵慢无忌，高下在心。货贿流闻，迁转失叙，先圣屏黜赃犯之类，咸擢居省寺之间。至令忠臣陨涕，正人结舌，遐迩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谋动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倾太宗之王业。伏惟太宗栉沐风雨，经营庙朝，将垂二百年，欲及千万祀；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忄妻々血诚，输写于此！

太子优令答之。而裴均、严绶笺表继至，由是政归太子，尽逐伾文之党。是岁，暴疾卒，时年六十一，赠太师，废朝五日。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故刘辟因皋故态，图不轨以求三川，历阶之作，盖有由然。

皋兄聿，时为国子司业，刘辟与卢文若据西川叛，皋侄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没官，诏御史台按聿，聿下狱。有司以行式妻在远，不与兄同情，不当连坐，诏归行式妻而释聿。

刘辟者，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词登科，韦皋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贞元年八月，韦皋卒，辟自为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朝廷不许，除给事中，便令赴阙。辟不奉诏。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与同幕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遂举兵围梓州。宪宗难于用兵，宰相杜黄裳奏："刘辟一狂蹶书生耳，王师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骁果可任，举必成功。"帝数日方从之。于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将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续进发，令与严砺、李康掎角相应以讨之，仍许其自新。

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师。三月，收复东川。乃下诏曰：

朕闻皇祖玄元之诫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圣谟，常所祗服。故惟文诰有所不至，诚信有所未孚，始务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征。近者德宗皇帝举柔服之规，授宰衡之杰，弘我庙胜，遂康巴、庸，故得南诏入贡，西戎寝患。成绩始究，元臣丧亡，刘辟乘此变故，坐邀符节。朕以成狂命者虽乖于理体，从权便者所冀于辑宁，竟乖卿士之谋，遂允幸求之志。朕之于辟，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负牛羊之力，饱则逾凶；畜枭獍之心，驯之益悖。诳惑士伍，围逼梓州；诱陷戎臣，塞绝剑路。师徒所至，烧劫无遗，干纪之辜，擢发难数。朕为人司牧，字彼黎元，如辟之罪，非朕敢舍，可削夺在身官爵。

六月，崇文破鹿头关，进收汉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刘辟以数十骑遁走，投水不死；骑将郦定进入水，擒辟于成都府西洋灌田。卢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后缒石投江，失其尸。辟槛送京师，在路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及至京西临皋驿，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系首及手足，曳而入，乃惊曰："何至于是？"或绐之曰："国法当尔，无忧也。"是日，诏曰："刘辟生于士族，敢蓄枭心，驱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诖误一州，俾我黎元，肝脑涂地。贼将崔纲等同恶相扇，至死不回，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刘辟男超郎等九人，并处斩。"辟入京城，上御兴安楼受俘馘，令中使于楼下诘辟反状。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又遣诘之曰："朕遣中使送旌节官告，何故不受？"辟乃伏罪。令献太庙、郊社，徇于市，即日戮于子城西南隅。

初，辟尝病，见诸问疾者来，皆以手据地，倒行入辟口，辟因砾裂食之；惟卢文若至，则如平常。故尤与文若厚，竟以同恶俱赤族，不其怪欤！

张建封，字本立，兖州人。祖仁范，洪州南昌县令，贞元初赠郑州刺史。父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令伪将李庭伟率蕃兵胁下城邑，至鲁郡；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玠率乡豪张贵、孙邑、段绛等集兵将杀之。择木怯懦，大惧；唯员外司兵张孚然其计，遂杀庭伟并其党数十人，择木方遣使奏闻。择木、张孚俱受官赏，玠因游荡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贵，赠秘书监。

建封少颇属文，好谈论，慷慨负气，以功名为己任。宝应中，李光弼镇河南，时苏、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光弼将兵马同征讨之。建封乃见日新，自请说喻贼徒。日新从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遂悉放归田里。

大历初，道州刺史裴虬荐建封于观察使韦之晋，辟为参谋，奏授左清道兵曹，不乐吏役而去。滑亳节度使令狐彰闻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觐，建封心不悦之，遂投刺于转运使刘晏，自述其志，不愿仕于彰也。晏奏试大理评事，勾当军务。岁余，复罢归。

建封素与马燧友善，大历十年，燧为河阳三城镇遏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赐绯鱼袋。李灵曜反于梁、宋间，与田悦掎角，同为叛逆，燧与李忠臣同讨平之，军务多咨于建封。及燧为河东节度使，复奏建封为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荐之于朝，杨炎将用为度支郎中，卢杞恶之，出为岳州刺史。

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乘破灭梁崇义之势，渐纵恣跋扈，寿州刺史崔昭数书疏往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选寿州刺史。卢杞本恶建封，是日苍黄，遂荐建封以代崔昭牧寿阳。李希烈称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击走胡德信、唐汉臣等，又摧破哥舒曜于襄城，连陷郑、汴等州，李勉弃城而遁。泾师内逆，驾幸奉天，贼锋益盛。淮南陈少游潜通希烈，寻称伪号，改元，遣将杨丰赍伪赦书二道，令送少游及建封。至寿州，建封缚杨丰徇于军中。适会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回者同至，建封集众对中使斩丰于通衢，封伪赦书送行在，远近震骇。陈少游闻之，既怒且惧。建封乃具奏少游与希烈往来事状。希烈又伪署其党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令先平寿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将贺兰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秋栅。少诚竟不能侵轶，乃南掠蕲、黄等州，又为伊慎所挫衄。寻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团练使。车驾还京，陈少游忧愤而卒。

兴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寿庐三州都团练观察使。

于是大修缉城池，悉心绥抚，远近悦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选凶党精悍者率劲卒以攻建封，旷日持久，无所克获而去。及希烈平，进阶封，赐一子正员官。

初，建中年，李涓以徐州归附。涓寻卒，其后高承宗父子、独孤华相继为刺史。为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既创置军伍，建封触事躬亲；性宽厚，容纳人过误，而按据纲纪，不妄曲法贷人。每言事，忠义感激，人皆畏悦。七年，进位检校礼部尚书。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冬，入觐京师，德宗礼遇加等，特以双日开延英召对，又令朝参入大夫班，以示殊宠。建封赋《朝天行》一章上献，赐名马珍玩颇厚。

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驮柴，宦者市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后食；今与汝柴，而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使擒之以闻，乃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不为之改，谏宫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觐，具奏之，德宗颇深嘉纳；而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问之，弁对曰："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诏书矜免百姓诸色逋赋，上问建封，对曰："凡逋赋残欠，皆是累积年月，无可征收，虽蒙陛下忧恤，百姓亦无所裨益。"时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微，皆中风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决遣之。建封皆悉闻奏，上深嘉纳。又金吾大将军李翰好伺察城中细事，加诸闻奏，冀求恩宠，人畏而恶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诏曰："比来朝官或诸处过从，金吾皆有上闻。其间如素是亲故，或曾同僚友，伏腊岁序，时有还往，亦是常礼，人情所通。自今以后，金吾不须闻。"

十四年春上巳，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特令建封与宰相同座而食。贞元已后，藩帅入朝及还镇，如马燧、浑瑊、刘玄佐、李抱真、曲环之崇秩鸿勋，未有获御制诗以送者，建封将还镇，特赐诗曰："牧守寄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淮甸，授钺膺藩维。入觐展遐恋，临轩慰来

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清词。报国尔所尚，恤人予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已知。”又令高品中使赍常所执鞭以赐之，曰：“以卿忠贞节义，岁寒不移，此鞭朕久执用，故以赐卿，表卿忠节也。”建封又献诗一篇，以自警励。

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

十六年，遇疾，连上表请速除代，方用韦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未至而建封卒，时年六十六，册赠司徒。子愔。

愔以廕授虢州参军。初，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通诚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愔旄节。初不之许，乃割濠、泗二州隶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接战，伾大败而还。朝廷不获已，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正授武宁军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请代，征为兵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代愔，复隶濠、泗二州于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而愔遂赴京师，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称理，诏赠右仆射。

卢群，字载初，范阳人。少好读书，初学于太安山。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闻其名，辟为从事。建中末，荐于朝廷，会李希烈反叛，诏诸将讨之。以群为监察御史、江西行营粮料使。兴元元年，江西节度、嗣曹王皋奏为判官。曹王移镇江陵、襄阳，群皆从之，幕府之事，委以咨决，以正直闻。

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诬告故尚父子仪嬖人张氏宅中有宝玉者，张氏兄弟又与尚父家子孙相告诉，诏促按其狱。群奏曰：“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德宗从其言，时人嘉其识大体。累转左司、职方、兵部三员外郎中。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决司、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诚不奉诏。令群使蔡州诘之，少诚曰：“开大渠，大利于人。”群曰：“为臣之道，不合自专，虽便于人，须俟君命。且人臣须以恭恪为事，若事君不尽恭恪，即责下吏恭恪，固亦难矣。”凡数百千言，谕以君臣之分，忠顺之义，少诚乃从命，即停工役。

群博涉，有口辨，好谈论，与少诚言古今成败之事，无不耸听。又与唱和赋诗，自言以反侧，常蒙隔在恩外，群于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卫、霍真诚奉主，貔虎十万一身。江、河潜注息浪，蛮貊款塞无尘。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少诚大感悦。群以奉使称旨，俄迁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

贞元十六年四月，节度姚南仲归朝，拜群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论称美。寻遇疾，其年十月卒，时年五十九，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赗赙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韦南康、张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横身丧乱之际，力扶衰运，气激壮图，义风凛凛，耸动群丑，舂盗之喉，折贼之角，可谓忠矣！而韦公季年，惑贼辟之奸说，欲兼巴、益，则志未可量。徐州请觐，颇有规谏之言，所谓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终者。卢载初喻少诚，还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贤，不可多得。

赞曰：南康英壮，力匡交丧。张侯义烈，志平乱象。见危能振，蹈利无谤。韦德不周，张心可亮。

列传第九十一

○田承嗣 侄悦子绪绪子季安田弘正 子布牟布子在宥张孝忠 子茂昭茂昭子克勤弟茂宗茂和陈楚附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祖璟，父守义，以豪侠闻于辽、碣。承嗣，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禄山构逆，承嗣与张忠志等为前锋，陷河洛。禄山败，史朝义再陷洛阳，承嗣为前导，伪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军讨平河朔。帝以二凶继乱，郡邑伤残，务在禁暴戢兵，屡行赦宥，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时怀恩阴图不轨，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乃奏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乃以承嗣检校户部尚书、郑州刺史。俄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居无何，授魏博节度使。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务优容，累加检校尚书仆射、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雁门郡王，赐实封千户。及升魏州为大都督府，以承嗣为长史，仍以其子华尚永乐公主，冀以结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慰安，言词不逊。

大历八年，相卫节度使薛嵩卒，其弟崿欲邀旄节；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将裴志清谋乱逐崿，崿率众归于承嗣。十年，薛崿归朝，承嗣使亲党扇惑相州将吏谋乱，遂将兵袭击，谬称救应。代宗遣中使孙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遣大将卢子期攻洺州，杨光朝攻卫州。杀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讽其大将割耳劈面，请承嗣为帅，知在不能诘。四月，诏曰：

田承嗣出自行间，策名边戍，早参戎秩，效用无闻，尝辅凶渠，驱驰有素。洎再平河朔，归命辕门。朝廷俯念遗黎，久罹兵革。自禄山召祸，瀛、博流离；思明继衅，赵、魏堙厄；以至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瘵，思用抚宁，以其先布款诚，寄之为理。所以委授旄钺之任，假以方面之荣，期尔知恩，庶能自效。崇资茂赏，首冠朝伦，列异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礼命。子弟童稚，皆联台阁之

华；妻妾仆媵，并受国邑之号。人臣之宠，举集其门；将相之权，兼领其职。

夫宰相者，所以尽忠，而乃据国家之封壤，仗国家之兵戈，安国家之黎人，调国家之征赋。掩有资实，凭窃宠灵，内包凶邪，外示归顺。且相、卫之略，所管素殊，而逼胁军人，使之翻溃。因其惊扰，便进军师，事迹暴彰，奸邪可见。不然，岂志清之乱，曾未崇朝；子期、光朝，会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约，指期而来，是为蔑弃典刑，擅兴戈甲。既云相州骚扰，邻境救灾，旋又更取磁州，重行威虐。此实自矛盾，不究始终。三州既空，远迩惊陷，更移兵马，又赴洺州，实为暴恶不仁，穷极残忍。

薛雄乃卫州刺史，固非本籓，忿其不附，横加凌虐，一门尽屠，非复噍类，酷烈无状，人神所冤。又四州之地，皆列屯营，长史属官，任情补署。精甲利刃，良马劲兵，全实之资装，农藏之积实，尽收魏府，罔有孑遗。其为盖在无赦，欲行讨问，正厥刑书。犹示含容，冀其迁善，抑于典宪，务在慰安。乃遣知在远奉诏书，谕以深旨，乃命承昭副兹麾下，抚彼旧封。而承昭又遣亲将刘浑先传诏命。承嗣逡巡磁、相，仍劫知在偕行，先令侄悦权扇军吏，至使引刀自割，抑令腾口相稽，当众喧哗，请归承嗣。论其奸状，足以为凭，此而可容，何者为罪？

承嗣宜贬永州刺史，仍许一幼男女从行，便路赴任。委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硃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淮西节度李忠臣、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汴宋节度田神玉等，掎角进军。如承嗣不时就职，所在加讨，按军法处分。

诏下，承嗣惧；而麾下大将，复多携贰，仓黄失图。乃遣牙将郝光朝奉表请罪，乞束身归朝。代宗重劳师旅，特恩诏允，并侄悦等悉复旧官，仍诏不须入觐。

十一年，汴将李灵曜据城叛，诏近镇加兵。灵曜求援于魏。承嗣令田悦率众五千赴之，为马燧、李忠臣逆击败之；悦仅而获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复诏诛之。十二年，承嗣复上章请罪，又赦之，复其官爵。承嗣有贝、博、魏、卫、相、磁、洺等七州，复为七州节度使，于是承嗣弟廷琳及从子悦、承嗣子绾、绪等皆复本官，仍令给事中杜亚宣谕，赐铁券。

十三年九月，卒，时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维、朝、华、绎、

纶、绾、绪、绘、纯、绅、缙等。维为魏州刺史；朝，神武将军；华，太常少卿、驸马都尉，尚永乐公主，再尚新都公主；余子皆幼。而悦勇冠军中，承嗣爱其才，及将卒，命悦知军事，而诸子佐之。

悦初为魏博中军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魏府左司马。大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悦为节度留后。骁勇有膂力，性残忍好乱，而能外饰行义，倾财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寻拜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节度使。大历末，悦尚恭顺。建中初，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方闻悦军七万。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令归农亩。悦伪亦顺命，即依符罢之。既而大集所罢将士，激怒之曰："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众遂大哭。悦乃尽出其家财帛衣服以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

居无何，或谬称车驾将东封，而李勉增广汴州城。李正己闻而猜惧，以兵万人屯曹州，遣使说悦，同为拒命。悦乃与正己、梁崇义等谋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许士则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建中二年，镇州李宝臣卒，子惟岳求袭节钺。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纳亦求节钺。朝廷皆不允，遂与惟岳、李纳同谋叛逆。时朝廷遣张孝忠等讨恆州，悦将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将康愔率兵八千围邢州，杨朝光五千人营于邯郸西北卢家砦，绝昭义粮饷之路，悦自将兵甲数万继进。邢州刺史李洪、临洺将张伾，为贼所攻，御备将竭，诏河东节度使马燧、河阳李芃，与昭义军讨悦。七月三日，师自壶关东下，收贼卢家砦，大破贼于双冈；邢州解围，悦众遁走，保洹水。马燧等三帅距悦军三十里为垒，李纳遣兵八千人助悦。

魏将邢曹俊者，承嗣之旧将，老而多智，颇知兵法，悦昵于扈萼，以曹俊为贝州刺史。及悦拒官军于临洺，大为王师所破，悦乃召曹俊而问计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则攻，尚书以逆犯顺，势且不侔。宜于□郭口置兵万人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悉为尚书有矣。今于临洺、武安设攻城之计，粮竭卒尽，危凶立至，未见其可也。"祐等以其异己，咸谮毁，悦复令守贝州。

悦与淄青兵三万余人阵于洹水，马燧等三帅与神策将李晟等来攻，悦之众复败，死伤二万计。悦收合残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将李长春拒关不内，以俟官军。三帅虽进，顿兵于魏州南平邑浮图，咸迟留不进，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持佩刀立于军门，谓军士百姓曰："悦藉伯父余业，久与卿等同事，今既败丧相继，不敢图全。然悦所以坚拒天诛者，特以淄青、恆冀二大人在日，为悦保荐于先朝，方获承袭。今二帅云

亡，子弟求袭，悦既不能报效，以至兴师。今军旅败亡，士民涂炭，此皆悦之罪也。以母亲之故，不能自刭，公等当斩悦首以取功勋，无为俱死也！”乃自马投地，众皆怜之。或前抚持悦曰：“久蒙公恩，不忍闻此！今士民之众，犹可一战，生死以之。”悦收涕言曰：“诸公不以悦丧败，犹愿同心，悦纵身死，宁忘厚意于地下乎！”悦乃自割一髻，以为要誓，于是将士自断其髻，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其将符璘、李再春、李瑶，悦从兄昂，相次以郡邑归国。璘等家在魏州者，无少长悉为悦所害。悦观城内兵仗罄乏，士众衰减，甚为惶骇，乃复召邢曹俊与之谋。既至，完整徒旅，缮修营壁，人心复坚。经旬余日，马燧等进至城下。向使燧等乘胜长驱，袭其未备，则魏城屠之久矣！识者痛惜之。

会王武俊杀李惟岳，硃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为恆州刺史，又以宝臣故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观察使。是以武俊怨赏功在日知下，硃滔怨不得深州，二将有憾于朝廷。悦知其可间，遣判官王侑、许士则使于北军，说硃滔曰：“昨者司徒奉诏征伐，径趋贼境。旬朔之内，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获殄凶渠，皆因司徒胜势。又闻司徒离幽州日，有诏得惟岳郡县，使隶本镇；今割深州与日知，是国家无信于天下也。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刘晏辈，皆被屠灭。昨破梁崇义，杀三百余口，投之汉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马燧、抱真等破魏博后，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镇之，则燕、赵之危可翘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则燕、赵无患，田尚书必以死报恩义。合从连衡，救灾恤患，《春秋》之义也。春秋时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则耻之。今司徒声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邻之急，非徒立义，且有利也。尚书以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计之。”滔既有贰于国，欣然从之。乃命判官王郢与许士则同往恆州说王武俊，仍许还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报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说张孝忠同援悦，孝忠不从，恐为后患，乃遣小校郑竭筑垒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为恆、冀、深三州留后，以兵围赵州。

三年五月，悦以救军将至，率其众出战于御河之上，大败而还。四月，硃滔、武俊蒐军于宁晋县，共步骑四万。五月十四日，起军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郑云逵及弟方逵背滔归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师至魏州，会神策将李怀光军亦至。怀光锐气不可遏，坚欲与贼战，遂径薄硃滔阵，杀千余人。王武俊与骑将赵琳、赵万敌等二千骑横击怀光阵，滔军继踵而进，禁军大败，人相蹈藉，投尸于河三十里，河水为之不流。马燧等收军保垒。是夜，王武俊决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

军，水已深三尺，粮饷路绝。王师计无从出，乃遣人告硃滔曰：“鄙夫辄不自量，与诸人合战。王大夫善战，天下无敌；司徒五郎与王君图之，放老夫归镇，必得闻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时武俊战胜，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败官军，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于险也。”武俊曰：“燧等连兵十万，皆是国之名臣，一战而北，贻国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见天子耶！然吾不惜放还，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县，军于河西；武俊等三将，壁于河东。两军相持，自七月至十月，胜负未决。

悦感硃滔救助，欲推为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郑儒等议曰：“古有战国，连衡誓约以抗秦，请依周末七雄故事，并建国号为诸侯，用国家正朔。今年号不可改也。”于是硃滔称冀王，悦称魏王，武俊称赵王，又请李纳称齐王。十一月一日，筑坛于魏县中，告天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滔以幽州为范阳府，恆州为真定府，魏州为大名府，郓州为东平府，皆以长子为元帅。伪册之日，其军上有云物稍异，马燧等望而笑曰：“此云无知，乃为贼瑞。”又其营地前三年土长高三尺余，魏州户曹韦稔为《土长颂》曰：“益土之兆也。”

四年十月，泾师犯阙，诸师各还本镇。悦、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号，遣使归国。悦亦致书于抱真，遣使闻奏。兴元元年正月，加悦检校尚书右仆射，封济阳王，使并如故。仍令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时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闻巢父至，莫不舞忭。悦方宴巢父，为其从弟绪所杀。

绪，承嗣第六子。大历末，授京兆府参军。承嗣卒时，绪年幼稚。承嗣虑诸子不任军政，以从子悦便弓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为帅守。及绪年长，悦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绪等无间，令主衙军。绪凶险多过，悦不忍，尝笞而拘之。绪颇怨望，常俟衅隙。会兴元元年，朝廷宥悦，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悦既顺命，门阶彻警。悦宴巢父夜归，绪率左右数十人先杀悦腹心蔡济、扈崿、许士则等，挺剑而入。其两弟止之；绪斩止者，遂径升堂。悦方沉醉，绪手刃悦并悦妻高氏，又入别院杀悦母马氏。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绪惧众不附，奔出北门。邢曹俊、孟希祐等领徒数百追及之。遥呼之曰：“节度使须郎君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绪归衙，推为留后。明日，归罪于扈崿，以其首徇；然后禀于孔巢父，遣使以闻。时绪兄纶居长，为乱兵所杀，遂以绪为留后。朝廷授绪银青光禄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魏博节度使。时硃滔率兵兼引回纥之众南侵，绪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

硃滔于泾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出降绪，加驸马都尉。寻迁检校左仆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户。改封雁门郡王，食实封五百户。寻加同平章事。

初，田悦性俭啬，衣服饮食，皆有节度；而绪等兄弟，心常不足。绪既得志，颇纵豪侈，酒色无度。贞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时年三十三，赠司空，赙赉加等。

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为澶州刺史；季直为衙将；季安最幼，为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贱，嘉诚公主蓄为己子，故宠异诸兄。年数岁，授左卫胄曹参军，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节度副大使。累加至试光禄少卿、兼御史大夫。绪卒时，季安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起复左金吾卫将军，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服阙，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进位检校司空，袭封雁门郡王。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季安幼守父业，惧嘉诚之严，虽无他才能，亦粗修礼法。及公主薨，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其军中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免公主丧，加检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袭戎帅，宪宗命吐突承璀为招抚使，会诸军进讨。季安亦遣大将率兵赴会，仍自供粮饷。师还，加太子太保。

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绪从事，及季安为帅，绛与同职侯臧不协，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为下县尉；使人召还，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瘗之，其凶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时年三十二，赠太尉。子怀谏、怀礼、怀询、怀让。

怀谏母，元谊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众皆唯唯。怀谏幼，未能御事，军政无巨细皆取决于私白身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将校。衙军怒，取前临清镇将田兴为留后，遣怀谏归第，杀蒋士则等十余人。田兴葬季安毕，送怀谏于京师，乃起复授右监门卫将军，赐第一区，刍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而田兴代焉。

田弘正，本名兴。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终安东都护府司马。延恽生廷玠，幼敦儒雅，不乐军职，起家为平舒丞。迁乐

寿、清池、束城、河间四县令，所至以良吏称。大历中，累官至太府卿、沧州别驾，迁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横海军使。承嗣与淄青李正己、恆州李宝臣不协，承嗣既令廷玠守沧州，而宝臣、硃滔兵攻击，欲兼其土宇。廷玠婴城固守，连年受敌，兵尽食竭，人易子而食，卒无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迁洺州刺史，又改相州。属薛嵘之乱，承嗣蚕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门回避而改节。建中初，族侄悦代承嗣领军政，志图凶逆，虑廷玠不从，召为节度副使。悦奸谋颇露，廷玠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可禀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贵，何苦与恆、郓同为叛臣？自兵乱已来，谋叛国家者，可以历数，鲜有保完宗族者。尔若狂志不悛，可先杀我，无令我见田氏之赤族也。"乃谢病不出。悦过其第而谢之；廷玠杜门不纳，将吏请纳。建中三年，郁愤而卒。

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伯父承嗣爱重之。当季安之世，为衙内兵马使。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乃出为临清镇将，欲捃摭其过害之。弘正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季安谓其无能为。及季安病笃，其子怀谏幼騃，乃召弘正署其旧职。

季安卒，怀谏委家僮蒋士则改易军政，人情不悦，咸曰："都知兵马使田兴，可为吾帅也！"衙兵数千诣兴私第陈请，兴拒关不出，众呼噪不已。兴出，众环而拜，请入府署。兴顿仆于地，久之。度终不免，乃令于军中曰："三军不以兴不肖，令主军务，欲与诸军前约，当听命否？"咸曰："惟命是从！"兴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请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诺！"是日，入府视事，杀蒋士则十数人而已。晚自府归第，其兄融责兴曰："尔卒不能自晦，取祸之道也！"翌日，具事上闻。宪宗嘉之，加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沂国公，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支度、营田等使，仍赐名弘正。仍令中书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贯。

弘正既受节钺，上表曰：

臣闻君臣父子，是谓大伦，爰立纪纲，以正上下。其或子不为子，臣不为臣，覆载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从乃祖乃父以来，沐文子文孙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岂意命偶昌时，事缘难故，白刃之下，谬见推

崇。天慈遽临，免书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锡封壤于全籓，列班荣于八座；君父之恩已极，丝毫之效未伸，但以靦冒知羞，低回自愧。是知功荣所著，必俟危乱之时；徼幸之来，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宠为忧。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臣每思此事，当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捣虚；竭鹰犬之资，展获禽之用，导扬和气，洗涤伪风，然后退归田园，以避贤路。臣怀此志，陛下察之！

优诏褒美。

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毁之，以正□大侈不居，乃视事于采访使□。宾僚参佐，请之于朝。颇好儒书，尤能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

自弘正归国，幽、恆、军阝、蔡有齿寒之惧，屡遣客间说，多方诱阻，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体，词说雄辩；弘正听其言，终夕不倦。遂深相结纳，由是奉上之意逾谨。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讨吴元济，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进讨，屡战有功。李师道以弘正效忠，又袭其后，不敢显助元济，故绝其掎角之援，王师得致讨焉。俄而王承宗叛，诏弘正以全师压境。承宗惧，遣使求救于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纳二子，献德、棣二州以自解。

十三年，王师加兵于郓，诏弘正与宣武、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会军齐进。十一月，弘正自帅全师自杨刘渡河筑垒，距郓四十里。师道遣大将刘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结垒相望。前后合战，魏军大捷。而李醞、李光颜三面进攻，贼皆挫败，其势将危。十四年三月，刘悟以河上之众倒戈入郓，斩师道首，诣弘正请降。淄青十二州平，论功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觐，宪宗待之隆异，对于麟德殿，参佐将校二百余人皆有颁锡，进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实封三百户。仍以其兄检校刑部尚书、相州刺史融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弘正三上章，愿留阙下，宪宗劳之曰："昨韩弘至朝，称疾恳辞戎务，朕不得不从。今卿复请留，意诚可尚，然魏土乐卿之政，邻境服卿之威，为我长城，不可辞也。可亟归籓。"弘正每惧有一旦之忧，嗣袭之风不革，兄弟子侄，悉仕于朝，宪宗皆擢居班列，硃紫盈庭，当时荣之。

十五年十月，镇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不时至，军众喧腾以为言。弘正亲自抚喻，人情稍安。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以持众心，其粮赐请给于有司。时度支使崔倰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明年七月，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穆宗闻之震悼，册赠太尉，赠赙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弘正子布、群、牟。

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为田季安裨将，镇临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帅其所镇之众归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节制魏博，布掌亲兵，国家讨淮、蔡，布率偏师隶严绶，军于唐州，授检校秘书监、兼殿中侍御史。前后十八战，破凌云栅，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时裴度为宣抚使，尝观兵于沱口，贼将董重质领骁骑遽至，布以二百骑突出沟中击之；俄而诸军大集，贼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忧，起复旧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镇成德军，仍以布为河阳三城怀节度使，父子俱拥节旄，同日拜命。时韩弘亦与子公武俱为节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

长庆元年春，移镇泾原。其秋，镇州军乱，害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为留后。时魏博节度使李醞病不能军，无以捍廷凑之乱；且以魏军田氏旧旅，乃急诏布至，起复为魏博节度使，仍迁检校工部尚书，令布乘传之镇。布丧服居垩室，去旌节导从之饰；及入魏州，居丧御事，动皆得礼。其禄俸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魏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牙将史宪诚出己麾下，谓必能输诚报效，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十月，布以魏军三万七千讨之，结垒于南宫县之南。十二月，进军，下贼二栅。时硃克融囚张弘靖，据幽州，与廷凑掎角拒命。河朔三镇，素相连衡，宪诚阴有异志。而魏军骄侈，怯于格战，又属雪寒，粮饷不给，以此愈无斗志，宪诚从而间之。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自溃，多为宪诚所有，布得其众八千。是月十日，还魏州。十一日，会诸将复议兴师，而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布以宪诚离间，度众终不为用，叹曰："功无成矣！"即日，密表陈军情，且称遗表，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不敢

忘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则义士忠臣，皆为河朔屠害。”奉表号哭，拜授其从事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自刺，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时议以布才虽不足，能以死谢家国，心志决烈，得燕、赵之古风焉。穆宗闻之骇叹，废朝三日，诏曰：

故魏博节度使、起复宁远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田布，朕以寡昧，临御万邦，威刑不能禁干纪之徒，道化不能驯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祸，田氏衔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终食而浩叹，自兹吊伐，骤历寒暄。虽良将锐师，率皆协力；而俟时观衅，未即齐驱。嗟我诚臣，结其哀愤，引迁延之咎以自刻责，奋决烈之志以谢君亲。白刃置于肝心，鸿毛论其生死，忠臣孝子，一举两全。晋称卞氏之门，汉表尸乡之节，比方于布，今古为邻。况其临命须臾，处之不挠；载形章表，益深衷悃。间使发缄，悼心疾首。从先臣于厚载，尔则无愧；睹遗像于麟阁，予何所堪！端拱崇名，职垂彝典，据斯以报，聊摅永怀。可赠尚书右仆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为安南都护，颇立边功。

群，太和八年为少府少监，充入吐蕃使，历棣州刺史、安南都护。

牟，会昌初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历武宁军节度使。大中朝为兖海节度使，移镇天平军。诸子皆以边上立功，累更藩镇，以忠义为谈者所称。

张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以孝忠贵，赠户部尚书。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没诺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体魁伟，长六尺余，性宽裕，事亲恭孝。天宝末，以善射授内供奉。安禄山奏为偏将，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阵，以功授果毅折冲。禄山、史思明继陷河洛，孝忠皆为其前锋。史朝义败，入李宝臣帐下。上元中，奏授左领军郎将，累加左金吾卫将军同正、试殿中监，仍赐名孝忠，历飞狐、高阳二军使。李宝臣以孝忠谨重骁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诸镇兵马令其统制。前后居城镇十余年，甚著威惠。

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宝臣俾孝忠以精骑数千御之。承嗣见其整肃，叹曰：“张阿劳在焉，冀州未易图也！”乃焚营宵遁。及宝臣与硃滔战于瓦桥，常虑滔来攻，故以孝忠为易州刺史，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扞幽

州。奏授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阳郡王。既而宝臣疑忌大将，杀李献诚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惧不往。宝臣使孝忠弟孝节召焉。孝忠命孝节复命曰："诸将无状，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犹公之不觐于朝，虑祸而已，无他志也。"孝节泣曰："兄不行，吾归死矣！"孝忠曰："偕往则并命，吾留无患也。"乃归，果无患。

无几，宝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诏幽州节度使讨之。滔以孝忠宿将善战，有精兵八千在易州，虑军兴则挠其后，乃使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小子骄贵，不达人事，辄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义、河东攻破田悦，淮西李仆射收下襄阳，梁崇义投井而卒，临汉江而诛者五千人，即河南军计日北首，赵、魏灭亡可见也。使君诚能去逆效顺，必受重任，有先归国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随雄报滔，又遣易州录事参军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检校工部尚书、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使，便令与滔合兵攻惟岳，仍赐实封二百户。其弟孝义及孝忠三女已适人在恆州者，悉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荐，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约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师于束鹿，惟岳遁归恆州。滔请乘胜袭之，孝忠仍引军西北，还营义丰，滔大骇。孝忠将佐曰："尚书布赤心于硃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溃，不终其功，窃所未喻。"孝忠曰："本求破贼，贼已破矣。然恆州宿将尚多，迫之则困兽犹斗，缓之必翻然改图。又硃滔言大识浅，可以虑始，难与守成。吾壁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既而硃滔屯束鹿，不敢进军。月余，王武俊果斩惟岳首以献，如孝忠所料。后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时既诛惟岳，分四州各置观察使，武俊得恆州，康日知得深、赵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军额在恆州，孝忠既降政义，朝廷乃于定州置义武军，以孝忠检校兵部尚书，为义武军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等使。

及硃滔、王武俊谋叛，将救田悦于魏州，虑孝忠踵后，滔军将发，复遣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国作逆，孝忠归国，今为忠臣。孝忠性直，业已效忠，不复助逆矣！往与武俊同行，且孝忠与武俊俱出蕃部，少长相狎，深知其心僻，能翻覆语，司徒当记鄙言，忽有蹉跌，始相忆也！"滔又啖以金帛，终拒而不从。易定居二凶之间，四面受敌，孝忠修峻沟垒，感励将士，竟不受二凶之荧惑，议者多之。又加检校左仆射，实封至三百户。后孝忠为硃滔侵逼，诏神策兵马使李晟、中官窦文场率师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凭，与晟戮力同心，整训士众，竟全易定，贼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将杨荣国提锐卒六百从晟入关赴难，收京城，荣国有功。

兴元元年正月，诏以本官同平章事。沧州本隶成德军，既移隶义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请还恆州。是岁，孝忠遣牙将程华往沧州交检府藏。固烈辎车数十乘上路，沧州军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赈恤，乃稛载而归，官物不可得也！"杀固烈而剽之。程华闻乱，由窦而遁，将士追之，谓曰："固烈贪暴，已诛之矣，押牙且知州务。"孝忠即令摄刺史事。及硃滔、王武俊称伪国，华与孝忠阻绝，不能相援。华婴城拒贼，一州获全，朝廷嘉之，乃拜华沧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横海军使，仍改名日华，令每岁以沧州税钱十二万贯供义武军。

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而已，其下皆甘粗粝，人皆服其勤俭，孝忠为一时之贤将也。三年，加检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邓国夫人昧谷氏入朝，执亲迎之礼。上嘉之，赏赉隆厚。五年七月，为将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寻诏归镇，仍以擅兴削检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时年六十二，废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赠太傅，再赠魏州大都督，册赠太师，谥曰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昭，本名升云。幼有志气，好儒书，以父廕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谅为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使；以升云为定州刺史，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节度观察留后，仍赐名茂昭。九年正月，授节度使，累迁检校仆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陈奏河北及西北边事，词情忠切，德示耸听，叹曰："恨见卿之晚！"锡宴于麟德殿，赐良马、甲第、器用、珍币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礼尚晋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边任，明年晏驾，茂昭入临于太极殿，每朝晡预列，声哀气咽，人皆奖其忠恳。顺宗听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且令还镇，赐女乐二人，三表辞让。及中使押犊车至第，茂昭立谓中使曰："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尝受此赐，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人臣常礼，奈何当此宠赐！后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赏？"顺宗闻之，深加礼异，允其所让。又锡安仁里第，亦固让不受。元和二年，又请入觐，五上章恳切，宪宗许之。冬十月，至京师，留数月，诏令归镇。茂昭愿奉朝请于阙下，不许；加太子太保，复令还镇。

四年，王承宗叛，诏河东、河中、振武三镇之师，合义武军，为恆州北道招讨。茂昭创廪厩，开道路，以待西军。属正月望夜，军吏请曰："旧例，上元前后三夜，不止行人，不闭里门。今外道军戎方集，请如军令。"茂昭曰："三镇兵马，官军也，安得言外道！放灯一如常岁。"使长男克让与诸军分道并进。克让渡木刀沟，与贼接战屡胜。茂昭

亲擐甲胄，为诸军前锋，累献戎捷，几覆承宗。会朝廷洗雪承宗，乃诏班师，加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自安、史之乱，两河籓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请举族还朝。邻籓累遣游客间说，茂昭志意坚决，拜表求代者数四。上乃命左庶子任迪简为其行军司马，乘驿赴之。以两郡之簿书、管钥、符印付迪简，遣其妻季氏、男克让、克恭等先就路。将行，诫之曰："吾使尔曹侍亲出易者，庶后之子孙不为风俗所染，则吾无恨矣！"时五年冬也。行及晋州，拜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师。故事双日不坐，是日特开延英殿对茂昭，五刻乃罢。又上表请迁祖考之骨墓于京兆。在朝两月，未之镇。六年二月，疽发于首，卒，时年五十。废朝五日，册赠太师，赙绢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硕，丧事所须官给，诏京兆尹监护，谥曰献武。

宪宗念其忠荩，诸昆仲子侄皆居职秩，仍诏每年给绢二千匹，春秋分给。克让、克恭官至诸卫大将军。小男克勤，长庆中左武卫大将军。时有赦文许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请准近例回授外甥。状至中书，下吏部员外郎判废置，裴夷直断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贵于延赏；若无己子，许及宗男。今张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请，移于他族，知是何人！傥涉卖官，实为乱法。虽援近日敕例，难破著定格文，国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难虚授。具状上中书门下，克勤所请，望宜不允。"遂为定例。

茂宗以父廕累官至光禄少卿同正。贞元三年，许尚公主，拜银青光禄大夫、本官驸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属茂宗母亡，遗表请终嘉礼。德宗念茂昭之勋，即日授云麾将军，起复授左卫将军同正、驸马都尉。谏官蒋乂等论曰："自古以来，未闻有驸马起复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礼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又奏曰："臣闻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礼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贫乏，且无强近至亲，即有借吉以就亲者。至于男子借吉婚娶，从古未闻，今忽令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太常博士韦彤、裴堪曰："伏见驸马都尉张茂宗犹在母丧，圣恩念其亡母遗表所请，许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妇之义，人伦大端，所以《关雎》冠于《诗》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属之亲，孝行为本，所以齐斩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圣人知此二端为训人之本，不可变也，故制婚礼，上以承宗庙，下以继后嗣，至若墨衰夺情，事缘金革。若使茂宗释衰服而衣冕裳，去垩室而为亲迎，虽云辍哀借吉，是亦以凶渎嘉。伏愿抑茂宗亡母之请，顾典章不

易之义，待其终制，然后赐婚。”德宗不纳，竟以义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亲，颇承恩顾。

元和中，为闲厩使。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至麟德以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散，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宝应中，凤翔节度使请以监牧赋给贫民为业，土著相承，十数年矣。又有别敕赐诸寺观凡千余顷。及茂宗掌闲厩，与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举旧事，并以监牧地租归闲厩司。茂宗又奏麟游县有岐阳马坊，按旧图地方三百四十顷，制下闲厩司检计。百姓纷纭论诉，节度使李惟简具事上闻，诏监察御史孙革往按问之。革还奏曰：“天兴县东五里有隋故岐阳马坊，地在其侧，盖因监为名，与今岐阳所指百姓侵占处不相接，皆有明验。”茂宗怒，恃有中助，诬革所奏不实。又令侍御史范传式覆按，乃附茂宗，尽翻前奏，遂夺居人田业，皆属闲厩，乃罢革官。长庆初，岐人论诉不已，诏御史按验明白，乃复以其地还百姓，贬传式官。

茂宗俄授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庆二年，检校工部尚书，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兖海沂节度等使，加检校兵部尚书。太和五年，入为左津吾卫大将军，充左卫使，转左龙武统军卒。

茂和，元和中为左武卫将军。裴度为淮西行营处置，用兵讨吴元济，建牙赴行营，奏用茂和为都押衙。茂和尝以胆气才略自赞于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虑度无功，淮、蔡不可平，乃辞之以疾。度怒甚，奏请斩茂和以励行者。宪宗曰：“予以其家门忠顺，为卿远贬。”后复用为诸卫将军，卒。

陈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干，为义勇牙将，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随茂昭入朝，授诸卫大将军。元和十二年，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丧师，定州兵乱，乃除楚易定节度，令驰传赴任。乱犹未弥，楚夜驰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军中部校皆楚之旧卒，人情大悦，军卒帖然。转河阳三城怀节度使。前后亟立战功，入为龙武统军。长庆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乱，在法制当否，形势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汉道勃兴，形势得也。臣观开元之政举，坐制百蛮；天宝之法

衰，遂沦四海。玄宗一失其势，横流莫救，地分于群盗，身播于九夷。河朔二十余州，竟为盗穴，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颇达人臣之节，沂国力善无报，殆天意之好乱恶治欤！茂昭忠梗有礼，明祸福大端，近代之贤侯也！

赞曰：田宗不令，祸淫无应。谓天辅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终以善胜。孰生厉阶，上失威柄。

列传第九十二

○李宝臣 子惟岳惟诚惟简惟简子元本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士则士真子承宗承元王廷凑 子元逵元逵子绍鼎绍懿绍鼎子景崇景崇子镕

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钅巢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天宝中，随禄山入朝，玄宗留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姓安，常给事帐中。禄山兵将指阙，使忠志领骁骑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杨光翙。忠志挟光翙出太原，万兵追之不敢近。禄山使董精甲，扼井陉路，军于土门。安庆绪伪署为恆州刺史。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相州，忠志惧，献章归国，肃宗因授恆州刺史。及史思明复渡河，伪授忠志工部尚书、恆州刺史、恆赵节度使，统众三万守常山。及思明败，不受朝义之命，乃开土门路以内王师。河朔平定，忠志与李怀仙、薛嵩、田承嗣各举其地归国，皆赐铁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恆州刺史，实封二百户，仍旧为节度使。乃以恆州为成德军，赐姓名曰李宝臣。

时宝臣有恆、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当时勇冠河朔诸帅。宝臣以七州自给，军用殷积，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初，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之制。及安、史之乱，贼之所部，悉熔毁之，而恆州独存，由是实封百户。

初，宝臣、正己皆为承嗣所易。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鞠，宝正马驰骇，触杀维。承嗣怒，絷宝正以告。宝臣谢为教不谨，缄杖令承嗣以示责，承嗣遂鞭杀之，由是交恶。

大历十年，宝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请讨之。代宗欲因其相图，乃从其请。时幽州节度留后硃滔方恭顺朝廷，诏滔与宝臣及太原之师攻其北，正己与滑亳、河阳、江淮之师攻其南。宝臣、正己会军于枣强，椎牛酾酒，犒劳将士，仍颁优赏。宝臣军赏厚，正己军赏薄。既罢会，正己军中咄咄有辞，正己闻，惧有变，即时引退。由是宝臣、硃滔共攻承嗣之沧州，连年未下。时承嗣使腹心将卢子期攻邢州，城将陷，宝臣发精卒赴救，击败之，擒子期来献。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临其境，指期进讨。承嗣大慑，遂求解于宝臣，

宝臣不许。

初，正己将发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礼遣归，发使与俱，具列境内户口兵粮之数，悉以奉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体支离，无日月焉。己子不令，悦亦孱弱，不足保其后业。今之所有，为公守耳，曷足辱公师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谓人曰："真圣人也！"正己闻之，且得其欢，乃止诸军，莫敢进者。

承嗣止正己，无南军之虞。又知范阳宝臣故里，生长其间，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玉气。"宝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宝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讽之曰："公与硃滔共举，取吾沧州，设得之，当归国，非公所有。诚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奉献，可不劳师而致，愿取范阳以自效。公将骑为前驱，承嗣率步卒从，此万全之势。"宝臣喜，以为事合符命，遂与承嗣通谋，割州与之。宝臣乃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宝臣谓硃滔使曰："吾闻硃公貌如神，安得而识之？愿因绘事而观，可乎？"滔乃图其形以示之。宝臣悬于射堂，命诸将熟视之，曰："硃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军，宝臣密选精卒劫之，戒其将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悬者。"是时，二军不相虞有变，滔与战于瓦桥。滔适衣他服，以不识免。承嗣闻与滔交锋，其衅已成，乃旋军，使告宝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

迁左仆射，封陇西郡王、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宝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专贮异志。妖人伪为谶语，言宝臣终有天位。宝臣乃为符瑞及灵芝硃草，作硃书符。又于深室斋戒筑坛，上置金匜、玉斝，云"甘露神酒自出"。又伪刻玉为印，金填文字，告境内云："天降灵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将吏无敢言者。妖辈虑其诈发，乃曰："相公须饮甘露汤，即天神降。"宝臣然之。妖人置堇汤中，饮之，三日而卒。

宝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俶、定州刺史张南容、赵州刺史张彭老、许崇俊等二十余人，家口没入，自是诸将离心。建中二年春卒，时年六十四，废朝三日，册赠太保。子惟岳、惟诚、惟简。

宝臣卒时，惟岳为行军司马，三军推为留后，仍遣使上表求袭父

任，朝旨不允。魏博节度使田悦上章保荐，请赐旄节，不许。惟岳乃与田悦、李正己同谋拒命，判官邵真泣谏，以为不可。惟岳暗懦，初虽听从，终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与图议，皆奸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劝拒逆为事。

惟岳舅谷从政者，有智略。为宝臣所忌，称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谋，虑其覆宗，乃出谏惟岳曰："今天下无事，远方朝贡，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虽大夫恩及三军，万一不捷，孰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与幽帅不协，今国家致讨，必命硃滔为帅。彼尝切齿，今遂复讎，可不惧乎！又顷者相公诛灭军中将校，其子弟存者，口虽不言，心宁无愤？兵犹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禄山、史思明谋乱天下，千征百战。及顷年侵扰

洺、相等州，为官军所败，及贬永州，仰天垂泣。赖先相公佐佑保援，方获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岂有生理！今田悦凶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贵，不料破家覆族。而况今之将校，罕有义心，因利乘便，必相倾陷。为大夫画久长之计，莫若令惟诚知留后，大夫自速入朝。国家念先相公之功，见大夫顺命，何求而不得？今与群逆为自危之计，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从政，皆不听，竟与魏、齐谋叛。

既而惟岳大将张孝忠以郡归国，朝廷以孝忠为成德军节度使，仍诏硃滔与孝忠合势讨之。惟岳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田悦遣大将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硃滔、孝忠大破恆州军于束鹿，惟岳烧营而遁。惟岳大将赵州刺史康日知以郡归国，惟岳乃令衙将卫常宁率士卒五千，兵马使王武俊率骑军八百同讨日知。武俊既出恆州，谓常宁曰："武俊尽心于本使，大夫信谗，颇相猜忌，所谓朝不谋夕，岂图生路！且赵州用兵，捷与不捷，武俊不复入恆州矣！妻子任从屠灭，且以残生往定州事张尚书去也，孰能持颈就戮！"常宁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诏书云，斩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来，张尚书以易州归国得节度使。今闻日知已得官爵。观大夫事势，终为硃滔所灭。此际转祸为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诛大夫以取富贵也。况大夫暗昧，左右诳惑，其实易图。事苟不捷，归张尚书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闰正月，武俊与常宁自赵州回戈，达明至恆，武俊子士真应于内。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岳，缢死于戟门外。又诛惟岳妻父郑华及长庆、王他奴等二十余人，传首京师。

惟诚，惟岳异母兄，以父廕为殿中丞，累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好儒书理道，宝臣爱之，委以军事；性谦厚，以惟岳嫡嗣，让而不受。同

母妹嫁李正己子纳。宝臣以其宗姓，请惟诚归本姓，又令入仕于郓州，为李纳营田副使。历兖、淄、济、淮四州刺史，竟客死东平。

惟简，宝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诛惟岳，又械惟简送京师。德宗拘于客省，防伺甚峻。硃泚之乱，惟简斩关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为禁军将。从浑瑊率师讨贼，频战屡捷，加御史中丞。从幸山南，得“元从功臣”之号，封武安郡王。后授左神威大将军，转天威统军。元和初，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俄拜凤翔陇右节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子元本，生于贵族，轻薄无行。初，张茂昭子克礼尚襄阳公主。长庆中，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枢、薛浑者，俱得幸于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有吏谁何者，即以厚赂啖之。浑与元本皆少年，遂相诱掖；元本亦得幸于主，出入主第。张克礼不胜其忿，上表陈闻，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后，得减死，杖六十，流象州。枢、浑以元本之故，亦从轻杖八十，长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讷干，父路俱。开元中，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与路俱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从居蓟。武俊初号没诺干，年十五，能骑射。上元中，为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宝臣裨将。宝应元年，王师入井陉。将平河朔，武俊谓宝臣曰：“以寡敌众，以曲遇直，战则离，守则溃，锐师远斗，庸可御乎？”宝臣遂彻警备，以恆、定、深、赵、易，充本军先锋兵马使。

大历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卫、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将卢子期寇磁州，诏令宝臣与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硃滔、李抱真各出兵讨之。诸军与子期战于清水，大破之。宝臣将有节生擒子期以献。代宗嘉其功，使中贵人马承倩赍诏宣劳。承倩将归，止传舍，宝臣亲遗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顾左右有愧色。还休府中，诸将散归，宝臣潜伺屏间，独武俊佩刀立于门下。召入，解刀与语曰：“见向者顽竖乎？”武俊曰：“今阁下有功尚尔，寇平后，天子以幅纸之诏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宝臣曰：“为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养承嗣，以为己资。”宝臣曰：“今与承嗣有衅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势同患均，转寇仇为父子，亥□唾间。若传虚言，无益也。今中贵人刘清谭在驿，斩首送承嗣，立质妻孥矣！”宝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硃滔为国屯兵沧州，请擒送承嗣以取信。”许之。立选士二千，皆乘骏马，通夜驰三百里，晨至滔营，掩其不备。滔军出战，大败，擒类滔者，滔故得脱。自此宝臣与田承嗣、李正己更相为援，皆武

俊萌之。

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宝臣旧将易州刺史张孝忠以州顺命，遂以孝忠代宝臣。俾惟岳护丧归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诏硃滔、张孝忠合军讨之。惟岳与武俊复统万余众战于束鹿。武俊率三千骑先进，为滔所败，惟岳遁走。赵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顺命，惟岳令武俊统兵击之。日知遣人谓武俊曰："惟岳孱微而无谋，何足同反！我城坚众一，未可以岁月下。且惟岳恃田悦为援，前岁悦之丁男甲卒涂地于邢州城下，犹不能陷，况此城乎！"复给伪手诏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恆州，率数百骑入衙门。使谓惟岳曰："大夫举兵与魏、齐同恶，今田尚书已丧败，李尚书为赵州所间，军士自束鹿之役，伤痛轸心。硃仆射强兵宿境内，张尚书已授定州，三军俱惧殒首丧家。闻有诏征大夫，宜亟赴命，不尔，祸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斩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杀不同己者十数人，遂定。传首上闻，授武俊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恆州刺史、恆冀都团练观察使，实封五百户，以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

时惟岳伪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顺命，深州刺史杨荣国降硃滔，分兵镇之。朝廷既以定州属张孝忠．深州属康日知。武俊怒失赵、定二州，且名位不满其志。硃滔怒失深州，因诱武俊谋反，斥言朝廷，遂连率劲兵救田悦。时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方讨田悦，败悦于洹水。后连岁暴兵，然悦势已蹙。至是武俊、硃滔复振起之。悦势益张。

十一月，武俊使大将张钟葵寇赵州，康日知击败之，斩首上献。是日，武俊僭建国，称赵王，又恆州为真定府，伪命官秩。硃滔、田悦、李纳一同僭号，分据所部，各遣使劝诱蔡州李希烈同僭位号。四年三月，希烈既为周曾谋溃其腹心，或传希烈已死，马燧等四节度军中闻之，欢声震外。

六月，李抱真使辩客贾林诈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来传诏，非降也。"武俊色动，征其说。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诚，及登坛建国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忠义，天子不省。'是后诸军曾同表论列大夫。天子览表动容，语使者曰：'朕前事误，追无及已。朋友间失意尚可谢，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复念哉！'"武俊曰："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天子固不专务杀人以安天下。今山东大兵者五，比战胜，骨尽暴野，虽胜与谁守？今不惮归国，以与诸侯盟约，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朝廷能降恩涤荡之，仆首倡归国，不从者，于以奉辞，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朋友。此谋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

十月，泾原兵犯阙，上幸奉天。京师问至，诸将退军。李抱真将还潞泽，田悦说武俊与硃滔袭击之。贾林复说武俊曰："今退军前辎重，后锐师，人心固一，不可图也。且胜而得地，则利归魏博；丧师，即成德大伤。大夫本部易、定、沧、赵四州，何不先复故地？"武俊遂北马首，背田悦约。贾林复说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谋据中华。且滔心幽险，王室强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并吞。且河朔无冀国，唯赵、魏、燕耳！今硃滔称冀，则窥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东，大夫须整臣礼；不从，即为所攻夺，此时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谁能臣田舍汉！"由此计定，遂南修好抱真，西连盟马燧。会兴元元年德宗罪己，大赦反侧。二月，武俊集三军，削伪国号。诏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中使王进杰，自行在至恆州宣命，授武俊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琅邪郡王。

时硃泚伪册滔为皇太弟，滔率幽、檀劲卒，诱回纥二千骑，已围贝州数十日，将绝白马津，南盗洛都，与泚合势。时李怀光反，据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汉；李纳尚反于齐，田绪未为用；李晟孤军壁渭上。天子羽书所制者，天下才十二三，海内荡析，人心失归。贾林又说武俊与抱真合军，同救魏博，为武俊陈利害曰："硃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悦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贝必下，滔益数万。张孝忠见魏、贝已拔，必臣硃滔。三道连衡，兼统回纥，长驱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山西，河朔地尽入滔。今乘魏、贝未下，孝忠未附，公与昭义合军破之，如掇遗耳！此计就，则声振关中，京邑可坐复，銮舆反正自公，则勋业无二也。"武俊欢然许之。两军议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会军于钜鹿东。两军既交，滔震恐。抱真为方阵，武俊用奇兵，硃滔倾垒出战。武俊不擐甲而驰之。滔望风奔溃，自相蹂践，死者十四五。收其辎重、器甲、马牛不可胜计，滔夜奔还幽州。武俊班师，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许之。乃升恆州为大都督府，以武俊为长史，加检校司徒，实封七百户，余如故。

车驾还京，宠之逾厚。子尚贵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赐官名。寻丁母忧，起复加左金吾上将军同正；免丧，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上念旧勋，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十七年六月卒，时年六十七，废朝五日，群臣诣延英门奉慰，如浑瑊故事。诏左庶子上公持节册赠太师，赙绢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硕。太常谥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国，宜赐谥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则。士真嗣。

士真，武俊长子。少骁悍，冠于军中，沉谋有断。事李宝臣为帐中亲将，仍以女妻之。宝臣末年，虑身后诸子暗弱，为诸将所夺，屡行诛戮，诸将离心。武俊官位虽卑，而勇略迈世；宝臣惜其才，不忍诛之。而士真密结宝臣左右，保护其父，以是获免。

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尽心匡佐。既兵败束鹿，张孝忠、康日知以地归国，受官赏；惟岳稍贮防疑，武俊谋自贬损，出入不过三两人。左右谓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遗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胆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无异志。今势危急，若不坦怀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独先公遗旨。"由是无疑，即令将兵攻赵州。士真更宿于府衙，与同职谋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数人擒惟岳出衙，缢死之。武俊领节钺，以士真为副大使。

建中年，武俊僭称赵王于魏县，以士真为司空、真定府留守，充元帅。及武俊破硃滔顺命，以武俊兼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仍以士真为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德宗还京，进位检校兵部尚书，充德州刺史、德棣观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复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恆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恆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等使。寻检校尚书左仆射。顺宗即位，进位检校司空。

士真佐父立功，备历艰苦；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元和元年，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荣。

士清，以父勋累加官至殿中少监同正。元和初，为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平，以父勋补原王府咨议。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附马都尉。元和中，累迁至安州刺史。时公主纵恣不法，士平与之争忿；宪宗怒，幽公主于禁中，士平幽于私第，不令出入。后释之，出为安州刺史。坐与中贵交结，贬贺州司户。时轻薄文士蔡南、独孤申叔为义阳主歌词，曰《团雪》、《散雪》等曲，言其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闻而恶之，欲废进士科，令所司网捉搦，得南、申叔贬之，由是稍止。及盗杀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贼未获。士平与兄士则庭奏盗主于承宗，既获张晏等诛之，乃以士平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及夺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袭父实封。

士则，士平异母兄。承宗既立为节度使，不容诸父，乃奔于京师，用为神策大将军。及承宗叛逆，盗杀宰相，士则请移贯京兆府。诸镇兵讨承宗，裴度言士则武俊子，其军中必有怀之者，乃用士则为邢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从昭义节度使郗士美讨贼，冀携离承宗之党，且许以节制。士则恃此，颇不受士美节制，行止以兵自卫；虽谒士美，而卫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则不能平，见于辞气。士美恶之，密以状闻，乃以张遵代还。

承宗，士真长子。河朔三镇自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承宗累奏至镇州大都督府右司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马使、副大使。

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军推为留后，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丹恳。"由是起复云麾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右散骑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军节度、德棣观察等使。

昌朝，故昭义节度使嵩之子，婚姻于王氏，入仕于成德军，故为刺史。

承宗既献二州，朝廷不欲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保信旌节未至德州，承宗遣数百骑驰往德州，虏昌朝归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冀渐离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谕旨，令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宪宗怒，下诏曰："枉承宗顷在苫庐，潜窥戎镇；而内外以事君之礼，逆而必诛，分土之仪，专则有辟。朕念其先祖尝有茂勋，贷以私恩，抑于公议。使臣旁午以告谕，孽童俯伏以陈诚，愿献两州，期无二事。朕欲收其后效，用以曲全，授节制于旧疆，齿勋贤于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俾抚近邻，斯诚厚渥，外虽两镇，中实一家。而承宗象恭怀奸，肖貌稔祸。欺裴武于得位之后，缧昌朝于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饱之而愈发；枭獍之性，养之而益凶。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乱略，期于无刑；恭行天诛，干于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诏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等使，会诸道军进讨。神策兵马使赵万敌者，王武俊之骑将也，骁悍闻于燕、赵，具言进讨必捷。承璀因得兵柄，与万敌偕行。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禁军屡挫衄。都将郦定进前擒刘辟有功，号为骁将，又陷于贼。唯范阳节度

使刘济、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至效忠赤，战贼屡捷。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反复难制，阴附于贼；宪宗密诏承璀擒之，送于京师。

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陈首，且归过于卢从史。其略曰：

臣顷在苫庐，绵历时序，恭守朝旨，罔敢阙违。复奉诏书，令献州郡，迫以三军之势，不从孤臣之心。今天兵四临，王命久绝，白刃之下，难避国刑；殷忧之中，转积衅隙。中由卢从史首为乱阶，兴天下之兵，生海内之乱，既不忠于国，又不孝于家。当其闻父之丧，已变为臣之节，迫胁天使，渎紊朝经。而乃幸臣居丧，败臣求利，上敢欺于圣主，下不顾其死亲；矫情徒见于封章，邪妄素萌于胸臆。今构祸者已就擒获，抱冤者实冀辩明。况臣之一军，素守忠义，横被从史离间君臣，哀号辕门，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纳为心；弘好生之仁，许自新之路。顺阳和而布泽，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劳，俯观臣子之来效，特开汤网，使乐尧年。

时朝廷以承璀宿师无功，国威日沮，颇忧。会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请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卫将军。

承宗以国家加兵不胜，诬从史奸计得行，虽上章表谦恭，而心无忌惮。十年，王师讨吴元济，承宗与李师道继献章表，请宥元济。其牙将尹少卿奏事，因为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见宰相论列，语意不逊；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顺。自是与李师道奸计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盗烧河阴仓。六月，遣盗伏于靖安里，杀宰相武元衡，京师震恐，大索旬日，天子为之旰食。是时，承宗、师道之盗，所在窃发，焚襄州佛寺，斩建陵门戟，烧献陵寝宫，欲伏甲屠洛阳。宪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师临其境，并邻道六节度之众讨之。时方淮西用兵，国用虚竭，河北诸军多观望不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压贼垒，欲乘衅而取之，军威甚盛。承宗惧，不敢犯。俄诏权罢河北用兵，并力淮西。

十二年十月，诛吴元济，承宗始惧，求救于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将石汛等诣阙请命，令于客舍安置；又献德、棣二州图印，兼请入管内租税，除补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继，重违其意，乃下诏曰：

帝者承天子人，下临万国。观乾坤覆载之施，常务其曲全；用德刑

抚御之方，每先其弘贷。叛则必伐，服而舍之，访于典谟，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训，缵嗣丕图，底宁方隅，荡涤氛祲。上以摅祖宗之宿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务去者杀。至于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诚之可矜，则宥过而无大。

王承宗顷居丧纪，见卖于邻封；后邻藩城，受疑于朝野。国恩虽厚，时宪不容。戚实自贻，宠非我绝。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诸侯，飞奏盈箧，竞请致讨，争先出军。尚复广示招怀，务存容纳，至于动众，事岂愿然！开境愍罹其杀伤，退舍为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无惨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劳王室，书于甲令，铭在景钟；虽再驾王师，再从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怀。

近以三朝称庆，八表流泽，广此鸿霈，开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图，披露忠恳，远遣二子，进陈表章，缄图印以上闻，献德、棣之名部，发囷奉粟，并灶贡盐，地愿帅于职方，物请归于司会。且天子所临，莫非王土；析兹旧服，将表尔诚，谅由效顺之心，悉见纳忠之志，抑而不抚，何以示怀。朕念此方，亦犹赤子，一物失所，寝兴靡宁；忍驱乐土之人，竟就陈原之戮！既克翦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临鉴。况常山师旅，旧有功劳，将改往以修来，誓酬恩而迁善，鉴精诚之俱切，俾涣汗而再敷。旷涤乃愆，断于朕志；复此殊渥，当怀永图。承宗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观察等使。

仍令右丞崔从往镇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观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是岁，李师道平，承宗奉法逾谨，请当管四州，每州置录事参军一员、判司三员，每县令一员、主簿一员，吏补授皆听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赠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领节钺，奏承元为观察支使、朝议郎、左金吾卫胄曹参军，兼监察御史，年始十六。劝承宗以二千骑佐王师平李师道，承宗不能用其言。

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发丧，大将谋取帅于旁郡。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因以诸将意赞之。承元谓诸将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齿幼，欲使领事。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诸公能从之

乎？”诸将许诺。遂于衙门都将所理视事，约左右不得呼留后，事无巨细，决之参佐。密疏请帅，天子嘉之，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承元不听，诸将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赍诏宣谕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与柏耆于馆驿召诸将谕之，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诘之曰：“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诏迟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时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亦诸将也！今公辈辛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承元出镇州，时年十八，所从将吏，有具器用货币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从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从事将校有劳者，亦皆擢用。祖母凉国夫人入朝，穆宗命内宫筵待，锡赉甚厚。

俄而王廷凑杀田弘正，据镇州叛。移镇鄜坊丹延节度使，便道请觐，穆宗器之，数召顾问。未几，改凤翔节度使。凤翔西北界接泾原，无山谷之险，吐蕃由是径往入寇。承元于要冲筑垒，分兵千人守之，赐名曰临汧城。诏袭岐国公，累加检校左仆射。凤翔城东，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环之。居镇十年，加检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观察等使。时均输盐法未尝行于两河，承元首请盐法，归之有司，自是兖、郓诸镇，皆禀均输之法。承元宽惠有制，所理称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于平卢，时年三十三，册赠司徒。

王廷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宝臣父子。王武俊养为假子，骁果善斗，武俊爱之。以军功累授左武卫将军同正，赠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赠左散骑常侍。父升朝，赠礼部尚书。皆以廷凑贵加赠典。祖父世为王氏骑将，累迁右职。

廷凑沉勇寡言，雄猜有断，为王承元衙内兵马使。初，承元上禀朝旨，田弘正帅成德军，国家赏钱一百万贯，度支辇运不时至，军情不悦。廷凑每抉其细故，激怒众心。会弘正以魏兵二千为衙队，左右有备不能间。长庆元年六月，魏军还镇。七月二十八日夜，廷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迟明，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知兵马使，将吏逼监军宋惟澄上章请授廷凑节钺。穆宗怒，下诏征邻道兵，仍以河东节度裴度充幽、镇两道招抚使，仍以弘正子泾原节度使布代李醞为魏博节度使，令率魏军进讨。又以承宗故将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使，下诏购诛廷凑。是月，镇州大将王位等谋杀廷凑事泄，坐死者

二千余人。

时硃克融囚张弘靖，廷凑杀弘正，合从构逆谋，拒王命。两镇并力，讨除虑难应接，诏朝臣议其可否。东川节度使王涯献状曰："幽、镇两州，悖乱天纪，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絷鼎臣，戕贼戎帅，毒流州郡，衅及宾僚。凡在有情，孰不痛愤？伏以国家文德诞敷，武功继立，远无不伏，迩无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窃料诏书朝下，诸镇夕驱，以貔貅问罪之师，当猖狂失节之寇，倾山压卵，决海灌荧，势之相悬，不是过也。但常山、蓟郡，虞、虢相依，一时兴师，恐费财力。罪有轻重，事有后先，譬之攻坚，宜从易者。如闻范阳肇乱，出自一时，事非宿谋，迹亦可验。镇州构祸，殊匪偶然，扇诸属城，以兵拒境。如此，则幽蓟之众，可示宽刑；镇冀之戎，可资先讨。况廷凑阖茸，不席父祖之资；成德分离，又多迫胁之势。今以魏博思复仇之众，昭义愿尽敌之师，参之晋阳，辅以沧德，掎角而进，实若建瓴。尽屠其城，然后北首燕路，在朝廷不为失信，于军势实得机宜。臣之愚诚，切在于此。臣又闻用兵若斗，先扼其喉。今瀛鄚、易定，两贼之咽喉也。诚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间谍无所入；而以大军先进冀、赵，次临井陉，此一举万全之势也。"

于是命易定节度使开境以抗克融，诸军三面进讨。初，以沧德乌重胤独当一面，重胤宿将，知不可进，颇迟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辞日，大言云："贼不足破。"时廷凑合幽蓟之兵围深州，梯冲云合，牛元翼婴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为贼所败，众皆陷没，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简代之。裴度率众屯承天军，诸将挫败，深州危急。乃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冀节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杨永和监光颜军。

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贼围深州数重，虽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其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不得至院，在途为诸军强夺，而悬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复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余，而抗官军十五万者，良以统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晓兵家，胶柱于常态，以至复失河朔。既无如之何，遂议休兵而赦廷凑。

二年正月，魏府牙将史宪诚诱其军谋叛，田布不能止，其众自溃于南宫。二月，诏赦廷凑，仍授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遣兵部侍郎韩愈至镇州宣慰，又遣中使衔命入深州，监元翼赴镇。廷凑虽受命，而深州之围不解。招抚使裴度与幽、镇书，以大义责之；硃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朝廷欲其禀命，并加克融检校工部尚书。三月，元翼率十余骑突围出深州赴阙，深州将校臧平以城降。廷凑责其固守，杀将吏一百八十余人。五月，遣中使杨再昌至镇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凑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请至秋发遣。"俄而元翼卒，廷凑乃尽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获赦宥，遂与硃克融、史宪诚连衡相应，谋拒朝廷。

太和初，沧州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兖海节度使；同捷不奉诏，据郡构逆，以珍玩器币妓女子弟投款于廷凑及幽州李载义。时载义初代克融，输诚效顺，尽送同捷所遣赴阙，诏征幽、魏、徐、兖之师进讨。廷凑出兵挠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诏绝廷凑进奉。既魏博将丌志治以行营兵叛，倒戈攻魏州，诸军击志治，廷凑出兵应之。史宪诚危急，诏义武军节度使李听击败之，志治奔于廷凑。三年六月，诛李同捷。寻又何进滔杀史宪诚，据魏州。朝廷厌兵，诛之不果，遂授进滔魏博节度。八月，廷凑遣使诣阙请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检校司徒、成德军节度使。

镇冀自李宝臣已来，虽惟岳、承宗继叛，而犹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凶毒好乱，无君不仁，未如廷凑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八年十一月卒，册赠太尉，累赠至太师。

子元逵，为镇州右司马，兼都知兵马使。廷凑卒，三军推主军事，请命于朝。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使，累迁检校左仆射。元逵素怀忠顺，顿革父风。及领籓垣，颇输诚款，岁时贡奉，结辙于途，文宗嘉之。开成二年，诏以寿安公主出降，加驸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诣阙纳聘礼。段氏进食二千盘，并御衣战马、公主妆奁及私白身女口等，其从如云，朝野荣之。会昌中，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子稹擅领军政；武宗怒，诛之。命邻籓分地而进讨，以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至之日，出师次赵州，与魏博何弘敬同收山东三州。元逵进攻邢州，俄而贼将裴问、高元武降元逵，王钊、安玉降何弘敬，并拔三郡。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破刘稹功，加太傅、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太中十一年二月卒，册赠太师，谥曰忠。子绍鼎、绍懿。

绍鼎，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镇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深冀赵观察等使，累加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其年七月卒，赠司空，赙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硕，累赠司徒、太尉，又赠太傅。

子景胤、景崇、景敌；景崇为嫡，时年幼。

绍鼎卒，宣宗以昭王汭为镇州大都督、成德军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府左司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绍懿本官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仍赐紫金鱼袋。寻正授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累加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又加检校司空。卒，赠司徒。

景胤，初为成德军中军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绍鼎卒，出为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团练守捉使。

景崇，于季父绍懿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都知兵马使。绍鼎卒，三军立绍懿。数月，疾笃。召景崇谓之曰："亡兄以军政托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惙如此，殆将不救。汝虽少年，勉自负荷，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俾吾兄家业不坠，惟汝之才也！"言讫而卒。时监军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诏起复忠武将军、守左金吾卫将军同正、检校右散骑常侍，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仍赐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寻正授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孙，特承恩渥。季年，盗起徐方，王师进讨，景崇令大将从诸军。徐寇平，以功授检校右仆射，封太原县男，食邑三百户。祖母章惠长公主薨，景崇居丧得礼，朝野称之。起复左金吾卫上将军同正，进位检校司空。明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检校太尉、赵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寻进封常山王。丁母秦国夫人忧，起复本官。乾符末，盗起河南，黄巢犯阙，驾幸剑南；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奔问行在，贡输相继。关辅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

子镕，时年十岁，三军推为留后，朝廷因授旄钺，检校工部尚书。时天子蒙尘，九州鼎沸，河东节度李克用虎视山东，方谋吞据；镕以重赂结纳，以修和好。晋军讨孟方立于邢州，镕常奉以刍粮。及方立平，晋将李存孝侵镕南部，镕求援于幽州。幽帅李匡威率众三万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镕乘存孝有间于其师，乃出兵攻尧山。晋帅遣大将李

存质来援，大败镇人于尧山，死者万计。晋人乘胜至赵州，镕复求援于燕。二年，匡威率众数万来援。会邢州节度使李存孝背其帅据城自固，存孝单骑入镇州，与镕面相盟约。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师攻存孝，时匡威离镇后，其弟匡筹夺据其位，匡威退无归路。镕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筑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尽心裨益，军中之事，皆为训练。是年五月，镕过匡威第，阴遣部下伏甲劫镕；镕抱持之，镕曰："公诫止人勿仓卒！吾为晋人所困，赖公获济，犹吾父也，军政请公帅之。"即并辔归府署，镇军拒之，竟杀匡威。晋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师至城下；镕出练二十万犒劳，修好而退。

及汴宋节度使硃全忠领郓、青三镇，兵强天下，遣将葛从周、张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胜北掠燕、赵。俄而全忠率亲兵薄于城下。镕仓卒无备，谓宾佐曰："势危矣，计将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对曰："敌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说耳，请见梁帅图之！"式即时出见全忠，全忠逆谓式曰："尔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违盟爽信，敝赋业已及此，期于无舍！"式曰："公言过矣！且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乃欲穷兵黩武，困人于险难，天下其谓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戏之耳！且君为王令计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复见镕，请出牛酒货币以犒军；仍以镕子昭祚及牙将梁公儒、李弘规子各一人，从昭祚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

及全忠僭，天下无主；镕不获已，行其正朔。镕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仍赐"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国、赵王，食邑一万五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袭食实封二百五十户。伪梁加尚书令，及唐室中兴，去伪尚书令之号。天祐七年，母魏国太夫人何氏卒，起复本官。十八年，为其大将王德明所杀，至于赤族。其后事在中兴云。

史臣曰：土运中微，群盗孔炽。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蟊贼。加以武俊之狠狡，为其腹心，或叛或臣，见利忘义，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纲，以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于开元之政，姚崇久握于阿衡，讵有柳城一胡，敢窥佐伯，况其下者哉！观此无君，可为太息。

赞曰：鸺鹠为怪，必取其昏。人君失政，为盗启门。牙旂金钺，虎子狼孙。茫茫黔首，于何叫阍？

列传第九十三

○李怀仙 硃希彩附硃滔刘怦 子济瀓济子总程日华 子怀直怀直子权李全略 子同捷

李怀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从陷河洛。安庆绪败，又事史思明。善骑射，有智数。朝义时，伪授为燕京留守、范阳尹。宝应元年，元帅雍王统回纥诸兵收复东都，朝义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帅仆固怀恩率兵追之。时群凶瓦解，国威方振，贼党闻怀恩至，望风纳款。朝义以余孽数千奔范阳，怀仙诱而擒之，斩首来献。属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乃保荐怀仙可用。代宗复授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与贼将薛嵩、田承嗣、张忠志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怀仙大历三年为其麾下兵马使硃希彩所杀。

希彩自称留后。恆州节度使张忠志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为希彩所败。朝廷不获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帅、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诏缙赴镇。希彩闻缙之来，搜选卒伍，大陈戎备以逆之。缙晏然建旌节，而希彩迎谒甚恭。缙知终不可制，劳军旬日而还。寻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节度留后。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横自恣，无礼于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斩之，军人立其兵马使硃泚为留后。泚自有传。

硃滔，贼泚之弟也。平州刺史硃希彩为幽州节度，以滔同姓，甚爱之，常令将腹心亲兵。及泚为节度使，遂使滔将劲兵三千赴京师，请率先诸军备塞。自禄山反后，山东范阳，外虽示顺，实皆倔强不庭。泚首效臣节，代宗喜甚，命滔勒兵东入长安通化门，西出开远门，出师劳还；未有兵还王城者，今而许之，盖示优异。召滔对于三殿，代宗临轩劳问。既而曰：“卿材孰与泚多？”滔曰：“各有长短。统御士众，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获谒龙颜，泚长臣五岁，未朝凤阙，此不及臣。”代宗愈喜。

大历九年，泚朝觐，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试殿中监，权知幽州卢

龙节度留后、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与李宝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围。建中二年，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成德军节度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滔命偏师守束鹿，进围深州。惟岳乃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陈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为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以功加检校司徒，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以德、棣二州隶焉。朝廷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王武俊为恆冀二州团练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失宝臣故地，滔构武俊同己反。马燧围田悦于魏州，悦告急，滔与武俊遂连兵救悦，败李怀光于愜山。三年十一月，滔僭称大冀王，伪署百官，与李纳、田悦、王武俊并称王，南结李希烈。兴元初，田悦、王武俊以硃泚据京师，滔兵强盛，首尾相应，田悦常谓武俊曰："硃滔心险，不可堤防。"遂相率归顺。

泚既僭号，立滔为皇太弟，仍令以重赂招诱回纥，南攻魏、贝，即西入关。兴元元年正月，滔驱率燕、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五万，次南河，攻围贝州。三月，田绪杀田悦，魏州乱。滔令大将马实分兵逼魏州，营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虑二凶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与李抱真叶力击滔。四月，恆、潞两军次泾城北，行营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骑径入武俊军，面申盟约，结为兄弟。五月四日，进军距贝州三十里而军。翌日，滔令大将马实、卢南史引回纥、契丹来挑战，武俊遣骑将赵珍提精骑三百当之，抱真将王虔休掎角待之。武俊与其子士清自当回纥、契丹部落。两军既合，鼓噪震地，回纥恃捷，穿武俊阵而过。武俊乘骑勒马不动，俟回纥引退，因而薄之，回纥势不能止。武俊父子纵马急击，获回纥三百骑。滔阵乱，东走，两边追斩，俘馘数万计。遇夜，夹滔垒而军。是夜，滔以残众千人奔德州，委弃戈甲山积。滔至瀛州，杀骑将蔡雄、扬布。以其前锋先败，又杀阴阳人尹少伯，以其言举兵必胜故也。

六月，李晟收京城，硃泚、姚令言死。滔还幽州，为武俊所攻，仅不能军，上章待罪。九月，诏曰："硃滔累献款疏，深效恳诚，省之恻然，良用悯叹！宜委武俊、抱真开示大信，深加晓谕。若诚心益固，善迹克彰，朕当掩衅录勋，与之昭雪。"贞元元年，寻卒于位，时年四十，赠司徒。

刘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贡，尝为广边大斗军使。怦即硃滔姑之子，积军功为雄武军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稍迁涿州刺史。居数年，硃滔将兵讨田承嗣，奏署怦领留府事，以宽缓得众心。时李宝臣为田承嗣间说，与之通谋。承嗣又以沧州与宝臣，乃以兵劫硃滔于瓦桥

关，滔脱身走，乘胜欲袭取幽州。怦设方略镇抚，宝臣不敢进，以功加御史中丞。

宝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与张孝忠同力讨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违约不与深州，含怒不已。会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赵，相谋叛，欲救田悦。怦时知幽州留后事，遣人赍书谓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宠冠藩臣之右，荣遇极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乱易亡，今复何有？怦忝密亲，世荷恩遇，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也！"滔虽不用其言，亦嘉其尽言，卒无疑贰。凡出征伐，必以怦总留后事。及僭称大冀王，伪署怦为右仆射、范阳留守。及泚据京邑，召滔南河，至贝州，挫败而还，兵甲尽丧。怦闻滔将至，悉蒐范阳兵甲，夹道排列二十余里，以迎滔归于府第，人皆嘉怦忠义。

贞元元年，滔卒，三军推怦权抚军府事。怦为众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怦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押奚契丹、经略卢龙军使。居位三月，以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废朝三日，赠兵部尚书，赐布帛有差。子济继为幽州节度使。

济，怦之长子。初，母难产；既产，侍者初见济是一大蛇，黑气勃勃，莫不惊走。及长，颇异常童。所居室焚，人皆惊救，济从容而出，众异之。累历本管州县牧宰。及怦为节度使，以济兼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怦卒，军人习河朔旧事，请济代父为帅，朝廷姑务便安，因而从之。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

贞元五年，迁左仆射，充幽州节度使。时乌桓、鲜卑数寇边，济率军击走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东北晏然。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再迁检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诏讨王承宗，诸军未进，济独率先前军击破之，生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逆将于阙，优诏褒之。又为诗四韵上献，以表忠愤之志。明年春，将大军次瀛州，累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大献俘获。赏功颇厚，仍与子孙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几，有疾，会赦承宗，录功拜兼中书令。济在镇二十余年，虽输忠款，竟不入觐。又谋杀其弟澭，澭归国为信臣。及济疾，次子总与济亲吏唐弘实通谋鸩杀济，数日，乃发丧。时年五十四，诏赠太师，废朝三日，赙礼

有加，谥曰庄武。

弟源，贞元十六年八月，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左武卫将军。初，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济奏之，贬漠州参军，复不受诏。济帅师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溃。济擒源至幽州，上言请令入觐，故授官以征之。

澭，济之异母弟也。喜读书，工武艺，轻财爱士，得人死力。事硃滔，常陈逆顺之理。后怦为卢龙军节度使，病将卒，澭在父侧，即以父命召兄济自漠州至，竟得授节度使。济常感澭奉己，

澭为瀛州刺史，亦许以澭代己任；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在道无一人犯令者。德宗宠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润县为理所。

及顺宗传位，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诣澭言异端数百言，皆废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约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澭械令则送京师，杖死之。后录功，赐其额曰保义。其军蕃戎畏之，不敢为寇，常有复河湟之志，议者壮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

总，济之第二子也，性阴贼险谲。元和五年，济奉诏讨王承宗，使长子绲假为副使，领留务。时总为瀛州刺史，济署为行营都兵马使，屯军饶阳，师久无功。总潜伺其隙，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及帐内小将为谋，使诈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进，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节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过代州。"举军惊恐。济惊惶愤怒，不知所为，因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及与绲素厚者。乃追绲，以张□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济死，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总遂领军务。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钺，累迁至检校司空。

及王承宗再拒命，总遣兵取贼武强县，遂驻军持两端，以利朝廷供馈赏赐。是时吴元济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宪宗暂务姑息，加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元济就擒，李师道枭首，王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镇州，总既无党援，怀惧，每谋自安之计。初，总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恟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乃以判官张皋为留后。总以落发，上表归朝，穆

宗授天平军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辍朝五日，赠太尉，择日备礼册命，赙绢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总父济备陈征伐之术，请身先之。及出军，累拔城邑，旋属被病，不克成功。总既继父，愿述先志，且欲尽更河朔旧风。长庆初，累疏求入觐，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请弘靖理之；瀛州、漠州为一道，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之。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总所荐将校，又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如硃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

总既以土地归国，授其弟约及男等一十一人，领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卫者六人。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本单名华。父元皓，事安禄山为帐下将，从陷两京，颇称勇力，史思明时为定州刺史。华少事本军，为张孝忠牙将。

初，李宝臣授恆州节度，吞削藩邻，有恆、冀、深、赵、易、定、沧、德等八州。宝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图继袭。宝臣部将张孝忠以定州归国，授成德军节度使，令与硃滔讨惟岳。及惟岳诛，朝廷以恆、冀授王武俊，深、赵授康日知，易、定、沧授张孝忠，分为三帅。时惟岳将李固烈守沧州，孝忠令华诣固烈交郡。固烈将归真定，悉取沧州府藏，累乘而还。军人怒，杀固烈，皆夺其财，相与诣华曰："李使君贪鄙而死，军州请押牙权领。"不获已，从之。孝忠因授华知沧州事。未几，硃滔合武俊谋叛，沧、定往来艰阻，二盗遂欲取沧州，多遣人游说，又加兵攻围，华俱不听从，乘城自固。久之，录事参军李宇为华谋曰："使君受围累年，张尚书不能致援，论功献捷，须至中山，所谓劳而无功者也。请为足下至京师，自以一州为使。"华即遣之。宇入阙，备陈华当二盗之间，疲于矢石。德宗深嘉之，拜华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以华为使。寻加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赐名日华，仍岁给义武军粮饷数万。自是别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

武俊遣人说华归己，华曰：“相公欲敝邑仍旧隶恆州，且借骑二百以抗贼，俟道路通即从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骑助之。华乃留其马，遣人皆还。武俊怒其背约，又以硃滔方攻围，虑为所有而止。及武俊归国，河朔无事，日华即遣所留马还武俊，别陈珍币谢过，武俊欢然而释。贞元四年卒，赠兵部尚书。子怀直。

怀直习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后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升横海军为节度，以怀直为留后。又于弓高县置景州，管东光、景城二县，以为属郡。累加至检校尚书右仆射。五年，起复正授节度观察使。

怀直荒于畋猎，数日方还，不恤军政，军士不胜寒馁。其帐下将从父兄怀信因众怒闭门不内，怀直因来朝觐，贞元九年也。德宗优容之，依前检校右仆射，兼龙武统军，赐安业里甲第，妓女一人。既而怀信死，怀直子执恭知留后事，乃遣怀直归沧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废朝一日，赠扬州大都督。

执恭代袭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宪宗礼遇遣之，加尚书左仆射。尝梦沧州衙门楼额悉帖“权”字，遂奏请改名权。十三年，淮西贼平，藩方惕息，权以父子世袭如三镇事例，心不自安，乃请入朝。十三年，至京师，表辞戎帅，因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之，以靖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令广其居。寻迁检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赠司徒。权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十余人。

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简。为镇州小将，事王武俊。元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没，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及长庆初，镇州军乱，杀田弘正；穆宗为之旰食，以日简尝为镇将，召问其计。日简遂于御前极言利害，兼愿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经略其事。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树之。未几，令子同捷入侍，兼进钱千万。逾岁，同捷归觐，乃奏请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朝廷初不之许，后虑其有奇策，将副经略之旨，遂从之。及得请，全略乃阴结军士，潜为久计，外示忠顺，内畜奸谋。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凡所为事，大率类此。宝历二年四月卒。

子同捷，初为副大使，居丧，擅领留后事，仍重赂藩邻以求缵袭，朝廷知其所为，经年不问。属昭愍晏驾，文宗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后，稍行恩贷，即令母弟同志、同巽入朝，令掌书记崔长奉表，备达恳诚，

请从朝旨。诏授同捷检校左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兖海节度使；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沧州节度以代之。诏下，同捷托以三军乞留，拒命。乃命乌重胤率郓、齐兵加讨。又诏徐帅王智兴、滑帅李听、平卢康志睦、魏博史宪诚、易定张璠、幽州李载义等四面进攻。

同捷世行奸诈，自以尝在成德军为将校，燕、赵之师，可结为城社，乃以玉帛子女赂河北三镇，以求旄钺。李载义初受朝命，坚于效顺，乃囚同捷侄及所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献。又表朝廷加载义左仆射、王廷凑司徒，以悦其心事。廷凑本蓄狼心，欲吞横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

王智兴师次棣州，诏曰："李同捷幸袭旧勋，不思缵绪，斩麻未几，私行墨缞。毒杀忠良，扰惑部校，稽之国宪，难逭常刑。朕以顷在先朝，己稽中旨，实遵成命，未议改图。乃由留务之权，授以戎帅；拔负海之陋，置之中华，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怀迷执，闭境练兵，大诟邻封，拒捍中使。遐迩愤怨，中外惊嗟，叛命既彰，大义当绝，事非获已，良用怃然。其同捷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令诸军进讨。"俄而乌重胤卒，授神策节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师，无功召还，乃加王智兴平章事，充行营招抚使。史宪诚遣大将丌志沼与子唐帅兵二万五千攻德州。太和二年九月，智兴收棣州，因割隶淄青。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浸多。两河诸帅每有小捷，虚张俘级，以邀赏赉，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

同捷既窘，王廷凑援之不及，乃令人诱丌志沼，俾倒戈攻宪诚，许以代为魏博节度。志沼信其言而叛。宪诚告难，诏李听以诸道兵攻之。志沼败，奔于镇州。李寰赴阙，又以李祐代为横海节度。三年三月，诏谏议大夫柏耆军前慰抚。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诈；柏耆请以骑兵三百入沧州，祐从之。耆径入沧州，取同捷与其家属赴京师。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谍言廷凑兵来劫篡，耆乃斩同捷首，传而献捷，百僚称贺。同捷母孙、妻崔、兒元逵等既献，诏悉宥之，配于湖南安置。

史臣曰：国家崇树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则区宇以宁，失其授则干戈勃起。若怀仙之辈，习乱河朔，志深狡蠹，忠义之谈，罔经耳目；以暴乱为事业，以专杀为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以成风俗。斯乃王道浸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间刘总，粗贮臣诚，然而杀父兄以图荣，落鬓发而避祸；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谓报应之验与！

赞曰：国法不纲，贼臣鸱张。虽曰父子，凶如虎狼。恶稔族灭，身屠地亡。蠢兹伏莽，污我彝章。

列传第九十四

○尚可孤李观戴休颜阳惠元李元谅韩游瑰贾隐林杜希全　尉迟胜邢君牙杨朝晟张敬则

尚可孤，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上元中归顺，累授左、右威卫二大将军同正，充神策大将，以前后功改试太常卿，仍赐实封一百五十户。鱼朝恩之统禁军，爱其勇，甚委遇之，俾为养子，奏姓鱼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镇于扶风县，后移武功。可孤在扶风、武功凡十余年，士伍整肃，军邑安之。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会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应援淮西使，仍复本姓名尚可孤，以所统之众赴山南，累有战功。

及泾原兵叛，诏征可孤军至蓝田，贼众方盛，遂营于七盘，修城栅而居之。贼将仇敬等来寇，可孤频击破之，因收蓝田县。兴元元年三月，迁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使。四月，仇敬又来寇，可孤率兵急击，擒仇敬斩之，遂进军与副元帅李晟决策攻讨。五月，晟率可孤及骆元光之军收京城，可孤之师为先锋。京师平，以功升检校右仆射，封冯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户，实封二百户。

可孤性谨愿沉毅，既有勋勣，众会之中，未尝言功。贼平之后，营于白花亭，御众公平，号令严整，时人称焉。李晟甚亲重之。及李怀光以河中叛，诏可孤帅师与诸军进讨，次于沙苑，遇疾，卒于军。赠司徒，赙布帛米粟加等，丧葬所须，并令官给。

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少习武艺，沉厚寡言，有将帅识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子仪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仙，充防遏使。寻以忧免，居盩厔别业。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觐于盩厔，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会岭南节度杨慎微将之镇，以观权谋，奏充偏将，俾总军政。及徐浩、李勉继领广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悉委之。平冯崇道、硃泚时有功，累迁大将。李勉移镇滑州，累奏授试殿中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追赴阙，授右龙武将军。

建中末，泾师叛，观时上直，领卫兵千余人扈从奉天。诏都巡警训练诸军戍卒，三数日间，加召二千余众，列之通衢，整肃鼙鼓，城内因

之增气。德宗倚赖之，赐封二百户；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驾出奉天，与令狐建、李升、韦清等咸执羁靮，周旋艰险，皆著功劳。驾还京师，诏总后军禁卫。

兴元元年闰十月，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在镇四年，虽无拓境之绩，励卒储粮，训整宁辑。及平凉之师会，浑瑊既无戎备，观伺知狡谋，潜择精兵五千要伏险道。及瑊遁归，赖观游军及李元谅之师表里以免。帝优赏，赐赉甚厚，特诏褒美。其年，朝京师，除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以疾终。贞元四年，赠太子少傅。

戴休颜，夏州人。在军伍以胆略称。大历中，为郭子仪部将，以战功累迁至盐州刺史。奉天之难，倍道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德宗嘉之，赐实封二百户。与浑瑊、杜希全、韩游瑰等捍御有功。车驾再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怀光叛据咸阳，使诱休颜；休颜集三军斩其使，婴城自守。怀光大骇，遂自泾阳夜遁。其月，拜检校工部尚书、奉天行营节度使。李晟收京师，乃与浑瑊破泚偏师，斩首三千级，休颜追贼至中渭桥。李晟既清宫阙，休颜与瑊等率兵赴岐阳邀击泚余众。及策勋，加检校右仆射，封至六百户。七月，扈驾至京，特赐女乐、甲第以褒功伐，寻拜左龙武将军。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废朝一日，赠赙有差。

阳惠元，平州人。以材力从军，隶平卢节度刘正臣。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略，称为名将。又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

初，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恆、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万；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其众二万。皆始因叛乱得侯，各擅土宇，虽泛禀朝旨，而威刑爵赏，生杀自专，盘根结固，相为表里。朝廷常示大信，不为拘限，缓之则嫌衅自作，急之则合谋。或闻诏旨将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辞，则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治兵缮垒以自固。凡历三朝，殆二十年，国家不敢兴拳石撮土之役。

代宗性宽柔无怒，一切从之。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严察神断，自诛刘文喜之后，知朝法不可犯，四盗俱不自安。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或传说飞语，云帝欲东封，汴

州奏以城隘狭，增筑城郭。李正己闻之，移兵万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扰，羽书警急。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亲誓师以遣之，曰："呜呼！东鄙之警，事非获已。唯尔将校群士，各以忠节，勤于王家；南赴蜀门，西定泾垒，甲胄不解，疮痍未平；今载用尔分镇于周、郑之郊，敬听明命。夫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稽诸理道，用正邦国。宜励乃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义制事。将备其侵轶，不用越境攻取，戢而后动，可谓正矣！今外夷来庭，方春生植，品物资始，农桑是时。俾尔将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郁如焚灼。嗟尔有众，其悉予怀。"士卒多泣下。及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他军无孑遗，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

及田悦反，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战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摄贝州刺史，令以兵属李怀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与怀光同赴国难，解奉天之围。明年二月，怀光背国叛逆，惠元义不受污，脱身奔窜奉天。会乘舆南幸，怀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将冉宗以百余骑追及于好畤县。惠元计穷，父子三人并投人家井中，冉宗并出而害之。兴元元年，赠右仆射，仍赙绢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赠殿中监，左卫兵曹参军皓赠邠州刺史，褒死难也。

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元谅长大美须，勇敢多计。少从军，备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署奏镇国军副使，俾领州事。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

德宗居奉天，贼泚遣伪将何望之轻骑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望之遂据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将所部，仍令义兵因其未设备，径攻望之。遂拔华州，望之走归。元谅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数日，得兵万余人，军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贼泚数遣兵来寇，辄击却之。是时，尚可孤守蓝田，与元谅掎角；贼东不能逾渭南，元谅功居多。无几，迁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

兴元元年五月，诏元谅与副元帅李晟进收京邑。兵次于浐西，贼悉众来攻，元谅先士卒奋击，大败之。进军至苑东，与晟力战，坏苑垣而入，贼联战皆败，遂复京师。元谅让功于晟，出屯于章敬佛寺。帝还

宫，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实封七百户，赐甲第、女乐，仍与一子六品正员官。

李怀光反于河中，绝河津。诏元谅与副元帅马燧、浑瑊同讨之。时贼将徐庭光以锐兵守长春宫，元谅遣使招之。庭光素轻易元谅，且慢骂之；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元谅深以为耻。及马燧以河东兵至，庭光降于马燧，诏以庭光为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谅因遇庭光于军门，命左右劫而斩之，乃诣燧匍匐请罪。燧盛怒，将杀元谅；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

贞元三年，诏元谅将本军从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元谅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瑊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瑊同进。瑊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阵营中。是日，虏果伏甲，乘瑊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瑊单马奔还，群虏追蹑，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瑊既入营，虏皆散去。是日无元谅军，瑊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辎重，次与瑊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德宗嘉之，赐良马十匹，金银器、锦彩等甚厚。丁母忧，加右金吾卫上将军，起复本官。帝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氏，改名元谅。

四年春，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堠，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榛，俟乾，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生殖之业，陶冶必备。仍距城筑台，上彀车弩，为城守备益固。无几，又进筑新城，以据便地。虏每寇掠，辄击却之，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以疾，贞元九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韩游瑰，河西灵武人。仕本军，累历偏裨，积功至邠宁节度使。德宗出幸奉天，卫兵未集，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泚。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瑰等军伍。才入壁，泚党果至。乃出斗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贼急夺门，游瑰与贼隔门血战，会暝方解。自是贼日攻城，游瑰、惟明乘城拒守，躬当矢石，不暇寝息，赴难之功，游瑰首焉。

李怀光反，从驾山南。德宗以禁军无职局，六军特置统军一员，秩从二品，以游瑰、惟明、贾隐林等分典从驾禁兵。李晟移军东渭桥，与骆元光、尚可孤分扼京东要路；浑瑊与游瑰、戴休颜分典京西要路，掎角进攻。兴元元年，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难功臣”。李晟收京城，游瑰三将亦破贼于咸阳。德宗自兴元还京，浑瑊与游瑰、休颜三将从；李晟、尚可孤、骆元光三将奉迎，论功行封，与瑊等相次，还镇邠宁。

三年，以子钦绪与妖贼李广弘同谋不轨，时游瑰镇长武城，事将发，钦绪奔于邠州；邠州将吏械送京师。游瑰以子大逆，请代归，固欲诣阙，诏不许。游瑰锁系钦绪二子送京师，请从坐，上亦宥之。十二月，游瑰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遽命释之，劳遇如故，复令还镇。初，游瑰入觐，邠州将吏以其子谋叛，又御军无政，谓必受代，饯送之礼甚薄。及游瑰见上，盛论边事，请筑丰义城以备蕃寇，上以特达，委用如初。及还镇，军中惧不自安。大将范希朝善将兵，名闻军中；游瑰畏其逼己，将因事诛之。希朝惧，出奔凤翔。上素知名，召入宿卫。及游瑰遣五百人筑丰义城，两板而溃。又宁州戍卒数百人，纵掠而叛。其无方略，失士心，皆此类也。自宁州卒叛，吐蕃入寇，游瑰自率众戍宁州。

四年七月，除将军张献甫代游瑰，不俟献甫至，又不告众知，乃轻骑夜出归朝。将卒素骄，闻献甫严急，因其无帅，纵兵大掠，且围监军杨明义第，请奏范希朝为帅。都虞侯杨朝晟初逃难郊外，翌日闻请希朝，乃复入城，与军众曰：“所请甚愜，我来贺也。”叛卒稍安。朝晟乃与诸将密谋，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请者不获，张尚书来，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谋叛，皆当死。吾不尽杀，谁为贼首，各言之，以罪归之，余悉不问。”于众中唱二百余人，立斩之，军城方定。上闻军情欲希朝，乃授宁州刺史，为献甫邠宁之副。游瑰至京，授右龙武统军。十四年卒。

李广弘者，或云宗室亲王之胤。落发为僧，自云见五岳、四渎神，己当为人主。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师，有市人董昌者，通导广弘，舍于资敬寺尼智因之室。智因本宫人。董昌以酒食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李政谏、南珍霞，神策将魏修、李儋，前越州参军刘昉、陆缓、陆绛、陆充、徐纲等，同谋为逆。广弘言岳渎神言，可以十月十日举事，必捷。自钦绪已下，皆有署置为宰相，以智因尼为后。谋于举事日，夜令钦绪击鼓于凌霄门，焚飞龙厩舍草积；又令珍霞盗击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谏、修、儋等领射生、神策兵内应；事克，纵剽五日，朝官悉杀

之。事未发，魏修、李儋上变，令内官王希迁等捕其党与斩之，德宗因禁止诸色人不得辄入寺观。

贾隐林者，滑州牙将也。建中初，为本军兵马使，令率兵宿卫。硃泚之乱，诸军未集，隐林率众扈从。性质朴，在奉天，贼急攻城，隐林与侯仲庄逐急救应，难险备至。既而怀光军至，逆贼解围，从臣称庆。隐林抃舞毕，奏曰："贼泚奔遁，臣下大庆，此皆宗社无疆之休。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累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封武威郡王。将幸山南而卒，赠左仆射，赐其家实封三百户，赙绢百匹、米百硕，丧葬官给。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从军，尝为郭尚父子仪裨将，积功至朔方军节度使；军令严肃，士卒皆悦服。初，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将所部与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赴难。军已次漠谷，为贼泚邀击，乘高纵礧，又以大弩射之，伤者众。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进；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难功，加检校户部尚书、行在都知兵马使。从幸梁州。帝还京师，迁太子少师、检校右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远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余姚郡王。

希全将赴灵州，当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德宗深纳之，乃著《君臣箴》以赐之，其辞曰：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从谏则圣，共理惟贤。皇立有极，骏命不易，总万机以成务，齐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独鉴，一目不能周视，敷求哲人，式序在位。于戏！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启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谠言者逆耳，谗谀者伺侧，故下情未通，而上听已惑；俾夫忠贤，败于凶慝。譬彼轻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国，不自得师，覆车之轨，予其惩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无良，亦臣之咎。闻诸辛毗，牵裾魏后，则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献替，以平可否。勿谓无伤，自微而彰；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事有隐而必见，令既出而焉悔！鼓钟在宫，声闻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将负扆以虚心，期尽忠而纳诲。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肆予寡昧，获缵丕绪，臣哉邻哉，尔翼尔辅。

高秋始肃，我武惟扬，辍此禁卫，殿于大邦。恋阙方甚，嘉言乃昌，是规是谏，金玉其相。辞高理要，入德知方，总彼千虑，备于八

章，宣父有言，启予者商。殷有盘铭，周有欹器，或诫以辞，或警以事。披图演义，发于尔志，与金镜而高悬，将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鲜慎厥终，汝其夙夜，期保朕躬。无曰尔身在外，而尔诚不通，一言之应，千里攸同。导彼遐徐，达余四聪，华夷仰德，时乃之功。既往既来，怀贤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寻兼本管及夏绥节度都统，加太子少师。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州城陷虏；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通鄜坊，甚为边患，朝议是之。九年，诏曰：

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于此。

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弘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暂劳，安能永逸？

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银夏节度使韩潭、鄜坊节度使王栖曜、振武节度使范希朝，各于所部简练将士，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应板筑杂役，取六千人充。其盐州防秋将士，率三年满更代，仍委杜彦先具名奏闻，悉与改转。

朕情非己欲，志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命，陈力忘忧，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惟众心，各相率励，以副朕志。

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时将板筑，仍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由是板筑之时，虏不及犯塞。城毕，中外称贺。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虏不敢深入。

希全久镇河西，晚节倚边多恣横，帝尝宽之。丰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己，乃诬奏景略；德宗不得已为贬之。素

病风眩，暴戾益甚。判官监察御史李起颇忤之，希全又诬奏杀之。将吏皆重足胁息。贞元十年正月卒，废朝三日，赠司空。

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与西安节度使高仙芝同击破萨毗播仙，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改光禄卿，皆同正。

至德初，闻安禄山反，胜乃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国人留胜，以少女为质而后行。肃宗待之甚厚，授特进，兼殿中监。广德中，拜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于阗王，令还国。胜固请留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王，实封百户。胜请以本国王授曜，诏从之。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

建中末，从幸奉天，为兼御史中丞。驾在兴元，胜为右领军将军，俄迁右威卫大将军，历睦王傅。

贞元初，曜遣使上疏，称："有国以来，代嫡承嗣，兄胜既让国，请传胜子锐。"上乃以锐为检校光禄卿、兼毗沙府长史还。固辞，且言曰："曜久行国事，人皆悦服。锐生于京华，不习国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谘议。兄弟让国，人多称之。府除，以胜为原王傅。卒。时年六十四。贞元十年，赠凉州都督。子锐嗣。

邢君牙，瀛州乐寿人也。少从军于幽蓟、平卢，以战功历果毅折冲郎将，充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反，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至青、徐间。田神功之讨刘展，君牙又从神功战伐有功，历将军、试光禄卿。神功既为兖郓节度使，令君牙领防秋兵入镇好畤。属吐蕃陵犯，代宗幸陕，君牙隶属禁军扈从。后又以战功加鸿胪卿，累封河间郡公。

建中初，河北诸节帅叛，李晟率禁军助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为都虞候，累于武安、襄国、洹水、魏县、清丰讨贼有功，君牙擒生斩级居多。属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统所部兵，倍道兼程，来赴国难。及驻军咸阳，移营渭桥，军中之事，晟惟与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闻也。收复宫阙，骤加御史大夫、检校常侍。既而晟为凤翔、泾原元帅，数出军巡边，常令君牙掌知留后，军府安悦。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书令归朝，君牙代为凤翔尹、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加检校工部尚书。吐蕃连岁犯边，君牙且耕且战，以为守备，西戎竟不能为大患。寻加检校右仆射。贞元十四年卒，时年七

十一，废朝一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杨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初，在朔方为部军前锋，常有功，授甘泉果毅。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斩获擒生居多，授骠骑大将军，稍迁右先锋兵马使。后李纳寇徐州，从唐朝臣征讨，常冠军锋，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

上在奉天，李怀光自山东赴难，以朝晟为右厢兵马使，将千余人下咸阳，以挫硃泚。加御史中丞，实封一百五十户。及怀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胁在军。上幸梁、洋，韩游瑰退于邠宁，怀光以尝在邠宁，迫制如属城，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昕惧难作，乃大索军资，征卒乘，约明潜发，归于怀光。时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夜后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上召劳问，授兼御史中丞，正授游瑰邠宁节度使。间谍至河中，朝晟闻其事，泣告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合诛戮，不可主兵。"怀光遂系之。及诸军进围河中，韩游瑰营于长春宫，怀宾身当战伐。及怀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用为游瑰都虞候。时父子同军，皆为开府、宾客、御史中丞，异姓王，荣于军中。

后诏征游瑰宿卫，以张献甫代之。献甫在道，军中有裴满者，扇乱劫朝晟，朝晟阳许之，密计斩三百余人。献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盐州，征兵以护外境，朝晟分统士马镇木波堡。献甫卒，诏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忧，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须兵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咸集诸军，番戎尽知之。今臣境迫虏，若大兴兵，即番戎来寇；来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旬而功毕，番人始知，已无奈何。"上从之。已事，军还至马岭，吐蕃始来，数日而退。

初，军次方渠，无水，师旅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命筑防环之，遂为渟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免丧，加检校工部尚书。是夏，以防秋移军宁州，遘疾，旬余而卒。

张敬则者，不知何许人，本名昌，后赐名敬则。初助刘玄佐，累有军功，官至凤翔节度使。常有复河湟之志，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

西，番戎大骇。元和二年六月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兴，天王窘以蒙尘，诸侯忠而赴难。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怀效命之风；功冠貔貅，屹尔有不矜之色。李观文儒之胄，乐习兵戎，戴圣主著定难之勋，救浑瑊于会盟之变。休颜斩使婴城，怀光股栗；惠元穷蹙自致，天子轸悼。元谅退兵章敬，力战让功，雅有器度。及不忍小忿，专杀庭光，请罪军门，壮哉烈士！其下诸将，郁有劳能。胜生异域，推位让国，坚留宿卫，顾慕华风；居中士者，岂不思廉让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业，贻厥孙谋，不徒虚语。

赞曰：建中失国，啸聚氛慝。景命载延，群雄毕力。歌钟甲第，珪组繁锡。凡百人臣，忠为令德。

列传第九十五

○刘玄佐 子士宁士幹李万荣附董晋陆长源刘全谅 李忠臣李希烈吴少诚 弟少阳少阳子元济附

刘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傥，不理生业；为县捕盗吏，违法，为令所笞，仅死，乃亡命从军。大历中，为永平军衙将。李灵曜据汴州，洽将兵乘其无备，径入宋州，遂诏以州隶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

李正己死，子纳匿丧谋叛，而李洧以徐州归顺，纳遣兵围之。诏洽与诸军援洧，与贼接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由是转输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其将杨令晖，分兵挟之，徇濮阳，降其将高彦昭，以通濮阳津。迁尚书，累封四百户，兼曹濮观察使，寻加淄青兖郓招讨使，又加汴滑都统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连战，贼稍却。兴元初，进加检校左仆射，加平章事。希烈围宁陵，洽大将刘昌言坚守不下。希烈攻陈州，洽遣昌言与诸军救之，大败贼党，获其将翟崇晖。希烈弃汴州，洽率军收汴，诏加汴宋节度。无几，授本管及陈州诸军行营都统，赐名玄佐。是岁来朝，又拜泾原四镇北庭等道兵马副元帅，检校司空，益封八百户。

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又宠任小吏张士南及养子乐士朝，财物钜万。士朝通玄佐嬖妾。玄佐在镇，李纳每使来，必重赠遗，饰美女名乐，从其游娱，故多得其阴事，常先为备，故纳惮其心计。贞元三年三月，薨于位，年五十八，废朝三日，赠太傅。将佐初匿丧，称疾俟代，帝亦为隐，数日乃发丧。子士宁、士干。

初，将佐匿丧，既发，帝遣问所欲立："吴凑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卢瑗皆曰"便"。及凑次汜水，柩将迁，请备仪；瑗不许，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将士大怒。玄佐子婿及亲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军。明晨，衙兵皆甲胄，拥士宁登重榻，衣以墨缞，呼为留后。军士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等皆请吴凑者！"遂脔之，唯卢瑗获免。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请之为帅，孟介以闻。帝召宰臣问计，窦参曰："今汴人挟李纳以邀命，若不许，惧合于纳。"遂从之，授士宁起复金吾卫将军同正、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等使。士宁位未定时，遣使通王武俊、刘

济、田绪，以士宁未受诏于国，皆留之。

士宁初授节制，诸将多不悦服。性忍暴淫乱，或弯弓挺刃，手杀人于杯案间，悉烝父之妓妾，又强取人之妇女，好倮观妇人。每出畋猎，数日方还，军府苦之。其大将李万荣与其父玄佐同里闬，少相善，宽厚得众心；士宁疑之，去其兵权，令摄汴州事。万荣深怨之，将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士宁以众二万畋于城南，兵既出，万荣晨入士宁廨舍，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矫谓之曰："有诏征大夫入朝，俾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千贯，无他忧也。"兵士皆拜。万荣既约亲兵于内，又召各营兵于外，以是言令之，军士皆听命。万荣乃分兵闭城门，驰使白士宁曰："诏征大夫，宜速即路；若迁延不行，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计无所出，乃将五百骑走归京师。比至中牟，亡走大半；至东都，所余僮隶婢妾数十人而已。既至京师，诏令归第服丧，禁绝出入。万荣乃斩士宁所亲之将辛液、白英贤以令于军，凡赏军士钱二十万贯，诏令籍没士宁家财以分赏焉。遂授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

初，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刘士宁所骄者，日益横。万荣恶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万荣。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请将往，不许；万荣令其子乃将之，未发。惟清、彦琳不得志，因亲兵衔怨，乃作乱，共攻万荣。万荣分兵击之，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杀伤千余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韩惟清走郑州，张彦琳走东都，以束身归罪，宥以不死，并流窜焉。万荣悉捕逃叛将卒妻孥数千人，皆诛之。万荣诛叛卒之后，人心恟々不安，军卒数人呼于市曰："今夜大兵四面至，城当破。"众惊骇。万荣悉捕得，或云士宁所教，万荣斩之以闻；遂以士宁废处郴州。十一年五月，授万荣宣武军节度使。其年八月，万荣病，遂署其子乃为司马。乃勒大将李湛、伊娄浣、张伾往外镇，寻皆令杀之。浣、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镇将郝忠节不肯杀湛。是夜军士逐出李乃，遂执送京师。万荣以其日病卒。乃至京师，付京兆府杖杀。

刘士干，玄佐养子，前为太府少卿。有乐士朝者，亦为玄佐养子，因冒刘姓，与士干有隙。及玄佐卒，或云为士朝所鸩。士干知之，及至京师，遣奴持刀于丧位，语士朝曰："有吊客至。"因诱杀之。赐士干死。

董晋，字混成，河中卢乡人。明经及第。至德初，肃宗自灵武幸彭原，晋上书谒见，授校书郎、翰林待制，再转卫尉丞，出为汾州司马。未几，刺史崔圆改淮南节度，奏晋以本官摄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寻归

台，授本官，迁侍御史、主客员外郎、祠部郎中。大历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回纥，奏晋为判官。使还，拜司勋郎中。历秘书太府太常少卿监、左金吾将军。旬日，德宗嗣位，改太常卿，迁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以清勤谨慎，故骤迁右职。寻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关防御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硃泚僭逆于京师，使凶党仇敬、何望之侵逼华州，晋奔遁赴行在，授国子祭酒，寻令往恆州宣慰。从车驾还京师，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改尚书左丞。时右丞元琇领度支使，为韩滉所挤贬黜，晋嫉之，见宰相极言非罪，举朝称之。复拜太常卿。

五年，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书，领然诺而已。金吾卫将军沈房有弟丧，公除，衣惨服入阁。上问宰相，对曰："准式，朝官有周年已下丧者，诸騑缦，不合衣浅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对曰："因循而然。"又问晋冠冕之制，对曰："古人服冠冕者，动有佩玉之响，所以节步也。《礼》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礼，进趋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颠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绫袍袱，五品已上金玉带，取其文彩画饬，以奉上也。是以禹恶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亲一致。昔尚书郎含香，老莱彩服，皆此义也。服絁缦，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诏曰："常参官入阁，不得趋走；周期已下丧者，禁惨服朝会。"又令服本品绫袍金玉带。晋明于礼学如此。

窦参骄满既甚，帝渐恶之。八年，参讽晋奏其侄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忧惧，累上表辞位。九年夏，改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

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晋既受命，唯将幕官傔从等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州，宣武军迎候将吏无至者。晋左右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邓惟恭承万荣疾病之甚，遂总领军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即恐须且迟回，以候事势。"晋曰："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即合准敕赴官，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未至汴州十数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乃委惟恭以军政，众服晋明于事体机变，而未测其深浅。

初，万荣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以其同乡里。及疾甚，李乃将为乱，惟恭乃与监军同谋缚乃，送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

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意晋之速至。晋已近，方遽出迎之。然心常怏怏，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

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改易旧事，务从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牍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皆恶之。晋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废朝三日，赠太傅，赐布帛有差。卒后未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等。

陆长源，字泳之，开元、天宝中尚书左丞、太子詹事余庆之孙，西河太守璪之子。长源淑书史。乾元中，陷河北诸贼，因佐昭义军节度薛嵩卒后。久之，历建、信二州刺史。浙西节度韩滉兼领江、淮转运，奏长源检校郎中、兼中丞，充转运副使。罢为都官郎中，改万年县令，出为汝州刺史。

贞元十二年，授检校礼部尚书、宣武军行军司马，汴州政事，皆决断之。性轻佻，言论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恶之。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绳骄兵；而董晋判官杨凝、孟叔度亦纵恣淫湎，众情共怒。晋性宽缓，事务因循，以收士心。长源每事守法，晋或苟且，长源辄执而正之。

及晋卒，令长源知留后事。长源扬言曰："将士多弛慢，不守宪章，当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恐惧。加以叔度苛刻，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孟郎，众皆薄之。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情大变。或劝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兒取旌节。"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叔度等脔而食之，斯须骨肉糜散。长源死之日，诏下以为节度使，及闻其死，中外惜之，赠尚书右仆射。

刘全谅，怀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自是数有战功。性忠谨，为军人所信。天宝末，安禄山反，诏以安西节度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以太原尹王承业为河东节度。禄山既僭位于东都，遣腹

心韩朝阳等招诱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大历九年，追赠正臣工部尚书。

全谅本名逸准，以父勋授别驾、长史。建中初，刘玄佐为宋亳节度使，召署为牙将，以勇果骑射闻。玄佐以宗侄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马使，试太仆卿、兼御史中丞。玄佐卒，子士宁代为节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阳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准代良佐为刺史。及董晋卒，兵乱，杀陆长源，监军俱文珍与大将密召逸准赴汴州，令知留后。朝廷因授以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仍赐名全谅。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废朝一日，赠右仆射。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祖玄奖，安东都护府录事参军；父神峤，河内府折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

及禄山反，与其伦辈密议，杀伪节度吕知诲，立刘正臣为节度，以忠臣为兵马使。攻长杨，战独山，袭榆关、北平，杀贼将申子贡、荣先钦，擒周钊送京师，忠臣功多。又从正臣破渔阳，逆将李归仁、李咸、白秀芝等来拒战，约数十合，并摧破之；无何，潼关失守，郭子仪、李光弼退师，忠臣乃引军北归。奚王阿笃孤初以众与正臣合，后诈言请以万余骑同收范阳，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与战，遂至温泉山，破之；擒大首领阿布离，斩以祭纛衅鼓。正臣卒，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

至德二载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为苇筏过海。贼将石帝庭、乌承洽来拒；忠臣与董竭忠退之，转战累日，遂收鲁城、河间、景城等，大获资粮，以赴本军。复与大将田神功率兵讨平原、乐安郡，下之；擒伪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属史思明归顺，河南节度张镐令忠臣以兵赴郓州，与诸军使收河南州县。又与裨将阳惠元大破贼将王福德于舒舍口，肃宗累下诏慰谕，仍令镇濮州，寻移韦城。

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禄卿同正。其年，与郭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明年二月，诸军溃归，忠臣亦退。至荥阳，贼将敬

釭来袭官船，忠臣大破之，获米二百余艘，以资汴州军士。寻拜濮州刺史、缘河守捉使，移镇杏园渡。及史思明陷汴州，节度使许叔冀与忠臣并力屈降贼。思明抚忠臣背曰："吾比只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与俱寇河阳。数日，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营，突围归。李光弼以闻，诏加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同正，赐实封二百户。召至京师，赐姓李氏，名忠臣，封陇西郡公，赐良马、庄宅、银器、彩物等。

时陕西、神策两节度郭英乂、卫伯玉镇陕州，以忠臣为两军节度兵马使。鱼朝恩亦在陕，俾忠臣与贼将李归仁、李感义等战于永宁、莎栅；前后数十阵，皆摧破之。会淮西节度王仲升为贼所擒，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其年，令忠臣会元帅诸军收复东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大夫。时回纥可汗既归其国，留判官安恪、石帝庭于河阳守御财物，因此招聚亡命为寇，道路壅隔，诏忠臣讨平之。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代宗命中使追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即日进发。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节，加本道观察使，宠赐颇厚。及同华节度周智光举兵反，诏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之。大历三年，加检校工部尚书，实封通前三百户。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检校右仆射、知省事。李灵曜之叛，田承嗣使侄悦援之，忠臣与诸军大破悦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检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

忠臣性贪残好色，将吏妻女多被诱胁以通之。又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张惠光为衙将，恃势凶虐，军中苦之；数有言于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为节度副使，令惠光子为衙将，陵横甚于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将李希烈，素善骑射，群情所伏，因众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与少将丁皓、贾子华、监军判官蒋知璋等举兵斩惠光父子，以胁逐忠臣。单骑赴京师，朝廷方宠武臣，不之责也，依前检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师奉朝请。

建中初，尝因奏对，德宗谓之曰："卿耳甚大，真贵人也。"忠臣对曰："臣闻驴耳甚大，龙耳甚小；臣耳虽大，乃驴耳也。"上说之。时常

侍张涉承恩用事，坐受财贿事露，帝将以法绳之——涉，即帝在春宫时侍讲也。忠臣奏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抵法，以愚臣观之，非先生之过也。”帝意解，但令归田里。前湖南观察辛京杲尝以忿怒杖杀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杀人当死，从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儒生；上问之，对曰：“渠柏叔某于某处战死，兄弟某于某处战死，渠尝从行，独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悯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已。

忠臣木强率直，不识书，不喜儒生；及罢兵权，官位崇重，常郁郁不得志。及硃泚反，以为伪司空、兼侍中。泚率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败，忠臣走樊川别业，李晟下将士擒忠臣至，系之有司。兴元元年，并其子并诛斩之，时年六十九，籍没其家。

李希烈，辽西人。父大定。希烈少从平卢军，后随李忠臣过海至河南。宝应初，忠臣为淮西节度，署希烈为偏裨，累授将军、试光禄卿、殿中监。忠臣兼领汴州，希烈为左厢都虞候，加开府仪同三司。大历末，忠臣军政不修，事多委妹婿张惠光，为押衙，弄权纵恣，人怨。与少将丁皓等斩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诏以忻王为淮西节度副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节度留后，令滑亳节度李勉兼领汴州。

德宗即位后月余，加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又改淮西节度淮宁军以宠之。建中元年，又加检校礼部尚书。会山南东道节度梁崇义拒捍朝命，迫胁使臣，二年六月，诏诸军节度率兵讨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希烈破崇义众，遂讨平之。录希烈功，加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赐实封五百户。淄青节度李正己又谋不轨，三年秋，加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兖郓登莱齐等州节度支度营田、新罗、渤海两蕃使，令讨袭正己。希烈遂率所部三万人移居许州，声言遣使往青州招谕李纳，其实潜与交通，又移牒汴州令备供拟，将与纳同为乱。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陈留，乃除道具馔以待之，希烈不从，乃大慢骂。自是志意纵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诸贼帅等。是岁长至日，硃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各僭称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

四年，希烈遣其将袭陷汝州，执李元平而去，东都大扰乱。朝廷犹为含容，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往宣慰。真卿发后数日，以龙武将军哥舒曜为东都兼汝州行营兵马节度。希烈既见真卿，但肆凶言，令左右慢骂，指斥朝廷。又遣逆党董待名、韩霜露、刘敬宗、陈质、翟晖等四人伺

外，侵抄州县，官军皆为其所败，荆南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又令周曾、王玢、姚憺、吕从贲、康琳等来袭曜，曾、玢、憺等谋回军据蔡州袭讨希烈，事泄，并遇害。神策军使白志贞又献策谋，令尝为节度、都团练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马，令刘德信总之讨希烈。寻诏李勉为淮西招讨使，哥舒曜为副。至四月，曜率众屯襄城，频与贼战，皆不胜。八月，希烈率众二万围襄城，李勉又令将唐汉臣率兵与刘德信同为曜之影援，皆望风败衄。希烈凶逆既甚，帝乃命舒王为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大开幕府，文武僚属之盛，前后出师，未有其比。又令泾原诸道出兵，皆赴襄城。军未发，会泾州兵乱，车驾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军于襄城，曜遁归东都，贼因乘胜攻陷汴州，李勉奔归宋州。

希烈性惨毒酷，每对战阵杀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饮馔自若，以此人畏而服从其教令，尽其死力。其攻汴州，驱百姓，令运木土筑垒道，又怒其未就，乃驱以填之，谓之湿梢。既入汴州，于是僭号曰武成，以孙广、郑贲、李绶、李元平为宰相；以汴州为大梁府，李清虚为尹，署百官。遣兵东讨，至宁陵，竟为刘洽所拒，不得前。又遣将翟晖率精卒袭陈州，为刘洽、李纳大破之，生擒晖以献。诸军乘胜进攻汴州，希烈遁归蔡州，擒其伪署将相郑贲、刘敬宗等。李皋、樊泽、曲环、张建封又四面讨袭之，累拔其郡县，希烈败衄。贞元二年三月，因食牛肉遇疾，其将陈仙奇令医人陈仙甫置药以毒之而死。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并诛之。

初，希烈于唐州得象一头，以为瑞应，又上蔡、襄城获其珍宝，乃是烂车釭及滑石伪印也。

陈仙奇者，起于行间，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节度，颇竭诚节。未几，为别将吴少诚所杀，赠太子太保，赙布帛、米粟有差，丧事官给。

吴少诚，幽州潞县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少诚以父勋授一子官，释褐王府户曹。后至荆南，节度使庾准奇之，留为衙门将。准入觐，从至襄汉，见梁崇义不遵宪度，知有异志，少诚密计有成擒之略，将自陈于阙下。属李希烈初授节制，锐意立功，见少诚计虑，乃以少诚所见录奏，有诏慰饬，不次封通义郡王。未几，崇义违命，希烈受制专征，以少诚为前锋。崇义平，赐实封五千户。后希烈叛，少诚颇为其用。希烈死，少诚等初推陈仙奇统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寻为少诚所杀，众推少诚知留务。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节度观察兵马留后，寻正

授节度。

少诚善为治，勤俭无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贞元三年，判官郑常及大将杨冀谋逐少诚以听命于朝，试校书郎刘涉假为手诏数十，潜致于大将，欲因少诚之出，闭城门以拒之。属少诚将出饯中使，常、冀等遂谋举事；临发，为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将李嘉节等各持假诏请罪，少诚悉宥之。其大将宋炅、曹齐奔归京师。

十五年，陈许节度曲环卒，少诚擅出兵攻掠临颍县，节度留后上官涣遣兵赴救，临颍镇使韦清与少诚通，救兵三千余人，悉擒缚而去。九月，遂围许州。寻下诏削夺少诚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马进讨。十二月，官军败衄于小溵河。明年正月，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为淮蔡招讨处置使，北路行营诸军将士，并取全义指挥，陈许节度留后上官涣充副使。五月，全义与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

溵水南，官军复败。七月，全义顿军于五楼行营，为贼所乘，大溃，全义与都监军使贾秀英、贾国良等夜遁，遂城守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马直趣陈州，列营四面。少诚兵逼溵水五、六里下营，韩全义诸军又退保陈州。其汴州、河阳等兵各私归本道，陈许将孟元阳与神策兵各率所部留军溵水。全义斩昭义、滑州、河阳、河中都将凡四人，然竟未尝整阵交锋，而王师累挫溃。少诚寻引兵退归蔡州。遂下诏洗雪，复其官爵，累加检校仆射。顺宗即位，加同中书门平章事。元和初，迁检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司徒。

吴少阳，本沧州清池人。初，吴少诚父翔在魏博军中，与少阳相爱。及少诚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阳至，则名以堂弟，署为军职，累奏官爵，出入少诚家，情旨甚暱。少阳度少诚猜忍，惧为所害，乃请出外以任防捍之任，少诚乃表为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阳颇宽易，而少诚之众悦附焉。及少诚病亟，家僮单于熊兒者，伪以少诚意取少阳至，时少诚已不知人，乃伪署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子元庆，年二十余，先为军职，兼御史中丞，少阳密害之。及少诚死，少阳自为留后。时王承宗求继士真，不受诏；宪宗怒，以讨承宗，不欲兵连两河，乃诏遂王宥遥领彰义军节度大使，以少阳为留后。遂授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则数匿亡命，以富实其军。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赠右仆射。

吴元济，少阳长子也。初为试协律郎、兼监察御史、摄蔡州刺史。及父死，不发丧，以病闻，因假为少阳表，请元济主兵务。帝遣医工候之，即称少阳疾愈，不见而还。先是，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及其将侯惟清尝同为少阳画朝觐计；及元济自领军，凶狠无义，唯暱军中凶悍之徒。素不便兆，缢杀之，归其尸于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时朝廷误闻惟清已死，赠兵部尚书，赠苏兆以右仆射。杨元卿先奏事在京师，得尽言经略淮西事于宰相李吉甫。始，少阳以病闻，元卿请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阳卒，凡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将加兵于外以待。其邸吏无何妄传董重质已杀元济，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请对拜贺，乃辍朝。数日，知元济尚在。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

十月，以陈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仍令内常侍崔潭峻监绶军。十年正月，绶军临贼西境。诏曰：

吴元济逆绝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丧，擅领军政。谕以诏旨，曾无谦恭，荧惑一方之人，迫胁三军之众。以少阳尝经任使，为之轸悼，命申吊祭，临遣使臣。陵虐封疆，遂致稽阻，绝朝廷之理，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舞阳，伤残吏卒，焚烧叶县，骚扰闾阎，恣行夺攘，无所畏忌。朕念赏延之义，重伤藩帅之门，尚欲纳于忠顺之途，处在显荣之地。未能饬怒，犹为包荒，再降诏书，俾申招抚。而毒螫滋甚，奸心靡悛，寿春西南，又陷镇栅，穷凶稔恶，纵暴延灾。覆载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良非获已，致此兴戎。吴元济在身官爵，并宜令削夺。令宣武、大宁、淮南、宣歙等道兵马合势，山南东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兵马与鄂岳许会，东都防御使与怀郑汝节度及义成兵马掎角相应，同期进讨。

二月，绶兵为贼所袭，败于磁丘，退保唐州。四月，光颜破贼党，元济遣人求援于镇州王承宗、淄郓李师道；二帅上表于朝廷，请赦元济之罪，朝旨不从。自是两河贼帅所在窃发，冀以沮挠王师。五月，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诏御史中丞裴度于军前宣喻，观用兵形势。度还奏曰："臣观诸将，唯光颜勇义尽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悦。翌日，光颜奏大破贼于时曲，上曰："度知光颜，可谓至矣！"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贺，决不赦贼，征天下兵环申、蔡之郊，大小十余镇。六月，承宗、师道遣盗伏于京城，杀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衡先死，度重伤而免。宪宗特怒，即命度为宰相，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

月，李师道遣嵩山僧圆净结山贼与留邸兵，欲焚烧东都，先事败而祸弭。严绶退罢，乃以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右行营兵马都统；以高霞寓有名，用为唐邓节度。

十一年春，诸军云合，惟李光颜、怀汝节度乌重胤心无顾望，旦夕血战，继献戎捷。六月，高霞寓为贼所击，败于铁城，退保新兴栅。时诸军胜负皆不实闻，多虚称克捷；及霞寓败，中外恟々。宰相谏官屡以罢兵为请，唯裴度坚于破贼。寻以袁滋代霞寓为唐邓帅，滋柔懦不能军。十二年正月，袁滋复贬，闲厩使李愠表请军前自效，乃用愠为唐邓帅以代滋。愠军压境，拔贼文城栅，擒栅将吴秀琳，又获贼将李祐。李光颜亦拔贼郾城。元济始惧，尽发左右及守城卒，属董重质以抗光颜、重胤。

六月，元济乞降，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上以元凶已蹙，兵未临于贼城，輓馈日殚，因延英问计于宰相。裴度曰："贼力已困，但群帅不一，故未能决降。"上曰："卿决能行乎？"曰："臣誓不与贼偕全。"七月，诏以度为彰义军节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以郾城为行在，蔡州为节度所。八月，度至郾城，激励士众，军士喜度至，以赏罚必行，皆愿输罄；每出劳，军士有流涕者。

时李愠营文城栅，既得吴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无疑，日夜与计事于帐中。祐曰："元济劲军，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虚掩袭，直抵悬匏，比贼将闻之，元济成擒矣！"愠然之，咨于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十一月，愠夜出军，令李祐率劲骑三千为前锋，田进诚三千为后军，愠自率三千为中军。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墙而毕登，贼不之觉。十一日，攻衙城，擒元济并其家属以闻。

初，元济之叛，恃其凶狠，然治军无纪纲。其将赵昌洪、凌朝江、董重质等各权兵外寇。李师道郓州之盐，城往来宁陵、雍丘之间，韩弘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诚阻兵已来，三十余年，王师加讨，未尝及其城下，尝走韩全义，败于頔，故骄悍无所顾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回，故以天下兵环攻三年，所克者一县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逊、袁滋，诸军始进。又得阴山府沙陁骁骑、邯郸勇卒，光颜、重胤之奋命，及丞相临统，破诸将首尾之计，力擒元恶。

申、蔡之始，人劫于希烈、少诚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之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

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而甲仗皆画为雷公星文，以为厌胜；而少诚能以奸谋固众心。

初，韩全义败于溵水，蔡兵于全义帐中得公卿间问讯书，少诚束而谕众曰："朝廷公卿以此书托全义，收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以为婢妾。"以此激怒其众，绝其归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貊，乃至搜阅天下豪锐，三年而后屈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

元济至京，宪宗御兴安门受浮，百僚楼前称贺，乃献庙社，徇于两京，斩之于独柳，时年三十五。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于江陵诛之；判官刘协庶七人皆斩。光、蔡等州平，始复为王土矣。

史臣曰：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长源以法绳骄军，祸不旋踵；则董公之宽柔不无谓。古之名将，以阴谋怨望，鲜全其族者。董秦始奋忠义，多长者言，宜其显赫，及失意挟邪，俄被淮阴之戮，惜哉！吴少诚为希烈之乱胎，虽谋夺其军，及嗣而灭。而元济效希烈之狂悖，谓无天地，人之凶险，一至于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诸！

赞曰：圣哲之君，慎名与器。不轨之臣，得宠则戾。董怨而族，吴悖而菹。好乱乐祸，可监前车。

列传第九十六

○薛播鲍防李自良李说严绶萧昕杜亚王纬李若初　于颀卢徵杨凭郑元杜兼裴玢薛伾

薛播，河中宝鼎人，中书舍人文思曾孙也。父元晖，什邡令，以播赠工部郎中。播，天宝中举进士，补校书郎，累授万年县丞、武功令、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万年令。播温敏，善与人交，李栖筠、常衮、崔祐甫皆引擢之。及祐甫辅政，用为中书舍人。出汝州刺史，以公事贬泉州刺史。寻除晋州刺史，河南尹，迁尚书左丞，转礼部侍郎。遇疾，贞元三年卒，赠礼部尚书。

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扌□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

鲍防，襄州人。幼孤贫，笃志好学，善属文。天宝末举进士，为渐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累至殿中侍御史。入为职方员外郎，改太原少尹，正拜节度使。入为御史大夫，历福建、江西观察使，征拜左散骑常侍。扈从奉天，除礼部侍郎，寻迁工部尚书致仕。

防历洪、福、京兆，皆有政声，唯总戎非所宜，而谬执兵柄。以太原革车胡骑雄杂，而回鹘深入寇，防出拒战，为虏所败。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遽令致仕。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众颇悯防而咎参，故参之败不旋踵，非不幸也。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初，禄山之乱，自良从兖郓节度使能元皓，以战功累授右卫率。后从袁傪讨袁晁陈庄贼，积功至试殿中监，隶浙江东道节度使薛兼训。兼训移镇太原，自良从行，授河东军节度押衙。兼训卒，鲍防代，又事防为牙将。会回鹘入寇，防令大将焦伯瑜、杜荣国将兵击之。自良谓防曰：“回鹘远来求战，未可与争锋。但于归路筑二垒，以兵守之，坚壁不动，虏求战不得，师老自旋。俟其返昇，即乘之，纵不甚捷，虏必狼狈矣。二垒□厄其归路，策之上也。”防不从，促

伯瑜等逆战，遇虏于百井。伯瑜等大败而还，由是稍知名。马燧代防为帅，署奏自良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为军候。自良勤恪有谋，燧深委信之。建中年，田悦叛，燧与抱真东讨；自良常为河东大将，摧锋陷阵，破田悦。及讨李怀光于河中，自良专河东军都将，前后战绩居多。燧之立功名，由自良协辅之力也。

贞元三年，从燧入朝，罢燧兵权，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恳辞事燧久，不欲代为军帅，物议多之，乃授右龙武大将军。德宗以河东密迩胡戎，难于择帅，翌日，自良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寄，无易于卿。"即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在镇九年，以简俭守职，军民胥悦。虽出身戎伍，动必循法，略不以暴戾加人。十一年五月，卒于军，年六十三，上甚嗟惜之，废朝一日，赠左仆射，赙布帛米粟有差。

李说，淮安王神通之裔也。父遇，天宝中为御史中丞。说以门廕历仕，累佐使幕。马燧为河阳三城、太原节度，皆辟为从事。累转御史郎官，御史中丞，太原少尹，出为汾州刺史。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少尹、检校庶子、兼中丞。

贞元十一年五月，自良病，凡六日而卒。匿丧，阳言病甚，数日发丧。先是，都虞候张瑶久在军，素得士心，尝请假迁葬，自良未许。至是，说与监军王定远谋，乃给瑶假，以大将毛朝阳代瑶，然后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国珍自云、朔使还，过太原，闻自良病，中使迟留信宿。自良卒，国珍急驰至京，先说使至。乃下制以通王领河东节度大使，以说为行军司马，充节度留后、北都副留守；仍令国珍赍说官告及军府将吏部内刺史等敕书三十余通往太原宣赐，军中始定。

定远恃立说之功，颇恣纵横，军政皆自专决，仍请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也。定远既得印，益暴，将吏辄自补授，说浸不欢，遂成嫌隙。是岁七月，定远署虞候田宏为列将，以代彭令茵。令茵不伏，扬言曰："超补列将，非功不可，宏有何功，敢代予任！"定远闻而含怒，召令茵斩之，埋于马粪之中。家人请尸，不与，三军皆怨。说具以事闻。德宗以定远有奉天扈从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远怒说奏闻，趋府谋杀说，升堂未坐，抽刀刺说，说走而获免。定远驰至府门，召集将吏，于箱中陈敕牒官告二十余轴，示诸将曰："有敕，令李景略知留后，遣说赴京，公等皆有恩命。"指箱中示之，诸将方拜抃，大将马良辅呼而麾众曰："箱中皆监军旧官告，非恩命也，不可受，但备急变

尔。”定远知事败，走登乾阳楼，召其部下将卒，多不之应。比夜，定远坠城下槎枿，伤而不死。寻有诏削夺，长流崖州。大将高迪等同其谋，说皆斩之。寻正拜河东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

说在镇六年，初勤心吏职，后遇疾，言语行步蹇涩，不能录军府之政，悉监军主之。又为孔目吏宋季等欺诳，军政事多隳紊，如此累年。十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是月，制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郑儋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北都留守，在任不期年而卒。

严绶，蜀人。曾祖方约，利州司功。祖挹之，符离尉。父丹，殿中侍御史。绶，大历中登进士第，累佐使府。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翕团练副使，深为其使刘赞委遇，政事多所咨访。十二年，赞卒，绶掌宣歙留务，倾府藏以进献，由是有恩，召为尚书刑部员外郎。天下宾佐进献，自绶始也。

未几，河东节度使李说婴疾，事多旷弛，行军司马郑儋代综军政；既而说卒，因授儋河东节度使。是时姑息四方诸侯，未尝特命帅守，物故即用行军司马为帅，冀军情厌伏。儋既为帅，德宗选朝士可以代儋为行军司马者。因绶前日进献，上颇记之，故命检校司封郎中，充河东行军司马。不周岁，儋卒，迁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御中大夫、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元和元年，杨惠琳叛于夏州，刘辟叛于成都，绶表请出师讨伐。绶悉选精甲，付牙将李光颜兄弟，光颜累立战功。蜀、夏平，加绶检校尚书左仆射。寻拜司空，进阶金紫，封扶风郡公。绶在镇九年，以宽惠为政，士马蕃息，境内称治。

四年，入拜尚书右仆射。绶虽名家子，为吏有方略，然锐于势利，不存名节，人士以此薄之。尝预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马江朝赐樱桃。绶居两班之首，在方镇时识江朝，叙语次，不觉屈膝而拜，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是日，为御史所劾，绶待罪于朝，命释之。翌日，责江朝，降官一等。寻出镇荆南，进封郑国公。有溆州蛮首张伯靖者，杀长吏，据辰、锦等州，连九洞以自固，诏绶出兵讨之。绶遣部将李忠烈赍书晓谕，尽招降之。

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绶自帅师压贼境，无威略以制寇；

到军日，遽发公藏以赏士卒，累年蓄积，一旦而尽。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师徒万余，闭壁而已，经年无尺寸功。裴度见上，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代归。寻检校司空。久之，进位太傅，食封至三千户。长庆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七，诏赠太保。

绶材器不逾常品，事兄嫂过谨，为时所称。常以宽柔自持，位跻上公，年至大耋，前后统临三镇，皆号雄藩，所亲士亲睹为将相者凡九人，其贵寿如此。

萧昕，河南人。少补崇文进士。开元十九年，首举博学宏辞，授阳武县主簿。天宝初，复举宏辞，授寿安尉，再迁左拾遗。昕尝与布衣张镐友善，馆而礼之，表荐之曰："如镐者，用之则为王者师，不用则幽谷一叟尔。"玄宗擢镐拾遗，不数年，出入将相。及安禄山反，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思明之乱，瑱功居多。累迁宪部员外郎，为副元帅哥舒翰掌书记。潼关败，间道入蜀，迁司门郎中。寻兼安陆长史，为河南等道都统判官。迁中书舍人，兼扬府司马，佐军仍旧，入拜本官，累迁秘书监。代宗幸陕，昕出武关诣行在，转国子祭酒。大历初，持节吊回鹘。时回鹘恃功，廷诘昕曰："禄山、思明之乱，非我无以平定，唐国奈何市马而失信，不时归价？"众皆失色。昕答曰："国家自平寇难，赏功无丝毫之遗，况邻国乎！且仆固怀恩，我之叛臣，乃者尔助为乱，联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败走，回纥悔惧，启颡乞和。非大唐存念旧功，则当匹马不得出塞矣！是回纥自绝，非我失信。"回纥惭退，加礼以归，为常侍。十二年。硃泚之乱，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亡窜山谷间。至奉天，迁太子少傅。贞元初，兼礼部尚书，寻复知贡举。五年，致仕。七年，卒于家，年九十，废朝，谥曰懿。

杜亚，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颇涉学，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至德初，于灵武献封章，言政事，授校书郎。其年，杜鸿渐为河西节度，辟为从事，累授评事、御史。后入朝，历工、户、兵、吏四员外郎。永泰末，剑南叛乱，鸿渐以宰相出领山、剑副元帅，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使还，授吏部郎中、谏议大夫。炎为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亚自以才用合当柄任，虽为谏议大夫，而心不悦。李栖筠承恩，众望必为宰相，亚厚结之。元载得罪，亚与刘晏、李涵等七人同鞫讯之。载死之翌日，亚迁给事中、河北宣慰使。宰相常衮亦不悦亚，岁余，出为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江西都团练观察使。

德宗初嗣位，励精求贤，令中使召亚。亚自揣必以宰辅见征，乃促程而进，累路与人言议，语及行宰相事方面，或以公事谘祈，亚皆纳

之。既至，帝微知之，不悦；又奏对辞旨疏阔，出为陕州观察使兼转运使。寻迁河中、晋、绛等州防御观察使。杨炎作相，刘晏得罪，亚坐贬睦州刺史。

兴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为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使。时承陈少游征税烦重，奢侈僭滥之后，又新遭王绍乱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亚之至，革划旧弊，冀以康宁。亚自以材当公辅之选，而联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扬州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朝廷亟闻之。

贞元五年，以户部侍郎窦觎为淮南节度代亚。亚犹以旧望，窦觎甚畏之。改检校吏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都防御使。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暎。初，奏请取荒地营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晋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乃厚赂中官，令奏河南尹无政，亚自此亦规求兼领河南尹，事不果。帝渐知虚诞，乃以礼部尚书董晋代为东都留守，召亚还京师。既风疾渐深，又患脚膝，不任朝谒。贞元十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赠太子少傅。

王纬，字文卿，太原人也。祖景，司门员外、莱州刺史。父之咸，长安尉；与昆弟之贲、之涣皆善属文。之咸以纬贵，故累赠刺史。纬举明经，又书判入等，历长安尉，出佐使府，授御史郎官，入朝为金部员外郎、剑南租庸使、检校司封郎中、彭州刺史、检校庶子、兼御史中丞、西川节度营田副使。初，大历中，路嗣恭为江西观察使，陷害判官李泌，将诛之；纬亦为路嗣恭判官，说谕救解，获免。贞元三年，泌为相，擢授纬给事中。未数日，又擢为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三岁，加检校工部尚书。纬性勤俭，历官清洁，而伤于苛碎，多用削刻之吏，督察巡属，人不聊生。贞元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太子少保。

李若初，赵郡人。贞观中并州长史、工部侍郎弘节之曾孙也。祖道

谦，太府卿。若初少孤贫，初为转运使刘晏下微冗散职；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干，以女妻之。历陈州太康令。刺史李芃初莅官，若初献计，请收敛羡余钱物，交结权贵，芃厚遇之。累岁，芃迁河阳三城使，奏若初为从事，军中之事，多以委之。累授检校郎中、兼中丞、怀州刺史。转虢州刺史，坐公事为观察使劾奏，免归。久之，出为衢州刺史，迁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团练使。寻迁越州刺史、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十四年秋，代王纬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团练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善于吏道，性严强，力束敛下，吏人甚畏服。方整理盐法，颇有次叙。贞元十五年，遇疾卒，废朝一日，赠礼部尚书。

于頔，字休明，河南人也。父庭谓，济王府仓曹，累赠尚书左仆射。頔少以吏事闻，累授京兆府士曹，为尹史翊所赏重。翊出镇襄、汉，奏为御史，充判官。翊为乱兵所杀，頔挺出收葬遗骸，时人义之。度支使第五琦署为河东租庸使，累授凤翔少尹、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转运租庸粮料盐铁等使。頔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历户部侍郎、秘书少监、京兆尹、太府卿，代杜济为京兆尹。

及为大官，好任机数，专候权要，朝列中无势利者，视之蔑如也。曲事元载，亲昵之。而为政苛细无大体；丁所生母忧罢。及载得罪后，出为郑州刺史，迁河南尹，以无政绩代还。时征汾州刺史刘暹。暹刚肠嫉恶，历典数州，皆为廉使畏惧。宰相卢杞恐暹为御史大夫，亏沮己之所见，遽称荐頔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从幸奉天，改左散骑常侍，历左千牛上将军，徙大理卿、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因入朝仆地，为金吾仗卫掖起，改太子少师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七十四。

卢徵，范阳人也，家于郑之中牟。少涉猎书记。永泰中，江淮转运使刘晏辟为从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元琇亦晏之门人，兴元中，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荐徵为京兆司录、度支员外。琇得罪，坐贬为信州长史。迁信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骤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深遇之，方倚以自代。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阙，参请以尚书左丞赵憬补之，特诏用徵，以间参腹心也。数岁，转华州刺史。徵冀复入用，深结托中贵，厚遗之。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徵遂竭其财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疾病卧理者数年，贞元十六年卒，时年六十四。

杨凭，字虚受，弘农人。举进士，累佐使府。征为监察御史，不乐

检束，遂求免。累迁起居舍人、左司员外郎、礼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使，入为左散骑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凭工文辞，少负气节；与母弟凝、凌相友爱，皆有时名。重交游，尚然诺，与穆质、许孟容、李鄘、王仲舒为友，故时人称杨、穆、许、李之友，仲舒以后进慕而入焉。性尚简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及历二镇，尤事奢侈。

元和四年，拜京兆尹，为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敕付御史台覆按，刑部尚书李鄘、大理卿赵昌同鞫问台中。又捕得凭前江西判官、监察御史杨瑗系于台，复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员外郎胡证、侍御史韦顗同推鞫之。诏曰："杨凭顷在先朝，委以藩镇，累更选用，位列大官。近者宪司奏劾，暴扬前事，计钱累万，曾不报闻，蒙蔽之罪，于何逃责？又营建居室，制度过差，侈靡之风，伤我俭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颇怀之，将议刑书，是加愍恻。宜从遐谴，以诫百僚，可守贺州临贺县尉同正，仍驰驿发遣。"先是，凭在江西，夷简自御史出，官在巡属。凭颇疏纵，不顾接之。夷简常切齿。及凭归朝，修第于永宁里，功作并兴，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时人大以为言。夷简乘众议，举劾前事，且言修营之僭，将欲杀之。及下狱，置对数日，未得其事。夷简持之益急，上闻，且贬焉，追旧从事以验。自贞元以来居方镇者，为德宗所姑息，故穷极僭奢，无所畏忌。及宪宗即位，以法制临下，夷简首举凭罪，故时议以为宜；然绳之太过，物论又讥其深切矣。

郑元，举进士第，累迁御史中丞。贞元中为河中节度使杜确行军司马。确卒，遂继为节度使，入拜尚书左丞。元和二年，转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迁刑部尚书，兼京兆尹。九月，复判度支，依前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性严毅，有威断，更践剧任，时称其能。元和四年，以疾辞职，守本官，逾月卒。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

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元和四年，卒于官。

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国王绰，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郡公，因留阙下，遂为京兆人。玢初为金吾将军论惟明

傔，德宗幸奉天，以战功封忠义郡王。惟明镇鄜坊，累署玢为都虞候。后节度王栖曜卒，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中夜纵火，玢匿身不救火，迟明而擒朝宗。德宗发三司使按问，竟斩朝宗及行军司马崔辂，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节度使，以玢为坊州长史、兼侍御史，充行军司马。明年，公济卒，拜玢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节度观察等使。三年，改授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

玢历二镇，颇以公清苦节为政；不交权幸，不务贡献，蔬食敝衣，居处才避风雨，而廪库饶实，三军百姓安业，近代将帅无比焉。及绵疾辞位，请归长安。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节。

薛伾，胜州刺史涣之子。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著名于诸将间。左仆射李揆使西蕃，伾为将从役。时贼泚之难，昆夷赴义，伾驰骑乡导，至于武功，擢授左威卫将军。使绝域者前后数四，累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将作监，出为鄜坊观察使。元和八年，卒于官，赠潞州大都督。

史臣曰：薛播温敏有文，鲍防董戎无术，李、严太原之政，可谓美矣。萧昕抱则哲之知，杜亚怀非次之望。王纬清洁而伤苛碎，若初善理而性刚严。于颀好任机权，趋附势利。卢徵厚敛货贿，结托中人。杨凭好奢，郑元有断。杜兼杀戮端士，怙乱邀君。裴玢发奸谋，安民和众。而玢敝衣粝食，不交权幸，帑庾咸实，郡邑以宁。若夫君子无求备于人，舍短从长，彰善瘅恶，则裴玢之善，抑之更扬；杜兼之恶，欲盖而彰耳。

列传第九十七

○杜黄裳高郢 子定杜佑 子式方从郁式方子悰从郁子牧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也。登进士第、宏辞科，杜鸿渐深器重之。为郭子仪朔方从事，子仪入朝，令黄裳主留务于朔方。邠将李怀光与监军阴谋代子仪，乃为伪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立辨其伪，以告怀光，怀光流汗伏罪。诸将有难制者，黄裳矫子仪命尽出之，数月而乱不作。后入为台省官，为裴延龄所恶，十年不迁。贞元末，为太常卿。王叔文之窃权，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寻拜平章事。

邠州节度使韩全义曾居讨伐之任，无功，黄裳奏罢之。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唯黄裳坚请讨除，宪宗从之。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黄裳自经营伐蜀，以至成功，指授崇文，无不悬合。崇文素惮刘氵雍，黄裳使人谓崇文曰："若不奋命，当以刘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既平辟，宰臣入贺，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后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黄裳奏曰："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宪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诛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黄裳有经画之才，达于权变，然检身律物，寡廉洁之誉，以是居鼎职不久。二年正月，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河中尹、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八月，封邠国公。三年九月，卒于河中，年七十一，赠司徒，谥曰宣。

黄裳性雅淡宽恕，心虽从长，口不忤物。始为卿士，女嫁韦执谊，深不为执谊所称；及执谊谴逐，黄裳终保全之，洎死岭表，请归其丧，以办葬事。及是被疾，医人误进其药，疾甚而不怒。然为宰相，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赂迁，时论惜之。

黄裳殁后，贿赂事发。八年四月，御史台奏："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托，与故司空杜黄裳，于故州邠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赂四万五千贯，并付黄裳男载，按问引伏。"敕曰："吴凭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

宜畏法惜身，岂得为人通贷！事关非道，理合惩愆，宜配流昭州。其付杜载钱物，宰辅之任，宠寄实深，致兹货财，不能拒绝，已令按问，悉合征收，贵全终始之恩，俾弘宽大之典。其所取钱物，并宜矜免，杜载等并释放。”

载为太子仆，长庆中，迁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

载弟胜，登进士第，大中朝位给事中。胜子廷坚，亦进士擢第。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蓨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天宝末，盗据京邑，父伯祥先为好畤尉，抵贼禁，将加极刑。郢时年十五，被发解衣，请代其父，贼党义之，乃俱释。后举进士擢第，应制举，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尝以鲁不合用天子礼乐，乃引《公羊传》，著《鲁议》，见称于时，由是授咸阳尉。

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子仪尝怒从事张昙，奏杀之；郢极言争救，忤子仪旨，奏贬猗氏丞。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怀光背叛，将归河中，郢言：“西迎大驾，岂非忠乎！”怀光忿而不听。及归镇，又欲悉众而西。时浑瑊军孤，群帅未集，郢与李鄘誓死驻之。属怀光长子琟候郢，郢乃谕以逆顺曰：“人臣所宜效顺。且自天宝以来阻兵者，今复谁在？况国家自有天命，非独人力。今若恃众西向，自绝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者乎？”李琟震惧，流泪气索。明年春，郢与都知兵马使吕鸣岳、都虞候张延英同谋间道上表；及受密诏，事泄，二将立死。怀光乃大集将卒，白刃盈庭，引郢诘之。郢挺然抗辞，无所惭隐，愤气感发，观者泪下，怀光惭沮而止。德宗还京，命谏议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怀光，授以太保；而怀光怒，激其亲兵诟詈，杀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于地，郢就而抚之。乃怀光被诛，马燧辟郢为掌书记。

未几，征拜主客员外，迁刑部郎中，改中书舍人。凡九岁，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拜太常卿。贞元十九年冬，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转刑部尚书，为韦执谊等所惮。寻罢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书事。明年，出镇华州。

元和元年冬，复拜太常卿，寻除御史大夫。数月，转兵部尚书。逾

月，再表乞骸，不许。又上言曰：“臣闻劳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动翾飞，日入皆息。自非贡禹之守经据古，赵喜之正身匪懈，韩暨之志节高洁，山涛之道德模表，纵过常期，讵为贪冒。其有当仁不让，急病忘身，岂止君命，犹宜身举。臣郢不才，久辱高位，无任由衷沥恳之至。”乃授尚书右仆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之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与郑珣瑜并命拜相；未几，德宗升遐。时同在相位，杜佑以宿旧居上，而韦执谊由朋党专柄。顺宗风恙方甚，枢机不宣，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是时政事，王叔文谋议，王伾通导，李忠言宣下，韦执谊奉行。珣瑜自受命，忧形颜色，至是以势不可夺，因称疾不起。郢则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物论定此为优劣焉。子定嗣。

定，幼聪警绝伦，年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父不能对。仕至京兆参军。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称之。尤精《王氏易》，尝为《易图》，合入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重，转则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易外传》二十二卷。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悫，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父希望，历鸿胪卿、恆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佑以廕入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时润州刺史韦元甫尝受恩于希望，佑谒见，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视事，有疑狱不能决。佑时在旁，元甫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入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苏州忧阙授之。佑不行，俄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

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佑乃大具舟舰，遣将孟准先当之。准渡淮而败，佑杖之，固境不敢进。及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余所，士马修葺。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判官南宫僔、李亚、郑元均争权，颇紊军政，德宗知之，并窜于岭外。

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时王叔文为副使，佑虽总统，而权归叔文。叔文败，又奏李巽为副使，颇有所立。顺宗崩，佑复摄冢宰，寻让金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朝廷允其议。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佑上疏论之曰：

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诚当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也。

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猃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诚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劳力扰人，结怨阶乱，中国未静，白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西至流沙，东渐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

昔冯奉世矫汉帝之诏，击莎车，传其王首于京师，威震西域。宣帝大悦，议加爵土之赏。萧望之独以为矫制违命，虽有功效，不可为法；恐后之奉使者争逐发兵，为国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国家自天后已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

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诫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识昧经纶，学惭博究，窃鼎铉之宠任，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伦，志恳思报，臧否备阅，刍荛上陈，有渎旒扆，伏深惶悚。

上深嘉纳。

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每入奏事，宪宗优礼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诏曰：

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己之高风。况乎任重公台，义深翼赞，秉冲让之志，坚金石之诚。敦谕既勤，所执弥固，则当遂其衷恳，进以崇名；尚齿优贤，斯王化之本也。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食邑三千户杜佑，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历藩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朕缵承丕业，思弘景化，选劳求旧，期致时邕，方伸引翼之仪，遽

抗悬车之请。而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已而复来，星琯屡变，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际，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优赐以徇其情；乃辍邓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辅导之秩，俾养浩然之气，安于敬止之乡，庶乎怡神葆和，永绥福履。仍加阶级，以厚宠章，可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

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赐绢五百匹、钱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寿七十八，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曰：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

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

三子，师损嗣，位终司农少卿。

式方，字考元。以廕授扬府参军，转常州晋陵尉。浙西观察使王纬辟为从事，入为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主簿。明练钟律，有所考定，深为高郢所赏。时父作镇扬州，家财钜万，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昆仲皆在朝廷，与时贤游从，乐而有节。既而佑入中书，出为昭应令。丁父忧，服阕，迁司农少卿，赐金紫，加正议大夫、太仆卿。时少子忭选尚公主，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视事。久之，穆宗即位，转兼御史中丞，充桂管观察都防御使。长庆二年三月，卒于位，赠礼部尚书。

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从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调，药膳水饮，非经式方之手，不入于口。及从郁夭丧，终年号泣，殆不胜情，士友多之。

子恽、憓、忭、恂。恽嗣，富平尉；憓，兴平尉。

忭，以廕三迁太子司议郎。元和九年，选尚公主，召见于麟德殿。寻尚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岐阳，宪宗长女，郭妃之所生。

自顷选尚，多于贵戚，或武臣节将之家。于时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时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不获已许之，且叹德舆有佳婿，遂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唯悰愿焉。累迁至司农卿。太和六年，转京兆尹。七年，检校刑部尚书，出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丁内艰，八年，起复授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蔡观察等使，就加兵部尚书。开成初，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忭未谢，拘此服纪也。"上愕然曰："予初不知。"乃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三年，改户部尚书，兼判户部度支事。会昌中，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加左仆射。

大中初，出镇西川，降先没吐蕃维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纽山，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

临江。天宝后，河、陇继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险要，二十年间，设计得之，遂据其城，因号曰“无忧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镇西川，维州吐蕃首领悉怛谋以城来降，德裕奏之；执政者与德裕不协，遽勒还其城。至是复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归也。俄复入相，加司空，继加司徒，历镇重藩。至是加太傅、邠国公。忭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

从郁，以廕贞元末再迁太子司议郎。元和初，转左补阙。谏官崔群、韦贯之、独孤郁等以从郁宰相子，不合为谏官，乃降授左拾遗。群等复执曰：“拾遗之与补阙，虽资品有殊，皆名谏列。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乃改为秘书丞，终驾部员外郎。

子牧、顗，俱登进士第。顗后病目而卒。

牧，字牧之，既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辟牧为从事、试大理评事。又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俄真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以弟顗病目弃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又以弟病免归。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岁中迁中书舍人。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

牧从兄忭隆盛于时，牧居下位，心常不乐。将及知命，得病，自为墓志、祭文。又尝梦人告曰：“尔改名毕。”逾月，奴自家来，告曰：“炊将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梦书行纸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寤寝而叹曰：“此过隙也。吾生于角，徵还于角，为第八宫，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迁舍人，木还角，足矣。”其年，以疾终于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于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史臣曰：黄裳以道致君，持诚奉主；辨怀光之诈，罢全义之征。讨贼辟之凶，举无遗算；葬执谊之柩，岂曰不仁。郢天纵之性，总丱之年，代父命于临刑，孝也；怀光之乱，王人被伤，抚巢父于贼庭，义也；抑浮滥之流，考艺文之士，尽搜幽滞，大变时风，正也；保止足之名，辞荣辱之路，高避世利，遐躅昔贤，智也。忠孝全矣，仁智备矣！

此二子者，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佑承廕入仕，谳狱受知，博古该今，输忠效用；位居极品，荣逮子孙，操修之报，不亦宜哉！及其宾僚紊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难乎语于正矣！牧之文章，忭之长厚，能否既异，才位不伦，命矣夫！

赞曰：贞公壮节，临难奋发。言行无玷，斯为明哲。戡乱阜俗，时泰位隆。国之名臣，郑公、岐公。

列传第九十八

○裴垍李吉甫李藩权德舆 子璩

裴垍字，弘中，河东闻喜人。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孙。垍弱冠举进士。贞元中，制举贤良极谏，对策第一，授美原县尉。秩满，藩府交辟，皆不就。拜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时吏部侍郎郑珣瑜请垍考词判，垍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

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三年，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闵亦苦诋时政。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出于陵、贯之官，罢垍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然宪宗知垍好直，信任弥厚。

其年秋，李吉甫出镇淮南，遂以垍代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明年，加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垍奏："集贤御书院，请准《六典》，登朝官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自非登朝官，不问品秩，并为校理；其余名目一切勒停。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并为修撰；非登朝官，并为直史馆。仍永为常式。"皆从之。

元和五年，中风病。宪宗甚嗟惜，中使旁午致问，至于药膳进退，皆令疏陈。疾益痼，罢为兵部尚书，仍进阶银青。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废朝，赙礼有加，赠太子少傅。

初，垍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垍。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及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垂意听纳。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垍，诫勿复言，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慢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请授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

以李鄘代之。

王士真死，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请代父为帅。宪宗意速于太平，且频荡寇孽，谓其地可取。吐突承璀恃恩，谋挠垍权，遂伺君意，请自征讨。卢从史阴苞逆节，内与承宗相结约，而外请兴师，以图厚利。垍一一陈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于朝，前授李师道而后夺承宗，是赏罚不一，无以沮劝天下。"逗留半岁，宪宗不决，承璀之策竟行。及师临贼境，从史果携贰，承璀数督战，从史益骄倨反覆，官军病之。时王师久暴露无功，上意亦怠。

后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垍延与语，微动其心，且喻以为臣之节，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垍遣再往，比复还，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垍因从容启言："从史暴戾，有无君之心。今闻其视承璀如婴孩，往来神策壁垒间，益自恃不严，是天亡之时也。若不因其机而致之，后虽兴师，未可以岁月破也。"宪宗初愕然，熟思其计，方许之。垍因请密其谋，宪宗曰："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时绛承旨翰林，守谦掌密命。后承璀竟擒从史，平上党，其年秋班师。垍以"承璀首唱用兵，今还无功，陛下纵念旧劳，不能加显戮，亦请贬黜以谢天下"。遂罢承璀兵柄。

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时贷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而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垍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

垍虽年少，骤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虽大僚前辈，其造请不敢干以私。谏官言时政得失，旧事，操权者多不悦其举职。垍在中书，有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自拾遗转补阙，及参谢之际，垍廷语之曰："独孤与李二补阙，孜孜献纳，今之迁转，可谓酬劳愧矣。严补阙官业，或异于斯，昨者进拟，不无疑缓。"休复悚恧而退。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其余量材赋职，皆叶人望，选任之精，前后莫及。议者谓垍作相，才与时会，知无不为，于时朝无幸人，百度浸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谢，公论惜之。

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父栖筠，代宗朝为御史大夫，名重于

时，国史有传。吉甫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迁屯田员外郎，博士如故，改驾部员外。宰臣李泌、窦参推重其才，接遇颇厚。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时贽已谪在忠州，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贽，重构其罪；及吉甫到部，与贽甚欢，未尝以宿嫌介意。六年不徙官，以疾罢免。寻授柳州刺史，迁饶州。先是，州城以频丧四牧，废而不居，物怪变异，郡人信验；吉甫至，发城门管钥，剪荆榛而居之，后人乃安。

宪宗嗣位，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既至阙下，旋召入翰林为学士，转中书舍人，赐紫。宪宗初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颇窃朝权，吉甫请去之。刘辟反，帝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从，由是甚见亲信。二年春，杜黄裳出镇，擢吉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吉甫性聪敏，详练物务，自员外郎出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及是为相，患方镇贪恣，乃上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叙进群材，甚有美称。

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陈奏，帝意乃解。吉甫早岁知奖羊士谔，擢为监察御史；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吉甫亦眷接之。窦群亦与羊、吕善。群初拜御史中丞，奏请士谔为侍御史，温为郎中、知杂事。吉甫怒其不先关白，而所请又有超资者，持之数日不行，因而有隙。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闻；宪宗诘之，无奸状。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宪宗亲信，必当大用，遂密荐垍代己，因自图出镇。其年九月，拜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上御通化门楼饯之。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人受其惠。

五年冬，裴垍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及再入相，请减省职员并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时以为当。京城诸僧有以庄硊免税者，吉甫奏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宽缁徒有余之力，配贫下无告之民，必不可许。”宪宗乃止。又请归普润军于泾原。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请其制

度。”初，贞元中，义阳、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间，费钱数万；及永昌之制，上令义方减旧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举代同悲，况于圣情，固所钟念。然陛下犹减制造之半，示折衷之规，昭俭训人，实越今古。臣以祠堂之设，礼典无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时，事因习俗，当时人间不无窃议。昔汉章帝时，欲为光武原陵、明帝显节陵，各起邑屋，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明帝之爱弟。贤王之心，岂惜费于父兄哉！诚以非礼之事，人君所当慎也。今者，依义阳公主起祠堂，臣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翌日，上谓吉甫曰：“卿昨所奏罢祠堂事，深惬朕心。朕初疑其冗费，缘未知故实，是以量减。览卿所陈，方知无据。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当拣官户委之。”吉甫拜贺。上曰：“卿，此岂是难事！有关朕身，不便于时者，苟闻之则改，此岂足多耶！卿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

七年七月，上御延英，顾谓吉甫曰：“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向后见卿先人事迹，深可嘉叹。”吉甫降阶跪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尽心尽节，迫于流运，不待圣时，臣之血诚，常所追恨。陛下耽悦文史，听览日新，见臣先父忠于前朝，著在实录，今日特赐褒扬，先父虽在九泉，如睹白日。”因俯伏流涕，上慰谕之。

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记何事。时吉甫监修国史，先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右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是月，回纥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以为回纥声言讨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回纥入寇，且当渐绝和事，不应便来犯边，但须设备，不足为虑。”因请自夏州至天德，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缓急。又请发夏州骑士五百人，营于经略故城，应援驿使，兼护党项。九年，请于经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灵盐界，开元中废六州。曰：“国家旧置宥州，以宽宥为名，领诸降

户。天宝末，宥州寄理于经略军，盖以地居其中，可以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经略遥隶灵武，又不置军镇，非旧制也。”宪宗从其奏，复置宥州，诏曰：“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宝应已来，因循遂废。由是昆夷屡扰，党项靡依，蕃部之人，抚怀莫及。朕方弘远略，思复旧规，宜于经略军置宥州，仍为上州，于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属夏绥银观察使。”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吉甫以为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境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宜因时而取之。颇叶上旨，始为经度淮西之谋。

元和九年冬，暴病卒，年五十七。宪宗伤悼久之，遣中使临吊；常赠之外，内出绢五百匹以恤其家，再赠司空。吉甫初为相，颇洽时情，及淮南再征，中外延望风采。秉政之后，视听时有所蔽，人心疑惮之¨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多避畏。宪宗潜知其事，未周岁，遂擢用李绛，大与绛不协；而绛性刚评，讦于上前，互有争论，人多直绛。然性畏慎，虽其不悦者，亦无所伤。服物食味，必极珍美，而不殖财产，京师一宅之外，无他第墅，公论以此重之。有司谥曰敬宪；及会议，度支郎中张仲方驳之，以为太优。宪宗怒，贬仲方，赐吉甫谥曰忠懿。

吉甫尝讨论《易象》异义，附于一行集注之下；及缀录东汉、魏、晋、周、隋故事，讫其成败损益大端，目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又与史官等录当时户赋兵籍，号为《国计簿》，凡十卷。纂《六典》诸职为《百司举要》一卷。皆奏上之，行于代。子德修、德裕。

李藩，字叔翰，赵郡人。曾祖至远，天后时李昭德荐为天官侍郎，不诣昭德谢恩，时昭德怒，奏黜为壁州刺史。祖畲，开元时为考功郎中，事母孝谨，母卒，不胜丧死。至远、畲皆以志行名重一时。父承，为湖南观察使，亦有名。

藩少恬淡修检，雅容仪，好学。父卒，家富于财，亲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务散施，不数年而贫。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妻子怨尤之，晏如也。杜亚居守东都，以故人子署为从事。洛中盗发，有诬牙将令狐运者，亚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冤，争之不从，遂辞出。后获真盗宋瞿昙，藩益知名。

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居幕中，谦谦未尝论细微。杜兼为濠州刺史，带使职，建封病革，兼疾驱到府，阴有冀望。籓与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语兼曰："仆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当奏闻。"兼错愕不虞，遂径归。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籓甚。既归扬州，兼因诬奏籓建封死时摇动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佑素重籓，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籓论释氏，曰："因报之事，信有之否？"籓曰："信然。"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籓览之，无动色，曰："某与兼信为报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论，持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解，怒不释，亟追籓赴阙。及召见，望其仪形，曰："此岂作恶事人耶！"乃释然，除秘书郎。

王绍持权，邀籓一相见即用，终不就。王仲舒、韦成季、吕洞辈为郎官，朋党辉赫，日会聚歌酒，慕籓名，强致同会，籓不得已一至。仲舒辈好为讹语俳戏，后召籓，坚不去，曰："吾与仲舒辈终日，不晓所与言何也。"后果败。迁主客员外郎，寻换右司。时顺宗册广陵王淳为皇太子，兵部尚书王纯请改名绍，时议非之，皆云："皇太子亦人臣也，东宫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属而改之，谄也。如纯辈岂为以礼事上耶！"籓谓人曰："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正，无足怪也。"及太子即位，宪宗是也。宰相改郡县名以避上名，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质；淳不得已改名贯之，议者嘉之。

籓寻改吏部员外郎。元和初，迁吏部郎中，掌曹事，为使所蔽，滥用官阙，黜为著作郎。转国子司业，迁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籓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耶！"裴垍言于帝，以为有宰相器，属郑絪罢免，遂拜籓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籓性忠荩，事无不言，上重之，以为无隐。

四年冬，顾谓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籓对曰："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羡，稼穑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伏愿以知之为非艰，保之为急务，宫室舆马，衣服器玩，必务损之又损，示人变风，则天下幸甚。"帝曰："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籓等拜贺而退。

帝又问曰：“禳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籓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纪。伏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帝深嘉之。

时河东节度使王锷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籓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籓遂以笔涂“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寝。李吉甫自扬州再入相，数日，罢籓为詹事。后数月，上思籓，召对，复有所论列。元和六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赠户部尚书。籓为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颇后韦贯之，然人物清规，亦其流也。

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父皋，字士繇，后秦尚书翼之后。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以幽州长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皋阴察禄山有异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洁退，欲潜去，又虑祸及老母。天宝十四年，禄山使皋献戎俘，自京师回，过福昌。福昌尉仲谟，皋从父妹婿也，密以计约之。比至河阳，诈以疾亟召谟，谟至，皋示已喑，瞪谟而瞑。谟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袭，既逸皋而葬其棺，人无知者。从吏以诏书还，皋母初不知，闻皋之死，恸哭伤行路。禄山不疑其诈死，许其母归。皋时微服匿迹，候母于淇门；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昼夜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闻天下。淮南采访使高适表皋试大理评事，充判官。属永王璘乱，多劫士大夫以自从，皋惧见迫，又变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闻而嘉之，除监察御史。会丁母丧，因家洪州。时南北隔绝，或逾岁不闻诏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经时未复，过有求取，州县苦之。时有王遘为南昌令，将执按之，因见皋白其事；皋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

言。”因掩涕而起，遘遽拜谢之。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表皋为行军司马，诏征为起居舍人，又以疾辞。尝曰：“本自全吾志，岂受此之名耶！”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奏皋节行，改著作郎，复不起。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知名之士如李华、柳识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大历三年，卒于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谥曰贞孝。

初，皋卒，韩洄、王定为服朋友之丧，李华为其墓表，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前赠秘书监，至是因子德舆为相，立家庙。至元和十二年，复赠太子太保。

德舆生四岁，能属诗；七岁居父丧，以孝闻；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韩洄黜陟河南，辟为从事，试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府罢，杜佑、裴胄皆奏请，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闻其名，征为太常博士，转左补阙。八年，关东大水，上疏请降诏恤隐，遂命奚陟等四人使。

裴延龄以巧幸判度支，九年，自司农少卿除户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舆上疏曰：

臣伏以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况经费之司，安危所系。延龄顷自权判，逮今间岁，不称之声，日甚于初。群情众口，喧于朝市，不敢悉烦圣听，今谨略举所闻。多云以常赋正额支用未尽者，便为剩利，以为己功。又重破官钱买常平先所收市杂物，遂以再给估价，用充别贮利钱。又云边上诸军皆至悬阙，自今春已来，并不支粮。伏以疆场之事，所虞非细，诚圣谟前定，终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为时所抑，丑正有党，结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征其本末，为分析条奏？又择朝贤信臣，与中使一人巡覆边军，察其资储有无虚实。倘延龄受任已来，精心勤力，每事省约，别收羡余，于正数各有区分，边军储蓄，实犹可支，身自敛怨，为国惜费；自宜更示优奖，以洗群疑，明书厥劳，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谬，罔上实多，岂以邦国重务，委之非据！臣职在谏曹，合采群议，正拜已来，今已旬日，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仇嫉。陛下亦宜稍回圣鉴，俯察群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当圣明不讳之代，若犹爱身隐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敢沥肝血，伏待刑书。

十年，迁起居舍人。岁中，兼知制诰。转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职如旧。迁中书舍人。是时，德宗亲览庶政，重难除授，凡命于朝，多补自御札。始，德舆知制诰，给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数岁，岱

卒，郢知礼部贡举，独德舆直禁垣，数旬始归。尝上疏请除两省宫，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劳苦，禁掖清切，须得如卿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来年，真拜侍郎，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转户部侍郎。元和初，历兵部、吏部侍郎，坐郎吏误用官阙，改太子宾客，复为兵部侍郎，迁太常卿。

五年冬，宰相裴垍寝疾，德舆拜礼部尚书、平章事，与李籓同作相。河中节度王锷来朝，贵幸多誉锷者，上将加平章事，李籓坚执以为不可。德舆继奏曰："夫平章事，非序进而得，国朝方镇带宰相者，盖有大忠大勋。大历已来，又有跋扈难制者，不得已而与之。今王锷无大忠勋，又非姑息之时，欲假此名，实恐不可！"上从之。

运粮使董溪、于皋谟盗用官钱，诏流岭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杀之。他日，德舆上疏曰：

窃以董溪等，当陛下忧山东用兵时，领粮料供军重务，圣心委付，不比寻常；敢负恩私，恣其赃犯，使之万死，不足塞责。弘宽大之典，流窜太轻，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责臣等疏略。但诏令已下，四方闻知，不书明刑，有此处分，窃观众情，有所未喻。伏自陛下临御已来，每事以诚，实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同符，万方之人，沐浴皇泽。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诏书，与众同弃，即人各惧法，人各谨身。

臣诚知其罪不容诛，又是已过之事，不合论辩，上烦圣聪。伏以陛下圣德圣姿，度越前古，顷所下一诏，举一事，皆合理本，皆顺人心。伏虑他时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穷鞫，审定罪名，或致之极法，或使自尽，罚一劝百，孰不甘心！巍巍圣朝，事体非细，臣每于延英奏对，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盛明，感涕自贺。况以愚滞朴讷，圣鉴所知，伏惟恕臣迂疏，察臣丹恳。

及李吉甫自淮南诏征，未一年，上又继用李绛。时上求理方切，军国无大小，一付中书。吉甫、绛议政颇有异同，或于上前论事，形于言色；其有诣于理者，德舆亦不能为发明，时人以此讥之。竟以循默而罢，复守本官。寻以检校吏部尚书为东都留守，后拜太常卿，改刑部尚书。先是，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格敕。孟容等寻改他官，乂独成三十卷，表献之，留中不出。德舆请下刑部，与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复为三十卷奏上。十一年，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诏许归阙，道卒，年六十。赠左仆射，谥曰文。

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羽仪朝行，性直亮宽恕，动作语言，一无外饰，蕴藉风流，为时称向。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尤嗜读书，无寸景暂倦，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子璩，中书舍人。

史臣曰：裴垍精鉴默识，举贤任能，启沃帝心，弼谐王道。如崔群、裴度、韦贯之辈，咸登将相，皆垍之荐达。立言立事，知无不为。吉甫该洽典经，详练故实，仗裴垍之抽擢，致朝伦之式序。吉甫知垍之能别髦彦，垍知吉甫之善任贤良，相须而成，不忌不克。叔翰修身慎行，力学承家，批制敕有夕郎之风，涂御书见宰执之器；而乃轻财散施，天爵是期，伟哉，自待之意也！德舆孝悌力学，髫龀有闻，疏延龄恣行巧佞，论皋谟不书明刑，三十年羽仪朝行，实皋之余庆所钟。此四子者，所谓经纬之臣，又何惭于王佐矣！

赞曰：二李秉钧，信为名臣。甫柔而党，籓俊而纯。裴公鉴裁，朝无屈人。权之藻思，文质彬彬。

列传第九十九

○于休烈 子肃肃子敖敖子琮令狐峘归崇敬 子登登子融奚陟张荐 子又新希复希复子读蒋乂 子系伸柳登 弟冕子璟沈传师 子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宁，贞观中任左仆射，为十八学士。父默成，沛县令，早卒。休烈至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举进士，又应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正字。累迁右补阙、起居郎、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

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扎，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旧仪，元正冬至，百官不于光顺门朝贺皇后，乾元元年，张皇后遂行此礼。休烈奏曰："《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妇朝女君。自显庆已来，则天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妇又朝光顺门，与百官杂处，殊为失礼。"肃宗诏停之。

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载称之，乃拜右散骑常侍，依前兼修国史，寻加礼仪使。迁工部侍郎。又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书，累封东海郡公，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提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以喜愠形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笃好坟籍，手不释卷，以至于终。大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于代。

嗣子益，次子肃，相继为翰林学士。

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闻，特诏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卤簿鼓吹。及闻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赠尚书左仆射，赙绢百匹、布五十端，遣谒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荣，少有其比。

肃官至给事中。肃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为时彦所称，志行修谨。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湖南观察使杨凭辟为从事；府罢，凤翔节度使李鄘、鄂岳观察使吕元膺相继辟召。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仓部司勋二员外、万年令，拜右司郎中，出为商州刺史。长庆四年，入为吏部郎中。其年，迁给事中。

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与翰林学士李绅素不叶，遂诬绅以不测之罪，逐于岭外。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时人以为与严相善，诉其非罪，皆曰："于给事犯宰执之怒，伸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噱，而逢吉由是奖之。寻转工部侍郎，迁刑部，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敖温裕长者，与物无忤，居官亦未尝有立。周践台阁，三为列曹侍郎，谨顺自容而已。太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四子：球、珪、瑰、琮，皆登进士第。

琮，落拓有大志，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大中朝，驸马都尉郑颢以琮世故，独以器度奇之。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颢谓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护细行，为世誉所抑，久而不调，能应此命乎？"琮然之。会李藩知贡举，颢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谏列，尚广德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践台阁，扬历藩府。乾符中同平章事。

黄寇犯京师，僖宗出幸，琮病不能从。既僭号，起琮为相。琮以疾辞。迫胁不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亲姻，义不受命，死即甘心。”竟为贼所害，而赦公主。主视琮受祸，谓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卒。广德闺门有礼，咸通、乾符中誉在人口。于族内外冠婚丧祭，主必自预行礼，诸妇班而见之，尊卑答劳，咸有仪法，为时所称。珪、球皆至清显。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峘上疏谏曰：

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幸偶昌运，谬参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详察。

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毕陌，无丘垅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文公始为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其臣华元、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德者葬逾薄，无德者葬逾厚，昭然可睹矣！

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估，利于人也。远方底贡，唯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皆

比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目，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竞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耶？

伏惟陛下远览虞、夏、周、汉之制，深惟夫子、张释之之诫，虔奉先旨，俯遵礼经，为万代法，天下幸甚！今赦书虽已颁行，诸条尚犹未出，此时奉遗制，敷圣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诏有司，悉从古礼。臣闻愚夫之言，明主择焉。况臣忝职史官，亲逢睿德，耻同华元、乐举之为不臣也，愿以舜、禹之理，纪圣猷也。夙夜恳迫，不敢不言，抵犯圣明，实忧罪谴。言行身黜，虽死犹生。

优诏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识度弘远，深知不可，形于至言。援引古今，依据经礼，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获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闻义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终，期无失坠。古之遗直，何以加焉！”

初，大历中，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晏用峘判吏部南曹事。峘荷晏之举，每分阙，必择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亘为礼部侍郎，炎为宰相，不念旧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鸿渐子，求补弘文生。炎尝出杜氏门下，托封于峘。峘谓使者曰：“相公诚怜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卖，即署名托封。峘以炎所署奏论，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从之，则负陛下，不从则炎当害臣。德宗出疏问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无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贬衡州别驾。迁衡州刺史。

贞元中，李泌辅政，召拜右庶子、史馆修撰。性既僻异，动失人和。在史馆，与同职孔述睿等争忿细故，数侵述睿。述睿长者，让而不争。无何，泌卒，窦参秉政，恶其为人，贬吉州别驾。久之，授吉州刺史。

齐映廉察江西，行部过吉州。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趋庭致礼；映虽尝为宰相，然骤达后进，峘自恃前辈，有以过映，不欲以戎服谒。入告其妻韦氏，耻抹首趋庭。谓峘曰：“卿自视何如人，白头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虽黜死，我亦无恨。”

峘曰“诺”，即以客礼谒之。映虽不言，深以为憾。映至州，奏峘纠前政过失，鞫之无状，不宜按部临人，贬衢州别驾。衢州刺史田敦，峘

知举时进士门生也。初峘当贡部，放榜日贬逐，与敦不相面。敦闻峘来，喜曰："始见座主。"迎谒之礼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峘。峘在衢州殆十年。顺宗即位，以秘书少监征，既至而卒。

元和三年，峘子太仆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初，□亘坐李泌贬，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以功赠工部尚书。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郡人也。曾祖奥，以崇敬故，追赠秘书监。祖乐，赠房州刺史。父待聘，亦赠秘书监。

崇敬少勤学，以经业擢第。遭丧哀毁，以孝闻，调授四门助教。天宝末，对策高第，授左拾遗，改秘书郎。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兼史馆修撰，又加集贤殿校理。以家贫求为外职，历同州、润州长史，会玄宗、肃宗二帝山陵，参掌礼仪，迁主客员外郎。又兼史馆修撰，改膳部郎中。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裤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裤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

又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桑主则埋栗主，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置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则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何须更作？作之不时，恐非礼也。"

又议云："每年春秋二时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讫，北面揖，臣以为礼太重。谨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请准武王东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

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按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

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行用。”又议祭五人帝不称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于国家即为前后之礼，无君臣之义。若于人帝而称臣，则于天帝复何称也？议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分配五时。’则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皆备，以备其时之色数，非谓别有尊崇也。”又请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礼仪志》。自是国典大礼，崇敬常参议焉。

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使还，授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与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礼仪志》，众称允当。

时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于国学行齿胄之礼。崇敬以国学及官名不称，请改国学之制，兼更其名，曰：

《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义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宫。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

又以：

祭酒之名，非学官所宜。按《周礼》：“师氏掌以义诏王，教国子。”请改祭酒为太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栒虡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

四品。

又以：

《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者给驿，年七十已上者蒲轮。其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数，各有差。其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及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省。

其教授之法，学生至监，谒同业师。其所执贽，脯脩一束、清酒一壶，衫布一段，其色随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依经辨理，略举一隅，然后就室。每朝、晡二时请益，师亦二时居讲堂，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义。旬省月试，时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则椟楚扑之。国子不率教者，则申礼部，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而学不成者，亦归之州学。

其礼部考试之法，请无帖经，但于所习经中问大义二十，得十八为通；兼《论语》、《孝经》各问十得八，兼读所问文注义疏，必令通熟者为一通。又于本经问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第。其中有孝行闻于乡闾者，举解具言于习业之下。省试之日，观其所实，义少两道，亦请兼收。其天下乡贡，亦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者，授官之资与进士同。若此，则教义日深，而礼让兴；礼让兴，则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而来者也。

诏下尚书集百僚定议以闻。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礼》代掌其职者曰氏，国学非代官，不宜曰太师氏。其余大抵以习俗既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

会国学胥吏以餐钱差舛，御史台按问，坐贬饶州司马。建中初，又拜国子司业。寻选为翰林学士，迁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寻兼普王元帅参谋，累加光禄大夫。以两河叛涣之徒初禀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节宣慰，奉使称旨。及还，上表请归拜墓，许之，赐以缯帛，儒者荣之。寻加特进、检校户部尚书，迁工部尚书，并依前翰林学士，充皇太子侍读。累表辞，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书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八十，废朝一日，赠左仆射。子登嗣。

登，字冲之。雅实弘厚，事纪母以孝称。大历七年，举孝廉高第，补四门助教。贞元初，复登贤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遗。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转右补阙、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尝出其下者，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后迁兵部员外郎，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

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与孟简、刘伯刍、萧俛受诏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献《龙楼箴》以讽。久之，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时论美之。转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迁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

登有文学，工草隶。宽博容物。尝使僮饲马，马蹄踶，僮怒，击折马足，登知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死，方讯云未之尝；他人为之怒，登视之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亦以为近之。子融嗣。

融，进士擢第，自监察拾遗入省，拜工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六年，转工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转户部侍郎。开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违敕进羡余钱十万贯。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财赋，皆陛下府库也。周仁辄陈小利，妄设异端，言南方火灾，恐成灰烬，进于京国，姑徇私诚。入财货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浅！臣恐天下放效，以羡余为名，因缘刻剥，生人受弊。周仁请行重责，以例列藩。其所进钱，请还湖南，代贫下租税。"诏周仁所进于河阴院收贮，以备水旱。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赃。上问融曰："韩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孰甚？"对曰："元中与康枉破官钱三万余贯，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

轻。”乃贬梧州司户。

寻迁京兆尹。时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赐钱五万贯；府司以所赐之半还司农寺菜钱，融因对言之。上以融学家，因问“‘蔬粝’字有赖音，何也？‘粝’是饭之极粗者耶？”融以义类对之。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悦融，罢尹。月余，授秘书监。俄而固言罢，杨嗣复辅政，以融权知兵部侍郎。一年内拜吏部。三年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融子仁晦、仁翰、仁宪、仁召、仁泽，皆登进士第。咸通中并至达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翰绎，天宝中弋阳郡太守。陟少好读书，登进士第，又登制举文词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寻拜大理评事。佐入吐蕃使，不行，授左拾遗。丁父母忧，哀毁过礼，亲朋愍之。车驾幸兴元，召拜起居郎、翰林学士。辞以疾病，久不赴职，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郎、左司郎中，弥纶省闼。又累奉使，皆称旨。

贞元八年，擢拜中书舍人。是岁，江南、淮西大雨为灾，令陟劳问巡慰，所在人安悦之。中书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处之。先是右省杂给，率分等第，皆据职田顷亩，即主书所受与右史等。陟乃约以料钱为率，自是主书所得减拾遗。时中书令李晟所请纸笔杂给，皆不受；但告杂事舍人，令且贮之，他日便悉以遗舍人。前例，杂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内官。又躬亲庶务，下至园蔬，皆悉自点阅，人以为难，陟处之无倦。迁刑部侍郎。

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诬奏充结陆贽，数厚赂遗金帛。充既贬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恶贽也。诏许之。元翰曲附延龄，劾治府史。府史到者，虽无过犯，皆笞决以立威，时论喧然。陟乃躬自阅视府案，具得其实，奏言：“据度支奏，京兆府贞元九年两税及已前诸色羡余钱，共六十八万余贯，李充并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贯已来是诸县供馆驿加破，及在诸色人户腹内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万石，唯三百余石诸色输纳所由欠折，其余并是准敕及度支符牒，给用已尽。”陟之宽平守法，多如此类。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愤恚而卒。

陟寻以本官知吏部选事，铨综平允，有能名，迁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时以为称职。贞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翾，字文成，聪警绝纶，书无不览。为兒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趯翾也，为凤之佐，吾兒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翾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翾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翾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乃追敕移于近处。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翾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荐少精史传，颜真卿一见叹赏之。天宝中，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其才可当史任，乃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既至阙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丧阕，礼部侍郎于邵举前事以闻，召充史馆修撰，兼阳翟尉。硃泚之乱，变姓名伏匿城中，因著《史遁先生传》。德宗还宫，擢拜左拾遗。贞元元年冬，上亲郊。时初克复，簿籍多失，礼文错乱，乃以荐为太常博士，参典礼仪。四年，回纥和亲，以检校右仆射、刑部尚书关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荐为判官，转殿中侍御史。使还，转工部员外郎，改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谏议大夫，仍充中馆修撰。

时裴延龄恃宠，谮毁士大夫。荐欲上书论之，屡扬言未果。延龄闻之怒，奏曰："谏官论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则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德宗以为然。荐为谏议月余，改秘书少监。延龄排摈不已，会差使册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及吊祭，乃命荐兼御史中丞，入回纥。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吐蕃传其柩以归。顺宗即位，凶问至，诏赠礼部尚书。

荐自拾遗至侍郎，仅二十年，皆兼史馆修撰。三使绝域，皆兼宪职。以博洽多能，敏于占对被选。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图》、

《宰辅略》、《灵怪集》、《江左寓居录》等，并传于时。子又新、希复，皆登进士第。

又新，幼工文，善于傅会。长庆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学士李绅深为穆宗所宠，逢吉恶之；求朝臣中凶险敢言者掎摭绅阴事，俾暴扬于搢绅间。又新与拾遗李续之、刘栖楚，尤蒙逢吉睠待，指为鹰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构绅，败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曰："请少留，缘张补阙在斋内与相公谈。"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人皆辟易惮之。与续之等七人，时号"八关十六子"。

宝历三年，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请又新为副使，李续之为行军司马。逢吉为宰相时，用门下省主事田伾。伾犯赃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罢相，裴度发其事，逢吉坐罚俸。又诏曰："朕在亿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者，法也。法行则君主重，法废则朝廷轻。田伾常挂亡命之章，偷请养贤之禄，迹在搜捕，公行人间，而更冒选吏曹，显拟郡佐。及黄枢覆验，乌府追擒，证逮皆明，奸状尽得。三移宪牒，一无申陈。众状满前，群议溢耳，终则步健不至，琅珰空来。蔑视纪纲，颇同侮谑，顾兹参画，负我上台。阅视连名，伊尔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续之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训用事，复召二子为尚书郎。训贬，复贬而卒。

希复子读，登进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也。祖瑰，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　父将明，累迁至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代为名儒。而乂，　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其父在集贤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乂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

十三年，以故河中节度使张茂昭弟光禄少卿同正茂宗尚义章公主，茂宗方居母丧，有诏起复云麾将军成礼。诏下，乂上疏谏曰："墨缞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谕云："茂宗母临亡有请，重违其心。"乂又

拜疏，辞逾激切。德宗于延英特召入对，上曰："卿所言，古礼也。朕闻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对曰："臣闻里俗有不甚知礼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内，家既贫匮，旁无至亲，即有借吉以就礼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尝闻之。况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骇物听。臣或闻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实天下幸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韦彤、裴堪谏疏继入，上不悦，促令奉行前诏，然上心颇重乂。

上尝登凌烟阁，见左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宰臣遽受宣，无以对；即令召乂至，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乂。乂征引根源，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翌日，诏兼判集贤院事。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时顺宗祔庙，将行祧迁之礼，诏公卿议。咸云："中宗中兴之主，不当迁。"乂建议云："中宗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夺，五王翼戴，方复大业。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于返正，不得号为中兴。"群议纷然，竟依乂所执。

元和二年，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受诏删定制敕，成三十卷，奏行用。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明年监修国史裴垍罢相，李吉甫再入，以乂垍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迁秘书监。

乂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然亦以此自滞。而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本名武，因宪宗召对，奏曰，"陛下已诛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乂。"上忻然从之。时帝方用兵两河，乂亦因此讽谕耳。乂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懿。子系、伸、偕、仙、佶。

系，太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

有父风。与同职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转尚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宰相宋申锡为北军罗织，罪在不测，系与谏官崔玄亮泣谏于玉阶之下，申锡亦减死，时论称之。开成中，转谏议大夫。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中宗即位，征拜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改左丞。出为兴元节度使，入为刑部尚书。俄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以弟伸为丞相，恳辞朝秩，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淮阳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

伸，登进士第，历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补阙、史馆修撰，转中书舍人，召入翰林为学士。自员外郎中，至户部侍郎、学士承旨，转兵部侍郎。大中末，中书侍郎、平章事。

仙、佶，皆至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东人。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毫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芳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位终右司郎中、集贤学士。

登少嗜学，与弟冕咸以该博著称。登年六十余，方从宦游，累迁至膳部郎中。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已后敕格。再迁右庶子，以衰病改秘书监，不拜，授右散骑常侍致仕。长庆二年卒，时九十余，辍朝一日，赠工部尚书。弟冕。

冕，文史兼该，长于吏职。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丧，论皇太子服纪。左补阙穆质请依礼周期而除，冕与同职张荐等奏议曰：

准《开元礼》，子为母齐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纪。皇太子为皇后丧服，国礼无闻。昔晋武帝元皇后崩，其时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凯奏议曰："古者天子三年之丧，既葬除服。魏氏革命，亦以既葬为节。故天子诸侯之礼，尝已具矣，恶其害己而削去其节。今其存者唯《士丧礼》一篇，戴胜之记错杂其内，亦难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与国为体，固宜卒哭而除服。"于是山涛、魏舒并同其议，晋朝从之。历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谨按实录，文德皇后以贞观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晋王，治为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据其命官，当已除之义也。今请皇太子依魏、晋故事，为大行皇后丧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终制，庶存厌降之礼。

事下中书，宰臣召问礼官曰："《语》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岂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于既葬乎？准令，群臣齐衰，给假三十日即公除。约于此制，更审议之。"张荐曰："请依宋、齐间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为皇太子丧服之节。"三十日公除诣于正内，则服墨惨，归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质曰："杜元凯既葬除服之论，不足为法。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从三十日之变太轻，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为定。"诏宰臣与礼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质所奏问博士，冕对曰："准《礼》，三年丧，无贵贱一也。岂有以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且《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其禀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丧服侍奉，有伤至尊之意也。故从权制，昭著国章，公门脱衰，义亦在此，岂皆为金革乎？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惨朝觐，归至本院，依旧衰麻，酌于变通，庶可传继。"宰臣然其议，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奏，以冕议为是。而穆质坚执前义，请依古礼，不妨太子墨衰于内也。宰臣齐映、刘滋参酌群议，请依叔则之议，制从之。及董晋为太常卿，德宗谓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谏官横论之。今熟计之，即礼官请依魏、晋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丧，合至正月晦受吉服，欲以其年十一月释衰麻，以及新正称庆。有司皆论不可，乃止。

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

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终献，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上又问升郊庙去剑履，及象剑尺寸之度，祝文轻重之宜，冕据礼经沿革闻奏，上甚嘉之。

冕言事颇切，执政不便之，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冕在福州，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人情大扰，期年，无所滋息，诏罢之。以政无状，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子璟，登进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宝历初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差摄三公行事，多以杂品；璟时监察，奏曰："准开元二十三年敕，宗庙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庙五享，差丞相、师傅、尚书、嗣、郡王通摄，余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庙告祭摄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摄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充，余司不在差限。比来吏部因循，不守前后敕文，用人稍轻。请自今年冬季，勒吏部准开元、元和敕例差官。"从之。再迁度支员外郎，转吏部。开成初，换库部员外郎、知制诰，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

初，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

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仍诏户部供纸笔厨料。五年，拜中书舍人充职。武宗朝，转礼部侍郎，再司贡籍，时号得人。子韬亦以进士擢第。

沈传师，字子言，吴人。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家邦。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妄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

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

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箓，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为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

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

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殁，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为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

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后”云。

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德宗初即位，锐于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已上，择文学理道、韬钤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物论以为两省皆名侍臣，足备顾问，无劳别置冗员。既济上疏论之曰：

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在不问，不患无人。且中书、门下两省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陛下若谓见官非才，不足与议，则当选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务广聪明，毕收淹滞，则当择其可者，先补缺员。则朝无旷官，俸不徒费。且夫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什器、建造□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例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尝计天下财赋耗篸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方期缉熙，必藉裁减。今四方形势，兵罢未得，资费之广，盖非获已。陛下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岂俾闲官，复为冗食？籍旧而置，犹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请重难慎择，迁延寝罢。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位终礼部员外郎。

传师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中，迁中书舍人。性恬退无竞，时翰林未有承旨，次当传师为之，固称疾，宣召不起，乞以本官兼史职。俄兼御史中丞，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入为尚书右丞。出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转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赠吏部尚书。

初，传师父既济撰《建中实录》十卷，为时所称。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廉察湖南，特诏赍一分史稿，成于理所。

有子枢、询，皆登进士第。

询历清显，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咸通中，检校户部尚书、潞州长史、昭义节度使。为政简易，性本恬和。奴归秦者，通询侍者，询将戮之未果；奴结牙将为乱，夜攻府第，询举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峘、荐坎壈于仕涂，沈、柳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藉其余祐，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

列传第一百 德宗顺宗诸子

○舒王谊通王谌虔王谅肃王详文敬太子謜资王谦代王諲昭王诫钦王谔珍王諴郯王经均王纬溆王纵莒王纾密王绸郇王综　邵王约宋王结集王缃冀王絿和王绮衡王绚钦王绩会王纁 福王绾 珍王缮抚王晙岳王绲袁王绅桂王纶翼王绰蕲王缉

德宗皇帝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顺宗皇帝；舒王谊，昭靖太子之子；文敬太子，顺宗之子；诸妃生通王已下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舒王谊，本名谟，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怜之，命之为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开府仪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封。仍诏所司，其开府俸料，逐月进内，寻以军兴罢支。建中元年，领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刺史孟皞为节度留后。以谊爱弟之子，诸王之长，军国大事，欲其更践，必委试之。

明年，尚父郭子仪病笃，上御紫宸，命谊持制书省之。谊冠远游冠，绛纱袍，乘象辂，驾驷马，飞龙骑士三百人随之。国府之官，皆裤褶骑而导前，卤簿备引而不乐，在遏密故也。及门，郭氏子弟迎拜于外，王不答拜。子仪卧不能兴，以手叩头谢恩已。王解冠珮，以常服传诏劳问之。

三年，蔡帅李希烈叛，诏哥舒曜讨之。八月，希烈自帅众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又诏河南都统李勉援之。勉舍襄城，令大将唐汉臣等选劲兵，径袭许州以解围。汉臣未至许，上遣中使追之，责以违诏，亟旋师，为贼所乘，汉臣之众大败。勉恐东都危急，乃分兵数千赴洛，又为贼所隔。贼众急攻汴、滑，勉走宋州，朝廷大耸，乃诏谊为扬州大都督，持节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兼诸军行营兵马元帅，改名谊。又以哥舒翰声近，士卒窃议，改封普王，令统摄诸军，进攻希烈。仍以兵部侍郎萧复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府统军长史。旧例有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更之。又以新除潭州观察使孔巢父为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行军司马；以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樊泽为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行军右司马。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为吏部郎中、兼中丞；侍御史韦儹为工部郎中、兼中丞，并充元帅府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为本司郎中，充元帅府掌书记。以右金吾大将军浑瑊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中军虞候。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为之副。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

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充后军兵马使。以左神武军使王价检校太子宾客；左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前司农少卿郭曙检校左庶子，前秘书省著作郎常愿为秘书少监，并充元帅府押衙。制下未行，泾原兵乱而止。

德宗初闻兵士出怨言，不得赏设，乃令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许以厚赏。行及内门，兵已阵于阙前；谊狼狈而还，遂奉德宗出幸奉天。贼之攻城，谊昼夜传诏，慰劳诸军，仅不解带者月余。从车驾还宫，复封舒王、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如故。永贞元年十月薨，废朝三日。

通王谌，德宗第三子也。大历十四年封，制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十月，领宣武军节度大使、汴宋等州观察支度营田等使，以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为留后，王不出阁。十一年，河东帅李自良卒，以谌为河东节度大使，以行军司马李说知府事，充留后，亦不出阁。

虔王谅，德宗第四子。大历十四年封，授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申光蔡观察等使，以大将吴少诚为留后。十年，领朔方灵盐节度大使、灵州大都督，以朔方行军司马李栾为灵府左司马，知府事，朔方留后。十一年九月，横海大将程怀信逐其帅怀直。十月，以谅领横海节度大使、沧景观察等使，以都知兵马使程怀信为留后，王不出阁。十六年，徐帅张建封卒，徐军乱，又以谅领徐州节度大使、徐泗濠观察处置等使，以建封子愔为留后。

肃王详，德宗第五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建中三年十月薨，时年四岁，废朝三日，赠扬州大都督。性聪惠，上尤怜之，追念无已，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礼仪使判官、司门郎中李岩上言曰："坟墓之义，经典有常，自古至今，无闻异制。层砖起塔，始于天竺，名曰'浮图'，行之中华，窃恐非礼。况肃王天属，名位尊崇，丧葬之仪，存乎简册，举而不法，垂训非轻。伏请准令造坟，庶遵典礼。"诏从之。

文敬太子謜，顺宗之子。德宗爱之，命为子。贞元四年，封邕王，授开府仪同三司。七年，定州张孝忠卒，以謜领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后。十年六月，潞帅李抱真卒，又以謜领昭义节度大使、泽潞邢洺名磁观察等使，以潞将王虔休为潞府司马、知留后。十五年十月薨，时年十八，废朝三日，赠文敬太子，所司备礼册命。其年十二月，葬于昭应，有陵无号。发引之日，百官送于通

化门外，列位哭送。是日风雪寒甚，近岁未有。诏置陵署令丞。

资王谦，德宗第七子。大历十四年封。

代王諲，德宗第八子。本封缙云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

昭王诚，德宗第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钦王谔，德宗第十子。顺宗即位，诏曰："王者之制，子弟毕封，所以固藩辅而重社稷，古今之通义也。第十弟谔等，宽简忠厚，生知孝敬，行皆由礼，志不违仁。乐善本于性情，好贤宗于师傅。缵修六艺，达人伦风化之源；博习群言，知惠和睦友之道。温恭朝夕，允茂厥猷，克有嘉闻，宜封土宇。谔可封钦王。第十一弟可封珍王。

珍王諴，德宗第十一子，与钦王同制封。

德宗仁孝，动循法度，虽子弟姑妹之亲，无所假借。建中初，诏亲王子弟带开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公主、郡县主出降，与舅姑抗礼。诏曰："冠婚之义，人伦大经。昔唐尧降嫔，帝乙归妹。迨于汉氏，同姓主之。爰自近古，礼教陵夷，公郡法度，僭差殊制。姻族阙齿序之义，舅姑有拜下之礼，自家刑国，多愧古人。今县主有行，将俟嘉令，俾亲执枣栗，以见舅姑；敬遵宗妇之仪，降就家人之礼。事资变革，以抑浮华。其令礼仪使与礼官博士，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县主出降、觌见之文仪以闻。"

初，开元中置礼会院于崇仁里。自兵兴已来，废而不修，故公、郡、县主不时降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丱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觐见十六年矣。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及德宗即位，叙用枝属，以时婚嫁，公族老幼，莫不悲感。初即位，将谒太庙，始与公、郡、县主相见于大次中，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爱，歔欷哭泣之声闻于朝，公卿陪列者为之凄然。每将有大礼，必与诸父昆弟同其斋次。及岳阳、信宁、宜芳、永顺、朗陵、阳安、襄城、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十一县主同月出降，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于栉、纚、笄、总，皆经于心，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饰，使内司计造，不在此数。是时所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帝曰："笼花首饰，妇礼不可阙，然用费太广，即无谓也。宜损之又损之。"及三万而止。帝谓主等曰："吾非

有所爱，但不欲无益之费耳。”各以余钱六十万赐之，以备他用。

旧例，皇姬下嫁，舅姑返拜而妇不答。及是制下，礼官定制曰：“既成婚于礼会院，明晨，舅坐于堂东阶西向，姑南向，妇执笄，盛以枣栗，升自西阶，再拜，跪奠于舅席前。退降受□，盛以腶修。升，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降，东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谢恩于光顺门，婿之亲族亦随之，然后会宴于十六宅。”是日，县主皆如其制。初，赠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帝每见之，方屣而靴，召王、韦二美人出拜。敕崔氏坐受勿答。故戚属之间，罔不惮其敬，不肃而遵礼法焉。

顺宗二十三子：庄宪皇后王氏生宪宗皇帝；王昭仪生郯王经；赵昭仪生宋王结；王昭仪生郇王综；王昭训生衡王绚；余十八王，本录不载母氏。

郯王经，本名涣，顺宗次子。始封建康郡王，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八年薨。

均王纬，本名沔，顺宗第三子。始封洋川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溆王纵，本名洵，顺宗第四子。初授殿中监，封临淮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莒王纾，本名浼，顺宗第五子。初授秘书监，封弘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八年薨。

密王绸，本名泳，顺宗第六子。始封汉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二年九月薨。

郇王综，本名湜，顺宗第七子。初授少府监，封晋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元和三年四月薨。

邵王约，本名溆，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宋王结，本名滋，顺宗第九子。始封云安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长庆二年薨。

集王缃，贞元二十一年封。长庆二年薨。

冀王絿，本名淮，顺宗第十子。初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九年薨。

和王绮，本名湑，顺宗第十一子。始封德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太和七年薨。

衡王绚，顺宗第十二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宝历二年薨。

钦王绩，顺宗第十三子。贞元二十一年封。

会王纁，顺宗第十四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元和五年十一月薨。

福王绾，本名浥，顺宗第十五子。母庄宪王皇后，宪宗同出。初授光禄卿，封河东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咸通元年，特册拜司空。明年薨。

珍王缮，本名况，顺宗第十六子。初授卫尉卿，封洛交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

抚王晙，顺宗第十七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四年，特册拜司空。五年，册司徒。乾符三年，册太尉。其年薨。

岳王绲，顺宗第十八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二年薨。

袁王绅，顺宗第十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十四年薨。

桂王纶，顺宗第二十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太和九年薨。

翼王绰，顺宗第二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封。咸通二年薨。

蕲王缉，顺宗第二十二子。咸通八年封。

史臣曰：夫圣人君临宇县，肇启邦基，莫不受命上玄，膺名帝箓。自太昊已降，五运相推，迄于殷汤，历数绵永。但设均平之化，未闻封建之名。洎乎周、汉，始以子弟建侯树屏，以作维城。及王室浸微，遂有莽、卓之乱。唐室自艰难已后，两河兵革屡兴，诸王虽封，竟不出阁，夫帝王居寰宇之尊，抚亿兆之众，但能平一理道，夙夜严恭，任贤使能，设官分职，自然四海乐推。天命所祐，纵无封建，亦鸿基永固，

安俟婴孺镇重哉？

赞曰：孝文秉礼，道弘籓邸。睦族展亲，仪刑戚里。自阁临藩，所谓周爰。无如恶鸟，终怀笼樊。

列传第一百一

○高崇文 子承简伊慎硃忠亮刘昌裔范希朝王锷 子稷阎巨源孟元阳赵昌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五年夏，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战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过半。韩全义入觐，崇文掌行营节度留务，迁兼御史中丞。十四年，为长武城使，积粟练兵，军声大振。

永贞元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贼将邢泚遁归。屯军梓州，因拜崇文为东川节度使。先是，刘辟攻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遂斩之。

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头山，扼两川之要，辟筑城以守，又连八栅，张掎角之势以拒王师。是日，破贼二万于鹿头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万胜堆。堆在鹿头之东，使骁将高霞寓亲鼓，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遂据堆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凡八大战皆大捷，贼摇心矣。

八月，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乃深入以自赎，故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绵江栅将李文悦以三千人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城降者众二万。辟之男方叔、子婿苏强，先监良辅军，是日械系送京师，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德阳等县城皆镇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师无留行。辟大惧，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赍重宝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赂，且将启之。崇文遣高霞寓、郦定进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辟自投岷江，擒于涌湍之中。西蜀平，乃槛辟送京师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师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逵，军令严肃，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

先是，贼将邢泚以兵二万为鹿头之援，既降又贰，斩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门请命，崇文条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实封三百户，诏刻石纪功于鹿头山下。

崇文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谘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扞边戍，恳疏累上。二年冬，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宁庆三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统。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以不习朝仪，惮于入觐，优诏令便道之镇。居三年，大修戎备。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废朝三日，赠司徒，谥曰威武，配享宪宗庙庭。

子承简，少为忠武军部将，后入神策军。以父征刘辟，拜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简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其军都押衙。淮西平，诏以郾城、上蔡、遂平三县为溵州，治郾城，用承简为刺史。寻转邢州刺史，值观察使责时赋急，承简代数百户出其租。

迁宋州刺史，属汴州逐其帅，以部将李絺行帅事。絺遣其将责宋官私财物，承简执而囚之。自是汴使来者，辄系之，一日并出斩于军门之外，威震郡中。及絺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简保北两城以拒，凡十余战。会徐州救兵至，絺为汴将李质执之，传送京师，兵围宋者即遁去。授承简检校左散骑常侍、充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俄迁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复出为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先是，羌虏多以秋月犯西边，承简请军宁州以备之。因疾，上言乞入觐，即随表诣阙。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寿县传舍卒，赠司空。

崇文孙骈，历位崇显，终淮南节度使，自有传。

伊慎，兖州人。善骑射，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祔，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浃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垅，果得旧记验。

大历八年，江西节度使路嗣恭讨岭南哥舒晃之乱，以慎为先锋，直逼贼垒，疾战破之，斩首三千级，由是复始兴之地。未几，与诸将追斩

晃于泔溪，函首献于阙下。嗣恭表慎功，授连州长史，知当州团练副使，三迁江州别驾。

讨梁崇义之岁，慎以江西牙将从李希烈，摧锋陷敌，功又居多。江汉既平，希烈爱慎之材，数遗善马，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大集兵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焉。上遣中使即军以诘之，曹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溯江来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贰。累破蔡山栅，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又攻黄梅县，杀贼将韩霜露，斩首千余级。优诏褒异，授试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蕲州刺史，充节度都知兵马使。

建中末，车驾在梁、洋，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次于蕲口。时贼已屠汴州，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以绝江道。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树三栅，相去数里，偃旗卧鼓。于中栅声鼓，三栅悉兵以击，贼军大乱，少诚脱身以免，斩级不可胜数，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栅，进兵围安州。贼阻溳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慎分兵迎击，战于应山，擒戒虚，缚示城下，遂开门请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赐实封一百户。希烈又遣将援隋州，慎击之于厉乡，走康叔夜，斩首五千级。希烈死，李惠登为贼守隋州，慎飞书招谕，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诏授隋州刺史。

贞元十五年，以慎为安黄等州节度、管内支度营田观察等使。十六年，吴少诚阻命，诏以本道步骑五千，兼统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当其一面。于申州城南前后破贼数千，以例加检校刑部尚书。二十一年，于安黄置奉义军额，以为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宪宗即位，入真拜右仆射。元和二年，转检校左仆射，兼右金吾卫大将军。以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为从直所奏，贬右卫将军。数月，复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

硃忠亮，本名士明，沛州浚仪人。初事薛嵩为将。大历中，诏镇普润县，掌屯田。硃泚之乱，以麾下四十骑奔奉天。德宗嘉之，封东阳郡王，为“奉天定难功臣”。及大驾南幸，为虏骑所获，系于长安。贼平，李晟释之，荐于浑瑊，署定平镇都虞候。镇使李朝采卒，遂代之。宪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筑临泾城有劳，特加检校工部尚书、泾原四镇节度使，仍赐名。泾土旧俗多卖子，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元

和八年卒，赠右仆射。

刘昌裔，太原阳曲人。少游三蜀。杨琳之乱，昌裔说其归顺。及琳授洺州刺史，以昌裔为从事，琳死乃去。

曲环将幽陇兵收濮州也，辟为判官。诏授监察御史，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赐紫，兼中丞，充营田副使。贞元十五年，环镇许州，卒，诏上官涣知节度留后。吴少诚攻许州，涣领事，欲弃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受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涣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待；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马使安国宁与涣不善，谋反以城降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食之，赏缣二匹，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十六年，以全陈许功，以涣为节度使，昌裔为陈州刺史。

韩全义之败溵水也，与诸道兵皆走保陈州；求舍，昌裔登城谓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来陈州，义不敢纳，请舍城外。"而从千骑入全义营，持牛酒劳军。全义不自意，惊喜叹服。十八年，改充陈许行军司马。明年，涣卒，诏昌裔为许州刺史，充陈许节度使，再加检校右仆射。

元和八年五月，许州大水，坏庐舍，漂溺居人。六月，征昌裔加检校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初，昌裔以老疾而军府无政，因其水败军府，上乃促令韩皋代之。昌裔赴召，至长乐驿，闻有是命，乃上言风眩，请归私第，许之。其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建中年，为邠宁虞候，戎政修举，事节度使韩游瑰。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战守有功，累加兼中丞，为宁州刺史。游瑰入觐，自奉天归邠州，以希朝素整肃有声，畏其逼己，求其过，将杀之。希朝惧，奔凤翔。德宗闻之，趣召至京师，置于左神策军中。游瑰殁，邠州诸将列名上请希朝为节度，德宗许之。希朝让于张献甫，曰："臣始逼而来，终代其任，非所以防凯觎安反侧也。"诏嘉之，以献甫统邠宁。数日，除希朝振武节度使，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甚惮之，曰："有张光晟，苦我久

矣，今闻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见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而不为横。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贞元末，累表请修朝觐。时节将不以他故自述职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悦。既至，拜检校右仆射，兼右金吾大将军。

顺宗时，王叔文党用事，将授韩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而以泰为副，欲因代之，叔文败而罢。宪宗即位，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出拜检校司空，充朔方灵盐节度使。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后以之讨贼，所至有功，迁河东节度使。率师讨镇州无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龙武统军，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赠太子太师。

希朝近代号为名将，人多比之赵充国。及张茂昭击王承宗，几覆，希朝玩寇不前，物议罪之。

王锷，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团练营将。初，杨炎贬道州司马，锷候炎于路，炎与言异之。后嗣曹王皋为团练使，擢任锷，颇便之。使招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表为邵州刺史。及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锷以劲兵三千镇寻阳。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既袭得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锷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锷从。小心习事，善探得军府情状，至于言语动静，巨细毕以白皋。皋亦推心委之，虽家宴妻女之会，锷或在焉。锷感皋之知，事无所避。

后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围之；贼惧，请皋使至城中以约降，皋使锷悬而入。既成约，杀不从者以出。明日城开，皋以其众入。伊慎以贼恟惧，由其围也，不下锷，锷称疾避之。及皋为荆南节度使，表锷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于宾倅。马彝、裴泰鄙锷请去，乃复以为都虞候。

明年，从皋至京师，皋称锷于德宗曰：“锷虽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试验。”遂拜鸿胪少卿。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

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拜刑部尚书。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乃以锷检校兵部尚书，充淮南副节度使。锷始见佑，以趋拜悦佑，退坐司马□事。数日，诏杜佑以锷代之。

锷明习簿领，善小数以持下，吏或有奸，锷毕究之。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及吏退，锷探取他书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归省所告者，异日乃以他微事连其所告者，固穷按验之以谲众，下吏以为神明。锷长于部领，程作有法，军州所用竹木，其余碎屑无所弃，皆复为用。掾曹帘坏，吏以新帘易之，锷察知，以故者付舡坊以替箬，其他率如此。每有飨宴，辄录其余以备后用，或云卖之，收利皆自归，故锷钱流衍天下。在镇四年，累至司空。

元和二年来朝，真拜左仆射，未几除检校司徒、河中节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镇太原。时方讨镇州，锷缉绥训练，军府称理。锷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尉。锷将卒，约束后事甚明，如知其死日。

锷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炫，炫子弟多附锷以致名宦。又尝读《春秋左氏传》，自称儒者，人皆笑之。

子稷，历官鸿胪少卿。锷在籓镇，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广治第宅，尝奏请藉坊以益之，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贵官清品，溺其赏宴而游，不惮清议。及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锷遗表，隐没所进钱物。上令鞫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

稷子叔泰。开成四年，沧州节度使刘约上言："王稷为李全略所杀，家无遗类。稷男叔泰，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乃收养之，今已成长。臣奖其义，忠献已补职，叔泰津送以闻。"文宗诏曰："王锷累朝宣力，王稷一旦捐躯，须录孤遗，微申悯念。王叔泰委吏部与九品官，令奉祭。"

阎巨源，贞元十九年以胜州刺史摄振武行军司马。属希朝入觐，遂代为节度。以材力进，无他智能。初不知书而好文，其言辄乖误，时人

多摭其谈说以为戏，然以宽厚为将卒所怀。后为邠宁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元和九年卒。

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环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甿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环卒，吴少诚寇许州，元阳城守；外无救兵，攻围甚急，而终不能傅其城，贼乃罢兵。韩全义五楼之败，诸军多私归，元阳及神策都将苏元策、宣州都将王干各率部留军濑水，破贼二千余人。兵罢，加御史大夫。元和初，拜河阳节度、检校尚书。五年，拜右仆射、昭义节度，入为右羽林统军，封赵国公。俄拜左金吾大将军，复除统军。元和九年卒，赠扬州大都督。

赵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贞，皆有名于时。李承昭为昭义节度，辟昌在幕府。贞元七年，为虔州刺史。属安南都护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护，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坏伤胫，恳疏乞还，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国子祭酒。及泰为首领所逐，德宗诏昌问状。昌时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复命为都护，南人相贺。

宪宗即位，加检校工部尚书，寻转户部尚书，充岭南节度。元和三年，迁镇荆南，征为太子宾客。及得见，拜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岁余，让卿守本官。六年，除华州刺史，辞于麟德殿。时年八十余，趋拜轻捷，召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宣宰臣密访其颐养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成。

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贞师，勤于军政，戎麾指蜀，遽立奇功，可谓近朝之良将也。伊慎、硃忠亮、刘昌裔、范希朝、阎巨源、孟元阳、赵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时之名臣。王锷明可照奸，忠能奉主，此乃垂名于后也。至若竹头木屑，曾无弃遗，作事有程，俭而足用，则又士君子之为也。如贱收贵出，务积珠金，唯利是求，多财为累，则与夫清白遗子孙者远矣！凡百在位，得不鉴之。

赞曰：崇文之功，显于西蜀。伊慎之忠，见乎南服。硃、刘、范、阎，各有其目。元阳、赵昌，不无遗躅。惟彼太原，战勋可录。累在多财，子孙不禄。

列传第一百二

○马璘郝廷玉王栖曜 子茂元刘昌 子士泾李景略张万福 高固郝玭段佐史敬奉 野诗良辅附

马璘，扶风人也。祖正会，右威卫将军。父晟，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璘少孤，落拓不事生业。年二十余，读《马援传》至“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叹曰：“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杖剑从戎，自效于安西。以前后奇功，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

至德初，王室多难，璘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凤翔。肃宗奇之，委以东讨。殄寇陕郊，破贼河阳，皆立殊效。尝从李光弼攻贼洛阳，史朝义自领精卒，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眙不敢动。璘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四，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帅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捷如马将军者。”迁试太常卿。

明年，蕃贼寇边，诏璘赴援河西。广德初，仆固怀恩不顺，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璘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虏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璘乃持满外向，突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璘以劲骑追击，俘斩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授兼御史中丞。

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残寇。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检校工部尚书。以犬戎浸骄，岁犯郊境，泾州最邻戎虏，乃诏璘移镇泾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郑、滑二州隶之。璘词气慷慨，以破虏为己任。既至泾州，分建营堡，缮完战守之具，频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来献，前后破吐蕃约三万余众。在泾州令宽而肃，人皆乐为之用。镇守凡八年，虽无拓境之功，而城堡获全，虏不敢犯，加检校右仆射。上甚重之，迁检校左仆射知省事，诏宰臣百僚于尚书省送上，进封扶风郡王。

璘虽生于士族，少无学术，忠而能勇，武干绝伦，艰难之中，颇立忠节，中兴之猛将也。年五十六，大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废朝，赠司徒。

璘久将边军，属西蕃寇扰，国家倚为屏翰。前后赐与无算，积聚家财，不知纪极。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寻尽。

郝廷玉者，骁勇善格斗，事太尉李光弼，为帐中爱将。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阳，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时三城壁垒不完，刍粮不支旬日；贼将安太清等率兵数万，四面急攻。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以掎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光弼召诸将讯之曰：“贼党何面难抗？”或对曰：“西北隅最为勍敌。”乃亟召廷玉谓之曰：“凶渠攻西北者难奈，尔为我决胜而还。”辞曰：“廷玉所领，步卒也，愿得骑军五百。”光弼以精骑三百授之。光弼法令严峻，是日战不利而还者，不解甲斩之。廷玉奋命先登，流矢雨集，马伤不能军而退。光弼登堞见之，骇然曰：“廷玉奔还，吾事败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来。廷玉见使者曰：“马中毒箭，非败也。”光弼命易马而复，径骑冲贼阵，驰突数四。俄而贼党大败于河壖，廷玉擒贼将徐璜而还。由是贼解中氵单之围，信宿退去。前后以战功累授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封安边郡王。从光弼镇徐州。光弼薨，代宗用为神策将军。

永泰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犯京畿，分命诸将屯于要害，廷玉与马璘率五千人屯于渭桥西窑底。观军容使鱼朝恩以廷玉善阵，欲观其教阅。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鸣鼓角而出，分而为阵，箕张翼舒，乍离乍合，坐作进退，其众如一。朝恩叹曰：“吾在兵间十余年，始见郝将军之训练耳。治戎若此，岂有前敌耶？”廷玉凄然谢曰：“此非末校所长，临淮王之遗法也。太尉善御军，赏罚当功过。每校旗之日，军士小不如令，必斩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变已来，无复校旗之事，此不足军容见赏。”

王缙为河南副元帅，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历八年卒，追录旧勋，赠工部尚书。

王栖曜，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曜为牙将。下兖、郓诸县，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

初，逆将邢超然据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号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殒之，城中气慑，遂拔曹州。及衡居节制，授右威卫将军、先锋游奕使。随衡入朝，授试金吾卫将军。

上元元年，王玙为浙东节度使，奏为马军兵马使。广德中，草贼袁晁起乱台州，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尽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傪东讨，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联日十余战，生擒袁晁，收复郡邑十六，授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

时江左兵荒，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军五千镇之。日新贪暴，贼萧庭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时栖曜游奕近郊，为贼所胁，进围苏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复出击贼，其众大溃。迁试金吾大将军。

李灵曜叛于汴州，浙西观察使李涵俾栖曜将兵四千为河南掎角。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丘，顿军宁陵，期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滉命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去。

贞元初，拜左龙武大将军，旋授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卒于位。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略，从父征伐知名。元和中，为右神策将军。太和中，检校工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安南招怀蛮落，颇立政能。南中多异货，茂元积聚家财钜万计。李训之败，中官利其财，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郑注见用。茂元惧，罄家财以赂两军，以是授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会昌中，为河阳节度使。是时河北诸军讨刘稹，茂元亦以本军屯天井，贼未平而卒。

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也。出自行间，少学骑射。及安禄山反，昌始从河南节度张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义遣将围宋州；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岑计蹙，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数千斤曲，可以屑食。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东南隅之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昌遂被铠持盾登城，陈逆顺以告谕贼，贼众畏服。后十五日，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贼乃宵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光弼卒，宰臣王缙令归宋州，为牙门将。转太仆卿，兼许州别

驾。

李灵曜据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将受灵曜牵制；昌密遣曾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昌问计，昌泣陈其逆顺；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赍表诣阙，请讨灵曜，遂翦灵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杀昌，昌潜遁。及刘玄佐为刺史，乃复其职。又转太常卿，兼华州别驾。玄佐寻为宋亳颍宣武军节度使；昌自下军为左厢兵马使。

李纳反，以师收考城，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加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围濮州，昌摄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将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时昌以三千人守宁陵，希烈率五万众阵于城下；昌深堑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胄，躬励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围攻陈州，刺史李公廉计穷，昌从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之。至陈州西五十里与贼遇，昌晨压其阵，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将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复侵轶。诏加检校左散骑常侍。随玄佐收汴州，加检校工部尚书，增实封通前二百户。丁母忧，起复加金吾卫大将军，赠其母梁国夫人。

贞元三年，玄佐朝京师，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军中有前却沮事，昌继斩三百人，遂行。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昌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羡，名闻阙下。复筑连云堡，受诏城平凉，以扼弹筝峡口。昌命徒庀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冲，遂以保宁边鄙，加检校右仆射。

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将士骸骨坎瘗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克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于浅水原。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堆。题以冢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

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羡。及婴疾，约以是日赴京求医，未发而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子士泾。

士泾，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余年，家富于财。结托中贵，交通权幸。宪宗朝，迁太府卿。制下，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言士泾不合居九卿，辞语激切。宪宗谓弘景曰："士泾父有功于国，又是戚属，制书宜下。"弘景奉诏。士泾善胡琴，多游权幸之门，以此为之助，时论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乡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云军使。景略以门廕补幽州功曹。大历末，寓居河中，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景略讯其实，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有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迁监察御史。及怀光屯军咸阳，反状始萌。景略时说怀光请复宫阙，迎大驾，怀光不从。景略出军门恸哭曰；"谁知此军一日陷于不义。"军士相顾甚义之，因退归私家。

寻为灵武节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转殿中侍御史，兼丰州刺史、西受降城使。丰州北扼回纥，回纥使来中国，丰乃其通道。前为刺史者多懦弱，虏使至则敌礼抗坐。时回纥遣梅录将军随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气制之。郊迎，传言欲先见中使，梅录初未喻。景略既见盈珍，乃使谓梅录曰："知可汗初没，欲申吊礼。"乃登高垅位以待之。梅录俯偻前哭，景略因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号慕。"虏之骄容威气，索然尽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纥使至景略，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诬奏，贬袁州司马。希全死，征为左羽林将军，对于延英殿，奏对衎洁，有大臣风彩。

时河东李说有疾，诏以景略为太原少尹、节度行军司马。时方镇节度使少征入换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军司马尽简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属。景略居疑帅之地，势已难处。回纥使梅录将军入朝，说置宴会，梅录争上下坐，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前过丰州者也，识景略语音，疾趋前拜曰："非丰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将吏宾客顾景略，悉加严惮。说心不平，厚赂中尉窦文场，将去景略，使为内应。

岁余，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边时事。上方轸虑，文场在旁，言景略堪为边任，乃以景略为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迫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士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公私利焉。廪储备，器械具，政令肃，智略明。二岁后，军声

雄冠北边，回纥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尽景略之能。贞元二十年，卒于镇，年五十五，赠工部尚书。

张万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经，止县令州佐。万福以父祖业儒皆不达，不喜为书生，学骑射。年十七八，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累摄舒庐寿三州刺史、舒庐寿三州都团练使。州送租赋诣京师，至颍州界为盗所夺，万福领轻兵驰入颍州界讨之。贼不意万福至，忙迫不得战，万福悉聚而诛之，尽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后所掠人妻子、财物、牛马等万计，悉还其家；不能自致者，万福给船乘以遣之。

寻真拜寿州刺史、淮南节度副使。为节度使崔圆所忌，失刺史，改鸿胪卿；以节度副使将千人镇寿州，万福不以为恨。

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圆令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陈庄。贼陷舒州，圆又以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

大历三年，召赴京师，代宗谓曰："闻卿名久，欲一识卿面，且将累卿以许杲。"万福拜谢，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许杲召臣，如河北诸将叛，欲以属何人？"代宗笑谓曰："且与吾了许杲事，方当大用卿。"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督淮南岸盗贼。至州，杲惧，移军上元。杲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十二三，尽得其虏掠金帛妇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乃一小赖之，不足过赏，请用三之一。"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

久之，诏以本镇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万福诣扬州交所领兵，会元甫死，诸将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米重耀亦请万福知节度事。万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江、淮进奏舡千余只，泊涡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舡，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舡继进。改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

饟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为杜亚所忌，征拜右金吾将军。召见，德宗惊曰："杜亚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诏图形于凌烟阁，数赐酒馔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及阳城等于延英门外请对论事，伏阁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测。万福扬言曰："国有直臣，天下太平矣！万福年已八十，见此盛事。"阁前遍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

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骑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万福自始从军至卒，禄食七十余年，未尝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爱。在泗州时，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陈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在扬州以为质。万福独不送，谓使者曰："为某白相公，万福妻老且丑，不足烦相公寄意。"终不之遣，由是为人所称。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有生擒车鼻可汗之功，官至安东都护，事具前录。固生微贱，为叔父所卖，展转为浑瑊家奴，号曰黄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骑射，好读《左氏春秋》。瑊大爱之，养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传》高固之名也。

少随瑊从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犹在瑊麾下。是时，贼兵已突入东壅门，固引甲士乱挥长刀，连斫数贼，拽车塞阖，一以当百，贼乃退去。众咸壮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怀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汉。怀光发迹邠宁，至是，使留后张昕取将士万余人以资援河中。固时在军中，乃伺便突入张昕帐中，斩首以徇。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前军兵马使。贞元十七年，节度使杨朝晟卒，军中请固为帅，德宗念固功，因授检校工部尚书。顺宗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宪宗朝，进检校右仆射。数年受代，入为统军，转检校左仆射，兼右羽林统军。元和四年七月卒，赠陕州大都督。

郝玭者，泾原之戍将也。贞元中，为临泾镇将，勇敢无敌，声振虏庭。玭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白其帅曰："临泾草木丰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请完垒益军，以折虏之入寇。"前帅不从。及段佐节制泾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玭为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过临泾。

玭出自行间，前无坚敌。在边三十年，每战得蕃俘，必刳剔而归其尸，蕃人畏之如神。赞普下令国人曰："有生得郝玭者，赏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玭名以怖之。十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渭州刺

史、御史大夫，充泾原行营节度、平凉镇遏都知兵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纲纪欲图之，朝廷虑失骁将，移授庆州刺史，竟终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阳王子仪为牙将，从征边朔，绩效居多。贞元末，为泾原节度使，练卒保边，亦为西蕃畏惮。累至检校工部尚书、右神策大将军。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灵武人，少事本军为牙将。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于盐州城下，赐实封五十户。先是，西戎频岁犯边，敬奉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羁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获虏矣。

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玼各以名雄边上。吐蕃尝谓汉使曰："唐国既与吐蕃和好，何妄语也！"问曰："何谓？"曰："若不妄语，何因遣野诗良辅作陇州刺史？"其畏惮如此。

史臣曰：自盗起中原，河、陇陷虏，犬戎作梗，屡犯郊畿。谋臣运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奋命，欲吞虏于胸中；郝、史骁雄，斩将搴旗，将申威于塞外。而竟不能北逾白道，西出萧关，俾十九郡生民，竟沦左衽任，仅能自保，功何取焉！虽运使时然，亦将略有所未至。栖曜、万福之节概，景略之负气，壮哉！

赞曰：马、刘、史、郝，气雄边朔。力扞獯虏，终惭卫、霍。万福义勇，景略气豪。为人所忌，慷慨徒劳。

列传第一百三

○姚南仲刘乃 子伯刍孙宽夫端夫曾孙允章附袁高 段平仲 薛存诚 子廷老廷老子保逊保逊子昭纬卢坦

姚南仲，华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书，历高陵、昭应、万年三县尉。迁右拾遗，转右补阙。大历十三年，贞懿皇后独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于近城为陵墓，冀朝夕临望于目前。南仲上疏谏曰：

伏闻贞懿皇后今于城东章敬寺北以起陵庙，臣不知有司之请乎，陛下之意乎，阴阳家流希旨乎？臣愚以为非所宜也。谨具疏陈论，伏愿暂留天睠而省察焉。

臣闻人臣宅于家，君上宅于国。长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凿兴动，建陵墓于其侧乎？此非宜一也。

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凭丘原，远郊郭。今则西临宫阙，南迫康庄，若使近而可见，死而复生，虽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归土，魂无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视之兆庶，则彰溺爱；垂之万代，则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

夫帝王者，居高明，烛幽滞。先皇所以因龙首建望春，盖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动伤宸虑，天心一伤，数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满堂为之不乐；万乘不乐，人其可欢心乎？又暇日起歌，动钟于内，此地皆闻，此非宜三也。

伏以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轸旒扆，久俟蓍龟。始谥之以贞懿，终待之以亵近，臣窃惑焉，非所以称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国人皆曰："贞懿皇后之陵迩于城下者，主上将日省而时望焉。"斯有损于圣德，无益于贞懿。将欲宠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

凡此数事，实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计而取其长也。陛下方将偃武靖人，一误于此，其伤实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贬，大明忽亏于掩蚀，至德翻后于尧、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贞懿之美号。

疏奏，帝甚嘉之，赐绯鱼袋，特加五品阶，宣付史馆。

与宰相常衮善，衮贬官，南仲坐出为海盐县令。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辟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寻征还，历左司兵部员外，转郎中，迁御史中丞、给事中、同州刺史、陕虢观察使。

贞元十五年，代李复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势夺军政，南仲数为盈珍谗毁，德宗颇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师，伺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辟门，见血流涂地，旁得文洽二缄，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陈首杀务盈。上闻其事，颇骇异之。南仲虑衅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耶？"南仲对曰："勇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书右仆射。贞元十九年七月，终于位，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刘乃，字永夷，洺州广平人。高祖武干，武德初拜侍中，即中书侍郎林甫从祖兄子也。父如璠，晌山丞，以乃贵，赠民部郎中。乃少聪颖志学，暗记《六经》，日数千言。及长，文章清雅，为当时推重。天宝中，举进士，寻丁父艰，居丧以孝闻。既终制，从调选曹。乃常以文部选才未为尽善，遂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

《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巍巍唐、虞，举以为难。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抡材，终之以授位，是则知人官人，斯为重任。昔在禹、稷、皋陶之众圣，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独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古今迟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铨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为贤，斯又士之丑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于铨廷，则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虽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啬夫。呜呼！彼干霄蔽日，诚巨树也，当求尺寸之材，必后于椓杙。龙吟武啸，诚希声也，若尚颊舌之感，必下于蛙黾。观察之际，犹不悲夫！执事虑过龟策，文合雅诰，岂拘以琐琐故事，曲折因循哉？诚能先资以政事，次征以文学，退观其理家，进察其临节，则厖鸿深沉之事，亦可以窥其门户矣！

其载，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荐，连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转运使刘晏奏令巡覆江

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检校仓部员外、民部郎中，并充浙西留后。佐晏征赋，颇有裨益，晏甚任之。

大历十二年，元载既诛，以乃久在职，召拜司门员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与乃友善。会加郭子仪尚父，以册礼久废，至是复行之。祐甫令两省官撰册文，未称旨；召乃至阁草之，立就。词义典裁，祐甫叹赏久之。数日，擢为给事中，寻迁权知兵部侍郎。及杨炎、卢杞为相，意多丑正，以故五岁不迁。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其冬，泾师作乱，驾幸奉天。乃卧疾在私第，贼泚遣使以甘言诱之，乃称疾笃。又令其伪宰相蒋镇自来招诱，乃托喑疾，灸灼遍身。镇再至，知不可劫胁，乃叹息曰："镇亦尝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于斯，宁以自辱膻腥，复欲污秽贤哲乎？"歔欷而退。及闻舆驾再幸梁州，乃自投于床，搏膺呼天，因是危惙，绝食数日而卒，时年六十。德宗还京，闻乃之忠烈，追赠礼部尚书。子伯刍。

伯刍，字素芝，登进士第，志行修谨。淮南杜佑辟为从事，府罢，屏居吴中。久之，征拜右补阙，迁主客员外郎。以过从友人饮噱，为韦执谊密奏，贬虔州掾曹，复为考功员外郎裴垍善其应对机捷，迁考功郎中、集贤院学士，转给事中。裴垍罢相，为太子宾客，未几而卒。李吉甫复入相，与垍宿嫌，不加赠官；伯刍上疏论之，赠垍太子少傅。伯刍妻，垍从姨也。或谗于吉甫，此以论奏。伯刍惧，亟请散地，因出为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选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赠工部尚书。伯刍风姿古雅，涉学，善谈笑，而动与时适，论者稍薄之。

子宽夫，登进士第，历诸府从事。宝历中，入为监察御史。尝上言曰："近日摄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轻，有乖严敬。伏请今后摄太尉，差尚书省三品已上及保傅宾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摄之。"俄转左补阙。少列陈岵进注《维摩经》，得濠州刺史。宽夫与同列，因对论之，言岵因供奉僧进经以图郡牧。敬宗怒谓宰相曰："陈岵不因僧得郡，谏官安得此言，须推排头首来。"宽夫奏曰："昨论陈岵之时，不记发言前后，唯握笔草状，即是微臣。今论事不当，臣合当罪。若寻究推排，恐伤事体。"帝嘉其引过，欣然释之。

宽夫弟端夫，为太常博士，驳韦绶谥议知名。宽夫子允章、焕章。

允章登进士第，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贡

举，出为鄂州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后迁东都留守。黄巢犯洛阳，允章不能拒，贼不之害，坐是废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颐，恕己之孙。少慷慨，慕名节。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有赞佐裨益之誉。代宗登极，征入朝，累官至给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为京畿观察使。以论事失旨，贬韶州长史，复拜为给事中。

贞元元年，德宗复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令高草诏书。高执词头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三年，矫诈阴贼，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改命舍人草之。诏出，执之不下，仍上奏曰："卢杞为政，穷极凶恶。三军将校，愿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遗补陈京、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上疏论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卢杞独秉钧轴，前后三年，弃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过。且汉时三光失序，雨旱不时，皆宰相请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恶杀，赦杞万死，唯贬新州司马，旋复迁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圣意裁择。"上谓曰："卢杞有不逮，是朕之过。"复奏曰；"卢杞奸臣，常怀诡诈，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优黎民，今饶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弊。望引常参官顾问，并择谨厚中官，令采听於众。若亿兆之人异臣之言，臣当万死。"于是，谏官争论于上前，上良久谓曰："若与卢杞刺史太优，与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饶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当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韦伦、太府卿张献恭等奏："袁高所奏至当，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优异。"

贞元二年，上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待诸道观察使各选拣牛进贡，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高上疏论之："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疏奏，从之。寻卒于官，年六十，中外叹惜。宪宗朝，宰臣李吉甫尝言高之忠鲠，诏赠礼部尚书。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书段达六代孙也。登进士第。杜佑、李复相继镇淮南，皆表平仲为掌书记。复移镇华州、滑州，仍为

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气节，嗜酒傲言。时德宗春秋高，多自听断。由是庶务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严察，无敢言者。平仲尝谓人曰："主上聪明神武，臣下畏惧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见，必当大有开悟。"贞元十四年，京师旱，诏择御史、郎官各一人，发廪赈恤。平仲与考功员外陈归当奉使，因辞得对，乃入近御座，粗陈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蓄，以归在侧不言。及奏事毕退，平仲独不退，欲有奏启；上因兼留归问之，声色甚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都不得言因误称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苍黄，又误趋御障后，归下阶连呼，乃得出。由是坐废七年，然亦因此名显。

后除屯田膳部二员外郎、东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迁谏议大夫。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征镇州，无功而还。平仲与吕元膺抗疏论列，请加黜责。转给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时人推其狷直。转尚书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父胜，能文，尝作《拔河赋》，词致浏亮，为时所称。存诚进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知馆驿。元和初，王师讨刘辟，邮传多事，上特令中官为馆驿使。存诚密表论奏，以为有伤公体。会谏官亦论奏，上乃罢之。转殿中侍御史，迁度支员外郎。裴垍作相，用为起居郎，转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给事中。琼林库使奏占工徒太广，存诚以为此皆奸人窜名，以避征役，不可许。咸阳县尉袁儋与军镇相竞，军人无理，遂肆侵诬，儋反受罚。二敕继至，存诚皆执之。上闻甚悦，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

僧鉴虚者，自贞元中交结权倖，招怀赂遗，倚中人为城社，吏不敢绳。会于頔、杜黄裳家私事发，连逮鉴虚下狱。存诚案鞫得奸赃数十万，狱成，当大辟。中外权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释放，存诚不奉诏。明日，又令中使诣台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诘之，非赦之也。"存诚附中使奏曰："鉴虚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请先杀臣，然后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其有守，从之，鉴虚竟笞死。洪州监军高重昌诬奏信州刺史李位谋大逆，追赴京师。上令付仗内鞫问。存诚一日三表，请付位于御史台。及推案无状，位竟得雪。

未几，再授给事中。数月，中丞阙，上思存诚前效，谓宰相持宪无以易存诚，遂复为御史中丞。未视事，暴卒。宪宗深惜之，赠刑部侍郎。存诚性和易，于人无所不容，及当官御事，即确乎不拔，士友以是称重之。子廷老。

廷老谨正有父风，而性通锐。宝历中为右拾遗。敬宗荒恣，宫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廷老与同僚入阁奏事曰："臣伏见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伏恐纲纪渐坏，奸邪恣行。"敬宗厉声曰："更谏何事？"舒元褒对曰："近日宫中修造太多。"上色变曰："何处修造？"元褒不能对，廷老进曰："臣等职是谏官，凡有所闻，即合论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见运瓦木绝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寻加史馆修撰。

时李逢吉秉权，恶廷老言太切直。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又论逢吉党人张权舆、程昔范不宜居谏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满十旬，逢吉乃出廷老为临晋县令。

文宗即位，入为殿中侍御史。太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与同职李让夷相善。廷老之入内署，让夷荐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检操，终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悦。五年，罢职，守本官，让夷亦坐廷老罢职，守职方员外郎。廷老寻拜刑部员外郎，转郎中，迁给事中。开成三年卒。廷老当官举职，不求虚誉，侃侃于公卿之间，甚有正人风望。赠刑部侍郎。

子保逊，登进士第，位亦至给事中。

保逊子昭纬，乾宁中为礼部侍郎，贡举得人，文章秀丽。为崔胤所恶，出为磎州刺史，卒。

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父峦，赠郑州刺史。坦尝为义成军判官，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遽封府库，入其麾下五百人于使牙，军中恟々；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及复卒，坦护丧归东都。后为寿安令。

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坦请延十日，府不许。坦令户人但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耳。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累迁至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会李锜反，有司请毁锜祖父庙墓。坦常为锜从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于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锜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赐神通墓五户，以备洒扫。及武元衡为宰相，以坦为中丞，李元素为大夫，命坦分司东都，未几归台。裴均为仆射，在班逾位，坦请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

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也。”寻罢为右庶子，时人归咎于均。旬月，出为宣歙池观察使。三年，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改户部侍郎、判度支。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河徙浸毁，宰相李吉甫请移兵于天德故城。坦与李绛叶议，以为：“西城张仁愿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安永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坦议同。事竟不行。未几，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在镇累年，后请收闰月军吏粮料，以助军行营，人多非之。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赠礼部尚书。

史臣曰：古之诤臣，有死于言者。其次，引裾折槛，不改其操，亦难矣哉！袁高之执卢杞，存诚之戮鉴虚，有古人之遗风焉！平仲触鳞之气，纠其谬欤？文洽夺章，以摅府愤；永夷绝食，不饮盗泉，节义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卢坦西城之议，量之深也。如数子，道为时无君子，乃是厚诬。

赞曰：灵草指佞，谏臣匡失。惟袁与薛，人中屈轶。宽夫雀跃，廷老鸿轩。姚、卢启奏，君子之言。

列传第一百四

○孔巢父 从子戡戣戢许孟容中元膺刘栖楚张宿熊望柏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户参军，以巢父赠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巢父知其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

广德中，李季卿为江淮宣抚使，荐巢父，授左卫兵曹参军。大历初，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奏为宾幕，累授监察御史，转殿中、检校库部员外郎，出授归州刺史。建中初，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表巢父试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行军司马。寻拜汾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未行，会普王为荆襄副元帅，以巢父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兼御史大夫。

寻属泾师之难，从德宗幸奉天，迁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累献破贼之谋，德宗甚赏之。寻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辩多智，对田悦之众，陈逆顺利害君臣之道，士众欣悚喜抃，曰：“不图今日复睹王化！”及就宴，悦酒酣，自矜其骑射之艺、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见用，无坚不摧。”巢父谓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归国者，但为一好贼耳。”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巢父曰：“国方有虞，待子而息。”悦起谢焉。悦背叛日久，其下厌乱，且喜巢父之至。数日，田承嗣之子绪以失职怨望，因人心之摇动，遂构谋杀悦，而与大将邢曹俊等禀命于巢父。巢父因其众意，令田绪权知军务，以纾其难。

兴元元年，李怀光拥兵河中。七月，复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传诏旨，怀光以巢父尝使魏博，田悦死于帐下，恐祸及。又朔方蕃浑之众数千，皆在行列，颇骄悖不肃。闻罢怀光兵权，时怀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众咸忿恚，咄嗟曰：“太尉尽无官矣！”方宣诏，喧噪，怀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并遇害。上闻之震悼，赠尚书左仆射，仍诏收河中日备礼葬祭。赐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员官。从子戡、戣、戢。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严有家法，重然诺，尚忠义。卢从史镇泽潞，辟为书记。从史浸骄，与王承宗、田绪阴相连结，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笔至不轨之言，极谏以为不可，从史怒戡，岁余，谢病归

洛阳。李吉甫镇扬州，召为宾佐。从史知之，上疏论列，请行贬逐。宪宗不得已，授卫尉丞，分司洛阳。初，贞元中藩帅诬奏从事者，皆不验理，便行降黜。及戡诏下，给事中吕元膺执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书方下。戡不调而卒，赠驾部员外郎。

戣，字君严。登进士第，郑滑节度使卢群辟为从事。群卒，命戣权掌留务，监军使以气凌之，戣无所屈降。入为侍御史，累转尚书郎。元和初，改谏议大夫，侃然忠谠，有谏臣体。上疏论时政四条，帝意嘉纳。

六年十月，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璹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事败，赐希光死。时吐突承璀以出军无功，谏官论列，坐希光事出为淮南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论承璀有功，希光无事，久委心腹，不宜遽弃。戣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诘责之。涉乃进疏于光顺门。戣极论其与中官交结，言甚激切。诏贬涉为陕州司仓。幸臣闻之侧目，人为危之。

戣高步公卿间，以方严见惮。俄兼太子侍读，迁吏部侍郎，转左丞。

九年，信州刺史李位为州将韦岳谗谮于本使监军高重谦，言位结聚术士，以图不轨。追位至京师，鞫于禁中。戣奏曰："刺史得罪，合归法司按问，不合劾于内仗。"乃出付御史台。戣与三司讯鞫，得其状。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箓，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别无逆状。以岳诬告，决杀。贬位建州司马。时非戣论谏，罪在不测，人士称之。愈为中官所恶，寻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入为大理卿，改国子祭酒。

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崔咏卒，三军请帅，宰相奏拟皆不称旨。因入对，上谓裴度曰："尝有上疏论南海进蚶菜者，词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访之。或曰祭酒孔戣尝论此事，度征疏进之。即日授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

戣刚正清俭，在南海，请刺史俸料之外，绝其取索。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绝卖女口。先是准诏祷南海神，多令从事代祠。戣每受诏，自犯风波而往。韩愈在潮州，作诗以美之。时桂管经略使杨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骚动生蛮，以求功伐，遂至岭表累岁用兵。唯戣以清俭为理，不务邀功，交、广大理。

穆宗即位，召为吏部侍郎。长庆中，或告戣在南海时家人受赂，上不之责，改右散骑常侍。二年，转尚书左丞。累请老，诏以礼部尚书致仕，优诏褒美。仍令所司岁致羊酒，如汉礼征士故事。长庆四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三。

子遵孺、温裕，皆登进士第。大中已后，迭居显职。温裕位京兆尹、天平军节度使。遵孺子纬，自有传。

戢，字方举，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难，德宗嘉其忠，诏与一子正员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长兄戡未仕，固乞回授。举明经登第，判入高等，授秘书省校书郎、阳翟尉，入拜监察御史，转殿中，分司东都。时昭义节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从史之恶。从史既得罪，孟元阳为昭义节度，复欲用玟为宾佐，戢遂牒泽潞收玟以俟命，然后列状上闻，竟流玟播州。转侍御史、库部员外郎。

初，泾师之乱，硃泚署彭偃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为鄜坊从事，或荐其才，执事者召至京师。戢谓京兆尹裴武曰："硃泚为伪诏，指斥乘舆，皆彭偃之词也。悖逆之子，不能鸟窜兽伏，乃违道以干誉，子盍效季孙行父之逐莒仆，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

迁京兆尹，出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时兄戣为岭南，兄弟皆居节镇，朝野荣之。入为右散骑常侍，拜京兆尹。时累月亢旱，深轸圣情。戢自祷雨于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悦，诏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赠工部尚书。

子温业，登进士第。大中后，历位通显。温业子晦。

许孟容，字公范，京兆长安人也。父鸣谦，究通《易象》，官至抚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孟容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甲科，后究《王氏易》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赵赞为荆、襄等道黜陟使，表为判官。贞元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辟为从事，四迁侍御史。李纳屯兵境上，扬言入寇。建封遣将吏数辈告谕，不听。于是遣孟容单车诣纳，为陈逆顺祸福之计。纳即日发使追兵，因请修好。遂表孟容为濠州刺史。无几，德宗知其才，征为礼部员外郎。

有公主之子，请补弘文、崇文馆诸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得迁本曹郎中。德宗降诞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与释、老之徒讲论。十四年，转兵部郎中。未满

岁，迁给事中。

十七年夏，好畤县风雹伤麦，上命品官覆视，不实，诏罚京兆尹顾少连已下。敕出，孟容执奏曰："府县上事不实，罪止夺俸停官，其于弘宥，已是殊泽。但陛下使品官覆视后，更择宪官一人，再令验察，覆视转审，隐欺益明。事宜观听，法归纲纪。臣受官中谢日，伏请诏敕有须详议者，则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陈。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驻。"诏虽不许，公议是之。

十八年，浙江东道观察使裴肃卒，以摄副使齐总为衢州刺史。时总为肃剥下进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议喧然。诏出，孟容执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获已超授者。今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授，群情惊骇。总是浙东判官，今诏敕称权知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向来无此敕命。便用此诏，尤恐不可。若总必有可录，陛下须要酬劳，即明书课最，超一两资与改。今举朝之人，不知总之功能，衢州浙东大郡，总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授之，使遐迩不甘，凶恶腾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暂停此诏，密使人听察，必贺圣朝无私。今齐总诏谨随状封进。"寻有谏官论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对于延英，谕之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也。"自给事中袁高论卢杞后，未尝有可否，及闻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听纳，嘉孟容之当官。

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

臣伏闻陛下数月已来，斋居损膳，为兆庶心疲，又敕有司，走于群望，牲于百神，而密云不雨，首种未入。岂觞醪有阙，祈祝非诚，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何圣意精至，甘泽未答也？臣历观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远者。京师是万国所会，强干弱枝，自古通规。其一年税钱及地租，出入一百万贯。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际，免更流亡。若播种无望，征敛如旧，则必愁怨迁徙，不顾坟墓矣。臣愚以为德音一发，膏泽立应，变灾为福，期在斯须。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余万贯，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实陛下巍巍睿谋，天下鼓舞歌扬者也。复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当还而未还者，徒役禁锢，当释而未释者，逋悬馈送，当免而未免者，沉滞郁抑，当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则特降明命，令有司条列，三日内闻奏。其当还、当释、当免、当伸者，下诏之日，所在即时施行。臣愚以为如此而神不监，岁不稔，古未之有。

事虽不行，物议嘉之。贞元末，坐裴延龄、李齐运等谗谤流贬者，动十数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讽。然终贞元世，罕有迁移者。

孟容以讽谕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迁刑部侍郎、尚书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赐紫。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克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自兴元已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诉于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自此豪右敛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颇抑浮华，选择才艺。出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礼部选事，征拜吏部侍郎。

会十年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议臣裴度。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继上章疏请罢兵。是时盗贼窃发，人情甚惑，独孟容诣中书雪涕而言曰："昔汉廷有一汲黯，奸臣尚为寝谋。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过失，而狂贼敢尔无状，宁谓国无人乎？然转祸为福，此其时也。莫若上闻，起裴中丞为相，令主兵柄，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后数日，度果为相，而下诏行诛。时孟容议论人物，有大臣风彩。由太常卿为尚书左丞，奉诏宣慰汴宋陈许河阳行营诸军，俄拜东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曰宪。

孟容方劲，富有文学。其折衷礼法，考详训典，甚坚正，论者称焉。而又好推毂，乐善拔士，士多归之。

吕元膺，字景夫，郓州东平人。曾祖绍宗，右拾遗。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长卿，右卫仓曹参军，以元膺赠秘书监。

元膺质度瑰伟，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贤良对问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闻其名，辟为长春宫判官。属浦贼侵轶，鐈失所，元膺遂潜迹不务进取。

贞元初，论惟明节制渭北，延在宾席，自是名达于朝廷。惟明卒，王栖曜代领其镇。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职，咨以军政。累转殿中侍御史，征入，真拜本官，转侍御史。丁继母忧，服阕，除右司员外郎。出为蕲州刺史，颇著恩信。尝岁终阅郡狱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

日元正不得相见。”因泣下。元膺悯焉，尽脱其械纵之，与为期。守吏曰：“贼不可纵。”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无后到者。由是群盗感义，相引而去。

元和初，征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规谏驳议，大举其职。及镇州王承宗之叛，宪宗将以吐突丞璀为招讨处置使。元膺与给事中穆质、孟简，兵部侍郎许孟容等八人抗论不可，且曰：“承璀虽贵宠，然内臣也。若为帅总兵，恐不为诸将所伏。”指谕明切，宪宗纳之，为改使号，然犹专戎柄，无功而还。出为同州刺史，及中谢，上问时政得失，元膺论奏，辞气激切，上嘉之。翌日谓宰相曰：“元膺有谠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籍、裴垍贺曰：“陛下纳谏，超冠百王，乃宗社无疆之休。臣等不能广求端士，又不能数进忠言，孤负圣心，合当罪戾。请留元膺给事左右。”寻兼皇太子侍读，赐以金紫。

寻拜御史中丞。未几，除鄂岳观察使，入为尚书左丞。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论，孟阳除散骑常侍，遂为邓州刺史，皆假以美词。元膺封还诏书，请明示枉直。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将顺赃状，朝廷不覆按，遽贬将顺道州司户。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赃罪，不覆检即谪去，纵堪之词足信，亦不可为天下法。”又封诏书，请发御史按问，宰臣不能夺。代权德舆为东都留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都畿防御使。旧例，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及元膺受任不赐，朝论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仪制，以沮威望，谏官论列，援华、汝、寿三州例。上曰：“此数处并宜不赐。”留守不赐旗甲，自元膺始。

十年七月，郓州李师道留邸伏甲谋乱。初，师道于东都置邸院，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伏甲百余于邸院，将焚宫室而肆杀掠。已烹牛飨众，明日将出。会小将李再兴告变，元膺追兵伊阙，围之，半月无敢进攻者。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围兵奔骇。贼乃团结，以其孥偕行。出长夏门，转掠郊墅，夺牛马，东济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卖鹿于市。贼过，山棚乃召集其党，引官兵围于谷中，尽获之。穷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执之，使折其胫，锤之不折。圆净骂曰：“脚犹不解折，乃称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

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余处，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净。以师道钱千万伪理佛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门察皆称害武元衡者。元膺以闻，送之上都，赏告变人杨进、李再兴锦彩三百匹、宅一区，授之郎将。无膺因请募山河子弟以卫宫城，从之。盗发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气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数年，改河中尹，充河中节度等使。时方镇多事姑息，元膺独以坚正自处，监军使洎往来中贵，无不敬惮。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让，改太子宾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

元膺学识深远，处事得体，正色立朝，有台辅之望。初游京师时，故相齐映谓人曰："吾不及识娄、郝，殆斯人之类乎！"其业官行己，始终无缺云。

刘栖楚，出于寒微，为吏镇州，王承宗甚奇之。后有荐于李逢吉，自邓掾擢为拾遗。性果敢。逢吉以为鹰犬之用，欲中伤裴度及杀李绅。

敬宗即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曰："臣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来，放情嗜寝，乐色忘忧，安卧宫闱，日晏方起。西宫密迩，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于外。伏以宪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恪勤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臣虑福祚之不长也。臣忝谏官，致陛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遂以额叩龙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敬宗为之动容。

无何，迁起居郎，至谏议。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于西汉赵广汉者。后恃权宠，常以词气凌宰相韦处厚，遂出为桂州观察使。逾年，卒于任，时大和元年九月。

张宿者，布衣诸生也。宪宗为广陵王时，因军使张茂宗荐达，出入邸第。及上在东宫，宿时入谒，辩谲敢言。洎监抚之际，骤承顾擢，授左拾遗。以旧恩数召对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州郴县丞。十余年征入，历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恶之，数于上前言其狡

谲，不可保信，乃用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奏曰："谏议职重，当以能可否朝政者为之。宿细人，不足以污贤者位。陛下必须用宿，请先去臣即可。"上不悦。又逢吉与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讨伐，乃出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乃用宿权知谏议大夫，俄而内使宣授。

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谏议大夫前时亦有拔自山林、起于卒伍者，其例则少，用皆有由。或道义彰明，不求闻达；或山林卓异，出于群萃。以此选求，是惬公议。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时，虽有例超升，即时议未允。宿本非文辞入用，望实稍轻。骤加不次之荣，翻恐以身为累。臣等所以累有论谏，依资且与郎中，事冀适中，非于此人情有厚薄，请授职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请权知，寻又宣援。宿怨执政摈己，颇加谗毁。依附皇甫镈等，伤害清正之士，阴事中要，以图进取。

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东都，暴病卒，于是正人相贺。诏赠秘书监。

熊望者，登进士第。粗有文词，而性憸险。有口辩，往往得游公卿间，率以大言诡意，指抉时政。既由此而得进士第，务进不已。而京兆尹刘栖楚以不次骤居清贵，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门，为伺密机，阴佐计画，人无知者。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栖楚以望名荐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即位，韦处厚辅政，大去奸党。既逐栖楚，又诏曰："孔门高悬百行，由至顺者，其身必荣；朝廷广设众官，践正途者，其道必达。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亵幸。营居中之密职，扰惑朝经；鼓逼下之嚣声，因依邪隙。及众议波涌，累月不宁；司门验繻，累月至四。考覆谬妄，乃非坦途。朕大启康庄，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

柏耆者，将军良器之子。素负志略，学纵横家流。会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厌兵，欲以恩泽抚之。耆于蔡州行营以画干裴度，请以朝旨奉使镇州，乃自处士授左拾遗。既见承宗，以大义陈说。承宗泣下，请质二男，献两郡，由是知名。

元和十年，王承宗归国，移镇滑州，朝廷赐成德军赏钱一百万贯，令谏议大夫郑覃宣慰军人，赏钱未至，浩浩然腾口。穆宗诏耆往谕旨。

耆至，令承宗集三军，宣导上旨，众心乃安。转兵部郎中。

太和初，迁谏议大夫。俄而，李同捷叛，两河籓帅加兵沧、德，宿师于野连年。同捷穷蹙求降。耆既宣谕讫，与节度使李祐谋。耆乃帅数百骑入沧州，取同捷赴京。沧、德平。诸将害耆邀功，争上表论列。文宗不获已，贬循州司户判官，沈亚之贬虔州南康尉。内官马国亮又奏耆于同捷处取婢九人，再命长流爱州，寻赐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颜匡政，不避死亡之诛。议者以为徇名，臣恶其讦也。如许京兆之劾军吏，吕尚书之封诏书，词义可观，耸动人听，以为沽激，伤善何多！而栖楚、张宿之徒，鹰犬下材，为人鸣吠，诚可丑也。柏耆恃纵横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诛，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丧乱，竟陷虎吻。而戮、戢诸子，世载忠贞，大中之后，郁为昌族。为善之利，岂虚言哉！

赞曰：君子重义，小人殉利。巢殒耆诛，其道即异。许、吕封驳，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谁与归？

列传第一百五

○穆宁 子赞质员赏崔邠 弟鄯郾郫窦群 兄常牟弟庠巩李逊 弟建薛戎弟放

穆宁，怀州河内人也。父元休，以文学著。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献之。玄宗赐帛，授偃师县丞、安阳令。

宁清慎刚正，重交游，以气节自任。少以明经调授盐山尉。是时，安禄山始叛，伪署刘道玄为景城守，宁唱义起兵，斩道玄首。传檄郡邑，多有应者。贼将史思明来寇郡，宁以摄东光令将兵御之。思明遣使说诱，宁立斩之。郡惧贼怨深，后大兵至，夺宁兵及摄县。初，宁佐采访使巡按，常过平原，与太守颜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义，举郡兵以拒禄山。会间使持书遗真卿曰："夫子为卫君乎？"更无他词。真卿得书大喜，因奏署大理评事、河北采访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惟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佐公以定危难。"真卿深然之。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迫蹙，弃郡，夜渡河而南，见肃宗于凤翔。帝问拒贼之状，真卿曰："臣不用穆宁之言，功业不成。"帝奇之，发驿召宁，将以右职待之。会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盐铁转运使。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宝应初，转侍御史，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等副使。明年，迁户部员外郎。无几，加兼御史中丞，为河南、江南转运使。广德初，加库部郎中。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与宁夹淮为理，惮宁威名，寇盗辄止。沔州别驾薛彦伟坐事忤旨，宁仗之致死。宁坐贬虔州司马，重贬昭州平集尉。

大历四年，起授监察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淄青。间一年，改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领转运留后事于江西。明年，拜检校秘书少监，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无何，官罢。代宁者以天宝版籍校见户，诬以逋亡多，坐贬泉州司户。宁子赞，守阙三年告冤。诏遣御史按覆，而人户增倍，诏书召宁，除右谕德。宁强毅，不能事权贵。执政者以为不

附己，且惮其难制，故处之散位。宁默默不得志，且曰：“时不我容，我不时殉，则非吾之进也，在于退乎！”辞病居家，请告几十旬者数矣。亲友强之，复一朝请。上居奉天，宁诣行在，拜秘书少监。兴元初，改右庶子。德宗还京师，宁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罢归东都。贞元六年，就拜秘书监致仕。

宁好学，善教诸子，家道以严称。事寡姊以悌闻。通达体命，未尝服药。每诫诸子曰：“吾闻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直道而已。慎无为谄，吾之志也。”贞元十年十月卒，时年七十九。四子：赞、质、员、赏。

赞，字相明，释褐为济源主簿。时父宁为和州刺史，以刚直不屈于廉使，遂被诬奏，贬泉州司户参军。赞奔赴阙庭，号泣上诉。诏御史覆问，宁方得雪。诏曰：“令子申父之冤，宪臣奉君之命，楚剑不冲于牛斗，秦台自洗于尘埃。”由是知名。累迁京兆兵曹参军、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分司东都。

时陕州观察使卢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财不及，诉于官，赞鞫其事。御史中丞卢侣佐之，令深绳裴罪。赞持平不许。宰臣窦参与侣善，参、侣俱持权，怒赞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赞狱。侍御史杜伦希其意，诬赞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狱，甚急。赞弟赏，驰诣阙，挝登闻鼓。诏三司使覆理无验，出为郴州刺史。参败，征拜刑部郎中。因次对，德宗嘉其才，擢为御史中丞。时裴延龄判度支，以奸巧承恩。属吏有赃犯，赞鞫理承伏。延龄请曲法出之，赞三执不许，以款状闻。延龄诬赞不平，贬饶州别驾。丁母忧，再转虔、常二州刺史。

宪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观察使，所莅皆有政声。永贞元年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

赞与弟质、员、赏以家行人材为搢绅所仰。赞官达，父母尚无恙，家法清严。赞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

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自补阙至给事中，时政得失，未尝不先论谏。元和初，掌赋使院多擅禁系户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质乃论奏盐铁转运司应决私盐，系囚须与州府长吏监决。自是刑名画一。宪宗以王承宗叛，用内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质率同列伏阁论奏，言自古无以中官为将帅者。上虽改其名，心颇不悦，寻改质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与杨凭善，出为开州刺史。未几卒。

员工文辞，尚节义。杜亚为东都留守，辟为从事、检校员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

质兄弟俱有令誉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崔邠，字处仁，清河武城人。祖结，父倕，官卑。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贞元中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至中书舍人，凡七年。又权知吏部选事。明年，为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赐以金紫。

邠温裕沉密，尤敦清俭。上亦器重之。裴垍将引为相，病难于承答，事竟寝。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居母忧，岁余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时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

弟鄯、郾、郫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彦融，皆登进士第，历位台阁。

鄯少有文学，举进士。元和中，历监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郫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时名德。

鄯太和九年冬，为左金吾大将军，无病暴亡。不旬日有训、注之乱，其乱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氏积善之征也。赠礼部尚书。子瑄。

郾，字广略。举进士，平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三命升朝，为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资质秀伟，神情重雅，人望而爱之，终不可舍，不知者以为事高简，拘静默耳。居内忧，释服为吏部员外。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再迁左司郎中。

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为礼仪详定使，选时有礼学者共事，以郾为详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迁谏议大夫。

穆宗即位，荒于禽酒，坐朝常晚。郾与同列郑覃等延英切谏。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简。长庆中，转给事中。

昭愍即位，选侍讲学士，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奏曰：“陛下用臣为侍讲，半岁有余，未尝问臣经义。今蒙转改，实惭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机务稍闲，即当请益。”高钺曰：“陛下意虽乐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宁知重道？”帝深引咎，赐之锦彩。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

其年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为辅相名卿者十数人。出为陕州观察使。旧弊有上供不足，夺吏俸以益之，岁八十万，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绩闻于朝。迁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至，用宽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则峻法严刑，未常贯一死罪。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开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赠吏部尚书，谥曰德。

鄾与兄邠、弟郸等皆有令誉。而鄾疏财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瑶、瑰、瑾、珮、璆。

瑶，太和三年登进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书舍人。大中六年，知贡举，旋拜礼部侍郎。出为浙西观察使，又迁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终于位。瑰、珮、璆官至郎署给谏。

谨，大中十年登进士第，累居使府，历尚书郎、知制诰。咸通十三年，知贡举，选拔颇为得人。寻拜礼部侍郎，出为湖南观察使。

郸，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三迁考功郎中。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六年，罢学士。八年，为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权知礼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东铨事。

文宗勤于政道，每苦选曹讹弊，延英谓宰臣曰：“吏部殊不选才，安得摭实无滥，可厘革否？”李石对曰：“令录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旧。”上曰：“循旧如配官耳，贤不肖安能甄别？”帝召三铨谓之曰：“卿等比选令录，如何注拟？”郸对曰：“资叙相当，问其为治之术，视可否而拟之。”帝曰：“依资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对曰：“与边远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边民，则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远近皆须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寻拜吏部侍郎。

开成二年，出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观察使。四年，入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郸弟兄素善。郸在相位累年，历方镇、太子师保卒。

窦群，字丹列，扶风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马。父叔向，以工诗称，代宗朝，官至左拾遗。群兄常、牟，弟巩，皆登进士第，唯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及母卒，啮一指置棺中，因庐墓次终丧。后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贞元中，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丘园茂异荐，兼献其书，不报。及夏卿入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谢日，因对复荐群。征拜左拾遗，迁侍御史，充入蕃使秘书监张荐判官。群因入对，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泽擢臣为拾遗，是难其进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难进之臣，用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异其言，留之，复为侍御史。

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其党议欲贬群官，韦执谊止之。群尝谒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进。群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此时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处实形势，又安得不虑路旁有公者乎？"叔文虽异其言，竟不之用。

宪宗即位，转膳部员外，兼侍御史知杂，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素闻其名，既谒见，群危言激切，頔甚悦。奏留充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爱重之，召入为吏部郎中。元衡辅政，举群代己为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羊、吕险躁，持之数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

三年八月，吉甫罢相，出镇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倾之。吉甫尝召术士陈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上闻。帝召登面讯之，立辩其伪。宪宗怒，将诛群等，吉甫救之，出为湖南观察使。数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在黔中，属大水坏其城郭，复筑其城，征督溪洞诸蛮。程作颇急，于是，辰、锦生蛮乘险作乱，群讨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贬开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经略观察使。九年，诏还朝，至衡州病卒，时年五十。

群性狠戾，颇复恩雠，临事不顾生死。是时征入，云欲大用，人皆惧骇，闻其卒方安。二子：谦余、审余。

兄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其年，杜佑镇淮南，奏授校书郎，为节度参谋。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为侍御史，转水部员外郎。出为朗州刺史，历固陵、浔阳、临川三郡守。入为国子祭酒，求致仕。宝历元年卒，时年七十。子弘余，会昌中为黄州刺史。

牟，字贻周。贞元二年登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东都留守巡官。历河阳、昭义从事，检校水部郎中，赐绯，再为留守判官。入为都官郎中，出为泽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长庆二年卒，时年七十四。子周余，大中年秘书监。

牟弟庠，字胃卿，释褐国子主簿。吏部侍郎韩皋出镇武昌，辟为推官。皋移镇浙西，奏庠为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迁泽州刺史。又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东都留守判官，历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载。

巩，字友封，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奉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巩能五言诗，昆仲之间，与牟诗俱为时所赏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论，士友言议之际，吻动而不发，白居易等目为“嗫嚅翁”。终于鄂渚，时年六十。子六人，景余、师裕最知名。

李逊，字友道，后魏申公发之后，于赵郡谓之申公房。曾祖进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驾。世寓于荆州之石首。

逊登进士第，辟襄阳掌书记。复从事于湖南，主其留务，颇有声绩，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将杨腾，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谋杀腾。腾觉之，走扬州，家属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逊至郡，余乱未殄。徐驱其间，为陈逆顺利害之势，众皆释甲请罪，因以宁息。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入拜虞部郎中。

元和初，出为衢州刺史。以政绩殊尤，迁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都团练观察使。先是，贞元初，皇甫政镇浙东，尝福建兵乱，逐观察使吴诜。政以所镇实压闽境，请权益兵三千，俟贼平而罢。贼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旧。逊视事数日，举奏停之。逊为政以均一贫富、扶

弱抑强为己任，故所至称理。

九年，入为给事中。逊以旧制只日视事对群臣，逊奏论曰："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启沃，不必择辰。今群臣敷奏，乃候只日，是毕岁臣下睹天颜、献可否能几何？"宪宗嘉之，乃许不择时奏对。俄迁户部侍郎。

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襄阳前领八郡，唐、邓、隋在焉。是时方讨吴元济，朝议以唐、蔡邻接，遂以邓隶唐州，三郡别为节制，命高霞寓领之，专俟攻讨。逊以五州赋饷之。

时孙代严绶镇襄阳。绶以八州兵讨贼在唐州。既而绶以无功罢兵柄，命高霞寓代绶将兵于唐州，其襄阳军隶于霞寓。军士家口在襄州者，逊厚抚之，士卒多舍霞寓亡归。既而霞寓为贼所败，乃移过于逊，言供馈不时。霞寓本出禁军，内官皆佐之。既贬官，中人皆言逊挠霞寓军，所以致败。上令中使至襄州听察曲直，奏言逊不直，乃左授太子宾客分司，又降为恩王傅。

十三年，李师道效顺，命逊为左散骑常侍，驰赴东平谕之。师道得诏意动，即请效顺，旋为其下所惑而止。逊还，未几，除京兆尹，改国子祭酒。

十四年，拜许州刺史，充忠武节度、陈许溵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是时，新罹兵战，难遽完缉。及逊至，集大军与之约束，严具示赏罚必信，号令数百言，士皆感悦。

长庆元年，幽、镇继乱。逊请身先讨贼，不许。但命以兵一万，会于行营。逊奉诏，即日发兵，故先诸军而至，由是进位检校吏部尚书。寻改凤翔节度使，行至京师，以疾陈乞，改刑部尚书。长庆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废朝一日，赠右仆射。

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建先逊一年卒。兄弟同致休显，士君子多之。谥曰恭肃。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贫，无旧业。与兄造、逊于荆南躬耕致养，嗜学力文。举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德宗闻其名，用为右拾遗、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坐事罢职，降詹事府司直。高郢为御史大夫，奏为殿中侍御史，迁兵部郎中、知制诰。自以草诏思迟，不愿司文翰，改京兆

尹。与宰相韦贯之友善。贯之罢相，建亦出为澧州刺史。征拜太常少卿，寻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建取舍非其人，又惑于请托，故其年选士不精，坐罚俸料。明年，除礼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为刑部。

建名位虽显，以廉俭自处，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长庆二年二月卒，赠工部尚书。三子：讷、恪、朴。讷最知名，官至华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少有学术，不求闻达，居于毗陵之阳羡山。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观察使李衡辟为从事，使者三返方应。故相齐映代衡，又留署职，府罢归山。福建观察使柳冕表为从事，累月，转殿中侍御史。会泉州阙刺史，冕署戎权领州事。

是时，姚南仲节制郑滑，从事马总以其道直为监军使诬奏，贬泉州别驾。冕附会权势，欲构成总罪，使戎按问曲成之。戎以总无辜，不从冕意，别白其状。戎还自泉州，冕盛气据衙而见宾客。戎遂历东厢从容而入。冕度势未可屈，徐起以见，一揖而退。又构其罪以状闻，置戎于佛寺，环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诱令成总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动摇。杜佑镇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发书谕冕，戎难方解，遂辞职寓居于江湖间。

后阎济美为福建观察使，备闻其事，奏充副使。又随济美移镇浙东，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迁浙东观察使。所莅皆以政绩闻。居数岁，以疾辞官。长庆元年十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戎检身处约，不务虚名。俸入之余，散于宗族。身殁之后，人无讥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

放登进士第，性端厚寡言，于是非不甚系意。累佐藩府，莅事干敏。官至试大理评事，擢拜右拾遗，转补阙，历水部、兵部二员外，迁兵部郎中。

遇宪宗以储皇好书，求端士辅导经义，选充皇太子侍读。及穆宗嗣位，未听政间，放多在左右，密参机命。穆宗常谓放曰："小子初承大宝，惧不克荷，先生宜为相，以匡不逮。"放叩头曰："臣实庸浅，获侍冕旒，固不足猥尘大位。辅弼之任，自有贤能。"其言无矫饰，皆此类也。穆宗深嘉其诚，因召对思政殿，赐以金紫之服。转工部侍郎、集贤

学士。虽任非峻切，而恩顾转隆。转刑部侍郎，职如故。

穆宗常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迹，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转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判院事。

放闺门之内，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其时偶以节制无阙，乃授以廉问。及镇江西，惟用清洁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宝历元年，卒于江西观察使，废朝一日。

史臣曰：穆秘监之刚正不夺，如寒松倚岩，千丈劲节。而窦容州之敢决，如鸷鸟逐雀，英气动人，岩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矫激过当，君子不为。如埙如篪，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诸子有焉。建、逊之贞方，戎、放之道义，元和已来，称为令族，宜哉！

赞曰：穆之赞、质，窦之常、群，迹参时杰，气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济济。薛氏三门，难兄难弟。

列传第一百六

○于頔韩弘 子公武弘弟充李质附王智兴 子晏平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师燕文公谨之后也。始以廕补千牛，调授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又以栎阳主簿摄监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迁司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紫。充入西蕃计会使，将命称旨，时论以为有出疆专对之能。历长安县令、驾部郎中。

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州境陆地褊狭，其送终者往往不掩其棺櫬，頔葬朽骨凡十余所。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虽为政有绩，然横暴已甚，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观察使王纬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后頔累迁，乃与纬书曰："一蒙恶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迁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罚，其惴恐重足一迹。掾姚岘不胜其虐，与其弟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贞元十四年，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地与蔡州邻。吴少诚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吴房、朗山县，又破贼于濯神沟。于是广军籍，募战士，器甲犀利，僩然专有汉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因请升襄州为大都督府，府比郓、魏。时德宗方姑息方镇，闻頔事状，亦无可奈何，但允顺而已。頔奏请无不从。于是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邓州刺史元洪，頔诬以赃罪奏闻，朝旨不得已为流端州，命中使监焉。至隋州枣阳县，頔命部将领士卒数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归京师。德宗怒，笞之数十。頔又表洪其责太重，复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谕。遂除洪吉州长史，然后洪获赴谪所。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及敕下，頔怒已解，复奏请为判官，德宗皆从之。正伦卒，未殡，頔以兵围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頔累迁至左仆射、平章事、燕国公。俄而不奉诏旨，擅总兵据南阳，朝廷几为之旰食。

及宪宗即位，威肃四方，頔稍戒惧。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宪宗以长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屡讽其父归朝入觐，册拜司空、平章事。

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勇于射利，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頔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頔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诏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按问，乃搜死奴于其第，获之。頔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阁门使以无引不受，日没方归。明日，复待罪于建福门。宰相喻令还第，贬为恩王傅。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季友，追夺两任官阶，令其家循省。左赞善大夫正、秘书丞方并停见任。孔目官沈璧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与刘干同手杀人，宜付京兆府决杀。敏行至商山赐死。梁正言、僧鉴虚并付京兆府决杀。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宾客。

十年，王师讨淮、蔡，诸侯贡财助军。頔进银七千两、金五百两、玉带二，诏不纳，复还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拟授太子少保，御笔改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卒，赠太保，谥曰“厉”。其子季友从猎苑中，诉于穆宗，赐谥曰“思”。右丞张正甫封敕，请还本谥。

右补阙高钺上疏论之曰：

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知惧。虽窃位于当时，死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而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

臣风闻此事是徐泗节度使李愬奏请。李愬勋臣节将，陛下宠其勋劳，赐其爵禄、车服、第宅则可，若乱朝廷典法，将何以沮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与之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頔顷镇襄、汉，杀戮不辜，恣行凶暴。移军襄、邓，迫胁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当先朝嗣位之始，贵安反侧，以靖四方。幸免鈇钺之诛，得全腰领而毙，诚宜谥之“缪厉”，以沮凶邪，岂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则是于頔生为奸臣，死获美谥，窃恐天下有识之士，谓圣朝无人，有此倒置。伏请速追前诏，却依太常谥为厉，使朝典无亏，国章不滥。

太常博士王彦威又疏曰：

古之圣王立谥法者，所以彰善恶、垂劝诫。使一字之褒，赏逾绂

冕；一言之贬，辱过朝市。此有国之典礼，陛下劝惩之大柄也。頔顷拥节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愤，法令不容。擅兴全师，僭为正乐，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杀戮不辜，诛求无度，臣故定谥为厉。今陛下不忍，改赐为“思”，诚出圣慈，实害圣政。伏以陛下自临宸扆，懋建大中，闻善若惊，从谏不倦。况当统天立极之始，所谓执法慎名之时，一垂恩光，大启侥幸。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惩，臣恐今后不逞之徒如頔者众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处之？是恩曲于前而弊生于后。若以李吉甫有赐谥之例，则甫之为相也，有犯上杀人之罪乎？以頔况之，恐非伦类。如以頔常入财助国，改过来觐，两使绝域，可以赎论，夫伤物害人，剥下奉上，纳贿求幸，尤不可长其渐焉。

自两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师憊征，疮磐未息。及张茂昭以易定入觐，程权以沧景归朝，故恩礼殊尤，以劝来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职，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获已而入朝，岂茂昭之比乎！纵有入财使远之勤，何以掩其恶迹！伏望陛下恩由义断，泽以礼成，褒贬道存，侥幸路绝，则天下幸甚。

疏奏不报，竟谥为思。

长庆中，以戚里勋家诸贵引用于方，复至和王傅，家富于财。方交结游侠，务于速进。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群盗，方以策画干稹。而李逢吉之党欲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结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无状，而方竟坐诛。

韩弘，颍川人。其祖、父无闻，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刘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为州掾，累奏试大理评事。玄佐卒，子士宁被逐。弘出汴州，为宋州南城将。刘全谅时为都知兵马使。贞元十五年，全谅卒，汴军怀玄佐之惠，又以弘长厚，共请为留后，环监军使请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许之。自试大理评事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宋亳汴颍观察等使。

时吴少诚遣人至汴，密与刘全谅谋，因曲环卒袭陈许。会全谅卒，其人在传舍，弘喜获节钺，即斩其人以闻。立出军三千，助禁军共讨少诚。汴州自刘士宁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锷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对宾僚言笑自若。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累授检校左右仆射、司空。宪宗即位，加同平章

事。时王锷检校司空、平章事。致书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锷之下。宪宗方欲用形势以临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锷上。及用严绶为招讨，为贼所败，弘方镇汴州，当两河贼之冲要，朝廷虑其异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实当旗鼓。乃授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令兵部郎中、知制诰李程宣赐官告。弘实不离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师三千隶李光颜军。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吴元济诛，以统帅功，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许国公，罢行营都统。

十四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其年七月，尽携汴之牙校千余人入觐。对于便殿，拜舞之际，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赐加等，预册徽号大礼。进绢三十五万匹、騑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愿留京师奉朝请。诏曰：

纳大忠，树嘉绩，为臣所以明极节；锡殊宠，进高秩，有国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诞敷，王言总会，百辟攸宪，四方式瞻。永念于怀，久虚其位，载扬成命，佥曰休哉。

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节汴州诸军事、汴州刺史、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三千户韩弘，降神挺材，积厚成器；中蕴深闳之量，外标严重之姿。有匡国济时之心，推诚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仗义益彰。自镇浚郊，二十余载，师徒禀训而咸肃，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声之重，隐若山崇。

属者，淮濆濯征，命统群帅，克殄残孽，惟乃有指踪之功。及齐境兴妖，分师进讨，遂枭元恶，惟乃有略地之效。既闻旋旆，俄请执珪，深陈魏阙之诚，远继韩侯之志。朝天有庆，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辞戎旅，三加敦谕，所守弥坚。于蕃于宣，谅切于注意；我弼我辅，难违其衷恳。式遂良愿，载兼上司。论道之荣，因之以齐八政；中枢之长，升之以赞万务。玄衮赤舄，备于宠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书令。

乃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镇宣武。

宪宗崩，以弘摄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时弘弟充为郑滑节度使，子公武为鄜坊节度使。父子兄弟，皆秉节钺，人臣之宠，冠绝一时。二年，请老乞罢戎镇，三表从

之。依前守司徒、中书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时年五十八。赠太尉，赙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硕。

初，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专务聚财积粟，峻法树威。而庄重寡言，沉谋勇断，邻封如吴少诚、李师道辈皆惮之。诏使宣谕，弘多倨待。及齐、蔡贼平，势屈入觐，两朝宠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终，人臣之幸也。时公武已卒，弘孙绍宗嗣。

公武自宣武马步都虞候将兵诛蔡，贼平，检校右散骑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等州节度使。丁所生忧，起复金吾将军，仍旧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罢节度，入为右金吾将军。既而弘出镇河中，季父充移镇宣武，公武叹曰："二父联居重镇，吾以孺子当执金吾职，家门之盛，惧不克胜。"坚辞宿卫，改右骁卫将军。性颇恭逊，不以富贵自处。弘罢河中，居崇里第；公武居宣阳里之北门，因省父，无疾暴卒，赠户部尚书。

充依舅刘玄佐，历河阳、昭义牙将。及兄弘节制宣武，召归主亲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颇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独谦恭执礼，未尝懈怠，由是遍得士心。然以亲逼权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猎近郊，单骑归于洛阳。时朝廷方姑息弘，亦怜充之无异志，擢拜右金吾卫将军。十二月，转大将军，历少府监。十五年，代侄公武为鄜坊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长庆二年，幽、镇、魏复乱。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数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复相劝诱。命充与承元更换所守，检校左仆射。是岁，汴州节度使李愿被三军所逐，立都将李絺既为留后。朝廷以充久在汴州，从心悦附，命充为宣武节度使，兼统义成之师往讨絺。会絺疽发脑，属兵于纪纲李质。质以计诛首乱，送絺归京师。充遂不战而入大梁。时陈许李光颜亦奉诏讨絺，军于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监军使姚文寿亦欲招许下之师。充在中牟闻其谋，率众径至城下。汴人素怀充来，皆踊跃相贺，无复疑贰。诏加检校司空。诏割颍州隶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诏未至，暴疾卒，时年五十五。赠司徒，谥曰肃。充虽内外皆将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简约自持。临机决策，动无遗悔，善将者多之。

李质者，汴之牙将。李絺既为留后，倚质为心腹。及朝廷以絺为郡守，志邀节钺，质劝喻不从。会絺疽发首，乃与监军姚文寿谋，斩絺传首京师。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召为金吾将军，长庆三年四月卒。

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也。曾祖靖，左武卫将军。祖瑰，右金吾卫将军。父缙，太子詹事。

智兴少骁锐，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纳谋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归国。纳怒，以兵攻徐甚急。智兴健行，不四五日赍表京师求援。德宗发朔方军五千人随智兴赴之，淄青围解。自是，智兴常以徐军抗纳，累历滕、丰、沛、狄四镇将。自是二十余年为徐将。

元和中，王师诛吴元济，李师道与蔡贼谋挠沮王师，频出军侵徐，徐帅李愿以所部步骑悉委智兴以抗之。郓将王朝晏以兵攻沛，智兴击败之。贼又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军都押衙。

十三年，王师诛李师道，智兴率徐军八千会诸道之师进击。与陈许之军大破贼于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以功迁御史中丞。贼平，授沂州刺史。

长庆初，河朔复乱，征兵进讨。穆宗素知智兴善将，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

初，召智兴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群颇忧疑，令府僚迎劳，且诫之曰："兵士悉输甲仗于外，副使以十骑入城。"智兴既首处，宾僚闻之心动，率归师斩关而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卫谢群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弃城走。朝廷以罢兵，力不能加讨，遂授智兴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自是智兴务积财赂，以赂权势，贾其声誉，用度不足，税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检校仆射、司空。

太和初，李同捷据沧德叛，智兴上章，请躬督士卒讨贼。从之。乃出全军三万，自备五月粮饷，朝廷嘉之。加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沧德行营招抚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济之以王廷凑，王师经年无功。及智兴拔棣州，贼大惧，诸军稍务进取。以智兴首功，加守太傅，封雁门郡王。贼平入朝，上赐宴麟德殿，赏赐珍玩名马，进位侍中，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使。

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磁隰观察等使。智兴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

开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赠太尉，不视朝三日。葬于洛阳榆林之北原，四镇将校会葬者千人。

智兴九子：晏平、晏宰、晏皋、晏实、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韬，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从父征伐，以讨李同捷功，授检校右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丁父忧，奔归洛阳。晏平居官贪黩，去镇日，擅将征马四百余匹及兵仗七千事自卫，为宪司所纠。减死，长流康州。以父丧，未赴流所，告于河北三镇。三帅上表救解，请从昭雪，改授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老、卢弘宣封还制书，改永州司户。韦温又执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谕方行。

晏宰于昆仲间最称伟器，大中后，历上党、太原节度使。扞回鹘、党项，屡立边功。

晏皋仕至左威卫将军。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时扰攘，不持士范，非义非侠，健者不为，末涂沦踬，固其宜矣。韩、王二帅，乘险蹈利，犯上无君，豺狼噬人，鸺鹠幸夜，爵禄过当，其可已乎？谓之功臣，恐多惭色。

赞曰：于子清狂，轻犯彝章。韩虐王剽，专恣一方。元和赫斯，挥剑披攘。择肉之伦，爪距摧藏。

列传第一百七

○王翃 兄翊郗士美李鄘 子柱柱子磎辛秘马扌□韦弘景王彦威

王翃，太原晋阳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谦柔，淡于声利。自商州刺史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称职。代宗素重之，及即位，目为纯臣。迁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宪司，虽不能举振纲条，然以谨重知名。大历二年卒。

翊为侍郎时，翃自折冲授辰州刺史，迁朗州，有威望智术，所莅立名。大历五年迁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自安、史之乱，频诏征发岭南兵募，隶南阳鲁炅军。炅与贼战于叶县，大败，余众离散。岭南溪洞夷獠，乘此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自号“平南十道大都统”。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城邑，据容州。前后经略使陈仁琇、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长孙全绪等，虽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

及翃至藤州，言于众曰：“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财募将健，许奏以好爵，以是人各尽力。不数月，斩贼魁欧阳珪。驰于广州，见节度使李勉，求兵为援。勉曰：“容州陷贼已久，群獠方强，卒难图也。若务速攻，只自败耳，郡不可复也。”翃请曰：“大夫如未暇出师，但请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援助，冀藉声势，成万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谕义州刺史陈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同盟约讨贼。翃复募三千余人。力战，日数合。节度使牒止翃用兵。翃虑惑将士，匿其牒，奋起士卒，大破贼数万众，擒其帅梁崇牵。贼遁数百里外，尽复容州故境。翃发使以闻，奏置顺州，以遏余寇。前后大小百余战，生擒贼帅上献者七十余人。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讨处置使。

翃又令其将张利用、李实等分兵讨袭西原。遂收复郁林诸州，部内渐安。后因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岭南复乱。翃遣大将李实悉所管兵赴援广州。西原贼率覃问复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马尽赴广州，郡可图也。”于是悉众来袭。翃知其来，伏兵御之，生擒覃问，其众大败。代宗闻而壮之，遣中使慰劳，加金紫光禄大夫。

时西蕃入寇河中，元帅郭子仪统兵备之。乃征翃为河中少尹，充节

度留后，领子仪之务。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其徒夜噪斩关以逐翃。有告者，翃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而遁，卒诛正，军城乂安。

历汾州刺史、京兆尹。属发泾原兵讨李希烈，军次浐水。翃备供顿，肉败粮臭，众怒以叛。翃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将作监，从幸山南。车驾还京，改大理卿。出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入为太子宾客。

贞元十二年，检校礼部尚书，代董晋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凡开置二十余屯，市劲筋良铁以为兵器，简练士卒，军政颇修。无何，吴少诚阻命，翃赋车籍甲，不待完缮，东畿之人赖之。十八年卒，时七十余，赠礼部尚书。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也。父纯，字高卿，为李邕、张九龄等知遇，尤以词学见推。与颜真卿、萧颖士、李华皆相友善。举进士，继以书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历拾遗、补阙、员外、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元载所忌。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于银台门毁辱京兆尹崔昭。纯诣元载抗论，以为国耻，请速论奏。载不从，遂以疾辞。退归东洛凡十年，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称于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贤学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东归洛阳。德宗召见，屡加褒叹，赐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赋诗祖送于都门，搢绅以为美谈。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

士美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传，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于二郗之间矣。”未冠，为阳翟丞。李抱真镇潞州，辟为从事，雅有参赞之绩。其后易二帅，皆诏士美佐之。

由坊州刺史为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节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时溪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士美设奇略讨平之。诏书劳慰，加检校右散骑堂侍，封高平郡公，再迁京兆尹。每别殿延问，必咨访大政。出为鄂州观察使。

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节度。二十年，慎来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会宥母卒于京师，利主军权，不时发丧。士美命从事托以他故过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问，先备肩篮，即日遣之。

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检校工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昭义节度。前政之丰给浮费，至皆减损，号令严肃。

及朝廷讨王承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先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环柏乡，屡以捷闻。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于时四面七、八镇兵共十余万，以环镇、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声甚振。承宗大惧，指期有破亡之势，会诏班师，至今两河间称之。

十二年，以疾征为工部尚书。稍间，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至镇逾月，寝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景。

士美善与人交，然诺之际豁如也，当时名称翕然。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侄孙。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历中举进士，又以书判高等，授秘书正字。为李怀光所辟，累迁监察御史。及怀光据蒲津叛，鄘与母、妻陷贼中。恐祸及亲，因伪白怀光曰："兄病在洛，请母往视之。"怀光许焉，且戒妻子无得从。鄘皆遣行。后怀光知，责之。对曰："鄘名隶军籍，不得随侍老母，奈何不使妇随姑行也。"怀光无以罪之。时与故相高郢同在贼廷，乃密奏贼军虚实及攻取之势。德宗赐手诏以劳之。后事泄，怀光严兵召郢与鄘诘责。鄘词激气壮，三军义之。怀光不敢杀，囚之狱中。怀光死，马燧就狱致礼，表为河东从事。寻以言不行，归养洛中。襄州节度使嗣曹王皋致礼延辟，署从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为吏部员外郎。

徐州张建封卒，其子愔为将校所迫，俾领军务。诏择临难不慑者，即其军以谕之，遂命鄘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军，召将士，传朝旨，陈祸福，脱监军使桎梏，令复其位。凶党不敢犯。及愔上表称兵马留后，鄘以为非诏令所加，不宜称号，立使削去，方受其表。迁吏部郎中。

顺宗登极，拜御史中丞，迁京兆尹、尚书右丞。元和初，以京师多盗，复选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寻拜检校礼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承前命帅，多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号。初受命，必诣军修谒。鄘既受命，表陈其不可，诏遂去"神策行营"字，但为凤翔陇右节度。未几，迁镇太原，入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诸

道盐铁转运使。

五年冬，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鄘前在两镇，皆以刚严操下，遽变旧制，人情不安，故未几即改去。至淮南数岁，就加检校左仆射，政严事理，府廪充积。

及王师征淮夷，郓寇李师道表里相援。鄘发楚、寿等州二万余兵，分压贼境，日费甚广，未尝请于有司。时宪宗以兵兴，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用。鄘以境内富实，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廷。诸道以鄘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此王师无匮乏之忧。

先是，吐突承璀监淮南军，贵宠莫贰。鄘亦以刚严素著，而差相敬惮，未尝稍失。承璀归，遂引以为相。十二年，征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鄘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年侵势过，颇安外镇。登祖筵，闻乐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长也。"行颇缓，至京师，又辞疾归第。既未朝谒，亦不领政事，竟以疾辞，改授户部尚书。俄换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寻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赠太子太保，谥曰肃。

鄘强直无私饰，与杨凭、穆质、许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气自负。然鄘当官严重，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称理，而刚决少恩。镇扬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杀，一委军吏，参佐束手，居人颇陷非法，物议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东观察使。

柱子磎，字景望，博学多通，文章秀绝。大中十三年，一举登进士第。归仁晦镇大梁，穆仁裕镇河阳，自监察、殿中相次奏为从事。入为尚书水部员外郎，累迁吏部郎中，兼史馆修撰，拜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广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让之乱，逃于河桥。光启中，避乱淮海，有伪襄王诏命，磎皆不从。

王铎镇滑台，杖策诣之。铎表荐于朝。昭宗雅重之，复召入翰林为学士，拜户部侍郎，迁礼部尚书。

景福二年十月，与韦昭度并命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挟附权幸，以忝学士，不合为相。"时宰臣崔昭纬与昭度及磎素不相协，密遣崇鲁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师。磎因上十章及《纳谏论》三篇自雪，且数崇鲁之恶。

议者重其才而鄙其讼。昭宗素爱其才，而急于大用。至乾宁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复命为相。数月，与昭度同为王行瑜等所杀。

磎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仅百余卷，经乱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赠司徒，谥曰文。

子沇，字东济，有俊才。与父同日遇害，诏赠礼部员外郎。

辛秘，陇西人。少嗜学。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高郢为太常卿，嘉其礼学，奏授太常博士。迁祠部、兵部员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礼仪使，皆署为判官。当时推其达礼。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贼平，以功赐金紫，由是佥以秘材堪将帅。

及太原节度范希朝领全师出讨王承宗，征秘为河东行军司马，委以留务。寻召拜左司郎中，出为汝州刺史。

九年，征拜谏议大夫，改常州刺史，选为河南尹。莅职修政，有可称者。

十二年，拜检校工部尚书，代郗士美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军节度、泽潞磁洺邢等州观察使。是时以再讨王承宗，泽潞压境，凋费尤甚。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遂以命秘。凡四岁，府库积钱七十万贯，餱粮器械称是。

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将殁，又为书一通，命缄致几上。其家发之，皆送终遵俭之旨。久历重任，无丰财厚产，为时所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左仆射，谥曰昭。

马扌□，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扌□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扌□，从事穆赞鞫扌□，赞称无罪，扌□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傅。

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扌□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

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扌□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扌□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澱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扌□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韦弘景，京兆人，后周逍遥公夐之后。祖嗣立，终宣州司户。父尧，终洋州兴道令。弘景贞元中始举进士，为汴州、浙东从事。

元和三年，拜左拾遗，充集贤殿学士，转左补阙。寻召入翰林为学士。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荣之功，罢学士，改司门员外郎，转吏部员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张仲方贬李吉甫谥，上怒，贬仲方。弘景坐与仲方善，出为绵州刺史。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为副使，赐以金紫。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

刘士泾以驸马交通邪幸，穆宗用为太仆卿。弘景与给事薛存庆封还诏书，谕士泾曰："伏以司仆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称重。汉朝亦以石庆之谨愿，陈万年之行洁，皆践斯职，谓之大僚。今士泾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将帅，家富赀财，声名不在于士林，行义无闻于朝野，忽长卿寺，有渎官常。以亲则人物未贤，以勋则宠待常厚，今叨显任，诚谓谬官。《传》曰：'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盖士泾之谓。臣等职司违失，实在守官。其刘士泾新除太仆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谕，弘景等固执如前。宰臣不得已，改

卫尉少卿。穆宗复遣谕弘景曰："士泾父昌有边功，士泾为少列十余年，又尚云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赏劳睦亲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时认翕然推重。

时萧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议论，常所辅助。迁刑部侍郎，转吏部侍郎，铨综平允，权邪惮其严劲，不敢干以非道。掌选二岁，改陕虢观察使。岁满，征拜尚书左丞，驳吏部授官不当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鲠亮称，及居纲辖之地，郎吏望风修整。会吏部员外郎杨虞卿以公事为下吏所讪，狱未能辨，诏下弘景与宪司就尚书省详谳。虞卿多朋游，人多向附之。弘景素所不悦，时已请告在第，及准诏就召，以公服来谒。弘景谓之曰："有敕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转礼部尚书，充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缮完宫室，至今赖之。

太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赠尚书左仆射。弘景历官行事，始终以直道自立，议论操持，无所阿附，当时风教，尤为倚赖。自长庆已来，目为名卿。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无由自达，元和中游京师，求为太常散吏。卿知其书生，补充检讨官。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由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宪宗晏驾，未定谥。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以宪宗功高列圣，宜特称祖，穆宗下礼官议。彦威奏曰："据礼经，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东汉魏晋，渐违经意，沿革不一。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盖非典训，不可法也。国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又祖神尧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称宗。谓之尊名，可为成法。不然，则太宗造有区夏，理致升平；玄宗扫清内难，翊戴圣父；肃宗龙飞灵武，收复两都，此者应天顺人，拨乱返正，至于庙号，亦但称宗。谨按经义，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传》曰：'始封必为祖。'《书》曰：'德高可宗，故号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晋之乱法，守贞观、开元之宪章，而拟议大名，垂以为训。大行庙号，宜称宗。"制从之。

故事，祔庙之礼，先告于太极殿，然后奉神主赴太庙。祔礼毕，不再告于太极殿。时宪宗祔庙礼毕，执政详旧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礼毕于太极殿。彦威执议以为不可，执政怒。会宗正寺进祝版，误以宪宗为睿

宗。执政衔其强，奏祝版参差，博士之罪，彦威坐削一阶，夺两季俸。彦威殊不低回，每议礼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称之。累转司封员外郎中。弘文馆旧不置学士，文宗特置一员以待彦威。寻使魏博宣慰，特赐金紫。五年，迁谏议大夫。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朝法振举，人不以为烦。以本官兼史馆修撰。

彦威通悉典故，宿儒硕学皆让之。时以仆射上事仪注，前后不定，中丞李汉奏定，朝议未以为允。中书门下奏请依元和七年已前仪注，左右仆射上日，请受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彦威奏论曰："臣谨按《开元礼》：凡受册官，并与卑官答拜。国朝官品，令三师三公正一品，尚书令正二品，并是册拜授官。上之日，亦无受朝官再拜之文。仆射班次三公，又是尚书令副贰之职，虽端揆之重，有异百寮，然与群官比肩事主。《礼》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仆射上日受常参官拜，事颇非仪。况元和七年已经奏议，酌为定制，编在国章。近年上仪，又有受拜之礼，礼文乍变，物论未安，请依元和七年敕为定。"时李程为左仆射，宰执难于改革，虽不从其议，论者称之。

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诏竟许决流。彦威诣中书投宰相面论，语讦气盛。执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几，改司农卿。李宗闵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等观察使。开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寻判度支。

彦威儒学虽优，亦勤吏事，然货泉之柄，素非所长，性既刚讦，自恃有余。尝紫宸廷奏曰："臣自计司按见管钱谷文簿，皆量入以为出，使经费必足，无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犹有岁蓄，而军用钱物，一切通用，悉随色额占定，终岁支给，无毫厘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窃，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额图》。既而又进《供军图》曰："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各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万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伏以时逢理安，运属神圣，然而

兵不可弭，食哉惟时。忧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谬司邦计，虔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又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

彦威既掌利权，心希大用。时内官仇士良、鱼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军多以所赐衣物于度支中估，判使多曲从，厚给其价。开成初，有诏禁止，然趋利者犹希意从其请托。至是，彦威大结私恩，凡内官请托，无不如意，物议鄙其躁妄。复修王播旧事，贡奉羡余，殆无虚日。会边军上诉衣赐不时，兼之朽故。宰臣恶其所为，令摄度支人吏付台推讯。彦威略不介怀，入司视事。及人吏受罚，左授卫尉卿，停务，方还私第。

三年七月，检校礼部尚书，代殷侑为许州刺史，充忠武军节度、陈许澱观察等使。会昌中，入为兵部侍郎，历方镇，检校兵部尚书。卒，赠仆射，谥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军戎，决权变，非儒者之事。而王翃、郗士美释衤逢掖之儒衣，奋将军之旗鼓，俾士赴汤火，威振籓篱，何其壮也！所谓非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效用，宜哉！李建侯不屈于贼庭，马会元见伸于贝锦，临危挺操，所谓贞臣，将相之荣，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达，韦仆射之峻整，王尚书之果敢，皆一时之伟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为巧宦，不亦疏乎？

赞曰：见危致命，临难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陆离，驳正黄扉。贪名丧道，狂哉彦威。

列传第一百八

○武元衡 从父弟儒衡郑余庆 子瀚瀚子允谟茂休处诲从谠韦贯之 兄绶弟纁子澳

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缑氏人。曾祖载德，天后从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属文，终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事在《逸人传》。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贵，追赠吏部侍郎。元衡进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监察御史。后为华原县令。时畿辅有镇军督将恃恩矜功者，多挠吏民。元衡苦之，乃称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宴咏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员外郎。一岁，迁左司郎中。时以详整称重。

贞元二十年，迁御史中丞。尝因延英对罢，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顺宗即位，以病不亲政事。王叔文等使其党以权利诱元衡，元衡拒之。时奉德宗山陵，元衡为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叔文之党也，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其党滋不悦。数日，罢元衡为右庶子。宪宗即位，始册为皇太子，元衡赞引，因识之。及登极，复拜御史中丞。持平无私，纲条悉举，人甚称重。寻迁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门下侍郎、平章事，赐金紫，兼判户部事。上为太子时，知其进退守正，及是用为宰相，甚礼信之。

初，浙西节度李锜请入觐，乃拜为右仆射，令入朝。既而又称疾，请至岁暮。上问宰臣，郑絪请如锜奏。元衡曰："不可。且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上以为然，遽追之。锜果计穷而反。

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节度使。崇文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上难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将行，上御安福门以临慰之。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帟幕、伎乐、工巧以行。元衡至，则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抚蛮夷，约束明具，不辄生事。重慎端谨，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之选。八年，征还。至骆谷，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时李吉甫、李绛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于上前。元衡居中，无所违附，上称为长者。及吉甫卒，上方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时王承宗遣使奏事，请赦吴元济。请事于宰相，辞礼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飞章诋元衡，咎怨颇结。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册赠司徒，赠赙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硕，辍朝五日，谥曰忠愍。

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辅政，时太白犯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及出镇，分领扬、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师大恐，城门加卫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元衡从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硕。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相国郑余庆不事华洁，后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谒见，未尝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余庆因亦重之。宪宗以元衡横死王事，尝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迁户部郎中。十二年，权知谏议大夫事，寻兼知制诰。皇甫镈以宰相领度支，剥下以媚上，无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论列，镈密诉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将报怨耶！"镈不复敢言。

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彩，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

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寻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迁礼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六。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祖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颍川太守。长裕弟少微，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于当时。父慈，与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余庆少勤学，善属文。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山南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忧罢。贞元初入朝，历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八年，选为翰林学士。

十三年六月，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时有玄法寺僧法凑为寺众所□，万年县尉卢伯达断还俗，后又复为僧，伯达上表论之。诏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张彧、大理卿郑云逵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述同按鞫。时议述胥吏，不合与宪臣等同入省按事。余庆上疏论列，当时翕然称重。

十四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余庆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与度支使于素善，每奏事余庆皆议可之。未几，以罪贬。时又岁旱人饥，德宗与宰臣议，将赈给禁卫六军。事未行，为中书吏所泄，余庆贬郴州司马，凡六载。顺宗登极，征拜尚书左丞。

宪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几，属夏州将杨惠琳阻命，宰臣等论奏，多议兵事。余庆复以古义上言，夏州军士皆仰给县官，又有“介马万蹄”之语。时议以余庆虽好古博雅而未适时。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郑絪皆姑息之。议者云佑私呼为滑八，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僭，叱之。寻而余庆罢相，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上浸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乃改为国子祭酒，寻拜河南尹。三年，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书。

余庆再为相，罢免皆非大过，尤以清俭为时所称。洎中外践更，郁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准的。时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皆以勋官前任至三品，据令合立门戟，各请戟立于其第。时义方以加上柱国、坦以前任宣州观察使请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银青阶，而义方只据勋官，有司不详覆而给之，议者非之，台司将劾而未果。会余庆自东都来，发论大以为不可。由是，台司移牒诘礼部，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崔备皆罚俸，夺元、卢之门戟。

余庆受诏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辞甚工。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授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权，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集乐去大鼓。至是，余庆始奏复用大鼓。

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岁受代。

十二年，除太子少师。寻以年及悬车，请致仕，诏不许。时累有恩赦叙阶，及天子亲谒郊庙，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复计考，其使府宾吏，又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谢洎郎官出使，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遂诏余庆详格令，立制条，奏以闻。

十三年，拜尚书左仆射。自兵兴以来，处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余庆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宪宗以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遂用为详定使。余庆复奏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珮、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充详定判官。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改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师、检校司空，封荥阳郡公，兼判国子祭酒事。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

及穆宗登极，以师傅之旧，进位检校司徒，优礼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诏曰："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余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屡分戎律。凡所要

职，无不践更。贵而能贫，卑以自牧。謇谔闻于台阁，柔睦化于闺门。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孙之广。焚书逸礼，尽可口传；古史旧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禀，庶罔昏逾。神将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赠礼宜优，可赠太保。”时年七十五，谥曰贞。

余庆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四朝居将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禄赐所得，分给亲党，其家颇类寒素。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宣赐，皆厚以金帛遣之。求媚者唯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余庆每受方任，天子必诫其使曰：“余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取。”专欲振起儒教，后生谒见者，率以经学讽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极其俭薄。及修官政，则喜开广。镇岐下一岁，戎事可观。又创立儒宫以来，学者虽行己可学，而往往近于沽激，故当时议者不全德许之。上以家素清贫，不办丧事，宜令所司特给一月俸料，以充赙赠，用示哀荣。有文集、表疏、碑志、诗赋共五十卷行于世。

兄承庆，官不显。弟膺甫，官至主客员外郎中、楚怀郑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时然，皆官至县令宾佐。余庆子瀚。

翰本名涵，以文宗籓邸时名同，改名瀚。贞元十年举进士。以父谪官，累年不任。自秘书省校书郎迁洛阳尉，充集贤院修撰。改长安尉、集贤校理。转太常寺主簿，职仍故。迁太常博士，改右补阙。献疏切直，人为危之。及余庆入朝，宪宗谓余庆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贺。”遂迁起居舍人，改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瀚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时余庆为仆射，请改省郎。乃换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丁母忧，除丧，拜考功郎中。复丁内艰，终制，退居汜上。长庆中，征为司封郎中、史馆修撰，累迁中书舍人。

文宗登极，擢为翰林侍讲学士。上命撰《经史要录》二十卷。书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书语类。上亲自发问，瀚应对无滞，锡以金紫。太和二年，迁礼部侍郎。典贡举二年，选拔造秀，时号得人。转兵部侍郎，改吏部，出为河南尹，皆著能名。入为左丞，旋拜刑部尚书，兼判左丞事。出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余庆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馆，至瀚之来，复继前美。开成四年闰正月，以户部尚书征。诏下之日，卒于兴元，年六十四，赠右仆射，谥曰宣。有文集、制诰共三十卷，行于世。浣四子：允谟、茂谌、处诲、从谠。

允谟，以廕累官台省，历蜀、彭、濠、晋四州刺史，位终太子右庶子。

茂谌，避国讳改茂休，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四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绛州刺史，位终秘书监。

处诲，字延美，于昆仲间文章拔秀，早为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汴。处诲族父朗。初朗为定州节度使时，处诲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梦己为浙东观察使，经过汴州，而朗为汴帅，留连饮饯，仰视屋栋，饰以黄土，宾从皆所识。明年，朗果自定州镇宣武，辟韦重掌书记。重将行，处诲告以所梦。明年，处诲转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东观察使。行及潼关，朗遣从事迎劳，仍致手书，令先疏所梦。比至汴，宴于清暑亭，宾佐悉符梦中。朗仰视屋栋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叹移时。后五年，朗卒，处诲继为汴州节度使，乃赋诗一章，刻于□事，以尽思朗之悲。处诲方雅好古，且勤于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

从谠，字正求，会昌二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知制诰。故相令狐□、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寻迁中书舍人。咸通三年，知贡举，拜礼部侍郎，转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选平允，时无屈人。垂将作辅，以权臣请托不行，改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逾年，乞还，不允，改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期年报政，美声流闻。当途者惧其大用，改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五管为南诏蛮所扰，天下征兵，时有庞勋之乱，不暇边事。从谠在镇，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择其土豪，授之右职，御侮扞城，皆得其效。虽郡邑屡陷，而交、广晏然。俄而懿宗厌代，从谠以久在番禺，不乐风土，思归恋阙，形于赋咏，累上章求为分司散秩。僖宗征还，用为刑部尚书。寻以本官同平章事。

乾符中，盗起河南，天下骚动。阴山府沙陀都督李国昌部族方强，虎视北边。属灵州防御使段文楚军储不继，郡兵乏食，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杀文楚，遂据振武军云、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诸部，南侵忻、代。前帅窦瀚、李侃、李蔚相继以重臣镇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传圭为三军所杀，军士益骄，矜功责赏，劝为噪聚。加以河南、河

北七道兵帅，云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连陷城邑，朝廷难于择帅。僖宗欲以宰臣临制之，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从谠：自处钧衡，屡来麟凤，才高应变，动必研机。朕以北门兴王故地，以尔尝施惠化，尚有去思。方当用武之时，暂辍调元之职，伫歼凶丑，副我忧勤。可检校司空、司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等使。"制下，许自择参佐。乃奏长安令王调为副使，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充推官，前左拾遗李渥充掌书记，前长安尉崔泽充支使。开幕之盛，冠于一时。时中朝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时新承军乱之后，杀掠攻剽，无日无之。

从谠貌温而气劲，沉机善断，奸无遁情。凡凶谋盗发，无不落其彀中，以是群豪惕息。旧府城都虞候张彦球者，前帅令率兵三千逐沙陀于百井，中路而还，纵兵破钥，杀故帅康传圭。及从谠至，搜索其魁诛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略，召之开喻，坦然无疑，悉以兵柄委之。

广明初，李钧、李涿继率本道之师出雁门，为沙陀所败。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出幸。传诏谓从谠曰："卿志安封域，权总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赖。今月五日，草贼黄巢奔冲；十六日，驻跸梁、汉。上惭九庙，下愧万方。藩阃乍闻，痛愤应切。专差供奉官刘全及往彼慰喻。卿宜差点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讨使诸葛爽，俾令入援。"从谠承诏雪涕，团结戎伍，遣牙将论安、后院军使硃玫率步骑五千，从诸葛爽入关赴难。时中和元年五月也。

论安军次离石。是月，沙陀李克用军奄至，营于汾东，称奉诏赴难入关。从谠具廪饩犒劳，信宿不发。克用傅城而呼曰："本军将南下，欲与相公面言。"从谠登城谓之曰："仆射父子，咸通以来，旧激忠义，血战为国，天下之人受赐。老夫历事累朝，位忝将相，今日群盗扰攘，舆驾奔播，荡覆神州，不能荷戈讨贼，以酬圣奖，老夫之罪也。然多难图勋，是仆射立功立事之时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无以仰陪戎棨。若仆射终以君亲为念，破贼之后，车驾还宫，却得待罪阙庭，是所愿也。唯仆射自爱。"克用拜谢而去。然杂虏不戢，肆掠近甸。从谠遣大将王蟾、薛威出师追击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败而还。

初，论安率师入关，至阴地，以数百卒擅归，从谠集诸部校斩之于鞠场，并以兵众付硃玫赴难。时郑畋亦以宰相镇凤翔，与从谠宗人，同年登进士。畋亦举兵岐下，以遏贼巢。广明首唱仗义，断贼首尾，逆徒

名为“二郑”。国威复振，二儒帅之功也。

二年十一月，代北监军使陈景思奉诏赦沙陀部，许讨贼自赎。由是沙陀五部数万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岚、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数百骑临城叙别。从谠遗之名马、器币而诀。三年，克用破贼立功，授河东节度代从谠。还至榆次，遣使致礼，谓从谠曰：“予家尊在雁门，且还觐省。相公徐治行装，勿遽首途。”从谠承诏，即日牒监军使周从寓请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还。”

五月十五日，从谠离太原。时京城虽复，车驾未还，道途多寇。行次绛州，唐彦谦为刺史，留驻数月。冬，诏使追赴行在，复辅政，历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启末，固辞机务，以疾还第。卒。有司谥曰文忠。

从谠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太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间贻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谠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虏全城，多彦球之效也。累奏为行军司马。及再秉政，用为金吾将军，累郡刺史。在绛州时，彦谦判官陆扆嗜学有才思，寓于郡斋，日与之谈宴，无间先后。乃称之于朝，位至清显。在汴时，以兄处诲尝为镇帅，殁于是郡，讫一政受代，不于公署举乐，其友悌知礼，操履如此。国之名臣，文忠有焉。

韦贯之，本名纯，以宪宗庙讳，遂以字称。八代祖夐，仕周，号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于时。贯之即其第二子。少举进士。贞元初，登贤良科，授校书郎。秩满，从调判入等，再转长安县丞。

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实权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数日而诏行。人有以贯之名荐于实者，答曰：“是其人居与吾同里，亟闻其贤，但吾得识其面而进于上。”举笏示说者曰：“实已记其名氏矣。”说者喜，骤以其语告于贯之，且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数岁终不往，然是后竟不迁。

永贞中，始除监察御史。上书举季弟纁自代，时议不以为私。转右补阙，而纁代为监察。元和元年，杜从郁为左补阙，贯之与崔群奏论，寻降为左拾遗。又论遗、补虽品不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改为秘书丞。

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转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廕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改吏部员外郎。三年，复策贤良之士，又命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实指切时病，不顾忌讳，虽同考策者皆难其词直，贯之独署其奏。遂出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征为都官郎中、知制诰。逾年，拜中书舍人，改礼部侍郎。凡二年，所选士大抵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转尚书右丞，中谢日，面赐金紫。

明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镇州盗窃发辇下，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及度为相，二寇并征，议者以物力不可。贯之请释镇以养威，攻蔡以专力。上方急于太平，未可其奏。贯之进言："陛下岂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于蔡急魏应，齐赵同恶。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于是硃泚乘之为乱，硃滔随而向阙，致使梁、汉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闻见。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于扑灭故也。陛下独不能宽岁月，俟拔蔡而图镇邪？"上深然之，而业已下伐镇诏。后灭蔡而镇自服，如其策焉。

初，王师征蔡，以汴帅韩弘为都统，又命汝帅乌重胤、许帅李光颜合兵而进。贯之以为诸将四面讨贼，各税进取，今若置统督，复令二帅连营，则持重养威，未可以岁月下也。贯之议不从，四年而始克蔡。寻迁中书侍郎。同列以张仲素、段文昌进名为学士，贯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

贯之为相，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有张宿者，有口辩，得幸于宪宗，擢为左补阙。将使淄青，宰臣裴度欲为请章服。贯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宠耶？"其事遂寝。宿深衔之，卒为所构，诬以朋党，罢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为湖南观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贬远郡。时两河留兵，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使诸道督课财赋。异所至方镇，皆讽令捃拾进献。贯之谓两税外，不忍横赋加人，所献未满异意，遂率属内六州留钱以继献。由是罢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

上即位，擢为河南尹，征拜工部尚书。未行，长庆元年卒于东都，年六十二，诏赠尚书右仆射。

贯之自布衣至贵位，居室无改易。历重位二十年，苞苴宝玉，不敢到门。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身殁之后，家无羡财。有文集三十卷。

伯兄绶，德宗朝为翰林学士。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绶所议论，常合中道，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

纁有精识奥学，为士林所器。闺门之内，名教相乐。故韦氏兄弟令称，推于一时。纁累官至太常少卿。

贯之子澳、潾。

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进士第，又以弘词登科。性贞退寡欲，登第后十年不仕。伯兄温，与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谓澳曰："高二十九持宪纲，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竟不诣元裕之门。

周墀镇郑滑，辟为从事。墀辅政，以澳为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墀初作相，私谓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愿公无权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赏刑罚，非公共欲行者，愿不以喜怒憎爱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举其职，则公敛衽于庙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权耶？"墀深然之。不周岁，以本官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累迁户部、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与同僚萧寘深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无不召见，询访时事。每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传宣草词，澳心欲论谏，即曰："此一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迟留至旦，必论其可否。上旨多从之。出为京兆尹，不避权豪，亦师璟惮。

会判户部宰相萧鄴改判度支，澳于延英对。上曰："户部阙判使。"澳对以府事。上言"户部阙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对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乐其奏。澳甥柳玭知其对，谓澳曰："舅之奖遇，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堪，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

大中十二年，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等使，辞于内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阳累年，中使王

居方使魏州，令传诏旨谓澳曰：“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陈谢，又曰：“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将召之，而帝厌代。

懿宗即位，迁检校户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入为户部侍郎，转吏部，絟综平允，不受请托。为执政所恶，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于澳，会吏部发澳时簿籍，吏缘为奸，坐罢镇，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尝戏吟云：“若将韦鉴同殷鉴，错认容身作保身。”此句闻于京师，权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辞疾，以松檟在秦川，求归樊川别业，许之。逾年，复授户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潾亦登进士第，无位而卒。潾子庾、庠、序、雍、郊。

庾登进士第，累佐使府，入朝为御史，累迁兵部郎中、谏议大夫。从僖宗幸蜀，改中书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户部事。车驾还京，充顿递使，至凤翔病卒。

序、雍、郊皆登进士第。序、雍官至尚书郎。郊文学尤高，累历清显。自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学士，累官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为时羽仪，嫉恶太甚，遭罹不幸，

傳刃喋血，诚可哀哉！令狐中伤，为恶滋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郑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无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俦。韦氏三宗，世多才俊。纯、纁忠懿，为时元龟，作辅论兵，言皆体国。澳之贞亮，不替祖风。三代谥贞，考行无愧。

赞曰：后族峥嵘，平一辞荣。高风袭庆，钟在二衡。猗与贞公，继以文忠。纯、纁文雅，绰有父风。

列传第一百九

○卫次公 子洙郑絪 子祗德祗德子颢 韦处厚崔群路随 父泌

卫次公，字从周，河东人。器韵和雅，弱冠举进士。礼部侍郎潘炎目为国器，擢居上第。参选调礼部侍郎卢翰嘉其才，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齐运使其子交欢，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终身未尝操弦。

严震之镇兴元，辟为从事，授监察，转殿中侍御史。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

及顺宗在谅闇，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絪同处内廷，多所匡正。

转司勋员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诰，赐紫金鱼袋，仍为学士，权知中书舍人。寻知礼部贡举，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真拜中书舍人，仍充史馆修撰，迁兵部侍郎、知制诰，复兼翰林学士。与郑絪善，会郑絪罢相，次公左授太子宾客，改尚书右丞，兼判户部事，拜陕、虢等州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请蠲钱三百万，人得苏息，政闻于朝。征为兵部侍郎。选人李勣、徐有功之孙，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谓之曰："子之祖先，勋在王府，岂限常格。"并优秩而遣之。改尚书左丞，恩顾颇厚。上方命为相，已命翰林学士王涯草诏。时淮夷宿兵岁久，次公累疏请罢。会有捷书至，相诏方出，宪宗令追之。遂出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

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归朝，道次病卒。赠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谥曰敬。次公自少入仕，历大寮，节操趋尚，始终如一，为众推重。

子洙，登进士第，尚宪宗女临真公主。累官至给事中、驸马都尉、工部侍郎。

郑絪，字文明。父羡，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学，善属文。大

历中，有儒学高名如张参、蒋乂、杨绾、常衮，皆相知重。絪擢进士第，登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鄠县尉。张延赏镇西川，辟为书记，入除补阙、起居郎，兼史职。无几，擢为翰林，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德宗朝，在内职十三年，小心兢谦，上遇之颇厚。

贞元末，德宗晏驾，顺宗初即位，遗诏不时宣下。絪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中人不敢违。及王伾、王叔文朋党擅权之际，絪又能守道中立。宪宗监国，迁中书舍人，依前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转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宪宗初，励精求理，絪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多所关决，首建议诛惠琳、斩刘辟及他制置。絪谦默多无所事，由是贬秩为太子宾客。出为岭南节度观察等使、广州刺史、检校礼部尚书。以廉政称。为工部尚书，转太常卿，又为同州刺史、长春宫使，改东都留守。入历兵部尚书，旋为河中节度使。太和二年，入为御史大夫、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保。

絪以文学进，恬淡，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所居虽无赫奕之称，而守道敦笃，耽悦坟典，与当时博闻好古之士，为讲论名理之游，时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陈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赠司空，谥曰宣。子祗德。

祗德子颢，登进士第，始绶弘文馆校书。迁右拾遗、内供奉，诏授银青光禄大夫，迁起居郎。尚宣宗女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历尚书郎、给事中、礼部侍郎。典贡士二年，振拔滞才，至今称之。迁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

颢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时，恩泽无对。及宣宗弃代，追感恩遇，尝为诗序曰："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回憩于长兴里第。昏然昼寝，梦与十数人纳凉于别馆。馆宇萧洒，相与联句。予为数联，同游甚称赏。既寤，不全记诸联，唯省十字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乃书之于楹。私怪语不祥，不敢言于人。不数日，宣宗不豫，废朝会，及宫车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顾遇，续石门之句为十韵云：'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萧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日车乌敛翼，风动鹤飘翎。异苑人争集，凉台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灾先兆，何当思入冥。御鑢虚仗马，华盖负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阙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父万，监察御史，为荆南节度参谋。处厚本名淳，避宪宗讳，改名处厚。幼有至性，事继母以孝闻。居父母忧，庐于墓次。既免丧，游长安。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

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馆，改咸阳县尉，迁右拾遗，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时贯之以议兵不合旨出官，处厚坐友善，出为开州刺史。入拜户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换谏议大夫，改中书舍人，侍讲如故。

时张平叔以便佞诙谐，他门捷进，自京兆少尹为鸿胪卿、判度支，不数月，宣授户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诏下其奏，令公卿议。处厚抗论不可，以平叔条奏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返害，为简者至烦，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时平叔倾巧有恩，自谓言无不允。及处厚条件驳奏，穆宗称善，令示平叔。平叔词屈无以答，其事遂寝。

处厚以幼主荒怠，不亲政务，既居纳诲之地，宜有以启导性灵，乃铨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锡以缯帛银器，仍赐金紫。以《宪宗实录》未成，诏处厚与路随兼充史馆修撰。实录未成，许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参。处厚俄又权兵部侍郎。

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祸将不测。处厚与绅皆以孤进，同年进士，心颇伤之，乃上疏曰：

臣窃闻朋党议论，以李绅贬黜尚轻。臣受恩至深，职备顾问，事关圣德，不合不言。绅先朝奖用，擢在翰林，无过可书，无罪可戮。今群党得志，谗嫉大兴。询于人情，皆甚叹骇。《诗》云："蒌兮菲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谗言罔极，交乱四国。"自古帝王，未有远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李绅是前朝任使，纵有罪愆，犹宜洗衅涤瑕，念旧忘过，以成无改之美。今逢吉门下故吏，遍满朝行，侵毁加诬，何词不有？所贬如此，犹为太轻。盖曾参有投杼之疑，先师有拾尘之戒。伏望陛下断自圣虑，不惑奸邪，则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雠，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伏

乞圣明，察臣愚恳。

帝悟其事，绅得减死，贬端州司马。

处厚正拜兵部侍郎，谢恩于思政殿。时昭愍狂恣，屡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处厚因谢，从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处厚对曰："臣前为谏官，不能先朝死谏，纵先圣好畋及色，以至不寿，臣合当诛。然所以不死谏者，亦为陛下此时在春宫，年已十五。今则陛下皇子始一岁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诛？"上深感悟其意，赐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事。

宝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号，御殿受册肆赦。李逢吉以李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盖欲绅不受恩例。处厚上疏曰："伏见赦文节目中，左降官有不该恩泽者。在宥之体，有所未弘。臣闻物议皆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节。若如此，则应是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事体至大，岂敢不言？李绅先朝奖任，曾在内廷，自经贬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当记人之功，忘人之过。'管仲拘囚，齐桓举为国相；冶长缧绁，仲尼选为密亲。有罪犹宜涤荡，无辜岂可终累？况鸿名大号，册礼重仪，天地百灵之所鉴临，亿兆八纮之所瞻戴。恩泽不广，实非所宜。臣与逢吉素无雠嫌，与李绅本非亲党，所论者全大体，所陈者在至公，伏乞圣慈察臣肝胆。倘蒙允许，仍望宣付宰臣，应近年左降官，并编入赦条，令准旧例，得量移近处。"帝览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绅方沾恩例。处厚为翰林承旨学士，每立视草，惬会圣旨。常奉急命于宣州征鹰鹞及杨、益、两浙索奇文绫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时赦书为证，帝皆可其奏。

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诏命制置及践祚礼仪，不暇责所司，皆出于处厚之议。及礼行之后，皆叶旧章。以佐命功，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进爵灵昌郡公。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

初，贞元中，宰相齐抗奏减冗员，罢诸州别驾，其在京百司，当入别驾者，多处之朝列。元和以来，两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行。率以储采王官杂补之，皆盛服趋朝，硃紫填拥。久次当进，及受代闲居者，常数十人，趋中书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谒，繁于辞语。及处厚

秉政，复奏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处之。而清流不杂，朝政清肃。

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宰相奏事得请，往往中变。处厚常独论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怀。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议，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当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门，言既不从，臣宜先退。"即趋下再拜陈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业，朕素自知，登庸作辅，百职斯举。纵朕有所失，安可遽辞，以彰吾薄德？"处厚谢之而去，出延英门，复令召还。谓曰："凡卿所欲言，并宜启论。"处厚因对彰善瘅恶，归之法制，凡数百言。又裴度勋高望重，为人尽心切直，宜久任，可壮国威。帝皆听纳。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议。

俄而沧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宪诚，中怀向背，裴度以宿旧自任，待宪诚于不疑。尝遣亲吏请事至中书。处厚谓曰："晋公以百口于上前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闻之大惧，自此输竭，竟有功于沧州。又尝以理财制用为国之本，撰《太和国计》二十卷以献。李载义累破沧、镇两军，兵士每有俘执，多遣刳剔。处厚以书喻之，载义深然其旨。自此沧、镇所获生口，配隶远地，前后全活数百千人。

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启，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嶷然不可夺。质状非魁伟，如甚懦者；而庶僚请事，畏惕相顾，虽与语移晷，不敢私谒。急于用才，酷嗜文学。尝病前古有以浮议坐废者，故推择群材，往往弃瑕录用，亦为时所讥。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奉诏修《元和实录》，未绝笔，其统例取舍，皆处厚创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对，造膝之际，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归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赠司空。

处厚当国柄二周岁，启沃之谋，颇协时誉，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诗，清河武城人，山东著姓。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历中书舍人。群在内职，常以谠言正论闻于时。宪宗嘉赏，降宣旨云："自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然后进来。"群以禁密之司，动为故事，自尔学士或恶直丑正，则其下学士无由上言。群坚不奉诏，三疏论奏方允。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充助修开业寺。群以为事实无名，体尤不可，请止其所进。群前后所论多惬旨，无不听纳。迁礼部侍郎，选拔才行，咸为公当。转户部侍郎。

二年七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四年，诛李师道，上顾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云逆族，若量罪轻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元凶。其妻近属，倘获宽宥，实合弘煦之道。”于是师古妻裴氏、女宜娘，诏出于邓州安置。宗奭妻韦氏及男女，先没掖廷，并释放；其奴婢、资货皆复赐之。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诏付京兆府决杀。长孺母刘氏求哀于宰相，群因入对言之。宪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将屈法赦长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恻即赦之，当速令中使宣谕。如待正敕，即无及也。”长孺竟得免死长流。群之启奏平恕，多此类也。

时宪宗急于荡寇，颇奖聚敛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为进奉。处州刺史苗稷进羡余钱七千贯，群议以为违诏，受之则失信于天下，请却赐本州，代贫下租税。时论美之。

度支使皇甫镈阴结权幸，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尝因对面论，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词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镈深恨之。而宪宗终用镈为宰相。无何，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

穆宗即位，征拜吏部侍郎，召见别殿，谓群曰：“我升储位，知卿为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顷者授陛下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阳之牍，允符东海之贵。’若不知先帝深旨，臣岂敢轻言？”数日，拜御史中丞。浃旬，授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等使。

初，幽、镇逆命，诏授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军节度副使，领徐州兵讨伐。群以智兴早得士心，表请因授智兴旄钺，竟寝不报。智兴自河北回戈，城内皆是父兄，开关延入，群为智兴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书监，分司东都。未几，改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复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征拜兵部尚书。久之，改检校吏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使。逾岁，改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赠司空。

群有冲识精裁，为时贤相。清议以俭素之节，其终不及厥初。群年未冠举进士，陆贽知举，访于梁肃，议其登第有才行者，肃曰："崔群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

群弟于，登进士，官至郎署，有令名。

子充，亦以文学进，历三署，终东都留守。

路随，字南式，其先阳平人。高祖节，高宗朝为越王府东阁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终太子通事舍人。

父泌，字安期，少好学，通《五经》，尤嗜《诗》、《易》、《左氏春秋》，能讽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传，工五言诗。性端亮寡言，以孝悌闻于宗族。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举李益、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门郎。属德宗违难奉天，泌时在京师，弃妻子潜诣行在所。又从幸梁州，排溃军而出，再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说浑瑊，瑊深重之，辟为从事。瑊讨怀光，累奏为副元帅判官、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随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因劫盟陷蕃。在绝域累年，栖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卒于戎鹿。

贞元十九年，吐蕃遗边将书求和。随哀泣上疏，愿允其请。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谕旨。朝廷惩其宿诈，俟更要于后信，讫数岁不报。元和中，蕃使复款塞，随复五献封章，请修和好。又上书于宰执哀诉。裴垍、李藩皆协力敷奏，宪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复报聘，乃特于诏中疏平凉陷蕃者名氏，令归中国。吐蕃因复等还，遣使来朝。遂以泌及郑叔矩之丧与铭及遗录至，朝野伤叹。宪宗悯之，赠绛州刺史，赐绢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给丧事。泌累赠太子少保。

泌陷蕃之岁，随方在孩提；后稍长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号，坐必西向，馔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终身不照镜。后以通经调

授润州参军，为李锜所困。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韦夏卿为东都留守，闻而辟之，由是声名日振。元和五年，边吏以讣至。随居丧，益以孝闻。服阕，擢拜左补阙。

会李绛讽上纳谏，宪宗皇帝曰："谏官路随、韦处厚章疏相继，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识者敬伏焉。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皆充史馆修撰。穆宗即位，迁司勋郎中，赐绯鱼袋。与韦处厚同入翰林为侍讲学士。采三代皇王兴衰，著《六经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谏议大夫，依前侍讲学士。将修《宪宗实录》，复命兼充史职。敬宗登极，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文宗即位，韦处厚入相，随代为承旨，转兵部侍郎、知制诰。太和二年，处厚薨，随代为相，拜中书侍郎，加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

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笔削。近见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又闻班行如此议论颇众。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便令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后，至于数四。臣及宗闵、僧孺亦以永贞已来，岁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难详知。陛下所言，皆是接于耳目。既闻乖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盗嫂之言，及第五伦挝公之说，皆多此比类，难尽信书。所冀睿鉴详于听言，深宫慎于行事。持此比类，上开聪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臣等伏以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于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职监修，盍令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竞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虽至昧，容非自请。既迫群议，辄冒上闻。纵臣果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则冀圣祖垂休，永无惭于传信。下臣非据，获减戾于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义。流言自弭，时论攸宜。

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余依所奏。”

四年，转门下侍郎，加崇文馆大学士。七年，兼太子太师，备礼册拜。表上史官所修宪宗穆宗《实录》。八年，辞疾，不得谢。会李德裕连贬至袁州长史，随不署奏状，始为郑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

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扬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册赠太保，谥曰贞。

随有学行大度，为谏官能直言，在内廷匡益。自宝历初为承旨学士，即参大政矣。后十五年在相位。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攘臂于其间；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武于其后。而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卫次公、郑絪、韦处厚、崔群、路随等，皆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兼之忠谠，垂名简书，兹实有足多也。絪有其位，有其时，怀独善之谋，晦众济之道，左迁非不幸也。次公因献捷之书，辍已成之诏，命也夫。处厚危言切议，振士友之急，称同列之善，君子哉！

赞曰：卫、郑、韦、路，兼之博陵。文学政事，为时所称。

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刘禹锡柳宗元韩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奭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华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焋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

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兒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ＭＭ栌侏儒，楶闑庐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硃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

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

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至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魍魉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

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砲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驽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

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累授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水部郎中，卒。世谓之张水部云。

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赡给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礿、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馔，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

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

《国语》曰：王者日祭。《礼记》曰：王立七庙，皆月祭之。《周礼》时祭，礿祠蒸尝。汉氏皆杂而用之。盖遭秦火，《诗》、《书》、《礼经》烬灭；编残简缺，汉乃求之。先儒穿凿，各伸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所记各不同也。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而上食焉。国家因之而不改。《贞观》、《开元礼》并无宗庙日祭、月祭之礼，盖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寝矣。故太庙之中，每岁五飨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龄、魏徵辈皆一代名臣，穷极经史，岂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之词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庙之飨，笾豆牲牢，三代之通礼，是贵诚之义也。园陵之奠，改用常馔；秦、汉之权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于太庙，岂非用常亵味而贵多品乎？且非《礼》所谓“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之义也。《传》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荐芰，其子违命去芰而用羊，馈笾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义，当以礼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则荐常馔于太庙，无乃与芰为比乎？且非三代圣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陈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唯宫闱令与宗正卿而已。谓之上食也，安得以为祭乎？且时享于太庙，有司摄事，祝文曰：“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此祝辞也。前享七日质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可以为祭也。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櫜，礼乐为大，故下百僚，可得详议。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可也。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渎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

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

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徵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硃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寻权知职方员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翱与李景俭友善。初，景俭拜谏议大夫，举翱自代。至是，景俭贬黜，七月，出翱为朗州刺史。俄而景俭复为谏议大夫，翱亦入为礼部郎中。翱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太和初，入朝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二月，拜中书舍人。

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寻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于镇，谥曰文。

宇文籍，字夏龟。父滔，官卑。少好学，尤通《春秋》。窦群自处士征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进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镇西蜀，奏为从事。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王承宗叛，诏捕其弟驸马都尉承系，其宾客中有为误识者。又苏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旧从事，令召表讯之，籍因与表狎。元衡怒，坐贬江陵府户曹参军。至任，节度使孙简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职事。籍辞曰：“籍以君命谴黜，亦当以君命升。假荣偷奖，非所愿也。”后考满，连辟籓府，入为侍御史，转著作郎，迁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俄以本官知制诰，转库部郎中。太和中，迁谏议大夫，专掌史笔，罢知制诰。

籍性简淡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太和二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九，赠工部侍郎。子监，大中初登进士第。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

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兒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兒，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韦辞，字践之。祖召卿，洛阳丞。父翃，官至侍御史。辞少以两经擢第，判入等，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东都留守韦夏卿辟为从事。后累佐使府，皆以参画称职。元和九年，自蓝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为朗州刺史，再贬江州司马。

长庆初，韦处厚、路随以公望居显要，素知辞有文学理行，亟称荐之。擢为户部员外，转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籴使。寻为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盐铁副使，转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韦处厚执政，且以澄汰浮华、登用艺实为事，乃以辞与李翱同拜中书舍人。

辞素无清藻，文笔不过中才，然处事端实，游官无党。与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学高名。疏达自用，不事检操。处厚以激时用，颇不厌公

论；辞亦倦于润色，苦求外任。乃出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在镇二年，吏民称治。大和四年卒，时年五十八，赠右散骑常侍。

史臣曰：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李光进 弟光颜乌重胤王沛 子逢李珙李祐董重质杨元卿 子延宗刘悟 子从谏孙稹刘沔石雄

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瑒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

光进勇毅果敢，其武艺兵略次于葛旃。肃宗自灵武观兵，光进从郭子仪破贼，收两京，累有战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阳郡公，食邑二百户。上元初，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以军讨大同、横野、清夷，范阳及河北残寇，用光进为都知兵马使。寻迁渭北节度使。永泰初，进封武威郡王。大历四年，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未几，又转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岁冬十月，葬母于京城之南原，将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城内士庶，观者如堵。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光进有功。六年，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充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诏以光进夙有诚节，克著茂勋，赐姓李氏。其弟光颜除洺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兄弟恩泽同时，人皆叹异。八年，迁灵武节度使。光进尝从马燧救临洺，战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后军中之职，无所不历；中丞、大夫悉曾兼带。先是救易定之师，光进、光颜皆在其行，故军中呼光进为大大夫，光颜为小大夫。十年七月卒。

光进兄弟少以孝睦推于军中。及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室。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时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

光颜与兄光进以葛旃善骑射，兄弟自幼皆师之，葛旃独许光颜之勇健，己不能逮。及长，从河东军为裨将，讨李怀光、杨惠琳，皆有功。后随高崇文平蜀，搴旗斩将，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宪宗元和已来，历授代、洺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九年，将讨淮、蔡，九月，迁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逾月，迁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会朝廷征天下兵，环申、蔡而讨

吴元济，诏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光颜于是引兵临溵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济之师于时曲。初，贼众晨压光颜之垒而阵，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突之。光颜将数骑冒坚而冲之，出入者数四。贼众尽识，矢集于身如蝟。其子揽光颜马鞅，止其深入。光颜举刃叱之，乃退。于是人争奋跃。贼乃大溃，死者数千人。捷声至京师，人人相贺。时伐蔡之师，大小凡十余镇，自裴度使还，唯奏光颜勇而知义，终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岁十一月，光颜又与怀汝节度乌重胤同破元济之众于小溵河，平其栅。

初，都统韩弘令诸军齐攻贼城，贼又径攻乌重胤之垒。重胤御之，中数枪，驰请救于光颜。光颜以小溵桥贼之堡也，乘其无备，使田颖、宋朝隐袭而取之。乃平其城堑，由是克救重胤。韩弘以光颜违令，取颖及朝隐将戮之。颖及朝隐勇而材，军中皆惋惜之。光颜畏弘不敢留。会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矫诏令所在械系之。走马入见，具以本末闻。宪宗赦忠信矫诏罪，令即往释颖及朝隐。弘及光颜迭以表论。宪宗谓弘使曰："颖等违都统令，固当处死。但光颜以其袭贼有功，亦可宥之。军有三令五申，宜舍此以收来效。"及以诏谕弘，弘不悦。十一年，光颜连败元济之众，拔贼凌云栅，宪宗大悦，赐其告捷者奴婢银锦。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

十二年四月，光颜败元济之众三万于郾城。其将张伯良奔于蔡州，杀其贼什二三，获马千匹，器甲三万联，皆画雷公符。仍书云："速破城北军。"寻而郾城守将邓怀金请以城降。光颜许之，而收郾城。

初，邓怀金以官军围青陵城，绝其归路，怀金惧，谋于郾城令董昌龄。昌龄母素诫其子令降，昌龄因此劝怀金归款于光颜，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质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则家尽屠矣。请来攻城，我则举烽求救。救兵将至，官军逆击之必败，此时当以城降。"光颜从之，贼果败走。于是昌龄执印，帅吏列于门外，怀金与诸将素服倒戈列于门内；光颜受降，乃入罗城，其城自坏五十余步。

时韩弘为汴帅，骄矜倔强。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恶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于座上谓来使

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自此兵众之心，弥加激励。

及裴度至行营，率宾从于方城沱口观板筑、五沟。贼遽至，注弩挺刃，势将及度。光颜决战于前以却之。时光颜预虑其来，先使田布以二百骑伏于沟中，出贼不意交击之，度方获免。布又先扼其沟中归路，贼多弃骑越沟，相牵坠压而死者千余人。是日微光颜之救，度几陷矣。是月，贼知光颜勇冠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时李愬乘其无备，急引兵袭蔡州，拔之，获元济。董重质弃洄曲军，入城降愬。光颜知之，跃马入贼营，大呼以降，贼众万余人，皆解甲投戈请命。贼平，加检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颜于居第，赐刍米二十余车。宪宗又御麟德殿召对，赐金带锦彩。朝廷东讨李师道，授光颜义成军节度使。至镇，寻赴行营。数旬之内，再败贼军于濮阳，杀戮数千人，进军深入。

十四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时盐州为吐蕃所毁，命李文悦为刺史，令光颜充勾当修筑盐州城使。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是岁，吐蕃侵泾原。自田缙镇夏州，以贪猥侵挠党项羌，乃引吐蕃入寇。及蕃军攻泾州，边将郝玭血战始退。初，光颜闻贼攻泾州，料兵赴救，邠师喧然曰："人给五十千而不识战阵，彼何人也！常额衣资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愤声恟々不可遏。光颜素得士心，曲为陈说大义，言发涕流。三军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即路，击贼退之。

穆宗即位，就加特进，仍与一子四品正员官。寻诏赴阙，赐开化里第，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颜功冠诸将，故召赴阙，宴赐优给。已而带平章复镇，所以报勋臣也。

长庆初，迁凤翔节度使，依前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末，复授许州节度使。朝廷以光颜昔镇陈许，颇得士心，将讨镇、冀，故有此拜。赴镇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于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门临送之，赐锦彩、银器、良马、玉带等物。二年，讨王廷凑，命光颜兼深州行营诸军节度使。光颜既受命而行，悬军讨贼，艰于馈运。朝廷又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邻贼之郡，可便飞挽。光颜以朝廷制置乖方，贼帅连结，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恳辞

兼镇。寻以疾作，表祈归镇。朝廷果讨贼无功而赦廷凑。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

汴州李絺逐其帅叛，诏光颜率陈许之师讨之。营于尉氏，俄而诛絺。迁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于正衙受册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忠。

乌重胤，潞州牙将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师加讨。潞帅卢从史虽出军，而密与贼通。时神策行营吐突承璀与从史军相近，承璀与重胤谋，缚从史于帐下。是日，重胤戒严，潞军无敢动者。宪宗赏其功，授潞府左司马，迁怀州刺史，兼充河阳三城节度使。会讨淮、蔡，用重胤压境，仍割汝州隶河阳。自王师讨淮西三年，重胤与李光颜掎角相应，大小百余战，以至元济诛。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转司空。蔡将有李端者，过溵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树，脔食至死，将绝，犹呼其夫曰："善事乌仆射。"其得人心如此。

元和十三年，代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既至镇，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归化县本是草市，请废县依旧属德州。"诏并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

及屯军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贼方凭凌，未可轻进，观望累月。穆宗急于诛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检校司徒，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召至京师，复以本官为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等使。李同捷据沧州，请袭父位，朝廷不从。议者虑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镇兖海，加太子太师、平章事，俾兼领沧景节度，仍旧割齐州隶之，盖望不劳师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赠太尉。

重胤出自行间，及为长帅，赤心奉上。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而善待宾寮，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身殁之日，军士二十余人，皆割股肉以为祭酹，虽古之名将，无以加焉。

子汉弘嗣，起复授左领军卫将军。汉弘上表乞终服纪，文宗嘉诏从之。服阕，方授官。

王沛，许州人。年十八，有勇决。许州节度使上官涣奇其才，以女妻之，署为牙门将。及涣卒，子婿田偁迫胁涣子，欲邀袭位，惧监军使不顺其事，将结谋伏兵以图之。沛窃知其谋，密告监军，因尽擒其党于伏匿之所。监军范日用以其事闻，德宗乃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总统其军，赐沛手诏，令护涣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见，德宗谓之曰："据卿忠义，宠宜加等。但昌裔所奏，只请加监察御史，朕意殊为不足。卿速归，便宣付昌裔，更令奏来。"遂驿骑而还。未至许州，拜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职。

吴元济反，李光颜受命攻讨，奇沛节概，署行营兵马使，别统劲兵屯于近郊。及军合，连破蔡寇。频诏进军，诸将观望，无敢先渡溵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溵河合流口，径扼贼喉而成城。自是，河阳、宣武、太原、魏博等军继渡，掎角进攻郾城。沛先结垒与贼对，贼将邓怀金率众面缚而降。蔡贼平。沛随李光颜入朝，光颜具陈沛功，加御史大夫。

既还镇，光颜受诏讨郓寇。及李师道诛，诏分许州兵戍于邠，以沛为都将，救盐州，击退吐蕃。以功加宁州刺史，迁陈州。李絺反，诏沛兼忠武节度副使，率师讨絺。絺平，加检校右散骑常侍，迁兖海沂密节度、观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犷骜，沛明申法令，选蒐军政，期年大理。明年，改检校工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卒于镇，赠右仆射。子逢。

逢，少沉勇，从父征伐有功，为忠武都知兵马使。太和中，入宿卫，历诸卫将军。从石雄、刘沔破回纥于天德。性果决，用法严。其时有二千人不上阵，官赐赏给，逢皆不与。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无功而赏，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刘稹，逢领陈许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昭。贼平，检校左散骑常侍。累迁至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等使。

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长六尺余，气貌魁岸。尝诣泽潞谒李抱真，异之，将选为衙门将，旋以酒酣使气，复欲弃之。都将王虔休谓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杀之，无为他人所得。"

抱真死，虔休为帅，乃依虔休，累为昭义大将。吐突承璀之擒卢从史，乌重胤实预其谋，珙初不知，将救从史。闻重胤受朝旨，乃观望不进，重胤以此德之。后领河阳，乃置于麾下。然朝廷以与从史厚善，竟出为北边一校。

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恳表为诸道行营都虞候，诏特从之，俄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右武卫上将军。长庆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废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将。事吴元济，骁勇善战。自王师讨淮西，祐为行营将，每抗官军，皆惮之。元和十二年，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胆略，释其死，厚遇之。推诚定分，与同寝食，往往帐中密语，达曙不寐。人有耳属于外者，但屡闻祐感泣声。而军中以前时为祐杀伤者多，营垒诸卒会议，皆恨不杀祐。愬以众情归怨，虑不能全，因送祐于京师，乃上表救之。宪宗特恕，遂遣祐赐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听言，无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济。以功授神武将军，迁金吾将军、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

宝历初，入为右金吾大将军。寻以吐蕃入寇，出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太和初，讨李同捷，迁检校户部尚书、沧州刺史、沧德景节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质，本淮西牙将，吴少诚之子婿也。性勇悍，识军机，善用兵。及元济拒命，重质又为谋主，领大军当王师，连岁不拔，皆重质之谋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济乃悉发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质而拒度。时李愬乘虚入蔡。既擒元济，重质之家在蔡，愬乃安恤之，仍使其子持书礼以召重质。重质见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济囚窘之状，乃慨然以单骑归愬，白衣叩伏。愬揖登阶，以宾礼与之食。宪宗欲杀之，愬奏许以不死而来降，请免之，且乞于本军驱使。于是，贬春州司户参军。

明年，转太子少詹事，委武宁军收管驱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征入，授左神武军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仍赐金帛，与有功者等。寻授盐州刺史，又迁左右神策及诸道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又转夏绥银宥节度使。五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重质训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

杨元卿，祖子华，德州安陵县丞。父寓，申州钟山县令。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略。及冠，尚漂荡江岭之表，纵游放言，人谓之狂生。时吴少诚专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谒见，署以剧县，旋辟为从事，奏授试大理评事。亦事少阳，后奏转监察里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纳，自是一岁或再随奏至京师。元卿每与少阳言，谕以大义。乃为凶党所构，赖节度判官苏肇保持，故免。元卿潜奉朝廷，内耗少阳之

事。

及少阳死，其子元济继立。元卿说曰："先尚书性吝，诸将皆饥寒。今须布惠以自固也。府中有无，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诸道，卑辞厚礼，以丈人行呼群帅，庶几一助，而诸将大获矣。元卿愿将留后表上闻，朝廷安得不从哉？"元济许之。元卿即日离蔡，以贼势盈虚条奏，潜请诏诸道拘留使者。及元济觉，元卿妻陈氏并四男并为元济所杀，同圬一射垛。苏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诏授元卿岳王府司马，寻迁太子仆射。

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禄少卿。初，朝廷比令元卿与李愬会议，于唐州东境选要便处，权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见，元卿遽奏请借度支钱，及言事颇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诸将讨贼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与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罢前命而改授焉。是岁，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讨贼，为人除害，今贼平人安，则我求之得矣。宝货犀带，非所求也，勿复此言。"是月，诏授左金吾卫将军。未几，改汾州刺史，复征为左金吾卫将军。

长庆初，易置镇、魏守臣。元卿诣宰相深陈利害，并具表其事。后穆宗感悟，赐白玉带，旋授检校左散骑常侍、泾州刺史、泾原渭节度观察等使，兼充四镇北庭行军。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顷，每屯筑墙高数仞，键闭牢密，卒然寇至，尽可保守。加检校工部尚书。营田成，复加使号。居六年，泾人论奏，为立德政碑，移授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太和五年，就加检校司空，进阶光禄大夫，以其营田纳粟二十万石，以裨经费故也。是岁，改授汴宋亳观察等使。凡所废置，皆有弘益，诏并从之。年七十，寝疾，归洛阳，诏授太子太保。是岁八月卒，废朝三日，赠司徒。元卿始以毁家效顺，累授方镇。然性险巧，所至好聚敛，善结交，泾人得情，亦由此也。

子延宗，开成中为磁州刺史，坐谋逐河阳节度使以自立，为其党所告，台司推鞫得实，诛之。

刘悟，正臣之孙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宝末，禄山叛，平卢军节度使柳知晦受贼伪署。客奴时职居牙门，袭杀知晦，驰章以闻。授平卢军节度使，赐名正臣。

悟少有勇力。叔逸准为汴帅，积缗钱数百万于洛中；悟辄破扃鐍，悉盗用之。既而惧，亡归李师古。始亦未甚知，后因击球驰突，冲师古马仆，师古怒，将斩之。悟猛以气语押触师古，师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壮士，将后军，累署衙门右职，奏授淄青节度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

元和末，宪宗既平淮西，下诏诛师道。遣悟将兵拒魏博军，而数促悟战。悟未及进，驰使召之。悟度使来必杀己，乃伪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诚告其人，云“奉命杀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时先还，悟劾之得其实，乃召诸将与谋曰：“魏博田弘正兵强，出战必败，不出则死。今天子所诛者，司空一人而已，悟与公等皆为所驱迫，使就其死。何如杀其来使，整戈以取郓，立大功，转危亡为富贵耶！”众咸曰：“善，唯都将所命！”悟于是立斩其使，以兵取郓，围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门。不数刻，擒师道并男二人，并斩其首以献。擢拜悟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赐实封五百户，钱二万贯，庄、宅各一区。十五年正月入觐，又加检校兵部尚书，余如故。

穆宗即位，以恩例迁检校尚书右仆射。是岁十月，移镇泽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

长庆元年，幽州大将硃克融叛，囚其帅张弘靖，朝廷求名将以镇渔阳。乃加悟检校司空、平章事，充卢龙军节度使。悟以幽州方乱，未克进讨，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泽潞节度，拜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时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常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则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

宝历元年九月病卒，赠太尉。遗表请以其子从谏继缵戎事。敬宗下大臣议。仆射李绛以泽潞内地，与三镇事理不同，不可许。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

从谏自将作监主簿，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观察等留后。二年，加金吾上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等使。文宗即位，进检

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觐。七年春归藩，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年，李训事败，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祸。时涯兼掌邦计，虽不与李训同谋，然不自异于其间，既死非其罪。从谏素德涯之私恩，心颇不平，四上章请涯等罪名，仇士良辈深惮之。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先是，有萧洪者，诈称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许之厚赂。及洪累授方镇，纳赂不满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书论洪非太后之亲，又以萧本者为太后弟。从谏深知内宫之故，乃自潞府飞章论之曰："臣闻造伪以乱真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执疏以为亲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处大国之朝乎？臣受国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唯皇帝陛下仁及万方，孝敦九族，而推心无党，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直言，切论深事。伏见金吾将军萧本，称是太后亲弟，受此官荣。今喧然国都，迨闻藩府，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臣傍听众论，遍察群情，咸思发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萧弘投臣当道，求臣上闻，自言：比者福建观察使唐扶及监军刘行立具审根源，已曾论奏。其时属萧本得为外戚，来自左军，台司既不敢研穷，圣意遂勒还乡里。自兹议论，转益沸腾。臣亦令潜问左军，榷论大体，而士良推至公之道，发不党之言。盖萧本自度孤危，妄有凭恃。伏以名居国舅，位列朝班，而真伪不分，中外所耻。切虑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伏乞追萧弘赴阙，与萧本对推，细诘根源，必辨真伪。"诏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萧虽诈，托名太后之宗，不欲诛之，俱流岭表。从谏进位检校司徒。会昌三年卒。

大将郭谊等匿丧，用其侄稹权领军务。时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恶从谏之奸回，奏请刘稹护丧归洛，以听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说令三镇加兵讨稹；乃削夺稹官，命徐许滑孟魏镇幽并八镇之师，四面进攻。四年，郭谊斩稹，传首京师。

从谏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稹死，裴亦以此极刑。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

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淮、蔡平，随光颜入朝。

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效。

太和末，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移授振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单于大都护。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陁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会昌初，回纥部饥，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汉南求食。过杷头峰，犯云、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诸戎，乃移沔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诏与幽州张仲武协力招抚回鹘，竟破虏寇，迎公主还宫。以功进位检校司空，寻改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四年，潞帅刘从谏卒，子稹匿丧，擅主留务，要求旌钺。武宗怒，命忠武节度使王宰、徐州节度李彦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抚使。遂复授沔太原节度，充潞府北面招讨使。沔与张仲武不协，方征兵幽州，乃移沔为郑滑节度使，进位检校司徒。既而以疾求归洛阳，授太子太保，卒。

初，沔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后遇贼血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月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此而还。"既行，炯然有双光在前。自后破虏危难，每行常有此光。及罢镇后，双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镇，罢沔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以雄为石厢捉生兵马使。勇敢善战，气凌三军。自智兴以兵临贼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驱渡河，前无坚阵。徐人伏雄之抚待，恶智兴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兴以军在贼境，惧其变生，因其立功，请授一郡刺史。朝廷征赴京师，授壁州刺史。智兴寻杀雄之素相善诸将士百余人，仍奏雄摇动军情，请行诛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长流白州。

太和中，河西党项扰乱，选求武士。乃召还，隶振武刘沔军为裨将，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兴故，未甚提擢，而李绅、李德裕以崔群旧将，素嘉之。

会昌初，回鹘寇天德，诏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三年，回鹘大掠云、朔北边，牙于五原。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黠虏离散，不足驱除。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观其所为，气凌我辈。

若禀朝旨，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虏帐，彼以疾雷之势，不暇枝梧，必弃公主亡窜。事苟不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陁李国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视其众寡。见氈车数十，从者皆衣硃碧，类华人服饰。雄令谍者讯之：“此何大人？”虏曰：“此公主帐也。”雄喻其人曰：“国家兵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国也，须谋归路。俟兵合时不得动帐幕。”雄乃大率城内牛马杂畜及大鼓，夜穴城为十余门。迟明，城上立旗帜炬火，乃于诸门纵其牛畜，鼓噪从之，直犯乌介牙帐。炬火烛天，鼓噪动地，可汗惶骇莫测，率骑而奔。雄率劲骑追至杀胡山，急击之。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还太原。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名、兼御史大夫、天德防御等使。

雄沉勇徇义，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特有赐与，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思奋发。累迁检校左仆射、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俄而昭义刘从谏卒，其子稹擅主军务，朝议问罪。令徐帅李彦佐为潞府西南面招抚使，以晋州刺史李丕为副。时王宰在万善栅，刘沔在石会，相顾未进。雄受代之翌日，越乌岭，破贼五砦，斩获千计。武宗闻捷大悦，谓侍臣曰：“今之义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既率先破贼，不旬日，王宰收天井关，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洺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于市，谓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捕而诛之。及稹危蹙，大将郭谊密款请斩稹归朝，军中疑其诈。雄倡言曰：“贼稹之叛，郭谊为谋主。今请斩稹，即谊自谋，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诏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径驰潞州降谊，尽擒其党与。贼平，进加检校司空。

王宰，智兴之子，于雄不足，雄以辕门子弟善礼之。然讨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恶之。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罢镇。既而闻德裕贬，发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谓名将者，不必蒙轮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当以义终始，好谋而成。而阿跌昆仲，禀气阴山，率多令范。让家权于主妇，拒美妓于奸臣；章武恢复之功，义师之效也。重胤忠于事上，仁于抚下，淮、蔡之役，勋亚光颜；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婿，李祐之执贼渠，皆因事立功，转祸为福。智则智矣，仁者不为！而刘悟自恃太尤，世邀缵袭，至于赤族，报亦晚耶！雄、沔负羽边城，声驰沙漠，奉迎贵主，摧破昆戎，不亦壮乎！雄能感于知己，不为无义，

美哉！

赞曰：淮、郓砥平，义将输诚。二凶受缚，亦其同恶。毁义弃忠，必殄尔宗。孰称善将？刘沔、石雄。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潘孟阳李翛王遂曹华韦绶郑权卢士玫韩全义高霞寓高瑀崔戎陆亘张正甫 子毅夫毅夫子祎

潘孟阳，礼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阳以父廕进，登博学宏辞科。累迁殿中侍御史，降为司议郎。孟阳母，刘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宾从，故得荐用，累至兵部郎中。

德宗末，王绍以恩幸，数称孟阳之材，因擢授权知户部侍郎，年未四十。顺宗即位，永贞内禅，王叔文诛，杜佑始专判度支，请孟阳代叔文为副。时宪宗新即位，乃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仍加盐铁转运副使，且察东南镇之政理。时孟阳以气豪权重，领行从三四百人，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卿。三年，出为华州刺史，迁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与武元衡有旧，元衡作相，复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以和籴使韩重华为副。太府卿王遂与孟阳不协，议以营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阳忿憾形于言。二人俱请对，上怒不许，乃罢孟阳为左散骑常侍。明年，复拜户部侍郎。

孟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与之游，时指怒者不一。俄以风缓不能行，改左散骑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赠兵部尚书。宪宗每事求理，常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赈恤贫民，无所计算。卿经明行修，今登车传命，宜体吾怀，勿学潘孟阳奉使，所至但务酣饮、游山寺而已。"其为人主所薄如此！

李翛，不知何许人。起于寒贱，以庄宪皇后妹婿，元和已来骤阶仕进。以恩泽至坊州、绛州刺史。无他才，性纤巧承迎。常饰厨传以奉往来中使及禁军中尉宾客，以求善誉。治民莅事，粗有政能。上以为才，召拜司农卿，迁京兆尹。

十年，庄宪太后崩，翛为山陵桥道置顿使。恃能惜费，每事减损。灵驾至灞桥顿，从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门，门坏。先是，桥道司请改造渭城北门，计钱三万。翛以劳费不从，令深凿轨道以通灵驾。掘土既深，旁柱皆悬，因而顿坏，所不及邅辕车者数步而已。初欲坏城之东

北墉，以出灵驾，中人皆不可，乃停驾，彻去坏门土木而后行。翛惧，诬奏邅辌轴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车轴，自陵还，奏请免翛官。上以用兵务集财赋，以翛前后进奉，不之责，但罚俸而已。逢吉极言其罪，乃削银青阶。翌日，复赐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谮毁，义士为之侧目。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翛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十四年，以病求还京师，未朝谒而卒。

王遂，宰相方庆之孙也。以吏能闻于时。尤长于兴利，锐于操下，法颇严酷。累迁至邓州刺史。以晓达钱谷，入为太府卿。潘孟阳判度支，与遂私憾，互有争论。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上怒，俱不见，出遂为柳州刺史。遂亲吏韦行素、柳季常请课料于两池务。属遂罢务，季常等为吏所诬，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左丞吕元膺执奏曰："遂以补吏犯赃，法当从坐。其除官制云'清能业官'，据遂犯状，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为优。谨封还制书。"上令喻之，方行。数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钱谷吏以集财赋，知遂强干，乃用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淮、蔡平，王师东讨，召拜光禄卿，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以光禄职当祠祭，改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

初，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上以为能。时分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乃以遂为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观察使。

遂性狷忿，不存大体。而军州民吏，久染污俗，率多犷戾，而遂数因公事訾詈将卒曰"反虏"，将卒不胜其忿。牙将王弁乘人心怨怒，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噪集其徒，害遂于席，判官张实、李甫等同遇害。及曹华代遂至镇，尽擒乱党王弁等诛之。

遂器用不弘，僻于聚敛，而非兼抚之才。但峻威刑，以绳乱俗。其所制笞杖，率逾常制。遂既死，监军使封其杖进呈。上令出示于朝，以诫廉使。

曹华，宋州楚丘人，仕宣武军为牙校。贞元末，吴少诚叛，本军以华骁果有智算，用为襄城戍将。蔡贼攻襄城，华屡败之，德宗特赐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宁州刺史。未行而吴元济叛，朝廷命河阳帅乌重胤讨贼。重胤请华为怀汝节度行营副使。前后数十战，大破贼于青陵城。贼平，授棣州刺史，封陈留郡王。棣邻于郓，贼屡侵逼，华招募群

盗之劲者，补之军卒，分据要路。其后，贼至皆击败之，郓人不敢北顾。及李师道诛，分所管十二州为三镇。王遂为沂兖海观察使，褊刻不能驭众，为牙将王弁所害，朝廷遂授华左散骑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观察使。

华至镇，视事三日，宴将吏，伏甲士千人于幕下。群校既集，华喻之曰："吾受命廉问，奉圣旨，以郓州将士分割三处，有道途转徙之劳。今有颁给，北州兵稍厚。郓州士卒处右，州兵处左，冀易以区别。"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阖门，乃谓郓卒曰："天子深知郓人之劳，然前害主帅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环之，凡郓一千二百人，立斩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门屏之间，有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栗，无敢为盗者。

华恶沂之地褊，请移理于兖，许之。初，李正己盗有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赡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

及镇州军乱，杀田弘正，华表请以本军进讨，就加检校工部尚书，升兖海为武宁节度，赐之节钺。李絺叛于大梁，华不俟命赴讨。絺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华逆击败之。由是，宋、亳不从絺乱。絺平，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以河朔拒命，移华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长庆三年七月，卒于镇，时年六十九。

华虽出自戎行，而动必由礼。尤重士大夫，未尝以富贵骄人；下迨仆隶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诚信，人以为难。赠司空。

韦绶，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初为长安县尉，遭硃泚之乱，变服乘驴赴奉天。于頔镇襄阳，辟为宾佐。尝因言政，面刺頔之纵恣。入朝为工部员外，转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职方郎中，充太子诸王侍读，再迁谏议大夫。

时穆宗在东宫，方幼好戏。绶讲书之隙，颇以嘲诮悦之。尝密赍家所造食，入宫饷太子。宪宗尝召对，绶奏曰："太子学书，至'依'字，辄去旁'人'。臣问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书。'"上益嘉太子之贤，赐绶锦彩。绶无威仪，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绶语。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辄物，而绶语及此，予何望耶？"乃罢侍读，出为虔州

刺史。

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甚承恩顾，出入禁中。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臣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绶在集贤，遇重阳，赐宰臣百官曲江宴；绶请与集贤学士别为一会，从之。长庆元年三月，转礼部尚书，判集贤院事。

帝尝问："禳灾祈福，其可必乎？"绶对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灾以德也。汉文帝除秘祝，每于祠祭，尽敬而已，言无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变已变之灾，享自致之福，著于史传，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灾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当因以致谴，非祈禳之道也。"时人主失德，绶因以讽之。

二年十月，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辞日，请门戟十二，自将赴镇。又诉家贫，请赐钱二百万。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绶御事无术，洎临戎镇，庶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博士刘端夫请谥为"通"，殿中侍御史孟琯上言以为非当。博士权安请谥为"缪"，竟不施行。

郑权，荥阳开封人也。登进士第，释褐泾原从事。节度使刘昌符病亟，请入觐，度军情必变，以权宽厚容众，俾主留务。及昌符上路，兵果乱。权挺身入白刃中，抗辞喻以逆顺。因杀其首乱者数人，三军畏伏。德宗闻而嘉之。时天子厌兵，藩镇将吏得军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试卫佐擢授行军司马、御史中丞。入朝为仓部郎中，累迁至河南尹。十一年，代李逊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转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三年，迁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

时朝廷用兵讨李师道，权以德、棣之兵临境。奏于平原、安德二县之间置归化县，以集降民。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权不协，每事多违，不禀节制。权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讽州兵留己，上言惧乱，未敢离郡，乃以乌重胤镇横海，代权归朝。沧州将吏惧，共逐宗奭。宗奭方奔归京师。诏以悖慢之罪，斩于独柳之下。其弟宗爽，长流汀州。授权邠宁节度。会天德军使上章论宗奭之冤，为权诬奏，权降授原王傅。寻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

穆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充入回鹘告哀使。惮其远役，辞以足

疾，不获免，肩舆而行。权器度魁伟，有辞辩。既至虏廷，与虏主争论曲直，言辞激壮，可汗深敬异之。

长庆元年使还。出为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迁本曹尚书。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旬月，检校右仆射、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初，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卢士玫，山东右族，以文儒进。性端厚，与物无竞，雅有令闻。始为吏部员外郎，称职，转郎中、京兆少尹。奉宪宗园寝，刑简事集，时论推其有才，权知京兆尹事。会幽州刘总愿释兵柄入朝，请用张弘靖代己。复请析瀛、漠两州，用士玫为帅，朝廷一皆从之。士玫遂授检校右常侍，充瀛、漠两州都防御观察使。

无何，幽州乱，害宾佐，絷弘靖，取裨将硃克融领军务，遣兵袭瀛、漠。朝廷虑防御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玫检校工部尚书，充瀛漠节度使。士玫亦罄家财助军用，坚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军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亲爱多在幽州，遂为其下阴导克融之兵以溃。士玫及从事皆被拘执，送幽州，囚于宾馆。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归东洛。寻拜太子宾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复为宾客。宝历元年七月卒，赠工部尚书。

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三年，为神策行营节度、长武城使，代韩潭为夏绥银宥节度，诏以长武兵赴镇。全义贪而无勇，短于抚御。制未下，军中知之，相与谋曰："夏州沙碛之地，无耕蚕生业。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噪为乱，全义逾城而免，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赖都虞候高崇文诛其乱首而止之，全义方获赴镇。

明年，吴少诚拒命，诏征十七镇之师讨之。时军无统帅，兵无多少，皆以内官监之，师之进退不由主将。十五年冬，王师为贼所败于小溵河。德宗以文场素待全义，乃用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仍以陈许节度使上官涣副之。诸镇之师，皆取全义节度。全义将略非所长，能以巧佞财贿结中贵人，以被荐用。及师临贼境，又制在监军，每议兵出，一帐之中，中人十数，纷然争论莫决。蔡贼闻之，屡求决战。十六年五月，遇贼于溵水南广利城。旗鼓未交，诸军大溃，为贼所乘。全义退保五楼，贼对垒相望。溃兵未集，乃与监军贾英秀、贾国良等保溵水县。贼距溵水五六里而军，全义惧其凌突，退保陈州。其汴宋、河北之军，

皆亡归本镇，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等数千人守溵水。全义诱潞州大将夏侯仲宣、滑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度、河中将郭湘等诛之。由是军情稍固。少诚知王师无能为，致书币以告监军，愿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议，宰相贾耽曰："昨全义五楼退军，贼不追击者，应望国家恩贷。臣伏恐须开生路。"上然之。又得监军等奏，即下制洗涤，加其爵秩。

十七年，全义自陈州班师，而中人掩其败迹，上待之如初。全义武臣，不达朝仪，托以足疾，不任谒见。全义司马崔放入对，德宗劳问，放引过，言招抚无功。德宗曰："全义为招讨使，招得吴少诚归国，其功大矣。何必杀人乃为功耶！"旋命还镇，令中使就第赐宴，锡赍颇厚。自还至辞，都不谒见而去。议者以隳败法制，从古已还，未如贞元之甚。宪宗在藩，常恶其事。及即位，全义惧，求入觐，诏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阳人。祖仙，父栖鹤，皆以孝闻。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乡里称美其事。霞寓少读《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好大言，颇以节概自许。

贞元中，徒步造长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犹子之分，擢授军职，累奏宪宗，甚见委信。元和初，诏授兼御史大夫，从崇文将兵击刘辟，连战皆克，下鹿头城，降李文悦、仇良辅。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寻继崇文为长武城使，封感义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卫将军随吐突承璀击王承宗，又加左散骑常侍。明年，改丰州刺史、三城都团练防御使。六迁至检校工部尚书。

元和十年，朝廷讨吴元济，以霞寓宿将，乃析山南东道为两镇，以霞寓为唐邓隋节度使。

霞寓虽称勇敢，素昧机略；至于统制，尤非所长。及达所部，乃率兵趣萧陂，与贼决战。既小胜，又进至文城栅。贼军伪败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为伏兵所掩，王师大衄，霞寓仅以身免。坐贬归州刺史。后以恩例，征为右卫大将军。

十三年，出为振武节度使，入为左武卫大将军。长庆元年，授邠宁节度使。三年，就加检校右仆射。四年，加检校司空，又加司徒。

宝历二年，疽发首，不能理事，求归阙下。其夏，授右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赠太保。

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进用，遂阶节将。位望既高，言多不逊。朝廷知之，欲议移罢。霞寓颇怀忧恐，舍私第为佛寺，上言请额为“怀恩”，用资圣福。大率奸妄凶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属，鄙辞俚语，日闻于时。

高瑀，渤海蓨人。少好论兵，释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诸府从事，历陈、蔡二郡刺史，入为太仆卿。太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沉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许州刺史、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

三年，就加检校工部尚书。比年水旱，人民荐饥。瑀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加检校右仆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等使。议者以徐泗王智兴之后，军士骄恣，宜得雄帅镇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征为刑部尚书。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复授检校右仆射、陈许蔡节度使。八年六月卒，赠司空。

瑀性宽和，有体量，为官虽无赫赫之誉，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论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暐，神龙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婴，郢州刺史。父贞固，太原榆次尉。戎举两经登科，授太子校书，调判入等，授蓝田主薄，为藩镇名公交辟。

裴度领太原，署为参谋。时王承宗据镇州叛，度请戎单车往谕之，承宗感泣受教。入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寻为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西州承蛮寇之后，戎既宣抚，兼再定征税，废置得所，公私便之。还，拜给事中，驳奏为当时所称。改华州刺史，迁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等使。将行，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登者。理兖一年，大和八年五月卒，赠礼部尚书。

陆亘，字景山，吴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马。父持诠，惠陵台令。亘以书判授集贤殿正字、华原县尉。应制举，授万年县丞。自京兆府兵

曹参军拜太常博士。寺有礼生孟真，久于其事，凡吉凶大仪，礼官不能达，率访真。真亦赖是须要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将撰仪注，真亦欲参预；亘笞之，由是礼仪不专于胥吏。自虞部员外郎出为邓州刺史。其后入为户部郎中、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历刺兖、蔡、虢、苏四郡。迁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移宣歙观察使，加御史大夫。太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亘强明严毅，所至称理。初赴兖州，延英面奏曰："凡节度使握兵分屯属郡者，刺史不能制，遂为一州之弊，宜有处分。"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刺史。越之永喜郡，城于海闫，常陷寇境，集官吏廪禄之半，以代常赋，因循相踵，吏返为幸。亘按举赃罪，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人皆赖之。

张正甫，字践方，南阳人。曾祖大礼，坊州刺史。祖绍贞，尚书右丞。父泚，苏州司马。正甫登进士第，从樊泽为襄阳从事，累转监察御史。于頔代泽，辟留正甫。正甫坚辞之，遂诬奏贬郴州长史。后由邕府征拜殿中侍御史，迁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兼侍御史知杂事。迁户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书右丞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工部尚书。五年，检校兵部尚书、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书致仕。正甫仁而端亮，莅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称理。太和八年九月卒，年八十三，累赠太师。子毅夫。

毅夫，登进士第。初正甫兄式，大历中进士登第，继之以正甫，式子元夫、杰夫、征夫又相次登科。太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称之。元夫，太和初兵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户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诸群从登第者数人，而毅夫子祎最知名。

祎，字冠章，释褐汴州从事、户部判官，入为蓝田尉、集贤校理。赵隐镇浙西，刘鄴镇淮南，皆辟为宾佐。入为监察御史，迁左补阙。乾符中，诏入翰林为学士，累官至中书舍人。黄巢犯京师，从僖宗幸蜀，拜工部侍郎，判户部事。奉使江淮还，为当涂者不协，改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转吏部侍郎，历刑部、兵部尚书。从昭宗在华，为韩建所构，贬衡州司马。昭宗还京，征拜礼部尚书、太常卿，充礼仪使，迁兵部尚书。

祎苦心为文，老而益壮。为刑部时，刘鄴子覃，当巢寇时避祸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第，被害。僖宗还京，而恶覃者以托附逆党，死不以

义，下三司详罪。祎上章申理，言覃父子并命于贼廷，岂附逆耶？其家竟获洗雪，覃亦赠官。其行义始终，皆如此类。

史臣曰：孟阳、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称，竟以财媚时君，陷为俗吏。蹈道之论，可不惧耶！全义官由妄进，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启行，谋虑不足以应变，败亡之辱，不亦宜乎？朝无责帅之刑，盖自耻也。权、瑀长者，末涂丧真，虽牵于食贫，纯则伪矣。

赞曰：蕴仁则哲，蕴利则狂。搢绅之胤，勿效潘、王。全义逃责，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复兴。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孟简胡证崔元略 子铉铉子沆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 杜元颖崔弘礼李虞仲王质卢简辞 兄简能弟弘正简求简能子知猷简求子嗣业汝弼

孟简，字几道，平昌人。天后时同州刺史诜之孙。工诗有名。擢进士第，登宏辞科，累官至仓部员外郎。户部侍郎王叔文窃政，简为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恶之虽甚，亦不至摈斥。寻迁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谏议大夫，知匭事。简明于内典。六年，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擅其理。

王承宗叛，诏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简抗疏论之，坐语讦，出为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禄大夫。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为廉使举其课绩，是有就加之命。是岁，征拜为给事中。九年，出为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承李逊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及简为政，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弊，当时以为两未可也。十二年，入为户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为御史中丞，仍兼户部侍郎。是岁，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四年，敕于谷城县置群牧，命曰“临汉监”，令简充使。简奏请均州郧乡县镇遏使赵洁充本县令，台司奏有亏刑典，罚一月俸。是岁，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贬吉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初，简在襄阳，以腹心吏陆翰知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之，且欲灭口。翰子弟诣阙，进状诉冤，且告简赃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事状明白，故再贬之。长庆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其年十二月卒。

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殁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为儒曹所诮。

胡证，字启中，河东人。父瑱，伯父玫，登进士第。证，贞元中继登科，咸宁王浑瑊辟为河中从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适远，改授太子舍人。襄阳节度使于頔请为掌书记，检校祠部员外郎。

元和四年，由侍御史历左司员外郎、长安县令、户部郎中。田弘正

以魏博内属，请除副贰，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迁左谏议大夫。

九年，以党项寇边，以证有安边才略，乃授单于都护、御史大夫、振武军节度使。前任将帅非统驭之才，边事旷废，朝廷故特用证以镇。十三年，征为金吾大将军，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边使，访其利害以闻。

长庆元年，太和公主出降回纥，诏以本官检校工部尚书充和亲使。旧制，以使车出境，有行人私觌之礼，官不能给，召富家子纳赀于使者而命之官。及证将行，首请厘革，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门。行及漠南，虏骑继至，狼心犬态，一日千状，欲以戎服变革华服，又欲以王姬疾驱径路。证抗志不拔，守汉仪，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还，拜工部侍郎。

敬宗即位之初，检校户部尚书，守京兆尹。数月，迁左散骑常侍。宝历初，拜户部尚书、判度支，上表乞免，愿效籓服。二年，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太和二年，以疾上表求还京师。是岁十月卒于岭南，时年七十一，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证素与贾餗善，及李训事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澈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澈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时澈弟湘为太原从事，忽白昼见绿衣人无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恶之。翌日，澈凶问至，而湘获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浑之。父儆，贞元中官至尚书左丞。元略举进士，历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迁刑部郎中、知台杂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简自西川征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东台。寻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数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骑常侍。

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项宣抚。辞疾不行，出为黔南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项，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颇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圣意切在安抚党项，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后，苦不乐行，言辞之间，颇乖去就。岂有身忝重恩，不思报效？苟非便己，即不肯行。须有薄惩，以肃在位，请出为黔中观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

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杂。时中丞改京兆尹，物议以植有风宪之望。元略因入阁，妄称植失仪，命御史弹之。时二人皆进拟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衔之。及植为相，元略以左散骑常侍使于党项；元略意植之见排，辞疾不行。被谴出。逾年，转鄂州刺史、鄂岳都团练观察使。长庆四年，入为大理卿。

敬宗即位，复为京兆尹，寻兼御史大夫。以误征畿甸经赦免放缗钱万七千贯，为侍御史萧澈弹劾。有诏刑部郎中赵元亮、大理正元从质、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于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减。

宝历元年，迁户部侍郎。议者以元略版图之拜，出于宣授。时谏官有疏，指言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权宠，元略以诸父事之，故虽被弹劾，而遽迁显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县条疏，台司举劾，孤立无党，谤言益彰，不谓诏出宸衷，恩延望外。处南宫之重位，列左户之清班，岂臣庸虚，敢自干冒。天心所择，虽惊特进之恩；众口相非，乃致因缘之说。"诏答之曰："朕所命官，岂非公选？卿能称职，奚恤人言！"然元略终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宝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为桥道使，造东渭桥时，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赃二万一千七百九贯。敕云："元略不能检下，有涉慢官，罚一月俸料。"时刘栖楚自为京兆尹，有觊觎相位之意。元赂方在次对，又多游裴度门，栖楚恐碍己，以计摧之，乃按举山陵时钱物以污之。

太和三年，转户部尚书。四年，判度支。五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畿汝等防御使。是岁，又迁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十二月卒，废朝三日，赠尚书左仆射。子铉。

铉，字台硕，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再迁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

宣宗即位，迁检校兵部尚书、河中尹、博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大中三年，召拜御中大夫，寻加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守左仆射、门下侍郎、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博陵县开国公，食邑至二千户。七年，以馆中学士崔□彖、薛逢等撰《续

会要》四十卷，献之。九年，检校司徒、扬州大都督长史，进封魏国公、淮南节度使。宣宗于太液亭赋诗宴饯，有“七载秉钧调四序”之句，儒者荣之。

咸通初，移镇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将庞勋自桂管擅还，道途剽掠。铉时为荆南节度，闻徐州军至湖南，尽率州兵，点募丁壮，分扼江、湘要害，欲尽擒之。徐寇闻之，逾岭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议壮之。卒于江陵。

子沆、汀、潭、沂。

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坐事贬循州司户。乾符初，复拜舍人，寻迁礼部侍郎，典贡举。选名士十数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国盗据，从驾不及而卒。沂后官亦隆显。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

元受登进士第，高陵尉，直史馆。元和初，于皋谟为河北行营粮料使。元受与韦岵、薛巽、王湘等皆为皋谟判官，分督供馈。既罢兵，或以皋谟隐没赃罪，除名赐死。元受从坐，皆逐岭表，竟坎壈不达而卒。子钧、铡、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

元式，会昌三年检校左散骑常侍、河中尹、河中晋绛观察使。四年，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宣宗朝领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进士第。

元式子锴，仕至京兆尹。

杜元颖，莱公如晦裔孙也。父佐，官卑。元颖，贞元末进士登第，再辟使府。元和中为左拾遗、右补阙，召入翰林，充学士。手笔敏速，宪宗称之。吴元济平，以书诏之勤，赐绯鱼袋。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即位，召对思政殿，赐金紫，超拜中书舍人。其年冬，拜户部侍郎承旨。长庆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国、建安男。元颖自穆宗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

三年冬，带平章事出镇蜀州，穆宗御安福门临饯。昭愍即位，童心多僻，务为奢侈，而元颖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流闻于朝。太和三年，南诏蛮攻陷戎、嶲等州，径犯成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时，蛮三道而来，东道攻梓州，郭钊御之而退。时元颖几陷，赖郭钊击败其众，方还。蛮驱蜀人至大渡河，谓之曰；“此南吾境，放尔哭别乡国。”数万士女，一时恸哭，风日为之惨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余。怨毒之声，累年不息。蛮首领沇颠遣人上表曰：“蛮军比修职贡，遽敢侵边？但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作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监军小使张士谦至，备言元颖之咎。坐贬循州司马，判官崔璜连州司马，纥干臬郢州长史，卢并唐州司马，皆以佐元颖无状也。六年，卒于贬所。临终，上表乞赠官，赠湖州刺史。

元颖弟元绛，位终太子宾客。绛子审权，位至宰相，自有传。

崔弘礼，字从周，博陵人。北齐怀远之七伐孙。祖育，常州江阴令。父孚，湖州长城令。弘礼风貌魁伟，磊落有大志。举进士，累佐蕃府，官至侍御史。

元和中，吕元膺为东都留守，以弘礼为从事。时淮西吴少阳初死，吴元济阻兵拒命，山东反侧之徒，为之影援；东结李师道，谋袭东洛，以胁朝廷。弘礼为元膺筹画，部分兵众，以固东都，卒亦无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会田弘正请入觐，请副使，乃授弘礼卫州刺史，充魏博节度副使，历郑州刺史。b####长庆元年，刘总入觐，张弘靖移镇范阳，复加弘礼检校左散骑常侍， 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使。未及境，幽、镇兵乱，改为绛州刺史。明年，汴州李絺反，急诏追弘礼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东都畿汝都防御副使。絺平，迁河阳节度使。整练戈矛，颇壮戎备。又上言请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斛，诏皆从之。以疾连表请代。数岁，拜检校户部尚书、华州刺史。会天平军节度使乌重胤卒，朝廷难其人，复以弘礼为天平军节度使，仍诏即日乘递赴镇。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左仆射。理郓三载，改授东都留守，仍迁刑部尚书。诏赴阙，以疾未至。太和四年十月，复除留守。是岁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司空。

弘礼少时，专以倜傥意气自任；通涉兵书，留心军旋之要，用此累

更选用，历践藩镇。所居无可尚之绩，虽缮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积，物议少之。

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暖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暖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暖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书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

虞仲亦工诗。元和初，登进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书。从事荆南，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司勋郎中。宝历中，考制策甚精，转兵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太和四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骑常侍，兼秘书监。八年，转尚书右丞。九年，为兵部侍郎，寻改吏部。开成元年四月卒，时年六十五。

虞仲简淡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学，达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质，字华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终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进士第，制策登科，位终宝鼎令。勉生怡，终渝州司户。怡生潜，扬州天长丞。质则潜之第五子。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年甫强仕，不求闻达，亲友规之曰：“以华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于亹茸者乎？扬名显亲，非耕稼可致也。”质乃白于母，请赴乡举。元和六年，登进士甲科。释褐岭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累奏兼监察御史。入朝为殿中，迁侍御史、户部员外郎。为旧府延荐、检校司封郎中，赐金紫，充兴元节度副使。入为户部郎中，迁谏议大夫。

太和中，王守澄构陷宰相宋申锡。文宗怒，欲加极法。质与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谏，请付外推，申锡方从轻典。质为中人侧目，执政出为虢州刺史。质射策时，深为李吉甫所器；及德裕为相，甚礼之，事必咨决。寻召为给事中、河南尹。八年，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团练观察使。在政三年。开成元年十二月，无疾暴卒，时年六十八，赠左

散骑常侍，谥曰定。

质清廉方雅，为政有声。虽权臣待之厚，而行己有素，不涉朋比之议。在宣城辟崔珣、刘濩、裴夷直、赵丱为从事，皆一代名流。视其所与，人士重之。子曰庆存。

卢简辞，字子策，范阳人，后徙家于蒲。祖翰。父纶，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会缙得罪，坐累。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建中初，为昭应令。硃泚之乱，咸宁王浑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帅，乃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邦赋，荐纶于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

初，大历中，诗人李端、钱起、韩翃辈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作尤工。至贞元末，钱、李诸公凋落，纶尝为《怀旧诗》五十韵，叙其事曰："吾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湋、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伤悼之际，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赋诗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审侍御。"其历言诸子云："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掌赋若吹籁，司言如建瓴。郎中善庆余，雅韵与琴清。郁郁松带雪，萧萧鸿入冥。员外贞贵儒，弱冠被华缨。月香飘桂实，乳溜沥琼英。补阙思冲融，巾拂艺亦精。彩蝶戏方圃，瑞云滋翠屏。拾遗兴难侔，逸调旷无程。九醞贮弥洁，三花寒转馨。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辞鸾凤惊。差肩曳长裾，总辔奉和铃。共赋瑶台雪，同观金谷笙。倚天方比剑，沉水忽如瓶。君持玉盘珠，写我怀袖盈。读罢涕交颐，愿言跻百龄。"纶之才思，皆此类也。文宗好文，尤重纶诗，尝问侍臣曰："《卢纶集》几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对曰："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今员外郎简能、侍御史简辞是也。"即遣中使诣其家，令进文集。简能尽以所集五百篇上献，优诏嘉之。

简辞，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诸侯府。长庆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文雅之余，尤精法律，历朝簿籍，靡不经怀。宝历中，故京兆尹黎干男煟诣台治父叶县旧业，台司莫知本末。简辞曰："干坐鱼朝恩党诛，田产籍没。大历已来，多少赦令，岂有雪朝恩、黎干节文？况其田产分

给百姓，将及百年，而猬恃中助而冒论耶！”乃移汝州刺史裴通，准大历元年敕给百姓。又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三十万，简辞按之，于其家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见之曰：“此宫中所无，而卢昂为吏可知也！”寻转考功员外郎，转郎中。太和中，坐事自太仆卿出为衢州刺史。会昌中，入为刑部侍郎，转户部。大中初，转兵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军节度使，迁检校刑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简辞兄简能。

简能，字子拙，登第后再辟藩府，入为监察御史。太和九年，由驾部员外检校司封郎中，充凤翔节度判官。时郑注得幸，李训与之谋诛宦官，俾注镇凤翔，仍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简能与萧俛弟杰、钱起子可复，皆为训所选，从注。及训败，注诛。简能、萧杰等四人皆为监军使所害。

简辞弟弘正、简求。

弘正，字子强，元和末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掌书记。入朝为监察御史、侍御史。太和中，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弘正按之。文宗怒，将杀鼎，弘正奏曰：“鼎历持纲宪，绳纠之官，今为近辅刺史，以赃污闻，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监司之责，鼎当连坐。”文宗释之，鼎方减等。三迁兵部郎中、给事中。

会昌末，王师讨刘稹。时诏河北三帅收山东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邢、洺、磁三郡。宰臣奏议曰：“山东三郡，以贼稹未诛，宜且立留后。如弘敬、元逵有所陈请，则朝廷难以依违。”上曰：“然，谁可任者？”李德裕曰：“给事中卢弘正尝为昭义判官，性又通敏，推择攸宜。”即命为邢洺磁团练观察留后。未行而稹诛，乃令弘正衔命宣谕河北三镇。使还，拜工部侍郎。

大中初，转户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前是，安邑、解县两池盐法积弊，课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舆至池务检察，特立新法，仍奏舆为两池使。三年，课入加倍，其法至今赖之。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泗濠观察等使。徐方自智兴之后，军士骄怠，有银刀都，尤劳姑息，前后屡逐主帅。弘正在镇期年，皆去其首恶，喻之忠义。讫于受代，军旋无譁。镇徐四年，迁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颍观察等使，卒于镇。

简求，字子臧，长庆元年登进士第，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

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厘洛都，皆辟为宾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监察。裴度镇太原，复奏为记室。入为殿中，赐绯。牛僧孺镇襄汉，辟为观察判官。入为水部、户部二员外郎。会昌末，讨刘稹，诏以许帅李彦佐为招讨使。朝廷以简求累佐使府，达于机略，乃以简求为忠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本道供军使。入为吏部员外，转本司郎中，求为苏州刺史。

时简辞镇汉南，弘正为侍郎，领使务，昆仲皆居显列，时人荣之。既而宰执不协，弘正出镇，罢简求为左庶子分司。数年，出为寿州刺史。九年，党项叛，以简求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州刺史、泾原渭武节度押蕃落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上柱国、范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十一年，迁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御史大夫、义武军节度、北平军等使。十三年，检校刑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西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

简求辞翰纵横，长于应变，所历四镇，皆控边陲。属杂虏寇边，因之移授，所至抚御，边鄙晏然。太原军素管退浑、契苾、沙陁三部落，或抚纳不至，多为边患。前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然为盗不息。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质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咸通初，以疾辞，表章沥恳。制以太子太师致仕，还于东都。都城有园林别墅，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左仆射。

简能子知猷。知猷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宰臣萧鄴镇江陵、成都，辟为两府记室。入拜左拾遗，改右补阙、史馆修撰，转员外郎。出为饶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赐绯鱼，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为商州刺史。征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伪署，乃避地金州。驾还，征拜工部侍郎，转户部，判史馆，迁尚书右丞、兵部侍郎。历太常卿，工部、户部尚书，复领太常卿。昭宗在华下，加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师。进位太子太师，检校司空，卒于华下。知猷器度长厚，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措翰，人争模仿。子文度，位亦至丞郎。

简辞无子，以简求子贻殷、玄禧入继。贻殷终光禄少卿。玄禧登进士第，终国子博士。

弘正子虔灌，有俊才，进士登第。所著文笔，为时所称。位终秘书监。

简求十子，而嗣业、汝弼最知名。

嗣业进士登第，累辟使府。广明初，以长安尉直昭文馆、左拾遗、右补阙。王铎征兵收两京，辟为都统判官、检校礼部郎中，卒。

汝弼登进士第，累迁至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属柳璨党附贼臣，诬陷士族，汝弼惧，移疾退居，客游上党。遇潞府为太原所攻，节度使丁会归降，从会至太原，李克用奏为节度副使，累奏户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宴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人士嘉之。

卢氏两世贵盛，六卿方镇相继，而未有居辅相者。至中兴，嗣业子文纪，仕至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阳之清节，胡广州之坚正，卒以结权幸而败，积货贿而亡。人如面焉，固难知也。二崔以纲宪相倾，元颖以献奇取媚，虽遭时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丑，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讥？以端、纶之才，任不逾元士，而卢简辞之昆仲，云抟水击，郁为鼎门，非德积庆钟，安能及此？辞人之后，不亦休哉！

赞曰：君子喻义，小人近利。孟谴胡亡，家财扫地。声势相倾，崔、杜丑名。端纶诸子，奕叶光荣。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王播 子式弟炎起起子龟龟子荛炎子铎李绛杨於陵

王播，字明扬。曾祖璡，嘉州司马。祖升，咸阳令。父恕，扬府参军。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贞元末，幸臣李实为京兆尹，恃恩颇横，尝遇播于途，不避。故事，尹避台官。播移文诋之；实怒，后奏播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趋府谒谢，尽府县之仪。及临所部，政理修明，恃势豪门，未尝贷法。岁终考课，为畿邑之最。实以其人有政术，甚礼重之，频荐之于上。德宗奇之，将不次拔用，会母丧。

顺宗即位，除驾部郎中，改长安令。岁中，迁工部郎中，知台杂，刺举纲宪，为人所称。转考功郎中，出为虢州刺史。李巽领盐铁，奏为副使、兵部郎中。

元和五年，代李夷简为御史中丞。振举朝章，百职修举。十月，代许孟容为京兆尹。时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布播奏请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于畿内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诏从之，自是奸盗弭息。六年三月，转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播长于吏术，虽案牍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时天下多故，法寺议谳，科条繁杂。播备举前后格条，置之座右。凡有详决，疾速如神。当时属僚，叹服不暇。

十年四月，改礼部尚书，领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为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货，及播领使，奏之为副。当王师讨吴元济，令异乘传往江淮，赋舆大集，以至贼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镈用事，恐播大用，乃请以使务命程异领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

穆宗即位，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长庆元年七月，征还，拜刑部尚书，复领盐铁转运等使。十月，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领使如故。长庆中，内外权臣，率多假借。播因铜盐擢居辅弼，专以承迎为事，而安危启沃，不措一言。时河北复叛，朝廷用兵。会裴度自太原入觐，朝野物论，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复知政事，以播代度为

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领使如故。仍请携盐铁印赴镇，上都院印，请别给赐，从之。播至淮南，属岁旱俭，人相啖食，课最不充，设法掊敛，比屋嗟怨。

敬宗即位，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罢盐铁转运使。时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权，广求珍异，令腹心吏内结守澄，以为之助。守澄乘闲启奏，言播有才，上于延英言之。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请开延英面奏播之奸邪，交结宠幸，复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议纷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复领盐铁转运使。播既得旧职，乃于铜盐之内，巧为赋敛，以事月进。名为羡余，其实正额，务希奖擢，不恤人言。

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六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二年，进封太原公、太清宫使。四年正月，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尉。

播出自单门，以文辞自立；践升华显，郁有能名。而随势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君子耻之。然天性勤于吏事，使务填委，胥吏盈廷取决，簿书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胜，而播用此为适。播子式，弟炎、起。

炎，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铎、镣。

起，字举之，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释褐集贤校理，登制策直言极谏科，授蓝田尉。宰相李吉甫镇淮南，以监察充掌书记。入朝为殿中，迁起居郎、司勋员外郎、直史馆。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迁礼部侍郎。其年，钱徽掌贡士，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诏起与同职白居易覆试，覆落者多。徽贬官，起遂代徽为礼部侍郎。掌贡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

门俊造，十弃六七。及元稹、李绅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试之科。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从之。议者以为起虽避是非，失贡职也，故出为河南尹。入为吏部侍郎。

文宗即位，加集贤学士、判院事。以兄播为仆射辅政，不欲典选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为陕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书左丞。居播之丧，号毁过礼，友悌尤至。迁户部尚书、判度支。以西北边备，岁有和市以给军，劳人馈挽，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时属蝗旱，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七年，入为兵部尚书。八年，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江、汉水田，前政挠法，塘堰缺坏。起下车，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而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九年，就加银青光禄大夫。时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八月，诏拜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其冬，训败，起以儒素长者，人不以为累，但罢判户部事。

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起长于博洽，俱引翰林，讲论经史。起僻于嗜学，虽官位崇重，耽玩无箸；夙夜孜孜，殆忘寝食，书无不览，经目靡遗。转兵部尚书。以庄恪太子登储，欲令儒者授经，乃兼太子侍读，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曰：

邦国之礼，祀为大事；珪璧之议，经有前规。谨按《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验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

从之。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庄恪太子薨，诏起为哀册文，辞情婉丽。

四年，迁太子少师，判兵部事，侍讲如故。以其家贫，特诏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钱三百千添给。起富于文学，而理家无法，俸料入门，即为仆妾所有。帝以师友之恩，特加周给。议者以与伶官分给，可为耻之。

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卤簿使。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惧诛，欲因山陵兵士谋废立。起与山陵使知其谋，密奏，皆伏诛。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

会昌元年，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正拜左仆射，复知贡举。

起前后四典贡部，所选皆当代辞艺之士，有名于时，人皆赏其精鉴徇公也。其年秋，出为兴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赴镇日，延英辞。帝谓之曰："卿国之耆老，宰相无内外，朕有阙政，飞表以闻。"宴赐颇厚。在镇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许。大中元年，卒于镇，时年八十八。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纬图》十卷，《写宣》十卷。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对，故名曰《写宣》。子龟嗣。

龟，字大年。性简淡萧洒，不乐仕进。少以诗酒琴书自适，不从科试。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为宏敞。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及从父起在河中，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朔望一还府第，后人目为"郎君谷"。及起保厘东周，龟于龙门西谷构松斋，栖息往来，放怀事外。起镇兴元，又于汉阳之龙山立隐舍，每浮舟而往，其闲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遗征。久之，方至殿廷一谢，陈情曰："臣才疏散，无用于时，加以疾病所婴，不任禄仕。臣父年将九十，作镇远藩，喜惧之年，阙于供侍。乞罢今职，以奉晨昏。"上优诏许之。明年，丁父忧。服阕，以右补阙征，迁侍御史、尚书郎。

大中末，出为宣歙团练观察副使，赐绯。入为祠部郎中、史馆修撰。前从崔玙贰宣歙，及玙镇河中，又奏为副使。入为兵部郎中，赐金紫，寻知制诰。

咸通末，以弟铎在中书，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寻检校右散骑常侍、同州刺史。牙将白约者，甚狡蠹，前后防御使不能制。龟因事发，笞死以徇，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转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东团练观察使。先是，龟兄式抚临此郡，有惠政；闻龟复至，舞抃迎之。

属徐、泗之乱，江淮盗起，山越乱，攻郡，为贼所害。赠工部尚书。子荛。

荛苦学，善属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试。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涓镇江陵，皆辟为从事。萧遘作相，奏授蓝田尉，直史馆，迁左拾遗、右补阙，中丞卢涯奏为侍御史。从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员外郎，卒。子权，中兴仕至兵部尚书。

式以门廕，累迁监察御史，转殿中，亦巧宦。太和中，依倚郑注，谒王守澄，为中丞归融所劾，出为江陵少尹。大中后，践更省署。咸通初，为浙东观察使。草贼仇甫据明州叛，来攻会稽，式讨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银刀军叛，以式为徐州节度使。式至镇，尽诛银刀等七军，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后累历方任，卒。

铎，字归范。会昌初进士第，两辟使府。大中初，入为监察御史。咸通初，由驾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五年，转礼部侍郎，典贡士两岁，时称得人。七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迁礼部尚书。十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时宰相韦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铎尤谨，累兼刑部、吏部尚书。僖宗即位，加右仆射。保衡得罪，以铎检校右仆射，出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

铎有经世大志，以安邦为己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继寇盗结集，内官田令孜素闻铎名，乃复召铎，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贼陷江陵，杨知温失守，宋威破贼失策。朝议统率，宰相卢携称高骈累立战功，宜付军柄，物议未允。铎廷奏曰："臣忝宰执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臣愿自率诸军，荡涤群盗。"朝议然之。五年，以铎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铎至镇，绥怀流散，完葺军戎，期年之间，武备严整。

时兖州节度使李系者，西平王晟之孙，以其家世将才，奏用为都统都押衙，兼湘南团练使。时黄巢在岭南，铎悉以精甲付系，令分兵扼岭路。系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广明初，贼自岭南寇湖南诸郡，系守城自固，不敢出战。贼编木为□伐，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系甲兵五万，皆为贼所杀，投尸于江。铎闻系败，令部将董汉宏守江陵，自率兵万余会襄阳之师。江陵竟陷于贼。天子不之责。罢相，守太子太师。宰相卢携用事，竟以淮南高骈代铎为都统。

其年秋，贼焚剽淮南，高骈挫败。及贼陷两京，卢携得罪，天子用郑畋为兵马都统。明年，畋病归行在，朝议复以铎为侍中、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充诸道行营都统。率禁军、山南、东蜀之师三万，营于盩厔东，进屯灵感寺。

明年春，兖、郓、徐、许、郑、滑、邠、宁、凤翔十镇之师大集关内。时贼已僭名号；以前渐东观察使崔璆、尚让为宰相，传伪命。天下藩帅，多持两端。既闻铎传檄四方，诸侯翻然景附。贼之号令，东西不过岐、华，南北止及山、河。而劲卒骁将，日驰突于国门，群贼由是离心。其年秋，贼将硃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贼华州戍卒七千来奔。三年二月，沙陀军至，收华州。四月，败贼于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铎晋国公。铎加中书令，以收城诸将，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赏以闻。是时国命危若缀旒，天子播越蛮陬，大事去矣。若非郑畋之奋发，铎之忠义，则土运之隆替，未可知也。

自巢、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硃瑄据郓州，硃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既逐贼出关，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贼出关东，与蔡帅秦宗权合纵。时溥举兵徐方，请身先讨贼，乃授溥都统之命。十军军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杨复光有监护用师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时溥之授。

初，铎出军，兼郑滑节度使，以便供馈。至是，罢铎都统之权，令仗节归藩。铎以硃全忠于己有恩，倚为藩蔽。初，全忠辞礼恭顺，既而全忠军旅稍集，其意渐倨。铎知不可依，表求还朝。

其年冬，僖宗自蜀将还，乃以铎为沧景节度使。时杨全玫在沧州，闻铎之来，诉于魏州乐彦贞。铎受命赴镇，至魏州旬日，彦贞迎谒，宴劳甚至。铎以上台元老，功盖群后，行则肩舆，妓女夹侍，宾僚服御，尽美一时。彦贞子从训，凶戾无行，窃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数百人，伏于漳南之高鸡泊。及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时光启四年十二月也。

铎弟镣，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

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叛臣李锜阻兵于浙右。锜既诛，朝廷将辇其所没家财。绛上言曰："李锜凶狡叛戾，僭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圣恩本以叛乱致讨，苏息一方。今辇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困穷。伏望天慈，并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宪宗嘉之。

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为神策护军中尉，乃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仍请翰林为其文。绛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刬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罘、峄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圣恩特令寝罢。

宪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喻之曰："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排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皆获宽宥。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讨除，绛深陈以为未可。绛既尽心匡益，帝每有询访，多协事机。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产侍郎，判本司事。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舆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甿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赜，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过举，则谏以正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遵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

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未几，入为兵部尚书。丁母忧。十四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察使。河中旧为节制，皇甫镈恶绛，只以观察命之。十五年，镈得罪，绛复为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于畋游行幸，绛于延英切谏，帝不能用。绛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长庆元年，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二年正月，检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待使。三年，复为东都留守。四年，就加检校司空。

宝历初，入为尚书左仆射。二年九月，昭议节度使刘悟卒，遗表请以子从谏嗣袭，将吏诣阙论请。绛密奏请速除近泽潞四面将帅一人，以充节度；令倍程赴镇，使从谏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时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从谏赂，俱请以从谏留后，不能用绛言。

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又尝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于道，播不为之避；绛奏论事体，敕命两省详议，咸以绛论奏是。李逢吉佑播恶绛，乃罢绛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廪麦，皆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闻乱北走登陴，衙将王景延力战以御之。兵折矢穷，景延死。绛乃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

绛初登陴，左右请绛缒城，可以避免，绛不从。乃并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焉。

文宗闻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时称令德，入参庙算，出总师干。方当宠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兴叹，搢绅所同。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国、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绛，神授聪明，天赋清直。抱仁义以希前哲，立标准以程后来。抑扬时情，坐致台辅。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钺宣风，联居乐土。乘轩鸣玉，尝极清班。先声而物议皆归，不约而群情自许。汉中名部，俾遂便安。而变起不图，祸生无兆。歼良之恸，闻讣增伤。是极哀荣，用优典礼。三公正秩，品数甚崇，式表异恩，以摅沉痛。可赠司徒。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赙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硕。子璋、顼。

璋，登进士第。卢钧镇太原，辟为从事。大中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出刺两郡，终宣歙观察使。子德林。

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后。曾祖珪，为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单父尉。於陵，天宝末家寄河朔。禄山乱，其父殁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好学，有奇志。弱冠举进士，释褐为润州句容主簿。时韩滉节制金陵，滉性刚严，少所接与。及於陵以属吏谒谢，滉甚奇之，谓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择佳婿，吾阅人多矣，无如杨主簿者。"后竟以女妻之。秩满，为鄂岳、江南二府从事，累官至侍御史。

韩滉自江南入朝，总将相财赋之任，颇承顾遇，权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罢，以妇翁权幸方炽，不欲进取。乃卜筑于建昌，以读书山水为乐。滉殁，贞元八年始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历考功、吏部三员外，判

南曹。时宰相有密亲调集，文书不如式，於陵驳之，大协物论。迁右司郎中，复转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为绛州刺史。德宗雅闻其名，将辞赴郡，诏留之，拜中书舍人。时李实为京兆尹，恃承恩宠，於陵与给事中许孟容俱不附协，为实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为秘书少监。贞元末，实辈败，迁於陵为华州刺史，充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未几，迁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政声流闻，入拜户部侍郎，复改京兆尹。先是，禁军影占编户，无以区别。自於陵请致挟名，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由是京师豪强，复知所畏。再迁户部侍郎。

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极谏牛僧孺等，为执政所怒，出为岭南节度使。会监军使许遂振悍戾贪恣，干挠军政。於陵奉公洁己，遂振无能奈何，乃以飞语上闻。宪宗惊惑，赖宰相裴垍为於陵申理，宪宗感悟。

五年，入为吏部侍郎。遂振终自得罪。

於陵为吏部，凡四周岁，监察奸吏，调补平允，当时称之。初，吏部试判，别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罢之。

七年，吏部尚书郑余庆以疾请告，乃复置考判官，以兵部员外郎韦顗、屯田员外张仲素、太学博士陆亘等为之。於陵自东都来，言曰："本司考判，自当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内公事。考官只论判之能否，不计阙员；本司只计员阙几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执以已置顗等，只令考科目选人，其余常调，委本司自考。於陵又以甲历年深朽断，吏缘为奸，奏换大历七年至贞元二十年甲库历，令本司郎官监换。

九年，妖人杨叔高自广州来干於陵，请为己辅，於陵执奏杀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时淮西用兵，於陵用所亲为唐邓供军使，节度使高霞寓以供军有阙，移牒度支，於陵不为之易，其阙如旧。霞寓军屡有摧败，诏书督责之；乃奏以度支馈运不继。宪宗怒，

十一年，贬於陵为桂阳郡守，量移原王傅。复迁户部侍郎，知吏部选事。会诛李师道，分其地为三镇，朝廷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还奏合旨。

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长庆初，拜太常卿，充东都留守，年高，拜章辞位。宝历二年，授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仆射致仕，诏给全俸，恳让不受。

於陵器度弘雅，进止有常。居朝三十余年，践更中外，始终不失其正。居官奉职，亦善操守，时人皆仰其风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册赠司空，谥贞孝。

子四人：景复、嗣复、绍复、师复。

嗣复自有传。景复位终同州刺史。绍复进士擢第，弘辞登科，位终中书舍人。师复位终大理卿。

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授、技、拭、捻；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擢终给事中。拯司封员外郎。据右补阙。揆左谏议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遗。

史臣曰：王氏二英，播、起位崇将相，善始令终。而炎薄祐短龄，美钟于铎，而能骧首矫翼，凌厉亨衢，仗钺秉衡，扶持衰运。天胡罚善，遇盗而殂，悲哉！李赵公颉颃禁林，訏谟相府，嘉言启沃，不以身为。糜躯将坛，没有余裕。杨仆射避妇翁之当轴，疏骄尹之怙权，守道居贞，寿考终吉，行己始卒，人以为难。美哉！

赞曰：王氏儒宗，一门三相。赵公排摈，言犹鲠亮。干将虽折，不改其刚。杨君之德，《韶》、《夏》洋洋。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韦夏卿王正雅 族孙凝柳公绰 子仲郢孙璧玭 弟公权 伯父子华子华子公度崔玄亮温造 子璋郭承嘏殷侑 孙盈孙徐晦

韦夏卿，字云客，杜陵人。父迢，检校都官郎中、岭南节度行军司马。夏卿苦学，大历中与弟正卿俱应制举，同时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迁刑部员外郎。时久旱蝗，诏于郎官中选赤畿令，改奉天县令。以课最第一，转长安令。改吏部员外郎，转本司郎中，拜给事中。出为常州刺史。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改苏州刺史。贞元末，徐州张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军司马，寻授徐泗濠节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为军人立为留后，因授旄钺。征夏卿为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迁太子少保。卒时年六十四，赠左仆射。

夏卿有风韵，善谈宴，与人同处，终年而喜愠不形于色。抚孤侄，恩逾己子，早有时称。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为政务通适，不喜改作。始在东都，倾心辟士，颇得才彦，其后多至卿相，世谓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谦，其先太原尹东都留守翃之子。伯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贞亮鲠直，名于当代，卒谥曰忠惠。正雅少时，以孝行修谨闻。元和初，举进士，登甲科，礼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从职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三迁为万年县令。

当穆宗时，京邑号为难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声。会柳公绰为京兆尹，上前褒称，穆宗命以绯衣银章，就县宣赐。迁户部郎中，寻加知台杂事，再迁太常少卿，出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有中人为监军，怙权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谢病免。

入为大理卿。会宋申锡事起，狱自内出，卒无证验。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宠势，虽宰相重臣，无敢显言其事者。唯正雅与京兆尹崔绾上疏，请出造事者，付外考验其事，别具状闻。由是狱情稍缓，申锡止于贬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太和五年十一月卒，赠左散骑常侍。

正雅从弟重，翊之子也，位止河东令。重子众仲，登进士第，累官

衡州刺史。众仲子凝。

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郑肃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两经擢第。尝著《京城六岗铭》，为文士所称。再登进士甲科。崔璪领盐铁，辟为巡官。历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龟从奏为鄠县尉、集贤校理，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宰相崔铉出镇扬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起居郎，历礼部、兵部、考功三员外。迁司封郎中、长安令。中丞郑处诲奏知台杂，换考功郎中，迁中书舍人。时政不协，出为同州刺史，赐金紫。暮年，移疾华州敷水别墅。逾年，以礼部侍郎征。

凝性坚正，贡闱取士，拔其寒俊，而权豪请托不行，为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明年，检校右散骑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团练观察使。入为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又以不奉权幸，改秘书监。出为河南尹、检校礼部尚书、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凝咸通中两佐宣城使幕，备究人之利病，涤除积弊，民俗阜康。

逾岁，黄巢自岭表北归，大掠淮南，攻围和州。凝令牙将樊俦率师据采石以援之。俦犯令，凝即斩之以徇，命别将乌颖代俦赴援，竟解历阳之围。贼怒，引众攻宣城。大将王涓请出军逆战，凝曰："贼忿恚而来，宜持重待之。彼众我寡，万一不捷，则州城危矣！"涓锐意请行，凝即阅集丁壮，分守要害，登陴设备。涓果战死。贼乘胜而来，则守有备矣。贼为梯冲之具，急攻数月，御备力殚，吏民请曰："贼之凶势不可当，愿尚书归款退之，惧覆尚书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岂独全？誓与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贼退去，时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坠于正寝。八月卒于郡，时年五十八。无子，以弟子镳为嗣。镳兄钜，位终兵部侍郎。

柳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人也。祖正礼，邠州士曹参军。父子温，丹州刺史。公绰幼聪敏。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元年也。贞元四年，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时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慈隰观察使姚齐梧奏为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荐授开州刺史，入为侍御史，再迁吏部员外郎。武元衡罢相镇西蜀，与裴度俱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为吏部郎中，度以诗饯别，有"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

元和初，宪宗颇出游畋，锐意用兵；公绰欲因事讽谏。五年十一月，献《太医箴》一篇，其辞曰：

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类既一，崇高以均。惟谨好爱，能保其身。清净无瑕，辉光以新。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于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于内。清洁为隄，奔射犹败，气行无章，隙不在大。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邪，志高寡欲。谓天高矣，气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溃之。圣德超迈，万方赖之。饮食所以资身也，过则生患；衣服所以称德也，侈则生慢。唯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亦伺之。圣心不惑，孰能移之？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咤叱伤气。惟天之重，从禽为累。不养其外，前修所忌。圣心非之，孰敢违之。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凝则成。巧必丧真，智必诱情，去彼烦虑，在此诚明。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然后能德施万物，以享亿年。圣人在上，各有攸处。庶政有官，群艺有署。臣司太医，敢告诸御。

宪宗深嘉之。翌日，降中使奖劳之，曰："卿所献之文云：'气行无间，隙不在大。'何忧朕之深也？"逾月，拜御史中丞。

公绰素与裴垍厚，李吉甫出镇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复辅政，以公绰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湖南地气卑湿，公绰以母在京师，不可迎侍，致书宰相，乞分司洛阳，以便奉养，久不许。八年，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乃迎母至江夏。

九年，吴元济据蔡州叛，王师讨伐。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湘江，直抵安州；李听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绰谓之曰："公所以属鞬负弩者，岂非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两郡守耳，何所统摄乎？以公名家晓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则当赴阙；不然，吾且署职名，以兵法从事矣。"听曰："唯公所命。"即署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选卒六千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权制变，甚为当时所称。鄂军既在行营，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廪给之。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知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十一年，入为给事中。李师道归朝，遣公绰往郓州宣谕。使还，拜京兆尹，以母忧免。

十四年，起为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长庆元年，罢使，复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时河朔复叛，朝廷用兵，补授行营诸将，朝令夕改，驿骑相望。公绰奏曰："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阙。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远近喧腾，行李将绝。伏望圣慈，聊为定限。"乃下中书条疏人数。自是吏不告劳。以言直为北司所恶，寻转吏部侍郎。

二年九月，迁御史大夫。韩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书令，诏百僚问疾。弘遣其子达情，言不能接见。公绰谓其子曰："圣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问，异礼也。如拜君赐，宜力疾公见。安有卧令子弟传言耶？"弘惧，挟扶而出，人皆耸然。

三年，改尚书左丞，又拜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行部至邓县，县二吏犯法，一赃贿，一舞文。县令以公绰守法，必杀赃吏。狱具，判之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诛舞文者。"公绰马害圉人，命斩之。宾客进言曰："可惜良马，圉人自防不至。"公绰曰："安有良马害人乎？"亟命杀之。牛僧孺罢相镇江夏，公绰具戎容，于邮舍候之。军吏自以汉上地高于鄂，礼太过。公绰曰："奇章才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见。有道士献丹药，试之有验，问所从来，曰："炼此丹于蓟门。"时硃克融方叛，公绰遽谓之曰："惜哉，至药来于贼臣之境，虽验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邓县人郑怀政病狂，妄称天子，公绰捕而杀之。

敬宗即位，加检校左仆射。宝历元年，入为刑部尚书。

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所部有神策诸镇，屯列要地，承前不受节度使制置，遂致北虏深入。公绰上疏论之，因诏诸镇皆禀邠宁节度使制置。

三年，入为刑部尚书，京兆人有姑鞭妇致死者，府断以偿死。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减死。

太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是岁，北虏遣梅禄将军李暢以马万匹来市，托云入贡。所经州府，守帅假之礼分，严其兵备。留馆则戒卒于外，惧其袭夺。太原故事，出

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绰使牙将祖考恭单马劳问，待以修好之意。暢感义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及至，辟牙门，令译引谒，宴以常礼。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陉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硃耶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陁感之，深得其效。

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书，征还京师。四月卒，赠太子太保，谥曰成。

公绰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张毅夫，资遗甚于己子。性端介寡合，与钱微、蒋乂、杜元颖、薛存诚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开府幕，得人尤盛。钱徽掌贡之年，郑朗覆落，公绰将赴襄阳，首辟之，朗竟为名相。卢简辞、崔玙、夏侯孜、韦长、李续、李拭，皆至公卿。为吏部侍郎，与舅左丞崔从同省，人士荣之。子仲郢，弟公权、公谅。

仲郢，字谕蒙，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入为监察御史。

五年，迁侍御史。富平县人李秀才，籍在禁军，诬乡人斫父墓柏，射杀之。法司以专杀论。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右补阙蒋系上疏论之，不省。仲郢执奏曰："圣王作宪，杀人有必死之令；圣明在上，当官无坏法之臣。今秀才犯杀人之科，愚臣备监决之任，此贼不死，是乱典章。臣虽至微，岂敢旷职？其秀才未敢行决，望别降敕处分。"乃诏御史萧杰监之。杰又执奏。帝遂诏京兆府行决，不用监之。然朝廷嘉其守法。

会昌中，三迁吏部郎中，李德裕颇知之。武宗有诏减冗官，吏部条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额外官员。仲郢曰："诸州每冬申阙，何烦牒耶？"幸门顿塞。仲郢条理旬日，减一千二百员，时议为愜。迁谏议大夫。

五年，准南奏吴湘狱，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惧。德裕知其无私，益重之。武宗筑望仙台，仲郢累疏切谏。帝召谕之曰："聊因旧趾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为京兆尹，谢日，言曰："下

官不期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门馆。”德裕不以为嫌。时废浮图法，以铜像铸钱。仲郢为京畿铸钱使，钱工欲于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后竟为僧人取之为像设钟磬。纥干皋诉表甥刘诩殴母，诩为禁军小校，仲郢不俟奏下，杖杀。为北司所谮，改右散骑常侍，权知吏部尚书铨事。

宣宗即位，德裕罢相，出仲郢为郑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镇滑台。过郑，观其境内大理，甚奖之。俄而墀入辅政，迁为河南尹。莅事逾月，召拜户部侍郎。居无何，墀罢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与墀善，左授秘书监。数月，复出为河南尹。以宽惠为政，言事者以为不类京兆之政。仲郢曰：“辇毂之下，弹压为先；郡邑之治，惠养为本。何取类耶？”

大中年，转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孔目吏边章简者，以货交近幸，前后廉使无如之何。仲郢因事决杀，部内肃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镇五年，美绩流闻，征为吏部侍郎。入朝未谢，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大中十二年，罢使，守刑部尚书。咸通初，转兵部，加金紫光禄大夫、河东男、食邑三百户。俄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凤州刺史卢方义以轻罪决部叫，数日而毙。其妻列诉，又旁引他吏，械系满狱。仲郢召其妻谓之曰：“刺史科小罪诫人，但本非死刑，虽未出辜，其实病死。”罚方义百直，系者皆释，郡人深感之。因决赃吏过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逾年，为虢州刺史。数月，检校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盗发先人墓，弃官归华原。除华州刺史，不拜。数月，以本官为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授节钺于华原别墅，卒于镇。

初，仲郢自拜谏议后，每迁官，群乌大集于升平里第，廷树戟架皆满，凡五日而散。诏下，不复集，家人以为候，唯除天平，乌不集。

仲郢严礼法，重气义，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孤綯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綯书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綯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

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

钞；魏、晋已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玭。

珪，字镇方，大中五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璧，大中九年登进士第。文格高雅。尝为《马嵬诗》，诗人韩琮、李商隐嘉之。马植镇陈许，辟为掌书记，又从植汴州。李瓒镇桂管，奏为观察判官。军政不愜，璧极言不纳，拂衣而去。桂府寻乱，入为右补阙。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学士，累迁谏议大夫，充职。

玭应两经举，释褐秘书正字。又书判拔萃，高湜辟为度支推官。逾年，拜右补阙。湜出镇泽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殿中侍御史。李蔚镇襄阳，辟为掌书记。湜再镇泽潞，复为副使。入为刑部员外。湜为乱将所逐，贬高要尉，玭三上疏申理。湜见疏本叹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寻出广州节度副使。明年，黄巢陷广州，郡人邓承勋以小舟载玭脱祸。召为起居郎。贼陷长安，为刃所伤，出奔行在，历谏议给事中，位至御史大夫。

玭尝著书诫其子弟曰：

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夫人生世，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用爱无状，则曰"我不遇时，时不急贤"。亦由农夫卤莽而种，而怨天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

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缄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廪禄虽微，不可易黎氓之膏血；榎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忧与福不偕，洁与富不并。比见门家子孙，其先正直当官，耿介特立，不畏强御；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无他能。如其先逊顺处己，和柔保身，以远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际几微，非贤不达。

夫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其三，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唯乐戏谭，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销刻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曲蘖，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习之易荒，觉已难悔。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兹五不是，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前贤炯戒，方册具存，近代覆车，闻见相接。

夫中人已下，修辞力学者，则躁进患失，思展其用；审命知退者，则业荒文芜，一不足采。唯上智则研其虑，博其闻，坚其习，精其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苟异于斯，岂为君子？

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尝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公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赏久之。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彩，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诰，学士如故。

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

何？”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旼。公权忠言匡益，皆此类也。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即位，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权厚，及为珙奏荐，颇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师，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

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钜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滕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公绰伯父子华，永泰初，为严武西蜀判官，奏为成都令。累迁池州刺史。入为昭应令，知府东十三县捕贼，寻检校金部郎中、修葺华清宫使。元载欲用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预为墓志。有知人之

明。公绰生三日，视之，谓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兴吾门者，此兒也。”因以起之为公绰字。

子华二子：公器、公度。

公度善摄生，年八十余，步履轻便。或祈其术，曰：“吾初无术，但未尝以元气佐喜怒，气海常温耳！”位止光禄少卿。

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传。

崔玄亮，字晦叔，山东磁州人也。玄亮贞元十一年登进士第，从事诸侯府。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荐达入朝。再迁监察御史，转侍御史。出为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迁秩，谦让辄形于色。

太和初，入为太常少卿。四年，拜谏议大夫，中谢日，面赐金紫。朝廷推其名望，迁右散骑常侍。

来年，宰相宋申锡为郑注所构，狱自内起，京师震惧。玄亮首率谏官十四人，诣延英请对，与文宗往复数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谏，欲置申锡于法。玄亮泣奏曰：“孟轲有言：众人皆曰杀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杀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杀之，然后察之，方置于法。今至圣之代，杀一凡庶，尚须合于典法，况无辜杀一宰相乎？臣为陛下惜天下法，实不为申锡也。”言讫，俯伏呜咽，文宗为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于朝。

七年，以疾求为外任；宰相以弘农便其所请。乃授检校左散骑常侍、虢州刺史。是岁七月，卒于郡所，中外无不叹惜。

始玄亮登第，弟纯亮、寅亮相次升进士科。蕃府辟召，而玄亮最达。玄亮孙贻孙，位至侍郎。

温造，字简舆，河内人。祖景倩，南郑令。父辅国，太常丞。造幼嗜学，不喜试吏，自负节概，少所降志，隐居王屋，以渔钓逍遥为事。寿州刺史张建封闻风致书币招延，造欣然谓所亲曰：“此可人也。”徙家从之。建封动静咨询，而不敢縻以职任。及建封授节彭门，造归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

时李希烈方悖，侵寇籓邻，屡陷郡邑。天下城镇恃兵者，从而动摇，多逐主帅，自立留后，邀求节钺。德宗患之，以范阳刘济方输忠

款，但未能尽达朝廷倚赖之意；与密诏建封选特达识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节度参谋，使于幽州。造与语未讫，济俯伏流涕曰：“济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圣，大臣忠荩。愿得率先诸侯，效以死节。”造还，建封以其名上闻。德宗爱其才，召至京师，谓之曰：“卿谁家子？年复几何？”造对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为谏官，以语泄事寝。

长庆元年，授京兆府司录参军。奉使河朔称旨，迁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刘总请以所部九州听朝旨。穆宗选可使者，或荐造。帝召而谓之曰：“朕以刘总输忠，虽书诏便蕃，未尽朕之深意。以卿素能办事，为朕此行。”造对曰：“臣府县走吏，初受宪职，望轻事重，恐辱国命，无能谕旨。”帝曰：“我在东宫时，闻刘总请觐；及我即位，比年上书不绝，及约以行期，即喑默不报。卿识机知变，往喻我怀，无多让也。”乃拜起居舍人，赐绯鱼袋，充太原、镇州、幽州宣谕使。造初至范阳，刘总具囊鞬郊迎；乃宣圣旨，示以祸福。总俯伏流汗，若兵加于颈矣。及造使还，总遂移家入觐，朝廷遂以张弘靖代之。及硃克融逐弘靖，镇州杀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衔命河东、魏博、泽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军期，事皆称旨。

俄而坐与谏议大夫李景俭史馆饮酒，景俭醉谒丞相，出造为朗州刺史。在任开后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获利，乃名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请复置弹事硃衣、豸冠于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弹奏，祐股战汗流。祐私谓人曰：“吾夜逾蔡州城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迁左司郎中，再知杂事。寻拜御史中丞。

太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东隔垣，火势将及，宰臣、两省、京兆尹、中尉、枢密，皆环立于日华门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后稍息。是日，唯台官不到。造奏曰：“昨宫中遗火，缘台有系囚，恐缘为奸，追集人吏堤防，所以至朝堂在后，臣请自罚三十直。其两巡使崔蠡、姚合火灭方到，请别议责罚。”敕曰：“事出非常，台有囚系，官曹警备，亦为周虑，即合待罪朝堂，候取进止。量罚自许，事涉乖仪。温造、姚合、崔蠡各罚一月俸料。”

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

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马。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造又捉其从人。当时缘不上闻，所以暴犯益甚。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若不纠绳，实亏彝典。”敕曰：“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祗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步。”然造之举奏，无所吐茹。朝廷有丧不以礼、配不以类者，悉劾之。获伪官王果等九十余人，杖杀南曹吏李賨等六人，刑于都市。迁尚书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县开国子，赐金紫。

四年，兴元军乱，杀节度使李绛。文宗以造气豪嫉恶，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造辞赴镇，以兴元兆乱之状奏之，文宗尽悟其根本，许以便宜从事。帝虑用兵劳费，造奏曰：“臣计诸道征蛮之兵已回，俟臣行程至褒县，望赐臣密诏，使受约束。比臣及兴元，诸军相续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诏四通。神策行营将董重质、河中都将温德彝、邰阳都将刘士和等，咸令禀造之命。造行至褒城，会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回，谒见。造即留以自卫，密与志忠谋。又召亚将张丕、李少直各谕其旨。暨发褒城，以八百人为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造下车置宴，所司供帐于□事。造曰：“此隘狭，不足以飨士卒，移之牙门。”坐定，将卒罗拜，志忠兵周环之。造曰：“吾欲问新军去住之意。可悉前，旧军无得错杂。”劳问既毕，传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围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觉者，挥令起，造传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动。即召坐卒，诘以杀绛之状。志忠、张丕夹阶立，拔剑呼曰“杀”。围兵齐奋，其贼首教练使丘铸等并官健千人，皆斩首于地，血流四注。监军杨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拥造靴以请命；遣兵卫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其亲刃绛者斩一百断，号令者斩三断，余并斩首。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王景延、赵存约等，并投尸于江。以功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五年四月，入为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检校户部尚书、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

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造以河内膏腴，民

户凋瘵，奏开浚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余顷。

七年十一月，入为御史大夫。造初赴镇汉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乃祷鸡翁山祈晴，俄而疾风驱云，即时开齐。文宗尝闻其事，会造入对言之，乃诏封鸡翁山为侯。

九年五月，转礼部尚书。其年六月病卒，时年七十，赠右仆射。有文集八十卷。造于晚年积聚财货，一无散施，时颇讥之。子璋嗣。

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历三郡刺史。咸通末，为徐泗节度使，徐州牙卒曰银刀军，颇骄横。璋至，诛其恶者五百余人，自是军中畏法。入为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会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杀医官，其家属宗枝下狱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谏，以为刑法太深。帝怒，贬璋振州司马。制出，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夜自缢而卒。

郭承嘏，字复卿。曾祖尚父汾阳王。祖晞，诸卫将军。父钧。承嘏生而秀异，乳保之年，即好笔砚。比及成童，能通《五经》。元和四年，礼部侍郎张弘靖知其才，擢升进士第，累辟使幕。历渭南尉。入朝为监察御史，迁起居舍人。丁内艰，以孝闻，终丧，为侍御史，职方、兵部二员外，兵部郎中。太和六年，拜谏议大夫。频上疏，言时政得失。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承嘏论谏激切，注甚惧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转给事中。

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诏下，两省迭诣中书，求承嘏出麾之由。给事中卢载封还诏书，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继有封驳，能奉其职，宜在琐闼。牧守之才，易为推择。"文宗谓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优其禄俸，暂令廉问近关。而谏列拜章，惜其称职，甚美事也。"乃复为给事中。

文宗以淮南诸道累岁大旱，租赋不登，国用多阙。及是，以度支、户部分命宰臣镇之。承嘏论之曰："宰相者，上调阴阳，下安黎庶，致君尧、舜，致时清平。俾之阅簿书，算缗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迁刑部侍郎。时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对，文宗从容顾问，恩礼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殁之后，家无余财，丧祭所费，皆亲友共给而后具。搢绅之流，无不痛惜。赠吏部尚书。

殷侑，陈郡人。父怿。侑为兒童时，励志力学，不问家人资产。及

长，通经，以讲习自娱。贞元末，以《五经》登第，精于历代沿革礼。元和中，累为太常博士。时回纥请和亲，朝廷计费五百万缗。朝廷方用兵伐叛，费用百端，欲缓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诚奉使宣谕，以侑为副。侑谨重有节概，临事俊辩。既至虏庭，可汗初待汉使，盛陈兵甲，欲臣汉使而不答拜。侑坚立不动，宣谕毕，可汗责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惧，侑谓虏使曰："可汗是汉家子婿，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礼，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惮其言，卒不敢逼。使还，拜虞部员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衔命招谕之。承宗寻禀朝旨，献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迁侑谏议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陈论。前后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为桂管观察使。

宝历元年，检校右散骑常侍、洪州刺史，转江西观察使。所至以洁廉著称。入为卫尉卿。文宗初即位，沧州李同捷叛，而王廷凑助逆，欲加兵镇州，诏五品已上都省集议。时上锐于破贼，宰臣莫敢异议。独侑以廷凑再乱河朔，方徇招怀，虽附凶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其疏末云："伏愿以宗社安危为大计，以善师攻心为神武，以含垢安人为远图，以网漏吞舟为至诫。"文宗虽不纳，深所嘉之。

沧景平，以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太和四年，加检校工部尚书、沧齐德观察使。时大兵之后，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侑上表请借耕牛三万，以给流民，乃诏度支赐绫绢五万匹，买牛以给之。数年之后，户口滋饶，仓禀盈积，人皆忘亡。初州兵三万，悉取给于度支。侑一岁而赋入自赡其半，二岁而给用悉周，请罢度支给赐。而劝课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请立德政碑。以功加检校吏部尚书。侑以郭下清池县在子城北，非便，奏移于南郭之内。

六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复检校吏部尚书、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观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复师道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贯缗尺帛，不入王府。侑以军赋有余，赋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请岁供两税、榷酒等钱十五万贯、粟五万硕。诏曰："郓、曹、濮等州，元和已来，地本殷实，自分三道，十五余年，虽颁诏书，竟未入赋。殷侑承兵戈之后，当歉旱之余，勤力奉公，谨身守法。才及周岁，已致阜安。而又体国输忠，率先入贡，成三军奉上之志，陈一境乐输之心。寻有表章，良用嘉叹！"寻就加检校右仆射。

九年，御史大夫温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监军俸入，赋敛于人。上不

问，以庾承宣代还。

其年，濮州录事参军崔元武，于五县人吏率敛，及县官料钱，以私马抬估纳官，计绢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断三犯俱发，以重者论。只以中私马为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决杖配流。狱未决。侑奏曰："法官不习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绞。《律疏》云：即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据元武所犯，令当入处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决六十，流贺州。乃授侑刑部尚书。八月，检校右仆射，复为天平军节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

开成元年，复召为刑部尚书。时初经李训之乱，上问侑治安之术。侑极言委任责成，宜在朝之耆德，新进小生，无宜轻用。帝深嘉之，赐锦彩三百匹。及中谢，又令中使就第赐金十斤。其年七月，检校左仆射，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一月，复检校右仆射，出为忠武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三年七月，卒于镇，时年七十二，赠司空。

侑以通经入仕，观风抚俗，所莅有声。而晚年急于大用，稍通权幸，物望减于往时。子羽。

羽太和五年登进士第，籓府辟召，不至通显。子盈孙。

盈孙，乾符末为成都掾。驾在西川，用为太常博士，礼学有祖风。光启二年冬，随驾自成都还。三年二月，驻跸凤翔。时宗庙为贼所焚，车驾至京，告享无所。四月，盈孙谓宰执曰："太庙十一室，并祧庙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车驾出宫，其缘室法物神主，本司载行，至鄠县并被盗剽夺。皇帝还宫，合先制造。"宰相郑延昌奏曰："太庙大殿二十二间，功绩至大，计料支费不少；兼宗庙制度，损益重难，今未审依元料修奉，为复别有商量。"敕付礼院详议。

时博士四人，杜用励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独盈孙献议曰："太庙制度。历代参详，皆符典经，难议损益。谨按旧制，十一室，二十三间，十一架。垣墉广袤之度，堂室浅深之规，阶陛等级之差，栋宇崇低之则，前古所谓奢不能侈，俭不能逾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虚，费用稍广，须资变礼，将务从宜，固不可易前圣之规模，狭大朝

之制度，当凭典实，别有参详。谨按至德二年，以太庙方修，新作神主，于长安殿安置，便行飨告之礼，如同宗庙之仪，以俟庙成，方为迁祔。当时议论，无所是非。窃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别无殿宇。伏闻先有诏旨，且以少府监大□权充太庙。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陈设隘狭，伏请接续□之两头，成十一室，荐飨之。三太后庙，即于监内西南，别取屋宇三间，且充庙室。候太庙修奉毕日，别议迁祔。”敕旨依奏。其神主、法物、乐悬，皆盈孙奏重修制，知礼者称为博洽。

龙纪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圆丘。两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皆请朝服。盈孙上疏曰：“臣昨赴斋宫，见中尉、枢密内臣，皆具朝服。臣寻前代及国朝典令，无内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历，圣祚中兴，祗见宗祧，克陈大礼，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旧经。轩冕服章，式遵彝宪。若内官要衣朝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虽无据，粗可行之。臣忝礼司，合具陈奏。”时中贵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孙论之。帝虽不从，嘉其所守。转秘书少监，卒。

徐晦，进士擢第，登直言极谏制科，授栎阳尉，皆自杨凭所荐。及凭得罪，贬临贺尉，交亲无敢祖送者；独晦送至蓝田，与凭言别。时故相权德舆与凭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谓晦曰：“今日送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杨公之眷，方兹流播，争忍无言而别？如他日相公为奸邪所谮，失意于外，晦安得与相公轻别？”德舆嘉其真恳，大称之于朝。不数日，御史中丞李夷简请为监察，晦白夷简曰：“生平不践公门，公何取信而见奖拔？”夷简曰：“闻君送杨临贺，不顾犯难，肯负国乎？”由是知名。历殿中侍御史、尚书郎，出为晋州刺史。入拜中书舍人。宝历元年，出为福建观察使。二年，入为工部侍郎，出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太和四年，征拜兵部侍郎。五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晦性强直，不随世态，当官守正。唯嗜酒太过，晚年丧明，乃至沉废。以礼部尚书致仕。开成三年三月卒，赠兵部尚书。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饰躬，砥砺名节，当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节，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辅之量，以和为贵。汉武帝畏汲黯而相孙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龄，其旨远也。韦、崔名士，荐贤致主，绰有古风。殷司空治民，斯为循吏，而忠规壮节，至晚不衰。徐、郭谠言，郁为佳士。如数君者，实为令人。

赞曰：柳氏礼法，公忠节概。搏击为优，弥纶则隘。夏卿奖拔，晦叔匡将。徐、郭之议，金玉锵锵。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 庞严附白居易 弟行简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后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书、昌平公岩，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悱，南顿丞。父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以稹贵，赠左仆射。

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遗。

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又以前时王叔文、王伾以猥亵待诏，蒙幸太子，永贞之际，大挠朝政。是以训导太子宫官，宜选正人。乃献《教本书》曰：

臣伏见陛下降明诏，修废学，增胄子，选司成。大哉，尧之为君，伯夷典礼，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万万于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闻诸贾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诚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则谗入，有周、召则义闻，岂可谓天聪明哉？然而克终于道者，得不谓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与之游，《礼》、《乐》、《诗》、《书》为之习，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音，口不得习操断击博之书，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游不得纵追禽逐兽之乐，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凡此数者，非谓备之于前而不为也，亦将不得见之矣。及其长而为君也，血气既定，游习既成，虽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陈于前，固不能夺已成之习、已定之心矣。则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习闻也，陈之者有以谕焉；彼庸佞违道之说，固吾之所积惧也，谄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党其所近；苟将得志，则必快其所蕴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鱼得水而游，马逸驾而走，鸟得风而翔，火得薪而炽。此皆物之快其所蕴也。今夫成王所蕴道德也，所近圣贤也。是以举其近，则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鲁而太公齐。快其蕴，则兴礼乐而朝诸侯，措刑罚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谓信然哉！

及夫秦则不然。灭先王之学，曰将以愚天下；黜师保之位，曰将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诗》、《书》不得闻，圣贤不得近。彼赵高

者，诈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且曰恣睢天下以为贵，莫见其面以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尽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兽畜矣。赵高之威慑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宫矣。彼李斯，秦之宠丞相也。因谗冤死，无所自明，而况于疏远之臣庶乎！若然，则秦之亡有以致之也。

汉高承之以兵革，汉文守之以廉谨，卒不能苏复大训。是以景、武、昭、宣，天资甚美，才可以免祸乱；哀、平之间，则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废易之际，犹赖羽翼以胜邪心。是后有国之君，议教化者，莫不以兴廉举孝、设学崇儒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贵始。略其贵者，教其贱者，无乃邻于倒置乎？

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籓邸，以至于为太子也，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习。即位之后，虽游宴饮食之间，若十八人者，实在其中。上失无不言，下情无不达。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岂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习之渐也！贞观已还，师傅皆宰相兼领，其余宫僚，亦甚重焉。马周以位高恨不得为司议郎，此其验也。文皇之后，渐疏贱之。用至母后临朝，翦弃王室。当中、睿二圣勤劳之际，虽有骨鲠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调护保安之职，终不能吐扶卫之一辞。而令医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岂不大哀也耶？

兵兴已来，兹弊尤甚。师资保傅之官，非疾废眊聩不任事者为之，即休戎罢帅不知书者处之。至于友谕赞议之徒，疏冗散贱之甚者，缙绅耻由之。夫以匹士之爱其子者，犹求明哲慈惠之师以教之，直谅多闻之友以成之。岂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废眊聩不知书者为之师乎？疏冗散贱不适用者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宫僚之外，往往以沉滞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读之选，而又疏弃斥逐之，越月逾时，不得召见，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养其身躬哉？臣以为积此弊者，岂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继尧，传陛下十一圣矣，莫不生而神明，长而仁圣，以是为屑屑习仪者故不之省耳。臣独以为于列圣之谋则可也，计传后嗣则不可。脱或万代之后，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于深宫优笑之间，无周、召保助之教，则将不能知喜怒哀乐之所自矣，况稼穑艰难乎？

今陛下以上圣之资，肇临海内，是天下之人倾耳注心之日。特愿陛下思成王训导之功，念文皇游习之渐，选重师保，慎择宫僚，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达机务者为之。更相进见，日就月将。因令皇太子聚诸生，定齿胄讲业之仪，行严师问道之礼。至德要道以成之，彻膳记过

以警之。血气未定，则去禽色之娱以就学；圣质已备，则资游习之善以弘德。此所谓“一人元良，万方以贞”之化也。岂直修废学，选司成，而足伦匹其盛哉？而又俾则百王，莫不幼同师，长同术，识君道之素定，知天伦之自然，然后选用贤良，树为籓屏。出则有晋、郑、鲁、卫之盛，入则有东牟、硃虚之强，盖所谓宗子维城、犬牙盘石之势也，又岂与夫魏、晋以降，囚贱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语哉？

宪宗览之甚悦。

又论西北边事，皆朝政之大者。宪宗召对，问方略。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

四年，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钱七千贯。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稹虽举职，而执政有与砺厚者恶之。使还，令分务东台。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湖州安吉令孙澥，四日内死。徐州监军使孟升卒，节度使王绍传送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丧柩。稹并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稹欲追摄，擅令停务。既飞表闻奏，罚式一月俸，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后。士元追之，后以棰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情。”稹因献其文，自叙曰：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为文字有闻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刍荛，尘渎尊重。窃承相公特于廊庙间道稹诗句，昨又面奉教约，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惭靦无地。

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排。自尔江湖间为诗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闻相公记忆，累旬已来，实虑粪土之墙，庇之以大厦，使不复破坏，永为板筑者之误。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为五卷，奉启跪陈。或希构厦之余，一赐观览，知小生于章句中栾栌榱桷之材，尽曾量度，则十余年之遭回，不为无用矣。

楚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敻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时王廷凑、硃克融连兵围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赐节钺，令罢兵，俱不奉诏。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尝客于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反间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仍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

于方之谋，以稹与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为稹所使，欲结客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军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而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度守仆射。谏官上疏，言责度太重，稹太轻。上心怜稹，止削长春宫使。

稹初罢相，三司狱未奏，京兆尹刘遵古遣坊所由潜逻稹居第，稹奏诉之。上怒，罚遵古，遣中人抚谕稹。稹至同州，因表谢上，自叙曰：

臣稹辜负圣明，辱累恩奖，便合自求死所，岂谓尚忝官荣？臣稹死罪。

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兒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经出身，由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书郎。年二十八，蒙制举首选，授左拾遗。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任拾遗日，屡陈时政，蒙先皇帝召问于延英。旋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县尉。及为监察御史，又不规避，专心纠绳，复为宰相怒臣下庇亲党，因以他事贬臣江陵判司。废弃十年，分死沟渎。

元和十四年，宪宗皇帝开释有罪，始授臣膳部员外郎。与臣同省署者，多是臣登朝时举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谏院时拾遗、补阙。愚臣既不料陛下天听过卑，知臣薄艺，硃书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赐绯。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万侵毁。陛下察臣无罪，宠奖逾深，召臣固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学士，金章紫服，光饰陋躯，人生之荣，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诽谤，日夜忧危。唯陛下圣鉴昭临，弥加保任，竟排群议，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岂并寻常宰相？况当行营退散之后，牛元翼未出之间，每闻陛下轸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问于方计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盖欲上副圣情，岂是别怀他意？不料奸人疑臣杀害裴度，妄有告论，尘渎圣聪，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拟杀身谢责，岂料圣慈尚加，薄贬同州。虽违咫尺之间，不远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独断，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与臣远处方镇，岂肯遣臣俯近阙廷？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

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臣无任自恨自惭，攀恋圣慈之至。

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渐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兰亭绝唱。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凡在越八年。

太和初，就加检校礼部尚书。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然以稹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稹大为路歧，经营相位。四年正月，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时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有子曰道护，时年三岁。稹仲兄司农少卿积，营护丧事。所著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杂文一百卷，号曰《元氏长庆集》。又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

稹长庆末因编删其文稿，《自叙》曰：

刘歆云：制不可削。予以为有可得而削之者，贡谋猷，持嗜欲，君有之则誉归于上，臣专之则誉归于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经制度，明利害，区邪正，辨嫌惑，存之则事分著，去之则是非泯。苟而削之，其过也，非道也。

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视听者。予时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由是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十数通，仍为裴度、李正辞、韦熏讼所言当，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后累岁，补御史，使东川。谨以元和赦书，劾节度使严砺籍涂山甫等八十八家，过赋梓、遂之民数百万。朝廷异之，夺七刺史料，悉以所籍归于人。会潘孟阳代砺为节度使，贪过砺，且有所承迎，虽不敢尽废诏，因命当得所籍者皆入资。资过其称，榷薪盗赋无不为，仍为砺密状不当得丑谥。予自东川还，朋砺者潜切齿矣。

无何，分莅东都台。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狱，有裁接吏械人逾岁而台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飞奏绝百司专禁锢。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监徐使死于军，徐帅邮传其柩，柩至洛，其下欧诟主邮吏，予命吏徙柩于外，不得复乘传。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诬奏书生尹太阶请死之；飞龙使诱赵寔家逃奴为养

子；田季安盗娶洛阳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钱且千万；滑州赋于民以千，授于人以八百；朝廷馈东师，主计者误命牛车四千三百乘飞刍越太行。类是数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贞元已来，不惯用文法，内外宠臣皆喑呜。会河南尹房式诈谖事发，奏摄之。前所喑呜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衔，乘是黜予江陵掾。后十年，始为膳部员外郎。

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他忿恨者日夜构飞语，予惧罪，比上书自明。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事，因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言天下事，外间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召入禁林，且欲亟用为宰相。是时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谋欲俱废之，乃以予所无构于裴。裴奏至，验之皆失实。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尽得所构者，虽不能暴扬之，遂果初意，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复无状，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

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见上，至是未二岁，僭忝恩宠，无是之速者；遭罹谤咎，亦无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肾肠，糜费于扶卫危亡之不暇，又恶暇经纪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颠沛之中，前后列上兵赋边防之状，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伤先帝之器使也。至于陈暢辨谤之章，去之则无以自明于朋友矣。其余郡县之奏请，贺庆之礼，因亦附于件目。始《教本书》，至于为人杂奏，二十有七轴，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终殁吾世，贻之子孙式，所以明经制之难行，而销毁之易至也。

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备于此篇。

稹文友与白居易最善。后进之士，最重庞严，言其文体类己，保荐之。

庞严者，寿春人。父景昭。严元和中登进士第，长庆元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遗。聪敏绝人，文章峭丽。翰林学士元稹、李绅颇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为学士。转左补阙，再迁驾部郎中、知制诰。严与右拾遗蒋防俱为稹、绅保荐，至谏官内职。

四年，昭愍即位，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

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初李绅谪官，朝官皆贺逢吉，唯右拾遗吴思不贺。逢吉怒，改为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严复入为库部郎中。

太和二年二月，上试制举人，命严与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为试官，以裴休为甲等制科之首。有应直言极谏举人刘蕡，条对激切，凡数千言。不中选，人咸以为屈。其所对策，大行于时，登科者有请以身名授蕡者。严再迁太常少卿。

五年，权知京兆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锽，历酸枣、巩二县令。锽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锽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

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

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

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

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

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已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诫，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

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因此获罪。至于争□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蹋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

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

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余家；又奏王沼违法给券，令监军押柩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皆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锜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锜，锜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曾未数年，李锜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

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

疏入不报。

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为魏徵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

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可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

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摧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道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剽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

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觍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硃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书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

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

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

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

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

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房独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

其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餗、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太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

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

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闱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太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含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

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

太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郤首眩，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

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

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六，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

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兒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诗。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

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白氏长庆集》。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时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

行简，字知退。贞元末，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中，卢坦镇东蜀，辟为掌书记。府罢，归浔阳。居易授江州司马，从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长庆末，振武奏水运营田使贺拔志言营田数过实，诏令行简按覆之。不实，志弘，自刺死。行简宝历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居易友爱过人，兄弟相待如宾客。行简子龟兒，多自教习，以至成名。当时友悌，无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从父弟也。祖鏻，位终扬府录事参军。父季康，溧阳令。敏中少孤，为诸兄之所训历。长庆初，登进士第，佐李听，历河东、郑滑、邠宁三府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大和七年，丁母忧，退居下邽。会昌初，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寻除户部员外郎，还京。

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因言从弟敏中辞艺类居易，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迁中书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会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宣宗即位，加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及李德裕再贬岭南，敏中居四辅之首，雷同毁誉，无一言伸理，特论罪之。五年，罢相，检校司空，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招抚党项都制置等使。七年，进位特进、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检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懿宗即位，征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复辅政。寻加侍中。三年罢相，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累迁中书令。太子太师致仕，卒。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敦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搉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赵宗儒窦易直李逢吉段文昌 子成式宋申锡李程

赵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后魏为征南将军。父骅，为秘书少监。宗儒举进士，初授弘文馆校书郎。满岁，又以书判入高等，补陆浑主簿。数月，征拜右拾遗，充翰林学士。时父骅秘书少监，与父并命，出于一日，当时荣之。建中四年，转屯田员外郎，内职如故。居父忧，免丧，授司门、司勋二员外郎。

贞元六年，领考功事，定百吏考绩，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右司郎中独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伦，各以过黜之。尚书左丞裴郁、御名中丞卢绍，比皆考中上，宗儒贬之中中。又秘书少监郑云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宗儒复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德宗闻而善之，迁考功郎中。

丁夏忧，终丧，授吏部郎中。十一年，迁给事中。十二年，与谏议大夫崔损同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俱赐紫金鱼袋。十四年，罢相，为右庶子。

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请而已，德宗闻而嘉之。二十年，迁吏部侍郎，召见，劳之曰："知卿闭关六年，故有此拜。曩者与先臣并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顺宗命为德宗哀册文，辞颇凄惋。

元和初，检校礼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留守、畿汝都防御使。入为礼部、户部二尚书，寻检校吏部尚书，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为刑部尚书。八年，转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迁检校右仆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晋绛慈隰节度观察等使。赴镇后，擅用供军钱八千余贯，坐罚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为兵部尚书。九月，改太子少傅，权知吏部尚书铨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书。

穆宗即位，以初释服，令尚书省官试先朝所征集应制举人。宗儒奏曰："准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征集应制人等，已及时限，恐皆来自远方，难于久住，酌宜审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试。如闻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须知审的，然后裁定，宜令所司商量闻奏者。伏以制科所设，本在

亲临，南省试人，亦非旧典。今覃恩既毕，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务繁迫，待问之士，就试非多。臣等商量，恐须权罢。”从之。复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

长庆元年二月，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不合关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师。

宝历元年，迁太子太保。昭肃晏驾，为大明宫留守。太和四年，拜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见，谘以理道。对曰：“尧、舜之化，慈俭而已。愿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纳之。五年，宋申锡被诬，上召师保已下议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寻拜疏请老。六年，诏以司空致仕。是岁九月卒，年八十七，废朝，册赠司徒。

宗儒以文学进，前后三镇方任，八领选部，略于仪矩，切于治生，时论以此少之。

窦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泷县令。父彧，庐州刺史。易直举明经，为秘书省校书郎，再以判入等，授蓝田尉。累历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迁御史中丞。谢日，赐绯鱼袋。八年，改给事中。九月，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仍赐紫。入为京兆尹。万年尉韩晤奸赃事发，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得赃三十万。上意其未尽，诏重鞫，坐赃三百万，贬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长流昭州。十三年六月，迁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等使。

长庆二年七月，汴州将李絺逐其帅李愿，易直闻之，欲出官物以赏军。或谓易直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士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大呼入狱中，篡取国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众喜，倒戈击乱党，并擒之。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九月，以李德裕代还，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户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门下侍郎，封晋阳郡公。

宝历元年七月，罢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罢相，检校左仆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五年，入为左仆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检校司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六年，以疾求还京师。七年

四月卒，赠司徒，谥曰恭惠。

易直自入仕十年余，常居散秩，不应请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闻。在相位，未尝论用亲党，凡于公举，即无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不与隔品官亢礼。易直时为御史中丞，奏驳余庆所议。及易直为左仆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礼，时论非之。

李逢吉，字虚舟，陇西人。贞观中学士李玄道曾孙。祖颜，父归期。逢吉登进士第，释褐授振武节度掌书记。入朝为左拾遗、左补阙，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员外郎，又充入南诏副使。元和四年，使还，拜祠部郎中，转右司。六年，迁给事中。七年，与司勋员外郎李巨并为太子诸王侍读。九年，改中书舍人。十一年二月，权知礼部贡举、骑都尉，赐绯。四月，加朝议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金紫。其贡院事，仍委礼部尚书王播署榜。

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时用兵讨淮、蔡，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由是相恶。及度亲征，学士令孤楚为度制辞，言不合旨，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罢逢吉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幸臣，求还京师。长庆二年三月，召为兵部尚书。时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怀河朔功，复留度，与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时，尝上表论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为势必相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结客，欲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无状，稹、度俱罢相位，逢吉代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自是浸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谤言，百端中伤裴度。赖学士李绅、韦处厚等显于上前，言度为逢吉排斥，而度于国有功，不宜摈弃，故得以仆射在朝。时已失河朔，而王智兴擅据徐州，李絺＋据汴州。国威不振， 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以攘暴乱。及为逢吉嫁祸，夺其权，四海为之侧目，朝士上疏论列者十余人。属时君荒淫，政出群小，而度竟逐外藩。

学士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语辞不逊，喧论于朝。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绅中谢日，帝留而不遣。

翼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幸于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从子仲言赂注，求

结于守澄。仲言辩谲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

敬宗初即位，年方童丱，守澄从容奏曰："陛下得为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时，杜元颖、李绅坚请立深王为太子。"乃贬绅端州司马。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逢吉寻封凉国公，邑千户，兼右仆射。

昭愍即位，左右屡言裴度之贤，曾立大勋，帝甚嘉之。因中使往兴元，即令问讯。

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坐不安席，如矢攒身，乃相与为谋，欲沮其来。张权舆撰"非衣小兒"之谣，传于闾巷。言度相有天分，应谣谶。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言权舆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时奖用之，累奏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门吏久不见用，客于京师，途穷颇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则显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太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汇者，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郁郁恨不得官，仍叔谓昭曰："程欲与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愤怒，因酒与京师人刘审、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审以昭言告张权舆，乃闻于逢吉，即令茅汇召昭相见，逢吉厚相结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汇尤厚，尝与汇书云："足下当字仆为'自求'，仆当字足下为'利见'"。文字往来，其间甚密。及裴度求觐，无计沮之，即令讦武昭事，以暴扬其迹。再荣既告，李仲言诫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否则尔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予不为也。"及昭下狱，逢吉之丑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嶲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汉中召还，复知政事。

逢吉检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仍请张又新、李续之为参佐。太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五年八月，入为太子太师、东都留守、东畿汝防御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李训用事。三月，征拜左仆射，兼守司徒。时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谒，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时年七十八。赠太尉，谥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祖

德皎，赠给事中。父谔，循州刺史，赠左仆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傥有气义，节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韦皋在蜀，表授校书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尝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与裴垍同加奖擢，授登封尉、集贤校理。俄拜监察御史，迁补阙，改祠部员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学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婿也。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宪宗欲召文昌为学士，贯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贯之罢相，李逢吉乃用文昌为学士，转祠部郎中，赐绯，依前充职。十四年，加知制诰。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书舍人，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长庆元年，拜章请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诏授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二年，云南入寇，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忧之，乃诏文昌御备。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蛮寇即退。

敬宗即位，征拜邢部尚书，转兵部，兼判左丞事。

文宗即位，迁御史大夫，寻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太和四年，移镇荆南。

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彻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非焉。

六年，复为剑南西川节度。九年三月，赐春衣中使至，受宣毕，无疾而卒，年六十三，赠太尉。有文集三十卷。

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廕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累迁尚书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

宋申锡，字庆臣。祖素，父叔夜。申锡少孤贫，有文学。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韦贯之罢相，出湖南，辟为从事。其后累佐使

府。长庆初，拜监察御史。二年，迁起居舍人。宝历二年，转礼部员外郎，寻充翰林侍讲学士。

申锡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洁，不趋党与。当长庆、宝历之间，时风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锡被用，时论以为激劝。

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诰。太和二年，正拜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

初，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自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及王守澄之领禁兵，恃其宿旧，跋扈尤甚。有郑注者，依恃守澄为奸利，出入禁军，卖官贩权，中外咸扼腕视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锡时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且约命为宰相。申锡顿首谢之。未几，拜左丞。逾月，加平章事。申锡素能谨直，宠遇超辈，时情大为属望。及到中书，剖断循常，望实颇不相副。

太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随、李宗闵、牛僧孺等既至中书东门，中人云："所召无宋申锡。"申锡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头而退。随等至，文宗以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军虞候豆卢著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随等相顾愕然。初，守澄于浴堂以郑注所构告于文宗，守澄即时于市肆追捕，又将以二百骑就靖恭里屠申锡之家。会内官马存亮同入，诤于文宗曰："谋反者适宋申锡耳，何不召南司会议。今卒然如此，京师企足自为乱矣。"守澄不能难，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军差人于申锡宅捕孔目官张全真、家人买子缘信等。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狱。文宗又召师保、仆射、尚书丞郎、常侍、给事、谏议、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于中书及集贤院参验其事。

翌日，开延英，召宰臣及议事官，帝自询问。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罗泰、蒋系、裴休、窦宗直、韦温，拾遗李群、韦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阶下奏以申锡狱付外，请不于禁中讯鞫。文宗曰："吾已谋于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辞理恳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贬申锡为右庶子，漳王为巢县公。再贬申锡为开州司马。

初，申锡既得密旨，乃除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谋，而注与守澄知之，潜为其备。漳王凑，文宗之爱弟也，贤而有人望。豆

卢著者，职属禁军，与注亲表。文宗不省其诈，乃罢申锡为庶子。时京城恟々，众庶哗言，以为宰相真连十宅谋反，百僚震骇。居一二日，方审其诈。谏官伏阁恳论，文宗震怒，叱谏官令出者数四。时中外属望大僚三数人廷辩其事。仆射窦易直曰："人臣无将，将而必诛。"闻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且曰："王师文未获，即狱未具，请出豆卢著与申锡同付外廷勘。"当时人情翕然推重。初议申锡抵死，顾物论不可，又将投于岭表。文宗终悟外廷之言，乃有开州之命。

初，申锡既被罪，怡然不以为意，自中书归私第，止于外□，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谓之曰："公为宰相，人臣位极于此，何负天子反乎？"申锡曰："吾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锄去奸乱，反为所罗织，夫人察申锡，岂反者乎？"因相与泣下。

申锡自居内廷，及为宰相，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申锡至此，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

七年七月，卒于开州。诏曰："申锡虽不能周慎，自抵宪章，闻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恻。宜许其归葬乡里，以示宽恩。"开成元年九月，诏复申锡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赐紫，兼赠兵部尚书。仍以其子慎微为城固县尉。

李程，字表臣，陇西人。父鹅伯。程，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学士。

顺宗即位，为王叔文所排，罢学士。三迁为员外郎。元和中，出为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十年，入为兵部郎中，寻知制诰。韩弘为淮西都统，诏程衔命宣谕。明年，拜中书舍人，权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权知礼部贡举。十三年四月，拜礼部侍郎。六月，出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户。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敬宗冲幼，好治宫室，畋游无度，欲于宫中营新殿。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以恭俭化天下。陛下在谅闇之中，不宜兴作，愿以瓦木回奉园陵。"上欣然从之。程又奏请置侍讲学士，数陈经义。程辩给多智算，

能移人主之意。寻加中书侍郎，进封彭原郡公。宝历二年，罢相，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和四年三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六年，就加检校司空。七月，征为左仆射。中谢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礼，前后仪注不同。在元和、长庆中，仆射数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仪注，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王涯、窦易直已行之于前。今御史台云：'已闻奏，太常侍定取十五日上'。臣进退未知所据。"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仆射上仪，近已详定。所缘拜礼，皆约令文，已经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处分。"

程艺学优深，然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好戏，而居师长之地，物议轻之。七年六月，检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九年，复为河中晋绛节度使，就加检校司徒。开成元年五月，复入为右仆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书铨事。二年三月，检校司徒，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卒，有司谥曰缪。子廓。

廓进士登第，以诗名闻于时。大中末，累官至颍州刺史，再为观察使。廓子昼，亦登进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宽柔养望，坐致公台；与时沉浮，寿考终吉，可谓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与李训同诛，天道福淫明矣。申锡小器大谋，贬死为幸。程不持士范，殁获丑名。君子操修，岂宜容易！

赞曰：赵、窦优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岂无令人？主辅谟猷。程、锡弼谐，于道难周。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韦温 萧祐附独孤郁 弟朗钱徽 子可复高釴 弟铢锴冯宿 弟定审封敖

韦温，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绶，德宗朝翰林学士，以散骑常侍致仕。绶弟贯之，宪宗朝宰相，自有传。温七岁时，日念《毛诗》一卷。年十一岁，应两经举登第。释褐太常寺奉礼郎。以书判拔萃，调补秘书省校书郎。时绶致仕田园，闻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结权幸而致耶？"令设席于廷，自出判目试两节。温命笔即成，绶喜曰："此无愧也！"调授咸阳尉。入为监察御史，以父在田里，宪府礼拘，难于省谒，不拜。换著作郎，一谢即还。侍省父疾，温侍医药，衣不解带，垂二十年。父忧，毁瘠逾制。免丧，久之为右补阙，忠鲠救时。宋申锡被诬，温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辅，不当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辈谏官，岂避一时之雷电，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阁切争之，由是知名。

太和五年，太庙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罚宗正卿李锐、将作王堪，乃诏中使鸠工补葺之。温上疏曰："臣闻吏举其职，国家所以治；事归于正，朝廷所以尊。夫设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国有经费，而最重者，奉宗庙也。伏以太庙当修，诏下逾月，有司弛堕，曾不加诫。宜黜慢官，以惩不恪之罪；择可任者，责以缮完之功。此则事归于正，吏举其职也。而圣思不劳，百职无旷。今慢官不恪，止于罚俸，宗庙所切，便委内臣，是许百司之官，公然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事关宗庙，皆书史策，苟非旧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诏书，得委所司营缮，则制度不紊，官业交修。"上乃止内使。

群臣上尊号，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称皇，功如五帝止称帝。徽号之来，乃圣王之末事。今岁三川水灾，江淮旱歉，恐非崇饰徽称之时。"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

李德裕作相，迁礼部员外郎。或以温厚于牛僧孺，言于德裕。德裕曰："此人坚正中立，君子也。"郑注镇凤翔，自知不为所齿，求德门弟子为参佐，请温为副使。或以为理不可拒，拒则生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郑注诛，转考功员外郎。寻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以父职禁廷，忧畏成病，遗诫不令居禁职，恳辞不拜。

俄兼太子侍读，每晨至少阳院，午见庄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学周文王为太子，鸡鸣时问安西宫。”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称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几，拜给事中。王晏平为灵武，刻削军士，赃罪发，帝以智兴之故，减死，贬官。温三封诏书，文宗深奖之。庄恪得罪，召百僚谕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训之不早，到此非独太子之过。”迁尚书右丞。

吏部员外郎张文规父弘靖，长庆初在幽州为硃克融所囚；文规不时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纲辖，首纠其事，出文规为安州刺史。盐铁判官姚勖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勖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勖检校礼部郎中。翌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嗣复对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勖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出为陕虢观察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为相。时李汉以家行不谨，贬汾州司马。温从容白德裕曰：“李汉不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绌免，乞加按问。”德裕曰：“亲情耶？”温曰：“虽非亲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悦。居无何，出温为宣歙观察使，辟郑处诲为观察判官，德裕愈不悦。池州人讼郡守，温按之无状，杖杀之。

明年，疡生于首，谓爱婿张复鲁曰：“予任校书郎时，梦二黄衣人赍符来追，及浐，将渡，一人续至曰：‘彼坟至大，功须万日。’遂不涉而寤。计今万日矣，与公诀矣。”明日卒，赠工部尚书，谥曰孝。

温在朝时，与李珏、杨嗣复周旋。及杨、李祸作，叹曰：“杨三、李七若取我语，岂至是耶！”初温以杨、李与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劝杨、李征用德裕，释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祸。温无子，女适薛蒙，善著文，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士族传写，行于时。温刚肠寡合，人多疏简，唯与常侍萧祐善。

萧祐者，兰陵人。少孤贫。耿介苦学，事亲以孝闻。自处士征拜左拾遗，累迁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钟、王遗法，萧、张笔势，编序真伪，为二十卷，元和末进御，优诏嘉之，授兵部郎中。出为虢州刺史，入为太常少卿，转谏议大夫。逾月为桂州刺史、御

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太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赠右散骑常侍。

祐闲淡贞退，善鼓琴赋诗，书画尽妙。游心林壑，啸咏终日，而名人高士，多与之游。给事中韦温尤重之，结为林泉之友。

独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宝末与李华、萧颖士等齐名。善为文，所著《仙掌铭》，大为时流所赏，位终常州刺史。郁，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文学有父风，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之。贞元末，为监察御史。

元和初，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遗。太子司议郎杜从郁拜左补阙，郁与同列，论之曰："从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执，从郁不宜居谏列。"乃改为左拾遗，又论曰："补阙之与拾遗，资品虽殊，同是谏官，若时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论父。"从郁竟改他官。

四年，转右补阙，又与同列拜章论中官吐突承璀不宜为河北招讨使，乃改招抚宣慰使。

五年，兼史馆修撰。寻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郎。权德舆作相，郁以妇公辞内职。宪宗曰："德舆乃有此佳婿。"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选尚公主者。迁郁考功员外郎，充史馆修撰、判馆事，预修《德宗实录》。

七年，以本官复知制诰。八年，转驾部郎中。其年十月，复召为翰林学士。九年，以疾辞内职。十一月，改秘书少监，卒。

郁弟朗，尝居谏官，请罢淮西用兵，不协旨，贬兴元户曹。入为监察御史，转殿中。十五年，兼充史馆修撰，迁都官员外郎。

长庆初，谏议大夫李景俭于史馆饮酒，凭醉谒宰相，语辞侵侮；朗坐同饮，出为漳州刺史。入为左司员外郎，迁谏议大夫。扬州节度使王播罢兼盐铁使，行赂于中人，求复领铜盐。朗上章论之。

宝历元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赐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枢乘醉谒朗；朗劾之，左授司议郎。宪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请命于朝。时崔晃、郑居中不由宪长而除，皆丞相之僚旧也，敕命虽行，朗拒而不纳，晃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东台。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阁失仪，朗不弹奏，宰相衔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赞善大夫，朗

亦罚俸。朗称执法不称，乞罢中丞，敬宗令中使谕之，不允其让。文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太和元年八月，出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是月赴官，暴卒于路，赠右散骑常侍。

郁子庠，亦登进士第。大中后官达，亦至侍郎。

钱徽，字蔚章，吴郡人。父起，天宝十年登进士第。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暐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暐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起位终尚书郎。

徽，贞元初进士擢第，从事戎幕。元和初入朝，三迁祠部员外郎，召充翰林学士。六年，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八年，改司封郎中、赐绯鱼袋，职如故。九年，拜中书舍人。十一年，王师讨淮西，诏朝臣议兵，徽上疏言用兵累岁，供馈力殚，宜罢淮西之征。宪宗不悦，罢徽学士之职，守本官。

长庆元年，为礼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吕》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迳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十人不中选。诏曰：

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核艺能，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责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亦多。

比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宁抚，式示殊恩，特掩尔瑕，庶明予志。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撰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讫，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

寻贬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不然。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诏曰：

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自非责实循名，不能彰善瘅恶，故孝宣必有告讦及下，光武不以单辞遽行。《语》称讪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毁，重两造之明。是以爵人于朝则皆劝，刑人于市则皆惧，罪有归而赏当事也。

末代偷巧，内荏外刚。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

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皆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元刂。小则综核之权，见侵于下辈；大则枢机之重，旁挠于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冀去其尤者。而宰臣惧其浸染，未克澄清。备引祖宗之书，愿垂劝诫之诏，遂伸告谕，颇用殷勤。各当自省厥躬，与我同底于道。

元稹之辞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挞于市，咸睚眦于绅、稹。

徽明年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文宗即位，征拜尚书左丞。太和元年十二月，复授华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辞位，授吏部尚书致仕。三年三月卒，时年七十五。子可复、可及，皆登进士第。

可复累官至礼部郎中。太和九年，郑注出镇凤翔，李训选名家子以为宾佐，授可复检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凤翔节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训败，郑注诛，可复为凤翔监军使所害。

高釴，字翘之。祖郑宾，宋州宁陵令。父去疾，摄监察御史。釴，元和初进士及第，判入等，补秘书省校书郎，累迁至右补阙，充史馆修撰。十四年，上疏请不以内官为京西北和籴使。十五年，转起居郎，依前充职。

釴孤贞无党，而能累陈时政得失。长庆元年，穆宗怜之，面赐绯于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学士。二年，迁兵部员外郎，依前充职。四年四月，禁中有张韶之变，敬宗幸左军。是夜，釴从帝宿于左军。翌日贼平，赏从臣，赐釴锦彩七十匹，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充职如故。谢恩于思政殿，因谏敬宗，以求理莫若躬亲，用示忧勤之旨也。帝深纳其言，又赐锦彩五十匹。

宝历二年三月，罢学士，守本官。太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迁吏部侍郎。铨综之司，官业振举。七年，出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赠兵部尚书，遗命薄葬。釴少时孤贫，洁己力行，与弟铢、锴皆以检静自立，致位崇显，居家友睦，为搢绅所重。

铢，元和六年登进士第。穆宗即位，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员外郎、吏部郎中。太和五年，拜给事中。七年，为外官监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国子助教李仲言为侍讲，铢率谏官伏阁论曰："仲言素行纤邪，若听用，必乱国经。"上令中使宣谕曰："朕要仲言讲书，非有听用也。"是岁，先旱后水，京师谷价腾踊；彗星为变，举选皆停，人情杂然流议。郑注奸谋，日闻于外。铢等犯难论诤，冀上省悟。既奉宣传，相顾失色，以其危亡可翘足而待也。明年，训、注窃权，恶铢不附己，五月，出为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开成三年，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寻入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为河南尹。会昌末，为吏部侍郎。

锴，元和九年登进士第，升宏辞科，累迁吏部员外。太和三年，准敕试别头进士明经郑齐之等十八人。榜出之后，语辞纷竞。监察御史姚

中立以闻，诏锴审定。乃升李景、王淑等，人以为公。六年二月，自司勋郎中转谏议大夫。七年，迁中书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权知礼部贡举。开成元年春，试毕，进呈及第人名，文宗谓侍臣曰："从前文格非佳，昨出进士题目，是朕出之，所试似胜去年。"郑覃曰："陛下改诗赋格调，以正颓俗，然高锴亦能励精选士，仰副圣旨。"帝又曰："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实在盛时。"乃以锴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后，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然锴选擢虽多，颇得实才，抑豪华，擢孤进，至今称之。寻转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观察使，卒。

鈇子湜，锴子湘，偕登进士第。湜，咸通十二年为礼部侍郎。湘自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咸通年，改谏议大夫。坐宰相刘瞻亲厚，贬高州司马。乾符初，复为中书舍人。三年，迁礼部侍郎，选士得人。出为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观察等使，卒。

冯宿，东阳人。丱岁随父子华庐祖墓，有灵芝、白兔之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学。宿登进士第，徐州节度张建封辟为掌书记。后建封卒，其子愔为军士所立，李师古欲乘丧袭取。时王武俊且观其衅，愔恐惧，计无所出。宿乃以檄书招师古，而说武俊曰："张公与君为兄弟，欲同力驱两河归天子，众所知也。今张公殁，幼子为乱兵所胁，内则诚款隔绝于朝廷，外则境土侵逼于强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视哉！诚能奏天子，念先仆射之忠勋，舍其子之迫胁，使得束身自归，则公于朝廷有靖乱之功，于张氏有继绝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闻。由是朝廷赐愔节钺，仍赠建封司徒。

宿以尝从建封，不乐与其子处，乃从浙东观察使贾全府辟。愔恨其去己，奏贬泉州司户。征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顺，不加谥。宿以为怀柔之义，不可遗其忠劳，乃加之美谥。转虞部、都官二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从裴度东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会韩愈论佛骨，时宰疑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入为刑部郎中。十五年，权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内校考，别封以进；翰林学士，职居内署，事莫能知，请依前书上考；谏官御史亦请仍旧，并书中上考。

长庆元年，以本官知制诰。二年，转兵部郎中，依前充职。牛元翼以深州不从王庭凑，诏授襄州节度使。元翼未出，深州为庭凑所围。二年，以宿检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往总留务。监军使周进荣不遵诏命，宿以状闻。元翼既至，宿归朝，拜中书舍人，转太常少卿。

敬宗即位，宿常导引乘舆，出为华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罢，改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充考制策官。

太和二年，拜河南尹。时洛苑使姚文寿纵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会，尝所捕者傲睨于文寿之侧，宿知而掩之，杖死。

太和四年，入为工部侍郎。六年，迁刑部侍郎，修《格后敕》三十卷，迁兵部侍郎。九年，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

开成元年十二月卒，废朝，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图、陶、韬，三人皆登进士，扬历清显。

宿弟定，字介夫。仪貌壮伟，与宿俱有文学，而定过之。贞元中皆举进士，时人比之汉朝二冯君。于頔牧姑苏也，定寓焉，頔友于布衣间。后頔帅襄阳，定乘驴诣军门；吏不时白，定不留而去。頔惭，笞军吏，驰载钱五十万，及境谢之。定饭逆旅，复书责以贵傲而返其遗，頔深以为恨。权德舆掌贡士，擢居上第，后于涧州佐薛苹幕，得校书郎，寻为鄠县尉，充集贤校理。定先时居父忧，因号毁得肺病，趋府或不及时，大学士疑其恃才简怠，乃夺其职，俾为大理评事。登朝为大常博士，转祠部员外郎。

宝历二年，出为郢州刺史。长寿县尉马洪沼告定强夺人妻，及将阙官职田禄粟入己费用，诏监察御史李顾行鞫之。狱具上闻，制曰："冯定经使臣推问，无入己赃私，所告罚钱，又皆公用。然长吏之体，颇涉无仪，刑赏或乖，宴游不节。缘经恩赦，难更科书，犹持郡符，公议不可，宜停见任。"寻除国子司业、河南少尹。

太和九年八月，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

古体诗以献。寻迁谏议大夫、知匭事。

是岁，李训事败伏诛，衣冠横罹其祸，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人情危之。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宰臣不乐。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郑覃拜太子太师，欲于尚书省上事。定奏曰："据《六典》，太师居詹事府，不合于都省礼上。"乃诏于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迁卫尉卿。是岁，上章请老，诏以左散骑常侍致仕。会昌六年，改工部尚书而卒。

先长庆中，源寂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番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于屏障。其文名驰于戎夷如此。

子衮、颛、轩、岩四人，皆进士登第。咸通中，历任台省。宿从弟审、宽。

审父子郁。审，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入为监察御史，累迁至兵部郎中。开成三年，迁谏议大夫。四年九月，出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入为国子祭酒。国子监有《孔子碑》，睿宗篆额，加"大周"两字，盖武后时篆也。审请琢去伪号，复"大唐"字，从之。咸通中，卒于秘书监。

审弟宽，子缄，皆进士擢第，知名于时。

封敖，字硕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爽。父谅，官卑。敖，元和十年登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太和中，入朝为右拾遗。会昌初，以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拜中书舍人。

敖构思敏速，语近而理胜，不务奇涩，武宗深重之。尝草《赐阵伤边将诏》，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览而善之，赐之宫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鹘，诛刘稹。议兵之际，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筹计指画，竟立奇功。武宗赏之，封卫国公，守太尉。其制语有："遏横议于风波，定奇谋于掌握。逆稹盗兵，壶关昼锁，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抚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语，秉笔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

然敖不持士范，人重其才而轻其所为，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罢相，敖亦罢内职。宣宗即位，迁礼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贡部，多擢文

士。转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户。四年，出为兴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使，历左散骑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为淄青节度使，入为户部尚书，卒。

子彦卿、望卿，从子特卿，皆进士及第，咸通后，历位清显。

史臣曰：韦公鲠亮守官，犯而得礼。萧子恬于吏隐，抑亦名贤。蔚章操韵非高，而从容长者。郁、朗襟概，郁有世风。三高并秀于一时，二冯争驱于千里，威以摛英掞藻，华国扬名。润色之能，封无与让，寿考垂庆，儒何负哉！

赞曰：伏蒲进谏，染翰为文。独孤、韦氏，志在匡君。冯、高诸子，绮绣缤纷。禁垣擅美，渤海凌云。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李训郑注王涯王璠贾餗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

李训，肃宗时宰相揆之族孙也。始名仲言。进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宝历中，从父逢吉为宰相，以训阴险善计事，愈亲厚之。初与茅汇等欲中伤李程，及武昭事发，训坐长流岭表，会赦得还。丁母忧，居洛中。

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愤郁不乐。训揣知其意，即以奇计动之。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以为然，遗训金帛珍宝数百万，令持入长安，以赂注。注得赂甚悦，乘间荐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守澄以训缎粗，难入禁中。帝令训戎服，号王山人，与注入内。帝见其指趣，甚奇之。及训释服，在京师。太和八年，自流人补四门助教，召入内殿，面赐绯鱼。其年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入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宠之。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扆，终不听。

文宗性守正嫉恶，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雠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前与侍讲宋申锡谋。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因郑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训，冀黄门之不疑也。训既在翰林，解《易》之际，或语及巷伯事，则再三愤激，以动上心。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诚谋于训、注。自是二人宠幸，言无不从；而深秘之谋，往往流闻于外。上虑中人猜虑，乃疏《易》义六条，示于百辟，有能出训之意者赏之，盖欲知上以师友宠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赐金紫之服。诏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

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中官陈弘庆者，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时为襄阳监军，乃召自汉南，至青泥驿，遣人封杖决杀。王守澄自长庆已来知枢密，典禁军，作威作福。训既作相，以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罢其禁旅之权，寻赐鸩杀之。训愈承恩顾，每别殿奏对，他宰相莫不顺成其言，黄门禁军迎拜戢敛。训本以纤达，门庭趋附之士，率皆狂怪险异之流。时亦能取正人伟望，以镇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训以致太平者，不独人主惑其言。

训虽为郑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托以中外应赴之谋，出注为凤翔节度使。俟诛内竖，即兼图注。约以其年十一月诛中官，须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权知中丞事，皆训之亲厚者。冀王璠、郭行余未赴镇间，广令召募豪侠及金吾台府之从者，俾集其事。

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班退，上乘软舁出紫宸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立于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上令宰相两省官先往视之。既还，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上曰："韩约妄耶？"乃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往视之。

既去，训召王璠、郭行余曰："来受敕旨！"璠恐悚不能前，行余独拜殿下。时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训已令召之，唯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中尉、枢密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阍者欲扃锁之，为中人所叱，执关而不能下。内官回奏，韩约气慑汗流，不能举首。中官谓之曰："将军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请陛下入内。"即举软舆迎帝。训殿上呼曰："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内官决殿后罘罳，举舆疾趋。训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内。"金吾卫士数十人，随训而入。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四百余人，上殿纵击内官，死伤者数十人。训时愈急，逦迤入宣政门。帝瞋目叱训，内官郄志荣奋拳击其胸，训即僵仆于地。帝入东上阁门，门即阖，内官呼万岁者数四。须臾，内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遇人即杀。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方中书会食，闻难出走，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

是日，训中拳而仆，知事不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训与宗密素善，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为盩厔镇将宗楚所得，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恐入军别受搒掠，乃谓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乃斩训，持首而行。

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皆伏法。

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训，遣人缚入左军，责以不告之罪。将杀之，宗

密怡然曰："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

郑注，绛州翼城人，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时号鱼郑。注用事时，人目之为"水族"。

元和十三年，李愬为襄阳节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药力，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从愬移镇徐州，又为职事，军政可否，醞与之参决。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然挟邪任数，专作威福，军府患之。时王守澄监徐军，深怒注。一日，以军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愬即令谒监军。守澄初有难色，及延坐与语，机辩纵衡，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翌日，守澄谓愬曰："诚如公言，实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门，都无限隔。愬署为巡官，齿于宾席。

及守澄入知枢密，当长庆、宝历之际，国政多专于守澄。注昼伏夜动，交通赂遗。初则谗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图进取；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凑其门。累从山东、京西诸军，历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既以阴事诬陷宋申锡，守道正人，始侧目焉。

太和七年，罢邠宁行军司马，入京师。御史李款阁内弹之曰："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内，谏章十数，文宗不纳。寻授注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骇叹。八年九月，注进药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对浴堂门，赐锦彩。召对之夕，彗出东方，长三尺，光耀甚紧。其年十二月，拜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注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日聚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吏，以招权利。间日入禁军，与守澄款密，语必移时，或通夕不寐。李训既附注以进，承间入谒；而轻浮躁进者，盈于注门。九年八月，迁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召自九仙门，帝面赐告身。时李训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侧，讲贯太平之术，以为朝夕可致升平。两奸合从，天子益惑其说。是时，训、注之权，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丝毫必报。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朝士相继斥逐，班列为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诏慰谕，人情稍安。

训、注天资狂妄，偷合苟容，至于经略谋猷，无可称者。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灾，宜兴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诗，尝吟杜甫《江头篇》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已前，环曲江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以时追赏。时两军造紫云楼、彩霞亭，内出楼额以赐之。注言无不从，皆此类也。

九月，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尹、凤翔节度使。盖与李训谋事有期，欲中外协势。十一月，注闻训事发，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阙。至扶风，闻训败，乃还。监军使张仲清已得密诏，迎而劳之，召至监军府议事。注倚兵卫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发，斩注，传首京师，部下溃散。注家属屠灭，靡有孑遗。初未获注，京师忧恐。至是，人人相庆。

注两目不能远视，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视注皆怜之，卒以是售其狂谋。而守澄自贻其患，复致衣冠涂地，岂一时之沴气欤？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

王涯，字广津，太原人。父晃。涯，贞元八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释褐蓝田尉。贞元二年十一月，召充翰林学士，拜右拾遗、左补阙、起居舍人，皆充内职。元和三年，为宰相李吉甫所怒，罢学士，守都官员外郎，再贬虢州司马。五年，入为吏部员外。七年，改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加通议大夫、清源县开国男，学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罢相，守兵部侍郎，寻迁吏部。

穆宗即位，以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名、剑南东川节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倚角入寇，西北边骚动，诏两川兵拒之。时蕃军逼雅州，涯上疏曰："臣当道出军，径入贼腹有两路：一路从龙州清川镇入蕃界，径抵故松州城，是吐蕃旧置节度之所；一路从绵州威蕃栅入蕃界，径抵栖鸡城，皆吐蕃险要之地。"又曰："臣伏见方今天下无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则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轸怀之忧，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责也。虽承诏发卒，心驰寇廷，期于为国讨除，使戎人芟剪。昼夜思忖，何补涓毫？所以凄凄愚心，愿陈万一。臣观自古长策，昭然可征。在于实边兵，选良将，明斥候，广资

储，杜其奸谋，险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独微臣知之也，只在举行之耳。然臣愚见所及，犹欲布露者，诚愿陛下不爱金帛之费，以钓北虏之心。临遣信臣，与之定约曰：犬戎悖乱负恩，为边鄙患者数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发兵深入，杀若干人，取若干地，则受若干之赏。开怀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劝耸要约者异于他日，则匈奴之锐，可得出矣。一战之后，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谋。

长庆元年，幽、镇复乱，王师征之，未闻克捷。涯在镇上书论用兵曰：

伏以幽、镇两州，悖乱天纪，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系鼎臣，戕贼戎帅，毒流列郡，衅及宾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问罪贼廷。伏以国家文德诞敷，武功继立，远无不服，迩无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窃料诏书朝下，诸镇夕驱，以貔貅问罪之师，当猖狂失节之寇，倾山压卵，决海灌荧，势之相悬，不是过也。

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时兴师，恐费财力。且夫罪有轻重，事有后先，攻坚宜从易者。如闻范阳肇乱，出自一时，事非宿谋，情亦可验。镇州构祸，殊匪偶然，扇动属城，以兵拒境。如此则幽、蓟之众，可示宽刑；镇、冀之戎，必资先讨。况廷凑亹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离，人多迫胁之势。今以魏博思复雠之众，昭义愿尽敌之师，参之晋阳，辅以沧、易，掎角而进，易若建瓴，尽屠其城，然后北首燕路。在朝廷不为失信，于军势实得机宜。臣之愚忠，辄在于此。

臣又闻用兵若斗，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两贼之咽喉也，诚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间谍无所入，而以大军先迫冀、赵，次下井陉，此百举百全之势也。臣受恩深至，无以上酬，轻冒陈闻，不胜战越。

洎涯疏至，卢士玫已为贼劫，陷瀛、莫州，凶势不可遏。俄而二凶俱宥之。

三年，入为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盐铁转运使，俄迁礼部尚书，充职。宝历二年，检校尚书左仆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就加检校司空。

太和三年正月，入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

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黎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

四年正月，守吏部尚书、检校司空，复领盐铁转运使。其年九月，守左仆射，领使。奏李师道前据河南十二州，其兖、郓、淄、青、濮州界，旧有铜铁冶，每年额利百余万，自收复，未定税额，请复系盐铁司，依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制置，从之。

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代国公，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检校司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仍兼领江南榷茶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未下箸，吏报有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仇士良鞫涯反状，涯实不知其故。械缚既急，搒笞不胜其酷，乃令手书反状，自诬与训同谋。狱具，左军兵马三百人领涯与王璠、罗立言，右军兵马三百人领贾餗、舒元舆、李孝本，先赴郊庙，徇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中书房吏焦寓、焦璇、台吏李楚等十余人，吏卒争取杀之，籍没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孟贤，太堂博士仲翔，其余稚小妻女，连襟系颈，送入两军，无少长尽诛之。自涯已下十一家，资货悉为军卒所分。涯积家财钜万计，两军士卒及市人乱取之，竟日不尽。

涯博学好古，能为文，以辞艺登科。践扬清峻，而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复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

涯之死也，人以为冤。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颇怀忧恐。初宦官纵毒，凌藉南司。及从谏奏论，凶焰稍息，人士赖之。

王璠，字鲁玉。父础，进士，文辞知名。元和五年，擢进士第，登宏辞科。风仪修饰，操履甚坚，累辟诸侯府。元和中，入朝为监察御史，再迁起居舍人，副郑覃宣慰于镇州。长庆中，累历员外郎。十四年，以职方郎中知制诰。宝历元年二月，转御史中丞。

时李逢吉为宰相，与璠亲厚，故自郎官掌诰，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势，稍横。尝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于街，交车而不避。绛上疏论之曰："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表状之中，不署其姓。尚书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于廷。礼仪之崇，中外特异。所以自武德、贞观已来，圣君贤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礼，谓为合宜。苟有不安，寻亦合废。近年缘有才不当位，恩加特拜者，遂从权便，不用旧仪。酌于群情，事实未当。今或有仆射初除，就中丞院门相看，即与欲参何殊。或中丞新授，亦无见仆射处。及参贺处，或仆射先至，中丞后来，宪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伏望下百僚详定事体，使永可遵行。"敕旨令两省详议。两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今李绛所论，于礼甚当。"逢吉素恶绛之直，天子虽许行旧仪，中书竟无处分，乃罢璠中丞，迁工部侍郎。寻罢绛仆射，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其弄权怙宠如此。

璠二年七月出为河南尹。太和二年，以本官权知东都选。十月，转尚书右丞，敕选毕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迁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

八年，李训得幸，累荐于上。召还，复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倾心于训，权幸倾朝。九年五月，迁户部尚书、判度支。谢日，召对浴堂，锡之锦彩。其年十一月，李训将诛内官，令璠召募豪侠，乃授太原节度使，托以募爪牙为名。训败之日，璠归长兴里第。是夜为禁军所捕，举家下狱；斩璠于独柳树，家无少长皆死。

璠子遐休，直弘文馆。李训举事之日，遐休于馆中礼上，同职驾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为乱兵所执。定以兄楚为仆射，军士释之，独执遐休诛之。

初璠在浙西，缮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视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讲之曰："此石非尚书之吉兆也。尚书祖名崟，崟生础，是山有石也。础生尚书，是石有玉也。尚书之子名遐休，休，绝也。此非吉征。"果赤族。

贾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大父宁。餗进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迁至考功员外郎。长庆初，策召贤良，选当时名士考

策，餗与白居易俱为考策官，选文人以为公。寻以本官知制诰，迁库部郎中，充职。四年，为张又新所构，出为常州刺史。太和初，入为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七月，拜中书舍人。四年九月，权知礼部贡举。五年，榜出后，正拜礼部侍郎。凡典礼闱三岁，所选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转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制出未行，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进金紫阶，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户。未几，加集贤殿学士，监修国史。

其年十一月，李训事发，兵交殿廷，禁军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内，潜身人间。翌日，自投神策军，与王涯等皆族诛。餗虽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难，排斥奸纤，脂韦其间，遂至覆族。逢时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冤之。

舒元舆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进士第，释褐诸府从事。太和初，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

初，天宝中，玄宗祀九宫坛，次郊坛行事，御署祝板。元舆为监察，监祭事，以为太重，奏曰："臣伏见祀九宫贵神祝板九片，陛下亲署御名，及称臣于九宫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贵神以九宫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数其名号，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也。此九神，于天地犹子男也，于日月犹侯伯也。陛下为天子，岂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臣窃以为过。纵阴阳者流言其合祀，则陛下当合称'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称臣与名。臣虽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礼官详议。"从之。寻转刑部员外郎。

元舆自负奇才，锐于进取，乃进所业文章，乞试效用，宰执谓其躁竞。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东都。时李训丁母忧在洛，与元舆性俱诡激，乘险蹈利，相得甚欢。及训为文宗宠遇，复召为尚书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台杂。七月，权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与训同知政事。而深谋诡算，荧惑主听，皆生于二凶也。训窃发之日，兵自内出。元舆易服单马出安化门，为追骑所擒，送左军族诛之。

郭行余者，亦登进士第。太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为大理卿。李训在东都时，与行余亲善，行余数相饷遗，至是用为九列，十一月，训欲窃发，令其募兵，乃授邠宁

节度使。训败，族诛。

罗立言者，父名欢。贞元末，登进士第。宝历初，检校主客员外郎，为盐铁河阴院官。二年，坐籴米不实，计赃一万九千贯，盐铁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太和中，为司农少卿，主太仓出纳物，以货厚赂郑注，李训亦重之。训将窃发，须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为京兆少尹，知府事。训败日，族诛。

长安县令孟琯贬硖州长史，万年县令姚中立朗州长史。以两县捕贼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两县吏卒，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姚中立阴知其故，恐以诈闻，不免其累，乃以状告洪之诈。仇士良拘洪入军，洪衔中立之告，谓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县令处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贬，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训、注以求进。舒元舆作相，训用孝本知台杂，权知中丞事，最预训谋。窃发之日，孝本从人杀内官十余人于殿廷。知事不济，单骑走投郑注。至咸阳西原，为追骑所捕，族诛之。坐训、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为冤。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权。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乱，垂统作则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阍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蜓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藩后之势，黄屋危哉！涯、餗绰有士风，晚为利丧，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灾。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赞曰：奭、旦兴周，斯、高亡秦。祸福非天，治乱由人。训、注奸伪，血颓象魏。非时乏贤，君迷倒置。

列传第一百二十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祖有邻，濮州濮阳令。父溆， 河南府渑池丞。度，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迁监察御史，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迁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寻转本司郎中。

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怀谏幼年不任军政，牙军立小将田兴为留后。兴布心腹于朝廷，请守国法，除吏输常赋，宪宗遣度使魏州宣谕。兴承僭侈之后，车服垣屋，有逾制度，视事斋阁，尤加宏敞。兴恶之，不于其间视事，乃除旧采访使□居之，请度为壁记，述兴谦降奉法，魏人深德之。兴又请度遍至属郡，宣述诏旨，魏人郊迎感悦。使还，拜中书舍人。

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尤甚，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肯携蛇箧而去。至元和初，虽数治其弊，故态未绝。小使尝至下邽县，县令裴寰性严刻，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构寰出慢言。及上闻，宪宗怒，促令摄寰下狱，欲以大不敬论。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极言论列，言寰无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无罪，即决裴寰。"度对曰："按罪诚如圣旨，但以裴寰为令长，忧惜陛下百姓如此，岂可加罪？"上怒色遽霁。翌日，令释寰。寻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营，宣谕诸军。既还，帝问诸将之才，度曰："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不数日，光颜奏大破贼军于时曲，帝尤叹度之知人。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氈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居三日，诏以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度劲正而言辩，尤长于政体，凡所陈谕，感动物情。自魏博使还，宣达称旨，帝深嘉属。又自蔡州劳军还，益听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盗发都邑，便以大计属之。

初，元衡遇害，献计者或请罢度官以安二镇之心，宪宗大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度亦以平贼为己任。度以所伤请告二十余日，诏以卫兵宿度私第，中使问讯不绝。未拜前一日，宣旨谓度曰："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及度入对，抚谕周至。时群盗干纪，变起都城，朝野恐骇。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为必能殄寇。自是诛贼之计，日闻献替，用军愈急。

十一年，庄宪皇后崩，度为礼仪使。上不听政，欲准故事置冢宰，以总百司。度献议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实统百司。故王者谅闇，百官有权听之制。后代设官，既无此号，不可虚设。且国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异制，不必因循。"敕旨曰："诸司公事，宜权取中书门下处分。"识者是之。

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中外恟骇。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及霞寓败，宰相以上必厌兵，欲以罢兵为对。延英方奏，宪宗曰："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须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无敢言罢兵者，故度计得行。

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隐没进奉物。留其奴于仗内，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度奏曰："王锷身殁之后，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宪宗即日遣中使还，二奴付京兆府决杀。

十二年，李醞、李光颜屡奏破贼，然国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玩寇相视，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劳师弊赋，意欲罢兵，见上互陈利害。度独无言。帝问之，对曰："臣请身自督战。"明日延英重议，逢吉等出，独留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此贼偕全。"上亦为之改容。度复奏曰："臣昨见吴元济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诸将

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上然之。翌日，诏曰：

辅弼之臣，军国是赖。兴化致理，秉钧以居。取威定功，则分阃而出。所以同君臣之体，一中外之任焉。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挈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何兽困而犹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飞骑尉、赐紫金鱼袋裴度，为时降生，协朕梦卜，精辨宣力，坚明纳忠。当轴而才谋老成，运筹而智略有定。司其枢务，备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万人之心。是用祷于上玄，拣此吉日，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尔宜宣布清问，恢壮皇猷，感励连营，荡平多垒，招怀孤疾，字抚夷伤。况淮西一军，素效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建中初，攻破襄阳，擒灭崇义。比者胁于凶逆，归命无由。每念前劳，常思安抚。所以内辍辅臣，俾为师率，实欲保全慰谕，各使得宜。汝往钦哉！无越我丕训。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诏出，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只称宣慰处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抚，请改“翦其类”为“革其志”。又以弘已为都统，请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请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皆从之。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皆从之。

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宪宗许之。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接士于私第，由度之请也。

自讨淮西，王师屡败。论者以杀伤滋甚，转输不逮，拟议密疏，纷纭交进。度以腹心之疾，不时去之，终为大患，不然，两河之盗，亦将视此为高下。遂坚请讨伐，上深委信，故听之不疑。

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奏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上为之恻然流涕。

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诏以神策军三百骑卫从，上御通化门

慰勉之。度楼下衔涕而辞，赐之犀带。度名虽宣慰，其实行元帅事，仍以郾城为治所。上以李逢吉与度不协，乃罢知政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

既离京，淮西行营大将李光颜、乌重胤谓监军梁守谦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战，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将出兵，与贼战于贾店，为贼所败。度二十七日至郾城，巡抚诸军，宣达上旨，士皆贾勇。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衄则凌挫百端。度至行营，并奏去之，兵柄专制之于将，众皆喜悦。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济与度书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进隔河大呼，遂令三军防元济，故归首无路。"

十月十一日，唐邓节度使李愠，袭破悬瓠城，擒吴元济。度先遣宣慰副使马总入城安抚。明日，度建彰义军节，领洄曲降卒万人继进。李愬具橐鞬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视事，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燃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唯盗贼、斗杀外，余尽除之，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

初，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无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时平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马总为彰义军留后。初，度入蔡州，或谮度没入元济妇女珍宝。闻，上颇疑之。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往蔡州。度回至郾城遇之，乃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守谦固以诏止，度先以疏陈，乃径赴阙下。二月，诏加度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

宪宗以淮西贼平，因功臣李光颜等来朝，欲开内宴，诏六军使修麟德殿之东廊。军使张奉国以公费不足，出私财以助用，诉于执政。度从容启曰："陛下营造，有将作监等司局，岂可使功臣破产营缮？"上怒奉国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龙首渠，起凝晖殿，雕饰绮焕，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异、皇甫镈者，奸纤用事，二人领度支盐铁，数贡羡余钱，助帝营造。帝又以异、镈平蔡时供馈不乏，二人并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论曰："程异、皇甫镈，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于陛下无益。愿徐

思其宜。”帝不省纳。度三上疏论之，请罢己相位，上都不省。事见《镈传》。

又贾人张陟负五坊使杨朝汶息利钱潜匿，朝汶于陟家得私簿记，有负钱人卢载初，云是故西川节度使卢坦大夫书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钱偿之。及征验书迹，乃故郑滑节度卢群手书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钱已进过，不可复得。”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上疏陈其暴横之状，度与崔群因延英对，极言之。宪宗曰：“且欲与卿商量东军，此小事我自处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帝久方省悟，召杨朝汶数之曰：“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遽命诛之。

初，淮、蔡既平，镇、冀王承宗甚惧。度遣辩士游说，客于赵、魏间。使说承宗，令割地入质以效顺。故承宗求援于田弘正，由度使客讽动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

十三年，李师道翻覆违命，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之师与田弘正会军讨之。弘正奏请取黎阳渡河，会李光颜等军齐进。帝召宰臣于延英议可否，皆曰：“阃外之事，大将制之，既有奏陈，宜遂其请。”度独以为不可，奏曰：“魏博一军，不同诸道。过河之后，却退不得，便须进击，方见成功。若取黎阳渡河，既才离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饷之劳，又生顾望之势。况弘正、光颜并少威断，更相疑惑，必恐迁延。然兵事不从中制一定处分。或虑不可。若欲于河南持重，则不如河北养威。不然，则且秣马厉兵，候霜降水落，于杨刘渡河，直抵郓州。但得至阳谷已来下营，则兵势自盛，贼形自挠。”上曰：“卿言是矣。”乃诏弘正取杨刘渡河。及弘正军既济河而南，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势果蹙。顷之，诛师道。

度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故为奸臣皇甫镈所构，宪宗不悦。十四年，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穆宗即位，长庆元年秋，张弘靖为幽州军所囚，田弘正于镇州遇害，硃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诏度以本官充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时骄主荒僻，辅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复乱。虽李光颜、乌重胤等称为名将，以十数万兵击贼，无尺寸之功。盖以势既横流，无能复振。然度受命之日，搜兵补卒，不遑寝息。自董西师，临于贼境，屠城斩将，屡以捷闻。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抚谕无虚月，进位检校司空，兼充押北

山诸蕃使。

时翰林学士元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度在军上疏论之曰：

臣闻主圣臣直。今既遇圣主，辄为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群谤，誓除国蠹，无以家为。苟献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业，光启雄图，方殄顽人之风，以立太平之事。而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等与诸戎臣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制断，非陛下觉悟，无计驱除。今文武百僚，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威权方重，奖用方深，无所畏避，不敢抵触，恐事未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

臣比者犹思隐忍，不愿发明。一则以罪恶如山，怨谤如雷，伏料圣明，必自诛殛；一则以四方无事，万枢且过，虽纪纲潜坏，贿赂公行，俟其贯盈，必自颠覆。今属凶徒扰攘，宸衷忧轸，凡有制命，计于安危。痛此奸邪，恣行欺罔，干乱圣略，非止一途。又翰苑旧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更访于近臣，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所以臣自兵兴已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

臣素知佞幸，亦无雠嫌，只是昨者，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请领兵齐进，逐便攻讨，奸臣之党，曲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复共一二憸狡，同辞合力。或两道招抚，逗留旬时；或遣蔚州行营，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且陛下左右前后，忠良至多，亦有熟会典章，亦有饱谙师旅，足得任使，何独斯人？以臣愚见，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则逆贼纵平无益。

臣读国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轶，直犯都城。代宗不知，盖被程元振蒙蔽，几危社稷。当时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犹能抗表归罪，为国除害。今臣年处，兼总将相，岂肯坐观凶邪，有曀日月。不胜感愤嫉恶之

至！谨附中使赵奉国以闻。倘陛下未信忠言，犹惑奸党，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与百僚集议。彼不受责，臣合伏辜，天鉴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负陛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继上三章，辞情激切。穆宗虽不悦，虽惧大臣正议，乃以魏弘简为弓箭库使，罢元稹内职。然宠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寻罢度兵权，守司徒、同平章事，充东都留守。谏官相率伏阁诣延英门者日二三。帝知其谏，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无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及元稹为相，请上罢兵，洗雪廷凑、克融，解深州之围，盖欲罢度兵柄故也。

二年三月，度至京师。既见，先叙克融、廷凑暴乱河朔，受命讨贼无功；次陈除职东都，许令入觐。辞和气劲，感动左右。度伏奏龙墀，涕泗呜咽，帝为之动容，口自谕之曰："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

初，人以度无左右之助，为奸邪排摈，虽度勋德，恐不能感动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扬于殿廷，在位者无不耸动。虽武夫贵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进阶光禄大夫。

时硃克融、王廷凑虽受朝廷节钺，未解深州之围。度初发太原，与二镇书，谕以大义。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来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书与廷凑。度沿路奉诏，中使得度书云："朝谢后，即归留务。恐廷凑知度无兵权，即背前约，请度易之。"中使乃进度书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师，进退明辩，帝方忧深州之围，遂授度淮南节度使。

先是，监军使刘承偕恃宠凌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发大噪，擒承偕，欲杀之。已杀其二傔，悟救之获免，而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顾谓度曰："刘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处置？"度辞以蕃臣不合议军国事。上固问之，且曰："刘悟负我，我以仆射宠之，近又赐绢五百万疋，不思报功，翻纵军众凌辱监军，我实难奈此事。"度对曰："承偕在昭义不法，臣尽知之，昨刘悟在行营与臣书，数论其事。是时有中使赵弘亮在臣军，仍持悟书将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岂不能处置？"度曰："刘悟武臣，不知大臣体例。虽然，臣窃以悟纵有密奏，陛下必不能处置。今日事状如此，臣等面论，陛下犹未能决，悟单

辞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为陛下死节，唯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如此，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苟不能如此，虽与刘悟改官赐绢，臣亦恐于事无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絷，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

度方受册司徒，徐州奏节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师还，逐节度使崔群，自称留后。朝廷骇惧，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复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镇淮南。度与李逢吉素不协。度自太原入朝，而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计，足能构度，乃自襄阳召逢吉入朝，为兵部尚书。度既复知政事，而魏弘简、刘承偕之党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内官皆为之助。五月，左神策军奏告事人李赏称和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鞫于方之狱。未竟，罢元稹为同州刺史，罢度为左仆射，李逢吉代度为宰相。自是，逢吉之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等，内结中官，外扇朝士，立朋党以沮度，时号“八关十六子”，皆交结相关之人数也。而度之丑誉日闻，俄出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带平章事。

长庆四年，襄阳节度使牛元翼卒。其家先在镇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廷凑迁延不遣。至是，闻元翼卒，乃尽屠其家。昭愍皇帝闻之，嗟惋累日，因叹宰辅非才，致奸臣悖逆如此。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曰：

臣闻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谋叛；干木处魏，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万之师，以一贤而制千里之难。臣伏以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廷凑、克融皆惮其用，吐蕃、回鹘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况幽、镇未静，尤资重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驱使，此冯生所以感悟汉文，云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

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如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僚，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励，将进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终始之分，但不永弃，则君臣之厚也。今进皆负四海责望，退不失六部尚书，不肖者无因而劝。臣与李逢吉素无雠嫌，臣尝被裴度因事贬

黜。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君议，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鉴臣爱君，矜臣体国，则天下幸甚。

昭愍愕然省悟，见度奏状不带平章事，谓处厚曰："度曾为宰相，何无平章事？"处厚因奏："为逢吉所挤，度自仆射出镇兴元，遂于旧使衔中减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复兼同平章事。

然逢吉之党，巧为毁沮，恐度复用。有陈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辩舌。度之讨淮西也，昭求进于军门，乃令入蔡州说吴元济。元济临之以兵，昭气色自若，善待而还。度以为可用，署之军职，随度镇太原，奏授石州刺史。罢郡，除袁王府长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郁，而有怨逢吉之言。而奸邪之党，使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事，言武昭欲谋害李逢吉。狱具，而武昭死，盖欲讦度旧事以污之也。然士君子公论，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渐明其端，每中使过兴元，必传密旨抚谕，且有征还之约。

宝历元年十一月，度疏请入觐京师。明年正月，度至，帝礼遇隆厚，数日，宣制复知政事。而逢吉党有左拾遗张权舆者，尤出死力。度自兴元请入朝也，权舆上疏曰："度名应图谶，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先是奸党忌度，作谣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天口"言度尝平吴元济也。又帝城东西，横亘六岗，合《易象乾》卦之数。度平乐里第，偶当第五岗，故权舆取为语辞。昭愍虽少年，深明其诬谤，奖度之意不衰，奸邪无能措言。

时昭愍欲行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及两省谏官，累疏论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从官宫人，悉令自备糗粮，不劳百姓供馈。"逢吉顿首言曰："东都千里而近，宫阙具存，以时巡游，固亦常典。但以法驾一动，事须备仪，千乘万骑，不可减省。纵不费用绝广，亦须丰俭得宜，岂可自备糗粮，顿失大体？今干戈未甚戢，边鄙未甚宁，恐人心动摇，伏乞稍回宸虑。"帝不听，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往东都已来，检计行宫及洛阳大内。朝廷方怀忧恐，会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巡幸。度曰："国家营创两都，盖备巡幸。然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东都宫阙及六军营垒、百司廨署，悉多荒废。陛下必欲行幸，亦须稍稍修葺。一年半岁后，方可议行。"帝曰："群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后期。"旋又硃克融、史宪诚各请以丁匠五千，助修东都，帝遂停东幸。

幽州硃克融执留赐春衣使杨文端，奏称衣段疏薄；又奏今岁三军春

衣不足，拟于度支请给一季春衣，约三十万端匹；又请助丁匠五千修东都。上忧其不逊，问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处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对曰：“克融家本凶族，无故又行凌悖，必将灭亡，陛下不足为虑。譬如一豺虎，于山林间自吼自跃，但不以为事，则自无能为。此贼只敢于巢穴中无礼，动即不得。今亦不须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缓旬日已来，与一诏云：‘闻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当有处分。所赐卿春衣，有司制造不谨，我甚要知之，已令科处。’所请丁匠五千人及兵马赴东都，固是虚语。臣料贼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奸意，即报云：‘卿所请丁匠修宫阙，可速遣来，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拟。’料得此诏，必章惶失计。若未能如此，犹示含容，则报云：‘东都宫阙，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远来。又所言三军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万端疋，只是事体不可独与范阳。卿宜知悉。’只如此处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从之，遂进诏章，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杀克融并其二子。

时帝童年骄纵，倦接群臣。度从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约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无不知陛下躬亲庶政，乃至河北贼臣远闻，亦皆耸听。自两月已来，入阁开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须禀睿谋者，有所拥滞。伏冀陛下乘凉数坐，以广延问。伏以颐养圣躬，在于顺适时候。若饮食有节，寝兴有常，四体唯和，万寿可保。道书云：‘春夏早起，取鸡鸣时；秋冬晏起，取日出时。’盖在阳则欲及阴凉，在阴则欲及温暖。今陛下忧勤庶政，亲览万机，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对，方属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间，即当炎赫之际，虽日昃忘食，不惮其劳，仰瞻宸旒，亦似烦热。臣等已曾陈论，切望听纳。”自后，视事稍频。

未几，兼领度支。属盗起禁闱，宫车晏驾，度与中贵人密谋，诛刘克明等，迎江王立为天子。以功加门下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宫使，余如故。以赞导之勋，进阶特进。

时沧景节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窃弄兵柄，以求继袭。度请行诛伐，逾年而同捷诛。因拜疏上陈调兵食非宰相事，请归诸有司。诏从之。赐实封三百户。

度年高多病，上疏恳辞机务，恩礼弥厚。文宗遣御医诊视，日令中使抚问。四年六月，诏曰：

昔汉以孔光降置几之诏，晋以郑冲申奉册之命。虽优隆耆德，显重

元臣，而议政不及于咨询，用礼止在于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宝唯贤，顾諟旧劳，敢不加敬。由是委宰制于大政，释参决于繁务。时因听断，诚望弼谐，迁秩上公，式是殊宠。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裴度，禀河岳之英灵，受乾坤之间气；珪璋特达，城府洞开。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为社稷之镇，才实邦国之桢。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

在宪宗时，扫涤区宇，尔则有出车殄寇之勋；在穆宗时，混同文轨，尔则有参戎入辅之绩；在敬宗时，阜康兆庶，尔则有活国庇人之勤。迨弼朕躬，总齐方夏，尔则有吊伐底宁之力。皆不遗庙算，布在简编，功利及人，不可悉数。而朝论益重，我心实知。方用皋陶之谟，适值留侯之疾，沥恳牢让，备列奏章，塞诏上言，动形颜色。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而体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优崇之命，孰彰宠待之恩？宜其协赞机衡，弘敷教典；论道而仪刑卿士，宣德而镇抚华夷。啬养精神，保绥福履，为国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散官勋封实封如故。仍备礼册命。

度表辞曰："伏以公台崇礼，典册盛仪，庸臣当之，实谓忝越。况累承宠命，亦为便蕃，前后三度，已行此礼。令臣犹参枢近，窃惧无以弼谐，重此劳烦，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课臣效官，责臣实事，册命之仪，特赐停罢。则素餐高位，空负耻于中心；弁冕轻车，免讥诮于众口。"优诏从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临汉监牧等使。

度素称坚正，事上不回，故累为奸邪所排，几至颠沛。及晚节，稍浮沉以避祸。初，度支盐铁使王播，广事进奉以希宠，度亦掇拾羡余以效播，士君子少之。复引韦厚叔、南卓为补阙拾遗，俾弥缝结纳，为目安之计。而后进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不悦其所为，故因度谢病罢相位，复出为襄阳节度。

初，元和十四年，于襄阳置临汉监牧。废百姓田四百顷，其牧马三千二百余匹。度以牧马数少，虚废民田，奏罢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九年十月，进位中书令。十一月，诛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四宰相，其亲属门人从坐者数十百人；下狱讯劾，欲加流窜。度上疏理之，全活者数十家。

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每有人士自都还京，文宗必先问之曰：“卿见裴度否？”

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谒，而年未甚衰，开成二年五月，复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诏出，度累表固辞老疾，不愿更典兵权。优诏不允。文宗遣吏部郎中卢弘往东都宣旨曰：“卿虽多病，年未甚老，为朕卧镇北门可也。”促令上路，度不获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还东都养病。四年正月，诏许还京，拜中书令。以疾未任朝谢。诏曰：“司徒、中书令度，绰有大勋，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谢上，其本官俸料，宜自计日支给。”又遣国医就第诊视。

属上巳曲江赐宴，群臣赋诗，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仍赐御札曰：“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无心力，但异日进来。春时俗说难于将摄，勉加调护，速就和平。千百胸怀，不具一二。药物所须，无惮奏请之烦也。”御札及门，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闻之，震悼久之，重令缮写，置之灵座。时年七十五，册赠太傅，辍朝四日，赠赙加等。诏京兆尹郑复监护丧事，所须皆官给。

上怪度无遗表。中使问之，家人进其稿草。其旨以未定储贰为忧，言不及家事。

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逢时艰否，而能奋命决策，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当元和、长庆间，乱臣贼子，蓄锐丧气，惮度之威稜。度状貌不逾中人，而风彩俊爽，占对雄辩，观听者为之耸然。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于憬俗，为华夷畏服也如此。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虽江左王导、谢安坐镇雅俗，而訏谟方略，度又过之。

有子五人：识、譔、让、谂、议。

识以廕授官，累迁至通议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寿州刺史、本州团练使、上柱国、袭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实封一百五十户，赐紫金鱼袋。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团练观察使。八年，加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等使。

譔，长庆元年登进士第。

让初任京光府参军，太和中度镇襄阳，奏乞让从行。

谂，大中五年，自大中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上柱国、河东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入朝权知刑部侍郎。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史臣曰：德宗惩建中之难，姑息藩臣，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据宿愤，廷访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诛刘辟。中得武丞相，运筹训戎，赞成睿断。终得裴晋公，耀武伸威，竟殄两河宿盗。雄哉，章武之果断也！晋公以书生素业，致位台衡，逢进遘屯，扼腕凶丑，誓以身徇，不亦壮乎！夫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古人所难也。晋公能之，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元和中兴之力，公胡让焉！昔仲尼叹周室陵迟，齐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论。尝承宗、师道之济恶也，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乃至关吏禁兵，附贼阴计，议臣言未出口，刃已揕胸。苟非死义之臣，孰肯横身冒难，以辅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则时运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衽之叹，宣圣奖贤之深。

赞曰：晋公伐叛，以身犯难。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公去岩廊，复失冀方。颖、植之谋，信为不臧。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张仲方裴潾 张皋附李中敏李甘高元裕 兄少逸李汉李景俭

李渤，字浚之，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后。祖玄珪，卫尉寺主簿。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渤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

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遂家东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九年，以著作郎征之。诏曰："特降新恩，用清旧议。"渤于是赴官。岁余，迁右补阙。连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谘议参军，分司东都。十二年，迁赞善大夫，依前分司。

十三年，遣人上疏论时政，凡五事：一礼乐，二食货，三刑政，四议都，五辩雠。渤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再迁为库部员外郎。

时皇甫镈作相，剥下希旨。会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阆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产钱数为定，征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计不数年，人必归于农矣。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谬矣。"又言道途不修，驿马多死。宪宗览疏惊异，即以飞龙马数百匹，付畿内诸驿。渤既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谢病东归。

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奏曰：

宰臣萧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临之初，用为辅弼，安危理乱，决在此时。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礼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满自贤之心。而宰相之权，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实君义臣行，千载一遇之时也。此时若失，他更无时。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诫，陈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举旧法，复百司之本，俾

教化大立。臣闻政之兴废，在于赏罚。俛等作相已来，未闻奖一人德义，举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劝；又不闻黜一人职事不理、持禄养骄者，使尸禄之徒有所惧。如此，则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辩，混然无章，教化不行，赏罚之设，天下之事，复何望哉！

一昨陛下游幸骊山，宰相、翰林学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萧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躯恳谏，而使陛下有忽谏之名流于史册，是陷君于过也。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若俛等言行计从，不当如是。若言不行，计不从，须奉身速退，不宜尸素于化源。进退戾也，何所避辞？其萧亻免、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学士杜元颖等，并请考中下。

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谏幸骊山，郑覃等谏畋游，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无度；又恐马有衔蹶不测之变，风寒生疾之忧，急奏无所诣，国玺委于妇人中幸之手。绛等能率御史谏官论列于朝，有恳激事君之体。其李绛、张惟素、李益三人，伏请赐上下考外，特与迁官，以彰陛下优忠赏谏之美。

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缘与于翚上下考，于翚以犯赃处死，准令须降，请赐考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使于翚、韦道冲、韦正牧，皆以犯赃，或左降，或处死，合考中下；然顷者陷刘辟之乱，弃家归朝，忠节明著，今宜以功补过，请赐考中中。少府监裴通，职事修举，合考中上；以其请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于君，幽欺其先，请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寝，擅饮师旷、李调。今愚臣守官，请书宰相学士中下考。上爱圣运，下振颓纲，故臣惧不言之为罪，不惧言之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缘限在今月内进，辄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续具条疏闻奏。

状入，留中不下。议者以宰辅旷官，自宜上疏论列，而渤越职钓名，非尽事君之道。未几，渤以坠马伤足，请告，会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表渤为副使。杜元颖奏曰："渤卖直沽名，动多狂躁。圣恩矜贷，且使居官。而干进多端，外交方镇，远求奏请，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转恐生事。"乃出为虔州刺史。

渤至州，奏还邻境信州所移两税钱二百万，免税米二万斛，减所由一千六百人。观察使以其事上闻。未满岁，迁江州刺史。张平叔判度支，奏征久远逋悬，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诏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设计征填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四百一十贯。臣当州管田二千一百

九十七顷，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顷有余，若更勒徇度支使所为，必惧史官书陛下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悬。臣任刺史，罪无所逃。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乃下诏曰：“江州所奏，实为恳诚。若不蠲容，必难存济。所诉逋欠并放。”长庆二年，入为职方郎中。三年，迁谏议大夫。

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阁，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门外，有耆年衰病者，几将顿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陈论，今坐益晚，是谏官不能回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请先出阁，待罪于金吾仗。”语次唤仗，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职参观讽，而循默无言，论之曰：“若设官不责其事，不如罢之，以省经费。苟未能罢，则请责职业。”渤充理匦使，奏曰：“事之大者闻奏，次申中书门下，次移诸司。诸司处理不当，再来投匦，即具事奏闻。如妄诉无理，本罪外加一等。准敕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进止。今欲留身后牒台府，冀止绝凶人。”从之。

长庆、宝历中，政出多门，事归邪幸。渤不顾忠难，章疏论列，曾无虚日。帝虽昏纵，亦为之感悟。转给事中，面赐金紫。

宝历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鄠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县吏言五坊使下殴击百姓。发怒，命吏捕之。曳挟既至，时已曛黑，不问色目。良久与语，乃知是一内官。天子闻之怒，收发系御史台。御楼之日，放系囚，发亦在鸡竿下。时有品官五十余人，持仗殴发，纵横乱击，发破面折齿。台吏以席蔽之，方免。是日系囚皆释，发独不免。渤疏论之曰：“县令不合曳中人，中人不合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是朝廷驯致使然。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镇奏事传道此语，则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礼前一日，两神策军于青城内夺京兆府进食牙盘，不时处置，致有殴击崔发之事。”上闻之，按问左右，皆言无夺食事。以渤党发，出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渤虽被斥，正论不已，而谏官继论其屈。后宰相李逢吉、窦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语及崔发，逢吉等奏曰：“崔发凌轹中人，诚大不敬。然发母是故相韦贯之姊，年仅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谏官论奏，但言发屈，未尝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宁无愍恻！”即遣中使送发至其家，兼抚问发母。韦夫人号哭，对中使杖发四十，拜章谢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

渤在桂管二年，风恙求代，罢归洛阳。太和五年，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月余卒，时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渤孤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阖茸之流，非其沽激。至于以言摈退，终不息言，以救时病，服名节者重之。

子祝，会昌中登进士第，辟诸侯府。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祖九皋，广州刺史、殿中监、岭南节度使。父抗，赠右仆射。仲方伯祖始兴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释褐集贤校理，丁母忧免。服阕，补秘书省正字，调授咸阳尉。出为邠州从事，入朝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

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

古者，易名请谥，礼之典也。处大位者，取其巨节，蔑诸细行，垂范当代，昭示后人，然后书之，垂于不朽。善善恶恶，不可以诬，故称一字，则至明矣；定褒贬是非之宜，泯同异纷纶之论。

赠司徒吉甫，禀气生材，乘时佐治，博涉多艺，含章炳文。燮赞阴阳，经纬邦国。惜乎通敏资性，便媚取容。故载践枢衡，叠致台衮，大权在己，沈谋罕成，好恶徇情，轻诺寡信。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

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绢熙庶绩，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及乎伐罪，则料敌以成功。至使内有害辅臣之盗，外有怀毒虿之孽。师徒暴野，戎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惭且耻。农人不得在亩，缉妇不得在桑。耗敛赋之常赀，散帑廪之中积；征边徼之备，竭运挽之劳。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逮今四载。祸胎之兆，实始其谋；遗君父之忧，而岂谓之先觉者乎？

夫论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为资画者体理，不显不竞，而岂妨令美？当削平西蜀，乃言语侍从之臣；擒翦东吴，则訏谟廊庙之辅。较其功则有异，言其力则不伦。何舍其所重而录其所轻，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爱人以俭；受授无守，而曰慎才以补。斥谏诤之士于外，岂不近之蔽聪乎？举忠烈之庙于内，岂不近之昵

爱也？焉有蔽聪昵爱，家范无制，而能垂法作程，宪章百度乎？

谨按谥法，敬以直内，内而不肃，何以刑于外？宪者，法也。《戴记》曰："宪章文武。"又曰："发虑宪。"义以为敬恪终始，载考历位，未尝效一法官，议一小狱。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宽柔自处。考其名，与其行不类；研其事，与其道不侔。一定之辞，惟精惟审，异日详制，贻诸史官。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

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量移复州司马。迁河东少尹。未几，拜郑州刺史。

荥阳大海佛寺，有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日，为太宗疾祈福，于此寺造石像一躯，凡刊勒十六字以志之。岁久剥缺，荥阳令李光庆重加修饰，仲方再刊石记之以闻。

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与仲方同年登进士第，召仲方为右谏议大夫。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播将船材于京师造作，计用半年转运之费方得成。仲方诣延英面论，言甚恳激。帝只令造十只以进。帝又欲幸华清宫，仲方谏曰："万乘所幸，出须备仪。无宜轻行，以失威重。"帝虽不从，慰劳之。

太和初，出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三年，入为太子宾客。五年四月，转右散骑常侍。七年，李德裕辅政，出为太子宾客分司。八年，德裕罢相，李守闵复召仲方为常侍。

九年十一月，李训之乱，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两省官入朝。宣政衙门未开，百官错立于朝堂，无人吏引接。逡巡，阁门使马元贽斜开宣政衙门传宣曰："有敕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仲方出班。元贽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后衙门大开，唤仗。月余，郑覃作相，用薛元赏为京兆尹，出仲方为华州刺史。开成元年五月，入为秘书监。外议以郑覃党李德裕，排摈仲方。覃恐涉朋党，因紫宸奏事，覃启曰："丞郎阙人，臣欲用张仲方。"文宗曰："中台侍郎，朝廷华选。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处之？"累加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曲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

仲方贞确自立，绰有祖风。自驳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人士辈之。有文集三十卷。

兄仲端，位终都昌令。弟仲孚，登进士第，为监察御史。

裴潾，河东人也。少笃学，善隶书。以门廕入仕。元和初，累迁右拾遗，转左补阙。元和中，两河用兵。初，宪宗宠任内官，有至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有曹进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罢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复以内官为使。潾上疏曰："馆驿之务，每驿皆有专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史迭相监临；台中又有御史充馆驿使，专察过阙。伏知近有败事，上闻圣聪。但明示科条，督责官吏，据其所犯，重加贬黜，敢不惕惧，日夜厉精。若令宫闱之臣，出参馆驿之务，则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诫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当扫静妖氛之日，开太平至理之风。澄本正名，实在今日。"言虽不用，帝意嘉之，迁起居舍人。

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挟邪固宠，荐山人柳泌及僧大通、凤翔人田佐元，皆待诏翰林。宪宗服泌药，日增躁渴，流闻于外。潾上疏谏曰：

臣闻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济生灵，德配天地，故天皆报之以上寿，垂祚于无疆。伏见陛下以大孝安宗庙，以至仁牧黎元。自践祚已来，刬积代之妖凶，开削平之洪业。而礼敬宰辅，待以终始；内能大断，外宽小故。夫此神功圣化，皆自古圣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亲行之，实光映千古矣。是则天地神祇，必报陛下以山岳之寿；宗庙圣灵，必福陛下以亿万之龄；四海苍生，咸祈陛下以覆载之永。自然万灵保祐，圣寿无疆。

伏见自去年已来，诸处频荐药术之士，有韦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称引，迄今狂谬，荐送渐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无求于代，潜遁山林，灭影云壑，唯恐人见，唯惧人闻。岂肯干谒公卿，自鬻其术？今者所有夸炫药术者，必非知道之士。咸为求利而来，自言飞炼为神，以诱权贵贿赂。大言怪论，惊听惑时，及其假伪败露，曾不耻于逃遁。如此情状，岂可保信其术，亲饵其药哉？《礼》曰："夫人，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传》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又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谷，禀自五行，发为五味，盖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圣人节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药石者，前圣以之疗疾，盖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热毒之性，加以烧治，动经岁月，既兼烈火之气，必恐难为防制。若乃远征前史，则秦、汉之君，皆信方士，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其后皆奸伪事发，其药竟无所

成。事著《史记》、《汉书》，皆可验视。《礼》曰："君之药，臣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

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临之明，禀乾元利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谏如转规，是必发精金之刃，断可疑之网。所有药术虚诞之徒，伏乞特赐罢遣，禁其幻惑。使浮云尽彻，朗日增辉；道化侔羲、农，悠久配天地，实在此矣。伏以贞观已来，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伦、吕向、韦述等，咸能竭其忠诚，悉心规谏。小臣谬参侍从，职奉起居，侍从之中，最近左右。传曰："近臣尽规。"则近侍之臣，上达忠款，实其本职也。

疏奏忤旨，贬为江陵令。

穆宗即位，柳泌等诛，征潾为兵部员外郎，迁刑部郎中。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廕征铜。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公府，法寺以经恩免罪。潾议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属，虽有私罪，必告于官。官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属，而擅凭威力，横此残虐，岂合拘于常典？柏公成取货于雠，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论至死，公议称之。转考功、吏部二郎中。

宝历初，拜给事中。太和四年，出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坐违法杖杀人，贬左庶子，分司东都。

七年，迁左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

八年，转刑部侍郎，寻改华州刺史。九年，复拜刑部侍郎。开成元年，转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寻出为河南尹，入为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赠户部尚书，谥曰敬。

潾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宪宗竟以药误不寿，君子以潾为知言。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习，稍稍复进方士。时有处士张皋上疏曰：

神虑淡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和则必臻于寿考，作则必致于伤残。是以古之圣贤，务自颐养，不以外物挠耳目，不徇声色败性情。由是和平自臻，福庆斯集。故《易》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诗》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经训。然则药以攻疾，无疾固不可饵之也。高宗朝，处士孙思邈者，精识高道，深达摄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于代。其《序论》云："凡人无故不宜服药，药气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思邈此言，可谓洞于事理也。或寒暑为寇，节宣有乖，事资医方，尚须重慎。故《礼》云："医不三代，不服其药。"施于凡庶，犹且如此，况在天子，岂得自轻？先朝暮年，颇好方士，征集非一，尝试亦多；果致危疾，闻于中外，足为殷鉴。皆陛下素所详知，必不可更踵前车，自贻后悔。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直畏忤旨，莫敢献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处，既非邀宠，亦又何求？但泛览古今，粗知忠义，有闻而默，于理不安。愿陛下无怒刍荛，庶裨万一。

穆宗叹奖其言，寻令访皋，不获。

李中敏，陇西人。父婴。中敏元和末登进士第，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中敏累从府辟，入为监察，历侍御史。太和中，为司门员外郎。

六年夏旱，时王守澄方宠郑注，及诬构宋申锡后，人侧目畏之。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谢病归洛阳。及训、注诛，竟雪申锡，召中敏为司勋员外郎。寻迁刑部郎中，知台杂。

其年，拜谏议大夫，充理匦使。上言曰："据旧例，投匦进状人先以副本呈匦使，或诡异难行者，不令进入。臣检寻文按，不见本敕，所由但云贞元奉宣，恐是一时之事。臣以为本置匦函，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开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也。若令有司先见，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伸于九重之意。臣伏请今后所有进状及封事，臣但为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庶使名实在兹，以明置匦之本。"从之。寻拜给事中。

李甘，字和鼎。长庆末，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太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郑注入翰林侍讲，舒元舆既作相，注亦求入中书。甘唱于朝

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乃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会李训亦恶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寝。训不获已，贬甘封州司马。

又有李款者，与中敏同时为侍御史。郑注邠宁入朝，款伏阁弹注云："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款亦被逐。开成中，累官至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迁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杜牧自有传。

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祖𩔖。父集，官卑。元裕登进士第，本名允中，太和初，为侍御史，奏改元裕。累迁左司郎中。李宗闵作相，用为谏议大夫，寻改中书舍人。九年，宗闵得罪南迁，元裕出城饯送，为李训所怒，出为阆州刺史。时郑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辞，言注以医药奉召亲，注怒。会送宗闵，乃贬之。训、注既诛，复征为谏议大夫。

开成三年，充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宠庄恪太子，欲正人为师友。乃兼太子宾客。四年，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坏、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寻而蓝田县人贺兰，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神策镇将皆捕之，以为谋逆，当大辟。元裕疑其冤，上疏请出贺兰进等付台覆问，然后行刑，从之。

会昌中，为京兆尹。大中初，为刑部尚书。二年，检校吏部尚书、襄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渤海郡公、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长庆末为侍御史，坐弟元裕贬官，左授赞善大夫，累迁左司郎中。元裕为中丞，少逸迁谏议大夫，代元裕为侍讲学士。兄弟迭处禁密，时人荣之。会昌中，为给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检校礼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入为左散骑常侍、工部尚书，卒。

元裕子璩，登进士第。大中朝，由内外制历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务该，务该生思，思生岌。岌已上无名位，及岌为蜀州晋原尉。岌生荆，荆为

陕州司马。荆生汉。

汉，元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长庆末，为左拾遗。敬宗好治宫室，波斯贾人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汉上疏论之曰："若以沈香为亭子，即与瑶台琼室事同。"宝历中，王政日僻，汉与同列薛廷老，因入阁，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书，拟议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此纪纲大坏，奸邪恣行。愿陛下各敕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为兴元从事。

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转兵部员外郎。李宗闵作相，用为知制诰，寻迁驾部郎中。

八年，代宇文鼎为御史中丞。时李程为左仆射，以仪注不定，奏请定制。先是，太和三年，两省官同定左右仆射仪注：御史中丞已下，与仆射相遇，依令致敬，敛马侧立待。仆射谢官日，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就幕次参见，其观象门外立班，既以后至为重。大夫中丞到班后，朝堂所由引仆射就位，传呼赞导，始大夫就列之仪。班退，赞导亦如之。御史大夫与仆射道途相遇，则分道而行。旧事，左右仆射初上，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已下罗拜。四年，中书奏曰："仆射受中丞侍郎拜，则似太重；答郎官已下拜，则太轻。起今后，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台六品已下并郎官，并望准故事，余依元和七年敕处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汉议曰："左右仆射初上，受左右丞、诸曹侍郎、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谨按《开元礼》及《六典》，并无此仪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为仆射师长百僚，此语亦无证据，唯有曹魏时贾诩《让官表》中一句语耳。且尚书令是正长，尚无受拜之文。故事，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号三独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圣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纵有明文，尚须厘革。故《礼记》曰：'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之。'况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为不可。仪制令虽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并不行。盖以礼数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诏崔邠、段平仲与当时礼官王泾、韦公肃等同议其事，理甚精详。今请举而行之，庶为折衷。"时程入省，竟依旧仪，议者以汉奏为是。

七年，转礼部侍郎。八年。改户部侍郎。九年四月，转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闵得罪罢相，汉坐其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贬，汉亦改汾州司马，仍三二十年不得录用。会昌中，李德裕用事，汉竟沦踬而卒。

汉弟浐、洗、潘，皆登进士第。潘，大中初为礼部侍郎。汉子贶，亦登进士第。

李景俭，字宽中，汉中王瑀之孙。父褚，太子中舍。景俭，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自负王霸之略，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

贞元末，韦执谊、王叔文东宫用事，尤重之，待以管、葛之才。叔文窃政，属景俭居母丧，故不及从坐。韦夏卿留守东都，辟为从事。窦君为御史中丞，引为监察御史。群以罪左迁，景俭坐贬江陵户曹。累转忠州刺史。

元和末入朝。执政恶之，出为澧州刺史。与元稹、李绅相善。时绅、稹在翰林，屡言于上前。及延英辞日，景俭自陈己屈，穆宗怜之，追诏拜仓部员外郎。月余，骤迁谏议大夫。

性既矜诞，宠擢之后，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萧俛、学士段文昌相交辅政，景俭轻之，形于谈谑。二人俱诉之，穆宗不获已，贬之。制曰："谏议大夫李景俭，擢自宗枝，尝探儒术，荐历台阁，亦分郡符。动或违仁，行不由义。附权幸以亏节，通奸党之阴谋。众情皆疑，群议难息。据因缘之状，当置严科；顺长养之时，特从宽典。勉宜省过，无或徇非。可建州刺史。"未几元稹用事，自郡召还，复为谏议大夫。

其年十二月，景俭朝退，与兵部郎中知制诰冯宿、库部郎中知制诰杨嗣复、起居舍人温造、司勋员外郎李肇、刑部员外郎王镒等同谒史官独孤朗，乃于史馆饮酒。景俭乘醉诣中书谒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颖名，面疏其失，辞颇悖慢。宰相逊言止之，旋奏贬漳州刺史。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

景俭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议者以景俭使酒，凌忽宰臣，诏令才行，遽迁大郡。稹惧其物议，追还，授少府少监。从坐者皆召还。而景俭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俭疏财尚议，虽不厉名节，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景俭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艺学，知名于时。景信、景仁，皆登进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若渤论考

第，仲方驳谥，诚知后悔，不能息言，可谓狷欤？当贼注挟邪之辰，群公结舌而寝默，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奋其笔，暴扬丑迹，不惮撩须。谓之为狂，即有遗恨，比夫请剑断佞，亦可同年而语也。南纪有良史才，足以自立，而协比权幸，颠沛终身。君子慎独，庸可忽诸。景俭自负太过，荡而无检，良骥中年跅弛之患也。

赞曰：张、李切言，利刃决云。裴谏方士，深诚爱君。言排贼注，高、李不群。汉、俭朋比，夫何足云。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令狐楚 弟定子绪綯綯抃子滈涣牛僧孺 子蔚□蔚子徽萧俛 弟杰俶从弟亻放亻放子廪李石 弟福

令孤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时已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欲以礼辟召，惧楚不从，乃先闻奏而后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闱之恋，又感拱厚意，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不预宴游，乞归奉养，即还太原，人皆义之。李说、严绶、郑儋相继镇太原，高其行义，皆辟为从事。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殿中侍御史。

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丁父忧，以孝闻。免丧，征拜右拾遗，改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母忧去官。服阕，以刑部员外郎征，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

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时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师久无功，宜宥贼罢兵，唯裴度与宪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义军节度、淮西招抚宣慰处置使。宰相李逢吉与度不协，与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抚使制，不合度旨，度请改制内三数句语。宪宗方责度用兵，乃罢逢吉相任，亦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

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十月，皇甫镈作相，其月以楚为河阳怀节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镇太原。七月，皇甫镈荐楚入朝，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镈同处台衡，深承顾待。

十五年正月，宪宗崩，诏楚为山陵使，仍撰哀册文。时天下怒皇甫镈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服，班于月华门外，宣诏贬镈，将杀之。会萧俛作相，托中官救解，方贬崖州。物议以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萧俛之故，无敢措言。

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

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镈胶固希宠，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稹。

长庆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年十一月，授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陕虢观察使。制下旬日，谏官论奏，言楚所犯非轻，未合居廉察之任。上知之，遽令追制。时楚已至陕州，视事一日矣。复授宾客，归东都。时年逢吉作相，极力援楚，以李绅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位，逢吉逐李绅，寻用楚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

其年九月，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汴宋亳观察等使。汴军素骄，累逐主帅；前后韩弘兄弟，率以峻法绳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长于抚理，前镇河阳，代乌重胤移镇沧州，以河阳军三千人为牙卒，卒咸不愿从，中路叛归，又不敢归州，聚于境上。楚初赴任，闻之，乃疾驱赴怀州，溃卒亦至，楚单骑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为前驱，卒不敢乱。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翕然从化，后竟为善地。汴帅前例，始至率以钱二百万实其私藏，楚独不取，以其羡财治廨舍数百间。

太和二年九月，征为户部尚书。三年三月，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其年十一月，进位检校右仆射、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曹濮观察等使。奏故东平县为天平县。属岁旱俭，人至相食，楚均富赡贫，而无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练其风俗，因人所利而利之，虽属岁旱，人无转徙。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及是垂旄作镇，邑老欢迎。楚绥抚有方，军民胥悦。七年六月，入为吏部尚书，仍检校右仆射。故事，检校高官者，便从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从二品之列，请从本班，优诏嘉之。九年六月，转太常卿。十月，守尚书左仆射，进封彭阳郡开国公。十一月，李训兆乱，京师大扰。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用为宰相。楚以王涯、贾餗冤死，叙其罪状浮泛，仇士良等不悦，故辅弼之命移于李石。

乃以本官领盐铁转运等使。

先是，郑注上封置榷茶使额，盐铁使兼领之，楚奏罢之，曰：

伏以江、淮数年已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校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兒戏，不近人情。方在恩权，孰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声。今宗社降灵，奸凶尽戮，圣明垂祐，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领使务，官衔之内，犹带此名。俯仰若惊，夙宵知惧。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委宰臣，除此使额。缘军国之用或阙，山泽之利有遗，许臣条疏，续具闻奏。采造将及，妨废为虞。

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对之次，郑覃与臣同陈论讫。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唯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校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感悦。

从之。

先是，元和十年，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为翼卫，及建福门而止。至是，因训、注之乱，悉罢之。楚又奏："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若不由旧，斯为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内弓刀之器。郑注外蒙恩宠，内蓄凶狂，首创奸谋，将兴乱兆。致王璠、郭行余之辈，敢驱将吏，直诣阙庭。震惊乘舆，骚动京国，血溅朝路，尸僵禁街。史册所书，人神共愤，既往不咎，其源尚开。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罢，如须参谢，即具公服。"从之。又奏请罢修曲江亭绢一万三千七百匹，回修尚书省，从之。

开成元年上巳，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以权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务。其年四月，检校左仆射、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镇，年七十二，册赠司空，谥曰文。

楚风仪严重，若不可犯；然宽厚有礼，门无杂宾。尝与从事宴语方酣，有非类偶至，立命彻席，毅然色变。累居重任，贞操如初。未终前三日，犹吟咏自若。疾甚，诸子进药，未赏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

定矣，何须此物？”前一日，召从事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即秉笔自书曰：

臣永惟际会，受国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赠；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领以从先人，委体魄而事先帝，此不自达，诚为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长辞云陛，更陈尸谏，犹进瞽言。虽号叫而不能，岂诚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镜清，是修教化之初，当复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谴者至多，诛戮者不少，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谷嘉熟，兆人安康。纳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

书讫，谓其子绪、綯曰：“吾生无益于人，勿请谥号。葬日，勿请鼓吹，唯以布车一乘，余勿加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无择高位。”当殁之夕，有大星陨于寝室之上，其光烛廷。楚端坐与家人告诀，言已而终。嗣子奉行遗旨。诏曰：“生为名臣，殁有理命。终始之分，可谓两全。卤簿哀荣之末节，难违往意；诔谥国家之大典，须守彝章。卤簿宜停，易名须准旧例。”后綯贵，累赠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于时。所撰《宪宗哀册文》，辞情典郁，为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进士及第，累辟使府。太和九年，累迁至职方员外郎、弘文馆直学士、检校右散骑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御观察等使。卒，赠礼部尚书。

绪以廕授官，历随、寿、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请立碑颂德。绪以弟襜在辅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顾，弟綯官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诏书，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劳，吏民求立碑颂，寻乞追罢。臣任随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转河南少尹，加金紫。此名已闻于日下，不必更立碑颂，乞赐寝停。”宣宗嘉其意，从之。

綯字子直。太和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弘文馆校书郎。开成初为左拾遗。二年，丁父丧。服阕，授本官，寻改左补阙、史馆修撰，累迁库部、户部员外郎。会昌五年，出为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寻知制诰。其年，召入充翰林学士。三年，拜中书舍人，袭封彭阳男，食邑三百户，寻拜御史中丞。四年，转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綯以旧事带尚书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于少府监。时白敏中、崔龟从曾为太常博士，至相位，

欲荣其旧署，乃改集于太常礼院，龟从手笔志其事于壁。

綯辅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书、右仆射、凉国公，食邑二千户。十三年，罢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等节度使。

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三年冬，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进食邑至三千户。

九年，徐州戍兵庞勋自桂州擅还。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浊河，剽夺舟船而进。綯闻勋至，遣使慰抚，供给刍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徐兵擅还，必无好意。虽无诏命除讨，权变制在藩方。昨其党来投，言其数不逾二千，而虚张舟航旗帜，恐人见其实。涉境已来，心颇忧惴。计其水路，须出高邮县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狭。若出奇兵邀之，俾荻船纵火于前，劲兵奋击于后，败走必矣。若不于此诛锄，俟济淮、泗，合徐人负怨之徒，不下十万，则祸乱非细也。"綯性懦缓，又以不奉诏命，谓湘曰："长淮已南，他不为暴。从他过去，余非吾事也。"

其年冬，庞勋杀崔彦曾，据徐州，聚众六七万。徐无兵食，乃分遣贼帅攻剽淮南诸郡，滁、和、楚、寿继陷。谷食既尽，淮南之民多为贼所啖。时两淮郡县多陷，唯杜慆守泗州，贼攻之经年，不能下。初，诏綯为徐州南面招讨使。贼攻泗州急，綯令李湘将兵五千人援之。贼闻湘来援，遣人致书于綯，辞情逊顺，言："朝廷累有诏赦宥，但抗拒者三两人耳，旦夕图去之，即束身请命，愿相公保任之。"綯即奏闻，请赐勋节钺，仍诫李湘但戍淮口，贼已招降，不得立异。由是湘军解甲安寝，去警彻备，日与贼军相对，欢笑交言。一日，贼军乘间，步骑径入湘垒，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絷送徐州，为贼蒸而食之。湘与监军郭厚本为庞勋断手足，以徇于康承训军。时浙西杜审权发军千人，与李湘约会兵，大将翟行约勇敢知名。浙军未至而湘军败。贼乃分兵，立淮南旗帜，为交斗之状。行约军望见，急趋之，千人并为贼所缚。送徐州。

綯既丧师，朝廷以左卫大将军、徐州西南面招讨使马举代綯为淮南节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检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十三年，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进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卒。子滈、涣、沨。

滈，少举进士，以父在内职而止。及綯辅政十年，滈以郑颢之亲，

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以綯党援方盛，无敢措言。及懿宗即位，讼者不一，故綯罢权轴。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滈，爰自孩提，便从师训，至于词艺，颇及辈流。会昌二年，臣任户部员外郎时，已令应举，至大中二年犹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寻充学士。继叨渥泽，遂忝枢衡，事体有妨，因令罢举，自当废绝，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励。臣以禄位逾分，齿发已衰。男滈年过长成，未沾一第，犬马私爱，实切悯伤。臣二三年来，频乞罢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才离中书，便令赴举。昨蒙恩制，宠以近籓。伏缘已逼礼部试期，便令就试。至于与夺，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挠其衡柄。臣初离机务，合具上闻。昨延英奉辞，本拟面奏，伏以恋恩方切，陈诚至难。伏冀宸慈，察臣丹恳。"诏令就试。

是岁，中书舍人裴坦权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有郑羲者，故户部尚书浣之孙，裴弘余，故相休之子，魏綯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第，言无实才。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论之曰："令狐滈昨以父居相位，权在一门。求请者诡党风趋，妄动者群邪云集。每岁贡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綯，取舍全由于滈。喧然如市，旁若无人，权动寰中，势倾天下。及綯罢相作镇之日，便令滈纳卷贡闱。岂可以父在枢衡，独挠文柄？请下御史台按问文解日月者。"奏疏不下。

滈既及第，释褐长安尉、集贤校理。咸通二年，迁右拾遗、史馆修撰。制出，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各上疏极论滈云："恃父秉权，恣受货赂。取李琢钱，除琢安南都护，遂致蛮陷交州。"张云言："大中十年，襜以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郎中李鄴为夔王已下侍读，欲立夔王为东宫，欲乱先朝子弟之序。滈内倚郑颢，人谁敢言？"时襜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伤大臣意，贬云为兴元少尹，蜕为华阴令，改滈詹事府司直。滈为众所非，宦名不达。

涣、泯俱登进士第。涣位至中书舍人。定子缄，缄子澄、湘。澄亦以进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祖绍。父幼简，官卑。僧孺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释褐伊阙尉，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礼部员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台杂，寻换考功员外郎，充集贤直学士。

穆宗即位，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僧孺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僧孺坚执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僭失，然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其法。”僧孺对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硃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赐金紫。二年正月，拜户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初，韩弘入朝，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为厮养窃盗，乃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硃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穆宗按簿甚悦。居无何，议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敬宗即位，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阶，进封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专，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属郡沔州与鄂隔江相对，虚张吏员，乃奏废之，以其所管汉阳、汶川两县隶鄂州。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凡镇江夏五年。

太和三年，李宗闵辅政，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帝曰：“吾初不祥，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寻加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六年，吐蕃遣使论董勃义入朝修好。俄而西川节度李德裕奏，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以城降。德裕又上利害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

烧十三桥，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书省议，众状请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此议非也。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况论董勃义才还，刘元鼎未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而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上曰：“然。”遂诏西川不内维州降将。僧孺素与德裕仇怨，虽议边公体，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谤论沸然，帝亦以为不直。其年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时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一日，延英对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耶？”旬日间，三上章请退，不许。

会德裕党盛，垂将入朝，僧孺故得请。上既受左右邪说，急于太平，奸人伺其锐意，故训、注见用。数年之间，几危宗社，而僧孺进退以道，议者称之。

开成初，搢绅道丧，阉寺弄权，僧孺嫌处重籓，求归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

开成二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三年九月，征拜左仆射，仍令左军副使王元直赍告身宣赐。旧例，留守入朝，无中使赐诏例，恐僧孺退让，促令赴阙。僧孺不获已入朝。属庄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谢日，语及太子，乃恳陈父子君臣之义，人伦大经，不可轻移国本。上为之流涕。是时宰辅皆僧孺僚旧，未尝造其门。上频宣召，托以足疾。久之，上谓杨嗣复曰：“僧孺称疾，不任趋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复检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

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辞日，赐觚、散、樽、杓等金银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奏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请行，方允。

武宗即位，就加检校司徒。会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罢僧孺兵权，征为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少师。大中初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贞。

僧孺少与李宗闵同门生，尤为德裕所恶。会昌中，宗闵弃斥，不为生还。僧孺数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贞方有素，人望式瞻，无以伺其隙。德裕南迁，所著《穷愁志》，引里俗犊子之谶以斥僧孺。又目为“太牢公”，其相憎恨如此。僧孺二子：蔚、□。

蔚，字大章，十五应两经举。太和九年，复登进士第。三府辟署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大中初，为右补阙，屡陈章疏，指斥时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风，差慰人意。”寻改司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入拜礼、吏二郎中。以祀事准礼，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权越职者，蔚奏正之，为时权所忌，左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逾月，权臣罢免，复征为吏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迁左谏议大夫。咸通中，为给事中，延英谢日，面赐金紫。蔚封驳无避，帝嘉之。逾岁，迁户部侍郎，袭封奇章侯，以公事免。岁中复本官，历工、礼、刑三尚书。咸通末，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在镇三年。时中官用事，急于贿赂。属徐方用兵，两中尉讽诸藩贡奉助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中官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及黄巢犯阙，乃自京师奔遁，避地山南，拜章请老，以尚书左仆射致仕。卒，累赠太尉。子循、徽。

徽，咸通八年登进士第，三佐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赐绯鱼。入朝为右补阙，再迁吏部员外郎。乾符中，选曹猥滥，吏为奸弊，每岁选人四千余员。徽性贞刚，特为奏请。由是铨叙稍正，能否旌别，物议称之。

巢贼犯京师，父蔚方病，徽与其子自扶篮舆，投窜山南。阁路险狭，盗贼纵横，谷中遇盗，击徽破首，流血被体，而捉舆不辍。盗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骇动。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盗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盗，相告语曰：“此孝子也。”即同举舆，延于其家，以帛封创，饘饮奉蔚。留之信宿，得达梁州。故吏感恩，争来奔问。时僖宗已幸成都，徽至行朝拜章，乞归侍疾。已除谏议大夫，不拜。谓宰相杜让能曰：“愿留兄循在朝，以当门户，乞侍医药。”时循为

给事中，丞相许之。

其年钟家艰，执丧梁、汉。既除，以中书舍人征，未赴，疾作。以舍人纶制之地，不可旷官，请授散秩，改给事中。从驾还京，至陈仓，疾甚，经年方间。

宰相张浚为招讨使，奏徽为判官，检校左散骑常侍。诏下凤翔，促令赴阙。徽谓所亲曰："国步方艰，皇居初复，帑廪皆虚，正赖群臣协力，同心王室。而于破败之余，图雄霸之举，俾诸侯离心，必贻后悔也。以吾衰疾之年，安能为之扞难。"辞疾不起。明年，浚败，召徽为给事中。

杨复恭叛归山南，李茂贞上表，请自出兵粮问罪，但授臣诏讨使。奏不待报，茂贞与王行瑜军已出疆。上怒其专，不时可之，茂贞恃强，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谏官宰相议可否。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上情不悦。徽奏曰："两朝多艰，茂贞实有翼卫之功，恶诸杨阻兵，意在嫉恶。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师也。近闻两镇兵入界，多有杀伤，陛下若不处分，梁、汉之民尽矣。须授以使名，明行约束，则军中争不畏法。"帝曰："此言极是。"乃以招讨之命授之。及茂贞平贼，自恃浸骄，多挠国政，命杜让能料兵讨之。徽谏曰："岐是国门，茂贞倔强，不顾祸患。万一蹉跌，挫国威也，不若渐以制之。"及师出，复召徽谓之曰："卿能斟酌时事，岐军乌合，朕料必平，卿以为捷在何日？"徽对曰："臣忝侍从谏诤之列，所言军国，据理陈闻。如破贼之期，在陛下考蓍龟，责将帅，非臣之职也。"而王师果衄，大臣被害。

徽寻改中书舍人。岁中，迁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崔胤连结汴州，恶徽言事，改散骑常侍。不拜，换太子宾客。天复初，贼臣用事，朝政不纲，拜章请罢。诏以刑部尚书致仕，乃归樊川别墅。病卒，赠吏部尚书。

□，字表龄，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出佐使府，历践台省。乾符中，位至剑南西川节度使。黄巢之乱，从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为巴州刺史，不许。驾还，拜吏部尚书。襄王之乱，避地太原，卒。子蟜，位至尚书郎。

萧俛，字思谦。曾祖太师徐国公嵩，开元中宰相。祖华，袭徐国公，肃宗朝宰相。父恆，赠吏部尚书。皆自有传。俛，贞元七年进士擢第。元和初，复登贤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遗，迁右补阙。元和六年，召

充翰林学士。七年，转司封员外郎。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内职如故。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

十三年，皇甫镈用事，言于宪宗，拜俛御史中丞。俛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明年，镈援楚作相，二人双荐俛于上。自是，顾眄日隆，进阶朝议郎、飞骑尉，袭徐国公，赐绯鱼袋。穆宗即位之月，议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赐金紫之服。八月，转门下侍郎。

十月，吐蕃寇泾原，命中使以禁军援之。穆宗谓宰臣曰："用兵有必胜之法乎？"俛对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先务招怀，不为掩袭。古之用兵，不斩祀，不杀厉，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师之上也。如救之甚于水火。故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此必胜之道也。如或纵肆小忿，轻动干戈，使敌人怨结，师出无名，非惟不胜，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

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俛性嫉恶，延英面言播之纤邪纳贿，喧于中外，不可以污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罢相任。长庆元年正月，守左仆射，进封徐国公，罢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虑乖当，故鲜有简拔而涉克深，然志嫉奸邪，脱屣重位，时论称之。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语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籍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硃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俛性介独，持法守正。以己辅政日浅，超擢太骤，三上章恳辞仆射，不拜。诏曰："萧俛以勤事国，以疾退身，本末初终，不失其道，既罢枢务，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复吾前言。而继有让章，至于三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成尔谦光，移之选部，可吏部尚书。"俛又以选曹簿书烦杂，非摄生之道，乞换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书。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许。三月，改太子少保，寻授同州刺史。宝历二

年，复以少保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授检校左仆射、守太子少师。俛称疾笃，不任赴阙，乞罢所授官。诏曰："新除太子少师萧俛，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经纬邦俗，行可以感动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进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师傅之崇，畴于旧德，俾从优逸，冀保养颐。而抗疏恳辞，勇退知止，尝亦敦谕，确乎难拔。遂兹牢让，以厚时风，可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致仕。"

俛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或撰进之后，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僶俛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免之。

俛家行尤孝。母韦氏，贤明有礼，理家甚严。俛虽为宰相，侍母左右，不异褐衣时。丁母丧，毁瘠逾制。免丧，文宗征诏，恳以疾辞。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属宾友，避岁时请谒之烦，乃归济源别墅，逍遥山野，啸咏穷年。

八年，以庄恪太子在东宫，上欲以耆德辅导，复以少师征之。俛令弟杰奉表京师，复纳制书，坚辞痼疾。诏曰："不待年而求谢，于理身之道则至矣，其如朝廷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师傅，遐想汉朝故事，玄成、石庆，当时重德，咸历此官。吾以元子幼冲，切于师训，欲以敕汝发明古今，冀忠孝之规，日闻于耳。特遣左右，至于林园。而卿高蹈翛然，屏绝趋进，复遣令弟还召诏书。天爵自优，冥鸿方远，不转之志，其坚若山。循省来章，致烦为愧。终以吕尚之秩，遂其疏旷之心。励俗激贪，所补多矣。有益于政，寄声以闻，亦有望于旧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

开成二年，俛弟俶授楚州刺史。辞日，文宗谓俶曰："萧俛先朝名相，觔力未衰，可一来京国。朕赐俛诏书匹帛，卿便赍至济源，道吾此意。"诏曰："卿道冠时髦，业高儒行。著作砺济川之效，弘致君匡国之规，留芳岩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诏，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夺，情见乎辞。鸿飞入冥，吟想增叹。今赐绢三百匹，便令萧俶宣示。"俛竟不起，卒。

杰，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进士第。累官侍御史，迁主客员外郎。

太和九年十月，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慎选参佐。李训以杰检校工部郎中，充凤翔陇观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郑注诛，杰为凤翔监军使所害。

俶以廕授官。太和中，累迁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谏议大夫。开成二年，出为楚州刺史。四年三月，迁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都团练观察使。会昌中，入为左散骑常侍，迁检校刑部尚书、华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大中初，坐在华州时断狱不法，授太子宾客分司。四年，检校户部尚书、兖州刺史、兖沂海节度使。复入为太子宾客。大中十二年，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卒。俛从父弟仿。

亻放，父悟，恆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亻放，太和元年登进士第。大中朝，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咸通初，迁左散骑常侍。

懿宗怠临朝政，僻于奉佛，内结道场，聚僧念诵。又数幸诸寺，施与过当。亻放上疏论之曰：

臣闻玄祖之道，由慈俭为先；而素王之风，以仁义为首。相沿百代，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绝尘中，非为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贞观中，高宗在东宫，以长孙皇后疾亟，尝上言曰："欲请度僧，以资福事。"后曰："为善有征，吾未为恶，善或无报，求福非宜。且佛者，异方之教，所可存而勿论。岂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谥为文德。且母后之论，尚能如斯，哲王之谟，安可反是？

伏睹陛下留神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开讲会，或手录梵策，或口扬佛音。虽时启于延英，从容四辅；虑稍稀于听政，废失万机。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从容者，君也，必畴咨于臣，尽忠匡救，外逆其耳，内沃其心；陈皋陶之谟，述仲虺之诰；发挥王道，恢益帝图，非赐对之间，徒侍坐而已。夫废失者，上拒其谏，下希其旨，言则狎玩，意在顺从。汉重神仙，东方朔著《十洲》之记；梁崇佛法，刘孝仪咏《七觉》之诗。致祠祷无休，讲诵不已，以至大空海内，中辍江东。以此言之，是废失也。然佛者，当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汉、晋已来，互兴宝刹；姚、石之际，亦有高僧。或问以苦空，究其不灭，止闻有性，多曰忘言。执著贪缘，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刑，其殃立至；俟胜残而去杀，得福甚多。幸罢讲筵，频亲政事。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

疏奏，帝甚嘉之。

四年，本官权知贡举，迁礼部侍郎，转户部。以检校工部尚书，出为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处置等使。在镇四年，滑临黄河，频年水潦，河流泛溢，坏西北堤。亻放奏移河四里，两月毕功，画图以进。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书，入为兵部尚书、判度支，转吏部尚书，选序平允。咸通末，复为兵部尚书、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累迁中书、门下二侍郎，兼户部、兵部尚书。迁左右仆射，改司空、弘文馆大学士、兰陵郡开国侯。

俄而盗起河南，内官握兵，王室浊乱。亻放气劲论直，同列忌之；罢知政事，出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亻放性公廉，南海虽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门。家人疾病，医工治药，须乌梅，左右于公厨取之；亻放知而命还，促买于市。遇乱，不至京师而卒。

子廪，咸通三年进士擢第，累迁尚书郎。乾符中，以父出镇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征为中书舍人，再迁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廪以疾不能从。襄王僭窃，廪宗人遘受伪署；廪惧，自洛避地河朔，镇冀节度使王镕馆之于深州。光化三年卒。

廪贞退寡合，绰有家法。初从父南海，地多谷纸，亻放敕子弟缮写缺落文史。廪白曰："家书缺者，诚宜补葺。然此去京师，水际万里，不可露赍，当须箧笥。人观兼乘，谓是货财，古人薏苡之嫌，得为深诫。"亻放曰："吾不之思也。"故浊乱之际，克保令名。

子颀，亦登进士第，后官位显达。

李石，字中玉，陇西人。祖坚，父明。石，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从凉国公李听历四镇从事。石机辩有方略，尤精吏术，籓府称之。自听征伐，常司留使务，事无不办。太和三年，为郑滑行军司马。时听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对明辩，文宗目而嘉之。府罢，入为工部郎中，判盐铁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请为太原节度副使。七年，拜给事中。九年七月，权知京兆尹事。十月，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事。

文宗自德裕、宗闵朋党相倾。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颖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故贾餗、舒元舆骤阶大用。及训、注伏诛，欲用令狐楚，寻而中辍。石自朝议郎加朝议大夫，

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当官不挠。自京师变乱之后，宦者气盛，凌轹南司，延英议事，中贵语必引训以折文臣。石与郑覃尝谓之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而训、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对。其势稍抑，缙绅赖之。是时，逾月，人情不安。帝谓侍臣曰："如闻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对曰："比日苦寒，盖刑杀太过，致此阴沴。昨闻郑注到凤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诛夷不已，臣恐边上闻之，乘此生事。宜降诏安喻其心。"从之。

江西、湖南两道观察使以新经训、注之乱，吏卒多死，进官健衣粮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从人。石奏曰："宰相上弼圣政，下理群司。若忠正无私，宗社所祐，纵逢盗贼，兵不能伤；若事涉隐欺，心怀矫妄，虽有防卫，鬼得而诛。臣等愿推赤心以答圣奖。孟轲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两道所进衣粮，并望停寝，依从前制置，只以金吾手力引从。"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选贤任能。"石曰："臣与郑覃常以此事为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则美誉至，稍不如意则谤议生。只宜各委所司荐用，臣等择可授之，则物议息矣。"

其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刘行深巡边回，走马入金光门。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惶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市人叫噪，尘坌四起。二相在中书，人吏稍散。郑覃曰："耳目颇异，且宜出去。"石曰："事势不可知，但宜坚坐镇之，冀将宁息。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必若继乱，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属，不可忽也。"石视簿书，沛然自若。京城无赖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阙门以俟变。内使连催闭皇城门，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其徒立望仙门下，谓中使曰："假如有贼，闭门不晚。请徐观其变，无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镇静，君赏之御侮，几将乱矣。

开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节文，放京一年租税。及正、至、端午进奉，并停三年，其钱代充百姓纽配钱。诸道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进献。诸司宣索制造，并停三年。赦后，紫宸宣对。郑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税，又停天下节镇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石对曰："赦书须内置一本，陛下时省览之。十道黜陟使发日，付与公事根本，令与长吏详择施行，方尽利害之要。"石以从前德音虽降，人君不能守，奸吏从而违之，故有内置之奏以讽之。

寻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领盐铁转运使。上御紫宸论政曰："为国之道，致治甚难。"石对曰："朝廷法令行则易。臣闻文王陟降

在上，陛下推赤诚，上达于天，何忧不治？”上又曰：“治乱由人邪正，由时运耶？”郑覃对曰：“由圣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时运。九庙圣灵，钟德于陛下，时也；陛下行己之道，则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当乱离无奈何之际，又安得不推运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昨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陈奏，实秦中之利，但恐征役今非其时。”上曰：“莫有阴阳拘忌否？苟利于人，朕无所虑也。”石辞领使务。八月，罢盐铁转运使。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益坐赃系台。石奏曰：“臣以韩益晓钱谷录用之，不谓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有过曲为蔽之，不欲人弹劾，此大谬也。但知能则举，举不失职则奖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隐。”

三年正月五日，石自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才破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挥刀斫石，断马尾，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之骇愕，遣中使抚问，赐金疮药，因差六军兵士三十人卫从宰相。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辞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

李训之乱，人情危迫，天子起石于常僚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国，不顾患难，振举朝纲，国威再复。而中官仇士良切齿恶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逼而不能理，乃至罢免。及石赴镇，赐宴之仪并阙，人士伤之，耻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镇，表让中书侍郎，乃加检校兵部尚书、兼平章事。

武宗即位，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会昌三年十月，加检校司空、平章事、陇西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时泽潞刘稹阻兵，以石尝为太原副使，谙练北门军政，故代刘沔镇之。

初，沔以兵三千人戍横水。王师之讨泽潞也，王逢军于榆社，诉兵少，请益之，诏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别将杨弁率之，以赴王逢。旧例发军，人给二缣。石以支计不足，量减一匹，军人聚怨。又将及岁除，促令上路，众愈不悦。杨弁乘其衅谋乱，出言激动军人。

四年正月，军乱逐石，朝廷乃以晋绛观察使崔元式代还。五年，检校司徒、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畿汝都防御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石弟福，字能之。太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石为宰相，自荐弟于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监察御史。累迁尚书郎，出为商、郑、汝、颍四州刺史。大中时，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累迁刑部、户部尚书。乾符初，以检校右仆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

四年，草贼王仙芝徒党数万寇掠山南。福团练乡兵，屯集要路，贼不敢犯。其秋，贼陷岳、鄂、饶、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陁五百骑赴援。时贼已陷江陵之郛，闻福兵至，乃退去。僖宗嘉之，就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归朝，终于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阳奇章，起徒步而升台鼎。观其人文彪炳，润色邦典，射策命中，横绝一时，诚俊贤也。而峨冠曳组，论道于皋、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无党，则其善尽矣。萧太师贞独嫉恶，不为利回，不以夷、惠儗之，俾之经纶，则其道至矣。开成之始，帝道方沦，石于此时欲振颓绪，几婴戕贼，可为咄嗟。多僻之时，止堪太息。

赞曰：乔松孤立，萝茑夤缘。柔附凌云，岂曰能贤？呜呼楚、孺，道丧曲全！萧、李相才，致之外篇。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郑覃 弟朗陈夷行李绅 吴汝纳李回李珏李固言

郑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补弘文校理，历拾遗、补阙、考功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迁谏议大夫。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籴使，覃上疏论罢。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边，覃与同职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臣等忝备谏官，不胜忧惕，伏愿稍减游纵，留心政道。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太厚。凡金银货币，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纵内藏有余，亦乞用之有节，如边上警急，即支用无阙。免令有司重敛百姓，实天下幸甚。"帝初不悦其言，顾宰相萧俛曰："此辈何人？"俛对曰："谏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乃谓覃曰："阁中奏事，殊不从容。今后有事面陈，朕与卿延英相见。"时久无阁中奏事，覃等抗论，人皆相贺。

镇冀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听朝旨，移授郑滑节度。镇之三军留承元，以难不能赴镇；承元乞重臣宣谕，乃以覃为宣谕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

初，镇卒辞语不逊，覃至宣诏，谕以大义，军人释然听命。长庆元年十一月，转给事中。四年，迁御史中丞，十一月，权知工部侍郎。宝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

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

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时德裕自浙西入朝，复为闵、孺所排，出镇蜀川。宗闵恶覃禁中言事，奏为工部尚书，罢侍讲学士。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为御史大夫。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殷侑通经学，为人颇似郑覃。"宗闵曰："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对曰："殷、郑之言，他人不欲闻，唯陛下切欲闻之。"覃尝嫉人朋党，为宗闵所薄故也。八年，迁户部尚书。其年，德

裕罢相，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授秘书监。九年六月，杨虞卿、李宗闵得罪长流，复以覃为刑部尚书。十月，迁尚书右仆射，兼判国子祭酒。训、注伏诛，召覃入禁中草制敕，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荥阳郡公，食邑二千户。

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帝尝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因指香炉曰："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情。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辅朕，在振举法度而已。"

时太学勒石经，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加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辞非雅正，不足帝王赏咏。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采诗，以考风俗得失。仲尼删定，以为世规。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奏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缘无职田，请依王府官例，赐禄粟。从之。又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其年，李固言复为宰相。固言与李宗闵、杨嗣复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阙，固言奏曰："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且赤墀下秉笔，为千古法，不可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乃止。三年，杨嗣复自西川入拜平章事，与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对之际，是非蜂起。二月，覃进位太子太师。

文宗以旱放系囚，出宫人刘好奴等五百余人，送两街寺观，任归亲戚。紫宸对，李珏曰："陛下放宫女数多，德迈千古。汉制，八月选人，晋武平吴，亦多采择。仲尼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为无益放之，微臣敢贺。"覃曰："晋武帝以采择之失，中原化为左衽；陛下以为

殷鉴，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罢，诏落太子太师，余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罢相，守左仆射。

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谒。会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

子裔绰，以廕授渭南尉，直弘文馆。

覃少清苦贞退，不造次与人款狎。位至相国，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然嫉恶太过，多所不容，众惮而恶之。

覃弟朗、潜。

朗，字有融。长庆元年，登进士甲科，再迁右拾遗。开成中，为起居郎。初，太和末风俗稍奢，文宗恭勤节俭，冀革其风。宰臣等言曰：“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帝曰：“此事亦难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时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硃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脱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丑言。”朗遂进之。朗转考功郎中。四年，迁谏议大夫。

会昌初，为给事中。出为华州刺史，入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大中朝，出为定州刺史、义武军节度、易定观察、北平军等使。寻迁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迁御史大夫，改礼部尚书。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

大中十年，以疾辞位。进加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师。十一年十月

卒。诏曰：

故通议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朗，植操端方，禀气庄重；蔼若瑞玉，淡如澄川。智略合乎蓍龟，诚信服于僚友。自膺宠寄，颇负全才，竭匪躬于谏垣，彰尽瘁于琐闼。载践方岳，亟登师坛。观风推惠爱之心，训士得抚循之术。政溢闻听，念兹征还，位冠冬卿，职重邦计。经费有节，财用不亏。繄彼休功，明我推择。爰嘉峭峻，俾总纪纲。公望益隆，典彝具举；式谐注意，且沃深衷。俄参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节，百度见损益之能。近煦和风，远浃膏雨。方俟坐镇雅俗，表率庶官，颐养或乖，腠理生疾，屡陈章疏，乞遂退闲。既坚乃诚，式允其请。每图懿绩，唯冀有瘳。何竟至于弥留，而遽闻于捐代。阅奏兴悼，临轩载怀。将辍视朝之仪，兼列上公之秩。慰兹幽坏，期尔有知，可赠司空。

潜，字无闷，亦登进士第。

陈夷行，字周道，颍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宝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员外郎，皆分务东都。太和三年，入为起居郎、史馆修撰，预修《宪宗实录》。四年献上，转司封员外郎。五年，迁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学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上召对，面赐绯衣牙笏，迁谏议大夫、知制诰，余职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诰、学士侍讲如故。

开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杨嗣复、李珏继入辅政。夷行介特，素恶其所为，每上前议政，语侵嗣复，遂至往复。性不能堪，上表称足疾辞位；不许，诏中使就第宣劳。七月，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为邠宁节度使，皆嗣复拟议。因延英对，上问夷行曰："昨除二镇，当否？"夷行对曰："但出自圣心即当。"杨嗣复曰："若出自圣心当，即人情皆愜。如事或过当，臣下安得无言？"帝曰："诚如此，朕固无私也。"夷行曰："自三数年来，奸臣窃权，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钅尊柄。"嗣复曰："齐桓用管仲于雠虏，岂有太阿之虑乎？"上不悦。

仙韶院乐官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郑覃曰："此小事，何足当衙论列！王府率是六品杂官，谓之清秩，与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复曰："尝闻洵直幽，今当衙论一乐官，幽则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谏官当衙，只合论

宰相得失，不合论乐官。然业已陈论，须与处置。今后乐人每七八年与转一官，不然，则加手力课三数人。”帝曰：“别与一官。”乃授光州长史，赐洵直绢百疋。夷行寻转门下侍郎。

上紫宸议政，因曰：“天宝中政事，实不甚佳。当时姚、宋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罢。”珏因言：“人君明哲，终始尤难。玄宗尝云：‘自即位已来，未尝杀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嗣复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失道？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复专权。

文宗用郭蕴为坊州刺史，右拾遗，宋邝论列，以为不可。既而蕴坐赃。帝谓宰相曰：“宋邝论事可嘉，邝授官来几时？”嗣复曰：“去年。”因曰：“谏官论事，陛下但记其姓名，稍加优奖。如不当，亦须令知。”夷行曰：“谏官论事，是其本职。若论一事即加一官，则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时，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议论太过，恩礼渐薄。寻罢知政事，守吏部尚书。

四年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华召入，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会昌三年十一月，检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卒，赠司徒。

弟玄锡、夷实，皆进士擢第。玄赐又制策登科。

李绅，字公垂，润州无锡人。本山东著姓。高祖敬玄，则天朝中书令，封赵国文宪公，自有传。祖守一，成都郫县令。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

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观察使李锜爱其才，辟为从事。绅以锜所为专恣，不受其书币；锜怒，将杀绅，遁而获免。锜诛，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遗。

岁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寻转右补阙。长庆元年三月，改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二年二月，超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

俄而稹作相，寻为李逢吉教人告稹阴事；稹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章事，以绅为御史中丞，冀离内职，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知绅刚褊，必与韩愈忿争。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辞不逊，大喧物议，由是两罢之。愈改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天子待绅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祸，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劳，赐之玉带。绅对中使泣诉其事，言为逢吉所排，恋阙之情无已。及中谢日，面自陈诉，帝方省悟，乃改授户部侍郎。

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昼夜计画。会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及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与耆求荐，书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尝所密话言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问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搢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邓州司仓刘栖楚者，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而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之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

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而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进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贬制既行，百僚中书贺宰相，唯右拾遗吴思不贺。逢吉怒，改为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

绅之贬也，正人腹诽，无敢有言。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语在《处厚传》。天子亦稍开悟。会禁中检寻旧书，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

党得保全。

及宝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书节文，不欲绅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左降官与量移。韦处厚复上疏论之，语在《处厚传》。帝特追赦书，添节文云“左降官与量移”，绅方移为江州长史。再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太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检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九年，李训用事，李宗闵复相，与李训、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

开成元年，郑覃辅政，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六月，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诏书褒美。又于州置利润楼店。四年，就加检校兵部尚书。

武宗即位，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知淮南节度大使事。会昌元年，入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书侍郎，累迁守右仆射、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二千户。四年，暴中风恙，足缓不任朝谒，拜章求罢。十一月，守仆射、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六年，卒。

绅始以文艺节操进用，受顾禁中。后为朋党所挤，滨于祸患。赖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终。殁后，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归洛阳；而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

初，会昌五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罢相，群怨方构，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

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进士登第，有史学，与刘轲并以史才直史馆。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赃贬潘州司户卒。

汝纳亦进士擢第，以季父赃罪，久之不调。会昌中，为河南府永宁县尉。初，武陵坐赃时，李德裕作相，贬之。故汝纳以不调挟怨，而附宗闵、嗣复之党，同作谤言。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

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铡鞫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兒女送澧州。

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覆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前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及汝纳进状，追元藻覆问。元藻既恨德裕，阴为崔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诱，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又云，颜悦实非百姓，此狱是郑亚首唱，元寿协李恪锻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详鞫。故德裕再贬，李回、郑亚等皆窜逐。吴汝纳、崔元藻为崔、白、令狐所奖，数年并至显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祎之后。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庙讳。长庆初，进士擢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释褐滑台从事，扬州掌书记，得监察御史。入为京兆府户曹，转司录参军。合朝为正补阙、起居郎，尤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强干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无不理。授职方员外郎，判户部案，历吏部员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员外郎知台杂，赐绯。开成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赐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

会昌三年，刘稹据潞州，邀求旄钺，朝议不允，加兵问罪。武宗惧稹阴附河朔三镇，以沮王师，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镇冀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泽潞密迩王畿，不同河北，自艰难已来，唯魏、镇两藩，列圣皆许袭，而稹无功，欲效河朔故事，理即太悖。圣上但以山东三郡，境连魏、镇，用军便近，王师不欲轻出山东，请魏、镇两藩只收山东三郡。弘敬、元逵俯偻从命。幽州张仲武与太原刘沔攻回鹘。时两人不协，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帅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协之旨，仲武欣然释憾。乃移刘沔镇滑台，命仲武领太原军攻潞。贼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书侍郎，转门下，历户、吏二尚书。

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庙竟，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大中元年冬，坐与李德裕亲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再贬抚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罢相，入朝为兵部尚书，复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卒，赠司徒，谥曰文懿。

李珏，字待价，赵郡人。父仲朝。珏进士擢弟，又登书判拔萃科，

累官至右拾遗。穆宗荒于酒色，才终易月之制，即与勋臣饮宴。珏与同列上疏论之曰：

臣闻人臣之节，本于忠尽，苟有所见，即宜上陈。况为陛下谏官，食陛下厚禄，岂敢腹诽巷议，辜负恩荣？臣等闻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诏追李光颜、李醞，欲于重阳节日，合宴群臣。倘诚有之，乃陛下念群臣，敷惠泽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执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今遵同轨之会，适去于中邦；告远夷之使，未复其来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宴内廷，事将未可。夫明王之举动，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纶。苟玷皇猷，徒章直谏，臣等是以昧死上闻。且光颜、李愬，久立忠劳，今方盛秋，务拓边境。如或召见，诏以谋猷，褒其宿勋，付以疆事，则与歌钟合宴，酒食邀欢，不得同年而语也。陛下自缵嗣以来，发号施令，无非孝理因心，形于诏敕，固以感动于人伦。更在敬慎威仪，保持圣德而已。

上虽不用其言，慰劳遣之。

长庆元年，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初税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论之曰：

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事，即宜蠲省。况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贞元元年中，不得不尔。今四海镜清，八方砥平，厚敛于人，殊伤国体。其不可一也。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今增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民，先及贫弱。其不可二也。

且山泽之饶，出无定数，量斤论税，所冀售多。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未见阜财，徒闻敛怨。其不可三也。

臣不敢远征故事，直以目前所见陈之。伏望暂留聪明，稍垂念虑，特追成命，更赐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惩聚敛，外官押贯，旋有诏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臣忝谏司，不敢缄默。

时禁中造百尺楼，国计不充。王播希恩增税，奉帝嗜欲，疏奏不省。迁吏部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知制诰。

太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在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议郎进阶正议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罢，不许。

四年三月，文宗谓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属天下无事，虽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无事也。"珏对曰："邦国安危，亦知人之身。当四体和平之时，长宜调适，以顺寒暄之节。如恃安自忽，则疾患旋生。朝廷当无事之时，思省阙失而补之，则祸难不作矣。"

文宗以杜悰领度支称职，欲加户部尚书，因紫宸言之。陈夷行曰："一切恩权，合归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对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谓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无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职，事事皆决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劳心力，臣下发论则疑，凡臣下用之则宰相，不用是常僚，岂可自保？陛下常语臣云：'窦易直劝我，宰相进拟，但五人留三人、两人，勾一人。渠即合劝我择宰相，不合劝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韦处厚作相，三日荐六度师，亦大可怪。"珏曰："处厚淫于奉佛，不悟其是非也。"

其年五月，上谓宰臣曰："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货，方镇进奉，即加恩泽。租赋出自百姓，更令贪吏剥削，聚货以希恩，理道故不可也。"上曰："人君聚敛，犹自不可。但轻赋节用可也。"珏又曰："贞观中，房、杜、王、魏启告文皇，意只在此，请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终实难。"上曰："朕心终不改也。"寻封赞皇男，食邑三百户。

武宗即位之年九月，与杨嗣复俱罢相，出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三年，长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铉、白敏中逐李德裕，征入朝为户部尚书。出为河阳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上柱国、赞皇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中七年卒，赠司空。

李固言，赵郡人。祖并，父现。固言，元和七年登进士甲科。太和

初，累官至贺部郎中、知台杂。四年，李宗闵作相，用为给事中。五年，宋申锡为王守澄诬陷，固言与同列伏阁论之。将作监王堪修奉太庙弛慢，罚俸，仍改官为太子宾客。制出，固言封还曰："东宫调护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罚之人处之。"改为均王傅。六年，迁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转尚书左丞，奉诏定左右仆射上事仪注。八年，李德裕辅政，出为华州刺史。

其年十月，宗闵复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迁御史大夫。六月，宗闵得罪，固言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加崇文馆大学士。时李训、郑注用事，自欲窃辅相之权。宗闵既逐，外示公体，爰立固言，其实恶与宗闵朋党。九月，以兵部尚书出为兴元节度使。李训自代固言为平章事。训、注诛，文宗思其谠正，开成元年四月，复召为平章事，判户部事。

二年，君臣上徽号，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请加徽号。朕思理道犹郁，实愧岳牧之请。如闻州郡甚有无政处？"固言曰："人言邓州王堪衰老，隋州郑襄无政。"帝曰："堪是贞元时御史，只有此一人。"郑覃曰："臣以王堪旧人，举为刺史。郑襄比来守官，亦无败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德宗时，班行多闲员，岂时乏才耶？"李石对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国无人？盖贞元中仕进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他所，此乃不叙进人才之过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奖用。随其称职与否升黜之。"上曰："宰相荐人，莫计亲疏。窦易直作相，未尝论用亲情。若己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举，亲亦何嫌？人鲜全才，但用其所长尔。"

寻进阶金紫，判户部事。其年十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杨嗣复。上表让门下侍郎，乃检校左仆射。会昌初入朝，历兵、户二部尚书。宣宗即位，累授检校司徒、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孙简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

史臣曰：陈、郑诸公，章疏议论，绰有端士之风。天子待以贤能，付之以鼎职。延英献纳，罕闻康济之谟；文陛敷扬，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倾夺，竞起爱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况昭献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有启、诵之上才，非桓、灵之失道，讵可不思己过，只务面欺。辅弼之宜，安可垂训？若俾韩非之言进矣，子辈安可逃乎？土运之衰，斯为魍魉，悲夫！

赞曰：爱而知恶，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铉。吠声济恶，结党专朝。谋身坏国。何名燮调？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传。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年才及冠，志业大成。贞元中，以父谴逐蛮方，随侍左右，不求仕进。元和初，以父再秉国钧，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诸府从事。十一年，张弘靖罢相，镇太原，辟为掌书记。由大理评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罢，从弘靖入朝，真拜监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学士。帝在东宫，素闻吉甫之名，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是月，召对思政殿，赐金紫之服。逾月，改屯田员外郎。

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贷，戚里诸亲，邪谋请谒；传导中人之旨，与权臣往来，德裕嫉之。长庆元年正月，上疏论之曰："伏见国朝故事，驸马缘是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玄宗开元中，禁止尤切。访闻近日驸马辄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辈无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泄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为甚弊。其朝官素是杂流，则不妨来往。若职在清列，岂可知闻？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上然之。寻转考功郎中、知制诰。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初，吉甫在相位时，牛僧孺、李宗闵应制举直言极谏科。二人对诏，深诋时政之失，吉甫泣诉于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贬，事在《李宗闵传》。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而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恆排摈之。

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而逢吉之党深恶之。其月，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其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辈度自太原复辅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阳入朝，乃密赂纤人，构成于方狱。六月，元稹、裴度俱罢相。稹出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绅与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

润州承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使窦易直倾府藏赏给，军旋浸骄，财用殚竭。德裕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二年之后，赋舆复集。

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昭愍皇帝童年缵历，颇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盏子妆具二十事进内。德裕奏曰：

臣百生多幸，获遇昌期。受寄名藩，常忧旷职，孜孜夙夜，上报国恩。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臣伏准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贡之外，不令进献。此则陛下至圣至明，细微洞照，一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胜其弊。上弘俭约之德，下敷恻悯之心。万国群氓，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诏书，令访茅山真隐，将欲师处谦守约之道，发务实去华之美。虽无人上塞丹诏，实率土已偃玄风，岂止微臣，独怀抃贺。

况进献之事，臣子常心，虽有敕文不许，亦合竭力上贡。唯臣当道，素号富饶，近年已来，比旧即异。贞元中，李锜任观察使日，职兼盐铁。百姓除随贯出榷酒钱外，更置官酤，一两重纳榷，获利至厚。又访闻当时进奉，亦兼用盐铁羡余，贡献繁多，自后莫及。至薛苹任观察使时，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颇有余财，军用之间，实为优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诸州羡余，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钱五十万贯。每年支用，犹欠十三万贯不足，常须是事节俭，百计补填，经费之中，未免悬欠。至于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

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盏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今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则负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诛求，又累陛下慈俭之德。伏乞陛下览前件榷酤及诸州羡余之目，则知臣军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见臣奏论，必赐详悉，知臣竭爱君守事之节，尽纳忠罄直

之心。伏乞圣慈，宣令宰臣商议，何以遣臣上不违宣索，下不阙军储，不困疲人，不敛物怨，前后诏敕，并可遵承。辄冒宸严，不胜战汗之至。

时准赦不许进献。逾月之后，征贡之使，道路相继。故德裕因诉而讽之。事奏，不报。

又诏进可幅盘条缭绫一千匹，德裕又论曰：

臣昨缘宣索，已具军资岁计及近年物力闻奏，伏料圣慈，必垂省览。又奉诏旨，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绫一千匹。伏读诏书，倍增惶灼。

臣伏见太宗朝，台使至凉州，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大亮密表陈诚。太宗赐诏云："使遣献之，遂不曲顺。"再三嘉叹，载在史书。又玄宗命中使于江南采□□诸鸟，汴州刺史倪若水陈论，玄宗亦赐诏嘉纳，其鸟即时皆放。又令皇甫询于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扞拨、镂牙合子等，苏颋不奉诏书，辄自停织。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纳所陈。臣窃以□□、镂牙，至为微细，若水等尚以劳人损德，沥款效忠。当圣祖之朝，有臣如此，岂明王之代，独无其人？盖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纳。

又伏睹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无或弃吾谓不可教。其有违道伤理，徇欲怀安，面刺廷攻，无有隐讳。"则是陛下纳诲从善，道光祖宗，不尽忠规，过在臣下。况玄鹅天马，榻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昔汉文帝衣弋绨之衣，元帝罢轻纤之服，仁德慈俭，至今称之。伏乞陛下，近览太宗、玄宗之容纳，远思汉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臣当道物力所宜，更赐节减。则海隅苍生，无不受赐。臣不胜恳切兢惶之至。

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

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

"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

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

敬宗荒僻日甚，游幸无恆；疏远贤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进言。海内忧危，虑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镇，倾心王室，遣使献《丹扆箴》六首，曰：“臣闻‘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此古之贤人所以笃于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亲者危，地远而意忠者忤。然臣窃念拔自先圣，偏荷宠光，若不爱君以忠，则是上负灵鉴。臣顷事先朝，属多阴沴，尝献《大明赋》以讽，颇蒙先朝嘉纳。臣今日尽节明主，亦由是心。昔张敞之守远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诚尽忠，不避尤悔。况臣尝学旧史，颇知箴讽，虽在疏远，犹思献替。谨献《丹扆箴》六首，仰尘睿鉴，伏积兢惶。”

其《宵衣箴》曰：“先王听政，昧爽以俟。鸡鸣既盈，日出而视。伯禹大圣，寸阴为贵。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姜后，独去簪珥。彤管记言，克念前志。”

其《正服箴》曰：“圣人作服，法象可观。虽在宴游，尚不怀安。汲黯庄色，能正不冠。杨阜毅然，亦讥缥纨。四时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难。”

其《罢献箴》曰：“汉文罢献，诏还騄耳。銮辂徐驱，焉用千里？厥后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则毁。道德为丽，慈仁为美。不过天道，斯为至理。”

其《纳诲箴》曰：“惟后纳诲，以求厥中。从善如流，乃能成功。汉骜流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凌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是谓塞聪。”

其《辩邪箴》曰：“居上处深，在察微萌。虽有谗慝，不能蔽明。汉之有昭，德过周成。上书知伪，照奸得情。燕、盖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后，乃流淑声。”

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无遗虑。乱

臣猖蹶，非可遽数。玄黄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飧，斯可诫惧。”

帝手诏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诸部，肃清全吴。化洽行春，风澄坐啸，眷言善政，想叹在怀。卿之宗门，累著声绩，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果能激爱君之诚，喻诗人之旨。在远而不忘忠告，讽上而常深虑微。博我以端躬，约予以循礼。三复规谏，累夕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弘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山川既遐，睠属何已，必当克己，以副乃诚。”

德裕意在切谏，不欲斥言，托箴以尽意。《宵衣》，讽坐朝稀晚也；《正服》，讽服御乖异也；《罢献》，讽征求玩好也；《纳诲》，讽侮弃谠言也；《辨邪》，讽信任群小也；《防微》，讽轻出游幸也。帝虽不能尽用其言，命学士韦处厚殷勤答诏，颇嘉纳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恋阙廷，因事寄情，望回圣奖。而逢吉当轴，枳棘其涂，竟不得内徙。

宝历二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顾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氓。昔吴时有圣水，宋、齐有圣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

敬宗为两街道士赵归真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以祠祷修福，以致长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进邪说。山人杜景先进状，请于江南求访异人。至浙西，言有隐士周息元，寿数百岁。帝即令高品、薛季棱往润州迎之。仍诏德裕给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还，献疏曰：

臣闻道之高者，莫如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黄、孔子。昔轩黄问广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长久？对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必自清。无劳子形，无摇子精，乃可长生。慎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又云：“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玄元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

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轩黄发谓天之叹，孔子兴犹龙之感。前圣于道，不其至乎？

伏惟文武大圣广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训，修轩黄之术；凝神闲馆，物色异人；将以觌冰雪之姿，屈顺风之请。恭惟圣感，必降真仙。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语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无出于此。臣所虑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为小术，炫耀邪僻，蔽欺聪明。如文成、五利，一无可验。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诏书，未敢以一人塞诏，实有所惧。

臣又闻前代帝王，虽好方士，未有服其药者。故《汉书》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又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岂不以宗庙社稷之重，不可轻易！此事炳然载于国史。以臣微见，倘陛下睿虑精求，必致真隐，唯问保和之术，不求饵药之功，纵使必成黄金，止可充于玩好。则九庙灵鉴，必当慰悦；寰海兆庶，谁不欢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无任兢忧之至。

息元至京，帝馆之于山亭，问以道术。自言识张果、叶静能，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图之以进。息元山野常人，本无道学，言事诞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盗而殂，文宗放还江左。德裕深识守正，皆此类也。

文宗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太和三年八月，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郑滑节度使。德裕为逢吉所摈，在浙西八年。虽远阙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荩，采朝论征之。到未旬时，又为宗闵所逐，中怀于悒，无以自申。赖郑覃侍讲禁中，时称其善；虽朋党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西山八国云南招抚等使。裴度于宗闵有恩。度征淮西时，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自后名位日进。至是恨度援德裕，罢度相位，出为兴元节度使，牛、李权赫于天下。

西川承蛮寇剽虏之后，郭钊抚理无术，人不聊生。德裕乃复葺关防，缮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复归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

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险要，将妇人嫁于此州阍者。二十年后，妇人生二子成长。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其州遂陷。吐蕃得之，号曰“无忧城”。贞元中，韦皋镇蜀，经略西山八国，万计取之不获，至是悉怛谋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诈，遣人送锦袍金带与之，托云候取进止，悉怛谋乃尽率郡人归成都。德裕乃发兵镇守，因陈出攻之利害。时牛僧孺沮议，言新与吐蕃结盟，不宜败约，语在《僧孺传》。乃诏德裕却送悉怛谋一部之人还维州，赞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复修邛峡关，移嶲州于台登城以扞蛮。

德裕所历征镇，以政绩闻。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蜒。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会监军王践言入朝知枢密，尝于上前言悉怛谋缚送以快戎心，绝归降之义，上颇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为兵部尚书。僧孺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进封赞皇伯，食邑七百户。六月，宗闵亦罢，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

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风恙，不能言者月余。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见百僚。宰臣退问安否，上叹医无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进郑注。初，注构宋申锡事，帝深恶之，欲令京兆尹杖杀之。至是以药稍效，始善遇之。守澄复进李训，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训谏官。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上曰：“人谁无过，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托，不忍负言。”德裕曰：“圣人有改过之义。训天性奸邪，无悛改之理。”上顾王涯曰：“商量别与一官。”遂授四门助教。制出，给事中郑肃、韩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肃面喻令下。俄而郑注亦自绛州至。训、注恶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复召宗闵于兴元，授中书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为兴元节度使。德裕中谢日，自陈恋阙，不愿出藩，追敕守兵部尚书。宗闵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寻改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苏常杭润观察等使，代王璠。

德裕至镇，奉诏安排宫人杜仲阳于道观，与之供给。仲阳者，漳王养母，王得罪，放仲阳于润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进状，论德裕在镇，厚赂仲阳，结托漳王，图为不轨。四月，帝于蓬莱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随、王璠、李汉、郑注等，面证其事。璠、汉加诬构结，语甚切至。路随奏曰：“德裕实不至此。诚如璠、汉之言，徼臣亦合得罪。”群论稍息。寻授德裕太子宾客，分怀东都。其月，又贬袁州长史。路随坐证德裕，罢相，出镇浙西。其年七月，宗闵坐救杨虞

卿，贬处州。李汉坐党宗闵，贬汾州。十一月，王璠与李训造乱伏诛，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为朋党所诬。明年三月，授德裕银青光禄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迁太子宾客。十一月，检校户部尚书，复浙西观察使。德裕凡三镇浙西，前后十余年。

开成二年五月，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闻德裕代己，乃以军府事交付副使张鹭，即时入朝。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得止四十万，半为张鹭支用讫。僧孺上章讼其事，诏德裕重检括，果如僧孺之数。德裕称初到镇疾病，为吏隐欺，请罚。诏释之。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綯书左仆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于淮南。九月，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镇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复相。今德裕镇淮南，复入相，一如父之年，亦为异事。

会昌元年，兼左仆射。开成末，回纥为黠戛斯所攻。战败，部族离散。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来。会昌二年二月，牙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粮，收复本国，权借天德军以安公主。时天德军使田牟，请以沙陁、退浑诸部落兵击之。上意未决，下百僚商议，议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顷者国家艰难之际，回纥继立大功。今国破家亡，窜投无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穷来归，遽行杀伐，非汉宣待呼韩邪之道也。不如聊济资粮，徐观其变。"宰相陈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资盗粮，非计也，不如击之便。"德裕曰："田牟、韦仲平言沙陀、退浑并愿击贼，此缓急不可恃也。夫见利则进，遇敌则散，是杂虏之常态，必不肯为国家扞御边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与劲虏结雠，陷之必矣。不如以理恤之，俟其越轶，用兵为便。"帝以为然，许借米三万石。

俄而回纥宰相霩没斯杀赤心宰相，以其众来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乌介势孤，而不与之米，其众饥乏，渐近振武保大栅、杷头峰，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浑皆以其家保山险；云州张献节婴城自固。虏大纵掠，卒无拒者。上忧之，与宰臣计事。德裕曰："杷头峰北，便是沙碛，彼中野战，须用骑兵。若以步卒敌之，理难必胜。今乌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将出奇夺得公主，虏自败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处分代北诸军，固关防，以出奇形势授刘沔。沔令大将石雄急击可汗于杀胡山；败之，迎公主还宫，语在《石雄传》。寻进位司空。

三年二月，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师应援。德裕

奏曰：

据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迤逦是国家州县，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于侧近征发。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今回纥破灭，又不知的属黠戛斯否。纵令救得，便须却置都护，须以汉兵镇守。每处不下万人，万人从何征发？馈运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无事时贮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犹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谓纵令得之，实昔无用也。昔汉宣帝时，魏相请罢车师之田；汉元帝时，贾捐之请弃珠崖郡；国朝贤相狄仁杰亦请弃四镇，立斛瑟罗为可汗，又请弃安东，却立高氏。盖不欲贪外虚内，耗竭生灵。此三臣者，当自有之时，尚欲弃之，以肥中国，况隔越万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计，知国力不及，伪且许之，邀求中国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则将实费以换虚事，即是灭一回纥而又生之，恐计非便。

乃止。

德裕又以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以城降，为牛僧孺所沮，终失维州，奏论之曰：

臣在先朝，出镇西蜀。其时吐蕃维州首领悉怛谋，虽是杂虏，久乐皇风，将彼坚城，降臣本道。臣寻差兵马，入据其城，飞章以闻，先帝惊叹。其时与臣不足者，望风嫉臣，遽献疑言，上罔宸听，以为与吐蕃盟约，不可背之，必恐将此为辞，侵犯郊境。诏臣还却此城，兼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复降中使，迫促送还。昔白起杀降，终于杜邮致祸；陈汤见徙，是为郅支报雠。感叹前事，愧心终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备台司，辄敢追论，伏希省察。

且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此州独存。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因兹陷没，号曰“无忧”。因并力于西边，遂无虞于南路，凭凌近甸，宵旰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以此城为始，尽锐万旅，急攻累年。吐蕃爱惜既甚，遂遣舅论莽热来援。雉堞高峻，临冲难及于层霄；鸟迳屈盘，猛士多糜于礧石。莫展公输之巧，空擒莽热而还。

及南蛮负恩，扫地驱劫。臣初到西蜀，众心未安，外扬国威，中缉

边备。其维州执臣信令，乃送款与臣。臣告以须俟奏闻，所冀探其情伪。其悉怛谋寻率一城之兵众，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继，空壁归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礼。南蛮在列，莫敢仰视。况西山八国，隔在此州，比带使名，都成虚语。诸羌久苦蕃中征役，愿作大国王人。自维州降后，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内属。其蕃界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里旧地。臣见莫大之利，乃为恢复之基。继具奏闻，请以酬赏。臣自与锦袍金带，颙俟诏书。且吐蕃维州未降已前一年，犹围鲁州。以此言之，岂守盟约？况臣未尝用兵攻取，彼自感化来降。又沮议之人，不知事实。犬戎迟钝，土旷人稀，每欲乘秋犯边，皆须数岁就食。臣得维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后，方应破胆，岂有虑其后怨，鼓此游词。

臣受降之时，指天为誓，宁忍将三百余人性命，弃信偷安。累表上陈，乞垂矜赦。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体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呼天。将吏对臣，无不流涕。其部送者，使遭蕃帅讥诮，曰："既已降彼，何须送来？"乃却将此降人，戮于汉界之上，恣行残害，用固携离。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臣闻楚灵诱杀蛮子，《春秋》明讥；周文外送邓叔，简册深鄙。况乎大国，负此异类，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未有此事。臣实痛悉怛谋举城受酷，由臣陷此无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赠。

帝意伤之，寻赐赠官。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军人以其侄稹擅总留后，三军请降旄钺。帝与宰臣议可否，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顷者李抱真成立此军，身殁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令李缄护丧归洛。洎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

开成初，于长子屯军，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刘稹管兵马。若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对曰："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已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委镇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镇谕旨，赐魏镇诏书云："卿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何弘敬、王元逵承诏，耸然从命。初议出兵，朝官上疏相继，请依

从谏例，许之继袭，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师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贞元、太和之间，朝廷伐叛，诏诸道会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迟留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商量，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今请处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县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进讨，经年未拔泽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党遂离，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时王师方讨泽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节度使李石，推其都将杨弁为留后。武宗以贼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乱，心颇忧之。遣中使马元贯往太原宣谕，觇其所为。元贯受杨弁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还，奏曰：“杨弁兵马极多，自牙门列队至柳子，十五余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内无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间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贯曰：“晋人骁敢，尽可为兵，重赏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须财，昨横水兵乱，止为欠绢一匹。李石无处得，杨弁从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联甲，并在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贯词屈。德裕奏曰：“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降诏，令王逢起榆社军，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门入，会于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闻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

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以功兼守太尉，进封卫国公，三千户。五年，武宗上徽号后，累表乞骸，不许。德裕病月余，坚请解机务，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数月追还，复知政事。宣宗即位，罢相，出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扞难，功流社稷。及昭肃弃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及德裕失势，抵掌戟手，同谋斥逐，而崔铉亦以会昌末罢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复荐铉在中书，乃相与掎摭构致，令其党人李咸者，讼德裕辅政时阴事。乃罢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时大中元年秋。寻再贬潮州司马。敏中等又令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状，讼李绅镇扬州时谬断刑狱。明年冬，又贬潮州司户。德裕既贬，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阳，又贬崖州司户。至三年正月，

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

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有刘三复者，长于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镇浙西，迄于淮甸，皆参佐宾筵。军政之余，与之吟咏终日。在长安私第，别构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诏令制置，而独处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无能预焉。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及从官簿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而题寄歌诗，皆铭之于石。今有《花木记》、《歌诗篇录》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记述旧事，则有《次柳氏旧书》、《御臣要略》、《代叛志》、《献替录》行于世。

初贬潮州，虽苍黄颠沛之中，犹留心著述，杂序数十篇，号曰《穷愁志》。其《论冥数》曰：

仲尼罕言命，不语神，非谓无也。欲人严三纲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贵于天命，委福禄于冥数。昔卫卜协于沙兵，为谥已久；秦塞属于临洮，名子不悟；朝歌未灭，而国流丹乌；白帝尚在，而汉断素蛇。皆兆发于先，而符应于后，不可以智测也。周、孔与天地合德，与神明合契，将来之数，无所遁情。而狼跋于周，凤衰于楚，岂亲戚之义，不可去也，人伦之教，不可废也。条侯之贵，邓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馁终，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时来，盗有名器者，谓祸福出于胸怀，荣枯生于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黄雀游于茂树，而挟弹者在其后也。

乙丑岁，予自荆楚，保厘东周，路出方城间，有隐者困于泥涂，不知其所如，谓方城长曰："此官人居守后二年，南行万里。"则知憾予者必因天谴，谮予者乃自鬼谋。虽抱至冤，不为恨。予尝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记北门，管涔隐者谓予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须值少主。"予闻之，愕然变色，隐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问曰："何为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宿缘。"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缵绪，召入禁苑。及为中丞，闽中隐者叩门请见，予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则代公者受患。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时年三十六岁。经八稔，寻又仗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才升阶，未及命席，谓予曰："公当为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之协，不差岁月。自宪闱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谪南荒，未尝有前知之士为予言

之。岂祸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预闻。

其自序如此。斯论可以警夫躁竞者，故书于事末。

德裕三子。烨，检校祠部员外郎、汴宋亳观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贬象州立山尉。二子幼，从父殁于崖州。烨咸通初量移郴州郴县尉，卒于桂阳。子延古。

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罪其窃位，即太深文。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沦身瘴海，可为伤心。古所谓攫金都下，忽于市人，离娄不见于眉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赞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葬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宪宗二十子穆宗五子敬宗五子文宗二子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懿宗八子僖宗二子昭宗十子（嗣襄王掞硃玫王行瑜附）

○宪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宁、澧王恽、深王悰、洋王忻、绛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琼王悦、沔王恂、婺王怿、茂王愔、淄王协、衡王憺、澶王忄充、棣王惴、彭王惕、信王憧、荣王忄责。

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也。母曰纪美人。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进封邓王。四年闰三月，立为皇太子，改名宙，寻复今名。其年有司将行册礼，以孟夏、孟秋再卜日，临事皆以雨罢，至十月方行册礼。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废朝十三日。时敕国子司业裴茝摄太常博士，西内勾当。茝通习古今礼仪，尝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职，至改司业，方罢兼领。国典无皇太子薨礼，故又命茝领之。废朝十三日，盖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谥曰惠昭。

澧王恽，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时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议立储副，承璀独排群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上将册拜太子，诏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上深纳之。及宪宗晏驾，承璀死，王亦薨于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发丧，废朝三日。长子汉，东阳郡王。次子源，安陆郡王。第三子演，临安郡王。

深王悰，本名察，宪宗第四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深王，改今名。长子潭，河内郡王。次子淑，吴兴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宪宗第五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为高密郡王。元和元年，进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太和二年薨。长子沛，太和八年，封颍川郡王。

绛王悟，本名寮，宪宗第六子也。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进封绛王。七年，改今名。宝历二年冬遇害。长子洙，太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审，宪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节度李师古卒，其弟师道擅领军务，以邀符节。朝廷方兴讨罚之师，不欲分兵两地，乃封审为建王。间一日，授开府仪同三司、郓州大都督，充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而以师道为节度留后。不出阁。七年，改今名。长庆元年薨。

鄜王憬，长庆元年封，开成四年七月薨。长子溥，平阳郡王。

琼王悦，长庆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间郡王。

沔王恂，长庆元年封。长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怿，长庆元年封。长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长庆元年封。长子潓，武功郡王。

淄王协，宪宗第十四子也。长庆元年封，开成元年薨。长子浣，太和八年八月封许昌郡王。第三子涣，冯翊郡王。

衡王憺，长庆元年封。长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忄充，长庆元年封。长子泞，雁门郡王。

棣王惴，大中六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憧，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荣王忄责，咸通三年封，广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怀懿太子凑、安王溶。

怀懿太子凑，穆宗第六子。少宽和温雅，齐庄有度。长庆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权，深怒阉官，欲尽诛之，密令宰相宋申锡与外臣谋画其计。守澄门人郑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诛申锡。以漳王贤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卢著告变言：“十六宅宫市典宴敬则、硃训与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硃训与王师文言圣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

漳王，要先结托，乃于师文处得银五铤、绢八百匹；又晏敬则于十六宅将出漳王吴绫汗衫一领、熟线绫一匹，以答申锡。”其事皆郑注凭虚结构，而擒硃训等于黄门狱，锻炼伪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诬构。谏官崔玄亮等阁中极谏，叩头出血，请出申锡狱付外勘鞫。郑注辈恐其伪迹败露，乃请行贬黜。制曰：“王者教先入爱，义不遗亲。岂于同气之中，可致异词之间。如或慎修不至，诖误有闻，构为厉阶，犯我邦纪，未加殛窜，尚屈彝章。漳王凑手足之亲，盘石是固，居崇宠秩，列在戚藩。顷多克顺之心，亦有尚贤之志。而满盈生患，败覆是图，奸凶会同，谋议联及。污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骇予衷，再惊群听。尚以未具狱词，犹资审慎，建侯之命，姑务从宽。可降封巢县公。”制下，上令中使赍巢县官告，就十宅赐凑。言国法须此，尔宜宽勉。八年薨，赠封齐王。

郑注伏诛。帝思凑被陷而心伤之，开成三年正月制曰：

褒善饰终，王者常典。况我友于之爱，手足之亲，永言痛悼之怀，用锡元良之命。故齐王凑孕灵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于孩提，惠和洽于亲爱。将固磐石，遂分茅社。学探蚁术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书乐善，造次不失其清规；置醴尊师，风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耇，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歼我同气。念周宣好爱之分，长恸莫追；览魏文荣乐之言，轸怀无已。由是稽诸前典，式殿追荣，特峻彝章，表恩泉坏。虽礼命之仪则尔，而天伦之恨何摅？遐想幽魂，宜膺宠数。可赠怀懿太子，有司择日册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杨贤妃，长庆元年封。太和八年，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初，敕安王、颍王，并以百官例，逐月给料钱。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时，杨嗣复以与贤妃宗家，欲立安王为嗣，故王受祸，嗣复贬官。

敬宗五子：悼怀太子普、梁王休复、襄王执中、纪王言扬、陈王成美。

悼怀太子普，敬宗长子也。母曰郭妃。实历元年，封晋王。太和二年薨，年五岁。上抚念之甚厚，册赠悼怀太子。

梁王休复。开成二年八月诏曰：“王者胙土画疆，封建子弟，所以承卫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废？况天付正性，夙奉至训，尊贤好善，体仁由礼，是可举建侯之命，膺分社之荣。亲亲贤贤，于是乎

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复、第三子执中、第四子言扬、第六子成美，皆气蕴中和，行推敬慎，游泳《坟》、《索》，佩服师言。宜开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复可封梁王，执中可封襄王，言扬可封纪王，成美可封陈王。宜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

襄王执中，与梁王同时受封。第三男采，乐平郡王。

纪王，与襄王同时受封。

陈王成美，与纪王言扬同时受封。开成四年十月，诏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尝不正国本而承天序，建储贰而主重离？朕以寡昧，祗荷丕图。虔恭寅畏，思固鸿业，慎择全懿，旷于旬时。而卿士献谋，龟筮告吉，以为少阳虚位，愿举盛仪。列圣垂休，俾合予志，选贤而立，式表无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陈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谦敬保和。裕端明之体度，尚《诗》、《书》之辞训，言皆中礼，行不违仁。是可以训考旧章，钦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回硃邸之荣，俾践青宫之重，可立为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自庄恪太子薨，将相大臣洎职言者，拜章面陈凡累月，上遂命立陈王。未行册礼，复降仍旧，其年殂于藩邸。第十九男俨，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庄恪太子永、蒋王宗俭。

庄恪太子永，文宗长子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正月，封鲁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贤傅辅导之。时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问。元亮出于卒吏，不知书，一不能对。后宰相延英奏事，上从容曰：“鲁王质性可教，宜择贤士大夫为官属，不可复用和元亮之辈。”因以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鲁王傅；太常卿郑肃守本官，兼王府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马。其年十月，降诏册为皇太子。

上自即位，承敬宗盘游荒怠之后，恭俭惕慎，以安天下。以晋王谨愿，且欲建为储贰。未几，晋王薨，上哀悼甚，不复言东宫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庆悦。后以王起、陈夷行为侍读。

开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败度，不可教导，将议废黜。特开延英，召宰臣及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对。宰臣及众官以为储后年小，可俟改过，国本至重，愿宽宥。御史中丞狄兼谟上前雪涕以谏，词理恳切。翌日，翰林学士六人洎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上意稍解。

其日一更，太子归少阳院，以中人张克己、柏常心充少阳院使；如京使王少华、判官袁载和及品官、白身、内园小兒、官人等数十人，连坐至死及剥色、流窜。寻诏侍读窦宗直、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阳院。

其年薨，敕兵部尚书王起撰哀册文曰：

维大唐开成三年，岁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阳院。十七日辛丑，迁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师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平章事郑覃，副使中书侍郎、平章事杨嗣复，持节册谥曰庄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骊山之北原庄恪陵，礼也。玉琯岁穷，金壶漏尽，祖奠告彻，哀笳将引。庭灭燎而月寒，路摇旍而风紧。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铜楼已闭，银牒徒悬。方追思于对日，遽冥寞而宾天。典册具举，文物咸备。爰诏侍臣，显扬上嗣，其词曰：

皇矣帝绪，肇基绵古；种德尊道，宗文祖武。上圣开成，天下和平；储祉发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蕴才游艺，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维城于东鲁，锡介珪于上国。辞荣硃邸，正位青宫；尊师重傅，养德含聪。畏驰道而不绝，问寝门而益恭。招贤警戒，齿胄谦冲；冀日跻于三善，奉天慈于九重。汉庄好学，既显于外；魏丕能文，方循于内。美不二于颜过，嘉得三于鲤退。焜耀甲观，铿锵瑜珮。方积善于为山，何反真而游岱。呜呼哀哉！

忧兢损寿，沉疴始遘；群望并走，百灵宜祐。吴客之问徒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东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则然，人由己而何有？呜呼哀哉！税驾乘华兮即宫夜台，凤笙长绝兮蜃辂徐来。启青宫而右出，历玄灞而左回；度凋林兮魂断，入旷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云带翣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见新庙之方开。呜呼哀哉！授经兮曷期，执绋兮增欷；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还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无西园之盖飞；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宾客咸归。瑟彼玉简，閟于泉扉；用传信于文字，愿不昧于音徽。呜呼哀哉！

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故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兒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止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

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

蒋王宗俭，文宗第二子，开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开成五年封；益王岘、兖王岐、德王峄、昌王嵯，皆会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余并封王。

靖怀太子汉，会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册赠靖怀太子。

雅王泾，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卫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会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庆王沂，第四子也。会昌六年封，大中四十年薨。

濮王泽，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润，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怀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汭，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广王澭，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余并封王。

魏王佾，咸通三年封。

凉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咸通三年封。

咸王侃，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户。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升，光启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余并封王。

德王裕，昭宗长子也。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宁四年二月十四日册为皇太子。时驾在华州，韩建畏诸王主兵，诱防城卒张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杀建。建他日又造讹言云：诸王欲劫迁车驾，别幸藩镇。诸王惧，诣建自陈。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测事由。臣窃量事体，不合与诸王相见，兼恐久在臣所，于事非宜。忽然及门，意不可测。"又上疏抗请归十六宅。如是者数四，帝不允。建惧为诸王所图，乃以精甲数千围行宫，请诛定州护驾军都将李筠。帝惧甚，诏斩筠于大云桥。其三都军士，寻放还本道。殿后都，亦与三都元绕行宫扈跸。至昌，并急诏散之。罢诸王兵柄。建虑上不悦，乃上表请立德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还，诏与通王已下八王并赐死于石堤谷。

光化末，枢密使刘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于东门，册裕为帝。及天复初诛季述、仲先，与寺人藏于右军。群臣请杀之，昭宗曰："太子冲幼，为贼辈所立。"依旧令归少阳院。及硃全忠自凤翔迎驾还京，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渐盛，常恶之。谓崔胤曰："德王曾窃居宝位，天下知之。大义灭亲，何得久留？是教后代以不孝也。请公密启。"胤然之，昭宗不纳。他日言于全忠，全忠曰："此国家大事，臣安敢窃议？乃崔胤卖臣也。"寻以哀帝为天下兵马元帅。

后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须令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玄晖具报全忠，由是转恚。昭宗遇弑之日，蒋玄晖于西内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为玄晖所杀，投尸九曲池。

棣王翎。乾宁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并与棣王同时封册。

景王秘，乾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与景王同时封册。

雅王禛、琼王祥，并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襄王襜，性柔善，无他能。光启二年春，车驾在宝鸡，西军逼请幸岐陇；帝以数十骑自大散关幸兴元。时襜有疾，不能从，因为硃玫所挟至凤翔。有台省官从行未及者仅百人。四月，玫乃与宰相萧遘、裴澈率群僚册襜为监国。襜以郑昌图判度支，而盐铁、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废置相公”。五月，襜遣伪户部侍郎柳陟等十余人，分谕关东、河北诸道，纳伪命者甚众。十月，硃玫率萧遘等册襜为帝，改元曰永贞，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初，河中王重荣表率东诸侯进贡，唯蔡贼与太原不顺。秦宗权自僭号，太原不协于硃玫故也。及王行瑜杀硃玫，襜奔至渭上，王重荣使人迎之，襜与伪百官泣别，谓曰：“朕见重荣，当令与卿等各备所服以接卿。”杀硃玫之翌日，襜为鄜州乱军所杀，行瑜遂函首送行在。襜四月监国，至十二月死，凡在伪位九月矣。

硃玫者，邠州人也。少从边，以功历郡守。乾符末，领邠宁节制。中和中，收复京师，与太原李克用、东方达同制加使相。光启元年冬，受诏招讨河中，军败。以军容使田令孜失策，时诸军皆怒，乃徇人情，表请诛令孜。令孜与杨复恭挟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虏嗣襄王襜，与萧遘等同立为帝，大行封拜，以啖诸侯；而天下之人，归者十五六焉。与李昌符始谋册立，及后，玫自称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复密结枢密使杨复恭，人心乃离。

时行在出令，有能斩硃玫首者，则授以邠帅。贼将王行瑜以大唐峰不利，退保凤州。终虑得罪，与腹心密谋，径入京师。时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见。玫犹责以擅还，行瑜曰：“我要代尔领邠州节制，何复多言？”遂斩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隶本军，事硃玫为偏将，平巢寇有功。光启二年，玫册嗣襄王襜为伪帝，授天平军节度使。领兵守大散关，攻大

唐峰，为李铤所败，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硃玫于阙下，斩之，因授邠州节度使。后平杨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书令。景福中，逼朝廷加尚书令。宰臣韦昭度密奏不可。会韩建、李茂贞称兵入觐，欲行废立。不果，乃请杀昭度与李磎。是岁，又遣弟行约攻河中；河中引太原军至，由是大败。行约、行实劫驾不获，遂归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园，王师围急。行实、行约先败，次保龙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宁二年十一月，挈族至庆州，为部下所杀。

史臣曰：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己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文守好古睦亲，至敦友悌。悔前非于齐凑，褒以储闱；付后事于陈王，归其胄席。或降舆硃邸，对食琼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尽棣华之义；近朝盛美，可洽风谣。昭肃惑谗，毒流安邸。虽览大臣之议，欲使磐维；竟无出阁之仪，终身幽枉。《谷风》之怨，可为伤心。大中、咸通已来，宝图世及。犬牙麟趾，虽不迨于姬周；平什布谣，未甚悲于宗籍。于姬不足，比魏有余。

赞曰：周封子弟，运祚绵长。管、蔡剿绝，鲁、魏克昌。诛叛赏顺，王者大纲。法不私亲，棣萼其芳。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闵杨嗣复 子授损技拭捻杨虞卿 弟汉公从兄汝士马植李让夷魏□周墀崔龟从郑肃卢商

李宗闵，字损之，宗室郑王元懿之后。祖自仙，楚州别驾。父，宗正卿，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兄夷简，元和中宰相。宗闵，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

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吴元济，奏宗闵为彰义军观察判官。贼平，迁驾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时自宗正卿出刺华州，父子同时承恩制，人士荣之。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复入为中书舍人。三年冬，权知礼部侍郎。四年，贡举事毕，权知兵部侍郎。宝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忧免。太和二年，起为吏部侍郎，赐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累转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罢宗闵知政事，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宗闵为吏部侍郎时，因驸马都尉沈□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杨承

和，二人数称之于上前，故获征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悦，而郑注、李训深恶之。文宗乃复召宗闵于兴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闵为兴元尹。既再得权位，辅之以训、注，尤恣所欲，进封襄武侯，食邑千户。

九年六月，京兆尹杨虞卿得罪，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翌日，贬明州刺史，寻再贬处州长史。七月，郑注发沈□、宋若宪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贬宗闵潮州司户。时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贬逐无虚日，中外震骇，连月阴晦，人情不安。九月诏曰：

朕承天缵历，烛理不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或台辅乖弼违之道，而具僚扇朋附之风；翕然相从，实篸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成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戾之气，堙郁和平，而望阴阳顺时，疵疠不作；朝廷清肃，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尝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匡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闻周行之中，尚蓄疑惧，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旷然，明喻朕意。应与宗闵、德裕或亲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黜远之外，一切不问。各安职业，勿复为嫌。

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宗闵虽骤放黜，竟免李训之祸。

开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马。三年，杨嗣复辅政，与宗闵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郑覃沮议，乃托中人密讽于上。上以嗣复故，因紫宸对，谓宰相曰："宗闵在外四五年，宜别授一官。"郑覃曰："陛下怜其地远，宜移近内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奸邪。陛下若欲用宗闵，臣请先退。"陈夷行曰："比者，宗闵得罪，以朋党之故，恕死为幸。宝历初，李续之、张又新、苏景胤等，朋比奸险，几倾朝廷，时号'八关十六子'。"李珏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续之居丧服阕，不可不与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兴议论，非为续之辈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数纤人？"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憎爱。"上曰："与一郡可也。"郑覃曰："与郡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夷行曰："宗闵养成郑注之恶，几覆邦家，国之巨蠹也。"嗣复曰："比者，陛下欲加郑注官，宗闵不肯，陛下亦当记忆。"覃曰："嗣复党庇宗闵。臣观宗闵之恶，甚于李林甫。"嗣复曰："覃语大过。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妒贤害能，破人家族。宗闵在位，固无此事。况太和末，宗闵、德

裕同时得罪。二年之间，德裕再领重镇，而宗闵未离贬所。陛下惩恶劝善，进退之理宜均，非臣独敢党庇。昨殷侑与韩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赃，未可其奏；郑覃托臣云‘幸且勿论。’孰为党庇？”翌日，以宗闵为杭州刺史。四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郑覃、陈夷行罢相，嗣复方再拔用宗闵知政事，俄而文宗崩。

会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复、李珏皆窜岭表。三年，刘稹据泽潞叛。德裕以宗闵素与刘从谏厚，上党近东都，宗闵分司非便，出为封州刺史。又发其旧事，贬郴州司马，卒于贬所。

子琨、瓒，大中朝皆进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奖拔。瓒自员外郎知制诰，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綯罢相，出为桂管观察使。御军无政，为卒所逐，贬死。

自天宝艰难之后，宗室子弟，贤而立功者，唯郑王、曹王子孙耳。夷简再从季父汧国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简诸弟夷亮、夷则、夷范，皆登进士第。宗闵弟宗冉。宗冉子深、汤。汤累官至给事中，咸通中践更台阁，知名于时。

杨嗣复，字继之，仆射于陵子也。初，于陵十九登进十第，二十再登博学宏词科，谓补润州句容尉。浙西观察使韩滉有知人之鉴，见之甚悦。滉有爱女，方择佳婿，谓其妻柳氏曰：“吾阅人多矣，无如杨生贵而有寿，生子必为宰相。”于陵秩满，寓居扬州而生嗣复。后滉见之，抚其首曰：“名位果逾于父，杨门之庆也。”因字曰庆门。

嗣复七八岁时已能秉笔为文。年二十，进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学宏词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迁右拾遗，直史馆。以嗣复深于礼学，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迁至刑部员外郎。郑余庆为详定礼仪使，奏为判官，改礼部员外郎。时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上言与父同省非便，请换他官。诏曰：“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但非连判及勾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之限。如官署同，职司异，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再迁兵部郎中。长庆元年十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荐拔大用，又以于陵为东都留守。未历相位，乃令嗣复权知礼部侍郎。宝历年元二月，选贡士六十八人，后多至达官。文宗即位，拜户部侍郎。以父于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

恳辞侍养，不之许。太和四年，丁父忧免。七年三月，起为尚书左丞。其年宗闵罢相，德裕辅政。七月，以嗣复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九年，宗闵复知政事。三月，以嗣复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等使。

开成二年十月，入为户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三年正月，与同列李珏并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进阶金紫，弘农伯，食邑七百户。上以币轻钱重，问盐铁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复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铜，未可变法。法变扰人，终亦未罢去弊。"李珏曰："禁铜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严，不如无令。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所以禁铜之令，不得不严。"

八月，紫宸奏事，曰："圣人在上，野无遗贤。陆洿上疏论兵，虽不中时事，意亦可奖。闲居苏州累年，宜与一官。"李珏曰："士子趋竞者多，若奖陆洿，贪夫知劝矣。昨窦洵直论事，陛下赏之以币帛，况与陆洿官耶？"帝曰："洵直奖其直心，不言事之当否。"郑覃曰："若苞藏则不可知。"嗣复曰："臣深知洵直无邪恶，所奏陆洿官，尚未奉圣旨。"郑覃曰："陛下须防朋党。"嗣复曰："郑覃疑臣朋党，乞陛下放臣归去。"因拜乞罢免。李珏曰："比来朋党，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党生。"帝曰："此辈凋丧向尽。"覃曰："杨汉公、张又新、李续之即今尚在。"珏曰："今有边事论奏。"覃曰："论边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恶则珏不如臣。"嗣复曰："臣闻左右佩剑，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郑覃指谁为朋党。"因当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龙之道，唯以朋党见讥，必乞陛下罢臣鼎职。"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复，恶覃言切。

帝延英谓宰臣曰："人传符讖之语，自何而来？"嗣复对曰："汉光武好以讖书决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说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论》所引，盖矫意以止贼乱，非所重也。"李珏曰："丧乱之时，佐命者务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当时还得力否？"嗣复曰："天后重行刑辟，轻用官爵，皆自图之计耳。凡用人之道，历试方见其能否。当艰难之时，或须拔擢，无事之日，不如且循资级。古人拔卒为将，非治平之时，盖不获已而用之也。"上又问新修《开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复曰："臣等未见。陛下若欲遗之子孙，则请宣付臣等，参详可否。玄宗或好游畋，或好声色，与贞观之政不同，故取舍须当，方堪流传。"

四年五月，上问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记录监修？李珏曰：“是臣职司。”陈夷行曰：“宰相所录，必当自伐，圣德即将掩之。臣所以频言，不欲威权在下。”珏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卖威权、货刑赏者。不然，何自为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渐不如前。”嗣复曰：“元年、二年是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同之。臣蒙圣慈擢处相位，不能悉心奉职。郑覃云‘三年之后，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纵不诛夷，臣合自求泯灭。”因叩头曰：“臣今日便辞玉阶，不敢更入中书。”即趋去。上令中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谢曰：“臣性愚拙，言无顾虑。近日事亦渐好，未免些些不公，亦无甚处。臣亦不独斥嗣复，遽何至此。所为若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为中书侍郎。时政善否，其责在臣。陛下月费俸钱数十万，时新珍异，必先赐与，盖欲辅佐圣明，臻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圣德。伏请别命贤能，许臣休退。”上曰：“郑覃之言偶然耳，奚执咎耶？”嗣复数日不入，上表请罢。帝方委用，乃罢郑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归嗣复，进加门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

先是，以敬宗子陈王为皇太子。中尉仇士良违遗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执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辅政。九月，出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明年，诛枢密薛季稜、刘弘逸。中人言：“二人顷附嗣复、李珏，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杀嗣复与珏。宰相崔郾、崔珙等亟请开延英，因极言国朝故事，大臣非恶逆显著，未有诛戮者，愿陛下复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缵嗣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稜志在扶册陈王，嗣复、弘逸志在树立安王。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嗣复欲立安王，全是希杨妃意旨。嗣复尝与妃书云：‘姑姑何不敦则天临朝？’”珙等曰：“此事暧昧，真虚难辨。”帝曰：“杨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余，此时通导意旨。朕细问内人，情状皎然，我不欲宣出于外。向使安王得志，我岂有今日？然为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贬嗣复潮州刺史。

宣宗即位，征拜吏部尚书。大中二年，自潮阳还，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时年六十六。赠左仆射，谥曰孝穆。

子损、授、技、拭、捻，而授最贤。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进士擢第，释褐从事诸侯府，入为鄠县尉、集贤校理。历监察御史、殿中，分务东台。再迁司勋员外郎、洛阳令、

兵部员外郎。李福为东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出为河南尹。卢携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黄巢犯京师，僖宗幸蜀，征拜户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书监分司。车驾还，拜兵部侍郎。宰相有报怨者，改左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又转太子宾客。从昭宗在华下，改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卒，赠左仆射。

子煚，字公隐，进士及第，再迁左拾遗。昭宗初即位，喜游宴，不恤时事，煚上疏极谏，帝面赐绯袍象笏。崔安潜出镇青州，辟为支使。不至镇，改太常博士。历主客、户部二员外郎。关中乱，崔胤引硃全忠入京师，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终谏议大夫。

损，字子默，以廕受官，为蓝田尉。三迁京兆府司录参军，入为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与宰相路岩第相接。岩以地狭，欲易损马厩广之，遣人致意。时损伯叔昆仲在朝者十余人，相与议曰："家门损益恃时相，何可拒之？"损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旧业，安可以奉权臣？穷达，命也。"岩不悦。会差制使鞫狱黔中，乃遣损使焉。逾年而还，改户部员外郎、洛阳县令。入为吏部员外，出为绛州刺史。路岩罢相，征拜给事中，迁京兆尹。卢携作相，有宿憾，复拜给事中，出为陕虢观察使。时军乱，逐前使崔蒉。损至，尽诛其乱首。逾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节度使。又检校刑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未赴郓，复留青州，卒于镇。

技进士及第，位至中书舍人。

拭官终考功员外郎。捻终兵部郎中。拭、捻并进士擢第。

杨虞卿，字师皋，虢州弘农人。祖燕客。父宁，贞元中为长安尉。少有栖遁之志，以处士征入朝。有口辩，优游公卿间。窦参尤重之，会参贬，仕进不达而卒。

虞卿，元和五年进士擢第，又应博学宏辞科。元和末，累官至监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盘游无节，虞卿上疏谏曰：

臣闻鸢乌遭害则仁鸟逝，诽谤不诛则良言进。况诏旨勉谕，许陈愚诚，故臣不敢避诛，以献狂瞽。

窃闻尧、舜受命，以天下为忧，不闻以位为乐。况北虏犹梗，西戎未宾，两河之疮磐未平，五岭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尽在，朝廷之制度莫修，边储屡空，国用犹屈。固未可以高枕无虞也。

陛下初临万宇，有忧天下之志。宜日延辅臣公卿百执事，凝旒而问，造膝以求，使四方内外，有所观焉。自听政已来，六十日矣，八开延英，独三数大臣仰龙颜，承圣问。其余侍从诏诰之臣，偕入而齐出，何足以闻政事哉！谏臣盈廷，忠言未闻于圣听，臣实羞之。盖由主恩尚疏，而众正之路未启也。

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见论道，赐与从容，则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备闻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时得顷刻侍坐，天威不远，鞠躬陨越，随旨上下，无能往来。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虽历践清地，曾未祗奉天睠，以承下问，郁塞正路，偷安幸门。况陛下神圣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顾问，惠其气色，使支体相辅，君臣喻明。陛下求理于公卿，公卿求理于臣辈，自然上下孜孜相问，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闻过失、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虑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为圣帝明王。

小臣疏贱，岂宜及此，独不忍冒荣偷禄，以负圣朝。惟陛下图之。

帝深奖其言。寻令奉使西北边，犒赏戍卒，迁侍御史，再转礼部员外郎、史馆修撰。长庆四年八月，改吏部员外郎。

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幹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幹等移御史台鞫劾。幹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乃诏给事中严休复、中书舍人高钺、左丞韦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温亮逃窜。幹等既伏诛，虞卿以检下无术，停见任。

及李宗闵、牛僧孺辅政，起为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谏议大夫，充弘文馆学士，判院事。六年，转给事中。七年，宗闵罢相，李德裕知政事，出为常州刺史。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脣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八年，宗闵复入相，寻召为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无算。民间相告语，扃锁小兒甚密，街肆汹汹。上闻之不悦，郑注颇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党，乃奏

曰："臣昨穷问其由，此语出于京兆尹从人，因此扇于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狱。虞卿弟汉公并男知进等八人自系，挝鼓诉冤，诏虞卿归私第。翌日，贬虔州司马，再贬虔州司户，卒于贬所。

子知进、知退、堪，弟汉公，皆登进士第。知退历都官、户部二郎中；堪库部、吏部二员外郎。

汉公，太和八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释褐为李绛兴元从事。绛遇害，汉公遁而获免。累迁户部郎中、史馆修撰。太和七年，迁司封郎中。

汉公子范、筹，皆登进士第，累辟使府。

虞卿从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累辟使府。长庆元年为右补阙。坐弟殷士贡举覆落，贬开江令。入为户部员外，再迁职方郎中。太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诰。时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待汝士厚。寻正拜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为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为户部侍郎。开成元年七月，转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宗人嗣复镇西川，兄弟对居节制，时人荣之。四年九月，入为吏部侍郎，位至尚书，卒。

子知温、知远、知权，皆登进士第。

知温累官至礼部郎中、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转左丞。出为河南尹、陕虢观察使。迁检校兵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

知温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诰。坐故府刘瞻罢相，贬官。知至亦贬琼州司马。入为谏议大夫，累迁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温、知至皆位至列曹尚书。

汝士弟鲁士。鲁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长庆元年，进士擢第，其年诏翰林覆试。殷士与郑朗等覆落，因改名鲁士。复登制科，位不达而卒。

初汝士中第，有时名，遂历清贵。其年诸子皆至正卿，郁为昌族。所居静恭里，知温兄弟，并列门戟。咸通中，昆仲子孙，在朝行方镇者十余人。

马植，扶风人。父曛。植，元和十四年进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释褐寿州团练副使。得秘书省校书郎，三迁饶州刺史。开成初，迁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安南招讨使。

植文雅之余，长于吏术。三年，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臣自到镇，约之以信诚，晓之以逆顺。今诸首领，总发忠言，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从之。又奏陆州界废珠池复生珠。以能政，就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加中散大夫，转黔中观察使。会昌中，入为大理卿。

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久在边远，及还朝，不获显官，必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与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禄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户部侍郎，领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敏中罢相，植亦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数年，出为许州刺史、检校刑部尚书、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大中末，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卒于镇。

李让夷，字达心，陇西人。祖悦，父应规。让夷，元和十四年擢进士第，释褐诸侯府。太和初入朝，为右拾遗，召充翰林学士，转左补阙。三年，迁职方员外郎、左司郎中，充职。九年，拜谏议大夫。

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时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请罢官。宰臣李石奏阙官，上曰："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尝兼此官，卿可尽言今谏议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让夷、冯定、孙简、萧俶。帝曰："让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张次宗。郑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赤墀下秉笔记注，为千古法，不可用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其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书舍人。以郑覃此言，深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终文宗世，官不达。

及德裕秉政，骤加拔擢，历工、户二侍郎，转左丞。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罢相，以太子宾客分司卒。

魏扑，字申之，钜鹿人。五代祖文贞公征，贞观朝名相。曾祖殷，汝阳令。祖明，亦为县令。父冯，献陵台令。扑，太和七年登进士第。杨汝士牧同州，辟为防御判官，得秘书省校书郎。汝士入朝，荐为右拾遗。文宗以扑魏徵之裔，颇奇待之。

前邕管经略使董昌龄枉杀录事参军衡方厚，坐贬溆州司户。至是量移硖州刺史，抃上疏论之曰：“王者施涣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杀人无赦。昌龄比者录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祗慎宠光，恣其狂暴，无辜专杀，事迹显彰。妻孥衔冤，万里披诉。及按鞫伏罪，贷以微生，中外议论，以为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则杀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紊宪章，有乘至理。”疏奏，乃改为洪州别驾。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训诛，有女没人掖廷。抃谏曰：

臣闻治国家者，先资于德义；德义不修，家邦必坏。故王者以德服人，以义使人。服使之术，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于孜孜。夫一失百亏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恶而为之，勿以小善而不为。”斯则惧於渐也！臣又闻，君如日焉，显晦之微，人皆瞻仰；照临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贵闻其过也。陛下即位以来，诞敷文德，不悦声色，出后宫之怨妇，配在外之鳏夫。洎今十年，未尝采择。自数月已来，天睠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庄宅司收市，亹癖有闻。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宗姓不异，宠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亏一篑。陛下九重之内，不得闻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议，实伤理道之本，未免尘秽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为。谚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鉴不惑；崇千载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还，则大正人伦之风，深弘王者之体。

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迁抃右补阙。诏曰：“昔乃先祖贞观中谏书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妓也；恤髫龀之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抃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帝谓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抃，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矣。”

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愜上旨。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扬府司马。宰臣奏曰：“扬府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对，亟称朝霞之善。抃闻之，累疏陈论，乃改授润州司马。荆南监军使吕令琮从人，擅入江陵县，毁骂县令韩忠，观察使韦长申状与枢密使诉之。抃上疏曰：“伏以州县侵屈，只合上闻。中

外关连，须存旧制。韦长任膺廉使，体合精详，公事都不奏闻，私情擅为逾越。况事无巨细，不可将迎。县令官业有乖，便宜理罪；监军职司侵越，即合闻天。或以虑烦圣听，何不但申门下？今则首紊常典，理合纠绳。伏望圣慈，速加惩戒！”疏奏不出，时论惜之。

三年，转起居舍人。紫宸中谢，帝谓之曰：“以卿论事忠切，有文贞之风，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谓之曰：“卿家有何旧书诏？”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见存。”上令进来。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郑覃不会我意，此即《甘棠》之义，非在笏而已。”抃将退，又召诫之曰：“事有不当，即须奏论。”抃曰：“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居史职，职在记言，臣不敢辄逾职分。”帝曰：“凡两省官并合论事，勿拘此言。”寻以本官直弘文馆。

四年，拜谏议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馆事。紫宸入阁，遣中使取抃起居注，欲视之。抃执奏曰：“自古置史官，书事以明鉴诫。陛下但为善事，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忤，臣纵不书，天下之人书之。臣以陛下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尝取观之。”抃曰：“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乃止。

初立朝，为李固言、李珏、杨嗣复所引，数年之内，至谏议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抃坐杨、李之党，出为汾州刺史。杨、李贬官，抃亦贬信州长史。宣宗即位，白敏中当国，量移郢州刺史，寻换商州。二年，内征为给事中，迁御史中丞。谢日，面赐金紫之服。弹驸马都尉杜中立赃罪，贵戚惮之。兼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抃奏曰：“御史台纪纲之地，不宜与泉货吏杂处，乞罢中司，专综户部公事。”从之。

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谢日，奏曰：“臣无夔、契之才，骤叨夔、契之任，将何以仰报鸿私？今边戍粗安，海内宁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东宫，俾正人传导，以存副贰之重。”因泣下。上感而听之。

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储贰，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献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抃作相之日，率先启奏，人士重之。寻兼集贤大学士。詹毗国献象，抃以其性不安中土，请还其使，从之。太原节度使李业杀降虏，北边大扰。业有所恃，人不敢非。抃即奏其事，乃移业滑州。加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贬官，而庆无罪。抃引法律论之，竟杖杀庆。

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讽、右补阙卢告、膳部员外郎牛丛，皆颁赐锦彩、银器，序迁职秩。抃转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征拜吏部尚书。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检校右仆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时年六十六，赠司徒。

抃仪容魁伟，言论切直，与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规讽，唯抃谠言无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谟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重之。"然竟以语辞太刚，为令狐綯所忌，罢之。

抃尝钞撮子书要言，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

子潜、滂。潜登进士第。潜子敖，韦琮甥。后琮为相，潜历显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颋，父霈。墀，长庆二年擢进士第，太和末，累迁至起居郎。墀能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补集贤学士，转考功员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开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三年，迁职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书舍人，内职如故。武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观察使。会昌六年十一月，迁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大中初，检校礼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上柱国、汝南男，食邑三百户。入朝为兵部侍郎、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累迁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监修国史，兼刑部尚书。罢相，检校刑部尚书、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未行，追制改检校右仆射，加食邑五百户。历方镇卒。

崔龟从，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诚，官微。龟从，元和十二年擢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及书判拔萃二科，释褐拜右拾遗。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

龟从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时飨宗庙于敬宗室，祝板称皇帝孝弟。龟从议曰："臣审祥孝字，载考礼文，义本主於子孙，理难施於兄弟。按《礼记》卜虞之文，子孙曰哀，兄弟曰某。然则虞之称哀，与祭之称孝，其义一也。于祖祢则理宜称孝，於伯仲则止可称名。又东晋温峤议宗庙祝辞，於孝字非子者则不称，傍亲直言敢告。当时朝

议，咸以为宜。今臣上考礼经，无兄弟称孝之义；下征晋史，有不称傍亲之文。臣谓飨敬宗庙，宜去孝弟两字。”

又以祀九宫坛，旧是大祠。龟从议曰：“九宫贵神，经典不载。天宝中，术士奏请，遂立祠坛。事出一时，礼同郊祀。臣详其图法，皆主星名，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祠，岂容九宫独越常礼，备列王事，诫誓百官？尊卑乖仪，莫甚于此。若以尝在祀典，不可废除，臣请降为中祠。”制从之。

龟从又以大臣薨谢，不于闻哀日辍朝，奏议曰：“伏以废朝轸悼，义重君臣，所贵及哀，尤宜示信。自顷已来，辍朝非奏报之时，备礼於数日外。虽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远征古书，请引国朝故事：贞观中任瑰卒，有司对仗奏阙闻，太宗责其乖礼；岑文本既殁，其夕为罢警严；张公谨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闵悼之意，不宜过时。臣谓大臣薨，礼合辍朝。纵有机务急速，便殿须召宰臣，不临正朝，无爽事体。如此，则由衷之信，载感于幽明；称情之文，无亏于典礼。”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辍朝。有未经亲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后，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礼者，余请不在辍朝之限。”从之。

累转考功郎中、史馆修撰。九年，转司勋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开成初，出为华州刺史。三年三月，人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权判吏部尚书铨事。大中四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书。五年七月，撰成《续唐历》三十卷，上之。六年，罢相，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累历方镇卒。

郑肃，荥阳人。祖烈，父阅，世儒家。肃苦心力学。元和三年，擢进士第，又以书判拔萃，历佐使府。太和初，入朝为尚书郎。六年，转太常少卿。肃能为古文，长于经学，左丘明、《三礼》、仪注疑议，博士以下必就肃决之。

时鲁王永有宠，文宗择名儒为其府属，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以肃本官兼长史，由是知名。明年，鲁王为太子，肃加给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寻改尚书右丞，权判吏部西铨事。开成初，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肃尝侍太子，言论典正，复令兼太子宾客，为东宫授经。既而太子失宠，上不悦，有废斥意。肃因召见，深陈邦国大本、君臣父子之义。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杨妃故得罪。乃以肃检校礼部尚书，

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观察等使。会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无罪，尽诛陷永之党。朝议称肃忠正，有大臣之节。召拜太常卿，累迁户部、兵部尚书。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门下二侍郎，监修国史，兼尚书右仆射。素与李德裕亲厚。宣宗即位，德裕罢知政事，肃亦罢相，复为河中节度使。以疾辞，拜太子太保，卒。

子洎，咸通中累官尚书郎，出为刺史。洎子仁规、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

仁规累迁拾遗、补阙、尚书郎、湖州刺史、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卒。

仁表擢第后，从杜审权、赵骘为华州、河中掌书记，入为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称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刘鄴少时，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为宰相，仁表竟贬死南荒。

卢商，字为臣，范阳人。祖昂，沣州刺史。父广，河南县尉。商，元和四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登科。少孤贫力学，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范傅式廉察宣歙，辟为从事。王播、段文昌相继镇西蜀，商皆佐职为记室，累改礼部员外郎。入朝为工部员外郎、河南县令，历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太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权大理卿事。

开成初，出为苏州刺史。中谢日，赐金紫之服。

初，郡人苦盐法太烦，奸吏侵渔。商至，籍见户，量所要自售，无定额。苏人便之，岁课增倍。宰相领盐铁，以其绩上，迁润州刺史、浙西团练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转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党，飞挽越太行者，环地六七镇，以商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供军使，军用无阙。逆稹荡平，加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

宣宗即位，入为兵部侍郎。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加兼工部尚书。数年，检校工部尚书，出为鄂岳观察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征拜户部尚书。其年八月，卒于汉阴驿，时年七十一。

子知远、知微、知宗、僧朗、荛。

史臣曰：宗闵、嗣复，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学政事之美名，徊翔清华，出入隆显。苟能义以为上，群而不党，议太平于稷、契之列，致人主于勋、华之盛，遭时得位，谁曰不然？而舍披鸿猷，狎兹鼠辈，养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报仇。矛盾相攻，几倾王室，没身蛮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蔺解仇，冀全国体，而邀欢释憾，实乱大伦。世道销刓，一至于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启奏，无忝正人。墀、让史才，肃之礼学，商之长者，或登三事，或践六卿，以道始终，夫何不韪。

赞曰：汉诛钩党，魏破疽囊。何邓之后，二李三杨。偷权报怨，任国存亡。书兹覆辙，敢告岩廊！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潜伯父能能子彦曾慎由子胤崔珙 兄琯弟瑨玙球玙子淡淡子远卢钧裴休杨收 兄发弟严 子钜鏻严子涉注韦保衡路岩夏侯孜刘瞻刘□彖曹确 毕諴杜审权 子让能彦林弘徽刘鄴豆卢□彖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终国子司业，谥曰文，自有传。曾祖翘，位终礼部尚书、东都留守。祖异，位终渠州刺史。

父从，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梠拾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贞元初，进士登第，释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严震，待以殊礼。以父优免。弟兄庐于父墓，手植松柏。免丧，不应辟命。久之，西川节度使韦皋开西南夷，置两路运粮使，奏从掌西山运务，后权知邛州事。及皋薨，副使刘辟阻命，欲并东川，以谋告从。从以书谕辟，辟怒，出兵攻之，从婴城拒守，卒不从之。高崇文平蜀，从事坐累多伏法，惟从以拒辟免。卢坦在宣州，辟为团练观察副使。

元和初入朝，累迁吏部员外郎。九年，裴度为中丞，奏从为侍御史知杂，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从自代为中丞。

从气貌孤峻，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事关台阁或付仗内者，必抗章论列，请归有司。选辟御史，必先质重贞退者。改给事中，数月，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入为尚书右丞。

淄青贼平，镇州王承宗惧，上章请割德、棣二州自赎，又令二子入侍。宪宗选使臣宣谕，以从中选。议者以承宗罪恶贯盈，每多奸谲，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颇忧之。从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骑援之，从辞之。以童奴十数骑，径至镇州。于鞠场宣敕，三军大集。从谕以逆顺，辞情慷慨，军士感动，承宗泣下，礼貌益恭，遂按德、棣户口符印而还。

其年八月，出为兴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监军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为中贵传达意旨，欲其赂遗，从终不答。

穆宗即位，召拜尚书左丞。长庆二年，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

鄜坊丹延节度等使。鄜畤内接畿甸，神策军镇相望，逾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从抚遏举奏，军士惕然。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四年，入为吏部侍郎，寻改太常卿。宝历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充东都留守。

太和三年，入为户部尚书。李宗闵秉政，以从与裴度、李德裕厚善，恶之。改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宾客，东都分司。从请告百日，罢官，物论咎执政。宗闵惧，四年三月，召拜检校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扬府旧有货曲之利，资产奴婢交易者，皆有贯率，羊有口算，每岁收利以给用，从悉除之。旧制，官吏禄俸有布帛加估之给，节度使独不在此例。从至，一例估折给之。六年十月，卒于镇，赠司空，谥曰贞。

从少以贞晦恭让自处，不交权利，忠厚方严，正人多所推仰。阶品合立门戟，终不之请。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

慎由，太和初擢进士第，又登贤良方正制科。聪敏强记，宇量端厚，有父风。释褐诸侯府。大中初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再历方镇，入朝为工部尚书。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转监修国史、上柱国，加太中大夫、兼礼部尚书。

初，慎由与萧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罢鄴学士。俄而鄴自判度支为平章事，恩顾甚隆。鄴引刘□彖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诏曰："太中大夫、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慎由，继美德门，承家贵位，搢绅伟望，礼乐上流。挺松筠之贞姿，服兰荪之懿行。自居名器，累历清华。禁林才擅于多能，纶阁词推于巨丽。物情愈茂，延誉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阐六条之化。爰加奖任，益委重难。屡启嘉谟，俄参大柄，而周涉寒暑，备见器能。道已著于始终，思岂殊于中外！可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

咸通初，改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加检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移疾请老，拜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卒。

子胤。弟安潜。安潜，字进之，大中三年，登进士第。咸通中，累历清显，出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乾符中，迁成都尹、剑

南西川节度等使。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奏安潜为副。收复两京，以功累加至检校侍中。龙纪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潜代。敬武子师范拒命，安潜赴镇。至棣州，刺史张蟾出州兵攻青州，为师范所败，朝廷竟授之节钺。安潜还京师，累加太子太傅。卒，赠太师，谥曰贞孝。

子柅、舣。柅，景福中为起居郎。舣为右拾遗。柅累官至尚书。

从兄能，少励志苦学，累辟使府。元和初，为蜀州刺史。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从居显列，召拜将作监。长庆四年九月，出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卒。

子彦曾，有干局。大中末，历三郡刺史。咸通初，累迁太仆卿。七年，检校左散骑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使。

彦曾通于法律，性严急。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用亲吏尹戡、徐行俭当要职。二人贪猥，不恤军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蛮寇五管，陷交址，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旧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群伍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虏其丁壮。乃擅回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浊河达泗口。其众千余人，每将过郡县，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观人情，虑其邀击。既离泗口，彦曾令押牙田厚简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馆。庞勋遣吏送状启诉，以军士思归，势不能遏，愿至府外解甲归兵。便还家，彦曾怒，诛之。勋等拥众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虏夺舟船五千余艘。步卒在船，骑军夹岸，鼓噪而进。元密发伏邀之，为贼所败。时亡命者归贼如市，彦曾驱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贼逼徐州。十五日后，每旦大雾不开。十六日，彦曾并诛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雾尤甚，贼四面斩关而入。庞勋先谒汉高祖庙，便入牙城。监军张道谨相见，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馆。收尹戡、徐行俭及判官焦璐、李梲、崔蕴、温廷皓、韦廷义，并杀之。翌日，贼将赵可立害彦曾，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

慎由子胤。胤，字昌遐，乾宁二年登进士第。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入朝，累迁考功、吏部二员外郎，转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

大顺中，历兵部、吏部二侍郎，寻以本官同平章事。时王室多故，南北司争权，咸树朋党，外结藩帅。胤长于阴计，巧于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自李茂贞、王行瑜怙乱，兵势不逊，杜让能、韦昭度继遭诛戮，而宰臣崔昭纬深结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屡加荐用。累迁中书侍郎、判户部事。昭宗出幸石门，胤与同列徐彦若、王抟等从。车驾还宫，加礼部尚书，并赐号“扶危匡国致理功臣”。

三年，李茂贞犯京师，扈昭宗幸华州。帝复雪杜让能、韦昭度、李磎之枉；惩昭纬之前愿，罢胤政事，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等使。时硃全忠方霸于关东，胤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复召拜平章事。胤既获汴州之援，颇弄威权。恨徐彦若、王抟发昭纬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彦为南海节度。又摭王抟交结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论之。光化中，贬抟溪州司马，赐死于蓝田驿。诛中尉宋道弼、景务修。自是朝廷权政，皆归於己，兼领三司使务。宦官侧目，不胜其忿。

及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内，以德王监国。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杀胤，但罢知政事，落使务，守本官而已。胤复致书于全忠，请出师反正。故全忠令大将张存敬急攻晋绛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诸侯观衅，有神策军巡使孙德昭者，颇怒季述之废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与德昭游，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诚，乃与之谋曰：“今中外大臣，自废立已来，无不含怒。至于军旅，亦怀愤惋。今谋反者，独季述、仲先耳。足下诛此二竖，复帝宝位，垂名万代，今正其时。持疑不断，则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谢曰：“予军吏耳，社稷大计，不敢自专。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带，手书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诛季述。昭宗反正，胤进位司空，复知政事，兼领度支、盐铁、三司等使。

明年夏，硃全忠攻陷河中、晋绛，进兵至同华。中尉韩全诲以胤交结全忠，虑汴军逼京师，请罢知政事，落使务。其年冬，全诲挟帝幸凤翔。胤怨帝废黜，不扈从，遣使告全忠，请于岐阳迎驾，令太子太师卢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师。初，全忠至华州，遣掌书记裴铸人奏凤翔，言欲以兵士迎驾。及入京师，又上表曰：

臣独兼四镇，迨事两朝，分数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类，犹解感知，忝齿人伦，宁忘报效？臣昨将兵士，奔赴阙庭，寻过京畿，远迎车驾。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寻有宰臣，频飞密札。或以京都纷扰，委制置于中朝；或以銮辂播迁，俾奉迎于近甸。臣是以远离藩

镇，不惮疲劳。昨奉诏书，兼宣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归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睹纶言于凤纸，若面丹墀；认御札于龙衣，如亲翠盖。然知从来书诏，出自宰臣，每降宣传，皆非圣旨。致臣误将师旅，遽入关畿，比令迎驾之行，翻挂胁君之过。臣今见与茂贞要约，释两地猜嫌，早致万乘归京，以副八纮恳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辄有阻留，伏乞诏赴行朝，以备还驾。

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诏曰：

食君之禄，合务于尽忠；秉国之钧，宜思于致理。其有叠膺异渥，继执重权，遽萌狂悖之心，忽构倾危之计，人知不可，天固难容。扶危定乱致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五千户崔胤，奕叶公台，蝉联珪组。冠岁名升于甲乙，壮年位列于公卿，趣向有闻，行藏可尚。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难满，小器易盈，曾无报国之心，但作危邦之计，四居极位，一无可称。岂有都城，合聚兵甲，暗养死士，将乱国经。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远连于右辅。始则将京兆府官钱委元规召卒，后则用度支使榷利令陈班聚兵；事去公朝，权归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顾眄之间；四方是非，系彼指呼之际。令狐涣奸纤有素，操守无堪，用作腹心，共张声势。遂令滥居深密，日在禁闱，罔惑朕躬，伪行书诏。致兹播越，职尔之由。岂有权重位崇，恩深奖厚，曾无惕厉，转恣睢盱，显构外兵，将图不轨！

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与之商议。五降内使，一贡表章，坚卧不来，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废阙晨趋。人既奔惊，朕须巡幸。果见兵缠辇毂，火照宫闱，烟尘涨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于岐阳。翠辇未安，铁骑旋至，围逼行在，焚烧屋庐。睹此阽危，咎将谁执？近者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陈，言宰臣继飞密缄，促其兵士西上，静详构扇，孰测苞藏，无功及人，为国生事。于戏！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务殷繁，岂能亲理？尽将机事，付尔主张，负我何多，构乱至此！仍存大体，不谓无恩。可责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

初，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韩全诲、张弘彦、袁易简等伺知之，于帝前求哀请命，乃诏胤密事进囊封，勿更口奏。宦官无由知其谋，乃求知书美妇人进内，以侦阴事。由是胤谋颇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诲等为劫幸之谋，由胤忌嫉

之太过也。

及全忠攻凤翔，胤寓居华州，为全忠画图王之策。天复二年，全忠自岐下还河中，胤迎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辞，赞其功业。三年，李茂贞杀韩全诲等，与全忠通和，昭宗急诏征胤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硃书御札，称病不赴。及帝出凤翔，胤乃迎于中路，即日降制，复旧官，知政事，进位司徒，兼判六军诸卫事。仍诏移家入左军，赐帐幄器用十车。胤奏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副使。胤与全忠奏罢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诸道监军、副监、小使。内官三百余人，同日斩之于内侍省。诸道监军，随处斩首以闻。

昭宗初幸凤翔，命卢光启、韦贻范、苏检等作相；及还京，胤皆贬斥之。又贬陆扆为沂王傅，王溥太子宾客，学士薛贻矩夔州司户，韩亻屋濮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议。应从幸群官，贬逐者三十余人。唯用裴贽为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尽屠戮，诸使悉罢，天子宣传诏命，惟令宫人宠颜等宣事。而欺君蠹国，所不忍闻。胤所悦者阖茸下辈，所恶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惧，朝不保夕。

其年十月，全忠子友伦宿卫京师，因击鞠坠马而卒。全忠爱之，杀会鞠者十余人，而疑胤阴谋，由是怒胤。初，天子还宫，全忠东归，胤以事权在己，虑全忠急于篡代，乃与郑元规谋招致兵甲，以扞茂贞为辞。全忠知其意，从之。胤毁城外木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令汴州军人入关应募者数百人。及友伦死，全忠怒，遣其子宿卫军使友谅诛胤，而应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贬太子宾客，寻为汴军所杀。

胤倾险乐祸，外示宽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树立门户，一旦终当为缁郎所坏。"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国公。初，硃全忠虽窃有河南方镇，惮河朔、河东，未萌问鼎之志。及得胤为乡导，乃电击潼关，始谋移国。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无如胤之甚也。子有邻。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颋，贞元初进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监。四年，出为同州刺史，卒。颋有子八人，皆至达官，时人比汉之荀氏，号曰"八龙"。

长曰琯，贞元十八年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释褐诸侯府，入朝为尚书郎。太和初，累迁给事中，宣慰幽州称旨。俄而兴元兵乱，杀李绛，命琯平乱褒中，三军寂然从命。使还，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

兆尹。五年四月，改尚书右丞。六年十二月，出为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节度使。八年，入为兵部侍郎，转吏部，权判左丞事。开成二年，真拜左丞。时弟珙为京兆尹，兄弟并居显列。以本官权判兵部西铨、吏部东铨事。三年，检校户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等使。会昌中，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弟珙罢相贬官，琯亦罢镇归东都。五年卒。诏曰：

孔氏以颜、冉之行，首于四科；汉代以荀、陈之门，方之“八凯”。乃睠时哲，得兹令名，用举饰终之恩，以抒殁良之叹。故山南西道节度使崔琯，诚明履正，粹密邻几，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绰之不欲。礼乐二事，以为身文；仁义五常，自成家范。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属贤相受诬，庙堂议法，由长孺之道，以估正人；微京兆之言，岂闻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凤之邪。庄色于朝，群公耸视；谠词不挠，淑问攸归。历践名藩，皆留遗爱。居常慎独，清则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厉翼之志，始终不渝。未陟台阶，实辜公论；追荣左相，式示优崇。可赠尚书左仆射。

珙，琯之母弟也。以书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术。太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为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延英中谢，帝问以抚理南海之宜。珙奏对明辩，帝深嘉之。时高瑀镇徐州，承智兴之后，军骄难制，军士数犯法，上欲择威望之帅以临之，久难其才。会珙言事慷慨，谓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气精爽，此可以临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镇广南，授珙兼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开成初，就加检校兵部尚书。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右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六月，迁京兆尹。是岁，京畿旱，珙奏浐水入内者，十分量减九分，赐贫民溉田，从之。三年正月，盗发亲仁里，欲杀宰相李石。其贼出于禁军，珙坐捕盗不获，罚俸料。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珙亲厚，累迁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寻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书、门下侍郎，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素与崔铉不叶，及李让夷引铉辅政，代珙领使务，乃掎摭珙领使日妄破宋滑院盐铁钱九十万贯文，又言珙尝保护刘从谏，坐贬澧州刺，再贬恩州司马。宣宗即位，以赦召还，为太子宾客，出为凤翔节度使。

三年，崔铉复知政事，珙辞疾请罢。制曰：“将相大臣，与国同体，诚欲自便，岂宜不从？苟非其时，涉于避事。前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凤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国、安

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珙，早以器能，周历显重。行己每称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负谴前朝，远移南徼，及我嗣守，颇闻嘉名。由是剖竹近关，扬旍右辅，为国垣翰，适资谋猷。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下议纳款，且筹开疆。宜其率先启行，副此宠待。忽览退闲之请，颇乖毗倚之诚。陈力之方，岂无其道？匪躬之故，或异于是。以其故老，特为优容，俾居青宫之辅，仍从分洛之命。君臣礼分，予无愧焉。可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未几，卒。

子涓，大中四年进士擢第。

珙弟瑨、璪、玙、球、珣。

瑨以书判拔萃，开成中，累迁至刑部郎中。会昌中，历三郡刺史，位终方镇。

璪，开成初，为吏部郎中，转给事中。会昌初，出为陕虢观察使，迁河南尹，入为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崔铉再辅政，罢璪使务，检校兵部尚书，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晋绛磁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七年，入为左丞，再迁刑部尚书。子滔，大中初登进士第。

玙，字朗士，长庆初进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开成末，累迁至礼部员外郎。会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大中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选士，时谓得才。七年，权知户部侍郎，进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侍郎。子淡。

淡，大中十三年，登进士第，累迁礼部员外郎，位终吏部侍郎。淡子远。

远，龙纪元年，登进士第。大顺初，以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宁三年，转户部侍郎、博陵县男、食邑三百户，转兵部侍郎承旨。寻以本官同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天祐初，从昭宗东迁洛阳。罢相，守右仆射。二年，为柳璨希、硃全忠旨，累贬白州长史。行至滑州，被害于白马驿。

远文才清丽，风神峻整，人皆慕其为人，当时目为“钉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宝历二年登进士第。会昌中，为凤翔节度判官，入朝

为尚书郎。子渎。渎，大中末亦进士登第。

崔氏咸通、乾符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钱簿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

卢钧，字子和，本范阳人。祖炅，父继。钧，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书判拔萃，调补校书郎，累佐诸侯府。太和五年，迁左补阙。与同职理宋申锡之枉，由是知名。历尚书郎，出为常州刺史。九年，拜给事中。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其年冬，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槥椟。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兒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

会昌初，迁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四年，诛刘稹，以钧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是冬，诏钧出潞军五千戍代北。钧升城门饯送，其家设幄观之。潞卒素骄，因与家人诀别，乘醉倒戈攻城门。监军以州兵拒之，至晚抚劳方定。诏钧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迁户部尚书。

大中初，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司空。四年，入为太子少师，进位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复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九年，诏曰："河东军节度使卢钧，长才博达，敏识宏深。蔼山河之灵，抱瑚琏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岭表而至太原，五换节钺，仁声载路，公论弥高。藩垣之和气不衰，台阁之清风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僚。可尚书左仆射。"

钧践历中外，事功益茂，后辈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征，谓当辅弼，虽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

一归。宰臣令狐綯恶之，乃罢仆射，仍加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物议以钧长者，罪綯弄权。綯惧。

十一年九月，以钧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入为太子太师，卒。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祖宣，父肃。肃，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时山贼栗锽诱山越为乱，陷浙东郡县。肃召州兵讨平之，因纪其事，号《平戎记》，上之。德宗嘉赏。

肃生三子，俦、休、俅，皆登进士第。

休志操坚正。童龀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休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虞人有以鹿贽俦者，俦、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继？无宜改馔。"独不食。长庆中，从乡赋登第，又应贤良方正，升甲科。太和初，历诸藩辟召，入为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修撰。会昌中，自尚书郎历典数郡。

大中初，累官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转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太和已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史，大紊刘晏之法。洎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奏行之，又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物议是之。

初，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无沉舟之弊。累转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休在相位五年。

十年，罢相，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其年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子、食邑五百户，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十一年冬，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昭义节度、潞磁邢洺观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州节度使。

咸通初，入为户部尚书，累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卒。

休性宽惠，为官不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为文，长于书翰，自成笔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与尚书纥干皋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多以词语嘲之，休不以为忤。

俅，字冠识，亦登进士第。休子□攴。

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后。高祖悟虚，应贤良制科擢第，位终朔州司马。曾祖幼烈，位终宁州司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遗直生四子：发、假、收、严。

发，字至之，太和四年登进士第，又以书判拔萃，释褐校书郎、湖南观察推官，再辟西蜀从事。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累迁至礼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

宣宗追尊顺宗、宪宗等尊号，礼院奏庙中神主已题旧号，请改造及重题，诏礼官议。发与都官郎中卢搏献议曰：

臣等伏寻旧典，栗主升祔之后，在礼无改造之文，亦无重加尊谥、改题神主之例。求之旷古，敻无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谥，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号，未闻改谥易主。且文物大备，礼法可称，最在两汉，并无其事。光武中兴，都洛阳，遣大司马邓禹入关，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阳宗庙，盖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晋迄于周、隋，虽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礼讲学之士，不闻加谥追尊、改主重题。书之史策，可以覆视。

今议者惟引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事为证。伏以郑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后已祔琅邪邸庙。其后，母以子贵，将升祔太庙。贺循请重造新主，改题皇后之号，备礼告祔，当时用之。伏以诸侯庙主与天子庙主长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极，礼似不同。时谄神贪君之私，用此谬礼，改造神主。比量晋事，又绝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实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贵，已祔别庙，正为得礼，飨荐无亏。今若从祀至尊，题主称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别造新主，题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后，臣下追致作殡之礼，渎乱正经，实惊有识。

臣当时并列朝行，实知谬戾。以汉律，擅论宗庙者以大不敬论，又其时无诏下议，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东晋谬礼，秽媟圣朝大典。猥蒙下问，敢不尽言。

臣谨按国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于长安通义里旧庙，奉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庙。既言于旧庙奉迎，足明必奉旧主。

其加谥追尊之礼，自古本无其事，自则天太后摄政之后累有之。自此之后，数用其礼。历检国史，并无改造重题之文。若故事有之，无不书于简册。臣等愚见，宜但告新谥于庙而止。其改造重题之文，开元初，太常卿韦縚以高宗庙题武后神主云“天后圣帝武氏”，縚奏请削去“天后圣帝”之号，别题云“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诏从之。即不知其时削旧题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礼？礼之疑者，决在宸衷。以臣所见，但以新谥宝册告陵庙，正得其宜。改造重题，恐乖礼意。

时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题，而知礼者非之，以发议为是。

改授太常少卿，出为苏州刺史。苏，发之乡里也。恭长慈幼，人士称之。还，改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瓯闽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绩闻。朝廷以发长于边事，移授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属前政不率，蛮、夏咸怨；发以严为理，军乱，为军人所囚，致于邮舍。坐贬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子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

假，字仁之，进士擢第。故相郑覃刺华州，署为从事。从覃镇京口，得大理评事。入为监察，转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杂事，转太常少卿。出为常州刺史，卒官。

初，遗直娶元氏，生发、假。继室长孙氏，生收、严。

收长六尺二寸，广颡深颐，疏眉秀目；寡言笑，方于事上，博闻强记。初，家寄涔阳，甚贫。收七岁丧父，居丧有如成人。而长孙夫人知书，亲自教授。十三，略通诸经义，善于文咏，吴人呼为“神童”。兄发戏令咏蛙，即曰：“兔边分玉树，龙底耀铜仪。会当同鼓吹，不复问官私。”又令咏笔，仍赋钻字，即曰：“虽匪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吴人造门观神童，请为诗什，观者压败其籓。收嘲曰：“尔幸无羸角，何用触吾籓。若是升堂者，还应自得

门。”收为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从乡赋。开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长安，明年，一举登第，年才二十六。

时发为润州从事，因家金陵。收得第东归，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镇扬州，延收署节度推官，奏授校书郎。悰领度支，以收为巡官。悰罢相镇东蜀，奏授掌书记，得协律郎。悰移镇西川，复管记室。宰相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收辞曰：“仆兄弟进退以义。顷仲兄假乡赋未第，收不出衡门。今假从事侯府，仆不忍先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仆禀兄旨命可也。”马公嘉之。收即密达意于西蜀杜公，愿复为参佐，悰即表为节度判官。马公乃以收弟严为渭南尉、集贤校理，代收之任。

周墀罢相，镇东蜀，表严为掌书记。墀至镇而卒，悰乃辟严为观察判官。兄弟同幕，为两使判官，时人荣之。俄而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为监察。兄弟并居宪府，特为新例。

裴休作相，以收深于礼学，用为太常博士。时收弟严亦自扬州从事入为监察。寻丁母丧，归苏州。既除，崔珙罢相，镇淮南，以收为观察支使。入为侍御史，改职方员外郎，分司东都。宰相夏侯孜领度支，用收为判官。罢职，改司勋员外郎、长安令。秩满，改吏部员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殡毗陵，拟迁卜于河南之偃师，请兄弟自往。从之。及葬，东周会葬者千人。时故府杜悰、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联荐收于执政。宰相令狐綯用收为翰林学士，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转兵部侍郎、学士承旨。左军中尉杨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迁门下侍郎、刑部尚书。

收以交址未复，南蛮扰乱，请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乃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天子嘉之，进位尚书右仆射、太清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

收居位稍务华靡，颇为名辈所讥。而门吏僮奴，倚为奸利。时杨玄价弟兄掌机务，招来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以为背己，由是倾之。

八年十月，罢知政事，检校工部尚书，出为宣歙观察使。韦保衡作相，又发收阴事，言前用严譔为江西节度，纳赂百万。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寻尽削官封，长流驩州。又令内养郭全穆赍诏赐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诏讫，收谓全穆曰："收为宰相无状，得死为幸。心所悲者，弟兄沦丧将尽，只有弟严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尘天听，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笔乎？"全穆许之。收自书曰：

臣畎亩下才，谬当委任。心乖报国，罪积弥天；特举朝章，赐之显戮。臣诚悲诚感，顿首死罪。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圣奖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输臣节，以答宠光；下不能回避祸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频历岁时，果至圣朝，难宽大典。诚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将泉壤之词，上尘天听。伏乞陛下哀臣愚蠢，稍缓雷霆。臣顷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严守官阙下，旋蒙圣造，令刺浙东。所有罪愆，是臣自负，伏乞圣慈，贷严微命。臣血属皆幼，更无近亲，只有弟严，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严一人，俾存殁曲全，在陛下弘覆。臣无任魂魄望恩之至。

全穆复奏，懿崇愍然宥严。判官硃侃、常潾、阎均，族人杨公庆、严季实、杨全益、何师玄、李孟勋、马全祐、李羽、王彦复等，皆配流岭表。

收子鉴、钜、鏻，皆登进士第。

钜，乾宁初以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封晋阳男、食邑三百户。从昭宗东迁，为左散骑常侍，卒。

鏻，登第后补集贤校理，蓝田尉。乾宁中，累迁尚书郎。

严，字凛之，会昌四年进士擢第。是岁仆射王起典贡部，选士三十人，严与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五人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杨严一人可及第，余四人落下。"严释褐诸侯府。咸通中，累迁吏部员外，转郎中，拜给事中、工部侍郎，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兄收作相，封章请外职，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东团练观察使。收罢相贬官，严坐贬邵州刺史。收得雪，严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迁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

涉，乾符二年登进士第。昭宗朝，累迁吏部郎中、礼、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转左丞。从昭宗迁洛阳，改吏部尚

书。辉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书侍郎。涉性端厚秉礼。乾宁之后，贼臣窃发，王室浸微。及天祐东迁，大事去矣。涉为时所婴，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与家人相向洒泣曰："吾不能脱此网罗，祸将至矣。"谓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尔等。"涉谦退善处，竟以令终。

注，中和二年进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员外、刑部郎中。寻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召充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辉王缵历，兄涉为宰相，注避嫌辞内职，守户部侍郎。

韦保衡者，字蕴用，京兆人。祖元贞，父悫，皆进士登第。悫，字端士，太和初登第，后累佐使府，入朝亟历台阁。大中四年，拜礼部侍郎。五年选士，颇得名人，载领方镇节度，卒。

保衡，咸通五年登进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宠，出降之日，倾宫中珍玩以为赠送之资。寻以保衡为翰林学士，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以杨收、路岩在中书不加礼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间，阶至特进、扶风县开国侯、食邑二千户、集贤殿大学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后恩礼渐薄。咸通末，淮、徐盗起，素所怨者发其阴事，保衡竟得罪赐死。

弟保乂，进士登第，尚书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礼、户、兵三侍郎、学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路岩者，字鲁瞻，阳平寇氏人也。祖季登，大历六年登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升朝为尚书郎，迁左谏议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单，皆登进士第。

群，字正夫，既擢进士，又书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边犒宴军士，称旨，累加兵部郎中。太和二年，迁谏议大夫，以本官充侍讲学士。四年，罢侍讲为翰林学士。五年，正拜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群精经学，善属文。性仁孝，志行贞洁。父母殁后，终身不茹荤血。历践台阁，受时君异宠，未尝以势位自矜。与士友结交，荣达如

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岳、岩，大中中相次进士登第。

岩，幼聪敏过人，父友践方镇，书币交辟，久之方就。数年之间，出入禁署。累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仆射。懿宗时，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岩既承委遇，稍务奢靡，颇通赂遗。及韦保衡尚公主，素恶岩为人。保衡作相，罢岩知政事，以检校左仆射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未几，改荆南节度。诏令六月下峡赴镇，寻复罢之。

岳，历两郡刺史，入为给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学，本谯人。父审封。孜，宝历二年登进士第，释褐诸侯府，累迁婺、绛二郡刺史。入为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迁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十一年二月，迁朝议大夫，守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累加左仆射、门下侍郎，封谯郡侯，与路岩、杨收同辅政。咸通八年，罢相，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属南蛮入寇，蜀中饥馑，军储不备，蛮陷嶲州，蜀川大扰。寻移孜为河中尹、检校司徒、河中晋绛节度使。

九年，庞勋据徐州，南蛮深入。天子惩孜治蜀无政，诏曰：

河中晋绛磵隰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谯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早以文词，遂登科第，累更清贯，亦有能名。东阳推抚俗之能，故绛著临人之称。其后用司风宪，宠领簿条，皆以公才，不辜时选。洎掌于经费，备历重难，居然要会之权，颇得均平之道。录其绩效，擢处钧衡。造膝之时，亦闻其算画；沃心之际，备见其谋猷。于是念彼边隅，探临巴蜀，藉其才术，再静蛮陬。翻致帑廪空虚，军资窘竭，冤流阖境，寇逼连甍。虽易帅已来，频移星琯，而无备之后，岁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疮痍复衅。敷寻事实，果验根由。既乖经济之源，益昧君臣之义。出于物论，非独予怀，是议难处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未几卒。

子潭、泽，皆登进士第。潭，累官至礼部侍郎。中和三年选士，多至卿相。子坦。

刘瞻，字几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和初进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学宏词科，历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迁太常博士。刘□彖作相，以宗人遇之，荐为翰林学士。转员外郎中，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出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入拜京兆尹，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收之下狱。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瞻召谏官令上疏，无敢极言。瞻自上疏曰：

臣闻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贤愚共一，今古攸同。乔松蕣花，禀气各异。至如箋铿寿考，不因有智而延龄；颜子早亡，不为不贤而促寿。此皆含灵禀气，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婴危疾，深轸圣慈。医药无征，幽明遽隔。陛下过钟宸爱，痛切追思，爰责医工，令从严究。然韩宗召等因缘艺术，备荷宠荣，想于诊候之时，无不尽其方术。亦欲病如沃雪，药暂通神，其奈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差误之愆，死未塞责。

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九族于狴牢，因两人之药误。老幼械系三百余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禄不沾，进药之时，又不同议。此乃祸从天降，罪匪己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

陛下以宽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万邦，咸歌圣政。何事遽移前志，顿易初心。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且殉宫女而违道，囚平人而结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

陛下信崇释典，留意生天，大要不过喜舍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恶念，所谓福田。则业累尽消，往生忉利，比居浊恶，未可同年。伏望陛下尽释系囚，易怒为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资爱主之灵。中外臣僚，同深恳激。

帝阅疏大怒，即日罢瞻相位，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等使。再贬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为太子宾客分司。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郑畋、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纶、兵部员外张颜、刑部员外崔彦融、御史中丞孙瑝等，皆坐瞻亲善贬逐。京兆尹温璋仰药而卒。

刘□彖者，彭城人。祖璠，父煟。□彖，开成初进士擢第。会昌末，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大中初，转刑部侍郎。□彖精于法律，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寻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贤殿大学士。罢相，又历方镇，卒。弟顼，亦登进士第。

曹确，字刚中，河南人。父景伯，贞元十九年进士擢第，又登制科。确，开成二年登进士第，历聘藩府。入朝为侍御史，以工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入内署为学士，正拜中书舍人，赐金紫，权知河南尹事。入为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监修国史。

确精儒术，器识谨重，动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长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

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騑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可及尝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非酒，乃金翠也。人无敢非之者，唯确与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帝犹顾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于岭表。

确累加右仆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罢相，检校司徒、平章事、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观察等使。以出师扞庞勋功，就加太子太师。弟汾，亦进士登第，累官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尹，迁检校工部尚书、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弟兄并列将相之任，人士荣之。

确与毕諴俱以儒术进用，及居相位，廉俭贞苦，君子多之，称为曹、毕。

毕諴者，字存之，郓州须昌人也。伯祖构，高宗时吏部尚书。构弟栩，酆王府司马，生凌。凌为汾州长史，生匀，为协律郎。匀生諴，少孤贫，燃薪读书，刻苦自励。既长，博通经史，尤能歌诗。端悫好古，交游不杂。太和中，进士擢第，又以书判拔萃，尚书杜悰镇许昌，辟为从事。悰领度支，諴为巡官。悰镇扬州，又从之。悰入相，諴为监察，转侍御史。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专政，出悰为东蜀节度。悰之故吏，莫敢饯送问讯，唯諴无所顾虑，问遗不绝。德裕怒，出諴为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谴者皆征还。諴入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历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唯諴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执政多之。改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其年。召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迁刑部侍郎。

自大中末，党项羌叛，屡扰河西。宣宗召学士对边事。諴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状。上悦，曰："吾方择能帅，安集河西，不期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諴忻然从命，即用諴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等使。諴至军，遣使告喻叛徒，诸羌率化。又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省度支钱数百万。诏书嘉之，就加检校工部尚书，移镇泽潞，充昭义节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近胡，九姓为乱。諴明赏罚，谨斥候，期年，诸部革心。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汴观察等使。其年，入为户部尚书，领度支。月余，改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累迁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集贤大学士。

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辞位，诏守兵部尚书，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镇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镇，时年六十二。

諴谨重，长于文学，尤精吏术。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辞而免，君子美之。

子绍颜、知颜，登进士第，累历显官。

杜审权，字殷衡，京兆人也。国初莱成公如晦六代孙。祖佐，位终大理正。佐生二子：元颖、元绛。

元颖，穆宗朝宰相。绛位终太子宾客。绛生二子：审权、蔚，并登进士第。

审权，释褐江西观察判官，又以书判拔萃，拜右拾遗，转左补阙。大中初，迁司勋员外郎，转郎中知杂。又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十年，权知礼部贡举。十一年，选士三十人，后多至达官。正拜礼部侍郎。其年冬，出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都团练观察使，加检校户部尚书、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

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书。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右仆射。九年罢相，检校司空，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苏杭常等州观察使。

时徐州戍将庞勋自桂州擅还，据徐、泗，大扰淮南。审权与淮南节度使令狐綯、荆南节度使崔铉，奉诏出师，掎角讨贼；而浙西馈运不绝，继破徐戎。贼平，召拜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制曰：

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守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杜审权，韵合黄钟，行真白璧。冲粹孕灵岳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尘外孤标，云间独步。践历华贯，余二十年；鉴裁名流，凡几百辈。清切之任无不试，重难之务无不经。静而立名，严以肃物。绝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怀。贞方饰躬，温茂缮性。俭不逼下，畏以居高。语默适时，喜愠莫见。顷罢机务，镇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发猛士，挫彼贼锋；广备糗粮，助兹军食。深惟将相之大体，颇睹文武之全才。王导以萧洒之名，不忘戎事；谢安以恬淡之德，亦在兵间。及驷马来朝，擢居端揆，严重自处，恬旷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踪尚尔；郇瑕之旧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为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极一时之盛礼。可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晋绛节度观察等使。

数年以本官兼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赠太师，谥曰德。

三子：让能、彦林、弘徽。

让能，咸通十四年登进士第，释褐咸阳尉。宰相王铎镇汴，奏为推官。入为长安尉、集贤校理。丁母忧，以孝闻。服阕，淮南节度使刘鄴辟掌记室，得殿中，赐绯。入为监察。牛蔚镇兴元，奏为节度判官。入为右补阙，历侍御史、起居郎、礼部、兵部员外郎。萧遘领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

黄巢犯京师，奔赴行在，拜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谢日，面赐金紫之服，寻召充翰林学士。六飞在蜀，关东用兵，征发招怀，书诏云委。

让能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僖宗嘉之，累迁户部侍郎。从驾还京，加礼部尚书，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封建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兵部尚书、学士承旨。

沙陁逼京师，僖宗苍黄出幸。是夜，让能宿直禁中，闻难作，步出从驾。出城十余里，得遗马一匹，无羁勒，以绅束首而乘之。驾在凤翔，硃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宝鸡，近臣唯让能独从。翌日。孔纬等六七人至。邠师攻关，帝幸梁、汉，栈道为石协所毁，崎岖险阻之间，不离左右。帝顾谓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迁。险难之中，卿常在侧，古所谓忠于所事，卿无负矣！"让能谢曰："臣家世历重任，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临难苟免，臣之耻也；获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时硃玫立襄王称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贡赋殆绝。朝士才十数人，行帑无寸金，卫兵不宿饱。帝垂泣侧席，无如之何。让能首陈大计，请以重臣使河中，谕王重荣以大义，果承诏请雪，以图讨逆。京师平，拜特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进封襄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驾在凤翔，李昌符作乱，倏然变起，让能单步入侍。时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以戒事君。让能固争之，获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赐"扶危启运保乂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封晋国公，增邑千户，仍赐铁券。诛秦宗权，许、蔡平定，加司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昭宗郊礼毕，进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

自大顺已来，凤翔李茂贞大聚兵甲，恃功骄恣。会杨复恭走山南，茂贞欲兼有梁、汉之地，亟请问罪，诏未允而出师。昭宗怒其专，不得已而从之。及山南平，诏授以茂贞镇兴元，徐彦若镇凤翔，仍割果、阆两州隶武定军。茂贞怒，上章论列，语辞不逊。又与让能书曰：

宰相之职，外抚四夷，内安百姓。阴阳不顺，犹资燮理之功；宇宙将倾，须假扶持之力。即万灵舒惨，四海安危，尽系朝纲，咸由庙算，既为重任，方属元臣。况今国步犹艰，皇居未壮。曩日九衢三市，草拥荒墟；当时万户千门，霜凝白骨。大厦倾欹而未已，沉疴绵息以无余。

皆云非贤后无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无以革寰区之弊。

今明公舍筑入梦，投竿为师，践履中台，制临外阃，不究兴亡之理，罕闻沉断之机。盖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辄思上问，愿审臧谋。

窃见杨守亮擅举干戈，阻艰西道，将图割据，吞并东川。居巴、幹为一窟豺狼，在梁、汉致十年荆棘。果闻败衄，寻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谐，思却归而无地。当道与邠州见为隔绝纲运，方举问罪兵师，忽闻朝廷授武定之双旌，割果、阆之两郡，未审是何名目？酬何功劳？紊大国之纪纲，蠹天子之州县，非惟取笑于童稚，抑亦包羞于马牛。自谓奇谋，信为独见。伏虑是明公赏凶党无君之辈，挫忠臣奉国之心。要助奸邪，须摧正直。又闻公切于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于中书剸割全通于内地。虽知深奥，罕测津涯，亦闻骇异群情，颇，是喧腾众口。

其悖戾如此。

京师百姓，闻茂贞聚兵甲，群情恟々，数千百人守阙门。候中尉西门重遂出，拥马论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请姑息凤翔，与百姓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于宰相也。"昭宗怒，诏让能只在中书调发画计，不归第。月余，宰相崔昭纬阴结邠、岐为城社，凡让能出一言，即日达于茂贞、行瑜。茂贞令健兒数百人，杂市人于街。崔昭纬、郑延昌归第，市人拥肩舆诉曰："岐帅无罪，幸相公不加讨伐，致都邑不宁。"二相舆中喻之曰："大政圣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预。"市豪褰帘熟视，又不之识，因投瓦石，击二相之舆。崔、郑下舆散走，匿身获免。是日，丧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诛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坚。京师之人，相与藏窜，严刑不能已。让能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安。自艰难以来，且行贞元故事，姑息藩镇。茂贞迩在国门，不宜起怨。臣料此时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诏令不出城门，此贾生恸哭之际也。又《书》不云乎？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观凌弱。卿为我主张调发，用兵吾委诸王。"让能对曰："陛下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干弱枝以隆王室，此则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独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共戚，无宜避事。"让能泣辞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报国恩耳，安敢爱身避事？况陛下之心，宪祖之志也。但时有所不便，势有所必然。他日臣虽受晁错之诛，但不足以殄七国之患，敢不奉诏，继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为招讨使，神策将李乍岁副之，率禁军三

万，送彦若赴镇。崔昭纬密与邠、凤结托，心害让能；言讨伐非上意，出于大尉也。九月，茂贞出军逆战，王师败于盩厔。岐兵乘胜至三桥。让能奏曰：“臣固预言之矣。请归罪于臣，可以纾难。”上涕下不能已，曰：“与卿诀矣。”即日贬为雷州司户。茂贞在临皋驿，请诛让能。寻赐死，时年五十三。驾自石门还京，念让能之冤，追赠太师。

子光乂、晓，以父枉横，不求闻达。晓入梁，位亦至宰辅。

彦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进士第。彦林，光化中累官至尚书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天祐初，为御史中丞。

弘徽，累官至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与兄同日被害。

刘鄴，字汉藩，润州句容人也。父三复，聪敏绝人，幼善属文。少孤贫，母有废疾，三复丐食供养，不离左右，久之不遂乡赋。

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母亡，哀毁殆不胜丧。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太和中，德裕辅政，用为员外郎。居无何，罢相，复镇浙西，三复从之。汝州刺史刘禹锡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尝为诗赠三复，序曰：“从弟三复，三为浙右从事，凡十余年。往年主公入相，荐用登朝，中复从公之京口，未几而罢。昨以尚书员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辕而东。三从公皆在旧地，征诸故事，夐无其比，因赋诗饯别以志之。”又从德裕历滑台、西蜀、扬州，累迁御史中丞。会昌中，德裕用事，自谏议、给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朝廷用兵诛刘稹，泽潞既平。朝议以刘从谏妻裴氏是裴问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刘稹之叛，裴以酒食会潞州将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谋。三复奏曰：

刘从谏苞藏逆谋，比虽已露，今推穷仆妾，尤得事情。据其图谋语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乱，一至于斯。虽生前幸免于显诛，而死后已从于追戮，凡在朝野，同深庆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诛。《尚书》曰：“乃有颠越不恭，我则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如此则阿裴已不得免于极法矣！又况从谏死后，主张狂谋，罪状非一。刘稹年既幼小，逆节未深，裴为母氏，固宜诫诱。若广说忠孝之

道，深陈祸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枭音全革。而乃激厉凶党，胶固叛心，广招将校之妻，适有酒食之宴；号哭激其众意，赠遗结其群情。遂使叛党稽不舍之诛，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岁。方就诛夷，此阿裴之罪也。虽以裴问之功，或希减等，而国家有法，难议从轻。伏以管叔，周公之亲弟也，有罪而且诛之。以周公之贤，尚不舍兄弟之罪，况裴问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据阿裴废臣妾之道，怀逆乱之谋，裴问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于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请准法。

从之。三复未几病卒。

鄴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大中初，德裕贬逐，鄴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称诵。高元裕廉察陕虢，署为团练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咸通初，刘瞻、高璩居要职，以故人子荐为左拾遗，召充翰林学士，转尚书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

鄴以李德裕贬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镇，属郊天大赦，鄴奏论之曰："故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诚，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谟有功。德裕以伟望宏才，继登台衮；险夷不易，劲正无群。禀周勃厚重之姿，慕杨秉忠贞之节。顷以微累，窜于遐荒，既迫衰残，竟归冥寞。其子烨坐贬象州立山县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县尉，今已殁于贬所。倘德裕犹有亲援，可期振扬，微臣固不敢上论，以招浮议。今骨肉将尽，生涯已空，皆伤桀戟之门，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归于茔兆，一男又没于湘江。特乞圣明，俯垂哀愍，俾还遗骨，兼赐赠官。上弘录旧之仁，下激徇公之节。"诏从之。

鄴寻以本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转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僖宗即位，萧亻放、崔彦昭秉政，素恶鄴，乃罢鄴知政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内殿谢，不及笏记，鄴自叙十余句语云："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

黄巢渡淮而南，诏以浙西高骈代还，寻除风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以疾辞，拜左仆射。巢贼犯长安，鄴从驾不及，与崔沆、豆卢□彖匿于金吾将军张直方之家。旬日，贼严切追捕，三人夜窜；为贼所得，迫以伪命，称病不应，俱为贼所害。

豆卢□彖者，河东人。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彖，大中十三年亦登进士科。咸通末，累迁兵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符中，累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六年，与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曰，大风雷雨拔树。左丞韦蟾与王□彖善，往贺之。□彖言及雷雨之异，蟾曰："此应相公为霖作解之祥也。"□彖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贼犯京师，从僖宗出开远门，为盗所制，乃匿于张直方之家，遇害。识者以风雷，不令之兆也。

弟瓒、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瓒子革，中兴位亦至宰辅。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门族昌盛，从、颋之后，实富名流。而彦曾属徐乱之秋，胤接李亡之数，计则缪矣，天可逃乎？杨、刘、曹毕诸族，门非世胄，位以艺升，伏膺典坟，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败名。行己饬躬，此为深诫！杜氏三世辅相，太尉陷于横流，临难忘身，可为流涕。

赞曰：汉代荀、陈，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辅。裴士改节，杨子败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征。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赵隐 弟骘子光逢光裔光胤张裼 子文蔚济美贻宪李蔚崔彦昭郑畋卢携王徽

赵隐，字大隐，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硃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仓卒变起，羽卫不集，数日间贼来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奋力拒守，仍献家财以助军赏，天子嘉之。贼平，咸宁王浑瑊辟为推官，累迁殿中侍御史。贞元初，迁郑州刺史。郑滑节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军府之政委于植。大将宋朝晏构三军为乱，中夜火发，植与监军列卒待之。迟明，乱卒自溃，即日诛斩皆尽。帝优诏嘉之，入为卫尉少卿，三迁尚书工部侍郎。十七年，出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卒于镇。子存约、滂。

存约，太和三年为兴元从事。是时军乱，存约与节度使李绛方宴语，吏报："新军乱，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绛曰："吾为帅臣，去之安往？"麾存约令遁，存约曰："荷公厚德，获奉宾阶。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贼，是日与绛同遇害。

隐以父罹非祸，泣守松楸，十余年杜门读书，不应辟命。会昌中，父友当权要，敦勉仕进，方应弓招，累为从事。大中三年，应进士登第，累迁郡守、尚书郎、给事中、河南尹，历户、兵二侍郎，领盐铁转运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进阶特进、天水伯、食邑七百户。

隐性仁孝，与弟骘尤称友悌。少孤贫，弟兄力耕稼以奉亲，造次不干亲戚。既居宰辅，不以权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岁时伏腊，公卿大臣盈门通讯，而大臣及母之荣，无如其比。乾符中罢相，检校兵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等使。入为太常卿，转吏部尚书，累加尚书左仆射。广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骘，亦以进士登第。大中末，与兄隐并践省阁。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六年，权知贡举。七年，选士，多得名流，拜礼部侍郎、御史中丞，累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卒。

光逢，乾符五年登进士第，释褐凤翔推官。入朝为监察御史，丁父

忧免。僖宗还京，授太常博士，历礼部、司勋、吏部三员外郎，集贤殿学士，转礼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寻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如故。乾宁三年，从驾幸华州，拜御史中丞，改礼部侍郎。

刘季述废立之后，宰相崔胤与黄门争权，衣冠道丧。光逢移疾，退居洛阳，闭关却扫六七年。昭宗迁洛，起为吏部侍郎，复为左丞，历太常卿。鼎没于梁，累官至宰辅，封齐国公。

光裔，光启三年进士擢第。乾宁中，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之服。兄弟对掌内外制命，时人荣之。季述废立之后，光逢归洛。光裔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

光胤，大顺二年进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驾部郎中。入梁，历显位。中兴用为宰辅。

张裼，字公表，河间人。父君卿，元和中举进士，词学知名，累历郡守。裼，会昌四年进士擢第，释褐寿州防御判官。于琮布衣时，客游寿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异礼遇之。琮将别，谓裼曰："吾饷逆旅翁五十千，郡将之惠不登其数，如何？"裼方奉母，家贫，适得俸绢五十匹，尽以遗琮，约曰："他时出处穷达，交相恤也。"裼累辟太原掌书记。大中朝，琮为翰林学士，俄登宰辅，判度支。琮召裼为司勋员外郎、判度支。寻用为翰林学士，转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咸通末，琮为韦保衡所构谴逐，裼坐贬封州司马。保衡诛，琮得雪。裼量移入朝，为太子宾客，迁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为华州刺史。其年冬，检校吏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四年，卒于镇，时年六十四。子文蔚、济美、贻宪。

文蔚，乾符二年进士擢第，累佐使府。龙纪初，入朝为尚书郎。乾宁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紫。崔胤擅朝政，与蔚同年进士，尤相善，用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转兵部。从昭宗迁洛阳。辉王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济美、贻宪，相继以进士登第。贻宪覆试落籍，为户部巡官、集贤校理。

李蔚，字茂休，陇西人。祖上公，位司农卿，元和初为陕虢观察

使。父景素，太和中进士。蔚，开成末进士擢第，释褐襄阳从事。会昌末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拜监察御史，转殿中监。大中七年，以员外郎知台杂，寻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咸通五年，权知礼部贡举。六年，拜礼部侍郎，转尚书右丞。

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以旃檀为二高座，赐安国寺僧彻，逢八饭万僧。蔚上疏谏曰：

臣闻孔丘，圣者也，言则引周任之言；苻融，贤者也，谏必称王猛之议。诚以事求师古，词贵达情。陛下自缵帝图，克崇佛事，止当修外，未甚得中。臣略采本朝名臣启奏之言，以证奉佛初终之要。

天后时，曾营大像，功费百万，狄仁杰谏曰："夫宝铰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皆从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时，用之无度；臣每思惟，实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况近年以来，风尘屡扰；水旱失节，征役稍繁。必若多费官财，又苦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此切当之言一也。

中宗时，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此切当之言二也。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谏曰："自夏以来，淫雨不解，谷荒于垅，麦烂于场。入秋以来，亢旱为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赈贷。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陛下圣人也，远无不知；陛下明君也，细无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存活乎？三边之士可转输乎？今发一卒扞以边陲，追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万贯钱，造不急之观，以贾六合之怨，以违万人之心。"此切当之言三也。

替否又谏造寺曰："释教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常体道以济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营身以害教。今三时之月，筑山穿池，损命也；殚府虚藏，损人也；广殿长廊，营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

人，则不济物，营身，则不清净。岂大圣至神之心乎？佛书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赈贫人，是有如来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来之仁；罢营葺之直以给边陲，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轻天子之功业，臣实痛之！”此切当之言四也。

臣观仁杰，天后时上公也；姚崇，开元时贤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览斯言，未尝不废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

伏以陛下深重缁流，妙崇佛事，其为乐善，实迈前踪。但细详时代之安危，渺鉴昔贤之敷奏，则思过半矣，道远乎哉！臣过忝渥恩，言亏匡谏，但举从绳之义，少裨负扆之明。营缮之间，稍宜停减。

优诏嘉之。寻拜京兆尹、太常卿。

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与卢携、郑畋同辅政。罢相，出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诣阙乞留一年，从之。四年，复为吏部尚书，寻迁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六年，河东军乱，杀崔季康，诏以邠宁李侃镇太原，军情不伏。以蔚尝为太原从事，军民怀之。八月，以蔚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镇，下车三日，暴病卒。

弟绾，从兄绘，累官至刺史。

蔚三子：渥、洵、泽。

渥，咸通末进士及第，释褐太原从事，累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光化三年，选贡士。洵至福建观察使。

崔彦昭，字思文，清河人。父岂。彦昭，大中三年进士擢第，释褐诸侯府。咸通初，累迁兵部员外郎，转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再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事。

彦昭长于经济，儒学优深，精于吏事。前治数郡，所莅有声，动多遗爱。十年，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怀节度使，进阶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管内观察等

使。

时徐、泗用兵之后，北戎多寇边，沙陁诸部动干纪律。彦昭柔以恩惠，来以兵威，三年之间，北门大治，军民歌之。考满受代，耆老数千诣阙乞留。诏报曰：“彦昭早著令名，累更剧任。入司邦计，开张用经纬之文；出统籓维，抚驭得韬钤之术。自临并部，隐若长城。但先和众安人，不欲恃险与马。遂致三军百姓，沥恳同词，备述政能，唯恐罢去。顾兹重镇，方委长材。既获便安，未议移替，想当知悉。”

僖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时赵隐、高璩知政事，与彦昭同年进士，荐彦昭长于治财赋。十五年三月，召为吏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

先是，杨收、路岩、韦保衡皆以朋党好赂得罪。萧亻放秉政，颇革前弊。而彦昭辅政数月，百职斯举，察而不烦，士君子称之。二年，因其转官，僖宗诫曰：

彦昭历试有劳，佥谐无愧。涉于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兴文教，励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规，两司大计，清能壁立，政乃风行。奸欺屏绝于多歧，请托销摧于正议。不烦内库，有助涓毫；不假外籓，有进丝发。军食所入，余剩于明年；郊庙所供，克办于今岁。颇符神化，真谓庙谋。不有良臣，安能富国？宜酬勋于黄阁，俾正位于紫垣。敬服诫词，永坚茂业，呜呼！秉钧之道，何所难哉；覆军之涂，近已多矣！与其树党，不若修身；与其收恩，不如秉直。买暂胜者；贻其永败，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贵及人，唯争自我；初诚润屋，寻以危家。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纵经营而得位，用枉挠而当辜。唯尔选自朕心，采于人望。宣诏既毕，闲门未知，来遂奔车，退无私谢。独推元老，曾请急征；以守道而自臻，实荣亲之最重。尔其坚持正直，允执规程。但畏幽阴，必归公当。甘言可惮，叙往可嗤。奖善须明，惩奸须锐。利于人者，虽难必举；利于己者，虽易勿为。频念孤寒，每思耕织，常自勤于数事，便有望于中兴。彰朕知臣，在卿匡国，必使恩从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标，终无曲影。苟致我于尧、舜，亦比尔于皋、夔。可中书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拜席，时人荣之。累迁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与郑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领度支如故。进阶特进，累兼尚书右仆射。罢相，历方镇，以太子太

保分司卒。子保谦。

郑畋，字台文，荥阳人也。曾祖邻，祖穆，父亚，并登进士第。亚，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进士第，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数岁之内，连中三科。聪悟绝伦，文章秀发。李德裕在翰林，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出镇浙西，辟为从事。累属家艰，人多忌嫉，久之不调。会昌初，始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五年，德裕罢相镇渚宫，授亚正议大夫，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御经略使。大中二年，吴汝纳诉冤，德裕再贬潮州，亚亦贬循州刺史，卒。

畋年十八，登进士第，释褐汴宋节度推官，得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二，吏部调选，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馆事。未行，亚出桂州，畋随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继秉政十余年，素与德裕相恶。凡德裕亲旧多废斥之，畋久不偕于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镇，刘瞻镇北门，辟为从事。入朝为虞部员外郎。右丞郑薰，令狐之党也，摭畋旧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复出为从事。五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令。九年，刘瞻作相，荐为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

畋以久罹摈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陈曰："臣十八进士及第，二十二书判登科。此时结绶王畿，便贮青云之望。洎一沉风水，久换星霜，厌外府之樽罍，渴明庭之礼乐。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圣君，无以发扬幽迹。臣任刑部员外郎日，累于阁内对扬。去冬蒙擢宰万年，又得延英中谢。倾藿幸依于白日，舍盆终睹于青天。昨以京县浩穰，苦心为政，疲羸粗息，强御无踪。方专宰字之心，用副忧勤之化。陛下过垂采听，超授恩荣，擢于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才超翰苑，遽改郎曹。"

寻加知制诰，又自陈曰："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其时替故昭义节度使沈询作渭南县尉；两考罢免，杨收以结绶替臣。询则备历显荣，殁经数载；收则宠极台辅，绌已三年。臣则外困宾筵，内甘散秩，仰窥霄汉，空叹云泥。虽云赋命屯奇，实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涤如此。

俄迁中书舍人。十年，王师讨徐方，禁庭书诏旁午。畋洒翰泉涌，动无滞思，言皆破的，同僚阁笔推之。寻迁户部侍郎。庞勋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达，沦滞久之。既冠禁庭，当为宰辅，因谢承旨自陈曰："禁林素号清严，承旨尤称峻重。偏膺顾问，首冠英贤。今之宰辅

四人，三以此官腾跃，其为盛美，更异寻常。岂谓凡流，继兹芳躅，臣所以忧不称承旨之任也。至若继刘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规程，沥恳事君，披肝翊圣。以贞方为介胄，用忠信作藩篱。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让承旨之职。况沉舟坠羽，因圣主发扬，有薄艺微才，受鸿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荣，由郎吏以至于贰卿，自末僚而迁于上列。”其切于大用如此。

其年八月，刘瞻以谏囚医工宗族，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畋草制过为美词。懿宗省之甚怒，责之曰：“畋顷以行迹玷秽，为时弃捐，朝籍周行，无阶践历。竟因由径，遂致叨居，尘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体朕怀。一昨刘蟾出藩，朕岂无意？尔次当视草，过为美词。逞谲诡于笔端，笼爱憎于形内。徒知报瞻欻唾之惠，谁思蔑我拔擢之恩？载详言伪而坚，果明同恶相济。人之多僻，一至于斯！宜行窜逐之科，用屏回邪之党。可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召还。授右散骑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迁吏部侍郎。寻降制曰：“顷者时郁正途，权归邪幸。尔畋执心无惑，秉节被谗，征复鸳行，愈洽人望。既负弥纶之业，宜居辅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号礼毕，进加中书侍郎，进阶特进，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

五年，黄巢起曹、郓，南犯荆、襄，东渡江、淮，众归百万，所经屡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璆，求郓州节钺。璆言贼势难图，宜因授之，以绝北顾之患。天子下百僚议。初，黄巢之起也，宰相卢携以浙西观察使高骈素有军功，奏为淮南节度使，令扼贼冲。寻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及崔璆之奏，朝臣议之。有请假节以纾患者。畋采群议，欲以南海节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骈，欲立奇功以图胜。携曰：“高骈将略无双，淮士甲兵甚锐。今诸道之师方集，蕞尔纤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怯，而令诸军解体耶！”畋曰：“巢贼之乱，本因饥岁。人以利合，乃至实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闭门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彼本以饥年利合，一遇丰岁，孰不怀思乡土？其众一离，则巢贼几上肉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若此际不以计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忧未艾也。”

群议然之，而左仆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今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上亦望骈成功，乃依携议。及中书商量制敕，畋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高公迁延玩寇，无意翦除，又从而保之，

彼得计矣。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驾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僖宗闻之怒，曰：“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二人俱罢政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广明元年，贼自岭表北渡江、浙，虏崔璆，陷淮南郡县。高骈止令张璘控制冲要，闭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征还，拜畋礼部尚书。寻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是冬，贼陷京师，僖宗出幸。畋闻难作，候驾于斜谷迎谒，垂泣曰：“将相误陛下，以至于此。臣实罪人，请死以惩无状。”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驻跸兴元。卿宜坚扼贼冲，勿令滋蔓。”畋对曰：“臣心报国，死而后已，请陛下无东顾之忧。然道路艰虞，奏报梗涩，临机不能远禀圣旨，愿听臣便宜从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畋还镇，搜乘补卒，缮修戎仗，浚饰城垒。尽出家财以散士卒。昼夜如临大敌。

中和元年二月，贼将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欲攻凤翔。畋预知贼至，令大将李昌言等伏于要害。贼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骑长驱，部伍不整。畋以锐卒数千，陈于高冈，虚立旗帜，延袤数里。距贼十余里，伐鼓而阵。贼不之测众寡，始欲列卒而阵，后军未至，而昌言等发伏击之，其众大挠。日既晡矣，岐军四合，追击于龙尾陂，贼委兵仗自溃，斩馘万计，得其铠仗，岐军大振。天子闻之，谓宰相曰：“予知畋不尽儒者之勇，甚慰予怀。”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

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污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又传檄天下曰：

凤翔陇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畋，移檄告诸藩镇、郡县、侯伯、牧守、将吏曰：夫屯亨有数，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亏，似阴阳之愆伏。是以汉朝方盛，则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骋其残酷。不无僭越，寻亦诛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难免。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我国家应五运以承乾，蹑三王之垂统，绵区饮化，匝宇归仁。十八帝之鸿猷，铭于神鼎；三百年之睿泽，播在人谣。加以政尚宽弘，刑无枉滥，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务恤于生灵。足可传宝祚于无穷，御瑶图于不朽。

近岁螟蝗作害，旱□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虽加讨

逐，犹肆猖狂。草贼黄巢，奴仆下才，豺狼丑类。寒耕热耨，不励力于田畴；媮食靡衣，务偷生于剽夺。结连凶党，驱迫平人，始扰害于里闾，遂侵凌于郡邑。属以藩臣不武，戎士贪财，徒加讨逐之名，竟作迁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圣上爱育情深，含弘道广，指万方而罪己，用百姓以为心。假以节旄，委之藩镇，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无犬马之诚，但恣虫蛇之毒。剽掠我征镇，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残我士庶。视人命有同于草芥，谓大宝易取如弈棋。而乃窃据宫闱，伪称名号。烂羊头而拜爵，续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夸安，鱼在鼎而犹戏。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项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犹复广侵田宅，滥渎货财，比溪壑以难盈，类乌鸢而纵攫。茫茫赤县，仅同夷貊之乡；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内。固已人神共怒，行路伤心。

畋谬领藩垣，荣兼将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与义士忠臣，共翦狐鸣狗盗。近承诏命，会合诸军。皇帝亲御六师，即离三蜀；霜戈万队，铁马千群；雕虎啸以风生，应龙骧而云起。淮南高相公，会关东诸道百万雄师，计以夏初，会于关内。畋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节度使仇公遇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争麾陇右之蛇矛，待扫关中之蚁聚。而吐蕃、党项以久被皇化，深愤国雠，愿以沙漠之军，共献荡平之捷。此际华戎合势，藩镇连衡，旌旗焕烂于云霞，剑戟晶荧于霜雪。莫不持绳待试，贾勇争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兹残孽，不足殄除。况诸道世受国恩，身縻好爵，皆贮匡邦之略，咸倾致主之诚。自函、洛构氛，銮舆避狄，莫不指铜驼而皆裂，望玉垒以魂销。闻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愤激，速殄寇雠。永图社稷之勋，以报君亲之德，迎銮反正，岂不休哉。

时驾在坤维，音驿阻绝，以为朝廷无能复振。及畋传檄，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巢贼闻之大惧。自是贼骑不过京西。当时非畋扼贼之冲，褒、蜀危矣。寻进位检校司空。

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御贼冲，宜须骁将镇守，表荐大将李昌言，诏可之。诏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铎代畋将兵收复。畋寻以仆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机务。二年冬，罢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给事中凝绩为陇州刺史，诏侍畋就郡养疾，薨于郡舍，时年五十九。

光启末，李茂贞授凤翔节度使。畋会兵时，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以茂贞勤于军旅，甚奇之，委以游逻之任。至是，茂贞思畋奖待之恩，上表论之曰：

臣伏见当道故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郑畋，瑞应星精，祥开月角；建洪炉于圣代，成庶绩于明昌。凤毛方浴于春池，龙节忽移于右辅。旋以群鸱啸聚，万蝟锋攒，苍黄而玉辂省方，次第而金门彻钥。九州相望，初犹豫以从风；百辟无归，半狐疑而委质。而畋冲冠怒发，投袂治兵；罗剑戟于樽前，练貔貅于阃外。坎牲誓众，衅鼓出师；驰羽檄于四方，暢皇威于万里。身维地轴，决横流而尽入东溟；手正天关，扫妖星而重尊北极。及至囊沙减灶，伐鼓扬旌；四凶方侈于兽心，一阵尽涂于龙尾。大振建瓴之捷，只于反掌之间。不期天柱朝摧，将星夜陨；竹帛徒书于茂烈，松楸未焕于易名。臣始仕从戎，爰承指顾，禀三令五申之戒，预一匡九合之谋。今则谬以微功，获居重镇。寻武侯之遗爱，城垒宛然；念叔子之高踪，涕零何极？伏冀特加赠谥，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诏赠司徒，谥曰文昭。

畋文学优深，器量弘恕。美风仪，神彩如玉，尤能赋诗。与人结交，荣悴如一。始为员外郎，为郑薰不放省上，畋不以为憾。及畋作相，薰子为郎，畋特奖拔为给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报怨，多此类也。

子凝绩，景福中历刑部、户部侍郎。

卢携，字子升，范阳人。祖损。父求，宝历初登进士第，应诸府辟召。位终郡守。携，大中九年进士擢第，授集贤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为右拾遗、殿中侍御史，累转员外郎中、长安县令、郑州刺史。召拜谏议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乾符末，加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

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饶、信等州，自浙东陷福建，遂至岭南，陷广州，杀节度使李岩，遂抗表求节钺。初，王仙芝起河南，携举宋威、齐克让、曾衮等有将略，用为招讨使。及宋威杀尚君长，致贼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铎为都统，携深不悦。浙帅崔璆等上表，请假黄巢广州节钺，上令宰臣议。携以王铎为统帅，欲激怒黄巢，坚言不可假贼节制，止授率府率而已。与同列郑畋争论，投砚于地。由是两罢之，为太子宾客分司。

六年，高骈大将张麟频破贼。携素待高骈厚，常举可为统帅。天子以骈立功，复召携辅政。及王铎失守，罢都统，以高骈代之。由是自潼

关以东，汝、陕、许、邓、汴、滑、青、兖皆易帅。王铎、郑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携内倚田令孜，外以高骈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时携病风，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决于亲吏温季修，货贿公行。及贼扰淮南，张麟被杀，而许州逐帅，澱水兵溃。朝廷震惧，皆归罪于携。及贼陷潼关，罢携相，为太子宾客，是夜仰药而死。

子晏，天祐初，为河南县尉，为柳璨所杀。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于梁魏。魏为秦灭，始皇徙关东豪族实关中，魏诸公子徙于霸陵。以其故王族，遂为王氏。后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阳之凤岐原，子孙因家焉。曾祖择，从兄易从，天后朝登进士第。从弟明从、言从，睿宗朝并以进士擢第。昆仲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时号“凤阁王家”。其后，易从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进士登第。王氏自易从已降，至大中朝登进士科者，一十八人；登台省，历牧守、宾佐者，三十余人。择从，大足三年登进士第，先天中，又应贤良方正制举，升乙第，再迁京兆士曹参军，充丽正殿学士。祖察，至德二年登进士第，位终连州刺史。父自立，位终缑氏令。

徽大中十一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户部侍郎沈询判度支，辟为巡官。宰相徐商领盐铁，又奏为参佐。时宣宗诏宰相于进士中选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闻。徽性冲淡，远势利，闻之忧形于色。徽登第时，年逾四十，见宰相刘□彖哀祈，具陈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尘污禁脔。□彖于上前言之方免。从令狐綯历宣武、淮南两镇掌书记，得大理评事。召拜右拾遗，前后上疏论事二十三，人难言者必犯颜争之，人士翕然称重。

会徐商罢相镇江陵，以徽旧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仆在进士中，荷公重顾，公佩印临戎，下官安得不从？”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赐绯，荆南节度判官。

高湜时持宪纲，奏为侍御史知杂，兼职方员外郎，转考功员外。时考簿上中下字硃书，吏缘为奸，多有揩改。徽白仆射，请以墨书，遂绝奸吏之弊。宰相萧亻放以徽明于吏术，尤重之。乾封初，迁司封郎中、长安县令。学士阙人，亻放用徽为翰林学士，改职方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延英中谢，面赐金紫，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书左丞，学士承旨如故。

广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黄巢入潼关，其夜僖宗出幸。徽与同列崔沆、豆卢□彖、仆射于琮，至曙方知车驾出幸，遂相奔驰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坠于崖谷，为贼所得，迫还京师。将授之伪命，徽示以足折口喑，虽白刃环之，终无惧色。贼令舆归第，命医工视之。月余，守视者稍怠，徽乃杂于负贩，窜之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入蜀。

天子嘉之，诏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将赴行在，寻诏徽以本官充东面宣慰催阵使。时王铎都统行营兵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贼。徽与行营都监杨复光谋，赦沙陁三部落，令赴难。其年夏，代北军至，决战累捷，收复京师，以功加尚书右仆射。

光启中，潞州军乱，杀其帅成麟，以兵部侍郎郑昌图权知昭义军事。时孟方立割据山东三州，别为一镇。上党支郡，唯泽州耳，而军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图不能制。宰相奏请以重臣镇之，乃授徽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时銮辂未还，关东聚盗。而河东李克用与孟方立方争泽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诉之曰：

臣闻量才授任，本切于安人；奉上推忠，莫先于体国。臣早逢昌运，备历华资，止仗竭诚，幸无躁迹。六年内置，虽叨侍从之荣；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忧勤。况重镇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宠寄，出自宸衷，岂合惮劳，更陈衷款。但以郑昌图主留累月，将结深根；孟方立专据三州，转成积衅。招其外则潞人胥怨，抚其内则邢将益疑。祸方炽于既焚，计奈何于已失。须观胜负，乃决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则寝与百虑；思奉身而先退，则事体两全。伏乞圣慈，博求廷议，择其可付，理在从长。免微臣负怀宠之讥，使上党破必争势。触藩知难，庶无愧于前言；报国图功，岂无伸于此日。

天子乃以昌图镇之，以徽为诸道租庸供军等使，余官如故。

时京师收复之后，宫寺焚烧，园陵毁废，故车驾久而未还。乃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等使。徽方治财赋，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丧，乃招合遗散，抚之如子。数年之间，版户稍葺，东内斋阁，缮完有序。徽拜表请车驾还京，曰：“昨者狂寇将逃，延灾方甚。而端门凤畤，镇福地而独存；王气龙盘，郁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临御非遥。今虽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式示卑宫之俭，更凝驭道之尊。且肃宗才见捷书，便离岐下；德宗虽当盛暑，不驻汉中。故

事具存，昌期难缓，愿回銮辂，早复京师。臣谬以散材，叨膺重寄，闭阁深念，拜章累陈。审时事之安危，系庙谋之得失。臣虽随宜制置，竭力抚绥，如或銮驾未回，必恐人心复散。纵成微效，终负殊私。势有必然，理宜过虑。以兹淹驻，转失机宜。实希永挂宸聪，亟还清跸。”帝深嘉纳，进位检校司空、御史大夫，权知京兆尹事。

中外权臣，遣人治第京师。因其乱后，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诉相继。徽不避权豪，平之以法。由是残民安业，而权幸侧目恶其强。乃以其党薛杞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丧，徽执奏不令入府。权臣愈怒，奏罢徽使务，以本官征赴行在。寻授太子少师，移疾退居蒲州。满十旬，请罢。僖宗还宫，复授太子少师，疾，未任朝谒。宰相以徽怨望，奏贬集州刺史，徽乃舆疾赴贬所。不旬日，沙陁逼京师，僖宗出幸宝鸡，而军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无罪，召拜吏部尚书，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徽将赴行在，而襄王僭伪。邠、岐兵士，追逼乘舆。天子幸汉中，徽不能进。李襜伪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阙。徽托以风疾，不能步履。襜将僭号，逼内外臣僚署誓状。徽称臂缓，不能秉笔，竟不署名。

硃玫既诛，天子自褒中还，至凤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车驾还宫，徽上章，以足膝风痹，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复授太子少师。及便殿中谢，昭宗顾瞻进对，曰：“王徽神气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书。大乱之后，铨选失绪，吏为奸蠹，有重叠补拟者。徽从初注授，便置手历，一一检视，人无拥滞，内外称之。进位检校司空，守尚书右仆射。大顺元年十二月卒，赠太尉，谥曰贞。

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议兵之难，古无百胜，盖以行权制变，法断在于临机；出奇无穷，声实悬于中的。昔晋国之平孙皓，贾公闾坚沮渡江；吴人欲拒曹瞒，张辅吴终惭失策。彼之贤俊，未免悔尤。况卢子升平代书生，素迷军志，只保高骈之平昔，不料高骈之苞藏；以至力困黄巢，毒流赤县，绝吭仰药，何所补焉？台文气激壮图，志摅宿愤，慷慨誓众，叱咤临戎；竟扼贼喉，以康天步，谓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赵以鼎职奉亲，天伦并达，积庆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盗泉，脱身虎口，功名不坠，君子多之。

赞曰：武以伸威，谋以制敌。何必临戎，陈师衽席。高骈玩寇，卢携保奸。圣断一误，崎岖剑山。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萧遘孔纬韦昭度崔昭纬张濬 硃朴 郑綮刘崇望 兄崇龟 弟崇鲁崇谟 徐彦若陆扆柳璨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嵩生衡。衡生复，德宗朝宰相。复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太原从事。入朝为右拾遗，再迁起居舍人。与韦保衡同年登进士第，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

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保衡心衔之。及保衡作相，掎遘之失，贬为播州司马。途经三峡，维舟月夜赋诗自悼。虑保衡见害，遽有神人谓之曰：“相公勿忧，予当御侮奉卫。”遘心异之。过峡州，经白帝祠，即所睹之神人也。

保衡诛，以礼部员外郎征还，转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乾符初，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

黄巢犯阙，僖宗出幸，以供馈不给，须近臣掌计，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绵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累兼吏部尚书、监修国史。

遘少负大节，以经济为己任。洎处台司，风望尤峻，奏对朗拔，天子器之。光启初，王纲不振。是时天下诸侯，半出群盗；强弱相噬，怙众邀宠，国法莫能制。

有李凝古者，从支详为徐州从事。详为衙将时溥所逐，而宾佐陷于徐。及溥为节度使，因食中毒。而恶凝古者谮之，云为支详报雠行鸩。溥收凝古杀之。凝古父损，时为右常侍，溥上章披诉，言损与凝古同谋。内官田令孜受溥厚赂，曲奏请收损下狱。中丞卢渥附令孜，锻炼其狱。侍御史王华嫉恶，坚执奏证损无罪。令孜怒，奏移损付神策狱按问，王华拒不奉诏，奏曰：“李损位居近侍，当死即死，安可取辱于黄门之手？”遘非时进状，请开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鸩之谋，其事暖昧，已遭屠害，今不复论。李损父子相别三四年，音问断绝，安得诬罔同谋？时溥恃勋坏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请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诬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损罗织而诛，行当便及臣等。”帝为之改容，损得免，止于停任。

时田令孜专总禁军，公卿僚庶，无不候其颜色，唯遘以道自处，未尝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两池盐利，请直属禁军。王重荣上章论列。乃奏移重荣别镇。重荣不受，令孜请率禁军讨之。重荣求援于太原，李克用引军赴之，拒战沙苑，禁军大败，逼京城。僖宗惧，出幸凤翔。诸藩上章抗论令孜生事，离间方面。遘素恶令孜，乃与裴澈致书召硃玫。玫以邠州之军五千迎驾，仍与河中、太原修睦，请同匡王室。由是，诸镇继上章，请驾还京。令孜闻玫军至，迫胁天子幸陈仓。时僖宗仓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从。玫怒令孜弄权，又以天子不谅其忠，语辞怨望，乃诉于遘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艰险。中原士庶，与贼血战，肝脑涂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复京都，十亡七八。残民遗老，方喜车驾归宫。主上不念生灵转输之劳，甲士血战之效，将勤王之功业，为敕使之宠荣；而更志在乱邦，与国生事，召戎结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踪，径来奔问，不蒙见信，翻类胁君。古者忠而获罪，正如此也！吾等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殚矣！安能垂头叠翼，喘喘于阍寺之手哉！《春秋》之义，丧君有君。相国徐思其宜，改图可也。"遘曰："主上临御十余年，未闻过行。比来丧乱播越，失于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动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陈仓，上无行意，令孜陈兵帐下，列卒阶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静言此贼，罪不容诛。至尊之心，孰不深鉴？足下乃心王室，止有归兵还镇，拜表迎銮，德业功名，益光图史。舍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图之言，未敢闻命。"玫曰："李家王子极多，有天下者，岂一王哉？"遘曰："废立危事，虽有伊尹、霍光之贤，尚贻后悔。古人云：'勿为福始，勿为祸先。'如公矢谋，未见其利。"玫退而宣言曰："我册个王子为主，不从者斩。"及立襄王，请遘为册文。遘曰："少婴衰疾，文思减落。比来禁署，未免倩人，请命能者。"竟不措笔。乃命郑昌图为之，玫滋不悦。及还长安，以昌图代遘为相，署遘太子太保。乃移疾，满百日，退居河中之永乐县。

遘在相位五年，累兼尚书右仆射，进封楚国公。僖宗再迁京，宰相孔纬与遘不协，以其受伪命，奏贬官。寻赐死于永乐。咸通中，王铎掌贡籍，遘与韦保衡俱以进士中选，而保衡暴贵，与铎同在中书。及僖宗在蜀，遘又与铎并居相位。帝尝召宰臣，铎年高，升阶足跌，踣勾陈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辅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谓遘曰："适见卿扶王铎，予喜卿善事长矣。"遘对曰："臣扶王铎不独司长。臣应举岁，铎为主司，以臣中选门生也。"上笑曰："王铎选进士，朕选宰相，于卿无负矣。"遘谢之而退。

遘为大臣，士行无缺。逢时不幸，为伪襜所污，不以令终，人士惜

之。

弟蘧，时为永乐令。

孔纬，字化文，鲁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终秘书省著作佐郎，谏议大夫巢父兄也。祖戣，位终礼部尚书，自有传。父遵孺，终华阴县丞。

纬少孤，依诸父温裕、温业，皆居方镇，与名公交，故纬声籍早达。大中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崔慎由镇梓州，辟为从事。又从崔铉为扬州支使，得协律郎。崔慎由镇华州、河中，纬皆从之，历观察判官。宰相杨收奏授长安尉，直弘文馆。御史中丞王铎奏为监察御史，转礼部员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贤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丁内忧免。服阕，以右司员外郎入朝。宰臣赵隐嘉其能文，荐为翰林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赐绯。正拜中书舍人，累迁户部侍郎。谢日，面赐金紫之服。乾符中，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

纬器志方雅，嫉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历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选曹，动循格令。权要有所托，私书盈几，不之省。执政怒之，改太常卿。

黄巢之乱，从僖宗幸蜀，改刑部尚书，判户部事。宰臣萧遘在翰林时，与纬情旨不协。至是，因户部取给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启元年，从驾还京。

是时，田令孜军败，沙陁逼京师，帝移幸凤翔，邠帅硃玫引兵来迎驾。令孜挟帝幸山南。时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从，而随驾者黄门卫士数百人而已。帝驻宝鸡，侯百官，诏授纬御史大夫，遣中使传诏，令纬率百僚赴行在。时京师急变，从驾官属至盩厔，并为乱兵所剽，资装殆尽。纬承命见宰相论事，萧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辞疾不见纬。纬遣台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为词。纬无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谓之曰："吾辈世荷国恩，身居宪秩。虽六飞奔迫而咫尺天颜，累诏追征，皆无承禀，非臣子之义也。凡布衣交旧，缓急犹相救恤，况在君亲？策名委质，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岂不怀，但盩厔剽剥之余，乞食不给。今若首途，聊营一日之费，俟信宿纪行可也。"纬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岂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辈善自为谋，吾行决矣。"

即日见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诏命，令促百僚前进。观群公立意，未有发期。仆忝宪闱，不宜居后。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骑，送至陈仓。"昌符嘉之，谓纬曰："路无顿递，裹粮办耶？"乃送钱五十缗，令骑士援纬达散关。纬知硃玫必蓄异志，奏曰："关城小邑，不足以驻六师，请速幸梁州。"翌日，车驾离陈仓，才入关而邠、岐之兵围宝鸡，攻散关。微纬之言几危矣！

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改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王行瑜斩硃玫，平定京城，迁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从驾还京，驻跸岐阳，进阶特进，兼吏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车驾还宫，进位左仆射，赐"持危启运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二百户，赐铁券，恕十死罪，赐天兴县庄、善和里宅各一区，兼领京畿营田使。

僖宗晏驾，充山陵使。僖宗祔庙，纬准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纬依旧视事，进加司空。以国学盗火所焚，令纬完葺，仍兼领国子祭酒。蔡贼秦宗权伏诛，进阶开府仪同三司，进位司徒，封鲁国公。

十一月，昭宗谒郊庙，两中尉、内枢密请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贵人无朝服助祭之礼，少府监亦无素制冠服。中尉怒，立令制造，下太常礼院。礼官举故事，亦称无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谏官亦论之。纬奏曰："中贵不衣朝服助祭，国典也。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天子召谏官谓之曰："大礼日近，无宜立异，为朕容之。"于是内官以朝服助祭。郊礼毕，进位兼太保。

大顺元年夏，幽州、汴州请讨太原。宰臣张浚请自率禁军为招讨。上持疑未决，问计于纬。纬以讨之为便，语在《浚传》。其年秋，浚军为太原所击，大败而还。浚罢相贬官，纬坐附浚，以检校太保、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未离阙下，再贬均州刺史。纬、浚密遣人求援于汴州，硃全忠上章论救。纬至商州，有诏俾令就便，遂寓居华州。

乾守二年五月，三镇入京师，杀宰相韦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党，外交方镇，思用骨鲠正人，遣中使趋华州召纬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宾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书。翌日，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庙、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阶爵、功臣名、食邑并如故。旬日之内，驿骑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师。

延英中谢，奏曰：“臣前时待罪宰相，智术短浅，有负弼谐。陛下特贷刑书，曲全腰领。臣期于死报泉壤，不望生叩玉阶。复拜龙颜，实臣荣幸。然臣比婴衰疾，伏枕累年，形骸虽存，生意都尽。平居勉强，御事犹疏。况比尪羸，宁胜重委？国祚方泰，英彦盈庭，岂以朽腐之人，再尘机务！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许臣自便。”因呜咽流涕。纬久疾，拜蹈艰难，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轸念。令阁门使送纬中书视事。不旬日，沙陁次河中，同州王行约入京师谋乱，天子出幸石门。纬从驾至莎城，疾渐危笃，先还京城。九月，卒于光德里第，赠太尉。

纬家尚节义，挺然不屈。虽权势燻灼，未尝假以恩礼。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恃恩颇横，不期年领浙西节度使，俄加平章事。谢日，台吏申中书，称天武相公衙谢，准例班见百僚。纬判曰：“不用立班。”顺节粗暴小人，不闲朝法，盛饰趋中书，既见无班，心甚怏怏。他日因会，顺节微言之。纬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来班见宰相，以辅臣居班列之首，奉长之义也。公握天武健兒，而于政事□受百僚班见，意自安乎？必若须此仪，俟去‘都头’二字可也。”顺节不敢复言。其秉礼不回，多此类也。

孔氏自元和后，昆仲贵盛，至正卿、方镇者六七人，未有为宰辅者，至纬始在鼎司。

子崇弼，亦登进士第，仕至散骑常侍。

韦昭度，字正纪，京兆人。祖縡，父逢。昭度，咸通八年进士擢第。乾符中，累迁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从僖宗幸蜀，拜户部侍郎。中和元年，权知礼部贡举。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书。

昭宗即位，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隔绝贡奉。乃以昭度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招抚宣慰等使。昭度赴镇，敬瑄不受代。诏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势讨之。昭度为行营招讨。卒岁，止拔汉州。王建谓昭度曰：“相公劳师弊众，远事蛮夷。访闻京洛以东，群侯相噬，祸难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还京师，咨谋匡合，平定两河，国家之利也。敬瑄小丑，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责建可办。”昭度然之，奏请还都。昭度未及京师，建以重兵守剑门，急攻成都下之。杀敬瑄，自称留后。昭度还，以检校司空充东都留守。召还，为右仆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让能为凤翔所杀，复委昭度知政事，与李谿并命。时宰相崔昭纬专政，恶李谿之为人。降制日，令知制诰刘崇鲁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论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复命谿同平章事，昭纬不胜其忿。

先是，邠州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奏议云："国朝已来，功如郭子仪，未省曾兼此官。"乃赐号"尚父"。崔昭纬宗人铤，曾为行瑜从事，朝廷每降制敕，不便于昭纬者，即令铤诉于行瑜，俾上章论列。朝旨小有依违，即表章不逊。至是李谿入拜。昭纬谓铤曰："前时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奸纤，惑上视听，宗社不宁。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与李茂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惧危宗社。"天子优诏晓谕，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贞、华州韩建以兵入觐，面奏昭度、李谿之奸邪，请加谴逐。制敕未行，三镇兵害昭度于都亭驿。及行瑜诛，降制复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纬，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枣县尉。父巘，鄂州观察使。昭纬进士及第。昭宗朝，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奸纤，忌前达。内结中人，外连藩阃。属朝廷微弱，每托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诱召三镇将兵诣阙，贼杀宰辅内臣，帝深切齿。会太原之师诛行瑜，罢相，授右仆射。后又以托附汴州，再贬梧州司马。寻降制曰：

崔昭纬顷居内署，粗著微劳。擢于侍从之司，委以燮调之任。不能忠贞报国，端慎处身。潜交结于奸臣，致漏泄于机事。星霜累换，匡辅蔑闻。尔罪一也。

又怏其私忿，辄恣阴谋。托崔铤之险巇，连行瑜之计画，遂致称兵向阙，怙众胁君。故宰臣韦昭度、李谿并以无辜见害，几危宗社，显辱君亲。尔罪二也。

及行瑜败灭，京国甫安，而乃自惧欺诬，别谋托附。又于藩阃，潜请荐论，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贪荣冒宠，僭滥无厌，败俗伤风，贤愚共鄙。尔罪三也。

又将厚赂，欲结诸王，轻侮我宪章，玷渎我骨肉。货财之数，文字具存。赖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尽将昭纬情款，兼其亲吏姓名，直具奏闻，拒其求托。昭纬曾居宰辅，久历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顾其事体。观其识见，实骇听闻。尔罪四也。

自奸邪既露，情状难容。尚示宽刑，未行严宪，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过尤，恭承制命，速赴贬所，用守常规。而犹自务宴安，寻闻所在留驻；搅扰藩镇，侮慢朝章。曾无禀畏之心，可验苞藏之计。罔知愆咎，唯谤朝廷。尔罪五也。

朕以恩泽者，帝王之雨露，弄法者，邦国之雷霆；无雨露则庶物不荣，无雷霆则万邦不肃。朕体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难含垢。凡百多士，宜体予怀。宜所在赐自尽。

时昭纬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斩之。

兄昭符，仕至礼部尚书。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给事中。昭远，考功员外郎。

张濬，字禹川，河间人。祖仲素，位至中书舍人。父镣，官卑，家寓州。濬倜傥不羁，涉猎文史，好大言，为士友之所摈弃。初从乡赋随计，咸薄其为人。濬愤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隐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之术，欲以捭阖取贵仕。乾符中，枢密使杨复恭因使遇之，自处士荐为太常博士，累转度支员外郎。

黄巢将逼关辅，濬托疾请告，侍其母，挈族避乱商州。贼犯京师，僖宗出幸，途无供顿，卫军不得食。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骡纲，军士始得食。僖宗召康问曰："卿为县令，安操心及此？"康对曰："臣为尘吏，敢有此进献？张濬员外教臣也。"帝异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几，拜谏议大夫。

其年冬，宰相王铎至滑台，兼充天下行营都统。方征兵诸侯，奏用濬为都统判官。时王敬武初破弘霸郎，军威大振，累诏征平卢兵，敬武独不赴援。铎遣濬往说之，敬武已受伪命，复怙强不迎诏使。濬至，谒见，责之曰："公为天子守藩，王臣赍诏宣谕，而侮慢诏使。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敬武愕然谢咎。既宣诏，军士按兵默然，濬并召将佐集于鞠场面谕之曰："人生效忠仗义，所冀粗分顺逆，悬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贩盐白丁，何利害之可论耶？今诸侯勤王，天下响应，公等独据一州，坐观成败。贼平之后，去就何安？若能此际排难解纷，陈师鞠旅，共诛寇盗，迎奉銮舆，则富贵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辈舍安而即危也！"诸将改容引过，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即时出军，从濬入援京师。贼平，累迁户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发迹，依杨复恭。及复恭失势，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复恭。及再幸山南，复恭代令孜为中尉，罢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复恭有援立大勋，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当时趋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画大计，复用为宰相、判度支。上尝问濬，致理何事最急？对曰："莫若强兵。兵强而天下服。"上由是专务搜补兵甲，欲以武功胜天下。后延英论前代为治得失，濬曰："不必远征汉、晋之弊。臣窃见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内外逼于强臣。臣每思之，实痛心而泣血也。"

会硃全忠诛秦宗权，安居受杀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等奏请出军讨太原。诏四品以上官议，皆言："国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国家所有。"濬议曰："先帝频至播越，王室不宁。原其乱阶，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请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断两雄之势。"上曰："收复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诸侯其谓我何？"濬恳论用兵之利害，盖欲示外势而挤复恭也。上旨未决。宰臣孔纬曰："张濬所陈，万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师渡河而贼必自破。昨计度军中转饷犒劳，一二年间，必无阙事，陛下断意行之。"

既二相俱论，乃以濬为河东行营兵马都招讨宣慰使，以京兆尹孙揆副之。仍授揆昭义节度使，华州韩建为供军使，硃全忠为太原西南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太原东北面招讨使。全忠以汴军三千为濬牙队。大顺元年六月，濬率军五十二都，兼邠宁、鄜、夏杂虏共五万人骑，发自京师。昭宗御安喜楼临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动为贼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愤惋，为陛下除其僭逼。"杨复恭闻之不悦。中尉内使饯于长乐，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蒐，独当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复恭衔之。

时汴、华、邠、岐之师渡河，会濬于晋州。汴将硃崇节权知潞州事，太原将李存孝攻之。濬虑贼平汴人据昭义，乃令孙揆分兵赴镇，中使韩归范送旌节至军。八月，揆与归范赴潞州。至潞，并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将葛从周弃潞州。十月，濬军至阴地，邠、岐、华三镇之师营平阳。李存孝击之，一战而败，委兵仗溃散。进攻晋州。数日，中夜濬敛众遁走。比曙，丧师殆半。存孝进收晋、绛、慈、隰等州。濬狼狈由含山逾王屋，出河清，拆屋木缚筏济河，部下离散将尽。李克用上章论诉曰：

晋州长宁关使张承晖于当道录到张濬榜并诏曰，张濬充招讨制置使，令率师讨臣，兼削臣属籍官爵者。臣诚冤诚愤，顿首，顿首！伏以宰臣张濬欺天蔽日，廊庙不容。谗臣于君，夺臣之位。凭燕帅妄奏，与汴贼结恩；矫托皇威，擅宣王命，征集师旅，挠乱乾坤。误陛下中兴之谋，资黔黎重伤之困。臣实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则宰臣持权，面欺陛下。

况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凤阙，碎枭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臣无逆节，濬讨何名？陛下若厌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迁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诸其罪，孰肯无词？若以臣云中之伐，获罪于时，则拓拔思恭取鄜、延，硃全忠侵徐、郓，陛下何不讨之？假令李孝德不忠于主，伐之为是，则硃瑄、时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异名，赏彼而诛此，使天下籓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动，流言窃议，为臣怨嗟，固非中兴之术也。

且陛下阽危之秋，则奖臣为韩、彭、伊、霍；既安之后，骂臣曰戎、羯、蕃、夷。海内握兵立事如臣者众矣，宁不惧陛下他时之骂哉？臣昨遇燕军，以礼退舍。匡威浅昧，厚自矜夸，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内外吠声一发，短谋竞陈，误陛下君臣之分。况命官选将，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倘臣延期挺命，尚固一方，彼实何颜以见陛下。此则奸邪朋党，轻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张濬既以出军，微臣固难束手。臣便欲叫阍，轻骑面叩玉阶，诉邪佞于陛下之彤墀，纳诏命于先皇之宗庙，然后束身司败，甘处宪章。

时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败，朝廷耸震，制曰：

汉武因恭俭富庶之后，建置朔方，孙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体者，诚以爱人治国为先，拓境开疆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余，将议北征，魏相争之，五将寻罢。果致中兴，号为贤辅。况朕承天厌兵戈之后，人思休息之时。敢望皋、夔，共成尧日；庶几孙、魏，粗及汉年。苟易于斯，如何倚注！

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充河东行营诸道兵马招讨制置等使张濬，早以盛名，称为奇士，由是再加征用，委以钧衡，谓其必致小康，克胜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诡之询谋，起无名之兵革。自云一举，止在旬时，坚请抗论，势莫能夺。轻葛亮渭滨之役，小裴度

淮右之行。经功寒暄，耗费百万。虚诞彰于朝野，诈诡布于华夷，横草蔑闻，燎原愈急。俾拥旄乘驿之使，囚在虏庭；勤王奉国之军，怀归本土。忘廊庙之威重，结藩屏之仇雠。欲使海内生灵，竭其贡赋；不独河中郡邑，荡为丘墟。潜生厉阶，欲谁归咎？

于戏！征晁错之故事，思王恢之旧章，国有明文，尔当何逭？尚以爱人以礼，理体宜然。廉镇剧权，武昌善地，宜罢枢轴之务，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后命。可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观察等使。

寻贬连州刺史，驰驿发遣。行至蓝田关不行，留华州依韩建。时朝廷微弱，竟不能诘。

乾宁二年，三镇杀韦昭度。帝召孔纬欲大用，亦以濬为兵部尚书，又领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华州，罢濬使务，守尚书右仆射。上疏乞致仕，授左仆射致仕。乃还洛阳，居于长水县别墅。濬虽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废立之际，濬致书诸藩，请图匡复。王师范青州起兵，欲取濬为谋主。事虽不果，其迹颇泄。硃全忠将图篡代，惧濬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令图之。乃令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天复三年十二月晦夜也。

永宁县吏叶彦者，张氏待之素厚。杨麟之来，彦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格、濬父子号咷而已。濬谓格曰："留则并命，去或可免。汝自图之，勿以吾为累，冀存后祀也。"格拜辞而去。叶彦率义士三十人，送渡汉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峡入蜀。王建僭号，用为宰相。中兴平蜀，任圜携格而还。格感叶彦之惠，访之，身已殁，而厚报其家。濬第三子窜于杨行密。

自乾宁之后，贼臣内侮，王室浸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简拔奇材以为相。然采于群小之论，未尝获一名人。登用之徒，无不为时嗤诮。

硃朴者，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伎。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仆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平章事。在中书与名公齿，笔札议论，动为笑端。数月，岩士事败，俱为韩建所杀。

郑綮者，以进士登第，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黄巢自岭表还，经淮南剽掠。綮

移黄巢文牒，请不犯郡界。巢笑而从之，一郡独不被寇。天子嘉之，赐绯鱼袋。罢郡，有钱千缗，寄州帑。后郡数陷，盗不犯郑使君寄库钱。至杨行密为刺史，送所寄于京师还綮。

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

王徽为御史大夫，奏綮为兵部郎中、知台杂，迁给事中，赐金紫。僖宗自山南还，以宰相杜让能弟弘徽为中书舍人。綮以弘徽兄在中书，弟不宜同居禁近，封还制书。天子不报，綮即移病休官。无几，以左散骑常侍征还。朝政有阙，无不上章论列。事虽不行，喧传都下，执政恶之，改国子祭酒。物议以綮匡谏而置之散地，不可，执政惧，复用为常侍。

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愜。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而问之曰："诸君大误，俾天下人并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诙谐。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余，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时议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綮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

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会，辅太宗起义晋阳，官至户部尚书，封渝国公，图形凌烟阁。政会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历洪、饶八州采访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获嘉令。慎知生褧，仕至东阿令。褧生藻，位终秘书郎。藻生符，进士登第，咸通中位终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龟、崇望、崇鲁、崇谟最知名。

崇龟，咸通六年进士擢第，累迁起居舍人，礼部、兵部二员外。丁母忧免。广明元年春，郑从谠罢相，镇太原，奏崇龟为度支判官、检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赐金紫。中和三年入朝，为兵部郎中，拜给事中。大顺中，迁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改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卒。

崇望，咸通十五年登进士科。王凝廉问宣歙，辟为转运巡官。户部侍郎裴坦领盐铁，辟为参佐。崔安潜镇许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潜幕下。入为长安尉，直弘文馆，迁监察御史、右补阙、起居郎、弘文馆学士，转司勋、吏部二员外郎。崔安潜为吏部尚书，崇望判南曹，涤除宿弊，复清选部。田令孜干政，藩镇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职贡。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关，欲其效用，选使谕旨，以崇望为谏议大夫。既至，谕以大义，重荣奉诏恭顺，誓心匡复，请杀硃玫自赎。使还，上悦，召入翰林充学士，累迁户部侍郎、承旨，转兵部，在禁署四年。

昭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书。大顺初，同列张濬画策讨太原，崇望以为不可，濬果败。濬黜，崇望代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

明年，玉山都头杨守信协杨复恭称兵阙下，阵于通化门。上陈兵于延嘉门。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库。明日晓，入含光门。未开，门内禁军列于左右，俟门开即劫掠两市。及闻传呼宰相来，门方启，崇望驻马慰谕之曰："圣上在街东亲总戎事。公等禁军，何不楼前杀贼，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图小利以成恶名也。"将士唯唯，从崇望至长乐门。守信见兵来，即遁去，军士呼万岁。是日库市获全，军人不乱，繄崇望之方略也。寻加左仆射。

时溥与硃全忠争衡，全忠谋兼徐、泗，上表请以重臣镇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宁军节度使。溥不受代，行至华阴而还，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争河中节钺，朝廷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婿也。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相虽重德，如作镇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刘公，于我公事素也。"及三镇以兵入朝，杀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责授崇望昭州司马。及王行瑜诛，太原上表言崇望无辜放逐。时已至荆南，有诏召还，拜吏部尚书。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部尚书，乃改崇望兵部尚书。

时西川侵寇顾彦晖，欲并东川，以崇望检校右仆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未至镇，召还，复为兵部尚书。光化二年卒，时年六十二，册赠司空。

崇鲁，广明元年登进士第，郑从谠奏充太原推官。时兄崇龟为节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寻转掌书记。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遗、左补阙。景福初，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二年，杜让能得罪，昭宗复命韦昭

度为相，翰林学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鲁与崔昭纬相善。昭纬恃邠、岐之援。让能既诛之后，权归于己，昭宗师李谿为文，惧居位得宠则恩顾渐衰，乃私与崇鲁谋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谓昭纬曰："朝廷虽乏贤，不可用纤人为宰辅。谿比依复恭、重遂居内职。前日杜太尉狼籍，为朝廷深耻。今则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辙乎？"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岁暮，联上十表诉冤，其词诋毁，所不忍闻。明年春，复命谿为平章事。昭纬召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称兵入朝，杀昭度与谿。其年，太原诛王行瑜，昭纬贬官，崇鲁坐贬崖州司户。初崇龟在外，闻崇鲁哭麻，大恚，数日不食，谓所亲曰："吾家兄弟进身有素，未尝以声利败名。吾门不幸，生此等兒。"

崇谟，中和三年进士及第。乾宁末，为太常少卿、弘文馆直学士。

徐彦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继登进士科。商，字义声，大中十三年及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累迁侍御史，改礼部员外郎。寻知制诰，转郎中，召充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入为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使，迁兵部尚书、东莞子、食邑五百户。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罢相，检校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入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保，卒。

彦若，咸通十二年进士擢第。乾符末，以尚书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昭宗即位，迁御史中丞，转吏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代李茂贞为凤翔陇节度使。茂贞不受代，复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进加中书侍郎，累兼左仆射、监修国史。扈昭宗石门还宫，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进封齐国公，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加弘文馆大学士，赐"扶危匡国致理功臣"名。昭宗自华还宫，进位太保、门下侍郎。时崔胤专权，以彦若在己上，欲事权萃于其门。二年九月，以彦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节度等使。卒于镇。

弟彦枢，位至太常少卿。

子绾，天祐初历司勋、兵部二员外，户部、兵部二郎中。

陆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曾祖澧，位终殿中侍御史。祖师德，淮南观察支使。父鄯，陕州法曹参军。扆，兴启二年登进士第，其年从僖宗幸兴元。九月，宰相韦昭度领盐铁，奏为巡官。明年，宰相孔纬奏直史馆，得校书郎，寻丁母忧免。龙

纪元年冬，召授蓝田尉，直弘文馆，迁左拾遗，兼集贤学士。中丞柳玭奏改监察御史。大顺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学士，改屯田员外郎，赐绯。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诰，二年元日朝贺，面赐金紫之服。五月，拜中书舍人。

扆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銮作赋，命学士和，扆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贽、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庭文书，后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

乾宁初，转户部侍郎。二年，改兵部，进阶银青光禄大夫、嘉兴男、三百户。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扆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

九月，覃王率师送徐彦若赴凤翔。师之起也，扆坚请曰："播越之后，国步初集，不宜与近辅交恶，必为他盗所窥。加以亲王统兵，物议腾口，无益于事，只贻后患。"昭宗已发兵，怒扆沮议，是月十九日，责授硖州刺史。师出果败，车驾出幸。四年二月，复授扆工部尚书。八月，转兵部尚书，从昭宗自华还宫。

明年正月，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复元年五月，进阶特进，兼兵部尚书，加食邑五百户。车驾自凤翔还京，赦后诸道皆降诏书，独凤翔无诏。扆奏曰："凤翔近在国门，责其心迹，罪实难容。然比来职贡无亏，朝廷未与之绝。一朝独无诏命，示人不广也。"崔胤怒，奏贬扆沂王傅，分司东都，削阶至正议大夫。居无何，崔胤诛，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从昭宗还洛。其年秋，昭宗遇弑。明年正月，责授濮州司户，与裴枢、崔远、独孤损等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年五十九。

子璪，后为缑氏令。

柳璨，河东人。曾祖子华。祖公器，仆射公绰之再从弟也。父遵。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性謇直，无缘饰。宗人壁、玭，贵仕于朝，鄙璨朴钝，不以诸宗齿之。光化中，登进士第。尤精《汉史》，鲁国颜荛深重之。荛为中书舍人，判史馆，引

为直学士。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纪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赡。迁左拾遗。公卿朝野，托为笺奏，时誉日洽。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

昭宗好文，初宠待李谿颇学。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什，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驱传呼相公来。人未见制敕，莫测所以。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恩命高下，出自圣怀。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入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

同列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遽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昭宗迁洛，诸司内使、宿卫将佐，皆硃全忠腹心也，璨皆将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

二年五月，西北长星竟天，扫太微、文昌、帝座诸宿，全忠方谋篡代。而妖星谪见，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杀以应天变。”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伤害既甚，硃全忠心恶之。会全忠授九锡，蒋玄晖等别陈意见。王殷至大梁，诬玄晖等通导宫掖，欲兴复李氏。全忠怒，捕廷范，令河南聚众，五军分裂之，兼诛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初，璨迁洛后，累兼户部尚书、守司空，进阶光禄大夫、盐铁转运使。

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呜呼！李氏之失驭也，孛沴之气纷如，仁义之徒殆尽。狐鸣鸱啸，瓦解土崩。带河砺岳之门，寂无琨、逖；奋挺揭竿之类，唯效敦、玄。手未舍于棘矜，心已萌于问鼎。加以嚣浮士子，阗茸鲰儒。昧管、葛济时之才，无王、谢扶颠之业，邀功射利，陷族丧邦。濬、纬养虎于前，胤、璨剥庐于后。逐徐、薛于瘴海，置綮、朴于岩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辅弼走破舆之党。九畴既紊，百怪斯呈。木将朽而蠹蝎生，厉既笃而夔魖见。妖徒若此，亡国宜然。何必长星，更临衰运？

赞曰：萧召、硃玫，孔符、张濬，身世罹殃，邦家起衅。如木斯

蠹，自溃于中。抵巇侮乱，安责伏戎。

列传第一百三十

○硃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张仲武 子直方张允伸张公素李可举李全忠 子匡威匡筹

硃克融，贼泚之从孙也。祖滔，父洄。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节度使刘总。总将归朝，虑其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时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不知兵，且无远略，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长庆初，幽州军乱，囚其帅张弘靖。时洄废疾于家，军中素伏其谋略，至是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朝廷寻加检校左散骑常侍，授以符节。

宝历二年，遣使送方镇及三军时服，克融怒所赐疏弱，执中使以闻。上特优容，别命中使宣谕，仍改赐衣物，流其使杨文端等。先是，克融执中使，奏称："窃闻陛下欲幸东都，请将兵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宫阙，迎候车驾。"又上言无衣，拟于朝廷请三十万端疋，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谋，优容之，语见别卷。克融官至检校司空、吴兴郡王。

其年五月，本州军乱，杀之，子延龄亦遇害。次子延嗣窃立，寻为大将李载义所杀。

李载义，字方谷，常山愍王之后。代以武力称，继为幽州属郡守。载义少孤，与乡曲之不令者游。有勇力，善挽强角牴。刘济为幽州节度使，见而伟之，致于亲军，从征伐。以功迁衙前都知兵马使，检校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宝历中，幽师杀硃克融。其子延嗣窃袭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载义遂杀之，数其罪以闻。敬宗嘉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卢龙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未几，李同捷据沧景以邀袭父爵。载义上表，请讨同捷以自效。上嘉其诚恳，特加检校右仆射。累破贼军，以功加司空，进阶金紫。太和三年，平沧景，策勋加平章事，仍赐实封三百户。四年，契丹寇边，以兵击走之，仍虏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为其部下杨志诚所逐，因入觐。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又能恭顺朝旨，再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兼兴元尹。七年，迁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丁母忧，起复

骠骑大将军，余如故。

回鹘每遣使入朝，所至强暴。边城长吏多务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严兵防守，虏益骄悍，或突入市肆，暴横无所惮。至是，有回鹘将军李暢者，晓习中国事，知不能以法制驭，益骄恣。鞭捶驿吏，贪求无已。载义因召李暢与语曰："可汗使将军朝贡，以固舅甥之好，不当使将军暴践中华。今朝廷饔饩至厚，所以礼蕃客也。苟有不至，吏当坐死。若将军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国，剽掠庐舍，载义必杀为盗者。将军勿以法令可轻而不戒励之！"遂罢防守之兵，而使两卒司其门。虏知其心为下，无敢犯令。九年，加侍中。开成二年卒，年五十，赠太尉。

载义晚年骄恣，惨暴一方。以杨志诚复为部下所逐，过太原，载义躬身殴击，遂欲杀之，赖从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杀志诚之妻孥及将卒。朝廷录其功，屈法不问。

杨志诚，太和五年为幽州后院副兵马使，事李载义。时朝廷赐载义德政碑文。载义延中使击鞠，志诚亦与焉，遂于鞠场叫呼谋乱。载义奔于易州，志诚乃为本道马步都知兵马使。

文宗闻之惊，急召宰臣。时牛僧孺先至，上谓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臣被召疾趋气促，容臣稍缓息以对。"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寻以嘉王运遥领节度，以志诚为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寻改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絷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

八年，为三军所逐，则立史元忠。元忠进志诚所造衮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鞯，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王字。因付御史台按问，流岭南。行至商州，杀之。

初，元忠既逐志诚，诏以通王淳遥领节度，授元忠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充节度留后。明年，转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后为偏将陈行泰所杀。

张仲武，范阳人也。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会昌初，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权主留后。俄而，行泰又为次将张绛所杀，令三军上表，请降符节。时仲武遣军吏吴仲舒表请以本军伐叛。上遣宰臣询其事，仲舒曰："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仲武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性抱忠义，愿归心阙廷。"李德裕因奏："陈行泰、张绛皆令大将上奏，邀求节旄，所以必不可与。今仲武上表布诚，先陈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许之，乃授兵马留后，诏抚王纮遥领节度。寻改仲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工部尚书、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兰陵郡王。俄而回鹘扰边。

时回鹘有将勒那颉啜拥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阳。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人，获牛马、橐驼、旗纛、罽幕不可胜计。遣从事李周瞳、牙门将国从□，相次献捷。诏加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面招抚回鹘使。先是，奚、契丹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谍。至是，遣裨将石公绪等谕意两部，凡戮八百余人。又回鹘初遣宣门将军等四十七人，诡词结欢，潜伺边隙。仲武使密赂其下，尽得阴谋。且欲驰入五原，驱掠杂虏。遂逗遛其使，缓彼师期。人马病死，竟不遣之。回鹘乌介可汗既败，不敢近边，乃依康居求活，尽徙余种，寄托黑车子部。

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请于蓟北立《纪圣功铭》，敕李德裕为之文，其铭曰：

太和之初，赤气宵兴；开成之末，彤云暮凝。异鸟南来，胡灭之征。北夷飚扫，厥国土崩。逼迫迁徙，震我边鄙；长蛇去穴，奔鲸失水。上都蓟门，兵连千里；曾不畏天，犹为骄子。丐我边谷，邀我王师，假我一城，建彼幡旗。归计强汉，郅支嫚辞；狼顾朔野，伏莽见羸。雁门之北，羌戎杂处，濈々群羊，茫茫大卤。纵其枭骑，惊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风雨。皇赫斯怒，羽檄征兵；谋而泉默，断乃霆

声。沉机变化，动合神明，沙漠之外，虏无隐情。渔阳突骑，燕歌壮气，赳赳元戎，眈眈虎视。金鼓誓众，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属之大事。翩翩飞将，董我三军；禀兄之制，代帅之勤。威略火烈，胡马星分，戈回白日，剑薄浮云。天街之北，旄头已落；绝辔之野，蚩尤未缚。俾我元侯，恢弘远略；终取单于，系之徽索。阴山寝锋，亭徼弢弓，万里昆夷，九译而通。蛮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鸿。

仲武历官至司徒、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谥曰庄。

子直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袭父位。动多不法，虑为将卒所图。三年冬，托以游猎，奔赴阙庭，寻授金吾将军。直方性率暴，行豪夺之事，以罪累贬柳州司马。十一年，迁右骁卫将军，分司东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统军。中和岁，贼巢犯阙，公卿恃其豪，多隐藏于第。直方纳招亡命，谋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围而害之。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岩，纳降军使。父朝掖，赠太尉。允申世仕幽州军门，累职至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大中四年，戎帅周綝寝疾，表允伸为留后，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骑常侍。其年冬，诏赐旌节，迁检校工部尚书。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燕国公。

十年，徐人作乱，请以弟允皋领兵伐叛，懿宗不允。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诏嘉之，赐以锦彩、玉带、金银器等。冬，又加特进，兼侍中。十二年，以风恙拜章请就医药，诏许之。以子简会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进纳所赐旌节。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再赠太尉，谥曰忠烈。

允伸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乂。至今谈者美之。有子十四人。

简真，幽府左司马，先允伸卒。简寿，右领军卫大将军。余或升朝籍，或为刺史、郡佐。

张公素，范阳人。咸通中，为幽州军校。事张允伸，累迁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权主留后事，公素领本郡兵赴焉。三军素畏公素威望，简会知力不能制，即时出奔，遂立为帅。朝廷寻授旌节，累加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无几，李茂勋夺其位，公素归阙，贬复州司户参军。

李可举，本回鹘阿布思之族也。张仲武破回鹘，可举父茂勋与本部侯王降焉。茂勋善骑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边，以功封郡王，赐姓名。

咸通末，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人所信服。茂勋密谋劫而杀之，声云贡言举兵。张公素以兵逆击不利，公素走，茂勋入城，军民方知其非贡言也。既有其众，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节。无几，以疾告老，授右仆射致仕，表可举自节度副使、幽州左司马加右散骑常侍，为节度留后。中和中，累官至检校太尉。

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势方盛，与定州王处存密相缔结。可举虑其窥伺山东，终为己患，遂遣使构云中赫连铎乘其背，则与镇州合谋举兵，兼言易、定是燕、赵之余，云得其地则正其疆理而分之。时可举遣将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将刘仁恭者，多权数；攻之弥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骄。王处存引轻军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于城外，仍别于间道以骑士伺之。燕军望见，谓之群羊，争趋焉。处存乘其无部伍，一击大败之，寻复其城。全忠遁归，惧可举罪之，收其余众，反攻幽州。可举危急，收集其族，登楼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阳人。广明中，为棣州司马。有芦生于室，一尺三节，心恶之。谓别驾张建曰："吾室生芦，无乃怪欤？"建曰："芦，茅类，得泽而滋，公家有茅土之庆，殆天意乎！其生三节，必传节钺者三人。公勉树功名，无忘斯言。"全忠秩满还乡里，事节度使李可举为牙将。时可举兵锋方盛，欲与镇人分易、定，遣全忠将兵攻之，为定州军大败于易水。全忠惧，率其余众掩攻幽州。可举死。三军推全忠为留后，朝廷因以节钺授之，光启元年春也。

全忠卒，子匡威自袭父位，称留后。匡威素称豪爽，属遇乱离，缮甲燕蓟，有吞四海之志。赫连铎据云中，屡引匡威与河东争云、代，并兵积年。景福初，镇州王镕诱河东将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讨之。时镕童幼，求援于燕；匡威亲率军应之。二年春，河东复出师井陉，再乞师，匡威来援。

匡威弟匡筹，妻张氏有国色。师将发，家人会别，匡威酒酣，留张氏报之。匡筹私怀忿怒，匡威军至博野，匡筹乃据城自为节度。匡威部下闻之，亡归者半。匡威退无归路，将入觐京师。时匡威留于深州，遣判官李抱贞奉章以闻。属京师大乱之后，闻匡威来朝，市人震恐，咸曰"金头王来谋社稷"，士庶有亡窜山谷者。匡威其实不行，欲图镇州，

示无留意。熔以匡威再来援己，致其失师，遣使迎归府第，父事之。匡威为镕城郛缮甲，指陈方略，视镕如子。每阴谋骤施，以悦人心。镇之三军，素忠于王氏，恶其所为。会镕过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缟衣裹甲，伏兵劫镕入牙城。镕兵逆战，燔东偏门，军士呼噪登屋，矢下如雨。镕仆墨君和乱中扶镕登屋免难，而斩匡威以徇。

是岁，匡筹出师攻镇之乐寿、武强以报耻。匡威部曲刘仁恭归于河东。乾宁元年冬，河东听仁恭之谋，出师进讨。二月，败燕军于居庸，匡筹挈其族遁去，将赴京师。至景城，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掠其辎车、妓妾。匡筹妻张氏产于路，不能进，刘仁恭获之，献于李克用，后立为夫人，嬖宠专房。李氏父子三叶，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国，公侯之封，不过千乘，所以强干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载义、张仲武、张允伸因利乘便，获领旌旗，以仁守之，恭顺朝旨，亦足多也。如硃克融、杨志诚、史元忠、张公素、李可举、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寻为篡夺，或仅传子孙，咸非令终，盖其宜也。

赞曰：蝎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相尊高。载义、仲武，亦多忠劳。余因篡得，不仁何逃？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史宪诚 子孝章何进滔 子弘敬韩允忠 子简乐彦祯 子从训罗弘信 子威

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宪诚始以材勇，随父历军中右职，兼监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讨李师道，令宪诚以先锋四千人济河，累下其城栅。复以大军齐进，乘势逐北，魏之全师迫于郓之城下。师道穷蹙，刘悟斩首投魏军。录功，超授宪诚兼中丞。

镇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领镇州。居数月，为王廷凑所杀，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领兵讨伐，俾复父冤。时幽州硃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决，军情嚣然。

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乘乱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时克融、廷凑并据兵为乱，宪诚喜得旄节，虽外顺朝旨，而中与硃、王为辅车之势，长庆二年正月也。

寻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时李絺为乱，与宪诚书问交通。宪诚表请与絺节钺，仍于黎阳舣舟，示欲渡河。及见文恪，举止骄倨，其言甚悖。旋闻絺为帐下所杀，乃从改过，谓文恪曰："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虽被棒打，终不忍离。"其狡谲如此。朝廷每为优容，寻加左仆射。敬宗即位，进秩司空。

太和二年，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窃据军城，表邀符节，举兵伐之。先是，宪诚与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复潜以粮饷为助。上屡发使申谕，寻又就加平章事。宪诚尝遣骁将至阙下，恣为张大，宰相韦处厚以语折锉之，宪诚不敢复与同捷为应。时宪诚示出师共讨同捷。及沧景平，加司徒。宪诚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觐，又飞章愿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镇河中。宪诚素怀向背，不能以忠诚感激其众。未及出城，太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册赠太尉。

孝章，幼聪悟好学。元和中，李醞为魏帅，取大将子弟列于军籍。孝章倡言愿效文职，醞奇之，令摄府参军。及宪诚领节钺，改士曹参

军、兼监察御史，赐绯。孝章以父在镇多违朝旨，尝雪涕极谏，备陈逆顺之理。朝廷闻而嘉之，乃授检校太子左谕德、兼侍御史，充节度副使。累迁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紫。领本道兵同平沧景，加工部尚书。寻请赴阙，文宗慰劳甚厚，宪诚亦因恳乞朝觐。上知宪诚之入觐，自孝章之谋，遂加礼部尚书，分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俾孝章领之。孝章未到镇，宪诚遇害。上以孝章有忠节，起复为右金吾卫将军。间岁，授鄜坊节度使。居四年，迁于滑。一岁，入为右领军大将军，改右金吾大将军，俄授邠宁节度。

孝章历三镇，虽无异绩，而谨身畏法，以保初终。开成三年十月卒，赠右仆射。

何进滔，灵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诏讨郓州，破李师道，时进滔为衙内都知兵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太和三年，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知留后，即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

子弘敬袭其位。朝廷时遣河中帅李执方、沧州帅刘约各遣使劝令归阙，别俟朝旨。弘敬不从，竟就加节制。及刘稹反，不时起兵。镇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党，弘敬方出师压境。大中后，宣宗务其姑息，继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寻降符节，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为军人所害。子孙相继，四十余年。

韩允忠，魏州人也。旧名君雄，懿宗改赐今名。父国昌，历本州右职。会昌中，从何弘敬破刘稹，以功为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赠兵部尚书。允忠少仕军门，继升裨校。潞州之役，亦与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皞为军众所杀，推允忠为帅。时僖宗为普王，即降诏遥领节度，授允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充节度观察留后。不数月，转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节度观察等使。累加至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赠太尉。

子简，自允忠初授戎帅，便为节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允忠卒，即起复为节度观察留后。逾月，加检校右仆射。其后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

贼巢之乱，诸葛爽受其伪命河阳节度使。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疆，乃举兵攻河阳，爽弃城而走。简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归，遂移军攻郓。郓帅曹全晸出战，为简所败，死之。郓将崔君裕收合残众，保郓州。简进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阳复为诸葛爽所袭。简因欲先讨君裕，次及河阳，乃举兵至郓，君裕请降。寻移军复攻河阳，行及新乡，为爽军逆击，败之。简单骑奔回，忧愤。疽发背而卒，时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彦祯少为本州军校。韩简之领节旄也，以彦祯为马步军都虞候，转博州刺史。下河阳，走诸葛爽。有功，迁澶州刺史。简再讨河阳之败也。彦祯以一军先归，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寻授检校工部尚书，知魏博留后。俄加户部尚书，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回，加开府仪同三司，册拜司徒。

彦祯志满骄大，动多不法。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

又其子从训天资悖逆。王铎自滑移镇沧州，过魏郊，从训见其女妓，利之，先伏兵于漳南高鸡泊，俟铎之至，围而害之，掠其所有。时朝廷微弱，不能诘。魏人素知铎名望，议者惜之，而罪从训。从训又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军人籍籍，各有异议。从训闻而忌之，易服遁出，止于近县。彦祯因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辇军器，取索钱帛，使人来往，交午涂路，军府疑贰。

彦祯危愤而卒，众推都将赵文□弁知留后事。从训自相州领兵三万余人至城下，文□弁按兵不出。众怀疑惧，复害文□弁，推罗弘信为帅。弘信以兵出战，败之。从训招集余众，次于洹水。弘信遣将程公佐领兵讨击，大败之，枭从训首于军门，时文德元年春也。

罗弘信，字德孚，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弘信少从戎役，历事节度使韩简、乐彦祯。光启末，彦祯子从训忌牙军，出居于外，军众废彦祯，推赵文□弁权主军州事。众复以为不便，因推弘信为帅。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及废文□弁，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闻之，文德元年四月，诏加工部尚

书，权知节度留后。七月，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充魏博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龙纪中，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宁中，硃全忠急攻兖郓，硃瑄求援于太原。太原发军，假道于魏，令大将李存信屯莘县。存信御军无法，侵魏之刍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复遣人谓之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忧。"弘信乃托好于汴，出师三万攻存信，败之。太原怒，举兵攻魏，营于观音门外。汴将葛从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时为铁林军使，为从周所擒，乃退归。自是太原之师，每岁侵扰相、魏，魏人患之。

硃全忠方事兖郓，惧弘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答贶。全忠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弘信以为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检校太师、守侍中、临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谥曰庄肃。子威。

威，字端己。文德初，授左散骑常侍，充天雄军节度副使。自龙纪至乾宁，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袭父位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天复末，累加至检校太傅、兼侍中、长沙王。天祐初，授检校太尉、守侍中，进封鄴王，赐号"忠勤宣力致理功臣"。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兒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谋乱河朔，进陷贝州，长驱攻魏。威求援于汴。硃全忠遣将李思安屯于洹水。葛从周自邢、洺引军入魏。燕将刘守文、单可及攻汴军于内黄。思安逆战，大败之，乘胜追蹑。从周出会掩击，复败燕军，斩首三万。三年，威引汴军攻沧州以报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从景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军裨校李公佺作乱，威仅以身免。公佺出奔沧州。自是愈惧，遣使求援于全忠，密谋破之。全忠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规，先是卒。全忠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密于舆中实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勋

至，全忠亲率大军济河，言视行营于沧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帐下锐卒入而夹攻之。牙军颇疑，坚请不出。威恐泄其事，慰纳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厮养百十辈，与嗣勋合攻之。时宿于牙城者千人，迟明杀之殆尽；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军攻沧州者，在历亭闻有变，其将史仁遇拥之，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雠敌，累月平之。威仕梁数年后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师、兼中书令，赠尚书令，谥曰贞壮。

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讽咏之。

史臣曰：魏、镇、燕三镇，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广，合从连衡。爵命虽假于朝廷，群臣自谋于元帅。如史宪诚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后亦因此而失之。盖不知取之以权，守之以仁，则远矣。若善继者，史氏、罗氏之二子有焉，其余不足观也。

赞曰：逆取顺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灭亡必随。史、何、韩、乐，世数盛衰。足以为鉴，念兹在兹。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荣 子珂王处存 弟处直诸葛爽高骈 毕师铎秦彦时溥硃瑄 弟瑾

王重荣，河中人。父纵，盐州刺史，咸通中有边功。重荣以父廕补军校，与兄重盈俱号骁雄，名璟军中。广明初，重荣为河中马步军都虞候。巢贼据长安，蒲帅李都不能拒，称臣于贼，贼伪授重荣节度副使。河中密迩京师，贼征求无已，军府疲于供亿，贼使百辈，填委传舍。重荣谓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诡谋附贼以纾难。今军府积实，苦被征求，复来收兵，是贼危我也。倘不改图，危亡必矣！请绝桥道，婴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绝之立见其患。唯公图之，愿以节钺假公。"翌日，都归行在，重荣知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既而贼将硃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鄴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获其兵仗，军声益振。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

俄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之师万人，与重荣合。贼将李祥守华州，重荣合势攻之，擒祥以徇。俄而硃温以同州降。贼既失同、华，狂躁益炽。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掎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荣之师，亡耗殆半。惧贼复来，深忧之。谓复光曰："军虽小捷，锐旅亡失。万一贼党复来，其将何军以应？吾之成败，未可知也。"复光曰："雁门李仆射，与仆家世事旧，其尊人与仆父兄同患难。仆射奋不顾身，死义知己。倘得李雁门为援，吾事济矣。"因遣使传诏征兵。明年，李克用领兵至，大败巢贼，收复京城。其倡义启导之功，实重荣居首。京师平，以功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丧乱之后，六军初复，国藏虚竭。观军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县两池榷课，直属省司，以充赡给。旧事，河中节度兼榷使，每年额输省课。重荣累表论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许，奏请移重荣为定州节度。制下，不奉诏，令孜率禁军攻之，屯于沙苑，为重荣击败之。十二月，令孜挟天子出幸宝鸡，太原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遣使迎驾还宫。令孜尤惧，却劫幸山南。及硃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会太原之师于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硃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用法稍严，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尝有所谴罚，深衔之。

光启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荣夜出于城外别墅。诘旦，为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为帅。重盈既立，诛行儒与其党，安集军民。

乾宁初，重盈卒，军府推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重盈子珙，时为陕帅，瑶为绛州刺史。珂即重荣兄重简子，出继重荣。由是争为蒲帅。瑶、珙上章论列，又与硃温书云："珂非吾兄弟，家之苍头也。小字虫兒，安得继嗣？"珂上章云："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于太原，太原保荐于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于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珙性惨刻，人有逾犯，必斩首置于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怀离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将李璠杀珙，自称留后。

光化末，硃温初伏镇、定，将图关辅，属刘季述废立之际，京师俶扰。崔胤潜乞师于汴，以图反正。温谓其将张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势，侮慢藩邻，骨肉相残，自大其事，尔为我持一绳以缚之。"存敬等率兵数万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复元年正月，兵攻晋、绛。珂将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既无备，即开门降。温令别将何絪守晋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军逼河中，珂遣告急于太原。晋、绛既当兵冲，援师不能进。珂妻书告太原曰："贼势攻逼，朝夕为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贼阻前途，众寡不敌，救则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归朝廷。"珂计无从出，即谋归京师。又使人告李茂贞曰："圣上初返正，诏藩镇无相侵伐，同匡王室。硃公不顾国家约束，卒遣贼臣，急攻敝邑，则硃公之心可见矣！敝邑若亡，则同、华、邠、岐非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势也。公可与华州令公早出精锐固潼关，以应敝邑。仆自量不武，请于公之西偏求为镇守，此地请公有之。关西安危，国祚延促，系公此举也。"茂贞不答。

珂势蹙，将渡河归京师，人情离合。时河桥毁圮，凌澌鲠塞，舟楫难济。珂族舣舟有日。珂夜自慰谕守陴者，默然无应。牙将刘训夜半至珂寝门，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训解衣袒臂曰："公苟怀疑，训请断臂。"珂曰："事势如何，计将安出？"训曰："若夜出整棹待济，人必争舟。苟一夫鸱张，其祸莫测。不如俟明旦，以情谕三军，愿从者必半，然后登舟赴阙，可以前济。不然，则召诸将校，且为款状，以缓贼军，徐图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谓存敬曰："吾于汴王有家世事

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听命。”存敬即日退舍。

三月，硃温自洛阳至，先哭于重荣之墓，悲不自胜，陈辞致祭，蒲人闻之感悦。珂欲面缚牵羊以见。温报曰：“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国之礼相见，黄泉其谓我何？”及珂出，迎之于路，握手歔欷，联辔而入。

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举家徙于汴。后温令珂入觐，遣人杀之于华州传舍。自重荣初帅河中，传至珂二十年。

王处存，京兆万年县胜业里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处存起家右军镇使，累至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

明年，黄巢犯阙，僖宗出幸。处存号哭累日，不俟诏命，即率本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往山南，卫从车驾。时李都守河中降贼，会王重荣斩伪使，通使于处存，乃同盟誓师，营于渭北。时巢贼僭号，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唯郑畋守凤翔，郑从谠守太原。处存、王重荣首倡义举，以招太原。俄而郑畋破贼前锋，王铎自行在至，故诸镇翻然改图，以出勤王之师。

中和元年四月，泾原行军唐弘夫败贼将林言、尚让军，乘胜进逼京师。处存自渭北亲选骁卒五千，皆以白繻为号，夜入京城。贼已遁去。京师故人见处存，遮道恸哭，欢呼塞路。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杂军。翌日，贼侦知，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

处存家在京师，世受国恩，以贼寇未平，銮舆出狩，每言及时事，未尝不喑呜流涕，诸军义之。前后遣使十辈迎李克用，既奕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师，王铎第其功；勤王举义，处存为之最；收城破贼，克用为之最。以功检校司空。后又遣大将张公庆率劲兵三千，合诸军灭贼巢于泰山，以功检校司徒。

田令孜讨王重荣，诏处存为河中节度。处存上章申理，言：“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除改，以摇藩镇之心。”初，幽、镇两藩，兵

甲强盛，易定于其间，疲于侵寇。及匡威得志骄盈，恆欲兼并之。赖与太原姻好，每为之援。处存亦睦邻以礼，优抚军民，折节下士，人多归之，以至抗衡列镇。累加侍中、检校太尉。乾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师，谥曰忠肃。

三军以河朔旧事，推其子副大使郜为留后。朝廷从而命之。授以旄钺，寻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将张存敬进寇幽州，旋入祁沟。郜遣马步都将王处直将兵拒之，为存敬所败，退营沙河。汴人进击，营于怀德驿。处直之众奔挠，城中大恐。十月，郜委城携族奔于太原，太原累表授检校太尉。天复初，卒于晋阳。

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历岚、石、沔三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天祐中卒。

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帅。及郜出奔，乃权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籓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硃温遣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仍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校左仆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属县为伍伯，为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讴自给。会庞勋之乱，乃委身为徐卒，累军功至小校。官军讨徐，庞勋势蹙，率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归国。累授汝州防御使。李琢为招讨使，讨沙陁于云州，表爽为副。广明元年，贼陷京师，诏爽率代北行营兵马，赴难关中。爽军屯栎阳。潼关不守，车驾出幸，爽乃降贼。巢以爽为河阳节度使。巢贼败，复表归国，进位检校司徒。

时魏博韩简军势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阳，大败爽军于修武，爽弃城遁走。简令大将守河阳。乃出师讨曹全晸于郓州。十月，孟州人复诱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复入河阳。乃犒劳魏人，令赵文□弁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乡。简自郓来逆战，军于获嘉西北。时简将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三军屡谏不从。偏将乐彦祯因众心摇，说激之，牙军奔归魏州。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奔腾乱死，清水为之不流。明年正月，简为牙军所杀，爽军由是大振。

及巢贼将败，爽复归国。爽虽起群盗，既贵之后，善于为理；所至法令澄清，人无怨叹，人士以此多之。光启二年，爽卒，帐中将刘经、张言以爽子仲方为孟帅。俄而蔡贼孙儒率众攻之，城陷于贼，仲方归于汴，儒遂据孟州。

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传。父承明，神策虞候。骈，家世仕禁军，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两军中贵，翕然称重，乃縻之勇爵，累历神策都虞候。会党项羌叛，令率禁兵万人戍长武城。时诸将御羌无功，唯骈伺隙用兵，出无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边，移镇秦州，寻授秦州刺史、本州经略使。

先是，李琢为安南都护，贪于货贿，虐赋夷獠，人多怨叛；遂结蛮军合势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将帅，未能收复。五年，移骈为安南都护。至则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怀溪洞，诛其首恶，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天子嘉其才，迁检校工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治郓之政，民吏歌之。

南诏蛮寇嶲州，渡沪肆掠。乃以骈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坚。传檄云南，以兵压境，讲信修好，不敢入寇。进位检校尚书右仆射、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乾符四年，进位检校司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进封燕国公。

时草贼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诸道师讨逐，其众离散过江表。天子以骈前镇郓，军民畏服，仙芝徒党，郓人也，故授骈京口节钺，以招怀之。寻授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令其将张璘、梁缵分兵讨贼，前后累捷，降其首领数十人。贼南趋岭表，天子嘉之。六年冬，进位检校司徒、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兵马都统、盐铁转运使如故。骈至淮南，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土客之军七万。乃传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赖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黄巢贼合仙芝残党，复陷湖南、浙西州郡，众号百万。巢据广州，求天平节钺。朝廷议欲以南海节钺授之。宰相卢携与骈素善，以骈前在浙西已立讨贼之效，今方集诸道之师于淮甸，不宜舍贼，以弱士

心。郑畋议且宜假贼方镇以纾难。二人争论于朝，以言词不逊，由是两罢之。骈方持兵柄，闻朝议异同，心颇不平之。

广明元年夏，黄巢之党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张璘勒兵天长，欲击之。骈怨朝议有不附己者，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则从而诛之。大将毕师铎曰："妖贼百万，所经镇戍若蹈无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统，破贼要害之地，唯江淮为首。彼众我寡，若不据津要以击之，俾北渡长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骈骇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军。有爱将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骈，骈颇用其言。用之惧师铎等立功，即夺己权，从容谓骈曰："相公勋业高矣，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间言。贼若荡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耶？为公良画，莫若观衅，自求多福。"骈深然之，乃止诸将，但握兵保境而已。

其年冬，贼陷河洛。中使促骈讨贼，冠盖相望。骈终逗挠不行。既而两京覆没，卢携死。骈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天子在蜀，亟命出师。中和二年五月，雉雊于扬州廨舍，占者云："野鸟入室，军府将空。"骈心恶之。其月，尽出兵于东塘，结垒而处，每日教阅，如赴难之势。仍与浙西周宝书，请同入援京师。宝大喜，即点阅，将赴之，遣人侦之，知其非实。骈在东塘凡百日，复还广陵，盖禳雊雉之异也。

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宰臣王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副之，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增骈阶爵，使务并停。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其末章曰：

臣伏奉诏命，令臣自省，更勿依违者。臣仰天诉地，自泪交流；如剑戟攒心，若汤火在己。只如黄巢大寇，围逼天长小城，四旬有余，竟至败走。臣散征诸道兵甲，尽出家财赏给，而诸道多不发兵，财物即为己有。纵然遣使征得，敕旨不许过淮。其时黄巢残凶，才及二万，经过数千里，军镇尽若无人。只如潼关已东，止有一径，其为险固，甚于井陉。岂有狂寇奔冲，略无阻碍，即百二之地，固是虚言。神策六军，此时安在？陛下苍黄西出，内官奔命东来，黎庶尽被杀伤，衣冠悉遭屠戮。今则园陵开毁，宗庙荆榛，远近痛伤，遐迩嗟怨。

虽然，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臣之痛也，实在于斯！此事见之多年，不独知于今日。况自萑蒲盗起，朝廷征用至多，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办事？陛下今用王铎，尽主兵权，诚知狂寇必歼，枭巢即覆。

臣读《礼》至宣尼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使子路出延射曰：“溃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于射也。”严诫如斯，图功也，岂宜容易？陛下安忍委败军之将，陷一儒臣？崔安潜到处贪残，只如西川，可为验矣，委之副贰，讵可平戎？况天下兵骄，在处僭越，岂二儒士，能戢强兵，万一乖张，将何救助？愿陛下下念黎庶，上为宗祧，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乞陛下稍留神虑，以安宗社。

今贤才在野，憸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鲠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难，置之左右，克复宫阙，莫尚于斯！若此时谤诽忠臣，沉埋烈士，匡复宗社，未见有期！臣受国恩深，不觉语切，无任忧惧之至。

诏报骈曰：

省表具悉。卿一门忠孝，三代勋庸，铭于景钟，焕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训，袭弓冶之基，起自禁军，从微至著。始则囊锥露颖，稍有知音；寻则天骥呈才，急于试效。自秦州经略使，授交趾节旄，联翩宠荣，汗漫富贵，未尝断绝，仅二十年。

卿报国之功，亦可悉数。最显赫者，安南拒蛮，至今海隅尚守。次则汶阳之日，政声洽平。洎临成都，胁归骠信，三载之内，亦无侵凌。创筑罗城，大新锦里，其为雄壮，实少比俦。渚宫不暇于施为，便当移镇；建鄴才闻于安静，旋即渡江。自到广陵，并钟多垒，即亦招降草寇，救援临淮。大约昭灼功勋，不大于此数者。朝廷累加渥泽，靡吝徽章，位极三公，兵环大镇。铜盐重务，绾握约及七年；都统雄藩，幅圆几于万里。朕瞻如太华，倚若长城，凡有奏论，无不依允，其为托赖，岂愧神明？

自黄巢肆毒咸京，卿并不离隋苑。岂金陵苑水，能遮鹅鹳之雄；风伯雨师，终阻帆樯之利？自闻归止，宁免郁陶。卿既安住芜城，郑畋以春初入觐，遂命上相，亲领师徒，因落卿都统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实，贵表优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陈过当，移时省读，深用震嗟。聊举诸条，粗申报复。

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领剑南，荆、润、维、扬，联居四镇。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

雄。而乃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何名为用乎？

卿又云："若欲俯念旧勋，伫观后效，何不以王铎权位，与臣主持，必能纠率诸侯，诛锄群盗"者。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灭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扫欃枪。卿初委张璘，请放却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还，璘果败亡，巢益颠越。卿前年初夏，逞发神机，与京中朝贵书，题云："得灵仙教导，芒种之后，贼必荡平。"寻闻围逼天长，必谓死在卿手，岂知鱼跳鼎釜，狐脱网罗，遽过长淮，竟为大憝。都统既不能御遏，诸将更何以枝梧？果致连犯关河，继倾都邑。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恻。及朕蒙尘入蜀，宗庙污于贼庭，天下人心，无不雪涕。既知历数犹在，讴谣未移，则怀忠拗怒之臣，贮救难除奸之志，便须果决，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报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际天下义举，皆望淮海率先。岂知近辅儒臣，先为首唱；而穷边勇将，誓志平戎，关东寂寥，不见干羽。洎乎初秋览表，方云仲夏发兵，便诏军前，并移汶上。喜闻兵势，渴见旌幢。寻称宣润阻艰，难从天讨。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

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亲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忽当今日，弃若寒灰"者。未委谁是忠良，谁为邪佞？终日宠荣富贵，何尝不保其家；无人扞御冠戎，所以不安其国。岂有位兼将相，使带铜盐，自谓寒灰，真同浪语。

卿又云："不通园陵之开毁，不念宗庙之焚烧，臣实痛之，实在兹也。"且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也？鲸鲵漏于网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强兵，身居大镇，不能遮围擒戮，致令脱漏猖狂，虽则上系天时，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离一室之中，屏弃笙歌，杜绝游猎，蔬食适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园陵，雪涕以思宗庙，省躬罪己，不敢遑安。"奸臣未悟"之言，谁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

卿又云："自来所用将帅，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为谋，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犹有忠信，天下至大，岂无英雄？况守固城池，悉严兵甲，纵非尽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只如拓拔思恭、诸葛爽辈，安能坐擒耶？勿务大言，不堪垂训。

卿又云："王铎是败军之将，兼征引矍相射义"者。昔曹沫三败，终

复鲁雠；孟明再奔，竟雪秦耻。近代汾阳尚父，咸宁太师，亦曾不利鼓鼙，寻则功成钟鼎。安知王铎不立大勋？

卿又云："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者。我国家景祚方远，天命未穷，海内人心，尚乐唐德。朕不荒酒色，不亏刑名，不结怨于生灵，不贪财于宇县。自知运历，必保延洪。况巡省已来，祯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内，声名又以备全。塞北、日南，悉来朝贡；黠戛、善阐，并至梯航。但虑天宝、建中，未如今日；清宫复国，必有近期。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其首？遽言"刮席之耻"，比朕于刘盆子耶？仍忧"轵道之灾"，方朕于秦子婴也？虽称直行，何太罔诬！三复斯言，尤深骇异。

卿又云："贤才在野，憸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征鲠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尽是忠良；今岩野之间，安得不遗贤彦？朕每令铨择，亦遣访求。其于选将料兵，安人救物，但属收复之业，讲求理化之基，自有长才，同匡大计。卖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听狂辞，以资游说。且朕远违宫阙，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兴怨，卿落一都统，何足介怀？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犹存。但守君臣之轨仪，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约，未可隳凌。朕虽冲人，安得轻侮！但以知卿岁久，许卿分深，贵存终始之恩，忽贮猜嫌之虑。所宜深省，无更过言！

骈始以兵权，欲临藩镇，吞并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顿灭，阴谋自阻。故累表坚论，欲其复故。明年四月，王铎与诸道之师败贼关中，收复京城。骈闻之，悔恨万状。而部下多叛，计无所出，乃托求神仙，屏绝戎政，军中可否，取决于吕用之。

光启初，僖宗再幸山南。李襜僭号，伪授骈中书令、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骈方怨望，而甘于伪署，称籓纳贿，不绝于途；晏安自得，日以神仙为事。吕用之又存暨工诸葛殷、张守一有长年之术，骈并署为牙将。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箓，谈论于其间，宾佐罕见其面。

府第有隋炀帝所造门屋数间，俗号中书门，最为宏壮，光启元年，无故自坏。明年，淮南饥，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经像幢节，皆啮去其首。扑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啖而尽。

其年九月，雨鱼。是月十日夜，大星陨于延和阁前，其声如雷，火光烁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阴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岁不稔，食物踊贵，道殣相望，饥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宝为三军所逐。骈喜，以为妖异当之。

三月，蔡贼过淮口，骈令毕师铎出军御之。师铎与高邮镇将张神剑、郑汉璋等，率行营兵反攻扬州。四月，城陷，师铎囚骈于道院，召宣州观察使秦彦为广陵帅。既而蔡贼杨行密自寿州率兵三万，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骈家属并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薪蒸亦阙。奴仆彻延和阁□阑槛煮革带食之，互相篡啖。骈召从事卢浣谓之曰："予三朝为国，粗立功名。比摆脱尘埃，自求清净，非与人世争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

初，师铎之入城也，爰将申及谓骈曰："逆党人数不多，即日弛于防禁，愿奉令公潜出广陵，依投支郡，以图雪耻，贼不足平也。若持疑不决，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骈怯惧，不能行其谋。九月，师铎出城战败，虑骈为贼内应，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谓师铎曰："扬府灾，当有大人死应之，自此善也。"秦彦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师铎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骈曰："有贼攻门。"曰："此秦彦来。"整衣候之。俄而，乱卒升阶，曳骈数之曰："公上负天子恩，下陷扬州民，淮南涂炭，公之罪也。"骈未暇言，首已堕地矣。

骈既死，左右奴客逾垣而遁，入行密军。行密闻之，举军缟素，绕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纸奠酒，信宿不已。骈与兒侄死于道院，都一坎瘞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骈孙俞为判官，令主丧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后故吏邝师虔收葬之。

初，师铎入城，吕用之、张守一出奔杨行密，诈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铜人，长三尺余，身被桎梏，钉其心，刻"高骈"二字于胸，盖以魅道厌胜蛊惑其心，以至族灭。

毕师铎者，曹州冤朐人。乾符初，与里人王仙芝啸聚为盗，相与陷曹、郓、荆、襄。师铎善骑射，其徒自为"鹞子"。仙芝死，来降高骈。初败黄巢于浙西，皆师铎、梁缵之效也，颇宠待之。

骈末年惑于吕用之，旧将俞公楚、姚归礼皆为用之谗构见杀。师铎意不自安，有爱妾复为用之所夺。

光启三年三月，蔡贼杨行密逼淮口，骈令师铎率三百骑戍高邮。戍将张神剑亦怒用之，两人谋自安之计。用之伺知，亟请召还。师铎母在广陵，遣信令师铎遁去。或谓师铎曰："请杀神剑，并高邮之兵趋府，令公必杀用之为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则身存而家保。"师铎曰："非计也。吕用之诳惑主帅，涂炭生民，七八年来，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诛妖乱而康淮甸耶？"又曰："郑汉璋是我归顺时副使，常切齿于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闻吾此举，即乐从也。"乃趋淮口，与汉璋合，得兵千人。又相与至高邮，问计于张神剑。神剑曰："公见事晚耶？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伪命，作镇广州，迟留不行，志图淮海节镇。令公已夺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为盟，推师铎为盟主，称大丞相。移檄郡县，以诛用之、守一、殷为名，乃署其卒长唐宏、王朗、骆玄真、倪详、逯本、赵简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四月，趋广陵，营于大明寺，扬州大骇。吕用之分兵城守，高骈登延和阁，闻鼓噪声怪之。用之曰："师铎兵士回戈，止遏不得，适已随宜处置，公幸勿忧。苟不听，徒劳玄女一符耳。"师铎陈兵数日，用之屡出战，师铎忧其不克，求救于宣州秦彦曰："苟得广陵，则迎公为帅。"彦令牙将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师铎门客毕慕颜自城中出，曰："人心已离，破之必矣！"秦稠军至，兵威渐振。骈闻甚忧，谓用之曰："吾以心腹仗尔，不能驾驭此辈，误我何多？百姓遭罹饥馑，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师铎，可令大将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党许戡送骈书。师铎怒曰："梁缵、韩问何在？令尔来耶！"即斩之。用之选劲兵自卫。一日至道院，骈叱去之。乃令犹子杰握牙兵，令师铎母作书，遣大将古锷与师铎子出城喻之。师铎令子还，白曰："不敢负令公恩德，正为淮南除弊。但斩用之、守一，即日退还高邮。"秦稠攻西南隅，城中应之，即日城陷。吕用之由参佐门遁走。骈闻师铎至，改服俟之，与师铎交拜，如宾主之仪。即日署为节度副使，汉璋、神剑皆署职事。

秦稠点阅府库，监守之，仍密召彦于宣州。或谓师铎曰："公昨举兵诛二妖物，故人情乐从。今军府已安，以事理论之，公宜还政高公，自典兵马，戎权在手，取舍自由，藩邻闻之，不失大义。议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彦。彦若为帅，兵权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报之，阻其渡江，最为上策。若秦彦作帅，则杨行密朝闻夕至。如高令复帅，外寇必自卷怀。"师铎犹豫未决，而秦彦军至。

五月，彦为节度使，署师铎为行军司马，移居牙外，心颇不悦。是月，杨行密引军攻扬州，彦兵拒战继败。八月，师铎与郑汉璋出军万人击行密，皆大败而还，自是不复出。九月，师铎杀高骈。十月，秦彦、

师铎突围而遁。十一月，秦彦、师铎引蔡贼孙儒之兵三万围扬州。行密求救于汴，硃全忠遣大将李璠率师淮口，以为声援。孙儒以广陵未下，而汴卒来，又虑秦彦、师铎异志。四年正月，孙儒斩秦彦、师铎于高邮之南，郑汉璋亦死焉。

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为卒，隶徐军。乾符中，坐盗系狱，将死，梦人谓之曰："尔可随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彦。乃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资装入黄巢军。巢兵败于淮南，乃与许勍俱降高骈，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观察使窦潏病，彦以兵袭取之。遂代潏为观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光启三年，扬州牙将毕师铎囚其帅高骈，惧外寇来侵，乃迎彦为帅。彦召池州刺史赵锽知宣州事，自率众入扬州。师铎推彦为帅。

五月，寿州刺史杨行密率兵攻彦，遣其将张神剑令统兵屯湾头山光寺。行密屯大云寺，北跨长岗，前临大道，自杨子江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联。秦彦登城望之，惧形于色。令秦稠、师铎率劲卒八千出斗，为行密所掩，尽没。稠死之。彦急求援于苏州刺史张雄。雄率兵赴之，屯于东塘。重围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外军掠人而卖，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纵存者鬼形鸟面，气息奄然。张雄多军粮，相约交市。城中以宝贝市米，金一斤，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雄军得货，不战而去。九月，毕师铎出战，又败。自是日与秦彦相对嗟惋。问神尼奉仙何以获济，尼曰："走为上计也。"十月，彦与师铎突围投孙儒，并为所杀。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时溥，彭城人，徐之牙将。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中和二年，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详宿七里亭，其夜为璠所杀，举家屠害。溥以璠为宿州刺史，竟以违命杀详。溥诛璠，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天子还宫，授之节钺。

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

之。军锋益盛，每战屡捷。黄巢之败也，其将尚让以数千人降溥，后林言又斩黄巢首归徐州，时溥功居第一，诏授检校太尉、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未平，仍授溥徐州行营兵马都统。

蔡贼平，硃全忠与之争功，遂相嫌怨。淮南乱，朝廷以全忠遥领淮南节度，以平孙儒、行密之乱。汴人应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师攻徐。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镇则可。"然之。朝廷以尚书刘崇望代溥，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惧出城见害，不受代。汴将庞师古陈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硃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粮尽而还。城中守陴者饥甚，加之病疫。汴将王重师、牛存节夜乘梯而入，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硃瑄，宋州人。父庆，盗盐抵法。瑄逃于青州，为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敬武遣牙将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难关西，以瑄为军候。会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还，路由郓州。时郓帅薛崇为草贼王仙芝所杀，郓将崔君裕权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袭杀君裕，据有郓州，自称留后。以瑄有功，署为濮州刺史，留将牙军。

光启初，魏博韩简欲兼并曹郓，以兵济河收郓。全晸出兵逆战，为魏军所败，全晸死之。瑄收合残卒，保州城。韩简攻围半年，不能拔。会魏军乱，退去。朝廷嘉之，授以节钺。

时瑄有众三万。其弟瑾，勇冠三军，有争天下之心。秦宗权之盛也，屡侵郑、汴。硃全忠为贼所攻，甚窘，求救于瑄。瑄令硃瑾出师援之。击败秦宗权，全忠乃与瑄情极隆厚。

全忠狡谲翻覆，虎视籓邻。会宗权诛，乃急攻徐州。时溥求援于瑄，瑄与全忠书，请释溥修好，伪许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让之，又令硃瑾出军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郓。三四年间，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瑄御备殚竭。景福末，与弟瑾合两镇之兵，与汴人大战于鱼山下，瑄、瑾俱败，兵士陷没。汴将硃友裕以长堑围之。乾宁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与妻荣氏出奔，至中都，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荣氏至汴州为尼。

硃瑾，瑄之母弟，骁果善战。初，乾符末，朝廷以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瑾将袭取之，乃求婚于克让。及亲迎，瑾选勇士卫从，礼会之夜窃发，逐克让，遂据城称留后。朝廷不获已，以节钺授之。及硃瑄

平，汴人移兵攻兖，经年食尽，瑾出城求食。比还，为别将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杨行密。行密宠待之，用为寿州刺史，大败汴军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杨溥时谋乱，为徐知训所杀。

史臣曰：疾风知劲草，世乱见忠臣，诚哉是言也！土运中微，贼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难者，率有声而无实。唯重荣斩贼使于近关，处存举义师于安喜，横身泣赴，不顾祸患，遂得义徒云合，逆党势穷。宜乎服冕乘轩，传家胙土。而重荣伤于峻法，严而少恩，祸发舆台，诚悲枉横。高骈起家禁旅，颇立功名，玩寇崇妖，致兹狼籍。后来勋德，可诫前军。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终。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纲之紊，群盗及兹，复何言哉！

赞曰：王者抚运，居安虑危。不以德处，即为盗窥。乾坤荡覆，生聚流离。读骈章疏，可为涕洟！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外戚

○独孤怀恩窦德明侄怀贞族弟孝谌　孝谌子希瑊希球希瓘希瓘从父弟维鍌长孙敞从父弟操赵持满附武承嗣　子延秀从父弟三思三思子崇训从祖弟懿宗攸暨攸暨妻太平公主从父弟攸绪薛怀义附韦温王仁皎　子守一吴溆弟凑窦觎柳晟王子颜

自古后族，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鲜矣。盖恃宫掖之宠，接宴私之欢，高爵厚禄骄其内，声色服玩惑于外；莫知师友之训，不达危亡之道。故以中才处之，罕不覆败；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颠披也。明哲之君，知骄侈之易满，荣宠之难保；授任各当其才，禄位不过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诫之以大义灭亲；使居无过之地，永享不赀之福，与国终始，不失其所以亲也。《易》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与其爱而失节，曷若惧而致福？魏氏惩汉人之败，著矫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临朝；外氏无功，时主不得封爵。虽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无大过。皇唐受命，长孙、窦氏以勋贤任职，而武氏、韦氏以盈满致覆。夫废兴者，岂天命哉，盖人事也！窦威、长孙无忌各自有传，其余载其得失，为《外戚传》，以存鉴诫焉。###□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怀恩幼时，以献皇后之侄，养于宫中。后仕为鄠县令。高祖平京城，授长安令。在职严明，甚得时誉。及高祖受禅，擢拜工部尚书。时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而义节文吏怯懦，频战不利。高祖遣怀恩代总其众。怀恩督兵城下，为贼所拒，频战不利。高祖切让之，因是怨望。高祖尝戏之曰：“弟姑子悉为天子，次当舅子乎？”怀恩遂自以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岂女独富贵耶？”由是阴图异计。

时虞乡南山多群盗。刘武周将宋金刚寇陷浍州，高祖悉发关中卒以隶太宗，屯于柏壁。怀恩遂与解县令荣静、前五原县主簿元君宝谋引王行本兵及武周连和，与山贼劫永丰仓而断柏壁粮道，割河东地以啗武周。事临发，会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据县起兵，应武周。高祖遣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攻崇茂。宋金刚潜兵来袭，诸将尽没。君宝与开府刘让亦同陷于贼中，遂泄怀恩之谋。既而怀恩逃归，高祖复令率师攻蒲州。唐俭在贼中，说贼将尉迟敬德，请使让还，连和罢兵，遂使发其事。会尧君素为其下所杀，小帅王行本以蒲州降，怀恩勒兵入据其城。高祖将济河，已御舟矣，会让至，乃使召怀恩，怀恩不知事已泄，轻舟来赴。及中流而执之，收其党按验，遂诛

之，时年三十六，籍没基家。

窦德明，太穆顺圣皇后兄之孙也。祖照，尚后魏文帝女义阳公主，封钜鹿公。父彦，袭父封，仕隋为西平郡守。德明少师事陈留王孝逸，颇涉文史。会汉王谅作乱，遣其将綦良攻黎州。德明时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进，号令严整，一战破之。以功累拜齐王府属，坐事免。及义师围长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窦诞、赵慈景并系狱，隋将卫文升、阴世师欲杀之。德明谓文升曰："罪不在此辈，杀之无伤于彼，适足招怨。"文升乃止。及谒见高祖，竟不自言，时人称其长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从太宗击王世充，频有战功，封显武男。贞观初，历常、爱二州刺史。寻卒。

弟德玄，高宗时为左相。德玄子怀贞。

怀贞，少有名誉，时兄弟宗族，并以舆马为事，怀贞独折节自修，衣服俭素。圣历中为清河令，治有能名。俄历越州都督、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在皆以清干著称。

神龙二年，累迁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时韦庶人及安乐公主等干预朝政。怀贞每谄顺委曲取容，改名从一，以避后父之讳，自是名称日损。庶人微时乳母王氏，本蛮婢也，特封莒国夫人，嫁为怀贞妻。俗谓乳母之婿为阿沄，怀贞每因谒见之次及进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沄"，时人或以"国沄"呼之，初无惭色。宦官用权，怀贞尤所畏敬，每视事听讼，见无须者，误以接之。监察御史魏传弓尝以内常侍辅信义尤纵暴，将奏劾之。怀贞曰："辅常侍深为安乐公主所信任，权势甚高，言成祸福，何得辄有弹纠？"传弓曰："今王纲渐坏，君子道消，正由此辈擅权耳！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怀贞无以答，但固止之。

韦庶人败，左迁濠州司马。寻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以附会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赐爵魏国公。

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创立两观，料功甚多，时议皆以为不可。唯怀贞赞成其事，躬自监役。怀贞族弟詹事司直维鎏谓怀贞曰："兄位极台衮，当思献可替否，以辅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厕迹工匠之间，欲令海内何所瞻仰也？"怀贞不能对，而监作如故。时人为之语曰："窦仆射前为韦氏国沄，后作公主邑丞。"言怀贞伏事公主，同于邑官也。

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谋事泄，怀贞惧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德明族弟孝谌。

孝谌，刑部尚书诞之子，昭成顺圣皇后父也。则天时，历太常少卿、润州刺史。长寿二年，后母庞氏被酷吏所陷，诬与后咒诅不道，孝谌左迁罗州司马而卒。

子希瑊、希球、希瓘，并流岭南。神龙初，随例雪免。景云年，追赠李谌太尉、邠国公，希瑊袭爵。玄宗即位，加赠孝谌太保，希瑊等以舅氏，甚见优宠。

希瑊累迁太子少傅、豳国公，寻卒。

希球官至太子宾客，封冀国公，开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谥曰靖。

希瓘初赐爵毕国公，后改名□曳。初为左散骑常侍，及希球卒，因授开府仪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曳兄弟三人皆国公，食实封。

□曳子锷，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恩宠赐赉，实为厚矣。而兄弟皆贪鄙，过自封植，□曳又甚之。

天宝七年，有窦勉潜交巫祝，勉犯法，□曳坐信其诡说，被停官，放归田园。寻以尊老，又授开府仪同三司，依旧朝会。十三载十二月卒，玄宗哭于行在，赠司徒。财货钜万。

瑨□曳从父弟维鎏，好学，以撰著为业。时宗族咸以外戚，崇饰舆马，维鎏独清俭自守。中书令张说、黄门侍郎卢藏用、给事中裴子余皆与之亲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礼要》二十卷，行于代。

长孙敞，文德顺圣皇后之叔父也。仕隋为左卫郎将。炀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义旗入关，率子弟迎谒于新丰，从平京城，以功除将作少监。出为杞州刺史。贞观初，坐赃免。太宗以后亲，常令内给绢以供私费。寻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赠幽州都督，谥曰良，陪葬昭陵。

敞从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国公览之子也。武德中，为陕东道行台

金部郎中，出为陕州刺史。自州东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贞观中，历洺州刺史、益扬二州都督府长史，并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赐爵乐寿男。寻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曰安。

诠官至尚书奉御。诠即侍中韩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连于诠，减死配流嶲州。诠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诠之甥有赵持满者，工书善射，力搏猛兽，捷及奔马；而亲仁爱众，多所交结，京师无贵贱皆爱慕之。初为凉州长史，尝逐野马，自后射之，无不洞于胸腋，边人深伏之。许敬宗惧其作难，诬与诠及无忌同反。及拷讯，终无异词，且曰："身可杀，辞不可夺。"吏竟代为款以杀之。

武承嗣，荆州都督士矍之孙，则天顺圣皇后兄子也。初，士矍娶相里氏，生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次则天，次适郭氏。士矍卒后，兄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杨氏失礼。及则天立为皇后，追赠士矍为司徒、周忠孝王，封杨氏代国夫人。贺兰越石早卒，封其妻为韩国夫人。寻又加赠士矍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时元庆仕为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惟良为卫尉少卿。荣国夫人恨其畴日薄己，讽皇后抗疏请出元庆等为外职，佯为退让，其实恶之也。于是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

乾封年，惟良与弟淄州刺史怀运，以岳牧例集于泰山之下。时韩国夫人女贺兰氏在宫中，颇承恩宠。则天意欲除之，讽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献食，则天密令人以毒药贮贺兰氏食中，贺兰氏食之，暴卒，归罪于惟良、怀运，乃诛之。仍讽百僚抗表请改其姓为蝮氏，绝其属籍。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乃以韩国夫人之子敏之为士矍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仍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

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则天出内大瑞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隐用之。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荣国服内，私释衰绖，著吉服，奏妓乐。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

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后，自岭南召还，拜尚衣奉御，袭祖爵周国公。俄迁秘书监。则天临朝，追尊士矱为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属，五代祖已下，皆为王。嗣圣元年，以承嗣为礼部尚书。寻除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转春官尚书，依旧知政事。载初元年，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知内史事。

天授元年，于东都创置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王子武为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赠太原靖王居常为严祖成皇帝，高祖赠赵肃恭王克己为肃祖章敬皇帝，曾祖赠魏康王俭为烈祖昭安皇帝，祖赠周安成王华为显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随帝号曰皇后。元庆为梁宪王，元爽为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为王，诸姑姊为长公主。于是封承嗣为魏王，元庆子夏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后从父兄子纳言攸宁为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归为九江王，司礼卿重规为高平王，左卫亲府中郎将载德为颍川王，右卫将军攸暨为千乘王，司农卿懿宗为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将嗣宗为临川王，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攸宜为建安王，尚乘直长攸望为会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绪为安平王，攸止为恆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为南阳王，延秀为淮阳王，三思男崇训为高阳王，崇烈为新安王，后兄子赠陈王承业男延晖为嗣陈王，延祚为咸安王。

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天下于今冤之。俄又赐承嗣实封千户，仍监修国史。承嗣自为次当为皇储，令凤阁舍人张嘉福讽谕百姓抗表陈请，则天竟不许。如意元年，授特进。寻拜太子太保，罢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为皇太子，怏怏而卒，赠太尉、并州牧，谥曰宣。

子延基袭爵，则天避其父名，封为继魏王。寻与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话及张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后忿争不协，泄之，则天闻而大怒，咸令自杀。复以承嗣次子延义为继魏王。

中宗即位，侍中敬晖等以唐室中兴，武氏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官上表曰：

臣闻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归乎有德；皇极者，域中之大宝，必顺乎天命。历考前古，祥观帝业，皆不并兴，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兴，夏、商氏衰而周、汉氏作。何则？帝王之历数，心应乎五行，水盛则火衰，木衰则金盛。天地之运也，合乎四时，春往则夏来，暑退则寒集。则知五行之数也，帝王不可违，违之则宗社不安，生人不

理。四时之序，天地不能变，变之则霜露不均，水旱交错。

自有隋失御，海内崩离，天历之重，归于唐室。万方乐业，荷拨乱之功；三圣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谓有功于四海，有德于蒸人。自弘道遏密，生灵降祸，百辟哀号，如丧考妣。

则天皇后临御帝图，明目达聪，躬亲庶绩。则有谗邪凶孽，诬惑睿德，构害宗枝，诛夷殆尽。英藩贤戚，百不一存，余类在者，投窜荒裔。冤酷人神，感伤天地，忠臣义士，实所痛心。自天授之际，时称改革，武家子侄，咸树封建，十余年间，实亦荣极。于时唐室藩屏，岂得并封，故知事有升降，时使然也。

今则天皇帝厌倦万机，神器大宝，重归陛下。百姓讴歌，欣复唐业，上至卿士，下及苍生，黄发之伦，童兒之辈，莫不欢欣舞忭，如见父母。岂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顺天下之望？今皇业重构，圣祚中兴，神祇之道，有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诚，无负于陛下矣！臣又闻之，业不两盛，事不两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圣之格言，先哲之明诫。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诸王，封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则？开辟以来，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实无此法。陛下纵欲开恩，以行私惠，岂可违五行之历数乎？乖四时之寒暑乎？

又海内众情，朝廷窃议，为武氏诸王身计，亦适将有损。何则？处之未得其所，居之实恐不安，陛下虽欲宠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历有归，周命已去；爵重则难保，禄薄则易全。又则天皇帝亲政之时，武氏诸王，亦分外职。今居京辇，不降旧封，天下之心，窃将不可。陛下纵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贷，奈宗庙社稷之计何？奈卿士黎庶之议何？

伏愿陛下为社稷之远图，割私情之小爱，内崇经邦之要，外顺遐迩之心，岂不固宗社之基，允人灵之愿？则陛下巍巍之业，贯三光而洞九泉。亲亲之义，上有伦而下有序。臣特承荣宠，思竭丹赤，既为唐臣，实为唐计，伏乞圣慈，俯垂矜纳。

中书舍人岑义之词也。上答曰：

朕尝因暇景，博览前修，帝籍皇图，略稽其迹。至若二灵肇判，三才聿兴，骊连粟陆之辰，尊卢大庭之日，时犹朴略，未著图书。洎乎出

震应期，画八卦而成象；炎皇御历，播百谷以兴农。车服创于轩辕之朝，历象建于唐尧之代，封建之事，阙尔无闻。自周汉已来，方崇蕃屏。至于三微更王，五运迭兴，以古揆今，事迹有爽。

比者别宗抚历，异姓兴邦，伏以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临政，当此之际，鲁卫并存。及乎全节兴妖，琅邪构逆，灾连七国，衅结三监，既行大义之怀，遂有泣诛之事。周唐革命，盖为从权，子侄封王，国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岂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预逆谋，还依姓李，无改旧惠，岂非善恶区分，申明逆顺矣？今以圣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绪。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屡请削封，朕独断襟怀，不依来请。昔汉祖以布衣取天下，犹封异姓为王，况朕以累圣开基，岂可削封外族？群公等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恳者。然以赏罚之典，经国大纲，攸暨、三思，皆悉预告凶竖，虽不亲冒白刃，而亦早献丹诚，今若却除旧封，便虑有功难劝。

于是降封梁王三思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定王、驸马都尉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郡王懿宗为耿国公，建昌郡王攸宁为江国公，会稽郡王攸望为鄴国公，临川郡王嗣宗为管国公，建安郡王攸宜为息国公，高平郡王重规为郐国公，继魏王延义为魏国公，安平郡王攸绪为巢国公，高阳郡王、驸马都尉崇训为酆国公，淮阳郡王延秀为桓国公，咸安郡王延祚为咸安郡公。

中宗时，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书，重规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迁春州司马而死。延秀伏诛后，武氏宗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先天二年，制削士彠帝号，依旧追赠太原王，妻杨氏亦削后号，依旧为太原王妃。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将亲迎默啜女为妻。既而默啜执知微，入冠赵、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还。神龙初，默啜更请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归，封桓国公，又授左卫中郎将。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数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主，韦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迁于房州，欲达州境，生于路次。性惠敏，容质秀绝。中宗、韦后爱庞日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

许。恃宠横纵，权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门。所营第宅并造安乐佛寺，拟于宫掖，巧妙过之。令杨务廉于城西造定昆池于其庄，延袤数里。出降之时，以皇后仗发于宫中，中宗与韦后御安福门观之，灯烛供拟，彻明如昼。延秀拜度日，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改封恆国公，实封五百户。废休祥宅，于金城坊造宅，穷极壮丽，帑藏为之空竭。崇训子数岁，因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员、左卫将军，封镐国公，赐实封五百户，以嗣其父。公主产男满月，中宗、韦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峤、文士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阎朝隐等数百人赋诗美之。

延秀既恃恩，放纵无所忌惮。又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谶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每劝令著皁袄子以应之。及韦庶人败，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战良久。皆斩之。后追贬为悖逆庶人。

三思，元庆子也。少以后族累转右卫将军。则天临朝，擢拜夏官尚书。及革命，封梁王，赐实封一千户。寻拜天官尚书。证圣元年，转春官尚书，监修国史。圣历元年，检校内史。二年，进拜特进、太子宾客，仍并依旧监修国史。

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怀义欲乘马，承嗣、三思必为之执辔。又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乃请创造三阳宫于嵩高山，兴泰宫于万寿山，请则天每岁临幸，前后工役甚众，百姓怨之。

神龙初，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封五百户，固辞不受。未几，随例降封为德静郡王，量减实封二百户。寻拜左散骑常侍，则天遗制令复其所减实封。

初，敬晖等立功后，掌知国政，三思虑其更为己患，而令其子崇训因安乐公主构诬敬晖等，并流于岭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权日盛，军国政事，多所参综。敬晖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复旧职，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法。时人皆言其阴怀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马仲达。

雍州人韦月将、高轸等并上疏言三思父子必为逆乱。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将坐当弃市，轸配流岭外"。黄门侍郎宋璟执

奏云："月将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为外职。三思既猜嫉正士，尝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与其所亲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递相引致，干黩时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五人，常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

中宗寻又制：武氏崇恩庙，一依天授时旧礼享祭，其吴陵、顺陵，并置官员，皆三思意也。

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左右羽林兵，杀三思及其子崇训于其第，并杀其亲党十余人。俄而事变，太子既死，中宗为三思举哀，废朝五日，赠太尉，追封梁王，谥曰宣。安乐公主又以节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训灵柩前。睿宗践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节，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则天时，封为高阳郡王。长安中，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其时张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贵盛，时假词于人，皆有新句。崇训授左卫中郎将。神龙元年，拜驸马都尉，迁太常卿，兼左卫将军。降封酆国公，仍赐实封五百户，寻徙封镐国公。二年，兼太子宾客，摄左卫将军。及为节愍太子所杀，优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追赠鲁王，谥曰忠。

懿宗，则天伯父士逸之孙也。父元忠，高宗时仕至仓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为蜀王，懿宗封为河内郡王，历迁洛州长史、左金吾卫大将军。万岁通天年中，契丹贼帅孙万荣寇河北，命懿宗为大总管讨之。军次赵州，用闻贼将至冀州，懿宗惧，便欲弃军而遁。人或谓曰："贼众极多，然其军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以守，势必离散，因而击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听，遂退据相州，时人嗤其怯懦。由是贼众进屠赵州而去。寻又令懿宗安抚河北诸州。

先是，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归来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鞫制

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焉。神龙初，随例降爵，封耿国公，累转怀州刺史，寻卒。

攸暨，则天伯父士让孙也。天授中，封士让为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赐爵实封三百户。兄攸宁为建昌郡王，实封四百户。攸宁历迁凤阁侍郎、纳言、冬官尚书，病卒。

攸暨初为右卫中郎将，尚太平公主，授驸马都尉。累迁右卫将军，进封定王，又加实封三百户。俄又改安定郡王，历迁司礼卿、左散骑常侍，加特进。神龙中，拜司徒，复封定王，实封满一千户，固辞不拜。寻而随例降封乐寿郡王，拜右散骑常侍，加开府仪同三司。延秀等诛后，又降封楚国公。延和元年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寻以公主谋逆，令平毁其墓。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则天私杀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已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

神龙元年，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相王加号安国相王，并食实封通前五千户，赏赐不可胜纪。公主孽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并食实封。又相王、卫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卫士宿卫，环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于宫禁。太平、长宁、安乐三公主，置铺一如亲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龙二年，公主男崇简、崇敏、崇行，同授三品，与渔阳王兄弟四人同制。时中宗仁善，韦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公主日益豪横，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士亦翕然称之。

及唐隆元年六月，韦后作逆称制，伪尊温王。玄宗居临淄邸，愤之，将清内难。公主又预其谋，令男崇简从之。及立温王，数日，天下之心归于相府，难为其议。公主入启幼主，以王室多故，资于长君，乃提下幼主，因与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乃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一万户。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简三人，封异姓王；崇行国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

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

公主由是滋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兒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公主惧玄宗英武，乃连结将相，专谋异计。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渐危逼，乃勒兵诛其党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惠范家产亦数十万贯。

攸绪，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历迁殿中监，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圣历中，弃官隐于嵩山，以琴书药饵为务。中宗即位，以车安备礼征之，降书曰：

朕闻大隐忘情，不去朝市，至人无迹，何所凝滞。王高标峻尚，雅操孤贞；有咸一之用，弘体二之德；学究深远，理实精微。草芥貂蝉，锱铢缨绂；廕松山而辞竹苑，去硃邸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颍，有年岁矣。

朕虔膺圣历，重阐皇基；保乂邦家，宁辑区宇；求贤采彦，俯谷窥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长望高烈，思满风烟。驻驆乔岩，追寻大隗；鸣銮峒岫，询访广成；机务殷繁，有怀莫遂。今遣国子司业杜慎盈以礼命征辟，扫夔、龙之弟，虚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岂以黄屋之贵，倾彼白云之心？通变之宜，希从降志；延贮阊阖，若在汾阳。

攸绪应召至都，授太子宾客。寻请归嵩山，制从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饯送于定鼎门外。

及三思、延秀等构逆，诸武多坐诛戮，唯攸绪以隐居不预其祸，时论美之。睿宗即位，又降敕曰："顷以贼臣结党，后族擅权，扇动宫闱，肆行鸩毒。灵祇所感，奸恶伏诛；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厌簪绂，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见几而作，兴言高尚，有足嘉称。但怒用不

迁，罪无相及，为善有验，卿之谓与！或虑惊疑，故令慰谢。”其见重如此。寻征为太子宾客，不就。开元二年，攸绪又请就庐山居止，制不许。仍令州县数加存问，不令外人侵扰。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

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颇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劾之；怀义遇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

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二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边，以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击之，至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则天将革命，诛杀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抗疏请以则天为母，因得曲加恩宠，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以子克义娶魏王武承嗣女，内门参问，不限早晚，见则尽欢。

长寿二年，默啜复犯塞，又以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多祚、苏宏晖为将。未行，改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之。未行虏退，乃止。

怀义后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奸，奏请劾之，不许。固请之，则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台，薛师亦至，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矩召台吏，将按之，遽乘马而去。矩具以闻，则天曰："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矩按之，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竟为薛师所构，下狱，免官。

后有御医沈南璆得幸，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乃于明堂下置九州鼎，铸铜为十二属形象，置于本辰位，皆高一丈，怀义率人作号头安置之。

其后益骄倨，则天恶之，令太平公主择膂力妇人数十，密防虑之。人有发其阴谋者，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窜远恶处。

韦温，中宗韦庶人从父兄也。父玄俨，高宗末官至许州刺史。玄俨弟玄贞，初为普州参军，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为后。及帝降为庐陵王，玄贞配流钦州而死。后母崔氏，为钦州首领宁承兄弟所杀。

玄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于容州。后二妹，逃窜获免，间行归长安。

及中宗复位，韦氏复为皇后。其日，追赠玄贞为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谏曰："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史官执简，必是直书。今万姓颙然，闻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颂，延颈向风，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即先朝赠太原王，殷鉴不远。同云生于肤寸，寻木起于蘖栽，诚可惜也。涣汗既行，难改成命，臣望请皇后抗表固辞，使天下知弘让之风，彤管著冲谦之德，是则巍巍圣鉴，无得而称。"疏奏不省。

寻又追赠玄贞为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俨为特进、并州大都督、鲁国公。遣使迎玄贞及崔氏丧柩归京师。又遣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兵讨斩宁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轨左羽林大将军，赐爵汝南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及玄贞等柩将至，上与后登长乐宫，望丧而泣。

加赠玄贞为酆王，谥曰文献，仍号其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各置官员，并给户一百人守卫洒扫。又赠玄贞子洵为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卫尉卿、淮南郡王，泚太仆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丧柩于京师。

温，神龙中累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湑，左羽林将军，封曹国公。后妹夫陆颂为国子祭酒，冯太和为太常少卿，太和寻卒，又适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从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驸马都尉。

景龙三年，温迁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遥授扬州大都督。温等既居荣要，燻灼朝野，时人比之武氏。湑及陆颂相次病卒，赙赠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又引从子播、族弟璇、弟捷、濯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临淄王讨韦氏，温等皆坐斩，宗族无少长皆死，语在《韦庶人传》。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贞及洵等坟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龙中，官至长上果毅。玄宗即位，以后父，历将作大匠、太仆卿，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仁皎不预朝政，但厚自奉养，积子女财货而已。开元七年卒，赠太尉，官供葬事。柩车既发，上于望春亭遥望之，令张说为其碑文，玄宗亲书石焉。子守一。

守一与后双生。守一与玄宗有旧，及上登极，以清阳公主妻之。从讨萧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迁殿中少监，特封晋国公，累转太子少保。父卒，袭爵祁国公。十一年，坐与庶人潜通左道，左迁柳州司马，行至蓝田驿，赐死。守一性贪鄙，积财巨万，及籍没其家，财帛不可胜计。

吴溆，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阳人。祖神泉，位终县令。父令珪，益州郫县丞。宝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赠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阳郡公；中郎将令瑜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谕德、济阳郡公。溆时为盛王府录事参军，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阳郡公。以元舅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溆虽居戚属，恭逊谦和，人皆重之。

泾师之乱，从幸奉天，卢杞、白志贞谓德宗曰："臣细观硃泚心迹，必不至为戎首，伫当效顺。宜择大臣一人，入京师慰谕，以观其心。"上

召从幸群臣言之，皆惮其行。溆起奏曰：“不以臣才望无堪，臣愿北行。”德宗甚悦。溆退而谓人曰：“人臣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临危自计，非忠也。吾忝戚属，今日委身于贼，诚知必死，不欲圣情慊于无人犯难也。”即日赍诏见泚，深陈上待属之意。时泚逆谋已定，貌虽从命，而心已异，乃留溆于客省，竟被害。上闻之，悲悼不已，赠太子太傅，赐其家实封二百户，一子五品正员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给。弟凑。

凑，宝历中与兄溆同日开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阳郡公。凑以兄弟三品，固辞太过，乞授卑官。乃以凑检校太子宾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转左金吾卫大将军。

凑小心谨慎，智识周敏，特承顾问，偏见委信。大历中，滑帅令狐彰、汴帅田神功相次殁于理所，时藩方兵骄，乘戎帅丧亡，人情多梗。代宗命凑衔命抚慰，至必委曲说谕，随所欲为之奏请，皆得军民和协，帝深重之。

宰臣元载弄权，招致贿赂，丑迹日彰。帝恶之，将加之法，恐左右泄漏，无与言者，唯与凑密计图之。及收载于内侍省，同列王缙，其党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皆当从坐籍没。凑谏救百端，言“法宜从宽，缙等从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极刑，恐亏损圣德。”由是缙等得减死，流贬之。

大历末，丁继母丧免。建中初，起为右卫将军，兼通州刺史。贞元初，入为太子宾客，出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为政勤俭清苦，美誉日闻。宰相窦参以私怨恶之，数加谮毁，又言凑风病，不任趋驰。德宗召凑至京师，对于别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验其病否，由是悟参之诬，因是恶参。寻以凑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使，以代参之党李翼。会刘玄佐卒，以凑检校兵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

时汴州军乱，杀牙将曹金岸、县令李迈，谋立玄佐子士宁。上将遣兵送凑赴镇，召宰臣议。窦参深沮其行，恐军中拒命，乃召凑回，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而以梁宋节钺授士宁。

贞元十四年春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凑，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视事，经宿方下制。凑孜孜为理，以勤俭为务，人乐其政。时宫中选内官买物于市，倚势强买物，不充价，人畏而避之，呼为“宫市”。掌赋者多与中贵人交结假借，不言其弊。凑

为京尹，便殿从容论之，曰：“物议以中人买物于市，稍不便于人，此事甚细，虚掇流议。凡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县外吏，不合预闻宫中所须，则乞选内官年高谨重者，充宫市令，庶息人间论议。”又奏：“掌闲彍骑、飞龙内园、芙蓉及禁军诸司等使，杂供手力资课太多，量宜减省。”上多从之。

初，府掾吏以凑起自戚籓，不谙簿领，凡有疑狱难决之事，多候凑将出时方呈，冀免指擿瑕病。凑虽仓卒阅视，必指其奸幸之处，下笔决断，无毫厘之差。掾吏非大过，不行笞责；而召面按问，诘责而释之。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文敬太子、义章公主相继薨殁，上深追念，葬送之仪颇厚。召集工役，载土筑坟，妨民农务。凑候上顾问，极言之。宗属门吏以凑论谏太繁，恐上厌苦，每以简约规之。凑曰：“圣上明哲，忧劳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钟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顺旨不言，若再三启谏，必动宸情，则生民受赐。长吏不言，是为阿旨。如穷民上诉，罪在何人？”议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书。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

凑于德宗为老舅，汉魏故事，多退居散地，才免罪戾而已。凑自贞元已来，特承恩顾，历中外显贵，虽圣奖隆深，亦由凑小心办事，奉职有方故也。

凑既疾，不召巫医，药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对曰：“吾以凡才，滥因外戚进用，起家便授三品，历显位四十年，寿登七十，为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亲戚进用者，罕有善终，吾得归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医进药，不获已，服之。贞元十六年四月卒，时年七十一，赠尚书左仆射，罢朝一日。

窦觎，昭成皇后族侄。父光，华原尉。觎以亲廕，释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鄜坊节度臧希让奏为判官，累授监察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坊州刺史。兴元元年，讨李怀光于河中，诏觎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阳。贼平，以功兼御史中丞。迁同州刺史，入朝为户部侍郎。

觎无他才伎，为吏有计数，又以韩滉子婿，故籓府辟召，遂历牧守。宰相窦参，觎再从侄。参少依觎，及参秉政，力荐于朝，故有贰卿之拜。数月，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既非德举，人咸薄之。赴镇旬日，暴卒，诏赠礼部尚书。

柳晟者，肃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仆卿、驸马都尉。晟少无检操，代宗于诸甥之中，特加抚鞠，俾与太子、诸王同学，授诗书，恩宠罕比。累试太常卿。

德宗即位，以与晟幼同砚席，尤亲之。泾师之乱，从幸奉天，晟密启曰："愿受诏入京城，游说群贼，冀其携贰。"德宗壮而许之。晟与贼帅多有旧，出入其门说诱之。事泄，为硃泚所擒，械之于狱。晟有力，乃于狱中穿垣破械而遁，落发为僧，间道归行在。迁将作少监。元和初，检校工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罢镇入朝，以违诏进奉，为御史元稹所劾，诏宥之。俄充入回鹘册立使，复命，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元和十三年卒，赠太子少保。

王子颜，琅邪临沂人，庄宪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从军，累试太子宾客。父难得，有勇决，善骑射，天宝初为河源军使。吐蕃赞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谙真马，宝钿装鞍，出阵求斗，无敢与校者。难得挟枪奋马突前，刺杀郎支都，斩其首，传于京师。军还，玄宗召见之，令于殿前乘马挟枪作刺郎支都之状。赐以锦袍金带，累拜金吾将军同正员。

天宝七载，从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虏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子婿悉颊藏而还，累拜左武卫将军、关西游奕使。九载，击吐蕃，收五桥，拔树敦城，补白水军使。十三载，从收九曲，加特进。

禄山之叛，从哥舒翰战于潼关；关门不守，从肃宗幸灵武。时行在阙军赏，难得进绢三千疋及金银器等。至德初，试卫尉卿、兴平军使，兼凤翔都知兵马使。进收京城，与贼军战。其下靳元曜战酣堕马，难得驰救之，贼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难得自拔去箭，并皮掣洛，驰马复战，血流被面，而抗贼不已。肃宗深嘉之。从郭子仪攻安庆绪于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军使。宝应二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子颜少从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卫尉卿，生后而卒。顺宗内禅，以后生宪宗皇帝，褒赠先代：思敬司徒，难得太傅，子颜太师。

颜子重荣，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宾客、金吾将军。

赞曰：戚里之贤，避宠畏权。不恤祸患，鲜能保全。福盈者败，势压者颠。武之惟良，明于自然。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杨思勖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刘希暹贾明观窦文场霍仙鸣俱文珍吐突承璀王守澄田令孜杨复光杨复恭

唐制有内侍省，其官员：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别有五局：掖廷局掌宫人簿籍；宫闱局掌宫内门禁，其属有掌扇、给使等员；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五局有令丞，皆内官为之。

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则天称制，二十年间，差增员位。中宗性慈，务崇恩贷，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硃紫者尚寡。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硃紫者千余人。后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怙宠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子仪北伐，亲王东讨，遂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籓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长庆缵隆，徒郁枕干之愤；临轩暇逸，旋忘涂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尽怒。甲第名园之赐，莫匪伶官；硃袍紫绶之荣，无非巷伯。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则参秉戎权，外则临监籓岳。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谋之不臧，几乎败国。何、窦之徒转蹙，让、珪之势尤狂，五十余年，祸胎逾煽，昭宗之季，所不忍闻。

臣遍览前书，考兹覆辙，试言大较，庶竭其源。何者？自书契已

来，不无阍寺，况垂之天象，备见职官。即如秦皇、汉武，宫闱之内，宦官以侍宴游。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荡是求。委番、聚、蹶、楀之徒，饰姬姜狗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从。虽并列五侯，犹为赏薄；遍封万户，尚嫌恩疏。苟思捧日之勤，遂据回天之势。及三纲错乱，四海崩离。袁本初之入北宫，无须殆尽；石冉闵之攻鄴下，内竖咸诛。旋至殄瘁邦家，不独感伤和气，淫刑斯逞，可为伤心。向使不假威权，但趋帷扆，何止四星终吉，抑亦万乘延洪！昔贤为社鼠之喻，不其然乎？

今录杨思勖已下所行事，以为鉴诫云。

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预讨李多祚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勖有膂力，残忍好杀。从临淄王诛韦氏，遂从王为爪士，累迁右监门卫将军。

开元初，安南首领梅玄成叛，自称“黑帝”。与林邑、真腊国通谋，陷安南府。诏思勖将兵讨之。思勖至岭表，鸠募首领子弟兵马十余万，取伏波故道以进，出其不意。玄成遽闻兵至，惶惑计无所出，竟为官军所擒，临阵斩之，尽诛其党与，积尸为京观而还。

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璋作乱，思勖复受诏率兵讨之，生擒行璋，斩其党三万余级。以军功累加辅国大将军。后从东封，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十四年，邕州贼帅梁大海拥宾、横等数州反叛。思勖又统兵讨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余党二万余级，复积尸为京观。

十六年，泷州首领陈行范、何游鲁、冯璘等聚徒作乱，陷四十余城。行范自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诏思勖率永、连、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万人进讨。兵至泷州，临阵擒游鲁、冯璘，斩之。行范潜窜深州，投云际、盘辽二洞。思勖悉众攻之，生擒行范，斩之。斩其党六万级，获口马金玉巨万计。思勖性刚决，所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剳发际，掣去头皮；将士已下，望风慑惮，莫敢仰视，故所至立功。内给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珪厚赂。玄宗怒，命思勖杀之。思勖缚架之数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残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余。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

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则天嘉其黠惠，总角修整，令给事左右。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隶司宫台，廪食之。长六尺五寸，性谨密，能传诏敕，授宫闱丞。

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及唐隆平内难，升储位，奏力士属内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内给事。先天中，预诛萧、岑等功，超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员。开元初，加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

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杨则持节讨伐，黎、林则奉使宣传，尹则主书院。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硃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

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故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若附会者，想望风彩，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力士于寝殿侧帘帷中休息，殿侧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处，雕莹璀璨，穷极精妙。力士谨慎无大过，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权相噬，以紊朝纲，皆力士之由。又与时消息，观其势候，虽至亲爱，临覆败皆不之救。

力士义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岭南节度使于潘州求其本母麦氏送长安，令两媪在堂，备于甘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力士结为兄弟，麦氏亡，伯献于灵筵散发，具缞绖，受宾吊答。十七年，赠力士父广州大都督，麦氏越国夫人。

开元初，瀛州吕玄晤作吏京师，女有姿色，力士娶之为妇，擢玄晤为少卿、刺史，子弟皆为王傅。吕夫人卒，葬城东，葬礼甚盛。中外争致祭赠，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车马不绝。

天宝初，加力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加骠骑大将军。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初，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

其后又有华州袁思艺，特承恩顾。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倨，人士疏惧之。十四载，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艺对任之。玄宗幸蜀，思艺走投禄山，力士从幸成都，进封齐国公。从上皇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

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力士与内官王承恩、魏悦等，因侍上皇登长庆楼，为李辅国所构，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荠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宝应元年三月，会赦归，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国事，始知上皇厌代。力士北望号恸，呕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护先朝，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李辅国，本名静忠，闲厩马家小兒。少为阉，貌陋，粗知书计。为仆，事高力士，年且四十余，令掌厩中簿籍。天宝中，闲厩使五鉧嘉其畜牧之能，荐入东宫。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辅国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从幸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

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勾当少府、殿中二监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食实封五百户。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每出则甲士数百人卫从。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东甲族，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肃宗又为辅国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擢

女为妻。擢弟挹，时并引入台省，擢为梁州长史。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兵，赐内宅居止。

上皇自蜀还京，居兴庆宫，肃宗自夹城中起居。上皇时召伶官奏乐，持盈公主往来宫中，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上元元年，上皇尝登长庆楼，与公主语。剑南奏事官过朝谒，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

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内有异谋。"矫诏移上皇居西内，送持盈于玉真观，高力士等皆坐流窜。

二年八月，拜兵部尚书，余官如故。诏群臣于尚书省送上，赐御府酒馔、太常乐，武士戎服夹道，朝列毕会。辅国骄恣日甚，求为宰臣，肃宗曰："以公勋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辅国讽仆射裴冕联章荐己。肃宗密谓宰臣萧华曰："辅国欲带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荐，信乎？"华不对。问裴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华复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辅国衔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宰臣等不可谒见，辅国诬奏华专权，请黜之。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罢华知政事，守礼部尚书。及帝崩，华竟被斥逐。

代宗即位，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怒其不逊，以方握禁军，不欲遽责。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五月，加司空、中书令，食实封八百户。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乃罢辅国判元帅行军事，其闲厩已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辅国始惧，茫然失据。诏进封博陆王，罢中书令，许朝朔望。辅国欲入中书修谢表，阍吏止之曰："尚父罢相，不合复入此门。"乃气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朗君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上犹优诏答之。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诏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内侍省，累迁至内射生使。宝应末，肃宗晏驾，张皇后与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系入宫，欲令监国。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乃挟太子，诛越王并其党与。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代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九月，加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赠其父元贞司空。母郄氏，赵国夫人。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

元振常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瑱不从。及元振握权，征瑱入朝。瑱迁延不至。广德元年，破裴□，遂入朝，拜兵部尚书。元振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为肃宗山陵使，有事与元振相违，乃发小吏赃私，贬冕施州刺史。来瑱名将，裴冕元勋，二人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元振犹以骄豪自处，不顾物议。

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十月，蕃军至便桥，代宗苍黄出幸陕州；贼陷京师，府库荡尽。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顾人情归咎，乃罢元振官，放归田里，家在三原。

十二月，车驾还京。元振服缞麻于车中，入京城，以规任用。与御史大夫王昇饮酒，为御史所弹。诏曰：

族谈错立，法尚不容；同恶阴谋，议当从重。有一于此，情实难原。程元振性惟凶愎，质本庸愚，蕞尔之身，合当万死。顷已宽其严典，念其微劳，屈法伸恩，放归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既忘含煦之仁，别贮觊觎之望。敢为啸聚，仍欲动摇，不令之臣，共为睥睨；妄谈休咎，仍怀怨望。束兵裹甲，变服潜行，无顾君亲，将图不轨。按验皆是，无所逃刑，首足异门，未云塞责。朕犹不忘薄效，再舍罪人；特宽斧钺之诛，俾正投荒之典。宜长流榛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纲递送；路次州县，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许东西。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

鱼朝恩，天宝末以宦者入内侍省，初为品官，给事黄门。性黠惠，善宣答，通书计。至德中，常令监军事。九节度讨安庆绪于相州，不立统帅，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监门卫大将军。时郭子仪频立大功，当代无出其右；朝恩妒其功高，屡行间谍；子仪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肃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间不行。自相州之败，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统禁军镇陕，以殿东夏。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由是深加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时四方未宁，万务事殷，上方注意勋臣，朝恩专典神策军，出入禁中，赏赐无算。

朝恩性本凡劣，恃勋自伐，靡所忌惮。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上优遇之，加判国子监事，光禄、鸿胪、礼宾、

内飞龙、闲厩等使。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于监之廊下，侍诏给钱万贯充食本，以供学生厨料。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先允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三年，让判国子监事，加韩国公。

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朝恩置斋馔于寺外之车坊，延宰臣百僚就食。朝恩恣口谈时政，公卿惕息。户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朝恩不悦，乃罢会。

后尝释奠于国子监。宰臣百僚皆会，朝恩讲《易》，征《鼎卦》“覆餗”之义，以讥元载。载心衔之，阴图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横，亦恶之。载欲伺其便，巧中伤之；乃用腹心崔昭为京兆尹，伺朝恩出处。昭不吝财赂，潜与朝恩党陕州观察使皇甫温相结，温与昭协。自是朝恩动静，载皆知之，巨细悉以闻。上益怒，朝恩未之察，日以骄横。载奏加朝恩实封，又加皇甫温权位，以肆其欲。

五年，朝恩所昵武将刘希暹微有过忤，上讽之。诏罢朝恩观军容使，加实封通前一千户。朝恩始疑，然每朝谒，恩顾如常，亦不以载为意。会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谒。先是，每宴罢，必出还营，是日有诏留之。朝恩始惧，言颇悖慢，上亦以旧恩不之责。是日朝恩还第，自经而卒。刘希暹亦下狱赐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伟，以骑射闻。朝恩用之为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累迁至太仆卿，与兵马使王驾鹤同掌禁兵，所为不法。讽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或有举选之士，财货稍殷，客于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谓之“入地牢”。捕贼吏有贾明观者，尤凶蠹，以屡置大狱，家产巨万。希暹党之，地在禁密，人无敢言者。朝恩死，上宽宥之。以素志非顺，虑不见容，常自疑惧。与王驾鹤联职，希暹辞多不逊。驾鹤纯谨，上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语上闻，乃诛之。

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吏。事希暹，恣为凶恶，毒甚豺狼。朝

恩、希暹既死，元载复受明观奸谋，潜容之，特奏令江西效力。明观将出城，百姓数万人怀砖石候之，载令市吏止约。明观在洪州二年，观察使魏少游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至郡之日，召明观笞杀之。识者减魏之名，多路之正。

朝恩素待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贬官。

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初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志贞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泾师之乱，帝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从幸山南，两军渐集。

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自文场等始也。

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文场累加骠骑大将军。是岁仙鸣病，帝赐马十匹，令于诸寺为僧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仓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将食中加毒，配流者数十人。仙鸣死后，以开府内常侍第五守亮为右军中尉。文场连表请致仕，许之。

十五年已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军中尉，亦踵窦、霍之事，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至于贞元末，宦官复盛。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与韦执谊谋夺神策军权，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事未行，为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贬而止。

俱文珍，贞元末宦官，后从义父姓，曰刘贞亮。性忠正，刚而蹈义。顺宗即位，风疾不能视朝政，而宦官李忠言与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日华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故王之权振天下。叔文欲夺宦者兵权，每忠言宣命，内臣无敢言者，唯贞亮建议与之争。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

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荩。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门直东宫，性敏慧，有才干。宪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省事，左监门将军。俄授左军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诏以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为河南、陕州、河阳已来馆驿使，内官曹淮玉、刘国珍、马江朝等分为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谏官、御史上疏相属，皆言自古无中贵人为兵统帅者，补阙独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宪宗不获已，改为充镇州已来招抚处置等使。及承璀率禁军上路，帝御通化门楼，慰谕遣之。出师经年无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许以罢兵为解。仍奏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素与贼通，许为承宗求节钺。乃诱潞州牙将乌重胤谋执从史送京师。及承宗表至，朝廷议罢兵，承璀班师，仍为禁军中尉。段平仲抗疏极论承璀轻谋弊赋，请斩之以谢天下，宪宗不获已，降为军器使。俄复为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

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承璀，乃出为淮南节度监军使。

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险，投匭上书，论希先、承璀无罪，不宜贬戮。谏议大夫、知匭事孔戣，见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于光顺门欲进之，戣上疏论其纤邪，贬涉硖州司仓。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绛在翰林，时数论承璀之过，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还，乃罢绛相位。承璀还，复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敬宗时，中尉马存亮论承璀之冤，诏雪之，仍令假子士晔以礼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

初，元和中，守澄为徐州监军，遇翼城医人郑注，出入节度使李醞家。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奕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注尝为李醞煮黄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之疾，复能反老成童。醞与守澄服之，颇效。守澄知枢密，荐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诡，每与守澄言必通夕。

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注复得幸于文宗，后依倚守澄，大为奸弊。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端居不怡。翰林学士宋申锡尝独对探知，上略言其意，申锡请渐除其逼。帝亦以申锡沉厚有方略，为其事可成，乃用为宰相。申锡谋未果，为注所察，守澄乃令军吏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逆，申锡坐贬。

宰相李逢吉从子训，与注交通，训亦机诡万端，二人情义相得，俱为守澄所重。复引训入禁中，为上讲《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复以除宦官谋中帝意。帝以训才辩纵横，以为其事必捷，待以殊宠，自流人中用为学官，充侍进学士。时仇士良有翌上之功，为守澄所抑，位未通显。训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权，乃以士良为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训因其恶。

太和九年，帝令内养李好古齑鸩赐守澄，秘而不发，守澄死，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守澄豢养训、注，反罹其祸，人皆快其受佞，而恶训、注之阴狡。

李训既杀守澄，复恶郑注，乃奏用注为凤翔节度使。训欲尽诛宦官，乃与金吾将军韩约、新除太原节度使王璠、新除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权御史中丞李孝本、权京兆尹罗立言谋。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僚班定，韩约不奏平安，乃奏曰："臣当仗廨内石榴树，夜来降甘露，请陛下幸仗舍观之。"帝乘辇趋金吾仗。中尉仇士良与诸官先往石榴树观之，伺知其诈；又闻幕下兵仗声，苍黄而还，奏曰："南衙有变。"遂扶帝辇入阁门。李训从辇大呼曰："邠宁、太原之兵，何不赴难？卫乘舆者，人赏百千！"于是谁何之卒，及御史台从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众。辇既入阁门，内官呼万岁。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余人，露刃出东上阁逢人即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训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余等十一人，尸横阙下。自是权归士良与鱼弘志。至宣宗即位，复诛其太甚者，而阍寺之势，仍握军权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陈。咸通中，从义父入内侍省为宦者。颇知书，有谋略，自诸司小使监诸镇用兵，累迁神策中尉、左监门卫大将军。乾符中，盗起关东。诸军诛盗，以令孜为观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十军等使。京师不守，从僖宗幸蜀。鸾舆返正，令孜颇有匡佐之功，时令孜威权振天下。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

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于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惧，引前枢密杨复恭代己，从幸梁州，求为西川监军。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即令孜之弟也。

昭宗即位，三川大乱。诏宰相韦昭度镇西川，陈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阆州刺史王建为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时建方乱东川，闻其召也，以西蜀可图，欣然赴之。建以所领千余兵至汉州，陈敬瑄以建雄豪难制，辞而遣之。建曰："十军阿父召予，及门而拒，邻藩闻之，孰肯相容？为予报令公，建至此，无所归也。"遂遣使上表，请讨陈敬瑄以自效。朝廷嘉之，即命昭度为招讨，入蜀加兵，经年无功，昭度还京。建遂绝栈道，不通诏使。岁中急击成都，陈敬瑄计窘，遣令孜出城，与建通和。建竟自为蜀帅，令孜以义父之故，依倚仍旧监军事。既而陈敬瑄遇鸩，令孜亦为建所杀。

杨复光，内常侍杨玄价之养子也。幼以宦者入内侍省，慷慨负节义，有筹略，为小黄门，监镇兵征讨。乾符中，贼渠黄巢之犯江西，复光为排阵使，遣判官吴彦弘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将尚君长奉表归国。招讨使宋威害其功，并兵击贼，巢怒，复作剽。朝廷诛尚君长，怨怒愈深。宋威战败，复光总其兵权，进攻洪州，擒贼将徐唐莒。诏以荆南节度使王铎为招讨，代宋威。复光监忠武军，屯于邓州，以遏贼冲。

京师陷贼，节度使周岌受伪命，贼使往来旁午。岌尝夜宴，急召复光。左右曰："周公归贼，必谋害内侍，不如勿往。"复光曰："事势如此，义不图全。"即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复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而规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贵，岂舍十八叶天子而北面臣贼，何恩义利害之可言乎！"声泪俱发，岌亦为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独力拒贼，貌奉而心图之，故召公。"沥酒为盟。是夜，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于传舍。

时秦宗权叛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俾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晏弘、晋晖、李师泰、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进攻南阳，贼将硃温、何勤来逆战。复光败之，进收邓州，献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复光乘胜追贼，至蓝桥，丁母忧还。寻起复，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复光以兵会之。

二年七月，至河中。贼将硃温守同州，复光遣使谕之。九月，温以所部来降。时贼将李翔守华州，巢寇益盛，王重荣忧之。谓复光曰：“臣贼则负国，拒战则兵微，今日成败，未可知也，公其图之。”复光曰：“雁门李仆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与吾先世同患难。李雁门奋不顾身，自播迁已来，征兵未至者，盖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谕郑公，诏到，其军必至。”重荣曰：“善！”王铎遣使奉墨诏之太原，太原以兵从之。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于河中，时年四十二。

复光虽黄门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抚士卒；及死之日，军中恸哭累日。身后平贼立功者，多是复光部下门人故将也。

诸假子：守亮，兴元节度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

杨复恭，贞元末中尉杨志廉之后。志廉子钦义，大中朝为神策中尉。钦义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

玄翼，咸通中掌枢密；玄寔乾符中为右军中尉；玄价，河阳监军。

复恭，即玄翼子也。以父，幼为宦者，入内侍省。知书，有学术，每监诸镇兵。庞勋之乱，监阵有功，自河阳监军入为宣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复为枢密使。时黄巢犯阙，左军中尉田令孜为天下观军容制置使，专制中外。复恭每事力争得失，令孜怒，左授复恭飞龙使，乃称疾退于蓝田。

僖宗自蜀还京，田令孜出师失律，车驾再幸山南，复用复恭为枢密使，寻代令孜为右军中尉。时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于复恭。车驾还京，授观军容使，封魏国公。

僖宗晏驾，迎寿王践祚。文德元年，加开府、金吾上将军，专典禁兵，既军权在手，颇擅朝政。昭宗恶之，政事多访于宰臣。故韦昭度、张浚、杜让能每有陈奏，即举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权。上性明察，由是偏听之衅生焉。国舅王瑰，颇居中任事，复恭恶之，奏授黔南节度。至吉柏江，覆舟而没，物议归咎于复恭，上每切齿道复恭。复恭假子天威军使守立，权勇冠于六军，人皆避之。上欲罪复恭，惧守立为乱，乃谓复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进来。”乃赐姓李，名顺节，恩宠特异，势侔枢要。乃与复恭争权，每中伤其阴事，授顺节镇海军节度

使、同平章事。

大顺二年九月，诏复恭致仕，赐杖履。复恭既失势，欲退止商山别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营。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守信时候复恭于其第，或诬告云玉山军使与复恭谋乱，诏李顺节率禁军攻之。昭宗御延喜楼。守信以兵拒之，顺节屡败。际晚，守信、复恭挈其族出通化门，趋兴元。守信令部将张绾殿其后，绾战败，被擒。复恭至兴元，节度使杨守亮乃纠合诸守义兄弟举兵，以讨顺节为名。天子诏李茂贞、王行瑜讨之。

明年，守亮兵败，复恭与守亮挈其族，将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县，为华州兵所获，执送京师，皆枭首于市。李茂贞收兴元，进复恭前后与守亮私书六十纸，内诉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不要进奉。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其不逊如是。后复恭假子彦博奔太原，收复恭骸骨，葬于介休县之抱腹山。

复恭之后，宦者西门重遂为右军中尉。李茂贞初并山南，兵众强盛，干预朝政，宰相杜让能与重遂等谋诛之。师兴，为茂贞所败，重遂被诛，乃以内官骆全瓘、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乾宁二年春，李茂贞、王行瑜以兵入朝，杀宰相韦昭度、李溪。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师渡河，讨邠、岐二帅，军于渭北。骆全瓘与茂贞宿卫将阎圭，胁天子幸岐州，昭宗苍黄幸莎城。茂贞以太原问罪，乃诛全瓘、阎圭以自解。昭宗幸华州，宦官稍微。

及光化还宫，内官景务修、宋道弼复专国政，宰相崔胤深恶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彦若、王搏有度量，见其阴险相倾，惧危时事，尝奏曰："人君当务大体，平心御物，无有偏私。偏任偏听，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宠，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圣谟，启其奸诈。"崔胤知搏所奏，颇衔之，他日见上，曰："王搏奸邪，已为敕使外应，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贬搏官，赐死于蓝田。道弼、务修亦赐死。以枢密使刘季述、王奉先为两军中尉，出徐彦若镇南海。

崔胤秉政而排摈宦官，季述等外结藩侯，以为党援。十一月六日，季述矫诏以皇太子监国，遂废昭宗。居东内，夺传国宝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宫。数人随行，幽于东宫。季述手持银禋，于上前以禋画地数上

罪状，云：“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师虔以兵围之。镕锡锢其扃镕鐍。时方凝冽，嫔御无被，哭声闻于外。穴墙通食者两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谋反正，诛季述、奉先，复迎昭宗即位，改元天复元年。

其岁十一月，硃全忠寇河中华州，陷之；京师震恐。中尉韩全诲请上且幸凤翔。全忠追逼乘舆，兵围凤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贞杀两军中尉韩全诲、张弘彦、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斩首，以布囊贮之，令学士薛贻矩送于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驾还长安，诏以崔胤为宰相，兼判六军诸卫。

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时，无内官典军旅。自天宝以后，宦官浸盛。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使卫从，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枢密。由是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车驾频致播迁，朝廷渐加微弱，原其祸作，始自中人。自先帝临御已来，陛下纂承之后，朋侪日炽，交乱朝纲，此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蟊贼。内诸司使务宦官主者，望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并追赴阙廷，即国家万世之便也。”诏曰：

宦官之兴，肇于秦、汉。赵高、阎乐，竟灭嬴宗；张让、段珪，遂倾刘祚。肆其志则国必受祸，悟其事则运可延长。朕所以断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

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群竖相推，奄专大政。于是毒流宇内，兵起山东，迁幸三川，几沦神器。回銮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妒能忌功，迁摇近镇，陈仓播越，患难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复恭、重遂逞其祸，道弼、季述继其凶；幽辱朕躬，凌胁孺子。天复返正，罪己求安，两军内枢，一切假借。韩全诲等每怀愤惋，曾务报仇；视将相若血仇，轻君上如木偶。未周星岁，竟致播迁；及在岐阳，过于羁绁。上忧宗社倾坠，下痛民庶流离，茫然孤居，无所控告。

全忠位兼二柄，深识朕心，驻兵近及于三年，独断方诛于元恶。今谢罪郊庙，即宅宫闱，正刑当在于事初，除恶宜绝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迁，王畿之氓，减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室妻。言念于兹，痛深骨髓，其谁之罪？尔辈之由！

帝王之为治也，内有宰辅卿士，外有藩翰大臣，岂可令刑余之人，

参预大政？况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恣横如此，罪恶贯盈，天命诛之，罪岂能舍？横尸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范已下，并宜赐死。其在畿甸同华、河中，并尽底处置讫。诸道监军使已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随处诛夷讫闻奏。已令准国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赐黄绢衫一领，以备宫内指使，仍不得辄有养男。其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

是日，诸司宦官百余人，及随驾凤翔群小又二百余人，一时斩首于内侍省，血流涂地。及宫人宋柔等十一人，两街僧道与内官相善者二十余人，并笞死于京兆府。内诸司一切罢之，皆归省寺。自是京城并无宦宫，天子每宣传诏命，即令宫人出入。崔胤虽复仇快志，国祚旋亦覆亡，悲夫！

赞曰：崇墉大厦，壮其楹碣。殿邦御侮，亦俟明德。宵人意褊，动不量力。投鼠败器，良堪太息。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上

○韦仁寿陈君宾张允济李桐客李素立　孙至远至远子畲薛大鼎贾敦颐弟敦实李君球崔知温高智周田仁会子归道韦机孙岳岳子景骏权怀恩　叔祖万纪冯元常弟元淑蒋俨王方翼薛季昶

汉宣帝曰："使政平讼息，民无愁叹，与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汉代命官，重外轻内，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兴，尤深吏术，慎选名儒为辅相，不以吏事责功臣；政优则增秩赐金，绩负则论输左校。选任之道，皇汉其优。

隋政不纲，彝伦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务征伐，具僚逞侧媚而窃恩权。是时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怀黄，悉奋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

武德之初，余风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贞元、长庆之间，或以卿士大夫涖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

自武德已还，历年三百，其间岳牧，不乏循良。今录其政术有闻，为之立传，所冀表吏师而儆不恪也。

韦仁寿，雍州万年人也。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韦君所断，死而无恨。"高祖入关，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寿嶲州都督府长史。时南宁州内附，朝廷每遣使安抚，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嶲，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法令清肃，人怀欢悦。及将还，酋长号泣曰："天子遣公镇抚南宁，何得便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诸酋长乃相与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又曰："吾奉诏但令巡抚，不敢擅住。"及将归，蛮夷父老各挥涕相送。因遣子弟随之入朝，贡方物，高祖大悦。仁寿复请徙居南宁，以兵镇守。有诏特听以便宜从事，令益州给兵送之。刺史窦轨害其功，托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远略，不时发遣。经岁余，仁寿病卒。

陈君宾，陈鄱阳王伯山子也。仕隋为襄国太守。武德初，以郡归

款，封东阳公，拜邢州刺史。贞观元年，累转邓州刺史。州邑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君宾至才期月，皆来复业。二年，天下诸州并遭霜涝，君宾一境独免。当年多有储积，蒲、虞等州户口，尽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诏劳之曰：

朕以隋末乱离，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每见水旱降灾，霜雹失所，抚躬责己，自惭德薄。恐贫乏之黎庶，不免饥馁；倾竭仓廪，普加赈恤。其有一人绝食，若朕夺之，分命庶僚，尽心匡救。去年关内六州及蒲、虞、陕、鼎等复遭亢旱，禾稼不登，粮储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闻刺史以下及百姓等并识朕怀，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如此用意，嘉叹良深。一则知水旱无常，彼此递相拯赡，不虑凶年。二则知礼让兴行，轻财重义，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复何忧。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养户百姓，不吝财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调物。宜知此意，善相劝勉。

其年，入为太府少卿，转少府少监。九年，坐事除名。后起授虔州刺史，卒。

张允济，青州北海人也。隋大业中为武阳令，务以德教训下，百姓怀之。元武县与其邻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产至十余头；及将异居，妻家不与，县司累政不能决。其人诣武阳质于允济。允济曰："尔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济遂令左右缚牛主，以衫蒙其头，将诣妻家村中，云捕盗牛贼，召村中牛悉集，各问所从来处。妻家不知其故，恐被连及，指其所诉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济遂发蒙，谓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归之。"妻家叩头服罪。元武县司闻之，皆大惭。又尝道逢一老母种葱者，结庵守之。允济谓母曰："但归，不烦守也。若遇盗，当来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济。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毕集，允济呼前验问，果得盗葱者。曾有行人候晓先发，遗衫于路，行十数里方觉。或谓曰："我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但能回取，物必当在。"如言果得。远近称之。政绩尤异。

迁高阳郡丞，时无郡将，允济独统大郡，吏人畏悦。及贼帅王须拔攻围，时城中粮尽，吏人取槐叶藁节食之，竟无叛者。贞观初，累迁刑部侍郎，封武城县男。出为幽州刺史，寻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为门下录事。大业末，炀帝幸江都，时四方兵起，谋欲徙都丹阳，召百僚会议。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吴会，勒石纪功，复禹之迹，今其时也。”桐客独议曰：“江南卑湿，地狭州小，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吴人力屈，不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谤毁朝政，仅而获免。后隋灭，从宇文化及至黎阳，转没窦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参军。贞观初，累迁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誉，百姓呼为慈父。后卒于家。

李素立，赵州高邑人，北齐梁州刺史义深曾孙也。祖駼，散骑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业末充使淮南，为盗所杀。素立，武德初为监察御史。时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杀之，素立谏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从之。自是屡承恩顾。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

贞观中，累转扬州大都督府司马。时突厥铁勒部相率内附，太宗于其地置瀚海都护府以统之，以素立为瀚海都护。又有阙泥孰别部，犹为边患。素立遣使招谕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马牛以馈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为建立廨舍，开置屯田。久之，转绵州刺史。永徽初，迁蒲州刺史，及将之任，所余粮储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赍己之书籍而去。道病卒，高宗闻而特为废朝一日，谥曰平。

其孙至远，有重名。长寿中为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荐于则天，擢令知流内选事。或劝至远谢其私恩，至远曰：“李公以公见用，岂得以私谒也。”竟不谢，遂为昭德所衔，因事出为壁州刺史卒。

至远子畲，初为汜水主簿。处事敏速，有声称，虽村童厕养之辈，一阅之后，无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转国子司业。事母甚谨，闺门邕睦，累代同居。每岁时拜庆，长幼男女，咸有礼节。及妻卒，时母已先病，畲恐伤母意，约家人不令哭声使闻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见其忧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称之。及母终，过毁，卒于丧。

至远弟从远，景云中历黄门侍郎、太府卿。

素立从兄子游道，则天时官至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阳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孙也。父粹，隋介州长史。汉王谅谋反，授绛州刺史，谅败伏诛。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后得还乡里。义旗初建，于龙门谒高祖，因说："请勿攻河东，从龙门直渡，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则足食足兵。既总天府，据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计。"高祖深然之。时将士咸请先攻河东，遂从众议。授大将军府察非掾。

贞观中，累转鸿胪少卿、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时与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永徽四年，授银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构、克勤。

克构，天授中官至麟台监。克勤，历司农少卿，为来俊臣所陷伏诛。克构坐配流岭表而死。

贾敦颐，曹州冤句人也。贞观中，历迁沧州刺史。在职清洁，每入朝，尽室而行，唯弊车一乘，羸马数匹；羁勒有阙，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转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岁泛溢，漂流居人，敦颐奏立堤堰，自是无复水患。

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寻卒。弟敦实。

敦实，贞观中为饶阳令，政化清静，老幼怀之。时敦颐复授瀛州刺史。旧制，大功以上不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职，俱有能名，竟不迁替。咸亨元年，累转洛州长史，甚有惠政。时洛阳令杨德干杖杀人吏，以立威名，敦实曰："政在养人，义须存抚，伤生过多，虽能亦不足贵也。"常抑止德干，德干亦为之稍减。四年，迁太子右庶子。

初敦颐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敦实后为怀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笃，子孙迎医视之，敦实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终不服药。垂拱四年卒，时年九十余。

子膺福，先天中，历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坐预窦怀贞等谋逆

伏诛。

李君球，齐州平陵人也。父义满，属隋乱，纠合宗党，保固村闾，外盗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齐郡通守。武德初，远申诚款，诏以其宅为譚州，仍拜为总管，封平陵郡公。

君球少任侠，颇涉书籍。贞观中，齐州都督齐王据州城举兵作乱，君球与兄子行均守县城。事平，太宗闻而嘉之，擢授游击将军，仍改其本县为全节县。君球累补左骁卫、义全府折冲都尉。

龙朔三年，高宗将伐高丽，君球上疏谏曰：

臣闻心之病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矣，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明王重行之也。爱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故古人云："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战不已，至于失国，是不爱其内而务其外故也。汉武远讨朔方，殆乎万里，广拓南海，分为八郡；终于户口减半，国用空虚。至于末年，方垂哀痛之诏，自悔其失。

彼高丽者，辟侧小丑，潜藏山海之间，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何至乎疲中国之人，倾府库之实，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蚕织！陛下为人父母，不垂恻隐之心，倾其有限之赀，贪于无用之地。设令高丽既灭，即不得不发兵镇守，少发则兵威不足，多发则人心不安，是乃疲于转戍，万姓无聊生也。万姓无聊，即天下败矣！天下既败，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为征之不如不征，灭之不如不灭。

书奏不纳。

寻迁蔚州刺史。未行，改为兴州刺史。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政尚严肃，人吏惮之，盗贼屏迹，高宗频降书劳勉。时有吐谷浑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转为灵州都督。寻卒官。

崔知温，许州鄢陵人。祖枢，司农卿。父义真，陕州刺史。知温初为左千牛。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知温表请徙于河北，斛薛不愿迁移。时将军契苾何力为之言于高宗，遂寝其奏。知温前后十五上诏，竟从之，于是百姓始就耕获。后斛薛入朝，因过州谢曰："前蒙

奏徙河北，实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

知温四迁兰州刺史。会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城内胜兵既少，众大惧，不知所为。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俄而将军权善才率兵来救，大破党项之众。善才因其降，欲尽坑之，以绝后患，知温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战。诛无噍类，祸及后昆。又溪谷峥嵘，草木幽蔚，万一变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计。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与知温。知温曰：“向论安危之策，乃公事也，岂图私利哉！”固辞不受。党项余众由是悉来降附。

知温累迁尚书左丞，转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永隆二年七月，迁中书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赠荆州大都督。

子泰之，开元中官至工部尚书。

少子谔之。谔之，神龙初为将作少匠，预诛张易之有功，封博陵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开元初，累迁少府监。

知温兄知悌。知悌，高宗时官至户部尚书。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累补费县令，与丞、尉均分俸钱，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颂之。寻授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预撰《瑶山玉彩》、《文馆辞林》等。三迁兰台大夫。时孝敬在东宫，智周与司文郎中贺凯、司经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学诏授为侍读。总章元年，请假归葬其父母，因谓所亲曰：“知进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乃称疾去职。

俄起授寿州刺史，政存宽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学官。见诸生，试其讲诵，访以经义及时政得失，然后问及垦田狱讼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谏大夫，兼检校礼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俄转御史大夫，累表固辞烦剧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骑常侍。又请致仕，许之。永淳二年十月，卒于家，年八十二，赠越州都督府。

智周少与乡人蒋子慎善，同诣善相者，曰：“明公位极人臣，而胤嗣微弱；蒋侯官禄至薄，而子孙转盛。”子慎后累年为建安尉卒，其子绘来谒智周。智周已贵矣，曰：“吾与子父有故，子复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为缑氏尉、郑州司兵卒。

绘子捷，举进士。开元中，历台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贵，赠扬州大都督。

捷子冽、涣，并进士及第。冽，历礼、吏、户部三侍郎，尚书左丞；涣，天宝末给事中，永泰初右散骑常侍。高氏殄灭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冽兄弟在父艰，庐于墓侧，植松柏千余株，又同时荣贵，人推其友爱。

冽子链，涣子铢，亦进士举。

田仁会，雍州长安人。祖轨，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袭信都郡公。仁会，武德初应制举，授左卫兵曹，累迁左武候中郎将。贞观十八年，太宗征辽发后，薛延陀数万骑抄河南，太宗令仁会及执失思力率兵击破之，逐北数百里，延陀脱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玺书慰劳。

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劝学务农，称为善政。转郢州刺史，属时旱，仁会自曝祈祷，竟获甘泽。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仓廪既实礼义申。但愿常在不患贫。"五迁胜州都督。州界有山贼阻险，劫夺行李，仁会发骑尽捕杀之。自是外户不闭，盗贼绝迹。入为太府少卿。

麟德二年，转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俸，估外有余，辄以纳官，时人颇讥其邀名。仁会强力疾恶，昼夜巡警，自宫城至于衢路，丝毫越法，无不立发。每日庭引百余人，躬自阅罚，略无宽者。京城贵贱，咸畏惮之。

时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众，自云能令死者复生，市里以为神明，仁会验其假妄，奏请徙边。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过。"竟依仁会所奏。

仁会，总章二年迁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转右卫将军，以年老致仕。仪凤四年卒，年七十八，谥曰威。神龙中，以子归道赠户部尚书。

归道，弱冠明经举。长寿中累补司宾丞，仍通事舍人内供奉。久之，转左卫郎将。

圣历初，突厥默啜遣使请和，制遣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入蕃，册为立功报国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谢恩，知微遇诸途，便与之绯袍、银

带，兼表请蕃使入都日，大备陈设。归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积稔，悔过来朝，宜待圣恩，宽其罪戾，解辫削衽，须禀天慈。知微擅与袍带，国家更将何物充赐？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劳大备之仪。”则天然之。

及默啜将至单于都护府，乃令归道摄司宾卿迎劳之。默啜又奏请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则天不许。默啜深怨，遂拘絷归道，将害之。归道辞色不挠，更责以无厌求请，兼喻其祸福，默啜意稍解。会有制赐默啜粟三万石、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并许之结婚。于是归道得还，遂面陈默啜不利之状，请加防御，则天纳焉。顷之，默啜果叛，挟阎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擢拜归道夏官侍郎，甚见亲委。累迁左金吾将军、司膳卿，兼押千骑。未几，除尚方监，加银青光禄大夫。转殿中监，仍令依旧押千骑，宿卫于玄武门。

敬晖等讨张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谋，拒而不与。及事定，晖等将诛之，归道执辞免，令归私第。中宗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骤除殿中少监、右金吾将军。岁余病卒，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原国公，中宗亲为文以祭之。

子宾庭，开元中为光禄卿。

韦机，雍州万年人。祖元礼，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别驾。机，贞观中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反叛，路绝，三年不得归。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及还，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迁至殿中监。

显庆中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学校，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会契苾何力东讨高丽，军众至檀州，而滦河泛涨，师不能进，供其资粮，数日不乏。何力全师还，以其事闻。高宗以为能，超拜司农少卿，兼知东都营田，甚见委遇。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机杖而后奏。高宗嗟赏，赐绢数十疋，谓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烦奏也。”

上元中，迁司农卿，检校园苑。造上阳宫，并移中桥从立德坊曲徙于长夏门街，时人称其省功便事。有道士硃钦遂为天后所使，驰传至都，所为横恣。机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称中宫驱使，依倚形势，臣恐亏损皇明，为祸患之渐。”高宗特发中使慰谕机，而钦遂配流边州，天

后由是不悦。

仪凤中，机坐家人犯盗，为宪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东都，至芳桂宫驿，召机，令白衣检校园苑。将复本官，为天后所挤而止，俄令检校司农少卿事，会卒。

子余庆。余庆官至右骁卫兵曹，早卒。余庆子岳。

岳亦以吏干著名，则天时，累转汝州司马。会则天幸长安，召拜尚舍奉御，从驾还京，因召见。则天谓曰："卿是韦机之孙，勤干固有家风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问家人名，赏慰良久。寻拜太原尹。岳素不习武，固辞边任。由是忤旨，左迁宋州长史，历海、虢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名。睿宗时，入为殿中少监，甚承恩顾。及窦怀贞、李晋等伏诛，以岳尝与交往，为姜皎所陷，左迁渠州别驾，稍迁陕州刺史。开元中，卒于颍州别驾。岳子景骏。

景骏明经举，神龙中，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连年泛溢。旧堤迫近水漕，虽修筑不息，而漂流相继。景骏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以无患，水去而堤北称为腴田。漳水旧有架柱长桥，每年修葺，景骏又改造为浮桥。自是无复水患，至今赖焉。时河北饥，景骏躬抚合境村闾，必通赡恤，贫弱独免流离。及去任，人吏立碑颂德。

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

累转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经日。有童稚数人，年甫十余岁，亦在其中，景骏谓曰："计吾为此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此间长宿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亲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其为人所思如此。

十七年，迁房州刺史。州带山谷，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又通狭路，并造传馆，行旅甚以为便。二十年，转奉先令，未行而卒。

权怀恩，雍州万年人，周荆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孙也。其先自

天水徙家焉。祖弘寿，大业末为临汾郡司仓书佐。高祖镇晋阳，引判留守事。以从义师之功，累转秦王府长史，太宗遇之甚厚。又从平王世充，拜太仆卿。累封卢国公卒，谥曰恭。父知让，袭爵，官至博州刺史。

怀恩初以廕授太子洗马。咸亨初，累转尚乘奉御，袭爵卢国公。时有奉乘安毕罗善于调马，甚为高宗所宠。怀恩奏事，遇毕罗在帝左右戏无礼，怀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赏之，谓侍臣曰："怀恩乃能不避强御，真良吏也。"即日拜万年令。为政清肃，令行禁止，前后京县令无及之者。后历庆、莱、卫、邢四州刺史，洛州长史。

怀恩姿状雄毅，束带之后，妻子不敢仰视。所历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为宋州刺史。时汴州刺史杨德干亦以严肃与怀恩齐名。至是怀恩路由汴州，德干送之出郊，怀恩见新桥中途立木以禁车过者，谓德干曰："一言处分岂不得，何用此为？"德干大惭，时议以为不如怀恩也。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寻卒。

侄楚璧，官至左领军卫兵曹参军。开元十年，驾在东都，楚璧乃与故兵部尚书李迥秀男齐损、从祖弟金吾淑、陈仓尉、卢玢及京城左屯营押官长上折冲周履济、杨楚剑、元令琪等举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诈称襄王男，号为光帝。拥左屯营兵百余人，梯上景风门，逾城而入，踞长乐恭礼门。入宫城，求留守、刑部尚书王志愔，不获。属天晓，屯营兵自相翻覆，尽杀梁山等。传首东都，楚璧并坐籍没。

怀恩叔祖万纪。万纪性强正，好直言。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征、温彦博等，太宗以为不避豪贵，甚礼之。迁尚书左丞，封冀氏男，再转齐王祐府长史。祐既失德，数匡正之，竟为祐所杀，语在《祐传》。祐既死，赠万纪齐州都督、武都公，谥曰敬。

子玄福，高宗时为兵部侍郎。

冯元常，相州安阳人，自长乐徙家焉，北齐右仆射子琮曾孙也。举明经。高宗时，累迁监察御史，为剑南道巡察使，兴利除害，蜀士赖焉。永淳中，为尚书左丞。元常清鉴有理识，甚为高宗之所赏。尝密奏"中宫权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则天闻而甚恶之。及临朝，四方承旨，多献符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状涉谄伪，不可诬罔士庶。"则天不悦，出为陇州刺史。

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会葬，则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剑南先时光火贼夜掠居人，昼潜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贼徒舍器杖，面缚自陈者相继。又转广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许诣都。

寻属安南首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剽陷州县，敕元常讨之。率士卒济南海，先驰檄示以威恩，喻以祸福。嗣仙徒党多相率归降，因纵兵诛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虽屡有政绩，则天竟不赏之。寻为酷吏周兴所陷，追赴都，下狱死。

元常闺门雍肃，雅有礼度，虽小功之丧，未尝寝于私室，甚为士类所称。

从父弟元淑，则天时为清漳令，政有殊绩，百姓号为神明。又历浚仪、始平二县令，皆单骑赴职，未尝以妻子之官。所乘马，午后则不与刍，云令其作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俸禄之余，皆供公用，并给与贫士。人或讥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为苦也。"中宗时，降玺书劳勉，仍令史官编其事迹。卒于祠部郎中。

蒋俨，常州义兴人。贞观中，为右屯卫兵曹参军。太宗将征辽东，募使高丽者，众皆畏惮。俨谓人曰："主上雄略，华夷畏威，高丽小蕃，岂敢图其使者。纵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请行。及至高丽，莫离支置于窟室中，胁以兵刃，终不屈挠。会高丽败，得归。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迁幽州司马。以善政为巡察使刘祥道所荐，擢为会州刺史。再迁殿中少监，数陈意见，高宗每优纳之。再转蒲州刺史。蒲州户口殷剧，前后刺史，多不称职。俨下车未几，令行禁止，称为良牧。

永淳元年，拜太仆卿；以父名卿，固辞，乃除太子右卫副率。时征隐士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宫竟无匡辅。俨乃贻书以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峻节，傲唐、虞之圣主。养烟霞之逸气，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载矣！故能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拾遗补阙，臣子恆务。仆以不才，犹参廷谍，诚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废，不蒙采掇。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飡周粟，仆何敢言！禄及亲矣，将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游岩竟不能答。

俨寻检校太常卿。文明中，封义兴县子，历右卫大将军、太子詹

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王方翼，并州祁人也，高宗王庶人从祖兄也。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长公主也。太宗时，以公主属尊年老，特加敬异，数幸其第，赏赐累万。方翼父仁表，贞观中为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为主所斥，居于凤泉别业。时方翼尚幼，乃与佣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弃，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公主卒后，归长安。友人赵持满犯罪被诛，暴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具礼葬之。高宗闻而嘉叹，由是知名。

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五迁肃州刺史。时州城荒毁，又无壕堑，数为寇贼所乘。方翼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州人为立碑颂美。

会吏部侍郎裴行俭西讨遮匐，奏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

永隆中，车簿反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兵救之，至伊丽河。贼前来拒，因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二姓咽曲悉发众十万，与车簿合势，以拒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怀贰，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会议，佯出军资以赐之。续续引去，便令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因遣裨将分道讨袭咽曲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迁夏州都督。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

永淳二年，诏征方翼，将议西域之事，于奉天宫谒见，赐食与语。方翼衣有旧时血渍之处，高宗问其故，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高宗使袒视其疮，叹曰："吾亲也。"赏赐甚厚。俄属绥州白铁余举兵反，乃诏方翼副程务挺讨之。贼平，封太原郡公。

则天临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属，阴欲除之。及程务挺被诛，以方翼与务挺连职素善，追赴都下狱，遂流于崖州而死。

子宝、珣、瑨，并知名。宝、瑨，开元中皆为中书舍人；珣，至秘书监。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也。则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监察御史。频按制狱称旨，累迁御史中丞。万岁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虚统兵讨契丹不利，奏言“贼徒炽盛，常有蛇虎导其军”。则天命季昶按验其状，便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驰至军，斩味虚以闻。又有藁城尉吴泽者，贪虐纵横，尝射杀驿使，截百姓子女发以为髻，州将不能制，甚为人吏所患。季昶又杖杀之。由是威震远近，州县望风慑惧。然后布以恩信，旌扬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岁，父卒，柩殡在堂十余载，每日哭临无限。及年长，母欲嫁之。遂截发自誓，请在家终养。及丧母，号毁殆至灭性，家无丈夫，自营棺椁，州里钦其至孝，送葬者千余人。葬毕，庐于墓侧，蓬头跣足，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数百株。季昶列上其状，有制特表门闾，赐以粟帛。

久视元年，季昶自定州刺史入为雍州长史，威名甚著，前后京尹，无及之者。俄迁文昌左丞，历魏、陕二州刺史。长安末，为洛州长史，所在皆以严肃为政。

神龙初，以预诛张易之兄弟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时季昶劝敬晖等因兵势杀武三思。晖等不从，竟以此败，语在《晖传》。季昶亦因是累贬，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马。初，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及广州司马光楚客不协。及将之儋州，惧庆立见杀，将往广州，又恶楚客，乃叹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制棺，仰药而死。

睿宗即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马薛季昶，刚干义烈。早承先顾，驱策中外，绩誉昭宣；有庄、汤之推举，同汲黯之强直。属丑正操衡，除其异己，横加窜责，卒至殂亡。言念忠冤，有怀嘉悼。可赠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晖等例，与一子官。”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下

○裴怀古张知謇 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杨元琰 倪若水李浚阳峤宋庆礼姜师度强循 和逢尧潘好礼杨茂谦杨軿崔隐甫李尚隐吕厓萧定蒋沇薛珏李惠登任迪简范传正 袁滋薛苹阎济美

裴怀古，寿州寿春人也。仪凤中，诣阙上书，授下邽主簿。长寿中，累转监察御史。时姚、嶲蛮首反叛，诏怀古往招辑之。怀古申明赏罚，贼徒归附者日以千数，乃俘其魁首，处其居人而还。蛮夷荷恩，立碑颂德。时恆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密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辞状，释净满以闻。则天大怒。怀古奏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岂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今慎守平典，虽死无恨也。"则天意乃解。

圣历中，阎知微充使往突厥，怀古监其军。至虏庭，默啜立知微为南面可汗。将授怀古伪职，怀古不从，将杀之。怀古抗辞曰："宁守忠以就死，不毁节以求生，请就斩，所不避也！"乃禁锢随军，因挺身奔窜以归，拜祠部员外郎。

时姚、嶲蛮首相率诣阙颂怀古绥抚之状，请为牧守以抚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转司封郎中。时始安贼欧阳倩拥徒数万，剽陷州县，授怀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才及岭，飞书招诱，示以祸福，贼徒迎降，自陈为吏人侵逼，乃举兵耳。怀古知其诚恳，乃轻骑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难亲，未可信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于神明，况于人乎！"因造其营以慰谕之。群贼喜悦，归其所掠财货，纳于公府。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来款附，岭外悉定。

复历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在为人吏所慕。神龙中，迁左羽林大将军，行未达都，复授并州长史。吏人闻怀古还，老幼相携，郊野欢迎。时崔宣道代怀古为并州，下车而罢，出郊以候怀古。怀古恐伤宣道之意，命官吏驱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愈众，其为人所思如此。俄转幽州都督，征为左威卫大将军。寻卒。

张知謇，蒲州河东人也，徙家于岐。少与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励志读书，皆以明经擢第。仪质瑰伟，眉目疏朗，晓于玄

理，清介自守，故当时名公争引荐之，递历畿赤。知謇、知泰、知默，调露后又历台省。

知謇，天授后历房、和、舒、延、德、定、稷、晋、洺、宣、贝十一州刺史，所涖有威严，人不敢犯。通天中，知泰为洛州司马，知默为秋官郎中。知謇自德州入计，则天重其才干，又目其状貌过人，命画工写之，以赐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谓两绝。"时人称之。寻以知泰为夏官、地官侍郎，益州长史，中台右丞。

初，知謇为房州时，中宗以庐陵王安置房州，制约甚急。知謇与董玄质、崔敬嗣相次为刺史，皆保护，供拟丰赡，中宗德之。及神龙元年，中宗践极，自贝州追知謇为左卫将军，加云麾将军，封范阳郡公。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渔阳郡公。须发华皓，同贵于朝，时望甚美之。

知泰以忤武三思，出并州刺史、天平军使，仍带本官。寻又为魏州刺史。景龙二年卒，优诏褒赠，谥曰定。时知謇为洛州长史、东都副留守。又历左、右羽林大将军，同、华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开元中卒，年八十。

知謇敏于从政，性亮直，不喜有请托求进、无才而冒位者。故子侄经义不精，不许论举。知默尝与来俊臣、周兴等同掌诏狱，陷于酷吏，子孙禁锢。知泰，开元中累赠刑部尚书、特进。

知玄子景升，知泰子景佚，开元中皆至大官，门列棨戟。

杨元琰，虢州阌乡人，隋礼部尚书希曾孙也。初生时，数岁不能言，相者曰："语迟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长，伟姿仪，以器局见称。初为平棘令，号为善政。载初中，累迁安南副都护，又历蕲、蒲、晋、魏、宣、许六州刺史，凉、梁二都督，荆府长史。前后九度清白升进，累降玺书褒美。

长安中，张柬之代元琰为荆州长史，与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则天革命，议诸武擅权之状，元琰发言慷慨，有匡复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至都，柬之谓曰："记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细也。"乃结元琰与李多祚等，定计诛张易之兄弟。及事成，加云麾将军，封弘农郡公，食实封五百户，仍赐铁券，恕十死。

俄而张柬之、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元琰觉变，奏请削发出家，仍

辞官爵实封。中宗不许。敬晖闻而笑曰："向不知奏请出家，合赞成其事，剃却胡头，岂不妙也。"元琰多须类胡，晖以此言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由衷之请，不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

及晖等得罪，元琰竟以先觉获全。寻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卫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诛，元琰以曾与多祚同立功，亦被系狱问状。赖中书侍郎萧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转光禄卿。景云中，抗疏请削在身官爵，回赠父官。中宗许之，乃追赠其父越州长史。睿宗即位，三迁刑部尚书，改封魏国公。开元初，拜太子宾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

子仲嗣，密州刺史；仲昌，吏部郎中。

倪若水，恆州藁城人也。开元初，历迁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称咏不已。

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等诸鸟，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谏曰："方今九夏时忙，三农作苦，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水备舟船，陆倦担负，饭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粱。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陛下方当以凤皇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即□□、鸂鶒，曷足贵也？陛下昔潜龙籓邸，备历艰虞。今氛昆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复何求哉？臣承国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效忠；葵藿微心，常愿隳肝以报主。瞻望庭阙，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从鼎镬。"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采鸟稍多。卿具奏其事，辞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委以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谠，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决罚，禽鸟并令放讫。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寻入拜户部侍郎。七年，复授尚书右丞，卒。

李浚，陇西人，祖世武。睿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上在东宫，选为太子中允。又出为麟州刺史，政有能名。开元初，置诸道按察使，盛选能吏，授浚润州刺史、江东按察使，累封真源县子。州人孙处玄以学行著名，浚特加礼异，累表荐之，仍令子麟与之结交。处玄竟称疾不

起。浚寻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摄御史大夫。所历皆以诚信待物，称为良吏。及去职，咸有遗爱。八年卒官，赠户部尚书，谥曰成。子麟，自有传。

阳峤，河南洛阳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齐右仆射休之玄孙也。仪凤中应八科举，授将陵尉，累迁詹事司直。长安中，桓彦范为左御史中丞，袁恕己为右御史中丞，争荐峤，请引为御史。内史杨再思素与峤善，知峤不乐搏击之任，谓彦范等曰："闻其不情愿，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待情愿。唯不情愿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为右台侍御史。景龙末，累转国子司业。峤恭谨好学，有儒者之风。又勤于政理，循循善诱。及在学司，时人以为称职。奏修先圣庙及讲堂，因建碑前庭，以纪崇儒之事。

睿宗即位，拜尚书右丞。时分建都督府以统外台，精择良吏，以峤为泾州都督府，寻停不行。又历魏州刺史，充衮州都督、荆州长史，为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闻。魏州人诣阙割耳，请峤重临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荐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等为学官，皆称名儒。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

峤素友悌，抚孤侄如己子。常谓人曰："吾虽位登方伯，而心不异于曩时一尉耳。"识者甚称叹之。寻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谥曰敬。

宋庆礼，洺州永年人。举明经，授卫县尉。则天时，侍御史桓彦范受诏于河北断塞居庸、岳岭、五回等路，以备突厥，特召庆礼以谋其事。庆礼雅有方略，彦范甚礼之。寻迁大理评事，仍充岭南采访使。时崖、振等五州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惧其炎瘴，莫有到者。庆礼躬至其境，询问风俗，示以祸福。于是安堵，遂罢镇兵五千人。开元中，累迁贝州刺史，仍为河北支度营田使。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翊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

庆礼为政清严，而勤于听理，所历之处，人吏不敢犯。然好兴功役，多所改更。尝于边险置阱立枪，以邀贼路，议者颇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赠工部尚书。太常博士张星议曰：“宋庆礼大刚则折，至察无徒，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案谥法，好巧自是曰‘专’，请谥曰‘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曰：

庆礼在人苦节，为国劳臣，一行边陲，三十年所。户庭可乐，彼独安于传递；稼穑为艰，又能实于军廪。莫不服劳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贞坚之规而自尽其力，有一于此，人之所难。况营州者，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是称乐都，其来尚矣。往缘赵翔作牧，驭之非才，自经隳废，便长寇孽。故二十年间，有事东鄙，僵尸暴骨，败将覆军，盖不可胜纪。

大明临下，圣谋独断，恢祖宗之旧，复大禹之迹。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于是量畚筑，执沴鼓，亲总其役，不愆所虑。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盖为此也。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较其优劣，孰为利害？而云“所亡万计”，一何谬哉！及契丹背诞之日，惧我掎角之势，虽鼠穴自固，而驹牧无侵，盖张皇彼都系赖之力也！安有践其迹以制其实，贬其谥以徇其虚，采虑始之谤声，忘经远之权利，义非得所，孰谓其可？请以所议，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寻，易名之典不坠者也。

星复执前议，庆礼兄子辞玉又诣阙称冤，乃谥曰敬。

姜师度，魏人也。明经举。神龙初，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师度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寻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大理卿。景云二年，转司农卿。

开元初，迁陕州刺史。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师度遂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万计。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令其缮缉府寺。

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

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寻迁将作大匠。

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裨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

师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余。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传之以为口实。

强循者，凤州人。亦以吏干知名，官至大理卿。

又有和逢尧者，岐州岐山人。性诡谲，有辞辩。睿宗时，突厥默啜请尚公主，许之。逢尧以御史中丞摄鸿胪卿充使报命。既至虏庭，默啜遣其大臣谓逢尧曰："敕书送金镂鞍，检乃银胎金涂，岂是天子意，为是使人换却。如此虚假，公主必应非实。请还信物，罢和亲之事。"遂策马而去。逢尧大呼，命左右引马回，谓曰："汉法重女婿，令送鞍者，只取平安长久之义，何必以金银为升降耶？若尔，乃是可汗贪金而轻银，岂是重人而贵信？"默啜闻之，曰："承前汉使，不敢如此，不可轻也。"遂设宴备礼。逢尧又说默啜令裹头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随逢尧入朝。

逢尧以奉使功，骤迁户部侍郎。寻以附会太平公主，左迁朗州司马。开元中，累转柘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礼，贝州宗城人。少与乡人孟温礼、杨茂谦为莫逆之友。好礼举明经，累授上蔡令，理有异绩，擢为监察御史。开元三年，累转邠王府长史。俄而邠王出为滑州刺史，以好礼兼邠王府司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游观，好礼辄谏止之。后王将鹰犬与家人出猎，好礼闻而遮道请还。王初不从，好礼遂卧于马前，呼曰："今正是农月，王何得非时将此恶少狗马践暴禾稼，纵乐以损于人！请先蹋杀司马，然后听王所为也！"王惭惧，谢之而还。

好礼寻迁豫州刺史，为政孜孜，而繁于细事，人吏虽惮其清严，亦厌其苛察。其子请归乡预明经举，好礼谓曰："国法须平，汝若经业未精，则不可妄求也。"乃自试其子。经义未通，好礼大怒，集州僚笞而枷之，立于州门以徇于众。俄坐事左迁温州别驾卒。好礼常自以直道，不附于人。又未尝叙累阶勋，服用粗陋，形骸土木，议者亦嫌其邀名。

杨茂谦者，清河人。窦怀贞初为清河令，甚重之。起家应制举，拜左拾遗，出为临洺令。时洺州称茂谦与清漳令冯元淑、肥乡令韦景骏，皆有政理之声。茂谦以清白闻，擢为秘书郎。时窦怀贞为相，数称荐之，由是历迁大理正、御史中丞。开元初，出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与司马张怀玉本同乡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纠讦，坐贬桂州都督。寻转广州都督，以疾卒。

杨諲，华阴人。高祖缙，陈中书舍人，以辞学知名。陈亡，始自江左徙关中。祖琮，绛州刺史。諲初为麟游令，时御史大夫窦怀贞检校造金仙、玉真二观，移牒近县，征百姓所隐逆人资财，以充观用。諲拒而不受，怀贞怒曰："焉有县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諲曰："所论为人冤抑，不知计位高卑。"怀贞壮其对。又中宗时，韦庶人上表请以年二十二为丁限。及韦氏败，省司举征租调。諲执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或进阶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恐非保人之术。"省司遂依輧所执，一切免之。諲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

开元初，迁侍御史。时崔日知为京兆尹，贪暴犯法。諲与御史大夫李杰将纠劾之。杰反为日知所构，諲廷奏曰："纠弹之司，若遭恐胁，以成奸人之谋，御史台固可废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杰依旧视事，贬日知为歙县丞。諲历迁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上曾于延英殿召中书门下与诸司尚书及瑒议户口之事，諲因奏人间损益，甚见嗟赏。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户口，议者或以为不便，敕百僚省中集议。时融方在权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议，諲独与尽理争之。寻出为华州刺史。

十六年，迁国子祭酒，表荐："沧州人王迥质、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经学优长，德行纯茂，堪为后生师范，请追授学官，令其教授，以奖儒学之路。"及追至，迥质起家拜谏议大夫，仍为皇太子侍读；履忠以年老，不任职事，拜朝散大夫，放归家；子路直弘文馆教授。諲又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又《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仪礼》、《公羊》、《穀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由是生徒为諲立颂于学门之外。再迁大理卿，以老疾辞职。二十三年，拜左散骑常侍。寻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瑒常叹《仪礼》废绝，虽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会，皆按据旧文，更为仪注，使长幼遵行焉。

崔隐甫，贝州武城人，散骑侍郎亻鹿之曾孙也。祖济，太子洗马。父元彦，太平令。隐甫，开元初再迁洛阳令，理有威名。九年，自华州刺史转太原尹，人吏刊石颂其美政。十二年，入为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谌为御史大夫。时中书令张说当朝用事，隐甫与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劾其犯状，说遂罢知政事。

隐甫在职强正，无所回避。自贞观年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别置台狱，有所鞫讯，便辄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满。隐甫引故事，奏以为不便，遂掘去之。又宪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监察御史，竞为官政，略无承禀。隐甫一切督责，事无大小，悉令谘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后贬黜者殆半，群僚侧目。是冬，敕隐甫校外官考。旧例皆委细参问，经春未定。隐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时集省中，一日校考便毕，时人伏其敏断。帝尝谓曰："卿为御史大夫，海内咸云称职，甚副朕之所委也。"

隐甫既与张说有隙，俄又递为朋党，帝闻而恶之，特免官，令归侍母。岁余，复授御史大夫。迁刑部尚书，母忧去官。二十一年，起复太原尹，仍为河东采访处置使。复为刑部尚书，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车驾还京，以隐甫为东都留守，为政严肃，甚为人吏之所叹服。寻卒。

李尚隐，其先赵郡人，世居潞州之铜鞮，近又徙家京兆之万年。弱冠明经累举，补下邽主簿。时姚珽为同州刺史，甚礼之。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郑愔同时典选，倾附势要，逆用三年员阙，士庶嗟怨。寻而相次知政事，尚隐与同列御史李怀让于殿廷劾之，湜等遂下狱推究，竟贬黜之。时又有睦州刺史冯昭泰，诬奏桐庐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称其妖逆，诏御史按覆之。诸御史惮昭泰刚愎，皆称病不敢往。尚隐叹曰："岂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为申明哉！"遂越次请往，竟推雪李师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郑愔等复用，尚隐自殿中侍御史出为伊阙令，怀让为魏县令。湜等既死，尚隐又自定州司马擢拜吏部员外郎，怀让自河阳令擢拜兵部员外郎。尚隐累迁御史中丞。时御史王旭颇用威权，为士庶所患。会为仇者所讼，尚隐按之，无所容贷，获其奸赃钜万，旭遂得罪。尚隐寻转兵部侍郎，再迁河南尹。

尚隐性率刚直，言无所隐，处事明断。其御下，豁如也。又详练故事，近年制敕，皆暗记之，所在称为良吏。

十三年夏，妖贼刘定高夜犯通洛门，尚隐坐不能觉察所部，左迁桂州都督。临行，帝使谓之曰："知卿公忠，然国法须尔。"因赐杂彩百匹以慰之。俄又迁广州都督，仍充五府经略使。及去任，有怀金以赠尚隐者，尚隐固辞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转京兆尹，历蒲、华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高邑伯，入为大理卿，代王鉷为御史大夫。

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尚隐三为宪官，辄去朝廷之所恶者，时议甚以此称之。二十四年，拜户部尚书、东都留守。二十八年，转太子宾客。寻卒，年七十五，谥曰贞。

吕諲，蒲州河东人。志行修整，勤于学业。少孤贫，不能自振。里人程楚宾家富于财，諲娶其女，楚宾及子震皆重其才，厚与资给，遂游京师。天宝初，进士及第，调授宁陵尉，本道采访使韦陟嘉其才，辟为支使。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卫佐、太子通事舍人。諲性谨守，勤于吏职，虽同僚追赏，而塊然视事，不离案簿，翰益亲之，累兼虞部员外郎、侍御史。

禄山之乱，哥舒翰败，肃宗即位于灵武，諲驰赴行在。内官硃光辉、李遵骤荐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进奏无不允从。幸凤翔，迁武部侍郎，赐金紫之服。十月，克复两京，诏厓与三司官详定陷贼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罪戾轻重。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

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七月，丁母忧免。十月，起复授本官，兼充度支使，迁黄门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赐门戟。既立于第门，或谓諲曰："吉庆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諲遂权释缞麻，当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礼。累加银青光禄大夫，东平男。

諲既为相，用妻父程楚宾为卫尉少卿，子震为员外郎。中官马上言出纳诏命，諲昵之。有纳赂于上言求官者，諲补之蓝田尉。五月，上言事泄笞死，以其肉令从官食之，諲坐贬太子宾客。

七月，授諲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硖五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请于江陵置南都。九月，敕改荆州为江陵府，永平军团练三千人，以遏吴、蜀之冲。又析江陵置长宁县。又请割潭、衡、连、道、邵、柳、涪等七州隶江陵府。

先是，张惟一为荆州长史，己为防御使，陈希昂为司马。希昂，衡州酋帅，家兵千人在部下，自为籓卫。有牟遂金仕至将军，为惟一亲将，与希昂积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惧，即令斩首与之。自是军政归于希昂。及諲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为常州刺史、本州防御使。希昂路由江陵，諲伏甲击杀之，部下皆斩，积尸于府门。府中慑服，始奏其罪。

又妖人申奉芝以左道事李辅国，擢为谏议大夫。辅国奏于道州界置军，令奉芝为军校，诱引群蛮，纳其金帛，赏以绯紫，用囊中敕书赐衣以示之，人用听信。军人例衣硃紫，作剽溪洞，吏不敢制，已积年矣。潭州刺史庞承鼎忿之，因奉芝入奏，至长沙，縶之。首赃巨万，及左道文记，一时搜获，遣使奏闻。辅国党奉芝，奏召奉芝赴阙。既得召见，具言承鼎曲加诬陷。诏鞫承鼎诬罔之罪，令荆南府按问。諲令判官、监察御史严郢鞫之。諲上疏论其事，肃宗怒，流郢于建州。承鼎竟得雪，后奉芝竟以赃败流死。人重諲之守正，其刚断不挠，皆此类也。

初諲作相，与同列李揆不协。及諲被斥二年，以善政闻，揆恶之，因言置军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諲过。諲知之，乃上疏论揆，揆坐贬袁州长史。

諲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赠吏部尚书，有司谥曰肃。故吏度支员外郎严郢请以二字曰“忠肃”，博士独孤及坚议以“肃”为当，从之。諲在台司无异称，及理江陵三年，号为良守。初郡人立祠，諲殁后岁余，江陵将吏合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之。

萧定，字梅臣，江南兰陵人，左仆射、宋国公瑀曾孙也。父恕，虢州刺史，以定赠工部尚书。定以廕授陕州参军、金城丞，以吏事清干闻。给事中裴遵庆奏为选补黜陟使判官。回改万年主簿，累迁侍御史、考功员外郎、左右司二郎中。为元载所挤，出为秘书少监，兼袁州刺史，历信、湖、宋、睦、润五州刺史，所涖有政声。

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与常州刺史萧复、豪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寻迁户部侍郎、太常卿。硃泚之逆，变姓名藏匿里闾间。京师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师。兴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加赠太子太师。

蒋沇，莱州胶水人，吏部侍郎钦绪之子也。性介独好学，早有名称。以孝廉累授洛阳尉、监察御史。与兄演、溶，弟清，俱以干局吏事

擅能名于天宝中。长史韩朝宗、裴迥咸以推覆检勾之任委之，处事平允，剖断精当，动为群僚楷式。乾元后，授陆浑、盩厔、咸阳、高陵四县令。当军旅之后，疮痍未平，沇竭心绥抚，所至安辑。副元帅郭子仪每统兵由其县，必诫军吏曰："蒋沇令清而严干，供亿故当有素，士众得蔬饭见馈则足，无挠清政。"其为名人所知如此。

稍迁长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领渭桥河运出纳使。时元载秉政，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沇以故滞于郎位，久不徙官。

大历十二年，常衮以群议称沇屈，擢拜御史中丞、东都副留守。寻迁刑部侍郎、删定副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审，号为称职。

建中元年冬，銮驾幸奉天，沇奔行在，为贼候骑所拘执，欲以伪职诱之，因绝食称病，潜窜里闾间。京师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骑常侍。寻以疾终，年七十四，追赠工部尚书。

薛珏，字温如，河中宝鼎人。祖宝胤，邠州刺史。父纮，蒲州刺史。珏少以门廕授懿德太子庙令，累授乾陵台令。无几，拜试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课第一。间岁，复以清名尤异闻，迁昭德令。县人请立碑纪政，珏固让不受。迁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

先是，州营田宰相遥领使，刺史得专达，俸钱及他给百余万，田官数百员，奉厮役者三千户，岁以优授官者复十余人。珏皆条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赢。为观察使诬奏，左授硖州刺史，迁陈州刺史。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烦政简，使山南赵赞以珏硖州之廉清，使河南卢翰以珏之肃物，皆以陟状闻，加中散大夫，赐紫。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统行军司马。无几，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迁河南尹，入为司农卿。

当是时，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殆有百人。有诏令与群官询考，及延问人间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恻隐、通达事理者条举，什才一二。宰相将以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宜以圣君爱人之本为心。"执政卒无难之，皆叙进官，颇多称职。

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刚严明察，练达法理，以勤身率下，失于纤巧，无文学大体。八年，坐窦参改太子宾客。无几，除岭南节度观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有子存庆，自有传。

李惠登，平卢人也。少为平卢裨将。安禄山反，遂从兵马使董秦海转收沧、棣等州，轻师远斗，贼不能支。史思明反，复陷于贼。脱身投山南节度使来瑱，奏授试金吾卫将军。

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镇隋州。贞元初，举州归顺，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之后，野旷无人。惠登朴素不知学，居官无拔萃，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及于頔为山南东道节度，以其绩上闻，加御史大夫，升其州为上。寻加检校国子祭酒。及卒，加赠洪州都督。

任迪简，京兆万年人。举进士。初为天德军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尝有军宴，行酒者误以醯进。迪简知误，以景略性严，虑坐主酒者，乃勉饮尽之，而伪容其过，以酒薄白景略，请换之，于是军中皆感悦。及景略卒，众以迪简长者，议请为帅。监军使闻之，拘迪简于别室，军众连呼而至，发户扃取之。表闻，德宗使察焉，具以军情奏，除丰州刺史、天德军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

及张茂昭去易定，以迪简为行军司马。既至，属虞候杨伯玉以府城叛，俄而众杀之。迪简兵马使张佐元又叛，迪简政杀之，乃得入。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充节度使。

初，茂昭奢荡不节，公私殚罄。迪简至，欲飨士，无所取给，乃以粝食与士同之。身居戟门下凡周月，军吏感之，请归堂寝，迪简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谢。改太子宾客卒，赠刑部尚书。

范传正，字西老，南阳顺阳人也。父伦，户部员外郎，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歙州刺史，转湖州刺史，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受代至京师，宪宗闻其里第过侈，薄之，因拜光禄卿。以风恙卒，赠左散骑常侍。

传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饬。及为廉察，颇事奢侈，厚以财货问遗权贵，视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败。褐衣时游西边，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人也。弱岁强学，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结有重名，往来依焉。每读书，玄解旨奥，结甚重之。无何，黜陟使赵赞以处士荐，授试校书郎。何士干镇武昌，辟为从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长，下吏诬以盗金，滋察其冤，竟出之。御史中丞韦縚闻之，荐为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

贞元十九年，韦皋始通西南蛮夷，酋长异牟寻贡琛请使，朝廷方命抚谕，选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远惮之。滋独不辞，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入南诏使。未行，迁祠部郎中，使如故。来年夏，使还，擢为谏议大夫。俄拜尚书右丞，知吏部选事。出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关防御使、镇国军使。以宽易清简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给地以居，名其居曰义合里。专以慈惠为本，人甚爱之。然百姓有过犯者，皆纵而不理。擒盗辄舍，或以物偿之。征拜金吾卫大将军，耆耋鳏寡遮道不得进。杨于陵代其任，宣言谓百姓曰："于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后罗拜而诀。

上始监国，与杜黄裳俱为相，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会韦皋殁，刘辟拥兵擅命，滋持节安抚。行及中路，拜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剑南西川节度使，百姓立生祠祷之。征拜户部尚书，连为荆襄二帅，改彰义军节度、随唐邓申光等州观察使。逆贼吴元济与官军对垒者数年，滋竟以淹留无功，贬抚州刺史。未几，迁湖南观察使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

滋工篆籀书，雅有古法。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尝读刘晖《悲甘陵赋》，叹其褒善惩恶虽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废，因著《甘陵赋后序》。

子都，仕至翰林学士。

薛苹，河东宝鼎人也。少以吏事进，累官至长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课擢为湖南观察使，又迁浙江东道观察使，以理行迁浙江西道观察使。廉风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俭薄，尝衣一绿袍，十余年不易，因加赐硃绂，然后解去。

苹历三镇，凡十余年，家无声乐，俸禄悉以散诸亲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骑常侍致仕。时有年过悬车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无疾请告，角巾东洛，时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赠工部尚书。

阎济美，登进士第。累历台省，有长者之誉。自婺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复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所至以简淡为理，两地之人，常赋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骑常侍。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入为秘书监。以年及悬车，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书致仕。后以恩例，累有进改。及殁于家，年九十余。

赞曰：圣人造世，才杰济时。在理致治，无为而为。坑鹅非议，简易从规。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来俊臣周兴傅游艺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 万国俊 来子珣王弘义郭霸吉顼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体文德也；三王仗义，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盖仁义既废，然后齐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持法任术，尊君卑臣，奋其策而鞭挞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谓之苛法。降及两汉，承其余烈。于是前有郅都、张汤之徒持其刻，后有董宣、阳球之属肆其猛。虽然异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谓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网既密而奸不胜矣。夫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诚哉，是言也！

唐初革前古之敝，务于胜残，垂衣而理，且七十载，而人不敢欺。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酷之为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党，横噬于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贵从其欲，毒侈其心，天诛发于脣吻，国柄秉于掌握。凶慝之士，荣而慕之，身赴鼎镬，死而无悔。若是者，何哉？要时希旨，见利忘义也！

尝试而论之，今夫国家行斧钺之诛，设狴牢之禁以防盗者，虽云固矣，而犹逾垣掘冢，揭箧探囊，死者于前，盗者于后，何者？以其间有欲也！然所徇者不过数金之资耳！彼酷吏与时上下，取重人主，无怵惕之忧，坐致尊宠；杖起卒伍，富拟封君，岂唯数金之利耶？则盗官者为幸矣！故有国者则必窒凯觎之路，杜侥幸之门，可不务乎！况乎乐观时变，恣怀阴贼，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异哉，又有效于斯者！中兴四十载而有吉温、罗希奭之蠹政，又数载而有敬羽、毛若虚之危法。朝经四叶，狱讼再起，比周恶党，剿绝善人。屡挠将措之刑，以伤太和之气，幸灾乐祸，苟售其身，此又来、索之罪人也！

呜呼！天道祸淫，人道恶杀，既为祸始，必以凶终。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迹者，卒以诛夷，非不幸也。

呜呼！执愚贾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归天下之恶。或肆诸原野，人得而诛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诛之。天人报应，岂虚也哉！俾千载之后，闻其名者，曾蛇豕之不若。

悲夫！昔《春秋》之义，善恶不隐，今为《酷吏传》，亦所以示惩劝也。语曰："前事不忘，将来之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来俊臣，雍州万年人也。父操，博徒。与乡人蔡本结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操遂纳本妻。入操门时，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曾于和州犯奸盗被鞫，遂妄告密。召见奏，刺史东平王续杖之一百。后续天授中被诛，俊臣复告密，召见，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续决杖，遂不得申。则天以为忠，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

二年，擢拜左台御史中丞。朝廷累息，无交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侯思止、王弘义、郭霸、李仁敬，司刑评事康暐、卫遂忠等，同恶相济。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皆是事状不异，以惑上下。仍皆云："请付来俊臣推勘，必获实情。"则天于是于丽景门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获，专令俊臣等按鞫，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者，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者，例皆竟也。

俊臣与其党硃南山辈造《告密罗织经》一卷，皆有条贯支节，布置事状由绪。

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甕中，以火圜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

又以索元礼等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复有铁笼头连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囚人无贵贱，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则天重其赏以酬之，故吏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俛俛阅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与其家无复音息。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

不？”

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等六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及胁仁杰等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得减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时，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止焉。

仁杰既承反，有司但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得凭守者求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矣，家人得衣中书，仁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愕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子弟讼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视之。俊臣遽令狱卒令假仁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綝视之。綝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晦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宜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谓作谢死表？”仁杰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

俊臣复按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内侍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勖等不堪其苦，自讼于徐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以乱刀斩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

俊臣累坐赃，为卫吏纪履忠所告下狱。长寿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赃，出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

万岁通天元年，召为合宫尉，擢拜洛阳令、司农少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刘思礼等有异谋，明堂尉吉顼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辈。俊臣将擅其功，复罗告顼，得召见，仅而免。

俊臣先逼妻太原王庆诜女。俊臣与河东卫遂忠有旧。遂忠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辩。尝携酒谒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绐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骂毁辱之。俊臣耻其妻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

俊臣将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相掎摭，则天屡保持之。而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竞剐其肉，斯须尽矣。

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八日，诏曰：

国之大纲，惟刑与政。刑之不中，其政乃亏。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等，庸流贱职，奸吏险夫，以粗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往从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朕唯布新泽，恩被人祇，抚事长怀，尤深恻隐。光业等五人积恶成衅，并谢生涯，虽其人已殂，而其迹可贬，所有官爵，并宜追夺。其枉被杀人，各令州县以礼埋葬，还其官廕。刘景阳身今见在，情不可矜，特以会恩，免其严罚，宜从贬降，以雪冤情，可棣州乐单县员外尉。

自今内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迹徇凝脂，高下任情，轻重随意，如酷吏丘神勣、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备、陈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来，枉滥杀人，有官者并令削夺。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并与岭南恶处。

开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谌奏：

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

周兴者，雍州长安人也。少以明习法律，为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书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属籍。二年十一月，与丘神

勣同下狱。当诛，则天特免之，徙于岭表。在道为仇人所杀。

傅游艺，卫州汲人也。载初元年，为合宫主簿、左肃政台御史，除左补阙。上书称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则天甚悦，擢为给事中。数月，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依旧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赐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银青光禄大夫。

兄神童，为冬官尚书，兄弟并承荣宠。逾月，除司礼少卿，停知政事。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绿，及于硃紫也。希则天旨，诬族皇枝。神龙初，禁锢其子孙。

初，游艺请则天发六道使，虽身死之后，竟从其谋，于是万国俊辈恣斩戮矣。

丘神勣，左卫大将军行恭子也。永淳元年，为左金吾卫将军。弘道元年，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勣，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将军，深见亲委。受诏与周兴、来俊臣鞫制狱，俱号为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以神勣为清平道大总管。寻而冲为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所杀。神勣至州，官吏素服来迎，神勣挥刃尽杀之，破千余家，因加左金吾卫大将军。天授二年十月，下诏狱伏诛。

索元礼，胡人也。光宅初，徐敬业起兵扬州，以匡复为名。则天震怒，又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元礼探其旨，告事。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于洛州牧院推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则天数召见赏赐，张其权势，凡为杀戮者数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时有诸州告密人，皆给公乘，州县护送至阙下，于宾馆以廪之。稍称旨，必授以爵赏以诱之，贵以威于远近。元礼寻以酷毒转甚，则天收人望而杀之。天下之人谓之来、索，言酷毒之极，又首按制狱也。

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谏曰：

顷者小人告讦，习以为常，内外诸司，人怀苟免。姑息台吏，承接强梁，非故欲，规避诬构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曾

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胜楚毒自诬耳。何以核之？陛下试取所告状酌其虚实者，付令推，微讯动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圣旨也。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闻有追摄，与妻子即为死诀。故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谓也。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则天从之，由是制狱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乐事渤海高元礼家。性无赖诡谲。时恆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反之徒已兴矣。判司教思止说游击将军高元礼，因请状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贞反。周兴按之，并族灭。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曲媚，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即奏云：‘獬豸兽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对之，则天大悦。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元礼复教曰：“在上知侯大无宅，倘以诸役官宅见借，可辞谢而不受。在上必问所由，即奏云：‘诸反逆人，臣恶其名，不愿坐其宅。’”则天复大悦，恩泽甚优。

思止既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闾巷庸奴，常以此谓诸囚也。

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坠，脚为镫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数轻重。如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尔佩服硃紫，亲衔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抑教。”思止惊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床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时人效之，以为谈谑之资。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以其言奏，则天亦大笑。

时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诸宰相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

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乎！”竟为李昭德搒杀之。

万国俊，洛阳人。少谲异险诈。垂拱后，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自司刑评事，俊臣同引为判官。

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俊臣同按制狱。长寿二年，有上封事言岭南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国俊就按之，若得反状，便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置于别所，矫制赐自尽，并号哭称冤不服。国俊乃引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仍诬奏云：“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深然其奏，乃命右卫翊二府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等，并摄监察御史，分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流人。寻擢授国俊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光业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后之。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余少者咸五百人。亦有远年流人，非革命时犯罪，亦同杀之。则天后知其冤滥，下制：“被六道使所杀之家口未归者，并递还本管。”国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见鬼物为祟，或有流窜而终。

来子珣，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书陈事，除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忧，起复朝散大夫、侍御史。时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威并兄子鹰扬郎将军虔通等，为子珣诬告谋反诛，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俄又转为游击将军、右羽林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长寿元年，配流爱州卒。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中，拜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罗告衣冠。延载元年，俊臣贬，弘义亦流放琼州，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为侍御史，使岭南道，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任御史，元礼任洛阳尉。元礼今为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搒杀之。

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须气绝矣。苟自诬引，则易于他房。与俊臣常行移牒，州县慑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义常于乡里傍舍求瓜，主吝之，弘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官命人捕逐，斯须园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

狱吏，今见白免御史。”

郭霸，庐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宁陵丞应革命举，拜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右台侍御史。初举集，召见，于则天前自陈忠鲠云：“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则天悦，故拜焉，时人号为“四其御史”。

时大夫魏元忠卧疾，诸御史尽往省之，霸独居后。比见元忠，忧惧，请示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惊悚，霸悦曰：“大夫粪味甘，或不瘳。今味苦，当即愈矣。”元忠刚直，殊恶之，以其事露朝士。尝推芳州刺史李思征，搒捶考禁，不胜而死。圣历中，屡见思征，甚恶之。尝因退朝遽归，命家人曰：“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须蛆烂矣。是日，闾里亦见兵马数十骑驻于门，少顷不复见矣。时洛阳桥坏，行李弊之，至是功毕。则天尝问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对曰：“百姓喜洛桥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吉顼，洛州河南人也。身长七尺，阴毒敢言事。进士举，累转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刘思礼，自云学于张憬藏，善相，云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应图谶，有“两角骐麟兒”之符命。顼告之，则天付武懿宗与顼对讯。懿宗与顼诱思礼，令广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礼乃引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通、天官侍郎刘奇、石抱忠、凤阁舍人王处、来庭、主簿柳璆、给事中周潘、泾州刺史王勔、监察御史王助、司议郎路敬淳、司门员外郎刘慎之、右司员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构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狱。皆海内贤士名家，天下冤之，亲故连累窜逐者千余人。顼由是擢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

明年，突厥寇陷赵、定等州。则天召顼检校相州刺史，以断贼南侵之路。顼以素不习武为辞，则天曰：“贼势将退，藉卿威名镇遏耳。”

初，太原有术士温彬茂，高宗时老，临死，封一状谓其妻曰：“吾死后，年名垂拱，即诣阙献之，慎勿开也。”垂拱初，其妻献之。状中预陈则天革命及突厥至赵、定之事，故则天知贼至赵州而退。顼初至州募人，略无应者。俄而诏以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不可胜数。及贼退，顼入朝奏之，则天甚悦。

圣历二年腊月，迁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易之、昌宗讽则天置控鹤监官员，则天以易之为控鹤监。顼素与易之兄弟亲善，遂引

顼，以殿中少监田归道、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为控鹤内供奉，时议甚不悦。

初，则天以顼干辩有口才，伟仪质，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与武懿宗争赵州功于殿中，懿宗短小俯偻，顼声气凌厉，下视懿宗，尝不相假。则天以为："卑我诸武于我前，其可倚与！"其年十月，以弟作伪官，贬琰川尉，后改安固尉。寻卒。

初，中宗未立为皇太子时，易之、昌宗尝密问顼自安之策。顼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于天下，则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庐陵既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闭，主上春秋既高，须有付托。武氏诸王，殊非属意。明公若能从容请建立庐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岂止转祸为福，必长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间奏请。则天知顼首谋，召而问之。顼曰："庐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顾托于陛下，当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则天意乃定。顼既得罪，时无知者。睿宗即位，左右发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吉顼，体识宏远，风规久大。尝以经纬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时王命中否，人谋未辑，首陈返政之议，克副祈天之基。永怀遗烈，宁忘厥效。可赠左御史台大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姚绍之周利贞王旭吉温 王钧严安之卢铉附 罗希奭毛若虚敬羽 裴升毕曜附

姚绍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仪，累拜监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势，驸马都尉王同皎谋诛之。事泄，令绍之按问而诛同皎。绍之初按问同皎，张仲之、祖延庆谋衣袖中发调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逊以其外妹妻延庆，曰："今日将行何事，而以妻为？"之逊固抑与延庆，且洽其心矣。之逊子昙密发之，乃敕右台大夫李承嘉与绍之按于新开门内。

初，绍之将直尽其事。诏宰相李峤等对问。诸相惧三思威权，但俛俛佯不问。仲之、延庆言曰："宰相中有附会三思者。"峤与承嘉耳言，复说诱绍之，其事乃变。遂密置人力十余，命引仲之对问。至，即为绍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狱中。绍之还，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谓绍之曰："反贼，臂且折矣，命已输汝，当诉尔于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诬反而遇诛。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廷侧目。累迁左台侍御史。奉使江左，经汴州，辱录事参军魏传弓。寻拜监察御史。绍之后坐赃污，诏传弓按之，获赃五千余贯以闻，当坐死。韦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为岭南琼山尉。传弓初按绍之，绍之在扬州，色动，谓长吏卢万石曰："顷辱传弓，今为所按，绍之死矣！"逃入西京，为万年尉擒之，击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员外置。开元十三年，累转括州长史同正员，不预知州事，死。

周利贞，神龙初为侍御史。附托权要，为桓彦范、敬晖等五王嫉之，出为嘉州司马。时中书舍人崔湜与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彦范忧之，托心腹于湜。湜反露其计于三思，为三思所中，尽流岭南。湜劝尽杀之。以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利贞即湜之表兄，因举为此行。利贞至，皆鸩杀之，因擢为左台御史中丞。先天元年，为广州都督。时湜为中书令，与仆射刘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岭表，讽利贞杀之，为桂州都督王晙护之，逗留获免。无何，玄宗正位，利贞与薛季昶、宋之问同赐死于桂州驿。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贞观初为侍中，尚永宁公主。旭解褐鸿州参军，转兖州兵曹。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等诛张易之、

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仪先贬乾封尉，旭斩之，赍其首，赴于东都。迁并州录事参军。唐隆元年，玄宗诛韦庶人等。并州长史周仁轨，韦氏之党，有诏诛之。旭不覆敕，又斩其首，驰赴西京。

开元二年，累迁左台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道以崔湜妻父，贬于岭外。逃归，匿于东都，为仇家所发，诏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因捕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三子并杖死于都亭驿，门生亲友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叶，递相纠讦，杰竟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

五年，迁左司郎中，常带侍御史。旭为吏严苛，左右无敢支梧，每衔命推劾，一见无不输款者。时宋王宪府掾纪希虬兄任剑南县令，被告有赃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决杀县令，纳赃数千万。至六年，希虬遣奴诈为祗承人，受顾在台，事旭累月。旭赏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记旭受馈遗嘱托事，乃成数千贯，归谒希虬。希虬衔泣见宪，叙以家冤。宪悯之，执其状以奏，诏付台司劾之。赃私累巨万，贬龙平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人之所庆快。

吉温，天官侍郎顼弟琚之孽子也。谲诡能谄事人，游于中贵门，爱若亲戚。性禁害，果于推劾。天宝初，为新丰丞。时太子文学薛嶷承恩幸，引温入对。玄宗目之而谓嶷曰："是一不良汉，朕不要也。"时萧炅为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台差温推诘，事连炅，坚执不舍，赖炅与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选，炅已为京兆尹，一唱万年尉，即就其官，人为危之。时骠骑高力士常止宿宫禁，或时出外第，炅必谒焉。温先驰与力士言谑甚洽，握手呼行第，炅觑之叹伏。及他日，温谒炅于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国家法，今日已后，洗心事公。"炅复与尽欢。

会林甫与左相李适之、驸马张垍不叶，适之兼兵部尚书，垍兄均为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讦出兵部铨曹主簿事令史六十余人伪滥事，图覆其官长，诏出付京兆府与宪司对问。数日，竟不究其由。炅使温劾之。温于院中分囚于两处，温于后□佯取两重囚讯之，或杖或压，痛苦之声，所不忍闻。即云："若存性命，乞纸尽答。"

令史辈素谙温，各自诬伏罪，及温引问，无敢违者。晷刻间事辑，验囚无栲讯决罚处。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会李林甫将起刑狱，除不附己者，乃引之于门，与罗希奭同锻炼诏狱。

五载，因中官纳其外甥武敬一女为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时林甫专谋不利于东储，以左骁卫兵曹柳湜杜良娣妹婿，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御率府仓曹王修己、左武卫司戈卢宁、左威卫骑曹徐征同就台鞫，数日而狱成。勣等杖死，积尸于大理寺。

六载，林甫又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违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与慎矜亲而嫉之，同构其事，云："蓄图谶，以己是隋炀帝子孙，规于兴复"，林甫又奏付温鞫焉，慎矜下狱系之。使温于东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监慎余、弟洛阳令慎名，于汝州捕其门客史敬忠。敬忠颇有学，尝与朝贵游。蹉跎不进。与温父琚情契甚密，温孩孺时，敬忠尝抱抚之。温令河南丞姚开就擒之，锁其颈，布袂蒙面以见温。温驱之于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诱之云："杨慎矜今款招己成，须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回首曰："七郎，乞一纸。"温佯不与，见词恳，乃于桑下令答，三纸辩皆符温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温汤，始鞫慎矜，以敬忠词为证。及再搜其家，不得图谶。林甫恐事泄，危之，乃使御史卢铉入搜。铉乃袖谶书而入，于隐僻中诟而出曰："逆贼牢藏秘记，今得之矣！"指于慎矜小妻韩珠团婢，见举家惶惧，且行捶击，谁敢忤焉！狱乃成，慎矜兄弟赐死。温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

温早以严毒闻，频知诏狱，忍行枉滥，推事未讯问，已作奏状，计赃数。及被引问，便慑惧，即随意而书，无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栲击，狱成矣。林甫深以温为能，擢户部郎中，常带御史。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骠骑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会其间，结为兄弟。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时禄山承恩无敌，骤言温能，玄宗亦忘曩岁之语。十载，禄山加河东节度，因奏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知节度营田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事。其载，又加兼雁门太守，仍知安边郡铸钱事，赐紫金鱼袋。及丁所生忧，禄山又奏起复为本官。寻复奏为魏郡太守、兼侍御史。

杨国忠入相，素与温交通，追入为御史中丞，仍充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温于范阳辞，禄山令累路馆驿作白□帐以候之，又令男庆绪出界送，拢马出驿数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十三载正月，禄山入朝，拜左仆射，充闲厩使。因奏加温武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充闲厩、苑内、营田、五坊等副使。时杨国忠与禄山嫌隙已成，温转厚于禄山，国忠又忌之。其冬，河东太守韦陟入奏于华清宫，陟自谓失职，托于温结欢于禄山，广载河东土物馈于温，又及权贵。国忠讽评事吴豸之使乡人告之，召付中书门下，对法官鞫之，陟伏其状，贬桂岭尉，温澧阳长史。温判官员锡新兴尉。

明年，温又坐赃七千匹及夺人口马奸秽事发，贬端州高要尉。温至岭外，迁延不进，依于张博济，止于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蒋沇鞫之。温死于狱中，博济及始安太守罗希奭死于州门。

初，温之贬斥，玄宗在华清宫，谓朝臣曰："吉温是酷吏子侄，朕被人诳惑，用之至此。屡劝朕起刑狱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开元九年，有王钧为洛阳尉。十八年，有严安之为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罚人畏其不死，皆杖讫不放起，须其肿愤，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钧与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慑惧。温则售身权贵，噬螫衣冠，来颇异耳。温九月死始兴。十一月，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耳。禄山入洛阳城，即伪位。玄宗幸蜀后，禄山求得温一子，才六七岁，授河南府参军，给与财帛。

初，温之按杨慎矜，侍御史卢铉同其事。铉初为御史，作韦坚判官。及坚为李林甫所嫉，铉以坚款曲发于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铉先与张瑄同台，情旨素厚，贵取媚于权臣，诬瑄与杨慎矜共解图讖。持之，为驴驹板橛以成其狱。又为王鉷闲厩判官，鉷缘邢縡事朝堂被推，铉证云："大夫将白帖索厩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与之。"鉷死在晷刻，铉忍诬之，众咸怒恨焉。及被贬为庐江长史，在郡忽见瑄为祟，乃云："端公何得来乞命？不自由。"铉须臾而卒。

罗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阳，鸿胪少卿张博济堂外甥。为吏持法深刻。天宝初，右相李林甫引与吉温持狱，又与希奭姻娅，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自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柳勣、裴敦复、李邕、邬元昌、杨慎矜、赵奉璋下狱事，皆与温锻炼，故时称"罗钳吉网"，恶其深刻也。八载，除刑部员外，转郎中。十一载，李林甫卒，出为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当管经略使。

十四载，以张博济、吉温，韦陟、韦诫奢、李从一、员锡等流贬，皆于始安，希奭或令假摄。右相杨国忠奏遣司直蒋沇往按之，复令张光奇替为始安太守。仍降敕曰：

前始安郡太守、充当管经略使罗希奭，幸此资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窜殛，尤加委任，冀绝奸讹。翻乃啸结逋逃，群聚不逞，应是流贬，公然安置。或差摄郡县，割剥黎氓；或辍借馆宇，侵扰人吏。不唯轻侮典宪，实亦隳坏纪纲。擢发数愆，岂多其罪，可贬海东郡海康尉、员外置。张博济往托回邪，迹惟凭恃，尝自抵犯，又坐亲姻，前后贬官，岁月颇久，逗留不赴，情状难容。及命按举，仍更潜匿，亡命逭刑，莫斯为甚。并当切害，合峻常刑，宜于所在各决重杖六十。使夫为政之士，克守章程；负罪之人，期于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

时员锡、李从一、韦诫奢、吉承恩并决杖，遣司直宇文审往监之。

毛若虚，绛州太平人也。眉毛覆于眼，其性残忍。初为蜀川县尉，使司以推勾见任。天宝末，为武功丞，年已六十余矣。肃宗收两京，除监察御史。审国用不足，上策征剥财货。有润于公者，日有进奉，渐见任用称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资，以定赃数。不满望，即摊征乡里近亲。峻其威权，人皆惧死，输纳不差晷刻。

乾元二年，凤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因有劫杀事。县尉谢夷甫因众怒，遂搒杀之。其妻诉于李辅国，辅国奏请御史孙莹鞫之。莹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阳三司使杂讯之，又不证成其罪。因令若虚推之，遂归罪于夷甫。伯阳与之言，若虚颇不逊。伯阳数让之，若虚驰谒告急。肃宗曰："卿且出。"对曰："臣出即死矣。"肃宗潜留若虚帘内，召伯阳至，伯阳颇短若虚。上怒，叱出之。因流贬伯阳同推官十余人，皆于岭外远恶处。宰相李岘以左右于莹等，亦被贬斥。于是若虚威震朝列，公卿慑惧矣！寻擢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贬宾化尉而死。

敬羽，宝鼎人也。父昭道，开元初为监察御史。羽貌寝而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宝九载，为康成县尉。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引在幕下。及肃宗于灵武即大位，羽寻擢为监察御史。以苛刻征剥求进。及收两京后，转见委任。作大枷，有鷫尾榆，著即闷绝。又卧囚于地，以门关辗其腹，号为"肉飓饦"。掘地为坑，实以棘刺，以败席覆上，领囚临坑讯之，必坠其中，万刺攒之。又捕逐钱货，不减毛若虚。

上元中，擢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问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耶！"遵绝倒者数四。请问，羽徐应之，授纸笔，书赃数千贯，奏

之。肃宗以勋旧舍之，但停宗正卿。

及嗣薛王珍潜谋不轨，诏羽鞫之。羽召支党罗于廷，索鹳尾榆枷之，布栲讯之具以绕之，信宿成狱。珍坐死，右卫将军窦如玢、试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并斩，太子洗马赵非熊、陈王府长史陈闳、楚州司马张昴、左武卫兵曹参军焦自荣，前凤翔府郿县主簿李□、广文馆进士张夐等六人决杀，驸马都尉薛履谦赐自尽，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

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人嫉之，告其阴通史朝义。谦髭须长三尺过带，按之两宿，鬓发皆秃，膝踝亦栲碎，视之者以为鬼物，非人类也。乞舍其生，以后送状奏杀之，没其资产。

羽与毛若虚在台五六年间，台中囚系不绝。又有裴升、毕曜同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当时有毛、敬、裴、毕之称。

裴、毕寻又流黔中。羽，宝应元年贬为道州刺史。寻有诏杀之，羽闻之，衣凶服南奔溪洞，为吏所擒。临刑，袖中执州县官吏犯赃私状数纸，曰："有人通此状，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无宜寝也。"

赞曰：王德将衰，政在奸臣。鹰犬搏击，纵之者人。遭其毒螫，可为悲辛。作法为害，延滥不仁。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上

○夏侯端刘感常达罗士信吕子臧张道源　族子楚金附李公逸张善相李玄通敬君弘冯立谢叔方王义方成三郎尹元贞　高睿　子仲舒崔琳附王同皎周憬附苏安恆俞文俊王求礼 燕钦融 郎岌附安金藏

《语》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轲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动必由礼，守之以仁，造次颠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结缨，鉏麑之触树，纪信之蹈火，豫让之斩衣，此所谓杀身成仁，临难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顾瞻七族。不犯难者，有终身之利；随市道者，获当世之荣。苟非气义不群，贞刚绝俗，安能碎所重之支体，徇他人之义哉！则由、麑、信、让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况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实挺笏而击元凶，张巡、姚摐之守城，杲卿、真卿之骂贼，又愈于金藏。秀实等各见本传。今采夏侯端、李忄妻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寿州寿春人，梁尚书左仆射详之孙也。仕隋为大理司直，高祖龙潜时，与其结交。大业中，高祖帅师于河东讨捕，乃请端为副。时炀帝幸江都，盗贼日滋。端颇知玄象，善相人，说高祖曰："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全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高祖深然其言。及义师起，端在河东，为吏所捕，送于长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释之。引入卧内，与语极欢，授秘书监。

属李密为王世充所破，以众来降，关东之地，未有所属。端固请往招谕之，乃加大将军，持节为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阳，李勣发兵送之，自澶水济河，传檄郡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并遣使送款。行次谯州，会亳州刺史丁叔则及汴州刺史王要汉并以所部降于世充，路遂隔绝。

端素得众心，所从二千人，虽粮尽，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济，乃坐泽中，尽杀私马，以会军士。因歔欷曰："今王师已败，诸处并没，卿等土壤，悉皆从伪，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见委。然我奉王命，不可从。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持归于贼，必获富贵。"众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众士抱持之，皆曰："公于唐家，非有亲属，但以忠义之故，不辞于死。诸人与公共事，经涉艰危，岂有害公

而取富贵！”复与同进。潜行五日，馁死者十三四；又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大半。端唯与三十余人东走，采生莹豆而食之。犹持节与之俱卧起，谓众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国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贼，犹全性命。吾当抱此一节，与之俱殒。”众又不去。

属李公逸为唐守杞州，闻而勒兵迎馆之。于时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义，独坚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遗之。礼甚厚，仍送除书，以端为淮南郡公、吏部尚书。端对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斩我头将往见汝，何容身苟活而屈于贼乎！”遂焚其书，拔刀斩其所遗衣服。因发路西归，解节旄怀之，取竿加刃，从间道得至宜阳。

初，山中险峻，先无蹊径，但冒履榛梗，昼夜兼行，从者三十二人，或坠崖溺水、遇猛兽而死又半，其余至者，皆鬓发秃落，形貌枯瘠。端驰驿奉见，但谢无功，殊不自言艰苦。高祖悯之，复以为秘书监。俄出为梓州刺史。所得料钱，皆散施孤寡。贞观元年病卒。

刘感，岐州凤泉人，后魏司徒高昌王丰生之孙也。武德初，以骠骑将军镇泾州。薛仁杲率众围之。感婴城拒守，城中粮尽，遂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长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围而去。感与叔良出战，为贼所擒。仁杲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许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大怒，执感于城边，埋脚至膝，驰骑射杀之，至死声色逾厉。

贼平，高祖购得其尸，祭以少牢，赠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谥曰忠壮。令其子袭官爵，并赐田宅。

常达，陕人也。初仕隋为鹰扬郎将，数从高祖征伐，甚蒙亲待。及义兵起，达在霍邑，从宋老生来拒战。老生败，达惧，自匿不出。高祖谓达已死，令人阅尸求之。及达奉见，高祖大悦，以为统军。武德初，拜陇州刺史。时薛举屡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伪降达。达不之测，厚加抚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而叛，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瘿老妪，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真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

人救之，获免。

及仁杲平，高祖见达，谓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执仵士政，扑杀之。赐达布帛三百段，复拜陇州刺史，卒。

罗士信，齐州历城人也。大业中，长白山贼王簿、左才相、孟让来寇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讨击。士信年始十四，固请自效。须陀谓曰："汝形容未胜衣甲，何可入阵！"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双鞬而上马，须陀壮而从之。击贼潍水之上。阵才列，士信驰至贼所，刺倒数人，斩一人首，掷于空中，用枪承之，戴以略阵。贼众愕然，无敢逼者；须陀因而奋击，贼众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辄劓其鼻而怀之；及还，则验鼻以表杀贼之多少也。须陀甚加叹赏，以所乘马遗之，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炀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画工写须陀、士信战阵之图，上于内史。

及须陀为李密所杀，士信随裴仁基率众归于密，署为总管。使统所部，随密击王世充。败，士信跃马突进，身中数矢，乃陷于世充军。世充知其骁勇，厚礼之，与同寝食。后世充破李密，得密将邴元真等，尽拜为将军，不复专重之。士信耻与为伍，率所部千余人奔于谷州。高祖以为陕州道行军总管，使图世充。及大军至洛阳，士信以兵围世充千金堡。中有大骂之者，士信怒，夜遣百余人将婴兒数十至于堡下，诈言"从东都来投罗总管"。因令婴兒啼噪，既而佯惊曰："此千金堡，吾辈错矣！"忽然而去。堡中谓是东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路，俟其开门，奋击大破之，杀无遗类。世充平，擢授绛州总管，封剡国公。

寻从太宗击刘黑闼于河北，有洺水人以城来降，遣士信入城据守。贼悉众攻之甚急，遇雨雪，大军不得救，经数日，城陷，为贼所擒。黑闼闻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词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闻而伤惜，购得其尸，葬之，谥曰勇。士信初为裴仁基所礼，尝感其知己之恩，及东都平，遂以家财收敛，葬于北邙。又云："我死后，当葬此墓侧。"及卒，果就仁基左而托葬焉。

吕子臧，蒲州河东人也。大业末，为南阳郡丞。高祖克京师，遣马元规抚慰山南，子臧坚守不下，元规遣使讽谕之，前后数辈，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被杀，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赍手诏谕旨，子臧乃为炀帝发丧成礼。而后归国，拜邓州刺史，封南阳郡公。

时硃粲新败，子臧率所部数千人，与元规并力将击之。谓元规曰：“硃粲新破之后，上下危惧，一战可擒。若更迁延，部众稍集，力强食尽，必死战于我，为患不细也。”元规不纳，子臧请以本兵独战，又不许。俄而粲众大至，元规惧，退保南阳。子臧谓元规曰：“言不见纳，以至于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围之，遇霖雨，城壁皆坏，所亲者知城必陷，固劝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于是率其麾下，赴敌而死。俄而城陷，元规亦遇害。

张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丧以孝行称，县令郭湛改其所居为复礼乡至孝里。道源尝与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惊扰主人，遂共尸卧，达曙方哭，亲步营送，至其本乡里。高祖举义，召授大将军府户曹参军。及平京城，遣道源抚慰山东，燕、赵之地争来款附。高祖下书褒美，累封范阳郡公，后拜大理卿。时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没，仍以赐之。道源叹曰：“人有否泰，盖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为仆妾，岂近仁者之心乎＃”皆舍之，一无所取。寻转太仆卿，后历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赠工部尚书，谥曰节。道源虽历职九卿，身死日，唯有粟石两，高祖深异之，赐其家帛三百段。

族子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亲以孝闻。初，与兄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时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居也。”乃俱荐擢第。楚金，高宗时累迁刑部侍郎。仪凤年，有妖星见，楚金上疏，极言得失。高宗优纳，赐帛二百段。则天临朝，历位吏部侍郎、秋官尚书，赐爵南阳侯。为酷吏周兴所陷，配流岭表，竟卒于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绅诫》三卷，并传于时。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与族弟善行以义勇为人所附。初归王世充，知其必败，遣间使请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为总管，封阳夏郡公。又以善行为杞州刺史。世充遣其从弟辨率众攻之，公逸遣使请援。高祖以其悬隔贼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请援，行至襄城，为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获，送于洛阳。世充谓曰：“卿越郑臣唐，其说安在？”公逸答曰：“我于天下，唯闻有唐。”世充怒，斩之。善行竟没于贼。高祖闻而悼惜，封其子为襄邑县公。

张善相，许州襄城人也。大业末，为里长，每督县兵，逐小盗，为

众所附，遂据本郡，归于李密。密败，以城归国，高祖授伊州总管。王世充数攻之，善相频遣使请救。兵既不赴，城中粮尽，自知必败，谓僚属曰："死当斩吾头以归世充。"众皆泣曰："宁与公同死，终不独生！"后城陷被擒，送于世充，辞色不挠，骂世充极口，寻被害。高祖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封其子为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蓝田人。仕隋鹰扬郎将。义兵入关，率所部归国，累除定州总管。刘黑闼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闼重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叹息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当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馈之者，玄通曰："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来相宽慰，吾当为诸君一醉。"遂与乐饮。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及曲终，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因溃腹而死。高祖闻而为之流涕，拜其子伏护为大将。

敬君弘，绛州太平人，齐右仆射显隽曾孙也。武德中，为骠骑将军，封黔昌县侯，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乃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冯立，同州冯翊人也。有武艺，略涉书记，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托以心膂。建成被诛，其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对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职之日，无所顾惮。"因伏地歔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立归，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未几，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太宗闻而嘉叹，拜广州都督。前后作牧者，多以黩货为蛮夷所患，由是数怨叛。立到，不营产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水，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岂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遂毕饮而去。在职数年，甚有惠政，卒于官。

谢叔方，雍州万年人也。初从巢剌王元吉征讨，数有战功，元吉奏

授屈咥直府左军骑。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历迁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贞观末，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洪、广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义方，泗州涟水人也。少孤贫，事母甚谨，博通《五经》，而謇傲独行。初举明经，因诣京师，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为颍上令，闻病笃，倍道将往焉，徒步不前，计无所出。义方解所乘马与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晋王府参军，直弘文馆。特进魏征甚礼之，将以侄女妻之。义方竟娶征之侄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势，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转太子校书。

无何，坐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贬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将以酒脯致祭。义方曰："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乃酌水而祭，为文曰："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里安流。灵应如响，无作神羞。"时当盛夏，风涛蒸毒，既而开霁，南渡吉安。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蛮酋大喜。

贞观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时张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来依义方而卒。临终托以妻子及致尸还乡。义方与皎妻自誓于海神，使奴负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义方之马，身独步从而还。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张亮，送皎妻子归其家而往洹水。转云阳丞，擢为著作佐郎。

显庆元年，迁侍御史。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权用事，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义府悦之，托大理丞毕正义枉法出之。高宗又敕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重按其事。正义自缢。高宗特原义府之罪。义方以义府奸蠹害政，将加弹奏，以问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剑成子之义，汝能尽忠立名，吾之愿也，虽死不恨！"义方乃先奏曰：

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

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

及廷劾义府，曰：

臣闻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显。不能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奉皇眷，而反凭附城社，蔽亏日月，请托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届节，玉露启涂，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

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左迁莱州司户参军。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笔海》十卷、文集十卷。门人何彦光、员半千为义方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半千者，齐州全节人也。事义方经十余年，博涉经史，知名河朔。则天时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国春秋》二十卷，行于代。自有传。

成三郎，幽州渔阳人也。光宅年，为左豹韬卫长上果毅。李孝逸之讨徐敬业，以为前锋，与贼战于高邮。军国败绩，被擒，送于江都。贼党唐之奇绐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将军李孝逸。官军已围尔数重，破尔在于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之奇怒，斩之。敬业平，赠左监门将军，谥曰勇。时曲阿令尹元贞，亦死敬业之难。

尹元贞者，瀛州河间人也。在曲阿，闻敬业攻陷润州，率兵赴援。及战败，被擒。敬业临以白刃，胁令附己，将加任用。元贞词色慷慨，竟不之屈，寻遇害。敬业平，赠润州刺史，谥曰壮。

高睿，雍州万年人，隋尚书左仆射崿孙也。父表仁，谷州刺史。睿少以明经累除桂州都督，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转赵州刺史，封平昌县子。圣历初，突厥默啜来寇，睿又婴城固守。长史唐波若见城围甚急，遂潜谋应贼。睿觉之，将自杀，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诸县未降者。睿竟不从，遂为所杀。

初，贼将至州境。或谓睿曰："突厥所向无前，百姓丧胆；明公力不能御，不若降之。"睿曰："吾为天子刺史，不战而降，其罪大矣。"则天闻而深叹息之，赠冬官尚书，谥曰节。及贼退，唐波若伏诛，家口籍没。因下制曰："故赵州刺史高睿，狂贼既至，死节不降；长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归贼。高睿已加褒柱，波若等身死破家。赏罚既行，须敦惩劝，宜颁示天下，咸使知闻。"

子仲舒，博通经史，尤明《三礼》及诂训之书。神龙中，为相王府文学，王甚敬重之。开元中，累授中书舍人，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每询访故事焉。

时又有中书舍人崔琳，深达政理，璟等亦礼焉。尝谓人曰："古事问高仲舒，今事问崔琳，则又何所疑矣！"仲舒累迁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阳人，陈侍中、驸马都尉宽之曾孙。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陈亡，徙家河北。同皎，长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晖等讨张易之兄弟也。遣同皎与右羽林将军李多祚迎太子于东宫，请太子至玄武门指麾将士。太子初拒而不许，同皎讽谕切至，太子乃就驾。以功授右千牛将军，封琅邪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及郡主进封为公主，拜同皎为驸马都尉。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光禄卿。

神龙二年，同皎以武三思专权任势，谋为逆乱，乃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劫杀三思。同谋人抚州司仓冉祖雍，具以其计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书郎李悛上言："同皎潜谋杀三思后，将拥兵诣阙，废黜皇后。"帝然之，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临刑神色不变，天下莫不冤之。睿宗即位，令复其官爵。执冉祖雍、李悛，并诛之。

初与同皎叶谋，有武当丞周憬者，寿州寿春人也。事既泄，遁于比干庙中，自刎而死。临终，谓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倘神道聪明，应知周憬忠而死也。韦后乱朝，宠树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久也！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门而出。"其后

皆如其言。

苏安恆，冀州武邑人也。博学，尤明《周礼》及《春秋左氏传》。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

陛下钦圣皇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应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复辟，良以大禹至圣，成王既长，推位让国，其道备焉！故舜之于禹，是其族亲；旦举成王，不离叔父。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隧！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殷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

臣闻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等，承陛下之廕覆，并得封王，臣恐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

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土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四面都督府及要冲州郡，分土而王之。纵今年尚幼小，未娴养人之术，请择立师傅，成其孝敬之道，将以夹辅周室，藩屏皇家，使累叶重光，飨祀不辍，斯为美矣，岂不大哉！

疏奏，则天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长安二年，又上疏曰：

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过欤！臣道不轨者，烈士之过欤！昔者先皇晏驾，留其顾托，将以万机殷广，令陛下兼知其事。虽唐尧、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间，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子母之爱忘。臣谓圣情以运祚将丧，极斯大节；天下谓陛下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使忠言莫进，奸佞成朋，夷狄纷扰，屠害黎庶！陛下虽纳隍轸念，亦罔能救此生灵。

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驭，小人道长，群雄骇鹿，四海瞻乌。皇唐亲事戎旃，凤翔参野，削平宇县，龙践宸极。歃血为盟，指河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虽居正统，实唐氏旧基。故《诗》曰：“惟鹊有巢，唯鸠居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岂不以上符天意，下顺人心！东宫昔在谅阴，相王又非长子，陛下恐宗祀中绝，所以应其讴歌。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臣闻京邑翼翼，四方取则。陛下蔽

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故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之谓也。陛下不如高揖机务，自恬圣躬，命史臣以书之，令乐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闻见过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故曰：苟利国家，虽死可矣！愿陛下稍辍万机，详臣愚见。陛下若以臣为忠，则从谏如流，择是而用；若以臣为不忠，则斩取臣头，以令天下。

疏奏不纳。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兄弟所构，安恆又抗疏申理之曰：

臣闻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济天下之心，能进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恶。若为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则当神冤鬼怒，阴错阳乱，欲使国家荣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于庶政，亲总万机，博采谋猷，傍求俊乂，故海内以陛下为纳谏之主矣！暮年已来，怠于政教，谗邪结党，水火成灾，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故四海之内，以陛下为受佞之主矣！当今邪正莫辩，诉讼含冤，岂陛下昔是而今非，盖居安忘危之失也！

臣窃见御史大夫、检校太子右庶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闻，位居宰辅。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为龟镜；践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雠。麟台监张易之兄弟，在身无德，于国无功，不逾数年，遂极隆贵。自当饮冰怀惧，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谓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献马，先害忠而损善；将斯乱代之法，污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狱，臣见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贤良，以元忠必无不顺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乱之意，相逢偶语，人心不安。虽有忠臣烈士，空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不敢言者，皆惧易之等威权，恐无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

今贼虏强盛，征敛烦重，以臣言之，万姓不胜其弊。况又闻陛下纵逸谗慝，禁锢良善，赏刑失中，则遐迩生变。臣恐四夷因之，则窥觇得失，以为边郡之患；百姓因之，即结聚义兵，以除君侧之恶。复恐逐鹿之党，叩关而至；乱阶之徒，从中相应；争锋于硃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事以谢之？复何方以御之？臣今为陛下计，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电之威，解元忠之网，复其爵位，君臣如初，则天下幸

甚！陛下好生恶杀，纵不能斩佞臣头以塞人望，臣请夺其荣宠，翦其羽翼，无使权柄在手，骄横日滋。专国倍于穰侯，回天过于左馆，则社稷危矣，惟陛下图之！

臣本微贱，不识元忠、易之，岂此可亲而彼可疏？但恐谗邪长而忠臣绝！伏愿陛下暂垂天鉴，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无恨！

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杀之。赖正谏大夫硃敬则、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等保护以免。

安恆，神龙初为集艺馆内教。节愍太子之杀武三思也，或言安恆预其谋，遂下狱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苏安恆，文学基身，鲠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谠可嘉。属回邪擅构，奄从非命，兴言轸悼，用恻于怀。宜赠宠章，式旌徽烈，可赠谏议大夫。"时又有俞文俊、王求礼，亦以直言见称。

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则天载初年，新丰因风雷山移，乃改县名为庆山，四方毕贺。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知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埽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殃祸至矣！"则天大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

王求礼者，许州长社人。则天时，为左拾遗。时武懿宗统兵讨契丹，畏忄奕不敢进。及贼平，懿宗奏沧、瀛等数百家从贼，请诛之。求礼廷折之曰："此等素无武备，城池不完，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拥强兵数十万，闻贼辄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于草泽诖误之人，岂为臣之道！臣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答。则天遂宽胁从者之罪。后都城三月雨雪，凤阁侍郎苏味道以为瑞雪，率群官表贺。求礼曰："公为宰相，不能燮理阴阳，非时降雪，又将灾而为瑞，诬罔视听。若以三月雪为瑞雪，即腊月雷亦为瑞雷耶？"味道不从。求礼累迁左台殿中侍御史。神龙初，为卫王掾，病卒。

燕钦融，洛州偃师人也。景龙末，为许州司户参军。时韦庶人干预国政，盛封拜群从子弟。又与悖逆庶人及驸马都尉武延秀、中书令宗楚客等将图危宗社。钦融连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劝中宗召钦融廷见，扑杀之。宗楚客又私令执法者加刃，钦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许州司户参军燕钦融，先陈忠谠，颇列章奏，虽干非其位，而进

不顾身。永言奄亡，诚所伤悼，方开谏路，宜慰窀穸。可赠谏议大夫，仍令备礼改葬，特授一子官。”

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备陈韦庶人及宗楚客将为逆乱之状，中宗不纳，而韦庶人劝杖杀之。睿宗即位，追赠谏议大夫。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载初年，则天称制，睿宗号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甦。则天亲临视之，叹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难。

金藏，神龙初丧母，寓葬于都南阙口之北，庐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又有李树盛冬开花，犬鹿相狎。本道使卢怀慎上闻，敕旌表其门。景云中，累迁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节，下制褒美，擢拜右骁卫将军，乃令史官编次其事。开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国公，仍于东岳等诸碑镌勒其名。竟以寿终，赠兵部尚书。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下

○李憕 子源彭彭孙景让张介然崔无诖卢奕蒋清颜杲卿 子泉明薛愿 庞坚附张巡 姚掞附许远程千里袁光庭邵真符璘赵晔石演芬 张名振附张伾甄济刘敦儒高沐 贾直言庾敬休辛谠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龙初，右台监察御史。

憕早聪敏，以明经举，开元初为咸阳尉。时张说自紫微令、燕国公出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刘行善相人，说问："寮采后谁贵达？"行乃称憕及临河尉郑岩。说乃以女妻岩，妹婿阴行真女妻于憕。及说为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引憕常在幕下。九年，入为相，忄妻又为长安尉。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鬲业、宇文顺、于孺卿、李宙及忄妻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忄妻骤历兵、吏部郎中，给事中。憕有吏干，明于几案，甚有当官之称。

二十八年，为河南少尹。时萧炅为尹，依倚权贵，莅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系赖。又道士孙甑生以左道求进，托以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忄妻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构于朝廷。天宝初，出为清河太守。十一载，累转河东太守、本道采访。谒于行在所，改尚书右丞、京兆尹。十四载，转光禄卿、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

其载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人心震惧。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迁忄妻礼部尚书，依前留守。自逆徒发范阳，至渡河，令严，觇候计绝。及渡河，陷陈留、荥阳二郡，杀张介然、崔无诖，数日间已至都城下。禄山所统，皆蕃汉精兵，训练已久；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忄妻谓奕曰："吾曹荷国重寄，誓无避死，虽力不敌，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许愿守本司。于是憕居留守宅，奕独居台中。

及常清西奔，禄山领其众，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杀掠数千人，箭及宫阙。然后住居于闲厩中，令擒忄妻及奕、判官蒋清等三人，害之，以威于众。禄山传忄妻、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颜真卿斩其使，浴其首，殓以木函，祭而瘗之，以闻。玄宗赠忄妻

司徒，仍与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书，崔无诐工部尚书，各与一子官。蒋清文部郎中。

忄妻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入为少府监，田产亚于忄妻。

忄妻有子十余人，二子为僧，与忄妻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

源，时年八岁，为贼所俘，转徙流离，凡七八年。及史朝义走河北，洛阳故吏有义源者，赎之于民家。代宗闻之，授河南府参军，转司农寺主簿。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阳之北惠林寺，忄妻之旧坚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人未尝见其所习。先穴地为墓，预为终制，时时偃仰于穴中。

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之曰："处士李源，即故礼部尚书、东都留守、赠司徒、忠烈公李忄妻之少子。天与忠孝，嗣兹贞烈。以父死国难，哀缠终身，自司农寺主簿，绝心禄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忄妻之墅也。寺之正殿，即忄妻之寝室，源过殿必趋，未尝登践。随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执孝，无有不至。抱此贞节，弃于清朝，臣窃为陛下惜之。"诏曰：

《礼》著死绥，《传》称握节，捐生守位，取重人伦。为义甚明，其风或替，言念于此，慨然兴怀。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宝之季，盗起幽陵，振荡生灵，噬吞河洛。赠司徒、忠烈公忄妻，处难居首，正色受屠，两河闻风，再固危壁，首立殊节，到今称之。其子源，有曾、闵之行，可贯于神明；有巢、由之风，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无营，五十余载。夫褒忠可以劝臣节，旌孝可以激人伦，尚义可以警浇浮，敬老可以厚风俗。举兹四者，大儆于时。是用擢自衡门，立于文陛，处以谏职，冀闻谠言，仍加印绂，式示光宠。可守左谏议大夫，赐绯鱼袋。仍敕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谕遣发。

穆宗寻令中使赍手诏、绯袍、牙笏、绢二百匹，往洛阳惠林寺宣赐。源受诏，对中使苦陈疾甚年高，不能趋拜，附表谢恩，其官告服色绢，皆辞不受。竟卒于寺。

彭，以一子官累历州县令长。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让、景庄、景温，自元和后，相继以进士登第。

景让，太和中为尚书郎，出为商州刺史。开成二年，入朝为中书舍人。二年十月，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四年，入为礼部侍郎。五年，选贡士李蔚，后至宰相；杨知退为尚书。大中朝，为襄州刺史、山南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十一年，转御史大夫。

景让有大志，事亲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为大夫时，宣宗舅郑光卒，诏赠司徒，罢朝三日。景让曰："国舅虽亲，朝典有素，无容过越。"乃上言曰：

郑光是陛下亲舅，外族之爱，诚轸圣心，况皇太后哀切之时，理合加等，而赐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国，允谓合宜。今以辍朝之数，比于亲王公主，则前例所无。纵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礼，所以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则深，于宗属则薄。所以先王制礼，割爱厚亲，士庶犹然，况当万乘！亲王公主，宗属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据《开元礼》，外祖父母及亲舅丧服，小功五月，若亲伯叔亲兄弟即服齐缞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于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汉有吕氏之侈，几灭刘氏；国朝有则天之篡，殆革唐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渐也。今郑光辍朝日数，与亲王公主同，设使陛下速改诏命，辍朝一日或两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礼无僭，使四方见陛下钦明之德，青史传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

臣愚不肖，谬窃恩私，实愿陛下处于尧、舜之上，羲、轩之列，所以甘心鼎镬，伏进危言！

优诏报之，乃罢两日。景让复为吏部尚书，卒，谥曰孝。

景温，登第后践历台阁。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景庄，亦至达官。

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进位卫尉卿，仍兼行军司马，使如故。及加银青光禄大夫，带上柱国，因入奏称旨，特加赐赍。介然乘间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贵。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玄宗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介然拜谢而出，仍赐绢五百匹，令宴集闾里，以宠异之。本乡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荐为少府监。

安禄山将犯河洛，以介然为河南防御使，令守陈留。陈留水陆所凑，邑居万家，而素不习战。介然至任数日，贼已渡河。虽率兵登城，兼守要害，虏骑十万，所过杀戮，烟尘亘天，弥漫数十里。介然之众，闻吹角鼓噪之声，授甲不得，气已夺矣，故至覆败。

初，玄宗以禄山起逆，于河南要路悬榜以购其首，又谕已杀其子庆宗等。禄山入陈留北郭，安庆绪见榜，白于禄山。禄山于舆中两手抚胸，大哭数声，曰："我有何罪，已杀我兒？"便纵凶毒。前有陈留兵将降者向万人，行列于路，禄山命其牙将杀戮皆尽，流血如川。乃斩介然于军门，禄山气乃稍解。顿军于陈留郭下，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镇之。十五载，玄宗赠介然工部尚书，与一子五品官。

崔无诐者，京兆长安人也。本博陵旧族。父从礼，中宗韦庶人之舅，景龙中卫尉卿。时中书令、鄮国公萧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顾，敕亡先女冥婚韦庶人亡弟。无诐婚至忠女，后为女家，中宗为兒家，供拟甚厚，时人为之语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妇。"及韦庶人败，至忠女亦死，无诐坐累久贬在外。

开元中，为益州司马。会杨国忠为新都尉，与之欢甚，国忠因事引用之，累转陕郡太守、少府监、荥阳郡太守。安禄山率众南向，无诐召募拒之。及贼陷陈留郡后，凶威转盛，戈矛鼓角，惊骇城邑，两宿及荥阳。乘城自坠如雨，故无诐及官吏，尽为贼所虏。贼以其将武令珣镇之。

卢奕，黄门监怀慎之少子也。与其兄奂齐名。大腹丰下，眉目疏朗。谨愿寡欲，不尚舆马，克己自励。开元中，任京兆司录参军。天宝初，为鄠县令、兵部郎中。所历有声，皆如奂之所治也。天宝八载，转给事中。十一载，为御史中丞。始怀慎及奂并为中丞，父子三继，清节不易，时人美之。奕留台东都，又分知东都武部选事。

十四载，安禄山犯东都，人吏奔散；奕在台独居，为贼所执，与李憕同见害。玄宗闻而愍之，赠兵部尚书。太常议谥，博士独孤及议曰：

卢奕刚毅朴忠，直方而清，励精吏事，所居可纪。天宝十四载，洛阳陷没。于时东京人士，狼狈鹿骇，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争脱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饮盗泉。奕独正身守位义不去，以死全节誓不辱。势窘力屈，以朝服就执，犹慷慨感愤，数贼枭獍之罪。观者股栗，奕不变其色，而北面辞君，然后受害。

虽古烈士，方之者鲜矣！

或曰：“洛阳之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师败将奔，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谁怼？”及以为不然。勇者御而忠者守，必社稷是卫，则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于忠何有？昔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仲由结缨于卫，食焉不避其难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躯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礼而后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于事无补，夫岂爱死而贾祸也！以为死轻于义，故蹈义而捐生。古史书之，使事君者劝。然则禄山之乱，大于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于玄冥之官。分命所系，不啻于保姆；逆党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时也，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岂不以师可亏，免不可苟，身可杀，节不可夺。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哉！

谨按谥法，图国忘身曰“贞”，秉德遵业曰“烈”。奕执宪戎马之间，志籓王室，可谓图国；国危不能拯，而继之以死，可谓忘身；历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节不挠，去之若始至，可谓秉德；先黄门以直道佐时，奕嗣之以忠纯，可谓遵业。请谥曰“贞烈”。

从之。

蒋清者，故吏部侍郎钦绪之子。举明经，调补太子校书郎、巩县丞，卢奕留之宪府。清与诸兄溢、演、沇，知名于时。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颜杲卿，琅邪临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齐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齐亡入周，始家关内，遂为长安人焉。曾伯祖师古，贞观中秘书监，自有传。曾祖勤礼，崇文馆学士。祖甫，曹王侍读。父元孙，垂拱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刘奇榜其词策，文瑰俊拔，多士耸观。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杲卿以廕受官，性刚直，有吏干。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振举纲目，政称第一。天宝十四载，摄常山太守。时安禄山为河北、河东采访使，常山在其部内。其年十一月，禄山举范阳之兵诣阙。十二月十二日，陷东都。杲卿忠诚感发，惧贼遂寇潼关，即危宗社。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初闻禄山逆谋，阴养死士，招怀豪右，为拒贼之计。至是遣使告杲卿，相与起义兵，掎角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杲卿乃与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前内丘丞张通幽等，谋开土门以背之。时禄山

遣蒋钦凑、高邈率众五千守土门。杲卿欲诛钦凑，开土门之路。时钦凑军隶常山郡，属钦凑遣高邈往幽州未还，杲卿遣吏召钦凑至郡计事。是月二十二日夜，钦凑至，舍之于传舍。会饮既醉，令袁履谦与参军冯虔、县尉李栖默、手力翟万德等杀钦凑。中夜，履谦以钦凑首见杲卿，相与垂泣，喜事交济也。是夜，稾城尉崔安石报高邈还至蒲城，即令冯虔、翟万德与安石往图之。诘朝，高邈之骑从数人至稾城驿，安石皆杀之。俄而邈至，安石绐之曰："太守备酒乐于传舍。"邈方据□下马，冯虔等擒而絷之。是日，贼将何千年自东都来赵郡，冯虔、万德伏兵于醴泉驿，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缚二贼将还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贾深、张通幽、翟万德，函钦凑之首，械二贼，送于京师。

至太原，节度使王承业留泉明、贾深等，寝杲卿之表。承业自上表献之，以为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业大将军，牙官获赏者百数。玄宗寻知杲卿之功，乃加卫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谦为常山太守，贾深为司马。

杲卿既斩贼将，收兵练卒，乃檄告河北郡县，言朝廷以荣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哥舒翰为副，统众三十万，即出土门。郡县闻之，皆杀贼守将，远近响应，时十五郡皆为国家所守。时安禄山遣使传李忄妻、卢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杀贼使，收藏忄妻等首。清池尉贾载亦斩伪署景城守刘玄道，传首于平原。饶阳郡守卢全诚亦据郡举兵，会于真卿。时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众而西，已至陕，闻河北有变而还，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众渡河。

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众寡不敌，御备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谦为贼所执，送于东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诸郡，鄴、广平、钜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复为贼守。禄山见杲卿，面责之曰："汝昨自范阳户曹，我奏为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摄常山太守，负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报曰："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纵受汝奏署，复合从汝反乎！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窃恩宠，致身及此，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甚，令缚于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至气绝，大骂不息。

是日杲卿幼子诞、侄诩及袁履谦，皆被先截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喷其面，因加割脔，路人见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之师自土门东下，复收常山郡。杲卿、履谦等妻女数百人，系之狱中，光弼破械出之，令行丧服，给遣周厚。

至德二年冬，广平王收复两京，史思明以河朔归国。时真卿为蒲州刺史，乃令泉明于河北求访血属。杲卿妹先适故榆次令张景儋，妹女流落贼中，泉明一女亦落贼中，俱索购钱三万。泉明悉索所费，购姑女而还，比复纳购，己女遂失。而袁履谦已下，父之将吏妻子奴隶三百余人，转徙贼中，穷窘无告。泉明悉以归蒲州，真卿赡给久之，随其所诣而资送之。泉明求其父尸于东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时，先断一足，与履谦同坎瘗之。及发瘗得尸，果无一足，即日与履谦之尸，各为一柩，扶护还长安。初，履谦妻疑夫柩殓衣俭薄，发棺视之，一与杲卿等，履谦妻号踊感叹，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义如此。

乾元元年五月，诏曰："故卫尉卿、兼御史中丞、恆州刺史颜杲卿，任彼专城，志枭狂虏，艰难之际，忠义在心。愤群凶而慷慨，临大节而奋发，遂擒元恶，成此茂勋。属胡虏凭陵，流毒方炽，孤城力屈，见陷寇仇，身殁名存，实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验之于临难；臣之报国，义存于捐躯。嘉其死节之诚，未备饰终之礼，可赠太子太保。"

薛愿，河东汾阴人。父縚，礼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县主。女弟为废太子瑛妃。愿坐宫废贬官。禄山之乱，南阳节度使鲁炅奏用愿为颍川太守、本郡防御使。时贼已陷陈留、荥阳、汝南等郡，方围南阳。颍川当其来往之路，愿与防御副使庞坚同力固守，城中储蓄无素，兵卒单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愿、坚俱被执，送于东都，将支解之。或说禄山曰："薛愿、庞坚，义士也。人各为其主，屠之不祥。"乃系于洛水之滨，属苦寒，一夕冻死。

坚，武德功臣玉之玄孙。初娶邠王守礼女建宁县主。鲁炅奏为颍川郡长史，兼防御副使。

张巡，蒲州河东人。兄晓，开元中监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聪悟有才干，举进士，三以书判拔萃入等。天宝中，调授清河令。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

禄山之乱，巡为真源令。说谯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为拒贼之势。时吴王祗为灵昌太守，奉诏纠率河南诸郡，练兵以拒逆党，济南太守李随副之。巡与单父尉贾贲各召募豪杰，同为义举。

时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贼，民吏百余人不从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将斩之。会贼来攻城，潮遽出斗，而反接者自解其缚，闭城门拒潮召贲。贲与巡引众入雍丘，杀潮妻子，婴城守备。吴王祗承制授贲监察御史。数日，贼来攻城，贲出斗而死，巡乃合贲之众城守。令狐潮引贼将李廷望攻围累月，贼伤夷大半。禄山乃于雍丘北置杞州，筑城垒以绝饷路，自是内外隔绝。又相持累月，贼锋转炽，城中益困。

时许远为睢阳守，与城父令姚摐同守睢阳城，贼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许叔冀守灵昌，薛愿守颍川，许远守睢阳，皆城孤无援。愿守一年而城陷，督冀一年而自拔，独睢阳坚守。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丘小邑，储备不足，大寇临之，必难保守，乃列卒结阵诈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闻而壮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城中之人，分当饵贼。但睢阳既拔，即及临淮，皮毛相依，理须援助。霁云所以冒贼锋刃，匍匐乞师，谓大夫深念危亡，言发响应，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十月，城陷。巡与姚摐、南霁云、许远，皆为贼所执。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将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谓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巡大骂曰："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义其言，将礼之，左右曰："此人守义，必不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与姚摐、霁云同被害，唯许远执送洛阳。

姚摐者，浡州平陆人，故相梁国公崇之侄孙。父弇，开元初历处州

刺史。摐性豪荡，好饮谑，善丝竹。历寿安尉、城父令，与张巡素相亲善。以守睢阳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检校尚书侍郎。

贾贲者，故阆州刺史璿之子也。

许远者，杭州盐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阳公敬宗，龙朔中宰相，自有传。远清干，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慕其门，欲以子妻之。远辞，兼琼怒，积他事中伤，贬为高要尉。后遇赦得还。

禄山之乱，不次拔将帅，或荐远素练戎事。玄宗召见，拜睢阳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御使。及贼将尹子奇攻围，远与张巡、姚摐婴城拒守经年，外救不至，兵粮俱尽而城陷。尹子奇执送洛阳，与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庆绪败，渡河北走，使严庄皆害之。

初，贺兰进明与房琯素不相叶。及琯为宰相，进明时为御史大夫。琯奏用进明为彭城太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复用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进明。虢王巨受代之时，尽将部曲而行，所留者拣退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不堪扞贼。叔冀恃部下精锐，又名位等于进明，自谓匹敌，不受进明节制。故南霁云之乞师，进明不敢分兵，惧叔冀见袭。两相观望，坐视危亡，致河南郡邑为墟，由执政之乖经制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长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碛西募人，累以戎勋，官至安西副都让。天宝十一载，授御史中丞。十二载，兼北庭都让，充安西北庭节度使。突厥首领阿布思先率众内附，隶朔方军，玄宗赐姓名曰李献忠。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用献忠为副将。后有诏移献忠部落隶幽州，献忠素与禄山有隙，惧不奉诏，乃叛归碛北，数为边患。玄宗愤之，命千里将兵讨之。

十二载十一月，千里兵至碛西，以书喻葛禄，令其相应。献忠势穷，归葛禄部。葛禄缚献忠并其妻子及帐下数千人，送之千里，飞表献捷，天子壮之。十三载三月，千里献俘于勤政楼，斩之于硃雀街，以功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仍留佐羽林军。禄山之乱，诏千里于河东召募，充河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

十五载正月，迁上党郡长史、特进，摄御史中丞，以兵守上党。贼来攻城，屡为千里所败，以功累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兼御史大

夫。

至德二年九月，贼将蔡希德围城，数以轻骑挑战。千里恃其骁果，开悬门，率百骑，欲生擒希德。劲骑搏之，垂将擒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敛骑而退，桥坏坠坑，反为希德所执。仰首告诸骑曰："非吾战之过，此天也！为我报诸将士，乍可失帅，不可失城。"军人闻之泣下，昼夜严兵城守，贼竟不能拔。千里至东都，安庆绪舍之，伪署特进，囚之客省。及庆绪败走，为严庄所害。

其年十二月，上御丹凤楼大赦，节文曰："忠臣事君，有死无贰；烈士徇义，虽殁如存。其李忄妻、卢奕、袁履谦、张巡、许远、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优恤。"自是赦恩，无不该于节义，而程千里终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

袁光庭者，河西戍将，天宝末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邵真者，恆州节度使李宝臣之判官也。累加检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专掌文翰，宝臣深所信任。宝臣死，其子惟岳擅领父众。李正己、田悦遣人说惟岳同叛，真泣谏曰："先公位兼将相，受国厚恩，大夫缟绖之中，遽欲违命，同邻道之恶，违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悦与我密迩，绝之又恐速祸；正己稍远，绝之易耳。但令悦使还报，请徐思其宜；执正己使送京师，因请致讨，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节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将发，孔目吏胡震谓惟岳曰："此事非细，请与将吏会议。"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亲好，二十余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执其来使，送于京师，大善。脱未为朝廷所信，正己兵强，忽来袭城，孤军无援，何以敌之？不若仍旧勿绝，徐观其变。"惟岳又从之。真又劝惟岳遣其弟惟简入朝，仍遣军吏薛广嗣诣河东节度马燧军求保荐。田悦屯兵束鹿，闻其谋，遣人谓惟岳曰："邵真惑乱军政，必速杀之。不然，吾且讨其罪矣。"惟岳惧，遂杀真。朝廷闻而嘉之，赠户部尚书。

符璘者，田悦之将。初，马燧、李抱真、李芃等破田悦于洹水，燧等进屯魏州。时悦与李纳会于濮阳，因请助兵，纳分麾下数千人随之。至是纳为河南诸军所逼，自濮阳奔归濮州，征兵于悦，悦遣璘将三百骑护送之。纳兵既归，遂悉其众降于燧。迁璘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

封义阳郡王，实封一百户。

璘父令奇，初为悦部将，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于燧。悦怒，执令奇，令奇大呼慢骂之，悦族其家。赠令奇户部尚书。

赵晔，字云卿，邓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贞观中，主客员外郎德言曾孙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

晔志学，善属文。开元中，举进士，连擢科第，补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评事，贬北阳尉，移雷泽、河东二丞。河东采访使韦陟以晔履操清直，颇推敬之，表为宾僚。陟罢，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时有京兆韦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贼军遇害，韦被逆贼没入为婢。江西观察使韦儇，族兄弟也。晔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晔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复东都，晔以家财资给，而访其亲属归之，识者咸重焉。

乾元初，三司议罪，贬晋江尉。数年，改录事参军。征拜左补阙，未至。福建观察使李承昭奏为判官，授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试司议郎、兼殿中侍御史。入为膳部、比部二员外，膳部、仓部二郎中，秘书少监。

晔性孝悌，敦重交友，虽经艰危，不改其操。少时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同志友善，故天宝中语曰："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重行义，敦交道也。而晔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经贬谪，蹇蹶备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常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殁，服名检者为之叹息。建中四年冬，泾原兵叛，晔窜于山谷。寻以疾终，追赠华州刺史。

子宗儒，别有传。

石演芬，本西城胡人也。以武勇为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锋都将。时怀光军屯三桥，将与硃泚通谋。演芬乃使门客郜成义密疏，具言怀光无状，请罢其总统。成义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怀光子琟，琟密告其父。怀光乃召演芬责之曰："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对曰："天子以公为腹心，公上负天子，安可责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异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为贼。死，常分也！"怀光使左右脔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

死。”乃以刀断其颈。德宗追思义烈，赠兵部尚书，仍赐钱三百千。又捕得郜成义于朔方，戮之。

先是，诏赐怀光铁券。怀光奉诏倨慢，左都将张名振大呼军门曰：“太尉见贼不击，天使到不迎，固将反耶！且安史两贼，仆固怀恩，今皆族灭，公欲何为？是资忠义之士立功勋耳！”怀光闻之，召谓曰：“我不反，为贼强盛，须蓄锐俟时耳。”无几，怀光引军入咸阳，名振曰：“公乃言不反，今此来何也？何不急攻硃泚，收复京城，以图富贵？”怀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杀之。

张伾，建中初，以泽潞将镇临洺。田悦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战，严设守备，婴城拒守，贼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伤，粮储渐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于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伾之家无尺寸物与公等，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卖之，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大哭，曰：“誓为将军死战，幸无虑也！”会马燧与太原之师至，与众合击悦于城下，大败之。伾乘势出战，士卒无不一当百。围解，以功迁泗州刺史。在州十余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诏未至，病卒。贞元二十一年，赠尚书右仆射。

有子重政，军吏欲立为郡将，重政母徐氏固拒不从。诏曰：“前昭义军泗州行营衙前兵马使、大中大夫、试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张重政，门有勋力，惟推义勇。夙闻克家之美，常称抚众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诱以奇计，俾执军麾。而重政与其母兄，号泣固拒，遂全恳愿，奔告元戎，不为利回，成其先志。于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军政乂安，行义昭著。念兹名节，感叹良深，宜洽恩荣，俾弘激劝。礼无避于金革，理当由于权夺，戎章宪府，式示兼崇。可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节度使与要职事任使。”

又诏曰：“张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阀，行表柔明，怀正家之美，有择邻之识。顷当变故，曾不诡随，保其门宗，训成忠孝，虽图史所载，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奖用，特彰母仪之德，俾崇封国之荣。可封鲁国太夫人。”

甄济，字孟成，中山无极人，家于卫州。少孤，天宝中隐居卫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约不畋渔。采访使安禄山表荐之，授试大理评事，充范阳郡节度掌记。

天宝末，安禄山有异志，谋以智免。卫县令齐□诚信可托，乃求使至卫，具以诚告。弟忄妻密求羊血以为备，至夜，伪呕血疾不能支，遂舁归。及禄山反，使伪节度使蔡希德领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来召，察济诈不起，即就戮之。济以左手书云："去不得！"李掞持刀而前，济引首以待，希德歔欷嗟叹之，曰："李掞退。"以实病报禄山。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舁至东都安国观。经月余，代宗收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乃送上都。肃宗馆之于三司使，令受伪命官瞻望，以愧其心。授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宝应初，拜刑部员外郎。魏少游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终于襄州。

元和中，襄州节度使袁滋奏其节行，诏曰："符风树节，谓之立名；殁加褒赠，所以诱善。故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尝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坚贞之正性，不履危机；睹逆乱之潜萌，不从胁污。义声可传于竹帛，显赠未贲于松楸。籓方所陈，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奖忠魂。可赠秘书少监。"

刘敦儒，开元朝史官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仆使，不胜其苦，皆逃遁他处，唯敦儒侍养不息，体常流血。及母亡，居丧毁瘠骨立，洛中谓之刘孝子。

元和中，东都留守权德舆具奏其至行，诏曰："孝子刘敦儒，生于儒门，禀此至性。王祥笃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参养志，积岁年而罔怠。用弘劝奖，而服官常，分曹洛师，俾遂私志。可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

高沐，渤海人。父凭，从事于宣武军，知曹州事。李灵曜作乱，凭密遣使奏贼中事状，诏除曹州刺史。无何，李正己盗有曹、濮，凭遂陷于贼，数年卒。

沐，贞元中进士及第。以家族在郓，李师古置为判官。居数年，师道擅袭，每谋不顺，沐与同列郭昈、李公度等，必广引古今成败谕之，前后说师道为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皆为师道信用，乘间相与涕泣于师道前曰："文会等血诚忧尚书家事，反为高沐辈所嫉。尚书奈何不惜十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复日夜谗构，由是渐见疑忌，令沐知莱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逼邸吏密报师道云："高沐潜有诚款至朝廷矣！"师道大怒，李文会从而构成之。沐遂遇害于迁所，而囚郭昈于莱州，其血属皆徙远地。

及淮西平，师道渐惧。李公度与其将李英昙乘其惧也，说师道献三州及入质长子。初，甚然之，中悔，将杀公度。贾直言闻之，谓师道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又杀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又有崔承宠、杨偕、陈佑、崔清，皆以仗顺为贼所恶，李文会呼为高沐之党。沐遇害，承宠等同被囚放。郭昈名亚于沐，虽不死，备尝困辱矣。及刘悟平贼，遽召李公度，执手歔欷。既除滑州节度，首辟昈及公度为从事。

元和十四年四月，诏曰：

图难忘死，为臣之峻节；显忠旌善，有国之令猷。日者妖竖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凶威，潜输忠款。讽其不庭之咎，将冀革心；数其煮海之饶，聿求利国。伏奏必陈于逆节，漏师常破其阴谋。竟以盗憎，遂死王事，殁而不朽，风声凛然。式表漏泉之泽，且彰劲草之节。可赠吏部尚书。仍委马总访其遗骸，以礼收葬，优恤其家。若有子孙，具名闻奏。

贾直言者，父道冲，以伎术得罪，贬之，赐鸩于路。直言伪令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祇，伺使者视稍怠，即取其鸩以饮，遂迷仆而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复苏。代宗闻之，减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蹙。后从事于李师道。师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说者二，舆榇说者一。师道讫不从。及刘悟斩师道，节制郑滑，得直言于禁锢之间，又嘉其所为，因奏置幕中。后迁于潞，亦与之俱行。悟纤微乖失，直言必尽理箴规，以是美誉日闻于朝。穆宗以谏议大夫征之，悟拜章乞留，复授检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义军行军司马。悟用其言，终身不亏臣节。后历太子宾客。太和九年三月卒，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

庾敬休，字顺之，其先南阳新野人。祖光烈，与仲弟光先，禄山迫以伪官，皆潜伏奔窜。光烈为大理少卿，光先为吏部侍郎。父河，当贼泚盗据宫阙，与季弟倬逃窜山谷。河终兵部郎中。

敬休举进士，以宏词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贤校理。迁右拾遗、集贤学士。历右补阙，称职，转起居舍人，俄迁礼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迁礼部郎中，罢职归官。又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丁忧，服阕，改工部侍郎，权知吏部选事，迁吏部侍郎。

上将立鲁王为太子，慎选师傅，改工部侍郎，兼鲁王傅。奏："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

上都召商人便换。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官李濆专往与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续具奏闻。”从之。又奏：“两川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粜两川阙官职田禄米，以救贫人。”从之。再为尚书左丞。太和九年三月，卒于家。

敬休姿容温雅，襟抱夷旷，不饮酒茹荤，不迩声色。著《谕善录》七卷。赠吏部尚书。

辛谠，故太原尹云京之孙，寿州刺史晦之犹子也。性慷慨，重然诺，专务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进，有济时匡难之志。

咸通十年，庞勋乱徐泗。时杜慆守泗州，贼以郡当江淮要害，极力攻之。时两淮郡县皆陷。慆守临淮久之，援军虽集，贼未解围。时谠寓居广陵，乃仗剑拏小艇趋泗口，贯城栅入城见慆。慆素闻有义而不相面，喜谠至，握手谢曰：“判官李延枢方话子为人，何遽至耶？吾无忧矣！”时贼三面攻城，王师结垒于洪源驿。相顾不前。谠夜以小舟穿贼垒至洪源驿。见监军郭厚本，论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将王公弁谓厚本曰：“贼众我寡，无宜轻举，当俟可行。”谠坐中拔剑瞋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诏赴援，而逗留不进，更欲何为？不唯有负国恩，丈夫气义，亦宜感发！假如临淮陷贼，淮南即是寇场，公何独存耶！”即欲挥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谠望泗州大哭经日，帐下为之流涕。厚本义其心，选勇士三百，随谠入泗州。夜半斩贼栅，大呼，由水门而入，贼军大骇。既知援兵入，贼乃退舍，人心遂固。

浙西观察使杜审权遣大将翟行约率军三千赴援，屯莲塘驿。慆欲遣人劳之，将吏皆惮其行。谠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难相赴，安得令使者无言而还！”即赍慆书币，犒其使。淮南大将李湘率师五千来援，贼诈降，败于淮口，湘与郭厚本皆为贼所执，自是无援。贼并兵急攻，以铁锁断淮流，梯冲云合，凡周七月，昼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寝寐，面目生疮，军储渐少，分食稀粥。赖谠犯难仗义，求救于淮北诸军。既而马举以大军至，贼解围而去。

谠无子，犹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广陵。每出城，则书二姓名，谓慆曰：“志之，得嗣为幸。”慆益感之。贼平，授谠泗州团练判官、侍御

史。慆迁郑滑节度，谠亦从之，为宾佐。慆卒，乃退归江东，以隐居为事。

赞曰：兽解触邪，草能指佞。烈士徇义，见危致命。国有忠臣，亡而复存。何以丧邦？奸邪受恩。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张志宽刘君良 宋兴贵张公艺附王君操 周智寿智爽许坦王少玄附赵弘智陈集原元让裴敬彝裴守真 子子余李日知崔沔陆南金 弟赵璧张琇 兄瑝梁文贞李处恭 张义贞吕元简附崔衍丁公著罗让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夫善于父母，必能隐身锡类，仁惠逮于胤嗣矣；善于兄弟，必能因心广济，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虽蛮貊犹行焉，虽窘迫犹亨焉！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传《孝友传》，多录当时旌表之士，人或微细，非众所闻，事出闾里，又难详究。今录衣冠盛德，众所知者，以为称首。至于州县荐饰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劝世者，亦载之。

李知本，赵州元氏人，后魏洛州刺史灵六世孙也。父孝端，隋获嘉丞。初，孝端与族弟太冲，俱有世阀，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为劣。乡族为之语，曰："太冲无兄，孝端无弟。"知本颇涉经史，事亲至孝，与弟知隐甚称雍睦。子孙百余口，财物僮仆，纤毫无间。隋末，盗贼过其闾而不入，因相让曰："无犯义门。"同时避难者五百余家，皆赖而获免。

知本贞观初官至夏津令，知隐至伊阙丞。知本孙瑱，开元中为给事中、扬州刺史。知隐孙颙，有文词，亦历给事中、太常少卿。从祖兄弟，凡为给事者四人。

张志宽，蒲州安邑人。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里所称。贼帅王君廓屡为寇掠，闻其名，独不犯其闾，邻里赖之而免者百余家。后为里正，诣县称母疾，急求归。县令问其状，对曰："母尝有所苦，志宽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辞也！"系之于狱。驰验其母，竟如所言。令异之，慰喻遣去。

及丁母忧，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手植松柏千余株。高祖闻之，遣使就吊，授员外散骑常侍，赐物四十段，表其门闾。

刘君良，瀛州饶阳人也。累代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大业末，天下饥馑，君良妻劝其分析，乃窃取庭树上鸟刍□，交置诸巢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

乱，争斗之秋，禽鸟尚不能相容，况于人乎！”君良从之。分别后月余，方知其计。中夜，遂揽妻发大呼曰：“此即破家贼耳！”召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弃其妻，更与诸兄弟同居处，情契如初。

属盗起，闾里依之为堡者数百家，因名为义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别驾杨弘业造其第，见有六院，唯一饲，子弟数十人，皆有礼节，咨嗟而去。贞观六年，诏加旌表。

又有宋兴贵者，雍州万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养，至兴贵已四从矣。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诏曰：

人禀五常，仁义为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皆尚于斯。叔世浇讹，人多伪薄，修身克己，事资诱劝。朕恭膺灵命，抚临四海，愍兹弊俗，方思迁导。宋兴贵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兴贵寻卒。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王君操，莱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斗竞，因被殴杀。君操时年六岁，其母刘氏告县收捕，君则弃家亡命，追访数年弗获。贞观初，君则自以世代迁革，不虑国刑，又见君操孤微，谓其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

周智寿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寿及弟智爽乃候安吉于途，击杀之。兄弟相率归罪于县，争为谋首，官司经数年不能决。乡人或证智爽先谋，竟伏诛。临刑神色自若，顾谓市人曰：“父仇已报，死亦何恨！”智寿顿绝衢路，流血遍体。又收智爽尸，舐取智爽

血，食之皆尽，见者莫不伤焉。

豫州人许坦，年十岁余，父入山采药，为猛兽所噬，即号叫以杖击之，兽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闻而谓侍臣曰："坦虽幼童，遂能致命救亲，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赐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于郡西为乱兵所害。少玄遗腹生，年十余岁，问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时白骨蔽野，无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渗入焉。"少玄乃刺其体以试之。凡经旬日，竟获父骸以葬。尽体病疮，历年方愈。贞观中，本州闻荐，拜除王府参军。

赵弘智，洛州新安人。后魏车骑大将军肃孙。父玄轨，隋陕州刺史。弘智早丧母，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史记》、《汉书》。隋大业中，为司隶从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应诏举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预修《六代史》。

初，与秘书丞令狐德棻、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转太子舍人。贞观中，累迁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以疾出为莱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于事父，所得俸禄，皆送于兄处。及兄亡，哀毁过礼。事寡嫂甚谨，抚孤侄以慈爱称。稍迁太子右庶子。及宫废，坐除名。寻起为光州刺史。

永徽初，累转陈王师。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者，并预讲筵。弘智演暢微言，备陈五孝。学士等难问相继，弘智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习睹。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为大也。"顾谓弘智："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逮。"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颛愚，愿以此言奏献。"帝甚悦，赐彩绢二百匹、名马一匹。寻迁国子祭酒，仍为崇贤馆学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谥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陈集原，泷州开阳人也。代为岭表酋长。父龙树，钦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才有疾，即终日不食。永徽中，丧父，呕血数升，枕服苫庐，悲感行路。资财田宅及僮仆三十余人，并以让兄弟。则天时，官至左豹韬卫将军。

元让，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

膳，承侍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余年。及母终，庐于墓侧，蓬发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

咸亨中，孝敬监国，下令表其门闾。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让孝悌殊异，擢拜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后以岁满还乡里。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让决焉。圣历中，中宗居春宫，召拜太子司议郎。及谒见，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兒。"寻卒。

裴敬彝，绛州闻喜人也。曾祖子通，隋开皇中太中大夫。母终，庐于墓侧，哭泣无节，目遂丧明。俄有白鸟巢于坟树。子通弟兄八人，复以友悌著名，诏旌表其门，乡人至今称为"义门裴氏"。

敬彝少聪敏，七岁解属文。性又端谨，宗族咸重之，号为"甘露顶"。年十四，侍御史唐临为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时为内黄令，为部人所讼，敬彝诣临论其冤。临大奇之，因令作词赋。智周事得释，特表荐敬彝，补陈王府典签。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泣涕不食，谓所亲曰："大人每有痛处，吾即辄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得无戚乎？"遂请急还，倍道言归。果闻父丧，羸毁逾礼。事母复以孝闻。

乾封初，累转监察御史。时母病，有医人许仁则，足疾不能乘马，敬彝每肩舆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诏赠以缣帛，仍官造灵舆。服阕，拜著作郎，兼修国史。仪凤中，自中书舍人历吏部侍郎、左庶子。则天临朝，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寻卒。

裴守真，绛州稷山人也。后魏冀州刺史叔业六世孙也。父慎，大业中为淮南郡司户。属郡人杨琳、田瓒据郡作乱，尽杀官吏。以慎素有仁政，相诫不许惊害，仍令人护送慎及妻子还乡。贞观中，官至酇令。

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终，哀毁骨立，殆不胜丧。复事寡姊及兄甚谨，闺门礼则，士友所推。初举进士，及应八科举，累转乾封尉，属永淳初关中大饥，守真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无倦色。寻授太常博士。

守真尤善礼仪之学，当时以为称职。高宗时封嵩山，诏礼官议射牲之事，守真奏曰：

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

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封禅祀礼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鸾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鸾驾至时，宰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不可行。

又《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

窃唯二舞肇兴，讴吟攸属，赞九功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甄陶化育，莫匪神功，岂于乐舞，别申严敬。臣等详议，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

时并从守真议。会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时无大行凶仪，守真与同时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讨论旧事创为之，当时称为得礼之中。

守真天授中为司府丞，则天特令推究诏狱，务存平恕，前后奏免数十家。由是不合旨，出为汴州司录，累转成州刺史。为政不务威刑，甚为人吏所爱。俄转宁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数千人。长安中卒。

子子余，事继母以孝闻。举明经，累补鄠县尉。时同列李朝隐、程行谌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

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子余与朝隐、行谌优劣，崇业曰："譬如春兰秋菊，俱不可废也。"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泾、岐二州有隋代蕃户子孙数千家，司农卿赵履温奏，悉没为官户奴婢，仍充赐口，以给贵幸。子余以为官户承恩，始为蕃户，又是子孙，不可抑之为贱，奏劾其事。时履温依附宗楚客等，与子余廷对曲直。子余词色不挠，履温等词屈，从子余奏为定。

开元初，累迁冀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称之。又为岐王府长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十四年卒，谥曰孝。子余居官清俭，友爱诸兄弟。

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卫尉卿；耀卿，别有传。

李日知，郑州荥阳人也。举进士。天授中，累迁司刑丞。时用法严

急，日知独宽平，无冤滥。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请断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答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因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神龙初，为给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时母老，尝疾病，日知取急，调侍数日而鬓发变白。寻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妇邑号而卒，将葬发引，吏人赍告身而至，日知于路上即时殒绝，久之乃苏。左右皆哀恸，莫能仰视。巡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将闻其孝悌之迹，使求其状，日知辞让不报。服阕，累迁黄门侍郎。

时安乐公主池馆新成，中宗亲往临幸，从官皆预宴赋诗。日知独存规诫，其末章曰：“所愿暂思居者逸，莫使时称作者劳。”论者多之。

景云元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转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进拜侍中。先天元年，转刑部尚书，罢知政事。频乞骸骨，请致仕，许之。

初，日知将有陈请，而不与妻谋，归家而使左右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本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之日。”及归田园，不事产业，但葺构池亭，多引后进，与之谈宴。开元三年卒。

初，日知以官在权要，诸子弟年才总角，皆结婚名族，时议以为失礼之中。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费散田宅，仍列讼诸兄，家风替矣。

崔沔，京兆长安人，周陇州刺史士约玄孙也。自博陵徙关中，世为著姓。父皑，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沔淳谨，口无二言，事亲至孝，博学有文词。初应制举，对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则天令所司重试，沔所对策，又工于前，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转陆浑主簿。秩满调迁，吏部侍郎岑羲深赏重之，谓人曰：“此今之郄诜也。”特表荐擢为左补阙，累迁祠部员外郎。沔为人舒缓，讷于造次，当官正色，未尝挠沮。

睿宗时，征拜中书舍人。时沔母老疾在东都，沔不忍舍之，固请闲官，以申侍养，由是改为虞部郎中。无何，检校御史中丞。时监察御史宋宣远，恃卢怀慎之亲，颇犯法，沔举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禄少卿彝，留司东都，颇通宾客，广纳贿赂，沔又将按验其事。姚、卢时在政事，

遽荐沔有史才，转为著作郎，其实去权也。

开元七年，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毁逾礼，常于庐前受吊，宾客未尝至于灵座之室，谓人曰："平生非至亲者，未尝升堂入谒，岂可以存亡而变其礼也。"中书令张说数称荐之。服阕，拜中书侍郎。或谓沔曰："今之中书，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虽是副贰，但署位而已，甚无事也。"沔曰："不然。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方为济理。岂可俯默偷安，而为怀禄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异同，张说颇不悦焉。寻出为魏州刺史，奏课第一，征还朝廷，分掌吏部十铨事。以清直，历秘书监、太子宾客。

二十四年，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每坐笾豆各十二。外祖服，请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请加至袒免。时又令百官详议可否。沔建议曰：

窃闻识礼乐之情者能作，达礼乐之文者能述。述作之义，圣贤所重；礼乐之本，古今所崇。变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谓变者，变其文也；所谓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兴，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严献。未有火化，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曲蘖，污樽抔饮，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作为酒醴，伏其牺牲，以致馨香，以极丰洁，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齐九献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测也；祭礼主敬，可备而不敢废也。是以血腥烂熟，玄樽牺象，靡不毕登于明荐矣！

然而荐贵于新，味不尚亵，虽则备物，犹存节制。故《礼》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备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此则节制之文也。铏俎、笾豆、簠簋、樽罍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咸与毛血玄酒同荐于先。晋中郎卢谌，近古之知礼、著《家祭礼》者也。观其所荐，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礼经旧文。然则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祀明矣，是变礼文而通其情也！

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清庙时享，礼馔毕陈，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园寝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而珍味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割鲜择美，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

怠，勖增虔诚。其进贡珍羞，或时物鲜美，考诸祠典，无有漏落。皆详名目，编诸甲令，因宜而荐，以类相从。则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至于祭器，随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于□。□，古器也；和羹，时馔也。盛于铏。铏，时器也。亦有古馔而盛于时器，故毛血盛于盘，玄酒盛于樽。未有荐时馔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质而今文，便于事也。虽加笾豆十二，未足以尽天下美物，而措诸清庙，有兼倍之名，近于侈矣！鲁人丹桓宫之楹，又刻其桷，《春秋》书以“非礼”。御孙谏曰：“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纳诸恶，无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礼而崇侈于宗庙也。又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之流，出于清庙，是以贵俭”。由此观之，清庙之不尚于奢，旧矣。太常所请，恐未可行。

又按太常奏状：“今酌献酒爵，制度全小，仅未一合，执持甚难，不可全依古制，犹望稍须广大。”窃据礼文，有以小为贵者，献以爵，贵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礼，是有司之失其传也。固可随失厘正，无待议而后革。然礼失于敬，犹奢而宁俭，非大过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请兼详令式，据文而行。

又按太常奏状“外祖服请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请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请加至袒免”者。窃闻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圣人因之，然后制礼。礼教之设，本于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之义，理归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厌降，岂亡爱敬，宜存伦序。是以内有齐斩，外服皆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圣所志，后贤所传，其来久矣。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往修新礼，时改旧章，渐广《渭阳》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后，唐元之间，国命再移于外族矣。礼亡征兆，倘或斯见，天人之际，可不戒哉！

开元初，补阙卢履冰尝进状论丧服轻重，敕令佥议。于时群议纷挐，各安积习，太常礼部奏依旧定。陛下运稽古之明，特降别敕，一依古礼。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图异议，窃所未详。

时职方郎中韦述、户部郎中杨伯成、礼部员外郎杨冲昌、监门兵曹刘秩等，亦建议与沔相符。俄又令中书门下参详为定。于是宗庙之典，笾豆每座各加至六，亲姨、舅为小功，舅母加缌麻，堂姨至袒免，余依旧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礼经，朝廷每有疑议，皆取决焉。二十七年卒，时年六十七，赠礼部尚书。

陆南金，苏州吴郡人也。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隋末，为越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著作郎。时王世充将行篡夺，侗不平之，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廷文武，遂无烈者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宿心。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事颇泄，遂停士季侍读。

贞观初，为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寻卒。

南金初为奉礼郎。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罪，流岭表，逃归东都。时南金以母丧在家，崇道事急，假称吊宾，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纳焉。崇道俄为仇人所发，诏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获崇道，连引南金，旭遂绳以重法。

南金弟赵璧诣旭，自言藏崇道，请代兄死。南金固称："弟实自诬，身请当罪。"兄弟让死，旭怪而问其故。赵璧曰："兄是长嫡，又能干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遂列上状，上嘉其友义，并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

南金颇涉经史，言行修谨，左丞相张说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钦重之。累转库部员外郎，以疾，固辞不堪繁剧，转为太子洗马。卒，年五十余。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嶲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奏雪审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瑝虽年长，其发谋及手刃，皆琇为之。既杀万顷，系表于斧刃，自言报仇之状。便逃奔，将就江外，杀与万顷同谋构父罪者。行至汜水，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

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因谓九龄等曰："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谊议，故须

告示。”乃下敕曰：“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谊词，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瑝、琇既死，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并作疑□冢数所。其为时人所伤如此。

梁文贞，虢州阌乡人。少从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贞恨不获终养，乃穿圹为门，磴道出入，晨夕洒扫其中。结庐墓侧，未尝暂离。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问，但画字以对。其后山水冲断驿路，更于原上开道，经文贞墓前。由是行旅见之，远近莫不钦叹。有甘露降茔前树，白兔驯扰，乡人以为孝感所致。

开元初，县令崔季友刊石以纪之。十四年，刺史许景先奏：“文贞孝行绝伦，泣血庐墓，三十余年，请宣付史官。”是岁，御史大夫崔隐甫廷奏：“恆州鹿泉人李处恭、张义贞两家，祖父自国初已来，异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余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简，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马羊狗，皆异母共乳。请加旌表，仍编入史馆。”制皆许之。

崔衍，左丞伦之子。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衍时为富平尉，伦使于吐蕃，久方归，李氏衣弊衣以见伦。伦问其故，李氏称：“自伦使于蕃中，衍不给衣食。”伦大怒，召衍责诟，命仆隶拉于地，袒其背，将鞭之。衍涕泣，终不自陈。伦弟殷，闻之趋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钱，皆送嫂处，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给衣食！”伦怒乃解。由是伦遂不听李氏之谮。及伦卒，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

后历苏、虢二州刺史。虢居陕、华二州之间，而税重数倍。其青苗钱，华、陕之郊，亩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征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时裴延龄领度支，方务聚敛，乃绐衍以前后刺史无言者。衍又上陈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当邮传冲要，属岁不登，颇甚流离。旧额赋租，特望蠲减。臣伏见比来诸郡论百姓间事，患在长吏因循不为申请，不诣实，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谴者，未有言而获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抚疲民，臣所以不敢顾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

上干圣览。”帝以衍词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减虢州青苗钱。

迁宣歙池观察使，政务简便，人颇怀之。其所择从事，多得名流。时有位者待宾僚率轻傲，衍独加礼敬，幕中之士，后多显达。

贞元中，天下好进奉以结主恩，征求聚敛，州郡耗竭，韦皋、刘赞、裴肃为之首。赞死而衍代其位。衍虽不能骤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颇勤俭，府库盈溢。及穆赞代衍，宣州岁馑，遂以钱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贞元二十一年，诏加工部尚书。

丁公著，字平子，苏州吴郡人。祖衷，父绪，皆不仕。公著生三岁，丧所亲。七岁，见邻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请于父，绝粒奉道，冀其幽赞，父悯而从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学。年二十一，《五经》及第。明年，又通《开元礼》，授集贤校书郎。秩未终，归侍乡里，不应请辟。居父丧，躬负土成坟，哀毁之容，人为忧之，里闾闻风，皆敦孝悌。观察使薛华表其行，诏赐粟帛，旌其门闾。

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荐授太子文学，兼集贤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荐其行，即日授右补阙。迁集贤直学士，寻授水部员外郎，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著《皇太子及诸王训》十卷。转驾部员外，仍兼旧职。

穆宗即位，未及听政，召居禁中，询访朝典，以宰相许之。公著陈情，词意极切，超授给事中，赐紫金鱼袋。未几，迁工部侍郎，仍兼集贤殿学士，宠青宫之旧也。知吏部选事。公著知将欲大用，以疾辞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静为理。改尚书右丞，转兵部、吏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上以浙西灾寇，询求良帅，命检校户部尚书领之。诏赐米七万硕以赈给，浙民赖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请归乡里，未至而终，年六十四。赠右仆射，废朝一日。著《礼志》十卷。

公著清俭守道，每得一官，未尝不忧色满容。年四十四丧室，以至终身，无妓妾声乐之好。凶问至日，中外痛惜之。

罗让，字景宣。祖怀操。父珣，官至京兆尹。让少以文学知名，举进士，应诏对策高等，为咸阳尉。丁父忧，服除，尚衣麻茹菜，不从四方之辟者十余年。李献为淮南节度使，就其所居，请为从事。除监察御史，转殿中，历尚书郎、给事中，累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

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唯老母耳。”让惨然，焚其券书，以女奴归其母。入为散骑常侍。未几，除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赠礼部尚书。

子劭京，字子峻，进士擢第，又登科。让再从弟咏。咏子劭权，字昭衡，进士擢第。劭京、劭权知名于时，并历清贯。

赞曰：麒麟凤凰，飞走之类。唯孝与悌，亦为人瑞。表门赐爵，劝乃锡类。彼禽者枭，伤仁害义。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上

○徐文远陆德明曹宪 许淹李善公孙罗附欧阳询 子通硃子奢张士衡贾公彦 李玄植附张后胤盖文达 宗人文懿谷那律萧德言许叔牙 子子儒敬播刘伯庄 子之宏 秦景通 罗道琮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篆，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

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二年，诏曰：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互垂，节文不备。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尤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终古。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文，风流无歇。

惟兹二圣，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阙。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

至三年，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

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

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竟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

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以为《儒学篇》。

徐文远，洛州偃师人，陈司空孝嗣玄孙，其先自东海徙家焉。父彻，梁秘书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远。属江陵陷，被虏于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时有大儒沈重讲于太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先已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与议论，十余反，重甚叹服之。

文远方正纯厚，有儒者风。窦威、杨玄感、李密皆从其受学。开皇中，累迁太学博士。诏令往并州，为汉王谅讲《孝经》、《礼记》。及谅反，除名。大业初，礼部侍郎许善心举文远与包恺、褚徽、陆德明、鲁达为学官，遂擢授文远国子博士，恺等并为太学博士。时人称文远之《左氏》、褚徽之《礼》、鲁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文远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

后越王侗署为国子祭酒。时洛阳饥馑，文远出城樵采，为李密军所执。密令文远南面坐，备弟子礼北面拜之。文远曰："老夫畴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将军。时经兴替，倏焉已久。今将军属风云之际，为义众所归，权镇万物，威加四海，犹能屈体弘尊师之义，此将军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兹厚礼，安不尽言乎！但未审将军意耳！欲为伊、霍继绝扶倾，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乘危迫险，则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密顿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虚，匡奉国难。所以未朝见者，不测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报复冤耻，立功赎罪，然后凯旋，入拜天阙。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远曰："将军名臣之子，累显忠节，前受误于玄感，遂乃暂坠家声。行迷未远，而回车复路，终于忠孝，用康家国，天下之人，是所望于将军也。"密又顿首曰："敬闻命矣，请奉以周旋。"

及征化及还，而王世充已杀元文都等，权兵专制。密又问计于文远，答曰："王世充亦门人也，颇得识之。是人残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觐。"密

曰："尝谓先生儒者，不学军旅之事，今筹大计，殊有明略。"

及密败，复入东都，王世充给其廪食，而文远尽敬，见之先拜。或问曰："闻君踞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后王世充僭号，复以为国子博士。因出樵采，为罗士信获之，送于京师，复授国子博士。

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封东莞县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传音》三卷、《义疏》六十卷。孙有功，自有传。

陆德明，苏州吴人也。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陈大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参焉。国子祭酒徐克开讲，恃贵纵辨，众莫敢当；德明独与抗对，合朝赏叹。解褐始兴王国左常侍，迁国子助教。陈亡，归乡里。隋炀帝嗣位，以为秘书学士。大业中，广召经明之士，四方至者甚众。遣德明与鲁达、孔褒俱会门下省，共相交难，无出其右者。授国子助教。王世充僭号，封其子为汉王，署德明为师，就其家，将行束脩之礼。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卧东壁下。王世充子入，跪床前，对之遗痢，竟不与语。遂移病于成皋，杜绝人事。

王世充平，太宗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命中山王承乾从其受业。寻补太学博士。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

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寻卒。撰《经典释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

子敦信，龙朔中官至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

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

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

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许淹者，润州句容人也。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博物洽闻，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

李善者，扬州江都人。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明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乾封中，出为经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又撰《汉书辩惑》三十卷。载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孙罗，江都人也。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于代。

欧阳询，潭州临湘人，陈大司空頠之孙也。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

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

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赐帛二百段。

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

丁母忧，居丧过礼。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门外。直宿在省，则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尝启齿。归家必衣缞绖，号恸无恆。自武德已来，起复后而能哀戚合礼者，无与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彻之。

五迁，垂拱中至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书。二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为相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通与岑长倩固执以为不可，遂忤诸武意，为酷吏所陷，被诛。神龙初，追复官爵。

硃子奢，苏州吴人也。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隋大业中，直秘书学士。及天下大乱，辞职归乡里，寻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随伏威入朝，授国子助教。贞观初，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兵数年不解，新罗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员外散骑侍郎充使，喻可以释三国之憾，雅有仪观，东夷大钦敬之，三国王皆上表谢罪，赐遣甚厚。

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谓曰："海夷颇重学问，卿为大国使，必勿藉其束脩，为之讲说。使还称旨，当以中书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国，欲悦夷虏之情，遂为发《春秋左传》题，又纳其美女之赠。使还，太宗责其违旨，犹惜其才，不至深谴，令散官直国子学。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迁国子司业，仍为学士。

子奢风流蕴藉，颇滑稽，又辅之以文义，由是数蒙宴遇，或使论难于前。十五年卒。

张士衡，瀛州乐寿人也。父之庆，齐国子助教。士衡九岁丧母，哀慕过礼。父友齐国博士刘轨思见之，每为掩泣。谓其父曰："昔伯饶号'张曾子'，亦岂能远过！吾闻君子不亲教，当为成就之。"及长，轨思授以《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及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此后遍讲《五经》，尤攻《三礼》。仕隋为余杭令，后以年老归乡里。

贞观中，幽州都督、燕王灵夔备玄纁束帛之礼，就家迎聘，北面师之。庶人承乾在东宫，又加旌命。及至洛阳宫谒见，太宗延之升殿，赐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承乾见之，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对曰："齐后主悖虐无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瑰、骆提婆、韩长鸾等，皆奴仆下才，凶险无赖，是信是使，以为心腹。诛害忠良，疏忌骨肉。穷极奢靡，剥丧黎元。所以周师临郊，人莫为用，以至覆灭，实此之

由。”承乾又问曰：“布施营功德，有果报不？”对曰：“事佛在于清净无欲，仁恕为心。如其贪婪无厌，骄虐是务，虽复倾财事佛，无救目前之祸。且善恶之报，若影随形，此是儒书之言，岂徒佛经所说。是为人君父，当须仁慈；为人臣子，宜尽忠孝。仁慈忠孝，则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则殃祸斯及。此理昭然，愿殿下勿为忧虑。”及承乾废黜，敕给乘传，令归本乡。十九年卒。

士衡既礼学为优，当时受其业擅名于时者，唯贾公彦为最焉。

贾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

子大隐，官至礼部侍郎。

时有赵州李玄植，又受《三礼》于公彦，撰《三礼音义》行于代。玄植兼习《春秋左氏传》于王德韶，受《毛诗》于齐威，博涉汉史及老、庄诸子之说。贞观中，累迁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屡被召见。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玄植辨论甚美，申规讽，帝深礼之。后坐事左迁汜水令，卒官。

张后胤，苏州昆山人也。父中，有儒学，隋汉王谅出牧并州，引为博士。后胤从父在并州，以学行见称。时高祖镇太原，引居宾馆。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武德中，累除燕王谘议参军。

贞观中，后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问臣：‘隋氏运终，何族当得天下？’臣奉对：‘李姓必得。公家德业，天下系心，若于此首谋，长驱关右，以图帝业，孰不幸赖！’此实微臣早识天命。”太宗曰：“此事并记之耳。”因诏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弟子何如？”后胤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为万乘主，计臣功逾于先圣。”太宗甚悦，赐良马五匹，拜燕王府司马。迁国子祭酒，转散骑常侍。

永徽初，请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给赐并同职事。卒，赠礼部侍郎，陪葬昭陵。

盖文达，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经史，尤明《三传》。性方雅，美须貌，有士君子之风。刺史窦抗尝广集儒生，令相问难，其大儒刘焯、刘轨思、孔颖达咸在坐，文达亦参焉。既论难，皆出诸儒意表，抗大奇之，问曰：“盖生就谁受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

寡，焯为师首。”抗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武德中，累授国子助教。太宗在藩，召为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十年，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十三年，除国子司业。俄拜蜀王师，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贤馆学士。寻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业知名，当时称为“二盖”焉。

文懿者，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历国子助教。时高祖别于秘书省置学，教授王公之子，时以文懿为博士。文懿尝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萃，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贞观中，卒于国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也。贞观中，累补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寻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为畋猎。太宗悦，赐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齐尚书左仆射思话玄孙也。本兰陵人，陈亡，徙关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书。父引，陈吏部侍郎。并有名于时。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贞观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

德言晚年尤笃志于学，自昼达夜，略无休倦。每欲开《五经》，必束带盥濯，危坐对之。妻子候间请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圣之言，岂惮如此！”时高宗为晋王，诏德言授经讲业。及升春宫，仍兼侍读。寻以年老，请致仕，太宗不许。又遗之书曰：

朕历观前代，详览儒林，至于颜、闵之才，不终其寿；游、夏之德，不逮其学。惟卿幼挺珪璋，早标美誉。下帷闭户，包括《六经》；映雪聚萤，牢笼百氏。自隋季版荡，阁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穽。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卿年齿已衰，教将何恃！所冀才德犹茂，卧振高风，使济南伏生，重在于兹日；关西孔子，故显于当今。令问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

寻赐爵封阳县侯。十七年，拜秘书少监。两宫礼赐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请致仕，许之。高宗嗣位，以师傅恩，加银青光禄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为之辍朝，赠太常卿。文集三十卷。

曾孙至忠，自有传。

许叔牙，润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诗》、《礼记》，尤善讽咏。贞观初，累授晋王文学兼侍读，寻迁太常博士。升春宫，加朝散大夫，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仍兼侍读。尝撰《毛诗纂义》十卷，以进皇太子。太子赐帛百段，兼令写本付司经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尝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须先读此书。"贞观二十三年卒。子子儒。

子儒，亦以学艺称。长寿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馆学士。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委令史句直，以为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时云"句直平配"。由是补授失序，无复纲纪，道路以为口实。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

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赐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丽，名所战六山为驻跸，播谓人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以銮舆不复更东矣。"卒如所言。

时梁国公房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曰："陈寿之流也。"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繁难省，令播撮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寻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此官，极为清望。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

会刑部奏言："准律：谋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处流。此则轻而不惩，望请改从重法。"制遣百僚详议。播议曰："昆季孔怀，天伦虽重，比于父子，性理已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廕唯逮子孙；祚土锡珪，余光不及昆季。岂有不沾其廕，辄受其辜，背礼违情，殊为太甚！必期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创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措刑之日，臣将以为不可。"诏从之。

永徽初，拜著作郎。与许敬宗等撰《西域图》。后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并依旧兼修国史。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奏之，赐帛三百段。后坐事出为越州都督府长史。龙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略》二十卷。

刘伯庄，徐州彭城人也。贞观中，累除国子助教。与其舅太学博士侯孝遵齐为弘文馆学士，当代荣之。寻迁国子博士，其后又与许敬宗等参修《文思博要》及《文馆词林》。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

子之宏，亦传父业。则天时，累迁著作郎，兼修国史。卒于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以故吏赠秘书少监。

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肸，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

纳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贤。及贤为皇太子，累迁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常撰《俳谐集》十五卷，以进太子。及东宫废，高宗见而怒之。诏曰：“刘纳言收其余艺，参侍经史，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竟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储宫败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从屏弃，以励将来。可除名。”后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罗道琮，蒲州虞乡人也。祖顺，武德初，为兴州刺史。勤于学业，而慷慨有节义。贞观末，上书忤旨，配流岭表。时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间病死，临终，泣谓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异壤。”道琮曰：“我若生还，终不独归，弃卿于此！”瘗之路左而去。岁余，遇赦得还，至殡所，属霖潦瀰漫，柩不复可得。道琮设祭恸哭，告以欲与俱归之意，若有灵者，幸相警示。言讫，路侧水中，忽然涌沸。道琮又咒云：“若所沸处是，愿更令一沸。”咒讫，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铭志可验，遂负之还乡。当时识者称道琮诚感所致。道琮寻以明经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学博士。每与太学助教康国安、道士李荣等讲论，为时所称。寻卒。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下

○邢文伟高子贡郎余令路敬淳王元感王绍宗韦叔夏祝钦明郭山恽柳冲卢粲尹知章 孙季良附徐岱苏弁 兄衮冕陆质冯伉韦表微许康佐

邢文伟，滁州全椒人也。少与和州高子贡、寿州裴怀贵俱以博学知名于江、淮间。咸亨中，累迁太子典膳丞。时孝敬在东宫，罕与宫臣接见，文伟辄减膳，上书曰：

臣窃见《礼·戴记》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彻膳之宰。史之义，不得不司过；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简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谘议、舍人及学士、侍读等，使翼佐殿下，以成圣德。近日已来，未甚延纳，谈议不狎，谒见尚稀，三朝之后，但与内人独居，何由发挥圣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虽阙官，宰当奉职，忝备所司，未敢逃死，谨守礼经，辄申减膳。

太子答书曰：

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加以趋侍含元，温清朝夕，承亲以无专之道，遵礼以色养为先。所以屡阙坐朝，时乖学绪。公潜申勖戒，聿荐忠规，敬寻来请，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审谕，义均弼谐，岂能进此药言，形于简墨！抚躬三省，感愧兼深！

文伟自是益知名。

其后右史缺官，高宗谓侍臣曰："邢文伟事我兒，能减膳切谏，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则天临朝，累迁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载初元年，迁内史。

天授初，内史宗秦客以奸赃获罪，文伟坐附会秦客，贬授珍州刺史。后有制使至其州境，文伟以为杀己，遽自缢而死。

高子贡者，和州历阳人也。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与文伟及亳州硃敬则为莫逆之交。明经举，历秘书正字、弘文馆直学士。郁郁不得志，弃官而归。

属徐敬业作乱于扬州，遣弟敬猷统兵五千人，缘江西上，将逼和州。子贡率乡曲数百人拒之，自是贼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

虢王凤之子东莞公融，曾为和州刺史，从子贡受业，情义特深。及融为申州，阴怀异志。令黄公撰结交于子贡，推为谋主。潜谋密议，书信往复，诸王内外相应，皆出自其策。寻而事发，被诛。

郎余令，定州新乐人也。祖楚之，少与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业中，蔚之为左丞，楚之为尚书民曹郎。炀帝重其兄弟，称为二郎。楚之，武德初为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后受诏招谕山东，为窦建德所获，胁以兵刃，又诱以厚利，楚之竟不为屈。及还，以年老致仕。贞观初，卒，时年八十。

余令父知运，贝州刺史；兄余庆，高宗时万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遗，后卒于交州都督。

余令少以博学知名，举进士。初授霍王元轨府参军，数上词赋，元轨深礼之。先是，余令从父知年为霍王友，亦见推仰。元轨谓人曰："郎氏两贤，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转幽州录事参军。时有客僧聚众欲自焚，长史裴照率官属欲往观之。余令曰："好生恶死，人之性也。违越教义，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须察其奸诈，岂得轻举，观此妖妄！"照从其言，因收僧按问，果得诈状。

孝敬在东宫，余令续梁元帝《孝德传》，撰《孝子后传》三十卷，以献，甚见嗟重。累转著作佐郎。撰《隋书》未成，会病卒，时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贝州临清人也。父文逸。隋大业末，阖门遇盗，文逸潜匿草泽，昼伏于死人中，夜行避难。自伤穷梗，闭口不食。同侣闵其谨愿，劝以不当灭性，捃拾以食之，递负之而行，遂免于难。贞观末，官至申州司马。

敬淳与季弟敬潜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学，不窥门庭，遍览坟籍，而孝友笃敬。遭丧，三年不出庐寝。服免，方号恸入见其妻，形容羸毁，妻不之识也。

后举进士。天授中，历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数受诏修缉吉凶杂仪，则天深重之。万岁通天二年，坐与綦

连耀结交，下狱死。

敬淳尤明谱学，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来，无及之者。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时。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龙初，追赠秘书少监。

敬潜仕至中书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举明经，累补博城县丞。兖州都督、纪王慎深礼之，命其子东平王续从元感受学。天授中，稍迁左卫率府录事，兼直弘文馆。是后则天亲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诏共诸儒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转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元感时虽年老，犹能烛下看书，通宵不寐。

长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

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寻下诏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宫旧僚，进加朝散大夫，拜崇贤馆学士。寻卒。

王绍宗，扬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书铨曾孙也，其先自琅邪徙焉。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业于扬州作乱，闻其高行，遣使征之，绍宗称疾固辞。又令唐之奇亲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业大怒，将杀之。之奇曰："绍宗人望，杀之恐伤士众之心。"由是获免。及贼平，行军大总管李孝逸以其状闻，则天驿召赴东都，引入禁中，亲加慰抚，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

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张易之兄弟，亦加厚礼。易之伏诛，绍宗坐以交往见废，卒于乡里。

韦叔夏，尚书左仆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礼》。其叔父太子詹

事琨尝谓曰："汝能如是，可以继丞相业矣！"举明经。调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后属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则天将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当时大儒祝钦明、郭山恽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累迁成均司业。久视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礼仪，国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详明。成均司业韦叔夏、太子率更令祝钦明等，博涉礼经，多所该练，委以参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讫，然后进奏。"

长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龙初，转太常少卿，充建立庙社使。以功进银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国子祭酒。累封沛国郡公。卒时年七十余。撰《五礼要记》三十卷，行于代。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文。

子縚，太常卿。

祝钦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经》，兼涉众史百家之说。举明经。长安元年，累迁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馆学士。中宗在春宫，钦明兼充侍读。

二年，迁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读之故，擢拜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加位银青光禄大夫，历刑部、礼部二尚书，兼修国史，仍旧知政事，累封鲁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寻以匿忌日，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贬授申州刺史。久之，入为国子祭酒。

景龙三年，中宗将亲祀南郊，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议曰：

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职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礼。若王有故不预，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又追师职："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嫔职："大祭祀，后稞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据此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郑玄注《内司服》云："阙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则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阙狄之上，犹有两服：第一祎衣，第二摇狄，第三阙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阙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摇狄助祭中祀，祎衣助祭大祀。郑举一隅，故不委说。唯祭宗庙，《周礼》王有两服，先王衮冕，先公柷冕。郑玄因此以后助祭

宗庙，亦分两服，云："祎衣助祭先王，摇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

且《周礼》正文："凡祭，王后不预。"既不专言宗庙，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传》云："禘郊之事，天子亲射其牲，王后亲舂其粢。"故代妇职但云："诏王后之礼事"，不主言宗庙也。若专主宗庙者，则内宗、外宗职皆言"掌宗庙之祭祀"。此皆礼文分明，不合疑惑。

旧说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朝日于东门之外，以昭事神，训人事，君必躬亲以礼之，有故然后使摄，此其义也。《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内外之官也。官备则具备。"又，"哀公问于孔子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又《汉书·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义也。"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

帝颇以为疑，召礼官亲问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曰："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谨按魏、晋、宋及齐、梁、周、隋等历代史籍，至于郊天祀地，并无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两家状对定。钦绪与唐绍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议曰：

《周礼》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无定义。何以明之？按《周礼》典瑞职云："两珪有邸，以祀地。"则祭地亦称祀也。又司筵云："设祀先王之胙席。"则祭宗庙亦称祀也。又内宗职云："掌宗庙之祭祀。"此又非独天称祀，地称祭也。又按《礼记》云："惟圣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此即宗庙亦言祭祀也。经典此文，不可备数。据此则钦明所执天曰祀，地曰祭，庙曰享，未得为定，明矣！又《周礼》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庙之总名，不独天地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爵人职》云："大祭祀，与量人授举斝之卒爵。"尸与斝，皆宗庙之事，则宗庙亦称大祭祀。又钦明状引九嫔职："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据祭天无祼，亦无瑶爵，此乃宗庙称大祭祀之明文。钦明所执大祭祀即为祭天地，未得为定，明矣！

又《周礼》大宗伯职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钦明唯执此文，以为王后有祭天地之礼。钦绪等据此，乃是王

后荐宗庙之礼，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齍，诏大号，理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庙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庙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应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后“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庙，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礼，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庙之文？此是本经科段明白。

又按《周礼》：“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凡后之献，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而荐豆笾。”外宗无佐祭天地之礼。但天地尚质，宗庙尚文。玉豆，宗庙之器，初非祭天所设。请问钦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礼》使何人赞佐？若宗伯摄后荐豆祭天，又合何人赞佐？并请明征礼文，即知摄荐是宗庙之礼明矣。

按《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无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礼义宗》明王后六服，谓祎衣、摇翟、阙翟、鞠衣、展衣、褖衣。“祎衣从王祭先王则服之，摇翟祭先公及飨诸侯则服之，鞠衣以采桑则服之，展衣以礼见王及见宾客则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无助祭于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礼义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无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服，明矣。《三礼义宗》明王后五辂，谓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也。“重翟者，后从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厌翟者，后从王飨诸侯所乘也；安车者，后宫中朝夕见于王所乘也；翟车者，后求桑所乘也；辇车者，后游宴所乘也。”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车明矣。

又《礼记·郊特牲·义赞》云：“祭天无稞。郑玄注云：‘唯人道宗庙有稞。天地大神，至尊不稞。’圆丘之祭，与宗庙不同。朝践，王酌泛齐以献，是一献。后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齐以献，是为二献。”按此，则祭圆丘，大宗伯次王为献，非摄王后之事。钦明等所执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荐豆笾，更明摄王后宗庙之荐，非摄天地之祀明矣。

钦明建议引《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按此，是王与后祭宗庙之礼，非关祀天地之义。按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南郊

祀天，无皇后助祭处。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亲有事于南郊，又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亲拜南郊，亦并无皇后助祭处。又按《大唐礼》，亦无皇后南郊助祭之礼。

钦绪等幸忝礼官，亲承圣问，竭尽闻见，不敢依随。伏以主上稽古，志遵旧典，所议助祭，实无明文。

时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又希旨，协同钦明之议。上纳其言，竟以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齐娘，以执笾豆。及礼毕，特诏齐娘有夫婿者，咸为改官。

景云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钦明及郭山恽曰："钦明等本自腐儒，素无操行，崇班列爵，实为叨忝。而涓尘莫效，谄佞为能。遂使曲台之礼，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坠失。所谓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于此。今圣明驭历，贤良入用，惟兹小人，犹在朝列。臣请并从黜放，以肃周行。"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后入为崇文馆学士。寻卒。

郭山恽，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麞》，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恽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怒为忤旨，遽止之。

翌日，帝嘉山恽之意，诏曰："郭山恽业优经史，识贮古今，《八索》、《九丘》，由来遍览；前言往行，实所该详。昨者因其豫游，式宴朝彦，既乘欢洽，咸使咏歌。遂能志在匡时，潜申规讽，謇謇之诚弥切，谔谔之操逾明。宜示褒扬，美兹鲠直。"赐时服一幅。寻与祝钦明同献皇后助祭郊祀之议。景云中，左授括州长史。开元初，复入为国子司业。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乡人也，隋饶州刺史庄曾孙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阳。陈亡，还乡里。父楚贤，大业末，为河北县长。时尧君素固守郡城，以拒义师。楚贤进说曰："隋之将亡，天下皆知。唐公名应图箓，动以信义，豪杰响应，天所赞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转祸为福，今其时也！"君素不从，楚贤潜行归国。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贞观中，

累转光禄少卿，使突厥存抚李思摩，突厥赠马百匹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转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于杭州刺史。

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天授初，为司府主簿，受诏往淮南安抚。使还，赐爵河东县男。景龙中，累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

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

冲后历太子詹事、太子宾客、宋王傅、昭文馆学士，以老疾致仕。开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赐绢百匹。五年卒。

卢粲，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阳乌五代孙。祖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行于时，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学涉，高宗时为雍王记室。粲博览经史，弱冠举进士。景龙二年，累迁给事中。时节愍太子初立，韦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劝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卫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驳奏曰："皇太子处继明之重，当主鬯之尊，岁时服用，自可百司供拟。又据《周官》，诸应用财器，岁终则会，唯王及太子应用物，并不会。此则储君之费，咸与王同。今与列国诸侯齐衡入封，岂所谓宪章在昔，垂法将来者也！必谓青宫初启，服用所资，自当广支库物，不可长存藩封。"诏从之。

后安乐公主婿武崇训为节愍太子所杀，特追封为鲁王，令司农少卿赵履温监护葬事。履温讽公主奏请依永泰公主故事，为崇训造陵。诏从其请。粲驳奏曰：

伏寻陵之称谓，本属皇王及储君等。自皇家已来，诸王及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涂，不合引以为名。《春秋左氏传》云："卫孙桓子与齐战。卫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以免。卫人赏之以邑，于奚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之政也，政亡则国从之。'"圣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鲁王哀荣之典，诚别承恩；然国之名器，岂可妄假！又茔兆之称，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请比

贞观已来诸王旧例，足得丰厚。

手敕答曰：“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无异。同穴之义，古今不殊。鲁王缘自特为陵制，不烦固执。”粲又奏曰：

臣闻陵之称谓，施于尊极，不属王公已下。且鲁王若欲论亲等第，则不亲于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称陵，鲁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号。且君之举事，则载于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历检贞观已来，驸马墓无得称陵者。且君人之礼，服绝于傍期，盖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爱，施及其夫，赠赗之仪，哀荣足备，岂得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者哉！又安乐公主承两仪之泽，履福禄之基，指南山以锡年，仰北辰而永庇。鲁王之葬，车服有章，加等之仪，备有常数，茔兆之称，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非所谓垂法将来，作则群辟者也！

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为陈州刺史。累转秘书少监。开元初卒。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勤学，尝梦神人以大凿开其心，以药内之，自是日益开朗，尽通诸经精义。未几，而诸师友北面受业焉。长安中，驸马都尉武攸暨重其经学，奏授其府定王文学。神龙初，转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庙，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以备七代之数。知章以为武昭远世，非王业所因，特奏议以为不可。当时竟从知章之议。俄拜陆浑令，以公玷弃官。时散骑常侍解琬亦罢职归田园，与知章共居汝、洛间，以修学为事。

睿宗初即位，中书令张说荐知章有古人之风，足以镇雅俗，拜礼部员外郎。俄转国子博士。后秘书监马怀素奏引知章就秘书省与学者刊定经史。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其有贫匮者，知章尽其家财以衣食之。

性和厚，喜愠不形于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其子尝请并市樵米，以备岁时之费，知章曰：“如汝所言，则下人何以取资？吾幸食禄，不宜夺其利也！”竟不从。

开元六年卒，时年五十有余。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

孙季良者，河南偃师人也，一名翌。开元中，为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撰《正声诗集》三卷，行于代。

徐岱，字处仁，苏州嘉兴人也。家世以农为业。岱好学，六籍诸子，悉所探究，问无不通，难莫能诎。大历中，转运使刘晏表荐之，授校书郎。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为复礼乡。寻为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师县尉。建中年，礼仪使蒋镇特荐为太常博士，掌礼仪。从幸奉天、兴元，改膳部员外郎兼博士。贞元初，迁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读。寻改司封郎中，擢拜给事中，加兼史馆修撰，并依旧侍读。承两宫恩顾，时无与比。而谨慎过甚，未尝泄禁中语，亦不谈人之短。婚嫁甥侄之孤遗者，时人以此称之。然吝啬颇甚，仓库管钥，皆自执掌，获讥于时。卒，时年五十。上叹惜之，赙以帛绢。皇太子又遗绢一百疋，赠礼部尚书。

苏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国史有传。弁少有文学，举进士，授秘书省正字，转奉天主簿。

硃泚之乱，德宗仓卒出幸，县令杜正元上府计事；闻大驾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窜山谷。弁谕之曰："君上避狄，臣下当伏难死节。昔肃宗幸灵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潜遁，帝命斩之以徇，诸君知其事乎！"众心乃安。及车驾至，迎扈储备无阙。德宗嘉之，就加试大理司直。贼平，拜监察御史，历三院，累转仓部郎中。仍判度支案。

裴延龄卒，德宗闻其才，特开延英，面赐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于正郎之首。副知之号，自弁始也。承延龄之后，以宽简代烦虐，人甚称之。迁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邹儒立对仗弹之。弁于金吾待罪数刻，特释放。旧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贞元三年，御史中丞窦参叙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旧班制立。台官诘之，仍绐云："自己白宰相，请依旧。"故为儒立弹之。旋坐给长武城军粮朽败，贬河州司户参军。当德宗时，朝臣受谴，少蒙再录，至晚年尤甚。唯弁与韩皋得起为刺史，授滁州，转杭州。

弁与兄冕、衮，皆以友弟、儒学称。

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贞元二十一年，卒于家。

衮自赞善大夫贬永州司户参军，敕："苏衮贬官，本缘弟连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回，任归私第。"衮年且七十，两目无见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贬，上闻之哀悯，故许还家。寻卒。

初，冕既坐弁贬官，或有人言冕才学，上悔不早知。业已贬出，又复还衮，难于再追冕，乃止。

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

时执谊得幸，顺帝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未几病卒。质著《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并行于代。贞元二十一年卒。

冯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后家于京兆。少有经学。大历初，登《五经》秀才科，授秘书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学《三史》科。三迁尚书膳部员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读。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卒，为吊赠使，抱真男遗伉帛数百匹，不纳。又专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请不受。属醴泉阙县令，宰臣进人名，帝意不可，谓宰臣曰："前使泽潞不受财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县中百姓多猾，为著《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在县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召见于别殿，赐金紫。著《三传异同》三卷。顺宗即位，拜尚书兵部侍郎。改国子祭酒，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复领太学。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子药，进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书郎。

韦表微，始举进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监察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迁左补阙、库部员外郎、知制诰。满岁，擢迁中书舍人。俄拜户部侍郎，职并如故。时自长庆、宝历，国家比有变故，凡在翰林，迁擢例无满岁，由是表微自监察，六七年间，秩正贰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于一时。卒，年六十。

表微少时，克苦自立。著《九经师授谱》一卷，《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

子蟾，进士登第，咸通末，为尚书左丞。

许康佐，父审。康佐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以家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择禄养亲之志也，故名益重。迁侍御史，转职方员外郎，累迁至驾部郎中，充翰林侍讲学士，仍赐金紫。历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皆在内庭。为户部侍郎，以疾解职。除兵部侍郎，转礼部尚。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撰《九鼎记》四卷。

弟尧佐、元佐，尧佐子道敏，并登进士第，历官清显。

赞曰：积学成功，开谈辨治。儒道玄机，圣人雅旨。出必由户，行迹其轨。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上

○孔绍安 子祯孙若思袁朗 弟承序利贞孙谊 贺德仁 庾抱蔡允恭郑世翼谢偃崔信明张蕴古刘胤之 弟子延祐兄子藏器张昌龄崔行功孟利贞董思恭元思敬徐齐聃杜易简从祖弟审言卢照邻杨炯王勃 兄勰勔骆宾王邓玄挺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諲”，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夫执鉴写形，持衡品物，非伯乐不能分驽骥之状，非延陵不能别《雅》、《郑》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异闻《韶》之叹。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凯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孔绍安，越州山阴人，陈吏部尚书奂之子。少与兄绍新，俱以文词知名。十三，陈亡入隋，徙居京兆鄠县。闭门读书，诵古文集数十万言，外兄虞世南叹异之。绍新尝谓世南曰：“本朝沦陷，分从湮灭，但见此弟，窃谓家族不亡矣！”时有词人孙万寿，与绍安笃忘年之好，时人称为孙、孔。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时高祖为隋讨贼于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两匹、钱米绢布等。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寻诏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

子祯，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明为刺史，不循法度，祯每进谏。明曰："寡人天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祯曰："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祯捕而杖杀之。明后果坐法，迁于黔中，谓人曰："吾愧不用孔长史言，以及于此！"祯累迁绛州刺史，封武昌县子。卒，谥曰温。

子季诩，早知名，官至左补阙。

绍安孙若思。

若思孤，母褚氏亲自教训，遂以学行知名。年少时，有人赍褚遂良书迹数卷以遗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若思曰："若价比金宝，此为多矣！"更截去半以还之。明经举，累迁库部郎中。若思常谓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寻迁给事中。

中宗即位，敬晖、桓彦范等知国政，以若思多识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议，多访于若思。再转礼部侍郎，出卫州刺史。先是，诸州别驾，皆以宗室为之，不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举奏别驾李道钦犯状，请加鞫讯。乃诏别驾于刺史致礼，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称，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绢百匹。历汝州刺史、太子右谕德，封梁郡公。开元十七年卒，谥曰惠。

袁朗，雍州长安人，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

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历太子洗马、德教殿学士，迁秘书丞。陈亡，仕隋为尚书仪曹郎。武德初，授齐王文学、祠部郎中，封汝南县男，再转给事中。贞观初卒官。太宗为之废朝一日，谓高士廉曰："袁朗在任虽近，然其性谨厚，特使人伤惜。"因敕给其丧事，并存问妻子。有文集十四卷。

从父弟承序，陈尚书仆射宪之子。武德中，齐王元吉闻其名，召为学士。府废，累转建昌令。在任清静，士吏怀之。高宗在藩，太宗选学

行之士为其僚属，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给事中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守晋王友，仍令侍读，加授弘文馆学士。未几，卒。

朗从祖弟利贞，陈中书令敬之孙也。高宗时为太常博士、周王侍读。永隆二年，王立为皇太子，百官上礼。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伎及散乐。利贞上疏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诏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从东西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微臣庸蔽，不闲典则，忝预礼司，轻陈狂瞽。”帝纳其言，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酒酣，帝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承忠鲠，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物百段。俄迁祠部员外郎，卒。中宗即位，以侍读恩，追赠秘书少监。

朗十三代祖汉司徒滂，滂生魏国郎中、御史大夫涣，涣生晋尚书准，准生东晋右将军、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从事中郎耽，耽生琅邪内史质，质生丹阳尹、宋公长史豹，豹生宋吴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传。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仆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国难。曾祖梁中书监、司空、穆公昂，仕齐为吴兴太守，及梁高祖禅齐，久辞朝命。父枢，叔父宪，仕陈，皆为陈仆射。叔祖敬，中书令。及陈亡，宪冒难扶护后主。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自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

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贺德仁，越州山阴人也。父朗，陈散骑常侍。德仁少与从兄基俱事国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词学见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时人方之荀氏。陈鄱阳王伯山为会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为高阳里。德仁事陈，至吴兴王友。

入隋，仆射杨素荐之，授豫章王府记室参军。王以师资礼之，恩遇

甚厚。及炀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齐王，又授齐王府属。及齐王获谴，府僚皆被诛责，唯德仁以忠谨免罪，出补河东郡司法。素与隐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师，隐太子封陇西公，用德仁为陇西公友。寻迁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习吏事，转太子洗马。时萧德言亦为洗马，陈子良为右卫率府长史，皆为东宫学士。贞观初，德仁转赵王友。无几，卒，年七十余。有文集二十卷。

德仁弟子纪、敳，亦以博学知名。高宗时，纪官至太子洗马，修《五礼》。敳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读。兄弟并为崇贤馆学士，学者荣之。

庾抱，润州江宁人也，其先自颍川徙家焉。祖众，陈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记室。抱开皇中为延州参军事。后累岁，调吏部。尚书牛弘知其有学术，给笔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后补元德太子学士，礼赐甚优。会皇孙载诞，太子宴宾客，抱于坐中献《嫡皇孙颂》，深被嗟赏。后为越嶲主簿，称病不行。义宁中，隐太子弘引为陇西公府记室。时军国多务，公府文檄皆出于抱。寻转太子舍人，未几，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点，梁尚书仪曹郎。父大业，后梁左民尚书。允恭有风彩，善缀文。仕隋历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咏。炀帝属词赋，多令讽诵之。尝遣教宫女，允恭深以为耻，因称气疾，不时应召。炀帝又许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宫人，允恭固辞不就，以是稍被疏绝。江都之难，允恭从宇文化及西上，没于窦建德。及平东夏，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兼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寻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后梁春秋》十卷。

郑世翼，郑州荥阳人也，世为著姓。祖敬德，周仪同大将军。父机，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曰："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曰："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世翼贞观中坐怨谤，配流嶲州，卒。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

谢偃，卫县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齐散骑常侍，改姓谢氏。偃仕隋为散从正员郎。贞观初，应诏对策及第，历高陵主簿。十一年，驾幸东都，谷、洛泛溢洛阳宫，诏求直谏之士。偃上封事，极言得失。太宗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尝为《尘》、

《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诏见，自制赋序，言“区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曰《述圣赋》，赐采数十匹。偃又献《惟皇诫德赋》以申讽，曰：

臣闻理忘乱，安忘危，逸忘劳，得忘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瑶台璇室为丽，而不悟鸣条南巢之祸；殷辛以象箸玉杯为华，而不知牧野白旗之败。故当其盛也，谓四海为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当其信也，谓天下为无危；及其疑也，则顾盼皆仇敌。是知必有其德，则诚结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则变生骨肉，衅起腹心矣！是以为人主者，不可忘初。处殿堂，则思前主之所以亡；朝万国，则思今己之所以贵；巡府库，则思今己之所以得；视功臣，则思其为己之始；见名将，则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旧，则人无易心，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则为尧、舜，暮失之则为桀、纣，岂异人哉！其词曰：

周坟籍以迁观，总宇宙而一窥；结绳往而莫纪，书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骤之恆规，莫不虑失者常得，怀安者必危。是以战战怵怵，日慎一日，守约守俭，去奢去逸。外无荒禽，内无荒色，唯贤是授，唯人斯恤。则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圣骄力，狠戾倔强，忠良是弃，谄佞斯奖。构崇台以造天，穿深池以绝壤。厚赋重敛，积宝藏镪；无罪加刑，有功不赏。则夏桀可二，殷辛易两。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无逐，故人无放。放故者亡，逐功者丧。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实难。是以一人有悦，万国同欢；一人失所，兆庶俱残。喜则隆冬可热，怒则盛夏成寒；一动而八表乱，一言而天下安。举君过者曰忠，述主美者为佞，苟承颜以顺旨，必蔽视而称圣。故使曲者乱直，邪者疑正；改华服以就胡，变雅音而入郑；虽往古之轨躅，亦当今之龟镜。崔嵬龙殿，赫奕凤门，苞四海以称主，冠天下而独尊。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视则金翠溢目，听则丝竹盈耳。信赏罚之在躬，实荣辱之由己；语义皇而易匹，言尧、舜之可拟。骄志自此而生，侈心因兹而起。常惧覆而惧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潜龙之初，当怀布衣之始。在位称宝，居器曰神，钟鼓庭设，玉帛阶陈。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当思后人。唯德可以久，天道无常亲。

时李百药工为五言诗，而偃善作赋，时人称为李诗谢赋焉。十七年，府废，出为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后魏七兵尚书光伯曾孙也。祖縚，北海郡

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毕备，集于庭树；鼓翼齐鸣，声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此兒必文藻焕烂，声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及长，博闻强记，下笔成章。乡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鉴，每谓人曰：“崔信明才学富赡，虽名冠一时，但恨其位不达耳！”

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为建德鸿胪卿，说信明曰：“隋主无道，天下鼎沸，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兄遁迹下僚，不被收用，豫让所以不报范中行，只以众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此时不立功立事，岂是见几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渔者，尚能固其节；吾终不能屈身伪主，求斗筲之职。”遂逾城而遁，隐于太行山。贞观六年，应诏举，授兴世丞。迁秦川令，卒。

信明颇蹇傲自伐，常赋诗吟啸，自谓过于李百药，时人多不许之。又矜其门族，轻侮四海士望，由是为世所讥。

子冬日，则天时为黄门侍郎，被酷吏所杀。

张蕴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聪敏，博涉书传，善缀文，能背碑覆局。尤晓时务，为州闾所称。自幽州总管府记室直中书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宝箴》以讽，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竞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过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同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品于前，所食不过适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王，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具；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深浅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

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述金镜，穷神尽圣；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治体，抑扬词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唯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初，河内人李孝德，素有风疾，而语涉妄妖。蕴古究其狱，称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乱吾法耶？”令斩于东市。太宗寻悔，因发制，凡决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刘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祎之，后魏临淮镇将。胤之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荐之，再迁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奏上之，封阳城县男。寻以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

弟子延祐，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勣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后历右司郎中，检校司宾少卿，封薛县男。

徐敬业之乱，扬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决定，延祐奉使至军所决之。时议者断受赇五品官者斩，六品者流。延祐以为诸非元谋，迫胁从盗，则置极刑，事涉枉滥，乃断受赇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济者甚众。

出为箕州刺史，转安南都护。岭南俚户，旧输半课，及延祐到，遂勒全输。由是其下皆怨，谋欲将叛，延祐乃诛其首恶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党与丁建、李思慎等，遂率众围安南府。时城中胜兵不过数百，乃禁门坚守，以候邻境之援。广州大族冯子猷幸灾乐祸，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纵敌，使其为害滋甚。延祐遂为思慎所害。其后桂州司马曹玄静率兵讨思慎等，擒之。尽斩于安南城下。

胤之从父兄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藏器子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柔弟知几，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传。

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诣阙献颂。太宗召见，试作《息兵诏》草，俄顷而就。太宗甚悦，因谓之曰："昔祢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贤，宜追鉴前轨，以副吾所取也。"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寻为昆山道行军记室，破卢明月，平龟兹，军书露布，皆昌龄之文也。再转长安尉，出为襄州司户，丁忧去官。后贺兰敏之奏引于北门修撰，寻又罢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

兄昌宗，亦有学业，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馆学士。撰《古文纪年新传》三十卷。

崔行功，恆州井陉人，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学，中书侍郎唐俭爱其才，以女妻之。俭前后征讨，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时，累转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尝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贬为游安令，寻征为司文郎中。当时朝廷大手笔，多是行功及兰台侍郎李怀俨之词。

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

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暐，别有传。

行功前后预撰《晋书》及《文思博要》等。同时又有孟利贞、董思恭、元思敬等，并以文藻知名。

孟利贞者，华州华阴人也。父神庆，高宗初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称善，加级赐物有差。利贞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又撰《续文选》十三卷。

兄允忠，垂拱中为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

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

徐齐聃，湖州长城人也。父孝德，以女为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齐聃少善属文，高宗时累迁兰台舍人。时敕令有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齐聃上疏曰：

昔姬诵与伯禽同业，晋储以师旷为友，匪唯专赖师资，固亦详观近习。皇太子自可招集园、绮，寤寐应、刘。阶闼小臣，必采于端士；驱驰所任，并归于正人。方流好善之风，永播崇贤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辫而侍春闱；冒顿之苗，削衽任而陪望苑。在于道义，臣窃有疑。诗云："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书》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盖殷勤于此，防微之至也。

齐聃又尝上奏曰："齐献公即陛下外氏，虽子孙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庙甚修崇，而齐献公庙遽毁坏，不审陛下将何以重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风？"帝皆纳其言。

齐聃善于文诰，甚为当时所称。高宗爱其文，令侍周王等属文，以职在枢剧，仍敕间日来往焉。以漏泄机密，左授蕲州司马。俄又坐事配流钦州。咸亨中卒，年四十余。睿宗即位，追录旧恩，累赠礼部尚书。

子坚，别有传。

杜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硖州刺史叔毗曾孙也。九岁能属文，及

长，博学有高名。姨兄中书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进士第，累转殿中侍御史。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

易简颇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易简从祖弟审言。

审言，进士举，初为隰城尉。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累转洛阳丞。坐事贬授吉州司户参军。又与州僚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之。季重中伤死，而并亦为左右所杀。季重临死曰："吾不知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因此免官，还东都，自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后则天召见审言，将加擢用。问曰："卿欢喜否？"审言蹈舞谢恩。因令作《欢喜诗》，甚见嘉赏，拜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岭外。寻召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年六十余卒。有文集十卷。

次子闲。闲子甫，别有传。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人也。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后疾转笃，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

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文集二十卷。

兄光乘，亦知名，长寿中为陇州刺史。

杨炯，华阴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卫将军。炯幼聪敏博学，

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仪凤中，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炯献议曰：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后数迁五德，君非一姓，体国经野，建邦设都，文质所以再而复，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谓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于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三王相袭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

谨按《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由此言之，则其所从来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云雨，象圣王大泽沾下也。龙者，变化无方，象圣王应时布教也。华虫者，雉也，身被五彩，象圣王体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刚猛制物，象圣王神武定乱也。藻者，逐水上下，象圣王随代而应也。火者，陶冶烹饪，象圣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圣王为物之所赖也。黼能断割，象圣王临事能决也。黻者，两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济也。

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为旌旗之节，又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于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阳数也，以龙为首章。衮者，卷也，龙德神异，应变潜见，表圣王深识远智，卷舒神化也。又制柷冕以祭先公也。柷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贤才，能守耿介之节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渎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谷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异形，难可遍拟，但取黻之相背，昭异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夫以孔宣之将圣也，故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于是乎毕矣。

今知几表状请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舆服之者。谨按，日月星辰者，已施于旌旗矣。龙武山火者，又不逾于古矣。而云麟凤有四灵之名，玄龟有负图之应，云有纪官之号，水有盛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征，终是无逾比象。然则皇王受命，天地兴符，仰观则璧合珠连，俯察则银黄玉紫。殚南宫之粉壁，不足写其形状；罄东观之铅黄，未可纪其名实。固不可毕陈于法服也。云者，龙之气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为章目，此盖不经之甚也！

又鸾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鸾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鹰鹯者，鸷鸟也，适可以辨祥刑之职也。熊罴者，猛兽也，适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请为莲华，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岂唯颠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于古，则无其名；验之于今，则非章首，此又不经之甚也！

若夫礼唯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皇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夫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跸，乃汉国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由是竟寝知几所请。

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无何卒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追赠著作郎。文集三十卷。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

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开元中，说为集贤大学士十余年。常与学士徐坚论近代文士，悲其凋丧。坚曰：“李赵公、崔文公之笔术，擅价一时，其间孰优？”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

于廊庙，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庄，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问后进词人之优劣，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穠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怀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坚以为然。

虔威子德干，高宗末，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

子神让，天授初与徐敬业于扬州谋叛，父子伏诛。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

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勔、勮，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勃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乾封初，诣阙上《宸游东岳颂》。时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补虢州参军。

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苾，弱冠进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长寿中，擢为凤阁舍人。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苾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寻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侍郎。苾颇任权势，交结非类。万岁通天二年，綦连耀谋逆事泄，閟坐与耀善，并弟閟并伏诛。

閟累官至泾州刺史。神龙初，有诏追复苾、閟官位。

福畤，天后朝以子贵，累转泽州长史，卒。

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苾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

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撰《周易发挥》五卷，及《次论》等书数部。勃亡后，并多遗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

邓玄挺，雍州蓝田人。少善属文，累迁左史。坐与上官仪善，出为顿丘令。有善政，玺书劳问。累授中书舍人。性俊辨，机捷过人，每有嘲谑，朝廷称为口实。则天临朝，迁吏部侍郎，既不称职，甚为时谈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选人目为“邓渴”，为榜于衢路。自有唐已来，掌选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迁澧州刺史。在州复以善政闻，迁晋州刺史，召拜麟台少监，重为天官侍郎，其失又甚于前。玄挺女为道王子諲妻，又与蒋王子炜相善。諲谋迎中宗于房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作急计如何？”玄挺虽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狱死。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中

○郭正一元万顷 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附乔知之 弟侃备刘希夷附刘允济富嘉谟 吴少微谷倚附员半千 丘悦附刘宪王适司马锽梁载言附沈佺期陈子昂 闾丘均附宋之问阎朝隐 王无竞李适尹元凯附贾曾 子至许景先贺知章 贺朝万齐融张若虚邢巨包融李登之附席豫 徐安贞附齐浣王浣李邕孙逖 子成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贞观中举进士。累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永隆二年，迁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与魏玄同、郭待举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为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书侍郎。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则天临朝，转国子祭酒，罢知政事。寻出为晋州刺史，入为麟台监，又检校陕州刺史。永昌元年，为酷史所陷，流配岭南而死，家口籍没，文集多遗失。

先是，仪凤中，吐蕃入寇，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十八万，与蕃将伦钦陵战于青海，王师大败，审礼没于阵。高宗骇然，乃召侍臣问以御戎之策，正一对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扰。伺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给事中刘齐贤、皇甫文亮等亦以为严守为便。正一才略，率多此类。

元万顷，洛阳人，后魏景穆皇帝之胤。祖白泽，武德中总管。万顷善属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从英国公李勣征高丽，为辽东道总管记室。别帅冯本以大军援裨将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书与勣，恐高丽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离合诗赠勣。勣不达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万顷为解释之，乃止。

勣尝令万顷作文檄高丽，其语有讥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是流于岭外。后会赦得还，拜著作郎。

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

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

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

范履冰者，怀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凡二十余年。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寻迁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

苗神客者，沧州东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贝州漳南人。少与弟思钧，俱早知名。自右史转太子舍人。与范履冰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四年，下狱死。

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诏，得赐又出。然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学拜右史、崇贤直学士而卒。

乔知之，同州冯翊人也。父师望，尚高祖女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与弟侃、备，并以文词知名。知之尤称俊才，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则天时，累除右补阙，迁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

侃，开元初为兖州都督。

备，预修《三教珠英》，长安中卒于襄阳令。

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刘允济，洛州巩人，其先自沛国徙焉。南齐彭城郡丞愬六代孙也。少孤，事母甚谨。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举进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济尝采摭鲁哀公后十二代至于战国遗

事，撰《鲁后春秋》二十卷。表上之，迁左史，兼直弘文馆。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

天授中，为来俊臣所构，当坐死，以其母老，特许终其余年，仍留系狱。久之，会赦免，贬授大庾尉。长安中，累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未几，擢拜凤阁舍人。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寻丁母忧，服阕而卒。

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也。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蠋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嘉谟后为寿安尉，预修《三教珠英》。中兴初，为左台监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

少微亦举进士，累至晋阳尉。中兴初，调于吏部，侍郎韦嗣立称荐，拜右台监察御史。卧病，闻嘉谟死，哭而赋诗，寻亦卒。有文集五卷。

嘉谟与少微在晋阳，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皆以文词著名，时人谓之“北京三杰”。倚后流寓客死，文章遗失。

微子巩，开元中，为中书舍人。

员半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少与齐州人何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义方嘉重之，尝谓之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及义方卒，半千与彦先皆制服，丧毕而去。

上元初，应八科举，授武陟尉。属频岁旱饥，劝县令殷子良开仓以赈贫馁，子良不从。会子良赴州，半千便发仓粟以给饥人。怀州刺史郭齐宗大惊，因而按之。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道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寻又应岳牧举。

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而进曰：“臣观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地阵，山川向背；人阵，偏伍弥缝。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

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善用兵者，使三军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战！”高宗甚嗟赏之。及对策，擢为上第。

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辞，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阁供奉。嗣圣元年，半千为左卫长史，与凤阁舍人王处知、天官侍郎石抱忠，并为弘文馆直学士，仍与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于显福门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礼》三卷，上之。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前后赐绢千余匹。

长安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预修《三教珠英》。

中宗时，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征拜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开元二年卒。文集多遗失。半千同时学士丘悦。

丘悦者，河南陆浑人也。亦有学业。景龙中，为相王府掾，与文学韦利器、典签裴耀卿俱为王府直学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于时。

刘宪，宋州宁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俭，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思立上疏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三时之务，万姓所先。敕使抚巡，人皆竦抃，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踊跃参迎，必难抑止，集众既广，妨废亦多。加以途程往还，兼之晨夕停滞。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却成烦扰。又无驿之处，其马稍难。简择公私，须预追集。雨后农务，特切常情，暂废须臾，即亏岁计。每为一马，遂劳数家，从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闲时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寻卒官。

宪弱冠举进士，累除冬官员外郎。

天授中，受诏推按来俊臣。宪嫉其酷暴，欲因事绳之，反为俊臣所构，贬濆水令。再迁司仆丞。及俊臣伏诛，擢宪为给事中，寻转凤阁舍人。

神龙初，坐尝为张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为渝州刺史。俄复入为太仆少卿，兼修国史，加修文馆学士。景云初，三迁太子詹事

玄宗在东宫，留意经籍，宪因上启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学。至于光耀盛德，发扬令问，安静身心，保宁家国，无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绝人之才，岂假寻章摘句，盖资略知大意，用功甚少，为利极多。伏愿克成美志，无弃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读褚无量，经明行修，耆年宿望，时赐召问，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纳之。明年，宪卒，赠兖州都督。有集三十卷。

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宪与王适、司马锽、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适，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马皪，洛州温人也。神龙中，卒于黄门侍郎。

梁载言，博州聊城人。历凤阁舍人，专知制诰。撰《具员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并传于时。中宗时为怀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

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再转考功员外郎，坐赃配流岭表。神龙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后历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开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词知名。

陈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独苦节读书，尤善属文。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举进士。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曰：

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

臣闻明王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得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义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

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

伏惟大行皇帝遗天下，弃群臣，万国震惊，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齐之圣，承宗庙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圣化，以保余年；太平之主，将复在于兹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贤，协轩宫之耀，军国大事，遗诏决之；唐、虞之际，于斯盛矣！

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西京，鸾舆亦欲陪幸。计非上策，智者失图；庙堂未闻有骨鲠之谟，朝廷多见有顺从之议；臣窃惑以为过矣！伏自思之，生圣日，沐皇风，摩顶至踵，莫非亭育；不能历丹凤，抵濯龙，北面玉阶，东望金屋，抗音而正谏者，圣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顾万死，乞献一言，愿蒙听览，甘就鼎镬，伏惟陛下察之。

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耳。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赖以宗庙神灵，皇天悔祸，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谓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艰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颂，将何以述之？此亦宗庙之大机，不可不审图也！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

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包六合为宇。历观邃古，以至于今，何尝不以三王为仁，五帝为圣！虽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百王之鸿烈，作千载之雄图！然而舜死陟方，葬苍梧而不返；禹会群后，殁稽山而永终。岂其爱蛮夷之乡而鄙中国哉？实将欲示圣人无外也。故能使坟籍以为美谈，帝王以为高范。况我巍巍大圣，

轹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陛下岂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园陵之美，复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谓其不可；愚臣鄙见，良足尚矣！况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以聪明之主，养纯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乃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忘神器之大宝，徇曾、闵之小节。愚臣暗昧，以为甚也！陛下何不览争臣之策，采行路之谣，谘谟太后，平章宰辅，使苍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岂不幸甚！

昔者平王迁都，光武都洛，山陵寝庙，不在东京；宗社坟茔，并居西土。然而《春秋》美为始王，《汉书》载为代祖，岂其不愿孝哉？何圣贤褒贬于斯滥矣？实以时有不可，事有必然。盖欲遗小存大，去祸归福，圣人所以贵也。夫小不忍，乱大谋，仲尼之至诫，愿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议遂行，臣恐关、陇之忧，无时休也！

臣又闻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今欲舍而不顾，背以长驱，使有识惊嗟，天下失望。倘鼠窃狗盗，万一不图，西入陕州之郊，东犯武牢之镇，盗敖仓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机，不可不深惧也。虽则盗未旋踵，诛刑已及，灭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虽恨，将何及焉！故曰："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岂徒设也，固愿陛下念之！

则天召见，奇其对，拜麟台正字。则天将事雅州讨生羌，子昂上书曰：

麟台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

臣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执事者不审图其利害，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

臣闻乱生，必由于怨。雅州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昔后汉末西京丧败，盖由此诸羌。此一事也。

且臣闻吐蕃桀黠之虏，君长相信，而多奸谋。自敢抗天诛，迩来向二十余载，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未尝败一队，亡一夫。国家往以薛仁贵、郭待封为虓武之将，屠十一万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廊庙之器，辱十八万众于青海之泽，身囚虏庭。是时精甲勇士，势如云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丑，至今而关、陇为空。今乃欲以李处一为将，驱憔悴之兵，将袭吐蕃。臣窃忧之，而为此虏所笑。此二事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则蜀昔时不通中国，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诸侯，以为不兼幹不取蜀，势未可举，乃用张仪计，饰美女，谲金牛，因间以啖蜀侯。蜀侯果贪其利，使五丁力士凿通谷，栈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险阻不关，山谷不闭，张仪蹑踵乘便，纵兵大破之，蜀侯诛，幹邑灭。至今蜀为中州，是贪利而亡。此三事也。

且臣闻吐蕃羯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国家乃撤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此四事也。

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国，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糜费随之，无益圣德。又况侥幸之利，未可图哉！此五事也。

夫蜀之所恃，有险也；人之所安，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图此奸利，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师、大转饷以备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弊，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赃钱已计钜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此之近事，犹在人口，陛下所亲知。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图此利，复以生羌为计者哉！此六事也。

且蜀人尪劣，不习兵战，一虏持矛，百人莫敢当。又山川阻旷，去中夏精兵处远。今国家若击西羌，掩吐蕃，遂能破灭其国，奴虏其人，使其君长系首北阙，计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见蜀之边陲不守，而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见被发而祭伊川者，以为不出百年，此其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为戎。此七事也。

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贪夫之议，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将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况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诚是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不可动甲兵，兴大役，以自生乱。臣又流闻西军失守，北军不利，边人忙动，情有不安。今者复驱此兵，投之不测。臣闻自古亡国破家，未尝不由黩兵。今小人议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

臣闻古之善为天下者，计大而不计小，务德而不务刑；图其安则思其危，谋其利则虑其害；然后能长享福禄。伏愿陛下熟计之！

再转右拾遗。数上疏陈事，词皆典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候师韫，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俄授麟台正字。武攸宜统军北讨契丹，以子昂为管记，军中文翰皆委之。

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门侍郎卢藏用为之序，盛行于代。

子昂卒后，益州成都人闾丘均，亦以文章著称。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诛，均坐贬为循州司仓，卒。有集十卷。

宋之问，虢州弘农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俄授洛州参军，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

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薄，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寻转越州长史。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友人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传于代。

世人以之问父为三绝，之问以文词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逊善书，议者云各得父之一绝。

之悌，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剑南节度兼采访使。寻迁太原尹。

阎朝隐，赵州栾城人也。少与兄镜几、弟仙舟俱知名。朝隐文章虽无《风》、《雅》之体，善构奇，甚为时人所赏。累迁给事中，预修《三教珠英》。张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圣历二年，则天不豫，令朝隐往少室山祈祷。朝隐乃曲申悦媚，以身为牺牲，请代上所苦。及将康复，赐绢彩百匹、金银器十事。俄转麟台少监。易之伏诛，坐徙岭外。寻召还。先天中，复为秘书少监。又坐事贬为通州别驾，卒官。

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自余有事迹者，各见其本传。

王无竞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东莱，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孙。父侃，棣州司马。

无竞有文学，初应下笔成章举及第，解褐授赵州栾城县尉，历秘书省正字，转右武卫仓曹、洛阳县尉，迁监察御史，转殿中。旧例，每日更直于殿前。正班时，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常离班偶语，无竞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轻易以慢恆典。"楚客等大怒，转无竞为太子舍人。神龙初，坐诃诋权幸，出为苏州司马。及张易之等败，以尝交往，再贬岭外，卒于广州，年五十四。

李适者，雍州万年人。景龙中，为中书舍人，俄转工部侍郎。睿宗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至京师。及还，适赠诗，序其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寻卒。

尹元凯者，瀛州乐寿人。初为磁州司仓，坐事免，乃栖迟山林，不求仕进，垂三十年。与张说、卢藏用特相友善，征拜右补阙。卒于并州司马。

贾曾，河南洛阳人也。父言忠，乾封中为侍御史。时朝廷有事辽东，言忠奉使往支军粮。及还，高宗问以军事，言忠画其山川地势，及陈辽东可平之状，高宗大悦。又问诸将优劣，言忠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振敌。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颇有忌前之癖。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过于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转吏部员外郎。坐事左迁邵州司马，卒。

曾少知名。景云中，为吏部员外郎。玄宗在东宫，盛择宫僚，拜曾为太子舍人。时太子频遣使访召女乐，命宫臣就率更署阅乐，多奏女妓。曾启谏曰：

臣闻作乐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妇人媟黩，无豫其间。昔鲁用孔子，几至于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余，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妓，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则大圣名贤，嫉之已久。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姣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内颙颙，瞻仰德化。而渴贤之美，未被于民心；好妓之声，或闻于人听。岂所以追启、诵之徽烈，袭尧、舜之英风者哉！至若监抚余闲，宴私多豫，后庭妓乐，古或有之，非以风人，为弊犹隐。至于所司教习，章示群僚，慢伎淫声，实亏睿化。伏愿下教令，发德音，屏倡优，敦《雅》、《颂》，率更女乐，并令禁断，诸使采召，一切皆停。则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郑远佞，辉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

太子手令答曰："比尝闻公正直，信亦不虚。寡人近日颇寻典籍，至于政化，偏所留心，女乐之徒，亦拟禁断。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

授曾中书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乃拜谏议大夫、知制诰。

明年，有事于南郊，有司立议，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之位。曾奏议："请于南郊方丘，设皇地祇及从祀等坐，则礼惟稽古，义得缘情。"睿宗令宰相及礼官详议，竟依曾所奏。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曾又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词学见知，时人称为苏贾。曾后坐事，贬洋州刺史。开元六年，玄宗念旧，特恩甄叙，继历庆、郑等州刺吏，入拜光禄少卿，迁礼部侍郎。十五年卒。

子至。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禄山之乱，从上皇幸蜀。时肃宗即位于灵武，上皇遣至为传位册文。上皇览之，叹曰："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至伏于御前，呜咽感涕。

宝庆二年，为尚书左丞。时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名于省；省试每经问义十条、对策三道，取其通否。诏令左右丞、诸司侍郎、大夫、中丞、给、舍等参议，议者多与绾同。至议曰：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至乎修《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不亦明乎！间者，礼部取人，有乖斯义。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所以禄山一呼，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殷始兴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俗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

二代而亡。汉兴，杂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终彼四百，岂非学行道扇，化行于乡里哉！自魏至隋，仅四百载，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

国家革魏、晋、隋、梁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帱生育，德合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从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

今西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由，贡士不称行实，胄子何尝讲习。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第，谓弘奖劝，不其谬欤！只足以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阁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

议者然之。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依旧。贾至所议，来年允之。

广德二年，转礼部侍郎。是岁，至以时艰岁歉，举人赴省者，奏请两都试举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贤院待制。大历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许景先，常州义兴人，后徙家洛阳。少举进士，授夏阳尉。神龙初，东都起圣善寺报慈阁。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累迁给事中。开元初，每年赐射，节级赐物，属年俭，甚费府库。景先奏曰：

近臣三九之辰，频赐宴射，已著格令，犹降纶言。但古制不存，礼章多阙，官员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继之师旅。既不足以观德，又未足以威边；耗国损人，且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选诸侯，以射饰礼乐，以射观容志，故有《驺虞》、《狸首》之奏，《采蘩》、《采苹》之乐。天子则以备官为节，诸侯则以时会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皆审志固行，德美事成，阴阳克和，暴乱不作。故诸侯贡士，亦试于射宫；容体有亏，则绌其地。是诸侯君臣皆尽志于射，射之礼也大矣哉！今则不然。众官既多，鸣镝乱下，以苟获为利，以偶中为能，素无五善之容，颇失三侯之礼。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近河南、河北，水涝处多，林胡小蕃，见寇郊垒，军书日至，河朔骚然。命将除凶，未图克捷；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去

岁豫、亳两州，微遭旱损，庸赋不办，以致流亡。圣人忧勤，降使招恤，流离岁月，犹未能安，人之困穷，以至于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调，用之既无恻隐，获之固无耻惭。考古循今，则为未可。且禁卫武官，随番许射，能中的者，必有赏焉。此则训武习戎，时习不阙，待寇宁岁稔，率由旧章，则爱礼养人，幸甚！幸甚！

自是乃停赐射之礼。

俄转中书舍人。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中书令张说尝称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损居人庐舍，溺死者甚众。景先言于侍中源乾曜曰："灾眚所降，必资修德以禳之。《左传》所载'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诚宜发德音，遣大臣存问，忧人罪己，以答天谴。明公位存辅弼，当发明大体，以启沃明主，不可缄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闻奏，乃下诏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往赈给穷乏。

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择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选，自吏部侍郎出为虢州刺史。后转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少卿。

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是岁，玄宗封东岳，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于谷口，上独与宰臣及外坛行事官登于岳上斋宫之所。

初，上以灵山清洁，不欲喧繁，召知章讲定仪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诸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于三献，亚终合于一处。"上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诸神座于下坛行事。"

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廕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

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

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岗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神龙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诗，蹉跌不偶，六十余，为宋州参军卒。

席豫，襄阳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孙，徙家河南。豫进士及第。开元中，累官至考功员外郎，典举得士，为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转户部侍郎，充江南东道巡抚使，兼郑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玄宗谓之曰："卿以前为考功，职事修举，故有此授。"豫典选六年，复有令誉。天宝初，改尚书左丞。寻检校礼部尚书，封襄阳县子。玄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

臣属和。帝以豫诗为工，手制褒美曰：“览卿所进，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豫与弟晋，俱以词藻见称。而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七载，卒于位，时年六十九。

疾笃，谓其子曰：“吾亡三日敛，敛日即葬，勿更久留，贻公私之烦。家无余财，可卖所居，聊备葬礼。”人嘉其达。赠江陵大都督，谥曰文。

徐安贞者，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

齐浣，定州义丰人。少以词学称。弱冠以制科登第，释褐蒲州司法参军。景云二年，中书令姚崇用为监察御史。弹劾违犯，先于风教，当时以为称职。开元中，崇复用为给事中，迁中书舍人。论驳书诏，润色王言，皆以古义谟诰为准的。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并重之。秘书监马怀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诏编次四库群书，乃奏浣为编修使，改秘书少监。寻丁忧免。

十二年，出为汴州刺史。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前后牧守，多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浣皆以清严为治，民吏歌之。中书令张说择左右丞之才，举怀州刺史王丘为左丞，以浣为右丞。李元纮、杜暹为相，以开府、广平公宋璟为吏部尚书，又用户部侍郎苏晋与浣为吏部侍郎，当时以为高选。

时开府王毛仲宠幸用事，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姻亲，故北门官见毛仲奏请，无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进退随其指使。浣恶之，乘间论之曰：“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后为患，惟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臣虽过言，庶裨万一。臣闻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惟圣虑密之。”玄宗嘉其诚，谕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义，徐俟其宜。”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出为兴州别驾，浣与察善，出城饯之，因语禁中谏语。察性譖諧，遽以浣语奏之。玄宗怒，令中书门下鞫问。又召浣于内殿，谓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而疑

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轻险无行，常游太平之门，此日之事，卿岂不知耶？”浣免冠顿首谢罪，乃贬高州良德丞。又贬察为浔州皇化尉。浣数年量移常州刺史。

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数年，复为汴州刺史。淮、汴水运路，自虹县至临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旧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难制。浣乃奏自虹县下开河三十余里，入于清河，百余里出清水，又开河至淮阴县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险之害。久之，新河水复迅急，又多僵石，漕运难涩，行旅弊之。

浣因高力士中助，连为两道采访使。遂兴开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复勾剥货财，赂遣中贵，物议薄之。又纳刘戒之女为妾，凌其正室，专制家政。李林甫恶之，遣人掎摭其失。会浣判官犯赃，浣连坐，遂废归田里。

天宝初，起为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时绛州刺史严挺之为林甫所构，除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与浣皆朝廷旧德，既废居家巷，每园林行乐，则杖屡相过，谈宴终日。林甫闻而患之，欲离其势。五年，用浣为平阳太守。卒于郡。肃守即位，为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浣受褒赠。

王浣，并州晋阳人。少豪荡不羁。登进士第，日以蒲酒为事。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浣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说镇并州，礼浣益至。会说复知政事，以浣为秘书正字，擢拜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枥多名马，家有妓乐。浣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

说既罢相，出浣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恣为欢赏，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于是贬道州司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

邕少知名。长安初，内史李峤及监察御史张廷珪，并荐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遗。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阶下进曰：“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请。

既出，或谓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

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邕上书谏曰：

盖人有感一餐之惠，殒七尺之身；况臣为陛下官，受陛下禄，而目有所见，口不言之，是负恩矣！自陛下亲政日近，复在九重，所以未闻在外群下窃议。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诡惑，妄说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见驱使。此道若行，必挠乱朝政。臣至愚至贱，不敢以胸臆对扬天威，请以古事为明证。孔丘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则墨翟、干宝，各献于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妄，历代无效，臣愚不愿陛下复行之于明时。唯尧、舜二帝，自古称圣，臣观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之道理天下。伏愿陛下察之，则天下幸甚！

疏奏不纳。以与张柬之善，出为南和令，又贬富州司户。

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难，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改户部员外郎，又贬崖州舍城丞。开元三年，擢为户部郎中。

邕素与黄门侍郎张廷珪友善。时姜皎用事，与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后征为陈州刺史。

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由是颇自矜炫，自云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甚恶之。俄而陈州赃污事发，下狱鞫讯，罪当死，许州人孔璋上书救邕曰：

臣闻明主御宇，舍过举能，取材弃行；烈士抗节，勇不避死，见危授命。晋用林父，岂念过乎？汉用陈平，岂念行乎？禽息殒身，北郭碎

首，岂爱死乎？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士，汉无皇极之尊，秦不并西戎，齐不霸东海矣！

臣伏见陈州刺史李邕，学成师范，文堪经国；刚毅忠烈，难不苟免。往者张易之用权，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韦氏恃势，言出祸应，而邕挫其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中损，即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赈惠，积而便散，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鞫讯待报，将至极刑，死在朝夕。

臣闻生无益于国，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朽贱庸夫，轮辕无取，兽息禽视，虽生何为！况贤为国宝，社稷之卫，是臣痛惜深矣！臣愿六尺之躯，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谓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与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贤而举，仁也；代人任患，义也。臣获二善而死。且不朽，则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贱不足以赎邕，雁门缝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宽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愿毕矣！陛下即以阳和之始，难于用钺，俟天成命，敢忘伏剑，岂烦大刑，然后归死。皇天后土，实照臣之心。

昔吴、楚七国叛，因亚夫得剧孟，则寇不足忧。夫以一贤之能，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存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李邕，岂惟成恺悌之泽，实亦归天下之望！况大礼之后，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且臣不为死者所知，甘于死者，岂独为惜邕之贤，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图之！

疏奏，邕已会减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璋亦配流岭南而死。邕后于岭南从中官杨思勖讨贼有功，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计京师。

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

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奸赃事发。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勣马一匹，及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余。

初，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后因恩例，得赠秘书监。

孙逖，潞州涉县人。曾祖仲将，寿张丞。祖希庄，韩王府典签。父嘉之，天册年进士擢第，又以书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历曲周、襄邑二县令，以宋州司马致仕，卒，年八十三。

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火炉赋》。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开元初，应哲人奇士举，授山阴尉。迁秘书正字。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张说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门，转左补阙。黄门侍郎李暠出镇太原，辟为从事。

暠在镇，与蒲州刺史李尚隐游于伯乐川，逖为之记，文士盛称之。二十一年，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修撰。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

二十四年，拜逖中书舍人。逖自以通籍禁闱，其父官才邑宰，乃上表陈情曰："臣父嘉之，虽当暮齿，幸遇明时，绵历驱驰，才及令长。臣夙荷严训，累登清秩，频迁省闼，又拜掖垣。地近班荣，臣则过量；途遥日暮，父乃后时。在公府有偷荣之责，于私庭无报德之效，反惭乌鸟，徒厕鸳鸿。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沾臣父。"玄宗优诏奖之，授嘉之宋州司马致仕，寻卒。

丁父丧免。二十九年服阕，复为中书舍人。其年充河东黜陟使。天宝三载，权判刑部侍郎。五载，以风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练，加之谦退不伐，人多称之。以疾沉废累年，转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广德二年，诏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有集三十卷。

子宿、绛、成。逖弟遹、遘、造。

遹终左武卫兵曹。宿历河东掌记。代宗朝历刑部郎中、中书舍人，

出为华州刺史，卒。

成，字退思，以父廕累授云阳、长安尉，历监察御史，转殿中。陇右副元帅李抱玉奏充掌书记，入为屯田、司勋二员外郎。丁母丧免，终制，出为洛阳令，转长安令。时兄宿为华州刺史，因失火惊惧成喑病。成素孝悌，苍黄请急，不俟报而趋华。代宗嘉之，叹曰："急难之切，观过知仁。"历仓部郎中、京兆少尹。出为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请立碑颂德，优诏褒美。转苏州刺史。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五年卒。

宿子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经略使。

公器子简、范，并举进士。会昌后，兄弟继居显秩，历诸道观察使。简，兵部尚书。子纾、徽，并登进士第。

列传第一百四十 文苑下

○李华萧颖士　李翰附陆据崔颢王昌龄孟浩然元德秀王维李白杜甫吴通玄兄通微王仲舒崔咸唐次 子扶持持子彦谦刘鹡李商隐温庭筠薛逢 子廷珪李拯李巨川司空图

李华字遐叔，赵郡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天宝中，登朝为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颖士词锋俊发。华自以所业过之，疑其诬词。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物，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华著论言龟卜可废，通人当其言。

禄山陷京师，玄宗出幸，华扈从不及，陷贼，伪署为凤阁舍人。收城后，三司类例减等，从轻贬官，遂废于家，卒。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有文集十卷，行于时。

萧颖士者，字茂挺。与华同年登进士第。当开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骈集，如贾曾、席豫、张垍、韦述辈，皆有盛名，而颖士皆与之游，由是缙绅多誉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缟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缟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云："擢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庙廷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逊，皆此类也。然而聪警绝伦。尝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颖士一阅，即能诵之，华再阅，据三阅，方能记之。议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终以诞傲褊忿，困踬而卒。

华宗人翰，亦以进士知名。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常从阳翟令皇甫曾求音乐，每思涸则奏乐，神逸则著文。禄山之乱，从友人张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贼攻围经年，食尽矢穷方陷。当时薄巡者，言其降贼，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张巡姚摐等传》两卷上之。肃宗方明巡之忠义，士友称之。上元中，为卫县尉，入朝为侍御

史。

陆据者，周上庸公腾六代孙。少孤。文章俊逸，言论纵横。年三十余，始游京师，举进士。公卿览其文，称重之，辟为从事。累官至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卒。

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自有传。

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

王昌龄者，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不护细行，屡见贬斥，卒。昌龄为文，绪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性纯朴，无缘饰，动师古道。父为延州刺史。

德秀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开元中，从乡赋，岁游京师，不忍离亲，每行则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登第后，母亡，庐于墓所，食无盐酪，藉无茵席，刺血画像写佛经。久之，以孤幼牵于禄仕，调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闻，召补龙武录事参军。

德季早失恃怙，缞麻相继，不及亲在而娶。既孤之后，遂不娶婚。族人以绝嗣规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继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先是，堕车伤足，不任趋拜，汝郡守以客礼待之。部人为盗，吏捕之，系狱。会县界有猛兽为暴，盗自陈曰："愿格杀猛兽以自赎。"德秀许之。胥吏曰："盗诡计苟免，擅放官囚，无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负约，累则吾坐，必请不及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兽而还。诚信化人，大率此类。

秩满，南游陆浑，见佳山水，杳然有长往之志，乃结庐山阿。岁属饥歉，庖厨不爨，而弹琴读书，怡然自得。好事者载酒餚过之，不择贤不肖，与之对酌，陶陶然遗身物外。琴觞之余，间以文咏，率情而书，

语无雕刻。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

天宝十三年卒，时年五十九，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

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

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

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兒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兒！”武虽急暴，不以为忤。

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

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

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穠莫备。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籓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

吴通玄，海州人。父道瓘为道士，善教诱童孺。大历中，召入宫，为太子诸王授经。德宗在东宫，师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宫掖，恆侍太子游，故遇之厚。

通玄与兄通微，俱博学善属文，文彩绮丽。通玄幼应神童举，释褐秘书正字、左骁卫兵曹、大理评事。建中初，策贤良方正等科，通玄应文词清丽，登乙第，授同州司户、京兆户曹。

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陆贽富词藻，特承德宗重顾，经历艰难。通玄弟兄又以东宫侍上，由是争宠，颇相嫌恨。贽性褊急，屡于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只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止，遂以为名。奔播之时，道途或豫除改，权令草制。今四方无事，百揆时序，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学士之名，理须停寝。"贽以通玄援引朋党，于禁中叶力排己，故欲废之，德宗　　缺文计。会贽权知兵部侍郎，知贡举，乃正拜之，罢内职，皆通玄谮之也。

七年，自起居郎拜谏议大夫、知制诰。通玄自以久次当拜中书舍人，而反除谏议，殊失望。

陆贽与宰相窦参相恶。参从子给事中申，参尤宠之。每预中书拟议，所至人呼申为"喜鹊"。申，嗣虢王则之从父甥也。申与则之亲善。则之为金吾将军，好学有文，申与则之潜结吴通玄兄弟，为参共倾陆贽。则之令人造谤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时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之。既闻申、则之谮陆贽，纲纪伺之，果与通玄结构其谋。帝大怒，罢窦参知政事，寻贬郴州司马，窦申锦州司户，李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帝召见之，亲自临问，责以污辱近属。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寻以陆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代窦参。

通微，建中四年自寿安县令入为金部员外，召充翰林学士。寻改职方郎中，知制诰。与弟通玄同职禁署，人士荣之。七年，改礼部郎中，寻转中书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于国门，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为丧服。

通玄词藻婉丽，帝尤怜之。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诏李纾为谥册文，宰相张延赏、柳浑为庙乐章。及进，皆不称旨，并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笔，无不慊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嗜学工文，不就乡举。凡与结交，必知名之士，与杨顼、梁聿、裴枢为忘形之契。贞元十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遗。裴延龄领度支，矫诞大言，中伤良善，仲舒上疏极论之。累转尚书郎。元和五年，自职方郎中知制诰。

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京兆尹杨凭为中丞李夷简所劾，贬临贺尉。仲舒与凭善，宣言于朝，言夷简掎摭凭罪，仲舒坐贬硖州刺史。迁苏州。穆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年出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酿法深，仲舒至镇，奏罢之。又出官钱二万贯，代贫户输税。长庆三年冬，卒于镇。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锐，位终给事中。咸元和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郑余庆、李夷简辟为宾佐，待如师友。及登朝，历践台阁，独行守正，时望甚重。敬宗欲幸东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勋旧自兴元随表入觐。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京兆尹刘栖楚，逢吉党也。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而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裴耳而语，咸嫉其矫，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呫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坐客皆壮之。累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等使。自旦至暮，与宾僚痛饮，恆醉不醒。簿领堆积，夜分省览，剖判决断，无毫厘之差，胥吏以为神人。入为右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和八年十月卒。

初，锐佐李抱真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曾事隋朝云际寺李先生，预知过往未来之事。属河朔禁游客，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愿以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

既冠，栖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独游南山，经时方还。尤长于歌

诗，或风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惬，必凄怆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并州晋阳人也，国初功臣礼部尚书俭之后。建中初进士擢第，累辟使府。贞元初，历侍御史。窦参深重之，转礼部员外郎。八年，参贬官，次坐出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次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辩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方吾为古之昏主，何自谕如此！"改夔州刺史。宪宗即位，与李吉甫同自峡内召还，授次礼部郎中。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卒。

章武皇帝明哲嫉恶，尤恶人朋比倾陷。尝阅书禁中，得次所上书三篇，览而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唐次所集辩谤之书，实君人者时宜观览。朕思古书中多有此事，次编录未尽。卿家传史学，可与学士类例广之。"传师奉诏与令狐楚、杜元颖等分功修续，广为十卷，号《元和辩谤略》，其序曰：

臣闻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于播四时之候，遂万物之宜，在验乎妖、祥之二气；祥气降则为丰为茂，妖气降则为沴为灾。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于处神明之奥，询献纳之辞，在审乎邪、正之二说；正言胜则为忠为谠，邪言胜则为谗为谀。故《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刺其组织之甚巧也。语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恶其莠言之蠹政也。盖谓似信而诈，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动心，捷捷可以乱德，岂止鶗鴂彫卉，薏苡惑珠者哉！况立国家，自中徂外，道偏则刑罚　不中，谗胜则忠孝靡彰。逖览前闻，缅想近古，招贤容鲠，　远佞嫉邪，虑之则深，防之未至。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谟猷博访于缙绅，旌贲屡臻于岩穴。尚复广四目，周四聪，制理皆在于未萌，作范将垂于不朽。乃诏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汉，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贤，罹谗谤之事迹，叙瑕衅之本末，纪谣咏之浅深，编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垦谗之命，我皇修辩谤之书，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将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别殿备乙夜之观，则圣虑先辩，谤何由兴！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宪宗优诏答之。

次子扶、持。

扶，字云翔，元和五年进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出为刺史。太和初，入朝为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内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浙川县于荒野中囤贮，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硕，裛烂成灰尘。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贞元二十年，邓琬父子兄弟至玄孙，相承禁系二十八年，前后禁死九人。今琬孙及玄孙见在枷禁者。"敕曰："如闻盐铁、度支两使，此类极多。其邓琬等四人，资产全已卖纳，禁系三代，瘐死狱中，实伤和气。邓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监院如有此类，不得禁经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闻。"物议嘉扶有宣抚之才。俄转司勋郎中。

八年，充弘文馆学士，判院事。九年，转职方郎中，权知中书舍人事。开成初，正拜舍人，逾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团练观察使。四年十一月，卒于镇。

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问瓯、闽，政事不治。身殁之后，仆妾争财，诣阙论诉，法司按劾，其家财十万贯，归于二妾。又尝枉杀部人，为其家所诉。行己前后不类，时论非之。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入朝为侍御史、尚书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为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招讨使。入为给事中。大中末，检校左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灵武六城转运等使。进位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处置等使，卒。

子彦谦，字茂业。咸通末应进士，才高负气，无所屈降，十余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盗起，两都覆没，以其家避地汉南。中和中，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累奏至河中节度副使，历晋、绛二州刺史。

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于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辈流。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

光启末，王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责参佐。彦谦与书记李巨川俱贬汉中掾曹。时杨守亮镇兴元，素闻其名。彦谦以本府参承，守亮见之，喜握手曰："闻尚书名久矣，邂逅于兹。"翌日，署为判官。累官至副使，阆、壁二郡刺史。卒于汉中。有诗数百篇，礼部侍郎薛廷珪为之

序，号《鹿门先生集》，行于时。子涣，位亦至郡守。

次弟款、欣。款贞元六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登朝为御史，出为郡守，卒。子技。技字己有，会昌末，累迁刑部员外，转郎中，累历刺史，卒。

刘濩，字去华，昌平人。父勉。濩宝历二年进士擢第。博学善属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阉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庶政。当时目为南北司，爱恶相攻，有同水火。濩草泽中居常愤惋。文宗即位，恭俭求理，太和二年策试贤良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无为，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简，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夐乎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质文迭究，百伪滋炽，风流浸微，自汉而降，足征盖寡。朕顾惟昧道，祗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所未达，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理，而豪猾时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于变风，而生徒多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堕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理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理。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子大夫识达古今，明于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主之阙，辩政之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于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理？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推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

时对策者百余人，所对止循常务，唯濩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对曰：

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

至德嗣兴，以大明垂照，询求过阙，咨访谟猷，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者。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之所忌，时之所禁，权幸之所讳恶，有司之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朝有谠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谨昧死以对。

伏惟圣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人以齐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理，其则不远，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尔！

伏惟圣策，有祗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志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也，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患在致乎精诚，广播植在视乎食力。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伏以圣策，有择官济理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以行，则枝叶安有难别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理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安敢爱死！

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辩疵之念，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则理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称“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终始不懈而已。臣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终也。　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则可以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

代循环之弊，而为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罢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者，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今陛下不以国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而圣虑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忧而不忧者乎？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夫帝业既艰难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余载矣。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

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而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臣又按《春秋》“阍弑吴子余祭”，不书其君。《春秋》讥其疏远贤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将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之所以将变也！

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储未建，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

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而此书者，重其专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

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以其能逐君侧恶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簿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又樊哙排闼而雪涕，爰盎当车以抗词，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戕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杀身”、“害成”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为陛下言之，虑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以钳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起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故徘徊郁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耳。陛下何不以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与旧德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凌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旰食之忧矣！

臣前所谓“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舜之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贤。元凯在下，虽微必举；四凶在朝，虽强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汉之元、成，咸欲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辩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

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庙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者。且百姓涂炭之苦，陛下无由而知；则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无由而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灭亡也。 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国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亲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信于上也，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补署，建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致，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疠，继之以凶荒，臣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故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尔。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者，固其然也！

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始，以塞万方之望。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仁，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民苏息，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兆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闻德以修己，教以导人。修之也，则人不劝而自至；导之也，则人敦行而率从。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不以立教之旨未尽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匡时

为忠；知人则任贤而去邪，匡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民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举贤正不遗其疏远，则化浃于朝廷矣。爱人以敦本，分职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于天下矣！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于遂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修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寿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致乎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七月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鲁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君无悯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诚而旱不害物，文公无恤悯而旱则成灾。陛下诚能有恤人之心，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植在视乎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食与财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劳，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齐”，《春秋》讥其国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

也。臣闻古者因井田而制军赋，间农事以修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祸乱。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居闲岁则橐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修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宫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絏藩臣，干凌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耶！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选军卫之职，修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规，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国，始天子以达于诸侯，则可以制豪猾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臣前所谓“生徒堕业，由学校之官废”者，盖以国家贵其禄而贱其能，先其身而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修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理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有曾经战阵，及功臣子弟，各请随宜酬赏。如无治人之术者，不当授任此官，则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人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辩枝叶”者，考其言以询行也。

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道德而齐礼也。

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之于前矣。

臣前所谓“令烦而理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乃理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理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所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不敢爱死”者。臣闻晁错为汉画削诸侯之策，非不知祸之将至也。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昔龙逢死而启殷，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至于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条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奉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于仁寿，可以逍遥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而任之，使权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而任之，使修分阃之寄。念百度之未贞，在择庶官而任之，使专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择长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行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以致其理哉！

是岁，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策官，三人者，时之文士也，睹濩条对，叹服嗟悒，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言论激切，士林感动。时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当途，考官不敢留濩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谏官御史，扼腕愤发，而执政之臣，从而弭之，以避黄门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谓人曰："刘濩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请以所授官让濩。事虽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镇襄阳，辟为从事，待如师友。位终使府御史。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曾祖叔恆，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

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待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綯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綯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

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綯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襜，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

弟羲叟，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杨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污行闻于京师。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间雪冤。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无何，商罢相出镇，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再迁隋县尉，卒。

子宪，以进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为徐州从事，节度使崔彦鲁为庞勋所杀，庭皓亦被害。

庭筠著述颇多，而诗赋韵格清拔，文士称之。

薛逢，字陶臣，河东人。父倚。逢会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崔铉罢相镇河中，辟为从事。铉复辅政，奏授万年尉，直弘文馆，累迁侍御史、尚书郎。

逢文词俊拔，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久之不达。应进士时，与彭城刘□彖尤相善，而□彖词艺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彖扬历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彖知政事，或荐逢知制诰，□彖奏曰：“先朝立制，两省官给事中、舍人除拜，须先历州县。逢未尝治郡，宜先试之。”乃出为巴州刺史。既而沈询、杨收、王铎由学士相继为将

相，皆逢同年进士，而逢文艺最优。杨收作相后，逢有诗云："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凤偶时皆瑞圣，潜龙无水谩通神。"收闻，大衔之，又出为蓬州刺史。收罢相，入为太常少卿。给事中王铎作相，逢又有诗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山岳一尘轻。"铎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迁秘书监，卒。

子廷珪。中和中登进士第。大顺初，累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乾宁三年，奉使太原复命，昭宗幸华州，改左散骑常侍。移疾免，客游成都。光化中，复为中书舍人。迁刑部、吏部二侍郎，权知礼部贡举，拜尚书左丞。入梁，至礼部尚书。

李拯，字昌时，陇西人。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黄巢之乱，避地平阳。僖宗还京，召拜尚书郎，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僖宗再幸宝鸡，拯扈从不及，在凤翔。襄王僭号，逼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后硃玫秉政，百揆无叙，典章浊乱，拯尝朝退，驻马国门，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硃玫，襄王出奔，京城乱，拯为乱兵所杀。

妻卢氏，知书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尸恸哭。贼逼之，坚哭不动；又临之以兵，至于断一臂，终不顾，为贼所害，人皆伤之。

李巨川，字下己，陇右人。国初十八学士道玄之后，故相逢吉之侄曾孙。父循，大中八年登进士第。

巨川乾符中应进士，属天下大乱，流离奔播，切于禄位，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诛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重荣收复功，巨川之助也。及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罪参佐，贬为汉中掾。时杨守亮帅兴元，素知之，闻巨川至，喜谓客曰："天以李书记遗我也！"即命管记室，累迁幕职。

景福中，守亮为李茂贞所攻，城陷，以部下数百人欲投太原。入秦，为华军所擒。巨川时从守亮，亦被械系。在途，巨川题诗于树叶以遗华帅韩建，词情哀鸣，建欣然解缚。守亮诛，即命为掌书记。俄而李茂贞犯京师，天子驻跸于华。韩建以一州之力，供亿万乘，虑其不济，遣巨川传檄天下，请助转饷，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书檄，酬报辐凑，巨川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即时巨川之名闻于天下。

昭宗还京，特授谏议大夫，仍留佐建。

光化初，硃全忠陷河中，进兵入潼关。建惧，令巨川见全忠送款，至河中，从容言事。巨川指陈利害，全忠方图问鼎，闻巨川所陈，心恶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笔见知于全忠，虑得巨川减落名价，谓全忠曰："李谏议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为全忠所害。

司空图，字表圣，本临淄人。曾祖遂，密令。祖彖，水部郎中。父舆，精吏术。大中初，户部侍郎卢弘正领盐铁，奏舆为安邑两池榷盐使、检校司封郎中。先是，盐法条例疏阔，吏多犯禁；舆乃特定新法十条奏之，至今以为便。入朝为司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卒。

图，咸通十年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图请从之。凝加器重，洎廉问宣歙，辟为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阙迟留，责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

乾符六年，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分司，图与之游，携嘉其高节，厚礼之。尝过图舍，手题于壁曰："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复入朝，路由陕虢，谓陕帅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为宾佐。其年，携复知政事，召图为礼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迁本司郎中。

其年冬，巢贼犯京师，天子出幸，图从之不及，乃退还河中。时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图颇厚。数年，徽受诏镇潞，乃表图为副使，徽不赴镇而止。僖宗自蜀还，次凤翔，召图知制诰，寻正拜中书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宝鸡，复从之不及，退还河中。

龙纪初，复召拜舍人，未几又以疾辞。河北乱，乃寓居华阴。景福中，又以谏议大夫征。时朝廷微弱，纪纲大坏，图自深惟出不如处，移疾不起。乾宁中，又以户部侍郎征，一至阙廷致谢，数日乞还山，许之。昭宗在华，征拜兵部侍郎，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谢之而已。昭宗迁洛，鼎欲归梁，柳璨希贼旨，陷害旧族，诏图入朝。图惧见诛，力疾至洛阳，谒见之日，堕笏失仪，旨趣极野。璨知不可屈，诏曰："司空图俊造登科，硃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心惟乐于漱流，任非专于禄食。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栖衡之志。可放还山。"

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

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达，尝拟白居易《醉吟传》为《休休亭记》曰：

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诡激啸傲，多此类也。

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人或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图布衣鸠杖，出则以女家人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王重荣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腊馈遗，不绝于途。

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阴，不怿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图无子，以其甥荷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为嗣，尝为御史所弹，昭宗不之责。

赞曰：国之华彩，人文化成。间代杰出，奋藻摛英。骐骥逸步，《咸》、《韶》正声。□粲流缃素，下视姬、嬴。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为薛颐甄权弟立言宋侠许胤宗乙弗弘礼袁天纲孙思邈明崇俨张憬藏李嗣真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附尚献甫裴知古附孟诜严善思金梁凤张果叶法善僧玄奘神秀慧能普寂义福附一行泓师附桑道茂

夫术数占相之法，出于阴阳家流。自刘向演《洪范》之言，京房传焦赣之法，莫不望气视祲，悬知灾异之来；运策揲蓍，预定吉凶之会。固已详于鲁史，载彼《周官》。其弊者肄业非精，顺非行伪，而庸人不修德义，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纳薄姬，孙皓之邀青盖，王莽随式而移坐，刘歆闻谶而改名。近者綦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国史载袁天纲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风删方伎书，备言其要。旧本录崔善为已下，此深于其术者，兼桑门道士方伎等，并附此篇。

崔善为，贝州武城人也。祖颙，后魏员外散骑侍郎。父权会，齐丞相府参军事。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务。弱冠州举，授文林郎。属隋文帝营仁寿宫，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巡至善为之所，索簿点人，善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无差失，素大惊。自是有四方疑狱，多使善为推按，无不妙尽其理。

仁寿中，稍迁楼烦郡司户书佐。高祖时为太守，甚礼遇之。善为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高祖深纳之。义旗建，引为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武德中，历内史舍人、尚书左丞，甚得誉。诸曹令史恶其聪察，因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知钩，随例得封侯。髆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高祖闻之，劳勉之曰："浇薄之人，丑正恶直。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纬愚暗，遂灭其家。朕虽不德，幸免斯事。"因购流言者，使加其罪。时傅仁均所撰《戊寅元历》，议者纷然，多有同异，李淳风又驳其短十有八条。高祖令善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驳正。

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其事乃止。后历大理、司农二卿，名为称职。坐与少卿不协，出为秦州刺史，卒，赠刑部尚书。

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

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贞观中，太宗将封禅泰山，有彗星见，颐因言“考诸玄象，恐未可东封”。会褚遂良亦言其事，于是乃止。

颐后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于九秬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又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后数岁卒。

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隋开皇初，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疾免。隋鲁州刺史库狄鏚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曰：“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即射。权之疗疾，多此类也。

贞观十七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

弟立言，武德中累迁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既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脉曰：“其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立言寻卒。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宋侠者，洺州清漳人，北齐东平王文学孝正之子也。亦以医术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经心录》十卷，行于代。

许胤宗，常州义兴人也。初事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病风不言，名医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薰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蓍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由是超拜义兴太守。陈亡入隋，历尚药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骑侍郎。

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

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余卒。

乙弗弘礼，贝州高唐人也。隋炀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礼跪而贺曰：“大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诚愿戒之在得。”炀帝即位，召天下道术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礼统摄。帝见海内渐乱，玄象错谬，内怀忧恐，尝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何如？”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弘礼曰：“臣本观相书，凡人之相，有类于陛下者，不得善终。臣闻圣人不相，故知凡圣不同耳。”自是帝尝遣使监之，不得与人交言。

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时尝坐事没为奴，贞观初，与数人诣之，大鼎次至，弘礼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礼曰：“观其头目，直是贱人，但不知余处何如耳？”大鼎有惭色，乃解衣视之，弘礼曰：“看君面，不异前言。占君自腰已下，当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类也。贞观末卒。

袁天纲，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术。隋大业中，为资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纲以大业元年至洛阳。时杜淹、王珪、韦挺就之相。天纲谓淹曰：“公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谓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职。”谓韦曰：“公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复谓淹等“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太子中允。韦挺，隋末与隐太子友善，后太子引以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曰：“袁公洛邑之言，则信矣。未知今日之后何如？”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终当俱受荣贵。”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纲。天纲谓杜公曰：“即当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官，兼有年寿，然晚途皆不称愜，韦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王珪寻授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御史大夫、太常卿，贬象州刺史。皆如天纲之言。

大业末，窦轨客游德阳，尝问天纲。天纲谓曰：“君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必于梁、益州大树功业。”武德初，轨为益州行台仆射，

引天纲，深礼之。天纲又谓轨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之言。然目气赤脉贯瞳子，语则赤气浮面。如为将军，恐多杀人。愿深自诫慎。”武德九年，轨坐事被征，将赴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见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贞观八年，太宗闻其名，召至九成宫。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覆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又生骨，犹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其年，侍御史张行成、马周同问天纲，天纲曰：“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又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周后位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年四十八卒。谓行成曰：“公五岳四渎成就，下亭丰满，得官虽晚，终居宰辅之地。”行成后至尚书右仆射。天纲相人所中，皆此类也。申国公高士廉尝谓曰：“君更作何官？”天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尽矣。”果至是月而卒。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

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

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寝，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彗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又曰：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

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

明崇俨，洛州偃师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俨年少时，随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俨尽能传其术。乾封初，应封岳举，授黄安丞。会刺史有女病笃，崇俨致他方殊物以疗之，其疾乃愈。高宗闻其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崇俨每因谒见，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帝深加允纳。润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处士山宾故宅，帝特为制碑文，亲书于石，论者荣之。

四年，为盗所杀。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又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继大位，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优制赠侍中，谥曰庄，仍拜其子珪为秘书郎。

珪，开元中仕至怀州刺史。

张憬藏，许州长社人。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太子詹事蒋俨年少时，尝遇憬藏，因问禄命。憬藏曰："公从今二年，当得东宫掌兵之官，秩未终而免职。免职之后，厄在三尺土下。又经六年，据此合是死征。然后当享富贵，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为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时禄绝。"俨后皆如其言。尝奉使高丽，被莫离支囚于地窖中，经六年，然后得归。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与之告别，自云当死。俄而有敕，许令致仕。

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尝与乡人靖思贤各赍绢赠憬藏以问官禄。憬藏谓仁轨曰："公居五品要官，虽暂解黜，终当位极人臣。"仁轨后自给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东效力。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及仁轨为仆射，思贤尚存，谓人曰："张憬藏相刘仆射，则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继而死，尽货田宅，寄死于所亲园内。憬藏相人之妙，皆此类。竟不仕，以寿终。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赵州长史。嗣真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弱冠明经举，补许州司功。时左侍极贺兰敏之受诏于东台修撰，奏嗣真弘文馆参预其事。嗣真与同时学士刘献臣、徐昭俱称少俊，馆中号为"三少"。敏之既恃宠骄盈，嗣真知其必败，谓所亲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饥，乃求出，补义乌令。无何，敏之败，修撰官皆连坐流放，嗣真独不预焉。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居春宫，嗣真尝于太清观奏乐，谓道士刘概、辅

俨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概、俨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居数日，太子废为庶人。概等以其事闻奏，高宗大奇之，征拜司礼丞，仍掌五礼仪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

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时酷吏来俊臣构陷无罪，嗣真上书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君臣，乃用黄金五万斤，行反间之术。项王果疑臣下，陈平反间果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焉知必无陈平先谋疏陛下君臣，后谋除国家良善，臣恐为社稷之祸！伏乞陛下特回天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疏奏不纳。寻被俊臣所陷，配流岭南。

万岁通天年，征还，至桂阳，自筮死日，预讬桂阳官属备凶器。依期暴卒。则天深加悯惜，敕州县递灵舆还乡，赠济州刺史。神龙初，又赠御史大夫。

撰《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于殿庭因拜跪便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胁，则剧难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时，即苦冲胁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疗。"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性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

虔纵，官至侍御医。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

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候、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

之征。”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其秋，献甫卒，则天甚嗟异惜之。复以浑仪监为太史局，依旧隶秘书监。

时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于音律。长安中为太乐丞。神龙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庙，知古预其事。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改国为唐。知古又能听婚夕环佩之声，知其夫妻终始。后卒于太乐令。

孟诜，汝州梁人也。举进士。垂拱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为台州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

睿宗在籓，召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初应消声幽薮科举擢第。则天时为监察御史，权右拾遗、内供奉。数上表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稍迁太史令。

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星犯天关。善思奏曰：“法有乱臣伏罪，且有臣下谋上之象。”岁余，张柬之、敬晖等起兵诛张易之、昌宗。其占验皆此类也。

神龙初，迁给事中。则天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奏议曰：

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隐。臣又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镌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玄；今乃动众加功，诚恐

多所惊黩。又若别开门道，以入玄宫，即往者葬时，神位先定，今更改作，为害益深。又以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太后权总万机，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

但合葬非古，著在礼经，缘情为用，无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岂可复循斯制！伏见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然以两汉积年，向余四百；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伏望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

臣伏以合葬者，人缘私情；不合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会；若以死者无知，合之复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回天眷，俯览臣言，行古昔之明规，割私情之爱欲，使社稷长享，天下乂安。凡在怀生，孰不庆幸！

疏奏不纳。

景龙中，迁礼部侍郎，出为汝州刺史。睿宗在籓，善思尝谓姚元之曰："相王必登帝位。"及践祚，元之以事闻奏，由是召拜右散骑常侍。

唐隆元年，郑愔谋册谯王重福为帝，乃草伪制，除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选事。及谯王下狱，景云元年，大理寺奏："善思与逆人重福通谋，合从极法。"给事中韩思复奏曰："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惟轻，有国恆典。严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社稷。善思此时，乃能先觉，因诣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虽交游重福，谋陷韦氏，敕追善思，书至便发，向怀逆节，宁即奔命？一面疏纲，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有宥。唯刑是恤，理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思复又驳奏恳直。睿宗纳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无几，遇赦还。年八十五，开元十七年卒。

初，善思为御史时，中书舍人刘允济为酷吏所陷，当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请，允济乃得免诛。善思后见允济，竟不自言其事。韩思复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谢。时人称其长者。

善思子向，乾元中为凤翔尹，宝应中授太常员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长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广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赵郡司马宙，长向十岁，向卒时，宙并无恙。

金梁凤，不知何许人也。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时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裴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梁凤谓冕曰："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郎中此时当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离天子左右，大富贵。"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凤曰："有一日向东京，一日入蜀川，一日来向朔方，此时公得相。"冕惧其言，深谢绝之。其后安禄山反，南犯洛阳，僭称伪位。哥舒翰东守潼关，累月，奏冕为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诘曰："事验也。"冕又问三日之兆，梁凤曰："东京日即自磨灭，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间日何转分明，不可说。"冕志之。既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肃宗北如灵武，冕会之，劝成策立，改元为至德元年。冕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肃宗召拜都水使者。

梁凤在河陇，谓吕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须得一大惊怖，即得。"諲后至驿，责让驿长，搒之。驿吏武将，性粗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两发，几中諲面，諲逾墙得免。以报梁凤，梁凤曰："此必入相。"逾年，諲自黄门侍郎知政事。

梁凤在凤翔，李揆、卢允二人同见之，俱素服，自称选人。梁凤谓之曰："公等并至清望官，那得云无官。"揆、允以实对。梁凤遣二人行，谓揆曰："公从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谓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克复两京，揆自中书舍人知礼部侍郎事，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乃以允为吏部郎中。其验多此类。尔后佯聋以自晦。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有进止，令将梁凤行。后乃病卒。

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后人复见之，往来恆州山中。开元二十一年，恆州刺史韦济以状奏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对使绝气如死，良久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状。又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以邀迎之。果乃随峤至东都，肩舆入东宫中。

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果与之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

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玄宗谓力士曰：“吾闻饮堇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使以堇汁饮果。果乃引饮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齿，则尽燋且黧。命左右取铁如意击齿坠，藏于带。乃怀中出神仙药，微红，傅坠齿之龈。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曰：“谚云娶妇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晓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诏。迥质等方悟向来之言。

后恳辞归山，因下制曰：“恆州张果先生，游方外者也。迹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浑光尘，应召城阙。莫详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特行朝礼，爰畀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其年请入恆山，锡以衣服及杂彩等，便放归山。乃入恆山，不知所之。玄宗为造栖霞观于隐所，在蒲吾县，后改为平山县。

道士叶法善，括州括苍县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

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名山，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

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

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诏曰：

故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固以冥默难源，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阆，迹混朝

伍，保黄冠而不杖，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秀，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应。斯乃体应中仙，名升上德。朕当听政之暇，屡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弘益。叹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憖遗，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宜申礼命，式旌泉壤。可赠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览经史，隋末出家为僧。后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弘忍，以坐禅为业，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便往事弘忍，专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

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衣履而已。达摩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弘忍姓周氏，黄梅人。初，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神秀既师事弘忍，弘忍深器异之，谓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

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弘忍卒后，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神秀尝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神秀又自作书重邀之，慧能谓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

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有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宅置报恩寺，岐王范、张说及征士卢鸿一皆为其碑文。

神秀卒后，弟子普寂、义福，并为时人所重。

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

开元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其和悦之容，远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为"大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义福姓姜氏，潞州铜鞮人。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宇之外。后隶京城慈恩寺。开元十一年，从驾往东都，途经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赍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赐号"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制碑文。

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尝聚徒开堂传法。至弟子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郯国公公谨之

孙也。父擅，武功令。

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先达，素多坟籍。一行诣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指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沙门普寂。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

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赍敕书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其谏诤皆此类也。

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瓒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禅师"。

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上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

初，一行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

时又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硃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赞曰：术数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变告无疑。怪诞之夫，诬罔蓍龟。致彼庸妄，幸时艰危。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隐逸

○王绩田游岩史德义王友贞卢鸿一王希夷卫大经李元恺王守慎徐仁纪孙处玄白履忠王远知潘师正刘道合司马承祯吴筠孔述睿子敏行阳城崔觐

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故蒙叟矫《让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传，箕、颍之迹，粲然可观。而汉二龚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盗泉，本非绝俗，甚可嘉也。皇甫谧、陶渊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薛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山移》见诮，海鸟兴讥，无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无功嗜酒放荡，才不足而智有余，伤其时而晦其用，深识之士也。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而游岩、德义之徒，所高者独行；卢鸿一、承祯之比，所重者逃名。至于出处语默之大方，未足与议也。今存其旧说，以备杂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游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词多不载。

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贞观十八年卒。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有文集五卷。又撰《隋书》，未就而卒。

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补太学生，后罢归，游于太白山。每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与游岩同游山水二十余年。后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调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曰：“汉高祖欲废嫡立庶，黄、绮方来，岂如陛下崇重隐沦，亲问岩穴！”帝甚欢，因将游岩就行宫，并家口给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令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帝后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

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文明中，进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马，垂拱初，坐与裴炎交结，特放还山。

史德义，苏州昆山人也。咸亨初，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劳使、文昌左丞周兴表荐之，则天征赴都，诏曰：“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尚虚玄，业履贞确，谦冲彰于里騕，孝友表于闺庭。固辞征辟，长往严陵之濑；多谢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闻强识，说《礼》敦《诗》，缮性丘园，甘心畎亩。朕承天革命，建极开阶，寤寐星云，物色林壑。顺祯期而捐薛带，应休运而解荷裳；粤自海隅，来游魏阙，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节无违。风操可嘉，启沃攸伫，特宜优奖，委以谏曹。可朝散大夫。”后周兴伏诛，德义坐为所荐免官。以朝散大夫放归丘壑，自此声誉稍减于隐居之前。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也。父知敬，则天时麟台少监，以工书知名。友贞弱冠时，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病寻差。则天闻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友贞素好学，读《九经》皆百遍，训诲子弟，如严君焉。口不言人过，尤好释典；屏绝□亶味，出言未曾负诺，时论以为真君子也。

长安年，历任长水令。后罢归田里。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礼征赴。及至，固以疾辞。诏曰：

敦夷齐之行，可以激贪；尚颜闵之道，用能劝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贞，德义泉薮，人伦茂异，孝始于事亲，信表于行己。富有文史，廉于财货，久历官政，累闻课绩。有古人之风，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修之诫。顷加征命，作护储闱，固在辞荣，累陈情恳。坚持净义，不登于车服；惟悦禅纲，味靡求于珍馔。朕方崇奖廉退，惩抑浇浮，虽思廊庙之贤，岂违山林之愿，宜加优秩，仍遂雅怀。可太子中舍人员外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

玄宗在东宫，又表请礼征之，以年老，竟辞疾不赴。年九十余，开元四年卒。时下制曰：“贵德尊贤，饰终念远，此圣人所以治天下、厚风俗也。王友贞禀气元精，游心大朴。孝惟不匮，独贯于神明；道则难

名，高谢于人代。言念锡类，方期镇俗，遽尔凋殂，良深愍悼。生无大位，虽隔外臣之仪，殁有余荣，宜赠上卿之服。可赠银青光禄大夫，仍委本县令长特加吊祭。”

卢鸿一，字浩然，本范阳人，徙家洛阳。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开元初，遣币礼再征不至。五年，下诏曰：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尝恨玄风久替，淳化未升，每用翘想遗贤，冀闻上皇之训。以卿黄中通理，钩深诣微，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确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征书，伫谐善绩，而每辄托辞，拒违不至。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数年，虽得素履幽人之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岂朝廷之故与生殊趣耶？将纵欲山林不能反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城阙密迩，不足为难，便敕赍束帛之贶，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

鸿一赴征。六年，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其故，奏曰：“臣闻老君言，礼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鸿一敢以忠信奉见。”上别召升内殿，赐之酒食。诏曰：“卢鸿一应辟而至，访之至道，有会淳风，举逸人，用劝天下。特宜授谏议大夫。”鸿一固辞，又制曰：

昔在帝尧，全许由之节；纟面惟大禹，听伯成之高。则知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遁》之时义大矣哉！嵩山隐士卢鸿一，抗迹幽远，凝情篆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云卧林壑，多历年载。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是乃飞书岩穴，备礼征聘，方伫献替，式弘政理。而矫然不群，确乎难拔，静已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会稽严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终以病归。宜以谏议大夫放还山。岁给米百硕、绢五十匹，充其药物，仍令府县送隐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状闻。

将还山，又赐隐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礼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县人也。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收佣以供葬。葬毕，隐于嵩山，师道士黄颐，向四十年，尽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颐卒，更居兖州徂来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

景龙中，年七十余，气力益壮。刺史卢齐卿就谒致礼，因访以字人之术，希夷曰：“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及玄

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

开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学弃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朕为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思，克应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尚齿。可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州县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赐衣一副、绢一百匹。"寻寿终。

自则天、中宗已后，有蒲州人卫大经、邢州人李元恺，皆洁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纪、润州人孙处玄，皆退身辞职，为时所称。

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与魏州人夏侯乾童有旧，闻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乡人止之曰："当夏溽暑，岂可步涉千里，致书可也。"大经曰："尺书无能尽意。"遂行。至魏州，会乾童出行，大经造门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人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古人式干木之闾，礼贤故也。"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尝预筮死日，凿墓自为志文，果如筮而终。

李元恺者，博学善天文律历，然性恭慎，口未尝言人之过。乡人宋璟，年少时师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遗元恺束帛，将荐举之，皆拒而不答。景龙中，元行冲为洺州刺史，邀元恺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元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但恐不能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涂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乃以己之所蚕素丝五两以酬行冲，曰："义不受无妄之财。"先是，定州人崔元鉴明《三礼》，乡人张易之宠幸用事，荐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乡请半禄。元恺诮之曰："无功受禄，灾也。"元恺年八十余，寿终。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为监察御史。时罗织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张知默推诏狱，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辞，因请为僧。则天初甚怪之；守慎陈情，词理甚高，则天欣然从之，赐号法成。识鉴高雅，为时贤所重。以寿终。

徐仁纪者，圣历中征拜左拾遗。三上书论得失，不纳。谓人曰："三谏不听，可去矣！"遂移病归乡里。神龙初，宣慰使举仁纪之行可以激俗，又征拜左补阙。三上书，又不省，乃诣执政求出。俄授灵昌令。妻

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书疏而已，余无所蓄。

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白履忠，陈留浚仪人也。博涉文史。尝隐居于古大梁城，时人号为梁丘子。景云中，征拜校书郎。寻弃官而归。

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表荐履忠隐居读书，贞苦守操，有古人之风，堪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箓又表荐履忠堪为学官，乃征赴京师。及至，履忠辞以老病，不任职事。诏曰："处士前秘书省校书郎白履忠，学优缃简，道贲丘园，探赜以见其微，隐居能达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门，素风自高，玄冕非贵。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礼命之优，式副宠贤之美。可朝散大夫。"

履忠寻表请还乡，手诏曰："孝悌立身，静退放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予闻，通班是锡，岂惟旌贲山薮，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乃停留数月而归。履忠乡人左庶子吴兢谓履忠曰："吾子家室屡空，竟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著括排门夫，履忠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今虽不得，且是吾家终身高卧，免徭役，岂易得也！"寻寿终。著《三玄精辩论》一卷，注《老子》及《黄庭内景经》，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远知，琅邪人也。祖景贤，梁江州刺史。父昙选，陈扬州刺史。远知母，梁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尝昼寝，梦灵凤集其身，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啼声，沙门宝志谓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

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陈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乃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顷又复其旧。炀帝幸涿郡，遣员外郎崔凤举就邀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知谏不宜远去京国，炀帝不从。

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

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玺书曰：“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笈者，其孰能与此乎！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伫闻委曲，副兹引领。近已令太史薛颐等往诣，令宣朕意。”

其年，远知谓弟子籓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调露二年，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则天临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曰升玄先生。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也。少丧母，庐于墓侧，以至孝闻。大业中，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箓授之。师正清净寡欲，居于嵩山之逍遥谷，积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高宗幸东都，因召见与语，问师正：“山中有何所须？”师正对曰：“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时太常奏新造乐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

师正以永淳元年卒，时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曰体玄先生。

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后赏赐，皆散施贫乏，未尝有所蓄积。

高宗又令道合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营奉天宫，迁道合之殡室，弟子开棺将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开拆，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

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籓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承祯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

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祎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宫中，问以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曰："广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祯固辞还山，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朝中词人赠诗者百余人。

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祯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

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祯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縚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以锡赍。

是岁，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饶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玄宗深叹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测，入寥自化。虽独立有象，而至极则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心依道胜，理会玄远，遍游名山，密契仙洞。存观其妙，逍遥得意之场；亡复其根，宴息无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灵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旷；言念高烈，有怆于怀。宜赠徽章，用光丹箓。可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仍为亲制碑文。

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性高洁，不

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仰，乃尽通其术。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

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帝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缁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

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筠知天下将乱，坚求还嵩山。累表不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于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

筠在翰林时，特承恩顾，由是为群僧之所嫉。骠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故所著文赋，深诋释氏，亦为通人所讥。然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赵州人也。曾祖昌宇，膳部郎中。祖舜，监察御史。父齐参，宝鼎令。述睿少与兄克符、弟克让，皆事亲以孝闻。既孤，俱隐于嵩山。述睿好学不倦，大历中，转运使刘晏累表荐述睿有颜、闵之行，游、夏之学。代宗以太常寺协律郎征之。转国子博士，历迁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述睿每加恩命，暂至朝廷谢恩，旬日即辞疾，却归旧隐。

德宗践祚，以谏议大夫银章硃绶，命河南尹赵惠伯赍诏书、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礼征聘。述睿既至，召对于别殿，特赐第宅，给以厩马，兼为皇太子侍读。旬日后累表固辞，依前乞还旧山。诏报之曰："卿怀伊挚匡时之道，有广成嘉遁之风。养素丘园，屡辞命秩。朕以峒山问道，渭水求师，亦何必务执劳谦，固求退让！无违朕旨，且启乃心。"述睿既恳辞不获，方就职。久之，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再加史馆修撰。述睿精于地理，在馆乃重修《地理志》，时称详究。

而又性谦和退让，与物无竞，每亲朋集会，尝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时令狐峘亦充修撰，与述睿同职，多以细碎之事侵述睿，述

睿皆让之，竟不与争，时人称为长者。

贞元四年，命赍诏并御馔、衣服数百袭，往平凉盟会处祭陷殁将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悫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请罢官。诏不许，报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风俗，不言之教，所赖攸深，未依来请，想宜悉也。"

述睿再三上表，方获允许，乃以太子宾客赐紫金鱼袋致仕，放还乡里。仍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还乡者皆不给公乘，德宗优宠儒者，特命给而遣之。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子敏行。

敏行，字至之，举进士，元和五年礼部侍郎崔枢下擢第。吕元膺廉问岳鄂，辟为宾佐。丁母忧而罢。后元膺为东都留守，移镇河中。敏行皆从之。十四年，入为右拾遗，迁左补阙。长庆中，为起居郎，改左司员外郎，历司勋郎中，充集贤殿学士，迁吏部郎中，俄拜谏议大夫。上疏论兴元监军杨叔元阴激募卒为乱，杀节度使李绛。人不敢发其事，敏行上表极诤之，故叔元得罪，时论称美。

敏行名臣之子，少而修洁，为人所称；及游宦，与当时豪俊为友。虽名华为一时冠，而贞规雅操，与父远矣。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赠尚书工部侍郎。

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既而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闾里相讼者，不诣官府，诣城请决。陕虢观察使李泌闻其名，亲诣其里访之，与语甚悦。泌为宰相，荐为著作郎。德宗令长安县尉杨宁赍束帛诣夏县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辞让。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后诏，赐帛五十匹。寻迁谏议大夫。

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人咸畏惮之。及至，诸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虚名讥之。有造城所居，将问其所以者。城望风知其意，引之与坐，辄强以酒。客辞，城辄引自饮；客不能已，乃与城酬酢。客或时先醉，卧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盐凡用几钱，

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未尝有所蓄积。虽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阙者，客称某物佳可爱，城辄喜，举而授之。有陈某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时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以因缘用事。于是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寻以奸佞相次进用，诬谮时宰，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黜，无敢救者。城乃伏阁上疏，与拾遗王仲舒共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议，将加城罪。时顺宗在东宫，为城独开解之，城赖之获免。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连呼“太平，太平”。

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时朝夕欲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

城既至国学，乃召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宁有久不省其亲者乎？”明日，告城归养者二十余人。

有薛约者，尝学于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连州，客寄无根蒂。台吏以踪迹求得之于城家。城坐台吏于门，与约饮酒诀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闻之，以城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生王鲁卿、季偿等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经数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罚者罚之，宜赏者赏之，不以簿书介意。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悯其编甿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前刺史有赃罪。观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为功，城立杖杀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义不欲按，乃载妻子行，中道而自逸。

顺宗即位，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岁四月，赐其家钱二百贯文，仍令所在州县给递，以丧归葬焉。

崔觐，梁州城固人。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觐夫妻遂隐于城固南山，家事不问。约奴婢递过其舍，至则供给酒食而已。夫妇林泉相对，以啸咏自娱。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高其行，辟为节度参谋，累邀方至府第。为吏无方略，苦不达人事，余庆以长者优容之。太和八年，左补阙王直方上疏论事，得召见，文宗便殿访以时事。直方亦兴元人，与觐城固山为邻，是日因荐觐有高行，诏以起居郎征之。觐辞疾不起。卒于山。

赞曰：高士忘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结庐泉石，投绂市朝。心无出处，是曰逍遥。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杨庆妻王氏独孤师仁乳母王氏附杨三安妻李氏魏衡妻王氏樊会仁母敬氏绛州孝女卫氏濮州孝女贾氏郑义宗妻卢氏刘寂妻夏侯氏楚王灵龟妃上官氏杨绍宗妻王氏于敏直妻张氏冀州女子王氏樊彦琛妻魏氏邹保英妻奚氏古玄应妻高氏附宋庭瑜妻魏氏崔绘妻卢氏奉天县窦氏二女卢甫妻李氏王泛妻裴氏附邹待征妻薄氏李湍妻董昌龄母杨氏韦雍妻兰陵县君萧氏衡方厚妻武昌县君程氏女道士李玄真孝女王和子郑神佐女附

女子禀阴柔之质，有从人之义。前代志贞妇烈女，盖善其能以礼自防。至若失身贼庭，不污非义；临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发；粉身不顾，视死如归，虽在壮夫，恐难守节，窈窕之操，不其贤乎！其次梁鸿之妻，无辞偕隐，共姜之誓，不践二庭，妇道母仪，克彰图史，又其长也。末代风靡，贞行寂寥，聊播椒兰，以贻闺壶，彤管之职，幸无忽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户部尚书、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顺有容德，事父母以孝闻。适德武，经一年而德武坐从父金才事徙岭表。矩时为黄门侍郎，奏请德武离婚，炀帝许之。德武将与裴别，谓曰：“燕婉始尔，便事分离，方远投瘴疠，恐无还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于此即事长诀矣！”裴泣而对曰：“妇人事夫，无再醮之礼。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无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

裴与德武别后，容貌毁悴，常读佛经，不御膏泽。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岁时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尝读《烈女传》，见称述不改嫁者，乃谓所亲曰：“不践二庭，妇人常理，何为以此载于记传乎？”后十余年间，与德武音信断绝。矩欲夺其志。时有柳直求婚，许之。期有定日，乃以翦刀断其发，悲泣绝粒。矩不可夺，乃止。德武已于岭表娶尔硃氏为妻，及遇赦得还，至襄州，闻裴守节，乃出其后妻，重与裴合。生三男四女。贞观中，德武终于鹿城令，裴岁余亦卒。

杨庆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庆即隋河间王弘之子。大业末，封郇王，为荥阳太守。后陷于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围洛阳，庆谋背世充，欲与其妻俱来归国。妻谓庆曰：“郑国以妾奉箕帚于公者，所以结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负恩背义，自为身谋，妾将奈何？若至长安，则公家之婢耳！愿送至东都，公之惠也。”庆不听。伺

庆出后，谓侍者曰：“唐兵若胜，我家则戚。郑国无危，吾夫又死，进退维谷。何以生焉？”乃饮药而卒。庆既入朝，官至宜州刺史。

时又有独孤武都，谋叛王世充归国，事觉诛死。武都子师仁，年始三岁，世充以其年幼不杀，使禁掌之。乳母王氏，号兰英，请髡钳，求入保养，世充许之。兰英抚育提携，备尽筋力。时丧乱年饥，人多饿死，兰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归与师仁；兰英唯啖土饮水而已。后诈采拾，乃窃师仁归于京师。高祖嘉其义，下诏曰：“师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闻，抚鞠无倦，提携遗幼，背逆归朝。宜有褒隆，以锡其号。可封永寿郡君”。

杨三安妻李氏，雍州泾阳人也。事舅姑以孝闻。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贫窭。李昼则力田，夜纺缉，数年间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丧，深为远近所嗟尚。太宗闻而异之，赐帛二百段，遣州县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旧将房企地侵掠梁郡，因获王氏，逼而妻之。后企地渐强盛，衡谋以城应贼。企地领众将趋梁州，未至数十里，饮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斩之，携其首入城，贼众乃散。高祖大悦，封为崇义夫人，舍衡同贼之罪。

樊会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东人也。年十五，适樊氏，生会仁而夫丧，事舅姑姊姒以谨顺闻。及服终，母兄以其盛年，将夺其志。微加讽谕，便悲恨呜咽，如此者数四。母兄乃潜许人为婚，矫称母患以召之。凡所营具，皆寄之邻里。像子既至，省母无疾，邻家复具肴善，像子知为所欺，佯为不悟者。其嫂复请像子沐浴。像子私谓会仁曰：“吾不幸孀居，誓与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夺吾志，将加逼迫，于汝何如！”会仁失声啼泣。像子抚之曰：“汝勿啼。吾向伪不觉者，令汝舅不我为意。闻汝啼，知吾觉悟，必加妨备，则吾难为计矣！”会仁便佯睡，像子于是伺隙携之遁归。中路，兄使追及之，将逼与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辞情甚切，其兄感叹而止。后会仁年十八病卒，时像子母已终。既葬，像子谓其所亲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义无久活。”于是号恸不食，数日而死。

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

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

孝女贾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报复，乃俟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于县，司断以极刑。贾氏诣阙自陈己为，请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于洛阳。

郑义宗妻卢氏，幽州范阳人，卢彦衡之女也。略涉书史，事舅姑甚得妇道。尝夜有强盗数十人，持杖鼓噪，逾垣而入，家人悉奔窜，唯有姑独在室。卢冒白刃往至姑侧，为贼捶击之，几至于死。贼去后，家人问曰："群凶扰横，人尽奔逃，何独不惧？"答曰："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仁义也。昔宋伯姬守义赴火，流称至今。吾虽不敏，安敢忘义！且邻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弃！若万一危祸，岂宜独生！"其姑每叹云："古人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吾今乃知卢新妇之心矣！"贞观中卒。

刘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县丞，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经十五年，兼事后母，以至孝闻。及父卒，毁瘠殆不胜丧，被发徒跣，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每日一食，如此者积年。贞观中，有制表其门闾，赐以粟帛。

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怀仁，右金吾将军。上官年十八，归于灵龟，继楚哀王后。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谨弥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啖讫，未曾先尝。经数载，灵龟薨。及将葬，其前妃阎氏，嫁不逾年而卒，又无近族，众议欲不举之。上官氏曰："必神而灵，宁可使孤魂无托！"于是备礼同葬，闻者莫不嘉叹。服终，诸兄姊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妃可思之。"妃掩泣对曰："丈夫以义烈标名，妇人以守节为行。未能即先犬马，以殉沟壑，宁可复饰妆服，有他志乎！"遽将刀截鼻割耳以自誓，诸兄姊知其志不可夺，叹息而止。寻卒。

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人也。初，年二岁，所生母亡，为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又征辽而殁。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继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迁葬讫，庐于墓侧，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坟。永徽中，诏曰："故杨绍宗妻王氏，因心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谢。以往在隋朝，父殁辽左，招魂迁葬，负土成坟，又葬其祖父母等，遏此老年，亲加板筑。痛结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标其

门闾，用旌敏德。”赐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于敏直妻张氏，营州都督、皖城公俭之女也。数岁时父母权有疾，即观察颜色，不离左右，昼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长，恭顺弥甚。适延寿公于钦明子敏直。初闻俭有疾，便即号踊自伤，期于必死。俭卒后，凶问至，号哭一恸而绝。高宗下诏，赐物百段，仍令史官录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无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适同县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时年尚少，人多聘之。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养其姊。每昼营田业，夜便纺绩，衣食所须，无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余年。及姊丧，葬送以礼。乡人莫不称其节行，竞令妻女求与相识。后数岁，竟终于家。

樊彦琛妻魏氏，楚州淮阴人。彦琛病笃，将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托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余载。岂意衅妨所招，遽见此祸。同入黄泉，是其愿也。”彦琛答曰：“死生常道，无所多恨。君宜勉励，养诸孤，使其成立。若相从而死，适足贻累，非吾所取也。”彦琛卒后，属李敬业之乱，乃为贼所获。贼党知其素解丝竹，逼令弹筝。魏氏叹曰：“我夫不幸亡殁，未能自尽，苟复偷生。今尔见逼管弦，岂非祸从手发耶？”乃引刀斩指，弃之于地。贼党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贼等忿怒，以刃加颈，语云：“若不从我，即当殒命。”乃厉声骂曰：“尔等狗盗，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会我本志。”贼乃斩之，闻者莫不伤惜。

邹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许人也。万岁通天年，契丹贼李尽忠来寇平州。保英时任刺史，领兵讨击。既而城孤援寡，势将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贼退，所司以闻，优制封为诚节夫人。

时有古玄应妻高氏，亦能固守飞狐县城，卒免为突厥所陷。下诏曰：“顷属默啜攻城，咸忧陷没。丈夫固守，犹不能坚，妇人怀忠，不惮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升，何以奖劝！古玄应妻可封为徇忠县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彦泉之后也。世为山东士族。父克己，有词学，则天时为天官侍郎。魏氏善属文。先天中，庭瑜自司农少卿左迁涪州别驾。魏氏随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赋》以叙志，词甚典美。开元中，庭瑜累迁庆州都督。初，中书令张说年少时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为外职，乃作书与说，叙亡父畴昔之事，并为庭瑜申理，乃录《南征赋》寄说。说叹曰：“曹大家《东征》之流也。”庭瑜寻

转广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殒，时人莫不伤之。

崔绘妻卢氏，幽州范阳人也，为山东著姓。祖幼孙，常州刺史。父献，有美名，则天时历鸾台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为酷吏来俊臣所陷，左迁西乡令而卒。

绘早终，卢既年少，诸兄常欲嫁之。卢辄称病固辞。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时思冲当朝美职，诸兄不之拒。将婚之夕，方以告卢；卢又固辞不可，仍令人防其门。卢谓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窦中，奔归崔氏，发面尽为粪秽所污。宗族见者皆为之垂泪。因出家为尼，诸尼钦其操行，皆尊事之。开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著赋以美之。

原武尉卢甫妻李氏，陇西成纪人也。父澜，永泰元年春任蕲县令。界内先有草贼二千余人。澜挺身入贼，结以诚信，贼并降附，百姓复业者二百余家。时曹升任徐州刺史，知贼降，领兵掩袭。贼得脱后，入县杀澜。澜将被杀，从父弟渤，诣贼救澜，请代兄死。澜又请留弟，弟兄争死。澜女卢甫妻，又泣请代父死。并为贼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节义闻。

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仪王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范，为贼所俘，贼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当死即死，终不苟全一命，受污于贼。"贼胁之以兵，逼之以骂，裴坚力抗之。贼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状迹闻。

诏曰："郑州原武县尉卢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县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范传家，柔明植性；顷因寇难，克彰义烈。或请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夫亡，标难夺之节。宜膺赠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赠孝昌县君，裴氏可赠河东县君，仍编入史册。"澜、渤亦赠官秩。

邹待征妻簿氏。待征，大历中为常州江阴县尉，其妻为海贼所掠。薄氏守节，出待征官诰于怀中，托付村人，使谓待征曰：“义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贼退潮落，待征于江岸得妻尸焉。江左文士，多著节妇文以纪之。

李湍妻。湍，吴元济之军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怀向顺，乃急渡氵殷河，东降乌重胤。其妻遂为贼束缚在树，脔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乌仆射。”观者义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请列史册。十三年，宪宗下诏从之。

董昌龄母杨氏。昌龄常为泗州长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训于母。累事吴少诚、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杨氏潜诫曰：“逆顺之理，成败可知，汝宜图之。”昌龄志未果，元济又署为郾城令。杨氏复诫曰：“逆党欺天，天所不福。汝当速降，无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为忠臣，吾虽殁无恨矣！”及王师逼郾城，昌龄乃以城降，且说贼将邓怀金归款于李光颜。宪宗闻之喜，急召昌龄至阙，直授郾城令、兼监察御史，仍赐绯鱼。昌龄泣谢曰：“此皆老母之训。”宪宗嗟叹良久。元济囚杨氏，欲杀之，而止者数矣。蔡平，杨氏幸无恙。元和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李逊疏杨氏之强明节义以闻，乃封北平郡太君。

韦雍妻萧氏。雍，故太子宾客。张弘靖镇幽州日，奏授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时属朝廷制置未备，幽州俗本凶悍，尤不乐文儒为主帅，宾佐习于常态，忿其变通，议论不密，卒然起乱。雍时家亦从劫，萧氏闻难号呼，专执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从。及雍临刃，萧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义不苟活；今日之事，愿先就死！”执刃者断其臂而杀雍，萧氏词气不挠，虽凶悍圜视，无不嗟叹。其夕，萧氏亦卒。太和六年，节度使杨志诚表明其事，因降敕追封兰陵县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为招讨使董昌龄诬枉杀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龄雅不疑虑，听其归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诣阙，截耳于右银台门，告夫被杀之冤。御史台鞫之，得实，谏官亦有章疏，故昌龄再受谴逐。

程氏，开成元年降敕曰：“乃者吏为不道，虐杀尔夫，诣阙申冤，徒行万里，崎岖逼畏，滨于危亡。血诚即昭，幽愤果雪，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如闻孤孀无依，昼哭待尽，俾荣禄养，仍赐疏封。可封武昌县君，仍赐一子九品正员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贞之玄孙。曾祖珍子，越王张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岭南。玄真祖、父，皆亡殁于岭外。虽曾经恩赦，而未昭雪。玄真进状曰："去开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岭南节度使卢钧出俸钱接措，哀妾三代旅榇暴露，各在一方，特与发遣，归就大茔合祔。今护四丧，已到长乐旅店权下，未委故越王坟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许归大茔。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贫，更无依倚。"诏曰："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辜，寻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真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祔茔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备礼。葬毕，玄真如愿住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为防秋卒，戍泾州。元和中，吐蕃寇边，父兄战死，无子，母先亡。和子时年十七，闻父兄殁于边上，被发徒跣缞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手植松柏，剪发坏形，庐于墓所。节度使王智兴以状闻，诏旌表之。

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殁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椒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厉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

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突厥之始，启民之前，《隋书》载之备矣，只以入国之事而述之。

始毕可汗咄吉者，启民可汗子也。隋大业中嗣位，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勒，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无员数，父兄死则子弟承袭。

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武德元年，始毕使骨咄禄特勒来朝，宴于太极殿，奏《九部乐》，赉锦彩布绢各有差。二年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谋入抄掠。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处罗可汗嗣位，又以隋义成公主为妻，遣使入朝告丧。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往吊处罗，赐物三万段。处罗此后频遣使朝贡。先是，隋炀帝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窦建德。三年二月，处罗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为隋王。隋末中国人在虏庭者，悉隶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一万。时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者，启民可汗第三子也。初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长安，薛举犹据陇右，遣其将宗罗□攻陷平凉郡，北与颉利连结。高祖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歆说之，令绝交于薛举。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武德三年，颉利又纳义城公主为妻，以始毕之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处罗死。高祖为之罢朝一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

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余骑，与马邑贼苑君璋将兵六千人共攻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走之。先是汉阳公苏瑰、太常卿郑元璹、左骁卫大

将军长孙顺德等各使于突厥，颉利并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后数辈。至是为大恩所挫，于是乃惧，仍放顺德还，更请和好。献鱼胶数十斤，欲充二国同于此胶。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德等还蕃，赐以金帛。

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饥荒，马邑可图。诏大恩与殿内少监独孤晟帅师讨苑君璋，期以二月会于马邑。晟后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以待之。颉利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合军，进围大恩。王师败绩，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六月，刘黑闼又引突厥万余骑入抄河北。颉利复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诏隐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讨之。时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初，关中霖雨，粮运阻绝，太宗颇患之，诸将忧见于色，顿兵于豳州。颉利、突利率万余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大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过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思摩初奉见，高祖引升御榻，顿颡固辞。高祖谓曰："颉利诚心遣特勒朝拜，今见特勒，如见颉利。"固引之，乃就坐，寻封思摩为和顺王。

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脱身奔于李靖。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太宗帅师讨之，次蒲州；颉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师。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进寇高陵，行军总管左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与之战于泾阳，大破之，获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癸未，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汝

玉帛，前后极多，何故辄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不许，縶之于门下省。

太宗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萧瑀以轻敌固谏于马前，上曰：“吾已筹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应是闻我国家初有内难，朕又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虏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举。朕故独出，以示轻之；又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虏入既深，理当自惧。与战则必克，与和则必固，制服匈奴，自兹始矣！”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车驾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萧瑀进曰：“初，颉利之未和也，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纳，臣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观突厥之兵，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我因而袭击其众，势同拉朽。然我已令无忌、李靖设伏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还，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

贞观元年，阴山已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乃惧我师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扬言会猎，实设备焉。侍臣咸曰：“夷狄无信，先自猜疑，盟后将兵，忽践疆境。可乘其便，数以背约，因而讨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须存信，何况天下主乎！岂有亲与之和，利其灾祸而乘危迫险以灭之耶？诸公为可，朕不为也。纵突厥部落叛尽，六畜皆死，朕终示以信，不妄讨之；待其无礼，方擒取耳。”

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应接。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始称臣，尚公主，请修婿礼。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

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请和，后复援梁师都，诏兵部尚书李靖、代州都督张公谨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卫孝节出恆安道，薛万彻出暢武道，并受靖节度以讨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㕑奈特勒等，并帅所部来奔。

四年正月，李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颉利惊扰，因徙牙于碛口。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二月，颉利计窘，窜于铁山，兵尚数万，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持节安抚之，颉利稍自安。靖乘间袭击，大破之，遂灭其国。颉利乘千里马，独骑奔于从侄沙钵罗部落。三月，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众奄至沙钵罗营，生擒颉利送于京师。太宗谓曰："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曾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禀食之。颉利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或相对悲歌而泣。帝见羸惫，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纵其畋猎，庶不失物性。颉利辞不愿往，遂授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

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盛，当须子子孙孙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将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国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致也！"

八年卒，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于灞水之东，赠归义王，谥曰荒。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自刎以殉。

浑邪者，颉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颉利初诞，以付浑邪，至是哀恸而死。太宗闻而异之，赠中郎将，仍葬于颉利墓侧，树碑以纪之。

突利可汗什钵苾者，始毕可法之嫡子，颉利之侄也。隋大业中，突利年数岁，始毕遣领其东牙之兵，号为泥步设。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颉利嗣位，以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东偏，管奚、□等数十部，征税无度，诸部多怨之。贞观初，奚，□等并来归附，颉利怒其失众，遣北征延陀，又丧师，遂囚而挞焉。

突利初自武德时，深自结于太宗；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后颉利政乱，骤征兵于突利，拒之不与，由是有隙。贞观三

年，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朕观前代为国者，劳心以忧万姓，世祚乃长；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灭。今北蕃百姓丧亡。诚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愿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则边境无虞，亦甚为慰。然见其颠狈，又不能不惧，所以然者，虑己有不逮，恐祸变亦尔。朕今视不能远见，听不能远闻，唯藉公等尽忠匡弼，无得惰于谏诤也。”突利寻为颉利所攻，遣使来乞师。太宗谓近臣曰：“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进曰：“夷狄无信，其来自久，国家虽为守约，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乱而取之，所谓取乱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将军周范屯太原，以图进取。突利乃率其众来奔，太宗礼之甚厚，频赐以御膳。

四年，授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户，以其下兵众置顺祐等州，帅部落还蕃。太宗谓曰：“昔尔祖启民亡失兵马，一身投隋，隋家翌立，遂至强盛，荷隋之恩，未尝报德。至尔父始毕，乃为隋家之患，自尔已后，无岁不侵扰中国。天实祸淫，大降灾变，尔众散乱，死亡略尽。既事穷后，乃来投我，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正为启民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整齐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违，当获重罪。”

五年，征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为之举哀，诏中书侍郎岑文本为其碑文。子贺逻鹘嗣。

突利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位中郎将。十三年，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逾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各使耕织，百万胡虏可得化为百姓，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书令温彦博议请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心。若遣向河南兖、豫，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将从之。秘书监魏征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者也，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百姓冤仇，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其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

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河南处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灭之余，归心降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遣居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魏征又曰：“晋代有魏时胡落，分居近郡，平吴已后，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塞外；不用钦等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无类。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援护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民。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单于内郡，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彦博既口给，引类百端，太宗遂用其计，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自结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书者多云处突厥于中国，殊谓非便，乃徙于河北，立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思摩为乙弥泥孰侯利苾可汗，赐姓李氏，率所部建牙于河北。

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设。武德初，数来朝贡，高祖封为和顺郡王。及其国乱，诸部多归中国，唯思摩随逐颉利，竟与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寻改封怀化郡王。

及将徙于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司农卿郭嗣本赐延陀玺书曰：

突厥颉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强盛，抄掠中国，百姓被其杀者，不可胜纪。我发兵击破之，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但中国礼义，不灭尔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之害，所以废而黜之，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马也。自黜废颉利以后，恆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并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户口羊马日向滋多。元许册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复其国土。我策尔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居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镇抚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

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也。”

于是命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赍书就思摩部落，筑坛于河上以拜之，并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以贰之。

薛延陀闻太宗遣思摩渡河北，虑其部落翻附碛北，预蓄轻骑，伺至而击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国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诏。然突厥翻覆难信，其未破前，连年杀中国人，动以千万计。至尊破突厥，须收为奴婢，将与百姓，而反养之如子，结社率竟反，此辈兽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请为至尊诛之。”时思摩下部众渡河者凡十万，胜兵四万人，思摩不能抚其众，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思摩遂轻骑入朝，寻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其见顾遇如此。未几，卒于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坟以象白道山，诏为立碑于化州。

先是，贞观中，突厥别部有车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为小可汗，牙于金山之北。颉利可汗之败，北荒诸部将推为大可汗，遇薛延陀为可汗，车鼻不敢当，遂率所部归于延陀。为人勇烈，有谋略，颇为众附。延陀恶而将诛之，车鼻密知其谋，窜归于旧所，其地去京师万里，胜兵三万人，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西有歌罗禄，北有结骨，皆附隶之。自延陀破后，遣其子沙钵罗特勒来朝，贡方物，又请身入朝。太宗遣将军郭广敬征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贞观二十三年，遣右骁卫郎将高侃潜引回纥、仆骨等兵众袭击之，其酋长歌逻禄泥孰阙俟利发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车鼻，相继来降。永徽元年，侃军次阿息山。车鼻闻王师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从数百骑而遁，其众尽降。侃率精骑追车鼻，获之，送于京师。仍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高宗数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车鼻长子羯漫陀，先统拔悉密部。车鼻未败前，遣其子庵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卫将军，更置新黎州，以统其众。

车鼻既破之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都护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高宗东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逻禄社利等首领三十余人，并扈

从至岳下，勒名于封禅之碑。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

调露元年，单于管内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高宗遣鸿胪卿萧嗣业、右千牛将军李景嘉率众讨之，反为温傅所败，兵士死者万余人。又诏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统众三十余万，讨击温傅，大破之。泥孰匐为其下所杀，并擒奉职而还。

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又诏裴行俭率将军曹继叔、程务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讨之。伏念窘急，诣行俭降。行俭遂虏伏念诣京师，斩于东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复反叛。

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也，世袭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有众五千余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马甚多，渐至强盛，乃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时有阿史德元珍，在单于检校降户部落，尝坐事为单于长史王本立所拘絷，会骨咄禄入寇，元珍请依旧检校部落，本立许之，因而便投骨咄禄。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达干，令专统兵马事。

永淳二年，进寇蔚州。丰州都督崔智辩击之，反为贼所杀。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杀掠人吏，则天诏左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之。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与副将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行至忻州，与贼战，大败，死者五千余人。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诏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复以常之为燕然道大总管，击贼于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余里，贼众遂散走碛北。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又率精兵一万三千人出塞穷追，反为骨咄禄所败，全军尽没，宝璧轻骑遁归。初，宝璧见常之破贼，遽表请穷其余党，则天诏常之与宝璧计议，遥为声援。宝璧以为破贼在朝夕，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余里觇候，见元珍等部落皆不设备，遂率众掩袭之。既至，又遣人报贼，令得设备出战，遂为贼所覆，宝璧坐此伏诛。则天大怒，因改骨咄禄为不卒禄。元珍后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咄禄，天授中病卒。

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时，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

自立为可汗。长寿二年，率众寇灵州，杀掠人吏。则天遣白马寺僧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大将军以讨之，既不遇贼，寻班师焉。默啜俄遣使来朝，则天大悦，册授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赐物五千段。明年，复遣使请和，又加授迁善可汗。

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默啜遣使上言："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遂攻讨契丹，部众大溃，尽获其家口，默啜自此兵众渐盛。则天寻遣使册立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圣历元年，默啜表请与则天为子，并言有女，请和亲。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则天初不许，默啜大怨怒，言辞甚慢，拘我使人司宾卿田归道，将害之。时朝廷惧其兵势，纳言姚璹、鸾台侍郎杨再思建议请许其和亲，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默啜浸强由此也。

其年，则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阳王延秀就纳其女为妃，遣右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威卫郎将杨鸾庄摄司宾卿，大赍金帛，送赴虏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谓知微等曰："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兒，你今将武家兒来，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末总尽，唯有两兒在，我今将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别所。伪号知微为可汗，与之率众十余万，袭我静难及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左正锋卫将军慕容玄皦以兵五千人降之。俄进寇妫、檀等州，则天令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前军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率兵三十万击之。右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统兵十五万以为后援。默啜又出自恆岳道，寇蔚州，陷飞狐县。俄进攻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烧百姓庐舍，虏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则天大怒，购斩默啜者，封王，改默啜号为斩啜。寻又围逼赵州，长史唐波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抗节不从，遂遇害。则天乃立庐陵王为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军未发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沙吒忠义及后军总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与贼相望，不敢战。河北道元帅、纳言狄仁杰总兵十万追之，无所及。

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之上，仍主处木昆等十姓兵马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自是连岁寇边。久视元年，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制右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以备之，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讨击，竟未行而贼退。

长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贺达干，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则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义兴王重明廷立见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贪汗入朝，献马千匹，及方物以谢许亲之意。则天宴之于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并预会，重赐以遣之。

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州鸣沙县。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拒战久之，官军败绩，死者六千余人。贼遂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群牧马万余匹而去，忠义坐免。中宗下制绝其请婚，仍购募能斩获默啜者封国王，授诸卫大将军，赏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进破突厥诸策。右补阙卢俌上疏曰：

臣闻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宾，则戎狄交侵，其来远矣。汉高帝纳娄敬之议，与匈奴和亲，妻以宗女，赂以钜万，冒顿益骄，边寇不止。则远荒之地，凶悍之俗，难以德绥，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无闻上策。今匈奴不臣，扰我亭障，皇赫斯怒，将整元戎。臣闻方叔帅师，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勋勒燕山，则万里折冲，在于择将。《春秋》谋元帅，取其说《礼乐》、敦《诗书》。晋臣杜预，射不穿札，而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将沙吒忠义等身虽骁悍，志无远图，此乃骑将之材，本不可当大任。且师出以律，将军死绥。秦克长平，赵括受戮；胡去马邑，王恢坐诛，则弃军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鸣沙之役，主将先逃，轻挫国威，须正邦宪。又其中军既败，陈乱矢穷，义勇之士，犹能死战，功合纪录，以劝戎行，赏罚既明，将士尽节，此擒敌之术也。

臣闻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故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匈奴败。请购辩勇之士，班、傅之俦，旁结诸蕃，与图攻取，此又掎角之势也。

臣闻昔置新秦以实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边，选其胜兵，免其行役，次庐伍，明教令，则狃习戎事，究识夷情，其所虏获，因而赏之。近战则守家，远战则利货，趋赴锋镝，不劳训誓，朝赋“杨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后，可以久安。

臣闻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则朔方之安危，边城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其边州刺史不可不慎择，得其人而

任之。蒐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经也。去岁亢阳，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穷兵。使内郡黔黎，各安其业，择共宰牧，轻其赋徭，事无过举，爵不以私。爱人之财，节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广台榭。察地利天时以趋耕获，命秋狝冬狩以教战阵。则数年之后，有勇知方，帑藏山积，金革犀利。然后整六军，绝大漠，雷击万里，风扫二庭，斩蹛林之酋，悬藁街之邸，使百蛮震怖，五兵载戢，则上合天时，下顺人事。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以惠中国，以静四方。臣少慕文儒，不习军旅，奇正之术，多愧前良，献替是司，轻陈瞽议。

上览而善之。默啜于是杀我行人假鸿胪卿臧思言。思言对贼不屈节，特赠鸿胪卿，仍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摄右御史台大夫，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御之。仁亶始于河外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之路。

睿宗践祚，默啜又遣使请和亲。制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杨我支特勒来朝，授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俄而睿宗传位，亲竟不成。

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开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右骁卫将军郭虔瓘婴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斩之。虏因退缩，火拔惧不敢归，携其妻来奔，制授左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封其妻为金山公主，赐宅一区，奴婢十人，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睟跌都督崿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制令居河南之旧地。授高文简左卫员外大将军，封辽西郡王；睟跌思泰为特进、右卫员外大将军兼睟跌都督，封楼烦郡公。自余首领，封拜赐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归朝，授以特进。其秋，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

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便与入蕃使郝灵荃传默啜首至京师。骨咄禄之子阙特勒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开元四年即位，本蕃号为小杀。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勒之功，固让之。阙特勒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是时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骑施苏禄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颇多携贰，乃召默啜时衙官暾欲谷为谋主。初，默啜下衙官尽为阙特勒所杀，暾欲谷以女为小杀可敦，遂免死。废归部落，乃复用，年已七十余，蕃人甚敬伏之。

俄而降户阿悉烂、睟跌思泰等复自河曲叛归。初，降户南至单于，左卫大将军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尽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蕃人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给还之。故有抗敌之具。张知运既不设备，与降户战于青刚岭，为降户所败。临阵生擒知运，拟送与突厥。朔方总管薛纳率兵追讨之。贼至大斌县，又为将军郭知运所击。贼众大溃散，投黑山呼延谷，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小杀既得降户，谋欲南入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小杀又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杀等深然其策。

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俊为朔方大总管，奏请西征拔悉密，东发奚、契丹两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衙帐于稽落河上。小杀闻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与两蕃东、西相去极远，势必不合。王晙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闻命必是先来，王晙与张嘉贞不协，奏请有所不愜，必不敢动。若王晙兵马不来，拔悉密独至，即须击取之，势易为也！"

九年秋，拔悉密果临突厥衙帐，而王晙兵及两蕃不至。拔悉密惧而引退。突厥欲击之，暾欲谷曰："此众去家千里，必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间道先掩北庭，因纵卒击拔悉密之还众。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尽为突厥所擒，并虏其男女而还。暾欲谷回兵，因而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马。时杨敬述为凉州都督，遣副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击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与连和；若出兵相当，即须决战。我今乘胜，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贼，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满，仍急结其袖，会风雪冻烈，尽坠弓矢。由是官军大败，元澄脱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检校凉

州事。小杀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俄又遣使请和，乞与玄宗为子，上许之。仍请尚公主，上但厚赐而遣之。

十三年，玄宗将东巡，中书令张说谋欲加兵以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禅者，告成之事，忽此征发，岂非名实相乖？"说曰："突厥比虽请和，兽心难测。且小杀者仁而爱人，众为之用；阙特勒骁武善战，所向无前；暾欲谷深沉有谋，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虏协心，动无遗策，知我举国东巡，万一窥边，何以御之？"光庭请遣使征其大臣扈从，则突厥不敢不从，又亦难为举动。说然其言，乃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杀与其妻及阙特勒、暾欲谷等环坐帐中设宴，谓振曰："吐蕃狗种，唐国与之为婚；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请结和亲，独不蒙许，何也？"袁振曰："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小杀等曰："两蕃亦蒙赐姓，犹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闻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岂问真假，频请不得，实亦羞见诸蕃。"振许为奏请。小杀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贡献，因扈从东巡。

玄宗发都，至嘉会顿，引颉利发及诸蕃酋长入仗，仍与之弓箭。时有兔起于御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便下嘛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若天上则不知，人间无也。"上因令问饥否。对曰："仰观圣武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驰射。起居舍人吕向上疏曰：

臣闻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伏，岂齐仁兽，是由丑性毒行，久务常积故也。今夫突厥者，正与此类，安忍残贼，莫顾君亲！陛下持武义临之，修文德来之，既慑威灵，又沐声教；以力以势，不得不庭。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倾效，杂以从官，赴封禅之礼，参玉帛之会，此德业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复诏许侍游，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艺之百发，恩意俱极，诚无得逾焉。乃更赐以驰逐，使操弓矢，竞飞镞于前，同获兽之乐，是屑略太过，未敢取也。虽圣胸豁达，与物无猜，而愚心徘徊，与时加栗。傥此等各怀犬吠，交肆盗憎，荆卿诡动，何罗窃至，暂逼严跸，稍冒清尘，纵即殪玄方，墟幽土，单于为醢，穹庐为污，何塞过责？特愿陛下勿复亲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归于得所，以谓回两曜之鉴，祛九宇之忧，孰不幸甚！

上纳其言，遂令诸蕃先发。东封回，上为颉利发设宴，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其和亲。

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上嘉其诚，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赏赉，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

二十年，阙特勒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

二十年，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无几，伊然病卒，又立其弟为登利可汗。

登利者，犹华言果报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与其小臣饮斯达干奸通，干预国政，不为蕃人所伏。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在东者号为左杀，在西者号为右杀，其精锐皆分在两杀之下。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将军李质赍玺书，又册立登利为可汗。俄而登利与其母诱斩西杀，尽并其众。而左杀惧祸及己，勒兵攻登利，杀之。自立，号乌苏米施可汗。左杀又不为国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击之。左杀大败，脱身遁走，国中大乱。西杀妻子及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颉利发等，并率其部众相次来降。天宝元年八月，降虏至京师，上令先谒太庙，仍于殿庭引见，御华萼楼以宴之，上赋诗以纪其事。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　，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长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差。其官有叶护，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阎洪达、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袭其位。

处罗可汗，隋炀帝大业中与其弟阙达设及特勒大奈入朝。仍从炀帝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遇江都之乱，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归长安　，高祖为之降榻，引与同坐，封归义郡王。献大珠于高祖。

高祖劳之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竟不受之。先与始毕有隙，及在京师，始毕遣使请杀之，高祖不许。群臣谏曰：“今若不与，则是存一人而失一国也，后必为患。”太宗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骤谏于高祖，由是迟回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萨那于内殿，与之纵酒，既而送至中书省，纵北突厥使杀之。太宗即位，令以礼改葬。

阙达设初居于会宁，有部落三千余骑。至隋末，自称阙达可汗。武德初，遣使内属，拜吐乌过拔阙可汗，厚加抚慰。寻为李轨所灭。

特勒大奈，隋大业中与曷萨那可汗同归中国。及从炀帝讨辽东，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后分其部落于楼烦。会高祖举兵，大奈率其众以从。隋将桑显和袭义军于饮马泉，诸军多已奔退，大奈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拜光禄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战功，赏物五千段，赐姓史氏。武德初，从太宗破薛举。又从平王世充，破窦建德、刘黑闼，并有殊功。赐宫女三人，杂彩万余段。贞观三年，累迁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实封三百户。十二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初，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拘，其国人遂立萨那之叔父，曰射匮可汗。

射匮可汗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寻卒。弟统叶护可汗代立。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将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请婚，其计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

贞观元年，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时统叶护自负强盛，无恩于国，部众咸怨，歌谣禄种多叛之。颉利

可汗不悦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赍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至而止。

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之难，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俱遣使来朝，各请婚于我。太宗答之曰：“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许。仍讽令各保所部，无相征伐。其西域诸国及铁勒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国内虚耗。

肆叶护既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都陆可汗及莫贺咄可汗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大败之。莫贺咄遁于金山，寻为咄陆可汗所害，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肆叶护可汗立，大发兵北征铁勒，薛延陀逆击之，反为所败。肆叶护性猜狠信谗，无统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于肆叶护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灭之。群下震骇，莫能自固。肆叶护素惮泥孰，而阴欲图之，泥孰遂适焉耆。其后没卑达干与突厥弩失毕二部豪帅潜谋击之，肆叶护以轻骑遁于康居，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

咄陆可汗泥孰者，亦称大渡可汗。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武德中，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贞观七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上表请婚，献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俄而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五咄六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已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

咥利失既不为众所归，部众携贰，为其统吐屯所袭，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余骑拒之，战数合，统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设，与保焉耆。其阿悉吉阙俟斤与统吐屯等召国人，将立欲谷设为大可

汗。以咥利失为小可汗。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又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复得旧地，弩失毕、处密等并归咥利失。

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可汗既立，与咥利失大战，两军多死，各引去。因与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属咄陆，已东属咥利失。咄陆可汗又建庭于镞曷山西，谓为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燄、触水昆诸国皆臣之。

十三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累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勉。

贞观十五年，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往授焉，赐以鼓纛。于时咄陆可汗与叶护颇相攻击。会咄陆遣使诣阙，太宗谕以敦睦之道。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

咄陆可汗既并其国，弩失毕诸姓心不服咄陆，皆叛之。咄陆复率兵击吐火罗，破之。自恃其强，专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咄陆又遣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郭恪又击走之。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咄陆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斩之以徇；寻为泥孰啜部将胡禄居所袭，众多亡逸，其国大乱。

贞观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谋欲废咄陆，各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太宗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

乙毗射匮可汗立，乃发弩失毕兵就白水击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中国使人先为咄陆所拘者，射匮悉以礼资送归长安，复遣使贡方物，请赐婚。太宗许之，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硃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及太宗崩，贺鲁反叛，射匮部落为其所并。

阿史那贺鲁者，曳步利设射匮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统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其后，

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贞观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廷州。寻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即位，进拜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如故。

永徽二年，与其子咥运率众西遁，据咄陆可汗之地，总有西域诸郡，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阙啜，贺鲁以女妻之；三曰摄舍提暾啜；四曰突骑施贺逻施啜；五曰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最为强盛；二曰哥舒阙俟斤；三曰拔塞干暾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处半俟斤。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并羁属贺鲁。西域诸国，亦多附隶焉。

贺鲁寻立咥运为莫贺咄叶护，数侵扰西蕃诸部，又进寇廷州。三年，诏遣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燕然都护所部回纥兵五万骑讨之，前后斩首五千级，虏渠帅六十余人。四年，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护与五弩失毕请击贺鲁，破其牙帐，斩首千余级。

显庆二年，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率师讨击，仍使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贺鲁率胡禄居阙啜等二万余骑列阵而待。定方率副总管任雅相等与之交战，贼众大败，斩大首领都搭达干等二百余人。贺鲁及阙啜轻骑奔窜，渡伊丽河，兵马溺死者甚众。嗣业至千泉贺鲁下牙之处，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率众来降。弥射又进次双河，贺鲁先使步失达干鸠集散卒，据栅拒战。弥射、步真攻之，大溃；又与苏定方攻贺鲁于碎叶水，大破之。

贺鲁与咥运欲投鼠耨设，至石国之苏咄城傍，人马饥乏，城主伊涅达干诈将酒食出迎，贺鲁信其言入城，遂被拘执。萧嗣业既至石国，鼠耨设乃以贺鲁属之。贺鲁谓嗣业曰："我破亡虏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败，天怒我也。旧闻汉法，杀人皆于都市，至京杀我，请向昭陵，使得谢罪于先帝，是本愿也。"高宗闻而愍之。及俘贺鲁至京师，令献于昭陵及太庙，诏特免死。分其种落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四年，贺鲁卒。诏葬于颉利墓侧，刻石以纪其事。

阿史那弥射者，室点密可汗五代孙也。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

众。弥射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贞观六年，诏遣鸿胪少卿刘善因就蕃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以鼓纛、彩帛万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为可汗，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既与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其后步真遂自立为咄陆叶护，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复携家属入朝，授左屯卫大将军。

弥射后从太宗征高丽有功，封平襄县伯。显庆二年，转右武卫大将军。及讨平贺鲁，乃册立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分押贺鲁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仍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因下诏曰：

自西蕃罹乱，三十余年。比者贺鲁猖狂，百姓重被劫掠。朕君临四海，情均养育。不可使凶狡之虏，恣行侵渔，无辜之氓，久遭涂炭。故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统率骑勇，北路讨逐。卿等宣暢朝风，南道抚育。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总平。贺鲁父子既已擒获，诸头部落须有统领。卿早归阙庭，久参宿卫，深感恩义，甚知法式，所以册立卿等各为一部可汗。但诸姓从贺鲁，非其本情，卿等才至即降，亦是赤心向国。卿宜与卢承庆等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刺史以下官。

龙朔中，又令弥射、步真率所部从釭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尝欲并弥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弥射欲谋反，请以计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悬师在弥射境内，遂集军吏而谋曰："弥射若反，我辈即无噍类。今宜先举事，则可克捷。"乃伪称有敕，令大总管赍物数百万段分赐可汗及诸首领。由是弥射率其麾下，随例请物，海政尽收斩之。共后西蕃盛言弥射非反，为步真所诬，而海政不能审察，滥行诛戮。

则天临朝，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弥射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寻进授元庆左卫大将军。

如意元年，为来俊臣诬谋反被害。其子献，配流崖州。长安三年，召还。累授右骁卫大将军，袭父兴昔亡可汗，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献本蕃渐为默啜及乌质勒所侵。遂不敢还国。开元中，累迁右金吾大将军。卒于长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卫大将军。与弥射讨平贺鲁，加授骠

骑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寻卒。其子斛瑟罗，本蕃为步利设，垂拱初，授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天授元年，拜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赐濛池都护。寻卒。子怀道，神龙年累授右屯卫大将军、光禄卿，转太仆卿兼濛池都护、十姓可汗。自垂拱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及随斛瑟罗才六七万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于是遂绝。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众皆畏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廷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

景龙二年，诏封为西河郡王，令摄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册立。未至，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诏便立娑葛为金河郡王，仍赐以宫女四人。

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

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默啜顾谓遮弩曰："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遂与娑葛俱杀之。默啜兵还，娑葛下部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为可汗。

苏禄者，突骑施别种也。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开元三年，制授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勒，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上乃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

时杜暹为安西都护，公主遣牙官赍马千疋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与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岂合宣教与吾节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马经雪，寒死并尽。苏禄大怒，发兵分寇四镇。会杜暹入知

政事，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城守久之，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全。苏禄既闻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献方物。

十八年，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赍而遣之。

苏禄性尤清俭，每战伐，有所克获，尽分与将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费用渐广。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

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

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立苏禄之子咄火仙为可汗，以辑其余众，与莫贺达干自相攻击。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还。又欲立史怀道之子昕为可汗以镇抚之，莫贺达干不肯，曰："讨平苏禄，本是我之元谋，若立史昕为主，则国家何以酬赏于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贺达干统众。

二十七年二月，嘉运率将士诣阙献俘，玄宗御花萼楼以宴之，仍令将吐火仙献于太庙。俄又黄姓、黑姓自相屠杀，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国窥边，周猃狁、汉匈奴之后，其类实繁，前史论之备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肃军容，示恩威以羁縻之；炀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乱离以启发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师，群贼附其强而迭据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桥以约其和。当其时焉，不其盛矣！竟灭其族而身死于国者，何也？咸谓太宗有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赏罚明而将士戮力。遇炀帝之乱，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兴也宜哉！颉利之衰也，兄弟扌勾隙而部族离心。当太宗之理，谋臣猛将讨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乱朝，默啜犯塞，玄宗纂嗣，传首京师，东封太山，西戎扈跸，开元之代，继踵来降。西突厥诸族，遇其理，则众心悦附而甲兵兴焉；遇其乱，则族类怨

怒而本根破矣！理乱二道，华夷一途。或质言于盛衰倚伏，未为确论。

赞曰：中国失政，边夷幸灾。理乱之道，取鉴将来。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回纥

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隋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特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步，号俟斤，后称回纥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侧，去长安六千九百里。随逐水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

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战阵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

贞观中，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延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贞观二十年，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宴内殿。太宗幸灵武，受其降款，因请回鹘已南置邮递，通管北方。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徽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都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跌结为鸡鹿州，阿布思为归林州，白□为寘颜州。又以回纥西北结骨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

贞观二十二年，吐迷度为其侄乌纥所杀。初，乌纥蒸其叔母，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潜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乌纥、俱罗勃，并车鼻之婿也，乌纥遂夜领骑十余劫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遣人绐乌纥云："将奏而为都督，替吐迷度也。"乌纥轻骑至礼臣所，跪拜致谢；礼臣擒而斩之以闻。

太宗恐回纥部落携离，十月，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仍以敦礼为金山道副将军。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赙物及衣服设祭甚厚。以吐迷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后俱罗勃来朝，太宗留之不遣。诏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居多罗斯水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回纥不肯西属突厥。

永徽二年，贺鲁破北庭，诏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领兵二万，取回纥五万骑，大破贺鲁，收复北庭。显庆元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遂至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府，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二府都督，统十姓左厢五弩失毕、右厢五咄陆。以贺鲁种落分置州县，西尽波斯。加婆闰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

永徽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龙朔中，婆闰死，妹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犯边。高宗命郑仁泰讨平仆固等，比粟毒败走，因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永隆中，独解支，嗣圣中，伏帝匐。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左杀右杀分管诸部。

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㚟，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三百里。

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五人，统号十一部落。每行止斗战，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

天宝初，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遣使入朝，封奉义王。三载，击破拔悉密，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又遣使入朝，因册为怀仁可汗。及至德元载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遣故邠王男承采，封为燉煌王，将军石定番，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采，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肃宗在彭原，遇之甚厚。二载二月，回纥又使首领大将军多揽等十五人入朝。九月戊寅，加承采开府仪同三司，拜宗正卿，纳回纥公主为妃。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肃宗宴赐甚厚。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接之颇有恩义。叶护大喜，谓王为兄。

戊子，回纥大首领达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风，与朔方将士见仆射郭子仪。留之，宴设三日。叶护太子曰："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子仪固留之，宴毕便发。其军每日给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硕。及元帅广平王率郭子仪等至香积寺东二十里，西临澧水。贼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回纥驰救之，匹马不归，因收西京。十月，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

初，次于曲沃，叶护使其将军车鼻施吐拨裴罗等旁南山而东，遇贼伏兵于谷中，尽殪之。子仪至新店，遇贼战，军却数里。回纥望见，逾山西岭上曳白旗而趋击之，直出其后，贼众大败，军而北坑，逐北二十余里，人马相枕藉，蹂践而死者不可胜数，斩首十余万，伏尸三十里。贼党严庄驰告安庆绪，率其党背东京北走渡河，而叶护从广平王、仆射郭子仪入东京。

初，收西京，回纥欲入城劫掠，广平王固止之。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广平王又赍之以锦罽宝贝，叶护大喜。及肃宗还西京，十一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敕百官于长乐驿迎，上御宣政殿宴劳之。叶护升殿，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及辞归蕃，上谓曰："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卿等力也。"叶护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且须归灵夏取马，更收范阳，讨除残贼。"己丑，诏曰："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蕃之长。属匈丑乱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兴父子之军，奋其智谋，讨彼凶逆，一鼓作气，万里摧锋，二旬之间，两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贯风云，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固可悬之日月，传之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而已矣！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

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

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阇之等六人并朝见，至阁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六月戊戌，宴回纥使于紫宸殿前。

秋七月丁亥，诏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出降。其降蕃日，仍以堂弟汉中郡王瑀为特进、试太常卿、摄御史大夫，充册命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使；以堂侄左司郎中巽为兵部郎中、摄御史中丞、鸿胪卿，副之，兼充宁国公主礼会使。特差重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冀国公裴冕送至界首。癸巳，以册立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上御宣政殿，汉中王瑀受册命。甲午，肃宗送宁国公主至咸阳磁门驿，公主泣而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谓瑀曰：“王是天可汗何亲？”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问：“于王上立者为谁？”瑀曰：“中使雷卢俊。”可汗又报曰：“中使是奴，何得向郎君上立？”雷卢俊竦惧，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报曰：“两国主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可汗乃起奉诏，便受册命。翼日，册公主为可敦，蕃酋欢欣曰：“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瑀所送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可汗尽分与衙官、酋长等。及瑀回，可汗献马五百匹、貂裘、白赩。八月，回纥使王子骨啜特勒及宰相帝德等骁将三千人助国讨逆。肃宗嘉其远至，赐宴，命随朔方行营使仆固怀恩押之。九月甲申，回纥使大首领盖将等谢公主下降，兼奏破坚昆五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十二月甲午，回纥使三妇人，谢宁国公主之聘也，赐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回纥骨啜特勒等率众从郭子仪与九节度于相州城下战，不利。三月壬子，回纥王子骨啜特勒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肃宗宴之于紫宸殿，赏物有差。其月庚寅，回纥特勒辞还行营，上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乙未，以回纥王子新除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骨啜特勒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

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为可敦。六月丙午，以左金吾卫将军李通为试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充吊祭回纥使。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

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秋八月，宁国公主自回纥还，诏百官于明凤门外迎之。

上元元年九月己丑，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陆莫达干等入朝奉表起居。乙卯，回纥使二十人于延英殿通谒，赐物有差。十一月戊辰，回纥使延支伽罗等十人于延英殿谒见，赐物有差。

宝应元年，代宗初即位，以史朝义尚在河洛，遣中使刘清潭征兵于回纥，又修旧好。其秋，清潭入回纥庭，回纥已为史朝义所诱，云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可汗乃领众而南，已八月矣。清潭赍敕书国信至，可汗曰：“我闻唐家已无主，何为更有敕书？”中使对曰：“我唐家天子虽弃万国，嗣天子广平王天生英武，往年与回纥叶护兵马同收两京，破安庆绪，与可汗有故。又每年与可汗缯绢数万匹，可汗岂忘之耶？”然回纥业已发至三城北，见荒城无戍卒，州县尽为空垒，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兵马仓粮，又大辱清潭。清潭发使来奏云：“回纥登里可汗倾国自来，有众十万，羊马不知其数。”京师大骇。上使殿中监药子昂驰劳之。及于太原北忻州南，子昂密数其丁壮，得四千人，老小妇人相兼万余人，战马四万匹，牛羊不纪。

先是，毗伽阙可汗请以子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嫁之。及是为可敦，与可汗同来，请怀恩及怀恩母相见。上敕怀恩自汾州见之于太原。怀恩又谏国家恩信不可违背。初欲自蒲关入，取沙苑路，由潼关东向破贼，子昂说之云：“国家频遭寇逆，州县虚乏，难为供拟，恐可汗失望，不如取土门路入，直取邢、洺、卫、怀。贼中兵马尽在东京，可汗收其财帛，束装南向，最为上策。”可汗不从。又说：“取怀州太行路，南据河阴之险，直扼贼之喉，亦上策也。”可汗又不从。又说：“取陕州太阳津路，食太原仓粟而东，与泽潞、河南、怀郑节度同入，亦上策也。”可汗从之。子昂因入奏，上以雍王适为兵马元帅，加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以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前潞府兼御史中丞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以中书舍人韦少华充元帅判官、兼掌书记，给事中李进兼御史中丞，充元帅行军司马，东会回纥。登里可汗营于陕州黄河北。

元帅雍王领子昂等从而见之。可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礼倨。子昂辞以元帅是嫡孙，两宫在殡，不合有舞蹈，回纥宰相及车鼻将军庭诘曰：“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辞以身有丧礼，不合。又报云：“元帅即唐太子也，

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车鼻遂引子昂、李进、少华、魏琚各搒捶一百，少华、琚因搒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未谙事，放归本营。而怀恩与回纥右杀为先锋，及诸节度同攻贼，破之，史朝义率残寇而走。元帅雍王退归灵宝。回纥可汗继进于河阳，列营而止数月。去营百余里，人被剽劫逼辱，不胜其弊。怀恩常为军殿。及诸节度收河北州县，仆固瑒与回纥之众追蹑二千余里，至平州石城县，枭朝义首而归，河北悉平。怀恩自相州西出崞口路而西，可汗自河阳北出泽、潞与怀恩会，历太原。遣使拔贺那上表贺收东京，并进逆贼史朝义旌旗等物。辞还蕃，代宗引见于内殿，赐彩二百段。

初，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及是朝贺，又纵横大辱官吏。以陕州节度使郭英乂权知东都留守。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

代宗御宣政殿，出册文，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加册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颉咄”，华言“社稷法用”；“登密施”，华言“封竟”；“含俱录”，华言“娄罗”；“毗伽”，华言“足意智”。“婆墨”，华言“得怜”。以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就可汗行营行册命焉。可汗、可敦及左右杀、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实封二千户，令王翊就牙帐前礼册。左杀封为雄朔王，右杀封为宁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览将军封为静漠王，诸都督一十一人并封国公。

寻而怀恩叛，投灵武，有朔方旧将任敷、张韶等，收合余烬，众至数万。广德二年秋，乃引吐蕃之众数万人至奉天县，朔方节度郭子仪率众拒之而退。永泰元年秋，怀恩遣兵马使范至诚、任敷将兵，又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之众二十余万，以犯奉天、醴泉、凤翔、同州等处，被其逆命。先以郭子仪屯泾阳，浑日进屯奉天，数摧其锋。又闻怀恩死，吐蕃将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旧路而归。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其众二千余骑，诣泾阳请降。子仪许之，率众被甲持满数千人。回纥译曰：“此来非恶心，要见令公。”子仪曰：“我令公也。”回纥曰：“请去甲。”子仪便脱兜鍪枪甲，策马挺身而前。回纥酋长相顾曰：“是也。”时太子太保李光进、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装介马在子仪之侧。子仪指视回纥曰：“此是渭北节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军粮使路大夫。”回纥便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回纥之众为左右翼，各数百人，渐进；子仪麾下亦驰而至，子仪麾退之。子仪命酒与之饮，赠之

缠头彩三千匹。子仪执回纥大将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等手，责让之曰：“我国家知汝回纥有功，报汝大厚，汝何背约负信，犯我王畿？我须与汝战，何乃降为！我一身挺入汝营，任汝拘絷，我麾下将士，须与汝战。”回纥又译曰：“怀恩负心，来报可汗，云唐国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来。今知天可汗见在上郭，令公为将，怀恩天又杀之。今请追杀吐蕃，收其羊马，以报国恩。然怀恩子，可敦兄弟，请勿杀之。”合胡禄都督等与宰相磨咄莫贺达干、宰相暾莫贺达干、宰相护都毗伽将军、宰相揭拉裴罗达干、宰相梅录大将军罗达干、平章事海盈阙达干等，子仪先执杯，合胡禄都督请咒，子仪咒曰：“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译曰：“如令公盟约。”皆喜曰：“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骑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征矣！”欢跃久之。子仪抚其背，首领等分缠头彩以赏巫师，请诸将同击吐蕃，子仪如其约。翌日，使领回纥首领开府古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见。

又五日，朔方先锋兵马使、开府、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兵马合于泾州灵台县西五十里赤山岭，共破吐蕃等十余万众，斩首五万余级，生擒一万余人 ，驼马牛羊凡百里相继，不可胜纪，收得蕃落五千余人。初白元光等到灵台县西，探知贼势，为月明，思少阴晦，回纥使巫师便致风雪。及迟明战，吐蕃尽寒冻，弓矢皆废，披氈徐进，元光与回纥随而杀之蔽野。仆固名臣，怀恩之侄，尤为骁将，亦领千余骑来降。寻而子仪又使回纥宰相护地毗伽将军，宰相梅录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罗达干等一百九十六人来见。上赐宴于延英殿，锡赍甚厚。闰月，子仪自泾阳领仆固名臣入奏，回纥进马，及宴别，前后赍缯彩十万匹而还。时帑藏空虚，朝官无禄俸，随月给手力，谓之资课钱。税朝官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课以供之。

大历六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 ，以三百骑犯金光门、硃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

七年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 ，有司不能禁。

八年十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 ，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

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十年九月，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 ，劫囚而出，斫伤狱吏。

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 ，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德宗初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不为礼。而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 ，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其宰相顿莫贺达干谏曰：“唐，大国也，且无负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矣。以道途艰阻，比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将安归乎？”可汗不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二千人。

顿莫贺自立号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其酋长建达干随文秀来朝。命京兆尹源休持节册为武义成功可汗。贞元三年八月，回纥可汗遣首领墨啜达干、多览将军合阙达干等来贡方物，且请和亲。四年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蕃 ，德宗御延喜门见之。时回纥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上言：“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又詈辱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领等妻妾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凡遣人千余，纳聘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胪，将作。癸巳，见于宣政殿。乙未，德宗召回纥公主出，使者对于麟德殿，各有颁赐。庚子，诏咸安公主降回纥可汗，仍置府官属视亲王例。以殿中监、嗣滕王湛然为咸安公主婚礼使，关播检校右仆射、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纥可汗使。贞元五年十二月，回纥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薨，废朝三日，文武三品已上就鸿胪寺吊其来使。

贞元六年六月，回纥使移职伽达干归蕃，赐马价绢三十万匹。以鸿胪卿郭锋兼御史大夫，充册回纥忠贞可汗使。是岁四月，忠贞可汗为其弟所杀而篡立。时回纥大将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回 ，其次相率国人纵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为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颉干迦斯西讨回，将

至牙帐，次相等惧其后有废立，不欲汉使知之，留锋数月而回。颉干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郊野，陈郭锋所送国信器币，可汗与次将相等皆俯伏自说废立之由，且请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陈器币赠颉干迦斯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无知，今幸得立，惟仰食于阿爹。"可汗以子事之，颉干迦斯以卑逊兴感，乃相持号哭，遂执臣子之礼焉。尽以所陈器币颁赐左右诸从行将士，己无所取，自是其国稍安，乃遣达比特勒梅录将军告忠贞可汗之哀于我，且请册新君。使至，废朝三日，仍令三品已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是岁，吐蕃陷北庭都护府。

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　，必强取之。又有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肆行抄夺，尤所厌苦。其先葛禄部落及白服突厥素与回纥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败。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回纥，乃举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袭古将麾下二千余众出奔西州，颉干利亦还。十年秋，悉其国丁壮五万人，召袭古，将复焉。俄为所败，死者大半。颉干利收合余烬，晨夜奔还。袭古余众仅百六十，将复入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第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既及牙帐，留而不遣，竟杀之。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颉士迦斯败，葛禄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

贞元七年五月庚申朔，以鸿胪少卿庾铤兼御史大夫，册回纥可汗及吊祭使。是月，回纥遣使律支达干等来朝，告小宁国公主薨。废朝三日，故，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及宁国来归，荣王女为可敦，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及天亲可汗立，出居于外，生英武二子，为天亲可汗所杀。无几薨。七年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灵州，为回纥所败，夜以火攻，骇而退。十二月，回纥遣杀支将军献吐蕃俘大首领结心，德宗御延喜门观之。八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检校右仆射。灵本唐人，姓吕氏，因入回纥，为可汗养子，遂以可汗姓为药罗葛灵，在国用事。因来朝，宠赉甚厚，仍给市马绢七万匹。九年九月，遣使来朝贡。

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册拜回纥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禄胡毗迦怀信可汗。元和四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八年四月，回鹘请和亲　，使伊难珠还蕃，宴于三殿，赐以银器缯帛。是岁，回鹘数千骑至□鹅泉，边军戒严。十二月二日，宴

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诏宗正少卿李孝诚使于回鹘，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谕其来请之意。

长庆元年，毗迦保义可汗薨，辍朝三日，仍令诸司三品已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者。四月，正衙册回鹘君长为登罗羽录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以少府监裴通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持节册立、兼吊祭使。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敕："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为可敦，宜令中书舍人王起赴鸿胪寺宣示；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检校户部尚书，持节充送公主入回鹘及册可汗使；光禄卿李宪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回纥和亲故也。盐州刺史李文悦发兵击退之。回鹘奏："以一万骑出北庭，一万骑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归国。"其月敕："太和公主出降回纥，宜持置府，其官属宜视亲王例。"

回纥自咸安公主殁后，屡归款请继前好，久未之许。至元和末，其请弥切，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　，又西戎比岁为边患，遂许以妻之。既许而宪宗崩。穆宗即位，逾年乃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将出降，回纥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遣使伊难珠、句录都督思结并外宰相、驸马、梅录司马，兼公主一人、叶护公主一人，及达干并驼马千余来迎。太和公主发赴回纥国，穆宗御通化门左个临送，使百僚章敬寺前立班，仪卫甚盛，士女倾城观焉。十一月，振武节度张惟清奏："准诏发兵三千赴蔚州，数内已发一千人讫，余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发遣。"又奏："天德转牒云：回鹘七百六十人将驼马及车，相次至黄芦泉迎候公主。"丰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回鹘三千于卿泉下营拓吐蕃。"

二年二月，赐回纥马价绢五万匹。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是月，裴度招讨幽、镇之乱，回鹘请以兵从度讨伐。朝议以宝应初回纥收复两京　，恃功骄恣难制，咸以为不可，遂命中使止回纥令归。会其已上丰州北界，不从。上诏发缯帛七万匹赐之，方还。五月，命使册立登啰骨没密施合毗伽礼可汗，遣品官田务丰领国信十二车使回鹘，赐可汗及太和公主。

长庆二年闰十月，金吾大将军胡证、副使光禄卿李宪、婚礼使卫尉卿李锐、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鸿、判官虞部郎中张敏、太常博士殷侑送太和公主至自回纥，皆云：初，公主去回纥牙帐尚可信宿，可汗遣数百骑

来请与公主先从他道去。胡证曰：“不可。”虏使曰：“前咸安公主来时，去花门数百里即先去，今何独拒我？”证曰：“我天子诏送公主以投可汗，今未见可汗，岂宜先往！”虏使乃止。既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氈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氈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留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

太和元年，命中使以绢二十万匹付鸿胪寺宣赐回鹘充马价。三年正月，中使以绢二十三万匹赐回纥充马价。七年三月，回纥李义节等将驼马到，且报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册亲弟萨特勒。废朝三日，仍令诸司文武三品、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者。以左骁卫将军、皇城留守唐弘实为金吾将军兼御史大夫，持节充入回鹘吊祭册立使。九年六月，入朝回鹘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柴草欲篡萨特勒可汗，萨特勒可汗觉，杀柴草及安允合。又有回鹘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草、安允合，又杀萨特勒可汗，以□馺特勒为可汗。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馺，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初，黠戛斯破回鹘，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称李陵之后，与国同姓，遂令达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乌介途遇黠戛斯使，达干等并被杀。太和公主却归乌介可汗，乃质公主同行，南渡大碛。至天德界，奏请天德城与太和公主居。有回鹘相赤心者，与连位相姓仆固者，与特勤那颉啜拥部众，不宾乌介。赤心欲犯塞，乌介遣其属霝没斯先布诚于天德军使田牟，然后诱赤心宰相同谒乌介可汗，戮赤心于可汗帐下并仆固二人。那颉战胜，全占赤心下七千帐，东瞰振武、大同，据室韦、黑沙、榆林，东南入幽州雄武军西北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颉之众，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

乌介诸部犹称十万众，驻牙大同军北阊门山，时会昌二年秋，频劫

东陕已北，天德、振武、云朔　，比罹俘戮。诏诸道兵悉至防捍，以河东节度使刘沔充南面招控回鹘使；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充东面招控回鹘使。

二年冬，三年春，回鹘特勒庞俱遮、阿敦宁二部，回鹘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　，及牙帐大将曹磨你等七部，共三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有特勒霝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三部，回鹘相爱耶勿弘顺、回鹘尚书吕衡等诸部降振武，三部首领皆赐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贞、思惠、思恩，充归义使。有特勒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勒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有特勒荷勿啜东讨契丹，战死。

会昌三年，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营　，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附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复有众五千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

大中元年春，张仲武大破奚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已下　　，依室韦。张钟武因贺正室韦经过幽州，仲武却令还蕃，遣送遏捻等来向幽州，遏捻等惧，是夜与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奔之不及，回鹘诸相达官老幼大哭。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经三宿，黠戛斯相阿播领诸蕃兵称七万，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在外犹数帐，散藏诸山深林，盗劫诸蕃，皆西向倾心望安西庞勒之到。庞勒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到今时遣使入朝，进玉马二物及本土所产，交易而返。

史臣曰：自三代以前，两汉之后，西羌、北狄，互兴部族，其名不同　，为患一也。蔡邕云：“边陲之患，为手足之疥；中国之困，为胸背之疽。突厥为炀帝之患深矣，隋竟灭；中国之困，其理昭然。”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纥兴焉。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义何哉？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

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硃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赞曰：土德初隆，比屋可封。朝纲中否，边鄙兴戎。安、史乱国，回纥恃功。恃功伊何？咸议姑息。民不聊生，国殚其力。华夷有截　，盛衰如织。彼既长恶，我乃修德，疽疥之义，百代可则。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吐蕃上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　，樊尼尚幼，弟儒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儒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

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相为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　　，临时统领。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宴异国宾客，必驱牦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馔。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墠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

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褭豆、小麦、乔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又有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　，皮可为裘。又多金银铜锡。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氈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氈为盘，捻鋋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羝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

戏，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见德遐　　，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使者既返，言于弄赞曰："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弄赞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都督韩威轻骑觇贼，反为所败，边人大扰。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以击之。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　，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氈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太宗伐辽东还，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　　，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

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往西域，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

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弄赞因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

永徽元年，弄赞卒。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候将军鲜于臣济持节赍玺书吊祭。弄赞子早死，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禄东姓ＭＳ氏，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

初，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赞普使禄东赞来迎，召见顾问，进对合旨，太宗礼之，有异诸蕃，乃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又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妻之。禄东赞辞曰："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太宗嘉之，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禄东赞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早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干，次勃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

后与吐谷浑不和，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咸亨元年四月，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军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败，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来内属，仍徙于灵州。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

上元三年，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高宗命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往洮河军镇守以御之。仪凤三年，又命中书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往代仁轨于洮河镇守。仍召募关内、河东及诸州骁勇，以为猛士，不简色役。亦有尝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赐宴，遣往击之。又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嶲州都督拓王奉等发剑南、山南兵募以防御之。其年秋，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与吐蕃战于青海。官军败积，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俄而收军却出，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不能动，贼屯于高冈以

压之。偏将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贼营，贼遂溃乱，自相蹂践，死者三百余人。敬玄遂拥众鄯州，坐改为衡州刺史。往剑南兵募，于茂州之西南筑安戎城以压其境。俄有生羌为吐蕃乡导，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高宗闻审礼等败没，召侍臣问绥御之策，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给事中刘齐贤、皇甫文亮等皆言严守之便。寻而黑齿常之破吐蕃大将赞婆及素和贵于良非川，杀获二千余级，吐蕃遂引退。诏以常之为河源军使以镇御之。

仪凤四年，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复号赞普，时年八岁，国政复委于钦陵。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入蕃会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吊祭之。

则天临朝，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永昌元年，率兵往征吐蕃，迟留不进，待价坐流浦州，温古处斩。待价素无统御之才，遂狼狈失据，士卒饥馑，皆转死沟壑。明年，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中路退还，军竟不行。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川部落请降，则天令右玉钤卫大将军张玄遇率精卒二万充安抚使以纳之。师次大渡水，曷苏事泄，为本国所擒，又有大首领昝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人诣玄遇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叶川州，以昝捶为刺史。仍于大度西山勒石纪功而还。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万岁登封元年，孝杰复为肃边道大总管，率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李杰坐免官。万岁通天元年，吐蕃四万众奄至凉州城下，都督许钦明初不之觉，轻出按部，遂遇贼，拒战久之，力屈为贼所杀。时吐蕃又遣使请和，则天将许之；论钦陵乃请去安西四镇兵，仍索分十姓之地，则天竟不许之。

吐蕃自论钦陵兄弟专统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其兄弟皆有才略，诸蕃惮之。

圣历二年，其赞普器弩悉弄年渐长，乃与其大臣论岩等密图之。时钦陵在外，赞普乃佯言将猎，召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受召，赞普自帅众讨之，钦陵未战而溃，遂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余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则天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仍令领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寻卒，赠特进、安西大都护。

久视元年，吐蕃又遣其将趋莽布支寇凉州，围逼昌松县。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与莽布支战于洪源谷，斩其副将二人，获首二千五百级。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遣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投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明年，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则天许之。

时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蹜赞为赞普，时年七岁。中宗神龙元年，吐蕃使来告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然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自是频岁贡献。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四年正月，制曰：

圣人布化，用百姓为心；王者垂仁，以八荒无外。故能光宅遐迩，裁成品物。由是隆周理历，恢柔远之图；强汉乘时，建和亲之议。斯盖宇长策，经邦茂范。朕受命上灵，克纂洪业，庶几前烈，永致和平。睠彼吐蕃，僻在西服，皇运之始，早申朝贡。太宗文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国因多变革。我之边隅，亟兴师旅，彼之蕃落，颇闻雕弊。顷者赞普及祖母可敦、酋长等，屡披诚款，积有岁时，思托旧亲，请崇新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钟念，但为人父母，志息黎元，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土宁晏，兵役服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筑兹外馆，聿膺嘉礼，降彼吐蕃赞普，即以今月进发，朕想自送于郊外。

中宗召侍中纪处讷谓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则江夏王送之。卿雅识

蕃情，有安边之略，可为朕充吐蕃使也。”处讷拜谢，既而以不练边事固辞。上又令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权宠，殊不悦。司农卿赵履温私谓之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然计将安出？”履温因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于是以左卫大将军杨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县以送公主，设帐殿于百顷泊侧，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阑，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上悲泣歔欷久之。因命从臣赋诗饯别，曲赦始平县大辟罪已下，百姓给复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又改其地为凤池乡怆别里。公主既至吐蕃，别筑一城以居之。

睿宗即位，摄监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诸蛮，先属吐蕃，请发兵击之。”遂令知古征剑南兵募往经略之。蛮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仍断其尸以祭天。时张玄表为安西都护，又与吐蕃比境，互相攻掠，吐蕃内虽怨怒，外敦和好。时杨矩为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

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闉达焉、乞力徐等率众十余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杨矩悔惧，饮药而死。玄宗令摄左羽林将军薛讷及太仆少卿王晙率兵邀击之。仍下诏将大举亲征，召募将士，克期进发。俄而晙等与贼相遇于渭源之武阶驿，前军王海宾力战死之，晙等率兵而进，大破吐蕃之众，杀数万人，尽收复所掠羊马。贼余党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上遂罢亲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按军实，仍吊祭王海宾而还。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河祭其死亡之士，仍款塞请和，不上许之。自是连年犯边，郭知运、王君□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

吐蕃既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之礼，言词悖慢，上甚怒之。及封禅礼毕，中书令张说奏言：“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又事征讨，实为劳弊。且十数年甘、凉、河、鄯征发不息，纵令属胜，亦不能补。闻其悔过请和，惟陛下遣使。许其稽颡内属，以息边境，则苍生幸甚。”上曰：“待吾与王君□筹之。”说出，谓源乾曜曰：“君□勇而无谋，常思侥幸，两国和好，何以为劳？若入陈谋，则吾计不遂矣。”寻而君□入朝奏事，遂请率兵深入以讨之。

十五年正月，君□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虏其辎重及羊马而还。先是，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攻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君□畏其锋，不敢出战。会大雪，贼冻死者甚众，遂取积石军西路而还。君□先令

人潜入贼境，于其归路烧草。悉诺逻军还至大非山，将士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等率众袭其后，入至青海之西，时海水冰合，将士并乘冰而渡。会悉诺逻已渡大非川，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俘之而还。其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之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凡八十日，贼遂引退。俄而王君□为回纥余党所杀，乃命兵部尚书萧嵩为河西节度使，以建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辑百姓，令其复业。时悉诺逻恭禄威名甚振，萧嵩乃纵反间于吐蕃，云其与中国潜通，赞普遂召而诛之。

明年秋，吐蕃大将悉末朗复率众攻瓜州，守珪出兵击走之。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忠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与吐蕃接战，大破之。俄而积石、莫门两军兵马总至，与忠亮合势追讨，破其大莫门城，生擒千余人，获马一千匹、牦牛五百头，器仗衣资甚众，又焚其骆驼桥而还。八月，萧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祁连城下，自辰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临阵斩其副将一人。贼败，散走投山，哭声四合。初，上闻吐蕃重来入寇，谓侍臣曰："吐蕃骄暴。恃力而来，朕今按地图。审利害，亲指授将帅，破之必矣！"数日而露布至。

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又率兵赴陇右，拔其石堡城，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遂于石堡城置振武军，仍献其俘囚于太庙。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陈通和之便。上曰："吐蕃赞普往年尝与朕书，悖慢无礼，朕意欲讨之，何得和也！"惟明曰："开元之初，赞普幼稚，岂能如此。必是在边军将务邀一时之功，伪作此书，激怒陛下。两国既斗，兴师动众，因利乘便，公行隐盗，伪作功状，以希勋爵，所损钜万，何益国家！今河西、陇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视金城公主，因与赞普面约通和，令其稽颡称臣，永息边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上然其言，因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充使往问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拘斗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

不许，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娄众失若将状专往，蒙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谨遣谕名悉猎及副使押衙将军浪些纥夜悉猎入朝，奏取进止。两国事意，悉猎所知。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

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悉猎受袍带器物而却进鱼袋，辞曰："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上嘉而许之。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

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请曰：

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恆制，不可以假人。《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夫以东平，汉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讎，岂可贻经典之事！

且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

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疲奔命。一以守典存国，一以丧法危邦，可取鉴也。且公主下嫁从人，远适异国，合慕夷礼，返求良书，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虑有奔北之类，劝教于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则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传》曰："于奚请曲县鞶缨，仲尼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狄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锡之锦绮，厚以玉帛，何必率从其求，以资其智！臣忝叨列位，职刊秘籍，实痛经典，弃在戎夷。昧死上闻，惟陛下

深察。

疏奏不省。二十一年，又制工部尚书李皓往聘吐蕃。每唐使入境，所在盛陈甲兵及骑马，以矜其精锐。二十二年，遣将军李佺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

其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时散骑常侍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于凉州镇守。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构，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傔人孙诲入朝奏事，诲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无备，若发兵掩之，必克捷。"上使内给事赵惠琮与孙诲驰往观察事宜。惠琮等至凉州，遂矫诏令希逸掩袭之，希逸不得已而从之，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杀获甚众，乞力徐轻身遁逸。惠琮、孙诲皆加厚赏，吐蕃自是复绝朝贡。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尹，行至京师，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诏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户部侍郎判凉州事，代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昊为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以讨吐蕃。仍令毁其分界之碑。

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众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为威武军，发兵一千以镇之。其年七月，希望又从鄯州发兵夺吐蕃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吐蕃将兵三万人以拒官军，希望引众击破之，因于盐泉城置镇西军。时王昊又率剑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于安戎城左右筑两城，以为攻拒之所，顿兵于蓬婆岭下，运剑南道资粮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锐以救安戎城，官军大败，两城并为贼所陷，昊脱身走免，将士已下数万人及军粮资仗等并没于贼。昊坐左迁括州刺史。初，昊之在军，谬赏其子钱帛万计，并擅与紫袍等，所费钜万，坐是寻又重贬为端州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军，敕临洮、朔方等军分兵救援。时吐蕃于中路屯兵，断临洮军之路。白水军守捉使高柬于拒守连旬，俄而贼退，萧炅遣偏将掩其后，击破之。王昊既败之后，诏以华州刺史张宥为益州长史、剑南防御使，主客员外郎章仇兼琼为益州司马、防御副使。宥既文吏，素无攻战之策，兼琼遂专其戎事。俄而兼琼入

奏，盛陈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悦，徙张宥为光禄卿，拔兼琼令知益州长史事，代张宥节度，仍为之亲画取城之计。

二十八年春，兼琼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等通谋。都局等遂翻城归款，因引官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使监察御史许远率兵镇守。上闻之，甚悦。中书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当冲要，凭险自固，恃以窥边。积年以来，蚁聚为患，纵有百万之众，难以施功。陛下亲纡秘策，不兴师旅，顷令中使李思敬晓喻羌族，莫不怀恩，翻然改图，自相谋陷。神算运于不测，睿略通于未然，累载逋诛，一朝荡灭。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从容问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当渐摧丧。'德音才降，遽闻戎捷，则知圣与天合，应如响至，前古以来，所未有也。请宣示百僚，编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仪凤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岁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险阻，非力所制。朝廷群议，不合取之。朕以小蕃无知，事须处置，授以奇计，所以行之，获彼戎心，归我城守，有足为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众寇安戎城及维州，章仇兼琼遣裨将率众御之，仍发关中彍骑以救援焉。时属凝寒，贼久之自引退。诏改安戎城为平戎城。

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来告哀，仍请和，上不许之。使到数月后，始为公主举哀于光顺门外，辍朝三日。六月，吐蕃四十万攻承风堡，至河源军，西入长宁桥，至安仁军，浑崖峰骑将盛希液以众五千攻而破之。十二月，吐蕃又袭石堡城，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守，玄宗愤之。天宝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为陇右节度，皆不能克。七载，以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攻而拔之，改石堡城为神武军。

天宝十四载，赞普乞黎苏笼猎赞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笼猎赞为主，复为赞普。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远兼御史中丞，持节赍国信册命吊祭之。及还，而安禄山已窃据洛阳，以河、陇兵募令哥舒翰为将，屯潼关。

昔秦以陇山已西为陇西郡。汉怀匈奴于河右，置姑臧、张掖、酒泉、伊吾等郡；又于碛外置西域都护，控引胡国；又分陇西为金城、西平等郡，杂以氐、羌居之。历代丧乱，不为贤豪所据，则为远夷侵废；迨千年矣。武德初。薛仁杲奄有陇上之地，至于河虏。李敷尽有凉州之域，通于碛外。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陇

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于灵州置朔方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为之藩卫。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

肃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来朝请和，敕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宇寺为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从之。宝应元年六月，吐蕃使烛番、莽耳等二人贡方物入朝，乃于延英殿引见，劳赐各有差。而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乾元之后，亦陷于吐蕃。宝庆二年三月，遣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伦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

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寇陷泾州。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县。遣中书令郭子仪西御。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东。郭子仪退军，车驾幸陕州，京师失守。降将高晖引吐蕃入上都城，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立年号，大赦，署置官员，寻以司封崔瑰等为相。郭子仪退军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军收上都，以郭子仪为留守。

初，车驾东幸，衣冠戚里尽南投荆襄及隐窜山谷，于是六军将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绝。郭子仪领部曲数百人及其妻子仆从南入牛心谷，驼马车牛数百两，子仪迟留，未知所适。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监察御史李萼谓子仪曰："令公身为元帅，主上蒙尘于外，家国之事，一至于此。今吐蕃之势日逼，岂可怀安于谷中，何不南趋商州，渐赴行在。"子仪遽从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来逼，若当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仪又从之。延昌与李萼皆从子仪，子仪之队千余人，山路狭隘，连延百余里，人不得驰。延昌与萼恐狭径被追，前后不相救，至倒回口，遂与子仪别行，逾绝涧，登七盘，趋于商州。先是，六军将张知节与麾下数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难朝官、士庶及居人资财鞍马，已有日矣。延昌与萼既至，说知节曰："将军身掌禁兵，军败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虏掠，何所归乎？今郭令公元帅也，已欲至洛南，将军若整顿士卒，喻以祸福，请令公来抚之，以图收长安，此则将军非常之功也。"知节大悦。其时诸军将臧希让、高升、彭体盈、李惟诜等数人，各有部曲，率其数十骑，相次

而至，又从其计，皆相率为军，约不侵暴。延昌留于军中主约，萼以数骑往迎子仪，去洛南十余里，及之，遂与子仪回至商州。诸将大喜，皆遵其约束。

吐蕃将入京师也，前光禄卿殷仲卿逃难而出，鞍马衣服尽为土贼所掠。仲卿至蓝田，纠合散兵及诸骁勇愿从者百余人，南保蓝田，以拒吐蕃，其众渐振，至于千人。子仪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举，募人往探贼势。羽林将军长孙全绪请行，以二百骑隶之。又令太子宾客第五琦摄京兆尹，同收长安。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广张旗帜，夜则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军，其势益壮。遂相为表里，以状闻于子仪。仲卿帅二百余骑游奕，直渡浐水。吐蕃惧，问百姓，百姓皆绐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贼以为然，遂抽军而还，余众尚在城。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顿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师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仪乘之，鼓行入长安，人心乃安。

吐蕃退至凤翔，节度孙志直闭门拒之，吐蕃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兼御史中丞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璘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贼疲而归。贼众恃其骁勇，翌日又逼城请战。璘披甲开悬门，贼乃抽退。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又复居原、会、成、渭之地。

十二月，乘舆还上都。二年五月，放李之芳还。九月，叛将仆射、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自灵武遣其党范志诚、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浑之众来犯王畿。十月，怀恩之众至邠州挑战，节度白孝德及副元帅先锋郭锋婴城拒之，以挫其锋。贼众遂逼奉天县西二十里为营，郭子仪屯于奉天，又按军不战。郭锋于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骑二百五十人、步卒五十人斫怀恩营，破五千众，斩首千余级，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将四人，为五百匹。十一月，仆固怀恩引吐蕃之众退。

广德二年，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

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请和，遣宰相元载、杜鸿渐等于兴唐寺与之盟而罢。秋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之众，南犯王畿。吐蕃大将尚结息赞磨、尚息东赞、尚野息及马重英率二十万众至奉天界，邠州节度使白孝德不能御，京城戒严。先是，朔方先锋兵马使浑日进、孙守亮屯军

于奉天以拒之，于是诏追副元帅郭子仪于河中府领众赴援，屯于泾阳，诸将各屯守要害。初，吐蕃列营奉天，浑日进单骑冲之，骁骑二百人继进，冲突其营，左右击刺，贼徒惊骇，无不应弦而毙。日进挟一蕃将，跃马而归，蕃将奋身，失其撒饭一。日进之众，无中锋镝者，军中望而益振。明日，吐蕃悉众围之，日进命抛车夹石投之，杂以弓弩，贼死伤众。数日，敛军回营。寻又日进夜斫贼营于梁母神下，杀千余人，生擒五百人，获驼马器械。

上又下诏亲征，括朝官马，京城置团练。镇西节度马璘遇吐蕃游奕四百余人于武功东原，使五十人击而尽杀之，无噍类。自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晚际始止，议者以为天助。吐蕃移营于醴泉县九嵕山北，因攻掠醴泉。京城大骇，人皆空室，大户凿窦以出。逆党任敷以兵五千余人犯白水县。浑日进露布而至，屯于奉天马嵬店。今月十九日已后至二十五日已前，交战二百余阵，破吐蕃一万余众，斩首五千级，生擒一百六十人，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驼一百一十五头，器械、幡旗共三万余事。朝官震惧，家口回避者十室八九，禁之不止。自前年吐蕃犯王畿后，于中渭桥鄠丰城以营兵，至是功毕。

吐蕃退至永寿北，遇回纥之众，虽闻怀恩死，皆悖其众，相诱而奔，复来寇。至奉天，两蕃猜贰争长，别为营垒。吐蕃游奕至窑底，吐蕃又至马嵬店，因纵火焚居人庐舍而退。回纥三千骑诣泾阳降款，请击吐蕃为效，子仪许之。于是朔方先锋兵马使开府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合于泾阳灵台县东五十里，攻破吐蕃。斩首及生擒获驼马牛羊甚众。上停亲征，京师解严，宰相上表称贺。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吐蕃下

永泰二年二月，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杨济修好于吐蕃。四月，吐蕃遣首领论泣藏等百余人随济来朝，且谢申好。大历二年十月，灵州破吐蕃二万余众　，生擒五百人，获马一千五百匹。十一月，和蕃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自吐蕃使还，首领论泣陵随景仙来朝。景仙奏云：“赞普请以凤林关为界。”俄又遣使路悉等十五人来朝。三年八月，吐蕃十万寇灵武，大将尚悉摩寇邠州。邠宁节度使马璘破二万余众，擒其俘以献之。九月，寇灵州，朔方骑将白元光破之。俄又复破二万众于娄武，获羊马数千计。关内副元帅郭子仪于灵州破吐蕃六万余众。十二月，以蕃寇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移马璘镇泾州，仍为泾原节度使。剑南西川亦破吐蕃万余众。五年五月，徙置安、悉、拓、静、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

八年秋，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蹂践我禾稼而去。十月，寇泾、邠等州，郭子仪遣先锋将浑瑊与贼战于宜禄　，我师不利，副将史籍等三人死之，村墅居人为驱掠者凡千余人。是夜，瑊收合散卒袭贼营，会马璘亦袭其辎重，凡杀数千人，贼遂溃。子仪大破吐蕃十余万众。

初，吐蕃犯我邠郊，马璘以精卒二千余人潜夜掩贼营，射贼豹皮将中目，贼众扶之号泣　，遂举营遁去。璘因收获朔方兵健二百余人，百姓七百余人，驼马数百匹。

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扰，预为边备，乃降敕：

宜令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众，严会栒邑，克壮旧军。抱玉以晋之高都，韩之上党，河、湟义徒，汧、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营。马璘以西域前庭，车师后部，兼广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万众，屯于泗中，张大军之援。忠诚以武落别授，右地奇锋，凡二万众，出岐阳而北会。希让以三辅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阳、幽蓟，总四万众，分列前后。魏博、成德、昭义、永平总六万众，大舒左右。朕内整禁旅，亲誓诸将，资以千金之费，锡以六牧之马。其戎装战器，军用边储，各有司存，素皆精办。咨尔将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师克在和，善战不阵，各宜保据疆界，屯据要冲，斥堠惟明，首尾相应。若既悔过，何必劳人；如或不恭，自当伐罪。然后眷求统一，以制诸军。进取之宜，俟于后命。

十一年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生擒□葛城兵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献于阙下。牛羊及军资器械，不可胜纪。十二年九月，入寇坊州，掠党项羊马而去。十月，崔宁破吐蕃望汉城。十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韦伦持节使吐蕃，统蕃俘五百人归之。十月，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一自黎、雅过邛峡关，连陷郡邑。乃发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讨，大破之。

建中元年四月，韦伦至。自大历中聘使前后数辈，皆留之不遣。俘获其人，必遣中官部统徙江、岭，因缘求财及给养之费，不胜其弊。去年冬，吐蕃大兴师以三道来侵，会德宗初即位；以德绥四方，征其俘囚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吐蕃始闻归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怀惠。其赞普乞立

赞谓伦曰：“不知是来也，而有三恨，奈何？”伦曰：“未达所谓。”乞立赞曰：“不知大国之丧，而吊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赙不成礼。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命辄已；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乃发使奉贽，不二旬而复命。蜀帅上所获戎俘，有司请准旧事颁为徒隶，上曰：“要约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给缣二匹、衣一袭而归之。五月，以韦伦为太常卿，复使吐蕃。其冬，遣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五人随伦至，且献方物。吐蕃见伦再至，甚欢。既就馆，声乐以娱之，留九日而还，兼遣其渠帅报命。

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初，鲁与其使崔汉衡至列馆，赞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使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又所欲定界，云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其盟约，请依景龙二年敕书云：‘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乃邀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焉，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且谓曰：“前相杨炎不循故事，致此误尔。”其定界盟，并从之。

三年四月，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报归蕃俘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监、兼御史中丞崔汉衡与蕃使区类赞至。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以尝覆败于剑南，思刷其耻，不肯约和。其次相尚结赞有材略，因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终约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以崔汉衡为鸿胪卿，以都官员外郎樊泽兼御史中丞、充入蕃计会使。初，汉衡与吐蕃约定月日盟誓，汉衡到，商量未决，已过其期，遂命泽诣结赞复定盟会期，且告遣陇右节度使张镒与之同盟，泽至故原州，与结赞相见，以来年正月十五日会盟于清水西。

四年正月，诏张镒与尚结赞盟于清水。将盟，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执兵者半之，列于坛外二百步，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镒与宾佐齐映、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

頔等七人皆朝服；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陀、斯官者、论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坛为盟。初约汉以牛，蕃以马，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谓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塞外无豕，结赞请出羝羊，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惟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雠，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祚，愍兹黎元，俾释俘隶，以归蕃落。蕃国展礼，同兹叶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齐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

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

二月，命崔汉衡持节答蕃，遣区颊赞等归。上初令宰相、尚书与蕃相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坛所。将盟，以清水之会疆埸不定，遂罢。因留颊赞未遣，复令汉衡使于赞普。六月，答蕃使判官于頔与蕃使论颊没藏等至自青海。七月，以礼部尚书李揆加御史大夫，为入蕃会盟使。又命宰相李忠臣、卢杞、关播、右仆射崔宁、工部尚书乔琳、御史大夫于颀、太府卿张献恭、司农卿段秀实、少府监李昌夔、京兆尹王翃、左金吾卫将军浑瑊等与区颊赞等会盟于坛所。初，于頔至自蕃中，与尚结赞约："疆场既定，请归其使。"从之。以丰邑坊盟坛在京城之内非便，请卜坛于京城之西。其礼如清水之仪。先盟二日，命有司告太庙，监官致斋。三日，朝服升坛，关播跪读盟文。盟毕，宴赐而遣之。

兴元元年二月，以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颀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仍与州府计会顿递。时吐蕃款塞请以兵助平国难，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浑瑊与吐蕃论莽罗率众大破硃泚将韩旻、张廷芝、宋归朝等于武功之武亭川，斩首万余级。

贞元二年，命仓部郎中、兼侍御史赵聿为入吐蕃使。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诸道节度及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京师戒严。上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与神策将李升昙、苏清沔等统兵屯于咸阳，召河中节度骆元光率众戍咸阳以援之。九月，以吐蕃游骑及于好畤，上复遣张献甫等统兵屯于咸阳，又诏遣左监门将军康成使于吐蕃。初，吐蕃大相尚结赞累遣使请盟会定界，乃命成使之。至上砦原，与结赞相见，令其使论乞陀与成同来。

是月，凤翔节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轶，遣其将王佖夜袭贼营，率骁勇三千人入汧阳。诫之曰："贼之大众，当过城下，无击其首尾。首尾虽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击之，贼众果败，副将史廷玉力战死之。又寇凤翔城下，李晟出兵御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袭吐蕃之沙堡，大破之。焚其归积，斩蕃酋扈屈律设赞等七人，传首京师。

十一月，吐蕃陷盐州。初，贼之来也，刺史杜彦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谓曰："我欲州城居之，听尔率其人而去。"彦光乃悉众奔鄜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拓拔乾晖率众而去，复据其城。又寇银州，素无城壁，人皆奔散。

三年春，命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浣为入吐蕃使，相次又遣左庶子李銛使之。河东、保宁等道节度使马燧来朝。初，尚结赞既陷盐、夏等州，各留千余人守之，结赞大众屯于鸣沙。自去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给。时诏遣华州、潼关节度骆元光、邠宁节度韩游瑰统众与凤翔、鄜、邠及诸道戍卒，屯于塞上，又命燧率师次于石州，分兵隔河与元光等掎角讨之。结赞闻而大惧，累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词求燧请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许。惟促其合势讨逐。燧喜赂信诈，乃与颊热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许盟约，上于是从之。燧既赴朝也，诸军但闭壁而已。结赞遽悉其众弃夏州而归，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凉之会，竟渝盟，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请矣。

四月，崔浣至自鸣沙。初，浣至鸣沙，与尚结赞相见，询问其违约陷盐、夏州之故。对曰：

本以定界碑被牵倒，恐二国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请修旧好。又蕃军顷年破硃泚之众于武功，未获酬亻赏，所以来耳。及徙泾州，其节度使

闭城自守，音问莫达。又徙凤翔，请通使于李令公，亦不见纳。及遣康成、王真之来，皆不能达大国之命。日望大臣充使，兼展情礼，实无至者，乃引军还。及盐、夏二州之师，二州惧我之众，请以城与我，求全而归，非我所攻陷也。今君以国亲将命，若结好复盟。蕃之愿也。盟会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听。君归奏决，定当以盐、夏相还也。

又云：

清水之会，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灵州节度使杜希全禀性和善，外境所知，请令主盟会。泾州节度李观，亦请同主之。

又同章表上闻。浣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已。

是日，改崔浣为鸿胪卿，再入吐蕃。令浣报尚结赞曰："杜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今已改官，以侍中浑瑊充盟会使。"约以五月二十四日复盟于清水。又令告以盐、夏二州归于我，才就盟会。上疑蕃情不实，以得州为信焉。五月，浑瑊以充盟会使来辞，且受命。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盟会副使，司勋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浑瑊赴会盟所，上令瑊统众二万余人，遣华州潼关节度骆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论泣赞等于中书议会盟之所。

初崔浣与尚结赞约复会于清水，且先归我盐、夏二州，结赞云："清水非吉地，请会于原州之土梨树。"又请盟毕归二州。浣遣使与泣赞等同奏，上务怀柔远人，皆从之。约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树，上召宰臣谋之。先是左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地多险隘，恐蕃军隐伏，不利于我。平凉川四隅坦平，且近泾州。就之为便。"由是乃定盟所于平凉川。时蕃使论泣赞已复命，遽追还，告而遣之。

浑瑊与尚结赞会于平凉。初，瑊与结赞约，以兵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四百人至坛下。及将盟，又约各益游军相觇伺。结赞拥精骑数万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我师。瑊之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才至蕃中，皆被执留，瑊不虞也。结赞又遣人请瑊曰："请侍中以下服衣冠剑珮以俟命。"盖诱其下马，将劫持之。瑊与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命伐鼓三声，其众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归。时马不加衔，瑊伏于鬣而手加之，凡驰十余里，衔方及口，故追骑之矢，过而不伤焉。唯瑊之裨将辛荣招合数百人，据北

阜与贼接战，须臾贼众四合，荣力屈而降。凤朝及瑊判官韩弇，并为乱兵所杀。汉衡及中官刘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汉衡判官郑叔矩、路泌，掌书记袁同直，大将扶余准、马宁及神策、凤翔、河东大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等六十余人皆陷焉。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驱掠者千余人，咸被解夺其衣。

初，汉衡为乱军所击，其从吏吕温以身蔽之，刃中温而汉衡获免。汉衡乃夷言谓执者曰："我汉使崔尚书也，结赞与我善，如若杀我，结赞亦杀汝。"乃拾之，尽驱而西。既已面缚，各以一木自领至趾约于身，以毛绳三束之，又以毛绳连其发而约之。夜皆踣于地，以发绳各系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卫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结赞坐于帐中，召与相见，数让国家，因怒浑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皆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饰桎梏待瑊，将献赞普。既以失之，虚致君等耳，当遣君辈三人归也。吕温带疮亦至，结赞嘉其义，厚给赍之。结赞率其众于石门，遣中官俱文珍、浑瑊之将马宁、马燧之将马弇归于我。遂送汉衡、叔矩等囚于河州，辛荣、扶余准等于故廓州、鄯州分囚之。结赞本请杜希全、李观问盟，将执二节将，率其锐师来犯京师，希全等既不行，又欲执浑瑊长驱入寇，其谋也如此。上遣中官王子恆赍诏书以遗结赞，蕃界不纳而还。

初，瑊与骆元光将发泾州，元光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诈，侍中倘有急，何由知之？请次侍中为营，以虞其变。"瑊以非诏旨，固止之。元光与同进。瑊之营西去盟所二十余里，元光之营次之。其濠栅颇深固，瑊之濠栅可逾越焉。及瑊单骑奔归，未及其营，守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器械资粮悉弃之，赖元光之众阵于营中，瑊既入，贼追骑方退。元光乃先遣辎重，次与瑊俱申其号令，严其部伍而还。瑊复镇于奉天。

六月，盐、夏二州吐蕃焚城门及庐舍，毁城壁而归。七月，诏曰：

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灵，俶扰陇东，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伤夷未瘳，务息战伐之谋，遂从通和之请。亦知戎丑，志在贪婪，重违修睦之辞，乃允寻盟之会。果为隐匿，变发壝宫，纵犬羊凶狡之群，乘文武信诚之众，苍黄沦陷，深用恻然。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既无德于万众，亦有愧于四方，宵旰贻忧，何嗟而及。今兵部尚书崔汉衡等，皆国之良士，朝之荩臣，婴絷穷庐，眇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周

于屡空；录以息男，庶或资于薄俸。汉衡宜与一子七品官，司勋员外郎郑叔矩、检校户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韩弇及大将孟日华、辛荣、李至言、范澄、王良贲、乐演明、阳昔、权交成等，各与一子八品官；试左金吾兵曹参军袁同直、榆次尉裴颋及副兵马使以下，各与一子九品官。仍并与正员官。余将干各与一子官，仍委本使即具名衔闻奏。

于是遣决胜军使唐良臣以众六百人戍潘原堡，神策副将苏太平率其众五百人戍陇州。

八月，崔汉衡至自吐蕃。初，汉衡与同陷者并至河州，尚结赞令召汉衡与神策将孟日华、中官刘延邕，俱至石门而遣之。结赞令五十骑送至境上，且赍表请进。及潘原，李观使止曰："有诏不许更纳蕃使。"受其表而返其人。自是吐蕃率羌、浑之众犯塞，分屯于潘口及青石岭。先是，吐蕃之众自潘口东分为三道：其一趋陇州，其一趋汧阳之东，其一趋钓竿原。是日，相次屯于所趋之地，连营数十里。其汧阳贼营，距凤翔四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贼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奄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初，李晟在凤翔，令伐大木塞安化峡，及是，贼并焚之。

九月，诏神策军将石季章以众三千戍武宫，召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是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乃曰："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众遂大哭。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死伤者千余人，闻者为之痛心焉。浑瑊遣其将任蒙主以众三千戍好畴。是月，吐蕃之众复至，分屯于丰义及华亭。百僚入计以破吐蕃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苏太平夜出兵伏于大像龛。及夜半，令城中及龛各举火相应，贼大惊，因袭其营，贼乃退散。时吐蕃攻陷华亭。

初，贼之围华亭也，先绝其汲水道。其守将王仙鹤及镇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围中。使人间道请救于陇州，刺史韩清沔令苏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游骑百余没于贼，太平素懦怯寡谋，遽引众退归。贼自是每日令游骑千余至陇州，州兵不敢复出。凡四日，围中绝水，援军不至，贼又积柴城下，将焚之，仙鹤遂降于贼。贼并焚庐舍，毁城壁，虏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北攻连云堡，又陷。堡之三面颇峭峻，唯北面连原，以濠为固。贼自其北建抛楼七具，击堡中，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满焉。又飞梁架濠而过，苦攻之。堡将张明遂与其众男女千余口东向恸哭而降。泾州之西，唯有连云堡每侦候贼之进退，

及是堡陷，泾州不敢启西门，西门外皆为贼境，樵苏殆绝，收刈禾稼，必布阵于野而收获之。获既失时，所得多空穗。于是泾人有饥忧焉。吐蕃驱掠连云堡之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自是泾、陇、邠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是秋，数州人无积聚者，边将唯遣使表贺贼退而已。

十月，吐蕃数千骑复至长武城，韩全义率众御之。韩游瑰之将请以众助之，游瑰不许。及暮，贼退，全义亦引还。自是贼之骑常往来泾、邠之间，诸城西门莫敢启者。贼又修故原州城，其大众屯焉。

四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陈许行营将韩全义自长武城率众抗之，无功而还。游瑰素无军政，且疾不能兴，闭城自守，莫敢御也。先是，吐蕃入寇，恆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盖华人陷者，厚其资产，质其妻子，为戎虏所将而侵轶焉。九月，吐蕃将尚悉董星、论莽罗等寇宁州，节度使张献甫率众御之，斩首百余级，贼转寇麟坊等州，纵掠而去。

五年十月，剑南节度使韦皋遣将王有道等与东蛮两林苴那时、勿邓梦冲等帅兵于故嶲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猎城二节度，杀其大兵马使乞臧遮遮、悉多杨硃，斩首二千余级，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胜数，生擒笼官四十五人，收获器械一万余事、马牛羊一万余头匹。遮遮者，吐蕃骁勇者也，或云尚结赞之子，频为边患。自其死也，官军所攻城栅，无不降下。蕃众日却，数年间，尽复嶲州之境。

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贪狠，征求无度。北庭近羌，凡服用食物所资，必强取之，人不卿生矣。又有沙陀部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回纥肆其抄夺，尤所厌苦。其葛禄部及白服突厥素与回纥通和，亦憾其夺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岁各来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战败绩，吐蕃攻围颇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纥，是岁乃举城降于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出奔西州，颉干迦斯不利而还。

七年秋，又悉其丁壮五六万人，将复北庭，仍召袭古偕行，俄为吐蕃、葛禄等所击，大败，死者大半。颉干迦斯绐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也。"袭古从之，及牙帐，留而不遣，竟杀之。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颉干迦斯既败恤，慕禄之

众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

八年四月，吐蕃寇灵州，掠人畜，攻陷水口城，进围州城，塞水口及支渠以营田。诏河东、振武分兵为援，又分神策六军之卒三千余人戍于定远、怀远二城，上御神武楼劳遣之。吐蕃引去。六月，吐蕃数千骑由青石岭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还，及连云堡，守捉使唐朝臣遣兵出战，大将王进用死之。九月，西川节度使韦皋攻吐蕃之维州，获大将论赞热及首领献于京师。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严震击破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积聚，并献首虏。

九年二月，诏城盐州。是州先为吐蕃所毁，自此塞外无堡障。灵武势隔，西逼鄜坊，甚为边患，故命城之，二旬而毕。又诏兼御史大夫纥干遂统兵五千与兼御史中丞杜彦光之众戍之。是役也，上念将士之劳，厚令度支供给。又诏泾原、湖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筑之际，虏无犯塞者。及毕，中外咸称贺焉。是月，西川韦皋献获吐蕃首虏。器械、旗帜、牛马于阙下。

初，将城盐州，上命皋出师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大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俄和城、通鹤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故城。凡平栅堡五十余所。

十年，南诏蛮蒙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使来献捷，语在《南诏传》。十一年八月，黄少卿攻陷钦、横、浔、贵四州，吐蕃渠帅论乞髯荡没藏悉诺律以其家属来降。明年，并以为归德将军。十二年九月，吐蕃寇庆州及华池县，杀伤颇甚。

十三年正月，邢君牙奏请于陇州西七十里筑城以备西戎，名永信城。吐蕃赞普遣使农桑昔赍表请修和好，边将以闻。上以其豺狼之性，数负恩背约，不受表状，任其使却归。五月十七日，吐蕃于剑山、马岭三处开路，分军下营，仅经一月，进军逼台登城。鸗州刺史曹高任率领诸军将士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自朝至午，大破之，生擒大笼官七人，阵上杀获三百人，余被刀箭者不可胜纪，收获马畜五百余头匹、器械二千余事。十四年十月，夏州节度使韩全义破吐蕃于盐州西北。十六年六月，盐州破吐蕃于乌兰桥下。

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

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余，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斫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延素曰："僧身孤亲老，恳祈全活。"悲不自胜。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时诏韦皋分遣偏将勒步骑合二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进，逼栖鸡、老翁、故维州、保州、松州诸城，以纾北边故也。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维州。

十八年正月，韦皋擒吐蕃大首领论莽热来献，赐崇仁里宅以居之。莽热，吐蕃内大相也。先贞元十六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嶲州，吐蕃遂大搜阅，筑垒造舟，潜谋寇边，皋悉挫之。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婴、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定德有计画，婴婴习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驿计议，诸将禀其成算。至是自以边功不立，惧得罪而归心焉。其明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余户又来降。吐蕃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诏韦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纾北边。皋遂命镇静军兵马使陈洎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率兵一千出龙溪石门路南，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两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进逼吐蕃维州城中，北路兵马使邢玭并诸州刺史董怀愕等率兵四千进攻栖鸡、老翁等城，都将高倜、王英俊等率兵二千进逼故松州，陇东路兵马使元膺并诸将郝宗等复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嶲等路。又令邛州镇南军使、御史大夫韦良金发镇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与三部落主赵日进等率兵三千进攻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过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嶲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三部落主苴那时率兵四千进攻昆明、诺济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拔其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一万余级，遂围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余里，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王师万余众，据险设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战，莽热见我师之少也，悉众来追，入于伏中，请将四面疾击，遂擒莽热，虏众大溃。

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论颊热至。六月，以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赞普卒，废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张荐吊祭之。赞普以贞元十三年四月卒，长子立；一岁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吊其使。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十二月，遣使论袭执、郭志崇来朝。

二十一年二月，顺宗命佐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节告哀于吐蕃，以库部员外郎、兼御史中丞熊执易为副使。七月，吐蕃使论悉诺等来朝。永贞元年十月，赞普使论乞缕勃藏来贡，助德宗山陵金银、衣服、牛马等。十一月，以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册立等使。

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诏给递乘放还蕃。六月，遣使论勃藏来朝。五年五月，遣使论思耶热来朝，并归郑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凉之盟陷焉，凡二十余年，竟不屈节，因没于蕃中，至是请和，故归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与吐蕃使议事中书令□，且言归我秦、原、安乐州地。七月，遣鸿胪少卿、摄御史中丞李铭为入蕃使，丹王府长史、兼侍御史吴晕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贡不绝。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赞普卒来告，以右卫将军乌重□兼御史中丞，充吊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钧副之。

十三年十月，吐蕃围我宥州、凤翔，上言遣使修好。是月，灵武于定远城破吐蕃二万人，杀戮二千人，生擒节度副使一人、判官长行三十九人，获羊马甚众。平凉镇遏使郝玼破二万余众，收复原州城，获羊马不知其数。夏州节度田缙于灵武亦破三千余人。十一月，盐州上言：吐蕃入河曲，夏州破五万余人。灵武破长乐州罗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节度使王播攻拔峨和、栖鸡等城。

十四年正月，敕曰：

朕临御万邦，推布诚信。西戎纳款，积有岁时，中或亏违，亦尝苞贷。我有殊德，宁不是思，重译贡珍，道途相继，申恩示礼，曾无阙焉。昨者蕃使奉章，又至京辇，将君长之命，陈和好之诚。临轩召见，馆气加厚，复以信币，谕之简书。亦既言旋，才及近甸，遽闻蚁聚，来犯封陲，河曲之间，颇为暴扰。背惠弃约，斯谓无名，公议物情，咸请诛绝。朕深惟德化之未被，岂虑夷俗不之宾，其国失信，其使何罪！释其维絷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忘怀。予衷苟孚，庶使知感。其蕃使论矩立藏等并后般来使，并宜放归本国。仍委凤翔节度使以此意晓喻。

八月，吐蕃营于庆州方渠，大军至河州界。十月，吐蕃节度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兒共领军约十五万众，围我盐州数重。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阅历三旬，贼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城欲陷者数四。刺史李文悦率兵士乘城力战，城穿坏不可守，撤屋版以御之，昼夜防拒，或潜兵斫营，开城出战，约杀贼万余众。诸道救兵无至者。凡二十七日，贼乃退。

十五年二月，以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田洎入吐蕃告哀，并告册立。三月，攻掠我青塞堡。七月，遣使来吊祭。十月，侵逼泾州。命右军中尉梁守谦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营都监，统神策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往救援。以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邵同持节入吐蕃，充答请和好使。贬前入吐蕃使、秘书少监田洎郴州司户。

初，洎入蕃为吊祭使，蕃请于长武城下会盟。洎懦怯，恐不得还，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许我统兵马赴盟誓。"遂贬之。戎人实以边将扰之致忿，徒假洎为辞也。泾州上言："吐蕃大将并退。"于是罢神策行营兵。自田缙统夏州，以贪狠侵扰，党项苦之，屡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边将郝玼数袭击蕃垒，杀戮甚众，邠州李光颜复以全师而至，戎人惧而退。盖田缙始生国患，而赖光颜、郝玼之驱戮也。十一月，夏州节度使李佑自领兵赴长泽镇，灵武节度使李听自领兵赴长乐州，并奉诏讨吐蕃也。十二月，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长庆元年六月，犯青塞堡，以我与回纥和亲故也。盐州刺史李文悦发兵进击之。九月，吐蕃遣使请盟，上许之。宰相欲重其事，请告太庙，太常礼院奏曰："谨按肃宗、代宗故事，与吐蕃会盟，并不告庙。唯德宗建中末，与吐蕃会盟于延平门，欲重其诚信，特令告庙。至贞元三年，会于平凉，亦无告庙之文。伏以事出一时，又非经制，求之典礼，亦无其文。今谨参详，恐不合告。"从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盟会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尚舍奉御、兼监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县丞兼监察御史李公度为判官。十月十日，与吐蕃使盟，宰臣及右仆射、六曹尚书、中执法、太常、司农卿、京兆尹、金吾大将军皆预焉。其词曰：

维唐承天，抚有八纮，声教所臻，靡不来廷。兢业齐栗，惧其陨颠，缵武绍文，叠庆重光，克彰浚哲，罔忝洪绪，十有二叶，二百有四载。则我太祖，权明号而建不拔，铺鸿名而垂永久。类上帝以答嘉应，享皇灵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岁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诏丞相臣植、臣播、臣元颖等，与大将和蕃使礼部尚书讷罗论等，会盟

于京师，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盖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继好，懋建远略，规恢长利故也。

原夫昊穹上临，黄祇下载，茫茫蠢蠢之类，必资官司，为厥宰臣，苟无统纪，则相灭绝。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瓯脱，绝其交侵。襟带要害，谨守如故，彼无此诈，此无彼虞。呜呼！爱人为仁，保境为信，畏天为智，是神为礼，有一不至，拘灾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奠其两疆，西为大蕃，东实巨唐。大臣执简，播告秋方。

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兒等，先寄盟文要节云："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讎，不得侵谋境上。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今并依从，更无添改。

预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刘元鼎等与论讷罗同赴吐蕃本国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于盟文后自书名。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于太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骑。

二年二月，遣使来请定界。六月，复遣使来朝。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入灵武界，遣兵逐便邀截。"又言："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是月刘元鼎自吐蕃使回，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帐，以五月六日会盟讫。"

初，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见其都元帅、尚书令尚骑心兒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闻本国有丧而还。回纥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钅敖，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直西。元鼎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时吐蕃遣使论悉诺息等随元鼎来谢，命太仆少卿杜载使以答之。

三年正月，遣使论答热来朝贺。四年九月，遣使求《五台山图》。十月，贡牦牛及银铸成犀牛、羊、鹿各一。宝历元年三月，遣使尚绮立热来朝。且请和好。九月，遣光禄卿李锐为使以答之。太和五年至八年。遣使朝贡不绝，我亦时遣使报之。开成元年、二年，皆遣使来。

会昌二年，赞普卒。十二月，遣论赞等来告哀，诏以将作少监李璟吊祭之。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硖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闻，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其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上御延喜楼观之，莫不欢呼抃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咸称万岁。

史臣曰：戎狄之为患也久矣！自秦、汉已还，载籍大备，可得而详也。但世罕小康，君无常圣，我衰则彼盛，我盛则彼衰，盛则侵我郊圻，衰则服我声教。怀柔之道，备预之方，儒臣多议于和亲，武将唯期于战胜，此其大较也。彼吐蕃者，西陲开国，积有岁年，蚕食邻蕃，以恢土宇。高宗朝，地方万里，与我抗衡；近代以来，莫之与盛。至如式遏边境，命制出师，一彼一此，或胜或负，可谓劳矣！迨至幽陵盗起，乘舆播迁，戍卒咸归，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自兹密迩京邑，时纵寇掠，虽每遣行人，来修旧好，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背惠食言，不顾礼义，即可知也。夫要以神明，贵其诚信，平凉之会，畜其诈谋，此又不可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诚哉是言！

赞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张。礼义虽摄。其心豺狼。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南蛮西南蛮

○林邑婆利盘盘真腊陀洹诃陵堕和罗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牁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

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其国延袤数千里，北与晶州接。地气冬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其王所居城，立木为栅。王著日氈古贝，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瓔珞，卷发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瓔珞。王之侍卫，有兵五千人，能用弩及□，以藤为甲，以竹为弓，乘象而战。王出则列象千头，马四百匹，分为前后。其人拳发色黑，俗皆徒跣，得麝香以涂身，一日之中，再涂再洗。拜谒皆合掌顿颡。嫁娶之法，得取同姓。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父母死，子则剔发而哭，以棺盛尸，积柴燔柩，收其灰，藏于金瓶，送之水中。俗以十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自此以南，草木冬荣，四时皆食生菜，以槟榔汁为酒。有结辽鸟，能解人语。

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贞观初，遣使贡驯犀。四年，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火燃。五年，又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又献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于林薮。自此朝贡不绝。头黎死，子范镇龙代立。太宗崩，诏于陵所刊石图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十九年，镇龙为其臣摩诃漫多伽独所杀，其宗族并诛夷，范氏遂绝。国人乃立头黎之女婿婆罗门为王。后大臣及国人感思旧主。乃废婆罗门而立头黎之嫡女为王。

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数国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槛。王姓刹利耶伽，名护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装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宝缕之饰，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则驾象，鸣金击鼓吹蠡为乐。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恆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白赩。贞观四年，其王遣使随林邑使献方物。

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国为邻，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贞观九年，遣使来朝，贡方物。

贞腊国，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在京师南二万七百里，北至爱州六十日行。其王姓刹利氏。有大城三十余所，王都伊奢那城，风俗被服与林邑同。地饶瘴疠毒。海中大鱼有时半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牛豕祠之，不者则五谷不登。其俗东向开户，以东为上。有战象五千头，尤好者饲以饭肉。与邻国战，则象队在前，于背上以木作楼，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

武德六年，遣使贡方物。贞观二年，又与林邑国俱来朝献。太宗嘉其陆海疲劳，锡赉甚厚。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自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高宗、则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贡。

水真腊国，其境东西南北约员八百里，东至奔陀浪州，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北即陆真腊。其王所居城号婆罗提拔。国之东界有小城，皆谓之国。其国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来朝。

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趾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无蚕桑，以白氎朝霞布为衣。俗皆楼居，谓之“干栏”。贞观十八年，遣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钟，诏并给之。

诃陵国，在南方海中洲上居，东与婆利、西与堕婆登、北与真腊接，南临大海。竖木为城，作大屋重阁，以棕榈皮覆之。王坐其中，悉用象牙为床。食不用匙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颇识星历。俗以椰树花为酒，其树生花，长三尺余，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饮之亦醉。

贞观十四年，遣使来朝。大历三年、四年皆遣使朝贡。元和十年，遣使献僧祇僮五人、鹦鹉、频伽鸟并异种名宝。以其使李诃内为果毅，诃内请回授其弟，诏褒而从之。十三年，遣使进僧祇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

堕和罗国，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邻大海。去

广州五月日行。贞观十二年，其王遣使贡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

堕婆登国，在林邑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车接，北界大海。风俗与诃陵略同。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龙脑等香，积柴以燔之。贞观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玺书报之，并赐以杂物。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谒见贵人，皆执鞭而拜；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罚之，大事杀之，盗物倍还其赃。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女妇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惭，逃避经旬乃出。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好带刀剑，未尝舍离。丈夫衣服，有衫袄大口裤，以绵绸及布为之。右肩上斜束皮带，装以螺壳、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为外饰。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绯束之，后垂向下。其首领谢元深，既世为酋长，其部落皆尊畏之。谢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故也。

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滕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以其地为应州，仍拜元深为刺史，领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与西谢邻，共元深俱来朝见，为南寿州刺史。后改为庄州。

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左右大首领、朝散大夫、前检校邛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谢汕，左右大首领、继袭摄蛮州巴江县令、赐紫金鱼袋宋万传，界首子弟大首领、朝散大夫、牂州录事参军谢文经。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贡，自后更不许随例入朝。今年恳诉称州接牂牁，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牂牁等朝贺。伏乞特赐优谕，兼同牂牁刺史授官。其牂牁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年一度朝贡，仍依牂牁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推者充。"敕旨曰："宋鼎等已改官讫，余依旧。"

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首领赵氏。世为酋长。有户万余。贞观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领赵磨为刺史。

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其地北去兖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二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以纳死家。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其首领谢龙羽，大业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

武德三年，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贞观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贡。开元十年闰五月，大酋长谢元齐死，诏立其嫡孙嘉艺袭其官封。二十五年，大酋长赵君道来朝，且献方物，大历中、贞元初，数遣使朝贡。七年二月，授其酋长赵主俗官，以其岁初朝贡不绝，褒之也。自七年至十八年，凡五遣使来。

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以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四年正月，遣使来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领其使，并赍国信物，降玺书赐其王焉。七年、九年、十一年，凡三遣使来。其年十二月，又遣使来贺正。长庆中，亦朝贡不绝。宝历元年十二月，遣使谢良震来朝。太和五年至会昌二年，凡七遣使来。

南平獠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鬟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榼。土多女少男，为婚之法，女氏必先货求男族，贫者无以嫁女，多卖与富人为婢。俗皆妇人执役。其王姓硃氏，号为剑荔王，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

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榼，足履□索蜺。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楮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隋大业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还至陇右，会突厥入寇，被掠于虏庭。及颉利平，其使复来入朝。太宗送令反国，并降玺书慰抚之。垂拱二年，其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来朝，仍请官号。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以赐之。

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兒来朝。万岁通天元年，遣使来朝。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赵曳夫遣子献方物。天宝元年，命有司宴于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为归昌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赐其子帛八十匹，放还。后复以男子为王。

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其哥邻国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兼赍天宝中国家所赐官诰共三十九通以进。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董卧庭行至绵州卒，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啰为保守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立悉妹乞悉漫颇有才智，从其兄来朝，封和义郡夫人。其大首领董卧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国王兄汤厥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府卿；清远王弟苏历颠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南水国王薛莫庭及汤息赞、董藐蓬，女国唱后汤拂庭、美玉钵、南郎唐，并授银青光禄大夫、试太仆

卿。

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万余户，相继内附。其粘信部落主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试卫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锡以金帛，各遣还。寻诏加韦皋统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国初有蒙舍龙，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其妻方娠，逻盛次姚州，闻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逻皮。逻盛至京师，赐锦袍金带归国。

开元初，逻盛死，子盛逻皮立。盛逻皮死，子皮逻阁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曰归义。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二十七年，徙居大和城。天宝四载，归义遣孙凤迦异来朝，授鸿胪卿。归国，恩赐甚厚，归义意望亦高。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

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

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嶲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令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蛮谓弟为“钟”，时天宝十一年也。十二年，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执国政，仍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辇饷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会安禄山反，阁罗凤乘衅攻陷嶲州及会同军，西复降寻传蛮。

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子凤迦异先阁罗凤死，立迦异子，是为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余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谨，或有过，回辄挞之。回尝言于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会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诸蛮，苴乌星、虏望等归化，微闻牟寻之意，因令蛮寓书于牟寻，且招怀之，时贞元四年也。

七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道出磨些蛮，其魁主潜告吐蕃，使至云南。吐蕃已知之，令诘牟寻。牟寻惧，因绐吐蕃曰："唐使，本蛮也，韦皋许其求归，无他谋。"遂执送吐蕃。吐蕃益疑之，多召南诏大臣之子为质，牟寻愈怨。

九年四月，牟寻乃与酋长定计遣使：赵莫罗眉由两川，杨大和坚由黔中，或由安南。使凡三辈，致书与韦皋，各赍生金丹砂为贽。三分前皋所与牟寻书，各持其一为信。岁中，三使皆至京师，且曰："牟寻请归大国，永为藩国。所献生金，以喻向北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赐牟寻诏书，因命韦皋遣使以观其情。皋遂命巡官崔佐时至牟寻所都阳苴咩城，南去太和城十余里，东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东至安南如至成都，通水陆行。是时也，吐蕃使数百人，先佐时在南诏。牟寻悉召诸种落与议归化，或未毕至，未敢公言，密令佐时称牂牁使，衣以牂牁服而入。佐时不肯，曰："我大唐使，安得服小夷之服。"牟寻不得已，乃夜迎佐时，设位陈灯烛。佐时乃大宣诏书。牟寻恐吐蕃知，顾左右无色，而业已归唐，久之，歔欷流涕，皆俯伏受命。

其明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书一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阁劝即寻梦凑也。郑回见佐时，多所指导，故佐时探得其情。乃请牟寻斩吐蕃使数人，以示归唐。又得其吐蕃所与金印。牟寻寻遣佐时归，仍刻金契以献。阁劝赋诗以饯之。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旧名。佐时与盟讫，留二旬有六日而归。

初，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须万

人。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遣使告捷。且请韦皋使阅其所虏获及城堡，以取信焉。时韦皋上言："牟寻收铁桥已来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众十余万。"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节册南诏，仍赐牟寻印，铸用黄金，以银为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先是，韦皋奏南诏前遣清平官尹仇宽献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赐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传示无穷。从皋之请也。

十年八月，遣使蒙凑罗栋及尹仇宽来献铎槊、浪人剑及吐蕃印八纽。凑罗栋，牟寻之弟也，锡赉甚厚，以尹仇宽为检校左散骑常侍，余各授官有差。俄又封尹仇宽为高溪郡王。十一年三月，遣清平官尹辅酋随袁滋来朝。又得先没蕃将卫景升、韩演等，并南诏所获吐蕃将帅俘馘百人至京师。凑罗栋归国，在道而卒，赠右散骑常侍。授尹辅酋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余亦差次授官。又降敕书赐异牟寻及子阁劝，清平官郑回、尹仇宽等各一书，书左列中书三官宣奉行，复旧制也。九月，异牟寻遣使献马六十匹。

十二年，韦皋于雅州会野路招收得投降蛮首领高万唐等六十九人，户约七千，兼万唐等先受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十四年，异牟寻遣酋望大将军王丘各等贺正，兼献方物。十九年正月旦，上御含元殿受南诏朝贺。以其使杨镆龙武为试太仆少卿，授黎州廓清道蛮首领袭恭化郡王刘志宁试太常卿。二十年，南诏遣使朝贡。

元和二年八月，遣使邓傍传来朝，授试殿中监。三年十二月，以异牟寻卒，废朝三日。四年正月，以太常少卿武少仪充吊祭使，仍册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仍命铸"元和册南诏印"。七年十月，皆遣使朝贡。

十一年五月，以龙蒙盛卒，废朝三日。遣使来请册立其君长。以少府少监李铣充册立吊祭使，左赞善大夫许尧佐副之。十二年至十五年，比年遣使来朝，或年内二三至者。

宝历三年，大和元年，亦遣使来。三年，杜元颖镇西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牧守屡陈，亦不之信。十一月，蜀川出军与战，不利。陷我邛州，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上闻之，大怒，再贬元颖为循州司马。

明年正月，其王蒙嵯颠以表自陈请罪，兼疏元颖过失。国家方事柔远，寻释其罪，复遣使来朝。五年、八年，亦遣使来贡方物。开成四年、五年，会昌二年，皆遣使来朝。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拒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来通聘迦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部落。

其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国相名摩诃思那。其王近适则舁以金绳床，远适则乘象。嫔妹甚众，常数百人。其罗城构以□专甃，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构□专，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余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其土宜菽粟稻粱，无麻麦。其理无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复犯者挞其背，数止五，轻者止三，杀人者戮之。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赩为朝霞，绕腰而已。不衣缯帛，云出于蚕，为其伤生故也。君臣父子长幼有序。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阇婆，人谓之徒里掘。

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史臣曰：禹画九州，周分六服，断长补短，止方七千。国赋之所均，王教之所备，此谓华夏者也。以圆盖方舆之广，广谷大川之多，民生其间，胡可胜道，此谓蕃国者也。西南之蛮夷不少矣，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

赞曰：五方异气，所禀不同。维南极海，曰蛮与戎。恶我则叛，好我则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风。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泥婆罗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天竺罽宾康国婆斯拂菻大食

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俗翦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桶牛角，缀至肩者以为姣丽。食用手，无匕箸。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蔽布身，日数盥浴。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好吹蠡击鼓。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五天神，镌石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玻璃、车渠、珊瑚、琥珀、璎珞，耳垂金钩玉榼，佩宝装伏突，坐狮子床，其堂内散花燃香。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持兵数百列侍其侧。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栿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于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难于外，吐蕃因而纳焉，克复其位，遂羁属吐蕃。

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涂经其国，那陵提婆见之，大喜，与义表同出观阿耆婆沴池。周回二十余步，水恆沸，虽流潦暴集，烁石焦金，未尝增减。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而熟。其后王玄策为天竺所掠，泥婆罗发骑与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朝贡。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互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氈。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醞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

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及贞观初，诸羌归附，而赤辞不至。李靖之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赤辞曰："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于是率轻骑袭之，击破赤辞于肃远山，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而还。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说谕之，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后岷州都督刘师立复遣人招诱，于是与思头并率众内属，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职贡不绝。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

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及吐谷浑举国内属，黑党项酋长号敦善王因贡方物。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

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自至德已后，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宝应初，其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优诏褒美。

其在泾、陇州界者，上元元年率其众十余万，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宝应元年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乾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

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十五

年二月，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兒、野利厥律、兒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元和九年五月，复置宥州以护党项。

十五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至太和、开成之际，其籓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会昌初，上频命使安抚之，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主之；在盐、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鄠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鱼以重其事。久而无状，寻皆罢之。

高昌者，汉车师前王之庭，后汉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其国有二十一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胜兵且万人。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其王麴伯雅，即后魏时高昌王嘉之六世孙也。隋炀帝时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仍以戚属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以妻之。

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来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硃惠表往吊之。七年，文泰又献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贞观四年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

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麴雍来谢罪。

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诏令括送，文泰尚隐蔽之。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诉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

往问其状。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又西域使欲来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自为可汗，与汉天子敌也，何须拜谒其使。’事人阙礼，离间邻好，恶而不诛，善者何劝？明年，当发兵马以击尔。”是时薛延陀可汗表请为军向导，以击高昌，太宗许之。令民部尚书唐俭至延陀，与谋进取。太宗冀其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称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太宗皆不听。文泰谓所亲曰：“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

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趋田地城，将军契苾何力为前军，与之接战而退。大军继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余口。进逼其都。智盛移君集书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谴积，身已丧亡。智盛袭位无几，君其赦诸？”君集谓曰：“若能悔祸，当面缚军门也。”又命诸军引冲车、抛车以逼之，飞石雨下，城中大惧。智盛穷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通和，遗其金帛，约有急相为表里。及闻君集兵至，欲谷设惧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寻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白僚，班赐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内从军兵士已上，父子犯死罪已下，期亲犯流已下，大功犯徒已下，小功缌麻犯杖罪，悉原之。

时太宗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征谏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夫妇先来朝谒。自后数月，商胡被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遂使五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抚其人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及交蕃，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

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于是勒石纪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

麴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寻拜智盛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弟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智湛，麟德中终于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天授初，其子崇裕授左武卫大将军，交阿郡王。卒，封袭遂绝。

吐谷浑，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其俗颇识文字。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幂苾，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财，贫人窃女而去。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有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用度不给，辄敛富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死，他犯则征物以赎罪。气候多寒，土宜大麦、蔓菁，颇有菽粟。出良马、牦牛、铜、铁、硃砂之类。有青海，周回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尝得波斯马，放入海，因生驄驹，能日行千里，故代称“青海驄”焉。地兼鄯善、且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弊行旅，风之将至，老驼便知之，则引项而鸣，以口鼻埋沙中。人以为候，即以氈拥蔽口鼻而避其患。

隋炀帝时，其王伏允来犯塞，炀帝亲总六军以讨之，伏允以数十骑潜于泥岭而遁，其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炀帝立其质子顺为王，送之本国，令统余众，寻复追还。大业末，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高祖受禅，顺自江都来归长安。时李轨犹据凉州，高祖遣使与伏允通和，令击轨以自效，当放顺返国。伏允大悦，兴兵击之，战于库门，交绥而退。频遣使朝贡，以顺为请，高祖乃遣之。

太宗即位，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太宗遣使责让之，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仍为其子尊王求婚，于是责其亲迎以羁縻之。尊王又称疾不肯入朝，有诏停婚，遣中郎将康处直谕以祸福。伏允遣兵寇兰、廓二州。

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上言：“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

利。”于是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以击之。去青海三十里，志玄与左骁卫将军梁洛仁不欲战，顿军迟留不进，吐谷浑遂驱青海牧马而遁。亚将李君羡率精骑别路，及贼于青海之南悬水镇，击破之，虏牛羊二万余头而还。时伏允年老昏耄，其邪臣天柱王惑乱之，拘我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太宗频遣宣谕，使者十余返，竟无悛心。

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仍为靖副；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沫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诸将频与贼遇，连战破之，获其高昌王慕容孝隽。孝隽有雄略，伏允心膂之臣也。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三部落，击大破之，遂历于河源。李大亮又俘其名王二十人，杂畜数万，至且沫西境，或传伏允西走，渡图伦碛，欲入于阗。将军薛万均率轻锐追奔，入碛数百里，及其余党，破之。碛中乏水，将士皆刺马血而饮之。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获其名王梁屈忽，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啖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两军会于大非川，至破逻贞谷，伏允子大宁王顺穷蹙，斩其国相天柱王，举国来降。伏允大惧，与千余骑遁于碛中，众稍亡散，能属之者才百余骑，乃自缢而死。国人乃立顺为可汗，称臣内附。

顺，即伏允之嫡子也。初为侍子于隋，拜金紫光禄大夫，久不得归，伏允遂立他子为太子，及得返国，意常怏怏。会李靖等诸军所向克捷，自以失位，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诏曰：

吐谷浑擅相君长，窃据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权门。酋渠携贰，种落怨愤，长恶不悛，野心弥炽。莫顾藩臣之礼，曾无事上之节，草窃疆场，虐割兆庶，积恶既稔，天亡有征。朕君临四海，含育万类，一物失所，责深在予。所以爰命六军，申兹九伐，义存活国，情非黩武。其子大宁王慕容顺，隋氏之甥，志怀明悟，长自中土，幸慕华风，爰见时机，深识逆顺。以其愎谏违众，独陷迷途，遂诛邪臣，存兹大计。翻然改辙，代父归罪，忠孝之美，深有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补过，既往之衅，特宜原免。然其建国西鄙，已历年代，即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命胤。可封顺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

太宗恐顺不能静其国，仍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顺既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为臣下所杀。其子燕王诺曷钵嗣立。

诺曷钵既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太宗遣兵援之，封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阳王道明持节册拜，赐以鼓纛。诺曷钵因入朝请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资送甚厚。十五年，诺曷钵所部丞相王专权，阴谋作难。将征兵，诈言祭山神，因欲袭击公主，劫诺曷钵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诺曷钵知而大惧，率轻骑走鄯善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威信王合军击丞相王，破之，杀其兄弟三人，遣使言状。太宗命民部尚书唐俭持节抚慰之。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

高宗嗣位，以其尚主，拜驸马都尉，赐物四十段。其后与吐蕃互相攻伐，各遣使请兵救援，高宗皆不许之。吐蕃大怒，率兵以击吐谷浑。诺曷钵既不能御，脱身及弘化公主走投凉州。高宗遣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也。

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赵嗣。圣历三年，授宣赵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仍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赵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我安乐州，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几，卒，其封袭遂绝。

叶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焉耆国，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即汉时故地。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蒲萄，颇有鱼盐之利。

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不协，奔于焉耆，咄陆复来攻之。

六年，遣使言状，并贡名马。时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领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立咥利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与焉耆为援。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

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之相结，焉耆王大喜，请为声援。及破高昌，其王诣军门称谒。焉耆人先为高昌所虏者，悉归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

其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脣齿，朝贡遂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击之，太宗许焉。会焉耆王弟颉鼻叶护兄弟三人来至西州，孝恪选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险固，不虞于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潜遣将士浮水而渡。至晓，一时攀堞，鼓角齐震，城中大扰。孝恪纵兵击之，虏其王突骑支，首虏千余级。以栗婆准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时驾幸洛阳宫，孝恪锁突骑支并其妻子送行在所，诏宥之。初，西突厥屈利啜将兵来援焉耆，孝恪还师三日，屈利啜乃囚栗婆准，而西突厥处般啜令其吐屯来摄焉耆，遣使朝贡。太宗数之曰："焉耆者，我兵击得，汝何人，辄来统摄。"吐屯惧而返国。焉耆又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处般啜乃执栗婆准送于龟兹，为所杀。薛婆阿那支既得处般啜为援，遂有国。及阿史那社尔之讨龟兹，阿那支大惧，遂奔龟兹，保其东城，以御官军。社尔击擒之，数其罪而斩焉。求得阿那支从父弟先那准，立为王，以修职贡。及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龙突骑支之形，列于玄阙之下。自是朝贡不绝。

龟兹国，即汉西域旧地也。在京师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与项齐，唯王不翦发。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有良马、封牛。饶蒲萄酒，富室至数百硕。

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駃遣使来朝。勃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来伐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自是职贡颇阙。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代立，渐失藩臣礼。

二十年，太宗遣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以伐龟兹。社尔既破西蕃处月、处密，乃进师趋其北境，出其不意，西突厥所署焉耆王弃城而遁，社尔遣轻骑追擒之。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而走。社尔进屯积石，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西至多褐城，与龟兹王相遇，及其相那利、将羯猎颠等，有众五万，逆拒王师。威乃伪遁而引之，其王俟利发见威兵少，悉众而至。威退行三十里，与继叔军会，合击大破之。

其王退保都城，社尔进军逼之，王乃轻骑而走，遂下其城，令孝恪守之。遣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以精骑逼之，行六百里，其王窘急，退保于拨换城。社尔等进军围之，擒其王及大将羯猎颠等。其相那利仅以身免，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杀之，官军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起与曹继叔、韩威等击之，那利败走。寻为龟兹人所执以诣军。前后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社尔因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勒石纪功而旋。俘其王诃黎布失毕及那利、羯猎颠等献于社庙。寻以诃黎布失毕为左武翊卫中郎将，那利已下授官各有差。太宗之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前。永徽元年，又以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寻放还蕃，抚其余众，依旧为龟兹王，赐物一千段。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嵩、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

疏勒国，即汉时旧地也。西带葱岭，在京师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胜兵二千人。俗事祆神，有胡书文字。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开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

于阗国，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在京师西九千七百里。胜兵四千人。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好事祆神，崇佛教。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

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及阿史那社尔伐龟兹，其王伏阇信大惧，使其子以驼万三百匹馈军。及将旋师，行军长史薛万备请社尔曰：“今者既破龟兹，国威已振，请因此机，愿以轻骑羁取于阗之王。”社尔乃遣万备率五十骑抵于阗之国，万备陈国威灵，劝其入见天子，伏阇信于是随万备来朝。

高宗嗣位，拜右骁卫大将军，又授其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六十段，并宅一区，留数月而遣之，因请留子弟以宿

卫。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

垂拱三年，其王伏阇雄复来入朝。天授三年，伏阇雄卒，则天封其子璥为于阗国王。开元十六年，复册立尉迟伏师为于阗王，数遣使朝贡。乾元三年，以于阗王尉迟胜弟守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太仆员外卿，仍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以胜至德初领兵赴国难，因坚请留宿卫，故有是命，事有胜传。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云昔有婆罗门领徒千人，肄业于树下，树神降之，遂为夫妇。宫室自然而立，僮仆甚盛。于是使役百神，筑城以统之，经日而就。此后有阿育王，复役使鬼神，累石为宫阙，皆雕文刻镂。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颇行苟政，置砲烙之刑，谓之地狱，今城中见有其迹焉。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国，不相篡弑。厥土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故其宝物或至扶南、交趾贸易焉。百姓殷乐，俗无簿籍，耕王地者输地利。以齿贝为货。人皆深目长鼻。致敬极者，□氏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其王与大臣多服锦罽。上为螺髻于顶，余发翦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种姓披白叠以为异。死者或焚尸取灰，以为浮图；或委之中野，以施禽兽；或流之于河，以饲鱼鳖。无丧纪之文。谋反者幽杀之，小犯罚钱以赎罪。不孝则断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边外。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纪事。不杀生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迹。

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当武德中，其国大乱。其嗣王尸逻逸多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势远振，刑政甚肃。

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

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

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那揭陀国，有醯罗城，中有重阁，藏佛顶骨及锡杖。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天授二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献。景龙四年，南天竺国复遣使来朝。景云元年，复遣使贡方物。开元二年，西天竺复遣使贡方物。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其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军。玄宗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上表乞寺额，敕以归化为名赐之。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伽宝多为南天竺国王，遣使来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

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天宝

中，累遣使来。

罽宾国，在葱岭南，去京师万二千二百里。常役属于大月氏。其地暑湿，人皆乘象，土宜秔稻，草木凌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

贞观十一年，遣使献名马，太宗嘉其诚款，赐以缯彩。十六年，又遣使献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显庆三年，访其国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撷支，父子传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为修鲜都督府。龙朔初，授其王修鲜等十一州诸军事兼修鲜都督。

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贡。

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

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也。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翦发或辫发。其王冠氈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幪以皁巾，饰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以十二月为岁首，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隋炀帝时，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武德十年，屈术支遣使献名马。贞观九年，又遣使贡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自此朝贡岁至。十一年，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

万岁通天年，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康国王，仍拜左骁卫大将军。钵提寻卒，又册其子泥涅师师为康国王。师师以神龙中卒，国人又立突昏为王。开元六年，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马脑瓶、驼鸟卵及

越诺之类。十九年，其王乌勒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许之。二十七年，乌勒卒，遣使册咄曷袭父位。天宝三年，又封为钦化王，其母可敦封为郡夫人。十一载、十三载，并遣使朝贡。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户数十万。其王居有二城，复有大城十余，犹中国之离宫。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狮子床，服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之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文字同于诸胡。男女皆徒跣。丈夫翦发，戴白皮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辫发垂后，饰以金银，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有败恤者则尽杀之。国人生女，年十岁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养之，以赏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断狱不为文书约束，口决于庭。其系囚无年限，唯王者代立则释之。其叛逆之罪，就火祆烧铁灼其舌，疮白者为理直，疮黑者为有罪。其刑有断手、刖足、髡钳、劓刖，轻罪翦须，或系牌于项以志之，经时月而释焉。其强盗一入狱，至老更不出，小盗罚以银钱。死亡则弃之于山，制服一月而即吉。气候暑热，土地宽平，知耕种，多畜牧，有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敢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又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駮，金犬今所谓波斯犬也。出□娄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于是国人迎而立之，是为尹恆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

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为大首领所逐，遂奔吐火罗，未至，亦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名卑路斯，又投吐火罗叶护，获免。卑路斯龙朔元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诏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是后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

军。

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

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瓔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风俗，男子翦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著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警鸣而脐绝，便遂水草。俗皆髡而衣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

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槐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槊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于是纠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讨之，皆为所败。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敢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国男兒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驼马，大于诸国。兵刃劲利。其俗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俱纷摩地那山在国之西南，邻于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置之于国。又尝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见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兒；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宫。又有女国，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龙朔初，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其境东西万里，东与突骑施相接焉。

一云隋开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代为酋长，孤列种中又有两姓：一号盆泥奚深，一号盆泥末换。其奚深后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主，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兼克夏腊，一名钐城钐音所鉴反)。摩诃末后十四代，　至末换。末换杀其兄伊疾而自立，复残忍，其下怨之。有呼罗珊木粗人并波悉林举义兵，应者悉令著黑衣，旬月间众盈数万。鼓行而西，生擒末换，杀之。遂求得奚深种阿蒲罗拔，立之。末换已前谓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罗拔后改为黑衣大食。阿蒲罗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

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栖立，

牟栖卒，弟诃论立。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十四年，诏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鸡、沙北三人并为中郎将，各放还蕃。

史臣曰：西方之国，绵亘山川，自张骞奉使已来，介子立功之后，通于中国者多矣。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天宝之乱，边徼多虞，邠郊之西，即为戎狄，藁街之邸，来朝亦稀。故古先哲王，务宁华夏，语曰："近者悦，远者来。"斯之谓矣！

赞曰：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东夷

○高丽百济新罗倭国日本

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其国都于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五千一百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

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熅火以取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其法：有谋反叛者，则集众持火炬竞烧灼之，燋烂备体，然后斩首，家悉籍没；守城降敌，临阵败北，杀人行劫者，斩；盗物者，十二倍酬赃；杀牛马者，没身为奴婢。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国城东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月，王自祭之。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其王高建武，即前王高元异母弟也。武德二年，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高祖感隋末战士多陷其地，五年，赐建武书曰：

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士，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蕣，岂非

盛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

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

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诏述朕此怀也。"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

九年，新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诏员外散骑侍郎硃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谢罪，请与新罗对使会盟。

贞观二年，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十四年，遣其太子桓权来朝，并贡方物，太宗优劳甚至。

十六年，西部大人盖苏文摄职有犯，诸大臣与建武议欲诛之。事泄，苏文乃悉召部兵，云将校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诸大臣皆来临视。苏文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焚仓库，因驰入王宫，杀建武，立建武弟大阳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自是专国政。苏文姓钱氏，须貌甚伟，形体魁杰，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恆令其属官俯伏于地，践之上马，及下马，亦如之。出必先布队仗，导者长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

太宗闻建武死，为之举哀，使持节吊祭。十七年，封其嗣王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盖苏文谓玄奖曰："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玄奘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苏文竟不从。太宗顾谓侍臣

曰："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

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汎海趋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

夏四月，李勣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获生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五月，张亮副将程名振攻沙卑城，拔之，虏其男女八千口。是日，李勣进军于辽东城。帝次辽泽，诏曰："顷者隋师渡辽，时非天赞，从军士卒，骸骨相望，遍于原野，良可哀叹。掩骼之义，诚为先典，其令并收瘞之。"国内及新城步骑四万来援辽东，江夏王道宗率骑四千逆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帝渡辽水，诏撤桥梁，以坚士卒志。帝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担以填堑者，帝分其尤重者，亲于马上持之。从官悚动，争赍以送城下。时李勣已率兵攻辽东城。高丽闻我有抛车，飞三百斤石于一里之外者，甚惧之。乃于城上积木为战楼以拒飞石。勣列车发石以击其城，所遇尽溃。又推撞车撞其楼阁，无不倾倒。帝亲率甲骑万余与李勣会。围其城。俄而南风甚劲，命纵火焚其西南楼，延烧城中，屋宇皆尽。战士登城，贼乃大溃，烧死者万余人，俘其胜兵万余口，以其城为辽州。初，帝自定州命每数十里置一烽，属于辽城，与太子约，克辽东，当举烽。是日，帝命举烽，传入塞。

师次白崖城，命攻之，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帝亲为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励。其城因山临水，四面险绝。李勣以撞车撞之，飞石流矢，雨集城中。六月，帝临其西北，城主孙伐音潜遣使请降，曰："臣已愿降，其中有贰者。"诏赐以旗帜，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举帜于城上，高丽以为唐兵登也，乃悉降。初，辽东之陷也，伐音乞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许以城中人物分赐战士。及是，李勣言于帝曰："战士奋厉争先，不顾矢石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许其降，无乃辜将士之心乎？"帝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遂受降，获士女一万，胜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岩州，授孙伐音为岩州刺史。我军之渡辽也，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勣尽虏之，其人并请随军自效。太宗谓曰："谁不欲尔之力，尔家悉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放还。

车驾进次安市城北，列营进兵以攻之。高丽北部僇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贞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城。贼中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秦王神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今者倾国而至，猛将锐卒，悉萃于此，其锋不可当也。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骁雄，断其馈运，不过旬日，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取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太宗夜召诸将，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骑一万五千于城西岭为阵；长孙无忌率牛进达等精兵一万一千以为奇兵，自山北于狭谷出，以冲其后；太宗自将步骑四千，潜鼓角，偃旌帜，趋贼营北高峰之上；令诸军闻鼓角声而齐纵。因令所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曰："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遂率军而进。

明日，延寿独见李勣兵，欲与战。太宗遥望无忌军尘起，令鼓角并作，旗帜齐举。贼众大惧，将分兵御之，而其阵已乱。李勣以步卒长枪一万击之，延寿众败。无忌纵兵乘其后，太宗又自山而下，引军临之，贼因大溃，斩首万余级。延寿等率其余寇，依山自保。于是命无忌、勣等引兵围之，撤东川梁以断归路。太宗按辔徐行，观贼营垒，谓侍臣曰："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佑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延寿等膝行而前，拜手请命。太宗简僇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余众放还平壤。获马三万疋、牛五万头、明光甲五千领，他器械称是。高丽国振骇，后黄城及银城并自拔，数百里无复人烟。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张亮又与高丽再战于建安城下，皆破之，于是列长围以攻焉。

八月，移营安市城东，李勣遂攻安市，拥延寿等降众营其城下以招之。城中人坚守不动，每见太宗旄麾，必乘城鼓噪以拒焉。帝甚怒。李勣曰："请破之日，男子尽诛。"城中闻之，人皆死战。乃令江夏王道宗筑土山，攻其城东南隅；高丽亦埤城增雉以相抗。李勣攻其西面，令抛石撞车坏其楼雉；城中随其崩坏，即立木为栅。道宗以树条苞壤为土，屯积以为山，其中间五道加木，被土于其上，不舍昼夜，渐以逼城。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爱领队兵于山顶以防敌，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百人自颓城而战，遂据有土山而堑断之，积火萦盾以自固。太宗大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击之，三日不能克。

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历其城，城中皆屏声偃帜，城主登城拜手奉辞。太宗嘉其坚守，赐绢百匹，以励事君之节。

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呼之声，三日不息。高延寿自降后，常积叹，寻以忧死。惠真竟至长安。

二十年，高丽遣使来谢罪，并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归谓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献，信为美丽。悯其离父母兄弟于本国，留其身而忘其亲，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还之。

二十二年，又遣右武卫将军薛万彻等往青丘道伐之，万彻渡海入鸭绿水，进破其泊灼城，俘获甚众。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于乌胡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未行而帝崩。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前后讨之，皆无大功而还。

乾封元年，高藏遣其子入朝，陪位于太山之下。其年，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其弟男建、男产不睦，各树朋党，以相攻击。男生为二弟所逐，走据国内城死守，其子献诚诣阙求哀。诏令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兵应接之。男生脱身来奔，诏授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十一月，命司空、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裨将郭待封等以征高丽。

二年二月，勣度辽至新城，谓诸将曰："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引兵于新城西南，据山筑栅，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数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遣太大兄男产将首领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且请入朝。勣以礼延接。男建犹闭门固守。

总章元年九月，勣又移营于平壤城南，男建频遣兵出战，皆大败。男建下捉兵总管僧信诚密遣人诣军中，许开城门为内应。经五日，信诚果开门，勣从兵入，登城鼓噪，烧城门楼，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十二月，至京师，献俘于含元宫。诏以高藏政不由己，授司平太常伯；男产先降，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以乡导有功，授右卫大将军，封汴国公，特进如故。

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

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其后颇有逃散。

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高藏以永淳初卒，赠卫尉卿，诏送至京师，于颉利墓左赐以葬地，兼为树碑。垂拱二年，又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进授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委其统摄安东旧户，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

男生以仪凤初卒于长安，赠并州大都督。子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实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

时酷吏来俊臣尝求货于献诚，献诚拒而不答，遂为俊臣所构，诬其谋反，缢杀之。则天后知其冤，赠右羽林卫大将军，以礼改葬。

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在京师东六千二百里，处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北渡海至高丽。其王所居有东西两城。所置内官曰内臣佐平，掌宣纳事；内头佐平，掌库藏事；内法佐平，掌礼仪事；卫士佐平，掌宿卫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狱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马事。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没其家；杀人者，以奴婢三赎罪；官人受财及盗者，三倍追赃，仍终身禁锢。凡诸赋税及风土所产，多与高丽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为饰，素皮带，乌革履。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

武德四年，其王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贡。高祖嘉其诚款，遣使就册为带方郡王、百济王。自是岁遣朝贡，高祖抚劳甚厚。因讼高丽闭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诏遣硃子奢往和之。又相与新罗世为仇敌，数相侵伐。

贞观元年，太宗赐其王玺书曰：“王世为君长，抚有东蕃。海隅遐旷，风涛艰阻，忠款之至，职贡相寻，尚想徽猷，甚以嘉慰！朕自祗承宠命，君临区宇，思弘王道，爱育黎元。舟车所通，风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乂安。新罗王金真平，朕之籓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信福及高丽、新罗使人，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陈谢，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

十五年，璋卒，其子义慈遣使奉表告哀。太宗素服哭之，赠光禄大夫，赙物二百段，遣使册命义慈为柱国，封带方郡王、百济王。

十六年，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告急请救。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及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乘虚袭破新罗十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余城。数年之中，朝贡遂绝。

高宗嗣位，永徽二年，始又遣使朝贡。使还，降玺书与义慈曰：

至如海东三国，开基自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近代已来，遂构嫌隙。战争交起，略无宁岁。遂令三韩之氓，命悬刀俎，寻戈肆愤，朝夕相仍。朕代天理物，载深矜愍。去岁王及高丽、新罗等使并来入朝，朕命释兹雠怨，更敦款穆。新罗使金法敏奏书：“高丽、百济，脣齿相依，竞举兵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镇，并为百济所并；疆宇日蹙，威力并谢。乞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若不奉诏，即自兴兵打取。但得故地，即请交和。”朕以其言既顺，不可不许。昔齐桓列土诸侯，尚存亡国；况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新罗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王。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三蕃无战争之劳。比夫流血边亭，积尸疆场，耕织并废，士女无聊，岂可同年而语矣！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

六年，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余城。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于京师，上责而宥之。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

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义慈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时人号“海东曾、闵”。及至京，数日而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特许其旧臣赴哭。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并为竖碑。

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据周留城以叛。遣使往倭国，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为王。其西部、北部并翻城应之。时郎将刘仁愿留镇于百济府城，道琛等引兵围之。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契以救仁愿，转斗而前，所向皆下。道琛等于熊津江口立两栅以拒官军，仁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之，贼众退走入栅，阻水桥狭，堕水及战死万余人。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兵士以粮尽引还，时龙朔元年三月也。

于是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叛亡，其势益张。使告仁轨曰：“闻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府新罗。与其受死，岂若战亡！所以聚结自固守耳！”仁轨作书，具陈祸福，遣使谕之。道琛等恃众骄倨，置仁轨之使于外馆。传语谓曰：“使人官职小，我是一国大将，不合自参。”不答书遣之。寻而福信杀道琛，并其兵众，扶余丰但主祭而已。

二年七月，仁愿、仁轨等率留镇之兵，大破福信余众于熊津之东，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仍令分兵以镇守之。福信等以真岘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加兵守之。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堞而上，比明而入据其城，斩首八百级，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时福信既专其兵权，与抚余丰渐相猜贰。福信称疾，卧于窟室，将候扶余丰问疾，谋袭杀之。扶余丰觉而率其亲信掩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遂与仁愿之众相合，兵势大振。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进，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孙仁师与刘仁愿等振旅而还。诏刘仁轨代仁愿率兵镇守。乃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

麟德二年八月，隆到熊津城，与新罗王法敏刑白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其盟文曰：

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罗，破邑屠城，略无宁岁。天子悯一物之失所，怜百姓之无辜，频命行人，遣其和好。负险恃远，侮慢天经。皇赫斯怒，恭行吊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氵猪宫污宅，作诫来裔，塞源拔本，垂训后昆。然怀柔伐叛，前王之令典；兴亡继绝，往哲之通规。事必师古，传诸曩册。故立前百济太子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恭承诏命，永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谕，具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纶言，不敢失坠，既盟之后，共保岁寒。若有弃信不恆，二三其德，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昌，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故作金书铁契，藏之宗庙，子孙万代，无或敢犯。神之听之，是飨是福。

刘仁轨之辞也。歃讫，埋币帛于坛下之吉地，藏其盟书于新罗之庙。仁愿、仁轨等既还，隆惧新罗，寻归京师。

仪凤二年，拜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令归本蕃，安辑余众。时百济本地荒毁，渐为新罗所据，隆竟不敢还旧国而卒。

其孙敬，则天朝袭封带方郡王、授卫尉卿。其地自此为新罗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济之种遂绝。

新罗国，本弁韩之苗裔也。其国在汉时乐浪之地，东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济，北邻高丽。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卫兵三千人，设狮子队。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王金真平，隋文帝时授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武德四年，遣使朝贡。高祖亲劳问之，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绝。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其食器作柳杯，亦以铜及瓦。国人多金、朴两姓，异姓不为婚。重元日，相庆贺燕飨，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妇人发绕头，以彩及珠为饰，发甚长美。

高祖既闻海东三国旧结怨隙，递相攻伐，以其俱为蕃附，务在和睦，乃问其使为怨所由。对曰："先是百济往伐高丽，诣新罗请救，新罗发兵大破百济国，因此为怨，每相攻伐。新罗得百济王，杀之，怨由此

始。”七年，遣使册拜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五年，遣使献女乐二人，皆鬟发美色。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声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阻远，怀土可知。近日林邑献白鹦鹉，尚解思乡，诉请还国。鸟犹如此，况人情乎！朕愍其远来，必思亲戚，宜付使者，听遣还家。”

是岁，真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为王，宗室大臣乙祭总知国政。诏赠真平左光禄大夫，赙物二百段。九年，遣使持节册命善德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亡失数十城，两国连兵，意在灭臣社稷。谨遣陪臣，归命大国，乞偏师救助。”太宗遣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命国家，不阙朝献。尔与百济，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二十一年，善德卒，赠光禄大夫，余官封并如故。因立其妹真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王。

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文正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令三品以上宴饯之，优礼甚称。

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众，遣其弟法敏以闻。真德乃织锦作五言《太平颂》以献之，其词曰：“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陶唐。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嘉之，拜法敏为太府卿。

三年，真德卒，为举哀。诏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封乐浪郡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崕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龙朔元年，春秋卒，诏其子太府卿法敏嗣位，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三年，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为鸡林州都督。法敏以开耀元年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

天授三年，政明卒，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为新罗王。仍令袭父辅国大将军，行豹韬卫大将军、鸡林州都督。理洪以长安二年卒。则天为之举哀，辍朝二日。遣立其弟兴光为新罗王，仍袭兄将军、都督之号。兴光本名与太宗同，先天中则天改焉。

开元十六年，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时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

二十五年，兴光卒，诏赠太子太保。仍遣左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璹等金宝及药物等。

天宝二年，承庆卒，诏遣赞善大夫魏曜往吊祭之。册立其弟宪英为新罗王，并袭其兄官爵。

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七年，遣使金标石来贺正，授卫尉员外少卿，放还。八年，遣使来朝，并献金、银、牛黄、鱼牙纳朝霞□等。九年至十二年，比岁遣使来朝，或一岁再至。

建中四年，乾运卒，无子，国人立其上相金良相为王。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塤持节册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敬信即从兄弟也。

十四年，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国人立敬信嫡孙俊邕为王。

十六年，授俊邕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丹至郓州，闻俊邕卒，其子重兴立，诏丹还。永贞元年，诏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节册重兴为王。

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卫王子金献忠归本国，仍加试秘书监。三年，遣使金力奇来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敕："金俊邕等册，宜令鸿胪寺于中书省受领，至寺宣授与金力奇，令奉归国。仍赐其叔彦升门戟，令本国准例给。"四年，遣使金陆珍等来朝贡。五年，王子金宪章来朝贡。

七年，重兴卒，立其相金彦升为王，遣使金昌南等来告哀。其年七月，授彦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充宁海军使、上柱国、新罗国王，彦升妻贞氏册为妃，仍赐其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国准例给。兼命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侍节吊祭册立，以其质子金士信副之。

十一年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恶风，飘至楚州盐城县界，淮南节度使李鄘以闻。是岁，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十五年十一月，遣使朝贡。

长庆二年十二月，遣使金柱弼朝贡。宝历元年，其王子金昕来朝。太和元年四月，皆遣使朝贡。五年，金彦升卒，以嗣子金景徽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侍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充宁海军使、新罗王；景徽母朴氏为太妃，妻朴氏为妃。命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吊祭册立。开成元年，王子金义琮来谢恩，兼宿卫。二年四月，放还藩，赐物遣之。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会昌元年七月，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

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四面小岛五十余国，皆附属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大率，检察诸国，皆畏附之。设官有十二等。其诉讼者，匍匐而

前。地多女少男。颇有文字，俗敬佛法。并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后。贵人戴锦帽，百姓皆椎髻，无冠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束发于后，佩银花，长八寸，左右各数枝，以明贵贱等级。衣服之制，颇类新罗。

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

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开成四年，又遣使朝贡。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北狄

○铁勒契丹奚室韦靺鞨渤海靺鞨□乌罗浑

铁勒，本匈奴别种。自突厥强盛，铁勒诸郡分散，众渐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等，散在碛北。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

初，大业中，西突厥处罗可汗始强大，铁勒诸部皆臣之，而处罗征税无度，薛延陀等诸部皆怨，处罗大怒，诛其酋帅百余人。铁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西突厥射匮可汗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

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乙失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附于突厥。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贡方物，复建牙于大漠之北郁督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大部落皆属焉。

三年，夷男遣其弟统特勒来朝，太宗厚加抚接，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汝所部有大罪者鞭之。"夷男甚喜。

四年，平突厥颉利之后，朔塞空虚，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揵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

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部众于漠南之地。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

十五年，太宗幸洛阳，将有事于太山。夷男谋于其国曰："天子封太山，万国必会，士马皆集，边境空虚，我于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思摩之部。思摩遣使请救，诏英国公李勣、蒲州刺史薛万彻率步骑数万赴之。逾白道川至青山，与大度设相及。追之累月，至诺真水，大度设知不脱，乃互十里而陈兵。

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以步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勣兵拒击，而延陀万矢俱发，伤我战马。乃令去马步阵，率长槊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大纵，斩首三千余级，获马万五千匹，甲仗辎重不可胜计。大度设跳身而遁，万彻将数百骑追之，弗及。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夷男因乞与突厥和，并遣使谢罪。

十六年，遣其叔父沙钵罗泥敦策斤来请婚，献马三千匹。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太宗曰："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因征夷男备亲迎之礼。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夷男大悦，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于是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或说夷男曰："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俱一国主，何有自往朝谒？如或拘留，悔之无及！"夷男曰："吾闻大唐天子圣德远被，日月所照，皆来宾服。我归心委质，冀得睹天颜，死无所恨！然碛北之地，必当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国之计。我志决矣，勿复多言！"于是言者遂止。太宗乃发使受其羊马。然夷男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遂后期。太宗于是停幸灵州。既而其聘羊马来至，所耗将半。议者以为夷狄不可礼义畜，若聘财未备而与之婚，或轻中国，当须要其备礼，于是下诏绝其婚。既而李思摩数遣兵侵掠之。延陀复遣突利失击思摩，至定襄，抄掠而去。太宗遣英国公李勣援之，见虏已出塞而还。太宗以其数与思摩交兵，玺书责让之。

十九年，谓其使人曰："语尔可汗，我父子并东征高丽，汝若能寇边

者，但当来也！”夷男遣使致谢，复请发兵助军，太宗答以优诏而止。其冬，太宗拔辽东诸城，破驻跸陈，而高丽莫离支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夷男气慑不敢动。俄而夷男卒，太宗为之举哀。夷男少子肆叶护拔灼袭杀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是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拔灼性褊急，驭下无恩，多所杀戮，其下不附。是时复以太宗尚在辽东，遂发兵寇夏州，将军执失思力击败之，虏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去，寻为回纥所杀，宗族殆尽。其余众尚五六万，窜于西域，又诸姓俟斤递相攻击，各遣使归命。

二十年，太宗遣使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道安抚大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领突厥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各统所部兵分道并进，太宗亲幸灵州，为诸军声援。既而道宗渡碛，遇延陀余众数万来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万彻又与回纥相遇，二将各遣使谕以绥怀之意。其酋帅见使者，皆顿颡欢呼，请入朝。太宗至灵州，其铁勒诸部相继至数千人，仍请列为州县，北荒悉平。诏曰：

惟天为大，合其德者弗违；谓地盖厚，体其仁者光被。故能弥伦八极，舆盖二仪，振绝代之英声，毕天下之能事。彼匈奴者，与开辟而俱生；奄有龙庭，共上皇而并列。僭称骄子，分天街于紫宸；仰应旄头，抗大礼于皇极。纟面窥邃古，能无力制。自朕临御天下，二纪于兹，粤以眇身，一匡寰宇。始勤劳于昧旦，终致治于升平。曩者聊命偏师，遂擒颉利；今兹始弘庙略，已灭延陀。虽麾驾出征，未逾郊甸；前驱所轛，才掩塞垣。长策风行，已振金徽之表，扬威电发，远璟沙场之外。铁勒诸姓、回纥胡禄俟利发等，总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收其瀚海，尽入提封；解其辫发，并垂冠带。上变星昴，归于东井之躔；下掩蹛林，祛入南山之囿。混元已降，殊未前闻；无疆之业，永贻来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之。斯实书契所未有，古今之壮观，岂朕一人独能宣力！盖由上灵储祉，锡以太康；宗庙威灵，成兹克定。即宜备礼，告于清庙，仍颁示普天。

其后延陀西遁之众，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率部落七万余口，西归故地。乃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北。诏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加绥抚。而诸部铁勒素服薛延陀之众，及咄摩支至，九姓渠帅莫不危惧。朝议恐为碛北之患，复令英国公李勣进加讨击。勣率九姓铁勒二万骑至于天山。咄摩支见官军奄至，惶骇不知所为；且闻诏使萧嗣业在回纥中，因而请降。嗣业与之俱至京师，诏授右武卫将

军，赐以田宅。咄摩支入国后，铁勒酋帅潜知其部落，仍持两端。李勣因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计。

二十二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徽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薛部为高阙州，奚结部为鸡鹿州，阿跌部为鸡田州，契苾部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部为寘颜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给玄金鱼以为符信，又置燕然都护以统之。是岁，太宗以铁勒诸部并皆内属，诏赐京城百姓大酺三日。

永徽元年，延陀首领先逃逸者请归国，高宗更置溪弹州以安恤之。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其骨利干北距大海，去京师最远，自古未通中国。贞观中遣使来朝贡，遣云麾将军康苏密往慰抚之，仍列其地为玄阙州。俄又遣使随苏密使入朝，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骢，四曰悬光骢，五曰决波騕，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金□瓜，九曰翱麟紫，十曰奔虹赤。又为文以叙其事。自延陀叛后，朝贡遂绝。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本臣突厥，好与奚斗，不利则遁保青山及鲜卑山。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其余风俗与突厥同。

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六年，其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突厥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谓曰："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

太宗伐高丽，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

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其曾孙祜莫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翎所侵侮，二人遂举兵杀翎，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历位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则天怒其叛乱，下诏改万荣名为万斩，尽忠为尽灭。尽灭寻自称无上可汗，以万斩为大将，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逼檀州。诏令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司农少卿麻仁节率兵讨之。与万斩战于西硖石谷，官军败绩，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又令夏官尚书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宏晖领兵七万以继之。与万斩战于东硖石谷，孝杰在阵陷没。宏晖弃甲而遁。万斩乘胜度其众入幽州，杀略人吏。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将讨之，不能克。又诏左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武懿宗为大总管，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三十万以讨之。俄而李尽灭死，万斩代领其众。万斩又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游军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官吏子女数千人。俄而奚及突厥之众掩击其后，掠其幼弱。万斩弃其众，以轻骑数千人东走。前军副总管张九节率数百骑设伏以邀之。万斩穷蹙，乃将其家奴轻骑宵遁，至潞河东，解鞍憩于林下，其奴斩之。张九节传其首于东都，自是其余众遂降突厥。

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种落内附。失活，即尽忠之从父弟也。于是复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以镇抚之。明年，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之。

六年，失活死，上为之举哀，赠特进。失活从父弟娑固代统其众，遣使册立，仍令袭其兄官爵。娑固大臣可突于骁勇，颇得众心，娑固谋欲除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淡令薛泰帅骁勇五百人，又征奚王李大辅者及娑固合众以讨可突于。官军不利，娑固、大辅临阵皆为可突于所杀，生拘薛泰。营府震恐，许钦澹移军西入渝关。可

突于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俄又遣使请罪，上乃令册立郁于，令袭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

十年，郁于入朝请婚。上又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以妻之，仍封郁于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赐物千段。郁于还蕃，可突于来朝，拜左羽林将军，从幸并州。

明年，郁于病死，弟吐于代统其众，袭兄官爵，复以燕郡公主为妻。吐于与可突于复相猜阻。

十三年，携公主来奔，便不敢还，改封辽阳郡王，因留宿卫。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其冬，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所，因从至岳下，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之。

邵固还蕃，又遣可突于入朝，贡方物，中书侍郎李元纮不礼焉，可突于怏怏而去。左丞相张说谓人曰："两蕃必叛。可突于人面兽心，唯利是视，执其国政，人心附之，若不优礼縻之，必不来矣！"十八年，可突于杀邵固，率部落并胁奚众降于突厥，东华公主走投平卢军。于是诏中书舍人袭宽、给事中薛侃等于京城及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分道募壮勇之士，以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讨之，师竟不行。

二十年，诏礼部尚书信安王祎为行军副大总管，领众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塞击破之，俘获甚众。可突于率其麾下远遁，奚众尽降，祎乃班师。明年，可突于又来抄掠。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军至渝关都山之下，可突于领突厥兵以拒官军。奚众遂持两端，散走保险。官军大败，知义、守忠率麾下遁归，英杰、克勤没于阵，其下六千余人，尽为贼所杀。诏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以经略之。可突于渐为守珪所逼，遣使伪降。俄又回惑不定，引众渐向西北，将就突厥。守珪遣管记王悔等就部落招谕之。时契丹衙官李过折与可突于分掌兵马，情不叶，悔潜诱之，过折夜勒兵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

二十三年正月，传首东都。诏封过折为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州都督，赐锦衣一副、银器十事、绢彩三千疋。其年，过折为可突于余党泥礼所杀，并其诸子，唯一子刺乾走投安东得免，拜左骁卫将军。

天宝十年，安禄山诬其酋长欲叛，请举兵讨之。八月，以幽州、云

中、平卢之众数万人，就潢水南契丹衙与之战，禄山大败而还，死者数千人。至十二年，又降附。迄于贞元，常间岁来修籓礼。

贞元四年，与奚众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十年，复遣使来朝，大首领悔落拽何已下，各授官放还。十一年，大首领热苏等二十五人来朝。自后至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时遣使来朝贡。会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

奚国，盖匈奴之别种也，所居亦鲜卑故地，即东胡之界也，在京师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胜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风俗并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居有氈帐，兼用车为营，牙中常五百人持兵自卫。此外部落皆散居山谷，无赋税。其人善射猎，好与契丹战争。

武德中，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授右监门大将军。万岁通天年，契丹叛后，奚众管属突厥，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景云元年，其首领李大辅遣使贡方物，睿宗嘉之，宴赐甚厚。

延和元年，左羽林将军、检校幽州大都督孙俭，率兵十二万以袭其部落，师次冷硎，前军左骁卫将军李楷洛等与大辅会战，我师败绩。俭惧，不敢进救，遣使矫报大辅云："我奉敕来此招谕蕃将，李楷洛等不受节度而辄用兵，请斩以谢。"大辅曰："若奉敕招谕，有何国信物？"俭率军中缯帛万余段并袍带以与之。大辅曰："将军可南还，无相惊扰。"俭军渐失部伍，大辅乃率众逼之，由是大败，兵士死伤者数万。俭及副将周以悌为大辅所擒，送于突厥默啜，并遇害。

开元三年，大辅遣其大臣粤苏梅落来请降，诏复立其地为饶乐州，封大辅为饶乐郡王，仍拜左金吾员外大将军、饶乐州都督。五年，大辅与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咸请于柳城依旧置营州都督府，上从之。敕太子詹事姜师度充使督工作，役八千余人。其年，大辅入朝，诏封从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以妻之，赐物一千五百疋，遣右领军将军李济持节送还蕃。

八年，大辅率兵救契丹，战死，其弟鲁苏嗣立。

十年，入朝，诏令袭其兄饶乐郡王、右金吾员外大将军、兼保塞军经略大使，赐物一千段，仍以固安公主为妻。而公主与嫡母未和，递相论告，诏令离婚，复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以妻之。

十四年，又改封鲁苏为奉诚王，授右羽林军员外将军。

十八年，奚众为契丹衙官可突于所胁，复叛降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渝关，东光公主奔归平卢军。其秋，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破之，斩首二百级。自是奚众稍稍归降。

二十年，信安王祎奉诏讨叛奚。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落于幽州界安置。天宝五载，又封其王娑固为昭信王，仍授饶乐都督。

自大历后，朝贡时至。贞元四年七月，奚及室韦寇振武。十一年四月，幽州奏却奚六万余众。元和元年，其王饶乐府都督、袭归诚王梅落来朝，加检校司空，放还蕃。三年，以奚首领索低为右武威卫将军同正，充檀、苏两州游奕兵马使，仍赐姓李氏。八年，遣使来朝。

十一年，遣使献名马。尔后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故事，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

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越河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其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而附于突厥。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其人土著，无赋敛。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夏多雾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养而□敢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武德中，献方物。贞观三年，遣使贡丰貂，自此朝贡不绝。

又云：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北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姤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较小。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大历中，亦频遣使来贡。贞元八年闰十二月，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一十人来朝。太和五年至八年，凡三遣使来。九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开成、会昌中，亦遣使来朝贡不绝。

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恆为邻境之患。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贵壮而贱老。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父子相承，世为君长。俗无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

有酋帅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炀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蓍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会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击，大破之。

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谨行兵士樵采，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

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

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自后或有酋长自来，或遣使来朝贡，每岁不绝。

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部又以南北为称。

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

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越熹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风俗瑟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

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

开元七年，祚荣死，玄宗遣使吊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其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

元初还国，至是谓武艺曰："黑水请唐家官史，即欲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伏，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

武艺不从。门艺兵至境，又上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大壹夏代门艺统兵，征门艺，欲杀之。门艺遂弃其众，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葱勿雅，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由是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以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左迁道邃为曹州刺史，复为泽州刺史。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

二十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武艺怀怨不已，密遣使至东都，假刺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门艺格之，不死。诏河南府捕获其贼，尽杀之。

二十五年，武艺病卒，其子钦茂嗣立。诏遣内侍段守简往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其父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钦茂承诏赦其境内，遣使随守简入朝贡献。

大历二年至十年，或频遣使来朝，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复来。建中三年五月、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来朝，授其使大常靖为卫尉卿同正，令还蕃。八月，其王子大贞翰来朝，请备宿卫。十年正月，以来朝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三十余人，拜官有差。

十一年二月，遣内常侍殷志赡册大嵩璘为渤海郡王。十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进封渤海国王。

嵩璘父钦茂，开元中，袭父位为郡王、左金吾大将军。天宝中，累加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宝应元年，进封国王。大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袭位，但授其郡王、将军而已。嵩璘遣使叙理，故再加册命。十一月，以王侄大能信为左骁卫中郎将、虞候、娄蕃长，都督茹富仇为右武卫将军，放还。

二十一年，遣使来朝。顺宗加嵩璘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检校太尉。十二月，遣使朝贡。

四年，以嵩璘男元瑜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国王。五年，遣使朝贡者二。七年，亦遣使来朝。八年正月，授元瑜弟权知国务言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遣内侍李重旻使焉。

十三年，遣使来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国务大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十五年闰正月，遣使来朝，加大仁秀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十二月，复遣使来朝贡。长庆二年正月，又遣使来。四年二月，大睿等五人来朝，请备宿卫。宝历中，比岁修贡。太和元年、四年，皆遣使来朝。

五年，大仁秀卒，以权知国务大彝震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六年，遣王子大明俊等来朝。七年正月，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宝英请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三人，事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来朝。开成后，亦修职贡不绝。

□，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其国在京师东北五千里。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人多善射猎，好以赤皮为衣缘，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风俗略与契丹同。有都伦纥斤部落四万户，胜兵万余人。贞观三年，其君长遣使贡方物。

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风俗与靺鞨同。贞观六年，其君长遣使献貂皮焉。

史臣曰：北狄密迩中华，侵边盖有之矣；东夷隔碍瀛海，作梗罕常闻之。非惟势使之然，抑亦禀于天性。太平之人仁，空峒之人武，信矣。随炀帝纵欲无厌，兴兵辽左，急敛暴欲，由是而起。乱臣贼子，得以为资，不戢自焚，遂亡其国。我太宗文皇帝亲驭戎辂，东征高丽，虽有成功，所损亦甚。及凯还之日，顾谓左右曰："使朕有魏征在，必无此行矣！"则是悔于出师也可知矣。何者？夷狄之国，犹石田也，得之无益，失之何伤？必务求虚名，以劳有用。但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

其道也！

赞曰：东夷之人，北狄之俗。爰考《周官》，是称蛮服。未得无伤，已得何足！宜务怀柔，谓之羁束。

列传第一百五十

○安禄山子庆绪高尚孙孝哲史思明子朝义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少孤，随母在突厥中，将军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开元初，与将军安道买男俱逃出突厥中。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获之。年十余岁，以与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愧之，约与思顺等并为兄弟，冒姓为安。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

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觅，守珪剥坐，欲棒杀之，大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珪见其肥白，壮其言而释之。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拔为偏将。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风素高，畏惧不敢饱食。以骁勇闻，遂养为子。

二十八年，为平卢兵马使。性巧黠，人多誉之。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玄宗益信响之。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以禄山摄中丞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宠之。

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采访使张利贞常受其赂；数载之后，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无私；裴宽受代，及李林甫顺旨，并言其美。数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坚不摇矣。后请为贵妃养兒，入对皆先拜太真。玄宗怪而问之，对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大悦，遂命杨銛已下并约为兄弟姊妹。

六载，加大夫。常令刘骆谷奏事。与王鉷俱为大夫。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承恩深。入谒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趋拜谨甚，禄山悚息，腰渐曲。每与语，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禄山以为神明，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隐，呼为十郎。骆谷奏事，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阿与，我死也！"李龟年尝敦其说，玄宗以为笑乐。

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为置第宇，穷极壮丽，以金银为箩筐笊篱等。上御勤政楼，于御坐东为设一大金鸡障，前

置一榻坐之，卷去其帘。十载入朝，又求为河东节度，因拜之。

男十一人：长子庆宗，太仆卿，少子庆绪，鸿胪卿。庆宗又尚郡主。

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谷留居西京为耳目，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于行间。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人无聊矣。既肥大不任战，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十一载八月，禄山并率河东等军五六万，号十五万，以讨契丹。去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河，即北黄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帐。属久雨，弓箭皆涨湿，将士困极，奚又夹攻之，杀伤略尽。禄山被射，折其玉簪，以麾下奚小兒二十余人走上山，坠坑中，其男庆绪等扶持之。会夜，解走，投平卢城。

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十二载，玄宗使中官辅璆琳觇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载正月，谒于华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遂以为左仆射，却回。其月，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奏吉温为武部侍郎、兼中丞，为其副，又请知总监事。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楼烦监牧及夺张文俨马牧。三月一日，归范阳，疾行出关，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阳，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十四载，玄宗又召之，托疾不至。赐其子婚，令就观礼，又辞。

十一月，反于范阳，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以诸蕃马步十五万，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禁卫皆市井商贩之人，乃开左藏库出锦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清等相次为大将以击之。禄山令严肃，得士死力，无不一当百，遇之必败。

十二月，度河至陈留郡，河南节度张介然城陷死之，传首河北。陈留郭门禄山男庆绪见诛庆宗榜，泣告禄山，禄山在舆中惊哭曰：“吾子何罪而杀之！”狂而怒，官军之降者夹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陈留郡。太守郭纳初拒战，至是出降。至荥阳，太守崔无诐拒战，城

陷死之。次于泥水罂子谷，将军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杀数百人，矢及禄山舆。禄山不敢过，乃取谷南而过。守瑜箭尽，投河而死。东京留守李忄妻、中丞卢奕、采访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禄山怒，率军大至。封常清自苑西隤墙，使伐树塞路而奔。禄山入东京，杀李忄妻、卢奕、蒋清，召河南尹达奚珣，使之莅事。初，常清欲杀珣，恐应贼，忄妻、奕谏止之。常清既败，唯与数骑走至陕郡，高仙芝率兵守陕城，皆弃甲西走潼关，惧贼追蹑，相蹂藉而死者塞路。陕郡太守窦庭芝走投河东。贼使崔乾祐守陕郡。临汝太守韦斌降于贼。

十五年正月，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达奚珣已下署为丞相，五月，南阳节度鲁炅率荆、襄、黔中、岭南子弟十万余，与贼将武令珣战于叶县城北枌河，王师尽没。六月，李光弼、郭子仪出土门路，大破贼众于常山郡东嘉山，河北诸郡归降者十余。禄山窘急，图欲却投范阳。会哥舒翰自潼关领马步八万，与贼将崔乾祐战于灵宝西，为贼覆败，翰西奔潼关，为其帐下执送于贼。关门不守，玄宗幸蜀，太子收兵灵武。贼乃遣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十一月，遣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屠之。

禄山以体肥，长带疮。及造逆后而眼渐昏，至是不见物。又著疽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疮甚而中罢。以疾加躁急，动用斧钺。严庄亦被捶挞，庄乃日夜谋之。立庆绪于户外，庄持刀领竖李猪兒同入禄山帐内，猪兒以大刀斫其腹。禄山眼无所见，床头常有一刀，及觉难作，扪床头不得，但撼幄帐大呼曰："是我家贼！"腹肠已数斗流在床上，言讫气绝。因掘床下深数尺为坑，以氈罽包其尸埋之。又无哭泣之仪。庄即宣言于外，言禄山传位于晋王庆绪，尊禄山为太上皇。庆绪纵乐饮酒无度，呼庄为兄，事之大小必咨之。

初，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肚大，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兒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兒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终见刳者，猪兒也。

庆绪，禄山第二子也。母康氏，禄山糟糠之妻。庆绪善骑射，禄山偏爱之。未二十，拜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初名仁执，玄宗赐名庆绪，为禄山都知兵马使。严庄、高尚立为伪主。庆绪素懦弱，言词无序，庄恐众不伏，不令见人。庄为伪御史大夫、冯翊郡王，以专其政。厚其军将官秩，以固其心。

二月，肃宗南幸凤翔郡，始知禄山死，使仆固怀恩使于回纥，结婚请兵讨逆。其月，郭子仪拔河东郡，崔乾祐南遁。八月，回纥三千骑至。九月，广平王领蕃汉之众收西京，走安守忠，贼之死者积如山阜。

十月，贼将尹子奇攻陷睢阳郡，杀张巡、姚摐等。王师乘胜至陕郡，贼惧，令严庄倾其骁勇而来拒。广平王遣副元帅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西曲沃，大破之于新店，逐北二十里，斩首十余万，伏尸三十里。严庄奔至东京，告庆绪，庆绪率其余众奔河北，保鄴郡。严庄至河内，南来归顺。贼将阿史那承庆等麾下三万余人，悉奔恆、赵、范阳。从庆绪者，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伪中书令张通儒秉政，改相州为成安府，署置百官。旬日之内，贼将各以众至者六万余，凶威复振。伪青、齐节度能元皓独率众归顺，明年，改乾元元年，伪德州刺史王暕、贝州刺史宇文宽等皆归顺，河北诸军各以城守累月，贼使蔡希德、安太清急击，复陷于贼，虏之以归，脔食其肉。其下潜谋归顺者众矣，贼皆易置之，以纵屠戮，人心始离。又不亲政事，缮治亭沼楼船，为长夜之饮。高尚等各不相叶。蔡希德兵最锐，性刚直，张通儒谮而缢杀之，三军冤痛不为用。以崔乾祐为天下兵马使，权领中外兵。乾祐性愎戾，士卒不附。

九月，肃宗遣郭子仪等九节度率步骑二十万攻之，以鱼朝恩为军容使。初，子仪之列陈也，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内。明日接战，子仪麾其属伪奔，庆绪逐之，伏者齐发，贼党大溃。使薛嵩求救于史思明，言禅让之礼。思明先遣李归仁以步卒一万、马军三千，先往滏阳以应。及至滏阳，子仪之围已固，筑城穿壕各三重，楼橹之盛，古所未有。又引水以灌城下，城中水泉大上，井皆满溢。以安太清代乾祐为都知兵马使。思明南攻魏州，节度使崔光远南走，思明据其城数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伪称燕王，立年号。

庆绪自十月被围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马食隤墙麦鞬及马粪濯而饲之。思明引众来救，三月六日，子仪等战败，遂解围而南，断河阳桥以守谷水。思明领其众营于鄴县南。庆绪使收子仪等营中粮，尚六七万石，复与孙孝哲、乾祐谋闭门自守，议更拒思明。诸将曰“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张通儒、高尚、平冽谓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合迎谢。”对曰：“任公暂往见思明。”思明与之涕泗，厚其礼，复命归城。经三日，庆绪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诱之。庆绪不获已，以三百骑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军擐甲执兵待之。及诸弟领至于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负荷，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将兵远救。”思明曰：“弃失两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尔为人子，杀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为太上皇讨贼。”即牵

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皆缢杀之。

禄山父子僭逆三年而灭。初王师之围相州也，意朝夕屠陷，唯术士桑道茂曰："三月六日，西师必散，此城无忧。"卒如其言。

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母老，乞食于人，尚周游不归侍养。寓居河朔县界，与令狐潮邻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尚颇笃学，赡文词。尝叹息谓汝南周铣曰："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县尉有姓高者，以其宗盟，引置门下，遂以尚入籍为兄弟。李齐物为怀州刺史，举高尚不仕，送京师，并助钱三万。齐物寓书于中官将军吴怀实以托之。怀实引见高力士，置宾馆中，令与男丞相锡为学，无问家事，一以委之。无何，令妻父吕令皓特表荐之。

天宝元年，拜左领军仓曹参军同正员。六载，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山卧内。禄山肥多睡，尚执笔在旁或通宵焉，由是浸亲厚之。遂与禄山解图谶，劝其反。

天宝十一年，禄山表为屯田员外郎。及随禄山寇陷东京，伪授中书侍郎。伪赦书制敕多出其手。始，尚与严庄、孙孝哲计画，白禄山以为事必成。及颜杲卿杀李钦凑于土门，扬声言荣王琬、哥舒翰二十万众徇河北，十七郡皆归顺。颜真卿破袁知奉三万众于堂邑，贺兰进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仪继收常山、赵郡，河北路绝者再。河南诸郡皆有防御，潼关有哥舒翰之师。禄山大惧，怒尚等曰："汝元向我道万全，必无所畏。今四边若此，赖郑、汴数州尚存，向西至关，一步不通，河北并已无矣，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尚等遂数日不得见禄山，忧闷不知所为。

会田乾真自潼关至，晓谕禄山曰："自古帝王，皆有胜败，然后成大事，岂有一举而得之者乎！今四边兵马虽多，皆非精锐，岂我之比。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岂有人能制我耶！尚、庄等皆佐命元勋，何得隔绝不与相见，令其忧惧？只此数人，岂不能为患乎？外间闻之，必心摇动。"禄山喜曰："阿浩，非汝谁能开豁我心里事，今无忧矣！为之奈何？"乾真曰："不如唤取慰劳之。"遂召尚等饮宴作乐，禄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及庆绪至相州，伪授侍中。

孙孝哲，契丹人也。母为禄山所通，因得狎近。及禄山僭逆，伪授殿中监、闲厩使，封王。孝哲尤用事，亚于严庄。裘马华侈，颇事豪

贵，每食皆备珍馔。性残忍，果于杀戮，闻者畏之。禄山使孝哲与张通儒同守西京，妃王宗枝皆罹其酷。与严庄争权不睦。及禄山死，夺其使，以邓季阳代之。庆绪之奔，庄惧为所图，因而来奔。

史思明，本名窣干。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姿瘦，少须发，鸢肩伛背，钦目侧鼻。性急躁。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及长，相善，俱以骁勇闻。初事特进乌知义，每令骑觇贼，必生擒以归。又解六蕃语，与禄山同为互市郎。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奏为折冲。天宝初，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抚其背曰：“卿贵在后，勉之。”迁大将军、北平太守。十一载，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

十四载，安禄山反，命思明讨饶阳等诸郡，陷之。十五载正月六日，思明与蔡希德围颜杲卿于常山，九日拔之。又围饶阳，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门，拔常山郡，思明解围而拒光弼。光弼列兵于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尽，使精卒以车数乘于旁县取草，辄被击之，其后率十匹唯共得两束草，至剉蒿荐以饲之。初，禄山以贾循为范阳留后，谋归顺，为副留守向润客所杀，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战在外，令向润客代其任。四月，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军威遂振，南拔赵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仪、光弼击之，败思明于沙河上。又攻之，思明以骑卒奔嘉山，光弼击之，思明大败，走入博陵郡。光弼围之，城几拔。属潼关失守，肃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东兵马。光弼入土门，思明随后徼击之。已而回军并行击刘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设备，遂弃军保北平，正臣妻子及军资二千乘尽没。

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南拔常山、赵郡，又攻河间。为尹子奇所围，已四十余日。颜真卿使和琳以一万二千人、马百匹以救之。至河间二十余里，北风劲烈，鼓声不相闻，贼纵击之，擒和琳以至城下。思明既全，合势，贼军益盛。李奂为贼所擒，送东京。又攻景城，擒李暐，暐投河而死。遂使康没野波攻平原。真卿觉之，兵马既尽，渡河而南。攻清河，粮尽城陷，擒太守王怀忠以献禄山。将军庄嗣贤围乌承恩于信都。承恩母、妻先为安禄山所获，思明获其男从则，使谕承恩，承恩遂降，思明与之把臂饮酒。饶阳陷，李系投火死。河北悉陷。尹子奇以五万众渡河至青州，欲便向江、淮。会回纥二千骑奄至范阳，范阳闭门二日，然后向太原，子奇行千里以救之。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阳、上党兵马十万，围李光弼于太原。光弼使为地道，至贼阵

前。骁贼方戏弄城中人，地道中人出擒之。敌以为神，呼为“地藏菩萨”。思明留十月，会安禄山死，庆绪令归范阳，希德留百余日，皆不能拔而归。自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由是恣其逆谋。思明转骄，不用庆绪之命。

安庆绪为王师所败，投鄴郡，其下蕃、汉兵三万人，初不知所从，思明击杀三千人，然后降之。

庆绪使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征兵于思明，且欲图之。判官耿仁智，忠谋之士，谓思明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请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对曰：“大夫久事禄山，禄山兵权若此，谁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于凶威耳，固亦无罪。今闻孝感皇帝聪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发使输诚，必开怀见纳，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庆等以五千骑至范阳，思明悉众介胄以逆之。众且数万，去之一里，使谓之曰：“相公及王远至，将士等不胜喜跃。此皆边兵怯懦，颇惧相公之来，莫敢进也。请弛弓以安之。”从之。思明遂以承庆、守忠入内□，饮乐之。别令诸将于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诸郡兵皆给粮，恣归之，欲留者分隶诸营。遂拘承庆，斩守忠、李立节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众八万人，及以伪河东节度高秀岩来降。肃宗大悦，封归义王、范阳长史、御史大夫、河北节度使，朝义已下并为列卿，秀岩云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为大官。使内侍李思敬、将军乌承恩宣慰使，令讨残贼。

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肃宗使乌承恩为副使，候伺其过而杀之。初，承恩父知义为节度，思明常事知义，亦有开奖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无疑，因谋杀之。承恩至范阳，数漏其情，夜取妇人衣衣之，诣诸将家，以翻动之意谕之。诸将以白思明，甚惧，无以为验。有顷，承恩与思敬从上京来，宣恩命毕，将归私第。思明留承恩且于馆中，明当有所议。已令帏其所寝之床，伏二人于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阳，思明令省其父。夜后，私于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便授吾节度矣！”床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执之，搜其衣曩，得朝廷所与阿史那承庆铁券及光弼与承恩之牒，云：“承庆事了，即付铁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书数百纸，皆载先所从反军将名。思明语之曰：“我何负于汝而至是耶？”承恩称：“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谋也！”思明集军将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万众之兵降国家，赤心不负陛下，何至杀臣！”因搒杀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谕云：“国家与光弼无此事，乃承恩所为，杀之善也。”

又有使从京至，执三司议罪人状。思明曰：“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天下，此辈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诸将皆云：“乌承恩之前事，情状可知，光弼尚在，忧不细也。大夫何不取诸将状以诛光弼，以谢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为大夫诛之，大夫乃安；不然，为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张不矜修表：“请诛光弼以谢河北。若不从臣请，臣则自领兵往太原诛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尽削去之。写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大怒，执二人于庭曰：“汝等何得负我？”命斩之。仁智事思明颇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谓之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负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须存忠节。今大夫纳邪说，为反逆之计，纵延旬月，不如早死，请速加斧钺！”思明大怒，乱捶杀之，脑流于地。

十月，郭子仪领九节度围相州，安庆绪偷道求救于思明，思明惧军威之盛，不敢进。十二月，萧华以魏州归顺，诏遣崔光远替之。思明击而拔其城，光远脱身南渡。思明于魏州杀三万人，平地流血数日，既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于魏州北设坛，僭称为大圣燕王，以周贽为行军司马。三月，引众救相州，官军败而引退。思明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四月，僭称大号，以周贽为相，以范阳为燕京。九月，寇汴州，节度使许叔冀合于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阳，与太尉光弼相拒。思明恣行凶暴，下无聊矣！

上元二年，潜遣人反说官军曰：“洛中将士，皆幽、朔人，咸思归。”鱼朝恩以为然，告光弼及诸节度仆固怀恩、卫伯玉等：“可速出兵以讨残贼。”光弼等然之，乃出师两道齐进。次榆林，贼委物伪遁，将士等不复设备，皆入城虏掠。贼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弃甲奔散。鱼朝恩、卫伯玉退保陕州，光弼、怀恩弃河阳城，退居闻喜。步兵散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为贼所有，河阳、怀州尽陷于贼。

思明至陕州，为官军所拒于姜子坂，战不利，退归永宁。筑三角城，约一月内毕，以贮军粮。朝义筑城毕，未泥，思明至，诟之。对曰：“缘兵士疲乏，暂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违我处分。”令随身数十人立马看泥，斯须而毕。又曰：“待收陕州，斩却此贼。”朝义大惧。思明居驿，朝义在店中。思明令腹心曹将军总中军兵严卫，朝义将骆悦并许叔冀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悦与王死无日矣！”因言：“废兴之事，古来有之，欲唤取曹将军举大事，可乎？”朝义回面不应。悦曰：“若不应，悦等即归李家，王亦不全矣！”朝义然之，令许季常命曹将军至。悦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梦而惊悟，据床惆怅。每好伶

人，寝食置左右，以其残忍，皆恨之。及此，问其故，曰："吾向梦见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毕如厕。伶人相谓曰："鹿者，禄也；水者，命也。胡禄命俱尽矣！"骆悦入，问思明所在，未及对，杀数人，因指在厕。思明觉变，逾墙出，至马槽，□备马骑之。悦等至，令傔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马。曰："是何事？"悦等告以怀王。思明曰："我朝来语错，今有此事。然汝杀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事不成矣！"因急呼怀王者三，曰："莫杀我！"却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这胡误我！"悦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驿，曰："事已成矣！"朝义曰："莫惊圣人否？莫损圣人否？"悦曰："无有。"时周贽、许叔冀统后军在福昌，朝义令许季常往告之。贽闻，惊欲仰倒。朝义却领兵回，贽等来迎，因杀贽。思明至柳泉驿，缢杀之。朝义便僭伪位。

朝义，思明孽子也。宽厚，人附之，使人往范阳，杀伪太子朝英等。伪留守张通儒觉之，战于城中。数日，死者数千人，始斩之。时洛阳四面数百里，人相食，州县为墟。诸节度使皆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征召不至。

宝应元年十月，遣元帅雍王领河东朔方诸节度、回纥兵马赴陕。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鱼朝恩、郭英乂为后殿，自渑池入；李抱玉自河阳入；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二十九日，与朝义战于邙山之下。逆贼败绩，走渡河，斩首万六千，生擒四千六百，降三万二千人，器械不可胜数。朝义走投汴州，汴州伪将张献诚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贼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又以伪官以城降者恆州刺史、成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余如故。赵州刺史卢淑、定州程元胜、徐州刘如伶、相州节度薛嵩、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领旧职。

思明乾元二年僭号，至朝义宝应元年灭，凡四年。

列传第一百五十

○硃泚 黄巢 秦宗权

硃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赞善大夫，赠礼部尚书。祖思明，太子洗马，赠太子太师。父怀珪，天宝初，事范阳节度使裴宽为衙前，授折冲将军。及安禄山、史思明叛，累为管兵将。宝应中，李怀仙归顺，奏为蓟州刺史、平卢军留后、柳城军使。大历元年卒，累赠左仆射。祖、父之赠，皆以泚故也。

泚以父资从军，幼壮伟，腰带十围，骑射武艺亦不出人。外若宽和，中颇残忍。然轻财好施，每征战所得赏物，辄分与麾下将士，以是为众所推，故得济其凶谋。初隶李怀仙为部将，改经略副使。硃希彩既杀李怀仙，自为节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为政苛酷，人不堪命。

大历七年秋，希彩为其下所杀，仓卒之际，未有所从。泚营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众心。滔变诈多端，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城北硃副使莫可。"众既无从，因共推泚。泚遂权知留后，遣使奉表京师。十月，拜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卢龙节度等使、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其年，泚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诏褒美。

九年，就加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诸镇，自天宝末便为逆乱之地，李怀仙、硃希彩与连境三节度，名虽向顺，未尝朝谒。至是泚率先上表，请自领步骑三千人入觐，诏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师，代宗御内殿引见，赐御马两匹、战马十匹、金银锦彩甚厚。又以器物十床、马四十匹、绢二万匹、衣一千七百袭赐其将士，宴犒之盛，近时未有。泚又上表，请留京师，从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节度留后。仍以河阳永平军防秋兵，郭子仪统之；决胜军杨猷兵，李抱玉统之；淮西凤翔兵，马璘统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统焉。

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寻令出镇奉天行营，复赐金银缯彩并内库弓箭以宠之。十二年，加检校司空，代李抱玉为陇右节度使，权知河西、泽潞行营兵马事。

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师、凤翔尹，实封至三百户。建中元年，泾州

将刘文喜阻兵为乱，加泚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与诸军讨之。泾州平，加泚中书令，还镇凤翔，而以舒王让遥领泾原节度。二年，加泚太尉。硃滔将反叛，阴使人与泚计议，以帛书纳蜡丸中，置发髻间。河东节度马燧搜获之，以闻，并送帛书及所遣使。泚惶惧，顿首乞归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谋，非卿之过。"三年四月，以张镒代泚为凤翔陇右节度留后，留泚京师，加实封至一千户，与一子正员官，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

四年十月，泾原兵叛，銮驾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尝统泾州，知其失权废居，怏怏思乱。群寇无帅，幸泚政宽，乃相与谋曰："硃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为主，事必济矣！"姚令言乃率百余骑迎

泚于晋昌里第。泚乘马拥从北向，烛炬星罗，观者万计，入居含元殿。明日，移处白华殿，但称太尉。朝官有谒泚者，悉劝奉迎銮驾，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时，言多悖逆。又盛陈成败，称述符命，劝其僭伪，泚甚悦之。又李忠臣、张光晟继至，咸以官闲积愤，乐于祸乱。凤翔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余自襄城而至。贼泚自谓众望所集，僭窃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须秀实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发锐师三千，言奉迎乘舆，实阴有逆谋。秀实与刘海宾谋诛泚，且虞叛卒之震惊法驾，乃潜为贼符，追所发兵。至六日，兵及骆驿而回。因与海宾同入见泚，为陈逆顺之理，而海宾于靴中取匕首，为其所觉，遂不得前。秀实知不可以义动，遽夺源休象笏，挺而击泚，仍大呼曰："反虏万段！"泚举臂卫首，秀实格拉之，恟々然。李忠臣驰肋泚，泚素多力，才破其面，逆徒噪集，秀实、海宾遂并见害。

明日，声言以关王权主社稷，士庶竞往观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张光晟等八人导泚自白华入宣政殿，僭即伪位，自称大秦皇帝，号应天元年，愚智莫不愤心。侍卫皆卒伍，行列不过十余人。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之词也。伪署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许季常为京兆尹，洪经纶为太常少卿，彭偃为中书舍人，裴揆、崔幼贞为给事中，崔莫为御史中丞，张光晟、仇敬忠、敬

釭、张宝、何望之、段诚谏、张庭芝、杜如江为节度使，仍以其兄子遂为太子，遥封弟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寻又号皇太弟。

十日，泚自领兵侵逼奉天，窃威仪辇辂，阗溢道途，蚁聚之众军势颇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书省。寻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兼平章事。泚军合于城下，浑瑊、韩游瑰御之，泚众大败，死者万计。泚收军于奉天东三里下营，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营于乾陵下瞰，城内大震。

十一月三日，杜希全与泚众战于漠谷，官军不利，自是泚益骄大。王师乘城而战，人百其勇，贼多败恤。或出野战，官军又获利焉。泚乃大驱百姓填堑，夜攻城，城中设奇以应之，贼乃退缩。西明寺僧法坚有巧思，为泚造云梯。十五日辰时，梯临城东北隅，城内震骇。浑瑊使侯仲庄设大坑，为地道陷之。又纵火焚其梯，东风起，吹我军，众颇危。俄而风回，吹贼军，瑊益薪泼油，万鼓齐震，风吹俱炽，须臾云梯与凶党同为灰烬。城中三门悉出兵，王师又捷，其夜兵复出攻，泚众败绩。李怀光以五万人来援，自河北至，泚众惶骇，因而大溃，长围遂解焉。众庶以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

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时姚令言于城中造战格抛楼，每坊团结，人心大异。泚自奉天回，乃悉令去之，曰："攻战吾自有计。"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伪自城外来，周走号令曰："奉天已破！"百姓闻之，莫不饮泣，道路阒寂。时有入台省吏人，不过十数辈，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举选，初有数十人陈状，旬日亦皆屏退。泚自号其宅曰潜龙宫，悉移内库珍货瑰宝以实之。识者曰："《易》称'潜龙勿用'，此败征也。"无几，百姓剽夺其珍宝，

泚不能禁止。

明年正月一日，泚改伪国号曰汉，称天皇元年。二月，李怀光既图叛逆，遣使与泚通和。銮驾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潜匿者，出受伪官十七八焉。怀光初与泚往复通好甚密，以钱谷金帛互相馈遗。泚与书，事之如兄，约云："削平关中，当割据山河，永为邻国。"及怀光决计背叛，逼乘舆迁幸，泚乃下伪诏书，待怀光以臣礼，仍征兵马。怀光既为所卖，惭怒愤耻，遂领众遁归河中。

三月，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之众，悉于城东累败泚众。四月，泚使韩旻、宋归朝、张庭芝等寇武功，浑瑊以众及吐蕃论莽罗大败归朝，杀逆党万余人于武亭川。

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蓝田，尚可孤击之，大破泚众，擒敬忠斩

之。李晟、骆元光、尚可孤遂悉师齐进，晟屯光泰门，逆徒拒官军，王师累捷。二十八日，官军入苑，收复京师，逆党大溃。

泚与姚令言、张庭芝、源休、李子平、硃遂以数千人西走，其余党或奔窜，或来降。泚众缘路溃散，乃奔泾州，才百余骑。田希鉴闭门登陴，泚令谓鉴曰："我与尔节度，何故背恩？"希鉴乃使人自城上掷泚所送旌节于外，续又投火焚之。泚遂过数里，息于逆旅。泚将梁庭芬入泾州说田希鉴曰："公比日杀冯河清背叛，今虽归顺，国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祸。何如开门纳硃公，与共成大事！"希鉴以为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悦，使庭芬却往泾州。庭芬请授己尚书、平章事，泚不从。梁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复往泾州，从泚至宁州彭原县西城屯，复与泚心腹硃惟孝共射泚。泚走，坠故窖中。泚左右韩旻、薛纶、高幽嵓、武震、硃进卿、董希芝共斩泚，使宋膺传首以献。泚死时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泾州，源休、李子平走凤翔，寻并斩获。宋归朝之败武功，降于李怀光，送兴元斩之。唯不获硃遂，传为野人所杀，或云与泚婿伪金吾将军马悦潜走党项部落，数月得达幽州。

泚之僭逆，宦竖硃重曜颇亲密用事，泚每呼之为兄。时贼中以腊月大雨，伪星官谓泚曰："当以宗中年长者禳其灾变。"泚乃毒杀重曜，而以王礼葬焉。及京师平，亦出其尸而斩之。姚令言自有传。

黄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先有谣言云："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盗起，时议畏之。左金吾卫上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使，以本军讨仙芝。仙芝惧，引众历陈、许、襄、邓，无少长皆虏之，众号三十万。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君莒陷洪州。时仙芝表请符节，不允。以神策统军使宋威为荆南节度招讨使，中使杨复光为监军。复光遣判官吴彦宏谕以朝廷释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时宋威害复光之功，并擒送阙，敕于狗脊岭斩之。贼怒，悉精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余众以统之。朝廷以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亳州，斩仙芝首献于阙下。

先是，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率部众入嶲岈山。黄巢、黄揆昆仲八人，率盗数千依让。月余，众至数万。陷汝州，虏刺史王镣，又掠关东。官军加讨，屡为所败，其众十余万。尚让乃与群盗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仍署官属，藩镇不能制。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浊乱，时

多朋党，小人才胜，君子道消，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既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巢徒党既盛，与仙芝为形援。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

时王铎虽衔招讨之权，缓于攻取。时高骈镇淮南，表请招讨贼，许之，议加都统。巢乃渡淮，伪降于骈。骈遣将张璘率兵受降于天长镇。巢擒璘杀之，因虏其众。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托越州观察使崔璆奏乞天平军节度，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奏，欲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及巢见诏，大诟执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

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九月，渡淮。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阳，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迎之。继攻陕、虢，逼潼关，陷华州，留将奋钤守之。河中节度使李都诈进表于贼。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时禁军皆长安富族，世籍两军，丰给厚赐，高车大马，以事权豪，自少迄长，不知战阵。初闻科集，父子聚哭，惮于出征。各于两市出值万计，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操刀载戟，不知钅敫锐。复任宦官为将帅，驱以守关。关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时捉税，禁人出入，谓之禁谷。及贼至，官军但守潼关，不防禁谷，以为谷既官禁，贼无得而逾也。尚让、林言率前锋由禁谷而入，夹攻潼关。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

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诸王官属相次奔命。观军容使田令孜、王若俦收合禁军扈从。四日，贼至昭应，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两班迎贼灞上。五日，贼陷京师。

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十三日，贼巢僭位，国号大齐，年称金统，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贼搜访旧宰相不获，以前浙东观察使崔璆、杨希古、尚让、赵章为四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费传古为枢密使，王璠为京兆尹，许建、硃实、刘塘为军库使，硃

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比之控鹤。

中和元年二月，尚让寇凤翔，郑畋出师御之，大败贼于龙尾坡，畋乃驰檄告喻天下藩镇。四月，泾原行军唐弘夫之师屯渭北，河中王重荣之师屯沙苑，易定王处存之师屯渭桥，鄜延拓拔思恭之师屯武功，凤翔郑畋之师屯盩至。六月，邠宁硃玫之师屯兴平，忠武之师三千屯武功。是岁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十二月，宰相王铎率荆、襄之师自行在至，郑畋帐下小校窦玫者，骁勇无敌，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师，放火燔诸门，斩级而还，贼人悚骇。

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朝士皆往来同、华，或以卖饼为业，因奔于河中。宰相崔沆、豆卢瓒扈从不及，匿之别墅，所由搜索严急，乃微行入永宁里张直方之家。朝贵怙直方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贼云："直方谋反，纳亡命。"贼攻其第，直方族诛，沆、瓒数百人皆遇害。自是贼始酷虐，族灭居人。遣使传命召故相驸马都尉于琮于其第。琮曰："吾唐室大臣，不可佐黄家草昧，加之老疾。"贼怒，令诛之。广德公主并贼号咷而谓曰："予即天子女，不宜复存，可与相公俱死。"是日并遇害。

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九月，贼将同州刺史硃温降重荣。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师，自夏阳渡河，屯沙苑。

三年正月，败黄揆于沙苑，进营乾坑。二月，贼将林言、赵章、尚让率众十万援华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师，战于梁田坡，大败贼军，俘斩数万，乘胜攻华州，堑栅以环之。克用骑军在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师，燔积聚，俘级而旋。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骑将庞从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大败贼军。十日夜，贼巢散走。诘旦，克用由光泰门入，收京师。巢贼出蓝田、七盘路，东走关东。天下兵马都监押杨复光露布献捷于行在，陈破贼事状曰：

顷者妖兴雾市，盗啸丛祠，而岳牧藩侯，备盗不谨。谓大同之运，常可容奸；谓无事之秋，纵其长恶。贼首黄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驱我蒸黎，徇其凶逆。展鉏鹤以成锋刃，杀耕牛以恣燔砲，魑魅昼

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丧师，养虎灾深，驯枭逆大，物无不害，恶靡不为，豺狼贻朝市之忧，疮磐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万姓，盗污两京。衣冠衔涂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叹。万方共怒，十道齐攻，伏九庙之威灵，殄积年之凶丑。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神资壮烈，天付机谋，誓立功名，志安家国。至于屯田待敌，率士当冲，收百姓十万余家，降贼党三万余众。法当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原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华，逼近京师，夕烽高照于国门，游骑俯临于灞岸。既知四隅断绝，百计奔冲，如穷鸟触笼，似飞蛾赴烛。

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付忠贞，机谋与武艺皆优，臣节共本心相称。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可谓雄才，得名飞将。自统本军南下，与臣同力前驱，虽在寝餐，不忘寇孽。

今月八日，遣衙队前锋杨守宗、河中骑将白志迁、横野军使满存、蹑云都将丁行存、朝邑镇将康师贞、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寇。又遣河中将刘让、王环、冀君武、孙珙，忠武将乔从遇，郑滑将韩从威，荆南将申屠悰，沧州将贾滔，易定将张仲庆，寿州将张行方，天德将顾彦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孙佐，横冲军使杨守亮，蹑云都将高周彝，忠顺都将胡真，绛州监军毛宣伯、聂弘裕等七十都继进。贼尚为坚阵，来抗官军。雁门李克用率励骁雄，整齐金革，叫噪而声将动瓦，喑呜而气欲吞沙，宽列戈矛，密张罗网。于是麾军背击，分骑横冲，日明而剑跃飞轮，风急而旗开走电。使贼如浪，便可塞流；使贼如山，亦须折角。蹂践则横尸入地，腾凌则积血成尘，不烦即墨之牛，若驾昆阳之象。杨守宗等齐驱直入，合势夹攻，从卯至申，群凶大溃。自望春宫前蹙杀，至昇阳殿下攻围，戈不滥挥，矢无虚发。其贼一时奔走，南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伫作饮头之器。

自收平京阙，二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凶，李克用实居其首。其余将佐，同效驱驰。兼臣所部领万余人，数岁栉风沐雨。既兹平荡，并录以闻。

五月，巢贼先锋将孟楷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以兵逆战，为贼所败。攻城急，宗权乃称臣于贼。遂攻陈、许，营于溵水。陈州刺史赵犨迎战，败贼前锋，生擒孟楷，斩之。黄巢素宠楷，悲惜之。乃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为宫阙之制，曰八仙营。于是自唐、邓、许、汝、

孟、洛、郑、汴、曹、濮、徐、兖数十州，毕罹其毒。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赵犨求援于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三月，诸侯之师复集。四月，官军败贼于太康，俘斩万计，拔其四壁。又败贼将黄鄴于西华，拔其壁。巢贼大恐，收军营于故阳里，官军进攻之。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坏贼垒，贼自离散，复聚于尉氏，逼中牟。翌日，营汴水北。是日，复大雨震电，沟塍涨流。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残众保胙县、冤句，官军追讨，贼无所保。其将李谠、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让率部下万人归时薄。贼自相猜间，相杀于营中，所残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击至济阴而还。贼散于兖、郓界。黄巢入泰山，徐帅时薄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是月贼平。

秦宗权者，许州人，为郡牙将。广明元年十月，巢贼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军乱，逐其帅薛能。是月，朝廷授别校周岌为许帅。初军城未变，宗权因调发至蔡州，闻府军乱，乃阅集蔡州之兵，欲赴难。俄闻府主殂，周岌未至，巢贼充斥，日寇郡城，宗权乃督励士众，登城拒守。洎岌至，即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务翦寇，上蔡有劲兵万人，宗权即与监军杨复光同议勤王，出师破贼，以蔡牧授之，仍置节度之号。

中和三年，巢贼走关东，宗权逆战不利，因与合从为盗。巢贼既诛，宗权复炽，僭称帝号，补署官吏。遣其将秦彦乱江淮，秦贤乱江南，秦诰陷襄阳，孙儒陷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晊陷汝、郑，卢塘攻汴州。贼首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唯赵犨兄弟守陈州，硃温保汴州，城门之外，为贼疆场。汴帅与兖、郓合势，屡败贼军，凶势日削。

龙纪元年二月，其爱将申丛执宗权，挝折其足，送于汴。硃温出师迎劳，接之以礼。谓之曰："下官屡以天子命达于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图，与下官同力勤王，则岂有今日之事乎？"宗权曰："仆若不死，公何以兴？天以仆霸公也。"略无惧色，乃槛送京师。昭宗御延喜楼受俘，京兆尹孙揆以组练砾之，徇于两市。宗权槛中引颈谓揆曰："尚书明鉴，宗

权岂反者耶！但输忠不效耳。”众大笑。与妻赵氏俱斩于独柳之下。

史臣曰：我唐之受命也，置器于安，千年惟永，百蛮响化，万国来王。但否泰之无恆，故夷险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虽时有窃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幸之辈，莫不才兴兵革，即就诛夷。其间沸腾，大盗三发，安禄山、硃泚、黄巢是也。

夫谋危社稷，将害君亲，轘裂潴宫，未塞其罪，故不俟于多谈也。然盗之所起，必有其来，且无问于天时，宜决之于人事。

禄山母为巫者，身是牙郎，偶缘微立边功，遂至大加宠用，总知马牧，特委兵权。爱天子之独尊，与国忠之相忌，故不能以义制事，以礼制心，遂称向阙之兵，以期非望之福，此所以为乱也！

硃泚家本渔阳，性惟凶狡，耳习闻于篡夺，心本之于忠贞。暨弟为乱阶，身留京邑，小不如意，别怀异图。但乐荒鸡之鸣，唯幸和銮之动，缘幽帅之尝因乱得，谓神器之可以徼求。

黄巢亹茸微人，萑蒲贱类，因饥馑之岁，蹑王、尚之踪，志在夺攘，谋非远大。一旦长驱江表，径入关中，见五辂之蒙尘，谓宝命之在我。

必若玄宗采九龄之语，行三令之威，不然使禄山名位不高，委任得所，则群黎未必陷于涂炭，万乘未必越于岷，峨。

德宗能含垢匿瑕，不佳兵尚勇，不然则取李承之言，不委希烈伐叛，不然则取公辅之谏，早令硃泚就行，如此则未必有泾原之乱兵，未必有奉天之危急！

僖宗能知人疾苦，惠彼困穷，不然则从郑畋之谋，赦群偷之罪，如此则黄巢不必能犯顺，銮御未必须省方。

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蛇螫不能断腕，蚁穴所以坏堤。后之帝王，足为殷鉴！

史朝义、秦宗权乘彼乱离，肆行暴虐，虔刘我郡邑，僭窃我衣裳，终虽灭亡，为害斯甚，兹亦沴气之余也。

赞曰：天地否闭，反逆乱常。禄山犯阙，硃泚称皇。贼巢陵突，群

竖披攘。征其所以，存乎慢藏！

●附 录

重刻旧唐书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德固在首列。厥后子孙迭兴，虽中更丧乱，犹不失为盛朝。而玄、宪二宗至配贞观，与汉七庙同称，何也？其典章法度贻谋之善，不可及已。盖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吴兢、韦述、令孤峘，此皆金闺上彦，操笔石渠，而未竟一代。至石晋朝，始敕中书刘等因峘旧文，增为百九十卷，然后有唐事迹悉载无遗，而撰述详赡，妙极模写，足以上追史汉，下包魏陈，信乎史之良者，无以加于是矣。奈何宋之庆历，又出新编，大有增损，至使读者不复得睹唐朝一诏令。历年五百，旧书湮灭，君子不能无病诸。皇上右文弘道，化被四远，由是缙绅士夫，咸以修缉典坟为己任。此书故有刻本在吴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学侍御北江闻人公闻之，慨然欲寿诸梓，与菁莪共择可托者，得苏学司训沈君，有问学干局，良儒师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广搜残逸，足其卷数。及募士出赀，佐经费，君鸠工堂西大舍中，无啻三十手，硃墨雠校，不舍昼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忧去，以赀不绍，白之巡抚大中丞右江欧阳公，公命掌郡事别驾钟侯助其役。未几，府主王侯至任许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陈公尤加赞相，乐书之成，而其事则总于今任提学侍御午山冯公焉。盖学政之台，书之所由起也。工将毕，士子袁贞辈相率扣子，请先序诸后。子惟三古圣人作为经书，人极立矣，十九朝史官述为史书，往事鉴矣，去圣既远，后儒蠹经，经不可蠹，犹云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吏又可以新掩旧哉！且文章之作，率视共区宇之全缺。巨唐疆域幅员万里，其广大与轩后等，是以词华蔚茂有至光焰万丈者，郎舍相踵，既出螭坳亲见，又遇刘司徒之博洽，乃克成书，其难如此，忽有改图，殆不其然。今日群公云萃，留神盛举，盖匪创则无以始，弗继将莫能终，至于中间经画，尤艰其任此。殆至宝将出之，幸会其数天也，伟矣哉！惜子耄矣，而不能卒业，抑不知青云士能观以否。所谓前朝国势，先贤行事，故黎命脉，班班具存，推之于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旧是图，将来挟以为国家用，吾知事业发挥，必当炜烨峥嵘，胜常而不凡也，讵止以资见闻谈说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号春波，嘉禾望族，学通壁经，累试场屋，知名，以超贡入胄监，屈就今官，其于斯绩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坠，系其承理，之功多也。因并及之。时在嘉靖十七年秋仲，东吴耄生杨循吉谨序。

重刊唐书序

嘉靖己亥，吴郡重刊唐书，成书凡二百卷，本纪卷二十，志三十，列传百有五十。石晋宰相涿人刘雳撰。初，御史绍兴闻人公诠视学南畿，以是书世无梓本，他日按吴，遂命郡学训导沈桐刊置学宫。工未竟而公以忧去。及是书成，以书来属徵明为叙。按唐兴，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至吴兢，合前后为书百卷，而柳芳、韦述嗣缉之，起义宁，讫开元，仅仅百余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缉，讫于建中而止，而大历、元和以后则成于崔龟。从厥后韦澳诸人又增缉之，凡为书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历四十卷，续历二十二篇，皆当时纪载之言，非成书也。晋革唐命，昫等始因旧史，绪成此书。然《五代史》昫传不载此事，岂其书出一时史馆，而昫特以宰相领其事邪？然不可考已。或谓五代抢攘，文气卑弱，而是书纪次抚法，详略失中，不足传远。宋庆历中，诏翰林儒臣刊修之。自庆历甲申至嘉祐庚子，历十有七年，成新书二百二十五卷，视旧史削六十一传，增传三百三十有一，续撰仪卫、选举及兵及艺文四志，别撰宰相、方镇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实当时表奏之语，而第赏制词，亦谓闳博精覈，度越诸子，良以宋景文、欧阳文忠皆当时大手笔，而是书实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旧书遂废不行。然议者则以用字奇涩为失体，刊削诏令为太略，固不若旧书之为愈也。司马氏修《通鉴》，悉据旧史，而于新书无取焉。惟周益公称其删繁为简，变今以古，有合于所谓文省于旧之论。而刘元城顾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极言旧书之佳，其所引决海救焚、引鸩止渴之语，岂直工俪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则是书也其可以无传乎！虽然，不能无可议者。段秀实请辞郭晞，有吾戴吾头之语，新书省一吾字，议者以为失实，是矣。而旧史秀实传乃都不书。夫秀实大节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诡可喜。柳宗元叙事尤号奇警，且郑重致词，上于史馆，若是而不得登载，则其所遗亦多矣。甚者诋韩愈文章为纰谬，谓顺宗实录繁简不当，拙于取舍，异哉，岂晁氏所谓多所阙漏，是非失实者邪！甚矣作史之难也！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而史随以异，要在传信，传著不失其实而已。今二书具在，其工拙繁简，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书为乱道，诚为过论，而或缘此遂废旧史，又岂可哉？此闻人公所为梓行之意也。是书尝刻于越州，卷后有教授硃倬名。倬忤秦桧，出为越州教授，当是绍兴初年，今四百年矣。其书复行，而公又出于越，其事岂偶然哉？先是书久不行，世无善本，沈君仅得旧刻数册，较全书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悉取以从事校阅，惟审一字或数易，历三暑寒乃克就绪，其勤诚有足嘉

者。因附著之。是岁三月望，前翰林待诏长洲文徵明序。

重刻旧唐书序

书以纪事，谀闻为聩；事以著代，间逸则遗。是故史氏之书，与天地相为始终，《六经》相为表里，疑信并传，阙文不饰，以纪事实，以昭世代。故《六经》道明，万世宗仰，非徒文艺之夸诞而已也。《尚书》壁存，典训不篆；《鲁史》麟绝，杞宋失征。继而有作，其惟司马氏及小司马，以迨班、范诸家。八书十志，经纬天人；八志十典，纮维政事。藏山刊石，繁绍圣经；历汉跻隋，炳发灵宪。是故王教之要，国典之源，代有征考，若睹蓍蔡。李唐嗣兴，万目毕举，其经画之精详，维持之慎密，虽未上蹑周轨，亦足并骤汉疆。晋史臣刘昫氏者，爰集馆寮，博稽载典。纂修二十一本纪，首高祖以迄哀帝，而汶哲具昭。旁修十一志，始《礼仪》以终《刑法》，而巨细毕举。列传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内以纪后妃之淑慝，外以悉文武之臧否。《宗室》族属，互以时叙；《外戚》、《宦官》，各以类别。《良吏》、《酷吏》，鉴戒具昭；《忠义》、《孝友》，褒论悉当。《儒学》、《文苑》，表以著达；《方伎》、《隐逸》，兼以察微。详传《列女》，以彰妇顺，分传蛮狄，以立大防。卷凡二百一十有四，统名之曰《唐书》。识博学宏，才优义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秦、隋以下，罕有其俪，固后世之刑鉴具在也。有宋迭兴，分职书局，载辑《唐鉴》于祖禹，继纂《唐书》于昌朝，王、宋诸贤，相继汇辑，复成一代之新书，遂亡刘氏之旧帙。诠谬司文学，遍历辅畿。爰校《六经》，兼雠诸史，始知汉、晋以迄宋、元，皆有监本，司成甬川张公，尝奉旨校勘，总为《二十一史》。刊证谬讹，粲然明备，惟刘氏《唐书》，郁绝不传，无所考觅。积集再期，酷志刊复，苦无善本，莫可继志。窃惟古人有云："层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悯哉斯言，益用惶怵。乃旁谋学属，博访诸司，间礼儒贤，以探往籍，更历三载，竟莫有成。末复弭节姑苏，穷搜力索，吴令硃子遂得列传于光禄张氏，长洲贺子随得纪志于守溪公，遗籍俱出宋时模板。旬月之间，二美璧合，古训有获，私喜无涯。乃督同苏庠，严为校刻，司训沈子，独肩斯任，效勤四载，书幸成编。匮直千金，刻未竟业。石江欧阳公闻而助以厚镒，午山冯子、西郭陈子以迨郡邑诸长贰，咸力辅以终事。数百年之阙典，于是乎始有可稽矣。物之成毁，信各有数，是书之成，夫岂偶哉！肇工于嘉靖乙未，卒刻于嘉靖戊戌。珠玑璀璨，亥豕尽刊；玉薤精严，尘叶罔翳。焕新一代之旧文，遐续百王之训典，追配诸史，允备全书。因布多方，以惠多士。余姚闻人诠序。

新唐书

本纪第一　高祖

本纪第二　太宗

本纪第三　高宗

本纪第四　则天皇后　中宗

本纪第五　睿宗　玄宗

本纪第六　肃宗　代宗

本纪第七　德宗　顺宗　宪宗

本纪第八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本纪第九　懿宗　僖宗

本纪第十　昭宗　哀帝

志第一　礼乐一

志第二　礼乐二

志第三　礼乐三

志第四　礼乐四

志第五　礼乐五

志第六　礼乐六

志第七　礼乐七

志第八　礼乐八

志第九　礼乐九

志第十　礼乐十

志第十一　礼乐十一

志第十二　礼乐十二

志第十四　车服

志第十五　历一

志第十六　历二

志第十九　历五

志第二十一　天文一

志第二十二　天文二

志第二十三　天文三

志第二十四　五行一

志第二十五　五行二

志第二十六　五行三

志第二十七　地理一

志第二十八　地理二

志第二十九　地理三

志第三十　地理四

志第三十一　地理五

志第三十二　地理六

志第三十四　选举志上

志第三十五　选举志下

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

志第四十　兵

志第四十一　食货一

志第四十二　食货二

志第四十三　食货三

志第四十四　食货四

志第四十五　食货五

志第四十六　刑法

志第四十七　艺文一

志第四十八　艺文二

志第四十九　艺文三

志第五十　艺文四

表第一　宰相上

表第二　宰相中

表第三　宰相下

表第四　方镇一

表第五　方镇二

表第六　方镇三

表第七　方镇四

表第八　方镇五

表第九　方镇六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列传第二　后妃下

列传第三　宗室

列传第四　高祖诸子

列传第五　太宗子

列传第六　三宗诸子

列传第七　十一宗诸子

列传第八　诸帝公主

列传第九　李密

列传第十　王窦

列传第十一　薛李二刘高徐

列传第十二　萧辅沈李梁

列传第十三　刘斐

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

列传第十五　二刘殷许程柴任丘

列传第十六　温皇甫二李姜崔

列传第十七　杜阚王李苑罗王

列传第十八　二李勣

列传第十九　侯张薛

列传第二十　高窦

列传第二十一　房杜

列传第二十二　魏徵

列传第二十三　王薛马韦

列传第二十四　二李戴刘崔

列传第二十五　陈杨封裴宇文郑权阎蒋姜张

列传第二十六　萧瑀

列传第二十七　岑虞李褚姚令狐

列传第二十八　苏世长（良嗣　弁）　韦云起　孙伏伽　张玄素

列传第二十九　于高张

列传第三十　长孙褚韩来李上官

列传第三十一　杜二崔高郭赵崔杨卢二刘李刘孙邢

列传第三十二　傅吕陈

列传第三十三　刘裴娄

列传第三十四　崔杨窦宗祝王

列传第三十五　诸夷蕃将

列传第三十六　郭二张三王苏薛程唐

列传第三十七　王韩苏薛王柳冯蒋

列传第三十八　唐张徐

列传第三十九　崔徐苏豆卢

列传第四十　狄郝硃

列传第四十一　二玮　陆二李杜

列传第四十二　裴刘魏李吉

列传第四十三　张韦韩宋辛二李裴

列传第四十四　武李贾白

列传第四十五　五王

列传第四十六　刘钟崔二王

列传第四十七　魏韦郭

列传第四十八　李萧卢韦赵和

列传第四十九　姚宋

列传第五十　苏张

列传第五十一　魏卢李杜张韩

列传第五十二　张源裴

列传第五十三　苏尹毕李郑王许潘倪席齐

列传第五十四　裴崔卢李王严

列传第五十五　裴阳宋杨崔李解

列传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

列传第五十七　刘吴韦蒋柳沈

列传第五十八　二郭两王张牛

列传第五十九　宇文韦杨王

列传第六十　哥舒高封

列传第六十一　李光弼

列传第六十二　郭子仪

列传第六十三　二李马路

列传第六十四　房张李

列传第六十五　崔苗二裴吕

列传第六十六　崔邓魏卫李韩卢高

列传第六十七　李杨崔柳韦路

列传第六十八　高元李韦薛崔戴王徐郗辛

列传第六十九　来田侯崔严

列传第七十　元王黎杨严窦

列传第七十一　二李

列传第七十二　三王鲁辛冯三李曲二卢

列传第七十三　令狐张康李刘田王牛史

列传第七十四　刘第五班王李

列传第七十五　李常赵崔齐卢

列传第七十六　关董袁赵窦

列传第七十七　张姜武李宋

列传第七十八　段颜

列传第七十九　李晟

列传第八十　马浑

列传第八十一　杨戴阳二李韩杜邢

列传第八十二　陆贽

列传第八十三　韦张严韩

列传第八十四　鲍李萧薛樊王吴郑陆卢柳崔

列传第八十五　徐吕孟刘杨潘崔韦

列传第八十六　张赵李郑徐王冯庾

列传第八十七　姚独孤顾韦段吕许薛李

列传第八十八　孔穆崔柳杨马

列传第八十九　归奚三崔卢二薛卫胡丁二王殷

列传第九十　三郑高权崔

列传第九十一　贾杜令狐

列传第九十二　白裴崔韦二李皇甫王

列传第九十三　韦王陆刘柳程

列传第九十四　杜裴李韦

列传第九十五　二高伊硃二刘范二王孟赵李任张

列传第九十六　李乌王杨曹高刘石

列传第九十七　于王二杜范

列传第九十八　裴度

列传第九十九　二李元牛杨

列传第一百　窦刘二张杨熊柏

列传第一百一　韩愈

列传第一百三　刘蕡

列传第一百四　李郑二王贾舒

列传第一百五　李德裕

列传第一百六　陈三李曹刘

列传第一百七　二李崔萧二郑二卢韦周二裴刘赵王

列传第一百八　毕崔刘陆郑硃韩

列传第一百九　马杨路卢

列传第一百一十　郑二王韦张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邓陈齐赵二杨顾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诸葛李孟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杨时硃孙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三刘成杜钟张王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忠义上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忠义中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忠义下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

列传第一百二十　孝友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儒学上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儒学中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儒学下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文艺上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文艺下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列传第一百三十　列女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下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藩镇魏博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藩镇镇冀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藩镇卢龙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藩镇淄青横海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藩镇宣武彰义泽潞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沙陀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北狄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东夷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高祖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讳渊，字叔德，姓李氏，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皓，当晋末 ，据秦、凉以自王，是为凉武昭王。皓生歆，歆为沮渠蒙逊所灭。歆生重耳，魏弘农太守。重耳生熙，金门镇将，戍于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赐，为幢主。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乃追录其功，封唐国公，谥曰襄。襄公生昺，袭封唐公，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卒，谥曰仁。

仁公生高祖于长安，体有三乳，性宽仁，袭封唐公。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以故文帝与高祖相亲爱。文帝相周，复高祖姓李氏，以为千牛备身，事隋谯、陇二州刺史。大业中，历岐州刺史、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召为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炀帝征辽东，遣高祖督运粮于怀远镇。杨玄感将反，其兄弟从征辽者皆逃归，高祖先觉以闻。炀帝遽班师，以高祖为弘化留守，以御玄感，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

是时，隋政荒，天下大乱，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尝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时谒。高祖有甥王氏在后宫，炀帝问之，王氏对以疾，炀帝曰：“可得死否？”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贼败去，而敛其尸以筑京观，尽得其箭于其尸。又击绛州贼柴保昌，降其众数万人。突厥犯塞，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隋兵少，不敌，高祖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而射猎驰骋示以闲暇，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虏见高祖，疑不敢战，高祖乘而击之，突厥败走。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击高阳历山飞贼甄翟儿于西河，破之。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

汝，岂忍告汝邪？”然未有以发。而所在盗贼益多，突厥数犯边，高祖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高祖大惧。世民曰：“事急矣，可举事！”已而炀帝复驰使者赦止高祖，其事遂已。

是时，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皆称皇帝；硃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巩，号魏公；王德仁起鄴，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左难当据泾，冯盎据高、罗，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号录事；周文举据淮阳，号柳叶军；高开道据北平，张长逊据五原，周洮据上洛，杨士林据山南，徐圆朗据兖州，杨仲达据豫州，张善相据伊、汝，王要汉据汴州，时德睿据尉氏，李义满据平陵，綦公顺据青、莱，淳于难据文登，徐师顺据任城，蒋弘度据东海，王薄据齐郡，蒋善合据郓州，田留安据章丘，张青特据济北，臧君相据海州，殷恭邃据舒州，周法明据永安，苗海潮据永嘉，梅知岩据宣城，邓文进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甯长真据郁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而刘武周攻汾阳宫，高祖乃集将吏告曰：“今吾为留守，而贼据离宫，纵贼不诛，罪当死。然出兵必待报，今江都隔远，后期奈何？”将吏皆曰：“国家之利可专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间得众一万。

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有变，谋因祷雨晋祠以图高祖。高祖觉之，乃阴为备。五月甲子，高祖及威、君雅视事，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君雅反，即坐上执之。丙寅，突厥犯边，高祖令军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杀之以起兵。遣刘文静使突厥，约连和。

六月己卯，传檄诸郡，称义兵，开大将军府，置三军。以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军隶焉；世民为炖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军隶焉；元吉为姑臧公，中军隶焉。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王长谐、刘弘基、窦琮为统军。开仓库赈穷乏。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众于野，有兵三万，以元吉为太原留守。癸丑，发太原。甲寅遣将张纶徇下离石、龙泉、文城三郡。丙辰，次灵石，营于贾胡堡。隋虎牙郎将宋老生屯于霍邑，以拒义师。丙寅，隋鹰扬府司马李轨起武威，号大凉王。八月辛巳，败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临汾郡。辛卯，克绛郡。癸巳，次龙门，突厥来助。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绝津梁。壬寅，冯翊贼孙华、土门贼

白玄度皆具舟以来逆。九月戊午，高祖领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济。甲子，次长春宫。丙寅，陇西公建成、刘文静屯永丰仓守潼关，敦煌公世民自渭北徇三辅，从父弟神通起兵于鄠，柴氏妇，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与世民会。眉阝贼丘师利李仲文、盩厔贼何潘仁向善思、宜君贼刘炅皆来降，因略定鄠、杜。壬申，高祖次冯翊。乙亥，敦煌公世民屯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趋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邽以西，所经隋行宫、苑御，悉罢之，出宫女还其家。十月辛巳，次长乐宫，有众二十万。隋留守卫文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谕之，不报。乃围城，下令曰："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丙申，隋罗山令萧铣自号梁公。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癸亥，遥尊隋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皇帝。大赦，改元义宁。甲子，高祖入京师，至朝堂，望阙而拜。隋帝授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下教曰令，视事于虔化门。十二月癸未，隋帝赠唐襄公为景王；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唐国妃，谥曰穆。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丞相府置长史、司录以下官。赵郡公孝恭徇山南。甲辰，云阳令詹俊徇巴、蜀。

二年正月丁未，隋帝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戊午，周洮降。戊辰，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国公世民为右元帅，徇地东都。二月己卯，太常卿郑元□定樊、邓，使者马元规徇荆、襄。三月己酉，齐国公元吉为太原道行军元帅。乙卯，世民徙封赵国公。丙辰，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太上皇于江都，立秦王浩为皇帝。吴兴郡守沈法兴据丹阳，自称江南道总管。乐安人卢祖尚据光州，自称刺史。戊辰，隋帝进唐王位相国，总百揆，备九锡，唐国置丞相等官，立四庙。四月己卯，张长逊降。辛巳，停竹使符，班银菟符。五月乙巳，隋帝命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甲寅，王德仁降。戊午，隋帝逊于位，以刑部尚书萧造、司农少卿裴之隐奉皇帝玺绂于唐王，三让乃受。

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改元。赐百官、庶人爵一级，义师所过给复三年，其馀给复一年。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庚午，太白昼见。隋东都留守元文都及左武卫大将军王世充立越王侗为皇帝。六月甲戌，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为内史令。丙子，太白昼见。己卯，追谥皇高祖曰宣

简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梁氏曰景烈皇后；皇考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妃窦氏曰穆皇后。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齐王。癸未，薛举寇泾州，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刘文静为司马。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乙酉，奉隋帝为酆国公，诏曰："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皆选用之。"癸巳，禁言符瑞者。辛丑，窦威薨。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七月壬子，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乙卯，郭子和降。庚申，废隋离宫。八月壬申，刘文静除名。戊寅，约功臣恕死罪。辛巳，薛举卒。壬午，李轨降。甲申，岩州刺史王德仁杀招慰使宇文明达以反。己丑，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以讨薛仁杲。庚子，赠隋太常卿高颎上柱国、郯国公，上柱国贺若杞国公，司隶大夫薛道衡上开府、临河县公，刑部尚书宇文弼上开府、平昌县公，左翊卫将军董纯柱国、狄道公，右骁卫将军李金才上柱国、申国公，左光禄大夫李敏柱国、观国公。诸遭隋枉杀而子孙被流者，皆还之。九月乙巳，虑囚。始置军府。癸丑，改银菟符为铜鱼符。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及薛仁杲战，败绩。辛未，宇文化及杀秦王浩，自称皇帝。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己卯，李密降。壬午，硃粲陷邓州，刺史吕子臧死之。乙酉，邵江海降。己亥，盗杀商州刺史泉彦宗。辛丑，大阅。是月，窦抗罢。十一月，窦建德败王须拔于幽州，须拔亡入于突厥。乙巳，凉王李轨反。戊申，禁献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者。己酉，秦王世民败薛仁杲，执之。癸丑，行军总管赵慈景攻蒲州，隋刺史尧君素拒战，执慈景。癸亥，秦王世民俘薛仁杲以献。十二月壬申，世民为太尉。丙子，蒲州人杀尧君素，立其将王行本。辛巳，郑元□及硃粲战于商州，败之。乙酉，如周氏陂。丁亥，至自周氏陂。庚子，光禄卿李密反，伏诛。是岁，高开道陷渔阳，号燕王。

二年正月甲子，陈叔达兼纳言。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丙寅，张善相降。己巳，杨士林降。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击囚。闰月，窦建德陷邢州，执总管陈君宾。辛丑，窦建德杀宇文化及于聊城。硃粲降。壬寅，皇太子及秦王世民、裴寂巡于畿县。乙巳，御史大夫段确劳硃粲于菊潭。庚戌，微行，察风俗。乙卯，以谷贵，禁关内屠酤。左屯卫将军何潘仁及山跋张子惠战于司竹，死之。丁巳，虑囚。庚申，骁骑将军赵钦、王娑罗及山贼战于盩厔，死之。丁卯，王世充隐殷州，陟州刺史李育德死之。三月甲戌，王薄降。庚辰，蒋弘度、徐师顺降。丁亥，窦建德陷赵州。丁酉，李义满

降。四月，綦公顺降。庚子，并州总管、齐王元吉及刘武周战于榆次，败绩。辛丑，硃粲杀段确以反。乙巳，王世充废越王侗，自称皇帝。癸亥，陷伊州，执总管张善相。五月庚辰，凉州将安脩仁执李轨以降。癸未，曲赦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六月，王世充杀越王侗。戊戌，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庚子，窦建德陷沧州。丁未，刘武周陷介州。癸亥，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离石胡刘季真叛，陷石州，刺史王俭死之。七月壬申，徐圆朗降。八月丁酉，酇国公薨。甲子，窦建德陷洺州，执总管袁子干。九月辛未，杀户部尚书刘文静。李子通自称皇帝。沈法兴自称梁王。丁丑，杜伏威降。裴寂及刘武周战于介州，败绩，右武卫大将军姜宝谊死之。庚辰，窦建德陷相州，总管吕珉死之。辛巳，刘武周陷并州。庚寅，太白昼见。窦建德陷赵州，执总管张志昂。乙未，京师地震。梁师都寇延州，鄜州刺史梁礼死之。十月己亥，罗艺降。乙卯，如华阴，赦募士背军者。壬戌，刘武周寇晋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讨之。甲子，祠华山。是月，夏县人吕崇茂反。秦王世民讨刘武周。十一月丙子，窦建德陷黎州，执淮安王神通、总管李世勣。十二月丙申，猎于华山。永安王孝基及刘武周战于下邽，败绩。壬子，大风拔木。

三年正月己巳，猎于渭滨。戊寅，王行本降。辛巳，如蒲州。癸巳，至自蒲州。二月丁酉，京师西南地有声。庚子，如华阴。甲寅，独孤怀恩谋反，伏诛。辛酉，检校隰州总管刘师善谋反，伏诛。三月庚午，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甲戌，中书侍郎封德彝兼中书令。乙酉，刘季真降。四月丙申，祠华山。壬寅，至自华阴。癸卯，禁关内诸州屠。甲寅，秦王世民及宋金刚战于雀鼠谷，败之。辛酉，王世充陷邓州，总管雷四郎死之。壬戌，秦王世民及刘武周战于洺州，败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五月壬午，秦王世民屠夏县。六月丙申，赦晋、隰、潞、并四州。癸卯，诏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为营窆，置陵庙，以故宫人守之。丙午，虑囚。封子元景为赵王，元晶鲁王，元亨丰王。己酉，出宫女五百人，赐东征将士有功者。甲寅，显州长史田瓒杀行台尚书令杨士林，叛附于王世充。乙卯，瘗州县暴骨。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讨王世充。甲戌，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备突厥。丙戌，梁师都导突厥、稽胡寇边，行军总管段德操败之。八月庚子，虑囚。甲辰，时德睿降。九月癸酉，田瓒降。己丑，给复陕、鼎、熊、谷四州二年。十月戊申，高开道降。己酉，杨仲达降。己未，有星陨于东都。十二月己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反。

四年正月辛巳，皇太子伐稽胡。二月，窦建德陷曹州，执孟海公。

己丑，车骑将军董阿兴反于陇州，伏诛。乙巳，太常少卿李仲文谋反，伏诛。丙午，虑囚。丁巳，赦代州总管府石岭之北。三月，进封宜都郡王泰为卫王。庚申，虑囚。乙酉，窦建德陷管州，刺史郭志安死之。四月壬寅，齐王元吉及王世充战于东都，败绩，行军总管卢君谔死之。戊申，突厥寇并州，执汉阳郡王环、太常卿郑元□、左骁骑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甲寅，封子元方为周王，元礼郑王，元嘉宋王，元则荆王，元茂越王。丁巳，左武卫将军王君廓败张青特，执之。五月壬戌，秦王世民败窦建德于虎牢，执之。乙丑，赦山东为建德所诖误者。戊辰，王世充降。庚午，周法明降。六月庚寅，赦河南为王世充所诖误者。戊戌，蒋善合降。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其总管晋文衍，叛附于靺鞨。乙卯，臧君相降。七月甲子，秦王世民俘王世充以献。丙寅，窦建德伏诛。丁卯，大赦，给复天下一年，陕、鼎、函、虢、虞、芮、豳七州二年。甲戌，刘黑闼反于贝州。辛巳，戴州刺史孟啖鬼反，伏诛。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丁亥，皇太子安抚北境。丁酉，刘黑闼陷鄗县，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死之。癸卯，窦厥寇代州，执行军总管王孝基。丁未，刘黑闼陷历亭，屯卫将军王行敏死之。辛亥，深州人崔元逊杀其刺史裴晞，叛附于刘黑闼。兖州总管徐圆朗反。九月，卢祖尚降。乙卯，淳于难降。甲子，汪华降。是秋，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率十二总管兵以讨萧铣。十月己丑，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齐王元吉为司空。庚寅，刘黑闼陷瀛州，执刺史卢士睿，又陷观州。癸卯，毛州人董灯明杀其刺史赵元恺。乙巳，赵郡王孝恭败萧铣于荆州，执之。闰月乙卯，如稷州。己未，幸旧墅。壬戌，猎于好畤。乙丑，猎于九□。丁卯，猎于仲山。戊辰，猎于清水谷，遂幸三原。辛未，如周氏陂。壬申，至自周氏陂。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庚寅，李子通降。丙申，子通谋反，伏诛。壬寅，刘黑闼陷定州，总管李玄通死之。庚戌，杞州人周文举杀其刺史王孝矩，叛附于黑闼。十二月乙卯，黑闼陷冀州，总管麴棱死之。甲子，左武候将军李世勣及黑闼战于宋州，败绩。丁卯，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黑闼。己巳，黑闼陷邢州。庚午，陷魏州，总管潘道毅死之。辛未，隐业州。壬申，徙封元嘉为徐王。

五年正月乙酉，刘黑闼陷相州，刺史房晃死之。丙戌殷恭邃降。丁亥，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其刺史窦务本，叛附于徐圆朗。庚寅，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其刺史田华，叛附于刘黑闼。丙申，相州人杀其刺史独孤彻以其州叛附于黥闼。己酉，杨世略、刘元进降。二月，王要汉降。己巳，秦王世民克邢州。丁丑，刘黑闼陷洺水，总管罗士信死之。戊寅，汴州总管王要汉败徐圆郎于杞州，执周文举。三月戊戌，谭州刺名李义满杀齐州都督王薄。丁未，秦王世民及刘黑闼战于洺水，败之，黑闼亡

入于突厥。蔚州总管高开道反，寇易州，刺史慕容孝干死之。四月，梁州野蚕成茧。冉安昌降。己未，宁长真降。戊辰，释流罪以下获麦。壬申，代州总管李大恩及突厥战，死之。戊寅，邓文进降。五月，田留安降。庚寅，瓜州人王干杀贺拔行威以降。乙巳，赐荆州今岁田租。六月辛亥，刘黑闼与突厥寇山东。车骑将军元韶为瓜州道行军总管，以备突厥。癸丑，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败之。乙卯，淮安郡王神通讨徐圆朗。七月甲申，作弘义宫。甲午，淮阳郡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讨刘黑闼。贝州人董该以定州叛附于黑闼。丙申，突厥杀刘武周于白道。迁州人邓士政反，执其刺史李敬昂。丁酉，冯盎降。八月辛亥，葬隋炀帝。甲寅，吐谷浑寇岷州，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窦轨败之。乙卯，突厥寇边。庚申，皇太子出豳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突厥。己巳，吐谷浑陷洮州。并州总管、襄邑郡王神符及突厥战于汾东，败之。戊寅，突厥陷大震关。九月癸巳，灵州总管杨师道败之于三观山。丙申，洪州总管宇文歆又败之于崇冈。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骠骑将军魏道仁又败之于恒山之阳。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之又败之于甘州。刘黑闼陷瀛州，刺史马匡武死之。东盐州人马君德以其州叛附于黑闼。十月己酉，齐王元吉讨黑闼。癸丑，贝州刺史许善护及黑闼战于鄃县，死之。甲寅，观州刺史刘君会叛附于黑闼。乙丑，淮阳郡王道玄及黑闼战于下博，死之。己巳，林士弘降。十一月庚辰，刘黑闼陷沧州。甲申，皇太子讨黑闼。丙申，如宜州。癸卯，猎于富平北原。十二月丙辰，猎于万寿原。戊午，刘黑闼陷恒州，刺史王公政死之。庚申，至自万寿原。壬申，皇太子及刘黑闼战于魏州，败之。甲戌，又败之于毛州。

六年正月己卯，黑闼将葛德威执黑闼以降。壬午，嶲州人王摩娑反，骠骑将军卫彦讨之。庚寅，徐圆朗陷泗州。二月，刘黑闼伏诛。庚戌，幸温汤。壬子，猎于骊山。甲寅，至自温汤。丙寅，行军总管李世勣败徐圆朗，执之。三月，苗海潮、梅知岩、左难当降乙巳，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己未，以故第为通义宫，祭元皇帝、元贞皇后于旧寝。赦京城，赐从官帛。辛酉，张善安陷孙州，执总管王戎。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泰反，陷南越州。壬申，封子元□为蜀王，元庆汉王。癸酉，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萧瑀为右仆射，封德彝为中书令，吏部尚书赵恭仁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五月庚寅，吐谷浑、党项寇河州，刺史卢士良败之。癸卯，高开道以奚寇幽州，长史王说败之。六月丁卯，突厥寇朔州，总管高满政败之。曲赦朔州。七月丙子，沙州别驾窦伏明反，杀其总管贺若怀廓。己亥，皇太子屯于北边，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壬子，淮南道行台左仆射辅公祏反。乙

丑，赵郡王孝恭讨之。九月壬辰，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丙申，渝州人张大智反。十月丙午，杀广州都督刘世让。戊申，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己未，如华阴。张大智降。庚申，猎于白鹿原。壬戌，石虞侯率杜士远杀高满政，以朔州反。丁卯，突厥请和。十一月壬午，张善安袭杀黄州总管周法明。丁亥，如华阴。辛卯，猎于沙苑。丁酉，猎于伏龙原。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癸卯，张善安降。庚戌，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至自华阴。

七年正月庚寅，邹州人邓同颖杀其刺史李士衡。二月丁巳，释奠于国学。己未，渔阳部将张金树杀高开道以降。三月戊戌，赵郡王孝恭败辅公祏，执之。己亥，孝恭杀赵州都督阚棱。四月庚子，大赦。班新律令。给复江州道二年、扬越一年。五月丙戌，作仁智宫。六月辛丑，如仁智宫。壬戌，庆州都督杨文干反。七月己巳，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败之。癸酉，庆州人杀杨文干以降。甲午，至自仁智宫。嶲州地震山崩，遏江水。闰月己未，秦王世民、齐王元吉屯于豳州，以备突厥。八月己巳，吐谷浑寇鄯州，骠骑将军彭武杰死之。戊寅，突厥寇绥州，刺史刘大俱败之。壬辰，突厥请和。丁酉，裴寂使于突厥。十月丁卯，如庆善宫。辛未，猎于鄠南。癸酉，幸终南山。丙子，谒楼观老子祠。庚寅，猎于围川。十二月丁卯，如龙跃宫。戊辰，猎于高陵。庚午，至自高陵。太子詹事裴矩检校侍中。

八年二月癸未，虑囚。四月甲申，如鄠，猎于甘谷。作太和宫。丙戌，至自鄠。六月甲子，如太和宫。七月丙午，至自太和宫。丁巳，秦王世民屯于蒲州，以备突厥。八月壬申，并州行军总管张瑾及突厥战于太谷，败绩，郓州都督张德政死之，执行军长史温彦博。甲申，任城郡王道宗及突厥战于灵州，败之。丁亥，突厥请和。十月辛巳，如周氏陂，猎于北原。壬午，如龙跃宫。十一月辛卯，如宜州，猎于西原。裴矩罢。庚子，讲武于同官。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辛丑，徙封元□为吴王，元庆陈王。癸卯，秦王世民为中书令，齐王元吉为侍中。癸丑，猎于华池北原。十二月辛酉，至自华池。庚辰，猎于鸣犊泉。辛巳，至自鸣犊泉。

九年正月甲寅，裴寂为司空。二月庚申，齐王元吉为司徒。壬午，有星孛于胃、昴。丁亥，孛于卷舌。三月庚寅，幸昆明池，习水战。壬辰，至自昆明池。丙午，如周氏陂。乙卯，至自周氏陂。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败之。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赐为父后者袭勋、

爵，赤牒官得为真，免民逋租宿赋。己卯，太白昼见。庚辰，幽州都督、庐江郡王瑗反，伏诛。癸未，赦幽州管内为瑗所诖误者。七月辛卯，杨恭仁罢。太子右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左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尚书左仆射。癸巳，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左仆射。辛亥，太白昼见。甲寅，太白昼见。八月丙辰，突厥请和。丁巳，太白昼见。壬戌，吐谷浑请和。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谥曰大武，庙号高祖。上元元年，改谥神尧皇帝。天宝八载，谥神尧大圣皇帝；十三载，增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赞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论者乃谓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积功累仁，其来也远，故其为世尤长。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夏自鲧以前，商自契至于成汤，其间寂寥无闻，与周之兴异矣。而汉亦起于亭长叛亡之徒。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何如，而其后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坏乱，或渐以陵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本纪第二太宗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窦氏。生而不惊。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曰：“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及见太宗　，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巳辞去，高祖惧其语泄，使人追杀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为神。乃采其语，名之曰世民。

大业中，突厥围炀帝雁门，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太宗时年十六，往应募，隶将军云定兴，谓定兴曰：“虐敢围吾天子者，以为无援故也。今宜先后吾军为数十里，使其昼见旌旗，夜闻钲鼓，以为大至，则可不击而走之。不然，知我虚实，则胜败未可知也。”定兴从之。军至崞县，突厥候骑见其军来不绝，果驰告始毕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高祖击历山飞，陷其围中，太宗轻骑取之而出，遂奋击，大破之。

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时百姓避贼多入城，城中几万人，文静为令久，知其豪杰，因共部署。计已定，乃因裴寂告高祖。高祖初不许，已而许之。

高祖已起兵，建大将军府。太宗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拜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唐兵西，将至霍邑，会天久雨，粮且尽，高祖谋欲还兵太原。太宗谏曰：“义师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阳，号令天下。今还守一城，是为贼尔。”高祖不纳。太宗哭于军门，高祖惊，召问之，对曰：“还则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死亡须臾，所以悲尔。”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败惟汝。”时左军已先返，即与陇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与俱还。高祖乃将而前，迟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从数骑傅其城，举鞭指麾，若将围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阵。高祖率建成居其东，太宗及柴绍居其南。老生兵薄东阵，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军却。太宗自南原驰下坂，分兵断其军为二，而出其阵后，老生兵败走，遂斩之。进次泾阳，击胡贼刘鹞子，破之。唐兵攻长安，太宗屯金城坊，攻其西北，遂克之。义宁元年，为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薛举攻扶风，太宗击败之，斩首万余级，遂略地至陇右。二年，为右元帅，

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攻东都，不克而还，设三伏于三王陵，败隋将段达兵万人。

武德元年，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八月，太宗疾间，复屯于高坑城，相持六十馀日。已而举死，其子仁杲率其众求战，太宗按军不动。久之，仁杲粮尽，众稍离叛，太宗曰："可矣！"乃遣行军总管梁实栅浅水原。仁杲将宗罗睺击实，太宗遣将军庞玉救实，玉军几败，太宗率兵出其后，罗睺败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师还，高祖遣李密驰传劳之于豳州。密见太宗，不敢仰视，退而叹曰："真英主也！"献捷太庙，拜右武候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诏蒲、陕、河北诸总管兵皆受其节度。

二年正月，镇长春宫，进拜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是时，刘武周据并州，宋金刚陷沧州，王行本据蒲州，而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以应武周。高祖惧，诏诸将弃河东以守关中。太宗以为不可弃，愿得兵三万可以破贼。高祖于是悉发关中兵益之。十一月，出龙门关，屯于柏壁。

三年四月，击败宋金刚于柏壁。金刚走介州，太宗追之，一百夜驰二百里，宿于雀鼠谷之西原。军士皆饥，太宗不食者二日，行至浩州乃得食，而金刚将尉迟敬德、寻相等皆来降。刘武周惧，奔于突厥，其将杨伏念举并州降。高祖遣萧瑀即军中拜太宗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七月，讨王世充，败之于北邙。

四年二月，窦建德率兵十万以援世充，太宗败建德于虎牢，执之，世充乃降。六月，凯旋，太宗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五年正月，讨刘黑闼于洺州，败之。黑闼既降，已而复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七年，突厥寇边，太宗与遇于豳州，从百骑与其可汗语，乃盟而去。

八年，进位中书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

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切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

九年六月，大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遣裴寂告于南效。大赦，武德流人还之。赐文武官勋、爵。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赐粟帛，百岁加版授。废潼关以东瀕河诸关。癸酉，放宫女三千余人。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癸未，突厥寇便桥。乙酉，及突厥颉利盟于便桥。九月壬子，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龟易五兆者。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亥，立中山郡王承乾为皇太子。庚辰，萧瑀、陈叔达罢。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十二月癸酉，虑囚。是岁，进封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祐楚王。

贞观元年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艺反于泾州，伏诛。二月丁巳，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者勿强。三月癸巳，皇后亲蚕。丙午，诏："齐仆射崔季舒、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以极言蒙难，季舒子刚、遵子云、孝琰子君遵并及淫刑，宜免内侍，褒叙以官。"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有罪，伏诛。五月癸丑，敕中书令、侍中朝堂受讼辞，有陈事者悉上封。六月辛丑，封德彝薨。甲辰，太子少师萧瑀为尚书左仆射。是夏，山东旱，免今岁租。七月壬子，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戊戌，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酉，遣使诸州行损田，赈问下户。御史大夫杜淹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宇文士及罢。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奔于突厥。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十一月己未，许子弟年十九以下随父兄之官所。十二月壬午，萧瑀罢。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谋反，伏诛。

二年正月辛亥，长孙元忌罢。兵部尚书杜如晦检校侍中，总监东宫兵马事。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败之。丁巳，徙封恪为蜀王，泰越王，祐燕王。庚午，刑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二月戊戌，外官上考者给禄。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壬子，命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议决死罪。壬戌，李靖为关内道行军大总管，以备薛延陀。己巳，遣使巡关内，出金宝赎饥民鬻子者还之。庚午，以旱蝗责躬，大赦。癸酉，雨。四月己卯，瘗隋人暴骸。壬寅，朔方人梁洛仁杀梁师都以降。六月甲申，诏出使官禀食其家。庚寅，以子治生，赐是日生子者粟。辛

卯，辰州刺史裴虔通以弑隋炀帝削爵，流驩州。七月戊申，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将高元礼，以宇文化及之党，皆除名，徙于边。八月甲戌，省冤狱于朝堂。辛丑，立二王后庙，置国官。九月壬子，以有年，赐酺三日。十月庚辰，杜淹薨。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尚。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十二月壬辰，黄门侍郎王珪守侍中。癸巳，禁五品以上过市。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丑，官得上下考者，给禄一年。戊午，享于太庙。癸亥，耕藉田。辛未，裴寂罢。二月戊寅，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三月己酉，虑囚。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于大安宫。甲午，始御太极殿。戊戌，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妇人正月以来产子者粟一斛。五月乙丑，周王元方薨。六月戊寅，以旱虑囚。己卯，大风拔木。壬午，诏文武官言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丁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以伐突厥。九月丁巳，华州刺史柴绍为胜州道行军总管，以伐突厥。十一月庚申，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营州都督薛万淑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以伐突厥。十二月癸末，杜如晦罢。闰月癸丑，为死丘者立浮屠祠。辛酉，虑囚。是岁，中国人归自塞外及开四夷为州县者百二十余万人。

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二月己亥，幸温汤。甲辰，李靖及突厥战于阴山，败之。丙午，至自温汤。甲寅，大赦，赐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王珪为侍中；民部尚书戴胄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太常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丁巳，以旱诏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四月戊戌，西北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六月乙卯，发卒治洛阳宫。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癸酉，萧瑀罢。甲戌，太上皇不豫，废朝。辛卯，疾愈，赐都督刺史文武官及民年八十以上、教子表门闾者有差。八月甲寅，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九月庚午，瘗长城南隋人暴骨。己卯，如陇州。壬午，禁刍牧于古明君、贤臣、烈士之墓者。十月壬辰，赦岐、陇二州，免今岁租赋，降咸阳、始平、武功死罪以下。辛卯，猎于贵泉谷。甲辰，猎于鱼龙川，献获于大安宫。乙卯，免武功今岁租赋。十一月壬戌，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甲子，至自陇州。戊寅，除鞭背刑。十二月甲辰，猎于鹿苑。乙巳，至自鹿苑。是岁，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正月癸酉，猎于昆明池。丙子，至自昆明池，献获于大安宫。二月己酉，封弟元裕为郐王，元名谯王，灵夔魏王，元祥许王，元晓密王。庚戌，封子愔为梁王，贞汉王，恽郯王，治晋王，慎申王，嚣江王，简代王。四月壬辰，代王简薨。五月乙丑，以金帛购隋人没于突厥者，以还其家。八月甲辰，遣使高丽，祭隋人战亡者。戊申，杀大理丞张蕴古。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十二月丁亥，诏："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进酒肉。"壬寅，幸温汤。癸卯，猎于骊山，赐新丰高年帛。戊申，至自温汤。癸丑，赦关内。

六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癸酉，静州山獠反，右武卫将军李子和败之。三月，侯君集罢。戊辰，如九成宫。丁丑，降雍、岐、豳三州死罪以下，赐民八十以上粟帛。五月，魏徵检校侍中。六月己亥，丰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嚣薨。七月己巳，诏天下行乡饮酒。九月己酉，幸庆善宫。十月，侯君集起复。卯，至自庆善宫。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是岁，诸羌内属者三十万人。

七年正月戊子，斥宇文化及党人之子孙勿齿。辛丑，赐京城酺三日。三月丁卯，雨土。三月戊子，王珪罢。庚寅，魏徵为侍中。五月癸未，如九成宫。六月辛亥，戴胄薨。八月辛未，东西洞獠寇边，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以讨之。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十月庚申，至自九成宫。乙丑，京师地震。十一月壬辰，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十二月甲寅，幸芙蓉园。丙辰，猎于少陵原。戊午，至自少陵原。

八年正月辛丑，张士贵及獠战，败之。壬寅，遣使循省天下。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丙午，降死罪以下，赐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酺三日。三月庚辰，如九成宫。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夏，吐谷浑寇凉州，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以伐之。七月，陇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十月，作永安宫。甲子，至自九成宫。十一月辛未，李靖罢。己丑，吐谷浑寇凉州，执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十二月辛丑，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丁卯，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

九年正月，党项羌叛。二月，长孙无忌罢。三月庚辰，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附于吐谷浑。壬午，大赦。乙酉，高甑生及羌人战，败之。

闰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五月，长孙无忌起复。庚子，太上皇崩，皇太子听政。壬子，李靖及吐谷浑战，败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及羌人战，败之。十月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十一月壬戌，特进萧瑀参豫朝政。

十年正月甲午，复听政。癸丑，徙封元景为荆王，元昌汉王，元礼徐王，元嘉韩王，元则彭王，元懿郑王，元轨霍王，元凤虢王，元庆道王，灵夔燕王，恪吴王，泰魏王，祐齐王，愔蜀王，恽蒋王，贞越王，慎纪王。三月癸丑，出诸王为都督。六月壬申，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魏徵罢为特进，知门下省事，参议朝章国典。己卯，皇后崩。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十二月，萧瑀罢。庚辰，虑囚。

十一年正月丁亥，徙封元裕为邓王，元名舒王。庚子，作飞仙宫。乙卯，免雍州今岁租赋。二月丁巳，营九嵕山为陵，赐功臣、密戚陪茔地及秘器。甲子，如洛阳宫。乙丑，给民百岁以上侍五人。壬午，猎于鹿台岭。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癸卯，降洛州囚见徒，免一岁租、调。辛亥，猎于广成泽。癸丑，如洛阳宫。’六月甲寅，温彦博薨。丁巳，幸明德宫。己未，以诸王为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为世封刺史。己巳，徙封元祥为江王。七月癸未，大雨，水，谷、洛溢。乙未，诏百官言事。壬寅，废明德宫之玄圃院，赐遭水家。丙午，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户各二十以奉享，复凉武昭王近墓户二十以守卫。九月丁亥，河溢，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潭，幸白司马坂观之，赐濒河遭水家粟帛。十月癸丑，赐先朝谋臣武将及亲戚亡者茔陪献陵。十一月辛卯，如怀州。乙未，猎于济源麦山。丙午，如洛阳宫。

十二年正月乙未，丛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二月癸亥，如河北县，观底柱。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乙丑，如陕州。丁卯，观盐池。庚午，如蒲州。甲戌，如长春宫。免朝邑今岁租赋，降囚罪。乙亥，猎于河滨。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至自长春宫。七月癸酉，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八月壬寅，吐蕃寇松州，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之。九月辛亥，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及吐蕃战于松州，败之。十月己卯，猎于给平，赐高年粟帛。乙未，至自始平。钧州山獠反，桂州都督张宝德败之。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彦败之。十二月辛巳，壁州山獠反，右武候将军上官怀仁讨之。是岁，滁、豪二州野蚕成茧。

十三年正月乙巳，拜献陵，赦三原及行从，免县人今岁租赋，赐宿

卫陵邑郎将、三原令爵一级。丁未，至自献陵。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三月乙丑，有星孛于毕、昴。四月戊寅，如九成宫。甲申，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反，伏诛。壬寅，云阳石然。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诏五品以上言事，减膳，罢役，理囚，赈乏，乃雨。六月丙申，封弟元婴为滕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月甲申，至自九成宫。十一月辛亥，杨师道为中书令。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二月壬申，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昌。乙亥，封子福为赵王。壬辰，猎于咸阳。癸巳，至自咸阳。是岁，滁州野蚕成茧。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读时令。甲寅，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长安县，免延康里今岁租赋。二月丁丑，观释奠于国学，赦大理、万年县，赐学官高第生帛。壬午，幸温汤。辛卯，至自温汤。乙未，求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焯刘炫之后。三月，罗、窦二州獠反，广州总管党仁弘败之。五月壬寅，徙封灵夔为鲁王。六月，滁州野蚕成茧。乙酉，大风拔木。八月庚午，作襄城宫。癸酉，侯君集克高昌。九月癸卯，赦高昌部及士卒父子犯死、期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缌麻犯杖，皆原之。闰十月乙未，如同州。甲辰，猎于尧山。庚戌，至自同州。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十二月丁酉，侯君集俘高昌王以献，赐酺三日。癸卯，猎于樊川。乙巳，至自樊川。

十五年正月辛巳，如洛阳宫，次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谋反，伏诛。三月戊辰，如襄城宫。四月辛卯，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乙未，免洛州今岁租，还户故给复者加给一年，赐民八十以上物，惸独鳏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虑囚。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减膳。七月丙寅，宥周、隋名臣及忠列子孙贞观以后流配者。十月辛卯，猎于伊阙。壬辰，如洛阳宫。十一癸酉，薛延陀寇边，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十二月戊子，至自洛阳宫。庚子，命三品以上嫡子事东宫。辛丑，虑囚。甲辰，李世勣及薛延陀战于诺真水，败之。乙巳，赠战亡将士官三转。

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中书舍人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六月戊戌，太白昼见。七月戊午，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十一月丙辰，猎于武功。壬戌，猎于岐山之阳。甲子，赐所过六县高年孤疾氈衾粟帛，遂幸庆善宫。庚午，至自庆善宫。十二月癸卯，幸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乙己，至自温汤。

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代州都督刘兰谋反，伏诛。二月己亥，虑囚。戊申，图功臣于凌烟阁。三月壬子，禁送终违令式者。丙辰，齐王祐反，李世勣讨之。甲子，以旱遣使覆囚决狱。乙丑，齐王祐伏诛，纵复齐州一年。四月乙酉，废皇太子为庶人，汉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诛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丁亥，杨师道罢。己丑，特进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谢承乾之过于太庙。癸巳，降封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壬辰，葬隋恭帝。甲午，以旱避正殿，减膳，诏京官五品以上言事。丁酉，高士廉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政事。闰月丁巳，诏皇太子典左右屯营兵。丙子，徙封泰为顺阳郡王。七月丁酉，房玄龄罢。八月庚戌，工部尚书张亮为刑部尚书，参豫朝政。十月丁未，建诸州邸于京城。丁巳，房玄龄起复。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赐酺三日，以凉州获瑞石，赦凉州。十二月庚申，幸温汤。庚午，至自温汤。

十八年正月乙未，如钟官城。庚子，如鄠。壬寅，幸温汤。二月己酉，如零口。乙卯，至自零口。丁巳，给复突厥、高昌部人隶诸州者二年。四月辛亥，如九成宫。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八月壬子，安酉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以伐焉耆。甲子，至自九成宫。丁卯，刘洎为侍中，岑文本为中书令，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豫朝政。辛卯，郭孝恪及焉耆战，败之。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癸卯，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赐粟帛。甲寅，如洛阳宫。己巳，猎于天池。十一月戊寅，虑囚。庚辰，遣使巡问郑、汝、怀、泽四州高年，宴赐之。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管兵以伐高丽。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戊午，李思摩部落叛。

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阳宫，以伐高丽。癸丑，射虎于武德北山。乙卯，皇太子监国于定州。丁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帛，赠比干太师，谥忠烈。三月壬辰，长孙无忌摄侍中，吏部尚书杨师道摄中书令。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丁未，岑文本薨。癸亥，李世勣克盖牟城。五月己巳，平壤道行军总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辽泽，瘗隋人战亡者。乙亥，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有罪，伏诛。丁丑，军于马首山。甲申，克辽东城。六月丁酉，克白岩城。已未，大败高丽于安市城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死之。辛酉，赐酺三日。七月壬申，葬死事官，加爵四级，以一子袭。九月癸未，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

功。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庚辰，次易州。癸未，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有罪，伏诛。丙戌，次定州。丁亥，贬杨师道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戊申，次并州。己未，薛延陀寇夏州，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败之。庚申，杀刘洎。

二十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及薛延陀战，败之。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庚辰，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二月甲午，从伐高丽无功者，皆赐勋一转。庚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三月己巳，至自高丽。庚午，不豫，皇太子听政。己丑，张亮谋反，伏诛。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乙亥，江夏郡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七月辛亥，疾愈。李世勣及薛延陀战，败之。八月甲子，封孙忠为陈王。己巳，如灵州。庚辰，次泾州，赐高年鳏寡粟帛。丙戌，逾陇山关，次瓦亭，观牧马。丁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九月辛卯，遣使巡察岭南。甲辰，铁勒诸部请上号为“可汗”。辛亥，灵州地震。十月，贬萧瑀为商州刺史。丙戌，至自灵州。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

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丁酉，诏以来岁二月有事于泰山。甲寅，以铁勒诸部为州县，赐京师酺三日。虑囚，降死罪以下。二月丁丑，皇太子释菜于太学。三月戊子，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高丽。四月乙丑，作翠微宫。五月戊子，幸翠微宫。壬辰，命百司决事于皇太子。庚戌，李世勣克南苏、木底城。六月丁丑，遣使铁勒诸部购中国人陷没者。七月乙未，牛进达克石城。丙申，作玉华宫。庚戌，至自翠微宫。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九月丁酉，封子明为曹王。十月癸丑，褚遂良罢。十一月癸卯，进封泰为濮王。十二月戊寅，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龟兹。

二十二年正月庚寅，马周薨。戊戌，幸温汤。己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丙午，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戊申，至自温汤。二月褚遂良起复。乙卯，见京城父老，劳之，蠲今岁半租，畿县三之一。丁卯，诏度辽水有功未酬勋而犯罪者与成官同。乙亥，幸玉华宫。己卯，猎于华原。流崔仁师于连州。三月丁亥，赦宜君给复县人自玉华宫苑中迁者三年。四月丁巳，松州蛮叛，右武候将军梁建方败之。六月丙寅，张行成存问河北从军者家，令州县为营农。丙子，薛万彻及高丽战于泊灼城，败之。七月甲申，太白昼见。壬辰，杀华州刺史

李君羡。癸卯，房玄龄薨。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未，执失思力伐薛延陀余部于金山。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及薛延陀余部处月、处蜜战，败之。己亥，褚遂良为中书令。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张士贵讨之。十月癸丑，至自玉华宫。己巳，阿史那社尔及龟兹战，败之。十二月辛未，降长安、万年徒罪以下。闰月癸巳，虑囚。

二十三年正月辛亥，阿史那社尔俘龟兹王以献。三月己未，自冬旱，至是雨。辛酉，大赦。丁卯，不豫，命皇太子听政于金液门。四月巳亥，幸翠微宫。五月戊午，贬李世勣为叠州都督。己巳，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庚午，奉大行御马舆还京师。礼部尚书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谥曰文。上元元年，改谥文武圣皇帝；天宝八载，谥文武大圣皇帝；十三载，增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赞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本纪第三高宗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讳治，字为善，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长孙氏。始封晋王，贞观七年，遥领并州都督。十七年　，太子承乾废，而魏王泰次当立，亦以罪黜，乃立子治为皇太子。太宗尝命皇太子游观习射，太子辞以非所好，愿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营寝殿侧为别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视朝，皇太子常侍，观决庶政。

二十三年，太宗有疾，诏皇太子听政于金液门。四月，从幸翠微宫。太宗崩，以羽檄发六府甲士四千，卫皇太子入于京师。六月甲戌，即皇帝位于柩前。大赦，赐文武官勋一转，民八十以上粟帛，给复雍州及比岁供军所一年。癸未，长孙无忌为太尉。癸巳，检校洛州刺史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参掌机密。八月癸酉，河东地震。乙亥，又震。庚辰，遣使存问河东，给复二年，赐压死者人绢三匹。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九月甲寅，荆王元景为司徒，吴王恪为司空。乙卯，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乙丑，晋州地震。左翊卫郎将高侃伐突厥。是冬，无雪。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改元。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张行成为侍中。二月辛卯，封子孝为许王，上金杞王，素节雍王。四月己巳，晋州地震。五月巳未，太白昼见。六月，高侃及突厥战于金山，败之。庚辰，晋州地震，诏五品以上言事。七月辛酉，以旱虑囚。八月戊辰，给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半禄，加赐帛。庚午，降死罪以下。九月癸卯，高侃俘突厥车鼻可汗以献。十月戊辰，李勣罢左仆射。十一月己未，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十二月庚午，琰州獠寇边，梓州都督谢万岁死之。

二年正月戊戌，开义仓以赈民。乙巳，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同中书门下三品。乙卯，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四月乙丑，命有司毋进肉食，讫于五月。七月丁未，贺鲁寇庭州，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八月己巳，高季辅为侍中；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己卯，白水蛮冠边，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九月癸卯，以同州苦泉牧地赐贫民。十月辛卯，晋州地震。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癸酉，禁进犬马鹰鹘。戊寅，忻州地震。甲申，雨木冰。是月，窦州、义州蛮寇边，桂州都督刘伯英败之。赵孝祖及白水蛮战于罗仵候山，败之。十二月乙未，太白昼见。壬子，处月硃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叛附于贺鲁。是冬，无雪。

三年正月癸亥，梁建方及处月战于牢山，败之。甲子，以旱避正殿，减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己巳，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丙子，享于太庙。丁亥，耕藉田。三月辛巳，雨土。宇文节为侍中，柳奭守中书令。四月庚寅，赵孝祖及白水蛮战，败之。甲午，彭王元则薨。是月，兵部侍郎韩瑗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庚申，求齐侍中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裴泽、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子孙官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大赦，赐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勋一转，民酺三日。九月丙辰，求周司沐大夫裴融、尚书左丞封孝琰子孙官之。是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

四年二月甲申，驸马都尉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高阳巴陵公主谋反，伏诛；杀荆王元景、吴王恪。乙酉，流宇文节于桂州。戊子，废蜀王愔为庶人。己亥，徐王元礼为司徒，李勣为司空。四月壬寅，以旱虑囚，遣使决天下狱，减殿中、太仆马粟，诏文武官言事。甲辰，避正殿，减膳。六月己丑，太白昼见。八月己亥，陨石于冯翊十有八。九月壬戌，张行成薨。甲戌，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十月庚子，幸温汤。甲辰，赦新丰。乙巳，至自温汤。戊申，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十一月庚戌，陈硕真伏诛。癸丑，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丁巳，柳奭为中书令。十二月庚子，高季辅薨。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诏文武官、朝集使言事。三月戊午，如万年宫。乙丑，次凤泉汤。辛未，赦岐州及所过徒罪以下。六月癸亥，柳奭罢。丙寅，河北大水，遣使虑囚。八月己未，诏免麟游、岐阳今岁课役，岐州及供顿县半岁。九月丁酉，至自万年宫。十月癸卯，筑京师罗郭，起观于九门。

六年正月壬申，拜昭陵，赦醴泉及行从，免县今岁租、调，陵所宿卫进爵一级，令、丞加一阶。癸酉，以少牢祭陪葬者。甲戌，至自昭陵。庚寅，封子弘为代王，贤潞王。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降死罪以下，赐酺三日，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一转。乙丑，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伐高丽。五月壬午，及高丽战于贵端水，败之。癸未，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贺鲁。壬辰，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七月乙酉，崔敦礼为中书令。是月，中书舍人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九月庚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乙酉，洛水溢。十月，齐州黄河溢。己酉，废皇后为庶人。乙卯，立宸妃武氏为皇后。丁巳，大赦，赐民八十以上粟帛。十一月己巳，皇后见于太庙。戊子，停诸州贡珠。癸巳，诏禁吏酷法及为隐名书者。是冬，皇

后杀王庶人。

显庆元年正月辛未，废皇太子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赐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勋一转，民酺三日，八十以上粟帛，丙戌，禁胡人为幻戏者。甲午，放宫人。三月辛巳，皇后亲蚕。丙戌，户部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四月壬寅，诏五品以上老疾不以罪者同致仕。壬子，矩州人谢无零反，伏诛。七月癸未，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八月丙申，崔敦礼薨。辛丑，程知节及贺鲁部歌逻禄、处月战于榆慕谷，败之。九月庚辰，括州海溢。癸未，程知节及贺鲁战于怛笃城，败之。十一月乙丑，以子显生，赐京官、朝集使勋一转。自八月霜且雨至于是月。是岁，龟兹大将羯猎颠附于贺鲁，左屯卫大将军杨胄伐之。

二年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庚戌，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以伐贺鲁。二月癸亥，降洛州囚罪，徒以下原之，免民一岁租、调，赐百岁以上氈衾粟帛。庚午，封子显为周王。壬申，徙封素节为郇王。三月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癸丑，李义府兼中书令。五月丙申，幸明德宫。七月丁亥，如洛阳宫。八月丁卯，贬韩瑗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辛未，卫尉卿许敬宗为侍中。九月庚寅，杜正伦兼中书令。十一月戊戌，如许州。甲辰，遣使虑囚。乙巳，猎于滍南。壬子，讲武于新郑，赦郑州，免一岁租赋，赐八十以上粟帛，其尝事高祖任佐史者以名闻。十二月乙卯，如洛阳宫。丁巳，苏定方败贺鲁于金牙山，执之。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

三年正月戊申，杨胄及龟兹羯猎颠战于泥师域，败之。二月甲戌，至自东都。戊寅，虑囚。六月壬子，程名振及高丽战于赤烽镇，败之。十一月乙酉，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普州刺史。戊子，许敬宗权检校中书令。甲午，苏定方俘贺鲁以献。戊戌，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兼侍中。

四年三月壬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西突厥真珠叶护战于双河，败之。四月丙辰，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黄门侍郎许圉师同中书门下三品。戊辰，流长孙无忌于黔州。于志宁罢。五月己卯，许圉师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参知政事。戊戌，杀凉州都督长史赵持满。七月己丑，以旱避正殿。壬辰，虑囚。八月壬子，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月丙午，皇太子加元服，大赦，赐五品以上子孙为父祖后者勋一转，民酺三日。闰月戊寅，如东都，皇太子监国。辛巳，诏所过供顿

免今岁租赋之半，赐民八十以上氈衾粟帛。十一月丙午，许圉师为左散骑常侍、检校侍中。戊午，辛茂将薨。癸亥，贺鲁部悉结阙俟斤都曼寇边，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伐之。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五年正月癸卯，苏定方俘都曼以献。甲子，如并州。己巳，次长平，赐父老布帛。二月丙戌，赦并州及所过州县，义旗初尝任五品以上葬并州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别封者子孙二阶，大将军府僚佐存者一阶，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县令，赐酺三日。甲午，祠旧宅。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族邻里于朝堂，会命妇于内殿。赐从官五品以上、并州长史司马勋一转。妇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赐氈衾粟帛。己酉，讲武于城西。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崲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四月癸巳，如东都。五月辛丑，作八关宫。戊辰，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伐契丹。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七月乙巳，废梁王忠为庶人。丁卯，卢承庆罢。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及悉结、拔也固、仆骨同罗战，败之。癸未，赦神兵道大总管以下军士及其家，赐民酺三日。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甲寅，如许州。十二月辛未，猎于安乐川。己卯，如东都。壬午，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阿史德枢宾及奚、契丹战，败之。

龙朔元年正月戊午，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以伐高丽。二月乙未，改元，赦洛州。四月庚辰，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程名振为镂方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庞孝泰为沃沮道行军总管，率三十五军以伐高丽。甲午晦，日有食之。六月辛巳，太白经天。八月甲戌，苏定方及高丽战于浿江，败之。九月癸卯，及皇后幸李勣、许圉师第。壬子，徙封贤为沛王。十月丁卯，猎于陆浑。戊辰，猎于非山。癸酉，如东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萧嗣业为仙崿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为长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铁勒。

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甲戌，任雅相薨。戊寅，庞孝泰及高丽战于蛇水，死之。三月庚寅，郑仁泰及铁勒战于天山，败之。乙巳，如河北县。辛亥，如蒲州。癸丑，如同州。四月庚申，至自同州。辛巳，作蓬莱宫。六月癸亥，禁宗戚献纂组雕镂。七月戊子，以子旭轮生满月，大赦，赐酺三日。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以伐百

济。戊戌，李义府罢。八月壬寅，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九月丁丑，李义府起复。十月丁酉，幸温汤，皇太子监国。丁未，至自温汤。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十一月辛未，贬许圉师为虔州刺史。癸酉，封子旭轮为殷王。是岁，右卫将军苏海政为蒨海道行军总管，以伐龟兹。海政杀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

三年正月乙丑，李义府为右相。二月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以作蓬莱宫。乙亥，杀驸马都尉韦正矩。庚戌，虑囚。四月戊子，流李义府于嶲州。五月壬午，柳州蛮叛，冀州都督长史刘伯英以岭南兵伐之。六月，吐蕃攻吐谷浑，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八月癸卯，有彗星出于左摄提。戊申，诏百寮言事。遣按察大使于十道。九月戊午，孙仁师及百济战于白江，败之。十月辛巳，诏皇太子五日一至光顺门，监诸司奏事，小事决之。十一月甲戌，雨木冰。十二月庚子，改明年为麟德元年，降京师、雍州诸县死罪以下。壬寅，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以伐弓月。

麟德元年二月戊子，如福昌宫。癸卯，如万年宫。四月壬午，道王元庆薨。五月戊申，许王孝薨。丙寅，以旱避正殿。七月丁未，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八月己卯，幸旧第，降万年县死罪以下。壬午，至自万年宫。丁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十二月丙戌，杀上官仪。戊子，杀庶人忠。刘祥道罢。太子右中护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知军国政事。是冬，无雪。

二年二月壬午如东都。三月甲寅，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戊午，遣使虑京师诸司及雍、洛二州囚。闰月癸酉，日有食之。是春，疏勒、弓月、吐蕃攻于阗，西州都督崔智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救之。四月丙午，赦桂、广、黔三都督府。丙寅，讲武于邙山之阳。戊辰，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孙处约、乐彦玮罢。七月己丑，邓王元裕薨。十月壬戌，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丁卯，如泰山。大有年。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以皇后为亚献。壬申，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民酺七日，女子百户牛酒。免所过今年租赋，给复齐州一年半、兖州二年。辛卯，幸曲阜，祠孔子，赠太师。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号太上玄元皇帝，县人宗姓给复一年。四月甲辰，至自亳州。庚戌，陆敦信罢。六月壬寅，高丽泉男生请内附，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安抚

大使，率兵援之。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偘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七月乙丑，徙封旭轮为豫王。庚午，刘仁轨兼右相。八月辛丑，窦德玄薨。丁未，杀始州刺史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九月，庞同善及高丽战，败之。十二月己酉，李勣为辽东道行台大总管，率六总管兵以伐高丽。

二年正月丁丑，以旱避正殿，减膳，虑囚。二月丁酉，涪陵郡王愔薨。辛丑，禁工商乘马。六月乙卯，西台侍郎杨武戴至德、东台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赵仁本同东西台三品。东台舍人张文瓘参知政事。七月己卯，以旱避正殿。减膳，遣使虑囚。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亥，李安期罢。九月庚申，以饵药，皇太子监国。辛未，李勣及高丽战于新城，败之。是岁，岭南洞獠陷琼州。

总章元年正月壬子，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浿江道行军总管。二月丁巳，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戊寅，如九成宫。壬午，李勣败高丽，克扶馀、南苏、木底、苍岩城。三月庚寅，大赦，改元。四月乙卯，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丙辰，有彗星出于五车，避正殿；减膳，撤乐，诏内外官言事。庚申，以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为二等：第一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阶，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从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阶，六品者二阶，三品以上爵一等。辛巳，杨武薨。八月癸酉，至自九成宫。九月癸巳，李勣败高丽王高藏，执之。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献。丁卯，有事于南郊。甲戌，姜恪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二年二月辛酉，右肃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张文瓘为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三月丙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癸巳，皇后亲蚕。四月己酉，如九成宫。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七月癸巳，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援吐谷浑。九月庚寅，括州海溢。壬寅，如岐州。乙巳，赦岐州，赐高年粟帛。十月丁巳，至自岐州。十一月丁亥，徙封旭轮为冀王，改名轮。十二月戊申，李勣薨。是冬，无雪。

咸亨元年正月丁丑，刘仁轨罢。二月戊申，虑囚。丁巳，东南有声若雷。三月甲戌，大赦，改元。壬辰，许敬宗罢。四月癸卯，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废安西四镇。己酉，李敬玄罢。辛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庚午，如九成宫。雍州大雨雹。高丽酋长钳牟岑叛，寇边，左监门卫大将军高偘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

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甲戌，以雍、华、蒲、同四州旱，遣使虑囚，减中御诸厩马。戊子，李敬玄起复。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败绩。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丁巳，至自九成宫。甲子，赵王福薨。丙寅，以旱避正殿，减膳。九月丁丑，给复雍、华、同、岐、邠、陇六州一年。闰月癸卯，皇后以旱请避位。甲寅，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十月庚辰，诏文武官言事。乙未，赵仁本罢。十二月庚寅，复官名。是岁，大饥。

二年正月乙巳，如东都，皇太子监国。二月辛未，遣使存问诸州。四月戊子，大风，雨雹。六月癸巳，以旱虑囚。九月，地震。丙申，徐王元礼薨。十月丙子，求明礼乐之士。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庚戌，如许州，遣使存问所过疾老鳏寡，虑囚。十二月癸酉，猎于昆阳。丙戌，如东都。是岁，姜恪为侍中，阎立本为中书令。

三年正月辛丑，姚州蛮寇边，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二月己卯，姜恪薨。四月壬申，校旗于洛水之阴。九月癸卯，徙封贤为雍王。十月己未，皇太子监国。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甲辰，至自东都。十二月，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刘仁轨为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

四年正月丙辰，郑王元懿薨。四月丙子，如九成宫。闰五月丁卯，禁作甗捕鱼、营圈取兽者。八月辛丑，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己酉，大风落太庙鸱尾。十月壬午，阎立本薨。乙未，以皇太子纳妃，赦岐州，赐酺三日。乙巳，至自九成宫。

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以伐新罗。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巳，皇后亲蚕。八月壬辰，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追尊六代祖宣简公为宣皇帝，妣张氏曰宣庄皇后；五代祖懿王为光皇帝，妣贾氏曰光懿皇后。增高祖、太宗及后谥。大赦，改元，赐酺三日。十一月丙午，如东都。己酉，独于华山曲武原。十二月癸未，蒋王恽自杀。

二年正月己未，给复雍、同、华、岐、陇五州一年。辛未，吐蕃请和。二月，刘仁轨及新罗战于七重城，败之。三月丁巳，天后亲蚕。四月辛巳，天后杀周王显妃赵氏。丙戌，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百官言事。己亥，天后杀皇太子。五月戊申，追号皇太子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雍王贤为皇太子，大赦。七月辛亥，杞王上金免官，削封

邑。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丁酉，诏妇人为宫官者岁一见其亲。庚子，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十月庚辰，雍州雨雹。壬午，有彗星出于角、亢。

仪凤元年正月壬戌，徙封轮为相王。丁卯，纳州獠寇边。二月丁亥，如汝州温汤，遣使虑免汝州轻系。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如东都，免汝州今岁半租，赐民八十以上帛。闰月己巳。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伐之。乙酉，周王显为洮河道行军元帅，领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十二总管，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领契苾何力等军，以伐吐蕃。四月戊申，至自东都。甲寅，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如九成宫。六月癸亥，黄门侍郎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七月丁亥，有彗星出于东井。乙未，吐蕃寇叠州。八月庚子，避正殿，减膳，撤乐，损食粟马，虑囚，诏文武官言事。甲子，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减少府杂匠。是月，青州海溢。十月乙未，至自九成宫。丙午，降封郇王素节鄱阳郡王。十一月壬申，寺赦，改元。庚寅，李敬玄为中书令。十二月戊午，来恒、薛元超为河南、河北道大使。

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庚辰，京师地震。四月，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辛亥，刘仁轨为洮河军镇守使。十月壬辰，徙封显为英王，更名哲。十二月乙卯，募关内、河东猛士，以伐吐蕃。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冬，无雪。

三年正月丙子，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癸未，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四月丁亥，以旱避正殿，虑囚。戊申，大赦，改明年为通乾元年。癸丑，泾州民生子异体连心。五月壬戌，如九成宫。大雨霖。九月辛酉，至自九成宫。癸亥，张文瓘薨。丙寅，李敬玄、刘审礼及吐蕃战于青海，败绩，审礼死之。十月丙申，停剑南、陇右岁贡。丙午，密王元晓薨。闰十一月丙申，雨木冰。壬子，来恒薨。十二月癸丑，罢通乾号。

调露元年正月戊子，如东都。庚戌，戴至德薨。四月辛酉，郝处俊为侍中。五月丙戌，皇太子监国。戊戌，作紫桂宫。六月辛亥，大赦，改元。吏部侍郎裴行俭伐西突厥。九月壬午，行俭败西突厥，执其可汗都支。十月，突厥温傅、奉职二部寇边，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伐之。十一月戊寅，高智周罢。甲辰，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以伐突厥。

永隆元年二月癸丑，如汝州温汤。丁巳，如少室山。乙丑，如东都。三月，裴行俭及突厥战于黑山，败之。四月乙丑，如紫桂宫。戊辰，黄门侍郎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丁酉，太白经天。七月己卯，吐蕃寇河源。辛巳，李敬玄及吐蕃战于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丙申，江王元祥薨。突厥寇云州，都督窦怀哲败之。八月丁未，如东都。丁巳，贬李敬玄为衡州刺史。甲子，废皇太子为庶人。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大赦，改元，赐酺三日。己巳，贬张大安为普州刺史。九月甲申，王德真罢。十月壬寅，降封曹王明为零陵郡王。戊辰，至自东都。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开耀元年正月乙亥，突厥寇原、庆二州。辛巳，赐京官九品以上酺三日。癸巳，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以伐突厥。己亥，减殿中、太仆马，省诸方贡献，免雍、岐、华、同四州二岁税，河南、河北一年调。二月丙午，皇太子释奠于国学。三月辛卯，郝处俊罢。五月乙酉，常州人刘龙子谋反，伏诛。丙戌，定襄道副总管曹怀舜及突厥战于横水，败绩。己丑，黑齿常之及吐蕃战于良非川，败之。六月壬子，永嘉郡王晫有罪，伏诛。七月己丑，以太平公主下嫁，赦京师。甲午，刘仁轨罢左仆射。闰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守中书令。庚戌，以饵药，皇太子监国。庚申，裴行俭及突厥战，败之。八月丁卯，以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赈乏绝，室庐坏者给复一年，溺死者赠物，人三段。九月丙申，有彗星出于天市。壬戌，裴行俭俘突厥温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献。乙丑，改元，赦定襄军及诸道缘征官吏兵募。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贤于巴州。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孙重照生满月，大赦，改元，赐酺三日。是月，突厥车薄、咽面寇边。三月戊午，立重照为皇太孙。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如东都，皇太子监国。辛未，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兵以伐突厥。安西副都护王方翼及车薄、咽面战于执海，败之。丁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五月乙卯，洛水溢。六月甲子，突厥骨咄禄寇边，岚州刺史王德茂死之。是月，大蝗，人相食。七月，作万泉宫。己亥，作奉天宫。庚申，零陵郡王明自杀。九月，吐蕃寇柘州，骁卫郎将李孝逸伐之。十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黄门侍郎刘齐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弘道元年正月甲午，幸奉天宫。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败之。三月庚寅，突厥寇单于都护府，司马张行师死之。庚子，李

义琰罢。丙午，有彗星出于五车。癸丑，崔知温薨。四月己未，如东都。壬申，郭待举、郭正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申，绥州部落稽白铁余寇边，右武卫将军程务挺败之。五月乙巳，突厥寇蔚州，刺史李思俭死之。七月甲辰，徙封轮为豫王，改名旦。薛元超罢。八月乙丑，皇太子朝于东都，皇太孙留守京师。丁卯，滹沱溢。己巳，河溢，坏河阳城。九月己丑，以太平公主子生，赦东都。十月癸亥，幸奉天宫。十一月戊戌，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伐突厥。辛丑，皇太子监国。丁未，如东都。戊申，裴炎、刘齐贤、郭正一兼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改元，大赦。是夕，皇帝崩于贞观殿，年五十六。谥曰天皇大帝。天宝八载，改谥天皇大圣皇帝；十三载，增谥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赞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衤任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本纪第四则天皇后中宗

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瑚，并州文水人也。父士皞，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后年十四，太宗闻其有色，选为才人。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高宗废皇后王氏，立宸妃为皇后。

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后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阴欲废之，而谋泄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务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大赦，赐九品以下勋官一级。庚午，韩王元嘉为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甲戌，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齐贤为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寅，郭待举、魏玄同、岑长倩同中书门下三品。癸未，郭正一罢。

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圣。癸巳，左散骑常侍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为皇帝，妃刘氏为皇后，立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大赦，改元为文明。赐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勋两转。老人版授官，赐粟帛。职官五品以上举所知一人。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杀庶人贤于巴州。甲子，皇帝率群臣上尊号于武成殿。丁卯，册皇帝。丁丑，太常卿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庚辰，赠玉清观道士太中大夫王远知金紫光禄大夫。三月丁亥，徙封上金为毕王，素节葛王。四月丁巳，滕王元婴薨。辛酉，徙封上金为泽王，素节许王。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五月癸巳，以大丧禁射猎。闰月甲子，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七月戊午，广州昆仑杀其都督路元睿。乙丑，突厥寇朔州，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败之。辛未，有彗星出于西方。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丙午，武承嗣罢。九月甲寅，大赦，改元。旗帜尚白，易内外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东都为神都，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丙辰，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己巳，追尊

武氏五代祖克己为鲁国公，妣裴氏为鲁国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郡王，妣刘氏为王妃；曾祖俭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氏为王妃；祖华为太尉、太原郡王，妣赵氏为王妃；考士皞为太师、魏王，妣杨氏为王妃。丁丑，柳州司马李敬业举兵于扬州以讨乱。贬韦弘敏为汾州刺史。十月癸未，楚州司马李崇福以山阳、安宜、盐城三县归于敬业。甲申，左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左金吾卫大将军李知十为副，率兵三十万以拒李敬业。丁亥，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舍人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壬辰，李敬业克润州。丙申，杀裴炎。追谥五代祖鲁国公曰靖，高祖北平郡王曰恭肃，曾祖金城郡王曰义康，祖太原郡王曰安成，考魏王曰忠孝。丁酉，曲赦扬、楚二州。复敬业姓徐氏。贬刘齐贤为辰州刺史。李景谌罢。右史沈君谅、著作郎崔察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一月辛亥，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庚申，右监门卫将军苏孝祥及徐敬业战于阿谿，死之。乙丑，徐敬业将王那相杀敬业降。丁卯，郭待举罢。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二月戊子，遣御史察风俗。癸卯，杀程务挺。

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庚戌，骞味道守内史。戊辰，刘仁轨薨。二月乙巳，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台御史大夫韦思谦同凤阁鸾台三品。突厥寇边，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以击之。沈君谅罢。三月，崔察罢。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辛酉，武承嗣罢。辛未，颁《垂拱格》。四月丙子，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癸未，淳于处平及突厥战于忻州，败绩。五月丙午，裴居道为纳言。丁未，流王德真于象州。己酉，冬官尚书苏良嗣守纳言。封皇帝子成义为恒王。壬戌，以旱虑囚。壬申，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九月丁卯，扬州地生毛。十一月癸卯，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击突厥。

二年正月辛酉，大赦，赐酺三日，内外官勋一转。二月辛未朔，日有蚀之。三月戊申，作铜匦。四月庚辰，岑长倩为内史。五月丙午，裴居道为内史。六月辛未，苏良嗣同凤阁鸾台三品。己卯，韦思谦守纳言。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丰县，改新丰为庆山，赦囚，给复一年，赐酺三日。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调，终其身。是冬，无雪。

三年闰正月丁卯，封皇帝子隆基为楚王，隆范卫王，隆业赵王。二月己亥，以旱避正殿，减膳。丙辰，突厥寇昌平，黑齿常之击之。三月乙丑，韦思谦罢。四月辛丑，追号孝敬皇帝妃裴氏曰哀皇后，葬于恭陵。癸丑，以旱虑囚，命京官九品以上言事。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

月丙寅，夏官侍郎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午，杀刘祎之。七月丁卯，冀州雌鸡化为雄。乙亥，京师地震，雨金于广州。八月壬子，魏玄同兼检校纳言，交趾人李嗣仙杀安南都护刘延祐，据交州，桂州司马曹玄静败之。是月，突厥寇朔州，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败之。九月巳卯，虢州人杨初成自称郎将，募州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不果，见杀。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及突厥战，败绩。十二月壬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击吐蕃。是岁，大饥。

四年正月甲子，增七庙，立高祖、太宗、高宗庙于神都。庚午，毁乾元殿，作明堂。三月壬戌，杀麟台少监周思茂。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乙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得瑞石于汜水。七月丁巳，大赦，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太师、使持节、大都督。赐酺五日。戊午，京师地震。八月戊戌，神都地震。丙午，博州刺史琅邪郡王冲举兵以讨乱，遣左金吾卫大将军丘神勣拒之。戊申，冲死之。庚戌，越王贞举兵于豫州以讨乱。辛亥，曲赦博州。九月丙辰，左豹韬卫大将军曲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以拒越王贞；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越王贞及琅邪郡王冲属籍，改其姓为虺氏。贞死之。丙寅，赦豫州。杀韩王元嘉、鲁王灵夔、范阳郡王霭、黄国公诜、东莞郡公融及常乐公主，皆改其姓为虺氏。丁卯，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辛亥，大风拔木。十一月辛酉，杀济州刺名薛顗及其弟驸马都尉绍。十二月乙酉，杀霍王元轨、江都郡王绪及殿中监裴承光。大杀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岭南。己亥，杀骞味道。己酉，拜洛受图。辛亥，改明堂为万象神宫，大赦。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于万象神宫，大赦，改元，赐酺七日。丁巳，舒王元名为司徒。戊午，布政于万象神宫，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未，朗州雌鸡化为雄。二月丁酉，尊考太师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戊戌，追谥妣杨氏曰周忠孝太后；太原郡王曰周安成王，妃赵氏为王妃；金城郡王曰魏义康王，妣宋氏为王妃；北平郡王曰赵肃恭王，妃刘氏为王妃；五代祖鲁国公曰太原靖王，夫人裴氏为王妃。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癸酉，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四月甲辰，杀汝南郡王玮、鄱阳郡公諲、广汉郡公谧、汶山郡公蓁、零陵郡王俊、广都郡公□，徙其家于嶲州。己酉，杀天官侍郎邓玄挺。五月丙辰，韦待价及吐蕃战于寅识迦河，败绩。己巳，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

平道行军大总管，以击突厥。七月丁巳，流纪王慎于巴州，改其姓为虺氏。丙子，流韦待价于绣州，杀阎温古。戊寅，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八月癸未，薛怀义为新平道中军大总管，以击突厥。甲申，杀张光辅、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弓嗣明、陕州参军弓嗣古、流人徐敬真。乙未，松州雌鸡化为雄。辛丑，杀陕州刺史郭正一。丁未，杀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监王令基。九月庚戌，杀恒山郡王承乾之子厥。闰月甲午，杀魏玄同、夏官侍郎崔察。戊申，杀彭州长史刘易从。十月癸丑，杀凉州都督李光谊。丁巳，杀陕州刺史刘延景。戊午，杀右武威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右鹰扬卫将军赵怀节。己未，杀嗣郑王璥。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载初，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爵、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封其嗣。乙未，除唐宗室属籍。腊月丙寅，杀刘齐贤。一月戊子，王本立罢。邢文伟为内史，岑长倩、武承嗣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甲午，流韦方质于儋州。二月丁卯，杀地官尚书王本立。三月乙酉，以旱减膳。丁亥，苏良嗣薨。五月戊子，杀范履冰。己亥，杀梁郡公孝逸。六月戊申，杀汴州刺史柳明肃。七月辛巳，流舒王元名于和州。颁《大云经》于天下。壬午，杀豫章郡王鳷。丁亥，杀泽王上金、许王素节。甲午，赦永昌县。癸卯，杀太常丞苏践言。八月辛亥，杀许王素节之子璟、曾江县令白令言。甲寅，杀裴居道。壬戌，杀将军阿史那惠、右司郎中乔知之。癸亥，杀尚书右丞张行廉、太州刺史杜儒童。甲子，杀流人张楚金。戊辰，杀流人元万顷、苗神客。辛未，杀南安郡王颖、鄢国公昭及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勋、李策、李越、李黯、李玄、李英、李志业、李知言、李玄贞。九月乙亥，杀钜鹿郡公晃、麟台郎裴望及其弟司膳丞琏。壬午，改国号周。大赦，改元，赐酺七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皇太子为皇孙。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妣曰章敬皇后；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妣曰昭安皇后；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妣曰文穆皇后；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曰孝明高皇后。追封伯父及兄弟之子为王，堂兄为郡王，诸姑姊为长公主，堂姊妹为郡主。司宾卿史务滋守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丁巳，给复并州武兴县百姓，子孙相承如汉丰、沛。甲子，贬宗秦客为遵化尉。丁卯，杀流人韦方质。己巳，杀许王素节之子瑛、

琪、琬、瓒、瑒、瑗、琛、唐臣。辛未，贬邢文伟为珍州刺史。置大云寺。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改唐太庙为享德庙，以武氏七庙为太庙。

二年正月甲戌，改置社稷，旗帜尚赤。戊寅，杀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其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兄子左鹰扬卫将军虔通。戊子，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庚寅，赐酺。乙未，杀丘神勣、左豹韬卫将军卫蒲山。庚子，杀史务滋。腊月己未，始用周腊。四月壬寅朔，日有蚀之。丙午，大赦。五月丁亥，大风折木。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以击吐蕃。六月庚戌，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七月庚午，徙关内七州户以实神都。八月戊申，武攸宁罢。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庚申，杀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壬辰，杀傅游艺。癸巳，左羽林卫大将军武攸宁守纳言，冬官侍郎裴行本，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己酉，杀岑长倩、欧阳通、格辅元。壬戌，杀乐思晦、左卫将军李安静。

长寿元年正月戊辰，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午，贬任知古为江夏令，狄仁杰彭泽令。流裴行本于岭南。乙亥，杀右卫大将军泉献诚。庚辰，司刑卿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月戊午，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如意。五月，洛水溢。七月，又溢。八月甲戌，河溢，坏河阳县。戊寅，武承嗣、武攸宁、杨执柔罢；秋官侍郎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权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营缮大匠王璿为夏官尚书，司宾卿崔神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九月戊戌，大雾。庚子，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赐酺七月。癸卯，以并州为北都。癸丑，流李游道、袁智弘、王璿、崔神基、李元素于岭南。十月丙戌，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败吐蕃，克四镇。

二年腊月癸亥，杀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丁卯，降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巴陵郡王，越王隆业彭城郡王。一月庚子，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甲寅，杀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三月己卯，杀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润府果毅薛大信。五月乙未，杀冬官尚书苏乾、相州刺史来同敏。癸丑，河溢棣州。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乙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大赦，赐酺七日，作七宝。庚子，追尊烈祖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显祖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太祖孝明高皇帝曰无上

孝明高皇帝。辛丑，姚□罢。文昌右丞韦巨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秋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司宾卿豆卢钦望守内史。

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一月甲午，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营田大使。二月庚午，薛怀义为伐逆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八将军以击默啜。乙亥，以旱虑囚。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三月甲申，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击默啜。昭德为朔方道行军长史，味道为司马。四月壬戌，常州地震。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酺七日。七月癸未，嵩岳山人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八月，什方罢。戊辰，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己巳，司宾少卿姚□守纳言；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寅，流崔元综于振州。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壬寅，贬李昭德为南宾尉。十月壬申，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右肃政台御史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岭南獠寇边，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癸酉，雨木冰。

天册万岁元年正月辛巳，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改元证圣。大赦，赐酺三日。戊子，贬豆卢钦望为赵州刺史，韦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苏味道集州刺史，陆元方绥州刺史。丙申，万象神宫火。丙午，王孝杰为朔方行军总管，以击突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壬子，杀薛怀义。甲子，罢“慈氏越古”号。三月丙辰，周允元薨。四月戊寅，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九月甲寅，祀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改元，赐酺九日。以崇先庙为崇尊庙。

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万岁登封。大赦，免今岁租税，赐酺十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己丑，给复洛州二年，登封、告成县三年。癸巳，复于神都。一月甲寅，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以击吐蕃。己巳，改崇尊庙为太庙。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天灵妃为天中黄后。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及吐蕃战于素罗汗山，败绩。丁巳，复作明堂，改曰通天宫。大赦，改元，赐酺七日。四月癸酉，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子，贬娄师德为原州都督府司马。五月壬子，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翊。乙丑，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击之。七月辛亥，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为

副，以备契丹。八月丁酉，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等及契丹战于黄麞，败绩，执玄遇、仁节。九月庚子，同州刺史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击契丹。丁巳，吐蕃寇凉州，都督许钦明死之。庚申，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殿中监李道广：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辛卯，契丹寇冀州，刺史陆宝积死之。甲午，虑囚。

神功元年正月壬戌，杀李元素、孙元亨、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箕州刺史刘思礼、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譒、凤阁舍人王抃、前泾州刺史王勔、太子司议郎路敬淳、司门员外郎刘顺之、右司员外郎宇文全志、来庭县主簿柳璆。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败之。甲子，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二月乙巳，虑囚。三月庚子，王孝杰及孙万斩战于东硖石谷，败绩，孝杰死之。戊申，赦河南、北。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宫。癸酉，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及善为内史。癸未，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及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以击契丹。五月癸卯，娄师德为清边道行军副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以击契丹。六月丁卯，杀监察御史李昭德、司仆少卿来俊臣。己卯，尚方少监宗楚客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同凤阁鸾台三品。辛卯，娄师德安抚河北。七月丁酉，武承嗣、武三思罢。八月丙戌，姚□罢。九月壬寅，大赦，改元，赐酺七日。庚戌，娄师德守纳言。十月甲子，给复徇忠、立节二县一年。闰月甲寅，检校司刑卿、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佺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正月甲子，大赦，改元，赐酺九日。丙寅，宗楚客罢。丁亥，李道广罢。三月己巳，召庐陵王于房州。戊子，庐陵王至自房州。四月庚寅，赦神都及河北。辛丑，娄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检校河西营田事。五月庚午，禁屠。六月乙卯，大风拔木。七月辛未，杜景佺罢。八月，突厥寇边。戊子，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降于突厥，寇边。甲午，王方庆罢。庚子，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前军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道西后军总管，以击突厥。癸丑，突厥寇蔚州。乙卯，寇定州，刺史孙彦高死之。九月甲子，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戊辰，突厥寇赵州，长史唐波若降于突厥，刺史高睿死之。突厥寇相州，沙吒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将军阳基副之，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大将军富福信为奇兵总管，以御之。壬申，立庐陵王显为皇太子，大赦，赐酺五日。甲戌，皇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击突厥。戊寅，狄仁杰为河北

道行军副元帅、检校纳言。辛巳，试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族阎知微。

二年正月壬戌，封皇嗣旦为相王。腊月戊子，左肃政台御史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检校右肃政台御史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辛亥，赐皇太子姓武氏，大赦。一月庚申，武攸宁罢。二月己丑，如缑氏。辛卯，如嵩阳。丁酉，复于神都。三月甲戌，以隋、唐为二王后。娄师德为纳言。四月壬辰，魏元忠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以备突厥。辛丑，类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甲辰，虑囚。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溢。八月庚子，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杨再思罢。丁未，试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娄师德薨。戊申，武三思为内史。九月乙亥，如福昌县，曲赦。戊寅，复于神都。庚辰，王及善薨。是秋，黄河溢。十月丁亥，吐蕃首领赞婆来。

久视元年正月戊午，贬吉顼为琰川尉。壬申，武三思罢。腊月辛巳，封皇太子之子重润为邵王。庚寅，陆元方罢司礼卿。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丁酉，狄仁杰为内史。庚子，文昌左相韦巨源为纳言。乙巳，如嵩山。一月丁卯，如汝州温汤。戊寅，复于神都。作三阳宫。二月乙未，豆卢钦望罢。三月癸丑，夏官尚书唐奉一为天兵中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四月戊申，如三阳宫。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大赦，改元，罢“天册金轮大圣”号，赐酺五日，给复告成县一年。闰七月戊寅，复于神都。己丑，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峤罢。丁酉，吐蕃寇凉州，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败之于洪源谷。八月庚戌，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州大总管，以击吐蕃。庚申，敛天下僧钱作大像。九月辛丑，狄仁杰薨。十月辛亥，魏元忠为萧关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甲寅，复唐正月，大赦。丁巳，韦巨源罢。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丁卯，如新安陇涧山，曲赦。壬申，复于神都。十二月甲寅，突厥寇陇右。

长安元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二月己酉，鸾台侍郎李怀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月丙申，流张锡于循州。四月丙午，大赦癸丑，姚元崇检校并州以北诸军州兵马。五月乙亥，如三阳宫。丁丑，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丙申，天官侍郎顾琮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六月庚申，夏官侍郎李迥秀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辛未，赦告成县。七月甲戌，复于神都。乙亥，扬、楚、常、润、苏五州地震。壬午，苏味道按

察幽、平等州兵马。甲申，李怀远罢。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十月壬寅，如京师。辛酉，大赦，改元。给复关内三年，赐酺三日。丙寅，魏元忠同凤阁鸾台三品。十一月壬申，武三思罢。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二年正月，突厥寇盐州。三月丙戌，李迥秀安置山东军马，检校武骑兵。庚寅，突厥寇并州，雍州长史薛季昶持节山东防御大使以备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八月辛亥，剑南六州地震。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壬申，突厥寇忻州。己卯，吐蕃请和。十月甲辰，顾琮薨。戊申，吐蕃寇悉州，茂州都督陈大慈败之。甲寅，姚元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韦安石、李迥秀同凤阁鸾台三品。十一月甲子，相王旦为司徒。戊子，祀南郊，大赦，赐酺三日。十二月甲午，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使。

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四月庚子，相王旦罢。吐蕃来求婚。乙巳，以旱避正殿。闰月庚午，成均祭酒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己卯，李峤知纳言事。七月壬寅，正谏大夫硃敬则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庚戌，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八月乙酉，京师大雨雹。九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十月丙寅，如神都。十二月丙戌，天下置关三十。

四年正月丁未，作兴泰宫。壬子，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二月癸亥，贬李迥秀为庐州刺史。壬申，硃敬则罢。三月丁亥，进封皇孙平恩郡王重福为谯王。己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贬苏味道为坊州刺史。四月壬戌，韦安石知纳言事，李峤知内史事。丙子，如兴泰宫，赦寿安县，给复一年。五月丁亥，大风拔木。六月辛酉，姚元之罢。乙丑，天官侍郎崔玄□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丁丑，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壬午，相王府长史姚元之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七月丙戌，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杨再思守内史。甲午，复于神都。贬宗楚客为原州都督。八月庚申，唐休璟兼幽营二州都督、安东都护。九月壬子，姚元之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十月辛酉，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甲戌，判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壬午，怀州长史房融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十一月丁亥，天官侍郎韦承庆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李峤罢。十二月丙辰，韦嗣立罢。

五年正月壬午，大赦。庚寅，禁屠。癸卯，张柬之、崔玄□及左羽林卫将军敬晖、检校左羽林卫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左羽林卫将

军李湛薛思行赵承恩、右羽林卫将军杨元琰、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职方郎中崔泰之、庙部员外郎硃敬则、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直郎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以讨乱；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汴州刺史张昌期、司礼少卿张同休、通事舍人张景雄伏诛。丙午，皇帝复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阳宫。戊申，上后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崩，谥曰大圣则天皇后。唐隆元年，改为天后；景云元年，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改为天后圣帝，未几，改为圣后；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加谥则天顺圣皇后。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而皇太后临朝称制。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选于房州。圣历二年，复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大赦，赐文武官阶、爵，民酺五日，免今岁租赋，给复房州三年，放宫女三千人。相王旦为安国相王、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庚戌，张柬之、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守内史，敬晖为纳言，相彦范守纳言。二月甲寅，复国号唐。贬韦承庆为高要尉，流房融于高州。杨再思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罢。甲子，皇后韦氏复于位，大赦，赐酺三日，复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丙寅，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贬谯王重福为濮州刺史。丁卯，右散骑常侍、附马都尉武攸暨为司徒。辛未，安国相王旦罢。甲戌，太子少詹事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罢。进封子义兴郡王重俊为卫王，北海郡王重茂温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罢。三月甲申，诏文明后破家者昭洗之，还其子孙廕。己丑，袁恕己守中书令。四月辛亥，桓彦范为侍中，袁恕己为中书令。丁卯，高要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敬晖为侍中。甲戌，魏元忠、崔玄□，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右庶子李怀远为左散骑常侍，凉州都督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亥，张柬之为中书令。五月壬午，迁武氏神主于崇恩庙。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戊子，复周、隋二王后。壬辰，进封兄成纪郡王千里为成王。甲午，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韦玄罢。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侍中。甲辰，唐休璟为尚书左仆射，特进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壬子，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谅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癸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豆卢钦望平章军国重事。七月辛巳，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洛水溢。八月戊申，给复河南、洛阳二县一年。壬戌，追册妃赵氏为皇后。乙亥，祔

孝敬皇帝于东都太庙。皇后见于庙。丁丑，幸洛城南门，观斗象。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赐文武官勋、爵，民为父后者古爵一级，酺三日。癸巳，韦巨源罢。十月癸亥，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辛未，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十一月戊寅，上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及皇后享于太庙，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民酺三日。己丑，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壬寅，皇太后崩，废崇恩庙。

二年正月戊戌，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丙午，公主开府置官属。二月乙未，礼部尚书韦巨源为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丙申，遣十道巡察使。三月甲辰，韦安石罢。户部尚书苏环守侍中。戊申，唐休璟罢。庚戌，杀光禄卿、附马都尉王同皎。是月，置员外官。四月己丑，李怀远罢。己亥，雨毛于鄮县。辛丑，洛水溢。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六月戊寅，贬敬晖为崖州司马，桓彦范泷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韦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皇太子。丙寅，魏元忠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李峤守中书令。辛未，左散骑常侍致仕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流敬晖于嘉州，桓彦范于瀼州，袁恕己于环州，崔玄□韦于古州，张柬之于泷州。八月丙子，贬祝钦明为申州刺史。九月戊午，李怀远薨。十月癸巳，苏环为侍中。戊戌，至自东都。十一月乙巳，大赦，赐行从官勋一转。十二月己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及突厥战于鸣沙，败绩。丙戌，以突厥寇边、京师旱、河北水，减膳，罢土木工。苏环存抚河北。丙申，魏元忠为尚书左仆射。

景龙元年正月丙辰，以旱虑囚。二月丙戌，复武氏庙、陵，置令、丞、守户如昭陵。甲午，褒德庙、荣先陵置令、丞。四月庚寅，赦雍州。五月戊戌，右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丙午，假鸿胪卿臧思言使于突厥，死之。以旱避正殿，减膳。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雨土于陕州。戊子，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姚隽道讨击使唐九徵败之。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之。癸卯，大赦。壬戌，李峤为中书令。八月丙戌，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皇后曰顺天翊圣皇后。魏元忠罢。九月丁酉，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庚子，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辛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为侍中。苏环罢。十月戊寅，杀习艺馆内教苏安恒。壬午，有彗星出于西方。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丑，雨土。

二年二月癸未，有星陨于西南。庚寅，大赦，进五品以上母、妻封号二等，无妻者授其女，妇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县、乡君。七月癸巳，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亶同中书门下三品。丁酉，有星孛于胃、昴。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边，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死之。己卯，大赦，赐酺三日。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及西突厥战于火烧城，死之。是岁，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

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壬寅，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壬子，及皇后幸太常寺。三月戊午，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守侍中，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兼检校吏部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少卿郑愔守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丙戌，贬崔湜为瀼州刺史，郑愔江州司马。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庚子，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括天下图籍。壬寅，虑囚。癸卯，杨再思薨。七月丙辰，西突厥娑葛降。辛酉，许妇人非缘夫、子封者廕其子孙。癸亥，虑囚。庚辰，澧水溢。八月乙酉，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特进韦安石为侍中。壬辰，有星孛于紫宫。九月戊辰，吏部尚书苏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乙丑，有事于南郊，以皇后为亚献，大赦，赐文武官阶、爵，入品者减考，免关内今岁赋，赐酺三日。甲戌，豆卢钦望薨。十二月壬辰，前宋国公致仕唐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甲午，如新丰温汤。甲辰，赦新丰，给复一年，赐从官勋一转。乙巳，至自新丰。

四年正月丙寅，及皇后微行以观灯，遂幸萧至忠第。丁卯，微行以观灯，幸韦安石、长宁公主第。己卯，如始平。二月壬午，赦咸阳、始平，给复一年。癸未，至自始平。庚戌，及后、妃、公主观三品以上拔河。三月，以河源九曲予吐蕃。庚申，雨木冰，井溢。五月辛酉，封嗣虢王邕为汴王。丁卯，杀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丁丑，剡县地震。六月，皇后及安乐公主、散骑常侍马秦客反。壬午，皇帝崩，年五十五，谥曰孝和皇帝天宝十三年，加谥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赞曰：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夫吉凶之于人，犹影响也，而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有矣；为恶者未始不

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时有焉。而小人之虑，遂以为天道难知，为善未必福，而为恶未必祸也。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至中宗韦氏，则祸不旋踵矣。然其亲遭母后之难，而躬自蹈之，所谓下愚之不移者欤！

本纪第五睿宗玄宗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讳旦，高宗第八子也。始封殷王，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长而温恭好学，通诂训，工草隶书。徙封豫王 ，又封冀王，累迁右金吾卫大将军、洛州牧。徙封相王，复封豫王。武后废中宗，立为皇帝，其改国号周，以为皇嗣，居于东宫。中宗自房州还，复为皇太子，武后封皇嗣为相王，授太子右卫率。累迁右羽林卫大将军、并州牧、安北大都护、诸道元帅。中宗复位，进号安国相王。

景云元年六月壬午，韦皇后弑中宗，矫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发诸府兵五万屯京师，以韦温总知内外兵马。甲申，乃发丧。又矫遗诏，自立为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以睿宗参谋政事，大赦，改元曰唐隆。太后临朝摄政，罢睿宗参谋政事，以为太尉。封嗣雍王守礼为邠王，寿春郡王成器宋王。丁亥，温王妃陆氏为皇后。壬辰，纪处讷、张嘉福、岑羲持节巡抚关内、河南北。庚子，临淄郡王隆基率万骑兵入北军讨乱，诛韦氏、安乐公主及韦巨源、马秦客、附马都尉武延秀、光禄少卿杨均。辛丑，睿宗奉皇帝御安福门，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免天下岁租之半。进封隆基为平王。朝邑尉刘幽求为中书舍人，苑总监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壬寅，绍京及黄门侍郎李日知同中书门下三品。纪处讷、韦温、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司农卿赵履温伏诛。贬汴王邕为沁州刺史，萧至忠许州刺史，韦嗣立宋州刺史，赵彦昭绛州刺史，崔湜华州刺史。癸卯，太白昼见。平王隆基同中书门下三品，钟绍京行中书令。张嘉福伏诛。甲辰，安国相王即皇帝位于承天门，大赦，长流、长任及流人未达者还之。赐内外官阶、爵。复重茂为温王。乙巳，钟绍京罢。丙午，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豫机务。丁未，立平王隆基为皇太子。复则天大圣皇后号曰天后。戊申，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萧至忠为中书令，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崔湜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庚戌，进封衡阳郡王成义为申王，巴陵郡王隆范岐王，彭城郡王隆业薛王。癸丑，兵部尚书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豫机务。丁巳，洛州长史宋璟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罢。壬戌，贬萧至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立许州刺史，赵彦昭宋州刺史，张锡绛州刺史。崔湜罢。丙寅，贬李峤为怀州刺史。姚元之兼中书令，苏瑰为尚书左仆射。丁卯，唐休ＫＧ-*３〗璟、张仁亶罢。己巳，大赦，改元，赐内外官及子为父后者勋一转。崔日用、薛稷罢。乙亥，废崇恩庙、昊陵、顺陵。追废皇后韦氏为庶人，安乐公主为勃逆庶人。

八月庚寅，谯王重福及汴州刺史郑愔反，伏诛。癸巳，罢墨敕斜封官。贬裴谈为蒲州刺史。九月辛未，太子少师致仕唐休璟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十月乙未，追号天后曰大圣天后。癸卯，出义宗于太庙。十一月戊申，姚元之为中书令。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壬子，苏瑰、韦安石罢。宋王成器为尚书左仆射。丁卯，赦灵驾所过。己巳，宋王成器为司徒。

二年正月己未，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子，徙封重茂为襄王。乙丑，追册妃刘氏、窦氏为皇后。二月丁丑，皇太子监国。甲申，贬姚元之为申州刺史，宋璟楚州刺史。丙戌，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刘幽求罢。复墨敕斜封官。辛卯，禁屠。三月癸丑，作金仙、玉真观。四月甲申，韦安石为中书令。宋王成器罢。辛卯，李日知为侍中。壬寅，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民酺三日。甲辰，作玄元皇帝庙。五月庚戌，复昊陵、顺陵，置官属。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左御史台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乙卯，大赦，赐酺三日。丁巳，皇太子释奠于国学。庚午，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九月乙亥，窦怀贞为侍中。十月甲辰，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安石、李日知、郭元振、窦怀贞、张说罢。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

先天元年正月辛未，享于太庙。甲戌，并、汾、绛三州地震。辛巳，有事于南郊。戊子，耕籍田。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极。赐内外官阶、爵，民酺五日。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辛卯，幸安福门，观酺三日夜。壬辰，陆象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未，户部尚书岑羲、左御史台大夫窦怀贞同中书门下三品。二月丁巳，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是春，旱。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赐内外官陪礼者勋一转，民酺五日。六月癸丑，岑羲为侍中。乙卯，追号大圣天后为天后圣帝。辛酉，刑部尚书郭元振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伐突厥。甲子，幽州都督孙佺、左武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及奚战于冷陉山，败绩。七月辛未，有彗星入于太微。兵部尚书李迥秀为朔方道后军大总管。乙亥，窦怀贞为尚书右仆射、平章军国重事。己卯，幸安福门观乐，三日而止。丙戌，以旱减膳。八月庚子，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壬寅，追号天后圣帝为圣后。甲辰，大赦，改元，赐内外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勋、爵，民酺五日。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为皇后。戊申，封皇帝子嗣直为剡王，嗣谦郢王。己酉，宋王成器为司徒。庚戌，窦怀贞为尚书左

仆射，刘幽求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湜检校中书令。戊午，流刘幽求于封州。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甲午，封皇帝子嗣升为陕王。十月辛卯，猎于骊山。十一月丁亥，诰遣皇帝巡边。甲午，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二年正月乙亥，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二月，追作先天元年酺。六月辛丑，以雨霖避正殿，减膳。丙辰，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七月甲子，大赦。乙丑，诰归政于皇帝。

开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谥曰大圣真皇帝。天宝十三载，增谥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皇后窦氏。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始封楚王，后为临淄郡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

景龙四年，朝于京师，遂留不遣。庶人韦氏已弑中宗，矫诏称制。玄宗乃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尚衣奉御王崇晔、公主府典签王师虔、朝邑尉刘幽求、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道士冯处澄、僧普润定策讨乱。或请先启相王，玄宗曰："请而从，是王与危事；不从，则吾计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福顺、仙凫以万骑兵攻玄武门，斩左羽林将军韦播、中郎将高嵩以徇。左万骑由左入，右万骑由右入，玄宗率总监羽林兵会两仪殿，梓宫宿卫兵皆起应之，遂诛韦氏。黎明，驰谒相王，谢不先启。相王泣曰："赖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难。"乃拜玄宗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陇右群牧大使，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同中书门下三品。

睿宗即位，立为皇太子。景云二年，监国，听除六品以下官。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坐前星有变。"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惶惧入请，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皇太子乃御武德殿，除三品以下官。八月庚子，即皇帝位。先天元年十月庚子，享于太庙，大赦。

开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亲蚕。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萧至忠、窦怀贞谋反，伏诛。乙丑，始听政。丁卯，大赦，赐文武官阶、爵。庚午，流崔湜于窦州。甲戌，毁天枢。乙亥，尚书右丞张说检校中书令。庚辰，陆象先罢。八月癸巳，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知军国大

事。壬寅，宋王成器为太尉，申王成义为司徒，邠王守礼为司空。九月丙寅，宋王成器罢。庚午，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为中书令。十月，姚隽蛮设姚州，都督李蒙死之。己亥，幸温汤。癸卯，讲武于骊山。流郭元振于新州，给事中唐绍伏诛。免新丰来岁税，赐从官帛。甲辰，猎于渭川。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乙巳，至自渭川。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戊子，群臣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大赦，改元，赐内外官勋。改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甲午，吐蕃请和。巳亥，禁泼寒胡戏。壬寅，姚崇兼紫微令。癸丑，刘幽求罢。贬张说为相州刺史。甲寅，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二年正月壬午，以关内旱，求直谏，停不急之务，宽系囚，祠名山大川，葬暴骸。甲申，并州节度大使薛讷同紫微黄门三品，以伐契丹。二月壬辰，避正殿，减膳，彻乐。突厥寇北庭，都护郭虔瓘败之。己酉，虑囚。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执西突厥都担。四月辛未，停诸陵供奉鹰犬。五月辛亥，魏知古罢。六月，京师大风拔木。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宫。七月乙未，焚锦绣珠玉于前殿。戊戌，禁采珠玉及为刻镂器玩、珠绳帖绥服者，废织锦坊。庚子，薛讷及奚、契丹战于滦河，败绩。丁未，襄王重茂薨，追册为皇帝。八月壬戌，禁女乐。乙亥，吐蕃寇边，薛讷摄左羽林军将军，为陇右防御大使，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以伐之。九月庚寅，作兴庆宫。丁酉，宴京师侍老于含元殿庭，赐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鸠杖，妇人亦如之，赐于其家。戊申，幸温汤。十月戊午，至自温汤。甲子，薛讷及吐蕃战于武阶，败之。十二月乙丑，封子嗣真为鄫王，嗣初鄂王，嗣玄郢王。

三年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赐酺三日。癸卯，卢怀慎检校黄门监。二月辛酉，赦囚非恶逆、造伪者。四月庚申，突厥部三姓葛逻禄来附。右羽林军大将军薛讷为源州镇军大总管，源州都督杨执一副之；右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并州长史王晙副之。以备突厥。五月丁未，以旱录京师囚。戊申，避正殿，减膳。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辛酉，鬻州蛮寇边，右骁卫将军李玄道伐之。壬戌，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癸亥，如眉阝，赦所过徒罪以下，赐侍老九十以上及笃疾者物。甲子，如凤泉汤。戊辰，降大理系囚罪。十一月己卯，至自凤泉汤。乙酉，幸温汤。丁亥，相州人崔子岩反，伏诛。甲午，至自温汤。乙未，禁白衣长发会。十二月乙丑，降凤泉汤所过死罪以下。

四年正月戊寅，朝太上皇于西宫。二月丙辰，幸温汤。辛酉，吐蕃

寇松州，廓州刺史盖思贵伐之。丁卯，至自温汤。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及吐蕃战，败之。六月甲子，太上皇崩。辛未，京师、华陕二州大风拔木。癸酉，大武军子将郝灵佺杀突厥默啜。七月丁丑，吐蕃请和。丁酉，洛水溢。八月辛未，奚、契丹降。十月庚午，葬大圣真皇帝于桥陵。十一月己卯，卢怀慎罢。丁亥，选中宗于酉庙。丙申，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十二月乙卯，定陵寝殿火。丙辰，幸温汤。乙丑，至自温汤。闰月己亥，姚崇、源乾曜罢。刑部尚书宋璟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颋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五年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迁神主于太极殿，素服避正殿，辍视朝五日。己酉，享于太极殿。辛亥，如东都。戊辰，大雾。二月甲戌，大赦，赐从官帛，给复河南一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岁租。三月丙寅，吐蕃请和。四月甲申，毁拜洛受图坛。己丑，子嗣一卒。五月丙辰，诏公侯子孙袭封。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九月壬寅，复紫微省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监为侍中。十月戊寅，祔神主于太庙。甲申，命史官月奏所行事。

六年正月辛丑，突厥请和。二月壬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王晙伐突厥。六月甲申，瀍水溢。八月庚辰，以旱虑囚。十月癸亥，赐河南府、怀汝郑三州父老帛。十一月辛卯，至自东都。丙申，享于太庙。元皇帝以上三祖枝孙失官者授五品京官。皇祖妣家子孙在选者甄择之。免知顿及旁州供承者一岁租税。乙巳，改传国玺曰“宝”。是月，突厥执单于副都护张知运。

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素服，彻乐，减膳，中书门下虑囚。六月戊辰，吐蕃请和。闰七月辛巳，以旱避正殿，彻乐，减膳。甲申，虑囚。八月丙戌，虑囚。九月甲戌，徙封宋王宪为宁王。十月，作义宗庙于东都。辛卯，幸温汤。癸卯，至自温汤。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学齿胄，赐陪位官及学生帛。

八年正月辛巳，宋璟、苏颋罢。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戊戌，子敏卒。三月甲子，免水旱州逋负，给复四镇行人家一年。五月丁卯，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六月庚寅，洛、瀍、谷水溢。九月，突厥寇甘、凉，凉州都督杨敬述及突厥战，败绩。丙寅，降京城囚罪，杖以下原之。壬申，契丹寇边，王晙检校幽州都督、节度河北诸军大使，黄门侍郎韦抗为道朔方行军大总管，以伐之。甲戌，中书门下虑囚。十月辛巳，如长春宫。壬午，猎于下邽。庚寅，幸温汤。十一月乙卯，至自

温汤。

九年正月，括田。丙寅，幸温汤。乙亥，至自温汤。二月丙戌，突厥请和。丁亥，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负。四月庚寅，兰池胡康待宾寇边。五月庚午，原见囚死、流罪随军郊力、徒以下未发者。七月己酉，王晙执康待宾。八月，兰池胡康愿子寇边。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癸亥，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庚午，大赦，赐文武官阶、爵，唐隆、先天实封功臣坐事免若死者加赠，赐民酺三日。十二月乙酉，幸温汤。壬辰，至自温汤。是冬，无雪。

十年正月丁巳，如东都。二月丁丑，次望春顿，赐从官帛。四月己亥，张说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五月戊午，突厥请和。辛酉，伊、汝水溢。闰月壬申，张说巡边。六月丁巳，河决博、棣二州。七月庚辰，给复遭水州。丙戌，安南人梅叔鸾反，伏诛。九月，张说败康愿子于木盘山，执之。己卯，京兆人权梁山反，伏诛。癸未，吐蕃攻小勃律，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败之。十月甲寅，如兴泰宫，猎于上宜川。庚申，如东都。十二月，突厥请和。

十一年正月丁卯，降东都囚罪，徙以下原之。赐侍老物。庚辰，次潞州，赦囚，给复五年，以故第为飞龙宫。辛卯，次并州，改并州为北都。癸巳，赦太原府，给复一年，下户三年元从家五年。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县令，妇人县君；九十以上上州长史，妇人郡君；百岁以上上州刺史，妇人郡夫人。二月己酉，贬张嘉贞为幽州刺史。壬子，如汾阴，祠后土，赐文武官阶、勋、爵、帛。癸亥，张说兼中书令。三月辛未，至自汾阴，免所过今岁税，赦京城。四月甲子，张说为中书令。吏部尚书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乙丑，复中宗于太庙。己丑，王晙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辛卯，遣使分巡天下。六月，王晙巡边。八月戊申，追号宣皇帝曰献祖，光皇帝曰懿祖。十月丁酉，幸温汤，作温泉宫。甲寅，至自温汤。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大赦。赐奉祠官阶、勋、爵，亲王公主一子官，高年粟帛，孝子顺孙终身勿事。天下酺三日，京城五日。十二月甲午，如凤泉汤。戊申，至自凤泉汤。庚申，贬王晙为蕲州刺史。

十二年四月壬寅，诏傍继国王礼当废而属近者封郡王。七月己卯，废皇后王氏为庶人。十月，庶人王氏卒。十一月庚午，如东都。庚辰，溪州首领覃行章反，伏诛。辛巳，申王捻薨。闰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正月戊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遣使宣慰天下。壬子，葬朔方陇右河西战亡者。三月甲午，徙封郯王潭为庆王，陕王浚忠王，鄫王洽棣王，甄王滉荣王。封子据为光王，潍仪王，沄颍王，泽永王，清寿王，洄延王，沐盛王，溢济王。九月丙戌，罢奏祥瑞。十月辛酉，如兖州。庚午，次濮州，赐河南、北五百里内父老帛。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禅于社首。壬辰，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致仕官一季禄，公主、嗣王、郡县主一子官，诸蕃酋长来会者一官。免所过一岁、兖州二岁租。赐天下酺七日。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给复近墓五户。丁酉，赐徐、曹、亳、许、仙、豫六州父老帛。十二月己巳，如东都。

十四年二月，邕州獠梁大海反，伏诛。四月丁巳，户部侍郎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张说罢。丁卯，岐王范薨。六月戊午，东都大风拔木。壬戌，诏州县长官言事。七月癸未，瀍水溢。八月丙午，河决魏州。九月己丑，碛西节度使杜暹检校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甲寅，太白昼见。庚申，如广成汤。己巳，如东都。十二月丁巳，猎于方秀川。

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奂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七月甲戌，震兴教门观，灾。庚寅，洛水溢。己亥，降都城囚罪，徒以下原之。八月，涧、谷溢，毁渑池县。己巳，降天下死罪、岭南边州流人，徒以下原之。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执刺史田元献。闰月庚子，寇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之。庚申，回纥袭甘州，王君奂死之。十月己卯，至自东都。十一月丁卯，猎于城南。十二月乙亥，幸温泉宫。丙戌，至自温泉宫。

十六年正月壬寅，赵颐贞及吐蕃战于曲子城，败之。乙卯，泷州首领陈行范反，伏诛庚申，许徒以下囚保任营农。三月辛丑，免营农囚罪。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张守珪败之。乙巳，陇右节度使张志亮、河西节度使萧嵩克吐蕃大莫门城。八月辛卯，及吐蕃战于祁连城，败之。九月丙午，以久雨降囚罪，徒以下原之。十月己卯，幸温泉宫。己丑，至自温泉宫。十一月癸巳，萧嵩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辰，弛陂泽禁。戊申，幸宁王宪第。庚戌，至自宁王宪第。十二月丁卯，幸温泉宫。丁丑，至自温泉宫。

十七年二月丁卯，隽州都督张审素克云南昆明城、盐城。三月戊戌，张守珪及吐蕃战于大同军，败之。四月癸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乙亥，大风，震，蓝田山崩。六月甲戌，源乾曜、杜暹、李元罢

纮。萧嵩兼中书令。户部侍郎宇方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壬子，贬宇文融为汝州刺史。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庚寅，享于太庙。丙申，拜桥陵，赦奉先县。戊戌，拜定陵。己亥，拜献陵。壬寅，拜昭陵。乙巳，拜乾陵。戊申，至自乾陵，大赦。免今岁税之半。赐文武官阶、爵，侍老帛。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终身勿事。唐隆两营立功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免供顿县今岁税。赐诸军行人勋两转。十二月辛酉，幸温泉宫。壬申，至自温泉宫。是冬，无雪。

十八年正月辛卯，裴光庭为侍中。二月丙寅，大雨，雷震左飞龙厩，灾。辛未，免囚罪杖以下。四月乙卯，筑京师外郭。五月己酉，奚、契丹附于突厥。六月甲子，有彗星出于五车。癸酉，有星孛于华、昴。乙亥，瀍水溢。丙子，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壬午，洛水溢。九月丁巳，忠王浚兼河东道诸军元帅。十月戊子，吐蕃请和。庚寅，如凤泉汤。癸卯，至自凤泉汤。十一月丁卯，幸温泉宫。丁丑，至自温泉宫。

十九年正月，杀瀼州别驾王毛仲。丙子，耕于兴庆宫。己卯，禁捕鲤鱼。四月壬午，降死罪以下。丙申，立太公庙。六月乙酉，大风拔木。七月癸丑，吐蕃请和。八月辛巳，以千秋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十月丙申，如东都。十一月乙卯，次洛城南，赐从官帛。是岁，扬州穭稻生。

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祎为河东、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以伐奚、契丹。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降囚罪，徒以下原之。三月己巳，信安郡王祎及奚、契丹战于蓟州，败之。五月戊申，忠王浚俘奚、契丹以献。六月丁丑，浚为司徒。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九月乙巳，渤海靺鞨寇登州，刺史韦俊死之，左领军卫将军盖福慎伐之。戊辰，以宋、滑、衮、郓四州水，免今岁税。十月壬午，如潞州。丙戌，中书门下虑巡幸所过囚。辛卯，赦潞州，给复三年，赐高年粟帛。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给复三年。庚申，如汾阴，祠后土，大赦。免供顿州今岁税。赐文武官阶、勋、爵，诸州侍老帛，武德以来功臣后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阴。

二十一年正月丁巳，幸温泉宫。二月丁亥，至自温泉宫。三月乙巳，裴光庭薨。甲寅，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癸酉，幽州副总管郭英杰及契丹战于都山，英杰死之。四月乙卯，

遣宣慰使黜陟官吏，决击囚。丁巳，宁王宪为太尉，薛王业为司徒。五月戊子，以皇太子纳妃，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壬午，封子沔为信王，泚义王，漼陈王，澄丰王，漶恒王，漩凉王，滔深王。十月庚戌，幸温泉宫。己未，至自温泉宫。十二月丁巳，萧嵩、韩休罢。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十二年正月己巳，如东都。二月壬寅，秦州地震，给复压死者家一年，三人者三年。四月甲辰，降死罪以下。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五月戊子，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日，大风拔木。六月壬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俘奚、契丹以献。七月己巳，薛王业薨。十一月甲戌，免关内、河南八等以下户田不百亩者今岁租。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乙巳，张守珪及契丹战，败之，杀其王屈烈。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大赦。侍老百岁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赐陪位官勋、爵。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还。民酺三日。八月戊子，免鳏寡惸独今岁税米。十月戊申，突骑施寇边。闰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冬，东都人刘普会反，伏诛。

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护盖嘉运及突骑施战，败之。四月丁丑，降死罪以下。五月丙午，醴泉人刘志诚反，伏诛。八月甲寅，突骑施请和。乙亥，汴王璥薨。十月戊申，京师地震。甲子，次华州，免供顿州今岁税，赐刺史、县令中上考。降两京死罪，流以下原之。丁卯，至自东都。十一月辛丑，东都地震。壬寅，裴耀卿、张九龄罢。李林甫兼中书令，朔方军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戊申，庆王琮为司徒。

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张守珪及契丹战于捺禄山，败之。辛卯，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四月辛酉，杀监察御史周子谅。乙丑，废皇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皆杀之。十一月壬申，幸温泉宫。乙酉，至自温泉宫。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丁巳，追册为皇后。

二十六年正月甲戌，潮州刺史陈思挺谋反，伏诛。乙亥，牛仙客为侍中。丁丑，迎气于东郊。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以京兆稻田给贫民，禁王公献珍物，赐文武官帛。壬辰，李林甫兼陇右节度副大使。二月乙

卯，牛仙客兼河东节度副大使。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微。癸巳，京师地震。吐蕃寇河西，崔希逸败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四月己亥，有司读时令。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节度副大使。六月庚子，立忠王玙为皇太子。七月己巳，大赦。赐文武九品以上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勋一转，侍老粟帛，加版授。免京畿下户今岁租之半。赐民酺三日。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庚子，益州长史王昱及吐蕃战于安戎城，败绩。十月戊寅，幸温泉宫。壬辰，至自温泉宫。

二十七年正月壬寅，荣王琬巡按陇右。二月己巳，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大赦。免今岁税。赐文武官阶、爵。版授侍老百岁以上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赐民酺五日。八月乙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败突骑施于贺逻岭，执其可汗吐火仙。壬午，吐蕃寇边河西、陇右节度使萧炅败之。十月丙戌，幸温泉宫。十一月辛丑，至自温泉宫。

二十八年正月癸巳，幸温泉宫。庚子，至自温泉宫。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子，益州司马章仇兼琼败吐蕃，克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琼又败之。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戊辰，以徐、泗二州无蚕，免今岁税。辛巳，至自温泉宫。十一月，牛仙客罢朔方、河东节度副大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幸温泉宫。丁酉，立玄元皇帝庙，禁厚葬。庚子，至自温泉宫。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七月乙亥，伊、洛溢。九月丁卯，大雨雪。十月丙申，幸温泉宫。戊戌，遣使黜陟官吏。十一月庚戌，邠王守礼薨。辛酉，至自温泉宫。己巳，雨木冰。辛未，宁王宪薨，追册为皇帝，及其妃元氏为皇后。十二月癸未，吐蕃陷石堡城。

天宝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诏京文武官材堪刺史者自举。赐侍老八十以上粟帛，九品以上勋两转。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于丹凤门通衢。"二月丁亥，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辛卯，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享于太庙。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侍老加版授，赐文武官阶、爵。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牛仙客薨。八月丁丑，刑部尚书李适之为左相。十月丁酉，幸温泉宫。十一月己巳，至自温泉宫。十二月戊戌，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克吐蕃渔海、游奕军。朔方军节度使王忠嗣及奚战于紫乾河，败之，遂伐突厥。是冬，

无冰。

二年正月乙卯，作升仙宫。丙辰，加号玄元皇帝曰大圣祖。三月壬子，享于玄元宫，追号大圣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太皇，咎繇曰德明皇帝凉武昭王曰兴圣皇帝。改西京玄元宫曰太清宫，东京曰太微宫。四月己卯，皇甫惟明克吐蕃洪济城。六月甲戌，震东京应天门观，灾。十月戊寅，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卯，至自温泉宫。十二月壬午，海贼吴令光寇永嘉郡。是冬，无雪。

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辛丑，幸温泉宫。辛亥，有星陨于东南。二月庚午，至自温泉宫。丁丑，河南尹裴敦复、晋陵郡太守刘同升、南海郡太守刘巨鳞讨吴令光。闰月，令光伏诛。三月壬申，降死罢，流以下原之。八月丙午，拔悉蜜攻突厥，杀乌苏米施可汗，来献其首。十月甲午，幸温泉宫。十一月丁卯，至自温泉宫。十二月癸丑，祠九宫贵神于东郊，大赦。诏天下家藏《孝经》。赐文武官阶、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

四载正月丙戌，王忠嗣及突厥战于萨河内山，败之。三月壬申，以外孙独孤氏女为静乐公方，嫁于契丹松漠都督李怀节；杨氏女为宜芳公主，嫁于奚饶乐都督李廷宠。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九月，契丹、奚皆杀其公主以叛。甲申，皇甫惟明及吐蕃战于石堡城，副将褚諴死之。十月戊戌，幸温泉宫。十二月戊戌，至自温泉宫。

五载正月乙亥，停六品以下员外官。三月丙子，遣使黜陟官吏。四月庚寅，李适之罢。丁酉，门下侍郎陈希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七月，杀括苍郡太守韦坚、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十月戊戌，幸温泉宫。十一月乙巳，至自温泉宫。十二月甲戌，杀赞善大夫杜有邻、著作郎王曾、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王脩己、右武卫司戈卢宁、左威卫参军徐徵。

六载正月辛巳，杀北海郡太守李邕、淄川郡太守裴敦复。丁亥，享于太庙。戊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流人老者许致仕，停立仗鋋。赐文武官阶、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三月甲辰，陈希烈为左相。七月乙酉，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十月戊申，幸华清宫。十一月丁酉，杀户部侍郎杨慎矜及其弟少府少监慎馀、洛阳令慎名。十二月癸丑，至自华清宫。是岁，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及小勃律国战，败之。

七载五月壬午，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

免来载租、庸。以魏、周、隋为三恪。赐京城父老物人十段。七十以上版授本县令，妇人县君，六十以上县丞。天下侍老百岁以上上郡太守，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郡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赐文武官勋两转，民酺三日。十月庚戌，幸华清宫。十二月辛酉，至自华清宫。

八载四月，杀咸宁郡太守赵奉璋。六月乙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战于石堡城，败之。闰月丙寅，谒太清宫，加上玄元皇帝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谥。郡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男子七十、妇人七十五以上皆给一子侍，赐文武官阶、爵，民为户者古爵，酺三日。十月乙丑，幸华清宫。是月，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十一月丁巳，幸御史中丞杨钊庄。

九载正月己亥，至自华清宫。丁巳，诏以十一月封华岳。三月辛亥，华岳庙灾，关内旱，乃停封。五月庚寅，虑囚。九月辛卯，以商、周、汉为三恪。十月庚申，幸华清宫。太白山人王玄翼言："玄元皇帝降于宝仙洞。"十二月乙亥，至自华清宫。是岁，云南蛮陷云南郡，都督张虔陀死之。

十载正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赐侍老粟帛，酺三日。丁酉，李林甫兼朔方军节度副大使、安北副大都护。己亥，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戊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大败绩，大将王天运死之，陷云南都护府。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战于恒逻斯城，败绩。八月，范阳节度副大使安禄山及契丹战于吐护真河，败绩。乙卯，广陵海溢。丙辰，武库灾。十月壬子，幸华清宫。十一月乙未，幸杨国忠第。

十一载正月丁亥，致自华清宫。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布思寇边。三月乙巳，改尚书省八部名。四月乙酉，户部郎中王鋋、京兆人邢縡谋反，伏诛。丙戌，杀御史大夫王鉷。李林甫罢安北副大都护。五月戊申，庆王琮薨。甲子，东京大风拔木。六月壬午，御史大夫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败吐蕃于云南，克故洪城。十月戊寅，幸华清宫。十一月乙卯，李林甫薨。庚申，杨国忠为右相。十二月丁亥，至自华清宫。

十二载五月己酉，复魏、周、隋为三恪。六月，阿布思部落降。八月，中书门下虑囚。九月甲寅，葛逻禄叶护执阿布思。十月戊寅，幸华清宫。

十三载正月丙午，至自华清宫。二月壬申，朝献于太清宫，加上玄元皇帝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厥玄元天皇大帝。癸酉，朝享于太庙，增祖宗谥。甲戌，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左降官遭父母丧者听归。赐孝义旌表者勋两转。侍老百岁以上版授本郡太守，妇人郡夫人；九十以上郡长史，妇人郡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县君。太守加赐爵一级，县令勋两转，民酺三日。丁丑，杨国忠为司空。是日，雨土。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辛酉，大风拔木。五月壬戌，观酺于勤政楼，北庭都护程千里俘阿布思以献。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死之。八月丙戌，陈希烈罢。文部侍郎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秋，瀍、洛水溢。十月乙酉，幸华清宫。十二月戊午，至自华清宫。

十四载三月壬午，安禄山及契丹战于潢水，败之。五月，天有声于浙西。八月辛卯，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免今载租、庸半。赐侍老米。十月庚寅，幸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范阳将何千年杀河东节度使杨光翙。壬申，伊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以讨安禄山。丙子，至自华清宫。九原郡太守郭子仪为朔方军节度副大使，右羽林军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采访使，右金吾大将军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以讨安禄山。丁丑，荣王琬为东讨元帅，高仙芝副之。十二月丁亥，安禄山陷灵昌郡。辛卯，陷陈留郡，执太守郭纳，张介然死之。癸巳，安禄山陷荥阳郡，太守崔无诐死之。丙申，封常清及安禄山战于甕子谷，败绩。丁酉，陷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弈、判官蒋清死之。河南尹达奚珣叛降于安禄山。己亥，恒山郡太守颜杲卿败何千年，执之，克赵、钜鹿、广平、清河、河间、景城、乐安、博平、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十四郡。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诛。哥舒翰持节统领处置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守潼关。甲辰，郭子仪及安禄山将高秀岩战于河曲，败之。戊申，荣王琬薨。壬子，济南郡太守李随、单父尉贾贲、濮阳人尚衡以兵讨安禄山。是月，平原郡太守颜真卿、饶阳郡太守卢全诚、司马李正以兵讨安禄山。

十五载正月乙卯，东平郡太守嗣昊王祗以兵讨安禄山。丙辰，李隋为河南节度使，以讨安禄山。壬戌，禄山陷恒山郡，执颜杲卿、袁履谦，陷鄴、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九郡。癸亥，朔方军节度副使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大使，以讨禄山。甲子，南阳郡太守鲁炅为南阳节度使，率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兵屯于叶县。乙

丑，安庆绪寇潼关，哥舒翰败之。丁丑，真源令张巡以兵讨安禄山。二月己亥，嗣吴王祗及禄山将谢元同战于陈留，败之。李光弼克常山郡，郭子仪出井陉会光弼，及安禄山将史思明战，败之。庚子，贾贲战于雍丘，死之。三月，颜真卿克魏郡。史思明寇饶阳、平原。乙卯，张巡及安禄山将令狐潮战于雍丘，败之。丙辰，杀户部尚书安思顺、太仆卿安元贞。乙丑，李光弼克赵郡。四月乙酉，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以兵救平原。丙午，太子左赞善大夫来瑱为颍川郡太安、兼招讨使。五月丁巳，鲁炅及安禄山战于滍水，败绩，奔于南阳。戊辰，嗣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六月癸未，颜真卿及安禄山将袁知泰战于堂邑，败之。贺兰进明克信都。丙戌，哥舒翰及安禄山战于灵宝西原，败绩。是日，郭子仪、李光弼及史思明战于嘉山，败之。辛卯蕃将火拔归仁执哥舒翰叛降于安禄山，遂陷潼关、上洛郡。甲午，诏亲征。京兆尹崔光远为西京留守、招讨处置使。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是日，张巡及安禄山将翟伯玉战于白沙埚，败之。己亥，禄山陷京师。辛丑，次陈仓。闲厩使任沙门叛降于禄山。丙午，次河池郡。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昌事。七月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陇酉郡司马刘秩副之。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为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盛王琦为广陵郡都督、江南东路淮南道节度使，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庚午，次巴西郡。以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庚辰，次蜀郡。八月壬午，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为安禄山胁从能自归者原之。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灵武，以闻。庚子，上皇天帝诰遣韦见素、房琯、崔涣奉皇帝册于灵武。十一月甲寅，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月甲辰，永王璘反，废为庶人。

至德二载正月庚戌，诰求天下孝悌可旌者。甲子，剑南健儿贾秀反，伏诛。三月庚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五月庚申，诰追册贵嫔杨氏为皇后。七月庚戌，行营健儿李季反，伏诛。庚午，剑南健儿郭千仞反，伏诛。十月丁巳，皇帝复京师，以闻。诰降剑南囚罪，流以下原之。十二月丁未，至自蜀郡，居于兴庆宫。三载，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上元元年，徙居于西内甘露殿。元年建巳月，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

赞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无可称者。呜呼，女子之

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本纪第六肃宗代宗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讳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献皇后杨氏。初名嗣升，封陕王。

开元四年，为安西大都护。性仁孝，好学，玄宗尤爱之，遣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等侍读左右。

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

十八年，奚、契丹寇边，乃以肃宗为河北道行军元帅，遣御史大夫李朝隐等八总管兵十万以伐之。居二岁，朝隐等败奚、契丹于范阳北，肃宗以统帅功迁司徒。二十三年，又更名玙。

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废死，明年，立为皇太子。有司行册礼，其仪有中严、外办，其服绛纱。太子曰："此天子礼也。"乃下公卿议。太师萧嵩、左丞相裴耀卿请改"外办"为"外备"，绛纱衣为硃明服，乃从之。二十八年，又更名绍。天宝三载，又更名亨。

安禄山来朝，太子识其有反相，请以罪诛之，玄宗不听。禄山反。

十五载，玄宗避贼，行至马嵬，父老遮道请留太子讨贼，玄宗许之，遣寿王瑁及内侍高力士谕太子，太子乃还。六月丁酉，至渭北便桥，桥绝，募水滨居民得三千馀人，涉而济。遇潼关散卒，以为贼，与战，多伤，既而觉之，收其馀以涉，后军多没者。夕次永寿县，吏民稍持牛酒来献。新平郡太守薛羽、保定郡太守徐□闻贼且至，皆弃城走。己亥，太子次保定，捕得羽、□，斩之。辛丑，次平凉郡，得牧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后支度副使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河西行军司马裴冕迎大子治兵于朔方。庚戌，次丰宁，见大河之险，将保之，会天大风，迴趋灵武。七月辛酉，至于灵武。壬戌，裴冕等请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老太守、县令。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八月辛卯，张巡及安禄山将李廷望战于雍丘，败之。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癸未，次彭原郡。诏御史谏官论事勿先白大夫及宰相。始鬻爵、度僧尼。房琯为招讨西京、防御蒲潼两关兵马元帅，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南军入于宜寿，中军入于武功，北军入于奉天。辛卯，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及令狐潮战于雍丘，败之。辛

丑，房琯以中军、北军及安禄山之众战于陈涛斜，败绩。癸卯，琯又以南军战，败绩。是月，遣永王璘朝上皇帝于蜀郡。璘反，丹徒郡太守阎敬之及璘战于伊娄埭，死之。十一月辛卯，河西地震。戊午，崔涣为江南宣慰使。郭子仪率回纥及安禄山战于河上，败之。史思明寇太原。十二月，安禄山陷鲁、东平、济阴三郡。戊子，给复平原郡二载。安禄山陷颍川，执太守薛愿及长史庞坚。是岁，吐蕃陷隽州，岭南溪獠梁崇牵陷容州。

二载正月，永王璘陷鄱阳郡。乙卯，安庆绪杀其父禄山。丙寅，河西兵马使孟庭伦杀其节度使周佖，以武威郡反。乙亥，安庆绪将尹子奇寇睢阳郡，张巡败之。二月戊子，次于凤翔。李光弼及安庆绪之众战于太原，败之。丁酉，关西节度兵马使郭英乂及安庆绪战于武功，败绩。庆绪陷冯翊郡，太守萧贲死之。庆绪将蔡希德寇太原。戊戌，庶人璘伏诛。庚子，敦子仪及安庆绪战于潼关，败之。壬寅，河西判官崔偁克武威郡，孟庭伦伏诛。甲辰，郭子仪及安庆绪战于永丰仓，败之，大将李韶光、王祚死之。三月辛酉，韦见素、裴冕罢。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四月戊寅，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壬午，瘗阵亡者。庚寅，郭子仪及安庆绪李归仁战于刘运桥，败之。五月癸丑，子仪及庆绪将安守忠战于清渠，败绩。丁巳，房琯罢，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癸未，尹子奇冠睢阳。丁酉，南充郡民何滔执其太守杨齐曾以反，剑南节度使卢元裕败之。七月己酉，太白经天。丁巳，安庆绪将安武臣陷陕郡。八月丁丑，焚长春宫。甲申，崔涣罢。张镐兼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诸军事。灵昌郡太守许叔冀奔于彭城。癸巳，大阅。闰月甲寅，安庆绪寇好畤，渭北节度使李光进败之。丁卯，广平郡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兵讨安庆绪。辛未，京畿采访宣慰使崔光远及庆绪战于骆谷，败之。行军司马王伯伦战于苑北，死之。九月丁丑，庆绪陷上党郡，执节度使程千里。壬寅，广平郡王俶及庆绪战于澧水，败之。癸卯，复京师。庆绪奔于陕郡。尚书左仆射裴冕告太清宫、郊庙、社稷、五陵，宣慰百姓。十月戊申，广平郡王俶及安庆绪战于新店，败之，克陕郡。壬子，复东京，庆绪奔于河北。兴平军兵马使李奂及庆绪之众战于武关，败之，克上洛郡。吐蕃陷西平郡。癸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及张巡、郓州刺史姚闾、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皆死之。癸亥，给复凤翔五载，版授父老官。遣太子太师韦见素迎上皇天帝于蜀郡。丁卯，至自灵武，飨于太庙，哭三日。己巳，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及安庆绪战于绛郡，败之。十一月丙子，张镐率四镇伊西北庭行营兵马使李嗣业、陕西节度使来瑱、河南都知兵马使嗣吴王祗克河南郡县。庚子，作九庙神主，告

享于长乐殿。十二月丙子，上皇天帝至自白蜀郡。甲寅，苗晋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午，大赦。灵武元从、蜀郡扈从官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四品以下一子出身。瘗阵亡者，致祭之，给复其家二载。免天下租、庸来岁三之一。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复诸州及官名。以蜀郡为南京，凤翔郡为西京，西京为中京。给复潞州五载，并邓许滑宋五州、雍兵好畤奉先县二载，益州三载。赐文武官阶、勋、爵，父老八十以上版授，加绯衣、银鱼，民酺五日。广平郡王俶为太尉，进封楚王。苗晋卿为侍中，崔圆为中书令，李麟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子南阳郡王系为赵王，新城郡王仅鼓王，颍川郡王亻闲衮王，东阳郡王侹泾王。封子横为襄王，倕杞王，偲召王，侣兴王，侗定王。乙丑，史思明降。壬申，达奚珣等伏诛。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符，册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乙酉，出宫女三千人。庚寅，大阅。二月癸卯，安庆绪将能元皓以淄、青降，以元皓为河北招讨使。乙巳，上上皇天帝册号曰圣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赠死事及拒伪命者官。成都、灵州扈从三品以上予一子官，五品以上一子出身，六品以下叙进之。免陷贼州三岁税。赐文武官阶、爵。三月甲戌，徙封俶为成王。戊寅，立淑妃张氏为皇后。四月辛亥，祔神主于太庙。甲寅，朝享于太庙，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天下非租、庸毋辄役使，有能赈贫究宠以官爵，京官九品以上言事，二王、三恪予一子官。史思明杀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以反。五月戊子，张镐罢。乙未，崔圆、李麟罢。太常少卯王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党项羌寇边。九月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杀拓拔戎德。庚寅，郭子仪率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军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郑蔡节度使季广琛以讨安庆绪。癸巳，大食、波斯寇广州。十月甲辰，立成王俶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勋两转。举忠正孝友甚东宫官者。十一月壬申，王思礼及安庆绪战于相州，败之。十二月庚戌，户部尚书李□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丁卯，史思明陷魏州。

二年正月己巳，群臣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郭子仪及安庆绪战于愁思冈，败之。丁丑，祠九宫贵神。戊寅，耕籍田。二月壬戌，中书门下虑囚。三月己巳，皇后亲蚕。壬申，九节度之师溃于滏水。史思明杀安庆绪。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汝州刺史贾至奔于襄、邓。郭子仪屯于东京。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流民还者给复三年。甲午，兵部侍郎吕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未，苗晋卿、王

玙罢。京兆尹李岘为吏部尚书，中书舍人李揆为中书侍郎，户部侍郎第五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河南等道诸节度防御兵马元帅。四月庚子，王思礼及史思明战于直千岭，败之。壬寅，诏减常膳服御，武德中尚作坊非赐蕃客、戎祀所须者皆罢之。五月辛巳，贬李岘为蜀州刺史。七月辛巳，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辛卯，吕諲罢。八月乙巳，襄州防御将康楚元、张嘉廷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张嘉延陷刑州。丁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山南东道处置兵马使。庚寅，史思明陷东京及齐、汝、郑、滑四州。十月乙巳，李光弼及史思明战于河阳，败之。壬戌，吕諲起复。十一月庚午，贬第五琦为忠州刺史。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诛。史思明寇陕州，神策军将卫伯玉败之。

上元元年三月丙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四月戊申，山南东道将张维瑾反，杀其节度使史翔。丁巳，有彗星出于娄、胃。己未，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讨张维瑾。闰月辛酉，有彗星出于西方。甲戌，徙封系为越王。己卯，大赦，改元，赐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为武成王。复死刑三覆奏。是月，大饥。张维瑾降。五月丙午，太子太傅苗晋卿为侍中。壬子，吕諲罢。六月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及羌、浑、党项战于泾、陇，败之。乙酉，又败之于普润。李光弼及史思明战于怀州，败之。七月丁未，圣皇天帝迁于西内。十一月甲午，扬州长史刘展反，陷润州。丙申，陷升州。壬子，李峘、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及刘展战于淮上，败绩。是岁，吐蕃陷廓州。西原蛮寇边，桂州经略使邢济败之。

二年正月甲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乙卯，刘展伏诛。二月己未，奴刺、党项羌寇宝鸡，焚大散关，寇凤州，刺史萧忄曳死之，凤翔尹李鼎败之。戊寅，李光弼及史思明战于北邙，败绩。思明陷河阳。癸未，贬李揆为袁州长史。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酉，来瑱及史思明战于鲁山，败之。三月甲午，史朝义寇陕州，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败之。戊戌，史朝义杀其父思明。李光弼罢副元帅。四月己未，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及史朝义战，败之。丁丑，衮郓节度使能元皓又败之。壬午，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陷绵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节度使李奂奔于成都。五月甲午，史朝义将令狐彰以滑州降。戊戌，平卢军节度使侯希逸及史朝义战于幽州，败之。庚子，李光弼为河南道副元帅。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克东川，段子璋伏诛。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八月辛巳，殿中监李国贞都统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河中节度使。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号，

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赐文武官阶、勋、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进之。停四京号。

元年建子月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义将薛嵘战，败之。己亥，朝圣皇天帝于西内。丙午，卫伯玉及史朝义战于永宁，败之。己酉，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己未，来瑱及史朝义战于汝州，败之。乙亥，侯希逸及朝义将李怀仙战于范阳，败之。宝应元年建寅月甲申，追册靖德太子琮为皇帝，妃窦氏为皇后。乙酉，葬王公妃主遇害者。丙戌，盗发敬陵、惠陵。甲辰，李光弼克许州。吐蕃请和。戊申，史朝义陷营州。建卯月辛亥，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五品以上清望及郎官、御史荐流人有行业情可矜者。停贡鹰、鹞、狗、豹。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壬子，羌、浑、奴剌寇梁州。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使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乙丑，河中军乱，杀李国贞及其节度使荔非元礼。戊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申州，败绩。庚午，敦子仪知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节度行营，兴平、定国军兵马副元帅。壬申，鄜州刺史成公意及党项战，败之。建辰月壬午，大赦，官吏听纳赃免罪，左降官及流人罚镇效力者还之。甲午，奴剌寇梁州。戊申，萧华罢。户部侍郎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巳月庚戌，史朝义寇泽州，刺史李抱玉败之。壬子，楚州献定国宝玉十有三。甲寅，圣皇天帝崩。乙丑，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丙寅，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迁皇后于别殿，杀越王系、兖王亻闲。是夜，皇帝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讳豫，肃宗长子也。母曰章敬皇后吴氏。玄宗诸孙百馀人，代宗最长，为嫡皇孙。聪明宽厚，喜愠不形于色，而好学强记，通《易》象。初名俶，封广平郡王。

安禄山反，玄宗幸蜀肃宗，留讨贼，代宗常从于兵间。肃宗已即位，郭子仪等兵讨安庆绪，未克。肃宗在岐，至德二载九月，以广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百官送于朝堂，过阙而下，步出木马门，然后复骑，以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为前军，朔方、河西、陇右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为后军，屯于香积寺。败贼将安守忠，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守忠败，弃城走，遂克京城，乃留思礼屯于苑中，代宗率大军以东。安庆绪遣其将严庄拒于陕州，代宗及子仪、嗣业战陕西，大败之，安庆绪奔于河北，遂克东都。肃宗还京师。十二

月，进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初，太子生之岁，豫州献嘉禾，于是以为祥，乃更名豫。

肃宗去上元三年号，止称元年，月以斗所建辰为名。元年建巳月，肃宗寝疾，乃诏皇太子监国。而楚州献定国宝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宝于楚，宜以建元。"乃以元年为宝应元年。

肃宗张皇后恶李辅国，欲图之，召问太子，太子不许，乃与越王系谋之。肃宗疾革。四月丁卯，皇后与系将召太子入宫，飞龙副使程元振得其谋，以告辅国。辅国止太子无人，率兵入，杀系及衮王亻闲，幽皇后于别殿。是夕，肃宗崩，乃迎太子见群臣于九仙门。明日，发丧。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癸酉，始听政。甲戌，奉节郡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罢副元帅。乙亥，进封适为鲁王。五月壬午，李辅国为司空。庚寅，追尊母为皇太后。丙申，李光弼及史朝义战于宋州，败之。丁酉，大赦。刺史予一子官，赐文武官阶、爵，子为父后者勋一转。免民逋租宿负。进封子益昌郡王邈为郑王，延庆郡王迥韩王。追复庶人王氏为皇后，瑛、瑶、琚皆复其封号。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越王系、衮王亻闲皆为庶人。七月乙酉，杀山南东道节度使裴□。癸巳，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己未，知道伏诛。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乙亥，徙封适为雍王。九月戊子，凤州刺史吕日将及党项羌战于三嗟谷，败之。丙申，回纥请助战。壬寅，大阅。癸卯，袁晁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温、明二州。诏浙江水旱，百姓重困，州县勿辄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辛酉，雍王适讨史朝义。壬戌，盗杀李辅国。癸酉，雍王适克怀州。甲戌，败史朝义于横水，克河阳、东都，史朝义将张献诚以汴州降。十一月丁亥，朝义将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丁酉，朝义将张忠志以赵、定、深、恒、易五州降。己亥，朔方行营节度使仆固怀恩为朔方、河北副元帅。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库火。戊辰，瘗京城内外暴骨。甲戌，李光弼及袁晁战于衢州，败之。是岁，舒州人杨昭反，杀其刺史刘秋子。西原蛮叛。吐蕃寇秦、成、渭三州。

广德元年正月癸未，京兆尹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申，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壬寅，山陵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有罪，伏诛。三月甲辰，山南东道兵马使梁崇义自南阳入于襄州。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战，败之。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甲子，党项羌寇同州，郭子仪败之于黄堆山。庚午，葬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六月，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免民逋负，户三丁免其一庸、调；给复河北三年；回纥行营所经，

免今岁租。赐内外官阶、勋、爵。给功臣铁券，藏名于太庙，图形于凌烟阁。吐蕃陷陇右诸州。八月，仆固怀恩反。九月壬寅，裴遵庆宣慰仆固怀恩于汾州。乙丑，泾州刺史高晖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戒严。壬申，雍王适为关内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及吐蕃战于盩厔，败之。乙亥，又战于盩厔，败绩。丙子，如陕州。丁丑，次华阴。丰王珙有罪，伏诛。戊寅，吐蕃陷京师，立广武郡王承宏为皇帝。辛巳，次陕州。癸巳，吐蕃溃，郭子仪复京师。南山五谷人高玉反。十一月壬寅，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使张休。十二月辛未，刘晏宣慰上都。甲午，至自陕州。乙未，苗恶卿、裴遵庆罢。检校礼部尚书李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放承宏于华州。吐蕃陷松、维二州。西原蛮陷道州。

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乙卯，立雍王适为皇太子。癸亥，刘晏、李岘罢。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兼河东副元帅。二月辛未，仆固怀恩杀朔方军节度留后浑释之。癸酉，朝献于太清宫。甲戌，朝享于太庙。乙亥，有事于南郊。己丑，大赦。赐内外官阶、爵；武德功臣子孙予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三品以上加赐爵一级，余加一阶；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极，馀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三月辛丑，给复河南府二年。甲子，盛王琦薨。四月甲午，禁钿作珠翠。五月，洛水溢。六月丁卯，有星陨于汾州。七月庚子，初税青苗。己酉，李光弼薨。八月丙寅，王缙为侍中，都统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壬申，王缙罢侍中。癸巳，吐蕃寇邠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败之于宜禄。九月己未，剑南节度使严武及吐蕃战于当狗城，败之。是秋，有蝗。十月丙寅，吐蕃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师戒严。庚午，严武克吐蕃盐川城。辛未，朔方兵马使郭晞及吐蕃战于邠西，败之。是月，突厥寇丰州，守将马望死之。十一月乙未，吐蕃军溃，京师解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及仆固怀恩战于灵州，败绩。癸丑，袁晁伏诛。免越州今岁田租之半，给复温、台、明三州一年。十二月乙丑，高玉伏诛。丙寅，众星陨。是岁，西原蛮陷邵州。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大赦，改元。是月，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浚。二月戊寅，党项羌寇富平。庚辰，仪王璲薨。三月庚子，雨木冰。庚戌，吐蕃靖和。辛亥，大风拔木。四月己巳，自春不雨，至于是而雨。是夏，盩厔穑麦生。七月辛卯，平卢、淄青兵马使李怀玉逐其节度使侯希逸。八月庚辰，王缙为河南副元帅。仆固怀恩及吐蕃、回纥、党项羌、

浑、奴剌寇边。九月庚寅，命百官观浮屠象于光顺门。辛卯，太白经天。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项羌寇同州，浑、奴剌寇盩厔，京师戒严。己酉，屯于苑，郭子仪屯于泾阳。丁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及吐蕃战于澄城，败之。智光入于鄜州，杀其刺史张麟，遂焚坊州。十月，沙陀杀杨志烈。己未，吐蕃至分阝州，与回纥寇边。辛酉，寇奉天。癸亥，寇同州。乙丑，寇兴平。丁卯，回纥、党项羌请降。癸酉，郭子仪及吐蕃战于灵台，败之。京师解严。闰月辛卯，朔方副将李怀光克灵州。辛亥，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寇成都，节度使郭英乂奔于灵池，普州刺史韩澄杀之。癸丑，敛民赀作浮屠供。

大历元年二月，吐蕃遣使来朝。壬子，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邛南、西山等道副元帅。三月癸未，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崔旰战于梓州，败绩。七月癸酉，洛水溢。九月辛巳，吐蕃陷原州。十一月甲子，大赦，改元，给复流民归业者三年。十二月己亥，有彗星出于瓠瓜。癸卯，周智光反，杀虢州刺史庞充。是冬，无雪。郑王邈为天下兵马元帅。

二年正月丁巳，郭子仪讨周智光。己未，同华将李汉惠以同州降。甲子，周智光伏诛。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于华州。戊寅，给复同、华二州二年。八月壬寅，杀附马都尉姜庆初。九月甲寅，吐蕃寇灵州。乙卯，寇邠州。郭子仪屯于泾阳，京师戒严。乙丑，昼有星流于南方。是秋，桂州山獠反。十月戊寅，朔方军节度使路嗣恭及吐蕃战于灵州，败之。京师解严。十一月辛未，雨木冰。壬申，京师地震。三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马使刘洽杀其刺史殷仲卿。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五月乙卯，追号齐王倓为皇帝，兴信公主女张氏为皇后。癸亥，地震。六月壬寅，幽州兵马使硃希彩杀其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闰月庚午，王缙兼幽州卢龙军节度使。七月壬申，滤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剑南节度留后崔宽败之，克成都。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戊寅，吐蕃遣使来朝。八月己酉，吐蕃寇灵州。丁卯，寇邠州，京师戒严。戊辰，邠宁节度使马璘及吐蕃战，败之。庚午，王缙兼河东节度使。九月丁丑，济王环薨。壬午，吐蕃寇灵州，朔方将白元光败之。壬辰，又败之于灵武。戊辰，京师解严。十二月辛酉，泾原兵马使王童之谋反，伏诛。

四年正月甲戌，杀颍州刺史李岵。二月乙卯，杜鸿渐罢副元帅。丙辰，京师地震。三月，遣御史税商钱。甲戌，免京兆今岁税。五月丙戌，京师地震。六月戊申，王缙罢副元帅、都统。七月癸未，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十月丁巳，大雾。十一月辛未，禁畿内弋猎。壬申，杜鸿渐罢。癸酉，元载权知门下省事。甲戌，吐蕃寇灵州，朔方军节度留后

常谦光败之。丙子，左仆射裴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巳，裴冕兼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十二月戊戌，裴冕薨。是岁，广州人冯崇道、桂州人硃济时反，容管经略使王翃败之。

五年正月辛卯，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为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三月癸酉，内侍监鱼朝恩有罪自杀。丙戌，以昭陵皇堂有光，赦京兆、关辅。四月庚子，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灌。己未，有彗星出于五车。五月己卯，有彗星出于北方。六月己未，以彗星灭，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录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之后。是岁，湖南将王国良反，及西原蛮寇州县。

六年二月壬寅，李抱玉罢山南西道副元帅。三月，王翃败梁崇牵，克容州。四月戊寅，蓝田西原地陷。禁大䌷、竭凿六破锦及文纱吴绫为龙、凤、麒麟、天马、辟邪者。五月戊申，杀殿中侍御史陆珽、成都府司录参军事李少良、大理评事韦颂。

七年二月庚午，江水泛溢。五月乙酉，大雨雹，大风拔木。乙未，以旱大赦，减膳，彻乐。是秋，幽州卢龙将李怀瑗杀其节度使硃希彩，经略军副使硃泚自称留后。十月乙亥，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十一月庚辰，免巴、蓬、渠、集、壁、充、通、开八州二岁租、庸。十二月丙寅，雨土，有长星出于参。

八年正月甲辰，诏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岁举刺史、县令一人。五月辛卯，郑王邈薨。壬辰，赦京师。癸卯，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八月己未，吐蕃寇灵州，郭子仪败之于七级渠。甲子，废华州屯田给贫民。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戊子，诏京官五品以上、两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十月庚申，吐蕃寇泾、邠。丙寅，朔方兵马使浑瑊及吐蕃战于宜禄，败绩。泾原节度使马璘及吐蕃战于潘原，败之。

九年二月辛未，徐州兵乱，逐其刺史梁乘。四月壬辰，大赦。十月壬申，信王瑝薨。乙亥，凉王璿薨。壬辰，降京师死罪，流以下原之。

十年正月丁酉，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逐其节度使薛嵘，叛附于田承嗣。壬寅，寿王瑁薨。戊申，田承嗣反。癸丑，承嗣陷洺州。乙卯，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及吐蕃战于西山，败之。二月乙丑，田承嗣陷卫州，刺史薛雄死之。辛未，封子述为睦王，逾郴王，连恩王，遘鄜王，造忻王，暹韶王，运嘉王，遇端王，遹循王，通恭王，逵原王，逸雅王。丙

子，河阳军乱，逐三城使常休明。三月甲午，陕州军乱，逐其观察使李国清。四月癸未，河东节度使薛兼训等讨田承嗣。给复昭义五州二年。甲申，大雨雹，大风拔木。五月乙未，魏博将霍荣国以磁州降。甲寅，大雨雹，大风拔木，震阙门。六月甲戌，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及田承嗣战于冀州，败之。七月己未，杭州海溢。八月巳丑，田承嗣寇磁州。九月壬寅，降京师死罪，流以下原之。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丙辰，李抱玉败之于义宁。丁巳，马璘又败之于百里城。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子，昭义军节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战于清水，败之。丙寅，贵妃独孤氏薨。丁卯，追册为皇后。十一月丁酉，魏博将吴希光以瀛州降。丁未，岭南节度使路嗣恭克广州，哥舒晃伏诛。

十一年正月庚寅，田承嗣降。辛亥，崔宁及吐蕃战，败之。五月，汴宋都虞候李灵耀反，杀濮州刺史孟鉴。七月庚寅，田承嗣寇滑州，永平军节度使李勉败绩。八月甲申，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及李勉讨李灵耀。闰月丁酉，太白昼见。九月乙丑，李忠臣、马燧及李灵耀战于郑州，败绩。十月乙酉，战于中牟，败之。壬辰，忠臣又败之于西梁固。壬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及李灵耀战于汴州，败之。丙子，田承嗣以兵援灵耀，李忠臣败之于匡城。甲寅，灵耀伏诛。

十二年三月庚午，赦田承嗣。辛巳，元载有罪伏诛。贬王缙为括州刺史。四月壬午，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巳，诏谏官献封事勿限时，侧门论事者随状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匦者无勒副章。丁酉，吐蕃寇黎、雅二州，崔宁败之。是月，金州人卓英璘反。六月乙巳，英璘伏诛。给复金州二年。丁未，以旱降京师死罪，流以下原之。七月己巳，杨绾薨。丙子，诏尚书、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举任刺史者。九月庚午，吐蕃寇坊州。是秋，河溢。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及吐蕃战于岷州，败之。十二月丁亥，崔宁及吐蕃战于西山，败之。

是岁，恒、定、赵三州地震。冬，无雪。十三年正月戊辰，回纥寇并州。癸酉，河东节度留后鲍防及回纥战于阳曲，败绩。二月庚辰，代州刺史张光晟成回纥战于羊虎谷，败之。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常谦光败之。十月己丑，禁京畿持兵器捕猎。是岁，郴州黄芩山崩。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卒，其兄子悦自称留后。三月丁未，汴宋将李希烈逐其节度使李忠臣，自称留后。五月辛酉，不豫，诏皇太子监国。是夕，皇帝崩于紫宸内殿，年五十三。

赞曰：天宝之乱，大盗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时，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真得其职矣！然以僖宗之时，唐之威德在人，纪纲未坏，孰与天宝之际？而僖宗在蜀，诸镇之兵纠合戮力，遂破黄巢而复京师。由是言之，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矣。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代宗之时，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本纪第七德宗顺宗宪宗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讳适，代宗长子也。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开元末选入代宗宫。安禄山之乱，玄宗避贼于蜀，诸王妃妾不及从者　　，皆为贼所得，拘之东都之掖廷。代宗克东都，得沈氏，留之宫中；史思明再陷东都，遂失所在。

肃宗元年建丑月，封德宗奉节郡王。代宗即位，史朝义据东都，乃以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进封鲁王。八月，徙封雍王。

宝应元年十月，屯于陕州，诸将进击史朝义，败之，朝义走河北，遂克东都。十一月史朝义死幽州，守将李怀仙斩其首来献，河北平。以功兼尚书令，与功臣郭子仪、李光弼等皆赐铁券，图形凌烟阁。广德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

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闰月甲戌，贬常衮为河南少尹，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罢诸州府及新罗、渤海贡鹰鹞。戊寅，罢山南贡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庙者。辛巳，罢邕府岁贡奴婢。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剑南贡生春酒。甲申，郭子仪为尚父，兼太尉、中书令。丙戌，罢献祥瑞，贡器以金银饰者还之。丁亥，出宫人，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六月己亥，大赦。赐文武官阶、爵，民为户者古爵一级。减乘舆服御。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为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贩鬻。武德、至德将相有功者子孙予官。庚子，进封子宣城郡王诵为宣王，封子谟为舒王，谌通王，谅虔王，详肃王，谦资王。乙己，封弟乃为益王，迅隋王，遂蜀王。丙午，诏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癸丑，命皇族五等以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己未，罢扬州贡镜、幽州贡麝。癸亥，举可刺史、京令者。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庚午，弛邕州金坑禁。辛卯，罢榷酤。八月甲辰，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巳，还吐蕃俘。十月丁酉，吐蕃、云南蛮寇黎、茂、文、扶四州，凤翔节度使硃泚、金吾卫大将军曲环败之于七盘城。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戊午，罢九成宫贡立兽炭、主襄州蔗蒻工。辛酉，以沙苑豢豕三千给贫民。十一月壬午，乔琳罢。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丙寅晦，日有食之。

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己巳，朝献于太清宫。庚午，朝享于太庙。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赐文武官

阶、勋、爵，遣黜陟使于天下，赐子为父后者勋两转。二月丙申，初定两税。四月乙未，四镇、北庭行军别驾刘文喜反于泾州，伏诛。己亥，地震。六月甲午，崔祐甫薨。七月丙寅，王国良降。己丑，杀忠州刺史刘晏。八月丁巳，遥尊母沈氏为皇太后。九月己卯，雷。庚寅，睦王述为奉迎皇太后使。是冬，无雪。黄河、滹沱、易水溢。

二年正月戊辰，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卒，其子惟岳自称留后，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硃滔讨之。魏博节度使田悦反，神策都战候李晟、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河阳节度副使李芃讨之。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为汴、滑、陈、怀、郑、汝、陕、河阳三城、宋、亳、颍节度都统。二月乙巳，御史大夫卢杞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卯，振武军乱，杀其使彭令芳及监军刘惠光。丁巳，发兵屯关东，誓师于望春楼。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反。五月，京师雨雹。庚申。置待诏官三十人。六月，荧惑、太白斗于东井。癸巳，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以讨梁崇义。辛丑，郭子仪薨。七月庚申，杨炎罢。检校尚书右仆射侯希逸为司空，前永平军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侯希逸薨。癸未，马燧、李抱真及田悦战于临洺，败之。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东川节度使王叔邕、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刑南节度使李昌巙、陈少游讨梁崇义，以李希烈为诸军都统。辛卯，平卢军节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纳自称留后。壬子，梁崇义伏诛。九月，李纳陷宋州。李惟岳将张孝忠以易、定二州降。壬戌，赐立功士卒帛，禀死事家三岁。十月戊申，李纳将李洧以徐州降。十一月辛酉，纳寇徐州，宣武军节度使刘洽败之于七里沟。丁丑，马燧及田悦战于双冈，败之。甲申，李纳将王涉以海州降。十二月丁酉，马万通以密州降。马燧为魏博招讨使。是岁，杀崖州司马杨炎。

三年正月丙寅，硃滔、成德军节度使张孝忠及李惟岳战于束鹿，败之。辛未，减常膳及太子诸王食物。复榷酤。癸未，李纳陷海、密二州。闰月乙未，李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降。甲辰，惟岳伏诛，其将杨荣国以深州降。庚戌，马燧及田悦战于洹水，败之。是月，悦将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洺州降。二月戊午，李惟岳将杨政义以定州降。甲戌，给复易、定、深、赵、恒、冀六州三年，赦吏民为李惟岳迫胁者。己卯，震通化门。四月戊午，李纳将李士真以德、棣二州降。甲子，借商钱。甲戌，昭义军节度副使卢玄卿为魏博、澶相招讨使。戊寅，张镒罢。壬午，杀殿中侍御史郑詹。是月，硃滔反，陷德、棣二州。五月辛卯，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讨田悦。六月甲子，京师地震。恒冀观察使王武俊反。辛巳，李怀光、马燧、李芃、李抱真及硃滔、王武俊、田悦战

于连箧山，败绩。七月壬辰，殿中丞李云端谋反，伏诛。癸巳，停借商钱令。八月癸丑，演州司马李孟秋、峰州刺史皮岸反，伏诛。九月丁亥，初税商钱、茶、漆、竹、木。十月丙辰，吏部侍郎关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希烈反。丙子，肃王详薨。

四年正月丁亥，凤翔节度使张镒及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执刺史李元平。戊戌，东都、汝行营节度使哥舒曜讨李希烈。二月丁卯，克汝州。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败之。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及李希烈战于安州，败绩。四月庚申，李勉为淮西招讨处置使，哥舒曜副之；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贾耽，江南西道节度使嗣曹王皋副之。甲子，京师地震，生毛。丙子，哥舒曜及李希烈战于颍桥，败之。五月辛巳，京师地震。乙酉，颍王璲薨。乙未，刘洽为淄青、衮郓招讨制置使。六月庚戌，税屋间架，算除陌钱。丁卯，徒封逾为丹王，遘简王。七月，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招讨使。壬辰，卢杞、关播、李忠臣及吐蕃区颊赞盟于京师。八月丁未，李希烈寇襄城。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隋州降。庚申，有星陨于京师。九月丙戌，神策军行营兵马使刘德信及李希烈战于扈涧，败绩。庚子，舒王谟为荆襄、江西、沔鄂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徙封普王。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师。戊申，如奉天。硃泚反。庚戌，泚杀司农卿段秀实及左骁卫将军刘海宾。凤翔后营将李楚琳杀其节度使张镒，自称留后。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军兵马使高翼死之。甲寅，硃泚杀泾原节度都虞候何明礼。乙卯，杀尚书右仆射崔宁。丁巳，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硃泚犯奉天，禁军败绩于城东。辛酉，灵盐节度留后杜希全、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硃泚战于漠谷，败绩。癸亥，刘德信及泚战于思子陵，败之。甲子，行在都虞候浑瑊及泚战于城下，败之，左龙武军大将军吕希倩死之。乙丑，将军高重杰死之。是月，商州军乱，杀其刺史谢良辅。十一月，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逐其节度使张延赏，朏伏诛。癸巳，李怀光及硃泚战于鲁店，败之。怀光为中书令、朔方邠宁同华陕虢河中晋绛慈隰行营兵马副元帅。十二月，硃泚陷华州。壬戌，贬卢杞为新州司马。庚午，李希烈陷汴、郑二州。

兴元元年正月癸酉，大赦，改元。去“圣神文武”号。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官爵。赴奉天收京城将士有罪减三等，子孙减二等，在行营者赐勋五转。赐文武官阶、勋、爵。罢间架、竹木茶漆税及除陌钱。给复奉天五年，城中十年。关播罢。丙戌，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

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子，萧复为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宣慰安抚使。戊戌，刘洽为汴滑宋亳都统副使。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怀光将孟庭保以兵来追，左卫大将军侯仲庄取之于驿店。三月，李怀光夺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兵，惠元死之。癸酉，魏博兵马使田绪杀其节度使田悦。自称留后。甲戌，李怀光杀左厢兵马使张名振、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丁亥，李晟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神策行营兵马使尚可孤为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招讨使。壬辰，次梁州。丁酉，刘洽权知汴滑宋亳都统兵马事。己亥，浑瑊为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四月，李怀光陷坊州。甲辰，李晟为京畿、渭北、商华兵马副元帅。甲寅，姜公辅罢。泾原兵马使田希盐杀其节度使冯河清，自称留后。乙丑，浑瑊及硃泚战于武亭川，败之。丁卯，义王□此薨。是月，坊州刺史窦觎克坊州。五月癸酉，泾王侹薨。丙子，李抱真、王武俊及硃滔战于经城，败之。壬辰，尚可孤及硃泚战于蓝田之西，败之。乙未，李晟又败之于苑北。戊戌，又败之于白华，复京师。六月癸卯，姚令言伏诛。甲辰，硃泚伏诛。己酉，李晟为司徒、中书令。癸丑，以梁州为兴元府，给复一年，耆老加版授。甲寅，浑瑊为侍中。己巳，给复洋州一年，加给兴元一年，免凤州今岁税，父老加版授。七月丙子，次凤翔，免今岁秋税，八十以上版授刺史，馀授上佐。丁丑，葬宗室遇害者。壬午，至自兴元。丁亥，李怀光杀宣慰使孔巢父。辛卯，大赦。赐百官将士阶、勋、爵，收京城者升八资。给复京兆府一年。是月，嗣曹王皋及李希烈战于应山，败之。八月癸卯，李晟为凤翔陇右诸军、泾原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马燧为晋、慈、隰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浑瑊为河中、同绛、陕虢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丙午，浑碱兼朔方行营兵马副元帅。己酉，延王玢、隋王迅薨。十月辛丑，李勉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戊子，李希烈将李澄以滑州降。十一月癸卯，刘洽、邠陇行营节度使曲环及李希烈战于陈州，败之。戊午，克汴州。乙丑，萧复罢。十二月乙酉，浑瑊及李怀光战于乾坑，败绩。是岁，陈王珪薨。

贞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改元。罢榷税。三月，李怀光杀步军兵马使田仙浩、都战候吕鸣岳。丁未，李希烈陷邓州，杀唐邓隋招讨使黄金岳。是春，旱。四月乙丑，徙封谊为舒王。壬午，浑瑊及李怀光战于长春宫，败之。丙戌，马燧、浑瑊为河中招抚使。六月己丑，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硃滔卒，涿州刺史刘怦自称留后。辛卯，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子，马燧及李怀光战于陶城，败之。七月，灞、浐竭。庚子，大风拔木。八月，袭封配飨功臣子孙。甲

子，以旱避正殿，减膳。甲戌，李怀光伏诛。己卯，给复河中、同绛二州一年。马燧为侍中，张延赏罢。丙戌，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九月辛亥，刘从一罢。庚申，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怦卒，其子济自称留后。是秋，雨木冰。十一月癸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赐奉天兴元扈从百官、收京将士阶、勋、爵。

二年正月丙申，诏减御膳之半，赈贫乏者授以官。壬寅，卢翰罢。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及李希烈战于泌河，败之。四月丙寅，希烈伏诛。甲戌，雨土。甲申，给复淮西二年。五月，李希烈将李惠登以隋州降。己酉，地震。六月癸未，沧州刺史程日华卒，其子怀直自称观察留后。是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其节度使陈仙奇，自称留后。七月，李希烈将薛翼以唐州降，侯召以光州降。八月丙子，大雨雹。丙戌，吐蕃寇邠、宁、泾、陇四州。九月乙巳，寇好畤，李晟败之于汧阳。十月癸酉，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又败之于平川。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陷盐州。十二月丁巳，隐夏州。马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庚申，崔造罢。甲戌，以吐蕃寇边，避正殿。

三年正月壬寅，尚书左仆射张延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子，刘滋罢。贬齐映为夔州刺史。兵部侍郎柳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己卯，华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克盐、夏二州。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三月丁未，李晟为太尉。辛亥，马燧罢副元帅。五月，扬州江溢。吴少诚杀申州刺史张伯元、殿中侍御史郑常。闰月辛未，浑瑊及吐蕃盟于平凉，吐蕃执会盟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杀判官、殿中侍御史韩弇。戊寅，太白昼见。六月，吐蕃寇盐、夏二州。丙戌，马燧为司徒，前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甲子，朔方节度使杜希全为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壬申，张延赏薨。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己丑，柳浑罢。戊申，吐蕃寇青石岭，陇州刺史苏清沔败之。庚戌，禁大马出蒲、潼、武关。九月丁巳，吐蕃寇汧阳。丙寅，陷华亭及连云堡。十月甲申，寇丰义，韩游瑰败之。乙酉，寇长武城，城使韩全义败之。壬辰，射生将韩钦绪谋反，伏诛。十一月己卯，京师、东都、河中地震。十二月庚辰，猎于新店。

四年正月庚戌朔，京师地震。大赦，刺史予一子官，增户垦田者加阶，县令减选，九品以上官言事。壬申，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是月，金、房二州地震，江溢山裂。雨木冰于陈留。四月，河南、淮海地生毛。己亥，福建军乱，逐其观察使吴诜，大将郝诫

溢自称留后。五月，吐蕃寇泾、邠、宁、庆、鄜五州。六月己亥，封子原为邕王。七月庚戌，浑瑊为邠、宁庆副元帅。癸丑，宁州军乱，邠宁都虞候杨朝晟败之。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是月，河水黑。八月，灞水溢。九月庚申，吐蕃寇宁州，邠宁节度使张献甫败之。冬，筑夹城。是岁，京师城震二十。

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二月庚子，大理卿董晋为门下侍郎，御史大夫窦参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甲辰，李泌薨。夏，吐蕃寇长武城，韩全义败之于佛堂原。九月丙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败吐蕃于台登北谷，克嶲州。十月，岭南节度使李复克琼州。

六年春，旱。闰四月乙卯，诏常参官、畿县令言事。免京光府夏税。八月辛丑，杀皇太子妃萧氏。十一月戊辰，朝献于太清宫。己巳，朝享于太庙。庚午，有事于南郊。赐文武官阶、爵。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葬战亡暴骨者。是岁，吐蕃陷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奔于西州。

七年正月己巳，襄王僙薨。四月，安南首领杜英翰反，伏诛。五月甲申，端王遇薨。九月，回鹘杀杨袭古。十二月戊戌，睦王述薨。是冬，无雪。

八年二月庚子，雨土。三月甲申，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卒，其子士宁自称留后。四月，吐蕃寇灵州。丁亥，杀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乙未，贬窦参为郴州别驾。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己未，大风发太庙屋瓦。癸酉，平卢军节度使李纳卒，其子师古自称留后。六月，淮水溢。吐蕃寇连云堡，大将王进用死之。九月丁巳，韦皋及吐蕃战于维州，败之。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岩震及吐蕃战于黑水堡，败之。是月，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及其弟瀛州刺史滱战于瀛州，滱败奔于京师。十二月甲辰，猎于城东。

九年正月癸卯，复税茶。四月辛酉，关辅、河中地震。五月甲辰，义成军节度使贾耽为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丞卢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午，董晋罢。八月庚戌，李晟薨。十一月癸未，朝献于太清宫。甲申，朝享于太庙。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十二月丙辰，宣武军将李万荣逐其节度使刘士宁，自称留后。

十年正月壬辰，南诏蛮败吐蕃于神川，来献捷。四月癸卯朔，赦京

城。戊申，地震。癸丑，又震。是月，太白昼见。六月丙寅，韦皋败吐蕃，克峨和城。自春不雨至于是月。辛未，雨，大风拔木。七月，西原蛮叛。八月，陷钦、横、浔、贵四州。十月，昭义军节度留后王虔休及摄洺州刺史元谊战于鸡泽，败之。十二月丙辰，猎于城南。壬戌，贬陆贽为太子宾客。

十一年四月丙寅，奚寇平州，刘济败之于青都山。五月庚午，中书门下虑囚。八月辛亥，马燧薨。九月，横海军兵马使程怀信逐其兄节度使怀直，自称留后。十月，朗、蜀二州江溢。十二月戊辰，猎于苑中。

十二年二月己卯，吐蕃寇嶲州，刺史曹高仕败之。三月丙辰，韶王暹薨。四月庚午，魏博节度使田绪卒，其子季安自称留后。六月己丑，宣武军节度使李万荣卒，其子乃自称兵马使，伏诛。七月戊戌，韩王迥薨。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丙戌，赵憬薨。九月，吐蕃寇庆州。十月甲戌，右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壬寅，吐蕃请和。四月辛酉，以旱虑囚。壬戌，雩于兴庆宫。五月壬寅，吐蕃寇嶲州，曹高仕败之。庚戌，义宁军乱，杀其将常楚客。七月乙未，京师地震。九月己丑，卢迈罢。

十四年三月丙申，凤翔监军使西门去奢杀其将夏侯衍。五月己酉，始雷。闰月辛亥，有星陨于西北。辛酉，长武城军乱，逐其使韩全义。六月丙申，归化堡军乱，逐其将张国诚，泾原节度使刘昌败之。七月壬申，赵宗儒罢。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丁卯，杞王倕薨。十二月壬寅，明州将栗锽杀其刺史卢云以反。是冬，无雪，京师饥。

十五年正月甲寅，雅王逸薨。壬戌，郴州蓝山崩。二月乙酉，宣武军乱，杀节度行军司马陆长源，宋州刺史刘逸准自称留后。三月甲寅，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反，陷唐州，守将张嘉瑜死之。四月乙未，栗锽伏诛。九月乙巳，陈许节度留后上官涣及吴少诚战于临颍，败绩。丙午，少诚寇许州。庚戌，宣武军节度使刘全谅卒，都知兵马使韩弘自称留后。丙辰，宣武、河阳、郑滑、东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泽潞、河东、淮南、徐泗、山南东西、鄂岳军讨吴少诚。十月己丑，邕王原薨。十一月丁未，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及吴少诚战于吴房，败之。陈许节度使上官涣又败之于柴篱。辛亥，安黄节度使伊慎又败之于钟山。十二月庚午，寿州刺史王宗又败之于秋栅。辛未，浑瑊薨。乙未，诸道兵溃于小溵河。

十六年正月乙巳，易定兵及吴少诚战，败绩。二月乙酉，盐夏绥银节度使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处置使，上官涚副之。四月丁亥，黔中宴设将傅近逐其观察使吴士宗。五月庚戌，韩全义及吴少诚战于广利城，败绩。壬子，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自称知军事。七月丁巳，伊慎及吴少诚战于申州，败之。己未，韦皋克吐蕃末恭城。丙寅，韩全义及吴少诚战于五楼，败绩。八月，刘济及其弟涿州刺史源战于涿州，源败，执之。己丑，杀遂州别驾崔位。韦皋克吐蕃颙城。九月庚戌，贬郑馀庆为郴州司马。庚申，太常卿齐抗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辛未，杀通州别驾崔河图。是岁，京师饥。

十七年二月丁酉，大雨雹。己亥，霜。乙巳，韦皋及吐蕃战于鹿危山，败之。戊申，大雨雹，震电。庚戌，大雪，雨雹。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六月丙申，宁州军乱，杀其刺史刘南金。己亥，浙西观察使李锜杀上封事人崔善贞。丁巳，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卒，其子士真自称留后。七月，陨霜杀菽。戊寅，吐蕃寇盐州。己丑，陷麟州，刺史郭锋死之。九月乙亥，韦鋋败吐蕃于雅州，克木波城。是岁，嘉王运薨。

十八年七月乙亥，罢正衙奏事。十二月，环王陷欢、爱二州。

十九年二月己亥，安南将王季元逐其经略使裴泰，兵马使赵均败之。三月壬子，淮南节度使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己未，齐抗罢。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甲戌，雨。闰十月庚戌，盐州将李庭俊反，伏诛。丁巳，崔损薨。十二月庚申，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珣瑜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十年二月庚戌，大雨雹。七月癸酉，大雨雹。冬，雨木冰。

二十一年正月癸巳，皇帝崩于会宁殿，年六十四。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讳诵，德宗长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大历十四年六月，进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为皇太子。

为人宽仁，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从德宗幸奉天，常执弓矢居左右。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后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艦，宫人为棹歌，众乐间发，德宗欢甚，顾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诵《诗》“好乐无荒”以为对。及裴延龄、韦渠牟用事，世皆畏其为相，太

子每候颜色，陈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

贞元二十年，太子病风且瘖。

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是时，德宗不豫，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卧病，不能见，德宗悲伤涕泣，疾有加。癸巳，德宗崩。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二月癸卯，朝群臣于紫宸门。辛亥，吏部侍郎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子，大赦。罢宫市。民百岁版授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佐，妇人县君。乙丑，罢盐铁使月进。三月庚午，放后宫三百人。癸酉，放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癸巳，立广陵郡王纯为皇太子。四月壬寅，封弟谔为钦王，諴珍王；进封子建康郡王经郯王，洋川郡王纬均王，临淮郡王纵溆王，弘农郡王纾莒王，汉东郡王纲密王，晋陵郡王枅郇王，郡王约邵王，云安郡王结宋王，宣城郡王缃集王，德阳郡王絿冀王，河东郡王绮和王；封子绚为衡王，纁会王，绾福王，绂抚王，绲岳王，绅袁王，纶桂王，繟翼王。戊申，以册皇太子，降死罪以下，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两转。七月辛卯，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卒，其子执恭自称留后。乙未，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珣瑜、高郢罢。

永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为皇帝，自称曰太上皇。辛丑，改元。降死罪以下。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

元和元年正月，皇帝率群臣上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是月，崩于咸宁殿，年四十六，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大中三年，增谥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讳纯，顺宗长子也。母曰庄宪皇太后王氏。贞元四年六月己亥，封广陵郡王。二十一年三月，立为皇太子。

永贞元年八月，顺宗诏立为皇帝。乙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丁未，始听政。庚戌，罢献祥瑞。癸丑，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戊午，天有声于西北。己未，袁滋为剑南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癸亥，尚书左丞郑馀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己巳，罢教坊乐工正员官。十月丁酉，为曾太皇太后举哀。贾耽薨。戊戌，舒王谊薨。袁滋罢。己酉，葬神武圣文皇帝于崇陵。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于元陵寝宫。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十二月壬戌，中书舍人郑絪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民高年者米帛羊酒。癸未，长武城使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率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以讨刘辟。甲申，太上皇崩。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三月丙子，高宗文克梓州。辛巳，杨惠琳伏诛。四月丁未，杜佑为司徒。壬戌，邵王约薨。初令尚书省六品、诸司四品以上职事官，太子师傅、宾客、詹事，王府傅，日二人待制。五月辛卯，尊母为皇太后。六月癸巳，降死罪以下。赐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丙申，大风拔木。丁酉，高崇文及刘辟战于鹿头栅，败之。癸卯，严砺又败之于石碑谷。闰月壬戌，平卢军节度使李师古卒，其弟师道自称留后。七月壬寅，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癸丑，高崇文及刘辟战于玄武，败之。八月丁卯，进封子平原郡王宁为邓王，同安郡王宽澧王，延安郡王宥遂王，彭城郡王察深王，高密郡王寰洋王，文安郡王寮绛王；封子审为建王。九月丙午，严砺及刘辟战于神泉，败之。辛亥，高崇文克成都。十月甲子，减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今岁赋，释胁从将吏。葬阵亡者，禀其家五岁。戊子，刘辟伏诛。十一月庚戌，郑馀庆罢。是岁，召王偲薨。

二年正月己丑，朝献于太清宫。庚寅，朝享于太庙。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赐文武官勋、爵，文宣公、二王后、三恪、公主、诸王一子官，高年米帛羊酒加版授。乙巳，杜黄裳罢。己酉，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己巳，罢两省官次对。癸酉，邕管经略使路恕败黄洞蛮，执其首领黄承庆。九月乙酉，密王绸薨。十月，镇海军节度使李锜反，杀留后王澹。乙丑，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使以讨之。丁卯，武元衡罢。癸酉，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执李锜。己卯，免润州今岁税。十一月甲申，李锜伏诛。十二月丙寅，剑南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为邠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三年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大赦。罢诸道受代进奉钱。三月癸巳，郇王栟薨。四月壬申，大风坏含元殿西阙槛。六月，西原蛮首领黄少卿降。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庚寅，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戌，李吉甫罢。

四年正月壬午，免山南东道、淮南、江西、浙东、湖南、荆南今岁税。戊子，简王遘薨。二月丁卯，郑絪罢。给事中李藩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乙酉，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称留

后。闰月己酉，以旱降京师死罪非杀人者，禁刺史境内榷率、诸道旨条外进献、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省飞龙厩马。己未，雨。丁卯，立邓王宁为皇太子。七月癸亥，吐蕃请和。八月丙申，环王寇安南，都护张舟败之。十月辛巳，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执保信军节度使薛昌朝。癸未，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阳、浙西、宣歙、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以讨之。戊子，承璀为镇州招讨宣慰使。癸巳，降死罪以下，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两转。十一月己巳，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卒，其弟少阳自称留后。

五年正月己巳，左神策军大将军郦定进及王承宗战，死之。三月甲子，大风拔木。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七月丁未，赦王承宗。乙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卒，其子总自称留后。九月丙寅，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张茂昭以易、定二州归于有司。辛巳，义武军都虞候杨伯玉反，伏诛。是月，义武军兵马使张佐元反，伏诛。十一月甲辰，会王纁薨。庚申，裴垍罢。

六年正月庚申，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己丑，忻王造薨。三月戊戌，有星陨于郓州。十二月己丑，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辛卯，辰、溆州首领张伯靖反，寇播、费二州。辛亥，皇太子薨。

七年正月癸酉，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四月癸巳，诏民田晦树桑二。六月癸巳，杜佑罢。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皇太子。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怀谏自称知军府事。九月，京师地震。十月乙未，魏博军以田季安之将田兴知军事。庚戌，降死罪以下，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两转。是月，魏博节度使田兴以六州归于有司。十一月辛酉，赦魏、博、贝、卫、澶、相六州，给复一年，赐高年、孤独、废疾粟帛，赏军士。

八年正月辛未，权德舆罢。二月丁酉，贬于頔为恩王傅。三月甲子，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月己亥，黔中经略使崔能讨张伯靖。五月癸亥，荆南节度使严绶讨伯靖。丁丑，大隗山崩。六月辛卯，渭水溢。辛丑，出宫人。七月己巳，剑南东川节度使潘孟阳讨张伯靖。八月辛巳，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伯靖。丁未，伯靖降。十二月庚寅，振武将杨遵宪反，逐其节度使李进贤。

九年二月癸卯，李绛罢。三月丙辰嶲州地震。丁卯，陨霜杀桑。五

月乙丑，桂王纶薨。癸酉，以旱免京畿夏税。六月壬寅，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八月丙辰，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称知军事。九月丁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忠武军都知兵马使李光颜、寿州团练使李文通、河阳节度使乌重胤讨之。十月，太白昼见。丙午，李吉甫薨。甲子，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十一月戊子，罢京兆府猎献狐兔。十二月，诏刑部、大理官朔望入对。戊辰，尚书右丞韦贯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年正月乙酉，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司徒。二月甲辰，严绶及吴元济战于磁丘，败绩。自冬不雨至于是月。丙午，雪。壬戌，河东戍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伏诛。三月庚子，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及吴元济战于临颍，败之。四月甲辰，又败之于南顿。五月丙申，又败之于时曲。六月癸卯，盗杀武元衡。戊申，京师大索。乙丑，御史中丞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甲戌，王承宗有罪，绝其朝贡。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丁未，李师道将訾嘉珍反于东都，留守吕元膺败之。乙丑，李光颜及吴元济战于时曲，败绩。九月癸酉，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十月，地震。十一月壬申，李光颜、乌重胤及吴元济战于小溵河，败之。丁丑，李文通又败之于固始。戊寅，盗焚献陵寝宫。十二月甲辰，武宁军都押衙王智兴及李师道战于平阴，败之。是岁，丹王逾薨。

十一年正月己巳，张弘靖罢。乙亥，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总及王承宗战于武强，败之。癸未，免邻贼州二岁税。甲申，盗断建陵门戟。二月庚子，王承宗焚蔚州。乙巳，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地震。三月庚午，皇太后崩。四月庚子，李光颜、乌重胤及吴元济战于凌云栅，败之。乙卯，刘总及王承宗战于深州，败之。己未，免京畿二岁逋税。五月丁卯，宥州军乱，逐其刺史骆怡，夏绥银节度使田缙败之。丁亥，云南蛮寇安南。六月，蜜州海溢。甲辰，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及吴元济战于铁城，败绩。七月壬午，韩弘及元济战于郾城。败之。丙戌，免淮西领贼州夏税。八月甲午，渭水溢。壬寅，韦贯之罢。戊申，西原蛮陷宾、峦二州。己未，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及王承宗战于柏乡，败之。庚申，葬庄宪皇太后于丰陵。十一月乙丑，邕管经略使韦悦克宾、峦二州。甲戌，元陵火。十二月丁未，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王涯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未，西原蛮陷岩州。是冬，桃李华。

十二年正月丁丑，地震。戊子，有彗星出于毕。四月辛卯，唐邓隋节度使李愬及吴元济战于嶲岈山，败之。乙未，李光颜又败之于郾城。

五月酉，李愬又败之于张柴。七月丙辰，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癸亥，乌重胤及吴元济战于贾店，败绩。九月丁未，李逢吉罢。甲寅，李愬及吴元济战于吴房，败之。十月癸酉，克蔡州。甲戌，淮南节度使李庸阝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申，给复准西二年，免旁州来岁夏税。葬战士，禀其家五年。十一月丙戌，吴元济伏诛。甲午，恩王连薨。是岁，容管经略使阳旻克钦、横、浔、贵四州。

十三年正月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负，赐高年米帛羊酒。三月戊戌，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庸阝罢。己酉，横海军节度使程权以沧、景二州归于有司，权朝于京师。四月甲寅，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庚辰，赦承宗。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癸亥，给复德、棣、沧、景四州一年。辛未，淮水溢。七月乙酉，宣武、魏博、义成、横海军讨李师道。辛丑李夷简罢。八月壬子，王涯罢。九月甲辰，户部侍郎皇甫镈，诸道盐铁转运使程异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壬戌，吐蕃寇宥州，灵武节度使杜叔良败之于定远城。十一月丁亥，命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以求药。十二月，庚戌，迎佛骨于凤翔。

十四年正月丙午，田弘正及李师道战于阳谷，败之。二月戊午，师道伏诛。四月辛未，程异薨。丙子，裴度罢。七月戊寅，韩弘以汴、宋、亳、颍四州归于有司，弘朝于京师。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遣黜陟使于天下。辛卯，沂海将王弁杀其观察使王遂，处称留后。丁酉，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己酉，韩弘为中书令。九月戊寅，王弁伏诛。十月壬戌，安南将杨清杀其都护李象古以反。癸酉，吐蕃寇盐州。十一月辛卯，朔方将史敬奉及吐蕃战于瓠芦河，败之。十二月乙卯，崔群罢。

十五年正月，宦者陈弘志等反。庚子，皇帝崩，年四十三，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加谥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

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昔韩愈言，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然享国日浅，不幸疾病，莫克有为，亦可以悲夫！

本纪第八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讳恒，宪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始封建安郡王，进封遂王，遥领彰义军节度使。元和七和，惠昭太子薨，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恽，而恽母贱不当立，乃立遂王为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澧王。辛丑，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司空兼中书令韩弘摄冢宰。闰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丁未，贬皇甫镈为崖州司户参军。戊申，始听政。辛亥，御史中丞萧俛、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卯，尊母为皇太后。戊辰，京师地震。二月丁丑，大赦。赐文武官阶、爵，高年粟帛，二王后、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县主、武德配飨及第一等功臣家予一子官。放没掖庭者。幸丹凤门观俳优。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牴、倡戏。乙未，吐蕃寇灵州。丙申，丹王逾薨。三月乙巳，杜叔良及吐蕃战，败之。戊辰，大风，雨雹。辛未，杨清伏诛。五月庚申，葬圣神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六月丁丑，韩弘罢。七月丁卯，令狐楚罢。八月乙酉，容管经略留后严公素及黄洞蛮战于神步，败之。戊戌，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辛丑，观竞渡、角牴于鱼藻宫，用乐。十月庚辰，王承宗卒。辛巳，成德军观察支使王承元以镇、赵、深、冀四州归于有司。癸未，吐蕃寇泾州，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营都监以御之。丙戌，吐蕃遁。十一月癸卯，赦镇、赵、深、冀四州死罪以下，赐成德军将士钱。十二月庚辰，猎于城南。壬午，击鞠于右神策军，遂猎于城西。甲申，猎于苑北。

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朝献于太清宫。庚子，朝享于太庙。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己未，有星孛于翼。壬戌，萧俛罢。丁卯，有星孛于太徽。二月乙亥，观乐于麟德殿。丙子，观神策诸军杂伎。己卯，刘栟以卢龙军八州归于有司。壬午，段文昌罢。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杜元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卯，击鞠于麟德殿。三月庚戌，太白昼见。丁巳，赦幽、涿、檀、顺、瀛、莫、营、平八州死罪以下，给复一年。赐卢龙军士钱。戊午，封弟憬为鄜王，悦琼王，恂沔王，怿婺王，愔茂王，怡光王，协淄王，憺衢王，忄充澶王；子湛为鄂王，涵江王，凑漳王，溶安王，瀍颍王。是月，徙封湛为景王。五月丙辰，建王审薨。六月，有彗星出于昂。辛未，吐蕃寇青塞烽，盐州刺史李文悦败之。七月甲辰，幽州卢龙军都知兵马使硃克融囚

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壬戌，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其节度使田弘正以反。八月壬申，硃克融陷莫州。癸酉，王廷凑陷冀州，刺史王进岌死之。丙子，瀛州军乱，执其观察使卢士攻，叛附于硃克融。王廷凑寇深州。丁丑，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兵讨王廷凑。己丑，裴度为幽、镇招抚使。九月乙巳，相州军乱，杀其刺史邢濋。十月丙寅，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为镇州西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戊寅，王廷凑陷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济及硃克融战于白石，败之。庚辰，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及王廷凑战于饶阳，败之。辛卯，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及吐蕃战于大石山，败之。十一月甲午，裴度及王廷凑战于会星，败之。丙申，硃克融寇定州，义武军节度使陈楚败之。十二月庚午，杜叔良及王廷凑战于博野，败绩。丁丑，陈楚及硃克融战于望都，败之，乙酉，赦硃克融。己丑，陈楚及克融战于清源，败之。

二年正月庚子，魏博军溃于南宫。癸卯，魏博节度使田布自杀，兵马使史宪诚自称留后。海州海冰。二月甲子，赦王廷凑。辛巳，崔植罢。工部侍郎元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子，昭义军节度使刘悟囚其监军使刘承偕。三月乙巳，武宁军节度副使王智兴逐其节度使崔群。戊午，守司徒、淮南节度使裴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播罢。四月辛酉朔，日有之。壬戌，成德军节度使牛元翼奔于京师，王廷凑陷深州。五月壬寅，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于黄洞蛮。六月癸亥，宣武军宿直将李臣则逐其节度使李愿，衙门都将李□反。甲子，裴度、元稹罢。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大风落太庙鸱尾。癸酉，吐蕃寇灵州，盐州刺史赵旰败之。七月丙申，宋王结薨。戊申，李□陷宋州。丙辰，衮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丁巳，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又败之于尉氏。八月壬申，宣武军节度使韩充又败之于郭桥。丙子，李□伏诛。癸未，诏瘗汴、宋、郑三州战亡者，禀其家三岁。九月戊子，镇海军将王国清谋反，伏诛。丙申，德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稷。十月己卯，猎于咸阳。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华清宫。癸酉，迎皇太后，遂猎于骊山。丙子，集王缃薨。十二月丁亥，不豫，放五坊鹰隼及供猎狐兔。癸巳，立景王湛为皇太子。癸丑，降死罪以下，赐文武常参及州府长宫子为父后者勋两转，宗子诸亲一转。是冬，无冰，草木萌。

三年三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亥，淮南、浙东西、江西、宣歙旱，遣使宣抚，理系囚，察官吏。四

月甲午，陆州獠反。五月壬申，京师雨雹。七月丙寅，黄洞蛮陷钦州。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丑，杜元颖罢。辛卯，黄洞蛮寇安南。四年正月辛亥，降死罪以下，减流人一岁。赐文武官及宗子、贺正使阶、勋、爵。诏百官言事。辛未，以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壬申，皇帝崩于清思殿，年三十。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讳湛，穆宗长子也。母曰恭僖皇太后王氏。始封鄂王，徙封景王。

长庆二年十二月，穆宗因击球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左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而翰林学士、两省官相次皆以为言。居数日，穆宗疾少闲，宰相李逢吉请立景王为皇太子。

四年正月，穆宗崩。癸酉，门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摄冢宰。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二月辛巳，始听政。癸未，尊母为皇太后，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辛卯，放掖庭内园没入者。丁未，击鞠于中和殿。戊申，击鞠于飞龙院。黄洞蛮降。己酉，击鞠，用乐。三月壬子大赦。免京畿、河南青苗税，减宫禁经费、乘舆服膳，罢贡鹰犬。元和以来，两河藩镇归地者予一子官。庚午，太白经天。四月丙申，击鞠于清思殿。梁坊匠张韶反，幸左神策军，韶伏诛。丁酉，还宫。五月乙卯，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庚辰，大风坏延喜、景风门。是夏，汉水溢。八月丁亥，太白昼见。丁酉，中官季文德谋反，伏诛。黄洞蛮寇安南。十一月戊午，环王及黄洞蛮陷陆州，刺史葛维死之。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

宝历元年正月己酉，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乙卯，牛僧孺罢。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五月庚戌，观竞渡于鱼藻宫九月壬午，昭义军节度使刘悟卒，其子从谏自称留后。十一月丙申，封子普为晋王。

二年正月甲戌，发神策六军穿池于禁中。二月丁未，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戊寅，观竞渡于鱼藻宫。四月戊戌，横海军节变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五月戊寅，观竞渡于鱼藻宫。庚辰，幽州卢龙军乱，杀其节度使硃克融，其子延嗣自称节度使。六月辛酉，观渔于临碧池。甲子，观驴鞠、角牴于三殿。七月癸未，衡王绚薨。以氵美陂隶尚食，禁民渔。八月丙午，观竞渡于新池。九月甲戌，观百战于宣和殿，三日而罢。戊寅，幽州卢龙军兵马使李载义杀硃

延嗣，自称留后。壬午，李程罢。十一月甲申，李逢吉罢。己丑，禁朝官、方镇置私白身。十二月，中官刘克明反。辛丑，皇帝崩，年十八。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讳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贞献皇太后萧氏。始封江王。

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刘克明等矫诏以绛王悟句当军国事。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军、飞龙兵诛克明，杀绛王。乙巳，江王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戊申，始听政。尊母为皇太后。庚戌，兵部侍郎、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出宫人三千，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纵五坊鹰犬，停贡纂组雕镂、金筐宝饰床榻。

大和元年二月乙巳，大赦，改元。免京兆今岁夏税半。赐九庙陪位者子孙二阶，立功将士阶、爵，始封诸王后予一子出身。五月戊辰，罢宰臣奏事监搜。丙子，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讨李同捷。六月癸巳，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卯，以旱降京畿死罪以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十一月庚辰，横海军节度使李寰讨李同捷。十二月庚戌，王智兴为沧州行营招抚使。

二年正月壬申，地震。六月乙卯，晋王普薨。己巳，大风拔木。乙亥，峰州刺史王升朝反，伏诛。是夏，河溢，坏隶州城；越州海溢。七月辛丑，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及同捷战于平原，败之。甲辰，有彗星出于右摄提。八月己巳，王廷凑反。壬申，义武军节度使柳公济及廷凑战于新乐，败之。己卯，刘从谏又败之于临城。辛巳，史宪诚及李同捷战于平原，败之。癸未，刘从谏及王廷凑战于昭庆，败之。九月癸卯，柳公济又败之于博野。丁未，岳王绲薨。庚戌，安南军乱，逐其都护韩约。十月庚申，史宪诚及李同捷战于平原，败之。丁卯，洋王忻薨。癸酉，窦易直罢。戊寅，史宪诚及李同捷战于平原，败之。壬午，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载义又败之于长芦。十一月壬辰，给复隶州一年，禀战士创废者终身。甲辰，昭德寺火。十二月乙丑，魏博行营兵马使丌志沼反。壬申，韦处厚薨。戊寅，兵部侍郎、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三年正月丁亥，宣武、河阳兵讨丌志沼。庚子，地沼奔于镇州。三月乙酉，罢教坊日直乐工。乙巳，以太原兵马使傅毅为义武军节度使，义武军不受命，都知兵马使张璠自称节度使。戊申，以璠为义武军节度

使。四月戊辰，沧景节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乙亥，沧德宣慰使柏耆以同捷归于京师，杀之于将陵。五月辛卯，给复沧、景、德、隶四州一年。六月甲戌，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史宪诚，都知兵马使何进滔自称留后。八月辛亥，以相、卫、澶三州隶相卫节度使，进滔不受命。辛酉，以旱免京畿九县今岁租。壬申，赦王廷凑。甲戌，吏部侍郎李宗闵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癸丑，仗内火。十一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诏毋献难成非常之物，焚丝布撩陵机杼。是月，云南蛮陷嶲、邛二州。十二月丁未，鄂岳、襄邓、忠武军伐云南蛮。庚戌，云南蛮寇成都，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为左右神策及诸道行营西川都知兵马使以伐之。己未，云南蛮寇梓州。壬戌，寇蜀州。

四年正月戊子，封子永为鲁王。辛卯，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午，王播薨。二月乙卯，兴元军乱，杀其节度使李绛。三月癸卯，禁京畿弋猎。四月丁未，奚寇边，李载义败之。六月丁未，裴度平章军国重事。是夏，舒州江溢。七月癸未，尚书右丞宋申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壬午，裴度罢。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李载义，杀莫州刺史张庆初，兵马使杨志诚自称留后。三月庚子，贬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癸卯，降封漳王凑为巢县公。六月甲午，梓州玄武江溢。

六年正月壬子，降死罪以下。二月，苏州地震，生白毛。五月庚申，给民疫死者棺，十岁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粮。七月戊申，原王逵薨。十一月甲子，立鲁王永为皇太子。十二月乙丑，牛僧孺罢。己巳，珍王諴薨。

七年正月壬辰，罢吴、蜀冬贡茶。二月丙戌，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辛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杨志诚执春衣使边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辛丑，和王绮薨。六月甲戌，地震。乙亥，李宗闵罢。七月壬寅，尚书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乙卯，以旱避正殿，减膳，彻乐，出宫女千人，纵五坊鹰犬。八月庚寅，降死罪以下。赐文武及州府长官子为父后者勋两转。十二月庚子，不豫。

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庚寅，以疾愈，降死罪以下。四月丙戌，诏笞罪毋鞭背。五月己巳，飞龙、神驹中厩火。六月丙戌，莒王纾薨。七月辛酉，震定陵寝宫。癸亥，郓王经薨。九月辛亥，有彗星出于

太微。十月辛巳，幽州卢龙军大将史元忠逐其节度使杨志诚，自称权句当节度兵马。庚寅，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罢。十一月癸丑，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卒，其子元逵自称权句当节度事。丙子，莫州军乱，逐其刺史张惟泛。十二月己卯，降京畿死罪以下。

九年正月癸亥，巢县公凑薨。三月辛亥，冀王絿薨。乙卯，京师地震。四月丙申，路隋罢。戊戌，浙江东道观察使贾餗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丑，大风拔木，落含元殿鸱尾，坏门观。五月辛未，王涯为司空。六月壬寅，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七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癸亥，杀陈弘志。丁卯，李固言罢。己巳，御史中丞舒元舆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兵部郎中李训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辛巳，杀观军容使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杀武宁军监军使王守涓。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馀、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甲子，尚书右仆射郑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权知户部侍郎李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馀、凤翔少尹魏逢。戊辰，昼晦。凤翔监军使张仲清杀其节度使郑注。己巳，仇士良杀右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十二月壬申，杀左金吾卫将军李贞素、翰林学士顾师邕。丁亥，降京师死罪以下。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免太和五年以前逋负、京畿今岁税，赐文武官阶、爵。二月乙亥，停献鸷鸟、畋犬。三月，京师地震。四月辛卯，淄王协。薨甲午，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滹沱溢。乙亥，雨土。十二月己未，溆王纵薨。

二年二月丙午，有彗星出于东方。己未，均王纬薨。三月丙寅，以彗见减膳。壬申，素服避正殿，彻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纵五坊鹰隼，禁京畿采捕。四月戊戌，工部侍郎陈夷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卯，以旱避正殿。六月丙午，河阳军乱，逐其节度使李泳。己未，绵州獠反。七月癸亥，党项羌寇振武。八月庚戌，封兄子休复为梁王，执中襄王，言扬杞王，成美陈王。癸丑，封子宗俭为蒋王。十月戊申，李固言罢。十一月乙丑，京师地震。丁丑，有星陨于兴元。

三年正月甲子，盗伤李石。戊申，大风拔木。诸道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李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李石罢。夏，汉水溢。八月己亥，嘉王运薨。十月乙酉，义武军节度使张璠卒，其子元益自称留后。庚子，皇太子薨。乙巳，有彗星出于轸。十一月壬

戌，降死罪以下。

四年正月癸酉，有彗星出于羽林。闰月丙午，出于卷舌。五月丙申，郑覃、陈夷行罢。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辛亥，鄜王憬薨。十月丙寅，立陈王成美为皇太子。甲戌，地震。十一月己亥，降京畿死罪以下。十二月乙卯，乾陵寝宫火。

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己卯，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立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句当军国事，废皇太子成美为陈王。庚辰，仇士良杀仙韶院副使尉迟璋。辛巳，皇帝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讳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韦氏。始封颍王，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

开成五年正月，文宗疾大渐，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立颍王为皇太弟。辛巳，即皇帝位于柩前。辛卯，杀陈王成美及安王溶、贤妃杨氏。甲午，始听政。追尊母为皇太后。二月乙卯，大赦。庚申，有彗星出于室、壁。四月甲子，大风拔木。五月乙卯，杨嗣复罢。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崔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寅，大风拔木。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七月戊寅，大风拔木。八月甲寅，雨，壬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章陵。内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以兵杀仇士良，不克，伏诛。庚午，李珏罢。九月丁丑，淮南节度副大使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癸卯，回鹘寇天德军。十一月戊寅，有彗星出于东方。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卒，其子重霸自称留后。十二月，封子峻为杞王。

会昌元年正月己卯，朝献于太清宫。庚辰，朝享于太庙。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有彗星出于羽林。壬辰，汉水溢。九月癸巳，幽州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知留务。闰月，幽州卢龙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主军务。十月，幽州卢龙军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十一月壬寅，有彗星出于营室。辛亥，避正殿，减膳，理囚，罢兴作。癸亥，崔郾罢。

二年正月，宋、亳二州地震。己亥，李德裕为司空。回鹘寇横水栅，略天德、振武军。二月丁丑，淮南节度副大使李绅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回鹘寇云、朔。四月丁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

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五月丙申，回鹘没斯降。六月，陈夷行罢。河东节度使刘沔及回鹘战于云州，败绩。七月，幸左神策军阅武。尚书右丞兼御史中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岚州民田满川反，伏诛。回鹘可汗寇大同川。九月，刘沔为回鹘南回招抚使，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使，右金吾卫大将军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西南面招讨使。十月丁卯，封子岘为益王，岐衮王。十一月，猎于白鹿原。十二月，封子峄为德王，嵯昌王。癸未，京师地震。

三年正月庚子，天德军行营副使石雄及回鹘战于杀胡山，败之。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辛未，崔珙罢。是春，大雨雪。四月乙丑，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卒，其子稹自称留后。五月甲午，震，东都广运楼灾。辛丑，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为北面招讨泽潞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东面招讨泽潞使，及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刘沔以讨刘稹。戊申，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崔铉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宁军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六月，西内神龙寺火。辛酉，李德裕为司徒。是夏，作望仙观于禁中。七月庚子，免河东今岁秋税。九月辛卯，忠武军节度使王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丁未，以雨霖，理囚，免京兆府秋税。十月己巳，晋绛行营节度使石雄及刘稹战于乌岭，败之。壬午，日中月食太白。是月，党项羌寇盐州。十一月，寇邠、宁。衮王岐为灵夏六道元帅、安抚党项大使，御史中丞李回副之。安南军乱，逐其经略使武浑。十二月丁巳，王宰克天井关。

四年正月乙酉，河东将杨弁逐节度使李石。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辛酉，杨弁仗诛。三月，石雄兼冀氏行营攻讨使，晋州刺史李丕副之。六月己未，中书、门下、御史台虑囚。闰七月壬戌，李绅罢。淮南节度副大使杜悰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昭义军将裴问及邢州刺中崔嘏以城降。是月，洺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八月乙未，昭义军将郭谊杀刘稹以降。戊戌，给复泽、潞、邢、洛、磁五州一岁，免太原、河阳及怀、陕、晋、降四州秋税。戊申，李德裕为太尉。十月，猎于鄠县。十二月，猎于云阳。

五年正月己酉，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文宣公、二王、三恪予一子出身。作仙台于南郊。庚申，皇太后崩。三月，旱。五月壬子，葬恭僖皇太后于光陵。壬戌，杜悰、崔铉罢。乙丑，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甲申，作望仙楼于神策军。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月，

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校检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壬午，大毁佛寺，复僧尼为民。十月，作昭武庙于虎牢关。

六年二月癸酉，以旱降死罪以下，免今岁夏税。庚辰，夏绥银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三月壬戌，不豫。左福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怡为皇太叔，权句当军国政事。甲子，皇帝崩于大明宫，年三十三。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郑氏。始封光王。性严重寡言，宫中或以为不惠。

会昌六年，武宗疾大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亥，始听政。尊母为皇太后。丙子，李德裕罢。辛卯，李让夷为司空。五月乙巳，大赦。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酉，封子温为郓王，渼雍王，泾雅王，滋夔王，沂庆王。七月，李让夷罢。八月辛未，大行宫火。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九月，郑肃罢。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云南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败之。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献于太清宫。癸丑，朝享于太庙。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复左降官死者官爵，赐文武官阶、勋，父老帛，文宣王后及二王后、三恪予一子官。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减膳，理京师囚，罢太常孝坊习乐，损百官食，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停飞龙马粟。三月，卢商罢。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大复佛寺。四月己酉，皇太后崩。五月，张仲武及奚北部落战，败之。吐蕃、回鹘寇河西，河东节度使王宰伐之。八月丙申，李回罢。庚子，葬贞献皇太后于光陵。十二月戊午，贬太子少保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二年正月甲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赐文武官阶、勋、爵。三月，封子泽为濮王。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崔元式罢。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马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卯，太皇太后崩。七月己巳，续图功臣于凌烟阁。十一月壬午，葬懿安太皇太后于景陵。贬韦琮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三月，诏待制官与刑法官、谏官次对。马植罢。是春，陨霜杀桑。四月乙酉，周墀罢。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兵部侍郎、判户部事魏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巳，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张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称留后。五月。武宁军乱，逐其节度使李廓。十月辛巳，京师地震。是月，振武及天德、灵武、盐夏二州地震。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一月己卯，封弟惕为彭王。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

四年正月庚辰，大赦。四月壬申，以雨霖，诏京师、关辅理囚，蠲度支、盐铁、户部逋负。六月戊申，魏扶薨。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幽州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十月辛未，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党项羌寇邠、宁。十二月，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度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为司空，招讨南山、平夏党项行营兵马都统。四月，赦平夏党项羌。辛未，给得灵盐夏三州、邠宁鄜坊等道三岁。六月，封子润为鄂王。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项羌。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白敏中罢。戊辰，户部侍郎、判户部魏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崔龟从罢。十二月，盗斫景陵门戟。是岁，湖南饥。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参。七月，雍王渼薨。八月，礼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裴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獠寇昌、资二州。十一月，封弟惴为隶王。是岁，淮南饥。

七年正月丙午，朝献于太清宫。丁未，朝享于太庙。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以旱理囚。九月，封子洽为怀王，汭昭王，汶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绍鼎自称留后。闰四月辛丑，禁岭外民鬻男女者。七月，以旱遣使巡抚淮南，减上供馈运，蠲逋租，发粟赈民。丙辰，崔铉罢。庚申，罢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贡，以代下户租税。是月，浙西东道军乱，逐其观察使李讷。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

月，封子灌为卫王。十月戊子，裴休罢。十二月壬辰，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谟罢。五月，容管军乱，逐其经略使王球。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德军节度副大使王绍鼎卒，其弟绍懿自称留后。八月，封子澭为广王。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十月壬申，郑朗罢。

十二年正月戊戌，户部侍郎、判度支刘□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废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宫人。壬申，崔慎由罢。闰月，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雨。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四月庚子，岭南军乱，逐其节度使杨发。戊申，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丙寅，刘□彖薨。庚辰，湖南军乱，逐其观察使韩琮。六月丙申，江西都将毛鹤逐其观察使郑宪。辛亥，南蛮寇边。七月，容州将来正反，伏诛。八月，宣歙将康全泰逐其观察使郑薰，淮南节度使崔铉兼宣歙池观察处置使以讨之。丁巳，太原地震。十月，康全泰伏诛。十二月，毛鹤伏诛。甲寅，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大赦，蠲度支、户部逋负，放宫人。八月壬辰，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立郓王温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癸巳，皇帝崩于咸宁殿，年五十。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谥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赞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至于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恶，以正国之典刑，仅能杀之而已，是可叹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以位不久，故天下未至于败乱，而敬宗卒及其身，是岂有讨贼之志哉！文宗恭俭儒雅，出于天惟，尝读太宗《政要》，慨然恭之。及即位，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凡除吏必召见访问，亲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饬，号为清明。然其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甘露之事，祸及忠良，不胜冤愤，饮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杀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说，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有不同尔。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自是而后，唐衰矣！

本纪第九懿宗僖宗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讳漼，宣宗长子也。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始封郓王。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故久不决。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庚子，始听政。癸卯，令狐綯为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月庚申，追尊母为皇太后。十月辛卯，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耆老粟帛。十一月戊午，萧鄴罢。十二月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酉，令狐綯罢。荆南节度使白敏中为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云南蛮陷播州。

咸通元年正月，浙东人仇甫反，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江东道观察使以讨之。二月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五月，京师地震。袁王绅薨。七月，封叔忄丐为信王。八月，卫王灌薨。己卯，仇甫伏诛。九月戊申，白敏中为中书令。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克播州。己亥，夏侯孜罢。户部尚书、判度支毕諴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月乙亥，朝献于太清宫。十一月丙子，朝享于太庙。丁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月，庆王沂薨。十二月戊申，云南蛮寇安南。癸亥，福王绾为司空。

二年二月，白敏中罢。尚书左仆射、判度支杜悰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福王绾薨。六月，盐州刺史王宽为安南经略招讨使。八月，云南蛮寇邕州。九月，寇嶲州。

三年正月庚午，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大赦。是月，蒋伸罢。二月庚子，杜悰为司空。是月，隶王惴薨。湖南观察使蔡袭为安南经略招讨使。三月戊寅，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克凉州。七月，武宁军乱，逐其节度使温璋。剑南西川节度使夏侯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岭南西道军乱，逐其节度使蔡京。十月丙申，封子佾为魏王，侹凉王，佶蜀王。杜悰为司徒。十一月，封叔祖缉为蕲王，叔忄责荣王。云南蛮寇安南。丙寅，降囚罪，免徐州秋税。十二月，翼王繟薨。

四年正月戊辰，朝献于太清宫。己巳，朝享于太庙。庚午，有事于

南郊，大赦。云南蛮陷安南，蔡袭死之。庚辰，抚王纮为司空。二月，拜十六陵。秦州经略使高骈为安南经略招讨使。四月，毕諴罢。五月己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子，杜审权罢。闰六月，杜悰罢。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免安南户税、丁钱二岁，弛廉州珠池禁。八月，夔王滋薨。十二月乙酉，昭义军乱，杀其节度使沈询。

五年正月丙午，云南蛮寇隽州。三月，寇邕州。四月，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丁酉，瘗邕、嶲州死事者。己亥，有彗星出于娄。八月丁卯，夏侯孜为司空。十月，贞陵隧隐。十一月戊戌，寘夏侯孜罢。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年三月，萧寘薨。四月，剑南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高骈及云南蛮战于邕州，败之。六月，高璩薨。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封子侃为郢王。十二月，晋、绛二州地震。壬子，太皇太后崩。

七年二月戊申，免河南府、同华陕虢四州一岁税，湖南及桂邕容三管、岳州夏秋税之半。三月，成德军节度使王昭懿卒，其兄子景崇自称留后。闰月，吐蕃寇邠、宁。五月甲辰，葬孝明太皇太后于景陵之园。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自称留后。八月辛卯，昼晦。十月壬申，杨收罢。是月，高骈克安南。十一月辛亥，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负，赐文武官阶、勋、爵。

八年正月丁未，河中府、晋绛二州地震。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囚罪，出宫人五百，纵神策、五坊、飞龙鹰鹞，禁延庆、端午节献女口。七月，雨汤于下邳。壬寅，蕲王缉薨。乙巳，怀州民乱，逐其刺史刘仁规。甲子，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于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辛丑，疾愈，避正殿，赐民年七十而痼疾及军士战伤者帛。十二月，信王忄丐薨。

九年正月，有彗星出于娄、胃。七月，武宁军节度粮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十月庚午，陷宿州。丁丑，陷徐州，观察使崔彦曾死之。十一月，陷濠州，刺史卢望回死之。右金吾卫大将军康承训为徐泗行营兵马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北面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招讨使。十二月，庞勋陷和、滁二州，滁州刺史高锡望死之。壬申，戴可师及庞勋战于都梁山，死之。是月，前天雄军节度使马举为南面招讨

使，泰宁军节度使曹翔为北面招讨使。

十年二月，杀欢州流人杨收。三月，徙封侃为威王。四月，杀镇南军节度使严撰。康承训及庞勋战于柳子，败之。六月，神策军将军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戊戌，以蝗旱理囚。癸卯，徐商罢。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有彗星出于大陵。九月癸酉，庞勋伏诛。十月戊戌，免徐、宿、濠、泗四州三岁税役。十二月壬子，云南蛮寇嘉州。

十一年正月甲寅，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云南蛮寇黎、雅二州，及成都。二月甲申，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王建立及云南蛮战于城北，死之。甲午，剑南东川节度使颜庆复及云南蛮战于新都，败之。三月，曹确罢。四月丙午，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杀医待诏韩宗绍。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何全皞，其将韩君雄自称留后。九月丙辰，刘瞻罢。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判度支王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二年四月癸卯，路岩罢。五月庚申，理囚。十月，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刘鄴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二月丁巳，于琮罢。刑部侍郎、判户部赵隐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卒，其子简会自称留后。三月癸酉，平州刺史张公素逐简会，自称留后。四月庚子，浙江东西道地震。封子保为吉王，杰寿王，倚睦王。五月乙亥，杀国子司业韦殷裕。十一月，王鐸为司徒，韦保衡为司空。

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三月，迎佛骨于凤翔。癸巳，雨土。四月，并州民产子二头四手。壬寅，大赦。六月，不豫。王鐸罢。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宁殿，年四十一。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讳儼，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始封普王，名俨。

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渐，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普王为皇太子。辛巳，即皇帝位于柩前。八月癸巳，始听政。丁未，追尊母为皇太后。乙卯，韦保衡为司徒。九月，贬保衡为贺州刺史。十月乙未，尚书左仆射萧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月，震电。癸卯，大赦，免水旱州县租赋，罢贡鹰鹘。云南蛮寇黎州。

乾符元年二月甲午，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癸丑，降死罪以下。赵隐罢。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月辛卯，以旱理囚。五月乙未，裴坦薨。刑部尚书刘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辛未，瞻薨。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月，刘鄴罢。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庚寅，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是月，萧仿为司空。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卒，其子简自称留后。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云南蛮寇黎、雅二州，河西、河东、山南东道、东川兵伐云南。

二年正月己丑，朝献于太清宫。庚寅，朝享于太庙。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文宣王及二王后、三恪一子官。云南蛮请和。四月庚辰，太白昼见。浙西突陈将王郢反。五月，右龙武军大将军宋皓讨之。萧仿薨。六月，濮州贼王仙芝、尚君长陷曹、濮二州，河南诸镇兵讨之。吏部尚书李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幽州将李茂勋逐其节度使张公素，自称留后。七月，以蝗避正殿，减膳。十一月，震电。

三年二月丙子，以旱降死罪以下。三月，葬暴骸。平卢军节度使宋威为指挥诸道招讨草贼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之。募能捕贼三百人者，官以将军。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茂勋立其子可举为留后。五月庚子，以旱理囚，免浙东西一岁税。昭王汭薨。六月乙丑，雄州地震。抚王纮为太尉。七月辛巳，雄州地震。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及王郢战，败之。鄂王润薨。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避正殿。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十一月，陷郢、复二州。十二月，京师地震。王仙芝陷申、光、卢、寿、通、舒六州。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为诸道行营都统，宫苑使李琢为诸军行营招讨草贼使，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副之。是冬，无雪。

四年正月丁丑，降死罪以下二等，流人死者听收葬。崔彦昭为司空。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闰月，崔彦昭罢。昭义军乱，逐其节度使高湜。宣武军节度使王鐸检校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宛句贼黄巢陷郓、沂二州，天平军节度使薛崇死之。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是月，陕州军乱，逐其观察使崔碣。江西贼柳彦璋陷江州，执其刺史陶祥。高安制置使钟传陷抚州。五月，有彗星，避正殿，减膳。六月，王鐸为司徒。庚寅，雄州地震。八月，黄巢陷隋州，执刺史崔休徵。九月，沙陀寇云、朔二州。盐州军乱，逐其刺史王承颜。十月，河中军乱，逐其节度使刘侔。十一月，尚君长降，宋威杀之。十二

月，安南戍兵乱，逐桂管观察使李瓒。江州刺史刘秉仁及柳彦璋战，败之。

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郛。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战于申州，败之。元裕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张自勉副之。宋威罢招讨使。二月癸酉，云中守捉使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己卯，克用寇遮虏军。是月，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江西贼徐唐莒陷洪州。三月，黄巢隐濮州，寇河南。崔安潜罢都统。张自勉为东西面行营招讨使。湖南军乱，逐其观察使崔瑾。四月，饶州将彭令璋克饶州，自称刺史，徐唐莒伏诛。五月丁酉，郑畋、卢携罢。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彖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风拔木。八月，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陷岢岚军。黄巢陷杭州。九月，李蔚罢。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黄巢陷越州，执观察使崔琢。镇海军将张潾克越州。十月，昭义军节度使李钧、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可举讨李国昌。十一月丁未，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庚辰，崔季康、李钧及李克用战于洪谷，败绩。是岁，天平军节度使张裼卒，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

六年正月，镇海军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魏王佾薨。二月，京师地震，蓝田山裂，出水。河东军乱，杀其节度使崔季康。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凉王侹薨。王鐸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五月，泰宁军节度使李系为湖南观察使，副之。黄巢陷广州，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陷安南。八月甲子，东都留守李蔚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闰十月，黄巢陷潭、澧三州，澧州刺史李绚死之。十一月丙辰，两日并出而斗，戊午，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为代北行营招讨使。辛酉，黄巢陷江陵，杀李迢。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及黄巢战于荆门，败之。十二月壬辰，克江陵。是月，贬王鐸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兵部尚书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淄州刺史曹全晸克郓州，杀崔君裕。黄巢隐鄂、宣、歙、池四州。朗州贼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颢。荆南将雷满陷朗州，刺史崔翥死之。石门蛮向瑰陷澧州，权知州事吕自牧死之。桂阳贼陈彦谦陷郴州，刺史董岳死之。广明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免岭南、荆湖、河中、河东税赋十之四。戊寅，荆南监军杨复光、泰宁军将段彦谟杀其守将宋浩，以常滋为节度留后。淮南将张潾及黄巢战于大云仓，败之。二月丙戌，李国昌寇忻、代二州。戊戌，河东军乱，杀其节度使康传圭。壬子，郑从谠罢为河东节度使、代北行营招讨使。三月辛未，以旱避正殿，减膳。四月甲申，京

师、东都、汝州雨雹，大风拔木。丁酉，太府卿李琢为蔚、朔招讨都统。壬寅，张潾克饶州。五月，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蔚、朔招讨副使。泰宁军将刘汉宏反。张潾及黄巢战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江华贼蔡结陷道州。宿州贼鲁景仁陷连州。七月，黄巢陷滁、和二州。辛酉，天平军节度使曹全晸为东面副都统。辛未，刘汉宏降。李可举及李国昌战于药儿岭，败之。八月辛卯，昭义军乱，杀其节度使李钧。癸卯，荣王忄责为司空。是月，忄责薨。九月，忠武军将周岌杀其节度使薛能。牙将秦宗权自称权知蔡州事。十月，黄巢陷申州。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逐其节度使李都。黄巢陷汝州。壬戌，幸左神策军阅武。护军中尉田令孜为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忠武军监军杨复光副之。丁卯，东都留守刘允章叛附于黄巢。壬申，巢陷虢州。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十二月壬午，黄巢陷潼关。甲申，贬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在咸阳。丙戌，左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叛附于黄巢。巢陷京师。辛卯，次凤翔。丙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叛附于黄巢。丁酉，次兴元。庚子，广德公主、豆卢琢、崔沆、尚书左仆射刘鄴、右仆射于琮、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死于黄巢。是岁，雨血于靖陵。

中和元年正月壬子，如成都。壬申，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丑，次成都。二月己卯，赦剑南三川。太子少师王鐸为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使高骈为京城四面都统。邠宁节度使李存礼讨黄巢。凤翔节度使郑畋及巢战于龙尾坡，败之。邠宁将王玫陷邠州。戊戌，清平镇使陈晟执睦州刺史韦诸，自称刺史。三月辛亥，黄巢陷邓州，执刺史赵戎。辛酉，郑畋为京城西面行营都统。甲子，畋及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军经略使仇公遇盟于凤翔。是月，王徽罢。诸葛爽以河阳降。四月戊寅，王玫伏诛。程宗楚、朔方军节度使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壬午，巢遯乾灞上。丁亥，复入于京师，弘夫、宗楚死之。是月，赦李国昌及其子克用以讨黄巢。五月丙辰，克用寇太原，振武军节度使契苾璋败之。辛酉，大风，雨土。是月，刘巨容为南面行营招讨使。杨复光克邓州。六月，鄮贼钟季文陷明州。辛卯，邠宁节度副使硃玫及黄巢战于兴平，败绩。戊戌，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丙午，李克用陷忻、代二州。七月丁巳，大赦，改元。庚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寅，神策军将郭琪反，伏诛。辛未，田令孜杀左拾遗孟昭图。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

面行营招讨使。八月，感化军将时溥逐其节度使支详，自称留后。昭义军节度使高浔及黄巢战于石桥，败绩，其将成麟杀浔，入于潞州。己丑，众星陨于成都。九月丙午，鄜延节度使李孝章、夏绥银节度使拓拔思恭及黄巢战于东渭桥，败绩。临海贼杜雄陷台州。辛酉，封子震为建王。己巳，昭义军戍将孟方立杀成麟，自称留后。永嘉赋硃褒陷温州。是秋，河东霜杀禾。十月，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逐其节度使郑畋。十一月，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郑畋、裴澈罢。遂昌贼卢约陷处州。十二月，安南戍将闵顼逐湖南观察使李裕，自称留后。是岁，霍丘镇使王绪陷寿、光二州。

二年正月辛亥，王鐸为诸道行营都都统，承制封拜，太子少师崔安潜副之。高骈罢都统。辛未，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李孝章为北面都统，拓拔思恭为南面都统。二月甲戌，黄巢陷同州。己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戌，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邠宁节度使硃玫为河南都统、诸谷防遏使。三月，邛州蛮阡能叛，西川部将杨行迁讨之。李克用隐蔚州。六月，硃玫为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杨行迁及阡能战于乾溪，败绩。己亥，荆南监军硃敬玫杀其节度使段彦谟，少尹李燧自称留后。七月，保大军节度留后东方逵为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抚州刺史钟传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奔于江州。八月丁巳，东方逵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拓拔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魏博节度使韩简陷孟州。九月丙戌，黄巢将硃温以同州降。己亥，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是月，太原桃李实。岭南西道军乱，逐其节度使张从训。平卢军将王敬武逐其节度使安师儒，自称留后。十月，岚州刺史汤群以沙陀反。韩简寇郓州，天平军节度使曹全晸死之，部将崔用自称留后。诸葛爽陷孟州。十一月，荆南军乱，衙将陈儒自称留后丙子，汤群伏诛。是岁，关中大饥。南城贼危全讽陷抚州，危仔倡陷信州。庐州将杨行密逐其刺史郎幼复。和州刺史泰彦逐宣歙观察使窦潏。

三年正月，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乙亥，王鐸罢。二月，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韩简，其将乐彦祯自称留后。己未，建王震为太保。三月。天有声于浙西。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四月甲辰，又败之于渭桥。丙午，复京师。五月，郑畋为司徒，东都留守、检校司空郑从谠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将张瑰陷复州。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叛附于黄巢。七月，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硃全忠为东北面都招讨使。郑畋罢。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黄巢、秦宗权寇陈州。淮南将韩师德陷岳州。九月，武宁军

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是秋，晋州地震。十月，全椒贼许勍陷滁州。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锐死之。十一月壬申，剑南西川行军司马高仁厚及阡能战于邛州，败之。十二月，忠武军将鹿晏弘逐兴元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是岁，天平军将曹存实克郓州。石镜镇将董昌逐杭州刺史路审中。

四年正月，婺州将王镇执其刺史黄碣，叛附于董昌。二月，镇伏诛。浦阳将蒋瑰陷婺州。舒州贼吴迥逐其刺史高氵战。三月甲子，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杨师立反，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使。前杭州刺史路审中陷鄂州。五月辛酉，硃全忠及黄巢战，败之。辛未，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及巢战于宛句，败之。癸酉，高仁厚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以讨杨师立。壬午，福建团练副使陈岩逐其观察使郑镒，自称观察使。六月乙卯，赦剑南三川。瘗京畿骸骨。七月辛酉，杨师立伏诛。壬午，黄巢伏诛。九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反。十月，萧遘为司空。十一月，鹿晏弘陷许州，杀西度使周岌，自称留后。十二月甲午，荆南行军司马张瑰逐其节度使陈儒，自称留后。盗杀义昌军节度使王鐸。是岁，关中大饥。濮州刺史硃宣逐天平军节度使曹存实，自称留后。武昌军将杜洪陷岳州。

光启元年正月庚辰，荆南军将成汭陷归州。是月，王绪陷汀、漳二州。南康贼卢光稠陷虔州。三月丁卯，至自成都。己巳，大赦，改元。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萧遘为司徒，韦昭度为司空。四月，吴迥伏诛。秦宗权陷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奔于成都。武当贼冯行袭陷均州，逐其刺史吕烨。五月，群臣上尊号曰至德光烈皇帝。六月，幽州卢龙军乱，杀其节度使李可举，其将李全忠自称留后。壬戌，秦宗权陷东都。七月，义昌军乱，逐其节度使杨全玫，衙将卢彦威自称留后。八月，光州贼王潮执王绪。甲寅，杀右补阙常浚。乐彦桢杀洺州刺史马爽。九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反，邠宁节度使硃玫讨之。十月癸丑，硃全忠及秦宗权战于双丘，败绩。十一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叛附于王重荣，重荣及克用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十二月癸酉，硃玫及王重荣、李克用战于沙苑，败绩。乙亥，克用犯京师。丙子，如凤翔。

二年正月辛巳，镇海军将张郁陷常州。戊子，如兴元。癸巳，硃玫叛，寇凤翔。二月，郑从谠为太傅。三月壬午，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奔于凤翔。遂州刺史郑君雄陷汉州。丙申，次兴元。戊戌，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春，成都地震，凤翔女子化为丈夫。四月乙卯，硃玫以嗣襄王熅入于京师。五月丙戌，有星孛于箕、尾。武宁军将丁从实陷常州，逐其刺史

张郁。六月，淮西将黄皓杀钦化军节度使闵顼。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称节度使。七月，秦宗权陷许州，忠武军节度使鹿晏弘死之。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廖彦若死之。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全忠卒，其子匡威自称留后。九月，有星陨于扬州，戊寅，静难军将王行瑜陷兴、凤二州。十月丙午，嗣襄王熅自立为皇帝，尊皇帝为太上元皇圣帝。硃全忠陷滑州，执义成军节度使安师儒。丙辰，杭州刺史董昌攻越州，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奔于台州。是月，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卒，其子仲方自称留后。神策行营先锋使满存克兴、凤二州。感义军节度使杨晟陷文州。武宁军将张雄陷苏州。十一月庚子，秦宗权郑州。十二月，魏州地震。丙午，台州刺史杜雄执刘汉宏，降于董昌。昌自称浙东观察使。丙辰，硃玫伏诛。丁巳。熅伏诛。秦宗权陷孟州，诸葛仲方奔于汴州。是岁，天平军将硃瑾逐泰宁军节度使齐克让，自称留后。湘阴贼邓进思陷岳州。杜洪陷鄂州，自称武昌军节度留后。

三年三月癸未，萧遘、裴澈、兵部侍郎郑昌图有罪伏诛。壬辰，如凤翔。郑从谠罢。韦昭度为司徒。癸巳，镇海军将刘浩逐其节度使周宝，度支催勘使薛朗自称知府事。四月甲辰，六合镇遏使徐约陷苏州，逐其刺史张雄。甲子，淮南兵马使毕师鐸陷扬州，执其节度使高骈。是月，维州山崩。五月甲戌，宣歙观察使秦彦入于扬州。癸未，秦宗权陷郑州。六月，陷孟州，河阳将李罕之人于孟州，张全义入于东都。己酉，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反。庚戌，犯大安门，不克，奔于陇州。壬子，武定军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丁巳，护国军将常行儒杀其节度使王重荣，其兄重盈自称留后。壬戌，亳州将谢殷逐其刺史宋衮。七月丁亥，降死罪以下，贞观、开元、建中、兴元功臣后予一子九品正员官，减常膳三之一，赐民九十以上粟帛。七月，李昌符伏诛。八月，韦昭度为太保。壬寅，谢殷伏诛。硃全忠陷亳州。壬子，陷曹州，刺史丘弘礼死之。九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彦杀高骈。十月丁未，硃全忠陷濮州。甲寅，封子升为益王。杭州刺史钱升〗陷常州。丁卯，升杀周宝。是月，秦宗权将孙儒寇扬州。十一月壬申，庐州刺史杨行密陷扬州，秦彦、毕师鐸奔于孙儒。十二月癸巳，淮西将赵德諲陷江陵，荆南节度使张瑰死之。硃全忠为东南面招讨使。饶州刺史陈儒陷衢州。上蔡贼冯敬章陷蕲州。

文德元年正月甲寅，孙儒杀秦彦、毕师鐸。癸亥，硃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丙寅，薛朗伏诛。钱升陷润州。二月乙亥，不豫。乙丑，至自凤翔。庚寅，竭于太庙。大赦，改元。是月，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乐彦祯，其将罗弘信自称权知留后。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壬

寅，疾大渐，立寿王杰为皇太弟，知军国事。癸卯，皇帝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

赞曰：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则唐之衰亡，岂止方镇之患？盖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悉盗起，其乱遂不可复支，盖亦天人之会欤！

本纪第十昭宗哀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讳晔，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宪皇太后王氏。始封寿王。乾符三年，领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僖宗遇乱再出奔，寿王握兵侍左右，尤见倚信。

文德元年三月，僖宗疾大渐，群臣以吉王长，且欲立之。观军容使杨复恭率兵迎寿王，立为皇太弟，改名敏。乙巳，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戊辰，孙儒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奔于庐州。庚午，追尊母为皇太后。韦昭度为中书令，孔纬为司空。乙亥，张全义陷孟州，李罕之奔于河东。成汭陷江陵，自称留后。辛卯，硃全忠及秦宗权战于蔡州，败之。五月壬寅，赵德諲以襄州降，以德諲为忠义军节度使、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六月，阆州防御使王建陷汉州，执刺史张顼，遂寇成都。韦昭度罢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十月，陈敬瑄反。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十一月丙申，秦宗权陷许州，执忠武军节度使王缊。辛酉，奉国军将申丛执秦宗权。十二月丁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及永平军节度使王建讨陈敬瑄。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厚陷夔州。

龙纪元年正月癸巳，大赦，改元。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子，宣武军将郭璠杀奉国军留后申丛，自称留后。二月戊辰，硃全忠俘秦宗权以献。己丑，宗权伏诛。三月，孔纬为司徒，杜让能为司空。丙申，钱升陷苏州，逐刺史徐约。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卒，其弟迁自称留后。杨行密陷宣州，宣歙观察使赵锽死之。庐州刺史蔡俦叛附于孙儒。八月甲戌，孟迁叛附于李克用。十月，平卢军节度使王敬武卒，其子师范自称留后，陷棣州，刺史张蟾死之。宣歙观察使杨行密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钱升陷润州。十一月丁未，朝献于太清宫。戊申，朝享于太庙。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十二月，孙儒陷常、润二州。戊午，孙纬为太保，杜让能为司徒。壬申，眉州刺史山行章叛附于王建。

大顺元年正月戊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大赦，改元。壬寅，简州将杜有迁执其刺史员虔嵩，叛附于王建。二月己未，资州将侯元绰执其刺史杨戡，叛附于建。三月戊申，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卒，其弟克恭自称留后。四月丙辰，宿州将张筠逐其刺史张绍光。丙寅，嘉州刺史硃实叛附于王建。丙子，戎州将文武坚执其刺史谢承恩，叛附于建。五月，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幽

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云州防御使赫连鐸副之；硃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熔为东面招讨使，以讨李克用。壬寅，昭义军将安居受杀其节度使李克恭，叛附于硃全忠。癸丑，剑南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卒，其弟彦晖自称留后。六月辛酉，雅州将谢从本杀其刺史张承简，叛附于王建。辛未，硃全忠为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是月，河东将安知建以邢、洺、滋三州叛附于全忠。七月，杨行密陷润州。戊申，李克用执昭义军节度使孙揆。八月，钱升杀苏州刺史杜孺休。杨行密陷苏州。海南节度使孙儒陷润州。庚午，硃全忠为中书令。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杨行密陷润、常二州。闰月，孙儒陷常州。壬戌，邛州将任可知杀其刺史毛湘。十月癸未，蜀州刺史李行周叛附于王建。李克用陷邢、洺、滋三州。十一月丁卯，李匡威陷蔚州。是月，张浚及李克用战于阴地，败绩。孙儒陷苏州。十二月，李克用陷晋州。

二年正月庚申，孔纬、张浚罢。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甘露镇使陈可言陷常州。钱升陷苏州。二月乙巳，赦陈敬瑄。丁未，诏王建罢兵，不受命。是春，淮南大饥。四月庚辰，有彗星入于太微。甲申，大赦，避正殿，减膳，彻乐。赐两军金帛，赎所略男女还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长吏存恤。访武德功臣子孙。癸卯，王建寇成都。五月，孙儒陷和、滁二州。六月，杨行密陷和、滁二州。丙午，封子祐为德王。七月，李克用陷云州，防御使赫连鐸奔于退浑。孙儒焚扬州以逃。八月庚子，王建陷成都，执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自称留后。十月壬午，硃全忠陷宿州。十一月己未，曹州将郭铢杀其刺史郭词，叛附于全忠。辛未，全忠陷寿州。

景福元年正月己未，硃全忠陷孟州，逐河阳节度使赵克裕。丙寅，大赦，改元。二月，刘崇望罢。钱升陷苏州。甲申，硃全忠寇郓州，天平军节度使硃宣败之。三月，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巳，杨行密陷楚州，执刺史刘瓒；又陷常州，刺史陈可言死之。丙辰，武定军节度使杨守忠、龙剑节度使杨守贞会杨守厚兵寇梓州。丙寅，福建观察使陈岩卒，护闽都将范晖自称留后。庚午，泉州刺史王潮寇福州。四月辛巳，杜让能为太尉。六月戊寅，杨行密陷扬州。己巳，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陷凤州，感义军节度使满存奔于兴元，遂陷兴、洋二州。八月壬申，寇兴元，杨守亮、满存奔于阆州。丙戌，降京畿、关辅囚罪，免淮南、浙西、宣州逋负。十月，蔡俦以庐州叛附于硃全忠，河东将李存孝以邢州叛附于全忠。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辛丑，武宁军将张燧、张谏以濠、泗二州叛附于硃全忠。乙巳，硃友裕

陷濮州，执刺史邵儒。孙儒将王坛陷婺州，刺史蒋瑰奔于越州。是岁，明州刺史钟文季卒，其将黄晟自称刺史。

二年正月，徐彦若罢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茂贞不受命。二月，杨行密陷常州。三月辛酉，幽州卢龙军兵马留后李匡筹逐其兄匡威，自称节度留后。四月乙亥，王建杀陈敬瑄及剑南西川监军田令孜。乙酉，有彗星入于太微。丁亥，王熔杀李匡威。戊子，硃全忠陷徐州，武宁军节度使时溥死之。五月庚子，王潮陷福州，范晖死之，潮自称留后。七月，杨行密陷庐州，蔡俦死之。八月丙申，嗣覃王嗣周为京西路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铁副之，以讨李茂贞。庚子，升州刺史张雄卒，其将冯弘鐸自称刺史。是月，杨行密陷歙州。九月壬午，嗣覃王嗣周及李茂贞战于兴平，败绩。甲申，茂贞犯京师。乙酉，茂贞杀观军容使西门重遂、内枢密使李周讠童、段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壬辰，东都留守、检校司徒韦昭度为司徒，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月，升州刺史冯弘鐸叛附于杨行密。十月乙未，杀杜让能及户部侍郎杜弘徽。杨行密陷舒州。十二月，韦昭度为太傅。邵州刺史邓处讷陷潭州，钦化军节度使周岳死之，处讷自称留后。是岁，建州刺史徐归范、汀州刺史钟全慕叛附于王潮。

乾宁元年正月，有星孛于鹑首。乙丑，大赦，改元。李茂贞以兵来朝。二月，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彰义军节度使张钧卒，其兄钅番自称留后。三月甲申，李克用寇邢州，执李存孝杀之。五月丙子，王建陷彭州，威戎军节度使杨晟死之。是月，郑延昌罢。孙儒将刘建锋、马殷陷潭州，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死之，建锋自称留后。武冈指挥使蒋勋陷邵州。六月，大同军防御使赫连鐸及李克用战于云州，死之。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申，磎罢。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以雨霖避正殿，减膳。郑綮罢。李茂贞陷阆州。八月，杨守亮伏诛。癸巳，减京畿、兴元、洋金商州赋役。九月庚申，李克用陷潞州，昭义军节度使康君立死之。十月丁酉，封子祼为棣王，禊虔王，禋沂王，祎遂王。十一月，李克用陷武州。十二月，陷新州。甲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筹奔于沧州，义昌军节度使卢彦威杀之。丙辰，李克用陷幽州。是冬，杨行密陷黄州，执刺史吴讨。

二年正月己巳，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申，护国军节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称留后。二月乙未，太子太傅李磎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崔胤、李磎罢。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行密陷濠州，执刺史张

燧。庚午，河东地震。四月，苏州大雨雪。陆希声、韦昭度罢。泰宁军节度使硃瑾及硃全忠战于高梧，败绩，其将安福庆死之。杨行密陷寿州，执刺史江从勖。五月甲子，静难军节度使王行瑜、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及李茂贞犯京师，杀太保致仕韦昭度、太子少师李磎。是月，李克用陷绛州，刺史王瑶死之。六月庚寅，镇海军节度使钱升为浙江东道招讨使。癸巳，吏部尚书孔纬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丙辰，李克用以兵屯于河中。戊午，匡国军节度使王行约奔于京师。庚申，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骆全瓘刘景宣、指挥使王行实李继鹏反。行在莎城。嗣薛王知柔权知中书事。壬戌，李克用陷同州。甲子，次石门。前护国军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戊戌，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招讨使，保大军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为东北面招讨使，彰义军节度使张鐇为西面招讨使。辛丑，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李继鹏伏诛。赦李茂贞。辛亥，至自石门。壬子，崔昭纬罢。九月丙辰，徐彦若为司空。癸亥，孔纬薨。前昭义军节度使李罕之为邠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十月，京兆尹孙偓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戌，李克用及王行瑜战于梨园，败之。庚寅，王行约焚宁州以逃。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卒，其子郜自称留后。十一月丁巳，李克用及王行瑜战于龙泉，败之。辛酉，衢州刺史陈儒卒，其弟岌自称刺史。丁卯，王行瑜伏诛。壬申，齐州刺史硃琼叛附于硃全忠。丁丑，王建陷利州，刺史李继颙死之。十二月癸未，赦京师，复大顺以来削夺官爵非其罪者。甲申，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璠叛附于王建。丙申，建寇梓州。戊辰，通州刺史李彦昭叛附于建。是岁，安州防御使宣晟陷桂州，静江军节度使周元静部将刘士政死之，晟自称知军府事。

三年正月癸丑，王建陷龙州，刺史田昉死之。闰月丁亥，果州刺史周雄叛附于建。四月壬子，武安军乱，杀其节度使刘建峰，其将马殷自称留后。五月癸未，杨行密陷苏州，执刺史成及；陷光州，刺史刘存死之。庚寅，成汭陷黔州，武泰军节度使王建肇奔于成都。乙未，董昌伏诛。是月，蕲州刺史冯行章叛附于杨行密。六月庚戌，李茂贞犯京师，嗣延王戒丕御之。丙寅，及茂贞战于娄馆，败绩。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韩建来朝，次华州。乙巳，崔胤罢。丙午，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甲寅，王抟罢。乙丑，国子《毛诗》博士硃朴为左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乙未，武安军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崔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酉，贬陆扆为峡州刺史。十月，李克用及罗弘信战于白龙潭，败之。壬子，孙偓持节凤翔四面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

讨、处置使。戊午，威胜军节度使王抟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戊子，忠国军节度使李师悦卒，其子继徽自称留后。

四年正月乙酉，韩建以兵围行宫，杀扈跸都将李筠。丙申，硃全忠陷郓州，天平军节度使硃宣死之。己亥，孙偓罢都统。二月，硃全忠寇兖州，泰宁军节度使硃瑾奔于淮南，其子用贞以兖州叛附于全忠。全忠陷沂、海、密三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寇河中。韩建杀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癸丑，王建陷泸州，刺史马敬儒死之。己未，立德王裕为皇太子，太赦，飨于行庙。辛未，王建陷渝州。乙亥，孙偓、硃朴罢。五月壬午，硃全忠陷黄州，刺史矍璋死之。六月，贬王建为南州刺史。以李茂贞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嗣覃王嗣周为凤翔陇右节度使，茂贞不受命，嗣周及茂贞战于奉天，败绩。八月，韩建杀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韩王、嗣陈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九月，钱升陷湖州，忠国军节度使李继徽奔于淮南。彰义军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静难军节度使李思谏为凤翔四面行营副都统，以讨李茂贞。十月壬子，遂州刺史侯绍叛附于王建。乙卯，合州刺史王仁威叛附于建。庚申，建陷梓州，剑南东川节度使顾彦晖死之。甲子，封子秘为景王，祚辉王，祺祁王。十一月癸酉，杨行密及硃全忠战于消口，败之。丙子，钱升陷台州。十二月丁未，威武军节度使王潮卒，其弟审知自称留后。

光化元年正月，徐彦若为司徒。二月，赦李茂贞。三月，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之子守文陷沧州，义昌军节度使卢彦威奔于汴州。四月丙寅，立淑妃何氏为皇后。五月己巳，大赦。辛未，硃全忠陷洺州，刺史邢善益死之；又陷邢州。壬午，陷磁州，刺史袁奉韬死之。是月，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蒋勋、杨师远、唐旻死之。七月丙申，硃全忠陷唐州，又陷隋州，执刺史赵匡璘。八月戊午，陷邓州，执刺史国湘。壬戌，至自华州。甲子，大赦，改元。九月丙子，有星陨于北方。甲申，钱升陷苏州。十月，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卒，其子绍威自称留后。己亥，硃全忠陷安州，刺史武瑜死之。十一月，衢州刺史陈岌叛附于杨行密。甲寅，封子禛为雅王，祥琼王。十二月癸未，李罕之陷潞州，自称节度留后。李克用陷泽州。

二年正月乙未，给复绵、剑二州二年。丁未，崔胤罢。兵部尚书陆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月，李罕之陷沁州。刘仁恭陷贝州。二月甲子，硃全忠陷蔡州，奉国军节度使崔洪奔于淮南。三月丁巳，全忠陷泽州。六月丁丑，保义军乱，杀其节度使王珙，其将李璠叛附于全忠。七月壬辰，海州戍将陈汉宾以其州叛附于杨行密。马殷陷道州，刺史蔡结

死之。八月，李克用陷泽、潞、怀三州。十一月，徐彦若为太保，王抟为司空。马殷陷郴、连二州，刺史陈彦谦、鲁景仁死之。辛丑，保义军将硃简杀其节度使李璠，叛附于硃全忠。

三年四月辛未，皇后及皇太子享于太庙。六月丁卯，清海军节度使崔胤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抟罢。己巳，杀之。七月，浙江溢。八月庚辰，李克用陷洺州，执刺史硃绍宗。九月，硃全忠陷洺州。钱升陷婺州，刺史王坛奔于宣州。衢州刺史陈岌叛附于钱升。乙巳，徐彦若罢。丙午，崔远罢。戊申，刑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寅，硃全忠陷瀛州。十月丙辰，陷景州，执刺史刘仁霸。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刺史杨约死之。甲申陷定州，义武军节度使王郜奔于太原。十一月己丑，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内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作乱，皇帝居于少阳院。辛卯，季述以皇太子裕为皇帝。丁未，太白昼见。十二月，刘季述杀睦王倚。是岁，马殷陷桂、宜、岩、柳、象五州。睦州刺史陈晟卒，其弟询自称刺史。

天复元年正月乙酉，左神策军将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以兵讨乱，皇帝复于位。刘季述、薛齐偓伏诛，降封皇太子裕为德王。戊申，硃全忠陷绛州。壬子，崔胤为司空。硃全忠陷晋州。二月甲寅，以旱避正殿，减膳。戊辰，硃全忠陷河中，执护国军节度使王珂。辛未，封全忠为梁王。是月，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辛亥，昭义军节度使孟迁叛附于硃全忠。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泽二州。丁巳，仪州刺史张鄂叛附于全忠。甲戌，享于太庙。丙子，大赦，改元。武德、贞观配飨功臣主祭子孙叙进之，介公、酇公后予一子九品正员官。免光化以来畿内逋负。五月，李茂贞来朝。六月，李克用陷隰、慈二州。十月戊戌，硃全忠犯京师。十一月己酉，陷同州。壬子，如凤翔。丁巳，硃全忠陷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叛附于全忠。辛酉，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句当中书事。癸亥，李茂贞及硃全忠战于武功，败绩。丁卯，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戊辰，硃全忠犯凤翔。辛未，陷邠州，静难军节度使李继徽叛附于全忠。甲戌，崔胤、裴枢罢。十二月，钟传陷吉州。是岁，清海军节度使徐彦若卒，行军司马刘隐自称留后。武贞军节度使雷蒲卒，其子彦威自称留后。

二年正月丁卯，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给事中严龟为汴、岐和协使。二月己亥，盗发简陵。王建陷利州，昭武军节度使李继忠奔于凤翔。三月庚戌，昼晦。癸丑，硃全忠陷汾

州。乙卯，浙西大雨雪。戊午，硃全忠陷慈、隰二州。丁卯，李克用陷汾、慈、隰三州。四月，卢光启罢。丙申，温州刺史硃褒卒，其兄敖自称刺史。杨行密陷升州。五月丙午，李茂贞及硃全忠战于武功，败绩。庚午，韦贻范罢。六月丙子，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戌，硃全忠陷凤州。七月甲辰，陷成州。乙巳，陷陇州。八月己亥，韦贻范起复。辛丑，王建陷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王万弘叛附于建。九月戊申，李茂贞及硃全忠战于槐林，败绩。武定军节度使拓拔思恭叛附于王建。十月癸酉，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及湖南节度使马殷讨硃全忠。王建陷兴州。十一月癸卯，保大军节度使李茂勋以兵援凤翔。丙辰，韦贻范薨。十二月癸巳，温州将丁章逐其刺史硃敖。己亥，硃全忠陷鄜州，保大军节度使李茂勋叛附于全忠。是岁，卢光稠陷韶州。岳州刺史邓进思卒，其弟进忠自称刺史。

三年正月丙午，平卢军节度使王师范取兖州。戊申，杀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韩全诲张彦弘、内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辛亥，翰林学士姚洎为汴、岐和协使。壬子，工部尚书崔胤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子，幸硃全忠军。己巳，至自凤翔，哭于太庙，大赦。庚午，崔胤及硃全忠杀中官七百余人。辛未，胤判六军十二卫事。丁章伏诛。二月，雨土。甲戌，贬陆扆为沂王傅，分司东都。丙子，王溥罢。硃全忠杀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戊寅，降京畿、河中凤翔兴德府、同邠鄜三州死罪以下。己卯，辉王祚为诸道兵马都元帅；庚辰，硃全忠为太尉、中书令副之。崔胤为司徒。乙未，清海军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硃全忠陷青州。杨行密陷密州，刺史刘康乂死之。酉月己卯，硃全忠判元帅府事。五月壬子，荆南节度使成汭及杨行密战于君山，死之。武贞军节度使雷彦威之弟彦恭陷江陵。六月乙亥，硃全忠陷登州。九月，杨行密杀奉国军节度使硃延寿。辛亥，硃全忠陷棣州，刺史邵播死之；陷密州。戊午，平卢军节度使王师范叛附于全忠。十月，忠义军将赵匡明陷江陵，自称留后。王建陷忠、万、施三州。甲戌，陷夔州。丁丑，平卢军将刘鄩以兖州叛附于硃全忠。十二月，裴贽罢。杨行密陷宣州，宁国军节度使田頵死之。辛巳，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申，硃全忠杀尚书左仆射致仕张浚。

天祐元年正月乙巳，崔胤罢。裴枢判左三军事，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右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酉，硃全忠杀太子少傅崔胤及京兆尹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戊午，全忠迁唐都于洛阳。二月丙寅，日中见北斗。戊

寅，次陕州。硃全忠来朝。甲申，封子祯为端王，祁丰王，福和王，禧登王，祐嘉王。三月丁未，硃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闰四月壬寅，次谷水。硃全忠来朝。甲辰，至自西都。享于太庙。大风，雨土。乙巳，大赦，改元。六月，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会李克用、王建兵以讨硃全忠。七月乙丑，全忠以兵屯于河中。八月壬寅，全忠以左右龙武统军硃友恭、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兵犯宫门；是夕，皇帝崩，年三十八。明年，起居郎苏楷请更谥“恭灵庄闵”，庙号襄宗。至后唐同光初，复故号谥云。

昭宣光烈孝皇帝讳祝，昭宗第九子也。母曰皇太后何氏。始封辉王。硃全忠已弑昭宗，矫诏立为皇太子，监军国事。

天祐元年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柩前。衢州刺史陈璋、睦州刺史陈询叛附于杨行密。九月庚午，尊皇后为皇太后。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癸巳，硃全忠来朝。甲午，全忠杀硃友恭、氏叔琮。十一月，全忠陷光州。是岁，虔州刺史卢光稠卒，衙将李图自称知州事。

二年正月，卢约陷温州。杨行密杀平卢军节试使安仁义。丁丑，盗焚乾陵下宫。二月，杨行密陷鄂州，武昌军节度使杜洪死之。戊戌，硃全忠杀德王裕及棣王翎、虔王禊、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琼王祥。己酉，葬圣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三月甲子，裴枢罢。戊寅，独孤损罢。礼部侍郎张文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申，崔远罢。吏部侍郎杨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月乙未，以旱避正殿，减膳。庚子，有彗星出于酉北；甲辰，出于北河。辛亥，降京畿死罪以下，给复山陵役者一年。五月，王建陷金州，戎昭军节度使冯行袭奔于均州。六月，行袭克金州。杨行密陷婺州，执刺史沈夏。戊子，硃全忠杀裴枢及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左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司空致仕裴贽、检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七月，卜郊。岳州刺史邓进忠叛附于马殷。九月甲子，硃全忠陷襄州，忠义军节度使赵匡凝奔于淮南。丙寅，封弟裕为颍王，祐蔡王。硃全忠陷江陵，留后赵匡明奔于成都。乙酉，改卜郊。十月丙戌，硃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十一月庚午，三卜郊。庚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卒，以其子渥为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辛巳，硃全忠为相国，总百揆，封魏王。十二月乙未，全忠为天下兵马元帅，杀蒋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尚食使硃建武。癸卯柳璨为司空。戊申，硃全忠杀皇太后。辛亥，罢郊。癸丑，贬柳璨为登州刺史。甲寅，杀璨及太常卿张廷范。

三年正月壬戌，淮南将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钱升。二月，杨

渥陷岳州。癸巳，王建陷归州。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镇南军节度使钟传卒，其子匡时自称留后。六月，钱升陷衢、睦二州，刺史陈璋、陈询奔于淮南。七月，杨渥陷饶州。八月癸未，硃全忠陷相州。九月，杨渥陷洪州，执钟匡时。乙亥，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陷坊州，执刺史刘彦晖。十月辛巳，杨崇本会凤翔、泾原、鄜延、秦陇兵以讨硃全忠，战于美原、败绩。十一月，忠国军节度使高彦卒，其子澧自称留后。闰十二月戊辰，李克用陷潞州，昭义军节度使丁会叛附于克用。乙亥，震电，雨雪。

四年三月，刘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四月戊午，钱升陷温州。甲子，皇帝逊于位，徙于曹州，号济阴王。梁开平二年二月遇杀，年十七，谥曰哀帝。后唐明宗追谥昭宣光烈孝皇帝，陵曰温陵。

赞曰：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为人明隽，初亦有志于兴复，而外患已成，内无贤佐，颇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乱。自唐之亡也，其遗毒余酷，更五代五十余年，至于天下分裂，大坏极乱而后止。迹其祸乱，其渐积岂一朝一夕哉！

志第一礼乐一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 ，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呜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

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贞元中，太常礼院脩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脩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五礼：

一曰吉礼。

大祀：天、地、宗庙、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赠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州县之社稷、释奠。而天子亲祠者二十有四。三岁一祫，五岁一禘，当其岁则举。其余二十有二，一岁之间不能遍举，则有司摄事。其非常祀者，有时而行之。而皇后、皇太子岁行事者各一，其余皆有司行事。

凡岁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腊，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腊，享于太庙；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籍。

凡祭祀之节有六：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庙之晨祼，六曰进熟、馈食。

一曰卜日。凡大祀、中祀无常日者卜，小祀则筮，皆于太庙。

卜日，前祀四十有五日，卜于庙南门之外，布卜席闑西阈外。太常卿立门东，太卜正占者立门西，卜正奠龟于席西首，灼龟之具在龟北，乃执龟立席东，北向。太卜令进受龟，诣卿示高，卿受视已，令受龟，少退俟命。卿曰："皇帝以某日祗祀于某。"令曰："诺。"遂还席，西向坐。命龟曰："假尔太龟，有常。"兴，授卜正龟。卜正负东扉坐，作龟，兴。令进，受龟，示卿。卿受，反之。令复位，东向，占之，不释龟，进告于卿曰："某日从。"乃以龟还卜正。凡卜日必举初旬；不吉，即繇中及下，如初仪。若筮日，则卜正启韇出策，兼执之，受命还席，以韇击策，述命曰："假尔太筮，有常。"乃释韇坐策，执卦以示，如卜仪。小祀筮日，则太卜令莅之，日吉乃用，遇废务皆勿避。

二曰斋戒。其别有三：曰散斋，曰致斋，曰清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大祀，前期七日，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日祀某神祇于某所，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于是乃斋。皇帝散斋于别殿；致斋，其二日于太极殿，一日于行宫。前致斋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西序及室内，皆东向。尚舍直长张帷于前楹下。致斋之日，质明，诸卫勒所部屯门列仗。昼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请中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入陈于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诸侍卫之官服其器服，诸侍臣斋者结佩，诣阁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办"。三刻，皇帝服衮冕，结佩，乘舆出自西房，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即御座，东向，侍臣夹侍。一刻顷，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就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还本司，陪位者以次出。凡豫祀之官，散斋理事如旧，唯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预秽恶。致斋，唯行祀事，其祀官已斋而阙者摄。其余清斋一日。

三曰陈设。其别有五：有待事之次，有即事之位，有门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席神之位。

前祀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卫尉设文武侍臣之次于其前，左右相向。设祀官次于东壝之外道南，从祀文官九品于其东，东方、南方朝集使又于其东，蕃客又于其东，重行异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于其西，西方、北方朝集使又于其西，蕃客又于其西，东上。其褒圣侯若在朝，位于文官三品

下。设陈馔幔于内壝东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北门之外道东，西向。

明日，奉礼郎设御位于坛之东南，西向；望燎位当柴坛之北，南向；祀官公卿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南，分献之官于公卿之南，执事者又于其后，异位重行，西向北上。御史位于坛下，一在东南，西向，一在西南，东向。奉礼郎位于乐县东北，赞者在南，差退，皆西向。又设奉礼郎、赞者位于燎坛东北，西向。皆北上。协律郎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大乐令位于北县之间，当坛北向。从祀文官九品位于执事之南，东方、南方朝集使又于其南，蕃客又于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酇公位于中壝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又于其南，西方、北方朝集使又于其南，蕃客又于其南，东向北上。所以即而行事也。

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位于东西壝门之外，如设次，所以省牲及祀之日将入而序立也。

设牲榜于东壝之外，当门西向。苍牲一居前，又苍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黄牲一、白牲一、玄牲一、又赤牲一、白牲一在南，少退北上。廪牺令位于牲西南，祝史陪其后，皆北向。诸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西向。太常卿位于牲前少北，卿史位于其西，皆南向。

又设酒尊之位。上帝，太尊、著尊、牺尊、山罍各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尊、壶尊、山罍各二，在坛下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配帝，著尊、牺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坛上，于上帝酒尊之东，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等。内官每陛间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间各壶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间各概尊二，于下坛下。众星每道间各散尊二，于内壝之外。凡尊，设于神座之左而右向。尊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也。设御洗于午陛东南，亚献、终献同洗于卯陛之南，皆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也。分献，罍、洗、篚、冪各于其方陛道之左，内向。执尊、罍、篚、冪者，各立于其后。玉币之篚于坛上下尊坫之所。

前祀一日，晡后，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帅其属升，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高祖神尧皇帝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莞。五方帝、日、月于坛第一等，青帝于东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东，黄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大明于东陛之南。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稿秸。五星、十二辰、河汉及内官五十有五于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间，各依其方，席皆内向。其内官有北辰座于

东陛之北，曜魄宝于北陛之西，北斗于南陛之东，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东，五帝内座于曜魄宝之东，皆差在前。二十八宿及中官一百五十有九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一十有七皆差在前。外官一百有五于内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于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间，席皆以莞。

若在宗庙，则前享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庙东门之外道北，南向。守宫设文武侍臣次于其后，文左武右，俱南向。设诸享官、九庙子孙于斋坊内道东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又于其南，东方、南方蕃客又于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酇阝公于庙西门之外，近南。武官九品于其南，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南，东向北上。

前享一日，奉礼郎设御位于庙东南，西向。设享官公卿位于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位于其后，西向北上。卿史位于庙堂之下，一在东南，西向；一在西南，东向。令史各陪其后。奉礼郎位于乐县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协律郎位于庙堂上前楹之间，近西，东向。太乐令位于北县之间，北向。设从享之官位，九庙子孙于享官公卿之南，昭、穆异位。文官九品以上，又于其南，东方、南方蕃客又于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酇公位于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于其南，少西，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南，东向北上。设牲榜于东门之外，如郊之位。设尊彝之位于庙堂之上下，每座斝彝一，黄彝一，牺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皆于神座之左。献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前楹间，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户外，南向。各有坫焉。其壶尊二、太尊二、山罍四，皆在堂下阶间，北向西上；簋、钘、笾、豆在堂上，俱东侧阶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六登次之，六钘次之，笾、豆为后，皆以南为上，屈陈而下。御洗在东阶东南，亚献又于东南，俱北向；罍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

享日，未明五刻，太庙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于户外，自西序以东：献祖、太祖、高祖、高宗皆北厢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南厢北向。每座黼扆，莞席纷纯，藻席画纯，次席黼纯，左右几。

四曰省牲器。省牲之日，午后十刻，去坛二百步所，禁行人。晡后二刻，郊社令、丞帅府史三人及斋郎，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设于位。三刻，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谒者引司空，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县于下。初，司空将升，谒者引太常卿，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降，就

省牲位，南向立。廪牺令少前，曰：“请省牲。”太常卿省牲。廪牺令北面举手曰：“腯。”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举手曰：“充。”诸太祝与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谒者引光禄卿诣厨，省鼎镬，申视濯溉。祀官御史省馔具，乃还斋所。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馔所，遂烹牲。其于庙亦如之。

五曰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懑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太祝以玉币置于篚，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簠于馔幔。未明二刻，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事者，入自东门坛南，北向西上。奉礼郎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执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赞者引御史、诸太祝升坛东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行扫除于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扫除于下。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群臣就门外位。太乐令帅工人、二舞以次入，文舞陈于县内，武舞立于县南。谒者引司空入，奉礼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东陛，行扫除于上，降，行乐县于下。谒者、赞引各引群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诸卫列大驾仗卫。侍中版奏“请中严”。乘黄令进玉辂于行宫南门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皇帝升辂，如初。黄门侍郎奏“请进发”。至大次门外，南向。侍中请降辂。皇帝降辂，乘舆之大次。半刻顷，太常博士引太常卿位于大次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质明，皇帝服大裘而冕，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镇珪授殿中监以进。皇帝搢大珪、执镇珪，礼部尚书与近侍者从。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协律郎跪，俯伏，举麾，乐舞六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诸太祝跪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皇帝升坛自南陛，北向立。太祝以玉币授侍中，东向以进。皇帝搢镇珪受之，跪奠于昊天上帝，俯伏，兴，少退，再拜，立于西方，东向。太祝以币授侍中以进，皇帝受币，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俯伏，兴，拜，降自南陛，复于位。皇帝将奠配帝之币，谒者七人，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诸神之位；祝史、斋郎助奠。初，众官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奠之，退立于尊所。

若宗庙，曰晨祼。享日，未明四刻，太庙令、良懑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簠。未明三刻，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博士、宫闱令、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事

者，入自东门，当阶间，北向西上。奉礼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执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赞者引御史、诸太祝升自东阶，行扫除于堂上，令史、祝史行扫除于下。太庙令帅其属陈瑞物太阶之西，上瑞为前列，次瑞次之，下瑞为后，又陈伐国宝器亦如之，皆北向西上，藉以席。未明二刻，陈腰舆于东阶之东，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赞者引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帅内外执事者，以腰舆升自东阶，入献祖室，开□㕓室。太祝、宫闱令奉神主各置于舆，出，置于座，次出懿祖以下神主如献祖。銮驾将至，谒者、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从享群官、九庙子孙、诸方客使，皆就门外位。銮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右。侍中请降辂，皇帝降辂，乘舆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从享之官皆就门外位。大乐令帅工人、二舞入。谒者引司空入，就位。奉礼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东阶，行扫除于堂上，降，行乐县于下。初，司空行乐县，谒者、赞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庙子孙、从享群官、诸方客使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太常卿引皇帝至庙门外，殿中监进镇珪，皇帝执镇圭。近侍者从入，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太常卿前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协律郎举麾，鼓柷，乐舞九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诣罍洗，侍中跪取匜，兴，沃水；又跪取盘，兴，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黄门侍郎跪，取巾于篚，兴，以悦受巾，跪奠于篚。又取瓚于篚，兴，以进，皇帝受瓚。侍中酌水奉盘，皇帝洗瓚，黄门侍郎授巾如初。黄帝拭瓚，升自阼阶，就献祖尊彝所。执尊者举冪，侍中赞酌郁酒，进献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俯伏，兴，少退，北向再拜。又就懿祖尊彝所，执尊者举冪，侍中取瓚于坫以进，皇帝受瓚，侍中赞酌郁酒，进懿祖神座前，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次祼太祖以下，皆如懿祖。皇帝降自阼阶，复于版位。初，群官已再拜，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立于东门外，斋郎奉炉炭、萧、稷、黍各立于其后，以次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于阶上，进奠于神座前。祝史退立于尊所，斋郎奉炉炭置于神座之左，其萧、稷、黍各置于其下，降，自阼阶以出。诸太祝取肝、膋燔于炉，还尊所。

志第二礼乐二

六曰进熟。皇帝既升，奠玉、币。太官令帅进馔者奉馔，各陈于内壝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太官令引馔入门，各至其陛。祝史俱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诸太祝迎馔于坛上。司徒、太官令俱降自东陛以出。又进设外官、众星之馔。皇帝诣罍洗，盥手，洗爵，升坛自南陛。司徒升自东陛，立于尊所。斋郎奉俎从升，立于司徒后。皇帝诣上帝尊所，执尊者举冪，侍中赞酌泛齐，进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兴，少退，立。太祝持版进于神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帝再拜。诣配帝酒尊所，执尊者举冪，侍中取爵于坫以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泛齐，进高祖神尧皇帝前，东向跪，奠；兴，少退，立。太祝持版进于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曾孙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皇帝再拜。进昊天上帝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太祝各帅斋郎进俎。太祝减神前胙肉，共置一俎，授司徒以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虚爵，复于坫。皇帝俯伏，兴，再拜，降自南陛，复于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将复位，谒者引太尉诣罍洗，盥手，洗瓠爵，自东陛升坛，诣昊天上帝著尊所，执尊者举冪，太尉酌醴齐，进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兴，再拜。诣配帝牺尊所，取爵于坫，酌醴齐，进高祖神尧皇帝前，东向跪，奠爵；兴，再拜。进昊天上帝前，北向立。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进于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虚爵，复于坫。太尉再拜，降，复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诣罍洗，盥手，洗瓠爵，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太尉将升献，谒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献官，诣罍洗，盥手，洗瓠爵，各由其陛升，酌泛齐，进，跪奠于神前。初，第一等献官将升，谒者五人次引献官各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二等内官酒尊所，酌醍齐以献。赞者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诣外官酒尊所，酌清酒以献。赞者四人，次引献官诣罍洗，盥、洗，诣众星酒尊所，酌昔酒以献。其祝史、斋郎酌酒助奠，皆如内官。上下诸祝各进，跪，彻豆，还尊所。奉礼郎曰："赐胙。"赞者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大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作一成。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燎位。"皇帝就位，南向立。上下诸祝各执篚，取玉、币、祝版、礼物以上。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饭

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坛，诣柴坛，自南陛登，以币、祝版、馔物置于柴上。户内诸祝又以?诠僖韵吕癖医源恿恰7罾窭稍唬骸翱闪恰！倍□⑽髅娓髁□耍□跃媪腔稹0氩瘢□□G淝霸唬骸袄癖稀！被实刍勾蟠危□鲋袎妹牛□钪屑嗲笆苷颢暎□允谏幸路钣□□钪屑嘤智笆艽螳睥；实廴氪危□苏摺⑯抟□饕□牍伲□云律崛朔忠□永袢汗佟⑱罘娇褪挂源纬觥T拚咭□□贰⑻□R韵戮愀粗词挛弧7罾窭稍唬骸霸侔荨！庇□芬韵陆栽侔荩□觥9と恕6.□枰源纬觥?

若宗庙，曰馈食。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东门之外，西向南上。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献祖之俎。太官引馔入自正门，至于太阶。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阼阶以出。诸太祝迎馔于阶上设之，乃取萧、稷、黍擩于脂，燔于炉。太常卿引皇帝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阶，诣献祖尊彝所，执尊者举冪，侍中赞酌泛齐，进献祖前，北向跪，奠爵。又诣尊所，侍中取爵于坫以进，酌泛齐，进神前，北向跪，奠爵，退立。太祝持版进于神右，东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孝曾孙开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献祖宣皇帝、祖妣宣庄皇后张氏。"皇帝再拜，又再拜。奠，诣懿祖尊彝，酌泛齐，进神前，南向跪，奠爵，少西，俯伏，兴。又醉泛齐，进神前，南向跪，奠爵，少东，退立。祝史西面跪，读祝文。皇帝再拜，又再拜。次奠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如懿祖。乃诣东序，西向立。司徒升自阼阶，立于前楹间，北面东上。诸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诸太祝各帅斋郎进俎，太祝减神前三牲胙肉，共置一俎上，以黍、稷饭共置一笾，授司徒以进；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以进。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饮，卒爵。侍中进，受虚爵，以授太祝，复于坫。皇帝降自阼阶，复于版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将复位，太尉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阶，诣献祖尊彝所，酌醴齐进神前，北向跪，奠爵，少东，兴，再拜。又取爵于坫，酌醴齐进神前，北向跪，奠爵，少西，北向再拜。次奠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如献祖。乃诣东序，西向立。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进于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于坫。太尉兴，再拜，复于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诣罍洗，盥、洗，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诸太祝各进。彻豆，还尊所。奉礼郎曰："赐胙。"赞者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太常卿前曰："礼毕。"皇帝出门，殿中监前受镇珪。通事舍人、谒者、赞引各引

享官、九庙子孙及从享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奉礼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以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庙令与太祝、宫闱令帅腰舆升，纳神主。其祝版燔于斋坊。

七祀，各因其时享：司命、户以春，灶以夏，中霤以季夏土王之日，门、厉以秋，行以冬。

时享之日，太庙令布神席于庙庭西门之内道南，东向北上；设酒尊于东南，罍洗又于东南。太庙令、良懘令实尊篚，太官丞引馔，光禄卿升，终献，献官乃即事，一献而止。其配享功臣，各位于其庙室太阶之东，少南，西向，以北为上。壶尊二于座左，设洗于终献洗东南，北向。以太官令奉馔，庙享已亚献，然后献官即事，而助奠者分奠，一献而止。

此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孟冬祫于太庙之礼，在乎坛壝、宗庙之间，礼盛而物备者莫过乎此也。其坛堂之上下、壝门之内外、次位之尊卑与其向立之方、出入降登之节，大抵可推而见，其盛且备者如此，则其小且略者又可推而知也。

至于坛□㽔、神位、尊爵、玉币、笾豆、簠簋、牲牢、册祝之数皆略依古。

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而五减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陛者，圆丘也。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广十有六步，设八陛，上陛广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者，方丘也。高、广皆四丈者，神州之坛也。其广皆四丈，而高八尺者青帝、七尺者赤帝、五尺者黄帝、九尺者白帝、六尺者黑帝之坛也。广四丈，高八尺者，朝日之坛也。为坎深三尺，纵广四丈，坛于其中，高一尺，方广四丈者，夕月之坛也。广五丈，以五土为之者，社稷之坛也。高尺，广丈，蜡坛也。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农、先蚕之坛也。其高皆三尺，广皆丈者，小祀之坛也。岳镇、海渎祭于其庙，无庙则为之坛于坎，广一丈，四向为陛者，海渎之坛也。广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者，古帝王之坛也。广一丈，高一丈二尺，户方六尺者，大祀之燎坛也。广八尺，高一丈，户方三尺者，中祀之燎坛也。广五尺，户方二尺者，小祀之燎坛也。皆开上南出。瘞坎皆在内壝之外壬地，南出陛，方，深足容物。此坛□㽔之制也。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东方青帝灵威仰、南

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及大明、夜明在坛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并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坐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四十九坐，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间。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余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间。外官一百五在内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在内壝之外。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五帝在四方之陛。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配，五方帝在第一等，五帝在第二等，五官在坛下之东南。季秋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五方帝在五室，五帝各在其左，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岁星、三辰在坛下之东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东南。立夏祀赤帝，以神农氏配，荧惑、三辰、七宿、祝融氏位如青帝。季夏土王之日祀黄帝，以轩辕氏配，镇星、后土氏之位如赤帝。立秋祀白帝，以少昊氏配，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赤帝。立冬祀黑帝，以颛顼氏配，辰星、三辰、七宿、玄冥氏之位如白帝。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坛上，神农、伊耆各在其坛上，后稷在坛东，五官、田畯各在其方，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之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井泉各在其方之坛，龙、麟、硃鸟、驺虞、玄武、鳞、羽、裸、毛、介、水墉、坊、邮表□畷、於菟、猫各在其方坛之后。夏至祭皇地祇，以高祖配，五方之岳镇、海渎、原隰、丘陵、坟衍在内壝之内，各居其方，而中岳以下在西南。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吉亥祭神农，以后稷配，而朝日、夕月无配。席，尊者以槁秸，卑者以莞。此神位之序也。

以大尊实泛齐，著尊实醴齐，牺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以象尊实醍齐，壶尊实沈齐，皆二；山罍实酒四：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著尊实泛齐，牲尊实醴齐，象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实醴齐，以祀内官。以牺尊二实盎齐，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实醍齐，以祀外官。以壶尊二实昔酒，以祀众星、日、月。以上皆有坫。迎气，五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罍皆减上帝之半。五方帝大享于明堂，太尊、著尊、牛羲尊、山罍各二。五方帝从祀于圆丘，以太尊实泛齐，皆二。五人帝从享于明堂，以著尊实醴齐，皆二。日、月，以太尊实醴齐，著尊实盎齐，皆二，以山罍实酒一。从祀于圆丘，以太尊二实泛齐。神州地祇从祀于方丘，以太尊二实泛齐。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尊实醍齐；七宿，以壶尊实沈齐，皆二。蜡祭，神农、伊耆氏，以著尊皆二实盎齐。田畯、龙、麟、硃鸟、驺

虞、玄武，以壶尊实沈齐。鳞、羽、裸、毛、介、丘陵、坟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邮表□燹、虎、猫、昆虫、以散尊实清酒，皆二。岳镇、海渎，以山尊实醍齐。山、川、林、泽，以蜃尊实沈齐，皆二。伊耆氏以上皆有坫。太社，以太罍实醍齐，著尊实盎齐，皆二；山罍一。太稷，后稷氏亦如之。其余中祀，皆以牺尊实醍齐，象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小祀，皆以象尊二实醍齐。宗庙祫享，室以斝彝实明水，黄彝实鬯，皆一；牺尊实泛齐，象尊实醴齐，著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设堂上。壶尊实醍齐，大尊实沈齐，山罍实酒，皆二，设堂下。禘享，鸡彝、鸟彝一。时享，春、夏室以鸡彝、鸟彝一，秋、冬以斝彝、黄彝一，皆有坫。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壶尊二实醍齐。别庙之享，春、夏以鸡彝实明水，鸟彝实鬯，皆一；牲尊实醴齐，象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秋、冬以斝彝、黄彝，皆一；著尊、壶尊、山罍皆二。太子之庙，以牺尊实醴齐，象尊实盎齐，山罍实酒，皆二。凡祀，五齐之上尊，必皆实明水；山罍之上尊，必皆实明酒；小祀之上尊，亦实明水。此尊爵之数也。

冬至，祀昊天上帝以苍璧。上辛，明堂以四圭有邸，与配帝之币皆以苍，内官以下币如方色。皇地祇以黄琮，与配帝之币皆以黄。青帝以青圭，亦帝以赤璋，黄帝以黄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黑璜；币如其玉。日以圭、璧，币以青；月以圭、璧，币以白。神州、社、稷以两圭有邸，币以黑；岳镇、海渎以两圭有邸，币如其方色。神农之币以赤，伊耆以黑，五星以方色，先农之币以青，先蚕之币以黑，配坐皆如之。它祀币皆以白，其长丈八尺。此玉、币之制也。

冬至祀圆丘，昊天上帝、配帝，笾十二、豆十二、簋一、簠一、□一、俎一。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笾八、豆八、簋一、簠一、□一、俎一。五星、十二辰、河汉及内官、中官，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外官众星，笾、豆、簋、簠、俎各一。正月上辛，祈谷圆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孟夏雩祀圆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五人帝，笾四、豆四、簋一、簠一、俎一。五官，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季秋大享明堂，如雩祀。立春祀青帝及太昊氏，笾豆皆十二、簋一、簠一、□一、俎一。岁星、三辰、句芒、七宿，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其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皆如之。礻昔祭百神，大明、夜明，笾十、豆十、簋一、簠一、□一、俎一。神农、伊耆，笾、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岳镇、海渎、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泽，笾、豆各二，簋、簠、俎各一。丘陵、填衍、原隰、龙、麟、硃鸟、白虎、玄武、鳞、羽、毛、

介、於菟等，笾、豆各一，簋、簠、俎各一。又井泉，笾、豆各一，簋、簠、俎各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笾十、豆十、簋一、簠一、□一、俎一。四时祭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笾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夏至祭方丘，皇地礻氏及配帝，豆皆十二、簋一、簠一、□一、俎一。神州，笾四、豆四、簋一、簠一、□一、俎一。其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及五方山川林泽，笾二、豆二，簋、簠、俎各一。孟冬祭神州及配帝，笾豆皆十二、簋一、一、□一、俎一。春、秋祭太社、太稷及配坐，笾豆皆十、簋二、簠二、钘三、俎三。四时祭马祖、马社、先牧、马步，笾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时享太庙，每室笾豆皆十二、簋二、簠二、□三、钘三、俎三。七祀，笾二、豆二、簋二、簠二、俎一。祫享、功臣配享，如七祀。孟春祭帝社及配坐，笾豆皆十、簋二、簋二、□三、钘三、俎三。季春祭先蚕，笾豆皆十、簋二、簠二、□三、钘三、俎三。孟冬祭司寒，笾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春、秋释奠于孔宣父，先圣、先师，笾十、豆十、簋二、簠二、□三、钘三、俎三；若从祀，笾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春、秋释奠于齐太公、留侯，笾豆皆十、簋二、簠二、□三、钘三、俎三、仲春祭五龙，笾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四时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各笾豆十、簋二、簠二、俎三。三年祭先代帝王及配坐，笾豆皆十、簋二、簠二、俎三。州县祭社、稷、先圣，释奠于先师，笾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笾以石盐、槁鱼、枣、栗、榛、菱芡之实、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餈。豆以菲菹□盆粢、菁菹鹿粢、芹菹兔粢、芹菹鱼粢、脾析菹豚胉。嵒食、糝食。中祀之笾无糗饵、粉粢，豆无嵒食、糝食。小祀之笾无白饼、黑饼、豆无脾析菹豚胉。凡用皆四者，笾以石盐、枣实、栗黄、鹿脯；豆以芹菹兔粢、菁菹鹿粢。用皆二者，笾以栗黄、牛脯。豆以葵菹鹿粢。用皆一者，笾以牛脯，豆以鹿。用牛脯者，通以羊。凡簠、簋皆一者，簋以稷，簠以黍。用皆二者，簋以黍、稷，簠以稻、粱。实□以大羹，钘以肉羹。此笾、豆、簠、簋、□、钘之实也。

昊天上帝，苍犊；五方帝，方色犊；大明，青犊；夜明，白犊；神州地祇黑犊。配帝之犊：天以苍，地以黄，神州以黑，皆一。宗庙、太社、太稷、帝社、先蚕、古帝王、岳镇、海渎，皆太牢；社、稷之牲以黑；五官、五星、三辰、七宿，皆少牢。蜡祭：神农氏、伊耆氏，少牢；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田畯、五岳、四镇、海渎、日、月，方以犊二；星辰以降，方皆少牢五；井泉皆羊一。非顺成之方则阙。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皆羊一。司寒，黑牲一。凡牲在涤，大祀九旬，中祀三旬，

小祀一旬，养而不卜。无方色则用纯，必有副焉。省牲而犊鸣，则免之而用副。禁其棰柎，死则瘗之，创病者请代犊，告祈之牲不养。凡祀，皆以其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敛毛血置馔所，祭则奉之以入，遂亨之。肉载以俎，皆升右胖体十一：前节三，肩、臂、臑；后节二，肫、胳；正脊一，脡泚一，横脊一，正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并骨。别祭用太牢者，酒二斗，脯一段，粢四合；用少牢者，酒减半。此牲牢之别也。

祝版，其长一尺一分，广八寸，厚二分，其木梓、楸。凡大祀、中祀，署版必拜。皇帝亲祠，至大次，郊社令以祝版进署，受以出，奠于坫。宗庙则太庙令进之。若有司摄事，则进而御署，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以出。皇后亲祠，则郊社令预送内侍，享前一日进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内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女祝奠于坫。此册祝之制也。

志第三礼乐三

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　，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

唐初《贞观礼》：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时，礼官以谓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在坛上，而耀魄宝在坛第一等，则昊天上帝非耀魄宝可知，而祠令及《显庆礼》犹著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由是尽黜玄说，而南郊祈谷、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诏祈谷复祀感帝。二年，又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议曰："按《贞观礼》祈谷祀感帝，而《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然则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为配尔，此非祈谷之本义也。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贞观礼》皆祭五方帝，而《显庆礼》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义。"既而萧嵩等撰定《开元礼》，虽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

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贞观初，圆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议，以谓："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以祖宗合为一祭，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肃驳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春秋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诏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并配。则天垂拱元年，诏有司议，而成均助教孔玄义、太子右谕德沈伯仪、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议皆不同，而卒用万顷、履冰之说。由是郊、丘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一年，亲享圆丘，中书令张说、卫尉少卿韦縚为礼仪使，乃以高祖配，而罢三祖并配。至二十年，萧嵩等定礼，而祖宗之配定矣。

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配以远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郊配天地。"谏议大夫黎干以谓："禘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书奏，不报。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为高祖不得配之过也。代宗疑之，诏群臣议。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呜呼，礼之失也，岂独纬书之罪哉！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瘞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将有事于南郊，谏议大夫贾曾议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

面。’则汉尝合祭矣。”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乃建玄元庙。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为礼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亵于内外也，况郊庙乎？中宗时，将享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言皇后当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独以钦明说为是。于是以皇后为亚献，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焉。至德宗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无其制度，故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于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然为之者至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像，而众说变不克成。

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亨，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侍中魏征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蜀，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征及师古等皆当世名儒，其论止于如此。

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记。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开元五年，复以为乾元殿而不毁。初，则天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将作大匠康灞素毁之。灞素以为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而迄唐之

世，季秋大享，皆寓圆丘。

《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而礼家之说，世数不同。然自《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大儒荀卿、刘歆、班固、王肃之徒，以为七庙者多。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庙，曰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贞观九年，高祖崩，太宗诏有司定议。谏议大夫硃子奢请立七庙，虚太祖之室以待。于是尚书八座议："《礼》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立亲庙六，此故事也。"制曰："可。"于是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农府君以世远毁，藏夹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皆为六室。

武氏乱败，中宗神龙元年，已复京太庙，又立太庙于东都。议立始祖为七庙，而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议以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至祫祭，则毁庙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数远，而迁庙之主皆出太祖后。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汉以高皇帝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为其尊于太祖也。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宣而上，庙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属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为太祖，复祔宣皇帝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议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庙者，礼也。而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者不迁，亲尽者则毁。今以太祖近而庙数不备，乃欲于昭穆之外，远立当迁之主以足七庙，而乖迭毁之义，不可。"天子下其议大臣，礼部尚书祝钦明两用其言，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为义宗，祔于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中宗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以为："义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请立别庙于东都，而有司时享，其京庙神主藏于夹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迁，遂为七室矣。

睿宗崩，博士陈贞节、苏献等议曰："古者兄弟不相为后，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晋怀帝亦继世祖而不继惠帝。盖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当迁，不可兼毁二庙。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宜如殷之阳甲，出为别庙，

祔睿宗以继高宗。”于是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开元十年，诏宣皇帝复祔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中宗还祔太庙，于是太庙为九室。将亲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宝应二年，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自是之后，常为九室矣。

代宗崩，礼仪使颜真卿议：“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毁，而代祖元皇帝当迁。”于是迁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崩，礼仪使杜黄裳议：“高宗在三昭三穆外，当迁。”于是迁高宗而祔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顺宗崩，当迁中宗，而有司疑之，以谓则天革命，中宗中兴之主也。博士王泾、史官蒋武皆以为中宗得失在己，非汉光武、晋元帝之比，不得为中兴不迁之君。由是迁中宗而祔顺宗。

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玄、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祔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颍川，后皆复祔，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初，玄宗之复祔献祖也，诏曰：“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盖其率意而言尔，非本于礼也。而后之为说者，乃迁就其事，以谓三昭三穆与太祖祖功宗德三庙不迁为九庙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代十一室焉。

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坏，奉其神主于太极殿，天子素服避正殿，辍朝三日。时将行幸东都，遂谒神主于太极殿而后行。安禄山之乱，宗庙为贼所焚，肃宗复京师，设次光顺门外，向庙而哭，辍朝三日。其后黄巢陷京师，焚毁宗庙，而僖宗出奔，神主法物从行，皆为贼所掠。巢败，复京师，素服哭于庙而后入。

初，唐建东、西二都，而东都无庙。则天皇后僭号称周，立周七庙于东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庙为享德庙。神龙元年，中宗复位，迁武氏庙主于西京，为崇尊庙，而以东都武氏故庙为唐太庙，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亲享焉。由是东西二都皆有庙，岁时并享。其后安禄山陷两京，宗庙皆焚毁。肃宗即位，西都建庙作主，而东都太庙毁为军营，九室神主亡失，至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寓于太微宫，不得祔享。自建中至

于会昌，议者不一，或以为："东西二京宜皆有庙，而旧主当瘗，虚其庙以俟，巡幸则载主而行。"或谓："宜藏其神主于夹室。"或曰："周丰、洛有庙者，因迁都乃立庙尔，今东都不因迁而立庙，非也。"又曰："古者载主以行者，惟新迁一室之主尔，未有载群庙之主者也。"至武宗时，悉废群议，诏有司择日修东都庙。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东都庙焉。

其追赠皇后、追尊皇太后、赠皇太子往往皆立别庙。其近于礼者，后世当求诸礼；其不合于礼而出其私意者，盖其制作与其议论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宣宗已复河、湟三州七关，归其功顺宗、宪宗而加谥号。博士李稠请改作神主，易书新谥。右司郎中杨发等议，以谓："古者已祔之主无改作，加谥追尊，非礼也，始于则天，然犹不改主易书，宜以新谥宝册告于陵庙可也。"是时，宰相以谓士族之庙皆就易书，乃就旧主易书新谥焉。

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谛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礼》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传》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当祫，而有司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玄璨等议，以为："新君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五年而再祭。盖后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后三年，禘常在祫后二年。鲁宣公八年禘僖公，盖二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议者以玄璨等言有经据，遂从之。睿宗崩，开元六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数。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邈以谓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间，合于再殷之义，而置禘先后，则不同焉。

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

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祫、禘，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下百寮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墠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于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禘、祫之岁则祭之。"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于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献祖东向，禘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祫则献祖，禘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祖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祔于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飨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于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祔于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祔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若诸臣之享其亲，庙室、服器之数，视其品。开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及定礼：二品以上四庙，三品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天宝十载，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听立庙，勿限兼爵；虽品及而建庙未逮，亦听寝祭。

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三品

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祢贵贱，皆子孙之牲。牲阙，代以野兽。五品以上室异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笾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甒二，钘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盘一、坫一、篚一、牙盘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进贤冠，各以其服。

凡祔皆给休五日，时享皆四日。散斋二日于正寝，致斋一日于庙，子孙陪者斋一宿于家。始庙则署主而祔，后丧阕乃祔，丧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载以辂，夫人之主以翟车，其余皆以舆。天子以四孟、腊享太庙，诸臣避之，祭仲而不腊。三岁一祫，五岁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祫，卜日、斋戒、省牲、视涤、濯鼎镬，亨牲、实馔、三献、饮福、受胙进退之数，大抵如宗庙之祀。以国官亚、终献，无则以亲宾，以子弟。

其后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寝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

祠器以乌漆，差小常制。祭服以进贤冠，主妇花钗礼衣，后或改衣冠从公服，无则常服。

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古殇及无后皆祔食于祖，无祝而不拜，设坐祖左而西向。亚献者奠，祝乃奠之，一献而止。其后庙制设幄，当中南向，祔坐无所施，皆祭室户外之东而西向。亲伯叔之无后者礻付曾祖，亲昆弟及从父昆弟祔于祖，亲子侄祔于祢。寝祭之位西上，祖东向而昭穆南北，则伯叔之祔者居祢下之穆位北向，昆弟、从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侄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殇、无后，以周亲及大功为断。

古者庙于大门内，秦出寝于陵侧，故王公亦建庙于墓。既庙与居异，则宫中有丧而祭。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祭；外丧，齐衰以下行之。

志第四礼乐四

其非常祀，天子有时而行之者，曰封禅、巡守、视学、耕藉、拜陵。

《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盖其旷世不常行，而于礼无所本，故自汉以来，儒生学官论议不同，而至于不能决，则出于时君率意而行之尔。隋文帝尝令牛弘、辛彦之等撰定仪注，为坛泰山下，设祭如南郊而已，未尝升山也。

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谷屡丰，群臣请封泰山。太宗初颇非之，已而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君坛迹，以是岁两河大水而止。其后群臣言封禅者多，乃命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硃子奢等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不能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奏上之，其议曰："为坛于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坛之广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五寸。玉检如之，厚减三寸。其印齿如玺，缠以金绳五周。玉策四，皆长一尺三寸，广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简，联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归格于庙，盛以金匮。匮高六寸，广足容之，制如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玺。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为再累，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玺。其山上之圆坛，土以五色，高九尺，广五丈，四面为一阶。天子升自南阶，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筑为封，高一丈二尺，广二丈。其禅社首亦如之。其石检封以受命玺，而玉检别制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以石距非经，不用。又为告至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群神。"遂著于礼，其他降禅、朝觐皆不著。至十五年，将东幸，行至洛阳，而彗星见，乃止。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圆丘，三壝，坛上饰以青，四方如其色，号封祀坛。玉策三，以玉为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而金文。玉匮一，长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册；金匮二，以藏配帝之册，缠以金绳五周，金泥、玉玺，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石□感：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匮。□感旁施检，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石检十枚，以检石□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分；印齿三首，皆深四寸，当玺方五寸，当绳阔一寸五分。检立于□感旁，南方、北方皆三，东方、西方皆二，去□感隅皆一尺。□感缠以金绳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

分距□感隅，皆再累，皆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感隅相应。又为坛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号登封坛。玉牒、玉检、石□感、石距、玉匮、石检皆如之。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饰以黄，四方如其色，其余皆如登封。其议略定，而天子诏曰："古今之制，文质不同。今封禅以玉牒、金绳，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从文。"于是昊天上帝褥以苍，地祇褥以黄，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

是岁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如圆丘之礼。亲封玉册，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径一丈二尺，高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册于登封坛。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禅坛，如方丘之礼，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率六宫以登，其帷帟皆锦绣。群臣瞻望，多窃笑之。又明日，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礼。乃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名封祀坛曰舞鹤台，登封坛曰万岁台，降禅坛曰景云台，以纪瑞焉。其后将封嵩岳，以吐蕃、突厥寇边而止。

永淳元年，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遂幸焉。将以明年十一月封禅，诏诸儒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功员外郎贾大隐等草具其仪，已而遇疾，不克封，至武后遂登封焉。

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方治定，岁屡丰稔，群臣多言封禅，中书令张说又固请，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于是说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刊定仪注。立圆台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圆台上起方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坛台四面为一阶。又积柴为燎坛于圆台之东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六尺。又为圆坛于山下，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又积柴于坛南为燎坛，如山上。又为玉册、玉匮、石□咸，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初以谓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哗。欲使亚献已下皆行礼山下坛，召礼官讲议。学士贺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于上，群臣祀臣于下，可谓变礼之中。然礼成于三，亚、终之献，不可异也。"于是三献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诸神皆祭山下坛。玄宗问："前世何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为民祈福，无一秘请。"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坛，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诸神于山下，其祀礼皆如圆丘。而卜日、告天及庙、社、大驾所经及告至、问百年、朝觐，皆如巡狩之礼。

其登山也，为大次于中道，止休三刻而后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称：“具官臣某言，请封玉册。”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册，置于桉以进。皇帝受玉册，跪内之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宝跪以进。皇帝取宝以印玉匮，侍中受宝，以授符宝郎。太尉进，皇帝跪捧玉匮授太尉，太尉退，复位。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匮之桉于石碱南，北向立。执事者发石盖，太尉奉玉匮，跪藏于石碱内。执事者覆石盖，检以石检，缠以金绳，封以石泥，以玉宝遍印，引降复位。帅执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匮，皆如封玉匮。太尉奉金匮从降，俱复位。以金匮内太庙，藏于高祖神尧皇帝之石室。其禅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礼。

天子将巡狩，告于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狩，各脩乃守，考乃职事。敢不敬戒，国有常刑。”将发，告于圆丘。前一日，皇帝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庙、社稷。具大驾卤簿。所过州、县，刺史、令候于境，通事舍人承制问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见。将作筑告至圆坛于岳下，四出陛，设昊天上帝、配帝位。天子至，执事皆斋一日。

明日，望于岳、镇、海、渎、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所司为坛。设祭官次于东壝门外道南，北向；设馔幔内壝东门外道北，南向；设宫县、登歌；为瘞□㽔。祭官、执事皆斋一日。岳、镇、海、渎、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尊，在坛上南陛之东，北向。设玉篚及洗，设神坐坛上北方。献官奠玉币及爵于岳神，祝史助奠镇、海以下。

明日，乃肆觐，将作于行宫南为壝。三分壝间之二在南、为坛于北，广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设宫县坛南、御坐坛上之北，解剑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门外东、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辇路坛南。文官九品位坛东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坛南三分庭一，蕃客位于西。又设门外位，建牙旗于壝外，黄麾大仗屯门，鈒戟陈壝中。吏部主客户部赞群官、客使就门外位。刺史、令赍其土之实，锦、绮、缯、布、葛、越皆五两为束，饰以黄帕常贡之物皆篚，其属执列令后。文武九品先入就位。皇帝乘舆入北壝门，繇北陛升坛，即坐，南向。刺史、蕃客皆入壝门，至位，再拜，奠赍，兴，执赍。侍中降于刺史东北，皆拜。宣已，又拜。蕃客以舍人称制如之。户部导贡物入刺史前，龟首之，金次之，丹、漆、丝、纩四海九州之美物，重行陈。执者退，就东西文武前，侧立。通事舍人导刺史一人，解

剑脱舄，执贽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献壤奠。”遂奠贽。舍人跪举以东授所司，刺史剑、舄复位。初，刺史升奠贽，在庭者以次奠于位前，皆再拜。户部尚书坛间北向跪，请以贡物付所司，侍中承制曰：“可。”所司受贽出东门。中书侍郎以州镇表方一桉俟于西门外，给事中以瑞桉俟于东门外，乃就侍臣位。初，刺史将入，乃各引桉分进东、西陛下。刺史将升，中书令、黄门侍郎降立，既升，乃取表升。尚书既请受贽，中书令乃前跪读，黄门侍郎、给事中进跪奏瑞，侍郎、给事中导桉退，文武、刺史、国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门外位。皇帝降北陛以入，东、西位者出。设会如正、至，刺史、蕃客入门，皆奏乐如上公。

会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典礼者考时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为不恭，宗庙有不慎为不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为叛，有讨。有功德于百姓者，爵赏之。

皇帝视学，设大次于学堂后，皇太子次于大次东。设御座堂上，讲榻北向。皇太子座御座东南，西向。文臣三品以上坐太子南，少退；武臣三品以上于讲榻西南；执读座于前楹，北向。侍讲座执读者西北、武官之前；论义座于讲榻前，北向。执如意立于侍讲之东，北向。三馆学官座武官后。设堂下版位，脱履席西阶下。皇太子位于东阶东南，执经于西阶西南，文、武三品以上分位于南，执如意者一人在执经者后，学生位于文、武后。

其日，皇帝乘马，祭酒帅监官、学生迎于道左。皇帝入次，执经、侍讲、执如意者与文武、学生皆就位堂下。皇太子立于学堂门外，西向。侍中奏“外辨”。皇帝升北阶，即坐。皇太子乃入就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敕皇太子、王公升，皆再拜，乃坐。执读、执经释义。执如意者以授侍讲，秉诣论义坐，问所疑，退，以如意授执者，还坐，乃皆降。若赐会，则侍中宣制，皇帝返次。群官既会，皇帝还，监官、学生辞于道左。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礼设御坐于坛东，西向；望瘞位于坛西南，北向；从官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居后；奉礼位于乐县东北，赞者在南。又设御耕藉位于外壝南门之外十步所，南向；从耕三公、诸王、尚书、卿位于御坐东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数为列。其三公、诸王、尚书、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东，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酇公于御位西南，南向北上。尚舍设御耒席于三公之北

少西，南向。奉礼又设司农卿之位于南，少退；诸执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后、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诸王、尚书、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农人执之。

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车载耒耜于御者间，皇帝乘车自行宫降大次。乘黄令以耒耜授廪牺令，横执之，左耜置于席，遂守之。皇帝将望瘗，谒者引三公及从耕侍耕者、司农卿与执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廪牺令进耒席南，北向，解韬出耒，执以兴，少退，北向立。司农卿进受之，以授侍中，奉以进。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农卿，卿反之廪牺令，令复耒于韬，执以兴，复位。皇帝初耕，执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诸王耕五推，尚书、卿九推。执耒者前受之。皇帝还，入自南门，出内壝东门，入大次。享官、从享者出，太常卿帅其属耕于千亩。

皇帝还宫，明日，班劳酒于太极殿，如元会，不贺，不为寿。藉田之谷。敛而钟之神仓，以拟粢盛及五齐、三酒，穰槁以食牲。

藉田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曰藉田坛。贞观三年，太宗将亲耕，给事中孔颖达议曰："《礼》：'天子藉田南郊，诸侯东郊。'晋武帝犹东南，今帝社乃东坛，未合于古。"太宗曰："《书》称'平秩东作'，而青辂、黛耜，顺春气也。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乃耕于东郊。

垂拱中，武后藉田坛曰先农坛。神龙元年，礼部尚书祝钦明议曰："《周颂·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礼》：'天子为藉千亩，诸侯百亩。'则缘田为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农，失王社之义，宜正名为帝社。"太常少卿韦叔夏、博士张齐贤等议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后立王社。所置之地，则无传也。汉兴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于官社之后，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瓒曰：'《高纪》，立汉社稷，所谓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谓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为帝社，故挚虞谓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晋或废或置，皆无处所。或曰二社并处，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按卫宏《汉仪》：'春始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又《五经要义》曰：'坛于田，以祀先农如社。'魏秦静议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为国六神。晋太始四年，耕于东郊，以太牢祀先农。周、隋旧仪及国朝先农皆祭神农于帝社，配以后稷。则王社，先农不可一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弃，则先农、帝社并祠，叶于周之《载芟》之义。"钦明又议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农，句龙、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谓之农，而周弃继之，皆祀为稷，共工之子

曰后土，汤胜夏，欲迁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黄帝以降，不以羲、农列常祀，岂社、稷而祭神农乎？社、稷之祭，不取神农耒耜大功，而专于共工、烈山，盖以三皇洪荒之迹，无取为教。彼秦静何人，而知社稷、先农为二，而藉田有二坛乎？先农、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龙异名而分祭，牲以四牢。”钦明又言：“汉祀禹，谬也。今欲正王社、先农之号而未决，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齐贤等乃奏言：“经无先农，《礼》曰‘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为在藉田也。永徽中犹曰藉田，垂拱后乃为先农。然则先农与社一神，今先农坛请改曰帝社坛，以合古王社之义。其祭，准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龙氏配。”于是为帝社坛，又立帝稷坛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坛不设方色，以异于太社。

开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亲祀神农于东郊，配以句芒，遂躬耕尽垅止。

肃宗乾元二年，诏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门，释□发而入坛，遂祭神农氏，以后稷配。冕而硃纮，躬九推焉。

宪宗元和五年，诏以来岁正月藉田，太常脩撰韦公肃言：“藉田礼废久矣，有司无可考。”乃据《礼经》，参采开元、乾元故事，为先农坛于藉田。皇帝夹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书令一人、礼部尚书一人侍从，司农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太仆卿一人执牛，左、右卫将军各一人侍卫。三公以宰相摄，九卿以左右仆射、尚书、御史大夫摄，三诸侯以正员一品官及嗣王摄。推数一用古制。礼仪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赞礼；三公、九卿、诸侯执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并韬皆以青。其制度取合农用，不雕饰，毕日收之，藉耒耜丈席二。先农坛高五尺，广五丈，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并牛衣。每牛各一人，绛衣介帻，取闲农务者，礼司以人赞导之。执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导文、武就耕所。太常帅其属，用庶人二十八，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趋耕所。博士六人，分赞耕礼。司农少卿一人，督视庶人终千亩。廪牺令二人，间一人奉耒耜授司农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摄；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锸二具，木为刃。主藉田县令一人，具朝服，当耕时立田侧，毕乃退。畿甸诸县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于庶人耕位南。三公从者各三人，九卿、诸侯从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绛服介帻，用其本司隶。是时虽草具其仪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

皇帝谒陵，行宫距陵十里，设坐于斋室，设小次于陵所道西南，大次于寝西南。侍臣次于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于西南，皆东向。文官于北，武官于南，朝集使又于其南，皆相地之宜。

前行二日，遣太尉告于庙。皇帝至行宫，即斋室。陵令以玉册进署。设御位于陵东南隅，西向，有冈麓之阂，则随地之宜。又设位于寝宫之殿东陛之东南，西向。尊坫陈于堂户东南。百官、行从、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寝宫则分方序立大次前。

其日，未明五刻，陈黄麾大仗于陵寝。三刻，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之当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马，华盖、繖、扇，侍臣骑从，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选，太常卿请辞，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礼曰："奉辞。"在位者再拜。皇帝还小次，乘马诣大次，仗卫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诸亲、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寝宫南门，仗卫止。乃入，繇东序进殿陛东南位，再拜；升自东阶，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抆拭帐篑，进太牢之馔，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册于户外，东向跪读。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户，当前北向立。太常卿请辞，皇帝再拜，出东门，还大次，宿行宫。

若太子、诸王、公主陪葬柏城者，皆祭寝殿东庑；功臣陪葬者，祭东序。为位奠馔，以有司行事。

或皇后从谒，则设大次寝宫东，先朝妃嫔次于大次南，大长公主、诸亲命妇之次又于其南，皆东向。以行帐具障谒所，内谒者设皇后位于寝宫东，大次前，少东。先朝妃嫔位西南，各于次东，司赞位妃嫔东北，皆东向。皇帝既发行宫，皇后乘四望车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练单衣。内典引导妃嫔以下就位。皇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选，遂辞，又拜，陪者皆拜。皇后还寝东大次，陪者退。皇后钿钗礼衣，乘舆诣寝宫，先朝妃嫔、大长公主以下从。至北门，降舆，入大次，诣寝殿前西阶之西，妃嫔、公主位于西，司赞位妃嫔东北，皆东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阶入室，诣先帝前再拜，复诣先后前再拜，进省先后服玩，退西厢，东向立，进食。皇帝出，乃降西阶位。辞，再拜，妃嫔皆拜。诣大次更衣，皇帝过，乃出寝宫北门，乘车还。

天子不躬谒，则以太常卿行陵。所司撰日，车府令具轺车一马清道，青衣、团扇、曲盖繖，列俟于太常寺门。设次陵南百步道东，西向。右校令具剃器以备汛扫。太常卿公服乘车，奉礼郎以下从。至次，

设卿位兆门外之左，陵官位卿东南，执事又于其南，皆西向。奉礼郎位陵官之西，赞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谒者导卿，赞引导众官入，奉行、复位皆拜。出，乘车之它陵。有芟治，则命之。

凡国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而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将进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与尚食，滋味荐之，如宗庙。

贞观十三年，太宗谒献陵，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入阙门，西向再拜，恸哭俯伏殆不能兴。礼毕，改服入寝宫，执馔以荐。阅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马北门，泥行二百步。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社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从之。六年正月朔，高宗谒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毕，易服谒寝宫。入寝哭踊，进东阶，西向拜号，久，乃荐太牢之馔，加珍羞，拜哭奠馔。阅服御而后辞，行哭出寝北门，御小辇还。

显庆五年，诏岁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贰之，太常给卤薄，仍著于令。始，《贞观礼》岁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时，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诣陵起居。景龙二年，右台侍卿史唐绍上书曰："礼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以使具卤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后，乃有起居，遂为故事。夫起居者，参候动止，事生之道，非陵寝法。请停四季及生日、忌日、节日起居，准式二时巡陵。"手敕曰："乾陵岁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内使朝奉。它陵如绍奏。"至是又献、昭、乾陵皆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礼无日祭陵，惟宗庙月有祭。故王设庙、祧、坛、墠为亲疏多少之数，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又谯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皆月朔加荐，以象平生朔食，谓之月祭，二祧之庙无月祭。'则古皆无日祭者。今诸陵朔、望食，则近于古之殷事；诸节日食，近于古之荐新。郑注《礼记》：'殷事，月朔、半荐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时焉。'此其祭皆在庙，近代始以朔、望诸节祭陵寝，唯四时及腊五享庙。考经据礼，固无日祭于陵。唯汉七庙议，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庙，园各有寝、便殿，故日祭于寝，月祭于便殿。元帝时，贡禹以礼节烦数，愿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等又议七庙外，寝园皆无复。议者亦以祭不欲数，

宜复古四时祭于庙。后刘歆引《春秋传》‘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后汉陵寝之祭无传焉。魏、晋以降，皆不祭墓。国家诸陵日祭请停如礼。”疏奏，天子以语侍臣曰：“礼官言诸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沿革，何专古为？乾陵宜朝晡进奠如故。昭、献二陵日一进，或所司苦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

开元十五年敕：“宣皇帝、光皇帝陵，以县令检校，州长官岁一巡。”又敕：“岁春、秋巡陵，公卿具仗出城，至陵十里复。”

十七年，玄宗谒桥陵，至□需垣西阙下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门，号恸再拜。且以三府兵马供卫，遂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乃还。

二十三年，诏：“献、昭、乾、定、桥五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各日设一祭。若节与朔、望、忌日合，即准节祭料。桥陵日进半羊食。”二十七年，敕公卿巡陵乘辂，其令太仆寺，陵给辂二乘及仗。明年，制：“以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追尊号谥有制，而陵寝所奉未称。建初、启运陵如兴宁、永康陵，置署官、陵户，春、秋仲月，分命公卿巡谒。二十年诏：建初、启运、兴宁、永康陵，岁四时、八节，所司与陵署具食进。”天宝二年，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鸡球、雷车，五月荐衣、扇。

陵司旧曰署，十三载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令为台令，升旧一阶。是后诸陵署皆称台。

大历十四年，礼仪使颜真卿奏：“今元陵请朔、望、节祭，日荐，如故事；泰陵惟朔、望、岁冬至、寒食、伏、腊、社一祭，而罢日食。”制曰：“可。”贞元四年，国子祭酒包佶言：“岁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诸陵，陵台所由导至陵下，礼略，无以尽恭。”于是太常约旧礼草定曰：“所司先撰吉日，公卿辂车、卤薄就太常寺发，抵陵南道东设次，西向北上。公卿既至次，奉礼郎设位北门外之左，陵官位其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谒者导公卿，典引导众官就位，皆拜。公卿、众官以次奉行，拜而还。”

故事，朝陵公卿发，天子视事不废。十六年，拜陵官发，会董晋卒，废朝。是后公卿发，乃因之不视事。

元和元年，礼仪使杜黄裳请如故事，丰陵日祭，崇陵唯祭朔、望、

节日、伏、腊。二年，宰臣建言：“礼有著定，后世徇一时之慕，过于烦，并故陵庙有荐新，而节有遣使，请岁太庙以时享，朔、望上食，诸陵以朔、望奠，亲陵以朝晡奠，其余享及忌日告陵皆停。”

志第五礼乐五

皇后岁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蚕，遂以亲桑。散斋三日于后殿；致斋一日于正寝，一日于正殿。前一日　　，尚舍设御幄于正殿西序及室中，俱东向。致斋之日，昼漏上水一刻，尚仪版奏“请中严”。尚服帅司仗布侍卫，司宾引内命妇陪位。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诣后殿奉迎。尚仪版奏“外办”。上水二刻，皇后服钿钗礼衣，结珮，乘舆出自西房，华盖警跸。皇后即御座，六尚以下侍卫。一刻顷，尚仪前跪奏称：“尚仪妾姓言，请降就斋室。”皇后降座，乘舆入室。散斋之日，内侍帅内命妇之吉者，使蚕于蚕室，诸预享者皆斋。

前享三日，尚舍直长设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内命妇及六尚以下次于其后，俱南向。守宫设外命妇次，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以下于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重行异位，东向北上。陈馔幔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北向。

前享二日，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坛南内壝之内，诸女工各位于县后。右校为采桑坛于坛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障于外壝之外，四面开门，其东门足容厌翟车。

前享一日，内谒者设御位于坛之东南，西向；望瘗位于西南，当瘗□㽔，西向。亚献、终献位于内壝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位于其后，重行异位，西向北上。典正位于坛下，一位于东南，西向；一位于西南、东向。女史各陪其后。司赞位于乐县东北，掌赞二人在南，差退，西面。又设司赞、掌赞位于埋□㽔西南，东面南上；典乐举麾位于坛上南陛之西，东向；司乐位于北县之间，当坛北向。内命妇位于终献之南，绝位，重行异位，西向北上；外命妇位于中壝南门之外，大长公主以下于道东，西向，当内命妇，差退；太夫人以下于道西，去道远近如公主，重行异位，相向北上。又设御采桑位于坛上，东向；内命妇采桑位于坛下，当御位东南，北向西上；执御钩、筐者位于内命妇之西少南，西上；内外命妇执钩、筐者位各于其采桑位之后。设门外位：享官于东壝之外道南，从享内命妇于享官之东，北面西上；从享外命妇于南壝之外道西，如设次。设酒尊之位于坛上东南隅，北向西上；御洗于坛南陛东南，亚献之洗又于东南，俱北向；币筐于坛上尊坫之所。晡后，内谒者帅其属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设于位。升坛者自东陛。

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

于馔所，遂烹牲。五刻，司设升，设先蚕氏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

前享一日，金吾奏："请外命妇等应集坛所者听夜行，其应采桑者四人，各有女侍者进筐、钩载之而行。"其日未明四刻，捶一鼓为一严；二刻，捶二鼓为再严。尚仪版奏"请中严"。一刻，捶三鼓为三严。司宾引内命妇入，立于庭，重行，西面北上。六尚以下诣室奉迎。尚服负宝，内仆进厌翟车于阁外，尚仪版奏"外办"。驭者执辔，皇后服鞠衣，乘舆以出，华盖、侍卫、警跸，内命妇从。出门，皇后升车，尚功进钩，司制进筐，载之。内命妇及六尚等乘车从，诸翊驾之官皆乘马。驾动，警跸，不鸣鼓角。内命妇、宫人以次从。

其日三刻，尚仪及司愬帅其属入，实尊罍及币，太官令实诸笾、豆、簠、簋俎等，内谒者帅其属诣厨奉馔入，设于馔幔内。驾将至，女相者引享官，内典引引外命妇，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车南向，尚仪进车前跪奏称："尚仪妾姓言，请降车。"皇后降车，乘舆之大次，华盖、繖、扇。尚仪以祝版进，御署，出奠于坫。尚功、司制进受钩、筐以退，典赞引亚献及从享内命妇俱就门外位。司赞帅掌赞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仪、典正及女史、祝史与女执尊罍筐冪者入自东门，当坛南，北向西上。司赞曰："再拜。"掌赞承传，尚仪以下皆再拜，就位。司乐帅女工人入，典赞引亚献、终献，女相者引执事者、司宾引内命妇、内典引引外命妇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顷，司言引尚宫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尚仪版奏"外办"。皇后出次，入自东门，至版位，西向立。尚宫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曰："有司谨具，请行事。"乐三成。尚宫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坛上尚仪跪取币于篚，兴，立于尊所。皇后自坛南陛升，北面立，尚仪奉币东向进，皇后受币，进，北向，跪奠于神座，少退，再拜，降自南陛，复于位。初，内外命妇拜讫，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于内壝东门之外，皇后已奠币，乃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仪迎引于坛上，进，跪奠于神座前。皇后既升奠币，司膳出，帅女进馔者奉馔陈于内壝东门之外。皇后既降，复位。司膳引馔入，至阶。女祝史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馔升自南陛，尚仪迎引于坛上，设于神座前。皇后诣罍洗，尚仪跪取匜，兴，沃水；司言跪取盘，兴，承水。皇后盥。司言跪取巾于篚，进以帨，受巾，跪奠于篚。乃取爵于篚，兴，进，受爵。尚仪酌罍水，司言奉盘，皇后洗爵，司言授巾，皆如初。皇后升自坛南陛，诣酒尊。尚仪赞酌醴齐，进先蚕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少退，立。尚仪持版进于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皇后再拜，尚仪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

进。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兴。尚仪帅女进馔者持笾、俎进神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又以笾取稷、黍饭共置一笾。尚仪以饭笾、胙俎西向以次进，皇后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遂饮，卒爵，兴，再拜，降自南陛，复于位。

初，皇后献将毕，典赞引贵妃诣罍洗，盥手，洗爵，自东陛升坛，酌盎齐于象尊，进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少退，再拜。尚仪以爵酌福酒进，贵妃再拜受爵，跪祭，遂饮，卒爵，再拜，降自东陛，复位。昭仪终献如亚献。尚仪进神座前，跪彻豆。司赞曰："赐胙。"掌唱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赞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请就望瘗位，司赞帅掌赞就瘗□舀。

志第六礼乐六

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

蕃国主来朝，遣使者迎劳。前一日，守宫设次于馆门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就次，蕃主服其国服，立于东阶下，西面。使者朝服出次，立于门西，东面；从者执束帛立于其南。有司出门，西面曰："敢请事。"使者曰："奉制劳某主。"称其国名。有司入告，蕃主迎于门外之东，西面再拜，俱入。使者先升，立于西阶上，执束帛者从升，立于其北，俱东向。蕃主乃升，立于东阶上，西面。使者执币曰："有制。"蕃主将下拜，使者曰："有后制，无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进受命，退，复位，以币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于门外之西，东面。蕃主送于门之外，西，止使者，揖以俱入，让升，蕃主先升东阶上，西面；使者升西阶上，东面。蕃主以土物傧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从出门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还。蕃主入，鸿胪迎引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闻，舍人承敕出，称"有敕"。蕃主再拜。宣劳，又再拜。乃就馆。

皇帝遣使戒蕃主见日，如劳礼。宣制曰："某日，某主见。"蕃主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

蕃主奉见。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南向；蕃主坐于西南，东向。守宫设次，太乐令展宫县，设举麾位于上下。鼓吹令设十二案，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典仪设蕃主立位于县南道西，北面；蕃国诸官之位于其后，重行，北面西上，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诸卫各勒部，屯门列黄麾仗。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门外就次。本司入奏，鈒戟近仗皆入。典仪帅赞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官及符宝郎诣阁奉迎，蕃主及其属各立于阁外西厢，东面。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门，《舒和》之乐作。典仪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诣蕃主西北，东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还奏，承制降劳，敕升座。蕃主再拜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劳问，蕃主俯伏避席，将下拜，侍中承制曰："无下拜。"蕃主复位，拜而对。侍中还奏，承制劳还馆。蕃主降，复县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属劳以舍人，与其主俱出。侍中奏"礼毕"。皇帝兴。若蕃国遣使奉表币，其劳及戒见皆如蕃国主。庭实陈于客前，中书侍郎受表置于案，至西阶以表升。有司各率其属受其币焉。

其宴蕃国主及其使，皆如见礼。皇帝已即御坐，蕃主入，其有献物陈于其前。侍中承制降敕，蕃主升座。蕃主再拜奉贽，曰："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侍中升奏，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于蕃主东北，西面，称《有制》。蕃主再拜，乃宣制。又再拜以贽授侍中，以授有司。有司受其余币，俱以东。舍人承旨降敕就座，蕃国诸官俱再拜。应升殿者自西阶，其不升殿者分别立于廊下席后。典仪曰："就坐。"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太乐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阶，脱履，升坐，其笙管者，就阶间北面立。尚食奉御进酒，至阶，典仪曰："酒至，兴。"阶下赞者承传，皆俯伏，兴，立。殿中监及阶省酒，尚食奉御进酒，皇帝举酒，良酝令行酒。典仪曰："再拜。"阶下赞者承传，皆再拜，受觯。皇帝初举酒，登歌作《昭和》三终。尚食奉御受虚觯，奠于坫。酒三行，尚食奉御进食，典仪曰："食至，兴。"阶下赞者承传，皆兴，立。殿中监及阶省案，尚食奉御品尝食，以次进，太官令行蕃主以下食案。典仪曰："就坐。"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坐。皇帝乃饭，蕃主以下皆饭。彻案，又行酒，遂设庶羞。二舞以次入，作。食毕，蕃主以下复位于县南，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又再拜，乃出。

其三曰军礼。

皇帝亲征。纂严。前期一日，有司设御幄于太极殿，南向。文武群官次于殿庭东西，每等异位，重行北向。乘黄令陈革辂以下车旗于庭。其日未明，诸卫勒所部，列黄麾仗。平明，侍臣、将帅、从行之官皆平巾帻、袴褶。留守之官公服，就次。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请中严"。鈒戟近仗列于庭。三刻，群官就位，诸侍臣诣阁奉迎。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武弁，御舆以出，即御座。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书令承旨敕百寮群官出，侍中跪奏"礼毕。"皇帝入自东房，侍臣从至阁。

乃礻类于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斋于太极殿，诸豫告之官、侍臣、军将与在位者皆清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辂，备大驾，至于坛所。其牲二及玉币皆以苍。尊以太尊、山罍各二，其献一。皇帝已饮福，诸军将升自东阶，立于神座前，北向西上，饮福受胙。将军之次在外壝南门之外道东，西向北上。其即事之位在县南，北面，每等异位，重行西上。其奠玉帛、进熟、饮福、望燎，皆如南郊。

其宜于社，造于庙，皆各如其礼而一献。军将饮福于太稷，庙则皇考之室。

其凯旋，则陈俘馘于庙南门之外，军实陈于其后。

其解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君臣再拜以退，而无所诏。其余皆如纂严。

若礿于所征之地，则为壝再重，以熊席祀轩辕氏。兵部建两旗于外壝南门之外，陈甲胄、弓矢于神位之侧，植槊于其后。尊以牛、羲、象、山罍各二，馔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群臣戎服，三献。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其军将之位如礻类。

其□发于国门，右校委土于国门外为□发，又为瘞于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于□发前，南向。太官令帅宰人刳羊。郊社之属设尊、罍、篚、冪于神左，俱右向；置币于尊所。皇帝将至，太祝立于罍、洗东南，西向再拜，取币进，跪奠于神。进馔者荐脯粢，加羊于□发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进，跪奠于神，兴，少退，北向立，读祝。太祝再拜。少顷，帅斋郎奉币、爵、酒馔，宰人举羊肆解之，太祝并载，埋于□㠯。执尊者彻罍、篚、席、驾至，权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仆卿，左并辔，右受酒，祭两轵及轨前，乃饮，授爵，驾轹□发而行。

其所过山川，遣官告，以一献。若遣将出征，则皆有司行事。

贼平而宣露布。其日，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各服其服。奉礼设版位于其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又设客使之位。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面。吏部、兵部赞群官、客使，谒者引就位。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之以从。中书令出，就南面位，持桉者立于西南，东面。中书令取露布，称“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书进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书令入，群官、客使各还次。

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

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又为步、骑六军营域，左右厢各为三军，北上。中间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间五十步，为二军进止之节。别墠地于北厢，南向。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于墠。前一日，讲武将帅及士卒集于墠所，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习士众。

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反之。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钲、鼓、刀、楯为前行，持槊者次之，弓箭者为后。使其习见旌旗、金鼓之节。旗卧则跪，旗举则起。

讲武之日，未明十刻而严，五刻而甲，步军为直阵以俟，大将立旗鼓之下。六军各鼓十二、钲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严，侍中奏“开宫殿门及城门”。五刻，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文武官应从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为小驾。二刻，三严，诸卫各督其队与鈒戟以次入，陈于殿庭。皇帝乘革辂至□单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入自北门，至两步军之北，南向。黄门侍郎请降辂。乃入大次。兵部尚书停于东厢，西向。领军减小驾，骑士立于都墠之四周，侍臣左右立于大次之前，北上。九品以上皆公服，东、西在侍臣之外十步所，重行北上。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于北门外，东方、南方立于道东，西方、北方立于道西，北上。驾将至，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谒者引诸州使人，鸿胪引蕃客，东方、南方立于大次东北，西方、北方立于西北，观者立于都墠骑士仗外四周，然后讲武。

吹大角三通，中军将各以鞞令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诸帅果毅以上，各集于其中军。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其南；右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西，东面，诸军将立于其南。北面，以听大将誓。左右三军各长史二人，振鐸分循，诸果毅各以誓词告其所部。遂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行，及表，击钲，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骤及表，乃止。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举白旗为方阵以应。次西军鼓，举赤旗为锐阵；东军亦鼓，举黑旗为曲阵以应。次东军鼓，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举青旗为直阵以应。次西军鼓，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阵以应。次东军鼓，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举黄旗为圆阵以应。

凡阵，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每变阵，二军各选刀、楯五十人挑战，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阵，先鼓而直阵，然后变从余阵之法。既已，两军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其初。侍中跪奏“请观骑军”，承制曰：“可。”二军骑军皆如步军之法，每阵各八骑挑战，五阵毕，大击鼓而前，盘马相拟击而罢。遂振旅。侍中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乃还。

皇帝狩田之礼，亦以仲冬。

前期，兵部集众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后。前一日，诸针帅士集于旗下。质明，弊旗，后至者罚。兵部申田令，遂围田。其两翼之将皆建旗。及夜，布围，阙其南面。驾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围，鼓吹令以鼓六十陈于皇帝东南，西向；六十陈于西南，东向。皆乘马，各备箫角。诸将皆鼓行围。乃设驱逆之骑。皇帝乘马南向，有司敛大绥以从。诸公、王以下皆乘马，带弓矢，陈于前后。所司之属又敛小绥以从。乃驱兽出前。初，一驱过，有司整饬弓矢以前。再驱过，有司奉进弓矢。三驱过，皇帝乃从禽左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上。皇帝发，抗大绥，然后公、王发，抗小绥。驱逆之骑止，然后百姓猎。

凡射兽，自左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射，达右耳本为次射，左髀达于右沶为下射。群兽相从不尽杀，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将止，虞部建旗于田内，乃雷击驾鼓及诸将之鼓，士从躁呼。诸得禽献旗下，致其左耳。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其上者供宗庙，次者供宾客，下者充疱厨。乃命有司馐兽于四郊，以兽告至于庙社。

射。

前一日，太乐令设宫县之乐，鼓吹令设十二案于射殿之庭，东面县在东阶东，西面县在西阶西。南北二县及登歌广开中央，避射位。张熊侯去殿九十步，设乏于侯西十步、北十步。设五楅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于西阶前，东面北上。布司马位于侍射位之南，东面。布获者位乏东，东面。布侍射者射位于殿阶下，当前少西，横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于西门外。陈赏物于东阶下，少东。置罚丰于西阶下，少西。设罚尊于西阶，南北以殿深。设篚于尊西，南肆，实爵加冪。

其日质明，皇帝服武弁，文武官俱公服，典谒引入见，乐作，如元会之仪。酒二遍，侍中一人奏称："有司谨具，请射。"侍中一人前承制，退称："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于东阶下，西面北上。武官立于西阶下。于射乏后，东面北上。持鈒沄群立于两边，千牛备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于东阶上，西面，执弓者在北。又设坫于执弓者之前，又置御决、拾笥于其上。获者持旌自乏南行，当侯东，行至侯，负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门外，取弓矢，两手奉弓，搢乘矢带，入，立于殿下射位西，东面。司马奉弓自西阶升，当西楹前，南面，挥弓，命获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马降自西阶，复位。千牛中郎一

人奉决、拾以笥，千牛将军奉弓，千牛郎将奉矢，进，立于御榻东少南，西向。郎将跪奠笥于御榻前，少东。遂拂以巾，取决，兴。赞设决。又跪取拾，兴，赞设拾。以笥退，奠于坫。千牛将军北面张弓，以袂顺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谓弓面上下。以衣袂摩拭上面再，下面一。西面，左执□付、右执箫以进。千牛郎将以巾拂矢进，一一供御。欲射，协律郎举麾，先奏鼓吹，及奏乐《驺虞》五节，御及射，第一矢与第六节相应，第二矢与第七节相应，以至九节。协律郎偃麾，乐止。千牛将军以矢行奏，中曰“获”，下曰“留”，上曰“扬”，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谓矢短不及侯；扬，谓矢过侯；左、右，谓矢偏不正。千牛将军于御座东，西面受弓，退，付千牛于东阶上。千牛郎将以笥受决、拾，奠于坫。

侍射者进，升射席北面立，左旋，东面张弓，南面挟矢。协律郎举麾，乃作乐，不作鼓吹。乐奏《狸首》三节，然后发矢。若侍射者多，则齐发。第一发与第四节相应，第二发与第五节相应，以至七节。协律郎偃麾，乐止。弓右旋，东西弛弓，如面立，乃退，复西阶下立。司马升自西阶，自西楹前，南面，挥弓，命取矢。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于东阶下，侍射者释弓于位，庭前北面东上。有司奏请赏罚，侍中称：“制曰可。”有司立楅之西，东面，监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于东阶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于西阶下，东面北上。俱再拜。有司于东阶下以付赏物。酌者于罚尊西，东面，跪，奠爵于丰上。不中者进丰南，北面跪，取爵，立饮，卒爵，奠丰下。酌者北面跪，取虚爵酌奠，不中者以次继饮，皆如初。典谒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皆庭前北面相对为首，再拜讫，引出。持鈒队复位。皇帝入，奏乐，警跸。有司以弓矢出中门外，侍射者出。若特射无侍射之人，则不设楅，不陈赏罚。若燕游小射，则常服，不陈乐县，不行会礼。

合朔伐鼓。

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门仆赤帻绛衣，守四门，令巡门监察。鼓吹令平巾帻、袴褶，帅工人以方色执麾旒，分置四门屋下，设龙蛇鼓于右。东门者立于北塾，南面；南门者立于东塾，西面；西门者立于南塾，北面；北门者立于西塾，东面。队正一人平巾帻、袴褶，执刀，帅卫士五人执五兵立于鼓外，矛在东，戟在南，斧、钺在西，槊在北。郊社令立于社坛四隅，以硃丝绳萦之。太史一人赤帻、赤衣，立于社坛北，向日观变。黄麾次之；龙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诸兵鼓立候变。日有变，史官曰：“祥有变。”工人举麾，龙鼓发声如雷。史官曰：“止。”乃止。

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废务，自府史以上皆素服，各于其厅事之前，重行，每等异位，向日立。明复而止。

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将伐鼓，德宗不许。太常卿董晋言："伐鼓所以责阴而助阳也，请听有司依经伐鼓。"不报，由是其礼遂废。

大傩之礼。

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硃裳，右执楯；其一人为唱帅，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攘，设祭。太祝一人，斋郎三人，右校为瘞□舀，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傩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近仗入陈于阶。鼓吹令帅傩者各集于宫门外。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傩者于长乐门、永安门以入，至左右上阁，鼓噪以进。方相氏执戈扬楯唱，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隋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一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趋顺天门以出，分诣诸城门，出郭而止。

傩者将出，祝布神席，当中门地南向。出讫，宰手、斋郎□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阴之神。"兴，尊版于席，乃举牲并酒瘞于□舀。

志第七礼乐七

四曰嘉礼。

皇帝加元服。

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庙。

前一日，尚舍设席于太极殿中楹之间，莞筵纷纯，加藻席缁纯，加次席黼纯。有司设次，展县，设案，阵车辇。设文官五品以上位于县东，武官于县西，六品以下皆于横街之南，北上。朝集使分方于文武官当品之下，诸亲位于四品、五品之下，皇宗亲在东，异姓亲在西。藩客分方各于朝集使六品之南，诸州使人于朝集使九品之后。又设太师、太尉位于横街之南，道东，北面西上。典仪于县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设门外位于东西朝堂，如元日。

其日，侍中版奏“请中严”。太乐令、鼓吹令帅工人入就位。有司设罍洗于阼阶东南，设席于东房内，近西，张帷于东序外。殿中监陈衮服于内席，东领，缁纚、玉簪及栉三物同箱，在服南。又设莞筵一，纷纯，加藻席缁纯，加次席黼纯，在南。尚食实醴尊于东序外帷内，坫在尊北，实角、觯、柶各一。馔陈于尊西，笾、豆各十二；俎三，在笾、豆之北。设罍洗于尊东。衮冕、玉导置于箱。太常博士一人，立于西阶下，东面。诸侍卫之官俱诣阁奉迎，典仪帅赞者及群官以次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西阶，立于西房外，当户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空顶黑介帻、绛纱袍，出自西房，即御座立。太师、太尉入就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太师升自西阶，立于东阶上，东面。太尉诣阼阶下罍洗，盥手，升自东阶，诣东房，取纚栉箱进，跪奠于御座西端。太师诣御座前跪奏曰：“坐。”皇帝坐。太尉当前少左，跪，脱帻置于箱，栉毕，设纚，兴，少西，东面立。太师降，盥，受冕，右执顶，左执前，升自西阶，当前少左，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寿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兴，复西阶上位。太尉前，少左，跪，设簪，结纓，兴，复位。皇帝兴，适东房。殿中监彻栉纚箱以退。

皇帝衮服出，即席南向坐。太尉诣序外帷内，盥手，洗觯，酌醴，加柶覆之，面叶，立于序内，南面。太师进，受醴，面柄，前，北向祝曰：“甘醴唯厚，嘉荐令芳。承天之休，寿考不忘。”退，降立于西阶

下，东面。将祝，殿中监率进馔者奉馔设于前，皇帝左执觯，右取脯，擩于棨，祭于笾、豆之间。太尉取鸞一以进，皇帝奠觯于荐西，受棨，舒左执本，右绝末以祭，上左手啓之，授太尉。太尉加于俎，降，立于太师之南。皇帝帨手取觯，以柶祭醴，啐醴，建柶，奠觯于荐东。太师、太尉复横街南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太师、太尉出。侍中前，跪奏"礼毕"。皇帝兴，入自东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太子加元服。

有司豫奏司徒一人为宾，卿一人为赞冠，吏部承以戒之。

前一日，尚舍设御幄于太极殿，有司设群官之次位，展县，设案，陈车舆，皆如皇帝之冠。设宾受命位于横街南道东，赞冠位于其后，少东，皆北面。又设文武官门外位于顺天门外道东、西。

其日，侍中奏"请中严"。群官有司皆就位。宾、赞入，立于太极门外道东，西面。黄门侍郎引主节持幡节，中书侍郎引制书案，立于乐县东南，西面北上。侍中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出自西房，即御坐。宾、赞入就位。典仪曰："再拜。"在位皆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宾前，称"有制"。公再拜。侍中曰："将加冠于某之首，公其将事。"公少进，北面再拜稽首，辞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辞。"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称："制旨，公其将事，无辞。"公再拜。侍中、舍人至卿前称敕旨，卿再拜。侍中曰："将加冠于某之首，卿宜赞冠。"卿再拜。黄门侍郎执节立于宾东北，西面。宾再拜受节，付于主节，又再拜。中书侍郎取制书立宾东北，西面，宾再拜，受制书，又再拜。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皆再拜。宾、赞出，皇帝降坐，入自东房，在位者以次出。初，宾、赞出门，以制书置于案，引以幡节，威仪铙吹及九品以上，皆诣东宫朝堂。

冠前一日，卫尉设宾次于重明门外道西，南向，赞冠于其西南。又设次于门内道西，以待宾、赞。又设皇太子位于阁外道东，西向。三师位于道西，三少位于其南，少退，俱东向。又设轩县于庭，皇太子受制位于县北，解剑席于东北，皆北面。

冠日平明，宫臣皆朝服，其余公服，集于重明门外朝堂。宗正卿乘车侍从，诣左春坊权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左庶子版奏"请中严"。群官有司入就位。设罍洗于东阶东南。设冠席于殿上东壁下少

南，西向；宾席于西阶上，东向；主人席于皇太子席西南，西向；三师席于冠席北，三少席于冠席南。张帷于东序内，设褥席于帷中。又张帷于序外冠席。内直郎陈服于帷内，东领北上：衮冕，金饰象笏；远游冠。缁布冠，服玄衣、素裳、素韡、白纱中单、青领褾纯裾，履、袜，革带、大带，笏。缁纚、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栉实于箱，又在南。莞筵四，藻席四，又在南。良纯令实侧尊甒醴于序外帷内，设罍洗于尊东，实巾一，角觯、柶各一。太官令实馔豆九、笾九于尊西，俎三在豆北。衮冕，远游三梁冠、黑介帻，缁布冠青组缨属于冠，冠、冕各一箱。奉礼郎三人各执立于西阶之西，东面北上。主人、赞冠者宗正卿为主人，庶子为赞冠者。升，诣东序帷内少北、户东，西立。典谒引群官以次入就位。

初，宾、赞入次，左庶子版奏“外办”。通事舍人引三师等入就阁外道西位，东面立。皇太子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彩衣、紫裤褶、织成褾领、绿绅、乌皮履，乘舆以出。洗马迎于阁门外，左庶子请降舆，洗马引之道东位，西向立。左庶子请再拜。三师、三少答拜。乃就阶东南位。三师在前，三少在后，千牛二人夹左右，其余仗卫列于师、保之外。皇太子乃出迎宾，至阼阶东，西面立。宗正卿立于门东，西面。宾立于西，东面。宗正卿再拜，宾不答拜。宾入，主人从入，立于县东北，西面。宾入，赞冠者从，宾诣殿阶间，南面。赞冠者立于宾西南，东面。节在宾东少南，西面。制案在赞冠西南，东面。宾执制，皇太子诣受制位，北面立。主节脱节衣，宾称“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诏曰：“有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旧章，命太尉某就宫展礼。”皇太子再拜。少傅进诣宾前，受制书，以授皇太子，付于庶子。皇太子升东阶，入于东序帷内，近北，南面立。宾升西阶，及宗正卿各立席后。

初，宾升，赞冠者诣罍洗，盥手，升自东阶帷内，于主人冠赞之南，俱西面。主人赞冠者引皇太子出，立于席东，西面。宾赞冠者取纚、栉二箱，坐奠于筵。皇太子进，升筵，西面坐。宾之赞冠者东面坐，脱帻置于箱，栉毕，设纚，兴，少北，南面立。执缁布冠升，宾降一等受之，右执顶，左执前，进，东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厥幼志，慎其成德。寿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兴，复位。皇太子东面立，宾揖皇太子，赞冠者引适东序帷内，服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于席东，西面。宾揖皇太子升筵，西向坐。宾之赞冠者进，跪脱缁布冠置于箱，兴，复位。宾降二等，受远游冠，右执顶，左执前，进，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仪，式昭厥德。眉寿万岁，永寿胡福。”乃跪，冠，兴，复位。皇太子兴，宾揖皇太子，赞冠者

引适东序帷内，朝服以出，立于席东，西面。宾揖皇太子升筵坐，宾之赞冠者跪脱远游冠，兴，复位。宾降三等受冕，右执顶，左执前，进，祝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万寿无疆，承天之庆。"乃跪，冠，兴，复位。每冠，皆赞冠者跪设簪、结缨。

皇太子兴，宾揖皇太子适东序，服衮冕之服以出，立于席东，西面。赞冠者彻纚、栉箱以入，又取筵入于帷内。主人赞冠者又设醴，皇太子席于室户西，南向，下莞上藻。宾之赞冠者于东序外帷内，盥手洗觯。典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授赞冠，立于序内，南面。宾揖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宾进，受醴，加柶，面柄，进，北向立，祝曰："甘醴唯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皇太子拜，受觯。宾复位，东面答拜。赞冠者与进馔者奉馔设于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执觯，右取脯，擩于棐，祭于笾、豆之间。赞冠者取韭菹，遍擩于豆，以授皇太子，又祭于笾、豆之间。赞冠者取鸷一，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奠觯于荐西，兴，受鸷，却左手执本坐，缭右手绝末以祭。止，左手哜之，兴，以授赞冠者，加于俎。皇太子坐，帨手取觯，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觯，面叶，兴，筵末坐，啐醴，建柶，兴，降筵西，南面坐，奠觯，再拜，执觯，兴。宾答拜。皇太子降，立于西阶之东，南面。宾降，立于西阶之西少南，赞冠随降，立于宾西南，皆东面。宾少进，字之，祝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太子再拜曰："某虽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洗马引太子降阼阶位，三师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皇太子西面再拜，三师等各再拜以出。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称"礼毕"。皇太子乘舆以入，侍臣从至阁，宾、赞及宗正卿出就会。

皇子冠。

前三日，本司帅其属筮日、筮宾于听事。前二日，主人至宾之门外次，东面，宾立于阼阶下，西面，傧者进于左，北面，受命出，立于门东，西面，曰："敢请事。"主人曰："皇子某王将加冠，请某公教之。"傧者入告，宾出，立于门左，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皇子某王将加冠，愿某公教之。"宾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敢辞。"主人曰："某犹愿某公教之。"宾曰："王重有命，其敢不从。"主人再拜而还，宾拜送。命赞冠者亦如之。

冠之日，夙兴，设洗于阼阶东南，席于东房内西墉下。陈衣于席，东领北上：衮冕，远游冠，缁布冠。缁纚、犀簪、栉实于箱，在服南。

莞筵、藻席各三，在南。设尊于房户之外西，两甒玄酒在西，加勺冪。设坫于尊东，置二爵于坫，加冪。豆十、笾十在服北，俎三在笾、豆之北。质明，宾、赞至于主人大门外之次，远游三梁、缁布冠各一箱，各一人执之，待于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设主人之席于阼阶上，西面；宾席于西阶上，东面；皇子席于室户东、房户西，南面。俱下莞上藻。主人立于阼阶下，当东房，西面。诸亲立于罍洗东南，西面北上。傧者立于门内道南，北面。皇子双童髻、空顶帻、彩裤褶、锦绅、乌皮履，立于房内，南面。主人赞冠者立于房内户东，西面。宾及赞冠者出，立于门西，赞冠者少退，俱东面北上。

傧者受命于主人，出，立于门东，西面，曰："敢请事。"宾曰："皇子某王将加冠、某谨应命。"傧者入告，主人出迎宾，西面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冠者，赞冠者报揖，主人又揖宾，宾报。主人入，宾、赞冠者以次入，及内门，主人揖宾，宾入，赞冠者从之。至内霤，将曲揖，宾报揖。至阶，主人立于阶东，西面；宾立于阶西，东面。主人曰："请公升。"宾曰："某备将事，敢辞。"主人曰："固请公升。"宾曰："某敢固辞。"主人曰："终请公升。"宾曰："某敢终辞。"主人升自阼阶，立于席东，西向；宾升自西阶，立于席西，东向。赞冠者及庭，盥于洗，升自西阶，入于东房，立于主人赞冠者之南，俱西面。

主人赞冠者引皇子出，立于房户外西，南面。宾之赞冠者取纚、栉、簪箱，跪奠于皇子筵东端，兴，席东少北，南面立。宾揖皇子，宾、主俱即座。皇子进，升席，南面坐。宾之赞冠者进筵前，北面，跪脱双童髻置于箱，栉毕，设纚。宾降，盥，主从降。宾东面辞曰："愿主不降。"主人曰："公降辱，敢不从降。"宾既盥，诣西阶。宾、主一揖一让，升。主人立于席后，西面，宾立于西阶上，东面。执缁布冠者升，宾降一等受之，右执顶，左执前，北面跪，冠，兴，复西阶上席后，东面立。皇子兴，宾揖皇子适房，宾、主俱坐。皇子服青衣素裳之服，出房户西，南面立。宾揖皇子，皇子进，立于席后，南面。宾降，盥，主人从降，辞对如初。宾跪取爵于篚，兴，洗，诣西阶，宾、主一揖一让，升，坐，主人立于席后，西面。宾诣酒尊所，酌酒进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爵，宾复西阶上，东面答拜。执馔者荐笾、豆于皇子筵前。皇子升座，左执爵，右取脯，扌需于棨，祭于笾、豆之间，祭酒，兴，筵末坐，啐酒，执爵，兴，降筵，奠爵，再拜，执爵兴。宾答拜。冠者升筵，跪奠爵于荐东，兴，立于筵西，南面。执馔者彻荐爵。

宾揖皇子，皇子进，升筵，南向坐。宾之赞冠者跪脱缁布冠，置于箱。宾降二等，受远游冠，冠之。皇子兴，宾揖皇子适房，宾、主俱坐。皇子服朝服，出房户西，南面立。宾、主俱兴，宾揖皇子，皇子进，立于席后，南面。宾诣尊所，取爵酌酒，进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荐伊脯。乃申其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皇子筵西拜，受爵，祭馔如初礼。宾揖皇子进，升席，南面坐。宾之赞冠者跪脱进贤冠，宾降三等，受冕，冠之。每冠，皆赞冠者设簪结缨。

皇子兴，宾揖皇子适房，服衮冕以出方房户西，南面。宾揖皇子，进，立于席后，南面。宾诣酒尊所，取爵酌酒进皇子，祝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其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皇子筵西拜，受爵。执馔者荐笾、豆，设俎于其南。皇子升筵坐，执爵，祭脯粢。赞冠者取鸳一以授皇子，皇子奠爵于荐西，兴，受，坐，祭，左手哜之，兴，加于俎。皇子坐，涗手执爵，祭酒，兴，筵末坐，啐酒，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执爵兴。宾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于荐东，兴。赞冠者引皇子降，立于西阶之东，南面。

初，皇子降，宾降自西阶，直西序东面立。主人降自东阶，直东序西面立。宾少进，字之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其字，爰字孔嘉。君子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孟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皇子曰："某虽不敏，夙夜祗奉。"宾出，主人送于内门外，主人西面请宾曰："公辱执事，请礼从者。"宾曰："某既得将事，敢辞。"主人曰："敢固以请。"宾曰："某辞不得命，敢不从？"宾就次，主人入。

初，宾出，皇子东面见，诸亲拜之，皇子答拜。皇子入见内外诸尊于别所。

宾、主既释服，改设席，讫，宾、赞俱出次，立于门西。主人出揖宾，宾报揖。主人先入，宾、赞从之。至阶，一揖一让，升坐，俱坐。会讫，宾立于西阶上，赞冠者在北，少退，俱东面。主人立于东阶上，西面。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于序端。主人执篚少进，西面立。又掌事者奉币篚升，立于主人后。币篚升，牵马者牵两马入，陈于门内，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宾还西阶上，北面再拜。主人进，立于楹间，赞冠者立于宾左，少退，俱北面再拜。主人南面，宾、赞进，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东上。主人授币，宾受之，退，复位。于主人授币，掌事者又以币篚授赞冠者。主人还阼阶上，北面拜送，宾、赞降自西阶，从者讶受币。宾当庭实，东面揖，出，牵马者从出，从者讶受马

于门外。宾降，主人降。送宾于大门，西面再拜。

若诸臣之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既加，然后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始冠皆缁布；再加皆进贤；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二品之子以惊冕，三品之子以毳冕，四品之子以絺冕，五品之子以玄冕，六品至于九品之子以爵弁。其服从之。其即席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其筮日，筮宾、赞，遂戒之，及其所以冠之礼，皆如亲王。

志第八礼乐八

皇帝纳皇后。

制命太尉为使，宗正卿为副，吏部署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县、设桉、陈车舆于太极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礼。设使者受命位于大横街南道东，西上，副少退，北面。侍中请“中严”。群臣入就位。使、副入，立于门外道东，西面。黄门侍郎引幡、节，中书侍郎引制书桉，立于左延明门内道北，西面北上。乃奏“外办”。皇帝衮冕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使、副入，就位。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诣使者东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侍中宣制曰：“纳某官某氏女为皇后，命公等持节行纳采等礼。”使、副又拜。主节立于使者东北，西面，以节授黄门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于主节，立于后。中书侍郎引制书桉立于使者东北，以制书授使者，置于桉。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节者前导，持桉者次之。侍中奏“礼毕”。皇帝入，在位者以次出。初，使、副乘辂，鼓吹备而不作，从者乘车以从。其制书以油络网犊车载之。其日大昕，使、副至于次，主人受于庙若寝。布神席于室户外之西，莞筵纷纯，加藻席画纯，南向，右雕几。使、副立于门西，北上，持幡、节者立于北，少退，制桉立于南，执雁者又在其南，皆东面。主人立于大门内，西面。傧者北面，受命于左，出，立于门东，西面，曰：“敢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采。”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门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于阶。使、副入，导以幡、节，桉、雁从之。幡、节立西阶之西，东面；使者由阶升，立于两楹间，南面；副在西南，持桉及执雁者又在西南，皆东面。主人升阼阶，当使者前，北面立。持桉者以桉进，授使者以制书，节脱衣，制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诣阶间，北面，再拜稽首，升，进，北面受制书，以授左右。使者授雁，主人再拜，进，受雁，以授左右。傧者引答表桉进，立于主人后，少西，以表授主人。主人进，授使者，退复位，再拜。节加衣。谒者引使、副降自西阶以出。

制文以版，长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问名。使者既出，遂立于内门外之西，东面；主人立于内门内东厢，西面。傧者出请事，使者曰：“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傧者入告。

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书，答表皆如纳采。使、副降自西阶以出，立于内门外之西，东面；主人立于东阶下，西向。傧者出请事，使者曰：“礼毕。”傧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礼，请礼从者。”傧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将事，敢辞。”傧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礼，敢固以请。”傧者出告，使者曰：“某辞不得命，敢不从。”傧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于序端。掌事者彻几，设二筵东上。设甒醴于东房西牖下，加杓冪，坫在尊北；实觯二，角柶二，笾、豆各一，实以脯粢，在坫北。又设洗于东南。主人降迎使者，西面揖，先入。使、副入门而左，主人入门而右。至阶，主人曰：“请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辞。”主人又曰：“固请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辞。”主人又曰：“终请某位升。”使者曰：“敢终辞。”主人升自阼阶，使、副升自西阶，北面立。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受几于序端。掌事者内拂几三，奉两端西北向以进。主人东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内执之，掌事者一人又执几以从，主人进，西北向。使者序进，迎受于筵前，东南向以俟。主人还东阶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跪进，北面跪，各设于坐左，退于西阶上，北面东上，答拜，立于阶西，东面南上。赞者二人俱升，取觯降，盥手，洗觯，升，宾醴，加柶于觯，覆之，面叶，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进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赞者执觯以从。使者西阶上，北面各一拜，序进筵前东，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复西阶上位。主人退，复东阶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荐脯粢于筵前。使者各进，升筵，皆坐，左执觯，右取脯，擩于粢，祭于笾、豆之间，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兴；各以柶兼诸觯上，躐降筵于西阶上，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各奠觯于荐，遂拜，执觯兴。主人答拜。使者进，升筵坐，各奠觯于荐东。降筵，序立于西阶上，东面南上。掌事者牵马入，陈于门内，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币篚，升自东阶，以授主人，受于序端，进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币篚，立于主人之后。使者西阶上，俱北面再拜。主人进诣楹间，南面立，使者序进，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币篚授使者，使者受，退立于西阶上，东面。执币者又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于使者之北，俱东面。主人还东阶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阶，从者讶受币篚。使者当庭实揖马以出，牵马者从出。使者出大门外之西，东面立。从者讶受马。。主人出门东，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告于主人曰：“宾不顾矣。”主人反于寝。”使者奉答表诣阙。

纳吉。使者之辞曰：“加诸卜筮，占曰日从，制使某也入告。”主人

之辞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龟筮云吉，臣预在焉，臣某谨奉典制。”其余皆如纳采。

纳征。其日，使者至于主人之门外，执事者入，布幕于内门之外，玄纁束陈于幕上，六马陈于幕南，北首西上。执事者奉谷珪以椟，俟于幕东，西面。谒者引使者及主人立于大门之内外。傧者进受命，出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征。”傧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祗奉典制。”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执事者坐，启椟取珪，加于玄纁。牵马者从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执珪者在马西，俱北面。其余皆如纳采。

册后。

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于后氏大门外之西，尚舍设尚宫以下次于后氏阁外道西，东向，障以行帷。其日，临轩命使，如纳采。奉礼设使者位于大门外之西，东向；使副及内侍位于使者之南，举册桉及宝绶者在南，差退，持节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东向。设主人位于大门外之南，北面。使者以下及主人位于内门外，亦如之。设内谒者监位于内门外主人之南，西面。司赞位于东阶东南，掌赞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置一桉于阁外。使、副乘辂，持节，备仪仗，鼓吹备而不作。内仆进重翟以下于大门之外道西，东向，以北为上。诸卫令其属布后仪仗。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于东阶下，西面。傧者受命，出请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傧者入告，主人出，迎于大门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门而左，持节者前导，持桉者次之。主人入门而右，至内门外位。奉册宝桉者进，授使副册宝。内侍进使者前，西面受册宝，东面授内谒者监，持入，立于阁外之西，东面跪置于桉。尚宫以下入阁，奉后首饰、祎衣，傅姆赞出，尚宫引降立于庭中，北面。尚宫跪取册，尚服跪取宝绶，立于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宝各一人立于后左，东向。尚宫曰：“有制。”尚仪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册。尚仪曰：“再拜。。”皇后又再拜。尚宫授皇后以册，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宝绶，受以授司宝。皇后升坐，内官以下俱降立于庭，重行相向，西上。司赞曰：“再拜。”掌赞承传，皆再拜。诸应侍卫者各升，立于侍位。尚仪前跪奏曰：“礼毕。”皇后降坐以入。使者复命。

其遣使者奉迎。其日，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冕出，升所御殿，文武之官五品已上立于东西朝堂。奉迎前一日，守宫设使者次于大门之外道右，设使副及内侍次于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设宫人次于阁

外道西。奉礼设使、副、持桉执雁者、持节者及奉礼、赞者位，如册后。又设内侍位于大门外道左，西面。又设宫人以下位于堂前。使、副朝服，乘辂持节，至大门外次，宫人等各之次奉迎。尚仪奏“请皇后中严”。傅姆导皇后，尚宫前引，出，升堂。皇后将出，主妇出于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于大门之外，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皆北上。谒者引使者诣大门外位，主人立于内门外堂前东阶下，西面。傧者受命，出请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职奉迎。”傧者入告，主人曰；“臣谨奉典制。”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门南，北面再拜。谒者引入至内门外堂西阶，使者先升，位于两楹间，南面；副在西，持桉、执雁者在西南，俱东面。主人升东阶，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书，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诣阶间，北面再拜稽首。升，进，北面受制书。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雁，主人再拜，进受，仍北面立。傧者引二人对举答表桉进，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阶以出，复门外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职奉迎。”内侍受以入，传于司言，司言受以奏闻。尚仪奏请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东阶，进，西面诫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主人退，立于东阶上，西面。母诫于西阶上，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命。”皇后升舆以降，升重翟以几，姆加景，内宫侍从及内侍导引，应乘车从者如卤簿。皇后车出大门外，以次乘车马引从。

同牢之日，内侍之属设皇后大次于皇帝所御殿门外之东，南向。将夕，尚寝设皇帝御幄于室内之奥，东向。铺地席重茵，施屏障。初昏，尚食设洗于东阶，东西当东霤，南北以堂深。后洗于东房，近北。设馔于东房西墉下，笾、豆各二十四，簋、簠各二，登各三，俎三。尊于室内北牖下，玄酒在西。又尊于房户外之东，无玄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卺。器皆乌漆，卺以匏。皇后入大门，鸣钟鼓。从永巷至大次前，回车南向，施步障。尚仪进，当车前跪请降车。皇后降，入次。尚宫引诣殿门之外，西向立。尚仪跪奏“外办，请降坐礼迎”。皇帝降坐，尚宫前引，诣门内之西，东面揖后以入。尚食酌玄酒三注于尊，尚寝设席于室内之西，东向。皇帝导后升自西阶，入室即席，东向立。皇后入，立于尊西，南面。皇帝盥于西洗，后盥于北洗。馔入，设酱于席前，菹棐在其北；俎三设于豆东，豕俎特在北。尚食设黍于酱东，稷、稻、粱又在东；设棐湆于酱南。设后对酱于东，当特俎，菹棐在其南，北上；设黍于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设湆于酱北。尚食启会郤于簠簋之南，对簠簋于北，加匕箸，尚寝设对席于馔东。尚食跪奏“馔具”。皇帝揖皇后升，对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擩棐授皇帝，取菹擩棐授皇后，俱

受，祭于豆间。尚食又取黍实于左手，遍取稷、稻、粱反于右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间。又各取鸷绝末授帝、后，俱祭于豆间。尚食各以鸷加于俎。司饰二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浣手。尚食各跪品尝馔，移黍置于席上，以次授鸷脊，帝、后皆食，三饭，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于房，入室，酌于尊，以授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从，皆奠爵、振祭、啐之。尚食皆受，实于俎、豆。各取爵，皆饮。尚仪受虚爵，奠于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卺，如再酳。尚食俱降东阶，洗爵，升，酌于户外，进，北面奠爵，兴，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饮卒爵，奠，遂拜，执爵兴，降，奠于篚。尚仪北面跪，奏称："礼毕，兴。"帝、后俱兴。尚宫引皇帝入东房，释冕服，御常服；尚宫引皇后入幄，脱服。尚宫引皇帝入。尚食彻馔，设于东房，如初。皇后从者馂皇帝之馔，皇帝侍者馂皇后之馔。

皇太子纳妃。

皇帝遣使者至于主人之家，不持节，无制书。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皆如后礼。

其册妃。前一日，主人设使者次大门之外道右，南向；又设宫人次于使者西南，俱东向，障以行帷。奉礼设使者位于大门外之西，副及内侍又于其南，举册桉及玺绶，命服者又南，差退，俱东向。设主人位于门南，北面。又设位于内门外，如之。设典内位于内门外主人之南，西面。宫人位于门外使者之后，重行东向，以北为上，障以行帷。设赞者二人位于东阶东南，西向。典内预置一桉于阁外。使、副朝服，乘辂持节，鼓吹备而不作。至妃氏大门外次，掌严奉褕翟衣及首饰，内厩尉进厌翟于大门之外道西，东向，以北为上。诸卫帅其属布仪仗。使者出次，持节前导，及宫人、典内皆就位。主人朝服，出迎于大门之外，北面再拜。使者入门而左，持桉从之。主人入门而右，至内门外位。奉册宝桉者进，授使副册宝，内侍西面受之，东面授典内，典内持入，跪置于阁内之桉。奉衣服及侍卫者从入，皆立于典内之南，俱东面。傅姆赞妃出，立于庭中，北面。掌书跪取玉宝，南向。掌严奉首饰、褕翟，与诸宫官侍卫者以次入。司则前赞妃再拜，北面受册宝于掌书，南向授妃，妃以授司闺。司则又赞再拜，乃请妃升坐。宫官以下皆降立于庭，重行北面，西上。赞者曰："再拜。"皆再拜。司则前启"礼毕"。妃降座，入于室。主人傧使者如礼宾之仪。

临轩醮戒。前一日，卫尉设次于东朝堂之北，西向。又设宫官次于重明门外。其日，皇太子服衮冕出，升金辂，至承天门降辂，就次。前

一日，有司设御座于太极殿阼阶上，西向。设群官次于朝堂，展县，陈车辂。其日，尚舍设皇太子席位于户牖间，南向，莞席、藻席。尚食设酒尊于东序下，又陈笾脯一、豆粢一，在尊西。晡前三刻，设群官版位于内，奉礼设版位于外，如朝礼。侍中版奏“请中严”。前三刻，诸侍卫之官侍中、中书令以下俱诣阁奉迎。典仪帅赞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赞群官出次，就门外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向。群官入就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皇太子入县南，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皇太子再拜。诣阶，脱舄，升席西，南面立。尚食酌酒于序，进诣皇太子西，东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又荐脯粢于席前。皇太子升席坐，左执爵，右取脯，擩于粢，祭于笾、豆之间。右祭酒，兴，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兴，再拜，执爵兴。奉御受虚爵，直长彻荐，还于房。皇太子进，当御座前，东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尒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皇太子曰：“臣谨奉制旨。”遂再拜，降自西阶，纳舄，出门。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礼毕”。皇帝入。

皇太子既受命，执烛、前马、鼓吹，至于妃氏大门外道西之次，回辂南向。左庶子跪奏，降辂之次。主人设几筵。妃服褕翟、花钗，立于东房，主妇立于房户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于大门之内，西向。在庙则祭服。左庶子跪奏“请就位”。皇太子立于门西，东面。傧者受命出请事，左庶子承传跪奏，皇太子曰：“以兹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俯伏，兴，传于傧者，入告，主人曰：“某谨敬具以须。”傧者出，传于左庶子以奏。傧者入，引主人迎于门外之东，西面再拜，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雁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执雁入。及内门，主人让曰：“请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固请，皇太子又曰：“某固弗敢先。”主人揖，皇太子入门而左，主人入门而右。及内门，主人揖入，及内霤，当曲揖，当阶揖，皇太子皆报揖。至于阶，主人曰：“请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辞。”主人固请，皇太子又曰：“某敢固辞。”主人终请，皇太子又曰：“某终辞。”主人揖，皇太子报揖。主人升，立于阼阶上，西面。皇太子升，进当房户前，北面，跪奠雁，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内厩尉进，厌翟于内门外，傅姆导妃，司则前引，出于母左。师姆在右，保姆在左。父少进，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戒之西阶上，施衿结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命。”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妃既出内门，至辂后，皇太子授绥，

姆辞不受，曰：“未教，不足与为礼。”妃升辂，乘以几，姆加景。皇太子驭轮三周，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门，乘辂还宫，妃次于后。主人使其属送妃，以族从。

同牢之日，司闺设妃次于阁内道东，南向。设皇太子御幄于内殿室内西厢，东向。设席重茵，施屏障。设同牢之席于室内，皇太子之席西厢，东向，妃席东厢，西向。席间量容牢馔。设洗于东阶东南，设妃洗于东房近北。馔于东房西墉下，笾、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钑各三，瓦登一，俎三。尊在室内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设尊于房户外之东，无玄酒。篚在南，实四爵，合卺。皇太子车至左阁，回辂南向，左庶子跪奏“请降辂”。入，俟于内殿门外之东，西面。妃至左阁外，回辂南向，司则请妃降辂，前后扇、烛。就次，立于内殿门西，东面。皇太子揖以入，升自西阶，妃从升。执扇、烛者陈于东、西阶内。皇太子即席，东向立，妃西向立。司馔进诣阶间，跪奏“具牢馔”，司则承令曰：“诺。”遂设馔如皇后同牢之礼。司馔跪奏“馔具”。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馔跪，取脯，取韭菹，皆擩于桀，授皇太子，又取授妃，俱受，祭于笾、豆之间。司馔跪取黍实于左手，遍取稷反于右手，授皇太子，又授妃，各受，祭于菹桀之间。司馔各立，取鸑皆绝末，跪授太子及妃，俱受，又祭于菹桀之间。司馔俱以鸑加于俎。掌严授皇太子妃巾，浣手。以柶扱上钑遍擩之，祭于上豆之间。司馔品尝妃馔，移黍置于席上，以次跪授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湆酱，三饭，卒食。司馔北面请进酒，司则承令曰；“诺。”司馔二人俱盥手洗爵于房，入室，酌于尊，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兴，再拜。一人进授皇太子，一人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举酒，司馔各以肝从，司则进受虚爵，奠于篚。司馔又俱洗爵，酌酒，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爵饮。三酳用卺，如再酳。皇太子及妃立于席后，司则俱降东阶，洗爵，升，酌于户外，北面，俱奠爵，兴，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则坐，取爵祭酒，遂饮，啐爵，奠，遂拜，执爵兴，降，奠爵于篚。司馔奏“彻馔”。司则前跪奏称：“司则妾姓言，请殿下入。”皇太子入于东房，释冕服，著袴褶。司则启妃入帏幄，皇太子乃入室。媵馂皇太子之馔，御馂妃之馔。

亲王纳妃。

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使者公服，乘犊车，至于妃氏之家，主人受于庙若寝。其宾主相见，傧赞出入升降，与其礼宾者，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无副。其聘，以玄纁束、乘马，玉以璋。册命之日，使者持节，有副。

亲迎。王衮冕辂车，至于妃氏之门外，主人布席于室户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于户内，南向。设甒醴于东房东北隅，篚在尊南，实觯一、角柶一，脯桀又在其南。妃于房内即席，南向立，姆立于右。主人立于户之东，西面。内赞者以觯酌醴，加柶，覆之，面柄，进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觯。内赞者荐脯桀，妃升席，跪，左执觯，右取脯，擩于桀，祭于笾、豆之间，遂以又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兴，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觯，降筵西，南面再拜，就席立。主人乃迎宾。其余皆如皇太子之迎。

初昏，设洗于东阶东南，又设妃洗于东房近北。馔于东房，障以帷。豆十六，簠、簋各二，璟各二、俎三，羊、豕腊，羊、豕节折，尊、坫于室内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设尊于房户外之东，无玄酒，坫在南，宾以四爵，合卺。王至，降车以俟；妃至，降车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寝门，又揖以入。赞者酌玄酒三注于尊，妃从者设席于奥，东向。王导妃升自西阶，入于室，即席东面立。妃入，立于尊西，南面。王盥于南洗，妃从者沃之；妃盥于北洗，王从者沃之。俱复位，立。赞者设馔入，西面，告“馔具。”王揖妃，即对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后饭，乃酳祭，至于烛入，皆如太子纳妃之礼。公主出降。礼皆如王妃，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主人皆受于寝。其宾之辞曰：“国恩贶室于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主人命宾曰：“寡人有先皇之礼”云。

其诸臣之子，一品至于三品为一等，玄纁束、乘马，玉以璋。四品至于五品为一等，玄纁束、两马，无璋。六品至于九品为一等，玄纁束、俪皮二，而无马。俪皮二，内摄之，毛在内，左首，立于幕南。其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大抵皆如亲王纳妃。

其亲迎之日，大昕，婿之父、女之父告于祢庙若寝。将行，布席于东序，西向；又席于户牖之间，南向。父公服，坐于东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衮冕，二品勷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绛公服。升自西阶，进立于席西，南向。赞者酌酒进，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赞者荐脯桀于席前，子升席，跪，左执爵，右取脯、擩于桀，祭于笾、豆之间。右祭酒，执爵兴，降席西，南面跪，卒爵，再拜，执爵兴。赞者受虚爵还尊所。子进，立于父席前，东面、父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率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庶子但云：“往迎尔相，勖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

初昏，设洗、陈馔皆如亲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笾、二簠，其豆数：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婿及妇共牢，妇之簋、簠及豆、登之数，各视其夫。尊于室中北墉下，设尊于房户外之东，加幂、勺，无玄酒。夫妇酌于内，尊四，爵两，卺凡六，夫妇各三酳。主人乘革辂，至于妇氏大门外。女准其夫服，花钗、翟衣，入于房，以觯酌醴，如王妃。主人迎宾以入，遂同牢，皆如亲王纳妃之礼。

质明，布舅席于东序，西向；布姑席于房户外之西，南向。舅姑即席，妇执□枣、粟入，升自西阶，东面再拜，进，跪奠于舅席前，舅抚之，妇退，复位，又再拜。降自西阶，受□腶脩，升，进，北面再拜，进，跪奠于姑席前，姑举之，妇退，复位，又再拜。妇席于姑西少北，南向。侧尊甒醴于房内东壁下，笾、豆一，实以脯䐑，在尊北。设洗于东房近北。妇立于席西，南面。内赞者盥手，洗觯，酌醴，加柶，面柄，北面立于妇前。妇进，东面拜受，复位。内赞者西阶上，北面拜送，乃荐脯脩。妇升席，坐，左执觯，右取脯，擩于脩，祭于笾、豆之间，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觯，面叶，兴，降席西，东面坐，啐醴，建柶，兴，拜。内赞者答拜。妇进升席，跪，奠觯于豆东，取脯，降自西阶以出，授妇氏从人于寝门外。

盥馈。舅、姑入于室，妇盥馈。布席于室之奥，舅、姑共席坐，俱东面南上。赞者设尊于室内北墉下，馔于房内西墉下，如同牢。牲醴皆节折，右载之于舅俎，左载之于姑俎。妇入，升自西阶，入房，以酱进。其他馔，从者设之，皆加匕箸。俎入，设于豆东。赞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篚菹擩于酱，祭于笾、豆之间，又祭饭讫，乃食。三饭，卒食。妇入于房，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酳舅，进奠爵舅席前少东，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饮之。妇受爵出户，入房，奠于右。盥手洗爵，酌酒酳姑。设妇席于室内北墉下，尊东面，妇彻馔，设于席前如初，西上。妇进，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将馂，舅命易酱，内赞者易之。妇乃馂姑馔，妇祭，内赞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饭，卒食。内赞者洗爵酌酒酳，妇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饮讫，执爵兴，降席东，南面立。内赞者受爵，奠于坫。妇进，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饮讫，执爵兴，降席东，南面立。内赞者受，奠于篚，妇进，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凡庶子妇，舅不降，而妇降自西阶以出。

志第九礼乐九

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而会。

前一日，尚舍设御幄于太极殿，有司设群官客使等次于东西朝堂，展县，置桉，陈车舆，又设解剑席于县西北横街之南。文官三品以上位于横街之南，道东；褒圣侯位于三品之下，介公、酆公位于道西；武官三品以上位于介公之西，少南；文官四品、五品位于县东，六品以下位于横街之南。又设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位于文、武官三品之东、西，四品以下分方位于文、武官当品之下。诸州使人又于朝集使之下，诸亲于四品、五品之南。设诸蕃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在东方朝集使之东，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又设门外位：文官于东朝堂，介公、酆公在西朝堂之前，武官在介公之南，少退，每等异位重行；诸亲位于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诸州朝集使，东方、南方在宗亲之南，使人分方于朝集使之下；诸方客，东方、南方在东方朝集使之南，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南，每国异位重行。

其日，将士填诸街，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门及陈于殿庭，群官就次。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官诣阁奉迎，吏部兵部主客户部赞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品以下及诸亲、客等应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冬至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宝郎奉宝置于前，公、王以下及诸客使等以次入就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上公一人诣西阶席，脱舄，跪，解剑置于席，升，当御座前，北面跪贺，称：“某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与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长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乃降阶诣席，跪，佩剑，俯伏，兴，纳舄，复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诏，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长。”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

初，群官将朝，中书侍郎以诸州镇表别为一桉，俟于右延明门外，给事中以祥瑞桉俟于左延明门外，侍郎、给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入，户部以诸州贡物陈于太极门东东、西庙，礼部以诸蕃贡物可执者，蕃客执入就位，其余陈于朝堂前。上公将入门，中书侍郎、给事中皆降，各引其桉入，诣东、西阶下立。上公将升贺，中书令、黄门侍郎俱降，各立，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已贺，中书令前跪奏诸方表，黄门侍郎又

进跪奏祥瑞，俱降，置所奏之文于桉。侍郎与给事中引桉退至东、西阶前，桉出。

初，侍中已宣制，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户部尚书进诣阶间跪奏，称："户部尚书臣某言：诸州贡物请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礼部尚书以次进诣阶间，跪奏，称"礼部尚书臣某言：诸蕃贡物请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太府帅其属受诸州及诸蕃贡物出归仁、纳义门，执物者随之。典仪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皇帝降座，御舆入自东房，侍臣从至阁。引东、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

冬至，不奏祥瑞，无诸方表。其会，则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二舞入，立于县南。尚舍设群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又御座东南，西向；介公、酅公在御座西南，东向；武官三品以上又于其后；朝集使、都督、刺史，蕃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设不升殿者座各于其位。又设群官解剑席于县之西北，横街之南。尚食设寿尊于殿上东序之端，西向；设坫于尊南，加爵一。太官令设升殿者酒尊于东、西厢，近北；设在庭群官酒尊各于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吏部兵部户部主客赞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又引非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改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典仪一人升就东阶上，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诸客使以次入就位。侍中进，当御座前北面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延诸公、王等升。"又侍中称："制曰可。"侍中诣东阶上，西面，称："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仪承传，阶下赞者又承传，在位者皆再拜。应升殿者诣东、西阶，至解剑席，脱舄，解剑，升。上公一人升阶，少东，西面，立于座后。光禄卿进诣阶间，跪奏称："臣某言：请赐群臣上寿。"侍中称："制曰可。"光禄卿退，升诣酒尊所，西向立。上公酒尊所，北面。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受爵，进前，北面授殿中监，殿中监受爵，进，置御前，上公退，北面跪称："某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臣某等不胜大庆，谨上千秋万岁寿。"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立于席后。侍中前承制，退称："敬举公等之觞。"在位者又再拜。殿中监取爵奉进，皇帝举酒，在位者皆舞蹈，三称万岁。皇帝举酒讫，殿中监进，受虚爵，以授尚食，尚食受爵于坫。

初，殿中监受虚爵，殿上典仪唱："再拜。"阶下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上公就座后立，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俱就座。歌者琴瑟升坐，笙管立阶间。尚食进，酒至阶，殿上典仪唱："酒至，兴。"阶下赞者承传，坐者皆俯伏，起，立于席后。殿中监到阶省

酒，尚食奉酒进，皇帝举酒。太官令又行群官酒，酒至，殿上典仪唱："再拜。"阶下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搢笏受觯。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皇帝举酒，尚食进，受虚爵，复于坫。觞行三周，尚食进御食，食至阶，殿上典仪唱："食至，兴。"阶下赞者承传，坐者皆起，立座后。殿中监到阶省桉，尚食品尝食讫，以次进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群安桉，设食讫，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皇帝乃饭，上下俱饭。御食毕，仍行酒，遂设庶羞，二舞作。若赐酒，侍中承诏诣东阶上，西面称："赐酒。"殿上典仪承传，阶下赞者又承传，坐者皆起，再拜，立，受觯，就席坐饮，立，授虚爵，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遍。

会毕，殿上典仪唱："可起。"阶下赞者承传，上下皆起，降阶，佩剑，纳舄，复位。位于殿庭者，仍立于席后。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若有赐物，侍中前承制，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宣制，又再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皇帝兴，御舆入自东房，东、西面位者以次出。

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则京官袴褶，朝集使公服。设九部乐，则去乐县，无警跸。太乐令帅九部伎立于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

临轩册皇太子。

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庙。

前一日，尚舍设御幄于大极殿，有司设太子次于东朝堂之北，西向。又设版位于大横街之南，展县，设桉，陈车舆，及文武群官、朝集、蕃客之次位，皆如加元服之日。

其日，前二刻，宫官服其器服，诸卫率各勒所部陈于庭。左庶子奏"请中严"。侍卫之官奉迎，仆进金路，内率一人执刀。赞善奏"发引"。令侍臣上马，庶子承令。其余略如皇帝出宫之礼。皇太子远游冠、绛纱袍，三师导，三少从，鸣铙而行。降路入次，亦如銮驾。

其日，列黄麾大仗，侍中请"中严"。有司与群官皆入就位。三师、三少导从，皇太子立于殿门外之东，西向。黄门侍郎以册、宝绶桉立于殿内道北，西面，中书侍郎立桉后。侍中乃奏"外办"。皇帝服衮冕，出

自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入就位。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书令降，立于皇太子东北，西向。中书侍郎一人引册、一人引宝绶桉立于其东，西面，以册授之。中书令曰：“有制。”皇太子再拜，中书令跪读册，皇太子再拜受册，左庶子受之。侍郎以玺绶授中书令，皇太子进受，以授左庶子。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奏“礼毕”。皇帝入自东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帝御明堂读时令。

孟春，礼部尚书先读令三日奏读月令，承以宣告。

前三日，尚舍设大次于东门外道北，南向；守宫设文、武侍臣次于其后之左、右；设群官次于璧水东之门外，文官在北，武官在南，俱西上。

前一日，设御座于青阳左个，东向。三品以上及诸司长官座于堂上：文官座于御座东北，南向；武官座于御座之东，北向。俱重行西上。设刑部郎中读令座于御座东南，北向，有桉。设文官解剑席于丑陛之左，武官于卯陛之右，皆内向。太乐令展宫县于青阳左个之庭，设举麾位于堂上寅阶之西，北向；其一位于乐县东北，南向。典仪设三品以上及应升坐者位于县东，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非升坐者文官四品、五品位于县北，六品以下于其东，绝位，俱南向；武官四品、五品于县南，六品以下于其东，俱北向。皆重行西上。设典仪位于县之西北，赞者二人在东，差退，俱南向。奉礼设门外位各于次前，俱每等异位，重行相向，西上。

其日，陈小驾，皇帝服青纱袍，佩苍玉，乘金路出宫，至于大次。文、武五品以上从驾之官皆就门外位，太乐令、工人、协律郎、典仪帅赞者皆先入，群官非升坐者次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置于桉，覆以帕，立于武官五品东南，郎中立于桉后，北面。侍中版奏“外办”。皇帝舆入自青龙门，升自寅阶，即座。符宝郎置宝于前。典仪升，立于左个东北，南向。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延公、王等升。”又侍中称：“制曰可。”侍中诣左个东北，南向称：“诏延公、王等升。”典仪传，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各诣其阶，解剑，脱舄，升，立于座后。刑部郎中引桉进，立于卯阶下。侍中跪奏“请读月令”。又侍中称：“制曰可。”刑部郎中再拜，解剑，俯，脱舄，取令，升自卯阶，诣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桉，立于席后。堂上典仪唱：“就座。”公、王

以下及刑部郎中并就座。刑部郎中读令，每句一绝，使言声可了。读讫，堂上典仪唱："可起。"王、公以下皆起。刑部郎中以令置于桉，与群官佩剑，纳舄，复于位。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出。侍中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皇帝降座，御舆出之便次，南、北面位者以次出。

自仲春以后，每月各居其位，皆冠通天，服、玉之色如其时。若四时之孟月及季夏土王读五时令于明堂，亦如之。

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于太学。

所司先奏三师、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为三老，次一人为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为国老，六品以下致仕者为庶老。尚食具牢馔。

前三日，尚舍设大次于学堂之后，随地之宜。设三老、五更次于南门外之西，群老又于其后，皆东向。文官于门外之东，武官在群老之西，重行，东西向，皆北上。

前一日，设御座于堂上东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于西楹之东，近北，南向；五更座于西阶上，东向；国老三人座于三老西阶，不属焉。皆莞筵藻席。众国老座于堂下西阶之西，东面北上，皆蒲筵缁布纯，加莞席。太乐令展宫县于庭，设登歌于堂上，如元会。典仪设文、武官五品以上位于县东、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于其南；诸州使人位于九品之后；学生分位于文、武官之后。设门外位如设次。又设尊于东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置爵。

其日，銮驾将至，先置之官就门外位，学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銮驾至太学门，回辂南向，侍中跪奏"请降辂"。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从驾之官皆就门外位，太乐令、工人、二舞入，群官、客使以次入。

初，銮驾出宫，量时刻，遣使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服进贤冠，乘安车，前后导从。其国老、庶老则有司预戒之。

銮驾既至太学，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赞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于学堂南门外之西，东面北上；奉礼赞群老出次，立于三老、五更之后；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于学堂北户之内，当户北面。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户，殿中监进大珪，皇帝执

大珪，降，迎三老于门内之东，西面立。侍臣从立于皇帝之后，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夹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导，敦史执笔以从。三老、五更于门西，东面北上，奉礼引群老随入，立于其后。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从，仍杖，夹扶至阶，皇帝揖升，俱就座后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肃拜五更，五更答肃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监、尚食奉御进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设于三老前。皇帝诣三老座前，执酱而馈，乃诣酒尊所取爵，侍中赞酌酒，皇帝进，执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进珍羞酒食于五更前，国老、庶老等皆坐，又设酒食于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格言宣于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虚躬请受，敦史执笔录善言善行。礼毕，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从以降阶，逡巡立于阶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于阶上，三老、五更出门。侍中前奏“礼毕”。皇帝降，还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车，导从而还，群官及学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主旨阙表谢。

州贡明经、秀才、进士身孝悌旌表门闾者，行乡饮酒之礼，皆刺史为主人。先召乡致仕有德者谋之，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与之行礼，而宾举之。主人戒宾，立于大门外之西，东面；宾立于东阶下，西面。将命者立于宾之左，北面，受命出，立于门外之东，西面，曰：“敢请事。”主人曰：“某日行乡饮酒之礼，请吾子临之。”将命者入告，宾出，立于门东，西面拜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学优行高，应兹观国，某日展礼，请吾子临之。”宾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辞。”主人曰：“某谋于父师，莫若吾子贤，敢固以请。”宾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须。”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其戒介亦如之，辞曰；“某日行乡饮酒之礼，请吾子贰之。”

其日质明，设宾席于楹间，近北，南向；主人席于阼阶上，西向；介席于西阶上，东向；众宾席三于宾席之西，南向；皆不属。又设堂下众宾席于西阶西南，东面北上。设两壶于宾席之东，少北，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篚于壶南，东肆，实以爵觯。设赞者位于东阶东，西向北上。宾、介及众宾至，位于大门外之右，东面北上。主人迎宾于门外之左，西面拜宾，宾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众宾，众宾报揖。主人又揖宾，宾报揖。主人先入门而右，西面。宾入门而左，东面。介及众宾序入，立于宾西南，东面北上。众宾非三宾者皆北面东上。

主人将进揖，当阶揖，宾皆报揖。及阶，主人曰：“请吾子升。”宾

曰：“某敢辞。”主人曰：“固请吾子升。”宾曰：“某敢固辞。”主人曰：“终请吾子升。”宾曰：“某敢终辞。”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当楣，北面立。执尊者彻冪。主人适篚，跪取爵，兴，适尊实之，进宾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宾进于席前，受爵，退，复西阶上，北面立。主人退于阼阶上，北面拜，送爵。宾少退，赞者荐脯、醢于宾席前。宾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赞者设折俎，宾跪，左执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于笾、豆之间，遂祭酒，啐酒，兴，降席东，适西阶上，北面跪，卒爵，执爵兴，适尊实之，进主人席前，东面酢主人。主人于阼阶上北面拜，宾少退。主人进受爵，退阼阶上，北面立。宾退，复西阶上，北面拜，送爵。赞者荐脯、醢于主人席前，主人由席东自北方升席，赞者设折俎，主人跪，左执爵，右祭脯，擩于醢，祭于笾、豆之间，遂祭酒，啐酒，兴，自南方降席，复阼阶上，北面跪，卒爵，执爵兴，跪奠爵于东序端，兴，适篚，跪取觯实之以酬，复阼阶上，北面跪，奠觯，遂拜，执觯兴。宾西阶上答拜。主人跪酒祭，遂饮，卒觯，执觯兴，适尊实之，进宾席前，北面。宾拜，主人少退。宾既拜，主人跪奠觯于荐西，兴，复阼阶上位。宾遂进席前，北面跪，取觯，兴，复西阶上位。主人北面拜送。宾进席前，北面跪，奠觯于荐东，兴，复西阶上位。主人北面揖，降，立阼阶下，西面。宾降，立于阶西，东面。

主人进延介，揖之，介报揖。至介，一让升，主人升阼阶，介升西阶，当楣，北面立。主人诣东序端，跪取爵，兴，适尊实之。进于介席前，西南面献介。介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进，北面受爵，退，复位。主人于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阶之东。赞者荐脯、醢于介席前，介进自北方，升席，赞者设折俎，介跪，左执爵，右祭脯、醢，遂祭酒，执爵兴，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执爵兴，介授主人爵，主人适尊实之，酢于西阶上，立于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执爵兴。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饮，卒爵，执爵兴，进，跪奠爵于西楹南，还阼阶上，揖降。介降，立于宾南。

主人于阼阶前西南揖众宾，遂升，适西楹南，跪取爵，兴，适尊实之，进于西阶上，南面献众宾之长，升西阶上，北面拜，受爵。主人于众宾长之右，北面拜送。赞者荐脯、醢于其席前，众宾之长升席，跪，左执爵，右祭脯、醢，祭酒，执爵，兴，退于西阶上，立饮讫，授主人爵，降，复位。主人又适尊实之，进于西阶上，南面献众宾之次者，如献众宾之长。又次一人升，饮，亦如之。主人适尊实酒，进于西阶上，南面献堂下众宾。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饮，赞者遍荐脯、醢于其

位。主人受爵、尊于篚。主人与宾一揖一让升，宾、介、众宾序升，即席。

设工人席于堂廉西阶之东，北面东上。工四人，先二瑟，后二歌。工持瑟升自阶，就位坐。工鼓《鹿鸣》，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间歌，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乃合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

司正升自西阶司正谓主人赞礼者，礼乐之正。既成，将留宾，为有懈堕，立司正以监之。跪取觯于篚，兴，适尊实之，降自西阶，诣阶间，左还，北面跪，奠觯，拱手少立，跪，取觯，遂饮，卒觯，奠，再拜。宾降席，跪取觯于篚，适尊实之，诣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进，立于宾东，宾跪奠觯，遂拜，执觯兴，主人答拜，宾立饮，卒觯，适尊实之，阼阶上东南授主人，主人再拜，宾少退，主人受觯，宾于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宾揖，复席。主人进西阶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进，立于主人之西，北面。主人跪奠觯，遂拜，执觯兴，介答拜。主人立饮，卒觯，适尊实之，进西阶上，西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觯，主人于介东，北面送，主人揖，复席。

司正升自西阶，近西，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进，北面立于介右。司正退，立于序端，东面，避受酬者。介跪奠觯，遂拜，执觯兴，某子答拜。介立饮，卒觯，适尊实之，进西阶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觯，介立于某子之左，北面，揖，复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立于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觯，遂拜，执觯兴，受酬者答拜。某子立饮，卒觯，适尊实之，进西阶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觯，某子立于酬者之右，揖，复席。次一人及堂下众宾受酬亦如之。卒受酬者以觯跪奠于篚，兴，复阶下位。司正适阼阶上，东面请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坐于宾。"司正回，北面告于宾曰："请宾坐。"宾曰："唯命。"宾、主各就席坐。若宾、主公服者，则降脱履，主人先左，宾先右。司正降，复位。乃羞肉胾、醢，宾、主燕饮，行无算爵，无算乐，主人之赞者皆兴焉。已燕，宾、主俱兴，宾以下降自西阶，主人降自东阶。宾以下出，立于门外之西，东面北上，主人送于门外之东，西面再拜，宾、介逡巡而退。

季冬之月正齿位，则县令为主人，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宾、主燕饮，则司正北面请宾坐，宾、主各就席立。司正适篚，跪取觯，兴，实之，进，立

于楹间，北面，乃扬觯而戒之以忠孝之本。宾、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觯，再拜，跪取觯饮，卒觯，兴，宾、主以下皆坐。司正适篚，跪奠觯，兴，降复位，乃行无算爵。其大抵皆如乡饮酒礼。

志第十礼乐十

五曰凶礼。

《周礼》五礼，二曰凶礼。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至开元制礼，惟著天子赈恤水旱、遣使问疾、吊死、举哀、除服、临丧、册赠之类，若五服与诸臣之丧葬、衰麻、哭泣，则颇详焉。

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节至其州，位于庭，使者南面，持节在其东南，长官北面，寮佐、正长、老人在其后，再拜，以授制书。其问疾亦如之，其主人迎使者于门外，使者东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问妇人之疾，则受劳问者北面。

若举哀之日，为位于别殿，文武三品以上入，哭于庭，四品以下哭于门外。有司版奏“中严”、“外办”。皇帝已变服而哭，然后百官内外在位者皆哭，十五举音，哭止而奉慰。其除服如之。皇帝服：一品锡衰，三品以上缌衰，四品以下疑衰。服期者，三朝晡止；大功，朝晡止；小功以下，一哀止。晡，百官不集。若为蕃国君长之丧，则设次于城外，向其国而哭，五举音止。

若临丧，则设大次于其门西，设素裀榻于堂上。皇帝小驾、卤簿，乘四望车，警跸，鼓吹备而不作。皇帝至大次，易素服，从官皆易服，侍臣则不。皇帝出次，丧主人免绖、释杖、哭门外，望见乘舆，止哭而再拜，先入门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阶，即哭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执桃立于东南，祝执苅立于西南，戈者四人先后随升。丧主人入廷再拜，敕引乃升，立户内之东，西向。皇帝出，丧主人门外拜送。皇帝变服于次，乃还庐。文、武常服。皇帝升车，鼓吹不作而入。其以敕使册赠，则受册于朝堂，载以犊车，备卤薄，至第。妃主以内侍为使。赠者以蜡印画绶。册赠必因其启葬，既葬则受于灵寝，既除则受于庙。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单衣而介帻。受必有祭。未庙，受之寝。

五服之制。

斩衰三年。正服：子为父，女子子在室与已嫁而反室为父。加服：嫡孙为后者为祖，父为长子。义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妻为夫，妾为君，国官为君。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

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

齐衰三年。正服：子，父在为母。加服：为祖后者，祖卒则为祖母，母为长子。义服：为继母、慈母，继母为长子，妾为君之长子。

齐衰杖周。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报，服亦如之。正服：为祖后者，祖在为祖母。义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夫为妻。

齐衰不杖周。正服：为祖父母，为伯叔父，为兄弟，为众子，为兄弟之子及女子子在室与适人者，为嫡孙，为姑、姊妹与无夫子，报，女子子与适人为祖父母，妾为其子。加服：女子子适人者为兄弟之为父后者。降服：妾为其父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义服：为伯叔母，为继父同居者，妾为嫡妻，妾为君之庶子，妇为舅、姑，为夫之兄弟之子，舅、姑为嫡妇。

齐衰五月。正服：为曾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

齐衰三月。正服：为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义服：为继父不同居者。

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为母，钢为祖后，祖在为祖母，虽周除，仍心丧三年。

大功，长殇九月，中殇七月。正服：为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为叔父之长殇、中殇，为姑、姊妹之长殇、中殇，为兄弟之长殇、中殇，为嫡孙之长殇、中殇，为兄弟之子、女子之长殇、中殇。义服：为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成人九月正服：为从兄弟，为庶孙。降服：为女子子适人者，为姑、姊妹适人者报；出母为女子子适人者，为兄弟之女适人者报；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与姑、姊妹在室者报。义服：为夫之祖父母与伯叔父母报，为夫之兄弟女适人者报；夫为人后者，其妻为本生舅、姑，为众子之妇。

小功五月殇。正服：为子、女子子之下殇，为叔父之下殇，为姑、姊妹之下殇，为兄弟之下殇，为嫡孙之下殇，为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为从兄弟姊妹之长殇，为庶孙之长殇。降服：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之长殇，出嫁姑为侄之长殇，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之长殇。义服：为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为夫之叔父之长殇。成人正服：为从祖祖父报，为从祖父报，为从祖姑、姊妹在室者报，为从祖兄弟报，为从祖

祖姑在室者报，为外祖父母，为舅及从母报。降服：为从父姊妹适人者报，为孙女适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适人者报。义服：为从祖祖母报，为从祖母报，为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适人者报，娣姒妇报，为同母异父兄弟姊妹报，为嫡母之父母兄弟从母，为庶母慈己者，为嫡孙之妇，母出为继母之父兄弟从母，嫂叔报。

缌麻三月殇。正服：为从父兄弟姊妹之中殇、下殇，为庶孙之中殇、下殇，为从祖叔父之长殇，为从祖兄弟之长殇，为舅及从母之长殇，为从父兄弟之子之长殇，为兄弟之孙长殇，为从祖姑、姊妹之长殇。降服：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之中殇、下殇，为侄之中殇、下殇，出嫁姑为之报，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之中殇、下殇。义服：为人后者为从父兄弟之长殇，为夫之叔父之中殇、下殇，为夫之姑、姊妹之长殇。成人正服：为族兄弟，为族曾祖父报，为族祖父报，为族父报，为外孙，为曾孙、玄孙，为从母兄弟姊妹，为姑之子，为舅之子，为族曾祖姑在室者报，为族祖姑在室者报，为族姑在室者报。降服：为从祖姑、姊妹适人者报，女子子适人者为从祖父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为从祖姑适人者报，为人后者为外祖父母，为兄弟之孙女适人者报。义服：为族曾祖母报，为族祖母报，为族母报，为庶孙之妇，女子子适人者为从祖伯叔母，为庶母，为乳母，为婿，为妻之父母，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为夫之从祖祖父母报，为夫之从祖父母报，为夫之外祖父母报，为从祖兄弟之子，为夫之从父兄弟之妻，为夫之从父姊妹在室及适人者，为夫之舅及从母报。改葬：子为父母，妻妾为其夫，其冠服杖屦皆依《仪礼》。皇家所绝傍亲无服者，皇弟、皇子为之皆降一等。

初，太宗尝以同爨缌而嫂叔乃无服，舅与从母亲等而异服，诏侍中魏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议："舅为母族，姨乃外戚它姓，舅固为重，而服止一时，姨丧乃五月，古人未达者也。于是服曾祖父母齐衰三月者，增以齐衰五月；適子妇大功，增以期；众子妇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报；其弟妻及夫兄亦以小功；舅服缌，请与从母增以小功。"然《律疏》舅报甥，服犹缌。显庆中，长孙无忌以为甥为舅服同从母，则舅宜进同从母报。又古庶母缌，今无服，且庶母之子，昆弟也，为之杖齐，是同气而吉凶异，自是亦改服缌。上元元年，武后请"父在，服母三年"。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言："《礼》，父在为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请如旧章。"乃诏并议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决。二十年，中书令萧嵩等改脩五礼，于是父在为母齐衰三年。

诸臣之丧。

有疾，斋于正寝，卧东首北墉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彻药，清扫内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遗言则书之，为属纩。气绝，寝于地。男子白布衣，被发徒跣；妇人女子青缣衣，去首饰；齐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于床东，啼踊无数。众主人在其后，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后，皆西面南上，哭。妻坐于状西，妾及女子在其后，哭踊无数。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后，皆东面南上，籍藁坐哭。内外之际，隔以行帷。祖父以下为帷东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为帷西北壁，南面东上。外姻丈夫于户外东，北面西上；妇人于主妇西北，南面东上。诸内丧，则尊行丈夫及外亲丈夫席位于前堂，若户外之左右，俱南面。宗亲户东，西上；外亲户西，东上。凡丧，皆以服精粗为序，国官位于门内之东，重行北面西上，俱绌巾帕头，舒荐坐；参佐位于门内之西，重行北面东上，素服，皆舒席坐，哭。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

复于正寝。复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东溜，当屋履危，北面西上。左执领，右执腰，招以左。每招，长声呼“某复”，三呼止。投衣于前，承以篋，升自阼阶，入以覆尸。乃设床于室户内之西，去脚、簟、枕，施幄，去裙。迁尸于状，南首，覆用敛衾，去死衣，楔齿以角柶，缀足以燕几，校在南。其内外哭位如始死之仪。乃奠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阼阶，奠于尸东当腢。内丧，则赞者皆受于户外而设之。

沐浴。掘坎于阶间。近西，南顺，广尺，长二尺，深三尺，南其壤，为役灶于西墙下，东向，以俟煮沐。新盆、瓶、六鬲皆濯之，陈于西阶下。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纯，实于□，栉实于箱若簟，浴衣实于篋，皆具于西序下，南上。水淅稷米，取汁煮之，又汲为汤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盘，升自西阶，授沐者，沐者执潘及盘入。主人皆出于户东，北面西上；主妇以下户西，北面东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于主人之东，北面西上；妇人于主妇之西，北面东上。俱坐哭。妇人以帐。乃沐栉。束发用组。挋用巾。浴则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挋用浴衣。设状于尸东，衽下莞上簟。浴者举尸，易状，设枕，翦鬓断爪如生，盛以小囊，大敛内于棺中。楔齿之柶、浴巾皆埋于坎。寘之。衣以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敛之衾覆之。内外入就位，哭。

乃袭。袭衣三称，西领南上，明衣裳，舄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纩；面衣，玄方尺，纁里，组系；握手，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削约于内旁寸，著以绵组系。庶襚继陈，不用。将袭，具状席于西阶西，内外皆出哭，如浴。袭者以状升，入设于尸东，布枕席，陈

袭于席。祝去巾，加面衣，设充耳、握手，纳舄若履。既袭，覆以大敛之衾，内外入哭。

乃□含。赞者奉盘水及□，一品至于三品，饭用粱，□含用璧；四品至于五品，饭用稷，□含用碧；六品至于九品，饭用粱，□含用贝。升堂，□含者盥手于户外，洗粱、璧实于□，执以入，祝从入，北面，彻枕，去衾，受□，奠于尸东。□含者坐于状东，西面，凿巾，纳饭、□含于尸口。既□含，主人复位。

乃为明旌，以绛广充幅，一品至于三品，长九尺，韬杠，铭曰“某官封之柩”，置于西阶上；四品至于五品，长八尺；六品至于九品，长六尺。

凿木为重，一品至于三品，长八尺，横者半之，三分庭一在南；四品至于五品，长七尺；六品至于九品，长六尺。以沐之米为粥，实于鬲，盖以疏布，系以竹幹，县于重木。覆用苇席，北面，屈两端交后，西端在上，缀以竹幹。祝取铭置于重，殡堂前楹下，夹以苇席。

小敛。衣一十九称，朝服一，笏一，陈于东序，西领北上。设奠于东堂下，甒二，实以醴、酒，觯二，角柶一，少牢，腊三，笾、豆俎各八。设盆盥于馔东，布巾。赞者辟脯醢之，奠于尸状西南。乃敛，具状席于堂西，设盆盥西阶之西，如东方。敛者盥，与执服者以敛衣人，丧者东西皆少退，内外哭。已敛，覆以夷衾。设状于堂上两楹间，衽下莞上簟，有枕。卒敛，开帷，主人以下西面凭哭，主妇以下东面凭哭，退。乃敛发而奠。赞者盥手奉馔至阶，升，设于尸东，醴、酒奠于馔南西上，其俎，祝受巾巾之。奠者彻袭，奠，自西阶降出。下帷，内外俱坐哭。有国官、僚佐者，以官代哭；无者以亲疏为之。夜则为燎于庭，厥明灭燎。

乃大敛。衣三十称，上服一称，冕具簪、导、缨，内丧则有花钗，衾一，西领南上。设奠如小敛，甒加勺，篚在东南。笾、豆、俎皆有幕，用功布。棺入，内外皆止哭，升棺于殡所，乃哭。熬八篚，黍、稷、粱、稻各二，皆加鱼、腊。烛俟于馔东，设盆盥于东阶东南。祝盥讫，升自阼阶。彻巾，执巾者以待于阼阶下。祝盥，赞者彻小敛之馔，降自西阶，设于序西南，当西溜，如设于堂上。乃适于东阶下新馔所，帷堂内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敛，加冠若花钗，覆以衾。开帷，丧者东西凭哭如小敛，诸亲凭哭。敛者四人举状，男女从，奉尸敛于棺，乃加盖，覆以夷衾，内外皆复位如初。设熬谷，首足各一篚，傍各三篚，以

木覆棺上，乃涂之，设帟于殡上，祝取铭置于殡。乃奠。执巾、几席者升自阼阶，入，设于室之西南隅，东面。又几，巾已加，赞者以馔升，入室，西面，设于席前。祝加巾于俎，奠者降自西阶以出。下帷，内外皆就位哭。

既殡，设灵座于下室西间，东向，施状、几、案、屏、帐、服饰，以时上膳羞及汤沐如平生。殷奠之日，不馈于下室。

庐在殡堂东廊下，近南，设苫塊。齐衰于其南，为垩室。俱北户，翦蒲为席，不缘；大功又于其南，张帷，席以蒲；小功、缌麻又于其南，设状，席以蒲。妇人次于西房。

三日成服，内外皆哭，尽哀。乃降就次，服其服，无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升，立于殡，内外皆哭。诸子孙跪哭尊者之前，祖父抚之，女子子对立而哭，唯诸父不抚。尊者出，主人以下降立阼阶。

朔望殷奠，馔于东堂下，瓦甒二，实醴及酒，角觯二，木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钘，六笾、六豆。其日，不馈于下室。

葬有期，前一日之夕，除苇障，设宾次于大门外之右，南向，启殡之日，主人及诸子皆去冠，以纻巾帕头，就位哭。祝衰服执功布，升自东阶，诣殡南，北向，内外止哭，三声噫嘻，乃曰："谨以吉辰启殡。"既告，内外哭。祝取铭置于重。掌事者升，彻殡涂，设席于柩东，升柩于席。又设席柩东，祝以功布升，拂柩，覆用夷衾，周设帷，开户东向。主人以下升，哭于帷东，西向，俱南上。诸祖父以下哭于帷东北壁下，诸祖母以下哭于帷西北壁下；外姻丈夫帷东上，妇人帷西。祝与进馔者各以奠升，设于柩东席上，祝酌醴奠之。

陈器用。启之夕，发引前五刻，搥一鼓为一严，陈布吉、凶仪仗，方相、志石、大棺车及明器以下，陈于柩车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二、画翣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黼翣二、画翣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画翣二，六品至于九品披二、鐸二、画翣二。

二刻顷，搥二鼓为二严，掌馔者彻启奠以出，内外俱立，哭。执绋者皆入，掌事者彻帷，持翣者升，以翣障柩。执绋者升，执鐸者夹西阶立，执纛者入，当西阶南，北面立。掌事者取重出，倚于门外之东。执旌者立于纛南，北面。搥三鼓为三严，灵车进于内门外，南向，祝以腰

舆诣灵座前，西向跪告。腰舆降自西阶，以诣灵车。腰舆退。执鐸者振鐸，降就阶间，南向。持翣者障以翣。执纛者却行而引，輴止则北面立；执旌者亦渐而南，輴止，北面。主人以下以次从。

輴在庭。輴至庭，主人及诸子以下立哭于輴东北，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于輴东北，南面西上；异姓之丈夫立哭于主人东南，西面北上。妇人以次从降，妻、妾、女子子以下立哭于輴西，东面南上；祖母以下立哭于輴西北，南向东上；异姓之妇人立哭于主妇西南，东面北上。内外之际，障以行帷。国官立哭于执绋者东，北面西上；僚佐立哭于执绋者西南，北面东上。祝帅执馔者设祖奠于輴东，如大敛。祝酌奠、进馔，北面跪曰："永迁之礼，灵辰不留，谨奉旋车，式遵祖道，尚飨。"

輴出，升车，执披者执前后披，绋者引輴出，旌先、纛次，主人以下从，哭于车盾后。輴出，到輤车，执绋者解属于輤车，设帷障于輴后，遂升柩。祝与执馔者设遣奠于柩东，如祖奠。

既奠，掌事者以蒲苇苞牲体下节五，以绳束之，盛以盘，载于舆前。方相、大棺车、輴车，明器舆、下帐舆、米舆、酒脯醢舆、苞牲舆、食舆为六舆，铭旌、纛、鐸、輤车以次行。宾有赠者，既祖奠，宾立于大门外西厢，东面，从者以篚奉玄纁立于西南，以马陈于宾东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受命出，西面曰："敢请事。"宾曰："某敢赠。"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执篚者奠，取币以授宾。牵马者先入，陈于輴车南，北首西上。宾入，由马西当輴车南，北面立，内外止哭。宾曰："某谥封若某位，将归幽宅，敢致赠。"乃哭，内外皆哭。主人拜、稽颡。宾进輴东，西面，奠币于车上，西出，主人拜、稽颡送之。

丧至于墓所，下柩。进輴车于柩车之后，张帷，下柩于輴。丈夫在西，凭以哭。卑者拜辞，主人以下妇人皆障以行帷，哭于羡道西，东面北上。

入墓。施行席于圹户内之西，执绋者属绋于輴，遂下柩于圹户内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輴出，持翣入，倚翣于圹内两厢，遂以帐张于柩东，南向。米、酒、脯于东北，食盘设于前，醢、醢设于盘南，苞牲置于四隅，明器设于右。

在圹。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奉以入，奠于灵座，主人拜、稽颡。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掩户，设关钥，遂复土三。主人以下稽颡哭，退，俱就灵所哭。掌仪者祭后土于墓左。

反哭。既下柩于圹，搥一鼓为一严，掩户；搥二鼓为再严，内外就灵所；搥三鼓为三严，彻酒、脯之奠，追灵车于帷外，陈布仪仗如来仪。腰舆入，少顷出，诣灵车后。灵车发引，内外从哭如来仪。出墓门，尊者乘，去墓百步，卑者乘以哭。灵车至于西阶下，南向。祝以腰舆诣灵车后。少顷，升，入诣灵座前；主人以下从升，立于灵座东，西面南上；内外俱升。诸祖父以下哭于帷东北壁下，南面；妻及女子以下妇人哭于灵西，东面；诸祖母以下哭于帷西北壁下，南面；外姻哭于南厢，丈夫帷东，妇人帷西，皆北面；吊者哭于堂上，西面。主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斩衰者沐而不栉。

虞。主用桑，长尺，方四寸，孔径九分，鸟漆匮，置于灵座，在寝室内户西，东向，素几在右。设洗于西阶西南，瓦甒二、设于北牖下，醴、酒在东。丧者既沐，升灵所。主人及诸子倚仗于户外，入，哭于位如初。馔入，如殷奠，升自东阶。主人盥手洗爵，酌醴，西面跪奠，哭止。祝跪读祝，主人哭拜，内外应拜者皆哭拜。乃出，杖降西阶，还次。间日再虞，后日三虞，礼如初。

小祥。毁庐为垩室，设蒲席。垩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诸子沐浴栉翦，去首绖，练冠，妻妾女子去腰绖。主用栗，祭如虞礼。

大祥之祭如小祥。间月而禫，释祥服，而禫祭如大祥。既祥而还外寝。妻妾女子还于寝。食有醢、酱，既禫而饮醴酒，食干肉。

祔庙，筮日。将祔，掌事者为坎室于始祖庙室西壁，主人及亚献以下散齐三日，致齐一日。前一日，主人以酒、脯告递迁之主，乃迁置于幄坐，又奠酒、脯以安神。掌馔者彻膳以出，掌庙者以次椟神主纳于坎室。又设考之祔坐于曾祖室内东壁下，西向，右几。设主人位于东南，西面。设子孙位于南门内道东，北面西上。设亚献、终献位于主人东南。设掌事以下位于终献东南，俱西面北上。设赞唱者位于主人西南，西面。设酒尊于堂上室户之东南，北向西上。设洗于阼阶东南，北向，实爵三，巾二，加冪。其日，具少牢之馔二座，各俎三、簋二、簠二、钘二。酒尊二，其一实玄酒为上，其一实清酒次之。其笾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者各八。主人及行事者祭服。掌事者具腰舆，掌庙者、阍寺人立于庙庭，北面再拜，升自东阶，入，开坎室，出曾祖、曾

祖妣神主置于座，降，出。执尊、罍、篚者入就位，祝进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迁神主于庙。”执舆者以舆升，入，进舆于座前，祝纳神主于椟，升舆，祝仍扶于左，降自西阶，子孙内外陪从于后。至庙门，诸妇人停于门外，周以行帷，俟祭讫而还。神主人自南门，升自西阶。入于室，诸子孙从升，立于室户西，重行东面，以北为上。行事者从入，各就位，舆诣室前，回舆西向。祝启椟乂神主，置于坐。舆降，立于西阶下，东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东阶，各就位。祝立定，赞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馔者引馔入，升自东阶，入于室。各设于神座前。主人盥手，洗爵，升自东阶。酌醴酒，入室，进，北面跪，奠爵于曾祖神座前。主人出，取爵酌酒，入室，进，东面跪，奠于祖座前。出户，北面立。祝持版进于室户外之右，东向跪读祝文，主人再拜。祝进，入奠版于曾祖座。主人出，降，还本位。初，主人出，亚献盥手，洗爵，升，酌酒入，进，北面跪，奠于曾祖，又酌酒入，进，东面跪，奠于祖神座，出户，北面再拜讫。又入室，立于西壁下，东面再，拜，出，降，复位。亚献将毕，终献入如亚献。祝入，彻豆，赞者皆再拜。主人及在位子孙以下出。掌馔者入，彻馔以出，掌庙者纳曾祖神主于坎室，出，又以腰舆升诸考神座前，纳主于椟，置于舆，诣考庙，出神主置于座，进酒、脯之奠，少顷，彻之。祝纳神主于坎室。六品以下祔祭于正寝，礼略如之。

志第十一礼乐十一

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 ，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璡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

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孔子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

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称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武后时，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乃献之。及将考中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而称尺已亡，其迹犹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其后黄巢之乱，乐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将谒郊庙，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卬，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乃命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宰相张浚为脩奉乐县使，求知声者，得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击拊之，音遂谐。

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高祖、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文收所定而已。其后世所更者，乐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孙焉，故其议论罕所发明。若其乐歌庙舞，用于当世者，可以考也。

乐县之制，宫县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则前祀二日，大乐令设县于坛南内壝之外，北向。东方，西方，磬虡起北，钟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西，钟虡次之。镈钟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树雷鼓于北

县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县内，柷在右，敔在左。设歌钟、歌磬于坛上，南方北向。磬虡在西，钟虡在东。琴、瑟、筝、筑皆一，当磬虡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类，皆以雷鼓；地祇之类，皆以灵鼓；人鬼之类，皆以路鼓。其设于庭，则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会，则加钟磬十二虡，设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案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萧、笳皆二。登歌，钟、磬各一虡，节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筝、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箫、篪、埙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蚕，则设十二大磬，以当辰位，而无路鼓。轩县三百，皇太子用之。若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宫县之南面。判县二面，唐之旧礼，祭风伯、雨师、五岳、四渎用之。其制，去轩县之北面。皆植建鼓于东北、西北二隅。特县，去判县之西面，或陈于阶间，有其制而无所用。

凡横者为簨，植者为虡。虡以县钟磬，皆十有六，周人谓之一堵，而唐隋谓之一虡。自隋以前，宫县二十虡。及隋平陈，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遂用之。唐初因隋旧，用三十六虡。高宗蓬莱宫成。增用七十二虡。至武后时省之。开元定礼，始依古著为二十虡。至昭宗时，宰相张浚已修乐县，乃言：旧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诸殿廷用二十虡，而太庙、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浚以为非古，而庙廷狭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复用二十虡。而钟虡四，以当甲丙庚壬，磬虡四，以当乙丁辛癸，与《开元礼》异，而不知其改制之时，或说以钟磬应阴阳之位，此《礼经》所不著。

凡乐八音，自汉以来，惟金以钟定律吕，故其制度最详，其余七者，史官不记。至唐，独宫县与登歌、鼓吹十二案乐器有数，其余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为镈钟，为编钟，为歌钟，为錞，为铙，为镯，为鐸。二曰石，为大磬，为编磬，为歌磬。三曰土，为壎，为缶，缶，大壎也。四曰革，为雷鼓，为灵鼓，为路鼓，皆有鼗；为建鼓，为鼗鼓，为县鼓，为节鼓，为拊，为相。五曰丝，为琴，为瑟，为颂瑟，颂瑟，筝也；为阮咸，为筑。六曰木，为柷，为敔，为雅，为应。七曰匏，为笙，为竽，为巢，巢，大笙也；为和，和，小笙也。八曰竹，为箫，为管，为篪，为笛，为舂牍。此其乐器也。

初，祖孝孙已定乐，乃曰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于郊庙、朝廷，以和人神。孝孙已卒，张文收以为《十

二和》之制未备，乃诏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吕，超居郎吕才叶其声音，乐曲遂备。自高宗以后，稍更其曲名。开元定礼，始复遵用孝孙《十二和》。其著于礼者：

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圆丘，上辛祈谷，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圆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类于上帝，皆以圜钟为宫，三奏；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气，黄帝以黄钟为宫。赤帝以函钟为徵，白帝以太簇为商，黑帝以南吕为羽，青帝以姑洗为角，皆文舞六成。

二曰《顺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于社，禅社首，皆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宾为宫，三奏。

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时享、禘祫，有事而告谒于庙，皆以黄钟为宫，三奏；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农，皇太子释奠，皆以姑洗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钟奏《豫和》，蕤宾、姑洗、太族奏《顺和》，无射、夷则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

四曰《肃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吕为宫；于地祇，以应钟为宫；于宗庙，以圜钟为宫；祀先农、释奠，以南吕为宫；望于山川，以函钟为宫。

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钟为宫；地祇之俎，以太簇为宫；人鬼之俎，以无射为宫。又以彻豆。凡祭祀，俎入之后，接神之曲亦如之。

六曰《寿和》，以酌献、饮福。以黄钟为宫。

七曰《太和》，以为行节。亦以黄钟为宫。凡祭祀，天子入门而即位，与其升降，至于还次，行则作，止则止。其在朝廷，天子将自内出，撞黄钟之钟，右五钟应，乃奏之，其礼毕，兴而入，撞蕤宾之种，左五钟应，乃奏之。皆以黄钟为宫。

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国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宫臣，出入门则奏之。皆以太族之商。

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举酒。

十曰《休和》，皇帝以饭，以肃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饭。皆以其月之律均。

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

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会以行。若驾出，则撞黄钟，奏《太和》。出太极门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门而止。其还也亦然。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孙定乐，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凯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与执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旌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鐸皆二人，金錞二，舆者四人，奏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朝会则武弁，平巾帻，广袖，金甲，豹文绔，乌皮□华。执干戚夹导，皆同郊庙。凡初献，作文舞之舞；亚献、终献，作武舞之舞。太庙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献，各用其庙之舞。禘祫迁庙之主合食，则舞亦如之。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五变象猃狁伏从；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

初，太宗时，诏秘书监颜师古等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而下庙舞，略可见也。献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长发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钧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钧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云之舞》，玄宗曰《大运之舞》，肃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顺宗曰《大顺之舞》，宪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宁之舞》，敬宗曰《大钧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宁之舞》，其余阙而不著。

唐之自制乐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右仆射封德彝

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陈乐象德，文容岂足道哉！"帝矍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乃制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后令魏征与员外散骑常侍褚亮、员外散骑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药更制歌辞，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太常卿萧瑀曰："乐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尽，陛下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原图其状以识。"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祸乱，制乐阵其梗概而已。若备写禽获，今将相有尝为其臣者，观之有所不忍，我不为也。"自是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进贤冠，虎文袴，崽蛇带，鸟皮鞞，二人执旌居前。其后更号《神功破阵乐》。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庆善乐》。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诏："郊庙、享宴奏文舞，用《功成庆善乐》，曳履，执绋，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阵乐》，衣甲，持戟，执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箫、笛、歌鼓，列坐县南，若舞即与宫县合奏。其宴乐二舞仍别设焉。"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画云五色衣，以象元气。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诏："惟圆丘，方泽、太庙乃用，余皆罢。"又曰："《神功破阵乐》不入雅乐，《功成庆善乐》不可降神，亦皆罢。"而效庙用《治康》、《凯安》如故。

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奏："请作《上元舞》，兼奏《破阵》、《庆善》二舞。而《破阵乐》五十二徧，著于雅乐者二徧；《庆善乐》五十徧，著于雅乐者一徧；《上元舞》二十九徧，皆著于雅乐。"又曰："《云门》、《大咸》、《大磬》、《大夏》，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为国家者，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神功破阵乐》有武事之象，《功成庆善乐》有文事之象，用二舞，请先奏《神功破阵乐》。"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

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然遇飨燕奏二乐，天子必避位，坐者皆兴。太常博士裴守真以谓“奏二舞时，天子不宜起立”。诏从之。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讳。武后毁唐太庙。《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后复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燕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舞人无变者。《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奏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西凉伎》，有编钟、编磬皆一；弹筝、扫筝，臣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萧、鬙篥、小鬙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檐鼓皆一；铜钹二，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鬙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贝，绋一；铜钹二，舞者二人。《高丽伎》，有弹筝、扫筝、凤首箜篌、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以蛇皮为槽，厚寸余，有鳞甲。楸木为面，象牙为捍拨，画国王形。又有五弦、义觜、笛、笙、葫芦笙、箫、小鬙篥、桃皮鬙篥、腰鼓、齐鼓、檐鼓、龟头鼓、铁版、贝、大鬙篥。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萧、鬙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师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师子郎。《安国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鬙篥、正鼓、和鼓、铜钹，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坚箜篌、琵琶、五弦、箫、横笛、鬙篥、答腊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国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铜钹，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从其国。

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夔腾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平高昌，收其乐。有竖箜篌、铜角，一；琵琶、五弦、横笛、箫、鬙篥、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锦襟，金铜带，画绔。舞者二人，黄袍袖，练襦，五色绦带，金铜耳珰；赤韡。自是初有十部乐。

其后因内宴，诏长孙无忌制《倾杯曲》，魏征制《乐社乐曲》，虞世南制《英雄乐曲》。帝之破窦建德也。乘马名黄骢骠，及征高丽，死

于道，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四曲，皆宫调也。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扫琵琶。

高宗即位，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谊为《景云河清歌》，亦名燕乐。有玉磬、方响、扫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觱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员鼓、连鞉鼓、桴鼓、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绛袍，金带，乌鞯。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云舞》，二《庆善舞》，三《破阵舞》，四《承天舞》。《景云乐》，舞八人，五色云冠，锦袍，五色袴，金铜带。《庆善乐》，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陈乐》，舞四人，绫袍，绛袴。《承天乐》，舞四人，进德冠，紫袍，白袴。《景云舞》，元会第一奏之。

高宗以琴曲浸绝，虽有传者，复失宫商，令有司脩习。太常丞吕才上言："舜弹五弦之琴，哥《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今以御《雪诗》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复有送声，君唱臣和之义，以群臣所和诗十六韵为送声十六节。"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乐府。才复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制歌词十六，皆著乐府。

帝将伐高丽，燕洛阳城门，观屯营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势，名曰《一戎大定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轨乐。"象高丽平而天下大定也。及辽东平，行军大总管李勣作《夷来宾》之曲以献。

调露二年，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其容制不传。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

志第十二礼乐十二

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

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为七宫；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倍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近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丝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有觱篥、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则附革而为鞞，木有拍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倍四本属清乐，形类雅音，而曲出于胡部。复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后人失其传，而更以异名，故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

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隋亡，清乐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传者：《平调》、《清调》，周《房中乐》遗声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汉舞也；《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汉元帝时作也；《明之君》，汉《鞞舞》曲也；《鐸舞》，汉曲也；《白鸠》，吴《拂舞》曲也；《白纻》，吴舞也；《子夜》，晋曲也；《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珫作也；《团扇》，晋王珉歌也；《懊侬》，晋隆安初谣也；《长史变》，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作也；《丁督护》，晋、宋间曲也；《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作也；《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作也；《石城》，宋臧质作也；《莫愁》《石城乐》所出也；《襄阳》，宋随王诞作也；《乌夜飞》，宋沈攸之作也；《估客乐》，齐武帝作也；《杨叛》，北齐歌也；《骁壶》，投壶乐也；《常林欢》，宋、梁间曲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树后庭花》、《堂堂》，陈后主作也；《泛龙舟》，随炀帝作也。又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其声与其辞皆讹失，十不传其一二。

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绝雅，尚不至于淫放。武后之祸，继以中宗昏乱，固无足言者。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簿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硃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

初，帝赐第隆庆坊，坊南之地变为池，中宗常泛舟以厌其祥。帝即位，作《龙池乐》，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蹑履，备用雅乐，唯无磬。又作《圣寿乐》，以女子衣五色绣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阵乐》，舞者被甲胄。又作《光圣乐》，舞者乌冠、画衣，以歌王迹所兴。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安舞》、《太平乐》，周、隋遗音也。《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舞》颛用西凉乐，声颇闲雅。每享郊庙，则《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

是时，民间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帝又作《文成曲》，与《小破阵乐》更奏之。其后，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縚制《景云》、《九真》、《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帝幸骊山，杨贵

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尝称："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

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

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

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

大历元年，又有《广平太一乐》。《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曲将半，而行缀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云韶乐》有玉磬四虡，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绣衣执金莲花以导，舞者三百人，阶下设锦筵，遇内宴乃奏。谓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辄赐之。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会昌初，宰相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

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猷》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中于规矩。又有《葱岭西曲》，士女蠙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是时，蕃镇稍复舞《破阵乐》，然舞者衣画甲，执旗旆，才十人而已。盖唐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

中宗时，百济乐工人亡散，岐王为太常卿，复奏置之，然音伎多阙。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乐有筝、笛、桃皮觱篥、箜篌、歌而已。

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钜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诏隶太乐，然译者不能通，岁久不可辨矣。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

南蛮、北狄俗断发，故舞者以绳围首约发。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龟兹散乐皆为之少息。

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断手足，刺

肠胃，高宗恶其惊俗，诏不令入中国。睿宗时，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鬙箧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开元初，其乐犹与四夷乐同列。

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遗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蔟，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钟，徵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阅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

十七年，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声曲不隶于有司，故无足采云。

志第十三上仪卫上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徐而不哗。其人君举动必以扇　，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衙。

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一曰供奉仗，以左右卫为之；二曰亲仗，以亲卫为之；三曰勋仗，以勋卫为之；四曰翊仗，以翊卫为之；皆服鹖冠、绯衫袂；五曰散手仗，以亲、勋、翊卫为之，服绯施裲裆，绣野马；皆带刀捉仗，列坐于东西廊下。

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阁外，号曰内仗。以左右金吾将军当上，中郎将一人押之，有押官，有知队仗官。朝堂置左右引驾三卫六十人，以左右卫、三卫年长强直能纠劾者为之，分五番。有引驾佽飞六十六人，以佽飞、越骑、步射为之，分六番，每番皆有主帅一人。坐日引驾升

殿，金吾大将军各一人押之，号曰押引驾官。中郎将、郎将各一人，检校引驾事。又有千牛仗，以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为之。千牛备身冠进德冠、服袴褶；备身左右服如三卫。皆执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

内外诸门以排道人带刀捉仗而立，号曰立门仗。宣政左右门仗、内仗，皆分三番而立，号曰交番仗。诸卫有挟门队、长枪队。承天门内则左、右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门外则左、右骁卫门队列东、西廊下。长乐、永安门内则左、右威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门外则左、右领军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嘉德门内则左、右武卫挟门队列东、西廊下。车驾出皇城，则挟门队皆从。长枪队有漆枪、木枪、白杆枪、朴头枪。

每夜，第一鼕鼞，诸队仗佩弓箭、胡禄，出铺立廊下，按槊，张弓、捻箭、彀弩。第二鼕鼞后，击钟讫，持更者举槊，钟声绝则解仗。一点，持更人按槊，持弓者稳箭唱号，诸卫仗队皆分更行探。宿卫门阁仗队，鎏、甲、蕞，擐左襻，余仗队唯持更人蕞一具，供奉、散手仗亦持更、蕞、甲。

每朝，第一鼕鼞讫，持更卸皆举，张弓者摄箭收弩，立门队及诸队仗皆立于廊下。第二鼕鼞声绝，按槊、弛弓、收铺，诸门挟门队立于阶下。复一刻，立门仗皆复旧，内外仗队立于阶下。

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见蕃国王，则供奉仗、散手仗立于殿上；黄麾仗、乐县、五路、五副路、属车、舆辇、繖二、翰一，陈于庭；扇一百五十有六，三卫三百人执之，陈于两廂。

黄麾仗，左、右廂各十二部，十二行。第一行，长戟，六色氅，领军卫赤氅，威卫青氅、黑氅，武卫鸳氅、骁卫白氅，左右卫黄氅，黄地云花袄、冒。第二行，仪锽，五色幡，赤地云花袄、冒。第三行，大槊，小孔雀氅，黑地云花袄，冒。第四行，小戟、刀、楯，白地云花袄、冒。第五行，短戟，大五色鸚鹉毛氅，青地云花袄、冒。第六行，细射弓箭，赤地四色云花袄、冒。第七行，小槊，小五色鸚鹉毛氅，黄地云花袄、冒。第八行，金花硃滕络楯刀，赤地云花袄、冒。第九行，戎，鸡毛氅，黑地云花袄、冒。第十行，细射弓箭，白地云花袄、冒。第十一行，大鋋，白毦，青地云花袄、冒。第十二行，金花绿滕络楯刀，赤地四色云花袄、冒。十二行皆有行滕、鞋、袜。

前黄麾仗，首左右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领军卫折冲

都尉各一人，领主帅各十人，师子袍、冒。次左右厢皆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领主帅各十人，豹文袍、帽。次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当御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后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后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后左右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后左右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后左右厢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十人。次尽后左右厢，军卫、主帅各十人护后，被师子文袍冒。

左右领军卫黄麾仗，首尾厢皆绛引幡，二十引前，十掩后。十厢各独揭鼓十二重，重二人，赤地云花袄、冒，行滕、鞋、袜，居黄麾仗外。每黄麾仗一部，鼓一，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各一人检校，被绣袍。

次左右卫黄旗仗，立于两阶之次，鋈、甲、弓、箭、刀、楯皆黄，队有主帅以下四十人，皆戎服，被大袍，二人引旗，一人执，二人夹，二十人执槊，余佩弩、弓箭。第一麟旗队，第二角端旗队，第三赤熊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戎服，被大袍，佩弓箭、横刀。又有夹毂队，厢各六队，队三十人，胡木鋈、毦、蜀铠、悬铃、覆膊、锦臂、白行滕、紫带、鞋袜，持、楯、刀；厢各折冲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检校，冠进德冠，被紫縚连甲、绯绣葵花文袍。第一队、第四队，硃质鋈、铠，绯绔。第二队、第五队，白质鋈、铠，紫绔。第三队、第六队，黑质鋈、铠，皁绔。

次左右骁卫赤旗仗，坐于东西廊下，鋈、甲、弓、箭、刀、楯皆赤，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凤旗队，第二飞黄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三吉利旗队，第四兕旗队，第五太平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

又有亲、勋、翊卫仗，厢各三队压角，队皆有旗，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校尉以下翊卫以上三十五人，皆平巾帻、绯裲裆、大口绔，带横刀；执槊二十人，带弩四人，带弓箭十一人。第一队凤旗，大将军各一人主之。第二队飞黄旗，将军各一人主之。第三队吉利旗，郎将一人主之。

次左右武卫白旗仗，居骁卫之次，鋈、甲、弓、箭、刀、楯皆白，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五牛旗队，黄旗居内，赤、青居左，白、黑居右，各八人执。第二飞麟旗队，第三駃騠旗队，第四鸾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五犀牛旗队，第六鵕鸃旗队，第七騏驎旗队，第八驩□蜀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持鈒沄，果毅都尉各一人、校尉二人检校。前队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绛引幡一、金节十二，分左右。次罕、毕、硃雀幢、叉，青龙、白虎幢、道盖、叉，各一。自绛引幡以下，执者服如黄麾。执罕、毕及幢者，平陵冠、硃衣、革带。左罕右毕，左青龙右白虎。称长一人，出则告警，服如黄麾。鈒、戟队各一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三行应跸，服如黄麾。果毅执青龙等旗，将军各一人检校；旅帅二人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检校后队。

次左右威卫黑旗仗，立于阶下，鋈、甲、弓、箭、楯、槊皆黑，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黄龙负图旗队，第二黄鹿旗队，第三驺牙旗队，第四苍乌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

次左右领军卫青旗仗，居威卫之次，鋈、甲、弓、箭、楯、皆青，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应龙旗队，第二玉马旗队，第三三角兽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第四白狼旗队，第五龙马旗队，第六金牛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

又有殳仗、步甲队，将军各一人检校。殳仗左右廂千人，廂别二百五十人执殳，二百五十人执叉，皆赤地云花袄、冒，行滕、鞋袜。殳、叉以次相间。左右领军卫各一百六十人，左右武卫各一百人，左右威卫、左右骁卫、左右卫各八十人。左右廂有主帅三十八人，平巾帻、绯裲裆、大口绔，执仪刀。廂有左右卫各三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各四人，以主殳仗，被豹文袍、冒；领军卫、师子文袍。步甲队从左右廂各四十八，前后皆二十四。每队折冲都尉一人主之，被绣袍。每队一人，戎服大袍，带横刀，执旗；二人引，二人夹，皆戎服大袍，带弓箭横刀。队别三十人，被甲、臂韝、行滕、鞋袜。每一队鋈、甲、覆膊、执弓箭，一队胡木鋈及毦、蜀铠、覆膊，执刀、楯、相间。第一队，赤质鋈、甲，赤弓、箭，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执鹖鸡旗。第二队，赤质鋈、铠，赤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执豹旗。第三队，青质鋈、甲，青弓、箭，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四队，青质鋈、铠，青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五队，黑质鋈、甲，黑弓、箭，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六队，黑质鋈、铠，黑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七队，白质鋈、甲，白弓、箭，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八队，白质鋈、铠，白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九队，黄质鋈、甲，黄弓、箭，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队，黄质鋈、铠，黄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一队，黄质鋈、甲，黄弓、箭，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二队，黄质鋈、铠，黄刀、楯、 ，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次后第一队，黄质鋈、铠，黄刀、楯、 ，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至第十二队与前同。

次左右金吾卫辟邪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又有清游队、硃雀队、玄武队。清游队建白泽旗二，各一人执，带横刀；二人引，二人夹，皆带弓箭、横刀。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带弓箭、横刀，各领四十人，皆带横刀，二十人持槊，四人持弩，十六人带弓箭。硃雀队建硃雀旗，一人执，引、夹皆二人，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主之，领四十人，二十人持槊，四人持弩，十六人带弓箭，又二人持槊，皆佩横刀，槊以黄金涂末。龙旗十二，执者戎服大袍，副竿二，各一人执，戎服大袍，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大将军各一人检校二队。玄武队建玄武旗，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平巾帻、黑裲裆、黑袂、大口绔，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各领五十人，持槊二十五人，持弩五人，带弓箭二十人，又二人持槊。诸卫挟门队、长枪队与诸队相间。

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硃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涖之。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次门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观象门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至阁门亦如之。夹阶校尉十人同唱，入毕而止。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书省官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横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将，次千牛将军，次过状中郎将一人，次接状中郎将一人，次押柱中郎将一人，次押柱中郎一人，次排阶中郎将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将一人，次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凡殿中省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奉御，分左右随繖、扇而立。东宫官居上台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宾客、庶子、王傅随本品。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内谒者承旨唤仗，左右羽林军勘以木契，自东西阁而入。内侍省五品以上一人引之，左右卫大将军、将军各一人押之。二十人以下入，则不带仗。三十

人入，则左右厢监门各二人，千牛备身各四人，三卫各八人，金吾一人。百人入，则左右厢监门各六人，千牛备身各四人，三卫三十三人，金吾七人。二百人，则增以左右武卫、威卫、领军卫、金吾卫、翊卫等。凡仗入，则左右厢加一人监捉永巷，御刀、弓箭。及三卫带刀入，则曰："仗入"；三卫不带刀而入，则曰"监引入"。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内外仗队，七刻乃下。常参、辍朝日，六刻即下。宴蕃客日，队下，复立半仗于两廊。朔望受朝及蕃客辞见，加纛、槊沄，仪仗减半。凡千牛仗立，则全仗立。太阳亏，昏尘大雾，则内外诸门皆立仗。泥雨，则延三刻传点。

驾。

大驾卤簿。天子将出，前二日，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昼漏上五刻，驾发。前发七刻，击一鼓为一严。前五刻，击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前二刻，击三鼓为三严，诸卫各督其队与鈒、戟以次入陈殿庭。通事舍人引群官立朝堂，侍中、中书令以下奉迎于西阶。侍中负宝，乘黄令进路于太极殿西阶，南向；千牛将军一人执长刀立路前，北向；黄门侍郎一人立侍臣之前；赞者二人。既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天子乘舆以出，降自西阶，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千牛将军前执辔，天子升路，太仆卿授绥，侍中、中书令以下夹侍。黄门侍郎前奏"请发"。銮驾动，警跸，鼓传音，黄门侍郎与赞者夹引而出，千牛将军夹路而趋。

驾出承天门，侍郎乘马奏"驾少留，敕侍臣乘马"。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乘马。"赞者承传，侍臣皆乘。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驾，在黄麾内。符宝郎奉六宝与殿中后部从，在黄钺内。侍中、中书令以下夹侍路前，赞者在供奉官内。侍臣乘毕，侍郎奏"请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侍郎复位，千牛将军升。侍郎奏"请发"。万年县令先导，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皆乘路，卤簿如本品。

次清游队。次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带弓箭横刀，检校龙旗以前硃雀等队，各二人持槊，骑夹。次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带弓箭横刀，领夹道铁甲佽飞。次虞候佽飞四十八骑，平巾帻、绯裲裆、大口绔，带弓箭、横刀，夹道分左右，以属黄麾仗。次外铁甲佽飞二十四人，带弓箭、横刀，甲骑具装，分左右厢，皆六重，以属步甲队。

次硃雀队。次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

车，皆四马，有正道匠一人，驾士十四人，皆平巾帻、大口绔、绯衫。太卜令一人，居辟恶车，服如佽飞，执弓箭。左金吾卫队正一人，居皮轩车，服平巾帻、绯裲裆，银装仪刀，紫黄绶纷，执弩。次引驾十二重，重二人，皆骑，带横刀。自皮轩车后，属于细仗前，槊、弓箭相间，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次鼓吹。次黄麾仗一，执者武弁、硃衣、革带，二人夹。次殿中侍御史二人导。次太史监一人，书令史一人，骑引相风、行漏舆。次相风舆，正道匠一人，舆士八人，服如正道匠。次扛鼓、金钲，司辰、典事匠各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生，正道匠一人，舆士十四人。

次持鈒前队。次御马二十四，分左右，各二人驭。次尚乘奉御二人，书令史二人，骑从。

次左青龙右白虎旗，执者一人，服如正道匠，引、夹各二人，皆骑。次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各领二十五骑，二十人执槊，四人持弩，一人带弓箭，行仪刀仗前。次通事舍人，四人在左，四人在右。侍御史，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御史中丞，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左拾遗一人在左，右拾遗一人在右。左补阙一人在左，右补阙一人在右。起居郎一人在左，起居舍人一人在右。谏议大夫，一人在左，一人在右。给事中二人在左，中书舍人二人在右。黄门侍郎二人在左，中书侍郎二人在右。左散骑常侍一人在左，右散骑常侍一人在右。侍中二人在左，中书令二人在右。通事舍人以下，皆一人从。次香蹬一，有衣，绣以黄龙，执者四人，服如折冲都尉。

次左右卫将军二人，分左右，领班剑、仪刀，各一人从。次班剑、仪刀，左右厢各十二行：第一左右卫亲卫各五十三人，第二左右卫亲卫各五十五人，第三左右卫勋卫各五十七人，第四左右卫勋卫各五十九人，各执金铜装班剑，纁硃绶纷；第五左右卫翊卫各六十一人，第六左右卫翊卫各六十三人，第七左右卫翊卫各六十五人，第八左右骁卫各六十七人，各执金铜装仪刀，绿綟绶纷；第九左右武卫翊卫各六十九人，第十左右威卫翊卫各七十一人，第十一左右领军卫翊卫各七十三人，第十二左右金吾卫翊卫各七十五人，各执银装仪刀，紫黄绶纷。自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后门，每行加一人，至第十二行曲折十四人。

次左右厢，诸卫中郎将主之，执班剑、仪刀，领亲、勋、翊卫。次左右卫郎将各一人，皆领散手翊卫三十人，佩横刀，骑，居副仗槊翊卫内。次左右骁卫郎将各一人，各领翊卫二十八人，甲骑具装，执副仗槊，居散手卫外。次左右卫供奉中郎将，郎将四人，各领亲、勋、翊卫

四十八人，带横刀，骑，分左右，居三卫仗内。

次玉路，驾六马，太仆卿驭之，驾士三十二人。凡五路，皆有副。驾士皆平巾帻、大口绔，衫从路色。玉路，服青衫。千牛卫将军一人陪乘，执金装长刀，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骑夹，皆一人从，居供奉官后。次千牛卫将军一人，中郎将二人，皆一人从。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二人，骑，居玉路后，带横刀，执御刀、弓箭。次御马二，各一人驭。次左右监门校尉二人，骑，执银装仪刀，居后门内。

次衙门旗，二人执，四人夹，皆骑，赤綦袄、黄冒、黄袍。次左右监门校尉各十二人，骑，执银装仪刀，督后门，十二行，仗头皆一人。次左右骁卫、翊卫各三队，居副仗槊外。次左右卫夹毂，厢各六队。

次大繖二，执者骑，横行，居衙门后。次雉尾障扇四，执者骑，夹繖。次腰舆，舆士八人。次小团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花盖二，皆执者一人，夹腰舆。自大繖以下，执者服皆如折冲都尉。次掌辇四人，引辇。次大辇一，主辇二百人，平巾帻、黄丝布衫、大口绔、紫诞带、紫行滕、鞋袜。尚辇奉御二人，主腰舆，各书令史二人骑从。次殿中少监一人，督诸局供奉事，一人从。次诸司供奉官。次御马二十四，各二人驭，分左右。次尚乘直长二人，平巾帻、绯绔褶，书令史二人骑从，居御马后。

次持鈒沄。次大繖二，雉尾扇八，夹繖左右横行。次小雉尾扇。硃画团扇，皆十二，左右横行。次花盖二，叉二。次俾倪十二，左右横行。次玄武幢一，叉一，居绛麾内。次绛麾二，左右夹玄武幢。次细槊十二，孔雀为毦，左右横行，居绛麾后。自鈒、戟以下，执者服如黄麾仗，唯玄武幢执者服如罕、毕。

次后黄麾，执者一人，夹二人，皆骑。次殿中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各令史二人骑从，居黄麾后。次大角。次方辇一，主辇二百人。次小辇一，主辇六十人。次小舆一，奉舆十二人，服如主辇。次尚辇直长二人，分左右，检校辇舆，皆书令史二人骑从。次左右武卫五牛旗舆五，赤青居左，黄居中，白黑居右，皆八人执之，平巾帻、大口绔，衫从旗色，左右威卫队正各一人主之，骑，执银装长刀。次乘黄令一人，丞一人，分左右，检校玉路，皆府史二人骑从。

次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驾六马，驾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路，皆驾四马，驾士三十八人。次耕根车，驾六马，驾士三十二人。次

安车、四望车，皆驾四马，驾士二十四人。次羊车，驾果下马一，小史十四人。次属车十二乘，驾牛，驾士各八人。次门下、史书、秘书、殿中四省局官各一人，骑，分左右夹属车，各五人从，唯符宝以十二人从。次黄钺车，上建黄钺，驾二马，左武卫队正一人在车，驾士十二人。次豹尾车，驾二马，左武卫队正一人在车，驾士十二人。次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各领掩后二百人步从，五十人为行，大戟五十人，刀、楯、五十人，弓箭五十人，弩五十人，皆黑鋈、甲、覆膊、臂韝，横行。

次左右领军卫将军二人，领步甲队及殳仗，各二人执槊槊从。次前后左右厢步甲队。次左右厢黄麾仗。次左右厢殳仗。

次诸卫马队，左右厢各二十四。自十二旗后，属于玄武队，前后有主帅以下四十人，皆戎服大袍，二人引旗，一人执，二人夹，二十人执槊，余佩弩、弓箭。第一辟邪旗，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横刀，骑；第二应龙旗，第三玉马旗，第四三角兽旗，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五黄龙负图旗，第六黄鹿旗，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七飞麟旗，第八駃騠旗，第九鸾旗，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凤旗，第十一飞黄旗，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二麟旗，第十三角端旗，以当御，第十四赤熊旗，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五兕旗，第十六太平旗，左右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七犀牛旗，第十八鵕鸃旗，第十九驩□蜀旗，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二十骀牙旗，第二十一苍乌旗，左右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二十二白狼旗，第二十三龙马旗，第二十四金牛旗，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其服皆如第一。

次玄武队。次衙门一，居玄武队前、大戟队后，执者二人，夹四人，皆骑，分左右，赤綦袄，黄袍，黄冒。次衙门左右厢，厢有五门，执、夹人同上。第一门，居左右威卫黑质步甲队之后，白质步甲队之前；第二门，居左右卫步甲队之后，左右领军卫黄麾仗之前；第三门，居左右武卫黄麾仗之后，左右骁卫黄麾仗之前；第四门，居左右领军卫黄麾仗之后，左右卫步甲队之前；第五门，居左右武卫白质步甲队之后，黑质步甲队之前。五门别当步甲队黄麾仗前、马队后，各六人分左右，戎服大袍，带弓箭、横刀。

凡衙门，皆监门校尉六人，分左右，执银装长刀，骑。左右监门卫大将军、将军、中郎将，厢各巡行。校尉一人，往来检校诸门。中郎将各一人骑从。左右金吾卫将军循仗检校，各二人执槊骑从。左右金吾卫

果毅都尉二人，纠察仗内不法，各一人骑从。

驾所至，路南向，将军降，立于路右，侍中前奏“请降路”。天子降，乘舆而入，繖、扇、华盖，侍卫。

驾还，一刻，击一鼓为一严，仗卫还于涂。三刻，击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奏“请中严”。五刻，击三鼓为三严，黄门侍郎奏“请驾发”。鼓传音，发驾，鼓吹振作。入门，太乐令命击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鼓柷，奏《采茨》之乐。至太极门，戛敔，乐止。既入，鼓柷，奏《太和》之乐。回路南向，侍中请降路，乘舆乃入，繖、扇、侍御、警跸如初。至门，戛吾攵，乐止。皇帝入，侍中版奏“请解严”。叩钲，将士皆休。

志第十三下仪卫下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出，尚仪版奏“请中严”。尚服率司仗布侍卫，司宾列内命妇于庭，西向北上，六尚以下诣室奉迎　，尚服负宝，内仆进车于阁外，尚仪版奏“外办”。驭者执辔，太皇太后乘舆以出，华盖，侍卫，警跸，内命妇从。

出门，太皇太后升车，从官皆乘马，内命妇、宫人以次从。

清游队，旗一，执者一人，佩横刀，引、夹皆二人，佩弓箭、横刀，骑。次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佩横刀、弓箭；领骑四十，亦佩横刀，夹折冲；执槊二十人，持弩四人，佩弓箭十六人，持槊、刀二人。次虞候佽飞二十八人，骑，佩弓箭、横刀，夹道分左右，以属黄麾仗。

次内仆令一人在左，丞一人在右，各书令史二人骑从。次黄麾一，执者一人，夹道二人，皆骑。次左右厢黄麾仗，厢皆三行，行百人。第一短戟，五色氅，执者黄地白花綦袄、冒；第二戈，五色氅，执者赤地黄花綦袄、冒；第三锽，五色幡，执者青地赤花綦袄、冒。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卫各三行，行二十人，每卫以主帅六人主之，皆豹文袍、冒，执鍮石装长刀，骑，唯左右领军卫减三人。每卫果毅都尉一人，被绣袍，各一人从；左右领军卫有绛引幡，引前者三，掩后者三。

次内谒者监四人，给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少监二人，骑，分左右，皆有内给使一人从。次内给使百二十人，平巾帻、大口绔、绯裲裆，分左右，属于宫人车。次偏扇、团扇、方扇皆二十四，宫人执之，

衣彩大袖裙襦、彩衣、革带、履，分左右。次香蹬一，内给使四人舆之，居重翟车前。

次重翟车，驾四马，驾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次坐障三，皆左右夹车，宫人执之，服同执扇。次内寺伯二人，领寺人六人，执御刀，服如内给使，夹重翟车。次腰舆一，执者八人，团雉尾扇二，夹舆。次大繖四。次雉尾扇八，左右横行，为二重。次锦花盖二，单行。次小雉尾扇、硃画团扇皆十二，横行。次锦曲盖二十，横行，为二重。次锦六柱八，分左右。自腰舆以下，皆内给使执之。

次宫人车。次降麾二，分左右。次后黄麾一，执者一人，夹二人，皆骑。次供奉宫人，在黄麾后。

次厌翟车、翟车、安车，皆驾四马，驾士各二十四人；四望车，驾士二十二人；金根车，驾牛，驾士十二人。

次左右厢衙门各二，每门二人执，四人夹，皆赤綦袄，黄袍、冒，骑。

次左右领军卫，厢皆一百五十人，执殳，赤地黄花綦袄、冒，前属于黄麾仗，后尽卤簿；厢各主帅四人主之，皆黄袍、冒，执鍮石装长刀，骑。折冲都尉二人，检校殳仗，皆一人骑从。次衙门一，尽卤簿后殳仗内正道，每门监门校尉二人主之，执银装长刀；厢各有校尉一人，骑，佩银横刀，往来检校。御马减大驾之半。

太皇太后将还，三严，内典引引外命妇出次，就位；司宾引内命妇出次，序立大次之前。既外办，驭者执辔。太皇太后乘舆出次，华盖、警跸、侍卫如初。内命妇以下乘车以从。车驾入，内典引引外命妇退，驾至正殿门外，车驾南问，尚仪前奏“请降车”。将士还。

皇太子出，则卤簿陈于重明门外。其日三刻，宫臣皆集于次，左庶子版奏“请中严”。典谒引宫臣就位，侍卫官服其器服，左庶子负玺诣阁奉迎，仆进车若辇于西阁外，南向，内率一人执刀立车前，北向，中允一人立侍臣之前，赞者二人立中允之前。前二刻，诸卫之官诣阁奉迎，宫臣应从者各出次，立于门外，文东武西，重行北向北上。

左庶子版奏“外办”，仆升正位执辔，皇太子乘舆而出，内率前执辔，皇太子升车，仆立授绥，左庶子以下夹侍。中允奏：“请发”，车动，赞者夹引而出，内率夹车而趋，出重明门，中允奏“请停车，侍臣上

马”。左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中允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侍臣皆骑。中允奏“请车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内率升讫，中允奏“请发”。车动，鼓吹振作，太傅乘车训导，少傅乘车训从。出延喜门，家令先导，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师，皆轺车，备卤薄。

次清游队，旗一，执者一人，佩横刀，引、夹皆二人，亦佩弓箭、横刀，骑。次清道率府折冲都尉一人，佩弓箭、横刀，领骑三十，亦佩横刀，十八人执槊，九人挟弓箭，三人持弩，各二人骑从。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骑，佩横刀、弓箭，领清道直荡及检校清游队各二人，执槊骑从。次外清道直荡二十四人，骑，佩弓箭、横刀，夹道。

次龙旗六，各一人骑执，佩横刀，戎服大袍，横行正道，每旗前后二人骑，为二重，前引后护，皆佩弓箭、横刀，戎服大袍。次副竿二，分左右，各一人骑执。次细引六重，皆骑，佩横刀，每重二人，自龙旗后属于细仗，槊、弓箭相间，厢各果毅都尉一人主之。

次率更丞一人，府、史二人骑从，领鼓吹。次诞马十，分左右，执者各二人。次厩牧令一人居左，丞一人居右，各府、史二人骑从。

次左右翊府郎将二人，主班剑。次左右翊卫二十四人，执班剑，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学四人、洗马二人，司议郎二人居左，太子舍人二人居右，中允二人居左，中舍人二人居右，左右谕德二人，左右庶子四人，骑，分左右，皆一人从。次左右卫率府副率二人步从。

次亲、勋、翊卫，厢各中郎将、郎将一人，皆领仪刀六行：第一亲卫二十三人，第二亲卫二十五人，皆执金铜装仪刀，纁硃绶纷；第三勋卫二十七人，第四勋卫二十九人，皆执银装仪刀，绿綟纷；第五翊卫三十一人，第六翊卫三十三人，皆执鍮石装仪刀，紫黄绶纷。自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后门，每行加一人，至第六行八人。次三卫十八人，骑，分左右夹路。

次金路，驾四马，驾士二十三人，仆寺仆驭，左右率府率二人执仪刀陪乘。次左右卫率府率二人，夹路，各一人从，居供奉官后。次左右内率府率二人，副率二人，领细刀、弓箭，皆一人从。次千牛，骑，执细刀、弓箭。次三卫仪刀仗，后开衙门。次左右监门率府直长各六人，执鍮石仪刀，骑，监后门。次左右卫率府，厢各翊卫二队，皆骑，在执

仪刀行外；压角队各三十人，骑，佩横刀，一人执旗，二人引，二人夹，十五人执槊，二人佩弓箭，三人佩弩，队各郎将一人主之。

次繖，二人执，雉尾扇四，夹繖。次腰舆一，执者八人，团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以夹腰舆，内直郎二人主之，各令史二人骑从。次诞马十，分左右，驭者各二人。次典乘二人，各府、史二人骑从。次左右司御率府校尉二人骑从，佩鍮石装仪刀，领团扇、曲盖。次硃漆团扇六，紫曲盖六，各横行。次诸司供奉。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二人，骑，佩鍮石装仪刀，主大角。

次副路，驾四马，驾士二十二人；轺车，驾一马，驾士十四人；四望车，驾一马，驾士十人。

次左右厢步队十六，每队果毅都尉一人，领骑二十八，戎服大袍，佩横刀，一人执旗，二人引，二人夹，二十五人佩弓箭，前队持槊，与佩弓箭队以次相间。次左右司御率府副率各一人，骑，检校步队，二人执槊骑从。

次仪仗，左右厢各六色，每色九行，行六人，赤綦袄、冒，行滕、鞋袜。第一戟，赤氅，六人；第二弓箭，六人；第三仪鋋，毦，六人；第四刀楯，六人；第五仪锽，五色幡，六人；第六油戟，六人。次前仗首，左右厢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御率府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六人主之；次左右厢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卫率府副率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帅各六人主之。左右司御率府主帅各六人，骑，护后，率及副率各一人步从。厢有绛引幡十二，引前者六，引后者六。厢各有独揭鼓六重，重二人，居仪仗外、殳仗内，皆赤綦袄、冒，行滕、鞋袜。左右司御率府四重，左右卫率府二重。

次左右厢皆百五十人，左右司御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卫率府各六十四人，赤綦袄、冒，主殳，分前后，居步队外、马队内。各司御率府果毅都尉一人主之，各一人骑从。厢各主帅七人，左右司御率府各四人，左右卫率府各三人，骑，分前后。

次左右厢马队，厢各十队，队有主帅以下三十一人，戎服大袍，佩横刀，骑。队有旗一，执者一人，引、夹各二人，皆佩弓箭，十六人持槊，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第一，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二、第三、第四，左右司御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五、第六、第七，左右卫率府果毅都尉主之；第八、第九、第十，左右司御率府果毅

都尉二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横刀。

次后拒队，旗一，执者佩横刀，引、夹路各二人，佩弓箭、横刀。次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人，领四十骑，佩横刀；凡执槊二十人，佩弓箭十六人，佩弩四人，骑从。次后拒队，前当正道殳仗内，有衙门。次左右厢各有衙门三：第一，当左右司御率府步队后，左右卫率府步队前；第二，当左右卫率府步队后，左右司御率府仪仗前；第三，当左右司御率府仪仗后，左右卫率府步队前。每门二人执，四人夹，皆骑，赤綦袄，黄袍、冒。门有监门率府直长二人检校，左右监门率府副率各二人检校诸门，各一人骑从。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二人，检校仗内不法，各一人骑从。次少师、少傅、少保，正道乘路，备卤簿，文武以次从。

皇太子所至，回车南向，左庶子跪奏“请降路”。

还宫。一严，转仗卫于还涂；再严，左庶子版奏“请中严”；三严，仆进车，左庶子版奏“外办”。皇太子乘舆出门外，降舆，乘车，左庶子请车右升，侍臣皆骑。车动，至重明门，宫官下马，皇太子乘车而入，太傅、少傅还。皇太子至殿前，车南向，左庶子奏“请降”。皇太子乘舆而入，侍臣从至阁，左庶子版奏“解严”。

若常行、常朝，无马队、鼓吹、金路、四望车、家令、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师、少保、少师，又减队仗三之一，清道、仪刀、诞马皆减半，乘轺车而已。二傅乘犊车，导从十人，太傅加清道二人。

皇太子妃卤簿：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骑，分左右，为三重，佩横刀、弓箭。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导客舍人四人，内给使六十人，皆分左右，后属内人车。次偏扇、团扇、方扇各十八，分左右，宫人执者间彩衣、革带。次行障四，坐障二，宫人执以夹车。次典内二人，骑，分左右。次厌翟车，驾三马，驾士十四人。次阁帅二人，领内给使十八人，夹车。次六柱二，内给使执之。次供奉内人，乘犊车。次繖一，雉尾扇二，团扇四，曲盖二，皆分左右，各内给使执之。次戟九十，执者绛綦袄、冒，分左右。

亲王卤簿：有清道六人为三重，武弁、硃衣、革带。次幰弩一，执者平巾帻、绯袴褶，骑。次青衣十二人，平巾青帻、青布袴褶，执青布仗袋，分左右。次车辐十二，分左右。车辐，棒也，夹车而行，故曰车辐。执者服如幰弩。次戟九十，执者绛綦袄、冒，分左右。次绛引幡

六，分左右，横行，以引刀、楯、弓、箭、槊。次内第一行厢，执刀楯，绛綦袄、冒。第二行厢，执弓矢，戎服。第三行厢，执槊，戎服大袍。厢各四十人。次节一，夹槊一，各一人骑执，平巾帻、大口袴、绯衫。次告止幡四，传教幡四，信幡八。凡幡皆绛为之，署官号，篆以黄，饰以鸟翅，取其疾也，金涂钩，竿长一丈一尺，执者服如夹槊，分左右。次仪鋋二，仪锽六，油戟十八，仪槊十，细槊十，执者皆绛綦袄、冒。次仪刀十八，执者服如夹槊，分左右。次诞马八，驭者服如夹槊，分左右。次府佐六人，平巾帻、大口袴、绯裲裆，骑，持刀夹引。次象路一，驾四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硃衣、革带，居左；一人绯裲裆、大口绔，持刀居右。驾士十八人，服如夹槊。次繖一，雉尾扇二。次硃漆团扇四，曲盖二，执者皆绛綦袄、冒，分左右。次僚佐，本服陪从。次麾、幢各一，左麾右幢。次大角、鼓吹。

一品卤簿：有清道四人为二重，幰弩一骑。青衣十人，车辐十人，戟九十，绛引幡六，刀、楯、弓、箭、槊皆八十，节二，大槊二，告止幡、传教幡皆二，信幡六，诞马六，仪刀十六，府佐四人夹行。革路一，驾四马，驾士十六人。繖一，硃漆团扇四，曲盖二，僚佐本服陪从，麾、幢、大角、铙吹皆备。

自二品至四品，青衣、车辐每品减二人。二品，刀、楯、弓、箭、戟、槊各减二十。三品以下，每品减十而已。二品，信幡四，诞马四，仪刀十四，革路驾士十四人。三品亦如之，仪刀十，革路驾士十二人。四品、五品，信幡二，诞马二，仪刀八，木路驾士十人。

自二品至四品，皆有清道二人，硃漆团扇二，曲盖一，幰弩一骑，幡竿长丈，繖一，节一，夹槊二。

万年县令亦有清道二人，幰弩一骑，青衣、车辐皆二人，戟三十，告止幡、传教幡、信幡皆二，竿长九尺，诞马二，轺车，一马，驾士六人，繖、硃漆团扇、曲盖皆一。非导驾及余四等县初上者，减幰弩、车辐、曲盖，其戟亦减十。

内命妇、夫人卤簿：青衣六人，偏扇、团扇皆十六，执者间彩裙襦、彩裳、革带，行障三，坐障二，厌翟车，驾二马，驭人十，内给使十六人夹车，从车六乘，繖、雉尾扇皆一，团扇二，内给使执之，戟六十。外命妇一品亦如之，厌翟车驭人减二，有从人十六人。非公主、王妃则乘白铜饰犊车，驾牛，驭人四，无雉尾扇。

嫔，青衣四人，偏扇、团扇、方扇十四，行障二，坐障一，翠车，驭人八，内给使十四人，夹车四乘，戟四十。外命妇二品亦如之，乘白铜饰犊车，青通幰，硃裹，从人十四人。

婕妤、美人、才人，青衣二人，偏扇、团扇、方扇十，行障二，坐障一，安车，驾二马，驭人八，内给使十人，从车二乘，戟二十。太子良娣、良媛、承徽、外命妇三品亦如之，白铜饰犊车，从人十人。

外命妇四品，青衣二人，偏扇、团扇、方扇皆八，行障、坐障皆一，白铜饰犊车，驭人四，从人八。余同三品，唯无戟。

自夫人以下皆清道二人，繖一，又有团扇二。

大驾卤簿鼓吹，分前后二部。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骑从，分左右。

前部：扛鼓十二，夹金钲十二，大鼓、长鸣皆百二十，铙鼓十二，歌、箫、笳次之；大横吹百二十，节鼓二，笛、箫、鬙篥、茄、桃皮鬙篥次之；扛鼓、夹金钲皆十二，小鼓、中鸣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箫、笳次之。至相风舆，有扛鼓一，金钲一，鼓左钲右。至黄麾，有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二人主大角百二十，横行十重；鼓吹丞二人，典事二人骑从。

次后部鼓吹：羽葆鼓十二，歌、箫、笳次之；铙鼓十二，歌、箫、笳次之；小横吹百二十，笛、萧、鬙篥、笳、桃皮鬙篥次之。凡歌、箫、笳工各二十四人，主帅四人，笛、箫、鬙篥、笳、桃皮鬙篥工各二十四人。

法驾，减太常卿、司徒、兵部尚书、白鹭车、辟恶车、大辇、五副路、安车、四望车，又减属车四，清游队、持鈒沄、玄武队皆减四之一，鼓吹减三之一。

小驾，又减卿史大夫、指南车、记里鼓车、鸾旗车、皮轩车、象革木三路、耕根车、羊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小辇、小舆，诸队及鼓吹减大驾之半。

凡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铙吹，四大横吹，五小横吹，总七十五曲。

鼓吹部有扛鼓、大鼓、金钲小鼓、长鸣、中鸣。扛鼓十曲：一《警雷震》，二《猛兽骇》，三《鸷鸟击》，四《龙媒蹀》，五《灵夔吼》，六《雕鹗争》，七《壮士怒》，八《熊罴吼》，九《石坠崖》，十《波荡壑》。大鼓十五曲，严用三曲：一《元麟合逻》，二《元麟他固夜》、三《元麟跋至虑》。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游》，二《阿列乾》，三《破达析利纯》，四《贺羽真》，五《鸣都路跋》，六《他勃鸣路跋》，七《相雷析追》，八《元咳赤赖》，九《赤咳赤赖》，十《吐咳乞物真》，十一《贪大讦》，十二《贺粟胡真》。小鼓九曲：一《渔阳》，二《鸡子》，三《警鼓》，四《三鸣》，五《合节》，六《覆参》，七《步鼓》，八《南阳会星》，九《单摇》。皆以为严、警，其一上马用之。长鸣一曲三声：一《龙吟声》，二《彪吼声》，三《河声》。中鸣一曲三声：一《荡声》，二《牙声》，三《送声》。

羽葆部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驺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风》，七《厌炎精》，八《肇皇运》，九《跃龙飞》，十《殄马邑》，十一《兴晋阳》，十二《济渭险》，十三《应圣期》，十四《御宸极》，十五《宁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龙池》，十八《破阵乐》。

铙吹部七曲：一《破阵乐》，二《上车》，三《行车》，四《向城》，五《平安》，六《欢乐》，七《太平》。

大横吹部有节鼓二十四曲：一《悲风》，二《游弦》，三《间弦明君》，四《吴明君》，五《古明君》，六《长乐声》，七《五调声》，作《乌夜啼》，九《望乡》，十《跨鞍》，十一《间君》，十二《瑟调》，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十六《楚妃叹》，十七《霜鸿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声》，二十《辞汉》，二十一《对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沈湘》。

小横吹部有角、笛、箫、笳、觱篥、桃皮觱篥六种，曲名失传。

伶工谓夜警为严。凡大驾严，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严三遍。天子谒郊庙，夜五鼓过半，奏四严；车驾至桥，复奏一严。元和初，礼仪使高郢建议罢之。

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执贺鲁，克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都，然其礼仪不传。太和初，有司奏：“命将征讨，有

大功，献俘馘，则神策兵卫于门外，如献俘仪。凯乐用铙吹二部，笛、觱篥、箫、笳、铙鼓，皆工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乘马执乐，阿列如卤簿。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奏《破阵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等四曲。至太社、太庙门外，陈而不作。吉献礼毕，乐作。至御楼前，陈兵仗于旌门外二十步，乐工步行，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中路前导，协律郎二人执麾，门外分导，太常卿跪请奏凯乐。乐阕，太常卿跪奏‘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立于旌门外，引俘馘入献，及称贺，俘囚出，乃退。”

志第十四车服

唐初受命，车、服皆因隋旧。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

凡天子之车：

曰玉路者，祭祀、纳后所乘也，青质，玉饰末；金路者，飨、射、祀还、饮至所乘也，赤质，金饰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质，象饰末；革路者，临兵、巡守所乘也，白质，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质，漆之。五路皆重舆，左青龙，右白虎，金凤翅，画苣文鸟兽，黄屋左纛。金凤一、铃二在轼前，鸾十二在衡。龙辀前设鄣尘。青盖三层，绣饰。上设博山方镜，下圆镜。树羽。轮金根、硃班、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画升龙，其长曳地，青绣绸杠。右载闟戟，长四尺，广三尺，黻文。旗首金龙衔锦结绶及緌带，垂铃。金鍐方鈆，插翟尾五焦，镂锡，鞶缨十二就。旌旗、盖、鞶缨，皆从路质，唯盖里皆用黄。五路皆有副。

耕根车者，耕藉所乘也，青质，三重盖，余如玉路。安车者，临幸所乘也，金饰重舆，曲壁，紫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硃鞶缨，硃覆发具络，驾赤骝。副路、耕根车、安车，皆八鸾。四望车者，拜陵、临吊所乘也，制如安车，青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又有属车十乘：一曰指南车，二曰记里鼓车，三曰白鹭车，四曰鸾旗车，五曰辟恶车，六曰皮轩车，七曰羊车，与耕根车、四望车、安车为十乘。行幸陈于卤簿，则分前后；大朝会，则分左右。

皇后之车六：

重翟车者，受册、从祀、飨庙所乘也，青质，青油纁，硃里通幰，绣紫络带及帷，八鸾，镂锡，鞶缨十二就，金鍐方鈆，树翟羽，硃总。

厌翟车者，亲桑所乘也，赤质，紫油纁，硃里通幰，红锦络带及帷。

翟车者，归宁所乘也，黄油纁，黄里通幰，白红锦络带及帷。三车皆金饰末，轮画硃牙，箱饰翟羽，硃丝络网，鞶、缨色皆从车质。

安车者，临幸所乘也，制如金路，紫油纁，硃里通幰。

四望车者，拜陵、临丧所乘也，青油纁，硃里通幰。

金根车者，常行所乘也，紫油纁，硃里通幰。

夫人乘厌翟车，九嫔乘翟车，婕妤以下乘安车。外命妇、公主、王妃乘厌翟车。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二品以下去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

皇太子之车三：

金路者，从祀、朝贺、纳妃所乘也，赤质，金饰末，重较，箱画苣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硃黄盖里，轮画硃牙。左建旗九旒，右载闟戟，旗首金龙衔结绶及铃緌，入鸾二铃，金鐏方鈘，树翟尾五焦，镂锡，鞶缨九就。

轺车者，五日常服、朝飨、宫臣、出入行道所乘也。

四望车者，临吊所乘也。二车皆金饰末，紫油纁，硃里通幰。

亲王及武职，一品有象路，青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二品、三品有革路，硃里青通幰。四品有木路，五品有轺车，皆碧里青偏幰。象饰末，班轮，八鸾，左建旗，画升龙，右载闟戟。革路、木路，左建旃。轺车，曲壁，碧里青通幰。诸路，硃质、硃盖、硃旗、硃班轮。一品之旃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鞶缨就亦如之。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幰及珂。

王公车路，藏于太仆，受制、行册命、巡陵、昏葬则给之。余皆以骑代车。

凡天子之服十四：

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广八寸，长一尺二寸，以板为之，黑表，纁里，无旒，金饰玉簪导，组带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大裘，缯表，黑羔表为缘，纁里，黑领、襟、襟缘，硃裳，白纱中单，皁领，青襟、襈、裾，硃袜，赤舄。鹿卢玉具剑，火珠镖首，白玉双佩。黑组大双绶，黑质，黑、黄、赤、白、缥、绿为纯，为备天地四方之色。广一尺，长二丈四尺，五百首。纷广二寸四分，长六尺四寸，色如绶。又有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如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革带，以白皮为之，以属佩、绶、印章。鞶囊，亦曰鞶带，博三寸半，加

金镂玉钩襹。大带，以素为之，以硃为里，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硃锦，贵正色也，下以绿锦，贱间色也，博四寸。纽约，贵贱皆用青组，博三寸。黻以缯为之，随裳色，上广一尺，以象天数，下广二尺以象地数，长三尺，硃质，画龙、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颈五寸，两角有肩，广二寸，以属革带。朝服谓之韠，冕服谓之黻。

衮冕者，践祚、飨庙、征还、遣将、饮至、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贺、临轩册拜王公之服也。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金饰玉簪导，垂白珠十二旒，硃丝组带为缨，色如绶。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画，裳绣，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龙以下，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衣、褾、领，画以升龙，白纱中单，黻领，青褾、襈、裾，韨绣龙、山、火三章，舄加金饰。

冕者，有事远主之服也。八旒，七章：华虫、火、宗彝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

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絺冕者，祭社稷、飨先农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裳刺黼一章。自衮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导、剑、佩、绶皆同。

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贺、祭还、燕群臣、养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帻，组缨翠緌，玉、犀簪导，绛纱袍，硃里红罗裳，白纱中单，硃领、褾、襈、裾，白裙、襦，绛纱蔽膝，白罗方心曲领，白□蔑，黑舄。白假带，其制垂二絛帛，以变祭服之大带。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双玉导，加宝饰。三品以上亦加宝饰，五品以上双玉导，金饰，六品以下无饰。

缁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武弁者，讲武、出征、搜狩、大射、祃、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之服也。有金附蝉，平巾帻。

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为之，有攀以持发，十有二□綦，玉簪导，绛纱衣，素裳，白玉双佩，革带之后有鞶囊，以盛小双绶，白韈，乌皮履。

黑介帻者，拜陵之服也。无饰，白纱单衣，白裙、襦，革带，素韈，乌皮履。

白纱帽者，视朝、听讼、宴见宾客之服也。以乌纱为之，白裙、襦，白韈，乌皮履。

平巾帻者，乘马之服也。金饰，玉簪导，冠支以玉，紫褶，白袴，玉具装，珠宝钿带，有韡。

白帢者，临丧之服也。白纱单衣，乌皮履。

皇后之服三：

祎衣者，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也。深青织成为之，画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硃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领为缘，用翟为章，三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裨、纽约、佩、绶如天子，青韈，舄加金饰。

鞠衣者，亲蚕之服也。黄罗为之，不画，蔽膝、大带、革带、舄随衣色，余同祎衣。

钿钗襢衣者，燕见宾客之服也。十一钿，服用杂色而不画，加双佩小绶，去舄加履，首饰大小华十二树，以象衮冕之旒，又有两博鬓。

皇太子之服六：

衮冕者，从祀、谒庙、加元服、纳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纓，犀簪导，青纩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龙、山、华虫、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褵，大带，瑜玉双佩。硃组双大绶，硃质，赤、白、缥、绀为纯，长一丈八尺，广九寸，三百二十首。黻随裳色，有火、山二章。白韈，赤舄，硃履，加金涂银扣饰。鹿卢玉具剑如天子。

远游冠者，谒庙、还宫、元日朔日入朝、释奠之服也。以具服，远游冠三梁，加金博山，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纓翠緌，犀簪

导，绛纱袍，红裳，白纱中单，黑领、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白韈，黑舄。朔日入朝，通服绔褶。

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远游冠，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禭，假带，瑜玉只佩，方心，纷，金缕鞶囊，纯长六尺四寸，广二寸四分，色如大绶。

乌纱帽者，视事及燕见宾客之服也。白裙、襦，乌皮履。

弁服者，朔、望视事之服也。鹿皮为之，犀簪导，组缨九□綦，绛纱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佩。自具服以下，皆白韈，乌皮履。

平巾帻者，乘马之服也。金饰，犀簪导，紫裙，白袴，起梁珠宝钿带，韡。进德冠者，亦乘马之服也。九□綦，加金饰，有袴褶，常服则有白裙、襦。

皇太子妃之服有三：

褕翟者，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服也。青织成。文为摇翟，青质，五色九等。素纱中单，黼领，硃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用緅为领缘，以翟为章二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不硃里，青韈，舄加金饰，佩、绶如皇太子。

鞠衣者，从蚕之服也。以黄罗为之，制如褕翟，无雉，蔽膝、大带随衣色。

钿钗禮衣者，燕见宾客之服也。九钿，其服用杂色，制如鞠衣，加双佩，小绶，去舄加履，首饰花九树，有两博鬓。

群臣之服二十有一：

衮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綦为珠，贯三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青纩充耳，宝饰角簪导。青衣纁裳，九章：龙、山、华虫、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绛为绣遍衣。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硃韈，赤舄。革带钩禭，大带，黻随裳色。金宝玉饰剑镖首，山玄玉佩。绿綟绶，绿质，绿、紫、黄、赤为纯，长一丈八尺，广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太尉摄事亦服之。

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衣纁裳，七章：华虫、火、宗彝在

衣；藻、粉米、黼、黻在裳，银装剑，佩水苍玉，紫绶、紫质，紫、黄、赤为纯，长一丈六尺，广八寸，一百八十首。革带之后有金镂鞶囊，金饰剑，水苍玉佩，硃韈，赤舄。

毳冕者，三品之服也。七旒，宝饰角簪导，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韨二章：山、火。紫绶如二品，金银镂鞶囊，金饰剑，水苍玉佩，硃韈，赤舄。

絺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裳，中单，青领。韨，山一章。银镂鞶囊。自三品以下皆青绶，青质，青、白、红为纯，长一丈四尺，广七寸，一百四十首，金饰剑，水苍玉佩，硃韈，赤舄。

玄冕者，五品之服也。以罗为之，五旒，衣、韨无章，裳刺黻一章。角簪导，青衣纁裳，其服用□。大带及裨，外黑内黄，黑绶绀质，青绀为纯，长一丈二尺，广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笏，上圆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金饰剑，水苍玉佩，硃韈，赤舄。三品以下私祭皆服之。

平冕者，郊庙武舞郎之服也。黑衣绛裳，革带，乌皮履。

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从祀之服也。以□为之，无旒，黑纓，角簪导，青衣纁裳，白纱中单，青领、褾、襈、裾，革带钩褵，大带及裨内外皆缁，爵韡，白韈，赤履。五品以上私祭皆服之。

武弁者，武官朝参、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桉工之服也。有平巾帻，武舞绯丝布大袖，白练衤盍裆，螣蛇起梁带，豹文大口绔，乌皮韡。鼓人硃襚衣，革带，乌皮履。鼓吹桉工加白练衤盍裆。

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为之，通用乌纱，牙簪导。纓：一品九□綦，二品八□綦，三品七□綦，四品六□綦，五品五□綦，犀簪导，皆硃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佩，白韈，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綦及鞶囊、绶、佩。六品、七品绿衣，八品、九品青衣。

进贤冠者，文武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帻，青緌。纷长六尺四寸，广四寸，色如其绶。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及国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有黄金珰，附蝉，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诸州大中正一梁绛纱公服。殿庭文舞郎，黄纱袍，黑领、襈，白练衤盍裆，白布大口绔，革

带，乌皮履。

远游冠者，亲王之服也。黑介帻，三梁，青緌，金钩禠大带，金宝饰剑，玉镖首，纁硃绶，硃质，赤、黄、缥、绀为纯，长一丈八尺，广九寸，二百四十首。黄金珰，附蝉，诸王则否。

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解廌冠。

高山冠者，内侍省内谒者、亲王司阁、谒者之服也。

委貌冠者，郊庙文舞郎之服也。有黑丝布大袖，白练领、褾，绛布大口绔，革带，乌皮履。

却非冠者，亭长、门仆之服也。

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绔，乌皮鞾，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绔，紫附褶。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珣蛇。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裲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螣蛇之制：以锦为表，长八尺，中实以绵，象蛇形。起梁带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六品以下，金饰隐起而已。

黑介帻者，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也。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者，冠则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去革带。书算律学生、州县学生朝参，则服乌纱帽，白裙、襦，青领。未冠者童子髻。

介帻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下、登歌工人之服也。绛公服，以缦绯为之，制如绛纱单衣，方心曲领，革带钩禠，假带，韈，乌皮履。九品以上则绛褶衣，制如绛公服而狭，袖形直如禠，不垂，绯褶大口绔，紫附禠，去方心曲领、假带。登歌工人，硃连裳，革带，乌皮履。殿庭加白练衤盍裆。

平巾绿帻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觯之服也。青丝布绔褶。羊车小史，五辫髻，紫碧腰襻，青耳屩。漏刻生、漏童，总角髻，皆青丝布绔褶。

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褵，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韈，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六品以下去剑、佩、绶，七品以上以白笔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笔，白纱中单，以履代舄。

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褵，假带，方心，韈，履，纷，鞶囊，双佩，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纷、鞶囊、双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孙，九品以上子，爵弁。庶人婚，假绛公服。

命妇之服六：

翟衣者，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之服也。青质，绣翟，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青纱中单，黼领，硃縠褾、襈、裾，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加文绣，重雉为章二等。大带随衣色，以青衣，革带，青韈，舄，佩，绶，两博鬓饰以宝钿。一品翟九等，花钗九树；二品翟八等，花钗八树；三品翟七等，花钗七树；四品翟六等，花钗六树；五品翟五等，花钗五树。宝钿视花树之数。

钿钗礼衣者，内命妇常参、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之服也。制同翟衣，加双佩、小绶，去舄，加履。一品九钿，二品八钿，三品七钿，四品六钿，五品五钿。

礼衣者，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大事之服也。通用杂色，制如钿钗礼衣，唯无首饰、佩、绶。

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单、蔽膝、大带，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公主、王妃佩、绶同诸王。

花钗礼衣者，亲王纳妃所给之服也。

大袖连裳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也。青质，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革带，韈、履同裳色，花钗，覆笄，两博鬓，以金银杂宝饰之。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连裳，青质，青衣，革带，韈、履同裳色。

妇人燕服视夫。百官女嫁、庙见摄母服。五品以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以下妾降妻一等。

天子有传国玺及八玺，皆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会则符玺郎进神玺、受命玺于御座，行幸则合八玺为五舆，函封从于黄钺之内。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玺皆金为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书以宫官印，皇后以内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内坊印。

初，太宗刻受命玄玺，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复为宝。天宝初，改玺书为宝书。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

初，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以起军旅、易守长，京都留守、折冲府、捉兵镇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宫苑总监、牧监皆给之。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宫殿门、城门，给交鱼符、巡鱼符。左厢、右厢给开门符、闭门符。亦左符进内，右符监门掌之。蕃国亦给之，雄雌各十二，铭以国名，雄者进内，雌者付其国。朝贡使各赍其月鱼而至，不合者劾奏。

传信符者，以给垂ㄗ驿，通制命。皇太子监国给双龙符，左右皆十。两京、北都留守给麟符，左二十，右十九。东方诸州给青龙符，南方诸州硃雀符，西方诸州驺虞符，北方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进内，右者付外。行军所亦给之。

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

有传符、铜鱼符者，给封符印，发驿、封符及封鱼函用之。有铜鱼而无传符者，给封函，还符、封函用之。

天子巡幸，则京师、东都留守给留守印，诸司从行者，给行从印。

木契符者，以重镇守、慎出纳，畿内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监国，有军旅之事则用之，王公征讨皆给焉，左右各十九。太极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给之，右以授承天门监门，昼夜勘合，然后鸣鼓。玄武门苑内诸门有唤人木契，左以进内，右以授监门，有敕召者用之。鱼契所降，皆有敕书。尚书省符，与左同乃用。

大将出，赐旌以颛赏，节以颛杀。旌以绛帛五丈，粉画虎，有铜龙一，首缠绯幡，紫缣为袋，油囊为表。节，县画木盘三，相去数寸，隅垂赤麻，余与旌同。

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犹不佩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当时服硃紫、佩鱼者众矣。

初，隋文帝听朝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帽，折上巾，六合鞾，与贵臣通服。唯天子之带有十三镮，文官又有平头小样巾，百官常服同于庶人。

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腰带者，搢垂头以下，名曰钅宅尾，取顺下之义。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遂禁臣民服。亲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硃，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紃绫，色用黄。六品、七品服用绿，饰以银。八品、九品服用青，饰以鍮石。勋官之服，随其品而加佩刀、砺、纷帨。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绢施布，色用黄白，饰以铁、铜。

太宗时，又命七品服龟甲双巨十花绫，色用绿。九品服丝布杂绫，色用青。是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贵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又请："裹头者，左

右各三襵，以象三才，重系前脚，以象二仪。”诏皆从之。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

太宗尝以幞头起于后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采古制为翼善冠，自服之。又制进德冠以赐贵臣，玉□綦，制如弁服，以金饰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络，五品以上附山云。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服翼善冠，衣白练裙襦。常服则有袴褶与平巾帻，通用翼善冠。进德冠制如幞头，皇太子乘马则服进德冠，九□綦，加金饰，犀簪导，亦有绔褶，燕服用紫。其后朔、望视朝，仍用弁服。

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与大裘异。《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御寒。若启蛰祈谷，冬至报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气，龙见而雩，如之何可服？故历代唯服衮章。汉明帝始采《周官》、《礼记》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备十二章，后魏、周、隋皆如之。伏请郊祀天地服衮冕，罢大裘。又新礼，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亚献皆服衮，孤卿服毳、，是天子同于大夫，君少臣多，非礼之中。且天子十二为节以法天，乌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是贵贱无分也。若降王一等，则王服玄冕，群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用矣，犹祭祀之有尸侑，以君亲而拜臣子，硩蔟、蝈氏之职，不通行者盖多，故汉魏承用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请循历代故事，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无忌等又曰：“礼，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素服，今服白袷，礼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复用，而白袷废矣。其后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

武后擅政，多赐群臣巾子、绣袍，勒以回文之铭，皆无法度，不足纪。至中宗，又赐百官英王踣样巾，其制高而踣，帝在籓时冠也。其后文官以紫黑施为巾。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则有罗巾、圆头巾子，后遂不改。

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佩刀、砺石。至睿宗时，罢佩刀、砺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韘七事，佩刀、刀子、蛎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是也。

时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左庶子刘子玄议曰：“古大夫乘车，以马为騑服，魏、晋朝士驾牛车。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眄。则鞍马行于军旅，戎服所便。江左尚书郎乘马，则御史治之。颜延年罢官，骑马出入，世称放诞。近古专车则衣朝服，单马则衣亵服。皇家巡谒陵庙，册命王公，则盛服冠履，乘路车。士庶有以衣冠亲迎者，亦时服箱。其余贵贱，皆以骑代车。比者，法驾所幸，侍臣朝服乘马。今既舍车，而冠履不易，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车中之服也。韈而镫，跣而乘，非唯盩古，亦自取惊蹶。议者以秘阁梁《南郊图》，有衣冠乘马者，此图后人所为也。古今图画多矣，如画群公祖二疏，而有曳芒屩者；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施帷冒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冒创于隋代，非汉宫所用。岂可因二画以为故实乎？谓乘马衣冠宜省。”太子从之，编于令。

开元初，将有事南郊，中书令张说请遵古制用大裘，乃命有司制二冕。玄宗以大裘朴略，不可通寒暑，废而不服。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通天冠，百官朔、望朝参，外官衙日，则佩算袋，余日则否。玄宗谒五陵，初用素服，朔、望朝颛用常服。弁服、翼善冠皆废。

唐初，赏硃紫者服于军中，其后军将亦赏以假绯紫，有从戎缺骻之服，不在军者服长袍，或无官而冒衣绿。有诏殿中侍御史纠察。诸卫大将军、中郎将以下给袍者，皆易其绣文：千牛卫以瑞牛，左右卫以瑞马，骁卫以虎，武卫以鹰，威卫以豹，领军卫以白泽，金吾卫以辟邪。行六品者，冠去□綦珠，五品去鞶囊、双佩，幞头用罗縠。

妇人服从夫、子，五等以上亲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腰襻褾缘用锦绣。九品以上母、妻，服硃衣。流外及庶人不服绫、罗、縠、五色线韡、履。凡裥色衣不过十二破，浑色衣不过六破。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硃衣，六品以下通服绔褶。”天宝中，御史中丞吉温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硃绔褶，五品以上有珂伞。”德宗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绶带，谓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元和十二年，太子少师郑余庆言：“百官服朝服者多误。自今唯职事官五品兼六品以上散官者，则有佩、剑、绶，其余皆省。”

初，妇人施幂釭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釭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佼女之，至露髻驰

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韡，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韡。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

巴、蜀妇人出入有兜笼，乾元初，蕃将又以兜笼易负，遂以代车。

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职事官服绿、青、碧，勋官诸司则佩刀、砺、纷、帨。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车马无饰金银。衣曳地不过二寸，袖不过一尺三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一品导从以七骑；二品、三品以五骑；四品以三骑；五品以二骑；六品以一骑。五品以上及节度使册拜、婚会，则车有幰。外命妇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铜饰犊车，檐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铜饰犊车，檐舁以四人；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厶大}车，兜笼舁以二人。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细葛布，无纹绫，绿暗银蓝铁带，鞍、辔、衔、镫以鍮石。未有官者，服粗葛布、官施，绿铜铁带，乘蜀马、铁镫。行官服紫粗布、施，蓝铁带。中官不衣纱縠绫罗，诸司小儿不服大巾，商贾、庶人、僧、道士不乘马。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彩帛缦成履，而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官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唯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

开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仕官，疾病许乘檐，如汉、魏载舆、步舆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暂乘，不得舍驿。

志第十五历一

历法尚矣。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然四时寒暑无形而运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见于上，二者常动而不息。一有一无，出入升降，或迟或疾，不相为谋。其久而不能无差忒者，势使之然也。故为历者，其始未尝不精密，而其后多疏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则屡变其法以求之。自尧、舜、三代以来，历未尝同也。

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正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玄历》而止矣。

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学，太史令庾俭、丞傅弈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乃列其大要，所可考验者有七，曰："唐以戊寅岁甲子日登极，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汉《太初》，一也。冬至五十余年辄差一度，日短星昴，合于《尧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蚀限，合于《诗》，三也。鲁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历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虚六，符阴阳之始，六也。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朓，七也。"高祖诏司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员外散骑侍郎。

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当蚀，比不效。六年，诏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孝孙使算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历》法诘之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毕见，举中宿言耳。举中宿，则余星可知。仁均专守昴中，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月令》仲冬'昏东壁中'，明昴中非为常准。若尧时星昴昏中，差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岁，冬至昏翼中，日应在东井。井极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极南，去人最远，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三大、三小，为定朔

望；一大、一小，为平朔望。日月行有迟速，相及谓之合会。晦、朔无定，由时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会虽定，而蔀、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馀于终，合会有时，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仁均对曰：“宋祖冲之立岁差，隋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数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晓，乃热南斗为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垂阝传之过，宿度既差，黄道随而变矣。《书》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又云：‘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既有先后之差，是知定朔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又《春秋传》曰：‘不书朔，官失之也。’自后历差，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散骑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语，乃延宗旧说。治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复余分普尽，总会如初。唯朔分、气分，有可尽之理，因其可尽，即有三端。此乃纪其日数之元尔。或以为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月行迟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须日月相合与至同日者，乃为合朔冬至耳。”孝孙以为然，但略去尤疏阔者。

九年，复诏大理卿崔善为与孝通等较定，善为所改凡数十条。初，仁均以武德元年为历始，而气、朔、迟疾、交会及五星皆有加减。至是复用上元积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

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十四年，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风新术，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当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又以平朔推之，则二历皆以朔日冬至，于事弥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传》或失之前，谓晦日也。虽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为朔可也。从之。十八年，淳风又上言：“仁均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蚀，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后，四朔频大。”诏集诸解历者详之，不能定。庚子，诏用仁均平朔，讫麟德元年。

仁均历法祖述胄玄，稍以刘孝孙旧议参之，其大最疏于淳风。然更相出入，其有所中，淳风亦不能逾之。今所记者，善为所较也。

《戊寅历》上元戊寅岁至武德九年丙戌，积十六万四千三百四十八

算外。

章岁六百七十六。亦名行分法。章闰二百四十九。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

月法三十八万四千七十五。日法万三千六。时法六千五百三度法、气法九千四百六十四气时法千一百八十三。

岁分三百四十五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岁余二千三百一十五。周分三百四十五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半。斗分一千四百八十五半。没分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没法千一百三。

历日二十七，历余万六千六十四。历周七十九万八千二百。历法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八。余数四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章月乘年，如章岁得一，为积月。以月法乘积月，如日法得一，为朔积日；余为小余。

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命甲子算外，得天正平朔。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六千九百一，得次朔。加平朔大余七、小余四千九百七十六、小分四之三，为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余数乘年，如气法得一，为气积日。命日如前，得冬至。加大余十五、小余二千六十八、小分八之一，得次气日。加四季之节大余十二、小余千六百五十四、小分四，得土王。凡节气小余，三之，以气时法而一，命子半算外，各其加时。置冬至小余，八之，减没分，余满没法为日。加冬至去朔日算，依月大小去之，日不满月算，得没日。余分尽为减。加日六十九、余七百八，得次没。

以平朔、弦、望入气日算乘损益率，如十五得一，以损益盈缩数，为定盈缩分。凡不尽半法已上亦从一。以历法乘朔积日，满历周去之；余如历法得一，为日。命日算外，得天正平朔夜半入历日及余。次日加一，累而裁之。若以万四千四百八十四乘平朔小余，如六千五百三而一，不尽，为小分，以加夜半入历日。加之满历日及余，去之，得平朔加时所入，加历日七、余万一千八十四、小分三千九百九十五，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下弦及后朔。

历行分与次日相减，为行差，后多为进，后少为退。减去行分六百七十六，为差法。各置平朔、弦、望加时入历日余，乘所入日损益率，以损益其下积分，差法除，为定盈缩积分。置平朔、弦、望小余，各以

入气积分盈加、缩减之，以入历积分盈减、缩加之，满若不足、进退日法，皆为定大小余，命日甲子算外。以岁分乘年为积分，满周分去之；余如度法得一，为度。命以虚六，经斗去分，得冬至日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算及分减之，得天正平朔前夜半日度及分。以小分法十四约度分为行分。凡小分满法成行分，行分满法成度。若注历，又以二十六约行分。月星准此。斗分百七十七，小分七半。累加一度，得次日。以行分法乘朔、望定小余，以九百二十九除为度分，又以十四约为行分。以加夜半度，为朔、望加时日度。定朔加时，日月同度。望则因加日度百八十二、行分四百二十六、小分十太。以夜半入历日余乘行差，满历法得一，以进加、退减历行分，为行定分。以朔定小余乘之，满日法得一，为行分。以减加时月度，为朔、望夜半月度。求次日，加月行定分，累之。

○岁星

率三百七十七万五千二十三。

终日三百九十八，行分五百九十六，小分七。

平见，入冬至初日，减行分五千四百一十一。自后日损所减百二十分。立春初，日增所加六十分。春分，均加四日。清明毕谷雨，均加五日。立夏毕大暑，均加六日。立秋初日，加四千八十分。乃日损所加六十七分。入寒露，日增所减百一十七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八日。

初见，顺，日行百七十一分，日益迟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九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九十七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三十六分。又留，二十五日五百九十六分，小分七。凡五星留日有分者，以初定见日分加之。若满行分法，去之，又增一日。乃顺，初日行六十分，日益疾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四百三十七分。而伏。

○荧惑

率七百三十八万一千二百二十三。

终日七百七十九，行分六百二十六，小分三。

平见，入冬至初日，减万六千三百五十四分。乃日损所减五百四十五分。入大寒，日增所加四百二十六分。入雨水后，均加二十九日。立夏初日，加万九千三百九十二分。乃日损所加二百一十三分。入立秋

初，依平。入处暑，日增所减百八十四分。入小雪后，均减二十五日。

初见，入冬至，初率二百四十一日行百六十三度。自后二日损日度各一，自百二十八日，率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毕百六十一日。又三日损一，尽百八十二日，率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毕百八十八日。乃三日益一，尽二百二十七日，率百八十三日行百五度。又二日益一，尽二百四十九日，率百九十四日行百一十六度。又每日益一，尽二百一十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毕三百三十七日。乃二日损一，尽大雪，复初见。入小寒后，三日去日率一。入雨水，毕立夏，均去日率二十。自后三日减所去一日，毕小暑，依平，为定日率。若入处暑，毕秋分，皆去度率六。各依冬至后日数而损益之，又依所入之气以减之，为前疾日度率。若初行入大寒，毕大暑，皆差行，日益迟一分；其余皆平行。若入白露，毕秋分，初迟，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即去日率四十、度率二十，别为半度之。行讫，然后求平行分，续之。以行分法乘度定率，如日定率而一，为平行分。不尽，为小分。求差行者，减日率一，又半之，加平行分，为初日行分。各尽其日度而迟。初日行三百二十六分，日益迟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五分。其前疾去度六者，行三十一度五分。此迟初日加六十七分、小分六十分之三十六。

而留，十三日。前疾去日者，分日于二留，奇从后留。乃退，日百九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二十八分。又留，十二日六百二十六分，小分三。

又顺。后迟，初日行二百三十八分，日益疾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此迟在立秋至秋分者，加六度，行三十一度三十五分。此迟初日加行分六十七、小分六十分之三十六。而后疾。入冬至，初率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乃每日损一，尽三十七日，率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又二日损一，尽五十七日，率百六十七日行八十九度，毕七十九日。又三日益一，尽百三十日，率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又二日益一，尽百四十四日，率百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又每日益一，尽百九十日，率二百三十七日行百五十九度。又每日益二，尽二百日，率二百五十七日行百七十九度。又每日益一，尽二百一十日，率二百六十七日行百八十九度，毕二百五十九日。乃二日损一，毕大雪，复初。后迟加六度者，此后疾去度率六，为定。各依冬至后日数而损益之，为后疾日度率。若入立夏，毕夏至，日行半度，尽六十日，行三十度。若入小暑，毕大暑，尽四十日，行二十度皆去日度率，别为半度之。行讫，然后求平行分，续之。各尽其日度而伏。

○镇星

率三百五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六。

终日三百七十八，行分六十一。

平见，入冬至初日，减四千八百一十四分。乃日增所减七十九分。入小寒，均减九日。乃每气损所减一日。入夏至初日，均减二日。自后十日损所减一日。小暑五日外，依平。入大暑，日增所加百八十一分。入处暑，均加九日。入白露初日，加六千二分。乃日损所加百三十三分。入霜降，日增所减七十九分。

初见，顺，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四十一分，百日退六度四十四分。又留，三十七日六十一分。乃顺，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伏。

○太白

率五百五十二万六千二百。

终日五百八十三，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晨见伏三百二十七日，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夕见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平见，入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增所加六十六分。入立春，毕立夏，均加三日。小满初日，加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日损所加六十分。入夏至，依平。入小暑，日增所减六十分。入立秋，毕立冬，均减三日。小雪初日，减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日损所减六十六分。

初见，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顺，迟，差行，日益疾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入大雪毕小满者，依此。入芒种，十日减一度。入小暑，毕霜降，均减三度。入立冬，十日损所减一度，毕小雪。皆为定度。以行分法乘定度，四十除，为平行分。又以四乘三十九，以减平行，为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入小寒，十日益日度各一。入雨水后，皆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入春分后，十日减一。毕立夏，依平。入小满后，六日减一。毕立秋，日度皆尽，无平行。入霜降后，四日加一。毕大雪，依平。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

度。前顺迟减度者，计所减之数，以益此度为定。而晨伏。

夕平见，入冬至，日增所减百分。入启蛰，毕春分，均减九日。清明初日，减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日损所减百分。入芒种，依平。入夏至，日增所加百分。入处暑，毕秋分，均加九日。寒露初日，加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日损所减百分。入大雪，依平。

初见，顺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入冬至毕立夏者，依此。入小满，六日加一度。入夏至，毕小暑，均加五度。入大暑，三日减一度。入立秋，毕大雪，依平。从白露毕春分，皆差行，日益疾一分半。以一分半乘百六十九而半之，以加平行，为初日行分。入清明，毕于处暑，毕平行。乃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入冬至后，十日减日度各一。入启蛰，毕芒种，皆九日行九度。入夏至后，五日益一。入大暑，依平。入立秋后，六日加一。毕秋分，二十五日行二十五度。入寒露，六日减一。入大雪，依平。顺迟，日益迟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数减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

○辰星

率百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三

终日百一十五，行分五百九十四，小分七。

晨见伏六十三日，行分五百九十四，小分七。

夕见伏五十二日。

晨平见，入冬至，均减四日。入小寒，依平。入立春后，均减三日。入雨水，毕立夏，应见不见。其在启蛰、立夏气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见。入小满，依平。入霜降，毕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至大雪十二日，依平。若在大雪十三日后，日增所减一日。

初见，留，六日。顺迟，日行百六十九分。入大寒，毕启蛰，无此迟行。乃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寒后，二日去日度各一，毕于二十日，日度俱尽，无此平行。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前无迟行者，此疾日减二百三分，十日行十六度四分。而晨伏。

夕平见，入冬至后，依平。入谷雨，毕芒种，均减二日。入夏至，依平。入立秋，毕霜降，应见不见。其在立秋、霜降气内，夕有星去日如前者，亦见。入立冬，毕大雪，依平。

初见，顺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若入小暑，毕处暑，日减二百三分。乃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暑后，二日去日及度各一，毕于二十日，日度俱尽，无此平行。迟，日行百六十九分。若疾减二百三分者，即不须此迟行。又留，六日七分。而夕伏。

各以星率去岁积分，余反以减其率，余如度法得一为日，得冬至后晨平见日及分。以冬至去朔日算及分加之，起天正，依月大小计之，命日算外，得所在日月。金、水各以晨见伏日及分加之，得夕平见。各以其星初日所加减之分，计后日损益之数以损益之。讫，乃以加减平见为定见。其加减分皆满行分法为日。以定见去朔日及分加其朔前夜半日度，又以星初见去日度，岁星十四，太白十一，荧惑、镇星、辰星皆十七，晨减、夕加之，得初见宿度。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荧惑、太白有小分者，各以日率为母。其行有益疾迟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差疾益、迟损，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则依减，伏不注度。顺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讫，皆以二十六约行分，为度分。

交会法千二百七十四万一千二百五八分。交分法六百三十七万六百二九分。

朔差百八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二分。望分六百九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交限五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五八分。望差五十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七一分。

外限六百七十六万七百八十二九分。中限千二百三十五万一千二十五八分。内限千二百一十九万一千四百五十八七分。

以朔差乘积月，满交会法去之；余得天正月朔入平交分。求望，以望分加之。求次月，以朔差加之。其朔望，入大雪，毕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加气差千六百五十分。入启蛰，毕清明，均加七万六千一百分。自后日损所加千六百五十分。入芒种，毕夏至，依平。加之满法，去之。若朔交入小寒毕雨水，及立夏毕小满，值盈二时已下，皆半气差加之。二时已上则否。如望差已下、外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见十日外，火去见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见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气差。入小暑后，日增所减千二百分。入白露，毕霜降，均减九万五千八百二

十五分。立冬初日，减六万三千三百分，自后日损所减二千一百一十分。减若不足，加法，乃减之，余为定交分。朔入交分，如交限内限已上、交分中限已下有星伏如前者，不减。不满交分法者，为在外道；满去之，余为在内道。如望差已下，为去先交分，交限已上，以减交分，余为去后交分。皆三日法约，为时数。望则月蚀，朔在内道则日蚀。虽在外道，去交近，亦蚀。在内道，去交远，亦不蚀。

置蚀望定小余。入历一日，减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减之；余日皆盈加、缩减二百八十：为月蚀定余。十二乘之，时法而一，命子半算外；不尽，得月蚀加时。约定小余如夜漏半已下者，退日算上。

置蚀朔定小余。入历一日，即减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减之；为定。后不入四时加减之限。其内道，春，去交四时已上入历，盈加、缩减二百八十；夏，盈加、缩减二百八十；秋，去交十一时已下，惟盈加二百八十，已上者，盈加五百五十，缩加二百八十；冬，去交五时已下，惟盈加二百八十：皆为定余。十二乘之，时法而一，命子半算外；不尽，为时余，副之。仲辰半前，以副减法为差率；半后，退半辰，以法加余，以副为差率。季辰半前，以法加副为差率；半后，退半辰，以法加余，倍法加副，为差率。孟辰半前，三因其法，以副减之，余为差率；半后，退半辰，以法加余，又以法加副，乃三因其法，以副减之，为差率。又置去交时数，三已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数；十二已上，从十二。若季辰半后，孟辰半前，去交六时已上者，皆从其六。六时已下，依数不加。皆乘差率，十四除，为时差。子午半后，以加时余；卯酉半后，以减时余；加之满若不足，进退时法：孟谓寅、巳、申，仲谓午、卯、酉，季谓辰、未、戌。得日蚀加时。

望去交分，冬先后交，皆去二时；春先交，秋后交，去半时；春后交，秋先交，去二时；夏则依定。不足去者，既。乃以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三为法而一，以减十五，余为月蚀分。

朔去交，在内道，五月朔，加时在南方，先交十三时外；六月朔，后交十三时外者，不蚀。启蛰毕清明，先交十三时外，值缩，加时在未西；处暑毕寒露，后交十三时外，值盈，加时在巳东，皆不蚀。交在外道，先后去交一时内者，皆蚀。若二时内，及先交值盈、后交值缩二时外者，亦蚀。夏去交二时内，加时在南方者，亦蚀。若去分、至十二时内，去交六时内者，亦蚀。若去春分三日内，后交二时；秋分三日内，

先交二时内者，亦蚀。诸去交三时内有星伏，土、木去见十日外，火去见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见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蚀。各置去交分。秋分后，毕立春，均减二十二万八百分。启蛰初日，毕芒种，日损所减千八百一十分。夏至后，毕白露，日增所减二千四百分。以减去交分，余为不蚀分。不足减，反相减为不蚀分。亦以减望差为定法。后交值缩者，直以望差为定法。其不蚀分，大寒毕立春，后交五时外，皆去一时。时差值减者，先交减之，后交加之。时差值加者，先交加之，后交减之。不足减者，皆既。十五乘之，定法而一，以减十五，余为日蚀分。

置日月蚀分，四已下，因增二；五已下，因增三；六已上，因增五；各为刻率，副之。以乘所入历损益率，四千五十七为法而一。值盈，反其损益；值缩，依其损益。皆损益其副，为定用刻。乃六乘之，十而一，以减蚀甚辰刻，为亏初。又四乘之，十而一。以加食甚辰刻，为复满。

志第十六历二

高宗时，《戊寅历》益疏，淳风作《甲子元历》以献。诏太史起麟德二年颁用，谓之《麟德历》。古历有章、蔀，有元、纪 ，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淳风为总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损益中晷术以考日至，为木浑图以测黄道，余因刘焯《皇极历》法，增损所宜。当时以为密，与太史令瞿坛罗所上《经纬历》参行。

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诏二年元日用甲申，故进以癸未晦焉。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载初，用周正，以十二月为腊月，建寅月为一月。神功二年，司历以腊为闰，而前岁之晦，月见东方，太后诏以正月为闰十月。是岁，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坛罗作《光宅历》，将用之。三年，罢作《光宅历》，复行夏时，终开元十六年。

《麟德历》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积二十六万九千八百八十算。

总法千三百四十。

期实四十八万九千四。

常朔实三万九千五百七十一。加三百六十二曰盈朔实，减三百五十一曰□肉朔实。

辰率三百三十五。

以期实乘积算，为期总。如总法得一，为日。六十去之，命甲子算外，得冬至。累加日十五、小余二百九十二、小分六之五，得次气。六乘小余，辰率而一，命子半算外，各其加时。

以常朔实去期总，不满为闰余。以闰余减期总，为总实，如总法得一，为日。以减冬至，得天正常朔。又以常朔小余并闰余，以减期总，为总实。因常朔加日二十九、小余七百一十一，得次朔。因朔加日七、小余五百一十二太，得上弦。又加，得望及下弦。

进纲十六。秋分后。

退纪十七。春分后。

各以其气率并后气率而半之，十二乘之，纲纪除之，为末率。二率相减，余以十二乘之，纲纪除，为总差。又以十二乘总差，纲纪除之，为别差。以总差前少以减末率，前多以加末率，为初率。累以别差，前少以加初率，前多以减初率，为每日躔差及先后率。乃循积而损益之，各得其日定气消息与盈朒积。其后无同率，因前末为初率；前少者加总差，前多者以总差减之，为末率。余依术入之。

各以气下消息积，息减、消加常气，为定气。各以定气大小余减所近朔望大小余，十二通其日，以辰率约其余，相从为辰总。其气前多以乘末率，前少以乘初率，十二而一，为总率。前多者，以辰总减纲纪，以乘十二，纲纪而一，以加总率，辰总乘之，二十四除之；前少者，辰总再乘别差，二百八十八除之：皆加总率。乃以先加、后减其气盈朒积为定。以定积盈加、朒减常朔弦望，得盈朒大小余。

变周四十四万三千七十七。

变日二十七，余七百四十三，变奇一。

变奇法十二。

月程法六十七。

以奇法乘总实，满变周，去之；不满者，奇法而一，为变分。盈总法从日，得天正常朔夜卒入变。加常朔小余，为经辰所入。因朔加七日、余五百一十二、奇九，得上弦。转加，得望、下弦及次朔。加之满变日及余，去之。又以所入盈朒定积，盈加、朒减之，得朔、弦、望盈朒经辰所入。

以离程与次相减，得进退差；后多为进，后少为退，等为平。各列朔、弦、望盈朒经辰所入日增减率，并后率而半之，为通率。又二率相减，为率差。增者以入变历日余减总法，余乘率差，总法而一，并率差而半之；减者半入余乘率差，亦总法而一：皆加通率。以乘入余，总法除，为经辰变率。半之，以速减、迟加入余，为转余。增者以减总法，减者因余：皆乘率差，总法而一；以加通率，变法乘之，总法除之，以速减、迟加变率，为定率。乃以定率增减迟速积为定。其后无同率，亦因前率。应增者，以通率为初数，半率差而减之，应损者，即为通率。其历率损益入余进退日者，分为二日，随余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减变率为定。

七日：初，千一百九十一；末，百四十九。十四日：初，千四十二；末，二百九十八。二十一日：初，八百九十二；末，四百四十八。二十八日：初，七百四十三；末，五百九十七。各视入余初数，已下为初，已上以初数减之，余为末。

各以入变迟速定数，速减、迟加朔、弦、望盈朒小余；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加其常日者为盈，减其常日者为朒。各为定大小余，命日如前。乃前朔、后朔迭相推校，盈朒之课，据实为准；损不侵朒，益不过盈。

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无中气者为闰月。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

黄道：南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分。牛，七度。婺女，十一度。虚，十度。危，十六度。营室，十八度。东壁，十度。奎，十七度。娄，十三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觿，二度。参，九度。东井，三十度。舆鬼，四度。柳，十四度。七星，七度。张，十七度。翼，十九度。轸，十八度。角，十三度。亢，十度。氐，十六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度。

冬至之初日，躔定在南斗十二度。每加十五度二百九十二分、小分五，依宿度去之，各得定气加时日度。

各以初日躔差乘定气小余，总法而一，进加、退减小余，为分；以减加时度，为气初夜半度。乃日加一度，以躔差进加、退减之，得次日。以定朔弦望小余副之；以乘躔差，总法而一，进加、退减其副，各加夜半日躔，为加时宿度。

合朔度，即月离也。上弦，加度九十一度、分四百一十七。望，加度百八十二度、分八百三十四。下弦，加度二百七十三度、分千二百五十一。讫，半其分，降一等，以同程法，得加时月离。因天正常朔夜半所入变日及余，定朔有进退日者，亦进退一日，为定朔夜半所入。累加一日，得次日。

各以夜半入变余乘进退差，总法而一，进加、退减离程，为定程。以定朔弦望小余乘之，总法而一，以减加时月离，为夜半月离。求次

日，程法约定程，累加之。若以定程乘夜刻，二百除，为晨分。以减定程，为昏分。其夜半月离，朔后加昏为昏度，望后加晨为晨度。其注历，五乘弦望小余，程法而一，为刻。不满晨前刻者，退命算上。

辰刻八，分二十四。

刻分法七十二。

置其气屈伸率，各以发敛差损益之，为每日屈伸率。差满十，从分；分满十，为率。各累计其率为刻分。百八十乘之，十一乘纲纪除之，为刻差。各半之，以伸减、屈加晨前刻分，为每日晨前定刻。倍之，为夜刻。以减一百，为昼刻。以三十四约刻差，为分；分满十，为度。以伸减、屈加气初黄道去极，得每日。以昼刻乘期实，二百乘，总法除，为昏中度。以减三百六十五度三百二十八分，余为旦中度。各以加日躔，得昏旦中星，赤道计之。其赤道同《太初》星距。

游交终率千九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三。奇率三百。

约终三万六千四百六十四，奇百十三。交中万八千二百三十二，奇五十六半。交终日二十七，余二百八十四，奇百一十三。交中日十三，余八百一十二，奇五十六半。

亏朔三千一百六，奇百八十七。实望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奇百五十。

后准千五百五十三，奇九十三半。前准万六千六百七十八，奇二百六十三。

置总实，以奇率乘之，满终率去之；不满，以奇率约，为入交分。加天正常朔小余，得朔泛交分。求次朔，以亏朔加之。因朔求望，以实望加之。各以朔望入气盈朒定积，盈加、朒减之；又六十乘迟速定数，七百七十七除，为限数；以速减、迟加，为定交分。其朔，月在日道里者，以所入限数减迟速定数，余以速减、迟加其定交分。而出日道表者，为变交分。不出表者，依定交分。其变交分三时半内者，依术消息，以定蚀不。交中已下者，为月在外道；已上者，去之，余为月在内道。其分如后准已下，为交后分；前准已上者，反减交中，余为交前分。望则月蚀，朔在内道则日蚀。百一十二约前后分，为去交时。置定朔小余，副之。辰率约之，以艮、巽、坤、乾为次，命算外。其余，半法已下为初；已上者，去之，为末。初则因余，末则减法，各为差率。

月在内道者，益去交时十而三除之。以乘差率，十四而一，为差。其朔，在二分前后一气内，即以差为定；近冬至以去寒露、雨水，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气数倍之，又三除去交时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减，近夏至艮巽以减、坤乾以加其差，为定差。艮、巽加副，坤、乾减副。月在外道者，三除去交时数，以乘差率，十四而一，为差。艮、坤以减副，巽、乾以加副，为食定小余。望即因定望小余，即所在辰；近朝夕者，以日出没刻校前后十二刻半内候之。

月在外道，朔不应蚀。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为初准。去交前后分如初准已下、加时在午正前后七刻内者，蚀。朔去夏至前后，每一日损初准二分，皆毕于九十四日，为每日变准。交分如变准已下、加时如前者，亦蚀。又以末准六十减初准及变准，余以十八约之，为刻准，以并午正前后七刻内数，为时准。加时准内交分，如末准已下，亦蚀。又置末准，每一刻加十八，为差准。加时刻去午前后如刻准已下、交分如差准已下者，亦蚀。自秋分至春分，去交如末准已下、加时巳、午、未者，亦蚀。

月在内道，朔应蚀。若在夏至初日，以千三百七十三为初准。去交如初准已上、加时在午正前后十八刻内者，或不蚀。夏至前后每日益初准一分半，皆毕于九十四日，为每日变准。以初准减变准，余十而一，为刻准。以减午正前后十八刻，余为时准。其去交在变准已上、加时在准内，或不蚀。

望去交前后定分：冬，减二百二十四；夏，减五十四；春，交后减百，交前减二百；秋，交后减二百，交前减百。不足减者，蚀既。有余者，以减后准，百四而一，得月蚀分。

朔交，月在内道，入冬至毕定雨水，及秋分毕大雪，皆以五百五十八为蚀差。入春分，日损六分，毕芒种。以蚀差减去交分；不足减者，反减蚀差，为不蚀分。其不蚀分，自小满毕小暑，加时在午正前后七刻外者，毕减一时；三刻内者，加一时。大寒毕立春交前五时外、大暑毕立冬交后五时外者，皆减一时；五时内者，加一时。诸加时蚀差应减者，交后减之，交前加之；应加者，交后加之，交前减之。不足减者，皆既；加减入不蚀限者，或不蚀。月在外道，冬至初日，无蚀差。自后日益六分，毕于雨水。入春分，毕白露，皆以五百二十二为差。入秋分，日损六分，毕大雪。以差加去交分，为蚀分。以减后准，余为不蚀分。十五约蚀差，以减百四，为定法。其不蚀分，如定法得一，以减十五，余得日蚀分。

○岁星

总率五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三，奇四十五。

伏分二万四千三十一，奇七十二半。

终日三百九十八，余千一百六十三，奇四十五。

平见，入冬至，毕小寒，均减六日。入大寒，日损六十七分。入春分，依平。乃日加八十九分，入立夏，毕小满，均加六日。入芒种，日损八十九分。入夏至，毕立秋，均加四日。入处暑，日损百七十八分。入白露，依平。自后日减五十二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六日。

初顺，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分，日益迟一分。前留，二十六日。旋退，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日益疾二分。又退，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日益迟二分。后留，二十五日。后顺，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九分，日益疾一分。日尽而夕伏。

○荧惑

总率百四万五千八十，奇六十。

伏分九万七千九十，奇三十。

终日七百七十九，余千二百二十，奇六十。

平见，入冬至，减二十七日。自后日损六百三分。入大寒，日加四百二分。入雨水，毕谷雨，均加二十七日。入立夏，日损百九十八分。入立秋，依平。入处暑，日减百九十八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二十七日。

初顺，入冬至，率二百四十三日行百六十五度。乃三日损日度各二。小寒初日，率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乃二日损一。入谷雨四日，平，毕小满九日。率百七十八日行百度，乃三日损一。夏至初日，平，毕六日，率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乃三日益一。入立秋初日，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乃每日益一。入白露初日，率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乃五日益六，入秋分初日，率二百三十二日行百五十四度，又每日益一。入寒露初日，率二百四十七日行百六十九度。乃五日益三。入霜降五日，平，毕立冬十三日，率二百五十九日行百八十一度，乃二

日损日一。入冬至，复初。

各依所入常气，平者依率，余皆计日损益，为前疾日度定率。其前迟及留退，入气有损益日度者，计日损益，皆准此法。疾行日率，入大寒，六日损一；入春分，毕立夏，均减十日；入小满，三日损所减一；毕芒种，依平；入立秋，三日益一；入白露，毕秋分，均加十日；入寒露，一日半损所加一；毕气尽，依平，为变日率。疾行度率，入大寒毕启蛰，立夏毕夏至，大暑毕气尽，霜降毕小雪，皆加四度；清明毕谷雨，加二度，为变度率。

初行入处暑，减日率六十，度率三十；入白露，毕秋分，减日率四十四。度率二十二：皆为初迟半度之行。尽此日、度，乃求所减之余日、度率，续之，为疾。初行入大寒毕大暑，差行，日益迟一分。其前迟、后迟，日率既有增损，而益迟、益疾，差分皆检括前疾末日行分，为前迟初日行分。以前迟平行分减之，余为前迟总差。后疾初日行分，为后迟末日行分，以后迟初日行分减之，余为后迟总差。相减，为前后别日差分，其不满者皆调为小分。迟疾之际，行分衰杀不伦者，依此。

前迟，入冬至，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迟二分。入小寒，三日损一。大寒初日，率五十五日行二十度，乃三日益一。立春初日，平，毕清明，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谷雨，每气别减一度。立夏初日，平，毕小满，率六十日行二十二度。入芒种，每气别益一度。夏至初日，平，毕处暑，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白露，三日损一。秋分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乃每日益日一，三日益度二。寒露初日，率七十五日行三十度，乃每日损日一，三日损度一。霜降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乃二日损一度。入立冬一日，平，毕气尽，率六十日行十七度。入小雪，五日益一度。大雪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度，乃三日益一度。入冬至，复初。

前留，十三日。前疾减日率一者，以其数分益此留及后迟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数分减此留及后迟日率。旋退，西行。入冬至初日，率六十三日退二十二度，乃四日益度一。小寒一日，率六十三日退二十六度，乃三日半损度一。立春三日，平，毕惊蛰，率六十三日退十七度，乃二日益日、度各一。雨水八日，平，毕气尽，率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入春分，每气损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毕气尽，率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毕气尽，率五十七日退十一度，乃二日益日一。寒露九日，平，毕气尽，率六十六日退二十度，乃二日损一。霜降六日，平，毕气尽，率六十三日退十七度，乃三日益一。立冬十一

日，平，毕气尽，率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乃二日损一。入冬至，复初。

后留，冬至初，留十三日，乃二日半益一。大寒初日，平，毕气尽，留二十五日，乃二日半损一。雨水初日，留十三日，乃三日益一。清明初日，留二十三日，乃日损一。清明十日，平，毕处暑，留十三日，乃二日损一。秋分十一日，无留，乃每日益一。霜降初日，留十九日，乃三日损一。立冬毕大雪，留十三日。

后迟，顺，六十日行二十五度，日益疾二分。前疾加度者，此迟依数减之，为定度。前疾无加度者，此迟入秋分至立冬减三度，入冬至减五度。后留定日□肉十三日者，以所朒日数加此迟日率。

后疾，冬至初日，率二百一十日行百三十二度，乃每日损一。大寒八日，率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乃二日损一。启蛰，平，毕气尽，率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乃二日益一。芒种十四日，平，毕夏至，率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乃每日益一。大暑初日，平，毕处暑，率二百六十三日行百八十五度，乃二日损一。秋分一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乃一日半损一。大雪初日，率二百五日行百二十七度，乃三日益一。入冬至，复初。

其入常气日度之率有损益者，计日损益，为后疾定日率度。疾行日率，其前迟定日朒六十、及退行定日朒六十三者，皆以所朒日数加疾行定日率；前迟定日盈六十、退行定日盈六十三、后留定日盈十三者，皆以所盈日数减此疾定日率；各为变日率。疾行度率，其前迟定度朒二十五、退行定度盈十七、后迟入秋分到冬至减度者，皆以所盈朒度数加此疾定率；前迟定度盈二十五、及退行定度朒十七者，皆以所盈朒度数减此疾定度率：各为变度率。

初行入春分毕谷雨，差行，日益疾一分。初行入立夏毕夏至，日行十度，六十六日行三十三度。小暑毕大暑，五十日行二十五度。立秋毕气尽，二十日行十度。减率续行，并同前，尽日度而夕伏。

○镇星

总率五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三，奇二十九。

伏分二万二千八百三十一，奇六十四半。

终日三百七十八，余一百三，奇二十九。

平见，入冬至，初减四日。乃日益八十九分。入大寒，毕春分，均减八日。入清明，日损五十九分。入小暑初，依平。自后日加八十九分。入白露初，加八日。自后日损百七十八分。入秋分，均加四日。入寒露，日损五十九分。入小雪初日，依平，乃日减八十九分。

初顺，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日益迟半分，前留，三十七日。旋退，五十一日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日益疾少半。又退，五十一日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日益迟少半。后留，三十七日。后顺，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日益疾半分。日尽而夕伏。

○太白

总率七十八万四千四百四十九，奇九。

伏分五万六千二百二十四，奇五十四半。

终日五百八十三，余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夕见伏日二百五十六。

晨见伏日三百二十七，余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夕平见，入冬至，初依平，乃日减百分。入启蛰，毕春分，均减九日。入清明，日损百分，入芒种，依平。入夏至，日加百分。入处暑，毕秋分，均加九日。入寒露，日损百分。入大雪，依平。

夕顺，入冬至毕立夏，入立秋毕大雪，率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入小满后，十日益一度，为定度。入白露，毕春分，差行，益迟二分，自余平行。夏至毕小暑，率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入大暑，五日损一度，毕气尽。平行，入冬至，大暑毕气尽，率十三日行十三度。入冬至，十日损一，毕立春。入立秋，十日益一，毕秋分。启蛰毕芒种，七日行七度。入夏至后，五日益一，毕于小暑。寒露初日，率二十三日行二十二度，乃六日损一，毕小雪。顺迟，四十二日，行三十度，日益迟八分。前疾加过二百六度者，准数损此度。夕留，七日。夕退，十日退五度。日尽而夕伏。

晨平见，入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加六十七分。入立春，毕立

夏，均加三日。入小满，日损六十七分。入夏至，依平。入小暑，日减六十七分。入立秋，毕立冬，均减三日。入小雪，日损六十七分。

晨退，十日退五度。晨留，七日。顺迟，冬至毕立夏，大雪毕气尽，率四十二日行三十度，日益疾八分。入小满，率十日损一度，毕芒种。夏至毕寒露，率四十二日行二十七度。入霜降，每气益一度，毕小雪。平行，冬至毕气尽，立夏毕气尽，十三日行十三度。入小寒后，六日益日、度各一，毕启蛰。小满后，七日损日、度各一，毕立秋。雨水初日，率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后六日损日、度各一，毕谷雨。处暑毕寒露，无平行。入霜降后，五日益日、度各一，毕大雪。疾行，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前迟行损度不满三十度者，此疾依数益之。处暑毕寒露，差行，日益疾一分。自余平行。日尽而晨伏。

○辰星

总率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伏分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奇三十三。

终日百一十五，余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夕见伏日五十二。

晨见伏日六十三，余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夕平见，入冬至，毕清明，依平。入谷雨，毕芒种，均减二日。入夏至，毕大暑，依平。入立秋，毕霜降，应见不见。其在立秋、霜降气内，夕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有木、火、土、金星者，亦见。入立冬，毕大雪，依平。

顺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大暑毕处暑，十二日行十七度二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暑后，二日损日、度各一。入立秋，无此平行。顺迟，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前疾行十七度者，无此迟行。夕留，五日。日尽而夕伏。

晨平见，入冬至，均减四日。入小寒，毕大寒，依平。入立春，毕启蛰，均减三日。其在启蛰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无木、火、土、金星者，不见。入雨水，毕立夏，应见不见。其在立夏气内，去日度如前，

晨有木、火、土、金星者，亦见。入小满，毕寒露，依平。入霜降，毕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毕大雪，依平。

晨见，留，五日。顺迟，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入大寒，毕惊蛰，无此迟行。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寒后，二日损日、度各一。入立春，无此平行。顺疾，行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前无迟行者，十二日行十七度一十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日尽而晨伏。

各以伏分减总实，以总率去之；不尽，反以减总率，如总法，为日。天正定朔与常朔有进退者，亦进减、退加一日。乃随次月大小去之，命日算外，得平见所在。各半见余以同半总。太白、辰星以夕见伏日加之，得晨平见。各依所入常气加减日及应计日损益者，以损益所加减；讫，余以加减平见，为常见。又以常见日消息定数之半，息减、消加常见，为定见日及分。

置定见夜半日躔，半其分，以其日躔差乘定见余，总法而一，进加、退减之，乃以其星初见去日度，岁星十四，太白十一，荧惑、镇星、辰星十七，晨减、夕加，得初见定辰所在宿度。其初见消息定数，亦半之，以息加、消减其星初见行留日率。其岁星、镇星不须加减。其加减不满日者，与见通之，过半从日，乃依行星日度率，求初日行分。

置定见余，以减半总，各以初日行分乘之，半总而一，顺加、逆减星初见定辰所在度分，得星见后夜半宿度。以所行度分，顺加、逆减之。其差行益疾益迟者，副置初日行分，各以其差迟损、疾加之，留者因前，逆则依减，以程法约行分为度分，得每日所至。

求行分者，皆以半总乘定度率，有分者从之。日率除，为平行度分。置定日率，减一，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为差率。以疾减、迟加平行，为初日所行度及分。

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宫说以《麟德历》上元，五星有入气加减，非合璧连珠之正，以神龙元年岁次乙巳，故治《乙巳元历》。推而上之，积四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牵牛之初。其术有黄道而无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见。他与淳风术同。所异者，惟平合加减差。既成，而睿宗即位，罢之。

志第十七上历三上

开元九年，《麟德历》署日蚀比不效，诏僧一行作新历，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较经史所书气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 ，草成而一行卒，诏特进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次为《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玄宗顾访者则称制旨。明年，说表上之，起十七年颁于有司。时善算瞿坛譔者，怨不得预改历事，二十一年，与玄景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太子右司御率南宫说亦非之。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较灵台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乃罪说等，而是否决。

自《太初》至《麟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故详录之。《略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历议》，所以考古今得失也。其说皆足以为将来折衷。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

其一《历本议》曰：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参伍相周，究于六十，圣人以此见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为五行生数；自六以往，为五材成数。错而乘之，以生数衍成位。一、六而退极，五、十而增极；一、六为爻位之统，五、十为大衍之母。成数乘生数，其算六百，为天中之积。生数乘成数，其算亦六百，为地中之积。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约之，则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约之，则太极包四十九用也。综成数，约中积，皆十五。综生数，约中积，皆四十。兼而为天地之数，以五位取之，复得二中之合矣。蓍数之变，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夫数象微于三、四，而章于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际焉。蓍以七备，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终之际焉。中极居五六间，由辟阖之交，而在章微之际者，人神之极也。天地中积，千有二百，揲之以四，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积三千；以五材乘八象，为二微之积四十。兼章微之积，则气朔之分母也。以三极参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谓辰法，而齐于代轨。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谓刻法，而齐于德运。半气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数，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当

七精返初之会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后八卦章。三变皆刚，太阳之象。三变皆柔，太阴之象。一刚二柔，少阳之象。一柔二刚，少阴之象。少阳之刚，有始、有壮、有究。少阴之柔，有始、有壮、有究。兼三才而两之，神明动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业之用周矣。数之德圆，故纪之以三而变于七。象之德方，故纪之以四而变于八。

人在天地中，以阅盈虚之变，则闰余之初，而气朔所虚也。以终合通大衍之母，亏其地十，凡九百四十为通数。终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余十九分之九，终岁之弦，而斗分复初之朔也。地于终极之际，亏十而从天，所以远疑阳之战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虚十也。乾盈九，隐乎龙战之中，故不见其首。坤虚十，以导潜龙之气，故不见其成。周日之朔分，周岁之闰分，与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于九百四十，盖取诸中率也。

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数约之，凡二十九日余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交于朔，此六爻之纪也。以卦当岁，以爻当月，以策当日，凡三十二岁而小终，二百八十五小终而与卦运大终，二百八十五，则参伍二终之合也。数象既合，而遁行之变在乎其间矣。

所谓遁行者，以爻率乘朔余，为十四万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虚之，复以爻率约之，为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则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虚遁之数七十三，半气朔之母，以三极乘参伍，以两仪乘二十四变，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为朔余。四揲气朔之母，以八气九精遁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为气余。岁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气朔会，是谓章率。岁二亿七千二百九十万九百二十而无小余，合于夜半，是谓蔀率。岁百六十三亿七千四百五十九万五千二百而大余与岁建俱终，是谓元率。此不易之道也。

策以纪日，象以纪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为日度之准。乾坤之用四十九象，为月弦之检。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余万五千九百四十三，则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万七千一百二十四，则十有二朔所虚也。综盈虚之数，五岁而再闰。中节相距，皆当三五；弦望相距，皆当二七。升绛之应，发敛之候，皆纪之以策而从日者也。表里之行，朓朒之变，皆纪之以用而从月者也。

积算曰演纪，日法曰通法，月气曰中朔，朔实曰揲法，岁分曰策实，周天曰乾实，余分曰虚分。气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则天一遁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则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发敛。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贞悔。旬周曰爻数，小分母曰象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缩，积盈缩曰先后。古者平朔，月朝见曰朒，夕见曰朓。今以日之所盈缩、月之所迟疾损益之，或进退其日，以为定朔。舒亟之度，乃数使然，躔离相错，偕以损益，故同谓之朓朒。月行曰离，迟疾曰转度，母曰转法。迟疾有衰，其变者势也。月逶迤驯屈，行不中道，进退迟速，不率其常。过中则为速，不及中则为迟。积迟谓之屈，积速谓之伸。阳，执中以出令，故曰先后；阴，含章以听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则损之，过则益之。月不及中则益之，过则损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观晷景之进退，知轨道之升降。轨与晷名舛而义合，其差则水漏之所从也。总名曰轨漏。中晷长短谓之陟降。景长则夜短，景短则夜长。积其陟降，谓之消息。游交曰交会，交而周曰交终。交终不及朔，谓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谓之望差。日道表曰阳历，其里曰阴历。五星见伏周，谓之终率。以分从日谓之终日，其差为进退。

其二《中气议》曰：

历气始于冬至，稽其实，盖取诸晷景。《春秋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历》则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鲁史失闰，至不在正。左氏记之，以惩司历之罪。《周历》得己丑二分，《殷历》得庚寅一分。《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则中气后天也。《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则合朔先天也。《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戊寅历》月气专合于《纬》，《麟德历》专合于《传》，偏取之，故两失之。又《命历序》以为孔子修《春秋》用《殷历》，使其数可传于后。考其蚀朔不与《殷历》合，及开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气差八日矣。上不合于《经》，下不足以传于后代，盖哀、平间治甲寅元历者托之，非古也。又汉太史令张寿王说黄帝《调历》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黄帝《调历》不与寿王同，寿王所治乃《殷历》也。"汉自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延光初中谒者亶诵、灵帝时五官郎中冯光等，皆请用之，卒不施行。《纬》所载壬子冬至，则其遗术也。《鲁历》南至又先《周历》四分日之三，而朔后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

一，故僖公五年辛亥为十二月晦，壬子为正月朔。又推日蚀密于《殷历》，其以闰余一为章首，亦取合于当时也。

开元十二年十一月，阳城测景，以癸未极长，较其前后所差，则夜半前尚有余分。新历大余十九，加时九十九刻，而《皇极》、《戊寅》、《麟德历》皆得甲申，以《玄始历》气分二千四百四十三为率，推而上之，则失《春秋》辛亥，是减分太多也。以《皇极历》气分二千四百四十五为率，推而上之，虽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开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减分太少也。故新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为率，而旧所失者皆中矣。

汉会稽东部尉刘洪以《四分》疏阔，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减余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时渐觉先天。韩翊、杨伟、刘智等皆稍损益，更造新术，而皆依谶纬“三百岁改宪”之文，考《经》之合朔多中，较《传》之南至则否。《玄始历》以为十九年七闰，皆有余分，是以中气渐差。据浑天，二分为东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为南北之极，而进退不齐。此古人所未达也。更因刘洪纪法，增十一年以为章岁，而减闰余十九分之一。春秋后五十四年，岁在甲寅，直应钟章首，与《景初历》闰余皆尽。虽减章闰，然中气加时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几得中矣。

后代历家，皆因循《玄始》，而损益或过差。大抵古历未减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历》，未减闰余，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历》皆减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较前代史官注记，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长，《皇极》、《麟德》、《开元历》皆得癸酉，盖日度变常尔。祖冲之既失甲戌冬至，以为加时太早，增小余以附会之。而十二年戊辰景辰，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长，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长，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刘孝孙、张胄玄因之，小余益强，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长为庚寅矣。治历者纠合众同，以稽其所异，苟独异焉，则失行可知。今曲就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舍常数而从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长，而《麟德》、《开元历》皆得癸巳。开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开元历》皆得壬午。先后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缩使然。

凡历术在于常数，而不在于变行。既叶中行之率，则可以两齐先后之变矣。《麟德》已前，实录所记，乃依时历书之，非候景所得。又比

年候景，长短不均，由加时有早晏，行度有盈缩也。

自春秋以来，至开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历》得十六，《麟德历》得二十三，《开元历》得二十四。

其三《合朔议》曰：

日月合度谓之朔。无所取之，取之蚀也。《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十四。《殷历》、《鲁历》先一日者十三，后一日者三；《周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伪可知矣。

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当以盈缩、迟速为定朔。《殷历》虽合，适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与《周历》合。其所记多周、齐、晋事，盖周王所颁，齐、晋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与《殷历》、《鲁历》合。此非合蚀，故仲尼因循时史，而所记多宋、鲁事，与齐、晋不同可知矣。

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舆人逐原伯绞，与《鲁历》、《周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闻书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战于泓。《周》、《殷》、《鲁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卫侯与北宫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三历皆先二日，卫人所赴也。此则列国之历不可以一术齐矣。而《长历》日子不在其月，则改易闰余，欲以求合。故闰月相距，近则十余月，远或七十余月，此杜预所甚缪也。夫合朔先天，则《经》书日蚀以纠之。中气后天，则《传》书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则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国之历或殊，则稽于六家之术以知之。此四者，皆治历之大端，而预所未晓故也。

新历本《春秋》日蚀、古史交会加时及史官候簿所详，稽其进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后以日躔、月离、先后、屈伸之变，偕损益之。故经朔虽得其中，而躔离或失其正；若躔离各得其度，而经朔或失其中，则参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为经，若权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间朔必在昼，望必在夜，其加时又合，则三术之交，自然各当其正，此最微

者也。若乾度盈虚，与时消息，告谴于经数之表，变常于潜遁之中，则圣人且犹不质，非筹历之所能及矣。

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蚀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见东方；食在晦日，则常朔之夕，月见西方。理数然也。而或以为朓朒变行，或以为历术疏阔，遇常朔朝见则增朔余，夕见则减朔余，此纪历所以屡迁也。汉编□、李梵等又以晦犹月见，欲令蔀首先大。贾逵曰："《春秋》书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则一月再朔，后月无朔，是朔不可必也。□、梵等欲谐偶十六日、月朓昏、晦当灭而已。又晦与合朔同时，不得异日。"考逵等所言，盖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终相际，则光尽明生之限，度数宜均。故合于子正，则晦日之朝，犹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见；若合于午正，则晦日之晨，犹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见。若阴阳迟速，轨漏加时不同，举其中数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见，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尽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为是，一以为非。又常朔进退，则定朔之晦、二也。或以为变，或以为常。是未通于四三交质之论也。

综近代诸历，以百万为率齐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数失一分。考《春秋》才差一刻，而百数年间不足成朓朒之异。施行未几，旋复疏阔，由未知躔离经朔相求耳。李业兴、甄鸾等欲求天验，辄加减月分，迁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与定朔故也。杨伟采《乾象》为迟疾阴阳历，虽知加时后天，蚀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

何承天欲以盈缩定朔望小余。钱乐之以为："推交会时刻虽审，而月频三大二小。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为："纪首合朔，大小余当尽，若每月定之，则纪首位盈，当退一日，便应以故岁之晦为新纪之首。立法之制，如为不便。"承天乃止。虞广刂曰："所谓朔在会合，苟躔次既同，何患于频大也？日月相离，何患于频小也？"《春秋》日蚀不书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刘孝孙推俱得朔日，以丘明为是，乃与刘焯皆议定朔，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为定朔，而曰"晦不东见，朔不西朓"，以为昏晦当灭，亦□、梵之论。淳风因循《皇极》，《皇极》密于《麟德》，以朔余乘三千四十，乃一万除之，就全数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强，是为《四分》余率。

刘洪以古历斗分太强，久当后天，乃先正斗分，而后求朔法，故朔余之母烦矣。韩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当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后

覆求度法，故度余之母烦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气朔之母合简易之率，而星数不得同元矣。李业兴、宋景业、甄鸾、张宾欲使六甲之首众术同元，而气朔余分，其细甚矣。《麟德历》有总法，《开元历》有通法，故积岁如月分之数，而后闰余偕尽。

考汉元光已来史官注记，日蚀有加时者凡三十七事，《麟德历》得五，《开元历》得二十二。

其四《没灭略例》曰：

古者以中气所盈之日为没，没分偕尽者为灭；《开元历》以中分所盈为没，朔分所虚为灭。综终岁没分，谓之策余；终岁灭分，谓之用差。皆归于揲易再扌力而后挂也。

其五《卦候议》曰：

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

其六《卦议》曰：

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而不明。自《乾象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历》依《易通统轨图》。自八十有二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与中气偕终，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传。按郎顗所传，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齐历谬矣。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而已。

夫阳精道消，静而无迹，不过极其正数，至七而通矣。七者，阳之正也，安在益其小余，令七日而后雷动地中乎？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

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易》爻当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节，直全卦之中。齐历又以节在贞，气在悔，非是。

其七《日度议》曰：

古历，日有常度，天周为岁终，故系星度于节气。其说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觉之，使天为天，岁为岁，乃立差以追其变，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为太过，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极》取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盖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为一岁之差。自帝尧演纪之端，在虚一度。及今开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复初矣。日在虚一，则鸟、火、昴、虚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尧典》。

刘炫依《大明历》四十五年差一度，则冬至在虚、危，而夏至火已过中矣。梁武帝据虞广刂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则唐、虞之际，日在斗、牛间，而冬至昴尚未中。以为皆承闰后节前，月却使然。而此经终始一岁之事，不容顿有四闰，故淳风因为之说曰："若冬至昴中，则夏至秋分星火、星虚，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虚中，则冬至昴在巳正之东。互有盈缩，不足以为岁差证。"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虚九度；东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鹑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总昼夜刻以约周天，命距中星，则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东十八度；夏至之昏，东正在午西十八度：轨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虚一度，则春分昏张一度中；秋分虚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东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后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进退，不逾午正间。而淳风以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岁差自昴至壁，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日应在东井。井极北，故暑；斗极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谓岁差者，日与黄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则春分黄道交于虚九，而南至之轨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设在东井，差亦如之。若日在东井，犹去极最近，表景最短，则是分、至常居其所。黄道不迁，日行不退，又安得谓之岁差乎？孝通及淳风以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东壁中，昴在巽维之左，向明之位，非无星也。水星昏正可以为仲之候，何必援昴于始觌之际，以惑民之视听哉！

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岁冬至，应在

女十一度。

《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近代善历者，推仲康时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与"辑"义同。日月嘉会，而阴阳辑睦，则阳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阴亦含章示冲，以隐其形。若变而相伤，则不辑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传》"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娄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为缪，何独慎疑于房星哉？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肇位四海，复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职，则王命徂征。虞广刂以为仲康元年，非也。

《国语》单子曰："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韦昭以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后五日，日在氏十三度，龙角尽见，时雨可以毕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觌，《时训》"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后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见，又五日而驷见。故陨霜则蛰虫墐户。郑康成据当时所见，谓天根朝见，在季秋之末，以《月令》为谬。韦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见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见，营室昏中，于是始脩城郭、宫室。故《时儆》曰："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理。"《麟德历》霜降后五日，火伏。小雪后十日，晨见。至大雪而后定星中，日旦南至，冰壮地坼。又非土功之始也。

《夏历》十二次，立春，日在东壁三度，于《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

《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盖重黎受职于颛顼，九黎乱德，二官咸废，帝尧复其子孙，命掌天地四时，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颛顼》，其实《夏历》也。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时直月节者，皆当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是也。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

寅，犹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阏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

《夏历》章蔀纪首，皆在立春，故其课中星、揆斗建与闰余之所盈缩，皆以十有二节为损益之中。而《殷》、《周》、《汉历》，章蔀纪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发敛，亦以中气为主。此其异也。

《夏小正》虽颇疏简失传，乃羲、和遗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说，复用夏时，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为上元，进乖《夏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与古合。《开元历》推夏时立春，日在营室之末，昏东井二度中。古历以参右肩为距，方当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悬在下。"魁枕参首，所以著参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参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参则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门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东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门正。昴则见。"五月节，日在舆鬼一度半。参去日道最远，以浑仪度之，参体始见，其肩股犹在浊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八月，参中则曙"，失传也。辰伏则参见，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门见"，亦失传也。定星方中，则南门伏，非昏见也。

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岁冬至，应在女六度。

《国语》曰："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旧说岁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岁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历孟春定朔丙辰，于商为二月，故《周书》曰："维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访于周公。"《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语》以为十二年，盖通成君之岁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观兵盟津；十三年，复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为相距四年。所说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师始起。于岁差日在箕十度，则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于《易》，雷乘乾曰大壮，房、心象焉。心为乾精，而房，升阳之驷也。房与岁星实相经纬，以属灵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国语》曰："月之所在，辰马农祥，我祖后稷之所经纬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会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见，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凡月朔而未见曰"死魄"，夕而成光则谓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维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时

辰星与周师俱进，由建星之末，历牵牛、须女，涉颛顼之虚。戊午，师度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鼋。辰星，汁光纪之精，所以告颛顼而终水行之运，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国语》曰："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鼋；及析木，有建星、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是岁，岁星始及鹑火。其明年，周始革命。岁又退行，旅于鹑首，而后进及鸟帑，所以反复其道，经纶周室。鹑火直轩辕之虚，以爰稼穑，稷星系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鹑首当山河之右，太王以兴，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岁星与房实相经纬，而相距七舍；木与水代终，而相及七月。故《国语》曰；"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也。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还，至于酆，于周为四月。新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维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庙。"《麟德历》，周师始起，岁在降娄，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于星纪，不及天鼋。又《周书》，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语》以为七年，盖通克商之岁也。

周公摄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后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乙酉朔甲子，哉生魄。故《书》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顾命》。康王十二年，岁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众命毕公。"自伐纣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无不合。而《三统历》以己卯为克商之岁，非也。夫有效于古者，宜合于今。《三统历》自太初至开元，朔后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盖益甚焉。是以知合于歆者，必非克商之岁。

自宗周讫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岁冬至，应在牵牛六度。

《周历》十二次，星纪初，南斗十四度，于《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

古历分率简易，岁久辄差。达历数者随时迁革，以合其变。故三代之兴，皆揆测天行，考正星次，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从之。及继体守文，畴人代嗣，则谨循先王旧制焉。

《国语》曰："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

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不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营室。古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也。于《易》象，升气究而临受之，自冬至后七日，乾精始复。及大寒，地统之中，阳洽于万物根柢，而与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气已达，则当推而大之，故受之以临。于消息，龙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泽，而动于地中，升阳愤盈，土气震发，故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又先立春三日，而小过用事，阳好节止于内，动作于外，矫而过正，然后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维，则山泽通气，阳精辟户，甲坼之萌见，而莩谷之际离，故曰：“不震不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拟之而后言，岂亻意度而已哉！韦昭以为日及天庙，在立春之初，非也。于《麟德历》则又后立春十五日矣。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周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轨漏，昏角一度中，苍龙毕见。然则当在建巳之初，周礼也。至春秋时，日已潜退五度，节前月却，犹在建辰。《月令》以为五月者，《吕氏》以《颛顼历》芒种亢中，则龙以立夏昏见，不知有岁差，故雩祭失时。然则唐礼当以建巳之初，农祥始见而雩。若据《麟德历》，以小满后十三日，则龙角过中，为不时矣。《传》曰：“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冬，城向，书时也。”以岁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见。立冬，火见营室中。后七日，水星昏正，可以兴板干。故祖冲之以为定之方中，直营室八度。是岁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传》以为得时。杜氏据晋历，小雪后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为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总指天象，不与言历数同。引《诗》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辞，非是。《麟德历》，立冬后二十五日火见，至大雪后营室乃中。而《春秋》九月书时，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阳气静复，以缮城隍，治宫室，是谓发天地之房，方于立春断狱，所失多矣。然则唐制宜以玄枵中天兴土功。

僖公五年，晋侯伐虢。卜偃曰：“克之。童谣云：丙之辰，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策，入尾十二度。新历是岁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于黄道。古历日在尾，而月在策，故曰“龙尾伏辰”，于古距张中而曙，直鹑火之末，始将西降，故曰“贲贲”。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蚀。士文伯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新历是岁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后七日，在奎十度。周度为降娄之始，则鲁、卫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娄，虽日度潜移，而周礼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书于建国之初。淳风驳《戊寅历》曰：“《汉志》降娄初在奎五度，今历日蚀在降娄之中，依无岁差法，食于两次之交。”是又不然。议者晓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后可以明其得失。且刘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睹阴阳之赜，而得于鬼神，各据当时中节星度耳。歆以《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前五度，故降娄直东壁八度。李业兴《正光历》，冬至在牵牛前十二度，故降娄退至东壁三度。及祖冲之后，以为日度渐差，则当据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复系于中节。淳风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则当以东壁二度为降娄之初，安得守汉历以驳仁均耶？又《三统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与《麟德》及《开元历》同。然则入雨水后七日，亦入降娄七度，非鲁、卫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蚀。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开元历》是岁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于古距辰尾之初。《麟德历》日在心三度于黄道，退直于房矣。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开元历》推置闰当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闰已久。是岁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于定气，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当伏。至霜降五日，始潜日下。乃《月令》“蛰虫咸俯”，则火辰未伏，当在霜降前。虽节气极晚，不得十月昏见。故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内火，及霜降之后，火已朝觌东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余年，乃云“火伏而后蛰者毕。”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则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岁，《麟德历》以霜降后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蚀冲校之，犹差三度。闰余稍多，则建亥之始，火犹见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则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已来，火辰见伏，三睹厥变。然则丘明之记，欲令后之作者参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岁失闰浸久，季秋中气后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闰。寤仲尼之言，补正时历，而十二月犹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蚀。以《开元历》考之，则日蚀前又增一闰，《鲁历》正矣。《长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才置一闰，非是。

战国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岁冬至，应在斗二十二度。秦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营室五度。蔀

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则闰在正月前。朔进十五日，则闰在正月后。是以十有二节，皆在盈缩之中，而晨昏宿度随之。以《颛顼历》依《月令》自十有二节推之，与不韦所记合。而颍子严之伦谓《月令》晨昏距宿，当在中气，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预又据《春秋》，以《月令》为否。皆非是。梁《大同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牵牛初，以为《明堂》、《月令》乃夏时之记，据中气推之不合，更以中节之间为正，乃稍相符。不知进在节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岁，节初之宿，皆当中气。淳风因为说曰："今孟春中气，日在营室，昏明中星，与《月令》不殊。"按秦历立春，日在营室五度。《麟德历》以启蛰之日乃至营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为不差，妄矣。

古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气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历十二次，立春在营室五度，于《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毕八度中，《月令》参中，谓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于《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东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东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于《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鲁历》，南方有狼、弧，无东井、鬼，北方有建星，无南斗，井、斗度长，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

古历星度及汉落下闳等所测，其星距远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体不异。古以牵牛上星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历牵牛太半度，于气法当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范传》冬至日在牵牛一度，减《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颛顼历》立春起营室五度，冬至在牵年一度少。《洪范传》冬至所起无余分，故立春在营室四度太。祖冲之自营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虞广刂等袭冲之之误，为之说云："夏时冬至，日在斗末，以岁差考之，牵牛六度乃《颛顼》之代。汉时虽觉其差，顿移五度，故冬至还在牛初。"按《洪范》古今星距，仅差四分之三，皆起牵牛一度。广刂等所说，亦非是。鲁宣公十五年，丁卯岁，《颛顼历》第十三蔀首与《麟德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岁，得《颛顼历》壬申蔀首。是岁，秦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开元历》与《麟德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当在南斗二十二度。古历后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则秦历冬至，定在午前二度。气后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难觉，故《吕氏》循用之。

及汉兴，张苍等亦以《颛顼历》比五家疏阔中最近密。今考月蚀冲，则开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风以为古术疏舛，虽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犹不知。又引《吕氏春秋》，黄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钟，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余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谓秦历与今不异。按不韦所记，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谓黄帝之时亦在奎，犹淳风历冬至斗十三度，因谓黄帝时亦在建星耳。经籍所载，合于岁差者，淳风皆不取，而专取于《吕氏春秋》。若谓十二纪可以为正，则立春在营室五度，固当不易，安得顿移使当启蛰之节？此又其所不思也。

汉四百二十六年，日却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岁冬至，应在斗二十一度。

太初元年，《三统历》及《周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牵牛一度。古历与近代密率相较，二百年气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后天。僖公五年，《周历》正月辛亥朔，余四分之一，南至。以岁差推之，日在牵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历》与《麟德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历》入己酉蔀首，《麟德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历》入丁卯蔀首，《麟德历》以乙丑日昳冬至。吕后八年辛酉，《周历》入乙酉蔀首，《麟德历》以壬午黄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时合朔。气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疏密之大较也。

僖公五年，《周历》、汉历、唐历皆以辛亥南至。后五百五十余岁，至太初元年，《周历》、汉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历皆以辛酉，则汉历后天三日矣。祖冲之、张胄玄促上章岁至太初元年，冲之以癸亥鸡鸣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于甲子，而适与《鲁历》相会。自此推僖公五年，《鲁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出于表晷天验，非时史亻意度。乖丘明正时之意，以就刘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历》、汉历皆以庚午。然则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

以岁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时，日在斗二十三度。汉历，气后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闳等虽候昏明中星，步日所

在，犹未觉其差。然《洪范》、《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汉历，冬至日在牵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闳等所测，自差三度，则刘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

及永平中，治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历》五度。然诸儒守谶纬，以为当在牛初，故贾逵等议："石氏星距，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于赤道二十一度也。《尚书》《考灵耀》斗二十二度，无余分。冬至，日在牵牛初，无牵年所起文。编□等据今日所去牵牛中星五度，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与《考灵耀》相近。"遂更历从斗二十一度起。然古历以斗魁首为距，至牵牛为二十二度，未闻移牵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学僻于所传，而昧天象，故以权诬之，而后听从他术，以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

今岁差，引而退之，则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于密率，而有验于今；推而进之，则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证于古。其虚退之度，又适及牵牛之初。而冲之虽促减气分，冀符汉历，犹差六度，未及于天。而《麟德历》冬至不移，则昏中向差半次。淳风以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贾逵考历，亦云古历冬至皆起建星。两汉冬至，日皆后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仪测，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间，自古冬至无差，审矣。

按古之六术，并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则后天。推古历之作，皆在汉初，却较《春秋》，朔并先天，则非三代之前明矣。

古历，南斗至牵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汉之交，日已潜退，其袭《春秋》旧历者，则以为在牵牛之首；其考当时之验者，则以为入建星度中。然气朔前后不逾一日，故汉历冬至，当在斗末。以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据也。《四分》法虽疏，而先贤谨于天事，其迁革之意，俱有效于当时，故太史公等观二十八宿疏密，立晷仪，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离、弦望，其赤道遗法，后世无以非之。故杂候清台，《太初》最密。若当时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则寿王《调历》宜允得其中，岂容顿差一气而未知其谬？不能观乎时变，而欲厚诬古人也。

后百余岁，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历》较之，气当后天二日半，朔当后天半日。是岁《四分历》得辛酉蔀首，已减《太初历》四分日之

三，定后天二日太半。《开元历》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潜退至牛前八度。进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续汉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

祖冲之曰："《四分历》立冬景长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极日晷最长。二气去至日数既同，则中景应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后天之验也。二气中景，日差九分半弱，进退调均，略无盈缩。各退二日十二刻，则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后天亦二日十二刻矣。"东汉晷漏定于永元十四年，则《四分》法施行后十五岁也。

二十四气加时，进退不等，其去午正极远者，四十九刻有余。日中之晷，颇有盈缩，故治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开元历》所推气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与冲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间辄差一日之数，皆合。

自汉时辛酉冬至，以后天之数减之，则合于今历岁差斗十八度。自今历戊午冬至，以后天之数加之，则合于贾逵所测斗二十一度。反复佥同。而淳风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岂当时知不及牵牛五度，而不知过建星八度耶？

晋武帝太始三年丁亥岁冬至，日当在斗十六度。晋用魏《景初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纪术》，退在斗十七度。曰："古历斗分强，故不可施于今；《乾象》斗分细，故不可通于古。《景初》虽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亏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东井一度蚀，以日检之，乃在参六度。"岌以月蚀冲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为后代治历者宗。

宋文帝时，何承天上《元嘉历》，曰："《四分》、《景初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蚀检之，则今应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测二至，晷差三日有余，则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事下太史考验，如承天所上。以《开元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与承天所测合。

大明八年，祖冲之上《大明历》，冬至在斗十一度，《开元历》应在斗十三度。梁天监八年，冲之子员外散骑侍郎□恒之上其家术。诏太史令将作大匠道秀等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闰月十六日，月蚀，在虚十度，日应在张四度。承天历在张六度，冲之历在张二度。

大同九年，虞广刂等议："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蚀冲步日所在。承天虽移岌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实非移。祖冲之谓为实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将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难知，验以中星，则漏刻不定。汉世课昏明中星，为法已浅。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冲，近于得密。而水有清浊，壶有增减，或积尘所拥，故漏有迟疾。臣等频夜候中星，而前后相差或至三度。大略冬至远不过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蚀。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蚀。以其冲计，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测，下及大同，日已却差二度。而淳风以为晋、宋以来三百余岁，以月蚀冲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间，非矣。

刘孝孙《甲子元历》，推太初冬至在牵牛初，下及晋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开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刘焯历仁寿四年冬至，日在黄道斗十度，于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后孝孙改从焯法，而仁寿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后，胄玄以其前历上元起虚五度，推汉太初，犹不及牵牛，乃更起虚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永平在斗二十一度，并与今历合。而仁寿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验近事，又不逮其前历矣。《戊寅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进及甲子，日在牵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进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气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犹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孙之论，而不知孝孙已变从《皇极》，故为淳风等所驳。岁差之术，由此不行。

以太史注记月蚀冲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蚀在娄十度。至开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蚀在牛六度。较《麟德历》率差三度，则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

又《皇极历》，岁差皆自黄道命之，其每岁周分，常当南至之轨，与赤道相较，所减尤多。计黄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余度，虽每岁遁之，不足为过。然立法之体，宜尽其原，是以《开元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术从变黄道。

志第十七下历三下

其八《日躔盈缩略例》曰：

北齐张子信积候合蚀加时，觉日行有入气差，然损益未得其正。至

刘焯，立盈缩躔衰术，与四象升降。《麟德历》因之，更名躔差。凡阴阳往来，皆驯积而变。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急极而寒若，舒极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气交，自然之数也。焯术于春分前一日最急，后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后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间一日平行。其说非是。当以二十四气晷景，考日躔盈缩而密于加时。

其九《九道议》曰：

《洪范传》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谓黄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黄道东；硃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立春、春分，月东从青道；立夏、夏至，月南从硃道；立秋、秋分，月西从白道；立冬、冬至，月北从黑道。汉史官旧事，九道术废久，刘洪颇采以著迟疾阴阳历，然本以消息为奇，而术不传。

推阴阳历交在冬至、夏至，则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则同，而出入之行异。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正东；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正西。若阴阳历交在立春、立秋，则月循硃道、黑道，所交则同，而出入之行异。故硃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东北。若阴阳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则月行硃道、黑道，所交则同，而出入之行异。故硃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正北，若阴阳历交在立夏、立冬，则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则同，而出入之行异。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东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冲，皆在黄道西北。其大纪皆兼二道，而实分主八节，合于四正四维。

按阴阳历中终之所交，则月行正当黄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齐于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与中道而九，是谓九道。凡八行正于春秋，其去黄道六度，则交在冬夏；正于冬夏，其去黄道六度，则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为终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则八行各当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则在南者变而居北，在东者徙而为西，屈伸、消息之象也。

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后各五度为限。初，黄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损一，极九限，数终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际，一度少强，依平。复从四起，初限

五度，赤道增多黄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极九限而止，终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二度，复得冬、夏至之中矣。

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黄道所交亦距交前后五度为限。初限，月道增多黄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损一，极九限而止，数终于四，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强，依平。复从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黄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极九限而止，终于十二，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阴阳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减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损益之平率。

夫日行与岁差偕迁，月行随交限而变，遁伏相消，朓朒相补，则九道之数可知矣。其月道所交与二分同度，则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黄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减亦如之。故于九限之际，黄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盖损益之数齐也。若所交与四立同度，则黄道在损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损益之中，黄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于九限之际，黄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补也。若所交与二至同度，则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黄道减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黄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减四十八分之十二。于九限之际，黄道与月道差同，盖遁伏相消也。

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相距则四分之一，故于九道之变，以四立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与黄道度相半。在二至，减四分之一，而与黄道度正均。故推极其数，引而伸之，每气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损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

凡月交一终，退前所交一度及余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万二千五百三少半，积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将九年而九道终。

以四象考之，各据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则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为交初，望交为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阴历，则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日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冲之宿，变入阳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阳历，则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则减十三日四十六分，视大雪初候阴阳历而正其行也。

其十《晷漏中星略例》曰：

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长短。然二十四气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规中则差迟，与句股数齐则差急。随辰极高下，所遇不同，如黄道刻漏。此乃数之浅者，近代且犹未晓。今推黄道去极，与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术返履相求，消息同率，旋相为中，以合九服之变。

其十一《日蚀议》曰：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广刂以历推之，在幽王六年。《开元历》定交分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蚀限，加时在昼。交会而蚀，数之常也。《诗》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云何不臧。”日，君道也，无朏魄之变；月，臣道也，远日益明，近日益亏。望与日轨相会，则徙而浸远，远极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于黄道，是谓臣干君明，则阳斯蚀之矣。朔而正于黄道，是谓臣壅君明，则阳为之蚀矣。且十月之交，于历当蚀，君子犹以为变，诗人悼之。然则古之太平，日不蚀，星不孛，盖有之矣。

若过至未分，月或变行而避之；或五星潜在日下，御侮而救之；或涉交数浅，或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蚀；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则天为之隐，虽交而不蚀。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过，交而有蚀，则天道之常。如刘歆、贾逵，皆近古大儒，岂不知轨道所交，朔望同术哉？以日蚀非常，故阙而不论。

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疏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刘焯、张胄玄之徒自负其术，谓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专于历纪者也。

以《戊寅》、《麟德历》推《春秋》日蚀，大最皆入蚀限。于历应蚀而《春秋》不书者尚多，则日蚀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尽蚀。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于历当蚀半强，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蚀。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于历当蚀太半，时东封泰山，还次梁、宋间，皇帝彻饍，不举乐，不盖，素服，日亦不蚀。时群臣与八荒君长之来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胜数，皆奉寿称庆，肃然神服。虽算术乖舛，不宜如此，然后知德之动天，不俟终日矣。若因开元二蚀，曲变交限而从之，则差者益多。

自开元治历，史官每岁较节气中晷，因检加时小余，虽大数有常，然亦与时推移，每岁不等。晷变而长，则日行黄道南；晷变而短，则日

行黄道北。行而南，则阴历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则阳历之交也或失。日在黄道之中，且犹有变，况月行九道乎！杜预云：“日月动物，虽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缩。故有虽交会而不蚀者，或有频交而蚀者。”是也。

故较历必稽古史，亏蚀深浅、加时朓朒阴阳，其数相叶者，反覆相求，由历数之中，以合辰象之变；观辰象之变，反求历数之中。类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异，而变可知矣。其循度则合于历，失行则合于占。占道顺成，常执中以追变；历道逆数，常执中以俟变。知此之说者，天道如视诸掌。

《略例》曰：旧历考日蚀浅深，皆自张子信所传，云积候所得，而未晓其然也。以圆仪度日月之径，乃以月径之半减入交初限一度半，余为暗虚半径。以月去黄道每度差数，令二径相掩，以验蚀分，以所入日迟疾乘径，为泛所用刻数，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没在暗虚，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径，减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数，余为斜射所差。乃考差数，以立既限。而优游进退于二度中间，亦令二径相掩，以知日蚀分数。月径逾既限之南，则虽在阴历，而所亏类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应向外蚀，外道交分，准用此例。以较古今日蚀四十三事，月蚀九十九事，课皆第一。

使日蚀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设考日蚀或限术，得常则合于数。又日月交会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师斜射而望之，假中国食既，则南方戴日之下所亏才半，月外反观，则交而不蚀。步九服日晷以定蚀分，晨昏漏刻与地偕变，则宇宙虽广，可以一术齐之矣。

其十二《五星议》曰：

岁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余年而超一次。战国后其行浸急，至汉尚微差，及哀、平间，余势乃尽，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为常。此其与余星异也。姬氏出自灵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气。岁星主农祥，后稷凭焉，故周人常阅其禨祥，而观善败。其始王也，次于鹑火，以达天鼋。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鸟帑。其后群雄力争，礼乐陨坏，而从衡攻守之术兴。故岁星常赢行于上，而侯王不宁于下，则木纬失行之势，宜极于火运之中，理数然也。

开元十二年正月庚午，岁星在进贤东北尺三寸，直轸十二度，于

《麟德历》在轸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汉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岁星在轩辕南耑大星西北尺所。《麟德历》在张二度，直轩辕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犹未甚盈缩，则哀、平后不复每岁渐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东井、钺。《麟德历》在参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汉元年七月，五星聚于东井，从岁星也，于秦正岁在乙未，夏正当在甲午。《麟德历》白露八日，岁星留觜觿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参。由差行未尽，而以常数求之使然也。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岁在鹑火，《麟德历》初见在舆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启蛰十日，退至柳五度，犹不及鹑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岁星当在大火。《麟德历》初见在张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鹑火，差三次矣。哀公以后，差行渐迟，相去犹近；哀公以前，率常行迟。而旧历犹用急率，不知合变，故所差弥多。武王革命，岁星亦在大火，而《麟德历》在东壁三度，则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

《太初》、《三统历》岁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间事，大抵皆合。验开元注记，差九十余度，盖不知岁星后率故也。《皇极》、《麟德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汉、魏间事尚未差。上验《春秋》所载，亦差九十余度，盖不知岁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于《春秋》，下犹密于记注。以推永平、黄初间事，远者或差三十余度，盖不知战国后岁星变行故也。自汉元始四年，距开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隐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历相合于其中，或差二次于古，或差三次于今，其两合于古今者，中间亦乖。欲一术以求之，则不可得也。

《开元历》岁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余二千二百一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后，每加度余一分，尽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余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与日合，是为岁星后率。自此因以为常，入汉元始六年也。

《岁星差合术》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余，加入差已来中积分，以前率约之，为入差合数。不尽者如历术入之，反求冬至后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数，增下位一算，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为日，不尽为日余，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岁星差行径术，以后终率约上元以来中积分，亦得所求。若稽其实行，当从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则前后相距，间不容发，而上元之首，无忽微空积矣。

成汤伐桀，岁在壬戌，《开元历》星与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后

退行。其明年，汤始建国为元祀，顺行与日合于房，所以纪商人之命也。

后六百一算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十三祀岁在己卯，星在鹑火，武王嗣位。克商之年，进及舆鬼，而退守东井。明年，周始革命，顺行与日合于柳，进留于张。考其分野，则分陕之间，与三监封域之际也。

成王三年，岁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国语》曰："晋之始封，岁在大火。"《春秋传》僖公五年，岁在大火，晋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岁在寿星，适齐过卫，野人与之塊，子犯曰："天赐也，天事必象，岁及鹑火必有此乎！复于寿星，必获诸侯。"二十三年，岁星在胃、昴。秦伯纳晋文公。董因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实沈之星，晋人是居。君之行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善成，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二十七年，岁在鹑火，晋侯伐卫，取五鹿，败楚师于城濮，始获诸侯。岁适及寿星，皆与《开元历》合。

襄公十八年，岁星在陬訾之口，《开元历》大寒三日，星与日合，在危三度，遂顺行至营室八度。其明年，郑子蟜卒。将葬，公孙子羽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中而曙。"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开元历》，岁星在奎；奎，降娄也。《麟德历》，在危；危，玄枵也。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裨灶曰："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开元历》，岁星至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间，复顺行，与日合于牛初。应在星纪，而盈行进及虚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十年。《开元历》，岁星顺行至营室十度，留。距子蟜之卒一终矣。其年八月，郑人杀良霄，故曰"及其亡也，岁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昭公八年十一月，楚灭陈。史赵曰："未也。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开元历》，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进及婺女初，在玄枵之维首。《传》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灶曰："今兹岁在颛顼之墟。"是岁与日合于危。其明年，进及营室，复得豕韦之次。景王问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杀其君之岁，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岁及大梁，蔡复楚凶。。"至十三年，岁星在昴、毕，而楚弑灵王，陈、蔡复封。初，昭公九年，陈灾。裨灶曰："后五年，陈将复封。

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自陈灾五年，而岁在大梁，陈复建国。哀公十七年，五及鹑火，而楚灭陈。是年，岁星与日合在张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是岁，星与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岁阴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岁阴在卯，而星在星纪。故《三统历》因以为超次之率。考其实，犹百二十余年。近代诸历，欲以八十四年齐之，此其所惑也。后三十八年而越灭吴。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

夫五事感于中，而五行之祥应于下，五纬之变彰于上。若声发而响和，形动而影随，故堵失典刑之正，则星辰为之乱行；汩彝伦之叙，则天事为之无象。当其乱行、无象，又可以历纪齐乎？故襄公二十八年，岁在星纪，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

汉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黄道南三十余度。间岁，武帝北巡守，登单于台，勒兵十八万骑，及诛大宛，马大死军中。

晋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占曰：“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亡国。”时将伐吴，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而吴亡。

永宁元年，正月至闰月，五星经天，纵横无常；永兴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在黄道南四十余度；永嘉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皆天变所未有也，终以二帝蒙尘，天下大乱。

后魏神瑞二年十二月，荧惑在瓠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其后荧惑果出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

齐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应退在昴三度，先历在毕；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转，垂及立冬，形色弥盛。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荧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余日，虽时历疏阔，不宜若此。

隋大业九年五月丁丑，荧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大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长七八尺，于斗中句巳而行，亦天变所未有也。后杨玄感反，天下大乱。

故五星留逆伏见之效，表里盈缩之行，皆系之于时，而象之于政。

政小失则小变，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则又变行，袭其常度。不然，则皇天何以阴骘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于象，占者迷于数，睹五星失行，皆谓之历舛。虽七曜循轨，犹或谓之天灾。终以数象相蒙，两丧其实。故较历必稽古今注记，入气均而行度齐，上下相距，反复相求。苟独异于常，则失行可知矣。

凡二星相近，多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弥甚。《天竺历》以《九执》之情，皆有所好恶。遇其所好之星，则趣之行疾，舍之行迟。

张子信历辰星应见不见术，晨夕去日前后四十六度内，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见，无则不见。张胄玄历，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见十日外，火去见四十日外，金去见二十二日外者，并不加减差，皆精气相感使然。

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从时之义。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略考常数，以课疏密。

《略例》曰："其入气加减，亦自张子信始，后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终，多有不叶。今较《麟德历》，荧惑、太白见伏行度过与不及，荧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余星所差，盖细不足考。且盈缩之行，宜与四象潜合，而二十四气加减不均。更推易数而正之，又各立岁差，以究五精运周二十八舍之变。较史官所记，岁星二十七事，荧惑二十八事，镇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开元历》课皆第一云。

至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帝疑之，以颖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又损益其术，每节增二日，更名《至德历》，起乾元元年用之，讫上元三年。

志第十八上历四上

《开元大衍历》演纪上元阏逢困敦之岁，距开元十二年甲子，积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一千七百四十算。

○一曰步中朔术

通法三千四十。

策实百一十一万三百四十三。

揲法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

减法九万一千二百。

策余万五千九百四十三。

用差万七千一百二十四。

挂限八万七千一十八。

三元之策十五，余六百六十四，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余千六百一十三。

中盈分千三百二十八，秒十四。

朔虚分千四百二十七。

爻数六十。

象统二十四。

以策实乘积算，曰中积分。盈通法得一，为积日。爻数去之，余起甲子算外，得天正中气。凡分为小余，日为大余。加三元之策，得次气。凡率相因加者，下有余秒，皆以类相从。而满法迭进，用加上位。日盈爻数去之。

以揲法去中积分，不尽曰归余之挂。以减中积分，为朔积分。如通法为日，去命如前，得天正经朔。加一象之日七、余千一百六十三少，得上弦。倍之，得望。参之，得下弦。四之，是谓一揲，得后月朔。凡四分，一为少，三为太。综中盈、朔虚分，累益归余之挂，每其月闰衰。凡归余之挂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以上，其岁有闰。因考其闰衰，满挂限以上，其月合置闰。或以进退，皆以定朔无中气裁焉。

凡常气小余不满通法、如中盈分之半已下者，以象统乘之，内秒分，参而伍之，以减策实；不尽，如策余为日。命常气初日算外，得没日。凡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以小余减通法，余倍参伍乘之，用减灭法；不尽，如朔虚分为日。命经朔初日算外，得灭日。

○二曰发敛术

天中之策五，余二百二十一，秒三十一；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余二百六十五，秒八十六；秒法百二十。

贞悔之策三，余百三十二，秒百三。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四。

各因中节命之，得初候。加天中之策，得次候。又加，得末候。因中气命之，得公卦用事。以地中之策累加之，得次卦，若以贞悔之策加侯卦，得十有二节之初外卦用事。因四立命之，得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以贞悔之策减季月中气，得土王用事。凡相加减而秒母不齐，当令母互乘子，乃加减之；母相乘为法。

各以能法约其月闰衰，为日，得中气去经朔日算。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累加减之。凡发敛加时，各置其小余，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为半辰之数。不尽者，三约为分。分满刻法为刻。若令满象积为刻者，即置不尽之数，十之，十九而一，为分。命辰起子半算外。

○三曰步日躔术

干实百一十一万三百七十九太。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虚分七百七十九太。

岁差三十六太。

以盈缩分盈减、缩加三元之策，为定气所有日及余。乃十二乘日，又三其小余，辰法约而一，从之，为定气辰数。不尽，十之，又约为分。以所入气并后气盈缩分，倍六爻乘之，综两气辰数除之，为末率。又列二气盈缩分，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数而一；以少减多，余为气差。至后以差加末率，分后以差减末率，为初率。倍气差，亦倍六爻乘之，复综两气辰数除，为日差。半之，以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日差至后以减、分后以加气初定率，为每日盈缩分。乃驯积之，随所入气日加、减气下先、后数，各其日定数。其求朓朒仿此。冬至后为阳复，在盈加之，在缩减之；夏至后为阴复，在缩加之，在盈减之。距四正前一气，在阴阳变革之际，不可相并，皆因前末为初率。以气差至前加之，

分前减之，为末率。余依前术，各得所求。其分不满全数，母又每气不同，当退法除之。以百为母，半已上，收成一。冬至、夏至偕得天地之中，无有盈、缩。余各以气下先后数先减、后加常气小余，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得定大小余。凡推日月度及轨漏、交蚀，依定气；注历，依常气。以减经朔、弦、望，各其所入日算。若大余不足减，加爻数，乃减之。减所入定气日算一，各以日差乘而半之；前少以加、前多以减气初定率，以乘其所入定气日算及余秒。凡除者，先以母通全，内子，乃相乘；母相乘除之。所得以损益朓朒积，各其入朓朒定数。若非朔、望有交者，以十二乘所入日算；三其小余，辰法除而从之；以乘损益率，如定气辰数而一。所得以损益朓朒积，各为定数。

南斗二十六，牛八，婺女十二，虚十，虚分七百七十九太。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昴十一，毕十七，觜觿一，参十，东井三十三，舆鬼三，柳十五，七星七，张十八，翼十八，轸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为赤道度。其毕、觜觿、参、舆鬼四宿度数，与古不同，依天以仪测定，用为常数。纮带天中，仪极攸凭，以格黄道。

推冬至岁差所在，每距冬至前后各五度为限，初数十二，每限减一，尽九限，数终于四。当二立之际，一度少强，依平。乃距春分前、秋分后，初限起四，每限增一，尽九限，终于十二，而黄道交复。计春分后、秋分前，亦五度为限。初数十二，尽九限，数终于四。当二立之际，一度少强，依平。乃距夏至前后，初限起四，尽九限，终于十二。皆累裁之，以数乘限度，百二十而一，得度；不满者，十二除，为分。若以十除，则大分，十二为母，命太、半、少及强、弱。命曰黄、赤道差数。二至前、后各九限，以差减赤道度，二分前、后各九限，以差加赤道度，各为黄道度。

开元十二年，南斗二十三半，牛七半，婺女十一少，虚十，六虚之差十九太。危十七太，营室十七少，东壁九太，奎十七半，娄十二太，胃十四太，昴十一，毕十六少，觜觿一，参九少，东井三十，舆鬼二太，柳十四少，七星六太，张十八太，翼十九少，轸十八太，角十三，亢九半，氐十五太，房五，心四太，尾十七，箕十少，为黄道度，以步日行。日与五星出入，循此。求此宿度，皆有余分，前后辈之成少、半、太，准为全度。若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各依术算，使得当时度分，然后可以步三辰矣。

以乾实去中积分，不尽者，盈通法为度。命起赤道虚九，宿次去

之，经虚去分，至不满宿算外，得冬至加时日度。以三元之策累加之，得次气加时日度。

以度余减通法，余以冬至日躔距度所入限数乘之，为距前分。置距度下黄、赤道差，以通法乘之，减去距前分，余满百二十除，为定差。不满者，以象统乘之，复除，为秒分。乃以定差减赤道宿度，得冬至加时黄道日度。

又置岁差，以限数乘之，满百二十除，为秒分。不尽为小分。以加三元之策，因累裁之。命以黄道宿次，各得定气加时日度。

置其气定小余，副之。以乘其日盈、缩分，满通法而一，盈加、缩减其副。用减其日加时度余，得其夜半日度。因累加一策，以其日盈、缩分盈加、缩减度余，得每日夜半日度。

○四曰步月离术

转终六百七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九。

转终日二十七，余千六百八十五，秒七十九。

转法七十六。

转秒法八十。

以秒法乘朔积分，盈转终去之；余复以秒法约，为入转分；满通法，为日。命日算外，得天正经朔加时所入。因加转差日一、余二千九百六十七、秒一，得次朔。以一象之策，循变相加，得弦、望。盈转终日及余秒者，去之。各以经朔、弦、望小余减之，得其日夜半所入。

各置朔、弦、望所入转日损益率，并后率而半之，为通率。又二率相减，为率差。前多者，以入余减通法，余乘率差，盈通法得一，并率差而半之；前少者，半入余，乘率差，亦以通法除之：为加时转率。乃半之，以损益加时所入，余为转余。其转余，应益者，减法；应损者，因余。皆以乘率差，盈通法得一，加于通率，转率乘之，通法约之，以朓减、朒加转率，为定率。乃以定率损益朓□肉积，为定数。其后无同率者，亦因前率。应益者，以通率为初数，半率差而减之；应损者，即为通率。其损益入余进退日，分为二日，随余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损益转率。此术本出《皇极历》，以究算术之微变。若非朔、望有交

者，直以入余乘损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损益朓朒，为定数。

七日、初数二千七百一，末数三百三十九。十四日、初数二千三百六十三，末数六百七十七。二十一日、初数二千二十四，末数千一十六。二十八日，初数千六百八十六，末数千三百五十四。以四象约转终，均得六日二千七百一分。就全数约为九分日之八。各以减法，余为末数。乃四象驯变相加，各其所当之日初、末数也。视入转余，如初数已下者，加减损益，因循前率；如初数以上，则反其衰，归于后率云。

各置朔、弦、望大小余，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为定朔、弦、望大小余。定朔日名与后朔同者，月大；不同者，小；无中气者，为闰月。凡言夜半，皆起晨前子正之中。若注历，观弦、望定小余，不盈晨初余数者，退一日。其望有交、起亏在晨初已前者，亦如之。又月行九道迟疾，则有三大二小以日行盈、缩累增、损之，则容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俯循常仪，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大二小。其正月朔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定朔、弦、望夜半日度，各随所直日度及余分命之。乃列定朔、弦、望小余，副之。以乘其日盈、缩分，如通法而一，盈加、缩减其副。以加夜半日度，各得加时日度。

凡合朔所交，冬在阴历、夏在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冬在阳历、夏在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在阳历、秋在阴历，月行硃道；春分、秋分后，硃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硃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在阴历，秋在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有九行。各视月交所入七十二候距交初中黄道日度，每五度为限，亦初数十二，每限减一，数终于四、乃一度强，依平。更从四起，每限增一，终于十二，而至半交，其去黄道六度。又自十二，每限减一，数终于四，亦一度强，依平。更从四起，每限增一，终于十二，复与日轨相会。各累计其数，以乘限度，二百四十而一，得度。不满者，二十四除，为分，若以二十除之，则大分，以十二为母。为月行与黄道差数。距半交前后各九限，以差数为减；距正交前后各九限，以差数为加。此加减出入六度，单与黄道相较之数。若较之赤道，则随气迁变不常。计

去冬至、夏至以来候数，乘黄道所差，十八而一，为月行与赤道差数。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后行阴历、秋分交后行阳历，皆为同名。若入春分交后行阳历、秋分交后行阴历，皆为异名。其在同名，以差数为加者加之，减者减之；若在异名，以差数为加者减之，减者加之。皆以增损黄道度，为九道定度。

各以中气去经朔日算，加其入交泛，乃以减交终，得平交入中气日算。满三元之策去之，余得入后节日算。因求次交者，以交终加之，满三元之策去之，得后平交入气日算。

各以气初先后数先加、后减之，得平交入定气日算。倍六爻乘之，三其小余，辰法除而从之，以乘其气损益率，如定气辰数而一，所得以损益其气朓朒积，为定数。

又置平交所入定气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满通法而一，以损益其日朓朒积，交率乘之，交数而一，为定数。乃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平交入气余，满若不足，进退日算，为正交入定气日算。其入定气余，副之，乘其日盈缩分，满通法而一，以盈加、缩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得正交加时黄道日度。以正交加时度余减通法，余以正交之宿距度所入限数乘之，为距前分。置距度下月道与黄道差，以通法乘之，减去距前分，余满二百四十除，为定差；不满者一退为秒。以定差及秒加黄道度、余，仍计去冬至、夏至已来候数乘定差，十八而一，所得依名同异而加减之，满若不足，进退其度，得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

各置定朔、弦、望加时日度，从九道循次相加。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谓离象。先置朔、弦、望加时黄道日度，以正交加时所在黄道宿度减之，余以加其正交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度算外，即朔、弦、望加时所当九道宿度也。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以一象之度九十一、余九百五十四、秒二十二半为上弦，兑象。倍之，而与日冲，得望，坎象。参之，得下弦，震象。各以加其所当九道宿度，秒盈象统从余，余满通法从度，得其日加时月度。综五位成数四十，以约度余，为分；不尽者，因为小分。

视经朔夜半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加、减转日。否则因经

朔为定。累加一日，得次日，各以夜半入转余乘列衰，如通法而一，所得以进加、退减其日转分，为月转定分。满转法，为度。

视定朔、弦、望夜半入转，各半列衰以减转分。退者，定余乘衰，以通法除，并衰而半之；进者，半余乘衰，亦以通法除：皆加所减。乃以定余乘之，盈通法得一，以减加时月度，为夜半月度。各以每日转定分累加之，得次日。若以入转定分，乘其日夜漏，倍百刻除，为晨分。以减转定分，余为昏分。望前以昏、望后以晨加夜半度，各得晨、昏月。

各视每日夜半入阴阳历交日数，以其下屈伸积，月道与黄道同名者，加之；异名者，减之。各以加、减每日辰昏黄道月度，为入宿定度及分。

○五曰步轨漏术

爻统千五百二十。

象积四百八十。

辰八刻百六十分。

昏、明二刻二百四十分。

各置其气消息衰，依定气所有日，每以陟降率陟减、降加其分，满百从衰，各得每日消息定衰。其距二分前后各一气之外，陟、降不等，皆以三日为限。雨水初日，降七十八；初限，日损十二；次限，日损八；次限，日损三；次限，日损二；次限，日损后。清明初日，陟一；初限，日益一；次限，日益二；次限，日益三；次限，日益八；末限，日益十九。处暑初日，降九十九；初限，日损十九；次限，日损八；次限，日损三；次限，日损二；末限，日损一。寒露初日，陟一；初限，日益一；次限，日益二；次限，日益三；次限，日益八；末限，日益十二。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损益之，为每日率。乃递以陟减、降加气初消息衰，各得每日定衰。

南方戴日之下，正中无晷。自戴日之北一度，乃初数千三百七十九。自此起差，每度增一，终于二十五度，计增二十六分。又每度增二，终于四十度。又每度增六，终于四十四度，增六十八。又每度增二，终于五十度。又每度增七，终于五十五度。又每度增十九，终于六

十度，增百六十。又每度增三十三，终于六十五度。又每度增三十六，终于七十度。又每度增三十九，终于七十二度，增二百六十。又度增四百四十。又度增千六十。又度增千八百六十。又度增二千八百四十。又度增四千。又度增五千三百四十。各为每度差。因累其差，以递加初数，满百为分，分十为寸，各为每度晷差。又累其晷差，得戴日之北每度晷数。

各置其气去极度，以极去戴日度五十六及分八十二半减之，得戴日之北度数。各以其消息定衰所直度之晷差，满百为分，分十为寸，得每日晷差。乃递以息减、消加其气初晷数，得每日中晷常数。

以其日处在气定小余，爻统减之，余为中后分。不足减，反相减，为中前分。以其晷差乘之，如通法而一，为变差。以加、减中晷常数，冬至后，中前以差减，中后以差加；夏至后，中前以差加，中后以差减。冬至一日，有减无加；夏至一日，有加无减。得每日中晷定数。

又置消息定衰，满象积为刻，不满为分。各递以息减、消加其气初夜半漏，得每日夜半漏定数。其全刻，以九千一百二十乘之，十九乘刻分从之，如三百而一，为晨初余数。

各倍夜半漏，为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减昼五刻以加夜，即昼为见刻，夜为没刻。半没刻加半辰，起子初算外，得日出辰刻。以见刻加而命之，得日入。置夜刻，五而一，得每更差刻。又五除之，得每筹差刻。以昏刻加日入辰刻，得甲夜初刻。又以更筹差加之，得五夜更筹所当辰。其夜半定漏，亦名晨初夜刻。

又置消息定衰，满百为度，不满为分。各递以息减、消加气初去极度，各得每日去极定数。

又置消息定衰，以万二千三百八十六乘之，如万六千二百七十七而一，为度差。差满百为度。各递以息加、消减其气初距中度，得每日距中度定数。倍之，以减周天，为距子度。

置其日赤道日度，加距中度，得昏中星。倍距子度，以加昏中星，得晓中星。命昏中星为甲夜中星，加每更差度，得五夜中星。

凡九服所在，每气初日中晷常数不齐。使每气去极度数相减，各为其气消息定数。因测其地二至日晷，测一至可矣，不必兼要冬夏。于其戴日之北每度晷数中，较取长短同者，以为其地戴日北度数及分。每气

各以消息定数加减之，因冬至后者，每气以减。因夏至后者，每气以加。得每气戴日北度数。各因所直度分之晷数，为其地每定气初日中晷常数。其测晷有在表南者，亦据其晷尺寸长短与戴日北每度晷数同者，因取其所直之度，去戴日北度数。反之，为去戴日南度。然后以消息定数加减之。

二至各于其地下水漏以定当处昼夜刻数。乃相减，为冬、夏至差刻。半之，以加、减二至昼夜刻数，为定春、秋分初日昼夜刻数。乃置每气消息定数。以当处差刻数乘之，如二至去极差度四十七分，八十而一，所得依分前、后加、减初日昼夜漏刻，各得余定气初日昼夜漏刻。

置每日消息定衰，亦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所得以息减、消加其气初漏刻，得次日。其求距中度及昏明中星日出入，皆依阳城法求之。仍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为今有之数。若置其地春、秋定日中晷常数与阳城每日晷数，较其同者，因其日夜半漏亦为其地定春、秋分初日夜半漏。求余定气初日，亦以消息定数依分前、后加、减刻分，春分后以减，秋分后以加。满象积为刻。求次日，亦以消息定衰，依阳城术求之。此术究理，大体合通。然高山平川，视日不等。较其日晷，长短乃同。考其水漏，多少殊别。以兹参课，前术为审。

志第十八下历四下

○六曰步交会术

终数八亿二千七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二十二。

交终日二十七，余六百四十五，秒千三百二十二。

中日十三，余千八百四十二，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朔差日二，余九百六十七，秒八千六百七十八。

望差日一，余四百八十三，秒九千三百三十九。

望数日十四，余二千三百二十六，秒五千。

交限日十二，余千三百五十八，秒六千三百二十二。

交率三百四十三。

交数四千三百六十九。

交秒法一万。

以交数去朔积分；不尽，以秒法乘之，盈交数又去之；余如秒法而一，为入交分。满通法为日，命日算外，得天正经朔时加入交泛日及余。因加朔差，得次朔。以望数加朔，得望。若以经朔望小余减之，各得夜半所入。累加一日，得次日。加之满交终，去之。各以其日入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入交泛，为入交常日及余。又以交率乘其日入转朓朒定数，如交数而一，而朓减、朒加入交常，为入交定日及余。各如中日已下者，为月入阳历；已上者，去之，余为月入阴历。

○阴阳历

以其爻加减率与后爻加减率相减，为前差。又以后爻率与次后爻率相减，为后差。二差相减，为中差。置所在爻并后爻加减率，半中差以加而半之，十五而一，为爻末率，因为后爻初率。每以本爻初、末率相减，为爻差。十五而一，为度差。半之，以加减初率，少象减之，老象加之。为定初率。每以度差累加减之，少象以差减，老象以差加。各得每岁加减定分。乃循积其分，满百二十为度，各为月去黄道数及分。其四象初爻无初率，上爻无末率，皆倍本爻加减率，十五而一。所得各以初、末率减之，皆互得其率。

各置夜半入转，以夜半入交定日及余减之，不足减，加转终。余为定交初日夜半入转。乃以定交初日与其日夜半入余，各乘其日转定分，如通法而一，为分。满转法，为度。各以加其日转积度分，乃相减，所余为其日夜半月行入阴阳度数。转求次日，以转定分加之。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若以少象除之，则兼除差度一、度分百六、大分十三、小分十四。讫，然后以次象除之。所得以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为次，起少阳算外，得所入象度数及分。先以三十乘阴阳度分，十九而一，为度分。不尽，以十五乘、十九除，为大分。不尽者，又乘、又除，为小分。然后以象度及分除之。乃以一爻之度十五除之，所得入爻度数及分。其月行入少象初爻之内及老象上爻之中，皆沾黄道。当朔望，则有亏蚀。

凡入交定如望差已下，交限已上，为入蚀限；望入蚀限，则月蚀。朔入蚀限，月在阴历，则日蚀。如望差已下，为交后。交限已上，以减交中，余为交前。置交前、后定日及余，通之，为去交前、后定分。十

一乘之，二千六百四十三除，为去交度数。不尽，以通法乘之，复除为余。大抵去交十三度已上，虽入蚀限，为涉交数微，光景相接，或不见蚀。望去交分七百七十九已下者，皆既。已上者，以定交分减望差，余以百八十三约之，命以十五为限，得月蚀之大分。

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其蚀十二分已上者，起于正东，复于正西。此据午正而论之。余各随方面所在，准此取正。

凡月蚀之大分五已下，因增三。十已下，因增四。十已上，因增五。其去交定分五百二十已下，又增半。二百六十已下，又增半。各为泛用刻率。

以所入气并后气增损差，倍六爻乘之，综两气辰数除之，为气末率。又列二气增损差，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数而一；少减多，余为气差。加减末率冬至后以差减，夏至后以差加。为初率。倍气差，综两气辰数除，为日差。半之，加减初、末，为定率。以差累加、减气初定率，冬至后以差加，夏至后以差减。为每日增损差。乃循积之，随所入气日增损气下差积，各其日定数。其二至之前一气，皆后无同差，不可相并，各因前末为初率。以气差冬至前减、夏至前加，为末率。

阴历蚀差千二百七十五，蚀限三千五百二十四，或限三千六百五十九。阳历蚀限百三十五，或限九百七十四。以蚀朔所入气日下差积，阴历减之，阳历加之，各为蚀定差及定限。朔在阴历，去交定分满蚀定差已上者，为阴历蚀。不满者，虽在阴历，皆类同阳历蚀。其去交定分满定限已下者，的蚀。或限已下者，或蚀。

阴历蚀者，置去交定分，以蚀定差减之，余百四已下者，皆蚀既。已上者，以百四减之。余以百四十三约之。其入或限者，以百五十二约之。半已下，为半弱。半已上，为半强。以减十五，余为日蚀之大分。其同阳历蚀者，其去交定分少于蚀定差六十已下者，皆蚀既。已上者，以阳历蚀定限加去交分，以九十约之。其阳历蚀者，置去交定分，亦以九十约之。入或限者，以百四十三约之。皆半已下，为半弱。半已上，为半强。命之，以十五为限，得日蚀之大分。

月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月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其蚀十二分已上，皆起于正西，复于正东。

凡日蚀之大分，皆因增二。其阴历去交定分多于蚀定差七十已上者，又增；三十五已下者，又增半。其同阳历去交定分少于蚀定差二十已下者，又增半；四已下者，又增少。各为泛用刻率。

置去交定分，以交率乘之，二十乘交数除之；其月道与黄道同名者，以加朔望定小余：异名者，以减朔、望定小余：为蚀定余。如求发敛加时术入之，得蚀甚辰刻。各置泛用刻率，副之。以乘其日入转损益率，如通法而一。所得应朒者，依其损益；应朓者，损加、益减其副：为定用刻数。半之，以减蚀甚辰刻，为亏初；以加蚀甚辰刻，为复末。其月蚀，置定用刻数，以其日每更差刻除，为更数。不尽，以每筹差刻除，为筹数。综之为定用更筹。乃累计日入后至蚀甚辰刻，置之，以昏刻加日入辰刻减之，余以更筹差刻除之。所得命以初更筹算外，得蚀甚更筹。半定用更筹减之，为亏初；加之，为复末。按天竺俱摩罗所传断日蚀法，日躔郁车宫者，的蚀。其余据日所在宫，火星在前三及后五之宫，并伏在日下，则不蚀。若五星皆见，又水在阴历及三星已上同聚一宿，则亦不蚀。凡星与日别宫或别宿则易断，若同宿则难。天竺所云十二宫，即中国之十二次。郁车宫者，降娄之次也。

九服之地，蚀差不同。先测其地二至及定春秋分中晷长短，与阳城每日中晷常数较取同者，各因其日蚀差为其地二至及定春秋分蚀差。以夏至差减春分差，以春分差减冬至，各为率。并二率，半之，六而一，为夏率。二率相减，六而一，为总差。置总差，六而一，为气差。半气差，以加夏率，又以总差减之，为冬率。冬率即冬至率。每以气差加之，各为每气定率。乃循积其率，以减冬至蚀差，各得每气初日蚀差。求每日，如阳城法求之。若戴日之南，当计所在地，皆反用之。

○七曰步五星术

△岁星

终率百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七十九，秒六。

终日三百九十八，余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

变差三十四，秒十四。

象算九十一，余二百三十八，秒五十七，微分十二。

爻算十五，余百六十六，秒四十二，微分八十二。

△荧惑

终率二百三十七万一千三，秒八十六。

终日七百七十九，余二千八百四十三，秒八十六。

变差三十二，秒二。

象算九十一，余二百三十八，秒四十三，微分八十四。

爻算十五，余百六十六，秒四十，微分六十二。

△镇星

终率百一十四万九千三百九十九，秒九十八。

终日三百七十八，余二百七十九，秒九十八。

变差二十二，秒九十二。

象算九十一，余二百三十七，秒八十七。

爻算十五，余百六十六，秒三十一，微分十六。

△太白

终率百七十七万五千三十，秒十二。

终日五百八十三，余二千七百一十一，秒十二。

中合日二百九十一，余二千八百七十五，秒六。

变差三十，秒五十三。

象算九十一，余二百三十八，秒三十四，微分五十四。

爻算十五，余百六十六，秒三十九，微分九。

△辰星

终率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终日百一十五，余二千六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中合日五十七，余二千八百五十九，秒八十六。

变差百三十六，秒七十八。

象算九十一，余二百四十四，秒九十八，微分六十。

爻算十五，余百六十七，秒四十九，微分七十四。

辰法七百六十。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置中积分，以冬至小余减之，各以其星终率去之，不尽者，返以减终率；余满通法为日，得冬至夜半后平合日算。各以其星变差乘积算，满干实去之；余满通法，为日。以减平合日算，得入历算数。皆四约其余，同于辰法。及以一象之算除之，以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为次，起少阳算外。余以一爻之算除之；所得命起其象初爻算外，得外入爻算数。

○五星爻象历

以所入爻与后爻损益率相减，为前差；又以后爻与次后爻损益率相减，为后差；二差相减，为中差。置所入爻并后爻损益率，半中差以加之，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为爻末率，因为后爻初率。皆因前爻末率，以为后爻初率。初、末之率相减，为爻差。倍爻差，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为算差。半之，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算差累加、减爻初定率，少象以差减，老象以差加。为每算损益率。循累其率，随所入爻损益其下进退积，各得其算定数。其四象初爻无初率，上爻无末率，皆置本爻损益率四而九之，二百七十四得一，各以初、末率减之，皆互得其率。

各置其星平合所入爻之算差，半之，以减其入算损益率。损者，以所入余乘差，辰法除，并差而半之；益者，半入余，乘差，亦辰法除：皆中所减之率。乃以入余乘之，辰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算下进退，各为平合所入定数。

置进退定数，金星则倍置之。各以合下乘数乘之，除数除之。所得满辰法为日，以进加、退减平合日算，先以四约平合余，然后加减。为常合日算。

置常合日先后定数，四而一，以先减、后加常合日算，得定合日算。又四约盈缩分，以定合余乘之，满辰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缩减其定余，加其日夜半日度，为定合加时星度。

又置定合日算，以冬至大小余加之，天正经朔大小余减之。其至朔小余，皆先以四约之。若大余不足减，又以爻数加之，乃减之。余满四象之策除，为月数。不尽者，为入朔日算。命月起天正、日起经朔算外，得定合月、日。视定朔与经朔有进退者，亦进减、退加一日为定。

置常合及定合应加减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乃以加减其平合入爻算，满若不足，进退爻算，得定合所入。乃以合后诸变历度累加之，去命如前，得次变初日所入。如平合求进退定数，乃以乘数乘之，除数除之，各为进退变率。

五星变行日中率、度中率、差行损益率、历度乘数、除数

○岁星

合后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迟，二日益疾九分。历，一度三百五十七分。乘数三百五十，除数二百八十一。

前顺：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百五十六分。先疾，五日益迟六分。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数三百五十，除数二百八十一。

前留：二十七日。历，二度二百二十分。乘数二百六十七，除数二百二十一。

前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迟，六日益疾十一分。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乘数四百七十，除数四百三。

后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迟，六日益迟十一分。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乘数五百一十，除数四百六十七。

后留：二十七日。历，三度二百一十分。乘数二百七十，除数二百二十二。

后顺：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十五分。先迟，五日益疾六分。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数二百六十七，除数二百二十七。

合前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疾，二日益迟九分。历，一度三百五十八分。乘数三百五十，除数二百八十一。

○荧惑

合后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五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五分。先疾，五日益迟七分。历，三十八度二百一分。乘数百二十七，除数三十。

前疾：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先疾，九日益迟四分。历，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数百二十七，除数三十。

前迟：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迟四分。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数二百三，除数五十四。

前留：十三日，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数二百三，除数五十四。

前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迟，六日益疾五分。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数二百三，除数四十八。

后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疾，六日益迟五分。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数二百三，除数四十八。

后留：十三日。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数二百三，除数四十八。

后迟：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迟，日益疾四分。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数二百三，除数五十四。

后疾：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先迟，九日益疾四分。历，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数二百三，除数五十四。

合前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六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六分。先迟，五日益疾七分。历，三十八度二百一分。乘数百二十七，除数三十。

○镇星

合后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迟，二日益疾九分。历，四百八十分。乘数十二，除数十一。

前顺：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疾，六日益迟五分。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数十二，除数十一。

前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历，一度二百八分。乘数十，除数九。

前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迟，七日益疾一分。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数二十，除数十七。

后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疾，七日益迟一分。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数五，除数四。

后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历，一度二百八分。乘数二十，除数一十七。

后顺：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迟，六日益疾五分。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数十，除数九。

合前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疾，二日益迟九分。历，四百八十分。乘数十二，除数十一。

○太白

晨合后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分，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迟，三日益疾十六分。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数七百九十七，除数二百九。

夕疾行：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先疾，五日益迟九分。历，百七十一度乘数七百九十七，除数二百九。

夕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历，十二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百五十六。

夕迟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疾，日益迟十分。历，四十二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百三十七。

夕留：八日。历，八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九十二。

夕退：十日，退五度。先迟，日益疾九分。历，十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八十六。

夕合前伏：六日，退五度。先疾，日益迟十五分。历，六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八十四。

夕合后伏：六日，退五度。先迟，日益疾十五分。历，六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八十三。

晨退：十日，退五度。先疾，日益迟九分。历，十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八十四。

晨留：八日，历八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八十六。

晨迟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迟，日益疾十分。历，四十二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九十二。

晨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历，十二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百三十七。

晨疾行：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先迟，五日益疾九分。历，百七十一度。乘数五百一十五，除数百五十六。

晨合前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分，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疾，三日益迟十六分。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数七百九十七，除数二百九。

○辰星

晨合后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迟，日益疾二十二分。历，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数二百八十六，除数二百八十七。

夕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疾，日益迟五十分。历，十二度。乘数二百八十六，除数二百八十七。

夕平行：九日，行九度。历，九度。乘数四百九十五，除数百九十四。

夕迟行：六日，行四度。先疾，日益迟七十六分。历，六度。乘数四百九十六，除数百九十五。

夕留：三日。历，三度。乘数四百九十七，除数百九十六。

夕合前伏：十一日，退六度。先迟，日益疾三十一分。历，十一度。乘数四百九十八，除数百九十七。

夕合后伏：十一日，退六度。先疾，日益迟三十一分。历，十一度。乘数五百，除数百九十八。

晨留：三日。历，三度。乘数四百九十八，除数百九十八。

晨迟行：六日，行四度。先迟，日益疾七十六分。历，六度。乘数四百九十七，除数百九十六。

晨平行：九日，行九度。历，九度。乘数四百九十六，除数百九十五。

晨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迟，日益疾五十分。历，十二度。乘数四百九十二，除数百九十四。

晨合前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疾，日益迟二十二分。历，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数二百八十六，除数二百八十七。

各置其本进退变率与后变率。同名者，相消为差。在进前少，在退前多，各以差为加；在进前多，在退前少，各以差为减。异名者，相从为并。前退后进，各以并为加；前进后退，各以并为减。逆行度率则反之。皆以差及并，加、减日度中率，各为日度变率。其水星疾行，直以差、并加、减度中率，为变率。其日直因中率为变率，勿加、减也。

以定合日与前疾初日、后疾初日与合前伏初日先后定数，各以同名者相消为差，异名者相从为并。皆四而一。所得满辰法，各为日度。乃以前日度盈加、缩减其合后伏度之变率及合前伏、前疾日之变率，亦以后日度盈减、缩加其后疾日之变率及合前伏、前疾度之变率。金水夕合，反其加减。留退亦然。其二留日之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数为度，各加、减本迟度之变率。谓以所多于中率之数加之，少于中率之数减之。已下加、减准此。退行度之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倍所

差之数，各加、减本疾度之变率。其土、木二星，既无迟、疾，即加、减前、后顺行度之变率。其水星疾行度之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数为日，各加、减留日变率。其留日变率若少不足减者，即侵减迟日变率；若多于中率者，亦以所多之数为日，以加留日变率。各加、减变率讫，皆为日度定率。其日定率有分者，前后辈之。辈，配也，以少分配多分，满全为日。有余转配其诸变率。不加减者，皆依变率为定率。

置其星定合余，以减辰法；余以其星初日行分乘之，辰法而一，以加定合加时度，得定合后夜半星度及余。自此各依其星计日行度，所至皆从夜半为始。各以一日所行度分顺加、退减之。其行有小分者，各满其法从行分。伏不注度，留者因前，退则依减。顺行出虚，去六虚之差。退行入虚，先加此差。六虚之差，亦四而一，乃用加减。讫，皆以转法约行分，为度分，得每日所至。日度定率，或加或减，益疾益迟，每日渐差，不可预定。今且略据日度中率，商量置之。其定率既有盈缩，即差数合随而增损，当先检括诸变定率与中率相较近者因用其差，求其初、末之日行分为主。自余诸变，因此消息，加、减其差，各求初、末行分。循环比较，使际会参合，衰杀相循。其金、水皆以平行为主，前后诸变，准此求之。其合前伏，虽有日度定率，因加至合而与后算不叶者，皆从后算为定。其初见伏之度，去日不等，各以日度与星辰相较。木去日十四度，金十一度，火、土、水各十七度皆见。各减一度，皆伏。其木、火、土三星，前顺之初，后顺之末，及金、水疾行、留、退初、末，皆是见、伏之初日，注历消息定之。金、水及日、月度，皆不注分。

置日定率减一，以所差分乘之，为实。以所差日乘定日率，为法。实如法而一，为行分，得每日差。以辰法通度定率，从其分，如日定率而一，为平行度分。减日定率一，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为差率。以加、减平行分，益疾者，以差率减平行为初日，加平行为末日；益迟者，以差率加平行为初日，减平行为末日。得初、末日所行度及分。其差不全而与日相合者，先置日定率减一，以所差分乘之，为实。倍所差日，为法。实如法而一，为行分。不尽者，因为小分。然后为差率。

置初日行分，益迟者，以每日差累减之；益疾者，以每日差累加之：得次日所行度分。其每日差及初日行，皆有小分。母既不同，当令同之，乃用加、减。

其先定日数而求度者，减所求日一，以每日差乘之，二而一。所得

以加、减初日行分，益迟减之，益疾加之。以所求日乘之，如辰法而一，为度。不尽者，为行分，得从初日至所求日积度及分。

若先定度数而返求日者，以辰法乘所求行度。有分者，从之。八之，如每日差而一，为积。倍初日行分，以每日差加、减之，益迟者加之，益疾者减之。如每日差而一，为率。令自乘，以积加、减之。益迟者以积减之，益疾者以积加之。开方除之，所得以率加、减之。益迟者以率加之，益疾者以率减之。乃半之，得所求日数。开方除者，置所开之数为实。借一算于实之下，名曰下法。步之，超一位。置商于上方，副商于下法之上，名曰方法。命上商以除实。毕，倍方法一折，下法再折。乃置后商于下法之上，名曰隅法。副隅并方。命后商以除实。毕，隅从方法折下，就除如前开之。

五星前变，入阳爻，为黄道北；入阴爻，为黄道南。后变，入阳爻，为黄道南；入阴爻，为黄道北。其金、水二星，以夕为前变，晨为后变。各计其变行，起初日入爻之算，尽老象上爻未算之数。不满变行度常率者，因置其数以变行日定率乘之，如变行度常率而一，为日。其入变日数与此日数已下者，星在道南北依本所入阴阳爻为定。过此日数之外者，南北返之。

《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诏太史监瞿坛悉达译之。断取近距，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余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历首有朔虚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日去没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为时，六时为岁。三十度为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义；望后曰黑博义。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陈玄景等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

志第十九历五

宝应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蚀三之一。官历加时在日出后，有交，不署蚀。代宗以《至德历》不与天合，诏司天台官属郭献之等 ，复用《麟德》元纪，更立岁差，增损迟疾、交会及五星差数，以写《大衍》旧术。上元七曜，起赤道虚四度。帝为制序，题曰《五纪历》。

其与《大衍》小异者九事，曰：仲夏之朔，若月行极疾，合于亥正，朔不进，则朔之晨，月见东方矣。依《大衍》，戌初进初朔，则朔之夕，月见西方矣。当视定朔小余不满《五纪》通法，如晨初余数减十刻已下者，进以明日为朔。一也。以三万二千一百六十乘夜半定漏刻，六十七乘刻分从之，二千四百而一，为晨初余数。二也。阳历去交分，交前加一辰，交后减一辰，余百八十三已下者，日亦蚀。三也。月蚀有差，以望日所入定数，视月道同名者，交前为加，交后为减；异名者，交前为减，交后为加，各以加减去交分。又交前减一辰，交后加一辰，余如三百三十八已下者，既。已上，以减望差，八十约之，得蚀分。四也。日蚀有差，以朔日所入定数，十五而一，以减百四，余为定法。以蚀差减去交分。又交前减两辰，余为阴历蚀。其不足减者，反减蚀差。在交后减两辰，交前加三辰，余为类同阳历蚀。又自小满毕小暑，加时距午正八刻外者，皆减一辰；三刻内者，皆加一辰。自大寒毕立春，交前五辰外，自大暑毕立冬，交后五辰外，又减一辰。不足减者，既。加、减讫，各如定法而一，以减十五，余为蚀分。其阳历蚀者，置去交分，以蚀差加之。交前加一辰，交后减一辰。所得，以减望差，余如百四约之，得为蚀分。五也。所蚀分，日以十八乘之，月以二十乘之，皆十五而一，为泛用刻，不复因加。六也。日蚀定用刻在辰正前者，以十分之四为亏初刻，六为复末刻。未正后者，六为亏初刻，四为复末刻。不复相半。七也。五星乘数、除数，诸变皆通用之，不复变行异数。入进退历，皆用度中率。八也。以定合初日与前疾初日、后疾初日与合前伏初日先后定数，各同名者，相消为差；异名者，相从为并。皆四而一。所得满辰法，各为日。乃以前日盈减、缩加其合后伏日变率，亦以后日盈加、缩减合前伏日变率。太白、辰星夕变，则返加减留退。二退度变率，若差于中率者，倍所差之数，曰伏差，以加减前疾日度变率。荧惑均加减前疾两变日度变率。岁星、荧惑、镇星前留日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以所差之数为度，加减前迟日变率。皆多于中率之数者，加之；少于中率者，减之。后留日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以所差之数为日，以加减后迟日变率及加减二退度变率。又以伏差加减后疾日度变率。多于中率之数者，减之；少于中率者，加之。其荧惑均加减疾迟两

变日度变率。岁星、镇星无迟，即加减前后顺行日度变率。太白晨夕退行度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亦倍所差之数为度，加减本疾度变率。夕合前、后伏，虽亦退行，不取加、减。二留日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以所差之数为度，加减本迟度变率。皆多于中率之数加之，少于中率减之。其辰星二留日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以所差之数为度，各加、减本迟度变率。疾行度变率，若差于中率者，以所差之数为日，各加、减留日变率。亦多于中率之数者，加之；少于中率者，减之。其留日变率，若少不足减者，侵减迟日变率。加减讫，皆为日度定率。九也。

《大衍》以四象考五星进退，或时弗叶。献之加减颇异，而偶与天合。于是颁用，讫建中四年。

《宝应五纪历》演纪上元甲子，距宝应元年壬寅，积二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八算。

《五纪》通法千三百四十。

策实四十八万九千四百二十八。

揲法三万九千五百七十一。

策余七千二十八。

用差七千五百四十八。

挂限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七。

三元之策十五，余二百九十二，秒五；秒母六。以象统为母者，以四因之。

四象之策二十九，余七百一十一。

一象之策七，余五百一十二太。

天中之策五，余九十七，秒十五；秒母十八。

地中之策六，余百一十九，秒四；秒母三十。

贞悔之策三，余五十八，秒十七。

辰法三百三十五。

刻法百三十四。

干实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二，秒七十。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虚分三百四十二，秒七十。

岁差十四，秒七十。

秒法百。

定气所有日及余，以辰计之，曰辰数，与《大衍》同。

六虚之差七，秒七十。

转终分百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六。

转终日二十七，余七百四十三，秒五。

秒法三十七。

转法六十七。约转分为度，曰逡程。积逡程，曰转积度。

七日初，千一百九十一。末，百四十九。十四日初，千四十二。末，二百九十八。

二十一日初，八百九十二。末，四百四十八。二十八日初，七百四十三。末，五百九十七。

半纪六百七十。

象积四百八十。

辰刻八刻，分百六十。

昏明刻各二刻，分二百四十。

交终三亿六千四百六十四万三千七百六十七。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百八十四，秒三千七百六十七。

交中日十三，余八百一十二，秒千八百八十三半。

朔差日二，余四百二十六，秒六千二百三十三。

望差日一，余二百一十三，秒三千一百一十六半。

望数日十四，余千二十五，秒五千。

交限日十二，余五百九十八，秒八千七百六十七。

交率六十一。

交数七百七十七。凡春分后阴历交后，秋分后阳历交后，为月道同名。余皆为异名。

辰分百一十三。

秒法一万。

去交度乘数十一，除数千一百六十五。

太阴损益差：冬至、夏至，益十九，积七十六；小寒、小暑，益十六，积九十五；大寒、大暑，益十四，积百一十一；立春、立秋，益十二，积百二十五；雨水、处暑，益十，积百三十七；惊贽、白露，益七，积百四十七；春分、秋分，损七，积百五十四。清明、寒露，损十，积百四十七；谷雨、霜降，损十二，积百三十七；立夏、立秋，损十四，积百二十五；小满、小雪，损十七，积百一十一；芒种、大雪，损十九，积九十五；依定气求朓朓术入之，得其望日所入定数。

太阳每日蚀差：月在阴历，自秋分后、春分前，皆以四百五十七为蚀差；入春分后，日损五分；入夏至初日，损不尽者七；乃自后日益五分。月在阳历，自春分后、秋分前，亦以四百五十七为蚀差；入秋分后，日损五分，入冬至初日，损不尽者七；乃自后日益五分。各得朔日所入定数。

○岁星

终率五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二，秒三十六。

终日三百九十八，余千一百六十二，秒三十六。

变差十四，秒八十八。

象算九十一，余百五，秒十八。

爻算十五，余七十三，秒四十六，微分三十二。

乘数五。

除数四。

荧惑。

终率百四万五千八十八，秒八十三。

终日七百七十九，余千二百二十八，秒八十三。

变差三十二，秒五十七。

象算九十一，余百六，秒二十八，微分五十四。

爻算十五，余七十三，秒五十四，微分七十三。

乘数百二十七。

除数三十。

○镇星

终率五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三，秒二十九。

终日三百七十八，余百三，秒二十九。

变差九，秒八十七。

象算九十一，余百四，秒八十六，微分六十六。

爻算十五，余七十三，秒三十一，微分十一。

乘数十二。

除数十一。

○太白

终率七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九，秒九。

终日五百八十三，余千二百二十九，秒九。

中合二百九十二，余千二百八十四，秒五十九，微分七十二。

变差四十九，秒七十二。

象算九十一，余百七，秒三十五，微分七十二。

爻算十五，余七十三，秒七十二，微分六十。

乘数十五。

除数二。

○辰星

终率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八，秒六十六。

终日百一十五，余千一百七十八，秒六十六。

中合五十七，余千二百五十九，秒三十三。

变差五十，秒八十五。

象算九十一，余百七，秒四十二，微分七十八。

爻算十五，余七十三，秒七十三，微分七十七。

秒法百。

微分法九十六。

德宗时，《五纪历》气朔加时稍后天，推测星度与《大衍》差率颇异。诏司天徐承嗣与夏官正杨景风等，杂《麟德》、《大衍》之旨治新历。上元七曜，起赤道虚四度。建中四年历成，名曰《正元》。其气朔、发敛、日躔、月离、轨漏、交会，悉如《五纪》法。惟发敛加时无辰法，皆以象统乘小余，通法而一，为半辰数。余五因之，六刻法除

之，得刻。不尽，六而一，为刻分。其轨漏夜半刻分以刻法准象积取其数用之，以刻法通夜半定漏刻，内分，二十而一，为晨初余数。月蚀去交分，如二百七十九已下者，既。已上，以减望差，六十六约之，为蚀分。日蚀差亦十五约之，以减八十五，余为定法。又加减去交分讫，以减望差，八十五约之，得蚀分。日法不同也。其五星写《麟德历》旧术，因冬至后夜半平合日算，加合后伏日及余，即平见日算。金、水先得夕见；其满晨见伏日及余秒去之，余为晨平见。求入常气，以取定见而推之。《麟德历》之启蛰，《正元历》之雨水；《麟德历》之雨水，《正元历》之惊蛰也。《麟德历》荧惑前、后疾变度率，初行入气差行，日益迟、疾一分，《正元历》则二分，亦度母不同也。诏起五年正月行新历。会硃泚之乱，改元兴元。自是颁用，讫元和元年。

《建中正元历》演纪上元甲子，距建中五年甲子，岁积四十万二千九百算外。

《正元》通法千九十五。

策实三十九万九千九百四十三。

揲法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六。

章闰万一千九百一十一。

策余五千七百四十三。

用差六千一百六十八。

挂限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三。

三元之策十五，余二百三十九，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余五百八十一。

一象之策七，余四百一十九。

中盈分四百七十八，秒一十四。

朔虚分五百一十四。

象统二十四。

象位六。

天中之策五，余七十九，秒五十五；秒母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余九十五，秒四十三；秒母六十。

贞悔之策三，余四十七，秒五十一半。

刻法二百一十九。六刻法千三百一十四。

干实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五，秒二。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虚分二百八十，秒二。

岁差十二，秒二。

秒母百。

定气辰数同《大衍》。

六虚之差六，秒二十。

转终分三亿一百七十二万一百三十二。

转终日二十七，余六百七，秒百三十二。

入转秒法一万。

转法二百一十九。约转分为度，曰逡程。积逡程，曰转积度。

七日：初九百七十三，末百二十二。

十四日：初八百五十一，末二百四十四。

二十一日：初七百二十九，末三百六十六。

二十八日：初六百七，末四百八十八。

辰刻八刻，分七十三。

刻法二百一十九。

昏明刻各二刻，分百九半。

交终分二亿九千七百九十七万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百三十二，秒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中日十三，余六百六十三，秒六千九百七半。

朔差日二，余三百四十八，秒六千一百八十五。

望差日一，余百七十四，秒三千九十二半。

望数日十四，余八百三十八。

交限日十二，余四百八十九，秒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率六十一。

交数七百七十七。

交辰法九十一少。

秒法一万。

去交度乘数十一，除数九百四十五。

太阴损益差：冬至、夏至，益十六，积六十二。小寒、小暑，益十三，积七十八。大寒、大暑，益十一，积九十一。立春、立秋，益十，积百二。雨水、处暑，益八，积百一十二。惊蛰、白露，益六，积百二十。春分、秋分，损六，积百二十六。清明、寒露，损八，积百二十。谷雨、霜降，损十，积百一十二。立夏、立冬，损十一，积百二。小满、小雪，损十三，积九十一。芒种、大雪，损十六，积七十八。以损益依入定气求朓朒术入之，各得其望日所入定数。

太阳每日蚀差：月在阴历，自秋分后、春分前，皆以三百七十三为蚀差，入春分后，日损四分；入夏至初日，损不尽者六；乃自后日益四分。月在阳历，自春分后、秋分前，亦以三百七十三为蚀差；入秋分后，日损四分；入冬至初日，损不尽者六；乃自后日益四分：各得朔日所入定数。

○岁星

终率四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秒四。

终日三百九十八，余九百五十，秒四。

合后伏日十七，余千二十三。

○荧惑

终率八十五万四千七，秒七十九。

终日七百七十九，余千二，秒七十九。

合后伏日七十一，余千四十九。

○镇星

终率四十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四，秒六十三。

终日三百七十八，余八十四，秒六十三。

合后伏日十八，余五百九十。

○太白

终率六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九，秒二十八。

终日五百八十三，余四，秒二十八。

晨合后伏日四十一，余九百一十五。

夕见伏日二百五十六，余五百二，秒一十四。

晨见伏日三百二十七，余五百二，秒一十四。

○辰星

终率十二万六千八百八十八，秒四半。

终日百一十五，余九百六十三，秒四半。

晨合后伏日十六，余千四十。

夕见伏日五十二，余四百八十一，秒五十二少。

晨见伏日六十三，余四百八十一，秒五十二少。

秒法一百。

五星平见加减差。

○岁星

初见，去日十四度，见。入冬至，毕小寒，均减六日。自入大寒后，日损百九分半。入春分初日，依平。自后日加百四十五分半。入立夏，毕小满，均加六日。自入芒种后，日损百四十五分。入夏至，毕立秋，均加四日。自入处暑后，日损二百九十一分半。入白露初日，依平。自后日减八十七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六日。

○荧惑

初见，去日十七度，见。入冬至初日，减二十七日。自后日损九百八十五分半。入大寒初日，依平。自后日加六百五十七分。入惊蛰，毕谷雨，均加二十七日。自入立夏后，日损三百二十三分。入立秋，依平。自入处暑后，日减三百二十三分。入小雪，毕大雪，均减二十七日。

○镇星

初见，去日十七度，见。入冬至初日，减四日。自后日益百四十五分半。入大寒，毕春分，均减八日。自入清明后，日损九十六分。入小暑初日，依平。自后日加百四十五分半。入白露初日，加八日。自后日损二百九十一分。入秋分，均加四日。自入寒露后，日损九十六分。入小雪初日，依平。自后日减百四十五分半。

○太白

初见，去日十一度。夕见：入冬至初日，依平。自后日减百六十三分。入雨水，毕春分，均减九日。自入清明后，日减百六十三分。入芒种，依平。自入夏至，日加百六十三分。入处暑，毕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后，日损百六十三分。入大雪，依平。晨见：入冬至，依平。

入小寒后，日加百九分半。入立春，毕立夏，均加三日。入小满后，日损百九分半。入夏至，依平。入小暑后，日减百九分半。入立秋，毕立冬，均减三日。入小雪后，日损百九分半。

○辰星

初见，去日十七度。夕见：入冬至，毕清明，依平。入谷雨，毕芒种，均减二日。入夏至，毕大暑，依平。入立秋，毕霜降，应见不见。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气之内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有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见。入立冬，毕大雪，依平。晨见；入冬至，均减四日。入小寒，毕雨水，均减三日。其在雨水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无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不见。入惊蛰，毕立夏，应见不见。其在立夏气内，去日度如前，晨有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见。入小满，毕寒露，依平。入霜降，毕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毕大雪，依平。

○五星变行加减差日度率

△岁星

前顺：差行。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疾，二日益迟三分。

前留：二十六日。

前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迟，日益疾二分。

后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疾，日益迟二分。

后留：二十五日。

后顺：差行。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迟，二日益疾三分。日尽而夕伏。

△荧惑

前疾：入冬至初日，二百四十三日行百六十五度。自后三日损日度各二。小寒初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后二日损日度各一。谷雨四日，依平。毕小满九日，百七十八日行百度。自九日后，三日损日度各一。夏至初日，依平。毕六日，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自六日

后，每三日益日度各一。立秋初日，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自后每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初日，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自后五日益日度各六。秋分初日，二百三十二日行百五十四度。自后每日益日度各一。寒露初日，二百四十七日行百六十九度。自后五日益日度各三。霜降五日，依平。毕立冬十三日，二百五十九日行百八十一度。自入十三日后，二日损日度各一。

前迟：差行。入冬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迟三分。自入小寒后，三日损日度各一。大寒初日，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自后三日益日度各一。立春初日，毕清明，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谷雨，每气损度一。立夏初日，毕小满，平，六十日行二十三度。自入芒种后，每气益一度。夏至初日，平。毕处暑，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白露后，三日损度一。秋分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后每日益日一，三日益度二。寒露初日，七十五日行三十度。自后每日损日一，三日损度一。霜降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后二日损度一。立冬一日，平。毕气末，六十日行十七度。自小雪后，五日益度一。大雪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后三日益度一。

前留：十三日前疾减一日率者，以其差分益此留及迟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差分减此留及后迟日率。

退行：入冬至初日，六十三日行二十二度。自后四日益度一。小寒一日，六十三日行二十六度。自入小寒一日后，三日半损度一。立春三日，平。毕雨水，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惊蛰后，二日益日度各一，惊蛰八日，平。毕气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后，一日损日度各一。春分四日，平。毕芒种，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夏至后，每六日损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毕气末，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毕气末，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自入白露后，二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十二日，平。毕秋分，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寒露后，三日益日度各一。寒露九日，平。毕气末，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自入霜降后，二日损日度各一。霜降六日，平。毕气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立冬后，三日益日度各一。立冬十二日，平。毕气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小雪后，二日损日度各一。小雪八日，平。毕气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大雪后，三日益度一。

后留：冬至初日，十三日。大寒初日，平。毕气末，二十五日。自入立春后，二日半损一日。惊蛰初日，十三日。自后三日益日一。清明初日，三十三日。自后每日损日一。清明十日，平。毕处暑，十三日。

自入白露后，二日损日一。秋分十一日，无留。自入秋分十一日后，日益日一。霜降初日，十九日。立冬毕大雪，十三日。

后迟：差行。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迟，日益疾三分，前疾加度者，此迟依数减之为定。若不加度者，此迟入秋分至立冬减三度，入立冬到冬至减五度，后留定日十三日者，以所朒数加此迟日率。

后疾：冬至初日，二百一十日行百三十二度。自后每日损日度各一。大寒八日，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自入大寒八日后，二日损日度各一。雨水，平。毕气末，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自入惊蛰后，三日益日度各一。谷雨三日，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自三日后，每日益日度各一。芒种十四日，平。毕夏至十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十日后，每日益日度各一。小暑五日，二百五十三日行百七十五度。自后每日益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毕处暑，二百六十三日行百八十五度。自入白露后，二日损日度各一。秋分一日，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自一日后，每三日损日度各一。大雪初日，二百五日行百二十七度。自后三日益日度各一。

△镇星

前顺：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疾，三日益迟二分。

前留：三十七日。

前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迟，二日益疾一分。

后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疾，二日益迟一分。

后留：三十六日。

后顺：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迟，三日益疾二分。

△太白

夕见：入冬至，毕立夏，立秋毕大雪，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自入小满后，十日益度一，为定初。入白露，毕春分，差行；先疾，日益迟二分。自余平行。夏至毕小暑，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自入大暑

后，五日损一度，毕气末。

夕平行：冬至及大暑、大雪各毕气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入冬至后，十日损一，毕立春。入立秋，六日益一，毕秋分。雨水毕芒种，七日行七度。自入夏至后，五日益一，毕小暑。寒露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后六日损一，毕小雪。

夕迟：差行。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疾，日益迟十三分。前加度过二百六度者，准数损此度。

夕留：七日。

夕退：十日，退五度。日尽而夕伏。

晨退：十日，退五度。

晨留：七日。

晨迟：差行。冬至毕立夏，大雪毕气末，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迟，日益疾十三分。自小满后，率十日损一度，毕芒种。夏至毕寒露，四十二日行二十七度；差依前。自入霜降后，每气益一度，毕小雪。

晨平行：冬至毕气末，立夏毕气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小寒后，六日益日度各一，毕雨水。入小满后，七日损日度各一，毕立秋。惊蛰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后六日损日度各一，毕谷雨。处暑毕寒露，无此平行。自入霜降后，五日益日度各一，毕大雪。

晨疾：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前迟行损度不满三十者，此疾依数益之。处暑毕寒露，差行；先迟，日益疾二分。自余平行。日尽而晨伏。

△辰星

夕见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大暑毕处暑，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

夕平：七日，行七度。自入大暑后，二日损度各一。入立秋，无此平行。

夕迟：六日，行二度七分。前疾行十七度者，无此迟行。

夕伏留：五日。日尽而夕伏。

晨见留：五日。

晨迟：六日，行二度七分。自入大寒，毕雨水，无此迟行。

晨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寒后，二日损日度各一。入立春，无此平行。

晨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前无迟行者，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日尽而晨伏。

志第二十上历六上

宪宗即位，司天徐昴上新历，名曰《观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无蔀章之数。至于察敛启闭之候，循用旧法　，测验不合。至穆宗立，以为累世缵绪，必更历纪，乃诏日官改撰历术，名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虚九度。其气朔、发敛、日躔、月离，皆因《大衍》旧术；晷漏、交会，则稍增损之；更立新数，以步五星，其大略谓：

通法曰统法。策实曰章岁。揲法曰章月。挂限曰闰限。三元之策曰中节。四象之策曰合策。一象之策曰象准。策余曰通余。爻数曰纪法。通纪法为分，曰旬周。章岁乘年，曰通积分。地中之策曰候策。天中之策曰卦策。以贞悔之策减中节，曰辰数。以加季月之节，即土用事日。凡小余满辰法，为辰数；满刻法，为刻。干实曰象数。秒法三百。以乘统法，曰分统。

凡步七曜入宿度，皆以刻法为度母。凡刻法乘盈缩分，如定气而一，曰气中率。与后气中率相减，为合差。以定气乘合差，并后定气以除，为中差。加、减气率，为初、末率。倍中差，百乘之，以定气除，为日差。半之，以加、减初、末，各为定率。以日差累加、减之，为每日盈缩分。凡百乘气下先后数，先减、后加常气，为定气限数。乘岁差千四百四十，为秒分。以加中节，因冬至黄道日度，累而裁之，得每定气初日度。

入转曰历。凡入历，如历中已下为进；已上，去之，为退。凡定朔小余，秋分后，四分之三已上，进一日。春分后，昏明小余差春分初日者，五而一，以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如此数已上者，进一日。或有交，应见亏初，则否。定弦望小余，不满昏明小余者，退一日。或有

交，应见亏初者，亦如之。凡正交，以平交入历朓朒定数，朓减、朒加平交入定气余，满若不足，进退日算，为正交入定气，不复以交率乘、交数除，及不加减平交入气朓朒也。

凡推月度，以历分乘夜半定全漏，如刻法而一，为晨分；以减历分，为昏分。又以定朔、弦、望小余乘历分，统法除之，以减晨分，余为前；不足，反相减，余为后。乃前加、后减加时月度，为晨昏月度。以所入加时日度减后历加时日度，余加上弦之度及余，以所入日前减、后加，又以后历前加、后减，各为定程。乃累计距后历每日历度及分，以减定程，为盈；不足，反相减，为缩。以距后历日数均其差，盈减、缩加每日历分，为历定分。累以加朔、弦、望晨昏月度，为每日辰昏月度，不复加减屈伸也。

爻统曰中统。象积曰刻法。消息曰屈伸。以屈伸准盈缩分，求每日所入，日定衰。五乘之，二十四除之，曰漏差。屈加、伸减气初夜半漏，得每日夜半定漏。刻法通为分，曰昏明小余。二十一乘屈伸定数，二十五而一，为黄道屈伸差。乃屈减、伸加气初去极度分，得每日去极度分。以万二千三百八十六乘黄道屈伸差，万六千二百七十七而一，为每日度差。屈减、伸加气初距中度分，得每日距中度数。凡屈伸准消息于中晷，曰定数；于漏刻，曰漏差；于去极，曰屈伸差；于距中度，曰度差。

交终曰终率。朔差曰交朔。望数日交望，交限曰前准。望差曰后准。凡月行入四象阴阳度有分者，十乘之，七而一，为度分。不尽，十五乘之，七除，为大分。不尽又除，为小分。乃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兼除度差分百一十三、大分七、小分一少，然后以次象除之。

凡日蚀，以定朔日出入辰刻距午正刻数，约百四十七，为时差。视定朔小余如半法已下，以减半法，为初率；已上，减去半法，余为末率。以乘时差，如刻法而一，初率以减，末率倍之，以加定朔小余，为蚀定余。月蚀，以定望小余为蚀定余。

凡日蚀，有气差，有刻差，有加差。二至之初，气差二千三百五十。距二至前后，每日损二十六，至二分而空。以日出没辰刻距午正刻数，约其朔日气差，以乘食甚距午正刻数。所得以减气差，为定数。春分后，阴历加之，阳历减之；秋分后，阴历减之，阳历加之。

二至初日，无刻差。自后每日益差分二、小分十。起立春至立夏、

起立秋至立冬，皆以九十四分有半为刻差。自后日损差分二、小分十，至二至之初损尽。以朔日刻差乘食甚距午正刻数，为刻差定数。冬至后食甚在午正前，夏至后食甚在午正后，阴历以减，阳历以加；冬至后食甚在午正后，夏至后食甚在午正前，阴历以加，阳历以减。

又立冬初日后，每气增差十七。至冬至初日，得五十一。自后，每气损十七，终于大寒，损尽。若蚀甚在午正后，则每刻累益其差，阴历以减，阳历以加。应加减差，同名相从，异名相销，各为蚀差。以加减去交分，为定分。月在阴历，不足减，反减蚀差，交前减之，余为阳历交后定分；交后减之，余为阳历交前定分：皆不蚀。阳历不足减，亦反减蚀差。交前减之，余为阴历交后定分；交后减之，余为阴历交前定分：皆蚀。

凡去交定分，如阳历蚀限已下，为阳历蚀。以阳历定法约，为蚀分。已上者，以阳历蚀限减之，余为阴历蚀。以阴历定法约之，以减十五，余为蚀分。

凡月蚀去交分，二千一百四十七已下，皆既。已上者，以减后准，余如定法五百六约，为蚀分。凡月蚀既，泛用刻二十。如去交分千四百三十五已下，因增半刻。七百一十二已下，又增半刻。凡日月带蚀出没，各以定法通蚀分，半定用刻约之，以乘见刻。多于半定用刻，出为进，没为退；少于半定用刻，出为退，没为进：各如定法而一，为见蚀之大分。朔昼、望夜皆为见刻。其九服蚀差，则不复考详。

五星终率曰周率。因平合加中伏，得平见。金、水加夕，得晨；加晨，得夕。又以变差乘年，满象数去之；不尽为变交。三百约为分，统法而一，以减平见。三十六乘平见秒，十二乘变交秒，同以三千六百为母。余如交率已下，星在阳历；已上，去之，为入阴历。各以变策除，为变数，命初变算外；不尽为入其变度数及余。自此百约余分，母同刻法。以所入变下数，加减平见，为常见。金星晨见，先计自夕见，尽夕退，应加减先后差。同名相从，异名相销。与晨常见加减差，异名相销，同名相从。依加减晨平见为常见。

凡常见计入定气，求先从定数，各以差率乘之，差数而一，为定差。晨见先减、后加，夕见先加、后减常见，为定见。以常见与定见加减数，加减平见入变度数及余秒，为定见初变所入。以所行度顺加、退减之，即次变所入。以所入变下差数加减日度变率。其水星常见与定见加减数，同名相从，异名相销，反其加减。夕见差加疾行日率者，倍其

差，加度率。又分其差，以加迟留日率。晨见亦分其差，以加迟留日率，以所差之数，加疾行日率，亦倍其差，加疾行度率。夕见差减疾行日率者，倍其差，减度率。又以其差减留日，不足减，侵减迟日。晨见差减留日，不足减者，侵减迟日，亦以其差减疾行日率，倍其差，以减度率。前变初日与后变末日先后数，同名相销，异名相从，为先后定数。各以差率乘之，差数而一，为日差。金星用后变差率、差数。以先后定数减之，为度差。金星夕伏，又日差减先后定数，为度差。晨伏以先后定数加日差，为度差。水星夕伏，以先后定数为日差。倍之，为度差。乃以日度差，积盈者以减、积缩者以加末变日度率。金、水晨伏，反用其差。又倍退行差，差率乘之，差数而一，为日差。以退差减之，为度差。金星夕伏，以日差减退差，为度差。晨伏以退差加日差，为度差。以退行日度差应加者减末变日度率。晨伏反用其差。各加减变讫，为日度定率。

他亦皆准《大衍历》法。其分秒不同，则各据本历母法云。

起长庆二年，用《宣明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虽朝廷多故，不暇讨论，然《大衍历》后，法制简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讫景福元年。

《观象历》，今有司无传者。

《长庆宣明历》演纪上元甲子，至长庆二年壬寅，积七百七万一百三十八算外。

《宣明》统法八千四百。

章岁三百六万八千五十五。

章月二十四万八千五十七。

通余四万四千五十五。

章闰九万一千三百七十一。

闰限二十四万四百四十三，秒六。

中节十五，余千八百三十五，秒五。

合策二十九，余四千四百五十七。

象准七，余三千二百一十四少。

中盈分三千六百七十一，秒二。

朔虚分三千九百四十三。

旬周五十万四千。

纪法六十。

秒法八。

候数五，余六百一十一，秒七。

卦位六，余七百三十四，秒二。

辰数十二，余千四百六十八，秒四。

刻法八十四。

象数九亿二千四十四万六千一百九十九。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虚分二千一百五十三，秒二百九十九。

岁差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九。

分统二百五十二万。

秒母三百。

二十四定气，皆百乘其气盈缩分，盈减、缩加中节，为定气所有日及余、秒。

六虚之差五十三，秒二百九十九。

历周二十三万一千四百五十八，秒十九。

历周日二十七，余四千六百五十八，秒十九。

历中日十三，余六千五百二十九，秒九半。

周差日一，余八千一百九十八，秒八十一。

秒母一百。

七日：初数，七千四百六十五；末数，九百三十五。

十四日：初数，六千五百二十九；末数，千八百七十一。

上弦：九十一度，余二千六百三十八，秒百四十九太。

望：百八十二度，余五千二百七十六，秒二百九十九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余七千九百一十五，秒百四十九半。

秒母三百。以刻法约历分为度，积之为积度。

中统四千二百。

辰刻八刻，分二十八。

昏、明刻各二刻，分四十二。

刻法八十四。度母同刻法。

距极度五十六，余八十二分半。

北极出地三十四度，余四十七分半。

终率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秒六千五百一十二。

终日二十七，余千七百八十二，秒六千五百一十二。

中日十三，余五千九十一，秒三千二百五十六。

交朔日二，余二千六百七十四，秒三千四百八十八。

交望日十四，余六千四百二十八，秒五千。

前准日十二，余三千七百五十四，秒千五百一十二。

后准日一，余千三百三十七，秒千七百四十四。

阴历蚀限六千六十。

阳历蚀限二千六百四十。

阴历定法四百四。

阳历定法百七十六。

交率二百二。

交数二千五百七十三。

秒法一万。

去交度乘数十一，除数七千三百三。

○岁星

周率三百三十五万五百四十，秒八十三。

周策二百九十八，余七千三百四十，秒八十三。

中伏日十六，余七千八百七十，秒四十一半。

变差九十八，秒三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余五十二，秒二十七。

变策十五，余十八，秒三十五。

差率五。

差数四。

○荧惑

周率六百五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五，秒二十六。

周策七百七十九，余七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六。

中伏日七十，余八千九十七，秒六十二。

变差三千五，秒一。

交率百八十二，余五十二，秒三十二。

变策十五，余十八，秒三十六。

差率三十九。

差数十。

○镇星

周率三百一十七万五千八百七十九，秒七十九。

周策三百七十八，余六百七十九，秒七十九。

中伏日十八，余四千五百三十九，秒八十九半。

变差二百七十七，秒九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余五十二，秒二十七。

变策十五，余十八，秒三十五。

差率十。

差数九。

○太白

周率四百九十万四千八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周策五百八十三，余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夕见伏日二百五十六。

夕见伏行二百四十四度。

晨见伏日三百二十七，余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晨见伏行三百四十九，余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中伏日四十一，余八千二十二，秒九十二半。

变差千二百三十六，秒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余五十二，秒二十九。

变策十五，余十八，秒三十五。

夕见差率三十一。

差数十。

晨见差率二。

差数三。

○辰星

周率九十七万三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周策百一十五，余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夕见伏日五十二。

夕见伏行十八度。

晨见伏日六十三，余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晨见伏行九十七度，余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中伏日十八，余七千八百九十五，秒十二半。

变差三千二百一，余十，秒六十七。

交率百八十二，余五十二，秒三十二。

变策十五，余十八，秒三十六。

差率、差数空。秒法百。

小分法三千六百。

五星平见加减历

志第二十下历六下

昭宗时，《宣明历》施行已久，数亦渐差，诏太子少詹事边冈与司天少监胡秀林、均州司马王墀改治新历，然术一出于冈。冈用算巧 ，能驰骋反覆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而经制、远大、衰序之法废矣。虽筹策便易，然皆冥于本原。其上元七曜，起赤道虚四度。景福元年，历成，赐名《崇玄》。气朔、发敛、盈缩、朓朒、定朔弦望、九道月度、交会、入蚀限去交前后，皆《大衍》之旧。余虽不同，亦殊涂而至者。大略谓：

策实曰岁实。揲法曰朔实。三元之策曰气策。四象之策曰平会。一象之策曰弦策。挂限曰闰限。爻数曰纪法。策余曰岁余。天中之策曰候策。地中之策曰卦策。贞悔之策曰土王策。辰法，半辰法也。乾实曰周天分。盈缩、朒朓，皆用常气。盈缩分曰升降。先后曰盈缩。

凡升降、损益，皆进一等，倍象统乘之，除法而一，为平行率。与后率相减，为差。半之，以加减平行率，为初、末率。倍差，进一等，以象统乘之，除法而一，为日差。以加减初、末为定。以日差累加减，为每日分。凡小余，皆万乘之，通法除，为约余，则以万为法。又以百约之，为大分，则以百为法。

凡冬至赤道日度及约余，以减其宿全度，乃累加次宿，皆为距后积度。满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三十七小分，去之。余半已下，为初；已上，以减限，为末。皆百四十四乘之。退一等，以减千三百一十五。所得以乘初、末度分，为差。又通初、末度分，与四千五百六十六先相减、后相乘，千六百九十除之，以减差，为定差。再退为分。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距后积度，为黄道积度。宿次相减，即其度也。以冬至赤道日度及约余，依前求定差以减之，为黄道日度。

凡岁差，十一乘之，又以所求气数乘之，三千八百八十八而一，以加前气中积；又以盈缩分盈加、缩减之，命以冬至宿度，即其气初加时宿度。

其定朔小余，如日法四十分之二十九已上，以定朔小余减日法，余如晨初余数已下，进一日。

冈又作径术求黄道月度。以蔀率去积年，为蔀周；不尽，为蔀余。以岁余乘蔀余，副之。二因蔀周，三十七除之，以减副。百一十九约蔀余，以加副。满周天去之。余，四因之为分，度母而一为度，即冬至加时平行月。

又以冬至约余距午前后分，二百五十四乘之，万约为分，满度母为度；午前以加、午后以减加时月，为午中月。自此计日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自冬至距定朔，累以平行减之，为定朔午中月。求次朔及弦望，各计日以平行加之。其分以度母除，为约分。

又四十七除蔀余，为率差。不尽，以乘七日三分半，副之。九因率差，退一等，为分，以减副。又百约冬至加时距午分，午前加之、午后减之、满转周去之，即冬至午中入转。以冬至距朔日减之，即定朔午中入转。求次朔及弦望，计日加之。

各以所入日下损益率乘转余，百而一，以损益盈缩积，为定差。以盈加、缩减午中月，为定月。以月行定分乘其日晨昏距午分，万约为分，满百为度，以减午中定月，为晨月；加之，为昏月。以朔昏月减上弦昏月，以上弦昏月减望昏月，以望晨月减下弦晨月，以下弦晨月减后朔晨月，各为定程。以相距日均，为平行度分。与次程相减，为差。以加、减平行，为初、末日定行。后少，加为初，减为末；后多，减为初，加为末。减相距日一，均差，为日差。累损、益初日，为每日定行。后多，累益之；后少，累减之。因朔弦望晨昏月，累加之，得每日晨昏月。

○晷漏

各计其日中入二至加时已来日数及余。如初限已下，为后；已上，以减二至限，余为前，副之。各以乘数乘之，用减初、末差。所得再乘其副，满百万为尺，不满为寸、为分。夏至后，则退一等。皆命曰晷差。冬至前后，以减冬至中晷：夏至前后，以加夏至中晷；为每日阳城中晷。与次日相减，后多曰息，后少曰消。以冬夏至午前、后约分乘之，万而一，午前息减、消加；午后息加、消减中晷：为定数也。凡冬至初日，有减无加；夏至初日，有加无减。

又计二至加时已来至其日昏后夜半日数及余。冬至后为息，夏至后为消。如一象已下，为初；已上，反减二至限，余为末。令自相乘，进二位，以消息法除为分，副之。与五百分先相减，后相乘，千八百而

一，以加副，为消息数。以象积乘之，百约为分，再退为度。春分后以加六十七度四十分，秋分后以减百一十五度二十分，即各其日黄道去极。与一象相减，则赤道内外也。以消息数，春分后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后以减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漏母也。以减五千，为晨昏距子分。

置晷漏母，千四百六十一乘，而再半之。百约，为距午度。以减半周天，余为距中度。百三十五乘晷漏母，百约为分，得晨初余数。凡晷漏，百为刻。不满，以象积乘之，百约为分，得夜半定漏。

九服中晷，各于其地立表候之。在阳城北，冬至前候晷景与阳城冬至同者，为差日之始；在阳城南，夏至前候晷景与阳城夏至同者，为差日之始。自差日之始，至二至日，为距差日数也。在至前者，计距前已来日数；至后者，计入至后已来日数。反减距差日，余为距后日准。求初、末限晷差，各冬至前后以加、夏至前后以减冬夏至阳城中晷，得其地其日中晷。若不足减，减去夏至阳城中晷，即其日南倒中晷也。自余之日，各计冬夏至后所求日数。减去距冬夏至差日，余准初、末限入之。又九服所在，各于其地置水漏，以定二至夜刻，为漏率。以漏率乘每日晷漏母，各以阳城二至晷漏母除之，得其地每日晷漏母。

○交会

以四百一乘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约余，三十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得定朔望入交定积度分。以减周天，命起朔望加时黄道日躔，即交所在宿次。

凡入交定积度，如半交已下，为在阳历；已上，减去半交，余为入阴历。以定朔望约余乘转分，万约为分，满百为度；以减入阴、阳历积度，为定朔望夜半所入。

如一象已下，为在少象；已上者，反减半交，余为入老象。皆七十三乘之，退一等。用减千三百二十四，余以乘老、少象度及余，再退为分，副之。在少象三十度已下，老象六十一度已上，皆与九十一度先相减、后相乘，五十六除，为差。若少象三十度已上，反减九十一度，及老象六十度已下，皆自相乘，百五除，为差。皆以减副，百约为度，即朔望夜半月去黄道度分。

凡定朔约余距午前、后分，与五千先相减、后相乘，三万除之；午

前以减，午后倍之，以加约余，为日蚀定余。定望约余，即为月蚀定余。晨初余数已下者，皆四百乘之，以晨初余数除之，所得以加定望约余，为或蚀小余。各以象统乘之，万约，为半辰之数。余满二千四百为刻。不尽退除，为刻分，即其辰刻日蚀有差。

置其朔距天正中气积度，以减三百六十五度半，余以千乘，满三百六十五度半除为分，曰限心。加二百五十分，为限首。减二百五十分，为限尾。满若不足，加减一千，退蚀定余一等。与限首、尾相近者，相减，余为限内外分。其蚀定余多于限首、少于限尾者，为外。少于限首、多于限尾者，为内。在限内者，令限内分自乘，百七十九而一，以减六百三十，余为阴历蚀差。限外者，置限外分与五百先相减、后相乘，四百四十六而一，为阴历蚀差。又限内分亦与五百先相减，后相乘，三百一十三半而一，为阳历蚀差。在限内者，以阳历蚀差加阴历蚀差，为既前法。以减千四百八十，余为既后法。在限外者，以六百一十分为既前法，八百八十分为既后法，其去交度分，在限外阴历者，以阴历差减之。不足减者，不蚀。又限外无阳历。交在限内阴历者，以阳历蚀差加之。若在限内阳历者，以去交度分反减阳历蚀差。若不足反减者，不蚀。皆为去交定分。如既前法已下者，为既前分；已上者，以减千四百八十，余为既后分；皆进一位。各以既前、后法除，为蚀分。在既后者，其亏复阴历也；既前者，阳历也。

凡朔望月行定分，日以九百乘，月以千乘，如千三百三十七而一，日以减千八百，月以减二千，余为泛用刻分。凡月蚀泛用刻，在阳历以三十四乘，在阴历以四十一乘，百约，为月蚀既限。以减千四百八十，余为月蚀定法。其去交度分，如既限已下者，既。已上者，以减千四百八十，余进一位，以定法约，为蚀分。其蚀五分已下者，为或食；已上为的蚀。

凡日月食分，泛用刻乘之，千而一，为定用刻。不尽，退除为刻分。既者，以泛为定。各以减蚀甚约余，为亏初。加之，为复满。凡蚀甚与晨昏分相近，如定用刻已下者，因相减，余以乘蚀分，满定用刻而一，所得以减蚀分，得带蚀分。

五星变差曰岁差。阴阳进退差曰盈缩。爻算曰画度。画有十二，亦爻数也。推冬至加后时平合日算，曰平合中积。副之，曰平合中星。岁差减中星，曰入历。有余者，皆约之。因平合以诸变常积日加中积，常积度加中星、入历，各其变中积、中星、入历也。

凡入历盈限已下，为盈。已上，去之，为缩。各如画度分而一，命画数算外。不满，以画下损益乘之，画度分除之。以损益盈缩积，为定差。盈加、缩减中积，为定积。准求所入气及月日，加冬至大余及约余，为其变大小余。以命日辰，则变行所在也。亦以盈加、缩减中星，应用躔差。视定积如半交已下，为在盈；已上，去之。为在缩。所得，令半交度先相减、后相乘，三千四百三十五除，为度。不尽退除为分者，亦盈加、缩减之。

其变异术者，从其术，各为定星。命起冬至黄道日躔，得其变行加时所在宿度也。凡辰星依历变置算，乃视晨见、晨顺在冬至后，夕见、夕顺在夏至后，计中积去二至九十一日半已下，令自乘；已上，以减百八十二日半，亦自乘。五百而一，为日。以加晨夕见中积、中星，减晨夕顺中积、中星，各为应见不见中积、中星也。凡盈缩定差，荧惑晨见变六十一乘之、五十四除之，乃为定差。太白、辰星再合，则半其差。其在夕见、晨疾二变，则盈减、缩加。凡岁、镇、荧惑留退，皆用前迟入历定差。又各视前迟定星，以变下减度减之。余半交已下，为盈；已上，去之，为缩。又视之，七十三已下三因之。已上减半交，余二因之，为差。岁、镇二星退一等，荧惑全用之。在后退，又倍其差。后留，三之。皆满百为度。以盈加、缩减中积，又以前迟定差盈加、缩减，乃为留退定积。其前后退中星，则以差缩加、盈减，又以前迟定差盈加、缩减，乃为退行定星。

凡诸变定星迭相减，为日度率。荧惑迟日盈六十、度盈二十四者，所盈日度加疾变日度，为定率。太白退日率，百乘之、二百一十二除之，为留日。以减退日率，为定率。辰星退顺日率一等，为留日。以减顺日率，为定率。以日均度，为平行。又与后变平行相减，为差。半之，视后多少，以加减平行，为初、末日行分。以初日行分乘其变小余，万而一，顺减、退加其变加时宿度，为夜半宿度。又减日率一，均差，为日差。视后多少，累损益初日，为每日行分。因夜半宿度，累加减之。得每日所至。

五星差行，衰杀不伦，皆以诸变类会消息署之。

起二年颁用，至唐终。

《景福崇玄历》演纪上元甲子，距景福元年壬子，岁积五千三百九十四万七千三百八算外。

《崇玄》通法万三千五百。

岁实四百九十三万八百一。

气策十五，余二千九百五十，秒一。

朔实三十九万八千六百六十三。

平会二十九，余七千一百六十三。

望策十四，余万三百三十一半。

弦策七，余五千一百六十五太。

朔虚分六千三百三十七。中盈分五千九百，秒二。

岁余七万八百一。

闰限三十八万六千四百二十五，秒二十三。

象位六。象统二十四。

候策五，余九百八十三，秒二十五；秒母七十二。

卦策六，余千一百八十，秒一；秒母六十。

土王策三，余五百九十，秒一；秒母百二十。

辰数五百六十二半。

刻法百三十五。

周天分四百九十三万九百六十一，秒二十四。

岁差百六十，秒二十四。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虚分三千四百六十一，秒二十四。

约虚分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八十八。

除法七千三百五。

秒母一百。

二十四气中积，自冬至，每气以气策及约余累之。

转周分三十七万一千九百八十六，秒九十七。

转终日二十七，余七千四百八十六，秒九十七。

朔差日一，余万三千一百七十六，秒三。

度母一百。每日累转分为转积度。

秒母一百。

七日：初数万一千九百九十六太，末数千五百三少。

十四日：初数万四百九十三半，末数三千六半。

二十一日：初数八千九百九十少，末数四千五百九太。

二十八日：初数七千四百八十七。

蔀率九千三十六。

岁余六百三十九。

周天分千七百三十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分。

度母十九。

月行定分同转分。

平行积度，日累十三度七分。

转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分半。

七日：初八十八分，小分八十七半；末十一分，小分十二半。

十四日：初七十七分太；末二十二分少。

二十一日：初六十六分，小分六十二半；末三十三分，小分三十七半。

二十八日：初五十五分半。

入转日母一百。

二至限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小分二十二分半。

消息法千六百六十七半。

一象九十一度三千一百三十一分。

辰法八刻百六十分。

昏、明二刻二百四十分。

象积四百八十。

冬至前后限五十九日；差二千一百九十五分；乘数十五。

夏至前后限百二十三日六十二分，小分二十二半；差四千八百八十分；乘数四。

阳城冬至晷丈二尺七寸一分半。

夏至晷尺四寸七分，小分八十。

交终分三十六万七千三百六十四，秒九千六百七十三。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千八百六十四，秒九千六百七十三；约余二千一百二十二。

交中日十三，余八千一百八十二，秒四千八百三十六半；约余六千六百十一。

朔差日二，余四千二百九十八，秒三百二十七；约余三千一百八十四。

望策日十四，余万二百三十一，秒五千；约余七千六百五十；四。

交限日十二，余六千三十三，秒四千六百七十三；约余四千五百六十九。

望差日一，余二千一百四十九，秒百六十三半；约余千五百九十二。

交率二百六十二。

交数三千三百五十。

交终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三分，小分六十四。

转终三百七十四度二十八分。

半交百八十一度八十六分，小分八十二。

一象九十度，九十三分，小分四十一。

去交度乘数十一，除数八千六百三十二。

秒母一万。

○岁星

终率五百三十八万四千九百六十二，秒十一。

平合日三百九十八，余万一千九百六十二，秒十一；约余八千八百六十一。

盈限二百五度。

盈画十七度八分，秒三十三。

缩限百六十度二十五分，秒六十三太。

缩画十三度三十五分，秒四十七。

岁差百三十三，秒九十二半。

○荧惑

终率千五十二万八千九百一十六，秒九十一。

平合日七百七十九，余万二千四百一十六，秒九十一；约余九千一百九十八。

盈限百九十六度八十分。

盈画十六度四十分。

缩限百六十八度四十五分，秒六十三太。

缩画十四度三分，秒八十。

岁差百三十三，秒四十六。

○镇星

终率五百一十万四千八十四，秒五十四。

平合日三百七十八，余千八十四，秒五十四；约余八百三。

盈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六十三太。

盈画十五度二十二分。

缩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缩画十五度二十二分。

岁差百三十二，秒九十四。

○太白

终率七百八十八万二千六百四十八，秒七十六。

平合日五百八十三，余万二千一百四十八，秒七十六；约余八千九百九十九。

再合日二百九十一，余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秒三十八；约余九千五百。

盈限百九十七度十六分。

盈画十六度四十三分。

缩限百六十八度九分，秒六十三太。

缩画十四度，秒八十。

岁差百三十四，秒三十六。

○辰星

终率百五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十八，秒九十七。

平合日百一十五，余万一千八百七十八，秒九十七；约余八千八百。

再合日五十七，余万二千六百八十九，秒四十八半；约余九千四百。

盈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盈画十五度二十二分。

缩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六十三太。

缩画十五度二十一分，秒八十九。

岁差百三十三，秒六十四。

○五星入变历表略

志第二十一天文一

昔者，尧命羲、和，出纳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时。至舜，则曰“在璿玑玉衡　　，以齐七政”而已。虽二典质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际，推候占测，为术犹简。至于后世，其法渐密者。必积众人之智，然后能极其精微哉。盖自三代以来详矣。诗人所记，婚礼、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书日食、星变，《传》载诸国所占次舍、伏见、逆顺。至于《周礼》测景求中、分星辨国、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独无所谓璿玑玉衡者，岂其不用于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复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为何器也。至汉以后，表测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当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仪以候天地，而浑天、周髀、宣夜之说，至于星经、历法，皆出于数术之学。唐兴，太史李淳风、浮图一行，尤称精博，后世未能过也。故采其要说，以著于篇。至于天象变见所以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谨记也。

贞观初，淳风上言：“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浑天仪也。《周礼》，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见日行黄道之验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落下闳作浑仪，其后贾逵、张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按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常定于中，国无南北之异。盖浑仪无黄道久矣。”太宗异其说，因诏为之。至七年仪成。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鰲足，以张四表。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筩而贯约矩规。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皆用铜。帝称善，置于凝晖阁，用之测候。阁在禁中，其后遂亡。

开元九年，一行受诏，改治新历，欲知黄道进退，而太史无黄道仪，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以木为游仪，一行是之，乃奏：“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昔人潜思，皆未能得。今令瓒所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于推步尤要，请更铸以铜铁。”十一年仪成。一行又曰：“灵台铁仪，后魏斛兰所作，规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以考月行，迟速多差，多或至十七度，少不减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时。李淳风黄道仪，以玉衡旋规，别带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法颇难，术遂寝废。臣更造游仪，使黄道运行，以追列舍之变，因二分之中，以立黄道，交于奎、轸之间，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黄

道内施白道月环，用究阴阳脁，腧，动合天运。简而易从，可以制器垂象，永传不朽。”于是玄宗嘉之，自为之铭。

又诏一行与令瓒等更铸浑天铜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锁，交错相持。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藏于集贤院。

其黄道游仪，以古尺四分为度。旋枢双环，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纵八分，厚三分，直径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谓旋仪也。南北科两极，上下循规各三十四度。表里画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银钉。使东西运转，如浑天游旋。中旋枢轴，至两极首内，孔径大两度半，长与旋环径齐。玉衡望筩，长四尺五寸八分，广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径六分。衡旋于轴中，旋运持正，用窥七曜及列星之阔狭。外方内圆，孔径一度半，周日轮也。阳经双环，表一丈七尺三寸，里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广四寸，厚四分，直径五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里画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银钉。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双间挟枢轴及玉衡望筩旋环于中也。阴纬单环，外内广厚周径，皆准阳经，与阳经相衔各半，内外俱齐。面平，上为天，下为地。横周阳环，谓之阴浑也。平上为两界，内外为周天百刻。天顶单环，表一丈七尺三寸，纵广八尺，厚三分，直径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国人顶之上，东西当卯酉之中，稍南，使见日出入。令与阳经、阴纬相固，如鸟壳之裹黄。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黄道十二度，去北极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强。赤道单环，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横八分，厚三分，直径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当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双规运动，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轸十三度；冬至日在牵牛初，今在斗十度。随穴退交，不复差缪。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顶三十六度，而横置之。黄道单环，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横八分，厚四分，直径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横道。太阳陟降，积岁有差。月及五星，亦随日度出入。古无其器，规制不知准的，斟酌为率，疏阔尤甚。今设此环，置于赤道环内，仍开合使运转，出入四十八度，而极画两方，东西列周天度数，南北列百刻，可使见日知时。上列三百六十策，与用卦相准。度穿一穴，与赤道相交。白道月环，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横八分，厚三

分，直径四尺七寸六分。用行有迂曲迟速，与日行缓急相及。古亦无其器，今设于黄道环内，使就黄道为交合，出入六度，以测每夜月离，上画周天度数，度穿一穴，拟移交会。皆用钢铁。游仪，四柱为龙，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长六尺九寸，高、广皆四寸，池深一寸，广一寸半。龙能兴云雨，故以饰柱。柱在四维。龙下有山、云，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铜。

其所测宿度与古异者：旧经，角距星去极九十一度，亢八十九度，氐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牵牛百六度，须女百度，虚百四度，危九十七度，营室八十五度，东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娄八十度，胃、昴七十四度，毕七十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参九十四度，东井七十度，舆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张九十七度，翼九十七度，轸九十八度。今测，角九十三度半，亢九十一度半，氐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牵牛百四度，须女百一度，虚百一度，危九十七度，营室八十三度，东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娄七十七度，胃、昴七十二度，毕七十六度，觜觿八十二度，参九十三度，东井六十八度，舆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张百度，翼百三度，轸百度。

又旧经，角距星正当赤道，黄道在其南；今测，角在赤道南二度半，则黄道复经角中，与天象合。虚北星旧图入虚，今测在须女九度。危北星旧图入危，今测在虚六度半。又奎误距以西大星，故壁损二度，奎增二度；今复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毕、赤道十六度，黄道亦十六度。觜觿，赤道二度，黄道三度。二宿俱当黄道斜虚，毕尚与赤道度同，觜觿总二度，黄道损加一度，盖其误也。今测毕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又柳误距以第四星，今复用第三星。张中央四星为硃鸟嗉，外二星为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张增二度半，七星减二度半；今复以膺为距，则七星、张各得本度。

其他星：旧经，文昌二星在舆鬼，四星在东井。北斗枢在七星一度，璿在张二度，机在翼二度，权在翼八度，衡在轸八度，开阳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关在黄道南四度，天尊、天椁在黄道北，天江、天高、狗国、外屏、云雨、虚梁在黄道外，天囷、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东井，中台在七星，建星在黄道北半度，天苑在昴、毕，王良在壁，外屏在觜觿，雷电在赤道外五度，霹雳在赤道外四度，八魁在营室，长垣、罗堰当黄道。今测，文昌四星在柳，一星在舆鬼，一星在东井。北斗枢在张十三度，璿在张十二度半，机在翼十三度，权在翼十七度太，

衡在轸十度半，开阳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天关、天尊、天椁、天江、天高、狗国、外屏，皆当黄道。云雨在黄道内七度，虚梁在黄道内四度，天囷当赤道，土公吏在赤道内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张，建星在黄道北四度半，天苑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在毕，雷电在赤道内二度，霹雳四星在赤道内，一星在外，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营室，长垣在黄道北五度，罗堰在黄道北。

黄道，春分与赤道交于奎五度太；秋分交于轸十四度少；冬至在斗十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带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黄道斜运，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节、九限，校二道差数，著之历经。

盖天之说，李淳风以为天地中高而四颓，日月相隐蔽，以为昼夜。绕北极常见者谓之上规，南极常隐者谓之下规，赤道横络者谓之中规。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黄道，为图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损，而盖天之状见矣。

削篾为度，径一分，其厚半之，长与图等，穴其正中，植针为枢，令可环运。自中枢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之末，旋为外规。规外太半度，再旋为重规。以均赋周天度分。又距极枢九十一度少半，旋为赤道带天之纮。距极三十五度旋为内规。

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正辰次之中，以立宿距。按浑仪所测，甘、石、巫咸众星明者，皆以篾，横考入宿距，纵考去极度，而后图之。其赤道外众星疏密之状，与仰视小殊者，由浑仪去南极渐近，其度益狭；而盖图渐远，其度益广使然。若考其去极入宿度数，移之于浑天则一也。又赤道内外，其广狭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规度之，则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黄赤道交，以规度之，则二至距极度数不得其正；当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刻为七十二限，据每黄道差数，以篾度量而识之，然后规为黄道，则周天咸得其正矣。又考黄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刻为七十二候，定阴阳历二交所在，依月去黄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篾度量而识之，然后规为月道，则周天咸得其正矣。

中晷之法。初，淳风造历，定二十四气中晷，与祖冲之短长颇异，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历》，诏太史测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为定数。其议曰：

《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

地中。”郑氏以为“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内，是以半之，得地中，今颍川阳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陆之路九千里，盖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当五千乎。开元十二年，测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与元嘉所测略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极，才高二十余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众，古所未识，乃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极二十度已上之星则见。”又铁勒、回纥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师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干，居澣海之北，北距大海，昼长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胹羊髀才熟而曙，盖近日出没之所。太史监南宫说择河南平地，设水准绳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台始白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仪岳台，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沟，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而旧说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

今以句股校阳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厘，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视，极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台表视之，极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仪表视之，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五寸。知扶沟表视之，极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分。上蔡武津表视之，极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极去地，虽秒分微有盈缩，难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极之远近异，则黄道轨景固随而变矣。自此为率推之，比岁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图测之，定气四尺四寸七分，按图斜视，极高二十九度半，差阳城五度三分。蔚州横野军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图测之，定气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图斜视，极高四十度，差阳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径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阳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阳城至横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十四步。夏至晷差尺五寸三分；自阳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阳城至横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阳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阳城至横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与南方差少，冬至与北方差多。

又以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极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阳城十四度三分，其径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顶北六度六分强，极高十七度四分，周圆三十五度，常见不隐。冬至晷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径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阳城而北，至铁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与林邑正等，则五月日在天顶南二十七度四分，极高五十二度，周圆百四度，常见不隐。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没地才十五余度，夕没亥西，晨出丑东，校其里数，已在回纥之北，又南距洛阳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则极长之昼，其夕常明。然则骨利干犹在其南矣。

吴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传，以戴日下万五千里为句股，斜射阳城，考周径之率以揆天度，当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余。今测日晷，距阳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则一度之广皆三分减二，南北极相去八万里，其径五万里。宇宙之广，岂若是乎？然则蕃之术，以蠡测海者也。

古人所以恃句股术，谓其有证于近事。顾未知目视不能及远，远则微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譬游于太湖，广袤不盈百里，见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几千万里，犹见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际，俱设重差而望之，必将大小之同术，无以分矣。横既有之，纵亦宜然。

又若树两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数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复于二表间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则表首环屈相合。若置火炬于两表之端，皆当无影矣。夫数十里之高与十里之广，然犹斜射之影与仰望不殊。今欲凭晷差以指远近高下，尚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测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岱宗礼毕，自上传呼万岁，声闻于下。时山下夜漏未尽，自日观东望，日已渐高。据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则山上所差凡三刻余。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后，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后。自岳趾升泰坛仅二十里，而昼夜之差一节。设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句股术，固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表乎！

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将以节宣和气，转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

周径。其所以重历数之意，将欲恭授人时，钦若乾象，不在于浑、盖之是非。若乃述无稽之法于视听之所不及，则君子当阙疑而不议也。而或者各守所传之器以术天体，谓浑元可任数而测，大象可运算而窥。终以六家之说，迭为矛盾，诚以为盖天邪？则南方之度渐狭；果以为浑天邪？则北方之极浸高。此二者，又浑、盖之家尽智毕议，未能有以通其说也。则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区区于异同之辨，何益人伦之化哉。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异，先儒一以里数齐之，遂失其实。今更为《覆矩图》，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极移一度，辄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昼夜之长短，而天下之晷，皆协其数矣。

昭宗时，太子少詹事边冈，脩历术，服其精粹，以为不刊之数也。

初，贞观中，淳风撰《法象志》，因《汉书》十二次度数，始以唐之州县配焉。而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坦，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益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

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谓、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故于天象，则弘农分陕为两河之会，五服诸侯在焉。自陕而西为秦、凉，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自陕而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济，南至于淮，东达钜野，为宋、郑、陈、蔡；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鄘、卫；汉东滨淮水之阴为申、随。皆四战用文之国也。北纪之东，至北河之北，为邢、赵。南纪之东，至南河之南，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为邹、鲁，南涉江、淮为吴、越。皆负海之国，贷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东及海，为戎狄。自江源循岭徼南，东及海，为蛮越。观两河之象。与云汉之所始终，而分野可知矣。

于《易》，五月一阴生，而云汉潜萌于天稷之下，进及井、钺间，得坤维之气，阴始达于地上，而云汉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纬之气通

矣。东井据百川上流，故鹑首为秦、蜀墟，得两戒山河之首。云汉达坤维右而渐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参、伐皆直天关表而在河阴，故实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远，涉阴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滨却负恒山，居北纪众山之东南，外接髦头地，皆河外阴国也。十月阴气进逾乾维，始上达于天，云汉至营室、东壁间，升气悉究，与内规相接。故自南正达于西正，得云汉升气，为山河上流；自北正达于东正，得云汉降气，为山河下流。陬訾在云汉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当中州河、济间。且王良、阁道由紫垣绝汉抵营室，上帝离宫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韦分。十一月一阳生，而云汉渐降，退及艮维，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间，复与列舍气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阴气益降，进及大辰，升阳之气究，而云汉沈潜于东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龙出泉为解，皆房、心象也。星纪得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析木为云汉末派，山河极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自北河末派，穷北纪之曲，东北负海，为析木。负海者，以其云汉之阴也。唯陬訾内接紫宫，在王畿河、济间。降娄、玄枵与山河首尾相远，邻颛顼之墟，故为中州负海之国也。其地当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东海。自鹑首逾河，戒东曰鹑火，得重离正位，轩辕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华之交，东接祝融之墟，北负河，南及汉，盖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纪天汉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气，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钜野岱宗，西至陈留，北负河、济，南及淮，皆和气之所布也。阳气自明堂渐升，达于龙角，曰寿星。龙角谓之天关，于《易》，气以阳决阴，夬象也。升阳进逾天关。得纯乾之位，故鹑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负海，亦纯阳地也。寿星在天关内，故其分野，在益、亳西南，淮水之阴，北连太室之东，自阳城际之，亦巽维地也。

夫云汉自坤抵艮为地纪，北斗自乾携巽为天纲，其分野与帝车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维内者，降娄也，故为少昊之墟。叶北宫之政而在干维外者，陬訾也，故为颛顼之墟。成摄提之政而在巽维内者，寿星也，故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维外者，鹑尾也，故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阶之政者，轩辕也，故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气，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气，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终，皆阴阳变化之际也。若微者沈潜而不及，章者高明而过亢，皆非上帝之居也。

斗杓谓之外廷，阳精之所布也。斗魁谓之会府，阳精之所复也。杓以治外，故鹑尾为南方负海之国。魁以治内，故陬訾为中州四战之国。

其余列舍，在云汉之阴者八，为负海之国。在云汉之阳者四，为四战之国。降娄、玄枵以负东海，春神主于岱宗，岁星位焉。星纪、鹑尾以负南海，其神主于衡山，荧惑位焉。鹑首、实沈以负西海，其神主于华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负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鹑火、大火、寿星、豕韦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镇星位焉。

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周之兴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仅得河南七县。今又天下一统，而直以鹑火为周分，则疆场舛矣。七国之初，天下地形雌韩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尽河东、河内，北固漳、鄴，东分梁、宋，至于汝南，韩据全郑之地，南尽颍川、南阳、西达虢略，距函谷，固宜阳，北连上地，皆绵亘数州，相错如绣。考云汉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余宿。其后魏徙大梁，则西河合于东井；秦拔宜阳，而上党入于舆鬼。方战国未灭时，星家之言，屡有明效。今则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也。

又古之辰次与节气相系，各据当时历数，与岁差迁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数纪之，而著其分野，其州县虽改隶不同，但据山河以分尔。

须女、虚、危，玄枵也。初，须女五度，余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虚九度。终，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济北东逾济水，涉平阴，至于山庄，循岱岳众山之阴，东南及高密，又东尽莱夷之地，得汉北海、千乘、淄川，济南、济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古齐、纪、祝、淳于、莱、谭、寒及斟寻、有过、有鬲、蒲姑氏之国，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自济东达于河外，故其象著为天津，绝云汉之阳。凡司人之星与群臣之录，皆主虚、危，故岱宗为十二诸侯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当九河末派，比于星纪，与吴、越同占。

营室、东壁，陬訾也。初，危十三度，余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营室十二度。终，奎一度。自王屋、太行而东，得汉河内，至北纪之东隅，北负漳、鄴，东及馆陶、聊城。又自河、济之交，涉荥波，滨济水而东，得东郡之地，古邶、庸阝、卫、凡、胙、邗、雍、共、微、观、南燕、昆吾、豕韦之国。自阁道、王良至东壁，在豕韦，为上流。当河内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会，为离宫。又循河、济而东接玄枵为营室之分。

奎、数，降娄也。初，奎二度，余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

娄一度。终，胃三度。自蛇丘、肥成，南届钜野，东达梁父，循岱岳众山之阳，以负东海。又滨泗水，经方与、沛、留、彭城，东至于吕梁，乃东南抵淮，并淮水而东，尽徐夷之地，得汉东平、鲁国、琅邪、东海、泗水、城阳，古鲁、薛、邾、莒、小邾、徐、郯、鄫、鄅、邳、郜、任、宿、须句、颛臾、牟、遂、铸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国。奎为大泽，在陬訾下流，当钜野之东阳，至于淮、泗。娄、胃之墟，东北负山，盖中国膏腴地，百谷之所阜也。胃得马牧之气，与冀之北土同占。

胃、昴、毕，大梁也。初，胃四度，余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终，毕九度。自魏郡浊漳之北，得汉赵国、广平、钜鹿、常山，东及清河、信都，北据中山、真定，全赵之分。又北逾众山，尽代郡、雁门、云中、定襄之地与北方群狄之国。北纪之东阳，表里山河，以蕃屏中国，为毕分。循北河之表，西尽塞垣，皆髦头故地，为昴分。冀之北土，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

觜觿、参、伐，实沈也。初，毕十度，余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参七度。终，东井十一度。自汉之河东及上党、太原，尽西河之地，古晋、魏、虞、唐、耿、杨、霍、冀、黎、郇与西河戎狄之国。西河之滨，所以设险限秦、晋，故其地上应天阙。其南曲之阴，在晋地，众山之阳；南曲之阳，在秦地，众山之阴。阴阳之气并，故与东井通。河东永乐、芮城、河北县及河曲丰、胜、夏州，皆东井之分。参、伐为戎索，为武政，当河东，尽大夏之墟。上党次居下流，与赵、魏接，为觜觿之分。

东井、舆鬼，鹑首也。初，东井十二度，余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东井二十七度。终，柳六度。自汉三辅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陇坻至河右，西南尽巴、蜀、汉中之地，及西南夷犍为、越隽、益州郡，极南河之表，东至牂柯，古秦、梁、豳、芮、丰、毕、骀杠、有扈、密须、庸、蜀、羌、髳之国。东井居两河之阴，自山河上流，当地络之西北。舆鬼居两河之阳，自汉中东尽华阳，与鹑火相接，当地络之东南。鹑首之外，云汉潜流而未达，故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犬、鸡皆徼外之备也。西羌、吐蕃、吐谷浑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

柳、七星、张，鹑火也。初，柳七度，余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七星七度。终，张十四度。北自荥泽、荥阳，并京、索，暨山南，得新郑、密县，至外方东隅，斜至方城，抵桐柏，北自宛、叶，南暨汉

东，尽汉南阳之地。又自雒邑负北河之南，西及函谷，逾南纪，达武当、汉水之阴，尽弘农郡，以淮源、桐柏、东阳为限，而申州属寿星，古成周、虢、郑、管、郐、东虢、密、滑、焦、唐、随、申、邓及祝融氏之都。新郑为轩辕、祝融之墟，其东鄙则入寿星。柳。在舆鬼东，又接汉源，当益、洛之阳，接南河上流。七星系轩辕，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张，直南阳，汉东，与鹑尾同占。

翼、轸，鹑尾也。初，张十五度，余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终，轸九度。自房陵、白帝而东，尽汉之南郡、江夏，东达庐江南部，滨彭蠡之西，得长沙、武陵，又逾南纪，尽郁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达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自富、昭、象、龚、绣、容、白、廉州已西，亦鹑尾之墟。古荆楚、郧、鄀、罗、权、巴、夔与南方蛮貊之国。翼与□硃张同象，当南河之北，轸在天关之外，当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长沙，逾岭徼而南，为东瓯、青丘之分。安南诸州在云汉上源之东阳，宜属鹑火。而柳、七星、张皆当中州，不得连负海之地，故丽于鹑尾。

角、亢，寿星也。初，轸十度，余八十七，秒十四少。中，角八度。终，氐一度。自原武、管城，滨河、济之南，东至封丘、陈留，尽陈、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阳，西涉南阳郡至于桐柏，又东北抵嵩之东阳，中国地络在南北河之间，首自西倾，极于陪尾，故随、申，光皆豫州之分，宜属鹑火，古陈、蔡、许、息、江、黄、道、柏、沈、赖、蓼、须顿、胡、防、弦、厉之国。氐涉寿星，当洛邑众山之东，与亳土相接，次南直颍水之间，曰太昊之墟，为亢分。又南涉淮气连鹑尾，在成周之东阳，为角分。

氐、房、心，大火也。初，氐二度，余千四百一十九，秒五太。中，房二度。终，尾六度。自雍丘、襄邑、小黄而东，循济阴，界于齐、鲁，右泗水，达于吕梁，乃东南接太昊之墟，尽汉济阴、山阳、楚国、丰、沛之地，古宋、曹、郕、滕、茅、郜、萧、葛、向城、逼阳、申父之国。商、亳负北河，阳气之所升也，为心分、丰、沛负南河，阳气之所布也，为房分。其下流与尾同占，西接陈、郑为氐分。

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余二千七百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终，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汉河间、涿郡、广阳及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乐浪、玄菟，古北燕、孤竹、无终、九夷之国。尾得云汉之末派，龟、鱼丽焉，当九河之下流，滨于渤碣，皆北纪之所穷也。箕与南斗相近，为辽水之阳，尽朝鲜三韩之

地，在吴、越东。

南斗、牵牛，星纪也。初，南斗九度，余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终，女四度。自庐江、九江，负淮水，南尽临淮、广陵，至于东海，又逾南河，得汉丹杨、会稽、豫章，西滨彭蠡，南涉越门，迄苍梧、南海，逾岭表，自韶、广以西，珠崖以东，为星纪之分也。古吴、越、群舒、庐、桐、六、蓼及东南百越之国。南斗在云汉下流，当淮、海间，为吴分。牵牛去南河浸远，自豫章迄会稽，南逾岭徼，为越分。岛夷蛮貊之人，声教所不暨，皆系于狗国云。

志第二十二天文二

○日食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在氐五度。占曰：“诸侯专权，则其应在所宿国；诸侯附从，则为王者事。”四年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翼四度。楚分也。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九度。吴分也。九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氐七度。

贞观元年闰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胃九度。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在亢五度。胃为天仓，亢为疏庙。二年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娄十一度。占为大臣忧。三年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营室四度。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张十四度。占为礼失。六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在虚九度，虚，耗祥也。八年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参七度。九年闰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在毕十三度。占为边兵。十一年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娄二度。占为大臣忧。十二年闰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在奎九度。奎，武库也。十三年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四度。翼为远夷。十七年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在东井十六度。京师分也。十八年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房三度。房，将相位。二十年闰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在胃九度。占曰：“主有疾。”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

显庆五年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在柳五度。

龙朔元年五月甲子晦，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七度。皆京师分也。

麟德二年闰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在胃九度。占曰：“主有疾。”

乾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翼六度。

总章二年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九度。

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东井十八度。二年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在箕九度。三年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尾十度。东井，京师分。箕为后妃之府，尾为后宫。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娄十三度。占为大臣忧。

永隆元年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在尾十六度。

开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在尾四度。

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毕五度。十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房三度。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营室十五度。四年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七度。京师分也。

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昴七度。

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一度。皆正阳之月。

长寿二年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角十度。角内为天廷。

延载元年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轸十八度。轸为车骑。

证圣元年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营室五度。

圣历三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毕十五度。

长安二年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几既，在角初度。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度。占曰："君不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在亢七度。

神龙三年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东井二十八度。京师分也。

景龙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在南斗二十一度。斗为丞相位。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角十度。

开元三年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在张四度。七度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在毕十五度。九年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在轸十八度。十二年闰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虚初度。十七年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在氐九度。二十年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在营室十度。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翼七度。二十一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在张十五度。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南斗二十三度。二十三年闰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一度。二十六年九

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在亢九度。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娄三度。

天宝元年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在张五度。五载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毕十六度。十三载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几既，在东井十九度。京师分也。

至德元载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在氐十度。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在张四度。

大历三年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在奎十一度。十年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在氐十一度。宋分也。十四年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张四度。十二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在危十二度。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在轸八度。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在营室六度。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尾六度。宋分也。十二年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八度。占曰："旱。"十七年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东井十度。

元和三年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在七星三度。十年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八度。十三年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舆鬼一度。京师分也。

长庆二年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三度。三年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角十二度。

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奎一度。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虚三度。

会昌三年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东壁一度。并州分也。四年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在营室七度。五年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在张七度。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四度。

大中二元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在参九度。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危一度。危为玄枵，亦耗祥也。

咸通四年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张十七度。

乾符三年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在轸十四度。四年四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在毕三度。六年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在胃八度。

文德元年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在胃一度。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心二度。三年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二度。

凡唐著纪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朔九十，晦二，二日一。

○日变

贞观初，突厥有五日并照。二十三年三月，日赤无光。李淳风曰："日变色，有军急。"又曰："其君无德，其臣乱国。"濮阳复曰："日无光，主病。"

咸亨元年二月壬子，日赤无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浊气，色赤如赭。

上元二年三月丁未，日赤如赭。

永淳元年三月，日赤如赭。

文明元年二月辛巳，日赤如赭。

长安四年正月壬子，日赤如赭。

景龙三年二月庚申，日色紫赤无光。

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日赤如赭。二十九年三月丙午，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占为上刑急，人不乐生。

天宝三载正月庚戌，日晕五重。占曰："是谓弃光，天下有兵。"

肃宗上元二年二月乙酉，白虹贯日。

大历二年七月丙寅，日旁有青赤气，长四丈余。壬申，日上有赤气，长二丈。九月乙亥至于辛丑，日旁有青赤气。三年正月丁巳，日有黄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凡气长而立者为直，横者为格，立于日上者为冠。直为有自立者，格为战斗。又曰："赤气在日上，君有佞臣。黄为土功，青赤为忧。"

贞元二年闰五月壬戌，日有黑晕。六年正月甲子，日赤如血。十年三月乙亥，黄雾四塞，日无光。

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气如人形跪，手捧盘向日，盘中气如人头。四年闰三月，日傍有物如日。五年四月辛未，白虹贯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乌。十一年正月己卯，日紫赤无光。

长庆元年六月己丑，白虹贯日。三年二月庚戌，白虹贯日。

宝历元年六月甲戌，赤虹贯日。九月甲申，日赤无光。二年三月甲午，日中有黑气如柸。辛亥，日中有黑子。四月甲寅，白虹贯日。

太和二年二月癸亥，日无光，白雾昼昏。十二月癸亥，有黑祲，与日如斗。五年二月辛丑，白虹贯日。六年三月，有黑祲与日如斗。庚戌，日中有黑子。四月乙丑，黑气蔽日。七年正月庚戌，白虹贯日。八年七月甲戌，白虹贯日，日有交晕。十月壬寅，白虹贯日，东西际天，上有背玦。九年二月辛卯，日月赤如血。壬辰，亦如之。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白虹贯日。二月己丑，亦如之。二年十一月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鸡卵，日赤如赭，昼昏至于癸未。五年正月己丑，日晕，白虹在东，如玉环贯珥。二月丙辰，日有重晕，有赤气夹日。十二月癸卯朔，日旁有黑气来触。

会昌元年十一月庚戌，日中有黑子。四年正月戊申，日无光。二月己巳，白虹贯日如玉环。

大中十三年四月甲午，日暗无光。

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贯日，中有黑气如鸡卵。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气贯日，日有重晕。甲戌，亦如之。白气，兵象也。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

乾符元年，日中有黑子。二年，日中有若飞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两日并出而斗，三日乃不见。斗者，离而复合也。

广明元年，日晕如虹，黄气蔽日无光。日不可以二；虹，百殃之本也。

中和三年三月丙午，日有青黄晕。四月丙辰，亦如之。丁巳、戊

午，又如之。

光启三年十一月己亥，下晡，日上有黑气。四年二月己丑，日赤如血。庚寅，改元文德。是日，风，日赤无光。

景福元年五月，日色散如黄金。

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鬲弥旬，日有赤气，自东北至于东南。

天复元年十月，日色散如黄金。十一月，又如之。三年二月丁丑，日有赤气，自东北至于东南。

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见北斗，其占重。十一月癸酉，日中，日有黄晕，旁有青赤气二。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黄白晕，晕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晕中生白虹，渐东，长百余丈。二月乙巳，日有黄白晕如半环，有苍黑云夹日，长各六尺余，既而云变，状如人如马，乃消。旧占："背者，叛背之象。日晕有虹者为大战，半晕者相有谋，苍黑，祲祥也。夹日者，贼臣制君之象。变而如人者为叛臣；如马者为兵。"三年正月辛未，日有黄白晕，上有青赤背。二月癸巳，日有黄白晕，如半环，有青赤背。庚戌，日有黄白晕，青赤背。

○月变

贞观初，突厥有三月并见。

仪凤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见西方，是谓朓。朓则侯王其舒。

武太后时，月过望不亏者二。

天宝三载正月庚戌，月有红气如垂带。

肃宗元年建子月癸巳乙夜，月掩昴而晕，色白，有白气自北贯之。昴，胡也；白气，兵丧。建辰月丙戌，月有黄白冠，连晕，围东井、五诸侯、两河及舆鬼。东井，京师分也。

大历十年九月戊申，月晕荧惑、毕、昴、参，东及五车，晕中有黑气，乍合乍散。十二月丙子，月出东方，上有白气十余道，如匹练，贯五车及毕、觜觿、参、东井、舆鬼、柳、轩辕，中夜散去。占曰："女主凶。"白气为兵丧，五车主库兵，轩辕为后宫，其宿则晋分及京师也。

元和十一年，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贯月于营室。

开成四年闰正月甲申朔，乙酉，月在营室，正偃魄质成，早也。占为臣下专恣之象。五年正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占同上。

景福二年十一月，有白气如环，贯月，穿北斗，连太微。

天复二年十二月甲申，夜月有三晕，裹白，中赤黄，外绿。

天祐二年二月丙申，月晕荧惑。

○孛彗

武德九年二月壬午，有星孛于胃、昴间；丁亥，孛于卷舌。孛与彗皆非常恶气所生，而灾甚于彗。

贞观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历玄枵，乙亥不见。十三年三月乙丑，有星孛于毕、昴。十五年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不见。

龙朔三年八月癸卯，有彗星于左摄提，长二尺余，乙巳不见。摄提，建时节，大臣象。

乾封二年四月丙辰，有彗星于东北，在五车、毕、昴间，乙亥不见。

上元二年十二月壬午，有彗星于角、亢南，长五尺。三年七月丁亥，有彗星于东井，指北河，长三尺余；东北行，光芒益盛，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九月乙酉，不见。东井，京师分；中台、文昌，将相位；两河，天阙也。

开耀元年九月丙申，有彗星于天市中，长五丈，渐小，东行至河鼓，癸丑不见。市者，货食之所聚，以衣食生民者；一曰帝将迁都。河鼓，将军象。

永淳二年三月丙午，有彗星于五车北，四月辛未不见。

文明元年七月辛未夕，有彗星于西方，长丈余，八月甲辰不见。是谓天搀。

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见于西方。月，众阴之长，星如月者阴盛之极。

景龙元年十月壬午，有彗星于西方，十一月甲寅不见。二年七月丁酉，有星孛于胃、昴间。胡分也。三年八月壬辰，有星孛于紫宫。

延和元年六月，有彗星自轩辕入太微，至大角灭。

开元十八年六月甲子，有彗星于五车。癸酉，有星孛于毕、昴。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宫垣，历北斗魁，旬余，因云阴不见。

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于东方，在娄、胃间，色白，长四尺，东方疾行，历昴、毕、觜觿、参、东井、舆鬼、柳、轩辕至右执法西，凡五旬余不见。闰月辛酉朔，有彗星于西方，长数丈，至五月乃灭。娄为鲁，胃、昴、毕为赵、觜觿、参为唐，东井，舆鬼为京师分，柳其半为周分。二彗仍见者，荐祸也。又娄、胃间，天仓。

大历元年十二月己亥，有彗星于匏瓜，长尺余，经二旬不见，犯宦者星。五年四月己未，有彗星于五车，光芒蓬勃，长三丈。五月己卯，彗星见于北方，色白，癸未东行近八谷中星；六月癸卯近三公，己未不见。占曰："色白者，太白所生也。"七年十二月丙寅，有长星于参下。其长亘天。长星，彗属。参，唐星也。

元和十年三月，有长星于太微，尾至轩辕。十二年正月戊子，有彗星于毕。

长庆元年正月己未，有星孛于翼；丁卯，孛于太微西上将。六月，在彗星于昴，长一丈，凡十日不见。

太和二年七月甲辰，有彗星于右摄提南，长二尺。三年十月，客星见于水位。八年九月辛亥，有彗星于太微，长丈余，西北行，越郎位，庚申不见。

开成二年二月丙午，有彗星于危，长七尺余，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愈盛；癸丑在虚；辛酉，长丈余，西行稍南指；壬戌，在婺女，长二丈余，广三尺；癸亥，愈长且阔；三月甲子，在南斗；乙丑，长五丈，其末两岐，一指氐，一掩房；丙寅，长六丈，无岐，北指，在亢七度；丁卯，西北行，东指；己巳，长八丈余，在张；癸未，长三尺，在轩辕右不见。凡彗星晨出则西指，夕出则东指，乃常也。未有遍

指四方，凌犯如此之甚者。甲申，客星出于东井下。戊子，客星别出于端门内，近屏星。四月丙午，东井下客星没。五月癸酉，端门内客星没。壬午，客星如孛，在南斗天龠旁。八月丁酉，有彗星于虚、危，虚、危为玄枵。枵，耗名也。三年十月乙巳，有彗星于轸魁，长二丈余，渐长，西指。十一月乙卯，有彗星于东方，在尾、箕，东西亘天；十二月壬辰不见。四年正月癸酉，有彗星于羽林。卫分也。闰月丙午，有彗星于卷舌西北；二月己卯不见。五年二月庚申，有彗星于营室、东壁间，二十日灭。十一月戊寅，有彗星于东方。燕分也。

会昌元年七月，有彗星于羽林、营室、东壁间也。十一月壬寅，有彗星于北落师门，在营室，入紫宫，十二月辛卯不见。并州分也。

大中六年三月，有彗星于觜、参。参，唐星也。十一月年九月乙未，有彗星于房，长三尺。

咸通五年五月己亥，夜漏未尽一刻，有彗星出于东北，色黄白，长三尺，在娄。徐州分也。九年正月，有彗星于娄、胃。十年八月，有彗星于大陵，东北指。占为外夷兵及水灾。

乾符四年五月，有彗星。

光启元年，有彗星于积水、积薪之间。二年五月丙戌，有星孛于尾、箕，历北斗、摄提。占曰：“贵臣诛。”

大顺二年四月庚辰，有彗星于三台，东行入太微，扫大角、天市，长十丈余，五月甲戌不见。宦者陈匡知星，奏曰：“当有乱臣入宫。”三台，太一三阶也；太微大角，帝廷也；天市，都市也。

景福元年五月，蚩尤旗见，初出有白彗，形如发，长二尺许，经数日，乃从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六月，孙儒攻杨行密于宣州，有黑云如山，渐下，坠于儒营上，状如破屋，占曰：“营头星也。”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占曰；“越有自立者。”十二月丙子，天搀出于西南；己卯，化为云而没。二年三月，天久阴，至四月乙酉夜，云稍开，有彗星于上台，长十余丈，东行入太微，扫大角，入天市，经三旬有七日，益长，至二十余丈，因云阴不见。

乾宁元年正月，有星孛于鹑首。秦分也。又星陨于西南，有声如雷。七月，妖星见，非彗非孛，不知其名，时人谓之妖星，或曰恶星。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

状如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虚、危，齐分也。

光化三年正月，客星出于中垣宦者旁，大如桃，光炎射宦者，宦者不见。

天复元年五月，有三赤星，各有锋芒，在南方，既而西方、北方、东方亦如之，顷之，又各增一星，凡十六星；少时，先从北灭。占曰："濛星也，见则诸侯兵相攻。"二年正月，客星如桃，在紫宫华盖下，渐行至御女。丁卯，有流星起文昌，抵客星，客星不动；己巳，客星在杠，守之，至明年犹不去。占曰："将相出兵。"五月夕，有星当箕下，如炬火，炎炎上冲，人初以为烧火也，高丈余乃陨。占曰："机星也，下有乱。"

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状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冲也。天冲抱极泣帝前，血浊雾下天下冤。"后三日而黑风晦暝。二年四月庚子夕，西北隅有星类太白，上有光似彗，长三四丈，色如赭；辛丑夕，色如缟。或曰五车之水星也，一曰昭明星也。甲辰，有彗星于北河，贯文昌，长三丈余，陵中台、下台；五月乙丑夜，自轩辕左角及天市西坦，光芒猛怒，其长亘天；丙寅云阴，至辛未少霁，不见。两河为天阙，在东井间，而北河，中国所经也。文昌，天之六司。天市，都市也。

○星变

武德三年十月己未，有星陨于东都中，隐隐有声。

贞观二年，天狗陨于夏州城中。十四年八月，有星陨于高昌城中。十六年六月甲辰，西方有流星如月，西南行三丈乃灭。占曰："星甚大者，为人主。"十八年五月，流星出东壁，有声如雷。占曰："声如雷者，怒象。"十九年四月己酉，有流星向北斗杓而灭。

永徽三年十月，有流星贯北极。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有星陨于贼营。

乾封元年正月癸酉，有星出太徽，东流，有声如雷。

咸亨元年十一月，西方有流星，声如雷。

调露元年十一月戊寅，流星入北斗魁中；乙巳，流星烛地有光，使

星也。

神龙三年三月丙辰，有流星声如颓墙，光烛天地。

景龙二年二月癸未，有大星陨于西南，声如雷，野雉皆雊。

景云元年八月己未，有流星出五车，至上台灭。九月甲申，有流星出中台，至相灭。

太极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出太微，至相灭。

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孙佺讨奚、契丹，出师之夕，有大星陨于营中。

开元二年五月乙卯晦，有星西北流，或如甕，或如斗，贯北极，小者不可胜数，天星尽摇，至曙乃止。占曰："星，民象；流者，失其所也。"《汉书》曰："星摇者民劳。"十二年十月壬辰，流星大如桃，色赤黄，有光烛地。占曰："色赤为将军使。"

天玉三载闰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坠于东南，坠后有声。

至德二载，贼将武令珣围南阳，四月甲辰夜中，有大星赤黄色，长数十丈，光烛地，坠贼营中。十一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东北流，长数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占曰："是谓枉矢。"

广德二年六月丁卯，有妖星陨于汾州。十二月丙寅，自乙夜至曙，星流如雨。

大历二年九月乙丑，昼有星如一斗器，色黄，有尾长六丈余，出南方，没于东北。东北于中国，则幽州分也。三年九月乙亥，有星大如斗，北流，有光烛地，占为贵使。六年九月甲辰，有星西流，大如一斗器，光烛地，有尾，迸光如珠，长五丈，出婺女，入天市南垣灭。八年六月戊辰，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长三丈余，入太微。十二月壬申，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长二丈余，出紫微入浊。十年三月戊戌，有流星出于西方，如二升器，有尾，长二丈，入浊。十二年二月辛亥，有流星如桃，尾长十丈，出匏瓜，入太微。

建中四年八月庚申，有星陨于京师。

兴元元年六月戊午，星或什或伍而陨。

贞元三年闰五月戊寅，枉矢坠于虚、危。十四年闰五月辛亥，有星坠于东北，光烛如昼，声如雷。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有流星亘天，尾散如珠。占曰："有贵使。"四年八月丁丑，西北有大星，东南流，声如雷鼓。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阴寒，有汉星大如一斛器，坠于衮、郓间，声震数百里，野雉皆雊，所坠之上，有赤气如立蛇，长丈余，至夕乃灭。时占者以为日在戌，鲁分也，不及十年，其野主杀而地分。九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烛地，群小星随之。四月辛巳，有大流星，尾迹长五丈余，光烛地，至右摄提西灭。十二年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舡，长十余丈，声如群鸭飞，明若火炬，过月下西流，须臾，有声砻砻，坠地，有大声如坏屋者三，在陈、蔡间。十四年五月己亥，有大流星出北半魁，长二丈余，南抵轩辕而灭。占曰："有赦，赦视星之大小。"十五年七月癸亥，有大星出钩陈，南流至娄灭。

长庆元年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星北，色赤，有尾迹，长三丈余，光烛地，东北流至七星南灭。四月，有大星坠于吴，声如飞羽。十月乙巳，有大流星出参西北，色黄，有尾迹，长六七丈，光烛地，至羽林灭。八月辛巳，东北方有大星自云中出，色白，光烛地，前锐后大，长二丈余，西北流入云中灭。二年四月辛亥，有流星出天市，光烛地，隐隐有声，至郎位灭。市者，小人所聚，郎在天廷中，主宿卫。六月丁酉，有小星陨于房、心间，戊戌亦如之，己亥亦如之。闰十月丙申，有流星大如斗，抵中台上星。三年八月丁酉夜，有大流星如数斗器，起西北，经奎、娄，东南流，去月甚近，迸光散落，坠地有声。四年四月，紫微中，星陨者众。七月乙卯，有大流星出天船，犯斗魁枢星而灭。占曰："有舟楫事。"丙子，有大流星出天将军东北，入浊。

宝历元年正月乙卯，有流星出北斗枢星，光烛地，入浊。占曰："有赦。"二年五月癸巳，西北有流星，长三丈余，光烛地，入天市中灭。占为有诛。七月丙戌，日初入，东南有流星，向南，灭，以晷度推之，在箕、斗间。八月丙申，有大流星出王良，长四丈余，至北斗杓灭。王良，奉车御官也。

大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戊夜，流星或大或小，观者不能数。占曰："民失其所，王者失道，纲纪废则然。"又曰："星在野象物，在朝象官。"七年六月戊子，自昏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八年六月辛巳，夜中有流星出河鼓，赤色，有尾迹，光烛地，迸如散珠，北行近天□音灭，有声如雷。河鼓为将军。天□音者，帝之武备。九年六月丁酉，自

昏至丁夜，流星二十余，纵横出没，多近天汉。

开成二年九月丁酉，有星大如斗，长五丈，自室、壁西北流，入大角下没，行类枉矢，中天有声，小星数百随之。十一月丁丑，有大星陨于兴元府署寝室之上，光烛庭宇。三年五月乙丑，有大星出于柳、张，尾长五丈余，再出再没。四年二月己亥，丁夜至戊夜，四方中天流星小大凡二百余，并西流，有尾迹，长二丈至五丈。八月辛未，流星出羽林，有尾迹，长八丈余，有声如雷。羽林，天军也。十二月壬申，蚩尤旗见。

会昌元年六月戊辰，自昏至戊夜，小星数十，纵横流散。占曰；“小星，民象。”七月庚午，北方有星，光烛地，东北流经王良，有声如雷。十一月壬寅，有大星东北流，光烛地，有声如雷。四年八月丙午，有大星如炬火，光烛天地，自奎、娄扫西方七宿而陨。六年二月辛丑，夜中有流星赤色如桃，光烛地，有尾迹，贯紫微入浊。

咸通六年七月乙酉，甲夜有大流星长数丈，光烁如电，群小星随之，自南徂北。其象南方有以众叛而之北也。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练，亘空化为云而没，在楚分。是谓长庚，见则兵起。十三年春，有二星从天际而上，相从至中天，状如旌旗，乃陨。九月，蚩尤旗见。

乾符二年冬，有二星，一赤一白，大如斗，相随东南流，烛地如月，渐大，光芒猛怒。三年，昼有星如炬火，大如五升器，出东北，徐行，陨于西北。四年七月，有大流星如盂，自虚、危，历天市，入羽林灭。占为外兵。

中和元年，有异星出于舆鬼，占者以为恶星。八月己丑夜，星陨如雨，或如杯碗者，交流如织，庚寅夜亦如之，至丁酉止。三年十一月夜，星陨于西北，如雨。

光启二年九月，有大星陨于扬州府署延和阁前，声如雷，光炎烛地。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长一丈五尺，屈曲而陨。占曰：“长庚也，下则流血。”三年五月，秦宗权拥兵于汴州北郊，昼有大星陨于其营，声如雷，是谓营头。其下破军杀将。

乾宁元年夏，有星陨于越州，后有光，长丈余，状如蛇。或曰枉矢也。三年六月，天暴雨，雷电，有星大如碗，起西南，坠于东北，色如鹤练，声如群鸭飞。占为奸谋。

光化元年九月丙子，有大星坠于北方。三年三月丙午，有星如二十斛船，色黄，前锐后大，西南行。十一月，中天有大星自东缓流，如带屈曲，光凝著天，食顷乃灭。是谓枉矢。

天复三年二月，帝至自凤翔，其明日，有大星如月，自东浊际西流，有声如雷，尾迹横贯中天，三夕乃灭。

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长二十丈，出东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长星。二年三月乙丑，夜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流至西北，去地十丈许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黄，长丈五许，而蛇行，小星皆动而东南，其陨如雨，少顷没，后有苍白气如竹丛，上冲天中，色蕾蕾。占曰："亦枉矢也。"三年十二月昏，东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极缓，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行，顷之，分为二。占曰；"有大孽。"

志第二十三天文三

○月五星凌犯及星变

隋大业十三年六月，镇星赢而旅于参。参，唐星也。李淳风曰：“镇星主福，未当居而居，所宿国吉。”

义宁二年三月丙午，荧惑入东井。占曰：“大人忧。”

武德元年五月庚午，太白昼见。占曰：“兵起，臣强。”六月丙子，荧惑犯右执法。占曰：“执法，大臣象。”二年七月戊寅，月犯牵牛。凡月与列宿相犯，其宿地忧。牵牛，吴、越分。九月庚寅，大白昼见。冬，荧惑守五诸侯。六年七月癸卯，荧惑犯舆鬼西南星。占曰：“大臣有诛。”七年六月，荧惑犯右执法。七月戊寅，岁星犯毕。占曰：“边有兵。”八年九月癸丑，荧惑入太微。太微，天廷也。冬，太白入南斗。斗主爵禄。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丁巳，经天；己未，又经天。在秦分。丙寅，月犯氐。氐为天子宿宫。己卯，太白昼见；七月辛亥，昼见；甲寅，昼见；八月丁巳，昼见。太白，上公；经天者，阴乘阳也。

贞观三年三月丁丑，岁星逆行入氐。占曰：“人君治宫室过度。”一曰；“饥。”五年五月庚申，镇星犯键闭。占为腹心喉舌臣。九年四月丙午，荧惑犯轩辕。十年四月癸酉，复犯之。占曰：“荧惑主礼，礼失而后罚出焉。”轩辕为后宫。十一年二月癸未，荧惑入舆鬼。占曰；“贼在大人侧。”十二年六月辛卯，荧惑入东井。占曰：“旱。”十三年五月乙巳，犯右执法。六月，太白犯东井北辕。井，京师分也。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入太微。占曰；“君不安。”十五年二月，芝惑逆行，犯太微东上相。十六年五月，太白犯毕左股，毕为边将；六月戊戌，昼见。九月己未，荧惑犯太微西上将；十月丙戌，入太微，犯左执法。十七年二月，犯键闭；三月丁巳，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钩钤。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伺其所守犯，天子所诛也。键闭为腹心喉舌臣，钩钤以开阖天心，皆贵臣象。十八年十一月乙未，月掩钩钤。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入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遂犯左执法，光芒相及箕、斗间。汉津，高丽地也。太白为兵，亦罚星也。二十年七月丁未，岁星守东壁。占曰：“五谷以水伤。”二十一年四月戊寅，月犯荧惑。占曰：“贵臣死。”十二月丁丑，月食昴。占曰：“天子破匈奴。”二十二年五月丁亥，犯右执法。七月，太白昼见。乙巳，镇星守东井。占曰；“旱。”闰十二月辛巳，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谮。”

永徽元年二月己丑，荧惑犯东井。上曰：“旱。”四月己巳，月犯五诸侯，荧惑犯舆鬼。占曰；“诸侯凶。”五月己未，太白昼见。二年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执法；九月甲午，犯心前星。十二月乙未，太白昼见。三年正月壬戌，犯牵牛。牵牛为将军，又吴、越分也。丁亥，岁星掩太微上将。二月己丑，荧惑犯五诸侯；五月戊子，掩右执法。四年六月己丑，太白昼见。六年七月乙亥，岁星守尾。占曰；“人主以嫔为后。”己丑，荧惑入舆鬼；八月丁卯，入轩辕。

显庆元年四月丁酉，太白犯东井北辕。占曰：“秦有兵。”五年二月甲午，荧惑入南斗；六月戊申，复犯之。南斗，天庙；去复来者，其事大且久也。

龙朔元年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九月癸卯，犯左执法。二年七月己丑，荧惑守羽林，羽林，禁兵也；三年正月己卯，犯天街。占曰：“政塞奸出。”六月乙酉，太白入东井。占曰：“君失政，大臣有诛。”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四月壬寅，入舆鬼，犯质星。

乾封元年八月乙巳，荧惑入东井。二年五月庚申，入轩辕。三年正月乙巳，月犯轩辕大星。

咸亨元年四月癸卯，月犯东井。占曰；“人主忧。”七月壬申，荧惑入东井。占曰：“旱。”丙申，月犯荧惑。占曰；“贵人死。”十二月丙子，荧惑入太微；二年四月戊辰，复犯。太微垣，将相位也。五年六月壬寅，太白入东井。

上元二年正月甲寅，荧惑犯房。占曰；“君有忧。”一曰；“有丧。”二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牵牛。占曰：“将军凶。”

仪凤二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轩辕左角。左角，贵相也。三年十月戊寅，荧惑犯钩钤；四年四月戊午，入羽林。占曰“军忧。”

调露元年七月辛巳，入天囷。

永隆元年五月癸未，犯舆鬼。丁酉，太白昼见经天。是谓阴乘阳，阳，君道也。

永淳元年五月丁巳，辰星犯轩辕。九月庚戌，荧惑入舆鬼，犯质

星；十一月乙未，复犯舆鬼。去而复来，是谓“句巳”。

垂拱元年四月癸未，辰星犯东井北辕。辰星为廷尉，东井为法令，失道则相犯也。十二月戊子，月掩轩辕大星；二年三月丙辰，复犯之。

万岁通天元年十一月乙丑，岁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时。”

圣历元年五月庚午，太白犯天关。天关主边事。二年，荧惑入舆鬼。三年三月辛亥，岁星犯左执法。

久视元年十二月甲戌晦，荧惑犯轩辕。

自乾封二年后，月及荧惑、太白、辰星凌犯轩辕者六。

长安二年荧惑犯五诸侯。浑仪监尚献甫奏；“臣命在金，五诸侯太史之位，火克金，臣将死矣。”武后曰：“朕为卿禳之，以献甫为水衡都尉，水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是秋，献甫卒。四年，荧惑入月，镇星犯天关。

神龙元年三月癸巳，荧惑犯天田，占曰“旱”；七月辛巳，掩氐西南星，占曰“贼臣在内”。二年闰正月丁卯，月掩轩辕后星。九月壬子，荧惑犯左执法。己巳，月犯轩辕后星；十一月辛亥，犯昴，占曰“胡王死”。戊午，荧惑入氐；十二月丁酉，犯天江，占曰“旱”。三年五月戊戌，太白入舆鬼中。占曰：“大臣有诛。”

景龙三年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在东井。京师分也。四年二月癸未，荧惑犯天街。五月甲子，月犯五诸侯。

景云二年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八月己未，岁星犯执法。

太极元年三月壬申，荧惑入东井。

先天元年八月甲子，太白袭月。占曰：“太白，兵象；月，大臣体。”二年十一月丙子，荧惑犯司怪。

开元二年七月己丑，太白犯舆鬼东南星。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东井钺星。占曰：“斧钺用。”八年三月庚午，犯东井北辕；五月甲子，犯轩辕。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岁星犯进贤。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昼见。二十五年六月壬戌，荧惑犯房。二十七年七月辛丑，犯南斗。占曰：“贵相凶。”

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旬余。占曰：“主去其宫。”十四载十二月，月食岁星在东井。占曰：“其国亡。”东井，京师分也。

至德二载七月己酉。太白昼见经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见，历秦、周、楚、郑、宋、燕之分。十二月，岁星犯轩辕大星。占曰：“女主谋君。”

乾元元年五月癸未，月掩心前星，占曰“太子忧”；六月癸丑，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忧”。二年正月癸未，岁星蚀月在翼，楚分也，一曰：“饥。”二月丙辰，月犯心中星。占曰：“主命恶之。”

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八月己酉，太白犯进贤。十二月癸未，岁星掩房。占曰：“将相忧。”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

宝应二年四月己丑，月掩岁星。占曰：“饥。”

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昼见经天。

大历二年七月癸亥，荧惑入氐，其色赤黄。乙丑，镇星犯水位。占曰：“有水灾。”乙亥，岁星犯司怪。八月壬午，月入氐；丙申，犯毕。九月戊甲，岁星守东井。占皆为有兵。乙丑，荧惑犯南斗。在燕分。十二月丁丑，犯垒壁。占曰：“兵起。”三年正月壬子，月掩毕；八月己未，复掩毕；辛酉，入东井。九月壬申，岁星入舆鬼。占曰：“岁星为贵臣，舆鬼主死丧。”丁丑，荧惑入太微，二旬而出。己卯，太白犯左执法。四年二月壬寅，荧惑守房上相；丙午，有芒角；三月壬午，逆行入氐中。是月，镇星犯舆鬼。七月戊辰，荧惑犯次相；九月丁卯，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谮。”五年二月乙巳，岁星入轩辕。六月丁酉，月犯进贤；庚子，犯氐。庚戌，太白入东井。六年七月乙巳，月掩毕，入毕中；壬子，月犯太微。八月甲戌，荧惑犯郑星。庚辰，月入太微。九月壬辰，荧惑犯哭星；庚子，犯泣星。是夜，月掩毕；丁未，入太微；十月丁卯，掩毕。己巳，荧惑犯垒壁。甲戌，月入轩辕。占曰“忧在后宫”；十一月壬寅，入太微；丙午掩氐；十二月己巳，入太微；七年正月乙未，犯轩辕；二月戊午，掩天关。占曰：“乱臣更天子法令。”己巳，荧惑犯天街；四月丁巳，入东井。辛未，岁星犯左角。占曰：“天下之道不通。”壬申，月入羽林；五月丙戌，入太微。八年四月癸丑，岁星掩房。占曰：“将相忧。”又宋分也。甲寅，荧惑入垒壁；五月庚辰，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东井，留七日，非常度也。占曰：“秦有兵。”乙

未，月入毕中。癸未，入羽林。己丑，太白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廷。”八月昼见。十月丁巳，月掩毕；壬戌，入舆鬼，掩质星。庚午，月及太白入氐中。占曰；“君有哭泣事。”十一月己卯，月入羽林。癸未，太白入房。占曰：“白衣会。”不曰犯而曰入，盖钩钤间。癸丑，月掩天关；甲寅，入东井；癸酉，入羽林。九年三月丁未，荧惑入东井。四月丁丑，月入太微。五月己未，太白入轩辕。占曰：“忧在后宫。”六月己卯，月掩南斗；庚辰，入太微；七月甲辰，掩房；辛亥，入羽林；壬戌，入舆鬼。九月辛丑，太白入南斗。占曰：“有反臣。”又曰：“有赦。”甲子，荧惑入氐。宋分也。十月戊子，岁星入南斗。占曰：“大臣有诛。”十二月戊辰，月入羽林。十年三月庚戌，荧惑入垒壁；四月甲子，入羽林。八月戊辰，月入太微。十一年闰八月丁酉，太白昼见经天。十二年正月乙丑，月掩轩辕；癸酉，掩心前星，宋分也”丙子，入南斗魁中。二月乙未，镇星入氐中。占曰：“其分兵丧。”李正己地也。三月壬戌，月入太微；四月乙未，掩心前星；五月丙辰，入太微；戍戌，入羽林；七月庚戌，入南斗。乙亥，荧惑入东井。十月壬辰，月掩昴；庚子，入太微；十一月乙卯，入羽林；十二月壬午，复入羽林。自六年至此，月入太微者十有二，入羽林者八；荧惑三入东井，再入羽林，三入垒壁；月，太白、岁星，皆入南斗魁中。十四年春，岁星入东井。

建中元年十一月，月食岁星，在秦分。占曰：“其国亡。”是月，岁星食天尸。天尸，舆鬼中星。占曰：“有妖言，小人在位，君王失枢，死者太半。”三年七月，月掩心中星。

贞元四年五月丁卯，月犯岁星在营室。六月癸卯，荧惑逆行入羽林。占曰：“军有忧。”六年五月戊辰，月犯太白，间容一指。占曰：“大将死。”十年四月，太白昼见。十一年七月，荧惑、太白相继犯太微上将。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三月庚寅，月犯太白。十九年三月，荧惑入南斗，色如血。斗，吴、越分；色如血者，旱祥也。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赵分也。

永贞元年十二月丙午，月犯毕，己酉，岁星犯太微西垣。将相位也。

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复犯之。斗，吴分也。二年正月癸丑，月犯太白于女、虚。二月壬申，月掩岁星。占曰：“大臣死。”四月丙子，太白犯东井北辕。己卯，月犯房上相。三年三月乙未，镇星蚀月在氐。占曰：“其地主死。”四年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七年正月辛未，月掩荧惑。五月癸亥，荧惑犯右执法。六月己亥，月犯南斗

魁。八年七月癸酉，月犯五诸侯。十月己丑，荧惑犯太微西上将；十二月，掩左执法。九年二月丁酉，月犯心中星；七月辛亥，掩心中星。占曰：“其宿地凶。”心，豫州分。壬辰，月掩轩辕。是月，太白入南斗，至十月出，乃昼见。荧惑入南斗中，因留，犯之。南斗，天庙，又丞相位也。十年八月丙午，月入南斗魁中。十一年二月丙辰，月掩心。是月，荧惑入氐，因逆行。三月己丑，月犯镇星在女。齐分也。四月丙辰，太白犯舆鬼。占曰：“有僇臣。”六月甲辰，月掩心后星。是月，荧惑复入氐，是谓“句巳”。十一月戊寅，月犯岁星；十二月甲午，犯镇星在危。亦齐分也。十二年三月丁丑，月犯心。十三年正月乙未，岁星逆行，犯太微西上将。三月，荧惑入南斗，因逆留，至于七月，在南斗中，大如五升器，色赤而怒，乃东行，非常也。八月甲戌，太白犯左执法。乙巳，荧惑犯哭星。十月甲子，月犯昴。赵分也。十四年正月癸卯，月犯南斗魁。占曰；“相凶。”五月丙戌，月犯心中星；七月乙酉，掩心中星；十五年正月丙申，复犯中星。四月，太白犯昴。七月庚申，荧惑逆行入羽林。八月己卯，月掩牵年。吴、越分也。十一月壬子，月犯东井北辕。

长庆元年正月丙午，月掩东井钺，遂犯南辕第一星。二月乙亥，太白犯昴。赵分也。丁亥，月犯岁星在尾。占曰：“大臣死。”燕分也。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车，因昼见，至于七月。以历度推之，在唐及赵、魏之分。占曰：“兵起。”七月壬寅，月掩房次相。九月乙巳，太白犯左执法。二年九月，太白昼见。荧惑守天囷，六旬余乃去。占曰：“天囷，上帝之藏，耗祥也。十月，荧惑犯镇星于昴。甲子，月掩牵牛中星。占曰；“吴、越凶。”十一月丁丑，掩左角；十二月，复掩之。占曰：“将死。”甲寅，月犯太白于南斗。四年三月庚午，太白犯东井北辕，遂入井中，昼见经天，七日而出，因犯舆鬼。京师分也。五月乙亥，月掩毕大星。六月丙戌，镇星依历在觜觿，赢行至参六度，当居不居，失行而前，遂犯井钺。占曰：“所居宿久，国福厚；易，福薄。”又曰；“赢，为王不宁；钺主斩刈而又犯之，其占重。”癸未，荧惑犯东井；丁亥，入井中。己丑，太白犯轩辕右角，因昼见，至于九月。占曰：“相凶。”十月辛巳，月入毕口。十一月，荧惑逆行向参，镇星守天关。十二月戊子，月掩东井。

宝历元年四月壬寅，荧惑入舆鬼，掩积尸；七月癸卯，犯执法。甲辰，镇星犯东井。甲子，月掩毕大星。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月犯毕；十月辛亥，犯天囷。十一月庚辰，镇星复犯东井。癸未，月犯东井。二年正月甲申，犯左执法；戊子，入于氐。二月丙午，犯毕。五月

甲午，荧惑犯昴。六月，太白犯昴。七月壬申，月犯毕。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

大和元年正月庚午，月掩毕；三月癸丑，入毕口，掩大星。月变于毕者，自宝历元年九月，及兹而五。五月，月掩荧惑在太微西坦。丙戌，荧惑犯右执法。

大和二年正月庚午，月掩镇星。七月甲辰，荧惑掩舆鬼质星。十月丁卯，月掩东井北辕。三年二月乙卯，太白犯昴。壬申，荧惑掩右执法；七月，入于氐；十月，入于南斗。四年四月庚申，月掩南斗杓次星。十一月辛未，荧惑犯右执法。五年二月甲申，月掩荧惑。三月，荧惑犯南斗杓次星。六年四月辛未，月掩镇星于端门。己丑，太白昼见。七月戊戌，月掩心大星；辛丑，掩南斗杓次星。七年五月甲辰，荧惑守心中星。六月丙子，月掩心中星，遂犯荧惑。七月甲午，月掩心中星；丙申，掩南斗口第二星。九月丁巳，入于箕；戊辰，入于南斗。癸酉，太白入南斗。冬，镇星守角；八年二月始去。七月戊子，月犯昴。十月庚子，荧惑、镇星合于亢。十二月丙戌，月掩昴。是岁，月入南斗者五。占曰："大人忧。"九年夏，太白昼见，自轩辕至于翼、轸。六月庚寅，月掩岁星在危而晕；十月庚辰，月复掩岁星在危。

开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占曰："大臣相谮。"六月丁未，月掩心前星；八月乙巳，入南斗。二年正月壬申，月掩昴。二月己亥，月掩太白于昴中。六月甲寅，月掩昴而晕，太白亦有晕。六月己酉，大星昼见。庚申，太白入于东井。七月壬申，月入南斗；丁亥，掩太白于柳。八月壬子，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右执法。九月丙子，月掩昴；三年二月己酉，掩心前星。二月戊午，荧惑入东井；三月乙酉，入舆鬼。五月辛酉，太白犯舆鬼。庚午，月犯心中星。甲寅，太白犯右执法。七月乙丑，月掩心前星。十月辛卯，太白犯南斗。四年二月丁卯，月掩岁星于毕；三月乙酉，掩东井。七月乙未，月犯荧惑。占曰："贵臣死。"八月壬申，荧惑犯钺，遂入东井。十月戊午，辰星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赦。"五年春，木当王，而岁星小暗无光。占曰："有大丧。"二月壬申，荧惑入舆鬼。四月，太白、岁星入舆鬼。五月，辰星见于七星，色赤如火。七月乙酉，月掩镇星。

会昌元年闰八月丁酉，荧惑入舆鬼中。占曰："有兵丧。"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正月壬戌，掩太白于羽林。六月丙寅，太白犯东井。十月丙戌，月掩岁星于角。三年三月丙申，又掩岁星于角。七月癸巳，荧惑入东井，色苍赤，动摇井中；八月丁丑，犯舆鬼。十月壬

午昼，月食太白于亢。四年二月，岁星守房，掩上相；荧惑逆行，守轩辕，四旬乃去。庚申，月掩毕大星。十月癸未，太白与荧惑合，遂入南斗。五年二月壬午，太白掩昴；五月辛酉，入毕口；八月壬午，犯轩辕大星。九月癸巳，荧惑犯太微上将。六年二月丁丑，犯毕大星。丁亥，月出无光，犯荧惑于太微，顷之，乃稍有光，遂犯左执法；丙申，掩牵牛南星，遂犯岁星。牵牛，扬州分。

大中十一年八月，荧惑犯东井。

咸通十年春，荧惑逆行，守心。

乾符二年四月庚辰，太白昼见在昴。三年七月，常星昼见。四年七月，月犯房。六年冬，岁星入南斗魁中。占曰；“有反臣。”

光启二年四月，荧惑犯月角。

文德元年七月丙午，月入南斗。八月，荧惑守舆鬼。占曰：“多战死。”

龙纪元年七月甲辰，月犯心。

乾宁二年七月癸亥，荧惑犯心。

光化二年，镇星入南斗。三年八月壬申，太白应见在氐，不见，至九月丁亥乃见，是谓当出不出。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月，因昼见。

天复元年五月自丁酉至于己亥，太白昼见经天，在井度。十月，大角五色散摇，煌煌如火。占曰：“王者恶之。”二年五月甲子，太白袭荧惑在轩辕后星上，太白遂犯端门，又犯长垣中星。占曰：“贼臣谋乱，京畿大战。”十月甲戌，太白夕见在斗，去地一丈而坠。占曰：“兵聚其下。”又曰；“山摧石裂，大水竭。”庚子，辰星见氐中，小而不明。占曰：“负海之国大水。”是岁，镇星守虚。三年二月始去虚。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许，色小而黄，至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荧惑徘徊于东井间，久而不去。京师分也。

天祐元年二月辛卯，太白夕见昴西，色赤，炎焰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动摇。占曰：“有反，城有火灾，胡兵起。”六月甲午，太白在张，芒角甚大；癸丑，句巳，犯水位。自夏及秋，大角五色散摇，煌煌然。占同天复初。三年八月丙午，岁星在哭星上，生黄白气如孛状。

○五星聚合

武德元年七月丙午，镇星、太白、辰星聚于东井。关中分也。二年三月丙申，镇星、太白、辰星复聚于东井。九年六月己卯，岁星、辰星合于东井。占曰："为变谋。"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星合于东井。占曰："为兵谋。"十九年六月丙辰，太宗征高丽，次安市城，太白、辰星合于东井。《史记》曰：太白为主，辰星为客，为蛮夷，出相从而兵在野为战。

永徽元年七月辛酉，岁星、太白合于柳。在秦分。占曰："兵起。"

景龙元年十月丙寅，太白、荧惑合于虚、危。占曰；"有丧。

景云二年七月，镇星、太白合于张。占曰；"内兵。"

太极元年四月，荧惑、太白合于东井。

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十四载二月，荧惑、太白斗于毕、昴、井、鬼间，至四月乃伏。十五载五月，荧惑、镇星同在虚、危，中天芒角大动摇。占者以为北方之宿，子午相冲，灾在南方。

至德二载四月壬寅，岁星、荧惑、太白、辰星聚于鹑首，从岁星也。罚星先去，而岁星留。占曰；"岁星、荧惑为阳，太白、辰星为阴。阴主外邦，阳主中邦，阳与阴合，中外相连以兵。"八月，太白芒怒，掩岁星于鹑火，又昼见经天。鹑火，周分也。

乾元元年四月，荧惑、镇星、太白聚于营室。太史南宫沛奏；"其地战不胜。"卫分也。

大历三年七月壬申，五星并出东方。占曰；"中国利。"八年闰十一月壬寅，太白、辰星合于危。齐分也。十年正月甲寅，岁星、荧惑合于南斗。占曰："饥、旱。"吴、越分也。一曰："不可用兵。"七月庚辰，太白、辰星合于柳。京师分也。

建中二年六月，荧惑、太白斗于东井。四年六月，荧惑、太白复斗于东井。京师分也。金、火、罚星斗者，战象也。

兴元元年春，荧惑守岁星在角、亢。占曰；"有反臣。"角、亢，郑

也。

贞元四年五月乙亥，岁星、荧惑、镇星聚于营室。占曰：“其国亡。”地在卫分。六年闰三月庚申，太白、辰星合于东井。占为兵忧。戊寅，荧惑犯镇星在奎。鲁分也。

元和九年十月辛未，荧惑犯镇星，又与太白合于女。在齐分。十年六月辛未，岁星、荧惑、太白、辰星合于东井。占曰：“中外相连以兵。”十一年五月丁卯，岁星、辰星合于东井”六月己未，复合于东井。占曰；“为变谋而更事。”十一月戊子，镇星、荧惑合于虚、危。十二月，镇星、太白、辰星聚于危。皆齐分也。十四年八月丁丑，岁星、太白、辰星聚于轸。占曰：“兵丧。”在楚分与南方夷貊之国。十五年三月，镇星、太白合于奎。占曰：“内兵。”徐州分也。十二月，荧惑、镇星合于奎。占曰：“主忧。”

长庆二年二月甲戌，岁星、荧惑合于南斗。占曰：“饥、旱。”八月丙寅，荧惑犯镇星在昴、毕，因留相守。占曰；“主忧。”四年八月庚辰，荧惑犯镇星于东井，镇星即失行犯钺。而荧惑复往犯之。占曰：“内乱。”

宝历二年八月丁未，荧惑、镇星复合于东井、舆鬼间。

大和二年九月，岁星、荧惑、镇星聚于七星。三年四月壬申，岁星犯镇星。占曰：“饥。”四年五月丙午，岁星、太白合于东井。六年正月，太白、荧惑合于羽林。十月，太白、荧惑、镇星聚于轸。八年七月庚寅，太白、荧惑合相犯，推历度在翼，近太微。占曰：“兵起。”

开成三年六月丁亥，太白犯荧惑于张。占曰：“有丧。”四年正月丁巳，荧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历度在燕分。占曰；“内外兵丧，改立王公。”冬，岁星、荧惑俱逆行失色，合于东井。京师分也。

会昌二年六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于翼。占曰；“旱。”四年十月癸未，太白、荧惑合于南斗。

咸通中，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

文德元年八月，岁星、镇星、太白聚于张，周分也。占曰：“内外有兵。”为河内、河东地。

光化三年十月，太白、镇星合于南斗。占曰：“吴、越有兵。”

志第二十四五行一

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其用于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而阙其一不可，是以圣王重焉。夫所谓五物者，其见象于天也为五星，分位于地也为五方，行于四时也为五德，禀于人也为五常，播于音律为五声，发于文章为五色，而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

自三代之后，数术之士兴，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物，曰五行之属。以谓人禀五行之全气以生。故于物为最灵。其余动植之类，各得其气之偏者，其发为英华美实、气臭滋味、羽毛鳞介、文采刚柔，亦皆得其一气之盛。至其为变怪非常，失其本性，则推以事类吉凶影响，其说尤为委曲繁密。

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蜺、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而考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类至。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岂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诸物种类，不可胜数，下至细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应者，皆不足道。语曰；“迅雷风烈必变。”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已。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

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胜叹哉！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洪范》之书，条其事为九类，别其说为九章，谓之“九畴”。考其说初不相附属，而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欤，则至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至俾《洪范》之书失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然自汉以来，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祸痾之说，自其数术之学，故略存之，庶几深识博闻之士有以考而择焉。

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异者，不

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脩省而已。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故考次武德以来，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生不畅茂，多折槁，及为变怪而失其性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鼠妖，惟金沴木。”

木不曲直。

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树复生枝叶。老子，唐祖也。占曰：“枯木复生，权臣执政。”眭孟以为有受命者。九年三月，顺天门楼东柱已倾毁而自起。占曰：“木仆而自起，国之灾。”

永微二年十一月甲申，阴雾凝冻，封树木，数日不解。刘向以为木少阳，贵臣象。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亦谓之树介，介，兵象也。

显庆四年八月，有毛桃树生李。李，国姓也。占曰：“木生异实，国主殃。”

麟德元年十二月癸酉，氛雾终日不解。甲戌，雨木冰。

仪凤三年十一月乙未，昏雾四塞，连夜不解。丙申，雨木冰。

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余乃止。占曰：“天雨草木，人多死。”

长寿二年十月，万象神宫侧柽杉皆变为柏。柏贯四时，不改柯易叶，有士君子之操；柽杉柔脆，小人性也。象小人居君子之位。

延载元年十月癸酉，白雾，木冰。

景龙四年三月庚申，雨木冰。

景云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树，自天授中枯死，至是复生。

开元二十一年，蓬州枯杨生李枝，有实，与显庆中毛桃生李同。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枯树复荣。是年十一月己巳，寒甚，雨木冰，数日不解。

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霜，木有冰。

大历二年十一月，纷雾如雪，草木冰。九年，晋州神山县庆唐观枯桧复生。

兴元元年春，亳州真源县有李树，植已十四年，其长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耸，高六尺，周回如盖九尺余。李，国姓也。占曰："木生枝耸，国有寇盗。"是岁，中书省枯柳复荣。

贞元元年十二月，雨木冰。四年正月，雨木于陈留，十里许，大如指，长寸余，中空，所下者立如植。木生于下，而自上陨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之象。二十年冬，雨木冰。

元和十五年九月己酉，大雨，树无风而摧者十五六，近木自拔也。占曰："木自拔，国将乱。"

长庆三年十一月丁丑，雨木冰；成都栗树结实，食之如李。

宝历元年十一月丙申，雨木冰。

大和三年，成都李树生木瓜，空中不实。七年十二月丙戌，夜雾，木冰。

开成四年九月辛丑，雨雪，木冰。十月己巳，亦如之。

会昌元年十二月丁丑，雨木冰。四年正月己酉，雨木冰。庚戌，亦如之。

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实变为木瓜。时人以为：李，国姓也；变者，国夺于人之象。

广明二年春，眉州在檀树已枯倒，一夕复生。

○常雨

武德六年秋，关中久雨。少阳曰□昜，少阴曰雨，阳德衰则阴气胜，故常雨。

贞观十五年春，霖雨。

永徽六年八月，京城大雨。

显庆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

开元二年五月壬子，久雨，崇京城门。十六年九月，关中久雨。害稼。

天宝五载秋，大雨，十二载八月，久雨。十三载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崇明德门，坏京城垣屋殆尽，人亦乏食。

至德二载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乃止。

上元元年四月，雨，讫闰月乃止。二年秋，霖雨连月，渠窦生鱼。

永泰元年九月丙午，大雨，至于丙寅。

大历四年四月，雨，至于九月，闭坊市北门，置土台，台上置坛，立黄幡以祈晴。六年八月，连雨，害秋稼。

贞元二年正月乙未，大雨雪，至于庚子，平地数尺，雪上黄黑如尘。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时大饥，至是麦将登，复大雨霖，众心恐惧。十年春，雨，至闰四月，间止不过一二日。十一年秋，大雨。十九年八月己未，大霖雨。

元和四年四月，册皇太子宁，以雨沾服，罢。十月，再择日册，又以雨沾服罢。近常雨也。六年七月，霖雨害稼。十二年五月，连雨。八月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十五年二月癸未，大雨。八月，久雨，闭坊市北门。宋、沧、景等州大雨，自六月癸酉至于丁亥，庐舍漂没殆尽。

宝历元年六月，雨，至于八月。

大和四年夏，郓、曹、濮等州雨，坏城郭庐舍殆尽。五年正月庚子朔，京城阴雪，弥旬。

开成五年七月，霖雨，葬文宗，龙輴陷，不能进。

大中十年四月，雨，至于九月。

咸通九年六月，久雨、崇明德门。

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汾、浍及河溢流害稼。

广明元年秋八月，大霖雨。

天复元年八月，久雨。

服妖。

唐初，宫人乘马者，依周旧仪，著冪釭，全身障蔽，永徽后，乃用帷帽，施裙，及颈，颇为浅露，至神龙末，冪釭始绝，皆妇人预事之象。

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氈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皁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

武后时，嬖臣张易之为母臧作七宝帐，有鱼龙鸾凤之形，仍为象床、犀簟。

安乐公主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鹿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公主初出降，益州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备，嘹视者方见之。皆服妖也。自作毛裙，贵臣富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

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景龙三年十一月，郊祀，韦后为亚献，以妇人为斋娘，以祭祀之服执事。近服妖也。

中宗赐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样，其制高而踣，即帝在藩邸时冠也，故时人号“英王踣”。踣，颠仆也。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衣道干服视事，亦服妖也。

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

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硃粉，惟以乌膏注脣，状似悲啼者。圆鬟者，上不自树也；悲啼者，忧恤象也。

文宗时，吴、越间织高头草履，纤如经绫谷，前代所无。履，下物也，织草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饰，盖阴斜阖茸泰侈之象。

乾符五年，雒阳人为帽，皆冠军士所冠者。又内臣有刻木象头以里幞头，百官效之，工门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书头，此斫将军头，此斫军容头。”近服妖也。

僖宗时，内人束发极急，及在成都，蜀妇人效之，时谓为“囚髻”。

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近服妖也。抛家、流离，皆播迁之兆云。

昭宗时，十六宅诸王华侈相尚，巾帻各自为制度，都人效之，则曰：“为我作某王头。”识者以为不祥。

○龟孽

大足初，虔州获龟，六眼，一夕而失。

肃宗上元二年，有鼍聚于扬州城门上，节度使邓景山以问族弟珽，对曰：“鼍，介物，兵象也。”

贞元三年，润州鱼鳖蔽江而下，皆无首。

大和三年，魏博管内有虫，状如龟，其鸣昼夜不绝。近龟孽也。

秦宗权在蔡州，州中地忽裂，有石出，高五六尺，广袤丈余，正如大龟。

鸡祸。

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鸡化为雄。

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鸡化为雄。八月，松州雌鸡化为雄。

景龙二年春，滑州匡城县民家鸡有三足。京房《易妖占》曰："君用妇言，则鸡生妖。"

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

大中八年九月，考城县民家雄鸡化为雌，伏子而雄鸣。化为雌，王室将卑之象，反雌伏也。汉宣帝时，雌鸡化为雄，至元帝而王氏始萌，盖驯致其祸也。

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鸡生角。角，兵象，鸡，小畜，犹贱类也。

下体生上之痾。

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猎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足出于背者，下干上之象；五足者，众也。

青眚青祥。

贞观十七年四月，立晋王为太子，有青气绕东宫殿。始册命而有祲，不祥。十八年六月壬戌，有青黑气广六尺，贯于辰戌，其长亘天。

大和九年，郑注篋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注始以药术进，化为蝇者，败死之象。近青眚也。干元三年六月，昏，西北有青气三。

○鼠妖

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营中鼠，一夕渡水尽

去。占曰：“鼠无故皆夜去，邑有兵。”

贞观十三年，建州鼠害稼。二十一年，渝州鼠害稼。

显庆三年，长孙元忌第有大鼠见于庭，月余出入无常，后忽然死。

龙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鼠同处。鼠隐伏象盗窃，猫职捕啮，而反与鼠同，象司盗者废职容奸。

弘道初，梁州仓有大鼠，长二尺余，为猫所啮，数百鼠反啮猫。少选，聚万余鼠，州遣人捕击杀之，余皆去。

景云中，有蛇鼠斗于右威卫营东街槐树，蛇为鼠所伤。斗者，兵象。

景龙元年，基州鼠害稼。

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

天宝元年十月，魏郡猫鼠同乳。同乳者，甚于同处。

大历十三年六月，陇右节度使硃泚于兵家得猫鼠同乳以献。

大和三年，成都猫鼠相乳。

开成四年，江西鼠害稼。

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义县民家鼠多衔蒿刍巢树上。鼠穴居，去穴登木，贱人将贵之象。

乾符三年秋，河东诸州多鼠，穴屋、坏衣，三月止。鼠，盗也，天戒若曰：“将有盗矣。”

乾宁末，陕州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蛇死而鼠亡去。

○金沴木

武德元年八月戊戌，突厥始毕可汗衙帐无故自坏。

中宗即位，金鸡竿折。树鸡竿所以肆赦，始发大号而鸡竿折，不祥。

神龙中，有群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无故坏；又秉笔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开元五年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帅师守潼关，前军启行，牙门旗至坊门，触落枪刃，众以为不祥。

永秦二年三月辛酉，中书敕库坏。

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余间自坏，卫士死者十余人。含元路寝，大朝会之所御也；正月朔，一岁之元。王者之事，天所以儆者重矣。

大和九年，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将之镇，出开远门，旗竿折。

光启初，扬州府署门屋自坏，故隋之行台门也，制度甚宏丽云。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盖火主礼云。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羽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痾，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火不炎上

贞观四年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十三年三月壬寅，云阳石燃，方丈，昼则如灰，夜则有光，投草木则焚，历年乃止。火失其性而沴金也。二十三年三月，甲弩库火。

永徽五年十二月乙巳，尚书司勋库火。

显庆元年九月戊辰，恩州、吉州火，焚仓廪、甲仗、民居二百余家。十一月己巳，饶州火。

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明堂火，武太后欲避正殿，彻乐。宰相姚□以为火因人，非天灾也，不宜贬损。后乃御端门观酺，引建章故事，复作明堂以厌之。是岁，内库灾，燔二百余区。

万岁登封元年三月壬寅，抚州火。

久视元年八月壬子，平州火，燔千余家。

景龙四年二月，东都凌空观灾。

开元五年十一月乙卯，定陵寝殿火。是岁，洪州、潭州灾，延烧州署，州人见有物赤而暾暾飞来，旋即火发。十五年七月甲戌，兴教门楼柱灾。是年，衡州灾，延烧三百余家，州人见有物大如甕，赤如烛笼，所至火即发。十八年二月丙寅，大雨雪，俄而雷震，左飞龙厩灾。占曰："天火烧厩，兵大起。"十月乙丑，东都宫佛光寺火。

天宝二年六月，东都应天门观灾，延烧左、右延福门，经日不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天火燔其宫室。"九载三月，华岳庙灾，时帝将封西岳，以庙灾乃止。十载八月丙辰，武库灾，燔兵器四十余万。武库，甲兵之本也。

宝应元年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库火。

广德元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风，火发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死者数千人。

大历十年二月，庄严寺浮图灾。初有疾风震电，俄而火从浮图中出。

贞元元年，江陵度支院火，焚江东租赋百余万。十三年正月，东都尚书省火。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

二年七月，洪州火，燔民舍万七千家。元和七年六月，镇州甲仗库灾，主吏坐死者百余人。八年，江陵大火。十一年十一月甲戌，元陵火。李师道起宫室于郓州，将谋乱，既成而火。

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至宣政东垣及门下省，宫人死者数百人。三年十月癸丑，仗内火。四年三月，陈州、许州火，烧万余家。十月，浙西火。十一月，扬州海陵火。八年三月，扬州火。皆燔民舍千区。五月己巳，飞龙神驹中厩火。十月，扬州市火，燔民舍数千区。十二月，禁中昭成寺火。

开成二年六月，徐州火，延烧民居三百余家。四年十二月乙卯，乾陵火。丁丑晦，扬州市火，燔民舍数千家。

会昌元年五月，潞州市火。三年六月，西内神龙寺火；万年县东市火，焚庐舍甚众。六年八月，葬武宗，辛未，灵驾次三原县，夜大风，行宫幔城火。

乾符四年十月，东都圣善寺火。

大顺二年六月乙酉，幽州市楼灾，延及数百步。七月癸丑甲夜，汴州相国寺佛阁灾。是日暮，微雨震电，或见有赤塊转门谯藤网中，周而火作。顷之，赤塊北飞，转佛阁藤网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数尺，火益甚，延及民居，三日不灭。

○常燠

天宝元年冬，无冰。先儒以为阴失节也。又曰："知罪不诛，其罚燠，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盖当寒反燠，象宜刑而赏之也。

贞元十四年夏，大燠。

元和九年六月，大燠。

长庆二年冬，少雪，水不冰冻，草木萌荑如正月。

广明元年十一月，暖如仲春。

○草妖

武德四年，益州献芝草如人状。占曰：'王德将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为人状。"草，亦木类也。

景龙二年，岐州郿县民王上宾家，有苦荬菜高三尺余，上广尺余，厚二分。近草妖也。三年，内出蒜条，上重生蒜。蒜，恶草也；重生者，其类众也。四年，京畿蓝田山竹实如麦。占曰："大饥。"

开元二年，终南山竹有华，实如麦，岭南亦然，竹并枯死，是岁大饥，民采食之。占曰："国中竹、柏枯，不出三年有丧。"十七年，睦州竹实。

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状如天尊像。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上生白芝，一茎三花。白，丧象

也。

大和九年冬，郑注之金带有菌生。近草妖也。

开成四年六月，襄州山竹有实成米，民采食之。

光启元年七月，河中解、永乐生草，叶自相樛结，如旌旗之状，时人以为“旗子草”。一年七月，凤翔麟游草生如旗状。占曰：“其野有兵。”

○羽虫之孽

武德初，隋将尧君素守蒲州，有鹊巢其砲机。

贞观十七年春，齐王祐为齐州刺史，好畜鸭，有猪啮鸭，头断者四十余。是岁四月丙戌，立晋王为太子，雌雉集太极殿前，雄雉集东宫显德殿前。太极，三朝所会也。

永徽四年，宋州人蔡道基舍傍有兽高丈余，头类羊，一角，鹿形，马蹄，牛尾，五色，有翅。占曰：“鸟如畜形者，有大兵。”五年七月辛巳。万年宫有小鸟如雀，生子大如鸱鸠。

调露元年，鸣㪅□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北，悉堕地而死，视之皆无首。

文明后，天下屡奏雌雉化为雄，或半化者。

景龙四年六月辛巳朔，乌集太极殿梁，驱之不去。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雄雉驯飞泰山斋宫内。封禅，所以告成功，祀事无重于此者，而野鸟驯飞，不忌禁卫，不祥。二十五年四月，濮州两乌、两鹊、两瞿□鸲同巢。陇州鹊哺慈乌。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慈乌巢宣政殿栱。辛巳，又巢宣政殿栱。

天宝十三载，叶县有鹊巢于车辙中。不巢木而巢地，失其所也。

至德二载三月，安禄山将武令珣围南阳，有鹊巢于城中砲机者三，雏成乃去。

大历八年九月，武功获大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长四尺余，毛

赤如蝙蝠，群鸟随而噪之。近羽虫孽也。十三年五月，左羽林军有瞿□鹆乳鹊二。

贞元四年三月，中书省梧桐树有鹊以泥为巢。鹊巢知岁次，于羽虫为有知，今以泥露巢，遇风雨坏矣。是岁夏，郑、汴境内乌皆群飞，集魏博田绪、淄青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绪、纳恶而焚之，信宿又然，乌口皆流血。九年春，许州鹊哺乌雏。十年四月，有大鸟飞集宫中，食杂骨数日，获之，不食死。六月辛未晦，水鸟集左藏库。十三年十月，怀州□鵊巢内有黄雀往来哺食。十四年秋，有异鸟，色青，类鸠、鹊，见于宋州郊外，所止之处，群鸟翼卫，朝夕嗛稻粱以哺之，睢阳人适野聚观者旬日。十八年六月乌集徐州之滕县，□兼柴为城，中有白乌一，碧乌一。

元和元年，常州鸛巢于平地。四年十二月，群乌夜集于太行山上。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乌、鹊互取其雏，各以哺子，更相搏击，不能禁。

宝历元年十一月丙申，群乌夜鸣。

开成元年闰五月丙戌，乌集唐安寺，逾月散。雀集玄法寺，燕集萧望之冢。二年三月。真兴门外鹊巢于古冢。鹊巢知避岁，而古占又以高下卜水旱，今不巢于木而穴于冢，不祥。秋，突厥鸟自塞北群飞入塞。五年六月，有秃鹫群飞集禁苑。鹫，水鸟也。

会昌元年，潞州长子有白颈乌与鹊斗。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阔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鸟，无不驯狎。中有如人面、绿毛，绀爪觜者，其声曰“甘”，人谓之“甘虫”。占曰：“有鸟非常，来宿于邑中，国有兵，人相食。”

咸通七年，泾州灵台百里戍有雀生燕，至大俱飞去。京房《易传》曰：“贼臣在国，厥妖燕生雀。”雀生燕同说。十一年夏，雉集河内县署。咸通中，吴、越有异鸟极大，四目三足，鸣山林，其声曰“罗平”。占曰：“国有兵，人相食。”

乾符四年春，庐江县北鹊巢于地。六年夏，鸱、雉集于偃师南楼及县署。刘向说：“野鸟入处，宫室将空。”

广明元年春，绛州翼城县有鸺鹠鸟群飞集县署，众鸟逐而噪之。光

启元年、二年，复如之，鸺鹠，一名训狐。

中和元年三月，陈留有乌变为鹊。二年，有鹊变为乌。古者以乌卜军之胜负。乌变为鹊，民从贼之象；鹊复变为乌，贼复为民之象。三年，新安县吏家捕得雉养之，与鸡驯，月余相与斗死。四年，临淮涟水民家鹰化为鹅，而弗能游。鹰以鸷而击，武臣象也；鹅虽毛羽清洁，而飞不能远，无搏击之用，充庖厨而已。

光启元年十二月，陕州平陆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连颈者，栖集津仓庑后，数月，群雉数百来斗杀之。二年正月，闿乡、湖城野雉及鸢夜鸣。七月，中条山鹊焚其巢。三年七月，鹊复焚巢。京房《易传》曰："人君暴虐，鸟焚其舍。"三年十月，慈州仵城枭与鸱斗相杀。

光化二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屠贝州去，夜有鸺鹠鸟十数飞入帐中，逐去复来。

昭宗时，有秃鹫鸟巢寝殿隅，帝亲射杀之。

天复二年，帝在凤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骤风，有乌数千，迄明飞噪，数日不止。自车驾在岐，常有乌数万栖殿前诸树，岐人谓之神鸦。三年，宣州有鸟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集于戟门，明日大火，曹局皆尽，惟兵械存。

○羊祸

义宁二年三月丙辰，麟游县有羔生而无尾。是月乙丑，太原献羖羊，无头而不死。

开元二年正月，原州献肉角羊。二年三月，富平县有肉角羊。

会昌二年春，代州崞县羊生二首连头，两尾。占曰："二首，上不一也。"

咸通三年夏，平陶民家羊生羔如犊。

乾符二年，洛阳建春门外因暴雨，有物堕地如羖羊，不食，顷之入地中，其迹月余不灭，或以为雨土也。占曰："当旱。"

○赤眚赤祥

武德七年，河间王孝恭征辅公祏，宴群帅于舟中，孝恭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则化为血。孝恭曰：“碗中之血，公祏授首之祥。”

武德初，突厥国中雨血三日。

光宅初，宗室岐州刺史崇真之子横、杭等夜宴，忽有气如血腥。

武后时，来俊臣家井水变赤如血，井中夜有吁嗟叹惋声，俊臣以木栈之，木忽自投十步外。长安中，并州晋祠水赤如血。

中宗时，成王千里家有血点地，及奁箱上有血淋沥，腥闻数步。又中郎将东夷人毛婆罗炊饭，一夕化为血。

景龙二年七月癸巳，赤气际天，光烛地，三日乃止。赤气，血祥也。

天宝六载，少陵原杨慎矜父墓封域内，草人皆流血，慎矜令浮屠史敬思禳之，退朝裸而桎梏于丛棘间，如是数旬而流血不止。十二载，李林甫第东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小儿持火出入者。近赤祥也。

宝应元年八月庚午夜，有赤光亘天，贯紫微，渐移东北，弥漫半天。

大历十三年二月，太仆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汗滴下，以纸承之，血也。

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日没，有赤气五，出于黑云中，亘天。十二年九月癸卯，夜有赤气如火，见北方，上至北斗。十七年，福州剑池水赤如血。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师。

元和十四年二月，郓州从事院门前地有血，方尺余，色甚鲜赤，不知所从来，人以为自空而堕也。

长庆元年七月戊午，河水赤，三日止。

宝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西北有雾起，须臾遍天，雾止，有赤气，或浅或深，久而乃散。

大和元年四月庚戌，北方有赤气，中有数白气间之。六月乙卯夜，西北有赤气。八月癸卯，京师见赤气满天。二年闰三月乙卯，北方有赤

气如血。

咸通七年，郑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

乾符六年，中书政事堂忽旦有死人，血污满地，不知主名。又御井水色赤而腥，渫之，得一死女子腐烂，近赤祥也。

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方赤气如绛，际天。

光启元年正月，润州江水赤，凡数日。

○水沴火

幽州坊谷地常有火，长庆三年夏，遂积水为池。近水沴火也。

志第二十五五行二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　，则稼穑不成。”谓土失其性，则有水旱之灾，草木百谷不熟也。又曰：’思心不睿，是谓不圣。厥咎雾，厥罚常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蠃虫之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时则有木、火、金、水沴土。”

○稼穑不成

贞观元年，关内饥。

总章二年，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

仪凤四年春，东都饥。

调露元年秋，关中饥。

永隆元年冬，东都饥。

永淳元年，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六饥，京师人相食。

垂拱三年，天下饥。

大足元年春，河南诸州饥。

景龙二年春，饥。三年三月，饥。

先天二年冬，京师、岐、陇、幽州饥。

开元十六年，河北饥。

乾元三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

广德二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

永泰元年，饥，京师米斗千钱。

贞元元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二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十四年，京师及河南饥。十九年秋，

关辅饥。

元和七年春，饥。八年，广州饥。九年春，关内饥。十一年，东都、陈许州饥。

长庆二年，江淮饥。

大和四年，河北及太原饥。六年春，剑南饥。九年春，饥，河北尤甚。

开成四年，温、台、明等州饥。

大中五年冬，湖南饥。六年夏，淮南饥，海陵、高邮民于官河中漉得异米，号“圣米”。九年秋，淮南饥。

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饥。九年秋，江左及关内饥，东都尤甚。

乾符三年春，京师饥。

中和二年，关内大饥。四年，关内大饥，人相食。

光启二年二月，荆、襄大饥，米斗三千钱，人相食。三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

大顺二年春，淮南大饥。

天祐元年十月，京师大饥。

○常风

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风拔木。《易》巽为风，“重巽以申命”。其及物也，象人君诰命，其鼓动于天地间，有时飞沙扬尘，怒也，发屋拔木者，怒甚也。其占：“大臣专恣而气盛，众逆同志，君行蒙暗，施于事则皆伤害，故常风。”又“飘风入宫阙，一日再三，若风声如雷触地而起，为兵将兴。”

贞观十四年六月乙酉，大风拔木。

咸亨四年八月己酉，大风落太庙鸱尾。

永隆二年七月，雍州大风害稼。

弘道元年十二月壬午晦，宋州大风拔木。

嗣圣元年四月丁巳，宁州大风拔木。

垂拱四年十月辛亥，大风拔木。

永昌二年五月丁亥，大风拔木。

神龙元年三月乙酉，睦州大风拔木。崔玄□韦封博陵郡王也，大风折其辂盖。二年六月乙亥，滑州大风拔木。

景龙元年七月，郴州大风，发屋拔木。八月，宋州大风拔木，坏庐舍。二年十月辛亥，滑州暴风发屋。三年三月辛未，曹州大风拔木。

开元二年六月，京师大风发屋，大木拔者十七八。四年六月辛未，京师、陕、华大风拔木。九年七月丙辰，扬州、润州暴风雨，发屋拔木。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端门鸱尾尽落。端门，号令所从出也。十九年六月乙酉，大风拔木。二十二年五月戊子，大风拔木。

天宝十一载五月甲子，东京大风拔木。十三载三月辛酉，大风拔木。

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风拔木。

大历七年五月乙酉，大风拔木。十年五月甲寅，大风拔木。

贞元元年七月庚子，大风拔木。六年四月甲申，大风雨。八年五月己未，暴风发太庙屋瓦，毁门阙、官署、庐舍不可胜纪。十年六月辛未，大风拔木。十四年八月癸未，广州大风，坏屋覆舟。

元和元年六月丙申，大风拔木。三年四月壬申，大风毁含元殿栏槛二十七间。占为兵起。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气如烟，臭如燔皮，日昳大风而止。五年三月丙子，大风毁崇陵上宫衙殿鸱尾及神门戟竿六，坏行垣四十间。八年六月庚寅，京师大风雨，毁屋飘瓦，人多压死者，丙申，富平大风，拔枣木千余株。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风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状，屋瓦上如蹂跞声。有日者占之曰：“不及五年，兹地当大杀戮。”

长庆二年正月己酉，大风霾。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三年正月丁巳朔，大风，昏霾终日。四年六月庚寅，大风毁延喜门

及景风门。

大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风坏长安县署及经行寺塔。九年四月辛丑，大风拔木万株，堕含元殿四鸱尾，拔殿廷树三，坏金吾仗舍，发城门楼观内外三十余所，光化门西城十数雉坏。

开成三年正月戊辰，大风拔木。五年四月甲子，大风拔木；五月壬寅，亦如之；七月戊寅，亦如之。

会昌元年三月，黔南大风飘瓦。

咸通六年正月，绛州大风拔木，有十围者。十一月己卯晦，潼关夜中大风，出如吼雷，河喷石鸣，群乌乱飞，重关倾侧。十二月，大风拔木。

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风拔木。

广明元年四月甲申，京师及东都、汝州雨雹，大风拔木。四年六月乙巳，太原大风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

光化三年七月乙丑，洺州大风，拔木发屋。

天复二年，升州大风，发屋飞大木。

○夜妖

大和九年十一月戊辰，昼晦。

咸通七年九月辛卯朔，天暗。

乾符二年二月，宣武境内黑风，雨土。

天祐元年闰四月乙未朔，大风，雨土。

○华孽

延载元年九月，内出梨华一枝示宰相。万木摇落而生华，阴阳黩也。《传》曰："天反时为灾。"又近常燠也。

神龙二年十月，陈州李有华，鲜茂如春。

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桃杏华。

大和二年九月，徐州、滑州李有华，实可食。

会昌三年冬，沁源桃李华。

广明元年冬，桃李华，山华皆发。

中和二年九月，太原诸山桃杏华，有实。

景福中，沧州城堑中冰有文，如画大树、华叶芬敷者，时人以为其地当有兵难。近华孽也。

○蠃虫之孽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莱州螟。

开元二十二年八月，榆关蚜蚄虫害稼，入平州界，有群雀来食之，一日而尽。二十六年，榆关蚜蚄虫害稼，群雀来食之。三载，青州紫虫食田，有鸟食之。

广德元年秋，蚜蚄虫害稼，关中尤甚，米斗千钱。

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涧鱼头皆戴蚯蚓。

长庆四年，绛州蚜蚄虫害稼。

大和元年秋，河东、同虢等州蚜蚄虫害稼。

开成元年，京城有蚁聚，长五六十步，阔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者。四年，河南黑虫食田。

○牛祸

调露元年春，牛大疫。京房《易传》曰；“牛少者谷不成。”又占曰：“金革动。”

长安中，有献牛无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数足，蹄甲皆具者。武太后从姊之子司农卿宗晋卿家牛生三角。

神龙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大疫。

先天初，洛阳市有牛，左胁有人手，长一尺，或牵之以乞丐。

开元十五年春，河北牛大疫。

大历八年，武功、栎阳民家牛生犊，二首。

贞元二年，牛疫。四年二月，郊牛生犊，六足，足多者，下不一。郊所以奉天。七年，关辅牛大疫，死者十五六。

咸通七年，荆州民家牛生犊，五足。十五年夏，渝州江阳有水牛生骡驹，驹死。

光启元年，河东有牛人言，其家杀而食之。二年，延州肤施有牛死复生。

○黄眚黄祥

贞观七年三月丁卯，雨土。二十年闰三月己酉，有黄云阔一丈，东西际天。黄为土功。

永徽三年三月辛巳，雨土。

景龙元年六月庚午，陕州雨土。十二月丁丑，雨土。

天宝十三载二月丁丑，雨黄土。

大历七年十二月丙寅，雨土。

贞元二年四月甲戌，雨土。八年二月庚子，雨土。

大和八年十月甲子，土雾昼昏，至于十一月癸丑。

开成元年七月乙亥，雨土。

咸通十四年三月癸巳，雨黄土。

中和二年五月辛酉，大风，雨土。

天复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

天祐元年闰四月甲辰，大风，雨土。

○木火金水沴土

武德二年十月乙未，京师地震。阴盛而反常则地震，故其占为臣强，为后妃专恣，为夷犯华，为小人道长，为寇至，为叛臣。七年七月，隽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噎流。

贞观七年十月乙丑，京师地震，十二年正月壬寅，松、丛二州地震，坏庐舍。二十年九月辛亥，灵州地震，有声如雷。二十三年八月癸酉朔，河东地震，晋州尤其，压杀五十余人；乙亥，又震。十一月乙丑，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朔，晋州地震；己卯，又震。六月庚辰，又震，有声如雷。二年十月，又震。十一月戊寅，定襄地震。帝始封晋王，初即位而地屡震，天下将由帝而动摇象也。

仪凤二年正月庚辰，京师地震。

永淳元年十月甲子，京师地震。

垂拱三年七月乙亥，京师地震。四年七月戊午，又震。八月戊戌，神都地震。

延载元年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大足元年七月乙亥，杨、楚、常、润、苏五州地震。二年八月辛亥，剑南六州地震。

景龙四年五月丁丑，剡县地震。

景云三年正月甲戌，并、汾、绛三州地震，坏庐舍，压死百余人。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隐隐有声，坼而复合，经时不止，坏庐舍殆尽，压死四千余人。二十六年三月癸巳，京师地震。

至德元载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裂有声，陷庐舍，张掖、酒泉尤甚，至二载三月癸亥乃止。

大历二年十一月壬申，京师地震，自东北来，其声如雷者。三年五月丙戌，又震。十二年，恒、定二州地大震，三日乃止，束鹿、宁晋地裂数丈，沙石随水流出平地，坏庐舍，压死者数百人。

建中元年四月己亥，京师地震。三年六月甲子，又震。四年四月甲子，又震。五月辛巳，又震。

贞元二年五月己酉，又震。三年十一月丁丑夜，京师、东都、蒲、陕地震。四年正月庚戌朔夜，京师地震；辛亥、壬子、丁卯、戊辰、庚午、癸酉、甲戌、乙亥，皆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屋宇多坏，人皆露处。二月壬午，京师又震；甲申、乙酉，丙申，三月甲寅、己未、庚午、辛未，五月丙寅、丁卯，皆震。八月甲午，又震，有声如雷；甲辰，又震。九年四月辛酉，又震，有声如雷，河中、关辅尤甚，坏城壁庐舍，地裂水涌。十年四月戊申，京师地震。癸丑，又震，侍中浑瑊第有树涌出，树枝皆戴蚯蚓。十三年七月乙未，又震。

元和七年八月，京师地震，草树皆摇。九年三月丙辰，隽州地震，昼夜八十，压死百余人，地陷者三十里。十年十月，京师地震。十一年二月丁丑，又震。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戊辰，始朝群臣于宣政殿，是夜地震。

大和二年正月壬申，地震；七年六月甲戌，又震。九年三月乙卯，京师地震，屋瓦皆坠，户牖间有声；开成元年二月乙亥，又震；二年十一月乙丑夜，又震；四年十一月甲戌，又震。

会昌二年正月癸亥，宋、亳二州地震。十二月癸未，京师地震。

大中三年十月辛巳，上都及振武、河西、天德、灵武、盐夏等州地震，坏庐舍，压死数十人。十二年八月丁巳，太原地震。

咸通元年五月，上都地震。六年十二月，晋、绛二州地震，坏庐舍，地裂泉涌，泥出青色。八年正月丁未，河中、晋、绛三州地大震，坏庐舍，人有死者。十三年四月庚子朔，浙东、西地震。

乾符三年六月乙丑，雄州地震，至七月辛巳止，州城庐舍尽坏，地陷水涌，伤死甚众；是月，濮州地震。十二月，京师地震有声。四年六月庚寅，雄州地震。六年二月，京师地震，有声如雷，蓝田山裂水涌。

中和三年秋，晋州地震，有声如雷。

光启二年春，成都地震，月中十数。占曰：“兵、饥。”十二月，魏州地震。

乾宁二年三月庚午，河东地震。

○山摧

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山摧。山者高峻，自上而陨之象也。

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丰县露台乡大风雨，震电，有山涌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亩，池中有龙凤之形、麦之异，武后以为休应，名曰“庆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赘疣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脩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后怒，流于岭南。

永昌中，华州赤水南岸大山，昼日忽风昏，有声隐隐如雷，顷之渐移东数百步，拥赤水，压张村民三十余家，山高二百余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佞人执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开元十七年四月乙亥，大风震电，蓝田山摧裂百余步，畿内山也。国主山川，山摧川竭，亡之证也。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则然。”

大历九年十一月戊戌，同州夏阳有山徙于河上，声如雷。十三年，郴州黄芩山摧，压死者数百人。

建中二年，霍山裂。

元和八年五月丁丑，大隗山摧。十五年七月丁未，苑中土山摧，压死二十人。

光启三年四月，维州山崩，累日不止，尘坌亘天，壅江水逆流。占曰：“国破。”

○山鸣

武德二年三月，太行山圣人崖有声。占曰：“有寇至。”

开元二十八年六月，吐蕃围安戎城，断水路，城东山鸣石坼，涌泉二。

○土为变怪

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苍，长者尺余，遍居人床下，扬州尤甚，大如马鬣，焚之臭如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

长寿中，东都天宫寺泥像皆流汗霝葸。

天宝十一载六月，虢州閿乡黄河中女娲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濒河人闻有风雷声，晓见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双柳，各长丈余，时号风陵堆。占曰：“□冢墓自移，天下破。”十三载，汝州叶县南有土塊斗，中有血出，数日不止。

大历六年四月戊寅，蓝田西原地陷。

建中初，魏州魏县西四十里，地数亩忽长崇数尺。四年四月甲子，京师地生毛，或黄或白，有长尺余者。

贞元四年四月，淮南及河南地生毛。

元和十二年四月，吴元济郾城守将邓怀金以城降，城自坏五十余步。

大和六年二月，苏州地震，生白毛。

长庆中，新都大道观泥人生须数寸，拔之复生。

咸通五年十月，贞陵隧道摧陷。神策军有浮屠像，懿宗尝跪礼之，像没地四尺。

《五行传》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变怪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暘，厥极忧。时则有诗妖、讹言，时则有毛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金不从革

尧君素为隋守蒲州，兵器夜皆有光如火。火铄金，金所畏也，败亡之象。刘武周据并州，兵势甚盛，城上槊刃夜每有火光。

贞观十七年八月，凉州昌松县鸿池谷有石五，青质白文成字曰：“高皇悔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年千年太子李治书燕山人士乐大国主尚汪譂奖文仁迈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风毛才子七佛八菩萨及

上界佛田天子文武贞观昌大圣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为善。”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惟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贞符，具纪姓氏。甫惟寡薄，弥增寅惧。”昔魏以土德代汉，凉州石有文。石，金类，以五胜推之，故时人谓为魏氏之妖，而晋室之瑞。唐亦土德王，石有文，事颇相类。然其文初不可晓，而后人因推已事以验之。盖武氏革命，自以为金德王，其“佛菩萨”者，慈氏金轮之号也；“乐太国主”则镇国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皆以女乱国；其“五王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数。

垂拱三年七月，魏州地出铁如船数十丈；广州雨金。金位正秋，为刑、为兵。占曰：“人君多杀无辜。一年兵灾于朝。”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龙池《圣德颂》石自鸣，其音清远如钟磬。石与金同类。《春秋传》：“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言。”石鸣，近石言也。

天宝十载六月乙亥，大同殿前钟自鸣。占曰：“庶雄为乱。”

至德二载，昭陵石马汗出。昔周武帝之克晋州也，齐有石像，汗流湿地，此其类也。

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昼，浑天仪有液如汗下流。

上元二年，楚州献宝玉十三：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曰“玉鸡毛”，白玉也；曰“谷璧”，亦白玉也，粟烂自然，无雕镌迹；曰“西王母白环”二；曰“如意宝珠”，大如鸡卵；曰“红靺鞨”，大如巨粟；曰“琅玕珠”二，形如玉环，四分缺一；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陷入印中；曰“皇后采桑钩”，如箸屈其末；曰“雷公石斧”无孔；其一阙。凡十三；寘之日中，白气连天。

元和中，文水《武士皞碑》失其龟头。翰林院有铃，夜中文书入则引之，以代传呼，长庆中，河北用兵，夜辄自鸣，与军中息耗相应，声急则军事急，声缓则军事缓。资州有石方丈，走行数亩。

大和三年，南蛮围成都，毁玉晨殿为礧，有吼声三，乃止。四年五月己卯，通化南北二门锁不可开，钥入，如有持之者，破其管，门乃启；又浙西观察使王璠治润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广明元年，华岳庙玄宗御制碑隐隐然有声，闻数里间，浃旬乃止。近石言也。

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钟声忽嘶嗄；天复元年九月，声又变小。

○常旸

武德三年夏，旱，至于八月乃雨。四年，自春不雨，至于七月。雨，少阴之气，其气毁则不雨。少阴者，金也，金为刑、为兵，刑不辜，兵不戢，则金气毁，故常为旱。火为盛阳，阳气强悍，故圣人制礼以节之。礼失则僭而骄炕，以导盛阳，火胜则金衰，故亦旱。于五行，土实制水，土功兴则水气壅阏，又常为旱。天官有东井，主水事，天汉、天江，亦水祥也。水与火仇，而受制于土，土火谪见，若日蚀过分而未至，与七曜循中道之南，皆旱祥也。七年秋，关内、河东旱。

贞观元年夏，山东大旱。二年春，旱。三年春、夏，旱。四年春，旱。自太上皇传位至此，而比年水旱。九年秋，剑南、关东州二十四旱。十二年，吴、楚、巴、蜀州二十六旱；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十七年春、夏，旱，二十一年秋，陕、绛、蒲、夔等州旱。二十二年秋，开、万等州旱；冬，不雨，至于明年三月。

永徽元年，京畿雍、同、绛等州十，旱。二年九月，不雨，至于明年二月。四年夏、秋，旱，光、婺、滁、颍等州尤甚。

显庆五年春，河北州二十二旱。

总章元年，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二年七月，剑南州十九旱；冬，无雪。

咸亨元年春，旱；秋，复大旱。

仪凤二年夏，河南、河北旱。三年四月，旱。

永隆二年，关中旱，霜，大饥。

永淳元年，关中大旱，饥。二年夏，河南、河北旱。

永昌元年三月，旱。

神功元年，黄、隋等州旱。

久视元年夏，关内、河东旱。

长安二年春，不雨，至于六月。三年冬，无雪，至于明年二月。

神龙二年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京师、山东、河北、河南旱，饥。

太极元年春，旱；七月复旱。

开元二年春，大旱。十二年七月，河东、河北旱，帝亲祷雨宫中，设坛席，暴立三日。九月蒲、同等州旱。十四年秋，诸道州十五旱。十五年，诸道州十七旱。十六年，东都、河南、宋亳等州旱。二十四年夏，旱。

永泰元年春、夏，旱。二年，关内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

大历六年春，旱，至于八月。

建中三年，自五月不雨，至于七月。

兴元元年冬，大旱。

贞元元年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竭，人□曷且疫，死者甚众。七年，扬、楚、滁、寿、澧等州旱。十四年春，旱，无麦。十五年夏，旱。十八年夏，申、光、蔡州旱。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乃雨。

永贞元年秋，江浙、淮南、荆南、湖南、鄂岳陈许等州二十六，旱。

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广南、山南东西皆旱。四年春、夏，大旱；秋，淮南、浙西、江西、江东旱。七年夏，扬、润等州旱。八年夏，同、华二州旱。十五年夏，旱。

宝历元年秋，荆南、淮南、浙西、江西、湖南及宣、襄、鄂等州旱。

太和元年夏，京畿、河中、同州旱。六年，河东、河南、关辅旱。七年秋，大旱。八年夏，江淮及陕、华等州旱。九年秋，京兆、河南、

河中、陕华同等州旱。

开成二年春、夏，旱。四年夏，旱，浙东尤甚。

会昌五年春，旱。六年春，不雨；冬，又不雨，至明年二月。

大中四年，大旱。

咸通二年秋，淮南、河南不雨，至于明年六月。九年，江淮旱。十年夏，旱。十一年夏，旱。

广明元年春、夏，大旱。

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

景福二年秋，大旱。

光化三年冬，京师旱，至于四年春。

○诗妖

窦建德未败时，有谣曰："豆入牛口，势不得久。"

贞观十四年，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国中有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

调露初，京城民谣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侧者，不正；桡者，不安。自隋以来，乐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永淳元年七月，东都大雨，人多殍殣。先是童谣曰："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高宗自调露中欲封嵩山，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时童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马，傍道打腾腾。"

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

龙朔中，时人饮酒令曰；“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俗谓杯盘为子母，又名盘为台。又里歌有《突厥盐》。

永淳后，民歌曰：“杨柳杨柳漫头驼。”

垂拱后，东都有《契苾儿歌》，皆淫艳之词。契苾，张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黄麞黄麞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其后，王孝杰败于黄麞谷。

神龙以后，民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乌鹊窠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骆驼者，虏获而重载也。安乐公主于洺州造安乐寺，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

景龙中，民谣曰：“黄牸犊子挽纫断，两足踏地□奚断，城南黄牸犊子韦。”又有《阿纬娘歌》。时又谣曰：“可怜圣善寺，身著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

玄宗在潞州，有童谣曰；“羊头山北作朝堂。”

天宝中，有术士李遐周于玄都观院庑间为诗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人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而人皆不悟，近诗妖也。又禄山未反时，童谣曰；“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氈，氈上有千钱。”时幽州又有谣曰：“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里，清水河边见契丹。”

德宗时，或为诗曰；“此水连泾水，双眸血满川，青牛逐硃虎，方号太平年。”近诗妖也。硃泚未败前两月，有童谣曰：“一只箸，两头硃，五六月，化为□且。”

元和初，童谣曰；“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

大中末，京师小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曰“拔晕”。

咸通七年，童谣曰：“草青青，被严霜，鹊始后，看颠狂。”十四年，咸都童谣曰；“咸通癸巳，出无所之，蛇去马来，道路稍开，头无片瓦，地有残灰。”是岁，岁阴在巳，明年在午。巳，蛇也；午，马也。

僖宗时，童谣曰：“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六年，童谣曰；“八月无霜寒草青，将军骑马出空城，汉家天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

中和初，童谣曰：“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

○讹言

贞观十七年七月，民讹言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云：其来也，身衣狗皮，铁爪，每于暗中取人心肝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夜惊扰，皆引弓敛自防，无兵器者剡竹为之，郊外不敢独行。太宗恶之，令通夜开诸坊门，宣旨慰谕，月余乃止。

武后时，民饮酒讴歌，曲终而不尽者，谓之“族盐”。

开元二十七年十月，改作东都明堂，讹言官取小儿埋明堂下，以为厌胜。村野儿童藏于山谷，都城骚然，或言兵至。玄宗恶之，遣使尉谕，久之乃止。

天宝三载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坠于东南，坠后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颇恐惧，畿内尤甚，遣使安谕之，与贞观十七年占同。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破者，盖破碎云。

建中三年秋，江淮讹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硃泚既僭号，名其旧第曰潜龙宫，移内府珍货以实之。占者以为，《易》称“潜龙勿用”，此败祥也。

大和九年，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生取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往往阴相告曰：“某处失几儿矣。”方士言金丹可致神仙，盖诞妄不经之语，或信而服之，则发热多死，如有所戒云。小儿，无辜者，取其心肝，将有杀戮象。

刘从谏未死时，潞州有狂人折腰于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从谏

捕斩之。

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讹言有犭夷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则聚坐。或曰某家见鬼，眼晃然如灯焰，民益惧。

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为之“黄贼打黑贼”。僖宗时，里巷斗者激怒，言：“任见右厢天子。”

毛虫之孽。

永徽中，河源军有狼三，昼入军门，射之，毙。

永淳中，岚、胜州兔害稼，千万为群，食苗尽，兔亦不复见。

开元三年，有熊昼入扬州城。

乾元二年十月，诏百官上勤政楼观安西兵赴陕州，有狐出于楼上，获之。

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宰臣元载家庙，射杀之。虎，西方之属，威猛吞噬，刑戮之象。六年八月丁丑，获白兔于太极殿之内廊。占曰；“国有忧。白，丧祥也。”

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虎入宣阳里，伤人二，诘朝获之。

贞元二年二月乙丑，有野鹿至于含元殿前，获之；壬申，又有鹿至于含元殿前，获之。占曰：“有大丧。”四年三月癸亥，有鹿至京师西市门，获之。

开成四年四月，有麞出于太庙，获之。

○犬祸

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将入冠，夜闻犬群嗥而不见犬。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无首，当项有孔如口，昼夜鸣吠，俄失所在。

神功元年，安国献两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晨起盥饰将朝，取书囊视之，中有物如鼠，跃

于地即变为狗，壮大雄目，张牙视林甫，林甫射之，中，杀然有声，随箭没。

贞元七年，赵州柏乡民李崇贞家黄犬乳犊。

会昌三年，定州深泽令家狗生角。

大中初，狗生角。京房曰：“执正失将害之应。”又曰：“君子危陷，则狗生角。”

咸通中，会稽有狗生而不能吠，击之无声。狗职吠以守御，其不能者，象镇守者不能御寇之兆。

成汭为荆南节度使，城中犬皆夜吠，日者向隐以为城郭将丘墟。

中和二年秋，丹徒狗与彘交。占曰；“诸侯有谋害国者。”

○白眚白祥

调露元年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治北雾开如日初耀，有白鹿、白狼见。近白祥也。

神龙二年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之鄮县。占曰：“邪人进，贤人遁。”

大历二年七月甲戌日入时，有白气亘天。九月戊午夜，白雾起西北，亘天。五年五月甲申，西北有白气亘天。

贞元二十年九月庚辰甲夜，有白气八，东西际天。

大和三年八月，西方有白气如柱。七年十月己酉，西方又有白气如柱者三。

光启二年四月，有白气头黑如发，自东南入于扬州灭。

光化二年三月乙巳，日中有白气亘天，自西南贯于东北。

天复元年八月己亥，西方有白云如履底，中出白气如匹练，长五丈，上冲天，分为三彗，头下垂。占曰：“天下有兵。白者，战祥也。”

○木沴金

神龙中，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

天宝五载四月，宰臣李适之常列鼎具膳羞，中夜，鼎跃出相斗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志第二十六五行三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谓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痾，时则有雷电、霜、雪、雨、雹、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水不润下

贞观三年秋，贝、谯、郓、泗、沂、徐、豪、苏、陇九州水。水，太阴之气也。若臣道颛，女谒行，夷狄强，小人道长，严刑以逞，下民不堪其忧，则阴类胜，其气应而水至；其谪见于天，月及辰星与列星之司水者为之变，若七曜循中道之北，皆水祥也。四年秋，许、戴、集三州水。七年八月，山东、河南州四十大水。八年七月，山东、江淮大水。十年，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十一年七月癸未，黄气际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官寺十九；洛水漂六百余家。九月丁亥，河溢，坏陕州之河北县及太原仓，毁河阳中氵单。十六年秋，徐、戴二州大水。十八年秋，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大水。十九年秋，泌、易二州水，害稼。二十一年八月，河北大水，泉州海溢，驩州水。二十二年夏，泸、越、徐、交、渝等州水。

永徽元年六月，新丰、渭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庐舍；宣、歙、饶、常等州大雨，水，溺死者数百人。秋，齐、定等州十六水。二年秋，汴、定、濮、亳等州水。四年，杭、夔、果、忠等州水。五年五月丁丑夜，大雨，麟游县山水冲万年宫玄武门，入寝殿，卫士有溺死者。六月河北大水，滹沱溢，损五千余家。六年六月，商州大水。秋，冀、沂、密、兖、滑、汴、郑、婺等州水，害稼；洛州大水，毁天津桥。十月，齐州河溢。

显庆元年七月，宣州泾县山水暴出，平地四丈，溺死者二千余人。九月，括州暴风雨，海水溢，坏安固、永嘉二县。四年七月，连州山水暴出，漂七百余家。

麟德二年六月，鄜州大水，坏居人庐舍。

总章二年六月，括州大风雨，海溢，坏永嘉、安固二县，溺死者九

千七十人；冀州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坏民居万家。

咸亨元年五月丙戌，大雨，山水溢，溺死五千余人。二年八月，徐州山水漂百余家。四年七月，婺州大雨，山水暴涨，溺死五千余人。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齐、淄等七州大水。

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甚众。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坏民居十万余家。

永淳元年五月丙午，东都连日澍雨；乙卯，洛水溢，坏天津桥及中桥，漂居民千余家。六月乙亥，京师大雨，水平地深数尺。秋，山东大雨，水，大饥。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坏河阳桥。八月，恒州滹沱河及山水暴溢，害稼。

文明元年七月，温州大水，漂千余家；括州溪水暴涨，溺死百余人。

如意元年四月，洛水溢，坏永昌桥，漂居民四百余家。七月，洛水溢，漂居民五千余家。八月，河溢，坏河阳县。

长寿二年五月，棣州河溢，坏居民二千余家。是岁，河阳州十一水。

万岁通天元年八月，徐州大水，害稼。

神功元年三月，括州水，坏民居七百余家。是岁，河南州十九，水。

圣历二年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坏天津桥。秋，水溢怀州，漂千余家。三年三月辛亥，鸿州水，漂千余家，溺死四百余人。

久视元年十月，洛州水。

长安三年六月，宁州大雨，水，漂二千余家，溺死千余人。四年八月，瀛州水，坏民居数千家。

神龙元年四月，雍州同官县大雨，水，漂民居五百余家。六月，河北州十七大水。七月甲辰，洛水溢，坏民居二千余家。二年四月辛丑，

洛水坏天津桥，溺死数百人。八月，魏州水。

景龙三年七月，澧水溢，害稼。九月，密州水，坏民居数百家。

开元三年，河南、河北水。四年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数百艘。五年六月甲申，瀍水溢，溺死者千余人；巩县大水，坏城邑，损民居数百家；河南水，害稼。八年夏，契丹寇营州，发关中卒援之，宿渑池之缺门，营谷水上，夜半，山水暴至，万余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谷、洛溢，入西上阳宫，宫人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田稼庐舍荡尽，掌闲卫兵溺死千余人，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是年，邓州三鸦口大水塞谷，或见二小儿以水相沃，须臾，有蛇大十围，张口仰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数百家。十年五月辛酉，伊水溢，毁东都城东南隅，平地深六尺；河南许、仙、豫、陈、汝、唐、邓等州大水，害稼，漂没民居，溺死者甚众。六月，博州，棣州河决。十二年六月，豫州大水。八月，兖州大水。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计；润州大风自东北，海涛没瓜步。十五年五月，晋州大水。七月，邓州大水，溺死数千人；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余，死者无算，坏同州城市及冯翊县，漂居民二千余家。八月，涧、谷溢，毁渑池县。是秋，天下州六十三大水，害稼及居人庐舍，河北尤甚。十七年八月丙寅，越州大水，坏州县城，十八年六月壬午，东都瀍水溺扬、楚等州租船，洛水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民居千余家。十九年秋，河南水，害稼。二十年秋，宋、滑、兖、郓等州大水。二十二年秋，关辅、河南州十余水，害稼。二十七年三月，澧、袁、江等州水。二十八年十月，河南郡十三水。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害稼，毁天津桥及东西漕、上阳宫仗舍，溺死千余人。是秋，河南、河北郡二十四水，害稼。

天宝四载九月，河南、淮阳、睢阳、谯四郡水。十载，广陵大风驾海潮，沈江口船数千艘。十三载九月，东都瀍、洛溢，坏十九坊。

广德元年九月，大雨，水平地数尺，时吐蕃寇京畿，以水自溃去。二年五月，东都大雨，洛水溢，漂二十余坊；河南诸州水。

大历元年七月，洛水溢。二年秋，湖南及河东、河南、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州五十五水灾。七年二月，江州江溢。十年七月，杭州海溢。十一年七月戊子，夜澍雨，京师平地水尺余，沟渠涨溢，坏民居千余家。十二年秋，京畿及宋、亳、滑三州大雨水，害稼，河南尤甚，平

地深五尺，河溢。

建中元年，幽、镇、魏、博大雨，易水、滹沱横流，自山而下，转石折树，水高丈余，苗稼荡尽。

贞元二年六月丁酉，大风雨，京城通衢水深数尺，有溺死者。东都、河南、荆南、淮南江河溢。三年三月，东都、河南、江陵、汴扬等州大水。四年八月，灞水暴溢，杀百余人。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余人，漂没城郭庐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郑、涿、蓟、檀、平等州，皆深丈余。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十一年十月，朗、蜀二州江溢。十二年四月，福、建二州大水，岚州暴雨，水深二丈。十三年七月，淮水溢于亳州。十八年春，申、光、蔡等州大水。

永贞元年夏，朗州之熊、武五溪溢。秋，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溢，漂万余家。京畿长安等九县山水害稼。

元和元年夏，荆南及寿、幽、徐等州大水。二年六月，蔡州大雨，水平地深数尺。四年十月丁未，渭南暴水，漂民居二百余家。六年十月，鄜坊、黔中水。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五月，饶、抚、虔、吉、信五州暴水，虔州尤甚，平地有深至四丈者。八年五月，陈州、许州大雨，大隗山摧，水流出，溺死者千余人。六月庚寅，大风，毁屋扬瓦，人多压死；京师大水，城南深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辛卯，渭水涨，绝济。时所在百川发溢，多不由故道。沧州水潦，浸盐山等四县。九年秋，淮南及岳、安、宣、江、抚、袁等州大水，害稼。十一年五月，京畿大雨水，昭应尤甚；衢州山水害稼，深三丈，毁州郭，溺死百余人。六月，密州大风雨，海溢，毁城郭；饶州浮梁、乐平二县暴雨，水，漂没四千余户；润、常、潮、陈、许五州及京畿水，害稼。八月甲午，渭水溢，毁中桥。十二年六月乙酉，京师大雨，水，含元殿一柱倾，市中水深三尺，毁民居二千余家；河南、河北大水，洺、邢尤甚，平地二丈；河中、江陵、幽泽潞晋隰苏台越州水，害稼。十三年六月辛未，淮水溢。十五年秋，洪、吉、信、沧等州水。

长庆二年七月，河南陈、许、蔡等州大水；好畤山水漂民居三百余家；处州大雨，水，平地深八尺，坏城邑、桑田太半。四年夏，苏、湖二州大雨，水，太湖决溢；睦州及寿州之霍山山水暴出；郓、曹、濮三州雨，水坏州城、民居、田稼略尽；襄、均、复、郢四州汉水溢决。秋，河南及陈、许二州水，害稼。

宝历元年秋，鄜、坊二州暴水；兖、海、华三州及京畿奉天等六县水，害稼。

大和二年夏，京畿及陈、滑二州水，害稼；河阳水，平地五尺；河决，坏棣州城；越州大风，海溢；河南郓、曹、濮、淄、青、齐、德、兖、海等州并大水。三年四月，同官县暴水，漂没二百余家；宋、亳、徐等州大水，害稼。四年夏，江水溢，没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民田数百户；鄜坊水，漂三百余家；浙西、浙东、宣歙、江西、鄜坊、山南东道、淮南、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大水，皆害稼。五年六月，玄武江涨，高二丈，溢入梓州罗城；淮西、浙东、浙西、荆襄、岳鄂、东川大水，害稼。六年二月，苏、湖二州大水。六月，徐州大雨，坏民居九百余家。七年秋，浙西及扬、楚、舒、庐、寿、滁、和、宣等州大水，害稼。八年秋，江西及襄州水，害稼；蕲州湖水溢；滁州大水，溺万余户。

开成元年夏，凤翔麟游县暴雨，水，毁九成宫，坏民舍数百家，死者百余人。七月，镇州滹沱河溢，害稼。三年夏，河决，浸郑、滑外城；陈、许、鄜、坊、鄂、曹、濮、襄、魏、博等州大水；江、汉涨溢，坏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产殆尽；苏、湖、处等州水溢入城，处州平地八尺。四年秋，西川、沧景、淄青大雨，水，害稼及民庐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五年七月，镇州及江南水。

会昌元年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

大中十二年八月，魏、博、幽、镇、兖、郓、滑、汴、宋、舒、寿、和、润等州水，害稼；徐、泗等州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十三年夏，大水。

咸通元年，颍州大水。四年闰六月，东都暴水，自龙门毁定鼎、长夏等门，漂溺居人。七月，东都许、汝、徐、泗等州大水，伤稼。九月，孝义山水深三丈，破武牢关金城门汜水桥，六年六月，东都大水，漂坏十二坊，溺死者甚众。七年夏，江淮大水。秋，河南大水，害稼。十四年八月，关东、河南大水。

乾符三年，关东大水。

光化三年九月，浙江溢，坏民居甚众。

乾宁三年四月，河圮于滑州，硃全忠决其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

里。

△常寒

显庆四年二月壬子，大雨雪。方春，少阳用事，而寒气胁之，古占以为人君刑法暴滥之象。近常寒也。

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

仪凤三年五月丙寅，高宗在九成宫，霖雨，大寒，兵卫有冻死者。

开耀元年冬，大寒。

久视元年三月，大雪。

神龙元年三月乙酉，睦州暴寒且冰。

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木偃折。

大历四年六月伏日，寒。

贞元元年正月戊戌，大风雪，寒；丙午，又大风雪，寒，民饥，多冻死者。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占曰；“有德遭险，厥灾暴寒。”十九年三月，大雪。二十年二月庚戌，始雷，大雨雹，震电，大雨雪。既雷则不当雪，阴胁阳也，如鲁隐公之九年。

元和六年十二月，大寒。八年十月，东都大寒，霜厚数寸，雀鼠多死。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冻死者。十五年八月己卯，同州雨雪，害稼。

长庆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东望无际。

大和六年正月，雨雪逾月，寒甚。九年十二月，京师苦寒。

会昌三年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冻死者。

咸通五年冬，隰、石、汾等州大雨雪，平地深三尺。

景福二年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二尺。

天复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余，其气如烟，其味苦。十二

月，又大雪，江海冰。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风，寒如仲冬。是冬，浙东、浙西大雪。吴、越地气常燠而积雪，近常寒也。

△鼓妖

武德三年二月丁丑，京师西南有声如崩山。近鼓妖也。说者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

天授元年九月，检校内史宗秦客拜日，无云而雷震。近鼓妖也。

贞元十三年六月丙寅，天晦，街鼓不鸣。

中和二年十月，西北方无云而雷。

天复三年十月甲午，有大声出于宣武节度使厅事。近鼓妖也。

△鱼孽

如意中，济源路敬淳家水碾柱将坏，易之为薪，中有鲇鱼长尺余，犹生。近鱼孽也。

开元四年，安南都护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横出两岸，经日而腐，寸寸自断。数日，江鱼尽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神龙中，渭水有虾蟆大如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是岁大水。

元和十四年二月，昼，有鱼长尺余，坠于郓州市，良久乃死。鱼失水而坠于市，败灭象也。

开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鱼长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义，民杀之。近鱼孽也。

乾符六年，汜水河鱼逆流而上，至垣曲、平陆界。鱼，民象，逆流而上，民不从君令也。

光启二年，扬州雨鱼。占如元和十四年。

△蝗

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三年五月，徐州蝗。秋，德、戴、廓等州蝗。四年秋，观、兖、辽等州蝗。二十一年秋，渠、泉二州蝗。

永徽元年，夔、绛、雍、同等州蝗。

永淳元年三月，京畿蝗，无麦苗。六月，雍、岐、陇等州蝗。

长寿二年，台、建等州蝗。

开元三年七月，河南、河北蝗。四年夏，山东蝗，蚀稼，声如风雨。二十五年，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广德二年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

兴元元年秋，螟蝗自山而东际于海，晦天蔽野，草木叶皆尽。

贞元元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殣枕道，民蒸蝗，曝，扬去翅足而食之。

永贞元年秋，陈州蝗。

元和元年夏，镇、冀等州蝗。

长庆三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万顷。

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害稼。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会昌元年七月，关东、山南邓唐等州蝗。

大中八年七月，剑南东川蝗。

咸通三年六月，淮南、河南蝗。六年八月，东都、同华陕虢等州蝗。七年夏，东都、同、华、陕、虢及京畿蝗。九年，江淮、关内及东都蝗。十年夏，陕、虢等州蝗。不绌无德，虐取于民之罚。

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光启元年秋，蝗自东方来，群飞蔽天。二年，荆、襄蝗、米斗钱三千，人相食；淮南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入扬州府署，竹树幢节，一夕如翦，幡帜画像，皆啮去其首，扑不能止。旬日，自相食尽。

△豕祸

贞观十七年六月，司农寺豕生子，一首八足，自颈分为二。

贞元四年二月，京师民家有豕生子，两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是岁，宣州大雨震雷，有物堕地如猪，手足各两指，执赤班蛇食之。顷之，云合不复见。近豕祸也。

元和八年四月，长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为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咸通七年，徐州萧县民家豕出溷舞，又牡豕多将邻里群豕而行，复自相噬啮。

乾符六年，越州山阴民家有豕入室内，坏器用，衔桉缶置于水次。

广明元年，绛州稷山县民一豕生如人状，无眉目耳发。占为邑有乱。

△雷电

贞观十一年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树。震耀，天之威怒，以象杀戮；槐，古者三公所树也。

证圣元年正月丁酉，雷。雷者阳声，出非其时，臣窃君柄之象。

长安四年五月丁亥，震雷，大风拔木，人有震死者。

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师县李材村有震电入民家，地震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深不可测，所裂处井厕相通，或冲冢墓，柩出平地无损。李，国姓也；震电，威刑之象；地，阴类也。

永泰元年二月甲子夜，震霆。自是无雷，至六月甲申乃雷。

大历十年四月甲申，雷电，暴风拔木飘瓦，人有震死者，京畿害稼者七县。

建中元年九月己卯。雷。四年四月丙子，东都畿汝节度使哥舒曜攻李希烈，进军至颍桥，大雨震电，人不能言者十三四，马驴多死。

贞元十四年五月己酉夏至，始雷。

元和十一年冬，雷。

长庆二年六月乙丑，大风震电，落太庙鸱尾，破御史台树。

大和八年三月辛酉，定陵台大雨，震，庑下地裂二十有六步。占曰；“士庶分离，大臣专恣，不救大败。”

会昌三年五月甲午，始雷。

咸通四年十二月，震雷。

乾符二年十二月，震雷，雨雹。

乾宁四年，李茂贞遣将符道昭攻成都，至广汉，震雷，有石陨于帐前。

△霜

贞观元年秋，霜杀稼。京房《易传》曰：“人君刑罚妄行，则天应之以陨霜。”三年，北边霜杀稼。

永微二年，绥、延等州霜杀稼。

调露元年八月，邠、泾、宁、庆、原五州霜。

证圣元年六月，睦州陨霜，杀草。吴、越地燠而盛夏陨霜，昔所未有。四年四月，延州霜，杀草。四月纯阳用事，象人君当布惠于天下，

而反陨霜，是无阳也。

开元十二年八月，潞，绥等州霜杀稼。十五年，天下州十七霜杀稼。

元和二年七月，邠、宁等州霜杀稼。九年三月丁卯，陨霜，杀桑。十四年四月，淄、青陨霜，杀恶草及荆棘，而不害嘉谷。

宝历元年八月，邠州霜杀稼。

大和三年秋，京畿奉先等八县早霜，杀稼。

大中三年春，陨霜，杀桑。

中和元年春，霜。秋，河东早霜，杀稼。

△雹

贞观四年秋，丹、延、北永等州雹。

显庆二年五月，沧州大雨雹，中人有死者。

咸亨元年四月庚午，雍州大雨雹。二年四月戊子，大雨雹，震电，大风折木，落则天门鸱尾三。先儒以为“雹者，阴胁阳也”。又曰：“人君恶闻其过，抑贤用邪，则雹与雨俱；信谗杀无罪，则雹下毁瓦、破车、杀牛马。”

永淳元年五月壬寅，定州大雨雹，害麦、禾及桑。

天授二年六月庚戌，许州大雨雹。

证圣元年二月癸卯，滑州大雨雹，杀燕雀。

神功元年，妫、绥二州雹。

圣历元年六月甲午，曹州大雨雹。

久视元年六月丁亥，曹州大雨雹。

长安三年八月，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

神龙元年四月壬子，雍州同官县大雨雹，杀鸟兽。

景龙元年四月己巳，曹州大雨雹。二年正月己卯，沧州雨雹如鸡卵。

开元八年十二月丁未，滑州大雨雹。二十二年五月戊辰，京畿渭南等六县大风雹，伤麦。

大历七年五月乙酉，雨雹。

贞元二年六月丙子，大雨雹。十七年二月丁酉，雨雹；己亥，霜；戊申夜，震霆，雨雹；庚戌，大雨雪而雹。五月戊寅，好畤县风雹，害麦。十八年七月癸酉，大雨雹。

元和元年，鄜、坊等州雹。十年秋，鄜、坊等州风雹，害稼。十二年夏，河南雨雹，中人有死者。十五年三月，京畿兴平、醴泉等县雹，伤麦。

长庆四年六月庚寅，京师雨雹如弹丸。

大和四年秋，鄜、坊等州雹。五年夏，京畿奉先、渭南等县雨雹。

开成二年秋，河南雹，害稼。四年七月，郑、滑等州风雹。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杀人三十六，牛马甚众。

会昌元年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瓦害稼。四年夏，雨雹如弹丸。

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卢□彖、崔沆制，殿庭氛雾四塞，及百官班贺于政事堂，雨雹如凫卵，大风雷雨拔木。

广明元年四月甲申朔，汝州大雨风，拔街衢树十二三；东都有云起西北，大风随之，长夏门内表道古槐树自拔者十五六，宫殿鸱尾皆落，雨雹大如杯，鸟兽殪于川泽。

△黑眚黑祥

大历二年十二月戊戌，黑气如尘，弥漫于北方。黑气，阴沴也。

贞元四年七月，自陕至河阴，河水黑，流入汴，至汴州城下，一宿

而复。近黑祥也。占曰；“法严刑酷，伤水性也。五行变节，阴阳相干，气色缪乱，皆败乱之象。”十四年，润州有黑气如堤，自海门山横亘江中，与北固山相峙，又有白气如虹，自金山出，与黑气交，将旦而没。

大和四年正月壬寅，黑气如带，东西际天。

咸通十四年七月，僖宗即位，是日，黑气如盘，自天属含元殿庭。

△火沴水

武德九年二月，蒲州河清。襄楷以为：“河，诸侯象；清，阳明之效也。”

贞观十四年二月，陕州、泰州河清。十六年正月，怀州河清。十七年十二月，郑州、滑州河清。二十三年四月，灵州河清。

永徽元年正月，济州河清。二年十二月，卫州河清。五年六月，济州河清十六里。

调露二年夏，丰州河清。

长安初，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又并州文水县猷水竭，武氏井溢。

神龙二年三月壬子，洛阳城东七里，地色如水，树木车马，历历见影，渐移至都，月余乃灭。长安街中，往往见水影。昔苻坚之将死也，长安尝有是。

景龙四年三月庚申，京师井水溢。占曰：“君凶”。又曰：“兵将起。”

开元二十二年八月，清夷军黄帝祠古井涌浪。二十五年五月，淄州、棣州河清。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九井涸复涌。

乾元二年七月，岚州合河、关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变。

宝应元年九月甲午，太州至陕州二百余里河清，澄澈见底。

大历末，深州束鹿县中有水影长七八尺，遥望见人马往来，如在水中，及至前，则不见水。

建中四年五月乙巳，滑州、濮州河清。

贞元十四年闰五月乙丑，滑州河清。二十一年夏，越州镜湖竭。是岁，朗州熊、武五溪水斗。占曰："山崩川竭，国必亡。"又曰："方伯力政，厥异水斗。"

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

大中八年正月，陕州河清。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汤，杀鸟雀。水沸于火，则可以伤物，近火沴水也。雨者，自上而降；鸟雀，民象。

中和三年秋，汴水入于淮水，斗，坏船数艘。

广明元年夏，汝州岘阳峰龙池涸。近川竭也。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常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谓木金火水土沴天也。

△常阴

长安四年，自九月霖雨阴晦，至于神龙元年正月。

贞元二十一年秋，连月阴霪。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辰至于丙申，昼常阴晦，微雨雪，夜则晴霁。占曰："昼雾夜晴，臣志得申。"

咸通十四年七月，灵州阴晦。

乾符六年秋，多云雾晦冥，自旦及禺中乃解。

光启元年秋，河东大云雾。明年夏，昼阴积六十日。二年十一月，淮南阴晦雨雪，至明年二月不解。

景福二年夏，连阴四十余日。

△雾

长寿元年九月戊戌，黄雾四塞。雾者，百邪之气，为阴冒阳，本于地而应于天；黄为土，土为中宫。

神龙二年三月乙巳，黄雾四塞。

景龙二年八月甲戌，黄雾昏浊不雨。二年正月丁卯，黄雾四塞。十一月甲寅，日入后，昏雾四塞，经二日乃止。占曰："雾连日不解，其国昏乱。"

开元五年正月戊辰，昏雾四塞。

天宝十四载冬三月，常雾起昏暗，十步外不见人，是谓昼昏。占曰："有破国。"

至德二载四月，贼将武令珣围南阳，白雾四塞。

上元元年闰四月，大雾。占曰："兵起。"

贞元十年三月乙亥，黄雾四塞，日无光。

咸通九年十一月，庞勋围徐州，甲辰，大雾昏塞，至于丙午。

光化四年冬，昭宗在东内，武德门内烟雾四塞，门外日色皎然。

△虹蜺

武德初，隋将尧君素守蒲州，有白虹下城中。

唐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

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孙佺帅兵袭奚，将入贼境，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占曰；"其下流血。"

至德二载正月丙子，南阳夜有白虹四，上亘百余丈。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阔五尺，东西亘天。

会昌四年正月己酉，西方有白虹。

咸通元年七月己酉朔，白虹横亘西方。九年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

方。

光启二年九月，白虹见西方。十月壬辰夜，又如之。

天复三年三月庚申，有曲虹在日东北。

△龙蛇孽

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大蛇屡见。蛇，女子之祥；大者，有所象也。又汾州青龙见，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堕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尺，长七寸。

显庆二年五月庚寅，有五龙见于岐州之皇后泉。

先天二年六月，京师朝堂砖下有大蛇出，长丈余，有大虾蟆如盘，而目赤如火，相与斗，俄而蛇入于大树，虾蟆入于草。蛇、虾蟆，皆阴类；朝堂出，非其所也。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与黑蛇斗，白蛇长六七尺，吞黑蛇，至腹，口眼血流，黑蛇长丈余，头穿白蛇腹出，俱死。

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曰："此欲决水潴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数日蛇死。十四载七月，有二龙斗于南阳城西。《易坤》："上六，龙战于野。"《文言》曰："阴疑于阳必战。"

至德元载八月朔，成都丈人庙有肉角蛇见。二载三月，有蛇斗于南阳门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建中二年夏，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棠树甚茂，民祠之为神。有蛇数百千自东西来，趋北岸者聚棠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有径寸龟三，绕行，积蛇尽死，而后各登其积。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其事，奉三龟来献。四年九月戊寅，有龙见于汝州城壕。龙，大人象，其潜也渊，其飞也天；城壕，失其所也。

贞元末，资州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百姓纵观，三日，为烟所薰而死。

大和二年六月丁丑，西北有龙斗。三年，成都门外有龙与牛斗。

开成元年，宫中有众蛇相与斗。

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龙斗于浙江，水溢，坏民庐舍。占同天宝十四载。

光启二年冬，鄜州洛交有蛇见于县署，复见于州署。蛇，冬则蛰，《易》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马祸

义宁二年五月戊申，有马生角，长二寸，末有肉。角者，兵象。

武德三年十月，王世充伪左仆射韦霁马生角，当项。

永隆二年，监牧马大死，凡十八万疋。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

文明初，新丰有马生驹，二首同项，各有口鼻，生而死；又咸阳牝马生石，大如升，上微有绿毛。皆马祸也。

开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献异马驹，两肋各十六，肉尾无毛。二十五年，濮州有马生驹，肉角。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献马，肉鬃鳞臆，嘶不类马，日行三百里。

建中四年五月，滑州马生角。

大和九年八月，易定马饮水，因吐珠一，以献。

开成元年六月，扬州民明齐家马生角，长一寸三分。

会昌元年四月，桂州有马生驹，三足，能随群于牧。

咸通三年，郴州马生角。十一年，沁州绵上及和川牡马生子，皆死。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

乾符二年，河北马生人。

中和元年九月，长安马生人，京房《易传》曰：“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一曰；“人流亡。”二年二月，苏州嘉兴马生角。

光启二年夏四月，僖宗在凤翔，马尾皆咤蓬如簪。咤，怒象。

文德元年，李克用献马二，肘膝皆有鬣，长五寸许，蹄大如七寸瓯。

△人疴

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觉死，十日而苏。

贞观十九年，卫州人刘道安头生肉角，隐见不常，因以惑众，伏诛。角，兵象；肉，不可以触者。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吴威妻、嘉州民辛道护妻皆一产四男。凡物反常则为妖，亦阴气盛则母道壮也。

显庆三年，普州有人化为虎。虎，猛噬而不仁。

仪凤三年四月，泾州献二小儿，连心异体。初，鹑觚县卫士胡万年妻吴生一男一女，其胸相连，余各异体，乃析之，则皆死；又产，复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岁，以献于朝。

永隆元年，长安获女魃，长尺有二寸，其状怪异。《诗》曰："旱魃为虐，如炎如焚。"是岁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永隆二年九月，万年县女子刘凝静衣白衣，从者数人，升太史令厅，问比有何灾异。令执之以闻。是夜，彗星见。太史司天文、历候，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时者，非女子所当问。

载初中，涪州民范端化为虎。

神功元年一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门，又入则天门，至通天宫，阍及仗卫不之觉。时来俊臣婢产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虫，须臾化为蜂，螫人而去。

久视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迹见。

长安中，郴州佐史因病化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虽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太极元年，狂人段万谦潜入承天门，登太极殿，升御床，自称天子，且言："我李安国也，人相我年三十二当为天子。"

开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献长人李家宠，八尺有五寸。

大历十年二月，昭应妇人张产一男二女。

贞元八年正月丁亥，许州人李狗儿持仗上含元殿击栏槛，伏诛。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迹见。十五年正月戊申，狂人刘忠诣银台，称白起令上表，天下有火灾。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苏。是岁，宣州南陵县丞李嶷死，已殡三十日而苏。

元和二年，商州洪崖冶役夫将化为虎，众以水沃之，不果化。

长庆四年三月，民徐忠信潜入浴堂门。

宝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贺文妻一产四男。

大和二年十月，狂人刘德广入含元殿。

咸通七年，渭州有人生角寸许。占曰："天下有兵。"十三年四月，太原晋阳民家有婴儿，两头异颈，四手联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岁，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长七尺余，长啜大嚼，三倍如初，岁余死。

乾符六年秋，蜀郡妇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脽下。占曰："君失道。"

光启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且半月，行人闻声呼地下，其家发之，则复生，岁余乃死。二年春，凤翔郿县女子未枌化为丈夫，旬日而死。京房《易传》曰："兹谓阴昌，贼人为王。"

大顺元年六月，资州兵王全义妻如孕，觉物渐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坼而生珠如弹丸，渐长大如杯。

天祐二年五月，颍州汝阴民彭文妻一产三男。

△疫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十五年三月，泽州疫。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十七年夏，潭、濠、庐三州疫。十八年，庐、濠、巴、普、郴五州疫。二十二年，卿州大役永徽六年三月，楚州大役。

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占曰："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

景龙元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

宝应元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

贞元六年夏，淮南，浙西、福建道疫。

元和元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

大和六年春，自剑南至浙西大疫。

开成五年夏，福、建、台、明四州疫。

咸通十年，宣、歙、两浙疫。

大顺二年春，淮南疫，死者十三四。

△天鸣

天宝十四载五月，天鸣，声若雷。占曰："人君有忧。"

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天鸣，在西北。

中和三年三月，浙西天鸣，声如转磨。无云而雨。

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见而雨。占曰："无云而雨，是谓天泣。"

△陨石

永徽四年八月己亥，陨石于同州冯翊十八，光耀，有声如雷。近星陨而化也。庶民惟星，在上而陨，民去其上之象。一曰："人君为诈妄所蔽则然。"

志第二十七地理一

自秦变古，王制亡，始郡县天下。下更汉、晋，分裂为南、北。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乃改州为郡，依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为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其地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

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一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县六。其后，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既而以其权重不便，罢之。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乾符以后，天下大乱，至于唐亡。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开元二十八年户部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

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呜呼，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关内道，盖古雍州之域，汉三辅、北地、安定、上郡及弘农、陇西、五原、西河、云中之境。京兆、华、同、凤翔、邠、陇、泾、原、渭、武、宁、庆、鄜、坊、丹、延、灵、威、雄、会、盐、绥、宥为鹑首分，麟、丰、胜、银、夏、单于、安北为实沈分，商为鹑火分。为府二，都护府二，州二十七，县百三十五。其名山：太白、九嵕、吴、岐、梁、华。其大川：泾、渭、灞、浐。厥赋：绢、绵、布、麻。京兆、同、华、岐调绵，余州布、麻。开元二十五年，以关辅寡蚕，诏纳

米粟，其河南、河北非通漕州，皆调绢，以便关中。厥贡：毛、羽、革、角、布、席、弓、刀。

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皇城长千九百一十五步，广千二百步。宫城在北，长千四百四十步，广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其崇三丈有半。龙朔后，皇帝常居大明宫，乃谓之西内，神龙元年曰太极宫。大明宫在禁苑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长千八百步，广千八十步，曰东内，本永安宫，贞观八年置，九年曰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百官献赀以助役。高宗以风痹，厌西内湫湿，龙朔三年始大兴葺，曰蓬莱宫，咸亨元年曰含元宫，长安元年复曰大明宫。兴庆宫在皇城东南，距京城之东，开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广之，谓之南内，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京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灃水，其长六千六百六十五步，广五千五百七十五步，周二万四千一百二十步，其崇丈有八尺。

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开元元年为府。厥贡：水土稻、麦、麰、紫稈粟、隔纱、粲席、韡氈、蜡、酸枣人、地骨皮、樱桃、藕粉。天宝元年领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百九十六万一百八十八。领县二十：有府百三十一，曰真化、匡道、水衡、仲山、新城、窦泉、善信、凤神、安业、平香、太清，余皆逸。万年，赤。本大兴，武德元年更名。二年析置芷阳县，七年省。总章元年析置明堂县，长安二年省。天宝七载曰咸宁，至德三载复故名。有南望春宫，临浐水，西岸有北望春宫，宫东有广运潭。福陵在东二十五里，敬陵在东南四十里。长安，赤。总章元年析置乾封县，长安二年省。有大安宫，本弘义，后更名。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翠微寺。有子午关。天宝二年，尹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大历元年，尹黎干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苑以漕炭薪。咸阳，畿。武德元年析泾阳、始平置。有望贤宫；有便桥；有兴宁陵，又有顺陵，在咸阳原。兴平，畿。本始平，景龙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载更名。西十八里有隋仙林宫。云阳，赤。武德元年析置石门县，三年以石门、温秀置泉州。贞观元年州废，省温秀，更石门曰云阳，云阳曰池阳。八年省云阳，更池阳曰云阳。天授二年以云阳、泾阳、醴泉、三原置鼎州，大足元年州废。有尧山、甘泉山，凡禁樵采者著于志。有古郑、白渠。崇陵在北十五里嵯峨山，贞陵在西北四十里。泾阳，畿。三原，次赤。武德四年曰池阳，六年曰华池，析置三原，隶

泉州，贞观元年省，复华池曰三原。永康陵在北十八里，献陵在东十八里，庄陵在西北五里，端陵在东十里。渭南，畿。武德元年隶华州，五年还隶雍州。天授二年析渭南、庆山置鸿门县，以渭南、庆山、鸿门、高陵、栎阳置鸿州，寻省鸿门，大足元年州废。西十里有游龙宫，开元二十五年更置。东十五里有隋崇业宫。昭应，次赤。本新丰，垂拱二年曰庆山，神龙元年复故名。有宫在骊山下，贞观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元年更骊山曰会昌山。三载，以县去宫远，析新丰、万年置会昌县。六载，更温泉曰华清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又筑罗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载省新丰，更会昌县及山曰昭应。东三十五里有庆山，垂拱二年涌出。有清虚原，本凤凰，有幽栖谷，本鹦鹉，中宗以韦嗣立所居更名。有旌儒乡，有庙，故坑儒，玄宗更名。齐陵在东十六里。高陵，畿。武德元年析置鹿苑县，贞观元年省。西四十里有龙跃宫，武德六年，高祖以旧第置，德宗以为脩真观。有古白渠，宝历元年，令刘仁师请更水道，渠成，名曰刘公，堰曰彭城。同官，畿。有女迴山。富平，次赤。有荆山，有盐池泽。定陵在西北十五里龙泉山，元陵在西北二十五里檀山，丰陵在东三十三里甕金山，章陵在西北二十里，简陵在西北四十里。蓝田，畿。武德二年析置白鹿县，三年更曰宁民，又析蓝田置玉山县，贞观三年皆省。有覆军山；有蓝田关，故峣关；有库谷，谷有关。武德六年，宁民令颜昶引南山水入京城。永淳元年作万全宫，弘道元年废。鄠，畿。有渼陂。东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宫，西南二十二里有隋甘泉宫。奉天，次赤。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寿置，以奉乾陵，陵在北五里梁山。靖陵在东北十里。乾宁二年以县置乾州，及覃王出镇，又以畿内之好畤、武功、盩厔、醴泉隶之。好畤，畿。故上宜，武德二年析醴泉置好畤。贞观八年废上宜入岐阳，二十一年省好畤、岐阳，复置上宜，更上宜曰好畤。有大横关。武功，畿。武德三年，以武功、好畤、盩厔及郇州之郿、凤泉置稷州，又析始平置扶风县，四年以岐州之围川隶之，七年以郿隶岐州。贞观元年州废，省扶风，以围川、凤泉隶岐州，盩厔、武功隶雍州。天授二年，复以武功、始平、奉天、盩厔、好畤置稷州，大足元年州废。有太一山，高十八里。有庆善宫，临渭水。武德元年，高祖以旧第置宫，后废为慈德寺。西原，殇帝所葬。醴泉，次赤。武德元年析置温秀县，后省醴泉。贞观十年营昭陵，析云阳、咸阳复置。有芳山，有九嵕山。昭陵在西北六十里九嵕山；建陵在东北十八里武将山，一名冯山。华原，畿。义宁二年以华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士门县以隶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贞观十七年州废，省宜君、士门，以华原、同官隶雍州。垂拱二年更华原曰永安。天授二年复以永安、同官、富平、美原置宜州，大足元年州废。有永安宫，长安二年置。神龙元年复永安

曰华原。有蒲萄园宫。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耀州。美原。畿。咸亨二年，析富平、华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门县置。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鼎州。

华州华阴郡，上辅。义宁元年析京兆郡之郑、华阴置，垂拱二年避武氏讳曰太州，神龙元年复故名，上元二年又更名太州，宝应元年复故名。乾宁四年曰兴德府，县次畿、赤。光化三年复为州。土贡：鹞、乌鹘、伏苓、伏神、细辛。户三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口二十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县四：有府二十，曰普乐、丰原、义全、清义、万福、脩仁、神水、常兴、义津、定城、延寿、罗文、郑邑、宣义、相原、孝德、温汤、宣化、怀德、怀仁。有镇国军，肃宗上元元年置。郑，望。有少华山。东北三里有神台宫，本隋普德宫，咸亨二年更名。西南二十三里有利俗渠，引乔谷水，东南十五里有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皆开元四年诏陕州刺史姜师度疏故渠，又立堤以捍水害。华阴，望。垂拱元年更名仙掌。天授二年析置潼津县，在关口，后隶虢州，圣历二年来属，长安中省。神龙元年复曰华阴，上元二年曰太阴，华山曰太山，宝应元年复故名。有岳祠；有潼关，有渭津关；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会灞、浐，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韦坚开；又有永丰仓，有临渭仓；西十八里有琼岳宫，故隋华阴宫，显庆三年更名；东十三里有隋金城宫，武德三年废，显庆三年复置；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开元二年，姜师度凿，以泄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复凿之，使通渭漕。下邽，望。本隶同州，垂拱元年来属。东南二十里有金氏二陂，武德二年引白渠灌之，以置监屯。栎阳。本畿。故万年，隶雍州。武德元年更名，又析置平陵县，二年更平陵曰粟邑，贞观八年省；有煮盐泽。天祐三年来属。

同州冯翊郡，上辅。武德元年更诸郡为州，其没于贼者，事平乃更。天宝三载以州为郡，乾元元年复以郡为州。凡州、郡、县无所更置者皆承隋旧。土贡：韡□郭二物、皱纹吉莫、麝、芑茨、龙莎、凝水石。户六万九百二十八，口四十万八千七百五。县八：有府二十六，曰济北、唐安、秦城、太州、大亭、河东、兴德、连邑、伏龙、温阳、安远、业善、南乡、临高、瀵阳、襄城、崇道、淅谷、吉安、长春、华池、永大、洪泉、善福、司御、效诚。冯翊，望。武德九年析置临沮县，贞观九年省。有沙苑。南三十二里有兴德宫，在志武里，高祖将趋长安所次。朝邑，望。有长春宫。武德三年析置河滨县，贞观元年省。北四里有通灵陂，开元七年，刺史姜师度引洛堰河以溉田百余顷。乾元三年曰河西，隶河中府，大历五年复曰朝邑，还隶同州。有河渎祠、西

海祠。小池有盐。韩城，上。武德八年徙置西韩州，贞观八年州废，以韩城、河西、郃阳来属，天祐二年更名韩原。有铁；有梁山；有龙门山；有关。武德七年，治中云得臣自龙门引河溉田六千余顷。郃阳，望。有阳班湫，贞元四年堰氵夸谷水成。夏阳，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阳置，又以河西、郃阳、韩城置西韩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阳，隶河中，后复来属。白水，望。澄城，望。武德三年析置长宁县，贞观八年省。奉先。本次赤。故蒲城，开元四年更名，隶京兆府。桥陵在西北三十里丰山，泰陵在东北二十里金粟山，景陵在西北二十里金炽山，光陵在北十五里尧山，惠陵在西北十里。有卤池二，大中二年，其一生盐。天祐三年来属。

商州上洛郡，望。土贡：麝香、弓材。有洛源监钱官。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回山取涂，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户八千九百二十六，口五万三千八十。县六：有府二，曰洵水、玉京。有兴平军，初在鄜县东原，至德中徙。上洛，紧。有熊耳山。丰阳，上。洛南，上。有金，有铜，有铁。商洛，望。东有武关。上津，上。义宁二年以上津、丰利、黄土置上津郡，并置长利县。武德元年曰上州。贞观元年省长利。八年州废，以黄土隶金州，丰利隶均州，上津来属。乾元。中下。本安业，万岁通天元年析丰阳置，景龙三年隶雍州，景云元年来属，乾元元年更名，隶京兆，寻复还属。

凤翔府扶凤郡，赤上辅。本岐州，至德元载更郡曰凤翔，二载复郡故名，号西京，为府。上元二年罢京，元年曰西都，未几复罢都。土贡：榛实、龙须席、蜡烛。户五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三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九：有府十三，曰岐山、雍北、道清、洛邑、留谷、岐阳、文城、支阝邑、三交、凤泉、望苑、邵吉、山泉。天兴，次赤。本雍，至德二载曰凤翔，仍析置天兴县，宝应元年省凤翔入天兴。岐山。次畿。贞观七年，析扶风、岐山及京兆之上宜置岐阳县，八年省上宜入岐山，永徽五年复置，元和三年省。有岐山。扶风，次畿。本漳川，武德三年析岐山置，以漳水名之，贞观八年更名。麟游，次畿。义宁元年置，以麟游及京兆之上宜、扶风郡之普润置凤栖郡。二年以仁寿宫中获白麟，更郡曰麟游，又以安定郡之鹑觚并析置灵台县隶之。武德元年曰麟州。贞观元年州废，省灵台入麟游，以麟游、普润来属，上宜还隶雍州，鹑觚还隶泾州。西五里有九成宫，本隋仁寿宫，义宁元年废，贞观五年复置，更名，永徽二年曰万年宫，乾封二年复曰九成宫，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库官寺等；又西三十里有永安宫，贞观八年置。普润，次畿。有陇右军，贞元十年置，十一年以县隶陇右经略使，元和元年更名

保义军。宝鸡，次畿。本陈仓，至德二载更名。东有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长安故城，咸亨三年开。西南有大散关，有宝鸡山。虢，次畿。贞观八年省入岐山，天授二年复置。东北十里有高泉渠、如意元年开，引水入县城；又西北有升原渠，引汧水至咸阳，垂拱初运岐、陇水入京城。郿，次畿。义宁二年置郿城郡，又析置凤泉县。武德元年曰郇州，以凤泉来属，三年州废，以郿隶稷州，七年来属，贞观八年省凤泉。大历五年权隶京兆。有太白山，有凤泉汤。盩厔。本畿，隶雍州。武德二年析置终南县，贞观八年省，天宝元年更名宜寿，至德二载复故名，乾宁中隶乾州，天复元年来属。有骆谷关，武德七年置；有司竹园；东南三十二里有隋宜寿宫，有楼观、老子祠。

邠州新平郡，紧。义宁二年析北地郡之新平、三水置。邠，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改。土贡：剪刀、火筋、荜豆、澡豆、白蜜、地胆。户二万二千九百七十七，口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县四：有府十，曰嘉阳、宜禄、公刘、良社、胡陵、蟀川、万敌、金池、舜城、宜山。新平，望。有永定垒二，太宗讨薛举置。三水，紧。有石门山。北二十里有万寿湫，大历八年因风雷而成。永寿，上。武德二年析新平置，神龙元年隶雍州，唐隆元年来属。宜禄。中。贞观二年析新平及泾州之保定、灵台置。有浅水原，有长武城。

右京畿采访使，治京城内。

陇州汧阳郡，上。本陇东郡，义宁二年，析扶风郡之汧源、汧阳、南由，安定郡之华亭置。天宝元年更郡曰汧阳。土贡：榛实、龙须席。户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二，口十万一百四十八。县三：有府四，曰大堆、龙盘、开川、临汧。汧源，上。垂拱二年更华亭曰亭川，神龙元年复故名，元和三年省入汧源。西有安戎关，在陇山，本大震关，大中六年，防御使薛逵徙筑，更名。有铁；有五节堰，引陇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开，后废。华亭有义宁军，大历八年置。贞元十三年筑永信城于平戎川。汧阳，上。有临汧城，大和元年筑。吴山。中。本长蛇，义宁二年置，贞观元年更名，上元二年曰华山，寻复曰吴山。武德元年以南由县置含州，四年州废，元和三年省入焉。有西镇吴山祠，有紫埠山。西有安夷关。

泾州保定郡，上。本安定郡，至德元载更名。土贡：龙须席。户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九。县五：有府六，曰泾阳、四门、兴教、纯德、肃清、仁贤。保定，上。本安定，至德元载更名，广德元年没吐蕃，大历三年复置。有折墟故城。灵台，上。本鹑

觚，天宝元年更名。临泾，中。良原，上。兴元二年没吐蕃，贞元四年复置。潘原。中。本阴盘，天宝元年更名，后省为彰信堡，贞元十一年复置。

原州平凉郡，中都督府，望。广德元年没吐蕃，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大中三年收复关、陇，归治平高。广明后复没吐蕃，又侨治临泾。土贡：氈、覆鞍氈、龙须席。户七千三百四十九，口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六。县二：有府二，曰彭阳、安善。平高，望。有崆峒山；西南有木峡关。州境又有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峭等关，并木峡、大盘为七关。又南有瓦亭故关。百泉。上。

渭州，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凉县置行渭州，广明元年为吐蕃所破，中和四年，泾原节度使张钧表置。凡乾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州县，又不列上、中、下之第。县一。平凉。上。广德元年没吐蕃，贞元四年复置。及为行渭州，其民皆州自领之。西南陇山有六盘关；有银，有铜，有铁；西北五里有吐蕃会盟坛，贞元三年筑。

武州，中。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萧关置。中和四年侨治潘原。县一：萧关。中。贞观六年以突厥降户置缘州，治平高之他楼城。高宗置他楼县，隶原州，神龙元年省，置萧关县。白草军在蔚茹水之西，至德后没吐蕃。

宁州彭原郡，望。本北地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五色覆鞍氈、龙须席、芫青、亭长、庵袴、假苏。户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一，口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三十七。县五：有府十一，曰彭池、高望、静难、驎宝、天固、蒲川、东原、三会、大延、和泉、永宁。定安，望。义宁二年析置归义县，贞观十七年省入定平。有定安故关。真宁，紧。本罗川。有要册湫。天宝元年获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襄乐，紧。彭原，紧。武德元年以县置彭州，二年析置丰义县。贞观元年州废，以彭原、丰义来属。开元八年以丰义隶泾州，寻复还属，唐末省。定平。上。武德二年析定安置，后隶邠州。元和三年复来属，四年隶左神策军。有高摭城。唐末以县置衍州。

庆州顺化郡，中都督府。本弘化郡，天宝元年曰安化，至德元载更名。土贡：“胡女布、牛酥、麝、蜡。户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九，口十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县十：有府八，曰龙息、交水、同川、永清、蟠交、永业、乐蟠、永安。顺化，中。本弘化，天宝元年曰安化，至德元载更

名。合水，中。本合川，武德元年置，是年，又析置蟠交县。贞观元年省合川入弘化。天宝元年更蟠交曰合水。乐蟠，中。义宁元年析合水置。马岭，中。华池，下。武德四年置，以县置林州，贞观元年州废。同川，中下。本三泉，义宁二年析彭原郡之彭原置，武德三年更名。洛源，中。贞观三年置，四年隶北永州，五年徙州来治，八年州废，来属。延庆，中。本白马，武德六年徙故丰州民析合水置，天宝元年更名。方渠，中下。神龙三年析马岭置。怀安。下。开元十一年括逃户连党项蕃落置。

鄜州洛交郡，上。本上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龙须席。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四，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县五：有府十一，曰洛昌、龙交、苇川、五交、大同、安光、洛安、银方、杏林、脩武、安吉。有肃戎军，大历六年置，在鹿阝城。洛交，紧。洛川，上。三川，中。华池水、黑水、洛水所会。直罗，中。武德三年析三川、洛交因古直罗城置，罗水过城下，地平直，故名。甘泉。中。本伏陆，武德元年析洛交置，天宝元年更名。

坊州中部郡，上。武德二年析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土贡：龙须席、枲、弦麻。户二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口十二万二百八。县四：有府五，曰杏城、仁里、思臣、永平、安台。中部，上。本内部，武德二年更名。周天和中，元皇帝为敷州刺史，置马坊，高祖因以名州。有铁。州郭无水，东北七里有上善泉，开成二年，刺史张怡架水入城，以纾远汲。四年，刺史崔骈复增修之，民获其利。后思之，为立祠。宜君，上。本隶宜州。有仁智宫，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七年州废，县亦省。二十年置玉华宫，复置县，隶雍州。宫在北四里凤凰谷。永徽二年废宫为玉华寺，县又省。龙朔三年析中部、同官复置，来属。有铁。升平，上。天宝十二载析宜君置，宝应元年省，后复置。鄜城。上。唐末以县置翟州。

丹州咸宁郡，上。本丹阳郡，义宁元年析延安郡之义川、汾川、咸宁县置，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龙须席、麝、蜡烛。户万五千一百五，口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五。县四：有府五，曰宜城、通天、同化、丹阳、长松。义川，上。云岩，中。武德元年析义川置。汾川，上。有乌仁关。咸宁。中。

延州延安郡，中都督府。土贡：桦皮、麝、蜡。户万八千九百五十四，口十万四十。县十：有府七，敦化、延川、宁戎、因城、塞门、延安、金明。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

羌部落，曰閤门。肤施，上。有牢山镇城。延长，中。本延安，武德二年置，以县置北连州，并置义乡、齐明二县以隶之。贞观二年州废，省义乡、齐明入延安，来属。广德二年更名。临真，中。武德元年隶东夏州，贞观二年州废来属。金明，中。武德二年析肤施置，以县置北武州，并置开远、全义、崇德、永安、定义五县。贞观二年州废，省开远、全义、崇德、永安、定义入金明，来属。丰林，中。武德四年侨置云州及云中、榆林、龙泉三县，八年州废，省龙泉入临真，省云中、榆林入丰林。东北有合岭关。延川，中。武德二年招慰稽胡置基州；又安抚使段德操表置义门县，以义门置南平州。三年析绥州之城平置魏平县。四年废南平州，省义门、魏平。五年更基州曰北基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敷政，中下。本因城，武德二年徙治金城镇，更名金城；又东境置永州，并置洛盘、新昌、土埽三县。贞观四年徙州治洛源。及州废，省洛盘、新昌、土埽入金城。天宝元年曰敷政。延昌，武德二年置北仁州，贞观三年州废，十年以其地置罢交县，天宝元年更名。其北芦子关。延水，中下。本安民，武德二年析延川置，以县置西和州，并置修文、桑原二县。贞观二年州废，省修文、桑原入安民，隶北基州。州废，来属。二十三年曰弘风，神龙元年更名。门山。上。武德三年析汾川置，隶丹州，广德二年来属。

灵州灵武郡，大都督府。土贡：红蓝，甘草，花苁蓉，代赭，白胶，青虫，雕，鹘，白羽，麝，野马、鹿革，野猪黄，吉莫鞾，□郭，氈，库利，赤柽，马策，印盐，黄牛臆。户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县四：有府五，曰武略、河间、静城、鸣沙、万春。有朔方经略军。黄河外有丰安、定远、新昌等军，丰宁、保宁等城。回乐，望。武德四年析置丰安县。贞观四年于回乐境置回州，以丰安隶回州。十三年州废，省丰安。有温泉盐池；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长庆四年诏开。灵武，上。怀远，紧。武德六年废丰州，省九原、永丰二县入焉，隋九原郡也。有盐池三：曰红桃、武平、河池。保静。上。本弘静，神龙元年曰安静，至德元载更名。

威州郡阙。中。本安乐州。初，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置州以居之。至德后没吐蕃。大中三年收复，更名。光启三年徙治凉州镇为行州。县二：鸣沙，上。武德二年置会州，贞观六年州废，更置环州，以大河环曲为名。九年州废，还隶灵州。神龙中为默啜所寇，移治故丰安城。大中三年复得故县。温池。上。本隶灵州，神龙元年置，大中四年来属。有盐池。

雄州，在灵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为行州。

警州，本定远城，在灵州东北二百里，先天二年，朔方大总管郭元振置。其后为上县，隶灵州。景福元年，灵威节度使韩遵表为州。羊马城幅员十四里，信安王祎所筑。

会州会宁郡，上。本西会州，武德二年以平凉郡之会宁镇置。贞观八年以足食故更名粟州，是年又更名。土贡：驼毛褐、野马革、覆鞍氈、鹿舌、鹿尾。户四千五百九十四，口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县二：有新泉军，开元五年废为守捉。会宁，上。本凉川，武德二年更名。开元四年别置凉川县，九年省。有黄河堰，开元七年，刺史安敬忠筑，以捍河流。有河池，因雨生盐。东南有会宁关。乌兰。上。武德九年置。西南有乌兰关。

盐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本盐川郡。唐初没梁师都。武德元年侨治灵州。贞观元年州省，以县隶灵州，二年，师都平，复置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贞元三年没吐蕃，九年复城之。土贡：盐山、木瓜、牛。户二千九百二十九，口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县二：有府一，曰盐川。有保塞军，贞元十九年置。五原，上。有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盐。白池。上。本兴宁，贞观元年与州同省，二年复置。景龙三年更名。

夏州朔方郡，中都督府。土贡：氈、角弓、酥、拒霜荠。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十四。县三：有府二，曰宁朔、顺化。朔方，上。本□录，贞观三年更名。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有盐池二。有天柱军，天宝十四载置，宝应元年废。长庆四年，节度使李祐筑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城于芦子关北，以护塞外。有木瓜岭。静德，中下。贞观七年隶北开州，八年曰化州，十三年州废。宁朔。中下。武德六年置南夏州。贞观二年州废，县省入朔方，五年复置，来属。长安二年省。开元四年又置，九年省，其后又置。

绥州上郡，下。本雕阴郡地。唐初没梁师都。武德三年以归民于延州丰林县侨置，六年徙治延川境，七年徙治魏平。贞观二年，师都平，归治上县。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胡女布、蜡烛。户万八百六十七，口八万九千一百一十二。县五：有府四，曰伏洛、义合、万古、大斌。龙泉，中。本上县，天宝元年更名。延福，中下。武德六年析置北吉州，并置归义、洛阳二县；又析置罗州，并置石罗、关善、万福三县；

又析置匡州，并置安定、源泉二县。贞观二年州、县皆废。绥德，中下。武德二年置。六年析置云州，并置信义、淳义二县；又析置龙州，并置风乡、义良二县。贞观二年州、县皆废。绥德，中下。武德三年置魏州，并置安故、安泉二县。贞观二年州废，省安故、安泉。西南有魏平关。大斌。中下。武德七年徙治魏平城，取“稽胡怀化，文武杂半”以名。

银州银川郡，下。贞观二年析绥州之儒林、真乡置。土贡：女稽布。户七千六百二，口四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县四：儒林，中。东北有无定河。真乡，中下。西北有茹卢水。开光，中。本隶绥州，贞观二年置，八年隶柘州，十三年州废，来属。抚宁。中下。本隶绥州，贞观八年来属。

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至德二载更郡曰怀德。乾元元年复故名。宝应后废。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复置，距故州东北三百里。十五年徙治长泽，为吐蕃所破。长庆四年，节度使李祐复奏置。土贡：氈。户七千八十三，口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县二：延恩，中。开元二十六年以故匡州地置；又以故塞门县地置怀德县，以故兰州之长泉县地置归仁县。宝应后皆省。元和九年复置延恩。有经略军，在榆多勒城，天宝中王忠嗣奏置。长泽。中下。本隶夏州，贞观七年置长州，十三年州废，隶夏州，元和十五年来属。有胡洛盐池。

麟州新秦郡，下都督府。开元十二年析胜州之连谷、银城置，十四年废，天宝元年复置。土贡：青他鹿角。户二千四百二十八，口万九百三。县三：新秦，中。开元二年置，七年又置铁麟县，十四年州废，皆省。天宝元年复置新秦。连谷。中下。贞观八年以隋连谷戍置。银城。中下。贞观二年置，四年隶银州，八年隶胜州。

胜州榆林郡，下都督府。武德中没梁师都。师都平，复置。土贡：胡布、青他鹿角、芍药、徐长卿。户四千一百八十七，口二万九百五十二。县二：有义勇军。榆林，中下。有隋故榆林宫。东有榆林关，贞观十三年置。河滨。中下。贞观三年置，以县置云州，四年曰威州，八年州废，来属。东北有河滨关，贞观七年置。

丰州九原郡，下都督府。贞观四年以降突厥户置，不领县。十一年州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复置。土贡：白麦、印盐、野马胯革、驼毛褐、氈。户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六百四十一。县二：九原，中下。永徽四年置。有陵阳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永丰。中下。永徽元年置。麟德元年别置丰安县，天宝末省。东受降城，景云三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宝历元年，振武节度使张惟清以东城滨河，徙置绥远烽南。中受降城，有拂云推祠。接灵州境有关，元和九年置；又有横塞军，本可敦城，天宝八载置，十二载废。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大同川之西有天安军，皆天宝十二载置。天德军，乾元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修复旧城。北有安乐戍。西受降城。开元初为河所圮，十年，总管张说于城东别置新城。北三百里有□鹈泉。

单于大都护府，本云中都护府，龙朔三年置，麟德元年更名。土贡：胡女布、野马胯革。户二千一百五十五，口六千八百七十七。县一：金河。中。天宝四年置。本后魏道武所都。有云伽关，后废，大和四年复置。

安北大都护府，本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曰瀚海都督府，总章二年更名。开元二年治中受降城，十年徙治丰、胜二州之境，十二年徙治天德军。土贡：野马胯革。户二千六，口七千四百九十八。县二：阴山，上。天宝元年置。通济。上。

镇北大都护府。土贡：筈牛尾。县二。大同，上。长宁。上。

右关内采访使，以京官领。

志第二十八地理二

河南道，盖古豫、兖、青、徐之域，汉河南、弘农、颍川、汝南、陈留、沛、泰山、济阴、济南、东莱、齐、山阳、东海、琅邪、北海、千乘、东郡，及梁、楚、鲁、东平、城阳、淮阳、菑川、高密、泗水等国，暨平原、渤海、九江之境。洛、陕负河而北，为实沈分；负河而南，虢、汝、许及新郑之地，为鹑火分；郑、汴、陈、蔡、颍为寿星分；宋、亳、徐、宿、郓、曹、濮为大火分；兖、海、沂、泗为降娄分；青、淄、密、登、莱、齐、棣为玄枵分；滑为娵訾分；濠为星纪分。为府一，州二十九，县百九十六。其名山：三崤、少室、砥柱、蒙、峄、嵩高、泰岳。其大川：伊、洛、汝、颍、沂、泗、淮、济。厥赋：绢、施、绵、布。厥贡：丝布、葛、席、埏埴盎缶。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宫城在皇城北，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武后号太初宫。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高宗之季常居以听政。都城前直伊阙，后据中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东西五千六百一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连苑，北自东城而东二千五百四十步，周二万五千五十步，其崇丈有八尺，武后号曰金城。

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縠、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华、酸枣。户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六，口百一十八万三千九十二。县二十：有府三十九，曰武定、复梁、康城、柏林、岩邑、阳樊、王阳、永嘉、邵南、慕善、政教、巩洛、伊阳、怀音、轵城、洛汭、郏鄏、伊川、洛泉、通谷、颍源、宜阳、金谷、王屋、成皋、夏邑、原邑、原城、鹤台、函谷、千秋、同轨、饯济、温城、具茨、宝图、钧台、承云、轩辕。河南，赤。垂拱四年析河南、洛阳置永昌县。永昌元年更河南曰合宫。长安二年省永昌。神龙元年复曰河南，二年又曰合宫，唐隆元年复故名。有洛漕新潭，大足元年开，以置租船。龙门山东抵天津，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尹裴迥置。有瀍水，避武宗名曰吉水，宣宗立，复故名。洛阳，赤。天授三年析洛阳、永昌置来庭县，长安二年省。神龙二年更洛阳曰永昌，唐隆元年复故名。偃师，畿。天宝七载，尹韦济以北坡道迂，自县东山下开新道通

孝义桥。西北有故富平津、河阳故关。巩，畿。有洛口仓。缑氏，次赤。贞观十八年省，上元二年复置。有恭陵，有和陵，在太平山，本懊来山，天祐元年更名。东南有轩辕故关。阳城，畿。武德四年，王世充伪令王雄来降，以阳城、嵩阳、阳翟置嵩州，又析三县地置康城县。贞观三年州废，省康城。万岁登封元年将封嵩山，改阳城曰告成。神龙元年复故名，二年复为告成。天祐二年更名阳邑。有测景台，开元十一年，诏太史监南宫说刻石表焉。登封，畿。本嵩阳，贞观十七年省入阳城。永淳元年营奉天宫，分阳城、缑氏复置，二年省。光宅元年复置。万岁登封元年更名，神龙元年曰嵩阳，二年复曰登封。嵩山有中岳祠，有少室山；有三阳宫，圣历三年置。陆浑，畿。有鸣皋山。有汉故关。伊阙，畿。北有伊阙故关。有陆浑山，一名方山。新安，畿。义宁二年以县置新安郡。武德元年曰谷州，以熊州之渑池隶之，并析置东垣县。四年省东垣。贞观元年来属。有长石山。渑池，畿。贞观元年徙谷州来治。西五里有紫桂宫，仪凤二年置。调露二年曰避暑宫，永淳元年曰芳桂宫，弘道元年废。福昌，畿。本宜阳。义宁二年以宜阳、渑池、永宁置宜阳郡，武德元年曰熊州。二年更宜阳曰福昌，因隋宫为名。四年以洛州之寿安隶之。贞观元年州废，以福昌、永宁二县隶谷州。六年徙谷州来治。八年以虢州之长水隶之。显庆二年州废，以福昌、永宁、长水来属。西十七里有兰昌宫；有故隋福昌宫，显庆三年复置。有女几山。长水，畿。本长渊，隶弘农郡，义宁元年更名。武德元年隶虢州，贞观八年隶谷州，显庆二年来属。有锡。西有高门关、松阳故关、鹈鹕故关。永宁，畿。本熊耳，义宁二年更名，隶宜阳郡。武德三年以永宁、崤置函州。八年州废，以永宁隶熊州，崤隶陕州。西五里有崎岫营，西三十三里有兰峰宫，皆显庆三年置。寿安，畿。初隶谷州，贞观七年来属。西二十九里有连昌宫，显庆三年置。西南四十里万安山有兴泰宫，长安四年置，并析置兴泰县，神龙元年省。有锦屏山，武后所名。密，畿。武德三年以县置密州，并置零水、洧源二县。四年州废，省零水、洧源，以密隶郑州。龙朔二年来属。有羽山。河清，畿。本大基，武德二年置，隶怀州，八年省。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阳、新安、王屋、济源、河阳复置，并置柏崖县，寻省柏崖。先天元年更名。会昌三年隶孟州，寻还属，后废。咸通中复置。有柏崖仓。颍阳，畿。本武林，载初元年析河南、伊阙、嵩阳置。开元十五年更名。西北有大谷故关。倚箔山有锺乳，贞观七年采。伊阳，畿。先天元年析陆浑置。有太和山。有银、铜、锡。伊水有金。王屋。畿。武德元年更名邵伯，隶邵州。贞观元年州废，隶怀州。显庆二年复故名，来属。有王屋山。

汝州临汝郡，雄。本伊州襄城郡，贞观八年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

名。土贡：施。户六万九千三百七十四，口二十七万三千七百五十六。县七：有府四，曰龙兴、鲁阳、梁川、郏城。梁，望。本承休。又有梁县在西南四十五里。贞观元年省梁，更承休曰梁。西南五十里有温汤，可以熟米。又有黄女汤。高宗置温泉顿。有石楼山、永仁山。郏城，紧。鲁山，上。王世充置鲁州，武德四年废。俄以鲁山、滍阳复置鲁州。贞观九年州废，省滍阳，以鲁山来属，有尧山。有银。有汉故关。叶，紧。本隶许州，武德四年以县置叶州，五年州废，隶北澧州。贞观八年隶鲁州，州废，隶许州。开元三年，以叶、襄城及唐州之方城、豫州之西平、许州之舞阳置仙州，二十七年州废，县还故属，未几以叶来属。大历四年复以叶、襄城置仙州，又析置仙凫县，以许州之舞阳、蔡州之西平、唐州之方城隶之。五年州废，省仙凫，余县皆还故属。有黄城山、白石山。襄城，望。武德元年以县置汝州，并置汝坟、期城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汝坟、期城，以襄城隶许州，开元二十七年来属，二十八年还隶许州，天宝七载复来属。龙兴，上。本湍阳，武德四年置，贞观元年省。证圣元年析郏城、鲁山复置，曰武兴。神龙元年更名中兴，寻又更名。临汝。上。先天元年置。有清暑宫，在鸣皋山南，贞观中置。

右都畿采访使，治东都城内。

陕州陕郡，大都督府，雄。本弘农郡，义宁元年置。武德元年曰陕州。三年兼置南韩州，四年废南韩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天祐元年为兴唐府，县次畿、赤。哀帝初复故。土贡：麸麦、栝蒌、柏实。户二万九百五十八，口十七万二百三十八。县六：府十五，曰曹阳、崇乐、华望、安城、桃林、夏台、万岁、安戎、河北、忠孝、上阳、底柱、夏川、望陕、古亭。陕，望。有大阳故关，即茅津，一曰陕津，贞观十一年造浮梁；有南、北利人渠，南渠，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幸，使武候将军丘行恭开；有陕城宫；有广济渠，武德元年，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所开，引水入城，以代井汲；有太原仓；有岘山。峡石，上。本崤，义宁二年省，武德元年复置。贞观十四年移治峡石坞，因更名。有底柱山，山有三门，河所经，太宗勒铭；有绣岭宫，显庆三年置；东有神雀台，天宝二年以赤雀见置。灵宝，望。本桃林，义宁元年隶虢郡，武德元年来属。天宝元年获宝符于县南古函谷关，因更名。有湡津，义宁元年置关，贞观元年废关，置津；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夏，望。本隶虞州，贞观十七年隶绛州，大足元年来属，寻还隶绛州，乾元三年复来属。芮城，望。武德二年以芮城、河北、永乐置芮州。贞观元年州废，以永乐隶鼎州，芮城、河北来属。平陆。望。本河北，隶蒲州，贞

观元年来属。天宝元年，太守李齐物开三门以利漕运，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陆”，因更名。三门西有盐仓，东有集津仓。有瑟瑟穴，有银穴三十四，铜穴四十八，在覆釜、三锥、五冈、分云等山。

虢州弘农郡，雄。本虢郡，治卢氏。义宁元年，析隋弘农郡三县置。贞观八年徙治弘农。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施、瓦砚、麝、地骨皮、梨。户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九，口八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县六：有府四，曰鼎湖、全节、金门、开方。弘农，紧。本隋弘农郡，义宁元年曰凤林，领弘农、阌乡、湖城。武德元年曰鼎州，因鼎湖为名。贞观八年州废，县皆来属。神龙初避孝敬皇帝讳，曰恒农，开元十六年复故名。南七里有渠，贞观元年，令元伯武引水北流入城。阌乡，望。贞观元年来属。有潼关、大谷关，武德二年废；有凤陵关，贞观元年废；有轩游宫，故隋别院宫，咸亨五年更名。湖城，望。义宁元年置。乾元三年更名天平，大历四年复旧。有故隋上阳宫，贞观初置，咸亨元年废。县东故道滨河，不井汲，马多渴死，天宝八载，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开新路，自稠桑西由晋王斜。有熊耳山；覆釜山，一名荆山。硃阳，上。龙朔元年隶商州，万岁通天二年隶洛州，后来属。有铁。玉城，上。义宁元年置。卢氏。上。武德元年置。南有硃阳关，武德八年废。

滑州灵昌郡，望。本东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方纹绫、纱、绢、席、酸枣人。户七万一千九百八十三，口四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县七：有宜义军，大历七年置，本永平。十四年徙屯蔡州，兴元元年复还。贞元元年曰义成军，光启二年更名。白马，望。卫南，紧。匡城，望。有长垣县，贞观八年省。韦城，望。王世充置燕州，伪刺史单宗来降，复为县。胙城，紧。武德二年置胙州，并置南燕县。四年州废，省南燕，以胙城来属。酸枣，望。本隶东梁州。武德三年析酸枣、胙城置守节县，四年省。贞观八年州废，来属。灵昌。紧。王世充置兴州，世充平，废。

郑州荥阳郡，雄。武德四年置，治虎牢城。贞观七年徙治管城。土贡：绢、龙莎。户七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口三十六万七千八百八十一。县七：管城，望。武德四年以管城、中牟、原武、阳武、新郑置管州，并置须水、清池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须水、清池，以管城、原武、阳武、新郑来属。有仆射陂，后魏孝文帝赐仆射李冲，因以为名。天宝六载更名广仁池，禁渔采。荥阳，上。天授二年析置武泰县，隶洛州，寻省，更荥阳曰武泰。万岁通天元年复为荥阳，又别置武泰县，二年省，更荥阳曰武泰。神龙元年复故名，二年来属。荥泽，望。原武，紧。本原陵，唐初更名，复汉旧。阳武，望。本原武城，武德四年置。

新郑，望。中牟。紧。本圃田，武德三年更名，以县置牟州。四年州废，隶管州。贞观元年隶汴州，龙朔二年来属。

颍州汝阴郡，上。本信州，武德四年置，六年更名。土贡：施、绵、糟白鱼。户三万七百七，口二十万二千八百九十。县四：汝阴，紧。武德初有永安、高唐、永乐、清丘、颍阳等县，六年省永安、高唐、永乐，贞观元年省清丘、颍阳，皆入汝阴。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颍上。上。下蔡，上。武德四年置涡州，八年州废。西北百二十里有大崇陂，八十里有鸡陂，六十里有黄陂，东北八十里有湄陂，皆隋末废，唐复之，溉田数百顷。沈丘。中。本□阝州，领沈丘、宛丘。唐初州废，以宛丘隶陈州，沈丘来属。后省沈丘入汝阴，神龙二年复置。

许州颍川郡，望。土贡：绢、席、柿。户七万三千三百四十七，口四十八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县九：长社，望。本颍川，隶汴州。武德四年更名，来属。州又领黄台、氵隐强二县，贞观元年省入焉。绕州郭有堤塘百八十里，节度使高瑀立以溉田。长葛，紧。有小陉山。阳翟，本畿。初隶嵩州，贞观元年来属，龙朔二年隶洛州，会昌三年复来属。有具茨山。许昌，上。鄢陵，上。扶沟，望。武德四年以县置北陈州，是年州废，隶洧州。临颍，上。贞观元年省繁昌县入焉。有讲武台，本尚书台，马融讲书之地，显庆二年，高宗大阅于此，更名。舞阳，上。本北舞，隶道州。贞观元年来属，寻废。开元四年复置，更名。有铁。郾城。望。武德四年以郾城、邵陵、北舞、西平置道州。贞观元年州废，省邵陵、西平入郾城，隶蔡州。建中二年以郾城、临颍，陈州之溵水置溵州。贞元二年州废，县还故属。元和十二年复以郾城、上蔡、西平、遂平置溵州。长庆元年州废，县还隶蔡州，是年，以郾城来属。

陈州淮阳郡，上。土贡：绢。户六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四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县六：有忠武军，贞元元年置于许州。天复元年徙屯。宛丘，紧。武德元年析置新平县，八年省。太康，紧。贞观元年省扶乐县入焉。项城，上。武德四年置，以项城、铜阳、南顿、溵水置沈州，并置颍东县。贞观元年州废，省颍东入项城，以溵水来属。溵水，上。建中二年隶溵州，兴元二年州废，来属。南顿，上。武德六年省入项城。证圣元年复置，曰光武，以县有光武祠名。景云元年复故名。西华。上。武德元年更名箕城，贞观元年省入宛丘。长寿元年复置，曰武城。神龙元年又曰箕城，景云元年复故名。有邓门废陂，神龙中，令张余庆复开，引颍水溉田。

蔡州汝南郡，紧。本豫州，宝应元年更名。土贡：珉玉棋子，四窠、云花、龟甲、双距、溪等绫。户八万七千六十一，口四十六万二百五。县十：汝阳，紧。贞元七年析汝阳、朗山、上蔡、吴房置汝南县，元和十三年省。朗山，上。本隶北朗州，贞观元年隶蔡州。遂平，上。本吴房，贞观元年省，八年复置。元和十二年更名，权隶唐州，长庆元年复来属。上蔡，紧。新蔡，中。武德四年以新蔡、褒信、舒城置舒州。贞观元年州废，省舒城入沈丘。褒信，中。天祐中更曰包孚。新息，上。武德四年以县置息州，并置淮川、长陵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淮川入真阳，长陵入褒信，以新息来属。有珉玉坑，岁出贡玉。西北五十里有隋故玉梁渠，开元中，令薛务增浚，溉田三千余顷。真阳，上。载初元年曰淮阳，神龙元年复故名。平舆，中。王世充置舆州，武德七年州废。贞观元年省入新蔡，天授二年复置。西平。上。武德初置，贞观元年省。天授二年分郾城复置，寻又废。开元四年复置。

汴州陈留郡，雄。武德四年以郑州之浚仪、开封，滑州之封丘置。土贡：绢。户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六，口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县六：有宣武军，建中二年置于宋州。兴元元年徙屯。浚仪，望。故县陷李密，县民王要汉率豪族置县，自为令。高祖因之，复置汴州，并置小黄、新里二县，贞观元年省二县。开封，望。贞观元年省入浚仪，延和元年析浚仪、尉氏复置。有湛渠，载初元年引汴注白沟，以通曹、兖赋租。有福源池，本蓬池，天宝六载更名，禁渔采。尉氏，望。本隶颍川郡，王世充置尉州。武德四年废，以尉氏、扶沟、□焉陵置洧州，并置康阴、新汲、宛陵、归化四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康阴、宛陵、新汲、归化，以扶沟、□焉陵隶许州，尉氏来属。封丘，紧。雍丘，望。本隶梁郡。武德四年，以雍丘、陈留、圉城、襄邑、外黄、济阳置杞州。贞观元年州废，省济阳、圉城、外黄，以襄邑隶宋州，雍丘、陈留来属。陈留。紧。武德四年置。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

宋州睢阳郡，望。本梁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绢。户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八，口八十九万七千四十一。县十：宋城，望。襄邑，望。本隶杞州，贞观元年来属。宁陵，紧。下邑，上。谷熟，上。隋末县民刘继叔据之，武德二年置南谷州，授以刺史，四年州废。楚丘，紧。柘城，紧。贞观元年省入宁陵、谷熟，永淳元年复置。砀山，上。光化二年，硃全忠以砀山、虞城、单父，曹州之成武，表置辉州。三年置崇德军。单父，紧。光化三年徙辉州来治。虞城。上。武德四年置东虞州，五年州废。

亳州谯郡，望。本谯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绢。户八万八千九

百六十，口六十七万五千一百二十一。县七：谯，紧。酇，上。本隶沛郡，武德四年来属。城父，上。王世充置成州，世充平，废。武德三年于鲁丘堡置文州，并置药城县。四年州废为文城县，七年省入城父，天祐二年更名焦夷。鹿邑，上。大业十三年，县民田黑社盗据，号涡州。武德三年来降，复为县。真源，望。本谷阳，乾封元年更名。戴初元年曰仙源，神龙元年复曰真源。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又有洞霄宫，先天太后祠也。永城，上。蒙城。上。本山桑，天宝元年更名。

徐州彭城郡，紧。土贡：双丝绫、绢、绵□、布、刀错、紫石。户六万五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六。县七：彭城，望。秋丘冶有铁。萧，上。丰，上。沛，上。武德五年置。滕，上。宿迁，上。本宿预，隶泗州。宝应元年更名，来属。下邳。上。武德四年以下邳、郯、良城置邳州。贞观元年州废，省郯、良城，以下邳隶泗州，又省泗州之淮阳入焉。元和四年来属。

泗州临淮郡，上。本下邳郡，治宿预，开元二十三年徙治临淮。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锦、赀布。户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六，口二十万五千九百五十九。县四：临淮，紧。长安四年析徐城置。涟水，上。武德四年以县置涟州，并置金城县。贞观元年州废，省金城，以涟水来属。总章元年隶楚州，咸亨五年复故。有新漕渠，南通淮，垂拱四年开，以通海、汧、密等州。盱眙，紧。武德四年以县置西楚州，八年州废，隶楚州。光宅初曰建中，后复故名。建中二年来属，有直河，太极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通扬州。徐城。中。

濠州钟离郡，上。“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土贡：絁、绵、丝布、云母。户二万一千八百六十四，口十三万八千三百六十一。县三：钟离，紧。武德七年省涂山县入焉。南有故千人塘，乾封中脩以溉田。有涂山。定远，紧。本临豪，武德三年更名。招义。上。本化明，武德二年析置睢陵县，三年更化明曰招义，四年省睢陵。大业末，县民马簿盗据，号化州。后杨益德杀簿，自号刺史。又置济阴县，是年来降。贞观元年废化州，省济阴。

宿州，上。元和四年析徐州之苻离、蕲，泗州之虹置。大和三年州废，七年复置。初治虹，后徙治苻离。土贡：绢。县四：符离，武德四年置。贞观元年省徐州之诸阳入焉。有西句山，一曰石城。东北九十里有隋故牌湖堤，灌田五百余顷，显庆中复脩。虹，中。本夏丘。武德四年以夏丘、谷阳置仁州，又析夏丘置虹及龙亢二县。六年省夏丘。贞观八年州废，省龙亢，以虹隶泗州、谷阳隶北谯州。有铜。有广济新渠，

开元二十七年，采访使齐澣开，自虹至淮阴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运，即成，湍急不可行，遂废。蕲，上。显庆元年省谷阳入焉。临涣。紧。武德四年以临涣、永城、山桑、蕲置北谯州。贞观八年增领谷阳。十七年州废，以临涣、永城、山桑隶亳州，谷阳、蕲隶徐州。元和后来属。

郓州东平郡，紧。本治郓城，贞观八年徙治须昌。土贡：绢、防风。户八万三千四十八，口五十万一千五百九。县九：须昌，望。贞观八年省宿城县入焉。景龙三年复置宿城县。贞元四年曰东平，大和四年曰天平，六年省入须昌。寿张，紧。武德四年以县置寿州，并置寿良县。五年州废，省寿良，以寿张来属。有刀梁山。郓城，紧。天祐二年曰万安。钜野，望。武德四年以县置麟州。五年州废，隶郓州。贞观元年省乘丘县入焉。后隶戴州，州废来属。卢，紧。本济州，武德四年析东平郡置。隋曰济北郡，天宝元年更名济阳郡。领卢、平阴、长清、东阿、阳谷、范六县，又置昌城、济北、谷城、孝感、冀丘、美政六县。六年省美政、孝感、谷城、冀丘、昌城，八年以范隶濮州，贞观元年省济北，天宝十三载郡废，以长清隶济州，以卢、平阴、东阿、阳谷来属。北有碻磝津故关。平阴，紧。大和六年省入卢、东阿。开成二年复置。有龙山。东阿，紧。阳谷，上。中都。上。本平陆，隶兖州。天宝元年更名。贞元十四年来属。

齐州济南郡，上。本齐郡，天宝元年更名临淄，五载又更名。土贡：丝、葛、绢、绵、防风、滑石、云母。户六万二千四百八十五，口三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县六：历城，上。有华不注山；有铁。章丘，上。武德二年，县民李义满以县来降，于平陵置谭州，并置平陵县，以章丘、亭山、营城、临邑隶之。八年省营城入平陵，又领临济、邹平。贞观元年州废，以平城、亭山、章丘、临邑、临济来属，邹平隶淄州。十七年，齐王祐反，平陵人不从，因更名全节。元和十五年省全节入历城，省亭山入章丘。有大胡山、长白山。临邑，上。元和十三年析德州之安德置归化县，隶德州。大和二年来属，四年省入临邑。北有鹿角故关。临济，上。武德元年以临济、邹平、长山、高苑，沧州之蒲台置邹州。八年州废，以长山、高苑、蒲台隶淄州。长清，中。本隶济州，贞观十七年来属。武德元年析置山茌县，天宝元年曰丰齐，元和十年省。有牛山。西南有四口关，武德中废。禹城。上。本祝阿，贞观元年省源阳县入焉。天宝元年更名。

曹州济阴郡，上。土贡：绢、绵、大蛇粟、葶历。户十万三百五十二，口七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县六：济阴，紧。武德四年析置蒙泽县，贞观元年，及定陶省入焉。考城，上。武德四年以县置东梁州，五

年州废，来属。元和十四年权隶宋州，寻复故。宛句，上。武德四年析置济阳县，隶杞州。贞观元年省。乘氏，上。武德四年置晋阳县，寻省。南华，上。本离狐，天宝元年更名。成武。紧。武德四年以成武及宋州之单父、楚丘置戴州，并置高乡、凿城二县，寻省高乡、凿城入单父。贞观十七年州废，以成武来属。光化二年，硃全忠表县隶辉州。

濮州濮阳郡，上。武德四年置。土贡：绢、犬。户五万七千七百八十二，口四十万六百四十八。县五：鄄城，紧。武德四年析置永定县，八年省。北有灵津关。濮阳，紧。武德四年析置昆吾县，八年省。范，上。武德二年以县置范州。五年州废，隶济州。贞观八年来属。雷泽，上。武德四年析置廪城县，八年省。临濮。紧。武德四年析雷泽置，并置长城、安丘二县。五年省长城、安丘。

青州北海郡，望，土贡：仙纹绫、丝、枣、红蓝、紫草。户七万三千一百四十八，口四十万二千七百四。县七：益都，望。临淄，紧。武德八年省时水县入焉。千乘，紧。武德二年以千乘、博昌、寿光置乘州，并置新河县。六年省新河。八年州废，县来属。博昌，上。武德八年省乐安、安平二县入焉。有灵山。寿光，紧。武德二年置。临朐，上。武德五年置，八年省般阳县入焉。北海。紧。唐初，营丘民汲嗣率乡人拒贼，权置杞州。武德二年复为营丘县。是年，以北海、营丘、下密置潍州；又置连永、平寿、华池、城都、东阳、寒水、訾亭、潍水、汶阳、胶东、华宛、昌安、城平十三县，六年皆省。入年州废，省营丘、下密入北海，来属。长安中，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

淄州淄川郡，上。武德元年析齐州之淄川置。土贡：防风、理石。户四万二千七百三十七，口二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县四：淄川，上。武德元年析置长白县，六年省。有铁。长山，上。高苑，上。景龙元年析置济阳县，元和十五年省。南有八会津。邹平。上。武德元年置。

登州东牟郡，中都督府。如意元年以莱州之牟平、黄、文登置。神龙三年徙治蓬莱。土贡：贲布、水葱席、石器、文蛤、牛黄。户二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口十万八千九。县四：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蓬莱，本黄，神龙三年更名。有银山、龙山。牟平，中。武德四年以牟平、黄置牟州。六年以登州之观阳隶莱州。麟德元年析文登复置牟平，来属。有之罘山。文登，武德四年置登州，以东莱郡之观阳隶之。六年析置清阳、廓定二县。及州废，省清阳、廓定，以文登来属。有成山。

黄。中。先天元年析蓬莱别置。有莱山。

莱州东莱郡，中。土贡：赀布、水葱席、石器、文蛤、牛黄。户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八，口十七万一千五百一十六。县四：有东莱守捉，亦曰“团结营”。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掖，上。贞观元年省曲城、当利、曲台三县入焉。有东海祠；有盐井二。昌阳，上。贞观元年省卢乡县入焉。有银，有铁；东百四十里有黄银坑，贞观初得之。胶水，中。贞观元年省胶东县入焉。有盐。即墨。中。有马山、中祠山、女姑山；东南有堰，贞观十年，令仇源筑，以防淮涉水；有盐。

棣州乐安郡，上。武德四年析沧州之阳信、滴河、乐陵、厌次置。八年州废，县还隶沧州。贞观十七年，复以沧州之厌次，德州之滴河、阳信置。土贡：绢。户三万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县五：厌次，上。贞观元年隶德州。滴河，中。贞观元年隶德州。阳信，望。贞观元年省，八年复置。蒲台，紧。本隶淄州，贞观六年省入高苑，七年复置。景龙元年来属。渤海。紧。垂拱四年析蒲台、厌次置。有盐。

兖州鲁郡，上都督府。土贡：镜花绫、双距绫、绢、云母、防风、紫石。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七，口五十八万六百八。县十：瑕丘，上。曲阜，紧。贞观元年省，八年复置。乾封，上。本博城。武德五年以博城、梁父、嬴置东泰州，并置肥城、岱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梁父、嬴、肥城、岱入博城，来属。乾封元年更名乾封，总章元年又曰博城，神龙元年复曰乾封。有泰山，有东岳祠，有梁父山、亭亭山、奕奕山、云云山、社首山、肃然山、石闾山、蒿里山。泗水，上。邹，上。有峄山。任城，紧。龚丘，中。金乡，望。武德四年以金乡、方与置金州。五年州废，县隶戴州，徙戴州来治，仍析金乡置昌邑县。八年省昌邑。贞观十七年，以单父、楚丘隶宋州，成武隶曹州，钜野隶郓州。鱼台，上。本方与，宝应元年更名。元和十四年权隶徐州，寻复故。莱芜。中。本隶淄州，武德六年省入博城。长安四年以废嬴县复置，元和十五年省入乾封，大和元年复置。有铁冶十三，有铜冶十八、铜坑四；有锡；西北十五里有普济渠，开元六年，令赵建盛开。

海州东海郡，上。土贡：绫、楚布、紫菜。户二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口十八万四千九。县四：朐山，上。武德四年，析州境置龙沮、曲阳、利城、厚丘、新乐五县。六年改新乐曰祝其。八年，省龙沮、曲阳入朐山，利城、祝其入怀仁，厚丘入沭阳。东二十里有永安堤，北接山，环城长七里，以捍海潮，开元十四年，刺史杜令昭筑。东海，上。

武德四年以县置环州，并置青山、石城、赣榆三县。八年州废，省青山、石城、赣榆，以东海来属。沭阳，中。总章元年隶泗州，咸亨五年复故。怀仁。中。

沂州琅邪郡，上。土贡：紫石、钟乳。户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口十九万五千七百三十七。县五：临沂，上。武德四年析置兰山、临汴、昌乐三县，六年皆省。费，上。贞观元年省颛臾县入焉。丞，上。本兰陵，武德四年以县置鄫州，更名，别置兰陵、鄫城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兰陵、鄫城，以丞来属。有铁；有陂十三，畜水溉田，皆贞观以来筑。沂水，上。武德五年以沂水、新泰、莒置莒州。贞观八年州废，以莒隶密州，沂水、新泰来属。有铜；有沂山、龙山；北有穆陵关。新泰。上。有蒙山。

密州高密郡，上。土贡：赀布、海蛤、牛黄。户二万八千二百九十二，口十四万六千五百二十四。县四：诸城，上。有盐。辅唐，上。本安丘，武德六年省郚城县入焉。乾元二年更名。高密，上。武德三年置，六年省胶西县入焉。莒。上。有盐。

右河南采访使，治汴州。

志第二十九地理三

河东道，盖古冀州之域，汉河东、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代郡及钜鹿、常山、赵国、广平国之地。河中、绛、晋、慈、隰、石、太原、汾、忻、潞、泽、沁、辽为实沈分，代、云、朔、蔚、武、新、岚、宪为大梁分。为府二，州十九　　，县百一十。其名山：雷首、介、霍、五台。其大川：汾、沁、丹、潞。厥赋：布、茧。厥贡：布、席、豹尾、熊□郭、雕羽。

河中府河东郡，赤。本蒲州，上辅。义宁元年治桑泉，武德三年徙治河东。开元八年置中都，为府；是年罢都，复为州。乾元三年复为府。土贡：氈、笪扇、龙骨、枣、凤栖梨。户七万八百，口四十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县十三：有府三十三，曰兴乐、德义、胡壁、龙亭、清源、永和、陶城、霍山、瀵水、首阳、寿贵、归仁、长渠、虞城、通闰、宝鼎、盐海、归淳、大阳、永安、奉信、永兴、右威、汾阴、甘泉、平川、安保、石门、绥化、坛道、安邑、崇义、六军。又有耀德军，乾元二年置，广德二年废。河东，次赤。有芳酝监、汲河以酿，武德三年置，贞观十年废；南有风陵关，圣历元年置；有历山。河西，次赤。开元八年析河东置，寻省。乾元三年更同州之朝邑曰河西，来属。大历五年复还同州，析朝邑、河东别置。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开元十三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渎祠于此。临晋，次畿。本桑泉，武德三年析置温泉县，九年省。天宝十三载更名。解，次畿。本虞乡，武德元年更名。贞观十七年省，以地入虞乡，二十二年复置。有盐池，又有女盐池；有紫泉监，乾元元年置；有铜穴十二。猗氏，次畿，有孤山。虞乡，次畿。武德元年别置。贞观二十二年省，以地入解。天授二年复置。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贞观十七年，刺史薛万彻开，自闻喜引涑水下入临晋。永乐，次畿。武德元年置，本隶芮州，州废，隶鼎州，贞观八年来属，后又隶虢州，神龙元年复故。有雷首山。安邑，次畿。义宁元年以安邑、虞乡、夏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曰虞州，又析置桐乡县。三年析安邑置兴乐县。贞观元年省。十七年州废，省桐乡入闻喜，以安邑、解来属。至德二载更安邑曰虞邑，乾元元年隶陕州，大历四年复故名，元和三年来属。有龙池宫，开元八年置；有盐池，与解为两池，大历十二年生乳盐，赐名宝应灵庆池；有银监。宝鼎，次畿。本汾阴。义宁元年以汾阴、龙门置汾阴郡，武德元年曰泰州，州废来属。开元十年获宝鼎，更名。有后土祠。襄陵，紧。本隶晋州，元和十四年隶绛州，大和元年来属。稷山，上。本隶绛州，唐末来属。有稷山。万泉，上。本隶泰州，

武德三年析稷山、安邑、猗氏、汾阴、龙门置，州废隶绛州，大顺二年来属。有介山。龙门。次畿。武德二年徙泰州来治，五年析置万春县。贞观十七年州废，省万春入龙门，隶绛州。元和初来属。有龙门关；有高祖庙，贞观中置；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

晋州平阳郡，望。本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土贡：蜡烛。有平阳院矾官。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县八：有府十五，曰神山、平阳、丰宁、冀城、安信、万安、益昌、英台、岳阳、仁寿、高阳、临汾、晋安、白涧、高华、仁德。临汾，望。东北十里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贞观十三年为水所坏。永徽二年，刺史李宽自东二十五里夏柴堰引潏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百金泊，亦引潏水溉田。乾封二年堰坏，乃西引晋水；有姑射山。洪洞，望。本杨，义宁二年更名。武德元年析洪洞、临汾置西河县，贞观十七年省入临汾。神山，中。本浮山，武德二年析襄陵置。东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岳阳，中。东有府城关；有铁。霍邑，上。义宁元年以霍邑、赵城、汾西、灵石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曰吕州。贞观十七年州废，以灵石隶汾州，霍邑、赵城、汾西来属。有西北镇霍山祠。赵城，上。义宁元年析霍邑置。汾西，中。有铁。冀氏。中。

绛州绛郡，雄。土贡：自縠、粱米、梨、墨、蜡烛、防风。户八万二千二百四，口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县七：有府三十三，曰新田、太平、正平、武城、长社、大乡、垣城、涑川、绛川、盖松、凤亭、延光、平原、高凉、神泉、桐乡，万泉、翼城、皮氏、董泽、零原、石池、延福、永康、景山、周阳、夏台、古亭、崇乐、绛邑、长平、武阳、蒲邑。正平，望。西有武平故关。太平，紧。有太平关，贞观七年置。曲沃，望。东北三十五里有新绛渠，永徽元年，令崔翳引古堆水溉田百余顷；南十三里山有铜。翼城，望。义宁元年以翼城、绛置翼城郡，并置小乡县。武德元年曰浍州，二年曰北浍州，四年州废，县皆来属，九年省小乡入翼城。天祐二年更曰浍川。有铜源、翔皋钱坊二；有浍高山，有铜，有铁。绛，望。有铁。闻喜，望。武德元年置。有铜冶。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仪凤二年，诏引中条山水于南坡下，西流经十六里，溉涑阴田。垣。上。义宁元年以垣、王屋置邵原郡，又置清廉、亳城二县。武德元年曰邵州。二年置长泉县，是年，以长泉隶怀州，后省。五年省亳城入垣。贞观元年州废，省清廉入垣，来属。龙朔三年隶洛州，长安二年复旧；贞元三年隶陕州，元和三年复旧。

慈州文城郡，下。本汾州，武德五年曰南汾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白蜜、蜡烛。户万一千六百一十六，口六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县五：有府三，曰仵城、吉昌、平昌。吉昌，中。有铁。文城，中。天祐中更曰屈邑。有孟门山、石鼓山。昌宁，中。有铁。吕香，中。本平昌，义宁元年析仵城置，贞观元年更名。仵城。中。有鸡山。

隰州大宁郡，下。本龙泉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胡女布、蜜、蜡烛。户万九千四百五十五，口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县六：有府六，曰隰川、大义、孝敬、修善、玉城、屈产。隰川，中。蒲，中。武德二年以县置昌州，并置仵城、常安、昌原三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昌原、仵城、常安，以蒲来属。西南有常安原。大宁，中。本仵城，武德二年更名，是年置中州，并置大义、白龙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大义、白龙，以大宁来属。有孔山。西有马斗关。永和，中。武德二年置东和州，六年析置楼山县。贞观二年州废，省楼山，以永和来属。西北有永和关。石楼，中。武德二年以县置西德州，并置长寿、临河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长寿、临河，以石楼隶东和州，州废来属。北有上平津。温泉。中。武德三年置北温州，并置新城、高唐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新城、高唐，以温泉来属。有铁。

北都，天授元年置，神龙元年罢，开元十一年复置，天宝元年曰北京，上元二年罢，肃宗元年复为北都。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勣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唐初高祖使子元吉留守，获瑞石，有文曰“李渊万吉”，筑坛，祠以少牢。

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铁镜、马鞍、梨、蒲萄酒及煎玉粉屑、龙骨、柏实人、黄石铆、甘草、人、矾石、□石。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县十三：有府十八，曰兴政、复化、宁静、洞涡、五泉、昌宁、志节、汾阳、静智、信童、晋原、闻阳、清定、丰川、竹马、攘胡、西胡、文谷。城中有天兵军，开元十一年废。太原，赤。井苦不可饮，贞观中，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晋阳，赤。有号令堂，高祖誓义师于此。西北十五里有讲武台、飞阁，显庆五年筑。有龙山。太谷，畿。武德三年以太谷、祁置太州，六年州废，二县来属。东南八十里马岭上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元年废。祁，畿。文水，畿。武德三年隶汾州，六年来属，七年又隶汾州，贞观元年复旧，

天授元年更名武兴，神龙元年复故名。西北二十里有栅城渠，贞观三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西十里有常渠，武德二年，汾州刺史萧顗引文水南流入汾州；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令戴谦所凿。榆次，畿。盂，畿。武德三年以盂、受阳置受州，贞观元年省并州之乌河县入焉。有铜、有铁。东北有白马故关。寿阳，畿。本受阳。武德六年徙受州来治，又以辽州之石艾、乐平隶之。贞观八年州废，县皆来属，十一年更名。有方山。乐平，畿。广阳，畿。本石艾，天宝元年更名。东有井陉故关，东北有盘石故关、苇泽故关。清源，畿。武德元年置。交城，畿。先天二年析置灵川县，开元二年省。有铁。阳曲。畿。本阳直。武德三年析置汾阳县，七年省阳直，更汾阳曰阳曲，仍析置罗阴县。贞观元年省，六年以苏农部落置燕然县，隶顺州，八年侨治阳曲，十七年省。有赤塘关、天门关。

汾州西河郡，望。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土贡：鞍、面氈、龙须席、石膏、消石。户五万九千四百五十，口三十二万二百三十。县五：有府十二，曰嘉善、六壁、崇德、华夏、灵扶、五柳、京陵、介休、贾胡、宁固、开远、清胜。西河，望。本隰城，肃宗上元元年更名。孝义，望。本永安，贞观元年更名，有隐泉山。介休，望。义宁元年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贞观元年州废，以二县来属。有雀鼠谷，有介山。平遥，望。灵石。上。有贾胡堡，宋金刚拒唐兵，高祖所次。西南有阴地关，又有长宁关。

沁州阳城郡，下。本义宁郡，义宁元年置，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龙须席、弦麻。户六千三百八，口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县三：有府二，曰延双、安乐。沁源，中。武德二年析置招远县，三年省。有柴店关。和川，中。义宁元年析沁源置。绵上。中。有铁。

辽州乐平郡，下。武德三年析并州之乐平、辽山、平城、石艾置，六年徙治辽山，八年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名曰仪州。中和三年复曰辽州。土贡：人、蜡。户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万四千五百八十。县四：有府三，曰辽城、清谷、龙城。辽山，中。榆社，中。本隶太原郡，义宁元年析上党之乡置。武德元年隶韩州。三年以县及并州之平城置榆州，又析置偃武县。六年州废，省偃武，以榆社、平城来属。平城，中。和顺。中。武德三年析置义兴县，六年省。

岚州楼烦郡，下。本东会州，武德六年更名。土贡：熊革郭、麝香。户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口八万四千六。县四：有府一，曰岚山。有

守捉兵。宜芳，中。本岚城，武德四年更名，析置丰闰、合会二县，五年省丰闰，六年省合会。静乐，中。武德四年置管州，仍析置汾阳、六度二县。五年曰北管州。六年州废，省汾阳、六度，以静乐来属。有天池祠；有管涔山；北有楼烦关，有隋故汾阳宫。合河，中。本临泉。武德三年曰临津，四年隶东会州，九年省太和县入焉。贞观元年更名，三年复置，大和八年又省。北有合河关，东有蔚汾关。岚谷。中。长安三年析宜芳置，神龙二年省，开元十二年复置。有岢岚军，永淳二年以岢岚镇为栅，长安三年为军，景龙中，张仁亶徙其军于朔方，留者号岢岚守捉，隶大同。

宪州，下。本楼烦监牧，岚州刺史领之。贞元十五年别置监牧使。龙纪元年，李克用表置州，领县三：楼烦，下。玄池，下。有铁。天池。下。有雁门关。

石州昌化郡，下。本离石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胡女布、龙须席、蜜、蜡烛、荑。户万四千二百九十四，口六万六千九百三十五。县五：有府二，曰离石、昌化。离石，中。平夷，中。有孝文山。定胡，中。武德三年置西定州。贞观二年州废，来属，又析置孟门县，七年省。西有孟门关。临泉，中。本太和。武德三年更名，置北和州，别析置太和县，四年以太和隶东会州。贞观三年州废，以临泉来属。方山。中。武德二年以县置方州，三年州废来属。

忻州定襄郡，下。本新兴郡，义宁元年以楼烦郡之秀容置。土贡：麝香、豹尾。户万四千八百六，口八万二千三十二。县二：有府四，曰秀容、高城、漳源、定襄。有守捉兵。秀容。上。贞观五年以思结部落于县境置怀化县，隶顺州。十二年以怀化隶代州，后省。有系舟山，有铁。定襄。上。武德四年析秀容置。有石岭关。

代州雁门郡，中都督府。土贡：蜜、青碌彩、麝香、豹尾、白雕羽。户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口十万三百五十。县五：有府三，曰五台、东冶、雁门。有守捉兵。其北有大同军，本大武军，调露二年曰神武军，天授二年曰平狄军，大足元年复更名。其西有天安军，天宝十二载置；又有代北军，永泰元年置。雁门，上。有东陉关、西陉关。五台，中。柏谷有银，有铜，有铁；有五台山。繁畤，中。崞，中。有石门关。唐林。中。本武延，证圣元年析五台、崞置，唐隆元年更名。

云州云中郡，下都督府。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县。永淳元年为默啜所破，徙其民于朔州。开元十八年复置。土贡：犛牛

尾、雕羽。户三千一百六十九，口七千九百三十。县一：有云中、楼烦二守捉；城东有牛皮关。云中。中。本马邑郡云内之恒安镇。武德六年置北恒州，七年废。贞观十四年复置，曰定襄县。永淳元年废。开元十八年复置，更名。有阴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

朔州马邑郡，下。本治善阳，建中中，节度使马燧徙治马邑，后复故治。土贡：白雕羽、豹尾、甘草。户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县二：善阳，中。武德四年省常宁县入焉。马邑。中。开元五年析善阳于大同军城置。

蔚州兴唐郡，下。本安边郡。隋雁门郡之灵丘、上谷郡之飞狐县地。唐初没突厥。武德六年置州，并置灵丘、飞狐二县，侨治阳曲。七年侨治繁畤。八年侨治秀容故北恒州城。贞观五年破突厥，复故地，还治灵丘。开元初徙治安边。至德二载更郡名，复故治。土贡：熊□郭、豹尾、松实。户五千五十二，口二万九百五十八。县三：东北有横野军。乾元元年徙天成军合之，而废横野军，西有清塞军，本清塞守捉城，贞元十五年置。灵丘，中。有直谷关；其北有孔岭关，有太安镇。飞狐，中。初侨治易州之遂城，遥隶蔚州，贞观五年复故地。有三河铜冶，有钱官。兴唐。中。本安边，开元十二年置，治横野军，至德二载更名。

武州。阙。领县一：文德。

新州。阙。领县四：永兴，矾山，龙门，怀安。

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土贡：赀布、人、石蜜、墨。户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一，口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六十一。县十：有府一，曰戡黎。上党，望。有启圣宫，本飞龙，玄宗故第，开元十一年置，后又更名。有瑞阁，有五龙山、马驹山。壶关，上。武德四年析上党置。长子，紧。屯留，上。有三嵕山。潞城，上。天祐二年更曰潞子。襄垣，上。武德元年以襄垣、黎城、涉、铜鞮、乡置韩州，贞观十七年州废，县皆来属。东有井谷故关。黎城，上。天祐二年更曰黎亭。有铜山；东有壶口故关。涉，中。有铁。铜鞮，上。武德三年析置甲水县，隶韩州，九年省。永徽六年隶沁州。显庆四年来属。武乡。中。本乡，武后更名武乡，神龙元年复故名，寻又曰武乡。北有昂车关。

泽州高平郡，上。本长平郡，治濩泽，武德八年徙治端氏，贞观元年徙治晋城，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人、石英、野鸡。户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二，口十五万七千九十。县六：有府五，曰丹川、永固、安平、

沁水、白涧。晋城，上。本丹川，武德元年置建州。三年析丹川置晋城以隶之。六年州废，隶盖州，徙盖州来治。九年省丹川、盖城入晋城。贞观元年州废，以晋城、高平、陵川来属。天祐二年更曰丹川。南有天井关，一名太行关。端氏，中。有隗山。陵川，中。阳城，中。本濩泽，天宝元年更名，天祐二年更曰濩泽。有铜，有锡，有铁。沁水，中。高平。上。本隋长平郡，武德元年曰盖州，领高平、丹川、陵川三县，并析置盖城县以隶之。有泫水，一曰丹水，贞元元年，令明济引入城，号甘泉；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北有长平关。

右河东采访使，治蒲州。

河北道，盖古幽、冀二州之境，汉河内、魏、渤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渔阳、右北平、辽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广阳等郡国，又参有东郡、河东、上党、钜鹿之地。孟、怀、澶、卫及魏、博、相之南境为娵訾分，邢、洺、惠、贝、冀、深、赵、镇、定及魏、博、相之北境为大梁分，沧、景、德为玄枵分，瀛、莫、幽、易、涿、平、妫、檀、蓟、营、安东为析木津分。为州二十九，都护府一，县百七十四。其名山：林虑、白鹿、封龙、井陉、碣石、常岳。其大川：漳、淇、呼陀。厥赋：丝、绢、绵。厥贡：罗、绫、□、纱、凤翮苇席。

孟州，望。建中二年，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租赋入河阳三城使，又以汜水租赋益之。会昌三年遂以五县为州。土贡：黄鱼□差。县五：有河阳军，建中四年置。河阳，望。武德四年，析怀州之河阳、集城、温于河阳宫置盟州。八年州废，省集城入河阳，温隶怀州。显庆二年隶洛州。有河阳关。有回洛故城。有池，永徽四年引济水涨之，开元中以畜黄鱼。汜水，望。本隶郑州，武德四年析置成皋县，贞观元年省，显庆二年隶洛州，垂拱四年曰广武，神龙元年复故名。有虎牢关，东南有成皋故关，西南有旋门故关；有牛口渚；西一里伏龟山有昭武庙，会昌五年置。河阴，望。开元二十二年析汜水、荥泽、武陟置，隶河南府，领河阴仓，会昌三年来属。有梁公堰，在河、汴间，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因故渠浚之，以便漕运。温，望。武德四年，隋令周仲隐以县去王世充来降，置平州，名县城曰李城；是年州废，隶怀州。显庆二年隶洛州。济源。望。武德二年，王世充将丁伯德以县来降，置西济州，又析置溴阳、蒸川、邵原三县。四年州废，省溴阳、蒸川、邵原，以济源隶怀州。贞观元年省怀州之轵县入焉。显庆二年隶洛州。有枋口堰，大和五年，节度使温造浚古渠，溉济源、河内、温、武

陟田五千顷；有济渎祠、北海祠；西有故轵关。

怀州河内郡，雄。武德二年没王世充，侨治济源之柏崖城。四年，世充平，还旧治。土贡：“平纱、平□、枳壳、茶、牛膝。户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口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六。县五：有府二，曰丹水、吴泽。河内，望。武德三年析置太行、忠义、紫陵三县，析河阳置谷旦县。四年皆省。有太行山；有丹水，开元十一年更名怀水。武德，望。本安昌，武德二年更名，是年，置北义州。四年州废，来属。北百里有大斛故关在太行山。获嘉，望。武德四年以获嘉、武陟、脩武、新乡、共城置殷州，并置博望县。贞观元年州废，以获嘉、武陟、脩武来属，新乡、共城、博望隶卫州。武陟，望。贞观元年省怀县入焉。脩武。紧。武德二年，河内民李厚德以浊鹿城来降，置陟州，并置脩武县。四年徙县治故脩武，更脩武曰武陟，别置脩武县；是年州废，隶殷州。西北二十里有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年，令杜某开。

魏州魏郡，大都督府，雄。本武阳郡，龙朔二年更名冀州，咸亨三年复曰魏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花□、绵□、平□、施、绢、紫草。户十五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口百一十万九千八百七十三。县十四：贵乡，望。有西渠，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元城，望。贞观十七年省入贵乡，圣历二年复置。魏，望。武德四年置漳阴县，贞观元年省入焉。馆陶，望。武德五年，以馆陶、冠氏及博州之堂邑，贝州之临清、清水置毛州，并析临清置沙丘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清水入冠氏，省沙丘入临清，余县皆还故属。冠氏，望。莘，上。武德五年以莘、临黄、武阳、博州之武水置莘州，贞观元年州废，县还故属。朝城，紧。本武阳，贞观十七年省入临黄、莘。永昌元年复置，曰武圣。开元七年更名。元和中隶澶州，后复来属。天祐三年更曰武阳，又以武阳、莘河外地入郓州。昌乐，望。武德五年置，贞观十八年省繁水入焉。临河，上。武德二年隶黎州，贞观十七年省澶水县入焉。澶水，本澶渊，避高祖名更。州废，隶相州，天祐三年来属。洹水，上。本隶相州，天祐三年来属。成安，上。本隶相州，天祐二年更名斥丘，三年来属。内黄，紧。本隶相州，武德四年析置繁阳县，隶黎州，贞观元年省，天祐三年来属。宗城，望。本隶贝州，武德四年，以宗城、经城及冀州之南宫、斌强置宗州，析经城置府城县。九年州废，省府城入经城，省斌强入清河，余县皆还故属。天祐三年曰广宗，是岁来属。永济。上。本隶贝州，大历七年，田承嗣析魏州之临清置。天祐三年来属。

博州博平郡，上。武德四年以魏州之聊城、武水、堂邑、高唐置。土贡：绫、平□。户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四十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县六：卿城，紧。武德四年析置茌平县，又析魏州之华置华亭县。贞观元年皆省。天祐三年更曰聊邑，又以聊邑、博平、高唐、武水之河外地入郓州。东南有四口故关。博平，上。武德三年析置灵泉县，四年省。贞观十七年省博平入聊城，天授二年复置。武水，上。清平，上。武德四年置。堂邑，上。高唐。上。长寿二年曰崇武，神龙元年复故名。

相州鄴郡，望。本魏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纱、绢、隔布、凤翮席、花口瓢、知母、胡粉。户十万一千一百四十二，口五十九万一百九十六。县六：有昭义军，大历元年置。安阳，紧。武德四年省零泉县，五年省相县入焉。西二十里有高平渠，刺史李景引安阳水东流溉田，入广润陂，咸亨三年开。鄴，紧。南五里有金凤渠，引天平渠下流溉田，咸亨三年开；有铁。汤阴，上。本荡阴。武德四年析安阳置荡源县，隶卫州，六年来属。贞观元年更荡源曰汤阴。林虑，上。武德二年以县置岩州，五年州废，来属。有铁，有林虑山。尧城，上。天祐三年更曰永定。北四十五里有万金渠，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咸亨三年开。临漳。上。南有菊花渠，自鄴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经三十里；又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阳下入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皆咸亨四年令李仁绰开。

卫州汲郡，望。本治卫，贞观元年徙治汲。土贡：绫、绢、绵、胡粉。户四万八千五十六，口二十八万四千六百三十。县五：汲，紧。武德元年以汲、新乡置义州。四年州废，以汲来属，新乡隶殷州。卫，紧。贞观十七年省清淇县入焉。长安三年复置清淇县。神龙元年又省。御水有石堰一，贞观十七年筑；有苏门山。共城。上。武德元年以县置共州，并析置凡城县。四年州废，省凡城，以共城隶殷州。六年省博望县入焉。有白鹿山。新乡，望。东北有故临清关，东南有故延津关。黎阳。上。武德二年以县置黎州，寻没窦建德。四年，建德平，复以黎阳、临河、内黄、澶水，魏州观城、顿丘，相州之荡源置；是年，以顿丘、观城还隶魏州，荡源还隶相州。贞观十七年州废，省澶水，以黎阳来属，内黄、临河隶相州。有白马津，一名黎阳关；有大岯山，一名黎阳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观察使田弘正及郑滑节度使薛平开，长十四里，阔六十步，深丈有七尺，决河注故道，滑州遂无水患。

贝州清河郡，望。本治清河，武德六年徙治历亭，八年复故治。土贡：绢、氈、覆鞍氈。户十万一十五，口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县八：清河，紧。清阳，紧。武德四年析置夏津县，九年省。武城，上。

经城，望。西南四十里有张甲河，神龙三年，姜师度因故渎开。临清，望。大历七年隶瀛州，贞元末来属。漳南，上。历亭，上。夏津。上。本鄃，天宝元年更名。

澶州，上。武德四年析黎州之澶水，魏州之顿丘、观城置。贞观元年州废，县还故属。大历七年，田承嗣表以魏州之顿丘、临黄复置。土贡：角弓、凤翮席、胡粉。县四：顿丘，望。清丰，上。大历七年析顿丘、昌乐置，以孝子张清丰名。观城，紧。贞观十七年省入昌乐、临黄，大历七年复置。临黄。紧。东南有卢津关，一名高陵津。

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户七万一百八十九，口三十八万二千七百九十八。县八：龙冈，上。武德元年析龙冈、内丘置青山县，开成五年省入焉。沙河，上。武德元年置温州，四年州废来属。有铁。南和，紧。武德元年置和州，四年州废来属。钜鹿，上。武德元年置起州，并析置白起县。四年州废，省白起，以钜鹿隶赵州。贞观元年来属。有大陆泽；有咸泉，煮而成盐。平乡，上。武德元年置封州，四年州废，来属。贞元中，刺史元谊徙漳水，自州东二十里出，至钜鹿北十里入故河。任，中。武德四年置。尧山，上。本柏仁。武德元年置东龙州，四年州废，隶赵州，五年来属。天宝元年更名。内丘。上。武德四年隶赵州，五年来属。有铁。

洺州广平郡，望。本武安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施、绵、□、油衣。户九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口六十八万三千二百八十。县六：永年，望。平恩，上。临洺，紧。武德元年以临洺、武安、肥乡、邯郸置紫州，四年州废，县皆隶磁州，六年以临洺、肥乡来属。狗山有太宗故垒，讨刘黑闼于此。鸡泽，上。武德四年置。有普乐县，武德初置，后陷窦建德，遂废。有漳、氵名南堤二，沙河南堤一，永徽五年筑。肥乡，上。州又领清漳、池水二县。会昌三年省清漳入肥乡，池水入曲周。曲周。上。武德四年置。

惠州，上。本磁州，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阳、临水、成安置。贞观元年州废，滏阳、成安还隶相州。永泰元年，昭义节度使薛嵩表复以相州之滏阳，洺州之邯郸、武安置。天祐三年以“磁”“慈”声一，更名。土贡：纱、磁石。县四：滏阳，望。邯郸，上。贞观元年隶洺州。武安，上。武德六年隶洺州。有锡。昭义。上。本临水，武德六年省，永泰元年复置，更名。有铁。

镇州常山郡，大都督府。本恒州恒山郡，治石邑，义宁元年析隋高阳郡置。武德四年徙治真定。天宝元年更郡名。十五载曰平山，寻复为恒山。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更。土贡：孔雀罗、瓜子罗、春罗、梨。户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三，口三十四万二千一百三十四。县十一：有恒阳军，开元中置。真定，望。武德六年析置恒山县，贞观元年省。载初元年曰中山，神龙元年复故名。槁城，紧。义宁元年置钜鹿郡，并析置柏肆、新丰、宜安三县，武德元年曰廉州。四年，以赵州之鼓城、定州之毋极、冀州之鹿城隶之，省柏肆、新丰、宜安入槁城。贞观元年州废，以鹿城隶深州，鼓城、毋极隶定州，槁城来属。天祐二年更曰槁平。石邑，紧。九门，上。义宁元年置九门郡，并析置新市、信义二县。武德元年曰观州，五年州废，省信义、新市，以九门来属。行唐，中。武德四年置玉城县，五年省滋阳县入焉。长寿二年曰章武，神龙元年复故名。大历三年以县置泜州，又以灵寿及定州之恒阳隶之。九年州废，县还故属。井陉，中。义宁元年置井陉郡，又析置苇泽县。武德元年曰井州，后又领鹿泉及房山、蒲吾、灵寿。贞观元年省蒲吾入房山，鹿泉、苇泽入井陉。十七年州废，县皆来属。有铁；有离隔山。平山，中。本房山。义宁元年置房山郡，又置蒲吾县。武德元年曰岳州，四年州废，县皆隶井州。天宝十五载更名。有铁，有白马关，有房山。获鹿，中。本鹿泉，天宝十五载更名。有故井陉关，一名土门关。东北十里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有礼教渠，总章二年，自石邑西北引太白渠东流入真定界以溉田；天宝二年，又自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有抱犊山。灵寿，中。义宁元年以县置燕州，武德四年州废，隶井州。鼓城，中。本隶定州，大历三年来属。栾城。中。本隶赵州，大历二年来属，天祐二年更名栾氏。

冀州信都郡，上。本治信都，武德六年徙治下博，贞观元年复故治，龙朔二年更名魏州，咸亨三年复故名。土贡：绢、绵。户十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五，口八十三万五百二十。县九：信都，望。天祐二年更曰尧都。东二里有葛荣陂，贞观十一年，刺史李兴公开，引赵照渠水以注之。南宫，望。西五十九里有浊漳堤，显庆元年筑；有通利渠，延载元年开。堂阳，上。西南三十里有渠，自钜鹿入县境，下入南宫，景龙元年开。西十里有漳水堤，开元六年筑。枣强，上。武邑，上。武德四年析置昌亭县，贞观元年省。北三十里有衡漳右堤，显庆元年筑。衡水，上。南一里有羊令渠，载初中，令羊元珪引漳水北流，贯城注隍。阜城，望。天祐二年更曰汉阜。蓨，上。本隶德州，永泰元年来属。武强。望。贞观元年隶深州，州废来属。后复隶深州，开元二年来属。永泰元年复隶深州，唐末来属。

深州饶阳郡，上。武德四年以定州之安平、瀛州之饶阳置，寻徙治饶阳。贞观十七年州废，县还故属。先天二年，以瀛州之饶阳，冀州之鹿城、下博、武强，定州之安平复置。土贡：绢。户万八千八百二十五，口三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二。县七：陆泽，上。先天二年析饶阳、鹿城置。饶阳，望。武德四年析置无蒌县，贞观元年省。束鹿，上。本鹿城，天宝十五载更名。安平，上。博野，望。本隶蒲州。武德五年以博野、清苑、定州之义丰置蠡州，八年州废，县还故属，九年复以博野、清苑置。贞观元年州废，以博野、清苑隶瀛州。永泰中以博野来属。元和十年复隶瀛州，后又来属。乐寿，紧。本隶瀛州，大历中来属，元和十年复隶瀛州，后又来属。下博。上。本隶冀州，贞观元年来属。州废，还隶冀州。后又来属。开元二年隶冀州。永泰元年复来属。有永宁军，贞元十年置。

赵州赵郡，望。武德初治柏乡，四年徙治平棘，五年更名栾城，贞观初复故名。土贡：绢。户六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口三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县八：平棘，上。东二里有广润陂，引太白渠以注之，东南二十里有毕泓，皆永徽五年令弓志元开，以畜泄水利。宁晋，紧。本瘿陶，天宝元年更名。地旱卤。西南有新渠，上元中，令程处默引洨水入城以溉田，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昭庆，望。本大陆，武德四年曰象城，天宝元年更名。西南二十里有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城下有澧水渠，仪凤三年，令李玄开，以溉田通漕。柏乡，上。西有千金渠、万金堰，开元中，令王佐所浚筑，以疏积潦。高邑，中。临城，中。本房子，天宝元年更名，天祐二年更曰房子。赞皇，中。元氏。上。有灵山、封龙山。

沧州景城郡，上。本渤海郡，治清池，武德元年徙治饶安，六年徙治胡苏，贞观元年复治清池。土贡：丝布、柳箱、苇簟、糖蟹、鳢鲚。户十二万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县七：西南有横海军，开元十四年置，天宝后废，大历元年复置。清池，紧。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济堤二，永徽二年筑；西四十五里有明沟河堤二，西五十里有李彪淀东堤及徒骇河西堤，皆三年筑；西四十里有衡漳堤二，显庆元年筑；西北六十里有衡漳东堤，开元十年筑；东南二十里有渠，注毛氏河，东南七十里有渠，注漳，并引浮水，皆刺史姜师度开；西南五十七里有无棣河，东南十五里有阳通河，皆开元十六年开；南十五里有浮河堤、阳通河堤，又南三十里有永济北堤，亦是年筑。有甘泉二，十年，令毛某母老，苦水咸无以养，县舍穿地，泉涌而甘，民谓之毛公井；有盐。盐山，紧。武德四年置东盐州，五年，以景州之清池并析盐山置浮水县以

隶之。贞观元年州废，省浮水，以清池、盐山来属。有盐。长芦，上。本隶瀛州。武德四年，以长芦、平舒、鲁城及沧州之清池置景州。贞观元年州废，以平舒还隶瀛州，长芦、鲁城来属。乐陵，上。本隶棣州，武德八年来属，大和二年又隶棣州，寻复来属。饶安，上。武德四年析置鬲津县，贞观元年省入乐陵。无棣，上。贞观元年省入阳信，八年复置，大和二年隶棣州，寻来属。有无棣沟通海，隋末废，永徽元年，刺史薛大鼎开。乾符。上。本鲁城，乾符元年生野稻水谷二千余顷，燕、魏饥民就食之，因更名。

景州，上。贞元三年析沧州之弓高、东光、临津置。长庆元年州废，县还沧州，二年复以弓高、东光、临津、南皮、景城置。大和四年，州又废，县还沧州。景福元年复置。土贡：苇簟。县四：弓高，上。本隶德州，武德四年，以弓高及胡苏、东光，冀州之阜城、、安陵、观津置观州，并析东光置安陵县，析置观津县。六年以胡苏隶沧州。贞观元年省观津，复以胡苏隶观州。十七年州废，以弓高东光、胡苏隶沧州，、安陵隶德州，阜城还隶冀州。东光，上。南二十里有靳河，自安陵入浮河，开元中开。临津，上。本胡苏，天宝元年更名。南皮。上。古毛河，自临津经县入清池，开元十年开。有唐昌军，贞元二十一年置。

德州平原郡，上。土贡：绢、绫。户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五。县六：安德，紧。长河，上。东南有张公故关。平原，上。大和二年隶齐州，三年来属。平昌，上。贞观十七年省般县入焉，大和二年隶齐州，三年来属。有马颊河，久视元年开，号“新河”。将陵，望。安陵，望。景福元年隶景州，寻复来属。

定州博陵郡，上。本高阳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罗、□、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户七万八千九十，口四十九万六千六百七十六。县十：有义武军，建中四年置。西有北平军，开元中置。安喜，紧。本鲜虞，武德四年更名。义丰，紧。万岁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立节，神龙元年复故名。北平，上。万岁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徇忠，神龙元年复故名。西北有安阳故关。望都，上。武德四年置。曲阳，上。本恒阳，元和十五年更名，是年，又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陉邑，中。本隋昌，武德四年曰唐昌，天宝元年更名。唐，上。有铜，有铁；西北有八度故关、倒马故关，北有委粟故关。新乐，中。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傍，因名之。无极，上。“无”本作“毋”，万岁通天二年更。有无极山。景福二年，节度使王处存以县及深泽表置祁州。深泽。中。

易州上谷郡，上。土贡：□、绵、墨。户四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二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九。县六：有府九，曰遂城、安义、脩武、德行、新安、古亭、武遂、长乐、龙水。有高阳军。易，上。容城，上。本遒。武德五年，以容城及幽州之固安、归义置北义州。贞观元年州废，县还故属。圣历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全忠，神龙三年复故名，天宝元年又更名。遂城，上。涞水，上。满城，中。本永乐，天宝元年更名。有郎山。有永清军，贞元十五年置。五回。中下。开元二十三年析易置，并置楼亭、板城二县。天宝后省。

幽州范阳郡，大都督府。本涿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绫、绵、绢、角弓、人、栗。户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三，口三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二。县九：有府十四，曰吕平、涿城、德闻、潞城、乐上、清化、洪源、良乡、开福、政和、停骖、柘河、良杜、咸宁。城内有经略军，又有纳降军，本纳降守捉城，故丁零川也。西南有安塞军，有赫连城。有宗王、乾涧、殄寇三镇城，召堆、车坊、蒿城、河旁四戍。蓟，望。天宝元年析置广宁县，三载省。有铁；有故隋临朔宫。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土贡：豹尾。是年，省泸河。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曰归德郡。户二千四十五，口万一千六百三。建中二年为硃滔所灭，因废为县。广平，上。天宝元年析蓟置，三载省，至德后复置。潞，上。武德二年自无终徙渔阳郡于此，置玄州，领潞、渔阳，并置临沟县。贞观元年州废，省临沟、无终，以潞、渔阳来属。武清，上。本雍奴，天宝元年更名。永清，紧。本武隆，如意元年析安次置，景云元年曰会昌，天宝元年更名。安次，上。良乡，望。圣历元年曰固节，神龙元年复故名，有大防山。昌平。望。北十五里有军都陉；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款关，即居庸故关，亦谓之军都关；其北有防御军，古夏阳川也；有狼山。

涿州，上。大历四年，节度使硃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置。县五：范阳，望。本涿，武德七年更名。归义，上。武德五年置，贞观元年省，八年复置。景云二年隶鄚州，是年，还隶幽州。固安，上。新昌，上。大历四年析固安置。新城。上。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

瀛州河间郡，上。土贡：绢。户九万八千一十八，口六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一。县五：河间，望。武德五年置武垣县，贞观元年省入焉。西北百里有长丰渠，二十一年，刺史硃潭开。又西南五里有长丰渠，开

元二十五年，刺史卢晖自东城、平舒引滹沱东入淇通漕，溉田五百余顷。高阳，上。武德四年以高阳、鄚、博野、清苑置满州。五年以博野、清苑隶蠡州。贞观元年州废，以鄚、高阳来属。平舒，上。束城，上。景城。上。本隶沧州，武德四年来属，贞观元年隶沧州，大历七年复旧。后隶景州，寻又来属。

莫州文安郡，上。本鄚州，景云二年，以瀛州之鄚、任丘、文安、清苑、唐兴，幽州之归义置。开元十三年以“鄚”“郑”文相类，更名。土贡：绢、绵。户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三，口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县六：有唐兴军，开元十四年置；北又有渤海军。莫，紧。本鄚，开元十三年更。有九十九淀。清苑，上。文安，上。贞观元年省丰利县入焉。任丘，上。武德五年分鄚置。有通利渠，开元四年，令鱼思贤开，以泄陂淀，自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滱，得地二百余顷。长丰，中。本利丰，开元十年析文安、任丘置，是年更名。唐兴。上。本武昌，如意元年析河间置。长安四年隶易州，是年，还隶瀛州。神龙元年更名。

平州北平郡，下。初治临渝，武德元年徙治卢龙。土贡：熊□郭、蔓荆实、人。户三千一百一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六。县三：有府一，曰卢龙。有卢龙军，天宝二载置；又有柳城军，永泰元年置；有温沟、白望、西狭石、东狭石、绿畴、米砖、长杨、黄花、紫蒙、白狼、昌黎、辽西等十二戍，爱川、周夔二镇城；东北有明垤关、鹘湖城、牛毛城。卢龙，中。本肥如，武德二年更名，又置抚宁县，七年省。石城，中。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有温昌镇。马城。中。古海阳城也，开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运。东北有千金冶；城东有茂乡镇城。

妫州妫川郡，上。本北燕州，武德七年平高开道，以幽州之怀戎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桦皮、胡禄、甲榆、矢、麝香。户二千二百六十三，口万一千五百八十四。县一：有府二，曰密云、白檀。有清夷军，垂拱中置；有堆北、白阳度、云治、广边四镇兵；有横河、柴城二戍。有阳门城；有永定、窑子子二关。又有怀柔军，在妫、蔚二州之境。怀戎。上。天宝中析置妫川县，寻省。妫水贯中。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有铁门关。西有宁武军；又北有广边军，故白云城也。

檀州密云郡，本安乐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人、麝香。户六千六十四，口三万二百四十六。县二：有威武军，万岁通天元年置，本渔

阳，开元十九年更名；又有镇远军，故黑城川也。有三叉城、横山城、米城；有大王、北来、保要、鹿固、赤城、邀虏、石子七镇；有临河、黄崖二戍。密云，中。有隗山。燕乐。中。东北百八十五里有东军、北口二守捉。北口，长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护真河，奚王衙帐也。

蓟州渔阳郡，下。开元十八年析幽州置。土贡：白胶。户五千三百一十七，口万八千五百二十一。县三：有府二，曰渔阳、临渠。南二百里有静塞军，本障塞军，开元十九年更名；又有雄武军，故广汉川也；东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东北三十里有盐城守捉，又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又有斗陉镇；自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渔阳，中。神龙元年隶营州，开元四年还隶幽州。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水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三河，中。开元四年析潞置。北十二里有渠河塘。西北六十里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顷。玉田。中。本无终，武德二年置，贞观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万岁通天元年更名，神龙元年隶营州，开元四年还隶幽州，八年隶营州，十一年又隶幽州。有壕门、米亭、三谷、礓石、方公、白杨等七戍。

营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辽西郡，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人、麝香、豹尾、皮骨。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县一：有平卢军，开元初置；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贞元二年为军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又有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四守捉城。柳城。中。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东北镇医巫闾山祠，又东有碣石山。

安东，上都护府。总章元年，李勣平高丽国，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上元三年徙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又徙新城。圣历元年更名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复故名。开元二年徙于平州，天宝二年又徙于辽西故郡城。至德后废。土贡：人。有安东守捉。有怀远军，天宝二载置；又有保定军。

右河北采访使，治魏州。

志第三十地理四

山南道，盖古荆、梁二州之域，汉南郡、武陵、巴郡、汉中、南阳及江夏、弘农、广汉、武都郡地。江陵、峡、归、夔、澧、朗、复、郢、襄、房为鹑尾分，邓、隋、泌、均为鹑火分，兴元、金、洋、凤、兴、成、文、扶、利、集、壁、巴、蓬、通、开、忠、万、涪、阆、果、渠为鹑首分。为府二 ，州三十三，县百六十一。其名山：嶓冢、熊耳、铜梁、巫、荆、岘。其大川：巴、汉、沮、淯。厥赋：绢、布、绵□。厥贡：金、丝、纻、漆。

江陵府江陵郡，本荆州南郡，天宝元年更郡名。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为府。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都。土贡：方纹绫、赀布、柑、橙、橘、椑、白鱼、糖蟹、栀子、贝母、覆盆、乌梅、石龙芮。户三万三百九十二，口十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县八：有府一，曰罗含。有永安军，乾元二年置。江陵，次赤。贞观十七年省安兴县入焉。贞元八年，节度使嗣曹王皋塞古堤，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荆俗饮陂泽，乃教人凿井，人以为便。枝江，次畿。上元元年析江陵置长宁县，二年省枝江入长宁。大历六年复置枝江，省长宁。当阳，次畿。武德四年置平州，并析置临沮县。六年曰玉州。八年州废，省临沮，以当阳来属。有南紫盖山、北紫盖山。长林，次畿。武德四年于东境置基州，并置章山县。七年州废，以章山隶郢州。郢州废，来属。八年省章山入长林。石首，次畿。武德四年置。松滋，次畿。公安，次畿。荆门。次畿。贞元二十一年析长林置。

峡州夷陵郡，中。本治下牢戍，贞观九年徙治步阐垒。土贡：纻葛、箭竹、柑、茶、蜡、芒硝、五加、杜若、鬼臼。户八千九十八，口四万五千六百六。县四：夷陵，上。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镇。有黄牛山。宜都，中下。本宜昌，隶南郡。武德二年更名，以宜都及峡州之夷道置江州，六年曰东松州。贞观八年州废，省入宜都，来属。长阳，中下。本隶南郡。武德四年以县置睦州，并置巴山、盐水二县。八年州废，省盐水，以长阳、巴山隶东松州。州废，来属。天宝八载省巴山入长阳。远安。中下。有神马山，本白马山，天宝元年更名。

归州巴东郡，下。武德二年析夔州之秭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户四千六百四十五，口二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县三：秭归，中。有盐；东南八十五里有太清镇城。巴东，中下。有盐，有铁。兴山。中下。武德三年析秭归置。

夔州云安郡，下都督府。本信州巴东郡，武德二年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纻锡布、熊、罴、山鸡、茶、柑、橘、蜜、蜡。户万五千六百二十，口七万五千。县四：有府一，曰东阳。奉节，上。本人复，贞观二十三年更名。有铁。有永安井盐官。云安，上。有盐官。巫山，中。有巫山。大昌。下。有盐官。

澧州澧阳郡，上。土贡：纹绫、纻練缚巾、犀角、竹簟、光粉、柑、橘、恒山、蜀漆。户万九千六百二十，口九万三千三百四十九。县四：澧阳，望。有关山。安乡，中。贞观元年省孱陵县入焉。石门，中。有铁。慈利。中下。武德中置崇义县，麟德元年省入焉。本故崇州。

朗州武陵郡，下。土贡：葛、纻練簟、柑、犀角。户九千三百六，口四万三千七百六十。县二：武陵，上。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璡增修，接古专陂，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东北八十九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令崔嗣业开，翱、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翱以尚书考功员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为刺史，故以官名。东北八十里有崔陂，东北三十五里有槎陂，亦嗣业所修以溉田，后废。大历五年，刺史韦夏卿复治槎陂，溉田千余顷。十三年以堰坏遂废；有枉山。龙阳。中上。

忠州南宾郡，下。本临州，义宁二年析巴东郡之临江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生金、绵□、苏薰席、文刀。户六千七百二十二，口四万三千二十六。县五：临江，中下。有盐。丰都，中下。义宁二年析临江置。南宾，中下。武德二年析浦州之武宁置。有铁。垫江，中下。桂溪。中下。本清水，武德二年析临江置，天宝元年更名。

涪州涪陵郡，下。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镇置。土贡：麸金、文刀、獠布、蜡。户九千四百，口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二。县五：涪陵，中下。武德二年置，并置武龙县。又析涪陵、巴县地置永安县。开元二十二年省永安入乐温。宾化，下。本隆化，贞观十一年置，先天元年更名。武龙，中下。乐温，中下。武德二年析巴县地置，隶南潾州，九年来属。温山。下。本隶南潾州，后来属。

万州南浦郡，下。本南浦州，武德二年析信州置。八年州废，以南

浦、梁山隶夔州，武宁隶临州。九年复置，曰浦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麸金、药子。户五千一百七十九，口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县三：南浦，中。有涂祇监、渔阳监，盐官二。武宁，中下。梁山。中下。

襄州襄阳郡，望。土贡：纶巾，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碎石文，柑，蔗，芋，姜。户四万七千七百八十，口二十五万二千一。县七：有府一，曰汉津。襄阳，望。贞观八年省常平县入焉。有岘山。邓城，紧。本安养，天宝元年曰临汉，贞元二十一年更名。谷城，上。武德四年以谷城、阴城置鄫州，五年州废，二县来属。贞观八年省阴城入焉。有薤山。义清，中。贞观八年省南漳入焉，南漳本临沮。南漳，中下。本荆山，武德二年析南漳置，以县置重州，并置重阳、平阳、渠阳、土门、归义五县。七年省渠阳入荆山，省平阳入重阳，省土门、归义入房州之永清。贞观元年州废，以荆山来属，徙重阳于故重州，隶迁州。八年省重阳入荆山。开元十八年徙于故南漳，因改名。有荆山。乐乡，中下。本隶竟陵郡，武德四年以乐乡及襄州之率道、上洪置都州。贞观元年又领长寿，省上洪。八年州废，以长寿隶温州，乐乡、率道来属。宜城。上。本率道，贞观八年省汉南县入焉，天宝七载更名。有石梁山、阴山。

泌州淮安郡，上。本昌州舂陵郡，治枣阳。武德五年以唐城山更名唐州，九年徙治比阳。天宝元年更郡名。天祐三年，硃全忠徙治泌阳，表更名。土贡：绢、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三，口十八万二千三百六十四。县七：泌阳，中。本上马，贞观元年省入湖阳，开元十三年复置，天宝元年更名。比阳，上。本淮安郡治，武德四年曰显州，领比阳、慈丘、平氏、显冈、桐柏五县。贞观二年省显冈。九年州废，县皆来属。慈丘，上。桐柏，中。武德初置纯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有桐柏山；有淮渎祠。平氏，中。有祈中山。湖阳，中。武德四年以县置湖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有蓼山。方城。上。本淯阳郡治。武德二年曰北澧州，领方城、真昌二县。贞观元年省真昌。八年曰鲁州，九年州废，以方城来属。

隋州汉东郡，上。土贡：合罗、绫、葛、覆盆。户二万三千九百一十七，口十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县四：隋，上。武德四年省安贵县入焉。五年省平林、顺义县入焉。光化，上。枣阳，上。本隶唐州。武德五年省唐州之清漳县入焉。贞观元年又省唐州之舂陵县入焉。十年以枣阳来属。有光武山。唐城。上。开元二十六年以客户析枣阳地置。

邓州南阳郡，上。土贡：丝布、茅菊。户四万三千五十五，口十六

万五千二百五十七。县六：穰，望。武德四年析置平晋县，以新野置新州，寻废新州，以新野来属。六年省平晋县。又领深阳县，贞观元年省，乾元元年省新野，皆入焉。南阳，紧。武德三年以南阳及舂陵郡之上马置宛州，并置云阳、上宛、安固三县。八年州废，以上马隶唐州，省云阳、上宛，以安固入南阳，来属。圣历元年曰武台。神龙初复故名。有铜。向城，上。武德三年以县置淯州。八年州废，隶北澧州，州废，来属。圣历元年曰武清。神龙初复故名。北八十里有鲁阳关。临湍，上。本新城。武德二年以县置郦州，八年州废，来属。贞观元年省冠军县入焉。天宝元年更名。又有顺阳县，武德二年析冠军置，六年省。内乡，上。本淅阳郡治。武德二年曰淅州，并置默水县。贞观八年州废，省默水入内乡，来属。有岵山。菊潭。中。开元二十四年析新城置。

均州武当郡，下。义宁二年析淅阳郡之武当、均阳置。贞观元年州废，二县隶淅州。八年以武当、郧乡复置。土贡：山鸡尾、麝香。户九千六百九十八，口五万八百九。县三：有府一，曰至诚。武当，上。义宁二年析置平陵县，武德七年省，八年省均阳入焉。东南百里有盐池。有武当山。郧乡，上。本隶淅阳郡。武德元年以郧乡、安福置南丰州，并置堵阳、黄沙、白沙、固城四县。八年省黄沙、白沙、固城，是年州废，以郧乡、安福、堵阳隶淅州。贞观元年省安福、堵阳入焉。有精舍山，本独山，天宝中更名。丰利。上。有伏龙山；有锡义山，一名天心山。

房州房陵郡，上。武德元年析迁州之竹山、上庸置。贞观十年徙治房陵。土贡：蜡、苍矾、麝香、钟乳、雷丸、石膏、竹綍。户万四千四百二十二，口七万一千七百八。县四：房陵，上。本光迁，房陵郡治，武德元年曰迁州，并析置受阳、淅川、房陵三县。五年省淅川。七年省房陵、受阳。贞观十年州废，来属，更光迁曰房陵。永清，中下。本隶迁州，州废，来属。有房山。竹山，中下。武德元年析置武陵县，贞观十年省。上庸。上。

复州竟陵郡，上。本沔阳郡，治竟陵。贞观七年徙治沔阳。天宝元年更名。宝应二年复故治。土贡：白纻、白蜜。户八千二百一十，口四万四千八百八十五。县三：沔阳，上。竟陵，上。有五花山；有石堰渠，咸通中，刺史董元素开。监利。中下。

郢州富水郡，上。本竟陵郡，治长寿。贞观元年州废，以长寿隶鄀州，十七年复置，治京山，后还治长寿。土贡：纻布、葛、蕉、春酒

麴、枣、节米。户万二千四十六，口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五。县三：长寿，上。贞观元年省蓝水县入焉。京山，上。本隶安州。武德四年以京山、富水二县置温州，贞观十七年州废，县皆来属。富水。上。有白沙山。

金州汉阴郡，上。本西城郡，天宝元年曰安康郡，至德二载更名。土贡：麸金、茶牙、椒、乾漆、椒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壳、枳实、黄蘖。有橘官。户万四千九十一，口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九。县六：有府一，曰洪义。西城，上。本金川，义宁二年更名。有牛山。汉水有金。洵阳，中下。武德元年以县置洵州，并置洵城、驴川二县，七年州废，县皆来属。贞观二年省驴川，八年省洵城。东有申口镇城。淯阳，上。本黄土，天宝元年更名，大历六年省入洵阳，长庆初复置。石泉，中下。圣历元年曰武安，神龙元年复故名，大历六年省入汉阴，永贞元年复置。汉阴，中下。本安康。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安州，并置宁郁、广德二县。二年曰直州。贞观元年州废，省宁郁，以广德入安康，来属。至德二载更名。西有方山关，贞观十二年置。月川水有金。平利。中下。武德元年以故吉安置，大历六年省入西城，长庆初复置。有女娲山。

右东道采访使，治襄州。

兴元府汉中郡，赤。本梁州汉川郡，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相近，更名褒州，二十年复曰梁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兴元元年为府。土贡：縠、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笋、糟瓜、柑、枇杷、茶。户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口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七。县五：有府一，曰丽水。南郑，次赤。有旱山、玉女山、中梁山。褒城，次畿。义宁二年更名褒中。贞观三年复故名。有牛头山；北有甘宁关。城固，次畿。武德二年更名唐固，三年析置白云县，九年省。贞观二年复故名。西，次畿。武德三年以县置褒州，析利州之绵谷置金牛县，八年州废，二县来属。宝历元年省金牛县入焉。西南有百牢关。有锡，有铁。三泉。次畿。武德四年析利州之绵谷置，以县置南安州，并置嘉牟县。八年州废，省嘉牟，以三泉隶利州。天宝元年来属。

洋州洋川郡，雄。武德元年析梁州之西乡、黄金、兴势置，天宝十五载徙治兴道。土贡：白交梭、火麻布、野苎麻、蜡、白胶香、麝香。户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县四：兴道。紧。本兴势，贞观二十三年更名。有骆谷路，南口曰傥谷，北口曰骆谷。西乡，上。武德四年析置洋源县，宝历元年省。有云亭山。黄金，中。有

子午谷路。真符。中。本华阳，开元十八年析兴道置。天宝三载省。八载开清水谷路，复置，因凿山得玉册，更名，隶京兆府。十一载来属。有太白山、金星洞。

利州益昌郡，下都督府。本义城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金、丝布、粱米、蜡烛、鲧鱼、天门冬、芎藭、麝香。户万三千九百一十，口四万四千六百。县六：绵谷，上。有铁。葭萌，上。益昌，中下。嘉川，中下。胤山，中下。本义城，义宁二年曰义清。武德七年以义清、岐坪、隆州之奉国置西平州。贞观二年州废，以义清来属，岐坪、奉国隶阆州。天宝元年更名。景谷。中下。武德四年以景谷及龙州之方维置沙州。贞观元年州废，省方维为镇，以景谷来属。宝历元年省，寻复置。西有石门关。西北有白坝、鱼老二镇城。

凤州河池郡，下。土贡：布、蜡烛、麝香。户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七。县三：有府一，曰归昌。梁泉，中下。武德元年析置黄花县，宝历元年省。有银，有铁。两当，中下。有银。河池。中下。

兴州顺政郡，下。土贡：蜡、漆、丹沙、蜜、笋。户二千二百二十四，口万一千四十六。县二：顺政，中。有铁，南有兴城关。长举。中下。元和中，节度使严砺自县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州又领鸣水县，长庆元年省入焉。有铁。

成州同谷郡，下。本汉阳郡，治上禄，天宝元年更名，宝应元年没吐蕃，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州，咸通七年复置，徙治宝井堡，后徙治同谷。土贡：蜡烛、麝香、鹿茸、防葵、狼毒。户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二万一千五百八。县三：有府一，曰平阴。有静戎军，宝应元年徙马邑州于盐井城置。同谷，中下。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康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咸通十三年复置。上禄，中。没蕃后废。有仇池山；有盐。汉源。中下。没蕃后废。

文州阴平郡，下。义宁二年析武都郡之曲水、正西、长松置。土贡：麸金、□、绵、麝香、白蜜、蜡烛、柑。户千九百八，口九千二百五。县一：曲水。中下。贞观元年省正西县，贞元六年省长松县，皆来属。

扶州同昌郡，下。乾元后没吐蕃，大中二年，节度使郑涯收复。土贡：麝香、当归、芎藭。户二千四百一十八，口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县

四：有府二，曰安川、会川。同昌，中下。帖夷，中下。万岁通天二年曰武进，神龙元年复故名。万全，中下。本尚安，至德二年更名。钳川。中下。

集州符阳郡，下。武德元年，析梁州之难江，巴州之符阳、长池、白石置。土贡：蜡烛、药子。户四千三百五十三，口二万五千七百二十六。县三：难江，上。武德九年析置平桑县，贞观元年省，二年复置，六年省，又省长池县入焉。大牟，下。武德二年徙静州治狄平，更狄平曰地平。十七年废静州，以大牟、清化隶巴州，地平来属。永泰元年以大牟隶集州，更地平曰通平，宝历元年省。嘉川。下。本隶利州，贞观二年隶静州，州废，还隶利州，永泰元年来属。

壁州始宁郡，下。武德八年析巴州之始宁县地置。土贡：□、绵、马策。户万三千三百六十八，口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县五：通江，上。本诺水，隶万州。武德中省，八年又析巴州之始宁复置，天宝元年更名。广纳，中。武德三年析始宁、归仁置，宝历元年省，大中初复置。符阳，中。本隶清化郡，武德元年隶集州，八年来属，贞观八年复隶集州，长安三年来属，景云二年又隶集州，永泰元年来属。白石，中。本隶清化郡，武德元年隶集州，八年来属。东巴。中。本太平，开元二十三年置，天宝元年更名。

巴州清化郡，中。土贡：麸金、绵、□、赀布、花油、橙、石蜜。户三万二百一十，口九万一千五十七。县九：化城，上。盘道，中下。宝历元年省入恩阳，长庆中复置。清化，上。武德元年置静州，又析置大牟、狄平二县。曾口，中。归仁，中。始宁，中。其章，中。宝历元年省，大中元年复置。恩阳，中。贞观十七年省，万岁通天元年复置。七盘。上。久视元年置。

蓬州蓬山郡，下。本咸安郡，武德元年，以巴州之安固、伏虞，隆州之仪陇、大寅，渠州之宕渠、咸安置，开元二十九年徙治大寅，至德二载更郡名。土贡：绵、□。户万五千五百七十六，口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三。县七：蓬池，中。本大寅，广德元年更名，后省，开成元年复置。良山，中。本安固，天宝元年更名，宝历元年省入蓬池，大中中复置。仪陇，中。武德三年以县置方州。八年州废，还隶蓬州。伏虞，中。宕渠，中下。宝历元年省入蓬山，大中中复置。蓬山，上。本咸安，至德二载更名。朗池。中。武德四年析果州之相如县置，隶果州，宝应元年来属。宝历元年省，开成二年复置。

通州通川郡，上。土贡：□、绵、蜜、蜡、麝香、枫香、白药实。户四万七百四十三，口十一万八百四。县九：通川，上。武德二年置思来县，贞观元年省入焉。永穆，上。本隶巴州。武德二年以永穆及归仁置万州，又置诺水、广纳、太平、恒丰四县，七年省诺水。贞观元年州废，以归仁还隶巴州，广纳隶壁州，省太平、恒丰入永穆，来属。三冈，中。宝历元年省，大中五年复置。石鼓，中。宝历元年省，大中元年复置。东乡，中。武德三年置南石州，又置下蒲、昌乐二县。八年州废，省昌乐入石鼓，下蒲入东乡，来属。宣汉，中下。武德元年置南井州，并析置东关县。贞观元年州废，省东关，以宣汉来属。有盐，有金。新宁，中下。武德二年析通川置。大和三年隶开州，四年来属。巴渠，中。永泰元年析石鼓置，大和三年隶开州，四年来属。阆英。中。天宝九载置。

开州盛山郡，下。本万世郡，义宁二年，析巴东郡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万世、西流置，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白纻布、柑、苄綑实。户五千六百六十，口三万四百二十一。县三：开江，上。本盛山，贞观元年省西流县入焉，广德元年更名。新浦，中下。万岁。中下。本万世，贞观二十三年更名，宝历元年省，寻复置。有盐。东南五里有灵洞，贞元九年雷雨震开。

阆州阆中郡，上。本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玄宗名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莲绫、绵、绢、□、縠。户二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口十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县九：阆中，紧。本阆内，武德四年更名，是年析置思恭县，七年省。有灵山；有盐。晋安，中。本晋城，武德中避隐太子名更。南部，上。有盐。苍溪，中下。有云台山、紫阳山。西水，中下。奉国，上。武德七年隶西平州，贞观元年州废，还隶隆州。新井，中。武德元年析南部、晋安置。有盐。新政，中。本新城，武德四年析南部、相如置，避隐太子名更。有盐。岐坪。中。本隶利州，开元二十三年来属，宝历元年省入奉国、苍溪，天复中，王建表置。

果州南充郡，中。武德四年析隆州之南充、相如置，大历六年更名充州，十年复故名。土贡：绢、丝布。户三万三千六百四，口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县五：南充，上。有盐。相如，中。有盐。流奚，中。开耀元年析南充置。西充，上。武德四年析南充置。有盐。岳池。中。万岁通天二年析南充、相如置。有龙扶速山。

渠州潾山郡，下。本宕渠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绵、药实、买子本实。户九千九百五十七，口二万六千五百二十四。县三：流江，

上。武德元年析置义兴县，别置賨城县，八年皆省。渠江，中。本賨城，武德元年曰始安，又析置丰乐县，八年省。天宝元年更名。潾山。中下。武德元年析潾水置，以县置潾州，并置盐泉县及渠州之潾水、垫江以隶之。三年以潾水来属。八年州废，以垫江隶忠州，潾山来属。久视元年分蓬州之宕渠置大竹县，隶蓬州。至德二载来属。宝历元年省潾水、大竹入潾山。有铁。

右西道采访使，治梁州。

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炖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名山：秦岭、陇坻、鸟鼠同穴、硃圉、西倾、积石、合黎、崆峒、三危。其大川：河、洮、弱、羌、休屠之泽。厥赋：布、麻。厥贡：金屑、砺石、鸟兽、革角。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宝应元年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复陷河、兰、岷、廓，贞元三年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浙复故地，置官守。五年，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

秦州天水郡，中都督府。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徙治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还治上邽，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土贡：龙须席、芎藭。户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县六：有府六，曰成纪、脩德、清德、清水、三度、长川。成纪，上。有银，有铜，有铁。上邽，上。有嶓冢山。伏羌，中。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是年，以伏羌及渭州之陇西置伏州，八年州废，县还故属。九年析置盐泉县，贞观元年更名夷宾，三年省。有石臼山、硃圉山。陇城，下。武德二年以县置文州，八年州废，来属。贞观三年置长川县，六年省入焉。有银。清水，下。武德四年以县置邽州，六年州废，来属。又有秦岭县，贞观十七年省。大中二年先收复，权隶凤翔府，三年来属。东五十里有大震关；有银。长道。中下。本隶成州，天宝末废，咸通十三年复置，来属。有盐。

河州安昌郡，下。本枹罕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麝香。户五千七百八十二，口三万六千八十六。县三：西百八十里有镇西军，开元二十六年置；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军，西百余里雕窠城有振威军，皆天宝十三载置；西南四十里有平夷守捉城。枹罕，中下。有可蓝关。大夏，中下。贞观元年省入枹罕，三年复置。凤林。中下。本乌州，贞观

七年置，十一年州废，更置安昌县，来属，天宝元年更名。北有凤林关，有积石山。

渭州陇西郡，中都督府。土贡：龙须席、麝香、秦艽。户六千四百二十五，口二万四千五百二十。县四：有府四，曰渭源、平乐、临源、万年。襄武，上。陇西，上。鄣，下。天授二年曰武阳，神龙元年复故名。南二里有盐井。渭源。上。高宗上元二年更名首阳，于渭源故县别置渭源县。仪凤三年省首阳入渭源。有鸟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

鄯州西平郡，下都督府。土贡：牦犀角。户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二万七千一十九。县三：星宿川西有安人军，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军；西南二百五十里有绥和守捉城，南百八十里有合川守捉城。湟水，中。龙支，中。肃宗上元二年，州没吐蕃，以龙支、鄯城隶河州。鄯城。中。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犛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度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又经乞量宁水桥，又经大速水桥，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崟，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乐桥汤，四百里至閤川驿。又经恕谌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一十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

兰州金城郡，下。以皋兰山名州。土贡：麸金、麝香、渼鼠。户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县二：有府二，曰金城、广武。又有榆林军。五泉，下。咸亨二年更名金城，天宝元年复故名。北有金城关。金城。下。本广武县，乾元二年更名。

临州狄道郡，下都督府。天宝三载析金城郡之狄道县置。县二：有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没吐蕃。狄道，下。长乐。下。本安乐，天宝后置，乾元后更名。

阶州武都郡，下。本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复置为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治皋兰镇。土贡：麝香、蜜、蜡烛、山鸡尾、羚羊角。户二千九百二十三，口万五千三百一十三。县三：将利，中下。州又领建威县，贞观元年省入焉。福津，中下。本覆津，景福元年更名。盘堤。中下。没蕃后不复置。

洮州临洮郡，下。本治美相，贞观八年徙治临潭。开元十七年州废，以县隶岷州，二十年复置，更名临州，二十七年复故名。土贡：甘草、麝香。户二千七百，口万五千六十。县一；有府一，曰安西。有莫门军，仪凤二年置；西八十里磨禅川有神策军，天宝十三载置。临潭。中。本美相。贞观四年徙治洪和城，以故地置旭州。五年又置临潭县。八年州废，以临潭来属，徙州来治，迁于洮阳城。十二年省博陵县，天宝中省美相县，皆入临潭。西百六十里有广恩镇，有西倾山。

岷州和政郡，下。义宁二年析临洮郡之临洮、和政置。土贡：龙须席、甘草。户四千三百二十五，口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县三：有府三，曰祐川、临洮、和政。溢乐，中下。本临洮，义宁二年更名，贞观二年析置当夷县，神龙元年省。有岷山，西有崆峒山。祐川，中下。本基城，义宁二年置，先天元年更名。和政。中。有阔博山。

廓州宁塞郡，下。本浇河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酥、大黄、戎盐、麝香。户四千二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四百。县三：西有宁边军，本宁塞军；西八十里宛秀城有威胜军；西南百四十里洪济桥有金天军，其东南八十里百谷城有武宁军；南二百里黑峡川有曜武军；皆天宝十三载置。广威，下。本化隆，先天元年曰化成，天宝元年又更名。达化，下。西有积石军，本静边镇，仪凤二年为军；东有黄沙戍。米川。下。贞观五年置，又以县置米州，十年州废，隶河州。永徽六年来属。

叠州合川郡，下。武德二年析洮州之合川、乐川、叠川置。土贡：麝香。户千二百七十五，口七千六百七十四。县二：有府一，曰长利。合川，下。武德五年以党项户置安化、和同二县，寻省。贞观二年省乐川、叠川入焉。有渭砻山。常芬。下。武德元年以县置芳州，并置丹岭县。四年以丹岭隶洮州。贞观二年置恒香县，侨治恒香戍，复以丹岭隶

芳州。高宗上元二年陷吐蕃，神龙元年州废，省丹岭、恒香，以常芬来属。

宕州怀道郡，下。本宕昌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散金、麝香。户千一百九十，口七千一百九十九。县二：有府二，曰同归、常吉。怀道，下。贞观三年省和戎县入焉。西百八十三里有苏董戍。有同均山。良恭。下。贞观元年以成州之潭水来属，后省入焉。

凉州武威郡，中都督府。土贡：白绫、龙须席、毯、野马革、芎藭。户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一万二百八十一。县五：有府六，曰明威、洪池、番禾、武安、丽水、姑臧。又有赤水军，本赤乌镇，有赤青泉，因名之，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军之最大也；西二百里有大斗军，本赤水守捉，开元十六年为军，因大斗拔谷为名；东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西二百里有交城守捉；西北五百里有白亭军，本白亭守捉，天宝十四载为军。姑臧，中下。北百八十里有明威戍，西北百六十里有武安戍；有武兴盐池、黛眉盐池。神乌，下。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省，总章元年复置，曰武威，神龙元年复故名。昌松，中。东北百五十里有白山戍。天宝，中下。本番禾，咸亨元年以县置雄州，调露元年州废来属，天宝三载以山出醴泉更名。有通化镇，有焉支山。嘉麟。神龙二年于故汉鸾鸟县城置，景龙元年省，先天二年复置。

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土贡：子、黄矾、石膏。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县二：有府三，曰龙勒、效谷、悬泉。有豆卢军，神龙元年置。敦煌，下。东四十七里有盐池，有三危山。寿昌。下。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后复置，治汉龙勒城。西有阳关，西北有玉门关；有云雨山。

瓜州晋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乐置。土贡：野马革、紧鞮、草豉、黄矾、绛矾、胡桐律。户四百七十七，口四千九百八十七。县二：有府一，曰大黄。西北千里有墨离军。晋昌，中下。本常乐，武德四年更名。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常乐。中下。武德五年别置。有拔河帝山。

甘州张掖郡，下。土贡：麝香，野马革，冬柰，苟杞实、叶。户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二万二千九十二。县二：西北百九十里祁连山北有建

康军，证圣元年，王孝杰以甘、肃二州相距回远，置军；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张掖，上。有祁连山、合黎山。北九百里有盐池，西有巩笔驿。删丹。中下。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

肃州酒泉郡，下。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禄、瓜州之玉门置。土贡：麸金、野马革、苁蓉、柏脉根。户二千二百三十，口八千四百七十六。县三：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酒泉，中下。本福禄，唐初更名。西十五里有兴圣皇帝陵，七十里有洞庭山，出金；有昆仑山。福禄，下。武德二年别置。东南百二十里有祁连戍，东北八十里有盐池。玉门。中下。贞观元年省，后复置。开元中没吐蕃，因其地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废军为县。北有独登山，出盐，以充贡；有神雨山。

伊州伊吾郡，下。本西伊州，贞观六年更名。土贡：香枣、阴牙角、胡桐律。户二千四百六十七，口万一百五十七。县三：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有伊吾军，景龙四年置。伊吾，下。贞观四年置，并置柔远县，神功元年省入焉。在大碛外，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有折罗漫山，亦曰天山；南二里有咸池海。纳职，下。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开元六年省，十五年复置。南六十里有陆盐池。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领，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柔远。下。

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天宝元年为郡。土贡：丝、芃布、氈、刺蜜、蒲萄五物酒浆煎皱乾。户万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县五：有天山军，开元二年置。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前庭，下。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柳中，下。交河，中下。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蒲昌，中。本隶庭州，后来属。西有古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天山。下。有天山。

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

为北庭都护府。土贡：阴牙角、速霍角、阿魏截根。户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九千九百六十四。县四：有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开元中盖嘉运增筑；西七百里有清海军，本清海镇，天宝中为军；南有神山镇。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金满，下。轮台，下。有静塞军，大历六年置。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西海。下。宝应元年置。

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显庆二年平贺鲁，析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徙治龟兹都督府，而故府复为西州。咸亨元年，吐蕃陷都护府。长寿二年收复安西四镇。至德元载更名镇西。后复为安西。土贡：罔砂、绯氈、偏桃人。吐蕃既侵河、陇，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纥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建中二年，元忠、昕遣使间道入奏，诏各以为大都护，并为节度。贞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纥，北庭、安西无援，遂陷。有保大军，屯碎叶城；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东有且末镇，西南有皮山镇；焉耆西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城。

右陇右采访使，治善ℝ州。

志第三十一地理五

淮南道，盖古扬州之域，汉九江、庐江、江夏等郡，广陵、六安国及南阳、汝南、临淮之境。扬、楚、滁、和、庐、寿、舒为星纪分，安、黄、申、光、蕲为鹑尾分。为州十二　，县五十三。其名山：灊、天柱、罗、涂、八公。其大川：滁、肥、巢湖。厥赋：絁、绢、绵、布。厥贡：丝、布、纻、葛。

扬州广陵郡，大都督府。本南兖州江都郡，武德七年曰邗州，以邗沟为名，九年更置扬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水兕甲、黄[QXDV]米、乌节米、鱼脐、鱼鱼夸、糖蟹、蜜姜、藕、铁精、空青、白芒、兔丝、蛇粟、括姜粉。有丹杨监、广陵监钱官二。户七万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县七：有府四，曰江平、新林、方山，邗江。江都，望。东十一里有雷塘，贞观十八年，长史李袭誉引渠，又筑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顷；有爱敬陂水门，贞元四年，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宝历二年，漕渠浅，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有铜。江阳，望。贞观十八年析江都置。有康令祠，咸通中大旱，令以身祷雨赴水死，天即大雨，民为立祠。六合，紧。武德七年析置石梁县，以石梁、六合二县置方州。贞观元年州废，省石梁，以六合来属。有铜，有铁。海陵，望。武德三年更名吴陵，以县置吴州。七年州废，复故名，来属。景龙二年析置海安县，开元十年省。有盐官。高邮。上。有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筑。扬子，望。永淳元年析江都置。天长。望。本千秋，天宝元年析江都、六合、高邮置，七载更名。有铜。

楚州淮阴郡，紧。本江都郡之山阳、安宜县地，臧君相据之，号东楚州。武德四年，君相降，因之，八年更名。土贡：赀布、纻布。户二万六千六十二，口十五万三千。县四：山阳，上。有常丰堰，大历中，黜陟使李承置以溉田。盐城，上。本故汉盐渎县地。隋末，盗韦彻据其地，置射州及射阳、安乐、新安三县。武德四年来归，因之。七年州废，省射阳、安乐、新安，置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有监。宝应，望。本安宜。武德四年以县置仓州，七年州废，来属。上元三年以获定国宝更名。西南八十里有白水塘、羡塘，证圣中开，置屯田；西南四十里有徐州泾、青州泾，西南五十里有大府泾，长庆中兴白水塘屯田，发青、徐、扬州之民以凿之，大府即扬州；北四里有竹子泾，亦长庆中

开。淮阴。中。武德七年省，乾封二年析山阳复置。南九十五里有棠梨泾，长庆二年开。

滁州永阳郡，上。武德三年析扬州置。土贡：赀布、丝布、纻、練、麻。有铜坑二。户二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口十五万二千三百七十四。县三：清流，上。全椒，紧。永阳。上。景龙三年析清流置。

和州历阳郡，上。土贡：纻布。户二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口十二万二千一十三。县三：有府一，曰新川。历阳，上。有祷应山，本白石山，有栖隐山，本梅山，皆天宝六载更名。乌江，上。东南二里有韦游沟，引江至郭十五里，溉田五百顷，开元中，丞韦尹开，贞元十六年，令游重彦又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沟。含山。上。武德六年析历阳之故龙亢县地置，八年省，长安四年复置，更名武寿，神龙元年复故名。

寿州寿春郡，中都督府。本淮南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施、茶、生石斛。户三万五千五百八十一，口十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七。县五：寿春，上。有八公山。安丰，紧。武德七年省小黄、肥陵二县入焉。东北十里有永乐渠，溉高原田，广德二年宰相元载置，大历十三年废。盛唐，上。本霍山。武德四年以霍山、应城、灊城三县置霍州。贞观元年州废，省应城、灊城，以霍山来属。神功元年曰武昌，神龙元年复故名，开元二十七年更名。有开化县，武德四年置；有潜县，五年置：贞观中皆省。霍丘，紧。武德四年以松滋、霍丘二县置蓼州，七年州废，省松滋，以霍丘来属。神功元年曰武昌。景云元年复故名。霍山。上。天宝初析盛唐别置。有大别山、霍山。

庐州庐江郡，上。土贡：花纱、交梭丝布、茶、蜡、酥、鹿脯、生石斛。户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三，口二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县五：合肥，紧。慎，紧。巢，上。本襄安。武德三年置巢州，并析置开成、扶阳二县。七年州废，省开成、扶阳，以巢来属。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庐江，紧。有擩山、白茅山，有铜。舒城。上。开元二十三年析合肥、庐江置。

舒州同安郡，上。至德二载更名盛唐郡，后复故名。土贡：纻布、酒器、铁器、石斛、蜡。户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万六千三百九十八。县五：怀宁，上。武德五年析置皖城、安乐、梅城、皖阳四县，是年省安乐，七年省皖城、梅城、皖阳。有皖山。宿松，上。武德四年以县置严州，七年以望江隶之，八年州废，县皆来属。有严恭山。望江，中。武德四年以县置高州，寻更名智州。七年州废，以望江隶严

州。太湖，上。武德四年析置青城、荆阳二县，七年省青城入荆阳，八年省荆阳入太湖。桐城。紧。本同安，至德二载更名。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

光州弋阳郡，上。本治光山，太极元年徙治定城。土贡：葛布、石斛。户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三，口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县五：定城，上。武德三年置弦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光山，上。南有木陵故关。西南八里有雨施陂，永徽四年，刺史裴大觉积水以溉田百余顷。仙居，上。本乐安。武德三年析置宋安县，以宋安置谷州。贞观元年州废，省宋安。天宝元年更名。殷城，中。武德元年置义州，贞观元年州废，来属。西有定城故关。固始。上。

蕲州蕲春郡，上。土贡：白纻，簟，鹿毛笔，茶，白花蛇、乌蛇脯。户二万六千八百九，口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九。县四：蕲春，上。武德四年省蕲水县入焉。有鼓吹山。黄梅，上。武德四年置，以县置南晋州，析置义丰、长吉、塘阳、新蔡四县。八年州废，省义丰、长吉、塘阳、新蔡，以黄梅来属。广济，中。本永宁，武德四年析蕲春置，天宝元年更名。有铁。蕲水。上。本浠水。武德四年更名兰溪，省罗田县入焉。天宝元年又更名。有铁。

安州安陆郡，中都督府。土贡：青纻布、糟笋瓜。户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县六：有府一，曰义安。安陆，上。云梦，中。有神山。孝昌，中。武德四年以县置澴州，并置澴阳县。八年州废，省澴阳，以孝昌来属。宝应二年隶沔州，后复来属。元和三年省入云梦。咸通中复置。应城，中。本应阳，武德四年更名。元和三年省入云梦，大和二年复置。天祐二年复曰应阳。吉阳，中。元和三年省入应山，后复置。有白兆山。应山。中。武德四年以县置应州，并析置礼山县。八年州废，省礼山，以应山来属。有故黄岘、武阳、百雁、平靖四关。

黄州齐安郡，下。本永安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白纻布、赀布、连翘、松萝、虻虫。户万五千五百一十二，口九万六千三百六十八。县三：黄冈，上。武德三年省木兰县入焉；又析置堡城县，七年省。有木兰山。黄陂，中。武德三年以县置南司州，七年州废，来属。北有大后关，有白沙关。麻城。中。武德三年以县置亭州，又析置阳城县。八年州废，省阳城，以麻城来属。元和三年省入黄冈，建中三年复置。西北有木陵关，在木陵山上；东北有阴山关。

申州义阳郡，中。土贡：绯葛、纻布、赀布、茶、虻虫。户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四，口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六。县三：义阳，上。南有故平靖关。钟山，上。罗山。上。武德四年以县置南罗州，八年州废，来属。

右淮南采访使，治扬州。

江南道，盖古扬州南境，汉丹杨、会稽、豫章、庐江、零陵、桂阳等郡，长沙国及牂柯、江夏、南郡地。润、升、常、苏、湖、杭、睦、越、明、衢、处、婺、温、台、宣、歙、池、洪、江、饶、虔、吉、袁、信、抚、福、建、泉、汀、漳为星纪分，岳、鄂、潭、衡、永、道、郴、邵、黔、辰、锦、施、叙、奖、夷、播、思、费、南、溪、溱为鹑尾分。为州五十一，县二百四十七。其名山：衡、庐、茅、蒋、天目、天台、会稽、四明、括苍、缙云、金华、大庾、武夷。其大川：湘、赣、沅、澧、浙江、洞庭、彭蠡、太湖。厥赋：麻、纻。厥贡：金、银、纱、绫、蕉、葛、绵、練、鲛革、藤纸、丹沙。

润州丹杨郡，望。武德三年以江都郡之延陵县地置，取润浦为州名。土贡：衫罗，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绫，火麻布，竹根，黄粟，伏牛山铜器，鲟，鲊。户十万二千二十三，口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六。县四：有丹杨军，乾元二年置，元和二年废。丹徒，望。本延陵县地，武德三年置。开元二十二年，刺史齐浣以州北隔江，舟行绕瓜步，回远六十里，多风涛，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立埭，岁利百亿，舟不漂溺。有勾骊山。丹杨，望。本曲阿。武德二年以县置云州。五年曰简州，以县南有简渎取名。八年州废，来属。天宝元年更名。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杨、金坛、延陵之田，民刻石颂之。金坛，紧。本曲阿县地。隋末，土人保聚，因为金山县。隋亡，沈法兴又置琅王耶县，李子通以琅琊置茅州，以金山隶之。贼平，因之，后隶蒋州。武德八年省入延陵。垂拱四年复置，来属，更名。东南三十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溉田。延陵。紧。故治丹徒，武德三年别置，隶茅州，后隶蒋州，九年来属。有茅山。

升州江宁郡，至德二载以润州之江宁县置，上元二年废，光启三年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置。土贡：笔、甘棠。县四：有江宁军，乾元二年置；有石头镇兵；有下蜀、淮山二戍。上元，望。本江宁，隶润州。武德三年以江宁、溧水二县置扬州，析置丹杨、溧阳、安业三县，更江宁曰归化。七年平辅公祏，更名蒋州。八年，复为扬州，

又以延陵、句容隶之，省安业入归化，更归化曰金陵。九年州废，都督徙治江都，更名金陵曰白下，以白下、延陵、句容隶润州，丹杨、溧水、溧阳隶宣州。贞观九年更白下曰江宁，肃宗上元二年又更名。有铜，有铁；有蒋山。句容，望。武德三年以句容、延陵二县置茅州，七年州废，隶蒋州，九年隶润州。乾元元年来属。西南三十里有绛岩湖，麟德中，令杨延嘉因梁故堤置，后废，大历十二年，令王昕复置，周百里为塘，立二斗门以节旱□，开田万顷。绛岩，故赤山，天宝中更名。有铜，有矾。溧水，上。乾元元年隶升州，州废，还隶宣州。有铜。溧阳。紧。上元元年隶升州，州废，还隶宣州。有湖山。有铜，有铁。

常州晋陵郡，望。本昆陵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绢布、纻、红紫绵巾、紧纱、兔褐、阜布、大小香秔、龙凤席、紫笋茶、署预。户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三，口六十九万六百七十三。县五：晋陵，望。武进，望。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西四十里有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顷，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因故渠开。江阴，望。武德三年以县置暨州，并析置暨阳、利城二县。九年州废，省暨阳、利城，以江阴来属。义兴，紧。武德七年以县置南兴州，并析置临津、阳羡二县。八年州废，省阳羡、临津，以义兴来属。有张公山。无锡。望。南五里有泰伯渎，东连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

苏州吴郡，雄。土贡：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布，白角簟，草席、□奚，大小香秔、柑、橘、藕、鲻皮、鲙、□昔、鸭胞、肚鱼、鱼子、白石脂、蛇粟。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县七：有长洲军，乾元二年置，大历十二年废。吴，望。有包山，有铜。长洲，望。万岁通天元年析吴置。嘉兴，望。武德七年置，八年省入吴，贞观八年复置。有盐官。昆山，望。常熟，紧。海盐，紧。贞观元年省，景云二年复置。有古泾三百，长庆中令李谔开，以御水旱；又西北六十里有汉塘，大和七年开；有故县山。华亭。上。天宝十载析嘉兴置。

湖州吴兴郡，上。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土贡：御服、乌眼绫、折阜布、绵□、布、纻、糯米、黄□、紫笋茶、木瓜、杭子、乳柑、蜜、金沙泉。户七万三千三百六，口四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八。县五：乌程，望。东百二十三里有官池，元和中刺史范传正开。东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宝历中刺史崔玄亮开。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杨汉公开，开而得蒲帆，因名。有卞山；有太湖，占湖、宣、常、苏四州境。武康，上。李子通置安州，又曰武州。武德四年平子通，因之，七年州

废，县隶湖州。有封山，有铜。长城，望。大业末沈法兴置长州。武德四年更置绥州，因古绥安县名之，又更名雉州，并置原乡县。七年州废，省原乡，以长城来属。有西湖，溉田三千顷，其后堙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复之，人赖其利。顾山有茶，以供贡；有铜。安吉，紧。义宁二年沈法兴置。武德四年贼平，因之，以县隶桃州。七年，省入长城。麟德元年复置。北三十里有邸阁池，北十七里有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皆圣历初令钳耳知命置；有铜，有锡。德清。上。本武源，天授二年析武康置，景云二年曰临溪，天宝元年更名。

杭州余杭郡，上。土贡：白编绫、绯绫、藤纸、木瓜、橘、蜜姜、干姜、芑、牛膝。有临平监、新亭监盐官二。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县八：有余杭军，乾元二年置；有镇海军，建中二年置于润州，元和六年废，大和九年复置，景福二年徙屯；又有乌山戍。钱塘，望。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彦曾开；有皋亭山。盐官，紧。武德四年隶东武州，七年省入钱塘，贞观四年复置。有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余杭，望。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宝历中，令归珧因汉令陈浑故迹置；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珧又筑甬道，通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行旅无山水之患。有铜。富阳，紧。北十四里有阳陂湖，贞观十二年令郝某开；南六十步有堤，登封元年令李浚时筑，东自海，西至于苋浦，以捍水患，贞元七年，令郑早又增脩之；王洲有橘，以供贡。于潜，紧。武德七年以县置潜州，并置临水县。八年州废，省临水，以于潜来属。南三十里有紫溪水溉田，贞元十八年令杜泳开，又凿渠三十里，以通舟楫；有天目山。临安，紧。垂拱四年析余杭、于潜地以故临水城置。有石镜山。新城，上。武德七年省入富阳，永淳元年复置。北五里有官塘，堰水溉田；有九澳，永淳元年开。唐山。中。垂拱二年析于潜置紫溪县。万岁通天元年曰武隆，其年复为紫溪，又析紫溪别置武隆县。圣历三年省武隆入紫溪，长安四年复置。神龙元年更武隆为唐山。大历二年皆省。长庆初复置唐山。

睦州新定郡，上。本遂安郡，治雉山。武德七年曰东睦州，八年复旧名。万岁通天二年徙治建德。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文绫、簟、白石英、银花、细茶。有铜坑二。户五万四千九百六十一，口三十八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县六：有三河戍。建德，上。武德四年置，七年省入桐庐、雉山。永淳二年复置。有铜。清溪，上。本雉山，文明元年曰新安，开元二十年曰还淳，永贞元年更名。寿昌，上。永昌元年析雉山置，载初元年省，神龙元年复置。桐庐，紧。武德四年以桐庐、分水、

建德置严州。七年州废，以桐庐来属。分水，上。武德七年省入桐庐，如意元年复置，更名武盛，神龙元年复故名。宝应二年析置昭德县，大历六年省。遂安。上。石英山有白石英，以供贡；有铜。

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谷、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有兰亭监盐官。户九万二百七十九，口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八十九。县七：有府一，曰浦阳。有义胜军、静海军，宝应元年置。大历二年废静海军，元和六年废义胜军。中和二年复置义胜军，乾宁三年曰镇东。会稽，望。有南镇会稽山，有祠。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畜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脩，大历十年观察使皇甫温、大和六年令李左次又增脩之；有锡。山阴，紧。武德七年析会稽置，八年省，垂拱二年复置，大历二年省，七年复置，元和七年省，十年复置。北三十里有越王山堰，贞元元年，观察使皇甫政凿山以畜泄水利，又东北二十里作硃储斗门；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西北四十六里有新迳斗门，大和七年观察使陆亘置；有铁。诸暨，望。有银冶。东二里有湖塘，天宝中令郭密之筑，溉田二十余顷。余姚，紧。武德四年析故句章县置，以县置姚州，七年州废，来属。有风山、四明山。剡，望。武德四年以县置嵊州，并析置剡城县，八年州废，省剡城，以剡来属。萧山，紧。本永兴，仪凤二年置，天宝元年更名。上虞。上。贞元中析会稽置。西北二十七里有任屿湖，宝历二年令金尧恭置，溉田二百顷；北二十里有黎湖，亦尧恭所置。

明州余姚郡，上。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浣奏以越州之鄮县置，以境有四明山为名。土贡：吴绫、交梭绫、海味、署预、附子。户四万二千二百七，口二十万七千三十二。县四：有上亭戍。鄮，上。武德四年析故句章县置鄞州，八年州废，更置鄮县，隶越州。开元二十六年析置翁山县，大历六年省。有盐。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民立祠祀之；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令陆南金开广之；西十二里有广德湖，溉田四百顷，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脩；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数千顷，大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筑。奉化，上。开元二十六年析鄮置。有铜。慈溪，上。开元二十六年析鄮置。象山。中。本隶台州，神龙元年析宁海及贸阝置，广德二年来属。

衢州信安郡，上。武德四年析婺州之信安县置，六年没辅公祏，因废州，垂拱二年析婺州之信安、龙丘、常山复置。土贡：绵纸、竹扇。

户六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四万四百一十一。县四：西安，望。本信安，武德四年析置定阳县，六年省，咸通中更信安曰西安。东五十五里有神塘，开元五年，因风雷摧山，偃涧成塘，溉田二百顷。有银。龙丘，紧。本太末，武德四年置，以县置谷州，并置白石县，八年州废，省太末、白石入信安。贞观八年析信安、金华复置，更名龙丘，隶婺州。如意元年析置盈川县。证圣二年置武安县，后省武安。元和七年省盈川入信安。有岑山。须江，上。武德四年析信安置，八年省，永昌元年复置。常山。上。咸亨五年析信安置，隶婺州，垂拱二年来属，乾元元年隶信州，后复故。

处州缙云郡，上。本括州永嘉郡，天宝元年更郡名，大历十四年更州名。土贡：绵、蜡、黄连。户四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口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四十八。县六：丽水，上。本括苍，武德八年省丽水县入焉，大历十四年更名。有铜，出豫章、孝义二山；东十里有恶溪，多水怪，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有括苍山。松阳，上。武德中以县置松州，八年州废，来属。有银，出马鞍山。缙云，上。圣历元年析括苍及婺州之永康置。有缙云山。青田，中。景云二年析括苍置。遂昌，上。武德八年省入松阳，景云二年复置。龙泉。中。乾元二年析遂昌、松阳置。

婺州东阳郡，上。土贡：绵、葛、纻布、藤纸、漆、赤松涧米、香粳、葛粉、黄连。户十四万四千八十六，口七十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县七：金华，望。武德八年省长山县入焉。垂拱四年曰金山，神龙元年复故名。有百沙山、金华山；有铜。义乌，紧。本乌伤，武德四年以县置绸州，因绸岩为名，并析置华川县。七年州废，省华川入乌伤，更名，来属。永康，望。本缙云，武德四年置丽州，八年州废，更名，来属。东阳，望。垂拱二年析义乌置。有歌山。兰溪，紧。咸亨五年析金华置。有望云山、大家山。武成，上。本武义，天授二年析永康置，更名，天祐中复曰武义。浦阳。上。天宝十三载析义乌、兰溪及杭州之富阳置。

温州永嘉郡，上。高宗上元元年析括州之永嘉、安固置。土贡：布、柑、橘、蔗、蛟革。有永嘉监盐官。户四万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十四万一千六百九十。县四：永嘉，上。武德五年以县置东嘉州，并析置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四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横阳、永宁，以永嘉、安固隶括州。安固，上。有铜。横阳，上。大足元年析安固复置。乐成。上。武德七年省入永嘉，载初元年复置。

台州临海郡，上。本海州，武德四年以永嘉郡之临海置。土贡：金漆、乳柑、干姜、甲香、蛟革、飞生鸟。户八万三千八百六十八，口四十八万九千一十五，县五：临海，望。武德四年析置章安县，八年省。有铁。唐兴，上。本始丰，武德四年析临海置，八年省，贞观八年复置，高宗上元二年更名。有土墙山、鼻山、天台山。黄岩，上。本永宁，高宗上元二年析临海置，天授元年更名。有铁，有盐。乐安，上。武德四年析临海置，八年省，高宗上元二年复置。宁海。上。武德四年析临海置，七年省入章安，永昌元年复置。有铁，有盐。

福州长乐郡，中都督府。本泉州建安郡治，武德六年别置，景云二年曰闽州，开元十三年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蕉布、海蛤、文扇、茶、橄榄。户三万四千八十四，口七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县十：有经略军，有宁海军，至德二载置，元和六年废。闽，望。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渚溪水殖稻，其地三百户皆良田。候官，紧。武德六年置，八年省，长安二年析闽复置，元和三年省，五年复置。有盐官。西南七里有洪塘浦，自石□江而东，经甓渎至柳桥，以通舟楫，贞元十一年观察使王翃开。长乐，上。本新宁，武德六年析闽置，寻更名。元和三年省入福唐，五年复置。有盐。东十里有海堤，大和七年令李茸筑，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渚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福唐，上。本万安，圣历二年析长乐置，天宝元年更名。有铁。连江，上。本温麻，武德六年析闽置，寻更名。有盐。东北十八里有材塘，贞观元年筑。长溪，中下。武德六年置，寻省入连江，长安二年复置。有盐。古田，中下。永泰二年析候官、尤溪置。梅溪，中。贞观元年析候官置。永泰，中。咸通二年析连江及闽置。尤溪。中下。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有银，有铜，有铁。

建州建安郡，上。武德四年置。土贡：蕉、花练、竹綀。户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口十四万二千七百七十四。县五：建安，上。有银，有铜。邵武，中下。本隶抚州，武德四年析置绥城县，隶建州，七年以邵武来属。贞观三年省绥城入焉。有铜，有铁。浦城，紧。本吴兴，武德四年更名唐兴，后废入建安，载初元年复置，天授二年曰武宁，神龙元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更名。建阳，上。武德四年置，八年省入建安，垂拱四年复置。有武夷山。将乐。中下。武德五年析邵武置，隶抚州，七年省，垂拱四年析邵武及故绥城县地复置。元和三年省，五年复置。金泉有金，又有银、有铁。

泉州清源郡，上。本武荣州，圣历二年析泉州之南安、莆田、龙溪置，治南安，后治晋江。三年，州废，县还隶泉州。久视元年复置。景

云二年更名。土贡：绵、丝、蕉、葛。户二万三千八百六，口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县四：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濆屿，又一日至流求国。晋江，上。开元八年析南安置。北一里有晋江，开元二十九年，别驾赵颐贞凿沟通舟楫至城下；东一里有尚书塘，溉田三百余顷，贞元五年刺史赵昌置，名常稔塘，后昌为尚书，民思之，因更名；西南一里有天水塘，灌田百八十顷，大和二年刺史赵棨开；有盐。南安，紧。武德五年以县置丰州，并析置莆田县，贞观元年州废，二县来属。有盐，有铁。莆田，上。武德五年析南安置。西一里有诸泉塘，南五里有沥浔塘，西南二里有永丰塘，南二十里有横塘，东北四十里有颉洋塘，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仙游。中。本清源，圣历二年析莆田置，天宝元年更名。

汀州临汀郡，下。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治杂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土贡：蜡烛。户四千六百八十，口万三千七百二。县三：长汀，中下。有铜，有铁。宁化，中下。本黄连，天宝元年更名。有银，有铁。沙。中下。本隶建州，武德四年置，后省入建安，永徽六年复置，大历十二年来属。有铜，有铁。

漳州漳浦郡，下。垂拱二年析福州西南境置，以南有漳水为名，并置漳浦、怀恩二县，初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乾元二年徙治龙溪。土贡：甲香、鲛革。户五千八百四十六，口万七千九百四十。县三：龙溪，中下。本隶泉州，后隶武荣州，开元二十九年来属。龙岩，中下。开元二十四年置，隶汀州，大厉十二年来属。漳浦。中下。开元二十九年省怀恩县入焉。有梁山。

右东道采访使，治苏州。

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白纟宁、丝头红毯、兔褐、簟、纸、笔、署预、黄连、碌青。有铅坑一。户十二万一千二百四，口八十八万四千九百八十五。县八：有采石军，乾元二年置，元和六年废。宣城，望。武德三年析置怀安县，六年省。东十六里有德政陂，引渠溉田二百顷，大历二年观察使陈少游置；有敬亭山。当涂，紧。武德三年以县置南豫州，八年州废，来属。贞观元年省丹杨县入焉。乾元元年隶升州，上元二年复来属。有神武山。有采石戍。有铜，有铁。泾，紧。武德三年以县置南徐州，寻更名猷州，并置南阳、安吴二县。八年州废，省南阳、安吴，以泾来属。广德，紧。本绥安。武德三年以县置桃州，并置桐陈、怀德二县。七年州废，省桐陈、怀德，以

绥安来属。至德二载更名。有横山。南陵，望。武德四年隶池州，州废来属。后析置义安县，又废义安为铜官冶。利国山有铜，有铁；凤凰山有银。有大农陂，溉田千顷，元和四年，宁国令范某因废陂置，为石堰三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有永丰陂，在青弋江中，咸通五年置。有鹊头镇兵。有梅根、宛陵二监钱官。太平，上。天宝十一载析当涂、泾置，大历中省，永泰中复置。宁国，紧。武德三年析宣城置，六年省，天宝三载析宣城、当涂复置。有银。旌德。上。宝应二年析太平置。

歙州新安郡，上。土贡：白纻、簟、纸、黄连。户三万八千三百二十，口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县六：歙，紧。东南十二里有吕公滩，本车轮滩，湍悍善覆舟，刺史吕季重以俸募工凿之，遂成安流。有主簿山。休宁，上。永泰元年，盗方清陷州，州民拒贼，保于山险，二年贼平，因析置归德县，大历四年省。黟，上。绩溪，中下。本北野，永徽五年析歙置，后更名。有银，有铅。婺源，上。开元二十八年析休宁置。祈门。中下。永泰二年平方清，因其垒析黟及饶州之浮梁置。西四十里有武陵岭，元和中令路旻凿石为盘道。西南十三里有阊门滩，善覆舟，旻开斗门以平其隘，号路公溪，后斗门废。咸通三年，令陈甘节以俸募民穴石积木为横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乾溪，舟行乃安。

池州，上。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县置，贞观元年州废，县还隶宣州，永泰元年复析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土贡：纸、铁。有铅坑一。县四：秋浦，紧。有乌石山，广德初盗陈庄、方清所据。有银，有铜。青阳，上。天宝元年析泾、南陵、秋浦置。有铜，有银。至德，中。至德二载析鄱阳、秋浦置，隶浔阳郡，乾元元年隶饶州。石埭。中。永泰二年析青阳、秋浦置。

洪州豫章郡，上都督府。土贡：葛、丝布、梅煎、乳柑。有铜坑一。户五万五千五百三十。口三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一。县七：有南昌军，乾元二年置，元和六年废。南昌，望。本豫章。武德五年析置钟陵县，又置南昌县，以南昌置孙州，八年州废，又省南昌、钟陵。宝应元年更豫章曰钟陵。贞元中又更名。县南有东湖，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塘以溉田。丰城，上。天祐中曰吴皋。高安，望。本建城，武德五年更名，以县置靖州，又置望蔡、华阳、宜丰、阳乐四县。七年曰米州，又更名筠州。八年州废，省华阳、望蔡、宜丰、阳乐，以高安来属。有米山。建昌，紧。武德五年置南昌州，又析置龙安、永脩、新吴三县。八年州废，省永脩、龙安、新吴，以建昌来属。南一里有捍水堤，会昌六年摄令何易于筑；西二里又有堤，咸通二年令孙永筑。新吴，上。永淳二年析建昌复置。武宁，上。长安四年析建昌

置，景云元年曰豫宁，宝应元年复故名。分宁。上。贞元十五年析武宁置。

江州浔阳郡，上。本九江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葛、纸、碌、生石斛。户万九千二十五，口十万五千七百四十四。县三：有湖口、湓城二戍。浔阳，紧。本湓城，武德四年更名，又别析置湓城县，五年析湓城置楚城县，八年省湓城，贞观八年省楚城。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东有秋水堤，大和三年刺史韦珩筑，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害；有银，有铜；有庐山；有彭蠡湖，一名宫亭湖。彭泽，上。武德五年置浩州，又析置都昌、乐城二县。八年州废，省乐城，以彭泽、都昌隶江州。有铜。都昌。上。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

鄂州江夏郡，紧。土贡：银、碌、赀布。有凤山监钱官。户万九千一百九十，口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三。县七：有武昌军，元和元年置。江夏，望。有铁。永兴，紧。有铜，有铁。北有长乐堰，贞元十三年筑。武昌，紧。有樊山，有银，有铜，有铁。浦圻，上。唐年，上。天宝二年开山洞置。汉阳，中。本沔州汉阳郡，武德四年以沔阳郡之汉阳、汉川二县置。宝应二年以安州之孝昌隶之。建中二年州废，四年复置。元和三年省孝昌。宝历三年州又废，二县来属。汉川。中。武德四年析汉阳置。

岳州巴陵郡，中。本巴州，武德六年更名。土贡：纻布、鳖甲。户万一千七百四十，口五万二百九十八。县五：巴陵，上。有铁。有洞庭山，在洞庭湖中。华容，上。垂拱二年更名容城，神龙元年复故名。桥江，中。本沅江，乾宁中更名。湘阴，中下。武德八年省罗县入焉。昌江。中下。神龙三年析湘阴置。

饶州鄱阳郡，上。土贡：麸金、银、簟、茶。有永平监钱官。有铜坑三。户四万八百九十九，口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县四：鄱阳，上。武德五年析置广晋县，隶浩州，八年州废，省县入焉。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余干，上。武德四年置玉亭、长城二县，七年省玉亭入长城，八年省长城入余干。有神山。乐平，上。武德四年置，九年省，后复置。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浮梁。上。本新平，武德四年析鄱阳置，八年省，开元四年复置，曰新昌，天宝元年更名。

虔州南康郡，上。土贡：丝布、纻布、竹綀、石蜜、梅、桂子、斑竹。户三万七千六百四十七，口二十七万五千四百一十。县七：有犹口镇兵，有百丈戍。赣，上。虔化，上。有梅岭山。南康，上。有锡。有大庾山。雩都，上。有金，天祐元年置瑞金监；有君山，有般固山。信丰，上。本南安，永淳元年析南康置，天宝元年更名。大庾，中。神龙元年析南康置。有铅、锡。有横浦关。安远。中。贞元四年析雩都置。有铁，有锡。

吉州庐陵郡，上。土贡：丝葛、纻布、陟厘、斑竹。户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二，口三十三万七千三十二。县五：庐陵，紧。太和，上。武德五年置南平州，并置永新、广兴、东昌三县。八年州废，省永新、广兴、东昌入太和，来属。有王山。安福，上。武德五年以县置颖州，七年州废，来属。新淦，上。永新。上。显庆二年析太和置。

袁州宜春郡，上。土贡：白纻。有铜坑一。户二万七千九十三，口十四万四千九十六。县三：宜春，上。有宜春泉，酝酒入贡；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有铁。苹乡，上。新喻。上。本作“渝”，天宝后相承作“喻”。

信州，上。乾元元年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抚之地置。土贡：葛粉。有玉山监钱官。有铜坑一，铅坑一。县四：上饶，紧。武德四年置，隶饶州，七年省入弋阳，乾元元年复置，并置永丰县，元和七年省永丰入焉。有金，有铜，有铁，有铅。弋阳，上。有银。贵溪，中。永泰元年析弋阳置。玉山。上。证圣二年析常山、须江及弋阳置。有银。

抚州临川郡，上。土贡：金丝布、葛、竹箭、硃橘。户三万六百五，口十七万六千三百九十四。县四：临川，上。有金，有银。南城，上。武德五年析置永城、东兴二县，七年省。崇仁，上。武德五年析置宜黄县，八年省。南丰。上。景云二年析南城置，先天二年省，开元八年复置。

潭州长沙郡，中都督府。土贡：丝葛、丝布、木瓜。户三万二千二百七十二，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七。县六：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桥口镇兵。长沙，望。有金。湘潭，紧。本隶衡州，元和后来属。有衡山。湘乡，紧。武德四年析衡山置。益阳，上。武德四年析置新康县，七年省。永泰元年，都督翟灌自望浮驿开新道，经浮丘至湘乡。醴陵，中。武德四年析长沙置。有王乔山。浏阳。中。景龙

二年析长沙置。

衡州衡阳郡，上。本衡山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绵纸。户三万三千六百八十八，口十九万九千二百二十八。县六：有戎分、洞口、平阳三戍。衡阳，紧。本临烝，武德四年置，七年省重安、新城二县入焉。开元二十年更名。有西母山。衡山，上。本隶潭州，神龙三年来属。有南岳衡山祠。常宁，中下。本新宁，天宝元年更名。攸，中。武德四年置南云州，又析置茶陵、安乐、阴山、新兴、建宁五县。贞观元年州废，省茶陵、安乐、阴山、新兴、建宁，以攸来属。茶陵，中。圣历元年析攸因故县复置。耒阳。上。本耒阴，武德四年更名。

永州零陵郡，中。土贡：葛、笋、零陵香、石蜜、石燕。户二万七千四百九十四，口十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八。县四：有麻田镇兵，有雷石、卢洪二戍。零陵，上。祁阳，上。武德四年析零陵置，贞观元年省，四年复置。有铁。湘源，上。有金，有铁。灌阳。中。萧铣析湘源置，武德七年省，上元二年复置。

道州江华郡，中。本营州，武德四年以零陵郡之营道、永阳二县置，五年曰南营州，贞观八年更名，十七年，州废入永州，上元二年复置。土贡：白纻、零陵香、犀角。户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一，口十三万九千六十三。县五：弘道，上。本营道，天宝元年更名。延唐，上。本梁兴，萧铣析营道置，铣平，更名唐兴，长寿二年曰武盛，神龙元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又更名。有铁。江华，中。武德四年析贺州之冯乘县置，文明元年曰云溪，神龙元年更名。有锡。永明，中。本永阳，贞观八年省入营道，天授二年复置，天宝元年更名。有银，有铁。大历。中。大历二年析延唐置。

郴州桂阳郡，上。土贡：赤钱、纟宁布、丝布。有桂阳监钱官。户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五。县八：郴，上。有马岭山。义章，中下。萧铣析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有银，有铜，有铅。平阳，上。资兴，上。本晋兴，贞观八年省，咸亨三年复置，更名。高亭，中下。本安陵，开元十三年析郴置，天宝元年更名。义昌，中下。临武，中下。如意元年曰隆武，神龙元年复故名。蓝山。上。本南平，咸亨二年置，天宝元年更名。

邵州邵阳郡，下。本南梁州，武德四年析潭州之邵阳置，并置邵陵、建兴二县，贞观十年更名。土贡：银、犀角。户万七千七十三，口七万一千六百四十四。县二：邵阳，上。武德七年省邵陵县入焉。有文

斤山。武冈，中。本武攸，武德四年更名，七年省建兴县入焉。

右西道采访使，治洪州。

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本黔安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犀角、光明丹沙、蜡。户四千二百七十，口二万四千二百四。县六：彭水，上。武德元年析置都上、石城二县，二年又析置盈隆、洪杜、相永、万资四县。贞观四年以相永、万资置费州，都上置夷州，十年以夷州之高富来属，十一年以高富隶夷州。有盐。黔江，中下。本石城，天宝元年更名。洪杜，中下。洋水，中下。本盈隆，先天元年曰盈川，天宝元年更名。信宁，中下。本信安，武德二年更名，隶义州，贞观十一年州废，来属。都濡。中下。贞观二十年析盈隆置。

辰州卢溪郡，中都督府。本沅陵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光明丹沙、犀角、黄连、黄牙。户四千二百四十一，口二万八千五百五十四。县五：沅陵，上。卢溪，中下。武德三年析沅陵置。有武山。溆浦，上。武德五年析辰溪置。麻阳，中下。武德三年析沅陵、辰溪置。垂拱四年析置龙门县，寻省。有丹穴。辰溪。中。

锦州卢阳郡，下。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阳县地及开山洞置。土贡：光明丹砂、犀角。户二千八百七十二，口万四千三百七十四。县五：卢阳，中下。招谕，中下。渭阳，中下。常丰，中下。本万安，天宝元年更名。洛浦。中下。本隶溪州，天授二年析辰州之大乡置，长安四年来属。

施州清化郡，下。本清江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犀角、黄连、蜡、药实。户三千七百二，口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县二：清江，中下。义宁元年置开夷县，武德元年省入焉。建始。中下。义宁二年置叶州，贞观八年州废，来属。

叙州潭阳郡，下。本巫州，贞观八年以辰州之龙标县置，天授二年曰沅州，开元十三年以“沅”“原”声相近，复为巫州，大历五年更名。土贡：麸金、犀角。户五千三百六十八，口二万二千七百三十八。县三：龙标，上。武德七年置，贞观八年析置夜郎、朗溪、思微三县，九年省思微。朗溪，中下。潭阳。中下。先天二年析龙标置。

奖州龙溪郡，下。本舞州，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开元十三年以“舞”“武”声相近，更名鹤州，二十年曰业州，大历五年又

更名。土贡：麸金、犀角、蜡。户千六百七十二，口七千二百八十四。县三：峨山，中下。本夜郎，天宝元年更名。渭溪，中下。天授二年析夜郎置。梓姜。中下。本隶充州，天宝三载废为羁縻州，以县来属。

夷州义泉郡，下。本隋明阳郡地，武德四年以思州之宁夷县置，贞观元年州废，四年复以黔州之都上县开南蛮置，十一年徙治绥阳。土贡：犀角、蜡烛。户千二百八十四，口七千一十三。县五：绥阳，中下。有绥阳山。都上，中下。义泉，中下。本隶明阳郡。武德二年以信安、义泉、绥阳三县置义州，并置都牢、洋川二县，五年曰智州。贞观四年省都牢。五年，以废亐阝州之乐安、宜林、芙蓉、琊川四县隶之，后又领废夷州之绥养。十一年曰牢州，徙治义泉。十六年州废，省绥养、乐安、宜林，以绥阳、义泉、洋川来属，芙容、琊川隶播州。洋川，中下。宁夷。中下。武德四年，析置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思义、丹川、宣慈、慈岳十二县。六年省鸡翁。及州废，省夜郎、神泉、丰乐，以宁夷、伏远、明阳、高富、思义、丹川隶务州，宣慈、慈岳隶涪州，绥养隶智州。贞观六年复置鸡翁县，来属。十一年又以高富来属。永徽后省鸡翁、高富。开元二十五年复以宁夷来属。

播州播川郡，下。本郎州，贞观九年以隋牂柯郡之牂柯县置，十一年废，十三年复置，更名。土贡：斑竹。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县三：遵义，中下。本恭水，贞观元年以牂柯地置，并置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五县。及郎州废，县亦省。十三年复置州，亦复置县。十四年，更恭水曰罗蒙，高山曰舍月，贡山曰湖江，柯盈曰带水，邪施曰罗为，释燕曰胡刀。十六年更罗蒙曰遵义。显庆五年省舍月、湖江、罗为。芙蓉，中下。贞观五年置，隶亐阝州，十一年并琊川，隶牢州。开元二十六年省琊川、胡刀入焉。带水。中下。

思州宁夷郡，下。本务州，武德四年以隋巴东郡之务川、扶阳置，贞观四年更名。土贡：蜡。户千五百九十九，口万二千二十一。县三：务川，中下。武德元年置。贞观元年，以废夷州之宁夷、伏远、思义、明阳、高富、丹川及废思州之丹阳、城乐、感化、思王、多田隶务州，寻省思义、明阳、丹川，二年省丹阳，八年省感化，十年以高富隶黔州，十一年省伏远。思王，中下。武德三年置。思邛。中下。开元四年开生獠置。

费州涪川郡，下。贞观四年析思州之涪川、扶阳，开南蛮置。土贡：蜡。户四百二十九，口二千六百九。县四：涪川，中下。武德四年

析务川置。贞观四年以黔州之相永、万资隶费州，十一年省。扶阳，中下。多田，中下。武德四年置，隶思州，贞观元年隶务州，八年来属。城乐。中下。武德四年招慰生獠置，隶思州，贞观元年隶务州，八年来属。

南州南川郡，下。武德二年开南蛮置，三年更名僰州，四年复故名。土贡：斑布。户四百四十三，口二千四十三。县二：南川，中下。本隆阳，武德二年置，并置扶化、隆巫、丹溪、灵水四县。贞观十一年省扶化、隆巫、灵水。先天元年更隆阳曰南川。三溪。中下。贞观五年置，七年又置当山、岚山、归德、汶溪四县，八年皆省。

溪州灵溪郡，下。天授二年析辰州置。土贡：丹沙、犀角、茶牙。户二千一百八十四，口万五千二百八十二。县二：大乡，上。三亭。中下。贞观九年析大乡置。有大酉山。

溱州溱溪郡，下。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土贡：文龟、斑布、丹沙。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县五：荣懿，中下。贞观十六年置，并置扶欢、乐来二县。咸亨元年省乐来。扶欢，中下。夜郎，中下。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珍州，并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后为夜郎郡。元和三年州废，县皆来属。丽皋，中下。乐源。中下。

右黔中采访使，治黔州。

志第三十二地理六

剑南道，盖古梁州之域，汉蜀郡、广汉、犍为、越嶲、益州、牂柯、巴郡之地，总为鹑首分。为府一，都护府一 ，州三十八，县百八十九。其名山：岷、峨、青城、鹤鸣。其大川：江、涪、雒、西汉。厥赋：绢、绵、葛、纻。厥贡：金、布、丝、葛、罗、绫、绵□、羚角、犛尾。

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户十六万九百五十，口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县十：有府三，曰威远、归德、二江。有天征军，本天威，乾元二年置，元和三年更名。成都，次赤。有江渎祠。北十八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兼琼筑堤，积水溉田。南百步有官源渠堤百余里，天宝二载，令独孤戒盈筑。华阳，次赤。本蜀，贞观十七年析成都置，乾元元年更名。新都，次畿。武德二年置。有繁阳山。犀浦，次畿。垂拱二年析成都置。新繁，次畿。双流，次畿。广都，次畿。龙朔二年析双流置。郫，次畿。温江，次畿。本万春，武德三年置，贞观元年更名。有新源水，开元二十三年，长史章仇兼琼因蜀王秀故渠开，通漕西山竹木。灵池。次畿。本东阳，久视元年置，天宝元年更名。

彭州濛阳郡，紧。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土贡：段罗、交梭。户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二，口三十五万七千三百八十七。县四：有府二，曰天水、唐兴。有威戎军，有羊灌田、朋笮、绳桥三守捉城，有七盘、安远、龙溪三城，有当风戍，有静塞关。九陇，望。武德三年以九陇、绵竹、导江置濛州。贞观二年州废，县皆来属。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洮江，凿川派流，合堋口垠歧水溉九陇、唐昌田，民为立祠。有葛璜山、漓沅山、阳平山。导江，望。本盘龙，武德元年以故汶山置，寻更名。贞观中曰灌宁，开元中复为导江。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又有小堰，长安初筑。西有蚕崖关；有岷山、玉垒山。有镇静军，开元中置。有白沙守捉城。有木瓜戍、三奇戍。唐昌，望。仪凤二年析九陇、导江、郫置。长寿二年曰周昌，神龙元年复故名。濛阳。紧。仪凤二年析九陇、什邡、雒置。

蜀州唐安郡，紧。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土贡：锦、单丝罗、花纱、红蓝、马策。户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七，口三十九万六百九十四。县四：有府三，曰金堰、广逢、灌口。有镇静军，乾符二年，节度使高骈置。

晋原，望。有天仓山。青城，望。“青”故作“清”，开元十八年更。有青城山。唐安。望。本唐隆，武德元年置。长寿二年曰武隆，神龙元年复为唐隆，先天元年更名。新津。望。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州通义、彭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有稠梗山、本竹山、天社山、主簿山，有铁。

汉州德阳郡，上。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土贡：交梭，双紃，弥牟、纯布，衫段，绫，红蓝，蜀马。户六万九千五，口三十万八千二百三。县五：有府一，曰玉津。有威胜军。雒，望。贞元末，刺史卢士珵立堤堰，溉田四百余顷。德阳，紧。武德三年析雒置。有鹿头关。什邡，望。武德二年析雒置。有李冰祠山。绵竹，紧。有庚除山、万安山、鹿堂山。金堂。上。咸亨二年析雒、新都置。有昌利山。

嘉州犍为郡，中。本眉山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紫葛、麝香。户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九，口九万九千五百九十一。县八：有犍为、沐源、寺庄、牛径、铜山、曲滩、陀和、平戎、依名、利云、溶川、罗护、柘林、大池、鸡心、龙溪、赖泥、可阳、婆笼、马鞍、始犁、峨眉等二十二镇兵。龙游，紧。平羌，中下。有铁，有关。峨眉，上。有金，有铁。夹江，上。有铁。玉津，中。绥山，中。久视元年析置乐都县，寻省。有绥山。罗目，中。麟德二年开生獠置，以县置沐州。高宗上元三年州废，县亦省，仪凤三年复置，来属。有峨眉山。犍为。中。本隶戎州，高宗上元元年来属。

眉州通义郡，上。武德二年析嘉州置。土贡：麸金、柑、石蜜、葛粉。户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九，口十七万五千二百五十六。县五：通义，紧。彭山，紧。本隆山，隶陵州。贞观元年省入通义，二年复置，来属。先天元年更名。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有盐，有彭女山。丹稜，上。有龙鹄山。洪雅，上。武德元年以县置犍州，五年省南安入焉。贞观元年州废，来属。开元七年置义州，并以獠户置南安、平乡二县。八年州废，省二县，以洪雅来属。青神。上。大和中，荣夷人张武等百余家请田于青神，凿山酾渠，溉田二百余顷。

邛州临邛郡。上。武德元年析雅州置，显庆二年徙治临邛。土贡：葛、丝布、酒杓。户四万二千一百七，口十九万三百二十七。县七：有府一，曰兴化。有镇南军，宝应元年置。临邛，紧。有铜，有铁。依政，上。安仁，上。武德三年析临邛、依政置。贞观十七年省，咸亨元

年复置。大邑，上。咸亨二年析益州之晋原置。有鹤鸣山。蒲江，中下。有盐。大和四年以蒲江、临溪隶嶲州，后皆复来属。临溪，中下。有铁。火井。中下。有镇兵，有盐。

简州阳安郡，下。武德三年析益州置。土贡：麸金、葛、绵□、柑。户二万三千六十六，口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县三：阳安，上。有铜，有盐；有柏庙山、玉女灵山。金水，上。本金渊，武德元年更名。有铜。平泉。中。

资州资阳郡，上。本治盘石，咸通六年徙治内江，七年复治盘石。土贡：麸金、柑。户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口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五。县八：有安定军。盘石，中。有平冈山、崇灵山；有盐；北七十里有百枝池，周六十里，贞观六年，将军薛万彻决东使流。资阳。上。有盐。清溪，下。本牛鞞，天宝元年更名。内江，中。有盐。月山，下。义宁二年置。龙水，中。义宁二年置。有盐。银山，下。义宁二年置。丹山。中。贞观四年置，六年省入内江，七年复置。

嶲州越嶲郡，中都督府。本治越嶲，至德二载没吐蕃，贞元十三年收复。大和五年为蛮寇所破，六年徙治台登。土贡：蜀马、丝布、花布、麸金、麝香、刀靶。户四万七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县九：有清溪关，大和中，节度使李德裕徙于中城；西南有昆明军，其西有宁远军，有新安、三阜、沙野、苏祁、保塞、罗山、西泸、蛇勇、遏戎九城。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又九十里至苏祁县，又南八十里至嶲州，又经沙野二百六十里至羌浪驿，又经阳蓬岭百余里至俄准添馆；阳蓬岭北嶲州境，其南南诏境。又经菁口、会川四百三十里至河子镇城，又三十里渡泸水，又五百四十里至姚州，又南九十里至外沴荡馆；又百里至佉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贞元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由此。台登，中。武德元年隶登州，贞观二年来属。有九子山。越嶲，中。邛部，中。苏祁，中。西泸，中。本可，天宝元年更名。昆明，中。武德二年置。有盐，有铁。和集，中。贞观八年置。昌明，中。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会川。中。本邛都，高宗上元二年徙于会川，因更名。有泸津关。

雅州卢山郡，下都督府。本临邛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户万八百九十二，口五万四千一十九。县五：有和川、始阳、灵关、安国四镇兵，又有晏山、边临、统塞、集重、伐

谋、制胜、龙游、尼阳八城。严道，中。唐初，以州境析置濛阳、长松、灵关、阳启、嘉良、火利六县，武德六年皆省。卢山，中。仪凤二年置大渡县，长安二年省。有灵关；有盐，有铜。名山，中下。有鸡栋关。百丈，中。贞观八年置。荣经。中下。武德三年置。有邛崃山，有关。有铜。有金汤军，乾符二年置；并置静寇军，故延贡地也。

黎州洪源郡，下都督府。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汉源、飞越，嶲州之阳山置。神龙三年州废，县还故属。开元四年复置。土贡：升麻、椒、麝香、牛黄。户千七百三十一，口七千六百七十。县三：有洪源军。有定蕃、飞越、和孤三镇兵，又有武侯、廓清、铜山、肃宁、大定、要冲、潘仓、三碉、杖义、琉璃、和孤十一城。汉源，中。武德元年以汉源、阳山二县置登州，九年州废，二县来属。贞观三年隶嶲州，永徽三年复故。飞越，中。仪凤二年析汉源置，并置大渡县，隶雅州，长安二年省。神龙中隶雅州，开元三年还属。通望。中下。本阳山，隶登州，武德元年析台登置。州废，隶雅州，贞观二年来属。天宝元年更名。

茂州通化郡，下都督府。本汶山郡，武德元年曰会州，四年曰南会州，贞观八年更州名，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麸金、丹砂、麝香、狐尾、羌活、当归、乾酪。户二千五百一十，口万五千二百四十二。县四：有威戎军。汶山，中。有龙泉山、岷山。汶川，中下。有古桃关。石泉，中下。贞观八年置，永徽二年省北川县入焉。有石纽山。通化。中下。

翼州临翼郡，下。武德元年析会州之左封、翼针置。咸亨三年侨治悉州之悉唐，上元二年还治翼针。土贡：犛牛尾、麝香、白蜜。户七百一十一，口三千六百一十八。县三：有峨和、白岸、都护、祚鼎四城，有合江、谷埠、三谷三守捉城；有陇东、益登、清溪、御藩、吉超五镇兵。卫山，中下。本翼针，天宝元年更名。翼水，下。峨和。下。

维州维川郡，下。武德七年以白狗羌户于姜维故城置，并置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以羌叛，州废，县亦省，二年复置。麟德二年自羁縻州为正州，仪凤二年以羌叛，复降为羁縻州，垂拱三年复为正州。广德元年没吐蕃，大和五年收复，寻弃其地。大中三年首领以州内附。土贡：麝香、犛牛尾、羌活、当归。户二千一百四十二，口三千一百九十八。县三：有通化军，有乾溪、白望、暗桶、赤鼓溪、石梯、达节、鸦口、质台、骆它九守捉城；西山南路有通耳、瓜平、乾溪、侏儒、箭上、谷口六守捉城，又有符坚城；有宁塞、姜维二镇兵。薛城，中下。贞观二年置，又析置盐溪县，永徽元年省入定廉。有盐。通化，中下。

本小封，咸亨二年以生羌户于故金川县地置，后更名。归化。下。

戎州南溪郡，中都督府。本犍为郡，治南溪，贞观中徙治僰道。天宝元年更名。长庆中复治南溪。土贡：葛纤、荔枝煎。户四千三百五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县五：有石门、龙腾、和戎、马湖、移风、伊禄、义宾、可封、泥溪、开边、平寇十一镇兵；有奋戎城，乾符二年置。南溪，中。有平盖山。僰道，中。义宾，中下。本存阝马阝，武德二年省，三年复置。天宝元年更名，又省抚夷县入焉。开边，中下。贞观四年以石门、开边、硃提三县置南通州，五年析置盐泉县以隶之。八年曰贤州，是年州废，以石门、硃提、盐泉置抚夷县及开边，隶戎州。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二十五里至阿傍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季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氵数溱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宁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归顺。中下。圣历二年析存阝马阝县地，以生獠户置。

姚州云南郡，下。武德四年以汉云南县地置。土贡：麸金、麝香。户三千七百。县三：有澄川、南江二守捉城。自巂州南至西泸，经阳蓬、鹿谷、菁口、会川四百五十里至泸州，乃南渡泸水，经褒州、微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州西距羊苴咩城三百里，东南距安南水陆二千里。姚城，下。故汉弄栋县地。泸南，下。本长城，垂拱元年置，天宝初更名。有葱山。长明。下。

松州交川郡，下都督府。武德元年以扶州之嘉诚、会州之交川置，以地产甘松名。广德元年没吐蕃，其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为行州，以部落首领世为刺史、司马。土贡：蜡、朴硝、麝香、狐尾、当归、羌活。户千七十六，口五千七百四十二。县四：有松当军，武后时置。嘉诚，下。交川，下。平康，下。本隶当州，垂拱元年析交川及当州之通轨、翼针置。天宝元年隶松州。盐泉。下。

当州江源郡，下。贞观二十一年，以羌首领董和那蓬固守松州功，析松州之勇轨县置，以地产当归名。土贡：麸金、酥、麝香、当归、羌活。户二千一百四十六，口六千七百一十三。县三：通轨，中下。贞观三年置。利和，下。显庆二年析通轨置。谷和。下。文明元年开生羌

置，并置平唐县，后省。有常旧山。

悉州归诚郡，下。显庆元年以当州之左封置，并置悉唐、识臼二县，治悉唐。咸亨元年徙治左封，仪凤二年羌叛，侨治当州，俄徙治左封。土贡：麸金、麝香、犛牛尾、当归、柑。户八百一十六，口三千九百一十四。县二：左封，中。本隶会州，武德元年隶翼州，三年省。贞观四年复置，二十一年隶当州。归诚。下。垂拱二年析左封置。

静州静川郡，下。本南和州，仪凤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置，天授二年更名。土贡：麝香、犛牛尾、当归、羌活。户千五百七十七，口六千六百六十九。县三：悉唐，中。静居，中。清道。下。

柘州蓬山郡，下。显庆三年开置。土贡：麝香、当归、羌活。户四百九十五，口二千二百二十。县二：柘，下。乔珠。下。

恭州恭化郡，下。开元二十四年以静州之广平置。土贡：麝香、当归、升麻、羌活。户千一百八十九，口六千二百二十三。县三：西南有平戎军。和集，下。本广平，天宝元年更名。博恭，下。开元二十四年析广平置。烈山。下。开元二十四年析广平置。

保州天保郡，下。本奉州云山郡，开元二十八年以维州之定廉置。天宝八年徙治天保军，更郡名。广德元年没吐蕃，乾元元年，嗣归诚王董嘉俊以郡来归，更州名。后又更名古州，其后复为保州。土贡：麸金、麝香、犛牛尾。户千二百四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六。县四：有天保军。定廉，下。武德七年置，永徽元年省维州之盐溪县入焉。归顺，下。天宝八载析定廉置。云山，下。天宝八载析定廉置。安居。下。

真州昭德郡，下。天宝五载析临翼郡置。土贡：麝香、大黄。户六百七十六，口三千一百四十七。县四：真符，中下。天宝五载析鸡川、昭德置。鸡川，中下。先天元年析翼水县地开生獠置，本隶悉州，天宝元年隶翼州。昭德，下。本识臼，显庆元年开生獠置，隶悉州，天宝元年隶翼州。昭远，中下。

霸州静戎郡，下。天宝元年招附生羌置。户五百七十一，口千八百六十一。县四：安信，下。牙利，中。保宁，中。归化。中。

乾州，下。大历三年开西山置。县二：招武，下。宁远。下。

梓州梓潼郡，下。本新城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红绫、丝布、

柑、蔗糖、橘皮。户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口二十四万六千六百五十二。县九：郪，望。有盐。射洪，上。通泉，紧。大历二年隶遂州，后复来属。有盐，有铁。玄武，上。本隶益州，武德三年来属。有盐。盐亭，上。有盐。有负戴山。飞乌，上。有盐。永泰，中。武德四年，析盐亭及剑州之黄安、阆州之西水置。有盐。有女徒山。铜山，中。南可象山，西北私镕山，皆有铜。贞观二十三年置铸钱官，调露元年罢，析郪、飞乌置县。有会军堂山。涪城。紧。本隶绵州，大历十三年来属。有盐。

遂州遂宁郡，中都督府。土贡：樗蒲绫、丝布、天门冬。户三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口十万七千七百一十六。县五：有静戎军。方义，望，有盐。长江，中。有盐。有广山。蓬溪，中。本唐兴，永淳元年析方义置。长寿二年曰武丰，神龙元年复故名。景龙二年析置唐安县，先天二年省。天宝元年更唐兴曰蓬溪。有化盐池。青石，中。遂宁。中。景龙元年以故广溪县地置。

绵州巴西郡，上。本金山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镂金银器、麸金、轻容、双紃、绫、绵、白藕、蔗。有橘官。户六万五千六十六，口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县八：巴西，望。南六里有广济陂，引渠溉田百余顷，垂拱四年，长史樊思孝、令夏侯爽因故渠开；有富乐山；有金，有银，有铁，有盐。昌明，紧。本昌隆，武德三年析置显武、文义二县。贞观元年省文义，神龙元年更显武曰兴圣，先天元年更昌隆曰昌明，开元二年省兴圣入焉。寻又析巴西、涪城、万安地复置兴圣，二十七年省，地还故属。有北芒山；有盐，有铁。魏城，上。北五里有洛水堰，贞观六年引安西水入县，民甚利之；有铁，有盐。罗江，中。本万安，天宝元年更名。北五里有茫江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北十四里有杨村堰，引折脚堰水溉田，贞元二十一年，令韦德筑；有白马关；有盐。神泉，上。北二十里有折脚堰，引水溉田，贞观元年开；有铁。盐泉，中。武德三年析魏城置。有铁。龙安，上。本金山，武德三年更名。有松岭关，开元十八年废；东南二十三里有云门堰，决茶川水溉田，贞观元年筑。西昌。中。永淳元年以隋益昌县地置。有铁。

剑州普安郡，上。本始州，先天二年更名。土贡：麸金、丝布、苏薰席、葛粉。户二万三千五百一十，口十万四百五十。县八：普安，上。普城，紧。本黄安，唐末更名。永归，中下。有停船山。梓潼，上。有亮山、神山。阴平，中。西北二里有利人渠，引马阁水入县溉田，龙朔三年，令刘凤仪开，宝应中废，后复开，景福二年又废；有浮

沧山。临津，中上。武连，中。剑门。中下。圣历二年析普安、永归、阴平置。

合州巴川郡，中。本涪陵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葛、桃竹箸、双陆子、书筒、橙、牡丹、药实。户六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口七万七千二百二十。县六：石镜，上。有铁，有铜梁山。新明，中。武德三年析石镜置。汉初，中。赤水，中。巴川，中。开元二十三年析石镜、铜梁置。有铁。铜梁。中。长安三年置。

龙州应灵郡，中都督府。本平武郡西龙州，义宁二年曰龙门郡，又曰西龙门郡，贞观元年曰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天宝元年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更郡名，乾元元年更州名。土贡：麸金、酥、羚羊角、葛粉、厚朴、附子天雄、侧子、乌头。户二千九百九十二，口四千二百二十八。县二：江油，望。贞观八年省平武县入焉。有涪水关。清川。中下。本马盘，天宝元年更名。

普州安岳郡，中。武德二年析资州置。土贡：双紃、葛布、柑、天门冬煎。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二。县六：安岳，上。有盐。安居，中下。大历二年隶遂州，后复来属。有盐。普慈，中。乐至，中。武德三年置。有盐。普康，中下。本隆康，先天元年更名。有盐，崇龛。中。本隆龛，武德三年置，先天元年更名。

渝州南平郡，下。本巴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葛、药实。户六千九百九十五，口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县五：巴，中下。有盐。江津，中下。万寿，中下。本万春，武德三年析江津置，五年更名。南平，中下。贞观四年析巴县置南平州，并置南平、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溪、瀛山七县。八年曰霸州，十三年州废，省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溪、瀛山，以南平来属。壁山。中下。至德二载析巴、江津、万寿置。有盐。

陵州仁寿郡，本隆山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麸金、鹅溪绢、细葛、续髓、苦药。户三万四千七百二十八，口十万一百二十八。县五：仁寿，望。有盐，有高城山。贵平，中。有盐。井研，中。有井镬山。始建，中下。有铁。籍。上。永徽四年析贵平置。东五里有汉阳堰，武德初引汉水溉田二百顷，后废，文明元年，令陈充复置，后又废；有盐。

荣州和义郡，中。武德元年析资州置。治公井，六年徙治大牢，永

徽二年徙治旭川。土贡：□、班布、葛、利铁、柑。户五千六百三十九，口万八千二十四。县六：有威远军。旭川，中下。贞观元年析大牢置。应灵，中下。本大牢，景龙二年省云州及罗水、云川、胡连三县入焉。天宝元年更名。有盐。公井，中下。武德元年置。有盐。资官，中下。本隶嘉州，武德六年来属。有盐，有铁。威远，中下。贞观元年析置婆日、至如二县。二年以泸州之隆越来属。八年省婆日、至如、隆越入焉。有盐。和义。中下。本隶泸州，贞观八年来属。

昌州，下都督府。乾元二年析资、泸、普、合四州之地置，治昌元。大历六年州、县废，其地各还故属，十年复置。光启元年徙治大足。土贡：麸金、麝香。县四：大足，下。本合州巴川地。静南，中。昌元，上。永川。下。本渝州壁山县地。有铁。

泸州泸川郡，下都督府。土贡：麸金、利铁、葛布、班布。户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一。县五：泸川，中。贞观八年析置泾南县，后省。富义，中。本富世，武德九年省来凤县入焉。贞观二十三年更名。江安，中。贞观元年以夷獠户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八年省施阳，十三年省思隶、思逢入焉。有盐。合江，中。绵水。中。

保宁都护府，天宝八载以剑南之索磨川置，领牂柯、吐蕃。

右剑南采访使，治益州。

志第三十三上地理七上

岭南道，盖古扬州之南境，汉南海、郁林、苍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韶、广、康、端、封、梧、藤、罗、雷、崖以东为星纪分，桂、柳、郁林、富、昭、蒙、龚、绣、容、白、罗而西及安南为鹑尾分。为州七十有三，都护府一　　，县三百一十四。其名山：黄岭、灵洲。其大川：桂、郁。厥赋：蕉、纻、落麻。厥贡：金、银、孔翠、犀、象、彩藤、竹布。

广州南海郡，中都督府。土贡：银、藤簟、竹席、荔支、皮、鳖甲、蚺蛇胆、石斛、沈香、甲香、詹糖香。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万一千五百。县十三：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南海，上。有南海祠。山峻水深，民不井汲，都督刘巨麟始凿井四。有牛鼻镇兵，有赤岸、紫石二戍。有灵洲山，在郁水中。番禺，上。增城，中。四会，中。武德五年以四会、化蒙二县置南绥州，并析

置新招、化注、化穆三县。贞观元年省新招、化注，以废威州之怀集、废齐州之洊安隶之。八年更名浈州。十三年州废，省化穆，以四会、化蒙、怀集、洊安来属。化蒙，中。有铅穴一。怀集，中。武德五年置威州，并析置兴平、霍清、威成三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兴平、霍清、威成入怀集。开元二年省永固县入焉。有骠山，有铁。洊水，中。本洊安，武德五年置齐州，并析置宣乐、宋昌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宣乐、宋昌入洊安。至德二载更名。东莞，中。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有盐，有黄岭山。清远，中。武德六年省政宾县入焉。浛洭，中。武德五年以浛洭、真阳二县置洭州，并析置翁源县。贞观元年州废，以翁源隶韶州，浛洭、真阳来属。浈阳，中。本真阳，贞观元年更名。有铁，西南有洭浦故关。新会，中。武德四年，以南海郡之新会、义宁二县置冈州新会郡，以地有金冈以名州，并析置封平、封乐二县。贞观十三年州废，省封平、封乐，以新会、义宁来属。是年，复以新会、义宁置冈州，又析义宁置封乐县。后省封乐。开元二十三年州废，以新会、义宁复来属。有盐。义宁。中。

韶州始兴郡，下。本番州，武德四年析广州之曲江、始兴、乐昌、翁源置。寻更名东衡州，贞观元年又更名。土贡：竹布、钟乳、石斛。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八千九百四十八。县六：曲江，上。武德四年置临泷、良化二县，贞观八年省。始兴，下。有大庾岭新路，开元十六年，诏张九龄开。东北有安远镇兵。乐昌，下。翁源，下。仁化，下。本隶广州，垂拱四年析曲江置，后来属。浈昌，下。光宅元年析始兴置。

循州海丰郡，下。本龙川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布，五色藤盘、镜匣，蚺蛇胆，甲煎，鲛革，荃台，绶草。户九千五百二十五。县六：归善，中下。贞观元年省龙川县入焉。博罗，中下。贞观元年省罗阳县入焉。河源，中下。武德五年析置石城县，贞观元年省。海丰，中下。武德五年析置陆安县，贞观元年省。兴宁，贞观元年省齐昌县入焉。雷乡。中下。天授二年置。

潮州潮阳郡，下。本义安郡。土贡：蕉、鲛革、甲香、蚺蛇胆、龟、石井、银石、水马。户四千四百二十，口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县三：海阳，中下。有盐。潮阳，中下。永徽初省，先天初复置。程乡。中下。

康州晋康郡，下。本南康州，武德六年析端州之端溪置，九年州废。贞观元年复置，十一年又废，十二年复置，更名康州。土贡：金、

银。户万五百一十，口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县四：端溪，下。武德五年析端州之博林置抚纳县，后省。晋康，下。本遂安，至德二载更名。悦城，下。本乐城，隶端州，武德五年来属，后更名。都城。下。

泷州开阳郡，下。本永熙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银、石斛。户三千六百二十七，口九千四百三十九。县四：泷水，下。武德四年析置正义县，并领怀德县。后省正义，以怀德隶窦州。开阳，下。武德四年析泷水置。镇南，下。本安南，武德四年置南建州，以永熙郡之安遂、永熙、永业三县隶之。五年析泷水置安南县。贞观八年更南建州曰药州。十八年州废，省安遂、永业，以永宁、安南来属。至德二载更名。建水。下。本永熙，武德五年曰永宁，天宝元年复更名，以建水在西也。

端州高要郡，下。本信安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银、柑。户九千五百，口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县二：高要，下。贞观十三年省博林县入焉。东有青岐镇。平兴。下。武德七年析置清泰县，贞观十三年省。

新州新兴郡，下。本新昌郡，武德四年以端州之新兴置。土贡：金、银、蕉。户九千五百。县二：新兴，下。武德四年析置索卢、新昌、单牒、永顺四县。后省新昌、单牒，乾元后又省索卢。永顺。下。

封州临封郡，下。本广信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银、鲛革、石斛。户三千九百，口万一千八百二十七。县二：封川，下。武德四年析置封兴县，后省。开建。下。武德四年置。

潘州南潘郡，下。本南宕州南巴郡，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南昌、定川置。本治南昌，贞观元年徙治定川，八年更名，后徙治茂名。后废，地入高州。永徽元年复以茂名、南巴、毛山三县置。土贡：银。户四千三百，口八千九百六十七。县三：茂名，下。本隶高州，以茂名水名，贞观元年来属。潘水，下。武德五年置，以潘水名，又析南昌、定川置陆川、思城、温水、宕川四县。贞观八年省思成，后以定川、宕川隶牢州，陆川、温水隶禺州，后省南昌。二十三年析潘水置毛山县，以毛山名。其后省潘水县。开元二年改毛山曰潘水。南有博畔镇。南巴。下。本隶高州，武德五年置，永徽元年来属。

春州南陵郡，下。本阳春郡，武德四年以高凉郡之阳春置，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银、钟乳、石斛。户万一千二百一十八。县二：阳春，下。武德四年并置流南县，五年又置西城县，后皆省。有铅。罗

水。下。天宝后置。

勤州云浮郡，下。本铜陵郡，武德四年析春州置，五年州废。万岁通天二年复置，长安中复废。开元十八年平春、泷等州，首领陈行范余党保铜陵北山，广州都督耿仁忠奏复置州，治富林洞，因以为县。乾元元年徙治铜陵。土贡：金、银、石斛。户六百八十二，口千九百三十三。县二：铜陵，下。本隶端州，武德五年隶春州，后来属。有铜。富林。下。武德四年析铜陵置。州废，隶春州，后县亦废，乾元元年复置。

罗州招义郡，下。本石城郡，武德五年以高凉郡之石龙、吴川置，六年徙治石城。土贡：银、孔雀、鸚鹉。户五千四百六十，口八千四十一。县四：廉江，下。本石城，以石城水名。武德五年，析石龙、吴川置南河、石城、招义、零绿、石龙、陵罗、龙化、罗辩、慈廉、罗肥十县。后以石龙而下六县隶南石州。天宝元年更名。大历八年以南河隶顺州。吴川，下。干水，下。本石龙，武德五年曰招义，天宝元年更名，以干水名。零绿。下。以零绿水名。

辩州陵水郡，下。本南石州石龙郡，武德六年，以罗州之石龙、陵罗、龙化、罗辩、慈廉、罗肥置。贞观九年更名。天祐元年，硃全忠以“辩”“汴”声近，表更名勋州。土贡：银、竹□奚。户四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六千二百九。县二：石龙，下。贞观元年省慈廉、罗肥二县入焉。陵罗。下。

高州高凉郡，下。武德六年分广州之电白、连江置。本治高凉，贞观二十三年徙治良德，大历十一年徙治电白。土贡：银、蚺蛇胆。户万二千四百。县三：电白，下。良德，下。本隶泷州，武德中来属。保宁。下。本连江，开元五年曰保安，至德二载更名。

恩州恩平郡，下。本齐安郡，贞观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齐安、杜陵置。大顺二年徙治恩平。土贡：金、银。户九千。县三：有清海军。恩平，下。本海安，武德五年曰齐安，至德二载更名。有西平县，本高凉，亦武德五年更名，后省。杜陵，下。本杜原，武德五年更名。阳江。下。有银。

雷州海康郡，下。本南合州徐闻郡，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海康、隋康、铁杷置。贞观元年更名东合州，八年又更名。土贡：丝电、班竹、孔雀。户四千三百二十，口二万五百七十二。县三：海康，中。遂溪，

下。本铁杷、椹川二县，后并省，更名。徐闻。下。本隋康，贞观二年更名。

崖州珠崖郡，下。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户八百一十九。县三：舍城，下。以舍城水名。西南有勤连镇兵。有颜城县，本颜卢，贞观元年更名，开元后省。澄迈，下。文昌。下。本平昌，武德五年置，贞观元年更名。

琼州琼山郡，下都督府。贞观五年以崖州之琼山置。自乾封后没山洞蛮，贞元五年，岭南节度使李复讨复之。土贡：金。户六百四十九。县五：琼山，下。贞观十三年析置曾口、颜罗、容琼三县。贞元七年省容琼。有盐。临高，下。本临机，隶崖州，贞观五年来属，州没隶崖州。开元元年更名。曾口，下。乐会，下。显庆五年置。颜罗。下。

振州延德郡，下。本临振郡，又曰宁远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金、五色藤盘、班布、食单。户八百一十九，口二千八百二十一。县五：宁远，下。以宁远水名。有盐。延德，下。以延德水名。吉阳，下。贞观二年析延德置。临川，下。落屯。下。天宝后置。

儋州昌化郡，下。本儋耳郡，隋珠崖郡治，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金、糖香。户三千三百九。县五：义伦，下。有盐。昌化，下。贞观元年析置吉安县，乾元后省。感恩，下。洛场，下。乾元后置。富罗。下。本毘善，武德五年更名。

万安州万安郡，下。龙朔二年以崖州之万安置。开元九年徙治陵水。至德二载更名万全郡。贞元元年复治万全，后复故名。土贡：金、银。户二千九百九十七。县四：万安，下。本隶琼州，贞观五年析文昌置，并置富云、博辽二县。十三年隶崖州，后来属。至德二载曰万全，后复故名。陵水，下。本隶振州，后来属。富云，下。博辽。下。

邕州朗宁郡，下都督府。本南晋州，武德四年以隋郁林郡之宣化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金、银。有金坑。户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县七：有经略军。宣化，中下。武德五年析置武缘、晋兴、朗宁、横山四县。乾元后省横山。郁水自蛮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景云中，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民乃夹水而居。武缘，中下。西有都稜镇。晋兴，中下。朗宁，中下。思笼，中下。乾元后开山洞置。如和，中下。本隶钦州，武德五年析南宾、安京置，景龙二年来属。封陵。中下。乾元后开山洞置。

澄州贺水郡，下。本南方州，武德四年以郁林郡之岭方地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金、银。户千三百六十八，口八千五百八十。县四：上林，下。武德四年，析岭方县地置无虞、琅邪、思干、上林、止戈五县。无虞，下。止戈，下。贺水。下。本隶柳州，武德四年析马平置，八年来属。

宾州岭方郡，下。本安城郡，贞观五年，析南方州之岭方、思干、琅邪，南尹州之安城置。至德二载更名。土贡：藤器。户千九百七十六，口八千五百八十。县三：岭方，中下。贞观十二年省思干县。琅邪，中下。保城。中下。本安城，至德二载更名。

横州宁浦郡，下。本简州，武德四年以郁林郡之宁浦、乐山置。六年曰南简州，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金、银。户千九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县三：宁浦，中下。武德四年析置蒙泽县。五年以贵州之岭山来属。贞观十二年省蒙泽入焉，后又省岭山。从化，中下。本淳风，武德四年析宁浦置，永贞元年更名。乐山。下。

浔州浔江郡，下。贞观七年以燕州之桂平、大宾置。十三年州废，县隶龚州，后复置。土贡：金、银。户二千五百，口六千八百三十六。县三：桂平，下。本隶贵州，武德五年隶燕州。七年置陵江县，十二年省入焉。皇化，下。本隶绣州，贞观七年来属。大宾，下。

峦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永贞元年更名。土贡：金、银。户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县三：永定，下。武罗，下。灵竹。下。

钦州宁越郡。土贡：金、银、翠羽、高良姜。户二千七百，口万一百四十六。县五：钦江，下。东南有西零戍。保京，下。本安京，至德二载更名，内亭，下。武德五年以内亭、遵化二县置南亭州，贞观二年州废，二县来属。遵化，中下。灵山。下。本南宾，贞观十年更名。

贵州怀泽郡，下。本南定州郁林郡，武德四年曰南尹州，贞观八年曰贵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金、银、铅器、纻布。户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县四：有府一，曰龙山。郁林，中下。怀泽，下。武德四年置。潮水，下。武德四年析郁林置。义山。下。武德四年更马岭县曰马度。贞观后省，天宝后更置，曰义山。

龚州临江郡，下。贞观七年，以燕州故治，析浔州之武林、燕州之

泰川置，后徙治平南。土贡：银。户九千，口二万一千。县五：平南，下。贞观七年置，又置西平、归政、大同三县。十二年省泰川入平南，又省归政、西平。武林，下。本隶藤州，贞观七年来属。隋建，下。本隶藤州，贞观十三年来属。大同，下。阳川。下。本阳建，后更名。

象州象郡，下。本桂林郡，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阳寿、桂林置，以象山为州名。贞观十三年徙治武化，大历十一年复治阳寿。土贡：银、藤器。户五千五百，口万八百九十。县三：阳寿，下。武德四年析桂林置武德、西宁、武仙三县。贞观十二年省西宁入武德，天宝元年省武德入阳寿。武仙，下。乾封元年省桂林县入焉。武化。下。武德四年析桂州之建陵置，本隶封州，后隶晏州；又析阳寿置长风县，隶晏州。州废，县皆来属，大历十一年省长风入焉。

藤州感义郡，下。本永平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银。户三千九百八十。县四：镡津，中下。初州治永平，无镡津，又有隋安、贺川、宁人等县，皆贞观后省并更置，而宁人隶容州，永平隶昭州。有铅。感义，下。本淳民，武德中更名。义昌，下。本安昌，至德二载更名。宁风。下。武德五年以县置燕州，以贵州之桂平隶之。贞观三年又以藤州之大宾隶之，增领长恭、泰川、池阳、龙阳四县，治长恭，五年置新乐、宁风、梁石、罗风四县。七年更名泰州，徙治宁风，更池阳曰承恩，复以藤州之安基隶之；以梁石、罗风隶藤州；省长恭县。八年徙治安基，复为燕州。十二年省龙阳、承恩二县。十八年州废，以宁风来属。后省新乐、安基、梁石、罗风。

岩州常乐郡，下。调露二年析横、贵二州置，以岩冈之北因为名。天宝元年曰安乐郡，至德二载更名。土贡：金。户千一百一十。县四：常乐，下。本安乐，萧铣分兴德县置。贞观元年省，乾封元年复置，隶郁林州，永隆元年来属。至德二载更名。恩封，下。本伏龙洞，当牢、宜二州之境，调露二年与高城、石岩同置。高城，下。以高城水名。石岩。下。

宜州龙水郡，下。唐开置，本粤州，乾封中更名。有银、丹沙。户千二百二十，口三千二百三十。县四：龙水，下。崖山，下。东玺，下。天河，下。邕管所领，又有显州、武州、沈州，后皆废省。

瀼州临潭郡，下。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开夷獠置。户千六百六十六。县四：瀼江，下。波零，下。鹄山，下。弘远。下。贞元后州、县名存而已。

笼州扶南郡，下。贞观十二年，李弘节招慰生蛮置。户三千六百六十七。县七：武勤，下。武礼，下。罗笼，下。扶南，下。龙额，下。武观，下。武江，下。

田州横山郡，下。开元中开蛮洞置，贞元二十一年废，后复置。户四千一百六十八。县五：都救，下。惠佳，下。武龙，下。横山，下。如赖。下。

环州整平郡，下。贞观十二年，李弘节开拓生蛮置。县八：正平，下。福零，下。龙源，下。饶勉，下。思恩，下。武石，下。歌良，下。都蒙。下。

桂州始安郡，中都督府。至德二载更郡曰建陵，后复故名。土贡：银、铜器、麋皮鞞、簟。户万七千五百，口七万一千一十八。县十一：有经略军。临桂，上。本始安，武德四年置福禄县，贞观八年省入焉，更名。有相思埭，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又东南有回涛堤，以捍桂水，贞元十四年筑。有侯山。理定，中。本兴安，武德四年置宣风县，贞观十二年省入焉。至德二载更名。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又废。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灵川，中。龙朔二年析始安置。阳朔，中下。武德四年置归义县，贞观元年省入焉。荔浦，中下。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荔浦、建陵、隋化三县置荔州，又析置崇仁、纯义、东区三县。五年以隋化、东区隶南恭州，贞观元年以建陵隶晏州。十二年州废，以荔浦、崇仁来属。崇仁后省，纯义隶蒙州。丰水，中下。本永丰，隶昭州，武德四年析阳朔置，后来属。长庆三年更名。修仁，中下。本建陵，贞观元年置晏州，并置武龙、武化、长风三县。十二年州废，省武龙，以武化、长风隶象州，建陵来属。长庆三年更名。恭化，中下。本纯化，武德四年析始安置，永贞元年更名。永福，中下。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全义，中下。本临源，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大历三年更名。古。乾宁二年析慕化置。

梧州苍梧郡，下。武德四年以静州之苍梧、豪静、开江置。土贡：银、白石英。户千二百九。县三：苍梧，下。贞观八年以贺州之绥越来属。十二年省豪静，其后又省绥越，而开江复隶富州。戎城，下。本隶藤州，永徽中来属。光化四年，马殷表以县隶桂州。孟陵。下。本猛陵，隶藤州，萧铣置。贞观八年来属，更名。光化中，马殷表以县隶桂州。

贺州临贺郡，下。本绥越郡，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富川、熙平郡之桂岭、零陵郡之冯乘、苍梧郡之封阳置。土贡：银。户四千五百五十二，口二万五百七十。县六：临贺，下。武德四年置。东有铜冶，在橘山。桂岭，下。朝冈、程冈皆有铁。冯乘，下。有荔平关，有锡冶三。封阳，下。贞观元年省，九年复置。富川，下。有富水。天宝中更名富水，后复故名。有锡，有钟乳穴三。荡山。下。天宝后置。

连州连山郡，下。本熙平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赤钱、竹纻练、白纻细布、钟乳、水银、丹沙、白镴。户三万二千二百一十，口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三。县三：桂阳，上。有桂阳山，本灵山，天宝八载更名。有银，有铁。阳山，中下。有铁，有故秦湟溪关。连山。中。有金，有铜，有铁。

柳州龙城郡，下。本昆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马平置，是年，更名南昆州，贞观八年又以地当柳星更名。土贡：银、蚺蛇胆。户二千二百三十二，口万一千五百五十。县五：马平，下。武德四年析置新平、文安、贺水、归德四县，寻更名归德曰脩德，文安曰乐沙。八年以贺水隶澄州。贞观七年省乐沙，九年置崖山县，十二年省新平。其后又省崖山，以脩德隶严州。龙城，下。武德四年置龙州，并置柳岭县。贞观七年州废，省柳岭，以龙城来属。象，下。本隶桂州，后来属。洛曹，下。本洛封，元和十三年更名。洛容。下。贞观中置。

富州开江郡，下。本静州龙平郡，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龙平、豪静，苍梧郡之苍梧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银、班布。户千四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六。县三：龙平，下。武德四年析置博劳、归化、安乐、开江四县，寻以苍梧、豪静、开江隶梧州，九年省安乐、归化、博劳。思勤，下。天宝后置。马江。下。本开江，后隶梧州，又复隶柳州。长庆三年更名。

昭州平乐郡，下。本乐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平乐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银。户四千九百一十八，口万二千六百九十一。县三：平乐，下。以平乐水名之。有钟乳穴三。武德四年析置沙亭县，贞观七年省沙亭。恭城，下。萧铣置。有钟乳穴十二，在银帐山。永平。下。本隶藤州，后来属。

蒙州蒙山郡，下。本南恭州，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麸金、银。户千五十九，口五千九百三十三。县三：立山，下。本隋化，武德五年更名；又析置钦政县，贞观十二年省。东

区，下。武德五年析立山置。贞观六年隶燕州，十年来属。正义。下。本纯义，隶燕州，十年来属。永贞元年更名。

严州循德郡，下。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土贡：银。户千八百五十九，口七千五十一。县三：来宾，下。乾封二年置。循德，下。本隶柳州，后来属。归化。下。乾封二年置。

融州融水郡，下。武德四年析始安郡之义熙置。土贡：金、桂心。户千二百三十二。县二：融水，下。本义熙，武德四年析置临牂、黄水、安脩三县，六年更名。贞观十三年省安脩入临牂。武阳。下。天宝初并黄水、临牂二县更置。

思唐州武郎郡，下。永隆二年析龚、蒙、象三州置。开元二十四年为羁縻州，建中元年为正州。土贡：银。户百四十一。县二：武郎，下。思和。下。本平原，长庆三年更名。

古州乐兴郡，下。贞观十二年，李弘节开夷獠置。土贡：蜡。户二百八十五。县三：乐山，本乐预，宝应元年更名。古书，下。乐兴。下。

容州普宁郡，下都督府。本铜州，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北流、普宁置。贞观八年更名。元和中徙治普宁。土贡：银、丹沙、水银。户四千九百七十，口万七千八十五。县六：有经略军。普宁，下。北流，下。武德四年析置豪石、宕昌、南流、陵城、新安五县。贞观十一年省新安，后又省豪石、宕昌。北三十里有鬼门关，两石相对，中阔三十步。陵城，下。渭龙，下。武德四年析普宁置。欣道，下。本宁人，隶藤州。贞观二十三年更名，来属。陆川。下。本隶东峨州，唐末来属。

牢州定川郡，下。本义州，武德二年以巴蜀徼外蛮夷地置。贞观十一年以东北有牢石，因更名，徙治南流，后废。乾封三年，将军王杲平蛮獠复置。土贡：布、银。户千六百四十一，口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县三：南流，下。本隶容州，武德四年析北流置南流、定川、牢川三县，以南百步有南流江名之，乾封三年皆来属。定川，下。本隶潘州，定川水名之。宕川。下。本隶潘州，因泸宕水名之。

白州南昌郡，下。本南州，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合浦地置，六年更名。土贡：金、银、珠。户二千五百七十四，口九千四百九十八。县四：博白，下。武德四年置，并置朗平、周罗、龙豪、淳良、建宁五

县。贞观六年以廉州之大都隶之。十二年省郎平、淳良，后又省大都。大历八年以龙豪隶顺州。西南百里有北戍滩，咸通中。安南都护高骈募人平其险石，以通舟楫。建宁，下。周罗，下。南昌。下。本隶潘州，后来属。

顺州顺义郡，下。大历八年，容管经略使王翃析禺、罗、辩、白四州置。土贡：银。户五百九。县四：龙化，下。武德四年置，以西有龙化水名之，六年隶辩州。温水，下。本隶禺州。南河，下。武德五年析石龙置，隶罗州。龙豪。武德四年析合浦置，隶白州。

绣州常林郡，下。本林州，武德四年以郁林郡之阿林县及郁平县地置，六年更名。土贡：金。户九千七百七十三。县三：常林，中。武德四年置，又置罗绣、皇化、归诚三县。贞观七年以皇化隶浔州，省归诚。阿林，中下。罗绣。下。武德四年析置卢越县，贞观六年县废入焉。

郁林州郁林郡，下。本郁州，麟德二年析贵州之石南、兴德、郁平置，乾封元年更名。土贡：布。户千九百一十八，口九千六百九十九。县四：郁平，下。本隶贵州，后来属。兴业，下。麟德二年析石南置，建中二年省石南入焉。兴德，下。萧铣析石南置，寻废。武德四年析郁平复置。潭栗。下。

党州宁仁郡，下。本郁林州地，永淳元年开古党洞置。土贡：金、银。户千一百四十九，口七千四百四。县八：抚安，下。古西瓯地。善劳，中下。善文，下。宁仁，下。容山，下。本安仁，永淳二年析党州置平琴州平琴郡，领安仁、怀义、福阳、古符四县。垂拱三年废，神龙三年复置。至德中更安仁曰容山。建中二年州废，县皆来属。怀义，下。福阳，下。古符。下。

窦州怀德郡，下。本南扶州，武德四年以永熙郡之怀德置。以獠叛，侨治泷州，后徙治信义。贞观元年州废，以县隶泷州。二年复置，五年又废，以县隶泷州。六年复置，八年更名。土贡：银。户千一十九，口七千三百三十九。县四：信义，中下。武德四年置，并析置潭峨县，五年又析置特亮县。怀德，中下。潭峨，下。特亮。下。

禺州温水郡，下。本东峨州，乾封三年，将军王杲奏析白、辩、窦、容四州置，总章二年更名。土贡：银。户三千一百八十。县四：峨石，下。总章二年析白州之温水置，以南有峨石名之。罗辩，下。本陆

川，隶辩州，后更名。本罗辩洞地。扶莱，下。武德五年析信义县置，隶窦州，以扶莱水名之。贞观中省，后复置。宕昌。下。本隶容州。

廉州合浦郡，下。本合州，武德四年曰越州，贞观八年更名，以本大廉洞地。土贡：银。户三千三十二，口万三千二十九。县四：合浦，中下。武德五年置安昌、高城、大廉、大都四县。贞观六年置珠池县。后以大都隶白州。十二年省珠池、安昌入焉。封山，下。武德五年置姜州，并置东罗、蔡龙二县。贞观十年州废，以封山、东罗、蔡龙来属。后省东罗。蔡龙，下。以蔡龙洞名之。贞观十二年省高城县入焉。大廉。下。

义州连城郡，下。本南义州，武德五年以永熙郡之永业县地置。贞观元年州废，以县隶南建州。二年复置，五年又废，以县隶南建州。六年复置，后第名义州。土贡：银。户千一百一十，口七千三百三。县三：岑溪，下。本龙城，武德五年置，并置安义、义城二县。至德中更龙城曰岑溪。其后又省义城。有郡山。永业，下。本安义，至德中更名。连城。下。武德五年析泷州之正义置。

安南中都护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调露元年曰安南都护府，至德二载曰镇南都护府，大历三年复为安南。宝历元年徙治宋平。土贡：蕉、槟榔、鲛革、蚺蛇胆、翠羽。户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县八：有经略军。宋平，上。武德四年置宋州，并置弘教、南定二县。五年析置交趾、怀德二县，隶交州。六年曰南宋州。贞观元年州废，省弘教、怀德，徙交趾于故南慈州，来属。南定，本隶宋州，武德四年析宋平置，五年隶交州。大历五年省，贞元八年复置。太平，中下。本隆平，武德四年置，以县置隆州，并置义廉、封溪二县，治义廉。六年曰南隆州。贞观元年州废，省义廉，以封溪隶峰州，隆平来属。先天元年更名。交趾，中下。武德四年置慈州，并置慈廉、乌延、武立三县，以慈廉水因名之。六年曰南慈州。贞观元年州废，省三县更置。硃鸢，上。武德四年置鸢州，并置高陵、定安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高陵、定安，以硃鸢来属。龙编，中下。武德四年置龙州，并置武宁、平乐二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武宁、平乐，以龙编隶仙州，州废来属。平道，中下。武德四年置道州，并置昌国县。六年曰南道州，是年更名仙州。贞观十年州废，省昌国，以平道来属。武平。中下。本隶道州，武德五年来属。

陆州玉山郡，下。本玉山州，武德五年以宁越郡之安海、玉山置。贞观二年州废，县隶钦州。高宗上元二年复置，更名。土贡：银、玳

瑁、裛皮、翠羽、甲香。户四百九十四，口二千六百七十四。县三：乌雷，下。华清，下。本玉山，天宝中更名。宁海。下。本安海。武德四年又置海平县，贞观十二年省。至德二载更名。

峰州承化郡，下都督府。武德四年以交趾郡之嘉宁置。土贡：银、藤器、白镴、蚺蛇胆、豆寇。户千九百二十。县五：嘉宁，下。武德四年置新昌、安仁、竹格、石堤四县，又领封溪县。贞观元年省石堤、封溪入嘉宁，后又省安仁。承化，下。新昌，下。贞观元年省竹格县入焉。嵩山，元和后置。珠绿。元和后置。

爱州九真郡，下。土贡：纱、施、孔雀尾。户万四千七百。县六：九真，下。武德五年置松源、杨山、安预三县。贞观元年省杨山、安预，九年省松源。有金，有石磬。安顺，下。武德五年置顺州，并析置东河、建昌、边河三县。贞观元年州废，省三县入安顺，来属。崇平，下。本隆安。武德五年置安州，并置教山、建道、都握三县，又置山州，并置冈山、真润、古安、西安、建初五县。贞观元年废安州，省教山、建道、都握入隆安，来属；又废山州，省冈山、真润、古安、西安入建初，来属。八年省建初。先天元年更隆安曰崇安，至德二载又更名。军宁，下。本军安，武德五年以县置永州，七年曰都州。贞观元年州废，隶南陵州。至德二载更名。日南，下。武德五年置积州，又置积善、津梧、方载三县；又以移风县地置前真州，并置九皋、建正、真宁三县；又以胥浦县置胥州，并置攀龙、如侯、博犊、镇星四县。九年更积州曰南陵州，贞观元年曰后真州。是年废前真州，省九皋、建正、真宁，以移风隶南陵州；又废胥州，省攀龙、如侯、博犊、镇星，以胥浦隶南陵州。十年州亦废，以军安、日南、移风、胥浦来属，天宝中省移风、胥浦。长林。下。本无编。

驩州日南郡，下都督府。本南德州，武德八年曰德州，贞观元年又更名。土贡：金、金薄、黄屑、象齿、犀角、沈香、班竹。户九千六百一十九，口五万八百一十八。县四：九德，中下。武德五年置安远、昙罗、光安三县。是年，以光安置源州，又置水源、安银、河龙、长江四县。贞观八年更名阿州。十三年州废，省水源、河龙、长江，以光安、安银来属。安远、昙罗、光安、安银后皆省。浦阳，下。越裳，下。武德五年置明州，并置万安、明弘、明定三县；又以日南郡之文谷、金宁二县置智州，并置新镇、阁员二县。贞观元年更曰南智州，省新镇、阁员。十三年废明州，省万安、明弘、明定入越裳，隶智州。后废智州，省文谷、金宁入越裳，来属。初以隋林邑郡置林州，比景郡置七州。又更名七州曰南景州，贞观二年绥怀林邑，乃侨治驩州之南境，领比景、

硃吾二县，并置由文县。八年第名景州。九年置林州，亦寄治驩州之南境，领林邑、金龙、海界三县。又置山州，领龙池、盆山二县。有浦阳戍。户千三百二十，口五千二百。后为龙池郡。皆贞元末废。怀驩。下。本咸欢，武德五年置驩州，并置安人、扶演、相景、西源四县，治安人。贞观元年更名演州。十三年省相景。十六年州废，省安人、扶演、西源，以咸驩来属。后更咸驩曰怀驩。

长州文杨郡，下。唐置。土贡：金。户六百四十八。县四：文阳，下。铜蔡，下。长山，下。其常。下。

福禄州唐林郡，下。本福禄郡，总章二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等七千余落，以故唐林州地置。大足元年更名安武州，至德二载更郡曰唐林，乾元元年复州故名。土贡：白镴、紫穀。户三百一十七。县三：柔远，本安远，至德二载更名。唐林，唐初以唐林、安远二县置唐林州，后州、县皆废，更置。福禄。下。

汤州汤泉郡，下。唐以故秦象郡地置。土贡：金。县三：汤泉，下。绿水，下。罗韶。下。

芝州忻城郡，下。唐置。户千二百，口五千三百。县七：忻城，下。富川，下。平西，下。乐光，下。乐艳，下。多云，下。思龙。下。

武峨州武峨郡，下。唐置。户千八百五十，口五千三百二十。县七：武峨，下。如马，下。武义，下。武夷，下。武缘，下。武劳，下。梁山。下。

演州龙池郡，下。本忠义郡，又曰演水郡。贞观中废，广德二年析驩州复置。土贡：金。户千四百五十。县七：忠义，下。怀驩，下。龙池，下。思农，下。武郎，下。武容，下。武金。下。

武安州武曲郡，下。土贡：金、朝霞布。户四百五十。县二：武安，下。临江，下。

开元中安南所领有庞州，土贡：孔雀尾、紫穀；又有南登州。后皆废省。

右岭南采访使，治广州。

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

○羁縻州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关内道

突厥州十九，府五：

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部为二，以左部置，侨治宁朔。领州四：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阿德州以阿史德部置。执失州以执失部置。苏农州以苏农部置。拔延州

右隶夏州都督府

云中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右部置，侨治朔方境。领州五：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舍利州以舍利吐利部置。阿史那州以阿史那部置。绰州以绰部置。思壁州白登州贞观末隶燕然都护，后复来属。桑乾都督府，龙朔三年分定襄置，侨治朔方。领州四：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郁射州以郁射施部置，初隶定襄，后来属。艺失州以多地艺失部置。卑失州以卑失部置，初隶定襄，后来属。叱略州呼延都督府，贞观二十年置。领州三：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贺鲁州，以贺鲁部置，初隶云中都督，后来属。葛逻州，以葛逻、挹怛部置，初隶云中都督，后来属跌州初为都督府，隶北庭，后为州，来属。

右隶单于都护府。

新黎州贞观二十三年以车鼻可汗之子羯漫陀部置。初为都督府，后

为州。浑河州永徽元年，以车鼻可汗余众歌逻禄之乌德鞬山左厢部落置。狼山州永徽元年以歌逻禄右厢部落置，为都督府，隶云中都护。显庆三年为州，来属。坚昆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以沙钵罗叶护部落置。右隶安北都护府。

回纥州十八，府九。贞观二十二年分回纥诸部落置。

燕然州以多滥葛部地置，初为都督府，及鸡鹿、鸡田、烛龙三州，隶燕然都护。开元元年来属，侨治回乐。鸡鹿州以奚结部置，侨治回乐。鸡田州以阿跌部置，侨治回乐。东皋兰州以浑部置，初为都督府，并以延陀余众置祁连州，后罢都督，又分东、西州，永徽三年皆废。后复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烛龙州贞观二十三年析瀚海都督之掘罗勿部置，侨治温池。燕山州侨治温池。右隶灵州都督府。

达浑都督府，以延陀部落置，侨治宁朔。领州五：姑衍州步讫若州嵇弹州永徽中收延陀散亡部落置。鹘州低粟州。安化州都督府侨治朔方。宁朔州都督府侨治朔方。仆固州都督府侨治朔方。右隶夏州都督府。

榆溪州以契苾部置。寘颜州以白部置。居延州以白别部置。稽落州本高阙州，以斛萨部置。永徽元年废高阙州，更置稽落州，后又废，三年以阿特部复置。余吾州本玄阙州，贞观中以骨利干部置，龙朔中更名。浚稽州仙萼州初隶瀚海都护，后来属。瀚海都督府以回纥部置。金微都督府以仆固部置。幽陵都督府以拔野古部置。龟林都督府贞观二年以同罗部落置。坚昆都督府以结骨部置。右隶安北都护府。

党项州五十一，府十五：贞观三年，酋长细封步赖内附，其后诸姓酋长相率亦内附，皆列其地置州县，隶松州都督府。五年又开其地置州十六，县四十七；又以拓拔赤词部置州三十二。乾封二年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又废蚕、黎二州。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

清塞州归德州侨治银州境。兰池都督府芳池都督府相兴都督府永平都督府旭定都督府清宁都督府忠顺都督府宁保都督府静塞都督府万吉都督府乐容州都督府，领州一：东夏州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领州二十五：布州北夏州思义州思乐州昌塞州吴州天授二年置吴、朝、归、浮等州。朝州“朝”一作“彭”。归州“归”，一

作“阳”。浮州祐州贞观四年置，领县二：廓川，归定。卑州西归州嶂州贞观四年置。县四：洛平，显川，桂川，显平。餐州开元州归顺州本在山南之西，宝应元年诣梁州刺史内附。淳州贞观十二年以降户置于洮州之境，并置素恭、乌城二县。开元中废，后为羁縻。乌笼州恤州嵯州贞观五年置。县一： 相鸡。相鸡本隶西怀州， 贞观十年来属。盖州本西唐州，贞观四年置，八年更名。县四：湘水，河唐，曲岭，祐川。悦州回乐州乌掌州诺州贞观五年置。县三：诺川，德归，篱渭。右隶灵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侨治怀安，皆野利氏种落。领州九：宁静州种州玉州贞观五年置。县二：玉山，带河。濮州林州尹州位州贞观四年置。县二：位丰，西使。长州宝州。宜定州都督府，本安定，后更名。领州七：党州桥州贞观六年置。乌州西戎州贞观五年以拓拔赤词部落置。初为都督府，后为州，来属。野利州米州还州。安化州都督府，领州七：永和州威州旭州莫州西沧州贞观六年置，八年更名台州，后复故名。琮州儒州本西盐州，贞观五年以拓拔部置，治故后魏洪和郡之蓝川县地，八年更名。开元中废，后为羁縻。右隶庆州都督府。

吐谷浑州二：

宁朔州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右隶夏州都督府；浑州仪凤中自凉州内附者，处于金明西境置。右隶延州都督府。

○河北道

突厥州二：

顺州顺义郡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隶顺州；后皆省。祐、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岁贡麝香。县一：宾义。瑞州本威州，贞观十年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在营州之境。咸亨中更名。后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来远。右初隶营州都督府，及李尽忠陷营州，以顺州隶幽州都督府，徙瑞州于宋州之境。神龙初北还，亦隶幽州都督府。

奚州九，府一：

鲜州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置。侨治潞之古县城。县一：宾从。崇

州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贞观三年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八年复故名。后与鲜州同侨治潞之古县城。县一：昌黎。顺化州县一：怀远。归义州归德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

奉诚都督府，本饶乐都督府，唐初置，后废。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奚可度者部落更置，并以别帅五部置弱水等五州。开元二十三年更名。领州五：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洛环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

契丹州十七，府一：

玄州贞观二十年以纥主曲据部落置。侨治范阳之鲁泊村。县一：静蕃。咸州本辽州，武德二年以内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后侨治营州城中。贞观元年更名。后治良乡之石窟堡。县一：威化。昌州贞观二年以松漠部落置，侨治营州之静蕃戍。七年徙于三合镇，后治安次之故常道城。县一：龙山。师州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侨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良乡之东闾城。县一：阳师。带州贞观十年以乙失革部落置。侨治昌平之清水店。县一：孤竹。归顺州归化郡本弹汗州，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开元四年更名。县一：怀柔。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万岁通天元年没于李尽忠，开元二年复置。后侨治蓟之南回城。县一：滨海。信州万岁通天元年以乙失活部落置。侨治范阳境。县一：黄龙。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侨治范阳之水门村。县一：青山。

松漠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窟哥部置，其别帅七部分置峭落等八州。李尽忠叛后废，开元二年复置。领州八：峭落州以达稽部置。无逢州以独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问部置。白连州以突便部置。

徒何州以芮奚部置。万丹州以坠斤部置。疋黎州以伏部置。赤山州以伏部分置。

○归诚州

靺鞨州三，府三：慎州武德初以涑沫、乌素固部落置。侨治良乡之故都乡城。县一：逢龙。夷宾州乾符中以愁思岭部落置，侨治良乡之古广阳城。县一：来苏。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侨治良乡之故都乡城。

县一：新黎。黑水州都督府开元十四年置。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右初皆隶营州都督，李尽忠陷营州，乃迁玄州于徐、宋之境，威州于幽州之境，昌、师、带、鲜、信五州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于淄、青之境，夷宾州于徐州之境，黎州于宋州之境，在河南者十州，神龙初乃使北还，二年皆隶幽州都督府。

降胡州一：

凛州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右隶幽州都督府。

高丽降户州十四，府九太宗亲征，得盖牟城，置盖州；得辽东城，置辽州；得白崖城，置岩州。及师还，拔盖、辽二州之人以归。高宗灭高丽，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止十四。初，显庆五年平百济，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并置带方州，麟德后废：南苏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木底州安市州诸北州识利州拂涅州拜汉州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卫乐州都督府舍利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越喜州都督府去旦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右隶安东都护府。

○陇右道

突厥州三，府二十七：

皋兰州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部置，初隶燕然都护，后来属。兴昔都督府右隶凉州都督府。

特伽州鸡洛州开元中又有火拔州、葛禄州，后不复见。

濛池都护府贞观二十三年，以阿史那贺鲁部落置瑶池都督府，永徽四年废。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昆陵都护府匐陵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嗢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洁山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暾部置。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盐泊州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置。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部置。金附州都督府析大漠州置。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咽面州都督府初，玄池、咽面为州，隶燕然，长安二年为都督府，隶北庭。盐禄州都督府哥系州都督府孤舒州都督府西盐州都督府东盐州都督府叱勒州都督府迦瑟州都督府凭洛州都督

府沙陀州都督府答烂州都督府右隶北庭都护府。

回纥州三，府一：□带林州以思结别部置。金水州贺兰州卢山都督府以思结部置。右初隶燕然都护府，总章元年隶凉州都督府。

党项州七十三，府一，县一：

马邑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右隶秦州都督府。

保塞州右隶临州都督府。

密恭县高宗上元三年为吐蕃所破，因废，后复置。右隶洮州。

丛州贞观三年置。县三：宁远，临泉，临河。崌州贞观元年以降户置。县二：江源，落稽。奉州本西仁州，贞观元年置，八年更名。县三：奉德，恩安，永慈。岩州本西金州，贞观五年置，八年更名。县三：金池，甘松，丹岩。远州本西怀州，贞观四年置，八年更名。县二：罗水，小部川。麟州本西麟州，贞观五年置，八年更名。县七：硖川，和善，剑具，硖源，三交，利恭，东陵。可州本西义州，贞观四年置，八年更名。县三：义诚，清化，静方。阔州贞观五年置。县二：阔源，落吴。彭州本洪州，贞观三年置，七年更名。县四：洪川，归远，临津，归正。直州本西集州，贞观五年置，八年更名。县二：集川，新川。肆州贞观五年置。县四：归唐，芳丛，盐水，磨山。序州贞观十年置。静州咸亨三年以内附部落置。轨州都督府贞观二年以细封步赖部置。县四：玉城，金原，俄彻，通川。以上有版。

研州探那州忄巳州毘州河州干州琼州犀州龛州陪州如州麻州霸州□阑州光州至凉州晔州

思帝州统州谷邛州达违州万卑州慈州融洮州执州答针州税河州吴洛州齐帝州苗州始目州悉多州

质州兆州求易州托州志德州延避州略州索京州

柘刚州明桑州白豆州瓒州酋和州和昔州祝州索川州拔揭州鼓州飞州索渠州目州宝剑州津州柘钟州纪州微州以上无版。

右初隶松州都督府，肃宗时懿、盖、嵯、诺、嶂、祐、台、桥、

浮、宝、玉、位、儒、归、恤及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

乾封州归义州顺化州和宁州和义州保善州宁定州罗云州朝凤州以上宝应元年内附。永定州永泰元年以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附，析置州十五。宜芳州余阙。右阙。

吐谷浑州一：合门州右隶凉州都督府。

四镇都督府，州三十四。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

龟兹都督府，贞观二十年平龟兹置。领州九。阙。

毘沙都督府，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置府，析州为十。领州十。阙。

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疏勒都督府，贞观九年疏勒内附置。领州十五。阙。

河西内属诸胡，州十二，府二：

乌垒州和墨州温府州蔚头州遍城州耀建州寅度州猪拔州达满州蒲顺州郢及满州乞乍州妫塞都督府渠黎都督府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

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汉楼州以俱禄犍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氈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妫水州以羯城置。盘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蜜悉帝城置。祀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巘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阙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駃城置。箋颉州以骑失帝

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大汗都督府，以噘哒部落活路城置。领州十五：附墨州以弩那城置。奄蔡州以胡路城置。依耐州以婆多楞萨达健城置。犁州以少俱部落置。榆令州以乌模言城置。安屋州以遮瑟多城置。罽陵州以数始城置。碣石州以迦沙纷遮城置。波知州以羯劳支城置。乌丹州以乌捺斯城置。诺色州以速利城置。迷蜜州以顺问城置。盻顿州以乍城置。宿利州以颂施谷部落置。贺那州以汗曜部落置。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领州九：细柳州以护闻城置。虞泉州以赞候瑟颠城置。犁蕲州以据瑟部落置。崦嵫州以遏忽部落置。巨雀州以乌离难城置。遗州以遗兰部落置。西海州以郝萨大城置。镇西州以活恨部落置。乾陀州以缚狼部落置。天马都督府，以解苏国数瞒城置。领州二：洛那州以忽论城置。束离州以达利薄纥城置。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领州二：五翕州以葛逻犍城置。休蜜州以乌斯城置。脩鲜都督府，以罽宾国遏纥城置。领州十：毘舍州以罗漫城置。阴米州以贱那城置。波路州以和蓝城置。龙池州以遗恨城置。乌弋州以塞奔你逻斯城置。罗罗州以滥犍城置。檀特州以半制城置。乌利州以勃逸城置。漠州以鹘换城置。悬度州以布路犍城置。写凤都督府，以帆延国罗烂城置。领州四：嶰谷州以肩捺城置。泠沦州以俟麟城置。悉万州以缚时伏城置。钳敦州以未腊萨旦城置。悦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国艳城置。领双靡州。以俱兰城置。奇沙州都督府，以护时犍国遏蜜城置。领州二：沛隶州以漫山城置。大秦州以睿蜜城置。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没国怛没城置。领栗弋州。以弩羯城置。旅獒州都督府，以乌拉喝国摩竭城置。昆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国低宝那城置。至拔州都督府，以俱蜜国褚瑟城置。鸟飞州都督府，以护蜜多国摸逵城置。领钵和州。以娑勒色诃城置。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犍国步师城置。

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国疾陵城置。右隶安西都护府。

○剑南道

诸羌州百六十八：

西雅州贞观五年置。县三：新城，三泉，石龙。蛾州贞观五年置。县二：常平，那川。拱州显庆元年以钵南伏浪恐部置。剑州永徽五年以大首领冻就部落置。右隶松州都督府。

涂州武德元年以临涂羌内附置，领临涂、端源、婆览三县。贞观元年州废，县亦省。二年析茂州之端源戍复置，县三：端源，临涂，悉

邻。炎州本西封州，贞观五年开生羌置，八年更名。县三：大封，慕仙，义川。彻州贞观六年以西羌董洞贵部落置。县三：文彻，俄耳，文进。向州贞观五年以生羌置。县二：贝左，向贰。冉州本西冉州，贞观六年以徼外敛才羌地置，八年更名，九年第为冉州。县四：冉山，磨山，玉溪，金水。穹州本西博州，贞观五年以生羌置，八年更名。县五：小川，彻当，璧川，当博，恭耳。笮州本西恭州，贞观七年以白狗羌户置，八年更名。县三：遂都，亭劝，比思。蓬鲁州永徽二年，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种落万余户内附，又析置州三十二。姜州恕州葛州勿州鞮州占州达州浪州邠州敛州补州赖州那州举州多州尔州射州鐸州平祭州时州箭州婆州浩州质州居州可州宕州归化州柰州竺州卓州右隶茂州都督府。

思亮州杜州初汉州孚川州渠川州丘卢州祐州计州龙施州月乱州浪弥州月边州团州櫃州威川州米羌州右隶嶲州都督府。

当马州此下二十一州，天宝前置。林波州中川州林烧州钳矢州会野州当仁州金林州东嘉梁州西嘉梁州东石乳州西石乳州涉邛州汶东州费林州徐渠州强鸡州长臂州杨常州罗岩州初隶黎州都督，后来属。雉州椎梅州此下三十六州，开元后置。三井州束锋州名配州钳恭州斜恭州画重州罗林州笼羊州龙逢州敢川州惊川州檛眉州木烛州当品州严城州昌磊州钳并州作重州檛林州三恭州布岚州欠马州罗蓬州论川州让川州远南州卑庐州夔龙州耀川州金川州盐井州凉川州夏梁州甫和州橛查州右隶雅州都督府。

奉上州此下二十二州，开元前置。辄荣州剧川州合钦州蓬口州博卢州明川州胣□皮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属州河东州甫岚州昌明州归化州初隶嶲州，后来属。象川州丛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树州东川州上贵州此下二十八州，开元十七年置。滑川州比川州吉川州甫萼州比地州苍荣州野川州邛冻州贵林州牒珍州浪弥州郎郭州上钦州时蓬州俨马州邛川州护邛州脚川州开望州上蓬州比蓬州剥重州久护州瑶剑州明昌州护川州索古州此下三州，大和以前置。诺柞州柏坡州右隶黎州都督府。

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

南宁州汉夜郎地。武德元年开南中，因故同乐县置，治味。四年置总管府。五年侨治益州，八年复治味，更名郎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开元五年复故名。天宝末没于蛮，因废。唐末复置州于清溪镇，去黔州二

十九日行。县七：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昆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土贡：牛黄。县四：益宁，晋宁，安宁，秦臧。有滇池，在晋宁。其秦臧，则故臧汉地也。梨州本西宁州，武德七年析南宁州二县置，贞观八年更名。北接昆州。县二：梁水，绛。匡州本南云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八年更名。汉永昌郡地。县二：勃弄，匡川。州本西濮州，武德四年置，贞观十一年更名。汉越嶲郡地，南接姚州。县四：濮水，青蛉，岐星，铜山。尹州武德四年置，北接州。县五：马邑，天池，盐泉，百泉，涌泉。曾州武德四年置，西接匡州。县五：曾，三部，神泉，龙亭，长和。钩州本南龙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更名。东北接昆州。县二：望水，唐封。裒州武德七年置。本弄栋地，南接姚州。县二：杨彼，乐强。宗州本西宗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第名宗州。北接姚州。县三：宗居，石塔，河西。微州本西利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更名。北接縻州。县二：深利，十部。縻州本西豫州，武德七年置，贞观三年更名。南接姚州。初为都督府，督縻、望、謻罗三州，后罢都督。县二：磨豫，七部。望州贞观末以诸蛮内附，与傍州同置，初隶郎州都督，后来属。謻罗州盘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贞观八年更名。故兴古郡地，其南交州。县三：附唐，平夷，盘水。麻州贞观二十二年析郎州置。英州声州勤州傍州贞观二十三年，诸蛮末徒莫祗、俭望二种落内附，置傍、望、求、丘、览五州。求州丘州览州咸州泸慈州归武州严州汤望州武德州奏龙州武镇州本武恒，避穆宗名改。南唐州连州县六：当为，都宁，逻游，罗龙，加平，清坎。南州析盈州置。县三：播政，百荣，洪卢。德州析志州置。县二：罗连，万岩。为州析扶德州置。县二：扶，罗僧。洛州析镜州置。县四：临津，宾夷，曾城，葱药。移州析悦州置。县三：移当，临河，汤陵。悦州县六：甘泉，青宾，临川，悦水，夷邻，胡璠。镜州县六：夷郎，宾唐，溪琳，琮连，池临，野并。筠州县八：盐水，筠山，罗余，临居，澄澜，临昆，唐川，寻源。志州“志”一作“总”。县四：浮萍，鸡惟，夷宾，河西。盈州县四：盈川，涂赛，播陵，施燕。武昌州县七：洪武，罗虹，琅林，夷朗，来宾，罗新，绮婆。扶德州县三：宋水，扶德，阿阴。播朗州析巩州置。县三：播胜，从颜，顺化。信州居州炎州驯州县五：驯禄，天池，方陀，罗藏，播骋。骋州县二：斛木，罗相。浪川州贞元十三年，节度使韦皋表置。县五：郎浪，郎违，何度，郎仁，因閤。协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县三：东安，西安，胡津。靖州析协州置。县二：靖川，分协。曲州本恭州，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八年更名。故硃提郡，北接协州。县二：硃提，唐兴。硃提，本安上，武德七年更名。播陵州析盈州置。钳州析开边县置。哥灵州滈州县三：拱平，扫宫，罗谷。切骑

州县四：柳池，奏禄，縻托，通识。品州县三：八秤，松花，牧。从州县六：从花，昆池，武安，罗林，梯山，南宁。牛可连州县三：牛可连，罗名，新戍。碾卫州县三：麻金，碾卫，涪麻。右隶戎州都督府。

于州武德四年以古滇王国民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三。异州五陵州礻由州和往州舍利州范邓州野共州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醾备州洛诺州右隶姚州都督府。

纳州都宁郡义凤二年开山洞置。县八：罗围，播罗，施阳，都宁，罗当，罗蓝，都，胡茂。先天二年与萨、晏、巩皆降为羁縻。萨州黄池郡仪凤二年招生獠置。县二：黄池，播陵。晏州罗阳郡仪凤二年招生獠置。县七：思峨，牛可阴，新宾，扶来，思晏，哆罔，罗阳。巩州因忠郡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县五：哆搂，都檀，波婆，比求，播郎。奉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县二：牛可里，逻蓬。浙州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县四：浙源，越宾，洛川，鳞山。顺州载初二年置。县五：曲水，顺山，灵岩，来猿，龙池。思峨州天授二年置。县二：多溪，洛溪。淯州久视元年置。县四：新定，淯川，固城，居牢。能州大足元年置。县四：长宁，来银，菊池，猿山。高州县三：牛可巴，移甫，徒西。宋州县四：牛可龙，牛可支，宋水，卢吾。长宁州县四：婆员，波居，青卢，罗门。定州县二：支江，扶德。右隶泸州都督府。

○江南道

诸蛮州五十一：

牂州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初，牂、琰、庄、充、应、矩六州皆为下州，开元中降牂、琰、庄为羁縻，天宝三载又降充、应、矩为羁縻。县三：建安，宾化，新兴。建安，本牂柯，武德二年更名。新兴与州同置。琰州贞观四年置。县五：武侯，望江，应江，始安，东南。贞观中又领隆昆、琰川二县，后省。庄州本南寿州，贞观三年以南谢蛮首领谢强地置，四年更名，十一年为都督府，景龙二年罢都督。故隋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岭关。县七：石牛，南阳，轻水，多乐，乐安，石城，新安。贞观中又领清兰县，后省。充州武德三年，以牂柯蛮别部置，县七：平蛮，东停，韶明，牂柯，东陵，辰水，思王。应州贞观三年以东谢首领谢元深地置，县五：都尚，婆览，应江，惣隆，罗恭。矩州武德四年置。明州贞观中以西赵首领赵磨酋地置。蔫州劳州羲州福州犍州邦州清州峨州蛮州县一：巴江。欧州“欧”一作“鼓”。濡州琳州县三：多梅，古阳，多奉。鸾州令州

那州晖州都州总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属分置。敦州咸亨三年析内属昆明部置，县六：武宁，沟水，古质，昆川，丛燕，孤云。殷州咸亨三年析昆明部置，后废。开元十五年分戎州复置，后又废。贞元二年，节度使韦皋表复置。故南汉之境也。县五：殷川，东公，龙原，韦川，宾川。初与敦州皆隶戎州都督，后来属。候州晃州樊州稜州添州普宁州功州亮州茂龙州延州训州卿州贞观十五年置。双城州整州悬州抚水州县四：抚水，古劳，多蓬，京水。思源州逸州南平州勋州袭州宝州万岁通天二年以昆明夷内附置。姜州鸿州县五：乐鸿，思翁，都部，新庭，临川。

右隶黔州都督府

○岭南道

诸蛮州九十二：

纡州县六：东区，吉陵，宾安，南山，都邦，纡质。归思州思顺州县五：罗遵，履博，都恩，吉南，许水。蕃州县三：蕃水，都伊，思寮。温泉州温泉郡土贡：金。县二：温泉，洛富。述昆州土贡：桂心。县五：夷蒙，夷水，古桂，临山，都陇。格州右隶桂州都督府。

椳州县八：正平，富平，龙源，思恩，饶勉，武招，都象，歌良。归顺州本归淳，元和初更名。思刚州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思恩州思同州思明州县一：显川。万形州万承州上思州谈州思琅州波州员州功饶州万德州左州思诚州□曷州归乐州青州得州七源州右隶邕州都督府。

德化州永泰二年以林睹符部落置。县二：德化，归义。郎茫州永泰二年以林睹符部落分置。县二：郎茫，古勇。龙武州大历中以潘归国部落置。县二：龙丘，福宇。归化州县四：归朝，洛都，落回，落巍。郡州土贡：白镳、孔雀尾。县二：郡口，乐安。万泉州县一：陆水。思农州县三；武郎，武容，武全。为州县三：都龙，汉会，武零。西原州县三：罗和，古林，罗淡。林西州县二：林西，甘橘。思廓州县三：都宁，昆阳，罗方。武灵州县三：文葛，甘郎，苏物。新安州县三：归化，宾阳，安德。金廓州县三：罗嘉，文龙，禄荣。提上州县三：长宾，提头，硃绿。甘棠州县一：忠诚。武定州县三：福禄，柔远，康林。都金州县四：温泉，嘉陵，甘阳，都金。谅州县二：武兴，古都。武陆州开成三年，都护马植表以武陆县置。平原州开成四年析都金州之平原馆置。县三：龙石，平林，龙当。龙州武定州真州信州思陵州禄州

中宗时有单乐县，后省。南平州西平州门州馀州岿州金邻州仪凤元年置。暑州罗伏州儋陵州樊德州金龙州哥富州贞元十二年置。尚思州贞元十二年置。安德州贞元十二年置。右隶安南都护府。

蜀爨蛮州十八贞元七年领州名逸。

右隶峰州都督府

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营州西北百里曰松陉岭，其西奚，其东契丹。距营州北四百里至湟水。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县也；南至鸭渌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划、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硃浑水源。又经故阳城泽、横划北门、突纥利泊、石子岭，百余里至阿颓泉。又经大非苦盐池，六十六里至贺兰驿。又经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颓泽。又经步拙泉

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十贲故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河西壖，其东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济栅也。北经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经故后魏沃野镇城，傍金河，过古长城，九十二里至吐俱麟川。傍水行，经破落汗山、贺悦泉，百三十一里至步越多山。又东北二十里至缬特泉。又东六十里至贺人山，山西碛口有诘特犍泊。吐俱麟川水西有城，城东南经拔厥那山，二百三十里至帝割达城。又东北至诺真水氵义。又东南百八十七里，经古可汗城至咸泽。又东南经乌咄谷，二百七里至古云中城。又西五十五里有绥远城。皆灵、夏以北蕃落所居。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鹅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鹅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贵城。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干，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又自衙帐东北渡仙娥河，二千里至室韦。骨利干之东，室韦之西有鞠部落，亦曰裱部落。其东十五日行有俞折国，亦室韦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汉国，又北有骨师国。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状貌甚伟，风俗类骨利干，昼长而夕短。回鹘有延侄伽水，一曰延特勒泊，曰延特勒郍海。乌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独逻河皆屈曲东北流，至衙帐东北五百里合流。泊东北千余里有俱伦泊，泊之四面皆室韦。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毘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毘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

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故羯饭馆也。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国，曰拘弥城。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北与姑墨接。冻凌山在于阗国西南七百里。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南六百里有胡弩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硃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傥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

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硃嗢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一路自驩州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县，南行经古罗江，二日行至环王国之檀洞江。又四日至硃崖，又经单补镇，二日至环王国城，故汉日南郡地也。自驩州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又经罗伦江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又经漦诳涧，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只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狖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狖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狖国北，入于海。又自提狖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

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謂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西域有陀拔思单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东距勃达国，西至涅满国，皆一月行，南至罗刹支国半月行，北至海两月行。罗刹支国东至都槃国半月行，西至沙兰国，南至大食国皆二十日行。都槃国东至大食国半月行，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勃达国一月行。勃达国东至大食国两月行，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北至大食国一月行。河没国东南至陀拔国半月行，西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南至沙兰国一月行，北至海两月行。岐兰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涅满国二十日行，北至海五日行。涅满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大食国一月行，北至岐兰国二十日行。沙兰国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涅满国二十五日行。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罽宾国在疏勒西南四千里，东至俱兰城国七百里，西至大食国千里，南至婆罗门国五百里，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二千里，东至俱蜜国千里，西至大食国二千里，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

志第三十四选举志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

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

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廕配色。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辑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

《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

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

其教人取士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

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国子监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后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上于尚书，吏部试之，登第者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则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武后之乱，改易旧制颇多。中宗反正，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任国子生，听之。其家居业成而堪贡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玄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具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国子生季一朝参。及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灭《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又敕州县学

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

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廕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

天宝九载，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十二载，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是岁，道举停《老子》，加《周易》。十四载，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诏曰："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是岁，贾至为侍郎，建言岁方艰歉，举人赴省者，两都试之。两都试人自此始。

贞元二年，诏习《开元礼》者举同一经例，明经习律以代《尔雅》。是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员阙以补，速于登第，而用廕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六年，诏宜据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初，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奏罢，议者是之。

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然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十三年，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复考功别头试。

初，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后中废。是岁，侍郎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长庆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后放榜。"议者以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谏议大夫殷侑

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大和三年，高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奏复之。八年，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书，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试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中书门下"。

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呜呼，乃知三代乡里德行之举，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状、保辨、识牒皆停。而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

诏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议。栖筠等议曰：

"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行。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商始兴；商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周有天下八百

年，文、武之政废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请增博士员，厚其禀稍，选通儒硕生，间居其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

而大臣以为举人循习，难于速变，请自来岁始。帝以问翰林学士，对曰：“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

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文宗从内出题以试进士，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但取实艺可也。”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

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

其外，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

志第三十五选举志下

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

凡官员有数，而署置过者有罚，知而听者有罚，规取者有罚。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粟错，隐幸者驳放之；非隐幸则不。

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谢。

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

凡出身，嗣王、郡王，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期亲，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皇太子妃期亲，从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属降二阶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

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廕曾孙，五品以上廕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

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神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

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生及第，亦如之。应入五品者，以闻。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

凡弘文、崇文生，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廕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廕一人。

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

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六品以下迁改不更选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岁一叙，给记阶牒。考多者，准考累加。

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而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

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满不试，免当年资；遭丧免资。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凡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其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者，依品子纳课，十岁而试，凡一岁为一选。自一选至十二选，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

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

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浸多，亦颇加简汰。

贞观二年，侍郎刘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为选始，至春乃毕。今选者众，请四时注拟。"十九年，马周以四时选为劳，乃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

太宗尝谓摄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专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乃欲放古，令诸州辟召。会功臣行世封，乃止。它日复顾侍臣曰："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可乎？"而魏徵以为长浇竞，又止。

初，铨法简而任重。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祎，仁祎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至武后时，天官侍郎魏玄同深嫉之，因请复古辟署之法，不报。

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时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

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沤、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颋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肃、代以后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至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其敝曰：

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

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刓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接名伪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贪叨贿货，懦弱奸宄，下诏之日，随声而废，通大数，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员宽，事核而官审，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开元、天宝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为不然。夫选举者，经邦之一端，虽制之有美恶，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举，在两汉则理，在魏、齐则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则紊，在开元、天宝则理。当其时久承升平，御以法术，庆赏不轶，威刑必齐，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时用辟召之法，则理不益久乎？”

天子虽嘉其言，而重于改作，讫不能用。

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陆贽为相，乃惩其弊，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计阙集人，岁以为常。是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上州以上上佐、东宫官詹事谕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月。三省官、诸道敕补、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余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凡迁，尚书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皆先奏。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余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至于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故采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及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佗官居职者犹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故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至于国史、太清宫之类，其名颇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详。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堂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

○三师三公

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为三公。皆正一品。三师，天子所师法，无所总职，非其人则阙。三公，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亲王拜者不亲事，祭祀阙则摄。隋废三师，贞观十一年复置，与三公皆不设官属。

○尚书省

尚书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其属有六尚书：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礼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庶务皆会决焉。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册，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亲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下之达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状，三曰笺，四曰启，五曰辞，六曰牒。诸司相质，其制有三：一曰关，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内外百司之事，皆印

其发日为程，一曰受，二曰报。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凡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以岁终为断。龙朔二年，改尚书省曰中台，废尚书令；尚书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书省曰文昌台，俄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曰都台，长安三年曰中台。

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掌统理六官，为令之贰，令阙则总省事，劾御史纠不当者。龙朔二年，改左右仆射曰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开元元年曰左、右丞相；天宝元年复。

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吏部、户部、礼部，左丞总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总焉。郎中各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一人，从六品上。掌付诸司之务，举稽违，署符目，知宿直，为丞之贰。以都事受事发辰、察稽失、监印、给纸笔；以主事、令史、书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以亭长启闭、传禁约；以掌固守当仓库及陈设。诸司皆如之。隋尚书省诸司郎及承务郎各一人，而废左右司。武德三年，改诸司郎为郎中，承务郎为员外郎。贞观元年，复置左右司郎中。龙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肃机，郎中曰左右承务，诸司郎中曰大夫。永昌元年，复置员外郎。神龙元年省，明年复置。初有驺驿百人，掌乘传送符，后废。

都事各六人，从七品上；主事各六人，从八品下。吏部考功、礼部主书皆如之。诸司主事，从九品上。有令史各十八人，书令史各三十六人，亭长各六人，掌固各十四人。

○吏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郎中二人，正五品上；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以三铨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书、判、德行、才用、劳效较其优劣而定其留放，为之注拟。五品以上，以名上而听制授；六品以下，量资而任之。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

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其告身、假使，一人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皆为尚书、侍郎之贰。凡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凡文散阶二十九：从一品曰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曰特进，从二品曰光禄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禄大夫，从三品曰银青光禄大夫，正四品上曰

正议大夫，正四品下曰通议大夫，从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从四品下曰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五品下曰朝议大夫，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从五品下曰朝散大夫，正六品上曰朝议郎，正六品下曰承议郎，从六品上曰奉议郎，从六品下曰通直郎，正七品上曰朝请郎，正七品下曰宣德郎，从七品上曰朝散郎，从七品下曰宣义郎，正八品上曰给事郎，正八品下曰徵事郎，从八品上曰承奉郎，从八品下曰承务郎，正九品上曰儒林郎，正九品下曰登仕郎，从九品上曰文林郎，从九品下曰将仕郎。自四品，皆番上于吏部；不上者，岁输资钱，三品以上六百，六品以下一千，水、旱、虫、霜减半资。有文艺乐京上者，每州七人；六十不乐简选者，罢输。勋官亦如之。以征镇功得护军以上者，纳资减三之一。凡流外九品，取其书、计、时务，其校试、铨注，与流内略同，谓之小选。

吏部主事四人，司封主事二人，司勋主事四人，考功主事三人。武德五年改选部曰吏部，七年省侍郎。贞观二年复置。龙朔元年改吏部曰司列，主爵曰司封，考功曰司绩。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垂拱元年改主爵曰司封。天宝十一载改吏部曰文部，至德二载复旧。有吏部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制书令史十四人；甲库令史十一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司封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司勋令史三十三人，书令史六十七人，掌固四人；考功令史十五人，书令史三十人，掌固四人。

司封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诸郎中、员外郎品皆如之。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凡爵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户，从一品；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从一品；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从二品；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从三品；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正四品上；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正五品上；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从五品上。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袭郡王、嗣王者，封国公。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凡王、公十五以上，预朝集，宗亲女妇、诸王长女月二参。内命妇，一品母为正四品郡君，二品母为从四品郡君，三品、四品母为正五品县君。凡诸王、公主、外戚之家，卜、祝、占、相不入门。王妃、公主、郡县主嫠居有子者，不再嫁。凡外命妇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文武官一品、国公之母、妻为国夫人，

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母、妻为县君，勋官四品有封者母、妻为乡君。凡外命妇朝参，视夫、子之品。诸蕃三品以上母、妻授封以制。流外技术官，不封母、妻。亲王，孺人二人，视正五品，媵十人，视从六品；二品，媵八人，视正七品；国公及三品，媵六人，视从七品；四品，媵四人，视正八品；五品，媵三人，视从八品。凡置媵，上其数，补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凡封户，三丁以上为率，岁租三之一入于朝庭。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皇后、诸王、公主食邑，皆有课户。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

司勋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掌官吏勋级。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十有一转为柱国，视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视正三品；九转为护军，视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视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视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视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视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视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视从六品；二转为云骑尉，视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视从七品。凡以功授者，覆实然后奏拟，战功则计杀获之数。坚城苦战，功第一者，三转。出少击多，曰上阵；兵数相当，曰中阵；出多击少，曰下阵；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杀获十之四，曰上获；十之二，曰中获；十之一，曰下获。凡酬功之等：见任、前资、常选，曰上资；文武散官、卫官、勋官五品以上，曰次资；五品以上子孙，上柱国、柱国子，勋官六品以下，曰下资；白丁、卫士，曰无资。跳荡人，上资加二阶，次资、下资、无资以次降。凡上阵：上获五转，中获四转，下获三转，第二、第三等递降焉。中阵之上获视上阵之中获，中获视上阵之下获，下获两转。下阵之上获视中阵之中获，中获视中阵之下获，下获一转。破蛮、獠，上阵上获，比两番降二转。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视远近为十二番，以强干者为番头，留宿卫者为番，月上。外州分五番，主城门、仓库，执刀。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复番上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简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则番上六年，八年则番上四年。勋至上柱国有余，则授周以上亲，无者赐物。太常音声人，得五品以上勋，非征讨功不除簿。诸州授勋人，岁第勋之高下，三月一报户部，有蠲免必验。

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其考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

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克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脩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脩理，为镇防之最。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凡定考，皆集于尚书省，唱第然后奏。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则奏功过状，以核考行之上下。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监领之官，以能抚养役使者为功；有耗亡者，以十分为率，一分为一殿。博士、助教，计讲授多少为差。亲、勋、翊卫，以行能功过为三等，亲、勋、翊卫备身，东宫亲、勋、翊卫备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及亲勋翊卫主帅、校尉、直长、品子、杂任、飞骑，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阶。番考别为簿，以侍郎颛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过为四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贞观初，岁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涖之，号监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其

后屡置监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硃书，吏缘为奸；咸通十四年，始以墨。

○户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

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姻婚、继嗣之事，以男女之黄、小、中、丁、老为之帐籍，以永业、口分、园宅均其土田，以租、庸、调敛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户，以为尚书、侍郎之贰。其后以诸行郎官判钱谷，而户部、度支郎官失其职矣。会昌二年著令：以本行郎官，分判钱谷。

户部巡官二人，主事四人；度支主事二人；金部主事三人；仓部主事三人。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户部。龙朔三年，改户部曰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仓部曰司庾。光宅元年，改户部曰地官。天宝十一载，改金部曰司金，仓部曰司储。有户部令史十七人，书令史三十四人，计史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度支令史十六人，书令史三十三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金部主事三人，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一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仓部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三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

度支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以近及远，与中书门下议定乃奏。

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

仓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军储，出纳租税、禄粮、仓廪之事。以木契百，合诸司出给之数，以义仓、常平仓备凶年，平谷价。

○礼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尚书、侍郎之贰。五礼之仪：一曰吉礼，二曰宾礼，三曰军礼，四曰嘉礼，五曰凶礼。凡齐衰心丧以上夺情从职，及周丧未练、大功未葬，皆不预宴；大功以上丧，受册涖官，鼓吹从而不作，戎事则否。凡朝，晚入、失仪，御史录名夺俸，三夺者奏弹。凡出蕃册授、吊赠者，给衣冠。皇帝巡幸，两京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月朔以表参起居；近州刺史，遣使一参；留守，月遣使起居；北都，则四时遣使起居。诸司奏大事者，前期三日具状，长官躬署，对仗伏奏，仗下，中书门下涖读。河南、太原府父老，每岁上表愿驾幸，遣使以闻。驾在都，则京兆府亦如之。凡景云、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端，其名物三十有人；苍乌、硃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大瑞，则百官诣阙奉贺；余瑞，岁终员外郎以闻，有司告庙。凡丧，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皇亲三等以上丧，举哀，有司帐具给食；诸蕃首领丧，则主客、鸿胪月奏。

礼部主事二人，祠部主事二人，膳部主事二人，主客主事二人。武德三年，改仪曹郎曰礼部郎中，司籓郎曰主客郎中。龙朔二年，改礼部曰司礼，祠部曰司禋，膳部曰司膳，光宅元年，改礼部曰春官。有礼部令史五人，书令史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祠部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主客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

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珠玉珍宝供祭者，不求于市。驾部、比部岁会牲之死亡，输皮于太府。郊祭酒醴、脯醢、黍稷、果实，所司长官封署以供。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凡巡幸，路次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名臣墓，州县以官告祭。二王後享庙，则给牲牢、祭器，而完其帷帟、几案，主客以四时省问。凡国忌废务日，内教、太常停习乐，两京文武五品以上及清官七品以上，行香于寺观。凡名医子弟试疗病，长官涖覆，三年有验者以名闻。

膳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陵庙之牲豆酒膳。诸司供奉口味，躬鐍其舆乃遣，进胙亦如之。非大礼、大庆不献食，不进口味。凡羊，至厨而乳者释之长生。大斋日，尚食进蔬食，释所杀羊为长生供奉。凡献食、进口味，不杀犊。尚食有猝须别索，必奏覆，月终而会之。凡尚食进食，以种取而别尝之。殿中省主膳上食于诸陵，以番上下，四时遣食医、主食各一人涖之。

主客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诸蕃朝见之事。二王後子孙视正三品，酇公岁赐绢三百，米粟亦如之，介公减三之一。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袴褶。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客初至及辞设会，第一等视三品，第二等视四品，第三等视五品，蕃望非高者，视散官而减半，参日设食。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蕃客请宿卫者，奏状貌年齿。突厥使置市坊，有贸易，录奏，为质其轻重，太府丞一人涖之。蕃王首领死，子孙袭初授官，兄弟子降一品，兄弟子代摄者，嫡年十五还以政。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贶之数。

○兵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专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十，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备威仪郊导。凡俘馘，酬以绢，入钞之俘，归于司农。

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之事；一人判簿及军戎调遣之名数，朝集、禄赐、假告之常。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则核簿书、资历、考课。皆为尚书、侍郎之贰。武散阶四十有五；从一品曰骠骑大将军；正二品曰辅国大将军；从二品曰镇军大将军；正三品上曰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正三品下曰怀化将军；从三品上曰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从三品下曰归德将军；正四品上曰忠武将军；正四品下曰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从四品上曰宣威将军；从四品下曰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正五品上曰定远将军；正五品下曰宁远将军、怀化郎将；从五品上曰游骑将军；从五品下曰游击将军、归德郎将；正六品上曰昭武校尉；正六品下曰昭武副尉、怀化司阶；从六品上曰振威校尉；从六品下曰振威副尉、归德司阶；正七品上曰致果校尉；正七品下曰致果副尉、怀化中候；从七品上曰翊麾校尉；从七品下曰翊麾副尉、归德中候；正八品上曰宣节校尉；正八品下曰宣节副尉、怀化司戈；从八品上曰御侮校尉；从八品下曰御侮副尉、归德司戈；正九品上曰仁勇校尉；正九品下曰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从九品上曰陪戎校尉；从九品下曰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自四品以上，皆番上于兵部，以远近为八番，三月一上；三千里外者免

番，输资如文散官，唯追集乃上。六品以下，尚书省送符。怀化大将军、归德大将军，配诸卫上下；余直诸卫为十二番，皆月上。忠武将军以下、游击将军以上，每番，阅强毅者直诸卫；番满，有将略者以名闻。

兵部主事四人，职方主事二人，驾部主事二人，库部主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职方曰司城，驾部曰司舆，库部曰司库。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宝十一载曰武部，驾部曰司驾。有兵部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制书令史十三人，甲库令史十二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职方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驾部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四人，掌固四人；库部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五人，掌固四人。

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脩，岁与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上有差。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

库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戎器、卤簿仪仗。元日冬至陈设、祠祀、丧葬，辨其名数而供焉。凡戎器，色别而异处，以卫尉幕士暴凉之。京卫旗画蹲兽、立禽，行幸则给飞走旗。凡诸卫仪仗，以御史涖其庋掌；武库器仗，则兵部长官涖其脩完。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纛、旗、幡、槊；诸卫，给弓；千牛，给甲。

○刑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

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为尚书、侍郎之贰。凡刑法之书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凡国有大赦，集囚徒于阙下以听。

刑部主事四人，都官主事二人，比部主事四人，司门主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刑部曰司刑，都官曰司仆，比部曰司计，司门曰司关。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宝十一载，改刑部曰司宪，比部曰司计。有刑部令史十九人，书令史三十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都官令史九人，书令史十二人，掌固四人；比部令史十四人，书令史二十七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司门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

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俘隶簿录，给衣粮医药，而理其诉免。凡反逆相坐，没其家配官曹，长役为官奴婢。一免者，一岁三番役。再免为杂户，亦曰官户，二岁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为良人。六十以上及废疾者，为官户；七十为良人。每岁孟春上其籍，自黄口以上印臂，仲冬送于都官，条其生息而按比之。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栽接之人皆取焉。附贯州县者，按比如平民，不番上，岁督丁资，为钱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输其一；侍丁、残疾半输。凡居作者，差以三等：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

比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句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籴、屯收所入。京师仓库，三月一比，诸司、诸使、京都，四时句会于尚书省，以后季句前季；诸州，则岁终总句焉。

司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门关出入之籍及阑遗之物。凡著籍，月一易之。流内，记官爵、姓名；流外，记年齿、貌状。非迁解不除。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铜鱼、木契然后入。监门校尉巡日送平安。凡奏事，遣官送之，昼题时刻，夜题更筹。命妇诸亲朝参者，内侍监校尉涖索。凡苇畚车，不入宫门。阑遗之物，揭于门外，榜以物色，期年没官。天下关二十六，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给过所；出塞逾月者，给行牒；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讥。

○工部

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

工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贰。凡京都营缮，皆下少府、将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四月至七月为长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十月至正月为短功。雇者，日为绢三尺，内中尚巧匠，无作则纳资。凡津梁道路，治以九月。

工部主事三人，屯田主事二人，虞部主事二人，水部主事二人。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龙朔二年，曰司平，屯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光宅元年，改工部曰冬官。天宝十一载，改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水。工部有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一人，计史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屯田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虞部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水部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

屯田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职田、诸司公廨田，以品给焉。

虞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京都衢、苑囿、山泽草木及百官蕃客时蔬薪炭供顿、畋猎之事。每岁春，以户小儿、户婢仗内莳种溉灌，冬则谨其蒙覆。凡郊祠神坛、五岳名山，樵采、刍牧皆有禁，距□遗三十步外得耕种，春夏不伐木。京兆、河南府三百里内，正月、五月、九月禁弋猎。山泽有宝可供用者，以闻。

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凡坑陷、井穴皆有标。京畿有渠长、斗门长。诸州堤堰，刺史、县令以时检行，而涖其决筑。有埭，则以下户分牵，禁争利者。

志第三十七百官二

○门下省

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钞，以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自露布以上乃审，其余覆奏，画制可而授尚书省。行幸，则负宝以从，版奏中严、外办；还宫，则请降辂、解严。皇帝斋，则请就斋室；将奠，则奉玉、币；盥，则奉匜、取盘，酌罍水，赞洗；酌泛齐，受虚爵，进福酒，皆左右其仪。飨宗庙，进瓒而赞酌郁酒；既祼，赞酌醴齐。籍田，则奉耒。四夷朝见，则承诏劳问。临轩命使册皇后、皇太子，则承诏降宣命。慰问、聘召，则涖封题。发驿遣使，则给鱼符。凡官爵废置、刑政损益，授之史官；既书，复涖其记注。职事官六品以下进拟，则审其称否而进退之。武德元年改侍内曰纳言，三年曰侍中。龙朔二年改门下省曰东台，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纳言，垂拱元年改门下省曰鸾台。开元元年曰黄门省，侍中曰监，天宝元年曰左相。

门下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盥则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涖封符券、给传驿。龙朔二年改黄门侍郎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曰门下侍郎，乾元元年曰黄门侍郎，太历二年复旧。

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隋废散骑常侍。贞观元年复置，十七年为职事官。显庆二年，分左右，隶门下、中书省，皆金蝉、珥貂，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谓之八貂。龙朔二年曰侍极。

左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天宝九载，玄宗以“匦”声近“鬼”，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至德元年复旧。宝应元年，命中书门下择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匦，以给事中、中书舍

人为理匦使。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谏议大夫一人为知匦使；投匦者，使先验副本。开成三年，知匦使李中敏以为非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也，乃奏罢验副封。武德元年置谏议大夫，龙朔二年曰正谏大夫，贞元四年分左右。

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三司详决失中，则裁其轻重。发驿遣使，则与侍郎审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侍中而更焉。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

门下省有录事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有令史二十二人，书令史四十三人，甲库令史十三人，能书一人，传制二人，亭长六人，掌固十四人，脩补制敕匠五人，装潢一人。起居郎领令史三人，赞者六人。武德三年，改给事郎曰给事中。

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置补阙、拾遗，左右各二员。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閤，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司所奏，唯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纪，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唯编诏书，不及它事。开元初，复诏脩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大和九年，诏入阁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有令史三人，赞者六人。贞观三年置起居郎，废舍人。龙朔二年曰左史，天授元年亦如之。

典仪二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侍中版奏中严、外办，亦赞焉。隋谒者台有典仪，武德五年复置，隶门下省。

城门郎四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官殿诸门开阖之节，奉管钥而出纳之。开则先外后内，阖则先内后外；启闭有时，不以时则诣閤覆奏。有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武德五年，置门仆八百人，番上送管钥。

符宝郎四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行幸，则奉以从焉。大事出符，则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书；小事则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节以颛杀。有令史二人，书令史三人，主宝二人，主符四人，主节四人。武后延载元年，改符玺郎曰符宝郎；开元元年，亦曰符宝郎。

○弘文馆

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武德四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馆。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已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仪凤中，置详正学士，校理图籍。武德后，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已下曰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皆它官领之。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号馆主；给事中一人判馆事。神龙元年，改弘文馆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曰脩文馆。景龙二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减其员数，复为昭文馆。开元七年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与详正学士、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

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凡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有学生三十八人，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供进笔二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八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

○中书省

中书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二曰制书，大赏罚、赦宥虑囚、大除授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勉赞劳则用之；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

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大祭祀，则相礼；亲征纂严，则戒饬百官；临轩册命，则读册；若命于朝，则宣授而已。册太子，则授玺绶。凡制诏文章献纳，以授记事之官。武德三年，改内书省曰中书省，内书令曰中书令。龙朔元年，改中书省曰西台，中书令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书省曰凤阁，中书令曰内史。开元元年，改中书省曰紫微省，中书令曰紫微令。天宝元年曰右相，至大历五年，紫微侍郎乃复为中书侍郎。

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贰令之职，朝廷大政参议焉。临轩册命，为使，则持册书授之。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献贽币，则受以付有司。

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制敕既行，有误则奏改之。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大捷、祥瑞，百寮表贺亦如之。册命大臣，则使持节读册命；将帅有功及大宾客，则劳问。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冤滞。百司奏议考课，皆预裁焉。以久次者一人为阁老，判本省杂事；又一人知制诰，颛进画，给食于政事堂；其余分署制敕。以六员分押尚书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唯枢密迁授不预。姚崇为紫微令，奏：大事，舍人为商量状，与本状皆下紫微令，判二状之是否，然后乃奏。开元初，以它官掌诏敕策命，谓之“兼知制诰”。肃宗即位，又以它官知中书舍人事。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先是，知制诰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时，选尚书郎为之。

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有令史二十五人，书令史五十人，能书四人，蕃书译语十人，乘驿二十人，传制十人，亭长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装制敕匠一人，脩补制敕匠五十人，掌函、掌案各二十人。

右散骑常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掌如门下省。

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脩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有楷书手四人，典二人。

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庭通奏。凡近臣入

侍、文武就列，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之节。蛮夷纳贡，皆受而进之。军出，则受命劳遣；既行，则每月存问将士之家，视其疾苦；凯还，则郊迓。有令史十人，典谒十人，亭长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武德四年，废谒者台，改通事谒者曰通事舍人。

○集贤殿书院

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脩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开元五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脩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脩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脩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院脩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脩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其后，又增脩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检讨官、文学直之员；募能书者为书直及写御书人，其后亦以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为之；又置画直。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学士。贞元初，置编录官；四年，罢大学士；八年，罢校理，置校书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复置集贤校理，罢校书、正字；四年，集贤御书院学士、直学士皆用五品，如开元故事，以学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者为校理，余皆罢。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门下两省，以备访问。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于集贤门，凡十三人。崔祐甫为相，建议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后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有中使一人，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检讨八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写御书手九十人，画直六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拓书六人，典四人。

○史馆

修撰四人，掌修国史。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以宰相涖脩撰；又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脩五代史。开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监脩国史，建议以为中书切密之地，史官记事隶门下省，疏远。于是谏议大夫、史馆脩撰尹愔奏徙于中书省。天宝后，他官兼史职者曰史馆脩撰，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宰相裴垍建议：登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馆事；未登朝官皆为直馆。大中八年，废史馆直馆二员，增脩撰四人，分掌四季。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

○秘书省

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少监为之贰。武德四年，改少令曰少监。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监曰太史，少监曰侍郎，丞曰大夫，秘书郎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太极元年曰秘书省。有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

秘书郎三人，从六品上。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贮。凡课写功程，皆分判。

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著作局

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校书郎二人，正九品上；正字二人，正九品下。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龙朔二年，曰司文局；郎曰郎中，佐郎曰司文郎。有楷书五人，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掌固四人。

○司天台

监一人，正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上；丞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二人，正七品上；主事一人，正八品下。监掌察天文，稽历数。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有通玄院，以艺学召至京师者居之。凡天文图书、器物，非其任不得与焉。每季录祥眚送门下、中书省，纪于起居注，岁终上送史馆。岁颁历于天下。武德四年，改太史监

曰太史局，隶秘书省；七年，废监候。龙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秘书阁局，令曰秘书阁郎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浑天监，不隶麟台；俄改曰浑仪监，置副监及丞、主簿，改司辰师曰司辰。长安二年，浑仪监复曰太史局，废副监及丞，隶麟台如故，改天文博士曰灵台郎，历博士曰保章正。景龙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监，不隶秘书省，复置丞。景云元年，又为局，隶秘书省，逾月为监，岁中复为局；二年，改曰浑仪监。开元二年，复曰太史监，改令为监，置少监。十四年，太史监复为局，以监为令，而废少监。天宝元年，太史局复为监，自是不隶秘书省。乾元元年，曰司天台。艺术人韩颖、刘烜建议改令为监，置通玄院及主簿，置五官监候及五官礼生十五人，掌布诸坛神位，五官楷书手五人，掌写御书。有令史五人，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历生五十五人。初，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历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司辰师五人，正九品下，装书历生五人。掌候天文，掌教习天文气色，掌写御历，后皆省。

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正，各一人，正五品上；副正各一人，正六品上。掌司四时，各司其方之变异。冠加一星珠，以应五纬；衣从其方色。元日、冬至、朔望朝会及大礼，各奏方事，而服以朝见。乾元三年，置五官正及副正。

五官保章正二人，从七品上；五官监候三人，正八品下；五官司历二人，从八品上。掌历法及测景分至表准。

五官灵台郎各一人，正七品下。掌候天文之变。五官挈壶正二人，正八品上；五官司辰八人，正九品上；漏刻博士六人，从九品下。掌知漏刻。凡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以考中星昏明，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武后长安二年，置挈壶正。乾元元年，与灵台郎、保章正、司历、司辰，皆加五官之名。有漏刻生四十人，典钟、典鼓三百五十人。初，有刻漏视品、刻漏典事，掌知刻漏、检校刻漏，后皆省。

○殿中省

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五品上。监掌天子服御之事。其属有六局，曰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少监为之贰。凡听朝，率属执繖扇列于左右；大朝会、祭祀，则进爵；行幸，则侍奉仗内、骖乘，百司皆纳印而藏之，大事听焉，有行从百司之印。左右仗厩：左曰奔星，右曰内驹。两仗内又有六厩：一曰左飞，二曰右飞，三曰左万，四曰右万，五曰东南内，六曰西南内。园苑

有官马坊，每岁河陇群牧进其良者以供御。六闲马，以殿中监及尚乘主之。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鹓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豫。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而尚乘局名存而已。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侍御尚医二人，正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武德元年，改殿内省曰殿中省。龙朔二年，曰中御府，监曰大监，丞曰大夫。有令史四人，书令史十二人，左右仗、千牛各十人，掌固、亭长各八人。旧有天藏府，开元二十三年省。

进马五人，正七品上。掌大陈设，戎服执鞭，居立仗马之左，视马进退。天宝八载，罢南衙立仗马，因省进马；十二载复置，乾元后又省，大历十四年复。

△尚食局

奉御二人，正五品下；直长五人，正七品上。诸奉御、直长，品皆如之。食医八人，正九品下。奉御掌储供，直长为之贰。进御必辨时禁，先尝之；飨百官宾客，则与光禄视品秩而供；凡诸陵月享，视膳乃献。龙朔二年，改尚食局曰奉膳局，诸局奉御皆曰大夫。有书令史二人，书吏五人，主食十六人，主膳八百四十人，掌固八人。

△尚药局

奉御二人，直长二人。掌和御药、诊视。凡药供御，中书、门下长官及诸卫上将军各一人，与监、奉御涖之。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疏本方，具岁月日，涖者署奏；饵日，奉御先尝，殿中监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后进御。太常每季阅送上药，而还其朽腐者。左右羽林军，给药；飞骑、万骑病者，颁焉。龙朔二年，改尚药局曰奉医局。有按摩师四人，咒禁师四人，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直官十人，主药十二人，药童三十人，合口脂匠二人，掌固四人。

侍御医四人，从六品上。掌供奉诊候。

司医五人，正八品下；医佐十人，正九品下。掌分疗众疾。皆贞观中置。

△尚衣局

奉御二人，直长四人，掌供冕服、几案。祭祀，则奉镇圭于监，而进于天子；大朝会，设案。龙朔二年，改尚衣局曰奉冕局。有书令史三人，书吏四人，主衣十六人，掌固四人。

△尚舍局

奉御二人，直长六人，掌殿庭祭祀张设、汤沐、灯烛、汛扫。行幸，则设三部帐幕，有古帐、大帐、次帐、小次帐、小帐凡五等，各三部；其外，则蔽以排城。大朝会，设黼扆，施蹑席，薰炉。朔望，设幄而已。龙朔二年，改尚舍局曰奉扆局。有书令史三人，书吏七人，掌固十人，幕士八十人。旧有给使百二十人，掌供御汤沐、灯烛、杂使，贞观中省。

尚乘局奉御二人，直长十人，掌内外闲厩之马。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凡外牧岁进良马，印以三花、“飞”“凤”之字。飞龙厩日以八马列宫门之外，号南衙立仗马，仗下，乃退。大陈设，则居乐县之北，与象相次。龙朔二年，改尚乘局曰奉驾局。有书令史六人，书吏十四人，直官二十人，习驭五百人，掌闲五千人，典事五人，兽医七十人，掌固四人。习驭，掌调六闲之马；掌闲，掌饲六闲之马，治其乘具鞍辔；典事，掌六闲刍粟。太宗置司廪，司库；高宗置习驭、兽医。

司廪、司库各一人，正九品下。掌六闲藁秸出纳。奉乘十八人，正九品下。掌饲习御马。

△尚辇局

奉御二人；直长三人；尚辇二人，正九品下。掌舆辇、繖扇，大朝会则陈于庭，大祭祀则陈于庙，皆繖二、翰一、扇一百五十有六，既事而藏之。常朝则去扇，左右留者三。龙朔二年，改尚辇局曰奉舆局。有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七辇主辇各六人，掌扇六十人，掌翰三十人，掌辇四十二人，奉舆十五人，掌固六人。掌扇、掌翰，掌执繖扇、纸笔砚杂供奉之事；掌辇，掌率主辇以供其事。高宗置掌翰。

○内侍省

监二人，从三品；少监二人，内侍四人，皆从四品上。监掌内侍

奉，宣制令。其属六局，曰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少监、内侍为之贰。皇后亲蚕，则升坛执仪；大驾出入，为夹引。武德四年，改长秋监曰内侍监，内承奉曰内常侍，内承直曰内给事。龙朔二年，改监为省。武后垂拱元年，曰司宫台。天宝十三载，置内侍监，改内侍曰少监；寻更置内侍。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令史八人，书令史十六人。

内常侍六人，正五品下，通判省事。

内给事十人，从五品下。掌承旨劳问，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贺皇后，则出入宣传；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品秩，计其多少，春秋宣送于中书。主事二人，从九品下。

内谒者监十人，正六品下。掌仪法、宣奏、承敕令及外命妇名帐。凡诸亲命妇朝会者，籍其数上内侍省；命妇下车，则导至朝堂奏闻。唐废内谒者局，置内典引十八人，掌诸亲命妇朝参，出入导引。有内亭长六人，掌固八人。

内谒者十二人，从八品下。掌诸亲命妇朝集班位，分涖诸门。

内寺伯六人，正七品下。掌纠察宫内不法，岁傩则涖出入。

寺人六人，从七品下。掌皇后出入执御刀冗从。

△掖庭局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下。掌宫人簿帐、女工。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公桑养蚕，会其课业；供奉物皆取焉。妇人以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须女功者，取于户婢。有书令史四人，书吏八人，计史二人，典事十人，掌固四人。计史掌料功程。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监作四人，从九品下。掌监涖杂作，典工役。

△宫闱局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掌侍宫闱，出入管钥。凡享太庙，皇后神主出入，则帅其属舆之。总小给使学生之籍，给以粮禀。有书令史三人，书吏六人，内阍史二十人，内掌扇十六人，内给使无常员，小给使学生五十人，掌固四人。凡无官品者，号曰内给使，掌诸门进物之历；内阍史，掌承传诸门，出纳管钥；内掌扇，掌中宫繖扇。

△奚官局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奚隶、工役、宫官之品。宫人病，则供医药；死，给衣服，各视其品。陪陵而葬者，将作给匠户，卫士营冢，三品葬给百人，四品八十人，五品六十人，六品、七品十人，八品、九品七人；无品者，敛以松棺五钉，葬以犊车，给三人。皆监门校尉、直长涖之。内命妇五品以上无亲戚者，以近冢同姓中男一人主祭于墓；无同姓者，春、秋祠以少牢。有书令史三人，书吏六人，典事、药童、掌固各四人。

△内仆局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宫车乘。皇后出，则令居左、丞居右，夹引。有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驾士百四十人，典事八人，掌固八人。驾士掌习御车舆、杂畜。

○内府局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藏宝货给纳之数，及供灯烛、汤沐、张设。凡朝会，五品已上及有功将士、蕃酋辞还，皆赐于庭。有书令史二人，书吏、典史，掌固各四人，典事六人。

△太子内坊局

令二人，从五品下；丞二人，从七品下。掌东宫閤内及宫人粮禀。坊事五人，从八品下。初，内坊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隶内侍省，为局，改典内曰令，置丞。坊事及导客舍人六人，掌序导宾客；閤帅六人，掌帅閤人、内给使以供其事；内閤人八人，掌承诸门出入管钥，内

繖扇、灯烛；内厩尉二人，掌车乘。有录事一人，令史三人，书令史五人，典事二人，驾士三十人，亭长、掌固各一人。

典直四人，正九品下。掌宫内仪式导引，通传劳问，纠劾非违，察出纳。

○内官

贵妃、惠妃、丽妃、华妃各一人，正一品。掌佐皇后论妇礼于内，无所不统。唐因隋制，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脩仪、脩容、脩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四人，正四品；才人五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六尚，亦曰诸尚书，正三品；二十四司，亦曰诸司事，正四品；二十四典，亦曰诸典事，正六品；二十四掌，亦曰诸掌事。龙朔二年，置赞德二人，正一品；宣仪四人，正二品；承闰五人，正四品；承旨五人，正五品；卫仙六人，正六品；供奉八人，正七品；侍栉二十人，正八品；侍巾三十人，正九品。咸亨复旧。开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为后，有后而复置四妃，非典法，乃置惠妃、丽妃、华妃，以代三夫人；又置六仪、美人、才人，增尚宫、尚仪、尚服三局。诸司诸典，自六品至九品而止。其后复置贵妃。

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各一人，正二品。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属以赞后礼。

美人四人，正三品，掌率女官脩祭祀、宾客之事。才人七人，正四品，掌叙燕寝，理丝枲，以献岁功。

○宫官

△尚宫局

尚宫二人，正五品。六尚皆如之。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凡六尚事物出纳文籍，皆涖其印署。有女史六人，掌执文书。

司记二人，正六品；二十四司皆如之。掌宫内文簿入出，录为抄目，审付行焉。牒状无违，然后加印。典记佐之。典记二人，正七品；二十四典皆如之。掌记二人，正八品；二十四掌皆如之。

司言、典言各二人，掌承敕宣付，别钞以授司阍传外。掌言二人，掌宣传，外司附奏受事者，奏闻；承敕处分，则录所奏为案记。有女史四人。

司簿、典簿、掌簿各二人，掌女史以上名簿。禀赐，则品别条录为等。有女史六人。

司闱六人，掌诸閤管钥。典闱、掌闱各六人，掌分涖启闭。有女史四人。

△尚仪局

尚仪二人，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

司籍、典籍、掌籍各二人，掌供御经籍。分四部，部别为目，以时暴凉。教学则簿记课业，供奉几案、纸笔，皆预偫焉。有女史十人。

司乐、典乐、掌乐各四人，掌宫县及诸乐陈布之仪，涖其阅习。有女史二人。

司宾、典宾、掌宾各二人，掌宾客朝见，受名以闻。宴会，则具品数以授尚食；有赐物，与尚功涖给。有女史二人。

司赞、典赞、掌赞各二人，掌宾客朝见、宴食，赞相导引。会日，引客立于殿庭，司言宣敕坐，然后引即席。酒至，起再拜；食至，亦起。皆相其仪。

彤史二人，正六品。有女史二人。

△尚服局

尚服二人，掌供服用采章之数，总司宝、司衣、司饰、司仗。

司宝二人，掌神宝、受命宝、六宝及符契，皆识其行用，记以文簿。典宝、掌宝各二人，凡出付皆旬别案记，还则硃书注入。有女史四人。

司衣、典衣、掌衣各二人，掌宫内御服、首饰整比，以时进奉。有女史四人。

司饰、典饰、掌饰各二人，掌汤沐、巾栉。凡供进，识其寒温之节。有女史二人。

司仗、典仗、掌仗各二人，掌仗卫之器。凡立仪卫，尚服率司仗等供其事。有女史二人。

△尚食局

尚食二人，掌供膳羞品齐。总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凡进食，先尝。

司膳二人，掌烹煎及膳羞、米面、薪炭。凡供奉口味，皆种别封印。典膳、掌膳各四人，掌调和御食，温、凉、寒、热，以时供进则尝之。有女史四人。

司酝、典酝、掌酝各二人，掌酒醴酏饮，以时进御。有女史二人。

司药、典药、掌药各二人，掌医方。凡药外进者，簿案种别。有女史四人。

司饎、典饎、掌饎各二人，掌给宫人饩食、薪炭，皆有等级，受付则旬别案记。有女史四人。

△尚寝局

尚寝二人，掌燕见进御之次叙，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

司设、典设、掌设各二人，掌床帷茵席铺设，久故者以状闻。凡汛扫之事，典设以下分视。有女史四人。

司舆、典舆、掌舆各二人，掌舆辇、繖扇、文物、羽旄，以时暴凉。典舆以下分察。有女史二人。

司苑、典苑、掌苑各二人，掌园苑莳植蔬果。典苑以下分察之。果熟，进御。有女史二人。

司灯、典灯、掌灯各二人，掌门閤灯烛。昼漏尽一刻，典灯以下分察。有女史二人。

△尚功局

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

司制、典制、掌制各二人，掌供御衣服裁缝。有女史二人。

司珍、典珍、掌珍各二人，掌珠珍、钱货。有女史六人。

司彩、典彩、掌彩各二人，掌绵彩、缣帛、丝枲。有赐用，则旬别案记。有女史二人。

司计、典计、掌计各二人，给衣服、饮食、薪炭。有女史二人。

宫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宫正掌戒令、纠禁、谪罚之事。宫人不供职者，司正以牒取裁，小事决罚，大事秦闻。有女史四人。阿监、副监，视七品。

○太子内官

良娣二人，正三品；良媛六人，正四品；承徽十人，正五品；昭训十六人，正七品；奉仪二十四人，正九品。

司闺二人，从六品；三司皆如之。掌导引妃及宫人名簿，总掌正、掌书、掌筵。

掌正三人，从八品，九掌皆如之。掌文书出入、管钥、纠察推罚。有女史三人。

掌书三人，掌符契、经籍、宣传、启奏、教学、禀赐、纸笔。有女史三人。

掌筵三人，掌幄帟、床褥、几案、舆繖、汛扫、铺设。

司则二人，掌礼仪参见，总掌严、掌缝、掌藏。

掌严三人，掌首饰、衣服、巾栉、膏沐、服玩、仗卫。有女史三人。

掌缝三人，掌裁纫、织绩。有女史三人。

掌藏三人，掌财货、珠宝、缣彩。

司馔二人，掌进食先尝，总掌食、掌医、掌园。有女史四人。

掌食三人，掌膳羞、酒醴、灯烛、薪炭、器皿。有女史四人。

掌医三人，掌方药、优乐。有女史二人。

掌园三人，掌种植蔬果。有女史二人。

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御史台

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行幸，乘路车为导。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迟明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押班，侍御史颛举不如法者。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号九参官；五品以上及折冲当番者五日一朝，号六参官。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学生四时参。凡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参。九品以上，自十月至二月，袴褶以朝；五品以上有珂，蕃官及四品非清官则否。凡朝位以官，职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齿，致仕官居上；职事与散官、勋官合班，则文散官居职事之下，武散官次之，勋官又次之；官同者，异姓为后。亲王、嗣王任文武官者，从其班，官卑者从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职事者，居同阶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国公居三品之下，郡公居从三品之下，县公居四品之下，侯居从四品之下，伯居五品之下，子居从五品之上，男居从五品之下。以前官召见者，居本品见任之上，以理解者，居同品之下。本司参集者，以职事为上下。文武三品非职事官者，朝参名簿，皆称曰诸公。凡出，不逾四面关则不辞见。都督、刺史、都护既辞，候旨于侧门。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初拜，以表让。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诸司长官，谢于正衙，复进状谢于侧门。两班三品以朔望朝，就食廊下，殿中侍御史二人为使涖之。高宗改治书侍御史中丞，以避帝名；龙朔二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再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两台御史，有假、有检校、有员外、有试，至神龙初皆废。景云三年，以两台望齐，纠举苛察，百僚厌其烦，乃废右台。延和元年复置，岁中以尚书省隶左台，月余而右台复废。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复有检校、里行、内供奉，或兼或摄，诸使下官亦如之。会昌初，升大夫、中丞品。东都留台，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

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留台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备。

侍御史六人，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寮及入閤承诏，知推、弹、杂事。凡三司理事，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朝堂。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长官，则与刑部郎中、员外郎、大理司直、评事往讯。弹劾，则大夫、中丞押奏。大事，法冠、硃衣、纁裳、白纱中单；小事常服。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事颛决，亦号台端。次一人知公廨。次一人知弹。分京城诸司及诸州为东、西：次一人知西推、赃赎、三司受事，号副端；次一人知东推、理匦等，有不纠举者罚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东推，莅太仓出纳；第二人同知西推，莅左藏出纳。号四推御史。只日，台院受事；双日，殿院受事。次侍御史一人，分司东都台。凡御史以下遇长官于路，去戴下马，长官敛辔止之。出入行止，殿中以下视以为法，先后有罚。入朝，则与殿中侍御史随仗分入，东则居侍中、黄门侍郎、给事中之次，西则居中书令、侍郎、舍人之次，各居中丞、大夫下。每一人东向承诏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则承诏者出。乐彦玮为大夫，以尝召两御史，乃加副承诏一人，阙则殿中承乏。监察御史分日直朝堂，入自侧门，非奏事不至殿庭；正门无籍；天授中，诏侧门置籍，得至殿庭；开元七年，又诏随仗入閤。分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尽雍、洛二州之境，月一代，将晦，即巡刑部、大理、东西徒坊、金吾、县狱。搜狩，则监围，察断绝失禽者。其后，以殿中掌左右巡；寻以务剧，选用京畿县尉。又置御史里行使、侍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以未为正官，无员数。唐法，殿中侍御史迁拜及职事，与侍御史钧。开元以降，权属侍御史，而殿中兼知库藏、宫门内事。故事，御史台不受讼，有诉可闻者略其姓名，托以风闻。其后，御史嫉恶者少，通状壅绝。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状，题告事人姓名。其后，宰相以御史权重，建议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复通状中书、门下，然后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轻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弹，自是杂端之任轻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复始，罢东西分日之限。隋末，废殿内侍御史；义宁元年，承相府置察非掾二人；武德元年，改曰殿中侍御史；龙朔元年，置监察御史里行；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里行，后亦颛以里行名官；长安二年，置内供奉。

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受事发辰，核台务，主公廨及户奴婢、勋散官之职。录事二人，从九品下。有主事二人。台院有令史七十八人，书令史二十五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二人。殿院有令史八人，书

令史十八人。察院有计史三十四人，令史十人，掌固十二人。

殿中侍御史九人，从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仪，京畿诸州兵皆隶焉。正班，列于閤门之外，纠离班、语不肃者。元日、冬至朝会，则乘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则往来门旗之内，检校文物亏失者。一人同知东推，监太仓出纳；一人同知西推，监左藏出纳；二人为廊下食使；二人分知左右巡；三人内供奉。

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纲目。

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战伐大克获，则数俘馘、审功赏，然后奏之。屯田、铸钱，岭南、黔府选补，亦视功过纠察。决囚徒，则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莅之。国忌斋，则与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观。莅宴射、习射及大祠、中祠，视不如仪者以闻。

初，开元中，兼巡传驿，至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监察御史分察尚书省六司，繇下第一人为始，出使亦然。兴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礼部，兼监祭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馆驿使；第三人察户部、刑部。岁终议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无以观能否，乃命颛察尚书省，号曰六察官。开元十九年，以监察御史二人莅太仓、左藏库。三院御史，皆初领繁剧外府推事。其后，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为监太仓使，第二人为监左藏库使。

凡诸使下三院御史内供奉，其班居正台监察御史之上。

○太常寺

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少卿为之贰。凡大礼，则赞引；有司摄事，则为亚献；三公行园陵，则为副；大祭祀，省牲、器，则谒者为之导；小祀及公卿嘉礼，命谒者赞相。凡巡幸、出师、克获，皆择日告太庙。凡藏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一曰天府

院，藏瑞应及伐国所获之宝，禘祫则陈于庙庭；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乐县院，藏六乐之器；四曰神厨院，藏御廪及诸器官奴婢。初，有衣冠署，令，正八品上；贞观元年，署废。高宗即位，改治礼郎曰奉礼郎，以避帝名；龙朔二年，改太常寺曰奉常寺，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复改太常寺曰司常寺。

丞二人，从五品下。掌判寺事。凡享太庙，则修七祀于西门之内。主簿二人，从七品上。

博士四人，从七品上。掌辨五礼；按王公、三品以上功过善恶为之谥；大礼，则赞卿导引。

太祝六人，正九品上。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卿省牲则循牲告充，牵以授太官。

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宗庙则设皇帝位于庭，九庙子孙列焉，昭、穆异位，去爵从齿。凡樽、彝、勺、冪、篚、坫、簠、簋、登，钘、笾、豆，皆辨其位。凡祭祀、朝会，在位拜跪之节，皆赞导之。公卿巡行诸陵，则主其威仪鼓吹，而相其礼。

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吕。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八寺录事品同。有礼院修撰、检讨官各一人，府十一人，史二十三人，谒者十人，赞引二十人，赞者四人，祝史六人，赞者十六人。太常寺、礼院礼生各三十五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

△两京郊社署

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上。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与奉礼郎设樽、罍、篚、冪，而太官令实之。立燎坛，积柴。合朔有变，则巡察四门，以俟变过，明则罢。有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五人，掌固五人，门仆八人，斋郎百一十人。斋郎掌供郊庙之役。太庙九室，室有长三人，以主樽、罍、篚、冪、锁钥，又有罍洗二人；郊坛有掌坐二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皆礼部奏补。凡室长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飨而员少，兼取三馆学生，皆绛衣绛帻。更一番者，户部下蠲符，岁一申考诸署所择者，太常以十月申解于礼部，如贡举法，帖《论语》及一大经。中第者录奏吏部注冬集散官，否者番上如初。六试而绌，授散官。唐初，以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官、左藏、乘

黄、典厩、典客、上林、太仓、平准、常平、典牧、左尚、右尚为上署，钩盾、右藏、织染、掌冶为中署，珍羞、良酝、掌酝、守宫、武器、车府、司仪、崇玄、导官、甄官、河渠、弩坊、甲坊、舟楫、太卜、廪牺、中校、左校、右校为下署。

△太乐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令掌调钟律，以供祭飨。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则输资钱，以充伎衣乐器之用。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复繇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第，功少者为中第，不勤者为下第，礼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满考少者，不叙。教长上弟子四考，难色二人、次难色二人业成者，进考，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为业成。业成、行脩谨者，为助教；博士缺，以次补之。长上及别教未得十曲，给资三之一；不成者隶鼓吹署。习大小横吹，难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谪。内教博士及弟子长教者，给资钱而留之。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唐改太乐为乐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有别教院。开成三年，改法曲所处院曰仙韶院。

△鼓吹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乐正四人，从九品下。令掌鼓吹之节。合朔有变，则帅工人设五鼓于太社，执麾旒于四门之塾，置龙床，有变则举麾击鼓，变复而止。马射，设□鼓金钲，施龙床。大傩，帅鼓角以助侲子之唱。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唐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增令一人。

△太医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医监四人，并从八品下；医正八人，从九品下。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

师，四曰咒禁师。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医师、医正、医工疗病，书其全之多少为考课。岁给药以防民疾。凡陵寝庙皆储以药，尚药、太常医各一人受之。宫人患坊有药库，监门莅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莅坊。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有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掌固四人，医师二十人，医工百人，医生四十人，典药一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工五十六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

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

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教如医生。

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

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焉。

△太卜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卜正、博士各二人，从九品下。掌卜筮之法：一曰龟，二曰五兆，三曰易，四曰式。祭祀、大事，率卜正卜日，示高于卿，退而命龟，既灼而占，先上旬，次中旬，次下旬。小祀、小事者，则卜正示高、命龟、作，而太卜令佐莅之。季冬，帅侲子堂赠大傩，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楯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砾雄鸡于宫门、城门。有卜助教二人，卜师二十人，巫师十五人，卜筮生四十五人，府一人，史二人，掌固二人。

△廪牺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牺牲粢盛之事。祀用太牢者，三牲加酒、脯、醢，与太祝牵牲就榜位，卿省牲，则北面告腯，以授太官。籍田，则供耒于司农卿，卿以授侍中；籍田所收以供粢盛、五齐、三酒之用，以余及槁饲牺牲。有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掌

固二人。

△汾祠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上。掌享祭洒扫之制。有府二人，史四人，庙干二人。开元二十一年置署。

三皇五帝以前帝王、三皇、五帝、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两京武成王庙

令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开阖、洒扫、释奠之礼。有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庙干二人，掌固四人，门仆八人。神龙二年，两京置齐太公庙署，其后废；开元十九年复置。天宝三载，初置周文王庙署；六载，置三皇五帝庙署；七载，置三皇五帝以前帝王庙署；九载，置周武王、汉高祖庙署。上元元年，改齐太公署为武成王庙署，硃全忠曰武明。

○光禄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掌酒醴膳羞之政，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凡祭祀，省牲镬、濯溉；三公摄祭，则为终献。朝会宴享，则节其等差。录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光禄寺曰司宰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膳寺。有府十一人，史二十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六人。

△太官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四人，从八品下。掌供祠宴朝会膳食。祭日，令白卿诣厨省牲镬，取明水、明火，帅宰人割牲，取毛血实豆，遂烹。又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有府四人，史八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掌固四人。

△珍羞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供祭祀、朝会、宾客之庶羞，榛栗、脯脩、鱼盐、菱芡之名数。武后垂拱元年，改肴藏署曰珍羞署，神龙元年复旧，开元元年又改。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书八人，饧匠五人，掌固四人。

△良酝署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供五齐、三酒。享太庙，则供郁鬯以实六彝；进御，则供春暴、秋清、酴□麋、桑落之酒。有府三人，史六人，监事二人，掌酝二十人，酒匠十三人，奉觯百二十人，掌固四人。

△掌醢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供醢醯之物：一曰鹿醢，二曰兔醢，三曰羊醢，四曰鱼醢。宗庙，用菹以实豆；宾客、百官，用醯酱以和羹。有府二人，史二人，主醢十人，酱匠二十三人，酢匠十二人，豉匠十二人，菹醢匠八人，掌固四人。

○卫尉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器械文物，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兵器入者，皆籍其名数。祭祀、朝会，则供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凡供宫卫者，岁再阅，有敝则脩于少府。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一人。龙朔二年，改曰司卫寺。武后光宅元年又改。有府六人，史十一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丞，掌判寺事，辨器械出纳之数。大事承制敕，小事则听于尚书省。

△两京武库署

令各二人，从六品下；丞各二人，从八品下。掌藏兵械。有赦，建金鸡，置鼓宫城门之右，大理及府县囚徒至，则击之。监事各一人，正九品上。诸署监事，品同。有府各六人，史各六人，典事各二人，掌固各五人。开元二十五年，东都亦置署。

△武器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外戎器。祭祀、巡幸，则纳于武库。给六品以上葬卤簿、棨戟。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下都护、中州、下州之门各十。衣幡坏者，五岁一易之。

薨卒者既葬，追还。监事二人。有府二人，史六人，典事二人，掌固四人。贞观中，东都亦置署。

△守宫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供帐帟。祭祀、巡幸，则设王公百官之位。吏部、兵部、礼部试贡举人，则供帷幕。王公婚礼，亦供帐具。京诸司长上官，以品给其床罽。供蕃客帷帟，则题岁月。席寿三年，氈寿五年，褥寿七年；不及期而坏，有罚。监事二人。有府二人，史四人，掌设六人，幕士八十人，掌固四人。

○宗正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领陵台、宗玄二署。凡亲有五等，先定于司封：一曰皇帝周亲、皇后父母，视三品；二曰皇帝大功亲、小功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周亲，视四品；三曰皇帝小功亲、缌麻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大功亲，视五品；四曰皇帝缌麻亲、袒免尊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小功亲；五曰皇帝袒免亲，太皇太后小功卑属，皇太后、皇后缌麻亲，视六品。皇帝亲之夫妇男女，降本亲二等，余亲降三等，尊属进一等，降而过五等者不为亲。诸王、大长公主、长公主亲，本品；嗣王、郡王非三等亲者，亦视五品；驸马都尉，视诸亲。祭祀、册命、朝会，陪位、袭封者皆以簿书上司封。主簿二人，从七品上。知图谱官一人，脩玉牒官一人，知宗子表疏官一人，录事二人。武德二年，置宗师一人，后省。龙朔二年，改宗正寺曰司宗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属寺。有府五人，史五人，亭长四人，掌固四人。京都太庙斋郎各一百三十人，门仆各三十三人，主簿、录事各二人。

△诸陵台

令各一人，从五品上；丞各一人，从七品下。建初、启运、兴宁、永康陵，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下。掌守卫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孙从父祖者亦如之；宫人陪葬，则陵户成坟。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开元二十四年，以宗庙所奉不可名以署，太常少卿韦縚奏废太庙署，以少卿一人知太庙事。二十五年，濮阳王彻为宗正卿，恩遇甚厚，建议以宗正司属籍，乃请以陵寝、宗庙隶宗正。天宝十二载，驸马都尉张垍为太常卿，得幸，又以太庙诸陵署

隶太常。十载，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升令品，永康、兴宁二陵称署如故。至德二年，复以陵庙隶宗正。永泰元年，太常卿姜庆初复奏以陵庙隶太常，大历二年复旧。陵台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二人，史各四人，主衣、主辇、主药各四人，典事各三人，掌固各二人，陵户各三百人，昭陵、乾陵、桥陵增百人。诸陵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典事各二人，掌固各二人，陵户各百人。

△诸太子庙

令各一人，从八品上；丞各一人，正九品下；录事各一人。令掌洒扫开阖之节，四时享祭焉。有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典事各二人，掌固各一人。

△诸太子陵

令各一人，从八品下；丞各一人，从九品下；录事各一人。有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典事各二人，掌固各一人，陵户各三十人。太常旧有太庙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七品下；斋郎二十四人。

△崇玄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道士、女官、僧、尼，见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官，御史一人涖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有府二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二人，崇玄学博士一人、学生百人。隋以署隶鸿胪，又有道场、玄坛。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每寺观有监一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天宝二载，以道

士隶司封。贞元四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以僧、尼隶主客，太清宫置玄元馆，亦有学士，至六年废，而僧、尼复隶两街功德使。

○太仆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卿掌厩牧、辇舆之政，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行幸，供五路属车。凡监牧籍帐，岁受而会之，上驾部以议考课。永徽中，太仆寺曰司驭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仆寺。有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乘黄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掌供车路及驯驭之法。凡有事，前期四十日，率驾士调习，尚乘随路色供马；前期二十日，调习于内侍省。有府一人，史二人，驾士一百四十人，羊车小史十四人，掌固六人。

△典厩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四人，从八品下。掌饲马牛、给养杂畜。良马一丁，中马二丁，驽马三丁，乳驹、乳犊十给一丁。有府四人，史八人，主乘六人，典事八人，执驭百人，驾士八百人，掌固六人。

△典牧署

令三人，正八品上；丞六人，从九品上。掌诸牧杂畜给纳及酥酪脯腊之事。群牧所送羊犊，以供廪牺、尚食。监事八人。有府四人，史八人，典事十六人，主酪七十四人，驾士百六十人，掌固四人。

△车府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王公以下车路及驯驭之法。从官三品以上婚、葬，给驾士。凡路车之马牛，率驭士调习。有府一人，史二人，典书四人，驭士百七十五人，掌固六人。

△诸牧监

上牧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各二人，正六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主簿各一人，正九品下。中牧监：监，正六品下；副监，从六品下；丞，从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下牧监：监，从六品下；副监，正七品下；丞，正九品上；主簿，从九品下。中牧监副监、丞，减上牧监一员。南使、西使，丞各三人，从七品下；录事各一人，从九品下。北使、盐州使，丞各二人，从七品下。掌群牧孳课。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马牛之群，有牧长，有尉。马之驽、良，皆著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岁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以仲秋上于寺，送细马，则有牵夫、识马小儿、兽医等。凡马游牝以三月，驹犊在牧者，三岁别群。孳生过分有赏，死耗亦以率除之。岁终监牧使巡按，以功过相除为考课。上牧监，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六人，典事各八人，掌固各四人。中牧监，减府一人，史、典事各减三人。下牧监，典事、掌固减二人。南使、西使，录事、史各一人，府各五人，史各九人；北使、盐州使，录事以下员数及品，如南使。麟德中，置八使，分总监坊。秦、兰、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监四十有八：南使有监十五，西使有监十六，北使有监七，盐州使有监八，岚州使有监二。自京师西属陇右，有七马坊，置陇右三使领之。又有沙苑、楼烦、天马监。沙苑监掌畜陇右诸牧牛羊，给宴祭及尚食所用，每岁与典牧署供焉。自监以下，品数如下牧监。至开元二十三年，废监。

△东宫九牧监

丞二人，正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掌牧养马牛，以供皇太子之用。有录事史各一人，府三人，史六人。初，监有监、副监、丞、主簿、录事各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四人，掌固二人。自监以下，品同下牧监。又有马牧使，有丞以下官。

○大理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五品下。掌折狱、详刑。凡罪抵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系者五日一虑。

龙朔二年，改曰详刑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刑寺；中宗时废狱丞。有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司直史十二人，评事史二十四人，狱史六人，亭长四人，掌固十八人，问事百人。

正二人，从五品下。掌议狱，正科条。凡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五品以上论者，莅决。巡幸则留总持寺事。

丞六人，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徒以上囚，则呼与家属告罪，问其服否。

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掌印，省署钞目，句检稽失。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私罪赎铜一斤，公罪二斤，皆为一负；十负为一殿。每岁吏部、兵部牒覆选人殿负，录报焉。

狱丞二人，从九品下。掌率狱史，知囚徒。贵贱、男女异狱。五品以上月一沐，暑则置浆。禁纸笔、金刃、钱物、杵梃入者。囚病，给医药，重者脱械锁，家人入侍。

司直六人，从六品上；评事八人，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推讯长史，当停务禁锢者，请鱼书以往。录事二人。

○鸿胪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第三等居武官三品之下，第四等居五品之下，第五等居六品之下，有官者居本班。御史察食料。二王後、夷狄君长袭官爵者，辨嫡庶。诸蕃封命，则受册而往。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凡客还，鸿胪籍衣赍赐物多少以报主客，给过所。蕃客奏事，具至日月及所奏之宜，方别为状，月一奏，为簿，以副藏鸿胪。献马，则殿中、太仆寺涖阅，良者入殿中，驽病入太仆。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鹰、鹘、狗、豹无估，则鸿胪定所报轻重。凡献物，皆客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皇帝、皇太子为五服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卿赞相。大臣一品葬，以卿护；二品，以少卿；三品，以丞。皆司仪示以礼制。主簿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龙朔二年，改鸿胪寺曰同文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宾寺。有府五人，史十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典客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下。掌二王後介公、酇公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藩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酋渠首领朝见者，给

禀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有典客十三人，府四人，史八人，掌固二人。

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掌送迎蕃客，颛莅馆舍。

△司仪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凶礼丧葬之具。京官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祖父母、父母丧，职事散官五品以上、都督、刺史卒于京师，及五品死王事者，将葬，祭以少牢，率斋郎执俎豆以往。三品以上赠以束帛，黑一、纁二，一品加乘马；既引，遣使赠于郭门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五品以上葬，给营墓夫。有司仪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设十八人，斋郎三十人，掌固四人，幕士六十人。

○司农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仓储委积之事。总上林、太仓、钩盾、霝官四署及诸仓、司竹、诸汤、宫苑、盐池、诸屯等监。凡京都百司官吏禄禀、朝会、蔡祀所须，皆供焉。藉田，则进耒耜。

丞六人，从六品上。总判寺事。凡租及藁秸至京都者，阅而纳焉。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俘口则配轻使，始至给禀食。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司农寺曰司稼寺。有府三十八人，史七十六人，计史三人，亭长九人，掌固七人。

△上林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四人，从八品下。掌苑囿园池。植果蔬，以供朝会、祭祀及尚食诸司常料。季冬，藏冰千段，先立春三日纳之冰井，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仲春启冰亦如之。监事十人。有府七人，史十四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五人。

△太仓署

令三人，从七品下；丞五人，从八品下；监事八人。掌廪藏之事。有府十人，史二十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八人。

△钩盾署

令二人，正八品上；丞四人，正九品上；监事十人，掌供薪炭、鹅鸭、蒲萄、陂池薮泽之物，以给祭祀、朝会、飨燕宾客。有府七人，史十四人，典事十九人，掌固五人。

△{道禾}官署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四人，正九品上；监事十人。掌{道禾}择米麦。凡九谷，皆随精粗差其耗损而供焉。有府八人，史十六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五人。初有御细仓督、麴面仓督，贞观中省。

△太原、永丰、龙门等仓

每仓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掌仓廪储积。凡出纳帐籍，岁终上寺。有录事一人，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龙门等仓，减府一人，史、典事、掌固各减二人。

△司竹

监一人，从六品下；副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上。掌植竹、苇，供宫中百司帘篚之属，岁以笋供尚食。有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十人，掌固四人，苇园匠一百人。

△庆善、石门、温泉汤等监

每监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七品下。掌汤池、宫禁、防堰及倚粟刍、脩调度，以备供奉。王公以下汤馆，视贵贱为差。凡近汤所润瓜蔬，先时而熟者，以荐陵庙。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掌固四人。

△京都诸宫苑总监

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各一人，从六品下；丞各二人，从七品下；主簿各二人，从九品上。掌苑内宫馆、园池、禽鱼、果木。凡官属人畜出入，皆有籍。有录事各二人，府各八人，史各十六人，亭长各四人，掌固各六人，兽医各五人。

△京都诸园苑监、苑四面监

监各一人，从六品下；副监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下。掌完葺苑面、宫馆、园池与种莳、蕃养六畜之事。显庆二年，改青城宫监曰东都苑北面监，明德宫监曰东都苑南面监，洛阳宫农圃监曰东都苑东面监，仓货监曰东都苑西面监。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六人，典事各六人，掌固各六人。

△九成宫总监

监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从七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掌脩完宫苑，供进炼饵之事。有录事一人，府三人，自监以下，品同宫苑。武德初，改隋仁寿宫监曰九成宫监。

△诸盐池监

监一人，正七品下，掌盐功簿帐。有录事一人，史二人。

△诸屯

监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掌营种屯田，句会功课及畜产簿帐，以水旱蝝蝗定课。屯主劝率营农，督敛地课。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掌固四人。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

○太府寺

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掌财货、廪藏、贸易，总京都四市、左右藏、常平七署。凡四方贡赋、百官俸秩，谨其出纳。赋物任土所出，定精粗之差，祭祀币帛皆供焉。龙朔二年，改太府寺曰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府寺。中宗即位，复曰太府寺。有府二十五人，史五十人，计史四人，亭长七人，掌固七人。

丞四人，从六品上。掌判寺事。凡元日、冬至以方物陈于庭者，受而进之。会赐及别敕六品以下赐者，给于朝堂。以一人主左、右藏署帐，凡在署为簿，在寺为帐，三月一报金部。

主簿二人，从七品上。掌印，省钞目，句检稽失，平权衡度量，岁以八月印署，然后用之。录事二人。

△两京诸市署

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禁榷固及参市自殖者。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簿。车驾行幸，则立市于顿侧互市，有卫士五十人，以察非常。有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三人，掌固一人。

△左藏署

令三人，从七品下；丞五人，从八品下；监事八人。掌钱帛、杂彩。天下赋调，卿及御史监阅。有府九人，史十八人，典事十二人，掌固八人。

△右藏署

令二人，正八品上；丞三人，正九品上；监事四人。掌金玉、珠宝、铜铁、骨角、齿毛、彩画。有府五人，史十二人，典事七人，掌固十人。

△常平署

令一人，从七品上；丞二人，从八品下；监事五人。掌平籴、仓储、出纳。有府四人，史八人，典事五人，掌固六人。显庆三年，置署。武后时，东都亦置署。

○国子监

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天子视学，皇太子齿胄，则讲义。释奠，执经论议，奏京文武七品以上观礼。凡授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兼习《孝经》、《论语》、《老子》，岁终，考学官训导多少为殿最。

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

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录事一人，从九品下。武德初，以国子监曰国子学，隶太常寺，贞观二年复曰监。龙朔二年，改国子监曰司成馆，祭酒曰大司成，司业曰

少司成。咸亨元年复曰监。垂拱元年，改国子监曰成均监。有府七人，史十三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

△国子学

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每岁通两经。求仕者，上于监；秀才、进士亦如之。学生以长幼为序，习正业之外，教吉、凶二礼，公私有事则相仪。龙朔二年，改博士曰宣业。有大成十人，学生八十人，典学四人，庙干二人，掌固四人，东都学生十五人。

助教五人，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

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

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

△太学

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每经百人。有学生七十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十五人。

△广文馆

博士四人，助教二人。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有学生六十人，东都十人。天宝九载，置广文馆，有知进士助教，后罢知进士之名。

△四门馆

博士六人，正七品上；助教六人，从八品上；直讲四人。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有学生三百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五十人。

△律学

博士三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律令为颛业，兼习格式法例。隋，律学隶大理寺，博士八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有学生二十人，典学二人。元和初，东都置学生五人。

△书学

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武德初，废书学，贞观二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秘书省，龙朔二年复。有学生十人，典学二人，东都学生三人。

△算学

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二分其经以为业：《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为颛业，兼习《记遗》、《三等数》。凡六学束脩之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助教以下所掌亦如之。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太史局。龙朔二年复。有学生十人，典学一人，东都学生二人。

○少府

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凡武库袍襦，皆识其轻重乃藏之，冬至、元日以给卫士。诸州市牛皮、角以供用，牧畜角、筋、脑、革悉输焉。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丞六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给五署所须金石、齿革、羽毛、竹木，所入之物，各以名数州土为籍。工役众寡难易有等差，而均其劳逸。主簿二人，从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上。武德初，废监，以诸署隶太府寺。贞观元年复置。龙朔二年改曰内府监，武后垂拱元年曰尚方监。有府二十七人，史十七人，计史三人，亭长八人，掌固六人，短蕃匠五千二十九人，绫绵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

二人，配京都诸司诸使杂匠百二十五人。

△中尚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凡金木齿革羽毛，任土以时而供。赦日，树金鸡于仗南，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维以绛绳，将作监供焉。击□鼓千声，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儿得鸡首者官以钱购，或取绛幡而已。岁二月，献牙尺；寒食，献；五月，献绶带；夏至，献雷车；七月，献钿针；腊日，献口脂；唯笔、琴瑟弦月献；金银暨纸非旨不献。制鱼袋以给百官；蕃客赐宝钿带鱼袋，则授鸿胪寺丞、主簿。监作四人，从九品下。凡监作，皆同品。有府九人，史十八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唐改内尚方署曰中尚方署。武后改少府监曰尚方监，而中左右尚方、织染方、掌冶方五署，皆去方以避监。自是不改矣。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五人，从八品下。掌供翟扇、盖繖、五路、五副、七辇、十二车，及皇太后、皇太子、公主、王妃、内外命妇、王公之车路。凡画素刻镂与宫中蜡炬杂作，皆领之。监作六人。有府七人，史二十人，典事十八人，掌固十四人。

△右尚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四人，从八品下。掌供十二闲马之辔。每岁取于京兆、河南府，加饰乃进。凡五品三部之帐，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皆儗其用，皮毛之工亦领焉。监作六人。有府七人，史二十人，典事十三人，掌固十人。

△织染署

令一人，正八品上；丞二人，正九品上。掌供冠冕、组绶及织纟任、色染。锦、罗、纱、縠、绫、□、施、绢、布，皆广尺有八寸，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絇，麻三斤为綟。凡绫锦文织，禁示于外。高品一人专莅之，岁奏用度及所织。每掖庭经锦，则给酒羊。七月七日，祭杼。监作六人。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典事十一人，掌固五人。

△掌冶署

令一人，正八品上；丞二人，正九品上。掌范镕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唯镴官市。边州不置铁冶，器用所须，皆官供。凡诸冶成器，上数于少府监，然后给之。监作二人。有府六人，史十二人，典事二十三人，掌固四人。

△诸冶监

令各一人，正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上。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唯兴农冶颛供陇右监牧。监作四人。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掌固四人。太原冶，减监作二人。

△诸铸钱监

监各一人，副监各二人，丞各一人。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副监，上佐；丞，以判司；监事以参军及县尉为之。监事各一人。有录事各一人，府各三人，史各四人，典事各五人。凡铸钱有七监，会昌中，增至八监，每道置铸钱坊一。大中初，三监废。

△互市监

每监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蕃国交易之事。隋以监隶四方馆。唐隶少府。贞观六年，改交市监曰互市监，副监曰丞，武后垂拱元年曰通市监。有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价人四人，掌固八人。

○将作监

监二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土木工匠之政，总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监。大明、兴庆、上阳宫，中书、门下、六军仗舍、闲厩，谓之内作；郊庙、城门、省、寺、台、监、十六卫、东宫、王府诸廨，谓之外作。自十月距二月，休冶功；自冬至距九月，休土功。凡治宫庙，太常择日以闻。

丞四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凡外营缮、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须省符。功有长短，役有轻重。自四月距七月，为长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自十月距正月，为短功。长上匠，州率资钱以酬雇。军器则勒岁月与工姓名。武德初，改令曰大匠，少令曰少匠。龙朔

二年，改将作监曰缮工监，大匠曰大监，少匠曰少监。咸亨元年，缮工监曰营缮监。天宝十一载，改大匠曰大监，少匠曰少监。有府十四人，史二十八人，计史三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短蕃匠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资匠二百六十人。

主簿二人，从七品下。掌官吏粮料、俸食，假使必由之。诸司供署监物有阙，举焉。录事二人，从九品上。

△左校署

令二人，从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梓匠之事。乐县、簨虡、兵械、丧葬仪物皆供焉。宫室之制，自天子至士庶有等差，官脩者左校为之。监作十人。有府六人，史十二人，监作十二人。

△右校署

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三人，正九品下。掌版筑、涂泥、丹垩、匽厕之事。有所须，则审其多少而市之。监作十人。有府五人，史十人，典事二十四人。

△中校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三人，正九品下。掌供舟军、兵械、杂器。行幸陈设则供竿柱，闲厩系秣则供行槽，祷祀则供棘葛，内外营作所须皆取焉。监牧车牛，有年支刍豆，则受之以给车坊。监事四人。武后时，改曰营缮署。垂拱元年复旧，寻废。开元初复置。有府二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二人。

△甄官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兽、碑、柱、碾、硠、瓶、缶之器，敕葬则供明器。监作四人。有府五人，史十人，典事十八人。

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监，监各一人，正七品下；副监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上。掌采伐材木。监作四人。武德初，置百工监，掌舟车及营造杂作，有监、少监各一人，丞四人，主簿一人。又置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五监。贞观中，废百工监。高宗置百工署，掌东都土木瓦石之功。开元十五年为监。有录事一

人，府一人，史三人，典事二十人。

○军器监

监一人，正四品上；丞一人，正七品上。掌缮甲弩，以时输武库。总署二：一曰弩坊，二曰甲坊。主簿一人，正八品下；录事一人，从九品下。武德初，有武器监一人，正八品下。掌兵杖、厩牧。少监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七年废军器监，八年复置，九年又废。贞观六年，废武器监。开元以前，军器皆出左尚署，三年置军器监，十一年复废为甲弩坊，隶少府，十六年复为监。有府八人，史十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

△弩坊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出纳矛槊、弓矢、排弩、刃镞、杂作及工匠。监作二人。有府二人，史五人，典事二人。贞观六年，改弓弩署为弩坊署，甲铠署为甲坊署。

△甲坊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出纳甲胄、■绳、筋角、杂作及工匠。监作二人。有府二人，史五人，典事二人。

○都水监

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总河渠、诸津监署。凡渔捕有禁，溉田自远始，先稻后陆，渠长、斗门长节其多少而均焉。府县以官督察。丞二人，从七品上。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因灌溉盗费者有禁。水入内之余，则均王公百官。主簿一人，众八品下。掌运漕、渔捕程，会而纠举之。武德初，废都水监为署。贞观六年复为监，改令曰使者。龙朔二年，改都水监曰司津监，使者曰监。武后垂拱元年，改都水监曰水衡监，使者曰都尉。开元二十五年，不隶将作监。有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亭长一人，掌固四人。初，贞观六年，置舟楫署，有令一人，正八品下，掌舟楫、运漕；漕正一人，府三人，史六人，监漕一人，漕史一人，典事六人，掌固八人。上元二年，置丞二人，正九品下，掌运漕隐失。开元二十六年，署废。

△河渠署

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上。掌河渠、陂池、堤堰、鱼醢之事。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颛之。飨宗庙，则供鱼鲅；祀昊天上帝，有司摄事，则供腥鱼。日供尚食及给中书、门下，岁供诸司及东宫之冬藏。渭河三百里内渔钓者，五坊捕治之。供祠祀，则自便桥至东渭桥禁民渔。三元日，非供祠不采鱼。唐有河堤使者。贞观初改曰河堤谒者。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三人，每渠及斗门有长一人，掌固三人，鱼师十二人。初，有监漕十人，从九品上，大历后省。兴成、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从九品下。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掌固二人。贞观六年皆废。

河堤谒者六人，正八品下。掌完堤堰、利沟渎、渔捕之事。泾、渭、白渠，以京兆少尹一人督视。

△诸津

令各一人，正九品上；丞二人，从九品下。掌天下津济舟梁。灞桥、永济桥，以勋官散官一人莅之；天津桥、中桥，则以卫士拚扫。凡舟渠之备，皆先儗其半，袽塞、竹□，所在供焉。唐改津尉曰令，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三人，津吏五人，桥丁各三十人，匠各八人。京兆、河南诸津，隶都水监；便桥、渭桥、万年三桥，有丞一人，从九品下；府一人，史十人，典事二人，掌固二人。贞观中废。

志第三十九上百官四上

○十六卫

△左右卫

上将军各一人，从二品；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掌宫禁宿卫，凡五府及外府皆总制焉。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皇帝御正殿，则守诸门及内廂宿卫仗。非上日，亦将军一人押仗，将军缺，以中郎将代将军，掌贰上将军之事。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卫上将军以下，品同。武德五年，改左右翊卫曰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曰左右威卫，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曰左右府，唯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仍隋不改。显庆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龙朔二年，左右卫府、骁卫府、武卫府，皆省“府”字，左右威卫曰左右武威卫，左右领军卫曰左右戎卫，左右候

卫曰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府曰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卫，后又曰左右千牛卫。咸亨元年，改左右戎卫曰领军卫。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骁卫曰左右武威，左右武卫曰左右鹰扬卫，左右威卫曰左右豹韬卫，左右领军卫曰左右玉钤卫。贞元二年，初置十六卫上将军。左右卫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亭长八人，掌固四人。

长史各一人，从六品上。掌判诸曹、五府、外府禀禄，卒伍、军团之名数，器械、车马之多少，小事得专达，每岁秋，赞大将军考课。

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上。掌受诸曹及五府、外府之事，句稽抄目，印给纸笔。

仓曹参军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五府文官勋考、假使、禄俸、公廨、田园、食料、医药、过所。自仓曹以下同品。有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四人，史七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武后长安初，改铠曹曰胄曹，中宗即位复旧，先天元年又曰胄曹。开元初，诸卫司仓、司兵、骑兵参军，改曰仓曹、兵曹、骑曹、胄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各二人，掌五府武官宿卫番第，受其名数，而大将军配焉。骑曹参军事各一人，掌外府杂畜簿帐、牧养。凡府马承直，以远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敕出宫城者，给马。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掌兵械、公廨兴缮、罚谪。大朝会行从，则受黄质甲铠、弓矢于卫尉。

奉车都尉，掌驭副车。有其名而无其人，大陈设则它官摄。驸马都尉无定员，与奉车都尉皆从五品下。

司阶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正七品下；司戈各五人，正八品下；执戟各五人，正九品下；长上各二十五人，从九品下。武后天授二年，置诸卫司阶、中候、司戈、执戟，谓之四色官。

亲卫之府一：曰亲府。勋卫之府二：一曰勋一府，二曰勋二府。翊卫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凡五府：每府中郎将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将一人，正五品上；亲卫，正七品上；勋卫，从七品上；翊卫，正八品上。总四千九百六十三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校尉各五人，正六品上。每校尉有旅帅二人，从六品上；每旅帅各有队正二十人，正七品上，副队正二十人，正七品下。五府中郎将掌领校尉、旅帅、亲卫、勋卫之属宿卫者，而总其府事；左右郎将贰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将军而配以职。武德、贞观世重资廕，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

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每月番上者数千人，宿卫内庑及城门，给禀食。执扇三卫三百人，择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本卫印臂，送殿中省肄习，仗下，每番三卫一人，为太仆寺引辂。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禀。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三人。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以亲卫曰一府，勋卫、翊卫曰二府，谓之三府卫。诸卫翊卫及率府亲、勋卫，亦曰三卫。永徽三年，避太子讳，改中郎将曰旅贲郎，郎将曰翊军郎。太子废，复旧。

△左右骁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豹骑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守诸门，在皇城四面、宫城内外，则与左右卫分知助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二人，兵曹参军事各二人，骑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左右司阶各二人，左右中候各三人，左右司戈各五人，左右执戟各五人。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各一人，左郎将各一人，右郎将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校尉各五人，旅帅各十人，队正各二十人，副队正各二十人。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府二人，史二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

△左右武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二人，兵曹参军事各二人，骑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左右司阶各二人，左右中候各三人，左右司戈各五人，左右执戟各五人，长上各二十五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官，同骁卫。有称长二人，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称长掌唱警，为应跸之节。

△左右威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羽林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主守，则知皇城东面助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二人，兵曹参军事各二人，骑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左右司阶各二人，左右中候各三人，左右司戈各五人，左右执戟各五人，长上各二十五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官，同骁卫。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

△左右领军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同左右卫。凡翊府之翊卫、外府射声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主守，则知皇城西面助铺及京城、苑城诸门。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二人，兵曹参军事各二人，骑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左右司阶各二人，左右中候各三人，左右司戈各五人，左右执戟各五人，长上各二十五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官，同骁卫。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

△左右金吾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卫及外府佽飞番上，皆属焉。师田，则执左右营之禁，南衙宿卫官将军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职。大功役，则与御史循行。凡敝幕、故氈，以给病坊。兵曹参军事，掌翊府、外府武官，兼掌猎师。骑曹参军事，掌外府杂畜簿帐、牧养之事。胄曹参军事，掌同左右卫。大朝会行从，给青龙旗、槊于卫尉。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二人，兵曹参军事各二人，骑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左右司阶各二人，左右中候各三人，左右司戈各五人，左右执戟各五人，左右街使各一人，判官各二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官如骁卫。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仓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骑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三人，史三人。左右街典二人，引驾仗三卫六十人，引驾佽飞六十六人，大角手六百人。隋有察非掾，至唐废。

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入閤日，中郎将一人升殿受状，卫士六百为大角手，六

番阅习，吹大角为昏明之节，诸营垒候以进退。

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襜，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左右监门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诸门禁卫及门籍。文武官九品以上，每月送籍于引驾仗及监门卫，卫以帐报内门。凡朝参、奏事、待诏官及繖扇仪仗出入者，阅其数。以物货器用入宫者，有籍有傍。左监门将军判入，右监门将军判出，月一易其籍。行幸，则率属于衙门监守。

长史，掌判诸曹及禁门，巡视出入而司其籍、傍。余同左右卫。兵曹参军事兼掌仓曹，胄曹兼掌骑曹。

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涖宫殿城门，皆左入右出。中郎将各四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二人。兵曹，府三人，史五人；胄曹，府三人，史四人。监门校尉三百二十人，直长六百八十人，长入长上二十人，直长长上二十人。监门校尉掌叙出入。唐改监门府郎将为将军。

△左右千牛卫

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侍卫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宿卫，以主仗守戎器。朝日，领备身左右升殿列侍。亲射，则率属以从。胄曹参军事掌甲仗。凡御仗之物二百一十有九，羽仪之物三百，自千牛以下分掌之。上日，执御弓箭者亦自备以入宿。主仗每月上，则配以职，行从则兼骑曹。中郎将各二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唐改备身郎将曰将军，备身将曰中郎将，千牛左右、备身左右曰千牛备身。初置备身主仗。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兵曹，府一人，史二人；胄曹，府一人，史一人。千牛备身十二人，备身左右十二人，备身一百人，主仗一百五十人。千牛备身掌执御刀，服花钿绣衣绿，执象笏，宿卫侍从。备身左右掌执御弓矢，宿卫侍从。备身，掌宿

卫侍从。主仗，掌守供御兵仗。

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供奉侍卫。凡千牛及备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将军领之，中郎将佐其职。有口敕，通事舍人承传，声不下闻者，中郎将宣告。

○诸卫折冲都尉府

每府折冲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别将各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长史各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上府正八品下，中府正九品下，下府从九品上。校尉五人，从七品下。旅帅十人，从八品上。队正二十人，正九品下；副队正二十人，从九品下。

折冲都尉掌领属备宿卫，师役则总戎具、资粮、点习，以三百人为团，一校尉领之。捉铺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问，不应则弹弓而向之，复不应则旁射，又不应则射之。昼以排门人远望，暮夜以持更人远听。有众而嚣，则告主帅。

左右果毅都尉，掌贰都尉。每府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丘曹，府二人，史三人。每队正领兵五十人。武德元年，改鹰扬郎将曰军头，正四品下；鹰击郎将曰府副，正五品上；司马曰长史，正八品下；校尉，正六品下，旅帅，正七品下。废越骑、步兵二校尉及察非掾。又改军头曰骠骑将军，府副曰车骑将军，皆为府。诸率府置骠骑将军五人、车骑将军十人。二年，以车骑将军府隶骠骑府，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皆隶焉。每军，将军一人，副一人。至六年废。七年，改骠骑将军府为统军府，车骑将军为别将。八年，复置十二军。贞观十年，改统军府曰折冲都尉，别将曰果毅都尉。军坊置坊主一人，检校户口，劝课农桑，以本坊五品勋官为之。三辅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永徽中，废长史，置司马一人，总司兵、司骑二局。武后垂拱中，以千二百人为上府，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赤县为赤府，畿县为畿府。圣历元年，废司马，置长史、兵曹参军事，又有别将一人，从六品下，居果毅都尉之次，其后分左右各一人，寻废。久之，复置一人，降其品。开元初，卫士为武士，诸卫折冲、果毅、别将，择有行者为展仗押官。右羽林军十五人，左羽林军二十五人，衣服同色。诸卫有弩手，左右骁卫各八十五人，余卫各八十三人。

△左右羽林军

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三人，从三品。掌统北衙禁兵，督摄左右厢飞骑仪仗。大朝会，则周卫阶陛。巡幸，则夹驰道为内仗。凡飞骑番上者，配其职。有敕上南衙者，大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降墨敕，然后乃得入。长史各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上；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兼总骑曹事；兵曹参军事各一人；胄曹参军事各一人。自仓曹参军以下，皆正八品下。司阶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正七品下；司戈各五人，正八品上；执戟各五人，正九品下；长上各十人。左右翊卫中郎将府中郎将一人，正四品下；左右中郎一人，左右郎将一人，皆正五品上；兵曹参军事一人，正九品上；校尉五人，旅帅十人，队正二十人，副队正二十人。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兵曹各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史各二人。左右翊中郎将府，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仓曹、兵曹各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史各二人。

△左右龙武军

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统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三人，从三品。掌同羽林。长史、录事参军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司阶各二人，中候各三人，司戈、执戟各五人，长上各十人。景云元年，置龙武将军。兴元元年，六军各置统军。贞元三年，龙武军增将军一员，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仓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史各二人。

△左右神武军

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统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三人，从三品。总衙前射生兵。长史、录事参军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各一人，司阶各二人，中候各三人，司戈、执戟各五人，长上各十人。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仓曹、兵曹、胄曹府、史，皆如龙武军。开元二十六年，分羽林置左右神武军，寻废；至德二年复置。

△左右神策军

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统军各二人，正三品；将军各四人，从三品。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护军中尉各一人，中护军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句判官二人，句覆官各一人，表奏官各一人，支计官各一人，孔

目官各二人，驱使官各二人。自长史以下，员数如龙武军。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号六军。贞元二年，神策军置大将军、将军，十四年置统军，品秩同六军。始，殿前左右神威军，有大将军二人，正二品；统军二人，从三品；将军二人，从五品。元和初，为一军，号天威军。八年废，以军隶神策，有马军、步军将军及指挥使等，以马军大将军知军事。天复三年废神策军，四年复置神策军。

△东宫官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从一品。掌辅导皇太子。每见，迎拜殿门，三师答拜，每门必让，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太子出，则乘路备卤簿以从。

少师、少傅、少保各一人，从二品。掌晓三师德行，以谕皇太子，奉太子以观三师之道德。自太师以下唯其人，不必备。先天元年开府，置令、丞各一人，隶詹事府。寻废。

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宴会则上齿。侍读，无常员，掌讲导经学。贞观十八年，以宰相兼宾客。开元中，定员四人。太宗时，晋王府有侍读，及为太子亦置焉。其后，或置或否。开元初，十王宅引辞学工书者入教，亦为侍读。

△詹事府

太子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统三寺、十率府之政，少詹事为之贰。皇太子书称令，庶子以下署名奉行，书案、画日。丞二人，正六品上。掌判府事，知文武官簿、假使。凡敕令及尚书省、二坊符牒下东宫诸司者，皆发焉。主簿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正九品下。隋废詹事府。武德初复置。龙朔二年曰端尹府，詹事曰端尹，少詹事曰少尹。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宫尹府，詹事曰宫尹，少詹事曰少尹。有令史九人，书令史十八人。

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宫寮及率府之兵。皇太子朝，则分知东西班。监国，则詹事、庶子为三司使，司直一人与司议郎、舍人分日受理启状。太子出，则分察卤簿之内。有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左春坊

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中允二人，正五品下。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皇太子出，则版奏外办、中严；入则解严。凡令书下，则与中允、司议郎等画诺、覆审，留所画以为案，更写印署，注令诺，送詹事府。司议郎二人，正六品上。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谒、从祀、释奠、讲学、监国之命，可传于史册者，录为记注；宫坊祥眚，官长除拜、薨卒，岁终则录送史馆。左谕德一人，正四品下。掌谕皇太子以道德，随事讽赞。皇太子朝宫臣，则列侍左阶，出入骑从。左赞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以经教授诸郡王。录事二人，从八品下；主事三人，从九品下。隋有内允。武德三年改曰中舍人，隶门下坊。贞观初曰中允，十八年置司议郎。永徽三年，避皇太子名，复改中允曰内允。太子废，复旧。龙朔二年，改门下坊曰左春坊，左庶子曰左中护，中允曰左赞善大夫，司议郎分左右，置左右谕德各一人。咸亨元年，皆复旧，司议郎不分左右，其后谕德废而司议郎复分。仪凤四年，置左右赞善大夫各十人，以同姓为之。景云二年，始兼用庶姓，改门下坊曰左春坊，复置谕德，庶子以比侍中，中允以比门下侍郎，司议郎以比给事中，赞善大夫以比谏议大夫，谕德以比散骑常侍。右坊，则庶子以比中书令，中舍人以比中书侍郎，太子监国则庶子比尚书令。有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二人，传令四人，掌仪二人，赞者三人，亭长三人，掌固十人。

△崇文馆

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显庆元年，置学生二十人。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曰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及雠校，皆无常员，无其人则庶子领馆事。开元七年，改雠校曰校书郎。乾元初，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书直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

△司经局

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文学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校刊经史。唐改太子正书曰正字。龙朔三年，改司经局曰桂坊，罢隶左春坊，领崇贤馆，比御史台；以詹事一人为令，比御史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以洗马为司经大夫。置文学四

人，录事一人，正九品下。三年，改司经大夫曰桂坊大夫，纠正违失。咸亨元年，复隶左春坊，省录事。有书令史二人，书吏二人，典书四人，楷书二十五人，掌固六人，装潢匠二人，熟纸匠、笔匠各一人。

△典膳局

典膳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进膳、尝食，丞为之贰。每夕，更直于厨。龙朔二年，改典膳监曰典膳郎。有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主食六人，典食二百人，掌固四人。

△药藏局

药藏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医药，丞为之贰。皇太子有疾，侍医诊候议方。药将进，宫臣涖尝，如尚药局之职。有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侍医四人，典药二人，药童六人，掌固四人。

△内直局

内直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掌符玺、衣服、繖扇、几案、笔砚、垣墙。龙朔二年，改监曰内直郎，副监曰丞。有令史一人，书吏三人，典服十二人，典扇八人，典翰八人，掌固六人。武德中，有典玺四人，开元中废。

△典设局

典设郎四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掌汤沐、灯烛、汛扫、铺设。凡皇太子散斋别殿、致斋正殿，前一日设幄坐于东序及室内，张帷前楹。龙朔二年，改斋帅局曰典设局，斋帅曰郎。有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幕士二百四十五人，掌固十二人。

△宫门局

宫门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掌宫门管钥。凡夜漏尽，击漏鼓而开；夜漏上水一刻，击漏鼓而闭。岁终行傩，则先一刻而启。皇太子不在，则阖正门；还仗，如常。凡宫中，明时不鼓。龙朔三年，改宫门监曰宫门郎。有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门仆百人，掌固四人。

△右春坊

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下。掌侍从、献纳、启奏，中舍人为之贰。皇太子监国，下令书则画日，至春坊则庶子宣传，中舍人奉行。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上。掌行令书、表启。诸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上右春坊通事舍人以进。通事舍人八人，正七品下。掌导宫臣辞见，承令劳问。右谕德一人，右赞善大夫五人，录事一人，主事二人，品皆如左春坊。隋内舍人隶典书坊。武德初改曰中舍人，管记舍人曰太子舍人。永徽元年，避太子名，复改中舍人曰内舍人。龙朔二年，改典书坊曰右春坊，右庶子曰右中护，中舍人曰右赞善大夫，舍人曰右司议郎。有令史九人，书令史十八人，传令四人，典谒四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

△家令寺

家令一人，从四品上。掌饮膳、仓储。总食官、典仓、司藏三署。皇太子出入，则乘轺车为导；祭祀、宾客，则供酒食；赐予，则奉金玉、货币。凡床几、茵席、器物，非取于将作、少府者，皆供焉。丞二人，从七品下，掌判寺事。凡三署出纳，皆刺于詹事。庄宅、田园，审肥□脊为收敛之数。宫、朝、坊、府土木营缮，则下于司藏。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唐改司府令曰家令。龙朔二年，改家令寺曰宫府寺，家令曰大夫。有录事一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亭长四人，掌固四人，杂匠百人。

△食官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从九品下。掌饮膳、酒醴。凡四时供送设食皆颛焉。供六品以下元日、寒食、冬至食于家令厨者。有府二人，史四人，掌膳四人，供膳百四十人，奉觯三十人。

△典仓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从九品下。掌九谷、醯醢、庶羞、器皿、灯烛。凡园圃树艺，皆受令焉。每月籍出纳上于寺，岁终上詹事府。给户奴婢、番户、杂户资粮衣服。有府三人，史五人，园丞二人，史二人。

△司藏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从九品下。掌库藏财货出纳、营缮。有府三人，史四人，计史一人。

△率更寺

令一人，从四品上。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之政。太子释奠、讲学、齿胄，则总其仪；出入，乘轺车为导，居家令之次。坊、寺、府有罪者，论罚，庶人杖以下，皆送大理。皇太子未立，则断于大理。丞一人，从七品上。掌贰令事。宫臣有犯理于率更者，躬问蔽罪而上于詹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印局。凡宗族不序，礼仪不节，音律不谐，漏刻不审，刑名不法，皆举而正之。决囚，则与丞同涖。龙朔二年，改曰司更寺，令曰司更大夫。有录事一人，府三人，史四人，漏刻博士三人，掌漏六人，漏童二十人，典钟、典鼓各十二人，亭长四人，掌固四人。漏刻博士掌教漏刻。

△仆寺

仆一人，从四品上。掌车舆、乘骑、仪仗、丧葬，总厩牧署。太子出，则率厩牧令进路，亲驭。丞一人，从七品上。掌判寺事。凡马畜刍粟，岁以季夏上于詹事，以时出入而节其数。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厩牧畜养、车骑驾驭、仪仗。龙朔二年，改曰驭仆寺，仆曰大夫。有进马十一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亭长三人，掌固三人。

△厩牧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从九品下。掌车马、闲厩、牧畜。皇太子出，则率典乘先期习路马，率驾士驭车乘，既出，进路，式路车于西閤外，南向以俟。凡群牧隶东宫者，皆受其职事。典乘四人，从九品下。有府三人，史六人，翼驭十人，驾士十五人，掌闲六百人，兽医十人，主酪三十人。翼驭掌调马执驭。

△太子左右率府

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从四品上。掌兵仗、仪卫。凡诸曹及三府、外府皆隶焉。元日、冬至，皇太子朝宫臣、诸方使，则率卫府之属为卫。每月三府三卫及五府超乘番上者，配以职。武德五年，改左右侍率曰左右卫率府，左右武侍卫率曰左右宗卫率府，左右宫门将曰左右监门率府。龙朔二年，改左右卫率府曰左右典戎卫，左右宗卫率府曰左右司御率府，左右虞候率府曰左右清道卫，左右内率府曰左右奉

裕卫，左右监门率府曰左右崇掖卫。武后垂拱中，改左右监门率府曰左右鹤禁卫。神龙元年，改左右司御率府曰左右宗卫府，左右清道卫曰左右虞候率府。景云二年，左右宗卫府复曰左右司御率府。开元初，左右虞候率府复曰左右清道率府。

长史各一人，正七品上。掌判诸曹府。季秋以属官功状上于率，而为考课。

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上；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骑曹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仓曹掌文官簿书，兵曹掌武官簿书，胄曹掌器械、公廨营缮。司阶各一人，从六品上；中候各二人，从七品下；司戈各二人，从八品上；执戟各三人，散长上各十人，从九品下。左右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自率以下品同。有录事一人，府一人，史一人。仓曹，府一人，史二人；兵曹、胄曹，各府二人，史三人；骑曹，府五人，史七人。亭长、掌固各二人。

△亲府、勋府、翊府三府

每府中郎将各一人，从四品上；左右郎将各一人，正五品下。中郎将、郎将，掌其府校尉、旅帅及亲、勋、翊卫之属宿卫，而总其事。

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九品上。掌判句。大朝会及皇太子出，则从卤簿而涖其仪。亲卫从七品上，勋卫正八品上，翊卫从八品上，员皆亡。校尉各五人，从六品上；旅帅各十人，正七品下；队正各二十人，从八品上。武德元年，改功曹曰亲卫，义曹曰勋卫，良曹曰翊卫，置三府，有录事二人，府、史各一人。

△太子左右司御率府

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从四品上。掌同左右卫。凡诸曹及外府旅贲番上者隶焉。长史各一人，正七品上；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上；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骑曹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司阶各一人，中候各二人，司戈各二人，执戟各三人。亲卫、勋卫、翊卫三府中郎将以下，如左右卫率府。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仓曹，府一人，史二人；兵曹，府二人，史三人；胄曹，府、史各二人。亭长一人，掌固二人。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掌昼夜巡警。凡诸曹及外府直荡番上者隶焉。皇太子出入，则以清游队先导，后拒队为殿。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上；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左右司阶各一人，左右中候各二人，左右司戈各一人，左右执戟各三人。亲卫、勋卫、翊卫三府中郎将以下，如左右卫率府。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二人。仓曹，府一人，史二人；兵曹，府二人，史三人；胄曹，府二人，史二人。细引押仗五十人。

△太子左右监门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二人。掌诸门禁卫。凡财物、器用，出者有籍。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兼领仓曹；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下；监门直长七十八人，从七品下。唐改宫门将曰监门率，直事曰直长。有录事一人，史二人，亭长一人，掌固二人。兵曹，府二人，史二人；胄曹，府二人，史三人。

△太子左右内率府

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掌千牛供奉之事。皇太子坐日，领千牛升殿。射于射宫，则千牛奉弓矢立东阶，西面；率奉弓，副率奉矢、决拾。北面张弓，左执□付，右执萧以进，副率以弓拂巾而进，各退立于位。既射，左内率启其中否。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兼领仓曹。胄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下；千牛各四十四人，从七品上。唐置兵曹，改司使左右复曰千牛备身，主射左右复曰备身左右，弓箭备身去弓箭之名。龙朔二年，改千牛备身曰奉裕。开元中，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并为千牛。有备身二十八人，主仗四十人，录事一人，史二人。兵曹，府一人，史二人。胄曹，府一人，史一人。

志第三十九下百官四下

○王府官

傅一人，从三品。掌辅正过失。谘议参军事一人，正五品上。掌訏谋议事。友一人，从五品下。掌侍游处，规讽道义。侍读，无定员。文学一人，从六品上。掌校典籍，侍从文章。东、西閤祭酒各一人，从七品上。掌礼贤良、导宾客。自祭酒以下为王官。武德中，置师一人、常

侍二人、侍郎四人，皆掌表启书疏，赞相礼仪；舍人四人，掌通传引纳；谒者二人、舍人二人、谘议参军事、友，皆正五品下；文学、祭酒，皆正六品下。高宗、中宗时，相王府长史以宰相兼之，魏、雍、卫王府以尚书兼之，徐、韩二王为刺史，府官同外官，资望愈下。永淳以前，王未出閤则不开府。天授二年，置皇孙府官。玄宗诸子多不出閤，王官益轻而员亦减矣。景云二年，改师曰傅，开元二年废，寻复置，废常侍、侍郎、谒者、舍人。开成元年，改诸王侍读曰奉诸王讲读，大中初复旧。

长史一人，从四品上；司马一人，从四品下。皆掌统府僚、纪纲职务。掾一人，掌通判功曹、仓曹、户曹事，属一人，皆正六品上，掌通判兵曹、骑曹、法曹、士曹事。主簿一人，掌覆省书教，记室参军事二人，掌表启书疏，录事参军事一人，皆从六品上，掌付事、句稽，省署钞目。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功曹参军事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仓曹参军事掌禄禀、厨膳、出内、市易、畋渔、刍藁，户曹参军事掌封户、僮仆、弋猎、过所，兵曹参军事掌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骑曹参军事掌厩牧、骑乘、文物、器械，法曹参军事掌按讯、决刑，士曹参军事掌土功、公廨，自功曹以下各一人，正七品上。参军事二人，正八品下；行参军事四人，从八品上。皆掌出使杂检校。典签二人，从八品下，掌宣传书教。武德中，改功曹以下书佐、法曹行书佐、土曹佐皆曰参军事，长兼行书佐曰行参军，废城局参军事。又有铠曹参军事二人，掌仪卫兵仗；田曹参军事一人，掌公廨、职田、弋猎；水曹参军事二人，掌舟船、渔捕、刍草。皆正七品下。家吏二人，百司问事谒者一人，正七品下。司閤一人，正九品下。贞观中，废铠曹、田曹、水曹。武后时，家吏以下皆废。主簿、记室有史二人；录事、功曹、仓曹、兵曹、骑曹、法曹、士曹，各府一人、史二人；户曹府、史各二人。自典签以上为府官，郡王、嗣王不置长史。

○亲事府

典军二人，正五品上；副典军二人，从五品上。皆掌校尉以下守卫、陪从，兼知鞍马。校尉五人，从六品上；旅帅，从七品下；队正，从八品下，队副，从九品下。皆掌领亲事、帐内陪从。自旅帅以下，视亲事多少乃置。

○帐内府

典军二人，正五品上；副典军二人，从五品上。自校尉以下，员、

品如亲事府。初，典军以武官及流外为之，领执仗、帐内等。秦王、齐王府置左右六护军府、左右亲军府、左右帐内府。左一、右一护军府，护军各一人，副护军各二人，长史、录事参军事，仓曹、兵曹、铠曹参军事，各一人，统军各五人，别将各一人。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减统军三人，别将六人。左右亲军府，统军各一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事，兵曹、铠曹参军事，左别将，右别将，各一人。帐内府职员与护军府同。又有库直，隶亲事府；驱咥直，隶帐内府。选材勇为之。贞观中，库直以下皆废。亲事府有府一人，史二人；执仗亲事十六人，执弓仗；执乘亲事十六人，掌供骑乘；亲事三百三十人。帐内府有府一人，史一人，帐内六百六十七人。

○亲王国

令一人，从七品下；大农一人，从八品下。掌判国司。尉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学官长、丞各一人，掌教授内人；食官长、丞各一人，掌营膳食；厩牧长、丞各二人，掌畜牧；典府长、丞各二人，掌府内杂事。长皆正九品下，丞皆从九品下。有典卫八人，掌守卫、陪从。舍人四人，录事一人，府四人，史八人。

○公主邑司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掌公主财货、禀积、田园。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一人，从九品下。督封租、主家财货出入。有史八人，谒者二人，舍人二人，家史二人。

○外官

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都统、副都统，行军长史，行军司马、行军左司马、行军右司马，判官，掌书记，行军参谋，前军兵马使、中军兵马使、后军兵马使，中军都虞候，各一人。元帅、都统、招讨使，掌征伐，兵罢则省。都统总诸道兵马，不赐旌节。高祖起兵，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及定京师，置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皆亲王领之。天宝末，置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招讨、都统之名始于此。大历八年，罢天下兵马元帅。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兴元元年，置副都统。会昌中，置灵、夏六道元帅。黄巢之难，置诸道行营都都统。天复三年，置诸道兵马元帅，寻复改曰天下兵马元帅。

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搜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武德元年，改赞治曰治中。太宗即位，曰司马，下州亦置焉。显庆二年，置洛州司马。武后大足元年，东都、北都，雍、荆、扬、益州，置左右司马。神龙二年省。太极元年，雍、洛四大都督府增司马一人，亦分左右。

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行军参谋，关豫军中机密。景龙元年，置掌书记。开元十二年，罢行军参谋，寻复置。

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馆驿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亲事各一人，随军四人。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抚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抹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节度使判宰相，观察使判节度使，团练使判观察使。三日洗印，视其刓缺。岁以八月考其治否；销兵为上考，足食为中考，边功为下考；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团练使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情为下考；防御使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脩造为下考。罢秩则交厅，以节度使印自随，留观察使、营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锁节楼、节堂，以节院使主之，祭奠以时。入朝未见，不入私第。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护，皆亲王遥领。两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府之政，以长史主之；大都护府之政，以副大都护主之，副大都护则兼王府长史。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

观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随军、要籍、进奏官，各一人。

团练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

防御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

观察处置使，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于州。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神龙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恶，置司举从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扬、益、并、荆四州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十州为中都督，皆正三品；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为下都督，从三品。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罢，八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十年又罢。十七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二十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观察处置使。

西都、东都、北都牧各一人，从二品；西都、东都、北都、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府尹各一人，从三品：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亲王典州，则岁以上佐巡县。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亲王为之，然常以别驾领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长史。初，太宗伐高丽，置京城留守，其后车驾不在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留守；开元元年，改京兆、河南府长史复为尹，通判府务，牧缺则行其事；十一年，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谓之三都留守。三都大都督府有典狱十八人，问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典狱以防守囚系，问事以行罚。中府、上州，典狱十四人，问事八人，白直二十人；下府、中州，典狱十二人，问事六人，白直十六人；下州，典狱八人，问事四人，白直十六人。自三都以下，皆有执刀十五人。

少尹二人，从四品下。掌贰府州之事，岁终则更次入计。

司录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上。录事四人，从九品上。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各二人，皆正七品下。参军事六人，正八品下。六府录事参军事以下减一人。录事参军事，掌正违失，莅符印。武德初，改州主簿曰录事参军事，开元元年，改曰司录。有史十人。大都督府有史四人，中府有史三人，下府、都护府、上州、中州、下州各有史二人。

功曹司功参军事，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武德初，司功、司仓、司

户、司兵、司法、司士书佐皆为司功等参军事，有府四人、史十人。大都督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中府有府二人、史三人；下府有府一人、史三人。大都护府有府一人、史二人。上府有府、史各二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减史二人。

仓曹司仓参军事，掌租调、公廨、庖厨、仓库、市肆。有府五人，史十三人。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六人。中府、下府各有府三人，史五人。都护府有府、史各二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下州减史二人。

户曹司户参军事，掌户籍、计帐、道路、过所、蠲符、杂徭、逋负、良贱、刍藁、逆旅、婚姻、田讼、旌别孝悌。有府八人，史十六人，帐史二人，知籍，按帐目捉钱。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七人，帐史二人；中府有府三人，史五人，帐史一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帐史一人。上州有佐四人，史六人，帐史一人；中州有佐三人，史五人，帐史一人；下州有佐二人，史四人，帐史一人。都护府有府、史各二人，帐史一人。

田曹司田参军事，掌园宅、口分、永业及蔭田。景龙三年，初置司田参军事，唐隆元年省，上元二年复置。有府四人，史十人。大都督府有府二人，史六人；中府有府、史各二人；下府有府一人，史二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下州减史二人。

兵曹司兵参军事，掌武官选、兵甲、器仗、门禁、管钥、军防、烽候、传驿、畋猎。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八人；中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都护府有府三人，史四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减史二人。

法曹司法参军事，掌鞫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大都督府有府三人，史八人；中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下府有府二人，史五人。上州有佐四人，史七人；中州有佐一人，史四人；下州有佐一人，史三人。

士曹司士参军事，掌津梁、舟车、舍宅、工艺。有府五人，史十一人。大都督府有府四人，史八人；中府、下府有府三人，史六人。上州有佐二人，史五人；中州有佐一人，史四人。

参军事掌出使、赞导。武德初，改行书佐曰行参军，寻又改曰参军

事。初有亟使十五人，后省。

文学一人，从八品上。掌以五经授诸生。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然无职事，衣冠耻之。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元和六年，废中州、下州文学。京兆等三府，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上州，各助教一人；中都督府，学生五十人；下府、下州，各四十人。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几，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

○大都督府

都督一人，从二品；长史一人，从三品；司马二人，从四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田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士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参军事五人，正八品下；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文学一人，正八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上。

○中都督府

都督一人，正三品；别驾一人，正四品下；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田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士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上；参军事四人，从八品上；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文学一人，从八品上；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上。

○下都督府

都督一人，从三品；别驾一人，从四品下；长史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田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士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下；参军事三人，从八品下；文学一人，从八品下；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上。

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有行台，有大行台。其员有尚书省令一人，正二品，掌管内兵民，总判省事。有仆射一人，从二品，掌贰令事。自左右丞以下，诸司郎中略如京省。又有食货监一人，丞二人，掌膳羞、财物、宾客、帐具、音乐、医药；有农圃监一人，丞四人，掌仓廪、园圃、薪炭、刍藁、运漕；有武器监一人，丞二人，掌兵械、厩牧；有百工监一人，丞四人，掌舟车、营作。监皆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七年，改总管曰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其后都督加使持节，则为将，诸将亦通以都督称，唯朔方犹称大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武后圣历元年，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及安禄山反，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废防御使，唯山南西道如故。元载秉政，思结人心，刺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杨绾为相，罢团练守捉使，唯澧、朗、峡、兴、凤如故。建中后，行营亦置节度使、防御使、都团练使。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则领长史，都护府则领都护，或亦别置都护。都督府有掾，有属，有记室参军事，有典签，武德中省。

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掌交易，禁奸非，通判市事。贞观十七年废市令。垂拱元年复置。都督府、三都、诸州，各有市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帅三人，分行检察；仓督二人，颛莅出纳；史二人。下州省丞。

○大都护府

大都护一人，从二品；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参军事三人，正八品下。

○上都护府

都护一人，正三品；副都护二人，从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下；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上；参军事三

人，从八品上。

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

○上州

刺史一人，从三品，职同牧尹；别驾一人，从四品下。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节，丞曰别驾。十年，改雍州别驾曰长史。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复置。景云二年，始参用庶姓。天宝元年，改刺史曰太守。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德宗时，复省。元和、长庆之际，两河用兵，裨将有功者补东宫王府官，久次当进及受代居京师者，常数十人，诉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韦处厚建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

长史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下；司功参军事一人、司仓参军事一人、司户参军事二人、司田参军事一人、司兵参军事一人、司法参军事二人、司士参军事一人，皆从七品下；参军事四人，从八品下；市令一人，从九品上；丞一人，从九品下；文学一人，从八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

○中州

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上；司功参军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兵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司士参军事各一人，正八品下；参军事三人，正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

○下州

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

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万人以上有营田副使一人。军皆有仓、兵、胄三曹参军事。刺史领使，则置副使、推官、衙官、州衙推、军衙推。

○京县

令各一人，正五品上；丞二人，从七品上；主簿二人，从八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下；尉六人，从八品下。

○畿县

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丞一人，正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二人，正九品下。

○上县

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从九品上。

○中县

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

○中下县

令一人，从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

○下县

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

县令掌导风化，察冤滞，听狱讼。凡民田收授，县令给之。每岁季冬，行乡饮酒礼。籍帐、传驿、仓库、盗贼、堤道，虽有专官，皆通知。县丞为之贰，县尉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武德元年，改书佐曰县尉，寻改曰正。诸县置主簿，以流外为之。京县、上县，丞皆一人；畿县、上县，正皆四人。七年，改县正复曰尉。贞观初，诸县置录事。开元，上县万户、中县四千户以上，增尉一人。京兆、河南府诸县，户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户一万以上置义仓督三人。其后畿县户不及四千，亦置尉二人，万户增一人。凡县有司功佐、司仓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典狱、门事等，畿县减司兵，上县有司户、司法而已。凡县皆有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京县学生五十人，畿县四十人，

中县以下各二十五人。

上镇，将一人，正六品下；镇副二人，正七品下；仓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中镇，将一人，正七品上；镇副一人，从七品上；兵曹参军事一人，正九品下。下镇，将一人，正七品下；镇副一人，从七品下；兵曹参军事一人，从九品下。每镇又有使一人、副使一人。凡军镇，二万人以上置司马一人，正六品上；增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下。不及二万者，司马从六品上，仓曹、兵曹参军事正八品上。

上戍，主一人，正八品下；戍副一人，从八品下。中戍，主一人，从八品下。下戍，主一人，正九品下。

镇将、镇副，戍主、戍副，掌捍防守御。凡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五；上戍十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四十五。仓曹参军事，掌仪式、仓库、饮膳、医药、付事、句稽、省署钞目、监印、给纸笔、市易、公廨。中镇则兵曹兼掌。兵曹参军事，掌防人名帐、戎器、管钥、马驴、土木、谪罚之事。上镇：有录事一人，史一人，仓曹佐一人、史二人，兵曹佐、史各二人，仓督一人、史二人；中镇：录事一人，兵曹佐一人、史四人，仓督一人、史二人；下镇：录事一人，兵曹佐一人、史二人，仓督一人、史一人。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总管一人，五千人又有府三人、史四人。上戍：佐一人、史二人；中戍：史二人；下戍：史一人。唐废戍子，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开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事一人，品同诸军判司，专莅营田。永泰后，诸镇官颇增减开元之旧。

五岳、四渎，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有祝史三人，赍郎各三十人。

上关：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中关：令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下关：令一人，亦从九品下。掌禁末游，察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据过所为往来之节。凡关二十有六，京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元驿道者为中关，余为下关。丞掌付事、句稽、监印、省署钞目，通判关事。上关：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六人；中关：录事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典事四人；下关：府一人，史、典事各二人。典事掌巡雉及杂当。初，诸关置都尉，亦有它官奉敕监者。上津置尉一人，掌舟梁之事；府一人，史二人，津长四人。下津

尉一人，府一人，史二人，津长二人。永徽中，废津尉，上关置津吏八人。永泰元年，中关置津吏六人，下关四人，无津者不置。

志第四十兵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利趋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

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

自高祖初起，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敦煌公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

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队具火钅赞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槊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先天二年诰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

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彍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十三年，始以彍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彍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习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

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若卢龙军一，东军等守捉十一，曰平卢道；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

远、保定军十六，曰范阳道；天兵、大同、天安、横野军四，岢岚等守捉五，曰河东道；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军九，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关内道；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玉门、伊吾、天山军十，乌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军一，鹰娑都督一，兰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镇西、天成、振威、安人、绥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临洮、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军十八，平夷、绥和、合川守捉三，曰陇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当、平戎、天保、威远军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为等镇三十八，曰剑南道；岭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清海军六，曰岭南道；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犹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

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由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

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硃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悔过，然后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之所谓三镇者，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

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代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语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夫恶危乱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则所谓困天下以养乱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区区自为捍卫之计，可不哀哉！

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

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

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武后改百骑曰"千骑"。中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邀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

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

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

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它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赀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

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搜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赀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

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它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办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京剧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昏田，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

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

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于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余差以条限，繇是豪强少畏。

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临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饟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

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蕴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蕴四十，流崖州。

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钅岁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讠童，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瓘、刘景宣请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

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后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馀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于是四军二万馀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俄遂杀十一王。

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硃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馀，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弘彦等二十余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者，而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

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胤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于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胤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谷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于是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遇弑，唐乃亡。

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余，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

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曲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它皆失傅。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

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

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廕，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

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

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二万市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它患。"乃以隶银川监。

其后阙，不复可纪。

志第四十一食货一

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纵其佚欲，而苟且之吏从之，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故用于上者无节，而取于下者无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则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用。《记》曰："宁畜盗臣。"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焉。

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畜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虽不及三代之盛时，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受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

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

五十日。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国有所须，先奏而敛。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尽者，免其调；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调；耗七者，课、役皆免。凡新附之户，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课，秋以九月课、役皆免。徙宽乡者，县覆于州，出境则覆于户部，官以闲月达之。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没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者给复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纵为良者附宽乡。

贞观中，初税草以给诸闲，而驿马有牧田。

太宗方锐意于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失劝导者以减户论。配租以敛穫早晚、险易、远近为差。庸、调输以八月，发以九月。同时输者先远民。皆自概量。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

高宗承之，海内艾安。太尉长孙无忌等辅政，天下未见失德。数引刺史入閤，问民疾苦。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及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既用事，役费并起。永淳以后，给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乱，纪纲大坏，民不胜其毒。

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给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为蠲使，岁再遣之。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好不过精，恶不至滥，阔者一尺八寸，长者四丈。然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临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十六年，乃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而庸调折租所取华好，州县长宫劝织，中书门下察滥恶以贬官吏，精者褒赏之。二十二年，诏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县岁上户口登耗，采访使覆实之，刺史、县令以为课最。

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先是杨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绫、绢供春彩。因诏江南亦以布代租。

中书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籴、春彩、税草无定法，岁为旨符，遣使一告，费纸五十余万。条目既多，覆问逾年，乃与采访朝集使议革之，为长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岁有所支，进画附驿以达，每州不过二纸。

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州县长官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样输京都。有滥恶，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输运有河、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粟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亦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为绢，代关中庸、课，诏度支减转运。

明年，又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又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宝三载，更民十八以上为中

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以令式从事。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

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于是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市轻货繇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明年，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粃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乃诏能赈贫乏者，宠以爵礻失。

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是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广德元年，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而强寇未夷，民耗敛重。及吐蕃逼京师，近甸屯兵数万，百官进俸钱，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

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与晏分治。

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及朝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颛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禀赐僧巫，岁以钜万计。然帝性俭约，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而诸道尚侈丽以自媚。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志第四十二食货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　　，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议者以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轻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硃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给，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借富商钱，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万缗。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卢杞疾驱而过。韦桢惧，乃请钱不及百缗、粟麦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裁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每缗二百，因诏天下皆增之。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餧死相食，不可胜纪。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于两都、江陵、成都、杨、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迫蹴，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

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而民益愁怨。及泾原兵反，大讠虖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间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硃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其一曰：

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壹，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价，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

其二曰：

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谷，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布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

其三曰：

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畲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核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后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余，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租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

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后敛余财。今督收迫促，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者急卖而耗半直，

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于纾人。

其五曰：

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剑穫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谷麦熟则平籴，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谷贵而止；小歉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谷幸灾者无以牟大利。

其六曰：

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占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军兴，国用稍广，随要而税，吏扰人劳。陛下变为两税，督纳有时，贪暴无容其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初，德宗居奉天，储畜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绔，帝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硃泚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

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绶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绶始也。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延龄死，而人相贺。

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帝悦，以为然。京兆尹韦凑奏：“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宜下府县供送。”帝许之。中官言百姓赖宫市以养者也，凑反得罪。

顺宗即位，乃罢宫市使及盐铁使月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訾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尝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

及讨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坐馈餫不继贬，以司农卿皇甫镈代之，由是益为刻剥。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能聚敛，乃以为宣歙、浙西观察使，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盐铁使王播言：“刘晏领使时，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核州府上供钱谷。异至江、淮，得钱百八十五万贯。其年，遂代播为盐铁使。是时，河北兵讨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

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者，以枉法赃论。然自在藩邸时，习见用兵之弊，以谓戎臣武卒，法当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诸军，非时赏赐，不可胜纪。已而幽州兵囚张弘靖，镇州杀田弘正，两镇用兵，置南北供军院。而行营军十五万，不能亢两镇万余之众。而馈运不能给，帛粟未至而诸军或强夺于道。

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啥，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文宗尝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对曰："有粟二百五十万石。"帝曰："今岁费广而所畜寡，奈何？"乃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自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

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志第四十三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　，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輓漕舟。輓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輓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玄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杨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廪，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玄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间传言用斗钱

运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二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輓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袱上。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缺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

初，耀卿兴漕路，请罢陆运，而不果废。自景云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耀卿罢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乃为交场两递，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为石堰以遏水。其后大盗起，而天下匮矣。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以输京师。

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于是盛转输以给用。广德二年，废句当度支使，以刘晏颛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转运、租庸、铸钱、盐铁，转输至上都，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凡漕事亦皆决于晏。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

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又分官吏主丹杨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历八年，以关内丰穰，减漕十万石，度支和籴以优农。晏自天宝末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主财谷三十余年矣。及杨炎为相，以旧恶罢晏，罢运使复归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

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搤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户部侍郎赵赞又以钱货出淮迂缓，分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以度支总大纲。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德宗以给事中崔造敢言，为能立事，用为相。造以江、吴素嫉钱谷诸使颛利罔上，乃奏诸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废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以度支、盐铁归尚书省，宰相分判六尚书事。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诸道两税。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诸道有盐铁处，复置巡院。岁终宰相计课最。崔造厚元琇，而韩滉方领转运，奏国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复以为江淮转运使。元琇嫉其刚，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称疾罢，而滉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于是崔造亦罢。滉遂劾琇常餫米淄青、河中，而李纳、怀光倚以构叛，贬琇雷州司户参军，寻赐死。

是时，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又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其后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观察使李锜领使，江淮堰埭隶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税，以副使潘孟阳

主上都留后。李巽为诸道转运、盐铁使，以堰埭归盐铁使，罢其增置者。自刘晏后，江淮米至渭桥浸减矣，至巽乃复如晏之多。

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浚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诸道盐铁、转运使卢坦籴以备一岁之费，省冗职八十员。自江以南，补署皆剸属院监，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太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

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輓之劳。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文宗曰："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议遂决。堰成，罢輓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

故事，州县官充纲，送轻货四万，书上考。开成初，为长定纲，州择清强官送两税，至十万迁一官，往来十年者授县令。江淮钱积河阴，转输岁费十七万余缗，行纲多以盗抵死。判度支王彦威置县递群畜万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养以取佣，日役一驿，省费甚博。而宰相亦以长定纲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岁授官者十余人，乃罢长定纲，送五万者书上考，七万者减一选，五十万减三选而已。及户部侍郎裴休为使，以河濒县令董漕事，自江达渭，运米四十万石。居三岁，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

凡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县、方镇，漕以自资，或兵所征行，转运以给一时之用者，皆不足纪。

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穫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

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开元二十五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余万斛。

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又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谷。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諴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戍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于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

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菑州县，斗减时五十以救乏。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粜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 ，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三州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

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籴犯法，未尝少息。

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云安、涣阳、涂鞬三监。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主以郎官，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鹾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平叔屈服。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鹾卤。文帝时，采灰一斗，比盐一斤论罪。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科。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鹾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

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餫转不足，乃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大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在□襄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镇麴法，复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硃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遗李珏上疏谏曰："榷率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訾，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

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铜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隶盐铁使。

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论死，没其家属。

其后盗铸渐起。显庆五年，以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间藏恶钱以待禁驰。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斗别纳恶钱百，少府、司农毁之。是时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武后时，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

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

之。或熔锡摸钱，须臾百十。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捕责甚峻，上青钱皆输官，小恶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价益贵，隐之坐贬官。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十一年，诏所在加铸，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二十年，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二铢四参，禁缺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之钱。首者，官为市之。铜一斤为钱八十。

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议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皆以为"严断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曰："今之钱，古之下币也。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贱伤农，钱轻伤贾，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则作法布之使轻，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今塞私铸之路，人犹冒死，况设陷井诱之？不可三也；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去南亩者众，不可四也；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贫富不齐，若得铸钱，贫者服役于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钱重繇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旧。公钱与铜价颇等，故破重钱为轻钱，铜之不赡，在采用者众也。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莫敢与抗，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祎议亦格。

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

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先是诸炉铸钱窳薄，熔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

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肃宗以新钱不便，命百官集议，不能改。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硠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钧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

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汤皿}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故销铸者多，而钱益耗。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鉴而已。十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然而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

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争市第宅。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讠虖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涖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涖决。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大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铅锡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钅卢、鐸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志第四十五食货五

武德元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从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从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皆以岁给之。外官则否。

一品有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皆给百里内之地。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及郎将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史、别将三顷，中府、下府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三顷；折冲上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一顷五十亩。外军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副八十亩。

亲王以下又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郡王、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职事官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职事官四品十二顷，子、职事官五品八顷，男、职事官从五品五顷，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飞骑尉八十亩，云骑、武骑尉六十亩。散官五品以上给同职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宽乡，六品以下受于本乡。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袭爵者不别给。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终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

凡给田而无地者，亩给粟二斗。

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贞观初，百官得上考者，给禄一季。未几，又诏得上下考给禄一年，出使者禀其家，新至官者计日给粮。中书舍人高季辅言：“外官卑品

贫匮，宜给禄养亲。”自后以地租春秋给京官，岁凡五十万一千五百余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无粟则以盐为禄。

十一年，以职田侵渔百姓，诏给逃还贫户，视职田多少，每亩给粟二升，谓之“地子”。是岁，以水旱复罢之。

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閤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余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

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

二十二年，置京诸司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废之，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岁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缗。

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杂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杂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杂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杂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杂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杂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杂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杂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

职事官又有防閤、庶仆：一品防閤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仆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县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县上下中为差，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减长官之半，参军、博士减判司三之二，主簿、县尉减丞三之二，录事、市令以参军职田为轻重，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为轻重。羁縻州官，给以土物。关监官，给以年支轻货。折冲府官则有仗身：上府折冲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长史、别将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减一人，皆十五日而

代。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光禄大夫同职事官，公廨、杂用不给。员外官、检校、判、试、知给禄料食粮之半，散官、勋官、卫官减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给半禄，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卫同京官。

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钱三百八十万，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万，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万，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万，下州八十八万；京兆、河南府京县一百四十三万，太原府京县九十一万三千，京兆、河南府畿县八十二万五千，太原府畿县、诸州上县七十七万，中县五十五万，中下县、下县三十八万五千；折冲上府二十万，中府减四之一，下府十万。

麟德二年，给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闲、幕士为之。咸亨元年，与职事官皆罢。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视职事品给防閤、庶仆。

百官俸出于租调，运送之费甚广。公廨出举，典史有彻垣墉、鬻田宅以免责者。又以杂职供薪炭，纳直倍于正丁。仪凤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钱，以充百官俸食防閤、庶仆、邑士、仗身、封户。

调露元年，职事五品以上复给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诏八品岁给庶仆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三师、三公、开府仪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国领二品以上职事九十五人，领三品职事六十九人；柱国领二品以上职事七十三人，领三品职事五十五人；护军领二品以上职事六十二人，领三品职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执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执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为之。防閤、庶仆，皆满岁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执衣。都护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护四人，副都护、长史、司马三人，诸曹参军事二人，上镇将四人，中下镇将、上镇副三人，中、下镇副各二人，镇仓曹、关令丞、戍主副各一人，皆取于防人卫士，十五日而代。宿卫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于番上卫士，役而不收课。亲王出藩者，府佐史、典军、副典军有事力人，数如白直。诸司、诸使有守当及厅子，以兵及勋官为之。白直、执衣以下分三番，周岁而代，供役不逾境。后皆纳课：仗身钱六百四十，防閤、庶仆、白直钱二千五百，执衣钱一千。其后亲事、帐内亦纳课如品子之

数。

州县典史捉公廨本钱者，收利十之七。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秘书少监崔沔请计户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盖少；流亡渐复，仓库充实，然后取于正赋，罢新加者。

开元十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罢职事五品以上仗身。

十八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户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十九年，初置职田顷亩簿，租价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

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阁、庶仆俸食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一品钱三万一千，二品二万四千，三品万七千，四品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禄米则岁再给之：一品七百斛，从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从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从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从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从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为率，至从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为率，至从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

先是州县无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残疾以守城门及仓库门，谓之门夫。番上不至者，闲月督课，为钱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门夫资课给州县官。

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于是分诸司官在都者，给职田于都畿，以京师地给贫民。是时河南、北职田兼税桑，有诏公廨、职田有桑者，毋督丝课。

天宝初，给员外郎料，天下白直岁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

自开元后，置使甚众，每使各给杂钱。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外月给钱百万。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

十二载，国忠以两京百官职田送租劳民，请五十里外输于县仓，斗纳直二钱，百里外纳直三钱，使百官就请于县，然县吏欺盗盖多，而闲

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载，两京九品以上月给俸加十之二，同正员加十之一。兵兴，权臣增领诸使，月给厚俸，比开元制禄数倍。

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内外官不给料钱，郡府县官给半禄及白直、品子课。乾元元年，亦给外官半料及职田，京官给手力课而已。上元元年，复令京官职田以时输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赃论。其后籍以为军粮矣。永泰末，取州县官及折冲府官职田苗子三之一，市轻货以赈京官。

大历元年，敛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封太府左、右藏，鐍而不发者累岁。二年，复给京兆府及畿县官职田，以三之一供军饟。增税青苗钱，一亩至三十。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至十万。杨绾、常衮为相，增京官正员官及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料钱。初，检校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月给钱十二万。至是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请同正官，从高而给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员，武官九百四十二员，月俸二十六万缗，而增给者居三之一。

先是，州县职田、公廨田，每岁六月以白簿上尚书省覆实；至十月输送，则有黄籍，岁一易之。后不复簿上，唯授祖清望要官，而职卑者稽留不付，黄籍亦不复更矣。德宗即位，诏黄籍与白簿皆上有司。

建中三年，复减百官料钱以助军。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六十一万六千余缗，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员，武官八百九十六员。左右卫上将军以下又有六杂给：一曰粮米，二曰盐，三曰私马，四曰手力，五曰随身，六曰春冬服。私马则有刍豆，手力则有资钱，随身则有粮米、盐，春冬服则有布、绢、絁、□、绵，射生、神策军大将军以下增以鞋，比大历制禄又厚矣。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有两税钱，盐铁使有筦榷钱，可以拟经费，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钱”。复有阙官俸料、职田钱，积户部，号“户部别贮钱”。御史中丞专掌之，皆以给京官，岁费不及五十五万缗。京兆和籴，度支给诸军冬衣，亦往往取之。减王公以下永业田：郡王、职事官从一品田五十顷，国公、职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顷，郡公、职事官从二品田三十顷，县公、职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顷，职事官从四品田十一顷。尚郡主检校四品京官者月给料钱三十万，禄百二十石。尚县主检校五品京官者料钱二十万，禄百石。

自李泌增百官俸，当时以为不可朘削矣，然有名存而职废、额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议减之，遂为常法。

于时祠祭、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贷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使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议者以两省、尚书省、御史台总枢机，正百寮，而倍称息利，非驭官之体。

元和九年，户部除陌钱每缗增垫五钱，四时给诸司诸使之餐，置驱使官督之，御史一人核其侵渔，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号“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钱”。

初，捉钱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为奸，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钱迫蹙闾里，民不堪其扰。御史中丞崔从奏增钱者不得逾官本。其后两省捉钱，官给牒逐利江淮之间，鬻茶盐以桡法。十三年，以职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为差。其后宰相李珏、杨嗣复奏堂厨食利钱扰民烦碎，于是罢堂厨捉钱官，置库量入计费。

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今著其数：太师、太傅、太保，钱二百万。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左右仆射，太子太师、太保、太傅，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太子少师、少保、少傅，百万。节度使，三十万。都防御使、副使，监军，十五万。观察使十万。左右丞，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秘书、殿中、内侍监，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农、太府、鸿胪、太仆、光禄、卫尉卿，国子祭酒，将作、少府监，太子宾客、詹事，诸府尹，大都督府长史，都团练使、副使，上州刺史，八万。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节度副使，刺史知军事，七万。六军统军，诸府少尹，少监，少卿，国子司业，少詹事，六万五千。左右卫、金吾卫上将军，六军大将军，六万。左右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上州别驾，五万五千。郎中，司天监，太子左右谕德、家令寺、仆寺、率更寺令，亲王傅，别敕判官，观察、团练判官掌书记，上州长史、司马，五万。左右卫、金吾卫大将军，怀化大将军，诸府、大都督司录参军事，鴈赤县令，四万五千。员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内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秘书丞，大理正，国子博士，京都宫苑总监监，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长史，归德将军，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上州录事参军事，畿县、上县令，四万。怀化中郎将，三万七千。左右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殿前左右射生军、神策军大将军，左右卫、金吾卫将军，

三万六千。补阙，殿中侍御史，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县丞，三万五千。怀化郎将，三万二千。拾遗，司天少监，六局奉御，内常侍，监察御史，御史台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太子赞善、典内、洗马、司议郎，王府司马，骁卫、武卫、威卫、领军卫、监门卫、六军、射生、神策军将军，归德中郎将，观察防御团练推官巡官，鴘赤县丞，两赤县主簿、尉，上州功曹参军以下，上县丞，三万。城门郎，秘书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长，十六卫、六军、诸府、十率府长史，怀化司阶，畿县丞，鴘赤县主簿、尉，二万五千。归德司阶，二万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协律郎，陵署丞，诸寺监主簿，国子、太学、广文助教，都水监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学、三寺丞、五局郎，王府谘议参军、友，畿县上县主簿尉，二万。怀化中候，万八千。十六卫六军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将，万七千三百五十。归德中候，万七千。四门助教，十六卫佐，秘书省、崇文、弘文馆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郊社、太乐、鼓吹署令，四门助教，京都宫苑总监副监，九成宫总监监、主事，十六卫、六军卫佐，尚书省都事，万六千。十六卫、六军中候，太子内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内寺伯，怀化司戈，诸府大都督府参军事、文学、博士、录事，上州参军事、博士，万五千。归德司戈，万四千。十六卫、六军、十率府左右郎将，亲王府典军、副典军，万三千八百。司戈、内率府备身、仆寺进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宝郎，内谒者监，九寺诸监，詹事府丞，太医署令，太学、广文、四门博士，中书门下主事，太子文学、侍医，诸府、都督府医博士、法直，两赤县录事，上州录事，市令，万三千。怀化执戟长上，万一千。门下省典仪，侍御医，司天台丞，都水监主簿，率府卫佐，诸司主事、御史台主事，万二千。司医，太医署丞，归德执戟长上，一万。医佐，大理寺评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监，内侍省司天台左右春坊詹事府录事、主事，八千。司阶，千牛备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园苑四面监监，两京诸市、中尚、武库、武成王庙署令，王府掾、属、主簿、记室、录事参军事，七千。司天台主簿、灵台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庙令，京都宫苑总监丞，司竹、温泉监监，太子内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参军事，亲王国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内仆、内府局令，司竹、温泉副监，五千。书、算、律学博士，内谒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挈壶正，京都园苑四面监、九成宫总监副监，医、针博士，医监，陵庙令，司竹、温泉监丞，太子药藏局丞，王府参军事，王国大农，公主邑司丞，四千。狱丞，国子监直讲，掌客，司仪，中局署丞，监膳，监作，监事，食医，尚辇，进马，奉乘，主乘，典乘，司库，司廪，十六卫、十率府录事，亲、勋、翊府兵曹参军事，司天台司辰、司历、监候，内坊典直，

宫教博士，乐正，医正，卜正，按摩、呪禁、卜博士，针、医、卜、书、算助教，陵庙、太乐、鼓吹署丞，京都园苑四面监、九成宫总监丞，诸总监主簿，太子典膳、内直、典设、宫门局丞，三寺主簿，亲王国尉、丞，三千。十六卫、六军、十率府执戟、长上、左右中郎将二千八百五十。

志第四十六刑法

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 ，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然未知夫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可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

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轩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

唐兴，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惟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及受禅，命纳言刘文静等损益律令。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录囚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

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

免死而断右趾。既而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萧瑀、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获生，岂惮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事，乃诏房玄龄与弘献等重加删定。玄龄等以谓“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

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狱，大理丞张蕴古以为好德病狂瞀，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为相州刺史，故蕴古奏不以实。太宗怒，遽斩蕴古，既而大悔，因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颋而犹能悔，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故时律，兄弟分居，廕不相及，而连坐则俱死。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帝因录囚为之动容，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阴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齐，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月，皆停死刑。

京师决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赐死于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甎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

葬。

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

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杻校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囚轻重用之。

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

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

死罪校而加杻，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颂系以待断。

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陪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饎。

流移人在道疾病，妇人免乳，祖父母、父母丧，男女奴婢死，皆给假，授程粮。

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得复仕。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讯于三槐、九棘，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凡所以纤悉条目，必本于仁恕。然自张蕴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为诫，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问大理卿刘德威，对曰："律，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而失出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

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浸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

广州都督赏仁弘尝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仁弘交通豪

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既还，有舟七十。或告其赃，法当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贷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谓曰："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将请罪。"房玄龄等曰："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百僚顿首三请，乃止。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暗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

高宗初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后至于垂拱诏敕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龙元年，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后至于神龙，为《散颁格》。睿宗即位，户部尚书岑羲等又著《太极格》。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又著《开元格》。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明年，吏部尚书宋璟又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肃宗、代宗无所改造。至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

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大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

《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此其当世所施行而著见者，其余有其书而不常行者，不足纪也。

《书》曰："慎乃出令。"盖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则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盖自高宗以来，其大节鲜可纪，而格令之书，不胜其繁也。

高宗既昏懦，而继以武氏之乱，毒流天下，几至于亡。自永徽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滥矣。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棰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或至死而杖未毕，乃诏除其四十九条，然无益也。武后已称制，惧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自徐敬业、越王贞、琅邪王冲等起兵讨乱，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兴、来俊臣辈典大狱，与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韦、卫遂忠等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构陷无辜。自唐之宗室与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胜数，天下之人，为之仄足，如狄仁杰、魏元忠等皆几不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憸告讦，习以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囊头，摺胁签爪，县发燻耳，卧邻秽溺，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残贼威暴，取决目前。被诬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纳。麟台正字陈子昂亦上书切谏，不省。及周兴、来俊臣等诛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复杀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诏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辩状而加语者，以故入论。中宗、韦后继以乱败。

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时大理狱，相传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庭树，群臣称贺，以为几致刑错。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来俊臣诛后，至此始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边功，遣将分出以击蛮夷，兵数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用耗乏，而转漕输送，远近烦费，民力既弊，盗贼起而狱讼繁矣。天子方侧然，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棰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

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盗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赐也。

安、史之乱，伪官陆大钧等背贼来归，及庆绪奔河北，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自大臣陈希烈等合数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岘、中丞崔器等为三司使，而肃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为重罪，斩于独柳树者十一人，珣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其余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岁除日行刑，集百官临视，家属流窜。初，史思明、高秀岩等皆自拔归命，闻珣等被诛，惧不自安，乃复叛。而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请诏三司推核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朝廷屡起大狱。肃宗后亦悔，叹曰：“朕为三司所误。”临崩，诏天下流人皆释之。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剧贼高玉聚徒南山，啗人数千，后擒获，会赦，代宗将贷其死，公卿议请为菹醢，帝不从，卒杖杀之。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宝应元年，诏曰：“凡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

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无大滥。刑部侍郎班宏言：“谋反、大逆及叛、恶逆四者，十恶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余当斩、绞刑者，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故时，死罪皆先决杖，其数或百或六十，于是悉罢之。

宪宗英果明断，自即位数诛方镇，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于用刑喜宽仁。是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负，赈饥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宪宗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盖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

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童昏，然颇知慎刑法，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君子以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谨畏，然阉宦肆孽不能制。至诛杀大臣，夷灭其族，滥及者不可胜数，心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莫能救止。盖仁者制乱，而弱者纵之，然则刚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贼也。

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自高宗、武后以来，毒流邦家，唐祚绝而复续。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故自肃宗以来，所可书者几希矣；懿宗以后，无所称焉。

志第四十七艺文一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傅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脩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脩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

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

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甲部经录，其类十一：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谶纬类，十曰经解类，十一曰小学类。凡著录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录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

《连山》十卷

司马膺注《归藏》十三卷

《周易》卜商《传》二卷

孟喜《章句》十卷

京房《章句》十卷

费直《章句》四卷

马融《章句》十卷

荀爽《章句》十句

郑玄注《周易》十卷

刘表《注》五卷

董遇《注》十卷

宋忠《注》十卷

王肃《注》十卷

王弼《注》七卷

又《大衍论》三卷

虞翻《注》九卷

陆绩《注》十三卷

姚信《注》十卷

荀辉《注》十卷

蜀才《注》十卷

王廙《注》十卷

干宝《注》十卷

又《爻义》一卷

黄颖《注》十卷

崔浩《注》十卷

崔覯《注》十三卷

何胤《注》十卷

卢氏《注》十卷

傅氏《注》十四卷

王又玄《注》十卷

王凯冲《注》十卷

荀氏《九家集解》十卷

马、郑、二王《集解》十卷

王弼、韩康伯《注》十卷

二王《集解》十卷

张璠《集解》十卷

又《略论》一卷

谢万注《系辞》二卷

桓玄注《系辞》二卷

荀谚注《系辞》二卷

荀柔之注《系辞》二卷

宋褰注《系辞》二卷

宋明帝注《义疏》二十卷

张该等《群臣讲易疏》二十卷

梁武帝《大义》二十卷

又《大义疑问》二十卷

萧伟《发义》一卷

又《几义》一卷

萧子政《义疏》十四卷

又《系辞义》二卷

张讥《讲疏》三十卷

何妥《讲疏》十三卷

褚仲都《讲疏》十六卷

梁蕃《文句义疏》二十卷

又《开题论序疏》十卷

《释序义》三卷

刘瓛《系辞义疏》二卷

又《乾坤义疏》一卷

钟会《周易论》四卷

范氏《周易论》四卷

应吉甫《明易论》一卷

邹湛《统略论》三卷

阮长成、阮仲容《难答论》二卷

宋处宗《通易论》一卷

宣聘《通易象论》一卷

栾肇《通易象论》一卷

袁宏《略谱》一卷

杨乂《卦序论》一卷

沈熊《周易谱》一卷

《杂音》三卷

任希古注《周易》十卷

《周易正义》十六卷国子祭酒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奉诏撰，四门博士苏德融、赵弘智覆审。

陆德明《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四卷

《文外大义》二卷

阴弘道《周易新传疏》十卷颢子，临涣令。

薛仁贵《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

王勃《周易发挥》五卷

玄宗《周易大衍论》三卷

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

东乡助《周易物象释疑》一卷

僧一行《周易论》卷亡。

又《大衍玄图》一卷

《义决》一卷

《大衍论》二十卷

崔良佐《易忘象》卷亡。

元载集注《周易》一百卷

李吉甫注《一行易》卷亡。

卫元嵩《元包》十卷苏源明传，李江注。

高定《周易外传》二十二卷郢子，京兆府参军。

裴通《易书》一百五十卷字又玄，士淹子，文宗访以《易》义，令进所撰书。

卢行超《易义》五卷字孟起，大中六合丞。

陆希声《周易传》二卷

右《易》类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十三卷

谢沈《注》十三卷

王肃《注》十卷

又《释驳》五卷

范甯《注》十卷

李颙《集注》十卷

又《新释》二卷

《要略》二卷

姜道盛《集注》十卷

徐邈注《逸篇》三卷

伏胜注《大传》三卷

又《畅训》一卷

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

马融《传》十卷

王肃《孔安国问答》三卷

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

又《注释问》四卷

王粲问，田琼、韩益正。

吕文优《义注》三卷

伊说《释义》四卷

顾欢《百问》一卷

巢猗《百释》三卷

又《义疏》十卷

费甝《义疏》十卷

任孝恭《古文大义》二十卷

蔡大宝《义疏》三十卷

刘焯《义疏》三十卷

顾彪《古文音义》五卷

又《文外义》一卷

刘炫《述义》二十卷

王俭《音义》四卷

王玄度注《尚书》十三卷

王元感《尚书纠缪》十卷

《今文尚书》十三卷开元十四年，玄宗以《洪范》“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载，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

《尚书正义》二十卷国子祭酒孔颖达、太学博士王德韶、四门助教李子云等奉诏撰。四门博士硃长才苏德融、太学助教隋德素、四门助教王士雄赵弘智覆审。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吏部尚书侍中高季辅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柳奭、弘文馆学士谷那律刘伯庄、太学博士贾公彦范义郡齐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约、四门博士赵君赞、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薛伯珍、国子助教史士弘、太学助教郑祖玄周玄达、四门助教李玄植王真儒与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

王元感《尚书纠缪》十卷

穆元休《洪范外传》十卷

陈正卿《续尚书》纂汉至唐十二代诏策、章疏、歌颂、符檄、论议成书，开元末上之。卷亡。

崔良佐《尚书演范》卷亡。

右《书》类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四家，二十卷。

《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

又《外传》十卷

卜商《集序》二卷

又《翼要》十卷

毛苌《传》十卷

郑玄笺《毛诗诂训》二十卷

又《谱》三卷

王肃《注》二十卷

又《杂义驳》八卷

《问难》二卷

叶遵《注》二十卷号《叶诗》。

崔灵恩《集注》二十四卷

《义注》五卷

刘桢《义问》十卷

王基《毛诗驳》五卷

《毛诗杂答问》五卷

《杂义难》十卷

孙毓《异同评》十卷

杨乂《毛诗辨》三卷

陈统《难孙氏诗评》四卷

又《表隐》二卷

元延明《谊府》三卷

张氏《义疏》五卷

陆玑《草木鸟兽鱼虫疏》二卷

谢沈《释义》十卷

刘氏《序义》一卷

刘炫《述义》三十卷

鲁世达《音义》二卷

郑玄等《诸家音》十五卷

王玄度注《毛诗》二十卷

《毛诗正义》四十卷孔颖达、王德韶、齐威等奉诏撰，赵乾叶、四门助教贾普曜赵弘智等覆正。

许叔牙《毛诗纂义》十卷

成伯玙《毛诗指说》一卷

又《断章》二卷

《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脩撰并绘图象，大学士杨嗣复、学士张次宗上之。

右《诗》类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牙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大戴德礼记》十三卷

又《丧服变除》一卷

郑玄注《小戴圣礼记》二十卷

又《礼议》二十卷

《礼记音》三卷曹耽解。

《三礼目录》一卷

注《周官》十三卷

《音》三卷

注《仪礼》十七卷

《丧服变除》一卷

注《丧服纪》一卷

卢植注《小戴礼记》二十卷

马融《周官传》十二卷

又注《丧服记》一卷

王肃注《小戴礼记》三十卷

又注《周官》十二卷

注《仪礼》十七卷

《音》二卷

《丧服要记》一卷

注《丧服纪》一卷

郑小同《礼记义记》四卷

袁准注《仪礼》一卷

孔伦《注》一卷

陈铨《注》一卷

蔡超宗《注》二卷

田僧绍《注》二卷

傅玄《周官论评》十二卷陈邵驳。

杜预《丧服要集议》三卷

贺循《丧服谱》一卷

又《丧服要记》五卷谢微注。

干宝注《周官》十二卷

又《答周官驳难》五卷孙略问。

李轨《小戴礼记音》二卷

尹毅《音》二卷

徐邈《音》三卷

徐爰《音》二卷

司马伷《周官宁朔新书》八卷

又《礼记宁朔新书》二十卷并王懋约注。

戴颙《月令章句》十二卷

又《中庸传》二卷

《缑氏要钞》六卷

王逡之注《丧服五代行要记》十卷

徐广《礼论问答》九卷

范甯《礼问》九卷

又《礼论答问》九卷

射慈《小戴礼记音》二卷

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

崔游《丧服图》一卷

蔡谟《丧服谱》一卷

《丧服要难》一卷赵成问，袁祈答。

伊说注《周官》十卷

孙炎注《礼记》三十卷

叶遵《注》十二卷

董勋《问礼俗》十卷

刘俊《礼记评》十卷

吴商《杂礼义》十一卷

何承天《礼论》三百七卷

颜延之《礼逆降议》三卷

任预《礼论条牒》十卷

又《礼论帖》三卷

《礼论钞》六十六卷

庾蔚之《礼记略解》十卷

又注《丧服要记》五卷

《礼论钞》二十卷

王俭《礼仪答问》十卷

又《礼杂答问》十卷

《丧服古今集记》三卷

荀万秋《礼杂钞略》二卷

傅隆《礼议》一卷

梁武帝《礼大义》十卷

周舍《礼疑义》五十卷

何佟之《礼记义》十卷

又《礼答问》十卷

戚寿《杂礼义问答》四卷

贺瑒《礼论要钞》一百卷

贺述《礼统》十二卷

崔灵恩《周官集注》二十卷

又《三礼义宗》三十卷

元延明《三礼宗略》二十卷

皇侃《礼记讲疏》一百卷

又《义疏》五十卷

《丧服文句义》十卷

沈重《周礼义疏》四十卷

又《礼记义疏》四十卷

熊安生《义疏》四十卷

刘芳《义证》十卷

沈文阿《丧服经傳义疏》四卷

又《丧服发题》二卷

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

《礼记隐》二十六卷

《礼类聚》十卷

《礼仪杂记故事》十一卷

《礼统郊祀》六卷

《礼论要钞》十三卷

《区分》十卷

《礼论钞略》十三卷

《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国子司业硃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郡、魏王参军事张权等奉诏撰，与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弘智覆审。

贾公彦《礼记正义》八十卷

又《周礼疏》五十卷

《仪礼疏》五十卷

魏征《次礼记》二十卷亦曰《类礼》。

王玄度《周礼义决》三卷

又注《礼记》二十卷

元行冲《类礼义疏》五十卷

《御刊定礼记月令》一卷集贤院学士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直学士刘光谦齐光乂陆善经、脩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瓒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

成伯玙《礼记外传》四卷

王元感《礼记绳愆》三十卷

王方庆《礼经正义》十卷

《礼杂问答》十卷

李敬玄《礼论》六十卷

张镒《三礼图》九卷

陆质《类礼》二十卷

韦彤《五礼精义》十卷

丁公著《礼志》十卷

《礼记字例异同》一卷元和十二年诏定。

丘敬伯《五礼异同》十卷

孙玉汝《五礼名义》十卷

杜肃《礼略》十卷

张频《礼粹》二十卷

右《礼》类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著录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

桓谭《乐元起》二卷

又《琴操》一卷

孔衍《琴操》二卷

荀勖《太乐杂歌辞》三卷

又《太乐歌辞》二卷

《乐府歌诗》十卷

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

信都芳删注《乐书》九卷

留进《管弦记》十二卷

凌秀《管弦志》十卷

公孙崇《钟磬志》二卷

梁武帝《乐社大义》十卷

又《乐论》三卷

沈重《钟律》五卷

释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

郑译《乐府歌辞》八卷

又《乐府声调》六卷

苏夔《乐府志》十卷

李玄楚《乐经》三十卷

元殷《乐略》四卷

又《声律指归》一卷

翟子《乐府歌诗》十卷

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

刘氏、周氏《琴谱》四卷

陈怀《琴谱》二十一卷

《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琴集历头拍簿》一卷

《外国伎曲》三卷

又一卷

《论乐事》二卷

《历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谱义》一卷

《鼓吹乐章》一卷

李守真《古今乐记》八卷

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

武后《乐书要录》十卷

赵邪利《琴叙谱》九卷

张文收《新乐书》十二卷

刘贶《太乐令壁记》三卷

徐景安《历代乐仪》三十卷

崔令钦《教坊记》一卷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

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一作王昌龄。

段安节《乐府杂录》一卷文昌孙

窦璡《正声乐调》一卷

玄宗《金凤乐》一卷

萧祜《无射商九调谱》一卷

赵惟暕《琴书》三卷

陈拙《大唐正声新址琴谱》十卷

吕渭《广陵止息谱》一卷

李良辅《广陵止息谱》一卷

李约《东杓引谱》一卷勉子，兵部员外郎。

齐嵩《琴雅略》一卷

王大力《琴声律图》一卷

陈康士《琴谱》十三卷字安道，僖宗时人。

又《琴调》四卷

《琴谱》一卷

《离骚谱》一卷

赵邪利《琴手势谱》一卷

南卓《羯鼓录》一卷

右《乐》类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张文收以下不著录二十家，九十三卷。

左丘明《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春秋谷梁传》十五卷尹更始注。

《春秋公羊传》五卷严彭祖述。

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

又《解诂》三十卷

《春秋三家训诂》十二卷

董遇《左氏经传章句》三十卷

王肃《注》三十卷

又《国语章句》二十二卷

王朗注《左氏》十卷

土燮注《春秋经》十一卷

杜预《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又《释例》十五卷

《音》三卷

郑众《牒例章句》九卷

颍容《释例》七卷

刘寔《条例》十卷

方范《经例》六卷

何休《左氏膏盲》十卷郑玄箴。

又《公羊解诂》十三卷

《春秋汉议》十卷麋信注，郑玄驳。

《公羊条传》一卷

《墨守》一卷郑玄发。

《谷梁废疾》三卷郑玄释，张靖笺。

服虔《左氏解谊》三十卷

又《膏盲释痾》五卷

《春秋成长说》七卷

《塞难》三卷

《音隐》一卷

《驳何氏春秋汉议》十一卷

王玢《达长义》一卷

孙毓《左氏传义注》三十卷

又《贾服异同略》五卷

梁简文帝《左氏传例苑》十八卷

干宝《春秋函传》十六卷

《序论》一卷

殷兴《左氏释滞》十卷

何始真《春秋左氏区别》十二卷

张冲《春秋左氏义略》三十卷

严彭祖《春秋图》七卷

吴略《春秋经传诡例疑隐》一卷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延之《旨通》十卷

顾启期《大夫谱》十一卷

李谧《丛林》十二卷

崔灵恩《立义》十卷

《申先儒传例》十卷

沈宏《经传解》六卷

又《文苑》六卷

《嘉语》六卷

沈文阿《义略》二十七卷

刘炫《攻昧》十二卷

又《规过》三卷

《述议》三十七卷

高贵乡公《左氏音》三卷

曹耽、荀讷《音》四卷

李轨《音》三卷

孙邈《音》三卷

王元规《音》三卷

孔氏《公羊集解》十四卷

王愆期注《公羊》十二卷

又《难答论》一卷庾翼难。

高袭《传记》十二卷

荀爽、徐钦《答问》五卷

刘寔《左氏牒例》二十卷

又《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注。

王俭《音》二卷

《春秋谷梁传》段肃《注》十三卷

唐固注《谷梁》十二卷

又注《国语》二十一卷

麋信注《谷梁》十二卷

又《左氏传说要》十卷

张靖《集解》十一卷

程阐《经传集注》十六卷

孔衍《训注》十三卷

范甯《集注》十二卷

徐乾《注》十三卷

徐邈《注》十二卷

又《传义》十卷

《音》一卷

沈仲义《集解》十卷

萧邕《问传义》三卷

刘兆《三家集解》十一卷

韩益《三传论》十卷

胡讷集撰《三传经解》十一卷

又《三传评》十卷

潘叔度《春秋成集》十卷

又《合三传通论》十卷

江熙《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

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

卢翻注《国语》二十一卷

韦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

《春秋辨证明经论》六卷

《左氏音》十二卷

《左氏钞》十卷

《春秋辞苑》五卷

《杂义难》五卷

《左氏杜预评》二卷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孔颖达、杨十勋、硃长才奉诏撰。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与隋德素覆审。

杨士勋《谷梁疏》十二卷

王玄度注《春秋左氏传》卷亡。

虞藏用《春秋后语》十卷

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字文明，士廉五代孙，文宗时翰林侍讲学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诸国各为书，别名《经传要略》。历国子祭酒。

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一作文宗御集。

徐文远《左传义疏》六十卷

又《左传音》三卷

阴弘道《春秋左氏传序》一卷

李氏《左传异同例》十三卷开元中，右威卫录事参军，失名

冯伉《三传异同》三卷

刘轲《三传指要》十五卷

韦表微《卢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

王元感《春秋振滞》二十卷

韩滉《春秋通》一卷

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

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

《春秋微旨》二卷

《春秋辨疑》七卷

樊宗师《春秋集传》十五卷

《春秋加减》一卷元和十三年，国子监脩定。

李瑾《春秋指掌》十五卷

张杰《春秋图》五卷

又《春秋指元》十卷

裴安时《左氏释疑》七卷字适之，大中江陵少尹。

第五泰《左传事类》二十卷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鄂州文学。

成玄《公谷总例》十卷字又玄，咸通山阳令。

陆希声《春秋通例》三卷

陈岳《折衷春秋》三十卷唐末钟传江西从事。

郭翔《春秋义鉴》三十卷

柳宗元《非国语》二卷

右《春秋》类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

家，王玄度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四百三卷。

《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一卷

刘邵《注》一卷

《孝经》王肃《注》一卷

郑玄《注》一卷

韦昭《注》一卷

孙熙《注》一卷

苏林《注》一卷

谢万《注》一卷

虞盘佐《注》一卷

孔光《注》一卷

殷仲文《注》一卷

殷叔道《注》一卷

徐整《默注》二卷

车胤《讲孝经义》四卷

荀勖《讲孝经集解》一卷

皇侃《义疏》三卷

何约之《大明中皇太子讲义疏》一卷

梁武帝《疏》十八卷

太史叔明《发题》四卷

刘炫《述义》五卷

张士儒《演孝经》十二卷

《应瑞图》一卷

贾公彦《孝经疏》五卷

魏克己注《孝经》一卷

任希古《越王孝经新义》十卷

《今上孝经制旨》一卷。玄宗。

元行冲《御注孝经疏》二卷

尹知章注《孝经》一卷

孔颖达《孝经义疏》卷亡。

王元感注《孝经》一卷

李嗣真《孝经指要》一卷

平贞諲《孝经议》卷亡。

徐浩《广孝经》十卷浩称四明山人，乾元二年上，授校书郎。

右《孝经》类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下不著录六家，一十三卷。

《论语》郑玄《注》十卷

又注《论语释义》一卷

《论语篇目弟子》一卷

王弼《释疑》二卷

王肃注《论语》十卷

又注《孔子家语》十卷

李充注《论语》十卷

梁凯《注》十卷

孟厘《注》九卷

袁乔《注》十卷

尹毅《注》十卷

张氏《注》十卷

何晏《集解》十卷

孙绰《集解》十卷

盈氏《集义》十卷

江熙《集解》十卷

徐氏《古论语义注谱》一卷

虞喜《赞郑玄论语注》十卷

畅惠明《义注》十卷

宋明帝补《卫瓘论语注》十卷

栾肇《论语释》十卷

又《驳》二卷

崔豹《大义解》十卷

缪播《旨序》二卷

郭象《体略》二卷

戴诜《述议》二十卷

刘炫《章句》二十卷

皇侃《疏》十卷

褚仲都《讲疏》十卷

《义注隐》三卷

《杂义》十三卷

《剔义》十卷

徐邈《音》二卷

《孔丛》七卷

王勃《次论语》十卷

贾公彦论《论语疏》十五卷

韩愈注《论语》十卷

张籍《论语注辨》二卷

右《论语》类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三家，韩愈以下不著录二家，十二卷。

宋均注《易纬》九卷

注《礼纬》三十卷

注《诗纬》三卷

注《乐纬》三卷

注《春秋纬》三十八卷

注《论语纬》十卷

注《孝经纬》五卷

郑玄注《书纬》三卷

注《诗纬》三卷

右谶纬类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刘向《五经杂义》七卷

又《五经通义》九卷

《五经要义》五卷

许慎《五经异义》十卷郑玄驳。

杨方《五经钅句沉》十卷

杨思《五经咨疑》八卷

元延明《五经宗略》四十卷

刘炫《五经正名》十二卷

沈文阿《经典玄儒大义序录》十卷

班固等《白虎通义》六卷

郑玄《六艺论》一卷

谯周《五经然否论》五卷

《郑志》九卷

《郑记》六卷

王肃《圣证论》十一卷

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

简文帝《长春义记》一百卷

樊文深《七经义纲略论》三十卷

又《质疑》五卷

张讥《游玄桂林》二十卷

《谥法》三卷荀顗演，刘熙注。

沈约《谥例》十卷

贺琛《谥法》三卷

《集天名称》三卷

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

颜师古《匡谬正俗》八卷

赵英《五经对诀》四卷英，龙朔中汲令。

刘迅《六说》五卷

刘贶《六经外传》三十七卷

张镒《五经微旨》十四卷

韦表微《九经师授谱》一卷

裴侨卿《微言注集》二卷开元中郑县尉。

高重《经传要略》十卷

王彦威《续古今谥法》十四卷

慕容宗本《五经类语》十卷字泰初，幽州人，大中时。

刘氏《经典集音》三十卷熔，字正范，绛州正平，咸通晋州长史。

右经解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赵英以下不著录十家，一百二十七卷。

《尔雅》李巡《注》三卷

樊光《注》六卷

孙炎《注》六卷

沈■《集注》十卷

郭璞《注》一卷

又《图》一卷

《音义》一卷

江灌《图赞》一卷

又《音》六卷

李轨解《小尔雅》一卷

杨雄《别国方言》十三卷

刘熙《释名》八卷

韦昭《辨释名》一卷

李斯等《三苍》三卷郭璞解。

杜林《苍颉训诂》二卷

张揖《广雅》四卷

又《埤苍》三卷

《三苍训诂》三卷

《杂字》一卷

《古文字训》二卷

樊恭《广苍》一卷

史游《急就章》一卷曹寿解。

颜之推《注》一卷

司马相如《凡将篇》一卷

班固《在昔篇》一卷

《太甲篇》一卷

蔡邕《圣草章》一卷

又《劝学篇》一卷

《今字石经论语》二卷

崔瑗《飞龙篇篆草势合》三卷

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

吕忱《字林》七卷

杨承庆《字统》二十卷

冯干《括字苑》十三卷

贾魴《字属篇》一卷

葛洪《要用字苑》一卷

戴规《辨字》一卷

僧宝志《文字释训》三十卷

周成《解文字》七卷

王延《杂文字音》七卷

王氏《文字要说》一卷

阮孝绪《文字集略》一卷

彭立《文字辨嫌》一卷

王愔《文字志》三卷

顾野王《玉篇》三十卷

李登《声类》十卷

吕静《韵集》五卷

阳休之《韵略》一卷

又《辨嫌音》二卷

夏侯咏《四声韵略》十三卷

张谅《四声部》三十卷

赵氏《韵篇》十二卷

陆慈《切韵》五卷

郭训《字旨篇》一卷

《古文奇字》二卷

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

虞龢《法书目录》六卷

卫恒《四体书势》一卷

萧子云《五十二体书》一卷

庾肩吾《书品》一卷

颜之推《笔墨法》一卷

僧正度《杂字书》八卷

何承天《纂文》三卷

颜延之《纂要》六卷

又《诘幼文》三卷

张推《证俗音》三卷

颜愍楚《证俗音略》一卷

李虔《续通俗文》二卷

李少通《俗语难字》一卷

诸葛颍《桂苑珠丛》一百卷

硃嗣卿《幼学篇》一卷

项峻《始学篇》十二卷

王羲之《小学篇》一卷

杨方《少学集》十卷

顾凯之《启疑》三卷

萧子范《千字文》一卷

周兴嗣《次韵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黄初篇》一卷

《吴章篇》一卷

《音隐》四卷

《难要字》三卷

《览字知源》三卷

《字书》十卷

《叙同音》三卷

《桂苑珠丛略要》二十卷

《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

《古来篆隶诂训名录》一卷

《笔墨法》一卷

《鹿纸笔墨疏》一卷

《篆书千字文》一卷

《今字石经易篆》三卷

《今字石经尚书本》五卷

《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

《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

《今字石经毛诗》三卷

《今字石经仪礼》四卷

《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二卷

《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

《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蔡邕《今字石经论语》二卷

曹宪《尔雅音义》二卷

又《博雅》十卷

《文字指归》四卷

刘伯庄《续尔雅》一卷

颜师古注《急就章》一卷

武后《字海》一百卷凡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

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

李嗣真《书后品》一卷

徐浩《书谱》一卷

《古迹记》一卷

张怀瓘《书断》三卷开元中翰林院供奉。

又《评书药石论》一卷

张敬玄《书则》一卷贞元中处士。

褚长文《书指论》一卷

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

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

裴行俭《草字杂体》卷亡。

荆浩《笔法记》一卷浩称洪谷子。

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草迹命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硃异，隋则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开元五年，敕陆玄悌、魏哲、刘怀信检校，分益卷秩。玄宗自书“开元”字为印。

唐书王方庆《宝章集》十卷

又《王氏八体书范》四卷

《王氏工书状》十五卷

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

张参《五经文字》三卷

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待诏。

颜元孙《干禄字书》一卷

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一卷

李腾《说文字源》一卷阳冰从子。

僧慧力《像文玉篇》三十卷

萧钧《韵音》二十卷

孙愐《唐韵》五卷

武元之《韵铨》十五卷

玄宗《韵英》五卷天宝十四载撰，诏集贤院写付诸道采访使，传布天下。

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

李舟《切韵》十卷

僧猷智《辨体补脩加字切韵》五卷

右小学类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录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志第四十八艺文二

乙部史录，其类十三：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伪史类，四曰杂史类　，五曰起居注类，六曰故事类，七曰职官类，八曰杂传记类，九曰仪注类，十曰刑法类，十一曰目录类，十二曰谱牒类，十三曰地理类。凡著录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录三百五十八家，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

裴骃集解《史记》八十卷

徐广《史记音义》十三卷

邹诞生《史记音》三卷

班固《汉书》一百一十五卷

服虔《汉书音训》一卷

应劭《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

诸葛亮《论前汉事》一卷

又《音》一卷

孟康《汉书音义》九卷

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

又《音义》十七卷

韦昭《汉书音义》七卷

崔浩《汉书音义》二卷

孔氏《汉书音义钞》二卷孔文祥。

刘嗣等《汉书音义》二十六卷

夏侯泳《汉书音》二卷

包恺《汉书音》十二卷

萧该《汉书音》十二卷

阴景伦《汉书律历志音义》一卷

项岱《汉书叙传》八卷

刘宝《汉书驳义》二卷

陆澄《汉书新注》一卷

韦稜《汉书续训》二卷

姚察《汉书训纂》三十卷

颜游秦《汉书决疑》十二卷

僧务静《汉书正义》三十卷

李喜《汉书辨惑》三十卷

《汉书正名氏义》十二卷

《汉书英华》八卷

刘珍等《东观汉记》一百二十六卷

又《录》一卷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又《录》一卷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

又《录》一卷

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

华峤《后汉书》三十一卷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卷

又《外传》十卷

袁山松《后汉书》一百一卷

又《录》一卷

范晔《后汉书》九十二卷

又《论赞》五卷

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

刘熙注范晔《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萧该《后汉书音》三卷

刘芳《后汉书音》一卷

臧兢《后汉书音》三卷

王沈《魏书》四十七卷

陈寿《魏国志》三十卷

《蜀国志》十五卷

《吴国志》二十一卷并裴松之注。

韦昭《吴书》五十五卷

王隐《晋书》八十九卷

虞预《晋书》五十八卷

硃凤《晋书》十四卷

谢灵运《晋书》三十五卷

又《录》一卷

臧荣绪《晋书》一百一十卷

干宝《晋书》二十二卷

萧子云《晋书》九卷

何法盛《晋中兴书》八十卷

徐爰《宋书》四十二卷

孙严《宋书》五十八卷

沈约《宋书》一百卷

王智深《宋书》三十卷

魏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澹《后魏书》一百七卷

李德林《北齐末脩书》二十四卷

王劭《齐志》十七卷

又《隋书》八十卷

萧子显《齐书》六十卷

刘陟《齐书》十三卷

谢昊、姚察《梁书》三十四卷

顾野王《陈书》二卷

傅縡《陈书》三卷

许子儒注《史记》一百三十卷

又《音》三卷字文举，叔牙子也。证圣天官侍郎、颍川县男。

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

《御铨定汉书》八十七卷

高宗与郝处俊等撰。

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

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

章怀太子贤注《后汉书》一百卷贤命刘讷言、格希玄等注。

韦机《后汉书音义》二十七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淳风、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脩，而名为御撰。

姚思廉《梁书》五十六卷

《陈书》三十六卷皆魏徵等同撰。

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

又《北齐书》二十卷

《隋书》三十二卷

李百药《北齐书》五十卷

令狐德棻《后周书》五十卷

《隋书》八十五卷

《志》三十卷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李延寿与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征等撰。

王元感注《史记》一百三十卷

徐坚注《史记》一百三十卷

又《义林》二十卷

陈伯宣注《史记》一百三十卷贞元中上。

韩琬《续史记》一百三十卷

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开元润州别驾。

刘伯庄又撰《史记地名》二十卷

《汉书音义》二十卷

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

窦群《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

敬播注《汉书》四十卷

又《汉书音义》十二卷

元怀景《汉书议苑》卷亡。开元右庶子，武陵县男。谥曰文。

姚珽《汉书绍训》四十卷

李镇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开元十七年上，授门下典仪。

沈遵《汉书问答》五卷

李善《汉书辨惑》二十卷

徐坚《晋书》一百一十卷

高希峤注《晋书》一百三十卷开元二十年上，授清池主簿。

何超《晋书音义》三卷处士。

《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德棻、顾胤等撰。

吴兢又《齐史》十卷

《梁史》十卷

《陈史》五卷

《周史》十卷

《隋史》二十卷

《唐书》一百卷

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

峘、于休烈等撰。

《国史》一百六卷

又一百一十三卷

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

又《元魏书》三十卷字适之，大中江陵少尹。

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录三家，四百四十卷。

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

李延寿《南史》八十卷

又《北史》一百卷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厘益。之。峻，元和中人。

刘氏《洞史》二十卷刘权，忠州刺史晏曾孙。

姚康复《统史》三百卷大中太子詹事。

右正史类七十家，九十部，四千八十五卷。失姓名二家，王元感以

下不著录二十三家，一千七百九十卷。总七十三家，六十九部。

《纪年》十四卷《汲冢书》。

荀悦《汉纪》三十卷

应劭等注荀悦《汉纪》三十卷

崔浩《汉纪音义》三卷

侯瑾《汉皇德纪》三十卷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

袁宏《后汉纪》三十卷

张缅《后汉略》二十七卷

刘艾《汉灵献二帝纪》六卷

袁晔《汉献帝春秋》十卷

乐资《山阳公载记》十卷

习凿齿《汉晋春秋》五十四卷

《魏武本纪》四卷

孙盛《魏武春秋》二十卷

又《晋阳秋》二十二卷

魏澹《魏纪》十二卷

梁祚《魏书国纪》十卷

环济《吴纪》十卷

陆机《晋帝纪》四卷

干宝《晋纪》二十二卷

刘协注干宝《晋纪》六十卷

刘谦之《晋纪》二十卷

曹嘉之《晋纪》十卷

徐广《晋纪》四十五卷

邓粲《晋纪》十一卷

又《晋阳秋》三十二卷

檀道鸾《晋春秋》二十卷

萧景畅《晋史草》三十卷

郭季产《晋续纪》五卷

《晋录》五卷

王智深《宋纪》三十卷

裴子野《宋略》二十卷

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

王琰《宋春秋》二十卷

沈约《齐纪》二十卷

吴均《齐春秋》三十卷

谢昊《梁典》三十九卷

刘璠《梁典》三十卷

何之元《梁典》三十卷

萧韶《梁太清纪》十卷

《皇帝纪》七卷

《梁末代记》一卷

臧严《栖凤春秋》五卷

姚最《梁昭后略》十卷

《北齐记》二十卷

王劭《北齐志》十七卷

赵毅《隋大业略记》三卷

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

张大素《隋后略》十卷

柳芳《唐历》四十卷

《续唐历》二十二卷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瑄撰，崔龟从监脩。

吴兢《唐春秋》三十卷

韦述《唐春秋》三十卷

陆长源《唐春秋》六十卷

陈岳《唐统纪》一百卷

焦璐《唐朝年代记》十卷徐州从事，庞勋乱遇害。

李仁实《通历》七卷

马亹《通历》十卷

王氏《五位图》十卷王起。

《广五运图》卷亡。

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宣、懿时人。

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大中时人。

曹圭《五运录》十二卷

张敦素《建元历》二卷

刘轲《帝王历数謌》一卷字希仁，元和末进士第，洺州刺史。

封演《古今年号录》一卷天宝末进士第。

韦美《嘉号录》一卷中和中进士。

柳璨《正闰位历》三卷

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昭宗时宗正少卿。

右编年类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录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

又《汉之书》十卷

《蜀李书》九卷

和包《汉赵纪》十四卷

田融《赵石记》二十卷

又《二石记》二十卷

《苻朝杂记》一卷

王度、随翊《二石伪事》六卷

《二石书》十卷

范亨《燕书》二十卷

王景晖《南燕录》六卷

张诠《南燕书》十卷

高闾《燕志》十卷

段龟龙《凉记》十卷

《西河记》二卷

张谘《凉记》十卷

刘昺《凉书》十卷

又《敦煌实录》二十卷

裴景仁《秦记》十一卷杜惠明注。

《拓拔凉录》十卷

《桓玄伪事》二卷

《鄴洛鼎峙记》十卷

守节先生《天启纪》十卷

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

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

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

蔡允恭《后梁春秋》十卷

武敏之《三十国春秋》一百卷

右伪史类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失姓名三家。

《古文锁语》四卷

《汲冢周书》十卷

子贡《越绝书》十六卷

孔晁注《周书》八卷

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

又《春秋前传杂语》十卷

乐资《春秋后传》三十卷

孟仪注《周载》三十卷

赵晔《吴越春秋》十二卷

杨方《吴越春秋削烦》五卷

《吴越记》六卷

刘向《战国策》三十二卷

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二卷

延笃《战国策论》一卷

陆贾《楚汉春秋》九卷

卫飒《史记要传》十卷

张莹《史记正传》九卷

谯周《古史考》二十五卷

王粲《汉书英雄记》十卷

葛洪《史记钞》十四卷

又《汉书钞》三十卷

《后汉书钞》三十卷

张缅《后汉书略》二十五卷

又《晋书钞》三十卷

范晔《后汉书缵》十三卷

孔衍《春秋时国语》十卷

又《春秋后国语》十卷

《汉尚书》十卷

《汉春秋》十卷

《后汉尚书》六卷

《后汉春秋》六卷

《后魏尚书》十四卷

《后魏春秋》九卷

王越客《后汉文武释论》二十卷

袁希之《汉表》十卷

张温《三史要略》三十卷

阮孝绪《正史削繁》十四卷

王延秀《史要》二十八卷

萧肃《合史》二十卷

又《录》一卷

王蔑《史汉要集》二卷

司马彪《九州春秋》九卷

《后汉杂事》十卷

鱼豢《魏略》五十卷

孙寿《魏阳秋异同》八卷

《魏武本纪年历》五卷

王隐《删补蜀记》七卷

张勃《吴录》三十卷

李概《左史》六卷

胡冲《吴朝人士品秩状》八卷

又《吴历》六卷

虞禹《吴士人行状名品》二卷

虞溥《江表传》五卷

徐众《三国评》三卷

王涛《三国志序评》三卷

傅畅《晋诸公赞》二十二卷

《晋历》二卷

荀绰《晋后略》五卷

贾匪之《汉魏晋帝要纪》三卷

郭颁《魏晋代说》十卷

谢绰《宋拾遗录》十卷

孔思尚《宋齐语录》十卷

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六十三卷

来奥《帝王本纪》十卷

环济《帝王略要》十二卷

刘滔《先圣本纪》十卷

杨晔《华夷帝王纪》三十七卷

张愔等《帝系谱》二卷

韦昭《洞纪》四卷

皇甫谧《帝王代纪》十卷

又《年历》六卷

何茂林《续帝王代纪》十卷

《帝王代纪》十六卷

《历纪》十卷

姚恭《年历帝纪》二十六卷

吉文甫《十五代略》十卷

《代谱》四十八卷周武帝敕撰。

诸葛耽《帝录》十卷

庾和之《历代记》三十卷

熊襄《十代记》十卷

卢元福《帝王编年录》五十一卷

又《共和以来甲乙纪年》二卷

赵弘礼《王业历》二卷

周树《洞历记》九卷

徐整《三五历纪》二卷

又《通历》二卷

《杂历》五卷

孔衍《国志历》五卷

《长历》十四卷

《千年历》二卷

许氏《千岁历》三卷

陶弘景《帝王年历》五卷

羊瑗《分王年历》五卷

王嘉《拾遗录》三卷

又《拾遗记》十卷萧绮录。

周祗《崇安记》二卷

王韶之《崇安记》十卷

鲍衡卿《乘舆飞龙记》二卷

萧大圆《淮海乱离志》四卷

李仁实《通历》七卷

裴矩《隋开业平陈记》十二卷

褚无量《帝王纪录》三卷

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十卷

卢彦卿《后魏纪》三十三卷

刘允济《鲁后春秋》二十卷

丘悦《三国典略》三十卷

元行冲《魏典》三十卷

员半千《三国春秋》二十卷

李筌《阃外春秋》十卷

李吉甫《六代略》三十卷

张绚《古五代新记》二卷

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

《柳氏自备》三十卷柳仲郢。

郑□韦《史俊》十卷

吕才《隋记》二十卷

丘启期《隋记》十卷开元管城尉。

杜宝《大业杂记》十卷

杜儒童《隋季革命记》五卷武后时人。

《刘氏行年记》二十卷刘仁轨。

崔良佐《三国春秋》卷亡。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从子。居共白鹿山，门人谥曰贞文孝父。

裴遵度《王政记》

杨岑《皇王宝运录》并卷亡。岑，宪宗时人。

《功臣录》三十卷

唐颍《稽典》一百三十卷开元中，颍罢临汾尉，上之。张说奏留史馆脩史，兼集贤待制。

王彦威《唐典》七十卷

吴兢《唐书备阙记》十卷

《续皇王宝运录》十卷韦昭度、杨涉撰。

韩祐《续古今人表》十卷开元十七年上，授太常寺太祝。

张荐《宰辅传略》卷亡。

蒋乂《大唐宰辅录》七十卷

又《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

凌璠《唐录政要》十二卷昭宗时江都尉。

南卓《唐朝纲领图》一卷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

薛珰《唐圣运图》二卷

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元和中江都主簿。

李肇《国史补》三卷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

林恩《补国史》十卷僖宗时进士。

《传载》一卷

《史遗》一卷

温大雅《今上王业记》六卷

李延寿《太宗政典》三十卷

吴兢《太宗勋史》一卷

又《贞观政要》十卷

李康《明皇政录》十卷

郑处诲《明皇杂录》二卷

郑棨《开天传信记》一卷

温畲《天宝乱离西幸记》一卷

宋巨《明皇幸蜀记》一卷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华阴尉。

包谞《河洛春秋》二卷安禄山、史思明事。

徐岱《奉天记》一卷德宗西狩事。

崔光庭《德宗幸奉天录》一卷

赵元一《奉天录》四卷

张读《建中西狩录》十卷字圣用，僖宗时吏部侍郎。

袁皓《兴元圣功录》三卷

谷况《燕南记》三卷张孝忠事。

路隋《平淮西记》一卷

杜信《史略》三十卷

又《闲居录》三十卷

郑澥《凉国公平蔡录》一卷字蕴士，李愬山南东道掌书记，开州刺史。

薛图存《河南记》一卷李师道事。

李潜用《乙卯记》一卷李训、郑注事。

《大和摧凶记》一卷

《野史甘露记》二卷

《开成纪事》二卷

李石《开成承诏录》二卷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一卷

又《文武两朝献替记》三卷

《会昌伐叛记》一卷

《上党纪叛》一卷刘从谏事。

韩昱《壶关录》三卷

裴廷裕《东观奏记》三卷大顺中，诏脩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脩国史杜让能。廷裕，字膺余，昭宗时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贬湖南，卒。

令狐澄《贞陵遗事》二卷綯子也。乾符中书舍人。

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

郑言《平剡录》一卷裘甫事。言，字垂之，浙西观察使王式从事，咸通翰林学士、户部侍郎。

张云《咸通解围录》一卷字景之，一字瑞卿，起居舍人。

郑樵《彭门纪乱》三卷庞勋事。

王坤《惊听录》一卷黄巢事。

郭廷诲《广陵妖乱志》三卷高骈事。

《乾宁会稽录》一卷董昌事。

韩偓《金銮密记》五卷

王振《汴水滔天录》一卷昭宗时拾遗。

公沙仲穆《大和野史》十卷起大和，尽龙纪。右杂史类八十八家，一百七部，一千八百二十八卷。失姓名八家，元行冲以下不著录六十八家，八百六十一卷。

郭璞《穆天子传》六卷

《汉献帝起居注》五卷

李轨《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

又《晋咸宁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太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永平起居注》八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八卷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刘道荟《晋起居注》三百二十卷

《晋建武大兴永昌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晋隆和兴宁起居注》五卷

《晋太和起居注》六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宁康起居注》六卷

《晋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晋崇宁起居注》十卷

《晋元兴起居注》九卷

《晋义熙起居注》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何始真《晋起居钞》五十一卷

《晋起居注钞》二十四卷

《宋永初起居注》六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七十一卷

《宋孝建起居注》十七卷

《宋大明起居注》十五卷

《后魏起居注》二百七十六卷

《齐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

《梁大同七年起居注》十卷

《陈起居注》四十一卷

《隋开皇元年起居注》六卷

王逡之《三代起居注钞》十五卷

《流别起居注》四十七卷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

姚□修《时政记》四十卷

凡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刘知几以下不著录四百五十七卷。

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二卷

谢昊《梁皇帝实录》五卷

《梁太清实录》十卷

《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脩，许敬宗删改。

《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脩。

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

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

《高宗后脩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几、吴兢续成。

韦述《高宗实录》三十卷

武后《高宗实绿》一百卷

《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

宗秦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

吴兢《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太上皇实录》十卷

吴兢《睿宗实录》五卷

张说《今上实录》二十卷说与唐颍撰，次玄宗开元初事。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撰，元载监脩。

《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脩。

令狐峘《代宗实录》四十卷

沈既济《建中实录》十卷

《德宗实录》五十卷蒋乂、樊绅、林宝、韦处厚、独孤郁撰，裴垍监脩。

《顺宗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脩。

《宪宗实录》四十卷沈传师、郑澣、宇文籍、蒋系、李汉、陈夷行、苏景胤撰，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脩。景胤，弁子也，中书舍人。

《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脩。涤，字玄献，冕子也，荆南节度使、吏部尚书。

《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李让夷监脩。商，字述圣，礼部侍郎、秘书监。

《敬宗宝录》十卷陈商卷亚撰李让夷监脩。商，字述圣，礼部侍郎，秘书监。

《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王沨、卢告、牛丛撰，魏暮监脩。耽，字子严，一字子重，历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沨，字中德，历东都留守。告，字子有，弘宣子也，历吏部侍郎。

《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临脩。

凡诏令一家，一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彦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晋杂诏书》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又六十六卷

《晋诏书黄素制》五卷

《晋定品杂制》一卷

《晋太元副诏》二十一卷

《晋崇安元兴大亨副诏》八卷

《晋义熙诏》二十二卷

《宁永初诏》六卷

《宋元嘉诏》二十一卷

宋干《诏集区别》二十七卷

温彦博《古今诏集》三十卷

李义府《古今诏集》一百卷

薛克构《圣朝诏集》三十卷

《唐德音录》三十卷

《太平内制》五卷

《明皇制诏录》一卷

《元和制集》十卷

王起《写宣》十卷

马文敏《王言会最》五卷

《唐旧制编录》六卷费氏集。

《拟状注制》十卷

右起居注类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开元起居注》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千七百二十五卷。总七家，七十七部。

《秦汉以来旧事》八卷

《汉武帝故事》二卷

韦氏《三辅旧事》一卷

葛洪《西京杂记》二卷

《建武故事》三卷

《永平故事》二卷

应劭《汉朝驳》三十卷

《汉诸王奏事》十卷

《汉魏吴蜀旧事》八卷

《魏名臣奏事》三十卷

《魏台访议》三卷

《魏廷尉决事》十卷

《南台奏事》九卷

《晋太始太康故事》八卷

孔愉《晋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晋建武以来故事》三卷

《晋氏故事》三卷

《晋朝杂事》二卷

《晋故事》四十三卷

《晋诸杂故事》二十二卷

《晋杂议》十卷

《晋要事》三卷

《晋宋旧事》一百三十卷

车灌《晋脩复山陵故事》五卷

卢綝《晋八王故事》十二卷

又《晋四王起事》四卷

张敞《晋东宫旧事》十卷

范汪《尚书大事》二十一卷

《华林故事名》一卷

刘道荟《先朝故事》二十卷

《交州杂故事》九卷

《中兴伐逆事》二卷

温子昇《魏永安故事》三卷

萧大圆《梁魏旧事》三十卷

僧亡名《天正旧事》三卷

应詹《江南故事》三卷

《大司马陶公故事》三卷

《郗太尉为尚书令故事》三卷

王愆期《救襄阳上都府事》一卷

《春坊旧事》三卷

武后《述圣纪》一卷

杜正伦《春坊要录》四卷

王方庆《南宫故事》十二卷

裴矩《鄴都故事》十卷

马亹《唐年小录》八卷

张齐贤《孝和中兴故事》三卷

卢若虚《南宫故事》三十卷

令狐德棻《凌烟阁功臣故事》四卷

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李仁实《卫公平突厥故事》二卷

谢偃《英公故事》四卷

刘祎之《英国贞武公故事》四卷

陈谏等《彭城公故事》一卷刘晏。

《张九龄事迹》一卷

《李渤事迹》一卷

《杜悰事迹》一卷

《吴湘事迹》一卷

丘据《相国凉公录》一卷李抱玉事。据，谏议大夫。

右故事类十七家，四十三部，四百九十六卷。失姓名二十五家，裴矩以下不著录十六家，九十卷。

王隆《汉官解诂》三卷胡广注。

应劭《汉官》五卷

《汉官仪》十卷

蔡质《汉官典仪》一卷

丁孚《汉官仪式选用》一卷

荀攸等《魏官仪》一卷

傅畅《晋公卿礼秩故事》九卷

《百官名》十四卷

干宝《司徒仪注》五卷

陆机《晋惠帝百官名》三卷

《晋官属名》四卷

《晋过江人士目》一卷

卫禹《晋永嘉流士》二卷

《登城三战簿》三卷

范晔《百官阶次》一卷

荀钦明《宋百官阶次》三卷

《宋百官春秋》六卷

《魏官品令》一卷

王珪之《齐职官仪》五十卷

徐勉《梁选簿》三卷

沈约《梁新定官品》十六卷

《梁百官人名》十五卷

《陈将军簿》一卷

《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状》二卷

郎楚之《隋官序录》十二卷

王道秀《百官春秋》十三卷

郭演《职令古今百官注》十卷

陶彦藻《职官要录》三十六卷

《职员旧事》三十卷

王方庆《宫卿旧事》一卷

《六典》三十卷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脩“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

王方庆又撰《尚书考功簿》五卷

又《尚书考功状绩簿》十卷

《尚书科配簿》五卷

《五省迁除》二十卷

裴行俭《选谱》十卷

《唐循资格》一卷天宝中定。

沈既济《选举志》十卷

梁载言《具员故事》十卷

又《具员事迹》十卷

杜英《师职该》二卷

任戩《官品纂要》十卷

温大雅《大丞相唐王官属记》二卷

杜易简《御史台杂注》五卷

韩琬《御史台记》十二卷

韦述《御史台记》十卷

又《集贤注记》三卷

李构《御史台故事》三卷

刘贶《天官旧事》一卷

柳芳《大唐宰相表》三卷

马宇《凤池录》五十卷

贺兰正元《辅佐记》十卷

又《举选衡鉴》三卷昭义判官，贞元十三年上。

韦琯《国相事状》七卷宪宗时人。

张之绪《文昌损益》二卷德宗时人。

李肇《翰林志》一卷

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

又《元和百司举要》一卷

王涯《唐循资格》五卷

韦处厚《大和国计》二十卷

王彦威《占额图》一卷

孙结《大唐国照图》一卷文宗时人。

《大唐国要图》五卷左仆射贾耽纂，监察御史褚球重脩。

《翰林内志》一卷

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一卷字文硕，收子也。昭宗时翰林学士、吏部侍郎。

右职官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二百六十二卷。失姓名十家，《六典》以下不著录二十九家，二百八十卷。

赵岐《三辅决录》、十卷挚虞注。

魏文帝《海内士品录》三卷

《海内先贤传》五卷魏明帝时撰。

李氏《海内先贤行状》三卷

韦氏《四海耆旧传》一卷

《诸国先贤传》一卷

圈称《陈留风俗传》三卷

苏林《陈留耆旧传》三卷

刘昺《敦煌实录》二十卷

陈英宗《陈留先贤传像赞》一卷

江敞《陈留人物志》十五卷

周斐《汝南先贤传》五卷

陆胤《志广州先贤传》七卷

刘芳《广州先贤传》七卷

徐整《豫章旧志》八卷

又《豫章烈士传》三卷

华隔《广陵烈士传》一卷

张胜《桂阳先贤画赞》五卷

硃育《会稽记》四卷

虞预《会稽典录》二十四卷

谢承《会稽先贤传》七卷

贺氏《会稽先贤传像赞》四卷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三卷

贺氏《会稽太守像赞》二卷

陆凯《吴国先贤传》五卷

《吴国先贤像赞》三卷

陈寿《益部耆旧传》十四卷

《益州耆旧杂传记》二卷

白褒《鲁国先贤传》十四卷

张方《楚国先贤传》十二卷

高范《荆州先贤传》三卷

仲长统《山阳先贤传》一卷

范瑗《交州先贤传》四卷

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五卷

又《逸人高士传》八卷

王基《东莱耆旧传》一卷

王羲度《徐州先贤传》九卷

刘义庆《徐州先贤传赞》八卷

又一卷

刘彧《长沙旧邦传赞》四卷

郭缘生《武昌先贤传》三卷

虞溥《江表传》三卷

崔蔚祖《海岱志》十卷

吴均《吴郡钱塘先贤传》五卷

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

留叔先《东阳朝堂书赞》一卷

《济北先贤传》一卷

《庐江七贤传》一卷

《零陵先贤传》一卷

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

师觉授《孝子传》八卷

王韶之《孝子传》十五卷

又《赞》三卷

宗躬《孝子传》二十卷

又《止足传》十卷

虞盘佐《孝子传》一卷

又《高士传》二卷

徐广《孝子传》三卷

梁武帝《孝子传》三十卷

《杂孝子传》二卷

郑缉之《孝子传赞》十卷

申秀《孝友传》八卷

元怿《显忠录》二十卷

嵇康《圣贤高士传》八卷

皇甫谧《高士传》十卷

又《逸士传》一卷

《玄晏春秋》二卷

《韦氏家传》三卷

周续之《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赞》三卷

刘昼《高才不遇传》四卷

周弘让《续高士传》八卷

张显《逸人传》三卷

钟离儒《逸人传》七卷

袁宏《名士传》三卷

袁淑《真隐传》二卷

阮孝绪《高隐传》十卷

刘向《列士传》二卷

范晏《阴德传》二卷

齐竟陵文宣王子良《止足传》十卷

钟岏《良吏传》十卷

《先儒传》五卷

殷系《英籓可录事》三卷一云张万贤撰。

郑忱《文林馆记》十卷

张骘《文士传》五十卷

梁元帝《孝德传》三十卷

又《忠臣传》三十卷

《全德志》一卷

《丹杨尹传》十卷

《同姓名录》一卷

《怀旧志》九卷

裴怀贵《兄弟传》三卷

《悼善列传》四卷

刘昭《幼童传》十卷

卢思道《知己传》一卷

孙敏《春秋列国名臣传》九卷

《孔子弟子传》五卷

《东方朔传》八卷

《李固别传》七卷

《梁冀传》二卷

郭冲《诸葛亮隐没五事》一卷

《何颙传》一卷

《曹瞒传》一卷

《毋丘俭记》三卷

管辰《管辂传》二卷

戴逵《竹林七贤论》二卷

孟仲晖《七贤传》七卷

《桓玄传》二卷

《杂传》六十九卷

又四十卷

又九卷

任昉《杂传》一百二十卷

《荆扬二州迁代记》四卷

元晖等《秘录》二百七十卷

五孝恭《集记》一百卷

《汉明帝画赞》五十卷

姚澹《四科传赞》四卷

《七国叙赞》十卷

《益州文翁学堂图》一卷

荀伯子《荀氏家传》十卷

又《薛常侍传》二卷

《明氏世录》六卷明粲。

《汉南庾氏家传》三卷庾守业。

《褚氏家传》一卷褚结撰，褚陶注。

《殷氏家传》三卷殷敬。

《崔氏世传》七卷崔鸿。

《邵氏家传》十卷

《王氏家传》二十一卷

《江氏家传》七卷江饶。

《暨氏家传》一卷

《虞氏家传》五卷虞览。

《裴氏家记》三卷裴松之。

《诸葛传》五卷

《曹氏家传》一卷曹毘。

《诸王传》一卷

《陆史》十五卷陆煦。

王劭《尔硃氏家传》二卷

《何妥家传》二卷

《裴若弼家传》一卷

令狐德棻《令狐家传》一卷

张大素《敦煌张氏家传》二十卷

魏征《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章怀太子《列籓正论》三十卷

郑世翼《交游传》二卷

李袭誉《忠孝图传赞》二十卷

许敬宗《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

崔玄□韦《友义传》十卷

又《义士传》十五卷

傅弈《高识传》十卷

郎余令《孝子后传》三十卷

平贞諲《养德传》卷亡。

徐坚《大隐传》三卷

裴朏《续文士传》十卷开元中怀州司马。

李袭誉又撰《江东记》三十卷

李义府《宦游记》七十卷

王方庆《友悌录》十五卷

又《王氏训诫》五卷

《王氏列传》十五卷

《王氏尚书传》五卷

《魏文贞故书》十卷

唐临《冥报记》二卷

李筌《中台志》十卷

卢诜《四公记》一卷一作梁载言。

王瓘《广轩辕本纪》三卷

李渤《六贤图赞》一卷

陆龟蒙《小名录》五卷

张昌宗《古文纪年新传》三卷昌宗，冀州南宫人，太子舍人。

王绪《永宁公辅梁记》十卷绪，开元人，僧辩兄孙也，永宁即僧辩所封。

贾闰甫《李密传》三卷闰甫，密旧属。

颜师古《安兴贵家传》卷亡。

《陆氏英贤征记》三卷陆师儒。

李邕《狄仁杰传》三卷

郭湜《高氏外传》一卷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

李翰《张巡姚訚传》二卷

陈翊《郭公家传》八卷子仪。翊尝为其寮属，后又从事浑瑊河中幕。

殷亮《颜氏家传》一卷杲卿。

殷仲容《颜氏行状》一卷真卿。

马宇《段公别传》二卷秀实。宇，元和秘书少监，史馆脩撰。

李繁《相国鄴侯家传》十卷

王起《李赵公行状》一卷李吉甫。

张茂枢《河东张氏家传》三卷弘靖孙。

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失名。

姚康《科第录》十六卷字汝谐，南仲孙也。兵部郎中，金吾将军。

李弈《唐登科记》二卷

《文场盛事》一卷

张鷟《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

《封氏闻见记》五卷封演。

刘餗《国朝传记》三卷

《国朝旧事》四十卷

苏特《唐代衣冠盛事录》一卷

李绰《尚书故实》一卷尚书即张延赏。

《柳氏训序》一卷柳玭。

武平一《景龙文馆记》十卷

萧叔和《天祚永归记》一卷睿宗事。

韦机《西征记》卷亡。

韩琬《南征记》十卷

凌准《邠志》二卷

陆贽《遣使录》一卷

裴肃《平戎记》五卷休父。

房千里《投荒杂录》一卷字鹄举，大和初进士第，高州刺史。

杜佑《宾佐记》一卷

《文宗朝备问》一卷

黄璞《闽川名士传》一卷字绍山，大顺中进士第。

魏征《祥瑞录》十卷

徐景《玉玺正录》一卷

《国宝传》一卷

许康佐《九鼎记》四卷

颜师古《王会图》卷亡。

李德裕《异域归忠传》二卷

《西蕃会盟记》三卷

《西戎记》二卷

《英雄录》一卷

赵琉《孝行志》二十卷字盈之，晋州岳阳人，会昌中。

武谊《自古忠臣传》二十卷字子思，楚州盱眙人，咸通中州从事。

凡女训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三卷。失姓名一家，王方庆以下不著录五家，八十三卷。

刘向《列女传》十五卷曹大家注。

皇甫谧《列女传》六卷

綦毋邃《列女传》七卷

刘熙《列女传》八卷

赵母《列女传》七卷

项宗《列女后传》十卷

曹植《列女传颂》一卷

孙夫人《列女传序赞》一卷

杜预《列女传》十卷

虞通之《后妃记》四卷

又《妒记》二卷

诸葛亮《贞洁记》一卷

曹大家《女诫》一卷

辛德源、王劭等《内训》二十卷

徐湛之《妇人训解集》十卷

《女训集》六卷

长孙皇后《女则要录》十卷

魏征《列女传略》七卷

武后《列女传》一百卷

又《孝女传》二十卷

《古今内范》一百卷

《内范要略》十卷

《保傅乳母传》七卷

《凤楼新诫》二十卷

王方庆《王氏女记》十卷

又《王氏王嫔传》五卷

《续妒记》五卷

尚宫宋氏《女论语》十篇

薛蒙妻韦氏《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韦温女。蒙，字中明，开成中进士第。

王抟妻杨氏《女诫》一卷

右杂传记类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失姓名十四家，崔玄□韦以下不著录五十一家，二千五百七十四卷。总一百四十七家，一百五十一部。

卫宏《汉旧仪》四卷

董巴《大汉舆服志》一卷

徐广《车服杂注》一卷

又《晋尚书仪曹新定仪注》四十一卷

《晋仪注》三十九卷

傅瑗《晋新定仪注》四十卷

《晋尚书仪曹吉礼仪注》三卷

《晋尚书仪曹事》九卷

《晋杂仪注》二十一卷

《宋尚书仪注》三十六卷

《宋仪注》二卷

张镜《宋东宫仪记》二十三卷

严植之《南齐仪注》二十八卷

又《梁皇帝崩凶仪》十一卷

《梁皇太子丧礼》五卷

《梁王侯以下凶礼》九卷

《士丧礼仪注》十四卷

沈约《梁仪注》十卷

又《梁祭地祇阴阳仪注》二卷

鲍泉《新仪》三十卷

明山宾等《梁吉礼》十八卷

《梁吉礼仪注》四卷

又十卷

《梁尚书仪曹仪注》十八卷

又二十卷

《梁天子丧礼》七卷

又五卷

《梁大行皇帝皇后崩仪注》一卷

《梁太子妃薨凶仪注》九卷

《梁诸侯世子卒凶仪注》九卷

《梁陈大行皇帝崩仪注》八卷

贺瑒等《梁宾礼》一卷

《梁宾礼仪注》十三卷

陆琏《梁军礼》四卷

司马褧《梁嘉礼》三十五卷

又《嘉礼仪注》四十五卷

《陈吉礼仪注》五十卷

《陈杂吉仪注》三十卷

《陈杂仪注》六卷

《陈诸帝后崩仪注》五卷

《陈杂仪注凶仪》十三卷

《陈皇太后崩仪注》四卷仪曹撰。

《陈皇太子妃薨仪注》五卷仪曹撰。

张彦《陈宾礼仪注》六卷

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

赵彦深《北齐吉礼》七十二卷

《北齐皇太后丧礼》十卷

高颎《隋吉礼》五十四卷

牛弘、潘徽《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

《大贺卤簿》一卷

周迁《古今舆服杂事》十卷

萧子云《古今舆服杂事》二十卷

《甲辰仪注》五卷

挚虞《决疑要注》一卷

崔豹《古今注》一卷

《诸王国杂仪注》十卷

《杂仪注》一百卷

范汪《杂府州郡仪》十卷

又《祭典》三卷

何胤《丧服治礼仪注》九卷

何点《理礼仪注》九卷

《冠婚仪》四卷

崔皓《婚仪祭仪》二卷

何晏《魏明帝谥议》二卷

《魏氏郊丘》三卷

高堂隆《魏台杂访议》三卷

《晋谥议》八卷

《晋简文谥议》四卷

孔晁等《晋明堂郊社议》三卷

蔡谟《晋七庙议》三卷

干宝《杂议》五卷

荀顗等《晋杂议》十卷

王景之《要典》三十九卷

王逸《齐典》四卷

丘仲孚《皇典》五卷

卢谌《杂祭注》六卷

卢辨《祀典》五卷

徐爰《家仪》一卷

王俭《吉仪》二卷

又《吊答书仪》十卷

《皇室书仪》七卷

鲍衡卿《皇室书仪》十三卷

谢朏《书笔仪》二十卷

谢允《书仪》二卷

唐瑾《妇人书仪》八卷

《童悟》十三卷

纪僧真《玉玺谱》一卷

姚察《传国玺》十卷

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

张大颐《明堂仪》一卷

姚璠等《明堂仪注》三卷

《皇太子方岳亚献仪》二卷

萧子云《东宫杂事》二十卷

陆开明、宇文恺《东宫典记》七十卷

令狐德棻《皇帝封禅仪》六卷

孟利贞《封禅录》十卷

裴守真《神岳封禅仪注》十卷

郭山恽《大享明堂仪注》二卷

《亲享太庙仪注》三卷

裴矩、虞世南《大唐书仪》十卷

窦维鲎《吉凶礼要》二十卷

韦叔夏《五礼要记》三十卷

王悫中《礼仪注》八卷

杨炯《家礼》十卷

《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贞观十一年上。

《永徽五礼》一百三十卷长孙无忌、侍中许敬宗、兼中书令李义府、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常卿韦琨、博士萧楚材孔志约等撰。削《国恤》，以为豫凶事非臣子所宜论次，定著二百九十九篇。显庆三年上。

武后《紫宸礼要》十卷

《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嵒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详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脩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命贾登、张烜、施敬本、李锐、王仲丘、陆善经、洪孝昌撰缉，萧嵩总之。

萧嵩《开元礼义镜》一百卷

《开元礼京兆义罗》十卷

《开元礼类释》二十卷

《开元礼百问》二卷

颜真卿《礼乐集》十卷礼仪使所定。

韦渠牟《贞元新集开元后礼》二十卷

柳逞《唐礼纂要》六卷

韦公肃《礼阁新仪》二十卷元和人。

王彦威《元和曲台礼》三十卷

又《续曲台礼》三十卷

李弘泽《直礼》一卷林甫孙，开成太府卿

韦述《东封记》一卷

李袭誉《明堂序》一卷

员半千《明堂新礼》三卷

李嗣真《明堂新礼》十卷

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脩撰。

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卷亡。瑾，字封叔，光庭曾孙，元和吉州刺史。

王方庆《三品官祔庙礼》二卷

又《古今仪集》五十卷

孟诜《家祭礼》一卷

徐闰《家祭仪》一卷

范传式《寝堂时飨仪》一卷

郑正则《祠享仪》一卷

周元阳《祭录》一卷

贾顼《家荐仪》一卷

卢弘宣《家祭仪》卷亡。

孙氏《仲享仪》一卷孙日用。

刘孝孙《二仪实录》一卷

袁郊《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一卷

又《服饰变古元录》一卷字之仪，滋子也。昭宗翰林学士。

王晋《使范》一卷

戴至德《丧服变服》一卷

张戩《丧仪纂要》九卷

孟诜《丧服正要》二卷

商价《丧礼极议》一卷

张荐《五服图》卷亡。

《葬王播仪》一卷

仲子陵《五服图》十卷贞元九年上。

郑氏《书仪》二卷郑余庆。

裴茝《内外亲族五服仪》二卷

裴度《书仪》二卷

又《书仪》三卷硃俦注。茝，元和太常少卿。

杜有晋《书仪》二卷

右仪注类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失姓名三十二家，窦维鋈以下不著录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汉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汉名臣奏》二十九卷

《廷尉决事》二十卷

《廷尉驳事》十一卷

《廷尉杂诏书》二十六卷

《南台奏事》二十二卷

应劭《汉朝议驳》三十卷

陈寿《汉名臣奏事》三十卷

《晋驳事》四卷

《晋弹事》九卷

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

又《晋令》四十卷

宗躬《齐永明律》八卷

蔡法度《梁律》二十卷

又《梁令》三十卷

《梁科》二卷

《条钞晋宋齐梁律》二十卷

范泉等《陈律》九卷

又《陈令》三十卷

《陈科》三十卷

赵郡王叡《北齐律》二十卷

《令》八卷

《麟趾格》四卷文襄帝时撰。

赵肃等《周律》二十五卷

苏绰《大统式》三卷

张斐《律解》二十卷

刘邵《律略论》五卷

高颎等《隋律》十二卷

牛弘等《隋开皇令》三十卷

《隋大业律》十八卷

《武德律》十二卷

又《式》十四卷

《令》三十一卷尚书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瑀、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达、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天策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奉诏撰定。以五十三条附新律，余无增改。武德七年上。

《贞观律》十二卷

又《令》二十七卷

《格》十八卷

《留司格》一卷

《式》三十三卷中书令房玄龄、右仆射长孙无忌、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等奉诏撰定。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著为《留司格》。

《永徽律》十二卷

又《式》十四卷

《式本》四卷

《令》三十卷

《散颁天下格》七卷

《留本司行格》十八卷太尉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黄门待郎宇文节柳爽、尚书右丞段宝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刘燕客、给事中赵文恪、中书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张行实、太府丞王文端、大理丞元绍、刑部郎中贾敏行等奉诏撰定。分格为二部，以曹司常务为“行格”，天下所共为“散颁格”。永徽三年上。至龙朔二年，诏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礼复删定，唯改官曹局名而已。题行格曰“留本司行格中本”，散颁格曰“天下散行格中本”。

《律疏》三十卷无忌、李勣、于志宁、邢部尚书唐临、大理卿段宝玄、尚书右丞刘燕客、御史中丞贾敏行等奉诏撰，永徽四年上。

《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左仆射刘仁轨、右仆射戴至德、侍中张

文瓘、中书令李敬玄、右庶子郝处俊、黄门侍郎来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义琰、吏部侍郎裴行俭马戴、兵部侍郎萧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义琛、刑部侍郎张楚金、金部郎中卢律师等奉诏撰，仪凤二年上。

赵仁本《法例》二卷

崔知悌《法例》二卷

《垂拱式》二十卷

又《格》十卷

《新格》二卷

《散颁格》三卷

《留司格》六卷秋官尚书裴居道、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韦方质、删定官袁智弘、咸阳尉王守慎奉诏撰。加计帐、勾帐二式。垂拱元年上新格，武后制序。

《删垂拱式》二十卷

又《散颁格》七卷中书令韦安石、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祝钦明、尚书右丞苏瑰、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删定，神龙元年上。

《太极格》十卷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右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绍、刑部员外郎邵知新、大理寺丞陈义海、评事张名播、右卫长史张处斌、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等删定，太极元年上。

《开元前格》十卷兵部尚书兼紫微令姚崇、黄门监卢怀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书李乂、紫微侍郎苏廷贞、舍人吕延祚给事中魏奉古、大理评事高智静、韩城县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参军阎义颛等奉诏删定，开元三年上。

《开元后格》十卷

又《令》三十卷

《式》二十卷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

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杨滔、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参军侯郢璡等删定，开元七年上。

《格后长行敕》六卷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等删次，开元十九年上。

《开元新格》十卷

《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中书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从、左武卫胄曹参军崔晃、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删定，开元二十五年上。《度支长行旨》五卷

王行先《律令手鉴》二卷

元泳《式苑》四卷

裴光庭《唐开元格令科要》一卷

《元和格敕》三十卷权德舆、刘伯刍等集。

《元和删定制敕》三十卷许孟容、韦贯之、蒋乂、柳登等集。

《大和格后敕》四十卷

《格后敕》五十卷初，前大理丞谢登纂，凡六十卷。诏刑部详定，去其繁复。大和七年上。

狄兼谟《开成详定格》十卷

《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刑部侍郎刘□彖等纂。

张戣《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

卢纾《刑法要录》十卷裴向上之。

张伾《判格》三卷

李崇《法鉴》八卷

右刑法类二十八家，六十一部，一千四卷。失姓名九家，自《开元新格》以下不著录十三家，三百二十三卷。

刘向《七略别录》二十卷

刘歆《七略》七卷

荀勖《晋中经簿》十四卷

又《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

丘深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

王俭《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

《今书七志》七十卷贺纵补注

阮孝绪《七录》十二卷

丘宾卿《梁天监四年书目》四卷

刘遵《梁东宫四部书目》四卷

《陈天嘉四部书目》四卷

牛弘《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

王劭《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

殷淳《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

杨松珍《史目》三卷

挚虞《文章志》四卷

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二卷

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

傅亮《续文章志》二卷

《名手画录》一卷

虞龢《法书目录》六卷

《群书四录》二百卷殷践猷、王愜、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直、王湾、王仲丘撰，元行冲上之。

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

韦述《集贤书目》一卷

李肇《经史释题》二卷

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

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目》三卷

尹植《文枢秘要目》七卷钞《文思博要》、《艺文类聚》为秘要。

《唐书叙例目录》一卷

孙玉汝《唐列圣实录目》二十五卷

《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吴兢。

《河南东斋史目》三卷

蒋彧《新集书目》一卷

杜信《东斋籍》二十卷字立言，元和国子司业。

右目录类十九家，二十二部，四百六卷。失姓名二家，毋煚以下不著录十二家，一百一十四卷。

宋衷《世本》四卷

《世本别录》一卷

宋均注《帝谱世本》七卷

王氏注《世本谱》二卷

《汉氏帝王谱》二卷

《齐永元中表簿》六卷

《梁大同四年表簿》三卷

《齐梁宗簿》三卷

《梁亲表谱》五卷

《后魏皇帝宗族谱》四卷

元晖业《后魏辨宗录》二卷

《后魏谱》二卷

《后魏方司格》一卷

《齐高氏谱》六卷

《周宇文氏谱》一卷

贾冠《国亲皇太子亲传》四卷

王俭《百家集谱》十卷

王僧孺《百家谱》三十卷

又《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

徐勉《百官谱》二十卷

贾执《百家谱》五卷

又《姓氏英贤谱》一百卷

何承天《姓苑》十卷

贾希镜《氏族要状》十五卷

《官族传》十五卷

《冀州姓族谱》七卷

《洪州诸姓谱》九卷

《袁州诸姓谱》七卷

《司马氏世家》二卷

《杨氏谱》一卷

《苏氏谱》一卷

《孙氏谱记》十五卷

《韦氏谱》十卷韦鼎。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真。

《大唐氏族志》一百卷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撰。

《姓氏谱》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孔志约、阳仁卿、史玄道、吕才撰。

柳冲《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

路敬淳《衣冠谱》六十卷

又《著姓略记》二十卷

王元感《姓氏实论》十卷

崔日用《姓苑略》一卷

岑羲《氏族录》卷亡。

王方庆《王氏家牒》十五卷

又《家谱》二十卷

《王氏著录》十卷

韦述《开元谱》二十卷

《国朝宰相甲族》一卷

《百家类例》三卷

《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李林甫等。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

窦从一《系纂》七卷

陈湘《姓林》五卷

孔至《姓氏杂录》一卷

李利涉《唐官姓氏记》五卷初，十卷。利涉贬南方，亡其半。

又编《古命氏》三卷

柳璨《姓氏韵略》六卷

萧颖士《梁萧史谱》二十卷

柳芳《永泰新谱》二十卷一作《皇室新谱》。

柳璟《续谱》十卷

《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开成二年，李衢、李宝撰。

《唐皇室维城录》一卷

李匡文《天潢源派谱》一卷

又《唐偕日谱》一卷

《玉牒行楼》一卷

《皇孙郡王谱》一卷

《元和县主谱》一卷

《家谱》一卷

李衢《大唐皇室新谱》一卷

黄恭之《孔子系叶传》二卷

《谢氏家谱》一卷

《东莱吕氏家谱》一卷

《薛氏家谱》一卷

《颜氏家谱》一卷

《虞氏家谱》一卷

《孙氏家谱》一卷

《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

《刘氏谱考》三卷

《刘氏家史》十五卷并刘子玄。

《纪王慎家谱》一卷

《蒋王恽家谱》一卷

《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

《徐氏谱》一卷徐商。

《徐义伦家谱》一卷

《刘晏家谱》一卷

《刘舆家谱》一卷

《周长球家谱》一卷

《施氏家谱》二卷

《万氏谱》一卷

《荥阳郑氏家谱》一卷

《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

《鲜于氏家谱》一卷

《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

《李氏房从谱》一卷

《韦氏诸房略》一卷韦綯。

《讳行录》一卷

右谱牒类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

《三辅黄图》一卷

《三辅旧事》三卷

《汉宫阁簿》三卷

《洛阳宫殿簿》三卷

葛洪《西京杂记》二卷

薛冥《西京记》三卷

潘岳《关中记》一卷

《职方记》十六卷

陆机《洛阳记》一卷

《晋太康土地记》十卷

戴延之《洛阳记》一卷

《太康州郡县名》五卷

《后魏洛阳记》五卷

《后魏诸州记》二十卷

杨佺期《洛城图》一卷

周处《风土记》十卷

邓基、陆澄《地理志》一百五十卷

圈称《陈留风俗传》三卷

任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

杨雄《蜀王本记》一卷

虞茂《区宇图》一百二十八卷

谯周《三巴记》一卷

郎蔚之《隋图经集记》一百卷

李充《益州记》三卷

《周地图》一百三十卷

郭仲产《荆州记》二卷

《杂记》十二卷

鲍坚《南雍州记》三卷

《杂地志》五卷

阮叙之《南兖州记》一卷

《地理志书钞》十卷

山谦之《南徐州记》二卷

《地域方丈图》一卷

刘损之《京口记》二卷

《地域方尺图》一卷

孙处玄《润州图注》二十卷

雷次宗《豫章记》一卷

《京邦记》二卷

郑缉之《东阳记》一卷

《分吴会丹杨三郡记》二卷

张僧监《浔阳记》二卷

《西河旧事》一卷

李叔布《齐州记》四卷

阚骃《十三州志》十四卷

张勃《吴地记》一卷

顾野王《舆地志》三十卷

晏模《齐地记》二卷

又《十国都城记》十卷

陆翙《鄴中记》二卷

周明帝《国都城记》九卷

刘芳《徐地录》一卷

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

梁元帝《职贡图》一卷

又《山海经图赞》二卷

又《荆南地志》二卷

《山海经音》二卷

王范《交广二州记》一卷

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

樊文深《中岳颍州志》五卷

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

《秣陵记》二卷

僧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

《湘州记》四卷

又一卷

《湘州图副记》一卷

《江图》二卷

庾仲雍《江记》五卷

诸葛颖《巡抚扬州记》七卷

又《汉水记》五卷

戴祚《西征记》二卷

《寻江源记》五卷

郭缘生《述征记》二卷

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

姚最《述行记》二卷

李氏《宜都山川记》一卷

沈怀文《随王入沔记》十卷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

《魏聘使行记》五卷

杨孚《交州异物志》一卷

李彤《圣贤□冢墓记》一卷

陈祈畅《异物志》一卷

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

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

沈怀远《南越志》五卷

硃应《扶南异物志》一卷

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

《京兆郡方物志》二十卷

常骏等《赤土国记》二卷

《诸郡土俗物产记》十九卷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十卷

《凉州异物志》二卷

僧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

《庙记》一卷

僧法盛《历国传》二卷

薛泰《舆驾东幸记》一卷

《日南传》一卷

《林邑国记》一卷

《真腊国事》一卷

《交州以来外国传》一卷

《奉使高丽记》一卷

《西南蛮入朝首领记》一卷

裴矩《高丽风俗》一卷

邓行俨《东都记》三十卷贞观著作郎。

《括地志》五百五十卷

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勖撰。

《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

《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剑南地图》二卷

李播《方志图》卷亡。

《西域国志》六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五十四卷

又《十道图》十卷

《古今地名》三卷

《删水经》十卷

梁载言《十道志》十六卷

王方庆《九嶷山志》十卷

贾耽《地图》十卷

又《皇华四达记》十卷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

《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

《贞元十道录》四卷

《吐蕃黄河录》四卷

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一作《处分语》。

刘之推、文括《九州要略》三卷

《郡国志》十卷

马敬寔《诸道行程血脉图》一卷

邓世隆《东都记》三十卷

韦机《东都记》二十卷

韦述《两京新记》五卷

《两京道里记》三卷

李仁实《戎州记》一卷

卢鸺《嵩山记》一卷天宝人。

马温《鄴都故事》二卷肃、代时人。

刘公锐《鄴城新记》三卷

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一卷字子望，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从事，试协律郎。

卢求《成都记》五卷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从事。

郑□韦《益州理乱记》三卷

李璋《太原事迹记》十四卷

张文规《吴兴杂录》七卷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一卷

孟琯《岭南异物志》一卷

刘恂《岭表录异》三卷

余知古《渚宫故事》十卷文宗时人。

吴从政《襄沔记》三卷

张氏《燕吴行役记》二卷宣宗时人，失名。

韦宙《零陵录》一卷

张密《庐山杂记》一卷

张容《九江新旧录》三卷咸通人。

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三卷

段公路《北户杂录》三卷文昌孙。

林谞《闽中记》十卷

裴矩又撰《西域图记》三卷

顾愔《新罗国记》一卷大历中，归崇敬使新罗，愔为从事。

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

戴斗《诸蕃记》一卷

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

袁滋《云南记》五卷

李繁《北荒君长录》三卷

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十卷

吕述《黠戛斯朝贡图传》一卷字脩业，会昌秘书少监，商州刺史。

樊绰《蛮书》十卷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

窦滂《云南别录》一卷

《云南行记》一卷

徐云虔《南诏录》三卷乾符中人。

右地理类六十三家，一百六部，一千二百九十二卷。失姓名三十一家，李播以下不著录五十三家，九百八十九卷。

志第四十九艺文三

丙部子录，其类十七：一曰儒家类，二曰道家类，三曰法家类，四曰名家类　，五曰墨家类，六曰纵横家类，七曰杂家类，八曰农家类，九曰小说类，十曰天文类，十一曰历算类，十二曰兵书类，十三曰五行类，十四曰杂艺术类，十五曰类书类，十六曰明堂经脉类，十七曰医术类。凡著录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录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晏子春秋》七卷晏婴。

《曾子》二卷曾参。

《子思子》七卷孔亻及。

《公孙尼子》一卷

赵岐注《孟子》十四卷孟轲。

刘熙注《孟子》七卷

郑玄注《孟子》七卷

綦毋邃注《孟子》七卷

《荀卿子》十二卷荀况。

《董子》一卷董无心。

《鲁连子》一卷鲁仲连。

陆贾《新语》二卷

贾谊《新书》十卷

桓宽《盐铁论》十卷

刘向《新序》三十卷

又《说苑》三十卷

《扬子法言》六卷扬雄。

宋衷注《法言》十卷

李轨注《法言》三卷

陆绩注《扬子太玄经》十二卷

虞翻注《太玄经》十四卷

范望注《太玄经》十二卷

宋仲孚注《太玄经》十二卷

蔡文邵注《太玄经》十卷

《桓子新论》十七卷桓谭。

王符《潜夫论》十卷

《仲长子昌言》十卷仲长统。

荀悦《申鉴》五卷

《魏子》三卷魏朗。

魏文帝《典论》五卷

《徐氏中论》六卷徐干。

王粲《去伐论集》三卷

王肃《政论》十卷

《杜氏体论四卷杜恕。

《顾子新论》五卷顾谭。

文礼《通语》十卷殷兴续。

诸葛亮《集诫》二卷

陆景《典训》十卷

《谯子法训》八卷

又《五教》五卷谯周。

王嬰《古今通论》三卷

《周生烈子》五卷

《袁子正论》二十卷

又《正书》二十五卷袁准。

《孙氏成败志》三卷孙毓。

夏侯湛《新论》十卷

杨泉《物理论》十六卷

又《太元经》十四卷刘缉注。

华谭《新论》十卷

虞喜《志林新书》二十卷

又《后林新书》十卷

《顾子义训》十卷顾夷。

蔡洪《清化经》十卷

干宝《正言》十卷

又《立言》十卷

蔡韶《闳论》二卷

吕竦《要览》五卷

周舍《正览》六卷

刘徽《鲁史欹器图》一卷

綦毋氏《诫林》三卷

《颜氏家训》七卷颜之推。

李穆叔《典言》四卷

王滂《百里昌言》二卷

《崔子至言》六卷崔灵童。

卢辩《坟典》三十卷

王劭《读书记》三十二卷

王通《中说》五卷

辛德源《正训》二十卷

《太宗序志》一卷

又《帝范》四卷贾行注。

高宗《天训》四卷

武后《紫枢要录》十卷

又《臣轨》二卷

《百寮新诫》五卷

《青宫纪要》三十卷

《少阳政范》三十卷

《列籓正论》三十卷

章怀太子《春宫要录》十卷

又《修身要览》十卷

《君臣相起发事》三卷

魏征《谏事》五卷

又《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张大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

杨相如《君臣政理论》三卷

陆善经注《孟子》七卷

张镒《孟子音义》三卷

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评事。

王涯注《太玄经》六卷

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及第，授散官文学，直弘文馆。

柳宗元注《杨子法言》十三卷

李袭誉《五经妙言》四十卷

郑澣《经史要录》二十卷

刘贶《续说苑》十卷

杜正伦《百行章》一卷

宪宗《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

武后《训记杂载》十卷采《青宫纪要》、《维城典训》、《古今内范》、《内范要略》等书为《杂载》云。

《维城典训》二十卷

褚无量《翼善纪》卷亡。

裴光庭《摇山往则》一卷

又《维城前轨》一卷

丁公著《皇太子诸王训》十卷

《六经法言》二十卷韦处厚、路隋撰。

崔郾《诸经纂要》十卷

于志宁《谏苑》二十卷

王方庆《谏林》二十卷

杨浚《圣典》三卷校书郎，开元中上。

张九龄《千秋金镜录》五卷

唐次《辨谤略》三卷

《元和辨谤略》十卷令狐楚、沈传师、杜元颖撰。

裴潾《大和新脩辨谤略》三卷

李仁实《格论》三卷

赵冬曦《王政》三卷景龙二年上。

冯中庸《政录》十卷开元十九年上，授汜水尉。

《贾子》一卷开元中蓝田尉。失名。

储光羲《正论》十五卷兖州人，开元进士第，又诏中书试文章，历监察御史，安禄山反，陷贼自归。

牛希济《理源》二卷

陆质《君臣图翼》二十五卷

李吉甫《古今说苑》十一卷

李德裕《御臣要略》卷亡。

丘光庭《康教论》一卷

《元子》十卷

又《浪说》七篇

《漫说》七篇元结。

杜信《元和子》二卷

林慎思《伸蒙子》三卷咸通中人。

《冀子》五卷冀重，字子泉，定州容城人。广明脩武令。

崔憝《儒玄论》三卷字敬之，后魏白马侯浩七世孙，中和光禄丞。

右儒家类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陆善经以下不著录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

《鬻子》一卷鬻熊。

《老子道德经》二卷李耳。

又三卷

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王弼注《新记玄言道德》二卷

又《老子指例略》二卷

蜀才注《老子》二卷

钟会《注》二卷

羊祜《注》二卷

又《解释》四卷

孙登注《老子》二卷

王尚《注》二卷

袁真《注》二卷

张凭《注》二卷

刘仲融《注》二卷

陶弘景《注》四卷

树钟山《注》二卷

李允愿《注》二卷

陈嗣古《注》二卷

僧惠琳《注》二卷

惠严《注》二卷

鸠摩罗什《注》二卷

义盈《注》二卷

程韶《集注》二卷

任真子《集注》四卷

张道相《集注》四卷

卢景裕、梁旷等《注》二卷

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二卷

又《道德经指趣》三卷

王肃《玄言新记道德》二卷

梁旷《道德经品》四卷

严遵《指归》十四卷

何晏《讲疏》四卷

又《道德问》二卷

梁武帝《讲疏》四卷

又《讲疏》六卷

顾欢《道德经义疏》四卷

又《义疏治纲》一卷

孟智周《义疏》五卷

戴诜《义疏》六卷

葛洪《老子道德经序诀》二卷

韩庄《玄旨》八卷

刘遗民《玄谱》一卷

《节解》二卷

《章门》一卷

李轨《老子音》一卷

《鹖冠子》三卷

张湛注《列子》八卷列御寇。

郭象注《庄子》十卷庄周。

向秀《注》二十卷

崔譔《注》十卷

司马彪《注》二十一卷

又《注音》一卷

李颐《集解》二十卷

王玄古《集解》二十卷

李充《释庄子论》二卷

冯廓《老子指归》十三卷

又《庄子古今正义》十卷

梁简文帝《讲疏》三十卷

王穆《疏》十卷

又《音》一卷

《庄子疏》七卷

《文子》十二卷

《广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张太衡注。

《唐子》十卷唐滂。

《苏子》七卷苏彦。

《宣子》二卷宣聘。

《陆子》十卷陆云。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葛洪。

《孙子》十二卷孙绰。

《符子》三十卷符朗。

《贺子》十卷贺道养。

《牟子》二卷牟融。

傅弈注《老子》二卷

杨上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又注《庄子》十卷

《老子指略论》二卷太子文学。

辟闾仁谞注《老子》二卷圣历司礼博士。

贾大隐《老子述义》十卷

陆德明《庄子文句义》二十卷

玄宗注《道德经》二卷

又《疏》八卷天宝中加号《玄通道德经》，世不称之。

卢藏用注《老子》二卷

又注《庄子内外篇》十二卷

邢南和注《老子》开元二十一年上。

冯朝隐注《老子》

白履忠注《老子》

李播注《老子》

尹知章注《老子》

傅弈《老子音义》并卷亡。

陆德明《老子疏》十五卷

逢行珪注《鬻子》一卷郑县尉。

陈庭玉《老子疏》开元二十年上，授校书郎。卷亡。

陆希声《道德经传》四卷

吴善经注《道德经》二卷贞元中人。

杨上善《道德经三略论》三卷

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又《开题序诀义疏》七卷

注《庄子》三十卷

《疏》十二卷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王元庆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唯《老子注》、《庄子疏》著录。

张游朝《南华象罔说》十卷

又《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张志和父。

孙思邈注《老子》卷亡。

又注《庄子》

柳纵注《庄子》开元二十年上，授章怀太子庙丞。

尹知章注《庄子》并卷亡。

甘晖、魏包注《庄子》卷亡。开元末奉诏注。

元载《南华通微》十卷

张志和《太易》十五卷

又《玄真子》十二卷韦诣作《内解》。

陈庭玉《庄子疏》卷亡。

道士李含光《老子庄子周易学记》三卷

又《义略》三卷含光，扬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讳改焉，天宝间人。

张隐居《庄子指要》三十三篇名九垓，号浑沦子，代、德时人。

帅夜光《三玄异义》三十卷幽州人。开元二十年上，授校书郎，直国子监。

徐灵府注《文子》十二卷

李暹训注《文子》十二卷

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然《亢桑子》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

《无能子》三卷不著人名氏，光启中隐民间。

凡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音义》以下不著录六十二家，二百六十五卷。

尹喜《高士老君内传》三卷

玄景先生《老子道德简要义》五卷

梁简文帝《老子私记》十卷

戴诜《老子西升经义》一卷

韦处玄集解《老子西升经》二卷

《老子黄庭经》一卷

《老子探真经》一卷

《老君科律》一卷

《老子宣时诫》一卷

《老子入室经》一卷

《老子华盖观天诀》一卷

《老子消水经》一卷

《老子神策百二十条经》一卷

鬼谷先生《关令尹喜传》一卷四皓注。

《清虚真人王君内传》一卷

王苌《三天法师张君内传》一卷

李遵《茅君内传》一卷

吕先生《太极左仙公葛君内传》一卷

华峤《紫阳真人周君传》一卷

赵昇等《仙人马君阴君内传》一卷

郑云千《清虚真人裴君内传》一卷

范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一卷

项宗《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一卷

王羲之《许先生传》一卷

《九华真妃内记》一卷

宋都能《嵩高少室寇天师传》三卷

《王乔传》一卷

《汉武帝传》二卷

刘向《列仙传》二卷

葛洪《神仙传》十卷

见素子《洞仙传》十卷

东方朔《神异经》二卷张华注。

又《十洲记》一卷

周季通《苏君记》一卷

梁旷《南华仙人庄子论》三十卷

《南华真人道德论》三卷

《任子道论》十卷任嘏。

《顾道士论》三卷顾谷。

姐威《浑舆经》一卷

杜夷《幽求子》三十卷

张讥《玄书通义》十卷

陶弘景《登真隐诀》二十五卷

又《真诰》十卷

张湛《养生要集》十卷

《养性传》二卷

张太衡《无名子》一卷

刘道人《老子玄谱》一卷

刘无待《同光子》八卷侯俨注。

《灵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华阳子自序》一卷茅处玄。

《无上秘要》七十二卷

《道要》三十卷

马枢《学道传》二十卷

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四卷

《道藏音义目录》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

《集注阴符经》一卷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淳风、李筌、李洽、李鉴、李锐、杨晟。

李靖《阴符机》一卷

道士李少卿《十异九迷论》一卷

道士刘进喜《老子通诸论》一卷

又《显正论》一卷

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

又《阴符经辨命论》一卷

《气诀》一卷

《神仙得道灵药经》一卷

《罔象成名图》一卷

《丹砂诀》一卷开元二十二年上。

韦弘《阴符经正卷》一卷

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

叶静能《太上北帝灵文》三卷

李淳风注《泰乾秘要》三卷

杨上器注《太上玄元皇帝圣纪》十卷

崔少元《老子心镜》一卷

《皇天原太上老君现迹记》一卷

文明元年老子降事。

《吕氏老子昌言》二卷

王方庆《神仙后传》十卷

《玄晋苏元明太清石壁记》三卷乾元中，剑州司马纂，失名。

《议化胡经状》一卷万岁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毁《老子化胡经》，敕秋官侍郎刘如璿等议状。

《宁州通真观二十七宿真形图赞》一卷记天宝中，宁州罗川县金华洞获玉像，皆列宿之真，唯少氐宿，改县为宁真事。

道士令狐见尧《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图》一卷贞元人。

孙思邈《马阴二君内传》一卷

又《太清真人炼云母诀》二卷

《摄生真录》一卷

《养生要录》一卷

《气诀》一卷

《烧炼秘诀》一卷

《龙虎通元诀》一卷

《龙虎乱日篇》一卷

《幽传福寿论》一卷

《枕中素书》一卷

《会三教论》一卷

《龙虎篇》一卷青罗子周希彭、少室山人孺登同注。

硃少阳《道引录》三卷浮山隐士，代、德时人。

张志和《玄真子》二卷

戴简《真教元符》三卷

杨嗣复《九征心戒》一卷

裴煜《延寿赤书》一卷

纥干嶽《序通解录》一卷字咸一，大中江西观察使。

《守真子秦鉴语》一卷

道士张仙庭《三洞琼纲》三卷

段世贵《演正一炁化图》三卷

女子胡愔《黄庭内景图》一卷

道士司马承祯《坐忘论》一卷

又《脩生养气诀》一卷

《洞元灵宝五岳名山朝仪经》一卷

贾参寥《庄子通真论》三卷垂拱中，隐武陵。

白履忠注《黄庭内景经》卷亡。

又《三玄精辨论》一卷

吴筠《神仙可学论》一卷

又《玄纲论》三卷

《明真辨伪论》一卷

《辅正除邪论》一卷

《辨方正惑论》一卷

《道释优劣论》一卷

《心目论》一卷

《复淳化论》一卷

《著生论》一卷

《形神可固论》一卷

李延章集《郑绰录中元论》一卷

大和人。

施肩吾《辨疑论》一卷

睦州人，元和进士第，隐洪州西山。

道士令狐见尧《玉笥山记》一卷

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一卷

沈汾《续神仙传》三卷

道士胡慧超《神仙内传》一卷

《晋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内传》一卷

李渤《真系传》一卷

李遵《茅三君内传》一卷

道士胡法超《许逊脩行传》一卷

张说《洪崖先生传》一卷

张氲先生，唐初人。

冲虚子《胡慧超传》一卷失名。慧超，高宗时道士。

《潘尊师傅》一卷师正。

《蔡尊师傅》一卷名南玉，字叔宝，宋祠部尚书廓七世孙，历金部

员外郎，弃官入道。大历中卒。

刘谷神《叶法善传》二卷

正元师《谪仙崔少元传》二卷

阴日用《傅仙宗行记》一卷仙宗，开元资阳道士。

谢良嗣《吴天师内传》一卷吴筠。

温造《瞿童述》一卷大历辰溪童子瞿柏庭升仙，造为朗州刺史，追述其事。

李坚《东极真人传》一卷果州谢自然。

江积《八仙传》一卷大中后事。

王仲丘《摄生纂录》一卷

高福《摄生录》三卷

郭霁《摄生经》一卷

上官翼《养生经》一卷

康仲熊《服内元气诀》一卷

《气经新旧服法》三卷

《康真人气诀》一卷

《太元先生炁诀》一卷失名。大历中，遇罗浮王公传气术。

《菩提达磨胎息诀》一卷

李林甫《唐朝炼大丹感应颂》一卷

崔元真《灵沙受气用药诀》一卷

又《云母论》二卷天宝隐岷山。

刘知古《日月元枢》一卷

海蟾子《元英还金篇》一卷

还阳子《太还丹金虎白龙论》一卷隐士，失姓名。

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脩伏丹砂妙诀》一卷

严静《大丹至论》一卷

凡释氏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琬以下不著录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萧子良《净注子》二十卷王融颂。

僧僧祐《法苑集》十五卷

又《弘明集》十四卷

《释迦谱》十卷

《萨婆多师资传》四卷

虞孝敬《高僧传》六卷

又《内典博要》三十卷

僧贤明《真言要集》十卷

郭瑜《脩多罗法门》二十卷

骆子义《经论纂要》十卷

顾欢《夷夏论》二卷

甄鸾《笑道论》三卷

卫元嵩《齐三教论》七卷

杜乂《甄正论》三卷

李思慎《心镜论》十卷

裴子野《名僧录》十五卷

僧宝唱《名僧传》二十卷

又《比丘尼传》四卷

僧惠皎《高僧传》十四卷

僧道宗《续高僧传》三十二卷

陶弘景《草堂法师传》一卷

萧回理《草堂法师传》一卷

《稠禅师传》一卷

阳衒之《洛阳伽蓝记》五卷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三卷长房，成都人，隋翻经学士。

僧彦琮《崇正论》六卷

又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

《福田论》一卷

道宣《统略净住子》二卷

又《通惑决疑录》二卷

《广弘明集》三十卷

《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

《续高僧传》二十卷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

《后集续高僧传》十卷

《东夏三宝感通录》三卷

《大唐贞观内典录》十卷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

法琳《辩正论》八卷陈子良注。

又《破邪论》二卷琳，姓陈氏。太史令傅弈请废佛法，琳诤之，放死蜀中。

复礼《十门辨惑论》二卷永隆二年，答太子文学权无二《释典稽疑》。

杨上善《六趣论》六卷

又《三教铨衡》十卷

僧玄琬《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一卷

又《安养苍生论》一卷

《三德论》一卷姓杨氏，新丰人。贞观十年上。

《入道方便门》二卷

《众经目录》五卷

《镜谕论》一卷

《无碍缘起》一卷

《十种读经仪》一卷

《无尽藏仪》一卷

《发戒缘起》二卷

《法界僧图》一卷

《十不论》一卷

《忏悔罪法》一卷

《礼佛仪式》二卷

李师政《内德论》一卷上党人，贞观门下典仪。

僧法云《辨量三教论》三卷

又《十王正业论》十卷绛州人。

道宣又撰《注戒本》二卷

《疏记》四卷

《注羯磨》二卷

《疏记》四卷

《行事删补律仪》三卷或六卷。

释门正行忏悔仪》三卷

《释门亡物轻重仪》二卷

《释门章服仪》二卷

《释门归敬仪》二卷

《释门护法仪》二卷

《释氏谱略》二卷

《圣迹见在图赞》二卷

《佛化东渐图赞》二卷

《释迦方志》二卷

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

又《沙门不敬录》六卷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

玄应《大唐众经音义》二十五卷

玄恽《敬福论》十卷

又《略论》二卷

《大小乘观门》十卷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

《四分律僧尼讨要略》五卷

《金刚般若经集注》三卷

《百愿文》一卷玄恽，本名道世。

玄范注《金刚般若经》一卷

又注《二帝三藏圣教序》一卷太宗、高宗。

慧觉《华严十地维摩缵义章》十三卷姓范氏，武德人。

行友《己知沙门传》一卷序僧海顺事。

道岳《三藏本疏》二十二卷姓孟氏，河阳人，贞观中。

道基《杂心玄章并钞》八卷

又《大乘章钞》八卷姓吕氏，东平人，贞观时。

智正《华严疏》十卷姓白氏，安喜人，贞观中。

慧净《杂心玄文》三十卷姓房，隋国子博士徽远从子。

又《俱舍论文疏》三十卷

《大庄严论文疏》三十卷

《法华经缵述》十卷

那提《大乘集议论》四十卷

《释疑论》一卷

《注金刚般若经》一卷

《诸经讲序》一卷

玄会《义源文本》四卷

又《时文释钞》四卷

《涅盘义章句》四卷字怀默，姓席氏，安定人，贞观中。

慧休《杂心玄章钞疏》卷亡。姓乐氏，瀛州人。

灵润《涅般义疏》十三卷

又《玄章》三卷

《遍摄大乘论义钞》十三卷

《玄章》三卷姓梁氏，虞乡人。

辩相《摄论疏》五卷辩相，居净影寺。

玄装《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姓陈氏，缑氏人。

辩机《西域记》十二卷

清彻《金陵塔寺记》三十六卷

师哲《前代国王修行记》五卷尽中宗时。

《大唐内典录》十卷西明寺僧撰。

毋煚《开元内外经录》十卷道、释书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

智矩《宝林传》十卷

法常《摄论义疏》八卷

又《玄章》五卷姓张氏，南阳人，贞观末。

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姓卢氏，曲江人。

僧灌顶《私记天台智者词旨》一卷

又《义记》一卷字法云，姓吴氏，章安人。

道绰《净土论》二卷姓卫氏，并州文水人。

道绰《行图》一卷

智首《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姓皇甫氏。

法砺《四分疏》十卷

又《羯磨疏》三卷

《舍忏仪》一卷

《轻重仪》一卷姓李氏，赵郡人。

慧满《四分律疏》二十卷姓梁氏，京兆长安人。

慧旻《十诵私记》十三卷

又《僧尼行事》三卷

《尼众竭磨》二卷

《菩萨戒义疏》四卷字玄素，河东人。

空藏《大乘要句》三卷姓王氏，新丰人。

道宗《续高僧传》三十二卷

玄宗注《金刚般若经》一卷

道氤《御注金刚般若经疏宣演》三卷

《高僧嬾残传》一卷天宝人。

元伟《真门圣胄集》五卷

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

辛崇《僧伽行状》一卷

神楷《维摩经疏》六卷

灵湍《摄山栖霞寺记》一卷

《破胡集》一卷会昌沙汰佛法诏敕。

法藏《起信论疏》二卷

《法琳别传》二卷

《大唐京师寺录》卷亡。

玄觉《永嘉集》十卷庆州刺史魏靖编次。

怀海《禅门规式》一卷

希运《传心法要》一卷裴休集。

玄嶷《甄正论》三卷

光瑶注《僧肇论》二卷

李繁《玄圣蘧庐》一卷

白居易《八渐通真议》一卷

《七科义状》一卷云南国使段立之问，僧悟达答。

《栖贤法隽》一卷僧惠明与西川节度判官郑愚、汉州刺史赵璘论佛书。

《禅关八问》一卷杨士达问，唐宗美对。

僧一行《释氏系录》一卷

宗密《禅源诸诠集》一百一卷

又《起信论》二卷

《起信论钞》三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小疏钞》各一卷

楚南《般若经品颂偈》一卷

又《破邪论》一卷大顺中人。

希还《参同契》一卷

良价《大乘经要》一卷

又《激励道俗颂偈》一卷

光仁《四大颂》一卷

又《略华严长者论》一卷

无殷《垂诫》十卷

神清《参元语录》十卷

智月《僧美》三卷

惠可《达摩血脉》一卷

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四卷

智昇《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

又《续大唐内典录》一卷

《续古今佛道论衡》一卷

《对寒山子诗》七卷天台隐士。台州刺史闾丘胤序，僧道翘集。寒山子隐唐兴县寒山岩，于国清寺与隐者拾得往还。

庞蕴《诗偈》三卷字道玄，衡州衡阳人，贞元初人，三百余篇。

智闲《偈颂》一卷二百余篇。

李吉甫《一行传》一卷

王彦威《内典目录》十二卷

右道家类一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一千二百四十卷。失姓名三家，玄宗以下不著录一百五十八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总一百三十七家，一百七十四部。

《管子》十九卷管仲。

《商君书》五卷商鞅。或作《商子》。

《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辅注。

《申子》三卷申不害。

《韩子》二十卷韩非。

《晁氏新书》七卷晁错。

董仲舒《春秋决狱》十卷黄氏正。

《崔氏政论》六卷崔寔。

《刘氏法论》五卷刘廙。

《阮子政论》五卷阮武。

《刘氏政论》十卷刘邵。

《桓氏世要论》十二卷桓范。

《陈子要言》十四卷陈融。

李文博《治道集》十卷

邯郸绰《五经析疑》三十卷

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又注《韩子》卷亡。

杜佑《管氏指略》二卷

李敬玄《正论》三卷

右法家类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五卷。

《邓析子》一卷

《尹文子》一卷

《公孙龙子》三卷

陈嗣古注《公孙龙子》一卷

刘邵《人物志》三卷

刘炳注《人物志》三卷

姚信《士纬》十卷

魏文帝《士操》一卷

卢毓《九州人士论》一卷

范谧《辨名苑》十卷

僧远年《兼名苑》二十卷

贾大隐注《公孙龙子》一卷

赵武孟《河西人物志》十卷

杜周士《广人物志》三卷

宋璲《吴兴人物志》十卷字胜之，吴兴乌程人，大中时。右名家类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赵武孟以下不著录三家，二十三卷。

《墨子》十五卷墨翟。

《随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类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鬼谷子》二卷苏秦。

乐台注《鬼谷子》三卷

梁元帝《补阙子》十卷

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

右纵横家类四家，四部，一十五卷。尹知章不著录。

《尉缭子》六卷

《尸子》十卷尸佼。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吕不韦撰，高诱注。

许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淮南王刘安。

高诱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又《淮南鸿烈音》二卷

严尤《三将军论》一卷

王充《论衡》三十卷

应邵《风俗通义》三十卷

《蒋子万机论》十卷蒋济。

杜恕《笃论》四卷

钟会《刍荛论》五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

张俨《默记》三卷

又《誓论》三十卷

裴玄《新言》五卷

苏道《立言》十卷

刘钦《新义》十八卷

《秦子》三卷秦菁。

张明《折言论》二十卷

《古训》十卷

孔衍《说林》五卷

《抱朴子外篇》二十卷葛洪。

杨伟《时务论》十二卷

范泰《古今善言》三十卷

徐益寿《记闻》三卷

《何子》五卷何楷。

《刘子》十卷刘勰。

梁元帝《金楼子》十卷

硃澹远《语丽》十卷

又《语对》十卷

《张公杂记》一卷张华。

陆士衡《要览》三卷

郭义恭《广志》二卷

崔豹《古今注》三卷

伏侯《古今注》三卷

江邃《释文》十卷

卢辩《称谓》五卷

谢昊《物始》十卷

任昉《文章始》一卷张绩补。

姚察《续文章始》一卷

庾肩吾《采璧》三卷

韦道孙《新略》十卷

徐陵《名数》十卷

沈约《袖中记》二卷

范谧《典坟数集》十卷

侯亶《祥瑞图》八卷

孟众《张掖郡玄石图》一卷

高堂隆《张掖郡玄石图》一卷

孙柔之《瑞应图记》三卷

熊理《瑞应图赞》三卷

顾野王《符瑞图》十卷

又《祥瑞图》十卷

王劭《皇隋灵感志》十卷

许善心《皇隋瑞文》十四卷

何望之《谏林》十卷

虞通之《善谏》二卷

孟仪《子林》二十卷

沈约《子钞》三十卷

庾仲容《子钞》三十卷

殷仲堪《论集》九十六卷

崔宏《帝王集要》三十卷

陆澄《述正论》十三卷

又《缺文》十卷

徐除《文府》七卷宗道宁注。

刘守敬《四部言心》十卷

《新旧传》四卷

《古今辨作录》三卷

《博览》十五卷

《部略》十五卷

《翰墨林》十卷

魏征《群书治要》五十卷

《麟阁词英》六十卷高宗时敕撰。

硃敬则《十代兴亡论》十卷

薛克构《子林》三十卷

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

刘伯庄《群书治要音》五卷

张大素《说林》二十卷

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十卷

韩潭《统载》三十卷夏绥银节度使。贞元十三年上。

熊执易《化统》五百卷执易类九经为书，三十年乃成，未及上，卒于西川，武元衡将为写进，妻薛藏之不许。

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安国公兴贵子。

元怀景《属文要义》十卷

崔玄□韦《行己要范》十卷

卢藏用《子书要略》一卷

马亹《意林》三卷

《魏氏手略》二十卷魏謩。

辛之谔《叙训》二卷开元十七年上，授长社尉。

《博闻奇要》二十卷开元武功县人徐闟上，诏试文章，留集贤院校理。

周蒙《续古今注》三卷

薛洪《古今精义》十五卷

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

杜佑《理道要诀》十卷

贺兰正元《用人权衡》十卷贞元十三年上。

樊宗师《魁纪公》三十卷

又《樊子》三十卷

郭昭度《治书》十卷

硃朴《致理书》十卷

苏源《治乱集》三卷唐末人。

张荐《江左寓居录》卷亡。

张楚金《绅诫》三卷

冯伉《谕蒙》一卷

庾敬休《谕善录》七卷

萧佚《牧宰政术》二卷耒阳令。

鲁人初《公侯政术》十卷鲁人名初不著姓，大中人。

李知保《检志》三卷代宗信州司仓参军。

王范《续蒙求》三卷

白廷翰《唐蒙求》三卷广明人。

李伉《系蒙》二卷

卢景亮《三足记》二卷

右杂家类六十四家，七十五部，一千一百三卷。失姓名六家，虞世南以下不著录三十四家，八百一十六卷。

《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

《尹都尉书》三卷

《氾胜之书》二卷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贾思勰《齐民要术》十卷

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

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

杜台卿《玉烛宝典》十二卷

王氏《四时录》十二卷

戴凯之《竹谱》一卷

顾烜《钱谱》一卷

浮丘公《相鹤经》一卷

尧须跋《鸷击录》二十卷

《相马经》三卷

伯乐《相马经》一卷

徐成等《相马经》二卷

诸葛颖《种植法》七十七卷

又《相马经》六十卷

甯戚《相牛经》一卷

范蠡《养鱼经》一卷

《禁苑实录》一卷

《鹰经》一卷

《蚕经》一卷

又二卷

《相贝经》一卷

武后《兆人本业》三卷

王方庆《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

《孙氏千金月令》三卷孙思邈。

李淳风《演齐民要术》卷亡。

李邕《金谷园记》一卷

薛登《四时记》二十卷

裴澄《乘舆月令》二十卷国子司业。贞元十一年上。

王涯《月令图》一轴

李绰《秦中岁时记》一卷

韦行规《保生月录》一卷

韩鄂《四时纂要》五卷

《岁华纪丽》二卷

右农家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二百三十五卷。失姓名六家，王方庆以下不著录十一家，六十六卷。

《燕丹子》一卷燕太子。

邯郸淳《笑林》三卷

裴子野《类林》三卷

张华《博物志》十卷

又《列异传》一卷

贾泉注《郭子》三卷郭澄之。

刘义庆《世说》八卷

又《小说》十卷

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殷芸《小说》十卷

刘齐《释俗语》八卷

萧贲《辨林》二十卷

刘炫《酒孝经》一卷

庾元威《座右方》三卷

侯白《启彦录》十卷

《杂语》五卷

戴祚《甄异传》三卷

袁王寿《古异传》三卷

祖冲之《述异记》十卷

刘质《近异录》二卷

干宝《搜神记》三十卷

刘之遴《神录》五卷

梁元帝《妍神记》十卷

祖台之《志怪》四卷

孔氏《志怪》四卷

荀氏《灵鬼志》三卷

谢氏《鬼神列传》二卷

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

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

吴均《续齐谐记》一卷

王延秀《感应传》八卷

陆果《系应验记》一卷

王琰《冥祥记》一卷

王曼颖《续冥祥记》十一卷

刘泳《因果记》十卷

颜之推《冤魂志》三卷

又《集灵记》十卷

《征应集》二卷

侯君素《旌异记》十五卷

唐临《冥报记》二卷

李恕《诫子拾遗》四卷

《开元御集诫子书》一卷

王方庆《王氏神通记》十卷

狄仁杰《家范》一卷

《卢公家范》一卷卢僎。

苏瑰《中枢龟镜》一卷

姚元崇《六诫》一卷

《事始》三卷刘孝孙、房德懋。

刘睿《续事始》三卷

元结《猗犴子》一卷

赵自勔《造化权舆》六卷

《通微子十物志》一卷

吴筠《两同书》一卷

李涪《刊误》二卷

李匡文《资暇》三卷

《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王叡。

苏鹗《演义》十卷

又《杜阳杂编》三卷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

《柳氏家学要录》二卷柳珵。

卢光启《初举子》一卷字子忠，相昭宗。

刘讷言《俳谐集》十五卷

陈翱《卓异记》一卷宪、穆时人。

裴紫芝《续卓异记》一卷

薛用弱《集异记》三卷字中胜，长庆光州刺史。

李玫《纂异记》一卷大中时人。

李亢《独异志》十卷

谷神子《博异志》三卷

沈如筠《异物志》三卷

《古异记》一卷

刘餗《传记》三卷一作《国史异纂》。

牛肃《纪闻》十卷

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

张荐《灵怪集》二卷

陆长源《辨疑志》三卷

李繁《说纂》四卷

戴少平《还魂记》一卷贞元待诏。

牛僧孺《玄怪录》十卷

李复言《续玄怪录》五卷

陈翰《异闻集》十卷唐末屯田员外郎。

郑遂《洽闻记》一卷

钟辂《前定录》一卷

赵自勤《定命论》十卷天宝秘书监。

吕道生《定命录》二卷大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

温畲《续定命录》一卷

胡璩《谭宾录》十卷字子温，文、武时人。

韦绚《刘公嘉话录》一卷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

《戎幕闲谈》一卷

赵璘《因话录》六卷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

袁郊《甘泽谣》一卷

温庭筠《干□巽子》三卷

又《采茶录》一卷

段成式《酉阳杂俎》三十卷

《庐陵官下记》二卷

康軿《剧谈录》三卷字驾言，乾符进士第。

高彦休《阙史》三卷

《卢子史录》卷亡。

又《逸史》三卷大中时人。

李隐《大唐奇事记》十卷咸通中人。

陈劭《通幽记》一卷

范摅《云溪友议》三卷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

李跃《岚斋集》二十五卷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并唐末人。

张固《幽闲鼓吹》一卷

《常侍言旨》一卷柳珵。

《卢氏杂说》一卷

《桂苑丛谭》一卷冯翊子子休。

《树萱录》一卷

《会昌解颐》四卷

《松窗录》一卷

《芝田录》一卷

《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

张读《宣室志》十卷

柳祥《潇湘录》十卷

皇甫松《醉乡日月》三卷

何自然《笑林》三卷

焦璐《穷神秘苑》十卷

裴铏《传奇》三卷高骈从事。

刘轲《牛羊日历》一卷牛僧孺、杨虞卿事。檀栾子皇甫松序。

《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郭良辅《武孝经》一卷

陆羽《茶经》三卷

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

封演《续钱谱》一卷

右小说家类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

赵婴注《周髀》一卷

甄鸾注《周髀》一卷

张衡《灵宪图》一卷

又《浑天仪》一卷

王蕃《浑天象注》一卷

姚信《昕天论》一卷

《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

虞喜《安天论》一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甘德。

刘表《荆州星占》二卷

刘叡《荆州星占》二十卷

《天文集占》三卷

祖□恒之《天文录》三十卷

韩杨《天文要集》四十卷

高文洪《天文横图》一卷

吴云《天文杂占》一卷

陈卓《四方星占》一卷

又《五星占》一卷

《天文集占》七卷

孙僧化等《星占》三十三卷

史崇《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

庾季才《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

逄行珪《玄机内事》七卷

《论二十八宿度数》一卷

《五星兵法》一卷

《黄道略星占》一卷

《孝经内记星图》一卷

《周易分野星国》一卷

李淳风释《周髀》二卷

又《乙巳占》十二卷

《天文占》一卷

《大象元文》一卷

《乾坤秘奥》七卷

《法象志》七卷

《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淳风与袁天纲集。

武密《古今通占镜》三十卷

《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瞿昙悉达集。

董和《通乾论》十五卷和，本名纯，避宪宗名改。善历算。裴胄为荆南节度，馆之，著是书云。

《长庆算五星所在宿度图》一卷

司天少监徐升。

黄冠子李播《天文大象赋》一卷李台集解。

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一卷

右天文类二十家，三十部，三百六卷。失姓名六家，李淳风《天文占》以下不著录六家，一百七十五卷。

刘向《九章重差》一卷

徐岳《九章算术》九卷

又《算经要用百法》一卷

《数术记遗》一卷甄鸾注。

张丘建《算经》一卷甄鸾注。

董泉《三等数》一卷甄鸾注。

夏侯阳《算经》一卷甄鸾注。

甄鸾《九章算经》九卷

又《五曹算经》五卷

《七曜本起历》五卷

《七曜历算》二卷

《历术》一卷

韩延《夏侯阳算经》一卷

又《五曹算经》五卷

宋泉之《九经术疏》九卷

刘徽《海岛算经》一卷

又《九章重差图》一卷

刘祐《九章杂算文》二卷

阴景愉《七经算术通义》七卷

信都芳《器准》三卷

《黄钟算法》四十卷

刘歆《三统历》一卷

《四分历》一卷

《推汉书律历志术》一卷

刘洪《乾象历术》三卷阚泽注。

《乾象历》三卷

杨伟《魏景初历》三卷

何承天《宋元嘉历》二卷

又《刻漏经》一卷

虞广刂《梁大同历》一卷

吴伯善《陈七曜历》五卷

孙僧化《后魏永安历》一卷

李业兴《后魏甲子历》一卷

《后魏武定历》一卷

宋景业《北齐天保历》一卷

《北齐甲子元历》一卷

王琛《周大象历》二卷

马显《周甲寅元历》一卷

《周甲子元历》一卷

刘孝孙《隋开皇历》一卷

又《七曜杂术》二卷

李德林《隋开皇历》一卷

张胄玄《隋大业历》一卷

又《玄历术》一卷

《七曜历疏》三卷

刘焯《皇极历》一卷

赵匪夂《河西壬辰元历》一卷

《河西甲寅元历》一卷

刘智《正历》四卷薛夏训。

《姜氏历术》三卷

崔浩《律历术》一卷

《历日义统》一卷

《历日吉凶注》一卷

硃史《刻漏经》一卷

宋景《刻漏经》一卷

李淳风注《周髀算经》二卷

又注《九章算术》九卷

注《九章算经要略》一卷

注《五经算术》二卷

注《张丘建算经》三卷

注《海岛算经》一卷

注《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

注《甄鸾孙子算经》三卷

释祖冲之《缀术》五卷

《皇极历》一卷

傅仁均《大唐戊寅历》一卷

《唐麟德历》一卷

《麟德历出生记》十卷

王孝通《缉古算术》四卷太史丞李淳风注。

《算经表序》一卷

南宫说《光宅历草》十卷

瞿昙谦《大唐甲子元辰历》一卷

《大唐刻漏经》一卷

王勃《千岁历》卷亡。

谢察微《算经》三卷

江本《一位算法》二卷

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

鲁靖《新集五曹时要术》三卷

邢和璞《颍阳书》三卷隐颍阳石堂山。

僧一行《开元大衍历》一卷

又《历议》十卷

《历立成》十二卷

《历草》二十四卷

《七政长历》三卷

《心机算术括》一卷黄栖岩注。

《宝应五纪历》四十卷

《建中正元历》二十八卷

曹士蔿《七曜符天历》一卷建中时人。

《七曜符天人元历》三卷

龙受《算法》二卷贞元人。

《长庆宣明历》三十四卷

《长庆宣明历要略》一卷

《宣明历超捷例要略》一卷

边冈《景福崇玄历》四十卷冈称处士。

《大衍通元鉴新历》三卷贞元至大中。

《大唐长历》一卷

《都利聿斯经》二卷贞元中，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译其文。

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

右历算类三十六家，七十五部，二百三十七卷失姓名五家，王勃以下不著录十九家，二百二十六卷。

《黄帝问玄女法》三卷

《黄帝用兵法诀》一卷

《黄帝兵法孤虚推记》一卷

《黄帝太一兵历》一卷

《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诀》一卷

《太公阴谋》三卷

又《阴谋三十六用》一卷

《金匮》二卷

《六韬》六卷

《当敌》一卷

《周书阴符》九卷

《周吕书》一卷

田穰苴《司马法》三卷

魏武帝注《孙子》三卷

又《续孙子兵法》二卷

《兵书接要》七卷孙武。

孟氏解《孙子》二卷

沈友注《孙子》二卷

贾诩注《吴子兵法》一卷吴起。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

伍子胥《兵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

又《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

成氏《三略训》三卷

《张良经》一卷

《张氏七篇》七卷张良

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

宋高祖《兵法要略》一卷

司马彪《兵记》十二卷

孔衍《兵林》六卷

葛洪《兵法孤虚月时秘要法》一卷

梁武帝《兵法》一卷

梁元帝《玉韬》十卷

刘祐《金韬》十卷

萧吉《金海》四十七卷

陶弘景《真人水镜》十卷

《握镜》三卷

王略《武林》一卷

《许子新书军胜》十卷

乐产《王佐秘书》五卷

后周齐王宪《兵书要略》十卷

隋高祖《新撰兵书》三十卷

解忠鲠《龙武玄兵图》二卷

《新兵法》二十四卷

《用兵要术》一卷

《太一兵法》一卷

《兵法要诀》一卷

《承神兵书》八卷

《兵机》十五卷

《兵书要略》十卷

《用兵撮要》二卷

《兵春秋》一卷

《兽斗亭亭》一卷

《玉帐经》一卷

《三阴图》一卷

《兵法云气推占》一卷

《武德图五兵八阵法要》一卷

李靖《六军镜》三卷

员半千《临戎孝经》二卷

李淳风《县镜》十卷

李筌注《孙子》二卷

又《太白阴经》十卷

《青囊括》一卷

杜牧注《孙子》三卷

陈皞注《孙子》一卷

贾林注《孙子》一卷

孙鐈注《吴子》一卷

裴行俭《安置军营行阵等四十六诀》一卷

李峤《军谋前鉴》十卷

郭元振《定远安边策》三卷

吴兢《兵家正史》九卷

李处祐《兵法》开元中左卫中郎将，奉诏撰。卷亡。

郑虔《天宝军防录》卷亡。

刘秩《止戈记》七卷

《至德新议》十二卷

董承祖《至德元宝玉函经》十卷

李光弼《统军灵辖秘策》一卷一作《武记》

裴守一《军诫》三卷

《裴子新令》二卷裴绪。

韩滉《天事序议》一卷

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十七卷

范传正《西陲要略》三卷

王公亮《兵书》十八卷长庆元年上。商州刺史。

《行师类要》七卷

燕僧利正《长庆人事军律》三卷

李渤《御戎新录》二十卷

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十三卷

杜希全《新集兵书要诀》三卷

张道古《兵论》一卷字子美，景福进士第。

右兵书类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

史苏《沈思经》一卷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赣。

《京氏周易四时候》二卷京房。

又《周易飞候》六卷

《周易混沌》四卷

《周易错卦》八卷

《逆刺》三卷

《费氏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费直。

又《周易林》二卷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崔篆。

郑玄注《九宫行棋经》三卷

管辂《周易林》四卷

又《鸟情逆占》一卷

张满《周易林》七卷

《许氏周易杂占》七卷许峻。

尚广《周易杂占》八卷

《武氏周易杂占》八卷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

又《周易五相类》一卷

《徐氏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徐苗。

伏曼容《周易集林》十二卷

伏氏《周易集林》一卷

杜氏《新易林占》三卷

梁运《周易杂占筮诀文》二卷

虞翻《周易集林律历》一卷

郭璞《周易洞林解》三卷

梁元帝《连山》三十卷

又《洞林》三卷

郭氏《易脑》一卷

《周易立成占》六卷

《易林》十四卷

《周易新林》一卷

《易律历》一卷

《周易服药法》一卷

《易三备》三卷

又三卷

《易髓》一卷

《周易问》十卷

《周易杂图序》一卷

《周易八卦斗内图》一卷

又三卷

《周易内卦神筮法》二卷

《周易杂筮占》四卷

《老子神符易》一卷

《孝经元辰》二卷

《推元辰厄命》一卷

《元辰章》三卷

《元辰》一卷

《杂元辰禄命》二卷

《□河禄命》二卷

孙僧化《六甲开天历》一卷

翼奉《风角要候》一卷

王琛《风角六情诀》一卷

又《推产妇何时产法》一卷

《九宫行棋立成》一卷

《禄命书》二卷

《遁甲开山图》一卷

刘孝恭《风角鸟情》二卷

又《禄命书》二十卷

《鸟情占》一卷

《风角》十卷

《九宫经角》三卷

《婚嫁书》二卷

《登坛经》一卷

《太一大游历》二卷

《大游太一历》一卷

《曜灵经》一卷

《七政历》一卷

《六壬历》一卷

《六壬择非经》六卷

《灵宝登图》一卷

梁主荣《光明符》十二卷

《推二十四气历》一卷

《太一历》一卷

曹氏《黄帝式经三十六用》一卷

《玄女式经要诀》一卷

董氏《大龙首式经》一卷

《桓公式经》一卷

宋琨《式经》一卷

《六壬式经杂占》九卷

《雷公式经》一卷

《太一式经》二卷

《太一式经杂占》十卷

《黄帝式用常阳经》一卷

《黄帝龙首经》二卷

《黄帝集灵》三卷

《黄帝降国》一卷

《黄帝斗历》一卷

《太史公万岁历》一卷司马谈。

《万岁历祠》二卷

任氏《千岁历祠》二卷

《举百事要略》一卷

张衡《黄帝飞鸟历》一卷

《太一飞鸟历》一卷

《太一九宫杂占》十卷

《九宫经》三卷

《堪舆历注》二卷

殷绍《黄帝四序堪舆》一卷

《地节堪舆》二卷

伍子胥《遁甲文》一卷

信都芳《遁甲经》二卷

葛洪《三元遁甲图》三卷

许昉《三元遁甲》六卷

杜仲《三元遁甲》一卷

荣氏《遁甲开山图》二卷

《遁甲经》十卷

《遁甲囊中经》一卷

《遁甲推要》一卷

《遁甲秘要》一卷

《遁甲九星历》一卷

《遁甲万一诀》三卷

《三元遁甲立成图》二卷

《遁甲立成法》三卷

《遁甲九宫八门图》一卷

《遁甲三奇》三卷

《阳遁甲》九卷

《阴遁甲》九卷

《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

《白泽图》一卷

《武王须臾》二卷

《师旷占书》一卷

《东方朔占书》一卷

《淮南王万毕术》一卷

乐产《神枢灵辖》十卷

柳彦询《龟经》三卷

柳世隆《龟经》三卷

刘宝真《龟经》一卷

王弘礼《龟经》一卷

庄道名《龟经》一卷

萧吉《五行记》五卷

又《五姓宅经》二十卷

《葬经》二卷

王璨《新撰阴阳书》三十卷

《青乌子》三卷

《葬经》八卷

又十卷

《葬书地脉经》一卷

《墓书五阴》一卷

《杂墓图》一卷

《墓图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杂忌要诀》二卷

郭氏《五姓墓图要诀》五卷

《坛中伏尸》一卷

胡君《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

《百怪书》一卷

《祠灶经》一卷

《解文》一卷

周宣《占梦书》三卷

又二卷

孙思邈《龟经》一卷

又《五兆算经》一卷

《龟上五兆动摇经诀》一卷

《福禄论》三卷

李淳风《四民福禄论》三卷

又《玄悟经》三卷

《太一元鉴》五卷

《占灯经》一卷

《注郑玄九旗飞变》一卷

《三元经》一卷

《太一枢会赋》一卷玄宗注。

崔知悌《产图》一卷

吕才《阴阳书》五十三卷

《广济阴阳百忌历》一卷

《大唐地理经》十卷贞观中上。

袁天纲《相书》七卷

《要诀》三卷

陈恭钊《天宝历》二卷天宝中诏定。

赵同珍《坛经》一卷

黎干《蓬瀛书》三卷

贾躭《唐七圣历》一卷

李远《龙纪圣异历》一卷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三十卷

濮阳夏樵子《五行志》五卷

《禄命人元经》三卷

杨龙光《推计禄命厄运诗》一卷

王希明《太一金镜式经》十卷开元中诏撰。

僧一行《天一太一经》一卷

又《遁甲十八局》一卷

《太一局遁甲经》一卷

《五音地理经》十五卷

《六壬明镜连珠歌》一卷

《六壬髓经》三卷

马先《天宝太一灵应式记》五卷

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开耀中上之。

萧君靖《遁甲图》开元仆寺主簿，奉诏撰。卷亡。

司马骧《遁甲符宝万岁经国历》一卷骧与弟裕同撰。

曹士蔿《金匮经》三卷

马雄《绛囊经》一卷雄称居士。

李靖《玉帐经》一卷

李筌《六壬大玉帐歌》十卷

王叔政《推太岁行年吉凶厄》一卷

由吾公裕《葬经》三卷

孙季邕《葬范》三卷

卢重元《梦书》四卷开元人。

柳璨《梦隽》一卷

右五行类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六十五家，袁天纲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一百三十二卷。

郝冲、虞谭法《投壶经》一卷

魏文帝《皇博经》一卷

《大小博法》二卷

《大博经行棋戏法》二卷

鲍宏《小博经》一卷

《博塞经》一卷

《杂博戏》五卷

隋炀帝《二仪簿经》一卷

范汪等注《棋品》五卷

梁武帝《棋评》一卷

《棋势》六卷

《围棋后九品序录》一卷

《竹苑仙棋图》一卷

周武帝《象经》一卷

何妥《象经》一卷

王褒《象经》一卷

王裕注《象经》一卷

《今古术艺》十五卷

《名手画录》一卷

李嗣真《画后品》一卷

《礼图等杂画》五十六卷

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

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

《玉华宫图》

《斗鸡图》

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

《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

范长寿画《风俗图》

《醉道士图》

王定画《本草训诫图》贞观尚方令。

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振武校尉。

殷霁、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

《高祖及诸王图》

《太宗自定辇上图》

《开元十八学士图》开元人。

董萼画《盘车图》开元人，字重照。

曹元廓画《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等朝臣图》

《高祖太宗诸子图》

《秦府学士图》

《凌烟图》武后左尚方令。

杨昇画《望贤宫图》

《安禄山真》

张萱画《少女图》

《乳母将婴儿图》

《按羯鼓图》

《秋千图》并开元馆画直。

谈皎画《武惠妃舞图》

《佳丽寒食图》

《佳丽伎乐图》

韩干画《龙朔功臣图》

《姚宋及安禄山图》

《相马图》

《玄宗试马图》

《宁王调马打球图》大梁人，太府寺丞。

陈宏画《安禄山图》

《玄宗马射图》

《上党十九瑞图》永王府长史。

王象画《卤簿图》

田琦画《洪崖子橘木图》德平子，汝南太守。

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谘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

韦匽□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銮子。

周昉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字景玄。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

姚最《续画品》一卷

裴孝源《画品录》一卷中书舍人，记贞观、显庆年事。

顾况《画评》一卷

硃景玄《唐画断》三卷会昌人。

窦蒙《画拾遗》卷亡。

吴恬《画山水录》卷亡。恬一名玢，字建康，青州人。

王琚《射经》一卷

张守忠《射记》一卷

任权《弓箭论》一卷

上官仪《投壶经》一卷

王积薪《金谷园九局图》一卷开元待诏。

韦珽《棋图》一卷

吕才《大博经》二卷

董叔经《博经》一卷贞元中上。

李郃《骰子选格》三卷字中玄，贺州刺史。

右杂艺术类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失姓名八家，张彦远以下不著录一十六家，一百一十七卷。

何承天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二卷

徐爰并合《皇览》八十四卷

刘孝标《类苑》一百二十卷

刘杳《寿光书苑》二百卷

徐勉《华林遍略》六百卷

祖孝征等《脩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

虞绰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

诸葛颖《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

张氏《书图泉海》七十卷

《要录》六十卷

《检事书》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览》二十卷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

《目》十二卷右仆射高士廉、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兼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彦相时、国子司业硃子奢、博士刘伯庄、太学博士马嘉运、给事中许敬宗、司文郎中崔行功、太常博士吕才、秘书丞李淳风、起居郎褚遂良、晋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马宅相等奉诏撰，贞观十五年上。

许敬宗《摇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师许敬宗、司议郎孟利贞、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右史董思恭等撰。

《累璧》四百卷

又《目录》四卷许敬宗等撰，龙朔元年上。

《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奉诏于武德内殿修撰。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龙朔元年上，高宗制序。

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脩。

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

张大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

武后《玄览》一百卷

《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

《目》十三卷张昌宗、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富嘉篆、乔侃、员半千、薛曜等撰。开成初改为《海内珠英》，武后所改字并复旧。

孟利贞《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

《玉藻琼林》一百卷

王义方《笔海》十卷

《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

又《初学记》三十卷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

是光乂《十九部书语类》十卷开元末，自秘书省正字上，授集贤院修撰，后赐姓齐。

刘秩《政典》三十五卷

杜佑《通典》二百卷

苏冕《会要》四十卷

《续会要》四十卷杨绍复、裴德融、崔□彖、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弦监脩。

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

刘绮《庄集类》一百卷

高丘《词集类略》三十卷

陆羽《警年》十卷

张仲素《词圃》十卷字绘之，元和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元氏类集》三百卷元稹。

《白氏经史事类》三十卷白居易。一名《六贴》。

《王氏千门》四十卷王洛宾。

于立政《类林》十卷

郭道规《事鉴》五十卷

马幼昌《穿杨集》四卷判目。

盛均《十三家贴》均，字之材，泉州南安人，终昭州刺史。以《白氏六帖》未备而广之，卷亡。

窦蒙《青囊书》十卷国子司业。

韦稔《瀛类》十卷

《应用类对》十卷

高测《韵对》十卷

温庭筠《学海》三十卷

王博古《脩文海》十七卷

李途《记室新书》三十卷

孙翰《锦绣谷》五卷

张楚金《翰苑》七卷

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皮日休，字袭美，咸通太常博士。

刘扬名《戚苑纂要》十卷

《戚苑英华》十卷袁说重脩。

右类书类十七家，二十四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失姓名三家，王义方以下不著录三十二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皇甫谧《皇帝三部针经》十二卷

张子存《赤乌神针经》一卷

《黄帝针灸经》十二卷

《黄帝杂注针经》一卷

《黄帝针经》十卷

《玉匮针经》十二卷

《龙衔素针经并孔穴虾蟆图》三卷

《徐叔向针灸要钞》一卷

《黄帝明堂经》三卷

《黄帝明堂》三卷

杨玄注《黄帝明堂经》三卷

《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

《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藏图》一卷

曹氏《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

秦承祖《明堂图》三卷

《明堂孔穴》五卷

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

全元起注《黄帝素问》九卷

灵宝注《黄帝九灵经》十二卷

《黄帝甲乙经》十二卷

《黄帝流注脉经》一卷

《三部四时五藏辨候诊色脉经》一卷

《脉经》十卷

又二卷

徐氏《脉经诀》三卷

王子顒《脉经》二卷

歧伯《灸经》一卷

雷氏《灸经》一卷

《五藏诀》一卷

《五藏论》一卷

贾和光《铃和子》十卷

王冰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释文》一卷冰号启元子。

杨上善注《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又《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甄权《脉经》一卷

《针经钞》三卷

《针方》一卷

《明堂人形图》一卷

米遂《明堂论》一卷

右明堂经脉类一十六家，三十五部，二百三十一卷。失姓名十六家，甄权以下不著录二家，七卷。

《神农本草》三卷

雷公集撰《神农本草》四卷

《吴氏本草因》六卷吴普。

《李氏本草》三卷

原平仲《灵秀本草图》六卷

殷子严《本草音义》二卷

《本草用药要妙》九卷

《本草病源合药节度》五卷

《本草要术》三卷

《疗痈疽耳眼本草要妙》五卷

《桐君药录》三卷

徐之才《雷公药对》二卷

僧行智《诸药异名》十卷

《药类》二卷

《药目要用》二卷

《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四卷

《名医别录》三卷

吴景《诸病源候论》五十卷

《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巢元方。

徐嗣伯《杂病论》一卷

又《徐氏落年方》三卷

《彭祖养性经》一卷

张湛《养生要集》十卷

《延年秘录》十二卷

秦承祖《药方》四十卷

吴普集《华氏药方》十卷华佗。

葛洪《肘后救卒方》六卷

梁武帝《坐右方》十卷

《如意方》十卷

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七卷

又《效验方》十卷

《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六卷

《太清玉石丹药要集》三卷

《太清诸草木方集要》三卷

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单方》十六卷

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

又《伤寒卒病论》十卷

《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

尹穆纂《范东阳杂药方》一百七十卷范注。

《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胡洽。

徐叔向《杂疗方》二十卷

又《体疗杂病方》六卷

《脚弱方》八卷

《解寒食方》十五卷

《阮河南药方》十七卷

褚澄《杂药方》十二卷

陈山提《杂药方》十卷

谢泰《黄素方》二十五卷

孝思《杂汤丸散方》五十七卷

谢士太《删繁方》十二卷

徐之才《徐王八代效验方》十卷

又《家秘方》三卷

范世英《千金方》三卷

姚僧垣《集验方》十卷

陈延之《小品方》十二卷

苏游《玄感传尸方》一卷

又《太一铁胤神丹方》三卷

《俞氏治小儿方》四卷

俞宝《小女节疗方》一卷

僧僧深《集方》三十卷

僧鸾《调气方》一卷

龚庆宣《刘涓子男方》十卷

甘浚之《疗痈疽金疮要方》十四卷

甘伯齐《疗痈疽金疮要方》十二卷

《杂药方》六卷

《杂丸方》一卷

《名医集验方》三卷

《百病膏方》十卷

《杂汤方》八卷

《疗目方》五卷

《寒食散方并消息节度》二卷

《妇人方》十卷

又二十卷

《少女方》十卷

《少女杂方》二十卷

《类聚方》二千六百卷

《种芝经》九卷

《芝草图》一卷

诸葛颍《淮南王食经》一百三十卷

《音》十三卷

《食目》十卷

卢仁宗《食经》三卷

崔浩《食经》九卷

竺暄《食经》四卷

又十卷

赵武《四时食法》一卷

《太官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四时御食经》一卷

抱朴子《太清神仙服食经》五卷

冲和子《太清璇玑文》七卷

《太清神丹中经》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经》五卷

《太清诸丹药要录》四卷

京里先生《金匮仙药录》三卷

《神仙服食经》十二卷

《神仙药食经》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药方》十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寒食散论》二卷

葛仙公录《狐子方金诀》二卷

《狐子杂诀》三卷

明月公《陵阳子秘诀》一卷

黄公《神临药秘经》一卷

《黄白秘法》一卷

又二十卷

葛氏《房中秘术》一卷

冲和子《玉房秘诀》十卷张鼎

《本草》二十卷

《目录》一卷

《药图》二十卷

《图经》七卷显庆四年，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兼侍中辛茂将、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礼部郎中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大学士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胡子彖蒋季璋、尚药局直长蔺复珪许弘直、侍御医巢孝俭、太子药藏监蒋季瑜吴嗣宗、丞蒋义方、太医令蒋季琬许弘、丞蒋茂昌、太常丞吕才贾文通、太史令李淳风、潞王府参军吴师哲、礼部主事颜仁楚、右监门府长史苏敬等撰。

孔志约《本草音义》二十卷

苏敬《新脩本草》二十一卷

又《新脩本草图》二十六卷

《本草音》三卷

《本草图经》七卷

甄立言一作权。《本草音义》七卷

又《本草药性》三卷

《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孟诜《食疗本草》三卷

又《补养方》三卷

《必效方》十卷

宋侠《经心方》十卷

《崔氏纂要方》十卷崔行功。

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一卷

王方庆《新本草》四十一卷

又《药性要诀》五卷

《袖中备急要方》三卷

《岭南急要方》二卷

《针灸服药禁忌》五卷

李含光《本草音义》二卷

陈藏器《本草拾遗》十卷开元中人。

郑虔《胡本草》七卷

孙思邈《千金方》三十卷

又《千金髓方》二十卷

《千金翼方》三十卷

《神枕方》一卷

《医家要妙》五卷

《杨太仆医方》一卷失名。天授二年上。

卫嵩《医门金宝鉴》三卷

许咏《六十四问》一卷

段元亮《病源手镜》一卷

《伏氏医苑》一卷伏适。

甘伯宗《名医传》七卷

王超《仙人水镜图诀》一卷贞观人。

吴兢《五藏论应象》一卷

裴璡《五藏论》一卷

刘清海《五藏类合赋》五卷

裴王廷《五色傍通五藏图》一卷

张文懿《藏府通元赋》一卷

段元亮《五藏镜源》四卷

喻义纂《疗痈疽要诀》一卷

《疮肿论》一卷

沈泰之《痈疽论》二卷

青溪子《万病拾遗》三卷

又《消渴论》一卷

《脚气论》三卷

李暄《岭南脚气论》一卷

又《方》一卷

《脚气论》一卷苏鉴、徐玉等编集。

郑景岫《南中四时摄生论》一卷

苏游《铁粉论》一卷

陈元《北京要术》一卷元为太原少尹。

司空舆《发焰录》一卷图父，大中时商州刺史。

青罗子《道光通元秘要术》三卷失姓，咸通人。

《乾宁晏先生制伏草石论》六卷晏封。

江承宗《删繁药咏》三卷凤翔节度要籍。

玄宗《开元广济方》五卷

刘贶《真人肘后方》三卷

王焘《外台秘要方》四十卷

又《外台要略》十卷

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

《陆氏集验方》十五卷陆贽。

贾耽《备急单方》一卷

薛弘庆《兵部手集方》三卷兵部尚书李绛所传方。弘庆，大和河中少尹。

薛景晦《古今集验方》十卷

元和刑部郎中，贬道州刺史。

刘禹锡《传信方》二卷

崔玄亮《海上集验方》十卷

《杨氏产乳集验方》三卷杨归厚，元和中，自左拾遗贬凤州司马、虢州刺史。方九百一十一。

郑注《药方》一卷

《韦氏集验独行方》十二卷韦宙。

张文仲《随身备急方》三卷

苏越《群方秘要》三卷

李继皋《南行方》三卷

白仁叙《唐兴集验方》五卷

包会《应验方》一卷

许孝宗《箧中方》三卷

梅崇《献方》五卷

姚和众《童子秘诀》三卷

又《众童延龄至宝方》十卷

孙会《婴孺方》十卷

邵英俊《口齿论》一卷

又《排玉集》二卷口齿方。

李昭明《嵩台集》三卷

阳眸《膳夫经手录》四卷

严龟《食法》十卷震之后，镇西军节度使譔子也。昭宗时宣慰汴寨。

右医术类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四千四十六卷。失姓名三十八家，王方庆以下不著录五十五家，四百八卷。

志第五十艺文四

丁部集录，其类三：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凡著录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 ，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卷；不著录四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五卷。

王逸注《楚辞》十六卷

刘杳《离骚草木虫鱼疏》二卷

杨穆《楚辞九悼》一卷

郭璞注《楚辞》十卷

孟奥《楚辞音》一卷

徐邈《楚辞音》一卷

僧道骞《楚辞音》一卷

右《楚辞》类七家，七部，三十二卷

赵《荀况集》二卷

楚《宋玉集》二卷

汉《武帝集》二卷

《淮南王安集》二卷

《贾谊集》二卷

《枚乘集》二卷

《司马迁集》二卷

《东方朔集》二卷

《董仲舒集》二卷

《李陵集》二卷

《司马相如集》二卷

《孔臧集》二卷

《魏相集》二卷

《张敞集》二卷

《韦玄成集》二卷

《刘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谷永集》五卷

《杜鄴集》五卷

《师丹集》五卷

《息夫躬集》五卷

《刘歆集》五卷

《扬雄集》五卷

《崔篆集》一卷

《东平王苍集》二卷

《桓谭集》二卷

《史岑集》二卷

《王文山集》二卷

《硃勃集》二卷

《梁鸿集》二卷

《黄香集》二卷

《冯衍集》五卷

《班彪集》三卷

《杜笃集》五卷

《傅毅集》五卷

《班固集》十卷

《崔骃集》十卷

《贾逵集》二卷

《刘騊駼集》二卷

《崔瑗集》五卷

《苏顺集》二卷

《窦章集》二卷

《胡广集》二卷

《高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桓麟集》二卷

《边韶集》二卷

《皇甫规集》五卷

《张奂集》二卷

《硃穆集》二卷

《赵壹集》二卷

《张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郦炎集》二卷

《卢植集》二卷

《刘珍集》二卷

《杨厚集》二卷

《张衡集》十卷

《葛龚集》五卷

《李固集》十卷

《马融集》五卷

《崔琦集》二卷

《延笃集》二卷

《刘陶集》二卷

《荀爽集》二卷

《刘梁集》二卷

《郑玄集》二卷

《蔡邕集》二十卷

《应劭集》四卷

《士孙瑞集》二卷

《张邵集》五卷

《祢衡集》二卷

《孔融集》十卷

《潘勖集》二卷

《阮瑀集》五卷

《陈琳集》十卷

《张纮集》一卷

《繁钦集》十卷

《杨修集》二卷

《王粲集》十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文帝集》十卷

《明帝集》十卷

《高贵乡公集》二卷

《陈思王集》二十卷

又三十卷

《华歆集》三十卷

《王朗集》三十卷

《邯郸淳集》二卷

《袁涣集》五卷

《应瑒集》二卷

《徐干集》五卷

《刘桢集》二卷

《路粹集》二卷

《丁仪集》二卷

《丁廙集》二卷

《刘廙集》二卷

《吴质集》五卷

《孟达集》三卷

《陈群集》三卷

《王脩集》三卷

《管宁集》二卷

《刘邵集》二卷

《麋元集》五卷

《李康集》二卷

《孙该集》二卷

《卞兰集》二卷

《傅巽集》二卷

《高堂隆集》十卷

《缪袭集》五卷

《殷褒集》二卷

《韦诞集》三卷

《曹羲集》五卷

《傅嘏集》二卷

《桓范集》二卷

《夏侯霸集》二卷

《钟毓集》五卷

《江奉集》二卷

《夏侯惠集》二卷

《毋丘俭集》二卷

《王弼集》五卷

《吕安集》二卷

《王昶集》五卷

《王肃集》五卷

《何晏集》十卷

《应瑗集》十卷

《杜摯集》二卷

《夏侯玄集》二卷

《程晓集》二卷

《阮籍集》五卷

《嵇康集》十五卷

《钟会集》十卷

蜀《许靖集》二卷

《诸葛亮集》二十四卷

吴《张温集》五卷

《士燮集》五卷

《虞翻集》三卷

《骆统集》十卷

《暨艳集》二卷

《谢承集》四卷

《姚信集》十卷

《陆凯集》五卷

《华核集》五卷

《胡综集》二卷

《薛莹集》二卷

《薛综集》三卷

《张俨集》二卷

《韦昭集》二卷

《纪集》二卷

晋《宣帝集》五卷

《文帝集》二卷

《明帝集》五卷

《简文帝集》五卷

《齐王攸集》二卷

《会稽王道子集》八卷

《彭城王集》八卷

《谯王集》三卷

《王沈集》五卷

《郑袤集》二卷

《应贞集》五卷

《嵇喜集》二卷

《傅玄集》五十卷

《成公绥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何祯集》五卷

《袁准集》二卷

《山涛集》五卷

《向秀集》二卷

《阮冲集》二卷

《阮侃集》五卷

《羊祜集》二卷

《贾充集》二卷

《荀勖集》二十卷

《杜预集》二十卷

《王濬集》二卷

《皇甫谧集》二卷

《程咸集》二卷

《刘毅集》二卷

《庾峻集》三卷

《郄正集》一卷

《杨泉集》二卷

《陶濬集》二卷

《宣骋集》三卷

《曹志集》二卷

《邹湛集》四卷

《孙毓集》五卷

《王浑集》五卷

《王深集》四卷

《江伟集》五卷

《闵鸿集》二卷

《裴楷集》二卷

《何劭集》二卷

《刘寔集》二卷

《裴頠集》十卷

《许孟集》二卷

《王祜集》三卷

《王济集》二卷

《华颂集》三卷

《刘峤集》二卷

《庾儵集》三卷

《谢衡集》二卷

《傅咸集》三十卷

《枣据集》二卷

《刘宝集》三卷

《孙楚集》十卷

《王赞集》二卷

《夏侯湛集》十卷

《夏侯淳集》十卷

《张敏集》二卷

《刘许集》二卷

《李重集》二卷

《乐广集》二卷

《阮浑集》二卷

《杨乂集》三卷

《张华集》十卷

《李虔集》十卷

《石崇集》五卷

《潘岳集》十卷

《潘泥集》十卷

《欧阳建集》二卷

《嵇绍集》二卷

《卫展集》十四卷

《卢播集》二卷

《栾肇集》五卷

《应亨集》二卷

《司马彪集》三卷

《杜育集》二卷

《执虞集》十卷

《缪征集》二卷

《左思集》五卷

《夏侯靖集》二卷

《郑丰集》二卷

《陈略集》二卷

《张翰集》二卷

《陆机集》十五卷

《陆云集》十卷

《陆冲集》二卷

《孙极集》二卷

《张载集》二卷

《张协集》二卷

《束晰集》五卷

《华谭集》二卷

《曹摅集》二卷

《江统集》十卷

《胡济集》五卷

《卞粹集》二卷

《闾丘冲集》二卷

《庾敳集》二卷

《阮瞻集》二卷

《阮脩集》二卷

《裴邈集》二卷

《郭象集》五卷

《嵇含集》十卷

《孙惠集》十卷

《蔡洪集》二卷

《牵秀集》五卷

《蔡克集》二卷

《索靖集》二卷

《阎纂集》二卷

《张辅集》二卷

《殷巨集》二卷

《陶佐集》五卷

《仲长敖集》二卷

《虞浦集》二卷

《吴商集》五卷

《刘弘集》三卷

《山简集》二卷

《宗岱集》三卷

《王旷集》五卷

《王峻集》二卷

《枣腆集》二卷

《枣嵩集》二卷

《刘琨集》十卷

《卢谌集》十卷

《傅畅集》五卷

《顾荣集》五卷

《荀组集》二卷

《周顗集》二卷

《周嵩集》三卷

《王导集》十卷

《荀邃集》二卷

《王敦集》五卷

《谢琨集》二卷

《张抗集》二卷

《贾霖集》三卷

《刘隗集》三卷

《应詹集》五卷

《陶侃集》二卷

《王洽集》三卷

《张闿集》三卷

《卞壶集》二卷

《刘超集》二卷

《杨方集》二卷

《傅纯集》二卷

《郗鉴集》十卷

《温峤集》十卷

《孔坦集》五卷

《王涛集》五卷

《王篾集》五卷

《甄述集》五卷

《王峤集》二卷

《戴邈集》五卷

《贺循集》二十卷

《张悛集》二卷

《应硕集》二卷

《陆沈集》二卷

《曾瑰集》五卷

《熊远集》五卷

《郭璞集》十卷

《王鉴集》五卷

《庾亮集》二十卷

《虞预集》十卷

《顾和集》五卷

《范宣集》十卷

《张虞集》五卷

《庾冰集》二十卷

《庾翼集》二十卷

《何充集》五卷

《诸葛恢集》五卷

《祖台之集》十五卷

《李充集》十四卷

《蔡谟集》十卷

《谢艾集》八卷

《范汪集》八卷

《范甯集》十五卷

《阮放集》五卷

《王廙集》十卷

《王彪之集》二十卷

《谢安集》五卷

《谢万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

《干宝集》四卷

《殷融集》十卷

《刘遐集》五卷

《殷浩集》五卷

《刘惔集》二卷

《王濛集》五卷

《谢尚集》五卷

《张凭集》五卷

《张望集》三卷

《韩康伯集》五卷

《王胡之集》五卷

《江霖集》五卷

《范宣集》五卷

《江惇集》五卷

《王述集》五卷

《郝默集》五卷

《黄整集》十卷

《王浹集》二卷

《王度集》五卷

《刘系之集》五卷

《刘恢集》五卷

《范起集》五卷

《殷康集》五卷

《孙嗣集》三卷

《王坦之集》五卷

《桓温集》二十卷

《郗超集》十五卷

《谢朗集》五卷

《谢玄集》十卷

《王珣集》十卷

《许询集》三卷

《孙统集》五卷

《孙绰集》十五卷

《孔严集》五卷

《江逌集》五卷

《车灌集》五卷

《丁纂集》二卷

《曹毘集》十五卷

《蔡系集》二卷

《李颙集》十卷

《顾夷集》五卷

《袁乔集》五卷

《谢沈集》五卷

《庾阐集》十卷

《王隐集》十卷

《殷允集》十卷

《徐邈集》八卷

《殷仲堪集》十卷

《殷叔献集》三卷

《伏滔集》五卷

《桓嗣集》五卷

《习凿齿集》五卷

《钮滔集》五卷

《邵毅集》五卷

《孙盛集》十卷

《袁质集》二卷

《袁宏集》二十卷

《袁邵集》三卷

《罗含集》三卷

《孙放集》十五卷

《辛昺集》四卷

《庾统集》二卷

《郭愔集》五卷

《滕辅集》五卷

《庾龢集》二卷

《庾轨集》二卷

《庾茜集》二卷

《庾肃之集》十卷

《王脩集》二卷

《戴逵集》十卷

《桓玄集》二十卷

《殷仲文集》七卷

《卞湛集》五卷

《苏彦集》十卷

《袁豹集》十卷

《王谧集》十卷

《周祗集》十卷

《梅陶集》十卷

《湛方生集》十卷

《刘瑾集》八卷

《羊徽集》一卷

《卞裕集》十四卷

《王愆期集》十卷

《孔璠之集》二卷

《王茂略集》四卷

《薄肃之集》十卷

《滕演集》二卷

宋《武帝集》二十卷

《文帝集》十卷

《长沙王义欣集》十卷

《临川王义庆集》八卷

《衡阳王义季集》十卷

《江夏王义恭集》十五卷

《南平王铄集》五卷

《建平王宏集》十卷

又《小集》六卷

《新渝侯义宗集》十二卷

《谢瞻集》二卷

《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集》十卷

《徐广集》十五卷

《孔甯子集》十五卷

《蔡廓集》十卷

《傅亮集》十卷

《孙康集》十卷

《郑鲜之集》二十卷

《陶潜集》二十卷

又《集》五卷

《范泰集》二十卷

《王弘集》二十卷

《谢惠连集》五卷

《谢灵运集》十五卷

《荀昶集》十四卷

《孔欣集》十卷

《卞伯玉集》五卷

《王昙首集》二卷

《谢弘微集》二卷

《王韶之集》二十卷

《沈林子集》七卷

《姚涛之集》二十卷

《贺道养集》十卷

《卫令元集》八卷

《褚诠之集》八卷

《荀钦明集》六卷

《殷淳集》三卷

《刘瑀集》七卷

《刘绲集》五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伍缉之集》十一卷

《荀雍集》十卷

《袁淑集》十卷

《颜延之集》三十卷

《王微集》十卷

《王僧达集》十卷

《张畅集》十四卷

《何偃集》八卷

《沈怀文集》十三卷

《江智渊集》十卷

《谢庄集》十五卷

《殷琰集》八卷

《颜竣集》十三卷

《何承天集》二十卷

《裴松之集》三十卷

《卞瑾集》十卷

《丘渊之集》六卷

《颜测集》十一卷

《汤惠休集》三卷

《沈勃集》十五卷

《徐爰集》十卷

《鲍照集》十卷

《庾蔚之集》十一卷

《虞通之集》五卷

《刘愔集》十卷

《孙缅集》十卷

《袁伯文集》十卷

《袁粲集》十卷

齐《竟陵王集》三十卷

《褚渊集》十五卷

《王俭集》六十卷

《周颙集》二十卷

《徐孝嗣集》十二卷

《王融集》十卷

《谢朓集》十卷

《孔稚珪集》十卷

《陆厥集》十卷

《虞羲集》十一卷

《宗躬集》十二卷

《江奂集》十一卷

张融《玉海集》六十卷

梁《文帝集》十八卷

《武帝集》十卷

《简文帝集》八十卷

《元帝集》五十卷

又《小集》十卷

《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邵陵王纶集》四卷

《武陵王纪集》八卷

《范云集》十二卷

《江淹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任昉集》三十四卷

《宗夬集》十卷

《王暕集》二十卷

《魏道微集》三卷

《司马褧集》九卷

《沈约集》一百卷

又《集略》三十卷

《傅昭集》十卷

《袁昂集》二十卷

《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后集》十六卷

《陶弘景集》三十卷

《周舍集》二十卷

《何逊集》八卷

《谢琛集》五卷

《谢郁集》五卷

《王僧孺集》三十卷

《张率集》三十卷

《杨眺集》十卷

《鲍畿集》八卷

《周兴嗣集》十卷

《萧洽集》二卷

《裴子野集》十四卷

《庾昙隆集》十卷

《陆倕集》二十卷

《刘之遴前集》十一卷

《后集》三十卷

《虞嚼集》六卷

《王冏集》三卷

《刘孝绰集》十二卷

《刘孝仪集》二十卷

《刘孝威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丘迟集》十卷

《王锡集》七卷

《萧子范集》三卷

《萧子云集》二十卷

《萧子晖集》十一卷

《江革集》十卷

《吴均集》二十卷

《庾肩吾集》十卷

王筠《洗马集》十卷

又《中庶子集》十卷

《左右集》十卷

《临海集》十卷

《中书集》十卷

《尚书集》十一卷

《鲍泉集》十卷

《谢瑱集》十卷

《任孝恭集》十卷

《张缵集》十卷

《陆云公集》四卷

《张绾集》十卷

《甄玄成集》十卷

《萧欣集》十卷

《沈君攸集》十二卷

后梁《明帝集》一卷

后魏《文帝集》四十卷

《高允集》二十卷

《宗钦集》二卷

《李谐集》十卷

《韩宗集》五卷

《袁跃集》九卷

《薛孝通集》六卷

《温子昇集》三十五卷

《卢元明集》六卷

《阳固集》三卷

《魏孝景集》一卷

北齐《阳休之集》三十卷

《刑邵集》三十卷

《魏收集》七十卷

《刘逖集》四十卷

后周《明帝集》五十卷

《赵平王集》十卷

《滕简王集》十二卷

《宗懔集》十卷

《王褒集》二十卷

《萧捻集》十卷

《庾信集》二十卷

《王衡集》三卷

陈《后主集》五十五卷

《沈炯前集》六卷

《后集》十三卷

《周弘正集》二十卷

《周弘让集》十八卷

《徐陵集》三十卷

《张正见集》四卷

《陆珍集》五卷

《陆瑜集》十卷

《沈不害集》十卷

《张式集》十三卷

《褚介集》十卷

《顾越集》五卷

《顾览集》二卷

《姚察集》二十卷

隋《炀帝集》三十卷

《卢思道集》二十卷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辛德源集》三十卷

《李德林集》十卷

《牛弘集》十二卷

《薛道衡集》三十卷

《何妥集》十卷

《柳顾言集》十卷

《江总集》二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萧悫集》九卷

《魏澹集》四卷

《尹式集》五卷

《诸葛颍集》十四卷

《王胄集》十卷

《虞茂世集》五卷

《刘兴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僧《昙谛集》六卷

《惠远集》十五卷

《支遁集》十卷

《惠琳集》五卷

《昙瑗集》六卷

《灵裕集》二卷

亡名集十卷

《曹大家集》二卷

《钟夫人集》二卷

刘臻妻《陈氏集》五卷

《左九嫔集》一卷

《临安公主集》三卷

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

徐悱妻《刘氏集》六卷

《太宗集》四十卷

《高宗集》八十六卷

《中宗集》四十卷

《睿宗集》十卷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又《金轮集》十卷

《陈叔达集》十五卷

《窦威集》十卷

《褚亮集》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萧瑀集》一卷

《沈齐家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杨师道集》十卷

《庾抱集》十卷

《孔颖达集》五卷

《王绩集》五卷

《郎楚之集》三卷

《魏征集》二十卷

《许敬宗集》八十卷

《于志宁集》四十卷

《上官仪集》三十卷

《李义府集》四十卷

《颜师古集》六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刘子翼集》二十卷

《殷闻礼集》一卷

《陆士季集》十卷

《刘孝孙集》三十卷

《郑世翼集》八卷

《崔君实集》十卷

《李百药集》三十卷

《孔绍安集》五十卷

《高季辅集》二十卷

《温彦博集》二十卷

《李玄道集》十卷

《谢偃集》十卷

《沈叔安集》二十卷

《陆楷集》十卷

《曹宪集》三十卷

《萧德言集》二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芋集》三卷

《萧钧集》三十卷

《袁朗集》十四卷

《杨续集》十卷

《王约集》一卷

《任希古集》十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俭集》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十卷

《陈子良集》十卷

《颜顗集》十卷

《刘颖集》十卷

《司马佥集》十卷

《郑秀集》十二卷

《耿义褒集》七卷

《杨元亨集》五卷

《刘纲集》三卷

《王归一集》十卷

《马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遂良集》二十卷

《刘祎之集》七十卷

《郝处后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觐集》五卷

《张大素集》十五卷

《邓玄挺集》十卷

《刘允济集》二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卢照邻集》二十卷

又《幽忧子》三卷

杨炯《盈川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杰集》十卷

《李怀远集》八卷

《卢受采集》二十卷

《王适集》二十卷

《乔知之集》二十卷

《苏味道集》十五卷

《薛耀集》二十卷

《郎余庆集》十卷

《卢光容集》二十卷

《崔融集》六十卷

《阎镜机集》十卷

《李峤集》五十卷

《乔备集》六卷

《陈子昂集》十卷

《元希声集》十卷

《李适集》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彦伯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宋之问集》十卷

《杜审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谟集》十卷

《吴少微集》十卷

《刘希夷集》十卷

《张柬之集》十卷

《桓彦范集》三卷

《韦承庆集》六十卷

《闾丘均集》二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阎朝隐集》五卷

《苏瑰集》十卷

《员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悦集》十卷

《刘子玄集》三十卷

《卢藏用集》三十卷

《玄宗集》

《德宗集》卷亡。

《濮王泰集》二十卷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褚亮集》二十卷

《许彦伯集》十卷

《刘洎集》十卷

《来济集》三十卷

《杜正伦集》十卷

《李敬玄集》三十卷

《裴行俭集》二十卷

《崔行功集》六十卷

《张文琮集》二十卷

《曲崇裕集》二十卷

《刘宪集》三十卷

《薛稷集》三十卷

《宋璟集》十卷

《蒋俨集》五卷

《赵弘智集》二十卷

《贺德仁集》二十卷

《许子儒集》十卷

《蔡允恭集》二十卷

《张昌龄集》二十卷

《杜易简集》二十卷

《颜元孙集》三十卷

《姚□集》七卷

《杜元志集》十卷字道宁，开元考功郎中，杭州刺史。

《杨仲昌集》十五卷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张说集》二十卷

《苏颋集》三十卷

《徐坚集》三十卷

《元海集》十卷宋休则，开元临河尉。

《李邕集》七十卷

《王澣集》十卷

《张九龄集》二十卷

《康国安集》十卷以明经高第直国子监，教授三馆进士，授右典戎卫录事参军，太学崇文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

《孙逖集》二十卷

《赵冬曦集》卷亡。

《苑咸集》卷亡。京兆人。开元末上书，拜司经校书、中书舍人，贬汉东郡司户参军，复起为舍人、永阳太守。

《毛钦一集》三卷字杰，荆州长林人。

王助《雕虫集》一卷

《王维集》十卷

《康希铣集》二十卷字南金，开元台州刺史。

《张均集》二十卷

《权若讷集》十卷开元梓州刺史。

《白履忠集》十卷

《鲜于向集》十卷

《康玄辩集》十卷字通理，开元泸州刺史。

《严从集》三卷从卒，诏求其藁，吕向集而进焉。

《陶翰集》卷亡。润州人。开元礼部员外郎。

《崔国辅集》卷亡。应县令举，授许昌令，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坐王鉷近亲贬竟陵郡司马。

《高适集》二十卷

《贾至集》二十卷

别十五卷苏冕编。

《张孝嵩集》十卷字仲山，南阳人。开元河东节度使，南昌阳郡公。

《储光羲集》七十卷

《苏源明前集》三十卷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

《杜甫集》六十卷

《小集》六卷润州刺史樊晃集。

《岑参集》十卷

《卢象集》十二卷字纬卿，左拾遗、膳部员外郎，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起为主客员外郎。

萧颖士《游梁新集》三卷

又《集》十卷

《李华前集》十卷

《中集》二十卷

《李翰前集》三十卷

《王昌龄集》五卷

《元结文编》十卷

《邵说集》十卷

《裴倩集》五卷

又《湓城集》五卷均之父。

《刘汇集》三卷

《樊泽集》十卷

《崔良佐集》十卷

《汤贲集》十五卷字文叔，润州丹阳人。贞元宁州刺史。

《刘迥集》五卷

《武就集》五卷元衡父。

《于休烈集》十卷

《元载集》十卷

《张荐集》三十卷

《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

《戎昱集》五卷卫伯玉镇荆南从事，后为辰州、虔州二刺史。

《崔祐甫集》三十卷

《常衮集》十卷

又《诏集》六十卷

《杨炎集》十卷

又《制集》十卷苏弁编。

颜真卿《吴兴集》十卷

又《庐陵集》十卷

《临川集》十卷

《归崇敬集》二十卷

《刘太真集》三十卷

《于邵集》四十卷

《梁肃集》二十卷

独孤及《毘陵集》二十卷

《窦叔向集》七卷字遗直。与常衮善，衮为相，用为左拾遗、内供奉，及贬，亦出溧水令。

《丘为集》卷亡。苏州嘉兴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余，而母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氵晃以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唯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候门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趋。卒年九十六。

《柳浑集》十卷

《李泌集》二十卷

《张建封集》二百三十篇

《顾况集》二十卷

《鲍溶集》五卷

《齐抗集》二十卷

《郑余庆集》五十卷

《崔元翰集》三十卷

《杨凝集》二十卷

《欧阳詹集》十卷

《李观集》三卷陆希声纂。

《吕温集》十卷

《穆员集》十卷

《窦常集》十八卷

《郑絪集》三十卷

《符载集》十四卷

《郗纯集》六十卷

戴叔伦《述藁》十卷

《张登集》六卷贞元漳州刺史。

《陆迅集》十卷德宗时监察御史裹行。

《柳冕集》卷亡。

《姚南仲集》十卷

《李吉甫集》二十卷

《武元衡集》十卷

权德舆《童蒙集》十卷

又《集》五十卷

《制集》五十卷

《韩愈集》四十卷

《柳宗元集》三十卷

《韦贯之集》三十卷

《李绛集》二十卷

令狐楚《漆奁集》一百三十卷

又《梁苑文类》三卷

《表奏集》十卷自称《白云孺子表奏集》。

《韦武集》十五卷

《皇甫镛集》十八卷

《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

《武儒衡集》二十五卷

又《制集》二十卷

李道古《文舆》三十卷

董侹《武陵集》卷亡。侹，字庶中，元和荆南从事

《刘禹锡集》四十卷

《元氏长庆集》一百卷

又《小集十卷》元稹

《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白居易

《白行简集》二十卷

《张仲方集》三十卷

《郑澣集》三十卷

《冯宿集》四十卷

《刘伯刍集》三十卷

《段文昌集》三十卷

又《诏诰》二十卷

《韦处厚集》七十卷

《刘栖楚集》二十卷

《李翱集》十卷

《温造集》八十卷

《滕珣集》卷亡。珣，东阳人。历茂王傅，大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给券还乡自珣始。

《王起集》一百二十卷

《崔咸集》二十卷大和人。

《皇甫湜集》三卷

《舒元舆集》一卷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二十卷

又《姑臧集》五卷

《穷愁志》三卷

《杂赋》二卷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沈亚之集》九卷

《罗让集》三十卷

《王涯集》十卷

《魏谟集》十卷

《秣陵子集》一卷来择，字无择，宝历应贤良科。

《柳仲郢集》二十卷

《陈商集》十七卷

《欧阳衮集》二卷衮，福州闽县人，历侍御史。

温庭筠《握兰集》三卷

又《金筌集》十卷

《诗集》五卷

《汉南真稿》十卷

陈陶《文录》十卷

刘蜕《文泉子》十卷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郑畋《玉堂集》五卷

又《凤池稿草》三十卷

《续凤池稿草》三十卷

孙樵《经纬集》三卷字可之，大中进士第。

周慎辞《宁苏集》五卷字若讷，咸通进士第。

《皮日休集》十卷

又《胥台集》七卷

《文薮》十卷

《诗》一卷

陆龟蒙《笠泽丛书》三卷

又《诗编》十卷

《赋》六卷

《杨夔集》五卷

又《冗书》十卷

《冗馀集》一卷

沈栖远《景台编》十卷字子鸾，咸通进士第。

《郑諴集》卷亡。字申虞，福州闽县人。大中国子司业，郢、安二州刺史，江西节度副使。

司空图《一鸣集》三十卷

《陆扆集》七卷

秦韬玉《投知小录》三卷字中明，田令孜神策判官、工部侍郎。

《郑賨集》十卷字贡华，乾符进士第。

袁皓《碧池书》三十卷袁州宜春人。龙纪集贤殿图书使，自称碧池处士。

《郑氏贻孙集》四卷

养素先生《遗荣集》三卷皆唐末人。

《张玄晏集》二卷字寅节，昭宗翰林学士。

《齐夔集》一卷

黄璞《雾居子》十卷

《谭正夫集》一卷

《丘光庭集》三卷

张安石《涪江集》一卷

张友正《杂编》一卷

《沈光集》五卷题曰《云梦子》

《程晏集》七卷字晏然，乾宁进士第。

沈颜《聱书》十卷

李善夷《江南集》十卷

《刘绮庄集》十卷

《王秉集》五卷

《孙子文篡》四十卷

又《孙氏小集》三卷孙郃。字希韩，乾宁进士第。

《陈黯集》三卷字希孺，泉州南安人，昭宗时。

《罗衮集》二卷字子制，天祐起居郎。

李峤《杂泳诗》十二卷

《刘希夷诗集》四卷

《崔颢诗》一卷汴州人，才俊无行，娶妻不惬即去之者三四，历司勋员外郎。

《系毋潜诗》一卷字孝通。开元中，繇宜寿尉入集贤院待制，迁右拾遗，终著作郎。

《祖咏诗》一卷

《李颀诗》一卷并开元进士第

《孟浩然诗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

《包融诗》一卷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何，字幼嗣，大历起居舍人。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ρ，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

《皇甫冉诗集》三卷字茂政，润州丹杨人，秘书少监、集贤院修撰彬侄也。天宝末无锡尉，避难居阳羡，后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左补阙，与弟曾齐名。曾，字孝常，历侍御史，坐事贬徙舒州司马，阳翟令。

《严维诗》一卷字正文，越州人，秘书郎。

《张继诗》一卷字懿孙，襄州人。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於洪州。

《李嘉祐诗》一卷别名从一，袁州、台州二刺史。

《郎士元诗》一卷字君胄，中山人。宝应元年，选畿县官，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拾遗、郢州刺史。

《张南史诗》一卷字季直，幽州人。以试参军避乱居扬州杨子，再召之，未赴，卒。

《畅当诗》二卷

《郑常诗》一卷

《苏涣诗》一卷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乔，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瓘愚害，涣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

《硃湾诗集》四卷

李勉永平从事。

《吉中孚诗》一卷楚州人，始为道士，后官校书郎，登宏辞，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判度支，贞元初卒。

《硃放诗》一卷字长通，襄州人，隐居剡溪。嗣曹王皋镇江西，辟节度参谋，贞元初召为拾遗，不就。

《刘方平诗》一卷河南人，与元鲁山善，不仕。

《常建诗》一卷肃、代时人。

《曲信陵诗》一卷

《章八元诗》一卷睦州人，大历进士第

《秦系诗》一卷

《陈诩集》十卷字载物，福州闽县人。贞元户部郎中，知制诰。

《钱起诗》一卷

《李端诗集》三卷

《韩翃诗集》五卷

《司空曙诗集》二卷

《卢纶诗集》十卷

《耿湋诗集》二卷

《崔峒诗》一卷

《韦应物诗集》十卷

《许经邦诗集》一卷建中右武卫胄曹参军。

《韦渠牟诗集》十卷谏议大夫时集。

《刘商诗集》十卷贞元比部郎中。

《王建集》十卷大和陕州司马。

张碧《謌行集》二卷贞元人。

《雍裕之诗》一卷

《杨巨源诗》一卷字景山，大和河中少尹。

《孟郊诗集》十卷

《张籍诗集》七卷

《李涉诗》一卷

《李贺集》五卷

李绅《追昔游诗》三卷

又《批答》一卷

《章孝标诗》一卷

《殷尧藩诗》一卷元和进士第

《李敬方诗》一卷字中虔，大和歙州刺史。

《玉川子诗》一卷卢仝。

《裴夷直诗》一卷

《施肩吾诗集》十卷

《姚合诗集》十卷

《韩琮诗》一卷字成封，大中湖南观察使。

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玉溪生诗》三卷

又《赋》一卷

《文》一卷

贾岛《长江集》十卷

又《小集》三卷

《张祜诗》一卷字承吉，为处士，大中中卒。

许浑《丁卯集》二卷字用晦，圉师之后，大中睦州、郢州二刺史。

《李远诗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

《雍陶诗集》十卷字国钧，大中八年自国子《毛诗》博士出为简州刺史。

《硃庆余诗》一卷名可久，以字行。宝历进士第。

《喻凫诗》一卷开成进士第，乌程令。

《马戴诗》一卷字虞臣，会昌进士第。

《李群玉诗》三卷

《后集》五卷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观察湖南，厚延致之，及为相，以诗论荐，授校书郎。

崔橹《无讥集》四卷

郁浑《百篇集》一卷浑常应百篇举，寿州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

《姚鹄诗》一卷字居云，会昌进士第。

《项斯诗》一卷字子迁，江东人，会昌丹徒尉。

《孟迟诗》一卷字迟之，会昌进士第。

《顾非熊诗》一卷况之子，大中盱眙簿，弃官隐茅山。

《章碣诗》一卷

赵嘏《渭南集》三卷

又《编年诗》二卷字承祐，大中渭南尉。

《薛逢诗集》十卷

又《别纸》十三卷

《赋集》十四卷

《于武陵诗》一卷

《李频诗》一卷

《李郢诗》一卷字楚望，大中进士第，侍御史。

《曹鄴诗》三卷字鄴之，大中进士第，洋州刺史。

《刘沧诗》一卷字蕴灵。

《崔珏诗》一卷字梦之，并大中进士第。

《刘得仁诗》一卷

《高蟾诗》一卷乾宁御史中丞。

《高骈诗》一卷

《薛能诗集》十卷

又《繁城集》一卷

陆希声《颐山诗》一卷

郑嵎《津阳门诗》一卷

《于濆诗》一卷字子漪。

《许棠诗》一卷字文化。

《公乘亿诗》一卷字寿山，并咸通进士第。

《聂夷中诗》二卷字坦之，咸通华阴尉。

《于鄴诗》一卷

《于鹄诗》一卷

郑谷《云台编》三卷

又《宜阳集》三卷字守愚，袁州人，为右拾遗。乾宁中，以都官郎中卒于家。

《硃朴诗》四卷

又《杂表》一卷

《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方干。

《李洞诗》一卷

《吴融诗集》四卷

又《制诰》一卷

《韩偓诗》一卷

又《香奁集》一卷

《曹唐诗》三卷字尧宾。

《周贺诗》一卷

《刘干诗》一卷

《崔涂诗》一卷字礼山，光启进士第。

《唐彦谦诗集》三卷

《张乔诗集》二卷

《王驾诗集》六卷字大用。

《吴仁璧诗》一卷字廷实，并大顺进士第。

《王贞白诗》一卷字有道。

《张蠙诗集》二卷字象文。

《翁承赞诗》一卷字文尧。

《褚载诗》三卷字厚之，并乾宁进士第。

《王毂诗集》三卷字虚中，乾宁进士第，郎官致仕。

《曹松诗集》三卷字梦征，天复进士第，校书郎。

《罗鄴诗》一卷

《赵抟歌诗》二卷

《周朴诗》二卷朴称处士。

《硃景元诗》一卷

崔道融《申唐诗》三卷

《陈光诗》一卷

《王德舆诗》一卷

汤绪《潜阳杂题诗》三卷

《韦霭诗》一卷

《张为诗》一卷

《罗浩源诗》一卷

薛莹《洞庭诗集》一卷

谢蟠隐《杂感诗》二卷

《谭藏用诗》一卷

刘言史《謌诗》六卷

《黄滔集》十五卷字文江，光化四门博士。

郑良士《白岩集》十卷字君梦。昭宗时献诗五百篇，授补阙。

《严郾诗》二卷

《刘威诗》一卷

《郑云叟诗集》三卷

《来鹏诗》一卷

陆元皓《咏刘子诗》三卷

《任翻诗》一卷

《李山甫诗》一卷

道士《吴筠集》十卷

僧《惠赜集》八卷姓李，江陵人。

僧《玄范集》二十卷

僧《法琳集》三十卷

僧《灵彻诗集》十卷姓汤，字源澄，越州人。

《皎然诗集》十卷字清画，姓谢，湖州人，灵运十世孙，居杼山。颜真卿为刺史，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其集以藏之，刺史于頔为序。

卢献卿《愍征赋》一卷

《谢观赋》八卷

卢肇《海潮赋》一卷

又《通屈赋》一卷

注林绚《大统赋》二卷字子发，袁州人。咸通歙州刺史。

《高迈赋》一卷

皇甫松《大隐赋》一卷

崔葆《数赋》十卷乾宁进士，王克昭注。

《宋言赋》一卷字表文。

《陈汀赋》一卷字用济，并大中进士第。

乐朋龟《纶阁集》十卷

又《德门集》五卷

《赋》一卷字兆吉，僖宗翰林学士，太子少保致仕。

《蒋凝赋》三卷字仲山，咸通进士第。

公乘亿《赋集》十二卷

《林嵩赋》一卷字降臣，乾符进士第。

《王翃赋》一卷字雄飞，大顺进士第。

《贾嵩赋》三卷

《李山甫赋》二卷

陆贽《论议表疏集》十二卷

又《翰苑集》十卷韦处厚纂。

《王仲舒制集》十卷

《李虞仲制集》四卷

《封敖翰藁》八卷

崔嘏《制诰集》十卷字干锡，邢州刺史。会刘稹反，归朝，授考功郎中、中书舍人。李德裕之谪，嘏草制不尽书其过，贬端州刺史。

独孤霖《玉堂集》二十卷

刘崇望《中和制集》十卷

《李溪制集》四卷

钱珝《舟中录》二十卷

薛延珪《凤阁书词》十卷

郭元振《九谏书》一卷

李绛《论事集》三卷蒋偕集。

《李磎表疏》一卷

《张濬表状》一卷

《临淮尺题》二卷武元衡西川从事撰。

《李程表状》一卷

《刘三复表状》十卷

《问遗杂录》三卷

赵璘《表状集》一卷

《张次宗集》六卷

吕述《东平小集》三卷

《段全纬集》二十卷

刘鄴《甘棠集》三卷

《王虬集》十卷字希龙，泉州南安人。大顺初举进士第。

崔致远《四六》一卷

又《桂苑笔耕》二十卷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

《顾氏编遗》十卷

《苕川总载》十卷

《纂新文苑》十卷

《启事》一卷

《赋》二卷

《集遗具录》十卷顾云，字垂象，池州人。虞部郎中，高骈淮南从事。

郑准《渚宫集》一卷字不欺，乾宁进士第。

李巨川《四六集》二卷韩建华州从事。

胡曾《安定集》十卷

《陈蟠隐集》五卷

张泽《饮河集》十五卷

黄台《江西表状》二卷钟传从事。

太宗《凌烟阁功臣赞》一卷

崔融《宝图赞》一卷王起注。

卢铤《武成王庙十哲赞》一卷

李靖《霸国箴》一卷

魏征《时务策》五卷

郭元振《安邦策》一卷

《刘蕡策》一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才命论》一卷张鷟撰，郗昂注。一作张说撰，潘询注。

杜元颖《五题》一卷

《李甘文》一卷

《南卓文》一卷

《刘轲文》一卷

《陆鸾文》一卷字离祥，咸通进士第。

《吴武陵书》一卷

夏侯韫《大中年与凉州书》一卷

骆宾王《百道判集》一卷

张文成《龙筋凤髓》十卷

《崔锐判》一卷大历人。

郑宽《百道判》一卷元和拔萃。

右别集类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失姓名一家，玄宗以下不著录四百六家，五千一十二卷。

挚虞《文章流别集》三十卷

杜预《善文》四十九卷

谢沈《名文集》四十卷

孔逭《文苑》一百卷

梁昭明太子《文选》三十卷

又《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

萧该《文选音》十卷

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

《小辞林》五十三卷

《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

萧圆《文海集》三十六卷

康明贞《辞苑丽则》二十卷

庾自直《类文》三百七十七卷

宋明帝《赋集》四十卷

《皇帝瑞应颂集》十卷

《五都赋》五卷

卞铄《献赋集》十卷

司马相如《上林赋》一卷

曹大家注班固《幽通赋》一卷

项岱注《幽通赋》一卷

张衡《二京赋》二卷

薛综《二京赋音》二卷

《三都赋》三卷

左太冲《齐都赋》一卷

李轨《齐都赋音》一卷

褚令之《百赋音》一卷

郭微之《赋音》二卷

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

《木连理颂》二卷

李暠《靖恭堂颂》一卷

《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

《杂碑文集》二十卷

殷仲堪《杂论》九十五卷

刘楷《设论集》三卷

谢灵运《设论集》五卷

又《连珠集》五卷

梁武帝《制旨连珠》四卷

陆缅注《制旨连珠》十一卷

谢庄《赞集》五卷

张湛《古今箴铭集》十三卷

《众贤诫集》十五卷

《杂诫箴》二十四卷

李德林《霸朝杂集》五卷

王履《书集》八十卷

夏赤松《书林》六卷

山涛《启事》十卷

《梁中书表集》二百五十卷

《荐文集》七卷

《宋元嘉策》五卷

又《元嘉宴会游山诗集》五卷

《宋伯宜策集》六卷

卞氏《七林集》十二卷

颜之推《七悟集》一卷

袁淑《俳谐文》十五卷

颜竣《妇人诗集》二卷

殷淳《妇人集》三十卷

江邃《文释》十卷

干宝《百志诗集》五卷

崔光《百国诗集》二十九卷

应璩《百一诗》八卷

李夔《百一诗集》二卷

《晋元正宴会诗集》四卷伏滔、袁豹、谢灵运集。

颜延之《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

《清溪集》三十卷齐武帝敕撰。

《齐释奠会诗集》二十卷

徐伯阳《文会诗集》四卷

《文林诗府》六卷北齐后主作。

萧淑《西府新文》十卷

《新文要集》十卷

宋明帝《诗集新撰》三十卷

《诗集》二十卷

《谢灵运诗集》五十卷

又《诗集钞》十卷

《诗英》十卷

《回文诗集》一卷

《七集》十卷

《刘和诗集》二十卷

《颜竣诗集》一百卷

许凌《六代诗集钞》四卷

《诗林英选》十一卷

虞绰等《类集》一百一十三卷

《诗缵》十二卷

《诗录》二十卷

《文苑词英》八卷

徐陵《六代诗集钞》四卷

又《玉台新咏》十卷

谢混《集苑》六十卷

宋临川王义庆《集林》二百卷

丘迟《集钞》四十卷

李善注《文选》六十卷

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

又《音义》十卷

刘允济《金门待诏集》十卷

《文馆辞林》一千卷许敬宗、刘伯庄等撰。

《丽正文苑》二十卷

《芳林要览》三百卷许敬宗、顾胤、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

僧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二十卷

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

郭瑜《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

《歌录集》八卷

李淳风注颜之推《稽圣赋》一卷

张庭芳注庾信《哀江南赋》一卷

崔令钦《注》一卷

窦严《东汉文类》三十卷

李善《文选辨惑》十卷

《五臣注文选》三十卷衢州常山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良、处士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上之。

曹宪集《文选音义》卷亡。

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

许淹《文选音》十卷

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

崔玄□韦训注《文馆词林策》二十卷

康显《辞苑丽则》三十卷

又《海藏连珠》三十卷希铣之兄，修书学士。

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开元十七年上，授富阳尉。

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开元处士。

《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

张楚金《翰苑》三十卷

王方庆《王氏神道铭》二十卷

徐坚《文府》二十卷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促之，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余不能就而罢。

裴潾《大和通选》三十卷

李康《玉台后集》十卷

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孙季良《正声集》三卷

《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脩《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

《搜玉集》十卷

曹恩《起予集》五卷大历人。

元结《箧中集》一卷

《奇章集》四卷

刘明素《丽文集》五卷兴元中集。

李吉甫《古今文集略》二十卷。

又《国朝哀策文》四卷

《梁大同古铭记》一卷

《丽则集》五卷

《类表》五十卷亦名《表启集》。

柳宗直《西汉文类》四十卷

柳玄《同题集》十卷

窦常《南薰集》三卷

殷璠《丹杨集》一卷

又《河岳英灵集》二卷

王起《文场秀句》一卷

姚合《极玄集》一卷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卷

李戡《唐诗》三卷

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校书郎。

刘餗《乐府古题解》一卷

《李氏花萼集》二十卷李乂、尚一、尚贞。

《韦氏兄弟集》二十卷韦会、弟弼。

《窦氏联珠集》五卷窦群、常、牟、痒、巩。

《集贤院壁记诗》二卷

《翰林歌词》一卷

《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

《断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唱和。

《元白继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

《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

《刘白唱和集》三卷刘禹锡、白居易。

《汝洛集》一卷裴度、刘禹锡唱和。

《洛中集》七卷

《彭阳唱和集》三卷令狐楚、刘禹锡。

《吴蜀集》一卷刘禹锡、李德裕唱和。

裴均《寿阳唱咏集》十卷

又《渚宫唱和集》二十卷

《岘山唱咏集》八卷

《荆潭唱和集》一卷

《盛山唱和集》一卷

《荆夔唱和集》一卷

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一卷

《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

《汉上题襟集》十卷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

袁皓集《道林寺诗》二卷

《松陵集》十卷皮日休、陆龟蒙唱和。

《廖氏家集》一卷廖光图，唐末人。

卢瑰《杼情集》二卷

孟启《本事诗》一卷

刘松《宜阳集》六卷松，字嵇美，袁州人。集其州天宝以后诗四百七十篇。

蔡省风《瑶池新咏》二卷集妇人诗。

僧灵彻《詶唱集》十卷大历至元和中名人。

吴兢《唐名臣奏》十卷

马亹《奏议集》三十卷

臧嘉猷《羽书》三卷处士。

沈常《总戎集》三十卷

唐禀《贞观新书》三十卷禀，袁州萍乡人。集贞观以前文章。

黄滔《泉水秀句集》三十卷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祐末。

周仁瞻《古今类聚策苑》十四卷

《五子策林》十卷集许南容而下五人策问。

《元和制策》三卷元稹、独孤郁、白居易。

李太华《掌记略》十五卷

《新掌记略》九卷

林逢《续掌记略》十卷

凡文史类四家，四部，十八卷。刘子玄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二十三部，一百七十九卷。

李充《翰林论》三卷

刘勰《文心雕龙》十卷

颜竣《诗例录》二卷

钟嵘《诗评》三卷

刘子玄《史通》二十卷

《柳氏释史》十卷柳璨。一作《史通析微》。

刘餗《史例》三卷

《沂公史例》十卷田弘正客撰。

裴杰《史汉异义》三卷河南人，开元十七年上，授临濮尉。

李嗣真《诗品》一卷

元兢《宋约诗格》一卷

王昌龄《诗格》二卷

昼公《诗式》五卷

《诗评》三卷僧皎然。

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

姚合《诗例》一卷

贾岛《诗格》一卷

炙毂子《诗格》一卷

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

李洞集《贾岛句图》一卷

张仲素《赋枢》三卷

范传正《赋诀》一卷

浩虚舟《赋门》一卷

倪宥《文章龟鉴》一卷

刘蘧《应求类》二卷

孙郃《文格》二卷

右总集类七十五家，九十九部，四千二百二十三卷。李淳风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八百一十三卷。总七十九家，一百七部。

表第一宰相上

表格略

表第二宰相中

表格略

表第三宰相下

表格略

表第四方镇一

表格略

表第五方镇二

表格略

表第六方镇三

表格略

表第七方镇四

表格略

表第八方镇五

表格略

表第九方镇六

表格略

表第十上宗室世系上

表格略

表第十下宗室世系下

表格略

表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上

表格略

表第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

表格略

表第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上

表格略

表第十二中宰相世系二中

表格略

表第十二下宰相世系二下

表格略

表第十三上宰相世系三上

表格略

表第十三下宰相世系三下

表格略

表第十四上宰相世系四上

表格略

表第十四下宰相世系四下

表格略

表第十五上宰相世系五十

敬氏出自妫姓。陈厉公子完适齐，谥曰葆仲，子孙以谥为氏。敬仲之后至秦有敬丕，丕生教，为河东太守　，子孙因官家焉。裔孙韶，汉末为扬州刺史，生昌，封猗氏侯。昌生归。

敬氏宰相一人。晖。

桓氏出自姜姓。齐桓公之后，以谥为氏。又云，出自子姓，宋桓公之后向魋，亦号桓氏。珠汉有太子少傅桓荣，世居谯国龙亢。荣八世孙彝，晋宣城内。五子：云、温、豁、秘、冲。

冲，荆州刺史、丰城公，生嗣谦、修。修，晋护军将军、长社侯，过江居丹杨。生尹，尹生崇之，崇之七世孙法嗣。桓氏宰相一人。彦范。

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祝，后为齐所并，其封域至齐之间祝阿、祝丘是也。珠汉有司徒恬，孙羲生广，广为始平太守，子孙留守焉。生魏太中大夫仍，仍生谌，晋骠骑府司马。谌生偃，散骑常侍，以平关中兵寇，封始平县伯。生瑜，瑜生熙，熙生宝，三世袭封。二子：老、归。老，后魏辅国将军、中外都督。二子：猷、俟。

纪氏出自姜姓。炎帝之后封于纪，侯爵，为齐所灭，因以因为氏。隋有司农少卿和整，世居天水上邽，生士腾。

纪氏宰相一人。处讷。

郑氏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是为桓公，其地华州郑县是也。生武公，与晋文侯侠辅平王，东迁于洛，徙溱、洧之间，谓之新郑，其地河南新郑是也。十三世孙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氏。幽公生公子鲁，鲁六世孙荣，号郑君，生当时，汉大司农，居荥阳开封。生韬，韬生江都守仲，仲生房，记生赵相季，季生议郎奇。奇生稚，汉末自陈居河南开封，晋置荥阳郡，遂为郡人。稚生御

史中丞宾，宾生兴，子赣，莲勺令。兴生众，字仲师，大司农。众生城门校尉安世，安世生骑都尉綝，綝生上计掾熙，熙二子：泰、浑。浑，魏少府大匠。浑生崇，晋荆州刺史。崇生遹，遹生随，扶风太守。随生赵侍中略，略六子：翳、豁、渊、静、悦、楚。豁字明，燕太子少傅，济南公，生温。温四子：涛、晔、简、恬。涛居陇西。晔，后魏建威将军、南阳公，为北祖。简为南祖。恬为中祖。晔生中书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胤伯、叔夜、洞林、归藏、连山、幼麟，因号“七房郑氏”。大房白麟后绝，第三房叔夜后无闻。

郑氏定著二房：一曰北祖，二曰南祖。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覃、朗、余庆、从谠、从昌；南祖有絪；荥阳郑氏有畋；沧州郑氏有愔。

钟氏出自子姓，与宗氏皆晋伯宗之从也。伯宗子州犁仕楚，食采于钟离，因以为姓。楚汉时有钟离眛，为项羽将，有二子：长曰发，居九江，仍故姓；次曰接，居颍川长社，为钟氏。汉有西曹掾皓，字秀明，二子：边、敷。迪，郡主簿，生繇、演。繇字元常，魏太傅、定陵侯。生毓、会。毓字稚叔，侍中、廷尉。生骏，骏字伯道，晋黄门侍郎。生晔，字叔光，公府掾。生雅，字彦胄，过江仕晋，侍中。生诞，字世长，中军参军。生靖，字道寂，颍川太守。生源，字循本，后魏永安太守。生挺，字法秀，襄城太守、颍川郡公。生蹈，字之义，南齐中军。二子：

屿、嵘。屿字秀望，梁永嘉县丞。生宠，字元辅，为临海令。避侯景之难，徙居南康赣县，生宝慎。宋氏出自子姓。殷王帝乙长子启，周武王封之于宋，三十六世至君偃，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楚有上将军义，义生昌，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孙晃，晃三子：恭、畿、洽，徙广平利人。

源氏出自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僝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位太尉、陇西宣王。生侍中冯翊惠公怀，怀二子：子邕、子恭。子恭字灵顺，中书监、临汝文献公，周、隋之际，居邻郡安阳。生彪，字文宗，隋莒州刺史、临颍县公，生师民。

牛氏出自子姓。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汉有牛邯，为护羌校尉。因居陇西，后徙安定，再徙鹑觚。

苗氏出自{艹干}姓。楚若敖生斗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诛。其子贲皇奔晋，晋侯与之苗邑，因以为氏，其地河内轵县南有苗亭，即其地也。上党长子县有苗袭夔。

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遍掌四岳，为诸侯伯，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至周穆王，吕侯入为司寇，宣王世改“吕”为“甫”，春秋时为强国所并，其地后为蔡平侯所居。吕侯枝庶子孙，当商、周之际，或为庶人。吕尚字子牙，号太公望，封于齐。十九世孙康公贷为田和所篡，迁于海滨。康公七世孙礼，秦昭襄王十九年自齐奔秦，辚柱国、少宰、北平侯。二子：伯昌、仲景。伯昌生青，以令尹从汉高祖，封阳信侯，谥曰胡。唐有隋州刺史仁宗，即其后也。康公未失国昌，吕氏子孙先已散居韩、魏、齐、鲁之间，其后又徙东平寿张。魏有徐州刺史万年亭侯虔，字子路，孙行钧，其后世居河东。

以上表略

表第十五下宰相世系五下

常氏出自姬姓。卫康叔支孙食采常邑，因以为氏。唐有新丰常氏。

常氏宰相一人。衮。

乔氏出自姬姓，本桥氏也。汉太尉六世孙勤，后魏平原内史，从孝武入关，居同州，生朗，朗生达，后周文帝命桥氏去“木”，义取高远也。世居太原。

关氏出自商大夫关龙逄之后。蜀前将军汉寿亭侯羽，生侍中兴，其后世居信都。裔孙播，相德宗。浑氏出自匈奴浑邪王，随拓拔氏徙河南，因以为氏。自迥贵至瑊，世袭皋兰州都督。

齐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吕尚后封于齐，因以为氏。汉有平敬侯齐受，传封四世，居高阳。晋有邑侯齐琰。

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国为氏。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字季他，亦号贾季。汉有长沙王太傅谊，生璠，尚书中兵郎。生二子：嘉、恽。嘉，宜春太守，生夐，游击将军。五子：

洪、润、汭、湘、注。汭，轻骑将军，生晔，下邳太守。二子：冰、渊。渊，辽东太守。三子：纳、邠、丕。丕生沂，秘书监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武威太守，生衍，兖州刺史。生龚，轻骑将军，徙居武威。二子“彩、诩。诩，魏太尉、肃侯，生玑，驸马都尉、关内侯，又徙长乐。二子：通、延。通，侍中、车骑大将军。三子：仲安、仲谋、仲达。仲达，颍川太守。生疋，字彦度，轻车将军、雍州刺史、酒泉郡公。二子：乂、康。康，秘书监。二子：锴、钧。钧生弼，散骑侍郎。二子：躬之、匪之。躬之，宋太宰参军。四子：希镜、希远、希逸、希叟。希镜，南齐外兵郎，生梲，义兴郡太守。生执，梁太府卿。二子：暹、肇。肇二子：寰、宏。宏悫、宪。宪避葛荣之难，避地浮阳。

权氏了同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孙封于权，其地南郡当阳县权城是也。楚武王灭权，迁于那处，其孙因以为氏。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汉有左辅都尉忠，十四世孙翼，字子良，前秦右仆射、安丘敬公。生宣吉、宣褒。宣褒，后秦黄门侍郎，六世孙荣。

皇甫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来，来生南雍，以王父字为氏。六世孙之孟之，孟之生遇，避地奔鲁。裔孙鸾，汉兴，自鲁徙谌陵，改“父”为“甫”。裔孙晋广魏太守固，生柴，徙襄阳，后又徙寿春，裔孙珍义。

程氏出自风姓。颛顼生称，称生老童。老童二子：重、黎。重为火正，司地，其后世为掌天地之官。裔孙封于程，是谓程伯，雒阳有上程聚，即其地也。至周宣王时，程伯休父失其官守，以诸侯入为王司马，又有司马氏。程氏世居长安。

令狐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毕公高裔孙毕万，为晋大夫，生芒季。芒季生武子魏犨。犨生颗，以获秦将杜回功。别封令狐，生文子颉，因以为氏，世居太原。秦有太大势所趋守五马亭侯范，十四世孙建威将军迈，与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称，皆奔敦煌。伯友入龟兹，文公入疏勒，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榖。称六子：扶、坚、由、羡、瑾、猛。由字仲平，后汉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涣、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辉、洽、延、溥。溥子文悟，苍梧太守。三子：璜、睿、瑒。溥五世孙晋谏议大夫馨，馨孙亚，字就胤，前凉西海太守、安人亭侯。二子：□垩、绥。亚孙敏，字永昌，前凉鸣沙令。四子：达、忠、袭、越。敏五世孙虬，字惠献，后魏燉煌郡太守、鹳阴县子。四子：元保、整、庆保、休。整，周御正中大夫彭阳襄公，赐姓宇文氏，生熙。

段氏出自姬姓。郑武公子共叔段，其孙以王父字为氏。汉有北地都尉卬，世居武威。元氏邮自拓拔氏。黄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为鲜卑君长。平文皇帝郁律二子：什翼犍、乌孤。什翼犍，昭成皇帝也，始号代王，至道武皇帝改号魏，至孝文帝更为元氏。

什翼造七子：一曰寔君，二曰翰，三曰阏婆，四曰寿鸠，五曰纥根，六曰力真，七曰窟咄，寔君生道武皇帝珪，珪生明元皇帝嗣，嗣生太武皇帝焘，焘生景穆皇帝晃。景穆诸子唯濬、新成、子推、天锡、云、祯、胡儿、休八房子孙闻于唐。濬，文成皇帝也。文成诸子唯弘、长乐二房子孙闻于唐。弘，献文皇帝也。献文诸子唯宏、干、羽、勰四房子孙闻于唐。宏，孝文帝也。七子：恂、恪、怀、愉、怿、悦。恪，宣武皇帝也。怀，广秤文穆王，生广平文懿王悌，悌生侍中、骠骑大将军、广平王赞，赞生谦。

路氏出自姬姓。帝挚子玄元，尧封于中路，历虞、夏称侯，子孙以国为氏。汉符离侯博德始居平阳。裔孙嘉，字君宾，晋安东太守。孙藻，藻二子纂、建。

舒氏出自偃姓。皋陶之后封于蓼，字丰蓼县节其地也。春秋鲁文公五年，为楚所灭，其后更复为楚属国，亦名曰舒，又曰群舒，又曰舒蓼，又曰舒庸，又曰舒鸠，一国而有五名。春秋鲁襄二十五年，楚又灭之，子孙以国为氏，世居庐江。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伯奚媵伯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为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乞丙，其后以为氏。裔孙武安君起，赐死杜邮，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于态度原，故子孙世为太原人。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

夏侯氏出自姒姓。夏禹裔孙东楼公封为杞侯，至简公为楚所灭，弟他奔鲁，鲁悼公以其夏禹之后，给以采地为侯，因以为氏焉。后去鲁之沛，分沛为谯，遂为郡人。唐有驾部郎中审封。

蒋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其地光州仙居县是也，宋改为乐安，蒋为强国所灭，子孙因以为氏。汉有蒋诩，十世孙休，自乐安徙议兴阳羡县。十一世孙元逊，陈左卫将军。其族有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瑰，生将明。

曹姓出自颛顼。五世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姓，至曹挟，封之于

邾，为楚所灭，复为曹姓。唐有河南曹氏。

徐氏出自嬴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其地下邳僮县是也。至偃王三十二世为周所灭，复封其子宗为徐子。宗十一世孙章禹，为吴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章禹十三世孙诜，为秦庄襄王相。生仲，仲字景伯。生延，字方远。延生由，安智卿。由生该，字昌言。该生光，字子晖，汉下邳太守。光生大司农静，字君安。静生益州刺史万秋，字兰卿。万秋生左曹给事充，字彦通。充生谏议大夫安仁。二子：丰、霸。丰为北祖，霸为南祖。

北祖上房徐氏：丰字仲都，司空掾。生明，明字玄通，侍中。生迁，字少卿，侍中。生宣，宣字休璥。二子琳、瑞。瑞字元珪，下邳太守。二子、谟、师俭。师俭字世节，京兆尹。二子：述、超。超字彦孙，魏散骑常侍。二子：崇、统。统字耀卿，晋江阳太守。三子：瑰、玑、台。台字叔衡，丹阳令。三子：祎、祑、褚。褚字万秋，太子洗马。二子：宁、恭。宁字安期，吏部侍郎。五子、丰之、实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字兴民，秘书监。三子、尚之、羡之、钦之。钦之字真宇，宋丞相、东莞公。三子、达之、佩之、迈之。逵之字幼道，中书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字孝源，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恒之、聿之。恒之字景方，工部郎中，袭侯。二子：孝规、孝嗣。孝嗣字始昌，齐太尉、文忠公。六子：况、ρ、碏、会、嘉、绲。

凡平北祖上房徐氏：诜次子矩，矩字弘深，生邕。邕字文和，生廉。廉字元平。生则。则字元度，生尚。尚字光汉，大司农，生费。费字子文，金威将军、东莞侯，生升。升字玄明，司空掾，袭东莞侯，生珪。珪字少玉，姑熟令，生钦。钦字思祖，大中大夫，生长卿。长卿字德师。二子：万、佥。万字士谐，平原太守，生续。续字承先，城门校尉。二子：宠、惠。惠字士安，司空掾，生胄。胄字彦光，本郡主簿功曹。二子：允、训。允字仲和，生鄙。鄙字子顽。二子：访、隆。访字公谋，魏镇北将军。二子畅字彦春，晋陇西内史。四子：沇、胤、敷、兰。兰字石侯，侍御史，生澹，澹字洛川，长寿令，生干。干字文祚，给事中，生道娱。道娱字道福，员外郎，生道祖。道祖字弘业，宋车骑行将军，生玄英。玄英字智仁，奉朝请。生景初，尚书正员外郎。二子：弘师、弘道，世居曹州离狐，隋末徙滑州卫南。至世勣，预属籍为李氏，武后世复旧。

子子贞，博士。跺二子：武、安国。武生延年，大将军、太傅、延年生霸，字次孺，给事中、高密相、褒成烈君。四子：福、振、喜、

光。福，关内侯。生房，房生均，字长平，尚书郎。生大司马元成侯志，志生损。自均皆世袭褒成侯，及损，徙封褒亭侯。生曜，曜生完，无子，以弟子魏奉议郎羡为嗣。羡生晋太常卿、黄门侍郎震，震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抚，抚生从事中郎懿。自羡以下袭奉圣侯。生宋崇圣侯鲜，鲜生后魏崇圣大夫乘，乘生秘书郎灵珍，灵珍生文泰。自灵珍以下袭崇圣侯。文泰生渠。

李氏三公七人，三师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武威李氏有抱玉；高丽李氏有正已。又柳城李氏有宝臣；鸡田李氏有光颜；范阳李氏有载义；代北李氏有克用。安东王氏，本阿布思之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曰五哥之，左武卫将军，生末怛活。田氏出自妫姓。陈厉公子完，字敬仲，仕齐，初有采地，国号田氏。又云，“陈”“田”声相近也。至田和篡齐为诸侯，九世至王建，为秦所灭。汉兴，诸田徙阳陵，后徙北平。魏议郎田畴，字子泰。二十二世孙璟。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再入五十七人：长孙无忌、杨师道、李勣、褚遂良、李义府、刘仁轨、骞味道、狄仁杰、姚□、李元素、娄师德、陆元方、苏味道、杨再思、杜景佺、宗楚客、魏元忠、张锡、唐休璟、韦嗣立、萝瑰、萧至忠、岑羲、宋璟、郭元振、窦怀贞、源乾曜、苗晋卿、李岘、杜鸿渐、李勉、郑余庆、武元衡、李吉甫、张弘靖、李逢吉、王涯、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崔铉、杜悰、白敏中、刘瞻、卢携、郑从谠、裴澈、萧迈、韦昭度、孔纬、徐彦若、李溪、王搏、崔远、裴枢。三入十二人：武承嗣、武攸宁、豆卢钦望、武三思、李峤、李怀远、崔湜、刘幽求、张说、张延赏、王鐸、郑畋。四入三人、韦巨源、姚元之、韦安石。五入三人：萧瑀、裴度、崔胤。三公三师七十一人：宗室亲王二十人：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荆王元景、吴王恪、徐王元礼、韩王元嘉、霍王元轨、舒王元名、相王旦、宋王宪、申王捻、邠王守礼、忠王浚、薛王业、庆王琮、广平郡王俶、福王绾、抚王纮、荣王亻责、建王震。以宰相及前宰相迁者二十七人：裴寂、房玄龄、长孙无忌、李勣、武三思、杨国忠、杜佑、裴度、王涯、李德裕、李讠襄夷、杜亻宗、白敏中、令狐綯、夏侯孜、韦保衡、王鐸、郑畋、郑从谠、萧迈、韦昭度、孔纬、杜讠襄能、徐彦若、胤、王搏、柳璨。以军功进者二十人：李光弼、郭子仪、王思礼、仆固怀恩、李抱玉、田承嗣、李正已、硃泚、李宝臣、侯希逸、马燧、李晟、李光颜、乌重胤、王智兴、李载义、李克用、王建、韩建、硃全忠。以恩泽进者四人：武攸暨、李辅国、于頔、韩弘。皆通见《宰相世系》。别著田氏、乌氏二族。希逸，亡其世系。辅国，中官也；怀恩，判臣也；硃

泚、王建、韩建、硃全忠，唐之盗也，皆削而不著。

以上表略

列传第一后妃上

太穆窦皇后文德长孙皇后徐贤妃王皇后则天武皇后和思赵皇后韦皇后上官昭容肃明刘皇后昭成窦皇后王皇后贞顺武皇后元献杨皇后杨贵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馀六尚，分典乘舆服御，皆有员次。后世改复不常。开元时，以后下复有四妃非是，乃置惠、丽、华三妃，六仪，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宫、尚仪、尚服各二，参合前号，大抵踵《周官》相损益云，然则尚矣。

礼本夫妇，《诗》始后妃，治乱因之，兴亡系焉。盛德之君，帷薄严奥，里谒不忤于朝，外言不内诸阃，《关雎》之风行，彤史之化修，故淑范懿行，更为内助。若夫艳嬖之兴，常在中主。第裯既交，则情与爱迁；颜辞媚熟，则事为私夺。乘易昏之明，牵不断之柔，险言似忠，故受而不诘，丑行已效，反狃而为好。左右附之，愉壬惎之，狡谋钳其悟先，哀誓楗于宠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觉，此武、韦所以遂篡弑而丧王室也。至于杨氏未死，玄乱厥谋；张后制中，肃几敛衽。吁，可叹哉！中叶以降，时多故矣，外有攻讨之勤，内寡嫌溺之私，群阉朋进，外戚势分，后妃无大善恶，取充职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顺圣皇后窦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入隋为定州总管、神武公。

后生，发垂过颈，三岁与身等。读《女诫》、《列女》等传，一过辄不忘。武帝爱之，养宫中，异它甥。时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密谏曰："吾国未靖，虏且强，愿抑情抚接，以取合从，则江南、关东不吾梗。"武帝嘉纳。及崩，哀毁同所生。闻隋高祖受禅，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谓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识不凡，何可妄与人？"因画二孔雀屏间，请昏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於帝。

始，元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严，诸姒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独怡谨尽孝，或淹月不释衣履。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善

书，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

帝在炀帝时，多畜善马，后见曰：“上性乐此，盍以献？徒留之速罪，无益也。”不听，顷里坐谴。帝后见隋政乱，多妄诛殛，乃为自安计，数奏鹰犬异驹，炀帝果喜，擢位将军。因泣谓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诏即所葬园为寿安陵，谥曰穆。及祔献陵，尊为太穆皇后。

始，太宗生，有二龙之符，后於诸子中爱视最笃。后即位，过庆善宫，览观梗欷，顾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违，育我之德不可报。”因号恸，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寝。它日幸九成宫，梦后若平生，既悟，潸然不自胜。明日，诏有司大发仓赈贫瘠，以为后报焉。上元中，益谥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其先魏拓拔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高祖稚，大丞相、冯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将军。父晟，字季，涉书史，趫〗鸷晓兵，仕隋为右骁卫将军。

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晟兄炽，为周通道馆学士。尝闻太穆劝抚突厥女，心志之。每语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故晟以女太宗。后归宁，舅高士廉妾见大马二丈立后舍外，惧，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顺承天，载物无疆；马，地类也；之《泰》，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以辅相天地之宜。繇协《归妹》，妇人事也。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时隐太子衅阋已构，后内尽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寻为皇太子妃，俄为皇后。

性约素，服御取给则止。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下嫔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视如所生；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乘间曰：“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於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帝不听，自用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密谕令牢让，帝不获已，乃听，后喜见颜间。异母兄安业无行，父丧，逐后、无忌还外家。后贵，未尝以为言。擢位将军。后与李孝常等谋反，将诛，后叩头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今论如法，人必谓妾释憾於兄，无乃为帝累乎！”遂得减流越嶲。太子承乾乳媪请增东宫什

器，后曰：“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

从幸九成宫，方属疾，会柴绍等急变闻，帝甲而起，后舆疾以从，宫司谏止，后曰：“上震惊，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请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龄，玄龄以闻，帝嗟美。而群臣请遂赦，帝既许，后固争止。及大渐，与帝决，时玄龄小谴就第，后曰：“玄龄久事陛下，预奇计秘谋，非大故，愿勿置也。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无起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又请帝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死无恨。崩，年三十六。

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常诫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及崩，宫司以闻，帝为之恸，示近臣曰：“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谥文德圣皇后。

太宗贤妃徐惠，湖州长城人。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於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贞观末，数调兵讨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劳怨。惠上疏极谏，且言：“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又言：“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又言：“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於业泰，体逸於时安。”其剀切精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优赐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复为诗、连珠以见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惠之弟齐聃，齐聃子坚，皆以学闻，女弟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

高宗废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书左仆射思政之孙。从祖母同安长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为晋王妃。王居东宫，妃亦进册，擢父仁祐陈州刺史。帝即位，立为皇后。仁祐以特进封魏国公；母柳，本国夫人。仁祐卒，赠司空。

初，萧良娣有宠，而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人召为昭仪，俄与后、良娣争宠，更相毁短。而昭仪诡险，即诬后与母挟媚道蛊上，帝信之，解魏国夫人门籍，罢后舅柳奭中书令。李义府等阴佐昭仪，以偏言怒帝，遂下诏废后、良娣皆为庶人，囚宫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岭南。许敬宗又奏："仁祐无他功，以宫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谋乱宗社，罪宜夷宗，仁祐应斫棺，陛下不穷其诛，家止流窜，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孙。"有诏尽夺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为武后所杀，改后姓为"蟒"，良娣为"枭"。

初，帝念后，间行至囚所，见门禁锢严，进饮食窦中，恻然伤之，呼曰："皇后、良娣无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辞曰："妾等以罪弃为婢，安得尊称耶？"流泪呜咽。又曰："陛下幸念畴日，使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处置。"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武后频见二人被发沥血为厉，恶之，以巫祝解谢，即徙蓬莱宫，厉复见，故多驻东都。中宗即位，皆复其姓。

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见《外戚传》。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彠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后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故进为昭仪。一旦顾幸在萧后，寝与后不协。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见内人尚宫无浮礼，故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由是后及妃所为必得，得辄以闻，然未有以中也。昭仪生女，后就

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久之，欲进号"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言："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昭仪乃诬后与母厌胜，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遂废之。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及济濒死固争，帝犹豫；而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诏李勣、于志宁奉玺绶进昭仪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长朝后肃义门，内外命妇入谒。朝皇后自此始。

后见宗庙，再赠士彠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母杨，再封代国夫人，家食魏千户。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讠臬。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宠煽赫然。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故扳公议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蛊祝，宦人王伏胜发之，帝怒，因是召西台侍郎上官仪，仪指言后专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与帝意合，乃趣使草诏废之。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犹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仪教我！"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妇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氐千馀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

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伯嫁贺兰越石，蚤寡，封韩国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杨以后故，宠日盛，徙封荣国。始，兄子惟良、怀运与元庆等遇杨及后礼薄，后衔不置。及是，元庆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监，惟良司卫少卿，怀运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谓惟良曰："若等记畴日事乎？今谓何？"对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缘戚属进，忧而不荣也。"夫人怒，讽后伪为退让，请惟良等外迁，无示天下私。繇是，惟良为始州刺史；元庆，龙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庆至州，忧死。韩国出入禁中，一女国姝，帝皆宠之。韩国卒，女封魏国夫人，欲以备嫔职，难於后，未决。后内忌甚，会封泰山，惟良、怀运以岳牧来集，从还京师，后毒杀魏国，归罪惟良等，尽杀之，氐曰"蝮"，以韩国子敏之奉士

〓祀。初，魏国卒，敏之入吊，帝为恸，敏之哭不对。后曰："儿疑我！"恶之。俄贬死。杨氏徙酇、卫二国，咸亨元年卒，追封鲁国，谥忠烈，诏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亲与外命妇赴吊，以王礼葬咸阳，给班剑、葆杖、鼓吹。时天下旱，后伪表求避位，不许。俄又赠士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鲁国忠烈夫人为妃。

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

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帝将下诏逊位於后，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后欲外示宽裕，劫人心使归已，即奏言："今群臣纳半俸、百姓计口钱以赡边兵，恐四方妄商虚实，请一罢之。"诏可。

仪凤三年，群臣、蕃夷长朝后于光顺门。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庙。帝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邪？"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可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毕，后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身负缯宝以赐。

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号册。越三日，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追赠五世祖后魏散骑常侍克己为鲁国公，妣裴即其国为夫人；高祖齐殷州司马居常为太尉、北平郡王，妣刘为王妃；曾祖永昌王谘议参军、赠齐州刺史俭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为王妃；祖隋东郡丞、赠并州刺史、大都督华为太尉、太原郡王，妣赵为王妃。皆置园邑，户五十。考为太师、魏王，加实户满五千，妣为王妃，王园邑守户百。时睿宗虽立，实囚之，而诸武擅命。又谥鲁国公曰靖，裴为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肃，金城郡王曰义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从夫谥。太后遣册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庙室。

於是柳州司马李敬业、括苍令唐之奇、临海丞骆宾王疾太后胁逐天

子，不胜愤，乃募兵杀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据州欲迎庐陵王，众至十万。楚州司马李崇福连和。盱眙人刘行举婴城不肯从，敬业攻之，不克。太后拜行举游击将军，擢其弟行实楚州刺史。敬业南度江取润州，杀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贞拒战死。太后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三十万讨之，战于高邮，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为唐之奇所杀。又以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并力。敬业兴三月败，传首东都，三州平。

始，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中书令裴炎沮止，及敬业之兴，下炎狱，杀之，并杀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让曰："朕於天下无负，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托，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久之，下诏阳若复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请临朝，制可。乃冶铜匦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谶步秘策。诏中书门下一官典领。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

新丰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为美祥，赦其县，更名庆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赘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山变为灾，非庆也。"太后怒，投岭外。

诏毁乾元殿为明堂，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怀义，鄠人，本冯氏，名小宝，伟岸淫毒，佯狂洛阳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宝可入侍。"后召与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绍父事之。给厩马，中官为驺侍，虽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谨。至是护作，士数万，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

引。又度明堂后为天堂，鸿丽岩奥次之。堂成，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始作崇先庙于西京，享武氏。承嗣伪款洛水石，导使为帝，遣雍人唐同泰献之，后号为“宝图”，擢同泰游击将军。於是氾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谢况，自号圣母神皇，作神皇玺，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号洛水曰永昌水，图所曰圣图泉，勒石洛坛左曰“天授圣图之表”，改氾水曰广武。时柄去王室，大臣重将皆挠不得逞，宗室孤外无寄足地。於是，韩王元嘉等谋举兵唱天下，迎还中宗。琅邪王冲、越王贞先发，诸王仓卒无应者，遂败。元嘉与鲁王灵夔等皆自杀，馀悉坐诛，诸王牵连死灭殆尽，子孙虽婴褓亦投岭南。太后身拜洛受图，天子率太子、群臣、蛮夷以次列，大陈珍禽、奇兽、贡物、卤簿坛下，礼成去。

永昌元年，享万象神宫，改服衮冕，裯大圭，执镇圭，睿宗亚献，太子终献。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从，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护从配。班九条，训百官。遂大飨群臣。号士护周忠孝太皇，杨忠孝太后。以文水墓为章德陵，咸阳墓为明义陵。太原安成王为周安成王，金城郡王为魏义康王，北平郡王为赵肃恭王，鲁国公为太原靖王。

载初中，又享万象神宫，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从配。作曌、ь、〓、щ、囝、○、ъ、ы、〓、ш、ч、ю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诏书为制书。以周、汉为二王后，虞、夏、殷后为三恪，除唐属籍。拜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令与群浮屠作《大云经》，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书李思文诡言：“《周书·武成》为篇，辞有‘垂拱天下治’，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鲠臣将相骈颈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奁具坐重帏，而国命移矣。

御史傅游艺率关内父老请革命，改帝氏为武。又胁群臣固请，妄言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请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旗帜尚赤，以皇帝为皇嗣。立武氏七庙於神都。尊周文王为文皇帝，号始祖，妣姒曰文定皇后；武王为康皇帝，号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成皇帝，号严祖，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章敬皇帝，号肃祖，妣曰章敬皇后；魏义康王为昭安皇帝，号烈祖，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为文穆皇帝，号显祖，妣曰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为孝明高皇帝，号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罢唐庙为享德庙，四时祠高祖以下三室，馀废不享。至

日，祀上帝万象神宫，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从祀。尽王诸武。诏并州文水县为武兴，比汉丰、沛，百姓世给复。以始祖冢为德陵，睿祖为乔陵，严祖为节陵，肃祖为简陵，烈祖为靖陵，显祖为永陵，章德陵为昊陵，明义陵为顺陵。

太皇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齿生，下诏改元为长寿。明年，享神宫，自制大乐，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为亚献，三思为终献。帝之为皇嗣，公卿往往见之，会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潜谒帝，皆腰斩都市，自是公卿不复上谒。

有上封事言岭南流人谋反者，太后遣摄右台监察御史万国俊就按，得实即论决。国俊至广州，尽召流人，矫诏赐自尽，皆号哭不服，国俊驱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馀人。乃诬奏流人怨望，请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卫翊府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分往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讯鞫，而擢国俊左台侍御史。光业等亦希功於上，惟恐杀人之少。光业杀者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馀亦不减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冤，诏六道使所杀者还其家。国俊等亦相踵而死，皆见有物为厉云。

太后又自加号金轮圣神皇帝，置七宝於廷：曰金轮宝，曰白象宝，曰女宝，曰马宝，曰珠宝，曰主兵臣宝，曰主藏臣宝，率大朝会则陈之。又尊其显祖为立极文穆皇帝，太祖为无上孝明皇帝。延载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诸酋及耆老请作天枢，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制可。使纳言姚□护作。乃大裒铜铁合冶之，署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置端门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石鏡怪兽环之。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乃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

薛怀义宠稍衰，而御医沈南璆进，怀义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发。怀义愈很恣怏怏。乃密诏太平公主择健妇缚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宁、将作大匠宗晋卿率壮士击杀之，以畚车载尸还白马寺。怀义负幸昵，气盖一时，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冯思勖劾其奸，怀义怒，遇诸道，命左右欧之，几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总管，提十八将军兵击胡，宰相李昭德、苏味道至为之长史、司马。后厌入禁中，阴募力少年千人为浮屠，有逆谋。侍御史周矩

劾状请治验，太后曰：“第出，朕将使诣狱。”矩坐台，少选，怀义怒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辞，怀义即乘马去。矩以闻，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听穷劾。”矩悉投放丑裔。怀义构矩，俄免官。

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彠与唐高祖并配。太后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遂封嵩山，禅少室，册山之神为帝，配为后。封坛南有大槲，赦日置鸡其杪，赐号“金鸡树”。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后。改明堂为通天宫，铸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敛天下黄金作大仪钟，不克。久之，以崇先庙为崇尊庙，礼视太庙，旋复崇尊庙为太庙。

自怀义死，张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鹤府，有监，有丞及主簿、录事等，监三品，以易之为之。太后自见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还，复为皇太子，恐百岁后为唐宗室躏藉无死所，即引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为铁券使藏史馆。改昊陵署为攀龙台。久视初，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罢监为令，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易之复为令。

神龙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张柬之与崔玄□韦等建策，请中宗以兵入诛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将军李多祚等帅兵自玄武门入，斩二张於院左。太后闻变而起，桓彦范进请传位，太后返卧，不复语。中宗於是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帝率百官诣观风殿问起居，后率十日一诣宫，俄朝朔、望。废奉宸府官，选东都武氏庙於崇尊庙，更号崇恩，复唐宗庙。诸武王者咸降爵。是岁，后崩，年八十一。遗制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谥曰则天大圣后，祔乾陵。

会武三思蒸韦庶人，复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辄雨。三思訹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斋郎用五品子。博士杨孚言：“太庙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庙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庙之私，以臣准君则僭，以君准臣则惑。”乃止。及韦、武党诛，诏则天大圣皇后复号天后，废崇恩庙及陵。景云元年，号大圣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请复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圣帝，俄号圣后。太平诛，诏黜周孝明皇帝号，复为太原郡王，后为妃，罢昊、顺等陵。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则天皇后配高宗庙，主题天后圣帝，非是，请易题为则天皇后武氏。”制可。

中宗和思顺圣皇后赵氏，京兆长安人。祖绰，武德中，战有功，终右领军将军。父瑰，尚高祖常乐公主。

帝为英王，聘后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内侍省。环自定州刺史、驸马都尉贬括州，绝主朝谒，随瑰之官。妃既囚，扃键牢谨，日给饲料。卫者候其突烟数日不出，披户视之，死腐矣，瑰以寿州刺史与主预越王事，死。神龙元年，追谥妃曰恭皇后，赠瑰左卫大将军。中宗崩，葳陵事，韦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谥，以后祔定陵。

中宗庶人韦氏，京兆万年人。祖弘表，贞观中曹王府典军。

帝在东宫，后被选为妃。嗣圣初，立为皇后。俄与帝处房陵，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后止曰："祸福何常，早晚等死耳，无遽！"及帝复即位，后居中宫。

是时，上官昭容与政事，方敬晖等将尽诛诸武，武三思惧，乃因昭容入请，得幸於后，卒谋晖等诛之。初，帝幽废，与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至是与三思升御床博戏，帝从旁典筹，不为忤。三思讽群臣上后号为顺天皇后。乃亲谒宗庙，赠父玄贞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书共弃之。今复国未几，遽私后家，且先朝祸鉴未远，甚可惧也。如今皇后固辞，使天下知后宫谦让，不亦善乎？"不听。神龙三年，节愍太子举兵败。宗楚客率群臣请加号"翊圣"，诏可。禁中谬传有五色云起后衣笥，帝图以示诸朝，因大赦天下，赐百官母、妻封号。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动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为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丧得用鼓吹。数改制度，阴储人望。稍宠树亲属，封拜之。昭容与母及尚宫贺娄等多受金钱。封巫赵陇西夫人，出入禁中，势与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亲郊，引后亚献。明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服过市，彷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高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绵引入后廷。均、秦客蒸於后，尝丧免，不历旬辄起。

帝遇弑，议者祠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大惧，引所亲议计，乃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辅政，留守东都，诏将军赵承福、薛简以兵

五百卫谯王重福，与兄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列府兵五万分二营屯京师，然后发丧。太子即位，是为殇帝。皇太后临朝，温总内外兵，检护宫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领左右屯营、羽林、飞骑、万骑。京师大恐，传言且革命。播、璿入军中，鞭督万骑欲立威，士怨不为用。俄而临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门入羽林，杀璿、播、崇於寝，斧关叩太极殿，后遁入飞骑营，为乱兵所杀。斩延秀、安乐公主。分捕诸韦、诸武与其支党，悉诛之，枭后及安乐首东市。翌日，追贬为庶人，葬以一品礼。

上官昭容者，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廷芝，与仪死武后时。母郑，太常少卿休远之姊。

婉儿始生，与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帝即位，大被信任，进拜昭容，封郑沛国夫人。婉儿通武三思，故诏书推右武氏，抑唐家，节愍太子不平。及举兵，叩肃章门索婉儿，婉儿曰："我死，当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与后挟婉儿登玄武门避之。会太子败，乃免。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郑卒，谥节义夫人。婉儿请降秩行服，诏起为婕妤，俄还昭容。帝即婉儿居穿沼筑岩，穷饰胜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时，左右内职皆听出外，不何止。婉儿与近嬖至皆营外宅，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因以求剧职要官。与崔湜乱，遂引知政事。湜开商山道，未半，因帝遗制，虚列其功，加甄赏。韦后之败，斩阙下。

初，郑方妊，梦巨人畀大称曰："持此称量天下。"婉儿生逾月，母戏曰："称量者岂尔邪？"辄哑然应。后内秉机政，符其梦云。景云中，追复昭容，谥惠文。始，从母子王昱为拾遗，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虽乘衅，天下知必败，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灭族！"郑以责婉儿，不从。节愍诛三思，果索之，始忧惧。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婉儿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开元初，裒次其文章，诏张说题篇。

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祖德威，自有传。仪凤中，帝在藩，纳为孺人，俄为妃。生宁王、寿昌代国二公主。帝即位，为皇后。会帝降号皇嗣，复为妃。长寿二年，为户婢诬与窦德妃挟蛊道祝诅武后，并杀之宫中，葬秘莫知。景云元年，追谥肃明皇后。

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后婉淑，尤循礼则。帝为相王，纳为孺人；即位，进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与肃明同追谥，并招魂葬东都之南，肃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别庙曰仪坤以享云。帝崩，追称皇太后，与肃明祔桥陵。后以子贵，故先祔睿宗室。肃明以开元二十年乃得祔庙。

初，太常加谥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圣真’冠谥，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单言配之，应曰‘圣昭’若‘睿成’；以复言配之，应曰‘大圣昭成’、‘圣真昭成’。”又引太穆皇后始谥穆，及高祖崩，合帝谥曰太穆，追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谥文德，及太宗崩，合谥文德圣皇后。又援范晔著汉光烈等为比。太常谓：“晔以帝号标后谥，是史家记事体，妇人非必与夫同也。入庙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文母’，生号也；‘文王’，既没谥也。周公岂以夫从妇乎？汉法不可以为据。”制曰“可”。天宝八载制诏，自太穆而下六皇后，并增上“顺圣”二谥云。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孙。帝为临淄王，聘为妃。将清内难，预大计。先天元年，立为皇后。久无子，而武妃稍有宠，后不平，显诋之。然抚下素有恩，终无肯谮短者。帝密欲废后，以语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惧，为求厌胜，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雳木刻天地文及帝讳合佩之，曰：“后有子，与则天比。”开元十二年，事觅，帝自临劾有状，乃制诏有司：“皇后天命不祐，华而不实，有无将之心，不可以承宗庙、母仪天下，其废为庶人。”赐守一死。

始，后以爱弛，不自安。承间泣曰：“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帝悯然动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废。当时王諲作《翠羽帐赋》讽帝。未几卒，以一品礼葬。后宫思慕之，帝亦悔。宝应元年，追复后号。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宫。帝即位，寝得幸。时王皇后废，故进册惠妃，其礼秩比皇后。

初，帝在潞，赵丽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开元初，父兄皆美

官。及妃进，丽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谥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仪生鄂王，刘才人生光王，皆籓邸之旧，后爱薄，而妃乃专宠。封所生母杨郑国夫人，弟忠国子祭酒，信秘书监。将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礼上疏曰："《礼》，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复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妃再从叔三思也，从父延秀也，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夫恶木垂廕，志士不息；盗泉飞溢，廉夫不饮。匹夫匹妇尚相择，况天子乎？愿慎选华族，称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葵丘曰：'无以妾为妻。'此圣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则窥竞之心息矣。今人间咸言右丞相张说欲取立后功图复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俪宸极，则储位将不安。古人所以谏其渐者，有以也！"遂不果立。

妃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寿王，帝命宁王养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华二公主。后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会妃薨，年四十馀，赠皇后及谥，葬敬陵。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华州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中，以武后母党，追封士达为郑王，父知庆太尉。

帝在东宫，后以景云初入宫为良媛。时太平公主忌帝，而宫中左右持两端，纤悉必闻。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语侍读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说挟剂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梦若有介而戈者环鼎三，而三煮尽覆。以告说，说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为肃宗。

帝即位，为贵嫔。其姊，节愍太子妃也。初，肃宗生，卜云："不宜养。"乃命王皇后举之。后无子，抚肃宗如所生。后又生宁亲公主，乃薨。说以旧恩，故子□自得尚宁亲。肃宗即位，至德二载，太上皇自蜀诰有司"其议尊称"，遂上册谥。宝应末，祔泰陵。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宫中号"娘子"，仪体与皇后等。

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銛鸿胪卿，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

钊亦浸显。钊，国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与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驸马都尉独孤明失官。

它日，妃以谴还锸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验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帐、司农酒饩百馀车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赐。力士知帝旨，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妃见帝，伏地谢，帝释然，抚尉良渥。明日，诸姨上食，乐作，帝骤赐左右不可赀。由是愈见宠，赐诸姨钱岁百万为脂粉费。锸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锸、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拟宪宫禁，率一堂费缗千万。见它第有胜者，辄坏复造，务以环侈相夸诩，土木工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贡献分赐之，使者相衔於道，五家如一。

妃每从游幸，乘马则力士授辔策。凡充锦绣官及冶□彖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须索，奇服秘玩，变化若神。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於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天宝九载，妃复得谴还外第，国忠谋於吉温。温因见帝曰：“妇人过忤当死，然何惜宫中一席广为鈇钅质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动，辍食，诏中人张韬光赐之。妃因韬光谢帝曰：“妾有罪当万诛，然肤发外皆上所赐，今且死，无以报。”引刀断一缭发奏之，曰：“以此留诀。”帝见骇惋，遽召入，礼遇如初。因又幸秦国及国忠第，赐两家钜万。

国忠既遥领剑南，每十月，帝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绣，国忠导以剑南旗节。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於道，香闻数十里。十载正月望夜，妃家与广宁主僮骑争阛门，鞭挺讠藿竞，主堕马，仅得去。主见帝泣，乃诏杀杨氏奴，贬驸马都尉程昌裔官。国忠之辅政，其息昢尚万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鉴尚承荣郡主。又诏为玄琰立家庙，帝自书其碑。锸、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而虢国素与国忠乱，颇为人知，不耻也。每入谒，并驱道中，从监、侍姆百馀骑，炬蜜如尽，靓妆盈里，不施帏障，时人谓为“雄狐”。诸王子孙凡婚聘，必先因韩、虢以请，辄皆遂，至数百千金以谢。

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於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塊请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

帝至自蜀，道过其所，使祭之，且诏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士以国忠负上速乱，为天下杀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椁它葬焉。启瘗，故香囊犹在，中人以献，帝视之，凄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别殿，朝夕往，必为鲠欷。

马嵬之难，虢国与国忠妻裴柔等奔陈仓，县令率吏追之，意以为贼，弃马走林。虢国先杀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杀之，乃自刭，不殊，吏载置於狱，问曰："国家乎？贼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瘗陈仓东郭外。

赞曰：或称武、韦乱唐同一辙，武持久，韦亟灭，何哉？议者谓否。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然二后遗后王戒，顾不厚哉！

列传第二后妃下

张皇后章敬吴太后贞懿独孤皇后睿真沈太后昭德王皇后　韦贤妃庄宪王皇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郑太后恭僖王太后贞献萧太后宣懿韦太后尚宫宋若昭郭贵妃王贤妃元昭晁太后惠安王太后郭淑妃恭宪王太后何皇后

肃宗废后庶人张氏，邓州向城人，家徙新丰。祖母窦，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视姨，鞠爱笃备。帝即位，封邓国夫人，亲宠无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去盈，皆显官。去盈尚常芬公主。去逸生后。

肃宗为忠王时，纳韦元珪女为孺人。既建太子，以孺人为妃，后为良娣。妃兄坚为李林甫构死，太子惧，请与妃绝，毁服幽禁中。安禄山反，陷於贼，至德中薨。

始，妃既绝，良娣得专侍太子，慧中而辩，能迎意傅合。玄宗西幸，娣与太子从，度渭，民鄣道乞留复长安，太子不听。中人李辅国密启，娣又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时军卫单寡，夕次，娣必寝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贼非妇人事，宜少戒。"对曰："方多事，若仓卒，妾自当之，殿下可徐为计。"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敕止，对曰："今岂自养时邪？"乾元初，册拜淑妃，赠其父尚书左仆射，姊妹皆封号，弟清、潜尚大宁、延和二郡主。遂立为皇后，诏内外命妇悉朝光顺门。

后能牢宠，稍稍豫政事，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桡权。亲蚕苑中，群命妇相礼，仪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号，后亦讽群臣尊己号"翊圣"，帝问李揆，揆争不可。会月蚀，帝以咎在后宫，乃止。又与辅国谋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见山人李唐，帝方拥幼女，顾唐曰："我念之，无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当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於后，卒不敢谒西宫。帝不豫，后自箴血写佛书以示诚。

初，建宁王倓数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宝鞍赐后，而李泌请分以赏战士，倓助泌请，故后怨，卒被谮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谨甚。后犹欲危之，然以子〓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宝应元年，帝大渐，后与内官硃辉光等谋立越王系，而李辅国、程元振以兵卫太子，幽后别殿。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请废为庶人，杀之。清、潜与舅窦履信皆流放，支党伏诛。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濮州濮阳人。父令珪，以郫丞坐事死，故后幼入掖廷。

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构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廷宇不汛扫，乐器尘蠹，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高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於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

后性谦柔，太子礼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群臣请以后祔肃宗庙，乃追尊为皇后，上谥，合葬建陵。启故窆，貌泽若生，衣皆赭色，见者叹异，谓有圣子之符云。

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失其何所人。父颖，左威卫录事参军。

天宝中，帝为广平王，时贵妃杨氏外家贵冠戚里，秘书少监崔峋妻韩国夫人以其女女皇孙为妃。妃生子偲，所谓召王者。妃倚母家，颇骑媢。诸杨诛，礼浸薄，及薨，后以姝艳进，居常专夜。王即位，册贵妃，生韩王回、华阳公主。

大历十年薨，追号为皇后，上谥。帝悼思不已，故殡内殿，累年不外葬。后三年，始诏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见之。补阙姚南仲谏而止，乃葬庄陵。诏宰相常衮为哀册，帝於后厚，故送终华广，务称其情，衮极道凄婉，以中帝意。又诏群臣为挽辞，帝择其尤悲者令歌之。

初，后爱遇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监，兄良佐太子中允。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开元末，以良家子入东宫，太子以赐广平王，实生德宗。

天宝乱，贼囚后东都掖廷。王入洛，复留宫中。时方北讨，未及归长安，而河南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为皇太子，诏访后在亡，不能得。

德宗即位，乃先下诏赠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师，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诏制皆锦翠池饰，以厩马负载赐其家。易良妻崔入谒，帝易服，召王、韦美人出拜，诏崔勿答。

建中元年，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号，帝供张含元殿，具衮冕，出自左序，立东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册，欷歔感咽，左右皆泣。於是中书舍人高参上议："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於代。今宜用汉故事，令有司择日分遣诸沈行州县物色咨访，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灵命允答。须审知皇太后行在，然后遣大臣备法驾奉迎。"帝乃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

故中官高力士女颇能言禁中事，与女官李真一尝从后游。李见高，疑问之，含糊不坚，而年状差似后。又后尝削脯哺帝，伤左指，高亦尝剖瓜伤指。是时宫中无识后者。於是迎还上阳宫，驰以闻。帝喜，群臣皆贺。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诏贷之。帝谓左右："吾宁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谓太后者数矣，及索验左，皆辞穷，终帝世无闻焉。贞元七年，诏赠外高祖琳为司徒，封徐国公，为立五庙，以琳为始祖，诏族子房为金吾将军，奉其祀。

宪宗即位，有司建言："皇太后沈氏厌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极，建中时，发明诏，遣使者奉迎，凡舟车所至罔不逮，岁推月迁，参访理绝。请因大行皇帝启殡，诏群臣为皇太后发哀肃章内殿，中人奉廞衣置幄坐，宫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庙，上太皇太后谥册，作神主祔代宗庙，备法驾，奉祎衣，纳於元陵祠至。"诏曰"可"。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谱系。帝为鲁王时纳为嫔，生顺宗，尤见宠礼。既即位，册号淑妃，赠其父遇扬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

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皇后。册礼方讫而后崩，群臣大临三日，帝七日释服。将葬，后母郕国郑夫人请设奠，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浑瑊等皆祭，自发涂日日奠，终发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台。立庙，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张延赏、柳浑等制乐曲，帝嫌文不工；李纾上谥册曰"大行皇后"，帝又谓不典。并诏翰林学士吴通玄改撰，册曰"咨后王氏"。然议者谓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长孙氏"为得礼。永贞元年，改祔崇陵。

德宗贤妃韦氏，戚里旧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为良娣，德宗贞元四年，册拜贤妃。宫壶事无不听，而性敏淑，言动皆有绳矩，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园。元和四年薨。

顺宗庄宪皇后王氏，琅邪人。祖难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时，后以良家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赐之，为王孺人，是生宪宗。王在东宫，册为良娣。后性仁顺，宫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顺宗即位，疾已绵顿，后侍医药不少怠。将立后，会病棘而止。宪宗内禅，尊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号曰皇太后。

后谨畏，深抑外家，无豪丝假贷，训厉内职，有古后妃风。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遗令曰："皇太后敬问具位。万物之理，必归於有极，未亡人婴霜露疾，日以衰顿，幸终天年，得奉陵寝，志愿获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听政，服二十七日释。天下吏民，令到临三日止。宫中非朝暮临，无辄哭。无禁昏嫁、祠祀、饮食酒肉。已释服，听举乐。侍医无加罪。陪祔如旧制。"有司上谥，葬丰陵。

宪宗懿女皇后郭氏，汾阳王子仪之孙。父暧，尚昇平公主，实生后。宪宗为广陵王，娉以为妃。顺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贵，故礼之异诸妇，是生穆宗。元和元年，进册贵妃。八年，群臣三请立为后，帝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

穆宗嗣位，上尊号皇太后，赠暧太尉，母齐国大长公主，擢兄钊刑部尚书，鏦〗金吾大将军。后移御兴庆宫，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诣宫门为寿。或岁时庆问燕飨，后宫戚里内外妇，车骑骈壅，环佩之声满宫。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务华衍侈大称后意。后尝幸骊山，登览裴回，诏景王督禁甲从，帝自到昭应奉迎，留帐饮数日还。帝崩，中人有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

敬宗立，号太皇太后。宝历仓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为文宗。文宗性谨孝，事后有礼，凡羞果鲜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献宗庙、三宫，而后御之。

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择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它日问后起居，从容请曰："如何可为盛天子？"后曰："谏巨章疏宜审览，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询宰相。毋拒直言，勿纳偏言，以忠良为腹心，此盛天子

也。”帝再拜，还索谏章阅之，往往道游猎事，自是畋幸稀，小儿武抃等不复横赐矣。

宣宗立，於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祔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皞终不桡，墀曰：“□皋信孤直。”俄贬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祔於庙。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丹杨人，或言本尔硃氏。元和初，李锜反，有相者言后当生天子。锜闻，纳为侍人。锜诛，没入掖廷，侍懿安后。宪宗幸之，生宣宗。宣宗为光王，后为王太妃。及即位，尊为皇太后。太后不肯别处，故帝奉养大明宫，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为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学士侍立结绮楼下。六年崩，移仗西内，上谥册，葬景陵旁园。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侍帝东宫，生敬宗。长庆时，册为妃。敬宗立，上尊号为皇太后，赠后父绍卿司空，母张追封赵国夫人。文宗时，称宝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与宝历太后称号未辨，前代诏令不敢斥言，皆以宫为称，今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宜曰义安太后。诏可。会昌五年崩，有司上谥，葬光陵东园。

穆宗贞献皇后萧氏，闽人也。穆宗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号曰皇太后。

初，后去家入长安，不复知家存亡，惟记有弟，帝为访之。俄有男子萧洪因后姊婿吕璋白见之，太后谓得真弟，悲不自胜。帝拜洪金吾将军，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稍徙坊。始，节度自神策出者，举军为辨装，因三倍取偿。洪所代未及偿而死，军中并责偿於洪，洪不许，左军中尉仇士良憾之。会闽有男子萧本又称太后弟，士良以闻，自坊召洪下狱按治，洪乃代人，诏流驩州，不半道，赐死。擢本赞善大夫，宠赠三世，帝以为真，不淹旬，赐累钜万。然太后真弟庸软莫能自达，本绐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听不疑。历卫尉卿、金吾将军。会福建观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萧弘自言太后弟，御史台参治非是，昭义刘从谏又为言，请与本辨，有诏三司高元裕、孙简、崔郇杂问，乃皆妄。本流爱州，弘儋州，而太后终不获弟。

初，大和中，懿安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后居大内，号“三宫太后”。帝每五日问安及岁时庆谒，率繇复道至南内，群臣及命妇诣宫门候起居。有司献四时新物送三宫，亦称赐，帝曰：“上三宫，何可言赐？”遽索笔灭“赐”为“奉”。开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镫作乐，迎三宫太后，奉觞进寿，礼如家人，诸王、公主皆得侍。

武宗时，徙积庆殿，又号积庆太后。大中元年崩，上今谥。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失其先世。穆宗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

武宗立，妃已亡，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谥，又封后二女弟为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别制号。”帝乃名所葬园曰福陵。既又问宰相：“葬从光陵与但祔庙孰安？”奏言：“神道安於静，光陵因山为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筑已有所，当遂就。臣等请奉主祔穆宗庙便。”帝乃下诏：“朕因诞日展礼於太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续。’今穆宗皇帝虚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实生嗣君，当以祔庙。”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宫宋若昭，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父廷芬，能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长若莘，次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洁，鄙薰泽靓妆，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家亦不欲与寒乡凡裔为姻对，听其学。若莘诲诸妹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大抵准《论语》，以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为颜、冉，推明妇道所宜。若昭又为传申释之。

贞元中，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谊，帝咨美，悉留宫中。帝能诗，每与侍臣赓和，五人者皆预，凡进御，未尝不蒙赏。又高其风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学士。擢其父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赐第一区，加谷帛。

元和末，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秘禁图籍，诏若莘总领，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宝历初卒，赠梁国夫人，以卤簿葬。

若宪代司秘书，文宗尚学，以若宪善属辞，粹论议，尤礼之。大和中，李训、郑注用事，恶宰相李宗闵，谮言因驸马都尉沈〓厚赂若宪求

执政。帝怒，幽若宪外第，赐死，家属徙岭南。训、注败，帝悟其谗，追恨之。

若伦、若荀早卒。廷芬男独愚不可教，为民终身。

敬宗贵妃郭氏，右威卫将军义之子，失义何所人。长庆时，后以容选入太子宫。太子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丽冠后廷，故宠异之。逾年，为贵妃，赠义礼部尚书，兄环少府少监，赐大第。文宗立，爱晋王若己子，待妃礼不衰。亡其薨年。

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状纤颀，颇类帝。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帝欲立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议。"乃止。

帝稍惑方士说，欲饵药长年，后寝不豫。才人每谓亲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肤泽消槁，吾独忧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视曰："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语不祥？"帝曰："脱如我言，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帝不复言。及大渐，才人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当时嫔媛虽常妒才人专上者，返皆义才人，为之感动。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之柏城。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不详其世。少入邸，最见宠答。及即位，以为美人。大中中薨，赠昭容，诏翰林学士萧寘铭其窆，具载生郓王、万寿公主。后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及即位，是为懿宗。外颇疑帝非长。寘出铭辞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册昭容为皇太后，上尊谥，诏后二等以上亲悉官之，配主宣宗庙，自建陵曰庆陵，置宫寝。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来。咸通中，册号贵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为僖宗。追尊皇太后，册上谥号，祔主懿宗庙，即其园为寿陵。后属缌以上，帝悉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郓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恶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长居外宫，心常忧惴。妃护侍左右，慰安起居，终得无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惊异之。及即位，以妃为美人，进拜淑妃。

女为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保衡处内宅，妃以主故，出入娱饮不禁，是时哗言与保衡乱，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缘它罪为人所发，且污旧谤，卒贬死。妃犹处禁中。黄巢之难，天子出蜀仓卒，妃不及从，遂流落闾里，不知所终。

懿宗恭宪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后廷，得幸，生寿王而卒。王立，是为昭宗，追号皇太后，上谥，祔主懿宗室，即故葬号安陵，召后弟〓官之。

景福初，〓位任浸重，帝亦以外家倚之，为中尉杨复恭所媢，表为黔南节度使。〓之镇，道吉柏江，复恭密喻杨守亮覆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显。帝为寿王，后得侍，婉丽多智，恩答厚甚。既即位，号淑妃。从狩华州，诏册为皇后。

光化三年，帝猎夜归，后遣德王还邸，遇刘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挟王陈兵召百官，胁帝内禅。后恐贼臣加害天子，即取玺授季述，与帝同幽东宫。贼平，反正。

天复中，从帝驻凤翔，李茂贞请帝劳军，不得已，后从御南楼。会硃全忠逼帝东迁，后谓帝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贼手矣！"涕数行下。帝奔播既屡，威柄尽丧，左右皆悍逆庸奴，后侍膳服，无须臾去侧。至洛，帝忧，忽忽与后相视无死所。已而遇弑。

哀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宫中不敢哭，徙居积善宫，号积善太后。帝将禅天下，后亦遇害。初，蒋玄晖为全忠邀九锡，入喻，后度不免，见玄晖垂泣祈哀，以母子托命。宣徽使赵殷衡谮於全忠曰："玄晖等铭石像瘗积善宫，将复唐。"全忠怒，遂遣缢后，以丑名加之，废为庶人。

列传第三宗室

江夏王道宗广宁县公道兴永安王孝基涵淮阳王道玄汉长平王叔良郇国公孝协彭国公思训新兴郡王晋长乐王幼良襄武王琛河间王孝恭晦汉阳王庐江王瑗淮安王神通胶东王道彦梁郡公孝逸国贞暠说齐物复襄邑王神符从晦陇西公博义渤海王奉慈戡

太祖八子：长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绘，次祎，次蔚，次亮。

南阳公延伯，蚤薨，无嗣。高祖武德中，与六王同追封。

谯王真，从太祖战殁，无嗣。

毕王璋，仕周为梁州刺史，与赵王祐谋杀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时追封东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范。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备身、略阳郡公。裴寂与刘武周战度索原，寂败，贼逼河东，道宗年十七，从秦王讨贼。王登玉壁城以望，谓道宗曰："贼怙众欲战，尔计谓何？"对曰："武周席胜，剡然锋未可当，正宜以计摧之。且乌合之众惮持久，若坚壁以顿其锐，须食尽气老，可不战禽也。"王曰："而意与我合。"既而贼粮匮，夜引去，追战灭之。

出为灵州总管。时梁师都弟洛仁连突厥兵数万傅於垒，道宗闭城守，伺隙出战，破之。高祖谓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却敌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始，突厥郁射设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赢千里。贞观元年，召拜鸿胪卿，迁大理。太宗方经略突厥，复授灵州都督。三年，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助李靖破虏，亲执颉利可汗，赐封六百户，还为刑部尚书。吐谷浑寇边，靖出昆丘道，诏与侯君集为靖副。贼闻兵且至，走嶂山数千里。诸将欲止，独道宗请穷追，靖曰："善。"君集未从。道宗以单师进，去大军十日，及之。吐谷浑拒险殊死斗，道宗阴引千骑超山乘其后，贼惊，遂大溃。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贪赃，帝闻，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马若林，如使辙迹环天下，游观不度，采绝域之玩、海表之珍，顾不得邪？特以劳民自乐，不为也。人心无艺，当以谊制之。今道宗已王，禀赐多而贪不止，顾不鄙哉！"乃免

官，削封户，以王就第。明年，召为茂州都督，未行，拜晋州刺史。迁礼部尚书。

侯君集破高昌还，颇怨望。道宗尝从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为戎首。"帝问所以知必反者，对曰："见其忌而矜功，耻为房、李下，官尚书，常郁郁不平。"帝曰："君集诚有功，材无不堪，朕宁惜爵位邪？弟未及耳。不宜轻亿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

帝将讨高丽，先遣营州都督张俭轻骑度辽规形势，俭畏，不敢深入。道宗请以百骑往，帝许之，约其还，曰："臣请二十日行，留十日览观山川，得还见天子。"因秣马束兵，旁南山入贼地，相易险，度营阵便处。将还，会高丽兵断其路，更走间道，谒帝如期。帝曰："贲、育之勇何以过！"赐金五十斤，绢千匹。

乃诏与李勣为前锋，济辽，拔盖牟城。会贼救至，道宗与总管张君乂领骑裁四千，虏十倍，皆欲浚沟保险须帝至，道宗曰："贼遽来，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吾为前军，当清道迎乘舆，尚何待？"勣善之。选壮骑数十，突进贼营，左右出入，勣合击，大破之。帝至，咨美，赐奴婢四十口。乃筑拒闉，攻安市城，闉毁傅城，道宗失部分，反为贼据。帝斩其果毅傅伏爱，道宗跣行请罪，帝曰："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问。在阵伤足，帝亲加砭治，赐御膳。还，以疾辞剧就闲，改太常卿。

高宗永徽初，房遗爱以反诛，长孙无忌、褚遂良与道宗有宿怨，诬与遗爱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无忌等得罪，诏复爵邑。道宗晚好学，接士大夫，不倨於贵。国初宗室，唯道宗、孝恭为最贤。子景恒，封卢国公，相州刺史。

道宗弟道兴，武德初，爵广宁郡王，以属疏降封县公。贞观九年，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厉，恐不得年，颇忽忽忧怅，卒於官，赠交州都督。

永安壮王孝基，武德初得王，历陕州总管、鸿胪卿，以罪夺官。

二年，刘武周寇太原，夏人吕崇茂以县应贼。诏孝基为行军总管攻之，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於筠隶焉。筠请急攻城，绝外援，且当有变。时怀恩挟异计，绐说孝基曰："夏城坚，攻之引

日，宋金刚在近，内拒外强，一败涂地。不如顿兵待秦王破贼，则夏自孤，此谓不战而屈人也。”孝基谓然。会尉迟敬德至，与崇茂夹〓官师，遂大败。孝基及筠等皆执於贼，谋亡归，为贼所害。高祖为发哀，优赐其家。晋阳平，购尸不获，招魂以葬，赠左卫大将军及谥。

无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后降封县公，终陈州刺史。曾孙涵。

涵，简素忠谨，为宗室俊。累授赞善大夫。郭子仪表为关内盐池判官。肃宗至平凉，未知所从。朔方留后杜鸿渐等条士马仓廪，使涵奉笺驰谒肃宗。涵既见，敷奏明辩，肃宗悦，除左司员外郎，再迁宗正少卿。

宝应初，河朔平，涵方母丧，夺哀持节宣慰，所至州县，非公事未尝言，蔬饭水饮，席地以瞑。使还，固请终制，代宗见其癯毁，许之。服除，擢给事中，迁兵部侍郎。

硃希彩杀李怀仙，复宣慰河北，还为浙西观察使。居五岁，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无所绳举，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讳徙光禄卿。未几，迁左散骑常侍，以尚书右仆射致仕，累封襄武县公，卒，赠太子太保。

子鳈，贞元初为饶州别驾。妾高以善歌入宫，鳈因御医许泳通书，坐诛。

雍王绘为隋夏州总管。子贽，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阳壮王道玄，性谨厚，习技击，然进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从秦王击宋金刚於介州，先登，王壮之，赏予良厚。讨王世充，战多。窦建德屯虎牢，王轻骑致贼，遣道玄伏以待，贼至，走之。战范汜水，登南坡，贯贼阵出其背，复引还，贼皆靡，所发命中。王喜，以副骑给之。每赴敌，飞矢著身如猖，气益厉。东都平，为洛州总管。府废，更授刺史。俄为山东道行军总管讨刘黑闼，以多见褒。

黑闼再乱，道玄率史万宝战下博，越泞驰，约万宝继进，万宝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诏，以王儿子名大将，而军进退实在我。今其轻斗，若大军竭驰，必陷泞，莫如以王啖贼，我结阵待之，虽不利王，而利国也。”道玄遂战殁，年十九。万宝为贼所乘，举军溃，身独免。太宗追悼曰：“自兵兴，儿常从我，每见我深入辄克，故慕之。惜其少，远图

不究，哀哉！”因流涕。赠左骁卫大将军及谥。

无子，以弟道明嗣王，迁左骁卫大将军。贞观十四年，与武卫将军慕容宝节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浑，坐漏言主非帝女，夺王，终郓州刺史。六世孙汉。

汉字南纪，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擢进士第，迁累左拾遗。

敬宗侈宫室，舶买献沈香亭材，帝受之，汉谏曰：“以沈香为亭，何异瑶台琼室乎？”是时，王政谬僻，汉言切，多所救补。坐婞讦出佐兴元幕府。

文宗立，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论次《宪宗实录》，书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恶之。会李宗闵当国，擢知制诰，稍进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贬袁州，汉助为排挤，后德裕复辅政，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遂不复振。大中时，召拜宗正少卿，卒。

始，汉为中丞，表孔温业为御史，及汉晚见召，温业已为中丞，每燕集，人以为荣。

郇王祎，为隋上仪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

长平肃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镇泾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长孙以众降。於是大饥，米斗千钱，叔良不恤士，损粮以渔利，下皆怨。仁杲知之，阳言食尽，去，遣高〓人诡降。叔良遣骠骑刘感受之，未至城，三烽发，仁杲兵自南原噪而还，大战百里细川，感为贼执。叔良惧，悉出金劳军，委事於长孙，乃克安。

久之，突厥入寇，诏叔良率五将军击之，中流矢，道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

子孝协嗣。

孝协，始王范阳，俄降为郇国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赃抵死，司宗卿陇西王博义等为言於高宗求贷，帝不许，遂自杀。

弟孝斌为原州都督府长史。生子思训，为江都令。武后多杀宗室，

思训弃官去。中宗复位，以耆旧擢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历益州都督府长史。开元初，进彭国公，加户满四百，进右武卫大将军。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善画，世所谓“李将军山水”者。弟思诲，为扬州参军事。子林甫，自有传。

新兴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职。薨，赠凉州都督。

孙晋，先天中，为雍州长史，治有名，袭王。坐豫太平公主谋被诛，改氏“厉”。晋就刑，僚吏奔解，唯司功参军李捻从王如它日，晋死，哭其尸尽哀。姚元崇叹曰：“栾、向俦邪！”擢为尚书郎。

长乐郡王幼良，资暴急，高祖数晓勒，不悛。有盗其马者，辄杀之。帝怒曰：“盗信有罪，王而专杀可乎？”诏礼部尚书李纲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释。出为凉州都督，啸不逞为左右，市里苦之。

太宗立，或告王阴养士，交境外。诏中书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状。士及绳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间道趋长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复遣侍御史孙伏伽鞫视，无异辞，遂赐死。六世孙回，别传。

蔡烈王蔚为周朔州总管，生子安、哲。

西平怀王安，仕隋为右领军大将军，封赵公。武德时，例王。生子琛、孝恭、瑊、〓。

襄武郡王琛字仲宝。木讷少文。隋义宁初，封襄武郡公，与太常卿郑元〓持女伎聘突厥始毕可汗，约和亲。始毕礼之，赠遗蕃渥，遣骨吐禄特勒随琛入献，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历利、蒲、绛三州总管。宋金刚陷浍州，稽胡多叛，诏琛镇隰州，政宽简，为夷夏爱便。薨，子俭袭王，例降为公。

河间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识量。

高祖已定京师，诏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馀州。进击硃粲，破之，俘其众，诸将曰：“粲徒食人，挚贼也，请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获之则杀，后渠有降者乎？”悉纵之。繇是腾檄所至辄下。

明年，拜信州总管，承制得拜假。当是时，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

策图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以信州为夔州。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会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谋，遂图江陵，尽召巴蜀首领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内实质也。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之境，南际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所用之？今铣濒江镇戍，见舻舠蔽江下，必谓铣已败，不即进兵，觇候往返，以引救期，则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帝悦，迁荆州大总管，诏图破铣状以进。

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迁襄州道行台左仆射。时岭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绥辑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号令畅南海矣。

未几，辅公祏反，寇寿阳，诏孝恭为行军元帅讨之。引兵趋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皆禀节度。将发，大飨士，杯水变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祸福无基，唯所召尔！顾我不负於物，无重诸君忧。公祏祸恶贯盈，今仗威灵以问罪，杯中血，乃贼臣授首之祥乎！"尽饮罢，众心为安。公祏将冯惠亮等拒嶮邀战，孝恭坚壁不出，遣奇兵绝饷道，贼饥，夜薄营，孝恭卧不动。明日，使羸兵扣贼垒挑之，祖尚选精骑阵以待。俄而兵却，贼追北且嚣，遇祖尚军，薄战，遂大败。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胜破其别镇，贼赴水死者数千计。公祏穷，弃丹杨走，骑穷追，生禽之，江南平。玺书褒美，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宝玩不赀。进授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行台废，更为扬州大都督。

孝恭再破巨贼，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欲以威重夸远俗，乃筑第石头城，陈庐徼自卫。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既无状，赦为宗正卿。赐实封千二百户。历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贞观初，为礼部尚书，改王河间。

性奢豪，后房歌舞伎百馀，然宽恕退让，无矜伐色，太宗用是亲重之，宗室莫比也。尝谓人曰："吾所居颇壮丽，非吾心也。当别营一区，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殁后，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为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饮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恸，赠司空、扬州都督及谥，陪葬献陵。

始，隋亡，盗贼遍天下，皆太宗身自讨定，谋臣骁帅并隶麾下，无

特将专勋者，惟孝恭独有方面功以自见云。子崇义、晦。

崇义嗣王，降封谯国公，历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长史，有威名。终宗正卿。

晦，乾封中为营州都督，以治状闻，玺书劳赐。迁右金吾将军，检校雍州长史，摧擿奸伏无留隐，吏下畏之。高宗将幸洛，诏晦居守，谓曰："关中事一以属公，然法令牵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须以闻。"故晦治有异绩。武后时，迁秋官尚书。卒，赠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观阁，下临肆区，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礼，然室家之私，不愿外窥，今将辞公。"晦惊，遽毁彻之。子荣，奉吴王恪祀。

济北郡王瑊，武德中，为尚书左丞，例王。终始州刺史。

汉阳郡王瑰，始为郡公，进王。高祖使持币遗突厥颉利可汗言和亲事。颉利始见瑰，倨甚。瑰开说，示以厚币，乃大喜，改容加礼，因遣使随入献名马。后复聘，颉利谓其下曰："前瑰来，悔不少屈之，当使拜我。"瑰同知之，既见颉利，即长揖。颉利怒，留不遣。瑰意象自若，不为屈。虏知不可劫，卒以礼遣。

迁左武候将军，代孝恭为荆州都督，政务清静。岭外酋豪数相攻，瑰遣使谕威德，皆如约，不敢乱。后例为公。长史冯长命者，尝为御史大夫，素贵，事多专决，瑰怒，杖之，坐免。起为宜州刺史、散骑常侍，薨。

济南郡王哲，为隋柱国、备身将军，追王。

子瑗。

庐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时，例王，累迁山南东道行台右仆射。与河间王孝恭合讨萧铣，无功。更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职，乃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行。君廓，故盗也，其勇绝人，瑗倚之，许结婚，寄心腹。

时隐太子有阴谋，厚结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瑗惧有变。君廓内险贼，欲以计陷瑗而取己功，即谓瑗曰："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且赵郡王前已属吏，今太子、齐王又复尔，大王势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礼，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诜与计事。兵曹参

军王利涉说瑗曰：“王今无诏擅发兵，则反矣。当须权结众心。若诸刺史召之不至，将何以全？”瑗曰：“奈何？”对曰：“山东豪杰尝为窦建德所用，今失职与编户夷，此其思乱，若旱之望雨。王能发使，使悉复旧职，随在所募兵，有不从，得辄诛之，则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后遣王诜外连突厥，繇太原南趋蒲、绛，大王整驾西入关，两军合势，不旬月天下定矣。”瑗从之，以内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请以兵属诜，瑗犹豫，君廓密知之，驰斩诜首，徇於军曰：“李瑗与王诜反，锢敕使，擅追兵，今诜已斩，独瑗在，无能为也。诸君从之且族灭，助我者富贵可得！”众曰：“愿讨贼。”乃出敦礼於狱。瑗闻之，率左右数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誖乱，诸君皆诖误，若何从之以取夷戮？”众反走。瑗驾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即禽瑗缢之，传首京师，废为庶人，绝属籍。

郑孝王亮，仕隋为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轻侠。隋大业末在长安。会高祖兵兴，吏逮捕，亡命入南山，与豪英史万宝、裴勣、柳崇礼等举兵应太原，约司竹贼帅何潘仁连和，进与平阳公主兵合，徇鄠下之。自署关中道行军总管，以万宝为副，勣为长史，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室。从平京师，为宗正卿，典兵宿卫。王永康郡，俄徙淮安。

武德初，拜山东安抚大使，黄门侍郎崔干副之，进击宇文化及於魏。化及败走聊城，神通追北，贼粮尽愿降，神通不肯受，干请纳之，神通曰：“师久暴露，今贼食尽，克不旦暮，正当破之，以玉帛酬战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干曰：“窦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转侧两贼间，势必危，王又贪其玉帛，败不日。”神通怒，囚干军中。

会士及自济北馈军，化及复振。神通进兵薄其垒，贝州刺史赵君德先登扳堞，神通忌其功，止军不进。君德怒，诟而还，城复坚。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为莘人所乘，引却。后二日，建德拔聊城，势遂张，山东州县靡然归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阳，依李世勣，俄为建德所虏。后与同安公主自贼归。及建德灭，复授河北行台左仆射。从平刘黑闼，迁左武卫大将军。薨，赠司空。

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彦、孝詧、孝同、孝慈、孝友、孝节、孝义，后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锐不得封，有子齐物显。

胶东郡王道彦，幼孝谨。初，神通避吏於鄠，被疾山谷间，累旬食

尽，道彦羸服丐人间，或采野实以进；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辞以饱，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贞观初，为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丧解。荷土就坟，躬莳松柏，偃庐柴毁，虽亲友不复识。太宗嗟叹，敕侍中王珪临谕。

服除，复拜岷州都督。间遣入党项谕国威灵，区落降。从李靖击吐谷浑，诏道彦为赤水道总管。帝厚以利啖党项，使为乡导，其酋拓拔赤辞诣靖自言："隋击吐谷浑，我资其军，而隋无信，反见仇剽。今将军若无它，我愿资粮，将复如隋乎？"诸将与歃血遣之。道彦至阔水，见无备，因掠其牛羊，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峡，道彦不得进，为赤辞所乘，军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诏减死，谪戍边。久之，召为妫州都督。卒，赠礼部尚书。

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詧为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广平王，孝友河间王，孝节清河王，孝义胶西王。於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盖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远，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於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

孝逸，少好学，颇属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时，四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后擅国，入为左卫将军，亲遇之。

徐敬业称兵，以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帅师南讨。至淮，而敬业已攻润州，遣弟敬猷壁淮阴，伪将韦超据都梁山以拒孝逸，超众凭险完屯。孝逸会诸将议曰："贼今负山，攻则士无所用力，骑不得骋，寇救死，伤夷必众。不如偏旅缀之，全军趋扬州，势不数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构曰："超虽据险，然兵少，若置小敌不击，无以示威；披众以守，则战有阙。舍之则后忧，不如击之。若克超，淮阴自震，淮阴破，楚诸县开门候官军矣。由是以趋江都，逆首可取。"孝逸从之，登山急击超，杀数百人，薄暝解，超夜走。进击敬猷淮阴，破之。敬业回军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业大败，遂拔扬州。以功进镇军大将军，徙封吴国公，威名稜然。

武承嗣等忌之，以谗下迁施州刺史。又使人腾恶语闻上，武后信之，以尝有功，贷死，流儋州，薨。景云初，赠金州大都督。

孝同曾孙国贞。

国贞父广业，为剑州长史。国贞刚鲠，有吏才。乾元中，由长安令迁河南尹。史思明寇东都，李光弼壁河阳，国贞率官吏西走陕，数月，召为京兆尹。

上元初，拜剑南节度使，召为殿中监，以户部尚书持节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节度行营兵马及河中节度都统处置使，治於绛。寻加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使。既至，粮乏，而所储陈腐，民贫不忍遽敛，上书以闻。而军中讠藿谤，突将王振乘众怨绐曰："具畚锸以待役事。"众皆怒，夜烧牙门。左右奔告，请避之，国贞曰："吾被命为将，其可弃城乎？"固请，乃逃狱中。振引众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国贞曰："与尔等方讨贼，何事役为？正缘储食腐俭，已请诸朝，吾何所负？"众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统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杀其二子及三大将。

有诏以郭子仪代之。国贞清白善用法，世称办吏，然峻於操下，故其众思得子仪，而振因肆其恶。及子仪至，振自谓且见德，子仪怒曰："汝临贼境而害主将，贼若乘虚，是无绛矣，又欲为功乎？"即斩以徇。诏赠国贞扬州大都督。

子锜，自有传。

孝节曾孙暠，少孤，事母孝。始为枝江丞，荆州长史张柬之曰："帝宗千里驹，吾得其人！"累擢卫尉少卿。居母丧，柴瘠，讫除，家人未尝见言笑。与兄昇、弟晕相友。

开元初，为汝州刺史，政严简，有治称。昆弟繇东都候之，辄羸服往，州人无知者，其清慎举如此。四迁至黄门侍郎，检校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太原俗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弃郊饲鸟兽，号其地曰"黄坑"。有狗数百头，习食胔，颇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群狗杀之，申厉禁条，约不再犯，遂革其风。二十一年，以工部尚书持节使吐蕃，既还，金城公主请明疆场，表石赤岭上，盟遂坚定。还，以奉使有指，再迁吏部。

暠，美风仪，以庄重称，当时有宰相望。累为太子少傅、武都县伯。卒，赠益州大都督。

晕至太仆少卿。晕子进亦知名，好从当世贤士游，赒人之急，累擢

给事中。至德初，从广平王东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帅府行军司马，为回纥鞭之几死。迁兵部。卒，赠礼部尚书。

孝节四世孙说，字岩甫。父遇及，天宝时为御史中丞、东畿采访使。说以廕补率府兵曹参军。马燧节度太原，辟署少尹，迁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复奏为少尹。大将张瑶得士心，尝请告未许，而自良卒，说与监军王定远秘其丧，前给瑶告，以毛朝阳代之，然后告丧。诏以通王为节度大使，授说行军司马、节度留后。

定远自以有劳於说，颇横恣，请别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於是擅补吏，易置诸将。彭令茵者，以久劳不服，定远怒，杀之，埋马矢中，其家请尸，不许，举军怨。说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从功，恕死免官。诏未至，定远谋刺说，说走而免。定远召诸将，出笥中诏书绐曰："诏以李景略知留后，召说还。公等皆有除。"诸将欲拜，大将马良辅呼曰："妄言也，不可受！"定远惧，走乾阳楼，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说尽斩同谋者，乃安。擢说检校礼部尚书、节度使。累封陇西县男。

说精於职，筑天成军，边备积完。晚被疾，不能事，军几乱。卒，赠尚书右仆射。

齐物字道用。天宝初，擢累陕州刺史。开砥柱，通漕路，发重石，下得古铁戟若铧然，铭曰"平陆"。上之，诏因以名县。迁河南尹，坐与李适之善，贬竟陵太守，还，还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赠太子太师。性苛察少恩，喜发人私，然洁廉自喜，吏无敢欺者。忿陕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当国，除齐物太子宾客，世善冕能损怨云。

子复。

复字初阳，以廕仕，累为江陵司录参军。卫伯玉才之，表江陵令。迁少尹，厉饶、苏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节度使张伯仪数为贼窘，朝廷以复在江陵得士心，即母丧夺为少尹，充行军司马，佐伯仪。会伯仪罢，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讨使。先是，西原乱，吏获反者没为奴婢，长役之。复至，使访亲戚，一皆原纵。在容三年，人以赖安。转岭南节度使，时安南经略使高正平、张应继卒，其佐李元度、胡怀义等因阻兵胁州县，肆为奸赃。复至，诱怀义杖死，流元度，南裔肃然。教民作陶瓦，镌谕蛮獠，收琼州，置都督府，以绥定其人。召拜宗正卿。历华州刺史。贞元十年郑滑节度使李融卒，军乱，以复检校兵部尚书代融

节度。复下令垦营田以禀其军，而赋不及民，众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卒，年五十九，赠司空，谥曰昭。复更方镇，所在称治，然颇嗜财，为世所讥。

从父若水，为左金吾大将军，兼通事舍人，容貌瑰伟，在朝三十年，多识旧仪，每宣劳揖赞，进止闲华，有可观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谨。高祖兵兴，神符留长安，为卫文昇所囚。京师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禅，例王。迁并州总管。

颉利可汗盗边，神符与战汾东，斩级五百，获马二千。又战沙河，获乙利达官，得可汗所乘马及铠。召为太府卿。迁扬州大都督，自丹杨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扬人利之。然少威严，不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禄大夫，归第，月给羊酒。太宗就第尉问，又令乘小舆入紫微殿，三卫挟舆以升。迁开府仪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七人，并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监、临川郡公。五世孙从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国公。垂拱中，坐累贬藤州别驾，诛。子挺、捷，捷袭封。挺曾孙程，捷曾孙石，别传。

从晦祖模，仕至德中为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阳，贼帅掠诸县，模率众拒平之。稍迁黔中观察使。终太子宾客，赠太子太保，谥曰敬。

从晦宝历初及进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祸，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诛，从晦以族昆弟贬郎州司户参军。改澶王府谘议，分司东都。忌者重发前坐，下迁亳州司马。久乃转吏部朗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出为常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李琢表其政，赐金紫。历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节度使。又以最就进银青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三，赠吏部尚书。

从晦姿质伟岸，所至以风力闻。少与崔龟从、李景让、裴休善。奖目后进，名知人，杨收方布衣，进谒，从晦一见如雅识，即待以公辅，后果宰相。

世祖四子：长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尧皇帝。

梁王澄，蚤薨，无嗣。武德初，与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义、奉慈。

陇西恭王博义，武德初，与奉慈例王。高宗时，擢累礼部尚书，特进。骄侈不循法度，伎妾数百，曳罗纨，甘粱肉，放於声乐以自娱。其弟奉慈亦荒纵，皆为帝所鄙。尝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亲戚乎？王等昵小人，专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学，何以为善哉？"各赐市书绢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显庆时，为原州都督，薨。

七世孙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岁所即好学，大寒，掇薪自炙。夜无然膏，默念所记。年三十，明《六经》，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隐阳羡里。阳羡民有斗争不决，不之官而诣戡以辨。凡论著数百篇。常恶元和有元、白诗，多纤艳不逞，而世竞重之。乃集诗人之类夫古者，断为唐诗，以讥正其失云。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府迁，还洛阳，卒。

赞曰：景、元子孙，当草昧之初，乘运而奋，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显显为世豪英。至河间之功，江夏之略，可谓宗室标的者也。

始，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时天下已定，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征、李百药皆谓不然。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雕丧，始复生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百药称帝王自有命，历祚之短长不缘封建。又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祸，亟於哀、平、桓、灵，而诋曹元首、陆士衡之言以为缪悠。而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以相维持。然天子由是罢不复议。

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建论以为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故权移外家，宗庙绝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顺而难逆；绝之之原，在单弱而无所惮。至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

佑之言曰："夫为人置君，欲其蕃息则在郡县，然而主胙常促；为君置人，不病其寡则在建国，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国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圣人在度其患之长短而为之。建国之制，初

若磐石，然敝则鼎峙力争，陵迟而后已，故为患也长。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轨，敝则世崩俱溃，然而戡定者易为功，故其为患也短。”又谓：“三王以来，未见郡县之利，非不为也，后世诸儒因泥古强为之说，非也。”

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然而历尧、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势不可也。秦破六国，列都会，置守宰，据天下之图，摄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杀守，圜视而并起，时则有叛民，无叛吏。汉矫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数十年间奔命扶伤不给，时则有叛国，无叛郡。唐兴，制州县，而桀黠时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时则有叛将，无叛州。”以为“矫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诸侯明矣”。又言“汤之兴，诸侯归者三千，资以胜夏；武王之兴，会者八百，资以灭商。徇之为安，故仍以为俗，是汤、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

观诸儒之言，诚然。然建侯置守，如质文递救，亦不可一概责也。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於敝则善矣。若乃百药推天命、佑言郡县利百姓而主胙促，乃臆论也。

列传第四高祖诸子

隐太子建成卫王玄霸巢王元吉楚王智云荆王元景汉王元昌酆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礼韩王元嘉黄公讠枭彭王元则郑王元懿霍王元轨虢王凤道王元庆邓王元裕舒王元名鲁王灵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晓滕王元婴

高祖二十二子：窦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万贵妃生智云，莫嫔生元景，孙嫔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张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礼，宇文昭仪生元嘉及第十九子灵夔，王才人生元则，张宝林生元懿，张美人生元轨，杨美人生凤，刘婕妤生元庆，崔嫔生元裕，小杨嫔生元名，杨嫔生元祥，鲁才人生元晓，柳宝林生元婴。

隐太子建成小字毘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高祖已起兵，密召与元吉赴太原，隋人购之急，从间道至，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从平京师。唐国建，为世子，开府置官属。又迁抚军大将军，为东讨元帅，将万人徇洛阳，授尚书令。

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诏率将军桑显和击司竹群盗，平之。凉州人安兴贵杀李轨，以众降，诏趣原州应接。建成素骄，不恤士，虽甚署，昼夜驰猎，众不堪其劳，亡者过半。帝欲其习事，乃敕非军国大务听裁决之。又以李纲、郑善果为宫官，参谋议。稽胡刘仚成寇边，诏建成进讨，破之鄠州，斩虏千计，引渠长悉官之，使还招群胡。仚成与它大帅降，建成畏其众，绐欲城州县者，使降胡操筑，阴勒兵杀六千人，仚成奔梁师都。尝循行北边，遇贼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纵之。

中允王珪、洗马魏征以帝初兴，建成不知谋，而秦王数平剧寇，功冠天下，英豪归之，阴许立为皇太子，势危甚。会刘黑闼乱河北，珪等进说曰："殿下特以嫡长居东宫，非有功德为人所称道。今黑闼痍叛残孽，众不盈万，利兵麾之，唾手可决，请往讨，因结山东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请行。黑闼败洺水，建成问征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洺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

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

帝晚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当是时，海内未定，秦王数将兵在外，诸妃希所见。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见府库服玩，皆私有求索，为兄弟请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会为陕东道行台，有诏属内得专处决。王以美田给淮安王神通，而张婕妤为父丐之，帝手诏赐田，诏至，神通已得前，不肯与。婕妤妄曰：“诏赐妾父田，而王夺与人。”帝怒，召秦王让曰：“我诏令不如尔教邪？”他日，谓裴寂曰：“儿久典兵，为儒生所误，非复我昔日子。”秦府属杜如晦骑过尹妃父门，恚其傲，率家童捽殴，折一指。父惧，即使妃前诉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诘王曰：“儿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辨晓，讫不置，繇是见疏。帝召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独泣，帝顾不乐，妃媛因得中伤之，为建成游说曰：“海内无事，陛下春秋高，当自娱，秦王辄悲泣，正为嗔忌妾属耳。使陛下万岁后，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乃皆悲不自胜。帝恻然，遂无易太子意。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初，帝令秦王居西宫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与上台、东宫昼夜往来，皆携弓刀，相遇如家人礼。由是皇太子令、秦齐二王教与诏敕杂行，内外惧，莫知所从。建成等私募四方骁勇及长安恶少年二千人为宫甲，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责谓，乃流志嶲州。

华阴杨文干素凶诐，建成昵之，使为庆州总管，遣募兵送京师，欲为变。时帝幸仁智宫，秦王、元吉从，建成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祸？安危之计决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将尒硃焕、校尉桥公山赍甲遗文干，趣兴兵。焕等惧，至豳乡白反状，宁州人杜凤亦上变。帝遣司农卿宇文颖驿召文干，元吉阴结颖，使告文干，文干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谋，未忍治，即诏捕王珪、魏征及左卫率韦挺、舍人徐师〓、左卫车骑冯世立，欲杀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诏召建成，建成惧，不敢往。师〓劝遂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谏建成捐车服，轻往谢罪。乃诣行在所，未至，屏官属，径入谒，叩头请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卫守。会文

干陷宁州，帝惊，以宫近贼，夜率卫士南趣，山行十馀里，明乃还宫。召秦王问计，对曰："文干竖子耳，官司当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须遣一将可办。"帝曰："事连建成，恐应者众。尔自行，还，吾以尔为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狭，不足为变，若不能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众趣宁州，文干为其下所杀，以其首降，执宇文颖送京师。秦王之行，元吉及内嬖更为建成请，封德彝亦阴说帝，由是意解，复诏建成居守，但责兄弟不相容，而谪王珪、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於远方。然怨猜日结。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进之，王暴疾，〓血数升，淮安王扶掖还宫。帝问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谓秦王曰："吾起晋阳，平天下，皆尔力，将定东宫，尔亟让，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历年，吾重夺之。观而兄弟终不相下，同在京师，忿阋且深。尔还洛阳行台，自陕以东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愿也，不可远膝下。"帝曰："陆贾，汉臣也，犹递过诸子，况我天下主，东西两宫，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将行，建成等谋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为患；留之京师，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说帝，言"秦王左右皆山东人，闻还洛，皆洒然喜，观其意，不复来矣"。事果寝。

俄而突厥寇边，太子荐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乱。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先图之。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乱，因曰："臣无负兄弟，今乃欲杀臣，是为世充、建德复仇。使臣死，虽地下，愧见诸贼。"帝大惊，报曰："旦日当穷治，而必早参。"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迟明，乘马至玄武门，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卫。时帝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入。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遽反走，秦王随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杀之。俄而东宫、齐府兵三千攻玄武门，闭不得入。接战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数百骑至，合击之，众遂溃。帝谓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萧瑀、陈叔达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失而弗断，反蒙其乱。建成、元吉自草昧以来，未始与谋，既立，又无功德，疑贰相济，为萧墙忧。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立为太子，付军国大务，陛下释重负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抚之曰："朕几有投杼之惑。"秦王号泣不能止。

建成死年三十八。长子承宗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陆王，承德河东王，承训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义巨鹿王，皆坐诛。诏除建成、元

吉属籍。其党疑惧，更相告，庐江王瑗遂反。乃下诏建成、元吉、瑗支党不得相告讦，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诏东宫旧臣皆会，帝於宜秋门哭之，以子福为后。十六年，追今赠。

宇文颖者，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事败，帝责曰："朕以文干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斩之。

卫怀王玄霸字大德。幼辩惠。隋大业十年薨，年十六，无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谥，又赠秦州总管、司空。以太宗子泰为宜都王，奉其祀，葬芷阳。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琼子保定嗣。薨，无子，国除。

巢刺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进齐国，总十五郡诸军事，加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帝受禅，进王齐，为并州总管。

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及长，猜鸷好兵，居边久，益骄侈。常令奴客、诸妾数百人被甲习战，相击刺，死伤甚众。后元吉中创，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壮士拉死，私谥慈训夫人。

刘武周略汾、晋，诏遣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置罔三十车，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夜潜出淫民家，府门不闭。歆骤谏，不纳，乃显表於帝曰："王数出与窦诞纵猎，蹂民田，纵左右攘夺，畜产为尽。每射於道，观人避矢以为乐。百姓怨毒。不可与共守。"有诏召还。元吉密讽民诣阙请，乃得归。武周以五千骑屯黄蛇岭，元吉使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尝寇，达辞兵少，强之，至则尽没。达怒，导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贼急攻之，遁还并州，贼张甚。元吉绐司马刘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锐士拒贼。"因赍宝物、携妻妾夜出，委军奔京师，并州陷。帝怒，自是尝令从秦王征讨，不复颛军矣。

寻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秦王围东都，窦建德来援，王以精骑逆战，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辄出兵，元吉设伏劫之，斩首八百级，禽其将。东都平，拜司空，赐衮冕服、鼓吹二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与太子、秦王得三炉铸钱。累进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

时秦王有功，而太子不为中外所属，元吉喜乱，欲并图之。乃构於太子曰：“秦王功业日隆，为上所爱，殿下虽为太子，位不安，不早计，还踵受祸矣，请为殿下杀之。”太子不忍，元吉数讽不已，许之。於是邀结宫掖，厚赂中书令封德彝，使为游说，帝遂疏秦王，爱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壮士，厚赐之，使为用。元吉记室参军荣九思为诗刺之曰：“丹青饰成庆，玉帛礼专诸。”元吉见之，弗悟也。其典签裴宣俨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鸩杀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尝从帝幸元吉第，伏护军宇文宝寝内，将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於我何害？”

突厥郁射设入围乌城，建成荐元吉北讨，乃多引秦王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间密请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杀之无名。”元吉曰：“王昔平东都，顾望不即西，散金帛树私惠，岂非反邪？”帝不应。太子与元吉谋：“兵行，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伏壮士拉之，以暴卒闻，上无不信。然后说帝付吾国，吾以尔为皇太弟，而尽击杀叔宝等。”率更令王晊密以谋告秦王，王召僚属谋，皆曰：“元吉戾很，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护军薛宝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为乱未克，已复倾夺，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复唐有。”秦王由是定计。

死年二十四。子承业为梁郡王，承鸾渔阳王，承奖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义阳王，并伏诛。贞观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谥。后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隋大业末，从建成寓河东。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云送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谥。

母万贵妃，性恭顺，为帝所礼，宫中事一一咨决。

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又赠凉州总管、司徒。宽早薨，国除。贞观二年，复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历魏州刺史，为政威严，盗贼不发；凿永济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为公。卒，子承况嗣，神龙中为右羽林将军，同节愍太子死於难。

荆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赵，与鲁、酆二王同封。贞观初，累迁雍州牧。十年，徙封荆。

明年，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寿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治、秦州都督纪王慎所任刺史并功臣令世世袭。会长孙无忌等固让，遂废不行。徙鄠州。永徽初，进位司徒，赐实封至千五百户。

房遗爱谋反，坐子则与往还系狱。时吴王亦抵罪，高宗谓大臣曰："朕欲从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礼曰："陛下虽申恩，不可诎天下法。"遂赐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长沙嗣，降为侯。神龙初，复王爵，以孙逖嗣。薨，无子，国除。

汉王元昌，初王鲁，累迁梁州都督，后徙封汉。有勇力，善骑射。数触轨宪，太宗手诏诲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馈谢。来朝京师，宿东宫，尝有丑语；又见帝侧有宫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赐我。"承乾许之，割臂血盟。事败，帝弗忍诛，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争不奉诏，乃赐死，国除。

酆悼王元亨，贞观二年，授金州刺史，之籓，太宗怜其幼，思之，数遣使为劳问，赐金盏以娱乐之。六年薨，无子，国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与郑、宋、荆、滕四王同封。贞观三年薨，无子，国除。

徐康王元礼性恭畏，善骑射。始王郑，即授郑州刺史。后徙王徐，迁徐州都督。为绛州刺史，有治名，玺书劳勉，实封至千户。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三子，茂为淮南王，馀爵公。

茂险薄无行。初，元礼疾，姬赵有美色，茂逼蒸之，元礼切责，茂恚，屏侍卫药膳，曰："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药为？"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泄，流死振州。

神龙初，以茂子璀嗣，开元中，为宗正员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以女嫁之，为右相李林甫劾奏，贬文安郡别驾，终馀杭司马，国除。永泰初，延年婿黔中观察使赵国珍言诸朝，诏以其子

讽嗣王。

韩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后改王徐，为潞州刺史。母昭仪，宇文述女也，宠於高祖，既即位，欲立为后，固辞。元嘉以母宠故，特为帝爱，后出诸子无及者。在潞时，年十五，闻太妃病，涕泣不食。居丧毁甚，太宗数尉勉。少好学，藏书至万卷，皆以古文字参定同异。与弟灵夔友爱，燕见终日如布衣礼，闺门修整，当世称之。

贞观九年，更封韩，迁滑州都督。高宗末，为泽州刺史。武后得政，进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太子太师，越王贞太子太傅，纪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宠，而内将图之。

垂拱中，元嘉徙绛州刺史，与子譔及越王子冲纠合宗室同举兵，未发。会武后诏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诸王曰："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无种矣。"乃为中宗诏，督诸王发兵。冲即以兵五千攻济州，而诸王仓卒兵不至，遂败。元嘉至京师，谋泄，后逼令自杀，年七十。诏改氏元嘉、鲁王、越王为"虺"。

元嘉六子。训，颍川王，蚤卒。谊，武陵王。谌，上党公。譔，黄公，工为辞章，孟利贞尝称其文曰："刘邻之、周思茂不过也。"出为通州刺史，辞疾归，且谋虑越王也。谌通音律，历杭州别驾，与譔俱死。时籍没者众，惟冲、譔家书为多，皆文句详正，秘府所不及。神龙初，追复元嘉爵士，以第五子讷嗣。薨，子叔璩嗣，历国子司业。薨，子炜嗣。建中中，改王郓。后懿宗以郓王即位，复改嗣韩王云。

彭思王元则字彝。初王荆，出为婺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为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为澧州刺史，更折节厉行。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高宗登望春宫，过其丧，哭之恸。

无子，以霍王子绚嗣，龙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开元中，为宗正卿。

郑惠王元懿，始王滕，贞观中，出为兖州刺史，徙王，厉郑、潞、绛三州刺史，实封千户。喜经术，数断大狱，务宽平，高宗嘉之，玺诏褒锡。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十子，长子璥嗣王，为鄂州刺史。薨，子希言嗣，开元中，为右金吾大将军，再为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子，曰自仙、〓。自仙为楚州

别驾，生夷简。〓为陈留公，生宗闵。璥弟琳，安德郡公，生择言，择言生勉。勉、宗闵、夷简皆位宰相，别有传，时称小郑王后，亦曰惠郑王后，以别郑王亮云。

霍王元轨，武德六年始王蜀，与豳、汉二王同封，后徙吴。多材艺，高祖爱之。

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曰："臣愚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为前代孰比？"对曰："经学文雅，汉河间、东平也。至孝行，曾、闵不能过。"帝由是遇益厚。诏纳征女为妃。尝从猎，遇群豕，帝使射之，箦不虚彀，豕为尽。帝抚其背曰："尔艺过人，顾今无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岂不用乎？"

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毁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终身，至忌日，辄累昼不食。十年，徙王，历绛、徐、定三州刺史，实封至千户。所至闭阁读书，以吏事委长史、司马。谦慎未尝与物忤。数引见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於玄平，答曰："无长。"问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见长。若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

突厥寇定州，元轨令开城门，偃旗帜，虏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运潜结贼，诏穷诛支党，元轨以寇近且强，人心危，但杀嘉运，馀无所诘，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几失定州矣。"

王文操者，与贼战，败，二子凤、贤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县抑不为言，元轨廉知之，遣使员祭，上其事。诏赠凤、贤朝散大夫，旌礼其闾。

元轨每朝，数上疏陈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驿咨逮。帝崩，与侍中刘齐贤同知山陵事。元轨淹练故事，齐贤叹曰："是非吾等及已！"尝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答曰："汝当正吾矣，反詋吾以利邪？"不纳。进司徒，出为襄、青二州刺史。越王败，坐尝通谋，徙黔州，槛车载至陈仓，薨。

六子，绪为江都王，纯安定王，馀皆爵为公。绪有名誉，为金州刺史，诛。神龙初，并复官爵，以绪孙晖嗣王，开元中，为左千牛员外将军。

虢庄王凤字季成。始王豳，为邓州刺史。俄徙王，历虢、豫、青三

州刺史，实封千户。喜畋游，遇官属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参军陆英俊几死，因大笑为乐。薨，赠司徒、扬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七子，长子翼嗣，为平阳王。薨，子寓嗣。寓无子，爵不传。次子茂融，以勇闻，垂拱中为申州刺史。黄公譔与越王谋举兵，倚以为助。时诏诸王公赴东都，茂融私问所亲高子贡，子贡报曰："来必死。"乃称疾不朝，以俟兵期。及得越王书，仓卒不能应，僚属劝白其书，擢太子右赞善大夫，俄为党属所引，诛。

中宗更以凤孙邕嗣王，娶韦后妹，累迁秘书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厩。徙王汴。未几，韦氏败，邕杀其妻，送首於朝，议者鄙之。削爵，贬沁州刺史，不事。后复爵，还户二百，累还卫尉卿。薨，子巨嗣。

巨刚锐果决，略通书史，好属辞。天宝五载，出为西河太守。坐资给柳勣支党，贬义阳司马。明年，御史中丞杨慎矜得罪，其附离史敬忠与巨善，又坐免官，锢置南宾郡。召拜夷陵太守。

安禄山陷东京，玄宗方择将帅，张〓言巨有谋，可属大事。召至京师，杨国忠忌之，谓人曰："小儿讵可使对天子？"逾月不得见。帝知之，召入禁中，对合旨，帝大悦，敕宰相与语，久不得罢，国忠怠，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君不尔乎？"巨曰："谁为相公手打贼者乎？"乃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明日谢，帝惊曰："何摄为？"即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艰难时，贼多诈，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

俄兼统岭南何履光、黔中赵国珍、南阳鲁炅三节度使事。时炅战数屈，诏贬为果毅，以来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补过，则何以处之？"帝曰："卿随所处置。"巨至内乡，贼将毕思琛解围走，遂趣南阳，贬炅白衣从军，其暮，称诏复职。

京师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师，兼河南尹、东畿采访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盗没。其妃即张皇后从女弟，内不睦。巨选府县官备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党招货贿，桡政事。宗正卿李遵素私张，发巨赃事，贬遂州刺史。会段子璋反，道遂州，巨仓卒不知所出，即迎谒，为子璋所杀。

子则之，嗜学，年五十馀，尚执经太学，嗣曹王皋荐之。贞元二年，繇睦王府长史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坐与从甥窦申善，贬昭州司马。

道孝王元庆，始王汉，后徙陈，出为赵州刺史。贞观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实封千户。时诸王奉给薄於帝子，至数窶乏，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黄门侍郎褚遂良为太宗从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时，历滑州刺史，以治绩闻，数蒙褒赐。迁徐、沁、卫三州刺史。事母谨，及丧，请躬修坟墓，诏不听。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

九子，诱为嗣，王临淮，为澧州刺史，坐赃削爵。更以次子询之子微嗣，终宗正卿。子炼嗣，广德中，亦至宗正卿。

邓康王元裕，贞观五年始王郐，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与谯、魏、许、密四王同封。累实封至千二百户。

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交。五为州刺史，迁兖州都督。薨，赠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献陵。无子，以江王子广平公炅嗣。薨，子孝先嗣，开元中，为冠军大将军。

舒王元名，始王谯，后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问起居，元名才十岁，保媪言："尚宫有品当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为？"太宗壮之，曰："真吾弟也！"及长，矜严疏财，未尝问家人生业。历五州刺史，实封至千户。

子豫章王亶，洛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训子，手诏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辞曰："臣忝属籍，岂以州郡为仕进资邪？"治石州二十年，数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郑州，境接东畿，诸王贵戚为刺史者纵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为治廉威。进加司空。

武后时，亶为丘神勣所构，系诏狱死，元名坐迁利州，寻被杀。神龙初，诏复官爵，赠司徒。时少子鄅国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开元中，为左威卫将军。薨，子万嗣。薨，子藻嗣。

鲁王灵夔，笃学，善草隶，通音律。初王魏，后王燕，为幽州都督。已而徙王，实封至千户。频历五州刺史，迁太子太师。垂拱元年，徙相州，坐与越王谋起兵，流振州，自杀。

子诜，为清河王，早夭。蔼为范阳王，知越王必败，白发其谋，得不诛。历右散骑常侍，为酷吏所害。神龙初，悉追复王爵，以蔼子道坚嗣。

道坚方严有礼法，闺门肃如也。七为州刺史，迁国子祭酒。开元

中，选授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州据水陆都会，前后刺史多渎利，唯道坚以清毅称。入为宗正卿。薨，赠礼部尚书。子宇嗣，从玄宗至蜀，为右金吾将军。宝应初，皇太子子封鲁王，更封宇为嗣邹王。弟道邃封戴国公，恭默自守，以修山东婚姻故事，数任清职，终尚书右丞。

江安王元祥，始王许，后徙王，四为州刺史，实封至千户。性庸遴，所至营财产无厌。时滕、蒋、虢三王皆贪暴，得其府官者恶之不愿行，故时语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元祥魁大，带十围，食兼数人。韩、虢、魏亦鸿伟，然不逮也。薨，赠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七子，〓为永嘉王，有禽兽行，诛死；皎为武阳王，馀皆爵公，武后时，多及诛。皎子丛，以幼流死岭表，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中宗立，以从子钦嗣王，又以皎封绝，更取弟子继宗嗣，既而以郡王不袭，降澧国公。

密贞王元晓，贞观中为虢州刺史，实封至千户。徙泽州。薨，赠司徒、扬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颖嗣，为南安王。薨，子勖嗣，早薨。神龙初，以颖弟亮养子昙嗣。开元五年，更诏元晓再从孙东莞郡公彻嗣，徙封濮阳郡王，历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始王，实封千户。为金州刺史，骄纵失度。在太宗丧，集官属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罝，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城门夜开，不复有节。高宗以书切责曰："朕以王至亲，不忍致於法，今署下上考，冀愧王心。"

久之，迁洪州都督。官属妻美者，绐为妃召，逼私之。尝为典签崔简妻郑嫚骂，以履抵元婴面血流，乃免。元婴惭，历旬不视事。后坐法削户及亲事帐内之半，谪置滁州。起授寿州刺史，徙隆州，复不循法。隶事参军事裴聿谏正其失，元婴捽辱之。聿入计具奏，帝迁聿六品上阶。帝尝赐诸王彩五百，以元婴及蒋王贪黩，但下书曰："滕叔、蒋弟不须赐，给麻二车，助为钱缗。"二王大惭。武后时，进拜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赠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献陵。

子十八人，长子修琦嗣，为长乐王，馀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诏狱。神龙初，更以少子修信子涉嗣，开元中，授左骁卫将军。薨，子湛

然嗣，从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将军。

列传第五太宗子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后宫生宽，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　，阴妃生祐，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嚣，韦妃生慎，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与长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为皇太子。甫八岁，特敏惠，帝爱之。在谅暗，使裁决庶政，有大体，后每行幸，则令监国。及长，好声色慢游，然惧帝，秘其迹。临朝，言谆谆必忠孝，退乃与群不逞狎慢。左右或进谏，危坐敛容，痛自咎，饰非辩给，谏者拜答不暇，故人人以为贤而莫之察。后过恶寝闻，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承乾憿不悛，往往遣人阴图害之。时魏王泰有美名，帝爱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惧废，与泰交恶。泰亦谋夺长，各树党。东宫有俳儿，善姿首，承乾嬖爱，帝闻震怒，收儿杀之，坐死者数人。承乾意为泰告，望甚。内念儿不已，筑室图其象，赠官树碑，为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处裴回，涕数行下，愈怨怼，称疾不朝，累数月。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燖，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氈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不用命者，披树抶之，或至死，轻者辄腐之。尝曰："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又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谋杀魏王泰，不克，遂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镬臂血■之，谋以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反齐州，承乾谓承基等："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棘耳，岂与齐州等？"会承基连齐王事系狱当死，即上变。帝诏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杂治，废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为废朝，葬以国公礼。子象，为怀州别驾，厥鄂州别驾。开元中，象子适之为宰相，赠还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郇国公。楚王宽，武德三年，出后楚哀王，蚤薨，贞观初追封。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右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藩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哉！”坐与乳媪子博塞，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璟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光宅中，仁遇赦还，适会荣以罪斥，故得袭郁林县男，历岳州别驾，爵郡公。尝使江左，州人遗以金，拒不内。武后遣使者劳曰：“儿，吾家千里驹。”更名千里。自天授后，宗室贤者多株剪，唯千里诡躁不情，数进符瑞诸异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纪。未几，进王成。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数十人斩右延明门以入。太子败，诛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诏还氏及官爵。玮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礻玄，出继蜀王愔。开元中，以傍继国改封广汉郡王，迁太仆卿同正员，薨。

琨，武后时历六州刺史，皆有名。圣历中，为岭南招慰使，安辑反獠，甚得其宜。卒，赠司卫卿。神龙初，赠张掖郡王。开元中，以子祎贵，追封吴王。

祎少有志尚，事继母谨，抚异母弟祗，以友称。当袭封，固让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继嚣后。开元时，亦以傍继徙信安郡王。累为州刺史，治严办。迁礼部尚书、朔方节度使。

初，吐蕃据石堡城，数盗塞，诏祎与河西、陇右议攻取。既到屯，诹日进师。或谓：“城险，贼所爱，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军必奔，不如持重伺贼势。”祎曰：“人臣之节，岂惮险不进乎？必众寡不敌者，吾以死继之。”于是分兵迮贼路，督诸将倍道进，遂拔之。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号其城曰振武军。契丹牙官可突于叛，诏拜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讨之，敕祎以副。王不行，故祎率裴耀卿诸将分道出范阳北，击二蕃，破之，禽酋长以还，余部窜伏。

加开府仪同三司，领关内支度营田采访处置使，授二子官。祎功多，执政害之，赏不雠，为当时所恨。久之，擢兵部尚书，为朔方节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历滑、怀二州。天宝初，以太子少师致仕。明年，迁太师，未拜，薨。祎治家严，教子有法度，故峘、峄、岘皆显。

峘性质厚，历宦有美名，以王孙封赵国公。杨国忠乱政，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阳太守，以清简为二千石最。方入计，而玄宗入蜀，即走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郭千仞反，与陈玄礼共讨平之。上皇还京，迁户部尚书，改越国。乾元元年，持节都统江淮节度宣慰观察使。都统之号，自峘始。明年，宋州刺史刘展有异志，诏拜展为淮南节度使，密诏峘与杨州长史邓景山图之。时展强扈，既受诏，即悉兵度淮，峘、景山拒之，战寿春，败绩，峘走丹阳。诏贬袁州司马，卒于官，赠扬州大都督。弟岘别传。

祗封嗣吴王，出为东平太守。安禄山反，河南、陈留、荥阳、灵昌相继陷，祗募兵拒贼，玄宗壮之。累迁陈留太守，持节河南道节度采访使。历太仆、宗正卿。代宗大历时，祗既宗室老，以太子宾客为集贤院待制。是时，勋望大臣无职事者皆得待诏于院，给飧钱署舍以厚其礼，自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为之。子巘，以廕补五品官。祗薨，兄岵得罪，乃以巘嗣王。累至宗正卿，检校刑部尚书。薨，赠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历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风雨。收恤甥侄，慈爱过人，家无留储，公卿合赙乃克葬。璟，神龙初封归政郡王，历宗正卿，坐千里事，贬南州司马。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卫，继怀王后。又徙封越，为扬州大都督。再迁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属文，诏即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又以泰大腰腹，听乘小舆至朝。司马苏勖劝泰延宾客著书，如古贤王。泰乃奏撰《括地志》，于是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撰次。卫尉供帐，光禄给食，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泰悟其过，欲速成，乃分道计州，繙缉疏录，凡五百五十篇，历四期成。诏藏秘阁，所赐万段。后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长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赐帛。又泰月禀过皇太子远甚，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圣人尊嫡卑庶，谓之储君，故用物不会，与王共之，庶子不得为比，所以塞嫌萌，杜祸源。先王法制，本诸人情，知有国家者必有嫡庶，庶子虽爱，不得过嫡子。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今魏王禀料过东宫，议者以为非是。昔汉窦太后爱梁王，封四十余城。王筑苑三百里，治宫室，为复道，费财巨万，出警人跸，一不

得意，遂发病死。宣帝亦骄淮阳王，几至于败，辅以退让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閤，且当示以节俭，自可在后月加岁增。又宜择师傅，教以谦俭，勉以文学，就成德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为陛下爱子，欲安全之，则不当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东宫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论者为不可。虽时与事异，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愿罢之，成王以宠为惧之美。”帝悟，乃止。时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计倾之，乃引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布腹心，而韦挺、杜楚客相继摄府事。二人者，为泰要结中朝臣，津介赂遗，群臣更附为朋党。承乾惧，阴遣人称泰府典签诣玄武门上封，帝省之，书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诘，不获。既而太子败，帝阴许立泰，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泰微知之，因语晋王：“尔善元昌，得无及乎？”王忧甚，帝怪之，以故对，帝怃然悟。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即幽泰将作监，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王东莱。因诏：“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然帝犹谓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雉奴，高宗小字。泰寻改王顺阳，居均州之郧乡。帝尝持泰表语左右曰：“泰文辞可喜，岂非才士？我心念泰无已时，但为社稷计，遣居外，使两相完也。”二十一年进王濮。高宗即位，诏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异等。薨郧乡，年三十五，赠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时为酷吏所陷，贬昭州别驾，薨。子峤，神龙初得嗣王。开元中为国子祭酒，以罪贬邓州别驾，薨。徽封新安郡王。

庶人祐字赞。武德八年，王宜阳，进王楚，又王燕，已乃封齐，领齐州都督。贞观十一年始归国。以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师。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愉人也，说祐曰：“王兄弟多，即上万岁后，何以自全？要须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亮谒祐，祐悦，赐金帛，使募剑客。十五年还州。初，帝用王府长史、司马，必取骨鲠敢言者，有过失辄闻。而祐溺群小，好弋猎，长史薛大鼎屡谏不听，帝以辅王无状，免之，更用权万纪。万纪性刚急，以法绳祐。有昝君谟、梁猛虎者，骑射得幸，万纪斥之，祐私引与狎昵。帝数以书让祐，万纪恐并获罪，即说祐曰：“王，上爱子，上欲王改悔，故数教责王。诚能饬躬引咎，万纪请入朝言之，上意宜解。”祐因上书谢罪。万纪见帝，言祐且自新，帝悦，厚赐万纪，而仍谯戒祐。祐闻万纪见劳，而己蒙责，以为卖己，益不平。会万纪又以

疑贰系君谟等，制祐不出国门，悉暴祐罪于朝，祐不胜忿。有诏刑部尚书刘德威临讯，颇实，帝召祐、万纪还京师。祐与燕弘亮等谋，射杀万纪，支解之。左右劝祐遂发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悉发，私署左右上柱国，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托东、托西等王，斥库赀行赏，驱人筑堞浚隍，缮甲兵。人恶之，皆夜缒亡去。诏兵部尚书李勣与刘德威发便道兵讨之。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对其妃宴乐。语官军，则弘亮妄言："王毋忧，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信爱弘亮，闻之喜。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往吾子，今国仇，我上惭皇天，下愧后土。"题毕，涕而遣。祐檄诸县，县辄以闻。祐穷蹙，上表曰："臣，帝子也，为万纪谗构，上天降灵，罪人斯得。臣狂失心，惝怳惊悸，左右无兵，即欲颠走，所以颇仗械以自卫护。"时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或劝祐虏子女走豆子为盗，计未决，兵曹杜行敏夜勒兵凿垣入，祐与弘亮等闭门拒，至日中，行敏呼曰："吾为国讨贼，不速降，且焚。"士积薪，祐乃出，执送京师。赐死内侍省，贬为庶人，葬以国公礼。诏齐州给复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祐喜养斗鸭，方未反，狸齰鸭四十余，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十余人。祐之乱，州人罗石头数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杀之。诏赠亳州刺史。祐尝引骑徇邑聚，野人高君状曰；"上亲平寇难，土地甲兵不胜计。今王以数千人为乱，犹一手摇泰山，又如君父何？"祐击禽之，愧其言，不能杀。诏擢榆社令。

蜀悼王愔，贞观五年始王梁，与郯、汉、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实封八百户。出为岐州刺史。数畋游，为非法，帝频责教，不悛，怒曰："禽兽可扰于人，铁石可为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户及国官半，徙虢州。久之，还户，增至千。复出驰弋，败民稼。典军杨道整叩马谏，愔捽击之。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贬黄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冲都尉。吴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废为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王，薨。咸亨初，复爵士，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后时谪死归诚州。神龙初，以朗陵王玮子礻俞嗣。

蒋王恽，始王郯，又徙王蒋，拜安州都督，赐实封千户。永徽三年，徙梁州。恽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车，所经州县骚然护送，为有司劾奏，诏贷不问。上元中，迁箕州刺史。录事参军张君彻诬告恽反，诏使者按验，恽惶惧自杀。高宗知其枉，斩君彻，赠恽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三子：炜、煌、休道。炜初王汝南郡，恽薨，遂嗣王，为武后所害。神龙初，以嫡孙绍宗为嗣蒋王，薨，子钦福嗣，为率更令。煌封蔡国公。孙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禄山反，自

拔归京师。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初，诏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岁乃得归。拜礼部尚书，改太子宾客。休道子琚，神龙初封嗣赵王，开元中改王中山。

越王贞，始王汉，后徙原，已乃封越。贞善骑射，涉文史，有吏干，为宗室材王。武后初，迁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废居房陵，贞乃与韩王元嘉及王子黄公譔，鲁王灵夔、王子范阳王蔼，霍王元轨、王子江都王绪，及子琅邪王冲计议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礼，共疑后遂大诛戮不遗种，事且急，譔乃矫帝玺书赐冲曰："朕幽絷，诸王宜即起兵。"于是命长史萧德琮募兵，告诸王师期。八月，冲先发，诸王莫有应者，独贞将兵攻上蔡，破之，而冲已败。贞稍徇属县，得士七千，列五营：贞为中营，以裴守德为大将军，领中营；赵成美为左中郎将，领左营；闾弘道为右中郎将，领右营；安摩诃为郎将，领后军；王孝志为右将军，领前军。以韦庆礼为司马，署官五百。然肋诱无斗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韬卫大将军曲崇裕、夏官尚书岑长倩率兵十万讨之，以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乃下诏削贞父子属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贞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贞乃闭门守。守德者，骁勇士。贞始起，以女妻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杀贞自赎。会军薄城，家人白贞："今事乃尔，王岂受戮辱者邪？"即仰药死。规自杀，守德与主俱缢。起凡二十日败。始，贞临水自鉴，不见其首，恶之，未几及祸。冲，贞长子也。好学，勇而才，累迁博州刺史。初发，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马玄素领兵先乘城，冲攻之，因风，积薪焚其门，火作风反，众心沮解，其属董元寂诵言："王与国家战，乃反尔。"冲斩以徇，众惧，遂溃，唯家僮数十从之，乃走博州，为当关刺死。后命丘神勣讨之，兵未至，冲已死，起七日败。二弟：茜、温。茜，常山公，坐死。温以前告，流岭南。初，贞腾檄寿州刺史赵瑰，谕以兴兵且假道。瑰得檄，许为应，瑰妻常乐长公主亦趣诸王蚤立功，故瑰与主皆死。济州刺史薛顗与其弟绍谋应冲，率所部庸、调，治兵募士，冲败，下狱死。顗，驸马都尉瓘之子，母城阳长公主，封河东县侯。绍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钤卫员外将军，以主婿不加戮，饿死河南狱。神龙初，敬晖等奏冲父子死社稷，请复爵土，为武三思等沮罢。开元四年，乃复爵土，有司谥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诏："王嗣绝国除，朕甚悼焉。其以贞从孙故许王子夔国公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传。贞最幼息珍子谪岭表，数世不能归。开成中，女孙持四世柩北还，求祔王茔。诏嘉悯，敕宗正寺、京兆府为访其兆，非陪陵者听葬。女名元真，为道士。

纪王慎，始王申，后徙纪，食户八百。贞观中，迁襄州刺史，以治当最，天子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二十三年，进户至千。文明初，累迁太子太师、贝州刺史。慎少好学，善星步，与越王齐名，当世号“纪越”。初，贞连诸王起兵，慎知时未可，独拒不与合。将就诛而免，改氏“虺”，载以槛车，谪巴州，薨于道。七子：续、琮、睿、秀、献、钦、证。续与秀最知名。续王东平，历和州刺史，薨。琮义阳王，睿楚国公，秀襄阳郡公，献广化郡公，钦建平郡公，五人并为武后所杀。神龙初，以证嗣王，擢左骁卫将军，薨。子行同嗣。琮三子：行远、行芳、行休。始，琮与二弟同死桂林。开元四年，行休请身迎柩，既至，无封树，议者谓不可复得。行休归，地布席以祈。是夜梦王乘舟，舟判为二。既而适野，见东洲中断，乃悟焉。又灵堂锁一夕茎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并。使卜人筮之，曰：“屈，于文为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并，三殡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发之如言，而一节独阙。行休号而寝，梦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殡南得之。于是以三丧归，陪葬昭陵，赠琮陈州刺史。永昌时，行远、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远先就戮，行芳幼当赦，抱持请代，遂与俱死，西南人称死悌云。慎女东光县主，始八岁，闻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绐云已愈，主察颜色未平，终不肯御，内外称之。长适太子司议郎裴仲将。时妃、主多恃贵，以奢豫相矜，主独俭素，姊弟诮曰：“人生富贵在得志，独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礼，今行之不违，非得志谓何？且自古贤妃淑女以恭逊著名，骄纵败德，况荣宠贵盛，傥来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号恸，呕血数升。免丧，绝膏沐者二十年。始，诸王、妃、主自垂拱后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龙初，诏州县普加求访，祭以牲牢，复官爵，诸王皆陪葬昭、献二陵。主闻，感恸，卒，敕其子曰：“为我谢亲戚，酷愤已雪，下见先王无恨矣！”中宗为举哀章善门，下诏褒扬。

江殇王嚣，封之明年薨，无后。

代王简，已封薨，无后。

赵王福，贞观十三年始王，出后隐太子。累迁梁州都督，实封八百户。薨，赠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无子，神龙初，以蒋王恽孙思顺嗣王。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徵谏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贞观二十一年，始王曹，累为都督、刺史。高宗诏出后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贤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谢祐逼杀之，

帝闻，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云中，陪葬昭陵。三子：俊、杰、备。俊嗣王，南州别驾，杰为黎国公，垂拱时并及诛。神龙初，以杰子胤为嗣曹王。是时，诸王子孙自岭外还，入见中宗，皆号恸，帝为泣下。初，武后时，壮者诛死，幼皆没为官奴，或匿人间庸保。至是，相继出，帝随属远近封拜云。后备自南还，诏停胤封而封备，历卫尉少卿同正员，薨。开元十二年，复封胤。薨，子戢嗣，位左卫率府中郎将。子皋嗣。

皋字子兰，少补左司御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嗣王。事母太妃郑以孝闻。安禄山反，奉母逃民间，间走蜀，谒玄宗，由都水使者迁左领军将军。上元初旱歉，皋禄不足养，请补外，不许，乃故抵轻法，贬温州长史，俄摄州事。州大饥，发官廪数十万石赈饿者，僚史叩庭请先以闻，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后发哉？苟杀我而活众，其利大矣！"既贷，乃自劾，优诏开许，就进少府监。时殿中侍御史李钧与其弟京兆法曹参军锷宦既遂，不肯还乡，母穷不自给。皋行县见之，叹曰："入则孝，出则悌，有余力则学。若二子者可与事君乎哉？"举劾之，并锢死。召还，未得见，即上书言治道，诏授衡州刺史，为观察使谩劾，贬潮州。会杨炎起道州为宰相，知皋直，复用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讯，皋惧忧其母，出则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为潮，以迁入告。至是复位，乃言其实。建中元年，进拜湖南观察使。前帅辛京杲贪虐，使部将王国良戍武冈，赖其富，即劾以死，国良恐，据县反，敛荆、黔、洪、桂兵讨之，再岁不能下。皋至，遗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者，特逃谗抗死尔！将军遇我，可以降，我固为京杲诬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将军哉？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得书，喜且畏，因请降，然内尚首鼠。皋即日单骑称使者造国良垒，贼延使者入，皋大呼其军曰："有识曹王者乎？乃我也。来受良降，良今安在？"一军愕眙，不敢动，国良迎拜，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昆弟，则尽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诏赦之，赐名惟新。

明年，持母丧至江陵。会梁崇义反，夺为左卫大将军，复观察湖南。李希烈反，迁江西节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将吏曰："有功未申与怀器谋不发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潜、刘旻，悉补大将。擢王锷为中军，以马彝、许孟容为幕府。治战舰，裒兵二万，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将五百人，教以秦兵团力法，联其赏罚，弛张如一，乃约以五百人击慎卒二千五百，莫能当其锋，即尽以教之。初，慎尝从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惧为皋用，即反间，德宗信

之，将诛慎，皋请赦之，使自效。会与贼夹江阵，皋勉慎立功，以所乘马及其铠赐之，使将先锋，斩贼数百级，乃免。

贼栅蔡山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引兵舰循崖溯江上。贼闻，以羸师保栅，悉军行江北，与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顺流下，攻蔡山，拔之。间一日，贼救至，遂大败，乃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平黄州，兵益振。

会舒王为元帅，授皋前军兵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盐铁使包佶为陈少游所窘，以运艚溯江，次蕲口，希烈使杜少诚将步骑三万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御于永安，走之。以功进工部尚书。帝驻梁州，皋之贡助相望。以天子处外，乃不敢居城府，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县为军市。改户部尚书。又遣伊慎、王锷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刘戒虚以步骑八千援之，皋命李伯潜迎击于应山，俘之，遂下安州，斩伪刺史王嘉祥。希烈别遣兵援隋州，皋破之厉乡，因下平静、白雁关，贼遂不敢南略。迁荆南节度使，赐实封三百户。凡战大小三十二，取州五、县二十，斩首三万三千，禽生万六千，未尝败。师所过，不敢伐桑枣、践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与贼接，皋转战数千里，饷路遂通，江汉倚皋为固。淮西平，乃请护丧归东都，帝走中人赠吊。讫葬来朝，还就镇。初，江陵东北傍汉有古鄣，不治，岁辄溢。皋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顷。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构二桥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余家。繇荆抵乐乡二百里，其间墟聚凡数十，不井饮，皋始命凿井以便人。贞元初，吴少诚擅蔡，故徙皋镇山南东道，割隋、汝以益军，练兵峙粮，市回鹘马以益战骑，岁时大畋以教士，少诚畏之。皋性勤俭，能知人疾苦。参听微隐，尽得吏下短长，其赏罚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疾进，驶于阵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长。以物遗人，必自视衡量，库帛皆印署，以杜吏谩。扶凤马彝未知名，皋识之，卒以正直称。张柬之有园圃在襄阳，皋尝宴集，将市取之。彝曰："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孙鬻乎？"皋谢曰："主吏失词，以为君羞，微君安得闻此言？"卒年六十，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成。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飘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盂形，所容二豆，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

子象古、道古。

象古，元和中，自衡州刺史擢安南都护，贪纵不法。驩州刺史杨清者，蛮酋也，象古忌其豪，召为牙门将，常郁郁思乱。会讨黄贼，象古

发甲助之，乃授清兵三千。清与子志烈还袭安南，杀象古并其家。诏赦清为琼州刺史，以桂仲武为都护。清拒命，仲武分谕渠酋，兵皆附，破城，斩清，夷其族。

道古，举进士，献书阙下，擢校书郎、集贤院学士。累迁司门员外郎，历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绰镇鄂岳，为飞谮上闻，宪宗欲代之。裴度言："嗣曹王皋尝能以江汉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将，必有功。"会道古自黔中观察使入朝，乃代公绰，倍道入其军，公绰惶遽出，财赀皆被夺。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郛，进围中城。守卒夜驱女子登而噪，发悬门以出，道古众乱，多死于贼。李听守安州，未尝败，道古诬逐之。自将出穆陵关，士卒骄，不能制，又度支钱道古悉以馈权幸，故赐不给，其下怨怒，战不甚力，贼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无功。淮西平，加检校御史大夫，召为宗正卿、左金吾将军。帝喜服饵，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谓能化金为不死药，乃因宰相皇甫镈以闻，俄会帝崩。穆宗为太子，恶之，既立，诛泌，贬镈，斥道古为循州司马。终以服丹欧血死。长庆初，诏还其官。道古巧于宦，便佞倾下，游公卿间，常与奕博，伪不胜，厚进所偿，嗜利者多得其欢心，故少盗美名。及死，卖宅以葬。

列传第六三宗诸子

高宗八子：后宫刘生忠，郑生孝，杨生上金，萧淑妃生素节，武后生弘、贤、中宗皇帝、睿宗皇帝。

燕王忠，字正本。帝始为太子而忠生，宴宫中，俄而太宗临幸，诏宫臣曰："朕始有孙，欲共为乐。"酒酣，帝起舞，以属群臣，在位皆舞，赉赐有差。贞观二十年，始王陈。永徽初，拜雍州牧。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后废，武后子弘甫三岁，许敬宗希后旨，建言："国有正嫡，太子宜同汉刘强故事。"帝召见敬宗曰："立嫡若何？"对曰："正本则万事治，太子，国本也。且东宫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窃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计。"帝曰："忠固自让。"敬宗曰："能为太伯，不亦善乎？"于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赐甲第，实封户二千，物二万段。俄徙房州刺史。忠寝惧不聊生，至衣妇人衣，备刺客。数有妖梦，尝自占。事露，废为庶人，囚黔州承乾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胜得罪于武后，敬宗乃诬忠及上官仪与伏胜谋反，赐死，年二十二。无子。明年，太子弘表请收葬，许之。神龙初，追封，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原悼王孝，永徽元年，始王许，与杞、雍二王同封。早薨。神龙初，追封及谥。

泽王上金，始王杞。永徽三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历鄜、寿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诬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久之，后阳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听朝集，义阳、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诏上金、素节、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毕，又徙王泽。历五州刺史。载初中，武承嗣讽周兴诬上金、素节谋反，召系御史狱。上金闻素节已被杀，即雉经，七子并流死显州。神龙初，追还官爵，以子义珣嗣王。义珣始被谪，匿身为佣保，而嗣许王瓘〗利其爵邑，告义珣假冒，复流岭外。开元初，以素节子璆为后，而玉真公主表义珣实上金子，乃夺璆爵，复使义珣嗣王，拜率更令。薨，子潓嗣。

许王素节，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羁丱，即诵书日千言。师事徐齐聃，淬勉自强，帝爱之。转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被谮死，出素节为申州刺史。乾封初，诏素节病无入朝。而实不病，乃著《忠孝论》自明。

仓曹参军张柬之以闻，欲帝省其诬，武后滋不悦，坐受赇降王鄱阳，削封户什七，徙置袁州，锢终身。仪凤三年，为岳州刺史，更王葛，又徙王，历三州刺史。与上金同追逮赴都，道闻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须哭哉？"至龙门驿被缢，年四十三，葬以庶人礼。子瑛等九人并诛，惟琳、瓘、璆、钦古尚幼，长囚雷州。中宗复位，追故封，又赠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陪葬乾陵。诏瓘嗣王，实封户四百。开元初，封琳为嗣越王，璆嗣泽王。琳至右监门卫将军，子随封夔国公。瓘为卫尉卿，以抑上金子不得封，贬鄂州别驾。因诏外继嗣王者皆归宗，乃以嗣江王祎为信安王，嗣蜀王礻俞为广汉王，嗣密王彻为濮阳王，嗣曹王臻为济国公，嗣赵王琚为中山王，武阳王继宗为澧国公。瓘累迁太子詹事。薨，赠蜀郡大都督。二子解、需皆幼，以璆子益嗣。天宝十四载，解始袭封王。

璆，初封嗣泽王，降为郢国公，宫宗正、光禄卿，进封褒信王。初，张九龄撰《龙池颂》，刊石兴庆宫，宗子以为不称盛德，更命璆为颂，建花萼楼北。天宝初，复拜宗正卿。性友弟聪敏，宗子有一善，无不荐延，故宗室在省闼者多璆所启。薨，赠江陵郡大都督。三子：谦为郢国公、梓州刺史，巽汝南郡公。钦古封巳国公，子贲嗣。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与潞王同封。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废卷曰："圣人垂训，何书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褒善以劝，贬恶以诫，故商臣之罪虽千载犹不得灭。"弘曰："然所不忍闻，愿读它书。"瑜拜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资，黜凶悖之迹，不存视听。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请改受《礼》。"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中舍人杨思俭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号《瑶山玉彩》，凡五百篇。书奏，帝赐物三万段，余臣赐有差。又诏五日一赴光顺门决事。总章元年，释采国学，请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制可。会有司以征辽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属没官。弘谏以为"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略若溺、压死，而军法不因战亡，则同队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属与真亡者同没。《传》曰：'与杀不辜，宁失不经。'臣请条别其科，无使沦胥"。诏可。帝幸东都，诏监国。时关中饥，弘视庑下兵食有榆皮、蓬实者，悄然命家令寺给米。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又请以同州沙苑分假贫民。会纳妃裴，而有司奏费用白雁，适苑中获之，帝喜曰："汉获硃雁，为乐府歌。今得

白雁为婚贽，婚乃人伦首，我则无惭。”礼毕，曲赦岐州。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耽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诏曰：“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葬缑氏，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释服。帝自制《睿德纪》，刻石陵侧。营陵费巨亿，人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妃薨，谥哀皇后。无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诏以主祔太庙，号义宗。开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庙东都，以谥名庙。”诏可。于是罢义宗号。妃即裴居道女，有妇德，而居道以妃故拜内史纳言，历太子少保、翼国公，为酷吏所陷，下狱死。

章怀太子贤字明允。容止端重，少为帝爱。甫数岁，读书一览辄不忘，至《论语》“贤贤易色”，一再诵之。帝问故，对曰：“性实爱此。”帝语李世勣，称其夙敏。始王潞，历幽州都督、雍州牧。徙王沛，累进扬州大都督、右卫大将军。更名德。徙王雍，仍领雍州牧、凉州大都督，实封千户。上元年，复名贤。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皇太子。俄诏监国，贤于处决尤明审，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贤又招集诸儒：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注范晔《后汉书》。书奏，帝优赐段物数万。时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左道为武后所信，崇俨言英王类太宗，而相王贵，贤闻，恶之。宫人或传贤乃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益疑，而后撰《少阳政范》、《孝子传》赐贤，数以书让勒，愈不安。调露中，天子在东都，崇俨为盗所杀，后疑出贤谋，遣人发太子阴事，诏薛元超、裴炎、高智周杂治之，获甲数百首于东宫。帝素爱贤，薄其罪，后曰：“贤怀逆，大义灭亲，不可赦。”乃废为庶人，焚甲天津桥，贬大安普州刺史，流讷言于振州，坐徙者十余人。开耀元年，徙贤巴州。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检卫贤第，迫令自杀，年三十四。后举哀显福门，贬神勣叠州刺史，追复旧王。神龙初，赠司徒，遣使迎丧，陪葬乾陵。睿宗立，追赠皇太子及谥。三子：光顺、守礼、守义。光顺为乐安王，徙义丰，被诛。守义为犍为王，徙封桂阳，薨。先天中，追封光顺莒王，守义毕王。

守礼嗣王，始名光仁，授太子洗马。武后革命，畏疾宗室，而守礼以父得罪，与睿宗诸子闭处宫中十余年。睿宗封相王，许出外邸，于是守礼等始居外，改司议郎。中宗即位，复故封，拜光禄卿，实封户五百。唐隆元年，进封邠王。睿宗立，兼检校左金吾卫大将军，出为幽州

刺史，遥兼单于大都护，迁司空。开元初，累为州刺史。时宁、申、岐、薛王同为刺史，皆择僚首持纲纪。守礼惟弋猎酣乐，不领事，故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礼皆为邠府长史、州佐，督检之。后还诸王京师，守礼以外支为王，不甚才而多宠嬖，子六十余人，无可称者。常负息钱数百万。或劝少治居产，守礼曰："岂天子兄无葬者邪？"诸王每白上以为欢。岐王尝奏守礼知雨，□易帝问故，答曰："臣无它，当天后时，太子被罪，臣幽宫中，岁被敕杖凡四三，累创痕肤，前雨则沈懑，霁则佳，以此知之。"因泣下，帝为恻然。薨，年七十，赠太尉。子承宏、承宁、承寀可记者。承宏，爵广武王，坐交非其人，贬房州别驾，还为宗正卿。广德元年，吐蕃入京师，天子如陕，虏宰相马重英立承宏为帝，以翰林学士于可封、霍瑰为宰相。贼退，诏放承宏于华州，死。承宁封嗣邠王。承寀，煌王，拜宗正卿，与仆固怀恩使回纥和亲，即纳其女为妃，封毘伽公主。薨，赠司空。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阶，亲王子服绯。开元中，张九龄奏："宁、薛及邠王三子为王者赐紫，余皆服绯，官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属仍员外置。"后从帝至蜀者皆服紫。

中宗四子：韦庶人生重润，后宫生重福、重俊、殇帝。

懿德太子重润，本名重照，避武后讳改焉。帝为皇太子时，生东宫，高宗喜甚，乳月满，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帝问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庆，对曰："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于古无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对曰："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孙，本支千亿之庆。"帝悦，诏议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然卒不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中宗失位，太孙府废，贬庶人，别囚之。帝复位，封邵王。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谮重润与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窃议，后怒，杖杀之，年十九。重润秀容仪，以孝爱称，诛不缘罪，人皆流涕。神龙初，追赠皇太子及谥，陪葬乾陵，号墓为陵，赠主为公主。

谯王重福，高宗时王唐昌郡，徙封平恩。长安末乃进王。神龙初，韦庶人谮与张易之兄弟陷重润，贬濮州员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领事。景龙三年，中宗亲郊，赦天下，十恶者咸宥，流人得还。重福不得归，自陈"苍生皆自新，而一子摈弃，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报。韦后得政，诏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薛思简以兵护守。睿宗立，徙集州，未行，洛阳男子张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平大

难，安可越居大位？昔汉诛诸吕，乃东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愿王来。王若阴幸东都，杀留守，拥兵西据陕，徇河南、河北，天下可图也。”重福又遣灵均与其党郑愔计，愔亦密招重福为天子，豫尊睿宗为皇季叔，重茂皇太弟，制称中元克复元年，愔自署左丞相，知内外文武事，以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出征事，其余以次除署。重福自均州与灵均乘驿趋东都，舍驸马裴巽家。洛阳令候巽，重福惊，遽出，欲劫左右屯营兵，至天津桥，愿从者数百人。侍御史李邕遇之，先驰至右屯营，呼曰：“谯王得罪先帝，擅入都为乱。公等勉立功取富贵。”稍稍闭皇城诸门以拒。重福徇右营不能动，趋左掖门，已阖，怒，纵火烧之。左营兵寝逼，众遂溃，重福走山谷。明日，留守裴谈总兵大索，投漕渠死，年三十一，砾其尸。帝诏以三品礼葬。

节愍太子重俊，圣历三年王义兴，神龙初，王卫，拜洛州牧，实封千户。俄领扬州大都督。明年为皇太子，与太后丧，杀册礼，诏在籓食封，岁纳东宫。给事中卢粲上言：“太子与列国同入封，不可为法。”诏罢之。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既杨璥、武崇训为宾客，二人冯贵宠，无学术，惟狗马蹴踘相戏昵。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诤导，右庶子平贞慎又献《孝经议》、《养德》等传，太子纳而不克用。武三思挟韦后势，将图逆，内忌太子，而崇训又三思子，尚安乐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韦出，詈为奴，数请废，自为皇太女。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左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矫发左羽林及千骑兵杀三思、崇训并其党十余人，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守宫城，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入，索韦后、安乐公主、昭容上官所在。后挟帝升玄武门，宰相杨再思、苏瑰、李峤及宗楚客、纪处讷统兵二千余人守太极殿，帝召右羽林将军刘仁景等率留军飞骑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进。帝据槛语千骑曰：“尔乃我爪牙，何忽为乱？能斩贼者有赏。”于是士倒戈斩多祚，余党溃。重俊亡入终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赵思慎追之，重俊憩于野，为左右所杀。诏殊首朝堂，献太庙，并以告三思、崇训柩。睿宗立，加赠谥，陪葬定陵。

初，重俊被害，官属莫敢视，惟永和丞甯嘉勖号哭，解衣裹其首，时人义之；楚客怒，收付狱，贬平兴丞，卒。至是，亦赠永和令。

重俊子宗晖，景云三年封湖阳郡王，天宝中，至太常员外卿，薨。

睿宗六子：肃明皇后生宪，宫人柳生捻，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崔孺人生范，王德妃生业，后宫生隆悌。

让皇帝宪，始王永平。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閤，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閤。中宗立，改王蔡，固辞不敢当。唐隆元年，进封宋。

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帝嘉宪让，遂许之，立楚王为皇太子，以宪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实封至二千户，赐甲第，物段五千，良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进尚书左仆射，又兼司徒。让司徒，更为太子宾客。

时太平公主有丑图，姚元崇、宋璟白帝，请出宪及申王成义为刺史，以销释阴计，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进司空。玄宗既讨定萧、岑之难，进宪位太尉，赠千户，固辞，更授开府仪同三司，解太尉、扬州大都督。徙王宁，又兼太常卿。开元十四年，表解卿。久之，复为太尉。历泽、岐、泾三州刺史，累封至五千五百户。二十九年薨。

初，帝五子列第东都积善坊，号"五王子宅"。及赐第上都隆庆坊，亦号"五王宅"。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后，尽以隆庆旧邸为兴庆宫，而赐宪及薛王第于胜业坊，申、岐二王居安兴坊，环列宫侧。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帝于敦睦盖天性然，虽谗邪乱其间，而卒无以摇。时有脊□鸲千数集麟德殿廷树，翔栖浃日。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为作颂。

宪尤谨畏，未尝干政而与人交，帝益信重，尝以书赐宪等曰："魏文帝诗：'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仟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朕每言服药而求羽翼，宁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陈思王之才，足以经国，绝其朝谒，卒使忧死，魏祚未终，司马氏夺之，岂神丸效耶？虞舜至圣，舍象傲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数千载，天下归善焉，此朕废寝忘食所慕叹也。顷因余暇，选仟录得神方，云饵之必寿。今持此药，愿与兄弟共之，偕至长龄，永永无极也。"后申王等相继薨，唯宪在，帝亲待愈益厚。每生

日必幸其第为寿，往往留宿；居常无日不赐遗，尚食总监及四方所献酒酪异馔；皆分饷之。宪尝请岁尽录赐目付史官，必数百纸。后有疾，护医将膳，骑相望也。僧崇一者疗之，少损，帝喜甚，赐绯袍、银鱼。已而疾寝剧，薨，年六十三。帝失声号恸，左右皆泣下。

帝以宪实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号不称，乃追谥让皇帝，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常卿韦縚持节奉册。其子璡表陈宪宿素退让，不敢当大号。制不许。及敛，出天子服一称，诏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以手书寘灵坐，赠妃元为恭皇后，葬桥陵旁。及葬，敕中使谕璡等，送终之具，使众见之，示以俭薄。所司请如诸陵，设千味食内圹中，监护使耀卿建言："尚食料水陆千余种及马、牛、驴、犊、麞、鹿、鹅、鸭、鱼、雁体节之味，并药酒三十名，盛夏胎养，不可多杀，考求礼据，无所凭依。陛下每申让帝之志，务存约素，请蠲省折衷。"诏可。既发引，大雨，有诏庆王潭等涉涂泥，步送十里，号其墓曰惠陵。

宪尝从帝按舞万岁楼，帝从复道上见卫士已食，弃其余窦中。帝怒，诏高力士杖杀之，宪从容曰："从复道上窥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体，岂以性命轻于余飨乎？"帝遽止，谓力士曰："王于我，可谓有急难也。不然，且误杀士。"又凉州献新曲，帝御便坐，召诸王观之。宪曰："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帝默然。及安、史乱，世乃思宪审音云。

宪本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谥，与申王成义俱改今名。宪子十九人，其闻者璡、嗣庄、琳、瑀。

璡、嗣庄、琳、瑀。

璡眉宇秀整，性谨絜，善射，帝爱之。封汝阳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梁涉等善。薨，赠太子太师。

嗣庄幼有令名，为太子谕德，封济阴王。薨，赠幽州大都督。

琳以秘书监为嗣宁王，从天子幸蜀，薨。

瑀早有材望，伟仪观。始封陇西郡公。从帝幸蜀，至河池，封汉中王，山南西道防御使。乾元初，宁国公主降回纥，诏瑀以特进、太常卿持节册拜回纥为威远可汗。瑀亦知音，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音，顾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识之，曰："何故卧吹？"笛工惊

谢。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云。肃宗诏收群臣马助战，瑀与魏少游等持不可。帝怒，贬蓬州长史。薨，赠太子太师，谥曰宣。孙景俭。

景俭字宽中。及进士第。强记多闻，善言古成败王霸大略，高自负，于士大夫无所屈。王叔文等更誉之，以为管仲、诸葛亮比。叔文败，景俭以母丧得不坐。韦夏卿守东都，辟幕府。窦群任中丞，引为监察御史，群贬，景俭亦为江陵户曹参军。累擢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不见用，复为澧州刺史。素与元稹、李绅善。二人方在翰林，言其才。及延英奉辞，景俭自陈见抑远，穆宗怜之，追诏为仓部员外郎，不遣。阅月，拜谏议大夫。性矜诞，使酒纵气，语侵宰相，萧俯、段文昌诉于帝，贬建州刺史。稹得君，为之助，故还为谏议大夫。与冯宿、杨嗣复、温造、李肇等集史官独孤朗所，景俭醉，至中书，慢骂宰相王播、崔植、杜元颖，吏为逊言厚谢，乃去，坐贬漳州刺史，宿等皆逐矣。未及漳，稹辅政，改楚州刺史，议者谓景俭辱丞相，贬未至即迁，非是。稹惧，改少府少监，悉还宿等。景俭既湮厄不得志，卒。然其为人轻财，笃于义，既没，士怅悼之。

惠庄太子揔，本名成义。初生，武后以母贱，欲不齿，以示浮屠万回，回诡曰：“此西土树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垂拱三年，始王恒，与卫、赵二王同封。俄改王衡阳。睿宗立，进王申，与岐、薛二王同封。累迁右卫、金吾二大将军，实封至千户。进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四为州刺史。开元八年，停刺史，复为司徒。薨，册书赠太子及谥，陪葬桥陵。揔性宽裕，仪貌环重。无嗣，诏以让帝子珣嗣，为怀宁王，徙封同安。薨。天宝中，复以让帝子□嗣。

惠文太子范，始名隆范。玄宗立，与薛王隆业避帝讳去二名。初王郑，改封卫。俄降封巴陵，进王岐，为太常卿、并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将军。从玄宗诛太平公主，以功赐封，与薛王业并满五千户。历为州刺史，迁太子太傅。开元十四年薨，册书赠太子及谥，陪葬桥陵。帝哭之恸，彻常膳至累旬，群臣勉请乃复。

范好学，工书，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与阎朝隐、刘廷琦、张谔、郑繇等善，常饮酒赋诗相娱乐。又聚书画，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驸马都尉裴虚己善谶纬，坐

私与范游，徙岭南，廷琦贬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帝于范无少间也，谓左右曰：“兄弟情天至，于我岂有异哉！趋竞者强相附，我终不以为纤介。”时王毛仲等起贱微，暴贵，诸王见必加礼，独范接之自如。子瑾嗣。

瑾落魄不饬名检，沈酒色，历太仆卿，封河东王，暴薨，赠太子少师。天宝中，复以薛王子略阳公珍为嗣岐王。

珍仪观丰伟，为宗正员外卿，与蔚州镇将硃融善。融尝言珍似上皇，因有阴谋，往语金吾将军邢济曰：“关外寇近，京师草草，奈何？”济曰：“我金吾，天子押衙，以死生从，安自脱？”融曰：“见嗣岐王无虑矣。”济以闻，肃宗诏废珍为庶人，赐死，融党皆诛，擢济为桂管防御使。

惠宣太子业，始王赵，降封中山，授都水使者。徙鼓城，兼陈州别驾，进王薛，为羽林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以好学授秘书监。开元初，进太子少保，即拜太保，累历州刺史。

初，母早终，从母贤妃鞠之。八年，迎贤妃外邸，事之甚谨。其女弟淮阳、凉国二公主亦早卒，抚甥与己子均，帝益爱之。尝被疾，帝自祝禳。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帝尝不豫，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妄言休咎事，宾坐死，恂贬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帝闻，遽召之，业伏殿下请罪，帝趋就执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遂复燕欢，仍谕妃复位。俄进司徒。二十二年，业有疾，帝忧之，一昔容发为变，因假寝，梦获方，寤而业少闲，邠王守礼等请以事付史官。及薨，帝悲不能食，册书加赠及谥，陪葬桥陵。

十一子，其闻者瑗、瑒、□肩。帝后追思业，引见瑗等，伤之，乃下诏共赐实封千户。瑗为乐安王。瑒荥阳王、宗正卿。□肩为嗣薛王，历鸿胪卿。天宝中，□肩舅韦坚为李林甫所构，坐贬夷陵别驾，徙置夜郎、南浦。及安禄山乱，乃还京师。

曾孙知柔，嗣王，再为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郑、白渠梗壅，民不得岁。知柔调三辅，治复旧道，灌浸如约，遂无旱虞，民诣阙请立石纪功，知柔固让得止。加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诏营缉太庙，判度支，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昭宗出莎城，独知柔从，乘舆器用庖顿皆主之，大细毕给。性俭约，虽位通显，无居第。未几，出拜

清海军节度使，在镇廉洁，贡献时入，进检校太傅，兼侍中。仕凡四纪，常为宗室冠。卒于镇。

隋王隆悌，始封汝南王。早薨，睿宗追王，赠荆州大都督，爵不传。

赞曰：中宗失道，身为母所废，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传，殆天秽其德而绝之，何耶？彼固自绝于天云尔。睿宗有圣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赠太子，天与之报，福流无穷，盛欤！

列传第七十一宗诸子

玄宗三十子：刘华妃生琮、第六子琬、第十二子璲，赵丽妃生瑛，元献皇后生肃宗皇帝，钱妃生琰，皇甫德仪生瑶　，刘才人生琚，武惠妃生一、第十五子敏、第十八子瑁、第二十一子琦，高婕妤生璥，郭顺仪生璘，柳婕妤生玢，钟美人生环，卢美人生瑝，阎才人生玼，王美人生珪，陈才人生珙，郑才人生瑱，武贤仪生璿、第三十子璥；余七子夭，母氏失传。

奉天皇帝琮，景云元年，王许昌郡，与真定王同封。先天元年，进王郯，与郢王同封。开元四年，领安西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三年，徙王庆，与忠、棣、荣、光、仪、颍、永、寿、延、盛、济十一王同封。十五年，与十王并领节度，不出閤。琮以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天宝元年，改节河东。十载薨，赠太子，谥靖德。肃宗立，诏曰："靖德太子琮，亲则朕兄，睿悊聪明，朕昔践储极，顾诚非次，君父有命，不敢违，永言恳让，不克如素。宜进谥奉天皇帝，妃窦为恭应皇后。"诏尚书右仆射裴冕持节改葬，群臣素服临送达礼门，帝御门哭以过丧，墓号齐陵。无子，以太子瑛子俅嗣王。琮始名嗣直，太子嗣谦，棣王嗣真，鄂王嗣初，靖恭太子嗣玄。开元十三年，更名曰潭，曰鸿，曰洽，曰涓，曰滉。后十年改今名。

太子瑛，始王真定，进王郢。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七年，诏太子、诸王入国学行齿胄礼，太常择日谒孔子，太子献。诏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执经，群臣、学官、诸生以差赐帛。明年，瑛加元服，见太庙。十六年，诏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采阅待进止，以太常少卿薛縚女为妃。帝种麦苑中，瑛、诸王侍登，帝曰："是将荐宗庙，故亲之，亦欲若等知稼穑之难。"因分赐侍臣，曰："《春秋》书'无麦禾'，古所甚重。比诏使者阅田亩，所对不以实，故朕自莳以观其成"云。初，瑛母以倡进，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礼、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为临淄王时以色选。及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爱与诸子绝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职，颇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婿杨洄揣妃旨，伺太子短，哗为丑语，惠妃诉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议废之。中书令张九龄谏曰："太子、诸王日受圣训，天下共庆。陛下享国久，子孙蕃衍，奈何一日弃三子。昔晋献公惑嬖姬之谗，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帝信江充巫蛊，祸及太子，京师蹀血；晋惠帝有贤子，贾后谮之，乃至丧亡；隋文帝听后言，废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无过，二王贤。父子之道，天性也，虽有失，尚当掩之。惟陛下裁赦。"帝

默然，太子得不废。俄而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复构瑛、瑶、琚与妃之兄薛锈异谋。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议，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恶均罪，并废为庶人；锈赐死。"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岁中，惠妃数见庶人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请改葬，且射行刑者瘗之，讫不解。妃死，崇亡。宝应元年，诏赠瑛皇太子，瑶等复王。瑛子五人：俨、伸、倩、俅、备。瑛之废，帝使庆王畜俨等为子。俨封新平郡王，伸平原郡王，俅嗣庆王，备太仆卿，倩失传。

隶王琰，开元二年始王鄫，与鄂、郫二王同封。后徙王棣，领太原牧、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大使。天宝初，为武威郡都督，经略节度河西、陇右。会妃韦以过置别室，而二孺人争宠不平，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仇人告琰厌魅上，帝伺其朝，使人取履视之，信。帝怒责琰，琰顿首谢曰："臣罪宜死，然臣与妇不相见二年，有二孺人争长，臣恐此三人为之。"及推，果验。然帝犹疑琰，怒未置，太子以下皆为请，乃囚于鹰狗坊，以忧薨，妃，縚之女，无子，还本宗。琰凡五十五子，得王者四人，僎王汝南郡，侨宜都，俊济南，佞顺化；僚太仆卿，侠国子祭酒，仁殿中监，僾秘书监。宝应元年，诏复琰王爵。

鄂王瑶，既封，遥领幽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与荣、光、仪、颍、永、寿、延、盛、济、信、义十一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二千户。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张设乐。是日，悉拜王府官属，然未有府也，而选任冒滥，时不以为荣。

靖恭太子琬，始王郫，徙王荣。为京兆牧，领陇右节度大使。又诏亲巡按陇右，选关内、河东飞骑五万防盛秋。累兼单于、安北大都督。安禄山反，诏琬为征讨元帅，募河、陇兵屯陕，以高仙芝副之，会薨。琬风格秀整，有素望，中外倚之。及薨，莫不为国怅恨。诏加赠谥。琬男女五十八人，得王者三人，俯王济阴郡，偕北平，倩陈留；傧卫尉卿，僨秘书监，佩鸿胪卿。

光王琚，开元十三年始王，与仪、颍、永、寿、延、盛、济七王同封。俄领广州都督。勇力善骑射，帝爱之。与鄂王同居，友睦甚，皆笃学。既废，无嗣。初，琚名浯，仪王潍，颍王沄，永王泽，寿王清，延王洄，盛王沐，济王溢，信王沔，义王漼，陈王沚，丰王澄，恒王潓，

凉王漎，汴王滔，至二十三年，诏悉改今名。

夏悼王一，生韶秀，以母宠，故钟爱，命之曰一。未免怀薨，追爵及谥。时帝在东都，故葬龙门东岑，欲宫中望见云。

仪王璲，即封，授河南牧。薨，赠太傅。子侁王钟陵郡，僆广陵。

颍王璥，喜读书，好文辞。开元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安禄山反，诏领剑南节度大使，以杨国忠为之副。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进为置顿使，移书剑南属郡，托璥之籓，大设储偫。璥先即镇，更以蜀郡长史崔圆为副。璥济江，舟中以彩席藉步，命彻之，曰："此可寝，奈何践之？"璥之出遽，不及受节，司马史贲请建大槊，蒙油囊，先驱以威道路。璥笑曰："既为真王矣，安用假节为？"将至成都，崔圆迎拜马前，璥不为礼，圆衔之。璥视事再逾月，人便其宽，圆奏罢居内宅。乃诏宣慰肃宗于彭原，从还京师。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子伸为荥阳王，僝高邑王，侃楚国公，僔夔国公。

怀思王敏，貌丰秀若图画，帝爱之。甫晬薨，追爵及谥，祔葬敬陵。

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长聪敏好学。貌陋甚，不能正视。既封，领荆州大都督。安禄山反，帝至扶风，诏璘即日赴镇。俄又领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昭为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数万，补署郎官、御史。

时江淮租赋巨亿万，在所山委。璘生宫中，于事不通晓，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锣、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Ｆ駉为谋主。肃宗闻之，诏璘还觐上皇于蜀，璘不从。其子襄城王亻易，刚鸷乏谋，亦乐乱，劝璘取金陵。即引舟师东下，甲士五千趋广陵，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然未敢显言取江左也。

会吴郡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发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礼绝。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袭希言，而令广琛趋广陵，攻采访使李成式。璘至当涂，希言已屯丹杨，遣将元景曜等拒战，不胜，降于璘，江淮震动。

明年，肃宗遣宦者啖廷瑶等与成式谋招喻之。时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在广陵，有兵千余，廷瑶邀铣屯扬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广陵卒三千戍伊娄埭，张旗帜，大阅士。璘与亻易登陴望之，有惧色。广琛知事不集，

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后世何？”众许诺，遂割臂盟。于是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璘使骑追蹑之，广琛曰：“我德王，故不忍决战，逃命归国耳。若逼我，且决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铣阵江北，夜然束苇，人执二炬，景乱水中，觇者以倍告，璘军亦举火应之。璘疑王师已济，携儿女及麾下遁去。迟明觉其绐，复入城，具舟楫，使亻易驱众趋晋陵。谍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进，先锋至新丰，璘使亻易、仙琦逆击之。铣合势，张左右翼，射亻易中肩，军遂败。仙琦与璘奔鄱阳，司马闭城拒，璘怒，焚城门入之，收库兵，掠余干，将南走岭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侁杀之。亻易为乱兵所害，仙琦逃去。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肃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邪？”由是不复用。薛寔等皆伏诛。子儹为余姚王，侦莒国公，儇郕国公，伶、仪并国子祭酒。

寿王瑁，母惠妃频妊不育，及瑁生，宁王请养邸中，元妃自乳之，名为己子，故封比诸王最后。开元十五年，遥领益州大都督。初，帝以永王等尚幼，诏不入谒。瑁七岁，请与诸兄众谢，拜舞有仪矩，帝异之。宁王薨，请制服以报私恩，诏可。大历十年薨，赠太傅。子王者三人，僾王德阳郡，伾济阳郡，偡广阳郡，伉薛国公，杰国子祭酒。

延王玢，母尚书右丞范之孙，帝重其名家，而玢亦仁爱有学。既封，遥领安西大都护。帝入蜀，玢凡三十六子，不忍弃，故徐进，数日，见行在所，帝怒，汉中王瑀申救得解，听归灵武。兴元元年薨。子倬王彭城郡，侹平阳，倞鲁国公，偃荆国公，优太仆卿。

盛宣王琦，既封，领扬州大都督。帝之西，诏为广陵大都督、淮南江东河南节度大使，以刘汇为副，李成式为副大使，琦不行。广德二年薨，赠太傅。子偿封真定王，佩武都王，俗徐国公，系许国公。

济王环，逸其薨年。子傃王永嘉郡，俛平乐郡。

信王瑝，开元二十一年始王，与义、陈、丰、恒、凉、汴六王同封。子佟封新安王，倜晋陵王。

义王玼，与信王并失薨年。子仪为舞阳王，僇高密王。

陈王珪，二十一子，得王者三人，伦王安南郡，佗临淮，佼安阳。

丰王珙，已封，为左卫大将军。帝至普安，授珙武威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大使，以陇西太守邓景山为副，珙不行。广德初，吐蕃入京师，代宗幸陕，将军王怀忠闭苑门，以五百骑劫诸王西迎虏，遇郭子仪，怀忠曰："上东迁，宗社无主，今仆奉诸王西奔，以系天下望。公为元帅，惟所废置。"子仪未对。珙辄曰："公何如？"司马王延昌质责珙曰："上虽蒙尘，未有失德，王为藩翰，安得狂悖之言？"子仪亦让之，即护送行在所，帝赦不责。珙语不逊，群臣恐其乱，请除之，乃赐死。子佻为齐安王。

恒王瑱，好方士，常服道士服。从帝幸蜀，还，代宗时薨。

凉王璿，母高平王重规之女，宫中号小武妃者。璿薨代宗时。子仂为泸阳郡王。

汴哀王璥，于诸子为最少，初封才数岁，容貌秀澈，有成人风，帝爱之。开元二十三年，授右千牛卫大将军。明年，薨。

唐制：亲王封户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长公主止六百。高宗时，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圣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寿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龙初，相王、太平至五千，卫王三千，温王二千，寿春等王皆七百，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乐公主二千，长宁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各千，相王女为县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乐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宜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长宁、安乐以七丁为限，虽水旱不蠲，以国租、庸满之。中宗遗诏，雍、寿春王进为亲王，户千。开元后，天子敦睦兄弟，故宁王户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户千，中宗诸女如之，通以三丁为限。及皇子封王，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诸公主例千户止。初，文德皇后崩，晋王最幼，太宗怜之，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閤，嗣圣初，即帝位，及降封相王，乃出閤。中宗时，谯王失爱，迁外藩，温王年十七，犹居宫中，遂立为帝。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所谓庆、忠、棣、鄂、荣、光、仪、颍、永、延、盛、济等王，以十，举全数也。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家令日进膳。引词学士入授书，谓之侍读。寿、信、义、陈、丰、恒、凉七王就封，亦居十宅。鄂、光废死，忠王立为太子，庆、棣继薨，唯荣、仪十四王居院，

而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既又诸孙多，则于宅外更置“百孙院”。天子岁幸华清宫，又置十王、百孙院于宫侧。宫人每院四百余，百孙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维城库，以给诸王月奉。诸孙纳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东宫，处乘舆所幸别院。太子、亲王、公主婚嫁并供帐于崇仁之礼院。此承平制云。

肃宗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孙生系，张生倓，王生佖，陈婕妤生仅，韦妃生■，张美人生侹，后宫生荣，裴昭仪生横，段婕妤生倕，崔妃生偲，张皇后生侣，侗，后宫生僖。

越王系，生开元时。玄宗末年，悉王太子子，故系王南阳郡。帝即位，至德二载十二月，进王赵，与彭、兖、泾、郓、襄、杞、召、兴、定九王同封。乾元二年，九节度兵溃河北，朝廷震骇，乃以李光弼代郭子仪总兵关东，而光弼请贤王为帅，于是诏系充天下兵马元帅，而光弼以司空兼侍中、蓟国公副，知节度行营事，系留京师。史思明陷洛阳，系请行，不听。明年，徙王越。帝寝疾，皇太子监国，张皇后与中人李辅国有隙，因召太子入，谓曰：“辅国典禁军，用事久，四方诏令皆出其口，矫天子制，逼徙圣皇，天下侧目。今上疾弥留，辅国常怏怏，忌吾与汝。又程元振阴结黄门，图不轨。若释不诛，祸不移顷。”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勋旧，而上体不豫，重以此事，得无震惊乎？愿出外徐计之。”后曰：“是难与共事者！”乃召系曰：“汝能行此乎？”系许诺。即遣内谒者监段恒俊选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长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辅国，乃相与勒兵凌霄门，迎太子，以难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惧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则及祸。”乃以兵护太子止飞龙厩，勒兵夜入三殿，收系及恒俊等百余人系之，幽后别殿。后及系皆为辅国所害。系三子：建王武威郡，逌兴道，逾齐国公。

承天皇帝倓，始王建宁。英毅有才略。善骑射。禄山乱，典亲兵，扈车驾。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迁，吾可以违左右乎？”倓进说曰：“逆胡乱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图兴复，虽欲从上入蜀，而散关以东非国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当募豪桀，趣河西，收牧马。今防边屯士不下十万，而光弼、子仪全军在河朔，与谋兴复，策之上者。”广平王亦赞之，于是议定。太子北过渭，兵仗盐恶，士气崩沮，日数十战。倓以骁骑数百从，每接战，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过时未食，倓辄涕泗不自胜，三军皆属目。至灵武，太子即帝位，议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帝曰：“广平既冢嗣，安用元帅？”答曰：“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元帅，抚军也，莫宜于广平王。”帝从之，更诏倓典亲军，以李辅国为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

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偬忠謇，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谮，妄曰："偬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偬死，俄悔悟。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偬事，帝改容曰："偬于艰难时实自有力，为细人间阋，欲害其兄，我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泌曰："尔时臣在河西，知其详。广平于兄弟笃睦，至今言建宁，则呜咽不自己。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帝泣下曰："事已尔，末耐何！"泌曰："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曰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鸩镣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时，广平有大功，亦为后所构，故泌因对及之，广平遂安。及即位，追赠偬齐王。大历三年，有诏以偬当艰难时，首定大谋，排众议，于中兴有功，乃进谥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季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葬顺陵，祔主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云。初，李泌请加赠偬，代宗曰："偬性忠孝，而困于谗，追帝之，若何？"答曰："开元中，上皇兄弟皆赠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爱耳，岂若偬有功乎？"于是追帝号。遣使迎丧彭原，既至城门，丧輴不动。帝谓泌曰："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偬艰难定策者。"泌为挽词二解，追述偬志，命挽士唱，泌因进輴，乃行，观者皆为垂泣。

卫王泌，始王西平。蚤薨，宝应元年五月，与郓王同追封。

彭王亻堇，始王新城，进封彭。史思明陷河、洛，人心震骚，群臣请以诸王临统方镇兵，遥相维压。于是诏亻堇充河西节度，兖王北庭，泾王陇右，杞王陕西，兴王凤翔，并为大使。是岁亻堇薨。子镇为常山郡王。

兖王亻闲，始王颍川，进王兖。宝应元年薨。

泾王侹，始王东阳，进王泾。兴元元年薨。

郓王荣，始王灵昌。蚤薨，追封。

襄王傥，至德二载始王，与杞、召、兴、定四王同封。贞元七年薨。子宣为伊吾郡王，寀乐安王。宣裔孙熅。

熅，性谨柔，材无过人者。光启二年，田令孜逼僖宗幸兴元，邠宁节度使硃玫以五千骑追乘舆不及。熅以疾不能从，玫劫之，驻凤翔，得台省官百余，乃胁宰相萧遘等率群臣盟石鼻驿，奉熅为嗣襄王，监军国事，因还京师，即封拜官属。初，遘执不可，于是罢遘，而玫自为侍中，号令己出。以裴澈为门下侍郎，郑昌图中书侍郎，皆平章事。遣柳陟等十余人分谕天下嗣襄王所以监国意，皆得进官。玫又胁太子太师裴璩等奉笺劝进，熅五让乃即位，改元建贞，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诸藩贡奉，归者十八九，而蔡州秦宗权自僭号，惟太原李克用不从。时帝遣使喻重荣、克用，故二人听命。枢密使杨复恭等传檄三辅，募能斩玫者，以邠宁节度界之。其伪将王行瑜自凤州入京师杀玫，而熅与澈、昌图并官属奔东渭桥。重荣绐使迎之，熅与官属别，且泣曰："朕见重荣，当令备所服迓公等。"至蒲，执杀之，因械澈等于狱，诛杀伪官，函熅首至行在所。熅即伪位凡九月败。始，熅首至，群臣白帝御兴元南门受之，百官称贺。太常博士殷盈孙奏言："礼，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为素服不举者三日。今熅皇族，以不能固节，迫胁至此，宜废为庶人，绝属籍，葬以庶人礼。大捷之庆，须硃玫首至乃贺。"诏可。

杞王倕，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侣，始封兴王。上元元年薨。侣生，后方专爱，帝最怜之。后数撼储嫡，欲以侣嗣，会薨，计塞。是夕，帝及后梦侣辞决流涕去，帝鲠怅，故册赠皇太子。

定王侗，宝应初薨。

代宗二十子：睿真皇后生德宗皇帝，崔妃生邈，贞懿皇后生迥；十七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昭靖太子邈，好学，以贤闻。上元二年始王益昌。帝即位，宝应元年进王郑，与韩王同封。淄青牙将李怀玉逐其帅侯希逸，诏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八年薨，遂罢元帅府。

均王遐，早薨。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大历十年，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夭，无强王，帝乃悉王诸

子，领诸镇军，威天下。于是以述为睦王，领岭南节度，逾郴王、渭北鄜坊节度，过韩王、汴宋节度，造忻王、昭义节度，皆为大使；连为恩王，遘鄜王，暹韶王，遇端王，遹循王，通恭王，逵原王，逸雅王，并开府仪同三司，然不出閤。

德宗建中初，周天下访太后所在，述于诸王最长，故拜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书乔琳副之。贞元七年薨。

丹王逾，始王郴，建中四年，与简王同徙封。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连，元和十二年薨。

韩王迥，始王延庆郡，以母宠，故与郑王先徙封。贞元十二年薨。

简王遘，始王鄜，徙封简。元和四年薨。

益王乃，大历十四年始王。亡薨年。

隋王迅，兴元元年薨。

荆王选，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蜀王溯，本名遂，大历十四年始王，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贞元十二年薨。

嘉王运，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贞元七年薨。

循王遹，亡薨年。

恭王通，亡薨年。

原王逵，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贞元十五年薨。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子谊为第二子，

又取顺宗子謜为第六子；余八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舒王谊，初名谟。帝爱其幼，取为子。大历十四年始王舒，与通、虔、肃、资四王同封。拜开府仪同三司，诏有司给奉稍，俄以军兴罢。谟于诸王最长，帝欲试以事，故拜泾原节度大使。时尚父郭子仪病笃，帝临轩遣谟持诏往视。谟冠远游冠，御绛袍，乘象辂四马，飞龙士三百，国府官皆袴褶以从。子仪手叩头谢恩。谟宣诏已，乃易服劳问还。

于是，李希烈反，招讨使李勉战不胜，奔宋州，朝廷大震。乃拜谟扬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改名谊。军中以哥舒翰由元帅败，而王所封同之，帝乃使徙王普。以兵部侍郎萧复为统军长史，湖南观察使孔巢父为行军左司马，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樊泽为右，刑部员外郎刘从一、侍御史韦儹为判官，兵部员外郎高参掌书记，右金吾大将军浑瑊为中军虞候，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为前军兵马使，鄂岳团练使李兼副之，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为中军兵马使，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后军兵马使，左神武军使王价、左卫将军高承谦、检校太子詹事郭曙、检校右庶子常愿为押衙。未及行，泾原兵反，谊从帝出奉天。硃泚攻城，谊昼夜传劳诸军不解带。帝还京师，复故封扬州大都督如故。永贞元年薨。

通王谌，始王，拜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九年，领宣武节度大使，以李万荣为留后，二年徙河东，以李说为留后，皆不出閤。

虔王谅，以王拜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年，领蔡州节度大使，以吴少诚为留后；十年，徙节朔方灵盐，以李栾为留后；明年，领横海，又徙徐州，以程怀信、张愔为留后。不出閤。

肃王详，资秀异，帝爱之。建中二年薨，甫四岁。帝欲用浮屠说，塔而不坟，礼仪判官李岩谏非礼，乃止。诏赠扬州大都督。

文敬太子謜，见爱于帝，命为子。贞元初，先诸王王邕。历义武、昭义二军节度大使，以张茂昭、王虔休为留后，不出閤。十五年薨，年十八，追赠及谥。葬日，君臣以位而哭通化门外。陵及庙置令、丞云。

资王谦，亡薨年。

代王諲，始王缙云郡。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昭王诚，贞元二十一年始王。亡薨年。

钦王谔，顺宗即位，与珍王同封。亡薨年。

珍王諴，大和六年薨。

顺宗二十七子：庄宪皇后生宪宗皇帝及绾，张昭训生经，赵昭仪生结，王昭仪生总、约、绲；余二十王，史亡母之氏、位，四王蚤薨，亡官谥。

郯王经，本名涣。贞元四年，始王建康郡，与广陵、洋川、临淮、弘农、汉东、晋陵、高平、云安、宣城、德阳、河东、洛交十二王同封。二十一年，又与均、溆、莒、密、郇、邵、宋、集、冀、和、衡、钦、会、珍、福、抚、岳、袁、桂、翼二十王皆进王。王二十九年，太和八年薨。

均王纬，初名沔。王洋川，后进王。王三十三年，开成二年薨。

溆王纵，初名洵。王临淮，后进王。王三十二年，开成元年薨。

莒王纾，初名浼。为秘书监。王弘农，后进王。王二十九年，大和八年薨。

密王绸，初名讠永。王汉东，后进王。王三年，元和二年薨。

郇王总，初名湜。授少府监。王晋陵，后进王。王四年，元和三年薨。

邵王约，初名溆。为国子祭酒。王高平，进王。王二年，元和元年薨。

宋王结，初名滋。王云安，进王。王十八年，长庆二年薨。

集王缃，初名淮。王宣城，进王。王十八年，长庆二年薨。

冀王絿，初名湑。为太常卿。王德阳，进王。王三十年，大和九年薨。

和王绮，初名浥。王河东，进王。王二十八年，太和七年薨。

衡王绚，王二十二年，宝历二年薨。

会王纁，王六年，元和五年薨。

福王绾，历魏博节度大使。咸通元年，进拜司空。王五十七年，咸通二年薨。

珍王缮，初名况。王洛交，后进王。亡薨年。

抚王纮，咸通初，历司空，又进司徒、太尉。王七十三年，乾符三年薨。

岳王绲，王二十三年，太和二年薨。

袁王绅，王五十六年，咸通元年薨。

桂王纶，王十年，元和九年薨。

翼王绰，王五十八年，咸通三年薨。

蕲王缉，王六年，咸通八年薨。

钦王绩，亡薨年。

宪宗二十子：纪美人生宁，懿安皇后生穆宗皇帝，孝明皇后生宣宗皇帝；余十七王，皆后宫所生，史逸其母之号、氏。

惠昭太子宁，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与同安、彭城、高密、文安四王同封。帝即位，进王邓，与澧、深、洋、绛四王同封。

于是国嗣未立，李绛等建言："圣人以天下为大器，知一人不可独化，四海不可无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后人心定，宗祏安，有国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开窥觎之端，乖慎重之义，非所以承列圣，示万世。"帝曰："善。"以宁为皇太子，更名宙，前以制示绛等。未几，复初名。册礼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年十九。

澧王恽，始王同安，后进王。惠昭之丧，吐突承璀议复立储副，意属恽，帝自以穆宗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杀，秘不发丧，久之以告，废朝三日。三子：曰汉，王东阳郡；曰源，安陆；曰演，临安。初，恽名宽，深王察，洋王寰，绛王寮，建王审，元和七年，并改今名。

深王悰，始王彭城郡，进王深。子潭王河内，淑吴兴。

洋王忻，始王高密，进王洋。大和二年薨。子沛王颍川郡。

绛王悟，始王文安，进王。敬宗崩，苏佐明等矫诏以王领军国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见杀。二子：洙王新安，滂高平。

建王恪，元和元年始封。时淄青节度使李师古死，其弟师道丐符节，故诏恪为郓州大都督、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大使，以师道为留后，然不出閤。长庆元年薨，无嗣。

鄜王憬，长庆元年始王，与琼、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开成四年薨。子溥平阳郡王。

琼王悦，子津河间郡王。

沔王恂，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怿，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子憓武功郡王。

淄王忄办，开成元年薨。子浣许昌郡王，涣冯翊郡王。

衢王詹，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忄充，子泞雁门郡王。

棣王惴，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咸通三年薨，无嗣。

彭王惕，乾宁中，韩建杀之石堤谷。无嗣。

信王憧，咸通八年薨，无嗣。

荣王忄责，咸通三年始王。广明初，拜司空。子令平嗣王。

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穆宗五子：恭僖皇后生敬宗皇帝，贞献皇后生文宗皇帝，宣懿皇后生武宗皇帝；余二王，亡其母之氏、位。

怀懿太子凑，少雅裕，有寻矩。长庆元年始，王漳与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颛很，引支党桡国，谋尽诛之，密引宰相宋申锡使为计。守澄客郑注伺知之，以告，乃谋先事杀申锡。又以王贤，有中外望，因欲株联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卢著上飞变，且言："宫史晏敬则、硃训与申锡昵吏王师文图不轨，训尝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终弟及，必漳王立。申锡阴以金币进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训等系神策狱，榜掠定其辞。谏官群伏閤极言，出狱牒付外杂治。注等惧事泄，乃请下诏贬王。帝未之悟，因黜凑为巢县公，时大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诏即赐，且慰曰："国法当尔，无它忧！"八年薨，赠齐王。注后以罪诛，帝哀凑被谗死不自明，开成三年追赠。

安王溶。初，杨贤妃得宠于文宗，晚稍多疾，妃阴请以王为嗣，密为自安地。帝与宰相李珏谋，珏谓不可，乃止。乃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欲重己功，即擿溶尝欲以为太子事，杀之。

敬宗五子：妃郭氏生普，余四王，亡母之氏、位。

悼怀太子普，姿性韶悟。宝历元年始王晋。文宗爱之若己子，尝欲为嗣。大和二年薨，帝恻念不能已，故赠恤加焉。敬宗第二子休复，文宗开成二年封梁王，第三子执中为襄王，第四子言扬为纪王，第五子成美为陈王。执中子寀为乐平郡王。

陈王成美。初，文宗以庄恪薨，大臣数请建东宫，开成四年，帝乃立成美为皇太子，典册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杀之于邸。子俨王宣城郡。

文宗二子：王德妃生永，后宫生宗俭。

庄恪太子永，大和四年始王鲁。帝以王幼，宜得贤辅，因召见傅和元亮。元亮以卒史进，有所问，不能答。帝责谓宰相："王可教，官属应任士大夫贤者，宁元亮比邪！"于是剧选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郑肃兼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兼司马。六年，遂立为皇太子。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谓晋王生谨敏，欲引为嗣，会蚤夭，故久不议东宫事。及太子立，天下属心焉。开成三年，诏宫臣诣崇明门谒朔望，侍读偶日入对。太子稍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不纳。又母爱弛，杨贤妃方幸，数谮之。帝它日震怒，御延英，引见群臣，诏曰："太子多过失，不可属天下，其议废之。"群臣顿首言："太子春秋盛，虽有过，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轻动，惟陛下幸赦。"御史中丞狄兼暮流涕

固争，帝未决，罢。群臣又连章论救，意稍释，诏太子还少阳院，以中人护视，诛幸昵数十人，敕侍读窦宗直、周敬复诣院授经。然太子终不能自白其谗，而行己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诏以陈王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儿缘橦，父畏其颠，环走橦下。帝感动，谓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儿乎！"因泣下。即取坊工刘楚才等数人付京兆榜杀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毙永巷，皆短毁太子者。宰相杨嗣复等不及知，因言："楚才等罪当诛，京兆杀之，不覆奏，敢以请。"翌日，诏京兆后有决死敕不覆者，亦许如故事以闻。

蒋王宗俭，开成二年始王。亡薨年。

武宗五子，其母氏、位皆不传。

杞王峻，开成五年始王；益王岘，会昌二年始王，与兖、德、昌三王同封；兖王岐；德王峄；昌王嵯：并逸其薨年。

宣宗十一子：元昭太后生懿宗皇帝，余皆亡其母之氏、位。

靖怀太子渼，会昌六年始王雍，与夔、庆二王同封。大中六年薨，有诏追册。

雅王泾，大中元年始王。亡薨年。

通王滋，会昌六年始王夔，与庆王沂同封。帝初诏郓王居十六宅，余五王处大明宫内院，以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鄴为侍读，五日一谒乾符门，为王授经。郓王立为懿宗，乃罢。滋徙王。昭宗乾宁三年，领侍卫诸军。是时，诛王行瑜，而李茂贞怨，以兵入觐，诏滋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军卫京师。天子将狩太原，韩建道迎之，留次华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变，告诸王欲杀建，胁帝幸河中。帝惊，召建论之，称疾不肯入。敕滋与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沂王、陈王谒建自解，建留军中，奏言："中外异体，臣不可以私见。"又言："晋八王擅权，卒败天下。请归十六宅，悉罢所领兵。"帝不许。建以兵环行在，请诛大将李筠。帝惧，斩筠以谢。建尽逐卫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见李克用，二王还，建恶之；又嗣覃王尝督军伐茂贞，于是劾奏："比岁兵缠近辅，诸王阶其祸，使乘舆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请解其兵。今延、覃、丹三王尚阴计以危国，请诛之。"帝曰："渠至是邪？"后三日，与刘季述矫诏以兵攻十六宅。诸

王被发乘垣走，或升屋极号曰：“帝救我！”建乃将十一王并其属至石堤谷杀之，徐以谋反闻，天下冤之。济、韶、彭、韩、沂、陈、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庆王沂，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泽，大中二年始王。亡薨年。

鄂王润，大中五年始王。乾符三年薨。

怀王洽，大中八年与昭、康二王同封。亡薨年。

昭王汭，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乾符四年薨。

广王澭，大中十一年始王，与卫王同封。乾符四年薨。

卫王灌，大中十四年薨。

懿宗八子：惠安皇后生僖宗皇帝，恭宪皇后生昭宗皇帝，余六王亡其母氏、位。

魏王佾，咸通三年始王，与凉、蜀二王同封。

凉王侹，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

威王偪，咸通六年始王郢，十年徙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始王，与睦王同封。王于兄弟为最贤。始，僖宗崩，王最长，将立之，杨复恭独议以昭宗嗣。乾宁元年，李茂贞等以兵入京师，谋废帝立王，会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恭哀太子倚，初封睦王。为刘季述所杀，天复初追赠。

僖宗二子，史失其母氏、位。

建王震，中和元年始王；益王陞，光启三年始王；并亡薨年。

昭宗十七子：积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余皆失母之氏、位。

德王裕，大顺二年始王。帝幸华州，韩建已夺诸王兵，不自安，乃请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杀诸王，因请立裕为皇太子，释言于四方，时乾宁四年也。刘季述等幽帝东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诛，裕匿右军，或请杀之，帝曰："太子冲孺，贼强立之，且何罪？"诏还少阳院，复为王。硃全忠自凤翔还，见王春秋盛，标宇轩秀，忌之，密语崔胤曰："王既窃帝矣，大义灭亲，渠可留？公任宰相，盍启之？"胤从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许。它日，以语全忠，全忠曰："此国大事，臣安敢与？此必胤卖臣也。"乃免。帝迁洛，它日谓蒋玄晖曰："德王，朕爱子，全忠奈何欲杀之？"言已泣下，自啮指流血。玄晖即擿语全忠，全忠恚。帝被杀，玄晖置酒邀诸王九曲池，饮酣，皆杀之，投尸水中。

棣王翎，乾宁元年始王，与虔、沂、遂三王同封。

虔王禊。

沂王禋。

遂王祎。

景王秘，乾宁四年始王，与祁王同封。

祁王祺。

雅王禛，光化元年始王，与琼王同封。

琼王祥。

端王祯，天祐元年始王，与丰、和、登、嘉四王同封。

丰王祁。

和王福。

登王禧。

嘉王祜。

颍王禔，天祐二年始王，与蔡王祐同封。

蔡王祐。

赞曰：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閤，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区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轾，运极不还，与唐俱殚。然则历数短长，自有底止。彼汉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祸云。

列传第八诸帝公主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婿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贞观时，以属尊进大长公主。尝有疾，太宗躬省视，赐缣五百，姆侍皆有赉予。永徽初，赐实户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柬之子，终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十九女。

长沙公主，下嫁冯少师。

襄阳公主，下嫁窦诞。

平阳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鄠，发家赀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于是，名贼何潘仁壁司竹园，杀行人，称总管，主遣家奴马三宝喻降之，共攻鄠阝。别部贼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持所领会戏下，因略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众，禁剽夺，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振关中。帝度河，绍以数百骑并南山来迎，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娘子军"。帝即位，以功给赉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纶，隋兵部尚书文振子，为工部尚书、杞国公。永徽六年主薨，遗命："吾葬必令墓东向，以望献陵，冀不忘孝也。"

长广公主，始封桂阳。下嫁赵慈景。慈景，陇西人，帝美其姿制，故妻之。帝起兵，或劝亡去，对曰："母以我为命，且安往？"吏捕系于狱。帝平京师，引拜开化郡公，为相国府文学。进兵部侍郎。为华州刺史。讨尧君素战死、赠秦州刺史，谥曰忠。公主更嫁杨师道。聪悟有思，工为诗，豪侈自肆，晚稍折节，以寿薨。

长沙公主，始封万春。下嫁豆卢宽子怀让。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

庐陵公主，下嫁乔师望，为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苏勖。

安平公主，下嫁杨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礼。

衡阳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尔。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它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

临海公主，下嫁裴律师。

馆陶公主，下嫁崔宣庆。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下嫁温挺。挺死，又嫁郑敬玄。

常乐公主，下嫁赵瑰。生女，为周王妃，武后杀之。逐瑰括州刺史，徙寿州。越王贞将举兵，遗瑰书假道，瑰将应之。主进使者曰："为我谢王，与其进，不与其退，。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掩久至是。我闻杨氏篡周，尉迟迥乃周出，犹能连突厥，使天下响震，况诸王国懿亲，宗社所托，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为逆，王等勉之。"王败，周兴劾瑰与主连谋，皆被杀。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萧锐。性孝睦，动循矩法，帝敕诸公主视为师式。有司告营别第，辞曰："妇事舅姑如父母，异宫则定省阙。"止葺故第，门列双戟而已。锐卒，更嫁姜简。永徽二年薨，高宗举哀于命妇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驰驿吊祭，陪葬昭陵。丧次故城，帝登楼望哭以送柩。

汝南公主，蚤薨。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岭南，更嫁刘玄意。

遂安公主，下嫁窦逵。逵死，又嫁王大礼。

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帝以长孙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汉明帝封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则长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语后，后曰："尝闻陛下厚礼徵而未知也，今闻其言，乃纳主于义，社稷臣也。妾于陛下，夫妇之重，有所言，犹候颜色，况臣下情隔礼殊，而敢犯严颜陈忠言哉！愿许之，与天下为公。"帝大悦，因请赍帛四十匹、钱四十万即徵家赐之。

豫章公主，下嫁唐义识。

北景公主，始封巴陵。下嫁柴令武，坐与房遗爱谋反，同主赐死。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东阳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即位，进为大长公主。韦正矩之诛，主坐婚家，斥徙集州。又坐章怀太子累，夺邑封。以长孙无忌舅族也，故武后恶之，垂拱中，并二子徙置巫州。

临川公主，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主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下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公主，恩赏卓异。永淳初薨。道务，殿中大监、谯郡公范之子。初，道务孺褓时，以功臣子养宫中。范卒，还第，毁瘠如成人。复内之，年十四乃得出。历营州都督，检校右骁卫将军。谥曰襄。

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贤，下嫁程怀亮，薨麟德时，陪葬昭陵。怀亮，知节子也，终宁远将军。

兰陵公主名淑，字丽贞，下嫁窦怀悊，薨显庆时。怀悊官兖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

晋安公主，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轹。

安康公主，下嫁独孤谋。

新兴公主，下嫁长孙曦。

城阳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诛，又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昏则吉。”马周谏曰：“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今先乱其始，不可为也。夫卜所以决疑，若黩礼慢先，圣人所不用。”帝乃止。麟德初，瓘历左奉宸卫将军。主坐巫蛊，斥瓘房州刺史，主从之官。咸亨中，主薨而瓘卒，双柩还京师。子顗，封河东县侯、济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顗与弟绍以所部庸、调作兵募士，且应之。冲败，杀都吏以灭口。事泄，下狱俱死。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又浮屠智勖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陈玄运伺宫省襳祥，步星次。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显庆时追赠。

金山公主，蚤薨。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后崩，时主始孩，不之识；及五岁，经后所游地，哀不自胜。帝诸子，唯晋王及主最少，故亲畜之。王每出閤，主送至虔化门；泣而别。王胜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与群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为流涕。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

常山公主，未及下嫁，薨显庆时。

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嶲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

高宗三女。

义阳公主，萧淑妃所生，下嫁权毅。

高安公主，义阳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颍州刺史王勖。天授中，勖为武后所诛。神龙初，进册长公主，实封千户，开府置官属。睿宗立，增户千。薨开元时，玄宗哭于晖政门，遣大鸿胪持节赴吊，京兆尹摄鸿胪护丧事。

太平公主，则天皇后所生，后爱之倾诸女。荣国夫人死，后丐主为道士，以幸冥福。仪凤中，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筑宫，如方士薰戒，以拒和亲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主曰："以赐驸马可乎？"帝识其意，择薛绍尚之。假万年县为婚馆，门隘不能容翟车，有司毁垣以入，自兴安门设燎相属，道樾为枯。绍死，更嫁武承嗣，会承嗣小疾，罢昏。后杀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而主内与谋，外检畏，终后世无它訾。

永淳之前，亲王食实户八百，增至千辄止；公主不过三百，而主独加户五十。及圣历时，进及三千户。预诛二张功，增号镇国，与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主与相王卫王成王、长宁安乐二公主给卫士，环第十步一区，持兵呵卫，僭肖宫省。神龙时，与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开府置官属，视亲王。安乐户至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府不置长史。宜城、定安非韦后所生，户止二千。主三子：崇简、崇敏、崇行，皆拜三品。

韦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谋出主下远甚，惮之。主亦自以轧而可胜，故益横。于是推进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响之。

玄宗将诛韦氏，主与秘计，遣子崇简从。事定，将立相王，未有以发其端者。主顾温王乃儿子，可劫以为功，乃入见王曰："天下事归相王，此非儿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舆服进睿宗。睿宗即位，主权由此震天下，加实封至万户，三子封王，余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数徙乃得退，所言皆从。有所论荐，或自寒冗躐进至侍从，旋踵将相。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闻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无不中。田园遍近甸，皆上腴。吴、蜀、岭峤市作器用，州县护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谲怪充于家，

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谷者数百，奴伯妪监千人，陇右牧马至万匹。

长安浮屠慧范畜赀千万，谐结权近，本善张易之。及易之诛，或言其豫谋者，于是封上庸郡公，月给奉稍。主乳媪与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传弓劾其奸赃四十万，请论死。中宗欲赦之，进曰："刑赏，国大事，陛下赏已妄加矣，又欲废刑，天下其谓何？"帝不得已，削银青阶。大夫薛谦光劾慧范不法，不可贷，主为申理，故谦光等反得罪。

玄宗以太子监国，使宋王、岐王总禁兵。主恚权分，乘辇至光范门，召宰相白废太子。于是宋璟、姚元之不悦，请出主东都，帝不许，诏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惧，奏斥璟、元之以销戢怨嫌。监察御史慕容珣复劾慧范事，帝疑珣离间骨肉，贬密州司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还京师。

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又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皆私谒主。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先天二年，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及元楷、慈、慧范等谋废太子，使元楷、慈举羽林兵入武德殿杀太子，怀贞、羲、至忠举兵南衙为应。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内闲马三百，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门，枭元楷、慈于北阙下，缚膺福内客省，执羲、至忠至朝堂，斩之，因大赦天下。主闻变，亡入南山，三日不出，赐死于第。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簿其田赀，瑰宝若山，督子贷，凡三年不能尽。崇简素知主谋，苦谏，主怒，榜掠尤楚，至是复官爵，赐氏李。始，主作观池乐游原，以为盛集，既败，赐宁、申、岐、薛四王，都人岁祓禊其地。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晖。

宜城公主，始封义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刖耳劓鼻，且断巽发。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久之，复故封。神龙元年，与长宁、新宁、义安、安乐、新平五郡主皆进封。

定安公主，始封新宁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濯即韦皇后从祖弟，以卫尉少卿诛，更嫁太府卿崔铣。主薨，王同皎子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曰："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铣或诉于帝，乃止。铦坐是贬泸州都督。

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頫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东都废永昌县，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鄣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费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潴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捋西京。内倚母爱，宠倾一朝，与安乐宜城二主、后□胃郕国崇国夫人争任事，赇谒纷纭。东都第成，不及居，韦氏败，斥慎交绛州别驾，主偕往，乃请以东都第为景云祠，而西京鬻第，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开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苏彦伯。务廉卒坐赃数十万，废终身。

永寿公主，下嫁韦钅岁。蚤薨，长安初追赠。

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张易之，为武后所杀。帝追赠，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安乐公主，最幼女。帝迁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姝秀辩敏，后尤爱之。下嫁武崇训。帝复位，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尝作诏，箝其前，请帝署可，帝笑从之。又请为皇太女，左仆射魏元忠谏不可，主曰："元忠，山东木强，乌足论国事？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与太平等七公主皆开府，而主府官属尤滥，皆出屠贩，纳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主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缴过之。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隥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又为宝炉，镂怪兽神禽，间以璨贝珊瑚，不可涯计。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是日，假后车辂，自宫送至第，帝与后为御安福门临观，诏雍州长史窦怀贞为礼会使，弘文学士为傧，相王障车，捐赐金帛不赀。翌日，大会群臣太极殿，主被翠服出，向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与太平公主偶舞为帝寿。赐群臣帛数十万。帝御承天门，大赦，因赐民酺三日，内外官赐勋，缘礼官属兼阶、爵。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彻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假万骑

仗、内音乐送主还第，天子亲幸，宴近臣。崇训子方数岁，拜太常卿，封镐国公，实封户五百。公主满孺月，帝、后复幸第，大赦天下。时主与长宁、定安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左台侍御史袁从一缚送狱，主入诉，帝为手诏喻免。从一曰："陛下纳主诉，纵奴驺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则免祸，劾奴则得罪于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纳。临淄王诛庶人，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追贬为"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诏以二品礼葬之。赵履温谄事主，尝褫朝服，以项挽车。庶人死，蹈舞承天门呼万岁，临淄王斩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兴役，割取肉去。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下嫁韦捷。捷以韦后从子诛，主后薨。

睿宗十一女。

寿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兴昭怀公主，蚤薨。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阳。

淮阳公主，下嫁王承庆。

代国公主名华，字华婉，刘皇后所生。下嫁郑万钧。

凉国公主字华庄，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阳。

薛国公主，始封清阳。下嫁王守一。守一诛，更嫁裴巽。

郧国公主，崔贵妃所生。三岁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成人。始封荆山。下嫁薛儆，又嫁郑孝义。开元初，封邑至千四百户。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县主。景云初进封。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又方士史崇玄为师。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鸿胪卿，声势光重。观始兴，诏崇玄护作，日万人。群浮屠疾之，以钱数十万赂狂人段谦冒入承天门，升太极殿，自称天子。有司执之，辞曰："崇玄使我来。"诏流岭南，且敕浮屠、方士无两竞。太平败，崇玄伏诛。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

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妾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玄宗不许。又言：“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许之。薨宝应时。

霍国公主，下嫁裴虚己。

玄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张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昌公主，下嫁薛锈。

灵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谭，又嫁窦泽。

万安公主，天宝时为道士。

开元新制：长公主封户二千，帝妹户千，率以三丁为限；皇子王户二千，主半之。左右以为薄。帝曰：“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俭啬，不亦可乎？”于是，公主所禀殆不给车服。后咸宜以母爱益封至千户，诸主皆增，自是著于令。主不下嫁，亦封千户，有司给奴婢如令。

上仙公主，蚤薨。

怀思公主，蚤薨，葬筑台，号登真。

晋国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贞元元年，与卫、楚、宋、齐、宿、萧、邓、纪、郜国九公主同徙封。

新昌公主，下嫁萧衡。

临晋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潜曜。薨大历时。

卫国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卢建，又嫁杨说。薨贞元时。

真阳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苏震。

信成公主，下嫁独孤明。

楚国公主，始封寿春。下嫁吴澄江。上皇居西宫，独主得入侍。兴元元年，请为道士，诏可，赐名上善。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昌乐公主，高才人所生。下嫁窦锷。薨大历时。

永宁公主，下嫁裴齐丘。

宋国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温西华，又嫁杨徽。薨元和时。

齐国公主，始封兴信，徙封宁亲。下嫁张垍，又嫁裴颖，末嫁杨敷。薨贞元时。

咸直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洄，又嫁崔嵩。薨兴元时。

宜春公主，蚤薨。

广宁公主，董芳仪所生。下嫁程昌胤，又嫁苏克贞。薨大历时。

万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杨朏，又嫁杨锜。薨大历时。

太华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锜。薨天宝时。

寿光公主，下嫁郭液。

乐城公主，下嫁薛履谦，坐嗣岐王珍事诛。

新平公主，常才人所生。幼智敏，习知图训，帝贤之。下嫁裴玲，又嫁姜庆初。庆初得罪，主幽禁中。薨大历时。

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恶之，诏衣羽人服。代宗以广平王入谒，帝字呼主曰："虫娘，汝后可与名王在灵州请封。"下嫁苏发。

肃宗七女。

宿国公主，始封长乐。下嫁豆卢湛。

萧国公主，始封宁国。下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纥英武威远可汗，乃置府。二年，还朝。贞元中，让府属，更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生三岁，后崩，养于韦妃。性敏惠，事妃有孝称。下嫁柳潭。安禄山陷京师，宁国公主方嫠居，主弃三子，夺潭马以载宁国，身与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射爨，以奉宁国。初，潭兄澄之妻，杨贵妃姊也，势幸倾朝，公主未尝干以私；及死，抚其子如所生。从玄宗至蜀，始封，迁潭驸马都尉。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楼谕降之，不听。潭率折冲张义童等殊死斗，主彀弓授潭，潭手斩贼五十级，平之。肃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劳，诏赐田，以女弟宝章主未有赐，固让不敢当。阿布思之妻隶掖廷，帝宴，使衣绿衣为倡。主谏曰："布思诚逆人，妻不容近至尊；无罪，不可与群倡处。"帝为免出之。自兵兴，财用耗，主以贸易取奇赢千万澹军。及帝山陵，又进邑入千万。代宗初立，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乡纳。吐蕃犯京师，主避地南奔，次商于，遇群盗，主谕以祸福，皆稽颡愿为奴。代宗以主贫，诏诸节度饷亿，主一不取。亲纫绽裳衣，诸子不服纨絺。广德时，吐蕃再入寇，主方妊，入语备边计，潭固止，主曰："君独无兄乎？"入见内殿。翌日，免乳而薨。

郯国公主，始封大宁。下嫁张清。薨贞元时。

纪国公主，始封宜宁。下嫁郑沛。薨元和时。

永和公主，韦妃所生。始封宝章。下嫁王诠。薨大历时。

郜国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萧升。升卒，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皆私侍主家。久之，奸闻。德宗怒，幽主它第，杖杀万，斥鼎、恽、弁岭表。贞元四年，又以厌蛊废。六年薨。子位，坐为蛊祝，囚端州，佩、儒、偲囚房州，前生子驸马都尉裴液囚锦州。主女为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将杀之，未发，会主薨，太子属疾，乃杀妃以厌灾，谥曰惠。

代宗十八女。

灵仙公主，蚤薨，追封。

真定公主，蚤薨，追封。

永清公主，下嫁裴仿。

齐国昭懿公主，崔贵妃所生。始封升平。下嫁郭暧。大历末，寰内民诉泾水为硊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干以请，诏撤硊以水与民。时主及暧家皆有硊，丐留，帝曰："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即日毁，由是废者八十所。宪宗即位，献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还之。薨元和时，赠号国，赐谥。穆宗立，复赠封。

华阳公主，贞懿皇后所生。韶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善遇；所恶，曲全之。大历七年，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病甚，啮帝指伤。薨，追封。

玉清公主，蚤薨，追封。

嘉丰公主，下嫁高怡。与普宁公主同降，有司具册礼光顺门，以雨不克，罢。薨建中时。

长林公主，下嫁卫尉少卿沈明。贞元二年具册礼，德宗不御正殿，不设乐，遂为故事。薨元和时。

太和公主，蚤薨，追封。

赵国庄懿公主，始封武清。贞元元年，徙封嘉诚。下嫁魏博节度使田绪，德宗幸望春亭临饯。厌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车，自主始。薨元和时，赠封及谥。

玉虚公主，蚤薨。

普宁公主，下嫁吴士广。

晋阳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薨大和时。

义清公主，下嫁秘书少监柳杲。

寿昌公主，下嫁光禄少卿窦克良。薨贞元时。

新都公主，贞元十二年下嫁田华，具礼光顺门，五礼由是废。

西平公主，蚤薨。

章宁公主，蚤薨。

德宗十一女。

韩国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谨孝，帝爱之。始封唐安。将下嫁秘书少监韦宥，未克而硃泚乱，从至城固薨，加封谥。

魏国宪穆公主，始封义阳。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锢士平于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贬贺州司户参军。门下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主作《团雪散雪辞》状离旷意。帝闻，怒，捕南史等逐之，几废时士科。薨，追封及谥。

郑国庄穆公主，始封义章。下嫁张孝忠子茂宗。薨，加赠及谥。

临真公主，下嫁秘书少监薛钊。薨元和时。

永阳公主，下嫁殿中少监崔諲。

普宁公主，蚤薨。

文安公主，丐为道士。薨大和时。

燕国襄穆公主，始封咸安。下降回纥武义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时，追封及谥。

义川公主，蚤薨。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监柳昱。薨贞元时。

晋平公主，蚤薨。

顺宗十一女。

汉阳公主名畅，庄宪皇后所生。始封德阳郡主。下嫁郭鏦。辞归第，涕泣不自胜，德宗曰："儿有不足邪？"对曰："思相离，无他恨也。"帝亦泣，顾太子曰："真而子也。"

永贞元年，与诸公主皆进封。时戚近争为奢诩事，主独以俭，常用铁簪画壁，记田租所入。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入，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

赐，未尝改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内外相矜，忸以成风。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谁敢不变？”帝悦，诏宫人视主衣制广狭，遍谕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尝诲诸女曰：“先姑有言，吾与若皆帝子，骄盈贵侈，可戒不可恃。”开成五年薨。

梁国恭靖公主，与汉阳同生。始封咸宁郡主，徙普安。下嫁郑何。薨，追封及谥。

东阳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翚。薨咸通时。

云安公主，亦汉阳同生。下嫁刘士泾。

襄阳公主，始封晋康县主。下嫁张孝忠子克礼。主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有司欲致诘，多与金，使不得发。克礼以闻，穆宗幽主禁中。元本乃功臣惟简子，故贷死，流象州，枢、浑崖州。

浔阳公主，崔昭仪所生。大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公主并为道士，岁赐封物七百匹。

临汝公主，崔昭训所生。蚤薨。

虢国公主，始封清源郡主，徙阳安。下嫁王承系。薨，追封。

平恩公主，蚤薨。

邵阳公主，蚤薨。

宪宗十八女。

梁国惠康公主，始封普宁。帝特爱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诏追封及谥。将葬，度支奏义阳、义章公主葬用钱四千万，有诏减千万。

永嘉公主，为道士。

衡阳公主，蚤薨。

宣城公主，下嫁沈。

郑国温仪公主，始封汾阳。下嫁韦让。薨，追封及谥。

岐阳庄淑公主，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帝为御正殿临遣，繇西朝堂出，复御延喜门，止主车，大赐宾从金钱。开第昌化里，疏龙首池为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为主别馆。贵震当世。然主事舅姑以礼闻，所赐奴婢偃蹇，皆上还，丐直自市。悰为澧州刺史，主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州县供具，拒不受。姑寝疾，主不解衣，药糜不尝不进。开成中，悰自忠武入朝，主疾侵，曰："愿朝兴庆宫，虽死于道，不恨。"道薨。

陈留公主，下嫁裴损。损为太子谕德。

真宁公主，下嫁薛翃。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薨咸通时。

临真公主，始封襄城。下嫁卫洙。薨咸通时。

普康公主，蚤薨。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

永顺公主，下嫁刘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刘异。宣宗即位，宰相以异为平卢节度使，帝曰："朕唯一妹，欲时见之。"乃止。后随异居外，岁时辄乘驵入朝。薨乾符时。

永安公主，长庆初，许下嫁回鹘保义可汗，会可汗死，止不行。太和中，丐为道士，诏赐邑印，如寻阳公主故事，且归婚赀。

义宁公主，未及下嫁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鹘崇德可汗。会昌三年来归，诏宗正卿李仍叔、秘书监李践方等告景陵。主次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至京师，诏百官迎谒再拜。故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司议："邑司官卑，不可当。"群臣请以主左右上媵戴鬓帛承拜，两裆持命。又诏神策军四百具卤簿，群臣班迓。主乘辂谒宪、穆

二室，欷歔流涕，退诣光顺门易服、褫冠钅奠待罪，自言和亲无状。帝使中人劳慰，复冠钅奠乃入，群臣贺天子。又诣兴庆宫。明日，主谒太皇太后。进封长公主，遂废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夺封绢赎罪。宰相建言："礼始中壶，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请载于史，示后世。"诏可。

贵乡公主，蚤薨。

穆宗八女。

义丰公主，武贵妃所生。下嫁韦处仁。薨咸通时。

淮阳公主，张昭仪所生。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窦浣。

金堂公主，始封晋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时。

清源公主，薨太和时。

饶阳公主，下嫁郭仲词。

义昌公主，为道士。薨咸通时。

安康公主，为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颇扰人，诏与永兴、天长、宁国、兴唐四主还南内。

敬宗三女。

永兴公主。

天长公主。

宁国公主，薨广明时。

文宗四女。

兴唐公主。

西平公主。

郎宁公主，薨咸通时。

光化公主，薨广明时。

武宗七女。

昌乐公主。

寿春公主。

长宁公主，薨大中时。

延庆公主。

静乐公主，薨咸通时。

乐温公主。

永清公主，薨咸通时。

宣宗十一女。

万寿公主，下嫁郑颢。主，帝所爱，前此下诏："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旧制：车舆以镣金釦饰。帝曰："我以俭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铜。"主每进见，帝必谆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干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故诸主祗畏，争为可喜事。帝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永福公主。

齐国恭怀公主，始封西华。下嫁严祁。祁为刑部侍郎。主薨大中时，追赠及谥。

广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更许琮尚主。琮为黄巢所害，主泣曰："今日谊不独存，贼宜杀我！"巢不许，乃缢室中。主治家有礼法，尝从琮贬韶州，侍者才数人，却州县馈遗。凡内外冠、婚、丧、祭，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

义和公主。

饶安公主。

盛唐公主。

平原公主，薨咸通时，已而追封。

唐阳公主。

许昌庄肃公主，下嫁柳陟。薨中和时。

丰阳公主。

懿宗八女。

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韦保衡。咸通十年薨。帝既素所爱，自制挽歌，群臣毕和。又许百官祭以金贝、寓车、廞服，火之，民争取煨以汰宝。及葬，帝与妃坐延兴门，哭以过柩，仗卫弥数十里，冶金为俑，怪宝千计实墓中，与乳保同葬。追封及谥。

安化公主。

普康公主。

昌元公主，薨咸通时。

昌宁公主。

金华公主。

仁寿公主。

永寿公主。

僖宗二女。

唐兴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

平原公主，积善皇后所生。帝在凤翔，以主下嫁李茂贞子继

偪，后谓不可。帝曰：“不尔，我无安所！”是日，宴内殿，茂贞坐帝东南，主拜殿上。继偪族兄弟皆西向立，主遍拜之。及帝还，硃全忠移茂贞书，取主还京师。

信都公主。

益昌公主。

唐兴公主。

德清公主。

太康公主。

永明公主，蚤薨。

新兴公主。

普安公主。

乐平公主。

赞曰：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又僖、昭之乱，典策埃灭，故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者阙而不书。

列传第九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辽东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 ，赐姓徒何氏，入周为太师、魏国公。祖曜，邢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郡公。遂家长安。

密趣解雄远，多策略，散家赀养客礼贤不爱藉。以廕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炀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曰："蒲山公李宽子密。"帝曰："此儿顾盼不常，无入卫。"它日，述谕密曰："君世素贵，当以才学显，何事三卫间哉！"密大喜，谢病去，感厉读书。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密识素，下拜。问所读，曰："《项羽传》。"因与语，奇之。归谓子玄感曰："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玄感遂倾心结纳。尝私自密曰："上多忌，隋历且不长，中原有一日警，公与我孰后先？"密曰："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詹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

大业九年，玄感举兵黎阳，遣人入关迎密。密至，谋曰："今天子远在辽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钜海，北阻强胡，号令所通，惟榆林一道尔。若鼓而入蓟，直扼其喉，高丽抗其前，我乘其后，不旬月赍粮竭，举麾召之，众可尽取，然后传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计也。关中四塞之地，彼留守卫文升，易人耳。若径行勿留，直保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中计也。若因近趣便，先取东都，顿兵坚城下，不可以胜负决，下计也。"玄感曰："公之下计，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属皆在洛，当先取之，以摇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计不行。玄感至东都，所战必克，自谓功在旦暮。既获内史舍人韦福嗣，遂任之，故谋不专密。福嗣耻见执，策议皆持两端。密揣其贰，谓玄感曰："福嗣穷，为我虏，志在观望。公初举大事，奸人在侧，事必败，请斩以徇。"不从。密谓所亲曰："玄感好反而不图胜，吾属虏矣！"福嗣果遁去。会左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得罪，传送行在，道杀使者，奔玄感，劝举大号。玄感问密，密曰："昔张耳谏陈胜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锡，皆见疑外。今密将无类之乎？然阿谀顺旨，非义士也。且公虽屡胜，而郡县未有应者，东都尚强，救兵踵来，公当率精甲，身定关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

及隋军至，玄感曰："策安决？"密曰："元弘嗣方戍陇右，可阳言其

反，使迎我，因引军西。”从之。至陕，欲围弘农宫，密曰：“今绐众入关，机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据险，退无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听。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閿乡，追及而败。

密羸行入关，为逻所获，与支党护送帝所。密谓众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计脱，何为安就鼎镬？”众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监使曰：“即死，幸报德。”使者顾金，禁渐弛，益市酒，饮笑欢哗，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贼郝孝德不见礼，去之淮阳。岁饥，削木皮以食。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赵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胄婿雍丘令丘君明，转匿大侠王季才家，为吏迹捕，复亡去。

时东郡贼翟让聚党万人，密因介其徒王伯当以策干让曰：“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之辽海，和亲绝于突厥，南巡流连，空弃关辅，此实刘、项挺兴之会。足下资豪桀，士马精勇，指罪诛暴，为天下先，杨氏不足亡也。”让由是加礼，遣说诸贼，至辄下。因为让计曰：“今禀无见粮，难以持久，卒遇敌，其亡无时。不如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逸马肥，乃可与人争利。”让听之，遂破金堤关，徇荥阳诸县，皆下。荥阳太守杨庆、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合兵讨让，让素惮须陀，欲引去。密曰：“须陀健而无谋，且骤胜易骄，吾为公破之。”让不得已，阵而待。密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伏千兵莽间。须陀素轻让，引兵搏之，让少却，伏发，与游军乘之，遂杀须陀。

十三年，让分兵与密，别为牙帐，号蒲山公。密持军严，虽盛夏号令，士皆若负霜雪，然战得金宝，尽散之，繇是人为用。复说让曰：“今群豪竞兴，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宁常剽夺草间求活哉？若直取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百万之众一朝可附，霸王之业成矣。”让曰：“仆起畎陇，志不及此，须君得仓，更议之。”

二月，密以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拔兴洛仓，据之，获县长柴孝和。开仓赈食，众繦属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将刘长恭、房崱讨密，又令裴仁基统兵出成皋西。密乃为十队，跨洛水，抗东、西二军。令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骑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击长恭等，破之。东都震恐，众保太微城，台寺俱满。

让等乃推密为主，建号魏公。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让为司徒，邴元真左长史，房彦藻右长史，杨德方左司马，郑德韬右司马，单雄信左武候大将军，

徐世勣右武候大将军。祖君彦记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砲”。进逼东都，烧上春门。

四月，隋虎牢将裴仁基、淮阳太守赵佗降，长白山贼孟让以所部归密。以仁基为上柱国，与让率兵二万袭回洛仓，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桥。隋出军乘之，仁基等败，还保巩。司马杨德方战死。密自督众三万，破隋军于故城，复得回洛仓。俄而德韬死，乃以郑颋为左司马，郑虔象右司马。诸贼帅黎阳李文相、洹水张升、清河赵君德、平原郝孝德皆归密，因袭取黎阳仓。永安大族周法明举江、黄地附之，齐郡贼徐圆郎、任城大侠徐师仁来归。密令幕府移檄州县，列炀帝十罪，天下震动。

护军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项背之亡，汉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让保洛口，公束铠倍道趋长安，百姓谁不郊迎？是征而不战也。众附兵强，然后东向，指捻豪杰，天下廓清无事矣。今迟之，恐为人先。”密曰：“仆怀此久，顾我部皆山东人，今未下洛，安肯与我偕西？且诸将皆群盗，不相统一，败则扫地矣。”遂止。是时，隋军益出，密负锐，急与之确，中流矢，卧营中，隋军乘之，密众溃，弃仓守洛口。

高祖起师太原，密自谓主盟，遣将军张仁则致书于帝，呼为兄，请以步骑会河内。帝览书，笑曰：“密陆梁，不可折简致之。吾方定京师，未能东略，若不与，是生一隋。密适为吾守成皋，拒东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将莫如密。吾宁推顺，使骄其志，我得留抚关中，大事济矣。”令记室温大雅作报书，厚礼尊让。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见推，顾天下无可虑者。”遂专事隋。

九月，遣将李士才将兵十二万，攻隋鹰扬郎将张珣河阴，举之。珣极骂不屈死。齐方士徐鸿客上书劝密因士气趋江都，挟帝以令天下。密异其言，具币邀之，已亡去。炀帝遣王世充选卒十万击密，世充营洛西，战不利，更陈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与世充战。密兵多骑与长槊，而北薄山，地隘骑迮不得骋。世充多短兵盾，蹙之，密军却，世充乘胜进攻密月城。密还洛南，引而西，突世充营，世充奔还。师徒多丧，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恸。自是大小六十余战。

翟让部将王儒信惮密威望，劝让自为大冢宰，总秉众务，收密权。让兄宽亦曰：“天子当自取，何乃授人？”密闻之，与郑颋阴图让。会世

充兵又至，让出拒，少退；密驰助之，战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会飨士，让至密所，密令房彦藻引其左右就别帐饮。密出名弓示让，让挽满，遣剑士蔡建从后击之，并杀其兄、侄及儒信。密驰入让壁慰谕，士无敢动者，以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兵。隋将杨庆守荥阳，因说下之。世充夜袭仓城，密伏甲殪其众。

义宁二年，世充复营洛北，为浮梁，绝水以战，密以千骑迎击，不胜。世充进薄其垒，密提敢死士数百邀之，世充大溃，士争桥溺死者数万，洛水为不流，杀大将六人，独世充脱。会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尽。密乘锐拔偃师，脩金墉城居之，有众三十万。又与东都留守韦津战上春门，执津于阵。将作大匠宇文恺子儒童、河南留守职方郎柳续、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河内郡丞柳燮皆降。于是海岱、江淮间争响附，窦建德、硃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劝进，府官属亦请之。密曰："东都未平，且勿议。"

五月，越王侗称帝。六月，宇文化及拥兵十余万至黎阳。侗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平化及而后入辅，密受之。乃引兵东追化及黎阳。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战，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阳仓，化及攻不可下。密与隔水阵，遥谓化及曰："公家本戎隶破野头尔，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谏，又虐杀之，冒天下之恶，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后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为鄙语辱密。密顾左右曰："此庸人，图为帝，吾当折箠驱之。"乃以轻骑五百焚其攻具，火终夜不灭。度化及粮尽，乃伪与和，化及喜，使军恣食，既而密馈不至，乃寤。遂大战童山下，密中矢，顿汲县坚壁。化及势穷，掠汲郡，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密，前后相踵。

初，化及留辎重东郡，遣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东都，执杀逆人于弘达献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温，闻世充杀元文都，乃止。遂归金墉，拘侗使不遣。

初，密既杀翟让，心稍骄，不恤士，素无府库财，军战胜，无所赐与，又厚抚新集，人心始离。民食兴洛仓者，给授无检，至负取不胜，委于道，践蹂狼扈。密喜，自谓足食。司仓贾润甫谏曰："人，国本；食，人天。今百姓饥捐，暴骨道路。公虽受命，然赖人之天以固国本。而禀取不节，敖庾之藏有时而僵，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听。徐世勣数规其违，密内不喜，使出就屯，故下苟且无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请交相易，难之。邴元真好利，阴劝密许焉。后世充士饱，降

者益少，密悔而止。

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众决战，先以骑数百度河，密遣迎战，骁将十余人皆被创返。明日，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师，北阻邙山待之。密议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劲兵来，东都必虚，请选众二万向洛，世充必自拔归，我整军徐还。兵法所谓彼归我出，彼出我归，以疲之也。"密眩于众，不能用。仁基击地叹曰："公后必悔！"遂出兵阵。世充阴索貌类密者，使缚之。既两军接，埃雾嚣塞，世充军，江淮士，出入若飞，密兵心动。世充督众疾战，使牵类密者过阵，噪曰："获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裴仁基、祖君彦皆为世充所禽，偃师劫郑颋叛归世充。密提众万余驰洛口，将入城，邴元真已输款世充，潜导其军。密知不发，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击之。候骑不时觉，比出，世充绝河矣。即引骑遁武牢，元真遂降，众稍散。

密将如黎阳，或曰："向杀翟让，世勣伤几死，疮犹未平，今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屯河阳，密轻骑归之，谓曰："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以谢众！"伯当抱密恸绝，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虽无功，诸君必富贵。"掾柳燮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公与唐同族，虽不共起，然遏隋归路，使无西，故唐不战而据京师，亦公功也。"密又谓伯当曰："将军族重，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萧何举宗从汉，今不昆季尽行，以为愧。岂公一失利，轻去就哉？虽陨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动，遂来归。

初，密建号登坛，疾风鼓其衣，几仆；及即位，狐鸣于旁，恶之。及将败，巩数有回风发于地，激砂砾上属天，白日为晦；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经月不绝。

及入关，兵尚二万。高祖使迎劳，冠盖相望，密大喜，谓其徒曰："吾所举虽不就，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以吾故，当尽归国。功不减窦融，岂不以台司处我？"及至，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殊怨望。帝尝呼之弟，妻以表妹独孤氏。后礼寝薄，执政者又求贿，滋不平。因朝会进食，谓王伯当曰："往在洛口，尝欲以崔君贤为光禄，不意身自为此。"

未几，闻故所部将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诏密以本兵就黎阳招抚故部曲，经略东都，伯当以左武卫将军为密副。驰驿东至稠桑驿，有诏复召密，密大惧，谋叛。伯当止之，不从，乃曰："士立义，不以存亡易虑。公顾伯当厚，愿毕命以报。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无益也。"乃简骁勇

数十人，衣妇人服，戴幕釭，藏刀裙下，诈为家婢妾者，入桃林传舍，须臾变服出，据其城。掠畜产，趣南山而东，驰告张善相以兵应己。

熊州副将盛彦师率步骑伏陆浑县南邢公岘之下，密兵度，横出击，斩之，年三十七，伯当俱死，传首京师。时徐世勣尚为密保黎阳，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乃发丧，具威仪，三军缟素，以君礼葬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欧血者。

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为行台仆射，镇滑州。密故将杜才干恨其背密，伪以兵归之，斩取其首，祭密冢，已乃归国。

单雄信，曹州济阴人。与翟让友善。能马上用枪，密军中号“飞将”。偃师败，降世充，为大将。秦王围东都，雄信拒战，枪几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后东都平，斩洛渚上。

祖君彦，齐仆射孝徵子。博学强记，属辞赡速。薛道衡尝荐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杀斛律明月人儿邪？朕无用之。”炀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调东都书佐，检校宿城令，世谓祖宿城。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及为密草檄，乃深斥主阙。密败，世充见之，曰：“汝为贼骂国足未？”君彦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扑之。既困卧树下，世充已自欲盗隋，中悔，命医许惠照往视之，欲其苏。郎将王拔柱曰：“弄笔生有余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于偃师。

赞曰：或称密似项羽，非也。羽兴五年霸天下，密连兵数十百战不能取东都。始玄感乱，密首劝取关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礼贤得士，乃田横徒欤，贤陈涉远矣！噫，使密不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于时云。

列传第十王窦

王世充字行满。祖西域胡，号支颓耨，后徙新丰，死，其妻与霸城人王粲为庶妻。颓耨子收从之 ，冒粲姓，仕隋，历怀、汴二州长史。生世充，豺声卷发，忌刻深阻。涉书传，喜兵法，通龟策、推步。以廕为左翊卫，迁御府直长、兵部员外郎。从杨素北伐，为幽州长史。

大业初，为民部侍郎，善占对，习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驳，世充以口舌缘饰，众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为江都赞治，迁郡丞。炀帝数南幸，世充善伺帝颜色，阿意顺旨。性机巧，饰台沼、阴奏远方珍物以媚帝，帝爱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宫监事。

世充观隋政方乱，而江左浮剽易动，乃阴结豪桀，有系狱者，皆桡法贷减，以树私恩。杨玄感反，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江南应之，兵十余万。隋将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克，世充以偏将募江都万人，频击破之。每捷必归功于下。虏获尽推与士卒，故人争为效，由是功最多。

大业十年，齐贼孟让转寇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战，羸兵以示弱。让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缚之，鼓行下江都矣！"时百姓皆入保，野无所掠，让众餧，又苦五壁闭道不得南，即分兵围之。世充数战，阳不利，走壁；让益骄，数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围壁。世充知贼懈，夜夷灶撤幕，为方阵外向，毁垣而出，奋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去，斩首万级，虏十余万人。炀帝以世充有将帅略，复委捕诸盗，所向辄定。会突厥围帝雁门，世充悉发江都兵赴难，诈为可喜事以邀声誉。在军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释甲，卧必席藁。帝以为忠，愈属信之。

厌次贼格谦兵十余万屯豆子，太仆卿杨义臣杀谦，世充讨其余党，夷之。进击贼卢明月于南阳，俘系数万。还，帝自持酒为劳。

世充启帝："江淮良家女愿备后廷，无繇进。"帝喜，令阅端丽者，以库赀为聘，费不可校，署计簿云"敕别用"，有司不敢闻。具舟送东都宫，会道路剽夺，使者苦之，或沈舟亡去，世充屏不奏。

李密逼东都，诏世充为将军，以兵屯洛口。大小百余战，无大胜负。诏即拜右翊卫将军，趣破贼。十四年，世充引军与密战洛南，有气若城压其营，世充大败，众几尽，走保河阳。自系狱，请罪于越王侗，侗以书慰勉，赐金帛安之，召还洛，裒亡散得万人，屯含嘉城，畏缩不

敢出。

会江都杀逆，群臣奉侗为帝，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宇文化及拥兵北还，侗听内史令元文都、卢楚等谋，以重官畀李密，使讨贼，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书令即军中拜密，趣兵北讨。密称臣奉制，引后从化及黎阳，战胜来告，众大悦；世充独谓其下曰："文都等刀笔才，必为密禽，且我军与贼战，多杀其父子兄弟，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以此言激众，文都等闻，大惧。

侗欲以文都为御史大夫，世充不许，曰："尝与公等约，左右仆射、尚书令、御史大夫，留待勋旧。今各欲得，则流竞开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潜与楚谋，因世充入殿伏甲杀之。纳言段达庸怯，畏不果，驰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袭含嘉门，围宫城。右武卫大将军皇甫无逸等遣将费曜、田阇拒战太阳门，曜败，世充入之，无逸以单骑遁，收楚杀之。时紫微宫尚闭世充扣门，绐侗曰："元文都等欲执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诛反者耳。"段达执文都送世充，杀之。世充悉遣腹心代卫士，然后入谢曰："文都、楚无状，规相屠戮，臣急为此，非敢它。"侗与之盟，进拜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乃去含嘉城，居尚书省，专宰朝政，以其兄世恽为内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将兵。分官吏为十头，以主军政。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屯金墉，劲兵良马多死。世充欲击之，恐士心未一，乃谋以鬼动众，令德阳门卫张永通言梦人谓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讨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击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请战。乃简精卒二万、骑二千，跨洛水为三桥以度兵。密军偃师北山，新破敌，有轻世充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骑蔽山伏，因秣马蓐食，迟明薄之，密阵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驰下，压其营，纵焚庐落，密众大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拔偃师。初，密得世充兄世伟及子玄应于化及军，囚之，至是皆归。世充兵次洛口，密长史邴元真、司马郑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宝货而还。密以数十骑跳奔。

于是，世充自为太尉、尚书令，加黄门印绿綟绶，以尚书省为府，置官属。乃设三榜于府外，其一求文学堪济世务者，其一武干绝众、推锋陷阵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书陈事日数百，皆慰劳省接，虽吏卒，必饰词诱纳。而世充素诡妄，不能仇其语，士大夫遂贰。初，杀文都，欲诡众取信，乃请事侗母刘太后为假子，至是加号圣感太后。散骑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异乎？"后食侗前，得呕疾，疑见

毒，遂不复朝。以将张绩、董浚卫宫城。

武德二年，矫侗诏假黄钺，相国总百揆，封郑王，授九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旄头云罕，舞八佾，设宫县，出入警跸。术士桓法嗣自言能决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男子持一竿驱羊状，因说世充曰："隋，杨姓也；于文，'干一'为'王'，王处羊后，大王代隋之符。"又陈庄周《人间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与大王名协，明受符命，德被人间，为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为谏议大夫。又罗取飞鸟，书符命于帛，系鸟颈纵之，有弹捕得鸟而献者亦拜官。讽百官劝进。时纳言苏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达等胁侗曰："天命不常，今郑王功德甚盛，请揖让，用尧、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发。必天命遂改，尚何禅？公非先帝旧臣乎？朕何赖？"达等流涕。世充又诈曰："天下未定，须镇以长君，待天下安，则复子明辟。"

四月，矫侗策禅位，幽侗于含凉殿，犹三让。遣诸将以兵清宫，世充袭戎服，法驾，导鼓吹入宫，每历一门，从者必呼。至东上閤，更兖冕，即正殿僭位。建元开明，国号郑。乃封兄世衡为秦王，世伟楚王，世恽齐王，诸族属以次封拜，以子玄应为皇太子，玄恕为汉王。世充每听朝决政，诲喻言语谆复百绪，以示勤笃，百司奏事者听受为疲。出则轻骑，无警跸，游历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谓百姓曰："故时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无繇察。世充非贪位者，本救时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亲览，当与士人共议之。恐门卫有禁，无以尽通，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事。"又诏西朝堂听冤诉，东朝堂延谏者。繇是章牍真委，观省不暇，后亦不能复出。

五月，裴仁基与其子行俨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谋劫世充，复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鸩杀侗，以绝众望。世充率众东徇地至滑，以兵临黎阳。时黎阳为窦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报其役。

三年，下书大赦，筑练兵台于伊阙。守将罗士信、豆卢达稍稍归国，世充顾下多背己，乃峻诛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家无少长皆坐，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举伍诛。樵牧出入皆为限，公私不聊生。遣台省官督十二郡营田，行者自谓仙去。以宫城为大狱，意所猜恶，必收系其人，内家属宫中。或命将，亦质其孥乃遣。既而囚质且万口，食不足，饿死者日数十。

七月，高祖诏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败世充于慈涧城。八月，王陈兵青城宫，世充悉精兵来拒，隔涧言曰："隋失其国，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顾。熊、谷二州在度内，不取，敦邻好也。今王远涉吾地，越三崤，馈粮千里，勤师远出，将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独公迷不复。东都士民来请师，陛下重违，我是以来。公若降，富贵可保；必拒我，勉之，无多言！"世充约割地，不许。颍州总管田瓒请举山南二十五郡归。九月，王君廓进拔轩辕，徇地至管城，河南州县以次降定。始窦建德与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结好，并陈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内史令长孙安世报，且乞师。

四年二月，青城宫守将以宫降，王进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诸门，临谷水以战，王阵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逾水击之。兵接，王以骑决战，世充排兵殊死斗，自辰及午乃溃，俘斩八千人。王傅城，堑而守之。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砾，取浮土糅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饿死。御史大夫郑颋丐为浮屠，世充恶其言，杀之。然气竭，但婴城须建德之救。

五月，王禽建德，并获王琬、长孙安世，俘示东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败状。世充惶惑，将突围出保襄、汉，谋于诸将，皆不答，遂率将吏降军门。王受之，以属吏，陈兵入城，发府库赉将士。其黄门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伤士，前诛之；又收段达、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浚、张童仁、硃粲、王德仁等斩洛渚上。以世充归长安，高祖数其罪，世充曰："计臣罪不容诛，但秦王许臣以不死。"乃赦为庶人，与其族徙于蜀。将行，为羽林将军独孤修德所杀。初，修德父机尝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谋归唐，为所屠者也。高祖免修德官。子玄应，兄世伟，在道谋反，伏诛。世充篡，凡三年灭。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世为农，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绝人，少重然许，喜侠节。乡人丧亲，贫无以葬，建德方耕，闻之太息，遽解牛与给丧事，乡党异之。盗夜劫其家，建德立户下，盗入，击三人死，余不敢进。请其尸，建德曰："可投绳系取之。"盗投绳，建德乃自縻，使盗曳出，跃起捉刀，复杀数人，繇是益知名。为里长，犯法亡，会赦归。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余人，所赠予皆让不受。

隋大业七年，募兵伐辽东，建德补队长。方如军，会邑人孙安祖盗

羊，为县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阴舍之。时山东饥，群盗起，乃谋曰："往文皇帝时，天下盛强，发百万众伐辽东，犹为所败。今水潦为灾，民力刓敝，主上不是恤，而亲驾临辽。且往岁西征，十不一返，今创夷未平，又重发兵，人情危骇，易以摇动。丈夫不死，常建功于世，渠为亡命虏乎！我闻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葭{艹乱}〗阻奥，可以违难；承间窃出，椎埋掠夺，足以自资。因得聚豪杰，且观时变，以就大计。"安祖然之。建德为招亡兵及民无产者数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鸡为盗，安祖号"摸羊公"。

时鄗人张金称亦结众万余，依河渚间，蓚人高士达兵千余屯清河鄙上。诸盗往来漳南者多剽杀人，焚乡聚，独不入建德闾，郡县意建德与贼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间，闻家屠灭，即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安祖为金称所杀，其下数千人归建德，众益盛，至万人，犹保高鸡泊。然倾身接物，其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为军司马，以兵属焉。建德既统众，思用奇厌伏群盗，乃请士达守辎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绚，诈为亡状。士达取所虏，阳言建德妻子，杀之。建德遗绚书约降，请前驱执贼自效。绚信之，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欲与盟，兵懈不设备。建德袭杀其军数千人，获马千匹，绚以数十骑去，追斩于平原，献首士达，威振山东。

隋遣太仆卿杨义臣讨破张金称于清河，残党畏诛，复屯啸归建德。义臣乘胜欲遂入高鸡泊，穷划根穴。建德谓士达曰："隋善将独义臣耳，新破金称，其锋不可当。宜引兵避之，彼欲战不得，军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达不纳。留建德守壁，身将兵逆战，置酒享士。建德闻，曰："东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祸至不日矣。隋兵胜，必长驱而来，吾不能独支。"乃留众保壁，帅锐士据险待。后五日，义臣斩士达于阵，追北薄垒，守兵溃。建德不能军，以百余骑走饶阳，饶阳无备，因取之。义臣已杀士达，谓余党不足忧，引去。故建德得还平原，收士达士死胔葬焉。为士达发丧，军皆缟素。招溃卒，得数千人，军复振，自称将军。初，他盗得隋官及士人必杀之，唯建德恩遇甚备，引故饶阳长宋正本为客，尊任之，参决军议。隋郡县吏多以地归之，势益张，兵至十余万。上谷贼王须拔自号"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战死。其下魏刀儿号"历山飞"，壁深泽，众十万。建德以计袭取之，并有其地。

十三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自立为长乐王。

十四年五月，更号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属，分治郡县。

七月，隋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督兵三万讨之，屯河间七里井，建德以劲兵伏旁泽中，悉拔诸城伪遁。世雄以为畏，稍弛备，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袭之。会大雾昼冥，跬不可视，隋军惊，遂溃，相腾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数百骑亡去。尽得其众，获河间丞王琮，劳遣之。琮复婴城，建德进攻未下，而河间食尽，闻炀帝遇杀，琮率吏发丧，乘城大临，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请降。建德为退舍，饬馔具。琮率郡属素服面缚军门，建德亲释徽纆，与言隋之亡，琮伏哭极哀，建德亦为泣。麾下或言："河间久拒守，多杀士，今力穷而下，请烹之。"建德曰："琮，谊士也，吾方旌擢以励事君者。且往为盗，可妄杀人，今将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军曰："与琮隙者敢辄摇，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

始都乐寿，号金城宫，备百官，准开皇故事。冬至，大会僚吏，有五大鸟集其宫，群鸟从之。又宗城人献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与之侔，国宜称夏。"建德然之。改元五凤，以德绍为内史侍郎。

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县，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及德绍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杀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为天下诛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奋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争附者，以能杖顺扶义、安四方也。化及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国，仇不共天，请鼓行执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讨化及，连战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纵撞车机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谒萧皇后，语称臣。执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临斩之，枭首辕门；囚化及并其子，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建德性约素，不喜食肉，饭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尝衣纨绮。及为王，妾侍裁十数。每下城破敌，赀宝并散赉将士。至是，得隋宫人尚千数，悉放去；其文武、骁果尚万余，各听所之。乃以诛化及报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号大夏。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余随才署职，委以政事。有愿往关中及东都者，恣听不留，仍给道里费，以兵护出于境。

二年，陷邢、赵、沧三州。复陷冀州，执刺史曲棱，赦之，复以为刺史。八月，陷洺州，虏刺史袁子干，遂迁都焉，更号万春宫。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与王世充结欢，北聘突厥，士马益精雄。俄而世充废侗，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

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以齐王暕子政道为郧公。义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萧后，建德自将千余骑送之，并献化及首。

未几，连突厥侵相州，刺史吕珉死之。进攻卫州，执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长公主、黎阳守将李世勣，释之。复使世勣守黎阳，馆王、公主，馈以客礼。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纳之不可不赏，赏逆则废教，将焉用为？"命斩奴而返轨首，滑人德之，遂降，齐、济二州亦降。兖贼徐圆朗闻风送款。

三年，世勣自拔归国，吏白建德诛其父，建德曰："臣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释不问。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公主等归京师。尝执赵州刺史张志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将杀之，国之祭酒凌敬谏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坚守，以穷就禽，伏节士也。今杀之，无以劝。"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犹不下，劳费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将高士兴抗罗艺于易南，兵未交，士兴即降，王以为可乎？"建德悟，即释之。然其大将王伏宝数持兵，功略在诸帅上，或谗其反，建德杀之。伏宝临死呼曰："我无罪，王何信谗，自刈左右手乎？"后战数不利。

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为罗艺所败，艺乘胜袭其营，建德阵营中，填堑而出，败艺众，进薄其城，不能拔，乃还。济阴贼孟海公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建德自击之。会秦王伐东都，其中书舍人刘斌献说曰："唐据关内，郑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势也。今唐悉兵临郑，出入二年，郑人日蹙。二国兵不解，唐强郑弱，势必举郑，郑灭则大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莫若援郑，使郑抗其内，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郑完，然后徐观其变。郑若可图，因而取之，并二国兵，乘唐师老，长驱而西，关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与连和，会世充亦自乞师，即令其臣李大师、魏处绘来朝，请解郑围，秦王留之不答。

四年，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戍之。悉发海公、徐圆朗之众，并兵号三十万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弘开城纳之。建德进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荥阳。运粮溯河西上，舟相属不绝。壁成皋东原，筑营板渚。遣使与世充约期，又遗秦王以书。

三月，王进据虎牢。翌日，以骑五百觇建德营，设伏道侧，独以数骑去贼营三里，觉，贼出骑追之，王渐却，诱至伏所，卒起奋击。贼骑惊，引去，追斩三百级，获其将殷秋、石瓒，乃报建德以书。建德失二

将，又闻唐兵精，得书犹豫，顿六十日不敢西。

时世充弟世辩为徐州行台，亦遣将郭士衡、兵数千人从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轻骑抄其饟，执贼大将张清特。建德惧，人情携骇，其诸将又新破海公，掠获盈给，日夜思归。凌敬说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围东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济河，取怀州河阳，以重将戍之，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传檄旁郡，进壶口以骇蒲津，收河东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虚扌寿境，师有万全，一也；拓土得众，二也；郑围自解，三也。"建德将从之，而王琬、长孙安世日请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阴赍金玉啗诸将，以挠其谋。众乃曰："凌敬书生，岂知战？"建德乃谢曰："今士心锐，天赞我也，师将大捷。方用众议，不得如公言。"敬固争，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谏曰："祭酒计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难纾矣。今顿兵虎牢下，徒自苦，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郑朝暮待吾来，既许之，岂可见难而退，且示天下不信。"

五月，建德自板渚出为阵，西薄汜南，属鹊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为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军，按甲不战，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士嚣，令不肃也；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待其饥，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争饮，意益怠。王麾军先登，骑怒，尘大涨，乃率史大奈、秦叔宝缠麾帜，弛出贼阵后，建德军顾而惊，遂大溃。建德被重创，窜牛口谷。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获之，传而西，斩长安市，年四十九。初，其军有谣曰："豆入牛口，势不得久。"至是果败。

建德妻与其左仆射齐善行以骑数百遁还洺州。余党欲立其养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号为威强，今一出不复，非天命有归哉？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民也！"遂分府库散给将士，令各解去。善行乃与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率官属及建德妻奉山东地并传国八玺来降。建德起兵至灭凡六年。

赞曰：炀帝失德，天丑其为，生人辜，群盗乘之，如□胃毛而奋。其剧者，若李密因黎阳，萧铣始江陵，窦建德连河北，王世充举东都，皆磨牙摇毒以相噬螫。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气腥焰，所以亡隋，触唐明德，折北不支，祸极凶殚，乃就歼夷，宜哉！

列传第十一薛李二刘高徐

薛举，兰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产巨万，好结纳边豪，为长雄。隋大业末 ，任金城府校尉。会岁凶，陇西盗起，金城令郝瑗将讨贼，募兵数千，檄举将。始授甲，大会置酒，举与子仁杲及其党劫瑗于坐，矫称捕反者，即起兵，囚郡县官，发粟以赈贫乏，自号西秦霸王，建元秦兴，以仁杲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它贼宗罗睺帅众下之，以为义兴公。更招附余盗，剽马牧。兵锋锐甚，所徇皆下。

隋将皇甫绾兵万人屯枹罕，举以精卒二千袭之，遇于赤岸。大风且澍，逆举阵，绾不击。俄反风绾屯，气色曀冥，部伍错乱，举介骑先众乘之，绾阵大溃，进陷枹罕。岷山羌钟利俗以众二万降，举大振。进仁杲为齐王、东道行军元帅，罗睺为义兴王副之；仁越晋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阏旬，尽有陇西地，众十三万。

十三年，僭帝号于兰州，以妻鞠为后，仁杲为太子。即其先墓置陵邑，立庙城南，陈兵数万展墓讫，大飨。使仁杲围秦州；仁越趋剑口，掠河池，太守萧瑀拒却之。遣将常仲兴度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赟战昌松，仲兴败，军没于轨。仁杲克秦州，举往都之。

仁杲寇扶风，汧源贼唐弼拒，不得进。初，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举遣使招弼，弼杀弘芝从举。仁杲间弼无备，袭之，尽夺其众，弼以数百骑走。军益张，号二十万。将窥京师。会高祖入关，遂留攻扶风，秦王击破之，斩首数千级，逐北至陇还。举畏王，遂逾陇走，问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伪黄门侍郎褚亮曰："昔赵佗以南粤归汉，蜀刘禅亦仕晋，近世萧琮，其家今存，转祸为福，尝有之。"卫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汉祖兵屡败，蜀先主尝亡其妻子。夫战固有胜负，岂可一不胜便为亡国计乎？"举亦悔其言，乃曰："聊试公等。"即厚赐瑗，以为谋主。瑗请连梁师都，厚赂突厥，合从东向。举从之，约突厥莫贺咄设犯京师。会都水监宇文歆使突厥，歆说止其兵，故举谋塞。

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瑟击罗□，举悉兵援之，屯析墟，以游军掠岐、豳。秦王御之，次高墟，度举粮少，利速斗，坚壁老其兵。会王疾，卧屯不出，而举数挑战。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观兵于高墟，恃众不设备，举兵掩其后，遂大败，死者十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王还京师，举拔高墟，仁杲进逼宁州。郝瑗谋曰："今唐新破，将卒禽俘，人心摇矣，可乘胜直趋长安。"举然之。方行而病，召巫

占视，言唐兵为崇，举恶之，未几死。仁杲代立，伪谥举武皇帝，未葬而仁杲灭。

仁杲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性贼悍。初，举每破阵，军获俘，仁杲必断舌刈鼻，或舂斮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见不胜痛宛转于地者，则埋其足，露腹背受棰。人畏而不亲。仁杲多杀人，淫略民人妻妾。尝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砾之火，渐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悬，以酢注鼻，或杙其隐，以求财。虽举残猛，亦恶之，每戒曰："汝材略足办事，而伤于虐，终覆吾宗。"

及继立，与诸将素有隙者，咸猜惧。郝瑗哭举，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诸将复壁高墟，诸将请战，王曰："我军新恤，锐气少；贼骤胜而骄，有轻我心。我闭壁以折之，伺衰而击，可一战禽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久之，仁杲粮乏，挑战，不许。其将牟君才、内史令翟长瑟以众降，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贼可破，遣将军庞玉击宗罗睺于浅水原，战酣，王以劲兵扌寿其背，罗睺败，王率骑追奔，于是悉军驰之，曰："势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墟；迟明，围合。仁杲率伪官属降，王受之，以仁杲归京师，及酋党数十人皆斩之。举父子盗陇西五年灭。

初，仁杲降，诸将贺，且问曰："罗睺虽破，而贼城尚坚，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罗睺健将，非急追之，使得还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贼不及计，是以克之。"诸将咨服。

仁杲已败，其将旁屳地降，诏即统其兵，未几复叛。屳地，羌豪也，举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汉川，众数千，所过剽害，败大将庞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寝于野，王取屳地所佩刀斩之，送首梁州。诏封女为崇义夫人。

李轨，字处则，凉州姑臧人。略知书，有智辩。家以财雄边，好赒人急，乡党称之。隋大业中，补鹰扬府司兵。薛举乱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计曰："举暴悍，今其兵必来。吏孱怯，无足与计者。欲相戮力，据河右，以观天下变，庸能束手以妻子饵人哉？"众允其谋，共举兵，然莫适敢主。曹珍曰："我闻谶书，李氏当王。今轨贤，非天启乎！"遂共降拜以听命。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集众应之，执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遂自称河西大凉王，署官属，准开皇故事。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达度阙设内属，保会宁川，至是称可汗，降于轨。谨等议尽杀隋官，分其产。轨曰：“诸公既见推，当禀吾约。今军以义兴，意在救乱，杀人取财是为贼，何以求济乎？”乃以统师为太仆卿，士政太府卿。会薛举遣兵来侵，轨遣将败之昌松，斩首二千级，悉虏其众，轨纵还之。李赟曰：“今力战而俘，又纵以资敌，不如尽坑之。”轨曰：“不然。若天命归我，当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几，拔张掖、炖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举，遣使凉州，玺书慰结，谓轨为从弟。轨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将军，还之，诏鸿胪少卿张俟德持节册拜轨凉王、凉州总管，给羽葆鼓吹一部。会轨僭帝号，建元安乐，以其子伯玉为太子，长史曹珍为尚书左仆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轨召其下议曰：“李氏有天下，历运所属，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竞王，今欲去帝号，东向受册，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焱起，号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关、雍，大凉奄河右，业已为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请行萧詧故事，称梁帝而臣于周。”轨从之，乃遣伪尚书左丞邓晓来朝，奉书称“从弟大凉皇帝”。帝怒曰：“轨谓朕为兄，此不臣也。”囚晓不遣。

初，轨以梁硕为谋主，授吏部尚书。硕有算略，众惮之，尝见故西域胡种族盛，劝轨备之，因与户部尚书安修仁交怨；又轨子仲琰尝候硕，硕不为起，仲琰憾之。乃相与谮硕。轨不察，赍鸩其家杀之，繇是故人稍疑惧，不为用。有胡巫妄曰：“上帝将遣玉女从天来。”遂召兵筑台以候女，多所糜损。属荐饥，人相食，轨毁家赀赈之，不能给，议发仓粟，曹珍亦劝之。谢统师等故隋官，心内不附，每引结群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离沮其众，乃廷诘珍曰：“百姓饿死皆弱不足事者，壮勇士终不肯困。且储廪以备不虞，岂宜妄散惠孱小乎？仆射苟附下，非国计。”轨曰：“善。”乃闭粟。下益怨，多欲叛去。

会修仁兄兴贵本在长安，自表诣凉州招轨。帝曰：“轨据河西，连吐谷浑、突厥，今兴兵讨击尚为难，单使弄颊可下邪？”兴贵曰：“轨盛强诚然，若晓以逆顺祸福，宜听。如凭固不受，臣世凉州豪望，多识其士民，而修仁为轨信任，典事枢者数十人，若候隙图之，无不济。”帝许之。兴贵至凉州，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因间访兴贵以自安策。兴贵对曰：“凉州僻远，财力凋耗，虽胜兵十万，而地不过千里，无险固自守。又滨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类。今唐家据京师，略定中原，攻必下，战必胜，盖天启也。若举河西地奉图东归，虽汉窦融未足吾比。”轨默不答，久之，曰：“昔吴王濞以江左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举河右，不得为西帝乎？虽唐强大，如我何？君无为唐诱致我。”兴贵惧，

谢曰："窃闻富贵不居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志！"兴贵知轨不可以说，乃与脩仁等潜引诸胡兵围其城，轨以步骑千余出战。先是，薛举柱国奚道宜率羌兵奔轨，轨许以刺史而不与，道宜怨，故共击轨。轨败入城，引兵登陴，须外援。兴贵传言曰："唐使我来取轨，不从者罪三族。"于是诸城不敢动。轨叹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台，属酒为别。脩仁执送之，斩于长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诏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封凉国公，赐帛万段；修仁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并给田宅，封六百户。时邓晓闻轨败，入贺帝。帝曰："而委质李轨，以使来，闻其亡，不少戚，乃蹈抃以悦我。不尽心于轨，能竭节于我乎？"遂废不齿。

刘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马邑。母赵尝夜坐廷中，见若雄鸡，光烛地，飞投其怀，起振衣，无有，感而娠，生武周。

武周为人骁悍，善骑射，喜交豪杰。兄山伯尝詈辱之曰："汝不择所与，必灭吾宗！"武周因去至洛，为太仆杨义臣帐下。募征辽，有功，补建节校尉。还马邑，为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颇爱遇之，令总虞候，直閤下。久之，盗仁恭侍儿，惧觉诛，又见天下已乱，阴有异计，因宣言于众曰："今岁饥，死者骨相枕于野，府君闭仓不恤，岂忧百姓意乎？"以市怒其军，皆愤怨。武周知人已摇，因称疾卧家，豪桀往候谒，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方起，众又饥，壮士守分，死沟壑。今官粟红腐于仓，谁能与我共取之？"诸恶少年皆愿从。隋大业十三年，与其徒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入斩仁恭，持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遂开仓赈穷绝，驰檄属城，皆下，得兵万余，自称太守，遣使附突厥。

雁门丞陈孝意、虎贲郎将王智辩合兵围其桑乾镇，会突阙至，武周与共击智辩，破之，孝意奔还雁门，雁门人杀之，以城归武周。武周因袭破楼烦，进据汾阳宫，取宫人赂突厥，始毕可汗报以马，其众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头纛立武周为定杨可汗，僭称皇帝，以妻沮为后，建元天兴，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苑君璋为内史令。

初，上谷贼宋金刚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和。刀儿为窦建德所攻，金刚救之，大败，率余众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刚恚曰：'建德杀魏王，吾义不往，诸君可以吾首取富贵。"乃拔刀，将自刎，众抱之泣，遂与皆归武周。武击素闻金刚善兵，得之喜，封为宋王，属以军，分家赀半遗之。金刚亦自结，出其妻而骋武周妹，说武周取晋阳，南向争天下。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

武德二年，总兵二万入寇，次黄蛇镇，又连突厥，锋无前，遂破榆次，拔介州，进围太原。诏遣太常少卿李仲文御之，为贼所执，举军没，仲文逃还。贼因破平遥，取石州，杀刺史王俭，略浩州。诏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拒之，寂战败绩。齐王元吉委并州遁，武周入据之。遣金刚攻陷晋州，执右骁卫将军刘弘基，进破浍州。夏县人吕崇茂杀其令，自号魏王以应贼。隋河东守将王行本与武周合。关中震动。高祖诏秦王督兵进讨，屯柏壁。又诏永安王孝基与于筠、独孤怀恩、唐俭等攻夏县，不克，军城南。崇茂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军，四将被执。敬德还浍州，王邀战，破之于美良川。敬德复与别帅寻相援王行本于蒲，王又破却其军，蒲州降。帝幸蒲津关，王自柏壁轻骑谒行在，金刚遂围绛州。王还屯，金刚引退。武周攻李仲文于浩州，不胜。遣将黄子英护饟道，骠骑大将军张德政袭斩之，虏其众，武周部将稍离。金刚以粮道乏卒饥引去，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战，贼皆败，斩级数万，护辎重千乘。金刚走介州，官军迫之，以余众二万出西门，背城阵，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为北军，翟长孫、秦武通为南军。既战，小却，王以精骑突击破之，金刚将轻骑去，贼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降，收其精兵，遂复介州。武周引骑五百，弃并州，北走突厥。金刚收散卒，将还拒，众不为用，亦以百骑奔突厥。并州平，河东地尽复。未几，金刚背突厥，欲还上谷，为其追骑斩之。武周亦谋归马邑，计露，突厥杀之。起兵六年而灭。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世煮盐为生。少矫勇，走及奔马。隋大业末，依河间贼格谦，未甚奇之。会谦为隋兵围捕，左右奔散，无救者，开道独身决战，杀数十人，捕兵解，谦得免，遂引为将军。谦灭，与其党百余人亡海曲。后出剽沧州，众稍附，因北掠戍保，自临渝至怀远皆破有之。复引兵围北平，未下，隋守将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开道据其地。武德元年，陷渔阳郡有之。有铠马数千，众万人，自号燕王。

先是，怀戎浮屠高昙晟因县令具供，与其徒袭杀令，伪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法轮，遣使约开道为兄弟，封齐王，开道引众从之。居三月，杀昙晟，并其众，复称燕王，建元，署置百官。

窦建德围罗艺于幽州，艺请救，开道以骑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艺使请降，诏以为蔚州总管、上柱国、北平郡王，赐姓李。开道以轻骑五百抵幽州，欲图艺。自从数骑入都督府，且观艺，艺与张饮尽欢，知不可图，遂去。五年，幽州饥，开道许输以粟。艺遣老弱凑食，皆厚遇之。艺悦，不为虞，更发兵三千、车数百、马驴千往请粟，开道悉留不遣，遂北连突厥，告绝于艺，复称燕，与刘黑闼联兵入寇。开道攻易

州不克，遣将谢棱诡降于艺，请兵应接。艺众至，棱纵击破之，因导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骚然罹患。颉利以开道善攻具，与俱攻马邑，拔之。时群盗相继平，开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犹恃突厥自安。然将士多山东人，思归，众益厌乱。

初，开道募壮士数百为养子，卫閤下，及刘黑闼将张君立亡归，开道命与爱将张金树分督之。金树潜令左右数人伪与诸养子戏，至夕，入閤，绝其弓弦，又取刀槊聚床下。既暝，金树以其徒噪攻之，数人者抱刀槊出閤。诸义子将搏战，亡弓槊。君立举火外城应之，帐下大扰，养子穷，争归金树。开道顾不免，擐甲挺刃据堂坐，与妻妾奏妓饮酒，金树畏不敢前。天且明，开道先缢其妻妾及诸子而后自杀。金树罗兵取养子，皆斩之，亦杀君立而归。开道起兵凡八年灭。以其地为妫州，诏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刘黑闼，贝州漳南人。嗜酒，喜蒲博，不治产，亡赖，父兄患苦之。与窦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资其费，黑闼所得辄尽，建德亦弗之计。

隋末，亡命从郝孝德为盗，后事李密为裨将。密败，王世充虏之，以其武健，补马军总管，镇新乡。时李世勣陷于窦建德，建德使攻新乡，虏黑闼献之，建德用为将，封汉东郡公。黑闼与诸盗游，素强武，多狙诈。建德有所经略，常委以斥候，阴入敌中觇虚实，每乘隙奋奇兵，出不意，多所摧克，军中号为神勇。

武德四年，建德败，还匿漳南，杜门不出。会高祖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将用之。愿等疑畏，谋曰："王世充举洛阳降，骁将杨公卿、单雄信之徒皆夷灭。今召吾等，若西入关，必无全。且夏王于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还之。今唐得夏王，即加害。我不以余生为王得仇，无以见天下义士。"于是谋反。卜所主，刘氏吉，共往见故将刘雅，告之，雅不从，众怒，杀雅去。范愿曰："汉东公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吾尝闻刘氏当王，今欲收夏王亡众，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谒黑闼以告。黑闼喜，椎牛飨士，得兵百余人。袭漳南县破之。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合势讨击，元祥等皆败死，收其器械，有众千人。建德故时左右稍归之，兵浸盛。乃设坛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意。自称大将军。陷历亭，杀守将王行敏。饶阳贼崔元逊攻陷深州，杀刺史裴晞应之。兖州贼徐圆朗亦相连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残之。乃移檄赵、魏，建德将吏往往杀令、尉附贼。北连高开道，势雄张。进至宗城，众数万。黎州总管李世勣战败，走洺州，黑闼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乃

以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遣使北结突厥颉利，颉利遣俟斤宋邪那率骑从之，军大振，不半年，尽有建德故地。高祖诏秦王及齐王元吉讨之。

五年，黑闼陷相州，号汉东王，建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左领军，王小胡为右领军，召建德僚属，悉复用之，都洺州。秦王率兵次汲，数困贼，进下相州。棣州人复杀刺史叛归黑闼。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取洺水，使总管罗士信守之。黑闼攻陷洺水，士信死。王阻水为连营，分奇兵绝其馈路。黑闼数挑战，坚壁不为动。三月，贼粮尽，王度必决战，豫壅洺水上流，敕吏曰："须贼度，亟决之。"黑闼果率骑二万绝水阵，与王师大战，众溃，水暴至，贼众不得还，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黑闼与范愿等以残骑奔突厥。山东平，秦王还。

黑闼藉突厥兵复入寇，攻定州。旧将曹湛、董康买先逃鲜虞，聚兵应之。帝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总管，与原国公史万宝讨贼，战下博，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逸，繇是河北复叛归贼。黑闼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杀刺史。诏齐王元吉击之，不进。又诏皇太子督兵并力，频战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齐王悉兵战馆陶，黑闼大败，引军走，蹑北至毛州。黑闼整众，背永济渠阵，纵骑搏之，贼赴水死者数千，黑闼遁去。骑将刘弘基追蹙，贼不得休。明年正月，驰至饶阳，骑能属者才百余，困且馁。黑闼所署总管崔元逊迎拜，延之入。黑闼不许，元逊固请，且泣，乃进城下。元逊馈之，方饭，车骑诸葛德威勒兵前，黑闼骂曰："狗辈负我！"遂执诣皇太子所斩之。德威举郡降，山东遂定。余党及突厥兵间道亡，定州总管双士洛邀战，破平之。

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逐黑闼也，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观，以为神。后余大弓一、长矢五，藏之武库，世宝之，每郊丘重礼，必陈于仪物之首，以识武功云。

徐圆朗者，兖州人。隋末为盗，据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附李密。密败，归窦建德。山东平，授兖州总管、鲁郡公。高祖遣葛国公盛彦师安辑河南，抵任城，会黑闼兵起，圆朗执彦师应之，自号鲁王，黑闼以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州豪桀皆杀吏应贼，秦王已破黑闼，遣兵屯济阴经略之。圆朗惧。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彭城有刘世彻，才略不常，有异相，士大夫许其必王。将军欲自用，恐败，不如迎世彻立之，功无不济。"圆朗谓然，乃迎之。盛彦师以世彻若联叛，祸且不解，即谬说

曰：“闻公迎刘世彻，信乎？公亡无日矣！独不见翟让用李密哉？”圆朗信之。世彻至，夺其兵，以为司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杀之。会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圆朗，圆朗数败，总管任环遂围兖州，降者争逾城。圆朗穷，弃城，与下数骑夜亡，为野人所杀。

列传第十二萧辅沈李梁

萧铣，后梁宣帝曾孙也。祖岩，开皇初叛隋降陈，陈亡，文帝诛之。铣少贫 ，佣书，事母孝。炀帝以外戚擢为罗川令。

大业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人张绣等谋反隋，且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微，虽假名号，众不厌。罗川令，故梁裔也，宽仁大度，有武皇遗风。且吾闻帝王之兴，必有符命。隋冠带悉号'起梁'，萧氏中兴象也。今推之，以应天顺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铣。铣即报景珍书曰："我先君昔事隋，职贡无废，乃贪我土宇，灭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恫心疾首，思刷厥耻。杰今天诱乃衷，公等降心，将大复梁绪，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纠厉士众以从公哉！"即募兵数千，扬言迹盗，将以应景珍。

会颍川贼沈柳生寇县，铣出战不利，谓其下曰："岳阳豪杰将推我为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节独完哉？且吾先人国于此，若徇其请复梁祚，因以半纸檄召群盗，谁敢不从？"众悦。乃以十月称梁公，旗帜服色悉用其旧。柳生以众归铣，用为车骑大将军。不五日，远近争附，众数万，乃趋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华率强姓百迎谒，而先见柳生。柳生与其下谋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勋第一。今岳阳兵众而位多，谁肯为我下？不如杀德基，质其人，独挟梁主以进，则吾谁先？"因杀德基，诣中军白铣。铣惊曰："今欲拨乱，遽自相屠，我不能为若主矣！"步出军门。柳生惧，伏地请罪。铣责宥之，陈兵而进。景珍曰："德其倡义竭诚，柳生擅杀之，不诛，无以为政。且凶贼与共处，必为乱。"铣因斩柳生。于是筑坛城南，柴上帝，自称梁王。有异鸟至，建元为凤鸣。

义宁二年，僭称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谥从父琮为孝靖帝，祖岩河间忠烈王，父璿文宪王。封景珍晋王，雷世猛秦王，郑文秀楚王，许玄彻燕王，万瓒鲁王，张绣齐王，杨道生宋王。隋将张镇州、王仁寿击铣，不能克，及隋亡，乃与宁长真等率岭南州县降于铣。时林士弘据江南，铣遣将苏胡儿拔豫章，使杨道生取南郡，张绣略定岭表。西至三峡，南交趾，北距汉水，皆附属，胜兵四十万。

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掌机密。遣道生攻峡州，刺史许绍击破之，士死过半。

三年，高祖诏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讨之，拔通、开二州，斩伪东平

王阁提。诸将擅兵横恣，铣恐浸不制，乃阳议休兵营农，以黜其权。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将军，怨之，谋作乱，事泄，被诛。景珍方镇长沙，铣下书赦之，召还江陵。景珍惧，遣使诣孝恭，举地降。铣遣张绣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独不见乎！奈何相攻？"绣不答，围之。景珍溃而走，麾下杀之。铣进绣为尚书令。绣恃功，亦骄蹇，铣又诛之。铣性外宽内忌，疾胜己者，于是大臣旧将皆疑间，多叛去，铣不能禁，由此愈弱。

四年，诏孝恭与李靖率巴蜀兵顺流下，庐江王瑗繇襄阳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会兵图铣。伪将周法明以四州降，即诏为黄州总管，趋夏口道，攻安州，克之。伪将雷长颍以鲁山降。铣乃遣将文士弘拒孝恭，战清江口，孝恭大破之，获斗舰千艘，拔宜昌、当阳、枝江、松滋，伪江州将盖彦举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

初，铣放兵，止留宿卫数千人，及仓卒追集，江、岭回远，未及赴。孝恭布长围守之，数日，破其水城，取楼船数千。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诣靖降。铣度救不至，谓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穷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乱。诸人何患无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恸。以太牢告于庙，率官属缌衰布帻诣军门，谢曰："当死者铣尔，百姓非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受之，护送京师。后数日，救兵至，且十余万。知铣降，乃送款。铣至，高祖让之，对曰："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为陛下禽，犹田横南面，岂负汉哉？"帝怒其不屈，诏斩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国至灭凡五年。

赞曰：铣，故梁子孙，起文吏，掩东南而有之，荆、楚好乱，气俗然也。观铣武虽不足，文有余矣，大抵盗仁义，诡世乱俗者，圣人所必诛。若铣力困计殚，以好言自释于下，系虏在廷，抗辞不屈，伪辩易穷，卒以殊死，高祖圣矣哉！

辅公祏，齐州临济人。隋季与乡人杜伏威为盗，转掠淮南。伏威兵浸盛，自号总管，以公祏为长史。贼李子通据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数千度江击之。子通拒战，众十倍，锐甚。公祏选甲士千人，操长刀居前，别以千人随之，令曰："却者斩！"公祏以众殿。俄而子通方阵而进，长刀千人皆决死斗，公祏纵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溃，降其众数千。伏威既遣使归国，武德二年，诏授公祏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初，伏威与公祏少相爱，又兄事之，故军中呼辅伯，尊礼略等。伏

威稍忌之，乃署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推公祏为仆射，阴解其柄。公祏内怏怏不平，乃与故人左游仙伪学辟谷以自晦。

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复令雄诞握兵副之，阴诫曰："吾至京不失职，无容公祏为变。"后左游仙说公祏反，会雄诞以疾卧家，公祏夺其兵，绐言伏威移书令举事。八月，遂僭位，国称宋，即陈故宫都之；杀王雄诞，署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增修器械，转廪食，遣将徐绍宗侵海州，陈正通寇寿阳。诏越郡王孝恭趋九江，岭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齐州总管李世勣繇淮、泗讨之。孝恭取芜湖，下梁山三镇。河南安抚大使任瑰拔扬子城，降伪将龙龛，遂据扬州。公祏复遣将冯惠亮、陈当世屯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屯青州山以拒战，孝恭率诸将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蹑追百余里，众悉溃，正通等以五百骑奔丹阳。公祏惧，弃城奔左游仙于会稽，兵尚数万。夜至毘陵，能从者裁五百。伪将吴骚、孙安谋执之，公

祏弃妻子斩关遁，与腹心士数十抵武康，野人执送丹阳，孝恭斩之，传首京师击李子通，始公祏佐伏威起据江东，距公祏死，凡十三年。

沈法兴，湖州武康人。父恪，陈广州刺史。法兴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阳贼楼世干略其郡，炀帝诏与太仆丞元祐讨之。

义宁二年，江都乱，法兴自以世南土，属姓数千家，远近向服，乃与祐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名诛宇文化及，三月发东阳，行收兵，趋江都，下余杭，比至乌程，众六万。毘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兴约连和，因袭杀之，据其城，遂定江表十余州，自署江南道总管。闻越王侗立，乃上书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孙士汉司空，蒋元超尚书左仆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刘子翼选部侍郎，李百药为掾。后闻侗被废，高祖武德二年，称梁王，建元为延康，易隋官仪，颇用陈氏故事。

法兴自意南方诸城可跂而平，专事威戮，下有细过即诛之，繇是将士携解。俄遣子纶救陈棱，击李子通，反为所败。子通乘锋度江，破京口。使将蒋元超战庱亭，大败，死之。法兴惧，弃城与左右数百投吴郡贼闻人遂安，遂安遣将叶孝辩迎之。法兴中悔，将杀孝辩，趋会稽，为所觉，惧，自沈于江。起义宁至武德，凡三年灭。

李子通，沂州承人。少贫，以渔猎为生。居其乡，见班白负戴，必代之，家有余，则以赒人，而喜报仇。

隋大业末，长白山贼左才相自号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间。乡人有陷贼者，子通专经护之。方是时，群盗暴忍，独子通仁爱，归者遂多，不半岁，有徒万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众度淮，与杜伏威合。为隋将来整所破，奔海陵，得众二万，自称将军。大业十一年僭号楚王。

宇文化及杀炀帝，以右御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已而棱降，高祖授以总管，即守其郡。子通攻棱，棱穷，乞师于沈法兴、杜伏威。伏威自将屯清流，法兴遣子纶屯扬子，间数十里。子通纳言毛文深请募吴人诈为法兴兵夜袭伏威，二人遂交恶，无敢先战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据之，棱奔而免。子通僭即皇帝位，国号吴，建元明政。齐贼乐伯通先为化及守丹阳，即以众万余降之，子通用为尚书左仆射。又败法兴兵，遂取晋陵，以法兴所署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典文檄，尚书左丞殷芊为太常卿，司礼乐，繇是江南士人多归之。会伏威命辅公祏拔丹阳，进屯溧水，子通战败，粮且尽，弃江都，保京口，伏威尽得其地。俄东走太湖，裒散兵二万人，复张，袭法兴吴郡，破之。据余杭。东举会稽，南距岭，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

武德四年，伏威遣将王雄诞讨子通。战苏州，败绩，退保余杭，雄诞进傅城。子通穷。乃降，伏威受之，并乐伯通送京师。高祖薄其罪，赐宅一区、田五顷，赉予颇厚。及伏威来朝，子通语伯通曰："东南未靖，而伏威来。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蓝田，为关吏所获，并伏诛。方子通等僭盛时，复有硃粲、林士弘、张善安亦窃名号于淮、楚间。

硃粲，亳州城父人。初为县史。大业中从军，伐贼长白山，亡命去为盗，号"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十万。度淮屠景陵、沔阳，转剽山南，所至残戮无遗噍。僭号楚帝，建元为昌达。攻拔南阳。

义宁末，与山南抚慰使马元规战冠军，大败，收余众，复振，至二十万。粲所克州县皆发藏粟以食，迁徙无常，去辄燔廪聚，毁城郭，不务稼穑，专以劫为资。于是人大馁，死者系路，其军亦匮，乃掠小儿烝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宁有加人者？弟使佗国有人，我恤无储哉！"勒所部略妇人孺儿分烹之，又税诸城细弱以益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谪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后尽食两家。俄而诸城

惧，皆逃散。

显州首领杨士林、田瓒起兵攻粲，旁郡响赴，战淮源，粲大败，挈残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确假散骑常侍劳之。确醉，戏粲曰："君脍人多矣，若为味？"粲曰："啖嗜酒人，正似糟豚。"确悸，骂曰："狂贼，归朝乃一奴耳，复得噬人乎？"粲惧，收确于坐，并从者数十悉饔之，以飨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龙骧大将军。东都平，斩洛水上。士庶竞掷瓦砾击其尸，须臾若冢。

林士弘，饶州鄱阳人。隋季与乡人操师乞起为盗。师乞自号元兴王，建元天成，大业十二年据豫章，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治书侍御史刘子翊讨贼，射杀师乞，而士弘收其众，复战彭蠡，子翊败，死之。遂大振，众十余万，据虔州，自号南越王。俄僭号楚：称皇帝，建元为太平。侍御史郑大节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党王戎为司空。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豪杰皆杀隋守令以附，北尽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后萧铣以舟师破豫章，士弘独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铣败，其亡卒稍归之，复振。赵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

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阳王药师以兵二万围循州，总管杨世略破斩之，士弘请降。王戎亦献南昌地，诏戎为南昌州总管。士弘复遁保安城山，诱溃亡，谋复乱，袁人相聚应之，为张善安所察，以兵赴讨。会士弘死，其党乃解。

张善安，兖州方与人。年十七，亡命为盗，转掠淮南。会孟让败，得其散卒八百，袭破庐江郡。依林士弘，不见信，憾之，反袭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萧铣取豫章，遣将苏胡儿守之，善安夺其地，据以归国，授洪州总管。

武德六年反，辅公祏以为西南道大行台。善安掠孙州，执总管王戎，袭杀黄州总管周法明。会李大亮兵至，为开晓祸福，答曰："善安初不反，为部下诖误。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总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独入其阵，与善安握手语，乃大喜，将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引入，命壮士执之。骑皆惊，引去，悉兵来战。大亮谕以善安自归，无庸斗。其党骂曰："总管卖我！"遂溃。送善安京师，称不与公祏谋，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书，遂伏诛。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为郡豪姓。仕隋鹰扬府郎将。大业末罢归，结徒起为盗，杀郡丞唐世宗，据郡称大丞相，联兵突厥。与隋将张世隆

战，败之，因略定雕阴、弘化、延安。自为梁国，僭皇帝位，祭天于城南，坎地瘗玉得印，以为瑞，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毘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导突厥兵居河南地，拔盐川郡。

武德二年，寇灵州，长史杨则击走之。又与突厥千骑营野猪岭，延州总管段德操勒兵不战，师都气懈，遣兵进击，战酣，德操自以轻骑出其旁乘之，师都大溃，逐北二百里，俘馘甚众。未几，以步骑五千入寇，德操又尽屠其军，降堡将张举、刘旻。师都惧，遣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隋亡，中国裂为四五，势均力弱，皆争附突厥。今唐灭刘武周，国益大，兵方四出。师都将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愿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师都请为乡道。"处罗纳之，令莫贺咄设入五原，泥步设与师都趋延州，处罗自攻太原，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靺羯繇幽州道合，窦建德自滏口会晋、绛。已而处罗死，兵不出，又为德操所破。

六年，其将贺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东城，师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于突厥颉利，颉利以劲兵万骑赴之。先是，稽胡大帅刘屳成以众附师都，因谗见杀，其下疑惧，乃多叛。师都日益蹙，遂往朝颉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盗边无宁岁，遂窥渭桥。

后突厥政乱，太宗以师都浸危，乃谕以书使归，不从。诏夏州长史剑旻、司马剑兰经略之。获生口，纵以为间，君臣离挠。出轻骑蹂其稼，城中饥虚。又天狗堕其城。辛獠儿、李正宝、冯端皆其健将，谋执师都降，不果，正宝挺身归。

贞观二年，旻、兰表可取状，诏柴绍、薛万均并力，令旻以劲卒直据朔方东城。颉利来援，会大雪，羊马死，绍逆战，破之，进屯城下。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降，擢洛仁为右骁卫将军、朔方郡公。自起至灭十二年。以其地为夏州。始师都据郡时，刘季真、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传。

刘季真，离石胡人。父龙儿，大业十年举兵自称王，以季真为太子，弟六儿为永安王。锋甚锐，将军潘长文连年击，不能下。后虎贲郎将梁德破杀龙儿，众乃散。唐兵起，六儿复聚为盗，附刘武周，季真从之，自号太子王，六儿为拓定王，迭为边害。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合兵讨之，季真降，诏以为石州总管，赐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刚战浍州，势未决，遂复连武周。及败，秦王执六儿斩之，季真奔高满政，俄被杀。

列传第十三刘斐

刘文静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战死，赠上仪同三司。文静以死难子　，袭仪同。侗傥有器略。大业末，为晋阳令，与晋阳宫监裴寂善。寂夜见逻堞传烽，吒曰：“天下方乱，吾将安舍？”文静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资也。吾二人者可终■贱乎？”

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既又见秦王，谓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祖、魏太祖之徒欤！殆天启之也。”寂未谓然。文静俄坐李密姻属系狱，秦王顾它无可与计者，私入视之。文静喜，挑言曰：“丧乱方剡，非汤、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无其人哉？今过此，非儿女子姁姁相忧者。世道将革，直欲共大计，试为我言之。”文静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盗贼蜉结，大连州县，小阻山泽，以万数，须真主取而用之。诚能投天会机，奋礻艺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晋避盗者皆在，文静素知其豪杰，一朝号召，十万众可得也。加公府兵数万，一下令，谁不愿从？鼓而入关，以震天下，王业成矣。”王笑曰：“君言正与我意合。”乃阴部署宾客。

将发，恐唐公不从，文静谋因裴寂开说，于是介寂以交王，遂得进议。及突厥败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静、寂共说曰：“公据嫌疑之地，势不图全。今部将败，方以罪见收，事急矣，尚不为计乎？晋阳兵精马强，宫库饶丰，大事可举也。今关中空虚，代王弱，贤豪并兴，未有适归，愿公引兵西，诛暴除乱。乃受单使囚乎？”唐公私可，会得释而止。

王教文静伪为诏“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为兵，期岁尽集涿郡以伐辽。”繇是人心愁扰，益思乱。文静谓寂曰：“公闻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乎？唐公名载图谶，闻天下，尚可怗怗以待祸哉？”又胁寂曰：“公为监，以宫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惧，乃劝起兵。秦王即委文静、长孙顺德等募士，声讨刘武周。文静与寂作符敕，发宫监库物佐军兴。会王威、高君雅猜贰，文静与刘政会为急变书，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与威、君雅视事，文静进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会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观。”公惊曰：“讵有是乎？”读已，语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诟曰：“反人欲杀我耳。文静叱左右执之，由是举兵。

唐公乃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司马。文静劝改旗帜，彰特兴，又请

与突厥连和，唐公从之。遣文静使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静曰：“先帝废冢嗣以授后主，故大乱。唐公，国近戚，惧毁王室，起兵黜不当立者。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始毕大喜，即遣二千骑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寻拒屈突通于潼关，与其将桑显和苦斗，死者数千。文静度显和军怠，以奇兵从后掩之，显和败绩。通兵尚数万，欲引而东，文静命将追执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转大丞相府司马，进光禄大夫、鲁国公。

唐公践天子位，擢纳言。时多引贵臣共榻，文静谏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见群下，言尚称名。帝坐严尊，屈与臣子均席，此王导所谓太阳俯同万物者也。”帝曰：“我虽应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无嫌。”薛举寇泾州，以元帅府长史与司马殷开山出战，大败，奔还京师，坐除名。与讨仁杲，平之，复爵邑，授民部尚书、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从秦王镇长春宫。

文静自以材能过裴寂远甚，又屡有军功，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论政多戾驳，遂有隙。尝与弟散骑常侍文起饮酣，有怨言，拔刀击柱曰：“当斩寂！”会家数有怪，文起忧，召巫夜被发衔刀为禳厌。文静妾失爱，告其兄上变，遂下吏。帝遣裴寂、萧瑀讯状，对曰：“昔在大将军府，司马与长史略等。今寂已仆射，居甲第，宠赉不赀。臣官赏等众人，家无赢，诚不能无少望。”帝曰：“文静此言，反明甚。”李纲、萧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静首决非常计，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赐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帝遂杀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静临刑，抚膺曰：“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贞观三年，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鲁国公，诏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谋反，诛。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补郡主簿。及长，伟容貌，涉知书传。隋开皇中，调左亲卫。家贫，徙步走京师，过华山祠，祈神自卜，夜梦老人谓曰：“君年逾四十当贵。”

大业中，为齐州司户参军，历侍御史，晋阳宫副监。唐公雅与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酒通昼夜。秦王与刘文静方建大计，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同私钱数百万饷龙山令高斌廉，俾与寂博，阳不胜，寂得进多，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许诺。寂尝以宫人侍唐公，恐事发诛，闲饮酣，乃白秦王将举兵状，因言：“今盗遍天下，城阖外即战场，虽徇小节，犹不脱死。若举义师，不特免祸，且就大功。”唐

公然所计。兵起，寂进宫女五百，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首。

大将军府建，为长史。下临汾，封闻喜县公。至河东，屈突通未下，而三辅豪杰多归者。唐公欲先取京师，恐通掎其后，犹豫未决，寂说曰："今通据蒲关，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敌，败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后趋京师。"秦王曰："不然。兵尚权，权利于速。今乘机度河以夺其心。且关中群盗处处屯结，疑力相杖，易以招怀，抚而有之，众附兵强，何向不克。通自守贼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机，胜负未可计也。"唐公两从之，留兵围蒲，而遣秦王入关。长安平，赐寂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迁大丞相府长史，进魏国公，邑三百户。

隋帝禅位，公固让，寂开陈符命以劝，又督太常具仪、撰日。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书右仆射，赐服玩不赀，诏尚食日给御膳，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閤则延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不名也，贵震当世。

武德二年，刘武周寇太原，守将数困，寂请行，授晋州道行军总管讨贼，以便宜决事。贼将宋金刚据介州，寂屯度索原，贼埭水上流，寂徙屯，为贼所搏，兵大溃，死亡略尽。寂昼夜驰抵平阳，镇戍皆没。上书谢罪，高祖薄其过，下诏慰谕，俾留抚河东。寂无它才，惟飞檄郡县，促入屯垒相保赘，焚积聚，人益惴骇思乱。夏人吕崇茂杀其令，反，为贼守，寂攻之，复为所败。召还，帝责让良久，以属吏，俄释之，遇待如初。

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反，按讯无状，帝谓曰："朕有天下，公推毂成之也，容有贰哉？所以讯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诏三贵妃赍玉食宝器宴其家，经宿去。帝尝从容夸语曰："前王多兴细微，间关行阵而后成功。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倡义，不三月有天下，公复华胄，职宦光显，非刘季亭长、萧曹刀笔吏比也。我与公无愧焉。"四年，改铸钱，赐一炉得自铸。又聘其女为赵王元景妃。迁左仆射。帝置酒含章殿，欢甚，寂顿首曰："始陛下发太原，约天下已定，许上印绶。今四海妥安，愿赐骸骨归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九年，册拜司空，遣尚书员外郎日一人直第。贞观初，太宗亲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升金辂，寂辞，帝曰："公有佐命勋，无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谁可参乘者？"遂同载归。

浮屠法雅坐妖言，辞连寂，坐免官，削封邑半，归故郡。寂请留京师，帝让曰："公勋不称位，徙以恩泽居第一。武德之政，间或弛紊，职公为之。今归扫坟墓，尚何辞？"寂遂归。未几，汾阴狂男子谓寂奴曰："公有天分。"监奴白寂，寂惶惧不敢闻，遣监奴杀所言者。奴盗寂封邑钱百万，寂捕急，遂上变。帝怒曰："寂有死罪四：为三公，与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称国家之兴皆其所谋，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专杀以灭口，四也。我戮之非无辞。"议者多请贷，乃放静州。会山羌反，或言劫寂为主。帝曰："国家于寂有恩，必不尔。"既而寂率家僮破贼。帝念寂功，诏入朝，会卒，年六十。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子律师嗣，尚临海长公主，终汴州刺史。律师子承先，武后时为殿中监，酷吏杀之。

始，高祖论太原首功，诏尚书令秦王、尚书左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恕一死。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户，时文静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总四十三人。寂户千五百，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户千三百，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户千二百，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户千，李勣、刘弘基户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户七百，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户六百，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户四百，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户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见于传。自赵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显，然参附义始事，班班见当世。今次第其名，总出左方云。

赵文恪，并州人。为隋鹰扬府司马。义兵起，授右三统军。武德二年，擢都水监，封新兴郡公。时中国经大乱，马耗，会突厥讲和，诏文恪至并州，与齐王诱市边马以备军。刘武周寇太原，属城尽没，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绝，齐王使文恪率步骑千余助守。会太原陷，遂弃城遁，诏下狱死。

李思行，赵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将起，使觇讠问长安，还，具论机策，以赞大议授左三统军。从破霍邑，平京师，擢累嘉州刺史、乐安郡公。卒，赠洪州都督，谥曰襄。

李高迁，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执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统军从下霍邑，围长安，力战。迁左武卫大将军、江夏郡公、检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马邑，高满政请救，诏高迁督兵助守。贼盛，乃夜斩关走，所将皆没，坐除名徙边。后历资州刺史，卒，赠凉州都督。

姜宝谊，秦州上邽人。父远，仁周为秦州刺史、朝邑县公。宝谊游太学，受书，业不进，去为左翊卫，以积劳迁鹰扬郎将，领府兵，从高祖督盗太原。及起兵，授左统军，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县公，历右武卫大将军。刘武周使黄子英数盗雀鼠谷，帝遣宝谊击之。贼轻甲挑师，战接而三遁，逐之，伏发，宝谊为贼执，俄亡归。与裴寂拒宋金刚，战汾州，兵合，寂弃军走，宝谊复为所禽。帝闻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贼，死矣！"赐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谋还，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无状，负陛下。"贼平，诏迎其柩，赠左卫大将军、幽州总管，谥曰刚。子协，字寿，善篆籀。历燕然都护、夏州都督，封成纪县侯，谥曰威。

许世绪，并州人。隋鹰扬府司马。知隋将亡，请唐公曰："天辅德，人与能，乘机不发，后必蹈悔。隋政不纲，天下摇乱，公姓名已著谣箓，今揽五郡之兵，据四战之冲，苟无奇计，祸不反踵。若收取英俊，为天下倡，帝王业也。"公奇之，顾倚亲密。兵起，授右一府司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从起晋阳，录功至冠军大将军。卒，赠代州都督，谥曰勇，陪葬昭陵。

刘师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为亲将，洛阳平，当诛，秦王壮其才，释不死，引为左亲卫。建成之衅，师立参奉密议，后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录功拜左卫率。迁左骁卫将军、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有告师立姓在符谶欲反者，太宗谓曰："人言卿将反，果乎？"师立对曰："臣为隋官，不过六品，材驽下，不敢希富贵。今遭非常之会，位将军，顾已极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赐束帛，召入卧内慰勉。罗艺反，京师震骇，诏师立检校右武候大将军，勒兵备非常。艺平，有司劾党与，师立坐与善，除名。寻以籓邸旧，检校岐州都督。上书请讨吐谷浑，未报，即遣使间谕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为开、桥二州。又党项酋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倚险自守，亦遣说下之，诏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师立以母丧解，岐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尝苦边，又阻新附，师立讨之。军未至，破丑惧，遁去，师立穷追之，抵恤于真山而还。又战吐谷浑于小莫门川，破之。转始州刺史，卒，谥曰肃。

刘义节，并州人。隋大业末，补晋阳乡长，富于财。裴寂荐之唐公，又与王威、高君雅游，然于唐公为最厚。兵将起，威、君雅疑之，义节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从平京师，为鸿胪卿。时倾府库为军赏，帑财大乏。义节曰："今京师屯兵多，樵贵帛贱，若伐街苑树为薪，以易布帛，岁数十万可致。"又请轴舒藏内见缯，取羡尺，补杂费，得十余万段，调度遂给。迁太府，封葛国公。义节本名世龙，或言世龙子名凤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听，更赐今名。贞观初，转少府监，坐贵入贾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废为民，徙岭南，终钦州别驾。从子思礼，武后时为箕州刺史。少学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历刺史，位至太师。万岁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为太师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结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谓耀曰；"君体有龙气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当辅我。"阴约君臣。思礼因以术眩众，见者必曰："当三品"，使嗜进者充望，然后云："綦连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败，武懿宗按之，阴弛思礼禁，使多逮引。思礼冀自脱，悉引素相忤者，将刑犹不寤，与众人斩于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孙元亨、石抱忠、王抃、抃兄勔、路敬淳等三十余族，窜逐千余人。

钱九陇，字永业，湖州长城人。父文强，为吴明彻裨将，与明彻俱败彭城。入隋，以罪没为奴，故九陇事唐公。善骑射，常备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从战薛仁杲、刘武周，擢累为右武卫将军。从平洛阳，佐皇太子建成讨刘黑闼魏州，力战破贼，以功最封郇国公，以本官为苑游将军。贞观初，为眉州刺史，改巢国。卒，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谥曰勇，陪葬献陵。

樊兴，安州人。以罪为奴。从唐公平长安，授左监门将军。从秦王积战多，封营国公，数赐黄金杂物。后坐事削爵。贞观六年，陵州獠反，命讨之，为左骁卫将军。又从李靖击吐谷浑，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后军期，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勋减死。后为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公。太宗征辽，以兴忠谨，副房玄龄留守京师，检校右武候将军。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

公孙武达，京兆栎阳人。以豪侠称，为隋骁果。兵兴，武达至长春宫上谒。从秦王讨刘武周，苦战功多，累迁秦府右三军骠骑，封清水县公。贞观初，为肃州刺史。突厥骑数千、辎重万余入寇，谋南趋吐谷浑，武达以精兵二千人与战，虏稍却，复殊死斗，薄之张掖河，潜命上流度兵，虏已半济，乃两岸夹击，斩溺略尽。玺书劳之，迁左监门将军。盐州突厥叛，诏武达趋灵州，追及贼，贼方度河，乃据南涯阵，武达击之，斩其帅可逻拔扈，进封东莱郡公。终右武卫大将军，赠荆州都

督，陪葬昭陵，谥曰壮。

庞卿恽，并州人。从讨隐太子有功，拜右骁卫将军、邾国公。卒，追改濮国。子同善，右金吾大将军。同善子承宗，开元初，仕至太子宾客。

张长逊，京兆栎阳人。精驰射，在隋为里长。以平陈功，擢上开府，累迁五原郡通守。遭乱，附突厥，突厥号为割利特勒。义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阳。时梁师都、薛举请突厥兵南度河，长逊矫作诏与莫贺咄设，以伐其谋，会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诏右武候骠骑将军高世静聘始毕可汗，至丰州而始毕死，诏留金币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长逊遣世静出塞劳之，且若专致赙赐者，虏引还。授总管，改杨国公。及讨薛举，不待命辄引兵会，赐锦袍金甲。或谮长逊居丰久，恐与突厥为脣齿，乃请入朝，授右武候将军，徙息国公，加赐宫人、彩千段。属有疾，高祖亲问之。后窦轨率巴、蜀兵击王世充，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左仆射。历遂、夔二总管，政以惠称。贞观十一年卒。

张平高，绥州人。为隋鹰扬府校尉，戍太原，遂预谋议。从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领军将军，封萧国公。贞观初，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禄大夫还第。卒，追封罗国，赠潭州都督。

李安远，夏州人。父彻，隋上柱国、云州刺史。世为将家，以财雄。安远少无检，与博徙游，至破产。晚乃折节向书，从士大夫，苟胜己，必倾心交之。袭爵城阳公。与王珪最善，珪坐王颇得罪，当流，安远为营护免。后补正平令。兵起，攻绛州，安远与通守陈叔达婴城拒。唐公素与安远善，及拔绛，抚慰其家，引与同食，授右翊卫统军、正平县公。后从破屈突通，进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数从秦王征讨，积功，累封至广德郡公。奉使吐谷浑，安远与约和，吐谷浑乃请为互市，边场利之。隐太子将乱，阴使诱动，安远介无贰志，秦王益亲重。贞观初，尝命统逻骑都下，督盗贼。历潞州都督、怀州刺史，皆以干用显，然急刻少恩，由是损名。卒，赠凉州都督，谥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马三宝，性敏狯。事柴绍，为家僮。绍尚平阳公主，高祖兵起，绍间道走太原。三宝奉公主遁司竹园，说贼何潘仁与连和。潘仁入谒，以百兵为主卫。三宝自称总管，抚接群盗，兵至数万。唐公济河，授三宝左光禄大夫。秦王至竹林宫，三宝以兵诣军门谒，遂从平京师，拜太子监门率。别击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破之。从平薛仁杲。与柴绍击吐谷浑

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名王，俘执数千，以功封新兴县男。后高祖幸司竹园，顾谓曰：“汝兴兵处邪？卫青大不恶。”贞观初，拜左骁卫大将军，进爵为公，卒谥曰忠。

李孟尝，赵州人。终右威卫大将军、汉东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终右监门将军、河南县公。

秦行师，并州人。终右监门将军、清水郡公。

赞曰：应龙之翔，云雾滃然而从，震风薄怒，万空不约而号，物有自然相动耳。观二子非有踔越之姿，当高祖受命，赫然利见于世，故能或翼或从，尸天之功云。文静数履军陷阵，以才自进，而寂专用串昵显。外者易乘，迩者难疏，故文静先被躁望诛，寂后坐訞言斥，诚异夫萧何、曹参云！

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

屈突通，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仕隋为虎贲郎将。文帝命覆陇西牧簿，得隐马二万匹，帝怒 ，收太仆卿慕容悉达、监牧官史千五百人，将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复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进顿首曰："臣愿身就戮，以延众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当免悉达等，旌尔善言。"遂皆以减论。擢左武卫将军。莅官劲正，有犯法者，虽亲无所回纵。其弟盖为长安令，亦以方严显。时为语曰："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炀帝即位，遣持诏召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约，若玺书召，验视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及是，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屈，竟得归长安。大业中，与宇文述共破杨玄感，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秦、陇盗起，授关内讨捕大使。安定人刘迦论反，众十余万据雕阴。通发关中兵击之，次安定，初不与战，军中意其怯。通阳言旋师，而潜入上郡。贼未之觉，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无备，夜简精甲袭破之，斩迦论并首级万余，筑京观于上郡南山，虏老弱数万口。后隋政益乱，盗贼多，士无斗志，诸将多覆。通每向必持重，虽不大克，亦不败负。帝南幸，使镇长安。

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东，战久不下，高祖留兵围之，遂济河，破其将桑显和于饮马泉。通大惧，乃留鹰扬郎将尧君素守蒲，将自武关趋蓝田以援长安。至潼关，阻刘文静兵不得进，相持月余。通令显和夜袭文静，诘朝大战，显和纵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独完，然数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军垂败，显和以士疲，乃传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实二壁。会游军数百骑自南山还，击其背，三壁兵大呼，奋而出，显和遂溃，尽得其众。通势蹙，或说之降，曰："吾蒙国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难？独有死报尔！"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其训勉士卒必流涕，故力虽穷，而人尚为之感奋。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趋斩之。俄闻京师平，家尽没，乃留显和保潼关，率兵将如洛。既行，而显和来降。文静遣窦琮、段志玄精骑追及于稠桑，通结阵拒之。琮纵其子寿往谕使降，通大呼曰："昔与汝父子，今则仇也！"命左右射之，显和呼其众曰："京师陷，诸君皆家关西，何为复东？"众皆舍兵。通知不免，遂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遂被禽，送长安。帝劳曰："何相见晚邪？"泣曰："通不能尽人臣之节，故至此，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释之，授兵部尚书、蒋国公，为秦王行军元帅

长史。

从平薛仁杲，时贼珍用山积，诸将争得之，通独无所取。帝闻，曰："清以奉国，名定不虚。"特赉金银六百两、彩千段。判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从讨王世充。时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东略属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当重任。然畴昔陛下释俘累，加恩礼，以蒙更生，是时口与心誓，以死许国。今日之行，正当先驱，二儿死自其分，终不以私害义。"帝太息曰："烈士徇节，吾今见之。"及窦建德来援贼，秦王分麾下半以属通，俾与齐王围洛。世充平，论功第一，拜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东都。数岁，召为刑部尚书。自以不习文，固辞，改工部。建成之变，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贞观初，行台废，为洛州都督，进左光禄大夫。卒，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忠。后诏配飨太宗庙廷。永徽中，赠司空。

二子寿、诠，寿袭爵。太宗幸洛，思通忠节，故诠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赐粟帛恤其家，终瀛州刺史。诠子仲翔，神龙中，复守瀛州。

初，桂州都督李弘节亦以清慎显。既殁，其家卖珠。太宗疑弘节实贪，欲追坐举者。魏徵曰："陛下过矣！且今号清白死不变者，屈突通、张道源。通二子来调，共一马；道源子不能自存。审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浊者罪所举，亦好善不笃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问。故通之清益显云。

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隋大业末，从军高阳，积阅为朝散大夫。刘武周乱，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侵，得晋、浍等州，袭破永安王孝基，执独孤怀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战柏壁，金刚败奔突厥，敬德合余众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谕之，乃与寻相举地降，引为右一府统军，从击王世充。

会寻相叛，诸将疑敬德且乱，囚之。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曰："敬德慓敢，今执之，猜贰已结，不即杀，后悔无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宁肯后寻相者邪？"释之，引见卧内，曰："丈夫以气相许，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因赐之金，曰："必欲去，以为汝资。"是日猎榆窠，会世充自将兵数万来战，单雄信者，贼骁将也，骑直趋王，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乃翼王出，率兵还战，大败之，禽其将陈智略，获排槊兵六千。王顾曰："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速邪？"赐金银一箧。

窦建德营板渚，王命李勣等为伏，亲挟弓，令敬德执槊，略其垒，大呼致师。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杀数十人，众益进。伏发，大破之。时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乘隋帝厩马，铠甲华整，出入军中以夸众。王望见，问“谁可取者？”敬德请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驰往，禽琬，引其马以归，贼不敢动。从讨刘黑闼，贼以奇兵袭李勣，王勒兵掩其后，俄而贼众四面合，敬德率壮士驰入贼，王乘阵乱乃得出。又破徐圆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护军。

隐太子尝以书招之，赠金皿一车。辞曰：“敬德起幽贱，会天下丧乱，久陷逆地，秦王实生之，方以身徇恩。今于殿下无功，其敢当赐？若私许，则怀二心，徇利弃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闻。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虽积金至斗，岂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计。”巢王果遣壮士刺之。敬德开门安卧，贼至，不敢入。因谮于高祖，将杀之，王固争，得免。

其后隐、巢计日急，敬德与长孙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决，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气，所未忍。伺其发，而后以义讨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众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与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听，请从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从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败矣。”王曰：“寡人之谋，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今自计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尚何辞？”后又与侯君集等恳熟劝进，计乃定。时房玄龄、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反授之。谓曰：“即不从，可斩其首以来。”敬德遂往谕玄龄等，与入计议。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王为皇太子，授左卫率。时坐隐、巢者百余家，将尽没入之。敬德曰：“为恶者二人，今已诛，若又穷支党，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论功为第一，赐绢万匹，举齐府金币、什器赐焉。除右武候大将军，封吴国公，实封千三百户。

突厥入寇，授泾州道行军总管。虏至泾阳，轻骑与战，败之。敬德

所得财，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颇以功自负，又廷质大臣得失，与宰相不平。出为襄州都督。累迁同州刺史。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曰："尔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击道宗目几眇。太宗不怿，罢，召让曰："朕观汉史，尝怪高祖时功臣少全者。今视卿所为，乃知韩、彭夷戮，非高祖过。国之大事，惟赏与罚，横恩不可数得，勉自脩饬，悔可及乎！"敬德顿首谢。后改封鄂国，历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开府仪同三司，朝朔望。

帝将讨高丽，敬德上言："乘舆至辽，太子次定州，两京空虚，恐有玄感之变。夷貊小国，不足枉万乘，愿委之将臣，以时摧灭。"帝不纳。诏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师还，复致仕。显庆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临吊，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敬德晚节，谢宾客不与通。饬观、沼，奏清商乐，自奉养甚厚。又饵云母粉，为方士术延年。其战，善避槊，每单骑入贼，虽群刺之不能伤，又能夺取贼槊还刺之。齐王元吉使去刃与之校，敬德请王加刃，而独去之，卒不能中。帝尝问："夺槊与避槊孰难？"对曰："夺槊难。"试使与齐王戏，少选，王三失槊，遂大愧服。

张公谨，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与刺史崔枢挈城归天子，授检校邹州别驾，迁累右武候长史，未知名。李勣、尉迟敬德数启秦王，乃引入府。王将讨隐、巢乱，使卜人占之，公谨自外至，投龟于地曰："凡卜以定犹豫，决嫌疑。今事无疑，何卜之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贞观初，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馈运。数言时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纳。后副李靖经略突厥，条可取状于帝曰："颉利纵欲肆凶，诛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图为反噬，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轻骑免，拓设出讨，众败无余，欲谷丧师，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禀粮乏绝，可取四也。颉利疏突厥，亲诸胡，胡性翻覆，大军临之，内必生变，可取五也。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谋。及破定襄，败颉利，玺诏慰劳，进封邹国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闻。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将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犹父子也，情感于内，安有所避。"遂哭之。诏赠左骁卫大将军，谥曰

襄。十三年，追改郯国公。永徽中，加赠荆州都督。

子大素，龙朔中，历东台舍人，兼修国史，著书百余篇，终怀州长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书门下三品。章怀太子令与刘讷言等共注范晔《汉书》。太子废，故贬为普州刺史，终横州司马。子悱，仕玄宗时为集贤院判官，诏以其家所著《魏书》、《说林》入院，缀修所阙，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进国子司业，以累免官。

秦琼，字叔宝，以字显，齐州历城人。始为隋将来护儿帐内，母丧，护儿遣使襚吊之。吏怪曰："士卒死丧，将军未有所问，今独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是子才而武，志节完整，岂久处卑贱邪？"

俄从通守张须陀击贼卢明月下邳，贼众十余万，须陀所统才十之一，坚壁水敢进，粮尽，欲引去。须陀曰："贼见兵却，必悉众追我，得锐士袭其营，且有利，谁为吾行者？"众莫对。惟叔宝与罗士信奋行。乃分劲兵千人伏莽间，须陀委营遁，明月悉兵追蹑。叔宝等驰叩贼营，门闭不得入，乃升楼拔贼旗帜，杀数十人，营中乱，即斩关纳外兵，纵火焚三十余屯。明月奔还，须陀回击，大破之。又与孙宣雅战海曲，先登。以前后功擢建节尉。

从须陀击李密荥阳。须陀死，率残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宝大喜，以为帐内骠骑，待之甚厚。密与宇文化及战黎阳，中矢堕马，滨死，追兵至，独叔宝捍卫得免。

后归王世充，署龙骧大将军。与程咬金计曰："世充多诈，数与下咒誓，乃巫妪，非拨乱主也。"因约俱西走，策其马谢世充曰："自顾不能奉事，请从此辞。"贼不敢逼，于是来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奖礼。从镇长春宫，拜马军总管。战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多，帝赐以黄金瓶，劳曰："卿不恤妻子而来归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当割以啖尔，况子女玉帛乎！"寻授秦王右三统军，走宋金刚于介休，拜上柱国。从讨世充、建德、黑闼三盗，未尝不身先锋鏖阵，前无坚对。积赐金帛以千万计，进封翼国公。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往取之，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中，莫不如志，以是颇自负。及平隐、巢，功拜左武卫大将军，实封七百户。

后稍移疾，尝曰："吾少长戎马间，历二百余战，数重创，出血且数斛，安得不病乎？"卒，赠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诏有司琢石为人马立墓前，以旌战功。贞观十三年，改封胡国公。

后四年，诏司徒、赵国公无忌，司空、河间王孝恭，司空、莱国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师、郑国公徵，司空、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辅国大将军、褒国公志玄，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尚书左仆射、蒋国公通，陕东道行台右仆射、郧国公开山，荆州都督、谯国公绍，荆州都督、邳国公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亮，吏部尚书、陈国公君集，左骁卫大将玖恽郯国公公谨，左领嵕唵蠼□鹏18.□鎷□□冢□癫可惺椤⒂佬丝す□滥希□P可惺椤⒂骞□□□幔□P可惺椤④旃□□螅□□可惺椤⒂9.□珓蓿□⑹灞Γ□⑼夹瘟柩谈蟆8咦谟阑樟□辏□彩怪录烂□纪夹瘟柩谈笳叻财呷耍□纭⑹苛□□r、志玄、弘基、世南、叔宝，皆始终著名者也。

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祖邕，北齐尚书左仆射。父鉴，隋戎州刺史；与高祖善，尝偕典军卫，故俭雅与秦王游，同在太原。俭爽迈少绳检，然事亲以孝闻。见隋政浸乱，阴说秦王建大计。高祖尝召访之，俭曰："公日角龙庭，姓协图谶，系天下望久矣。若外啸豪杰，北招戎狄，右收燕、赵，济河而南，以据秦、雍，汤、武之业也。"高祖曰："汤、武之事岂可几？然丧乱方剡，私当图存，公欲拯溺者，吾方为公思之。"及大将军府开，授记室参军、渭北道元帅司马。从定京师，为相国府记室，晋昌郡公。

武德初，进内史舍人，迁中书侍郎、散骑常侍。吕崇茂以夏县反，与刘武周连和，诏永安王孝基、独孤怀恩，于筠率兵致讨，俭以使适至军。会孝基等为武周所虏，俭亦见禽。始，怀恩屯蒲州，阴与部将元君实谋反，会俱在贼中，君实私语俭曰："独孤尚书将举兵图大事，犹豫不发，故及此。所谓当断不断而受乱者。"俄而怀恩脱归，诏复守蒲。君实曰："独孤拔难归，再戍河上，宁其王者不死乎？"俭恐必乱，密遣刘世让归白发其谋。会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让至，帝惊，曰："岂非天也！"命趋还舟，捕反者，怀恩自杀，余党皆诛。俄而武周败，亡入突厥。俭封府库、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俭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诏复旧官，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许以便宜。尽簿怀恩赀产赐俭。还为礼部尚书、天策府长史、检校黄门侍郎、莒国公。仍为遂州都督，食绵州六百户。

贞观初，使突厥还，太宗谓俭曰："卿观颉利可取乎？"对曰："衔国威灵，庶有成功。"四年，驰传往诱使归款，颉利许之，兵懈弛，李靖因袭破之，俭脱身还。

岁余，为民部尚书。从猎洛阳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发，辄殪

四豕。一豕跃及镫，俭投马搏之。帝拔剑断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岂复快心于一兽？"帝为罢猎。诏其子善识尚豫章公主。

悸事，与宾客纵酒为乐。坐小法，贬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进。显庆初卒，年七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襄。少子观，为河西令，知名。孙从心，神龙中，以其子睃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监。睃太常少卿，坐太平党诛。

俭弟宪。宪字茂彝，仕隋为东宫左勋卫。太子废，罢归。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义师起，授正议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县公。武德中，进累云麾将军，加郡公。贞观中，终金紫光禄大夫。

裔孙次，字文编。建中初，及进士第，历侍御史。窦参数荐之，改礼部员外郎。参贬，出为开州刺史，积十年不迁。韦皋镇蜀，表为副使，德宗谕皋罢之。次身在远，久抑不得申，以为古忠臣贤士罹谗毁被放，至杀身，君且不悟者，因采获其事，为《辩谤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宪宗立，召还，授礼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宪宗雅恶朋比倾陷者，尝览《辩谤略》，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凡君人者，宜所观省。然次编录未尽，卿可广其书。"传师乃与令狐楚、杜元颖论次，起周讫隋，增为十篇，更号《元和辨谤略》。

子扶，字云翔，仕历屯田郎中。大和五年，为山南宣抚使。内乡仓督邓琬负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责偿之，系其父子至孙凡二十八年，九人死于狱，扶奏申释之。诏切责盐铁、度支二使，天下监院偿逋系三年以上者，皆原。进中书舍人，出为福州观察使。滥杀人，风绩不立。会卒，奴婢争财，有司按其赀至十余万，时议蚩薄之。

扶弟持，字德守，中进士第。大和中，为渭南尉，试京兆府进士。时尹杜悰欲以亲故托之，持辄趋降阶伏，悰语塞，乃止。累迁工部郎中，出为容州刺史。迁给事中，历朔方、昭义节度使，卒。

子彦谦字茂业，多通技艺，尤工为诗，负才无所屈。乾符末，避乱汉南。王重荣镇河中，辟幕府，累表为副，历晋、绛二州刺史。重荣军乱、彦谦贬兴元参军事。节度使杨守亮表为判官，迁副使，终阆、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齐州临淄人。父偃师，仕隋为太原司法书佐。从义师，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姿质伟岸，少无赖，数犯法。大业末，从父客太原，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为秦王所识。高祖兴，以千人从，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下霍邑、绛郡，攻永丰仓，椎锋最。历左光禄大夫。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文静为桑显和所袭，军且溃，志玄率壮骑驰贼，杀十余人，中流矢，忍不言，突击自如，贼众乱，军乘之，唐兵复振。通败走，与诸将蹑获于稠桑，以多，授乐游府车骑将军。从讨王世充，深入，马跌，为贼禽。两骑夹持其髻，将度洛，志玄忽腾而上，二人者俱堕，于是夺其马驰归，尾骑数百不敢近。破窦建德，平东都，迁秦王府右二护军。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拒不纳。秦王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实封九百户。诏率兵至青海夺吐谷浑牧马，逗留，免。未几复职。文德皇后之葬，与宇文士及勒兵卫章武门，太宗夜遣使至二将军所，士及披户内使，志玄拒曰："军门不夜开。"使者示手诏，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纳。比曙，帝叹曰："真将军，周亚夫何以加！"改封褒国公，历镇军大将军。贞观十六年疾，帝临视，泣顾曰："当与卿子五品官。"顿首谢，请与母弟，乃拜志感左卫郎将。及卒，帝哭之恸。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壮肃。三世孙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荆州。疏爽任义节，不为龌龊小行。节度使裴胄礼之。胄采古今礼要为书，数从文昌质判所疑。后依剑南节度韦皋，皋表为校书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贤校理，再迁左补阙。宪宗数欲亲用，颇为韦贯之奇诋，偃蹇不得进。贯之罢，引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遂为承旨。穆宗即位，屡召入思政殿顾问，率至夕乃出。俄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未逾年，自表还政。授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谙蜀利病，大抵治宽静，间以威断，不常任也，群蛮震服。长庆二年黔中蛮叛，观察使崔元略以闻，文昌使一介开晓，蛮即引还，彭濮蛮大酋蹉禄来请立石刊誓，脩贡献。入迁兵部尚书。文宗立，拜御史大夫，进封邹平郡公。俄检校尚书右仆射、平章事，节度淮南。太和四年，检校左仆射，徙帅荆南。州或旱，禬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霁。民为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诏袭南安，帝以文昌得蛮夷心，诏使下檄尉让，即日解而去。复节度西川。九年卒，赠太尉。文昌先墓在荆州，岁时享祠，必荐以音乐歌舞，习礼者讥其非，少羁窭，所向少谐。及居将相，享用奢侈，士议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廕为校书郎。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猎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谏止。明日以雉兔遍遗幕府，人为

书，因所获俪前世事，无复用者，众大惊。擢累尚书郎，为吉州刺史，终太常少卿。著《酉阳书》数十篇。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云。

赞曰：屈突通尽节于隋，而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两君而无嫌也。敬德之来，太宗以赤心付之，桑麻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顾不谅哉！投几之会，间不容穟，公谨所以抵龟而决也。

列传第十五二刘殷许程柴任丘

刘弘基，雍州池阳人。少以廕补隋右勋侍。大业末，从征辽，赀乏，行及汾阴 ，度后期且诛，遂与其属椎牛犯法，讽吏捕系。岁余，以赎论，因亡命，盗马自给。至太原，阴事高祖。又察太宗资度非常，益自托。由是蒙亲礼，出入连骑，间至卧内。兵将举，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鲠大事，弘基与长孙顺德伏閤后，麾左右执之。从攻下西河，宋老生败，弃马投堑，弘基斩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师至蒲，引兵先济河，下冯翊。为渭北道大使，命殷开山副之。西徇扶风，众至六万，南度渭，次长安故城，振队金光门。隋将卫文升来拒，弘基逆击，擒甲士千余，马数百。时诸军尚未至，弘基最先胜。高祖悦，赐马二十匹。京师平，功第一，授右骁卫大将军。

讨薛举，战浅水原，八总管军皆没，唯弘基一军战力，矢尽，为贼拘。帝以临难不屈，优护其家。仁杲平，乃克归，官之如初。刘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阳，复陷贼。俄自拔归，授左一总管。从秦王屯柏壁，以劲卒二千繇隰州趋西河，蹑贼归路。贼锐甚，弘基坚壁储勇。及宋金刚遁走，率骑尾之介休，与王合击，大破之。累封任国公。从击刘黑闼，还，除井钺将军。会突厥患边，督步骑万人备塞，自豳北东拒子午岭，西抵临泾，筑障遮虏。

贞观初，李孝常等谋反，坐与交，除名为民。岁余，起为易州刺史，复封爵。召授卫尉卿，改封夔国。以老乞骸，为辅国大将军，朝朔望，禄赐同职事。太宗征辽，召为前军大总管，战驻跸山，有功，累加封户至千一百。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襄。

始，弘基病，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谓所亲曰：“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余悉散之亲党。子仁实，袭封。

殷开山，名峤，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陈为司农卿。陈亡，徙京兆，为鄠人。开山涉书，工为尺牍，为隋大谷长。高祖兵起，召补大将军掾，从攻西河。为渭北道元帅长史。时关辅群盗骜力自张，不相君，命开山招慰，皆下。与刘弘基屯故城，破卫文升之兵，赐爵陈郡公，迁丞相府掾。

以吏部侍郎从秦王讨薛举。会王疾甚，卧营，委军于刘文静，诫曰：“贼方炽，邀速战利。公等毋与争，粮尽众枵，乃可图。”开山锐立

事，说文静曰：“王属疾，忧公弗克济，故不欲战。今宜逗机制敌，无专以贼遗王也。请勒兵以怖之。”遂战折壶，为举所乘，遂大败。下吏当死，诏贷之，除名为民。顷之，从平仁杲，复爵位，兼陕东道行台兵部尚书，迁吏部。从讨王世充，以功进爵郧国公。

征刘黑闼，道病卒，王哭之恸，诏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贞观十四年，与淮安王神通、河间王孝恭、民部尚书刘政会俱配飨高祖庙廷。永徽中，加赠司空。

刘政会，滑州胙人。隋大业中，为太原鹰扬府司马，以兵隶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贰，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会为急变书告其反。时募士已集，乃执威等囚之，然后举兵，政会功也。

大将军府建，为户曹参军，迁丞相府掾。武德初，授卫尉少卿，留守太原，调辑戎政，远近欢服。会刘武周寇并州，晋阳豪杰举应之，政会为武周所擒，每密表贼形势。既平，复官爵，历光禄卿，封邢国公。贞观初，转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诏：“政会昔预义举，有殊功，葬宜异等。”于是赠民部尚书，谥曰襄。后追徙渝国。

子玄意袭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时为汝州刺史。次子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荐张鷟、司马锽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本无私，何见谢？”闻者皆竦。后为酷吏陷，被诛。

七世孙崇望，字希徒，及进士第，宣歙王凝辟转运巡官。崔安潜帅许及剑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为才。安潜入为吏部尚书，崇望又以员外郎主南曹，选事清办。僖宗幸山南，王重荣怨宦竖，不肯率职，时高选使者，即河中镌谕使自新，崇望以谏议大夫持节往。既至，陈君臣大义动之，重荣顺服，请诛硃玫自效。使还，称旨，擢翰林学士。昭宗即位，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伐太原，崇望固执不可，浚果败。代为门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将杨守信反，夜陈兵阙下。帝列兵延喜门，命崇望守度支库。巉旦，含光门未开，禁卒左右植立，将大掠长安中。俄闻传呼宰相来者，门辟，崇望驻马劳曰：“上自将在中营，公等禁军也，不帝前杀贼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恶名乎？”士皆唯唯。至长乐门，贼望兵至，乃遁去，军中咸呼“万岁”。是日，京师不乱，繄其力。进尚书左仆射。硃全忠谋取徐、泗，表请以大臣代时溥，乃授崇望武宁军节度使。溥拒命，崇望还为太常卿。会王珂、王珙争河中，诏以崔胤为节度使。珂，李克用婿也。太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镇河中，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后李茂贞、王

行瑜入诛执政，坐是，贬昭州司马。行瑜诛，克用直其冤，召为吏部尚书。会王抟以吏部辅政，徙兵部。王建欲并东川，诏崇望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涤知留后，崇望乃还为兵部尚书。卒，赠司空。

兄崇龟，字子长。擢进士，仕累华要，终清海军节度使。广有大贾，约倡女夜集，而它盗杀女，遗刀去。贾入倡家，践其血乃觉，乘ｍ亡。吏迹贾捕劾，得约女状而不杀也。崇龟方大飨军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阴以遗刀易一杂置之。诘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日："是非我刀。"问之，得其主名。往视，则亡矣。崇龟取它囚杀之，声言贾也，陈诸市。亡宰归，捕诘具伏。其精明类此。姻旧或干以财，率不答，但写《荔支图》与之。然不能防检其家，既没，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损。

弟崇鲁，字郊文，亦第进士，擢士补阙、翰林学士，僖宗避难山南，为嗣襄王熅史馆修撰，得不诛。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诰。雅与崔昭纬善。帝以韦昭度、李磎辅政，而昭纬外倚邠、岐兵为援，以久其权。于是天子厚礼磎，昭纬惧见夺，共谋沮之。及磎墨麻出，崇鲁辄掠麻大哭。帝问焉，崇鲁曰："今虽乏人，岂宜取憸人为宰相。磎以杨复恭、西门重遂得近职，奈何用之？前日杜让能羞戮未刷，尚忍蹈覆辙乎？"磎由是不得相。磎亦劾奏其奸，因自陈"为山南杨守亮诋毁，不容与复恭交私"。又言："崇望为宰相，使亲吏日夕谒左军，与复恭相亲厚。絁巾惨带，不入禁门；崇鲁向殿哭，厌诅天诈，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贿饮药死。崇鲁身为硃玫史官，作劝进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见田令孜，没阶趋，废制度自崇鲁始。"其相詈訾，俚浅稽校，譬市人然。崇龟始闻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声利败名，今不幸乃生是儿。"后王行瑜、崔昭纬相继诛，崇鲁贬崖州司户参军。终水部员外郎。

许绍，字嗣宗，安州安陆人。父法光，在隋为楚州刺史。元皇帝为安州总管，绍时为儿，与高祖同学，相爱也。大业末，任夷陵通守，会盗起，州境独完，流人自占数十万，开仓赈给。炀帝崩问至，绍率人吏三日临，以所部遥属越王侗。后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阳归国，授峡州刺史，封安陆郡公。高祖赐书道平生旧，以加慰纳。

萧铣将董景珍降，命绍率兵应接。以破铣功，擢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铣遣杨道生围峡州，绍击走之。铣将陈普环具大舰溯江，与开州贼萧阇提略巴、蜀，绍遣智仁及婿张玄靖、掾李弘节追战西陵，覆其兵，禽普环，悉获战舰。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门城峙其东，皆峭

险处。铣以兵戍守，绍遣智仁等攻荆门，取之。制书褒美，许以便宜。绍境连王世充及铣，其下为贼剽者皆见杀，绍得敌人，独资遣之，二邦感义，杀掠为止。进谯国公，赐帛千段。

赵郡王孝恭等代铣，复诏督兵图荆州。会病，卒于军，帝为流涕。贞观中，赠荆州都督。智仁，初以勋授封孝昌县公，绍卒，继守夷陵，终凉州都督。次子圉师。

圉师有器干，研涉艺文，擢进士第。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龙朔中，为左相。高宗自书诏赐辽东诸将，谓许敬宗曰："圉师爱书，可示之。"俄坐其子猎犯人田，有辞，怒而射之，圉师掩不奏，为人告擿。帝让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师谢，且言："作威福者，强兵重镇，嫚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无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为虔州刺史，稍迁相州，专以宽治，州人刻石颂美。部有受赇者，圉师不忍按，但赐《清白箴》，其人自愧，后修饰，更为廉士。进户部尚书。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简，陪葬恭陵。绍初爵谯国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诏孙力士袭之，终洛州长史。

子钦寂嗣封。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诏为陇山军讨击副使，战崇州，败，为虏所禽。方围安东，胁令说属城未下者。钦寂呼安东都护裴玄珪曰："贼朝夕当灭，幸谨守！"贼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赠蕲州刺史，谥曰忠。子辅乾，以父死难，授左监门卫中候，为海东慰劳使，使迎柩还葬。

钦寂弟钦明，以军功擢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盐山郡公。出为凉州都督。尝轻骑按部，会突厥默啜兵奄至，被执。贼与皆至灵州，使说之降。钦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酱乎？有粱米乎？并乞墨一枝！"时贼营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钦明欲选将简兵，乘夜袭贼也，而城中无寤其瘦者，遂见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善马槊。隋末，所在盗起，知节聚众数百保乡里。后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隶四骠骑，分左右以自卫，号"内军"，常曰："此可当百万。"知节领骠骑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与密战，知节以内骑营北邙，单雄信以外骑营偃师。世充袭雄信，密遣知节及裴行俨助之。行俨中流矢坠马，知节驰救之，杀数人，军辟易，乃抱行俨重骑驰。追兵以槊撞之，知节折其槊，斩追者，乃免。后密败，为世充所获。恶其为人，与秦叔宝来奔，授秦王府左三统军。从破

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并领左一马军总管，搴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国公。七年，隐太子谮之，出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节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卫率。寻迁右武卫大将军，实封七百户。贞观中，历泸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改封卢国。显庆二年，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师次怛笃城，胡人数千出降，知节屠其城去，贺鲁因远遁。军还，坐免。未几，起为岐州刺史，致仕。卒，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处亮，尚清河公主。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幼矫悍，有武力，以任侠闻。补隋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妻以平阳公主。将起兵，绍走间道迎谒。时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亦自河东往，遇诸涂。建成曰：“追书急，恐吏逮捕，请依剧贼，冀自全。”绍曰：“不可。贼知君唐公子，必执以为功，徒死尔。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闻义兵起，谓绍有谋，乃相贺。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领彀骑，发晋阳。先抵霍邑城下，觇形势。还白：“宋老生一夫敌，我兵到必出战，可虏也。”大师至，老生果出，绍力战有功。从下临汾、绛郡，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与史大奈合攻之。显和败，遂平京师。进右光禄大夫，封临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卫大将军，累从征讨，以多，进封霍国公，迁右骁卫大将军。吐谷浑、党项寇边，敕绍讨之，虏据高射绍军，雨矢，士失色。绍安坐，遣人弹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虏疑之，休射观。绍伺其懈，以精骑从后掩击，虏大溃，斩首五百级。贞观二年，平梁师都，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加镇军大将军，徙谯国。既病，太宗亲问之。卒，赠荆州都督，谥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为右屯卫将军，袭封。坐弟谋反，免死，流邵州。起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迁太仆少卿、卫州刺史、襄阳郡公。与房遗爱谋反，贬岚州刺史，自杀。公主亦赐死。

任瑰，字玮，庐州合淝人。父七宝，陈将忠之弟，为陈定远太守。瑰早孤，忠抚爱甚，每曰：“吾子虽多，庸保耳。所以寄门户者，瑰也！”年十九，试守灵溪令。迁衡州司马，都督王勇尽以州务属瑰。陈亡，瑰劝勇据岭外，立陈后辅之。勇不从，以地降隋，瑰弃官去。仁寿中，调韩城尉，未几，罢。高祖讨捕于汾、晋，瑰上谒辕门，承制署河东县户曹。高祖之晋阳，留隐太子托之。义师起，瑰至龙门请见。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群沸，吾以外戚据重任，不忍坐观其亡。晋阳，天下用武处，兵精马强，今率之，将厌国难。公，将家子，智算练达，论吾此举其济乎？”瑰曰：“今主政残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见拯乱，与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顺而起，军令严明，所下城邑，无秋豪

之犯。关中起兵者跂踵而待。拥义师，迎众欲，何不济哉！瑰在冯翊久，悉其人情，愿为一介使，入关宣布威灵，以收左辅。繇梁山济河，直趣韩城，逼郃阳，徇朝邑。萧造文吏，势当自下。次招诸贼，然后鼓行而前，据永丰积粟，虽未得京师，关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银青光禄大夫。遣陈演寿、史大奈步骑六千趣梁山，以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高祖谓演寿曰：“阃外事与任瑰筹之。”既而贼孙华、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济师。瑰行说下韩城，与诸将进击饮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戍永丰仓。高祖即位，授谷州刺史。王世充数攻新安，瑰拒破之。以功封管国公。秦王东讨，瑰从至邙山，主水运饷军。关东平，为河南安抚大使。王世辩以徐州降瑰，瑰至宋州，会徐圆朗反，副使柳浚劝退保汴，瑰笑曰：“公何怯？老将居边久，自当有计。”俄而贼陷楚丘，将围虞城，瑰遣崔枢、张公谨自鄢陵领诸州豪质子百余守之。浚曰：“枢等故世充将，且诸州质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瑰不答。枢至，则分质子与土人合队，贼近，质子稍叛，枢即斩其队帅。城中人惧曰：“是皆贼子弟，安可与守乎？”枢因听诸队杀质子，枭首门外。瑰阳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杀之？”退谓浚曰：“固知崔枢办之。县杀贼子，为怨已大，人今自为战矣。”圆朗攻虞城，不能拔。贼平，迁徐州总管，仍为大使。辅公祏反，诏以兵自扬子津济江讨之。公祏平，拜邗州都督，迁陕州。瑰弟璨，为隐太子典膳监。太子废，璨得罪，瑰亦左授通州都督。贞观四年卒。瑰历职有功，然补吏多为亲故人私，至负势赇请，瑰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讥之。瑰卒，时有司以在外对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数日。今瑰丧，所司不以状言，岂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当此奏邪！”自是大臣丧，遂不对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阳人，后徙家郿。少重气侠，闲弓马，长乃折节自将。仕周开府仪同三司。入隋为右武卫将军，封平城郡公，历资、梁、蒲三州刺史，以宽惠著名。汉王谅反，使卒衣妇人衣，袭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废为民。宇文述有宠，和倾心附纳。俄以发武陵公元胄罪，复拜代州刺史。炀帝北巡，和馈献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杨廓无所进，帝不悦。述盛称和美，帝用为博陵太守，诏廓就视和为式。后帝过博陵，和上食加丰，愈喜。由是所过竞为珍侈献，自和发也。然和善抚吏士，得其心。迁天水郡守，入为左御卫将军。大业末，海南苦吏侵，数怨畔。帝以和所莅称淳良，而黄门侍郎裴矩亦荐之，遂拜交址太过，抚接尽情，荒憬安之。炀帝崩，而和未知。于是鸿胪卿宁长真举郁林附萧铣，冯盎举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从。林邑西诸国，数遗和明珠、文犀、金宝，故和富埒王者。铣闻，利之，命长真以南粤

蛮、俚攻交址，和遣长史高士廉率兵击走之，郡为树石勒其功。会隋骁果自江都来，乃审隋亡，和即陈款归国，而岭峤闭岨，乃权附铣。铣平，遂得归。诏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总管，爵谭国公。和遣士廉奉表请入朝，诏其子师利迎之。及谒见，高祖为兴，引入卧内，语平生，欢甚，奏九部乐飨之，除左武候大将军。和时已老，以稷州其故乡也，令为刺史以自养。寻除特进。贞观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赠荆州总管，谥曰襄，陪葬献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为知名。

行恭有勇，善骑射。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万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窥境。后原州奴贼围扶风，太守窦璡坚守。贼食尽无所掠，众稍散归行恭。行恭遣其酋说贼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负粮持牛酒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众曰："若皆豪桀也，何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奴贼。"众皆伏，曰："愿改事公。"行恭乃率其众，与师利迎谒秦王于渭北，拜光禄大夫。累从战伐，功多，迁左一府骠骑，锡劳甚厚。隐太子诛，以功擢左卫将军。贞观中，坐与兄争葬所生母，废为民。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进右武候将军。高宗立，迁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赠荆州刺史，谥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严烈，僚吏畏之。数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逾时辄复官。初，从讨王世充，战邙山。太宗欲尝贼虚实，与数十骑冲出阵后，多所杀伤，而限长堤，与诸骑相失，唯行恭从。贼骑追及，流矢著太宗马，行恭回射之，发无虚镞，贼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己马进太宗，步执长刀，大呼导之，斩数人，突阵而还。贞观中，诏斫石为人马，象拔箭状，立昭陵阙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见《酷吏传》。

赞曰：帝王之将兴，其威灵气焰有以动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概，皆填然跃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负偃植，各安所施而无遗材，诸将之谓邪。然皆能礼法自完，贤矣哉！

列传第十六温皇甫二李姜崔

温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齐文林馆学士，入隋为泗州司马，见朝政不纲，谢病归。大雅性至孝，与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见之，叹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为东宫学士、长安尉，以父丧解，会天下乱，不复仕。

高祖镇太原，厚礼之。兵兴，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主文檄。帝受禅，与窦威、陈叔达讨定仪典，迁黄门侍郎，而彦博亦为中书侍郎，对管华近。帝尝从容谓曰："我起晋阳，为卿一门耳。"进工部侍郎、陕东道大行台尚书。隐太子图乱，秦王表大雅镇洛阳须变，数陈秘画，多所嘉纳。王即位，转礼部，封黎国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则吉，不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岁余卒，谥曰孝。永徽五年，赠尚书右仆射。

彦博字大临，通书记，警悟而辩。开皇末，对策高策，授文林郎，直内史省。隋乱，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艺以州降，彦博与有谋，授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召入为中书舍人，迁侍郎。高丽贡方物，高祖欲让而不臣，彦博执不可，曰："辽东本周箕子国，汉玄菟郡，不使北面，则四夷何所瞻仰？"帝纳而止。

突厥入寇，彦博以并州道行军长史战太谷，王师败绩，被执。突厥知近臣，数问唐兵多少及国虚实，彦博不肯对，囚阴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归款，得还。授雍州治中，寻检校吏部侍郎。彦博欲汰择士类，寡术不能厌众，讼牒满廷，时讥其烦碎。复为中书侍郎，迁御史大夫，检校中书侍郎事。贞观四年，迁中书令，封虞国公。突厥降，诏议所以安边者，彦博请如汉置降匈奴五原塞，以为捍蔽，与魏徵廷争，徵不胜其辩，天子卒从之。其后突利可汗弟结社谋反，帝始悔云。

彦博善辞令，每问四方风俗，胪布诰命，若成诵然；进止详华，人皆拭目观。高祖尝宴近臣，遣秦王谕旨，既而顾左右曰："何如温彦博？"十年，迁尚书右仆射，明年卒，年六十三。

彦博性周慎，既掌机务，谢宾客不通，进见必陈政事利害。卒后，帝叹曰："彦博以忧国故，耗思殚神，我见其不逮再期矣，恨不许少闲以究其寿。"家贫无正寝，殡别室，帝命有司为构寝。赠特进，谥曰恭，陪葬昭陵。

子振、挺。振历太子舍人，居丧以毁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彦博曾孙曦，尚凉国长公主。

大有，字彦将。隋仁寿中，李纲荐之，授羽林骑尉。高祖举兵，引为太原令。从秦王徇西河，将行，高祖曰："士马单少，要须经略，以君参军事，事之济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摄大将军府记室，与兄大雅同掌机近，不自安，请徙它职。帝曰："我虚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迁中书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赠鸿胪卿，谥曰敬。初，颜氏、温氏在隋最盛，思鲁与大雅俱事东宫，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秘阁，颜以学业优，而温以职位显于唐云。

大雅四世孙佶，字辅国，以字行。安禄山乱，往见平原太守颜真卿，助为守计。李光弼厚遇之。后居鄴，薛嵩荐之朝，授太常丞，一谢嵩即去，屏处郊野，世推其高节。

子造。造，字简舆，姿表瑰杰，性嗜书，然盛气，少所降屈。不喜为吏，隐王屋山，人号其居曰"处士墅"。寿州刺史张建封闻其名，书币招礼，造欣然曰："可人也！"往从之。建封虽咨谋，而不敢縻以职事。及节度徐州，造谢归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

时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镇阴相撼，逐主帅自立，德宗患之。以刘济方纳忠于朝，密诏建封择纵横士往说济，佐其必。建封强署造节度参谋，使幽州。造与济语未讫，济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圣，大臣尽忠，愿率先诸侯效死节。"造还，建封以闻，诏驰驺入奏。天子爱其才，问造家世及年，对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马之齿三十有二。"帝奇之。将用为谏官，以语泄乃止。复去，隐东都。乌重胤奏致幕府。

长庆初，以京兆司录为太原幽镇宣谕使，召见，辞曰："臣，府县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东宫时闻刘总，比年上书请觐，使问行期，乃不报。卿为我行喻意，毋多让。"因赐绯衣。至范阳，总橐鞬郊迎。造为开示祸福，总惧，矍然若兵在颈，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还，迁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复宣慰镇州行营。

顷之，李景俭以酒得过宰相，造坐与饮，出为朗州刺史。开后乡渠百里，溉田二千顷，民获其利，号"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弹奏。请复硃衣豸冠示外庑，不听。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违诏进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

史。”迁左司郎中，知御史杂事，进中丞。

大和二年，内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宫人所居也，死者数百人。是日，宰相、两省官、京兆尹、中尉、枢密皆集日华门，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独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台系贼，恐人缘以构奸，申警备，乃得入。臣请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赎。”宰相劾造不待罪于朝，而自许轻比，不可听。有诏皆夺一月俸。

造性刚急，人或忤己，虽贵势，亦以气出其上。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无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则乱所由生。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则恭不广，法吏自恣则法坏。闻元和、长庆时，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两坊，谓之笼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拟之嫌，请得论罪。”帝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中丞传呼不得过三百步。造弹击无所回畏，威望隐然，发南曹伪官九十人，主史皆论死。迁尚书右丞，封祁县子。

兴元军乱，杀李绛，众谓造可夷其乱，文宗亦以为能，乃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许以便宜从事。帝虑其劳费，造曰：“臣计诸道戍蛮之兵方还，愿得密诏受约束，用此足矣。”许之。命神策将董仲质、河中将温德彝、郃阳将刘士和从造。而兴元将卫志忠、张丕、李少直自蜀还，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从，五百人为前军。既入，前军呵护诸门。造至，欲大宴，视听事，曰：“此隘狭，不足飨士。”更徙牙门。坐定，将卒罗拜，徐曰：“吾欲闻新军去主意，可悉前，旧军无得进。”劳问毕，就坐，酒行，从兵合，卒有觉者，欲引去，造传言叱之，乃不敢动。即问军中杀绛状，志忠、丕夹阶立，拔剑传呼曰：“悉杀之！”围兵争奋，皆斩首，凡八百余人。亲杀绛者，醢之；号令者，殊死。取百级祭绛，三十级祭死事官王景延等，余悉投之汉江。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造以兵卫出之。诏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乱者也，人以造不戮为恨。以功加检校礼部尚书，赐万缣赏其兵。

入为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东都留守。俄节度河阳。奏复怀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召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会疾，不能朝，改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尚书右仆射。

兄邈，弟逊。邈，长庆、大和中，累以拾遗、补阙召，不应。逊尝

为邑宰，解印绶去。

造子璋。璋以父廕累官大理丞。阴平吏盗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赐绯衣。迁婺州刺史，以政有绩，赐金紫。徙庐、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郑薰也，崔弦调淮南兵讨之，以璋为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观察使，擢武宁节度使。银刀军骄横，累将姑息，而璋政严明，惧之，相率逐璋，诏徙邠宁节度，历京兆尹。璋素强干，鉏宿弊，豪右慑服，加检校吏部尚书。同昌公主薨，懿宗诛医无状者，系亲属三百余人。璋与刘瞻极谏，贬振州司马，叹曰："生不逢时，死乌足惜！"仰药死。

彦博裔孙廷筠，少敏悟，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然薄于行，无检幅。又多作侧辞艳曲，与贵胄裴諴、令狐滈等蒲饮狎昵。数举进士不中第。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廷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为，授方山尉。徐商镇襄阳，署巡官，不得志，去归江东。令狐綯方镇淮南，廷筠怨居中时不为助力，过府不肯谒。丐钱扬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诉于綯。綯为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两置之。事闻京师，廷筠遍见公卿，言为吏诬染。俄而徐商执政，颇右之，欲白用。会商罢，杨收疾之，遂废卒。本名岐，字飞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幕府。庞勋反，以刃胁廷皓，使为表求节度使，廷皓绐曰："表闻天子，当为公信宿思之。"勋喜。归与妻子决，明日复见，勋索表，倨答曰："我岂以笔砚事汝邪？其速杀我。"勋熟视笑曰："儒生有胆邪，吾动众百万，无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彦曾遇害，廷皓亦死，诏赠兵部郎中。

皇甫无逸，字仁俭，京兆万年人。父诞，隋并州总管府司马，汉王谅反，逼之不从，见杀。无逸在长安，闻变即号恸，人问故，对曰："吾父生平重节义，必无苟免者。顷讣至，果然。时五等废，炀帝嘉诞忠，特封无逸平舆侯，而赠诞柱国、弘义郡公。

无逸历淯阳太守，治为天下最，再迁右武卫将军。帝幸江都，诏居守洛阳。帝被杀，乃与段达、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弃母妻，斩关自归。追骑及，无逸顾曰："吾有死，终不能同尔为逆。"解金带投之地，曰："以与尔，无相困。"骑争下取，由是获免。

高祖以无逸本隋勋旧，尊遇之，拜刑部尚书，封滑国公。历陕东道

行台民部尚书，迁御史大夫。时蜀新定，吏多横恣，人不聊，诏无逸持节巡抚，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贪暴，用廉善，法令严明，蜀人以安。

皇甫希仁，憸人也，诬告无逸为母故阴交世充，帝判其诈，斩希仁，遣给事中李公昌驰谕。又有告无逸交通萧铣者，时无逸与行台仆射窦璡不协，因表自陈，并上璡罪。有诏刘世龙、温彦博按之，无状，遂斩告者而黜璡。及还，帝劳曰："比多譖毁，但以正直为佞人憎尔。"无逸顿首谢，帝曰："卿无负，何所谢？"

拜民部尚书，出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所至辄闭閤不通宾客，左右无敢出入者；所须皆市易它境。尝按部，宿民家，镫炷尽，主人将续进，无逸抽佩刀断带为炷，其廉介类如此。然过自畏慎，每上表疏，读数十犹惧未审，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长安疾笃，太宗命驰驿召还承问，忧悸不能食，道病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孝。王珪驳曰："无逸入蜀，不能与母俱，留卒京师，子道未足称，不可谓孝。"乃更谥良。

李袭志，字重光。其先本陇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为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业末，盗贼起，袭志倾私产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盗，萧铣、林士弘屡攻之不下。闻炀帝丧，乃与士民缟素三日临，或说曰："公临郡久，士大夫悦向，蛮夷畏威，虽曰隋臣，实君长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据岭表，取百粤，岂遽不若尉佗乎？"袭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虽沦，宗社尚有奉，诸君当相与戮力刷仇耻，岂怙乱图不义哉？吾宁蹈忠死，不逆节以生，尉佗不足为吾法也。"欲斩说者，众谏，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穷援绝，为铣所陷，伪署工部尚书、桂州总管。

武德初，高祖赐书，命其子玄嗣召之。袭志约岭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潜图归国。帝复以书谕曰："公朕之宗，不可与异姓比，宜及子弟并豫宗正属籍。"乃铣平，岭南六十余州皆送款，袭志诱而致云。赵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总管。五年来朝，进柱国，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后讨辅公祏，为水军总管，转桂州都督。袭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请入朝，以光禄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袭誉，字茂实，通敏有识度。仕隋为冠军府司兵。阴世师辅代王守京师也，三辅盗蝗聚，袭誉请以兵据永丰仓，发粟赈穷乏，出库物赏战士，驰檄郡县，共逐捕贼。世师不从。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汉中，高祖已定长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

伐王世充也，拜潞州总管。时突厥已和亲，又通使世充，袭誉捕斩之。诏委典运，以饟东军。擢累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袭誉为引雷陂水，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多归本。召为太府卿。

为人严悫，以威肃闻。居家俭，厚于宗亲，禄禀随多少散之。以余资写书，罢扬州，书遂数事载。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窭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可以衣；江都书，力读可进求宦。吾殁后，能勤此，无资于人矣。"迁凉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凉州以私憾杖杀番禾丞刘武，当死，废为民，流泉州，卒。

姜谟，秦州上邽人。隋大业末，为晋阳长。高祖在太原，谟前识之，谓所亲曰："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乃深自结。及大将军府建，引为司功参军，从平霍邑、绛郡，兵遂度河，谟部勒一夕济，高祖叹其略。进平长安，除相国胄曹参军、长道县公。

薛举寇秦州，以谟山西豪望，诏安抚陇外，委以便宜。将行，请曰："公天人之望已属，宜膺图纬，光有神器。谟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见践阼，死不恨。"高祖嘉纳。乃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遇薛举，与战，轨败，召谟还朝，为员外散骑常侍。后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称衣锦故乡，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偿功。凉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谟至，抚边俗以恩信，盗贼衰止。人喜曰："不意复见太平官府。"改守陇州，以老去职。贞观元年卒，赠岷州都督，谥曰安。

子确。确，字行本，以字显。贞观中，为将作少匠，护作九成、洛阳宫及诸苑御，以干力称，多所赉尝，游幸无不从，迁宣威将军。太宗选趫才，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直屯营，宿卫仗内，号曰"飞骑"，每出幸，即以从，拜行本左屯卫将军，分典之。高昌之役，为行军副总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损旧法，械益精。其处有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颂陈国威灵。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战有功，玺书尉劳。还，为金城郡公，赐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将征高丽，行本谏未宜轻用师，不从。至盖牟城，中流矢，卒。帝赋诗悼之，赠左卫大将军、郕国公，谥曰襄，陪葬昭陵。子简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虽祈寒烈暑无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营缮，所司必谘而后行。魏徵见其倚昵，恐浸启侈端，劝帝斥之，帝赖其强济，不斥也。

子柔远，美姿容，敷奏详辩。武后时，至左鹰扬卫将军，摄地官尚书通事舍人、内供奉。子皎、晦。

皎，长安中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识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润州长史召授殿中少监。出入卧内，陪燕私，诏许舍敬，坐与妃嫔连榻，间击球斗鸡，呼之不名也。赐宫女、厩马及它珍物，前后不胜计。帝在殿廷玩一嘉树，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后将诛窦怀贞等，皎与密议，以功进殿中监、楚国公，食封四百户。议者讥短皎任遇太过，帝以其藩邸旧，思有以宣布之，乃下诏曰："殿中监、楚国公皎，往事朕于藩国，虽彭祖同书，子陵共学，不过也。朕尝游长杨、鄠、杜间，皎于时奉侍，数谓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储副。'朕叱而后止，复言于朕兄弟近戚。语闻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鞫问，皎一意保护，罔或贰言。宗楚客、纪处讷等请投皎炎荒，中宗特诏贬润州长史。专以忠力戴朕，谓天且有命，故履危蹈艰而无变焉。朕既即位，又参诛奸臣，将厚以光宠，每所摠逊。造膝匪躬，举多规益。而悠悠之谈，丑正恶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识皎之功，何见之异也？昔汉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几于此。且否当其悔，则必灭乃宗；泰至于亨，则所酬未补。岂流言之听，而厚德之忘哉？苟谋始有之，图终可也。"寻迁太常卿，监修国史。弟晦又为吏部侍郎，有权宠，宋璟以为非久安策，请抑损之。

开元五年，下诏放归田里，使自娱。久之，复为秘书监。十年，坐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劾，敕中书门下究状。峤亦王守一姻家，中书令张嘉贞阴希其意，傅致皎狱。诏免殊死，杖之，流钦州。道病死，年五十。亲厚坐谪死者数人，世以为冤。时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为人所讥诋。帝后思皎旧勋，令递柩还，以礼葬之，存问其家，追赠泽州刺史。后以子尚主，更赠吏部尚书，仍赐封二百户为祠享费。

子庆初。庆初生方□卒，帝许尚主，后沦谪二十余年。天宝初，皎甥李林甫为宰相，为帝言之，始命以官，袭楚国公。十载，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尝归裴玲，玲卒，乃降庆初。主慧淑，闲文墨，帝贤之，历肃、代朝，恩礼加重，庆初亦得幸。旧制，驸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庆初太常卿。会脩植建陵，诏为之使，误毁连冈，代宗怒，下吏论不恭，赐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诛，裴玲子仿，亦削官。主幽禁中，大历十年薨。

故事，太常职奉陵庙。开元末，濮阳王彻为宗正卿，有宠，始请宗

正奉陵。天宝中，张垍以主婿任太常，故复旧。及庆初败，又以陵庙归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参军，累为高陵令，治有声，迁长安令，人畏爱之。开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显庆时，御史不拜宰相，衔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见，后稍屈下。至晦，独徇旧体，谓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谴公等。"由是台仪复振。转太常少卿。

时国马乏，晦请以诏书市马六胡州，率得马三千，署游击将军，诏可。闲厩乃稍备。除黄门侍郎，辞不拜，改兵部。满岁，为吏部侍郎，主选。曹史尝请托为奸，前领选者周棘扈籓，检窒内外，犹不禁。至晦，悉除之，示无防限，然处事精明，私相属诿，罪辄得，皆以为神。始，晦革旧示简，廷议恐必败，既而赃赇路塞，而流品有叙，众乃伏。皎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贬春州司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为，贝州武城人。祖颙，为魏散骑侍郎。善为巧于历数，仕隋，调文林郎。督工徒五百营仁寿宫，总监杨素索簿阅实，善为执板暗唱，无一差谬，素大惊。自是四方有疑狱，悉令按讯，皆究其情。仁寿中，迁楼烦司户书佐，高祖为太守，尤礼接。

善为见隋政日紊，密劝高祖图天下。及兵起，署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擢累尚书左丞，用清察称。诸曹史恶之，以其短而伛，嘲曰："曲如钩，例封侯。"欲沮罢所任。帝闻，勉之曰："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纬暗不察，至灭其家。朕虽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购谤者，谤乃止。傅仁均撰《戊寅历》，李淳风诋其疏，帝令善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

贞观初，为陕州刺史。时议，户猥地狭者徙宽乡，善为奏："畿内户众，而丁壮悉籍府兵，若听徙，皆在关东，虚近实远，非经通计。"诏可。历大理、司农二卿，坐与少卿不平，出为秦州刺史。卒，赠刑部尚书，谥曰忠。

初，天下既定，群臣居丧者皆夺服，善为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许终丧，然犹时以权迫不能免，如房玄龄、褚遂良者众矣。

李嗣真，字承胄，赵州柏人人。多艺数，举明经，中之，累调许州司功参军。贺兰敏之修撰东台，表嗣真直弘文馆，与学士刘献臣、徐昭皆少有名，号"三少"。高宗东封还，诏赠孔子太师，命有司为祝，司文

郎中雷少颍文不称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顷，帝览称善，诏加两阶。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补义乌令。敏之败，学士多连坐，嗣真独免。

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作《宝庆曲》，阅于太清观，嗣真谓道人刘概、辅俨曰："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与徵戾，父子疑也。死声多且哀，若国家无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废，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礼仪，封常山县子。嗣真常曰："隋乐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谣，侧，不正也，桡，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嗣真居崇业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车，有鐸声甚厉，嗣真曰："宫声也。"市以归，振于空地，若有应者，掘之得钟，众乐遂和。尝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风度应对，召相王府参军阎玄静图之，吏部郎中杨志诚为赞，秘书郎殷仲容书，时以为宠。

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请周、汉为二王后，诏可。命巡抚河东，荐宋温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县职，皆至显官。来俊臣狱方炽，嗣真上书谏，以为"昔陈平事汉祖，谋疏楚君臣，行反间，项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谋陛下君臣，恐为社稷祸"。不纳。出为潞州刺史。俊臣诬以反，流藤州，久得还。自筮死日，豫具棺敛，如言卒桂阳。有诏州县护丧还乡里，赠济州刺史，谥曰昭。

武后尝问嗣真储贰事，对曰："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龙初，赠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

时雍州人裴知古亦善乐律，长安中，为太乐令。神龙元年正月，享太庙，乐作，知古密语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婉，将有大庆，在唐室子孙乎！"是月，中宗复位。人有乘马者，知古闻其嘶，乃曰："马鸣哀，主必坠死。"见新婚者，闻佩声，曰："终必离。"访之，皆然。

列传第十七杜阚王李苑罗王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少豪荡，不治生赀，与里人辅公祏约刎颈交。公礻石数盗姑家牧羊以馈伏威，县迹捕急　，乃相与亡命为盗，时年十六。伏威狡谲多算，每剽劫，众用其策皆效。尝营护诸盗，出为导，入为殿，故其党爰服，共推为主。

隋大业九年，入长白山，依贼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转剽淮南，称将军。下邳贼苗海潮拥众钞暴，伏威遣公祏胁谕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与兴义，然力弱势分不相统，若合以为强，则无事隋矣。公能为主，吾且从，不然，一战以决。"海潮惧，即以众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将兵捕击，伏威与战，伪北，诱颢堕葭榛泽中，顺风纵火迫之，步骑烧死几尽。海陵贼赵破阵闻伏威兵少，轻之，召使并力。伏威引亲将十人操牛酒谒，勒公祏严兵待变。破阵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会。伏威突斩破阵，众眙骇不及救，复杀数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众，至数万。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将来整战于黄花轮，伏威大败，身重创，与公祏财有众数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与虎牙郎将公孙上哲战盐城，覆其军。

炀帝遣右御卫将军陈棱以精兵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遗以妇人服，书称陈姥，怒其军。棱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战，棱军射中其额，伏威怒曰："不杀汝，矢不拔！"遂驰入棱阵，大呼冲击，众披靡，获所射将，使拔箭已，斩之，携其首入棱军示之，又杀数十人，遂大溃，棱走而免。

进破高邮，引兵度淮，攻历阳，据之，称总管。分兵徇属县，皆下，江淮群盗争附。伏威选敢死士五千，号"上募"，宠厚之，与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战罢，阅创在背者杀之。所虏获必分与麾下，士有战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奋战，无完敌。宇文化及以为历阳太守，不受。徙丹阳，自称大行台。始进用士人，缮利兵械，薄赋敛，除殉葬法，民奸若盗及吏受赇，虽轻，皆杀无赦。上表越王侗，侗以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

是时，秦王方讨王世充，遣使招怀，伏威乃献款。高祖授以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安抚大使、上柱国、吴王，赐姓，豫属籍，以其子德俊为山阳公，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以兵会，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将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禽以献。破汪华于

歙州。尽有江东、淮南地，南属岭，东至于海。秦王已平刘黑闼，师次曹、兖，伏威惧，乃入朝。诏拜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留京师，位在齐王元吉上，以宠之。

伏威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祏反，矫伏威令以绐众，赵郡王孝恭既平公祏，得反书以闻。高祖追其官，削属籍，没入家产。贞观元年，太宗知其冤，诏复官爵，以公礼葬，仍还其子封。

伏威有养子三十人，皆壮士，属以兵，与同衣食，唯阚棱、王雄诞知名。

阚棱，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两刃刀，其长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伏威据江淮，以战功显，署左将军。部兵皆群盗，横相侵牟，棱案罪杀之，虽亲故无脱者，至道不举遗。从伏威入朝，拜左领军将军、越州都督。公祏反，棱与南讨，青山之战，与陈正通遇，阵方接，棱脱兜鍪谓众曰：“不识我邪？何敢战！”其徒多棱旧部，气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棱功多，然颇自伐。公祏被禽，乃诬与己谋；又伏威、王雄诞及棱赀产在丹阳者当原，而赵郡王孝恭悉籍入之，棱自诉，忤孝恭。遂以谋反诛。

王雄诞，曹州济阴人。少强果，膂力绝人。伏威之起，用其计，战多克，署骠骑将军。

初，伏威度淮与李子通合，后子通惮其才，袭之，伏威被创堕马，雄诞负逃葭泽中，裒啸散亡，又为隋将来整所窘，众复溃。别将西门君仪妻王勇决而力，负伏威走，雄诞总麾下壮士十余人从之。追兵至，雄诞还拒，数被创，气弥厉，伏威遂脱。阚棱年长于雄诞，故军中号棱“大将军”，雄诞“小将军”。

后伏威令辅公祏击子通，以雄诞、棱为副，战溧水，子通败，公祏乘胜追之，反为所挤，士皆走壁。雄诞曰：“子通狃于胜，无营垒，今急击之，必克。”公祏不从。雄诞独提私卒数百，衔枚夜往，乘风火之，子通大败走，度太湖。武德四年，与子通战苏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独松岭，雄诞遣将陈当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张疑帜，夜缚炬于树，遍山泽。子通惧，烧营遁，保余杭，雄诞追禽之。

歙守汪华在郡称王且十年，雄诞还师攻之，华以劲甲出新安洞拒

战，雄诞伏兵山谷，以弱卒数千斗，辄走壁，华来攻，壁中奋殊死，不可下。会暮还，雄诞伏兵已据洞口，不得归，遽面缚降。苏贼闻人遂安据昆山，无所属，伏威使讨之，雄诞以邑险而完，攻之引日，遂单骑造垒门，陈国威灵，因开晓祸福，遂安即降。以前后功授歙州总管，封宜春郡公。

伏威入朝，以兵属雄诞。辅公祏将反，患其异己，纵反间，阳言得伏威教，责雄诞贰。雄诞素质直，信之，乃归卧疾。公祏夺其兵，遣西门君仪谕计，雄诞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师，当谨守籓，奈何为族夷事？雄诞虽死，谊不从！"公祏遂缢之。

雄诞爱人，善抚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众山立，无丝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为流涕。高祖嘉其节，以子世果袭宜春郡封。太宗立，优诏赠左骁卫大将军、越州都督，谥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

张士贵，虢州卢氏人，本名忽崱。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隋大业末，起为盗，攻剽城邑，当时患之，号"忽崱贼"。高祖移檄招之，士贵即降，拜右光禄大夫。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又从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顾令卿衣锦昼游耳。"进封虢国公、右屯卫大将军。贞观七年，为龚州道行军总管，破反獠还，太宗闻其冒矢石先登，劳之曰："尝闻以忠报国者不顾身，于公见之。"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为隋左翊卫，以罪徙榆林。大业末，郡饥，子和与死士十八人执丞王才，数以不恤下，斩之，开仓赈穷乏。自号永乐王，建元丑平，号其父为太公，以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骑兵二千。南连梁师都，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武德元年献款，授灵州总管、金河郡公，徙郕国公。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虚实，阴以章闻，为虏逻骑所获，处罗可汗怒，囚子升，于是子和危畏，举部南徙，诏内延州故城。五年，从平刘黑闼有功，赐姓，拜右武卫将军。十一年，为婺州刺史，徙夷国公。显庆初，转黔州都督，乞骸骨，许之，进金紫光禄大夫，卒。

苑君璋，马邑豪也，以趫雄自奋。刘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辅，所向风靡，此殆天命，非人谋，不可争也。太原而南多岩阻，今束甲深入，无踵军，有失不可偿，不如连突厥与唐合从，南

面称孤，上策也。”武周不听，使君璋守朔州，引众内侵，未几败，泣曰：“废君言，乃至此！”即与共趋突厥。

武周死，突厥以君璋为大行台，统武周部曲，使郁射设监兵，与旧将高满政夜袭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赐铁券，约不死。君璋拒命，进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满政劝君璋曰：“夷狄无礼，岂可北面臣之？请尽杀其众以归唐。”君璋不从。而马邑困于兵，人厌乱，满政因众不忍，夜胁君璋，君璋奔突厥。满政以城归，诏拜朔州总管，封荣国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马邑，杀满政，夷其党，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国人，多叛去，君璋穷，乃降，自请鄣虏赎罪。

高祖遣雁门人元普赐金券，会颉利亦召之，意犹豫。子孝政谏曰：“大人许唐降，又贰颉利，自取亡也。今粮尽众携，不即决，恐衿肘变生，孝政不忍见祸之酷也！”即单骑南奔，君璋喻返之，召众与议。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强，我援之，可观天下变，何遽降？”君璋然之，执元普送突厥，颉利德之，遣以锦裘羊马。其下怨，投书于门曰：“不早附唐，父子诛。”孝政惧，欲自归，为君璋所拘。与突厥寇马邑，犯太原，边人苦之。见颉利政乱，知将亡，遂率所部降，颉利追，击走其兵。

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国公，食五百户，赐帛四千匹。君璋不晓书，然天资习事，历职有惠称。贞观中，卒。

罗艺，字子廷，襄州襄阳人，家京兆之云阳。父荣，隋监门将军。艺刚愎不仁，勇攻战，善用槊。大业中，以战力补虎贲郎将。辽东之役，李景以武卫大将军督饟北平，诏艺以兵属，分部严一。然任气，尝慢侮景，频为景辱。

天下盗起，涿郡号富饶，伐辽兵仗多在，而仓{广寺}盈羡，又临朔宫多珍宝，屯师且数万，苦盗贼侵掠，留守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不能支。艺捍寇，数破却之，勇常冠军，为诸将忌畏。艺阴自计，因出师，诡说众曰：“吾军讨贼数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赈恤，岂安人强众意邪？”士皆怨。既还，郡丞出郊谒，艺执之，陈兵入，什住等惧，争听命。艺即发库赀赐战士，仓粟给穷人，境内大悦。杀异己者渤海太守唐祎等，威动北边，柳城、怀远并归附。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曰营州，以襄平太守邓皓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

宇文化及至山东，遣使招艺，艺曰：“我隋旧臣，今大行颠覆，义不

辱于贼。”斩使者，为炀帝发丧三日。时窦建德、高开道亦遣使于艺，艺谓官属曰：“建德等皆剧贼，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据关中，民望所系，王业必成，吾决归之。敢异议者戮！”会张道源抚辑山东，亦谕艺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归。诏封燕王，赐姓，豫属籍。数与建德战，多所禽馘。秦王击刘黑闼，高祖诏艺弟监门将军寿以兵从，艺自率众数万破刘什善、张君立于徐河。黑闼引突厥入寇，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洺州，遂请入朝。帝厚礼之，拜左翊卫大将军。

艺负其功，且贵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尝至其营，艺{疒只}辱之。高祖怒，以属吏，久乃释。时突厥放横，藉艺威名欲惮虏，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

太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艺内惧，乃图反，诡言阅武。兵既集，称被密诏入朝，军至豳，治中赵慈皓出谒，遂据州。帝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击之，未至，慈皓与统军杨岌谋诛艺，艺觉，执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艺败，弃妻子，从数百骑奔突厥。抵宁州，骑稍亡，左右斩之，传首，枭于都市。寿时为利州都督，亦及诛。

先是，济阴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诏取致京师。尝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曰：“妃相贵，当母天下。”孟令视艺，又曰：“妃之贵由于王，贵色且发。”艺妻信之，亦赞以反，既败，与李皆斩。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贫，为驵侩，无行，善盗。尝负竹笱如鱼具，内置逆刺，见鬻缯者，以笱囊其头，不可脱，乃夺缯去，而主不辨也，乡里患之。

大业末，欲聚兵为盗，请与叔俱，不从，乃诬邻人通叔母者，与叔共杀之，遂皆亡命。众稍集，掠夏、长平。河东丞丁荣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见使，谬为欲归首者。荣轻之，因陈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荣军还，掩击，破之。又与贼韦宝、邓豹等掠虞乡，宋老生与战，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营迫之。君郭粮尽，诈请降，与老生隔涧语，祈请哀到。老生为感动，稍缓之，君廓一昔遁去。

高祖兵起，召之，不从。归李密，密不甚礼，乃归国。授上柱国、假河内太守、常山郡公，迁辽州刺史，徙封上谷，从战东都有功，为右武卫将军。诏劳之曰：“尔以十三人破贼万，自古以少制众，无有也！”赐杂彩百段。别下轩辕、罗川二县，破世充将魏隐，击粮道缑氏，

沈米艘三十柁。

进爵彭国公，镇幽州。击突厥，俘斩二千，获马五千匹。入朝，帝赐所乘马，令自廷中乘以出，谓侍臣曰：“昔蔺相如叱秦王，目眦皆烈。君廓往击建德，李勣遏之，至发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当不以例赏。”乃赐锦袍金带，还幽州。

会大都督庐江王瑗反，欲夺君廓兵以委王诜。君廓本绐瑗使乱为己功，乃从数骑候诜，留骑于外，曰：“闻呼声则入。”乃独款诜，诈曰：“有急变，当白！”诜方沐，握发出，即斩之，因执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赐之，进左光禄大夫，赐帛千段。

居职不守法度，长史李玄道数以法绳督，猜惑不自安。会被召，至渭南，杀驿史，亡奔突厥，野人斩之。太宗顾前功，为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温彦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贬为庶人。

列传第十八二李勣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书史。尝谓所亲曰：“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　，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仕隋为殿内直长，吏部尚书牛弘见之曰：“王佐才也！”左仆射杨素拊其床谓曰：“卿终当坐此！”

大业末，为马邑丞。高祖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传送江都，至长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师，将斩之，靖呼曰：“公起兵为天下除暴乱，欲就大事，以私怨杀谊士乎？”秦王亦为请，得释，引为三卫。从平王世充，以功授开府。

萧铣据江陵，诏靖安辑，从数轻骑道金州，会蛮贼邓世洛兵数万屯山谷间，庐江王瑗讨不胜，靖为瑗谋，击却之。进至峡州，阻铣兵不得前。帝谓逗留，诏都督许绍斩靖，绍为请而免。开州蛮冉肇则寇夔州，赵郡王孝恭战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险设伏，斩肇则，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因手敕劳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陈图铣十策。有诏拜靖行军总管，兼摄孝恭行军长史，军政一委焉。

武德四年八月，大阅兵夔州。时秋潦，涛濑涨恶，铣以靖未能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机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禽也。”孝恭从之。

九月，舟师叩夷陵，铣将文士弘以卒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将，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留靖守屯，自往与战，大败还。贼委舟散掠，靖视其乱，纵兵击破之，取四百余艘，溺死者万人。即率轻兵五千为先锋，趋江陵，薄城而营。破其将杨君茂、郑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军继进，铣大惧，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号令静严，军无私焉。或请靖籍铣将拒战者家赀以赏军，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汉列城争下。以功封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乃度岭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领冯盎等皆以子弟来谒，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补官。

得郡凡九十六，户六十余万。诏书劳勉，授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以岭海陋远，久不见德，非震威武、示礼义，则无以变风。即率兵南巡，所过问疾苦，延见长老，宣布天子恩意，远近欢服。

辅公祏据丹阳反，诏孝恭为帅，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东讨，李世勣等七总管皆受节度。公祏遣冯惠亮以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步骑二万屯青林，自梁山连锁以断江道。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为犄角。诸将议曰："彼劲兵连栅，将不战疲老我师。若直取丹阳，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军虽精，而公祏所自将亦锐卒也，既保石头，则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计。且惠亮、正通百战余贼，非怯野斗，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计尔。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听之。靖率黄君汉等水陆皆进，苦战，杀伤万余人，惠亮等亡去。靖将轻兵至丹阳，公祏惧，众尚多，不能战，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东南道行台，以为行台兵部尚书。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行台废，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帝叹曰："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白、卫、霍何以加！"

八年，突厥寇太原，为行军总管，以江淮兵万人屯大谷。时诸将多败，独靖以完军归。俄权检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践阼，授刑部尚书，录功，赐实封四百户，兼检校中书令。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上，赐民五日酺。

御史大夫萧瑀劾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帝召让之，靖无所辩，顿首谢。帝徐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不赏而诛，朕不然，赦公之罪，录公之功。"乃进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户至五百。既而

曰："向人谮短公，朕今悟矣。"加赐帛一千匹，迁尚书右仆射。

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时遣使十六道巡察风俗，以靖为畿内道大使，会足疾，恳乞骸骨。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谕旨曰："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乃授检校特进，就第，赐物段千，尚乘马二，禄赐、国官、府佐皆勿废。若疾少间，三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加赐灵寿杖。

顷之，吐谷浑寇边。帝谓侍臣曰："靖能复起为帅乎？"靖往见房玄龄，曰："吾虽老，尚堪一行。"帝喜，以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总管兵皆属。军次伏俟城，吐谷浑尽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诸将议，春草未芽，马弱不可战。靖决策深入，遂逾积石山。大战数十，多所杀获，残其国，国人多降，吐谷浑伏允愁蹙自经死。靖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甑生军繇盐泽道后期，靖簿责之。既归而憾，与广州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靖乃阖门自守，宾客亲戚一谢遣。改卫国公。其妻卒，诏坟制如卫、霍故事，筑阙象铁山、积石山，以旌其功，进开府仪同三司。

帝将伐辽，召靖入，谓曰："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惟高丽未服，亦有意乎？"对曰："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薨，年七十九，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将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岭南，以靖故徙吴郡。

靖兄端，字药王，以靖功袭永康公，梓州刺史。弟客师，右武卫将军，累战功封丹阳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骑射，喜驰猎，虽老犹未衰。自京南属山，西际灃水，鸟鹊皆识之，每出，从之翔噪，人谓之"鸟贼"。卒，年九十，赠幽州都督。

孙令问，玄宗为临淄王时与雅旧。及即位，以协赞功，迁殿中少监。预诛窦怀贞，封宋国公，实封五百户。进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尝辄干政，率游畋自娱，厚奉养，侈饮食，至躬视刲宰。有讥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养人，与蔬果何异，安用妄分别邪？"后坐其子与回纥部酋承宗连婚，贬抚州别驾，卒。

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家故藏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一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一曰：“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爱之不废手。其旧物有佩笔，以木为管弢，刻金其上，别为环以限其间，笔尚可用也。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鉴、大觿、算囊等物，常佩于带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诏本，还赐彦芳，并束帛衣服。权德舆尝读太宗手诏，至流涕曰：“君臣之际乃尔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人。本姓徐氏，客卫南。家富，多僮仆，积粟常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喜施贷，所周给无亲疏之间。

隋大业末，韦城翟让为盗，勣年十七，往从之。说曰：“公乡壤不宜自剽残，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属，往邀取之，可以自资。”让然之。劫公私船取财，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与浚仪王伯当共说让，推密为主。以奇计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将军、东海郡公。当是时，河南、山东大水，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吏不时发，死者日数万。勣说密曰：“天下之乱本于饥，今若取黎阳粟以募兵，大事济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与郝孝德等济河，袭黎阳，守之。开仓纵食，旬日，胜兵至二十万。宇文化及拥兵北上，密使勣守仓，周掘堑以自环。化及攻之，勣为地道出斗，化及败，引去。

武德二年，密归朝廷，其地东属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统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人众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乃录郡县户口以启密，请自上之。使至，高祖讶无表，使者以意闻。帝喜曰：“纯臣也。”诏授黎州总管，封莱国公。赐姓，附宗正属籍，徙封曹，给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封盖济阴王，固辞，改舒国公。诏勣总河南、山东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谋反诛，帝遣使示密反状。勣请收葬，诏从之。勣为密服缞绖，葬讫乃释。

俄为窦建德所陷，质其父，使复守黎阳。三年，自拔来归。从秦王伐东都，战有功。东略地至虎牢，降郑州司兵沈悦。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还，秦王为上将，勣为下将，皆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庙。盖亦自洺州与裴矩入朝，诏复其官。

又从破刘黑闼、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圆朗复反，诏勣为河南大总管，讨平之。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万度淮，拔

寿阳，攻江西贼壁，冯惠亮、陈正通相次溃，公祏平。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与突厥战，走之。引兵与李靖合。因曰："颉利若度碛，保于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约赍薄之，不战缚虏矣。"靖大喜，以与己合，于是意决。靖率众夜发，勣勒兵从之。颉利欲走碛，勣前屯碛口，不得度，由是酋长率部落五万降于勣。诏拜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父丧解，夺哀还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肃闻。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召为兵部尚书，未至，会薛延陀子大度设以八万骑侵李思摩。诏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将轻骑六千，击度设青山，斩名王一，俘口五万。以功封一子为县公。

晋王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卫率，俄同中书门下三品。帝曰："吾儿方位东宫，公旧长史，以宫事相委，勿以资屈为嫌也。"后帝自将征高丽，以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破盖牟、辽东、白崖等城，从战驻跸山，功多，封一子为郡公。延陀部落乱，诏将二百骑发突厥兵讨之，大战乌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领梯真达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碛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詹事。

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尝暴疾，医曰："用须灰可治。"帝乃自翦须以和药。及愈，入谢，顿首流血。帝曰："吾为社稷计，何谢为！"后留宴，顾曰："朕思属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勣感涕，因啮指流血。俄大醉，帝亲解衣覆之。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高宗立，召授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遂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元年，求解仆射，听之，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册进司空。始太宗时，勣已画象凌烟阁，至是，帝复命图其形，自序之。又诏得乘小马出入东、西台，卑官日一人迎送。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诏勣、

志宁奉册立武氏。帝东封泰山，为封禅大使。尝坠马伤足，帝以所乘马赐之。

高丽莫离支男生为其弟所逐，遣子乞师。诏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二万讨之。破其国，执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县之。诏勣献俘昭陵，明先帝意，具军容告于庙。进位太子太师，增食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赀。有司其厚赠恤之。"因泣下。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秘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阴、铁、乌德鞬山，以旌功烈。葬日，帝与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西北。

初，勣拔黎阳仓，就食者众，高季辅、杜正伦往客焉，及平虎牢，获戴胄，咸引见卧内，推礼之，后皆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阳，得单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贷死，必有以报，请纳官爵以赎。"不许。乃号恸，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为收养其子焉。性友爱，其姊病，尝自为粥而燎其须。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虽欲数进粥，尚几何？"

其用兵多筹算，料敌应变，皆契事机。闻人善，抵掌嗟叹。及战胜，必推功于下。得金帛，尽散之士卒，无私贮。然持法严，故人为之用。临事选将，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问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既没，士皆为流涕。

自属疾，帝及皇太子赐药即服，家欲呼医巫，不许。诸子固以药进，辄曰："我山东田夫耳，位三公，年逾八十，非命乎！生死系天，宁就医求活耶？"弟弼，始为晋州刺史。以勣疾，召为司卫卿，使省视。忽语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乐。"于是奏乐宴饮，列子孙于下。将罢，谓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尽，故一诀耳！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皆辛苦立门户，亦望诒后，悉为不肖子败之。我子孙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厉言行、交非类者，急榜杀以闻，毋令后人笑吾，犹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装露车载柩，敛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傥死有知，庶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马，下帐施幔，为皁顶白纱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从。众妾愿留养子者听，余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视小弱。苟违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复语。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时，避太宗偏讳，故但名勣。后配享高宗庙廷。

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败，陷于世充。世充令作书召勣，对曰：“兄尚节义，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从，杀之。勣子震嗣，终桂州刺史。震子敬业、敬猷。

敬业，少从勣征伐，有勇名。历太仆少卿，袭英国公，为眉州刺史。嗣圣元年，坐赃，贬柳州司马。会给事中唐之奇贬括苍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贬黝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临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扬州，失职怏怏。

时武后既废中宗，又立睿宗，实亦囚之。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敬业等乘人怨，谋起兵，先谕其党监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韦超告州长史陈敬之反，璋乃收系之。敬业即矫制杀敬之，自称州司马，且言奉密诏募兵，讨高州叛酋。即开府库，令参军李宗臣释系囚、役工数百人，授甲，斩录事参军孙处行以徇。乃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子奇为左长史，求仁右长史，宗臣左司马，璋右司马，江都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宾王为艺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温为军师。旬日，兵十余万。传檄州县，疏武氏过恶，复庐陵王天子位。又索状类太子贤者奉之，诡众曰：“贤实不死。”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应之。

武后遣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兵三十万往击之，削其祖父官爵，毁冢藏，除属籍，赦扬、楚民胁从者。购得敬业首，授官三品，赏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

敬业问计于思温，对曰：“公既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知公勤王，附者必众，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负江，其地足以为固。且王气尚在，宜先并常、润为霸基，然后鼓行而北。”思温曰：“郑、汴、徐、亳士皆豪杰，不愿武后居上，蒸麦为饭，以待我师。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业不从。使敬猷屯淮阴，韦超屯都梁山，自引兵击润州，下之。署宗臣为刺史。始回兵屯高邮，下阿溪。思温叹曰：“兵忌分，今敬业不知扫地度淮，率山东士先袭东都，吾知无能为也！”

武后又使黑齿常之将江南兵为孝逸援，进击，淮阴、都梁兵皆败。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击敬业，孝祥死，兵溺者过半，孝逸军退守石梁。有鸟群噪敬业营上，监军御史魏真宰曰：“贼其败乎！风顺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请战，遂度溪击之。敬业置阵久，士疲，皆顾望不

正列，孝逸乘风纵火逼其军，军稍却。敬业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后，阵乱不能制，乃败，斩七千余级。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骑遁江都，悉焚其图籍，携妻子奔润州，潜蒜山下，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五首，传东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诏还勣官封属籍，葺完茔冢焉。

初，敬业之叔思文为润州刺史。敬业兵起，以使间道闻，固守逾月。城陷，敬业责曰："庐陵王继天下，无罪见废，今兵以义动，何过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温等欲杀之，敬业不许。及扬、楚平，乃独免。后遂赐武姓，历春官尚书。或言本与敬业谋者，乃复徐氏，卒。子钦宪，开元中，仕至国子祭酒。

赞曰："唐兴，其名将曰英、卫，皆擢罪亡之余，遂能依乘风云，勒功帝籍。盖君臣之际，固有以感之，独推期运，非也。若靖阖门称疾，畏远权逼，功大而主不疑，虽古哲人，何以尚兹？勣之节，见于黎阳，故太宗勤勤于托孤，诚有为也。至以老臣辅少主，会房帷易夺，天子畏大臣，依违不专，委诚取决，惟议是听。勣乃私己畏祸，从而导之，武氏奋而唐之宗属几歼焉。及其孙，因民不忍，举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呜呼，不几一言而丧邦乎？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傅著怪诡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设施如此。

列传第十九侯张薛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称。少事秦王幕府，从征讨有功，擢累左虞候、车骑将军，封全椒县子。预诛隐太子尤力。王即位 ，拜左卫将军，进封潞国公，邑千户。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俄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

李靖讨吐谷浑，以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师次鄯州，议所向。君集曰："王师已至，而贼不走险，天赞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备，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实难。"靖然其计，简锐士，约赍深入，追及其众于库山，大战，破之，进会大非川，平其国。

会诏世封功臣，授陈州刺史，更封陈；群臣不愿封，进吏部尚书。君集本以行伍奋，不知学；后贵，益自喜，好书。及典选，分明课最，有誉于时。

吐蕃围松州，授当弥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出讨。王曲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碛卤二千里无水草，冬风裂肌，夏风如焚，行贾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顿吾城下一再旬，食尽当溃，吾且系而虏之。"君集次碛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袭位。进营柳谷，候骑言国方葬死君，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龚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间，非问罪也。"于是鼓而前。贼婴城自守，遣谕之，不下。乃刊木塞堑，引撞车毁其堞，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进围都城，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设益惧，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纪功还。

初，君集配没罪人不以闻，又私取珍宝、妇女，将士因亦盗入，不能制。及还京师，有司劾之，诏君集诣狱簿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谏曰："高昌之罪，议者以其遐远，欲置度外，唯陛下奋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劳将帅，从征之人悉蒙重赏，未逾数日，更以属吏，天下闻之，谓陛下录过遗功，无以劝后。且古之出师，克敌有重赏，不胜蒙显戮。当其有功也，虽贪财纵欲，尚蒙爵邑；其无功也，虽勤躬洁己，不免鈇钺。故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昔李广利贪不爱卒，陈汤盗所收康居财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赐金。夫将帅之臣，廉慎少而贪没多。军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

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复朝列，以劝有功。”帝寤，释不问。

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系，居怏怏不平。会张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谬激说曰：“何为见排？”亮曰：“公排我，尚谁咎？”君集曰：“我平一国还，触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郁郁不可活，能反乎？当与公反。”亮密以闻。帝曰：“卿与君集皆功臣，今独相语而无左验，奈何？”秘不发，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数有过，虑废，知君集犯望，因其婿贺兰楚石为千牛，私引君集入，问自安计。君集举手谓曰：“此手当为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语承乾曰：“魏王得爱，陛下若有诏召，愿毋轻入。”承乾纳之。然君集常畏谋泄，忽忽不自安，或中夕惊吒，妻怪之，曰：“公，国大臣，何为尔？若有所负，宜自归，首领尚可全。”不从。

承乾事觉，捕君集下狱。楚石告状，帝自临问，曰：“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君集辞穷不能对。帝语群臣曰：“君集于国有功，朕不忍置诸法，将丐其命，公卿其许我乎？”君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请论如法。”帝乃谓曰：“与公诀矣，今而后，徒见公遗像已！”因泣下，遂斩之，籍其家。君集临刑色不变，谓监吏曰：“我岂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尝为将，破二国，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闻，原其妻及一子，徙岭表。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靖为右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语人曰：“君集其有异虑乎？”后果如言。

张亮，郑州荥阳人。起畎亩，志趣奇谲，虽外敦厚而内不情。隋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从之，未甚甄识。时军中有谋叛去者，亮辄以告，密爱其诚，乃署骠骑将军，隶李勣。勣以黎阳归，亮颇佐佑之，擢郑州刺史。会王世充取郑，亮提孤军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检校定州别驾。勣讨刘黑闼，使亮守相州，贼方盛，弃城遁。

房玄龄以亮沈果有谋，白秦王，引为车骑将军。隐太子将作难，命亮统左右千人之洛阳，阴结山东豪杰以备变。齐王告亮反，高祖以属吏诘讯，终无所言，乃得释。王即位，除右卫将军，封长平郡公。累迁御史大夫，进封鄅国公，食益州户五百。历豳夏汭鄜三州都督、相州长史，徙郧国。召拜工部尚书。亮为政多伺察，发Ｆ〗缥隐微，示神明，抑强恤弱，所至有绩。拜太子詹事，出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诛，以刑

部尚书参预朝政。

时茂州俚童张仲文自称天子，有司论斥乘舆有罪当死，摄刑部尚书韦挺奏："童乃妖言，无死坐。"帝怒曰："尔作威福于下，而归虐朕耶！"挺失据趋出。亮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刚正名乎？"亮不谢，帝寤曰："宁屈我，以申公之请。"童免死。

帝将伐高丽，亮频谏，不纳，因自请行，诏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引兵自东莱浮海，袭破沙卑城，进至建安，营壁未立，贼奄至，亮不知所为，踞胡床直视无所言，众谓其勇，得自安。于是副将张金树鼓于军，士奋击，因破贼。及从帝还，至并州，乃得罪。

初，亮弃故妻，更娶李氏。李妒悍，私通歌儿，养为子，名慎几。亮子顗数谏止，亮不纳。李好左道，交通巫觋，桡政事。亮为相州，假子公孙节以谶有"弓长之主当别都"，亮自以相旧都，"弓长"其姓，阴有怪谋。术家程公颖者，亮素与厚，阴谓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颖内晓，即称亮卧若龙，当大贵。亮曰："国家殆必乱，吾臂龙鳞奋矣，慎几且大贵。"公孙常者，节兄也，亮谓曰："吾有妾，相者云必为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谶书。"亮悦。会陕人常德发其谋，并言亮养假子五百。帝使马周案之，亮谰辞曰："囚等畏死，见诬耳。"因自陈佐命旧臣。帝曰："亮养子五百将何为？正欲反耳。"诏百官议，皆言亮当诛。帝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谓曰："法者，天下平，与公共为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将奈何？"于是斩西市，籍其家。

薛万均，本燉煌人，后徙京兆咸阳。父世雄，大业末为涿郡太守，万均与弟万彻因客幽州，以材武为罗艺所厚善。与艺归款，高祖授万均上柱国、永安郡公。

窦建德帅众十万寇范阳，艺迎拒之。万均曰："众寡不敌，宜以计胜。"即教艺羸兵阻水以诱之，万均自以精骑百匿城左。建德师度水，邀半度击之，大败其众。明年，建德以二十万骑来攻，兵已缘堞，万均与万彻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击其背，众惊溃去。秦王平刘黑闼，引万均为右二护军，北门长上。

柴绍之讨梁师都也，以万均为副，万彻亦从。距朔方数十里，突厥兵骤至，王师却，万均兄弟横击之，斩其骁将，虏阵欢，乘之，俘杀相藉。突厥走，遂围师都。诸将以城险未可下，万均曰："城中气死，鼓不

能声，破亡兆也。”既而贼果斩师都降。拜左屯卫将军。

俄为沃沮道行军副总管，从李靖讨吐谷浑。军次青海，万均、万彻各以百骑行前，卒与虏遇，万均单骑驰突，无敢当者。还语诸将曰：“贼易与。”复驰进击，斩数千级，勇盖三军。追奔至积石山，大风折旗，万均曰：“虏且来！”乃勒兵。俄而虏至，万均直前斩其将，众遂溃，追至图伦碛乃还，与靖会青海。玺书勉劳，迁本卫大将军。又副侯君集击高昌，曲智盛坚守未下，万均麾军进，智盛惧，乃降。进潞国公。

会有诉万均与高昌女子乱，太宗欲穷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礼，若所诉实，罪且轻，虚则所失重矣。”诏勿治。后帝幸芙蓉园，坐清宫不谨下狱，忧愤卒。帝惊悼，为举哀，诏陪葬昭陵。后尝赐群臣膜皮，及万彻而误呼万均，怆然曰：“万均朕勋旧，忽口其名，岂死者有知，冀此赐乎？”因命取焚之，举坐感叹。弟万彻、万淑、万备。

万彻与万均归高祖，授车骑将军、武安县公，事隐太子。太子诛，万彻督宫兵战武门，噪而趋秦府，众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后去，与数十骑亡之南山。秦王数使贷谕，乃出谢。王以其忠于所事，不之罪也。从李靖讨突厥颉利可汗，以功授统军，进爵郡公。历右卫将军、蒲州刺史。副李勣击薛延陀，与虏战碛南，率数百骑为先锋，绕击阵后。虏顾见，遂溃，斩首三千级，获马万五千，封一子为县侯。改左卫将军，尚丹阳公主，加驸马都尉。迁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太宗尝曰：“当今名将，唯李勣、江夏王道宗、万彻而已。勣、道宗虽不能大胜，亦未尝大败；至万彻，非大胜即大败矣。”贞观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军总管帅师三万伐高丽，次鸭渌水，以奇兵袭大行城，与高丽步骑万余战，斩虏将所夫孙。虏皆震恐，遂傅泊汋城。虏众三万来援，击走之，拔其城。万彻在军中，任气不能下人，或有上书言状者，帝爱其功，直加让勖而已，即为焚书。副将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万彻位大将军，亲主婿，而内怀不平，罪当诛。”因诏除籍徙边，会赦，还。高宗永徽二年，授宁州刺史。入朝，与房遗爱昵甚，因曰：“我虽病足，坐置京师，诸辈犹不敢动。”遗爱曰：“若国有变，当与公共辅荆王。”谋泄下狱，诛。临刑曰：“万彻大健儿，留为国效死，安得坐遗爱杀之！”遂解衣顾监刑者曰：“亟斩我！”斩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斩乃绝。

万淑亦以战功显。历右领军将军、梁郡公、畅武道行军总管。

万备有至行，居母丧，庐墓前，太宗诏表异其门。以尚辇奉御从伐

高丽。李勣围白岩，虏遣兵万余来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八百骑苦战，中槊创甚，为贼所窘，万备单马进救，何力获免。仕至左卫将军。

在武德、贞观时，又有盛彦师、卢祖尚、刘世让、刘兰、李君羡等，颇以功力显，而皆不终，附于左。

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侠。隋大业末，为澄城长。高祖兵至汾阴，彦师率宾客上谒，授行军总管，从平京师，与史万宝镇宜阳。李密叛，谋出山南，万宝惧，谓彦师曰："密，骁贼也，以王伯当辅之，挟思东归之士，非计出万全不为也，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兵为公枭其首。"万宝问计，答曰："兵诡道也，难豫言。"即引众逾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满夹道，伏短兵溪谷间，令曰："贼半度乃击。"所部皆笑曰："贼趋洛州，何为备此？"彦师曰："密声言入洛，其实走襄城就张善相，我据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彦师横击，首尾不相救，遂斩密及伯当。以功封葛国公，授武卫将军，镇熊州。

讨王世充也，彦师与万宝军伊阙，绝山南路。世充平，为宋州总管。始，彦师入关，世充以陈宝遇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礼。及是，彦师因事杀之，又杀平生所恶数十家，州人震骇，皆重足立。

徐圆朗反，诏为安抚大使，战败，为贼所执。圆朗待之厚，命作书招其弟，使举虞城叛。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为贼禽，誓死报国。若宜善侍毋，勿以我为念。"圆朗笑曰："将军，壮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圆朗平，彦师得还。高祖以罪诛之。

卢祖尚，字季良，光州乐安人。家饶财，好施，以侠闻。隋大业末，募壮士捕盗，时年十九，善御众，所向有功，盗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乱，据州称刺史，歃血誓众，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归地，因署本州总管，封沈国公。

王世充僭位，以州归高祖，授刺史，封弋阳郡公。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为前军总管，下宣、歙，进击贼帅冯惠亮、陈正通，破之。历蒋州刺史、寿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

贞观二年，交州都督以贿败，太宗方择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备文武，可用也。召见内殿，谓曰："交州去朝廷远，前都督不称职，公为我行，无以道远辞也。"祖尚顿首奉诏，既而托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谕意曰："匹夫不负然诺，公既许朕矣，岂得悔？三年当召，不食吾言。"对

曰："岭南瘴疠，而臣不能饮，当无还理。"遂固辞。帝怒曰："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朝堂。既而悔之，诏复其官。

刘世让，字元钦，京兆醴泉人。仕隋为徵仕郎。高祖入长安，以渭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举令至城下，绐说使降。世让阳许之，至则告守者曰："贼兵极于此矣，善自固！"举重其节，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墒，世让密遣宝间走王，言贼虚实。高祖悦，赐其家帛千匹。举平，授彭州刺史。俄领陕东道行军总管，从永安王孝基讨吕崇茂于夏县，军败，为贼所囚。闻独孤怀恩有逆谋，唐俭语世让曰："怀恩谋行，则国难未息，可亡归，白发之。"世让逃还，高祖方济河幸怀恩营，惊曰："世让之来，天也！"因封为弘农郡公，赐田百亩、钱百万。母丧免，起为检校并州总管。窦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让率万骑出黄沙岭，袭洛州。会突厥入寇，又诏以兵屯雁门，世让驰骑八百赴之，而可汗军大至，乃保武州。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城数坏；辄立栅完拒。郑元□先使可汗，可汗使来说，世让叱曰："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邪？"久之，虏引去。元□还，具道其忠，赐良马、金带。襄邑王神符镇并州，世让数以气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几，召授广州总管。帝问以备边策，答曰："突厥数南寇者，恃有马邑为地耳。如使勇将屯崞城，厚储金帛以招降者，数出奇兵略城下，践禾稼，不逾岁，马邑可图也。"帝曰："非公无可任者。"乃使驰驿经略，于是世让至马邑。高满政以地来降，突厥患之，纵反间，云："世让与可汗为乱。"帝不之察，因诛之，籍其家。贞观初，突厥降者言世让无逆谋，乃原其妻子。

刘兰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阳郡书佐。涉图史，能言成败事。性阴狡，以天下将乱，见北海完富，潜介贼破其乡，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率宗党归顺。贞观初，梁师都未平，兰上书陈方略，太宗以为夏州都督府司马。师都以突厥兵顿城下，兰仆旗息鼓，贼疑不敢迫，夜引去。兰追击，破之，遂进军夏州。师都平，迁丰州刺史，召为右领军卫将军。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摸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封平原郡公，俄检校代州都督。初，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会鄠县尉游文芝以罪系狱当死，因发其谋，兰及党与皆伏诛。

李君羡，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后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为人，

率其属归高祖，授上轻车都尉。秦王引置左右，从破宋金刚于介休，加骠骑将军，赐以宫人、缯帛。从讨王世充，为马军副总管。世充子玄应自武牢转粮入洛，君羡俘其军，玄应走。从破窦建德、刘黑闼，所向必先登摧其锋，累授左卫府中郎将。突厥至渭桥，君羡与尉迟敬德击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改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北门长上。在仗读书不休，帝嘉劳。历兰州都督、左监门卫将军。先是，贞观初，太白数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谣言"当有女武王者"。会内宴，为酒令，各言小字，君羡自陈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羡官邑属县皆"武"也，忌之。未几，出为华州刺史。会御史劾奏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下诏诛之。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赞曰：侯君集位将相私谒太子，张亮养子五百人，薛万彻与狂竖谋，皆死有余责，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谣谶，滥君羡之诛，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顾不哀哉！

列传第二十高窦

高俭，字士廉，以字显，齐清河王岳之孙，父励乐安王　，入隋为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状貌若画，观书一见辄诵，敏于占对。隋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浚皆宿臣显重，与为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齐宗室，不欲广交，屏居终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劝之仕，仁寿中，举文才甲科，补治礼郎。斛斯政奔高丽，坐与善，贬为硃鸢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疠地，乃留妻鲜于奉养而行。会世大乱，京师阻绝，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书佐。时钦州俚帅宁长真以兵侵交趾，和惧，欲出迎，士廉曰："长真兵虽多，县军远客，势不得久，城中胜兵尚可战，奈何受制于人？"和因命为行军司马，逆击破之。

高祖遣使徇岭南，武德五年与和来降，于是秦王领雍州牧，荐士廉为治中，亲重之。隐太子与王隙已炽，乃与长孙无忌密计计定，是日率吏卒释囚授甲，趋芳林门助战。王为皇太子，授右庶子。进侍中，封义兴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时上，左授安州都督。

进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人畏鬼而恶疾，虽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饵哺之，昆弟不相假财。士廉为设条教，辩告督励，风俗翕然为变。又引诸生讲授经艺，学校复兴。秦时李冰导汶江水灌田，濒水者顷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

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雅负裁鉴，又详氏谱，所署州，人地无不当者。高祖崩，摄司空，营山陵；加特进，迁尚书右仆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荣其贵。

太宗幸洛阳，太子监国，命摄少师。手诏曰："端拱三川，不忧关中者，以属卿也。"久之，请致仕，听解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丽，皇太子监国驻定州，又摄太傅，同掌机务。太子令曰："寡人资公训道，而比听政，据桉对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别设桉奉太傅。"士廉固辞。

还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问之。贞观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为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临吊，房玄龄以帝饵金石，谏不宜近丧。帝曰："朕有旧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从数百骑出。长孙无忌伏马前，陈士廉遗言，乞不临丧，帝犹不许，无忌至流涕，乃还入东苑，南向哭。诏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文献，陪葬昭陵。方寒食，

敕尚宫以食四举往祭，帝自为文。丧出横桥，又登城西北楼望哭以过丧。高宗即位，加赠太尉，配享太宗庙廷。

士廉进止详华，凡有献纳，搢绅皆属以目。奏议未尝不焚稿，家人无见者。士廉少识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归之，是为文德皇后。及遗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袭与平生所好书示先王典训可用终始者。

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椟，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以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广类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酆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徵、李勣复与昏，故望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县隔。李义府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审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丧毁甚，太宗谕使强食。尚东阳公主，袭爵。繇户部尚书

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政有名。坐长孙无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卫将军。其子岐连章怀太子事，诏令自诫切，真行以佩刀刺杀之，断首弃道上，高宗鄙其为，贬睦州刺史。

审行自户部侍郎贬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孙重，字文明，以明经中第，李巽表盐铁转运巡官，善职，凡十年，进累司门郎中。

敬宗慎置侍讲学士，重以简厚惇正，与崔郾偕选，再擢国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国各为书，成四十篇。与郑覃刊定《九经》于石。出为鄂岳观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卒，赠太子少保。

赞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士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阀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汨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诈，讫无考按，冠冕皁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

窦威，字文蔚，岐州平陆人。父炽，在周为上柱国，入隋为太傅，太穆皇后，其从兄弟女也。

威沈邃有器局，贯览群言，家世贵，子弟皆喜武力，独威尚文，诸兄诋为书痴。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授秘书郎，当迁不肯调者十年，故其学益博。而诸兄以军功位通显矣，薄威职闲冗，更谓曰："昔仲尼积学成圣，犹栖迟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为记室，威以秀多不法，谢疾去。秀废，府属皆得罪，威独免。大业中，累迁内史舍人，数谏忤旨，转考功郎中，后坐事免。

高祖入关，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方天下乱，礼典湮缺，威多识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语裴寂曰："威，今之叔孙通也。"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论政事得失，必陈古为谕，帝益亲瞩，尝引入卧内，谓曰："昔周有八柱国，吾与公家是也。今我为天子，而公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惧，顿首谢曰："臣家在汉，再为外戚。至元魏，有三

皇后。今陛下龙兴，臣复以姻戚进，夙夜惧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关东人与崔、卢婚者，犹自矜大，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后寝疾，帝临问，及卒，哭之恸。赠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谥曰靖。威性俭素，家不树产，比丧，无余赀，遗令薄葬。诏皇太子、百官临送。

兄子轨，字士则。父恭，仕周为雍州牧、酇国公。轨性刚果有威，大业中，为资阳郡东曹掾，去官归。高祖起兵，轨募众千余人迎谒长春宫。帝大悦，赐良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丰仓，收兵五千，从平京师。封赞皇县公，为大丞相谘议参军。

稽胡贼五万掠宜春，诏轨讨之。次黄钦山，遇贼乘高丛射，众为却。轨斩部将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拥数百骑殿，令曰：“闻鼓不进者斩。”既鼓，士争赴贼，贼射不胜，大破之，斩首千级，获男女二万。擢太子詹事。赤排羌与薛举叛将钟俱仇寇汉中，拜秦州总管，讨贼连战有功，余党悉降。复酇国旧封，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党项引吐谷浑寇松州，诏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败之钳川。轨进军临洮，击左封，走其众。度羌必为患，始屯田松州。诏率所部兵从秦王讨王世充。明年，还蜀。

轨既贵，益严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师临敌，身未尝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诛，至小过亦鞭棰流血，人见者皆重足股忄栗，由是蜀盗悉平。初，以其甥为腹心，尝夜出，呼不时至，斩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浆公厨，既而悔焉，曰：“要当借汝头以明法。”命斩奴，奴称冤，监刑者疑不时决，轨并斩之。后入朝，赐坐御楼，容不肃，又坐对诏，帝怒曰：“公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公斩诛略尽，我陇种车骑，尚不足给公。”因系诏狱。俄释之，还镇益州。

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素不协，及隐太子诛，诏至，轨内诏怀中，云起问诏安在，轨不肯示，因执杀之。行方惧，奔京师，得免。是岁，行台废，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户六百。

贞观元年，召授右卫大将军，出为洛州都督。周洛间，因隋乱，人不土著，轨下令诸县，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趋本。卒，赠并州都督。子奉节，尚永嘉公主，历左卫将军、秦州都督。

轨弟琮，有武干。大业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与秦王有憾，

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礼接之，与出入卧内，琮意乃释。大将军府建，引为统军。从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禄大夫，封扶风郡公。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败其将桑显和，通遁去，琮以轻骑追获于稠桑。进兵下陕县，拔太原仓。迁左领军大将军，赐物五百段。隋河阳都尉独孤武潜谋归款，命琮总万骑，自柏崖迎之，逗留不进，武见杀，坐除名。武德初，为右屯卫大将军。时将图洛阳，诏琮留守陕，护饟道。王世充将罗士信数以兵钞绝，琮使人说降之。东都平，检校晋州总管。从隐太子平刘黑闼，以功封谯国公，赐黄金五十斤。卒，赠左卫大将军，谥曰敬。永徽五年，加赠特进。

威从兄子抗，字道生。父荣定，为隋洺州总管、陈国公，谥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仪，性通率，涉见图史。以帝甥蚤贵，入太学，释褐千牛备身、仪同三司。侍父疾，束带五旬不弛；居丧，哀癯过常。袭爵，累转梁州刺史。将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礼。母卒，数号绝。诏宫人节哭。岁余，为岐州刺史，转幽州总管，所至以宽惠闻。汉王谅反，炀帝疑抗为应，遣李子雄驰往代之。子雄因诬抗得谅书不奏，按鞫无状，然坐是遂废。

抗与高祖少相狎，及杨玄感反，抗谓高祖曰："玄感为我先耳，李氏名在图录，天所启也。"高祖曰："为祸始不祥，公无妄言。"炀帝遣抗出灵武，逭护长城，闻高祖已定京师，喜曰："此吾家婿，豁达有大度，真拨乱主也。"因归长安。高祖见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为乐，授将作大匠兼纳言，寻罢为左武候大将军。

帝听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内，从容谈笑，极平生欢，以兄呼之，宫中称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尝干朝廷事。后从秦王平薛举，功第一；又从征王世充。东都平，册勋于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与焉。赐女乐一部，珍币不赀。卒，赠司徒，谥曰密。子衍、静、诞，衍袭爵。

静字元休，在隋佐亲卫，以父得罪炀帝，久不之进。高祖入京师，擢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粮道不属，静表请屯田太原，以省馈运。议者以流亡未复，不宜重困，于是召入与裴寂、萧瑀、封伦廷议，寂等不能屈，帝从之，岁收粟十万斛。诏检校并州大总管。又请断石岭以为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农卿，封信都县男。赵元楷为少卿，静鄙其聚敛，因会官属大言曰："如炀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农须公矣。今天子躬节俭，屈一人安兆庶，恶用公哉？"元楷大惭。改夏州都督。突厥携贰，诸将出征者过静，静为陈虏中虚实，诸将

由是大克获。又间其部落，郁射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皆内附。帝嘉之，赐马百匹、羊千口。及禽颉利，诏处其众河南。静上书曰："夷狄穷则搏噬，饱则群聚，不可以刑法绳、仁义教也。衣食仰给，不恃耕桑。今损有为之民，资无知之虏，得之无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况首丘未忘，则一旦变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贤王一号，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则世为藩臣矣。"帝虽不从，然嘉其忠，优诏答曰："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朕无北顾忧矣。"再迁民部尚书。卒，谥曰肃。子逵，尚遂安公主，袭爵。

诞，隋末起家朝请郎。义宁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丰郡公，尚襄阳公主。从秦王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累迁太常卿。高祖诸子幼，未出宫者十余王，国司家事，皆诞主之。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召授右领军大将军，进莘国公，为宗正卿。太宗与语，昏谬失对。乃下诏曰："诞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谓不明。且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其以光禄大夫罢就第。"卒，赠工部尚书、荆州刺史，谥曰安。

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业末，为扶风太守。唐兵起，以郡归，历民部尚书。从秦王平薛仁杲，赐锦袍。寻镇益州，时蜀盗贼多，皆讨平之。与皇甫无逸不协，数相诉毁，因请入朝，至半道，诏还之。璡内忧恐。会使者至，璡引宴卧内，厚饷遗。无逸以闻，坐免官。未几，授秘书监，封邓国公。贞观初，迁将作大匠，诏脩洛阳宫，凿池起山，务极侈浮，费不胜算。太宗怒，诏毁之，免其官。以酆王纳璡女为妃，复位。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安。璡有巧思，工书。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雅乐，是正钟律云。

威从孙德玄，隋大业中，起家国学生。祖照，尚周文帝义阳公主，封钜鹿郡公。父彦，袭爵，终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师事陈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汉王谅反，遣将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号令严整，倍道击贼，破之。以功擢累齐王府属。坐事免。高祖兵叩长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窦诞、赵慈景等并系狱，隋将卫文升、阴世师欲杀之，德明谏曰："罪不在此，杀之无伤于彼，祇取怨焉，不如纵之。"乃止。长安平，谒高祖，终不自言，时称长者。拜考功郎中。从秦王击王世充。封显武男，历常、爱二州刺史，卒。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麟德初，进检校左相，勤职约己，天子尝临朝，咨

其清素，加以赐赉。居位数年，赞图封禅事，与李勣皆为使。帝次濮阳，问古谓帝丘，德玄不能对，许敬宗具道其然，帝称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为忤，众服其量。礼成，进爵二级。以弟德远未及爵，愿分封，诏可，故德玄封钜鹿男，德远乐安男。德玄迎时取合，未尝有过，然无它补益。卒，年六十九，赠光禄大夫，幽州都督，谥曰恭。

赞曰：高、窦虽缘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结天子，厕迹名臣，垂荣无穷，时有遇合，故见诸事业。古来贤豪，不遭与运，埋光铲采，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咤哉！窦宗自魏讫唐，支胄扶疏数百年，所冯厚矣。

列传第二十一房杜

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父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玄龄幼警敏 ，贯综坟籍，善属文，书兼草隶。开皇中，天下混壹，皆谓隋祚方永，玄龄密白父曰：“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妄诛杀，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竞侈僭，相倾阋，终当内相诛夷。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彦谦惊曰：无妄言！”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校仇秘书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谓裴矩曰：“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补隰城尉。汉王谅反，坐累，徙上郡。顾中原方乱，慨然有忧天下志。会父疾，绵十旬，不解衣；及丧，勺饮不入口五日。

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谒军门，一见如旧，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公为秦王，即授府记室，封临淄侯。征伐未尝不从，众争取怪珍，玄龄独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人人愿尽死力。王尝曰：“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居府出入十年，军符府檄，或驻马即办，文约理尽，初不著稿。高祖曰：“若人机识，是宜委任。每为吾儿陈事，千里外犹对面语。”

隐太子与王有隙，王召玄龄与计，对曰：“国难世有，惟圣人克之。大王功盖天下，非特人谋，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协判大计。累进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文学馆学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谮于帝，皆斥逐还第。太子将有变，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计事。事平，王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为中书令。第功班赏，与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第一，进爵邗国公，食邑千三百户，余皆次叙封拜。帝顾群臣曰：“朕论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尽，当无有讳，各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义师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龄等以刀笔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诚先至，然未尝躬行阵劳，故建德之南，军败不振，讨黑闼反动，望风辄奔。今玄龄等有决胜帷幄、定社稷功，此萧何所以先诸将也。叔父以亲，宜无爱者，顾不可缘私与功臣竞先后尔。”初，将军丘师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画自陈说，见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亲，吾属可妄诉邪！”

进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更封魏。帝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此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

帝尝问："创业、守文孰难？"玄龄曰："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魏徵曰："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穷之。国繇此衰，则守文为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徵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会诏大臣世袭，授宋州刺史，徙国梁，而群臣让世袭事，故罢刺史，遂为梁国公。未几，加太子少师。始诣东宫，皇太子欲拜之，玄龄让不敢谒，乃止。居宰相积十五年，女为王妃，男尚主，自以权宠隆极，累表辞位，诏不听。顷之，进司空，仍总朝政。玄龄固辞，帝遣使谓曰："让，诚美德也。然国家相眷赖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顾公筋力未衰，毋多让！"晋王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以母丧，赐茔昭陵园。起复其官。会伐辽，留守京师。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粮械飞输，军伍行留，悉裁总之。玄龄数上书劝帝，愿毋轻敌，久事外夷。固辞太子太傅，见听。

晚节多病，时帝幸玉华宫，诏玄龄居守，听卧治事。稍棘，召许肩舆入殿，帝视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自胜。命尚医临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状。少损，即喜见于色。玄龄顾诸子曰："今天下事无不得，惟讨高丽未止，上含怒意决，群臣莫敢谏，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矣！"遂上疏曰：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为中国患，无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辫握刀，分典禁卫。延陀、铁勒，披置州县；高昌、吐浑，偏师扫除。惟高丽历代逋命，莫克穷讨。陛下责其弑逆，身自将六军，径荒裔，不旬日拔辽东，虏获数十万，残众、孽君缩气不敢息，可谓功倍前世矣。

《易》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盖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为陛下惜者此也。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边夷丑种，不足待以仁义，责以常礼，古者以禽鱼畜之。必绝其类，恐兽穷则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决死罪，必三覆五奏，进疏食，停音乐，以人命之重为感动也。今士无一罪，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

也；能为后世患，夷之可也。今无是三者，而坐敝中国，为旧王雪耻，新罗报仇，非所存小、所损大乎？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

帝得疏，谓高阳公主曰："是已危慑，尚能忧吾国事乎！"

疾甚，帝命凿苑垣以便候问，亲握手与决。诏皇太子就省。擢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朝散大夫，令及见之。薨，年七十一，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班剑、羽葆、鼓吹、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诏配享太宗庙廷。

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贞观末年，以谴还第，黄门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玄龄事君自无所负，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后避位不出。久之，会帝幸芙蓉园观风俗，玄龄敕子弟汛扫廷堂，曰："乘舆且临幸。"有顷，帝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帝在翠微宫，以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会有自京师来者，帝曰："玄龄闻纬为尚书谓何？"曰："惟称纬好须，无它语。"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讨辽，玄龄守京师，有男子上急变，玄龄诘状，曰："我乃告公。"玄龄驿遣追帝，帝视奏已，斩男子。下诏责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类如此。

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子遗直嗣。

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尚高阳公主，为右卫将军。公主，帝所爱，故礼与它婿绝。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时，出遗直汴州刺史，遗爱房州刺史。主又诬遗直罪，帝敕长孙无忌鞫治，乃得主与遗爱反状，遗爱伏诛，主赐死。遗直以先勋免，贬铜陵尉。诏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间。如晦少英爽，喜书，以风流自命，内负大节，临机辄断。隋大业中，预吏部选，

侍郎高孝基异之，曰：“君当为栋梁用，愿保令德。”因补滏阳尉，弃官去。

高祖平京师，秦王引为府兵曹参军，徙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玄龄曰：“去者虽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终守藩，无所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王惊曰：“非公言，我几失之！”因表留幕府。从征伐，常参帷幄机秘。方多事，裁处无留，僚属共才之，莫见所涯。进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兼文学馆学士。天策府建，为中郎。王为皇太子，授左庶子，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食三千户，别食益州千三百户。俄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进位尚书右仆射，仍领选。

与玄龄共筦朝政，引士贤者，下不肖，咸得职，当时浩然归重。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一人不可总数职，阴剀讽如晦等。帝曰：“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斥岭表。

久之，以疾辞职，诏给常俸就第，医候之使道相属。会病力，诏皇太子就问，帝亲至其家，抚之梗塞。及未乱，擢其子左千牛构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为恸，赠开府仪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谥曰成。手诏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

它日，食瓜美，辍其半奠焉。尝赐玄龄黄银带，曰：“如晦与公同辅朕，今独见公。”泫然流泪曰：“世傅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遣玄龄送其家。后忽梦如晦若平生，明日为玄龄言之，敕所御馔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宫劳问妻子，国府官佐亦不之罢，恩礼无少衰。后诏功臣世袭，追赠密州刺史，徙国莱。

方为相时，天下新定，台阁制度，宪物容典，率二人讨裁。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策也。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云。

构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诡不循法，尚城阳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阳郡公。承乾谋反，荷曰：“琅邪颜利仁善星数，言天有变，宜建大事，陛下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及败，坐诛。临刑，意象轩骜。构以累贬死岭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奇节，与叔父淹皆没于王世充。淹与如晦有隙，谮其兄杀之，并囚楚客濒死。世充平，淹当诛。楚客请于如晦，不许。楚客曰："叔残兄，今兄又弃叔，门内几尽，岂不痛哉！"如晦感悟，请之高祖，得释。方建成难作，楚客遁舍嵩山。贞观四年，召为给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谓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远者自近，人不恤无官，患才不副。而兄与我异支一心者，尔当如兄事吾而辅我。"楚客顿首谢，因擢为中郎将。每入直，尽夕不释杖，帝知而劳之，进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后为魏王府长史，迁工部尚书，摄府事，以威肃闻。揣帝意薄承乾，乃为王谐媚用事臣，数言王聪睿可为嗣，人或以闻，帝隐恚。及王贬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废于家，终虔化令。

淹，字执礼，材辩多闻，有美名。隋开皇中，与其友韦福嗣谋曰："上好用隐民，苏威以隐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为不仕者。文帝恶之，谪戍江表。赦还，高孝基为雍州司马，荐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号，署少吏部，颇亲近用事。洛阳平，不得调，欲往事隐太子。时封伦领选，以谂房玄龄，玄龄恐失之，白秦王，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尝侍宴，赋诗尤工，赐银钟。庆州总管杨文干反，辞连太子，归罪淹及王珪、韦挺，并流越嶲，王知其诬，饷黄金三百两。及践阼，召为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户。淹建言诸司文桉稽期，请以御史检促。太宗以问仆射封伦，伦曰："设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执？"对曰："伦所引国大体，臣伏其议，又何言？"帝悦，以资博练，帝敕东宫仪典簿最悉听淹裁订。俄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所荐赢四十人，后皆知名。尝白郅怀道可用，帝问状。淹曰："怀道及隋时位吏部主事，方炀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独怀道执不可。"帝曰："卿时何云？"曰："臣与众。"帝折曰："事君有犯无隐，卿直怀道者，何不谠言？"谢曰："臣位下，又顾谏不从，徒死无益。"帝曰："内以君不足谏，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顾群臣："公等谓何？"王珪曰："比干谏而死，孔子称仁，泄冶谏亦死，则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禄重责深，从古则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谏，宜置。世充亲任，胡不言？"对曰："固尝言，不见用。"帝曰："世充愎谏饰非，卿若何而免？"淹辞穷不得对。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谏未？"答曰："顾死无隐。"贞观二年疾，帝为临问。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襄。始，淹典二职，贵重于朝矣，而亡清白名，获讥当世。子敬同袭爵，官至鸿胪卿。

如晦五世孙元颖，贞元末及进士第，又擢宏词。数从使府辟署，稍

以右补阙为翰林学士，敏文辞，宪宗特所赏欢。吴元济平，论书诏勤，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以元颖多识朝章，尤被宠，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为学士承旨，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安县男。自帝即位，不阅岁至宰相，晋绅骇异。甫再期，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帝为御安福门临饯。

敬宗骄僻不君，元颖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异献之，踵相蹑于道，百工造作无程，敛取苛重，至削军食以助裒畜。又给与不时，戎人寒饥，乃仰足蛮徼。于是人人咨苦，反为蛮内觊，戎备不修。大和三年，南诏乘虚袭戎、嶲等州，诸屯闻贼至，辄溃，戍者为乡导，遂入成都。已傅城，元颖尚不知，乃率左右婴牙城以守。贼大掠，焚郛郭，残之，留数日去，蜀之宝货、工巧、子女尽矣。初，元颖计迫，将挺身走，会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临抚南诏，南诏上言："蜀人祈我诛虐帅，不能克，请陛下诛之，以谢蜀人。"由是贬邵州刺史。议者不厌，斥为循州司马。官属崔璜、纥干嶷、卢并悉夺秩，分逐之。元颖死于贬所，年六十四。将终，表丐赠官，乞归葬。诏赠湖州刺史。元颖与李德裕善，会昌初，德裕当国，因赦令复其官。弟元绛，终太子宾客。元绛子审权。

审权，字殷衡，第进士，辟浙西幕府。举拔萃中，为右拾遗。宣宗时，入翰林为学士，累迁兵部侍郎、学士承旨。懿宗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迁门下侍郎，出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庞勋乱徐州，审权与令狐綯、崔铉连师掎角，馈粟相衔，王师赖济。勋破，进检校司空，入为尚书左仆射、襄阳郡公。继领河中、忠武节度使。卒，赠太子太师，谥曰德。审权清重寡言，性长厚，居翰林最久，终不漏禁近语。在方镇，视事有常处，要非日入未始就内寝。坐必敛衽，常若对大宾客。或昼日少息，则顾直将解帘；即旁无人，自起彻钩，手拥帘徐下，乃退。与杜悰俱位将相，悰先进，故世谓审权为"小杜公"。

子让能，字群懿，擢进士第，从宣武王鐸府为推官，以长安尉为集贤校理。丧母，以孝闻。又辟刘鄴、牛蔚二府，稍进兵部员外郎。萧遘领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谒行在，三迁中书舍人，召为翰林学士。方关东兵兴，调发绥徕，书诏丛浩，让能思精敏，凡号令行下，处事值机，无所遗算，帝倚重之。从还京师，再迁兵部尚书，封建平县子。

李克用兵至，帝夜出凤翔，苍黄无知者。让能方直，徒步从十余里，得遗马，褫绅为靮乘之。硃玫兵逼乘舆，帝走宝鸡，独让能从。翌

日，孔纬等乃至。俄而进狩梁。是时栈道为山南石君涉所毁，天子间关嶮涩，让能未尝暂去侧。帝劳曰：“朕失道，再遗宗庙。方艰难时，卿不少舍朕，盖古所谓忠于所事邪！”让能顿首曰：“臣世蒙国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临难苟免，臣之耻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于时，嗣襄王熅即伪位，强籓大镇附者已十八，贡赋不输行在，无以备赏劳，卫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无它策。让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谕王重荣，重荣果奉诏。已而京师平，进中书侍郎，徙封襄阳郡公。官吏多污伪署，有司皆欲论死，让能以胁从不足深治，固争之，多所全贷。昭宗立，进尚书左仆射、晋国公，赐铁券，累进太尉。

李茂贞守凤翔，自大顺后兵浸强，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会杨复恭走山南，茂贞欲兼有梁、汉，请以师问罪，未报而兵出，帝忿其专，然不得已从之。山南平，诏茂贞领兴元、武定，而以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分果、阆州隶武定军。茂贞怨，不赴镇，上章语悖慢。又诒书让能诋责，以为助守亮为乱，抑忠臣，夺己功，其言丑肆。京师匈惧，日数千人守阙下，候中尉西门重遂出，请与茂贞凤翔地，为百姓计。答曰：“事出宰相，我无预。”茂贞益怨。帝怒，诏让能计议，且趣调发，经月不就第。

时宰相崔昭纬阴结茂贞及王行瑜，让能所言悉漏之，茂贞乃以健儿数百杂市人，候昭纬与郑延昌归第，拥肩舆噪曰：“凤翔无罪，幸公不加讨以震惊都辇！”昭纬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识孰为太尉，即投瓦石妄击，昭纬等走而免，遂丧其印。帝愈怒，捕首恶诛之。京师争避乱，逃山谷间。让能谏帝曰：“茂贞固宜诛，然大盗适去，凤翔国西门，又陛下新即位，愿少宽假，以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诏令不出城门，国制桡弱，贾生恸哭时也。朕顾奄奄度日，坐观此邪！卿为我图之，朕自以兵属诸王。”让能曰：“陛下欲削涤僭嫚，刚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专任臣。”帝曰：“卿，元辅，休戚与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报陛下，敢计身乎！且陛下之心，宪祖心也，但时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错之诛，顾不足弭七国患，然敢不奉诏！”

景福二年，以嗣覃王为招讨使，神策将李钅岁副之，率师三万送彦若赵镇。昭纬内畏有功，密语茂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贞乃悉兵迎战盩厔，覃王败，乘胜至三桥。让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请归死以纾难。”帝涕下不能已，曰：“与卿决矣！”再贬雷州司户参军。茂贞尚

驻兵请必杀之，乃赐死，年五十三。

弟彦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户部侍郎，皆及诛。帝痛之，后赠太师。

子光乂，次子晓，不复仕。晓入梁，贵显于世。

赞曰：太宗以上圣之才，取孤隋，攘群盗，天下已平，用玄龄、如晦辅政。兴大乱之余，纪纲雕弛，而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谅其然乎！如晦虽任事日浅，观玄龄许与及帝所亲款，则谟谋果有大过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议从，相资以成，固千载之遇，萧、曹之勋，不足进焉。虽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辅赞弥缝而藏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盖房、杜之细邪！

列传第二十二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以徵典书檄。密得宝藏书，辄称善，既闻徵所为，促召之。徵进十策说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见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又府无见财，战胜不赏。此二者不可以战。若浚池峭垒，旷日持久，贼粮尽且去，我追击之，取胜之道也。"颋曰："老儒常语耳！"徵不谢去。

后从密来京师，久之未知名。自请安辑山东，乃擢秘书丞，驰驿至黎阳。时李勣尚为密守，徵与书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勣得书，遂定计归，而大发粟馈淮安王之军。

会窦建德陷黎阳，获徵，伪拜起居舍人。建德败，与裴矩走入关，隐太子引为洗马。徵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

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徵与其副谋曰："属有诏，宫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使还，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讯，非是。彦博曰："徵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也。"帝谓彦博行让徵。徵见帝，谢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顿首曰："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帝曰："忠、良异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龙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傅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帝曰："善。"因问："为君者何道而

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硃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故曰，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郑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请为充华，典册具。或言许聘矣。徵谏曰：“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则欲民有饱适；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已约昏，陛下取之，岂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诏停册。

贞观三年，以秘书监参豫朝政。高昌王曲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献。帝诏文泰使人厌怛纥干迎之。徵曰：“异时文泰入朝，所过供拟不能具，今又加诸国焉，则濒塞州县以乏致罪者众。彼以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若宾客之，中国萧然耗矣。汉建武时，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不以蛮夷敝中国也。”帝曰：“善。”追止其诏。

于是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先是，帝尝叹曰：“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徵曰：“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邪？”答曰：“此不为圣哲论也。圣哲之治，其应如响，期月而可，盖不其难。”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何如尔。黄帝逐蚩尤，七十战而胜其乱，因致无为。九黎害德，颛顼征之，已克而治。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汤、武身及太平。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今当为鬼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对，然心以为不可。帝纳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俄检校侍中，进爵郡公。帝幸九成宫，宫御舍漳川宫下。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吏改馆宫御以舍靖、珪。帝闻，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轻我宫人？”诏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宫人止后宫扫除隶耳。方大臣出，官吏谘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见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谒也。至宫人则不然，供馈之余无所参承。以此按吏，且骇天下耳目。”帝悟，寝不问。

后宴丹霄楼，酒中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蒐所以事尧、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十年，为侍中。尚书省滞讼不决者，诏徵平治。徵不素习法，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悦服。进左光禄大夫、郑国公。多病，辞职，帝曰：“公独不见金在鑛何足贵邪？善冶锻而为器，人乃宝之。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而加砺焉。卿虽疾，未及衰，庸得便尔？”徵恳请，数却愈牢。乃拜特进，知门下省事，诏朝章国典，参议得失，禄赐、国官、防閤并同职事。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毛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寻以定五礼，当封一子县男，徵请封孤兄子叔慈。帝怆然曰：“此可以励俗。”即许之。

后幸洛阳，次昭仁宫，多所谴责。徵曰：“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邪？”帝惊曰：“非公不闻此言。”退又上疏曰：

《书》称“明德慎罚”，“惟刑之恤”。《礼》曰：“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所与，天下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或由喜怒，或出好恶。喜则矜刑于法中，怒则求罪于律外；好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瘢。盖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于威怒，则专法申、韩。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锲薄之风先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张汤轻重其心而汉刑以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顷者罚人，或以供张不赡，或不能从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资储，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马，以隋户口况今之百姓，挈长度大，曾何等级焉！然隋以富强而丧，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微而难察也。不蹈平易之涂，而遵覆车之辙，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也。方隋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灭亡之所由也，岂不哀哉！夫监形之美恶，必就止水；监‘政之安危，必取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在节嗜欲，省游畋，息靡丽，罢不急，慎偏听，近忠厚，远便佞而已。夫守之则易，得之实难。今既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骄奢淫泆有以动之也。

帝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徵赋《西汉》，其卒章曰：“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它日，从容问曰：“比政治若何？”徵见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对曰：“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谏者悦而从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帝惊曰：“公何物验之？”对曰：“陛下初即位，论元律师死，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曰：‘赏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人使谏也。后柳雄妄诉隋资，有司得，劾其伪，将论死，戴胄奏罪当徒，执之四五然后赦。谓胄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滥罚。”此悦而从谏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言‘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臣奏：‘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讪谤。’于时，陛下虽从臣言，赏帛罢之，意终不平。此难于受谏也。”帝悟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觉耳！”

先是，帝作飞仙宫，徵上疏曰：

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詹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也。驱天下，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徭役无时，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险忌，谗邪者进，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殒匹夫之手，为天下笑。圣哲乘机，拯其危溺。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宝衣，毁广殿，安处卑宫，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废，即仍其旧，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业之艰

难，谓天命可恃，因基增旧，甘心侈靡，使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以暴易暴，与乱同道。夫作事不法，后无以观。人怨神怒，则灾害生；灾害生，则祸乱作；祸乱作，而能以身名令终鲜矣。

是岁，大雨，谷、洛溢，毁宫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陈事曰：

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形，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传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不诚之令，君子弗为也。

自王道休明，绵十余载，仓廪愈积，土地益广，然而道德不日博，仁义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无克终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谓同心为朋党，告讦为至公，强直为擅权，忠谠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无咎。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忠谠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无斯甚者。

今将致治则委之君子，得失或访诸小人，是誉毁常在小人，而督责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虑不及远，虽使竭力尽诚，犹未免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害于正；小人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

昔齐桓公问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不能下，馈闲伦曰："鼓之啬夫，闲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为？"穆伯曰："闲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闲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况陛下之上圣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有罪，

赏不加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帝手诏嘉答。于是，废明德宫玄圃院赐遭水者。

它日，宴群臣，帝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徵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帝尝问群臣："徵与诸葛亮孰贤？"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时上封者众，或不切事，帝厌之，欲加谯黜，徵曰："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封事，其谤木之遗乎！陛下思闻得失，当恣其所陈。言而是乎，为朝廷之益；非乎，无损于政。"帝悦，皆劳遣之。

十三年，阿史那结社率作乱，云阳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极言曰：

臣奉侍帷幄十余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顷年以来，浸不克终。谨用条陈，裨万分一。

陛下在贞观初，清净寡欲，化被荒外。今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访怪珍。昔汉文帝却千里马，晋武帝焚雉头裘。陛下居常论议，远希尧、舜，今所为，更欲处汉文、晋武下乎？此不克终一渐也。子贡问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畏哉？"对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贞观初，护民之劳，煦之如子，不轻营为。顷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何有逆畏其骄而为劳役哉？此不克终二渐也。陛下在贞观初，役己以利物，比来纵欲以劳人。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诸心。无虑营构，辄曰："弗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谁敢复争？此不克终三渐也。在贞观初，亲君子，斥小人。比来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见其非，远之莫见其是。莫见其是，则不待间而疏；莫见其非，则有时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闻也。此不克终四渐也。在贞观初，不贵异物，不作无益。而今难得之货杂然并进，玩好之作无时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广而冀农业兴，不可得已。此不克终五渐也。贞观之初，求士如渴，贤者所举，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来由心好恶，以众贤举而用，以一人毁而弃，虽积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毁未必可

信，积年之行不应顿亏。陛下不察其原，以为臧否，使谗佞得行，守道疏间。此不克终六渐也。在贞观初，高居深拱，无田猎毕弋之好。数年之后，志不克固，鹰犬之贡，远及四夷，晨出夕返，驰骋为乐，变起不测，其及救乎？此不克终七渐也。在贞观初，遇下有礼，群情上达。今外官奏事，颜色不接，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终八渐也。在贞观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裔。亲狎者阿旨不肯谏，疏远者畏威不敢言。积而不已，所损非细。此不克终九渐也。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抚宁，故死不携贰也。比者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当下，顾而不遣。正兵番上，复别驱任。市物襁属于廛，递子背望于道。脱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终十渐也。

夫祸福无门，惟人之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今旱□之灾，远被郡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

疏奏，帝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因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高昌平，帝宴两仪殿，叹曰："高昌若不失德，岂至于亡！然朕亦当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庶几获安也。"徵曰："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者饮，桓公请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帝遣使者至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赍金帛诸国市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怀恩。诸蕃闻之，以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先失义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以为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可不畏苏则言乎！"帝遂止。

是后右仆射缺，欲用徵，徵让，得不拜。皇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交恶，帝曰："当今忠謇贵重无逾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师。徵以疾辞，诏答曰："汉太子以四皓为助，我赖

公，其义也。公虽卧，可拥全之。”

十七年，疾甚。徵家初无正寝，帝命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中使者缀道。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后复与太子臻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带。帝悲懑，拊之流涕，问所欲。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帝将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时主亦从，帝曰：“公强视新妇！”徵不能谢。是夕，帝梦徵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太子举哀西华堂。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将葬，其妻裴辞曰：“徵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徵志。”见许，乃用素车，白布幨帷，无涂车、刍灵。帝登苑西楼，望哭尽哀。晋王奉诏致祭。帝作文于碑，遂书之。又赐家封户九百。

帝后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书一纸，始半稿，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其大略如此。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

徵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议者谓贲、育不能过。尝上冢还，奏曰：“向闻陛下有关南之行，既办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丧乱后，典章湮散，徵奏引诸儒校集秘书，国家图籍粲然完整。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帝本以兵定天下，虽已治，不忘经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阵武德舞》，则俯首不顾，至《庆善乐》，则谛玩无斁，举有所讽切如此。

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媢之，毁短百为。徵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纤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徵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为光禄少卿。神龙初，以其子膺绍封。叔璘，礼部侍郎，武后时，为酷吏所杀。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隶，以笔意傅其子华及甥薛稷。世称善书者“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华为检校太子左庶子、武阳县男。开元中，寝堂火，子孙哭三日，诏百官赴吊。徵五世孙谟。

谟，字申之，擢进士第，同州刺史杨汝士辟为长春宫巡官。文宗读《贞观政要》，思徵贤，诏访其后，汝士荐为右拾遗。谟姿宇魁秀，帝异之。

邕管经略使董昌龄诬杀参军衡方厚，贬溆州司户，俄徙峡州刺史。谟谏曰：“王者赦有罪，唯故无赦。比昌龄专杀不辜，事迹暴章，家人衔冤，万里投诉，狱穷罪得，特被矜贷，中外以为屈法。今又授刺史，复使治人，紊宪章，乖至治，不见其可。”有诏改洪州别驾。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训事诛死，其二女没入宫。谟上言：“陛下即位，不悦声色，于今十年，未始采择。数月以来，稍意声伎，教坊阅选，百十未已，庄宅收市，沄沄有闻。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后宫，宗姓不育，宠幸为累，伤治道之本，速尘秽之嫌。谚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载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诏曰：“乃祖在贞观时，指事直言，无所避，每览国史，朕与嘉之。谟为拾遗，屡有献纳。夫备洒埽于内，非曰声妓，恤宗女之幼，不为渔取，然疑似之间，不可户晓，谟辞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谟虽居位日浅，朕何爱一官，增直臣之气，其以谟为右补阙。”

先是，帝谓宰相曰：“太宗得徵，参裨阙失，朕今得谟，又能极谏，朕不敢仰希贞观，庶几处无过之地。”教坊有工善为新声者，诏授扬州司马，议者颇言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以授贱工，帝意右之。宰相谕谏官勿复言，谟独固谏不可，工降润州司马。荆南监军吕令琛纵傔卒辱江陵令，观察使韦长避不发，移内枢密使言状。谟劾长任察廉，知监军侵屈官司，不以上闻，私白近臣，乱法度，请明其罚。不报。

俄为起居舍人，帝问：“卿家书诏颇有存者乎？”谟对：“惟故笏在。”诏令上送。郑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识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谟曰：“事有不当，毋嫌论奏。”谟对：“臣顷为谏臣，故得有所陈；今则记言动，不敢侵官。”帝曰：“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而毋辞也！”帝索起居注，谟奏：“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帝曰：“不然。

我既尝观之。”谟曰：“向者取观，史氏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乃止。

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贺兰进兴及党与治军中，反状且，帝自临问，诏命斩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狱当与众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决大狱不与知，律令谓何？请归有司。”未报。谟上言：“事系军，即推军中。如齐民，宜付府县。今狱不在有司，法有轻重，何从而知？”帝停决，诏神策军以官兵留仗内，余付御史台。台惮士良，不敢异，卒皆诛死。擢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馆直学士，谟固让不见可，乃拜。

始谟之进，李珏、杨嗣复实推引之。武宗立，谟坐二人党，出为汾州刺史。俄贬信州长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给事中，迁御史中丞，发驸马都尉杜中立奸赃，权戚缩气。俄兼户部侍郎事，谟奏：“中丞，纪纲所寄，不宜杂领钱谷，乞专治户部。”诏可。顷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东宫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导之，非所以存副贰之重。”且泣下，帝为感动。自敬宗后，恶言储嫡事，故公卿无敢开陈者。时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谟辅政，白发其端，朝议归重。

会詹毘国献象，谟以为非土性，不可畜，请还其献。诏可。河东节度使李业杀降虏，边部震扰，业内恃凭藉，人无敢言者，谟奏徙滑州。迁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谟引律固争，卒论庆死。累迁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

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领剑南西川节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书，因久疾，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赠司徒。

谟为宰相，议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规讽，惟谟谠切无所回畏。宣宗尝曰：“谟名臣孙，有祖风，朕心惮之。”然卒以刚正为令狐綯所忌，谗罢之。

赞曰：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列传第二十三王薛马韦

王珪，字叔玠。祖僧辩，梁太尉、尚书令。父顗，北齐乐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隐正　　，恬于所遇，交不苟合。隋开皇十三年，召入秘书内省，雠定群书，为太常治礼郎。季父颇，通儒有鉴裁，尤所器许。颇坐汉王谅反，诛，珪亡命南山十余年。高祖入关，李纲荐署世子府谘议参军事。建成为皇太子，授中舍人，迁中允，礼遇良厚。太子与秦王有隙，帝责珪不能辅导，流嶲州。太子已诛，太宗召为谏议大夫。帝尝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则海内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谏正，庶致天下于平。"珪进曰："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谏不用，则相继以死。今陛下开圣德，收采刍言，臣愿竭狂瞽，佐万分一。"帝可，乃诏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阁。珪推诚纳善，每存规益，帝益任之。封永宁县男、黄门侍郎，迁侍中。

它日进见，有美人侍帝侧，本庐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庐江不道，贼其夫而纳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为是邪？非邪？"帝曰："杀人而取妻，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庐江之亡，其姬尚在，窃谓陛下以为是。审知其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伎不进，数被让。珪与温彦博同进曰："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为人游说邪？"彦博惧，谢罪，珪不谢，曰："臣本事前宫，罪当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枢密，责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惭，遂罢。明日，语房玄龄曰："昔武王不用夷、齐，宣王杀杜伯，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朕夙夜庶几于前圣，昨责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惩是不进谏也！"

时珪与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同辅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谓曰："卿标鉴通晤，为朕言玄龄等材，且自谓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帝称善。而玄龄等亦以为尽己所

长，谓之确论。

进封郡公。坐漏禁近语，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礼部尚书兼魏王泰师。王见之，为先拜，珪亦以师自居。王问珪何以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尽忠；陛下，王之父，事思尽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闻命矣，愿闻所习。”珪曰：“汉东平王苍称‘为善最乐’，愿王志之。”帝闻，喜曰：“儿可以无过矣！”

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时，诸主下嫁，以帝女贵，未尝行见舅姑礼。珪曰：“主上循法度，吾当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将以成国家之美。”于是，与夫人坐堂上，主执□盥馈乃退。其后公主降，有舅姑者，备妇礼，本于珪。

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视，复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别次，诏魏王率百官临哭。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珪少孤且贫，人或馈遗，初无让。及贵，厚报之，虽已亡，必酬赡其家。性不苛察，临官务举纲维，去甚不可者，至仆妾亦不见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后行。教抚孤侄，虽其子不过也。宗族匮乏，周恤之，薄于自奉。独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为有司所劾，帝为立庙愧之，不罪也。世以珪俭不中礼，少之。始，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母李尝曰：“而必贵，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而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大惊，敕具酒食，欢尽日，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敬直封南城县男，后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岭外。

珪孙焘、旭。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历给事中、鄴郡太守，治闻于时。旭，见《酷吏传》。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继从父孺。年十二，能属文。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郡举秀才，不应。闻高祖兴，遁入首阳山，将应义举。通守尧君素觉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房玄龄亟言之秦王，王召见，问方略。所对合旨，授府主簿，判陕东大行台金部郎中。是时方讨世充，军事繁综，收为书檄露布，或马上占辞，该敏如素构，初不窜定。窦建德来援，诸将争言敛军以观贼形势，收独曰：“不然。世充据东都，府库

盈衍，其兵皆江淮选卒，正苦乏食尔，是以求战不得，为我所持。今建德身总众以来，必飞毂转粮，更相资哺。两贼连固，则伊、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不若勒诸将严兵缔垒，浚其沟防，戒毋出兵。大王亲督精锐据成皋，厉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当吾堂堂之锋，一战必举。不旬日，二贼可缚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

王入观隋宫室，且叹炀帝无道，殚人力以事夸侈。收进曰：“峻宇雕墙，殷辛以亡；土阶茅茨，唐尧以昌。始皇兴阿房而秦祸速，文帝罢露台而汉祚永。后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为后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记室参军。从平刘黑闼，封汾阴县男。尝上书谏王止畋猎，王答曰：“览所陈，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赐黄金四十铤。”

武德七年，寝疾。王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命舆疾至府，亲举袂抚之，论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恸，与其从兄子元敬书曰：“吾与伯褒共军旅间，何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岂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贫而子幼，善抚安之，以慰吾怀。”因遣使吊祭，赠帛三百段。其后图学士像，叹其早死不得与。既即位，语房玄龄曰：“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又尝梦收如平生，赐其家粟、帛。贞观七年，赠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赠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元超，九岁袭爵。及长，好学，善属文。尚巢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迁给事中，数上书陈当世得失，帝嘉纳。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省中有盘石，道衡为侍郎时，常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辄泫然流涕。以母丧解，夺服授黄门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所荐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于时。累拜东台侍郎。李义府流嶲州，旧制，流人不得乘马，元超为请，坐贬简州刺史。岁余，又坐与上官仪文章款密，流嶲州。上元初，赦还，拜正谏大夫。三年，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帝校猎温泉，诸蕃酋长得持弓矢从。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挟兵在围中，非所宜。”帝纳可。尝宴诸王，召元超与，从容谓曰：“任卿中书，宁藉多人哉！”俄拜中书令兼左庶子。帝幸东都，留辅太子监国，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顾太子未习庶务，关中事，卿悉专之。”时太子射猎，诏得入禁御，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谏曰：“内苑之地，缭丛薄，冒翳荟，绝磴险途。殿下截轻禽，逐狡兔，衔橛之变，讵无可虞？又户奴多反逆余族，或夷狄遗丑，使凶谋窃发，将何以御哉？夫为人子

者，不登高，不临深，谓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赐书戒丁宁，惟殿下罢驰射之劳，留情坟典，岂不美欤！”帝知之，遣使厚赐慰其意，召太子还东都。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二，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圣历中，附会张易之，官正谏大夫。

元敬，隋选部郎迈之子，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世称“河东三凤”。收为长离雏，德音为鸞鸞，元敬年最少，为鹅雏。武德中，为秘书郎、天策府参军，直记室、文学馆学士。是时，收与房、杜处心腹之寄，更相结附。元敬谨畏，未尝申款曲。如晦叹曰：“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秦王为皇太子，除舍人。于是军国之务总于东宫，而元敬掌文翰，号称职。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孙。擢进士第。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与从祖兄曜更践两省，俱以辞章自名。景龙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初，贞观、永徽间，虞世南、褚遂良以书颛家，后莫能继。稷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书，故锐精临仿，结体遒丽，遂以书名天下。画又绝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及践阼，迁太常少卿，封晋国公，实封三百户。会钟绍京为中书令，稷讽使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本胥史，无素才望，今特以勋进，师长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许绍京让，改户部尚书。翌日，迁稷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与崔日用数争事帝前，罢为左散骑常侍。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帝以翊赞功，每召入宫中与决事，恩绝群臣。窦怀贞诛，稷以知本谋，赐死万年狱，年六十五。

伯阳为驸马都尉、安邑郡公，别食实封四百户。稷死，坐贬晋州员外别驾，又流岭表，自杀。伯阳子谈，尚玄宗恒山公主，拜驸马都尉、光禄员外卿。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窭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

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奉使称职。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周上疏曰：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惟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惟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惟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诏，以二月幸九成宫。窃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万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硃、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黶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闻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

人。”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皁杂类；韦般提、斛斯正无他材，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外廷朝会，驺竖倡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中。又言：

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尧之茅茨土阶，禹之恶衣菲食，臣知不可复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治，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当脩之于可脩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纣笑桀之亡，而幽、厉笑纣之亡，隋炀帝又笑齐、魏之失国也。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往贞观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易粟十余斛，而百姓咸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何则？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

为国家之用。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

夫俭以息人，贞观初，陛下己躬为之，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而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古语云："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诚欲厉精为政，不烦远采上古，但及贞观初，则天下幸甚。

昔贾谊谓汉文帝云"可痛哭及长叹息者"，言：当韩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时，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赖诸王年少，傅相制之，长大之后，必生祸乱。"后世皆以谊言为是。臣窃观今诸将功臣，陛下所与定天下，无威略振主如韩、彭者；而诸王年并幼少，纵其长大，陛下之日，必无他心，然则万代之后，不可不虑。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在诸王。皆由树置失宜，不豫为节制，以至灭亡。人主岂不知其然，溺于私爱尔。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诸王已多，其宠遇过厚者，臣愚虑之，非特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陈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闭同狱囚焉。何则？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宠陈思王，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国，何患不富，而岁别优赐，曾无限极。里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大圣创业，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当制长久之法，使万代奉行。

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复何为？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疏奏，帝称善。擢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周善敷奏，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时誉归之。帝每曰："我暂不见周即思之。"岑文本谓所亲曰："马君论事，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听之纚纚，令人忘倦。苏、张、终、贾正应此耳。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俄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检校晋

王府长史。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犹兼庶子。时置太子司议郎，帝高其除。周叹曰：“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帝征辽，留辅太子定州。及还，摄吏部尚书，进银青光禄大夫。帝尝以飞白书赐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周病消渴连年，帝幸翠微宫，求胜地为构第，每诏尚书食具膳，上医使者视护，躬为调药，太子问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过，取身后名，吾不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初，帝遇周厚，周颇自负。为御史时，遣人以图购宅，众以其兴书生，素无赀，皆窃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直，并赐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及领选，犹废浚仪令。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冬冬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硃，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高宗即位，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庙庭。

子载，咸亨中为司列少常伯，与裴行俭分掌选事，言吏部者称裴、马焉。终雍州长史。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韦挺，京兆万年人。父冲，仕隋为民部尚书。挺少与隐太子善，高祖平京师，署陇西公府祭酒。累迁太子左卫骠骑，检校左卫率。太子遇之厚，宫臣无与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宫。或言太子与宫臣谋逆，又庆州刺史杨文干坐大逆诛，辞连东宫，帝专责宫臣，由是挺与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几，召拜主爵郎中。贞观初，王珪数荐之，迁尚书右丞。历吏部、黄门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阳县男。太宗谓挺曰：“卿之任大夫，独朕意，左右无为卿地者！”挺曰：“臣驽下，不足以辱高位，

且非勋非旧，而在藩邸故僚上，愿后臣以劝立功者。”不听。是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郭，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今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俄复为黄门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时泰有宠，太子多过失，帝密欲废立，语杜正伦，正伦以漏言贬。帝谓挺曰：“不忍复置卿于法。”改太常卿。

初，挺为大夫时，马周为监察御史，挺不甚礼。及周为中书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佷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将讨辽东，择主饷运者。周言挺才任粗使，帝谓然。挺父故为营州总管，尝经略高丽，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悦曰：“自幽距辽二千里无州县，吾军靡所仰食，卿为朕图之。苟吾军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锐士若马各三百以从。”即诏河北列州皆取挺节度，许以便宜。帝亲解貂裘及中厩马赐之。挺遣燕州司马王安德行渠，作漕舻转粮，自桑乾水抵卢思台，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进，遂下米台侧，廪之，待冻泮乃运以为解。即上言：“度王师至，食且足。”帝不悦曰：“兵宁拙速，无工迟。我明年师出，挺乃度它岁运，何哉？”即诏繁畤令韦怀质驰按。怀质还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忧职，不前视渠长利，即造船行粟，绵八百里，乃悟非是，欲进则不得，还且水涸。六师所须，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将少监李道裕代之。敕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械挺赴洛阳，废为民，使白衣从。

帝破盖牟城，诏挺将兵镇守，示复用。城与贼新城接，日夜转斗无休时。挺以失职，内不平，作书谢所善公孙常。常，善数者也，以他事系，投缳死。索橐中得挺书，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贬象州刺史。岁余卒，年五十八。

子待价、万石。

待价，初为左千牛备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价以婿贬卢龙府果毅。时将军辛文陵招慰高丽，次吐护真水，为虏所袭，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率所部兵杀之，文陵亦苦战，遂免。待价重创，矢著左足，隐不言，卒以疾免。起为兰州刺史。吐蕃盗边，高宗以沛王贤为凉州大都督，而待价为司马。俄迁肃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

年，吐蕃复入寇，以待价检校凉州都督，兼知镇守兵马事。召还，封扶阳侯。武后临朝，摄司空，护营乾陵，改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待价起武力，典选无铨总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御突厥。逾年还，拜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不自安，累表辞职，不听。且请尽力行阵，许之，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爵公。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合战，胜负略相当。会其副阎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价不善抚御，师人多死，饷道乏，乃旋师顿高昌。后大怒，斩温古，流待价绣州，卒。

曾孙武。武少孤。年十一，廕补右千牛，累迁长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户部侍郎元琇为水陆转运使，表武以仓部员外郎充判官。谋不用，杜门数月而琇败。转刑部员外郎。是时，帝以反正告郊庙，大兵后，典章苟完，执事者时时咨武。武酌宜约用，得礼之衷，群司奉焉。后为绛州刺史，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玺书劳勉。宪宗时，入为京兆尹，护治丰陵，未成，卒，赠吏部尚书。

万石，颇涉学，善音律。上元中，迁累太常少卿。当时郊庙燕会乐曲，皆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之，号任职。始，万石奏“太乐博士弟子遭丧者，先无它业，请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刘思立劾奏万石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莫善于孝。所以三年之礼，天下通丧。今遣音声人释服为乐，带绖治音，岂以小人不能执礼，遂欲约为非法？万石官太常，首紊风化，请付吏论罪。”高宗方委任万石，罢其奏。后知吏部选事，卒于官。

赞曰：王者用人非难，尽其才之为难。观太宗之责任也，谋斯从，言斯听，才斯奋，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遗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奋亡命布衣，嫔然列置上衮。薛收虽早夭，帝本以中书令待之。御臣之方，顾不善哉！挺晚节流落，盖有致而然。

列传第二十四二李戴刘崔

李纲，字文纪，观州蓚人。少慷慨，尚风节。始名瑗，慕张纲为人，改焉。仕周为齐王宪参军事。宣帝将杀宪，召僚属诬左其罪，纲矢死无桡辞。及宪诛，露车载尸，故吏奔匿，纲抚棺号恸，为瘗讫，乃去。

事隋为太子洗马。太子勇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纲曰："令则官调护，乃自比倡优，进淫声，惑视听，诚使上闻之，岂不为殿下累乎？臣请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为乐耳！"后勇废，文帝切让，官属无敢对，纲独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资中人，得贤者辅而善，得不肖导而恶，奈何歌舞鹰犬纤儿使日侍侧？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为洗马，何不择人？"纲曰："臣非东宫得言者。"帝曰："朕过矣！"擢尚书右丞。时杨素、苏威用事，纲据正不诡迎随，素等多憾。会大将军刘方讨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赀，非纲不可任，遂署行军司马。方揣素指，数危辱之，几殆。军还，不得调。稍除齐王府司马。复诏出南海，应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纲擅去所部，以属吏。会赦免，屏居鄠。大业末，贼帅何潘仁劫为长史。

高祖平京师，纲上谒，授丞相府司录参军，封新昌县公，领选举。受禅，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齐王元吉为并州总管，纵左右攘夺，民愁苦，宇文歆谏，不听，腾状显言，王坐免。俄而复留，下危惴。刘武周入太原，元吉惧，弃军奔京师，并州陷。帝怒，谓纲曰："王年少，不习事，故以歆及窦诞佐之。太原，兴王地，兵十万，粟支十年，奈何一旦弃去？歆建此计，我当斩于军。"纲曰："王过恶，诞养成之。歆事王浅，有阙必诤。今赖歆计，使陛下不失爱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纲升御榻，劳曰："卿不言，我几滥罚。"于是释歆，然犹贷诞也。帝以舞工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谏曰："周家均工乐胥不得预士伍，虽复妙如师襄，才如子野，皆继世不易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以安马驹开府，有国家者，可为鉴戒。今新造天下，开太平之基，功臣赏未及遍，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位五品，趋丹地，殆非创业垂统、贻子孙之道也。"帝不纳。

纲在东宫，太子建成尤加礼，尝游温汤，纲疾不从。有进鱼者，太子使脍之，唐俭、赵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脍鲤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谐审谕，固属纲矣。"遣使赐绢二百匹。后太子浸狎亡赖，猜间朝廷，纲频谏不见听，遂乞骸骨。帝骂曰："卿为潘仁长史，而羞朕尚书

邪？”纲顿首曰：“潘仁，贼也，志残杀，然每谏辄止，为其长史，故无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敢久为尚书乎？且臣事东宫，东宫又与臣忤，是以上印绶。”帝谢曰：“知公直士，幸卒辅吾儿。”乃拜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如故。纲上书太子曰：“纲老矣，幸未就木，备位保傅，冀得效愚鄙。日殿下饮酒过量，非养生之道。凡为人子，务孝谨，以慰上心，不宜听受邪说，与朝廷生槊间。”太子览书不怿，所为益纵。纲悒悒不自赖，固请老，优诏解尚书。帝以纲隋名臣，手敕未尝名。

贞观四年，复为少师。以足疾赐步舆，听乘至閤，问以政事。诣东宫，太子承乾为拜，每听政，必诏纲与房玄龄、王珪侍坐。尝言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为难，纲以为易！”故发言陈事，毅然不可夺。及疾，帝遣玄龄至家存问。明年卒，年八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太子为立碑。

初，齐王宪女嫠居，纲厚恤之。及卒，女被发号哭，如丧其亲然。纲在隋，宦不进，筮之得《鼎》。筮人曰：“君当为卿辅，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为败。”故纲虽显于唐，数称疾辞位云。孙安仁、安静。

安仁，永徽中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废还邸，寮属奔散，独安仁泣拜而去。终恒州刺史。安静，天授中为右卫将军。武氏革命，群臣皆劝进，安静独无所请。及收系狱，来俊臣问状，安静曰：“正以我唐旧臣，杀之可也。若诘其状，吾谁欺？”俊臣诬杀之。会昌中，录忠臣后，访子孙已绝，乃赠安静太子少师。自纲五世同居，安仁、安静复以义烈闻，世称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泾阳人。祖琰，为魏度支尚书。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庞玉行军兵曹。李密寇东都，玉战败，大亮被禽。贼将张弼异之，就执百余人皆死，独释大亮，引与语，遂定交。

高祖入关，大亮自归，授士门令。方岁饥，境多盗贼。大亮招亡散，抚贫瘠，卖所乘马，稍稍资业之，劝垦田，岁大熟。间出击盗，所至辄平。秦王行北境，下书奖劳，赐马五乘，帛五十段。顷之，胡贼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单马诣营说豪帅，为分别祸福，贼众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杀所乘马与之食，至步而返。帝闻之悦，擢金州总管府司马。王弘烈据襄阳，诏大亮安抚樊、邓，因图之，进击，下十余城。迁安州刺史。复使徇广州，至九江，会辅公祏反，以计禽其将张善安。公

祐方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固守，大亮率兵击走之。迁越州都督。

贞观初，徙交州，封武阳县男。召授太府卿，复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见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绝畋猎久矣，而使者求鹰。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报书曰："有臣如此，朕何忧！古人以一言之重订千金，今赐胡瓶一，虽亡千镒，乃朕所自御。"又赐荀悦《汉纪》，曰："悦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公宜绎味之。"时突厥亡，帝遂欲怀四夷，诸部降者，人赐袍一领、帛五匹，首领拜将军、中郎将，列五品者赢百员。又置降胡河南。诏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使以绥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之未附者，峙粮碛口赈其饥。大亮上言："臣闻欲绥远者必自近。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属者突厥倾国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变其俗，而加赐物帛，悉官之，引处内地，岂久安计哉？今伊吾虽臣，远在荒卤。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怀德，永为藩臣。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谓行虚惠，收实福。河西积困夷狄，州县萧条，加因隋乱，残耗已甚。臣愚愿停招慰，省劳役，使边人得就农畮，此中国利也。"帝纳其计。

八年，为剑南道巡省大使。会讨吐谷浑，为河东道行军总管，与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观河源，与虏遇蜀浑山，大战，破之，俘其名王，获杂畜数万，进爵为公。拜右卫大将军。晋王为皇太子，诏大亮兼右卫率，又兼工部尚书，身三职，宿卫两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劳曰："公在，我得酣卧。"

十八年，幸洛阳，诏副房玄龄居守。玄龄称"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俄寝疾，帝亲和药，驿赐之。临终，表请罢辽东役；又言京师宗庙所在，愿以关中为意。就稿，叹曰："吾闻男子不死妇人手！"命屏左右，言终卒，年五十九。将敛，家无珠玉为含，惟贮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为恸。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谥曰懿，陪葬昭陵。

大亮性忠谨，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不可干非其义。对天子争是非，无回挠。至妻子未始见惰容，事兄嫂以礼闻。位通显，居陋狭甚。在越州写书数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赐奴婢百口，谓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录而为隶乎？"纵遣之。高祖闻，咨美，更赐俚婢二十。后破吐谷浑，复赐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遗亲戚。葬宗族无后者三十余柩，赀襚加焉。尝以张弼脱其死，及贵，念有以报之。时弼为将作丞，匿不见，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识诸涂，

持弼泣，悉推家财与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张弼力也，愿悉臣官爵授之。”帝为迁弼中郎将、代州都督。世皆贤大亮能报，而多弼不自伐也。殁后，所育孤姓为大亮行服如所亲者十余人。

兄子道裕，贞观末为将作匠。有告张亮反者，诏百官议。皆言亮当诛，独道裕谓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斩之。岁余，刑部侍郎缺，宰相屡进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尝议张亮者，朕时虽不从，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终大理卿。

大亮族孙迥秀。迥秀，字茂之。及进士第，又中英才杰出科。调相州参军事。累转考功员外郎。武后爱其材，迁凤阁舍人。大足初，检校夏官侍郎，仍领选，铨汰文武，号称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易之兄弟贵骄，因桡意谐媚，士论顿减。俄坐赃贬庐州刺史。易之诛，贬衡州长史。中宗即位，召授将作少监。累迁鸿胪卿、脩文馆学士。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还拜兵部尚书。卒，年五十，赠侍中。迥秀少聪悟，多通宾客。喜饮酒，虽多不乱，当时称其风流。母少贱，妻尝詈媵婢，母闻不乐，迥秀即出其妻。或问之，答曰：“娶妇要欲事姑，苟违颜色，何可留？”武后尝遣内人候其母，或迎置宫中。后所居堂产芝草，犬乳邻猫，中宗以为孝感，旌大门闾。子齐损，开元中以谋逆诛。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性坚正，干局明强，善簿最。隋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厚礼之。为越王侗给事郎。王世充谋篡，胄说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当社稷之任，与存与亡，正在今日。愿尊辅王室，拟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诡曰：“善。”俄胁九锡，胄又切谏，不纳。出为郑州长史，使与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为府士曹参军，封武昌县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系，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长孙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閤。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赎。胄曰：“校尉与无忌罪均，臣子于尊极不称误。法著：御汤剂、饮食、舟船，虽误皆死。陛下录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罚无忌，杀校尉，不可谓刑。”帝曰：“法为天下公，朕安得阿亲戚！”诏复议，德彝固执，帝将可。胄曰：“不然。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误，不得独死。”繇是与校尉皆免。

时选者盛集，有诡资廕冒牒取调者，诏许自首；不首，罪当死。俄有诈得者，狱具，胄以法当流。帝曰：“朕诏不首者死，而今当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卖狱邪？”胄曰：“陛下登杀之，非臣所及。既属臣，敢亏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

信于人；言乃一时喜怒所发。陛下以一朝忿，将杀之，既知不可而寘于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违信，臣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从其言。胄犯颜据正，数查，参处法意，至析秋毫，随类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迁尚书左丞。矜其贫，特诏赐钱十万。会仆射萧瑀免，封德彝卒，帝谓胄曰：“尚书总国纲维，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委卿，宜副朕举。”胄明敏，长于操决，无宿疑。议者美其振职，谓武德以来殆无其辈。复拜谏议大夫，与魏征更日供奉。进民部尚书。杜如晦遗言，请以选举委胄，由是检校吏部尚书。然好抑文雅，奖法吏，时以寡学为訾。

贞观四年，以本官参豫朝政，进爵郡公。帝将脩复洛阳宫，胄上疏谏曰：“比关中、河外置军围，强夫富室悉为兵，九成之役又兴，司农、将作见丁无几。大乱之后，户口单破，一人就役，举室捐业。籍军者督戎仗，课役者责粮赍，竭赀经纪，犹不能济。七月以来，霖潦未止，滨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壮者尽行，赋调不给，则帑藏虚矣。今宫殿足庇风雨、容羽卫，数年后成，犹不谓晚，何惮而遽自生劳扰邪？”帝览奏，罢役。胄所敷内，缘政得失，咸有可观。奏已，即削稿，秘外莫知。帝尝谓左右曰：“胄于我非肺腑亲，然事之机切无不闻，惟其忠概所激耳。”

七年，卒，帝为举哀，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诏有司为立庙。聘其女为道王妃。房玄龄、魏征与胄善，每至生平故处，辄流涕。

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至德，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阅十数年，父子继为宰相，世诧其荣。高宗尝为飞白书赐侍臣，赐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皆见意于辞云。迁尚书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人有所诉，率优容之；至德乃诘究本末，理直者密为奏，终不显私恩。由是，当时多称仁轨者，号仁轨为“解事仆射”。尝更日听讼，有妪诣省，至德已收牒，妪乃复取，曰：“初以为解事仆射，今乃非是。”至德笑还之。人伏其长者。或以问，至德答曰：“庆赏刑罚，人主之柄，为臣岂得与人主争也！”帝知，叹美之。仪凤四年卒，诏百官哭其第。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恭。

刘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初为萧铣黄门侍郎，南略地岭表，下

五十城，未还而铣败，遂以城自归，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

贞观七年，擢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转治书侍御史。于时，尚书省诏敕稽壅，按成复下，弥年不能决。洎言："尚书，万机本，贞观初未有令、仆，职并务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应事弹举，无所回桡，百司震肃不敢懈。比者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故郎中嘿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得专裁。管辖玩弛，纲纪不振。今宜精选左右丞、两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旷滞之弊，固当矫拂趋竞也。"未几，拜尚书右丞。洎健于职，于是尚书复治如征时。累加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摄黄门侍郎。

太宗好持论，与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复难诘、究臧否。洎谏曰："帝王之与臣庶，圣哲之与庸愚，等级辽绝，势不伦拟。故课愚对圣，持卑抗尊，虽思自强，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颜，虚心听纳，犹恐群臣惴缩不敢进。况以神机天辩，饰辞援古而迮其议哉！夫天以无言为尊，圣以不言为德，皆弗欲烦也。且多记损心，多语耗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无觉，久且为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爱憎，慎取舍，若贞观初可矣！"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虽然，骄人轻物，恐由榷论致之。若形神心气，不为劳也。"

皇太子初立，洎谓宜尊贤重道，上书曰："太子宗祧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弗勤于始，将悔于末。故晁错上书，令通政术；贾谊奏计，务知礼教。今太子孝友仁爱，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学当有渐。以陛下多才多艺，尚垂精厉志，以博异闻，而太子优游，坐弃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见群臣，访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处内，不接正人，不闻正论，臣所未谕。古者，问安而退，以广敬也；异宫而处，以远嫌也。间者，太子一入侍，逾句不出，师傅寮采，具员而已，非所谓爱之也。臣愚以为授以良书，娱以佳宾，使耳所未闻，睹所未见，储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与岑文本、马周递日直东宫。帝尝怒苑西监穆裕，有诏斩朝堂，皇太子骤谏。帝喜曰："朕始得魏征，朝夕进谏。征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儿在吾膝前，见朕悦谏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诚习以性成哉！"稍迁侍中。帝忽谓群臣曰："朕今欲闻己过，卿等为朕言之。"长孙无忌、李勣、杨师道同辞对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见其过。"洎曰："然顷上书有不称旨，或面穷诘，无不羞汗，恐非所以进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

及征辽东，诏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辅皇太子监国。帝

曰：“以卿辅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识朕意。”洎曰：“愿无忧！即大臣有罪，臣谨按法诛之。”帝怪其语谬，戒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败。”洎与褚遂良不相中。帝还，不豫，洎与马周入候，出见遂良，泣曰：“上体患痈，殊可惧！”遂良即诬奏“洎曰：国家不足虑，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异者，诛之。”帝愈，召洎问状，洎引马周为左。遂良执不已，帝惑之，乃赐死。方死时，索笔牍，欲自言，有司不敢与。帝后知之，有司皆得罪。显庆中，其子弘业诣阙诉遂良谮死状，李义府右之。高宗问近臣，给事中乐彦玮曰：“辨之，是暴先帝过刑。”事寝。文明初，诏复官爵。

彦玮，字德珪，长安人。麟德元年，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数月，罢为大司宪。卒，赠齐州都督。

赞曰：“刘洎之才之烈，《易》所谓“王臣蹇蹇”者。然性刚疏，辅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众，为媢忌所乘，卒陷罪诛。呜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为戒，可不慎欤！

崔仁师，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举，调管州录事参军。陈叔达荐仁师才任史官，迁右武卫录事参军，与脩梁、魏史。贞观初，改殿中侍御史。时青州有男子谋逆，有司捕支党，累系填狱，诏仁师按覆。始至，悉去囚械，为具食，饮汤渖，以情讯之，坐止魁恶十余人，它悉原纵。大理少卿孙伏伽谓曰：“原雪者众，谁肯让死？就决而事变，奈何？”仁师曰：“治狱主仁恕，故谚称‘杀人刖足，亦皆有礼’。岂有知枉不申，为身谋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愿也！”及敕使覆讯，诸囚咸叩头曰：“崔公仁恕，必无枉者。”举无异辞。由是知名。迁度支郎中。尝口陈移用费数千名，太宗怪之，诏黄门侍郎杜正伦持簿，使仁师对唱，无一谬。帝奇之。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抵孔、郑旧学，请遂废。诏诸儒大议，博士以下不能诘。河间王孝恭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不经，条不合大义者奏之。玄度报罢。

迁给事中。时有司以律“反逆者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诏八坐议。咸言汉、魏、晋谋反夷三族，请改从死。仁师曰：“父子天属，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爱兄弟？”房玄龄曰：“祖有廕孙义，则孙祖亲重，而兄弟属轻。今应重者流而轻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

后密请魏王为太子，失帝旨，左迁鸿胪少卿。稍进民部侍郎。及征辽东，副韦挺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漕事。仁师以漕路回远，恐所输不时

至，以便宜发近海租赋饷军。坐运卒亡命不以闻，除名。帝还至中山，起为中书舍人、检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宫，上《清暑赋》以讽。帝称善，赐帛五十段。二十二年，迁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中书令褚遂良忌之，会有伏閤诉者，仁师不时上，帝大怒，流连州。永徽初，授简州刺史，卒。

子挹，挹子湜。湜字澄澜。少以文词称。第进士，擢累左补阙，稍迁考功员外郎。时桓彦范等当国，畏武三思槊构，引湜使阴汋其奸。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宠，湜反以彦范等计告三思，骤迁中书舍人。彦范等被徙，又说三思速杀之以绝人望。三思问谁可使者，乃进其外兄周利贞。利贞往，彦范等皆死。擢利贞御史中丞。湜附托昭容上官氏，数与宣淫于外。景龙二年，迁兵部侍郎，而挹为礼部侍郎。武德以来，父子同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郑愔同典选。纳赂遗，铨品无序，为御史李尚隐劾奏，贬江州司马。上官与安乐公主从中申护之，改襄州刺史。未几，入为尚书左丞。韦氏称制，复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立，出为华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

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镬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以湜充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死者十五。禁旧道不得行，而新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至是论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中，太平公主引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中书公。时挹以户部尚书得谢，而性贪，数为人请托以干湜。湜多不从，由是父子相失。

玄宗在东宫，数至其第申款密。湜阴附主，时人危之，为寒毛。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自悛。帝将诛萧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谏曰："上有所问，慎无隐。"湜不从。及见，对问失旨。至忠等诛，湜徙岭外。时雍州长史李晋亦坐诛，叹曰："此本湜谋，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宫人元称尝与湜谋进■于帝。追及荆州赐死，年四十三。

初，在襄州，与谯王数相问遗。王败，湜当死，赖刘幽求、张说护免。及为宰相，陷幽求岭表，密讽广州都督周利贞杀之，不克。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其猜毒诡险殆天性，虽虿虺不若也。

与弟液、澄、从兄涖并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东晋王、谢。尝曰："吾一门入仕，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哉！"故进趣不已，至于败。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尝暮出

端门，缓辔讽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润甫，尤工五言诗，湜叹，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龟龙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当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赋》以见意，词甚典丽。遇赦还，卒。子论，有吏干，乾元中为州刺史，以治行称。大历末，迁同州刺史，为黜陟使庾何所按，议者不直何，故复用为衢州刺史。德宗以旧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涤，玄宗改焉。帝在籓，与同里居。出潞州，宾友饯者止国门，而澄独从至华。及即位，宠昵甚。湜既诛，帝仍念之，用为秘书监。开元二年，欲赠其父挹吏部尚书，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礼葬，赠和州刺史。澄侍左右，与诸王不让席坐，性滑稽善辩，帝恐漏禁中语，以“慎密”字亲署笏端。累迁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县子。卒，赠兖州刺史。

列传第二十五陈杨封裴宇文郑权阎蒋姜张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子也。少封义阳王，历丹杨尹、都官尚书。入隋，久不试。大业中 ，授内史舍人，出为绛郡通守。高祖西师，以郡听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汉东郡公。与温大雅同管机秘，方禅代时，书册诰诏，皆其笔也。武德初，授黄门侍郎，判纳言，封江国公。

叔达明辩，善为容，每占奏，缙绅属目。江左士客长安，或汨滞，多荐诸朝。尝赐食，得蒲萄，不举，帝问之，对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愿归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遗乎？"因赐之，又赉物百段。贞观初，与萧瑀争殿中，坐忿谇不恭，免官。未几，居母丧，又有疾，太宗忧之，遣使禁却吊者。丧除，为遂州都督，病不拜。顷之，擢礼部尚书。始，太子建成等阋间太宗，帝惑之，叔达极意救辩，至是谓曰："武德内难，卿有谠言，故以此报。"叔达谢曰："岂独为陛下，乃社稷计耳。"后闺薄汗漫，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为护掩，授散秩归第。卒，谥曰缪。久之，赠户部尚书，更谥曰忠。

杨恭仁，隋观王雄子也。仁寿中，累迁甘州刺史，临事不苛细，徼人安之。文帝谓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叛，诏率兵经略，与玄感战破陵，败之。遂与屈突通追获贼。炀帝召见曰："比闻与贼战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决如此，朕用自愧。"苏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谓此邪。"时威及宇文述、裴蕴、裴矩参掌选事，皆受赇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恶之，出为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贼。至谯郡，为硃粲所败，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书，为化及守魏县。元宝藏执送京师，高祖素知之，授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

恭仁久乘边，习种落情伪，悉心绥慰，由葱岭以东，皆奉贡贽。就加纳言。突厥颉利率众数万猎其境，恭仁应机设拒，张疑屯虚帜示之，颉利惧而走。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讨。恭仁募趫荡，倍道进，贼不虞其来，遂克二城。纵所俘还之，众感悦，遂相与缚行威降。召拜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检校凉州诸军事。迁左卫大将军。武德末，拜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迁洛州都督。太宗劳谓曰："洛阳要重，朕子弟不为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

恭仁性冲厚，以礼自闲卫，未尝与物忤，时人方汉石庆。既贵，不以势尚人，故誉望益重。病，乞骸骨，诏以特进归第。卒，赠潭州都

督，陪葬昭陵，谥曰孝。

子思训袭爵。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从高宗幸并州。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夜邀思训与谋乱，思训不敢对。宝节惧，毒酒以进，思训死。妻诉之，流宝节岭表，至龙门，追斩之。乃诏以寘毒人者重其法。

思训孙睿交，尚长宁公主，豫诛张易之，赐实封五百户。神龙中为秘书监，贬绛州别驾。

师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阳，为王世充所拘，间归高祖，授上仪同，为备身左右。尚桂阳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贞观十年，拜侍中，参豫朝政，亲遇隆渥。性周谨，未尝语禁省事。尝曰："吾读《孔光传》，想其余风，或庶几云。"太宗数访群臣才行，师道虽有所推进，而乏甄品。久之，迁中书令。太子承乾得罪，诏与长孙无忌等杂治其狱。师道妻异姓子赵节与承乾通谋，乃微讽帝，欲活之。帝怒，罢为吏部尚书。师道起贵胄，四海人物，非所练悉，至铨署，专抑势贵亲党以远嫌，用人多违其才，不为时所称。帝亦曰："师道资性纯淑，自应无过，而实怯懦，罕更事，缓急不得其力。"从征高丽，摄中书令。军还，颇不职，改工部尚书，复为太常卿。

师道善草隶，工诗，每与有名士燕集，歌咏自适。帝见其诗，为擿讽嗟赏。后赐宴，帝曰："闻公每酣赏，捉笔赋诗，如宿构者，试为朕为之。"师道再拜，少选辄成，无所窜定，一坐嗟伏。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谥曰懿，陪葬昭陵，诏为立碑。

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嘉公主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杀。

执柔，恭仁从孙，历地官尚书。武后母，即恭仁叔父达之女。及临朝，武承嗣、攸宁相继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为宰相。"乃以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几，卒。

弟执一，亦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官右金吾卫大将军。

始，雄在隋，以同姓贵；自武德后，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宠，凡尚主者三人，女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余人。

封伦，字德彝，以字显，观州蓨人。祖隆，北齐太子太保。伦年方

少，舅卢思道曰：“是儿识略过人，当自致卿相。”隋开皇末，江南乱，内史令杨素讨之，署伦行军记室。泊海上，素召计事，伦坠水，免，易衣以见，讫不言。久乃素知，问故，谢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异其为，以从妹妻之。素营仁寿宫，表为土工监，规构鸿侈。宫成，文帝怒曰：“素殚百姓力，为吾掊怨天下。”素大惧。伦曰：“毋恐，皇后至，自当免。”明日，帝果劳素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乐，而盛饰此宫邪？”因大悦。素退问：“何料而知？”伦曰：“上节俭，故始见必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惟侈丽是好。后悦，则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负才势，多所凌藉，惟于伦降礼赏接，或与论天下事，衮衮不倦，每抚其床曰：“封郎终当据此。”荐之帝，擢内史舍人。

虞世基得幸炀帝，然不悉吏事，处可失宜。伦阴为裁画，内以谄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则寝不闻；外以峻文绳天下，有功当赏，辄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矣。宇文化及乱，持帝出宫，使伦数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伦羞缩去。化及署为内史令，从至聊城，知化及败，及结士及，得出护饷道。化及死，遂与士及来降。高祖知其谐附逆党，方切让，使就舍。伦以秘策干帝，帝悦，更拜内史舍人。迁侍郎兼内史令。

秦王讨王世充，命伦参谋军事。时兵久不决，帝欲班师，王遣伦西见帝曰：“贼地虽多，羁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阳尔，计穷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则贼势磐结，后难以图。”帝纳之。贼平，帝谓侍臣曰：“始议东讨，时多沮解者，唯秦王谓必克，伦赞其行，虽张华叶策晋武，亦何以加于是！”封平原县公，判天策府司马。初，窦建德援洛，王将趣虎牢，伦与萧瑀谏不可，至是入贺。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岂智者千虑或有失乎？”伦谢素不及。顷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亲。帝问计，群臣咸请许之可纾战。伦曰：“不然。彼有轻中国心，谓我不能战，若乘其怠击之，势必胜，胜而后和，威德两全。今虽不战，后必复来。臣以为击之便。”诏可。寻检校吏部尚书，进封赵国公，徙密国。

太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实封六百户。始，伦之归，萧瑀数荐之。及是，瑀为左仆射，每议事，伦初坚定，至帝前辄变易，由是有隙。贞观元年，遘疾，卧尚书省，帝亲临视，命尚辇送还第。卒，年六十，赠司空，谥曰明。

伦资险佞内狭，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外谨顺，居处衣服陋素，而交宫府，贿赠狼藉。然善矫饰，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

隐、刺之乱，数进忠策，太宗以为诚，横赐累万。又密言于高祖曰：“秦王恃功，颉颃太子下，若不早立，则亟图之。”情白太子曰：“为四海不顾其亲，乞羹者谓何？”及高祖议废立，伦固谏止。当时语秘无知者，卒后，事浸闻。十七年，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奸状，帝下其议百官。民部尚书唐俭等议：“伦宠极生前，而罪暴身后，所历官不可尽夺，请还赠改谥，以惩愉壬。”有诏夺司空，削食封，改谥为缪。

子言道，尚淮南长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绛州闻喜人。父讷之，为齐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长好学，有文藻智数。再补高平王文学。齐亡，不得调。隋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以母忧去职。高祖已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陈，为元帅记室。江左平，诏矩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乱，道不通，帝难其遣，矩请速进，许之。次南康，得兵数千人。是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别将围东衡州，矩与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壁，屯大庾岭，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之围，据愿长岭，又击破之，斩其帅。自南海趣广州，仲宣惧，溃去。绥集二十余州，承制署渠帅为刺史、县令。还报，帝大悦，诏升殿劳苦之。拜开府，爵闻喜县公，赐赉异等。迁累内史侍郎。时突厥强盛，都蓝与突利构难，屡犯塞，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长史。破达头可汗而万岁诛，矩功不见录。还为尚书左丞，迁吏部侍郎，名称职。

炀帝时，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矩知帝勤远略，乃访诸商胡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篇，合四十四国，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径蒲类、铁勒、突厥可汗廷，乱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龟兹、疏勒，逾葱岭，□汗、苏对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诸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硃俱波、喝般陀，亦度葱岭，涉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皆竟西海。诸国亦自有空道交通。既还，奏之。帝引内矩，问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瑰怪名宝，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经略。再迁黄门侍郎，参豫朝政。

大业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来助祭者十余国。矩遣人说高昌、伊吾等，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国谒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锦罽，奏乐歌舞，令士女盛饰纵观，亘数十里，示中国强富。后遂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遣兵出戍，岁委输巨亿万计。帝谓矩有绥怀略，擢银青光禄大夫。帝在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踵至，讽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陈端门前，曳锦縠、珥金琲者十余万，百官都人列缯

楼幔阁夹道，被服光丽。廛邸皆供帐，池酒林皪。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所在令邀饮食，相娱乐。蛮夷嗟咨，谓中国为“仙晨帝所”。天子以为诚，谓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发，矩辄先闻，非悉心奉国，畴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胁处罗入朝。帝益喜，赐貂裘、西胡珍器。从帝巡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在突厥，启民引见帝。矩因奏言：“高丽本孤竹国，周以封箕子，汉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讨久矣。方陛下时，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见启民，举国臣服，胁令入朝，可致也。请面诏其使，令归语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诛之。”帝纳焉。高丽不听命，征辽自此始。王师再临辽，皆从，以劳加右光禄大夫。时纲纪汩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贿迁，唯矩挺节无秽声，世颇称之。

矩以始毕可汗众渐盛，建请以宗女嫁叱吉设，建为南面可汗，分其势。叱吉不敢受。始毕闻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离间，但内多群胡教导之。臣闻史蜀胡悉尤有谋，幸于始毕，请杀之。”帝曰：“善。”矩因诡计召胡悉受赐，斩马邑下，报始毕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恶，今既诛之。”始毕知状，由是不朝。后帝北巡，始毕率骑十万围帝雁门，诏矩与虞世基宿朝堂待顾问。围解，从幸江都宫。时盗贼蜂结，郡县上奏不可计，矩言于帝。帝怒，遣诣京师，以疾解。俄而高祖入关，帝令虞世基问方略，矩曰：“唯愿陛下亟西，天下定矣。”

矩性勤谨，未尝忤物，见天下方乱，其待遇士尤厚，虽厮役皆得其欢。是时，卫兵数逃去，帝忧之，以问矩。矩曰：“今乘舆淹狩已二年，诸骁果皆无家，人无匹合，则不久安，臣请皆听纳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诏矩尽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将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悦，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乱，众劫矩。贼皆曰：“裴黄门无豫也。”既而众以秦王子浩为帝，诏矩为侍内，随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书右仆射，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又为窦建德所获，建德以矩隋旧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盗，非有君臣制度，矩为略制朝仪，不阅月，宪章拟王者，建德尊礼之。建德败，来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县公。累迁太子詹事、检校侍中。时突厥数盗边，高祖遣使约西突厥连和，突厥因请婚。帝曰：“彼势与我绝，缓急不为用，奈何？”矩曰：“然北虏方炽，岁苦边，若权顺许，以示外援，须我完实更议之。”帝然其计。隐太子败，余党保宫城不解。秦王遣矩谕之，乃听命。迁民部尚书。

太宗即位，疾贪吏，欲痛惩乂之，乃间遣人遗诸曹，一史受馈缣，帝怒，诏杀之。矩曰：“吏受赇，死固宜。然陛下以计绐之，因即行法，所谓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谊。”帝悦，为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

争，不面从，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识故事，见重于时。贞观元年卒，赠绛州刺史，谥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长安人。父述，为隋右卫大将军。开皇末，以述勋封新城县公。文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诏尚炀帝女南阳公主，为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丧免，起为鸿胪少卿。其兄化及谋弑逆，以主婿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

初，士及为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监，雅自款结。及从化及至黎阳，帝手书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间道走长安，通谆勤，且献金镮。帝悦曰：“我尝与士及共事，今以此献，是将来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劝归命，不从，乃与封伦诡求督饷。俄而化及败，于是济北豪杰谋起齐兵击窦建德以收河北，观形势，士及不纳，与伦等自归。帝让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人为入关计，尔得时，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罪当死，但臣往在涿郡，尝与陛下夜论世事，顷又奉所献，冀以此赎罪。”帝笑谓裴寂曰：“彼与我论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后。”时士及女弟为昭仪，有宠，由是见亲礼，授上仪同。从秦王平宋金刚，录功，复隋旧封，以宗室女妻之，迁王府骠骑将军。从讨王世充等，进爵郢国公。武德八年，权检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数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耀边鄙，每出入，盛陈兵卫，又痛折节下士。或告其反，讯无状，召为殿中监，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宽简，人皆宜之。擢右卫大将军。太宗延入閤语，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驰召。士及益自谨，其妻尝问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对。帝尝玩禁中树曰：“此嘉木也！”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乃今信然。”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将顺，虽贵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尝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阳若不省，徐啗之。其机悟率类此。后以雅旧，别封一子新城县公。久之，复为殿中监。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抚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称。好周恤亲戚故人，然过自奉养，服玩食饮必极丰侈。有司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谓恭。”乃改曰纵。

赞曰：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妖禽孽狐，当昼则伏自如，得夜乃为之祥。若伦伪行匿情，死乃暴闻，免两观之诛，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祖在魏为显家。父诚，周大将军、开封县公，讨尉迟迥，战死。善果方九岁，以死事子袭爵，家人为其幼，弗告也；及受诏，号哭不自胜。隋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年十四，为沂州刺史。累转鲁郡太守。

善果母崔，贤明晓政治，尝坐閤内听善果处决，或当理则悦，有不可，则引至床下，责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绩，号清吏。尝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炀帝赐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突厥围帝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民部尚书，从至聊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战，中流矢。神通解。俄为窦建德所获，王琮让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称衰。今以忠臣子为逆贼徇命至伤夷，谓何？"善果惭，欲自杀，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礼，乃归神通。送京师，擢太子左庶子，更封荥阳郡公。数为太子陈得失。未几，检校大理卿，兼民部尚书。奉法持正，风绩显公卿间。诏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从父兄元□亦与，时以为荣。坐事免。会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以选举失实除名。后历刑部尚书。贞观初，出为岐州刺史，以累去。复拜江州刺史，卒。

元□，字德芳，隋沛国公译之子。性察慧，爱尚文艺。以父功拜仪同，袭爵。累迁右卫将军，更封莘国公。大业末，出为文城郡守。高祖兵兴，遣将张纶西略地，攻拔其城，系致军门，释之，授太常卿。与襄武王琛使突厥，还为参旗将军。元□习军旅事，帝令教诸屯军法。刘武周将宋金刚与突厥处罗可汗犄角寇汾、晋，元□谕罢可汗兵，不听，乃进为武周援。会暴疾，其下意元□置毒，囚之。处罗死，颉利立，留帐中数年。帝既许可汗婚，元□始得还。帝劳曰："卿不辱于虏，可辈苏武、张骞矣。"拜鸿胪卿，母丧免。

会突厥提精骑数十万，身自将攻太原，诏即苫次起元□持节往劳。既至，虏以不信咎中国，元□随语折让，无所屈，徐乃数其背约，突厥愧服。因好谓颉利曰："突厥得唐地无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两不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财资，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岂若仆旗接好，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且唐有天下，约可汗为兄弟，使驿衔箠于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贻怨，自取劳苦，若何？"颉利当其言，引还。太宗赐书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约，遂使边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赐于公哉！"贞观三年，复使突厥，还言："夷狄以马羊准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内饭粟化为血，不三年必亡。"无几，突厥果败。后转左武侯大将军，坐事免。起为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

元□干敏，所至常有誉。五聘绝域，危不脱，终不自为解。然译事后母不谨，隋文帝尝赐《孝经》愧勖之；至元□亦不以孝闻，士丑其行。从孙杲，知名武后世，终天官侍郎。

权万纪，其先出天水，后徙京兆，为万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悫愿闻。万纪悻直廉约，自潮州刺史擢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万纪劾其不平，太宗按状，珪不伏。魏征奏言："房玄龄等皆大臣，所考有私，万纪在考堂无订正，今而弹发，非诚心为国者。"帝乃置之，然以为不阿贵近，繇是奖礼。万纪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贼杀其君，万世共弃，今其子乃任千牛，请斥屏以惩不轨。"帝从之。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既以言得进，颇掉罄自肆，众情懔懔。征奏："万纪等暗大体，诋讦弹射皆不实，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钓强直名，迷夺圣明，以小谋大，群下离心。如玄龄等且不得申，况疏贱之臣哉？"帝寤，徙万纪散骑常侍，而免仁发。数年，复召万纪为持书御史，即奏言："宣、饶部中可凿山冶银，岁取数百万。"帝让曰："天子所乏，嘉谋善政有益于下者。公不推贤进善，乃以利规我，欲方我汉桓、灵邪？"斥使还第。

久之，由御史中丞进尚书左丞，出为西韩州刺史。徙吴王长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齐王祐不奉法，帝素奇万纪能左右吴王者，乃徙为祐长史。祐暱比群小，万纪骤谏不入，即条过失以闻。帝遣刘德威按问，因召祐入朝。祐恐，与所嬖燕弘亮谋杀之，而万纪先引道。祐遣弘亮驰彀骑追击，斩首，殊支体，投圊中。又杀典军韦文振。文振本以校尉从帝征伐，以质谨自将，帝使事祐，典厩马，切谏不纳，辄见万纪道之，故祐内尝忿疾。万纪死，文振惧，驰去，追骑获之。祐平，赠万纪齐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户，谥曰敢，文振左武卫将军、襄阳县公，食千户。

万纪子玄初，高宗时兵部侍郎。

怀恩，万纪族孙。祖弘寿，为隋临汾司仓书佐，高祖平京师，擢太仆卿、卢国公，卒，谥曰恭。故怀恩以廕累迁尚乘奉御，袭爵。驭人安毕罗为高宗所宠，见帝，戏慢不恭，怀恩奏事，适见之，退杖四十。帝嗟赏曰："良吏也！"擢万年令。赏罚明，见恶辄取。时语曰："宁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其姿状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视。更庆、莱、卫、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长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尝过汴州，时刺史杨德干亦以严称，与怀恩名相埒。汴桥新成，立木中途，止过车者。怀恩适过之，示德干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干惭服。

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卒。

从子楚璧，为左领军卫兵曹参军。玄宗在东都，楚璧乃与李迥秀子齐损、陈仓尉卢玢、左屯营长上折冲周履济等谋反，以兄子梁山诈为襄王子，号光帝，拥营兵百余夜入官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迟明，兵斩楚璧等，传首东都，籍其家。

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万年人。父毘，为隋殿内少监，本以工艺进，故立德与弟立本皆机巧有思。武德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从平东都。迁尚衣奉御，制衮冕六服、腰舆、伞扇，咸有典法。贞观初，历将作少匠、大安县男。护治献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摄司空，营昭陵，坐弛职免。起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阳，诏立德按爽垲建离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

未几，复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摄殿中监，规筑土山，破安市城。师还，至辽泽，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筑道为桥梁，无留行。帝悦，赐予良厚。又营翠微、玉华二宫，擢工部尚书。帝崩，复摄司空，典陵事，以劳进爵大安县公。永征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留守京师，领徒四万治京城。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康。

立本，显庆中以将作大匠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县男。初，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悦之，诏坐者赋诗，而召立本侔状。閤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是时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怅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然性所好，虽被訾屈，亦不能罢也。既辅政，但以应务俗材，无宰相器。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故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复旧名，改中书令。卒，谥曰文贞。立德孙知微，曾孙用之。

知微，圣历初为豹韬卫将军。武后时，突厥默啜请和亲，后遣知微摄春官尚书，持金帛护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挟知微入寇赵、定，尊之如可汗，以示华人，自河以北萧然。朝廷以知微卖国，夷其族。知微不知，逃还。武后业已然，乃曰："恶臣疾子，赐百官甘心焉。"于是骨断脔分，非要职者不能得。子则先，以武三思婿免死。玄宗在藩时，以善割蒙宠。开元中，有司奏拟供奉，姚元崇以为则

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属，不可留京师。诏曰：“朕在外日，尝驱使，宜令供奉。”

用之，初为彭州参军，尝摄录事，一日纠愆谬不法数十事，太守以为材。后举通事舍人，累迁右卫郎将，知引驾仗。金吾将军李质升殿不解刀，呵却之，请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卫执扇登殿，用之奏三卫皆趫悍，不宜升陛迩御坐，请以宦者代，遂为故事。天宝中，女为义王玼妃。终左金吾将军。

蒋俨，常州义兴人。擢明经第，为左屯卫兵曹参军。太宗将伐高丽，募为使者，人皆惮行，俨奋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尔国敢图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请行。为莫离支所囚，以兵胁之，不屈，内窟室中。高丽平，乃得归。帝奇其节，授朝散大夫。为幽州司马，刘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状，擢会州刺史。再迁殿中少监，数陈时政病利，高宗辄优纳。进蒲州刺史，户产充夥，诉犴积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俨至，发隐禁奸，号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几，复召为太仆卿，以父讳辞官，徙太子右卫副率。

中宗在东宫，俨数争过失，不见用。自以总调护，不应谏。于是田游岩兴处士为洗马，太子所尊礼，俨诒书责之曰：“太子年鼎盛，圣道有所未尽，足下受调护之寄，居责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谈。向使不餐王粟，仆何敢议？今禄及亲矣，尚何酬塞？”游岩愧不能答。俨寻徙右卫大将军，封义兴县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旧恩赠礼部尚书。

韦弘机，京兆万年人。祖元礼，隋浙州刺史。弘机仕贞观时为左千牛胄曹参军，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叛，道梗，三年不得归。裂裾录所过诸国风俗、物产，为《西征记》。比还，太宗问外国事，即上其书。帝大悦，擢朝散大夫。累迁殿中监。显庆中，为檀州刺史，以边人陋僻，不知文儒贵，乃脩学官，画孔子、七十二子、汉晋名儒象，自为赞，敦劝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讨高丽。次滦水，会暴涨，师留三日。弘机输给资粮，军无饥，高宗善之，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赏，赐绢五十匹，曰：“后有犯，治之，毋奏。”迁司农卿。

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厄，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怨，夜烧营去。帝诏弘机嗣作，弘机令开隧左右为四便房，撙制礼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办。帝尝言：“两

都，我东西宅，然因隋宫室日仆不完，朕将更作，奈财用何？”弘机即言：“臣任司农十年，省惜常费，积三十万缗，以治宫室，可不劳而成。”帝大悦，诏兼将作、少府二官，督营缮。初作宿羽、高山等宫，徙洛中桥于长夏门，废利涉桥，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绝岸，延眺良久，叹其美，诏即其地营宫，所谓上阳者。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天子陂池台榭皆深宫复禁，不欲百姓见之，恐伤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岂爱君哉？”弘机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职，任辅弼者，则思献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杰非之。俄坐家人犯盗，劾免官。

初，东都方士硃钦遂为武后所宠，奸赃狼藉。弘机白：“钦遂假中宫驱策，依倚形势，亏紊皇明，为祸乱之渐。”帝遣中使慰谕，敕毋漏言，逐钦遂于边，后恨之。永淳中，帝幸东都，至芳桂宫，召弘机使白衣检校园苑，将复任之，为后犄而止。终检校司农少卿事。

孙岳子、景骏。景骏别传。

岳子，武后时为汝州司马，以辨治称。召授尚舍奉御，入见，后赏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问旧故，至家人皆不忘。出为太原令，以不习武固辞，忤旨，下迁宋州长史。历庐、海等州刺史，皆著风迹，恩严两施。睿宗立，召为殿中少监，恩遇尤异。窦怀贞等诛，而岳子旧与经过，为姜皎所劾，贬渠州别驾。起授陕州刺史，卒。孙皋，别有传。

姜师度，魏州魏人。擢明经，调丹陵尉、龙岗令，有清白称。神龙初，试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营田使。好兴作，始厮沟于蓟门，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并海凿平虏渠，以通饷路，罢海运，省功多。迁司农卿。出为陕州刺史。太原仓水陆运所凑，转属诸河，师度使依高为廥，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劳。拜太子詹事。

玄宗徙营州治柳城，拜营田支度脩筑使。进为河中尹。安邑盐池涸废，师度大发卒，洫引其流，置盐屯，公私收利不赀。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县，阏河以灌通灵陂，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帝幸长春宫，嘉其功，下诏褒美，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进将作大匠。左拾遗刘彤建榷天下盐铁利内之官，免贫民赋，诏户部侍郎强循与师度并假御史中丞，会诸道按察使议所以榷之之法，俄为议者沮，阁不行。卒，年七十余。

师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纷纭，不能皆便，然所就必为后世利。是时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显，时为语曰：“孝忠知仰天，师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强循字季先，凤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参军。华原无泉，人畜多□曷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号强公渠。诏书褒予甚厚。历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为政办给，不为威严，遇人尽信不疑，然当时恨其少文云。

张知謇，子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经高第，晓吏治，清介有守，公卿争为引重。调露时，知謇监察御史里行，知默左台侍御史。知謇历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严，武后降玺书存问。万岁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计，后奇其貌，诏工图之，称其兄弟容而才，谓之两绝。又门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数宠赐。知泰历益州长史、中台左丞、兵部侍郎，封陈留县公。

中宗在房州，禁察苛严。知謇与董玄质、崔敬嗣继为刺史，供儗保戴不少弛。帝复位，拜知謇左卫将军，加云麾将军，封范阳郡公；知泰御史台大夫，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渔阳郡公。伯仲华首同贵，时以为荣。知泰忤武三思，故出为并州刺史、天兵军使。终魏州刺史，谥曰定。知謇历东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将军、同华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开元时卒。

知謇敏且亮，恶请谒求进，士或不才冒位，视之若仇。每敕子孙“经不明不得举”，家法可称云。

武后革命，知泰奏置东都诸关十七所，讥敛出入。百姓惊骇，樵米踊贵，卒罢不用，议者羞薄之。

知默与监察御史王守慎、来俊臣、周兴掌诏狱，数陷大臣。守慎虽其甥，恶鞫引之暴，不得去，请度为浮屠，后许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孙禁锢，为张氏羞。

知玄子景升，知泰子景佚，开元中皆显官。

列传第二十六萧瑀

萧瑀，字时文，后梁明帝子也。九岁，封新安王。国除，以女兄为隋晋王妃 ，故入长安。瑀爱经术，善属文。性鲠急，鄙远浮华。尝以刘孝标《辩命论》诡悖不经，乃著论非之，以为："人禀天地而生而谓之命，至吉凶祸福则系诸人。今一于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顾言、诸葛颍叹曰："是足针孝标膏肓矣！"

晋王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为后，而瑀浸亲宠，频迁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感末疾，不呼医，曰："天若假吾余年，因得为遁阶矣！"后闻，责谓曰："尔亡国后不安小官，而高为怪语，罪不测。"瑀复治疾，良已。拜内史侍郎，数言事忤旨，稍见忌。

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瑀谋曰："夷俗，可贺敦与兵马事，况义成公主以帝女为之。若走一介使镌喻，宜不战而解。又众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复事辽东，故怠不肯战。愿下诏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人自奋矣。"帝从之。既而主诡辞谓突厥，果解围去。然帝素意伐辽，又衔瑀以谋擫其机，谓群臣曰："突厥何能为，瑀乘未解时乃绐恐我！"遂出瑀为河池郡守。部有钞贼万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击降之，悉捐赀畜赐有功。又击走薛举众数万。

高祖入京师，招之，挈郡自归，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秦王领右元帅，攻洛阳，署瑀府司马。武德元年迁内史令，帝委以枢管，内外百务悉关决。或引升御榻，呼曰萧郎。瑀自力孜孜，抑过绳违无所惮。上便宜，每见纳用。手诏曰："得公言，社稷所赖，朕既宝之，故赐黄金一函，公其勿辞。"

是岁，州置七职，秦王为雍州牧，以瑀为州都督。诏尝下中书，未即行，帝让其稽，瑀曰："隋季内史诏敕多违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系号令。比承一诏，必覆审，使先后不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尔，朕何忧乎？"初，瑀关内田宅悉赐勋家，至是，还给之。瑀尽以分宗族，独留庙室奉祠。王世充平，进尚书右仆射。七年，以荧惑犯右执法，避位，不许。久之，迁左仆射。

贞观初，房玄龄、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无少望，乘罅切诋，辞旨疏躁。太宗怒，废于家。俄拜特进、太子少师，复为左仆射，实封六百户。帝问瑀："朕欲长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

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纳之，始议封建。坐与陈叔达忿争御前不恭，免。岁余，起为晋州都督。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瑀谕议明辩，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驳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龄、魏征、温彦博颇裁正之，其言多黜，瑀亦不平。会玄龄等小过失，瑀即痛劾，不报，由是自失，罢为太子少傅，加特进，复为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复参预政事。

帝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废立议，顾朕挟不赏之功，于昆弟弗见容，瑀于尔时不可以利怵死惧，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无以过，然善恶太明，或有时而失。”瑀顿首谢曰：“既蒙教，又许以忠亮，虽死日，犹生年也。”魏征曰：“臣有逆众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节，主恕之以介。昔闻其言，乃今见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晋王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帝曰：“三师，以德导太子者也，礼不尊，则无所取法。”乃诏：“师入谒，太子出门迎拜，师答拜；每门，让乃入；师坐，然后坐；书前后著名，称惶恐。”瑀素贵，但中狭。每燕见，辄言：“玄龄辈朋党盗权，若胶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虽不明，宁顿懵臧否？”因为瑀晓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积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间请舍家为桑门，帝许之矣，复奏自度不能为，又足疾不入谒，帝曰：“瑀岂不得其所邪？”乃诏夺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几，复其封，加特进。卒，年七十四。遗命敛以单衣，无卜日。诏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谥曰肃，帝以其性忌，改谥贞褊。

子锐，尚襄城公主，为太常少卿。

钧，瑀从子，有才誉。永徽中，累迁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左武候属卢文操跳堞盗库财，高宗以其职主干，当自盗罪死。钧曰：“囚罪诚死，然恐天下闻，谓陛下重贷轻法，任喜怒杀人。”帝曰：“真谏议也。”诏原死。太常工为宫人通讯遗，诏杀之，且附律。钧言：“禁当有渐，虽附律，工不应死。”帝曰：“如姬窃符，朕以为戒，今不滥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远裔。终太子率更令。

子瓘，为渝州长史，居母丧，以毁卒。

钧兄子嗣业，少从炀帝后入突厥，贞观九年归，以其知虏曲折，诏领突厥众。擢累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调露中，突厥叛，嗣业与战，败绩。高宗责曰：“我不杀薛仁贵、郭待封，故使尔至此。然尔门与

我家有雅旧，故贷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伟秀，美须髯。始，娶会稽贺晦女，僚婿陆象先，宰相子，时为洛阳尉，已有名，士争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异。夏荣者善相，谓象先曰：“君后十年，贵冠人臣，然不若萧郎位高年艾，举门蕃炽。”时人不许。

神龙元年，始调洺州参军事。桓彦范为刺史，待以异礼。河北黜陟使姜师度表为判官。开元初，擢中书舍人。时崔琳、正丘、齐澣皆有名，以嵩少术学，不以辈行许也，独姚崇称其远到。历宋州刺史，迁尚书左丞。

十四年，以兵部尚书领朔方节度使。既赴军，有诏供帐饯定鼎门外，玄宗赋诗劳行。会吐蕃大将悉诸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回纥又杀凉州守将王君■，河、陇大震。帝择堪任边者，徙嵩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封兰陵县子。嵩表裴宽、郭虚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树陴坞，怀保边人。于时悉诸逻恭禄威詹诸部，吐蕃倚其健噬边，嵩乃纵反间，示疑端，赞普果诛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虏引却。会鄯州都督张志亮破贼青海西，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强弩四千与吐蕃战祁连城下，自晨斗迄晡，乃大溃，斩一将，虏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悦，授嵩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顾第一。

十七年，进兼中书令。自张说罢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遥领河西节度。在公慎密，人莫见其际。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谒，帝呼为亲家，仪物贵甚。俄封徐国公。

初，裴光庭与嵩数不协，光庭卒，帝委嵩择相，嵩推韩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惭，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厌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极，幸陛下未厌，得以乞身。有如厌臣，首领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决。弟归，夕当有诏。”俄遣高力士诏嵩曰：“朕将尔留，而君臣谊当有始有卒者。”乃授尚书右丞相，与休皆罢。是日，荆州进黄甘，帝以紫帕包赐之。擢子华给事中。

久之，进太子太师。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坐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尝以城南墅遗仙童，贬青州刺史。寻复拜太子太师。固请老，见许。嵩退，脩莳园区，优游自怡。家饶财，而华为工部

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养，年逾八十，士艳其荣。天宝八载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华，谨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宝末，为兵部侍郎。禄山乱，陷贼，逼守魏州。郭子仪攻安庆绪于相州，华间道奉表，欲举魏以应，为贼所执。会崔光远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华庇免，争来诣光远乞留，有诏即授刺史。思明反，子仪惧复失华，乃表崔光远代之，而召置军中。相州兵溃，华还朝，犹以污贼降试秘书少监。稍迁尚书右丞，擢河中晋、绛节度使。上元初，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辅国用事，求宰相，华拒之，辅国怨。会肃宗大渐，矫诏罢华为礼部尚书，引元载以代。方代宗谅暗，载助辅国，贬华为峡州司马，卒。二子：恒、悟。

复，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姻从豪汰，以服御舆马相夸，复常衣垢弊，居一室，学自力，非名士夙儒不与游，以清操显。华每叹曰："此子当兴吾宗！"推主廕为宫门郎。广德中，岁大饥，家百口，不自振，议鬻昭应墅。宰相王缙欲得之，使弟纮说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职？"复曰："鬻先人墅以济孀单，吾何用美官，使门内馁且寒乎？"缙憾之，由是废。数岁，乃历歙、池二州刺史，治状应条。迁湖南观察使。改同州刺史，岁歉，州有京畿观察使储粟，复辄发以贷人，有司劾治，诏削阶，停刺史。或吊之，复曰："苟利于人，胡责之辞！"久乃拜兵部侍郎。

普王为襄汉元帅，进复户部尚书、统军长史。旧制谓"行军长史"，德宗以复父讳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恶庳隘，欲西如凤翔依张镒。复曰："凤翔乃泚旧兵，今泚悖乱，当有同恶者。虽镒，臣畏不免。"帝曰："朕业行，留一日以验尔言！"俄而镒为李楚琳所害，于是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复尝言："艰难以来，始用宦者监军，权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机，叵使参领。"帝不听。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杨炎、卢杞妨命秽盛德，播越及兹。今阽于危，当惩乂前败。"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当宰相。"杞对上或谄谀阿匿，复厉言："杞词不正！"帝色眙，谓左右曰："复慢我。"因诏复充山南、江淮、湖南、岭南等道宣抚、安慰使。

兴元初，进门下侍郎。初，淮南陈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张镒判官韦皋杀邠、陇叛卒，不应楚琳。复还执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贵

矣，唯甄善汰恶为未明。少游位将相，首臣贼，皋名浅官下，独挺挺抗忠。如以皋代少游，则天下嘹然知逆顺之理。”帝许之。复出，中官马钦绪揖宰相刘从一，附耳语，既而从一密谂复曰：“有诏与公议向所奏，不欲李勉、卢翰闻知。”复曰：“尧、舜有‘佥曰’之言，朝廷大事尚当谋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当罢去。既曰宰相，而谋议可独避之乎？今与公行此或可，第恐浸以生常，政由是敝。”从一以闻，帝不悦。复辞疾上政事，许之。

弟升，尚郜国大长公主，肃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奸蛊事再得罪废，诸子悉逐丑地，女为皇太子妃，太子请离婚，帝衔曩忮，故复坐是检校太子左庶子，废居饶州。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复望阀高华，厉名节，不通狎流俗。及为相，临事严方，数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贬晏然，口未尝言所累。

复子湛。湛子置，咸通中位宰相，无显功，史逸其传。

俯，字思谦，恒子。贞元中，及进士第，又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拜右拾遗。元和六年，召为翰林学士，凡三年，进知制诰。会张仲方以李吉甫数调发疲天下，訾其谥，宪宗怒，逐仲方，而俯坐与善，夺学士，下除太仆少卿。皇甫镈荐为御史中丞。镈与令狐楚皆善俯，两人同辅政，数称其善，故帝待俯厚。袭徐国公。穆宗立，逐镈，议所以代者，楚荐之，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门下侍郎。

吐蕃寇泾州，调兵护边，帝因问：“兵法有必胜乎？”俯曰：“兵凶器，圣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则无震。夫以仁讨不仁，以义讨不义，先招怀，后掩袭，故有不杀厉，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胜术也。若乃以小不忍轻任干戈，师曲而敌怨，非徒不胜，又将自危，是以圣王慎于兵。”帝重其言。尝诏俯撰王承宗先铭，俯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后复，臣不忍称道其先。又辞成当有饷谢，拒之，则非朝廷抚纳意；受之，臣谊不当取。”帝善而止。

令狐楚罢执政，西川节度使王播赂权幸求宰相，俯劾播纤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许。自请罢，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罢为尚书左仆射，用播为盐铁使，后卒相，俯自谓辅政浅，固辞仆射，换吏部尚书。又避选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许。授太子少保，为同州刺史。复以少保分司东都。

性简洁，以声利为污，疾邪太甚，孤特一概，故轻去位无所藉。文宗即位，召授少师，称疾力不拜，乃还左仆射，许致仕。庄恪太子时，议选旧德，保辅东宫，复以少师召，辄上还制书，坚辞。即迁太子太傅，优诏褒尚。开成初，弟俶为楚州刺史，召见。帝曰："俯先帝贤宰相，筋力未衰，可一来，尔善道朕意。"乃以诏书并绢三百因俶致之。俯终不起，以寿卒。

母韦，贤明，治家严，俯虽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时。居丧哀毁。既老，家于洛，岁时宾客请谢，以为烦，乃舍济源墅，自放山野，优游穷年。然其居位颇介谨持法，重名器，狭于用人，每除吏，常忧不称，鲜有简拔。

穆宗初，两河底定，俯与段文昌当国，谓四方无虞，遂议大平事，以为武不可黩，劝帝偃革尚文，乃密诏天下镇兵，十之，岁限一为逃、死，不补，谓之销兵。既而籍卒逋亡，无生业，曹聚山林间为盗贼。会硃克融、王廷凑乱燕、赵，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调兵不克，乃召募市人乌合，战辄北，遂复失河朔矣。

赞曰：俯议销兵，宁不野哉！当此时，河朔虽挈地还天子，而悍卒顽夫开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于本业者也。又硃克融等客长安，饿且死，不得一官，而俯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群臣失职，一日叫呼，其从如市，幽、魏相挺，复为贼渊，可谓见豪末而不察舆薪矣。宰相非其人，祸可既乎！

仿，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进士第。除累给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尝以李璲为岭南节度使，使者已赐节，而仿封还诏书。帝方作乐，不暇命使，遣优工趋出追之，未及璲所而还。后以封敕脱误，法当罚，侍讲学士孔温裕曰："给事中驳奏，为朝廷论得失，与有司奏事不类，不应罚。"诏可。

令狐綯用李琢经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为寿州团练使，仿劾奏琢无所回，时推其直。自集贤学士拜岭南节度使。南方珍贿丛夥，不以入门。家人病，取槁梅于厨以和剂，仿知，趣市还之。

咸通初，为左散骑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门入禁中为祷祠事，数幸佛庐，广施予。仿谏，以为："天竺法割爱取灭，非帝王所尚慕。今笔梵言，口佛音，不若惩谬赏滥罚，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虽昏纵，犹嘉叹其言。后官数迁，拜义成军节度

使。滑州濒河，累岁水坏西北防，仿徙其流远去，树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书再判度支，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迁司空、兰陵县侯。时天下盗起，宦人持兵柄，仿以鲠正为权近所忌。卒，年八十。

子廪，字富侯。第进士，迁尚书郎。仿领南海，解官往侍。为人退约少合。南海多谷纸，仿敕诸子缮补残书。廪谏曰："州距京师且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必贮以囊笥，贪者伺望，得无薏苡嫌乎？"仿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广明初，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请厉止夜行以备贼谍，出太仓粟贱估以济贫民。俄迁京兆尹。田令孜养子有罪亡，击捕吏，系狱，请救踵门，廪不纳，杖杀之，内外畏詟。令孜拒黄巢，以廪为粮料使，辞疾，贬贺州司户参军事。会襄王窃据，挈族逃河朔，镇冀节度使王镕厚礼之。光化中，以给事中召，不至，卒。

遘，字得圣，置子。咸通中，擢进士第，辟节度府。入朝，拜右拾遗。与韦保衡联第，而遘姿宇秀伟，气孤峻，尝慕李德裕为人。保衡才下，诸儒靳薄之，不甚齿，独呼遘太尉，保衡憾焉。于是保衡已为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马。道三峡，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谓曰："公无恐，予为公呵御。"遘悦悟。俄谒白帝祠，见帝貌类向所睹，异之。未几，保衡死，召为礼部员外郎。乾符中，累擢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

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绵州，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贡举而得遘，及是，与鐸并位。鐸年老，尝入对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长，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长，乃鐸门生。"帝笑曰："鐸选士，朕选宰相，卿无负我！"遘顿首谢。从还京师，累拜司空，封楚国公。

遘负大节，以王佐自任。既当国，风采峭整，天子器之。时藩镇多兴于盗贼，横放莫能制，权纲濯弛。支详在徐州，引散骑常侍李损子凝吉为佐，会牙将时溥逐详而取节度，溥为饔干所毒，不死，或谗凝吉为详报仇者，溥怒杀之。损时在朝，溥即上言损连谋，请并诛。田令孜受溥金，劾损，付御史狱，中丞卢渥傅成其罪。御史王华嫉恶甚，表损不知状。令孜请移神策狱，华不奉诏，奏言："损近臣，法当死即死，独不宜取辱于宦人手。"遘即时叩延英争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损与子音问不接且数期，安得谓同谋哉？溥恃功坏天子法，请案近臣，卑侮王室，有无将之萌。今损可无罪诛，祸且及臣辈。"帝寤，止免官。当此时，令孜持禁军，权宠可炙，公卿无不附顺，唯遘未尝少下。

后令孜取安邑池盐给卫军，王重荣固争，乃徙重荣它镇，不受诏。令孜以兵讨之，重荣引沙陀拒王师。王师败，逐而西，帝惊，幸凤翔。诸节度共劾令孜生事，离间大臣。遘素恶之，与裴澈计，共召硃玫于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与沙陀等连和。令孜迫帝幸陈仓，夜出，百官不及从。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谅其心，谓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与贼肝髓流野，得复宗庙，遗老残民闻舆马音，流涕相欢。上曾不念，以诸侯勤王功为敕使之宠。今奸臣为国产怨，我奉命而来，返以为胁君。群臣报国极矣，战力殚矣，尚能垂头塌翅求生于黄门哉！丧君有君，公其图之。"遘曰："上无负天下，顾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数行下。陈仓之行，又劫于兵。公诚有忧王室意，宜还籓奉表，请天子复国，策无宜此。"玫曰："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为祸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择一王为帝，违者斩，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煴，而召遘作册，遘苦辞，玫更委郑昌图，滋恨遘。及还长安，使昌图相煴，罢遘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蘧为永乐令，往从之。帝还宫，宰相孔纬与遘雅隙，乃劾尝为伪臣，即赐死其所，实光启三年。

遘见柄任凡五期，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愎臣以济乱，身污伪署，不得其死，人为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孙。以廕起家陕州参军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选补黜陟使裴遵庆表为判官，还调万年主簿。历左右司郎中。为元载所恶，外迁袁、润等六州刺史。大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与常州萧复、豪州张镒为第一，而劭桑稼，均赋税，业徠游口，在镒、复右。迁户部侍郎、太常卿。硃泚泚反，诡姓名为张诞，匿里中，与蒋沇不浼于贼。事平，擢太子少师。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师。

赞曰：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亡，故余祉及其后裔。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列传第二十七岑虞李褚姚令狐

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人。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父之象　，仕隋为邯郸令，坐为人讼，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诣司隶理冤，辨对哀畅无所诎。众属目，命作《莲华赋》，文成，合台嗟赏，遂得直。

性沈敏，有姿仪，善文辞，多所贯综。郡举秀才，不应。萧铣僭号，召为中书侍郎，主文记。河间王孝恭平荆州，其下欲掠夺，文本说孝恭曰："自隋无道，四海救死，延颈以望真主。萧氏君臣决策归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诚纵兵剽系，恐江、岭以南，向化心沮，狼顾麕惊。不如厚抚荆州，劝未附，陈天子厚惠，谁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别驾。从击辅公祏，典檄符。进署行台考功郎中。

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颂》二篇，文致华赡。李靖复荐于帝，擢中书舍人。时颜师古为侍郎，自武德以来，诏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号善职，而敏速过之。或策令丛遽，敕吏六七人泚笔待，分口占授，成无遗意。师古以谴罢，温彦博为请帝曰："师古练时事，长于文诰，人少逮者，幸得复用。"帝曰："朕自举一人，公毋忧。"乃授文本侍郎，专典机要。封江陵县子。是时，魏王泰有宠，侈第舍，冠诸王。文本上疏，劝崇节俭，陈嫡庶分，宜有抑损。帝善之，赐帛三百段。

逾年为令，从伐辽东，事一委倚，至粮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筹不废手，由是神用顿耗，容止不常。帝忧曰："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临视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闻夜严，曰："文本死，所不忍闻。"命罢之。赠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陪葬昭陵。

始，文本贵，常自以兴孤生，居处卑，室无茵褥帏帟。事母以孝显，抚弟侄笃恩义。生平故人，虽羁贱必钧礼。帝每称其忠谨："吾亲之信之"。晋王为皇太子，大臣多兼宫官，帝欲文本兼摄，辞曰："臣守一职，犹惧其盈，不愿希恩东宫，请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诏五日一参东宫。每进见，太子答拜。始为中书令，有忧色，母问之，答曰："非勋非旧，责重位高，所以忧也。"有来庆者，辄曰："今日受吊不受贺。"或劝其营产业，文本叹曰："吾汉南一布衣，徒步入关，所望不过秘书郎、县令耳。今无汗马劳，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产业

邪？”故口未尝言家事。既任职久，赉锡丰饶，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书郎，多交轻薄，帝不悦，谓文本曰：“卿弟多过，朕将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钟念者弟也，不欲离左右。今若外出，母必忧，无此弟，是无老母也！”泣下呜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让敕，卒无过。孙羲。从子长倩。羲，字伯华，第进士，累迁太常博士。坐伯父长倩贬郴州司法参军。迁金坛令。时弟仲翔为长洲令，仲休为溧水令，皆有治绩。宰相宗楚客语本道巡察御史：“毋遗江东三岑。”乃荐羲为汜水令。武后令宰相举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羲，且言惟长倩为累，久不进。后曰：“羲诚材，何诿之拘？”即拜天官员外郎。于是，坐亲废者皆得援而进矣。俄为中书舍人。中宗时，武三思用事，敬晖欲上表削诸武封王者，众畏三思，不敢为草，独羲为之，词谊劲切，由是下迁秘书少监。进吏部侍郎。时崔湜、郑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皆以贿闻，独羲劲廉，为时议嘉仰。帝崩，诏擢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吕。睿宗立，罢为陕州刺史，再迁户部尚书。景云初，复召同三品，进侍中，封南阳郡公。初，节愍太子之难，冉祖雍诬帝及太平公主连谋，赖羲与萧至忠保护得免，羲监脩《中宗实录》，自著其事。帝见之，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下诏褒美。

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仲翔陕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侄在清要者数十人。羲叹曰：“物极则反，可以惧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谋诛，籍其家。

长倩，少孤，为文本鞠爱。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书迁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邓国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争言之。长倩惧，间亦开陈，请改皇嗣为武氏，且为周家储贰。后顺许，赐实封户五百，加特进、辅国大将军。凤阁舍人张嘉福、洛州民王庆之建请以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谓皇嗣在东宫，不宜更立，与格辅元不署，奏请切责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云经》，著革命事，后喜，始诏天下立大云寺。长倩争不可，繇是与诸武忤，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未至，召还，下狱。来俊臣胁诬长倩与辅元、欧阳通数十族谋反，斩于市，五子同赐死，发暴先墓。睿宗立，追复官爵，备礼改葬。

辅元者，汴州俊仪人。父处仁，仕隋为剡丞，与同郡王孝逸、繁师玄、靖君亮、郑祖咸、郑师善、李行简、卢协皆有名，号“陈留八俊”。辅元擢明经，累迁殿中侍御史，历御史中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诛。子遵，亦举明经第，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余年。神龙初，诉父冤，擢累赞善大夫。

辅无兄希元，洛州司法参军，同章怀太子注范晔《后汉书》者。

虞世南，越州余姚人。出继叔陈中书侍郎寄之后，故字伯施。性沉静寡欲，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余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陵自以类己，由是有名。陈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毁不胜丧。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学，遣使至其家护视，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时寄陷于陈宝应，世南虽服除，仍衣布饭蔬；寄还，乃释布啖肉。至德初，除西阳王友。陈灭，与世基入隋。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俱名重当时，故议者方晋二陆。炀帝为晋王，与秦王俊交辟之。大业中，累至秘书郎。炀帝虽爱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为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贵盛，妻妾被服拟王者，而世南躬贫约，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间杀世基，而世南抱持号诉请代，不能得，自是哀毁骨立。从至聊城，为窦建德所获，署黄门侍郎。秦王灭建德，引为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王践祚，拜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已衰老，屡乞骸骨，不听，迁太子右庶子，固辞改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南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中抗烈，论议持正。太宗尝曰："朕与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乃如此！"

贞观八年，进封县公。会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大水，帝忧之，以问世南，对曰："春秋时，梁山崩，晋侯召伯宗问焉。伯宗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以礼焉。'梁山，晋所主也，晋侯从之，故得无害。汉文帝元年，齐、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诏郡国无来贡，施惠天下，远近洽穆，亦不为灾。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坐。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庙。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为怪耳。今蛇见山泽，适其所居。又山东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狱枉系，宜省录累囚，庶几或当天意。"帝然之，于是遣使赈饥民，申挺狱讼，多所原赦。后星孛虚、危，历氐，余百日，帝访群臣。世南曰："昔齐景公时，彗见，公问晏婴，婴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戒耳。'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灭。臣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慎终于初，彗虽见，犹未足忧。"帝曰："诚然，吾良无景公之过，但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谓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吾若，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上天见变，其为是乎？秦始皇划除六国，隋炀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骄败，吾何得不戒邪？"

高祖崩，诏山陵一准汉长陵故事，厚送终礼，于是程役峻暴，人力

告弊。世南谏曰：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显以荣其亲，然高坟厚陇，宝具珍物，适所以累之也。圣人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为长久计。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刘向上书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纟宁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汉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之一以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方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为盗之用，甚无谓也。

魏文帝为寿陵，作终制曰："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寝殿、园邑，棺□郭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者，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此制，可谓达于事矣。

陛下之德，尧、舜所不逮，而俯与秦、汉君同为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为丘陇如此，其中虽不藏珍宝，后世岂及信乎？臣愚以为霸陵因山不起坟，自然高显。今所卜地势即平，宜依周制为三仞之坟，明器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事讫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庙，为子孙万世法，岂不美乎！

书奏，未报。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今以数月之程，课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不亦劳矣。汉家大郡，户至五十万，今人众不逮往时，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时议者颇言宜奉遗诏，于是稍稍裁抑。

帝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赐帛五十匹。帝数出畋猎，世南以为言，皆蒙嘉纳。尝命写《列女传》于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无一字谬。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世南始学书于浮屠智永，究其法，为世秘爱。

十二年，致仕，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如故，禄赐防閤视京官职事者。卒，年八十一，诏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帝手诏魏王泰曰："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将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灵坐焚之。后数岁，梦进谠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

子昶，终工部侍郎。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赵以"百药"名之。七岁能属文，父友陆乂等共读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语，叹不得其事。百药进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预谓在琅邪。"客大惊，号奇童。引廕补三卫长。乃性疏悦，喜剧饮。开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学士。被谗，辄谢病去。十九年，召见仁寿宫，袭父爵安平公。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爱其才，署礼部员外郎。奉诏定五礼、律令、阴阳书。

初，以疾去舍人也，炀帝在扬州，召不赴，衔之。及即位，夺爵，为桂州司马。官废，还乡里。大业九年，戍会稽，管崇乱，城守有功，帝顾其名谓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丑处。"乃授建安郡丞。至乌程，江都难作，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更相灭，百药转侧寇乱中，数被伪署，危得不死。会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药劝朝京师，既至历阳，中悔，欲杀之，饮以石灰酒，因大利，濒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诒书辅公祏使杀之，为王雄诞保护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谓帝："百药与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与公祏书，乃解，犹贬泾州司户。

太宗至泾州，召与语，悦之。贞观元年，拜中书舍人，封安平县男。明年，除礼部侍郎。时议裂土与子弟功臣，百药上《封建论》，理据详切，帝纳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数戏媟无度，乃作《赞道赋》以讽。它日，帝曰："朕见卿赋，述古储贰事，劝励甚详，向任卿，固所望耳！"赐彩三百段。迁散骑常侍，进左庶子、宗正卿，爵为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尝与偕赋《帝京篇》，叹其工，手诏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谥曰康。

百药，名臣子，才行世显，为天下推重。侍父母丧还乡，徒跣数千里。服虽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奖荐后进，得俸禄与亲党共之。翰藻沈郁，诗尤其所长，樵厮皆能讽之。所撰《齐史》行于时。

子安期。安期亦七岁属文。父贬桂州，遇盗，将加以刃，安期跪泣请代，盗哀释之。贞观初，为符玺郎。累除主客员外郎。高宗即位，迁中书舍人、司列少常伯，数豫决国事。帝屡责侍臣以不能进贤，众不敢对。安期进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广，不为无贤。比见公卿有所荐进，皆劾为朋党，滞抑者未申，而主荐者已訾，所以人人争噤默以避嚣谤。若陛下忘其亲仇，旷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谗毁路，其谁敢不竭忠以闻上乎？"帝纳之。寻检校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卒，谥曰烈。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诰，孙羲仲，又为中书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陈间。亮少警敏，博见图史，一经目辄志于心。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语，异之。后主召见，使赋诗，江总诸词人在席，皆服其工。累迁为尚书殿中侍郎。入隋，为东宫学士，迁太常博士。炀帝议改宗庙之制，亮请依古七庙，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则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从迭毁。未及行，坐与杨玄感善，炀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贬西海司户。时博士潘徽贬威定主簿，亮与俱至陇山。徽死，为敛瘗，人皆义之。

后为薛举黄门侍郎。举灭，秦王谓曰："寡人受命而来，嘉于得贤。公久事无道君，得无劳乎？"亮顿首曰："举不知天命，抗王师，今十万众兵加其颈，大王释不诛，岂独亮蒙更生邪？"王悦，赐乘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学。高祖猎，亲格虎，亮恳愊致谏，帝礼纳其言。王每征伐，亮在军中，尝预秘谋，有裨辅之益。贞观中累迁散骑常侍，封阳翟县侯，老于家。

太宗征辽，子遂良从，诏亮曰："畴日师旅，卿未尝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俯仰岁月，且三十载，眷言及此，我劳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于朕耳。善居加食。"帝顿首谢。及寝疾，帝遣医、中使候问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赠太常卿，陪葬昭陵，谥曰康。遂良自有传。

初，武德四年，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寇乱稍平，乃乡儒，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于是下教，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参军事李守素、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

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并以本官为学士。七年，收卒，复召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凡分三番递宿于閤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无常礼之间。命阎立本图象，使亮为之赞，题名字爵里，号“十八学士”，藏之书府，以章礼贤之重。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问，谓之“登瀛洲”。

刘孝孙者，荆州人。祖贞，周石台太守。孝孙少知名。大业末，为王世充弟杞王辩行台郎中。辩降，众引去，独孝孙攀援号恸，送于郊。贞观六年，迁著作佐郎、吴王友。历谘议参军。迁太子洗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陇西人。世居郑州。仕隋为齐王府属。李密据洛口，署记室。密败，为王世充所执，众惧不能寐，独玄道曰：“死生有命，忧能了乎？”寝甚安。及见世充，辞色不挠，释缚，为著作佐郎。东都平，为秦王府主簿。贞观初，累迁给事中，姑臧县男。出为幽州长史，佐都督王君廓，专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义裁纠之。尝遗玄道婢，乃良家子为所掠，遣去不纳，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书房玄龄，玄龄本甥也。君廓发其书，不识草字，疑以谋己，遂反。坐是流嶲州，未几，擢常州刺史，风绩清简，下诏褒美，赐缯帛。久之，致仕，加银青光禄大夫，以禄归第，卒。

李守素者，赵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仓曹参军，通氏姓学，世号“肉谱”。虞世南与论人物，始言江左、山东，尚相酬对；至北地，则笑而不答，叹曰：“肉谱定可畏。”许敬宗曰：“仓曹此名，岂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升通经，时称‘五经笥’，今以仓曹为‘人物志’，可乎？”时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谱学，守素所论，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陈吏部尚书察之子。陈亡，察自吴兴迁京兆，遂为万年人。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寡嗜欲，惟一于学，未尝问家人生赀。

仕陈会稽王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事，以父丧免。服除，补河间郡司法书佐。初，察在陈，尝脩梁、陈二史，未就，死，以属思廉，故思廉表父遗言，有诏听续。炀帝又诏与起居舍人崔祖浚脩《区宇图志》。迁代王侍读。高祖定京师，府僚皆奔亡，独思廉侍王，兵将升殿，思廉厉声曰：“唐公起义，本安王室，若等不宜无礼于王。”众眙却，布列阶下。帝义之，听扶王至顺阳閤，泣辞去。观者叹曰：“仁者有勇，谓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学。王讨徐圆朗，尝语隋事，慨然叹

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节，古所难者。”时思廉在洛阳，遣使遗物三百段，致书曰：“景想节义，故有是赠。”

王为皇太子，迁洗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诏与魏征共撰《梁》、《陈书》，思廉采谢炅、顾野王等诸家言，推究综括，为梁、陈二家史，以卒父业。赐杂彩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许密以闻，思廉亦展尽无所讳。帝幸九成宫，思廉以为“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事，非尧、舜、禹、汤所为”。帝谕曰：“朕尝苦气疾，热即顿剧，岂为游赏者乎？”赐帛五十匹，拜散骑常侍、丰城县男。卒，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

孙□。

赞曰：隋炀帝失德，高祖总豪英，兴北方，鼓行入关，举京师，轰若震霆。思廉以诸生侍孱王，奋然陈大义，挫虓虎而夺之气，勇夫悍心，褫骇自却，不敢加无礼于其君。诚使有国家者举不失义，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字令璋，少孤，抚昆媦友爱。力学，才辩掞迈。永徽中，举明经第，补太子宫门郎。以论撰劳，进秘书郎。稍迁中书舍人，封吴兴县男。武后时，擢夏官侍郎。坐从弟敬节叛，贬桂州长史。后方以符瑞自神，□取山川草树名有“武”字者，以为上应国姓，裒类以闻。后大悦，拜检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永徽后，左右史唯对仗承旨，仗下谋议不得闻。□以帝王谟训不可阙纪，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责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授史官。从之。时政有记自□始。坐事，降司宾少卿。延载初，拜纳言，有司以□族犯法，不可为侍臣者，□曰：“王敦犯顺，导典枢机；嵇康被戮，绍以忠死。是能为累乎？”后曰：“此朕意，卿无恤浮言。”

证圣初，加秋官尚书。明堂火，后欲避正殿，应天变。□奏：“此人火，非天灾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汉业昌。且弥勒成佛，七宝台须臾散坏。圣人之道，随物示化，况明堂布政之宫，非宗庙，不宜避正殿，贬常礼。”左拾遗刘承庆曰：“明堂所以宗祀，为天所焚，当侧身思过，振除前犯。”□挟前语以倾后意。后乃更御端门，大酺，燕群臣，与相娱乐，遂造天枢著己功德，命□为使，董督之。功费浩广，见金不足，乃敛天下农器并铸。以功赐爵一级。后封嵩山，诏□总知仪注，为封禅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护作，加银青光禄大夫。大食使者献师子，□曰：“是兽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陛下鹰犬且不蓄，

而厚资养猛兽哉！”有诏大食停献。时九鼎成，后欲用黄金涂之。□奏：“鼎者，神器，贵质朴，不待外饰。臣观其上先有五采杂眲，岂待涂金为符曜耶？”后乃止。

契丹李尽忠盗塞，副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使。坐累，下迁益州长史。始，蜀吏贪暴，□擿发之，无所容贷。后闻，降玺诏慰劳，因谓左右曰：“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尽清者难，唯□为兼之。”新都丞硃待辟坐赃应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谋杀□，据剑南。有密告后者，诏□穷按。□深探其狱，迹疑似皆捕逮，株党牵联数千人。狱具，后遣洛州长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献可覆视，无所翻，坐没入五十余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噪。监察御史袁恕己劾奏□狱不平，有诏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书。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赠越州都督，谥曰成。

弟班。班笃学有立志，擢明经。历六州刺史，政皆有绩，数被褒赐，累封宣城郡公。迁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时节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书谏。

其一曰：“臣闻贾谊称‘选天下端士，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见内置作坊，诸工伎得入宫闱之内、禁卫之所，或言语内出，或事状外通，小人无知，因为诈伪，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宫内造作付所司。”

其二曰：“汉文帝身弋绨，足草舄。齐高帝阑槛用铜者，皆易以铁。经侯带玉具剑、环佩以过魏太子，太子不视。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宝也。’经侯委剑佩去，杜门不出。夫圣贤以简素为贵，皇王以菲薄为德，惟殿下留心恭俭，损省玩好，以训天下。”

其三曰：“前世东宫门閤，往来皆有簿籍。殿下时有所须，唯门司宣令，奸伪乘之，因缘增损。近吕升之乃代署宣敕，赖殿下纠发其奸。以后墨令及覆事，并请内印画署，冀免诈缪。”

其四曰：“圣人不专其德，贤智必有所师。今司经无学士，供奉无侍读。宜视膳时奏请其人，俾奉讲劝。夫经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谙识成败，斯急务也。”太子虽称善，不能用其言。及败，索宫中，得班谏书，

中宗嘉叹。时宫臣皆得罪，独班擢右散骑常侍，迁秘书监。睿宗立，拜户部尚书。所历定州刺史、尚书官，皆与□相继云。卒，年七十四。

始，曾祖察尝撰《汉书训纂》，而后之注《汉书》者，多窃取其义为己说，班著《绍训》以发明旧义云。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父熙，隋鸿胪卿。其先乃炖煌右姓。德棻博贯文史。大业末，为药城长，属乱，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起兵，立总管府，署德棻府记室。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初，为起居舍人，迁秘书丞。帝尝问："丈夫冠，妇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对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晋之将亡，君弱臣强，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严，衣裳随亦变改。此近事验也。"帝然之。

方是时，大乱后，经藉亡散，秘书湮缺，德棻始请帝重购求天下遗书，置吏称录。不数年，图典略备。又建言："近代无正史，梁、陈、齐文籍犹可据，至周、隋事多脱损。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冯；一易世，事皆汩暗，无所掇拾。陛下受禅于隋，隋承周，二祖功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帝谓然。于是诏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主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主隋，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秘书丞魏征主齐，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文学姚思廉主陈，侍中陈叔达、大史令庾俭及德棻主周。整振论譔，多历年不能就，罢之。

贞观三年，复诏撰定。议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书为已详，惟五家史当立。德棻更与秘书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次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次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陈二史，秘书监魏征次隋史，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脩撰之原，自德棻发之，书成，赐绢四百匹。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累进爵彭城县子。转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废，坐除名为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会修晋家史，房玄龄奏起之。预柬凡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除秘书少监。

永徽初，复为礼部侍郎、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迁太常卿。高宗尝召宰相及弘文学士坐中华殿，问："何脩而王？若而霸？又当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纯用德而王，秦专刑而霸，至汉杂用之，魏、晋以降，王霸两失。若用之，王为先，而莫难焉。"帝曰："今兹何为而要？"对曰："古者为政，清心简事为本。今天

下无虞，年谷丰衍，惟薄赋敛、省征役为要。”又问禹、汤、桀、纣所以兴亡，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谏者，造砲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悦，厚赐以答其言。迁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爵为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谥曰宪。

时又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皆以史学称当世。

邓世隆者，相州人。隋大业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阳，引为宾客。秦王攻洛阳，遗书谕太，世隆报书夸慢。洛阳平，亡命，变姓名，号隐玄先生，栖白鹿山。贞观初，召授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顗、庾安礼、敬播俱为修史学士。世隆内负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龄谕曰：“尔为太作书，各忠其主耳。我为天子，尚甘心匹夫邪？毋有后疑！”改著作佐郎，历卫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天格赡丽，意悟冲迈。十三年，世隆上疏，请加集录，帝谦不许。终著作郎。

顾胤，苏州吴人。父览，仕隋秘书学士。胤，永徽中累迁起居郎，兼脩国史，以撰《太宗实录》劳，加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论次国史，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终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时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虽不举哀，然朕以股肱，特废视事一日。”

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脩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初，延寿父太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

延寿既数与论譔，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迁符玺郎，兼脩国史，卒。

尝撰《太宗政典》，调露中，高宗观之，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阁，仍别录以赐皇太子云。

李仁实，魏州顿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论》、《通历》等书，行于时。

峘，德棻五世孙。天宝末，及进士第。遇禄山乱，去隐南山豹林谷。杨绾微时，数从之游，而峘博学有口辩。绾为礼部侍郎，脩国史，荐峘，自华原尉拜右拾遗，兼史职。累迁起居舍人。撰《玄宗实录》，属《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诏策，备一朝之遗。自开元、天宝间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称良史。大历中，以刑部员外郎判南曹。迁司封郎中，知制诰，兼史馆脩撰。德宗立，诏元陵制度务极优厚，当竭帑藏奉用度。峘谏曰："臣伏读汉刘向论山陵之诫，良史咨欷。何者？圣贤勤俭，不作无益。昔舜葬苍梧，弗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毕陌，无丘垅处；汉文葬霸陵，不起山坟。禹非不忠，启非不顺，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亲，皆以俭觳为无穷计。宋文公厚葬，《春秋》书华元为不臣；桓魋为石□郭，夫子以为不如速朽。由是观之，有德者葬薄，无德者葬厚，章章可见。陛下仁孝切于圣心，然尊亲之义贵合于礼。先帝遗诏，送终之制，一用俭约，不得以金银缘饰。陛下奉先志，无违物，若务优厚，是咈顾命，盩经谊，臣窃惧之。今赦令甫下，诸条未出，望速诏有司从遗制便。"诏答曰："朕顷议山陵，荒哀迷谬，以违先旨。卿引据典礼，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遗君亲于患。敢不闻义而从，奉以终始？虽古遗直，何以加焉！"

峘在吏部，因尚书刘晏力。时杨炎为侍郎，故峘内德晏，至分阙，以善阙奉晏，恶阙与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为礼部侍郎，炎执政，不为憾。炎出故宰相杜鸿渐门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托峘，峘谢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识。"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从之负陛下，不从则害臣。"帝以诘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奸人，无可奈何！"欲杀之，炎苦救解，乃贬衡州别驾。迁刺史。李泌执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复为脩撰。

性愎且介，人人与为怨。孔述睿同脩史，峘忿细故，数侵之，述睿长者，无所校。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户口为己最，窦参素恶之，贬吉州别驾，稍迁刺史。齐映为江西观察使，按部及州。峘轻映后出先至宰相，今虽属刺史，自挟所以过映者，至迎谒，颇怏怏。以语其妻，妻曰："君自视何如人，以白头走小生前。君不以比见映，虽黜死，我无憾。"映至，峘入谒，从容步进，不袜首属戎器，映以为恨。去至府，摘峘举奏前刺史过失无状，不宜按部，贬衢州别驾。刺史田敦，峘门生也，与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赒给之。在衢十年，顺宗立，以秘书少监召，未至，卒。

初，受诏撰《代宗实录》，未就，会贬，诏听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太仆丞丕献之。以劳赠工部尚书。

赞曰："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渙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列传第二十八苏世长（良嗣弁）韦云起孙伏伽张玄素

苏世长，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后魏通直散骑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县侯。世长十余岁　　，上书周武帝，帝异其幼，问读何书，对“治《孝经》、《论语》”。帝曰：“何言可道？”答曰：“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学虎门馆。父死王事，有诏袭爵，世长号踊不自胜，帝爽然改容。

入隋，为长安令，数条上便宜。大业末，为都水少监，督漕上江。会炀帝被弑，发丧，恸闻行路。更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与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将豆卢行褒戍襄阳，高祖与之旧，数遣使者谕降，辄杀之。

洛阳平，始与弘烈归，帝诛褒而诮世长，顿首谢曰：“古帝王受命，以此逐鹿，一人得禽，万夫敛手。岂有获鹿后忿同猎者，问争肉罪邪？今陛下应天顺民，安可忘管仲、雍齿事？且武功旧人，乱离以来，死亡略尽，唯臣得见太平。若杀之，是绝其类。”帝笑释之。授玉山屯监。引见玄武门，与语平生，调之曰：“卿自谓佞邪，直邪？”对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为背贼归我？”对曰：“洛阳平，天下为一，臣智穷力屈，乃归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据汉南，尚为勍敌。”帝大笑，嘲曰：“何名长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长曰：“名长意短，诚如圣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侯之；臣举山南以归，唯蒙屯监。”帝悦，拜谏议大夫。

从猎泾阳，大获。帝入旌门，诧左右曰：“今日畋，乐乎？”世长曰：“陛下废万机，事游猎，不满十旬，未为乐也。”帝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邪？”曰：“为臣计则狂，为陛下计忠矣。”时武功、郿新经突厥寇掠，乡聚凋虚，帝将遂猎武功，世长谏曰：“突厥向盗劫人，陛下救恤之言未出口，又猎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听。侍宴披香殿，酒酣，进曰：“此炀帝作邪？何雕丽底此！”帝曰：“卿好谏似直，然诈也。岂不知此殿我所营，乃诡云炀帝邪？”对曰：“臣但见倾宫、鹿台，非受命圣人所为者。陛下武功旧第，才蔽风雨，时以为足。今天下厌隋之侈，以归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复朴素。今乃即其宫加雕饰焉，欲易其乱，得乎？”帝咨重其言。历陕州长史、天策府军谘祭酒，引为学士。贞观初，使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屈，拒却赂遗，朝廷壮之。出为巴州刺史，舟败，溺死。

世长有机辩，浅于学，嗜酒，简率无威仪。初在陕，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挞于廛，五伯疾其诡，鞭之流血，世长不胜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时为周王府司马，王年少不法，良嗣数谏王，以法绳府官不职者，甚见尊惮。帝异之，选荆州长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将莳上苑，宦者所过纵暴，至荆，良嗣囚之，上书言状。帝下诏慰奖，取竹弃之。徙雍州。时关内饥，人相食，良嗣政上严，每盗发，三日内必擒，号称神明。

垂拱初，迁冬官尚书，拜纳言，封温国公，留守西京，赏遇尤渥。尚方监裴匪躬案诸苑，建言鬻果蔬，储利佐公上。良嗣曰："公仪休一诸侯相，拔葵去织，未闻天子卖果蔬与人争利。"遂止。迁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遇薛怀义于朝，怀义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闻之，戒曰："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毋犯之。"载初元年，罢左相，加特进，仍知政事。与韦方质素不平，方质坐事诛，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谢不能兴，舆还第，卒，年八十五。诏百官往吊，赠开府仪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为洛州长史，坐僚婿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谢，良嗣色泰定，曰："初不闻有累。"在荆州时，州有河东寺，本萧詧为兄河东王所建，良嗣曰："江、汉间何与河东乎？"奏易之，而当世恨其少学云。

子践言，官太常丞，为酷吏所陷，死岭南，削父爵，没其家。神龙元年，复赠司空，以践言子务元袭爵，终邠王府长史。

从孙弁，字元容，擢进士，调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县令计事在府，官属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肃宗幸灵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斩以徇。诸君知之乎？"众乃定。车驾至，储偫毕给，帝嘉之，试大理司直。硃泚平，进监察御史，擢累仓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龄死，帝召弁见延英，赐紫衣金鱼，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学术，吏事精明，承延龄后，平赋缓役，略烦苛，人赖其宽。

久之，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旧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窦参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辄就旧著，有司疑诘，绐曰："我已白宰相，复旧班。"殿中侍御史邹儒立劾

奏，待罪金吾，有诏原罪。坐前以腐粟给边，贬汀州司户参军。是时，兄衮为赞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参军，以弁故，贬衮永州，冕信州司户参军。衮年老，瞑不能视，帝闵之，听还。又有称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衮以老先还，重追冕。更问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绍之兄纾、韩皋之兄群对。帝乃擢纾右补阙，群考功员外郎，冕遂不复用。数年，起弁为滁州刺史，卒。

弁聚书至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将。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县有逋米，断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万斛，人亡数在，弁奏请出以贷贫民，至秋而偿，诏可。当时讥其罔君云。

韦云起，京兆万年人。隋开皇中，以明经补符玺直长。尝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时兵部侍郎柳述侍，云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尝更事，特缘主婿私，握兵要，议者谓陛下官不择贤，此不便者。"帝顾述曰："云起言，而药石也，可师之。"仁寿初，诏百官举所知，述举云起通事舍人。大业初，改谒者。建言："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附下罔上，为朋党。不抑其端，必乱政。"因条陈奸状。炀帝属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等皆坐免。

会契丹寇营州，诏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以二万骑受节度。云起使离为二十屯，屯相联络，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马。"三喻五复之。既而纥斤一人犯令，即斩以徇。于是突厥酋长入谒者，皆膝而进，莫敢仰视。始，契丹事突厥无间，且不虞云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绐云诣柳城与高丽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斩。契丹不疑。因引而南，过贼营百里，夜还阵，以迟明掩击之，获契丹男女四万，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男子悉杀之，以余众还。帝大喜，会百官于廷，曰："云起将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师，有文武才，朕自举之。"拜治书御史。因劾奏："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怙宠妨命，四方有变不以闻，闻不以实。朝议少贼，不多发兵，官兵少，贼众，数见败北，贼气日张。请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訾大臣，毁朝政，所言不情。"贬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请告归。

高祖入关，上谒长乐宫，授司农卿、阳城县公。武德初，进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时议讨王世充，云起上言："京师初平，人未坚附，百姓流离，仍岁无年。盩厔〗司竹、蓝田谷口，盗贼群屯。京都椎剽，乘夜窃发。重以梁师都嫁情北胡，阴计内钞，为腹心患。释此不图，而窥兵函、洛，奸人乘虚，一旦有变，祸且不细。臣愚以为不若戢兵务农，须关中妥安，士气余饱，然议讨伐，一举可定。"从之。

会突厥入寇，诏总豳、宁以北九州兵御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台兵部尚书。时仆射窦轨数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众，云起数持掣，轨宣言云起通贼营私，由是始隙。云起弟庆俭、庆嗣事隐太子。太子死，诏轨息驰驿报。轨疑云起有变，阴设备，乃告之。云起不信，曰："诏安在？"轨曰："公建成党，今不奉诏，反明矣。"遂杀之。初，云起师太学博士王颇，每叹曰："韦生识悟，富贵可自致；然疾恶甚，恐不得死。"讫如言。

孙方质，光宅初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地官尚书。尝属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质据床自若。或曰："倨见权贵，且速祸。"答曰："吉凶命也，丈夫岂能折节近戚以苟免邪？"俄为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没其家。神龙初，复官爵。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劳补万年县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

其一：臣闻"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闻其过也。方自谓功德盛五帝、迈三王，穷侈极欲，使天下士肝脑涂地，户口殚耗、盗贼日滋。当时非无直言之臣，卒不闻悟者，君不受谏，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开不讳之路，官贤授能，赏罚时当，人人乐业，谁能摇乱者乎？陛下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跬，大业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难也。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凡搜狩当顺四时，不可妄动。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献鹞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丞张安道献弓矢，并被赉赏。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岂少此物哉？

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传曰："放郑声，远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请并废之，以复雅正。

其三：臣闻"性相近，习相远"。今皇太子诸王左右执事，不可不择。大抵不义无赖及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拾遗补阙，决不能也。泛观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愿选贤才，澄僚友之选。

帝大悦，即诏："周、隋之晚，忠臣结舌，是谓一言丧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与天道，然冀弼谐以辅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伏伽至

诚慷慨，据义恳切，指朕失无所讳。其以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初，帝受禅，伏伽最先谏，帝欲尽下情，故不次见拔，以示群臣。

是时，军兴赋敛重，伏伽数请厘损。帝语裴寂曰：“隋为无道，主骄于上，臣谄于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宁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乱责武臣，守成责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虚心尽下，冀闻嘉言。若李纲、孙伏伽，可谓谊臣矣。俯首噤默，岂朕所望哉？”

东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责贼支党，悉流徙恶地。伏伽谏曰：“臣闻王者无戏言，《书》称‘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诏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与天下更新辞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后乃欲流徙。《书》曰：‘歼厥渠魁，胁办从罔治。’渠魁尚免，胁办从何辜？且蹠狗吠尧，吠非其主。今与陛下结发雅故，往为贼臣，彼岂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来，何始无君，然止称尧、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难得也。昔天下未平，容应机制变。今四方已定，设法须与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须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为无信，欲人之信，岂可得哉？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臣愚以为贼党于赦当免者，虽甚无状，宜一切加原，则天下幸甚。”又表置谏官。帝皆钦纳。

太宗即位，封乐安县男，迁大理少卿。帝数出驰射，伏伽谏曰：“臣闻天子之居，禁卫九重，出也警，入也跸，非直尊其居处，为社稷生人计也。比闻陛下走马射帖，娱悦群臣，殆非所以导养圣躬、垂宪后代，此直少年诸王务耳，安得既为天子，尚行之乎？窃为陛下不取。”帝悦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后坐奏囚失，免官。起为刑部郎中。累迁大理卿。时司农市木橦，倍直与民，右丞韦悰劾吏隐没，事下大理讯鞫。伏伽曰：“缘官市贵，故民直贱。臣见司农识大体，不见其罪。”帝悟，顾悰曰：“卿不逮伏伽远矣。”久之，出为陕州刺史，致仕。显庆三年卒。

始，伏伽拜御史时，先被内旨，而制未出，归卧于家，无喜色。顷之，御史造门，子弟惊白，伏伽徐起见之。时人称其有量，以比顾雍云。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仕隋，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陷景城，执将杀之，邑人千余号泣请代，曰：“此清吏，杀之是无天也。大王即定天下，无使善人解体。”建德命释缚，署治书侍御史，不拜。闻江都已弑，始为建德黄门侍郎。贼平，授景州录事参军。

太宗即位，问以政，对曰：“自古未有如隋乱者，得非君自专、法日乱乎？且万乘之尊，身决庶务，日断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万机，积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贤右能，使百司善职，则高居深拱，畴敢犯之？隋末盗起，争天下者不十数，余皆保城邑以须有道听命，是欲背上怙乱者果鲜，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乱也。以陛下圣神，迹所以危，鉴所以亡，日慎一日，虽尧、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迁给事中。

贞观四年，诏发卒治洛阳宫乾阳殿，且东幸。玄素上书曰：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余，夷六国，统壹尊，将贻之万世，及子而亡者，殚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胜，唯当务俭约，薄赋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

今东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当营构，科调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天下翕然，一口颂歌。岂有初恶侈靡而后好雕丽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务，徒焉虚费。今国储无兼年，又兴别都之役，以产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赋殚空，虽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营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汉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胜不及关内，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为日尚浅，讵可东巡以摇人心？五不可也。

臣尝见隋家造殿，伐木于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铁为毂，行不数里，毂辄坏，别数百人赍毂自随，终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揆其余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残创之人，袭亡国弊，臣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

帝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同归于乱。臣闻东都始平，太上皇诏宫室过度者焚之，陛下谓瓦木可用，请赐贫人，事虽不从，天下称为盛德，今复度而宫之，是隋役又兴。不五六年间，一舍一取，天下谓何？”帝顾房玄龄曰：“洛阳朝贡天下中，朕营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后必往，虽露坐，庸何苦？”即诏罢役，赐彩二百匹。魏征名梗挺，闻玄秦言，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历太子少詹事，迁右庶子。时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悦学。玄素上书曰：

天道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弃之。古者田三驱，非以教杀，除民害也。今反以猎为娱，行之无常，不损盛德哉？《传》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然则探道在学古，学古在师训。孔颖达奉诏讲劝，宜数逮问，裨万分。博选贤杰，朝夕侍左右，与相规摩。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则善美矣。

夫在人上者常求为善也，然性不胜情，耽惑成乱，下有谀言，君道乃亏。古人有云：“勿以恶小不去，善小不为。”祸福之来，皆根于初，护终若始，犹惧其替，始不护焉，终将安归？

太子不纳。又上书曰：

周公资圣人，而握沐吐飧，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质天就，尚须学以表饰之。孔颖达、赵弘智皆宿德钜髦，兼识政机，望数召见，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虫小技，正可间召，代博弈，不宜屡也。骑射畋游，亵戏酣歌，悦耳目，移情灵，不可以御。夫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败德之原，实在于此。

帝知数财正太子，频擢至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

太子久不见宾友，玄素曰：“宫中所见止妇人，不知如樊姬等可与益圣德者几何？若无之，即便诐艳嬖，何足顾哉！上惟东宫之重，高署贤才为寮佐，今乃不得进见，将何以朝纳诲、夕补遗哉？太子讳其切，夜遣户奴以骑槅狙击，危脱死。尝闻宫中击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对玄素破之。既不悛，丑德日闻。玄素不能已，上书曰：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书传所载或过，臣请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东，庳宫陋食以安海内，而太子赟有秽德，乌丸轨以闻，帝慈仁不忍废。及践祚，狂暴日炽，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资，虽无大功于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赖。勇为太子，骄肆败度，今宫中山池，殿下所亲见者也。当是时，自谓有太山之安，讵知壬臣敢进其说哉？向使动静有常，进止有度，亲君子，疏小人，黜浮华，守恭俭，虽有离间，乌能致慈父之隙哉？盖积德弗纯，令问不著，一遭谗，遂成其祸。

今上以殿下父子亲，故所资用不为限节，然诏未六旬，而用逾七万，骄奢亡艺，孰有过此？龙楼、望苑，为工匠之肆，既阙视膳问安之宜，又无悦学好道之实。上违君父慈训之方，下有因缘戮辱之罪。所施

与者，不游手杂色，则图画雕镂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内隐密者，尚可胜计哉？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脩，臣谓宜数进召，以广徽美；今反猜嫌，谓妄相推引。从善若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祸可既乎？

书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会宫废，玄素坐除名为民。顷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邓州，讫不复亲近。高宗时，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始，玄素与孙伏伽在隋皆为令史，太宗尝问玄素宦立所来，深自羞汗。褚遂良见帝曰："君子不失言于人，明主不失言于戏。故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居上能礼其臣，乃尽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门户，至耻惧狼狈，前史以为非。陛下昨问玄素在隋任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曰：'流外。'又问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徙步，颜若此灰，精爽顿尽，见者咸共惊怪。唐家创业，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并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储，岂宜复对群臣使辞穷负耻，欲责其伏节死义，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虽广坐，陈说往事，无少隐焉。

赞曰：始唐有天下，惩刈隋敝，敷内谠言，而世长等仇然献忠，时主方褒听，藉以劝天下，虽触禁忌，而无忤情。及祸乱已平，君位尊安，后者视前人之为，犹以鲠论期荣，故时时遭斥让，为所厌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时异也。夫性有不可移，虽尧、舜弗能训。承乾之恶，根著于心，而归责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亹辞不能傅太子，谅矣。

列传第二十九于高张

于志宁，字仲谧，京兆高陵人。曾祖谨，有功于周，为太师、燕国公。父宣道 ，仕隋至内史舍人。大业末，志宁调冠氏县长，山东盗起，弃官归。

高祖入关，率群从迎谒长春宫，诏授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室，与殷开山参谋议。薛仁杲平，识褚亮于囚虏中，迁天策府中郎、文学馆学士，引亮与同列。贞观三年，为中书侍郎。太宗尝宴近臣，问："志宁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宁品第四。"帝悟，特诏预宴，因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是时议立七庙，君臣请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志宁以凉非王业所因，独建议违之。帝诏功臣世袭刺史，志宁奏："古今异时，慕虚名，遗实患，非久安计。"帝皆从之。尝谓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以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数有过恶，志宁欲救止之，上《谏苑》以讽。帝见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丧免，有诏起复本官，固请终丧，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两立，今太子须人教约，卿强起，为我卒辅道之。"志宁乃就职。

时太子以农时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乐过度。志宁谏，以为"今东宫乃隋所营，当时号为侈丽，岂容复事磨砻彩饰于其间？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钳凿槌杵，往来出入，监门、宿卫、直长、千牛不得苛问。爪牙在外，厮役在内，其可无忧乎？又宫中数闻鼓声，太乐伎儿辄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宁，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纳。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宁复谏曰："奄官者，体非全气，专柔便佞，托亲近为威权，假出纳为祸福。故伊戾败宋，易牙乱齐，赵高亡秦，张让倾汉。近高齐任邓长颙为侍中，陈德信为开府，内预宴私，外干朝政，齐卒颠覆。今殿下左右前后皆用寺人，轻忽高班，陵轹贵仕，品命失序，经纪不立，行路之人咸以为怪。"太子益不悦。东宫仆御旧得番休，而太子不听，又私引突厥，与相狎比。志宁怀不能言，上疏极言曰："窃见仆寺司驭，爰及兽医，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亲，以阙温清，或室有幼弱，以亏抚养，殆非恕爱之意。又突厥达哥支等，人状野心，不可以礼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无益令望，有损盛德。况引内閤中，使常亲近，人皆震骇，而殿下独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见志宁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杀，乃去。太子败，帝知状，谓曰："闻公数谏，承乾不听公，故至此。"是时宫臣皆罪废，独志宁蒙劳

勉。

晋王为皇太子，复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监脩国史。永徽二年，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反，有诏不待时斩之。志宁以为："方春少阳用事，不宜行刑，且诬谋非本恶逆，请依律待秋分乃决。"从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将下嫁长孙氏。志宁以为："《礼》，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丧须终三年。《春秋》，鲁庄公如齐纳币，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家不讥，以其失礼明也。今议者云'公除从吉'，此汉文创制，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斩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丧成婚，非人情所忍。"于是诏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顷之，兼太子少师。四年，陨石十八于冯翊，高宗问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来以自戒，若何？"志宁对："《春秋》：'陨石于宋五。'内史过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系人事。虽然，陛下无灾而戒，不害为福也。"俄迁太傅。尝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赐田，志宁奏："臣家自周、魏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今行成、季辅始营产土，愿以臣有余赐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与二人。

显庆四年，以老乞骸骨，诏解仆射，更拜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王皇后之废，长孙无忌、褚遂良固争不见从，志宁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衔之，后因杀无忌，坐免官，出为荥州刺史，改华州，听致仕。卒，年七十八，赠幽州都督，谥曰定。后追复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志宁爱宾客，乐引后进，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荐达也，为士议所少。凡格式、律令、礼典，皆与论譔，赏赐以巨万。

初，志宁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铭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唯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七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帝曰："善。"其书遂大行。

曾孙休烈。休烈机鉴融敏，善文章，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齐名。开元初，第进士，又擢制科，历秘书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请文籍四种，玄宗诏秘书写赐。休烈上疏曰："戎狄，国之寇；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昔东平王求《史记》、诸子，汉不与之，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也。东平，汉之懿戚，尚不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仇，安可贻以经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决，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则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春秋》，则知用师诡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书檄之制：此何异假寇兵资盗粮也！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屡奔命。丧法危邦，可取鉴也。公主下嫁异国，当用夷礼，而反求良书，恐非本意，殆有奸人劝导其中。若陛下虑失其情，示不得已，请去《春秋》。夫《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盛强，征伐竞兴，情伪于是乎生，变诈于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诚与之，国之患也。狄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锡以锦彩，厚以金玉，无足所求以资其智。"疏入，诏中书门下议。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识礼经，孤背国恩，今求哀启颡，许其降附，渐以《诗》、《书》，陶一声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亦于是乎在。"帝曰："善。"遂与之。累迁起居郎、直集贤殿学士、比部郎中。杨国忠为宰相，斥不附己者，出为中部郡太守。

肃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事，兼修国史。帝尝谓曰："良史者，君举必书。朕有过失，顾卿何如？"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于时经大盗后，史籍燔缺，休烈奏："《国史》、《开元实录》、《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八百余篇藏兴庆宫，兵兴焚炀皆尽，请下御史核史馆所由，购府县有得者，许上送官。一书进官一资，一篇绢十匹。"凡数月，止获一二篇，唯韦述以其家藏《国史》百三十篇上献。中兴文物未完，休烈献《五代论》，讨著旧章，天子嘉之。转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己护前，羞与同史任为等列，奏徙休烈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脩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无屑意。乾元初，始诏百官元日、冬至于光顺门贺皇后。休烈奏："周礼有命夫朝人君，命妇朝女君。自显庆以来，则天皇后甫行此礼，而命妇与百官杂处，在礼不经。"帝罢之。

代宗嗣位，甄别名品，元载称其清谅。拜右散骑常侍，兼修国史，加礼仪使，迁太常卿。累进工部尚书，封东海郡公。虽历清要，不治产。性恭俭仁爱，无喜愠之容。乐贤下善，推毂士甚众。年老，笃意经籍，嗜学不厌。妻韦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诏赠韦国夫人，葬给

卤簿、鼓吹。岁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为叹息，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元，遣谒者就第宣慰，为儒者荣。

二子：益、肃，及休烈时，相继为翰林学士。益，天宝初及进士第。肃，终给事中，赠吏部侍郎。

肃子敖，字蹈中，擢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杨凭、李鄘、吕元膺相继辟幕府。元和初，拜监察御史，五迁至右司郎中。进给事中、左拾遗。庞严为元稹、李绅所厚，与蒋防俱荐为翰林学士。李逢吉诬绅罪逐之，而出严为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还诏书，缙绅意申严枉，及驳奏下，乃论贬严太轻，众皆嗤噪。逢吉乃厚敖，三迁至户部侍郎，出为宣歙观察使。敖修谨，家世用文学进，初为时所称，及居官，无所建明，不迕物以自容，名益减。卒，赠礼部尚书。四子；球、珪、瑰、琮，皆清显。琮知名。

庞严者，字子肃，寿州寿春人。第进士，举贤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遗。辞章峭丽，累迁驾部郎中，知制诰。坐累出。复入，稍迁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权京兆尹，强干不阿贵势，然贪利，溺声色。卒于官。

琮字礼用，落魄不事事，以门资为吏，久不调，驸马都尉郑颢独器之。宣宗诏选士人尚公主者，颢语琮曰："子有美才，不饰细行，为众毁所抑，能为之乎？"琮许诺。中书舍人李潘知贡举，颢以琮托之，擢第，授左拾遗。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诏尚广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阅五月，转兵部侍郎、判户部。八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为韦保衡所构，检校司空、山南东道节度使，三贬韶州刺史。保衡败，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几，复为山南节度使，入拜尚书右仆射。黄巢陷京师，以病卧家，巢欲起为相，琮辞疾，贼迫胁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义不受污。"贼遂害之。

高冯，字季辅，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丧，以孝闻。兄元道，仕隋为汲令，县人反城应贼，杀元道。季辅率其党与县人战，擒之，斩首以祭，贼众畏伏，更归附之，至数千人。俄与武陟李厚德将其众降，授陟州总管府户曹参军。

贞观初，拜监察御史，弹治不避权要。累转中书舍人，列上五事，以为：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盖谋猷之臣、台阁之吏不崇简易，而昧经远，故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如尚书八坐，人主所责成者也，宜择温厚脩絜者任之。敦朴素，革浮伪，使家识慈孝，人知廉耻，过行者被嗤于乡，不昵者蒙摈于亲，自然礼节兴矣。

陛下身帅节俭，而营缮未息，丁匠不能给驱使，又和雇以重劳费。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愿爱其财，毋使殚；惜其力，毋使弊。畿内数州，京师之本，土狭人庶，储畜少而科役多，宜蒙优贷，令得休息，强本弱支之义也。至江南、河北，人颇舒闲，宜为差等，均量劳逸。

公侯勋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养，而贷息出举，争求什一，下民化之，竞为锥刀，宜加惩革。

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禄，故饥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为政之道，期于易从，不恤其匮，而须其廉正，恐巡察岁出，辎轩继轨，而侵渔不息也。宜及户口之繁，仓庾且实，稍加禀赐，使得事父母、养妻子，然后督责其效，则官人毕力矣。

密王元晓等俱陛下懿亲，当正其礼。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答拜。爵封既同，当明昭穆，愿垂训正，以为彝法。

书奏，太宗称善，进授太子右庶子。数上书言得失，辞诚切至。帝赐钟乳一剂，曰："而进药石之言，朕以药石相报。"后为吏部侍郎，善铨叙人物，帝赐金背镜一，况其清鉴焉。

久之，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脩国史，进爵蓚县公。永徽初，加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归第，有诏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为宗正少卿，视疾，遣中使日候增损。卒，年五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曰宪。官给轜车，归葬于乡。

子正业，仕至中书舍人。坐善上官仪，贬岭表。

张行成，字德立，定州义丰人。少师事刘炫，炫谓门人曰："行成体局方正，廊庙才也。"隋大业末，察孝廉，为谒者台散从员外郎。后为王世充度支尚书。世充平，以隋资补谷熟尉。家贫，代计吏集京师，擢制举乙科，改陈仓尉。高祖谓吏部侍郎张锐曰："今选吏岂无才用特达者？朕将用之。"锐言行成，调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补殿中侍御史，纠劾严正。太宗以为能，谓房玄龄曰："古今用人未尝不因介绍，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

尝侍宴，帝语山东及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曰：“天子四海为家，不容以东西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称善，赐名马一、钱十万、衣一称。自是有大政事，令与议焉。累迁给事中。帝尝谓群臣：“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舜、禹、汤、武得稷、蒐、伊、吕而四海安，汉高祖有萧、曹、韩、彭而天下宁，兹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人涂炭，何周、汉君臣所能比数。虽然，盛德含光，规模宏远。左右文武诚无将相材，奚用大庭广众与之量校，损万乘之尊，与臣下争功哉？”帝嘉纳之。转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太子驻定州监国，谓曰：“吾乃送公衣锦过乡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荐里人魏唐卿、崔宝权、马龙驹、张君劼皆以学行闻，太子召见，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赐遣之。太子使行成诣行在，帝见悦甚，赐劳尤渥。还为河南巡察大使，称旨，检校尚书左丞。是岁，帝幸灵州，诏皇太子从。行成谏曰：“皇太子宜留监国，对百寮日决庶务，既为京师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为忠。迁侍中、兼刑部尚书。

高宗即位，封北平县公，监脩国史。时晋州地震不息，帝问之，对曰：“天，阳也，君象；地，阴也，臣象。君宜动，臣宜静。今静者顾动，恐女谒用事，人臣阴谋。又诸王、公主参承起居，或伺间隙，宜明设防闲。且晋，陛下本封，应不虚发，伏愿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俄拜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惧，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义。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赐宫女、黄金器，敕勿复辞。行成固请，帝曰：“公，朕之旧，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复视事。未几，卒于尚书省舍，年六十七。诏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敛，三遣使赐内衣服，尚宫宿其家护视。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谥曰定。弘道元年，诏配享高宗庙廷。

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门廕仕，累迁尚乘奉御。既冠，颀皙美姿制，音技多所晓通。武后时，太平公主荐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进易之材用过臣，善治炼药石。即召见，悦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硃粉，衣纨锦，盛饰自喜。即日拜昌宗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易之司卫少卿，赐甲第，帛五百段，给奴婢、橐它、马牛充入之。不数日，进拜昌宗银青光禄大夫，赐防閤，同京官朝朔望；追赠父希臧为襄州刺史，母韦、母臧并封太夫人，尚宫问省起居。诏尚书李迥秀私侍臧。昌宗兴不旬日，贵

震天下。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造门，伺望颜色，亲执辔棰，号易之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骑常侍。圣历二年，始置控鹤府，拜易之为监。久之，更号奉宸府，以易之为令。乃引知名士阎朝隐、薛稷、员半千为供奉。

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摴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仆卿、易之麟台监，权势震赫。皇太子、相王请封昌宗为王，后不听，迁春官侍郎，封鄴国公，易之恒国公，实封各三百户。

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专政，邵王重润与永泰郡主窃议，皆得罪缢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尝劾奏易之等罪，易之诉于后，反诬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约曰：“天子老，当挟太子为耐久朋。”后问：“孰为证左？”易之曰：“凤阁舍人张说。”翌日庭辩，皆不雠，然元忠、说犹皆被逐。其后易之等益自肆，奸赃狼藉，御史台劾奏之，乃诏宗晋卿、李承嘉、桓彦范、袁恕己参鞫，而司刑正贾敬言窥望后旨，奏昌宗强市，罪当赎，诏曰可。承嘉、彦范进曰：“昌宗赃四百万，尚当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于国，不应免官。”后问宰相，内史令杨再思曰：“昌宗主炼丹剂，陛下饵之而验，功最大者也。”即诏释之，归罪其兄昌仪、同休，皆贬官。已而后久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进见，惟昌宗等侍侧。昌宗恐后不讳，祸且及，乃引支党日夜与谋为不轨事。然小人疏险，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于衢左者。左台御史中丞宋璟亟请按摄，后阳许璟，俄诏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庆问状。神庆妄奏云：“昌宗应原。”璟执奏“昌宗法当斩”。后不答，左拾遗李邕进曰：“璟之言，社稷计也，愿可之。”后终不许。

神龙元年，张柬之、崔玄□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从弟景雄皆枭首天津桥，士庶欢踊，脔取之，一夕尽。坐流贬者数十人。天宝九载，昌期女上表自言，杨国忠助之，诏复易之兄弟官爵，赐同休一子官。

赞曰：于志宁谏太子承乾，几遭贼杀，然未尝惧，知太宗之明，虽匕首揕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虽死无益也。季辅，行成数进谏，然雍容有礼，皆长厚君子哉！

列传第三十长孙褚韩来李上官

长孙无忌，字辅机。性通悟，博涉书史。始，高祖兵度河，进谒长春宫　　，授渭北道行军典签。从秦王征讨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党县公。

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举府危骇。房玄龄谓无忌曰：“祸隙已芽，败不旋踵矣。夫就大计者遗细行，周公所以绌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请先事诛之，王未许。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浚哲文明，为子孝，为君仁，又何议哉？”对曰：“向使浚井弗出，得为孝乎？涂廪弗下，得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决。事益急，乃遣无忌阴召房玄龄、杜如晦定计。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恭、李孟尝讨难，平之。王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迁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进尚书右仆射。突厥颉利可汗已盟而政乱，诸将请遂讨之。帝顾新歃血，不取为失机，取之失信，计犹豫，以问大臣。萧瑀曰：“兼弱攻昧，讨之便。”无忌曰：“今我务戢兵，待夷狄至，乃可击。使遂弱，且不能来，我又何求？臣谓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

或有言无忌权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因普示君臣曰：“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无忌亦自惧贵且亢，后又数言之，遂解仆射，授开府仪同三司。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皆以元勋封一子郡公。进册司空，知门下、尚书省事，无忌辞，又因高士廉口陈“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夫缘后兄爱昵，厚以子女玉帛，岂不得？以其兼文武两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让，诏答曰：“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无让！”帝又思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作《威凤赋》以赐，且况其功。

帝欲功臣并世袭刺史，贞观十一年，乃诏有司：“朕凭明灵之祐，贤佐之力，克翦多难，清宇内。盖时屯共资其力，世安专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诸侯，虽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无忌等义贯休戚，效挺夷险，嘉庸懿绩，简在朕心。其改锡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为赵州

刺史，以赵为公国；房玄龄宋州刺史，国于梁；杜如晦赠密州刺史，国于莱；李靖濮州刺史，国于卫；高士廉申州刺史，国于申；侯君集陈州刺史，国于陈；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观州刺史，王河间；尉迟敬德宣州刺史，国于鄂；李勣蕲州刺史，国于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国于褒；程知节普州刺史，国于卢；刘弘基朗州刺史，国于夔；张亮澧州刺史，国于郧。凡十有四人。余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辞曰："群臣披荆刺，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诚不愿违远左右，而使世牧外州，与迁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后嗣长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为怨望，朕亦安可强公土宇邪？"遂止。后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娅劳赐皆有差。久之，进位司徒。

太子承乾废，帝欲立晋王，未决，坐两仪殿，群臣已罢，独留无忌、玄龄、勣言东宫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床，取佩刀自向，无忌等惊，争抱持，夺刀授晋王，而请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异议者斩！"帝顾王曰："舅许汝矣，宜即谢。"王乃拜。帝复曰："公等与我意合，天下其谓何？"答曰："王以仁孝闻天下久矣，固无异辞；有如不同，臣负陛下百死。"于是遂定。以无忌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止之。帝征高丽，诏摄侍中。还，辞师傅官，听罢太子太师，遥领扬州都督。

帝尝从容问曰："朕闻君圣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圣文，冠卓千古，性与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诚不见有所失。"帝曰："朕冀闻过，公等乃相谀悦。朕当评公等可否以相规。"谓："高士廉心术警悟，临难不易节，所乏者骨鲠耳。唐俭有辞，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尝一言国家事。杨师道性谨审，自能无过，而懦不更事，缓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论议其所长也，谋常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坚正，其言有益，不轻然诺于人，能自补阙。马周敏锐而正，评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称朕意。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无忌应对机敏，善避嫌，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与遂良入受诏，顾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有顷，崩。方在离宫，皇太子悲恸，无忌曰："大行以宗庙、社稷属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发丧，请还宫。

太子即位，是为高宗。进无忌太尉，检校中书令，犹知门下、尚书二省。固辞尚书省，许之。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仪母复诣其家申请。许敬宗数劝之，无忌厉色折拒。帝后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宁言后无息，昭仪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数谏，即曰："先帝付托遂良，愿陛下访之。"遂良极道不可，帝不听。

后既立，以无忌受赐而不助己，衔之。敬宗揣后指，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与侍中辛茂将临按，傅致反状。帝惊曰："将妄人构间，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阳公主与我同气，往谋反，今舅复尔，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对曰："房遗爱口乳臭，与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窃发，陛下谁使御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啸同恶，且为宗庙忧。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炀帝处之不疑，然而起为戎首，遂亡隋。愿陛下决之。"帝犹疑，更诏审核。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请逮捕。帝泣曰："舅果尔，我决不忍杀，后世其谓我何？"敬宗曰："汉文帝舅薄昭，从代来有功，后坐杀人，帝惜挠法，令朝臣丧服就哭之，昭自杀，良史不以为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舍陛下至亲，乃欲移社稷、败宗庙，岂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乘机亟行，缓必生变。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决？"帝终不质问。遂下诏削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发兵护送；流其子秘书监冲等于岭外；从弟渝州刺史知仁贬翼州司马。后数月，又诏司空勣、中书令敬宗、侍中茂将等覆按反狱。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等即黔州暴讯。无忌投缳卒，冲免死，杀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亲皆谪徙。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

上元元年，追复官爵，以孙元翼袭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茔中，至是许还葬。文宗开成三年，诏曰："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其以裔孙钧为猗氏令。"

无忌从父敞，字休明。隋炀帝为晋王，敞以库直从畋骊山，王凌危逐鹿，谏曰："大王冒垂堂，淫原兽，可乎？"王遂止。即位，颇见识

擢。及幸江都，留守禁御。高祖入关，率子弟谒新丰，授将作少监，出为杞州刺史。贞观初，坐受赇免。太宗以后属，岁私给禀，偿其费。累封平原郡公。卒赠幽州都督，谥曰良，陪葬昭陵。

从父弟操，字元节。父览，为周大司徒、薛国公。操有学术。初，高祖辟署相国府金曹参军。未几，检校虞州刺史。从秦王征讨，常侍旁，与闻秘谋。徙陕州，城中无井，人勤于汲，操为酾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丧解，长老守阙颂遗爱。服除，封乐寿县男。为齐、扬、益三州刺史，课皆最，下诏褒扬。永徽初，以陕州刺史卒，赠吏部尚书，谥曰安，葬给鼓吹，至虞罢。

子诠，尚新城公主。诠女兄为韩瑗妻。无忌得罪，诠流嶲州，有司希旨杀之。诠有甥赵持满者，工书，善骑射，力搏虎，走逐马，而仁厚下士，京师无贵贱爱慕之。为凉州长史，尝逐野马，射之，矢洞于前，边人畏伏。诠之贬，许敬宗惧持满才能仇己，追至京，属吏讯搒，色不变，曰："身可杀，辞不可枉！"吏代为占，死狱中。

无忌族叔顺德。顺德仕隋为右勋卫，征辽当行，亡命太原，素为高祖亲厚。太宗将起兵，令与刘弘基募士于外，声备贼，至数万人，乃结队按屯。大将军府建，授统军，从平霍邑、临汾、绛郡有功。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通将奔洛阳，顺德跳追桃林，执通以献，遂定陕县。以多进左骁卫大将军，封薛国公。讨建成余党，食千二百户，赐宫女，诏宿内省。俄以受赇为有司劾发，帝曰："顺德元勋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观古今自鉴，有以益国家者，朕当与共府库，何至以贪冒闻乎？"因赐帛数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以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赐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赐甚于戮；如不能，乃禽兽也，杀之何益？"

李孝常谋反，坐与交，削籍为民。岁余，帝阅功臣图，见其像，怜之，遣宇文士及视顺德，顺德方颓然醉，遂召为泽州刺史，复爵邑。顺德素少检，侈放自如，至是折节为政，以严明称。先时守长多通饷问，顺德绳擿无所容，遂为良吏。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夺之以给贫单。寻坐累还第。丧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胡足恤？"未几，卒，遣使吊之，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贞观十三年，封邳国公。永徽中，加赠开府仪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骑常侍亮子。隋大业末，为薛举通事舍

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铠曹参军。贞观中，累迁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隶楷。太宗尝叹曰："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白见遂良，帝令侍书。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真伪。遂良独论所出，无舛冒者。

十五年，帝将有事太山，至洛阳，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谏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汉武帝行岱礼，优柔者数年，臣愚愿加详虑。"帝寤，诏罢封禅。

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有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是时，魏王泰礼秩如嫡，群臣未敢谏。帝从容访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泛言礼义为急，帝以不切，未领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谁弗率者？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虽长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无良，则倾败相仍，公等为我简贤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则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过四考，著为令。"帝尝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小物何必尔邪？"遂良曰："雕琢害力农，纂绣伤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帝咨美之。

于时皇子虽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谏曰："昔二汉以郡国参治，杂用周制。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扞四方。虽然，刺史，民之师帅也，得人则下安措，失人则家劳劾。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谓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师，教以经学，畏仰天威，不敢犯禁，养成德器，审堪临州，然后敦遣。昔东汉明、章诸帝，友爱子弟，虽各有国，幼者率留京师，训饬以礼。讫其世，诸王数十百，惟二人以恶败，自余餐和染教，皆为善良。此前事已验，惟陛下省察。"帝嘉纳。

太子承乾废，魏王泰间侍，帝许立为嗣，因谓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后，当

杀之，传国晋王。’朕甚怜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授国晋王乎？陛下昔以承乾为嗣，复宠爱泰，嫡庶不明，纷纷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诏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

时飞雉数集宫中，帝问：“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时，有侲子化为雉，雌鸣陈仓，雄鸣南阳。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诸侯，始为宝鸡祠。汉光武得其雄，起南阳，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并见，以告明德。”帝悦，曰：“人之立身，不可以无学。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俄授太子宾客。

薛延陀请婚，帝己纳其聘，复绝之。遂良曰：“信为万事本，百姓所归。故文王许枯骨而不违，仲尼去食存信，贵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讨，荡平沙塞，威加诸外，而恩结于内，以为余寇不可以无酋长，故玺书鼓纛，立为可汗。负抱之恩，与天无极。数遣使请婚于朝，陛下既开许，为御北门受献食。今一朝自为进退，所惜少，所失多，亏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训戎兵、励军事也。且龙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国击之不能尽，亦犹可北败，芮芮兴，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虚外实内，怀之以德。使为恶，在夷不在华；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纳。

帝欲自讨辽东，遂良固劝无行：“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帝然可。会李勣诋其计，帝意遂决东。遂良惧，上言：“臣请譬诸身。两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绝域，殆非支体所属。高丽王陛下所立，莫离支杀之。讨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将，付锐兵十万，翘■云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尔，犹能撅高昌，缨突厥，陛下止发踪指示，得归功圣明。前日从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气力未衰，可驱策，惟陛下所使。臣闻涉辽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带方、玄菟，海壤荒漫，决非万乘六师所宜行。”是时，帝锐意荡平，不见省。进黄门侍郎，参综朝政。莫离支遣使贡金，遂良曰：“古者讨杀君之罪，不受其赂。鲁纳郜鼎太庙，《春秋》讥之。今莫离支所贡不臣之篚，不容受。”诏可，以其使属吏。

帝既平高昌，岁调兵千人往屯，遂良诵诤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征、褚遂良劝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计，乃今悔之。”帝于寝宫侧别置院居太子，遂良谏，以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滞爱者多愆。宜许太子间还东宫，近师傅，专学艺，以广懿德。”帝从其言。会父丧免，起复，拜中书令。

帝寝疾，召遂良、长孙无忌曰：“叹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忧。”因命遂良草诏。高宗即位，封河南县公，进郡公。坐事出为同州刺史。再岁，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尚书右仆射。

帝将立武昭仪，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及遂良人。或谓无忌当先谏，遂良曰：“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谓勣上所重，当进，曰：“不可。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帝不悦。翌日，复言，对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会李勣议异，武氏立，乃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显庆二年，徙桂州，未几，贬爱州刺史。遂良内忧祸，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勣及臣定策立陛下。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臣力小任重，动贻伊戚，蝼蝗余齿，乞陛下哀怜。”帝昏懦，牵于武后，讫不省。岁余，卒，年六十三。

后二岁，许敬宗、李义府奏长孙无忌逆谋皆遂良驱煽，乃削官爵。二子彦甫、彦冲流爱州，杀之。帝遣诏听其家北还。神龙中，复官爵。德宗追赠太尉。文宗时，诏以遂良五世孙虔为临汝尉。安南观察使高骈表遂良客窆爱州，二男一孙祔。咸通九年，诏访其后护丧归葬阳翟云。

遂良曾孙璆，字伯玉，擢进士第，累拜监察御史里行。先天中，突厥围北庭，诏璆持节监总督诸将，破之。迁侍御史，拜礼部员外郎。而气象凝挺，不减在台时。

韩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与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属三千，秦、汉后约为五百。依古则繁，请崇宽简，以示

惟新。”于是采《开皇律》宜于时者定之。终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颍川县公。

瑗少负节行。博学，晓吏事。贞观中，以兵部侍郎袭爵。永徽三年，迁黄门侍郎。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进侍中，兼太子宾客。王后之废，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时先帝所娶，今无罪辄废，非社稷计。”不纳。明日复谏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妇尚知相择，况天子乎？《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读至此，常辍卷太息，不图本朝亲见此祸。宗庙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诏引出。褚遂良贬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顾托，一德无二，向日论事，至诚恳切，讵肯令陛下后尧、舜而尘史册哉？遭厚谤丑言，损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锐。况被迁以来，再离寒暑，其责塞矣。愿宽无辜，以顺众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责之，讵有过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苍蝇点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张华不死，晋不及乱。陛下富有四海，安于清泰，忽驱逐旧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听。瑗忧愤，自表归田里，不报。

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谋不轨。”于是贬振州刺史，逾年，卒，年五十四。长孙无忌死，义府等复奏瑗与通谋，遣使即杀之；既至，瑗已死，发棺验视乃还。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孙谪广州官奴。神龙初，武后遗诏复官爵。自瑗与遂良相继死，内外以言为读将二十年。帝造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

来济，扬州江都人。父护儿，隋左翊卫大将军。宇文化及难，阖门死之，济幼得免。转侧流离，而笃志为文章，善议论，晓畅时务，擢进士。贞观中，累迁通事舍人。太子承乾败，太宗问侍臣何以处之，莫敢对。济曰：“陛下上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帝纳之。除考功员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议郎，高其选，而以济为之，兼崇贤馆直学士。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拜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脩国史。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南阳县男。迁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

帝将以武氏为后，济谏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庙、母天下，宜择礼义名家、幽闲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故文王兴姒，《关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纵欲，以婢为后，皇统中微，其祸如此。惟陛下详察。”初，武氏被宠，帝特号“宸妃”。济与韩瑗谏：“妃有常员，今别立号，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谩言济等忠鲠，恐前经执奏，辄怀反仄，请加赏慰，而实衔之。帝示济及瑗，济

等益惧。

显庆初，兼太子宾客，进爵为侯。帝尝从容问驭下所宜，济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人，命之食，曰：‘请遗天下食。’遗之衣，曰：‘请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安得而给？”老人曰：‘春不夺农时，即有食；夏不夺蚕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驭下之宜也。”于时山东役丁，岁别数万人，又议取庸以偿雇，纷然烦扰，故济对及之。二年，兼詹事。寻坐褚遂良事，贬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济总兵拒之，谓其众曰：“吾尝絓刑罔，蒙赦死，今当以身塞责。”遂不介胄而驰贼，没焉，年五十三。赠楚州刺史，给灵轜还乡。

初，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仲览衍于财，有器识，待四人甚厚。私相与言志，处俊曰：“愿宰天下。”济及智周亦然。处约曰：“宰相或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足矣。”后济领吏部，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济遽注曰“如志”，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后皆至公辅云。

济异母兄恒，上元中，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父本骁将，而恒、济俱以学行称，相次知政事。时虞世南子昶无才术，历将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许敬宗曰：“护儿儿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岂有种邪？”

李义琰，魏州昌乐人，其先出陇西望姓。及进士第，补太原尉。李勣为都督，僚吏惮其威，义琰独敢廷辨曲直，勣甚礼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员外郎。义琰姿体魁秀，博学，有智识。累迁中书侍郎。上元中，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摄国政，义琰与郝处俊固争，事得寝。章怀太子之废，尽赦宫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义琰独引咎涕泣，搢绅义之。帝每顾问，必鲠切不回。宅无正寝，弟义璡为市堂材送之。义琰曰：“以吾为国相，且自愧，尚营美宇，是速吾祸，岂爱我者邪？”义璡曰：“凡仕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逼下哉？”答曰：“不然。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处贵仕，又广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许。后其木久腐，乃弃之。

义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茔而兆其所。帝闻，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义琰惧，以疾乞骸骨，迁银青光禄大夫，听致仕，乃归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饯通化门外，时人比汉疏广。垂拱初，起为怀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辞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骑射，而不治细行。义琰尝拘之，绝其交游。后亡走阙下，献书陈利害。拜监察御史，与李义府同按柳爽、韩瑗狱，迁殿中。上书忤旨，贬龙编主簿。

义琰从祖弟义琛。义琛擢进士第，历监察御史。贞观中，文成公主贡金，遇盗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义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义琛往，数日获贼。帝喜，为加七阶。初，义琰使高丽，其王据榻召见，义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当小国之君，奈何倨见我？"王祠屈，为加礼。及义琛再使，亦坐召之，义琛匍匐拜伏。时人由是见兄弟优劣。

累迁刑部侍郎。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饥，诏贫人就食商、邓，义琛恐流徙不还，上疏固争。左迁黎州都督，终岐州刺史。

子绾，为柏人令，有仁政，县为立祠。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人。父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大业末，为陈棱所杀。时仪幼，左右匿免，冒为沙门服。浸工文词，涉贯坟典。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每属文，遣仪视藁，宴私未尝不预。转起居郎。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同东西台三品，时以雍州司士参军韦绚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迁。仪曰："此野人语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龙，簉羽鹓鹭，岂雍州判佐比乎？"时以为清言。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

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为陈王时，仪为谘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履，公卿莫敢正议，独仪纳忠，祸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

子庭芝，历周王府属，亦被杀。庭芝女，中宗时为昭容，追赠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庭芝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礼改葬。

赞曰：高宗之不君，可与为治邪？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硃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列传第三十一杜二崔高郭赵崔杨卢二刘李刘孙邢

杜正伦，相州洹水人。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　　，为世歆美。调武骑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学馆。贞观元年，魏征荐其才，擢兵部员外郎。帝劳曰：“朕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娅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称吾举者。”俄迁给事中，知起居注。帝尝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诸口。”正伦曰：“臣职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帝悦，赐彩段二百。进累中书侍郎。与韦挺、虞世南、姚思廉论事称旨，帝为设宴具，召四人者，谓曰：“我闻神龙可扰以驯，然颔有逆鳞，婴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属遂犯吾鳞，裨阙失，朕其虑危亡哉！思卿至意，故举酒以相乐也。”各赐帛有差。

太子监国，诏正伦行左庶子，兼崇贤馆学士。帝谓正伦：“吾儿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当监国，不得朝夕见，故辍卿于朝以佐太子。慎之勖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犹在人间，情伪无不尝；及即位，处置有失，必待谏，乃释然悟，况太子生深宫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骄，今若诏天下，敢谏者死，将无复发言矣。故朕孜孜延进直言。卿其以是晓太子，冀裨益之。”擢中书侍郎，封南阳县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两宫，典机密，以办治称。后太子稍失道，帝语正伦：“太子数私小人，卿可审喻之，教而不徙，其语我来。”故正伦显谏无所避。”太子不从，辄道帝语督切，太子即表闻。帝责曰：“何漏泄我语？”对曰：“开示不入，故以陛下语怖之，冀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再贬交州都督。太子废，坐受金带，流驭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

显庆元年，擢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兼度支尚书，仍知政事。迁中书令，封襄阳县公。初，正伦已通贵，李义府官尚微，及同执政，不能下。中书侍郎李友益，义府族也，晚附正伦，同摭义府衅缺。义府使人告正伦、友益交通罔上，有异计。高宗恶之，出正伦为横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正伦卒于贬。

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伦工属文，尝与中书舍人董思恭夜直，论文章。思恭归，谓人曰：“与杜公评文，今日觉吾文顿进。”无子，以兄子志静为嗣。

从子求仁、从孙咸皆显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监察御史，坐事为黔令。与徐敬业举兵，为兴复府左长史，死于难。

咸擢进士第。累迁右台监察御史。牂柯反，咸监军出讨。贼保垒自固，道荒漫，师不能进。咸乃息士，示不欲战，阴伺之。时旱暑风炽，咸纵火，噪而前，贼眩怖相失，自腾践死，擒其酋，遂平之。迁侍御史，出为汾州长史。开元中，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贬睦州司马。

崔知温，字礼仁，许州鄢陵人。仕为左千牛，稍迁灵州司马。境有浑、斛萨万帐，数扰齐民，农皆释耒习骑射以扞贼。知温表徙河北，虏不乐迁，将军契苾何力为言，乃止。知温固请，疏十五报，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浑、斛萨至徙地，顾善水草，亦忘迁。后入朝，过州，谢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众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

四迁兰州刺史。党项羌三万入寇，州兵寡，众惧，莫知所出。知温披阖不设备，羌怪之，不敢进。俄会将军权善才率兵至，大破其众。善才欲遂穷追取之，知温曰："古善战弗逆奔，且溪谷复深，草木荒延，万分一有变，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赠知温，辞曰："我议公事，图私利邪？"

累迁尚书左丞，转黄门侍郎，脩国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诏同门下三品，兼脩国史。迁中书令。卒，年五十七，赠幽州大都督，谥曰忠。子泰之，开元时，为工部尚书；谔之，为将作少匠，与诛二张功，封博陵县侯，实封户二百，终少府监。

兄知悌，亦至中书侍郎。与戴至德、郝处俊、李敬玄等同赐飞白书赞，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见表。迁尚书左丞。裴行俭之破突厥，斩泥孰匐，残落保狼山，诏知悌驰往定襄慰将士，佐行俭平遗寇，有功。终户部尚书。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第进士，补越王府参军。迁费令，与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颂美。入擢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尝覆弈、诵碑，无谬者。三迁兰台大夫。孝敬在东宫，与司文郎中贺敳、司经大夫王真儒并为侍读，得告还乡里叹曰："进不知退，取祸之道也。"即移病去。

俄拜寿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见诸生，质经义及政得失，

既乃录狱讼，考耕饷勤堕，以为常。迁正谏大夫、黄门侍郎。仪凤初，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太子左庶子。是时崔知温、刘景先脩国史，故智周与郝处俊监莅。久之，罢为御史大夫，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卒，年八十二，赠越州都督，谥曰定。

智周始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仲览倾产结四人驩，因请各语所期。处俊曰："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济如之。处约曰："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仲览使相工视之，工语仲览曰："高之贵，君不及见之。来早显而末蹶，高晚显而寿。吾闻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道也。"后济居吏部，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济曰："如志。"拟通事舍人。毕，降阶劳问平生。既仲览卒，而济等益显。

智周所善义兴蒋子慎，有客尝视两人，曰："高公位极人臣，而嗣少弱；蒋侯宦不达，后且兴。"子慎终达安尉。其子缯往见智周，智周方贵，以女妻之。生子挺，历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涣，皆擢进士。洌为尚书左丞。涣，永泰初历鸿胪卿，日本使尝遗金帛，不纳，唯取笺一番，为书以贻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庐墓侧，植松柏千余。涣终礼部尚书，封汝南公。洌子炼，涣子铢，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后无闻。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贞观时，由进士署第，历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永隆中，迁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诏与郭待举、岑长倩、魏玄同并同中书门下承受进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迁中书侍郎。执政久，明习故事，文辞诏敕多出其手。

刘审礼与吐番战青海，大败。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近讨则丧威，深入则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扰，须数年之迟，力有余，人思战，一举可破矣。"刘齐贤、皇甫文亮等议，亦与正一合，帝纳之。

武后专国，罢为国子祭酒，出检校陕州刺史。与张楚金、元万顷皆为周兴所诬构，杀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无存者。

赵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车骑大将军肃之孙。早丧母，事父笃孝。通书传，仕隋为司隶从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为詹事府主簿。太宗时，豫论譔，录勤，繇太子舍人进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移病出为莱州刺史，稍迁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禄归之，不敢

私。弘安卒，哀恸过期，奉嫂谨甚，抚兄子慈均所生。会太子废，免官。俄拜光州刺史。记徽初，入为陈王师。讲《孝经》百福殿，于是宰相、弘文馆学士、太学生皆在，弘智举五孝，诸儒更诘辨，随问酬悉，舌无留语。高宗喜曰："试为我陈经之要，以辅不逮。"对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愿以此献。"帝悦，赐绢二百、名马一。四年，进国子祭酒，仍为学士。卒，年八十二，谥曰宣。弘安亦终国子祭酒。

曾孙矜，举明经，调舞阳主簿，吴少诚反，以县归，徙襄城主簿，赐牙绯。历襄阳丞。客死柳州，官为敛葬。后十七年，子来章始壮，自襄阳往求其丧，不得，野哭。再阅旬，卜人秦詡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贵，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贵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实。"明日，有老人过其所，问之，得矜墓，直社北，遂归葬弘安墓次。时人哀来章孝，皆为出涕云。

崔敦礼，字安上。祖仲方，在隋为礼部尚书。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为雍州咸阳人。敦礼涉书传，以节义自将。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辞令进止，观者皆竦。尝持节幽州召庐江王瑗，瑗已举兵，执之，胁问朝廷事，敦礼不为言，太宗壮之。还，除左卫郎将，赐金币良马。擢中书舍人，四迁兵部侍郎。出为灵州都督。召还，拜兵部尚书。诏抚辑回纥、铁勒部姓，会薛延陀寇边，与李勣合兵破之，置祁连州处其余众。瀚海都督回纥吐迷度为下所杀，诏往绥定，立其嗣而还。敦礼通知四夷情伪，其少，慕苏武为人，故屡使突厥，前后建明，允会事机。

永徽四年，拜侍中，监脩国史。累封固安县公。进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两宫。更拜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弟余庆，时为定襄都督府司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为举哀东云龙门，赙布、秘器尤厚，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昭，陪葬昭陵。余庆位亦至兵部尚书。

杨弘礼，字履庄，隋尚书令素弟之子。雅与玄感不忭办，尝表其必乱。玄感诛，父岳系长安狱，炀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诏弘礼袭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贞观中，累迁中书舍人。

太宗征辽东，拜兵部侍郎。驻跸之役，领步骑二十四军跳出贼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众，袍仗精整，人人尽力，壮之，谓许敬宗

曰："越公儿郎，故有家风。"时宰相悉留定州辅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礼掌行在机务。还，拜中书侍郎。迁司农卿。为昆丘道副大总管，破处密，杀焉耆王，降馺支部，获龟兹、于阗王，凯旋。会帝崩，大臣疾之，下迁泾州刺史。永徽初，追论其功，迁胜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赠兰州都督，谥曰质。

弟弘武。弘武少修谨。永徽中，累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东封泰山，自荆州司马擢司戎少常伯，从帝。还，诏补授吏部五品官，迁西台侍郎。帝尝让曰："尔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刚悍，此其所属，不敢违。"以讽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东西台三品。弘武无它才，特谦慎自守，然居职以清简称。卒，赠汴州刺史，谥曰恭。

三子：元亨、元禧、元祎。

元禧为尚舍奉御，善医，武后所信爱。尝忤张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节，子孙不可供奉"。后乃诏"素及兄弟有子若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贬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资州刺史，元祎梓州司马。易之诛，复任京官，并至刺史。

纂，字续卿，弘礼族父。大业时，第进士，为朔方郡司法书佐。坐玄感近属，废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谒长春宫。迁累侍御史。数上书言事，称旨，除考功郎中。贞观初，为长安令，赐爵长安县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败，太宗恶其不忠，将杀之，中书令温彦博以过误当宥，乃免。后为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进黠吏，度时舞数以自进。终户部尚书，赠幽州都督，谥曰恭。

纂从子昉，武后时为肃机。宇文化及子诉治先廕，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肃机，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诉隋资，可乎？"人服其敏。终工部尚书。

卢承庆，字子余，幽州涿人，隋散骑侍郎思道之孙。父赤松，为河东令，与高祖雅故，闻兵兴，迎见霍邑，拜行台兵部郎中，终率更令、范阳郡公。承庆美仪矩，博学而才。少袭爵。贞观初，为秦州参军，入奏军事，太宗伟其辩，擢考功员外郎。累迁民部侍郎。帝问历代户版，承庆叙夏、商至周、隋增损曲折，引据该详，帝嗟赏。俄兼检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选，辞曰："选事在尚书，臣掌之为出位。"帝不许，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历雍州别驾、尚书左丞。

高宗永徽时，坐事贬简州司马。阅岁，改洪州长史。帝将幸汝汤泉，故拜汝州刺史。显庆四年，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坐调非法，免。俄拜润州刺史。拜刑部尚书。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临终，诫其子曰："死生至理，犹朝有暮。吾死，敛以常服，晦朔无荐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坟高可识，碑志著官号年月，无用虚文。"赠幽州都督，谥曰定。

初，承庆典选，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庆以"失所载，考中下"。以示其人，无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庆嘉之曰："宠辱不惊，考中上。"其能著人善类此。

弟承业、承泰。承业继为雍州长史、尚书左丞，有能名。

承泰，字齐卿，长安初，为雍州参军。武后诏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访于齐卿。齐卿白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乂、崔湜，咸阳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壁，新丰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后皆为通显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张守珪隶果毅，齐卿厚遇，曰："君十年至节度使。"已而果然。喜饮酒，逾斗不乱。宽厚乐易，士友以此亲之。终太子詹事、广阳县公。承庆从孙藏用别有传。

刘祥道，字同寿，魏州观城人。父林甫，武德时为内史舍人，典机密，以才称。与萧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议》万余言。历中书、吏部二侍郎，赐爵乐平县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选集，至春停，日薄事丛，有司不及研谛。林甫建请四时听选，随到辄拟，于是官无滞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诏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罢，悉集吏部调，至万员，林甫随才铨录，咸以为宜，论者方隋高孝基。

祥道少袭爵，历御史中丞。显庆中，迁吏部黄门侍郎，知选事。既世职，乃厘补敝阙，上疏陈六事：

一曰：今取士多且滥。入流岁千四百，多也；杂色入流，未始铨汰，滥也。故共务者，善人少，恶人多。臣谓应杂色进者，切责有司试判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勋。若坐负当责，虽经赦，仍配三司，不者还本贯，则官不杂矣。

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数，不三十年，存者略尽。若岁入流五百人，则三十年自相充补。况三十年外，在官犹多，不虑其少。今入流岁千四百，其

倍两之，又停选六七千人，复年别新加，其类浸广，殆非经久之制。古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少也。

三曰：永徽以来，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论事者或以单言进，而庠序诸生未闻甄异，是奖劝之道未周也。

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举秀才者，请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审加搜访，无令赫赫之辰，斯学遂绝。

五曰：唐、虞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二汉用人，亦久其职。今任官率四考罢，官知秩满，则怀去就；民知迁徙，则苟且。以去就之官，临苟且之民，欲移风振俗，乌可得乎？请四考进阶，八考听选，以息迎新送故之弊。

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书，比选补，皆取流外有刀笔者，虽欲参用士流，率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所归，专责曹史，理有未尽，宜稍革之，以清其选。

会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众，为官人敝，乃诏与祥道参议，而执政惮改作，又以勋戚子进取无他门，遂格。

稍迁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狱，必歔欷累叹。奏决日，为再不食。诏巡察关内道，多振冤滞。兼沛王府长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审谨，居宰相，忧畏不自堪，数陈老病丐解。坐与上官仪善，罢为司礼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请太常卿亚献，光禄卿终献。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为常伯属官。今封岱大礼不以八坐，用九卿，无乃徇古名忘实事乎？"帝可其议，以司徒徐王元礼亚献，祥道终献。礼成，进爵广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宣。

子齐贤，袭爵，由侍御史出为晋州司马。帝以其方直，尊惮之。时将军史兴宗从猎苑中，言晋州出佳鹞，可捕取。帝曰："齐贤岂捕鹞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迁黄门侍郎，脩国史。永淳元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后时，代裴炎为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迁普州刺史，道贬吉州长史。永昌中，为酷吏所陷，系州狱，自经死，没其家。建中三年，赠太子太保。

齐贤三世至两省侍郎，典选。从父应道吏部郎中，从父弟令植礼部

侍郎，凡八人前后历吏部郎中、员外，世以为罕。

令植孙从一，擢进士宏词第，调渭南尉。雅为常衮、卢杞所厚，荐授监察御史。普王讨李希烈，表为元帅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幸梁州，改中书侍郎，帝遇之善。然无它材能，容身远罪而已。贞元初，以疾自乞，罢为户部尚书。卒，赠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谯人。该览群籍，尤善于礼。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许敬宗颇荐延之。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时员外郎张仁祎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祎为造姓历、状式、铨簿，钳键周密，病心太劳死。敬玄因其法，衡综有序。自永徽后，选员浸多，惟敬玄居职有能称。性强记，虽官万员，遇诸道，未尝忘姓氏。有来诉者，口谕书判参舛及殿累本末无少缪，天下伏其明。杭州参军徐太玄哀其僚张惠以赃抵死，而惠母老，乃诣狱自言与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为郑州司功参军，后至秘书少监、申王师，以德行闻。其鉴拔率若此。

咸亨二年，转中书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进吏部尚书。居选部久，人多附向。凡三娶皆山东旧族，又与赵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族属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仪凤元年，拜中书令，封赵国公。

刘仁轨西讨吐蕃，有所建请，敬玄数持异，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辞以非将帅才，且仁轨逞憾，故强臣以不能。帝厌之，因曰："仁轨若须朕，朕且行，卿安得辞？"乃拜洮河道大总管，兼镇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统兵十八万，代仁轨。与吐蕃将论钦陵战青海，使刘审礼为先锋，麈虏，敬玄按军自如，审礼战殁，尚首鼠不进，乃顿承风岭，又阴沟淖，莫能前，贼屯高压其营。偏将黑齿常之率死士夜击贼，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战湟川，遂大败。数称疾求罢归，许之。既入见，不引谢，即还府视事。帝察实不病，贬衡州刺史。久之，迁扬州长史。卒官，赠兖州都督，谥曰文宪。撰次《礼论》及它书数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

思冲，神龙初，历工部侍郎、左羽林军将军，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见杀，籍其家。守一郫令。孙绅别传。

敬玄弟元素，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横调民黄金造常满尊以献，官属无敢谏，元素固争，文暕为少损，更以私财助之。延载初，繇文昌左丞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武懿宗所构，与綦连耀等同诛。神龙中，追洗其辜。

刘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干略。隋大业末，从裴仁基讨淮贼，手剑贼酋，传行在。后归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怀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候将军，封滕县公。诏将兵击刘武周，因判并州总管府司马。裴寂失律，齐王元吉弃州遁，德威总留府事。贼薄城，民皆叛附贼，遂为武周所获，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归，尽上贼中虚实，高祖嘉纳，改彭城县公。未几，检校大理少卿，从平洛阳，有功，转刑部侍郎，加散骑常侍，妻以平寿县主。

贞观初，历大理卿、绵州刺史。政号廉平，百姓立石颂德。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入为大理卿。太宗问曰："比刑网浸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宽猛，视主之好。律：失入者减三，失出者减五。今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务深文，为自营计，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后迁刑部尚书，检校雍州别驾。诏至齐州按齐王祐狱，还，半道闻祐反，入据济州。诏德威就发河南兵经略之，会母丧免。既除，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幽州都督，谥曰襄，陪葬献陵。

德威于闺门友睦，为人宽平，生平所得奉禄，以分宗亲，无留藏。子审礼。

审礼少丧母，为祖母元所养。隋末大乱，道不通，审礼尚少，自乡里负祖母度江，转侧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长安。元每疾病，必亲煮药，尝而进。元曰："儿孝通幽显，吾一顾念，疾辄间。"贞观中，历左骁卫郎将。父丧免。比葬，徙跣血流，行路咨叹。服除，当袭爵，让其弟，不听。见父执必感泗滂沱。事继母尤谨，与弟延景为闻友，得禄多资之，而妻子执寒苦，晏如也。再从皆同居，合二百口，内外无间言。迁工部尚书，检校左卫大将军。

仪凤三年，吐番寇凉州，副中书令李敬玄讨之。遇虏青海上，与战，敬玄逗挠不前，审礼败，为虏执。其子尚乘直长殆庶及延景诣阙待罪，请入贼以赎。有诏审礼徇忠以没，非有罪，宜各还职。特诏殆庶弟易从省之。既至，而审礼卒，易从昼夜哭不止，吐番哀其志，乃还父尸，徙跣万里，扶护以归，见者流涕。审礼赠工部尚书，谥曰僖。

延景，字冬日，终陕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赠尚书右仆射，陪葬乾陵。

易从累迁彭州长史、任城县男。永昌中，为酷吏周兴诬构，坐死。将刑，百姓奔走，争解衣投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余万。当时号"孝义刘家"。及易从以非祸死，天下冤之。

子升，年十余岁流岭表，六道使诛流人，升以信爱为首领所庇免。后易姓温，北归洛。景云中，特授右武卫骑曹参军。开元中，累迁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升能文，善草隶。

审礼从弟延嗣，为润州司马。徐敬业攻润州，延嗣与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业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负多矣，讵能苟生为宗族羞？"敬业怒，将斩之，其党魏思温救止，系江都狱。敬业败，录忠当叙，以裴炎近亲，裁迁梓州长史。转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余人。

孙处约，始名道茂，汝州郏城人。贞观中，为齐王祐记室。祐多过失，数上书切谏。王诛，帝得其书，咨叹之，擢中书舍人。高宗即位，令杜正伦请增舍人员。帝曰："处约一人，足办我事。"止不除。以论譔劳，数赐段物。再迁司礼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为少司成，以老致仕，卒。

子佺，延和初，为羽林将军、幽州都督，率兵十二万讨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将李楷洛、周以悌领之。次冷硎，楷洛与大酺战，不胜，壮校多没。佺气褫，乃绐言："天子诏我招慰奚，楷洛违诏妄战，当斩。"遣人谢大酺。大酺曰："审尔，愿出天子赐，明不欺。"佺揪聚军中币万余匹，悉袍、带并与之。大酺知佺诈，好语劝引还，而佺部伍离沮，奚逼之，大败，死者数万。佺、以悌同见获，送默啜所杀之。

邢文伟，滁州全椒人。与历阳高子贡、寿春裴怀贵俱以博学闻。咸亨中，历太子典膳丞。时孝敬罕见宫臣，文伟即减膳，上书曰："古者太子既冠，则有司过之史、亏膳之宰。史不书过，死之；宰不彻膳，死之。皇帝简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议、舍人、学士、侍读，使佐殿下，成就圣德。比者不甚廷议，谒对稀简，三朝之后，与内人独居，何繇发挥天资，使浚哲文明哉？今史既阙官，宰得奉职，谨守礼经以闻。"太子答曰："幼嗜坟典，欲研精极意，而未闲将卫，耽诵致劳。比苦风虚，奉陛下恩旨，不许强勉，加以趋侍朝夕，无自专之道，屡阙坐朝，乖废学

绪。观寻来请，良符宿志。自非义均弼谐，渠能进此药石？”文伟由是益知名。后右史缺，高宗谓侍臣曰：“文伟切谏吾儿，此直臣也。”遂授之。

武后时，累迁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载初元年，为内史。后御明堂，诏文伟发《孝经》。后问：“天与帝异称云何？”文伟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对曰：“先儒执论不同，昊天及五方总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则天不同称，固矣。”文伟不得对。后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风易俗矣。何取乐邪？”文伟曰：“圣人作乐，平人心，变风俗。末世乐坏，则为人所移。”后喜，赐帛。宗秦客以奸赃抵罪，文伟坐所善，贬珍州刺史。会它使者至，文伟内悸，自经死。

高子贡，善《太史书》，与硃敬则善，擢明经。历秘书省正字、弘文馆直学士。不得志，因弃官去。徐敬业起兵，弟敬猷统兵五千逼和州，子贡率乡人数百拒之，贼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为成均助教。东莞公融尝为和州刺史，从子贡受业。及融谋举兵，令黄公譔见子贡，推为谋主，书疏往返，因结诸王内应。谋泄，坐死。

列传第三十二傅吕陈

傅弈，相州鄴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谅反，问弈：“今兹荧惑入井，果若何？”对曰：“东井　，黄道所由，荧惑之舍，乌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为灾。”谅怒。俄及败，弈以对免，徙扶风。

高祖为扶风太守，礼之。及即位，拜太史丞。会令庾俭以父质占候忤炀帝死，惩其事，耻以术宦，荐弈自代。弈迁令，与俭同列，数排毁之，俭不为恨。于是人多俭仁，罪弈遽且忿。

时国制草具，多仍隋旧，弈谓承乱世之后，当有变更，乃上言：“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旧。且惩沸羹者吹冷齑，伤弓之鸟惊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终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然官贵简约，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监。”

是时，太仆卿张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公卿举不为然，弈独是之，为众沮訾，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极诋浮图法曰：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吓愚期庸。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至有身陷恶逆，狱中礼佛，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其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上，不许中国髡发事胡。至石、苻乱华，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齐襄尤足为戒。昔褒姒一女，营惑幽王，能亡其国，况今僧尼十万，刻绘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万之众，自相夫妇，十年滋产，十年教

训，兵农两足，利可胜既邪？昔高齐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庙，外见毁宰臣，内见疾妃嫱，阳谗阴谤，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齐，封宠其墓，臣窃贤之。

又上十二论，言益痛切。帝下弈议有司，唯道源佐其请。中书令萧瑀曰："佛，圣人也，非圣人者无法，请诛之。"弈曰："礼，始事亲，终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继体悖所亲。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盖所谓非孝者无亲。"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狱正为是人设矣。"帝善弈对，未及行，会传位止。

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当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赐食，谓曰："向所奏，几败我！虽然，自今毋有所讳而不尽言。"又尝问："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尔，欺誃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国，而鑶儿幻夫摸象庄、老以文饰之，有害国家，而无补百姓也。"帝异之。

贞观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尝问医，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志曰："傅弈，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乎！"遗言戒子："《六经》名教言，若可习也；妖胡之法，慎勿为。吾死当倮葬。"弈虽善数，然尝自言其学不可以传。又注《老子》，并集晋、魏以来与佛议驳者为《高识篇》。武德时，所改漏刻，定十二军号，皆诏弈云。

吕才，博州清平人。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与音家王长通、白明达更质难，不能决。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中书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穷其妙；侍中王珪、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即召才直弘文馆，参论乐事。

帝尝览周武帝《三局象经》，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马蔡允恭能之，召问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试问才，退一昔即解，具图以闻。允恭记其旧，与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

帝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

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时事，俾易晓也。故叙刂其三篇。

《卜宅篇》曰：

《易》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诸《大壮》”。殷、周时有卜择之文，《诗》称“相其阴阳”，《书》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谓宫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以处吉凶，然言皆不类。如张、王为商，武、庾为羽，是以音相谐附；至柳为宫，赵为角，则又不然。其间一姓而两属，复姓数字不得所归。是直野人巫师说尔。按《堪舆经》，黄帝对天老，始言五姓。且黄帝时独姬、姜数姓耳，后世赐族者浸多，然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赐族，本同末异，叵为配宫商哉？春秋以陈、卫、秦为水姓，齐、郑、宋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来，非宫、商、角、徵、羽相管摄也。

《禄命篇》曰：

汉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规人财。”王充曰：“见骨体，知命禄；见命禄，知骨体。”此则言禄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岂建禄而后吉乎？“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岂劫杀而后灾乎？“皇天无亲，常与善人”，天人之交如影响。“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脩德，妖星退舍。“学也禄在某中”，不生当建学。文王忧勤损寿，非初值空亡；长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阳多近亲，非俱当六合；历阳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尽灾厄。世有同建与禄，而贵贱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寿异科。鲁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为庄公。按历，岁在乙亥，月建申，然则值禄空亡，据法应穷贱。又触句绞六害，偕驿马，身克驿马三刑，法无官。命火也，生当病乡，法曰“为人尪弱矬陋”，而《诗》言庄公曰：“猗嗟昌兮，颀而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唯向命一物，法当寿，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验。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岁壬寅正月，命偕禄，于法无官，假得禄，奴婢应少。又破驿马三刑，身克驿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为绝，无始有终，老而吉。又建命生，法当寿，帝崩时不过五十。二不验。汉武帝以乙酉岁七月七日平旦生，当禄空亡，于法无官。虽向驿马，乃隔四辰，法少无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户口减耗。三不验。后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兴元年八月，是岁丁未，为偕禄命与驿马三刑，身克驿马，于法无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见父，而孝文受其父显祖之禅。礼，君未逾年，不得正位，故天子无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生子墓

中，法宜嫡子，虽有次子，当早卒，而高祖长子先被弑，次子义隆享国。又生祖禄下，法得嫡孙财若禄；其孙劭、浚皆篡逆，几失宗祧。五不验。

《葬篇》曰：

《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郭。盖取诸《大过》。"《经》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贸迁不可知，石泉颓啮不可常，是其谋及卜筮，庶无后艰，斯则备于慎终之礼也。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贵贱不同，礼亦异数。此直为赴吊远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也；后期不葬，谓之殆礼也。此则葬有定期，不择年与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礼》"卜先远日"者，自末而进，避不怀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余族。此葬不择日，二也。《礼》："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丧礼也。此直取当代所尚，而不择时早晚也。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简公。于是，司墓大夫室当柩路，若坏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坏其室，即日中而堋。子产不欲坏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然子产、太叔不问时之得失，惟论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蚀，舍于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备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时，乃近夜半，文与礼乖。此葬不择时，三也。《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谓："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贵，葬可致也；年寿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泽及无疆；德则不建，而祚乃无永。臧孙有后于鲁，不闻葬得吉也；若敖绝祀于荆，不闻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据五姓为之。古之葬，并在国都之北，赵氏之葬，在九原，汉家山陵，或散处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为哉？然刘之子孙，本支不绝，赵后与六国等王。此则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贱而后贵、始泰而终否者。子文为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于士师。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六也。世之人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茔陇，希官爵；择日时，规财利。谓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谓同属不得临圹，吉服避送其亲。诡斁礼俗，不可以法，七也。

帝又诏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屡称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修书及著述甚多。

子方毅，七岁能诵经。太宗闻其敏，召见，奇之，赐束帛。长为右卫铠曹参军。母丧，以毁卒。布车从母葬，通人郎余令以白粥、玄酒、生刍祭路隅，世共哀之。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乐，当齐时。兄弟竞豪亻桀，梁武帝命为郡司马。父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举明经，调文林郎。

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它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上书曰：

“臣闻秦据咸阳，汉都长安，山河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转关东之粟，而收山西之宝，长羁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陇婴吐蕃，西老千里羸粮，北丁十五乘塞，岁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余独三辅间耳。顷遭荒馑，百姓荐饥，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陇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转徙，妻子流离。赖天悔祸，去年薄稔，羸耗之余，几不沉命。然流亡未还，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哀伤。陛下以先帝遗意，方大驾长驱，按节西京，千乘万骑，何从仰给？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辇石，驱以就功，春作无时，何望有秋？雕氓遗噍，再罹艰苦，有不堪其困，则逸为盗贼，揭梃叫呼，可不深图哉！

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示无外也。周平王、汉光武都洛，而山陵寝庙并在西土者，实以时有不可，故遗小存大，去祸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对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园陵之美，复何以加？且太原廪巨万之仓，洛口储天下之粟，乃欲舍而不顾，傥鼠窃狗盗，西入陕郊，东犯虎牢。取敖仓一抔粟，陛下何与遏之？

武后奇其才，召见金华殿。子昂貌柔野，少威仪，而占对慷慨，擢麟台正字。

垂拱初，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大

学，即上言：

臣闻之于师曰：“元气，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先王以人之通于天也，于是养成群生，顺天德，使人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然后天瑞降，地符升，风雨时，草木茂遂。故颛顼、唐、虞不敢荒宁，其《书》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人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纣昏暴，阴阳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发妖见灾，疾疫大兴，终以灭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创业，诚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天人方和。而幽、厉乱常，苛慝暴虐，诟黩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诗》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后，为虐为瘵，顾不哀哉！近隋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国之难起，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逆元气之理也。臣观祸乱之动，天人之际，先师之说，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远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揽元符，东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万世鸿业阙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发挥陛下哉！臣谓和元气，睦人伦，舍此则无以为也。昔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尧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调元气，治阴阳也。臣闻明堂有天地之制，阴阳之统，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备。王者政失则灾，政顺则祥。臣愿陛下为唐恢万世之业，相国南郊，建明堂，与天下更始，按《周礼》、《月令》而成之。乃月孟春，乘鸾辂，驾苍龙，朝在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阳左个，负斧扆，冯玉几，听天下之政。躬藉田、亲蚕以劝农桑，养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讼恤狱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贪吏。后宫非妃嫔御女者，出之；珠玉锦绣、雕琢伎巧无益者，弃之；巫鬼淫祀营惑于人者，禁之。臣谓不数期且见太平云。

又言：

陛下方兴大化，而太学久废，堂皇埃芜，《诗》、《书》不闻，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学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则也，俎豆揖让之所兴也，天子于此得贤臣焉。今委而不论，虽欲睦人伦，兴治纲，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愿引胄子使归太学，国

家之大务不可废已。

后召见，赐笔札中书省，令条上利害。子昂对三事。其一言：

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谓计有未尽也。且陛下发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忧勤之也，群臣知考绩而任之也，奸暴不逞知将除之也，则莫如择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滞、刚不避强御、智足以照奸者，然后以为使，故輶轩未动，而天下翘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进贤下不肖，岂可得邪？宰相奉诏书，有遣使之名，无任使之实。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来，不见其益也。臣愿陛下更选有威重风概为众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礼礼之，谆谆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节。自京师及州县，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见而户晓。昔尧、舜不下席而化天下，盖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难得人，则不如少出使。彼烦数而无益于化，是烹小鲜而数挠之矣。

其二言：

刺史、县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泽，下诏书，必待刺史、县令谨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则委弃有司，挂墙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万户赖其福；得不才刺史，十万户受其困。国家兴衰，在此职也。今吏部调县令如补一尉，但计资考，不求贤良。有如不次用人，则天下嚣然相谤矣，狃于常而不变也。故庸人皆任县令，教化之陵迟，顾不甚哉！

其三言：

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动则有祸，百姓安则乐生，不安则轻生者是也。今军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养，五六年矣。自剑南尽河、陇，山东由青、徐、曹、汴，河北举沧、瀛、赵、鄚，或困水旱，或顿兵疫，死亡流离略尽，尚赖陛下悯其失职，凡兵戍调发，一切罢之，使人得妻子相见，父兄相保，可谓能静其机也。然臣恐将相有贪夷狄利，以广地强武说陛下者，欲动其机，机动则祸构。宜脩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蛮夷知中国有圣王，必累译至矣。

于时，吐蕃、九姓叛，诏田扬名发金山道十姓兵讨之。十姓君长以三万骑战，有功，遂请入朝。后责其尝不奉命擅破回纥，不听。子昂上

疏曰：

国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服中国，故势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丧乱，君长无主，回纥残破，碛北诸姓已非国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诸蕃共为形势。有司乃以扬名擅破回纥，归十姓之罪，拒而遣还，不使入朝，恐非羁戎之长策也。夫戎有鸟兽心，亲之则顺，疑之则乱，今阻其善意，则十姓内无国家亲信之恩，外有回纥报仇之患，怀不自安，鸟骇狼顾，则河西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国之福。今回纥已破，既无可言；十姓非罪，又不当绝。罪止扬名，足以慰其酋领矣。

近诏同城权置安北府，其地当碛南口，制匈奴之冲，常为剧镇。臣顷闻碛北突厥之归者已千余帐，来者未止，甘州降户四千帐，亦置同城。今碛北丧乱、荒馑之余，无所存仰，陛下开府招纳，诚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无储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饥，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麦万斛，城孤兵少，降者日众，不加救恤，盗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为急，今有粟麦牛羊为之饵，而不救其死，安得不为盗乎？盗兴则安北不全，甘、凉以往，跷以待陷，后为边患，祸未可量。是则诱使乱，诲之盗也。且夷狄代有雄亻桀，与中国抗，有如勃起，招合遗散，众将系兴，此国家大机，不可失也。

又谓：

河西诸州，军兴以来，公私储蓄，尤可嗟痛。凉州岁食六万斛，屯田所收不能偿垦。陛下欲制河西，定乱戎，此州空虚，未可动也。甘州所积四十万斛，观其山川，诚河西喉咽地，北当九姓，南逼吐蕃，奸回不测，伺我边罅。故甘州地广粟多，左右受敌，但户止三千，胜兵者少，屯田广夷，仓庾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且其四十余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但人力寡乏，未尽垦发。异时吐番不敢东侵者，繇甘、凉士马强盛，以振其入。今甘州积粟万计，兵少不足以制贼，若吐蕃敢大入，燔蓄谷，蹂诸屯，则河西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

其后吐蕃果入寇，终后世为边患最甚。

后方谋开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袭吐蕃。子昂上书以七验谏

止之，曰：

臣闻乱生必由于怨。雅州羌未尝一日为盗，今无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则蜂骇且亡，而边邑连兵，守备不解，蜀之祸构矣。东汉丧败，乱始诸羌，一验也。吐蕃黠狯，抗天诛者二十余年。前日薛仁贵、郭待封以十万众败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刘审礼举十八万众困青海，身执贼廷，关、陇为空。今乃欲建李处一为上将，驱疲兵袭不可幸之吐蕃，举为贼笑，二验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与中国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栈褒斜，凿通谷，迎秦之馈。秦随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验也。吐蕃爱蜀富，思盗之矣，徒以障队隘绝，顿饿喙不得噬。今撤山羌，开阪险，使贼得收奔亡以攻边，是除道待贼，举蜀以遗之，四验也。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今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财不足富。是过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五验也。蜀所恃，有险也；蜀所安，无役也。今开蜀险，役蜀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及见羌，而奸盗在其中矣。异时益州长史李崇真托言吐蕃寇松州，天子为盛军师，趣转饷以备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见一贼，而崇真奸赃已钜万。今得非有奸臣图利，复以生羌为资？六验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虏持矛，百人不敢当。若西戎不即破灭，臣见蜀之边垂且不守，而为羌夷所暴，七验也。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疏勒，天下以为务仁不务广，务养不务杀，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贪夫之议，诛无罪之羌，遗全蜀患，此臣所未谕。方山东饥，关陇弊，生人流亡，诚陛下宁静思和天人之时，安可动甲兵、兴大役，以自生乱？又西军失守，北屯不利，边人骇情，今复举舆师投不测，小人徒知议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为天下者，计大而不计小，务德而不务刑，据安念危，值利思害。愿陛下审计之。

后复召见，使论为政之要，适时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榷谓：

今百度已备，但刑急罔密，非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叛逆之人为我驱除，以明天诛。凶叛已灭，则顺人情，赦过宥罪。盖刑以禁乱，乱静而刑息，不为承平设也。太平之人，乐德而恶刑，刑之所加，人必惨怛，故圣人贵措刑也。比大赦，澡荡群罪，天下蒙庆，咸得自新。近日诏狱稍滋，钩捕支党，株蔓推穷，盖狱吏不识天意，以抵惨刻。诚宜广恺悌之道，敕法慎罚，省白诬冤，此太平安人之务也。

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类。若陛下好贤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终，终而不赏，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又不肯劝。反是，则天下之贤集矣。

议者乃云“贤不可知，人不易识”。臣以为固易知，固易识。夫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廉者憎贪，信者疾伪，智不为愚者谋，勇不为怯者死，犹鸾隼不接翼，薰莸不共气，其理自然。何者？以德并凶，势不相入；以正攻佞，势不相利；以廉劝贪，势不相售；以信质伪，势不相和。智者尚谋，愚者所不听；勇者徇死，怯者所不从。此趣向之反也。贤人未尝不思效用，顾无其类则难进，是以湮汩于时。诚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贤行者，赐之尊爵厚禄，使以类相举，则天下之理得矣。

陛下知得贤须任，今未能者，盖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刘祎之、周思茂、骞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于信贤。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绝食，不知食绝而身殒。贤人于国，犹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国不可以谬一贤而远正士，此神鉴所知也。

圣人大德，在能纳谏，太宗德参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诚有敢谏骨鲠之臣，陛下广延顺纳，以新盛德，则万世有述。

臣闻劳臣不赏，不可劝功；死士不赏，不可劝勇。今或勤劳死难，名爵不及；偷荣尸禄，宠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励行者也。愿表显徇节，励勉百僚。古之赏一人，千万人悦者，盖云当也。

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岁兴，赋役不省，兴师十万，则百万之家不得安业。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闻中国之胜。以庸将御冗兵，徭役日广，兵甲日敝。愿审量损益，计利害，势有不可，毋虚出兵，则人安矣。

虺贼干纪，自取屠灭，罪止魁逆，无复缘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愿陛下重晓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闻人情不能自明则疑，疑则惧，惧则罪生。惟赐恺悌之德，使居无过之地。

俄迁右卫胄曹参军。

后既称皇帝，改号周，子昂上《周受命颂》以媚悦后。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详切，故奏闻辄罢。以母丧去官，服终，擢右拾遗。

子昂多病，居职不乐。会武攸宜讨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参谋。次渔阳，前军败，举军震恐，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曰："陛下发天下兵以属大王，安危成败在此举，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儿戏。愿审智愚，量勇怯，度众寡，以长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军尚威严，择亲信以虞不测。大王提重兵精甲，屯之境上，硃亥窃发之变，良可惧也。王能听愚计，分麾下万人为前驱，契丹小丑，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居数日，复进计，攸宜怒，徙署军曹。子昂知不合，不复言。

圣历初，以父老，表解官归侍，诏以官供养。会父丧，庐冢次，每哀恸，闻者为涕。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子昂之见捕，自筮，卦成，惊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狱中，年四十三。

子昂资褊躁，然轻财好施，笃朋友，与陆余庆、王无竞、房融、崔泰之、卢藏用、赵元最厚。

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乃请交。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梓州，而学堂至今犹存。

子光，复与赵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称。光终商州刺史。子易甫、简甫，皆位御史。

王无竞者，字仲烈，世徙东莱，宋太尉弘之远裔。家足于财，颇负气豪纵。擢下笔成章科，调栾城尉，三迁监察御史，改殿中。会朝，宰相宗楚客、杨再思离立偶语，无竞扬笏曰："朝礼上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无竞太子舍人。

神龙初，诋权幸，出为苏州司马。张易之等诛，坐尝交往，贬广州，仇家矫制搒杀之。

赵元省，字贞固，河间人。祖掞，号通儒，在隋，与同郡刘焯俱召至京师，补黎阳长，徙居汲。

元少负志略，好论辩。来游雒阳，士争慕向，所以造谢皆缙绅选。武后方称制，惧不容其高，调宜禄尉。到职，非公事不言，弹琴莳药，如隐者之操。自伤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诜、宋之

问、崔璩等共谥昭夷先生。

赞曰：“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窃威柄，诛大臣、宗室，肋逼长君而夺之权。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卒为妇人讪侮不用，可谓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也。瞽者不见泰山，聋者不闻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

列传第三十三刘裴娄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人。少贫贱，好学。值乱，不能安业，每动止，画地书空，寓所习，卒以通博闻。武德初，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上疏有所论奏，仁轨见其稿，为窜定数言。瑰惊异，赤牒补息州参军。转陈仓尉。部人折冲都尉鲁宁者，豪纵犯法，县莫敢屈。仁轨约不再犯，而宁暴横自如，仁轨搒杀之。州以闻，太宗曰："尉而杀吾折冲，可乎？"召诘让。仁轨对曰："宁辱臣，臣故杀之。"帝以为刚正，更擢咸阳丞。

贞观十四年，校猎同州。时秋敛未讫，仁轨谏曰："今兹澍泽沾足，百谷炽茂，收才十二。常日赘调，已有所妨。又供猎事，缮桥治道，役虽简省，犹不损数万。少延一旬，使场圃毕劳，陛下六飞徐驱，公私交泰。"玺书褒纳。拜新安令。累迁给事中。为李义府所恶，出为青州刺史。显庆五年，伐辽，义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随军。

初，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守其城，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纳残党。文度死，百济故将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之，引兵围仁愿。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仁轨将兵严整，转斗陷阵，所向无前。信等释仁愿围，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招还叛亡，势张甚。仁轨与仁愿合，则解甲休士。时定方伐高丽，围平壤不克。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强，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者，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孽竖跳梁，士力未完，宜厉兵粟马，乘无备，击不意，百不百全。战胜之日，开张形势，腾檄济师，声援接，虏亡矣。今平壤不胜，熊津又拔，则百济之烬复炎，高丽之灭无期。吾等虽入新罗，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余丰猜贰，表合内携，热不支久。宜坚守伺变以图之，不可轻动。"众从其议，乃请益兵。

时贼守真岘城，仁轨夜督新罗兵薄城扳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罗饟道。而丰果袭杀福信，遣使至高丽、倭丐援。会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浮海而至，士气振。于是，诸将议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盍先击之？"仁轨曰："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与杜爽、扶余隆繇熊津白江会之。遇倭人

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独酋帅迟受信据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济，酋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啸亡散，据险以应福信，至是皆降。仁轨以赤心示之，畀取任存自效，即给铠仗粮Я。仁师曰："夷狄野心难信，若受甲济粟，资寇便也。"仁轨曰："吾观相如、常之忠而谋，因机立功，尚何疑？"二人讫拔其城。迟受信委妻子奔高丽，百济余党悉平。仁师等振旅还，诏留仁轨统兵镇守。

百济再被乱，僵尸如莽，仁轨始命瘗埋吊祭焉。葺复户版，署官吏，开道路，营聚落，复防堰，赈贫贷乏，劝课耕种，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仁愿至京师，帝劳曰："若本武将，军中奏请，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对曰："仁轨之辞，非臣所能。"帝叹赏之，超进仁轨六阶，真拜带方州刺史，赐第一区，厚赉妻子，玺书褒勉。

先是，贞观、永徽中，士战殁者皆诏使吊祭，或以赠官推授子弟。显庆后，讨伐恩赏殆绝；及破百济、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县购募，不愿行，身壮家富者，以财参逐，率得避免。所募皆伫劣寒惫，无斗志。仁轨具论其弊，请加慰赉，以鼓士心。又表用扶余隆，使绥定余众。帝乃以隆为熊津都督。

时刘仁愿为卑列道总管，诏率兵度海，使代旧屯，与仁轨俱还。仁轨曰："上巡狩方岳，又经略高丽。方农时，而吏与兵悉被代，新至者未习，万一蛮夷生变，谁与捍之？不如留旧兵毕获，等级遣还。仁轨当留，未可去。"仁愿不可，曰："吾但知准诏耳。"仁轨曰："不然。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臣之节也。"因陈便宜，愿留屯。诏可。由是以仁愿为不忠。

始，仁轨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或问其故，答曰："当削平辽海，颁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轨乃率新罗、百济、儋罗、倭四国酋长赴会。天子大悦，擢为大司宪。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功封乐城县男。

总章元年，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副李勣讨高丽，平之。以疾辞位，进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俄召为陇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脩国史。咸亨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仁轨率兵绝瓠芦河，攻大镇七重城，破之。进爵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国者三人，州党荣之，号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俄拜尚书左仆

射兼太子宾客，仍知政事。

吐蕃入寇，命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数乞骸骨，听解左仆射。帝幸东都，太子监国，诏仁轨与裴炎、薛元超留辅。及太子赴东都，又诏太孙重照留守，仁轨副之。武后临朝，复拜左仆射。太孙废，仁轨专知留守事。上疏辞疾，因陈吕后、禄、产祸败事以规后，后遣武承嗣赍玺书慰勉。改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卒年八十五。诏百官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仁轨虽贵显，不自矜踞，接旧故如布衣时。尝为御史袁异式所劾，慢辱之，肋使引决。及拜大司宪，异式尚在台，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轨持觞曰："所不与公者，有如此觞。"后既执政，荐为司元大夫。然宦由州县至宰辅，善致声誉，得吏下欢心。及镇洮河，奏请机急，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抑却，仁轨乃表敬玄为帅以代己，果覆其众。裴炎下狱，仁轨方留守京师，郎将姜嗣宗以使来，因语炎事，且曰："炎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知邪？"曰："知。"及还，表嗣宗知炎反状不告。武后怒，拉杀之。

子浚，官太子舍人。垂拱中，为酷吏所杀。中宗即位，以仁轨有东宫旧，再赠司空。浚子晃，开元中，为给事中，表请立碑，追谥曰文献。

裴行俭，字守约，绛州闻喜人。父仁基，隋光禄大夫，自王世充所谋归国，被害。赠原州都督，谥曰忠。行俭幼引廕补弘文生。贞观中，举明经，调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谓曰："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也贤。"乃尽畀以术。迁长安令。高宗将立武昭仪，行俭以为国家忧从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秘议，大理袁公瑜擿语昭仪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附。召为司文少卿。迁吏部侍郎，与李敬玄、马载同典选，有能名，时号"裴马"。行俭始设长名榜、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资拟高下为故事。

上元三年，吐蕃叛，出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改秦州右军，并受周王节度。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诱蕃落以动安西，与吐蕃连和，朝廷欲讨之。行俭议曰："吐蕃叛鼠方炽，敬玄失律，审礼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师质京师，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权以制事，可不劳而功也。"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

王，且为安抚大食使。径莫贺延碛，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水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众皆惊，以方汉贰师将军。至西州，诸蕃郊迎，行俭召豪亻桀千余人自随。扬言“大热，未可以进，宜驻军须秋”。都支觇知之，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酋长，伪约畋，谓曰：“吾念此乐未始忘，孰能从吾猎者？”于是子弟愿从者万人，乃阴勒部伍。数日，倍道而进，去都支帐十余里，先遣其所亲问安否，外若闲暇，非讨袭者。又使入趣召都支。都支本与遮匐计，及秋拒使者，已而闻军至，仓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余人诣营谒，遂擒之。是日，传契箭，召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精骑，约赍，袭遮匐。道获遮匐使者，释之，俾前往谕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状，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帝亲劳宴，曰：“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擒夷，可谓文武兼备矣，其兼授二职。”即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诏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二十四州叛应之，众数十万。都护萧嗣业讨贼不克，死败系踵。诏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部兵十八万，合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旗帜亘千里，行俭咸节制之。

先是，嗣业馈粮，数为虏钞，军馁死。行俭曰：“以谋制敌可也。”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齑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不可拢。”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

贼拒黑山，数战皆败，行俭纵兵，前后杀虏不胜计。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持首来降；又擒大首领奉职而还，余党走狼山。行俭既还，阿史那伏念伪称可汗，复与温傅合。明年，行俭还总诸军，屯代州之陉口，纵反间，说伏念，令与温傅相贰。伏念惧，密送款，且请缚傅自效。行俭秘不布，密以闻。后数日，烟尘涨天而南，斥候惶骇，行俭曰：“此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敌。”乃敕严备，遣单使往劳。既而果然。于是，突厥余党悉平。帝悦，遣户部尚书崔知悌劳军。

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为程务挺、张虔勖肋逐，又碛北回纥逼之，计穷而降。"卒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行俭之功不录。封闻喜县公。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则后无复来矣！"遂称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车薄叛，复为金牙道大总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赠幽州都督，谥曰献。诏皇太子遣官护视家事，子孙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赠扬州大都督。

行俭工草隶，名家。帝尝以绢素诏写《文选》，览之，秘爱其法，赉物良厚。行俭每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所譔《选谱》、《草字杂体》数万言。又为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武后诏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复传。

行俭通阴阳、历术，每战，豫道胜日。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务挺、张虔勖、崔智晬、王方翼、党金毘、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类为世名将，傔奏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

尝赐马及珍鞍，令史私驰马，马蹶鞍坏，惧而逃。行俭招还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获瑰宝不赀，蕃酋将士愿观焉，行俭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玛瑙盘广二尺，文彩粲然，军吏趋跌盘，碎，惶怖，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赐都支资产皿金三千余物，橐驼马牛称是，行俭分给亲故洎麾下，数日辄尽。

子光庭。光庭字连城，早孤。母厍狄氏，有妇德，武后召入宫，为御正，甚见亲宠，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以武三思婿，坐贬郢州司马。开元中，擢兵部郎中、鸿胪少卿。性静默，寡交游，虽骤历台省，人未之许，既而以职业称，议者更推之。

玄宗有事岱宗，中书令张说以天子东巡，京师空虚，恐夷狄乘间窃发，议欲加兵守边，召光庭与谋，对曰："封禅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无不被，人无不安，万国无不怀。今将告成而惧夷狄，非昭德也；大兴力役，用备不虞，非安人也；方谋会同，而阻戎心，非怀远也。此三者，名实乖矣。且诸蕃，突厥为大，贽币往来，愿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应命。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我偃旗息鼓，不复事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因奏

用其策，突厥果遣使来朝。

东封还，迁兵部侍郎。久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迁黄门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撰《摇山往则》、《维城前轨》二篇献之。手制褒美，诏皇太子、诸王于光顺门见光庭，谢所以规讽意。光庭又引寿安丞李融、拾遗张琪、著作佐郎司马利宾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书久不就。时有建言唐应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请百官普议。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罢之。二十年，封正平县男。初，知星者言，上象变，不利大臣，请禳之。光庭曰："使祸可禳而去，则福可祝而来也！"论者以为知命。卒，年五十八，赠太师。

初，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所奖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奋。其后士人猥众，专务趋竞，铨品枉桡。光庭惩之，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又促选限尽正月。任门下省主事阎麟之专主过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辄然可，时语曰："麟之口，光庭手。"素与萧嵩轻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罢之，光庭所引，尽斥外官。博士孙琬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谊，谥曰克平，时以为希嵩意。帝闻，特赐谥曰忠宪，诏中书令张九龄文其碑。

子稹，以廕仕，累迁起居郎。开元末，寿王瑁以母宠，欲立为太子，稹陈申生、戾园祸以谏，玄宗改容谢之，诏授给事中。稹曰："陛下绝招谏之路，为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宠，则言者将众，何以锡之？"帝善其让，止不拜。俄授祠部员外郎，卒。子倩，字容卿，历信刺史我。劝民垦田二万亩，以治行赐金紫服，代第五琦为度支郎中。卒，谥曰节。子均。

均字君齐，以明经为诸暨尉。数从使府辟，硜硜以才显。张建封镇濠、寿，表团练判官。时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贼，均参赞之。以劳加上柱国，袭正平县男。迁累膳部郎中，擢荆南节度行军司马，就拜荆南节度使。刘辟叛，先骚黔、巫，胁荆、楚，以固首尾，均发精甲三千，逆击之，贼望风奔却。加检校吏部尚书。

初，均与崔太素俱事中人窦文场，太素尝晨省文场，入卧内，自谓待己至厚，徐观后榻有频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镇，欲遂相之，谏官李约上疏斥均为文场养子，不可污台辅，乃止。

元和三年，入为尚书右仆射，判度支。旨唱、授桉、送印，皆尚书

郎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阶答拜，时以为礼太重。俄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累封郇国公。以财交权幸，任将相凡十余年，荒纵无法度。卒，年六十二，赠司空。

娄师德，字宗仁，郑州原武人。第进士，调江都尉。扬州长史卢承业异之，曰："子，台辅器也，当以子孙相委，讵论僚吏哉？"

上元初，为监察御史。会吐蕃盗边，刘审礼战没，师德奉使收败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领论赞婆等自赤岭操牛酒迎劳，师德喻国威信，开陈利害，虏为畏悦。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高宗假朝散大夫，使从军。有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与虏战白水润，八遇八克。

天授初，为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武后降书劳之。长寿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书事，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尝谓师德："师在边，必待营田，公不可以劬劳惮也。"乃复以为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州检校营田大使。入迁秋官尚书、原武县男，改左肃政御史大夫，并知政事。证圣中，与王孝杰拒吐蕃于洮州，战素罗汗山，败绩，贬原州员外司马。万岁通天二年，入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与武懿宗、狄仁杰分道抚定河北，进纳言，更封谯县子、陇右诸军大使，复领营田。

圣历三年，突厥入寇，诏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九月，卒于会州，年七十。赠幽州都督，谥曰贞，葬给往还仪仗。

师德长八尺，方口博脣。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辄逊以自免，不见容色。尝与李昭德偕行，师德素丰硕，不能遽步，昭德迟之，恚曰："为田舍子所留。"师德笑曰："吾不田舍，复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在夏官注选，选者就按阅簿。师德曰："容我择之可乎？"选者不去，乃洒笔曰："墨污尔！"

狄仁杰未辅政，师德荐之，及同列，数挤令外使。武后觉，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不知也。"又问："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师德荐也，诚知人矣。"出其奏，仁杰惭，已而叹曰："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

知，吾不逮远矣！”总边要、为将相者三十年，恭勤朴忠，心无适莫，方酷吏残鸷，人多不免，独能以功名始终，与郝处俊相亚，世之言长者，称娄、郝。

赞曰：“仁轨等以兵开定四夷，其勇无前，至奉上则瞿瞿若不及，行俭临下以恕，师德宽厚，其能以功名始终者，盖近乎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者邪！

列传第三十四崔杨窦宗祝王

崔义玄，贝州武城人。隋大业乱，往见李密，密不用。河内贼黄君汉为密守柏崖，义玄见群鼠度河，槊刃有华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说君汉以城归，乃拜君汉怀州刺史、行军总管，以义玄为司马。王世充将高毘寇河内，义玄击走之，多下屯堡。君汉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县公。太宗讨世充，数用其谋。东都平，转隰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初，历左司郎中，兼韩王府长史，与王友孟神庆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

永徽中，累迁婺州刺史。时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始，硕真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或告其诈，已而捕得，诏释不问。于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硕真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转相荧惑，用是能幻众。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破睦州，攻歙，残之，分遣其党围婺州。义玄发兵拒之，其徒争言硕真有神灵，犯其兵辄灭宗，众凶惧不肯用。司功参军崔玄籍曰："仗顺起兵，犹无成；此乃妖人，势不持久。"义玄乃署玄籍先锋，而自统众继之。至下淮戍，擒其谍数十人。有星坠贼营，义玄曰："贼必亡。"诘朝奋击，左右有以盾鄣者，义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谁肯死？"敕去之。由是众为用，斩首数百级，降其众万余。贼平，拜御史大夫。

义玄有章句学，先儒疑缪，或音故不通者，辄采诸家，条分节解，能是正之。高宗诏与博士讨论《五经》义。

武氏为皇后，义玄赞帝决，又以后旨按长孙无忌等诛之。终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贞。后持政，赠扬州大都督，赐其家实封户二百。

子神基袭爵。神基，长寿中，为司宾卿、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酷吏所构，流岭南。中宗初，稍用为大理卿。

弟神庆，举明经，武后时，累迁莱州刺史。入朝，待制亿岁殿，奏事称旨。后以历官有佳政，且其父于己有功，擢拜并州长史，谓曰："并州，朕乡里，宿兵多，前长史皆尚书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亲为按行图，谋日而遣。神庆始至，有诏改钱币法，州县布下，俄而物价踊昂，百贾惊扰，神庆质其非于朝，果豪猾妄为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为东、西二城，神庆跨水联堞，合而一之，省防御

兵岁数千。神基既下狱，驰赴都告变，得召见，后出具狱示之，神庆为申理，得减死，然用是贬歙州司马。

长安中，累转礼部侍郎，数上疏陈时政。转太子右庶子，封魏县子。是时，突厥使者入见，皇太子应朝，有司移文东宫召太子。神庆谏曰："五品以上佩龟者，盖防征召之诈，内出龟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诚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虑事于未萌之前，故长无悔吝之咎。今太子与陛下异宫，非朝朔望而别唤者，请降墨敕玉契。"诏可。寻诏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侍读东宫。历司刑卿，劾张昌宗狱，颇阔略不尽。神龙初，昌宗伏诛，坐流钦州，卒。五王得罪，缘昌宗被流者皆诏原雪，赠神庆幽州都督。

神庆子琳，明政事，开元中，与高仲舒同为中书舍人。侍中宋璟亲礼之，每所访逮，尝曰："古事问仲舒，今事问琳，尚何疑？"累迁太子少保。天宝二年卒，秘书监潘肃闻之，泫然曰："古遗爱也！"琳长子俨，谏议大夫。

其群从数十人，自兴宁里谒大明宫，冠盖驺哄相望。每岁时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犹重积其上。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世号"三戟崔家"。开元、天宝间，中外宗属无缌麻丧。初，玄宗每命相，皆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瓯，会太子入，帝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即中，且赐酒。"太子曰："非崔琳、卢从愿乎？"帝曰："然。"赐太子酒。时两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数矣，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

杨再思，郑州原武人，第明经，为人佞而智。初，调玄武尉，使至京师，舍逆旅，有盗窃其衣囊，再思遇之，盗窘谢。再思曰："而苦贫，故至此。囊中檄无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为人言，但假贷以还。累迁天官员外郎，历左肃政御史中丞。延载初，擢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兼左肃政御史大夫，封郑县侯，迁内史。

居宰相十余年，阿匼取容，无所荐达。人主所不喜，毁之；所善，誉之。畏慎足恭，未尝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艰，直者先祸。不尔，岂全吾躯？"于时水沴，闭坊门以禳。再思入朝，有车陷于泞，叱牛不前，恚曰："痴宰相不能和阴阳，而闭坊门，遣我艰于行！"再思遣吏谓曰："汝牛自弱，不得独责宰相。"

张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彦范劾免其官，昌宗诉诸朝，武后意申释

之，问宰相：“昌宗于国有功乎？”再思曰：“昌宗为陛下治丹，饵而愈，此为有功。”后悦，昌宗还官。自是天下贵彦范，贱再思。左补阙戴令言赋“两脚狐”以讥之，再思怒，谪令言为长社令，士愈蚩噪。

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请公卿宴其寺，酒酣，戏曰：“公面似高丽。”再思欣然，翦谷缀巾上，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动合节，满坐鄙笑。昌宗以姿貌亻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华，非也；正谓莲华似六郎耳。”其巧谀无耻类如此。俄检校右庶子。

中宗立，拜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京师留守，封弘农郡公，加兼扬州长史，检校中书令。改侍中，郑国公，赐实封户三百，为顺天皇后奉册使。武三思诬陷王同皎，再思与李峤、韦巨源按狱，希意抵同皎死，众以为冤。复拜中书令，监修国史。迁尚书右仆射，仍同三品。卒，赠特进、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为殿中侍御史。武后诛驸马都尉薛绍，绍兄顗为齐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状，后怒，放于沙州。赦还，为怀州司马。

窦怀贞，字从一，左相德玄子。少诡激，衣服羸俭，不为舆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状。后迁越州都督、扬州长史。

神龙中，进左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会岁除，中宗夜宴近臣，谓曰：“闻卿丧妻，今欲继室可乎？”怀贞唯唯。俄而禁中宝扇鄣卫，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韦后乳媪王，所谓莒国夫人者，故蛮婢也。怀贞纳之不辞。又避后先讳，而以字称。世谓媪婿为阿赩，怀贞每谒见奏请，辄自署“皇后阿赩”，而人或谓为“国赩”，轩然不诉，以自媚于后。时政令多门，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众，或戏曰：“尉入台多，而县办否？”对曰：“办于异日。”问其故，答曰：“佳吏在，侥幸去，故办。”闻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乐公主等以取贵位，为素议所斥，名称尽矣。韦后败，斩妻献其首，贬濠州司马，再徙益州长史，乃复故名。

景云初，以殿中监召，阅月迁左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中山县公。再迁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怀贞倾己附离，日视事退，辄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营观，费钜万，谏者交疏不止，唯怀贞劝成之，躬护役作。族弟维鎏谏曰：“公位上衮，当思献可替否辅天子，而计校瓦木，杂厕工匠间，使海内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缮益急。时语曰：“前作后国赩，后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属也。

在位半岁，无所事，帝引见承天门，切责之。俄与李日知、郭元振、张说皆罢。为左御史大夫。于时，岁犯左执法，术家又言怀贞且有祸，大惧，表请为安国寺奴，不许。逾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监修国史。又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军国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内禅，进左仆射，封魏国公。与太平公主谋逆，既败，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禄，悉散亲族无留蓄，败时，家惟粗米数石而已。

性谄诈，善谐结权贵，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见无须者，误为之礼。监察御史魏传弓嫉中人辅信义，欲劾奏其奸，怀贞曰："是安乐所信任者，奈何绳之？"传弓曰："王纲坏矣，正坐此属。今日杀之，明日诛，无所悔！"怀贞犹固止之。传弓者，钜鹿人，忠謇士也，终司农丞。

怀贞从子兢，字思慎，举明经，为英王府参军、尚乘直长。调鄠令，修邮舍道路，设冠婚丧纪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阳人。曾祖丕，后梁南弘农太守，梁亡入隋，居河东之汾阴，故为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与谢偃等撰《括地志》。

楚客，武后从姊子，长六尺八寸，明皙美须髯。及进士第，累迁户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劝武后革命，进为内史，而弟晋卿典羽林兵。后兄弟并坐奸赃流岭外。岁余，秦客死，而楚客等还。俄检校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与武懿宗不协，会赐将作材营第，僭侈过度，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稍为豫州长史，迁少府少监、岐陕二州刺史。久之，复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贬原州都督。

神龙初，为太仆卿、郢国公。武三思引为兵部尚书，以晋卿为将作大匠。节愍太子败，逃于鄠，被杀，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请之也。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后、安乐公主亲赖之，与纪处讷为党，世号"宗纪"。

景龙二年，诏突厥娑葛为金河郡王，而其部阙啜忠节赂楚客等罢之，娑葛怨，将兵患边。监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处讷专威福，有无君心，纳境外交，为国取怨；晋卿专徇赃私，骄恣跋扈。并请收付狱，三司推鞫。"故事，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必趋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厉色大言："性忠鲠，为琬诬诋。"中宗不能穷也，诏琬与楚客、处讷约

兄弟两解之，故世谓帝为“和事天子”。寻迁中书令。韦氏败，与晋卿同诛。

楚客性明达。武后时，降突厥沓实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会边书至，言吐敦反，楚客为兵部员外郎，后召问方略，对曰：“吐敦者，臣昔与之言，其为人忠义和厚，且国家与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与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为之，然无能为。”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为州兵及吐敦所擒。后张仁亶请筑三城，议者或不同，独楚客言：“万世利也。”然冒于权利，尝讽右补阙赵廷禧陈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当百世继周，陛下承母禅，周、唐一统，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为周王，是在唐兴周，则天立陛下为皇太子，是在周兴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庙，二也；唐同泰《洛水图》云：‘永昌帝业’，三也；谶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继周’，五也；《桑条韦歌》，应二圣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孙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庆云五色，天应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内出瑞蒜，八也。起则天为一世，圣朝为二世，后子孙相承九十八，其数正满百世，唐之历乃三千余年。”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识者以楚客等欺神诬君，且有大咎。又尝密语其党曰：“始，吾在卑位，尤爱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虽外附韦氏，而内畜逆谋，故卒以败。

晋卿髭貌雄伟，声如钟。虽不学，然性倜傥。垂拱后，武后任之，宫苑、闲厩、内外众作无不总。开中岳，造明堂，铸九鼎，有力焉。

纪处讷者，秦州上邽人。为人魁岸，髭长数尺。其妻武三思妇之姊，纵使通三思，繇是款昵，进为太府卿。神龙元年夏，大旱，谷价腾踊，中宗召问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阴讽太史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与大臣接，有纳忠之符”。帝信之，下诏褒美，赐处讷衣一副、彩六十段。与楚客并同三品，进侍中。后伏诛。

祝钦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綝，字叔良，少通经，颇著书质诸家疑异；门人张后胤既显宦，荐于朝，诏对策高第，终无极尉。

钦明擢明经，为东台典仪。永淳、天授间，又中英才杰出、业奥《六经》等科，拜著作郎，为太子率更令。中宗在东宫，钦明兼侍读，授太子经，兼弘文馆学士。中宗复位，擢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进礼部尚书，封鲁国公，食实封户三百。桓彦范、崔玄□、袁恕巳，敬晖等皆从受《周官》大义，朝廷尊之。以匿亲忌日，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贬申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

景龙三年，天子将郊，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阴迎韦后意，谬立议曰：

《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预，则摄而荐。追师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内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则供。又九嫔，凡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然则后当助天子祀天神、祭地只。郑玄称：阙狄，后助王祭群小祀服。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阙狄之上，祎、衤俞、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祎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兖冕，先公冕。故后助祭，亦以祎衣祭先王，衤俞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举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传》：禘郊，天子亲射其牛，王后亲春其粢。"世妇诏后之礼事，不专主宗庙。《祭统》曰："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内外之官。"哀公问孔子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焉？"则知后宜助祭。臣请因经谊，制仪典。

帝虽不睿，犹疑之，召礼官质问。于是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钦明所引，皆宗庙礼，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无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参订，绍、钦绪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议曰：

《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两圭以祀地。"《司几筵》："设祀先王昨席。"《内宗》："掌宗庙祭祀。传曰："圣人为能飨帝。""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此祀天称享，享庙称祭也。礼家凡称大祭祀，不独主天。《爵人》："大祭祀，与量人受举斝之卒爵。"祭天不祼，则九嫔赞瑶爵，容庙称大祭祀也。钦明据《大宗伯》之职，以谓后有祭天地之礼。按经："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帅执事而卜宿，视涤濯，涖玉鬯，省牲镬，奉玉盥，制大号。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庙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直王后祭庙一凡耳。若当助祭天地，应不列重凡。且内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庙荐，无佐祭天地语。有如助祭天地，谁当赞佐者？是则摄荐为宗庙明甚。内司服掌后祭服，无祭天服。礼家说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无具服。"又言："后有五辂，以重翟从祭先王先公，以厌翟从飨诸侯，以安车朝夕见王，以翟车采桑，以辇车游宴。"按此，后无祭天车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无闻焉。

时左仆射韦巨源助后掎掣帝，夺政事，即传钦明议，帝果用其言，以皇后为亚献。取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奉豆笾。礼成，诏斋娘有夫者悉进官。

初，后属婚，上食禁中，帝与群臣宴，钦明自言能《八风舞》，帝许之。钦明体肥丑，据地摇头睆目，左右顾眄，帝大笑。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是举《五经》扫地矣！"景云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钦明、山恽等腐儒无行，以谄佞乱常改作，百王所传，一朝惰放。今圣德中兴，不宜使小人在朝，请斥远之，以肃具臣。"乃贬钦明饶州刺史，山恽括州刺史。钦明于《五经》为该淹，自见坐不孝免，无以澡祓，乃阿附韦氏，图再用，又坐是见逐，诸儒共羞之。后徙洪州都督，入为崇文馆学士，卒。

赞曰："钦明以经授中宗，为朝大儒，乃诡圣僻说，引艳妻郊见上帝，腥德播闻，享胙不终。盖与少正卯顺非而泽，庄周以诗书破冢者同科。独保腰领死家箦，宁不幸邪！后之托儒为奸者，可少戒云。

山恽者，河东人。善治《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诏遍为伎。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为《黄麞舞》，给事中李行言歌《贺车西河曲》，余臣各有所陈，皆鄙黩；而出恽奏："我所习，惟知诵诗。"乃诵《鹿鸣》、《蟋蟀》二篇，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止之。帝嘉其直，下诏褒咨，赐服一称。其后与钦明僻论阿世，不能终其守。久之，复拜国子司业。

王玙者，方庆六世孙，少为礼家学。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乃用之。

肃宗立，累迁太常卿，又以祠祷见宠。乾元三年，拜蒲同绛等州节度使，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大兵后，天下愿治，玙望轻，无它才，不为士议谐可，既骤得政，中外怅骇。乃奏置太一坛，劝帝身见九宫祠。帝由是专意，它议不能夺。帝尝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玙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时有一巫美而蛊，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憸狡不法。驰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门鐍不启。震怒，破鐍入，取巫斩廷下，悉诛所从少年，籍其赃得十余万，因遣还中人。既以闻，玙不能诘，帝亦不加罪。明年，罢玙为刑部尚书，又出为淮南节度使，犹兼祠祭使，徙浙东。召入，再迁太子少师。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怀。

始，玙托鬼神致位将相，当时以左道进者纷纷出焉。李国祯者，以术士显，广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区，招致神灵，请度昭应南山作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娲等各为堂皇，给百户扫除”。又即义扶谷故湫祠龙，置房宇。有诏从之，乃除地课工，方岁饥，人不堪命。昭应令梁镇上疏切谏，以为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极者，扫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废先王之典，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违神虐人，何从而致福邪？宗庙月无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语，不经见，若为地建祖庙，上天必贻向背之责。夫湫者，龙所托耳，今湫竭已久，龙安所存？不宜崇去龙之穴，破生人之产。若三皇、五帝、道君等，两京及所都各有宫庙，春秋彝飨，此复营造，是谓渎神。夫休咎丰凶本于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国祯等“动众则得人，兴工则获利，祭祀则受胙，主执则市权，营罔天听，负抱粢糈，道路相望，无时而息，人神胥怨，灾孽并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辑，陛下许以权宜，今所兴造臣谨以便宜悉停”。帝从之。镇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门郎中。玙曾孙抟，别传。

列传第三十五诸夷蕃将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与处罗可汗入隋，事炀帝。从伐辽，积劳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分其部于楼烦。

高祖兴太原，大柰提其众隶麾下。桑显和战饮马泉，诸军却，大柰以劲骑数百背击显和，破之，军遂振。授光禄大夫。从平长安，以多，赏帛五千匹，赐姓史。从秦王平薛举、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功殊等，积前后赐侍女三、杂彩万段。贞观初，擢累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食封户三百。卒，赠辅国大将军。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本北燕冯弘裔孙。弘不能以国下魏，亡奔高丽，遣子业以三百人浮海归晋。弘已灭，业留番禺，至孙融，事梁为罗州刺史。子宝，聘越大姓洗氏女为妻，遂为首领，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

隋仁寿初，盎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请讨之。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素奇之，曰："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即诏盎发江、岭兵击贼，平之，拜汉阳太守。从炀帝伐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隋亡，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番禺、新兴名贼高法澄、洗宝彻等受林士弘节度，杀官吏，盎率兵破之。宝彻兄子曰智臣，复聚兵拒战，盎进讨，兵始合，辄释胄大呼曰："若等识我耶？"众委戈，袒而拜，贼遂溃，擒宝彻、智臣等，遂有番禺、苍梧、硃崖地，自号总管。或说盎曰："隋季崩荡，海内震骚，唐虽应运，而风教未孚，岭越无所系属。公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名位未正，请南越王号。"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贵，如我希矣。常恐忝先业，尚自王哉？"

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贞观初，或告盎叛，盎举兵拒境。太宗诏右武卫将军蔺暮发江淮甲卒将讨之，魏征谏曰："天下初定，创夷未复，大兵之余，疫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且盎不及未定时略州县，摇远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状，当怀之以德，盎惧，必自来。"帝乃遣散骑常侍韦叔谐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征一言，贤于十万众。"时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将上盎可击状，帝不许，罢之。

五年，盎来朝，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贼据险不可攻，盎持弩语左右曰："矢尽，胜负可知矣。"发七矢毙七人，贼退走，盎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帝诏智戴还慰省，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盎善为治，阅簿最，擿奸伏，得民欢心。卒，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

子三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谋，能抚众，得士死力，酋师皆乐属之。尝随父至洛阳，统本部锐兵宿卫。炀帝弑，引其下逃归。时盗贼多，岭峤路绝，智戴转战而前。至高源，俚帅胁为谋主，会盎至，智戴得与盎俱去。后入朝，帝劳赐加等，授卫尉少卿。闻其善兵，指云问曰："下有贼，今可击乎？"对曰："云状如树，方辰在金，金利木柔，击之胜。"帝奇其对。累迁左武卫将军。卒，赠洪州都督。

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视其赀。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后率子弟数十人，击铜鼓、蒙排，执瓘而奏其罪。帝驰遣御史杨璟验讯。璟至，卑辞以结之，委罪于瓘。子猷喜，遗金二百两、银五百两。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归。"璟受之，还奏其状，帝命纳焉。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闻。拜拓设，建牙碛北，与颉利子欲谷设分统铁勒、回纥、仆骨、同罗诸部。处罗卒，哀毁如礼。治众十年，无课敛。或劝厚赋以自奉，答曰："部落丰余，于我足矣。"故首领咸爱之。颉利数用兵，社尔谏，弗纳。

贞观元年，铁勒、回纥、薛延陀等叛，败欲谷设于马猎山，社尔助击之，弗胜。明年，将余众西保可汗浮图城。会颉利灭，西突厥统叶护又死，奚利必咄陆可汗与泥孰争国，社尔引兵袭之，得其半国，有众十余万，乃自号都布可汗。谓诸部曰："始为乱破吾国者，延陀也，今我据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脱不胜，死无恨。"酋长皆曰："我新得西方，须留抚定。今直弃之，远击延陀，延陀未擒，叶护子孙将复吾国。"社尔不从，选骑五万，讨延陀碛北，连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溃去。延陀纵击，大败之，乃走保高昌，众才万人，又与西突厥不平，由是率众内属。

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于灵州。诏尚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典卫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诸将咸受赏，社尔以未奉诏，秋毫不敢取，见别诏，然后受，又所取皆老弱陈弊。太宗美其廉，赐高昌宝钿刀、杂彩千段，诏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

国公。从征辽东，中流矢，揠去复战，所部奋厉，皆有功。还，擢兼鸿胪卿。

二十一年，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尔何力、郭孝恪、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师次西突厥，击处蜜、处月，败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龟兹震恐。进屯碛石，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先进，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众五万拒战。威阳却，王悉兵逐北，威与继叔合，殊死战，大破之。社尔因拔都城，王轻骑遁。社尔留孝恪守，自率精骑追蹑，行六百里。王据大拨换城，婴险自固。社尔攻凡四十日，入之，擒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卫郎将权祗甫徇诸酋长，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刻石纪功而还。因说于阗王入朝，王献马畜三百饷军，西突厥、焉耆、安国皆争犒师。孝恪之在军，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遗社尔，社尔不受。帝闻，曰："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帝崩，请以身殉，卫陵寝，高宗不许。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谥曰元。

子道真，历左屯卫大将军。咸亨初，为逻娑道副大总管，与薛仁贵讨吐蕃以援吐谷浑，为论钦陵所败，尽失其兵。诏有司问状，免死为民。

阿史那忠者，字义节，苏尼失子也。资清谨。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居父丧，哀慕过人。会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可汗，以忠为左贤王。及出塞，不乐，见使者必泣，请入侍，许焉。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赠镇军大将军，谥曰贞，陪葬昭陵。

执失思力，突厥酋长也。贞观中，护送隋萧后入朝，授左领军将军。会颉利败，太宗令思力谕降浑、斛萨部落，稍亲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谏曰："陛下为四海父母，乃自轻，臣窃殆之。"帝异其言。后复逐鹿，思力脱巾带固谏，帝为止。

及讨辽东，诏思力屯金山道，领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万寇河南，思力示羸，不与确，贼深入至夏州，乃整阵击败之，追蹑六百里。会毘伽可汗死，耀兵碛北而归。复从江夏王道宗破延陀余众。与平吐谷浑。

诏尚九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安国公。坐交房遗爱，高宗以其战

多，赦不诛，流嶲州。主请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龙朔中，以思力为归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复公主封邑，赠思力胜州都督，谥曰景。

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父葛，隋末为莫贺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浑，隘翾多疠□曷，徙去热海上。何力九岁而孤，号大俟利发。

贞观六年，与母率众千余诣沙州内属，太宗处其部于甘、凉二州，擢何力左领军将军。九年，与李大亮、薛万彻、万均讨吐谷浑于赤水川。万均率骑先进，为贼所包，兄弟皆中创堕马，步斗，士死十七八。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是时吐谷浑王伏允在突沦川，何力欲袭之，万均惩前败，以为不可。何力曰："贼无城郭，逐荐草美水以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鸟惊鱼骇，后无以窥其巢穴。"乃阅精骑千余，直捣其牙，斩首数千级，获橐驼、马、牛、羊二十余万，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诏劳军于大斗拔谷。万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胜愤，挺刀起，将杀之，诸将劝止。

及还，帝责谓其故，何力具言万均败状。帝怒，将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顿首曰："以臣而解万均官，恐四夷闻者，谓陛下重夷轻汉，则诬告益多。又夷狄无知，谓汉将皆然，非示远之义。"帝重其言，乃止。有诏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尚临洮县主。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与讨高昌，平之。

始，何力母姑臧夫人与弟沙门在凉州，沙门为贺兰都督。十六年，诏何力往视母。于是薛延陀毘伽可汗方强，契苾诸酋争附之，乃胁其母、弟使从。何力惊谓其下曰："上于尔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顾？"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义许国，不可行。"众执之，至毘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延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毘伽怒，欲杀之，其妻谏而止。何力被执也，或谗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鱼得水，其脱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铁石，殆不背我。"会使至言状，帝泣下。即诏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许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还。授右骁卫大将军。公主行有日，何力陈不可。帝曰："天子无戏言，既许之，叵奈何？"何力曰："礼有亲迎，宣诏毘伽身到京师，或诣灵武。彼畏我，必不来，则姻不成，而忧愤不知所出，下必携贰，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毘伽素狼戾，必死，死则二子争国。内判外携，不战而擒矣。"帝然之。毘伽果不敢迎，郁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杀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国中乱，如其策云。

帝征高丽，诏何力为前军总管。次白崖城，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驺使自杀之，辞曰："彼为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义士也。犬马犹报其养，况于人乎？"卒舍之。俄以昆丘道总管平龟兹。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谕止。

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岭略蒲类，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人万讨之。处月酋硃邪孤注遂杀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据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数道，攀Ｆ〗脲而上，急攻之，贼大溃，孤注液遁。轻骑穷蹑，行五百里，孤注战死。虏渠帅六十，俘斩万余，牛马杂畜七万，取处蜜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迁左骁卫大将军，封郕国公。

显庆中，为沮江军行军大总管，与苏定方及右骁卫大将军刘伯英代高丽。，不克。龙朔初，复拜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诸蕃三十五军进讨，帝欲自率师继之。次鸭绿水，盖苏文遣男生以精兵数万拒险，众莫敢济。会冰合，何力引兵噪而济，贼惊，遂溃。斩首三万级，余众降，男生脱身走。有诏斑师。

时铁勒九姓叛，诏何力为安抚大使。何力以轻骑五百驰入其部，虏大惊。何力喻曰："朝家知而诖误，遂及翻动，使我贳尔过，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则已。"九姓大喜，共擒伪叶护及特勒等二百人以归，何力数其罪，诛之，余众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瘗，蠲护其家。

未几，盖苏文死，男生为弟所逐，使子诣阙请降，乃拜何力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经略之，副李勣同趋高丽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乘胜进拔八城。引兵还，与勣会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进拔扶余。勣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勣继进，攻凡七月，拔之，虏其王以献。进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徙封凉。

总章、仪凤间，吐蕃灭吐谷浑，势益张，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诏周王为洮州道、相王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何力等讨之。二王不行，亦会何力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毅。

始，龙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宫，植白杨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数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诵"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

人”之句，脩仁惊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褓授上柱国，封渔阳县公。年十二，迁奉辇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为柏海道经略使，以战多，进左威卫大将军，袭封，赐锦袍、宝带，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迁鸡田道大总管，至乌德鞬山，诱附二万帐。武后时，明妻及母临洮县主皆赐姓武。以左鹰扬卫大将军卒，年四十六，赠凉州刺史，谥曰靖。

明性淹厚，喜学，长辩论。子耸，袭爵。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毅有谋略。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犹唐刺史云。苏定方平百济，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纵兵大掠，常之惧，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遁去，啸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归者三万。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复二百余城。龙朔中，高宗遣使招谕，乃诣刘仁轨降。累迁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

仪凤三年，从李敬玄、刘审礼击吐蕃。审礼败，敬玄欲引还，阻泥沟，兵不得出，贼屯高压官军。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营，杀掠数百人，贼酋跋地设弃军走。帝叹其才，擢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赐金帛殊等。进为河源军副使。调露中，吐蕃使赞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败，常之引精骑三千夜袭其军，斩首二千级，获羊马数万，赞婆等单骑去。即拜河源道经略大使。因建言河源当贼冲，宜增兵镇守，而运饟须广。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由是食衍士精，戍逻有备。永隆二年，赞婆营青海，常之驰掩其屯，破之，悉烧粮廪，获羊、马、甲首不赀。诏书劳赐。凡莅军七年，吐蕃檐畏，不敢盗边。封燕国公。

垂拱中，突厥复犯塞，常之率兵追击，至两井，忽与贼遇，贼骑三千方擐甲，常之见其嚣，以二百骑突之，贼皆弃甲去。其暮，贼大至，常之潜使人伐木，列炬营中，若烽燧然。会风起，贼疑救至，遂夜遁。久之，为燕然道大总管，与李多祚王九言等击突厥骨咄禄、元珍于黄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贼溃归碛北。会左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欲穷追要功，诏与常之共计，宝璧独进，为虏所覆，举军没，宝璧下吏诛，常之坐无功。会周兴等诬其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反，捕系诏狱，投缳死。

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马为士所蜺，或请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马鞭官兵乎？”前后赏赐分麾下，无留赀。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谨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授总管。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贞观初，进右卫将军，赐氏李，卒。

谨行伟容貌，勇盖军中，累迁营州都督，家童至数千，以财自雄，夷人畏之。为积石道经略大使，论钦陵众十万寇湟中，候逻不知，士樵采半散。谨行闻虏至，即植旗伐鼓，开门以伺。钦陵疑有伏，不敢进。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玺书劳勉，封燕国公。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丽盖苏文子也。九岁，以父任为先人。迁中里小兄，犹唐谒者也。又为中里大兄，知国政，凡辞令，皆男生主之。进中里位头大兄。久之，为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加大莫离支，出按诸部。而弟男建、男产知国事，或曰："男生恶君等逼己，将除之。"建、产未之信。又有谓男生："将不纳君。"男生遣谍往，男建捕得，即矫高藏命召，男生惧，不敢入。男建杀其子献忠。男生走保国内城，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遣子献诚诉诸朝。高宗拜献诚右武卫将军，赐乘舆、马、瑞锦、宝刀，使还报。诏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持节安抚大使，举哥勿、南苏、旨岩等城以降。帝又命西台舍人李虔绎就军慰劳，赐袍带、金扣七事。

明年，召入朝，诏所过州县传舍作鼓吹，右羽林将军李同以飞骑仗廷宠。迁辽东大都督、玄菟郡公，赐第京师。因诏还军，与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诏遣子赍手制、金皿，即辽水劳赐。还，进右卫大将军、卞国公，赐宝器、宫侍女二、马八十。仪凤二年，诏安抚辽东，并置州县，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卒，年四十六，帝为举哀，赠并州大都督。丧至都，诏五品以上官哭之，谥曰襄，勒碑著功。

男生纯厚有礼，奏对敏辩，善射艺。其初至，伏斧锧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称焉。

献诚，天授中以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牙群臣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献成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纳。来俊臣尝求货，献诚不答，乃诬

其谋反，缢杀之。后后知其冤，赠右羽林卫大将军，以礼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至多祚，骁勇善射，以军功累迁右鹰扬大将军。讨黑水靺鞨，诱其渠长，置酒高会，因醉斩之，击破其众。室韦及孙万荣之叛，多祚与诸将进讨，以劳改右羽林大将军，遂领北门卫兵。

张柬之将诛二张，以多祚素感概，可动以义，乃从容谓曰：“将军居北门几何？”曰：“三十年矣。”“将军击钟鼎食，贵重当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数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将军知感恩，则知所以报，今在东宫乃大帝子，而嬖竖擅朝，危逼宗社。国家废兴在将军，将军诚有意乎？舍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缘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辞气毅然，柬之遂定谋。以敬晖、李湛为右羽林将军，命总禁兵，与多祚、王同皎请太子至玄武门，斩关入。及长生殿，白武后曰：“诸将诛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谋，不敢豫奏，顿首请归死。”后病卧，顾湛曰：“我于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

中宗复位，封多祚辽阳郡王，食实户八百，子承训为卫尉少卿。湛迁大将军，封赵国公，食实户五百。帝祠太庙，特诏多祚与相王登舆夹侍。监察御史王剼谓多祚夷人，虽有功，不宜共舆辇。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复言。”

崔玄□等得罪，多祚畏祸及，故阳厚韦氏。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多祚与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楼下，具言所以诛三思状，按兵不战。宫闱令杨思勖方侍帝，即挺刀斩其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兵因沮溃，多祚为其下所杀，二子亦见害，籍没其家。景云初，追复官爵，并宥家属。

湛者，义府最幼子，字兴宗，沉厚有度。六岁，授周王府文学，累迁右散骑常侍，袭河间郡公。武后徙上阳宫，留湛宿卫。顷之，复为右散骑常侍，赐铁券。三思恶之，贬果州刺史。历洺、绛二州，累迁左领军大将军。开元十年卒，赠幽州都督。初，义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为中兴功臣，世不以其父恶为贬云。

论弓仁，本吐蕃族也。父钦陵，世相其国。圣历二年，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公。神龙三年，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时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诺真水、草心山为逻卫。

开元初，突厥九姓乱，弓仁引军度漠，逾白桎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种落，降之。趯跌思太叛，战赤柳涧，弓仁骑才五百，自新堡进，时贼四环之，众不敌，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溃围出，人服其壮。凡阅大小战数百，未尝负。赐宝玉、甲第、良田，等列莫与比。累迁左骁卫大将军、朔方副大使。会病，玄宗遣上医驰视。卒，年六十六，赠拨川郡王，谥曰忠。

孙惟贞。惟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开元末，为左武卫将军。肃宗在灵武，以卫尉少卿募兵绥、银，阅旬，众数万。从还凤翔，迁光禄卿，为元帅前锋讨击。战陕州，以功进殿中监。史思明攻李光弼于河阳，周挚以兵二十万阵城下，惟贞请锐卒数千，凿数门出，自旦及午，苦战破之。光弼表为开府仪同三司。光弼讨史朝义，以惟贞守徐州。贼将谢钦让据陈，乃假惟贞颍州刺史，斩贼将，降者万人。封萧国公，实封百户。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领军卫大将军，为英武军使，卒。

尉迟胜，本王于阗国。天宝中，入朝，献名玉、良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卫将军、毘沙府都督。归国，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毘、播仙。累进光禄卿。

安禄山反，胜使弟曜摄国事，身率兵五千赴难。国人固留胜，胜以少女为质而行。肃宗嘉之，拜特进，兼殿中监。广德中，进骠骑大将军，遣还，固请留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实封百户。胜请授国于曜，诏可。胜既留，乃穿筑池观，厚宾客，士大夫多从之游。从德宗至兴元，为右领军将军，历睦王傅。贞元初，曜上言："国中以嫡承嗣，今胜让国，请立其子锐。"帝欲遣锐袭王。胜固辞，以"曜久行国事，人安之；锐生京华，不习其俗，不可遣"。当是时，兄弟让国，人莫不贤之。睦府除，徙原王傅。卒，赠凉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世处松、漠间。天宝末，隶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复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贼所归，累授左、右威卫大将军，封白水县伯，为神策大将。以功试太常卿。徙封冯翊郡王，食宝户一百五十。

鱼朝恩主卫兵，器其勇，养为子，名智德。使将兵三千，屯扶风、武功，历十余年，队伍闲整。朝恩死，诏赐氏李，名嘉勋。李希烈叛，擢为招讨，应援荆襄，使复本姓名，累战有功。

硃泚之难，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邓而西，属贼兵锐，乃壁七盘。伪将仇敬忠等来寇，可孤击却之，遂收蓝田。德宗将迁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招讨使。敬忠拒战，可孤急击斩之。进军与李晟收长安，为先锋。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冯翊郡王，食实户二百。又会诸军进讨李怀光，次沙苑，卒于军，赠司空。

可孤性谨审沉壮，既有勋劳，未尝自论功，御众公严，晟数称之。

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初事金吾将军论惟明为傔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义郡王。从惟明镇鄜坊，署牙将。后节度使王栖曜卒，中军将何朝宗夜纵火作乱，玢独匿不出。迟明，擒朝宗以待命。有诏并军司马崔辂斩之，以同州刺史刘公济领节度，擢玢为司马。逾年，公济卒，乃授玢节度使。元和二年，徙山南西道。

玢为治严棱，畏远权势，不务贡奉。蔬食弊衣，居处取避风雨而已。仓库完实，百姓安之，当世将帅未有及者。以疾辞位。入朝，不事驺仗。妻乘竹舆，二侍婢，黄碧缣服。七年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节。

赞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义所在者，鸷挺不可迁，盖巧不足而谅常有余。观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无有顾望，用能功绩光明，为天子倚信。至浑瑊、趯跌、光颜辈，烈垂无穷，惟其谅有余故也。瑊、光颜自有传，今类其人著之篇。

列传第三十六郭二张三王苏薛程唐

郭孝恪，许州阳翟人。少有奇节，不治赀产，父兄以为无赖。隋乱，率少年数百附李密。密喜　　，谓曰：“世言汝、颍多奇士，不谬也。”使与李勣守黎阳。密败，勣遣孝恪送款，封阳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诏与勣经略武牢以东，所定州县，委以选补。

窦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谒秦王，进计曰：“王世充力竭计穷，其面缚可跂足待。建德悉众远来，粮饷阻绝，殆天亡时也。若固守武牢，以军汜水，逐机应变，擒殄必矣！”王然之。贼平，置酒大会洛阳宫，语诸将曰：“孝恪策擒贼，王长先下漕，功固在诸君右。”迁上柱国。历贝、赵、江、泾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骁卫将军，累加金紫光禄大夫。

贞观十六年，拜凉州都督，改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流徙罪人与镇兵杂，限以沙碛，隔绝中国，孝恪推诚抚御，尽得其欢心。初，王师灭高昌，诏以所虏焉耆生口七百还焉耆王。王叛归欲谷设可汗，孝恪请击之，即拜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出银山道，夜袭其王龙突骑支，虏之。帝悦，降玺书褒劳。

俄拜昆丘道副大总管，进讨龟兹，破其国城，乃自留守，遣余军分道进。龟兹国相那利遁去。孝恪以余部未平，出营于外。国人有谓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势必为变，城中颇有异志，愿公备之。”孝恪忽其言，不设备。那利果率众阴与城内胡为应，薄城鼓噪，始觉之，乃率千余人合战，城中举应那利，孝恪殊死斗，中流矢卒，子待诏亦殁。将军曹继叔进兵，复拔其城。太宗责孝恪斥候不明，至颠覆，夺其官。后愍死战，更为举哀。高宗即位，追还官爵，赠待诏游击将军，赙物三百段。

次子待封，官左豹韬卫将军。咸亨初，副薛仁贵讨吐番，战大非川，败绩，贷死为民。

张俭，字师约，京兆新丰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孙。父植，车骑将军、连城县公。

俭，高祖从外孙也。高祖起，俭以功除右卫郎将，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书辄称诏敕，边吏奉承不敢却。及俭，独拒不受。大教民营田，岁收谷数十万斛。虽霜旱，劝百姓相振赡，免

饥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结部者，穷归于俭，俭受而安辑之。其在碛北者，亲戚私相过省，俭不禁，示羁縻而已。俭徙胜州，后将不察其然，遽奏思结叛，朝廷议进讨，时俭以母丧，夺服为使者抚纳之。俭单骑入其部，召酋帅慰谕，推腹心，咸匍匐归命，因举徙代州，遂检校代州都督。俭劝垦田力耕，岁数稔，私蓄富实。俭恐虏易骄，乃建平籴法，入之官，虏悦喜，由是储斛流赢。

迁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坐事免，诏白衣领职。营州部与契丹、奚、□、靺鞨诸蕃切畛，高丽引众入寇，俭率兵破之，俘斩略尽。复拜营州都督。太宗将征辽东，遣俭率蕃兵先进，略地至辽西，川涨，久未度。帝以为畏懦，召还。见洛阳宫，陈水草美恶、山川险易，并久不进状。帝悦，拜行军总管，使领诸蕃骑，为六军前锋。时高丽候者言莫离支且至，帝诏俭自新城路邀击，虏不敢出。俭进度辽，趋建安城，破贼，斩数千级。累封皖城郡公。后改东夷校尉官为都护府，即以俭为都护。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谥曰密。

俭兄大师，太仆卿、华州刺史、武功县男。

弟延师，左卫大将军、范阳郡公。性谨畏，黄羽林兵三十年，未尝有过。卒，赠荆州都督，谥曰敬，陪葬昭陵。

俭兄弟三人门皆立戟，时号“三戟张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随州刺史，尚同安大长公主，官开府仪同三司，卒，谥曰文。

方翼早孤，哀毁如成人，时号孝童。母李，为主所斥，居凤泉墅。方翼尚幼，杂庸保，执苦不弃日，垦田植树，治林垠，既完墙屋，燎松丸墨，为富家。主薨，还京师。尝夜行，见长人丈余，引弓射仆之，乃配木也。太宗闻，擢右千牛。高宗立，而从祖女弟为皇后，调安定令，诛灭大姓，奸豪胁息。徙瀚海都护司马，坐事下迁朔州尚德府果毅，岁余代还。居母丧，哀瘠甚，帝遣侍医疗视。其友赵持满诛死，尸诸道，亲戚莫敢视，方翼曰：“栾布哭彭越，义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绝友义，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礼收葬。金吾劾系，帝嘉之，不罪。

再迁肃州刺史。州无隍堑，寇易以攻，方翼乃发卒建楼堞，厮多乐水自环，烽逻精明。仪凤间，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馁

死，皆重茧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钱作水硊，簿其赢，以济饥瘵，构舍数十百楹居之，全活甚众，芝产其地。

裴行俭讨遮匐，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

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车簿啜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军战伊丽河。败之，斩首千级。俄而三姓咽面兵十万踵至，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所部杂虏谋执方翼为内应，方翼悉召会军中，厚赐，以次出壁外，缚之。会大风，杂金鼓，而号呼无闻者，杀七千人。即遣骑分道袭咽面等，皆惊溃，乌鹘引兵遁去，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涨，师不可度，沉祭以祷，师涉而济。又七月次叶河，无舟，而冰一昔合。时以为祥。

西域平，以功迁夏州都督。属牛疫，民废田作，方翼为耦耕法，张机键，力省而见功多，百姓顺赖。明年，召方翼议西域事，引见奉天宫，赐食帝前，帝见衣有污濯处，问其故，具对热海苦战状。视其创，帝咨嗟久之，赐赉良厚。

俄而妖贼白铁余以绥州反，诏方翼与程务挺讨之。飞■击贼，火其栅，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诏进击。时库无完铠，方翼断六板，画虎文，钩联解合，贼马忽见，奔骇，遂败，获大将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

武后时，王后属无在者，方翼自视功多，冀不坐，而后内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务挺被杀，即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狱，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龙初，复官爵。方翼善书，与魏叔琬齐名。

子珣，字伯玉，与兄玙、弟瑨以文学称，时号“三王”。天授初，珣及进士第，应制科，迁蓝田尉。以拔萃擢长安尉，因进见，武后召问刑政，嘉之。询其族氏，对曰：“废后，臣之姑也。”后不悦，左迁亳州司法参军。神龙初，为河南丞，武三思矫制贬临川令。宋璟辅政，召授侍御史。出许州长史。岁旱，珣时假刺史事，开廪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累迁工部侍郎。而瑨至中书舍人。珣尝为秘书少监，数年而瑨继职。终右散骑常侍，卒。赠户部尚书，谥曰孝。

子钅肙，天宝中历右补阙、殿中侍御史。瑨子鲒，自有传。

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

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从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率彀马二百为前锋，乘雾行，去贼一里许，雾霁，见牙帐，驰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寻至，余党悉降。再迁左卫中郎将。与程名振讨高丽，破之。拜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

从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征贺鲁，至鹰娑川，贺鲁率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连战未决，鼠尼施等复引二万骑为援。定方始休士，见尘起，率精骑五百，逾岭驰捣贼营，贼众大溃，杀千余人，所弃铠仗、牛马藉藉山野不可计。副总管王文度疾其功，谬谓知节曰："贼虽走，军死伤者众。今当结辎重阵间，被甲而趋，贼来即战，是谓万全。"又矫制收军不深入。于是马癯卒劳，无斗志。定方说知节曰："天子诏讨贼，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为大将，而阃外之事不得专，顾副将乃得专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从。至怛笃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师还而降，且为贼，不如杀之，取其赀。"定方曰："此乃自作贼耳，宁曰伐叛！"及分财，定方一不取。高宗知之，比知节等还，悉下吏，当死，贷为民。

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复征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润为副。出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独禄拥众万帐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并回纥万人，进至曳咥河。贺鲁率十姓兵十万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据高，攒槊外向，亲引劲骑阵北原。贼三突步阵，不能入，定方因其乱击之，鏖战三十里，斩首数万级，贼大奔。明日，振兵复进，五弩失毕举众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定方令副将萧嗣业、回纥婆润率杂虏兵趋邪罗斯川追北，定方与雅相领新附兵绝其后。会大雪，吏请少休，定方曰："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遁，则莫能擒。"遂勒兵进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距贺鲁所百里，下令阵而行，薄金牙山。方贺鲁将畋，定方纵击，破其牙下数万人，悉归所部。贺鲁走石国，弥射子元爽以兵与嗣业会，缚贺鲁以还。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强畛，问疾收胔，唐之州县极西海矣。高宗临轩，定方戎服奉贺鲁以献。策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别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

会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劫所部及疏勒、硃俱波、喝般陀三国复叛，诏定方还为安抚大使。率兵至叶叶水，而贼堞马头川。定方选精卒万、骑三千袭之，昼夜驰三百里，至其所。都曼惊，战无素，遂大败，走马保城。师进攻之，都曼计穷，遂面缚降。俘献于乾阳殿，有司请论如法。定方顿首请曰："臣向谕陛下意，许以不死，愿丐其命。"帝曰："朕为卿全信。"乃宥之。葱岭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钜鹿三百户，迁左武卫大将军。

出为神丘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自城山济海至熊津口，贼濒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阵，与之战，贼败，死者数千。王师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夹引，直趋真都城。贼倾国来，酣战，破之，杀虏万人，乘胜入其郛，王义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进围其城，义慈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义慈之孙文思曰："王与太子出，而叔岂得擅为王？若王师还，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缒城下，人多从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帜。于是泰开门请命，其将祢植与义慈降，隆及诸城送款，百济平，俘义慈、隆、泰等献东都。

定方所灭三国，皆生执其王，赏赉珍宝不胜计，加庆节尚辇奉御。未几，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俄徙平壤道。破高丽之众于浿江，夺马邑山为营，遂围平壤。会大雪，解围还。拜凉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浑。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责谓侍臣曰："定方于国有功，当褒赠，若等不言，何邪？"乃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曰庄。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至安地，会郎将刘君邛为贼所围，仁贵驰救之，斩贼将，系首马鞍，贼皆慑伏，由是知名。王师攻安市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等率兵二十万拒战，倚山结屯，太宗命诸将分击之。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标显，持戟，腰鞬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军乘之，贼遂奔溃。帝望见，遣使驰问："先锋白衣者谁？"曰："薛仁贵。"帝召见，嗟异，赐金帛、口马甚众，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令北门长上。师还，帝谓曰："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阃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皦将。"迁右领军中郎将。

高宗幸万年宫，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门，宿卫皆散走，仁贵曰：“当天子缓急，安可惧死？”遂登门大呼，以警宫内，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寝，帝曰：“赖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赐以御马。

苏定方讨贺鲁，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贺鲁，为其所破，虏系妻子。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还，厚加赉遣，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纳之，遂还其家属，泥熟请随军效死。

显庆三年，诏副程名振经略辽东，破高丽于贵端城，斩首三千级。明年，与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丽大将温沙多门，战横山，仁贵独驰入，所射皆应弦仆。又战石城，有善射者，杀官军十余人，仁贵怒，单骑突击，贼弓矢俱废，遂生擒之。俄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执其王阿卜固献东都。拜左武卫将军，封河东县男。

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将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帝大惊，更取坚甲赐之。时九姓众十余万，令骁骑数十来挑战，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虏气慑，皆降。仁贵虑为后患，悉坑之。转讨碛北余众，擒伪叶护兄弟三人以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九姓遂衰。

铁勒有思结、多览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惧而降，仁泰不纳，虏其家以赏军，贼相率遁去。有候骑言：“虏辎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选骑万四千卷甲驰，绝大漠，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还。人饥相食，比入塞，余兵才二十之一。仁贵亦取所部为妾，多纳赇遣，为有司劾奏，以功见原。

乾封初，高丽泉男生内附，遣将军庞同善、高侃往慰纳，弟男建率国人拒弗纳，乃诏仁贵率师援送同善。至新城，夜为虏袭，仁贵击之，斩数百级。同善进次金山，衄虏不敢前，高丽乘胜进，仁贵击虏断为二，众即溃，斩馘五千，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遂会男生军。手诏劳勉。仁贵负锐，提卒二千进攻扶余城，诸将以兵寡劝止。仁贵曰：“在善用，不在众。”身帅士，遇贼辄破，杀万余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与李勣军合。扶余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辽海。有诏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镇平壤，拜本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检校安东都护，移治新城。抚孤存老，检制盗贼，随才任职，褒崇节义，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击之，以援吐谷浑。侍封尝为鄯城镇守，与仁贵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颇违节度。初，军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曰："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岭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乃约赍，至河口，遇贼，破之，多所杀掠，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初不从，领辎重踵进，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粮仗尽没，待封保险。仁贵退军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吐谷浑遂没。仁贵叹曰："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应有事西方，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有诏原死，除名为庶人。

未几，高丽余众叛，起为鸡林道总管。复坐事贬象州，会赦还。帝思其功，乃召见曰："畴岁万年宫，微卿，我且为鱼。前日殄九姓，破高丽，尔功居多。人有言向在乌海城下纵虏不击，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辽西不宁，瓜、沙路绝，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邪？于是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问曰："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

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给舆，护丧还乡里。

子讷，字慎言，起家城门郎，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

后突厥扰河北，武后以讷世将，诏摄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使。对同明殿，具言："丑虏冯暴，以庐陵王藉言，今虽还东宫，议不坚信。若太子无动，贼不讨而解。"后纳其言。俄迁幽州都督、安东都护。改并州长史，检校左卫大将军。讷久处边，有战功。开元初，玄宗讲武新丰，诏讷为左军节度。时诸部颇失序，唯讷与解琬军不动。帝令轻骑召之，至军门，不得入。礼成，尤见慰劳。

明年，契丹、奚、突厥连和，数入边，讷建议请讨，诏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与讷帅众二万出檀州。宾各议"方暑，士负戈赢粮深讨，虑恐无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讷独曰："夏草荐茂，羔犊方息，

不费馈饟因盗资，振国威灵，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听讷言，而授紫微黄门三品以重之。师至滦河，与贼遇，诸将不如约，为虏覆，尽亡其军。讷脱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将李思敬等八人，有诏斩以徇，独宾客免，尽夺讷官爵。

俄而吐蕃大酋坌达延、乞力徐等众十万寇临洮，入兰州，剽牧马，诏讷白衣摄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击之。追及贼，战武阶驿，犄角劫之，破其众；尾北至洮水，又战长城堡，杀卤数万，擒其酋六指乡弥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赀。时帝欲自将北伐，及讷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状，拜讷左羽林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以子畅为朝散大夫。又授凉州镇军大总管，赤水、建康、河源边州皆隶节度。俄为朔方行军大总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赠太常卿，谥曰昭定。

讷性沉勇寡言，其用兵，临大敌益壮。

弟楚玉，开元中为范阳节度使，以不职废。生子嵩。

嵩生燕、蓟间，气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豫安禄山乱，晚为史朝义守相州。仆固怀恩破朝义，长驱河朔，嵩震惧，迎拜军门，怀恩释之，奏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卫洺邢等州节度使。方大乱后，人亦厌祸，嵩谨奉职，颇有治名。大历初，封高平郡王，实封二百户，号其军为昭义。迁检校尚书右仆射，更封平阳。七年卒，赠太保。

诏其弟晓知留后事，累加检校太子少师。十年，为其将裴志清所逐，以兵归田承嗣。晓奔洺州。请入朝，降服待罪银台门，赦之。乃分其地，以蒿族子择为相州刺史，雄卫州刺史，坚洺州刺史。承嗣诱雄乱，不从，遣客刺杀之。

初，嵩好蹴踘，隐士刘钢劝止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晷刻欢？”嵩悦，图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途，年十二，为磁州刺史。父丧，军吏以故事胁知留务，伪许之，已而让晓，夕以丧归。累授右卫将军，宿卫三十年。宰相杜黄掌擢为汝州刺史，治有风绩。王师讨蔡，繇左龙武大将军授郑滑节度使，数战有功。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弘正许之。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酾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自是滑

人无患。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未几，复帅郑滑。

李师道平，诏分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徙平为节度使。王庭凑围牛元翼，棣州危，诏平出援。平遣将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馈饷陋狭，众溃而归，推突将马士端为帅，劫屯士万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赀募锐卒二千迎战，以奇兵掩贼辎重，贼狼顾，遂大败，降，余党平。引谋乱者二千人斩堂皇下，胁从皆纵还田里，威震一方。诏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封魏国公。在镇六年，兵铠完砺，徭赋均一。宝历初，入朝，民鄣路愿留，数日得出。拜检校司空、河中降隰节度使，复得隶晋、慈二州，益兵三千。进检校司徒，更封韩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赠太傅。

子从，字顺之，以廕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累迁汾州刺史，隄文谷、滤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储粟二万斛以备凶灾。于是山东大水，诏右司郎中赵杰为赈恤使，杰表其才，擢将作监。终左领军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

程务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业末，仕窦建德为普乐令，盗不迹境。俄弃贼自归，高祖诏授永宁令，使率兵经略河北，即夜袭鄴县，俘男女千余人以归，去数舍，阅妇人方乳者九十余人，还之，鄴人感其仁。刘黑闼陷洺州，名振与刺史陈君宾自拔归，母妻为贼所得。名振率众千余，掠冀、贝、沧、瀛等州，邀击粮道，悉毁贼水陆饷具。黑闼怒，杀其母妻。贼平，请手斩黑闼，以其首祭母。拜营州长史，封东平郡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百两。转洺州刺史。太宗征辽东，召问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诘之，名振辩对益详，帝意解，谓左右曰："房玄龄常在朕前，见朕嗔余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识我，一旦诮让，而辞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骁卫将军，平壤道行军总管。攻沙卑城，破独山阵，皆以少击众，号为名将。迁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击高丽于贵端水，焚其新城。历晋、蒲二州刺史，镂方道总管。卒，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

务挺少从父征讨，以勇力闻，拜右领军卫中郎将。破突厥六万骑于云州。会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叛，总管李文暕等三将以次奔败。诏裴行俭讨之，以务挺副，检校丰州都督。时伏念屯金牙山，务挺与副总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惧，乃间道降于行俭，故裴炎以为非行俭功，迁务挺右武卫将军，封平原郡公。

绥州部落稽白铁余据城平叛，建伪号，署置百官，进攻绥德、大

斌，杀官吏，火区舍。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务挺生擒白铁余。进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嗣圣初，与右领军大将军张虔勖等豫废中宗、立豫王为皇帝，累被褒赉。以左武卫大将军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御突厥。务挺善绥御，士服其威爱，突厥惮之，不敢盗边。

裴炎下狱，务挺密表申治，又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务挺与炎及徐敬业潜相援结，后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其家。突厥闻务挺死，率相庆，为立祠，每出师，辄祷焉。

王孝杰，京兆新丰人。少以军功进。仪凤中，刘审礼讨吐蕃，孝杰以副总管战大非川，为虏执，赞普见之，曰“貌类吾父”，故不死，归之。武后时，为右鹰扬卫将军。孝杰居虏中久，悉其虚实。长寿元年，为武威道总管，与阿史那忠节讨吐蕃，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城。武后曰：“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乃迁左卫大将军。进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清源县男。证圣初，复为朔方道总管，与吐蕃战不利，免。

会契丹李尽忠等叛，有诏起白衣为清边道总管，将兵十八万讨之。军至东硖石谷，与贼接。道隘虏众，孝杰率锐兵先驱，出谷整阵，与贼战，而后军总管苏宏晖以其军退，援不至，为虏所乘，军溃，孝杰堕谷死，士相蹂且尽。初，进军平州，白鼠昼入营屯伏。皆谓“鼠坎精，胡象也，白质归命，天亡之兆”。及战，乃孝杰覆焉。时张说以管记还白状，后问之，说具陈：“孝杰乃心国家，敢深入，以少当众，虽败，功可录也。”乃赠夏官尚书、耿国公，以其子无择为朝散大夫。遣使者斩宏晖，使未至而宏晖已立功，遂赎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规，为后周骠骑大将军。休璟少孤，授《易》于马嘉运，传《礼》于贾公彦，举明经高第。为吴王府典签，改营州户曹参军。会突厥诱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务以兵授休璟，破之于独护山，数馘多，迁朔州长史。

永淳中，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辩战死，朝廷议弃丰保灵、夏。休璟以为不可，上疏曰：“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常郡县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灵、夏为边。唐初，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地复为贼有，而灵、夏亦不足自安，非国家利也。”高宗从其言。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休璟收其溃亡，以定西土，授灵州都督。乃陈方略，请

复四镇。武后遣王孝杰拔龟兹等城，自休璟倡之。

圣历中，授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副大使。吐蕃大将曲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数千临高望之，见贼旗铠鲜明，谓麾下曰："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莽布支新将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贵臣酋豪子弟，骑虽精，不习战，吾为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战皆克，斩二将，获首二千五百，筑京观而还。吐蕃来请和，既宴，使者屡觇休璟，后问焉，对曰："洪源之战，是将军多杀臣士卒，其勇无比，今愿识之。"后嗟异，擢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

西突厥乌质勒失诸蕃和，举兵相攻，安西道闭。武后诏休璟与宰相计议，不少选，画所当施行者。既而边州建请屯置，尽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进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诮杨再思、李峤、姚元崇等曰："休璟谏知边事，卿辈十不当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

会契丹入塞，复以夏官尚书检校幽营等州都督、安东都护。时中宗为皇太子，休璟将行，进启曰："易之兄弟恩宠过幸，数入禁阃，非人臣所宜，愿加防察。"帝复位，召授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酒泉郡公。谓曰："初欲召公计事，以有北狄忧，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进、尚书右仆射，赐邑户三百，封宋国公。

是岁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许。累迁检校吏部尚书。景龙二年致仕。未几，复起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监脩国史。景云初，以特进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备突厥；停旧封，别赐百户。明年，复请老，给一品全禄。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赠荆州大都督，谥曰忠。

休璟以儒者号知兵，自碣石逾四镇，其间绵地几万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师料敌未尝败。初得封，以赋绢数千散赒其族，又出财数十万大为茔墓，尽葬其五服亲，当时称重。惟张仁愿议筑受降城，而休璟独谓不可，卒就之，而漠南无虏患。始老，已逾八十，犹托倚权近求复用。于是贺娄尚宫方用事，附者辄荣赫，休璟乃为子娶其义女，故复起宰相，颇为时讥訾。其当国，亦无它毘益云。

子先慎至陈州刺史，先择为右金吾卫将军。

张仁愿，华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讳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时，累迁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称后乃弥勒佛身，又凤阁舍

人张嘉福、王庆之请以武承嗣为皇太子，邀仁愿联章，仁愿正色拒之。后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与吐蕃战不利，仁愿监其军，因入言状，孝杰坐免，擢仁愿侍御史。

万岁通天中，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自图先锋当矢石状。武后叹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为右肃政台中丞，诏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问承景破敌曲折，承景实不行，所问皆穷。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虚列虏级。贬为崇仁令，以仁愿代为中丞，检校幽州都督。

默啜寇赵、定，还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贼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劳问，赐药注傅。迁并州都督长史。神龙中，进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会谷贵多盗，仁愿一切捕杀，胔积府门，畿甸震慑，无敢犯。先是，贾敦颐尝为长史，有政绩，时人为之语曰："洛有前贾后张，敌京兆三王。"

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贼已去，引兵踵击，夜掩其营，破之。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崖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后常元楷代为总管，始筑壅门，议者益重仁愿而轻元楷。

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春还朝，秋复督军备边，帝为赋诗祖道，赏赉不赀。迁镇军大将军。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书，禀禄全给。开元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师，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总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皆著称，后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辅，至赵州

刺史。

张敬忠，自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开元七年拜平卢节度使。

王晙，沧州景城人，后徙洛阳。父行果，为长安尉，知名。晙少孤，好学。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当兴吾宗。"长豪旷，不乐为衔检事。擢明经第，始调清苑尉，历除殿中侍御史。会朔方元帅魏元忠讨贼不利，劾奏副将韩思忠败，律当诛。晙以"思忠偏裨，权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独诛"，固争，得释，晙亦出为渭南令。

景龙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晙始筑罗郛，罢戍卒；埭江，开屯田数千顷，以息转漕，百姓赖之。后求归上冢，州人诣阙留。有诏："桂往罹寇暴，户口雕{疒齐}，宜即留，以须政成。"在桂逾期年，人丐刻石颂德。初，刘幽求放封州，广州都督周利贞必欲杀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贞移书督趣，幽求惧曰："势且难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绝。晙在，终不忍公无罪就死。俄崔湜等诛，幽求复执政，故诏幽求为刻石辞。迁鸿胪少卿，充朔方军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丰安、安远等城并授节度。进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

开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次大来谷，其酋坌达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去贼五里，令曰："前是寇，士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俄而薛讷至武阶，距大来二十里，贼阵两军间，互一舍而近。晙往迎讷，夜使壮士衔枚麈突，虏骇引去，追至洮水，败之，俘获如积。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清源县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珽为朝散大夫。又进并州都督长史。

明年，突厥默啜为拔曳固所杀，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杀继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

突厥向以国乱，故款塞，与部落无间也。延素北风，何尝忘之？今徙处河曲，使内伺边罅，久必为患。比者不受要约，兵已屡动，擅作烽区，闭障行李。虏脱南牧，降帐必与连衡，以相应接，表里有敌，虽韩、彭、孙、吴，无所就功。请至农隙，令朔方军大陈兵，召酋豪，告以祸福，啗以金缯，且言南方麋鹿鱼米之饶，并迁置淮右、河南宽乡，给之程粮。虽一时之劳，然不二十年，渐服诸华，料以充兵，则皆劲卒。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

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臣复料议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宁，今无独异。”且往者颉利破亡，边鄙安定，故降户得以久安。今虏未殄灭，此降人皆戚属，固不与往年同已。臣请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获精兵之实，闭黠虏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华参处，广屯戍，为备拟，费甚人劳，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祸萌，此无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变。

书未报，而虏已叛，乃敕晙将并州兵济河以讨。晙间行，卷甲舍幕趋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讨有罪，天所殛者，当自蒙罚，士众无罪。心诚忠，而天监之，则止雪反风，以奖成功。”俄而和霁。时叛胡分二道走，晙自东道追及之，获级三千。以功迁左散骑常侍、朔方行军大总管。改御史大夫。趯跌部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潜引突厥内扰，晙密言上，尽诱而诛之。拜兵部尚书，复为朔方军大总管。

九年，兰池胡康待宾据长泉反，陷六州，诏郭知运与晙讨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宫人赐知运等，晙独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犹子事父，讵有常近围掖而臣子敢当乎？誓死以免。”见听。初，晙奏：“朔方兵力有余，愿罢知运，独当戍。”未报，而知运至，故不协。晙所降附，知运辄纵击，贼意晙卖己，乃复叛。晙坐贬梓州刺史。改太了詹事、中山郡公。进吏部尚书、太原尹。代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充朔方军节度大使，河北、河西、陇右、河东之军尽属。是冬，帝亲郊，追会大礼，晙以冰壮，请留将兵待边，手敕慰勉。会有人告许州刺史王乔谋反，辞逮晙，诏源乾曜、张说杂讯，无状，以党与贬蕲州刺史。迁定州。复以户部尚书为朔方军节度使。卒，赠尚书左丞相，谥曰忠烈。

晙气貌伟特，时谓为熊虎相。感慕节义，有古人风。其操下肃壹，吏人畏爱。始，二张之诬魏元忠，晙独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触逆鳞，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获罪，苟得辨，虽死弗悔。”

晙卒后，信安王祎讨奚于幽州，各捷，且言“战时，士咸见晙与部将高昭麾兵赴敌”，天子嗟异。户部郎中阳伯成上疏，请封晙墓，表异之，优其子孙。帝乃遣使祭晙庙，进诸子官。

赞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为之牙距也。至

师行数千万里，穷讨殊斗，猎取其国由鹿豕然，可谓选值其才欤！夫宰相代天秩物，燮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强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则绰绰矣。

列传第三十七王韩苏薛王柳冯蒋

王义方，泗州涟水人，客于魏。孤且窭，事母谨甚。淹究经术，性謇特　，高自标树。举明经，诣京师，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远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义方哀之，解所乘马以遗，不告姓名去，由是誉振一时。不肯造请贵势，太宗使宰相听其论。于是尚书外郎独孤悊以儒显，给事中许敬宗推悊确论，义方引逮百家异同，连拄悊，直出其上。左右为悊不平，辄罢会。补晋王府参军，直弘文馆。魏征异之，欲妻以夫人之侄，辞不取。俄而征薨，乃娶。人问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素善张亮，亮抵罪，故贬吉安丞。道南海，舟师持酒脯请福，义方酌水誓曰："有如忠获戾，孝见尤，四维廓氛，千里安流。神之听之，无作神羞。"是时盛夏，涛雾蒸涌，既祭，天云开露。人壮其诚。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义方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蕣，登降踶立，人人悦顺。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硃崖还，依义方。将死，诿妻子，愿以尸归葬，义方许之。以皎妻少，故与之誓于神，使奴负柩，辍马载皎妻，身步从之。既葬皎原武，归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迁云阳丞。

显庆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会李义府纵大理囚妇淳于，迫其丞毕正义缢死，无敢白其奸。义方自以兴县属，不三时拜御史，且疾当世附离匪人以欺朝廷，内决劾奏，意必得罪，即问计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剑，成陵之谊。汝能尽忠，吾愿之，死不恨。"义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不得独是独非也。昔尧失之四凶，汉高祖失之陈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张邈。彼圣杰之主，然皆失于前而得于后。今陛下抚万邦而有之，蛮区夷落，罪无逃罚，况辇毂下奸臣肆虐乎？杀人灭口，此生杀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坚冰，弥不可长。请下有司杂治正义死状。"即具法冠对伏，叱义府下，跪读所言。帝方安义府狡佞，恨义方以孤士触宰相，贬莱州司户参军。岁终不复调，往客昌乐，聚徙教授。母丧，隐居不出。卒，年五十五。

义方为御史时，买第，后数日，爱廷中树，复召主人曰："此佳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其廉不贪类此。始，魏征爱其材也，每恨太直，后卒以疾恶不容于时。既死，门人员半千、何彦先行丧，莳松柏冢侧，三年乃去。

彦先，齐州全节人。武后时，位天官侍郎。

员半千，字荣期，齐州全节人。其先本彭城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齐受禅，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赐姓员，终镇西将军、平凉郡公。

半千始名余庆，生而孤，为从父鞠爱，鬻草通书史。客晋州，州举童子，房玄龄异之，对诏高第，已能讲《易》、《老子》。长与何彦先同事王义方，以迈秀见赏。义方常曰："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因改今名。凡举八科，皆中。咸亨中，上书自陈："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朝廷九品无葭莩亲，行年三十，怀志洁操，未蒙一官，不能陈力归报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得天下英才五千，与榷所长，有一居先，臣当伏死都市。"书奏，不报。

调武陟尉，岁旱，劝令殷子良发粟振民，不从。及子良谒州，半千悉发之，下赖以济。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狱。会薛元超持节度河，让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释之。俄举岳牧，高宗御武成殿，问："兵家有三阵，何谓邪？"众未对，半千进曰："臣闻古者星宿孤虚，天阵也；山川向背，地阵也；偏伍弥缝，人阵也。臣谓不然。夫师以义出，沛若时雨，得天之时，为天阵；足食约费，且耕且战，得地之利，为地阵；举三军士如子弟从父兄，得人之和，为人阵。舍是，则何以战？"帝曰："善。"既对策，擢高第。

历华原、武功尉。厌卑剧，求为左卫胄曹参军。使吐蕃，将行，武后曰："久闻尔名，谓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侍制。"即诏入閤供奉。迁司宾寺主簿。稍与丘悦、王剧、石抱忠同为弘文馆直学士，又与路敬淳分日待制显福门下。擢累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在古无有，而授任者皆浮狭少年，非朝廷德选，请罢之，忤旨，下迁水部郎中。会诏择牧守，除棣州刺史。复入弘文馆为学士。武三思用事，以贤见忌，出豪、蕲二州刺史。半千不专任吏，常以文雅粉泽，故所至礼化大行。睿宗初，召为太子右谕德，仍学士职。累封平原郡公。表乞骸骨，有诏听朝朔望。

半千事五君，有清白节，年老不衰，乐山水自放。开元九年，游尧山、沮水间，爱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

抱忠，长安人。名属文。初置右台，自清道率府长史为殿中侍御

史，进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共领选，寡廉洁，而奇号清平，二人坐綦连耀伏诛。

悦，河南人。亦善论譔，仕至岐王傅。

韩思彦，字英远，邓州南阳人。游太学，事博士谷那律。律为匪人所辱，思彦欲杀之，律不可。万年令李乾祐异其才，举下笔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监察御史，昌言当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阶，待诏弘文馆，伏内供奉。

巡察剑南，益州高赀兄弟相讼，累年不决，思彦敕厨宰饮以乳。二人寤，啮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识孝义，公将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请辍讼。至西洱河，诱叛蛮降之。会蜀大饥，开仓赈民，然后以闻，玺书褒美。使并州，方贼杀人，主名不立，醉胡怀刀而污，讯掠已服。思彦疑之，晨集童儿数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问："儿出，亦有问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讯，遂擒真盗。

后太后昼见，劝帝修德答天谴。帝让中书令李义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没富贵，主何事邪？"义府谢罪。司农武惟良擅用并州赋二百万缗，思彦劾处死，武后为请而免。义府与诸武共谮思彦，出为山阳丞。初，尉迟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彦按释其冤，至是赠黄金良马，思彦不受。至官阅月，自免去，放迹江、淮间。久之，补建州司户参军。帝召问："不见卿久，今何官邪？"思彦泣道所以然。帝谓宰相："此亦太屈。"复召为御史。

俄出为江都主簿，又徙苏州录事参军。罢，客汴州。张僧彻者，庐墓三十年，诏表其闾，请思彦为颂，饷缣二百，不受。时岁凶，家窭甚，僧彻固请，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缣，不可轻用。"上元中，复召见。思彦久去朝，仪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诋外戚擅权，后恶之。中书令李敬玄劾奏思彦见天子不蹈舞，负气鞅鞅，不可用。时已拜乾封丞，故徙硃鸢丞。迁贺州司马，卒。

始，思彦在蜀，引什邡令邓恽右坐，曰："公且贵，愿以子孙委公。"比其斥，而恽已为文昌左丞。

子琬。琬字茂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检。有姻劝举茂才，名动里中。刺史行乡饮饯之，主人扬觯曰："孝于家，忠于国，今始充赋，请行无算爵。"儒林荣之。擢第，又举文艺优长、贤良方正，连中。拜监察御

史。景云初，上言：

国安危在于政。政以法，暂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终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权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厚，裨贩弗蚩。其故奈何？维以皇道也。自兹以来，任巧智，斥謇谔；趋势者进，守道者退；谐附者无黜剥之忧，正直者有后时之叹；人趋家竞，风俗沦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则然。

夫巧者知忠孝为立身之阶，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以求进，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尽察哉！贪冒者谓能，清贞者谓孤，浮沉者为黠，刚正者为愚。位下而骄，家贫而奢。岁月渐渍，不救其弊，何由变浮之淳哉？不务省事而务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设而滋章，滋章则盗贼多矣。法而益国，设之可也。比法令数改，或行未见益，止未知损。譬弈者一棋为善，而复之者愈善，故曰设法不如息事，事息则巧不生。圣人防乱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

永淳时，雍丘令尹元贞坐妇女治道免官，今妇夫女役常不知怪。调露时，河内尉刘宪父丧，人有请其员者，有司以为名教不取，今谓为见机。太宗朝，司农以市木橦倍价抵罪，大理孙伏伽言："官木橦贵，故百姓者贱。臣见司农识大体，未闻其过。"太宗曰："善。"今和市专刻剥，名为和而实夺之。往者学生、佐史、里正每一员阙，拟者十人，今当选者亡匿以免。往选司从容有礼，今如仇敌贾贩。往官将代，储什物俟其至；今交罢，执符纷竞校在亡。往商贾出入万里，今市井至失业。往家藏镪积粟相匏，今匿赀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关，今军屯积年。往召募，人贾其勇；今差勒，阖宗逃亡。往仓储盈衍，今所在空虚。

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穷诈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乱绳已结，急引之则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结者也，举劾吏能引者也，则解者不见其人。愿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

又言：

仕路太广，故弃农商而趋之。一夫耕，一妇蚕，衣食百人，欲储蓄有余，安可得乎？

书入，不报。

出监河北军，兼按察使。先天中，赋绢非时，于是谷贱缣益贵，丁别二缣，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赖？"又上言："须报则弊已甚，移檄罢督乃闻。"诏可。开元中，迁殿中侍御史，坐事贬官，卒。

苏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学，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学。武后末年，太子虽还东宫，政事一不与，大臣畏祸无敢言。安恒投匦上书曰："陛下膺先圣顾托，受嗣子揖让，应天顺人，二十余年，岂不闻虞舜褰裳、周公复辟事乎？今太子孝谨，春秋盛壮，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身抚天下哉！胡不传位东宫，休安圣躬？自昔天下无二姓并兴，且梁、河内、建昌诸王，以亲得封，恐万岁后不能良计，宜退就公侯，任以闲简。又陛下二十孙，无尺土封，非长久计也，请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纵今尚幼，且择立师傅，养成德器，藩屏皇家。"书奏，后虽猜克，不能无感，乃召见赐食，厚慰遣之。

明年，复谏曰："臣闻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驭，群雄鹿骇，唐家亲事戎旅，以平宇县，指河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虽居正统，实唐旧基。日前太子在谅暗，相王非长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贪有大宝，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据神器，何旅颜面见唐家宗庙、大帝陵寝哉！臣谓天意人事，还归李氏。物极则复，器满则覆；当断不断，将受其乱。诚能高揖万机，自怡圣心，史臣书之，乐府歌之，斯盛事也。臣闻见过不谏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为忠，则择是而用；以为不忠，则斩臣头以令天下。"书闻，不报。

于是魏元忠为张易之克弟所构，狱方急，安恒独申救曰：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济其心；能进天下之善，故除其恶。不然，则神鬼冯怒，阴阳纷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枢，博逮谋猷，天下以为明主。暮年厌怠，谗佞炽结，水火相灾，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天下以为暗君。邪正糅进，狱讼冤剧。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

窃见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雠。易之兄

弟无功无德，但以冯附，不阅数期，位势隆极，指马献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狱，人人偶语，谓易之交乱，且及四国。烈士抚髀，忠臣钳口，惧易之之权，恐先谏受戮，虚死无名。况贼虏方强，赋敛重困，而自纵谗慝，摇变遐迩。臣恐四夷低目窥觇，为边鄙患，百姓托义以清君侧，逐鹿之人叩关而至，陛卫左右，从中以应，争锋硃雀之门，问鼎大明之宫，陛下何以谢之？臣今计者，莫若收雷电之威，解恢恢之网，复爵还位，君臣如初，则天下幸甚。陛下纵不能斩佞臣，塞人望，且当抑夺荣宠，翦其羽翅，无使骄横为社稷之忧。

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杀之，赖凤阁舍人桓彦范等悉力营解，乃免。

神龙初，为习艺馆内教。节愍太子难，或谗安恒豫谋，死狱中。睿宗立，知其枉，诏赠谏议大夫。

薛登，常州义兴人。父士通，为隋鹰扬郎将。江都乱，与州民闻人遂安据城拒贼。武德初，持地自归，授东武州刺史。辅公祏反，士通与贼将西门君仪战，破之。及平，封临汾侯。终泉州刺史。

登通贯文史，善议论，根证该审，与徐坚、刘子玄齐名。调阆中主簿。天授中，累迁左补阙。时选举滥甚，乃上疏曰：

比观举荐，类不以才，驰声假誉，互相推引，非所谓报国求贤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询乡邑之誉，崇礼让，明节义，以敦朴为先，雕文为后。故人崇劝让，士去轻浮，以计贡贤愚为州之荣辱。昔李陵降而陇西溯，干木隐而西河美。名胜于利，则偷竞日销；利胜于名，则贪暴滋煽。盖冀缺以礼让升而晋人知礼，文翁以经术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从者也。汉世求士，必观其行，故士有自脩，为闾里推举，然后府寺交辟。魏取放达，晋先门阀，梁、陈荐士特尚词赋。隋文帝纳李谔之言，诏禁文章浮词，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表不典实得罪，由是风俗稍改。炀帝始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驰竞，赴速趋时，缉缀小文，名曰策学，不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方今举士，尤乖其本。明诏方下，固已驱驰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也，非彼知之义。是以耿介之士羞于自拔，循常小人弃疏取附。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断无当之游言，收实用之良策，文试效官，武阅守御。昔吴起将战，左右进剑，吴子辞之，诸葛亮临阵，不亲戎服，盖不取弓剑之用

也。汉武帝闻司马相如之文，恨不与同时，及其至也，终不处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成子之得魏相，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销。请宽年限，以容简汰，不实免官，得人加赏，自然见贤不隐，贪禄不专矣。

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及还，并为边害。登谏曰：

臣闻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昔晋郭钦、江统以夷狄处中夏必为变，武帝不纳，卒有永嘉之乱。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秩，步黉门，服改氈罽，语习楚夏，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

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阵，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漠，谓穹庐贤于城郭，氈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余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蘖归阴山而已。

今皇风所覃，含识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尽节。然臣虑备豫不谨，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非贻谋之道。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先在国者不使归蕃，则夷人保强，边邑无争。

武后不纳。

久之，出为常州刺史。属宣州贼钟大眼乱，百姓溃震，登严勒守备，阖境赖安。再迁尚书左丞。景云中，为御史大夫。僧慧范怙太平公主势，夺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将治之，或劝以自安，答曰：“宪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为主所构，出岐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开元初，为东都留守，再为太子宾客。登本名谦光，以与皇太子名同，诏赐今名。坐子累归田里，家苦贫，诏给致仕禄。卒，年七十三，赠晋州刺史。

王求礼，许州长社人。武后时，为左拾遗、监察御史。后方营明堂，琱饰谲怪，侈而不法。求礼以为“铁鸞金龙、丹臒珠玉，乃商琼台、夏瑶室之比，非古所谓茅茨棌椽者。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人代畜”，上书讥切。久不报。

契丹叛，使孙万荣寇河北，诏河内王武懿宗御之，懦扰不进，贼败数州去。懿宗乃条华人为贼诖误者数百族，请诛之。求礼劾奏曰：“诖误之人无良边吏教习，城不完固，为虏胁制，宁素持叛心哉？懿宗拥兵数十万，闻敌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祸无辜之人，不亦过乎？请斩懿宗首以谢河北。”懿宗大惧，后尽赦其人。

当是时，契丹陷幽州，馈輓屈竭，左相豆卢钦望请停京官九品以上两月奉助军兴。求礼曰：“公禄万钟，正可辍，仰禄之人可奈何？”钦望拒不应。既奏，求礼历阶进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夺之以济军国用乎？”姚□曰：“秦、汉皆有税算以佐军，求礼不识大体。”对曰：“秦、汉虚天下事边，奈何使陛下效之？”后曰：“止。”

久视二年三月，大雨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率群臣入贺。求礼让曰：“宰相燮和阴阳，而季春雨雪，乃灾也。果以为瑞，则冬月雷，渠为瑞雷邪？”味道不从。既贺者入，求礼即厉言：“今阳气愤升，而阴冰激射，此天灾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乱华，盗贼繁兴，正官少，伪官多，百司非贿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来哉？”群臣震恐，后为罢朝。然以刚正故，宦龃龉。神龙初，终卫王府参军。

柳泽，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礼，隋大业末，为王屋长，陷李密，已而归京师。姿貌魁异，高祖奇之，以外孙窦妻之。三迁左卫中郎将，寿陵县男。以罪贬邛州刺史，进散骑常侍。代还，数年不得调。持兄丧，方葬，会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见，哀之。数日，入对北门，拜光禄少卿。亨射猎无检，帝谓曰：“卿于朕旧且亲，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饬厉，谢宾客，身安静素，力吏事。终检校岐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幽州都督，谥曰恭。

泽耿介少言笑，风度方严。景云中，为右率府铠曹参军，四岁不迁。先是，中宗时，长宁、宜城、定安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与其母郑、尚宫柴、陇西夫人赵及姻联数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号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辅政，白罢斜封官数千员。元崇等罢去，太平公主尽奏复之。泽诣阙上疏曰：

臣闻药不毒不可以蠲疾，词不切不可以补过。故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迩谀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窃见神龙以来，纲纪大坏，内宠专命，外嬖制权，因贵凭势，卖官鬻爵。妃主之门同商贾然，举选之署若阛阓然，屠贩者由邪忝官，废黜者因奸冒进。天下溷乱，几危社稷，赖陛下聪明神武，拯溺举坠。耳目所亲，岂可忘鉴诫哉？且斜封官者，皆仆妾私谒，迷谬先帝，岂尽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计，悉以停废，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弃邪，韦月将、燕钦融不应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不容荡雪也。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能忍于彼，使善恶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劝人以僻。今天下咸称太平公主与胡僧慧范以此误陛下，故语曰："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远，积小为大，轻微成高。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又言：

尚医奉御彭君庆以巫觋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轻用名器，加非其人？臣闻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罚之。惟陛下裁察。

疏入，不报。泽入调，会有诏选者得言事。乃上书曰：

顷者韦氏蛊乱，奸臣同恶，政以贿成，官以宠进，言正者获戾，行殊者见疑，海内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圣勇智，安宗社于已危，振黎苗之将溺。乃今蠲烦省徭，法明德举，万邦恺乐，室家胥欢。《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终。《书》曰："惟德罔小，万邦惟庆；惟不德罔大，坠厥宗。"甚可惧也。

夫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幸。禁之于亲贵，则天下从；制之于宠幸，则天下畏。亲贵为而不禁，宠幸挠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则奸诈起而暴乱生焉，虽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亲与爱，莫若安之福之。夫宠禄之过，罪之阶也，谓安之邪？骄奢之淫，危之梯也，谓福之邪？前事不忘，后之师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纳诲。其有逆于耳、谬于心者，无速罚，姑求之道；顺于耳、便于身者，无急赏，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则淫巧息；进忠谠者赏之，则忠谠进。

臣闻生于富者骄，生于贵者傲。《书》曰："罔淫于逸，罔游于乐。"今储宫肇建，王府复启，愿采温良、博闻、恭俭、忠鲠者为之僚友，仍请东宫置拾遗、补阙，使朝夕讲论，出入侍从，授以训诰，交修

不逮。

臣又闻“驰骋畋猎，令人发狂”。今贵戚打球击鼓，飞鹰奔犬，狎比宵人，盘游薮泽。《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诞降谋训，劝以学业，示之以好恶，陈之以成败，则长享福禄矣。

臣闻“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顷韦庶人、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可谓贵且宠矣，权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灭德，神怒人弃，岂不谓爱之太极、富之太多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劝？其皇祖谋训之则乎！陛下何惩？其孝和宠任之失乎！故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夫宠爱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闲之以礼，则可矣。诸王、公主、驸马，陛下之所亲爱也，矫枉监戒，宜在厥初，使居宠思危，观过务善。《书》曰：“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心亡。”惟陛下黜奢僭骄怠，进朴素行业，以勖其非心。

臣闻“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愿陛下不作无益，不启私门，不差刑，不滥赏，则惟德是辅，惟人之怀，天禄永终矣。

睿宗善之，拜监察御史。

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可欲而心必乱矣。庆立雕制诡物，造作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明王所宜严罚者也。昔露台无费，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愤叹。庆立求媚圣意，摇荡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于天下；庆立矫而为之乎，是禁典之所无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历迁太子右庶子。为郑州刺史，未行，卒，赠兵部侍郎。

泽从祖范、奭。

范，贞观中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田猎，范弹治之。太宗曰：“权万纪不能辅道恪，罪当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宜独罪万纪？”帝怒，拂衣起。顷之，召谓曰：“何廷折我？”范谢曰：“主圣则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帝乃解。高宗时，历尚书右丞、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奭字子邵。以父隋时使高丽卒焉，故往迎丧，号踊尽哀，为夷人所

慕。贞观中，累迁中书舍人。外孙为皇后，迁中书侍郎，进中书令。皇后挟媚道觉，罢为吏部尚书。后废，贬爱州刺史。许敬宗等构爽通宫掖，谋行鸩毒，与褚遂良朋党，罪大逆。遣使杀之，没其家，期以上亲并流岭表，爽房隶桂州为奴婢。

神龙初，乃复官爵，子孙亲属缘坐者悉免。开元初，泽兄涣为中书舍人，上言："臣从伯祖爽，去显庆三年与褚遂良等五门同被谴戮，虽被原雪，而子孙殆尽，唯曾孙无忝客籍龚州。陛下先天后诏书，尝任宰相家并录其后。况臣之伯祖无辜被诛，今藁窆未还，后嗣侨处，愿许伯祖归葬，孤孙北迁。"于是诏无忝护爽柩归乡里，官给丧事。无忝后历潭州都督。

冯元常，相州安阳人，其先盖长乐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齐右仆射。叔祖慈明，有文辞，仕隋为内史舍人。奉诏讨李密，为密将所缚，身数创，密厚礼之，情谓曰："东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贤豪建功业，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挟玄感举兵，亡命至今，复图反噬，何耶？"密囚之。俄为翟护所杀。武德初，赠吏部尚书，谥壮武。

元常举明经及第，调浚仪尉。高宗时，擢累监察御史、剑南道巡察使，兴利除害，蜀人顺赖。历尚书左丞。尝密谏帝中宫权重，宜少抑，帝虽置其计，而内然之，由是为武后所恶。元常在职脩举，识鉴澄远，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诏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伪，不可以示群臣。后怒，出为陇州刺史。会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会，故道徙眉州刺史。剑南有光火盗，夜掠人，昼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约悔过自新，贼相率脱甲面缚。贼平，转广州都督，诏便驿走官。安南酋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劫州县，诏元常讨之。率士卒航海，驰檄先示祸福，贼党多降，元常纵兵斩首恶而还。虽有功，犹以拂旨见怨，不录功。凡三徙，终不得至京师，卒为酷吏周兴所陷，追赴都，下狱死。

元常闺门雍睦，有礼法，虽小功丧不御私室。神龙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门"。天下高其节，凡名族皆愿通婚。

从弟元淑，及后时，历清漳、浚仪、始平三县令，右善去恶，人称为神明。与奴仆日一食，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余以给贫穷。或讥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为苦。"中宗降玺书劳勉，付状史官。元淑约洁过于元常，然刚直不及也。终祠部郎中。

蒋钦绪，莱州胶水人。颇工文辞，擢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中宗始亲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建言，皇后应亚献，欲以媚韦氏。天子疑之，诏礼官议。众曲意阿徇，钦绪独抗言不可，诸儒壮其节。

历吏部员外郎。始，韩琬为高邮主簿，使京师，自负其才，有不遇之言题客舍。它日，钦绪见之，笑曰："是子叹后时耶？"久之，琬举贤良方正，钦绪擢其文异等，因谓曰："朋友之过免未？"琬曰："今日乃见君子之心。"其务荐引士类此。

钦绪精治道，驭吏整严，虽铢秒罪不贷。出为华州长史。萧至忠自晋州被召，过钦绪，钦绪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见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祸。开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录河南囚，宣尉百姓，振穷乏。徙吏部侍郎，历汴、魏二州刺史，卒。

性孤洁自守，唯与贾曾、郭利贞相友云。

子沇，亦专洁博学，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阳尉，迁监察御史，与兄演、溶、弟清俱为才吏，有名天宝间。始，河南尹韩朝宗、裴迥尝委讯覆检句，而处事平，剖断精允，群寮莫能望也。乾元中，历陆浑、盩厔、咸阳、高陵四县令，美政流行，长老纪焉。郭子仪军出其县，敕麾下曰："蒋沇，贤令，供亿当有素，得蔬饭足矣，毋挠其清也！"迁长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领渭桥运出纳使。

元载持政，守道士类不迁，沇以故滞郎位，不得调。常衮代相，闻士议恨沇屈，故擢御史中丞、东都副留守。再迁大理卿，持法明审，号称职。德宗出奉天，沇奔行在，为贼所拘，欲诱署伪职，沇绝食不应命，窜伏里中，不复见。京师平，乃出，擢右散骑常侍。卒年七十四，赠工部尚书。

清，举明经中第，调巩丞。东京留守李憕贤之，表为判官。与憕同死安禄山乱，赠礼部侍郎。敬宗时，录其孙鄦为伊阙令。初，清蒙难，以秩卑不及谥。太和初，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谥曰忠。

列传第三十八唐张徐

唐临，字本德，京兆长安人。周内史瑾之孙。其先自北海内徙。武德初，隐太子讨王世充，临以策进说 ，太子引直典书坊，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太子废，出为万泉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说令可且出囚，使就畎亩。不许。临曰："有所疑，丞执其罪。"令移疾，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

再迁侍御史。大夫韦挺责著位不肃，明日，挺越次与江夏王道宗语，临进曰："王乱班。"道宗曰："与大夫语，何至尔！"临曰："大夫亦乱班。"挺失色，众皆悚伏。俄持节按狱交州，出冤系三千人。累迁大理卿。高宗尝录囚，临占对无不尽，帝喜曰："为国之要在用法，刻则人残，宽则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称朕意。"它日复讯，余司断者辄纷诉不已，独临所讯无一言。帝问故，答曰："唐卿断囚不冤，所以绝意。"帝叹曰："为狱者固当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铁石"云。

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萧龄之尝任广州都督，受赇当死，诏群臣议，请论如法，诏戮于朝堂。临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议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隐，议亲也；刑不上大夫，议贵也。今龄之贪赃狼扈，死有余咎。陛下以异于它囚，故议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尧、舜所以用刑者，不可为后世法。"帝然之。龄之，齐高帝五世孙，由是免死。

临累迁吏部尚书。初，来济谪台州，李义府谪普州，临奏许祎为江南巡察使，张伦剑南巡察使。祎与济善，而伦与义府有隙。武后常右义府，察知之，谓临遣所私督其过，坐免官。起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临俭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专务掩人过。见妻子，必正衣冠。

兄皎，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从王征讨，掌书檄。贞观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选集四时补拟，不为限。皎请以冬初集，尽季春止，后遂为法。终益州长史，赠太常卿。

子之奇，给事中。坐章怀太子属徙边。后除括苍令，与徐敬业起兵，诛。

临孙绍绍，神龙时为太常博士。迁左台侍御史、度支员外郎，常兼

博士。韦庶人请妃、公主、命妇以上葬给鼓吹，诏可。绍曰：“鼓吹本军容，黄帝战涿鹿，以为警卫，故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惟功臣诏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宠。虽郊祀天地，不参设，容得接闺阃哉？在令，五品官昏葬，无给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则假四品，盖班秩在夫若子。请置前诏，用旧典。”不省。

中宗始郊，国子祭酒祝钦明等知韦后能制天子，欲迎谄之，即奏以皇后亚献，安乐公主终献，又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者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帝又诏武氏陵及诸武墓皆置守户，绍谓：“昊、顺二陵守户五百，与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户二十，今虽崇奉外家，宜准附常典。又亲王墓户十，梁、鲁乃追赠，不可逾真王。褒德卫卒，至逾宗庙，不可明甚，请罢之。”又言：“比群臣务厚葬，以俑人象骖眩耀相矜，下逮众庶，流宕成俗。愿按令切敕裁损，凡明器不许列衢路，惟陈墓所。昏家盛设障车，拥道为戏乐，邀货捐赀动万计，甚伤化紊礼，不可示天下。”事虽不从，议者美叹。

睿宗即位，数言政损益，再迁给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讲武骊山，绍以典仪坐失军容，当斩。帝怒甚，执纛下，左右犹冀少贷，金吾将军李邈遽传诏斩之。时深咎邈，帝亦悔，俄诏罢邈官，摈死于家。

张文瓘，字稚圭，贝州武城人。隋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幼孤，事母、兄以孝友闻。贞观初，第明经，补并州参军。时李勣为长史，尝叹曰：“稚圭，今之管、萧，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与属僚二人皆饯，勣赠二人以佩刀、玉带，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请，勣曰：“子无为嫌。若某，■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因极推引。再迁水部员外郎。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于制，兄弟不并台阁，出为云阳令。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乾封二年，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遂与勣同为宰相。俄知左史事。

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京师养厩马万匹，帑瓘浸虚。文瓘谏曰：“王者养民，逸则富以康，劳则怨以叛。秦、汉广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减半。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臣愿抚之，无使劳而生怨。隋监未远，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赐缯锦百段，为减厩马数千。

改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断疑狱四百，抵罪者无怨言。尝有小疾，囚相与斋祷，愿亟视事。时以执法平恕方戴胄。后拜侍中，兼太子宾客。诸囚闻其迁，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严正，未尝回容，诸司奏议，悉心纠驳，故帝委之。或时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问与文瓘议未。若不者，曰："往共筹之。"或曰："已议。"即皆报可。

新罗叛，帝将出兵讨之。时文瓘病卧家，自力请见，曰："吐蕃盗边，兵屯境未解，新罗复叛，议者欲出师，二虏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请息兵修德，以怀异俗。"诏可。

初，同列以堂馔丰余，欲少损。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也，吾等若不任职，当自引避，不宜节减，以自取名。"众乃止。卒，年七十三，赠幽州都督，谥曰懿。以尝事孝敬皇帝，诏陪葬恭陵。

四子：潜，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卫尉卿；涉，殿中监。父子皆至三品，时谓"万石张家"。韦温诛，涉为乱兵所杀。

文琮，好自写书，笔不释手。子弟谏止，曰："吾好此，不为倦。"贞观中，为治书侍御史，迁亳州刺史。永徽初，献《文皇帝颂》，优制褒美，拜户部侍郎。坐房遗爱从母弟，出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农，今此州废不立，尚何观？比岁田亩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于是始建祀场，民悦从之。卒于官。

子锡，久视初，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代其甥李峤为宰相。请还庐陵王，不为张易之所右。与郑杲俱知选，坐泄禁中语，又赇谢钜万，时苏味道亦坐事，同被讯，系凤阁，俄徙司刑三品院。锡按辔专道，神气不慑，日膳丰鲜，无损贬。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闻之，释味道，将斩锡，既而流循州。神龙中，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东都留守。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

文琮从父弟文收，终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乐书》十余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讳，以字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举明经，累补蒲州司法参军，袭封东莞县男。为政仁，不忍杖罚，民服其恩，更相约曰："犯徐参军杖者，必斥之。"讫代不辱一人。累迁司刑

丞。时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谋己。于是周兴、来俊臣、丘神绩、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逮，掩搦护送，楚掠凝惨。又污引天下豪亻桀，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后辄劝以官赏，于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独有功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牢。时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责息钱于贵乡，遣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奴自市弓矢还。会冲坐逆诛，魏州人告余庆豫冲谋，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状闻。有司议："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侍御史魏元忠谓："余庆为冲督偿、通书，合谋明甚，非曰支党，请殊死，籍其家。"诏可。有功曰："永昌赦令：'与虺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原之。'《书》曰：'歼厥渠魁'，律以'造意为首'，寻赦已伏语，则魁首无遗。余庆赦后被言，是谓支党。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后怒曰："何谓魁首？"答曰："魁者，大帅；首者，元谋。"后曰："余庆安得不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贞是已。既已伏诛，余庆今方论罪，非支党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当此时，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闓然不桡。

有韩纪孝者，受徐敬业伪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顾仲琰籍其家，诏已报可。有功追议曰："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诏从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获宥者数十百姓。

累转秋官郎中。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当死，后谓宰相曰："古人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丐知古等，赐以再生，可乎？"俊臣、张知默固请如法，后不许。俊臣独引行本更验前罪。有功奏曰："俊臣违陛下再生之赐，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后不许，犹坐史官。

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时有诏："公坐流、私坐徒以上会赦免，逾百日不首者，复论。"有功奏曰："陛下宽殊死罪，已发者原之，是通改过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无告言，所犯终不自发；如告言赦前事，则与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还以法论，即

恩虽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贷，臣窃为陛下不取。”后更诏五品以上议可。

又上疏曰：“天下员有定，比选者日多，选曹诿嘱公行，嚣谤满路。唐季人多逆节，鞫讯结断，刑惨狱严，革命岁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构理，而刻薄吏驱扇成奸。虽朝堂进表，列匦内牒，叫阍弗听，叩鼓弗闻，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诚令天官铨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断舞法深诋、三司理匦受所上章拥塞不白者皆许臣按验劾发，夺禄贬劳，不越月逾时，可致刑措。”后纳之。

窦孝谌妻庞为其奴怖以妖祟，教为夜解，因告以厌诅。给事中薛季昶鞫之，庞当死。子希瑊讼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党恶逆，当弃市。有功方视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诘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耶？”对曰：“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庞得减死，有功免为民。

起拜左司郎中，转司刑少卿。与皇甫文备同按狱，诬有功纵逆党。久之，文备坐事下狱，有功出之。或曰：“彼尝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对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众，酷吏为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仆少卿。卒，年六十八，赠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赠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吊祭，赐物百段，授一子官。开元初，窦希瑊等请以己官让有功子惀，以报旧德，由是自大理司直迁恭陵令。会昌中，追谥忠正。

初，鹿城主簿潘好礼慕有功为人，论之曰：“昔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今有功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当汉文帝时，中外无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际，周兴、来俊臣等掩义隐贼，崇饰恶言，以诬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滨殆者数矣，此其贤于释之明甚。”或称有功仁恕过汉于、张。起居舍人卢若虚曰：“徐公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五世孙商。

赞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贰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处猜后、酷吏之间，以恕自将，内挫虐焰，不使天下残于燎，可谓仁人也哉！议者谓过汉于、张，渠不信夫！

商，字义声，或字秋卿，客新郑再世，因为新郑人。幼隐中条山。

擢进士第。大中时，擢累尚书左丞。宣宗诏为巡边使，使有指，拜河中节度使。突厥残种保特峨山，以千帐度河自归，诏商绥定。商表处山东宽乡，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徙节山南东道，襄多山棚，为票贼，商取材卒为捕盗将，别为屯营，寇所发，辄迹捕，捕必得，遂为精兵。江西都将反，韦宙乘传抵山南发兵，商命部将韩季友以捕盗营士往。贼平，宙表留季友所部为纲纪。咸通初，以刑部尚书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封东莞县子。四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荆南节度使。累进太子太保，卒。

子彦若，事僖宗为中书舍人。昭宗立，再用为御史中丞。张浚师败太原，以彦若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不得入，还为御史大夫。乾宁初，复当国，进位太保、齐国公。崔胤专政，以彦若位己右，不悦，以平章事为清海军节度使，卒于镇，而行军司马刘隐因主留务。方时多难，彦若最见信于帝，有以事自陈者，帝曰："汝当问彦若。"其所倚任如此。

列传第三十九崔徐苏豆卢

崔融，字安成，齐州全节人。擢八科高第。累补宫门丞、崇文馆学士。中宗为太子时，选侍读，典东朝章疏。武后幸嵩高 ，见融铭《启母碣》，叹美之。及已封，即命铭《朝觐碑》。授著作佐郎，迁右史，进凤阁舍人。时有司议关市，行人尽征之，融上疏谓："《周官》九赋，其七曰关市。以市多淫巧，而关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税耳。然唯敛工商，而不及往来。今一切通取，则事不师古。且四人异业旧矣，复动而摇之。市者，兼受善恶也。若甚，则细人无所容，细人无所容，久必为乱。天下之关必险道，市必要津，豪宗、恶少在焉，闻一旦变法，或致骚动，恐南走蛮，北走狄。今江津、河浒列铺率税，检覆稽留，加主司僦略邀丐，则商人废业。魏、晋、齐、隋所不行，况陛下乎？有如师兴费广，虽倍算商旅、加敛齐人可也。"后纳之。

张易之兄弟颇延文学士，融与李峤、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降节佞附。易之诛，贬袁州刺史。召授国子司业。与脩《武后实录》劳，封清河县子。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朝廷大笔，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宝图颂》尤工。譔《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时谓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赠卫州刺史，谥曰文。膳部员外郎杜审言为融所奖引，为服缌麻。

六子，其闻者禹锡、翘。禹锡，开元中，中书舍人，赠定州刺史，谥曰贞。翘，礼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成。

孙巨，右补阙，亦有文。

曾孙从。从字子乂，少孤贫，与兄能偕隐太原山中。会岁饥，拾橡实以饭，讲学不废。擢进士第。从山南严震府为推官，以母丧免。兄弟庐墓，手艺松柏。丧阕，不应辟命。久之，韦皋引为西山运务使。奏迁判官，摄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盗系狱，辞已具。从疑其冤，纵不治，俄得真盗。皋卒，刘辟反，欲并东川。从以书谕止辟，辟怒，从乃募兵婴城守。辟方悉兵拒高崇文，战而败，从完州自如。卢坦表宣州副使。

入为殿中侍御史，迁吏部员外郎。异时，史给选者成牒，以先后丐赇，从一限出之，后遂为法。裴度为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杂事。度已相，代为中丞。所弹治，不屈权幸。事系台阁而付仗内者，必请还有司。荐引御史，务取质重廉退者。李脩以宠得京兆尹，为庄宪太后山

陵桥道使，务以减末徭费为功，至不治道輴车留渭桥，久不得进。从三劾之，无少贷。

俄授陕虢观察使。迁尚书右丞。王承宗请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宪宗选堪使者，以命从。议者谓承宗狠谲，非单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请以五百骑从，辞之，惟童骑十数，疾趋镇。集军士球场宣诏，为陈逆顺大节祸福之效，音辞畅厉，士感动，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户口、符印上之。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帝欲遂相，监军使揣知，为用事者求金，从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长庆初，繇尚书左丞领鄜坊节度。属部多神策屯军，数乱法骄横，吏不能制，从一绳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遗帅守，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宝历初，为东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宫城门列晨衙见留守。吏诞傲，久废，至是复行。

召拜户部尚书。宰相李宗闵以从裴度、李德裕所善，内不喜。从求致仕，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告满百日去。于是众哗语不平，宗闵惧，复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畜羊有口算，又贸曲牟其赢，以佐用度，从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给，独节度使则否，从皆与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赠司空，谥曰贞。

从为人严伟，立朝棱棱有风望，不喜交权利，忠厚而让。阶品当立门戟，终不请。位方镇，内无声妓娱玩。士大夫贤之。

能，字子才。硃泚之乱，浑瑊以朔方军战武功，引佐幕府。进累侍御史。河东郑儋表为判官。累迁黔中观察使，以谗坐贬。从为中丞，奏以自代。繇将作监授岭南节度使，与从皆秉节居镇，世传为荣。卒，年六十八，赠礼部尚书。

从子慎由、安潜。能子彦曾。

慎由，字敬止。聪警强记，资端厚，有父风采。繇进士第擢贤良方正异等。郑滑高铢辟府判官。入为右拾遗，进翰林学士。授湖南观察使。召还，由刑部侍郎领浙西。入迁户部侍郎，判户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视，医为治刮，适愈而召。

俄进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鄴有隙，鄴辅政，引刘□彖，而出慎由为东川节度使。初，宣宗饵长年药，病渴且中躁，而国嗣

未立。帝对宰相欲肆赦，患无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为有名。"帝恶之，不答。鄴等乘是谮去之，时大中十二年也。

咸通初，徙华州刺史，改河中节度使。以吏部尚书请老，授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卒，赠司空，谥曰贞。子胤，别传。

安潜，字进之。进士擢第。咸通中，历江西观察、忠武节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潜募人增陴缮械，不以力费仰朝廷。首请会兵讨捕，号令精明，贼畏之，不犯陈许境。使大将张自勉将兵七千援宋州。时宋威屯曹州，而官军数却，贼围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斩贼二千级，仙芝夜解去。宰相郑畋建言："请以陈许兵三千隶宋威。"而威忌自勉，乞尽得安潜军，使自勉隶麾下。畋谓威有疑忿，必杀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潜抗贼有功，乃取锐兵付威，后有缓急，何以战？是劳不蒙赏，无以示天下。"诏止以四千付威，余还自勉。

俄代高骈领西川节度。吏倚骈为奸利者，安潜皆诛之，数更除缪政，于是盗贼衰，蜀民以安。宰相卢携素厚骈，乃诬以罪，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僖宗避贼剑南，召为太子少师。王鐸任都统，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潜复为少师、东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诏拜平卢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会敬武子师范专地，不得入而还。后迁太子太傅。卒，赠太子太师，谥贞孝。

安潜于吏事尤长，虽位将相，阅具狱，未尝不身听之。

彦曾，咸通初，繇太仆卿为徐州观察使。晓律令，然卞急，为政刚猛。徐军素骄，而彦曾长于抚民，短治军，士多怨之。

初，蛮寇五管，陷交趾，诏节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旧制，三年一更。至期请代，而彦曾亲吏尹戡、徐行俭贪不恤士，乃议禀赐乏，请无发兵，复留屯一年。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判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余北还，自浙西趋淮南，达泗口。所过先遣俳儿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彦曾命牙将田厚简慰劳，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馆击贼。勋遣吏绐言士思归，不敢遏，请至府解甲自归，彦曾斩其吏。勋陷宿州，发廪钱募兵，亡命者从乱如归，船千艘，与骑夹岸，噪而进。彦曾料丁男乘城。或劝

率众奔兖州，彦曾曰：“我，方帅也，奉命守此，惟有死尔。”斩议者一人号于众。俄而勋傅城，城中大雾如堕。彦曾悉诛贼家属，勋众四面超墉入，囚彦曾大彭馆。有曹君长者说勋曰：“贵者不并处，今朝廷未以留后命公，盖观察使存尔。”勋乃杀彦曾于寝，自监军使逮官属皆死。始，彦曾治第郑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为血。署张佛筵，液蜜为人，一昔鼠啮皆断首。徐有子亭，下潴水为沱，彦曾导清河灌之，镌石龙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谓屋覆龙，于文为“庞”；清河，崔望也，为吞噬云。赠刑部尚书。乾符中，录其子祐之为荥阳尉。

徐吏有路审中者，彦曾知其能，颇任之。既遇害，赂守卒，敛藏其尸。张玄稔攻徐州；审中率死士应官军，开南白门，官兵入，因得破勋。后位岚州刺史。郑畋谓审中节贯神明，请擢为右羽林将军，诏可。

有许鐸者，罢武城令，客于徐，勋胁以官，不从。彦曾官属被囚，鐸潜馈资粮，及死，为收瘗，匿免其子弟，贼平，乃皆归其丧。诏拜石首令，赐银绯。僚官焦璐、温廷皓、李悦、崔蕴、柳秦、卢崇嗣、韦廷范赠官有差，录其子官之。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名洪，以字显。七岁能为文。结庐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抚河北，表其贤，对策高第。调永寿尉、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皓善判，司士李亘工书，而彦伯属辞，时称“河东三绝”。迁职方员外郎，奉迎中宗房州，进给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迁宗正卿，出为齐州刺史。帝复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实录》劳，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政善状，玺书嘉劳。移蒲州，以近畿，会郊祭，上《南郊赋》一篇，辞致黄缛。擢脩文馆学士、工部侍郎。历太子宾客。以疾乞骸骨，许之。开元二年卒。

彦伯事寡嫂谨，抚诸侄同己子。秉笔累朝，后来翕然慕仿。晚为文稍强涩，然当时不及也。

始，武后时，大狱兴，王公卿士以语言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计。彦伯著《枢机论》以谓：“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得失之见也。可以济身，亦以覆身，否泰荣辱一系之。能审思而应，精虑而动，择其交以后谈，则悔吝何由而生？怨恶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为戒世云。

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

号“苏李”。逮冠，州举进士，中第。累调咸阳尉。吏部侍郎裴行俭才之，会征突厥，引管书记。裴居道为左金吾卫将军，倩味道作章，揽笔而具，闲彻清密，当时盛传。

延载中，以凤阁舍人检校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岁余为真。证圣元年，与张锡俱坐法系司刑狱。锡虽下吏，气象自如，味道独席地饭蔬，为危惴可怜者。武后闻，放锡岭南，才降味道集州刺史。召为天官侍郎。圣历初，复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更葬其亲，有诏州县治丧事。味道因役庸过程，遂侵毁乡人墓田，萧至忠劾之，贬坊州刺史。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易之败，坐党附，贬眉州刺史。复还益州长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赠冀州刺史。

味道练台阁故事，善占奏。然其为相，特具位，未尝有所发明，脂韦自营而已。常谓人曰：“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摸棱持两端可也。”故世号“摸棱手”。性友爱。其弟味元，味元尝请托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论著行于时。

豆卢钦望，雍州万年人。祖宽，隋文帝外孙，为梁泉令。高祖定关中，与郡守萧瑀率豪姓进款。擢累殿中监。子怀让，尚万春公主。诏宽用魏太和诏，去“豆”姓，著“卢”。贞观中，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芮国公。卒，赠特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定。复其旧姓。

钦望累官越州都督、司宾卿。长寿二年，拜内史，封芮国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钦望阿顺昭德不执正，附臣罔君，贬赵州刺史。入为司府卿，迁秋官尚书。中宗还东宫，拜太子宫尹。进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罢为太子宾客。帝复位，擢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重事。钦望居宰相积十余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势宣烝，窥间王室，戮忠戚，觖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独谨身谆谆自全。进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卒，年八十，赠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谥曰元。

武后时，宰相又有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略可述者附左方。

史务滋，宣州溧阳人。累吏劳，迁司宾卿，进拜纳言。后革命，诏务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刘行实兄弟为侍御史来子珣诬其反，诏务滋与来俊臣杂治，俊臣言务滋与囚善，掩其反状，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杀。

崔元综，郑州新郑人。祖君肃，武德中为黄门侍郎、鸿胪卿。元

综，天授初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尤护细概。外若谨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狱，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几，坐事流振州，搢绅为庆。会赦还，除监察御史。迁蒲州刺史，致仕。善摄生，年九十余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肃政御史中丞，拜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诏陈书传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尧、舜。"武三思劾奏语指斥，后曰："闻其言足以诫，安得为过？"卒，赠贝州刺史。

列传第四十狄郝硃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为儿时，门人有被害者，吏就诘 ，众争辨对，仁杰诵书不置，吏让之，答曰：“黄卷中方与圣贤对，何暇偶俗吏语耶？”举明经，调汴州参军。为吏诬诉，黜陟使阎立本召讯，异其才，谢曰：“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荐授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同府参军郑崇质母老且疾，当使绝域。仁杰谓曰：“君可贻亲万里忧乎？”诣长史兰仁基请代行。仁基咨美其谊，时方与司马李孝廉不平，相敕曰：“吾等可少愧矣！”则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坐误斧昭陵柏，罪当免，高宗诏诛之。仁杰奏不应死，帝怒曰：“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仁杰曰：“汉有盗高庙玉环，文帝欲当之族，张释之廷诤曰：‘假令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弃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数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宠自肆，仁杰劾奏其恶，有诏原之。仁杰曰：“朝廷借乏贤，如本立者不鲜。陛下惜有罪，亏成法，奈何？臣愿先斥，为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肃然。使岐州，亡卒数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系盗党穷讯，而余曹纷纷不能制。仁杰曰：“是其计穷，且为患。”乃明开首原格，出系者，禀而纵之，使相晓，皆自缚归。帝叹其达权宜。

迁度支郎中。帝幸汾阳宫，为知顿使。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石女祠，俗言盛服过者，致风雷之变，更发卒数万改驰道。仁杰曰：“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石女避邪？”止其役。帝壮之，曰：“真丈夫哉！”出为宁州刺史，抚和戎落，得其欢心，郡人勒碑以颂。入拜冬官侍郎、持节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已。

转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时越王兵败，支党余二千人论死。仁杰释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陈，似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钦恤意。表成复毁，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恶，诖误至此。”有诏悉谪戍边。囚出宁州，父老迎劳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与哭碑下。囚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为立碑。初，宰相张光辅讨越王。军中恃功，多暴索，

仁杰拒之。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万以平乱，纵使暴横，使无辜之人咸坠涂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师之至，民归顺以万计，自缒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纵邀赏之人杀降以为功，冤痛彻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君颈，虽死不恨！”光辅还，奏仁杰不逊，左授复州刺史。徙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后谓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谮卿者，欲知之乎？”谢曰：“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谮者乃不愿知。”后叹其长者。时太学生谒急，后亦报可。仁杰曰：“人君惟生杀柄不以假人，至簿书期会，宜责有司。尚书省决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学徒取告，丞、簿职耳，若为报可，则胄子数千，凡几诏耶？为定令示之而已。”后纳其言。

会为来俊臣所构，捕送制狱。于时，讯反者一问即臣，听减死。俊臣引仁杰置对，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实。”俊臣乃挺系。其属王德寿以情谓曰：“我意求少迁，公为我引杨执柔为党，公且免死。”仁杰叹曰；“皇天后土，使仁杰为此乎！”即以首触柱，血流沫面。德寿惧而谢。守者浸弛，即丐笔书帛，置褚衣中，好谓吏曰；“方暑，请付家彻絮。”仁杰子光远得书上变，后遣使案视。俊臣命仁杰冠带见使者，私令德寿作谢死表，附使以闻。后乃召见仁杰，谓曰：“承反何耶？”对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无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屡请诛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时同被诬者凤阁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贷。御史霍献可以首叩殿陛苦争，欲必杀仁杰等，乃贬仁杰彭泽令，邑人为置生祠。

万岁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动，擢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惧贼至，驱民保城，修守具。仁杰至，曰：“贼在远，何自疲民？万一虏来，吾自办之，何预若辈？”悉纵就田。虏闻，亦引去，民爱仰之，复为立祠。俄转幽州都督，赐紫袍、龟带，后自制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召拜鸾台侍郎，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发兵戍疏勒四镇，百姓怨苦。仁杰谏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国家既已兼之。诗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汉，前代之遐裔，而我

之域中，过夏、商远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人，此秦皇、汉武之所行也。传曰："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臣伏见国家师旅岁出，调度之费狃以浸广，右戍四镇，左屯安东，杼轴空匮，转输不绝，行役既久，怨旷者多。上不是恤，则政不行；政不行，则害气作；害气作，则虫螟生，水旱起矣。方今关东荐饥，蜀汉流亡，江、淮而南，赋敛不息。人不复本，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非浅。所以然者，皆贪功方外，耗竭中国也。昔汉元帝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田。贞观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夷狄叛则伐，降则抚，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罗，皆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以统诸蕃，建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无转输之苦。损四镇，肥中国，罢安东，实辽西，省军费於远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丰矣。

且王者外宁，容有内危。陛下姑敕边兵谨守备，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寇无所得。自然深入有颠踬之虑，浅入无虏获之益。不数年，二虏不讨而服矣。

又请废安东，复高姓为君长，省江南转饷以息民，不见纳。

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仁杰曰："惟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浹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后怒，罢议。久之，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於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锋镝，勤劳而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帐中，召见仁杰语庐陵事。仁杰敷请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还尔太子！"仁杰降拜顿首，曰："太子归，未有知者，人言纷纷，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龙门。具礼迎还，中外大悦。初，吉顼、李昭德数请还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后虽忮忍，不能无感，故卒复唐嗣。

寻拜纳言，兼右肃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赵、定，杀掠甚众，诏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假以便宜。突厥尽杀所得男女万计，由五回道去，仁杰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抚大使。时民多胁从於贼，贼已去，惧诛，逃匿。仁杰上疏曰："议者以为虏入寇，始明人之逆顺，或迫胁，或愿从，或受伪官，或为招慰。诚以山东之人重气，一往死不为悔。比缘军兴，调发烦重，伤破家产，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又官吏侵渔，州县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礼义，投迹犬羊，以图赊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犹水也，壅则为渊，疏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昔董卓之乱，神器播越，卓已诛禽，部曲无赦，故事穷变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机先。今负罪之伍，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故臣以为边鄙暂警不足忧，中土不宁可为虑也。夫持大国者不可以小治，事广者不可以细分。人主所务，弗检常法。愿曲赦河北，一不问罪。"诏可。

还，除内史。后幸三阳宫，王公皆从，独赐仁杰第一区，眷礼卓异，时无辈者。是时李楷固、骆务整讨契丹，克之，献俘含枢殿，后大悦。二人者，本契丹李尽忠部将，尽忠入寇，楷固等数挫王师，后降，有司请论如法。仁杰称其骁勇可任，若贷死，必感恩纳节，可以责功。至是凯旋，后举酒属仁杰，赏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务整右武威卫将军。

后将造浮屠大像，度费数百万，官不能足，更诏天下僧日施一钱助之。仁杰谏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百姓，且将何求？今边垂未宁，宜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后由是罢役。

圣历三年卒，年七十一。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仁杰所荐进，若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皆为中兴名臣。始居母丧，有白鹊驯扰之祥。中宗即位，追赠司空。睿宗又封梁国公。子光嗣、景晖。

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武后诏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郎，以称职闻。后曰："祁奚内举，果得人。"历淄、许、贝三州刺史。母丧，夺为太府少卿，固让，睿宗嘉其诚，许之。累迁扬州长史，以罪贬歙州别驾，卒。

景晖，官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虐，民苦之，因共毁其父生祠，不复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镇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绝。族孙兼谟。

兼谟字汝谐，及进士第。辟襄阳使府，刚正有祖风。令狐楚执政，荐授左拾遗，数上书言事。历刑部郎中、蕲邓郑三州刺史。岁旱饥，发粟赈济，民人不流徙。改苏州，以治最，擢给事中。左藏史盗度支缣帛，文宗以经赦诏勿治，兼谟封还诏书，帝问之，对曰："典史犯赃，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长官，吏亦宜宥，与其失信，宁失罪人。"既而曰："后或事有不可，勿以还诏为惮。"迁御史中丞。帝曰："御史台朝廷纲纪，一台正，则朝廷治，朝廷正，则天下治。畏忌顾望，则职业废矣。卿，梁公后，当嗣家声，不可不慎。"兼谟顿首谢。江西观察使吴士矩加给其军，擅用上供钱数十万。兼谟劾奏："观察使为陛下守土，宣国诏条，知临戎赏士，州有定数，而与夺由己，贻弊一方，为诸道觖望，请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贬蔡州别驾。历兵部侍郎、河东节度使。还为尚书左丞。武宗子岘封益王，命兼谟为傅。俄领天平节度使，辞疾，以秘书监归洛阳，迁东都留守，卒。

郝处俊，安州安陆人。父相贵，因隋乱，与妇翁许绍据峡州，归国，拜滁州刺史，封甑山县公。处俊甫十岁而孤，故吏归千缣赠之，已能让不受。及长，好学，嗜《汉书》，崖略暗诵。贞观中，第进士，解褐著作佐郎，袭父爵。兄弟友睦，事诸舅谨甚。再转滕王友，耻为王府属，弃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议郎，累迁吏部侍郎。高丽叛，诏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处俊副之。师入虏境，未阵，贼遽至，举军危骇。处俊方据胡床，体胖，安餐乾я不顾，密畀料精锐击之，虏却，众壮其谋。

入拜东台侍郎。时浮屠卢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续年。"高宗欲遂饵之，处俊谏曰："脩短固有命，异方之剂，安得轻服哉？昔先帝诏浮屠那罗迩娑寐案其方书为秘剂，取灵■怪石，历岁乃能就。先帝饵之，俄而大渐，上医不知所为。群臣请显戮其人，议者以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鉴不远，惟陛下深察。"帝纳其言，第拜卢伽逸多为怀化大将军，进处俊同东西台三品。

咸亨初，幸东都，皇太子监国，诸宰相皆留，而处俊独从。帝尝曰："王者无外，何为守御？而重门击柝，庸待不虞邪？我尝疑秦法为宽，荆轲匹夫耳，匕首窃发，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岂非习慢使然？"处俊对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惧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变，九卿各守其府。'后严才乱，与徒数十人攻左掖门，操登铜爵台望之，无敢救者。时王脩为奉常，闻变，召车骑未至，领官属步至宫门。操曰；'彼来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变识几，故冒法赴难。向若拘常，则遂成祸矣。故王者设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诗》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无俾作

慝’，刑也。《书》曰‘高明柔克，沈潜刚克’，中道也。”帝曰：“善。”

转中书侍郎，监脩国史。初，显庆中，令狐德棻、刘胤之撰国史，其后许敬宗复加绪次。帝恨敬宗所纪失实，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从幸未央宫，辟仗既过，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敛辔却，谓朕曰；‘事发，当死者数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为实。”处俊曰：“先帝仁恩溥博，类非一。臣之弟处杰被择供奉，时有三卫误拂御衣者，惧甚。先帝曰：‘左右无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应载。”处俊乃表左史李仁实欲删整伪辞，会仁实死而止。

上元初，帝观酺翔鸾阁，时赤县与太常音技分东西朋，帝诏雍王贤主东，周王显主西，因以角胜，处俊曰：“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公朋造党使相夸，彼俳儿优子，言辞无度，争负胜，相讥诮，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帝遽止，叹曰：“处俊远识，非众臣所逮。”迁中书令，兼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

帝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德，然则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谪见于天，下降灾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中书侍郎李义琰曰：“处俊言可从，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罢为太子少保。开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叹其忠，举哀光顺门，祭以少牢，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诏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辞，未听。裴炎为白帝曰：“处俊阽死，诿臣曰；‘生无益于国，死无烦费，凡诏赐，愿一罢之。’”帝闻恻然，答其意，止赙物而已。

处俊资约素，土木形骸，然临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议论谆谆，必傅经义，凡所规献，得大臣体。武后虽忌之，以其操履无玷，不能害。与舅许圉师同里，俱宦达；乡人田氏、彭氏以高赀显。故江、淮间为语曰：“贵如郝、许，富如田、彭。”

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衔处俊，故因事诛之。临刑，极骂乃死，后怒，令离磔其尸，斫夷祖、父棺冢。自是讫后世，将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硃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以孝义世被旌显，一门六阙相望。敬则志尚恢博，好学，重节义然诺，善与人交，振其急难，不责报於人。与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闻其名，召见，异之，为中书令李敬玄所毁，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补阙。

初，武后称制，天下颇流言，遂开告密罗织之路，兴大狱，诛将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宁。敬则谏曰：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亟战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子进趋，变诈可陈於攻战。"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宽简，润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事汉祖，当荥阳、成皋间，粮饷穷，智勇困，未尝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贪暴之人。及区宇适定，乃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贾著《新语》，通定礼仪。此知变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诗》、《书》，重攻战，尊首级，则复道争功，拔剑击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者，先王之陈迹。祠祝毕，刍狗捐；淳精流，糟粕弃。仁义尚尔，况其轻乎？

国家自文明以来，天地草昧，内则流言，外则构难。故不设钩距，无以顺人；不切刑罚，无以息暴。於是置神器，开告端，故能不出房闱，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闻急趋者无善迹，促柱者无和声；拯溺不规行，疗饥不鼎食。即向时秘策，今之刍狗也。愿鉴秦、汉之失，考时事之宜，毁蘧庐，遗糟粕；下宽大之令，流旷荡之泽，去萋斐之角牙，顿奸险之芒刃，塞罗织之妄源，扫朋党之险迹，旷然使天下更始，岂不乐哉！

后善其言。迁正谏大夫，兼修国史。乃请高史官选，以求名才。侍中韦安石尝阅其稿史，叹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时赋敛繁重，民多荡析，后数召入禁中访失得，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易之构魏元忠、张说，欲诛之，无敢言者。敬则独奏曰："元忠、说秉心忠一，而所坐无名，杀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以老疾还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绘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迥秀、王绍宗等十八人像以为图，欲引敬则，固辞不与，世洁其为人。出为郑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诬奏与王同皎善，贬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庐州。代还，无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马，子曹步从以归。卒年七十五。

敬则与三从昆弟居四十年，赀产无异。及执政，每以用人为先，细务不省也。岭表蛮叛，以裴怀古有文武才，用为桂州都督，蛮服其威惠，相率降。荐魏知古为凤阁舍人，张思敬为右史，皆称职。初，二张权宠盛，敬则密谓敬晖曰："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力耳。"晖卒用其策。始崔实、仲长统、王朗、曹冏论封建，指秦为失，敬则以为秦、汉世礼义陵迟，不可复用周制封诸侯，著论明之，儒者以为知言。

睿宗嗣位，尝曰："神龙以来，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韦月将、燕钦融并褒复矣，尚有遗者耶？"刘幽求曰："硃敬则忠正义烈，天下所推，往为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诬，谪守刺史。长安中，尝语臣曰：'相王必受命，当悉心事之。'及韦氏干纪，臣遂见危赴难。虽天诱其衷，亦敬则启之。"於是追赠秘书监，谥曰元。

敬则兄仁轨，字德容，隐居养亲。常诲子弟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有赤乌、白鹊栖所居树，按察使赵承恩表其异。及卒，郭山恽、员半千、魏知古共谥为孝友先生。

赞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方高宗举天下将以禅后，处俊固争，不使妻乘夫，阴反阳，至奸人衔怨，仇胔以逞。盖所谓谊形於主耶。敬则一谏，而罗织之狱衰，时而后言者欤！

列传第四十一二玮陆二李杜

王綝，字方庆，以字显。其先自丹杨徙雍咸阳。父弘直，为汉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书切谏 ，王稍止，然益疏斥。终荆王友。

方庆起家越王府参军，受司马迁、班固二史于记室任希古，希古它迁，就卒其业。武后时，累迁广州都督。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前都督路元睿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忿，杀之。方庆至，秋毫无所索。始，部中首领沓墨，民诣府诉，府曹素相饷谢，未尝治。方庆约官属不得与交通，犯者痛论以法，境内清畏。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下诏赐瑞锦、杂彩，以著善政。转洛州长史，封石泉县子。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

神功初，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还，且献俘，内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请鼓吹备而不作，方庆曰："晋穆帝纳后，当康帝忌月，时以为疑。荀询谓《礼》有忌日无忌月，自月而推，则忌时忌年，俞无理据。世用其言。臣谓军方大凯，作乐无嫌。"诏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险，欲御腰舆。方庆奏："昔张猛谏汉元帝'乘船危，就桥安'。帝乃从桥。今山阿危峭，隥道曲狭，比於楼船，又复甚危，陛下奈何轻践畏涂哉？"后为罢行。方庆尝以"令，期及大功丧，未葬，不听朝贺；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颓紊教谊，不可长"。有诏申责，内外畏之。

后尝就求义之书，方庆奏："十世从祖义之书四十余番，太宗求之，先臣番上送，今所存惟一轴。并上十一世祖导、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昙首、七世祖僧绰、六世祖仲宝、五世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世从祖献之等凡二十八人书共十篇。"后御武成殿遍示群臣，诏中书舍人崔融序其代阀，号《宝章集》，复以赐方庆，士人歆其宠。以老乞身，改麟台监，脩国史。中宗复为皇太子，拜方庆检校左庶子。

后欲季冬讲武，有司不时办，遂用明年孟春。方庆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称兵。兵，金也，金胜木。方春木王，而举金以害盛德，逆生气。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今孟春讲武，以阴政犯阳气，害发生之德，臣恐水潦败物，霜雪损稼，夏麦不登。愿陛下不违时令，前及孟冬，以顺天道。"手制褒允。

是岁，真拜左庶子，进封公，奉入同职事三品，兼侍太子，

更‘弘’为‘崇’；沛王为太子，读书，方庆奏人臣于天子，未有斥子名者。晋山涛启事，称皇太子不名，孝敬为太子，更‘贤’为‘文’。今东宫门殿名多嫌触，请一改之，以协旧典。”制可。长安二年卒，赠兖州都督，谥曰贞。中宗复位，以东宫旧臣，赠吏部尚书。

方庆博学，练朝章，著书二百余篇，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酬复渊诣，故门人次为《杂礼答问》。家聚书多，不减秘府，图画皆异本。方庆殁后，诸子不能业，随皆散亡。

孙俌。六世孙玙，别传。玙曾孙抟。

赞曰：李德裕著书称：“方庆为相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卢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仓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虽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动群臣，示中兴之渐，所谓人难言者，於方庆难乎哉！德裕之称，为不诬矣。

俌字灵龟。明经，调莫州参军，辟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幕府。时契丹屈烈部将谋入寇，河北骚然。俌至虏中，胁说祸福，虏乃不入。安禄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讨。卒，赠太常卿。自褒至俌，六世封石泉云。俌孙遂。

遂好兴利，操下以严。累迁邓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军使。与度支潘孟阳争营田事，宪宗怒，出遂为柳州刺史。亲吏韦行素、柳季常当受课料两池，吏见遂斥，即抵以罪。始，诏书出，左丞吕元膺劾：“遂补吏犯赃，法当坐，而诏称‘清能业官’，按遂犯有状，不宜谓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会兵宿淮西，亟财赋，藉遂干强，拜宣歙观察使。蔡已平，师东讨李师道，召为光禄卿、淄青行营粮料使。辞卿职，换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调兵食岁三百万，俄而贼诛，遂簿羡赀百万以献，帝高其能。于时析齐为三镇，即拜遂沂兖海观察使。

遂资褊刻，仗扑皆逾制。盛夏，治署舍墙垣，程督惨峭。将吏素悍戾，遂辄骂曰：“反残贼！”人人羞忿。裨校王弁与役人浴于川，语曰：“天方雨，墙且毁，等罪耳！”乃谋乱。明日，遂方燕，弁率其党挟兵进，遂惊，匿厕下，执而数其罪，杀之。其副张敦实、官属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郓亦摇，乃拜弁开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师，斩东市。监军上遂所制杖，出示於朝为戒云。

抟字昭逸。擢进士第，辟佐王鐸滑州节度府，累迁苏州刺史。久之，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乾宁初，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董昌诛，出为威胜节度使。未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浙东西宣抚使。会钱寔兼领二浙，故留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抟请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礼。正拜右仆射，迁司空，封鲁国公。

初，中官权盛，帝欲翦抑之。自石门还，政一决宰相，群宦不平，构籓镇内胁天子。抟曰："人君务平心大体，御万物，偏听产乱，古所戒也。今奄人盗威福，逼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难，未可卒除，当徐以计去之。事急，且有变。"崔胤与抟并位，素忌抟明达有谋，即劾抟为中官外应。会胤罢宰相，疑抟挤斥，乃厚结硃全忠荐己复辅政，即诬抟与枢密使宋道弼、景务脩交私，将危社稷。全忠因显疏其尤。光化三年，罢为工部侍即，贬溪州刺史。又贬崖州司户参军事，赐死蓝田驿。

韦思谦，名仁约，以近武后父讳为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后客襄阳，更徙为郑州阳武人。八岁丧母，以孝闻。及进士第，累调应城令，负殿，不得进官。吏部尚书高季辅曰："予始得此一人，岂以小疵弃大德邪？"擢监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中书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谦劾之，罢为同州刺史。及复相，出思谦清水令。或吊之，答曰："吾狷直，触机辄发，暇恤身乎？丈夫当敢言地，要须明目张胆以报天子，焉能录录保妻子邪？"沛王府长史皇甫公义引为仓曹参军，谓曰："公非池中物，屈公为数旬客，以重吾府。"

改侍御史，高宗贤之，每召与语，虽甚倦，徙倚轩槛，犹数刻罢。疑狱剧事，多与参裁。武候将军田仁会诬奏御史张仁祎，帝廷诘，仁祎懦不得对。思谦为辩其枉，因言仁会营罔陷人不测者，词旨详畅，帝善之，仁祎得不坐。累迁右司郎中、尚书左丞，振明纲辖，朝廷肃然。进御史大夫。

性謇谔，颜色庄重，不可犯。见王公，未尝屈礼。或以为讥，答曰："耳目官固当特立。雕、鹗、鹰、鹫，岂众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谦扶疾入临，涕泗冰须，俯伏号绝，诏给扶侍。转司属卿，复为右肃政大夫。故事，大夫与御史钧礼，思谦独不答。或以为疑，思谦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县男，同凤阁鸾台三品。转纳言，辞疾，不许，诏肩舆以朝，听子孙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赠幽州都督。

子承庆、嗣立。

承庆字延休。性谨畏，事继母为笃孝。擢进士第，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悉委之。王为太子，迁司议郎。

仪凤中，诏太子监国，太子稍嗜声色，兴土功。承庆见造作玩好浮广，倡优鼓吹喧哗，户奴小人皆得亲左右、承颜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绳察，乃上疏极陈其端，又进《谕善箴》，太子颇嘉纳。承庆尝谓人所以扰浊浮躁，本之於心，乃著《灵台赋》，讥揣当世，亦自广其志。太子废，出为乌程令。累迁凤阁舍人，掌天官选。属文敏无留思，虽大诏令，未尝著藁。失大臣意，出为沂州刺史。

明堂灾，上疏谏，以“文明、垂拱后，执政者未满岁，率以罪去，大抵皆恶逆不道。夫构大厦，济巨川，必择文梓、艅艎。若亟毁而败，则是庇朽木、乘胶船也。臣谓陛下求贤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宽，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尧举舜，犹历试诸难，况庸庸者可超处辅相，以百揆万机畀小人哉？”书闻不报。未几，复为舍人，掌选。病免，改太子谕德。历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转天官侍郎，修国史。凡三掌选，铨授平允，议者公之。

长安中，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易之诛，承庆以素附离，免冠待罪。时议草赦令，咸推承庆，召使为之，无桡色误辞，援笔而就，众叹其壮。然以累犹流岭表。岁馀，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书员外少监召，兼脩国史，封扶阳县子。诏撰《武后纪圣文》，中宗善之。迁黄门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会葬，因拜黄门侍郎继其位。赠礼部尚书，谥曰温。

嗣立，字延构，与承庆异母。少友悌，母遇承庆严，每笞，辄解衣求代，母不听，即遣奴自捶，母感寤，为均爱。世比晋王览。第进士，累调双流令，政为二川最。承庆解凤阁舍人，武后召嗣立谓曰：“尔父尝称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称职，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凤阁舍人。

时学校废，刑滥及善人，乃上书极陈：“永淳后，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学之官轻，章句之选弛。贵阀后生以徼幸升，寒族平流以替业去。垂拱间，仁入弥多，公行私谒，选补逾滥；经术不闻，猛暴相夸。陛下诚下明诏，追三馆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学，尊尚师儒，发扬劝奖，海内知响。然后审畀铨总，各程所能。以之临人，则官无旷，

民乐业矣。”

又曰：“扬豫以来，大狱屡兴，穷治连捕，数年不绝。大猾伺间，阴相影会，构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惨，类自诬服，王公士人，至连颈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锻练已成，不可翻动。小则身诛，大则族夷，相缘共坐者庸可胜道？彼皆报雠复嫌，苟图功求官赏耳。臣愿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来罪无重轻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还官，生者沾恩，则天下了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

长安中，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州县非其人，后以为忧。李峤、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牧守，皆诉不行，非过累不得遣。请选台阁贤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谁为朕行？”嗣立曰：“内典机要，非臣所堪，请先行以示群臣。”后悦，以本官检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肃政大夫杨再思等十八人悉补外。未几，承庆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无它异。坐善二张，贬饶州长史。繇相州刺史入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修文馆大学士。

中宗景龙中，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崇饰观寺，用度百出。又恩幸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赀多丁家，无复如平民有所损免，为封户者亟於军兴。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言：“愿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输送。”不纳。嗣立建言：

今廪帑耗竭，无一岁之储。假遇水旱，人须赈给，不时军兴，士待资装，陛下何以具之？伏见营立寺观，累年不绝，鸿侈繁丽，务相矜胜，大抵费常千万以上。转徙木石，废功害农；地藏开发，蛰虫伤露。上圣至慈，理必不然。准之道法则乖，质之生人则损。陛下岂不是思？

又食封之家，日月猥众，凡用户部丁六十万，人课二绢，则固一百二十万。臣见太府岁调绢才百万匹，少则十之二，有所贷免，曾不半在。比诸封家，所入已寡。国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横恩特赐，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赋，在公不足，而私有馀。又封家徵求，各遣奴阜，凌突侵渔，百姓怨叹。或贸易断盗，诛责纷纭，曾无少息。下民窭乏，何以堪命？臣愿以丁课一送太府，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徵，以息重困。

臣闻设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务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则天下治。古

者取士，先乡曲之誉，然后辟於州；州已试，然后辟五府；五府著闻，乃升诸朝。得不谓所择悉而所历深乎？今之取人，未试而遽迁，务进徼幸，比肩系踵。故文者治官，则回邪赃污；武者治军，则庸懦怯弱。补授亡限，员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资奉。国家大事，岂甚於此？

古者，设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进，则有才之路塞。贤人据正，远侥幸之门。侥幸开，则贤者隐矣。贤者隐，则人不安；人不安，国将危矣。刺史、县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简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笔者乃拟县。朝轻用人，何以治国？愿下有司，精加汰择。凡诸曹侍郎、两省、二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当先选用刺史、县令，所冀守宰称职，以兴太平。

帝不听。

嗣立与韦后属疏，帝特诏附属籍，顾待甚渥。营别第骊山鹦鹉谷，帝临幸，命从官赋诗，制序冠篇，赐况优备，因封嗣立逍遥公，名所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嗣立献木栝、藤盘数十物。唐隆初，拜中书令。韦后败，几死于乱，宁王为救免。出为许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赐封百户，徙汝州。入为国子祭酒、太子宾客。坐宗楚客等削遗制事，不执正，贬岳州别驾。再徙为陈州刺史。开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复用，会卒，年六十六，赠兵部尚书，谥曰孝。

初，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黄门侍郎；承庆亦代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并为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济，知名。

恒，开元初为砀山令，政宽惠，吏民爱之。天子东巡，州县供张，皆鞭扑趣办，恒不立威而事给。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荐恒有经济才，让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转给事中，为陇右、河西黜陟使。时河西节度使盖嘉运恃左右援，横恣不法，妄列功状，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为陈留太守，卒。

济，开元初调鄄城令。或言吏部选县令非其人，既众谢，有诏问所以安人者，对凡二百人，惟济居第一，不能对者悉免官。於是擢济醴泉令，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并贬为刺史。济四迁户部侍郎，为太原尹。著《先德诗》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宝中，授尚书左丞，凡三世居之。济文雅，颇能脩饰政事，所至有治称。终冯翊太守。子奥，夏令，亦以能政闻。

嗣立孙弘景，擢进士第，数佐节度府。以左补阙召为翰林学士。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弘景当草诏，书辞不如旨，罢学士。迁累度支郎中。张仲方黜李进甫谥得罪，宪宗意弘景擿助，出为绵州刺史。李夷简镇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迁给事中。驸马都尉刘士泾赂权近，擢太仆卿，弘景上还诏书，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亲者。"弘景固执，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时萧俯辅政，弘景议论常佐佑之。还，再迁吏部侍郎，铨综平序，贵幸惮其严，不敢卻以私。历陕虢观察使，召拜尚书左丞，驳正吏铨所除六十馀官不当进资，於是郑絪、丁公著、杨嗣复皆夺俸，郎吏肃然，望风脩整。吏部员外郎杨虞卿以累下吏，诏弘景与御史详谳。虞卿私造门，弘景厉言曰："有诏按公，尚私谒邪？"虞卿多朋助，自谓必见纳，及是，惶恐去。迁礼部尚书、东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赠尚书左仆射。

弘景以直道进，议论持正有守，当时风教所倚赖，为长庆名卿。

陆元方，字希仲，苏州吴人。陈给事黄门侍郎琛之曾孙。伯父柬之，善书名家，官太子司议郎。元方初明经，后举八科皆中。累转监察御史。武后时，使岭外，方涉海，风涛惊壮，舟人惧，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岂害我？"趣使济，而风讫息。使还，除殿中侍御史，擢凤阁舍人、秋官侍郎。为来俊臣所陷，后置不罪。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坐附会李昭德，贬绥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卫卿。或言其荐引皆亲党，后怒，免官，令白衣领职。元方荐人如初，后召让之，对曰："举臣所知，不暇问雠党。"又荐其友崔玄□有宰相才。后知无它，复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尝问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大事当白奏，民间碎务，不敢以闻。"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进文昌左丞，卒。

元方素清慎，再执政，每进退群臣，后必先访问，外秘莫知。临终，取奏稿焚之，曰："吾阴德在人，后当有兴者。"又曰："吾当寿，但领选久，耗伤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缄钥者，殁后，家人发之，乃前后诏敕。赠越州都督。

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识沉邃，举制科高第，为扬州参军事。时吉顼与元方同为吏部侍郎，顼擢象先为洛阳尉，元方不肯当，顼曰："为官择人，岂以吏部

子废至公邪？”卒以授。俄迁监察御史。累授中书侍郎。景云中，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初，太平公主谋引崔湜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干枢近，若不者，湜敢辞。”主不得已为言之，遂并知政事。然其性恬静寡欲，议论高简，为时推向。湜尝曰：“陆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权，宰相争附之，象先未尝往谒；及谋逆，召宰相议，曰：“宁王长，不当废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时功，今失德，安可不废？”对曰：“立以功者，废必以罪。今不闻天子过失，安得废？”主怒，更与窦怀贞等谋，卒诛死。时象先与萧至忠、岑羲等坐为主所进，将同诛，玄宗遽召免之，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保护功，封兖国公，赐封户二百。

初，难作，睿宗御承天楼，群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验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诏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顿首谢曰：“赴君之难，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杀行义之人？故臣违命，安反侧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时穷治忠、羲等党与，象先密为申救，保全甚众，当时无知者。

罢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按察使，为政尚仁恕。司马韦抱真谏曰：“公当峻扑罚以示威，不然，民慢且无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树威乎？”卒不从，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东按察使。小吏有罪，诫遣之，大吏白争，以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远，谓彼不晓吾言邪？必责者，当以汝为始。”大吏惭而退。尝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第澄其源，何忧不简邪？”故所至民吏怀之。

入为太子詹事，历户部尚书，知吏部选事，母丧免。起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迁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丞相，谥曰文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绍先构，是谓象贤者。”乃赐名焉。

弟景倩为抚沟丞。河南按察使毕构覆州县殿最，欲必得实。有吏言状曰：“某强清，某诈清，惟景倩曰真清。”终监察御史。

景融长七尺，美姿质，宽中而厚外。博学，工笔札。以阴补千牛，转新郑令，政有风绩，累迁工部尚书、东京留守。卒，赠广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后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谏，不入，则自楚，母为损威，人多其友。四世孙希声。

希声博学善属文，通《易》、《春秋》、《老子》，论著甚多。商州刺史郑愚表为属。后去，隐义兴。久之，召为右拾遗。时憸腐秉权，岁数歉，梁、宋尤甚。希声见州县刓敝，上言当谨视盗贼。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数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闻其名，召为给事中，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位无所轻重，以太子少师罢。李茂贞等兵犯京师，舆疾避难。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元方从父余庆。

余庆，陈右卫将军珣孙，方雅有祖风。已冠，名未显，兄玄表喈曰："尔名宦不立，奈何？"余庆感激，闭户诵书三年，以博学称。举制策甲科，补萧尉。累迁阳城尉。武后封嵩山，以办具劳，擢监察御史。圣历初，灵、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诏余庆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众内附。迁殿中侍御史、凤阁舍人。后尝命草诏殿上，恐惧不能得一词，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广平郡公、太子右庶子。

余庆於寒品晚进，必悉力荐藉。人有过，辄面折，退无一言。开元初，为河南、河北宣抚使，荐富春孙逖、京兆韦述、吴兴蒋冽、河南达奚珣，后皆为知名士。迁大理卿。终太子詹事，谥曰庄。

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余庆才不逮子昂等，而风流敏辩过之。

初，武后时，酷吏用事，中宗朝，幸臣贵主斜封大行，啗利啬祸之人，与相乾没，虽亟贵骤用，而戮不反踵。余庆以道自将，虽仕不赫赫，讫无悔尤。

子璪，字仲采。举明经，补长安尉，以清干称。开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乡令，人为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荐，迁渑池令。累迁兵部郎中，柬躭骑使。还，除洛阳令，时车驾在洛，摧勒奸豪，人不敢犯，为中书令萧嵩所器。嵩罢，佗宰相俾阴廉嵩短，璪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况无有邪？"以是忤贵近，出为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县男。属邑多虎，前守设槛阱，璪至，彻之，而虎不为暴。

王及善，洺州邯郸人。父君愕，有沉谋。隋乱，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郸，君愕往说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乱，宜抚纳遗氓而保全之，观时变，待真主。足下无尺寸之地、兼旬之粮，劫众而兴，但恣残剽，所过失望，窃为足下羞之。"君廓谢曰："计安出？"答曰："井陉之险可先

取。”君廓从其言，遂屯井陉山。高祖入关，与君廓偕来，拜君愕大将军，封新兴县公，累迁左武卫将军。从太宗征辽，领左屯营兵，与高丽战驻跸山，死于阵，赠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邢国公，陪葬昭陵。

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袭邢国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宫，命宫臣掷倒，及善辞曰；“殿下自有优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谢之。高宗闻，赐绢百匹。除右千牛卫将军，帝曰：“以尔忠谨，故擢三品要职。群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尔佩大横刀在朕侧，亦知此官贵乎？”病免。召为卫尉卿。垂拱中，历司属卿。山东饥，诏为巡抚赈给使。拜春官尚书。出为秦州都督、益州长史，加光禄大夫，以老病致仕。

神功元年，契丹扰山东，擢魏州刺史，武后劳曰：“逆虏盗边，公虽病，可与妻子行，日三十里，为朕卧治，为屏蔽也。”因延问朝政得失，及善陈治乱所宜，后悦曰：“御寇末也，辅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来俊臣系狱当死，后欲释不诛，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污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绝元恶，且摇乱胎祸，忧未既也。”后纳之。卢陵王之还，密赞其谋。既为皇太子，又请出外朝，以安群臣。

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将，临事不可夺，有大臣节。时二张怙宠，每侍宴，无人臣礼，及善数裁抑之，后不悦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检校阁中。”及善即移病馀月，后不复问，叹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遂乞骸骨，犹不许，改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卒，年八十二，赠益州大都督，谥曰贞，陪葬乾陵。

李日知，郑州荥阳人。及进士第。天授中，历司刑丞。时法令严，吏争为酷，日知犹平宽无文致。尝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礼执不可，曰：“吾不去曹，囚无生理。”日知曰：“仆不去曹，囚无死法。”皆以状谳，而武后用日知议。

神龙初，为给事中。母老病，取急调侍，数日须发辄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赍赠制，日知殒绝于道，左右为泣，莫能视。巡察使路敬潜欲表其孝，使求状，辞不报。服除，累迁黄门侍郎。

景云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转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乐公主馆第成，中宗临幸，燕从官，赋诗，日知卒章，独以规戒。睿宗它日谓曰：“响时虽朕亦不敢谏，非公挺直，何能尔？”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罢为刑部尚书。屡乞骸骨，许之。日知将有请，不谋于家，归乃治

行，妻惊曰：“产利空空，何辞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过吾分。人亦何厌之有？若厌于心，无日而足也。”既罢，不治田园，唯饰台池，引宾客与娱乐。开元三年卒。

日知贵，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鬻田宅，至兄弟讼阋，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严正。举明经中第。累迁殿中侍御史。出为益州录事参军。时隆州司马房嗣业徙州司马，诏未下，欲即视事，先笞责吏以示威。景佺谓曰：“公虽受命为司马，州未受命，何急数日禄邪？”嗣业怒，不听。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伪莫辨，即欲搅乱一府，敬业扬州之祸，非此类邪？”叱左右罢去，既乃除荆州司马，吏歌之曰：“录事意，与天通；州司马，折威风。”由是浸知名。

入为司刑丞，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治诏狱，时称“遇除、杜者生，来、侯者死”。改秋官员外郎，与侍郎陆元方按员外郎侯味虚罪，已推，辄释之。武后怒其不待报，元方大惧，景佺独曰：“陛下明诏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虽欲罪臣，奈明诏何？”宰相曰：“诏为司刑设，何预秋官邪？”景佺曰：“诏令一布，无台、寺之异。”后以为守法，擢凤阁舍人。迁洛州司马。

延载元年，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尝季秋出梨华示宰相以为祥，众贺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华，周家仁及《行苇》之比。”景佺独曰：“阴阳不相夺伦，渎即为灾。故曰：‘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今草木黄落，而木复华，渎阴阳也。窃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亏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顿首请罪。后曰：“真宰相！”会李昭德下狱，景佺苦申救，后以为面欺，左迁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圣历元年，复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数州，虏已去，武懿宗欲尽论其罪，景佺以为胁从可原，后如其议。罢为秋官尚书。坐漏省内语，降司刑少卿。出为并州长史，道病卒，赠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怀远，字广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学。宗人欲藉以高廕，怀远辞，退而曰：“因人之势，高士耻之。假廕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转司礼少卿，出为本州刺史，改冀州，迁扬、益二都督府长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简。累迁鸾台侍郎，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封平乡县男。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爵赵郡公，赐实封户三百。以老，听致仕。中宗还京师，召知东都留守，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怀远久贵，益素约，不治居室。尝乘款段马，仆射豆卢钦望谓曰：“公贵显，顾当然邪？”答曰：“吾幸其驯，不愿它骏。”神龙二年卒，帝赐锦衾敛，自为文祭之，赠侍中，谥曰成。

子景伯，景龙中为谏议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为《回波词》，或以谄言媚上，或要丐谬宠，至景伯，独为箴规语以讽帝，帝不悦。中书令萧至忠曰：“真谏官也。”景云中，进太子右庶子。时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诏群臣普议，景伯与太子舍人卢俌议：“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衅生，非强干弱枝、经邦轨物之谊。愿罢都督，留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繇是停都督。终右散骑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历迁中书舍人、吏部侍郎。与李林甫善。常慕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典选七年，卒以赃败，长流临贺郡。天宝十二载，擢为济阴太守，徙冯翊。天子幸蜀，陷於贼，胁以伪官，忧愤死，赠礼部尚书。

列传第四十二裴刘魏李吉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人。宽厚，寡言笑，有奇节。补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读书不废。有司欲荐状，以业未就，辞不举，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举明经及第。补濮州司仓参军，历御史、起居舍人，浸迁黄门侍郎。调露二年，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侍中。高宗幸东都，留皇太子京师，以炎调护。帝不豫，太子监国，诏炎与刘齐贤、郭正一於东宫平章政事，及大渐，受遗辅太子，是为中宗。改中书令。旧，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於中书省。

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执不从，帝怒曰："我意让国与玄贞，岂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惧，因与武后谋废帝。后命炎洎刘祎之率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与玄贞，安得无罪？"乃废帝为卢陵王，更立豫王为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县男。

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请立七庙，追王其先，炎谏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临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事乎！"后曰："吕氏之王，权属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异，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后不悦而罢。承嗣又讽太后诛韩王元嘉、鲁王灵夔，以绝宗室望，刘祎之、韦仁约畏默不敢言，炎独固争，后愈衔怒。未几，赐爵河东县侯。

豫王虽为帝，未尝省天下事。炎谋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业兵兴，后议讨之，炎曰："天子年长矣，不豫政，故竖子有辞。今若复子明辟，贼不讨而解。"御史崔詧曰："炎受顾托，身总大权，闻乱不讨，乃请太后归政，此必有异图。"后乃捕炎送诏狱，遣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参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国，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纳言刘齐贤、左卫率蒋俨继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顾卿未知耳。"元范、齐贤曰："若炎反，臣辈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辈不反。"遂斩于都亭驿。

炎被劾，或勉其逊辞，炎曰："宰相下狱，理不可全。"卒不折节，籍其家，无儋石之赢。初，炎见裴行俭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斩降虏

阿史那伏念等五十余人，议者恨其媢克，且使国家失信四夷，以为阴祸有知云。睿宗立，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曰忠。

元范者，申州义阳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嶲州。

炎从子佃先。佃先未冠，推廕为太仆丞。炎死，坐流岭南。上变求面陈得失，后召见，盛气待之，曰："炎谋反，法当诛，尚何道？"佃先对曰："陛下唐家妇，身荷先帝顾命，今虽临朝，当责任大臣，须东宫年就德成，复子明辟，奈何遽王诸武、斥宗室？炎为唐忠臣，而戮逮子孙，海内愤怨。臣愚谓陛下宜还太子东宫，罢诸武权。不然，豪桀乘时而动，不可不惧！"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长流瀼州。

岁余，逃归，为吏迹捕，流北庭。无复名检，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自北庭属京师，多其客，候朝廷事，闻知十常七八。时补阙李秦授为武后谋曰："谶言'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使之叶乱，社稷忧也。"后谓然，夜拜秦授考功员外郎，分走使者，赐墨诏，慰安流人，实命杀之。佃先前知，以橐驼载金币、宾客奔突厥。行未远，都护遣兵追之，与格斗，为所执。械系狱，以状闻。会武后度流人已诛，畏天下姗诮，更遣使者安抚十道，以好言自解释曰："前使使慰安有罪，而不晓朕意，擅诛杀，残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纵还。"繇是佃先得不死。

中宗复位，求炎后，授先太子詹事丞。迁秦、桂、广三州都督。坐累且诛，赖宰相张说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阳节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师官冗，奏罢畿县员外及试官。进工部尚书。年八十六，以东京留守累封翼城县公，卒官下。

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为著作郎。峭直有行，尝面折僚友短，退无馀訾。李伯药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贞观初，召之，辞以母老，诏许终养。江南道巡察使李袭誉嘉其孝，表所居为孝慈里。母已丧，召拜吴王府功曹参军，终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辞称，号"刘孟高郭"，并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馀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兄懿之，亦给事中，同两省。先是，姊为内官，武后遣至外家问

疾，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坐流嶲州。后为丐还，除中书舍人。

仪凤中，吐蕃寇边，帝访侍臣所以置之、讨之之宜，人人异谋，礻之独劝帝："夷狄犹禽兽，虽被冯陵，不足校，愿戢威，纾百姓之急。"帝内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帝谓曰："卿家忠孝，朕子赖卿以师矩，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

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县男。方是时，诏令丛繁，祎之思致华敏，裁可占授，少选可待也。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坐累贬卫州司马，诉于相府，内史骞味道谓曰："太后旨。"祎之曰："乃上从有司所奏云。"后闻，以味道归非於上，贬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赐物百段。后因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为一体乎？礻之引咎於已，忠臣也。"纳言王德真推顺曰："戴至德无异才，惟能归善於君，为时所服。"后曰："善。"后私语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后能废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隐表其言，后怒曰："祎之乃负我！"垂拱中，或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与许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后以为拒制使，赐死于家，年五十七。

初，祎之得罪，睿宗以旧属申理之，姻友冀得释。祎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己，而帝营救，速吾祸也！"在狱上疏自陈。临诛，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占为表，子号塞不能书，祎之乃自捉笔，得数纸，词恳哀到，人皆伤之。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怅叹其文，后恶之，贬翰巫州司法参军，思钧播州司仓参军。睿宗嗣位，赠祎之中书令。

翰者，尝为御史，巡察陇右。多所按劾。次宁州，时狄仁杰为刺史，民争言有异政。翰就馆，以笔纸置于案，谓僚属曰："入其境，其政可知，愿荐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驾去。性宽简，读《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尘"，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辞宪官，改麟台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齐为轻车将军。玄同进十擢第，调长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善，流岭外。既废，不自护藉，乃驰逐为生事。上元初，会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表其材，拜岐州长史。再迁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诏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封钜鹿男。上疏言选举法弊曰：

方今人不加富、盗贼未衰、礼谊浸薄者，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武德、贞观，庶事草创，人物固乏。天祚大圣，享国永年，异人间出。诸色人流，岁以千计，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淆紊。

夏、商以前，制度多阙。至周，焕然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专一职。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曰："慎简乃僚。"此乃自择下吏之言也。太仆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当然也。故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司而统以数职，王命其大者，而自择其小者。

汉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牧守。

自魏、晋以后，始归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笔量才，簿书察行，法与世弊，其来久矣。尺丈之量，锺庾之器，非所及则不能度，非所受则无以容，况天下之大、士类之众，可委数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间非其选，至为人择官，为身择利，下笔系亲疏，措情观势要，悠悠风尘，此焉奔竞，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断之数言，不亦难乎。

且臣闻莅官者，不可以无学。传曰："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贤、千牛、辇脚之类，程较既浅，技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夫所谓胄子者，必裁诸学，少则受业，长而入官，然后移家事国，谓之德进。夫少仕则不务学，轻试则无才。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属，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书判，非先德后言之谊。

臣闻国之用人，如人用财，贫者止糟糠，富者馀粱肉。故当衰弊乏贤，则磨策朽钝以驭之；太平多士，则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选者猥多，宜以简练为急。窃见制书，三品至九品并得荐十，此诚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贬不明，故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莫慎所举，而苟以应命。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皋陶既举，不仁者远。身苟滥进，庸及知人？不择举者之紧，而责所举之滥，不可得已。以陛下圣明，国家德业，而不建经久之策，但顾望魏、晋遗风，臣窃惑之。愿少遵周、汉之规，以分吏部选，即所用详，所失鲜矣。

不纳。进拜文昌左丞、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迁地官尚书，检校纳言。玄同与裴炎缔交，能保终始，故号"耐久朋"。

先是，狄仁杰督太原运，失米万斛，将坐诛，玄同救免。而河阳令周兴未知也，数於朝堂听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兴以为沮己，衔之，至是诬玄同言“太后老矣，当复皇嗣”。后不察，赐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监察御史房济监刑，谓曰：“丈人盍上变？冀召见，得自陈。”玄同曰；“人杀与鬼杀等耳，不能为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礼，事亲以孝闻。第进士，为御史主簿。开元中。至颍王傅。

李昭德，雍州长安人。父乾祐，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鄜令裴仁轨私役门卒，太宗欲斩之，乾祐曰；“法令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以轻罪致极刑，非画一之制。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迁侍御史。母卒，庐墓侧，负土成坟。帝遣使就吊，表异其闾。历治书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为褚遂良所恶，出为邢、魏二州刺史。乾祐虽强直，而昵小人。尝为书与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隐其辞，为吏所卖，遂良白发於朝，坐流驩州。台拜沧州刺史。入为司刑太常伯，举雍州司功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不得报，私语擢所以然。后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语以自赎，诏免官，卒。

昭德强干有父风，擢明经，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贬振州陵水尉。还为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后营神都，昭德规创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标置华壮。洛有二桥，司农卿韦机徙其一直长夏门，民利之，其一桥废，省巨万计。然洛水岁淙啮之，缮者告劳。昭德始累石代柱，锐其前，厮杀暴涛，水不能怒，自是无患。俄检校内史。薛怀义讨突厥，以昭德为行军长史，不见虏还。

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谏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机衡，以惑众庶。且父子犹相篡夺，况姑侄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罢承嗣为太子少保。洛阳人王庆之率险佞数百人请以承嗣为皇太子，后不许；固请，后遣昭德诘其故。昭德笞杀庆之，余党散走。因奏曰：“自古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当传之子孙为万世计。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见天皇不来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谮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获安枕，是代我劳，非而所知也。”有人获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献阙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献。”昭德叱曰；“洛水余石岂尽能反邪？”时来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数诛陷大臣，人皆慑惧。昭德每奏其诬罔不道状，卒榜杀思止，其党稍摧沮。

然昭德颇怙权，为众指目。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曰；“臣闻魏冉

诛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诸侯以强国，功也；然出入自专，击断无忌，威震人主，不闻有王，张禄一言而卒用忧死。向使昭王不即觉悟，则秦之霸业或不传子孙。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公卿百执具职而已。自长寿以来，厌怠细政，擢委昭德，乘总权纲，而才小任重，负气强愎，聋盲下民，刍狗同列，刻薄庆赏，多所矫虔，声威翕习，天下杜口。臣伏见南台敕目，群臣奏请，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从之。且人臣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谋，而画可已行，方兴驳异，是阳露擅命，以示於人，归美引咎，谊不类此，一切奏谳，皆承风指，阴相傅会。臣观其胆，乃大於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赀，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轻委寄乎？履霜坚冰，须防其渐。大权一去，收之良难。愿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邓注著《石论》数千言，述其专恣，凤阁舍人逢弘敏以闻。后由是恶之，谓姚□曰：“诚如所言，昭德固负国矣！”乃贬钦州南宾尉。俄召授监察御史。

万岁通天二年，来俊臣诬以逆谋，既而俊臣亦下狱，同日诛。时甚雨，众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龙二年，赠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吉顼，洛州河南人。长七尺，性阴克，敢言事。举进士及第。调明堂尉。父哲为易州刺史，坐赇当死，顼往见武承嗣，自陈有二女弟，请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犊车迎之。三日未言，问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忧之。”承嗣为表贷哲死，迁顼龙为监。

刘思礼谋反，顼上变事，后命武懿宗杂讯，因讽囚引近臣高阀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系诏狱，搒楚百惨，以成其狱，同日论死，天下冤之。擢右肃政台中丞。

来俊臣下狱，司刑当以死，状三日不下。顼从武后游苑中，因间言：“臣为陛下耳目，知俊臣状入不出，人以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今为成州司马。俊臣诬杀忠良，罪恶如山，国蟊贼也，尚何惜？”於是后斩俊臣，而召安远为尚食奉御。

突厥陷赵、定，授检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虏南向。顼辞不知武，后曰：“贼方走，藉卿坐镇耳。”初，太原温彬茂死高宗时，封一笥书，诿妻曰：“吾死后，须年及垂拱献之。”垂拱初，妻上其书，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赵去，故后知虏且还。顼至，募士无应者，俄诏以皇太子为元

帅，应募日数千。顼还言状，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为群臣道之。”顼诵语于朝，诸武恶之。

始，顼善张易之、殿中少监田归道、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员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为控鹤内供奉。顼又强敏，故后倚为腹心。圣历二年，进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刺史时，武懿宗讨契丹，退保相州。后争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偻，顼严语侵之，无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诸武，它日安可保？”衔之。

张易之兄弟以宠盛，思自全，问顼计安出。顼曰：“公家以幸进，非有大功於天下，势必危。吾有不朽策，愿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绝胙。”易之流涕请，顼曰：“天下思唐久矣！庐陵斥外，相王幽闭。上春秋高，武诸王，非海内属意。公盍从容请相王、庐陵，以副人望？易吊为贺之资也。”易之、昌宗乘间如顼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顼与谋，召见问状，顼对：“庐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顾托於陛下，当速有所付。”乃还中宗。

明年，顼坐弟冒伪官贬琰川尉，及辞，召见，泣曰：“臣去国，无复再谒，愿有所言。然疾棘，请须臾间。”后命坐，顼曰：“水土皆一盎，有争乎？”曰：“无。”曰：“以为涂，有争乎？”曰：“无。”曰：“以涂为佛与道，有争乎？”曰：“有之。”顼顿首曰：“虽臣亦以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则两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诸王并封，陛下何以和之？贵贱亲疏之不明，是驱使必争，臣知两不安矣。”后曰：“朕知之，业已然，且奈何？”顼寻徙始丰尉，客江都，卒。

中宗之立，顼实倡之，会得罪，无知者。睿宗初，有发明其忠，乃下诏赠御史大夫。

赞曰：异乎，炎之暗于几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盗朝，假虎翼而责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顼进不以道，君子耻之。虽然，一情区区，抑武兴唐，其助有端，则贤炎远矣。祎之、玄同漏言及诛，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列传第四十三张韦韩宋辛二李裴

张廷珪，河南济源人。慷慨有志尚。第进士，补白水尉。举制科异等。累迁监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税天下浮屠钱，营佛祠於白司马坂，作大象，廷珪谏，以为："倾四海之财，殚万民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象，然犹有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涧穴，覆压虫蚁，且巨亿计。工员穷窭，驱役为劳，饥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赡，而州县督输，星火迫切，鬻卖以充，非浮屠所谓随喜者。今天下虚竭，苍生雕弊，谓宜先边境，实府库，养人力。"后善之，召见长生殿，赏慰良厚，因是罢役。

会诏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监登、莱，以广军资。廷珪上书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诏虽和市，甚於抑夺。并市则价难准，简择则吏求贿，是牛再疫，农重伤也。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於官，永无免期。南北异宜，至必生疾，此有损无益也。抑闻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羊非军国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张易之诛，议穷治党与。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务归人心，则以刑胜治。今唐历不移，天地复主，宜以仁化荡宥。且易之盛时，趋附奔走半天下，尽诛则已暴，罚一二则法不平，宜一切洗贷。"中宗纳之。

神龙初，诏白司马坂复营佛祠，廷珪方奉诏抵河北，道出其所，见营筑劳亟，怀不能已，上书切争，且言："自中兴之初，下诏书，弛不急，斥少监杨务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复兴，不称前诏；掘壤伐木，浸害生气。愿罢之，以纾穷乏。"帝不省。寻为中书舍人。再迁礼部侍郎。

玄宗开元初，大旱，关中饥，诏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难兴国，殷忧启圣，盖事危则志锐，情苦则虑深，故能转祸为福也。景龙、先天间，凶党构乱，陛下神武，汛扫氛垢，日月所烛，无不濡泽，明明上帝，宜锡介福。而顷阴阳愆候，九谷失稔，关辅尤剧。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轻尧、舜而不法，思秦、汉以自高，故昭见咎异，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於陛下眷顾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诚愿约心削志，考前王之书，敦素朴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后宫，减外厩，场无蹴鞠之玩，野绝从禽之乐，促远

境，罢县戍，矜惠惸独，蠲薄徭赋，去淫巧，捐珠璧，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或谓天戒不足畏，而上帝冯怒，风雨迷错，荒馑日甚，则无以济下矣；或谓人穷不足恤，而亿兆携离，愁苦昏垫，则无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系，祸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华夷百姓清耳以听，刮目以视，冀有闻见，何遽孤其望哉？”

再迁黄门侍郎，监察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廷珪执奏：“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王琚持节巡天兵诸军，方还，复诏行塞下，议者皆谓将袭回纥，廷珪陈五不可，且言：“中国步多骑少，人赍一石粮，负甲百斤，盛夏长驱，昼夜不休，劳逸相绝，其势不敌，一也。出军掩敌，兵不数万，不可以行，废农广馈，饥岁不支，二也。千里远袭，其谁不知？贼有斥候，必能预防，三也。狄人兽居碛漠，譬之石田，克而无补，四也。天下无年，当养人息兵，五也。”又请复十道按察使，巡视州县，帝然纳之，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道。时遣使赍缯锦至石国市犬马，廷珪曰：“犬马非土性弗畜，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不宜劳远人致异物，愿省无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

坐漏禁内语，出为沔州刺史。频徙苏、宋、魏三州。初，景龙中，宗楚客、纪处讷、武廷秀、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租。廷珪谓：“两道倚大河，地雄奥，股肱走集，宜得其欢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殚其力？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则陇右羊马、山南椒漆、山之铜锡铅锴、海之蜃蛤鱼盐，水旱皆免，宁独河南、北外於王度哉？愿依贞观、永徽故事，准令折免。”诏可。在官有威化。入为少府监，封范阳县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赠工部尚书，谥贞穆。

廷珪伟姿仪，善八分书，与李邕友善，及邕踬於仕，屡表荐之，人尚其方介云。

韦凑，字彦宗，京兆万年人。祖叔谐，贞观中为库部郎中，与弟吏部郎中叔谦、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时号“三列宿”。

凑，永淳初，解褐婺州参军事。徙资州司兵，观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迁扬州法曹。州人盂神爽罢仁寿令，豪纵，数犯法，交通贵戚，吏莫敢绳，凑按治，杖杀之，远近称伏。入为相王府属，时姚崇兼府长史，尝曰：“韦子识远文详，吾恨晚得之。”六迁司农少卿。忤宗楚客，

出为贝州刺史。

睿宗立，授鸿胪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时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诏加谥，又诏雪李多祚等罪，议赠官。凑上言：

王者发号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著，恶恶明也。赏罚所不加，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臣议其君，子议其父，曰“灵”曰“厉”者，不敢以私乱公也。臣伏见故太子与多祚等拥北军，犯宸居，破扉斩关，兵指黄屋，骑腾紫微，和帝御玄武门亲谕逆顺，太子据鞍自若，督众不止；逆党悔非，回兵执贼，多祚伏诛，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见群臣，涕数行下，曰：“几不与公等相见”，其为危甚矣！

臣子之礼，过位必趋，蹙路马刍有诛。昔汉成帝为太子，行不敢绝驰道。秦师免胄过周北门，王孙满策其必败。推此，则太子称兵宫中，为悖已甚。以斩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则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则是为逆，又奚可褒？此时韦氏逆未明，义未绝，於太子母也，子无废母之理；非中宗命废之，则又劫父废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晋太子申生谥曰恭，汉太子据谥曰戾，今太子乃谥节闵，臣所未谕。愿与议谥者质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镬之诛，申大义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释，不复异议。如曰未然，奈何使后世乱臣贼子资以为辞？宜易谥以合经礼，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

帝瞿然，引内阁中，劳曰：“诚如卿言。业已尔，奈何？”对曰：“太子实逆，不可以褒，请质行以示。”时大臣亦重改，唯罢多祚等赠官。

景云初，作金仙等观，凑谏，以为：“方农月兴功，虽赀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则农人舍耕取雇，趋末弃本，恐天下有受其饥者。”不听，凑执争，以“万物生育，草木昆蚑伤伐甚多，非仁圣本意”。帝诏外详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凑曰：“食厚禄，死不敢顾，况圣世必无死乎？”朝廷为减费万计。出为陕、汝、岐三州刺史。

开元初，欲建碑靖陵，凑以古园陵不立碑，又云旱不可兴工，谏而止。迁将作大匠。诏复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凑谏曰：“传云：‘必也正名。’礼：祖有功，宗有德，其庙百世不毁。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汉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历代称宗者，皆方制海内，德泽可尊，列於昭穆，是谓不毁。孝敬皇帝未尝南面，且别立寝庙，无称宗之义。”遂罢。

迁右卫大将军，玄宗谓曰：“故事，诸卫大将军与尚书更为之，近时职轻，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辞！”寻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会洛阳主薄王钧以赇抵死，诏曰：“两台御史、河南尹纵吏侵渔，《春秋》重责帅，其出凑曹州刺史，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久之，迁太原尹，兼北都军器监，边备修举，诏赐时服劳勉之。及病，遣上医临治。卒，年六十五，赠幽州都督，谥曰文。子见素。

见素，子会微，质性仁厚。及进士第，授相王府参军，袭父爵，擢累谏议大夫。天宝五载，为江西、山南、黔中、岭南道黜陟使，绳纠吏治，所至震畏。迁文部侍郎，平判皆诵於口，铨叙平允，官有颇求，辄下意听纳，人多德之。

十三载，玄宗苦雨潦，阅六旬，谓宰相非其人，罢左相陈希烈，诏杨国忠审择大臣。时吉温得幸，帝欲用之。温为安禄山所厚，国忠惧其进，沮止之。谋於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皆以见素安雅易制，国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属，有旧恩，遂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

明年，禄山表请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帝许之，见素不悦，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汉，难将作矣。”国忠不应，见素曰：“知祸之牙不能防，见祸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当恳论之。”既入，帝迎谕曰：“卿等有疑禄山意耶？”国忠、见素趋下，流涕具陈禄山反明甚，诏复位，因以禄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艺传诏曰：“此姑忍，朕徐图之。”由是奉诏。然每进见，未尝不为帝言之，帝不入其语。未几，禄山反，从帝入蜀。陈玄礼之杀国忠也，兵伤其首，众传声曰：“毋害韦公父子！”获免。帝令寿王赐药傅创。次巴西，诏兼左相，封豳国公。

肃宗立，与房琯、崔涣持节奉传国玺及册，宣扬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载已有传位意，属方水旱，左右劝我且须丰年。今帝受命，朕如释负矣。烦卿等远去，善辅导之。”见素涕泣拜辞，又命见素子谔及中书舍人贾至为册使判官，谒见肃宗於顺化郡。肃宗闻琯名且旧，虚怀待之；以见素尝附国忠，礼遇独减。

是岁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见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谪见，所应在人，禄山将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见素曰：“福应在德，祸应在刑。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申寅，禄山其殪乎！”帝曰：“贼何等死？”答

曰："五行之说，子者视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验。

明年三月至凤翔，拜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初，行在所承丧乱后，兵吏三铨簿领炀散，选部文符伪滥，帝欲广怀士心，至者一切补官，不加检复。见素奏宜明条纲以为持久，帝未及从。既还都，选者猥集，补署无所，日诉于朝，乃追行其言。会郭子仪亦为仆射，徙见素太子太师，诏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实封三百户。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许之，诏朝朔望。宝应元年卒，年七十六，赠司徒，谥忠贞。子谔。

赞曰：杨国忠本与安禄山争宠，故捕吉温以激其乱，阴储蜀赀，待天子之出，则己与韦见素流涕争禄山反状，将信所言，以久其权。见素能言禄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国忠败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为后帝所薄，然犹完其要领，幸矣。谓见素为前知，果非也。

谔历京兆府司录参军。国忠之死，军聚不解，陈玄礼请杀贵妃以安众，帝意犹豫，谔谏曰："臣闻以计胜色者昌，以色胜计者亡。今宗庙震惊，陛下弃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头流血。帝寤，赐妃死，军乃大悦。擢谔御史中丞，为置顿使。乘舆将行，或曰："国忠死，不可往蜀，请之河、陇"，或请幸太原、朔方、凉州，或曰如京师，杂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谔曰："今兵少，不能捍贼，还京非万全计，不如至扶风，徐图去就。"帝问於众，众然之，遂至扶风，乃决西幸。后终给事中。

顗，字周仁，谔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顺。及长，身不衣帛。通阴阳象纬，博知山川风俗，论议曲据。以门调补千牛备身。自鄠尉判入等，授万年尉。历御史、补阙，与李约、李正辞更进讽谏，数移大事。裴垍、韦贯之、李绛、崔群、萧俯皆布衣旧，继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尝曰："吾侪五人，智不及一韦公。"长庆初为大理少卿。累迁给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为户部侍郎，徙吏部。卒，赠礼部尚书。

所著《易缊解》，推演终始，有深谊。既喜接士，后出莫不造门。而李逢吉方结党与，擅国政，颇傅会之，素议遂衰。然节俭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谦子。弱而好古。以国子举授校书郎。高宗时，

擢州参军八人为中台郎，知人自荆府兵曹迁司库员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几卒。子维、绳。

维，字文纪。进士对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会岁饥，均力劝功，人不知劳。坐徐敬业亲，贬五泉主簿。徙内江令，教民耕桑，县为刻颂。迁户部郎中，善裁剖，时员外宋之问善诗，故时称“户部二妙”。终太子右庶子。

绳，长文辞。抚养宗属孤幼无异情。举孝廉，以母老不肯仕。逾二十年，乃历长安尉，威行京师。擢监察御史，更泗、泾、鄜三州刺史。天宝初，入为秘书少监，玄宗尚文，视其职如尚书丞、郎。绳刊是图简，以善职称。终陈王傅。

虚心，字无逸，维子。举孝廉。迁大理丞、侍御史。神龙中，按大狱，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有所轻重，虚心据正不桡。景龙中，属羌叛，既禽捕，有诏悉诛，虚心惟论酋长死，原活其余。迁御史中丞。历荆、潞、扬三大都督府长史。荆州有乡豪，负势干法，虚心籍其訾入之官。以庐江多盗，遂县舒城，盗贼为衰。入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正。弟虚舟，历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入为刑部侍郎。

初，维为郎，莳柳于廷，及虚心兄弟居郎省，对之辄敛容。自叔谦后，至郎中者数人，世号“郎官家”。

韩思复，字绍出，京兆长安人。祖伦，贞观中历左卫率，封长山县男。思复少孤，年十岁，母为语父亡状，感咽几绝，故伦特爱之，尝曰：“此儿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车马、玩好未尝省。笃学，举秀才高第，袭祖封。永淳中，家益窭，岁饥，京兆杜瑾者，以百绫饷思复，思复方并日食，而绫完封不发。

调梁府仓曹参军，会大旱，辄开仓赈民，州劾责，对曰：“人穷则滥，不如因而活之，无趣为盗贼。”州不能诎。转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罚。以亲丧去官，鬻薪自给。姚崇为夏官侍郎，识之，擢司礼博士。五迁礼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宁母亡，请鼓吹，思复持不可而止。坐为王同皎所荐，贬始州长史。迁滁州刺史，州有铜官，人铲凿尤苦，思复为贾他鄙，费省获多。有黄芝五生州署，民为刻颂其祥。徙襄州。

入拜给事中。帝作景龙观，思复谏曰：“祸难初弭，土木遽兴，非忧

物恤人所急。”不见省。严善思坐谯王重福事，捕送诏狱，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与王游；至京师，不暴王谋，但奏东都有兵气。匿反罔上，宜伏诛”。思复曰：“往韦氏擅内，谋危社稷，善思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诏追善思，书发即至，使有逆节者，肯遽奔命哉？请集百官议。”议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静州。迁中书舍人，数指言得失，颇见纳用。

开元初，为谏议大夫。山东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瘗。思复上言：“夹河州县，飞蝗所至，苗辄尽，今游食至洛。使者往来，不敢显言。且天灾流行，庸可尽瘗？望陛下悔过责躬，损不急之务，任至公之人，持此诚实以答谴咎，其驱蝗使一切宜罢。”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复使山东按所损，还，以实言。崇又遣监察御史刘沼覆视，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闻，故河南数州赋不得蠲。崇恶之，出为德州刺史。拜黄门侍郎。帝北巡，为行在巡问赈给大使。迁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为绳察，徙太子宾客，进爵伯。累迁吏部侍郎。复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还，仍拜太子宾客。卒，年七十四，谥曰文。天子亲题其碑曰“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故吏卢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岘山。

初，郑仁杰、李无为者，隐居太白山，思复少从二人游，尝曰：“子识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历左拾遗。睿宗诏作乞寒胡戏，谏曰：“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无乃为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况天象变见，疫疠相仍，厌兵助阴，是谓无益。”帝称善，特赐中上考。帝传位太子，朝宗与将军庞承宗谏曰：“太子虽睿圣，宜且养成盛德。”帝不听。累迁荆州长史。

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传言汲者死，行人虽□曷困，不敢视，朝宗移书谕神，自是饮者亡恙，人更号韩公井。坐所任吏擅赋役，贬洪州刺史。天宝初，召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门，汇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为高平太守。始，开元末，海内无事，讹言兵当兴，衣冠潜为避世计，朝宗庐终南山，为长安尉霍仙奇所发，玄宗怒，使侍御史王讯之。贬吴兴别驾，卒。朝宗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於朝，当时士咸归重之。

朝宗孙佽，字相之，性清简。元和初第进士。自山南东道使府入为殿中侍御史。累迁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无虑三百

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商才补职。佽下车，悉来谒，一吏持籍请补缺员，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夺；其不奉法，无望纵舍。缺者，须按籍取可任任之。”会春服使至，乡有豪猾厚进贿使者，求为县令，使者请佽，佽许之。既去，召乡豪责以桡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时诏置五管监兵，尽境赋不足充其费，佽处以俭约，遂为定制，众以为难。卒，赠工部侍郎。

宋务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举进士及第，调洛阳尉。迁右卫骑曹参军。神龙元年，大水，诏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极谏，务光上书曰：

后王乐闻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乐闻过则下情通，下情通则政无缺，此所以兴也。拒谏则群议壅，群议壅则上孤立，此所以乱也。

臣尝观天人相与之际，有感必应，其间甚密，是以教失於此，变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窃见自夏以来，水气勃戾，天下多罹其灾，洛水暴涨，漂损百姓。《传》曰：“简宗庙，废祠祀，则水不润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严配祖宗。自陛下御极，郊、庙、山川不时荐见。又水者阴类，臣妾之道，气盛则水泉溢，顷虹蜺纷错，暑雨滞霪，阴胜之沴也。后廷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以干外政，愿深思天变，杜绝其萌。

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气浸淫。《传》曰：“思之不睿，时则有牛祸。”意者万机之事，陛下未躬亲乎？晁错曰：“五帝其臣不及，则自亲之。”今朝廷贤佐虽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愿勤思法宫，凝就大化。以万方为念，不以声色为娱；以百姓为忧，不以犬马为乐。臣闻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顾备御存乎人耳。灾兴细微，安之不怪，及祸变已成，骇而图之，犹水决治防、病困求药，虽复亻黾俯，尚何救哉！夫塞变应天，实系人事。今霖雨即闭坊门，岂一坊一市能感发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天工人代，乃为虚设。

又数年以来，公私亹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观朝市，则以为既庶且富；试践闾陌，则百姓衣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壮尽於边塞，孀孤转於沟壑，猛吏奋毒，急政破资。马困斯佚，人穷斯诈。起为奸盗，从而刑之，良可叹也。今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以私；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残之后，缓其力役；久弊之极，训以敦庞。十年之外，生聚方足。

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祧，养民赞业。愿择贤能，早建储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间，谤议所集，积疑成患，凭宠生灾，爱之适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诚不宜任以机要，国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书监郑普思、国子祭酒叶静能挟小道浅术，列硃紫，取银黄，亏国经，悖天道。《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诚治乱安危之秋也。愿陛下远佞人，亲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时接见，无令媟黩。

疏奏不省。俄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时滑州输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业。务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专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王赋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输国。请以封户均余州。"又请"食赋附租庸岁送，停封使，息传驿之劳"。不见纳。以考最，进殿中侍御史。迁右台。尝荐汝州参军事李钦宪，后为名臣。卒，年四十二。

时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亦上书言时政曰："国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则难倾，一倾则难正。今中兴政化之始，几微之际，可不慎哉？自顷营寺塔，度僧尼，施与不绝，非所谓急务也。林胡数叛，獯虏内侵，帑藏虚竭，户口亡散。天下人失业，不谓太平；边兵未解，不谓无事；水旱为灾，不谓年登；仓廪未实，不谓国富。而乃驱役饥冻，雕镌木石，营构不急，劳费日深，恐非陛下中兴之要也。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於四方，臣所未谕。《书》：《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赢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

辛替否，字协时，京兆万年人。景龙中为左拾遗。时置公主府官属，而安乐府补授尤滥；武崇训死，主弃故宅，别筑第，侈费过度；又盛兴佛寺，公私废匮。替否上疏曰：

古之建官不必备，九卿有位而阙其选。故赏不僭，官不滥；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余奉，百姓余食；下忠於上，上礼於下；委□责无仓卒之危，垂拱无颠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动心虑，事不师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赏，倍十增官，金银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锡，何所愧於无用之臣、无力之士哉？

古语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且公主，陛下爱子也，选贤嫁之，设官辅之，倾府库以赐之，壮第观以居之，广池御以嬉之，可谓至重至怜也。然用不合古义，行不根人心，将变爱成憎，转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怨也。爱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边疆士不尽力，朝廷士不尽忠。人心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向使鲁王赏同诸婿，则有今日之福，无曩日之祸。人徒见其祸，不知祸所来，所以祸者，宠过也。今弃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后祸，臣窃谓陛下乃憎之，非爱之也。臣闻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愿外谋宰臣，为久安计，不使奸臣贼子有以伺之。

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卒输不充，士赏不及，而大建寺宇，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给栋梁；运土塞路，不充墙壁。所谓佛者，清净慈悲，体道以济物，不欲利以损人，不荣身以害教。今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爱物，荣身则不清净，宁佛者之心乎？昔夏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商受之，商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三十余世而汉受之，由汉而后，历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穷金玉修塔庙享久长之祚乎？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周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佛之仁；罢营构之直以给边垂，是有汤、武之功；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疏见在，失真实，冀虚无，重俗人之所为，而轻天子之业，臣窃痛之。

今出财依势，避役亡命，类度为沙门，其未度者，穷民善人耳。拔亲树知，岂离朋党，畜妻养孥，非无私爱，是致人毁道，非广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堑，捐苑囿，以赈贫人。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虽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必待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臣闻国无九年之储，曰非其国。今计仓廪，度府库，百僚共给，万事用度，臣恐不能卒岁。假如兵旱相乘，则沙门不能擐甲胄，寺塔不足穰饥馑矣。

帝不省。睿宗立，罢斜封官千余人，俄诏复之。方营金仙、玉真观。替否以左补阙上疏曰：

臣谓古之用度不时、爵赏不当、国破家亡者，口说不若身逢，耳闻不若目见，臣请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见者言之。

太宗，陛下之祖，拨乱立极，得至治之体。省官清吏，举天下职司

无虚授，用天下财帛无枉费；赏必待功，官必得才，为无不成，征无不服。不多寺观而福禄至，不度僧尼而咎殃灭。阴阳不愆，五谷遂成，粟腐帛烂。万里贡赋，百蛮归款。享国久长，多历年所。陛下何惮而不法之？

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业，忽先帝之化，不听贤臣之言，而悦子女之意。虚食禄者数千人，妄食士者百余户；造寺蠹财数百亿，度人免租、庸数十万。是故国家所出日加，所入日减，仓乏半岁之储，库无一时之帛。所恶者逐，逐必忠良；所爱者赏，赏皆谗慝。朋佞喋喋，交相倾动。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人怨神怒，亲忿众离，水旱疾疫，六年之间，三祸为变。享国不永，受终於凶妇，取讥万代，诒笑四夷，陛下所见也。若法太宗治国，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国，累卵之危亦可致也。

顷淫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亢旱，霜损虫暴，草木枯黄，下人咨嗟，未知所济。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道路流言，计用缗钱百余万。陛下知仓有几岁储？库有几岁帛？百姓何所活？三边何所输？民散兵乱，职此由也。而以百万构无用之观，受天下之怨。陛下忍弃太宗之治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何以继祖宗、观万国耶？陛下在韦氏时，切齿群凶；今贵为天子，不改其事，恐复有切齿於陛下者。

往见明敕，一用贞观故事。且贞观有营寺观，加浮屠、黄老，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者乎？往者和帝之怜悖逆也，宗晋卿劝为第宅，赵履温劝为园亭，工徒未息，义兵交驰，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说，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见也。今兹二观，得无晋卿之徒阴劝为之，冀娱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观以须丰年，以所费之财给贫穷、填府库，则公主福无穷矣。

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

稍迁右台殿中侍御史。雍令刘少微恃权贪赃，替否按之，岑羲屡以为请，替否曰："我为宪司，惧势以纵罪，谓王法何？"少微坐死。迁累颍王府长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浚之，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裔。父钧，殿中侍御史，以不能养母废于世。渤耻之，不肯仕，刻志於学，与仲兄涉偕隐庐山。尝以列御寇拒粟，其妻怒，是无妇也；乐羊子舍金，妻让之，是无夫

也。乃摭古联德高蹈者，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於陵子、王孺仲、梁鸿六人，图象赞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

元和初，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章荐之，诏以右拾遗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诏、币即山敦促，渤上书谢："昔屠羊说有言：'位三旌，禄万钟，知贵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贱贾也，犹能忘己爱君。臣虽欲盗荣以济所欲，得无愧屠羊乎？"不拜。洛阳令韩愈遗书曰：

有诏河南敦喻拾遗公，朝廷士引颈东望，若景星、凤鸟始见，争先睹之为快。方今天子仁圣，大小之事皆出宰相，乐善言如不得闻，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无不得宜。勤俭之声，宽大之政，幽闺妇女、草野小子饱闻而厌道之。愈不通於古，请问先生，兹非太平世欤？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谷屡熟，符贶委至。干纪之奸不战而拘累，强梁之凶销铄缩栗，迎风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视若不成人。四海所环，无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时也，遗公不疾起与天下士乐而享之，斯无时矣。昔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已，迹接於诸侯之国。今可为之时，自藏深山，牢关而固拒，即与仁义者异守矣。想遗公冠带就车，惠然肯来，舒所畜积，以补缀盛德之阙，利加于时，名垂将来。踊跃怀企，顷刻以冀。又切闻朝廷议，必起遗公，使者往若不许，即河南必继以行。拾遗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辞少就多，伤於廉而害於义，遗公必不为也。善人进其类，皆有望於公。公不为起，是使天子不尽得良臣，君子不尽得显位，人庶不尽被惠利，其害不为细。必审察而谛思之，务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

渤心善其言，始出家东都，每朝廷有阙政，辄附章列上。

元和九年讨淮西，上平贼三术：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战。感不成，不失为守；守不成，不失为战。又上《御戎新录》，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岁余，迁右补阙，以直忤旨，下迁丹王府谘议参军，分司东都。十三年，上言：

至德以来，天下思致治平，讫今不称者，人倦而不知变。天以变通之运遗陛下，陛下顺而革之，则悠久。宜乘平蔡之势，以德羁服恒、兖无不济，则恩威畅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圣营太平，其难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蕴晦术略，启沃有所未尽，使陛下翘然思文、武、禹、汤而不获也。宜正六官，叙九畴，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广谏路，黜选举，复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

令，治兵御戎。愿下宰相公卿大夫议，博引海内名儒，大开学馆，与群臣参讲，据经稽古、应时便俗者，使切磋周复，作制度，合宣父继周之言。谨上五事：一礼乐，二食货，三刑政，四议都，五辨雠。

渤虽处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献。擢为库部员外郎。会皇甫镈辅政，务剥下佐用度，而渤奉诏吊郗士美丧，在道上言："渭南长源乡户四百，今才四十；阌乡户三千，而今千。它州县大抵类此。推其敝，始於摊逃人之赋。假令十室五逃，则均责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极泉不止，诚繇聚敛之臣割下媚上。愿下诏一赐禁止，计不三年，人必归于农。夫农，国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议矣。"又言："道路茀不治，驿马多死。"宪宗得奏咨骇，即诏出飞龙马数百给畿驿。渤既以峭直触要臣意，乃谢病归。

穆宗立，召拜考功员外郎。岁终，当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俯、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责功，安危治乱系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骄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俯等不推至公，陈先王道德，又不振拔旧典，复百司之本。政之兴废在赏罚。俯等未闻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劝；黜一不职，使尸禄有所惧。士之邪正混然无章。陛下比幸骊山，宰相、学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谏，陷君於过。俯与学士杜元颖等请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谏幸骊山，郑覃等谏畋游，得事君之礼，请考上下。崔元略当考上下，前考于翚不实，翚以贿死，请降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翚者，应考中下；然顷陷刘辟，弃家以归，宜补厥过，考中中。少府监裴通职修举，考应中上；以封母，舍嫡而追所生，请考中下。奏入，不报。会渤请急，冯宿领考功，以"考课令取岁中善恶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为清望官，岁进名听内考，非有司所得专。渤举旧事为褒贬，违朝廷制，请如故事"。渤议遂废。

会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表渤为副，元颖劾奏："渤卖直售名，资狂躁，干进不已，外交方镇求尉荐，不宜在朝。"出为虔州刺史。渤奏还信州移税钱二百万，免赋米二万石，废冗役千六百人。观察使上状。不阅岁，迁江州刺史。

度支使张平叔敛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贞元二年流户赋钱四百四十万，臣州治田二千顷，今旱死者千九百顷。若徇度支所敛，臣惧天下谓陛下当大旱责民三十年逋赋。臣刺史，上不能奉诏，下不忍民穷，无所逃死，请放归田里。"有诏蠲责。渤又治湖水，筑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

入为职方郎中，进谏议大夫。时敬宗晏朝紫宸，入阁，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顿仆。渤见宰相曰："昨论晏朝事，今益晚，是谏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请出阁待罪。"会唤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阁，陛下不时见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诸外，则忧思结诸内。忧倦既积，灾衅必生，小则为旱为孽，大则为兵为乱。《礼》：'三谏不听，则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谏，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职规讽，循默不事，若设官不责实，不如罢之。"俄充理匦使，建言："事大者以闻，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当，许再纳匦。妄诉者加所坐一等，以绝冒越。"诏可。

时政移近幸，纪律荡然，渤劲正不顾患，通章封无阕日。天子虽幼昏，亦感寤，擢给事中，赐金紫服。

五坊卒夜斗，伤县人，鄠令崔发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释之。帝大怒，收发送御史狱。会大赦、改元，发以囚坐鸡竿下，俄而中人数十持梃乱击，发败面折齿，几死，吏哀请乃去。既而囚皆释，而发不得原。渤上疏曰："县令曳辱中人，中人殴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后，不寘于法，臣恐四夷闻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诵言："前神策军在幔城，篡京兆进食牙盘，不时治，致宦人益横。"帝以问左右，皆曰"无之"。帝谓渤有党，出为桂管观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见帝曰："发暴中人，诚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韦贯之姊，年八十，忧发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延之。"帝恻然曰："比谏官但言发枉，未尝道此。"即遣使送发於家，且抚尉其母。韦拜诏，泣对使者杖发四十。犹夺其官。至文宗，乃用发为怀州长史。

桂有漓水，出海阳山，世言秦命史禄伐粤，凿为漕，马援讨徵侧，复治以通馈；后为江水溃毁，渠遂废浅，每转饷，役数十户济一艘。渤酾浚旧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逾年，以病归洛。大和中，召拜太子宾客。卒，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

渤，孤操自将，不苟合於世，人咸谓之沽激。屡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节者尚之。

裴潾，本河东闻喜人。笃学，善隶书。以廕仕。元和初，累迁左补阙。於是两河用兵，宪宗任宦人为馆驿使，检稽出纳。有曹进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过，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罢之。会伐蔡，复以中人领使。潾谏曰："凡驿，有官专尸之，畿内以京兆尹，道有观察使、刺史相监临，台又御史为之使，以察过阙。犹有不职，则宜明科条督责之，

谁不惕惧？若复以宫闱臣领之，则内人而及外事，职分乱矣。夫事不善，诫於初；体有非，不必大。方开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渐。”帝虽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

帝喜方士，而柳泌为帝治丹剂，求长年。帝御剂，中躁病渴。潾谏曰：

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故上自黄帝、颛顼、尧、舜、禹、汤、文、武，咸以功济生人，天皆报以耆寿，垂荣无疆。陛下以孝安宗庙，以仁牧黎庶，攘□袄凶，复张太平，宾礼贤俊，待以终始。神功圣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庙必相陛下以亿万之永。今乃方士韦山甫、柳泌等以丹术自神，更相称引，诡为陛下延年。臣谓士有道者皆匿名灭景，无求於世，岂肯干谒贵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来。自言飞炼为神，以詍权贿，伪穷情得，不耻遁亡。岂可信厥术、御其药哉？

臣闻人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气，气以实志。水火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谷，禀五行以生也，发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圣人节调，以致康强。若乃药剂者，所以御疾，岂常进之饵哉？况又金石性托酷烈，而烧治积年，包炎产毒，未易可制。夫秦、汉之君亦信方士矣，如卢生、徐福、栾大、李少君，后皆诈谲无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验视。

《礼》：“君之药，臣先尝之；父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愿以所治剂，俾其人服之，竟一岁以考真伪，则无不验矣。

帝怒，贬江陵令。

穆宗立，泌等诛，召潾，再迁刑部郎中。前率府仓曹参军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廕赎金，公成受赇不诉，以赦免。潾议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虽有罪，必请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廕免。公成取贿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当伏诛。”有诏元衡流，公成论死。久之，繇给事中为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辄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迁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改刑部侍郎，为华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为河南尹，复还旧官。卒，赠户部尚书，谥曰敬。

潾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党附，不为权近所持。尝裒古今辞章，

续梁昭明太子《文选》，自号《大和通选》，上之。当时文士非与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宪宗竟以药弃天下，世益谓潾知言。

穆宗虽诛泌，而后稍稍复惑方士。有布衣张皋者，上疏曰："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古之圣贤务自颐养，不以外物桡耳目、声色败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庆用昌。在《易》，'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在《诗》'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则药以攻疾，无疾不用药也。高宗时，处士孙思邈达於养生，其言曰：'人无故不应饵药。药有所偏助，则藏气为不平。'推此论之，可谓达见至理。夫寒暑为贼，节宣乖度，有资於医，尚当重慎。故《礼》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庶士犹尔，况天子乎？先帝晚节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后梅也。今人人窃议，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之生，非以邀宠，顾忠义可为者，闻而默，则不安，愿陛下无忽。"帝善其言，诏访皋，不获。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陇西。元和中，擢进士第。性刚峭，与杜牧、李甘善，其文辞气节大抵相上下。沈传师观察江西，辟为判官。入拜侍御史。

郑注诬逐宰相宋申锡，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内忧，诏询所以致雨者。中敏时以司门员外郎上言："雨不时降，夏阳骄愆，苗欲槁枯，陛下忧勤，降德音，俾下得尽言。臣闻昔东海误杀一孝妇，大旱三年。臣顷为御史台推囚，华封儒杀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杀平民，法当死，以禁卫，刑止流。宋申锡位宰相，生平馈致一不受，其道劲正，奸人忌之，陷不测之辜，狱不参验，衔恨而没，天下士皆指目郑注。臣知数冤必列诉上帝，天之降灾，殆有由然。汉武帝国用空竭，桑弘羊兴筦榷之利，然卜式请亨以致雨。况申锡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斩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则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满，归颍阳。注诛，以司勋员外郎召。

累迁谏议大夫，为理匦使，建言："上书者将纳於匦，有司先审其副，有不可，辄却之。臣谓匦出禁中，暮而入，为下开必达之路，广聪明，直枉结。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穷塞得自申意。请一裁诸上。"诏可。迁给事中。仇士良以开府阶廕其子，中敏曰："内谒者监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繇是复弃官去。开成末，为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长庆初第进士，为侍御史。注自邠宁入

朝，款伏阁劾奏：“注内通敕使，外结朝臣，往来两地，卜射赇谢。”帝不省。后浸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由仓部员外郎累迁江西观察使。终澶王傅。

李甘，字和鼎。长庆末，第进士，举贤良方正异等。累擢侍御史。郑注侍讲禁中，求宰相，朝廷哗言将用之，甘显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当先德望，后文艺。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坏之。”既而麻出，乃以赵儋为鄜坊节度使，甘坐轻肆，贬封州司马。而李训内亦恶注，由是注卒不相。甘终于贬。

始，河南人杨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显，以书荐於尹曰：“执事之部孝童杨牢，父茂卿，从田氏府，赵军反，杀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丧，虑死不果至。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委发羸骸，有可怜状，雠意感解，以尸还之。单缞冬月，往来太行间，冻肤皲瘃，衔哀雨血。行路稠人为牢泣，归责其子，以牢勉之。牢为儿践操如此，未闻执事门唁而书显之，岂树风扶教意耶？且乡人能啮疽刳脊，急亲之病，皆一时决耳，犹蒙表其闾，脱之徭，上有大礼则差问以粟帛。今河北骄叛，万师不能攘，而牢徙步请尸仇手，与夫含腐忍疮者孰多？牢绝乳即能诗，洛阳儿曹壮於牢者皆出其下。闻牢之赎丧，潞帅偿其费，其葬也，滑帅赙之财，斯执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称牢於上者，执事能无恨其后乎？”其激卬自任类此。牢后亦擢进士第。

赞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则与下争名，而后有诛夷斥窜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难从，以邀主贾直者，逆之似伤道，行之不切时，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数子，优游弥缝，皆中时病，非所谓贾直自荣者也。至渤争晏朝，潾谏方士，甘斥郑注不可作宰相，排宠救危，不得不尔，贤哉！

列传第四十四武李贾白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颍川郡王载德子也。博学，通《春秋》，工文辞。武后时，畏祸不敢与事，隐嵩山修浮图法，屡诏不应。中宗复位，平一居母丧，迫召为起居舍人，丐终制，不见听。景龙二年，兼修文馆直学士。时天子暗柔不君，韦后蒸乱，外戚盛。平一重斥语，即自请抑母党，上言："去岁荧惑入羽林，太白再经天，太阳亏，月犯大角。臣闻灾不妄生，上见下应，信如景响。《诗》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陛下天性孝爱，戚属外家，恩洽泽濡。臣一宗，阶三等，家数侯，硃轮华毂，过许、史、梁、邓远甚。恩崇者议积，位厚者衅速，故月满必亏，日中则移，时不再来，荣难久藉。昔永淳之后，王室多难，先圣从权，故臣家以宗子窃禄疏封。今上圣复辟，宜退守园庐，乃再假光宠，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极。故阴气僭阳，河、洛泛溢。昔王族骄盈，梅福上书；窦氏专纵，丁鸿进谏。且后妃之家，恩过宠深，一朝覆没，遂无噍类。愿思仰损之宜、长远之策，推远时权，以全亲亲。"帝慰勉，不许。迁考功员外郎。

于时，太平、安乐公主各立党相报毁，亲贵离阋，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访平一。因上书曰："病之在四体者，迹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难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亲权猜间，心腹患也。《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诗》曰：'协比其邻，婚姻孔云。'是知亲族以辑睦为义也。自顷权贵猜防，外和内离，怨结姻娅，疑生骨肉。邀荣之徒，诡献忠款；膏脣之伍，苟输谗计。胁肩邸第之中，噤颐媪宦之侧。故过从绝，猜嫌构，亲爱乖，党与生。积霜成冰，祸不可既。愿悉召近亲贵人，会宴内殿，告以辑睦，申以恩勤，'斥奸人，塞谗路。若犹未已，则舍近图远，抑慈示严，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

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诸侯官族。它日，学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经，则败绩矣。"时崔湜、张说素知平一该习，劝令酬诘，平一乃请所疑。日用曰："鲁三桓，郑七穆，奈何？"答曰："庆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孙至彘凡九世，叔孙舒、季孙肥凡八世。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为卿，故称七穆，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也。"一坐惊服。平一问日用曰："公言齐桓公、楚庄王时，诸侯属齐若楚凡几？平公、灵王时，诸侯属晋、楚凡几？晋六卿，齐、楚执政几何人？"日用谢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条举始末，无留语。日用曰："吾请北

面。”阖坐大笑。

后宴两仪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乐，天之和，礼，地之序；礼配地，乐应天。故音动於心，声形于物，因心哀乐，感物应变。乐正则风化正，乐邪则政教邪，先王所以达废兴也。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昔齐衰，有《行伴侣》，陈灭，有《玉树后庭花》，趋数惊骛僻，皆亡国之音。夫礼慊而不进即销，乐流而不反则放。臣愿屏流僻，崇肃雍，凡胡乐，备四夷外，一皆罢遣。况两仪、承庆殿者，陛下受朝听讼之所，比大飨群臣，不容以倡优媟狎亏污邦典。若听政之暇，苟玩耳目，自当奏之后廷可也。”不纳。

玄宗立，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平一见宠中宗，时虽宴豫，尝因诗颂规诫，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谪。既谪而名不衰。开元末，卒。孙元衡、儒衡别传。

李乂，字尚真，赵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属文，中书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内名。”第进士、茂才异等，累调万年尉。长安三年，诏雍州长史薛季昶选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闻，擢监察御史。劾奏无避。景龙初，叶静能怙势，乂条其奸，中宗不纳。迁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帝遣使江南，发在所库赀以赎生，乂上疏以为：“江南鱼鳖之利，衣食所资。江湖之生无既，而府库之财有限，与其拯物，不如忧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视，钱刀日至，网罟岁广，施之一朝，营之百倍。若回所赎之赀，减方困之徭，其泽乡矣。

韦氏之变，诏令严促，多乂草定。进吏部侍郎，仍知制诰。与宋璟等同典选事，请谒不行，时人语曰：“李下无蹊径。”改黄门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辄驳正。贵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顾李乂不可耳！”谏罢金仙、玉真二观，帝虽不从，优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绝。

开元初，姚崇为紫微令，荐为侍郎，外托引重，实去其纠驳权，畏乂明切也。未几，除刑部尚书。卒，年六十八，赠黄门监，谥曰贞。遗令薄葬，毋还乡里。

乂沉正方雅，识治体，时称有宰相器。葬日，苏颋、毕构、马怀素往祖之，哭曰："非公为恸而谁恸欤！"乂事兄尚一、尚贞孝谨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为一集，号《李氏花萼集》，乂所著甚多。尚一终清源尉，尚贞博州刺史。

贾曾，河南洛阳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闻，补万年主薄。护役蓬莱宫，或短其苛，高宗廷诘，辩列详谛，帝异之，擢监察御史。方事辽东，奉使禀军饷，还，奏上山川道里，并陈高丽可破状。帝问："诸将材否？"对曰："李勣旧臣，陛下所自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薛仁贵票勇冠军，高偪忠果而府，契苾何力性沈毅，虽忌前，有统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许，众亦以为知言。累转吏部员外郎。李敬玄兼尚书，言忠尚气，及主选，不能下，贬邵州司马。失武懿宗意，下狱几死，左除建州司户参军，卒。

曾少有名，景云中，为吏部员外郎。玄宗为太子，遴选宫僚，以曾为舍人。太子数遣使采女乐，就率更寺肄习，曾谏曰："作乐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而女乐不与其间。昔鲁用孔子几霸，戎有由余而强，齐、秦遗以女乐，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蛊心丧志，圣贤疾之最甚。殿下渴贤之美未彰，好伎之声先闻，非所以追启诵、嗣尧舜之烈也。余闲宴私，后廷伎乐，古亦有之，犹当秘隐，不以示人，况阅之所司，明示群臣哉！愿下令屏倡优女子，诸使者采召，一切罢止。"太子手令嘉答。

俄擢中书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谏议大夫，知制诰。天子亲郊，有司议不设皇地祇位，曾请合享天地如古制并从祀等坐。睿宗诏宰相礼官议，皆如曾请。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曾固辞。议者谓中书乃曹司，非官称，嫌名在礼不讳，乃就职。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文辞称，时号"苏贾"。后坐事贬洋州刺史。历虔、郑等州刺史，迁礼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邻，擢明经第，解褐单父尉。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帝传位，至当譔册，既进稿，帝曰："昔先天诰命，乃父为之辞，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矣。"至顿首，呜咽流涕。历中书舍人。

至德中，将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杜徽，肃宗新得陕，且惜去荣材，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至谏曰："圣人诛乱，必先示法令，崇礼义。汉始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将军去荣以朔方偏裨提数

千士，不能整行列，挟私怨杀县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荣善守，陕新下，非去荣不可守，臣谓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党，许叔冀守灵昌，鲁炅守南阳，贾贲守雍丘，张巡守睢阳，初无去荣，未闻贼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绝伦、剑术无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舍去荣，诛将来，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荣，杀十去荣之材，其伤盖多。彼逆乱之人，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乎？乱富平而治於陕乎？悖县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废祖宗大法。”帝诏群臣议，太子太师韦见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专也。帝王不擅杀，而小人得擅杀者，是权过人主。开元以前，无敢专杀，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国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复鸿业，则去荣非至德罪人，乃贞观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诏可。

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彻傅城庐舍五千室，不使贼得保聚，民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贬岳州司马。

宝应初，召复故官，迁尚书左丞。杨绾建请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礼部。诏有司参议，多是绾言。至议以为：“自晋后，衣冠迁徙，人多侨处，因缘官族，所在占籍。今乡举取人未尽，请广学校，增国子博士员，十道大州得置大学馆，诏博士领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议者更附至议。转礼部侍郎，待制集贤院。

大历初，徙兵部。累封信都县伯，进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骑常侍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盩厔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

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徵孙赎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按锷诛求百计，不恤雕瘵，所得财号为‘羡余’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锷？’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是时，孙□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闐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絷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余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攸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忸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

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疃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彰：“驰骋畋猎，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鹞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雠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赀竭矣。”诏听辞饷。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赀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

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诏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日攵、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於才章，盖天禀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於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关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可去。”盖救所失不得不云。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濯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行简，字知退，擢进士，辟卢坦剑南东川府。罢，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判度支按，进郎中。长庆时，振武营田使贺拔志岁终结课最，诏行简阅实，发其妄，志惧，自刺不殊。行简敏而有辞，后学所慕尚。宝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学诸兄。长庆初，第进士，辟义成节度使李听府，听一见，许其远到。迁右拾遗，改殿中侍御史，为符澈邠宁副使，澈卒以能政闻。御史中丞高元裕荐为侍御史，再转左司员外郎。武宗雅闻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时，居易足病废，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荐敏中文词类其兄而有器识。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进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德裕贬，敏中抵之甚力，议者訾恶。德裕著书亦言“惟以怨报德为不可测”，盖斥敏中云。历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员

外，凡五年，十三迁。

崔铉辅政，欲专任，患敏中居右。会党项数寇边，铉言宜得大臣镇抚，天子响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宁节度、招抚、制置使。初，帝爱万寿公主，欲下嫁士人。时郑颢擢进士第，有阀阅，敏中以充选。颢与卢氏婚，将授室而罢，衔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颢谗，自诉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颢言，庸相任耶？"顾左右取书一函，发视，悉颢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楼以饯，颁玺书谕尉，赐通天带，卫以神策兵，开府辟士，礼如裴度讨淮西时。次宁州，诸将已破羌贼，敏中即说谕其众，皆愿弃兵为业。乃自南山并河按堡保，回绕千里。又规萧关通灵威路，使为耕战具。逾年，检校司徒，徒剑南西川，增骡军，完创关壁。治蜀五年，有劳，加兼太子太师，徙荆南。

懿宗立，召拜司徒、门下侍郎，还平章事。数月足病不任谒，固求避位，不许，中使者劳问，俾对别殿，毋拜。右补阙王谱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与他宰相语不三刻，安暇论天下事？愿听其请，无使有持宠旷贵之讥。"书闻，帝怒，斥谱阳翟令。给事中郑公舆申救，不听。谱者，侍中珪之远裔。未几，加敏中中书令。自裴度以勋德居，而敏中以恩泽进。

咸通二年，南蛮扰边，召敏中入议，许挟扶升殿。固求免，乃出为凤翔节度使。三奏愿归守坟墓，除东都留守，不敢拜，许以太傅致仕。诏书未至，卒，册赠太尉。博士曹鄴责其病不坚退，且逐谏臣，举怙威肆行，谥曰丑。

列传第四十五五王

桓彦范，字士则，润州丹阳人。以门廕调右翊卫，迁司卫主簿。狄仁杰曰：“君之才，当自光大　，毋恤于初。”厚为礼。寻擢监察御史，迁累中丞。

长安中，为司刑少卿。张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计不轨。宋璟请穷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尝自归，不许。彦范谏曰：“昌宗谬横恩，苞祸心，亻意测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盖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败则候时为逆。此凶诡之臣，营惑圣心。既自归露，而尚与妖人祈福禳解，则果于必成，初无悔意。今而宥之，诚恐昌宗自谓应运，天下浩然从之。父在，子称尊为逆子；君在，臣图位为逆臣。逆而不诛，社稷惧亡。请付三司考治。”不纳。时内史李峤等屡奏：“往为酷吏破家者，请皆宥雪。”依违未从。彦范复上言：“自文明后得罪，惟扬、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见听。尝曰：“大理，人命所县，不可便辞诡合以自免。”

张柬之将诛易之等，引与定策。于是，以彦范、敬晖为左、右羽林将军，属以禁兵。时中宗每北门起居，因得谒陈秘计。神龙元年正月，彦范、晖率羽林兵与将军李湛、李多祚、杨元琰、薛思行等千骑五百人讨贼。令湛、多祚就东宫迎中宗至玄武门，彦范等斩关入，士皆鼓噪，时武后处迎仙宫之集仙殿，斩易之等庑下。后闻变而起，见中宗曰：“乃汝耶？竖子诛，可还宫。”彦范进曰：“太子今不可以归！往天皇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久居东宫，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内难，此天意人事归李氏。臣等谨奉天意，惟陛下传位，万世不绝，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复言。明日，中宗复位，以彦范为侍中，封谯郡公，赐实封五百户。

上书戒帝曰：

《诗》以《关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治乱之端也。故舜之兴以皇、英，而周之兴以任、姒。桀奔南巢，祸阶末嬉；鲁桓灭国，惑始齐姜。伏见陛下临朝视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预闻政事。臣愚谓古王者谋及妇人，皆破国亡身，倾辀继路。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故《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预外政也。伏愿上以社稷为重，令皇后无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宫掖，修阴教以辅佐天子。

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托浮屠法，诡惑后妃，出入禁奥，渎挠朝政。陛下尝轻骑微服，数幸其居，上下污慢，君臣亏替。臣谓兴化致治以康乂国家者，繇进善而弃恶。孔子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假鬼神以危人者杀。"今慧范乱政危人者也，不急诛，且有变。除恶务本，愿早裁之。

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纳。

俄墨敕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彦范执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彦范曰："陛下始复位，制诏：'军国皆用贞观故事。'贞观时，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监，以孔颖达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继踪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以天秩加私爱。"不从。

时武三思以迁太后衔恚，虑不利诸武，而韦后雅为帝宠畏，且三思与蒸乱，由是朋谗奇中。未几，罢彦范等政事。五月，加特进，封扶阳郡王，赐姓韦，同后属籍，锡金银、锦绣，皆以铁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寻出为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谋诛三思，事泄，三思诬彦范等同逆，阴令许州司功参军郑愔上变。乃贬彦范泷州司马，敬晖崖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悉夺勋封。三思又疏韦后隐秽，榜于道，请废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彦范辈为。"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状，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彦范、晖、柬之、恕己、玄□暴讪摇变，内托废后，而实危君。人臣无将，当伏诛。"诏有司议罪。大理丞李朝隐执奏："彦范等未讯即诛，恐为雠家诬衊，请遣御史按实。"卿裴谈请即诛斩，家籍没。帝业尝许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锢终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谪徙岭外。擢承嘉金紫光禄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赐彩五百段、锦被一。进谈刑部尚书，而贬朝隐。三思又讽节愍太子请夷彦范等三族，帝不从。三思虑五人者且复用，乃纳崔湜计，遣周利贞矫制杀之。利贞至贵州，逢彦范，即缚曳竹槎上，肉尽，杖杀之，年五十四。

睿宗即位，彦范等并追复官爵，赐实封二百户，还其子孙，谥曰忠烈。开元六年，诏与晖、玄□、柬之、恕己勤劳王家，皆配享中宗庙庭。建中三年，复赠彦范为司徒，晖太尉，玄□太子太师，柬之司徒，恕己太子太傅。

彦范工属文，然不甚喜观书，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议论帝前，虽被诘让，而安辞定色，辨色愈切。

诛二张也，柬之勒兵景运门，将遂夷诸武。洛州长史薛季昶劝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请除之。"会日暮事遽，彦范不欲广杀，因曰："三思机上肉尔，留为天子藉手。"委昶叹曰："吾无死所矣！"俄而三思窃入宫，因韦后反盗朝权。同功者叹曰："死我者，桓君也。"彦范亦曰："主上昔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诛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将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并立，义先国家可也。"

御史李福业者，尝与彦范谋，及被杀，福业亦流番禺。后亡匿吉州参军敬元礼家，吏捕得，元礼俱坐死。福业将刑，谢元礼曰："子有亲，吾甚愧恨。"元礼曰："公穷而归我，我得已乎？"见者伤之。

时监察御史卢袭秀亦坐与桓、敬善，为冉祖雍所按，不屈。或报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袭秀泫然。祖雍怒曰："彦范等负国，君乃流涕。且君下狱，诸弟皆纵酒无忧色，何邪？"对曰："我何负哉？正坐与彦范善耳。今尽杀诸弟则已，如独杀袭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动，握其手曰："当活公。"遂得不坐。

袭秀者，其祖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秦王器之。尝引与议建成事，方庆辞曰："母老矣，丐身归养。"王不逼也。贞观中，为稿城令。"

彦范弟玄范，官至常州刺史；臣范，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绛州龙门人。武后时上书，自布衣擢监察御史，以累左迁平遥尉，复拜御史。屡按狱如旨，擢给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虚将兵讨契丹，不利，妄言"贼行有蛇虎导军"。后恶其诡，拜季昶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驰至军，斩味虚以闻，威震北方。稿城尉吴泽射杀驿使，髡民女发为髭，州不能劾，季昶杖杀之。然后布恩信，甄表善良。或传季昶曩为味虚笞辱，故深文报怨。自给事中数月为御史中丞，坐事左迁。久乃入为雍州长史，迁文昌左卫，为洛州长史。预诛易之等功，进户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长史，贬儋州司马。初，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广州事马光楚客不叶，惧二怨，不敢往。叹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药死。葬昭州。睿宗立，诏赠左御史大夫，同彦范等赐一子官。

季昶刚烈，然喜入先语以为实，后虽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爱故旧，礼有名士，其长可盖所缺云。

杨元琰者，字温，虢州闿乡人，汉太尉震十八代孙。生数岁未言，

相者视曰：“语迟者神定，必为重器。”及长，秀眉美须髯，崇肩博颐。居父丧，七日不食。服除，补梓州参军，平棘令，课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玺书褒厉。再擢永宁军副使，忤用事者免。载初中，为安南副都护，三徙为荆府长史，五迁州刺史，咸有风绩。

初，张柬之代为荆州，共乘舻江中，私语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执政，故引为右羽林将军，谓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与李多祚等定计斩二张。进云麾将军，封弘农郡公，实封户五百，赐铁券恕十死。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元琰知祸未已，乃诡计请祝发事浮屠，悉还官封。中宗不许。晖闻，尚戏曰：“胡头应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惧亡。我不空言。”晖感之，然已不及计。晖等死，独元琰全。

再迁卫尉卿，又上官封，愿追宠其亲，帝哀怜，赠越州都督长史。李多祚死太子难，元琰坐厚善，系狱，萧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数上书乞骸骨，不听。四迁刑部尚书，封魏国公。徙太子宾客，诏设位东宫，太子为拜。俄致仕。开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谥曰忠。生平无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数十人。临终，敕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经为修文生。累调，不甚显。以河阳尉对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参军，判入异等，迁监察御史。坐累为孝义令。鸾降庭树，太守萧恕表其政，徙下邽。终吏部郎中。仲昌资长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党。御身以约，善与人交，士乐从之游云。

敬晖，字仲晔，绛州平阳人。弱冠举明经。圣历初，为卫州刺史。是时，河北经突厥所骚，方秋而城，晖曰：“金汤非粟不守，岂有弃农亩，事池隍哉？”纵民归敛，阖部赖安。迁夏官侍郎，出为太州刺史，改洛阳长史。武后幸长安，为副留守，以治干闻，玺书劳之，多赐物段。

长安二年，授中台右丞。以诛二张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为侍中、平阳郡公，实封五百户，进封齐国。晖表请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是皆为公。三思愤。俄封平阳郡王，加特进罢政事。

初，易之已诛，薛季昶请收诸武，晖亦苦谏，不从。三思浊乱，晖每椎坐怅恨，弹指流血。寻及贬，又放琼州，为周利贞所害。睿宗时，追复官爵，又赠秦州都督，谥曰肃愍。

崔玄□，博陵安平人，本名毕，武后时，有所避，改焉。少以学行

称，叔父秘书少监行功器之。举明经，为高陵主簿。居父丧尽礼。庐有燕，更巢共乳。母卢，有贤操，常戒玄□曰：“吾闻姨兄辛玄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贫窭不自存，此善也；若赀货盈衍，恶也。’吾尝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仕者务多财以奉亲，而亲不究所从来。必出于禄禀则善，如其不然，何异盗乎？若今为吏，不能忠清，无以戴天履地。宜识吾意。”故玄□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毁，甘露降庭树。

后以库部员外郎累迁凤阁舍人。长安元年，为天官侍郎，当公介然，不受私谒，执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逾月，武后曰：“卿向改职，乃闻令史设斋相庆，此欲肆其贪耳，卿为朕还旧官。”乃复拜天官侍郎，厚赐彩物。三年，授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迁凤阁侍郎。先是，酷吏诬籍数百家，玄□开陈其枉，后感悟，皆为原洗。宋璟劾张昌宗不轨事，玄□颇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弟昇为司刑少卿，执论大辟。兄弟守正如此。

后久疾，宰相不召见者累月。及少闲，玄□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后慰纳。以诛二张功为中书令、博陵郡公。后迁上阳宫，顾玄□曰：“诸臣进皆因人，而云□我所擢，何至是？”对曰：“此正所以报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罢政事，册其妻为妃，赐实封五百户，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知都督事。会贬，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谥曰文献。

玄□三世不异居，家人怡怡如也。贫寓郊墅，群从皆自远会食，无它爨，与昇尤友爱。族人贫孤者，抚养教励。后虽秉权，而子弟仕进不使逾常资，当时称重。少颇属辞，晚以非己长，不复构思，专意经术。

子璩，亦有文。开元二年诏：“玄□、柬之，神龙之初，保乂王室，奸臣忌焉，谪殁荒海，流落变迁，感激忠义。宜以玄□子璩、柬之孙毖，并为朝散大夫。”璩终礼部侍郎。璩子涣。

涣博综经术，长论议。十岁居父丧，毁辟加人，陆元方异之。起家亳州司功参军，还调。於是入判者千余，吏部侍郎严挺之施特榻试《彝尊铭》，谓曰：“子清庙器，故以题相命。”累迁司门员外郎。杨国忠恶不附己，出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谒于道。帝见占奏，以为明治体，恨得之晚，房琯亦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肃宗立，与韦见素等同赴行在。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仰才虞谤，吾不忍

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为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入迁吏部侍郎、集贤院待制。简淡自处，时望尤重。迁御史大夫。

元载辅政，与中官董秀槃结固宠，涣疾之，因进见，慨然论载奸。代宗曰：“载虽非重慎，然协和中外无间然，能臣也。”对曰：“和之为贵者，由礼节也，不节之以礼，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载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内耳目。而怙权树党，毁法为通，鬻恩为恕，附下苟容，乃幽国卑主术，臣所未喻。”帝默然。会涣兼税地青苗钱物使，以钱给百官，而吏用下直为使料，上直为百司料。载讽皇城副留守张清擿其非，诏尚书左丞蒋涣按实，且载所恶，由是贬道州刺史。卒，赠太子太傅，谥曰元。子纵。

纵繇协律郎三迁监察御史。会诏择令长，授蓝田令，德化大行，县人立碑颂德，涣之贬，纵弃金部员外郎就养。后为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王师围田悦，乏食，诏纵饷四节度粮，军无乏。德宗出奉天，方镇兵未至。纵劝李怀光奔命，悉军财称所须。怀光兵疲久战，次河中，迁延不进。纵以金帛先度，曰：“济者即赐。”众趋利争西，遂及奉天。迁京兆尹。上言：“怀光反覆不情，宜备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纵素善怀光，殆不来。帝曰：“知纵者，朕也，非尔辈所及。”后数日至，授御史大夫。处大体，不急细事，狱诉付成僚属而已。

自兵兴，内外官冗溢，时议并省。纵奏：“兵未息，仕进者之绪，在官则累迁，有功而褒赏，不可废也。比选集，乃据阙留人，怨望滋结。朝廷频诏录劳，而诸道叙优日广。若停减吏员，非但承优者无官可叙，亦恐序进者无路胜置矣。”诏可贞元元年，天子郊见，为大礼使。岁旱用屈，纵撙裁文物，俭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寻为河南尹。时兵虽定，民雕耗，纵治简易，蠲略细苛。先是戍边者道由洛，储饩取於民。纵始令官办，使五家相保，自占发敛，以绝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闬，人甚宜之。入为太常卿，封常山县公。卒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忠。

初，涣为元载所抑，纵讫载世，不求闻达。涣有嬖妾，纵以母事之。妾刚酷，虽纵显官而数笞诟，然率妻子候颜色，承养不懈，时以为难。孙碣。

碣，字东标，及进士第，迁右拾遗。武宗方讨泽潞，碣建请纳刘稹降，忤旨，贬邓城令。稍转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骑常侍，再为河

南尹。邑有大贾王可久，转货江、湖间。值庞勋乱，盖亡其赀，不得归。妻诣卜者杨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数，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阳惊曰："乃夫殆不还矣！"即阴以百金谢媒者，诱聘之，妻乃嫁乾夫，遂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归闾里，往见妻。乾夫大怒，诟逐之。妻诣吏自言，乾夫厚纳贿，可久反得罪。再诉，复坐诬。可久恨叹，遂失明。碣之来，可久陈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狱史下狱，悉发赇奸，一日杀之，以妻还可久。时淫潦，狱决而霁，都民相语，歌舞于道。徙陕虢观察使。军乱，贬怀州司马，卒。

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人。少涉经史，补太学生。祭酒令狐德棻异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进士第，始调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贤良召，时年七十余矣。对策者千余，柬之为第一。授监察御史，迁凤阁舍人。时突厥默啜有女请和亲，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无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岁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

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国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贡不阙。刘备据蜀，甲兵不充，诸葛亮五月度泸，收其产入以益军，使张伯岐选取劲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亮南征后，国以富饶。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宝货之资不输於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陛下惜之。

昔汉历博南山，涉兰仓水，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历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盖讥其贪珍奇之利，而为蛮夷所驱役也。汉获其利，人且怨歌。今减耗国储，费调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无丝发利，而百姓蒙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

往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统之，不置汉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汉杂居，猜嫌将起；留兵转粮，为患滋重；后忽反叛，劳费必甚。故粗设纲纪，自然久定。臣谓亮之策，诚尽羁縻蛮夷之要。今姚州官属，即无固边厌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伎。唯诡谋狡算，恣情割剥；扇动酋渠，遣成朋常：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为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户赢二千，专事剽夺。且姚州本龙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

置，其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死於群蛮，诏遣郎将赵武贵讨击，兵无噍类，又以将军李义总继往，而郎将刘惠基战死，其州遂废。臣窃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验。

垂拱中，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复请置州，言课税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棱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更置泸南七镇，戍以蜀兵，蜀始扰矣。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间，皆巨猾游客。国家设官，所以正俗防奸，而无耻之吏，败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惊扰之祸日滋。宜罢姚州，隶嶲府，岁时朝觐同蕃国；废泸南诸镇，而设关泸北，非命使，不许交通；增嶲屯兵，择清良吏以统之。臣愚以为便。

疏奏不纳。俄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长安中，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龌龊，不足与成天下务哉？"后曰"然。"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即召为洛州司马。它日又求人，仁杰曰："臣尝荐张柬之，未用也。"后曰："迁之矣。"曰："臣荐宰相而为司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后姚崇为灵武军使，将行，后诏举外司可为相者，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

诛二张也，柬之首发其谋。以功擢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汉阳郡公，实封五百户。不半岁，以汉阳郡王加特进，罢政事。柬之既失权，愿还襄州养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为赋诗祖道，又诏群臣饯定鼎门外。至州，持下以法，虽亲旧无所纵贷，会汉水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以遏湍怒，阖境赖之。又垦辞王爵，不许。俄及贬，又流泷州，忧愤卒，年八十二。景云元年，赠中书令，谥曰文贞，授一子官。柬之刚直不傅会，然邃於学，论次书数十篇。

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阳，恃其家立功，简接乡人，乡人怨之。

初，易之等诛后，中宗犹监国告武氏庙，而天久阴不霁。侍御史崔浑奏"陛下复国，当正唐家位号，称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庙？请毁之，复唐宗庙。"帝嘉纳。是日诏书下，雰翳澄驳，咸以为天人之应。

袁恕己，沧州东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马。与诛二张，

又从相王统南衙兵备非常，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南阳郡公，实封五百户。

将作少匠杨务廉者，以工巧进。恕己恐其复启游娱侈丽之渐，言於中宗曰：“务廉位九卿，忠言嘉谟不闻，而专事营构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未几，拜中书令、特进、南阳郡王，罢政事。例及贬，又流环州，为周利贞所逼，恕己素饵黄金。至是饮野葛数升，不死，愤懑，抔土以食，爪甲尽，不能绝，乃击杀之。谥曰贞烈。孙高。

高字公颐。少慷慨有节尚。擢进士第。代宗时，累迁给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观察使，坐累贬韶州长史，复拜给事中。德宗将起卢杞为饶州刺史，高当草诏，见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当国。矫诬阴贼，斥忠谊，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贬黜，今还授大州，天下其谓何？”翰等不悦，命舍人作诏。诏出，高执不下，奏曰：“陛下用杞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愿食其肉且不厌。汉法，三光不有，雨旱不时，皆宰相请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万诛，陛下赦不诛，止贬新州，俄又内移，今复拜刺史，诚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过。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资诡险，非不逮，彼固所余。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愿问外廷，并敕中人听於民。若亿兆异臣之言，臣请前死。”谏官亦力争帝前。帝曰：“与上佐可乎？”群臣奉诏。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韦伦曰：“高言劲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优礼。”

贞元二年，帝以大盗后关辅百姓贫，田多荒芼，诏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劝课。量地给牛，不满五十亩不给。高以为圣心所忧，乃在穷乏。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请两户共给一牛。从之。卒，年六十，中外怅惜。宪宗时，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赠礼部尚书。

文宗开成三年，又诏：玄□曾孙郢为监察御史，晖曾孙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孙憬寿安尉，恕己曾孙德文校书郎。始，帝访御史中丞狄兼暮，以仁杰功，且言五王遗烈，乃求其后，秩以官。唯彦范后无闻云。

赞曰：五王提卫兵诛嬖臣，中兴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谋深矣。至谓中宗为英王，不尽诛诸武，使天子藉以为威，何其浅耶？衅牙一启，为艳后，竖儿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无亦神夺其明，厚韦氏毒，以兴先天之业乎？不然，安李之功，贤於汉平、勃远

矣！

列传第四十六刘钟崔二王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圣历中，举制科中第。调阆中尉，刺史不礼，弃官去。久之 ，授朝邑尉。桓彦范等诛张易之、昌宗，而不杀武三思，幽求谓彦范曰：“公等无葬地矣。不早计，后且噬脐。”不从。既，五王皆为三思构死。

临淄王入诛韦庶人，预参大策，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爵中山县男，实封二百户，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赠刺史。睿宗立，进尚书右丞、徐国公，增封户至五百，赐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区、良田千亩、金银杂物称是。

景云二年，以户部尚书罢政事。不旬月，迁吏部，拜侍中。玺诏曰：“顷王室不造，中宗厌代，戚孽专乱，将陨社稷，朕与王公皆几于难。幽求处危思奋，翊赞圣储，协和义士，震殄元恶。国家之复存，系幽求是赖，厥庸茂焉，朕用嘉之。虽胙以土宇，而赋入未广。昔西汉行封，更择多户；东京定赏，复增大邑。宜加赐实封二百户，子子孙孙传国无绝，特免十死，铭诸铁券，以传其功。”先天元年，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

幽求自谓有劳于国，在诸臣右，意望未满，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殊不平，见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计。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定计，使□说玄宗曰：“湜等皆太平党与，日夜阴计，若不早图，且产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请督羽林兵除之。”帝许之。未发也，而□漏言於侍御史邓光宾，帝惧，即列其状。睿宗以幽求等属吏，劾奏以疏间亲，罪应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於峰州、光宾於绣州。明年，太平公主诛，即日召复旧官，知军国事，还封户，赐锦衣一袭。

开元初，进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俄以太子少保罢。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诏有司鞫治，宰相卢怀慎等奏言：“幽求轻肆不恭，失大臣礼，乖崖分之节。”翌日，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迁杭、郴二州，恚愤卒于道，年六十一。赠礼部尚书，谥曰文献。六年，诏与苏环配享睿宗庙廷。建中中，追赠司徒。

钟绍京，虔州赣人。初为司农录事，以善书直凤阁。武后时署诸宫殿、明堂及铭九鼎，皆其笔也。景龙中，为苑总监，会讨韦氏难，绍京

帅户奴、丁夫从。事平，夜拜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明日，进中书令、越国公，实封五百户，赍赐与刘幽求等。既当路，以赏罚自肆，当时恶之。因上疏让官，睿宗用薛稷谋，进户部尚书，出为彭州刺史。

玄宗即位，复拜户部尚书，增实封，改太子詹事。不为姚崇所喜，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贬果州刺史，赐封邑百户。后坐它事，贬怀恩尉，悉夺阶封，再迁温州别驾。十五年入朝，见帝泣曰："陛下忘畴日事邪，忍使弃死草莽！且同时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独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恻然，即日授太子右谕德。久之，迁少詹事。年逾八十，以官寿卒。绍京嗜书画，如王义之、献之、褚遂良真迹，藏家者至数十百卷。建中中，追赠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擢进士第，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长安，陕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顿峙，馈献丰甘，称过宾使者。楚客叹其能，亟荐之，擢为新丰尉，迁监宗御史。阴附安乐公主，得稍迁。神龙中，郑普思纳女后宫，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争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脩文馆学士。

帝崩，韦后专制，畏祸及，更因僧普润、道士王晔私谒临淄王以自托，且密赞大计。王曰："谋非计身，直纾亲难尔。"日用曰："至孝动天，举无不克。然利先发，不则有后忧。"及韦氏平，夜诏权雍州长史，以功授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赐实户二百。坐与薛稷相忿竞，罢政事，为婺州长史。历扬、汴、允三州刺史。

由荆州长史入奏计，因言："太平公主逆节有萌，陛下往以宫府讨有罪，臣、子势须谋与力，今据大位，一下制书定矣。"帝曰："畏惊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顺颜色；天子之孝，惟安国家，定社稷。若令奸宄窃发，以亡大业，可为孝乎？请先安北军而后捕逆党，於太上皇固无所惊。"帝纳之。及讨逆，诏权检校雍州长史，以功益封二百户，进吏部尚书。

会帝诞日，日用采《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之，借以讽谕，且劝告成事。有诏赐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无言不酬之义。

久之，坐兄累，出为常州刺史。后以例减封户三百，徙汝州。开元七年，诏曰："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功多不宜减封，复食二百

户。”徙并州长史，卒年五十。并人怀其惠，吏民数百皆缟服送丧。赠吏部尚书，谥曰昭。再赠荆州大都督。

日用才辩绝人，而敏于事，能乘机反祸取富贵。先天后，求复相，然亦不获也。尝谓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适时制变，不专始谋。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子宗之，袭封。亦好学，宽博有风检，与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日用从父兄日知，字子骏，少孤贫，力学，以明经进至兵部员外郎。与张说同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称。迁洛州司马，会谯王重福之变，官司逃，日知独率吏卒助屯营击贼，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迁殿中少监，建言“厩马多，请分牧陇右，省关畿刍调”。授荆州长史，四迁京兆尹，封安平县侯。坐赃，为御史李如璧所劾，贬歙县丞。后历殿中监，进中山郡公。说执政，荐为御史大夫，帝不许，遂为左羽林大将军，而自用崔隐甫。隐甫繇是怨说。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处朝廷久，每入谒，必与尚书齿，时谓“尚书里行”。终潞州长史，谥曰襄。

王琚，怀州河内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纬。以从父隐客尝为凤阁侍郎，故数与贵近交。时年甫冠，见驸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会谋刺武三思，琚义其为，即与周璟、张仲之等共计。事泄亡命，自佣於扬州富商家，识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给以赀，琚亦赖以济。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赍使还长安。玄宗为太子，间游猎韦、杜间，怠休树下，琚以儒服见，且请过家，太子许之。至所庐，乃萧然窭陋。坐久，杀牛进酒殊丰厚，太子骇异。自是每到韦、杜，辄止其庐。

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张□为铜鞮令，性豪殖，喜宾客弋猎事，厚奉太子，数集其家。山东倡人赵元礼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第，其后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内难，召□，拜宫门郎，与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等并侍左右。令问累擢殿中少监，守一太仆少卿。此数人以东宫皆势重天下。

琚是时方补诸暨县主簿，过谢东宫，至廷中，徐行高视，侍卫何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闻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亲，安得此声？”太子遽召见，琚曰：“韦氏躬行弑逆，天下动摇，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专思立功，左右大臣多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过，臣窃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计将安便？”琚曰：“昔汉盖主供养昭帝，其后与上官桀谋

杀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犹以大义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图，大臣树党，有废立意。太子诚召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计之，忧可纾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隐而日与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谐隐，愿比优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学士。日以诸王及姜皎等入侍，独琚常豫秘谋。不逾月，迁太子舍人，兼谏议大夫。太子受内禅，擢中书侍郎。

公主谋益甚，幽求、□谋先事诛之，侍御史邓光宾漏谋，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见事迫，请帝决策。先天二年七月，乃与岐王、薛王、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王守一以铁骑至承天门。太上皇闻外哗噪，召郭元振升承天楼，闭关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选，琚从帝至楼下，诛萧至忠、岑义、窦怀贞，斩常元楷李慈北阙下、贾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事平，琚进户部尚书、封赵国公，皎工部尚书、楚国公，毛仲辅国大将军、霍国公，守一太常卿、晋国公，各食实户五百；令问殿中监、宋国公，实户三百。琚、皎、令问辞不就，以旧官增户二百。於是帝召燕内殿，赐金银杂皿皆一床、帛二千、第一区。

帝於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每见閤中，视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宫劳琚母，赐赉接足，群臣不能无望。或说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泽州刺史，削封户百。历九刺史，复封户。又改六州、二郡。

琚自以立勋，至天宝时为旧臣，性豪侈，其处方面，去故就新，受馈遗至数百万，侍儿数十，宝帐备具，阖门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与官属小史酋豪饮谑、搏博、藏钩为乐。每徙官，车马数里不绝。从宾客女伎驰弋，凡四十年。李邕故与琚善，皆华首外迁，书疏往复，以谴谪留落为慊。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气，欲除之，使人劾发琚宿赃，削封阶，贬江华员外司马。又使罗希奭深按其罪，琚惧，仰药，未及死，希奭缢之。时人哀其无罪。始，琚为中书侍郎，母居洛阳，来京师，让琚曰：“尔家上世皆州县职，今汝无攻城野战劳，以诌佞取容，海内切齿，吾恐汝家坟墓无人复扫除也。”琚卒不免。宝应元年，赠太子少保。

太平之诛，张□召还为大理卿，封邓国公，实封户三百，进京兆尹，入侍宴乐，出主京邑，时人以为宠，然自以干治称。累迁太子詹事，判

尚书左右丞，再为羽林大将军，三至左金吾大将军，以年高加特进。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尝还乡上冢，帝赐诗及锦袍缯彩。乘驿就道，子弟车马联咽。使者赐赉，敕州县供拟，居处尊显。天宝五载卒，年九十，赠开府仪同三司。履冰，历金吾将军，季良，殿中监，俱列棨戟。

王毛仲，高丽人。父坐事，没为官奴，生毛仲，故长事临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为人奴，善骑射，王市得之，并侍左右，而毛仲为明悟。景龙中，王还长安，二人常负房{□服}以从。王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毛仲晓旨，亦布诚结纳，王嘉之。

韦后称制，令韦播、高嵩为羽林将军，押万骑，以苛峭树威。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诉於王，王方与刘幽求、薛宗简及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举大计，幽求讽之，皆愿效死，遂入讨韦氏。守德从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数日，乃还，不之责，例擢将军。

王为皇太子，以毛仲知东宫马驼鹰狗等坊。不旬岁，至大将军，阶三品。与诛萧至忠等，以功进辅国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户五百。与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连榻而坐。帝暂不见，惘惘若有失，见则释然。开元九年，诏持节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左领军大总管王晙、天兵军节度使张说、幽州节度使裴伽先等数计事。

毛仲始见饰擢，颇持法，不避权贵为可喜事。两营万骑及闲厩官吏惮之无敢犯，虽官田草莱，樵敛不敢欺。于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市死畜，售绢八万。募严道僰僮千口为牧圉。检勒刍菽无漏隐，岁赢数万石。从帝东封，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一队，相间如锦绣，天子才之。还，加开府仪同三司，自开元后，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

然资小人，志既满，不能无骄，遂求为兵部尚书，帝不悦，毛仲鞅鞅。及与葛福顺为姻家，而守德及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左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数十人与毛仲相倚杖为奸。毛仲恃旧，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称诏，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见，迕意即侮谇，以气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杨思勖等衔之。毛仲有两妻，其一上所赐，皆有国色。尝生子，帝命力士就赐，仍授子五品官，还，问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视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

负我，未尝为意，今以婴儿顾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从容曰：“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后毛仲移书太原索甲仗，少尹严挺之以闻，帝恐毛仲遂乱，匿其状。十九年，有诏贬瀼州，福顺壁州，守德严州，卢龙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党州，高广济道州，并为别驾员外置。毛仲四子悉夺官，贬恶地，缘坐数十人。有诏缢毛仲於零陵。

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卫将军。尝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亲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当。数日，入奏曰：“臣蒙国恩过分，而故主无寸禄，请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为郎将。

陈玄礼宿卫宫禁，以淳笃自检。帝尝欲幸虢国夫人第，谏曰：“未宣敕，不可轻去就。”帝为止。后在华清宫，正月望夜，帝将出游，复谏曰：“宫外旷野无备豫，陛下必出游，愿归城阙。”帝不能夺。安禄山反，谋诛杨国忠阙下，不克，至马嵬，卒诛之。从入蜀。还，封祭国公。及李辅国迁帝西内，玄礼以老卒。

赞曰：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骄，不足论已。

列传第四十七魏韦郭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为太学生，跌荡少检，久不调，盩厔人江融晓兵术 ，元忠从之游，尽传所学。仪凤中，吐蕃数盗边，元忠上封事洛阳宫，言命将用兵之要曰：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胜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骑射，不稽之权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经纶。臣观魏、晋、齐、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乱哉！养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陆机识能辨亡，无救河桥之败，断可见已。

夫才生於世，世实须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士有不用，未有无士之时也。志士在富贵与贱贫，皆思立功名以传于后，然知己难而所遇罕。士之怀琬琰就煨尘、抱栋干困沟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贫贱，安知其方略哉！故汉拜韩信，举军惊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此富贵者易为善，贫贱者难为功也。昔汉文帝不知魏尚贤而囚之，知李广才而不用，乃叹其生不逢时。夫以广之才，天下无双，时方岁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广之贤，而远想廉颇、李牧，冯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为时主所知，不得尽其才也。晋羊祜谋举吴，贾充、荀勖沮之，祜叹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终不大举。此据立功之地，而不获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怀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岂易得哉？臣愿历访文武五品以上，得无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广而不得骋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职。

又言：

人无常俗，政有治乱；军无常胜，将有能否。兵为王者大事，存亡系焉，将非其任，则殄人败国。齐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盘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亚夫坚壁以挫吴、楚，司马懿闭营而困诸葛亮，此皆全军制胜，不战而却敌。是知大将临戎，以智为本。今之用人，类将家子，或死事孤儿，进非干略，虽竭力尽诚，不免於倾败，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来；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陈汤、吕蒙、马隆、孟观悉出贫贱，而勋伐甚高，不闻其家世将帅也。故阴阳不和，揠士为相；蛮貊不廷，擢校为将。今以四海之广，亿兆之众，岂无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

又赏者礼之基，罚者刑之本。礼崇则谋夫竭其能，赏厚则义士轻其死，刑正故君子勖其心，罚重则小人惩其过。赏罚者军国之纲纪，政教之药石。吐蕃本非强敌，而薛仁贵、郭待封至弃甲丧师，脱身以免。国家宽政，罪止削除，网漏吞舟，何以过此。虽陛下顾收后效，然朝廷所少，岂此一二人乎？夫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臣诚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故国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今罚既不行，赏复难信，故议者皆谓比日征行，虚立赏格，而无其实。盖忘大体之臣恐赉勋庸，竭府库，留意锥刀，以为益中国，所谓惜毫厘失千里者也。且黔首虽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设虚赏之格乎？自苏定方平辽东，李勣破平壤，赏既不行，勋亦淹废，岁月纷淆，真伪相错。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师，伪勋所由，主司过也，其则不远，近在尚书省中。然未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远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乱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鉴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请借近以为谕：贞观中，万年尉司马玄景舞文饰智，以邀乾没，太宗弃之都市；后征高丽，总管张君乂不进击贼，斩之旗下。臣以为伪勋之罪，多於玄景；仁贵等败，重於君乂。使早诛之，则诸将岂复有负哉？慈父多败子，严家无格虏。且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广大，过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蚀也。

又今将吏贪暴，所务口马、财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识不经远，皆言吐蕃战，前队尽，后队方进，甲坚骑多，而山有氛瘴，官军远入，前无所获，不积谷数百万，无大举之资。臣以为吐蕃之望中国，犹孤星之对太阳，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虽禽兽，亦知爱其性命，岂肯前尽死而后进哉！由残迫其人，非下所愿也。必其战不顾死，则兵法许敌能斗，当以智算取之，何忧不克哉！向使将能杀敌，横尸蔽野，敛其头颅以为京观，则此虏闻官军钟鼓，望尘却走，何暇前队皆死哉！自仁贵等覆师丧气，故虏得跳梁山谷。

又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且虏以骑为强，若一切使人乘之，则市取其良，以益中国，使得渐耗虏兵之盛，国家之利也。

高宗善之，授秘书省正字，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迁监察御史。帝尝从容曰：“外以朕为何如主？”对曰：“周成、康，

汉文、景也。”“然则有遗恨乎？”曰：“有之。王义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莱。议者谓陛下不能用贤。”帝曰：“我适用之，闻其死，顾已无及。”元忠曰：“刘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为尚书郎。徒叹彼而又弃此。”帝默然惭。

迁殿中侍御史。徐敬业举兵，诏元忠监李孝逸军。至临淮，而偏将雷仁智为贼败，孝逸惧其锋，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将，天下安危系焉。海内承平久，闻狂狡窃发，皆倾耳翘心以待其诛。今军不进，使远近解情，万有一朝廷以他将代公，且何辞？”孝逸然之，乃部分进讨。时敬业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阴，咸请“先击下阿，下阿败，淮阴自破。今淮阴急，敬业必救，是敌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贼劲兵尽守下阿，利在一决，苟有负，则大事去矣。敬酋博徒不知战，且其兵寡易摇，大军临之，势宜克。敬业畏直捣江都，必将邀我中路，吾今乘胜进，又以逸击劳，破之必矣。譬之逐兽，弱者先禽。今舍必禽之弱，而趋难敌之强，非计也。”孝逸乃引兵击淮阴，敬猷脱身遁，遂进击敬业，平之。还。授司刑正。

迁洛阳令。陷周兴狱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岁余，为御史中丞，复为来俊臣所构。将就刑，神色不动，前死者宗室子三十余，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顾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免死，传声及于市，诸囚欢叫，元忠独坚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实否。”既而隐客至，宣诏已，乃徐谢，亦不改容。流费州。复为中丞。岁余，陷侯思止狱，仍放岭南。酷吏诛，人多讼元忠者，乃召复旧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负谤铄，何邪？”对曰：“臣犹鹿也，罗织之吏如猎者，苟须臣肉为之羹耳，彼将杀臣以求进，臣顾何辜？”

圣历二年，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治号威明。张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权豪惮服。俄为陇右诸军大使，以讨吐蕃；又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御突厥。元忠驭军持重，虽无赫然功，而亦未尝败。

中宗在东宫，为检校左庶子。时二张势倾朝廷，元忠尝奏曰：“臣承先帝之顾，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侧，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谮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谋挟太子为耐久朋，遂下制狱。诏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决。昌宗乃引张说为证，说初伪许之，至是迫使言状，不应，后又促之，说曰：“臣不闻也。”易之等遽曰：“说与同逆。说曩尝谓元忠为伊、周。夫伊尹放太

甲，周公摄王位。此反状明甚。”说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历古以为忠臣，陛下不遣学伊、周，将何效焉？”说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从元忠则族灭。今不敢面欺，惧元忠之冤。”后寤其谗，然重违易之，故贬元忠高要尉。

中宗复位，召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不阅旬，迁兵部尚书，进侍中。武后崩，帝居丧，军国事委元忠裁可，拜中书令，封齐国公。神龙二年，为尚书右仆射，知兵部尚书，当朝用事，群臣莫敢望。谒告上冢，诏宰相诸司长官祖道上东门，赐锦袍，给千骑四人侍，赐银千两。元忠到家，於亲戚无所赈施。及还，帝为幸白马寺迎劳之。

安乐公主私请废太子，求为皇太女，帝以问元忠，元忠曰：“公主而为皇太女，驸马都尉当何名？”主恚曰：“山东木强安知礼？阿母子尚为天子，我何嫌？”宫中谓武后为阿母子，故主称之。元忠固称不可，自是语塞。

武三思用事，京兆韦月将、渤海高轸上书言其恶，帝搒杀之，后莫敢言。王同皎谋诛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间，依违无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辅政，天下倾望，冀干正王室，而稍惮权幸，不能赏善罚恶，誉望大减。陈郡男子袁楚客者以书规之曰：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谊，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则天下固，国之兴亡系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树，无本则枝叶零悴，国无太子，朝野不安。储君有次及之势，故师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蕴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长，未定嫡嗣，是天下无本。天下无本，犹树而亡根，枝叶何以存乎？愿君侯以清宴之间言於上，择贤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旷而不置，朝廷一失也。

女有内则，男有外傅，岂相滥哉？幕府者，丈夫之职。今公主并开府置吏，以女处男职，所谓长阴抑阳也，而望阴阳不愆、风雨时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

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本行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入道，徒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

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无患祸，未之有也。今倡优之辈，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轻朝廷、乱正法邪？人君无私，私怒害物，私赏费财，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

贤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弃之生乱。近诏博求多士，虽有好贤之名，无得贤之实。盖有司选士，非贿即势，上失天心，下违人望，非为官择吏，乃为人择官。葛洪有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浊如泥；高第贤良吝如。此朝廷五失也。

阉竖者，给宫掖扫除事，古以奴隶畜之。中古以来，大道乖丧，疏贤哲，亲近习，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权。故竖刁乱齐，伊戾败宋。君侧之人，众所畏惧，所谓鹰头之蝇、庙垣之鼠者也。后汉时用事尤甚，晚节卒乱天下。今大君中兴，独有阉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率授员外，乃盈千人，绾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验，后事之师。此朝廷六失也。

古者茅茨采椽，以俭约遗子孙，所以爱力也。今公主所赏倾库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筑台沼，崇峙观庑，山无本石，木无近产，造之终岁，功用不绝。夫为君所以养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养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谤天下。此朝廷七失也。

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选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诚同天下忧也。人有乐，君共之，君有乐，人庆之，可谓同乐矣。如此，则上下无间，而均一体也。今天下困穷，州牧、县宰，非以选进，割剥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忧而上不恤也。而更员外置官，非助桀欤？夫人情自以员外吏，恐下不己畏也，必峻法惧之；恐财不己奉也，必枉道夺之。欲不乱，可得哉？古语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正员犹难其备，况员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

政出多门，大乱之渐。近封数夫人，皆先帝宫嫔。以为备内职，则不当知外；不备内职，则自可处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内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将弄君之法，纵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庙、固国家。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此朝廷九失也。

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执左道以惑主者，托鬼神为难知，故致其诈，而据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禄，此国盗也。《传》曰："国将兴，听於民，将亡，听於神。"今几听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

君侯不正，谁与正之？

元忠得书益惭。以三思专权，思有以诛之。会节愍太子起兵，与闻其谋。太子已诛三思，引兵走阙下，元忠子太仆少卿升遇於永安门，太子胁使从战，已而被杀。议者未辨逆顺，元忠诵言曰："既诛贼谢天下，虽死鼎镬所甘心。惟皇太子没为恨耳。"帝以其尝有功，且为高宗、武后素所礼，置不问。宗楚客、纪处讷大怒，固请夷其族，不听。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国封，诏以特进、齐国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暴奏反状，繇是贬渠州司马。杨再思、李峤皆希顺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萧至忠议当申宥之。楚客复遣再思与冉祖雍奏元忠缘逆不宜处内地，监察御史袁守一固请行诛，遂贬务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尝不豫，狄仁杰请陛下监国，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谓杨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岂有上少疾遽异论哉？朕未见元忠过也。"

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余。景龙四年，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睿宗诏陪葬定陵，以实封一百五十户赐其子晃。开元六年，谥曰贞。

元忠始名真宰，以诸生见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谢即出，仪举自安，帝目送谓薛元超曰："是子未习朝廷仪，然名不虚谓，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讳，改今名。

韦安石，京兆万年人。曾祖孝宽，为周大司空、郧国公。祖津，隋大业末为民部侍郎，与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战上东门，为密禽。后王世充杀文都而津独免，密败，复归洛。世充平，高祖素与津善，授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为成州刺史。

安石举明经，调乾封尉，雍州长史苏良嗣器之。永昌元年，迁雍州司兵参军。良嗣当国，谓安石曰："大才当大用，徒劳州县可乎？"荐于武后，擢膳部员外郎，迁并州司马，有善政，后手制劳问，陟拜德、郑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严，吏民尊畏。

久视中，迁文昌右丞，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读，寻知纳言事。时二张及武三思宠横，安石数折辱之。会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贱类，不当戏殿上。"顾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辞正，改容慰勉。凤阁侍郎陆元方自以为不及，退告人曰："韦公真宰相。"后尝幸兴泰宫，议趋疾道，

安石曰：“此道板筑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诫垂堂，况万乘可轻乘危哉？”后为回辇。长安二年，同凤阁鸾台三品，俄又知纳言，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元年，罢政事，俄复同三品，迁中书令，兼相王府长史，封郧国公，赐封三百户，加特进，为侍中。中宗与韦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赉赐不赀。帝尝幸安乐公主池，主请御船，安石曰：“御轻舟，乘不测，非帝王事。”乃止。

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复为侍中、中书令，进开府仪同三司。太平公主有异谋，欲引安石，数因其婿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倾心东宫，卿胡不察？”对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称，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国语？此必太平公主计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窃闻，乃构飞变，欲讯之，赖郭元振保护，免。迁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俄罢政事，留守东都。

会妻薛怨婿婢，笞杀之，为御史中丞杨茂谦所劾，下迁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拒之。皎弟晦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遗制，而宗楚客、韦温擅削相王辅政语，安石无所建正，讽侍御史洪子舆劾举，子舆以更赦不从。监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诏与韦嗣立、赵彦昭等皆贬，安石为沔州别驾。皎又奏安石护作定陵，有所盗没，诏籍其赃。安石叹曰：“祇须我死乃已。”发愤卒，年六十四。开元十七年，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加赠左仆射、郇国公，谥文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与弟斌俱秀敏异常童。安石晚有子，爱之。神龙一年，安石为中书令，陟甫十岁，授温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风格方整，善文辞，书有楷法，一时知名士皆与游。开元中居丧，以父不得志殁，乃与斌杜门不出八年。亲友更往敦晓，乃强调为洛阳令。宋璟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书令张九龄引为舍人，与孙逖、梁涉并司书命，时号得才。

迁礼部侍郎。陟於鉴裁尤长。故事，取人以一日试为高下。陟许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试之，已乃程考，由是无遗材。迁吏部侍郎，选人多伪集，与正调相冒，陟有风采，擿辨无不伏者，黜正数百员，铨综号为公平。然任威严，或至詈诘，议者訾其峻。又自以门品可坐阶三公，居常简贵，视僚党涘然；其以道谊合，虽后进布衣与均礼。

李林甫恶其名高，恐逼己，出为襄阳太守，徙河南采访使，以判官员锡善讯覆，支使韦元甫工书奏，时号“员推韦状”，陟皆倚任之。俄袭

郇国公，坐事贬守钟离、义阳，后为河东太守。以失职，内怏怏，乃毁廉隅，颇饷谢权幸欲自结。天宝十二载，入考华清宫，杨国忠忌其才，谓拾遗吴豸之曰："子能发陟罪乎？吾以御史相处。"豸之乃劾陟馈遗事，国忠又使甥婿韦元志左验，陟惶悸，贿吉温求救，由是俱得罪，陟贬桂岭尉，坐不行，徙平乐。会安禄山陷洛阳，弟斌没贼，国忠欲构陟与贼通，密谕守吏，令胁陟使忧死，州豪杰共说曰："昔张说被窜，匿陈氏以免。今若诏书下，谁敢庇公？愿公乘扁舟遁去，事宁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当尔，其敢逃刑？"因谢遣，坚卧不出。

岁余，肃宗即位，起为吴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会永王兵起，委陟招谕，乃授御史大夫、江东节度使。与高适、来瑱会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骚离，若不斋盟质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协心戮力，则无以成功。"乃推瑱为地主，为载书，登坛曰："淮西节度使瑱、江东节度使陟、淮南节度使适，衔国威命，纠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恶同之，毋有异志。有渝此盟，坠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实鉴斯言。"辞旨慷慨，士皆陨泣。

永王败，帝趣陟赴凤翔。初，季广琛从永王乱，非其本谋，陟表广琛为历阳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广琛有后变，乃驰往谕诏恩释其疑，而后趣召。帝雅闻陟名，欲倚以相，及是迁延，疑有顾望意，止除御史大夫。会杜甫论房琯，词意迂慢，帝令陟与崔光远、颜真卿按之，陟奏："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将军王去荣杀其县令，帝将宥之，陟曰："昔汉高帝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杀人者生，恐非所宜。"时朝廷尚新，群臣班殿中，有相吊哭者，帝以陟不任职，用颜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书。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贬绛州刺史。还授太常卿，吕諲入辅，荐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议守河阳，陟率东京安属入关避之，诏授吏部尚书，令就保永乐，以图收复。卒，年六十五，赠荆州大都督。

陟早有名，而为林甫、国忠摈废。及肃宗择相，自谓必得，以后至不用。任事者皆新进，望风惮之，多言其骄倨。及入关，又不许至京师。郁郁不得志，成疾，且卒，叹曰："吾道穷於此乎！"性侈纵，喜饰服马，侍儿阉童列左右常数十，侔於王宫主第。穷治馔羞，择膏腴地艺谷麦，以鸟羽择米，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然家法脩整，敕子允就学，夜分视之，见其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

永泰元年，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皓议谥“忠孝”，颜真卿以为许国养亲不两立，不当合二行为谥，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亦驳正之。右仆射郭英乂无学术，卒用太常议云。

斌，父为相时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艺，容止严峭，有大臣体，与陟齐名。开元中，薛王业以女妻之，迁秘书丞。天宝中，为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构韦坚狱，斌以宗累，贬巴陵太守，移临汝。久之，拜银青光禄大夫，列五品。时陟守河东，而从兄由为右金吾卫将军，絿为太子少师，四第同时列戟，衣冠罕比者。禄山陷洛阳，斌为贼得，署以黄门侍郎，忧愤卒。乾元元年，赠秘书监。

斌天性质厚，每朝会，不敢离立笑言。尝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几至靴，亦不失恭。

子况，少隐王屋山，孔述睿称之，及述睿以谏议大夫召，荐况为右拾遗，不拜。未几，以起居郎召，半岁，辄弃官去，徙家龙门。除司封员外郎，称疾固辞。元和初，授谏议大夫，勉谕到职，数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况虽世贵，而志冲远，不为声利所迁，当时重其风操。

叔夏，安石兄。通礼家学。叔父太子詹事琨尝曰：“而能继汉丞相业矣。”擢明经第，历太常博士。高宗崩，恤礼亡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博士裴守真禋定其制，擢春官员外郎。武后拜治，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钦明、郭山恽等所裁讨。每立一议，众咨服之。累迁成均司业。后又诏：“五礼仪物，司礼博士有所脩革，须叔夏、钦明等评处，然后以闻。”进位春官侍郎。中宗复位，转太常少卿，为建立庙社使，进银青光禄大夫，累封沛郡公，国子祭酒。卒，赠兖州都督、脩文馆学士，谥曰文。子縚。

縚，开元时历集贤修撰、光禄卿，迁太常。

唐兴，礼文虽具，然制度时时缪缺不伦。至显庆中，许敬宗建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乃旂于天，请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俎皆一，小祀无□。”诏可。二十三年，赦令以笾豆之荐，未能备物，宜诏礼官学士共议以闻。縚请“宗庙笾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则陋，宜增大之。”

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议曰：“《礼》：‘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无限，故为之节，使物有品，器有数，贵贱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甕，而以四笾、四豆供祭祀。此祀与宾客丰省不得同，旧矣。且嗜好燕私之馔，与时而迁，故圣人一约以礼。虽平生所嗜，非礼则不荐；所恶，是礼则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此则礼外之食，前古不荐。今欲以甘旨肥浓皆充於祭，苟逾旧制，其何极焉。虽笾豆有加，不能备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爱，求神无方，是簠、簋可去，而盘、盂、杯、案当御矣；韶、瑀可抵，而箜篌、笙、笛应奏矣。且自汉以来，陵有寝宫，岁时朔望，荐以常馔，固可尽孝子之心。至宗庙法享，不可变古从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礼》：凡宗庙，贵者以爵，贱者以散，此贵小贱大，以示节俭。请如故。”

太子宾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饮食，必先严献，未化火，则有毛血之荐，未爓爇，则有玄酒之奠。至后王，作酒醴、用牺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齐、九献。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测也；祭主敬，可备而不可废也。盖荐贵新，味不尚亵，虽曰备物，犹有节制存焉。铏、俎、笾、豆、簠、簋、尊、罍，周人时馔也，其用通於燕享宾客，周公乃与毛血玄酒共荐。晋中郎卢谌家祭，皆晋日食，则当时之食，不可阙於祀已。唐家清庙时享，礼馔备进，周法也；园寝上食，时膳具陈，汉法也。职贡助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躬稼所入，搜田亲发所中，皆因宜以荐，荐而后食。则浓腴鲜美尽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必加笾豆之数也。大凡祭器，视物所宜。故大羹，古馔也，盛以□，□，古器也；和羹，时馔也，盛以铏，铏，时器也。有古馔而用时器者，则毛血于盘，玄酒于尊。未有进时馔用古器者，古质而今文，有所不称也。虽加笾豆十二，未足尽天下之美，而措诸庙，徒以近侈而见訾抵。臣闻墨家者流，出於清庙，是庙贵俭不尚奢也。”礼部员外郎杨仲昌、户部郎中阳伯成、左卫兵曹参军刘秩等，请如旧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实贵丰洁。有如不应於法，亦不敢用。”乃诏太常，择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縚又请室加笾、豆各六，每四时以新果珍饔实之。制“可”。又诏：“献爵视药升所容，以合古。”

二十三年，诏书服纪所未通者，令礼官学士详议。縚上言：“《礼》《丧服》：舅，緦麻三月。从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传》

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缌麻三月，皆情亲而属疏也。外祖正尊，服同从母；姨、舅一等，而有轻重；堂姨、舅亲未疏，不相为服；亲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畅。且外祖小功，此为正尊，请进至大功；姨、舅侪亲，服宜等，请进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亲舅从母一等；亲舅母古未有服，请从袒免。”

于是韦述议曰：“自高祖至玄孙并身谓之九族。由近及远，差其轻重，遂为五服。《传》曰：‘外亲服皆缌。’郑玄曰：‘外亲之服异姓，正服不过缌。’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从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孙、中外昆弟，皆缌。以匹言之，外祖则祖也，舅则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独杀於外者有以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则父母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大夫则知尊祖，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圣人究天道，厚祖祢，系姓族，亲子孙，则母党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无二尊，丧无二斩，人之所奉，不可贰也。为人后，降其父母丧。女子嫁，杀其家之丧。所存者远，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则中外其别几何？且五服有上杀之义，伯叔父母服大功，从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于祖，服不得过於祖也。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过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缌，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过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为之服，则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则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缌。推而广之，与本族无异。弃亲录疏，不可谓顺。且服皆有报，则堂甥、外曾孙、侄女之子皆当服。圣人岂薄其骨肉恩爱哉？尽本於公者末於私，义有所断，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则可减也，如是，礼可隳矣。请如古便。”杨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尝进之矣。今之所请，正同徵论。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则外祖父母进至大功，不加报於外孙乎？外孙而报以大功，则本宗之庶孙用何等邪？”

帝手敕曰：“朕谓亲姨、舅服小功，则舅母於舅有三年之丧，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缌。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缌，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传》曰：‘外亲服皆缌。’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谓所服不得过本，而复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伤？皆亲亲敦本意也。”

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奏言：“外服无降，甥为舅母服，舅母亦报之。夫之甥既报，则夫之姨、舅又当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诏曰：“从服六，此其一也。降杀于礼无文，皆自身率亲为之数。姨、舅属近，以亲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

耶？妇人从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从夫而服，是谓睦亲。卿等宜熟计。”耀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请准制旨，自我为古，罢诸儒议。”制曰：“可。”

初，帝诏岁率公卿迎气东郊，至三时，常以孟月读《时令》於正寝。二十六年，诏縚月奏《令》一篇，朔日於宣政侧设榻，东向置案，縚坐读之，诸司官长悉升殿坐听。岁余，罢。

高宗上元三年，将祫享。议者以《礼纬》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诸儒莫能决。太学博士史玄议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则三年丧毕，新君之二年当祫，明年当禘群庙。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则后禘距前禘五年。此则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尔。后五年再殷祭，则六年当祫，八年禘。昭公十年，齐归薨。十三年，丧毕当祫，为平丘之会。冬，公如晋，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传》曰‘有事於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则禘后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礼。”议遂定。后睿宗丧毕，祫於庙。至开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岁，縚奏：“四月尝已禘，孟冬又祫，祀礼丛数，请以夏禘为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

縚终太子少师。

抗者，安石从父兄子。弱冠举明经，累官吏部郎中。景云初，为永昌令，辇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无及者。迁右御史台中丞，邑民诣阙留，不听，乃立碑著其惠。开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兄，授黄门侍郎。河曲胡康待宾叛，诏持节慰抚。抗於武略非所长，称疾逗留，不及贼而返。俄代王晙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为万年令，兄弟领本部，时以为荣。坐荐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薄州刺史。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尚书，分掌吏部选，卒。抗历职以清俭，不治产，及终无以葬，玄宗闻之，特给槥车。赠太子少傅，谥曰贞。

所表奉天尉梁升卿、新丰尉王倕、华原尉王焘为僚属，后皆为显人。升卿涉学工书，於八分尤工，历广州都督，书《东封朝觐碑》，为时绝笔。倕累迁河西节度使，天宝中，功闻于边。它所辟举，如王缙、崔殷等，皆一时选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以字显。长七尺，美须髯，少有大志。十六，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家尝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缞服者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元振举与之，无少吝，一不质名氏。稷等叹骇。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

会吐蕃乞和，其大将论钦陵请罢四镇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觇虏情。还，上疏曰：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所患，唯吐蕃与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将大利於中国也。若图之不审，害且随之。钦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镇兵，此动静之机，不可轻也。若直遏其意，恐边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缓之，使其和望勿绝，而恶不得萌，固当取舍审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镇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日警，岂堪广调发耶？

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钦陵以四镇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易为我患，亦国家之要。今宜报钦陵曰：“四镇本扼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委之，则番力益强，易以扰动，保后无东意，当在吐浑诸部、青海故地归於我，则俟斤部落还吐蕃矣。”此足杜钦陵口，而和议未绝。且四镇久附，其倚国之心，岂与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实而分裂之，恐伤诸国意，非制御之算。

后从之。

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愿解和；以钦陵欲裂四镇，专制其国，故未归款。陛下诚能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则其下必怨，设欲大举，固不能，斯离间之渐也。”后然其计。后数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诛钦陵，而其弟赞婆等来降，因诏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往迎。授主客郎中。

久之，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遽至，因辍乐，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硖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又遣甘州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

丰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廪十年，牛羊被野。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举遗。河西诸郡置生祠，揭碑颂德。

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盛强，款塞愿和，元振即牙帐与计事。会大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会罢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袭击，副使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遁，元振不听，坚卧营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吊，道逢娑葛兵，虏不意元振来，遂不敢逼，扬言迎卫。进至其帐，修吊赠礼，哭甚哀，为留数十日助丧事，娑葛感义，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制诏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乌质勒之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怨，屡相侵，而阙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宿卫，徙部落置瓜、沙间。诏许之。阙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经略使周以悌，以悌说之曰："国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独行入朝，一矰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宝赂宰相，无入朝，请发安西兵导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请郭虔使瓘拔汗那搜其铠马以助军，既得复雠，部落更存。阙啜然之，即勒兵击于阗坎城，下之。因所获，遣人间道赍黄金分遗宗楚客、纪处讷，使就其谋。元振知之，上疏曰：

国家往不与吐蕃十姓、四镇而不扰边者，盖其诸豪泥婆罗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翦屠，士畜疲疠，财力困穷，顾人事、天时两不谐契，所以屈志於汉，非实忘十姓、四镇也。如其有力，后且必争。今忠节忽国家大计，欲为吐蕃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吐蕃得志，忠节亦当在贼掌股，若为复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国无有恩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则请分于阗、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国诸蛮及婆罗门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讨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贤人，不愿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惧后求无厌，益生中国事也。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不见其使。

又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可汗子孙能招绥十姓乎？且斛瑟罗及怀道与献父元庆、叔仆罗、兄俀子，俱可汗子孙也。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之乱，请元庆为可汗，卒亦不能招来，而元庆没贼，四镇沦陷。忠节亦尝请以斛瑟罗及怀道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叶几危。又吐蕃亦尝以俀子、仆罗并拔布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灭，此非它，其子孙无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也。岂止不能招怀，且复为四镇患，则册可汗

子孙其效固试矣。献又远于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须可汗子孙也。

又请以郭虔瓘搜兵税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尝与忠节擅入其国，臣时在疏勒，不闻得一甲一马，而拔汗那挟忿侵扰，南导吐蕃。将俀子，以扰四镇。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国，四面无助，若履虚邑，犹引俀子为敝。况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坚城而抗于内，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岂能复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

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以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代元振领甘、凉兵，召吐蕃并力击娑葛。娑葛之使娑腊知楚客谋，驰报之。娑葛怒，即发兵出安西、拨换、焉耆、疏勒各五千骑。於是阙啜在计舒河与嘉宾会，娑葛兵奄至，禽阙啜，杀嘉宾，又杀吕守素於僻城、牛师奖於火烧城，遂陷安西，四镇路绝。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动。楚客复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且言："无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阙啜金，欲加兵击灭我，故惧死而斗。且请斩楚客。"元振奏其状。楚客大怒，诬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子鸿间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归京师。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

睿宗立，召为太仆卿。将行，安西酋长有膀面哭送者，旌节下玉门关，去凉州犹八百里，城中争具壶浆欢迎，都督嗟叹以闻。景云二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吏部尚书，封馆陶县男。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筑丰安、定远城，兵得保顿。明年，以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

玄宗诛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进封代国公，实封四百户，赐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复为朔方大总管，以备突厥。未行，会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扣马谏曰："元振有大功，虽得罪，当宥。"乃赦死，流新州。开元元年，帝思旧功，起为饶州司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赠太子少保。

元振虽少雄迈，及贵，居处乃俭约，手不置书，人莫见其喜愠。建宅宣阳里，未尝一至诸院厩。自朝还，对亲欣欣，退就室，俨如也。距

国初仕至宰相而亲具者，唯元振云。

赞曰：魏、韦皆感概而奋，似矣。及在惇上侧臣间，临机会，不一引手揕奸邪之谋，诚可鄙哉。至牴后艳主以烝谮撼宗社，亦不肯从也。古所谓具臣者，谅乎！元振功显节完，一跌未复，世恨其蚤殁云。

列传第四十八李萧卢韦赵和

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早孤，事母孝。为儿时，梦人遗双笔，自是有文辞，十五通《五经》，薛元超称之。二十擢进士第，始调安定尉。举制策甲科，迁长安。时畿尉名文章者，骆宾王、刘光业，峤最少，与等夷。

授监察御史。高宗击邕、岩二州叛獠，诏监其军，峤入洞喻降之，由是罢兵。稍迁给事中。会来俊臣构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与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为润州司马。久乃召为凤阁舍人，文册大号令，多主为之。

初置右御史台，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峤上疏曰："禁网上疏，法象宜简，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不苛碎。伏见垂拱时，诸道巡察使科条四十有四，至别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尽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计，要在品核才行而褒贬之。今期会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详究所能，不亦艰哉。此非隳於职，才有限，力不逮耳。臣愿量其功程以为节制，使器周於用，力济於时，然后得失可以精核矣。"又言："今所察按，准汉六条而推广之，则无不包矣，乌在多张事目也？且朝廷万机非无事，而机事之动，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盖相望。今已置使，则外州之事悉得专之，传驿减矣。请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岁为之限，容其身到属县，过闾里，督察奸讹，访风俗，然后可课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励己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纠擿隐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诚用臣言，妙择能者委之，莫不尽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为二十道，择堪使者。为众议沮止。

俄知天宫侍郎事，进麟台少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鸾台侍郎。会张锡辅政，峤，其出也，罢为成均祭酒。俄检校文昌左丞，留守东都。长安三年，以本官复为平章事，知纳言。迁内史，峤辞剧，复为成均祭酒、平章事。

武后将建大像於白司马坂，峤谏："造像虽俾浮屠输钱，然非州县承办不能济，是名虽不税而实税之。臣计天下编户，贫弱者众，有卖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钱积十七万缗，若颁之穷人，家给千钱，则纾十七万户饥寒之苦，德无穷矣。"不纳。

张易之败，坐附会贬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数月，以吏部侍郎召，俄迁尚书。神龙二年，代韦安石为中书令。

峤在吏部时，阴欲藉时望复宰相，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既吏众猥，府库虚耗，乃上书归咎于时，因盖向非，曰：

元首之尊，居有重门击柝之卫，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备非常，息异望，诚不可易举动，慢防闲也。陛下厌崇邃，轻尊严，微服潜游，阅廛过市，行路私议，朝廷惊惧，如祸产意外，纵不自惜，奈宗庙苍生何？

又分职建官，不可以滥。传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帝室中兴，以不慎爵赏为惠，冒级躐阶，朝升夕改，正阙不给，加以员外。内则府库为殚，外则黎庶蒙害，非求贤助治之道也。愿爱畯班荣，息匪服之议。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还授，员外者既遣复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时也。请敕有司料其可用进，不可用退。又远方夷人不堪治事，国家向务抚纳而官之，非立功酋长，类糜俸禄。愿商度非要者，一切放还。

又《易》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今百姓乏窭，不安居处，不可以守位。仓储荡耗，财力倾殚，不足以聚人。山东病水潦，江左困输转。国匮於上，人穷於下。如令边埸少罂，恐逋亡遂多，盗贼群行，何财召募？何众闲遏乎？又崇作寺观，功费浩广。今山东岁饥，糟糠不厌。而投艰厄之会，收庸、调之半，用吁嗟之物，以荣土木，恐怨结三灵，谤蒙四海。

又比缘征戍，巧诈百情，破役隐身，规脱租赋。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又重赂贵近，补府若史，移没籍产，以州县甲等更为下户。当道城镇，至无捉驿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愿许十道使访察括取，使奸猾不得而隐。

又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大鼓者已二万员，愿量留之，余勒还籍，以杜妄费。

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陈失政，丐罢官，无所嫁非，手诏诘让。峤惶恐，复视事。

三年，加修文馆大学士，封赵国公，以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立，罢政事，下除怀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峤尝密请相王诸子不宜留京师。及玄宗嗣位，获其表宫中，或请诛之。张说曰："峤诚懵逆顺，然为当时谋，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顾数更赦，遂免，贬滁州别驾，听随子虔州刺史畅之官。改庐州别驾，卒，年七十。

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多传讽。武后时，汜水获瑞石，峤为御史，上《皇符》一篇，为世讥薄。然其仕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而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

萧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为秘书少监。至忠少与友期诸路，会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宁有与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众叹服。仕为伊阙、洛阳尉。迁监察御史，劾奏凤阁侍郎苏味道赃贪，超拜吏部员外郎。至忠长击断，誉闻当时。中宗神龙初，为御史中丞。始，至忠为御史，而李承嘉为大夫，尝让诸御史曰："弹事有不咨大夫，可乎？"众不敢对，至忠独曰："故事，台无长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请奏当专达，若大夫许而后论，即劾大夫者，又谁白哉？"承嘉惭。至是，承嘉为户部尚书，至忠劾祝钦明、窦希玠与承嘉等罪，百寮震悚。迁吏部侍郎，犹兼中丞。

节愍太子以兵诛武三思而败，宗楚客等谂侍御史冉祖雍上变，言相王与太子谋。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独请迎陛下，其让德天下莫不闻。陛下贵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罗织耶？窃为陛下不取。"帝纳其言，止。寻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疏陈时政曰：

求治之道，首于用贤。苟非其才则官旷，官旷则事废，事废则人残，历代所以陵迟者此也。今授职用人，多因贵要为粉饰，上下相蒙，苟得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幸，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泽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则公义不行而劳人解体，私谒开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见凋弊。

今列位已广，冗员复倍。陛下降不嫌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台阁之内，硃紫充满，官秩益轻，恩赏弥数。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效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难矣。

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并罕才艺，而更相诿托。《诗》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廛廛佩璲，不以其

长。”此言王政不平而众官废职，私家子列试荣班，徒长其佩尔。臣愿陛下爱惜爵赏，官无虚授，进大雅以枢近，退小人於闲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则天下幸甚。且贞观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职，非直抑强宗，亦以择贤才尔。请自宰相及诸司长官子弟，并授外官，共宁百性，表里相统。

帝不纳。俄为侍中、中书令。时楚客怀奸植党，而韦巨源、杨再思、李峤务自安，无所弼正，至忠介其间，独不诡随，时望翕然归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怜我。”韦后尝为其弟洵与至忠殇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从礼子无诐。两家合礼，帝主萧，后主崔，时谓“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唐隆元年，以后党应坐，而太平公主为言，出为晋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来朝，见至忠我风采，逡巡畏俯，谓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浸用事，至忠乃自附纳，且丐还，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韦氏难，意怨望易动，能助己，请于帝。拜刑部尚书，复为中书令，封酇国公，乃参主逆谋。先天二年，主败，至忠遁入南山。数日，捕诛之，籍其家。

至忠始在朝，有风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外方直，纠擿不法，而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始为御史，桓彦范等颇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乐公主为宰相。及韦氏败，遽发韦洵垄，持其女柩归。后依太平，复当国。尝出主第，遇宋璟，璟戏曰：“非所望於萧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蒋钦绪，钦绪每戒之，至忠不听。叹曰：“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已！”不喜接宾客，以简俭自高，故生平奉赐，无所遗施，及籍没，珍宝不可计。然玄宗贤其为人，后得源乾曜，亟用之，谓高力士曰：“若知吾进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萧至忠。”力士曰：“彼不尝负陛下乎？”帝曰：“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

弟元嘉，工部侍郎；广微，工部员外郎。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父璥，魏州长史，号才吏。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徵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登衡、庐，彷徉岷、峨。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

长安中，召授左拾遗。武后作兴泰宫於万安山，上疏谏曰：“陛下离宫别观固多矣，又穷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议者以陛下为不爱人而奉己

也。且顷岁谷虽颇登，而百姓未有储。陛下巡幸，讫靡休息，斤斧之役，岁月不空，不因此时施德布化，而又广宫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谀意为忠，犯忤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业，百姓亦不知左右伤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诛震以纳君於仁，明主不恶切诋以趋名于后。陛下诚能发明制，以劳人为辞，则天下必以为爱力而苦己也。不然，下臣此章，得与执事者共议。”不从。

姚元崇持节灵武道，奏为管记。还应县令举，甲科，为济阳令。神龙中，累擢中书舍人，数纠驳伪官。历吏部、黄门侍郎、脩文馆学士。坐亲累，降工部侍郎。进尚书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诛，玄宗欲捕斩藏用，顾未执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谋反，推无状，流驩州。会交趾叛，藏用有捍御劳，改昭州司户参军，迁黔州长史，判都督事，卒于始兴。

藏用善蓍龟九宫术，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远，士贵其多能。尝以俗徇阴阳拘畏，乖至理，泥变通，有国者所不宜专。谓：“天道从人者也。古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寿，赋敛省则人富，法令有常则邦宁，赏罚中则兵强。礼者士所归，赏者士所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否者，虽揆时行罚，涓日出号，无成功矣。故任贤使能，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吉；养劳贵功，不祷祠而福。”乃为《折滞论》以畅其方，世谓“知言”。子昂、贞固前死，藏用抚其孤有恩，人称能终始交。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

无子。弟若虚，多才博物。陇西辛怡谏为职方，有获异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谏谓之鼷鼠而赋之。若虚曰：“非也，此许慎所谓鼩鼠，豹文而形小。”一坐惊服。终起居郎，集贤院学士。

韦巨源，与安石同系，后周京兆尹总曾孙。祖贞伯，袭郧国公，入隋，改舒国。巨源有吏干，武后时累迁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其治委碎无大体，句校省中遗隐，下符敛克不少蠲，虽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贬鄜州刺史。累拜地官尚书。

神龙初，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再思喟然曰：“吾等诚负天下。”巨源曰：“时当尔耳。”是时虽贤有德，

终莫得进，士大夫莫不解体。会安石为中书令，避亲罢政事。

寻迁侍中，舒国公。韦后与叙昆弟，附属籍。武三思封户在贝州，属大水，刺史宋璟议免其租，巨源以为蚕桑可输，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龙二年。韦后自言衣笥有五色云，巨源倡其伪，劝中宗宣布天下，帝从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见帝昏惑，乃与宗楚客、郑愔、赵延禧等推处祥妖，阴导韦氏行武后故事。俄迁尚书左仆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请后为亚献，而自为终献。及临淄王平诸韦，家人请避之，巨源曰："吾大臣，无容见难不赴。"出都街，乱兵杀之，年八十。

睿宗立，赠特进、荆州大都督。博士李处直请谥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为相，托韦后亲属，谥"昭"为非。处直执不改，邕列陈其恶，不见用，然世皆直邕。韦氏自安石及武后时宰相待价、巨源皆近亲，其族至大官者，又数十人。

赵彦昭，字奂然，甘州张掖人。父武孟，少游猎，以所获馈其母，母泣曰："汝不好书而敖荡，吾安望哉？"不为食。武孟感激，遂力学，淹该书记。自长安丞为右台侍卿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

彦昭少豪迈，风骨秀爽。及进士第，调为南部尉。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善。自新丰丞为左台监察御史。景龙中，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纪处讷为使，处讷辞，乃授彦昭。彦昭顾己处外，恐权宠夺移，不悦。司农卿赵履温曰："公天宰，而为一介使，不亦鄙乎！"彦昭问计安出，履温乃为请安乐公主留之，遂以将军杨矩代。睿宗立，出为宋州刺史，坐累贬归州。俄授凉州都督，为政严，下皆股栗。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迁御史大夫。萧至忠等诛，郭元振、张说言彦昭与秘谋，改刑部尚书、封耿国公，实封百户。

彦昭本以权幸进，中宗时，有巫赵挟鬼道出入禁掖，彦昭以姑事之。尝衣妇服，乘车与妻偕谒，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旧恶。会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江州别驾，卒。

和逢尧，岐州岐山人。武后时，负鼎诣阙下上书，自言愿助天子和饪百度。有司让曰："昔桀不道，伊尹负鼎于汤；今天子圣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调？"逢尧不能答，流庄州。十余年，乃举进士高第，累擢监察御史。

突厥默啜请尚公主，逢尧以御史中丞摄鸿胪卿，报可。默啜遣贵近

颉利来曰：“诏送金镂具鞍，乃涂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虽得公主，犹非实，请罢和亲。”欲驰去，左右色动，逢尧呼曰：“我大国使，不受我辞，可辄去。”乃牵持其人谓曰：“汉法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为贵。可汗乃贪金而不贵信邪？”默啜闻曰：“汉使至吾国众矣，斯食铁石人，不可易。”因备礼以见。逢尧说之曰：“天子昔为单于都护，思与可汗通旧好，可汗当向风慕义，袭冠冕，取重诸蕃。”默啜信之，为敛发紫衣，南面再拜称臣，遣子入朝。逢尧以使有指，擢户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马，终柘州刺史。逢尧诙诡，当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丽废，然唐兴奉使者称逢尧。

赞曰：异哉，玄宗之器萧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贤，而寄贤以奸利，失之则邀利以丧贤，姻艳后，挟宠主，取宰相，谋间王室，身诛家破，遗臭无穷。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当国，是帝举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称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叹。呜呼！力士诚腐夫庸人，不能发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贤於初，固不缪於末；既缪於末，果不贤於初。惟陛下图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来鉴已。其后相李林甫、将安禄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欤。

列传第四十九姚宋

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父懿，字善懿，贞观中　　，为嶲州都督，赠幽州大都督，谥文献。

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契丹扰河北，兵檄丛进，崇奏决若流，武后贤之，即拜侍郎。后尝语左右："往周兴、来俊臣等数治诏狱，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畏近臣临问，皆得其手牒不冤，朕无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诛，遂无反者，然则向论死得无冤邪？"崇曰："自垂拱后，被告者类自诬。当是时，以告言为功，故天下号曰'罗织'，甚于汉之钩党。虽陛下使近臣覆讯，彼尚不自保，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问不承，则重罹其惨，如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今赖天之灵，发寤陛下，凶竖歼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后若反有端，臣请坐知而不告。"后悦曰："前宰相务顺可，陷我为淫刑主，闻公之言，乃得朕心。"赐银千两。

圣历三年，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凤阁侍郎，俄兼相王府长史，以母老纳政归侍，乃诏以相王府长史侍疾，月余，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诏改春官。张易之私有请于崇，崇不纳，易之谮于后，降司仆卿，犹同凤阁鸾台三品。出为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计议。以功封梁县侯，实封二百户。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俄为亳州刺史。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历宋、常、越、许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

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闲厩、禁兵。崇与宋璟建请主就东都，出诸王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谓主，主怒。太子惧，上疏以崇等槊间王室，请加罪，贬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徙同州刺史。

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

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无自弃，故折节读书，遂待罪将相。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固辞实封，乃停旧食，赐新封百户。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

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域，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劝。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祆，今祆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谓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得蝗十四万石。时议者喧哗，帝

疑，复以问崇，对曰：“庸儒泥文不知变。事固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奏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帝然之。黄门监卢怀慎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断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杀虫救人，祸归于崇，不以诿公也！”蝗害讫息。

于是，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它宰相畏帝威决，皆谦惮，唯独崇佐裁决，故得专任。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会怀慎卒，崇病{疒占}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则曰：“是必崇画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乾曜谢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诏徙寓四方馆，日遣问食饮起居，高医、尚食踵道。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帝使语崇曰：“恨不处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赵诲受夷人赇，当死。崇素亲倚，署奏营减，帝不悦。时曲赦京师，惟诲不原。崇惶惧，上还宰政，引宋璟代，乃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

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自坏，帝问宰相，宋璟、苏颋同对曰：“三年之丧未终，不可以行幸。坏压之变，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对曰：“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坏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轮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尽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赐绢二百匹，诏所司如崇言，天子遂东。因诏五日一参，入阁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十七年，追赠太子太保。

崇析赀产，令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

比见达宦之裔多贫困，至铢尺是竞，无论曲直，均受絜，诋。田宅水硊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顿废。陆贾、石苞，古达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绝后争。

昔杨震、赵明、卢植、张奂咸以薄葬，知真识去身，贵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无

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赀徇侈乎？吾亡，敛以常服，四时衣各一称。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带，足便于体。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儿曹慎不得为此！崇尤长吏道，处决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戊斥候、士马储械，无不谙记。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不可数。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请无广释道，无数移吏。繇是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

然资权谲。始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轻之，出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知古憾焉。时崇二子在洛，通宾客馈遗，凭旧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为隐，微以言动之。及闻，乃大喜，问："安从得之？"对曰："知古，臣所荐也，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无状，桡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罢为工部尚书。

崇始名元崇，以与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时以字行；至开元世，避帝号，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

弈少修谨。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皆平迁。开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鹰犬从，弈曰："非礼也。"奏罢之。请治剧，为睢阳太守，召授太仆卿。后为尚书右丞。子闳，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闳强使荐弈及卢奂为宰相，仙客妻以闻，闳坐死，弈贬永阳太守，卒。

曾孙合、勖。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迁监察御史，累转给事中。奉先、冯翊二县民诉牛羊使夺其田，诏美原主簿硃俦覆按，猥以田归使，合劾发其私，以地还民。历陕虢观察使，终秘书监。

勖字斯勤。长庆初擢进士第，数为使府表辟，进监察御史，佐盐铁使务。累迁谏议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为令狐綯等谮逐，擿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海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勖数馈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终夔王傅。自作寿藏于万安山南原崇茔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中翳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为元魏吏部尚书。璟耿介有大节，好学，工文辞，举进士中第。调上党尉，为监察御史，迁凤阁舍人。居官鲠正，武后高其才。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验，将廷辩，说惶遽，璟谓说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缘此受谪，芬香多矣。若不测者，吾且叩阁救，将与子偕死。”说感其言，以实对，元忠免死。

璟后迁左台御史中丞，会飞书告张昌宗引相工观吉凶者，璟请穷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于朕。”璟曰：“谋反无容以首原，请下吏明国法。易之等贵宠，臣言之且有祸，然激于义，虽死不悔。”后不怿，姚□遽传诏令出，璟曰：“今亲奉德音，不烦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许收易之等就狱。俄诏原之，敕二张诣璟谢，璟不见，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顾左右叹曰：“吾悔不先碎竖子首而令乱国经。”尝宴朝堂，二张列卿三品，璟阶六品，居下坐。易之谄事璟，虚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谓第一何邪？”是时朝廷以易之等内宠，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郑善果谓璟曰：“公奈何谓五郎为卿？”璟曰：“以官正当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会有丧，告满入朝，公卿以次谒，通礼意。易之等后至，促步前，璟举笏却揖唯唯。故积怨，常欲中伤，后知之，得免。然以数忤旨，诏按狱扬州，璟奏：“按州县，才监察御史职耳。”又诏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辞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赃，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诏副李峤使陇、蜀，璟复言：“陇右无变，臣以中丞副李峤，非朝廷故事。”终辞。易之初冀璟出则劾奏诛之，计不行，乃伺璟〗家婚礼，将遣客刺杀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车舍他所，刺不得发。俄二张死，乃免。

神龙初，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谏议大夫、内供奉，仗下与言得失。迁黄门侍郎。武三思怙烝宠，数有请于璟。璟厉答曰："今复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事乎？"后韦月将告三思乱宫掖，三思讽有司论大逆不道，帝诏殊死，璟请付狱按罪，帝怒，岸巾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诛矣，尚何请？"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问即斩之，臣恐有窃议者，请按而后刑。"帝愈怒。璟曰："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帝乃流月将岭南。会还京师，诏璟权检校并州长史，未行，又检校贝州刺史。时河北水，岁大饥，三思使敛封租，璟拒不与，故为所挤。历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无敢犯者。迁洛州长史。

睿宗立，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东宫，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郑愔典选，为戚近干夺，至迎用二岁阙，犹不能给，更置比冬选，流品淆并，璟与侍郎李乂、卢从愿澄革之，铨总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东宫，尝驻辇光范门，伺执政以讽。璟曰："太子有大功，宗朝社稷主也，安得异议？"乃与姚崇白奏出公主诸王于外，帝不能用。贬楚州刺史，历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进幽州都督，以国子祭酒留守东都，迁雍州长史。

玄宗开元初，以雍州为京兆府，复为尹。进御史大夫，坐小累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召拜刑部尚书。四年，迁吏部兼侍中。

帝幸东都，次崤谷，驰道隘，稽拥车骑，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饬，后有受其蔽者。"帝遽命舍之。璟谢曰："陛下向以怒责之，以臣言免之，是过归于上而恩在下。姑听待罪于朝，然后诏还其职，进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广平郡公。广人为璟立遗爱颂，璟上言："颂所以传德载功也。臣之治不足纪，广人以臣当国，故为溢辞，徒成谄谀者。欲厘正之，请自臣始。"有诏许停。

帝尝命璟与苏颋制皇子名与公主号，遂差次所封，且诏别择一美称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养，诗人所称。今若同等别封，或母宠子爱，恐伤跂鸠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纳之，夫人亦不为嫌，以其得长久计也。臣不敢别封。"帝叹重其贤。

皇后父王仁籛卒，将葬，用昭成皇后家窦孝谌故事，坟高五丈一

尺。璟等请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复诏如孝谌者。璟还诏曰：“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僭礼厚葬，前世所诫，故古墓而不坟。人子于哀迷则未遑以礼自制，故圣人制齐、斩、缌、免，衣衾棺□郭，各有度数。虽有贤者，断其私怀。众皆务奢，独能以俭，所谓至德要道者。中宫若谓孝谌逾制，初无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贞观时嫁长乐公主，魏徵谓不可加长公主，太宗欣纳，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谢。韦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祸不旋踵。国家知人情无穷，故为制度，不因人以摇动，不变法以爱憎。比来人间竞务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忧乏用，高冢大寝，不畏无人，百事官给，一朝可就，而区区屡闻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尔。傥中宫情不可夺，请准令一品陪陵，坟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纪纲天下，于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难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赉彩绢四百匹。

会日食，帝素服俟变，录囚多所贷遣，赈恤灾患，罢不急之务。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隐，末宥轻系，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议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言分野之变，冀有揣合。臣以谓君子道长，小人道销。止女谒，放谗夫，此所谓修德也。囹圄不扰，兵甲不渎，官不苛治，军不轻进，此所谓修刑也。陛下常以为念，虽有亏食，将转而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愿劝天以诚，无事空文。”帝嘉纳。后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

京兆人权梁山谋逆，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牢械充满，久未决，乃命璟为京留守，覆其狱。初，梁山诡称婚集，多假贷，吏欲并坐贷人。璟曰：“婚礼借索大同，而狂谋率然，非所防亿。使知而不假，是与为反。贷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纵数百人。

十二年，东巡泰山，璟复为留守。帝将发，谓曰：“卿，国元老，别方历时，宜有嘉谋以遗朕。”璟因一二极言。手制答曰：“所进当书之坐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赐赉优渥，进兼吏部尚书。十七年。为尚书右丞相，而张说为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诏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会百官尚书省东堂。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二十年，请致仕，许之，仍赐全禄。退居洛。乘舆东幸，璟谒道左。诏荣王劳问，别遣使赐药饵。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尉，谥文贞。

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始，自广州入朝，帝遣内侍杨思勖驿迓之。未尝交一言。思勖自以将军贵幸，诉之帝，帝益嗟重。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亻传其首京师。灵佺自

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张嘉贞后为相，阅堂案，见其危言切议，未尝不失声叹息。六子：升、尚、浑、恕、华、衡。

升，太仆少卿。尚，汉东太守。浑，与李林甫善，历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在平原，暴敛求进，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东畿，薛稷甥女郑寡而美，浑使南尉杨朝宗聘而己纳之，荐朝宗为赤尉。恕，以都官郎中为剑南采访判官，数贪纵不法，阴养刺客。天宝中，浑、恕、尚并以赃败，浑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贬临海长史。华、衡亦皆坐贪得罪。广德中，浑起为太子谕德。物议秽薄之，流死江岭。昆弟皆荒饮俳嬉，而衡最险悖，广平之风衰焉。

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列传第五十苏张

苏瑰，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书仆射威之曾孙。擢进士第，补恒州参军。居母丧 ，哀毁加人，左庶子张大安表举孝悌，擢豫王府录事参军，历朗、歙二州刺史。

时来俊臣贬州参军，人惧复用，多致书请瑰，瑰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体，能过待小人乎？”遂不发书。俊臣未至追还，恨之。由是连外徙，不得入。久之，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州据都会，多名珍怪产，前长史张潜、于辩机赀取钜万，瑰单身襆被自将。徙同州刺史。

岁旱，兵当番上者不能赴。瑰奏：“宿卫不可阙，宜月赐增半粮，俾相给足，则不阙番。又宜却进献，罢营造不急者。”不见省。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瑰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尽一月止，使柅奸匿，岁一括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武后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瑰以为“縻损浩广，虽不出国用，要自民产日殚。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天下僧尼滥伪相半，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后善其言。

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封怀县男。瑰明晓法令，多识台省旧章，一朝格式，皆所删正。再迁户部尚书，拜侍中，留守京师。

中宗复政，郑普思以妖幻位秘书员外监，支党遍岐、陇间，相煽訹为乱。瑰捕系普思穷讯，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韦后，出入禁中，有诏勿治。瑰廷争不可，帝犹依违。司直范献忠，瑰使按普思者，进曰：“瑰为大臣，不能前诛逆竖而报天子，罪大矣，臣请先斩瑰。”于是，仆射魏元忠顿首曰：“瑰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帝不得已，流普思于儋州，余党论死。累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

帝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建白皇后为亚献，安乐公主为终献。瑰以为非礼，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从。时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瑰独不进。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瑰自解于帝曰：“宰相燮和阴阳，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卫兵至三日不食，臣诚不称职，不敢烧尾。”帝崩，遗诏皇太后临朝，相王以太尉辅政。后召宰相韦安石、韦巨源、萧至忠、宗楚客、纪处讷、韦温、李峤、韦嗣立、唐休璟、赵彦昭洎瑰议禁中。楚客猥曰：“太后临朝，相王有不通问之嫌，不宜辅政。”瑰正色曰：“遗制乃先帝意，安得辄改？”楚

客等恕，卒削相王辅政事，瑰称疾不朝。是月，韦氏败，睿宗即位，进左仆射。

景云元年，老病，罢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谥曰文贞。皇太子别次发哀。遗令薄葬，布车一乘。

瑰治州考课常最，为宰相，陈当世病利甚多。韦温始为汴洲司仓参军，以赇被杖，及用事，惮瑰正，卒不敢伤。开元二年，赐其家实封百户，长子颋固辞，乃擢中子乂左补阙。六年，诏与刘幽求配享睿宗庙廷。文宗大和中，录旧德，官其四代孙翔。

瑰诸子，颋、诜显。

颋，字廷硕，弱敏悟，一览至千言，辄覆诵。第进士，调乌程尉。武后封嵩高，举贤良方正异等，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吏部侍郎马载曰："古称一日千里，苏生是已。"再迁监察御史。长安中，诏覆来俊臣等冤狱，颋验发其诬，多从洗宥。迁给事中、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时瑰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荣之。

玄宗平内难，书诏填委，独颋在太极后筦，口所占授，功状百绪，轻重无所差。书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中书令李峤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迁太常少卿，仍知制诰。遭父丧，起为工部侍郎，辞不拜，终制乃就职。帝问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乎？"对曰："陛下任贤惟所命，何资之计？"乃诏以颋为中书侍郎。帝劳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议遂无及者，朕为卿恨。陆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尝补，朕思其人无易卿者。"颋顿首谢。明日加知制诰，给政事食，给食自颋始。时李軿对掌书命，帝曰："前世李峤、苏味道文擅当时，号"苏李"。今朕得颋及軿，何愧前人哉！"俄袭封许国公。

吐蕃盗边，诸将数败，虏益张，秣骑内侵。帝怒，欲自将兵讨之。颋谏曰："古称荒服，取荒忽之义，非常奉职贡也。故来则拒，去则勿逐，以禽兽畜之，羁縻御之。譬若猎然，羽毛不入服用，体肉不登郊庙，则王者不射也。况万乘之重，与犬羊蚊虻语负胜哉？远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见矣。虽然，兵法先声后实，陛下姑班亲征之诏，而敕虓将谋夫投会济师，则吐蕃不日崩破，亦无待躬致天讨也。臣谓岐、陇凋弊积年，若千乘万骑，供亿不涯，诚恐徭役内兴，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虏之性，骤往倏来，败不耻奔，胜不让成。若大军一临边，怖震鸟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误，二也。太上皇闻陛下身对寇场，

不能无忧，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汉蒯成侯谏高帝曰：“上尝自劳，岂谓无人使哉？”高帝以为爱我。今将相大臣，岂无为陛下宣力者，何亲行之遽邪？”不省。

复上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籓贡或阙，王命征之，于是乎治兵其郊，获辞而止，非谓按甲自临。敌人畏之莫敢战也。古天子无亲将，惟黄帝五十二战，当未平之时。自阪泉功成，则修身闲居，无为无事。陛下拨定祸乱，方当深视高居，制礼作乐，禅梁父，登空同，何至厌天居，衽金革，为一日之敌？今吐蕃遣渠领干犯国令，军吏一不胜，而陛下屈至尊为之敌，虽朝鼎夕砧，犹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劳圣躬哉？虏之入，唯盗羊马，发窖褫衣，未尝杀略边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虏情狼顾，牵连北狄，闻六师之行，入幽、并，犯灵、夏，南动京师，太上皇一致忧劳，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宁其亲也。臣固曰，居中制胜，策之上者。若夫择良将，募重而约严，违律必诛，杀敌必赏，多出金以购酋长，虏亡无日矣。愿稍迁延，以须西音。”亦会薛讷大破吐蕃，俘获不赀，由是帝止不行。

时诏立靖陵碑，命颋为之词，辞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谓之不法。审当可者，祖宗诸陵，一须营立，后嗣谓何？”帝不纳其言。

开元四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修国史，与宋璟同当国。璟刚正，多所裁决，颋能推其长。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颋辄助成之，有不会意，颋更申璟所执，故帝未尝不从，二人相得欢甚。璟尝曰：“吾与苏氏父子同为宰相，仆射长厚，自是国器；若献可替否，事至即断，尽公不顾私，则今丞相为过之。”

八年，罢为礼部尚书。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时蜀彫劾，人流亡，诏颋收剑南山泽盐铁自赡。颋尚简静，重兴力役，即募戍人，输雇直，开井置炉，量入计出，分所赢市谷，以广见粮。时前司马皇甫恂使蜀，檄取库钱市锦半臂、琵琶捍拨、玲珑鞭，颋不肯予，因上言：“遣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泽赡军费意。”或谓颋：“公在远，叵得忤上意。”颋曰：“不然。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吾可以远近废忠臣节邪？”嶲州蛮苴院与吐蕃连谋入寇，获谍者，吏请讨之，颋不听，移书还其谍曰：“毋得尔。”苴院羞悔，不敢侵边。

从封泰山，诏颂朝觐坛，世咨其文。还，分主十铨事。卒，年五十八。帝犹视朝，起居舍人韦述上疏曰：“贞观、永徽时，大臣薨，辄置朝举哀，成终始恩，上有旌贤录旧之德，下有生荣死哀之美。昔晋知悼子

卒，平公宴乐，杜蒉一言而悟，《春秋》载之。故礼部尚书颉累叶辅弼，奉事轩陛二十余年，今奄忽不还，邦人痛嗟。惟帷尽之旧，股肱之戚，宜即废朝，明君臣之谊。”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帐次哭洛城南门，不朝。诏赠右丞相，谥曰文宪。葬日，帝游咸宜宫，将猎，闻之，曰：“颉且葬，我忍自娱哉！”半道而还。

颉性廉俭，奉禀悉推散诸弟亲族，储无长赀。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其后李德裕著论曰“近世诏诰，惟颉叙事外自为文章”云。

诜，字廷言，举贤良方正高第，补汾阴尉，迁秘书详正学士，累转给事中，时颉为紫微侍郎，固辞。帝曰：“古有内举不避亲者乎？”对曰：“晋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诜，卿言非公也。”顷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赠吏部侍郎。

诜子震，以廕补千牛。十余岁，强学有成人风。颉曰：“吾家有子。”累迁殿中侍御史、长安令。安禄山隐京师，震与尹崔光远杀开远门吏，弃家出奔。会肃宗兴师灵武，震昼夜驰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迁文部侍郎。广平王为元帅，崇择宾佐，以震为粮料使。二京平，封岐阳县公，改河南尹。九节度兵败相州，震与留守崔圆奔襄、邓，贬济王府长史。起为绛州刺史，进户部侍郎，判度支，为泰陵、建陵卤簿使，以劳封岐国公，拜太常卿。代宗将幸东都，复以震为河南尹，未行，卒，赠礼部尚书。

干，瑰从父兄也。父勖，字慎行，武德中，为秦王谘议、典签、文学馆学士，尚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迁魏王泰府司马，博学有美名，泰重之。劝开馆引文学士，著书名家。历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干擢明经，授徐王府记室参军，王好畋，每谏止之。垂拱中，迁魏刺史。河朔饥，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干检吏督奸，劝课农桑，由是流冗尽复，以治称。拜右羽林军将军，迁冬官尚书。来俊臣素忌之，诬干与琅邪王冲通书，系狱，发愤卒。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

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若为朕

言之。”说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下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国者，韩、陈、许、郑、鲁、卫、赵、魏为多。”后曰：“善。”

久视中，后逭暑三阳宫，汔秋未还。说上疏曰：

宫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扈从兵马，日费资饟。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丘，奈何去宗朝之上都，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樽柄，臣窃为陛下不取。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戒，无行所悔。”不可一也。宫城褊小，万方辐凑，填郛溢郭，并锸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惸老病，流转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将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荡诱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邪？《诗》云：“人亦劳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东西二十里，外无墙垣扃禁，内有榛业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凭。陛下往往轻行，警跸不肃，历蒙密，乘险巇，卒有逸兽狂夫，惊犯左右，岂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愿为万姓持重。不可四也。

今北有胡寇觑边，南有夷獠骚徼，关西小旱，耕稼是忧，安东近平，输漕方始。臣愿及时旋轸，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农，修德以来远，罢不急之役，省无用之费。澄心澹怀，惟亿万年，苍苍群生，莫不幸甚。臣度刍议，十不从一，何者？沮盘游之娱，间林沚之玩，规远图，替近适，要后利，弃前欢，未沃明主之心，已捩贵臣之意。然不爱死者，惧言责不职耳。

后不省。

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魏元忠也，援说为助。说廷对“元忠无不顺言”，忤后旨，流钦州。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丧免。既期，诏起为黄门侍郎，固请终制，祈陈哀到。时礼俗衰薄，士以夺服为荣，而说独以礼终，天下高之。除丧，复为兵部，兼修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擢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谯王重福死，东都支党数百人，狱久不决，诏说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诛张灵均、郑愔，余诖误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恶，慰劳之。玄宗为太子，说与褚无量侍读，尤见亲礼。逾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景云二年，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帝悟，下制如说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不附己，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说知太平等怀逆，乃因使以佩刀献玄宗，请先决策，帝纳之。至忠等已诛，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实封二百户。

始，武后末年，为泼寒胡戏，中宗尝乘楼从观。至是，因四夷来朝，复为之。说上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按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汨泥挥水，盛德何观焉？恐非干羽柔远，樽俎折冲之道。"纳之，自是遂绝。

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实封。说既失执政意，内自惧。雅与苏瑰善，时瑰子颋为宰相，因作《五君咏》献颋，其一纪瑰也，候瑰忌日致之。颋览诗呜咽，未几，见帝陈说忠謇有勋，不宜弃外，遂迁荆州长史。

俄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见。帝大喜，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譔。朔方军大使王晙诛河曲降虏阿布思也，九姓同罗、拔野固等皆疑惧。说持节从轻骑二十，直诣其部，宿帐下，召见酋豪慰安之。副使李宪以虏难信，不宜涉不测。说报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马，不畏其刺。士当见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后讨兰池叛胡康待宾，诏说相闻经略。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破之，追北骆驼堰。羌、胡自相猜，夜斗，待宾遁入铁建山，余众奔溃。说招纳党项，使复故处。副使史献请尽诛之，说不从，奏置麟州以安羌众。

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让宋璟、陆象先，不许。明年，诏为朔方节度大使，亲行五城，督士马。时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反，自为可汗，掠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讨，至木槃山禽之，俘获三千。乃

议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于唐、邓仙、豫间，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赐实封三百户。故时，边镇兵赢六十万，说以时平无所事，请罢二十万还农。天子以为疑，说曰："边兵虽广，诸将自卫、营私尔，所以制敌，不在众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虑减兵而招寇，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帝乃可。时卫兵贫弱，番休者亡命略尽，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优其科条，简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分补诸卫，以强京师，后所谓"□广骑"者也。

帝自东都将还京，因幸并州。说见帝曰："太原王业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东入京师，有汉武脽上祠，此礼废阔，历代莫举，愿为三农祈彀，诚四海之福。"帝纳其言，过祠后土乃还。进中书令。

说又倡封禅议，受诏与诸儒草仪，多所裁正。帝召说与礼官学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与贤者乐于此，当遂为集贤殿。"乃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而授说院学士，知院事。东封还，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诏说撰《封禅坛颂》，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禅，说固请，乃不相平。及升山，执事官当从者，说皆引所厚超阶入五品，从兵唯加勋而不赐，众怨其专。

宇文融先献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署十道劝农使，分行郡县。说畏其扰，数沮格之。至是，融请吏部置十铨，与苏釐等分治选事，有所论请，说颇抑之，于是铨综失叙。融恨恚，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道岸窥讠问时事，冒署右职；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其言丑惨。帝怒，诏乾曜、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即尚书省鞫之，发金吾兵围其第。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视，见说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馈脱粟盐疏，为自罚忧惧者。力士还奏，且言："说往纳忠，于国有功。"帝怃然，乃停说中书令，诛庆则等，坐者犹十余人。说既罢政事，在集贤院专脩国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许。然每军国大务，帝辄访焉。隐甫等恐说复用，巧文诋毁，素忿说者又著《疾邪篇》，帝闻，因令致仕。

始为相时，帝欲事吐蕃，说密请讲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计之。"说出告源乾曜曰："君■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后君■破吐蕃于青海西，说策其且败，因上嶲州斗羊于帝，以申讽谕，曰："使羊能言，必将曰'斗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赖至仁无残，量力取欢焉。"帝识其意，纳之，赐彩千匹。后瓜州失守，君■死。

十七年，复为右丞相，迁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帐设乐，内出醪馔，帝为赋诗。俄授开府仪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为停正会，赠太师，谥曰文贞，群臣驳异未决，帝为制碑，谥如太常，繇是定。

说敦气节，立然诺，喜推藉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后卒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脩太宗之政，皆说倡之。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

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固辞乃免。后宴集贤院，故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太宗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与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伏其有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者，议白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或兴池观，或尚声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帝知，遂薄坚。

说尝自为其父碑，帝为书其额曰："呜呼，积善之墓。"说殁后，帝使就家录其文，行于世。开元后，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历中，诏配享玄宗庙廷。子均、埔、埱。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中书舍人。开元十七年，说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王言帝载，尤难以任。庸以嫌疑，而挠纪纲？考上下。"当时亦不以为私。后袭燕国公，累迁兵部侍郎，以累贬饶、苏二州刺史。久之，复为兵部侍郎。

自以己才当辅相，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陈希烈，冀得其处。既而杨国忠用事，希烈罢，而均为刑部尚书。坐埔，贬建安太守。还，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禄山盗国，为伪中书令。肃宗反正，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晋卿，营解之。帝亦顾说有旧，诏免死，流合浦。建宫初，赠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为中书舍人。

垍尚宁亲公主。时说居中秉政，均为舍人，诸父光为银青光禄大夫，荣盛冠时。玄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珍赐不可数。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赐夸均，均曰："此妇翁遗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垍尝为帝赞礼，举止都雅，帝悦之。因幸内宅，顾垍曰："希烈辞宰相，孰可代者？垍错愕，未得对。帝曰："无易吾婿。"垍顿首谢。会贵妃闻，以语国忠，国忠恶之，及希烈罢，荐韦见素代之，垍始怨上。

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国忠曰："禄山有军功，然不识字，与之，恐四夷轻汉。"乃止。及还范阳，诏高力士饯滻坡，力士归曰："禄山内郁郁，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语国忠，国忠曰："所告者必张垍。"帝怒，尽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垍为卢溪郡司马，埱自给事中为宜春郡司马。岁中，还，垍为太常卿。

帝西狩至咸阳，唯韦见素、杨国忠、魏方进从。帝谓力士曰："若计朝臣当孰至者？"力士曰："张垍兄弟世以恩戚贵，其当即来。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为禄山所器，此不来矣。"帝曰："未可知也。"后琯至，召见流涕。帝抚劳，且问："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尝过其家，将与偕来。均曰："马不善驰，后当继行。'然臣观之，恐不能从陛下矣。"帝嗟怅，顾力士曰："吾岂欲诬人哉？均等自谓才器亡双，恨不大用，吾向欲始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与希烈皆相禄山，垍死贼中。

赞曰：说于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又图封禅，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中为奸人排摈，几不免，自古功名始终亦几希，何独说哉！至子以利遽败其家。若瑰、颋再世称贤宰相，盛矣！

列传第五十一魏卢李杜张韩

魏知古，深州陆泽人。方直有雅才，擢进士第。以著作郎修国史，累迁卫尉少卿，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　，为吏部侍郎，以母丧解。服除，为晋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属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

会造金仙、玉真观，虽盛夏，工程严促，知古谏曰："臣闻'古之君人，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食则百事废'。故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礼》：'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此皆兴化立治、为政养人之本也。今为公主造观，将以树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转徙，扶老携幼，剔椽发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震摇，众口藉藉。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国有简册，君举必记，言动之微，可不慎欤！愿下明诏，顺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远。"不纳。复谏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苍生颙颙，以谓朝有新政。今风教颓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劳敝，营作无涯，吏员浸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太符之帛为殚，太仓之米不支。臣前请停金仙、玉真，讫亦未止。今前水后旱，五谷不立，繇兹向春，必甚饥馑，陛下欲何方以赈之？又突厥于中国为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礼义诚信约也。虽遣使请婚，恐豺狼之心，弱则顺伏，强则骄逆，月满骑肥，乘中国饥虚，讲亲际会，窥犯亭鄣，复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兼左庶子。

先天元年，为侍中。从猎渭川，献诗以讽，手制褒答，并赐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国公。窦怀贞等诡谋乱国，知古密发其奸，怀贞诛，赐封二百户，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赏薄，手敕更加百户，旌其著节。是冬，诏知东都吏部选事，以称职闻，优诏赐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黄门监改紫微令。与姚元崇不协，除工部尚书，罢政事。开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遗直，子产古遗爱，兼之者其魏公乎！"赠幽州都督，谥曰忠。

所荐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浣、右内率骑曹参军柳泽、密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右补阙封希颜、伊阙尉陈希烈，后皆有闻于时。

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孙处讷，授湘阳尉，与魏徵、裴冕后擢任之。

卢怀慎，滑州人，盖范阳著姓。祖悊，仕为灵昌令，遂为县人。怀真在童卯已不凡，父友监察御史韩思彦叹曰：“此儿器不可量！”及长，第进士，历监察御史。神龙中，迁侍御史。中宗谒武后上阳宫，后诏帝十日一朝。怀慎谏曰：“昔汉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于栎阳宫，以起布衣登皇极，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继统，何所取法？况应天去提象〓才二里所，骑不得成列，车不得方轨，于此屡出，愚人万有一犯属车之尘，虽罪之何及。臣愚谓宜遵内朝以奉温清，无烦出入。”不省。

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

臣闻“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孔子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昔子产相郑，更法令，布刑书，一年人怨，思杀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后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两畿令或一二岁，或三五月即迁，曾不论以课最，使未迁者倾耳以听，企踵以望，冒进亡廉，亦何暇为陛下宣风恤人哉？礼义不能兴，户口益以流，仓库愈匮，百姓日敝，职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迁之不遥，不究其力。媮处爵位，以养资望，虽明主有勤劳天下之志，然侥幸路启，上下相蒙，宁尽至公乎？此国病也。贾谊所谓蹠盩，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虽和、缓将不能为。汉宣帝综核名宝，兴治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赐金，就旌其能，终不肯迁。故古之为吏，至长子孙。臣请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迁。若治有尤异，或加赐车裘禄秩，降使临问，玺书慰勉，须公卿阙，则擢之以励能者。其不职或贪暴，免归田里，以明赏罚之信。

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輧。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备，惟其才”，“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择人也。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谓不必备，则为有余，求其代工，乃多不厘务，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徙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边隅未静。傥炎□成沴，租税减入，疆场有警，赈救无年，何以济之？“毋轻人事，惟艰；毋安阙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员外之官，皆一时良干，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岂其然欤？臣请才堪牧宰上佐，并以迁授，使宣力四方，责以治状。有老病若不任职者，一废省之，使贤不肖确然殊贯，此切务也。

夫冒于宠赂，侮于鳏寡，为政之蠹也。窃见内外官有赇饷狼藉，劓

剥蒸人，虽坐流黜，俄而迁复，还为牧宰，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内怀自弃，徇货掊赀，讫无悛心。明主之于万物，平分而无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边徼之地，夷夏杂处，凭险扰而难安；官非其才，则黎庶流亡，起为盗贼。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况猾吏乎？臣请以赃论废者，削迹不数十年，不赐收齿。《书》曰“旌别淑慝”，即其谊也。

疏奏，不报。

迁黄门侍郎、渔阳县伯。与魏知古分领东都选。开元元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三年，改黄门监。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宪司按得其罪，业为申列，有诏紫微，黄门覆实。怀慎与姚崇执奏“仙童罪状明甚，若御史可疑，则它人何可信？”由是狱决。怀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专，时讥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书，以疾乞骸骨，许之。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遗言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帝悼叹之。

怀慎清俭不营产，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虽贵而妻子犹寒饥，所得禄赐，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随散辄尽。赴东都掌选，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敞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栝而已。临别，执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国久，稍倦于勤，将有憸人乘间而进矣。公第志之！”及治丧，家无留储。帝时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晏上言：“怀慎忠清，以直道始终，不加优锡，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后还京，因校猎、杜间，望怀慎家，环堵庳陋，家人若有所营者，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帝即以缣帛赐之，为罢猎。经其墓，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诏官为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为之文，帝自书。

子奂、弈。

奂，早修整，为吏有清白称。历御史中丞，出为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帝西还，次陕，嘉其美政，题赞于听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寻召为兵部侍郎。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瑰怪，前守刘巨鳞、彭杲皆以赃败，故以奂代之。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终尚书右丞。弈见《忠义传》。

李元纮，字大纲，其先滑州人，后世占京兆万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为屯卫大将军，炀帝使督京师之西二十四郡盗贼，善抚循，能得士心。高祖与之厚，及兵入关，以众归，授宗正卿、应国公，赐姓李。后为左监门大将军，以其老，听乘马按视宫禁。年八十余卒，谥曰明。祖宽，高宗时为太常卿、陇西公。父道广，武后时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议发河南兵击之，百姓震扰，道广悉心抚定，人无离散。迁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赠秦州都督，谥曰成。

元纮，早修谨，仕为雍州司户参军。时太平公主势震天下，百司顺望风指，尝与民竞碾硙，元纮还之民。长史窦怀贞大惊，趣改之，元纮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改好畤令，迁润州司马，以办治得名。开元初，为万年令，赋役称平，擢京兆少尹。诏决三辅渠，时王、主、权家皆旁渠立硙，潴堨争利，元纮敕吏尽毁之，分溉渠下田，民赖其恩。三迁吏部侍郎。会户部杨瑒、白知慎坐支调失宜，贬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荐元纮。帝欲擢为尚书，宰相以资薄，乃为户部侍郎。条陈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谓可丞辅，赐衣一称、绢二百匹。明年，遂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清水县男。

元纮当国，务峻涯检，抑奔竞，夸进者惮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赐群臣袭衣，特以紫服、金鱼锡元纮及萧嵩，群臣无与比。是时，废京司职田，议者欲置屯田。元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闲无役，地弃不垦，以闲手耕弃地，省馈运，实军粮，于是有屯田，其为益尚矣。今百官所废职田不一县，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当公私相易，调发丁夫。调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补失，徒为烦费。"遂止。初，左庶子吴兢为史官，譔《唐书》及《春秋》，未成，以丧解，后上书请毕其功，诏许就集贤院成书；张说致仕，诏在家修史。元纮因言："国史记人君善恶、王政损益，褒贬所系，前圣尤重。今国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别置史馆禁中，所以秘严之也。请勒说以书就馆，参会譔录。"诏可。

后与杜暹不协，数辨争帝前，帝不怿，皆罢之，以元纮为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后以户部尚书致仕，复起为太子詹事。卒，赠太子少傅，谥曰文忠。

元纮再世宰相，有清节，其当国累年，未尝改治第宅，僮马敝弱，得封物赒给亲族。宋璟尝叹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刘晃之贪，为国相，家无留储，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阳人。父承志，武后时为监察御史。怀州刺史李文暕为人所告，诏承志推验，无实。文暕，宗室近属也，卒得罪，承志贬为方义令，迁天官员外郎。见罗织狱兴，移疾去，卒于家。

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孝。擢明经第，补婺州参军，秩满归，吏以纸万番赆之，暹为受百番，众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何异哉？"为郑尉，复以清节显。华州司马杨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会孚迁大理正，暹适以累当坐，孚曰："使若人得罪，众安劝乎？"以状言执政，繇是擢为大理评事。

开元四年，以监察御史覆屯碛西。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镇守使刘遐庆更相讼，诏暹即按。入突骑施帐，究索左验。虏以金遗暹，暹固辞，左右曰："公使绝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阴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惊，度碛追，不及，去。迁给事中，以母丧解。会安西都护张孝嵩迁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虏伏其清，今犹慕思，乃夺服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明年，于阗王尉迟胸约突厥诸国叛，暹觉其谋，发兵讨斩之，支党悉诛，更立君长，于阗遂安。以功加光禄大夫。守边四年，抚戎练士，能自勤励，为夷夏所乐。

十四年，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谒见，赐绢二百、马一匹、第一区。与李元纮轻重不得，罢为荆州都督长史，历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进户部尚书，许扈跸。还，复东幸，以暹为京留守。暹率当番卫士缮三宫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闻嘉之，数赐书褒劳，进礼部尚书，封魏县侯。

二十八年卒，赠尚书右丞相，遣使护丧，禁中出绢三百匹赐之，太常谥曰贞肃。右司员外郎刘同升等以暹行忠孝，谥有未尽，博士裴总谓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虽勤劳于国，不得尽孝。其子列诉，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谥贞孝。

暹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其为人少学术，故当朝议论，时时失浅薄。然能以公清勤约自将，亹癖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既卒，尚书省及故吏致赙，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暹族子鸿渐。鸿渐字之巽。父鹏举，与卢藏用隐白鹿山，以母疾，与崔沔同授医兰陵萧亮，遂穷其术。历右拾遗。玄宗东行河，因游畋，上赋以风。终安州刺史。

鸿渐第进士，解褐延王府参军，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禄山乱，皇太子按军平凉，未知所适，议出萧关趣丰安。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胡羯乱常，二京覆没，太子治兵平凉，然散地难恃也。今朔方制胜之会，若奉迎太子，西诏河、陇，北结回纥，回纥固与国，收其劲骑，与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耻，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马招辑之势，且录军资、器械、储廪凡最，使涵诣平凉见太子，太子大悦。会裴冕至自河西，亦劝之朔方。而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说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地。今回纥请和，吐蕃结附，天下列城坚守，以待王命。纵为贼据，日夜望官军，以图收复。殿下治兵长驱，逆胡不足灭也。"太子喜曰："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

既至灵武，鸿渐即与冕等劝即皇帝位，以系中外望。六请，见听。鸿渐明习朝章，采旧仪，设坛□遗城南，先一日草其仪上之。太子曰："圣皇在远，寇逆方结，宜罢坛场，它如奏。"太子即位，是为肃宗，授鸿渐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事。俄为武部侍郎，迁河西节度使。两京平，又节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将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脱身走，楚元伪称南楚霸王，因袭荆州。鸿渐弃城遁，人皆南奔，争舟溺死者甚众。澧、朗、复、郢等州闻鸿渐出，皆窜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韦伦平其乱。

久之，乃召鸿渐为尚书右丞、太常卿，充礼仪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鸿渐综正，以优，封卫国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杀礼。'今承大乱，民人夷残，其婚葬卤簿，非于国有大功及二等以上亲皆不许给。"诏可。

代宗广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进中书侍郎。崔旰杀郭英乂据成都，邛州牙将柏贞节、沪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脊以兵讨旰，蜀、剑大乱。命鸿渐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往镇抚之。鸿渐性畏怯，无它远略，而晚节溺浮图道，畏杀戮。及逾剑门，惩艾张献诚败，惮旰雄武，先许以不死。既见，礼遇之，不敢加谯责，反委以政，日与从事杜亚、杨炎纵酒高会，因荐旰为成都尹，而授贞节邛州刺史，子琳沪州刺史，各罢兵。乃请入朝，许之。及见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为留后。献宝器五床、罗锦十五床，麝脐五石。复辅政。议者疾其长乱。进门下侍郎。大历三年，兼东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辞疾不行。又让山南、剑南副元帅，听之。四年，疾甚，辞宰相，罢三日卒，年六十一，赠太尉，谥曰文宪。

鸿渐自蜀还，食千僧，以为有报，搢绅效之。病甚，令僧剔顶发，遗命依浮图葬，不为封树。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居父丧，哀毁，庭中木连理。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时玄宗即位，未郊见，九龄建言：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尽敬天命，报所受也。不以德泽未洽，年谷未登，而阙其礼。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谓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可废也。汉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于礼，故《春秋》非之。"臣谓衡、仲舒古之知礼。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绍休圣绪，于今五载，而未行大报，考之于经，义或未通。今百谷嘉生，鸟兽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弭，乃怠于事天，恐不可以训。愿以迎日之至，升紫坛，陈采席，定天位，则圣典无遗矣。

又言：

乖政之气，发为水旱。天道虽远，其应甚迩。昔东海枉杀孝妇，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妇非命，则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众，县命于县令，宅生于刺史，陛下所与共治，尤亲于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岂唯一妇而已。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择之，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之任。为斥逐之地。或因附会以忝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于才。刺史乃尔，县令尚可言哉？氓庶，国家之本，务本之职，乃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扰，圣化从此销郁，繇不选亲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计私，甚自得也。京师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哉？国家赖智能以治，而常无亲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则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资：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如不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犹未治也。

又古之选士，惟取称职，是以士修素行，而不为徼幸，奸伪自止，流品不杂。今天下不必治于上古，而事务日倍于前，诚以不正其本而设

巧于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臣以谓始造簿书，备遗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牍，而忽于人才，是所谓遗剑中流，契丹以记者也。凡称吏部能者，则曰自尉与主簿，繇主簿与丞，此执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论其贤不肖，岂不谬哉！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岂不能知人？如知之难，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时人有平配之诮，官曹无得贤之实。

臣谓选部之法，敝于不变。今若刺史、县令精核其人，则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众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庸人之繁矣。今岁选乃万计，京师米物为耗，岂多士哉？尽冒滥抵此尔。方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遗逸，此明代之阙政也。天下虽广，朝廷虽众，必使毁誉相乱，听受不明，事则已矣。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岂不可乎？如诸司要官，以下等叨进，是议无高卑，唯得与不尔。故清议不立，而名节不修，善士守志而后时，中人进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进人，士亦以修名获利，利之出，众之趋也。不如此，则小者得于苟求，一变而至阿私；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矣。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则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而刑政自清，此兴衰之大端也。

俄迁左补阙。九龄自才鉴，吏部试拔萃与举者，常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号称详平。改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宰相，亲重之，与通谱系，常曰："后出词人之冠也。"迁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男，进中书舍人。会帝封泰山，说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所亲摄官升山，超阶至五品。九龄当草诏，谓说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后劳旧。今登封告成，千载之绝典，而清流隔于殊恩，胥史乃滥章韨，恐制出，四方失望。方进草，尚可以改，公宜审计。"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言不足虑。"既而果得谤。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关奏，说辄建议违之。融积不平，九龄为言，说不听。俄为融等痛诋，几不免，九龄亦改太常少卿，出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乡里，故表换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始说知集贤院，尝荐九龄可备顾问。说卒，天子思其言，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会赐渤海诏，而书命无足为者，乃召九龄为之，被诏辄成。迁工部侍郎，知制诰。数乞归养，诏不许，以其弟九皋、九章为岭南刺史，岁时听给驿省家。迁中书侍郎，以母丧解，毁不胜哀，有紫芝产坐侧，白鸠、白雀巢家树。是岁，夺哀拜中书侍郎、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固辞，不许。明年，迁中书令。始议河南开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废循资格，复置十道采访使。

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九龄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对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东北二虏，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仙客，其语援谶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久之，封始兴县伯，请还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九龄体弱，有愬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九龄乎？"初，千秋节，公、王并献宝监，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善，世称其交能终始者。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珪执如京师，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九龄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

患。”帝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币恤其家。开元后，天下称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贤其风烈，复赠司徒。

子拯，居父丧，有节行，后为伊阙令。会禄山盗河、洛，陷焉。而终不受伪官。贼平，擢太子赞善大夫。

九龄弟九皋，亦有名，终岭南节度使。其曾孙仲方。

仲方，生歧秀，父友高郢见，异之，曰：“是儿必为国器，使吾得位，将振起之。”贞元中，擢进士、宏辞，为集贤校理，以母丧免。会郢拜御史大夫，表为御史。进累仓部员外郎。

会吕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实，坐斥去，仲方以温党，补金州刺史。宦人夺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与民直。入为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谥恭懿，博士尉迟汾清谥敬宪，仲方挟前怨未已，因上议曰：“古之谥，考大节，略细行，善善恶恶，一言而足。按吉甫虽多才多艺，而侧媚取容，叠致台衮，寡信易谋，事无成功。且兵凶器，不可从我始，至以伐罪，则邀必成功。今内有贼辅臣之盗，外有怀毒虿之臣，师徒暴野，农不得在亩，妇不得在桑，耗赋殚畜，尸僵血流，胔骼成岳，毒痛之痛，诉天无辜，阶祸之发，实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宽，名不配行。请俟蔡平，然后议之。”宪宗方用兵，疾其言丑讦，贬为遂州司马。稍进河南少尹、郑州刺史。

敬宗立，李程辅政，引为谏议大夫。帝时诏王播造竞渡舟三十艘，度用半岁运费。仲方见延英，论诤坚苦，帝为减三之二。又诏幸华清宫，仲方曰：“万乘之行，必具葆卫，易则失威重。”不从，犹见慰劳。鄠令崔发以辱黄门系狱，逢赦不见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虫，而不行御前乎？”发繇是不死。大和初，出为福建观察使。召还，进至左散骑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德裕罢，复拜常侍。

李训之变，大臣或诛或系。翌日，群臣谒宣政，牙阖不启。群臣错立朝堂，无史卒赞候，久乃半扉启，使者传召仲方曰：“有诏，可京兆尹。”然后门辟，唤仗。于时族夷将相，颇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识其尸。俄许收葬，故胔骸不相乱。已而禁军横，多挠政，仲方势笮，不能有所绳劾。宰相郑覃更以薛元赏代之，出为华州刺史。召入，授秘书监。人颇言覃助德裕，摈仲方不用。覃乃拟丞、郎以闻。文宗曰：“侍郎，朝廷华选。彼牧守无状，不可得。”但封曲江县伯。卒，七十二，赠礼部尚

书，谥曰成。仲方确正有风节，既驳吉甫谥，世不直其言，卒不至显。既殁，人多伤之。

始，高祖仕隋时，太宗方幼而病，为刻玉像于荧阳佛祠以祈年，久而刓晦，仲方在郑，敕吏治护，镂石以闻，传于时。

韩休，京兆长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参军，其兄大敏，仕武后为凤阁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告变，诏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诸李近属，后意欲去之，无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岂顾身枉人以死乎？"至则验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杀行褒，而大敏赐死于家。

休工文辞，举贤良。玄宗在东宫，令条对国政，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中乙科，擢左补阙，判主爵员外郎。进至礼部侍郎，知制诰。出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以母丧解，服除，为工部侍郎，知制诰。迁尚书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萧嵩举所以代者，嵩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休直方不务进趋，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将放岭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室宅舆马僭法度，臣请先伯献，后美玉。"帝不许，休固争曰："罪细且不容，巨猾乃置不问，陛下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帝不能夺。大率坚正类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荐之。休临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闻之曰："不意休能尔，仁者之勇也。"嵩宽博多可，休峭鲠，时政所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后以工部尚书罢。迁太子少师，封宜阳县子。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宝应元年，赠太子太师。

子浩、洽、洪、泫、滉、浑、洄，皆有学尚。

浩，万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赀有隐入，为尹鲜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为司库员外郎，与泫皆以累贬。洪后为华州长史。浑，大理司

直。安禄山盗京师，皆陷贼，贼逼以官，浩与洪、泓、滉、浑出奔，将走行在，浩、洪、浑及洪四子复为贼禽杀之。洪善与人交，有节义，藉甚于时，见者为流涕。肃宗以大臣子能死难，诏赠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浑太常少卿。泓上元中终谏议大夫。洽，终殿中侍御史。

滉，字太冲，以廕补左威卫骑曹参军。至德初，避地山南，采访使李承昭表为通川郡长史，改彭王府谘议参军。初，泓知制诰，当草王玙诏，无借言，衔之。及当国，滉兄弟皆斥冗官。玙罢，乃擢殿中侍御史，三迁吏部员外郎。性强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详致。再迁给事中，知兵部选。时盗杀富平令韦当，贼隶北军，鱼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滉执处，卒伏辜。迁右丞。知吏部选，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自至德军兴，所在赋税无艺，帑司给输乾隐。滉检制吏下及四方输将，犯者痛根以法。会岁数稔，兵革少息，故储积谷帛稍丰实。然覆治案牍，深文钩剥，人亦咨怨。大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干言状，滉恐有所蠲贷，固表不实。代宗命御史行视，实损田三万余顷。始，渭南令刘藻附滉，言部田无害，御史赵计按验如藻言，帝又遣御史硃敖覆实，害田三千顷。帝怒曰："县令，所以养民，而田损不问，岂恤隐意邪？"贬南浦员外尉，计亦斥为丰州司户员外参军。方是时，潦败河中盐池，滉奏池产瑞盐。帝疑，遣谏议大夫蒋镇廉状，镇畏滉，还乃贺帝，且请置祠，诏号宝应灵庆池。

德宗立，恶滉掊刻，徙太常卿。议者不厌，乃出为晋州刺史。未几，迁浙江东、西观察使，寻检校礼部尚书为镇海军节度使。绥辑百姓，均租、调，不逾年，境内称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骚，滉训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献缣十万匹，请以镇兵三万助讨贼，有诏嘉劳，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封南阳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将王栖耀、李长荣、柏良器以劲卒万人进计，次睢阳，而贼已攻宁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

时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婺州属县有犯令者，诛及邻伍，坐死数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诛，一判辄数十人，下皆愁怖。

闻京都未平，乃闭关梁，禁牛马出境，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毁上元道、佛祠四十区，修捻壁，起建业、抵京岘，楼雉相望。以

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馆第数十于石头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将丘涔督役，日数千人，涔虐用其众，朝令夕办，先世丘垄皆发夷。造楼舰三千柁，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追李长荣等归，以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增营垒，教习长兵，毁钟铸军器。陈少游在扬州，以甲士三千临江大阅；滉亦总兵临金山，与少游会，以金缯相饷酬。然滉握强兵，迁延不赴难，而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者繦属，当时实赖之。李晟方屯渭北，滉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始，漕船临江，滉顾僚吏曰："天子蒙尘，臣下之耻也。"乃自举一囊，将佐争负之。

贞元元年，加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封郑国公。以缮治石头城，人颇言有窥望意，虽帝亦惑之。会李泌间关辩数，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晋。是岁入朝。滉既宿齿先达，颇简倨，接新进用事，不能满其意，众怨之。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诏加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

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关辅旱，请运江南租米西给京师。帝委滉专督之，而琇畏其刚愎难共事，请自江至扬子，滉主之；扬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衔琇。会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发江东盐监院钱四十万缗入关。滉绐奏"运钱至京师，率费万致千，不可从。"帝责谓琇，琇曰："千钱其重与斗米均，费三百可致。"帝以谕滉，滉执不可。至是，诬劾琇馈米与淄青李纳、河中李怀光。帝怒，不复究验，贬琇雷州司户参军。左丞董晋白宰相刘滋、齐映曰："昨关辅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赋，而军兴皆济，可谓劳臣。今被谪无名，刑滥人惧，假令权臣逞志，公胡不请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给事中袁高抗疏申执，滉指为党与，寝不报。

刘玄佐不朝，帝密诏滉讽之。及过汴，玄佐素惮滉，修属吏礼。滉辞不敢当，因结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设女乐。酒行，滉曰："宜早见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与新妇子孙填宫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钱二十万缗为玄佐办装，又以绫二十万犒军。玄佐入朝，滉荐可任边事。时两河罢兵，滉上言："吐蕃盗河、湟久，近岁浸弱，而西近大食，北捍回鹘，东抗南诏，分军外战，兵在河、陇者不过五六万，若朝廷命将，以十万众城凉、鄯、洮、渭，各置兵二万为守御，臣请以本道财赋馈军，给三年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则河、陇之地可翘足而复。"帝善其言，因访玄佐，玄佐请行。会滉病甚，张延赏奏减州县冗官，收禄俸，募战士西讨。玄佐虑延赏靳削资储，辞犬戎未衅，不可轻进，因称疾。帝遣中人劳问，卧受命。延赏知不可用，乃止。滉寻卒，年六十五，赠太傅，谥曰忠肃。

滉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门当列戟，以父时第门不忍坏，乃不请。堂先无挟庑，弟洄稍增补之，滉见即彻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坠。若摧圮，缮之则已，安敢改作以伤俭德？"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自始仕至将相，乘五马，无不终枥下。好鼓琴，书得张旭笔法，画与宗人干相埒。尝自言："不能定笔，不可论书画。"以非急务，故自晦，不传于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议》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将白军事，滉待之加礼，使其子拜之，厚遗器币鞍马。后晟终立大功。滉幼时已有美名，所与游皆天下豪俊。晚节益苛惨，故论者疑其饰情希进，既得志，则强肆，盖自其性云。子群、皋。

群终国子司业。皋字仲闻，资质重厚，有大臣器。由云阳尉策贤良方正异等，拜右拾遗。累迁考功员外郎。父丧，德宗遣使吊问，俾论譔滉行事，号泣承命，立草数千言以进，帝嘉之。服除，宰相拟考功郎中，帝为加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号称职。俄拜京兆尹。奏署郑锋为仓曹参军。锋苛敛吏，乃说皋悉索府中杂钱，折籴粟麦三十万石献于帝，皋悦之，奏为兴平令。贞元十四年，大旱，民请蠲租赋，皋府帑已空，内忧恐，奏不敢实。会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诉之，事闻，贬抚州员外司马。未几，改杭州刺史，入拜尚书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从弟晔以告叔文，叔文怒，出为鄂岳蕲〗沔观察使。叔文败，即拜节度，徙镇海，入为户部尚书，历东都留守、忠武军节度使。大抵以简俭治，所至有绩。召拜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庄宪太后崩，充大明宫留守。穆宗以旧傅恩，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俄为真。又进左仆射。长庆四年，复为东都留守，卒于道，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皋貌类父，既孤，不复视鉴。生知音律，常曰："长年后不愿听乐，以门内事多逆知之。"闻鼓琴，至《止息》，叹曰："美哉！嵇康之为是曲，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晋乘金运，商又金声，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将代也。缓其商纟玄，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之将篡也。王陵、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康以扬州故广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广陵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音，尽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兆乎！康避晋、魏之祸，托以鬼神，以俟后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廕补弘文生，满岁，参调吏部侍郎，达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怀太子陵令，无愠容。安禄山乱，家七人遇害，洄避难江南，蔬食不听乐。乾元中，授睦州别驾，刘晏表为屯田员外郎，知扬子留后。召拜谏议大夫，与补阙李翰数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诰。坐与元载善，贬邵州司户参军。德宗即位，起为淮南黜陟使，复为谏议大夫。

晏被罪，天下钱谷归尚书省，而省司废久，无纲纪，莫总其任，乃擢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监，岁铸钱四万五千缗输京师，工用运转，每缗度二千，是本倍于子。今商州红崖冶产铜，而洛源监久废，请凿山取铜，即治旧监，置十炉铸之，岁得钱七万二千缗，度费每缗九百，则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监，请皆罢。"又言："天下铜铁冶，乃山泽利，当归王者，请悉隶盐铁使。"从之。复罢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积米长安、万年二县各数十万石，视年丰耗而发敛焉，故人不艰食。

洄与杨炎善，炎得罪，不自安。无何，皋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贬蜀州刺史。兴元元年，入为兵部侍郎，转京兆尹。贞元十年，终国子祭酒，赠户部尚书。

赞曰：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观玄宗开元时，厉精求治，元老魁旧，动所尊惮，故姚元崇、宋璟言听计行，力不难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夫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乐软熟、憎鲠切，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终之胡雏乱华，身播边陬，非曰天运，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选，使当天宝时，庸能有救哉！

列传第五十二张源裴

张嘉贞，字嘉贞，本范阳旧姓，高祖子吒，仕隋终河东郡丞 ，遂家蒲州，为猗氏人。以五经举，补平乡尉，坐事免。长安中，御史张循宪使河东，事有未决，病之，问吏曰：“若颇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贞对。循宪召见，咨以事。嘉贞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大惊，试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为能，循宪对皆嘉贞所为，因请以官让。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召嘉贞见内殿；以帘自鄣。嘉贞仪止秀伟，奏对偪偪，后异之。因请曰：“臣草茅之人，未睹朝廷仪，陛下过听，引对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云雾，恐君臣之道有未尽也。”后曰：“善。”诏上帘，引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酬其得人。

累迁兵部员外郎。时功状盈几，郎吏不能决，嘉贞为详处，不阅旬，廷无稽牒。进中书舍人。历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长史，政以严辨，吏下畏之。奏事京师，玄宗善其政，数慰劳。嘉贞自陈：“少孤，与弟嘉佑相恃以长，今为鄯州别驾，愿内徙，使少相近，冀尽力报，死无恨。”帝为徙嘉祐忻州刺史。

突厥九姓新内属，杂处太原北，嘉贞请置天兵军绥护其众，即以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无状，帝令坐告者。嘉贞辞曰：“国之重兵利器皆在边，今告者一不当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为未来之患。昔天子听政于上，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谤，今将坐之，则后无繇闻天下事。”遂得减死。天子以为忠，且许以相。嘉贞因曰：“昔马周起徒步，谒人主，血气方壮，太宗用之，能尽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则无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时，后衰无能为也。且百年寿孰为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沟壑，诚得效万一，无负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

及宋璟等罢，帝欲果用嘉贞，而忘其名。夜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而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且半，因阅大臣表疏，举一则嘉贞所献，遂得其名，即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居位三年，善傅奏，敏于裁遣。然强躁，论者恨其不裕。

帝数幸东都，洛阳主簿王钧者，为嘉贞缮第，会以赃闻，有诏杖之朝堂。嘉贞畏蔑染，促有司速毙以灭言。秘书监姜皎得罪，嘉贞希权幸

意，请加诏杖，已而皎死。会广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问法如何，嘉贞复援皎比，张说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杀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应死，即杀，独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劝贵在八议乎？事往不可咎，伷先岂容复滥哉？"帝然之。嘉贞退，不悦曰："言太切。"说曰："宰相，时来则为，非可长保。若贵臣尽杖，正恐吾辈及之，渠不为天下士君子地乎？"

初，嘉贞在兵部，而说已为侍郎。及皆相，说位其下，议论无所让，故说不平。未几，嘉佑拜金吾将军，兄弟要近，人颇惮媚。帝幸太原，嘉佑以赃闻，说訹嘉贞素服待罪，不谒，遂出为豳州刺史，说代其处。嘉贞衔悔，谓人曰："中书令幸二员，何相迫邪？"逾年，为户部尚书、益州长史，判都督事，诏宴中书省，与宰相会。嘉贞衔说不已，于坐慢骂说，源乾曜、王盘共平解，乃得去。

明年，王守一死，坐与厚善，贬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书，为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封河东侯。及行，帝赋诗，诏百官祖道上东门。久之，以疾丐还东都，诏医驰驿护视。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恭肃。

嘉贞性简疏，与人不疑，内旷如也，或时以此失。有嗜进者，汲引之，能以恩终始。所荐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位清要，日与议政事。故当时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员。"其始为中书舍人，崔湜轻之，后与议事，正出其上。湜惊曰："此终其坐。"后十年而为中书令。嘉贞虽贵，不立田园。有劝之者，答曰："吾尝相国矣，未死，岂有饥寒忧？若以谴去，虽富田产，犹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务广田宅，为不肖子酒色费，我无是也。"

引万年主簿韩朝宗为御史，卒后十余岁，朝宗以京兆尹见帝曰："陛下待宰相，进退皆以礼，身虽没，子孙咸在廷。张嘉贞晚一息宝符，独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赐名曰延赏。

延赏虽蚤孤，而博涉经史，通吏治，苗晋卿尤器许，以女妻之。肃宗在凤翔，擢监察御史，辟署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府。思礼守北都，表为副，入迁刑部郎中。始，元载被用，以晋卿力，故厚遇延赏，荐为给事中、御史中丞。

大历初，除河南尹、诸道营田副使。河、洛当兵冲，邑里墟榛，延赏政简约，轻徭赋，疏河渠，筑宫庙。数年，流庸归附，都阙完雄，有

诏褒美。时罢河南、山南等副元帅，兵屯东都，诏延赏知留守，以兵属。居五年，治行第一，召还。

会李少良劾元载阴罪，载斥其狂，下御史台治讯，而延赏适拜大夫，不满所私，出为淮南节度使。岁旱，民它迁，吏禁之。延赏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毙，不如适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为？"乃具舟遣之，敕吏为修室庐，已逋债，而归者更增于旧。瓜步舟舻津凑，而遥系江南，延赏请度属扬州，自是行无稽壅。

会母丧免，服除，累拜荆南、剑南西川节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马使张朏袭成都为乱，延赏奔鹿头戍。朏酣乱不设备，延赏谍知之，遣将叱干遂捕斩朏，复成都。自杨国忠讨南蛮，三蜀疲罄。及乘舆临狩，糜用百出。后更郭英乂、崔宁、杨子琳乱，益矜僭，公私萧然。延赏事为之制，薄入谨出，府库遂实。德宗在奉天，贡献踵道。及次梁，倚剑蜀为根本。即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帝还，诏入秉政。初，吐蕃寇剑南，李晟总神策军戍之，及还，以成都倡自随，延赏遣吏夺取，故晟衔之；至是，镇凤翔，帝所倚重，表陈宿憾，帝不得已，罢延赏为尚书左仆射，然雅意决用之，以晟尝为韩滉识擢，命滉移书道意。及俱入朝，滉从容邀晟平憾，且使荐延赏于帝，于是复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锦一端分系之，以示和解。晟因为子请婚，延赏不许。晟曰："吾武夫虽有旧恶，杯酒间可解。儒者难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许婚衅未忘也。"

先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晟奏戎狄无信，不可许。滉亦请调军食峙边，无听和。帝疑将帅邀功生事，议未决。会滉卒，延赏揣帝意，遂罢晟兵，奏以给事中郑云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择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书令，奉朝请。是夏，吐蕃背约，劫浑瑊，将校多没，如晟等策。故事，临轩册拜三公，中书令读册，侍中赞礼，或阙，则宰相摄事。晟当拜，而延赏薄其礼，用尚书崔汉衡、刘滋代摄。

时议遣刘玄佐复河、湟，延赏因建言："今官繁费广，州县残困，宜并省其员，悉收禀料粮课输京师，赏战士。"帝许之。即诏："上州留上佐、录事参军、司户、司兵、司士各一员，余参军留半；中州减司士；上县令、尉具；中县省尉；京兆、河南府司录、判官，赤县丞、簿、尉，各省半；余府准上州。"诏下，内外始怨。玄佐辞西讨，延赏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赏夺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体。

是年，除吏千五百员，当省者千余。道路訾谤，浸淫闻于上。延赏惧，请诏州县："或考先满、或摄掌遇停限而官见乏者，听在所择省员有干誉者权补，以才不以资。"而大臣马燧、白志贞、韦伦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会延赏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复。卒，年六十一，赠太保，谥曰成肃。

延赏更四镇，所至民颂其爱。及当国，饰情复怨，不称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称其奏议有宰相体，专属以吏事，而以军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浑，时以为任职。

子弘靖。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廕为河南参军。杜亚辟佐其府。亚疑牙将令狐运劫饷绢，弘靖直其枉，亚怒，斥出府。裴延龄为德阳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朝，上疏自言，德宗异之，擢监察御史。累迁户部侍郎、陕州观察使，徙河中节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少阳死，其子元济擅总留务，宪宗欲诛之。弘靖请先遣使者吊赠，待不恭，乃加兵，诏可。进中书侍郎，封高平县侯。

武元衡遇害，贼未得，王承宗邸厮卒张晏被告，诏付御史台劾验，有状。弘靖疑御史傅致晏罪，言之帝，不听，遂诛晏，并讨承宗。弘靖曰："戎事并兴，鲜有济。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议再迕，乃归政，以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未及镇，诏伐承宗。弘靖自以谏不听，思自效，乃大阅兵，请身讨贼。诏许出军，无亲往。既王师无功，帝忆曩言，下诏褒美。弘靖亦遣使间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书，徙节宣武。宣武承韩弘虐政，代以宽简，民便安之。

长庆初，刘总举所部内属，请弘靖为代，进检校司空，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夹道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旬一决事，宾客将吏罕闻其言。委成于参佐韦雍、张宗厚，又不通大体，朘刻军赐，专以法报治之。官属轻倪酣肆，夜归，烛火满街，前后呵止，其诟责士皆曰"反虏"，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气自任，衔之。总之朝，诏以钱百万缗赉将士，弘靖取二十万市府杂费，有怨言。会雍欲鞭小将，蓟人未尝更笞辱，不伏，弘靖系之。是夕军乱，囚弘靖蓟门馆，掠其家赀婢妾，执雍等杀之。判官张澈

始就职，得不杀，与弘靖同被囚。会诏使至，澈谓弘靖曰：“公无负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见众辨，幸得脱归。”即推门求出。众畏其谋，欲迁别馆。澈大骂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李师道斩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肉饱狗鼠鸱鸦。”众怒，击杀之。数日，吏卒稍自悔，诣馆谢弘靖，愿革心事之。三请，不对。众曰：“公不赦我矣，军中可一日无帅乎？”遂取硃克融主留后。诏贬弘靖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再贬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抚州刺史，稍迁太子少师。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保。

弘靖少有令问，杜鸿渐、杜佑皆器许。历台阁显级，人以为有辅相才。及居位，简默自处，无所规拂。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家聚书画，侔秘府。先第在东都思顺里，盛丽甲当时，历五世无所增葺，时号“三相张家”云。子：文规、次宗。

裴度秉政，引文规为右补阙。度出襄阳，贬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转吏部员外郎。右丞韦温劾文规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难，不宜任省署。出为安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子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中至大理卿。

次宗，开成初为起居舍人。文宗始诏左右史立螭头下记宰相奏对，既退，帝召见审正是非。故开成时事为最详。以称职，兼集贤院直学士。文规左迁，改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李德裕再当国，引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出澧、明二州刺史，卒。

孙茂枢，字休府，及进士第。天祐中，累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坐柳璨事，贬博昌尉。

嘉祐，嘉贞弟，有干略。方嘉贞为相时，任右金吾卫将军，昆弟每上朝，轩盖骀导盈闾巷。时号所居坊曰“鸣珂里”。后贬浦阳府折冲。开元末，为相州刺史。旧刺史多死官，众疑畏。嘉祐以周总管尉迟迥死国难，忠臣也，立祠房解祓众心。三岁，入为左金吾将军。后吴克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无患。

源乾曜，相州临漳人。祖师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时太常伯，流死岭南。乾曜第进士。神龙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东，奏课最，频迁谏议大夫。景云后，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废射礼，乾曜以为：“圣王教天下必制礼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古之择士，先观射礼，非取一时乐也。夫射者，别邪正，

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比年以来，射礼不讲，所司卯费，而旧典为亏。臣愚谓所计者财，所亏者礼，故孔子不爱羊而存礼也。大射谓春秋不可废。”

开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为王求才长史，太常卿姜皎荐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见，神气爽澈，占对有序，帝悦之，擢少府少监，兼邠王府长史。累进尚书左丞。四年，拜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逾月，与姚崇俱罢。

会帝东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师。治尚宽简，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内白鹰因纵失之，诏京兆督捕，获于野，絓榛死。吏惧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置罪，苟其获戾，尹专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问，众伏其知体而善引咎。

八年，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职，俊輧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师，请出二息补外，以示自近始。”诏可。乃以子河南参军弼为绛州司功，太祝洁为郑尉。诏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让，既请外其子，又复下迁。《传》不云乎：‘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国之人，于是大和’，道之或行，仁岂远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补。

帝尝自较其考，与张说偕赐。时议者言：“国执政所以同休戚，不崇异无以责功。”帝乃诏中书、门下共食实户三百，堂封自此始。

东封还，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罢侍中，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阳郡公。帝幸东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赠幽州大都督。

乾曜性谨重，其始仕已四十余，历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为相十年，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尝廷议可否事，晚节唯唯联署，务为宽平惇大，故鲜咎悔。姜皎为嘉贞所排，虽得罪，讫不申救，君子讥焉。

族孙光裕，亦有名，居官号清愿，抚诸弟友义。为中书舍人，与杨滔、刘令植同删著《开元新格》。历尚书左丞，会选诸司长官为刺史，光裕任郑州，为世良吏。卒官。

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宝中，为给事中、襄州刺史。安

禄山犯河、洛、为江陵大都督长史以御贼，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裴耀卿，字焕之，宁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数岁能属文，擢童子举，稍迁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与掾丘悦、文学韦利器更直，备顾问，府中号“学直”。王即帝位，授国子主簿，累迁长安令。旧有配户和市法，人厌苦，耀卿一切责豪门坐贾，豫给以直，绝僦欺之敝。及去，人思之。

为济州刺史，济当走集，地广而户寡。会天子东巡，耀卿置三梁十驿，科敛均省，为东州知顿最。封禅还，次宋州，宴从官，帝欢甚，谓张说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观风俗，察吏善恶，不得实。今朕有事岱宗，而怀州刺史王丘饩牵外无它献，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帐，不施锦绣，示我以俭，此可以观政也；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至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置书座右以自戒，此其爱人也。”

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坏，诸州不敢擅兴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护作役，未讫，有诏徙官。耀卿惧功不成，弗即宣，而抚巡饬厉愈急。堤成，发诏而去。济人为立碑颂德。历冀州，入拜户部侍郎。

开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祎讨契丹，又持帛二十万赐立功奚官，耀卿曰：“币涉寇境，不可以不备。”乃令先与期，而分道赐之，一日毕。突厥、室韦果邀险来袭，耀卿已还。

迁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师饥。帝将幸东都，召问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东巡，百司毕从，则太仓、三辅可遣重臣分道赈给，自东都益广漕运，以实关辅，关辅既实，则乘舆西还，事蔑不济。且国家大本在京师，但秦地狭，水旱易匮。往贞观、永徽时，禄禀者少，岁漕粟二十万略足；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且不支，故数东幸，以就敖粟。为国大计，臣愿广陕运道，使京师常有三年食，虽水旱不足忧。今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使丁出百钱为陕、洛运费，又益半为营窖用，分纳司农，河南、陕州。又令租米悉输东都。从都至陕，河益湍沮，若广漕路，变陆为水，所支尚赢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工不便河漕，处处停留，易生隐盗。请置仓河口，以纳东租，然后官自顾载，分入河、洛。度三门东西各筑敖仓，自东至者，东仓受之；三门迫险，则旁河凿山，以开车道，运十数里，西仓受之。度宜徐运抵太原仓，趋河入渭，更无留阻，可减费钜万。”天子然其计，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

于是置河阴、集津、三门仓，引天下租繇盟津溯河而西。三年积七百万石，省运费三十万缗。或曰："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敕吏为和市费。迁侍中。

二十四年，以尚书左丞相罢，封赵城侯。夷州刺史杨浚以赃抵死，有诏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县令异诸吏，为人父母，风化所瞻。令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则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牵顿，民且哀怜，是忘免死之恩，而有伤心之痛，恐非崇守长、劝风俗意。又杂犯抵死无杖刑，必三覆后决，今非时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宽宥之也。凡大暑决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请今贷死决杖，会盛夏生长时并停，则有再生之实。"

是时，特进盖嘉运破突骑施还，诏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因令经略吐蕃。嘉运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于帝曰："嘉运精劲勇烈诚有余，然臣见其夸言骄色，窃忧之，恐不足与立事。今盛秋防边，日月已薄，当与军中士卒相见。若不素讲，虽决在一时，恐非制胜万全之义。且兵未及训，不能知法；士未怀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楞，非师出以律之善。又万人之命倚于将，示不得已，故凿凶门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爱人忧国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帅，宜严诏申约，以督其行。"帝乃促嘉运诣部，卒无功还。

天宝初，进尚书左仆射，俄改右仆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到本省，具朝服剑佩，博士导，郎官唱案。礼毕，就耀卿听事，乃常服，以赞者主事导唱。林甫惊曰："班爵与公同，而礼数异，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纷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惭。居一岁，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傅，谥曰文献。子综，吏部郎中。综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进士，补校书郎，判等高，授蓝田尉。德宗诏发畿县民城奉天，严郢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韦重规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请代役，要如程，当时称其义。

帝幸梁，佶奔见行在，授补阙。李怀光以河中叛，佶建议请讨，帝深器之。诏用卢杞为饶州刺史，与谏官执不可。历迁谏议大夫。黔中观察使。韦士文为夷獠所逐，诏佶代之，部夷安服。

历同州刺史、中书舍人，迁尚书右丞。时李巽以兵部尚书领盐铁，将迁使局就本曹，经构已半，会佶至，以为不可。巽虽怙恩而强，犹撤

之，时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为国子祭酒、工部尚书。卒，赠吏部尚书，谥曰贞。

佶清劲明锐，所与友皆第一流，郑余庆尤厚善。既殁，余庆为行服，士林美之。

赞曰：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不者若张、源等，犹惓事职，其建明有足称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张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穷，嘉贞穷于俗，延赏穷于忮，弘靖穷于权，惜哉！

列传第五十三苏尹毕李郑王许潘倪席齐

苏珦，雍州蓝田人。中明经第，调鄠尉。时李义琰为雍州长史，鄠多讼，日至长史府　　，恂裁决明办，自是无诉者。义琰异之，顾听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齿晚，不及见。"

垂拱初，为监察御史。武后杀韩、鲁诸王，付珦密牒按讯，珦推之无状。或言珦助韩、鲁者，后诘之，挺议无所挠，后不悦曰："卿，大雅士，此狱不足诿卿。"即诏监军河西。五迁右司郎中。御史王弘义附来俊臣为酷，世畏疾，莫敢触其锋。会督伐材于虢，笞督过程，人多死，珦按奏，弘义坐免。迁给事中，进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后营大像白司马坂，糜用亿计，珦上疏切谏，见纳。

中宗将斩韦月将，珦执据时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台，俄出为岐州刺史。复为右台大夫。会节愍太子败，诏株索支党。时睿宗居藩，为狱辞牵逮，珦密启保辩，亦会宰相开陈，帝感悟，多所含贷。擢户部尚书，封河内郡公。以检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赠兖州都督，谥曰文。

子晋，数岁知为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叔、秘书少监王绍宗叹曰："后来之王粲也。举进士及大礼科，皆上第。先天中，为中书舍人。玄宗监国，所下制命，多晋及贾曾稿。屡献谠言，天子嘉允。出为泗州刺史，以珦老，请解职奉养。珦卒，历户部侍郎，袭爵，迁吏部。时宋璟兼尚书事，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既糊名校判，而晋独事赏拔，当时誉之。及裴光庭知尚书，有过官被却者，就籍以硃点头而已。晋因榜选院曰"门下点头者更拟"，光庭以为侮己，出晋汝州刺史。迁魏州，终太子左庶子。

始，晋与洛人张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学显。循之上书忤武后，见杀。仲之神龙中谋去武三思，为宋之愻等所发，死，晋厚抚其子渐，为营婚宦。晋卒，渐丧之若诸父云。

尹思贞，京兆长安人。弱冠以明经第，调隆州参军事。属邑豪蒲氏骜肆不法，州檄思贞按之，擿其奸赃万计，卒论死，部人称庆，刻石叹颂。迁明堂令，以善政闻。擢殿中少监，检校洛州刺史。会契丹孙万荣乱，朔方震惊，思贞循抚境内，独无扰。武后玺书褒慰。

长安中，迁秋官侍郎，忤张昌宗意，出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

卿。时卿侯知一亦厉威严，吏为语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笔。”加银青光禄大夫。其家坎地，获古戟十二，俄而门树戟，时人异焉。

神龙初，擢大理卿。雍人韦月将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斩之，思贞以方发生月，固奏不可，乃决杖，流岭南。三思讽所司加法杀之，复固争，御中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贞，不得谒。思贞谓承嘉曰“公为天子执法，乃擅威福，慢宪度，谀附奸臣图不轨，今将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惭怒，劾思贞，为青州刺史。或问曰：“公敏行，何与承嘉辩？”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权而侮吾，义不辱，亦不知言何从而至。”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黜陟使路敬潜至部，叹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睿宗立，召授将作大匠，封天水郡公。仆射窦怀贞护作金仙、玉真观，广调夫匠，思贞数有损节。怀贞让之，答曰：“公，辅臣也，不能宣赞王化，而土木是兴，以媚上害下，又听小人谮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阖门待罪。帝知之，特诏令视事。怀贞诛，拜御史大夫，累迁工部尚书。请致仕，许之。开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赠黄门监，谥曰简。思贞前后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闻。

毕构，字隆择，河南偃师人。六岁能为文。及冠，擢进士第，补金水尉，迁九陇主簿。居亲丧，毁棘甚，已除，犹屏处丘园。武后召为左拾遗。神龙初，迁中书舍人。敬晖等表诸武不宜为王，构当读表，抗声析句，左右皆晓知。三思疾之，出为润州刺史，政有惠爱。徙卫、同、陕三州，迁益州府长史。

景龙末，召为左御史大夫。会平诸韦，治其党，衣冠多坐，构详比重轻，皆得其情。时李杰为河南尹，与构皆一时选，世谓“毕李”。封魏县男。复为益州长史，按察剑南，振弊柅私，号为清严。睿宗嘉构脩置独行，有古人风，其治术又为诸使最，乃赐玺书、袍带。再迁吏部尚书，并遥领益州长史，徙广州都督。

玄宗立，授河南尹，进户部尚书。久之，移疾，帝手疏医方赐之。当时以户部为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会卒，赠黄门监，谥曰景。

始，构丧继母，而二妹襁褓，身鞠养至成人。妹为构服三年。弟翃，以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疾驰归，哀毁如大丧，虽变服未尝笑，天下称其友悌。终荆州司马。

构子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赠户部尚书。炕生坰，始四岁，与弟增以细弱得不杀，为赏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财赎出之。后举明经，为临涣尉。徐州节度使张建封高炕节，闻坰笃行，表署幕府，摄符离令。后调王屋尉，以谨廉闻。喜宾客，家未尝以有无计。及殁，无赀以治丧云。

李杰，本名务光，相州釜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裔孙。少以孝友著。擢明经第，解褐齐州参军事，迁累天官员外郎。为吏详敏，有治誉。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检防亡匿，复业者十七八。神龙中，为河东巡察黜陟使，课最诸道。先天中，进陕州刺史、水陆发运使。置使自杰始。改河南尹。

杰既精听断，虽行坐食饮，省治不少废，繇是府无淹事，人吏爱之。寡妇有告其子不孝者，杰物色非是，谓妇曰："子法当死，无悔乎？"答曰："子无状，宁其悔！"乃命市棺还敛之，使人迹妇出，与一道士语，顷持棺至，杰令捕道士按问，乃与妇私不得逞。杰杀道士，内于棺。河、汴之交旧有梁公埭，废不治，南方漕弗通，杰调汴、郑丁男复作之，不费而利。

入代宋璟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长孙昕素恶杰，遇于道，内恃玄宗娅婿，与所亲杨仙玉共殴辱之。杰诉曰："败发肤，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国。"帝怒，诏斩昕等朝堂。左散骑常侍马怀素建言："阳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杀之，谢百官，降书慰杰。

以护作桥陵，封武威县子。初，杰引侍御史王旭为护陵判官，旭贪赃，杰将绳之，未及发，反为所构，出衢州刺史。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复为御史劾免。开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赠户部尚书。

郑惟忠，宋州宋城人。第进士，补井陉尉。天授中，以制举召见廷中，武后问举者，何所事为忠，对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扬君之美，内正君之恶。"后曰："善。"擢左司御胄曹参军事，迁水部员外郎。后还长安，复以待制召。后曰："非尝于东都对忠臣者乎？朕今不忘。"迁凤阁舍人。

中宗立，擢黄门侍郎。时议禁岭南酋户不得畜兵，惟忠曰："善为政者因其俗。且吴人所谓家鹤膝、户犀渠，此民风也，禁之得无扰乎？"遂止。进大理卿。节愍太子败，守卫诖误皆流，已决，诸韦党请悉诛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狱始判，复改讯，恐反侧者不自安，且失信天

下。”有诏百司参议，卒论如前，所全贷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节赈给河北道，且许黜陟守宰。还奏称旨，封荥阳县男，迁太子宾客。卒，赠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进士第。中宗神龙中，为左台侍御史，以刚鸷为治，所居人吏畏詟，呼为“皁雕”。迁大理正，尝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不立则无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纵罪为仁，持文为苛，臣执刑典，恐且得谤。”遂上所著《应正论》以见志，因规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谓处萃之时，己独居正，异操而聚，独正者危，未能以远害。惟九五应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托，期于上应之，不括囊以守禄也。又言：“刑赏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上也。’魏游肇为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可令臣曲笔也。’”又言：“为国当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严者，非凝网重罚，在人不易犯而防难越也。故舍衔策于奔□是，则王良不能御騑；停药石于肤腠，则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请，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亲故诬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杨素曰：‘王，陛下爱子，请赦之。’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我乃五儿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变之义。”凡数千言，帝嘉之。

景云初，以左御史中丞迁大理少卿。时诏用汉故事，设刺史监郡，于天下剧州置都督，选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中格，复授齐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县男。太极元年，兼御史中丞内供奉，实封百户。出为魏州刺史，改扬州长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信，境内肃然。

开元九年，帝幸东都，诏留守京师。京兆人权梁山妄称襄王子，与左右屯营官谋反，自称光帝，夜犯长乐门，入宫城，将杀志愔，志愔逾垣走，而屯营兵悔，更斩梁山等自归，志愔惭悸卒。

许景先，常州义兴人。曾祖绪，武德时以佐命功，历左散骑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阳。景先由进士第释褐夏阳尉。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景先献赋，李迥秀见其文，畏叹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遗，以论事切直，外补滑州司士参军。举手笔俊拔、茂才异等连中，进扬州兵曹参军。还为左补阙。宋璟、苏颋择殿中侍御史，久不补，以授景先，时议佥愜。抨按不避近强。与齐浣、王丘、韩休、张九龄更知制诰，以

雅厚称。张说曰：“许舍人之文，虽乏峻峰激流，然词旨丰美，得中和之气。”

开元十年，伊、汝溢，坏庐舍甚众，景先见侍中源乾曜曰：“灾眚所降，王者宜修德应之，因遣大臣存问失职，罪己引咎，以答天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陆象先持节赈赡。

十三年，帝自择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郑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礼部侍郎郑温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鸿胪少卿崔志廉襄州，卫尉少卿李升期邢州，太仆少卿郑放定州，国子司业蒋挺湖州，左卫将军裴观沧州，卫率崔诚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笔纸令自赋，赍绢三千遣之。后徙岐州，入为吏部侍郎，卒。

潘好礼，贝州宗城人。第明经，累迁上蔡令，治在最，擢监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马。居后母丧，诏夺服，固辞不出。开元初，为邠王府长史。王为滑州刺史，好礼兼府司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肃，有诏好礼检督王家，至过失皆上闻。王每游观，好礼必谏谕禁切。农月，王出猎，家奴罗{辶列}，好礼遮道谏，王初不许，乃卧马下呼曰：“今农在田，王何得非时暴禾稼，以损下人？要先践杀司马，然后听所为！”王惭，为还。

迁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无所私，然喜察细事，下厌其苛。子请举明经，好礼曰：“经不明，不可妄进。”乃自试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于门。复以公累，徙温州别驾，卒。

好礼博学，能论议，节行修整，一意无所倾附。未尝自列阶勋，居室服用粗苟至终身，世谓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进士第，累迁右台监察御史。黜陟剑南道，绳举严允，课第一。开元初，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政清净。增修孔子庙，兴州县学庐，劝生徒，身为教诲，风化兴行。

玄宗遣中人捕弈□、溪沴南方，若水上言：“农方田，妇方蚕，以此时捕奇禽怪羽为园御之玩，自江、岭而南，达京师，水舟陆赍，所饲鱼虫、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贱人贵鸟望陛下邪？”帝手诏褒答，悉放所

玩，谪使人过取罪，而赐若水帛四十段。

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过州，若水饯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未几，入为户部侍郎，复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阳人。后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孙，后徙河南。长安中，举学兼流略、词擅文场科，擢上第，时年十六，以父丧罢。复举手笔俊拔科，中之。补襄邑尉，奏事阙下，会节愍太子难，安乐公主请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书讥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请立皇太子，语深切，人为寒惧。太平公主闻其名，将表为谏官，豫耻污诿谒，遁去。俄举贤良方正异等，为阳翟尉。

开元初，观察使荐豫贤，迁监察御史，出为乐寿令。前令以亲丧解，而豫母病，诉诸朝，改怀州司仓参军。复举超拔群类科。会母丧去。服除，授大理丞，迁考功员外郎，进绌清明。为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名相甲乙。出郑州刺史。韩休辅政，举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职详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选六年，拔寒远士多至台阁，当时推知人，号席公云。天宝六载，进礼部尚书，累封襄阳县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东、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敛，明列科防，俗为之改。

豫清直亡欲，当官不为势权所撼。性谨畏，与子弟、属吏书，不作草字。或曰："此细事耳，何留虑？"答曰："细不谨，况大事邪？"及疾笃，遗令："三日敛，敛已即葬，勿久留以黩公私；赀不足，可卖居宅以终事。"卒，年六十九，赠江陵大都督，谥曰文。

帝尝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帝以豫诗最工，诏曰："诗人之冠冕也。"

弟晋，亦以文名当时。

齐澣，字洗心，定州义丰人。少开敏，年十四，见特进李峤，峤称有王佐才。

中宗在庐陵，澣上言请抑诸武，迎太子东宫，不报。及太子还，武后召氵幹宴同明殿，谕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尔。"澣辞母老不忍远离，赏而罢。圣历初，及进士第，以拔萃调蒲州司

法参军。有父子连坐论死者，澣曰：“条落则本枯，奈何俱死？”议贷其父，太守不听，固争，卒原。景云初，姚崇取为监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风教，号善职。睿宗将祠太庙，刑部尚书裴谈摄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摄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谈慢媟不恭。”并劾谈“神昏形滓，挟邪以罔上。神龙时，事武三思，陷敬晖，没其家以获进。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置之法。”谈由是下除汾州刺史。

开元初，姚崇复相，用为给事中、中书舍人。论驳及诰诏皆援准古谊，朝廷大政必咨之，时号“解事舍人”。数讽崇年老宜避位。时宋璟在广州，因劝崇举自代，崇用其谋。璟为相，它日问曰：“吾不敢冀房、杜，比尔日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请故，答曰：“前时近郊户三百以为困，今不百户，是以知之。”马怀素等绪次四库书，表澣为副，改秘书少监。

出为汴州刺史，地当舟车凑集，事浩繁，前刺史数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澣以清毅闻，吏民颂美。玄宗封太山，历汴、宋、许，车骑数万，王公妃主四夷君长马、橐驼亦数万，所顿弥数十里。澣列长棚，帟幕联亘，上食凡千舆，纳筦钥，身进膳，帝以为知礼，喜甚，为留三日，赐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险急，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

中书令张说择丞辖，以王丘为左，澣为右。李元纮、杜暹当国，表宋璟为吏部尚书，澣及苏晋为侍郎，世谓台选。尝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谁居者。”

是时，开府王毛仲宠甚，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相婚嫁，毛仲请奏无不从。澣乘间曰：“福顺典兵马，与毛仲为婚家，小人宠极则奸生，不预图，且有后患。高力士小心谨畏，加宦人可备禁中驱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纳，且劳曰：“卿第出，我徐计其宜。”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出为兴州别驾，澣往饯，因道谏语。察素奸佻，遽言状。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谓何？且察轻躁无行，常游太平门者，讵不知邪？”澣免冠顿首谢，贬高州良德丞，察再贬皇化尉，其党齐敷、郭禀皆流放。

久之，澣徙索卢丞、郴州长史、濠常二州刺史。迁润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征其入；招还流人五百

户，置明州以安辑之。复徙汴州。

澣中失势，益怅恨，素操浸衰。更倚力士助，得为两道采访使，兴利以中天子意，裒货财遗谢贵幸。纳刘戒女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恶其行，欲挤而废之。会其幕府坐赃，事连澣，诏矜澣老，放归田里。天宝初，召为太子少詹事，留司东都。严挺之亦为林甫所废，与澣家居，杖屦经过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为平阳太守，离其谋。更以黄老清静为治，卒，年七十二。肃宗时，录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赠礼部尚书。

澣尝称陈希烈、宋遥、苗晋卿、韦述之才，后皆大显。

麻察者，河东人，由明经第五迁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升死节愍太子难，而元忠系大理，升妻郑父远，尝纳钱五百万，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旧臣，欲荣其姻对，授远河内令，子洛州参军。元忠下狱，遣人绝婚，许之。明日，嫁其女。察劾远败风教，请锢终身，远遂废。当时谓察为公，而终以憸险斥云。

澣孙抗。抗字遐举，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寿州刺史张镒辟署幕府。抗吏事闲敏，有文雅，从镒镇江西。及以宰相领凤翔，奏署监察御史。李楚琳乱，奔奉天，授侍御史，迁户部员外郎。萧复引为江淮宣慰判官。德宗自梁、洋还，财用大屈，盐铁使元琇荐抗材，改仓部郎中，斡盐利。俄为水陆运副使，护漕江淮，给京师。历谏议大夫，坐小累，为处州刺史。历苏州，徙潭州观察使，召为给事中，迁河南尹，进太常卿，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抗无远谋大略，虽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罢为太子宾客。卒，年六十五，赠户部尚书，谥曰成。

初，吏部岁考书言，以它官第上下，中书、门下遣官覆实，以为常。抗以尚书、侍郎皆大臣选，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礼部侍郎试贡士，其姻旧悉试考功，谓之“别头”，皆奏罢之。又省州别驾、田曹司田官、判司双曹者，减中书吏员。此其稍近治者云。

列传第五十四裴崔卢李王严

裴守真，绛州稷山人，后魏冀州刺史叔业六世孙。父諲，隋大业中为淮安司户参军。郡人杨琳、田瓒等乱，劫吏多死，唯諲以仁爱故，贼约其属无敢害，护送还乡。

守真早孤，母丧，哀毁癯尽。举进士，六科连中，累调乾封尉。养寡姊谨甚，士推其礼法。永淳初，关中旱，悉禀禄奉姊及诸甥，与妻息恶食不赡也。

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时谓才称其官。高宗将封嵩山，诏诸儒议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汉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亲也。今按礼，前明十五刻，宰人鸾刀割牲，质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献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则早于事；及日，则冕不逮事。汉又天子不亲，古今异宜，恐不可行。"是时，《破阵》、《庆善》二乐舞入，帝常立以视，须乐阕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诚祖宗盛德，然古无天子立观者。化育诒庇，孰非阙功，不应鼓舞别申严奉。"诏可，未及行。会帝崩，大行旧礼无在者，守真与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讨按故事，称情为文，咸适所宜，时人服其得礼。

天授中，为司府丞，推核诏狱，多裁恕，全免数十姓。不合武后旨，出为汴州司马。累迁成州刺史，政不务威严，吏民两怀之。徙宁州，送者千数，出境尚不止。长安中卒，赠户部尚书。

子子余、耀卿、巨卿。曾孙行立。耀卿、巨卿别有传。

子余事继母以孝闻，中明经，补鄠尉。时同舍李朝隐、程行谌以文法称，而子余以儒显，或问优劣于长史陈崇业，答曰："兰菊异芬，胡有废者？"

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泾、岐有隋世番户子孙数千家，司农卿赵履温奏籍为奴婢，充赐口。子余曰："官户以恩原为番户，且今又子孙，可抑为贱乎？"履温倚宗楚客势，辩于廷，子余执对不挠，遂诎其议。

开元初，累迁冀州刺史，为政惠裕，人称有恩。入为岐王府长史。卒，谥曰孝。时程行谌谥贞。中书令张说叹曰："二谥可无愧矣！"子余居官清，家闱友爱，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诺，学兵有法。母亡，泣血几毁。以军劳累授沁州刺史，迁卫尉少卿。口陈愿治民，试一县自效，除河东令，宽猛时当。由蕲州刺史迁安南经略使。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来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归其孥，蛮人悦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奚洞豪也，隶于军，它经略使多假借，暴恣干治，行立阴把其罪，贷之，许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尝休沐，久不还，行立召之，约曰："军法，逾日者斩，异时复然，尔且死！"后廷芝逾期，行立笞杀之，以尸还范氏，更为择良子弟以代，于是威声风行。徙桂管观察使。黄家洞贼叛，行立讨平之。俄代桂仲武为安南都护。锐于立功，为时所訾。召还，道卒，年四十七，赠右散骑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安人，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自博陵徙焉。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有才章。擢进士。举贤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诵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试，对益工，遂为第一。再补陆浑主簿，入调吏部，侍郎岑义叹曰："君今郤诜也！"荐为左补阙。性舒迟，进止雍如也，当官则正言，不可得而诎。睿宗召授中书舍人，以母病东都不忍去，固辞求侍，更表陆浑尉郭邻、太乐丞封希颜、处士李喜以代己处。诏改虞部郎中，俄检校御史中丞。请发太仓粟及减苑囿鸟兽所给以赈贫乏，人赖其利。监察御史宋宣远与卢怀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东都，通宾客，招贿赂。沔将按劾，崇、怀慎方执政，共荐沔有史才，转著作郎，去其权，盖惮之也。久之，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吊庐前，宾客未尝至柩室。语人曰："平生非至亲不升堂入谒，岂以存亡变礼邪？"中书令张说数称之。服除，迁中书侍郎。

玄宗以仙州数丧刺史，欲废之，沔请治舞阳，舞阳，故樊哙国也，更为樊州，帝不纳，州卒废。沔既喜论得失，或曰："今中书宰相承制，虽侍郎贰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职，上下相维，以成至治，岂可俯首怀禄邪？"凡诏敕曹事，多所异同，说不悦，出为魏州刺史。雨潦败稼，沔弛禁便人。召还。分掌吏部十铨，以左散骑常侍为集贤修撰，历秘书监、太子宾客。

是时，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又欲增丧服，于是卿韦縚请坐增笾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饮食必先严献。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荐，未有曲蘖，故有玄酒之奠。后王作为酒醴、牺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齐、九献。神道主敬，可备而不敢废也，虽曰备物，而节制存焉。钘俎、笾豆、簠簋尊罍之实，皆周时馔，其用通宴飨宾客，而周公与毛血、玄酒同荐于先祖。晋卢谌家祭礼，所荐皆晋时常食，不纯用古。此圣贤变文而通其情

也。然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明矣。国家清庙时享，礼馔具设，周制也，古物存焉。园寝上食，时膳备列，汉法也，它珍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躬稼所收，搜狩亲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民。若此至矣，无以加矣。诸珍羞鲜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荐，不必加笾豆以为嗛也。大羹，古食也，盛于古器。和羹，常馔也，盛于时器。毛血盛于盘，玄酒盛于尊。未有荐时馔而用古器者，繇古质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笾豆未足尽天下美物，而措诸朝，徒近侈耳。鲁丹桓宫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称：‘墨家出于清庙，是以贵俭。’然清庙不奢，旧矣。太常所请，臣所未安。”

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执持至难。”沔曰：“礼有以小为贵者，献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则非礼，自有司之陋也。随失制宜，不待议而革云。”又言：“礼本于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贰，故父以尊崇，母以厌降。是以内服齐斩，外服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将戎，礼先亡也。比制《唐礼》，推广舅恩，故弘道以来，国命再移于外姓，本礼验亡，可不戒哉！”时职方郎中韦述、户部郎中杨伯成、礼部员外郎杨仲昌、监门兵曹参军刘秩等议与沔合，又诏中书门下参裁，于是宗庙笾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缌麻，堂姨袒免，余仍旧制。

每朝廷有疑议，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孝。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子祐甫至宰相，别传。

卢从愿，字子龚。六世祖昶，仕后魏为度支尚书，自范阳徙临漳，故从愿为临漳人。擢明经，为夏尉。又举制科高第，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为山南黜陟巡抚使，还奏称旨，累进中书舍人。

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从愿精力于官，伪牒诡功，擿检无所遗，铨总六年，以平允闻。帝异之，特官其一子。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制可。初，高宗时，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马载，及是，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故号“前有裴、马，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罢之。从愿坐拟选失实，下迁豫州刺史。政严简，奏课为天下第一，宝书劳问，赐绢百匹。召为工部侍郎，迁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代韦抗为刑部尚书。数充校考使，升退详确。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复为东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贬绛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饥，诏为宣抚处置使，发仓廪赈饥民。使还，乞骸骨，授吏部尚书致仕，给全禄终身。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李朝隐，字光国，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调临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构五王，而侍御史郑愔请诛之，朝隐独以“不经鞫实，不宜轻用法”，忤旨，贬岭南丑地。宰相韦巨源、李峤言于中宗曰：“朝隐素清正，一日远逐，恐骇天下。”帝更以为闻喜令。

迁侍御史、吏部员外郎。时政出权幸，不关两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状付中书，即宣所司。朝隐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腾，朝隐胖然无避屈。迁长安令，宦官闾兴贵有所干请，曳去之。睿宗嘉叹，后御承天门，对百官及朝集使褒谕其能，使遍闻之。进太中大夫一阶，赐中上考、绢百匹，以旌刚烈。成安公主夺民园，不酬直，朝隐取主奴杖之，由是权豪敛伏。为执政所挤，出通州都督，徙绛州刺史。开元初，迁吏部侍郎，铨叙明审，与卢从愿并授一子官。久之，以策县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东幸，召见慰劳，赐以衣、帛。擢河南尹，政严清，奸人不容息。太子舅赵常奴怙势横闾里，朝隐曰：“此不绳，不可为政。”执而悟辱之，帝赐书慰勉。

入为大理卿。武强令裴景仙丐赃五千匹，亡命，帝怒，诏杀之。朝隐曰：“景仙，其先寂有国功，载初时，家为酷吏所破，诛夷略尽，而景仙独存，且承嫡，于法当请。又丐乞赃无死比，藉当死坐，犹将宥之，使私庙之祀无馁魂可也。”帝不许，固请曰：“生杀之柄，人主专之；条别轻重，有司当守。且赃惟枉法抵死，今丐赃即斩，后有枉法，亦又何加？且近发德音，杖者听减，流者给程，岂一景仙独过常法？”有诏决杖百，流岭南。

朝隐更授岐州刺史，母丧解。召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固辞，见听。时年已衰，而笃于孝，自致毁瘠，士人以为难。明年，诏书敦遣扬州就职。还为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隐得之。及居职，不争引大体，惟先细务，由是名少衰。进太常卿，出为岭南采访处置使，兼判广州。卒于官，赠吏部尚书，官给车槥北还，谥曰贞。

王丘，字仲山，同皎从子也。父同晊，终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专经，而独属文，由是知名。及冠，举制科中第，授奉礼郎。气象清古，行修絜，于词赋尤高。族人方庆及魏元忠更荐之，自偃师主簿擢监察御史。

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考功异时多请托，进者滥冒，岁数百人。丘务核实材，登科才满百，议者谓自武后至是数十年，采录精明无丘比。其后席豫、严挺之亦有称，然出丘下。迁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选，复号平允。其奖用如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尉张晋明、进士王泠然，皆一时茂秀。久之，为黄门侍郎。

会山东旱饥，议以中朝臣为刺史，制诏："皋陶称：'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朝乾夕惕，无忘一日。今长吏或未称，苍生谓何？深思循良，以革颓敝，宜重刺史之选，自朝廷始。"乃以丘与中书付郎崔沔等并为山东刺史。而丘守怀州，尤清严，为下畏慕。入知吏部选，改尚书左丞，以父丧解。服除，为右散骑常侍，仍知制诰。裴光庭卒，萧嵩与丘善，将引与当国，丘固辞，盛推韩休行能。及休秉政，荐为御史大夫。丘讷于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宾客，袭父封。以疾徙礼部尚书，致仕。

丘更履华剧，而所守清约，未尝通馈遗，室宅童骑敝陋，既老，药饵不自给。帝叹之，以谓有古人节，下制给全禄以旌絜吏。天宝二年卒，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

严挺之，名浚，以字行，华州华阴人。少好学，姿质轩秀。举进士，并擢制科，调义兴尉，号材吏。姚崇为州刺史，异之。崇执政，引为右拾遗。

睿宗好音律，每听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请然百千灯，因弛门禁，又追赐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罢剧，府县里阎课赋苛严，呼嗟道路，贸坏家产，营百戏，扰方春之业，欲同其乐而反遗之患。"乃陈"五不可"，诚意忠到，帝纳焉。

侍御史任正名恃风宪，至廷中责詈衣冠，挺之让其不敬，反为所劾，贬万州员外参军事。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累进给事中，典贡举，时号平允。会杜暹、李元纮为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纮善宋

遥，用为中书舍人。遥校吏部判，取舍与挺之异，言于元纮，元纮屡诘谯，挺之厉言曰：“公位相国，而爱憎反任小人乎？”元纮曰：“小人为谁？”曰：“宋遥也。”由是出为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

初，殿中监王毛仲持节抵太原朔方籍兵马，后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应，且以毛仲宠幸，久恐有变，密启于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严威，吏至重足胁息。会毛仲败死，帝以挺之言忠，召为刑部侍郎，迁太府卿。

宰相张九龄雅知之，用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李林甫与九龄同辅政，以九龄方得君，谄事之，内实不善也。户部侍郎萧炅，林甫所引，不知书，尝与挺之言，称蒸尝伏腊，乃为“伏猎”。挺之白九龄：“省中而有伏猎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龄欲引以辅政，使往谒林甫，挺之负正，陋其为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会挺之有所诿于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语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绛州。

天宝初，帝顾林甫曰：“严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损之与道旧，谆谆款曲，且许美官，因曰：“天子视绛州厚，要当以事自解归，得见上，且大用。”因绐挺之使称疾，愿就医京师。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闲官得自养。帝恨吒久之，乃以为员外詹事，诏归东都。挺之郁郁成疾，乃自为文志墓，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挺之重交游，许与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数十人，当时重之。然溺志于佛，与浮屠惠义善，义卒，衰服送其丧，已乃自葬于其塔左，君子以为偏。子武。

武，字季鹰。幼豪爽。母裴不为挺之所答，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鎚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然数禁敕。武读书不甚究其义，以廕调太原府参军事，累迁殿中侍御史。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已收长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拜京兆尹，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与元载厚相结，求宰相不遂，复节度剑南。破吐蕃七万众于当狗城，遂收盐川。加检校吏部尚书。

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蜀虽号富饶，而峻掊亟敛，闾里为空，然虏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

挺之从孙绶。绶父丹，尝为剑南盐铁、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辞不拜。绶擢进士第，以侍御史副刘赞为宣歙团练使。赞卒，绶总留事，悉库物以献，召为刑部员外郎。宾佐进奉由绶始。

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军司马郑儋总其政，说卒，代为节度。时德宗务姑息，方镇若帅死，不它命，即用军司马代之，以和厌众情。至是，帝颇忆绶所献，故擢为河东司马。明年，儋卒，即检校工部尚书，代其使。宪宗立，杨惠琳反夏州，刘辟反蜀，绶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选锐兵，遣大将李光颜助讨贼。二贼平，检校尚书左仆射，封扶风郡公，进司空。在镇九年，尚宽惠，治称流闻，士马孳息。尝大阅，旗帜周七十里，回鹘梅录将军在会，闻金鼓震伏。入为尚书右仆射。

绶既名胄，于吏事有方略，然锐进趣，素议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赐含桃，绶见拜之，为御史劾奏，绶惭惧待罪，诏释绶而贬中人。出为荆南节度使，封郑国公。

溆州蛮张伯靖杀吏，据辰、锦州，连九洞自固，诏绶进讨。绶勒兵出次，遣将赍檄开晓，群蛮悉降。吴元济反，佥以绶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东道节度使，加淮西招抚使。绶引师压贼境，多出金帛赏士，以厚赂谢中人，招声援，既未有以制贼，闭屯弥年不战。宰相裴度谓绶非将才，以太子少保召还，检校司徒，判光禄卿事，进少傅。卒，年七十七，赠太保。

绶才不逾中人，然历三镇，所奏辟及绶时位将相者九人。初，绶未显，过于■乡尉李达，达不礼，方饭它客，不召绶。后达罢彭城令，过并州，晨入谒，不知绶也。绶方大宴宾客，召达至，戒客勿起，让曰："吾昔羁旅■乡，君方召客食而不顾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达惭，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馆数月，其佐令狐楚为请，乃免。

河东李进贤者，善畜牧，家高赀，得幸于绶，署牙门将。元和中，进贤累为振武节度使，辟绶子澈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军中苦之。

回鹘入辟鹅泉，进贤发兵讨之，吏廪粮不实，次鸣砂，焚杀其将杨遵宪而还。进贤大怒，众惧，因燔城门，攻进贤，左右拒战不胜，缒而去，奔靖边军。乃杀澈而屠进贤家。诏以夏绥银节度使张煦代之，诛乱首数百人乃定。

列传第五十五裴阳宋杨崔李解

裴漼，绛州闻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年甚少，不主曹务，刺史李崇义内轻之，镌谕曰：“同，三辅，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积案数百，崇义让使趣断，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连纸进笔为省决，一日毕，既与夺当理，而笔词劲妙。崇义惊曰：“子何自晦，成吾过耶？”由是名动一州，号“霹雳手”。后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颂美。以仓部郎中病废。漼侍疾十余年，不肯仕。琰之没，始擢明经，调陈留主簿，迁监察御史。

时崔湜、郑愔典吏部，坐奸赃，为李尚隐所劾，诏漼按讯，而安乐公主、上官昭容为阿右，漼执正其罪，天下称之。累进中书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观，时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毋聚大众，起大役，不可兴土功，妨农事。若役使乖度，则有疾疫水旱之灾，此天人常应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时降，人心憔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兴，时□之孽，职为此发。今东作云始，丁壮就功，妨多益少，饥寒有渐。《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时岁三筑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时作南门。陛下以四方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营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农桑失时，户口流散，虽寺观营立，能救饥寒敝哉！”不报。迁兵部侍郎。以铨总劳，特授一子官。开元五年，为吏部侍郎，甄拔士为多。拜御史大夫。

漼雅与张说善，说方宰相，数荐之，漼长于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书。世俭素，而晚节稍畜伎妾，为奢侈事，议者以为缺。改太子宾客。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懿。从祖弟宽。

宽，性通敏，工骑射、弹棋、投壶，略通书记。景云中，为润州参军事。刺史韦诜有女，择所宜归，会休日登楼，见人于后圃有所瘗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宽居也。”与偕来，诜问状，答曰：“宽义不以包苴汙家，适有人以鹿为饷，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瘗之。”诜嗟异，乃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归语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帏其族使观之。宽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鹳雀”。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宽。

举拔萃，为河南丞，迁长安尉。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为江东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宽自以情立议曰：“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善之，请如

宽议。迁刑部员外郎。万骑将军马崇白日杀人，而王毛仲方以贵幸，将鬻其狱，宽固执不肯从。河西节度使萧嵩表为判官，历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领江淮运，列仓河阴，奏宽为户部侍郎自副。迁吏部。出为蒲州刺史，州久旱，宽入境辄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权贵，河南大治。由金吾大将军授太原尹，玄宗赋诗褒饯。天宝初，由陈留太守拜范阳节度使。时北平军使乌承恩，虏酋也，与中人通，数冒贿，宽以法绳治。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宽悉归之，故夷夏感附。

三载，用安禄山守范阳，召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敦复平海贼还，广张功簿，宽密白其妄。会河北部将入朝，盛誉宽政，且言华虏犹思之，帝嗟赏，眷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恶宽善李适之，乃漏宽语以激敦复，敦复任气而疏，以林甫为诚。先是，宽以所善请于敦复，即欲白发其言，林甫趣之。敦复未及闻，扈幸温泉宫。而其下裨将程藏曜、曹鉴自以他事系台，宽捕按之，敦复谓宽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两赂贵妃姊，因得事闻于帝，由是贬宽睢阳太守。及韦坚狱起，宽复坐亲，贬安陆别驾。林甫任罗希奭杀李适之也，亦使过安陆，将怖杀宽，宽叩头祈哀，希奭乃去。宽惧终见杀，丐为浮屠，不许。稍迁东海太守，徙冯翊，入为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傅。

宽兄弟八人，皆擢明经，任台、省、州刺史。雅性友爱，于东都治第，八院相对，甥侄亦有名称，常击鼓会饭。其为政务清简，所莅人爱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宝间称旧德，以宽为首。然惑于佛，喜与桑门游，习诵其书，老弥笃云。子谂。

谂，字士明，擢明经，调河南参军事。性通绰，举止不烦。累迁京兆仓曹参军。虢王巨表署襄、邓营田判官。母丧，居东都。会史思明乱，逃山谷间。思明故为宽将，德宽旧恩，且闻谂名，遣捕骑迹获之，喜甚，呼为“郎君”，伪授御史中丞。贼残杀宗室，谂阴缓之。全活者数百人。又尝疏贼虚实于朝，事泄，思明恨骂，危死而免。贼平，除太子中允，迁考功郎中，数燕见奏事。

代宗幸陕，谂徒步挟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风知劲草，果可信。”将用为御史中丞，为元载沮却，故拜河东租庸、盐铁使。时关辅旱，谂入计，帝召至便殿，问榷酤利岁出内几何，谂久不对。帝复问，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谂曰：“臣自河东来，涉三百里，而农人愁叹，谷菽未种。诚谂陛下轸念元元，先访疾苦，而乃责臣以利。孟子曰：‘治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故未敢即对。”帝曰：“微公言，朕不闻此。”拜左司郎中，数访政事。载忌之，出为虔州刺史，历饶、

卢、亳三州，除右金吾将军。

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时大行将蕆陵事，禁屠杀，尚父郭子仪家奴宰羊，谞列奏，帝谓不畏强御，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岂不为庇之？"谞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贵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今发其细过，以明不恃权耳。吾上以尽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时朝堂别置三司决庶狱，辨争者辄击登闻鼓。谞上疏曰："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诡猾之人，轻动天听，争纤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于是悉归有司。谞恶法吏舞文，或挟宿怨为重轻，因献《狱官箴》以讽。坐所善诛，贬阆州司马。俄召为太子右庶子，进兵部侍郎，至河南尹、东都副留守。凡五世为河南，谞视事未尝敢当正处。以宽厚和易为治，不鞫人以赃。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

宽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经，佐李抱玉凤翔幕府。不得意，谢归，更从宣歙观察使陈少游，抱玉怒，劾贬桐庐尉。时李栖筠观察浙西，幕府皆一时高选。判官许鸣谦名知人，见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为支使。

代宗恶宰相元载怙权，召栖筠为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为载所恶。会栖筠卒，胄护丧归洛阳，人为危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复表为淮南观察判官。载诛，始拜刑部员外郎，迁宣州刺史。杨炎当国，为载复仇，穷摭所恶。会胄部人积胄杂奉为赃，炎遣员寓蔓劾峭诋，贬汀州司马。稍迁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迁江西观察使。初，李兼尝罢南昌卒千余人，收资禀为月进，胄白罢之。樊泽徙襄州，宰相议所代，德宗雅记胄才，遂拜荆南节度使。

是时，方镇争剥下希恩，制重锦异绫，名贡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欢。胄待之有节，献饷直不数金，宴劳止三爵。是时武臣多粗暴庸人，待宾介不以礼，少失意，则以罪中伤之，胄亦劾斥其管记，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成。

阳峤，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阳，北齐尚书右仆射休之四世孙。举八科皆中，调将陵尉，累迁詹事司直。长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彦范、袁恕己争取为御史。杨再思素与峤善，知其意不乐弹抨事，为语彦范，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待情乐乎？唯不乐者固与之，以伸难进、抑躁求

也。”遂为右台侍御史。久乃迁国子司业。峤资谨饬好学，喜诱劝后生、修讲舍，人以为善职。

睿宗立，进尚书右丞。时议建都督府，择最吏，故峤为泾州都督。议罢，历魏州刺史、荆州长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闻。魏州人嫠耳阙下，请峤为刺史，故再治魏。入为国子祭酒，封北平县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赵玄默为学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殴峤道中，事闻，诏捕殴者杀之。峤抚孤侄与子均，常语人曰：“吾备位方伯，而心亦昔时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谥曰敬。

宋庆礼，洺州永年人。擢明经，补卫尉。武后诏侍御史桓彦范行河北，鄣断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庆礼与议，见其方略，器之。俄迁大理评事，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庆礼身到其境，谕首领大谊，皆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历监察、殿中侍御史。以习识边事，拜河东、河北营田使。善骑，日能驰数百里。性甘于劳苦，然好兴作，滨塞掘阱植兵，以邀虏径，议者蚩其不切事。稍迁贝州刺史，复为河北支度营田使。

初，营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时，赵文翊失两藩情，攻残其府，更治东渔阳城。玄宗时，奚、契丹款附，帝欲复治故城，宋璟固争不可，独庆礼执处其利，乃诏与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为使，筑裁三旬毕。俄兼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渔阳、淄青没户还旧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廪充，居人籓辑。卒，赠工部尚书。

庆礼为政严，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张星以好巧自是，谥曰“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申驳曰：“庆礼国劳臣，在边垂三十年。往城营州，士才数千，无甲兵强卫，指期而往，不失所虑，遂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其功可推，不当丑谥。”庆礼兄子辞玉亦自诣阙诉。改谥曰敬。

杨瑒，字瑶光，华州华阴人。五世祖缙，为陈中书舍人，名属义，终交、爱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领都督，隋灭陈，逾三年乃降，徙长安。林甫字卫卿，为柳城太守，高祖军兴，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来，授检校总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绛州寒凉，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为上津令。会天下乱，去官，与秦王同里居。武德初，为王府参军，兼库直。隐太子事平，诏亲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

独预，太宗赐《怀昔赋》，申以恩意。历沔、绥二州刺史。姆馈孺子以饼，妻伪受而弃之垣外，人咨其廉。

瑒始为麟游令，时窦怀贞大营金仙、玉直二观，檄取畿内尝负逆人赀者，暴敛之以佐费，瑒拒不应。怀贞怒曰："县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论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怀贞壮其对，为止。初，韦后表民二十二为丁限，及败，有司追趣其课，瑒执不可，曰："韦氏当国，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独取已宽之人重敛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课，由是名显当世。

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贪沓不法，瑒与大夫李杰谋劾举之，反为日知先构。瑒廷奏曰："肃绳之司，一为恐胁所屈，开奸人谋，则御史府可废。"玄宗直之，令杰还视事，而逐日知。

瑒进历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帝尝召宰相大臣议天下户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详，帝咨赏。于是宇文融建检脱户余口，瑒执不便。融方贵，公卿唵默唯唯，独瑒抗议，故出为华州刺史。帝封太山，集乐工山下，居丧者亦在行。瑒谓起苴绖使和钟律，非人情所堪，帝许，乃免。

入为国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质、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国子。有诏迥质谏议大夫、皇太子侍读；履忠老不任职，拜朝散大夫罢归；子路直弘文馆。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且今习《春秋》三家、《仪礼》者才十二，恐诸家废无日，请帖平文以存学家，其能通者稍加优宦，奖孤学。"从之，因诏以三家《传》、《仪礼》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为瑒立颂太学门。

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入太学，渐渍礼乐，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类，分以师长，三德四教，学成然后爵之。唐兴，二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然则学徒费官禀，而博士滥天禄者也。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过明经、进士十倍，胥史浮虚之徒，眊先王礼义，非得与服勤道业者挈长短、绝轻重也。国家启庠序，广化导，将有以用而劝进之。有司为限约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难矣。"帝然其言。再迁大理卿，以疾辞，改左散骑常侍。卒，年六十八，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瑒常叹士大夫不能用古礼，因其家冠、婚、丧、祭，乃据旧典为之

节文，揖让威仪，哭踊衰杀，无有违者。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瑒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若碑颂者，徒遣后人作碇石耳。"

瑒伯父志操，颇刚简，未遇时，著《闲居赋》自托，常曰："得田十顷、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资，上可供先公伏腊足矣。"位终司属卿、安平县男。瑒从父兄晏，精《孝经》学，常手写数十篇，可教者辄遗之。

崔隐甫，贝州武城人。隋散骑侍郎亻麃曾孙。解褐左玉钤卫兵曹参军，迁殿侍御史内供奉。浮屠惠范倚太平公主胁人子女，隐甫劾状，反为所挤，贬邛州司马。玄宗立，擢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尝负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隐甫，从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对曰："陛下轻臣而重乐工，请解官。"再拜出，帝遽谢，与胡雏，隐甫杀之，有诏贳死，不及矣。赐隐甫百缣。

孙佺败绩于奚，擢隐甫并州司马护边，会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诏责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华州刺史、太原尹，入为河南尹。居三岁，进拜御史大夫。初，台无狱，凡有囚则系大理。贞观时，李乾祐为大夫，始置狱，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系人。隐甫执故事，废掘诸狱。其后患囚往来或漏泄，复系之厨院云。台中自监察御史而下，旧皆得颛事，无所承谘。隐甫始一切令归禀乃得行，有忤意辄劾正，多贬绌者，台吏侧目，威名赫然。帝尝诏校外官岁考。异时必委曲参审，竟春未定。隐甫一日会朝集使，询逮检实，其暮皆讫，议者服其敏。帝尝谓曰："卿为大夫，天下以为称职。"

张说当国，隐甫素恶之，乃与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过，不宜处位，说赐罢；然帝嫉朋党，免其官，使侍母。岁余，复为大夫。迁刑部尚书，兼河南尹。帝还京师，即拜东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忠。

始，帝欲相隐甫也，谓曰："牛仙客可与语，卿常见否？"对曰："未也。"帝曰："可见之。"隐甫终不诣。他日又问，对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问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与之对耶？"隐甫所至絜介自守，明吏治，在职以强正称云。

赞曰：严挺之拒宰相不肯见李林甫，崔隐甫违诏不屈牛仙客，信刚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编栈谕之，信曲与直不相函哉！

李尚隐，其先出赵郡，徙贯万年。年二十，举明经，再调下邽主簿，州刺史姚班说其能，器之。神龙中，左台中丞侯令德为关内黜陟使，尚隐佐之，以最擢左台监察御史。于是，崔湜、郑愔典吏部选，附势幸，铨拟不平，至逆用三年员阙，材廉者轧不进，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隐与御史李怀让显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冯昭泰性鸷刻，人惮其强，尝诬系桐庐令李师旦二百余家为妖蛊，有诏御史覆验，皆称病不肯往。尚隐曰："善良方蒙枉，不为申明，可乎？"因请行，果推雪其冤。湜、愔复当路，乃出尚隐为伊阙令，怀让魏令。湜等伏诛，玄宗知尚隐方严，由定州司马擢吏部员外郎，怀让自河阳令拜兵部员外郎。怀让，蓚人，后历给事中。

尚隐以将作少监营桥陵，封高邑县男。未几，进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权，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隐穷治，具得奸赃，无假借，遂抵罪。进兵部侍郎。俄出为蒲州刺史。浮屠怀照者，自言母梦日入怀生己，镂石著验，闻人冯待徵等助实其言。尚隐劾处妖妄，诏流怀照播州。再迁河南尹。

尚隐性刚亮，论议皆披心示诚，处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详练故实，前后制令，诵记略无遗。妖贼刘定高夜犯通洛门，尚隐坐不素觉，左迁桂州都督。帝遣使劳曰："知卿忠公，然国法须尔。"因赐杂彩百匹遣之。迁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及还，人或袖金以赠，尚隐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代王丘为御史大夫。时司农卿陈思问引属吏多小人，乾隐钱谷，尚隐按其违，赃累钜万，思问流死岭南。改尚隐太子詹事。不阅旬，进户部尚书。前后更扬、益二州长史、东都留守，爵高邑伯。开元二十八年，以太子宾客卒，年七十五，谥曰贞。

尚隐三入御史府，辄绳恶吏，不以残挚失名，所发当也，素议归重。仕官未尝以过谪，惟劾诋幸臣及坐小法左迁，复见用，以循吏终始云。

自开元二十二年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用中丞卢奂为之，尚隐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后，大夫王翊、崔涣、李涵、崔宁、卢杞乃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举幽素科，中之，调新政尉。后自成都丞奏事称旨，躐除监察御史，以丧免。武后顾琬习边事，迫追西抚羌夷，琬因乞终丧，后嘉许之，诏服除赴屯。迁侍御史，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西域安抚使。琬与郭元振善，宗楚客恶之，左授沧州刺史。为政引大体，部人顺附。

景龙中，迁御史大夫，兼朔方行军大总管。前后乘边积二十年，大抵务农习战，多为长利，华虏安之。景云二年，复为朔方军大总管，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肥乡令韦景骏、普安令于处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万人。改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济南县男。以老丐骸骨，不待报辄去，优诏以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准品给全禄，玺书劳问。会吐番骚边，复召授左散骑常侍，诏与虏定经界，因谐辑十姓降户。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约，请调兵十万屯秦、渭间，防遏其奸。是冬，吐蕃果入寇，为秦渭兵击走之。俄复请老，不许，迁太子宾客。年八十余，开元五年，终同州刺史。

列传第五十六宗室宰相

李适之，恒山愍王孙也，始名昌。神龙初，擢左卫郎将。开元中，迁累通州刺史 ，以办治闻。按察使韩朝宗言诸朝，擢秦州都督。徙陕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细，为下所便。玄宗患谷、洛岁暴耗徭力，诏适之以禁钱作三大防，曰上阳、积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诏永王璘书，皇太子瑛署额。进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长史，知节度事。适之以祖被废，而父象见逐武后时，葬有阙，至是丐陪瘗昭陵阙中，诏可。褒册典物，焜照都邑，行道为咨叹。迁刑部尚书。适之喜宾客，饮酒至斗余不乱。夜宴娱，昼决事，案无留辞。

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尝与李林甫争权不协，林甫阴贼，即好谓适之曰："华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国，顾上未之知。"适之性疏，信其言，他日从容为帝道之。帝喜以问林甫，对曰："臣知之旧矣，顾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闻。"帝以林甫为爱己，而薄适之不亲。于是，皇甫惟明、韦坚、裴宽、韩朝宗皆适之厚善，悉为林甫所构得罪。适之惧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职，以太子少保罢，欣然自以为免祸。俄坐韦坚累，贬宜春太守。会御史罗希奭阴被诏杀坚等贬所，州且震恐，及过宜春，适之惧，仰药自杀。

李岘，吴王恪孙也。折节下士，长吏治。天宝时，累迁京兆尹。玄宗岁幸温汤，甸内巧供亿以媚上，岘独无所献，帝异之。杨国忠使客骞昂、何盈擿安禄山阴事，讽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缢杀之。禄山怒，上书自言，帝惧变，出岘为零陵太守。岘为政得人心，时京师米翔贵，百姓乃相与谣曰："欲粟贱，追李岘。"寻徙长沙。永王为江陵大都督，假岘为长史。至德初，肃宗召之，拜扶风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国公。

乾元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辅政，而岘位望最旧，事多独决，諲等不平。李辅国用权，制诏或不出中书，百司莫敢覆。岘顿首帝前，极言其恶，帝悟，稍加检制，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然深衔岘。凤翔七马坊押官盗掠人，天兴令谢夷甫杀之。辅国讽其妻使诉枉，诏监察御史孙鏊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诉，诏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为三司讯之，无异辞。妻不承，辅国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虚覆按。若虚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阳怒，欲质让，若虚驰入自归帝，帝留若虚帘中，顷，伯阳

等至，劾若虚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贬伯阳高要尉、权献杜阳尉，逐李晔岭南，流蓥播州。岘谓责太重，入言于帝曰："若虚希旨用刑，乱国法。陛下信为重轻，示无御史台。"帝怒，李揆不敢争，乃出岘为蜀州刺史。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帝曰："岘欲专权耶？乃云任毛若虚示无御史台。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宽。"择木曰："岘言直，不敢专权。陛下宽之，祗益盛德耳。"

代宗立，改荆南节度，知江淮选补使。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乘舆在陕，由商山走帝所。还京，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载为相，中人传诏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岘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参官举才任谏官、宪官者，无限员。不逾月，为要近谮短，遂失恩，罢为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复知江淮选，改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

初，东京平，陈希烈等数百人待罪，议者将悉抵死，帝意亦欲惩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岘时为三司，独曰："法有首有从，情有重有轻，若一切论死，非陛下与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乱常，谁不凌污，衣冠奔亡，各顾其生，可尽责邪？陛下之新戚勋旧子若孙，一日皆血铁砧，尚为仁恕哉？《书》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况河北残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开自新之路而尽诛之，是坚叛者心，使为贼致死。困兽犹斗，况数万人乎？"于是，器与吕諲皆龊龊文吏，操常议，不及大体，尚腾颊固争，数日乃见听。衣冠蒙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岘力也。

岘兄峘、峄。峘从上皇，岘翊戴肃宗，以勋力相高，同时为御史大夫，俱判台事，又合制封公，而峄为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郑惠王元懿曾孙。父择言，累为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称。张嘉贞为益州都督，性简贵，接部刺史倨甚，择言守汉州，独引同榻坐，讲绎政事，名重当时。

勉少喜学，内沉雅，外清整。始调开封尉，汴州水陆一都会，俗厖错，号难治，勉摧奸决隐为有名。从肃宗于灵武，擢监察御史。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哗纵，勉劾不恭，帝叹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迁司膳员外郎。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勉过问，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完宥，后归者日

至。

累为河东王思礼、朔方河东都统李国贞行军司马，进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郑令，晬为权幸所诬，诏诛之。勉曰：“方藉牧宰为人父母，岂以谗杀郎吏乎？”即拘晬，为请得免。晬后以推择为龙门令，果有名。

羌、浑、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为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辅国讽使下己，勉不肯，乃出为汾州刺史。历河南尹，徙江西观察使。厉兵睦邻，平贼屯。部人父病，为蛊求厌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验服，勉曰：“是为其父，则孝也。”纵不诛。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鱼朝恩领国子监，威宠震赫，前尹黎干谄事之，须其入，敕吏治数百人具以饷。至是吏请，勉不从，曰：“吾候太学，彼当见享，军容幸过府，则脩具。”朝恩衔之，亦不复至太学。

寻拜岭南节度使。番禺贼冯崇道、桂叛将硃济时等负险为乱，残十余州，勉遣将李观率容州刺史王翃讨斩之，五岭平。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讥视苛谨。勉既廉洁，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居官久，未尝扶饰器用车服。后召归，至石门，尽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时人谓可继宋璟、卢奂、李朝隐；部人叩阙请立碑颂德，代宗许之。进工部尚书，封汧国公。

滑亳节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为代，从之。勉居镇且八年，以旧德方重，不威而治，东诸帅暴桀者皆尊惮之。田神玉死，诏勉节度汴宋，未行，汴将李灵耀反，魏将田悦以兵来，叩汴而屯，勉与李忠臣、马燧合讨之。淮西军据汴北，河阳军壁其东，大将杜如江、尹伯良与悦战匡城，不胜。徙垒与灵耀合，忠臣将军李重倩夜攻其营，与河阳军合讠桑，贼不阵溃，悦走河北，灵耀奔韦城，为如江所禽，勉缚以献，斩阙下。既而忠臣专汴，故勉还滑台。明年，忠臣为麾下所逐，复诏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为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

建中四年，李希烈围襄城，诏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将刘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贼以精兵攻襄城，而许必虚，令兵直捣许，则襄围解。”不待报，使其将唐汉臣与德信袭许，未至数十里，有诏诘让，二将惧而还，次扈涧，不设备，为贼所乘，杀伤什五，辎械尽亡。汉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惧东都危，复遣兵四千往戍，贼断其后不得归。于是希烈自将攻勉，勉气索，婴守累月，援莫至，裒兵万人溃围出，东保睢阳。

兴元元年，勉固让都统，以检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见帝，素服待罪，诏不许，勉内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与。贞元初，帝起卢杞为刺史，袁高还诏不得下。帝问勉曰："众谓卢杞奸邪，朕顾不知，谓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时韪其对，然自是益见疏。居相二岁，辞位，以太子太师罢。卒，年七十二，赠太傅，谥曰贞简。

勉少贫狭，客梁、宋，与诸生共逆旅，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无知者，幸君以此为我葬，余则君自取之。"勉许诺，既葬，密置余金棺下。后其家谒勉，共启墓出金付之。位将相，所得奉赐，悉遗亲党，身没，无赢藏。其在朝廷，鲠亮廉介，为宗臣表。礼贤下士有终始，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后二人卒，至宴饮，仍设虚位沃馈之。遣戍兵，常视其资粮，春秋存问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制，天下宝之，乐家传《响泉》、《韵磬》，勉所爱者。

李夷简，字易之，郑惠王元懿四世孙。以宗室子始补郑丞。德宗幸奉天，硃泚外示迎天子，遣使东出关至华，候吏李翼不敢问。夷简谓曰："泚必反。向发幽、陇兵五千救襄城，乃贼旧部，是将追还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还西，助泚送死，危祸也。请验之。"翼驰及潼关，东得召符，白于关大将骆元光，乃斩贼使，收伪符，献行在。诏即拜元光华州刺史。元光掠功，故无知者。

夷简弃官去，擢进士第，中拔萃科，调蓝田尉。迁监察御史。坐小累，下迁虔州司户参军。九岁，复为殿中侍御史。元和时，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杨凭性骜悦，始为江南观察使，冒没于财。夷简为属刺史，不为恁所礼。至是发其贪，凭贬临贺尉，夷简赐金紫，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俄检校礼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初，贞元时，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阳，制蔡右胁，仰给度支，后亡死略尽，而岁取赀不置。夷简曰："迹空文，苟军兴，可乎？"奏罢之。阅三岁，徙帅剑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颙积奸赃，属蛮怒，畔去。夷简逐颙，占檄谕祸福，蛮落复平。始，韦皋作奉圣乐，于頔作《顺圣乐》，常奏之军中，夷简辄废去，谓礼乐非诸侯可擅制，语其属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诒戒后来。"

十三年，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师道方叛，裴度当国，帝倚以平贼，夷简自谓才不能有以过度，乃求外迁，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

穆宗立，有司方议庙号，夷简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朝宜称祖。”诏公卿礼官议，不合，止。久之，请老，朝廷谓夷简齿力可任，不听，以右仆射召，辞不拜，复以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保。

夷简致位显处，以直自闲，未尝苟辞气悦人。历三镇，家无产赀。病不迎医，将终，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无碑神道，惟识墓则已。世谓行己能有终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也。擢进士宏辞，赋《日五色》，造语警拔，士流推之。调蓝田尉，县有滞狱十年，程单言辄判。京兆状最，迁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再迁司勋员外郎，爵渭源县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顾左右曰：“九月犹衫，二月而袍，不为顺时。朕欲改月，谓何？”左右称善，程独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学士入署，常视日影为候，程性懒，日过八砖乃至，时号“八砖学士”。

元和三年，出为随州刺史，以能政赐金紫服。李夷简镇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诰。韩弘为都统，命程宣慰汴州。历御史中丞、鄂岳观察使，还为吏部侍郎。

敬宗初，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宫室畋猎，功用奢广。程谏曰：“先王以俭德化天下，陛下方谅阴，未宜兴作，愿回所费奉园陵。”帝嘉纳。又请置侍讲学士，选名臣备访问。加中书侍郎，进彭原郡公。宝历二年，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徙河中。召拜尚书左仆射。俄检校司空，领宣武、山南东道节度。再为仆射。先是，元和、长庆时，仆射视事，百官皆贺，四品以下官答拜。大和四年，诏不答拜。王涯。窦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诸朝。御史中丞李汉谓不答拜于礼太重，文宗不许，听用大和诏书。议者不善也。

程为人辩给多智，然简悦无仪检，虽在华密，而无重望。最为帝所遇，尝曰：“高飞之翮，长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为东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赠太保，谥曰缪。

子廓，第进士，累迁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宁节度使，不能治军。补阙郑鲁奏言：“新麦未登，徐必乱。”既而果逐廓，乃擢鲁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元和中，擢进士第，辟李听幕府，从历四镇，有材略，为吏精明。听每征伐，必留石主后务。大和中，为行军司马。听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对华敏，文宗异之。府罢，擢工部郎中，判盐铁案。令孤楚节度河东，引为副使。入迁给事中，累进户部侍郎，判度支。

帝恶李宗闵等以党相排，背公害政，凡旧臣皆疑不用，取后出孤立者，欲惩刈之，故李训等至宰相。训诛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度支。石器雄远，当轴秉权亡所挠。

方是时，宦寺气盛，陵暴朝廷，每对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训以折大臣，石徐谓曰："乱京师者训、注也，然其进，孰为之先？"士良等惭缩不得对，气益夺，搢绅赖以为强。它日紫宸殿，宰相进及陛，帝喟而叹，石进曰："陛下之叹，臣固未谕，敢问所从。"帝曰："朕叹治之难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发有疾，今兹震扰，皆自取之。夫托亿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无事乎？"石曰："陛下罪己当然，然责治太早，虽十年孜孜养德，适成尔。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观之。且人之气志，虽贤圣犹有优劣，故仲尼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间也，而知人情伪。今自视何如即位时？"帝曰："有间矣。"石曰："古之圣贤，必观书以考察往行，然后成治功。陛下积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惊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诚务修将来之政，视太宗致升平之期，犹不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职，爱人节用，国有余力，下不加赋，太平之术也。"

于时大臣新族死，岁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杀太甚，则致阴沴。比郑注多募风翔兵，至今诛索不已，臣恐缘以生变，请下诏慰安之。"帝曰："善。"又问："奈何致太平之难？"郑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赞曰："恤之得术，尚何太平之难？陛下节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奸，则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贞观、开元时以视今日，即气拂吾膺。"石曰："治道本于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张元昌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壶，比坐事诛之。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为魏尚书，而人不敢鲜衣美食，况天子独不可为法乎？"

是时，宰相吏卒因内变多死，诏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庙神灵，犹当佑之，虽有盗，

无害也。有如挟奸自欺，植权党，害正直，虽加之防，鬼得以诛。无所事于召募，请直以金吾为卫。”帝尝顾郑覃曰：“覃老矣，当无妄，试谕我犹汉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强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问而覃之对，臣皆以为非。颜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当观得失于前，日引月长，以齐尧、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为不及。惟陛下开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则大业济矣。”

中人自边还，走马入金光门，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师哗走尘起，百官或韈而骑，台省吏稍稍遁去。郑覃将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沛然如平时。里闾群无赖望南阙，阴持兵俟变。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内使趣阖门，君赏不从，日入乃止。当是时，非石镇静、君赏有谋，几乱。

开成赦令：赐京畿一岁租；停方镇正、至、端午三岁献，以其直代百姓配缗；天下非药物茗果，它贡悉禁；又罢宣索、营造。帝曰：“朕务其实，不欲事空文。”石以异时诏令，天子多自逾之，因请“内置赦令一通，以时省览。临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与长吏奉行之，乃尽病利。”

俄进中书侍郎。帝尝曰：“朕观晋君臣以夷旷致倾覆，当时卿大夫过邪？”石曰：“然。古诗有之：‘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畏不逢也；‘昼短苦夜长’，暗时多也；‘何不秉烛游’，劝之照也。臣愿捐躯命济国家，惟陛下鉴照不惑，则安人强国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贰，仕进之涂塞，奏请辄报罢，东省闭闼累月，南台惟一御史。故两河诸侯竞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故藩镇日横，天子为旰食。元和间进用日广，陛下嗣位，惟贤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顺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势犹持衡然，此首重则彼尾轻矣。其为我博选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阳令韩辽治兴成渠，渠当咸阳右十八里，左直永丰仓，秦、汉故漕。渠成，起咸阳，抵潼关，三百里无车挽劳，则辕下牛尽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时，奈何？”帝曰：“以阴阳拘畏乎？苟利于人，朕奚虑哉？”石用韩益判度支案，以赃败。石曰：“臣本以益知财利，不保其贪。”帝曰：“宰相任人，知则用，过则弃，谓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强蔽其过，此其私也。”

三年正月，将朝，骑至亲仁里，狙盗发，射石伤，马逸，盗邀斫之

坊门，绝马尾，乃得脱。天子骇愕，遣使者慰抚，赐良药。始命六军卫士二十人从宰相。是日京师震恐，百官造朝才十一。石因卧家固辞位，有诏以中书侍郎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始，训、注乱，权归阉竖，天子畏偪，几不立。石起为相，以身徇国，不恤近幸，张权纲，欲强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将加害，帝知其然，而未为之，遂罢去。遣日，飨赉都阙，士人恨愤。石让中书侍郎，换检校兵部尚书，它不听。

会昌三年，检校司空，徙节河东。会伐潞，诏以太原兵助王逢军榆社。石起横水戍千五百人，令别将杨弁领之。常日军兴，人赐二缣治装，会财匮而给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众以乱，还兵逐石出之。诏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俄检校吏部尚书，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赠尚书右仆射。

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进士。杨嗣复领剑南，辟幕府。崔郸辅政，兼集贤殿大学士，引为校理。调蓝田尉。后石当国，荐福可任治人，繇监察御史至户部郎中，累历州刺史，进谏议大夫。大中时，党项羌震扰，议者以将臣贪牟产虏怨，议择儒臣治边。乃授福夏绥银节度使，宣宗临轩谕遣。福以善政闻，徙镇郑滑，再迁兵部侍郎，判度支，出为宣武节度使，入迁户部尚书。会蛮侵蜀，诏福持节宣抚，即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蛮战败绩，贬蕲王傅，分司东都。

僖宗初，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就拜留守，改山南东道节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团训乡兵，邀险须之。贼不敢入，转略岳、鄂，以逼江陵。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福，乃自将州兵，率沙陀壮骑五百赴之。贼已残江陵郛而闻福至，乃走。以劳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兴王德良六世孙，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讳改焉。长庆中，擢进士第，又策贤良方正异等，辟义成、淮南幕府，稍迁监察御史，累进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为人强干，所莅无不办。繇职方员外郎判户部案。四迁中书舍人。

会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时方伐刘稹，武宗虑河朔列镇阴相缔以挠兵事，德裕荐回持节往谕何弘敬、王元逵，以“泽潞迩京、洛，非若河北三镇，国家许世以壤地传子孙者。且稹父子无功，悖谊理。上以邢、洺、磁三州与河北比境，用军莫便魏、镇。且王师不欲轻出山东，请公等取三州报天子。”二将听命。又张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鹘，而与刘沔不协。回至，谕以大义，仲武释然，即合太原军攻潞。复以回为

使，督战至蒲东，王宰、石雄橐鞬谒道左，回不弛行，顾左右呼直史责破贼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则死之。未及期三日，贼平。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俄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武宗崩，为山陵使，迁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以与德裕善，决吴湘狱，时回为中丞，坐不纠擿，贬湖南观察使。俄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给事中还制，谓责回薄，遂贬贺州刺史。徙抚州刺史。卒，大中九年，诏复湖南观察使，赠刑部尚书。

赞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国也。唐宰相以宗室进者九人。林甫奸谀，几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无所发明。其余以材称职，号贤宰相。秦、隋弃亲侮贤，皆二世而灭。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飨国长久。呜呼盛欤！

列传第五十七刘吴韦蒋柳沈

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擢进士第，调获嘉主簿。

武后证圣初，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上书，讥"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又谓："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时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刺时。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子玄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

累迁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迁秘书少监。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脩，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闻藉功于众。唯汉东观集群儒，纂述无主，条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汉郡国计书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唯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门，所以杜颜面，防请谒也。今作者如林，傥示褒贬，曾未绝口，而朝野咸知。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归，故司马迁退处士，进奸雄；班固抑忠臣，饰主阙。今史官注记，类禀监脩，或须直辞，或当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四不可。今监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务相推避，以延岁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礼。"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等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

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徐坚读之，

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尝自比杨雄者四：“雄好雕虫小伎，老而为悔；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经，当时笑之；吾作《史通》，俗以为愚。雄著书见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释蒙》。雄少为范逡、刘歆所器，及闻作经，以为必覆酱瓿；吾始以文章得誉，晚谈史传，由是减价。”其自感慨如此。

子玄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上推汉为陆终苗裔，非尧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尝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绍司徒旧邑。”后果封居巢县子。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

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皇太子将释奠国学，有司具仪：从臣著衣冠，乘马。子玄议：“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騑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则御史劾治。颜延年罢官，乘马出入闾里，世称放诞。此则乘马宜从亵服之明验。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亲迎，则盛服冠履，乘辂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法驾所幸，侍臣皆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车，故博带褒衣、革履高冠，是车中服。韈而镫，跣而鞍，非唯不师于古，亦自取惊流俗。马逸人颠，受嗤行路。”太子从之，因著为定令。

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尝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左证其谬，当以古文为正；《易》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会子贶为太乐令，抵罪，子玄请于执政，玄宗怒，贬安州别驾。卒，年六十一。

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著辄豫。殁后，帝诏河南就家写《史通》，读之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六子：贶、餗、汇、秩、迅、迥。

贶，字惠卿。好学，多通解。子玄卒，有诏访其后，擢起居郎。历

右拾遗内供奉。献《续说苑》十篇，以广汉刘向所遗，而刊落怪妄。贶尝以《竹书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谥，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孔子新意，《师春》一篇录卜筮事，与左氏合，知按《春秋》经传而为也，因著《外传》云。子滋、浃。

滋，字公茂。通经术，喜持论。以廕历涟水令。杨绾荐材堪谏官，累授左补阙。久之，去，养亲东都。河南尹李廙奏补功曹，母丧解。服除，以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职奉法，进至给事中。兴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选。时大盗后，旱蝗相仍，吏不能诣京师，故命滋至洪州调补，以振职闻。贞元二年，擢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相无所设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罢。又明年，复为吏部侍郎，迁尚书。会御史中丞韦贞伯劾奏："吏选不实，澄覆疏舛，吏因得为奸。"诏与侍郎杜黄裳夺阶。卒，赠陕州大都督，谥曰贞。

浃亦有学称。生子敦儒，家东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体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为痛隐。留守韦夏卿表其行，诏标阙于闾。元和中，权德舆复荐之，乃授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在母丧，毁瘠几死。时谓刘孝子。后为起居郎，达礼好古，有祖风云。

餗，字鼎卿。天宝初，历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终右补阙。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颇有法。

汇，左散骑常侍，终荆南节度使。子赞，以廕仕为鄠丞。杜鸿渐自剑南还，过鄠，厨驿丰给。杨炎荐汇名儒子，擢浙西观察判官。炎入相，进歙州刺史，政干强济。野媪将为虎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观察使韩滉表赞治有异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辅政，分所统为三道，以赞为宣州刺史、都团练观察使，治宣十年。赞本无学，弟以刚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饶，即厚敛，广贡奉以结恩。又不能训子，皆骄傲不度，素业衰矣。卒，赠吏部尚书，谥曰敬。

迥以刚直称，第进士，历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转运使。时新更安史乱，迥馈运财赋，力于职。大历初，为吉州刺史，治行尤异。累迁给事中。

秩，字祚卿。开元末，历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稍迁宪部员外郎。坐小累，下除陇西司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至

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贬抚州长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记》、《至德新议》等凡数十篇。

迅，字捷卿。历京兆功曹参军事。常寝疾，房琯闻，忧不寐，曰："捷卿有不讳，天理欺矣！"陈郡殷寅名知人，见迅叹曰："今黄叔度也！"刘晏每闻其论，曰："皇王之道尽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书成，语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终不以示人云。

吴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硃敬则游。二人者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中，改右补阙。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后，皇运不殊如带。陛下龙兴，恩被骨肉，相王与陛下同气，亲莫加焉。今贼臣日夜阴谋，必欲寘之极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毁，以陛下为命，而自托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独任胸臆，可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赵高，汉任王莽，晋家自相鱼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内麋沸，验之覆车，安可重迹？且根朽者叶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干，夷芟略尽。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诛，一子以罪谪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苍蝇》之诗，不可不察。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下幸甚！"累迁起居郎，与刘子玄、徐坚等并职。

玄宗初立，收还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兢虑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

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古者设诽谤木，欲闻己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夫汉高帝赦周昌桀、纣之对，晋武帝受刘毅桓、灵之讥，况陛下豁达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

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

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又曰："朝有讽谏，犹发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为之不采。"忠谏之有益如此。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逄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监于兹哉！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

寻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兢驰驿取进梓宫。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终丧，为太子左庶子。

开元十三年，帝东封太山，道中数驰射为乐。兢谏曰："方登岱告成，不当逐狡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纳之。明年六月，大风，诏群臣陈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来，亢阳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风拔树，坏居人庐舍。传曰：'敬德不用，厥灾旱。上下蔽隔，庶位逾节，阴侵于阳，则旱灾应'。又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坏木。'风，阴类，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

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

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馀篇。

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虽年老衰偻甚，意犹愿还史职。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

兢叙事简核，号良史。晚节稍疏牾。时人病其太简。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

韦述，弘机曾孙。家厨书二千卷，述为儿时，诵忆略遍。父景骏，景龙中为肥乡令，述从到官。元行冲，景骏姑子也，为时儒宗，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室观书，不知寝食，行冲异之，试与语前世事，孰复详谛，如指掌然。使属文，受纸辄就。行冲曰：“外家之宝也。”举进士，时述方少，仪质陋悦，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童子何业？”述曰：“性嗜书，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毕，它唯命。”之问曰：“本求茂才，乃得迁、固。”遂上第。

开元初，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奏述与诸儒即秘书续《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谱学，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录，故于百氏源派为详，乃更撰《开元谱》二十篇。累除右补阙。张说既领集贤院，荐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从封太山，奏《东封记》，有诏褒美。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

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参以后事，遂分纪、传，又为例一篇。嵩欲蚤就，复奏起居舍人贾登、著作佐郎李锐助述□绩。逮成，文约事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改国子司业，充集贤学士，累迁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述典掌图书，余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淡荣利，为人纯厚长者，当世宗之。接士无贵贱与均。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安禄山乱，剽失皆尽，述独抱国史藏南山。身陷贼，污伪官。贼平，流渝州，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广德初，甥萧直为李光弼判官，诣阙奏事称旨。因理述“苍卒奔逼，能存国史，贼平，尽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补过，宜蒙恩宥。”有诏赠右散骑常侍。

韦氏之显者，孝友、词学则承庆、嗣立，邃音乐有万石，达礼仪则叔夏，史才博识有述。所著书二百馀篇行于时。弟逌、迪，学业亦亚述。与逌对为学士，与迪并礼官，搢绅高之。时赵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张说尝曰“韦、赵兄弟，人之杞梓”云。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徙家河南。祖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计佐其帅，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被拘，乃阳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历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乂性锐敏，七岁时，见庾信《哀江南赋》，再读辄诵。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逮冠，该综群籍，有史才，司徒杨绾尤称之。将明在集贤，值兵兴，图籍殽舛，白宰相请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张镒亦奇之，署集贤小职。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擢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重其职，先召见延英，乃命之。

张孝忠子茂宗尚义章公主，母亡，遗言丐成礼。帝念孝忠功，即日召为左卫将军，许主下降。乂上疏，以为：“墨缞礼本缘金革，未有夺丧尚主者。缪盩典礼，违人情，不可为法。”帝令中使者谕茂宗之母之请，乂意殊坚。帝曰：“卿所言，古礼也。今俗借吉而婚不为少。”对曰：“俚室穷人子，旁无至亲，乃有借吉以嫁，不闻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诏书，郡、县主当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仪。公主春秋少，待年不为晚，请茂宗如礼便。”帝曰：“更思之。”会太常博士韦彤、裴堪谏曰：“婚礼，主人几筵听命，称事立文，谓之嘉，所以承宗庙，继后嗣

也。丧礼，创巨者日久，痛甚者愈迟，二十五月而毕，谓之凶，所以送死报终，示有节也。故夫义妇听，父慈子孝。昔鲁侯改服，晋襄墨缞，缘金革事则有权变。安有释缞服，衣冕裳，去垩室，行亲迎，以凶渎嘉，为朝廷爽法？”疏入，帝迁其言，促行前诏，然心嘉乂有守。

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皆兼史任。帝尝登凌烟阁，视左壁颓剥，题文漫缺，行才数字，命录以问宰相，无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帝前口以诵补，不失一字。帝叹曰：“虽虞世南默写《列女传》，不是过。”会诏问神策军建置本末，中书讨求不获，时集贤学士甚众，悉亡以对。乃访乂，乂条据甚详。宰相高郢、郑珣瑜叹曰：“集贤有人哉！”明日，诏兼判集贤院事。父子为学士，儒者荣之。

顺宗既葬，议祧庙，有司以中宗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宰相问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壮，而母后篡夺以移神器，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盖曰反正，不得为中兴。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同，不可为不迁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迁中宗，则配飨永绝。”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庙。中宗庙虽毁，而禘祫并陈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初一也。”由是迁庙遂定。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删正制敕三十篇，为《开元格后敕》。李锜诛，诏宗正削一房属籍。宰相召乂问：“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锜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飨于庙，虽裔孙之恶，而忘其勋，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锜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锜连坐，不可。”执政然之。故罪止锜及子息，无旁坐者。

未几，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与独孤郁、韦处厚修《德宗实录》。以劳迁右谏议大夫。裴垍罢宰相，而李吉甫恶垍，以尝监修，故授乂太常少卿。久之，迁秘书监，累封义兴县公。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乂在朝廷久，居史职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议论，宰相未能决，必咨访之，乂据经义或旧章以参时事，其对允切该详。初以是被遇，终亦忤贵近，介介不至显官。然资质朴直，遇权臣秉政，辄数岁不迁。尝疏裴延龄罪恶及拒王叔文，当世高之。结发志学，老而不厌，虽甚寒暑，卷不释于前，故能通百家学，尤明前世沿革。家藏书至万五千卷。初名武，宪宗时因进见，请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当顺承上意，请改名乂。”帝悦。时讨王承宗兵方罢，乂恐天子锐于武，亦因以讽。它日，

帝见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庆。群臣乃知帝且厌兵云。乂论撰百馀篇。

五子：亻系、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亻系善属文，得父典实。大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明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与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参撰《宪宗实录》。转右补阙。宋申锡被诬，文宗怒甚，亻系与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诤，申锡得不死。历膳部员外、工礼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职。开成末，转谏议大夫。宰相李德裕恶李汉，以亻系友婿，出为桂管观察使，人安其治。复坐汉贬唐州刺史。宣宗立，召为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历兴元、凤翔节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书，以弟伸位丞相，恳辞，乃检校尚书右仆射，节度山南东道，封淮阳郡公。徙东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进士第署鄂岳团练判官，除虞、工二部员外，改起居郎。黄巢之难，曙阖门无噍类，以是绝意仕进，隐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请为道士，许之。

伸，字大直，第进士。大中二年，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转驾部郎中，知制诰。白敏中领邠宁节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户部侍郎。九年，为翰林学士，进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户部。

宣宗雅信爱伸，每见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赏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则乱矣。"伸曰："否，非遽乱，但人有觊心，乱由是生。"帝嗟叹，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谕。未几，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逾四月，解户部，加中书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书，监修国史。咸通二年，出为河中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七年，用为华州刺史。再迁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赠太尉。

偕以父任，历右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云。累迁太常少卿。大中八年，与卢耽、牛丛、王沨、卢告撰次《文宗实录》。蒋氏世禅儒，唯伸及亻系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人。开元末，擢进士第，由永宁尉直史馆。肃宗诏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会述死，芳绪成之，兴高祖，

讫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宝后事，弃取不伦，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后历左金吾卫骑曹参军、史馆修撰。然芳笃志论著，不少选忘厌。承寇乱史籍沦缺。芳始谪时，高力士亦贬巫州，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具识本末。时国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义类，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颇有异闻。然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改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卒。

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贯群书，年六十馀，始仕宦。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许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骑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馀，赠工部尚书。

子璟，字德辉。宝历初，第进士、宏词，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吏部以杂品摄上公。璟据开元、元和诏书，太尉以宰相摄事，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摄，馀司不及差限，请如旧制，从之。累迁吏部员外郎。文宗开成初，为翰林学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牒，断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谱》二十篇。璟因召对，帝叹《新谱》详悉，诏璟攗摭永泰后事缀成之。复为十篇，户部供笔札禀料。迁中书舍人。武宗立，转礼部侍郎。璟为人宽信，好接士，称人之长，游其门者它日皆显于世。会昌二年，再主贡部，坐其子招贿，贬信州司马，终郴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右补阙、史馆修撰。坐善刘晏，贬巴州司户参军。还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与张荐议皇太子宜依晋魏卒哭除服，左补阙穆质请依礼期而除，冕议见用。德宗既亲郊，重慎祠事，动稽典礼。冕以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荐及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修饬仪矩。帝疑郊庙每升辄去剑履及象剑尺寸、祝语轻重，冕据礼以对，本末详明，天子嘉异。

久之，以论议劲切，执政不善，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无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觐之意，曰："臣窃感《江汉》朝宗之谊，《鹿鸣》君臣之宴，颂声之作，王道本始。国家自兵兴，不遑议礼，方牧未朝，宴乐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无朝集，目不睹朝廷之礼，耳不闻宗庙之乐，足不践轩墀之地，十有二年于兹矣。夫朝会，礼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岁一见，以考制度。汉法，三载上计，以会课最。圣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见，皆以十月上计京师，十一

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绩事，元日陈贡棐，集于考堂，唱其考第，进贤以兴善，简不肖以黜恶。自安史乱常，始有专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险，或不悔过。臣忝牧圉之寄，愤不朝之臣，思一入觐，率先天下，使君臣之义，亲而不疏；朝觐之礼，废而复举。诚恐负薪，溘先朝露，觐礼不展，臣之忧也。比闻诸将帅亡殁者众，臣自惮何德以堪久长。乡国，人情之不忘也；阙庭，臣子所恋也；朝觐，国家大礼也。三者，臣之大愿。”表累上，其辞哀切，德宗许还。会冕奏闽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马，置牧区于东越，名万安监，又置五区于泉州，悉索部内马驴牛羊合万馀游畜之。不经时，死耗略尽，复调充之，民间怨苦。坐政无状，代还。卒，赠工部尚书。

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明。吏部侍郎杨炎雅善之，既执政，荐既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

初，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既济奏议，以为：“则天皇后进以强有，退非德让，史臣追书，当称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宜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前，天命未集，假临大宝，于谊无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则天改周正朔，立七庙，天命革矣。今以周厕唐，列为帝纪，考于《礼经》，是谓乱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制纪反居其下，方之跻僖公，是谓不智。昔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汉约，无迁鼎革命事，时孝惠已殁，子非刘氏，不纪吕后，尚谁与哉？议者犹谓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阂而列为二纪？鲁昭公之出，《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纪》合《中宗纪》，每岁首，必书孝和在所以统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礼不违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书法所以观后嗣。且太后遗制，自去帝号，及孝和上谥，开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庙，皆以后礼，而独承统于帝，是有司不时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讳、才艺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传，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议不行。

德宗立，锐于治。建中二年，诏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以见官、故官若同正、试、摄九品以上者，视品给俸，至禀饩、干力、什器、馆宇悉有差；权公钱收子，赡用度。既济谏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不问，不患无人。两省官自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四十员，日止两人待对，缺员二十一员未补。若谓见官不足与议，则当更选其人。若广聪明以收淹滞，先补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

置钱取息，有司之权制，非经治法。今置员三十，大抵费月不减百万，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损尤甚。今关辅大病，皆言百司息钱毁室破产，积府县，未有以革。臣计天下财赋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自它费十不当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空虚。何则？四方形势，兵未可去，资费虽广，不获已为之。又益以闲官冗食，其弊奈何？藉旧而置犹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寝。

炎得罪，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撰《建中实录》，时称其能。

子传师。传师，字子言。材行有馀，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贞元末，举进士。时给事中许孟容、礼部侍郎权德舆乐挽毂士，号“权、许”。德舆称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过我？”传师往见，谢曰：“闻之丈人，脱中第，则累公举矣，故不敢进。。”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贤诣子，不可使子因旧见我。”遂擢第。德舆门生七十人，推为颜子。

复登制科，授太子校书郎，以鄠尉直史馆，转右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与善，开晓谆切，终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

方传师与修《宪宗实录》，未成，监修杜元颖因建言：“张说、令狐峘在外官论次国书，今藁史残课，请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

宝历二年，入拜尚书右丞。复出江西观察使，徙宣州。传师于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断狱，召幕府平处，轻重尽合乃论决。尝择邸吏尹伦，迟鲁不及事，官属屡白易之，传师曰：“始吾出长安，诫伦曰：‘可阙事，不可多事。’伦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闻。入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赠尚书。

传师性夷粹无竞，更二镇十年，无书贿入权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传师固拒曰：“诚尔，愿罢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让、萧寘、杜牧，极当时选云。治家不威严，闺门自化。兄弟子姓，属无亲疏，衣服饮食如一。问饷姻家故人，帑无储钱，鬻宅以葬。

子询，字诚之，亦能文辞，会昌初第进士，补渭南尉。累迁中书舍人，出为浙东观察使，除户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为昭义节度使，治尚简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儿，询将戮之，奴惧，结牙将为乱，夜攻询，灭其家。赠兵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刘潼代为节度，驰至，刳奴心，祭其灵坐。

赞曰：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鬨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

列传第五十八二郭两王张牛

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卫骁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明年 ，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围北庭，虔瓘饬垒自守。同俄单骑驰城下，勇士狙道左突斩之。虏亡酋长，相率丐降，请悉军中所资赎同俄死，闻已斩，举军恸哭去。虔瓘以功授冠军大将军、安西副大都护，封潞国公。建募关中兵万人击馀寇，遂前功，有诏募士给公乘，在所续食。将作大匠韦凑上言："汉徙豪族以实关中，今畿辅户口逋耗，异时戎虏入盗，丁壮悉行，不宜更募骁勇，以空京甸，资荒服。万人所过，递驮熟饔，亘六千里，州县安所供亿？秦、陇以西，多沙碛，少居人，若何而济？纵有克获，其补几何？傥稽天诛，则诿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见虏，还，迁凉州刺史、河西节度大使，进右威卫大将军。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战功，求为游击将军，宰相劾其恃功乱纲纪，不可听，罢之。

陕王为安西都护，诏虔瓘为副。虔瓘与安抚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献数持异，交诉诸朝。玄宗遣左卫中郎将王惠赍诏书谕解曰："朕闻师克在和，不在众，以虔瓘、献宿将，当舍嫌窒隙，戮力国家。自开西镇，列诸军，戍有定区，军有常额，卿等所统，蕃汉杂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骑施围石城，献所致也；葛逻禄称兵，虔瓘所沮也。大将不协，小人以逞，何功可图？昔相如能诎廉颇，寇恂不吝贾复，宜各旷然，终承朕命。今赐帛二千段及他珍器，俾谅朕意。"虔瓘奉诏。久之，卒军中。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

孝嵩，伟姿貌，及进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劝田训士，府库盈饶。徙太原尹，卒。以黄门侍郎杜暹代。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晋昌人。长七尺，猿臂虎口，以格斗功累补秦州三度府果毅。从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骁卫将军，封介休县公。

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寇渭源，盗牧马，诏知运与薛讷、王晙等相掎角，败之。进阶冠军大将军，兼临洮军使，封太原郡公，赐赉万计。徙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户阿悉烂、□夹跌思泰率众叛，执单于副都护张知运，诏以朔方兵追击，至黑山呼延谷败之，虏弃伏走，取副都护还。诏知运兼陇右经略使，营柳城。开元五年，大破吐蕃，献俘京师。明年，复出，将轻兵丙夜至九曲，获精甲、名马、牦牛甚众。既献获，诏分赐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进兼鸿胪

卿，摄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宾反，率王晙讨平之。拜左武卫大将军，授一子官，赐金帛。九年，卒于军，年五十五，赠凉州都督。

知运屯西方，戎夷畏惮，与王君■功名略等，时号“王郭”。帝诏中书令张说纪其功于墓碑。上元中，配飨太公庙。永泰初，谥曰威。子英杰、英义。

英杰，字孟武，为左卫将军、幽州副总管。开元二十三年，长史薛楚玉遣英杰与裨将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帅万骑及奚众讨契丹，屯榆关。契丹酋长可突于拒战都山下，奚众贰，官军不利，知义、守忠引麾下遁去，英杰、克勤力战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战，虏示以英杰首，终不屈，师遂歼。

英义，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陇间，累迁诸卫员外将军。哥舒翰见之曰：“是当代吾节制者。”禄山乱，拜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贼将高嵩拥兵入汧、陇，英义伪劳之，且具飨，既而伏兵发，尽虏其众。至德二年，加陇右节度使。召还，改羽林军大将军，掌卫兵。以丧去职。

史思明陷洛阳，谋掠陈、蔡，诏英义统淮南节度兵。贼叩陕、虢，又改陕西节度、潼关防御使。进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使。代宗即位，以检校户部尚书兼大夫。雍王率诸将讨贼洛阳，留英义殿于陕。东都平，权知留守，无检御才，其麾下与朔方、回纥遂大掠都城及郑、汝，环千里无居人。

以功实封三百户，召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日骄蹇，为侈汰。阴事宰相元载以久其权。未几，严武死成都，乃拜剑南节度使。自以有内主，故肆志无所惮。初，玄宗在蜀时旧宫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尽绘乘舆侍卫，每尹至，先拜祠，后视事。英义爱其地胜选，辄坏绘像自居之，众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未尝问民间事，为政苛暴，人以目相谓。怨崔宁不己同也，出兵袭宁，不克。宁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捣成都。英义拒战，众皆反戈内攻，乃奔简州，次灵池，普州刺史韩澄斩首送宁，遂屠其家。

王君■，字威明，瓜州常乐人。初事郭知运为别奏，累功至右卫副率。知运卒，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右羽林军将军，判凉州都督事。

开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诺逻寇大斗拔谷，君■间其怠，率秦州都督张

景顺乘冰度青海袭破之。以功迁大将军，封晋昌县伯；拜其父寿为少府监，听不事。君■凯旋，玄宗宴君■及妻夏于广达楼，赐金帛，夏亦自以战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寿，杀居人，取资粮，进攻玉门军，使人靳君■曰："将军常自以忠勇，今不一进战，奈何？"君■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

初，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世为酋长，君■微时，数往来，为所轻。及节度河西，回纥等颇鞅鞅，耻为下。君■怒，数督过之。既怨望，潜遣人至东都言状。君■间驿奏四部有叛谋，帝使中人即讯，回纥不能自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瀼州，浑大得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而承宗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等益不平，思有以复怨。会吐蕃使间道走突厥，君■率骑到肃州掩取之，还至甘州，护输狙兵发，夺君■节，杀左右亲吏，剖其心，曰："是始谋者。"君■引帐下力战，兵尽乃死。输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弃尸去。帝痛惜之，赠特进、荆州大都督。以丧还京师，官护其葬。诏张说刻文墓碑，帝自书以宠之。

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乐，令贾师顺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诺逻并兵攻之。数日，虏众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见师顺曰："州已失守，虏悉众来，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类乎？"师顺曰："吾受天子命守此，义不可下贼。"数日，又说师顺曰："明府不降，吾众且还，宜有以赠我。"师顺请脱士卒衣襦。悉诺逻知无有，乃夜彻营去，毁瓜州城。师顺开门收器械，复完守备。吐蕃果使精骑还袭，见有备，乃去。以功迁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师顺，岐州人，终左领军将军。

张守珪，陕州河北人。姿干瑰壮，慷慨尚节义，善骑射。以平乐府别将从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轮台，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贼，苦战，斩首千馀级，禽颉斤一人。开元初，虏复攻北庭，守珪从儳道奏事京师，因上书言利害，请引兵出蒲昌、轮台夹击贼。再迁幽州良杜府果毅。时卢齐卿为刺史，器之，引与共榻坐，谓曰："不十年，子当节度是州，为国重将，愿以子孙托，可僚属相期邪？"稍迁建康军使。

王君■死，河西震惧，诏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督余众完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曰："创痍之余，讵可矢石相确，须权以胜之。"遂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位署，招流冗使复业。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即诏守珪为都督。州地沙□脊不可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材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

取之，修复堰防，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纪事。迁鄯州刺史、陇右节度使。徙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加采访处置等使。

契丹、奚连年梗边，牙官可突于，胡有谋者，前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战辄胜，虏遂大败。帝喜，诏有司告九庙。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惧，乃遣使诈降。守珪得其情，遣右卫骑曹王悔诣部计事，屈刺无降意，徙帐稍西北，密引突厥众将杀悔以叛。契丹别帅李过折与突于争权不叶，悔因间诱之，夜斩屈刺及突于，尽灭其党，以众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阅军实，赏将士，传屈刺、突于首于东都。

二十三年，入见天子，会藉田毕，即酺燕为守珪饮至，帝赋诗宠之。加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赐金彩，授二子官，诏立碑纪功。

久之，复讨契丹馀党于捺禄山，卤获不訾。会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强使平卢军使乌知义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义辞不往，真陀罗矫诏胁之。知义与虏斗，不胜，还，守珪匿其败，但上克获状。事颇泄，帝遣谒者牛仙童按实，守珪逼真陀罗自杀，厚赂使者，还奏如状。后仙童以赃败，事逮守珪，以功贬括州刺史，疽发背死。

子献诚。献诚，天宝末，陷安禄山，授伪署。后事史思明，将兵数万守汴州。东都平，史朝义走还汴，献诚不内，籍所统兵以州降，诏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改宝应军左厢兵马使，更封邓国公。既来朝，代宗礼赐尤渥。擢山南西道节度使，讨南山剧贼高玉，禽之。俄兼剑南东川节度。时崔旰杀郭英乂，献诚率众战梓州，大败。大历三年，以疾归京师。举其弟献恭自代。以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病甚，固乞辞位，卒。始，献诚喜功名，为政宽裕，有机略，随方制变，而简廉不逮于父。

从弟献恭，数有军功，以右羽林军代为节度使。大历末，破吐蕃于岷州。久之，拜东都留守，累迁检校吏部尚书。德宗欲徙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上还诏书，苦争。献恭见帝曰："高所奏宜听。"帝不答。复前曰："高乃陛下良臣，当优异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挠。

子煦，积阀亦至夏州节度使。元和八年，振武军逐节度使李进贤，屠其家及判官严澈。宪宗怒，诏煦以本军进讨，许以便宜，赐缣三万为军资，河东王锷遣兵五千为援。煦入，捕乱卒苏国珍等数百人，诛之。卒，赠太子太保。

献诚从弟献甫，以军功试光禄卿、殿中监，从河中节度使贾耽讨梁崇义有劳。德宗西幸，又从浑瑊讨硃泚，战多，累迁至金吾将军、检校工部尚书。李怀光叛，吐蕃盗边，献甫领禁兵戍咸阳累年，兵农悦安。贞元四年，代韩游瑰领邠宁节度使。邠宁军素骄，惮献甫严，因游瑰去，遂纵掠，邀范希朝为帅。都将杨朝晟诛首乱者，献甫乃得入。于是断山浚堑，选严要地筑烽堡。请复盐州及洪门、洛原镇屯兵，诏可。献甫遣兵马使魏茫逐吐蕃，筑盐、夏二城，虏众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卒，赠司空。

王忠嗣，华州郑人。父海宾，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开元二年，吐蕃寇陇右，诏陇右防御使薛讷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御之。以海宾为先锋，战武阶，追北至壕口，杀其众。进战长城堡，诸将媢其功，按兵顾望，海宾战死，大军乘之，斩贼万七千级，获马七万、牛羊四十万。玄宗怜其忠，赠左金吾大将军。忠嗣时年九岁，始名训，授尚辇奉御。入见帝，伏地号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更赐今名，养禁中。肃宗为忠王，帝使与游。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上与论兵，应对蜂起，帝器之，曰："后日尔为良将。"试守代州别驾，大猾闭门自敛，不敢干法。数以轻骑出塞，忠王言于帝曰："忠嗣敢斗，恐亡之。"由是召还。

信安王祎在河东，萧嵩出河西，数引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复雠志，诏不得特将。嵩入朝，忠嗣曰："从公三年，无以归报天子。"乃请精锐数百袭虏。会赞普大酋阅武郁标川，其下欲还，忠嗣不从，提刀略阵，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嵩上其功，帝大悦。累迁左威卫将军、代北都督，封清源县男。与皇甫惟明轻重不得，构忠嗣罪，贬东阳府左果毅。

河西节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罗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闻，诏追赴河西，进拔其城。忠嗣录多，授左威卫郎将，专知兵马。俄吐蕃大出，欲取当新城，晨压官军阵，众不敌，举军皆恐。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贼众嚣相蹂，军{广多}翼掩之，虏大败。拜左金吾卫将军，领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寻为节度使。二十九年，节度朔方，兼灵州都督。

天宝元年，北讨奚怒皆，战桑干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时突厥新有难，忠嗣进军碛口经略之。乌苏米施可汗请降，忠嗣以其方强，特文降耳，乃营木刺、兰山，谍虚实。因上平戎十八策，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攻多罗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

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徙河东节度使，进封县公。

忠嗣本负勇敢，及为将，乃能持重安边，不生事，尝曰："平世为将，抚众而已。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故训练士马，随缺缮补。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无所用。军中士气盛，日夜思战，忠嗣纵诡间，伺虏隙，时时出奇兵袭敌，所向无不克，故士亦乐为用。军每出，召属长付以兵，使授士卒，虽弓矢亦志姓名其上。军还，遣弦亡镞，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观，器甲充物。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据要险筑城堡，斥地甚远。自张仁亶后四十馀年，忠嗣继其功。

俄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权朔方、河东节度，佩四将印，劲兵重地，控制万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后数出战青海、积石，虏辄奔破。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平其国。乃固让朔方、河东二节度，许之。

帝方事石堡城，诏问攻取计，忠嗣奏言："吐蕃举国守之，若顿兵坚城下，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雠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钩摭过咎。会董延光建言请下石堡，诏忠嗣分兵应接，忠嗣不得已为出军，而士无赏格，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入说曰："大夫爱惜士卒，有拒延光心，虽名受诏，实夺其谋。然大夫已付万众，而不立重赏，何以贾士勇？且大夫惜数万段赐，以启谗口，有如不捷，归罪大夫，大夫先受祸矣。"忠嗣曰："吾固审得一城不足制敌，失之未害于国。吾忍以数万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见责，不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宿卫；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谢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趋而出。延光过期不克，果诉忠嗣沮兵。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乱，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且乱，林甫益恶之，阴使人诬告"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讯验，罪应死。哥舒翰方有宠，白上，请以官爵赎忠嗣罪，帝意解，贬汉阳太守。久之，徙汉东郡，卒，年四十五。后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尽，如忠嗣言，故当世号为名将。

初，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浸少，唐军精。及镇河、陇，又请徙朔方、河东九千骑以实军。迄天宝末，益滋息。宝应元年，追赠兵部尚书。

赞曰：以忠嗣之才，战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当所亡，高马

直以空虏资，论禄山乱有萌，可谓深谋矣。然不能自免于谗，卒死放地。自古忠贤，工谋于国则拙于身，多矣，可胜吒哉！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初为县小史，令傅文静器之，会为陇右营田使，引与计事，积功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王君■召为判官。君■死，仙客独得免。萧嵩代节度，复委以军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还执政，因荐之。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知节度留后事，俄为节度使。开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祎为朔方行军大总管。

始在河西，啬事省用，仓库积钜万，器械犀锐。崔希逸代之，即以闻。帝令刑部员外郎张利驰传覆视，如状。帝悦，将用为尚书，宰相张九龄持不可，乃封陇西郡公，实封户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称其材。会九龄罢，故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知门下事，遥领河东节度副大使。

为相谨身无它，与时沉浮，唯唯恭愿。前后锡与，缄庋不敢用。百司谘决，无所处可，辄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时议不归，乘间以问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厓！"盖恚言也。有为厓言者，厓以为实，喜甚。久之，封豳国公，加左相。卒，赠尚书右丞相，谥曰贞简。

列传第五十九宇文韦杨王

宇文融，京兆万年人，隋平昌公弼裔孙。祖节，明法令，贞观中 ，为尚书右丞，谨干自将。江夏王道宗以事请节，节以闻，太宗喜，赉绢二百，劳之曰："朕比不置左右仆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代于志宁为侍中。坐房遗爱友善，贬桂州，卒。

融明辩，长于吏治。开元初，调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温继为京兆，贤其人，厚为礼。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繇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韦洽、裴宽、班景倩、库狄履温、贾晋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括正丘亩，招徕户口而分业之。又兼租地安辑户口使。于是诸道收没户八十万，田亦称是。岁终，羡钱数百万缗。帝悦，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无扰，张空最，务多其获，而流客颇脱不止。初，议者以生事，沮诘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举。又集群臣大议，公卿雷同不敢异，唯户部侍郎杨瑒以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迁。融乃自请驰传行天下，事无巨细，先上劝农使，而后上台省，台省须其意，乃行下。融所过，见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还言状，帝乃下诏："以客赋所在，并建常平仓，益贮九谷，权发敛；官司劝作农社，使贫富相恤。凡农月，州县常务一切罢省，使趋刈获。流亡新归，十道各分官属存抚，使遂厥功。复业已定，州县季一申牒，不须挟名。"

中书令张说素恶融，融每建白，说辄引大体廷争。融揣说不善，欲先事中伤之。张九龄谓说曰："融新用事，辩给多诈，公不可以忽。"说曰："狗鼠何能为！"会帝封太山还，融以选限薄冬，请分吏部为十铨。有诏融与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散骑常侍徐坚、薄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分总，而不得参事，一决于上。融奏选事，说屡却之，融怒，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等廷劾说引术士解祷及受赇，说由是罢宰相。融畏说且复用，訾诋不已。帝疾其党，诏说致仕，放隐甫于家，出融为魏州刺史。

方河北大水，即诏领宣抚使，俄兼检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又建请垦九河故地为稻田，权陆运本钱，收其子入官。兴役

纷然，而卒无成功。入为鸿胪卿，兼户部侍郎。明年，进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融曰：“使吾执政得数月久，天下定矣。”乃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当时长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宾客故人与酣饮。然而神用警敏，应对如响，虽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祎节度朔方，融畏其权，讽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祎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归。翌日，宙通奏，帝怒，罢融为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钱谷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让宰相曰：“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对，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赃馈狼藉，乃贬融平乐尉。岁余，司农发融在汴州绐隐官息钱巨万，给事中冯绍烈深文推证，诏流于严州。道广州。迁延不行，为都督耿仁忠所让，惶恐上道，卒。

初，融广置使额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浸失职，自融始。帝犹思其旧功，赠台州刺史。其后言利得幸者踵相蹑，皆本于融云。

子审，字审。融之贬也，审与兄弟侍母京师。及闻融再贬，不告其家，徒步号泣省父，使者怜之，以车共载达于严州。后擢进士第，累迁大理评事。以夏楚大小无制，始创杖架，以高庳度杖长短，又铸铜为规，齐其巨细。杨国忠颛政，杀岭南流人，以中使传口敕行刑，畏议者嫉其酷，乃以审为岭南监决处置等使，活者甚众。后终和、永二州刺史。

韦坚，字子全，京兆万年人。姊为惠宣太子妃，妹为皇太子妃，中表贵盛，故仕最早。由秘书丞历奉先、长安令，有干名。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聚敛进，乃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国禀，岁终增钜万。玄宗咨其才，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运使。

汉有运渠，起关门，西抵长安，引山东租赋，汔隋常治之。坚为使，乃占咸阳，壅渭为堰，绝灞、浐而东，注永丰仓下，复与渭合。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于下凿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为升楼，诏群臣临观。坚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并贮之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则罗、吴绫、绛纱；南海玳瑁、象齿、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宣城空青、石绿；始安蕉葛、蚺胆、翠羽；吴郡方文绫。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关中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先是，人间唱《得体纥那歌》，有“扬州铜器”语。开元末，得宝符于桃林，而陕尉崔成甫以坚大输南方物与歌语叶，更变为《得宝歌》，自造曲十馀解，召吏唱习。至是，衣缺胯衫、

锦半臂、绛冒额，立舻前，倡人数百，皆巾辩鲜冶，齐声应和，鼓吹合作。船次楼下，坚跪取诸郡轻货上于帝，以给贵戚、近臣。上百牙盘食，府县教坊音乐迭进，惠宣妃亦出宝物供具。帝大悦，擢坚左散骑常侍，官属赏有差，蠲役人一年赋，舟工赐钱二百万，名潭曰广运。坚进兼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韦城县男。

坚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见其宠，恶之。坚亦自以得天子意，锐于进，又与左相李适之善，故林甫授坚刑部尚书，夺诸使，以杨慎矜代之。坚失职，稍怨望。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数于帝前短林甫，称坚才，林甫知之。惟明故为忠王友，王时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与坚宴集，林甫奏坚外戚与边将私，且谋立太子。有诏讯鞫，林甫使杨慎矜、杨国忠、王鉷、吉温等文致其狱，帝惑之，贬坚缙云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坚诸弟诉枉，帝大怒。太子惧，表与妃绝。复贬坚江夏别驾。未几，长流临封郡。弟兰，为将作少匠，冰鄠令，芝，兵部员外郎，子谅，河南府户曹，皆谪去。岁中，遣监察御史罗希奭就杀之，杀惟明于黔中，惟坚妻得原。从坐十余人，仓部员外郎郑章、右补阙内供奉郑钦说、监察御史豆卢友杨惠、嗣薛王□肖皆免官被窜。

坚始凿潭，多坏民冢墓，起江、淮，至长安，公私骚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钩索坚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狱皆满。郡县剥敛偿输，责及邻伍，多裸死牢户。林甫死，乃止。

杨慎矜，隋齐王暕曾孙。祖正道，从萧后入突厥，及破颉利可汗，乃得归，为尚衣奉御。父隆礼，历州刺史，善检督吏，以严辩自名。开元初，为太府卿，封弘农郡公。时御府财物羡积如丘山，隆礼性详密，出纳虽寻尺皆自按省，凡物经杨卿者，号无不精丽，岁常爱省数百万。任职二十年，年九十馀，以户部尚书致仕，卒。

慎矜沉毅任气，健而才。初为汝阳令，有治称。隆礼罢太府，玄宗访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馀、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馀太子舍人，主长安仓，慎名大理评事，为含嘉仓出纳使，被眷尤渥。

慎矜迁侍御史，知杂事，高置风格。始议输物有污伤，责州县偿所直，转轻齐入京师，自是天下调发始烦。天宝二年，权判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太府出纳如故。于时李林甫用事，慎矜进非其意，固让不敢拜，乃授谏议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萧谅为中丞。谅争轻重不平，罢为

陕郡太守。林甫知慎矜为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诸道铸钱使。

韦坚之狱，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违不甚力，鉷恨之，虽林甫亦不悦。鉷父与慎矜外兄弟也，故与鉷狎。及为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后迁中丞，同列，慎矜犹以子姓畜之，鉷负林甫势，滋不平。会慎矜擢户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己，乃与鉷谋陷之。

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惧，以问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厌之。又言天下且乱，劝慎矜居临汝，置田为后计。会婢春草有罪，将杀之，敬忠曰："勿杀，卖之可市十牛，岁耕田十顷。"慎矜从之。婢入贵妃姊家，因得见帝。帝爱其辩惠，留宫中，浸侍左右。帝常问所从来，婢奏为慎矜家所卖。帝曰："彼乏钱邪？"对曰："固将死，赖史敬忠以免。"帝素闻敬忠挟术，间质其然。婢具言敬忠夜过慎矜，坐廷中，步星变，夜分乃去；又白厌胜事。帝怒。而婢漏言于杨国忠，国忠、鉷方睦，阴相语。始，慎矜夺鉷职田，辱诟其母，又尝私语谶书，鉷衔之，未有发也。至闻国忠语，乃喜，且欲尝帝以取验。异时奏事，数称引慎矜，帝悖然曰："尔亲邪，毋相往来！"鉷知帝恶甚，后见慎矜，辄慢侮不为礼，慎矜怒。鉷乃与林甫作飞牒，告慎矜本隋后，蓄谶纬妖言，与妄人交，规复隋室。帝方在华清宫，闻之震怒，收慎矜尚书省，诏刑部尚书萧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卢铉、杨国忠杂讯。驰遣京兆士曹参军吉温系慎馀、慎名于洛阳狱考治。捕太府少卿张瑄致会昌传舍，劾瑄与慎矜共解图谶，搒掠不服。铉遣御史崔器索谶书，于慎矜小妻卧内得之，诟曰："逆贼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无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温又诱敬忠首服诘言，慎矜不能对。有诏杖敬忠，赐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岭南。姻党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马副监万俟承晖、闲厩使殿中监韦衢等坐窜徙者十馀族，所在部送，近亲不得仕京师。遣御史颜真卿驰洛阳决狱。慎馀、慎名闻兄死，皆哭，既读诏，辍哭。慎名曰："奉诏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数行书与别。"真卿许之。索笔，曰："拙于谋己，兄弟并命，姊老孤茕，何以堪此！"遂缢，手指天而绝。慎矜兄弟友爱，事姊如母，仪干皆秀伟，爱宾客，标置不凡，著称于时。慎名尝视鉴叹曰："兄弟皆六尺馀，此貌此才，欲见容当世，难矣！胡不使我少体弱邪？"世哀其言。宝应初，慎矜、王琚、韦坚皆复官爵。

王鉷，中书舍人瑨侧出子也。初为鄠尉，迁监察御史，擢累户部郎中。数按狱深文，玄宗以为才，进兼和市和籴、长春宫、户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关内采访黜陟使。

林甫方兴大狱，撼东宫，诛不附己者，以鉷险刻，可动以利，故倚之，使鸷击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诛敛，向天子意，人虽被蠲贷，鉷更奏取脚直，转异货，百姓间关输送，乃倍所赋。又取诸郡高户为租庸脚士，大抵赀业皆破，督责连年，人不赖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泽之费日侈，而横与别赐不绝于时，重取于左右藏。故鉷迎帝旨，岁进钱钜亿万，储禁中，以为岁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国术，宠遇益厚，以户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检察内作、闲厩使，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支度营田使。

天宝八载，方士李浑上言见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记事，帝诏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号。明年，鉷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总监、栽接使。于是领二十馀使，中外畏其权。鉷于第左建大院，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帝宠任鉷亚林甫，而杨国忠不如也。然鉷畏林甫，谨事之。安禄山怙宠，见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托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鉷至，趋进俯伏，禄山不觉自失，鉷语久，禄山益恭。故林甫虽忌其盛，亦以附己亲之。

子准，为卫尉少卿，以斗鸡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亲近，准骄甚，凌岫出其上。过驸马都尉王繇，以弹弹其巾，折玉簪为乐，既置酒，永穆公主亲视供具。万年尉韦黄裳、长安尉贾季邻等候准经过，馔具倡乐必素办，无敢迕意。

鉷事嫡母孝，而与弟銲友爱。銲疾鉷宦达，常忿慢不弟，鉷终不异情。銲历户部郎中。鉷与銲召术士语不轨，术士惊，引去。鉷畏事泄，托它事捕杀之以绝口。王府司马定安公主子韦会窃语于家，左右往白鉷，鉷遣季邻收会长安狱，夜缢死，以尸还家。会姻属权近，而惕息不敢言。

鉷封太原县公，兼殿中监。为中丞也，与杨国忠同列，用林甫荐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銲与邢縡善，縡，鸿胪少卿□子也，以功名相期，鉷因銲亦交縡。十一载四月，縡与銲谋引右龙武军万骑烧都门、诛执政作难。先二日事觉，帝召鉷付告牒。鉷意銲与縡连，故缓其事，但督两县尉捕贼。贾季邻逢銲于路，銲谓曰：“我与縡有旧，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縡与其党持弓刃突出格斗，鉷与国忠继至，縡党相语曰：“勿斗大夫。”或白国忠曰：“贼语阴相谓不可战。”会高力士以飞龙小儿甲骑四百至，斩縡，尽禽其党。国忠奏鉷与谋，帝不信，林甫亦为鉷言，故帝原銲不问。然欲鉷请銲罪，使国忠讽之，鉷良久曰：“弟为先

人所爱，义不欲舍而谋存。”帝闻颇怒，而陈希烈固争当以大逆。鉷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诏希烈讯鉷矣，有司不肯通奏。鉷见林甫，林甫曰：“事后矣。”俄而銲至，国忠问曰：“大夫与否？”未及应，侍御史裴冕叱銲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为臣不忠，为弟不谊。大夫岂与反事乎？”国忠愕然曰：“与，固不可隐；不与，不可妄。”銲乃曰：“兄不与。”狱具，诏銲杖死，鉷赐死三卫厨。冕请国忠，以其尸归敛葬之。诸子悉诛，家属徙远方。有司籍第舍，数日不能遍，至以宝钿为井干，引泉激溜，号“自雨亭”，其奢侈类如此。鉷兄锡，见诸弟贵盛，不肯仕，鉷强之，为太子仆。至是，贬东区尉，死于道，时人伤焉。

初，鉷附杨慎矜以贵，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矣。

卢铉者，本以御史事韦坚为判官，坚被劾，铉发其私以结林甫。又善张瑄，及按慎矜，则诬瑄死。至鉷得罪，方为闲厩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马五百，我不与。”众疾其反覆，贬庐江长史。它日，见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来此？愿假须臾。”卒死。

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尽也。孟子所谓“上下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媚以相屠胁，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扰，利可通而不可竭。观数子乃欲扰而竭之，敛怨基亡，则向所谓利者，顾不反哉！鉷、国忠后出，横虐最甚，当方毒，天下复思融云。

列传第六十哥舒高封

哥舒翰，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父道元，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补效毂府果毅，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年四十馀，遭父丧，不归。不为长安尉所礼，慨然发愤，游河西，事节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经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将。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为大斗军副使，佐安思顺，不相下。忠嗣更使讨吐蕃，副将倨见，翰怒，立杀之，麾下为股抃。迁左卫郎将。

吐蕃盗边，与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军为三行，从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辄披靡，名盖军中。擢授右武卫将军，副陇右节度，为河源军使。先是，吐蕃候积石军麦熟，岁来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难得、杨景晖设伏东南谷。吐蕃以五千骑入塞，放马褫甲，将就田，翰自城中驰至鏖斗，虏骇走，追北，伏起，悉杀之，只马无还者。翰尝逐虏，马惊，陷于河，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翰有奴曰左车，年十六，以膂力闻。翰工用枪，追及贼，拟枪于肩，叱之，贼反顾，翰刺其喉，剔而腾之，高五尺许，乃堕，左车即下马斩其首，以为常。

会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将请赍金帛以救忠嗣，翰但赍朴装，曰："使吾计从，奚取于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虚心待，与语，异之，拜鸿胪卿，为陇右节度副大使。翰已谢，即极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头从帝，且泣。帝寤，为末贷其罪，忠嗣不及诛。朝廷称其义。

逾年，筑神威军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筑于龙驹岛，有白龙见，因号应龙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宝八载，诏翰以朔方、河东群牧兵十万攻吐蕃石堡城。数日未克，翰怒，捽其将高秀岩、张守瑜，将斩之。秀岩请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加特进，赐赉弥渥。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

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平，帝每欲和解之。会三人俱来朝，帝使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宴城东，翰等皆集。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河以赐之。翰母，于阗王女也。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

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托醉去。

久之，进封凉国公，兼河西节度使。攻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阳郡，筑神策、宛秀二军。进封西平郡王，赐音乐、田园，又赐一子五品官，裨将赏拜有差。宰相杨国忠恶禄山，白发其反状，故厚结翰。俄进太子少保。翰耆酒，极声色，因风痹，体不仁。既疾废，遂还京师，阖门不朝请。

十四载，禄山反，封常清以王师败。帝乃召见翰，拜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军司马，萧昕为判官，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凡河、陇、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师始东，先驱牙旗触门，堕注旄，干折，众恶之。天子御勤政楼临送，诏翰以军行，过门毋下，百官郊饯，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数以疾自言，帝不听。然病痼不能事，以军政委良丘，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三人争长，政令无所统一，众携弛，无斗意。明年，进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禄山遣子庆绪攻关，翰击走之。

始，安思顺度禄山必反，尝为帝言，得不坐。翰既恶禄山，又怨思顺。及是，知重兵在己，有所论请，天子重违，因伪为贼书遗思顺者，使关逻禽以献。翰因疏七罪，请诛之。有诏思顺及弟元贞皆赐死，徙放其家。国忠始惧。或说翰曰：“禄山本以诛国忠故称兵，今若留卒三万守关，悉精锐度浐水诛君侧，此汉挫七国计也。”思礼亦劝翰。翰犹豫未发，谋颇露。国忠大骇，入见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关而无后殿，万有一不利，京师危矣。”即募牧儿三千人，日夜训练，以剑南列将分统之。又募万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运为帅。翰疑图己，表请乾运兵隶节下，因诡召乾运计事者，至军，即斩首枭牙门，并其军。国忠愈恐，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谋久不决。数奏言：“禄山虽窃据河朔，不得人心，请持重以敝之，待其离隙，可不血刃而禽。”贼将崔乾祐守陕郡，仆旗鼓，羸师以诱战。觇者曰：“贼无备，可图也。”帝信之，诏翰进讨。翰报曰：“禄山习用兵，今始为逆，不能无备，是阴计诱我。贼远来，利在速战。王师坚守，毋轻出关，计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观事势，不必速。”

当是时，禄山虽盗河、洛，所过残杀，人人怨之，淹时月不能进尺寸地。又郭子仪、李光弼兵益进，取常山十数郡。禄山始悔反矣，将还幽州以自固。而国忠计迫，谬说帝趣翰出潼关复陕、洛。时子仪、光弼

遥计曰："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乃极言请翰固关无出军。而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趣战，项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东，恸哭出关，次灵宝西原，与乾祐战。由关门七十里，道险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贼以数千人先伏险。翰浮舟中流以观军，谓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进，道岨无行列。贼乘高颓石下击，杀士甚众。翰与良丘登北阜，以军三万夹河鸣鼓，思礼等以精卒居前，余军十万次之。乾祐为阵，十十五五，或却或进，而陌刀五千列阵后。王师视其阵无法，指观嗤笑，曰："禽贼乃会食。"

及战，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师懈，不为备。伏忽起薄战，皆奋死斗。翰以氈蒙马车，画龙虎，饰金银爪目，将骇贼，掎戈矢逐北。贼负薪塞路，顺风火其车，熛焱炽突，腾烟如夜，士不复相辨，自相斗杀，尸血狼籍，久乃悟。又弃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粮艘百余，军争济，艘辄沉，至缚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贼乘之，奔溃略尽。始，斗门有三堑，广二丈，深一丈，士马奔籥相压迮，少选堑平，后至者践之以入。

既败，翰引数百骑绝河还营，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复守关。乾祐进攻，于是火拔归仁等绐翰出关，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持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宁效仙芝死，汝舍我。"归仁不从，执以降贼，械送洛阳，京师震动，由是天子西幸。禄山见翰责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谢罪曰："陛下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臣为陛下以尺书招之，三面可平。"禄山悦，即署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火拔归仁，曰："背主忘义，吾不尔容。"斩之。翰以书招诸将，诸将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可就，囚之。东京平，安庆绪以翰度河。及败，乃杀之。

翰为人严，少恩。军行未尝恤士饥寒，有啗民椹者，痛笞辱之。监军李大宜在军中，不治事，与将士樗蒱、饮酒、弹箜篌琵琶为乐，而士米粒不餍。帝令中人袁思艺劳师，士皆诉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余者，制袍十万以赐其军，翰藏库中，及败，封鐍如故。

先是，有客梁慎初遗翰书，请壁勿战以屈贼，翰善之，奏为左武卫胄曹参军，留幕府。及翰与国忠贰，慎初曰："难将作矣。"乃遁去。翰失守，华阴、冯翊、上洛郡官吏皆溃。帝遣剑南将刘光庭等将新募兵万

余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缚云。其后赠太尉，谥曰武愍。

子曜，字子明。八岁，玄宗召见华清宫，擢尚辇奉御。累迁光禄卿。以翰陷贼，哀愤号恸，故吏裴冕、杜鸿渐等见之叹息。李光弼讨河北，曜请行，拜鸿胪卿，为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监，袭封，为东都镇守兵马使。德宗立，召为左龙武大将军。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为伪刺史。诏拜曜东都、汝州行营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畦兵万人讨希烈。帝召见，问曰："卿治兵孰与父贤？"对曰："先臣，安敢比。但斩长蛇，殪封豕，然后待罪私室，臣之愿也。"帝曰："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今朕得卿，亦不东虑。"及行，帝祖通化门。是日，牙干折。时以翰出师已如此，而斩持旗者，卒以败，今曜复尔，人忧之。曜击贼，收汝州，禽晃以献，斩其将二人。希烈退保许州。诏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筑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许。有诏督战。曜进次颍桥，雷震军中七马毙，曜惧，还屯襄城。希烈遣众万人纵火攻栅，殪人于堑以薄垒，曜苦战破之。居数月，希烈自率兵三万围曜，筑甬道属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将刘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诏河南都统李勉出兵相掎角。勉以"希烈在外，许守兵少，乘虚袭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将与德信趋许，未至，有诏切让，使班师。德信等惶惑还，军无斥候，至扈涧，为贼设伏诡击，死者殆半，器械辎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东都危，使将李坚华以兵四千往守，贼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围益急。帝乃诏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师讨蔡州，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救襄城。未行，京师乱，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阳。会母丧，夺为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曜拙于统御，而锐杀戮，士畏而不怀。贞元元年，部将叛，夜焚河南门，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为鸿胪卿。终右骁卫上将军，赠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闻。峘，茂才高第，有节概。崿、嵫、屺皆明经擢第。

高仙芝，高丽人。父舍鸡，初以将军隶河西军，为四镇校将。仙芝年二十馀，从至安西，以父功补游击将军。数年，父子并班。仙芝美姿质，善骑射，父犹以其儒缓忧之。初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等，不甚知名。后事夫蒙灵察，乃善遇之。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馀国皆羁属吐蕃。自仁琬以来三讨之，皆无功。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仙芝乃自安西过拨换城，入握瑟德，经疏勒，登葱岭，涉播密川，遂顿特勒满川，行凡百日。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

仙芝乃分军为三，使疏勒赵崇玭自北谷道、拨换贾崇瓘祐自赤佛道、仙芝与监军边令诚自护蜜俱入，约会连云堡。堡有兵千馀。城南因山为栅，兵九千守之。城下据婆勒川。会川涨，不得度，仙芝杀牲祭川，命士人赍三日备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沾，鞯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诚曰："向吾方涉，贼击我，我无类矣。今既济而阵，天以贼赐我也。"遂登山挑战，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斩五千级，生禽千人，马千馀匹，衣资器甲数万计。仙芝欲遂深入，令诚惧，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师行。三日，过坦驹岭，岭峻绝，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惮险不敢进，乃潜遣二十骑，衣阿弩越胡服来迎，先语部校曰："阿弩越胡来迎，我无虑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驱我何去？"会二十人至，曰："阿努越胡来迎，已数娑夷桥矣。"仙芝即阳喜，令士尽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将军席元庆以精骑一千先往，谓小勃律王曰："不窥若城，吾假道趋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领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庆曰："若酋领逃者，弟出诏书呼之，赐以缯彩，至，皆缚以待我。。"元庆如言。仙芝至，悉斩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国。急遣元庆断娑夷桥，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桥长度一箭所及者，功一岁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令诚俱班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

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师。军至河西，灵察怒，不迎劳。既见，骂曰："高丽奴，于阗使尔何从得之？"仙芝惧，且谢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镇守使、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皆何从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灵察曰："审若此，捷书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当斩，顾新立功，故贷尔。"仙芝不知所为。令诚密言状于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忧死，后孰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鸿胪卿、假御史中丞，代灵察为四镇节度使，而诏灵察还，灵察惧。仙芝朝夕见，辄趋走，灵察益惭。副都护程千里、衙将毕思琛、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皆尝谮仙芝于灵察者。既视事，呼千里嫚骂曰："公面虽男儿，而心似妇女，何邪？"谓琛曰："尔夺吾城东千石种田，忆之乎？"对曰："公见赐者。"仙芝曰："尔时吾畏汝威，岂怜汝而赐邪？"又召滔，欲捽辱。良久，皆释，曰："吾不恨矣。"由是举军安之。俄加左金吾卫大将军，与一子五品官。

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仙芝为人贪，破石，获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良马宝玉甚众，家赀累钜

万。然亦不甚爱惜，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寻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群胡固留思顺，更拜右羽林军大将军，封密云郡公。禄山反，荣王为元帅，仙芝副之，领飞骑、彍骑及朔方等兵，出禁财募关辅士五万，继封常清东讨。帝御勤政楼，引荣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劳遣，诏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军。次陕郡，而常清败还。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馀，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既至关，勒兵缮守具，士气稍稍复振。贼攻关不得入，乃引还。

初，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因言其逗挠状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帝大怒，使令诚即军中斩之。令诚已斩常清，陈尸于蘧祼。仙芝自外至，令诚以陌刀百人自从，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盗颉资粮，诬也。"谓令诚曰："上天下地，三军皆在，君岂不知？"又顾麾下曰："我募若辈，本欲破贼取重赏，而贼势方锐，故迁延至此，亦以固关也。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军中咸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视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为节度，今与公同死，岂命欤！"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读书，多所该究。然孤贫，年过三十，未有名。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以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尝出军，奏傔从三十馀人，衣褷鲜明，常清慨然投牒请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纳。明日复至，仙芝谢曰："傔已足，何庸复来？"常清怒曰："我慕公义，愿事鞭靮，故无媒自前，公何见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犹未纳，乃日候门下，仙芝不得已，窜名傔中。

会达奚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叶，有诏邀击。灵察使仙芝以二千骑追蹑。达奚行远，人马疲，禽馘略尽。常清于幕下潜作捷布，具记井泉次舍、克贼形势谋略，条最明审。仙芝取读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骇，即用之。军还，灵察迎劳，仙芝已去奴袜带刀，而判官刘眺、独孤峻争问："向捷布谁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惊，进揖常清坐，与语，异之，遂知名。以功授叠州戍主，仍为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灵察为安西节度使，常清以从战有劳，擢庆王府录事参军事，为节度判官。仙芝征讨，常知后务。常清才而果，胸无疑事。仙芝委家事于郎将郑德诠，其乳母子也，威动军中。常清尝自外还，诸将前谒。德诠见常清始贵，易之，走马突常清驺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诠至廷中，门辄闭，因离席曰："吾起细微，中丞公过听，以主留事，郎

将安得无礼？”因叱曰：“须暂假郎将死，以肃吾军。”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门外救请，不能得，遽以状白仙芝，仙芝惊，及见常清，惮其公，不敢让。常清亦不谢。会大将有罪，又杀二人，军中莫不股栗。仙芝节度河西，复请为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护、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未几，改北庭都护，持节伊西节度使。常清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裁二马，赏罚分明。

天宝末入朝，而安禄山反，帝引见，问何策以讨贼。常清见帝忧，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驰至东京，悉府库募骁勇，挑马箠度河，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天子壮之。明日，以常清为范阳节度副大使，乘驿赴东京。常清募兵得六万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帜，断河阳桥以守。贼移书平原，令太守颜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驰使司兵参军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发视，即倚帐作书遗真卿，劝坚守，且传购禄山檄数十函与之，真卿得，以分晓诸郡。禄山度河，陷荥阳，入罂子谷，先驱至葵园。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拓羯数十百人。贼大军至，常清不能御，退入上东门，战不利。贼鼓而进，劫官吏。再战于都亭驿，又不胜，引兵守宣仁门，复败。乃自提象门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谷水，西奔陕。语高仙芝曰：“贼锐甚，难与争锋。潼关无兵，一夫奔突则京师危，不如急守潼关。”仙芝从之。

败书闻，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隶仙芝军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及边令诚以诏书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污国家节，受戮贼手。今死乃甘心。”

始，常清败，径入关，欲见上陈讨贼事。至渭南，有诏赴潼关。常清忧惧，为表以谢，且言：“自东京陷，三遣使表论成败，不得对。”又言：“臣死后，望陛下无轻此贼，则社稷安。”至是临刑，以表授令诚而死。人多哀之。

赞曰：禄山裒百斗骁虏，乘天下忘战，主德耄勤，故提戈内噪，人情崩溃。常清乃驱市人数万以婴贼锋，一战不胜，即夺爵土。欲入关见天子论成败事，使者三辈上书，皆不报，回斩于军。仙芝弃陕守关，遏贼西势，以丧地被诛。玄宗虽为左右蒙瞽，然荒夺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将得借口，执翰以降贼。呜呼，非天熟其恶，使乱四海，举黔首而残之邪！彼二将奚诛焉？

列传第六十一李光弼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长，武后时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将军　，封蓟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击走之。初行，谓人曰："贼平，吾不归矣。"师还，卒于道，赠营州都督，谥曰忠烈。光弼严毅沉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骑射。起家左卫亲府左郎将，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补河西王忠嗣府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忠嗣遇之厚，虽宿将莫能比。尝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袭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浑功，进云麾将军。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为副，知留后事，爱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异其操，表还长安。

安禄山反，郭子仪荐其能，诏摄御史大夫，持节河东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云中太守。寻加魏郡太守、河北采访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东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团结子弟执贼将安思义降。自颜杲卿死，郡为战区，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为贼幽闭者，厚恤其家。时贼将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攻饶阳，光弼得思义，不杀，问其计，答曰："今军行疲劳，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军入守，料胜而出。虏兵焱锐，弗能持重，图之万全。"光弼曰："善。"据城待。明日，思明兵二万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劲弩五百射之，贼退，徙阵稍北。光弼出其南，夹滹沱而军。思明虽数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饶阳贼五千至九门，光弼谍知之，提轻兵，敛旗鼓，伺贼方饭，袭杀之且尽。思明惧，引去，以奇兵断饟道。马食荐藉，光弼命将取刍行唐，贼钞击之，兵负户战，贼不能夺。会郭子仪收云中，诏悉众出井陉，与光弼合击贼九门西，思明大败，挺身走赵郡，立节中流矢死，希德走钜鹿。收稿城等十县，遂攻赵。诏加光弼范阳大都督府长史、范阳节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杀官吏。景城、河间、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结营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赵，一日拔之。士多卤掠，光弼坐谯门，收所获，悉归之民，城中大悦。进围博陵，未下。与子仪合击思明于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阳本贼巢窟，当先取之，揠贼根本。会潼关失守，乃拔军入井陉。

肃宗即位，诏以兵赴灵武，更授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入太原。前此，节度使王承业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侮狎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

宣诏，亦斩中丞。”使者内诏不敢出，乃斩众以徇，威震三军。

至德二载，思明、希德率高秀岩、牛廷玠将兵十万攻光弼。时锐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满万，众议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彻民屋为摞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二。思明为飞楼，障以木幔，筑土山临城，光弼遣穴地颓之。思明宴城下，倡优居台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骇，徙牙帐远去，军中皆视地后行。又潜沟营地，将沈其军，乃阳约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贼数千没于堑，城上鼓噪，突骑出乘之，俘斩万计。思明畏败，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贼，斩首七万级，希德委资粮遁走。初，贼至，光弼设公幄城隅以止息，经府门不顾。围解，阅三昔乃归私寝。收清夷、横野等军。贼别将攻好畤，破大横关，光弼追败之。加检校司徒，寻迁司空，封郑国公，食实户八百。

乾元元年，入朝，诏朝官四品以上郊谒，进兼侍中。与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大战鄴西，败之。光弼与诸将议：“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军逼之。彼惩嘉山之败，不敢轻出，则庆绪可禽。”观军容使鱼朝恩固谓不可。既而思明来援，光弼拒贼，战尤力，杀略大当。会诸将惊溃，各引归，所在剽掠，独光弼整众还太原。帝贷诸将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诸道节度行营事。又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未几，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东都，夜入其军，且谓贼方窥洛，当扼虎牢，帅师东出河上。檄召兵马使张用济，用济惮光弼严，教诸将逗留其兵。用济单骑入谒，光弼斩之，以辛京杲代。复追都将仆固怀恩，怀恩惧，先期至。会滑汴节度使许叔冀战不利，降贼，思明乘胜西向。光弼敦阵徐行，趋东京，谓留守韦陟曰：“贼新胜，难与争锋，欲诎之以计。然洛无见粮，危偪难守，公计安出？”陟曰：“益陕兵，公保潼关，可以持久。”光弼曰：“两军相敌，尺寸地必争。今委五百里而守关，贼得地，势益张。不如移军河阳，北阻泽、潞，胜则出，败则守，表里相应，贼不得西，此猿臂势也。夫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论军旅胜负，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韦损曰：“东都乃帝宅，公当守之。”光弼曰：“汜水、崤岭尽为贼蹊，子能尽守乎？”遂檄河南纵官吏避贼，闲无留人，督军取战守备。

思明至偃师，光弼悉军趋河阳，身以五百骑殿。贼游骑至石桥，诸将曰：“并城而北乎？当石桥进乎？”光弼曰：“当石桥进。”夜甲，士持

炬徐引，部曲重坚，贼不敢逼。已入三城，众二万，军才十日粮，与卒伍均少弃甘。贼惮光弼，未敢犯宫阙，顿白马祠，治堑沟，筑月城以守。贼攻光弼，与战中氵单西，破逆党，斩千级，溺死者甚众，生执五千人。初，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何若？"曰："弃之。"抱玉许诺。即绐贼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喜，敛兵待期。抱玉已缮完，即请战。贼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夹击，俘获过当，贼帅周挚引却。光弼自将治中氵单，树壁掘堑。挚舍南城攻中氵单，光弼遣荔非元礼战羊马，贼大溃。挚收兵复振，与安太清合众三万攻北城。光弼敛军入，登陴望曰："彼军虽锐，然方阵而嚣，不足虞也，日中当破。"乃出战，及期未决，召诸将曰："彼强而可破者，乱也。今以乱击乱，宜无功。"因问："贼阵何所最坚？"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将步卒，请骑五百。"与之三百。复问其次，曰："东南隅。"召论惟贞，辞曰："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乃出赐马四十，分给廷玉等。光弼执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缓，可观便宜。若三麾至地，诸军毕入，生死以之，退者斩！"既而冯堞望廷玉军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来。廷玉曰："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佗马。有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又有迎贼不战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匹，不战者斩。光弼麾旗三，诸军争奋，贼众奔败，斩首万馀级，俘八千馀人，马二千，军资器械以亿计，禽周挚、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犹攻南城，光弼驱所俘示之，思明大惧，筑垒以拒官军。始，光弼将战，内刀于靴，曰："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军感动。太清袭怀州，守之。

上元元年，加太尉、中书令。进围怀州，思明来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见兵河清，声度河绝饷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还军，留牙将雍希颢守，曰："贼将高晖、李日越，万人敌也，贼必使劫我。尔留此，贼至勿与战，若降，与偕来。"左右窃怪语无伦。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尔以铁骑五百夜取之，不然，无归！"日越至垒，使人问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为谁？"曰："雍希颢。"日越谓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顾获希颢，归不免死。"遂请降。希颢与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进，兼金吾大将军。高晖闻，亦降。或问："公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败，恨不得野战，闻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将来袭，必许以死。希颢无名，不足以为功。日越惧死，不降何待？高晖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见遇，贰者得不思奋乎？"诸军决丹水灌怀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禽太清、杨希仲，送之京师，献俘太庙。进食实

户一千五百。

思明使谍宣言贼将士皆北人，讴吟思归。朝恩信然，屡上贼可灭状。诏谕光弼，光弼固言贼方锐，未可轻动。仆固怀恩媚光弼功，阴佐朝恩陈扫除计。使者来督战，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阳，出师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阵，怀恩曰："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光弼曰："有险，可以胜，可以败；阵于原，败斯歼矣。且贼致死于我，不如阻险。"怀恩不从。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委物伪遁。怀恩军争剽获，伏兵发，官军大溃。怀州复陷，光弼度河保闻喜，抱玉以兵寡，弃河阳。光弼请罪，帝以怀恩违令覆军，优诏召光弼入朝。恳让太尉，更拜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河中尹、晋绛等州节度使。未几，复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镇泗州。帝为赋诗以饯。

朝义乘邙山之捷，进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舆疾就道，监军使以兵少，请保扬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贼安知吾众寡？若出不意，当自溃。"遂疾驱入徐州。时朝义围李岑于宋州，使田神功击走之。初，神功平刘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兖、郓间，来瑱擅襄阳，及光弼至屯，朝义走，神功还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为诸将惮服类此。宝应元年，进封临淮郡王。光弼收许州，斩贼赢千级，缚伪将二十二人。朝义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东贼袁晁反台州，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残剽州县。光弼遣麾下破其众于衢州。广德元年，遂禽晁，浙东平。诏增实封户二千，与一子三品阶，赐铁券，名藏太庙，图形凌烟阁。

相州、北邙之败，朝恩羞其策缪，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谋有以中伤者。及来瑱为元振谗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及帝幸陕，犹倚以为重，数存问其母，以解嫌疑。帝还长安，因拜东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须诏书不至，归徐州收租赋为解。帝令郭子仪自河中辇其母还京。二年，光弼疾笃，奉表上前后所赐实封，诏不许。将吏问后事，答曰："吾淹军中，不得就养，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余绢布分遗部将。薨，年五十七。部将即以其布遂为光弼行丧，号哭相问。帝遣使吊恤其母，赠太保，谥曰武穆，诏百官送葬延平门外。

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

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

子汇，有志操，廉介自将。从贾耽为裨将，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苻离为宿州，光弼有遗爱，擢汇为刺史。后迁泾原节度使，罢军中杂徭，出奉钱赎将士质卖子，还其家。卒，赠工部尚书。光弼弟光进，字太应。初为房琯裨将，将北军战陈涛斜，兵败，奔行在，肃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检校太子太保，封凉国公。吐蕃入寇，至便桥，郭子仪为副元帅，光进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后与李辅国并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谮，出为渭北、邠宁节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迁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须数十，长五寸许，封韩国太夫人，二子节制皆一品。死葬长安南原，将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时以为荣。

光弼所部将李怀光、仆固怀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韩游环、浑释之、辛京杲自有传。若荔非元礼、郝廷玉、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皆章章可称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礼起裨将，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阳，周挚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氵单，挚闻，并兵从光弼。光弼使元礼守羊马城，植小旗城东北隅，望挚军。挚恃众，直逼城，以车千乘载木鹅橦车，麾兵填堑，八道并进。光弼谕元礼曰："中丞视贼过兵不顾，何也？"报曰："公欲守邪？战欤？"光弼曰："战。"曰："方战，贼为我实堑，复何怪？"光弼曰："吾虑不及此，公勉之。"元礼遂出战，挚军小却。元礼以敌坚，未可以驰，还军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礼，欲按军法。答曰："方战，不及往，请破贼以见。"因休栅中，良久，顾麾下曰："向公来召，殆欲斩我。斗死有名，无庸受戮。"乃下马持刀，瞋目直前，锐士堵而进，左右奋击，一当数人，斩贼数百首，挚遁去。以功累迁骠骑大将军、怀州刺史，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上元二年，光弼进收洛阳，军败，元礼徙军翼成，为麾下所害。

郝廷玉骁勇善格斗，为光弼爱将。及保河阳，禽徐璜玉，功为多。累封安边郡王，授神策将军。吐蕃犯京畿，与马璘屯中渭桥。它日，鱼朝恩闻其善布阵，请观之。廷玉申号令，鸣鼓角，部伍坐作进退若一。朝恩叹曰："吾处兵间久，今始识训练法。"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自临淮殁，无复校旗事，此安足赏哉？"累为秦州刺史。卒，赠工部尚书。

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关，以折冲从收鱼海五城，迁中郎将。后为朔方将，积劳擢云麾大将军，赐姓李。从光弼守河阳，累封临川郡王。大历八年，为盐州刺史。吐蕃败浑瑊于黄菩原，将略汧、陇，国臣谓人曰："虏乘胜，必扰京师，我趋秦原，彼当反顾。"乃引兵登安乐山，鸣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闻之，自百里城回军，逾险，瑊因击败之。卒，赠扬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以骑五十挑战，加右足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顾诸将曰："孰能取是贼？"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是非大将所宜。"左右以孝德对。召问所须几兵，对曰："愿出五十骑，见可而进，大军鼓噪以张吾气，足矣。"光弼抚其背遣之。孝德拥二矛，策马绝河，半济，怀恩贺曰："事克矣。其揽辔便辟，可万全者。"龙仙见，易之，不为动。将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辞，无它。"与语须之，瞋目曰："贼识我乎？我，白孝德也。"龙仙骂之，乃跃马前搏，城上因大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环堤走，追斩其首以还。后累功至北庭行营节度使，徙邠宁。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击败之。永泰初，吐蕃、回纥围泾阳，郭子仪说回纥约盟，吐蕃退走，子仪使浑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应之，大战赤沙烽，斩获甚众。累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赠太保。

张伯仪，魏州人，以战功隶光弼军。浙贼袁晁反，使伯仪讨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后为江陵节度使。朴厚不知书，然推诚遇人，军中畏肃，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诏与贾耽、张献甫收安州。战不利，伯仪中流矢，师却，失所持节。贼追及，奋刀以御之，两刃相向不得下，会救至，免。至汉水，拿野人船以达沔州。溃兵至江陵，哭于廷，伯仪妻劳勉，出其家帛给之，乃定。伯仪收散卒还。久之，除右龙武统军。卒，赠扬州大都督。既请谥，博士李吉甫议以"中兴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将帅养寇籓身也。若以亡败为戒，则总干戈者必图万全，而不决战。若伯仪虽败，而其忠可录。"遂谥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历宁、朔州刺史。元光初隶本军，补节度先锋。安禄山反，诏徙朔方兵东讨，元光领所部结义营，长驱从光弼出土门。累迁太子詹事，封南阳郡王，为两都游弈使。

长安平，率兵清宫，进击馀寇，身被数创，肃宗躬为傅药。转卫尉卿，兼朔方先锋。史思明攻河阳，光弼召主骑军。其后历灵武留后、定远城使。贞元二年卒，赠越州都督。

陈利贞，幽州范阳人。初为平卢将，安禄山乱，从光弼军河南。张巡被围睢阳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贞救之，轻骑出入，廷玉称为胜己，以子妻之。及归，荐于光弼，自行间累迁检校太子宾客，封静戎郡王。李希烈叛，诏哥舒曜东讨，利贞为前锋，次郏城。贼众大集，利贞出奇兵五百，横捣其右，贼锋诎，数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尝栉沐，非议事不下城。硃泚反，利贞及张廷芝所统士皆幽、蓟、河、陇人，故与廷芝合谋应泚，而利贞麾下亦从为乱。夜半，难作，利贞拔剑当军门，大呼曰："欲过门者，先杀我！"众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御使。贞元五年，疽发首，卒。遗观察使崔纵书，自陈受国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庄，字仲庄，蔚州人。为光弼先锋，授忠武将军。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军将军。仆固怀恩以朔方反，仲庄为都将，训兵自守，号为"平射"，人畏其锋。怀恩败，郭子仪代之，引为腹心。封上谷郡王，为神策京西将。德宗幸奉天，迁左卫将军，为防城使。修垒堞，昼夜执戈徼巡。从幸兴元，殿军骆谷，授防御招收使。帝还都，复镇奉天，几二十年。卒，赠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获嘉令死安禄山难。乃学击剑，欲报贼。父友王奂为光弼从事，见之曰："尔额文似临淮王，面黑子似颜平原，殆能立功。"乃荐之光弼。授兵平山越，迁左武卫中郎将。以部兵隶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后潘狞虎、胡参分据小伤、蒸里，又击破之。是时年二十四，更战阵六十二。

李希烈围宁陵，遏水灌之，亲令军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择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发，贼乘城者皆死。录功封平原郡王，入为左神策军大将军、知军事，图形凌烟阁。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坐友人阑入，换右领军卫。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终左领军卫大将军，赠陕州大都督。子耆，别传。

乌承玼，字德润，张掖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沉勇而决，号"辕门二龙"。契丹可突于杀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乱，其王鲁苏挈族属及邵固妻子自归。是岁，奚、契丹入寇，诏承玼击之，破于捺禄山。二十二年，诏信安王祎率幽州长史赵含章进讨，承玼请含章曰："二虏固剧贼，前日战而北，非畏我，乃诱我也。公宜畜锐以折其谋。"含章不信，战白城，果大败。承玼独按队出其右，斩首万计，可突于奔北奚。

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门艺来，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新罗兵十万讨之，无功。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虏不得入。于是流民得还，士少休，脱铠而耕，岁省度支运钱。安庆绪使史思明守范阳，思明恃兵强，为自固计。庆绪密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就督事，且图之。承玼劝思明曰："唐家中兴，与天下更始，庆绪偷肆晷刻，公殆与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污，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斩承庆等，奉表听命。始，承恩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护送东都，故肃宗使自云中趋幽州开说思明，与承玼谋投衅杀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为冠军将军，封昌化郡王，为石岭军使。王思礼为节度使，军政倚办焉。久之，移疾还京师，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别传。

赞曰：李光弼生戎虏之绪，沉鸷有守。遭禄山变，拔任兵柄，其策敌制胜不世出，赏信罚明，士卒争奋，毅然有古良将风。本夫终父丧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继母至孝，好读班固《汉书》，异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谋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方攘袂徇国，天下风靡；一为迁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约束，卒以忧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呜呼，光弼虽有不释位之诛，然谗人为害，亦可畏矣，将时之不幸欤！

列传第六十二郭子仪

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人。长七尺二寸。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累迁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宝八载，木剌山始筑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诏即军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筑永清，号天德军，又以使兼九原太守。

十四载，安禄山反，诏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本军东讨。子仪收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击高秀岩河曲，败之，遂收云中、马邑，开东陉。加御史大夫。贼陷常山，河北郡县皆没。会李光弼攻贼常山，拔之，子仪引军下井陉，与光弼合，破贼史思明众数万，平幰城。南攻赵郡，禽贼四千，纵之，斩伪守郭献璆，还常山。思明以众数万尾军，及行唐，子仪选骑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贼引去，乘之，又破于沙河，遂趋常阳以守。禄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仪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战则克矣。"与战未决，戮一步将以徇，士殊死斗，遂破之，斩首二千级，俘五百人，获马如之。于是昼扬兵，夜捣垒，贼不得息，气益老。乃与光弼、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击贼嘉山，斩首四万级，获人马万计。思明跳奔博陵。于是河北诸郡往往斩贼守，迎王师。方北图范阳，会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诏班师。子仪与光弼率步骑五万赴行在。时朝廷草昧，众单寡，军容缺然，及是国威大振。拜子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肃宗大阅六军，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请讨贼，次陈涛，师败，众略尽，故帝唯倚朔方军为根本。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骑五千，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迫行在。子仪以回纥首领葛逻支击之，执获数万，牛羊不可胜计，河曲平。

至德二载，攻贼崔乾祐于潼关，乾祐败，退保蒲津。会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参军韩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锋在城中，谋为内应，子仪攻蒲，复等斩陴者，披阖内军。乾祐走安邑，安邑伪纳之，兵半入，县门发，乾祐得脱身走。贼安守忠壁永丰仓，子仪遣子旰与战，多杀至万级，旰死于阵。进收仓。于是关、陕始通。诏还凤翔，进司空，充关内、河东副元帅。率师趋长安，次潏水上。贼守忠等军清渠左。大战，王师不利，委仗奔。子仪收溃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书左仆射。俄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子仪副之，王思礼为后军，阵香积寺之北，距沣水，临大川，弥亘一舍。贼李归仁领劲骑薄战，官军嚣，嗣业以长刀突出，斩贼数十骑，乃定。回纥以奇兵缭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生禽二万，贼帅张通

儒夜亡陕郡。翌日，王入京师，老幼夹道呼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王休士三日，遂东。安庆绪闻王师至，遣严庄悉众十万屯陕，助通儒，旌帜钲鼓径百馀里。师至新店，贼已阵，出轻骑，子仪遣二队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贼营辄反。最后，贼以二百骑掩军，未战走，子仪悉军追，横贯其营。贼张两翼包之，官军却。嗣业率回纥从后击，尘且坌，飞矢射贼，贼惊曰：“回纥至矣！”遂大败，僵尸相属于道。严庄等走洛阳，挟庆绪度河保相州，遂收东都。于是河东、河西、河南州县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军容迎灞上，劳之曰：“国家再造，卿力也。”子仪顿首陈谢。有诏还东都，经略北讨。

乾元元年，破贼河上，执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诏百官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进中书令。帝即诏大举九节度师讨庆绪，以子仪、光弼皆元功，难相临摄，第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而不立帅。

子仪自杏园济河，围卫州。庆绪分其众为三军。将战，子仪选善射三千士伏壁内，诫曰：“须吾却，贼必乘垒，若等噪而射。”既战，伪遁，贼薄营，伏发，注射如雨。贼震骇，王师整而奋，斩首四万级，获铠胄数十万，执安庆和，收卫州。又战愁思冈，破之。连营进围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时，不能破。城中粮尽，人相食。庆绪求救于史思明，思明自魏来，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前军遇之，战鄴南，夷负相当，炅中流矢。子仪督后军，未及战。会大风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于是王师南溃，贼亦走，辎械满野。诸节度引还。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断航桥。时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相顾望，责功不专，是以及于败。有诏留守东都，俄改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谮之，故帝召子仪还，更以赵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代子仪领朔方兵。子仪虽失军，无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扰京辅，天子旰食，乃授邠宁、鄜坊两节度使，仍留京师。议者谓子仪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

上元初，诏为诸道兵马都统，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远兵及河西、河东镇兵，繇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军以趋范阳。诏下，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败邙山，失河阳。又明年，河中乱，杀李国贞，太原戕邓景山。朝廷忧二军与贼合，而少年新将望轻不可用，遂以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汾阳郡王，屯绛州。时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见者，子仪请曰：“老牙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谓曰：“河东事一以

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赐御马、银器、杂彩，别赐绢布九万。子仪至屯，诛首恶王元振等数十人，太原辛云京亦治害景山者，诸镇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谓于帝有功，忌宿将难制，离构百计。因罢子仪副元帅，加实户七百，为肃宗山陵使。子仪惧谗且成，尽裒代宗所赐诏敕千馀篇上之，因自明。诏曰：“朕不德，诒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与子仪平两京，同天下忧患，至是悔悟，眷礼弥重。

时史朝义尚盗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师东讨，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会梁崇义据襄州叛，仆固怀恩屯汾州，阴召回纥、吐蕃寇河西，残泾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镇咸阳。初，子仪自相州罢归京师，部曲离散，逮承诏，麾下才数十骑，驱民马补行队。至咸阳，虏已过渭水，并南山而东，天子跳幸陕。子仪闻，流涕，董行营还京师。遇射生将王献忠以彀骑叛，劫诸王欲奔虏，子仪让之，取诸王送行在。乃率骑南收兵，得武关防卒及亡士数千，军浸完。会六军将张知节迎子仪洛南，大阅兵，屯商州，威震关中。乃遣知节率乌崇福、羽林将长孙全绪为前锋，营韩公堆，击鼓欢山，张旗帜，夜丛万炬，以疑贼。初，光禄卿殷仲卿募兵蓝田，以劲骑先官军为游弈，直度浐，民绐虏曰：“郭令公来。”虏惧。会故将军王甫结侠少，夜鼓硃雀街，呼曰：“王师至！”吐蕃夜溃。于是遣大将李忠义屯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仪以中军继之。射生将王抚自署京兆尹，乱京城，子仪斩以徇。破贼书闻，帝以子仪为京城留守。

自变生仓卒，赖子仪复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群臣数论奏。元振惧，乃说帝都洛阳，帝可其计。子仪奏曰：

雍州古称天府，右陇、蜀，左崤、函，襟冯终南、太华之险，背负清渭、浊河之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馀万，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国，秦、汉所以成帝业也。后或处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关定天下，太宗以来居洛阳者亦鲜。先帝兴朔方，诛庆绪，陛下席西土，戮朝义，虽天道助顺，亦地势则然。比吐蕃冯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军皆市井人，窜虚名，逃实赋，一日驱以就战，有百奔无一前；又宦竖掩迷，庶政荒夺，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陕服。斯委任失人，岂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识信否，咸谓且都洛阳。洛阳自大盗以来，焚埃略尽，百曹榛荒，寰服不满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嗥；东薄郑、汴，南界徐，北绵怀、卫及相，千里萧条，亭舍不烟，何以奉万乘牲饩、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狭厄，裁数百里，险不足防，适为斗场。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国用不足乎？昔卫为狄灭，文公庐于

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复旧邦，况赫赫天子，躬俭节用，宁为一诸侯下哉？臣愿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阉寺，任直臣，薄征弛役，恤隐抚鳏，委宰相以简贤任能，付臣以训兵御侮，则中兴之功，日月可冀。惟时迈亟还，见宗庙，谒园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帝得奏，泣谓左右曰："子仪固社稷臣也，朕西决矣。"乘舆还，子仪顿首请罪，帝劳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仆固怀恩纵兵掠并、汾属县，帝患之，以子仪兼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怀恩子瑒屯榆次，为帐下张惟岳所杀，传首京师，持其众归子仪。怀恩惧，委其母走灵州。广德二年，进太尉，兼领北道邠宁、泾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辞太尉不拜。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入寇，朝廷大恐，诏子仪屯奉天。帝问计所出，对曰："无能为也。怀恩本臣偏将，虽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为乱者，詶思归之人，劫与俱来，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结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虏寇邠州，先驱至奉天，诸将请击之。子仪曰："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贰。"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贼果遁。

子仪至自泾阳，恩赉崇缛，进拜尚书令，恳辞，不听。诏趣诣省视事，百官往庆，敕射生五百骑执戟宠卫。子仪确让，且言："太宗尝践此官，故累圣旷不置员，皇太子为雍王，定关东，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来，僭赏者多，至身兼数官，冒进亡耻。今凶丑略平，乃作法审官之时，宜从老臣始。"帝不获已，许之，具所以让付史官。因赐美人六人，从者自副，车服帷帟咸具。

永泰元年，诏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复镇河中。怀恩尽说吐蕃、回纥、常项、羌、浑、奴剌等三十万，掠泾、邠，躏凤翔，入醴泉、奉天，京师大震。于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厔盩，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将屯苑中。急召子仪屯泾阳，军才万人。比到，虏骑围已合，乃使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硃元琮各当一面，身自率铠骑二千出入阵中。回纥怪问，："是谓谁？"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公今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回纥悟曰："彼欺我乎！"子仪使谕虏曰："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曰："本谓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诚存，我得见乎？"子仪将

出，左右谏："戎狄野心不可信。"子仪曰："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骑五百从，又不听。即传呼曰："令公来！"虏皆持满待。子仪以数十骑出，免胄见其大酋曰："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邪？"回纥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即召与饮，遗锦彩结欢，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会怀恩暴死，群虏无所统一，遂许诺。吐蕃疑之，夜引去。子仪遣将白元光合回纥众追蹑，大军继之，破吐蕃十万于灵台西原，斩级五万，俘万人，尽得所掠士女牛羊马橐驼不胜计。遂自泾阳来朝，加实封二百户，还河中。

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谋叛，帝间道以蜡书赐子仪，令悉军讨之。同、华将吏闻军起，杀智光，传首阙下。二年，吐蕃寇泾州，诏移屯泾阳。邀战于灵州，败之，斩首二万级。明年，还河中。吐蕃复寇灵武，诏率师五万屯奉天，白元光破虏于灵武。议者以吐蕃数为盗，马璘孤军在邠不能支，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使，屯邠州，徙璘为泾原节度使。回纥赤心请市马万匹，有司以财乏，止市千匹。子仪曰："回纥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须马，臣请内一岁奉，佐马直。"诏不听，人许其忠。

九年，入朝，对延英，帝与语吐蕃方强，慷慨至流涕。退，上书曰：

朔方，国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马三万匹，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灵武，战士从陛下征讨无宁岁。顷以怀恩乱，痍伤雕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宝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陇，杂羌、浑之众，岁深入畿郊，势逾十倍，与之角胜，岂易得邪？属者虏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外畏内惧，将何以安？臣惟陛下制胜，力非不足，但简练不至，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广势分。愿于诸道料精卒满五万者，列屯北边，则制胜可必。窃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镇数万，小者数千，殚屈禀给，未始搜择。臣请追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长久之策也。

又自陈衰老，乞骸骨。诏曰："朕终始倚赖，未可以去位。"不许。

德宗嗣位，诏还朝，摄冢宰，充山陵使，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增实封通前二千户，给粮千五百人，刍马二百匹，尽罢所领使

及帅。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传诏省问，子仪不能兴，叩头谢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门，哭过其丧，百官陪位流涕。赐谥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廷。著令，一品坟崇丈八尺，诏特增丈，以表元功。

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及入见，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衷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轨，子仪尝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为公拜。"李灵耀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子仪封币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卫送。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馀人，后皆为将相显官，其取士得才类如此。与李光弼齐名，而宽厚得人过之。子仪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人臣之道无缺焉。

子曜、旰、晞、昍、晤、暧、曙、映，而四子以才显。

曜，性沉静，资貌瑰杰。累从节度府辟署，破虏有功，为开阳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仪功，授卫尉卿，累进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仪专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长无闲言。诸弟或饰池馆，盛车服，曜独以朴简自处。子仪罢兵，迁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仪薨，以遗命簿上四朝所赐名马珍物，德宗复赐之，乃悉散诸弟。居丧以礼，疾甚，或劝茹葱薤，终不属口。后卢杞秉政，忌勋族，子仪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奸人幸其危，多论夺田宅奴婢，曜大恐，独宰相张镒力保护。德宗稍闻之，诏有司曰："尚父子仪有大勋力，保乂王家，尝誓山河，琢金石，许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无赖者以尚父殁，妄论夺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曰孝。初，曜袭代国公，食二千户。贞元初，诏减半以封晞、暧、映、曙，人二百五十户。未几，复诏四人各减五十户，

封曜子锋、晤子鐇各百户云。

晞，善骑射，从征伐有功，复两京，战最力，出奇兵破贼，累进鸿胪卿。河中军乱，子仪召首恶诛之，其支党犹反仄，晞选亲兵昼夜警，以备非常，奸人不得发。以功拜殿中监。吐蕃、回纥入寇，加御史中丞，领朔方军援邠州，与马璘合军击虏，破之。虏复来，阵泾水北，子仪遣晞率徒兵五千、骑五百袭虏。晞以兵寡不进，须暮，贼半济，乃击，斩首五千级。加御史大夫，子仪固让，乃止。居父丧，值硃泚乱，南走山谷。贼舁致之，欲污以官，佯暗不答；贼露兵胁之，不动。数以城中事贻书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还，改太子宾客。子钢，从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为丰州刺史，晞怜其弱不任事，丐罢。德宗遣使者召钢，钢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纳。希全执送京师，赐死。晞坐免，寻复太子宾客。累封赵国公。卒，赠兵部尚书。孙承嘏。

承嘏，字复卿，幼秀异，通《五经》。元和中，及进士第，累迁起居舍人。居母丧，以孝闻。太和六年，为谏议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承嘏极论其非，注颇惧。进给事中。俄出为华州刺史，给事中卢载还诏书，且言："承嘏数封驳称职，宜在禁闼。"帝曰："朕谓久次，欲优其稍入耳。"乃复留给事中。时江淮旱，用度不支，诏宰相分领度支、户部。承嘏言："宰相调和阴阳，安黎庶。若使阅视簿书，校缗帛，非所宜。"帝顺纳。迁刑部侍郎。帝尝称其儒素，无贵骄气，不类勋家。每进对，恩接备厚。方大任用，会卒。家无馀赀，亲友为办丧祭。赠吏部尚书。

暧，字暧，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暧年与公主侔，十馀岁许昏。拜驸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宠冠戚里。大历末，检校左散骑常侍。建中时，主坐事，留禁中。硃泚乱，逼署暧官，辞以居丧被疾。既而与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释主罪，进暧金紫光禄大夫，赐实封五十户。寻迁太常卿。贞元三年，袭代国公。卒，年四十八，赠尚书左仆射，初，暧女为广陵郡王妃。王即位，是为宪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为皇太后，赠暧太傅。四子：铸、钊、鏦、铦。铸袭封。

钊，长七尺，方口丰下。代宗朝，以外孙为奉礼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改检校工部尚书，为邠宁节度使，入为司农卿。宪宗寝疾，宦竖或妄议废立者。穆宗问计于钊，答曰："殿下为太子，当旦夕视膳，何外虑乎？"时称得元舅体。穆宗即位，检校户部尚书兼司农卿。俄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徙河中尹，领晋绛慈隰节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书，又帅剑南东川。太和中，南蛮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颖不能御，诏钊兼

领西川节度。未行，蛮众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钊贻书谯蛮首帟巅以侵叛意。帟巅曰："元颖不自守，数侵吾圉，我以是报。"乃与修好，约无相犯。天子嘉之，即拜西川节度使。以疾请代，为太常卿，卒，赠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词。开成二年，诏仲文袭太原郡公。给事中卢弘宣奏："剑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孙，其子仲词尚饶阳公主。仲文冒嫡不应袭。使仲文承嫡，则沈当黜，且仲词亦不得尚主。"乃诏仲词检校殿中少监、驸马都尉，袭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问。仲恭历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鏦，字利用，尚德阳郡主。诏裴延龄为主营第长兴里。顺宗立，主进封汉阳公主，擢鏦检校国子祭酒、驸马都尉。自景龙后，外戚多为检校官，不治事。宰相荐其才，不当以外戚废，乃拜右金吾将军，封太原郡公。恭逊折节，不以富贵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谏于上，退必毁稿，家人子弟无知者。别墅在都南，尤胜垲，穆宗尝幸之，置酒极欢。改太子詹事，充闲厩宫苑使。卒，赠尚书左仆射。

铦，性和易，累为殿中监，尚西河公主。鏦卒，代为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长庆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问发疾状，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铦无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农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领家兵猎苑北，闻跸至，伏谒道左，遂从乘舆入骆谷。霖雨涂潦，卫兵或异语。帝召谓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执朕送硃泚，以谢天下。"诸将皆感泣曰："愿死生从陛下。"时曙与功臣子李昇、韦清、令狐建、李彦辅被甲请见，言曰："南行路险，且虞奸变。臣等世蒙恩，今相誓，愿更挟帝马。"许之。帝还，曙、清擢金吾大将军，馀并为禁军将军。曙终祁国公。

子仪母弟幼明，性谨愿无过，拙于武，喜宾客。以子仪故，终少府监，赠太子太傅。

子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关、陇陷，不得归，朝廷但命官遥领其使。建中二年，昕始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诏曰："四镇、二庭，统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与率职。自关、陇失守，王命阻绝，忠义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赐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诸将吏超七资叙官"云。

赞曰：天宝末，盗发幽陵，外阻内讧。子仪自朔方提孤军，转战逐

北，谊不还顾。当是时，天子西走，唐祚若赘斿，而能辅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难略平，遭谗甚，诡夺兵柄，然朝闻命，夕引道，无纤介自嫌。及被围泾阳，单骑见虏，压以至诚，猜忍沮谋。虽唐命方永，亦由忠贯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终，而子仪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唐史臣裴垍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呜呼！垍诚知言。其子孙多以功名显，盖盛德后云。

列传第六十三二李马路

李嗣业，字嗣业，京兆高陵人。长七尺，膂力绝众。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 ，先登捕虏，累功署昭武校尉。后应募安西，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摧北。马灵察为节度，出战必与俱。高仙芝讨勃律，署嗣业及中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时吐蕃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郛，以扼王师。仙芝潜军夜济信图河，令曰："及午破贼，不者皆死。"嗣业提步士升山，颓石四面以击贼，又树大旗先走险，诸将从之。虏不虞军至，因大溃，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驱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卫将军。从平石国及突骑施，以跳荡先锋加特进。虏号为"神通大将"。

初，仙芝特以计袭取石，其子出奔，因构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连兵攻四镇。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表嗣业功，进右金吾大将军，留为疏勒镇使。城一隅陁，屡筑辄坏，嗣业祝之，有白龙见，因其处蕃祠以祭，城遂不坏，汉耿恭故井久涸，祷已，泉复出。初讨勃律也，通道葱领，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识者以为至诚所感云。

天宝十二载，加骠骑大将军。入朝，赐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宠之，赐彩百、金皿五十物、钱十万，曰："为解酲具。"

安禄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至凤翔，上谒，帝喜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乃诏与郭子仪、仆固怀恩掎角。常为先锋，以巨□音笞斗，贼值，类崩溃。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广平王收长安，嗣业统前军，阵于香积祠北。贼酋李归仁拥精骑薄战，王师注矢逐之，走未及营，贼大出，掩追骑，还蹂王师，于是乱不能阵。嗣业谓子仪曰："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类矣。"即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归仁匿兵营左，觇军势，王分回纥锐兵击其伏，嗣业出贼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填涧壑死几半，贼东走，遂平长安。进收东都，

嗣业战多。乃与张镐、鲁炅、来瑱、嗣吴王祗、李奂略定诸州。兼卫尉卿，封虢国公，实封户二百。兼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

与子仪等围相州，师耄，诸将无功，独嗣业被坚数奋，为诸军冠。中流矢，卧帐中，方愈，忽闻金鼓声，知与贼战，大呼，创溃，血流数升卒。谥曰忠勇，赠武威郡王，给灵舆护还在所。葬日，使中人临吊，中朝臣祖泣，茔给扫除十户。嗣业忠毅忧国，不计居产，有宛马十疋，前后赏赐，皆上于官以助军云。

子佐国，袭爵，历丹王府长史。卒，推嗣业功，赠宋州刺史。

马璘，岐州扶风人。少孤，流荡无业所。年二十，读汉马援传，至“丈夫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慨然曰：“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挟策从安西节度府，以奇劳，累迁金吾卫将军。

至德初，王室多难，统精甲三千，自二庭赴凤翔。肃宗奇之，委以东讨。初战卫南，以百骑破贼五千众。从李光弼攻洛阳，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旗铠照日，诸■疑，未敢击。璘率部士五百，薄贼屯，出入三反，众披靡，乘之，贼遂溃。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雄捷如马将军者！”迁试太常卿。

明年，吐蕃寇边，诏璘移军援河西。怀恩之叛，璘引还，间关转斗至凤翔，虏围已合，节度使孙志直婴城守。璘令士持满外向，突入县门，不解甲出战，背城阵。虏溃，率轻骑追之，斩数千级，漂血丹渠。帝引见尉劳，擢兼御史大夫。

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南道和蕃使。俄检校工部尚书，北庭行营、邠宁节度使。元日，有卒犯盗，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则人将伺其日为盗。”遂戮之。天大旱，里巷为土龙聚巫以祷，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岁大穰。未几，徙泾原，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四镇、北庭如旧，复以郑、颍二州隶之。

大历八年，吐蕃内寇，浑瑊战宜禄，不利。璘设伏潘原，与瑊合击破之，俘级数万。进检校尚书右仆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检校左仆射知省事，进抚风郡王。十一年，卒于军，年五十六。赠司徒，谥曰武。

璘少学术，而武干绝伦。遭时屯棘，以忠力奋。在泾八年，缮屯壁，为战守具，令肃不残，人乐为用，虏不敢犯，为中兴锐将。初，泾

军乏财，帝讽李抱玉让郑、颍，璘因得裒积，且前后赐赉无算，家富不赀。治第京师，侈甚，其寝堂无虑费钱二十万缗。方璘在军，守者覆以油幔。及丧归，都人争入观，假称故吏入赴吊者日数百。德宗在东宫闻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逾制，诏毁璘中寝及宦人刘忠翼第。璘家惧，悉籍亭馆入之官。其后赐群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无行，财亦寻尽。

李抱玉，本安兴贵曾孙，世居河西，善养马。始名重璋，闲骑射，少从军。其为人沈毅有谋，尤忠谨，李光弼引为裨校。天宝末，玄宗以其战河西有功，为改今名。禄山乱，守南阳，斩贼使。至德二载，上言："世占凉州，耻与逆臣共宗。"有诏赐之姓，因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进至右羽林大将军，知军事，擢陈郑颍亳节度使。史思明已破东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谓无前。光弼壁河阳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贼急攻，抱玉纵奇兵出，表里俘杀甚众。贼乃舍去，从光弼战，大败，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栾城县公。代宗立，兼泽潞节度使，统相、卫、仪、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书，武威郡王。恳辞王爵，徙凉国公，进司徒。

广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陕，群盗遍南山五谷间，东距虢，西抵岐，椎剽不胜计。诏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诏抱玉讨贼。抱玉尽得贼株柢蹊隧，分兵守诸谷，使牙将李崇客精骑四百，自桃林、虢川袭之。贼帅高玉脱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张献诚禽以献，悉索支党斩之。不阅旬，五谷平。即诏抱玉权凤翔、陇右节度，抱玉恳让司徒，故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陇右副元帅。又让仆射，故还为兵部尚书。

大历二年，来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帅兼节度使，屯鹘厓。抱玉兼三节度、三副元帅，位望隆赫。乃上言："陇坻达扶、文，绵地二千里，虏孔道不一，梁、岷重则关辅轻。愿择能臣，帅西道当一面，臣得专事关、陇。"帝多其让，许之。抱玉在镇十馀年，虽无破虏功，而禁暴安人，为将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赠太保，谥曰昭武。

从父弟抱真。抱真字太玄，沈虑而断。抱玉属以军事，授汾州别驾。仆固怀恩反，陷焉，挺身归京师。代宗以怀恩倚回纥，所将朔方兵精，忧之，召抱真问状，答曰："郭子仪尝领朔方军，人多德之。怀恩欺其下曰，'子仪为朝恩所杀。'今起而用，是伐其谋，兵可不战解也。"既而怀恩败，如抱真策。迁殿中少监、陈郑泽潞节度留后。既谢，因言："百姓劳逸在牧守，愿得一州以自试。"更授泽州刺史，兼泽潞节度

副使。徙怀州，仍为怀泽潞观察留后，凡八年。

抱真策山东有变，泽、潞兵所走集，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伍雕刓，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曹偶习射，岁终大校，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二万，既不禀于官，而府库实。乃曰："军可用矣。"缮甲淬兵，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久之，为泽潞节度行军司马。会昭义节度李承昭病，诏抱真权磁邢兵马留后。德宗嗣位，检校工部尚书，领昭义节度使。

建中中，田悦反，围邢及临洺，诏抱真与河东马燧合神策兵救之，败悦于双冈，斩其将杨朝光，又破之临洺，遂解临洺、邢之围。以功检校兵部尚书。复与悦战洹水，走之。进围魏，悦战城下，大败。进检校尚书右仆射。会硃滔、王武俊反，救悦，抱真退保魏。帝苍卒狩奉天，闻问，诸将皆哭，各引麾下还屯。于时，李希烈陷汴，李纳反郓，李怀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独以数州截然横绝溃叛中，离沮其奸，为群盗所惮。

兴元初，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繇倪国公进义阳郡王。硃滔悉幽蓟兵与回纥围贝州，以应硃泚。而希烈既窃名号，则欲臣制诸叛，众稍离。天子下罪己诏，并赦群盗。抱真乃遣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使合从击滔，武俊许诺，而内犹豫。抱真将自造其壁，诿军事于司马卢玄卿曰："吾此行，系时安危，使遂不还，部勒以听天子命，惟子；励兵东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数骑驰入见武俊，曰："泚、希烈争窃帝号，滔攻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与竞长雄，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虏乎？且诏书罪己，禹、汤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颐，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帐中，甘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许公死矣！"食讫，约为昆弟而别。旦日合战，大破滔经城。进检校司空，实封六百户。贞元初，朝京师，诏还所镇。

抱真喜士，闻世贤者，必欲与之游，虽小善，皆卑礼厚币数千里邀致之，至无可录，徐徐以礼谢。会天下稍无事，乃饰台沼以自娱。好方士，谓不死可致。有孙季长者为治丹，且曰："服此当仙去。"抱真表署幕府。尝语左右曰："秦、汉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后升天，不复见公等矣。"夜梦驾鹤，寤而刻寓鹤，衣羽服，习乘之。后益惑厌胜，因疾，请降官，七让司空，还为左仆射。饵丹二万丸，不能食，且死，医以彘肪谷漆下之。疾少间，季长曰："危得仙，何自弃也？"益服三千丸，卒，

年六十二。

其子殿中侍御史缄匿丧，与其属卢会昌元仲经谋，会诸将，仲经诡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缄典军，勉佐之。”副使李说及诸校俯首，皆呒曰；“诺。”缄盛服出，众拜之，悉发府库劳军。会昌即为抱真表，翌日，令诸将署章，请以节付缄。天子已闻抱真丧，遣使者驰入军，诏以事属大将王延贵。缄谩若抱真疾，请诘朝见，凡三日，缄乃出见使者，陈兵甚严。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诏以兵属延贵，君速归发丧。”缄愕然，谓诸将曰：“诏不许，若何？”众不对。乃遽以印钥上监军，始发丧。使者趣延贵视事，护缄赴东都，仲经逃诸外，捕杀之，会昌得不坐。始，缄遣将陈荣以书抵武俊，假其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恶也。今闻已亡，谁诈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荣而让缄焉。诏赠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范，京兆三原人，始名剑客，以世廕为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为萧关令，连徙神乌、姑臧二县，考绩为天下最。玄宗以为可嗣汉鲁恭，因赐名。转渭南令，主杜化、东阳二驿。时关畿用兵，使人系道，嗣恭储具有素，而民不扰。后为郭子仪朔方节度留后，大将孙守亮拥重兵，骄蹇不受制，嗣恭因称疾，守亮至，即杀之，一军皆震。永泰三年，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出为江西观察使，以善治财赋称。有贾明观者，素事鱼朝恩，朝恩诛，当坐死，宰相元载纳其赂，遣效力江西，将行，居民数万怀瓦石候击，载谕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载，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

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五岭大扰。诏嗣恭兼岭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瑶、敬冕为才，擢任之。使瑶督大军当其冲，冕率轻兵由间道出不意，遂斩晃及支党万馀，筑尸为京观。俚洞魁宿为恶者，皆族夷之。还为检校兵部尚书，复知省事。嗣恭起州县吏，以课治进至显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代宗恶焉，故赏不酬功。德宗立，阴赇宰相杨炎，炎录前效，更拜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俄加怀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东都畿观察使。卒，年七十一，赠左仆射。子应、恕。

应，字从众，以廕为著作郎。贞元初，出为虔州刺史，诏嗣父封。凿赣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时，李泌为相，号得君。帝尝曰：“谁于卿有恩者，朕能报之。”泌乃言：““曩为元载所疾，谪江西，路嗣恭与载厚，臣尝畏之。会与其子应并驱，马啮其胫，臣惶恐不自安，应閟不言，勉起见父。臣常愧其长者，思有以报。”帝曰：“善。”即日加应检校屯田郎

中，服金紫。累迁宣歙池观察使，封襄阳郡王。李锜反，应发乡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锜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骑常侍，卒，谥曰靖。

恕，字体仁。从嗣恭讨哥舒晃，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从便宜，擢降将伊慎用之。贼平，恕功多。嗣恭节度河阳也，恕为怀州刺史，年才三十，杨炎用捍魏博，为时嗤诋。累迁鄜坊、宣歙观察使。坐事贬吉州刺史。以右散骑常侍致仕，卒，赠洪州都督。

列传第六十四房张李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时，以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元年　　，贬死高州。琯少好学，风度沈整，以廕补弘文生。与吕向偕隐陆浑山，十年不谐际人事。开元中，作《封禅书》，说宰相张说，说奇之，奏为校书郎。举任县令科，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坐讯狱非是，贬睦州司户参军。复为县，所至上德化，兴长利，以治最显。

天宝五载，试给事中，封漳南县男。时玄宗有逸志，数巡幸，广温泉为华清宫，环宫所置百司区署。以琯资机算，诏总经度骊山，疏岩剔薮，为天子游观。未毕，坐善李适之、韦坚，斥为宜春太守。历琅邪、鄴、扶风三郡，频迁宪部侍郎。十五载，帝狩蜀，琯驰至普安上谒，帝喜甚，即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至成都，赐一子官。

俄与韦见素、崔涣奉册灵武，见肃宗，具言上皇所以传付意，因道当时利病，箝索虏情，辞吐华畅，帝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倾意待之，机务一二与琯参决，诸将相莫敢望。于是，第五琦言财利幸，为江淮租庸使。琯谏曰："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见德，今又宠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无以示远方。"帝曰："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得对。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摄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入谢，帝曰："朕语琯除正大夫，何为摄邪？"进明衔之，因曰："陛下知晋乱乎？惟以尚虚名，任王衍为宰相，基祖浮华，不事天下事，故至于败。方唐中兴，当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大言无当，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对曰："陛下顷为皇太子，太子出曰抚军，入曰监国，而琯为圣皇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乃谓陛下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东、河北空虚之地，永王、丰王乃统四节度。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意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树私党，以副戎权，推此而言，岂肯尽诚于陛下乎？"帝入其语，始恶琯。以进明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

会琯请自将平贼，帝犹倚以成功，乃诏琯持节招讨西京、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得自择参佐。乃以兵部尚书王思礼、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琯分三军趋京师：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悊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

入。琯身中军先锋。十月庚子，次便桥。辛丑，中军、北军遇贼陈涛斜，战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战，故败，士死麻苇。癸卯，率南军复战，遂大败，希文、悊皆降贼。初，琯用春秋时战法，以车二千乘缭营，骑步夹之。既战，贼乘风噪，牛悉髀栗，贼投刍而火之，人畜焚烧，杀卒四万，血丹野，残众才数千，不能军。琯还走行在，见帝，肉袒请罪，帝宥之，使裒夷散，复图进取。琯雅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长。其佐李揖、刘秩等皆儒生，未尝更军旅，琯每诧曰："彼曳落河虽多，能当我刘秩乎？"帝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

崔圆自蜀来，最后见帝，琯谓帝不见省，易之。圆以金畀李辅国，不淹日被宠，遂怨琯。琯数称疾不入。会御史大夫颜真卿劾奏谏议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恶名锢之，托被酒入朝，贬西平郡司马。琴工董廷兰出入琯所，琯昵之。廷兰藉琯势，数招赇谢，为有司劾治，琯诉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罢为太子少师。从帝还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废，朝臣多言琯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琯亦自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于朝。琯方日引刘秩、严武与宴语，移病自如。帝以琯虚言浮诞，内鞅鞅，挟党背公，非大臣体。乾元元年，出琯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诏陈其比周状，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将领刺史，故纲目废弛，即治府为营，吏攘民居相淆欢。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声流闻。召拜太子宾客，迁礼部尚书，为晋、汉二州刺史。宝应二年，召拜刑部尚书，道病卒，赠太尉。

琯有远器，好谈老子、浮屠法，喜宾客，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时天下多故，急于谋略攻取，帝以吏事绳下，而琯为相，遽欲从容镇静以辅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败挠，故功名隳损云。

赞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载行事，亦少贬矣。一举丧师，讫不复振。原琯以忠谊自奋，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过人者，用违所长，遂无成功。然盛名之下，为难居矣。夫名盛则责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使琯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仓卒济难，事败隙生，陷于浮虚比周之罪，名之为累也，戒哉！

子孺复，幼颇能属文，然狂纵不法。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置幕府。多招术家言己三十当得宰相，以熏权近，希进取。后辟浙西韩滉府。兄宗偃丧自岭外还，孺复不出临吊。与妻郑不相中，慈姆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敛之；郑方乳，促上道，郑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杀二侍儿，私瘗之。观察使以闻，贬连州司马，听崔去。既又与崔通，请复

合，诏许。未几复离。终容州刺史。

琯孙启，以廕补凤翔参军事，累调万年令，素赘附王叔文。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经略使，阴许以荆南帅节。启至荆湖，宿留不肯进，会叔文与韦执谊内忿争，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监国，启惶骇就镇。凡九年，改桂管观察使。州邸以赂请有司飞驿送诏，既而宪宗自遣宦人持诏赐启，启畏使者邀重饷，即曰："先五日已得诏。"使者绐请视，因驰归以闻，贬太仆少卿。启自陈献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杀宦人，贬启虔州长史，死。始诏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馈遗、博易，罢腊口等使。

琯族孙式，擢进士第，累迁忠州刺史。韦皋表为云南安抚副使、蜀州刺史。皋卒，刘辟反，式留不得行。贼平，高崇文保贷之，言诸朝，除吏部郎中。时河朔诸将刘济、张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给事中，使河北，还奏如旨。迁陕虢观察使，改河南尹。会讨王承宗镇州，索饷车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岁凶人劳，不任调发。"又御史元稹亦言："贼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诏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观察使。卒，赠左散骑常侍，谥曰倾。吏部郎中韦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刘辟构难，即谓辟曰：'向梦公为上相，仪卫甚盛，幸无相忘。'辟喜，以为祥。后辟发兵署牒，首曰辟，副曰式，参谋曰符载。大节已亏，不宜得谥。"博士李虞仲曰："始辟反，为其用者皆救死其颈，可尽被恶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谓求生害仁者也。辟走西山，召所疑畏者尽杀之，式在其间，会救得免。而曰大节已亏，近于溢言。"谥乃定。

张镐，字从周，博州人。仪状瑰伟，有大志，视经史犹渔猎，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吴兢，兢器之。游京师，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娱。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务。

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才，荐之。释褐衣，拜左拾遗，历侍御史。玄宗西狩，镐徒步扈从。俄遣诣肃宗所。数论事，擢谏议大夫，寻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引内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呗外闻，镐谏曰："天子之福，要在养人，以一函宇，美风化，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挠圣虑。"帝然之。寻诏兼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诸军事。贼围宋州，张巡告急，镐倍道进，檄濠州刺史闾丘晓趣救。晓愎挠，逗留不肯进，比镐至淮口，而巡已陷。镐怒，杖杀晓。帝还京师，封南阳郡公，诏以本军镇汴州，捕平残寇。史思明提范阳献顺款，镐揣其伪，密奏曰："思明势穷而服，包藏不测，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不宜以威权假之。"又

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狯，临难必变，宜追还宿卫。”书入不省。时宦官络绎出镐境，未尝降情结纳。自范阳、滑州使还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毁镐无经略才。帝以镐不切事机，遂罢宰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思明、叔冀后果叛，如镐言。召拜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贬辰州司户参军。代宗初，起为抚州刺史，迁洪州观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东境，江介震骚，镐遣兵屯上饶，斩首二千级。又袭舒城贼杨昭，枭之。沉千载者，新安大豪，连结椎剽，州县不能禽，镐遣别将尽殄其众。改江南西道观察使，卒。

镐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赀产。善待士，性简重，论议有体。在位虽浅，而天下之人推为旧德云。

李泌，字长源，魏八柱国弼六世孙，徙居京兆。七岁知为文。玄宗开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有员俶者，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帝异之，曰：“半千孙，固当然。”因问：“童子岂有类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驰召之。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九龄与严挺之、萧诚善，挺之恶诚佞，劝九龄谢绝之。九龄忽独念曰：“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萧，泌在旁，帅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九龄惊，改容谢之，因呼“小友”。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术。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皇太子遇之厚。尝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国忠疾之，诏斥置蕲春郡。

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帝闻，因赐金紫，拜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帝尝曰“卿侍上皇，中为朕师，今下判广平行军，朕父子资卿道义”云。始，军中谋帅，皆属建宁王，泌密白帝曰：“建宁王诚贤，然广平冢嗣，有君人量，岂使为吴太伯乎？”帝曰：“广平为太子，何假元帅？”泌曰：“使元帅有功，陛下不以为储副，得耶？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元帅乃抚军也。”帝从之。

初，帝在东宫，李林甫数构谮，势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故怨，将内惭不怿，万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因从容问破贼期，对曰；"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馀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泌曰："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帝不听。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来矣。人臣尚七十而传，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上皇得初奏，答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帝甚忧。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遂下诰戒行。

崔圆、李辅国以泌亲信，疾之。泌畏祸，愿隐衡山。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泌尝取松樛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莱殿书阁。初，泌无妻，不食肉，帝乃赐光福里第，强诏食肉，为娶朔方故留后李□甥，昏日，敕北军供帐。元载恶不附己，因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僚佐，载称泌才，以试秘书少监充判官。载诛，帝召还。复为常衮所忌，出为楚州刺史，辞不行，帝亦留之。会澧州缺，衮盛言南方凋瘵，请辍泌治之，乃授澧、朗、峡团练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风绩。

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骑常侍。时李怀光叛，岁又蝗旱，议者欲赦怀光。帝博问群臣，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始，硃泚乱，帝约吐蕃赴

援，赂以安西、北庭。既而浑瑊与贼战咸阳，泚大败，吐蕃以师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归。京师平，来请如约。帝业许，欲遂与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遂止。

贞元元年，拜陕虢观察使。泌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饟漕。以劳，进检校礼部尚书。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归，或曰吴少诚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险悉击杀之。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鄴县侯。初，张延赏减天下吏员，人情愁怨，至流离死道路者。泌请复之，帝未从，因问："今户口减承平时几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雕耗，员何可复？"泌曰："不然。户口虽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县则可，而吏员不可减。今州或参军署券，县佐史判案。所谓省官者，去其冗员，非常员也。"帝曰："若何为冗员？"对曰："州参军无职事及兼、试额内官者。兼、试，自至德以来有之，比正员三之一，可悉罢。"帝乃许复吏员，而罢冗官。泌又条奏："中朝官常侍、宾客十员，其六员可罢；左右赞善三十员，其二十员可罢。如旧制，诸王未出閤，官属皆不除。而所收科奉，乃多于减员矣。"帝悦。是时，州刺史月奉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乃请随官闲剧，普增其奉，时以为宜。而窦参多沮乱其事，不能悉如所请。泌又白罢拾遗、补阙，帝虽不从，然因是不除谏官，唯用韩皋、归登。泌因收其公廨钱，令二人寓食中书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韦绶、梁肃为左右补阙。

太子妃萧母，郜国公主也，坐蛊媚，幽禁中，帝怒，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泌入，帝数称舒王贤，泌揣帝有废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争。且十宅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对曰："陛下昔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对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使太子废，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杀之，泌不吾谏，吾亦杀尔子'，则臣绝祀矣。虽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呜流涕。因称："昔太宗诏：'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废之。'陛下疑东宫而称舒王贤，得无窥伺乎？若太子得罪，请亦废之而立皇孙，千秋万岁后，天下犹陛下子孙有也。且郜国为其女妒忌，而蛊惑东宫，岂可以妻母累太子乎？"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

子乃得安。

初，兴元后国用大屈，封物皆三损二。旧制，堂封岁三千六百缣，后才千二百。至是，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瑊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时方镇私献于帝，岁凡五十万缗，其后稍损至三十万，帝以用度乏问泌，泌请："天下供钱岁百万给宫中，劝不受私献。凡诏旨须索，即代两税，则方镇可以行法，天下纾矣。"

帝尝从容言："卢杞清介敢言，然少学，不能广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觉也。"对曰："陛下能觉杞之恶，安致建中祸邪？李揆和蕃，颜真卿使希烈，其害旧德多矣。又杨炎罪不至死，杞挤陷之而相关播。怀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诚有之。然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许则辞官，非特杞恶之也。且建中乱，卿亦知桑道茂语乎？乃命当然。"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数纣曰：'谓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命。"俄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

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三月名节，自我为古，若何而可？"泌请："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帝悦，乃著令，与上巳、九日为三令节，中外皆赐缗钱燕会。

四年八月，月蚀东壁，泌曰："东壁，图书府，大臣当有忧者。吾以宰相兼学士，当之矣。昔燕国公张说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傅。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幸所疾，常以智免。好纵横大言，时时谠议，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初，肃宗重阴阳巫祝，擢王玙执政，大抵兴造工役，辄牵禁忌俗说。而黎干以左道位京兆尹，尝使禁工骈珠刺绣为乘舆服，举焚之以为禳禬。德宗素不为然，及嗣位，罢内道场，除巫祝。代宗将葬，帝号送承天门，而辒车行不中道，问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坏，太卜言："孟冬魁冈，不可营缮。"帝曰："《春秋》'启塞从时'，何魁冈为？"亟诏葺之。及桑道茂

城奉天事验，始尚时日拘忌，因进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独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云。

子繁。繁少才警，无行。泌始起阳城官诸朝，故城重德泌而亲厚于繁。及疏裴延龄，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书。已封，尽能诵忆，乃录以示延龄。明日，延龄白帝曰："城以疏示于朝。"即擿其条以自诉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与梁肃善，故繁师事肃。及卒，烝其室，士议喧丑，由是摈弃积年。后为太常博士，权德舆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参军。累迁隋州刺史，罢归，不得调。敬宗诞日，诏与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亘入殿中，抗老、佛诵论。改大理少卿、弘文馆学士。谏官御史交章弹治，乃出为亳州刺史。州有剧贼，剽室庐、略财赀为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机略，悉知贼巢薮所在，一旦出兵捕斩之。议者责繁不先启观察府，为擅兴。诏御史舒元舆按之，元舆与繁素隙，尽翻其狱，以为滥杀不辜，有诏赐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狱，知且死，恐先人功业泯灭，从吏求废纸，笔握著家传十篇，传于世。

赞曰：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观肃宗披榛莽，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于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繁为家传，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谬言好鬼道，以自解释。既又著泌数与灵仙接，言举不经，则知当时议者切而不与，有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实者著于传。至劝帝先事范阳，明太子无罪，亦不可诬也。

列传第六十五崔苗二裴吕

崔圆，字有裕，贝州武城人，后魏尚书左仆射亮八世孙。少孤贫，志向卓迈 ，喜学兵家。开元中，诏举遗逸，以钤谋对策甲科，历京兆府参军，尹萧炅荐之，迁会昌丞。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引圆为左司马，知留后。玄宗西出，次抚风，迁御史中丞、剑南节度副大使。圆锐功名，初闻难，刺国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馆宇，储什具。帝次河池，圆疏具陈“蜀土腴谷羡，储供易办”。帝省书泣下曰：“世乱识忠臣。”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剑南节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赏之。肃宗立，命与房琯、韦见素赴行在所，帝为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

至德二载，迁中书令，封赵国公，实封户五百。乾元元年，罢为太子少师，留守东都。于是上皇所置宰相无在者。王师之败相州也，军所过，皆纵剽，圆惧，委东都，奔襄阳，诏削阶、封。寻召拜济王傅。李光弼表为怀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称。徙淮南节度使，在镇六年，请朝京师，吏民乞留，诏检校尚书右仆射，还之。久乃检校左仆射，入知省事。大历中卒，年六十四，赠太子太师，谥曰昭襄。

苗晋卿，字元辅，潞州壶关人，世以儒素称。擢进士第，调为修武尉，累进吏部郎中、中书舍人，知吏部选事。选人诉索好官，厉言倨色纷于前，晋卿与相对，终日无愠颜。久之，进侍郎，积宽纵，而吏下因缘作奸。方时承平，选常万人，李林甫为尚书，专国政，以铨事委晋卿及宋遥，然岁命它官同较书判，核才实。天宝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张奭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于帝，晋卿欲附之，奭本无学，故议者嚣然不平。安禄山因间言之，帝为御花萼楼覆实，中裁十一二，奭持纸终日，笔不下，人谓之“曳白”。帝大怒，贬倚淮阳太守，遥武当太守，晋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晋卿以“公门当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属令行酒，酒至，必立饮白酹，侍老有献，降西阶拜而饮，时美其恭。改河东郡，兼河东采访使。徙抚风郡，封高平县男。迁工部尚书、东都留守。召为宪部，兼左丞。安禄山反，窦廷芝弃陕郡不守，杨国忠本忌其有望，即奏“东道贼冲，非大臣不可镇遏”，授陕郡太守、陕虢防御使，晋卿见帝，以老辞，忤旨，听致仕于家。车驾入蜀，搢绅多陷贼，晋卿间道走金州。

肃宗至扶风，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师，封韩国公，食五百户，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罢为太子太傅。未几，复拜侍中。玄宗崩，肃宗疾甚，诏晋卿摄冢宰，因让曰："大行遗诏，皇帝三日听政，稽祖宗故事，则无冢宰之文，奉遗诏则宜听朝。惟陛下顺变以幸万国。"帝不听。后数日，代宗立，复诏摄冢宰，固辞乃免。时年老蹇甚，乞间日入政事堂，帝优之，听入閤不趋，为御小延英召对。宰相对小延英，自晋卿始。吐蕃犯京师，晋卿以病卧家，贼舆致胁之，噤不肯语，贼不敢害。帝还，拜太保，罢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赠太师，京兆少尹护丧，谥曰懿献，元载未显时，为晋卿所遇，载方相，故讽有司改谥文贞。

晋卿宽厚，所至以惠化称。魏人为营生祠，立石颂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谨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宠名。然练达事体，百官簿最，一省无遗，议者比汉胡广。肃宗欲以李辅国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贤不可居，岂宜任等辈？"罢之。朝廷欲论陈希烈等死，晋卿曰："陛下得张通儒、安守忠、孙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从。俄而史思明乱，持是以诱众。尝自为父碑文，有鹊巢碑上，贼入上党，焚荡略尽，而苗氏松椟独无伤。大历七年，配享肃宗庙廷。

十子：发、丕、坚、粲、垂、向、吕、稷、望、咸。

粲，德宗时官至郎中，陆贽欲进粲官，帝不许，曰："晋卿往摄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与帝王同，粲等宜与外官。"贽奏："王者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言与众共之。奖而不言其善，斯谓曲贷；罚而不书其恶，斯谓中伤。曲贷，则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门启；中伤，则枉直无辨，而谗间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晋卿奸邪，粲等应坐，则当公议其罪；若知见诬，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晋卿起文儒，致位台辅，谦柔敦厚，为三朝所推，安肯为族灭计？虽甚狂险犹不为之，况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终不显。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东人，本冠族仕家，以廕再调渭南尉。王鉷为京畿采访使，表署判官，历殿中侍御史。冕少学术，然明锐，果于事，众呈称职，钅共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诏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诬。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属惧，皆引去，独冕为敛葬，由是浸知名。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行军司马。

玄宗入蜀，诏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还，而道遇太子平凉，遂从至灵武，与杜鸿

渐、崔漪同辞进曰："主上厌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须有归。今天意人事，属在殿下，宜正位号。有如逡巡，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舆还京师，退居凉贰，以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言之过！"对曰："殿下居东宫二十年，今多难启圣，以安社稷，而所从将士皆关辅人，日夜思归，大众一骚，不可复集，不如因而抚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请。"太子固让，凡五请，卒见听。太子即位，进冕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乃建言卖官、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时取偿既贱，众不为宜。

肃宗至凤翔，罢冕政事，拜尚书右仆射。两京平，封冀国公，实封五百户，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复为右仆射，待制集贤院。俄充山陵使。于是，中书舍人刘烜为李辅国所昵，冕表为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

大历中，郭子仪言于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驰驱灵武，有社稷勋，程元振忌其贤，遂加诬构，海内冤之。陛下宜还冕于朝，复俾辅相，必能致治成化。"时元载秉政，冕早所甄引，载德之，又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见，拜不能兴，载自扶之，代为赞谢。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帅、东都留守。不逾月卒，有诏赠太尉。

冕以忠勤自将，然不知宰相大体。性豪侈，既素贵，舆服食饮皆光丽珍丰，枥马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广会宾客，不能名其馔，自制巾子工甚，人争效之，号"仆射巾"。领使既众，吏白俸簿月二千缗，冕顾视，喜见颜间，世訾其嗜利云。始，肃宗庙惟苗晋卿配享，冕卒后二十馀年，有苏正元者奏言："肃宗为元帅时，师才一旅，冕于草创中，甄大义以劝进，收募骁勇几十馀万。既逾月，房琯来；又一年，而晋卿至。今晋卿从祀，而冕乃不与。"有诏冕配享肃宗庙。

裴遵庆，字少良，绛州闻喜人。幼强学，该综图传，外晦内明，不干当世。年既长，始以仕家推廕为兴宁陵丞，调大理丞。边将萧克济督役苛暴，役者有丑言，有司以大逆论，遵庆曰："财不足聚人，力不足加众，焉能反？"由是全救数十族。频擢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天宝时，选者岁万计，遵庆性强敏，视簿牒，详而不苛，世称吏事第一。肃宗时，为吏部侍郎。萧华辅政，屡荐之，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宗初，仆固怀恩反，帝以遵庆忠厚大臣，故奉诏宣慰，怀恩听命将入朝，既而为其将范志诚沮止。时帝在陕，遵庆脱身赴行在。帝还，迁太子少傅。罢为集贤院待制，改吏部尚书，以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朝廷优其老，听就第注官，时以为荣。

尝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谋反，帝识其谬，置不问。性惇正，老而弥谨。每荐贤，有来谢者，以为耻。谏而见从，即内益畏。虽亲近，但记其削稿疏数，而莫知所言。大历十年薨，年九十馀。初为郎时，著《王政记》，述今古治体，识者知其有公辅器云。子向。

向字素仁，以廕得调。建中初，李纾为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怀光叛河中，使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纾奔奉天，而向领州务。贵先胁吏督役，不及期，将斩以徇，民皆骇散，向独诣贵先垒开谕之，贵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为栎阳、渭南令，奏课皆第一，擢户部员外郎。德宗末，方镇之副，多自选于朝，以待有变，次授之，故向以选为太原少尹、行军司马，历陕虢观察使，以吏部尚书致仕。向能以学行持门户，内外亲属百馀口，禄俸必均，世称其孝睦。卒年八十，赠太子少保。

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枢。枢字纪圣，咸通中，第进士。杜审权镇河中，奏署幕府，再迁蓝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馆。鐸罢，枢久不调。从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为都统，表署郑滑掌书记。龙纪初，进给事中，改京兆尹。与孔纬厚善，纬以罪贬，故枢改右庶子，出为歙州刺史。迁右散骑常侍，为汴州宣谕使。

枢素与硃全忠相结纳，故全忠听命，修贡献不绝。昭宗悦，迁兵部侍郎。时崔胤亦倚全忠专朝柄，因与枢善。俄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在凤翔，贬胤官，枢亦罢为工部尚书。已还宫，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为清海节度使。全忠言枢有经世才，不宜弃外，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累进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枢以为廷范勋臣，自宜任方镇，何用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谓宾佐曰："吾常器枢不浮薄，今乃尔。"璨闻，即罢枢政事，拜左仆射。俄贬登州刺史，又贬泷州司户参军。至滑州，全忠遣人杀之白马驿，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诃，永为浊流。"全忠笑而许之。

吕諲，河中河东人。少力于学，志行整饬。孤贫不自业，里人程氏财雄于乡，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赀赡济所欲，故称誉日广。开元末，入京师，第进士，调宁陵尉，采访使韦陟署为支使。哥舒翰节度河西，表支度判官。历太子通事舍人。性静慎，勤总吏职，诸僚或出游，諲独颓然据案，钩视簿最，翰益亲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败潼关，諲西趋灵武，由中人尉荐，肃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陈事无不

顺纳。从至凤翔，迁武部侍郎。

帝复两京，诏尽系群臣之污贼者，以御史中丞崔器、宪部侍郎韩择木、大理卿严向为三司使处其罪，又诏御史大夫李岘及諲领使。諲于权宜知大体不及岘，而援律傅经过之，当时惮其持法，然以岘故，多所平反。

乾元二年，九节度兵败，帝忧之。擢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翌日，复以李岘、李揆、第五琦为宰相，而苗晋卿、王玙罢。会母丧解，三月复召知门下省事，兼判度支，还执政。累封须昌县伯，迁黄门侍郎。上元初，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当赐门戟，或劝諲以凶服受吉赐不宜，諲释缞拜赐，人讥其失礼。

諲引妻之父楚宾为卫尉少卿，楚宾子震为郎官。中人马尚言者，素□匿于諲，为人求官，諲奏为蓝田尉。事觉，帝怒，命敬羽穷治，杀尚言，以其肉赐从官，罢諲为太子宾客。数月，拜荆州长史、澧朗峡忠等五州节度使。諲始建请荆州置南都，诏可。于是更号江陵府，以諲为尹，置永平军万人，遏吴、蜀之冲，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连，黔中之涪凡七州，隶其道。初，荆州长史张惟一以衡州蛮酋陈希昂为司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亲将牟遂金与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惧，斩其首以谢，悉以遂金兵属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后入朝，迁常州刺史，过江陵入谒，諲伏甲击杀之，诛党偶数十人，积尸府门，内外震服。

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辅国，擢谏议大夫，置军邵、道二州间，以泰芝总之，纳群蛮金，赏以绯紫，出褚中诏书赐衣示之，群蛮怵于赏，而财不足，更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庞承鼎疾其奸，因泰芝过潭，缚付吏，劾赃钜万，得左道谶记，并奏之。辅国矫追泰芝还京，既召见，反谮承鼎陷不辜，诏諲按罪。諲使判官严郢具狱，暴泰芝恶。帝不省，赐承鼎死，流郢建州。后泰芝终以赃徙死，承鼎追原其诬。

諲为治，不急细务，决大事刚果不挠。始在河西，悉知诸将能否，及为尹，奏取材者数十人总牙兵，故威惠两行。諲之相，与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闻。揆恐帝复用，即妄奏置军湖南非便，又阴遣人刺諲过失。諲上疏讼其事，帝怒，逐揆出之，显条其罪。諲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赠吏部尚书。

諲在朝不称任职相，及为荆州，号令明，赋敛均一。其治尚威信，

故军士用命，阖境无盗贼，民歌咏之。自至德以来，处方面数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构房祠，及殁，吏裒钱十万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鸿渐、元载才，荐于朝，后皆为宰相。

永泰中，严郢以故吏请谥有司，博士独孤及谥曰“肃”，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请益曰“忠肃”。及执奏，谓：“谥在义美恶，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杀三监、淮夷，重耳一战而霸，而谥曰文。冀缺之恪，宁俞之忠，随会不忘其君，而谥曰武。故知称其大、略其细也。且二名谥，非古也。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一名不尽其善，乃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唐兴，参用汉制，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萧瑀端直近‘贞’，性多猜近‘褊’，言‘褊’则失‘贞’，称‘贞’则遗‘褊’，故曰贞褊。盖有为为之也。若迹无异称，则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陈叔达曰忠，温彦博曰恭，岑文本曰宪，韦世源曰昭，皆当时赫赫居宰相位者，谥不过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闻。宜如前谥。”遂不改。

赞曰：孔子称才难。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观圆之锐，而失守出奔；晋卿雅厚，而少风采臧否；冕明强，嗜利不知大体；諲辅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长显于时。故圣人使人也器之，不穷所不能而后为治也。遵庆寡疵，中人之贤与。

列传第六十六崔邓魏卫李韩卢高

崔光远，系出博陵，后徙灵昌。祖敬嗣，嗜酒擅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为礼，敬嗣为刺史，独尽诚推奉，储给丰衍，帝德之。及反正，有与敬嗣同姓名者，每拟官，帝辄超拜，后召见，悟非是。访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远，勇决任气，长六尺，瞳子白黑分明。开元末，为唐安令，与杨国忠善，累迁京兆少尹，为吐蕃吊祭使，还，会玄宗西狩，诏留光远为京兆尹、西京留守、采访使。乘舆已出，都人乱，火左藏大盈库，争辇财珍，至乘驴入宫殿者。光远乃募官摄府、县，谁何宫阙，斩十数人，乃定。因伪使其子东见禄山，而禄山先署张休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远故官。俄而同罗背贼，以厩马二千出奔，贼将孙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忧死，官吏惊走，狱囚皆逸。光远以为贼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斩曳落河二人。孝哲驰白禄山，光远惧，与长安令苏震出开远门，使人奔呼曰："尹巡门！"门兵具器仗迎谒，至，皆斩之，募得百馀人，遂趋灵武。肃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复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侨民。会贼党剽泾阳，休祠房，椎牛呼饮。光远刺知之，率兵夜趋其所，使百骑彀满狙其前，命骁士合噪。贼醉，不能师，斩其徒二千，得马千噭，俘一酋长以献。自是，贼常避其锋。扈帝还，改礼部尚书、鄴国公，封实户三百。

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萧华为魏州节度使。初，郭子仪与贼战汲郡，光远裁率汴师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将军李处崟拒贼，子仪不救，战不胜，奔还，贼因傅城下诡呼曰："处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远信之，斩处崟。处崟善战，众倚以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经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筑，牢甚，光远不能守，夜溃围出，奔京师。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会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反，陷荆、襄诸州，因拜持节荆、襄招讨，充山南东道兵马都使。又徙凤翔尹。先是，岐、陇贼郭愔等掠州县，峙五堡，光远至，遣官喻降之。既而沉饮不亲事，愔等阴约党项及奴刺、突厥，败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帝怒光远无状，召还。复使节度剑南。会段子璋反东川，李奂败走成都，光远进讨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断腕取金者，夷杀数千人。帝诏监军按其罪，以忧卒。

邓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进，累至监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徙淮南。为政简肃。有鼍集城门，邓班语景山曰："介物也。失所次，金不从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几，宋州刺史刘殿反。初，展有异志，淮西节度使王仲昇表其状，诏迁扬州长史兼江淮都统，密诏景山执

送京师。展知之，拥兵二万度淮。景山逆击不胜，奔寿州，因引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讨展。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书左丞，以崔圆代之。

王思礼在太原，储廪赢衍，请输半以实京师。会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数月，为下盗费略尽。帝闻，即以景山为太原尹，封南阳郡公。至则振核纪纲，检覆干隐，众大惧。而景山清约，子弟馔不过草具，用器止乌漆，待上宾惟豚、鱼而已，取仓粟红腐者食之，兼给麾下，麾下怨讪。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将安用邪？"因慢骂，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诸将请赎，不许；其弟请代，不许；请纳一马赎，景山乃许减死。众怒曰："吾属命才一马直乎？"景山护失，叱遣之。少将黄抱节因众怒作乱，景山遇害，时宝应元年也。肃宗以其统驭失方，不复究验，遣使喻抚其军，军中请辛云京为节度，诏可。景山与刘晏善，其后家寒窭，晏屡经纪之，嫁其孤女。谥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修谨闻。累官至澧州刺史，不为烦苛，人便安之，流亡还归，居二年，增户数万。诏特进五阶，以宠异政。大历中，迁湖南观察使，时将吏习宽弛，不奉法，瓘稍以礼法绳裁之，下多怨。别将臧玠、判官达奚觏忿争，觏曰："今幸无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杀觏。瓘闻难，惶惧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钜鹿人，以吏干称。天宝末，累迁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肃宗幸灵武，杜鸿渐等奉迎，而留少游缮治宫室。少游大为殿宇幄帟，皆象宫阙，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拟穷水陆。又有千馀骑，铠帜光鲜，振旅以入。帝见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为？"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两京平，封钜鹿县侯，迁陕州刺史。王师溃于鄴，河、洛震骇，少游镇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辅国以其不附己，改卫尉卿。会率群臣马助军，少游与汉中王瑀持异，帝怒，贬渠州长史。复为京兆尹，始请："中书门下省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正员三品、诸王、驸马期以上亲及婿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诏可。大历二年，为江西观察使，进刑部尚书，改封赵国公。六年卒，赠太子太师。

少游四为京兆，虽无赫赫名，然善任人，缘饰规检，有足称者。

卫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习武技，为有力。天宝中，从安西府，积劳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慨然愿立功，乃归长安，领神策兵马使，出镇陕州行营。乾元二年，贼将李归仁以骑五千入寇，伯玉与战强

子坂，破之，获马六百匹。迁羽林大将军，徙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俄为神策军节度。史思明遣子朝义夜袭陕，将动京师，伯玉迎击，破之于永宁。加特进，封河东郡公。广德元年，代宗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节度使，进封城阳郡王。大历初，以母忧当代，讽将吏留己，复诏节度荆南，议者丑其留。十一年，归京师。卒。

李澄，辽东襄平人，隋蒲山公宽之远胄。以勇剽隶江淮都统李峘府为偏将。又从永平节度李勉军，勉帅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贼，希烈以为尚书令，节度永平军。兴元元年，澄遣卢融间道奉表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诏内蜜丸，授澄刑部尚书、汴滑节度使，澄未即宣，乃行勒训士马。希烈疑，以养子六百戍之。贼急攻宁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营为惊遁者，养子辈果乘以剽掠，澄尽斩之，以告，希烈不能诘。贼遣将翟崇晖率精兵寇陈州，未还，汴军寡，澄度不能制己，又中官薛盈珍持节至，封澄武威郡王，赐实封，乃燔贼旗节自归。希烈既失澄，而崇晖复败，由是奔汝南。

澄引兵将取汴，屯其北门不敢进，及刘洽师屯东门，贼将田怀珍纳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仪，两军士日争忿，未能安。会郑州贼将孙液送款于澄，澄遣子清驰赴。先此，河阳李芃使偏将雍希颢攻郑，数残剽，液拒之。及纳清，希颢大怒，急攻郑。清助守，杀河阳兵数千，希颢焚阳武去，澄遂如郑。诏授清检校太子宾客，易名克宁。贞元初，迁澄检校尚书左仆射、养成军节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赠司空。澄始封陇西公，后乃进王爵，每上章，必叠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澄之丧，克宁闕不发，阅旬日，欲自领事，其行军司马马铉不许，克宁杀之，墨绖，加卒婴城，将为乱。刘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谕止，遂自戢，然道闭者半月。诏以贾耽代镇，克宁乃护丧归，悉索府中财夜出，军士从剽之殆尽，澄柩至京，犹赐克宁庄一区、钱千缗、粟麦数千石云。

韩全义，家素寒，史失其先世。兴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窦文场，擢累长武城使，进拜夏绥银宥节度使，诏以长武兵赴之。全义素懦贪，无纪律，为下靳狎。诏未下，军中遍知之，谋曰："夏州沙碛，无树藿生业，不可往。"是夜，噪而乱，全义缒以逸，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军虞候高崇文诛乱首，众乃定，全义得赴屯。

吴少诚以蔡拒命，诏合十七镇兵讨之。时军无帅统，惟以奄竖监

之，遂败于小溅。德宗以文场素为全义地，因用为淮西行营招讨使，以陈许节度使上官氵兑副之，诸镇兵皆属。全义无它方略，号令悉禀监军，每议攻战，宦竖十数纷争帐中，小人好自异，互诋訾不能决。贼知之，数请战。遇贼广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疠，全义未尝存之。既战，师皆溃，退保五楼，贼移屯逼之，乃与监军贾英秀等保溅水，不能固，又入屯陈州。是时，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守溅水，全义诱潞、滑州数大将杀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败，帝不知。少诚度无能为，即谩书谢监军，求洗前咎。帝下其议，宰相贾耽以为五楼之败，贼不追者，以冀恩耳，请纳其诚。帝然之。

全义班师，过阙下，托疾不入谒。司马崔放见帝，谢无功。帝曰；“全义诱少诚归国，功大矣！何必杀敌乃为功邪？”还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赉，然卒不见天子去。时恨帝失政，使奸人得肆云。宪宗在籓，疾之，既嗣位，全义大惧，愿入觐，不复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献女乐八人，帝不纳，曰：“我方以俭治天下，恶用是为？”

卢从史，其先在元魏时为盛族，后徙籍不常。父虔，好学，由进士第历御史、秘书监。从史少好骑射，游泽、潞间，节度使李长荣署为督将。贞元后，蕃臣缺，德宗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从史在潞，奸狯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会长荣卒，即擢拜昭义节度副大使。既得志，浸恣不道，至夺部将妻，而能辩给粉泽其非。府属孔戡等屡以直语争刺，初唯唯，后益不从，皆引去。元和中，丁父丧未官，从史即献计诛王承宗，阴向帝旨，繇是夺服，复领泽、潞。因诏讨贼，而勒兵逗留，阴与承宗交，得其密号授军中，又高刍粟直以售度支。既上书求兼宰相，且诬诸军与贼通，兵未可进。宪宗患之。

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与对垒，从史时过其营饮博，承璀多出宝带、奇玩夸之。从史资沓猥，所玩悦必遗焉。从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谋，敕承璀图之。承璀伏壮士幕下，伺其来与语，士突起捽持出帐后，缚内车中。从者惊乱，斩数十人，谕以密诏，而大将乌重胤素忠果，部勒其众，乃定。会夜，疾驱，未明出境，道路无知者。于是五年夏四月，有诏慰其军，疏从史罪恶，贬驩州司马，赐死。子继宗等并徙岭南。

高霞寓，幽州范阳人。其先五代不异居，孝闻里闾。德宗初，采访使洪经纶言之，诏表阙于门。霞寓能读《春秋》及兵法，颇以感概自尚，狡谲多变。往见长武城使高崇文，崇文异其才，檄任军职。从击刘辟，战辄克，下鹿头城，降李文悦、仇良辅等，追战七盘城有功，禽辟

于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为长武城使，封感义郡王。

元和中，以左威卫将军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诸将多覆军，独霞寓有功，诏藏所获铠仗于神策库以旌之。承璀已执卢从史，其军相惊，乃遣霞寓谕之，麾而大呼曰："元恶缚矣，公等宜自安！"即脱铠揖而前，众遂定，欲留为帅，霞寓间道去。拜丰州刺史、三城都团练防御使。

讨吴元济也，析山南东道为两镇，以霞寓宿将，拜唐邓隋节度使，遏贼南冲。霞寓虽悍，而寡谋，统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趋萧陂，战小胜，进至文城栅，贼伪北，逐之，为伏所掩，遂大败，才以身免。诒贬归州刺史。乃厚赂权宦，召为右卫大将军，拜振武节度使。会吐蕃攻盐、丰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云堆，虏引去。浚金河，溉卤地数千顷。改左武卫大将军，又节度邠宁，位检校司徒。宝历中，疽发首，不能事，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召，卒于道，赠太保。

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逊，帝欲罢其兵，益自忧，乃上私第为佛祠，请署曰"怀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属，作慢语斥讪大臣，其反覆自任类此。

列传第六十七李杨崔柳韦路

李麟，裔出懿祖，于属最疏。父濬，历润、虢、潞三州刺史，以诚信号良吏。开元中 ，终剑南节度按察使，赠户部尚书，谥曰诚。

麟好学，善文辞。以父廕补京兆府户曹参军，举宗室异能，转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与杨国忠同列，国忠怙权，疾之，改权礼部贡举。国忠迁，麟复本官。改国子祭酒。出为河东太守，有清政。安禄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御侮才，还为祭酒，封渭源县男。玄宗入蜀，麟走见帝，再迁宪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踵赴肃宗行在，独麟以宗室子留总百司。上皇还京，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褒国公。张皇后挟李辅国浸桡政，苗晋卿、崔圆等畏其权，皆附离取安，独麟守正不阿顺，辅国忌恚。乾元初，罢为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傅，谥曰德。

杨绾，字公权，华州华阴人。祖温玉，在武后时为显官。世以儒闻。绾少孤，家素贫，事母谨甚。性沈靖，独处一室，左右图史，凝尘满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论著，未始示人。第进士，补太子正字。举词藻宏丽科，玄宗已试，又加诗、赋各一篇，绾为冠，由是擢右拾遣。制举加诗、赋，繇绾始。天宝乱，肃宗即位，绾脱身见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故事，舍人年久者为阁老，其公廨杂料独取五之四。至绾，悉均给之。历礼部侍郎，建复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议。俄迁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时，元载秉政，忌绾望高，疏薄之。宦者鱼朝恩判国子监，既诛，因是建言太学当得天下名儒汰其选，即拜绾国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实以散地处之。载日贪冒，天下士议益归绾，帝亦知之，自擢为太常卿，充礼仪使。载得罪，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修国史。制下，士相贺于朝，绾固让，帝不许。

时诸州悉带团练使，绾奏："刺史自有持节诸军事以掌军旅；司马，古司武，所以副军，即今副使；司兵参军，即今团练判官。官号重复，可罢天下团练、守捉使。"诏可。又减诸道观察判官员之半。复言："旧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鱼书，乃得去。开元时，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威柄外移，渐不可久。其刺史不称职若赃负，本道使具条以闻，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辄去州诣使所。如其故阙，使司无署摄，听上佐代领。"帝善其谋，于是高选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员，诏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禀，使优狭相均。始，

天下兵兴，从权宜，官品同而禄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载、王缙当国，偷以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缗，而山剑贫险，虽上州刺史止数十缗。及此始复太平旧制。

绾素痼疾，居旬日浸剧，有诏就中书疗治，每对延英殿，许挟扶。于时厘补穿敝，唯绾是恃。未几薨，帝惊悼，诏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绾之速邪？"即日诏赠司徒，遣使者册授，欲及其未敛也。诏百官如第吊，遣使会吊，赙绢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谥曰文贞，比部郎中苏端，憸人也，持异议，宰相常衮阴助之，帝以其言丑险不实，贬端巴州员外司马，犹赐谥曰文简。

绾俭约，未尝问生事，禄禀分姻旧，随多寡辄尽。造之者，清谈终晷，而不及荣利，欲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经诰微趣，学家疑晦者，一见既诣其极。始辅政，御史中丞崔宽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干，出入从骀驭百数，省损才留十馀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除书至，音乐散五之四；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世以比杨震、山涛、谢安云。

崔祐甫，字贻孙，太子宾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礼法为闻家。第进士，调寿安尉。安禄山陷洛阳，祐甫冒矢石入私庙，负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迁中书舍人。性刚直，遇事不回。时侍郎阙，祐甫摄省事，数与宰相常衮争议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选，每拟官，衮辄驳异，祐甫不为下。会硃泚军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诏示衮，衮率群臣贺，祐甫独曰："可吊不可贺。"诏使问状，对曰："臣闻《礼》：'迎猫，为其食田鼠。'以其为人去害，虽细必录。今猫受畜于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无乃失其性邪？猫职不修，其应若曰法吏有不触邪，疆吏有不捍敌。臣愚以为当命有司察贪吏，诫边候，勤徼巡，则猫能致功，鼠不为害。"代宗异其言，衮益不喜。

帝崩，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乃者，遗诏虽曰'天下吏民，三日释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遗诏无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衮曰："贺循称，吏者，官长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对："《传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称循吏、良吏，岂胥吏欤？"衮曰："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在臣膺受宠禄，今与黔首同，信宿而除，于公安乎？"祐甫曰："若遗诏何？诏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厉。衮方入临，遣从吏

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谓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衮不胜怒，乃劾祐甫率情变礼，挠国典，请贬潮州刺史。德宗以为重，改河南少尹。始肃宗时，天下务剧，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还第，非大诏命，不待遍晓，则听直者代署以闻。是时郭子仪、硃泚俱以平章事当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仪、泚入，言祐甫不宜贬，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对初不知。帝怒，以衮为罔上。是日，群臣苴绖立月华门外，即两换职，以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改中书侍郎。

自至德、乾元以来，天下战讨，启丐填委，故官赏缪紊。永泰后，稍稍平定，而元载用事，非贿谢不与官，刿塞公路，纲纪大坏。载诛，杨绾相，未几卒。衮当国，惩其敝，凡奏请一杜绝之，惟文辞入第乃得进，然无所甄异，贤愚同滞焉。及祐甫，则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莫不谐允。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官，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如不与闻知，何由得其实？”帝以为然。神策军使王驾鹤者，典卫兵久，权震中外，帝将代之，惧其变，以问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断，表献钱三十万缗，以观朝廷。帝意其诈，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诚诈，陛下不如因遣使劳其军，以所献就赐将士。若正己奉承诏书，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敛怨，军且乱。又使诸藩不以朝廷为重贿。”帝曰：“善。”正己惭服。时议者韪其谟谋，谓可复贞观、开元之治。

是岁被疾，诏肩舆至中书，卧而承旨，若还第，即遣使咨决。薨，年六十，赠太傅，谥曰文贞。故事，门下侍郎未有赠三师者，帝以其有大臣节，特宠异之。硃泚乱，祐甫妻王陷贼中，泚尝与祐甫同列，遗以缯帛菽粟，受而缄鐍之，帝还京，具封以献，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子植嗣。植字公修，祐甫弟庐江令婴甫子也。祐甫病，谓妻曰：“吾殁，当以庐江次子主吾祀。”及卒，护丧者以闻，帝恻然，召植，使即丧次终服。补弘文生。博通经史，于《易》尤邃。与郑覃同时为补阙，皆贤宰相后，每朝廷有得失，两人者更疏论执，誉望蔚然。

元和中，为给事中。时皇甫镈判度支，建言减百官奉禀，植封还诏书。镈又请天下所纳盐酒利增估者，以新准旧，一切追偿。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虽估逾其实，今不可复收。”于是议者咸罪镈，镈惧而止。

长庆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问："贞观、开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资上圣，兴民间，知百姓疾苦，故厉精思治，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为之佐，君明臣忠，圣贤相维，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时，身践忧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纳君于道。珪尝手写《尚书》《无逸》，为图以献，劝帝出入观省以自戒。其后朽暗，乃代以山水图，稍怠于勤，左右不复箴规，奸臣日用事，以至于败。昔德宗尝问先臣祐甫开元、天宝事，先臣具道治乱所以然，臣在童鬀，记其说。今愿陛下以《无逸》为元龟，则天下幸甚。"他日又问："司马迁言汉文帝惜十家产而罢露台，身衣弋绨，履革舄，集上书囊为殿帷，信乎？何太俭邪？"植曰："良史非儿言。汉承秦侈纵之馀，海内凋窭，文帝从代来，知稼穑艰难，是以躬履俭约，为天下守财。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给户足。至武帝时，钱朽贯，谷红腐，乃能出师征伐，威动四方；然侈靡不节，末年户口减半，税及舟车，人不聊，乃下哀痛诏，封丞相为富人侯。然则帝王不可以不示俭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为难耳！"时朝廷悉收河朔三镇，而刘总又以幽、蓟七州献诸朝，且惧部将构乱，乃先籍豪锐不检者送京师，而硃克融在籍中。植与杜元颖不知兵，谓蕃镇且平，不复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羁旅塞踬，愿得官自效，日诉于前，皆抑不与。及遣张弘靖赴镇，纵克融等北还，不数月，克融乱，复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内惭。罢为刑部尚书，旋授岳鄂观察使。未几，迁岭南节度使，还拜户部尚书。终华州刺史，赠尚书左仆射。

倰，字德长，祐甫从子也。性介洁，矜己之清，视赃负者若雠。以苏州刺史奏课第一，迁湖南观察使。湖南旧法，虽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恤也。倰至，谓属吏曰："此岂人情乎？无闭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贾流通，货物益饶。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时田弘正徙镇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卫，请度支给岁粮，穆宗下其议，倰固执不与，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镇兵乱，弘正遇害，倰之为也。时天子失德，倰党与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为凤翔节度使。逾年，徙河南尹。以户部尚书致仕，卒，赠太子少保，谥曰肃。

赞曰：植辅政，当有为之时，无经国才，履危防浅，机不知其溃而发也，手弛槛彡栞，纵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数千里，为天下笑；倰吝财资贼。又皆幸不诛。天以河北乱唐，故君臣不肖，勃缪其谋，惜哉！

柳浑，字夷旷，一字惟深，本名载，梁仆射惔六世孙，后籍襄州。早孤，方十馀岁，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为浮屠道可缓死。"诸父欲从其言，浑曰："去圣教，为异术，不若速死。"学愈笃，与游者皆有名

士。天宝初，擢进士第，调单父尉，累除衢州司马。弃官隐武宁山。召拜监察御史，台僚以仪矩相绳，而浑放旷不乐检局，乃求外职。宰相惜其才，留为左补阙。大历初，江西魏少游表为判官。州僧有夜饮火其庐者，归罪瘖奴，军候受财不诘，狱具，浑与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讯僧，僧首伏，因厚谢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浑迁团练副使。俄为袁州刺史。祐甫辅政，荐为谏议大夫、浙江东西黜陟使。入为尚书右丞。硃泚乱，浑匿终南山。贼素闻其名，以宰相召，执其子搒笞之，搜索所在。浑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骑常侍。贼平，奏言："臣名向为贼污，且'载'于文从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

贞元元年，迁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李希烈据淮、蔡，关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浑曰："是夫衒玉而贾石者也。往必见禽，何贼之攘？"既而果为贼缚。三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判门下省。帝尝亲择吏宰畿邑，而政有状，召宰相语，皆贺帝得人，浑独不贺，曰："此特京兆尹职耳。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尹承大化，尹当求令长亲细事。代尹择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銙，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及献，帝识不类，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诏京兆府论死，浑曰："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于法，误伤乘舆器服，罪当杖，请论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从子伯强请卖私第募兵助讨吐蕃，浑曰："季羔，先朝号名臣，由祖以来世孝谨，表阙于门，隋时旧第，惟田一族耳。讨贼自有国计，岂容不肖子毁门构，徼一时幸，损风教哉！请薄责以示惩沮！"帝嘉纳。

韩滉自浙西入朝，帝虚己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搒吏自若。浑虽为滉所引，恶其专，质让曰："省闼非刑人地，而搒吏至死。公家先相国以狷察，不满岁辄罢，今公柰何蹈前非，颛立威福？岂尊主卑臣义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贞除浙西观察使，浑奏："志贞兴小史，纵嘉其才，不当超剧职。臣以死守，不敢奉诏。"会浑移疾出，即日诏付外施行。疾间，因乞骸骨，不许。门下吏白过官，浑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复挠之，岂贤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辞家以干禄，小邑主办，岂虑不能？"是岁拟官，无退异者。

浑瑊与吐蕃会平凉，是日，帝语大臣以和戎息师之便。马燧贺曰："今日已盟，可百年无虏患。"浑跪曰："五帝无诰誓，三王无盟诅，盖盟诅之兴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于夷狄。夫夷狄人面兽心，易以兵制，难以信结，臣窃忧之。"李晟继言曰："蕃戎多不情，诚如浑言。"帝变色曰："浑，儒生，未达边事，而大臣亦当尔邪？"皆顿首谢。夜半，邠宁节度使韩游瑰飞奏吐蕃劫盟，将校皆覆没。帝大惊，

即以其表示浑。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军戎万里情乎？”益礼异之。

宰相张延赏怙权，嫉浑守正，遣亲厚谓曰：“明公旧德，第慎言于朝，则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卒为所挤，以右散骑常侍罢政事。浑警辩好谈谑，与人交，豁如也。情俭不营产利。免后数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还，旷然无黜免意。时李勉、卢翰皆以旧相阖门奉朝请，叹曰：“吾等视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谥曰贞。

浑母兄识，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上下，而识练理创端，往往诣极，虽趣尚非博，然当时作者伏其简拔。浑亦善属文，但沉思不逮于识云。

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万年人。事继母以孝闻，亲殁，庐墓终丧。中进士第，又擢才识兼茂科，授集贤校书郎。举贤良方正异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馆。改咸阳尉。

宪宗初，擢左补阙。礼部尚书李绛请间言：“古帝王以纳谏为圣，拒谏为昏。今不闻进规纳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韦处厚、路隋数上疏，其言忠切，顾卿未知尔。”由是中外推其靖密。历考功员外郎，坐与宰相韦贯之善，出开州刺史。以户部郎中入知制诰。

穆宗立，为翰林侍讲学士。处厚以帝冲怠不向学，即与路隋合《易》、《书》、《诗》、《春秋》、《礼》、《孝经》、《论语》，掇其粹要，题为《六经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览。帝称善，并赐金币。再迁中书舍人。张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建言官自鬻盐，笼天下之财。宰相不能诘，下群臣议，处厚发十难诮其迂谬，平叔愧缩，遂寝。

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构李绅，逐为端州司马。其党刘栖楚等欲致绅必死，建言当徙丑地。处厚上言：“逢吉党与，以绅之斥犹有馀辜，人情危骇。《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此古人疾谗之深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按绅先朝旧臣，就令有过，尚当祓瑕洗衅，成无改之美，况被谗乎！建中时，山东之乱兴，宰相朋党，杨炎为元载复雠，卢杞为刘晏偿怨，兵连祸结，天下骚然。此陛下亲所闻见，得不深念哉！”绅繇是免。逢吉怒，至宝历三月赦书，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绅内徙。处厚复奏：“逢吉缘绅一人而使近岁流斥皆不蒙泽，非所以广恩于天

下。”帝悟，追改其条。进翰林承旨学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视朝才三四。处厚入见，即自陈有罪，愿前死以谢。帝曰：“何哉？”对曰：“臣昔为谏官，不能死争，使先帝因畋与色而至不寿，于法应诛。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宫，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诛。”帝大感悟，赐锦彩以慰其意。王廷凑之乱，帝叹宰相不才，而使奸臣跋扈，处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当馈而叹，恨无萧、曹，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帝有颇、牧不能用也。”

后禁中急变，文宗绥内难，犹豫未即下诏，处厚入，昌言曰：“《春秋》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何所避讳哉？”遂奉教班谕。是夕，号令及它仪矩不暇责有司，一出处厚，无违旧章者。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灵昌郡公。堂史汤鉥数招权纳财赂，处厚笑曰：“此半滑涣也。”斥出之，相府肃然。初，贞元时宰相齐抗奏罢州别驾及当为别驾者引处之朝。元和后，两河用兵，裨将立功得补东宫王府官，硃紫淆并，授受不纲。处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紧等州，悉补别驾，由是流品澄别。帝虽自力机政，然骤信轻改，摇于浮论。处厚尝独对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辄变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于横议邪，即臣何名执政？且裴度元勋旧德，辅四朝，窦易直长厚忠实，经事先帝，陛下所宜亲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见纳，宜先罢。”即趋下顿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辞以重吾不德？”处厚趋出，帝复召问所欲言，乃对：“近君子，远小人，始可为治。”谆复数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纳之。自是无复横议者。时李同捷叛，诏诸军进讨。魏博史宪诚怀向背，裴度待以不疑。宪诚遣吏白事中书，处厚召语曰：“晋公以百口保尔帅于天子，我则不然，正须所为，以邦法从事耳。”宪诚惧，不敢贰，卒有功。李载义数破沧、镇兵，皆刳剔以献，处厚戒之，前后完活数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舆还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赠司空。

处厚姿状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争，嶷然不可回夺。刚于御吏，百僚谒事，畏惕未尝敢及以私。推择官材，往往弃瑕录善，时亦讥其太广。性嗜学，家书雠正至万卷。为拾遗时，撰《德宗实录》。后又与路隋共次《宪宗实录》，诏分日入直，创具凡例，未及成而终。本名淳，避宪宗讳，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阳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经》，端亮寡言，以孝悌闻。建中末，为长安尉。德宗出奉天，弃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乱军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说浑瑊，召置幕府。东

讨李怀光，奏署副元帅判官。从瑊会盟平凉，为虏所执，死焉。时隋婴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长，知父执虏中，日夜号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类泌者，终身不引镜。贞元末，吐蕃请和，隋三上疏宜许，不报。举明经，授润州参军事。李锜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为屈。韦夏卿高其节，辟置东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请脩好，冀得泌还。诏可。遣祠部郎中徐复报聘，而泌以丧至，帝愍恻，赠绛州刺史，官为治丧。服除，擢隋左补阙、史馆脩撰，以鲠亮称。

穆宗立，与韦处厚并擢侍讲学士，再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每除制出，以金币来谢者，隋却之曰："公事而当私贶邪？"进承旨学士，迁兵部侍郎。

文宗嗣位，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脩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隋建言："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册者，褒劝所在，匹夫美恶尚不可诬，况人君乎？议者至引隽不疑、第五伦为比，以蔽聪明。臣宗闵、臣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已非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谊。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刊定。"有诏擿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馀不复改，汉等亦不罢。进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久之，辞疾，不听，册拜太子太师。明年，李德裕贬袁州长史，不署奏，为郑注所忌，乃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赠太保，谥曰贞。

赞曰：绾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谓贤矣。其论议浑大，虽古王佐无以加。祐甫发正己隐情，浑策吐蕃必叛，伐谋知几，君子哉！处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类，而一纳以忠，宁不谓以尧事君者邪？隋辅政十年，历牛、李、训、注用事，无所迎将，善保位哉！

列传第六十八高元李韦薛崔戴王徐郗辛

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间，宋州刺史张九皋奇之 ，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禄山乱，召翰讨贼，即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翰守潼关。翰败，帝问群臣策安出，适请竭禁藏募死士抗贼，未为晚，不省。天子西幸，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因言："翰忠义有素，而病夺其明，乃至荒踣。监军诸将不恤军务，以倡优蒲飋相娱乐，浑、陇武士饭粝米日不厌，而责死战，其败固宜。又鱼炅、何履光、赵国珍屯南阳，而一二中人监军更用事，是能取胜哉？臣数为杨国忠言之，不肯听。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耻。"帝颔之。俄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帝以诸王分镇，适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肃宗雅闻之，召与计事，因判言王且败，不足忧。帝奇之，除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韦陟、淮西来瑱率师会安陆，方济师而王败。李辅国恶其才，数短毁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未几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东还，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弊于调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适上疏曰："剑南虽名东、西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以抵南蛮，由茂而西，经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濒边诸城，皆仰给剑南。异时以全蜀之饶，而山南佐之，犹不能举，今裂梓、遂等八州专为一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得参也。嘉陵比困夷獠，日虽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纺亡业，衣食贸易皆资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税赋者，独成都、彭、蜀、汉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残当十州之役，其弊可见。而言利者，枘凿万端，穷朝抵夕，千案百牍，皆取之民，官吏惧谴，责及邻保，威以罚抶，而逋逃益滋。又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地入有讫，而科敛无涯，为蜀计者，不亦难哉！又平戎以西数城，皆穷山之颠，蹊隧险绝，运粮束马之路，坐甲无人之乡。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为国家言，不足广土宇。柰何以弹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谓已戍之城不可废，已屯之兵不可收，愿罢东川，以一剑南并力从事。不尔，非陛下洗荡关东清逆乱之意也。蜀人又扰，则贻朝廷忧。"帝不纳。

梓屯将段子璋反，适从崔光远讨斩之。而光远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罢光远，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广德元年，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召还，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

忠。

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不为搢绅所推。然政宽简，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其诒书贺兰进明，使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令释憾；未度淮，移檄将校，绝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

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曾祖仁基，字惟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拜宁塞令，袭常山公。祖亨，字利贞，美姿仪。尝曰："我承王公馀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霍王元轨闻其名，辟参军事。父延祖，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长，不仕，年过四十，亲娅强劝之，再调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门人私谥曰太先生。

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举进士，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赖！"果擢上第。复举制科。会天下乱，沈浮人间。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时史思明攻河阳，帝将幸河东，召结诣京师，问所欲言，结自以始见轩陛，拘忌讳，恐言不悉情，乃上《时议》三篇。其一曰：

议者问："往年逆贼，东穷海，南淮、汉，西抵函、秦，北彻幽都，丑徒狼扈，在四方者几百万，当时之祸可谓剧，而人心危矣。天子独以匹马至灵武，合弱旅，鉏强寇，师及渭西，曾不逾时，摧锐攘凶，复两京，收河南州县，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奸逆不尽，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盗贼数犯州县，百姓转徙，踵系不绝，将士临敌而奔，贤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灵武、凤翔，无今日胜兵而能杀敌，无今日检禁而无亡命，无今日威令而盗贼不作，无今日财用而百姓不流，无今日爵赏而士不散，无今日朝廷而贤者思仕，何哉？将天子能以危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对曰："此非难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庙为羯逆伤污，愤怅上皇南幸巴、蜀，隐悼宗戚见诛，侧身勤劳，不惮亲抚士卒，与人权位，信而不疑，渴闻忠直，过弗讳改。此以弱制强，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宫，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缨佩而朝；太官具味，视时而献，太常备乐，和声以荐；国机军务，参筹乃敢进；百姓疾苦，时有不闻；厩刍良马、宫籍美女、舆服礼物、休符瑞谍，日月充备；朝廷歌颂盛德

大业，听而不厌；四方贡赋，争上尤异；谐臣顥官，怡愉天颜；文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权赏逾望。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视今日之安，能如灵武时，何寇盗强弱可言哉！”

其二曰：

议者曰：“吾闻士人共自谋：‘昔我奉天子拒凶逆，胜则家国两全，不胜则两亡，故生死决于战，是非极于谏。今吾名位重，财货足，爵赏厚，勤劳已极，外无仇雠害我，内无穷贱迫我，何苦当锋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祸乎？’又闻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妇，皆力役乞丐，冻馁不足，况于死者，人谁哀之？’又闻曰：‘天下残破，苍生危窘，受赋与役者，皆寡弱贫独，流亡死徙，悲忧道路，盖亦极矣。天下安，我等岂无畎亩自处？若不安，我不复以忠义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柰何？”对曰：“国家非欲其然，盖失于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则见其内情，将藏内情则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奸尤恶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苍生益冤结。将欲治之，能无端由？吾等议于野，又何所及？”

其三曰：

议者曰：“陛下思安苍生，灭奸逆，图太平，劳心悉精，于今四年，说者异之，何哉？”对曰：“如天子所思，说者所异，非不知之。凡有诏令丁宁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颇类谐戏。今有仁血ß之令，忧勤之诰，人皆族立党语，指而议之。天子不知其然，以为言虽不行，犹足以劝。彼沮劝，在乎明审均当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将来之法，杂徭弊制，拘忌烦令，一切蠲荡，任天下贤士，屏斥小人，然后推仁信威令，谨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为不及？”

帝悦曰：“卿能破朕忧。”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瘗战死露胔于泌南，名曰哀丘。

史思明乱，帝将亲征，结建言：“贼锐不可与争，宜折以谋。”帝善之，因命发宛、叶军挫贼南锋，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荆南节度使吕諲请益兵拒贼，帝进结水部员外郎，佐諲府。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时有父母随子在军者，结说瑱曰：“孝而仁者，可与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义。渠有责其忠信义勇而不劝之孝慈邪？将士父母，宜给以衣食，则义有所存矣。”瑱纳之。瑱诛，结摄领府

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作《自释》，曰：

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谍。少居商馀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玗洞，始称猗玗子。后家瀼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显。樊左右皆渔者，少长相戏，更曰聱叟。彼诮以聱者，为其不相从听，不相钩加，带笭箵而尽船，独聱齖而挥车。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犹聱乎？公守著作，不带笭箵乎？又漫浪于人间，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为叟。"于戏！吾不从听于时俗，不钩加于当世，谁是聱者，吾欲从之！彼聱叟不惭带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于邻里，吾又安能惭漫浪于人间？取而醉人议，当以漫叟为称。直荒浪其情性，诞漫其所为，使人知无所存有，无所将待。乃为语曰："能带笭箵，全独而保生；能学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

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即上言："臣州为贼焚破，粮储、屋宅、男女、牛马几尽。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骚离，未有所安。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馀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帝许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结又奏："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诏可。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馀。进授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会母丧，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罢还京师，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

李承，赵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晔养之。既长，以悌闻。擢明经，迁累大理评事，为河南采访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阳，觇得贼谋，皆密启诸朝。两京平，例贬临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寻擢监察御史，累迁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脊卤，收常十倍它岁。德宗将讨梁崇义，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义过恶，请先诛讨，帝悦，数对左右称其忠。会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后不可制，帝初谓不然，及崇义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晋绛观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显于时。未几，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希烈犹据襄州，帝虑不受命，欲以禁兵卫送承，承辞，请以单骑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馆，迫胁日万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汉荡然。承辑绥抚安之，居一年，阖境完复。初，希烈虽去，留部校守觇，往来踵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结希

烈腹心周会、王玢、姚詹。及曾等谋杀希烈，承首谋也。密诏褒美。寻检校工部尚书、湖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

韦伦，系本京兆。父光乘，在开元、天宝间为朔方节度使。伦以廕调蓝田尉，干力勤济，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国忠多发州县齐人令鼓铸，督非所习，虽箠失苛严，愈无功。伦请准直募匠，代无聊之人，繇是役用减，鼓铸多矣。玄宗晚节盛营宫室，吏介以为欺，伦阅实工员，省费倍。从帝入蜀，以监察御史为剑南节度行军司马、置顿判官。时中人卫卒多侵暴，尤难治，伦以清俭自将，西人赖济。中宦疾之，以谗贬衡州司户参军。度支使第五琦荐伦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将康楚元乱，自称东楚义王，刺史王政弃城遁。贼南袭江陵，绝汉、沔饷道。伦调兵屯邓州，厚抚降贼。寇益怠，乃击禽楚元以献，收租庸二百万缗。召为卫尉卿，俄兼宁、陇二州刺史。

乾元中，襄州乱，诏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而李辅国方恣横，伦不肯谒，憾之，中罢为秦州刺史。吐蕃、党项岁入边，伦兵寡，数格虏，败，贬巴州长史，徙务川尉。代宗立，连拜忠、台、饶三州刺史。宦者吕太一反岭南，诏拜伦韶州刺史、韶连郴都团练使。为太一反间，贬信州司马，斥弃十年，客豫章。

德宗嗣位，选使绝域者，擢伦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伦至，谕天子威德，赞普顺悦，乃入献。还，进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伦处朝，数论政得失，宰相卢杞恶之，改太子少保。从狩奉天。及杞败，关播罢为刑部尚书，伦在朝堂流涕曰；“宰相无状，使天下至此，不失为尚书，后何劝？”闻者惮其公。帝后欲复用杞为刺史，伦苦谏，言恳至到，帝纳之。进太子少师、郢国公，致仕。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伦言：“楚琳逆节，忠诚戎丑，不当宠以官。”又请为义仓，以捍无年；择贤者，任帝左右。谓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约，宜谨备边。帝善其言，厚礼之。居家以孝慈称。卒，年八十三，赠扬州都督，谥曰肃。

薛珏，字温如，河中宝鼎人。以廕为懿德太子庙令，累迁乾陵台令。岁中以清白闻，课第一，改昭应令，人请立石纪德，珏固让。迁楚州刺史。初，州有营田，宰相遥领使，而刺史得专达，俸及它给百馀万，田官数百，岁以优得迁，别户三千，备刺史厮役。珏至，悉条去之，租入赢异时。观察使恶其洁，诬以罪，左授峡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状珏之简，赵赞言其廉，卢翰称其肃，书参闻，于是拜中散大夫，赐金紫。刘玄佐表兼汴宋行军司马。

李希烈弃汴州走，即拜珏刺史，迁河南尹。入为司农卿。是时，诏举堪刺史、县令者且百人，延问人间疾苦、吏得失，取尤通达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词，珏曰："求良吏不可责文学，宜以上爱人之本为心也。"宰相多其计，所用皆称职。为京兆尹，司农供三宫畜茹三十车，不足，请市京兆。是时，韦彤为万年令，珏使彤禁鬻卖，民苦之。德宗怒，夺珏、彤俸。帝疑下情不达，因诏延英坐日许百司长官二员言阙失，谓之巡对。珏刚严，晓法治，勤身以劝下，然苛察，无经术大体。坐善窦参，改太子宾客，出为岭南观察使。卒，年七十四，赠工部尚书。

子存庆，字嗣德，貌伟岸。及进士第，历御史、尚书郎。五迁给事中，与韦弘景封驳诏书，时称其直。刘总以幽州归，穆宗谓宰相曰："必用薛存庆，可以宣朕意。"对延英一刻，遣之，至镇州，疽发于背卒，赠吏部侍郎。

崔汉衡，博州博平人。沉懿博厚，善与人交。始为费令，滑州节度使令狐彰表掌书记。大历六年，以检校礼部员外郎为和蕃副使。还，迁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请盟，擢殿中少监，为和蕃使，与其使区颊赞俱来约盟。改鸿胪卿，持节送区颊赞归，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浑瑊，败贼武功。转秘书监。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书、东都淄青魏博赈给宣慰使。又使幽州，还命称指。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凉，被执，虏将杀之，因夷言谓之曰："我善结赞，无杀我！"而汉衡诚信素著，虏亦尊重，故至河州得还。明年，出为晋慈隰观察使，卒，赠尚书左仆射。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师事萧颖士，为门人冠。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至云安，杨惠琳反，驰客劫之曰："归我金币，可缓死。"叔伦曰："身可杀，财不可夺。"乃舍之。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在幕府。皋讨李希烈，留叔伦领府事，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俄即真。期年，诏书褒美，封谯县男，加金紫服。齐映、刘滋执政，叔伦劝以"屯难未靖，安之者莫先于兵，兵所藉者食，故金谷之司不轻易人。天下州县有上、中、下，紧、望、雄、辅者，有司铨拟，皆便所私，此非为官择人、为人求治之术。其尤切者，县令、录事参军事，此二者，宜出中书、门下，无计资序限，远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则人知劝。"映等重其言。迁容管经略使，绥徕夷落，威名流闻。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称最。德宗尝赋《中和节诗》，遣使者宠赐。代还，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翃，字宏肱，并州晋阳人。少治兵家。天宝中，授翃卫尉、羽林

军宿卫。擢才兼文武科，出为辰州刺史。与讨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书少监，迁朗州刺史。大历中，擢容管经略使。初，安禄山乱，诏岭南兵隶南阳鲁炅。炅败绩，众奔溃。溪洞夷獠相挺为乱，夷酋梁崇牵号“平南都统”，与别帅覃问合，又与西原贼张侯、夏永更诱啸，因陷城邑，遂据容州。前经略使陈仁琇、元结、长孙全绪等皆侨治藤、梧。翃至，言于众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财募士，有功者放署吏，于是人自奋。不数月，斩贼帅欧阳珪。因至广州，请节度使李勉出兵并力，勉不许，曰：“容陷贼久，獠方强，今速攻，祗自败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师，愿下书州县，阳言以兵为助，冀藉此声，成万一功。”勉许诺。翃乃移书义、藤二州刺史，约皆进讨，引兵三千与贼鏖战，日数遇。勉檄止之，辄匿不发，战愈力，卒破贼，禽崇牵，悉复容州故地。捷书闻，诏更置顺州，以定馀乱。翃凡百馀战，禽首领七十，覃问遁去。复遣将李寔等分讨西原，平郁林等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讨处置使。会哥舒晃反，翃命寔悉师援广州，问因合众乘间来袭，翃设伏击之，生禽问，岭表平。代宗遣使慰劳，加金紫光禄大夫，赐第京师。

时吐蕃入寇，郭子仪悉河中兵乘边，召翃为河中少尹，领节度后务。悍将凌正数干法不逞，约其徒夜斩关逐翃。翃觉之，阴乱漏刻，以差其期，众惊，不敢发。俄禽正诛之，一军惕息。历汾州刺史，为振武军使绥，银等州留后。入拜京兆尹。会起泾原兵讨李希烈，次浐水，京兆主供拟，饔败肉腐，众怒曰：“食是而讨贼乎？”遂叛。翃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还都，再迁大理卿，出为福建观察使。徙东都留守，既至，开田二十馀屯，脩器械，皆良金寿革，练士卒，号令精明。俄而吴少诚叛，独东畿为有备，关东赖之。贞元十八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肃。

翃雅善卢杞，杞之杀崔宁、沮李怀光不得朝，皆与其谋，议者以为訾。

子正雅，字光谦，行谨饬，为崔邠所器。元和初，擢进士，迁累监察御史。穆宗时，京邑多盗贼，正雅以万年令威震豪强。尹柳公绰言其能，就赐绯鱼，擢累汝州刺史。属监军怙权，乃谢病去。入为大理卿，会争宋申锡狱，坚甚，申锡得不死。大和中卒，赠左散骑常侍。

翃兄翊，性谦柔，历山南东道节度使。代宗目为纯臣，世称谨廉。卒，赠户部尚书，谥曰忠惠。

翊曾孙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郑肃。举明经、进士，皆中。历台省，浸知名，擢累礼部侍郎。不阿权近，出为商州刺史。驿道所出，吏破产不能给，而州有冶赋羡银，常摧直以优吏奉。凝不取，则以市马，故无横扰，人皆慰悦。徙湖南观察使。僖宗立，召为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坐举非其人，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即拜河南尹。迁宣歙池观察使，时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党屠至德，势益张，凝遣牙将孟琢助池守。贼益兵来攻，实欲袭南陵，凝遣樊俦以舟师扼青阳。俦违令，轻与贼战，不胜，凝斩以徇，诸将闻，皆股栗，以死缀贼，贼不能进。时江南环境为盗区，凝以强弩据采石，张疑帜，遣别将马颖解和州之围。明年，贼大至，都将王涓自永阳赴敌，凝大宴，谓涓曰："贼席胜而骄，可持重待之，慎毋战。"涓意锐，日趋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阵，死焉。监军收馀卒数千，还走城，沮挠无去意，卒又恣横不能禁，凝让曰："吏捕蝗者，不胜而仰食于民，则率暴以济灾也。今兵不能捍敌，又恣之犯民生业，何以称朝廷待将军意？"监军词屈，趣亲吏入民舍夺马，凝乘门望见，麾左右捕取杀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储畜缮完以备贼，贼至不能加。会大星直寝庭坠，术家言宜上疾不视事以厌胜，凝曰："东南，国有所出，而宣为大府，吾规脱祸可矣，顾一方何赖哉？誓与城相存亡，勿复言！"既而贼去。未几，卒，年五十八，赠吏部尚书，谥曰贞。

徐申，字维降，京兆人。擢进士第，累迁洪州长史。嗣曹王皋讨李希烈，檄申以长史行刺史事，任职办，皋表其能，迁韶州刺史。韶自兵兴四十年，刺史以县为治署，而令丞杂处民间。申按公田之废者，募人假牛犁垦发，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岁入凡三万斛。诸工计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几，邑闲如初。创驿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诣观察使，以其有功于人，请为生祠，申固让，观察使以状闻，迁合州刺史。始来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会初置景州，授刺史，赐钱五十万，加节度副使。迁邕管经略使。黄洞纳质供赋，不敢桀。逾年，进岭南节度使。前使死，吏盗印，署府职百馀员，畏事泄，谋作乱。申觉，杀之，诖误一不问。远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无复犯。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赡索，商贾饶盈。刘辟反，表请发卒五千，循马援故道，繇爨蛮抵蜀，扌寿辟不备。诏可，加检校礼部尚书，封东海郡公。诏未至，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谥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乡人。父纯，字高卿，举进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张九龄、李邕数称之。自拾遗七迁至中书舍人。处事不回，

为宰相元载所忌。时鱼朝恩以牙将李琮署两街功德使，琮恃势桀横，众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纯曰："此国耻也。"即诣载请速处其罪，载不纳，遂辞疾还东都，号"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辅政，召为太子左庶子、集贤殿学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听致仕。帝召见，褒叹良久，赐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门，世高其节。

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颖士、颜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未冠为阳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历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进房州刺史、黔中经略观察使。溪州贼向子琪以众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讨平之，加检校右散骑常侍，封高平郡公。迁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

出为鄂岳观察使。时安黄节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后务，偃蹇，母死京师不发丧，欲固其权。士美知之，使府属过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讣告之，即为办装，宥惶遽上道。

改河南尹，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使。昭义自李抱真以来皆武臣，私厨月费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数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禀钱市物自给。又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讨王承宗也，遣大将王献督万人为前锋，献恣横逗挠，士美即斩以徇，下令曰："敢后者斩！"亲鼓之，大破贼，下三营环柏乡。时诸镇兵合十馀万绕贼，多玩寇犯法，独士美兵锐整，最先有功。宪宗喜曰："固知士美能办吾事。"承宗大震惧。亡几，会诏班师，然威震两河。以疾召拜工部尚书。后检校刑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景。生平与人交，已然诺，以是名重于世。

辛秘，系出陇西。贞元中，擢明经第，授华原主簿。以判入等，调长安尉。其学于礼家尤洽，高郢为太常卿，奏为博士。再迁兵部员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礼仪使府。

宪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锜反，遣大将先取支州。苏、常、杭、睦四刺史，或战败，或拘胁，独秘以儒者，贼易之。未及至，秘召牙将丘知二夜开城收壮士，得数百，逆贼大战，斩其将，进焚营保。锜平，赐金紫。佥谓秘材任将帅，会河东范希朝出讨王承宗，召秘为希朝司马，主留务。累迁汝、常州刺史，河南尹，进拜昭义军节度使。是时，承讨恒、赵之后，潞人雕耗。秘至，则约出入，啬用度，比四年，储钱十七

万缗、粮七十万斛，器械坚良，隐然复为完镇。召还，道病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肃，后更谥懿。

秘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禄悉与里表亲属。病，自铭其墓，作书一通缄之。卒后发视，则送终制也，俭而不违于礼云。

列传第六十九来田侯崔严

来瑱，邠州永寿人。父曜，奋行间，开元末，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 ，著名西边，终右领军大将军。瑱略知收，尚名节，崖然有大志。天宝初，从四镇任剧职，累迁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军司马。诏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拾遗张镐荐瑱能断大事，有御侮才，擢颍川太守，充招讨使。会母丧免，以孝闻。

安禄山反，张垍荐之，兴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颍川。贼攻颍川，方积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贼，皆应弦仆。贼使降将毕思琛招之，父故将也，拜城下，泣且吊，瑱不应，前后俘杀甚众。贼惧，目为“来嚼铁”。以功就加防御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讨使。徙山南东道节度使代鲁炅，会嗣号王巨表炅方固守，乃还瑱故官。贼围南阳急，瑱与魏仲犀合兵救之，不胜，人情恟惧，瑱能抚训士，举动安重，贼不得侵。改淮南西道节度。两京平，封颍国公，食二百户。

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师败于相州，诏拜陕虢节度，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明年，襄州部将张维瑾等杀其使史翎，徙瑱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使。既至，维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馀党于鲁山，俘贼渠，又战汝州，获马、牛、橐驼，凡两战，斩首万级。明年，诏瑱还，瑱安襄、汉，士亦宜其政，因讽众留己，而外示行；至邓，复诏归镇。肃宗闻其谋，恶之，吕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东道襄、邓、唐、复、随、郢六州节度。俄而仲昇与贼战申州，为贼禽。初，仲昇被围，而江陵吕諲病，瑱顾望不即救，及师出，仲昇已没。行军司马裴□表其状，且言：“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禽也。”帝颇谓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蕲、黄、光、沔兼河南陈、豫、许、郑、汴、曹、宋、颍、泗十五州节度以宠之，阴夺其权，加□襄、邓等七州防御使代瑱。瑱惧，释言“淮西无粮，须麦收可上道”，又讽众固留。

代宗立，复授襄州节度、奉义军渭北兵马使；密诏□图之。□自均州率众浮汉下。会日入，候者白瑱，瑱与帐下谋，其副薛南阳曰：“公奉诏留镇，而□以兵胁代，是无名也。□智勇非公敌，而众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纵火夜攻，诚可忧也。若须明，则破之必矣。”明日，□督军五千阵谷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军，告曰：“尔何事来？”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诏还镇此州。”乃以诏书示之。皆曰：“伪也。吾千里讨贼，岂空归邪？”争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阳曰：“请公勒兵勿

战。”乃以三百骑为奇兵，旁万山，出其背夹击之，其众几尽，□脱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师。瑱因入朝谢罪，帝待之无疑，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时，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与巫祝言不顺。会王仲昇归，又言由瑱与贼合，故陷贼。帝积怒，遂下诏削除官爵，贬播川尉，员外置。及鄠，赐死，籍其家。瑱之死，门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书郎殷亮独后至，哭尸侧，为备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诬，以它罪流溱州。

先是，瑱行军司马庞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闻瑱死，乃还袭襄州，别将李昭御之，走房陵。昭与薛南阳、梁崇义不相臣，崇义杀昭，帝以崇义为节度使代瑱。既而为瑱立祠，四时致飨，避瑱厅事不处，哀祈礼葬，诏可。广德元年，追复官爵。

裴□者，始以廕为京兆司录参军。瑱镇陕州，引为判官，移襄州，又为行军司马，遇之厚。及瑱私汉上，□欲得其处，故背瑱言状，帝倚以图瑱。而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

田神功，冀州南宫人。天宝末，为县史。会天下兵兴，贼署为平卢兵马使，率众归朝，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后守陈留，战不胜，与许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与南德信、刘从谏南略江淮，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乃并将其兵。诏拜鸿胪卿。袭敬釭郓州，不克。刘展反，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自淄青济淮，众不整，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师，迁淄青节度使。会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兖郓。时贼围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贼解去。又破法子营，复攻敬釭，降之。朝义闻，乃奔下博。进封信都郡王，徙河南节度、汴宋八州观察使。

大历二年来朝，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诏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仆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师，还军。神功事母孝。始，尝倨骄自如，见光弼待官属钧礼，乃折节谦损。既寝疾，宋之将吏为禳祈报恩。

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为彻乐，赠司徒，诏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赙绢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吊丧，赐屏风茵褥，饭千桑门追福。至德后，节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礼最笃。神玉终汴宋节度留后。

侯希逸，营州人。长七尺，丰下锐上。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

城。安禄山反，使中人韩朝易女传命，希逸斩以徇。禄山又以亲将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遣使上闻，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玄志卒，副将李正己杀其子，共推希逸，有诏就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掠，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宝应初，与诸军讨平史朝义，加检校工部尚书，赐实户，图形凌烟阁。

希逸始得青，治军务农有状。后稍怠肆，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夜与巫家野次，李正己因众怨闭阖不内，遂奔滑州。召还，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大历末，封淮阳郡王。建中二年，迁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遗敕其子上还前后实封，赠太保。

崔宁，本贝州安平人，后徙卫州。世儒家，而独喜纵横事，因落魄，客剑南，以步卒事鲜于仲通。又从李宓讨云南，无功，还成都，行军司马崔论悦之，荐为牙将。历事崔圆、裴冕。冕被谤，朝廷疑之，遣使者问状，宁部兵□耳白其冤，使者以闻。宁亦还京师，留为折冲郎将。宝应初，蜀乱，山贼乘险，道不通。严武白宁为利州刺史，既至，贼遁去，由是知名。及武为剑南节度使，过州，心欲与俱西，而利非所属，使宁自为计。宁曰："节度使张献诚见疑，难辄去。然献诚嗜利，若厚赂之，宁可以从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锦珍贝遗献诚，且求宁，献诚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为汉州刺史。吐蕃引杂羌寇西山，破柘、静等州，有诏收复。于是武遣宁将而西，既薄贼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东南不合者丈许，谍知之，乃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数百里。虏众惊相谓曰："宁，神兵也！"及还，武大悦，装七宝舆迎入成都，以夸于军。

永泰元年，武卒。行军司马杜济，别将郭英干、郭嘉琳皆请英干之兄英乂为节度使，宁与其军亦丐大将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诬杀崇俊，又遣使召宁。宁恐，托拒吐蕃，不敢还。英乂怒，因出兵，声言助宁，实欲袭取之，即徙宁家于成都，而淫其妾媵。宁惧，益负阻。英乂乃自将讨之，会天大雪，马多冻死，士心离，遂败归。宁闻英乂损裁将卒禀赐，下皆恨怒，又毁玄宗冶金像，乃令军中曰："英乂反，辄居先帝旧宫。"乃进薄成都。英乂阵城西，使柏茂琳为前军，英干为左军，嘉琳为后军，与宁战，茂琳等败，军多降宁。宁即署降将，使率兵还攻，英乂不胜，走灵池，为韩澄所杀。

于是剑南大扰，杨子琳起泸州，与邛州柏贞节连和讨宁。明年，代

宗诏宰相杜鸿渐为山西剑南邛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往平其乱。鸿渐出骆谷，或进计曰；“公不如驻阆中，数腾书陈英乂罪，嘉宁方略，因以宁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后与东川张献诚及诸帅合兵扰宁，不一年，宁势且穷，必束身归命。”鸿渐疑未决。会宁遣使至，献缯锦数万，辞卑约甚，鸿渐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宁，日与僚属杜亚、杨炎纵酒高会。乃表贞节为邛州刺史，子琳为泸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数荐宁于朝。先是，宁与张献诚战，夺其旌节，不肯与，故朝廷因授宁成都尹、西山防御使、西川节度行军司马。鸿渐既还朝，遂为节度使。

大历三年来朝。宁本名旰，至是赐名。杨子琳袭取成都，帝乃还宁于蜀。未几，子琳败。宁见蜀地险，饶于财，而朝廷不甚有纪，乃痛诛敛；使弟宽居京师，以赂厚谢权贵，深结元载父子，故宽骤擢御史中丞，宽兄审至给事中。宁在蜀久，兵浸强，而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污逼，朝廷隐忍，不能诘。累加尚书左仆射。十四年，入朝，进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为御史大夫，即建白择御史当出大夫，不宜谋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结等任御史，宰相杨炎怒，寝不行。炎方诋刘晏，宁申救于帝，又素事元载，而炎亦出载门，故衔之，未忍发。

是岁十月，南蛮与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维、邛郲，覆没州县，民逃匿山谷中。宁方在朝，军无帅，德宗促宁进镇。炎业与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说帝曰：“蜀，天下之奥壤，自宁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宁虽来，以全师守蜀，赋税入天子者与无地同。宁本与诸将等夷，独因叛千百万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虽归之，必无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谊不容夺。则西蜀之奥，败固失之，胜亦非国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请无归宁。今硃泚所部范阳劲卒戍近甸，趋与禁兵杂往，举无不克，因是役得以亲兵内其腹中，则蜀将破胆不敢动，然后换授他帅，以收其权，得千里肥饶之地，是谓因小祸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罢宁西川节度，改兼京畿观察使、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鄜坊丹延州都团练观察等使，托言重臣绥静北陲，而每道置留后，使得自奏事，杜希全灵州，王翃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颜、杜从政、吕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宁过失。宁至夏州，与希倩招党项，降者甚众。炎恶之，即奏希倩无绥边才，而以神武将军时常春代之，更拜宁尚书右仆射、知省事，司空如故。

硃泚乱，帝出居奉天，宁后数日至，帝喜甚。宁谓所亲曰：“上聪

明，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因潸然涕下。杞闻之，思有以构宁于帝。会王翃赴难时，与宁俱出延平门而西，宁数下马趋厕，辄迂久。翃惧贼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顾望乎？”杞微闻，即讽翃以闻。会泚行反间，而除柳浑为宰相，署宁中书令。时朔方掌书记康湛为盩厔尉，翃逼湛诈作宁遗泚书献之，杞遂奏：宁初无效顺心，向闻与贼盟署中书令，今果后至，复得所与贼书，反状明甚。若凶渠外逼，奸臣内谋，则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备位宰相，危不能持，颠不能扶，罪当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宁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宁幕后，使二力士缢杀之，年六十一。

初，命陆贽草制，贽索宁与泚书，将坐其事。杞复云：“书已亡。”宁死，籍其家，中外冤之。帝乃赦宁亲属，而归其资云。贞元十二年，宁故将夏绥银节度使韩潭请以所加礼部尚书雪宁罪，有诏听其家收葬。始，宁入朝，留其弟宽守成都，杨子琳乘间起泸州，以精骑数千袭据其城。宽战力屈，宁妾任素骁果，即出家财十万募勇士，得千人，设部队，自将以进。子琳大惧，会粮尽，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泸南贼帅，既降，诏隶剑南节度，屯泸州，杜鸿渐表为刺史。既败，收馀兵沿江而下，诸刺史震栗，备饩牢以飨士。过黄草峡，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驱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杀别驾张忠，城守以请罪。朝廷以其本谋近忠，故授峡州刺史，移澧州镇遏使。后归朝，赐名猷。

宁季弟密，密子绘，俱以文辞称。绘四子：蠡、黯、确、颜，皆擢进士第。

蠡字越卿，开成中为户部侍郎，白罢忌日百官行香，有诏褒可。历平卢、天平军节度使，终尚书左丞。

子荛，字野夫，乾符中为吏部侍郎，美文辞，谈辩华给，以铨管非所长，出为陕虢观察使。是时王仙芝乱汉上，河南群盗兴，荛简悦不晓事，但以器韵自高，委政厮竖，不恤人疾苦。或诉旱者，指廷树示之曰：“柯叶尚尔，何旱为？”即搒笞之，上下离心。俄为军吏所执，髡其髯鬓。荛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饮于民，民饮以溺。坐失守，贬端州司马，终左散骑常侍。

黯，字直卿，开成初为监察御史，奏郊庙祭事不虔。文宗语宰相曰：“宗庙之礼，朕当亲之。但千乘万骑，国用不给，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闻主者不虔，祭器敝恶，岂朕事神蠲洁意

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条以闻。擢员外郎，累迁谏议大夫。

确、颜，位皆郎中。

严砺，字元明，震从祖弟也。少为浮屠法，太守见之，伟其材，表为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将。德宗之幸，主馈饷有功。然轻躁多奸谋，以便佞自将。累为兴州刺史。震卒，以砺权主留府事，遗言荐之，即拜本道节度使。诏下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合议，皆以为“砺资浅，士望轻，不宜授节制”，帝不从。

砺在位，贪沓苟得，士民不胜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即诬奏，贬贺州司户参军。刘辟反，以储备有素，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东川。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元和四年，卒，赠司空。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东川，劾发其赃，请加恶谥。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税外所敛悉蠲除云。

列传第七十元王黎杨严窦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昇主其租入 ，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载少孤，既长，嗜学，工属文。天宝初，下诏举明庄、老、列、文四子学者，载策入高第，补新平尉。韦鉴监选黔中，苗晋卿东都留守，皆署判官，浸以名闻。至德初，江都采访使李希言表载自副，擢祠部员外郎、洪州刺史。入为度支郎中，占奏敏给，肃宗异之。累迁户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

帝不豫，李辅国用事，辅国妻，载宗女也，因相缔昵。会京兆尹缺，辅国白用载，载意属国柄，固辞，辅国晓之，翌日，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代宗立，辅国势愈重，数称其才，进拜中书侍郎、许昌县子。载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责，损威宠，乃悉天下钱谷委刘晏。未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

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乃复结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属，必先知之，探微揣端，无不谐契，故帝任不疑。华原令顾繇上封白发其私，帝方倚以当国，乃斥繇，除名为民。鱼朝恩骄横震天下，与载不叶，惮之，虽帝亦衔恚，乃乘间奏诛朝恩，帝畏有变，载结其爱将为助。朝恩已诛，载得意甚，益矜肆。时拟奏文武官功状多谬舛，载虞有司驳正，乃请别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团奏，不须检勘，欲示权出于己。又与王缙请以河中为中都，裒关辅河东十州税奉京师，选兵五万屯中都，镇御四方，杪秋行幸，上春还，可以避羌戎患。载以议入，即从，前敕所由吏于河中经图宫殿，筑私第。帝闻，恶之，置其议。

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寄治泾州，大历八年，吐蕃寇邠宁，议者谓三辅以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守。载尝在西州，具知河西、陇右要领，乃言于帝曰："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草荐水甘，旧垒存焉，比吐蕃毁夷垣墉，弃不居，其右则监牧故地，巨堑长壕，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不可蓺，而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徙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作，二旬可讫，贮粟一岁。戎人夏牧青海上，羽书比至，则我功集矣。徙子仪大军在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险，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胫，朝廷高枕矣。"因图上地形，使吏间入原州度水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议，

乃曰：“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误矣。”帝由是疑不决。

载智略开果，久得君，以为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内劫妇言，纵诸子关通货贿。京师要司及方面，皆挤遣忠良，进贪猥。凡仕进干请，不结子弟，则谒主书。城中开南北二第，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名姝异伎，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謦然不悛。客有赋《都卢寻橦篇》讽其危，载泣下而不知悟。会李少良上书诋其丑状，载怒，奏杀少良，道路目语，不敢复议。载由是非党与不复接，生平道义交皆谢绝。

帝积怒，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及王缙，系政事堂，分捕亲吏、诸子下狱。诏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騕、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讯状，而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皆服。乃下诏赐载自尽，妻王及子扬州兵曹参军伯和、祠部员外郎仲武、校书郎季能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破东都第助治禁苑。

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亲族环观不愧也。及死，行路无嗟隐者。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女真一，少为尼，没入掖庭。德宗时，始告以载死，号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闻亲丧责其哀殒乎？”命扶出。

帝为太子也，实用载议。兴元元年，诏复其官，听改葬。故吏许初、杨皎、纪慆等合赀以葬，谥曰荒，后改曰成纵。载败，董秀、卓英倩、李待荣、术者李季连悉论死。其它与载厚善坐贬者，若杨炎、王昂、宋晦、韩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纪、韩会等凡数十百人。

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缘以授官者亦百馀，豪制乡曲，聚无赖少年以伺变，恃载权，牧宰莫敢问。载诛，英璘盗库兵据险以叛。诏发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讨捕，刺史孙道平禽杀之。诏给复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诸帅府迁累殿中侍御史。罢，游京师，不见

调，愤载不法，疏论其恶，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韦颂者候之，漏言于陆珽。载召珽问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台，劾其漏禁中语，并与颂、珽论杀之。珽，善经子，与颂及少良善，又狎载子弟亲党，故载廉得其谋。初，载盛时，人皆疾厌之。大历八年，有晋州男子郇谟以麻总发，持竹笥、苇席，行哭长安东市，人问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献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贮尸，席裹而弃之。"京兆以闻，帝召见，赐以衣，馆内客省，问状，多讥切载。其言"团"者，愿罢诸州团练使，其言"监"者，请罢诸道监军，大抵类此。先是，天下兵兴，凡要州权署团练、刺史。载用事，授刺史者悉带团练以悦人心，故谟指而刺云。

王缙，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后客河中。少好学，与兄维俱以名闻。举草泽、文辞清丽科上第，历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禄山乱，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宪部侍郎，迁兵部。史朝义平，诏宣慰河北，使还有指，俄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辞侍中，加东都留守。岁馀，拜河南副元帅，损军资钱四十万缙，营完宫室。硃希彩杀李怀仙也，诏拜卢龙节度使，至幽州，委军于希彩乃还。会辛云京卒，兼领河东节度，让还河南副元帅、东都留守。太原将王无纵、张奉璋恃功，以缙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缙斩以徇，诸将股栗。再岁还，以本官复知政事。时元载专朝，天子拱手，缙曲意附离，无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虽载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干数论执，载恶之，缙折干曰："尹，南方孤生，安晓朝廷事？"

缙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妻死，以道政里第为佛祠，诸道节度、观察使来朝，必邀至其所，讽令出财佐营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从容问所以然，缙与元载盛陈福业报应，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讽呗斋薰，号"内道场"，引内沙门日百馀，馔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禀给。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锡与，不知纪极。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禁省，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虽藏奸宿乱踵相逮，而帝终不悟，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初，五台山祠铸铜为瓦，金涂之，费亿万计。缙给中书符，遣浮屠数十辈行州县，敛丐赀货。缙为上言："国家庆祚灵长，福报所冯，虽时多难，无足道者。禄山、思明毒乱方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临乱而踣，西戎内寇，未及击辄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笃。七月望日，宫中造盂兰盆，缀饰镠饮琲，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

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诣道佛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顺门，奉迎导从，岁以为常。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人事置而不脩，大历政刑，日以堙陵，由缙与元载、杜鸿渐倡之也。

性贪冒，纵亲戚尼妇招纳财贿，猥屑相稽，若市贾然。及败，刘晏等鞫其罪，同载论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国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从，不容俱死。"于是以闻，上悯其耄，不加刑，乃贬括州刺史。久之，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干，戎州人。善星纬术，得待诏翰林，擢累谏议大夫，封寿春公。自负其辩，沾沾喜议论。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宝应元年，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于是礼仪判官薛颀、集贤校理归崇敬等共建："神尧独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请奉景皇帝配天地，于礼宜甚。"干非之，乃上《十诘》、《十难》，傅经谊，抵郑玄，以折颀、崇敬等，曰："颀等引禘者至日祭天于圆丘，周人以远祖配，今宜以景皇帝为始祖，配昊天圆丘。臣干一诘：《国语》称有虞氏、夏后氏并禘黄帝，商禘舜，周禘喾。二诘：《商颂'《长发》，大禘也'。三诘：《周颂》'《雍》，禘太祖也'。四诘：《祭法》，虞、夏并禘黄帝，商、周俱禘喾。五诘：《大传》'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诘：《尔雅》'禘，大祭也'。七诘：《家语》'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谓禘，五年大祭也'。八诘：卢植以'禘，祭名。禘，谛也，事取明谛，故云'。九诘：王肃言'禘，五年大祭'。十诘：郭璞亦云。此经传先儒皆不言祭昊天于圆丘，根证章章，故臣谓禘止五年宗庙大祭，了无疑晦。"

其《十难》，一曰："《周颂》《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郑玄说'禘，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商颂》'《长发》，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两《颂》，同文异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谓《春秋》'大事于太庙'，虽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礼》'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称祭天乎？《长发》所颂，不及喾与感生帝，故知不为祭天侑喾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见于经者甚详，而禘主庙，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训言，取玄之偏谊，诬缪祀典，不见其可。"

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当禘。如虞、夏出黄帝，商、周出喾，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无庙，及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

秋传》‘陈，则我周之自出’。讵可谓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为三谊，在《祭法》则曰‘祭昊天于圆丘’。在《春秋传》则‘郊以后稷配灵威仰’。在《商颂》曰‘祭天’。在《周颂》则禘曰‘大于四时祭，而小于祫’。本末驳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训。”

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汉、魏以来，旷千馀岁，其礼不讲。盖玄所说不当于经，不质于圣，先儒置之不用，是为弃言。”

四曰：“今礼家行于世者，皆本玄学。臣请取玄之隙，还破颀等所建。颀等曰：‘景皇帝为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庙’。玄曰：‘周礼也。太祖与文、武之祧，合亲庙四而七。商氏六庙，契与汤合二昭二穆而六。’据玄，则夏不以鲧、颛顼、昌意为始祖，是又与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为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迹而生稷，稷勤稼穑，尧举为农师，舜封之邰，号曰后稷。其诗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传》曰：‘功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孙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

五曰：“既用玄说，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于玄为可为不可乎？”

六曰：“众诘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众也。则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众义，出于《尔雅》。又为祭名，亦曰陈也。如前所诘，旅上帝为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为四镇邪？’”

七曰：“援玄之言，则景帝亲尽，主应在祧，反配天地，礼不相值。夫所谓始祖者，经纶草昧，功普体大，以比元气含覆广大者也。故曰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则质；器用陶匏，则性；牲用犊，则诚；兆于南郊，则就阳。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也。”《白虎通议》曰：‘祭天岁一者何？事之不敢黩也。’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一岁四祭，黩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阙不举，怠孰甚焉？黩与怠，皆失也。臣闻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不以情变。唐家累圣，历祀百年，非不知景帝为始封。当时通儒钜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厌，为日既久。乃今以神尧降侑含枢纽，而太宗仍配上帝，则枢纽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

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区夏，不得与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汉高帝、魏武帝、晋宣帝、唐神尧皇帝并功，则陟配圜丘，上与天匹，曾谓圜丘不如林放乎？"

九曰："魏以武帝、晋以宣帝为始祖者，夫操与懿皆人杰也。拥天下强兵，挟弱主，制海内之命，名虽为臣，势实为君，后世因之以成帝业，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十曰："神尧拯隋室之乱，振臂大呼，济人涂炭，汛扫荡攘，群凶无馀，出入不数年而成王业，汉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汉以高帝，我以神尧为始祖，订夏法汉，于义何嫌？今颀、崇敬革天对，易祖庙，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难以疑文僻说定之。臣官以谏为名，不敢不尽愚。"

议闻，代宗不韪其言。其后名儒大议，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礼。

俄迁京兆尹，颇以治称。京师苦樵薪乏，干度开漕渠，兴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运载。帝为御安福门观之。干密具□同船作倡优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鱼朝恩败，坐交通，出为桂管观察使。大历八年，复召为京兆尹。时大旱，干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帝减膳节用，既而霪雨。十三年，泾水拥隔，请开郑、白支渠，复秦、汉故道以溉民田，废碾硙八十馀所。

干性贪暴，既复用，不暇念治，专徇财色，附会嬖近，挟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东宫，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事觉，除名长流，既行，市人数百群噪投砾从之，俄赐死蓝田驿。

忠翼本名清潭，与左卫将军董秀皆有宠于代宗。当盛时，爵赏在其口吻，掊冒财贿，赀产累皆巨万。至是，积前罪，并及诛。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人。曾祖大宝，武德初为龙门令，刘武周攻之，死于守，赠全节侯。祖哲，以孝行称。父播，举进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谏议大夫，弃官归养。肃宗时，即家拜散骑常侍，号玄靖先生。炎美须眉，峻风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气。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掌书记。神乌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搒二百馀，几死，崇贲爱其才，不问。李光弼表为判官，不应。召拜起居舍人，固辞。父丧，庐墓侧，号慕不废声，有紫芝白雀之祥，诏表其闾。炎三世以孝行

闻，至门树六阙，古所未有。终丧，为司勋员外郎，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时知制诰。衮长于除书，而炎善德音，自开元后言制诏者，称“常杨”云。宰相元载与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馆脩撰。载当国，阴择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礼部侍郎刘单，会卒，复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贬，后得炎，亲重无比。会载败，坐贬道州司马。

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荐炎可器任，即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制，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出纳，举无干欺。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租赋进大盈内库。天子以给取为便，故不复出。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计赢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给其间，根柢连结不可动。及炎为相，言于帝曰：“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计敝蠹，莫与斯甚。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以阙。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审察。”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数先闻。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

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炎兴岭表，以单议悟天子，中外翕然属望为贤相。居数月，崔祐甫疾，不能事，乔琳免，炎独当国，遂多变祐甫之政，减薄护元陵功优，人始不悦。又请开丰州陵阳渠，发畿县民役作，闾里骚然，渠卒不就。

素德元载，思有以报之，于是复议城原州，节度使段秀实谓“安边却敌，宜以缓计，方农事，不可遽兴功。”炎怒，追秀实为司农卿，以邠宁李怀光督作，遣硃泚、崔宁统兵各万人翼之。诏书下，泾军恚曰：“吾军为国西屏十馀年。始自邠土，农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践，既立城垒，则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怀光持法严，举军畏之。裨将刘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实、硃泚为使。诏以泚代怀光，文喜不奉诏，闭城拒守，质其子吐蕃以求援。时方炀旱，人情骚携，群臣皆请赦文喜，帝不听。诏减服御给军，且趣师泾州，士当受春服者皆即赐。命泚、怀光率军攻之，垒环其州。别将刘海宾斩文喜，献其首，泾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刘晏劾载，已坐贬，乃出晏忠州，用庾准为荆南节度使，诬晏杀之，朝野侧目。李正己表请晏罪，炎惧，乃遣腹心分走诸道：裴冀使东都、河阳、魏博，孙成使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声言宣慰，而实自辩解，言“晏往尝傅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后，帝自恶之，非它过也”。帝闻，使中人复其言于正己，还报信然，于是帝意衔之，未发也。

会卢杞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炎中书侍郎，同秉政。杞无术学，貌么陋，炎薄之，托疾不与会食，杞阴为憾。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主书过咎，逐之，炎曰：“主书，吾局吏也，吾当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还朝，道襄、汉，因劝梁崇义入朝，后又使李舟邀说之，崇义益反侧。及其叛，议者归咎炎，以为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统诸军致讨，炎曰：“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无尺寸功，犹倔强不奉法，设使平贼，陛下将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氍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尝访群臣可大任

者，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帝以炎论议疏阔，遂罢为尚书左仆射。既谢，对延英讫，不至中书，杞怒，益欲中之。

先是，严郢为京兆尹，不附炎，炎讽御史张著劾之，罢兼御史中丞。源休与郢不善，自流人擢休为京兆少尹，令伺郢过。休反与郢善，炎怒。会张光晟谋杀回纥酋帅，乃使休使回纥。郢坐度田不实，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罢，其子弘业赇赂狼藉，故杞引郢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过。惠伯为河南尹时，尝市炎第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贵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晋曰："宰相于庶官比监临，计羡利，罪夺官。"杞怒，谪晋衡州司马。于是当监主自盗，罪绞。开元时，萧嵩尝度曲江南，欲立私庙，以为天子临幸处乃止，后炎复取以立庙。飞语云："地有王气，故炎取之。"帝闻，震怒，会狱具，诏三司同覆，贬崖州司马同正。未至百里，赐死，年五十五。贬惠伯多田尉，亦杀之。

初，炎矫饬志节，颇得名。既傅会元载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雠，果于用私，终以此及祸。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久之，诏复其官，谥肃愍，左丞孔驳之，更曰平厉。

庾准者，常州人。无学术，以柔媚自进，得幸于王缙，骤至中书舍人，时流嗤薄之。再迁尚书右丞。缙得罪，出为汝州刺史。复入为司农卿。又善炎，故炎使节度荆南；晏已诬死，引为尚书左丞。建中三年卒，赠工部尚书。

严郢，字叔敖，华州华阴人。父正诲，以才吏更七郡、终江南西道采访使。郢及进士第，补太常协律郎，守东都太庙。禄山乱，郢取神主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阳，有司得以奉迎还庙，擢大理司直。吕諲镇江陵，表为判官。方士申泰芝以术得幸肃宗，遨游湖、衡间，以妖幻诡众，奸赃钜万，潭州刺史庞承鼎按治。帝不信，召还泰芝，下承鼎江陵狱。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与諲杂讯有状，帝不为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贷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复曰："承鼎劾泰芝诡沓有实，泰芝言承鼎验左不存。今缓有罪，急无罪，臣死不敢如诏。"帝卒杀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后坐妖妄不道诛。代宗初，追还承鼎官，召郢为监察御史，连署帅府司马。郭子仪表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府判官，迁行军司马。子仪镇邠州，檄郢主留务。河中士卒不乐戍邠，多逃还。郢取渠首尸之，乃定。岁余，召至京师，元载荐之帝，时载得罪，不见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荐郢，帝曰："是元载所厚，可乎？"答

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为奸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陆运使。大历末，进拜京兆尹。严明持法令，疾恶抚穷，敢诛杀，盗贼一衰，减隶官匠丁数百千人，号称职尹。

宰相杨炎请屯田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郢习朔边病利，即奏：“旧屯肥饶地，今十不垦一，水田甚广，力不及而废。若发二京关辅民浚丰渠营田，扰而无利。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八百八十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况二千里发人出塞，而岁一代乎？又自太原转粮以哺，私出资费倍之，是虚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旧屯地至广，请以凿渠粮俾诸城，夏贷冬输，取渠工布帛给田者，令据直转谷，则关辅免调发，而诸城辟田。”炎不许，渠卒不成，弃之。

御史台请天下断狱一切待报，唯杀人许偿死，论徒者得悉徙边。郢言：“罪人徙边，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诚难。且杀人外犹有十恶、伪造用符印、强光火诸盗，今一徙之，法太轻，不足禁恶。又罪抵徒，科别差殊，或殴伤、夫妇离非义绝、养男别姓、立嫡不如式、私度关、冒户等不可悉，而与十恶同徙，即轻重不伦。又按，京师天下聚，论徒者至广，例不覆谳，今若悉待报，有司断决有程，月不啻五千狱，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挠。且边及近边犯死徒流者，若何为差？请下有司更议。”炎恶异己，阴讽御史张著劾郢匿发民浚渠，使怨归上。系金吾。长安中日数千人遮建福门讼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会秋旱，郢请蠲租税，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实，罢为大理卿。

炎之罢，卢杞引郢为御史大夫，共谋炎罪。即逮捕河中观察使赵惠伯下狱，楚掠惨棘，锻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费州。天下以郢挟宰相报仇为不直。然杞用郢败炎，内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杀御史郑詹，出郢为费州刺史。道逢柩殡，问之，或曰：“赵惠伯之殡。”郢内惭，忽忽岁余卒。

窦参，字时中，刑部尚书诞四世孙。学律令，为人矜严悻直，果于断。以廕累为万年尉。同舍当夕直者，闻亲疾惶遽，参为代之。会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参曰：“彼以不及谒而往，参当坐。”乃贬江夏尉，人皆义之。迁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隶北军，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参当兄弟重辟，众请俟免丧，参曰：“父繇子死，若以丧

延，是杀父不坐。”皆榜杀之，一县畏伏。

进大理司直，按江淮狱扬州，节度使陈少游偃蹇不郊迎，遣军吏致问，参厉辞谯让，少游惭，往谒参，参不顾即去。婺州刺史邓珽盗赃八千缗，宰相右珽，欲免输其财，诏百官集尚书省议，多希意为助，参独持法，卒输入之。迁监察御史。湖南判官马彝发部令赃千万，令之子因权幸诬奏彝，参往按，直其侵衊。彝后佐曹王皋，以干直闻者也。

入为御史中丞，举劾无所回忌。德宗数召见，语天下事，或决大议，帝器之。然多与宰相驳异，数为排却，卒无以伤。参由是无所惮，或率情制事矣。时定百官班禀，参尝为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恶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诸府少尹下。中外稍恶其专。

进兼户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闻，参曰：“此乃豕祸。”屏不奏。陈少游死，子请袭封，参大署省门曰：“少游位将相，以艰危易节，上含垢不忍发，其息容得传袭邪？”神策将军孟华战有功，或诬以反，龙武将军李建玉陷吐蕃自拔归，部曲告与虏通，皆论死。参悉治出之，人始属望。

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度支、盐铁使。每延英对，它相罢，参必留，以度支为言，实专政也。然参无学术，不能稽古立事，惟树亲党，多所讠问察，四方畏之。于是淄青李纳厚馈参，外示严畏，实赂帝亲近为间，故左右争毁短之。

申，其族子也，为给事中，参亲爱，每除吏多访申，申因得招赂，漏禁密语，故申所至，人目为“喜鹊”。帝闻，以戒参，且曰：“是必为累，不如斥之。”参以情诉曰：“臣无强子姓，申虽疏属，无它恶。”帝曰：“而虽自保，如外言何？”参固陈丐。

初，陆贽与参不平，吴通玄兄弟皆在翰林，与贽轩轾不得，申舅嗣虢王则之与通微等善，遂共谮贽。帝得其奸，逐申为道州司马。不浃日，贬参郴州别驾。宣武刘士宁饷参绢五千，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以状闻，又中人为之验左，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欲杀参。贽虽怨，然亦以杀之太重，乃贬驩州司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没入赀产奴婢。帝又欲杀申、则之及属人荣，贽固争：“法有首从，首原则从减。荣与参虽善，然初无邪僻，数激愤有直言，晚颇疏忌，请贬荣远官，申、则之除名流岭南。”诏可。时宦侍谤沮不已，参竟赐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杀申，免荣死，诸窦并逐云。

吴通玄者，海州人，与弟通微皆博学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诏授太子诸王经，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举神童，补秘书正字。又擢文辞清丽科，调同州司户参军。德宗立，弟兄踵召为翰林学士。顷之，通微迁职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并知制诰。凡帝有撰述，非通玄笔未尝慊。

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文高有谋，特为帝器遇，且更险难，有功。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昵而不礼，见贽骤擢，颇媚恨。贽自恃劲正，屡短通玄于帝前，欲斥远之，即建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冗，皆待诏翰林而无学士，至德以来，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待进止于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无事，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请罢学士。"帝不许。通玄怨日结，谋夺其内职。会贽权知兵部侍郎，主贡举，乃命为真。贞元十年，通玄拜谏议大夫，自以久次，当得中书舍人，大怨望。贽与窦参交恶，参从子申从舅嗣虢王则之方为金吾将军，故申介之使结通玄兄弟，共危贽。而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帝知，未及责。则之飞谤云："贽试进士，受贿谢。"帝恶诬构，大怒，罢参宰相，逐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又衔淫污近属事，自诘之，不敢答，赐死长城驿。贽遂相矣。

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于门，帝宥之，内惧祸，不敢行丧服。

赞曰：元载、杨炎各以才资奋，适主暗庸，故致位辅相。若其翦阉尹，城原州以谋西夏，还左藏有司，一租赋以检制有亡，诚有取焉。然载本与辅国以利合，险刻著诸心，溪壑之欲，发乎无厌。炎牵连载势，兴丑裔，秉国维纲，返为载复讎，释言于君，卒与妻子并诛，暴先骨，殛命于道，盖自取之也。夫奸人多才，未始不为患，故酆舒以俊死，而邓析以辩亡。若两人者，所谓多才者邪！缙言福业报应，参得君自私，无可论者。《易》称"鼎折足，其刑剭谅哉！

列传第七十一二李

李栖筠，字贞一，世为赵人。幼孤。有远度，庄重寡言，体貌轩特。喜书 ，多所能晓，为文章，劲迅有体要。不妄交游。族子华每称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华固请举进士，俄擢高第。调冠氏主簿，太守李岘视若布衣交。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

李岘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贼者，表栖筠为详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胁污者，轻重以情，悉心助岘，故岘爱恕之，誉一旦出吕諲、崔器上。三迁吏部员外郎，判南曹。时大盗后，选簿亡舛，多伪冒，栖筠判析有条，吏气夺，号神明。迁山南防御观察使。会岘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众不直，改河南令。

李光弼守河阳，高其才，引为行军司马，兼粮料使。改绛州刺史，擢累给事中。是时，杨绾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诏群臣议，栖筠与贾至、李廙以绾所言为是。进工部侍郎。关中旧仰郑、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硊利，且百所，夺农用十七。栖筠请皆彻毁，岁得租二百万，民赖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载忌之，出为常州刺史。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栖筠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贼张度保阳羡西山，累年吏讨不克，至是发卒捕斩，支党皆尽，里无吠狗。乃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以治行进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赐一子官。人为刻石颂德。

苏州豪士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东南厌苦。诏李光弼分兵讨平之。会平卢行军司马许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窥江、吴意，朝廷以创残，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图之。栖筠至，张设武备，遣辩士厚赍金币抵杲军赏劳，使士歆爱，夺其谋。杲惧，悉众度江，掠楚、泗而溃。以功进兼御史大夫。则又增学庐，表宿儒河南褚冲、吴何员等，超拜学官为之师，身执经问义，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

元载当国久，益恣横，代宗不能堪，阴引刚鲠大臣自助，欲收纲权以黜载。会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与河南尹张延赏，择可为大夫

者。延赏先至，遂代括。会李少良、陆珽等上书劾载阴事，诏御史问状，延赏称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赏为淮南节度使，引拜栖筠为大夫。始，栖筠见帝，敷奏明辩，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无所屈。于是华原尉侯莫陈怤以优补长安尉，当参台，栖筠物色其劳，怤色动，不能对，乃自言为徐浩、杜济、薛邕所引，非真优也。始，浩罢岭南节度使，以瑰货数十万饷载，而济方为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载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决。会月蚀，帝问其故，栖筠曰："月蚀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怤等皆坐贬。故事，赐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顲杂侍，栖筠以任国风宪，独不往，台遂以为法。

帝比比欲召相，惮载辄止。然有进用，皆密访焉，多所补助。栖筠见帝猗违不断，亦内忧愤，卒，年五十八，自为墓志。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献。

栖筠喜奖善，而乐人攻己短，为天下士归重，不敢有所斥，称赞皇公云。

子吉甫。吉甫字弘宪，以廕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练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宝后中宫虚，恤礼废缺。吉甫草具其仪，德宗称善。李泌、窦参器其才，厚遇之。陆贽疑有党，出为明州长史。贽之贬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与结欢，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岁。改郴、饶二州。会前刺史继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视事，吏由是安。诛破奸盗窟穴，治称流闻。

宪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诰。俄入翰林为学士，迁中书舍人。刘辟拒命，帝意讨之，未决。吉甫独请无置，宜绝朝贡以折奸谋。时李锜在浙西，厚赂贵幸，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又求宣、歙。问吉甫，对曰："昔韦皋蓄财多，故刘辟因以构乱。李锜不臣有萌，若益以盐铁之饶、采石之险，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为盐铁使。高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吉甫以为非是，因言："汉伐公孙述，晋伐李势，宋伐谯纵，梁伐刘季连、萧纪，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蕲、鄂强弩，号天下精兵，争险地兵家所长，请起其兵捣三峡之虚，则贼势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惧舟师成功，人有斗志矣。"帝从之。砺复请大臣为节度，吉甫谏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帅，不复尽力矣。"因请以西川授崇文，而属砺东川，益资、简六州，使两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吐蕃遣使请寻盟，吉甫议："德宗初，未得南诏，故与吐蕃盟。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边隙日生。"帝辞其使。复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吉甫谋曰："边境荒岨，犬牙相吞，边吏按图覆视，且不能知。今吐蕃绵山跨谷，以数番纸而图千里，起灵武，著剑门，要险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实丧之，陛下将安用此？"帝乃诏谢赞普，不纳。

张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还其军，吉甫曰："泗负淮，饷道所会，濠有涡口之险，前日授建封，几失形势。今愔乃两廊壮士所立，虽有善意，未能制其众。又使得淮、涡，厄东南走集，忧未艾也。"乃止。

中书史滑涣素厚中人刘光琦，凡宰相议为光琦持异者，使涣请，常得如素，宦人传诏，或不至中书，召涣于延英承旨，迎附群意，即为文书，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赂谢，弟泳，官至刺史。郑馀庆当国，尝一责怒，数日即罢去。吉甫请间，劾其奸，帝使簿涣家，得赀数千万，贬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使，罢诸道岁终巡句以绝苛敛，命有司举材堪县令者，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由是帝愈倚信。

元和二年，杜黄裳罢宰相，乃擢吉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吉甫连蹇外迁十馀年，究知闾里疾苦，常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馀人为刺史。自王叔文时选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员，人得叙进，官无留才。又度李锜必反，劝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权贵，至为锜游说者。吉甫曰："锜，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帝意决。复言："昔徐州乱，尝败吴兵，江南畏之。若起其众为先锋，可以绝徐后患。韩弘在汴州，多惮其威，诚诏弘子弟率兵为掎角，则贼不战而溃。"从之。诏下，锜众闻徐、梁兵兴，果斩锜降。以功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德宗以来，姑息蕃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馀，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

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结党倾执政。会皇甫湜等对策，指裹权强，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党因宣言："殆执政使然。"右拾遗独孤郁、李正辞等陈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窦群、羊士谔、吕温，荐群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谔侍御史，温知杂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决，群等衔之。俄而吉甫病，医者夜宿其第，群捕医者，劾吉甫交通术士。帝大骇，讯之无状，群等皆贬。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荐裴垍自

代，乃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帝为御通化门祖道，赐御饵禁方。居三岁，奏蠲逋租数百万，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馀，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东、西尤甚，有司不为请，吉甫白以时救恤，帝惊，驰遣使分道赈贷。吉甫虽居外，每朝廷得失辄以闻。

六年，裴垍病免，复以前官召吉甫还秉政。入对延英，凡五刻罢。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员广，繇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国家自天宝以来，宿兵常八十馀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禀者，无虑万员，有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故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务安得不烦？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文、景化几三王，则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县千四百，以邑设州，以乡分县，费广制轻，非致化之本。愿诏有司博议，州县有可并并之，岁时入仕有可停停之，则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国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职田禄米大抵不过千石。大历时，权臣月奉至九千缗者，州刺史无大小皆千缗，宰相常衮始为裁限，至李泌量闲剧稍增之，使相通济。然有名在职废，奉存额去，闲剧之间，厚薄顿异，亦请一切商定。"乃诏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参阅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硞租入，以宽贫民。

德宗时，义阳、义章二公主薨，诏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费数万计。会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请，帝命减义阳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为法。昔汉章帝欲起邑屋于亲陵，东平王苍以为不可。故非礼之举，人君所慎。请裁置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减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编民，以官户奉坟而已。"吉甫再拜谢。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无谓朕不能行也。"十宅诸王既不出閤，诸女嫁不时，而选尚皆繇中人，厚为财谢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择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独近世不然。"帝乃下诏皆封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

田季安疾甚，吉甫请任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帝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刘澭旧军屯普润，数暴掠近县，吉甫奏还泾原，畿民赖之。

八年，回鹘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传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鹘能为我寇，当先绝和而后犯边，今不足虞也。"因请起夏州至天德复驿候十一区，以通缓急；发夏州精骑五百屯经略故城，以护党项而已。既而果边吏妄言。六胡州在灵武部中，开元时废之，置宥州以处降户，寓治经略军，居中以制戎虏，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宝应间，废宥州，以军遥隶灵武，道里旷远，故党项孤弱，虏数扰之。吉甫始奏复宥州，乃治经略军，以隶绥银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实之。以江淮甲三十万给太原、泽潞军，增太原马千匹。由是戎备完辑。

自蜀平，帝锐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闻吴少阳立，上下携泮，自请徙寿州，以天子命招怀之，反间以挠其党，会讨王承宗，未及用。后田弘正以魏归，吉甫知魏人谓田进诚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请拔进诚为刺史，以临贼境，且慰魏心。乌重胤守河阳，吉甫以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兵寡不足惮寇，而河阳乃魏博之津，弘正归国，则为内镇，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请徙屯汝州。帝皆从之。后弘正拜检校尚书右仆射，赐其军钱二千万，弘正曰："吾未喜于移河阳军也。"及元济擅立，吉甫以内地无脣齿援，因时可取，不当用河朔故事，与帝意合。又请自往招元济，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帅俘贼以献天子。不许，固请至流涕，帝慰勉之。会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赙外别赐缣五百恤其家，自大敛至卒哭，皆中人临吊。吉甫图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献之。及葬，祭以少牢，赠司空。有司谥曰敬宪，度支郎中张仲方非之，帝怒，贬仲方，更赐谥曰忠懿。

始，吉甫当国，经综政事，众职咸治。引荐贤士大夫，爱善无遗，褒忠臣后，以起义烈。与武元衡连位，未几节度剑南，屡言元衡材，宜还为相。及再辅政，天下想望风采，而稍修怨，罢李藩宰相，而裴垍左迁，皆其谋也。李正辞晚相失，及与萧俯同召为翰林学士，独用俯而罢正辞，人莫不疑惮。帝亦知其专，乃进李绛，遂与有隙，数辩争殿上，帝多直绛。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顾大体。左拾遗杨归厚尝请对，日已旰，帝令它日见，固请不肯退。既见，极论中人许遂振之奸，又历诋辅相，求自试，又表假邮置院具婚礼。帝怒其轻肆，欲远斥之，李绛为言，不能得。吉甫见帝，谢引用之非，帝意释，得以国子主簿分司东都。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不敢迁，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彻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时号"安邑李丞相"。所论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岁，荧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杀我。"再逊位，不许。

子德修，亦有志操，宝历中为膳部员外郎。张仲方入为谏议大夫，

德修不欲同朝，出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次子德裕，自有传。

李庸阝，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从孙。第进士，又以书判高等补秘书省正字。李怀光辟致幕府，擢累监察御史。怀光反河中，庸阝与母、妻陷焉，因绐怀光以兄病卧洛且革，母欲往视；怀光许可，戒妻子无偕行。庸阝私遣之，怀光怒，欲加罪，谢曰："庸阝籍在军，不得为母驾，奈何不使妇往？"怀光止不问。后与高郢刺贼虚实及所以攻取者，白诸朝，德宗手诏褒答。怀光觉，严兵召二人问之，庸阝词气不挠，三军为感动，怀光不杀，囚之。河中平，马燧破械致礼，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罢归洛中。召为吏部员外郎。

徐州张建封卒，兵乱，囚监军，迫建封子愔主军务。帝以庸阝刚敢，拜宣慰使，持节直入其军，大会士，喻以祸福，出监军狱中，脱桎梏，使复位，众不敢动。愔即上表谢罪，称兵马留后，庸阝曰："非诏命，安得辄称之？"削去乃受。既还，称旨，迁郎中。

顺宗时，进御史中丞。宪宗立，为京兆尹，进尚书右丞。元和初，京师多盗贼，复拜京兆。以检校礼部尚书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常兼神策行营，前此用武将，始受诏，即诣军脩谒。庸阝以为不可，诏为去神策行营号。俄徙河东，入为刑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

拜淮南节度使。王师讨蔡方急，李师道谋挠沮之，庸阝以兵二万分壁郓境，赀饷不仰有司。是时兵兴，天子忧财乏，使程异驰驿江淮，讽诸道输货助军。庸阝素富强，即籍府库留一岁储，馀尽纳于朝，诸道由是悉索以献，繄庸阝倡之。

先是，吐突承璀为监军，贵宠甚，庸阝以刚严治，相礼惮，稍厚善。承璀归，数称荐之，召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庸阝不喜由宦幸进，及出祖，乐作泣下，谓诸将曰："吾老安外镇，宰相岂吾任乎？"至京师，不肯视事，引疾固辞，改户部尚书。俄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曰肃。

庸阝强直无私，与杨凭、穆质、许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气自任。而庸阝当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称治。猛决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杀禽擿，多委军吏，而参佐束手不得与，人往往陷非法，议者亦以此少之。

子拭，仕历宗正卿、京兆尹、河东凤翔节度使，以秘书监卒。

拭子磎，字景望。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郎中，分司东都。劾奏内园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顺宗嫌名，坐夺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讼他人'者，咸通诏语也。礼，不讳嫌名；律，庙讳嫌名不坐。岂臣所引诏书而有司辄论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缘为奸也。"诏不夺俸。

黄巢陷洛，磎挟尚书八印走河阳，时留守刘允章为贼胁，遣人就磎索印，拒不与。允章悟，亦不臣贼。嗣襄王之乱，转侧淮南，高骈受伪命，磎苦谏，不纳。入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辞职归华阴，复以学士召。

乾宁元年，进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昭纬素疾磎，讽刘崇鲁掠其麻哭之，言："磎怀奸，与中人杨复恭昵款，其弟为时溥所杀，不可相天子。"翌日，下迁太子少傅。磎乃自言为崇鲁诬污，书十一上不止。初，崇鲁父坐受赇，仰药死，故磎以丑语及之，议者讥其非大臣体。昭宗素所器遇，决意复用之，而李茂贞等上言深诋其非，帝不获已，又罢为太子少师。于是茂贞及王行瑜、韩建拥兵阙下，列磎罪，杀之于都亭驿。行瑜诛，有诏复官爵，赠司徒，谥曰文。

磎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所著文章及注解诸书传甚多。子沇，字东济，有俊才，亦遇害，赠礼部员外郎。

赞曰：刚者天德，故孔子称"刚近仁"。骨强四支，故君有忠臣，谓之骨鲠。若栖筠、庸阝二子，其刚者欤！栖筠抗权邪，不及相；庸阝得相，不愿拜。非刚，畴克胜之？吉甫践天宰，谋谟是矣，而鲠正有愧于父云。

列传第七十二三王鲁辛冯三李曲二卢

王思礼，高丽人，入居营州。父为朔方军将。思礼习战斗，从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同籍麾下。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将周佖事翰，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从讨九曲，后期当斩，临刑，翰释之，思礼徐曰："死固分也，何复贷为？"诸将壮之。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毘王款附，诏翰至磨环川应接，思礼坠马，蹇甚。翰谓监军李文宜曰："思礼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

安禄山反，翰为元帅，奏思礼赴军，玄宗曰："河、陇精锐，悉在潼关，吐蕃有衅，唯倚思礼耳。"翰固请，乃兼太常卿，充元帅府马军都将，翰委以军事。密劝翰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至潼关杀之，翰曰："此乃吾反，何与禄山事？"

潼关失守，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同走行在，肃宗责不坚守，引至纛下将斩之。宰相房琯谏，以为可收后效，遂独斩承光，赦思礼等。寻副房琯战便桥，不利，更为关内行营节度、河西陇右伊西行营兵马使，守武功。贼安守忠来战，思礼退保扶风。贼分兵略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李光进战未利，行在戒严，从官潜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识其姓名，众稍稍止。命郭子仪以朔方兵击之。会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风。闻贼已西，欲乘虚袭京师，径至高陵。贼引军还击椿等，椿已至中渭桥，杀守者千人，进攻苑门。伯伦战死，椿被执。先是，贼馀众留武功，既传官军入京师，乃烧营遁，自是贼不敢西。

长安平，思礼先入清宫；收东京，战数有功。迁兵部尚书，封霍国公，食实户五百。寻兼潞、沁等州节度。乾元元年，总关中、潞州行营兵三万、骑八千，与子仪围贼相州，军溃，惟李光弼、思礼完军还。寻破史思明别将万馀众于直千岭。光弼徙河阳，代为河东节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二年，薨，赠太尉，谥曰武烈。

思礼善守计，短攻战。然持法严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储粟至百万斛云。

鲁炅，幽人。长七尺馀，略通书史。以廕补左羽林长上。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颜真卿尝使陇右，谓翰曰："君兴郎将，总节制，亦

尝得人乎？”炅时立阶下，翰指曰：“是当为节度使。”从破石堡城，收河曲，迁左武卫将军。后复以破吐蕃跳荡功，除右领军大将军。

安禄山反，拜上洛太守，将行，于帝前画攻守势，迁南阳太守，兼守捉防御使，封金乡公。寻为山南节度使，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屯溠水南。贼将武令珣、毕思琛等击之，众欲战，炅不可。贼右趋，乘风纵火，郁气奔营，士不可止，负扉走，贼矢如雨，炅与中人薛道挺身走，举众没贼。时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襄阳节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军，挟金为资粮，至是与械偕弃与山等，贼资以富。

炅揪散兵保南阳。潼关失守，贼使哥舒翰招下，不从，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继往。颍川来瑱、襄阳魏仲犀合兵援炅。仲犀弟孟驯兵至明府桥，望贼走。炅城中食尽，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饿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炅特进、太仆卿，不得入。日昇请单骑致命，仲犀不可。会颜真卿自河北至，谓曰：“使者不顾死，致天子命，设为贼获，是亡一使者；脱能入城，则万心固矣。”中官冯廷环亦曰：“将军必入，我请以两骑助。”仲犀益骑凡十辈。贼望见，知皆锐兵，不敢击，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复以骑趋襄阳，领兵千，由音声道运粮饷炅，故炅得与贼相持逾三月。炅被围凡一年，昼夜战，人至相食，卒无救。

至德二载五月，乃率众突围走襄阳。承嗣尾击，炅殊死战二日，斩获甚众，贼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邓十州节度使。亦会二京平，贼走河北。时襄、汉数百里，乡聚荡然，举无樵烟。初，贼欲剽乱江湖，赖炅适扼其冲，故南夏以完。策勋封岐国公，实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又加淮西节度、邓州刺史。与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炅领淮西、襄阳两镇步卒万人、骑三百。明年，与史思明战安阳，王师不利，炅中流矢，辄奔，诸节度溃去，所过剽夺，而炅军尤甚。有诏来瑱节度淮西，徙炅郑陈亳节度使。至新郑，闻郭子仪整军屯谷水，李光弼还太原，炅羞惴，仰药死，年五十七。

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思敬，少隶军，试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天宝初，为河源军使。吐蕃赞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马，宝钿鞍，略阵挑战，甚闲暇，无敢校者。难得怒，挟矛騋马驰，支都不暇斗，直斩其首。玄宗壮其果，召见，令殿前乘马挟矛作刺贼状，大悦，赐锦袍、金带。累授金吾将军。从哥舒翰击吐蕃，至积石，

虏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悉颊藏而还。复收五桥，拔树惇城，进白水军使。收九曲，加特进。

肃宗在灵武，军赏乏，难得上家赀助军，试卫尉卿。俄领兴平军及凤翔兵马使，收京师。方战，麾下士失马，难得驰救，矢著眉，披肤鄣目，乃拔箭断肤，殊死前斗，血衊面不已，帝嘉之。从郭子仪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为英武军使。宝应二年，卒，赠潞州大都督。

子子颜，少从父征讨，检校卫尉卿，生庄宪太后。元和元年，宪宗朝太后南宫，乃褒赠思敬为司徒，难得太尉，子颜太师。唯子颜子用及封。

用字师柔。拜太子詹事，才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厩苑。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大将军。谦畏无过。卒，赠工部尚书。

辛云京，兰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为将家。云京有胆决，以禽生斩馘常冠军，积功迁特进、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云京以锐兵四千袭滏阳，追破其众，至浪井。录多，授开府仪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

太原军乱，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以云京性沉毅，故授太原尹，进封金城郡王。云京治谨于法，下有犯，虽丝毫比不肯贷，及赏功亦如之，故军中畏而信。回纥恃旧勋，每入朝，所在暴钞，至太原，云京以戎狄待之，虏畏不敢惕息。数年，太原大治。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历三年，检校左仆射。卒，年五十五，代宗为发哀流涕，赠太尉，谥曰忠献。它日，郭子仪、元载见上，语及云京，帝必泫然。及葬，命中使吊祠，时将相祭者至七十余幄，丧车移晷乃得去。德宗时，第至德以来将相，云京为次。

从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祎节度朔方，京杲与弟旻以策干说，祎评咨加异。后从李光弼出井陉，督趫荡先驱，战嘉山尤力，肃宗异之，召见曰："黥、彭、关、张之流乎！"累迁鸿胪卿，召为英武军使。代宗立，封肃国公，迁左金吾卫大将军，进晋昌郡王，历湖南观察使，后为工部尚书致仕。硃泚盗京师，以老病不能从，西向恸而卒，赠太子少保。

旻亦从光弼定恒、赵，后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军及滏阳，

旻逆击走之。东都陷，退守河阳，卒于屯。

云京曾孙谠，别传。

冯河清，京兆人。始隶郭子仪军，以战多拜左卫大将军。后从泾原节度使马璘，充兵马使，数以偏师与吐蕃遇，多效级，名闻军中。

建中时，节度使姚令言率兵讨关东，以河清知留后，幕府殿中侍御史姚况领州；而行师过阙，有急变，德宗走奉天。河清、况闻问，召诸将计事，东向哭，相励以忠，意象轩毅，众义其为，无敢异言，即发储铠完仗百余乘献行在。初，帝之出，六军仓卒无良兵，士气沮。及河清输械至，被坚勒兵，军声大振。即拜河清泾原节度使、安定郡王，况行军司马。硃泚数遣谍人詶之，河清辄斩以徇。

兴元元年，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赀归之，众大恐，且言："不杀冯公，吾等无类矣。"田希鉴遂害河清，况挺身还乡里。

京师平，赠河清尚书左仆射，拜况太子中舍人。况性简退，未尝言功，属岁凶，奉稍不自给，以饥死。河清再赠太子少傅。

李芃，字茂初，赵州人。解褐上邽主簿。严武为京兆尹，荐补长安尉。李勉观察江西，表署判官。

永泰初，宣饶剧贼方清、陈庄西绝江，劫商旅为乱，支党槃结。芃请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从。勉是其计，奏以宣之秋浦青阳、饶之至德置池州。即诏芃行州事。后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团练副使，摄江州刺史。以母丧解。勉之节度永平，复辟幕府。会李灵耀反，署芃兼亳州防御使，护陈、颍饟道，便军兴。

德宗立，授河阳三城镇遏使。粮赀善者，必先以给士，士悦之。达练事宜，严备常若有敌。未几，拜节度使，以东畿汜水等五县隶属。与马燧等破田悦洹水上，以功检校兵部尚书，实封百户。进围悦，悦将符璘以骑五百降，芃大开壁门纳之。

兴元初，检校尚书右仆射。以疾将请老，谓所亲曰："岁方旱蝗，上厌征伐，天下城垒坚，戈鋋利，然务以力胜，其可尽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镇之臣宜先退让，死权锢禄，吾敢哉！言而不践，非吾志也。"固求罢，归东都。卒，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晋，阆州新政人。本鲜于氏，世为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宝末为京兆尹、剑南节度使。兄弟皆涉学，轻财务施。叔明擢明经，为杨国忠剑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勋员外郎，副汉中王瑀使回纥，回纥遇瑀慢，叔明让曰："大国通好，使贤王持节。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为加礼。复命，迁司门郎中。

东都平，拜洛阳令，招徕遗民，号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转运使。迁京兆尹，长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辞，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扰成都，出为卭州刺史。旰入朝，即拜东川节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

大历末，或言叔明本严氏，少孤，养外家，冒鲜于姓，请还宗。诏可。叔明初不知，意丑之，表乞宗姓，列属籍，代宗从之。

建中初，吐蕃袭火井，掠龙州，陷扶、文、远三州。叔明分五将邀击，走之，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梁崇义阻命，诏引兵下峡，战荆门，败其众，襄州平，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德宗幸兴元，出家赀助军，悉衣币献宫掖，加太子太傅，封蓟国公。初，东川承兵盗，乡邑雕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抚接有方，华裔遂安。后朝京师，以病足，赐锦辇，令宦士肩舁以见，拜尚书右仆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贞元三年，卒，谥曰襄。始，叔明与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并节制剑南，又与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为盛门。

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军储为斁耗。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为下。今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秽，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今叔明之请虽善，然未能变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僧、道士年未满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官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检其性情哉！"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

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馀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

子昇，以少卿从德宗梁州。叔明严敕以死报，故昇有功，擢禁军将军。贞元初，迁太子詹事。坐郜国公主，贬罗州别驾。

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财，广第舍田产。殁数年，子孙骄纵，赀产皆尽。世言多藏者以叔明为鉴云。

曲环，陕州安邑人，客陇右。少喜兵法，资勇敢，善骑射。天宝中，从哥舒翰讨吐蕃，拔石堡，取黄河九曲洪济等城，授果毅别将。安禄山反，从鲁炅守邓州，与贼武令珣战尤力，加左清道率。从李抱玉屯河阳。又自将兵守泽州，破贼锐将安晓，拜羽林将军。与诸将讨史朝义，平河北，累转金吾大将军。

大历中，戍陇州，数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虏寇剑南，诏环以邠、陇兵五千驰救，收七盘城、威武军、维茂等州，虏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宾客，赐名马。豫讨泾州刘文喜，迁开府仪同三司，封晋昌郡王，邠陇兵马使。时李纳逼徐州，环与刘玄佐救之，败其众，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陇行营节度使。

李希烈陷汴州，环守宁陵，战陈州，斩贼三万五千级，禽其将翟崇晖，进检校工部尚书，兼陈州刺史。希烈平，改陈许节度，赐封三百户。二州比为寇冲，民苦剽卤，客他县。环勤身节用，宽赋敛，简条教，不三岁，归者繦系。训农治兵，谷食丰衍。转检校尚书左仆射。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学，有材武，以信义为乡党畏慕。大历中，刺史李深署为裨将。泽潞李抱真闻其名，厚以币招之，授兵马使。抱真讨河北，战双罔、临洺，虔休以多擢步军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实封五十户。抱真卒，元仲经等谋树其子缄，一军思乱，虔休正色语众曰：“军，王军；州，王土也。帅亡当禀天子，何云云有妄谋？”众服其言，得不乱。德宗嘉之，以邕王为昭义节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马，领留后。本名延贵，至是赐名。号令抚循，军中大治。

初，抱真之丧，军司马元谊据洺州叛，虔休遣将李廷芝讨之，战长

桥，斩级数百；次鸡泽，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即决水灌城，将坏，遣掌书记卢顼入见谊，陈利害。谊请朝，即以顼为洺州别驾，使守洺。谊出，亦奔魏。

治潞二岁，迁昭义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始，属城州县守宰多署它职，不亲政，故治苟简。虔休悉增俸禀，遣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三，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敬。

虔休性恪敏，节用度，既没，所部帑廪皆可支数岁。尝得太常乐家刘玠撰《继天诞圣乐》，因帝诞日以献。其乐，以宫为均，示五声有君也；以土为德，本五运在中也；奏二十五叠，取二十四气而成一岁；奏十六节，象元、凯登庸于朝云。后《中和乐》本于此。

子丽成等十人，并补太学生。

卢群，字载初，系出范阳。少学于垂山，淮南陈少游闻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荐诸朝。李希烈反，以监察御史为江西行营粮料使。嗣曹王皋节度江西，奏为判官。皋徙荆襄，皆从其府，以劲正闻。入为侍御史。郭子仪家与嬖人张昆弟讼财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宝。德宗促按之。群奏言："子仪有大勋德，今所讼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仪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请赦勿问。"从之。人谓群识大体。

累迁兵部郎中。淮西吴少诚擅决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诏。命群临诘，少诚曰："是于人有利。"群曰："臣道贵顺，恭恪所以为顺也。专命废顺，虽利何有？且怠于事上者，固不能责其下矣。"少诚听命。群又为陈古今成败事，逆顺祸福皆有效，所以感动之，少诚竦然。既置酒，与赋诗，又歌以慰之。少诚感悦，不敢桀。以奉使称旨，迁检校秘书监、郑滑节度行军司马。姚南仲入朝，即以群代节度。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至是则出券贷直，以田归其人。卒，年五十九，赠工部尚书。

李元素，字大朴，邢国公密裔孙，仕为御史。东都留守杜亚恶大将令狐运，会盗劫输绢于洛北，运适与其下畋近郊，亚疑而讯之。幕府穆员、张弘靖按鞫无状，亚怒，更以爰将武金掠服之，死者甚众。亚请斥运丑土，诏监察御史杨宁覆验，事皆不雠。亚怒，劾宁罔上，宁抵罪。又自以不失盗为功，因必其怒，傅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难之。诏元素与刑部员外郎崔从质、大理司直卢士瞻驰按，亚迎，以狱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纵所囚以还。亚大惊，复劾元素失有

罪。比元素还，帝已怒，奏狱未毕，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尽。”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狱，知冤不得尽辞，是无容复见陛下。”帝意解，即道运冤状。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运犹以擅捕人得罪，流归州，死于贬。武金流建州。后岁余，齐抗得真盗，繇是天下重之。

迁给事中。后美官缺，咸冀元素得其处。会郑滑节度使卢群卒，拜元素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其军，治有异绩。元和初，召为御史大夫。大夫，自贞元后难其人不补，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听风采。既而一不建为，容容持禄，内望作宰相。久之不见用，则谢宾客曰：“无以官散外我。”见属吏辄先拜，人人失望。李锜反，拜浙西节度使。数月还，为国子祭酒，进户部尚书、判度支。

元素少孤，奉长姊谨悌，及没，悲鲠成疾，因辞职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庆之孙。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见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诉诸朝，诏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赀五百万。卒，赠陕州大都督。

卢士玫者，山东人。以文儒进，端厚无竞。为吏部员外郎，善于职。再迁知京兆尹。刘总入朝，与士玫故内姻，乃请析瀛、鄚两州，用士玫为观察使。诏可。俄而幽州乱，硃克融袭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节度使。士玫空家赀助军，然部卒多家幽州，阴导克融入，故士玫阖府皆见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徐虢州刺史，复为宾客。卒，赠工部尚书。

列传第七十三令狐张康李刘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阳，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内徙。父濞，为世善吏。始　　，尉范阳，通民家女，生彰。罢归，留彰母所。既长，志胆沈果，知书传大义，射命中。从安禄山，署左卫郎将。与张通儒入长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台。时中人杨万定监滑州军，彰欲以节自显，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马州县献款，因万定以闻。肃宗大悦，下书慰劳。彰移壁杏园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谕众以大谊，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溃围出，以麾下数百入朝，赐甲第、帷帐、什器，拜滑亳、魏博节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国公，检校尚书右仆射。

始，滑当寇冲，城邑墟榛，彰躬训吏下，检军力农，法令严，无敢犯者。田畴大辟，库委丰余，岁时贡赋如期。时吐蕃盗边，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赍粮，所过无秋毫犯，供儗让不受，时韪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辄死。怒颍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时代，杀之。"岵知其谋，因杀奭，死者百馀人，奔汴州，上书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张延赏畏彰，留岵使，故彰书先闻，斥岵夷州，杀之。与鱼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

会母丧，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运归东都私第，悉上军府兵仗财用簿最，表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堪大事，请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诏褒美其门闾，赠太傅。

建累官右龙武军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从，且殿。擢行在中军鼓角使、左神武军大将军。其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女也，建将弃之，诬与门下客郭士伦通，榜杀士伦而逐其妻，士伦母痛愤卒。宝臣请劾按，无状。建会赦免。帝取常膳钱五十万葬士伦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为右领军大将军。复坐专杀，以勋被贷。坐妄自陈，贬施州别驾，卒，赠右领军大将军，又加赠扬州大都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将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诸子还第，彰同时河朔诸镇，传子孙，熏灼数代，唯彰忠义奋发，而长子建坐事，幼子运无辜，皆窜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赞善大夫。时讨蔡，故连徙寿州团练使。闻吉甫卒，不自安。每战，虚张首级，败则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后为贼攻，焚廪聚，破屯栅，通大惧，重堑不敢出。诏金吾大将军李文通宣慰，将至，遂代之。贬昭州司

户参军事。久乃召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还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弃其嗣，制乃下。终左卫大将军。

运为东都留守将，为杜亚所陷，流死归州。

张孝忠，字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授鸿胪卿。孝忠始名阿劳，以勇闻，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孝忠魁伟，长六尺，性宽裕，事亲孝。天宝末，以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奏为偏将，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冲。禄山、史思明陷河、洛，常为贼前锋。朝义败，乃自归，授左领军将军，以兵属李宝臣。累加左金吾卫将军，赐今名。宝臣以其沈毅谨详，遂为姻家，易州诸屯委以统制，十馀年，威惠流闻。田承嗣寇冀州，宝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贝丘。承嗣见其军整严，叹曰："阿劳在焉，冀未可图也。"即焚营去。宝臣与硃滔战瓦桥，奏孝忠为易州刺史，分精骑七千，当幽州。擢太子宾客，封符阳郡王。

宝臣晚节稍忌刻，杀大将李献诚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复使其弟孝节召之。孝忠复命曰："诸将无状，连颈受戮。吾惧祸，不敢往，亦不敢叛，犹公不觐天子也。"孝节泣曰："即归，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则并命，吾留，无患也。"果不敢杀。

然宝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语，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诏硃滔以幽州兵讨之。滔忌孝忠善战，虑师出为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说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诏伐罪，公乃宿将，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悦，而淮西军下襄阳，梁崇义尸出井中，斩汉江上者五千人，河南军计日北首，赵、魏灭亡可见。公诚去逆蹈顺，倡先归国，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将程华报滔连和，遣易州录事参军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检校工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令与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为子茂和聘其女，缔约益坚。

败惟岳于束鹿，滔欲乘胜袭恒州，孝忠乃引军西北，壁义丰。滔疑之，孝忠将佐谏曰："尚书推赤心于硃司徒，可谓至矣。今逆贼已溃，元功不终，后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贼，贼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将，迫之则死斗，缓之则改图。且滔言大而识浅，可以虑始，难与守成。故吾坚壁于此，以待贼之灭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馀，王武俊果斩惟岳以献。已而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时三分成德地，诏定州置军，名义武，以孝忠为节度、易定沧等州观察使。

后滔与武俊叛，复遣蔡雄说之，答曰：“吾既为唐臣，而天性朴强，业已效忠，不复助恶矣。吾与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谢司徒，志鄙言。”滔复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镇间，乃浚沟垒，脩器械，感厉将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诏李晟、窦文场率师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军。孝忠因与晟结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将杨荣国以锐卒六百佐晟赴难，收京师。兴元初，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贞元二年，河北蝗，民饿死如积，孝忠与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而已，人服其俭，推为贤将。明年，检校司空。诏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执亲迎礼，赏赉甚厚。五年，为将佐所惑，以兵袭尉州，入之，奉诏还镇。有司劾擅兴，削司空。六年，还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赠太师，谥曰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禄少卿、左卫将军。元和中，历闲厩使。初，至德时，西戎陷陇右，故陇右监及七厩皆废，而闲厩私其地入，宝应初，始以其地给贫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赋，又奏取麟游岐阳牧地三百馀顷，民诉诸朝，诏监察御史孙革按行，还奏不可。茂宗负左右助，诬革所奏不实，复遣侍御史范传式覆实，乃悉夺其田。长庆初，岐人列诉，下御史，尽以其地还民。宝历初，迁兖海节度使。终左龙武统军。

茂和，历左武卫将军。裴度讨蔡，奏为都押衙。茂和数以胆勇求自试，谓度无功，辞不行。度请斩之以令军，宪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为卿远斥。”后终诸卫将军。

茂昭本名升云，德宗时赐今名，字丰明。少沈毅，颇通书传。孝忠时，累擢检校工部尚书。孝忠卒，帝拜邕王谅为义武军节度大使，以茂昭为留后，封延德郡王。后二年，为节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为人，座上嫚骂，武俊怒，袭义丰、安喜、无极，掠万馀人，茂昭婴城，遣人厚谢，乃止。久之，入朝，为帝从容言河朔事，帝竦听，曰：“恨见卿晚！”召宴麟德殿，赐良马、甲第、器币优具，诏其子克礼尚晋康郡主。帝方倚之经置北方，会崩，故茂昭每入临，辄哀不自胜。

顺宗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遣之镇，赐女乐二人，固辞，车至第门，茂昭引诏使辞曰：“天子女乐，非臣下所宜见。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当是赐。今下臣述职以朝，奈何滥赏？后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复赐安仁里第，亦让不受。宪宗元和二年，请朝，五奏乃听。愿留，不许，加兼太子太保。

既还，王承宗叛，诏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合军为恒州北道招讨，茂昭治廪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军。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贼，大败之，承宗几危。会有诏班师，加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请举宗还朝，表数上，帝乃许。北镇遣客间说，皆不纳。诏左庶子任迪简为行军司马，乘驿往代。茂昭奉两州符节、管钥、图籍归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后世不为污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书令，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至京师，双日开延英，对五刻罢。又表迁坟墓于京兆，许之。明年，疽发于首卒，年五十，册赠太师，谥曰献武。帝思其忠，擢诸子皆要职，岁给绢二千匹。

少子克勤，开成中历左武卫大将军。有诏赐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与其甥，吏部员外郎裴夷直劾曰："在勤骫有司法，引庇它族，开后日卖爵之端，不可许。"诏听，遂著于令。

夷直字礼卿，亦婞亮，第进士，历右拾遗，累进中书舍人。武宗立，夷直视册牒，不肯署，乃出为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户参军。宣宗初内徙，复拜江、华等州刺史。终散骑常侍。

陈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干，事茂昭，历牙将，常统精卒从征伐。茂昭入朝，擢诸卫大将军，封普宁郡王。元和末，义武节度使浑镐丧师，定州乱，拜楚为节度使，驰传赴军。及郊，无迎者，左右劝无入，楚曰："定军不来迎以试我。今不入，正堕计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军样部伍，皆楚旧也，由是众心乃定。徙河阳三城，入为左羽林统军，检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赠司空。子君奕，亦至凤翔节度使。

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赵州刺史。惟岳叛，日知与别驾李濯及部将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归。惟岳怒，遣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谢武俊曰："贼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虽引岁未可下，且贼所恃者田悦耳，悦兵血衊邢，壕可浮，不能残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绐为台检示曰："使者赍诏喻中丞，中丞奈何负天子，从小儿跳梁哉？"武俊悟，引兵还，斩惟岳以献。德宗美其谋，擢为深赵观察使，赐实封户二百。

会武俊拒命，遣将张钟葵攻赵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师。兴元元年，以深赵益成德，徙日知奉诚军节度使，又徙晋绛，加累检校尚书左

仆射，封会稽郡王。贞元初卒，赠太子太师。

子志睦，字得众。资趫伟，工驰射。隶右神策军，迁累大将军。讨张韶，以多兼御史大夫，进平卢军节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锐，不得逞，遂下蒲台，尽夺其械。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徙泾原，封会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赠司空。

子承训，字敬辞。推门功进累左神武军将军。宣宗擢为天德军防御使，军中马乏，虏来战，数负，承训罢冗费，市马益军，军乃奋张。始，党项破射雕军洛源镇，悉俘其人，闻承训威政，皆还俘不敢謦。诏检校工部尚书，封会稽县男，擢义武节度。

会南诏破安南，诏徙岭西南道，城邕州，合容管经略使隶之，遂统诸军行营兵马。南诏深入，承训分兵六道出以掩蛮，战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还屯，阖军震。于是节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诏围之四日，或请夜出兵袭蛮，承训意索，不听。天平裨将阴募勇儿三百，夜缒烧蛮屯，斩首五百，南诏恐，明日解而去。承训谬言大破贼，告于朝，群臣皆贺，加检校尚书右仆射，籍子弟姻昵冒赏，而士不及，怨言嚯流。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白状宰相，承训惭，移疾，授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诏本道观察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银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谋曰："吾等叩城大呼，众必应，前日赏缗五十万可得也。"众喜。牙健赵武等欲亡，勋斩首送彦曾曰："此摇乱者。"彦曾不能诘。勋怨都押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又使白彦曾曰："士负罪，不敢释甲，请为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属温廷皓谓彦曾曰："勋擅委戍，一可杀。专戕大将，二可杀。私置兵，三可杀。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内外必应，银刀亡命，复在其中，四可杀。请分两营，胁去三将，五可杀。"彦曾谓然。乃礿纛黄堂前，选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须勋至劫取之，遣逻子赢服觇贼。比暮，勋至，捕觇者，知其谋，即峤偶人，剿虚帜，而诡路袭符离。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勋与宿将乔翔战睢河，翔大败，摄太守焦璐遁去。勋入据州，自称兵马留后。

初，璐决汴水，绝勋北道，水未至，勋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

涉而傅城，不克攻。勋劫百艘运粮趋泗州，留妇弱持掫。翌日，密觉，追之，士未食。贼伏兵于舟而阵汴上，军见密皆走。密追蹑，伏发，夹攻之，密败，众歼。遂入徐州，囚彦曾及官属，杀尹戡等。又徇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虹诸县，皆下。遣伪将屯柳子，屯丰，屯滕，屯沛，屯萧，以张其军，乃露章求节度使。有周重者，隐濠、泗间，号有谋，勋迎为上客，问策所出，因教勋："赦囚徒，据扬州，北收兖、郓，西举汴、宋，东掠青、齐，拓境大河，食敖仓，可以持久。"勋无雄才，不纳。伪将刘行及攻濠州，执刺史卢望回，自称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勋郊迎，旗铠矛戟亘三十里，使骑鸣鼙角，声动山谷。置酒球球场，引道隐阅其众，绐为贼来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级夸胜。"道隐还，固求节度。即残鱼台、金乡、□易山、单父十馀县，斩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从之。

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以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率魏博、鄜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兵二十万讨之。

勋好鬼道，有言汉高祖庙夜阅兵，人马流汗，勋日往请命。巫言球场有隐龙，得之可战胜，勋大役徒凿地，不能得。贼将李圆、刘佶攻泗，欧宗、丁从实分徇舒、庐、寿、沂、海诸道。兵屯海州，度贼至，作机桥，维以长絙，贼半度，絙绝，半溺死，度者不得战，歼之。贼别取和州，破沐阳、下蔡、乌江、巢诸县，扬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节度使令狐綯移书陈祸福，许助求节度，勋按甲听命。淮南合宣、润兵戍都梁山。勋夜度淮，崿曙薄垒，贼将刘行立、王弘立与勋合，败淮南将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诏将军宋威与淮南并力。

承训屯新兴，贼挑战，时诸道兵未集，承训帐下才万人，退壁宋州。勋益骄。光、蔡钜贼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应勋。戴可师引兵三万夺淮口，围勋都梁山下，降其众。可师恃胜不戒，弘立以兵袭之，可师不克阵而溃，士溺淮死，逸者数百人，贼取可师首传徐州。诏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驰传入扬州。士举曰："城坚士多，贼何能为？"众稍安。始，帝以晏权故智兴子，节度武宁，欲以怖贼。及是，返为贼困，不敢战，乃更以陇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北面都统招讨使，屯滕、沛，魏博将薛尤屯萧、丰。

贼首孟敬文欲绝勋自立，阴刻鉴为文曰"天口云云，锡尔将军"，夜瘗之野，耕者得之以献，众骇异，乃斋三日授之。勋知其谋，使人袭杀

之。

于是承训屯柳子右，夹汴筑垒，连属一舍。勋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围新兴、鹿塘。承训纵沙陀骑躏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属襄城，伏尸五十里，数首二万，获器铠不赀。承训攻柳子，姚周度水战，又败，乘风火贼，周提馀卒去，沙陀蹑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斩刘丰，而周以十骑走宿州，守将斩之。勋惧，乃害崔彦曾等，谓其下曰："上不许我节度，与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万。许佶、赵可立劝勋称"天册将军"，勋谒汉高祖庙受命，以其父举直为大司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举直乃拜于廷，勋坐受之。引兵救丰，刻木作妇人，衣绛被发，军过，斫而火之，乃行。勋夜入城，外不知。勋出锐军击援屯，魏博军知勋自将，惊而溃。贼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勋欲乘胜攻承训，或曰："今北兵败，西军摇，不足虞也。方蚕月，宜息众力农，至秋士马强，决可以取胜。"举直曰："时不重得，愿将军无纵敌。"勋曰："然。"时承训方攻临涣，闻勋计，追还兵仗以待。勋军皆市人，嚣而狂，未阵即奔，相蹈藉死者四万。勋释甲服垢襦脱，收夷痕士三千以归，遣张行实屯第城。

马士举救泗州，贼解去，进攻贼濠州。是时，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讨贼，下招义、钟离、定远。勋遣吴迥屯北津援濠，士举锐兵度淮，尽碎其营。初，勋之遁，惧众不军，妄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国兵休。"勋使下相语，符未降，故败北津。

帝恨魏博军不胜，以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率兵三万屯萧、丰，约勋："降者当赦之。"始，宿鄙人刘洪者，被黄袍，白马，使人封檄叩观察府曰："我当王徐。"崔彦曾斩之，遗党匿山谷，欲附勋，承训喻降之。王师破临涣，斩万级，收襄城、留武、小睢诸壁。曹翔下滕，贼将以蕲、沛降，贼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丰、徐城、下邳，贼益蹙。

勋以张玄稔守宿州，张儒、刘景助之，自称统军，列壁相望。承训拔第城，张行实奔宿州，承训遂围宿州。行实教勋："官军尽锐于此，西鄙虚单，将军直捣宋、亳，出不意，宿围自解。"勋喜，引而西，使举直、许佶守徐。承训攻败，十遇皆胜。遣辩士以威动玄稔。玄稔，贼重将也，以帛书射城外，约诛勋自归，使张皋献期。俄与二将会柳溪，伏士于旁，玄稔驰骑呼曰："庞勋首已枭仆射寨矣！"伏兴，斩刘景、张儒。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自陈陷贼不早奋，久暴王师，愿禽贼赎死。承训许之。复请诈为溃军劫符离。符离不知，内之，已入，即斩守

将，得兵万人，北攻徐州。许佶等不敢出。玄稔环城，彦曾故吏路审中启白门内玄稔兵，许佶等启北门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斩举直、许佶、李直等，收叛卒亲族悉夷之。

勋闻徐已拔，气丧，无顾赖，众尚二万，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悉兵八万逐北，沙陀将硃耶赤衷急追至宋州，勋焚南城，为刺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亳，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乃纵击之，斩首万级，馀皆溺死。阅三日，得勋尸。斩其子于京师。吴迥守濠州，粮尽食人，驱女孺运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马士举斩以献。勋之始得徐州，赀储荡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执兵，舒鉏钩为兵，号“霍锥”，破十余州，凡二岁灭。

诏擢张玄稔右骁卫大将军，承训迁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节河东。于是宰相路岩、韦保衡劾承训讨贼逗挠，贪虏获，不时上功。贬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僖宗立，授左千牛卫大将军。卒，年六十六。

子传业，尝从父征伐，终鄜坊节度使。

李洧者，淄青节度使正己从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纳叛，攻宋州，洧挈州自归，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阳郡王，实封户二百，充招谕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独抗贼，得海、沂为节度，可与成功。洧素与二州刺史有约，且不肯为贼守。”程先咨张镒，而卢杞怒不先白，故洧请中格。及纳攻徐，刘玄佐与诸将击退之。既贼方张，乃加洧徐海沂密观察使。时海、密为贼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迁检校户部尚书。会疽发背，少间，肩舆过市，市人叫欢，洧惊，疽溃卒，赠尚书左仆射。以洧将高承宗代之。

其弟淡，险人也，耻居下，阴约纳攻徐为内应，并说滕将翟济，济执以闻。擢济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师，以洧赦不罪。

刘澭，卢龙节度使怦之次子，济母弟也。涉书史，有材武，好施爱士，能得人死力。始事硃滔，常陈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汤液未尝离，辄以父命召济于莫州，济嗣总军事，故德澭之让，以为瀛州刺史，有如不讳，许代己。

久之，济自用其子为副大使，澭不能无恨，因请以所部为天子戍陇，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无一卒敢违令者。德宗甚宠之，拜秦州

刺史，屯普润。军中不设音乐。士卒病，亲存问所欲，不幸死，哭之。

宪宗立，方士罗令则诣滩营，妄言废立以动滩，命系之，辞曰："吾之党甚众，公无囚我，约大行梓宫发兵，无不济。"滩械送阙下，杀之。录功，号其军曰保义。蕃戎畏慑，不敢入寇。常忾然有复河湟志，屡为朝廷言之，未见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马求代。既还，卒于道，年四十九，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学，不乐军旅，与承嗣为从昆弟，仕为平舒丞，迁乐寿、清池、束城、河间四县令，以治称。迁沧州刺史。李宝臣、硃滔与承嗣不协，合兵围沧州，廷玠固守连年，食虽尽无叛者。朝廷嘉其节，徙相州。承嗣盗磁、相，廷玠无所回染。及悦代立，忌廷玠之正，召为节度副使。廷玠至，让悦曰："而承伯父绪业，当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贵，何苦与恒、郓为叛臣？自兵兴来，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谁邪？而志不悛，盍杀我，无令我见田氏血污人刀也！"遂称疾不出。悦过谢之，杜门不纳，愤而卒。

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侈汰，锐杀罚，弘正从容规切，军中赖之，翕然归重。季安内忌，出为临清镇将，欲因罪诛之。弘正阳痹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怀谏袭节度，召还旧职。

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措置不平，众怒，咸曰："兵马使吾帅也。"牙兵即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纳，众哗于门，弘正出，众拜之，胁还府，弘正顿于地，度不免，即令于军曰："尔属不以吾不肖，使主军，今与公等约，能听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请吾旗节者死，杀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诺。"遂到府，杀士则及支党十馀人。于是图魏、博、相、卫、贝、澶之地，籍其入以献，不敢署僚属，而待王官。

先时，诸将出屯，质妻子，里民不得相往来。弘正悉除其禁，听民通馈谢庆吊。服玩僭侈者，即日彻毁之。承嗣时，正寝华显，弘正避不敢居，更就采访使堂皇听事。幽、恒、郓、蔡大惧，遣客镌说钩染，弘正皆拒遣之。宪宗美其诚，诏检校工部尚书，充魏博节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宣慰，赉其军钱百五十万缗，六州民给复一年，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辩，具陈朝廷厚意，弘正不觉自失，乃深相结纳，奉上益谨。复请度遍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诏。

因令节度佥谋布衣崔欢奉表陈谢，且言：“天宝以来，山东奥壤，化为戎墟，官封世袭，刑赏自出，国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龄，奉陛下宸算，冀道扬太和，洗濯伪风，然后退归丘园，避贤者路，死不恨。”制诏褒答，且赐今名，锡与踵涂。

天子讨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进战，数有功。李师道疑其袭己，不敢显助蔡，故元济失援，王师得致诛焉。王承宗叛，诏弘正以全师压境，破其众南宫，承宗惧，归穷于弘正，弘正表诸朝，遂献德、棣二州以谢，纳二子为质。

俄而李师道拒命，诏弘正与宣武等五节度兵进讨。弘正自扬刘度河，距郓四十里坚壁；师道大将刘悟率精兵屯河东。战阳谷，再遇再北，斩万馀级，贼势蹙。悟乃反兵，斩师道首，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献。初，悟既平贼，大张饮军中，凡三日，设角抵戏，引魏博使至廷以为欢，悟盱衡攘臂助其决，坐中皆惮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郓士疲于战，疮者未起，悟当恤亡吊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诏按军，伺悟去就，今知其无能为也。”既而诏悟为义成军节度使，狼狈上道，时称知悟之明。

以功加弘正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来朝，对麟德殿，眷劳殊等；引见僚佐将校二百馀人，皆有班赐；进兼侍中，实封户三百；擢其兄融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司。弘正数上表固请留阙下，帝劳曰：“昨韩弘以疾辞不就军，朕既从之矣，今卿复尔，我不应违。但魏人乐卿之政，四邻畏卿之威，为朕长城，又安用辞？”弘正遂还。常欲变山东承袭旧风，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硃紫满门，荣冠当时。

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军请帅，帝诏弘正兼中书令，为节度使。弘正以新与镇人战，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卫，入其军。时天子赐钱一百万缗，不时至，军有怨言，弘正亲加抚喻乃安。仍请留魏兵为纪纲，以持众心，度支崔倰吝其禀，沮却之。长庆元年七月，归卫卒于魏，是月军乱，并家属将吏三百馀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闻震悼，册赠太尉，谥曰忠愍。

弘正幼孤，事融甚谨，军中尝分曹习射，弘正注矢联中，融退，抶怒之，故当季安猜暴时能自全。及为军中推迫，融不悦曰：“尔竟不自晦，取祸之道也。”朝廷知其友爱，诏拜相州刺史，赐金紫，不欲其相远也。

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楼聚书万馀卷，通《春秋左氏》，与宾属讲论终日，客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祸也，其判官刘茂复独免，士相戒曰："是人议事尽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杀之。"

弘正子布、群、牟。

布字敦礼，幼机悟。弘正戍临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请以众归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总亲兵。王师诛蔡，以军隶严绶，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挠法，弘正请以董畹代，而士卒爱布愿留，帝乃止。凡十八战，破凌云栅，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轻出观兵沱口，贼将董重质以奇兵掩击，布伏骑数百突出薄之，诸军继至，贼惊引还。蔡平，入为左金吾卫将军。谏官尝论事帝前，同列将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轻进。"弘正徙成德，以布为河阳节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时韩弘与子公武亦皆领节度，而天下以忠义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将，募战卒，宽赋劝穑，人皆安之。长庆初，徙泾原。

弘正遇害，魏博节度使李愬病不能军，公卿议以魏强而镇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贤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缎拜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乘传以行。布号泣固辞，不听；乃出伎乐，与妻子宾客决曰："吾不还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发，号哭而入，居垩室，屏节旄。凡将士老者，兄事之。禄奉月百万，一不入私门，又发家钱十馀万缗颁士卒。以牙将史宪诚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锐。时中人屡趣战，而度支馈饷不继，布辄以六州租赋给军。引兵三万进屯南宫，破贼二垒。

于是硃克融据幽州，与王廷凑脣齿。河朔三镇旧连衡，桀骜自私，而宪诚蓄异志，阴欲乘衅，又魏军骄，惮格战，会大雪，师寒粮乏，军中谤曰："它日用兵团，粒米尽仰朝廷。今六州刮肉与镇、冀角死生，虽尚书瘠己肥国，魏人何罪？"宪诚得间，因以摇乱。会有诏分布军合李光颜救深州，兵怒，不肯东，众遂溃，皆归宪诚，唯中军不动。布以中军还魏。明日，会诸将议事，众哗曰："公能行河朔旧事，则生死从公，不然，不可以战。"布度众且乱，叹曰："功无成矣！"即为书谢帝曰："臣观众意，终且负国。臣无功，不敢忘死。愿速救元翼，毋使忠臣义士涂炭于河朔。"哭授其从事李石讫，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年三十八，赠尚书右仆射，谥曰孝。子钅岁，宣宗时历银州刺史，坐以私铠易边马论死，宰相崔铉奏布死节于国，可贷钅岁以劝忠烈，故贬为州司马。

群，会昌中历蔡州刺史，坐赃且抵死，兄肇闻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汉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坐杀人当死，次兄初、玉母浑诣官请代，因缢物故，于时皆赦其死。"于是武宗诏减死一等。

牟宽厚明吏治，为神策大将军。开成初，盐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诏牟代之。累迁鄜坊节度使，再徙天平，三为武宁，一为灵武军，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卒。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义为当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沉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盍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乃视事牙阖之偏，约左右不得称留后，事一关参佐，密表请帅于朝。穆宗诏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北镇以两河故事胁诱，承元不纳，诸将皆悔。耆至，士哭于军，承元令曰："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虽然，格天子诏，我获罪奈何？前李师道有诏赦死，欲举族西，诸将止弗遣，他日乃共杀之。今君等幸置我，无与师道比。"乃遍拜诸将，诸将语塞。承元即出家赀尽赐之，斩不从命者十辈，军乃定。于是谏议大夫郑覃宣慰，赐其军钱百万缗，赦囚徒，问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承元去镇，左右裒器币自随，承元使空褚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见，帝命中宫礼赉异等。徙承元鄜坊丹延节度。俄徙凤翔。凤翔右袤泾、原，地平少岩险，吐蕃数入盗。承元据胜地为鄣，置守兵千，诏号临汧城。府郛左百贾州聚，异时为虏剽夺，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缭之，人乃告安。以劳封岐国公。太和初，祖母丧，诏曰："武俊当横流时，拯定奔溃，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赠恤宜加厚。"且给仪仗以葬。

五年，徙节平卢、淄青。始，盐禁未尝行两河，承元请归有司，由是兖、郓诸镇皆奉法。承元资仁裕，所至爱利。卒，年三十三，赠司徒。

牛元翼，赵州人。材果而谋。王承宗时倚其计为强雄，与傅良弼二人冠诸将。王廷凑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凑远甚，自深州刺史擢为深冀节度使，以携其军。廷凑怒，遣部将王位以锐兵攻元翼，不胜，乃合硃克融共围之。诏进元翼成德军节度使，以宣武兵五百进援，

元翼固守。长庆二年，诏赦廷凑罪，徙元翼山南东道，以深州赐廷凑，使中人促元翼南。廷凑恨之，已受诏，兵不解。招讨使裴度诒书诮让，克融解而归，廷凑退舍。诏并加检校工部尚书，两悦之。淹月，元翼率十馀骑冒围跳德、棣，朝京师。廷凑入，尽杀元翼亲将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见延英，赍问优缛，命中人杨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丧。廷凑辞以弘正殡亡在所，元翼家须秋遣。魏博节度使史宪诚遣其弟入赵，四返，说廷凑曰："田公非得罪于赵，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将，何利其家？"廷凑乃归弘正丧于京师。元翼闻平等死，愤恚卒，悉还所赐于朝，廷凑遂夷其家。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军中。初，瀛之博野、乐寿，介范阳、成德间，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为剧屯。德宗以王武俊破硃滔功，皆隶成德，故以良弼守乐寿，李寰守博野。廷凑之叛，两贼交诱之，而坚壁为国固守。有诏以乐寿为左神策行营，拜良弼为都知兵马使；寰所领士隶右神策，号忻州营，亦以寰为都知兵马使。赐第京师。俄以良弼为沂州刺史。良弼率众出，战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趋忻州，廷凑邀之，寰斩三百级，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状，乃更赐奴婢服马。召良弼为左神策军将军。宝历初，擢夏绥银节度使。异时蕃帐亡命来者，必偿马乃与，良弼至，皆执付其部，酋种欢怀。终横海节度使。寰擢累保义军节度使。

王智兴讨李同捷未克，而乌重胤卒，谓寰可共立功，请诸朝，乃授横海节度使。师所过暴钞，至屯，按军不进，遂身入朝，盛陈贼势，请济师，欲大调发。群臣议寰兵太重，且盗沧、景，未决而棣州平。寰内愧不自安，愿留京师，遂罢保义军、忻州营，更授夏绥宥节度使，卒。

寰再易镇，治无可言者。然廷凑之乱，联军十五万无成功，贼锋不可婴，而乐寿、博野截然峙中者累岁，梗其吞暴，议者以为难。敬宗世，寰图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资修谨。父宪诚，以战力奋，宾客用挽强击剑相矜，孝章独退让如诸生，称道皆《诗》、《书》。魏博节度使李诉阅大将子弟籍于军，孝章愿以文署职，愬奇之，檄试都督府参军。

宪诚得魏，迁士曹参军。孝章见父数奸命，内非之，承间谏曰："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赀，非痛洗溉，竭节事上，恐吾踵不旋祸且至。"因涕下沾衿。父粗武，不尽听。文宗贤之，擢孝章节度副使，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父

欲助李同捷，孝章切争，宪诚稍惮其义。又劝出师讨同捷自明，帝益嘉之，进检校工部尚书。及兵出，父敕孝章统之。入朝，劳予蕃厚。宪诚亦上书求觐，帝知非宪诚意，特缘孝章悟发，故分相、卫、澶而授孝章节度使。未至，魏人乱，父卒死于军。帝念史氏祸而恤孝章，故夺丧拜右金吾卫将军。徙节鄜坊，进检校户部尚书。久之，自邠宁以病丐还，卒于行，年三十九，赠尚书右仆射。孝章本名唐，后改今名。

宪诚弟宪忠，字元贞，少为魏牙门将。田弘正讨齐、蔡，常为先锋，阅三十战，中流矢，酣斗不解，由是著名。宪诚表为贝州刺史。魏乱，奔京师，加累检校右散骑常侍、陇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馆于外，戎谍无所伺。

会昌中，筑三原城，吐蕃因之数犯边。拜宪忠泾原节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来请堕城，且愿以尝杀使者之人置塞上。宪忠使谢曰："前吾未城。尔犯我地，安得禁吾城？尔知杀吾使为负，宜先取罪人谢我，将无所不得。今与尔约，前节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宪忠疏泾于隍，积缗钱十万、粟百万斛，戍人宜之。会党项羌内寇，又徙朔方，有诏驰驿赴屯，宪忠辞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为备，斗益健，请徐行。"许之。乃移书与羌人，示要约。羌人乃皆喜，奉酒湩迎道。

大中初，突厥扰河东，钞漕米行贾，徙节振武军。于是故帅荒沓，使游弈兵觇戎有良马牛，强取之，归直十一，戎人怒，因兴盗掠。宪忠廉俭，少所欲，尝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马。今守边，发吾余奉，不患无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怀德。累封北海县子，检校尚书左仆射，兼金吾大将军。以病自丐，改左龙武统军。卒，年七十一，赠司空。

列传第七十四刘第五班王李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 ，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名震一时。天宝中，累调夏令，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举贤良方正，补温令，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再迁侍御史。禄山乱，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而璘反，乃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假晏守余杭，会战不利，走依晏。晏为陈可守计，因发义兵坚壁。会王败，欲转略州县，闻晏有备，遂自晋陵西走。终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时史朝义盗东都，乃治长水。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京兆尹郑叔清、李齐物坐残挚罢，诏晏兼京兆尹。总大体不苛，号称职。会司农卿严庄下狱，已而释，诬劾晏漏禁中语，宰相萧华亦忌之，贬通州刺史。

代宗立，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晏以户部让颜真卿，改国子祭酒。又以京兆让严武，即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如故。坐与程元振善，罢为太子宾客。俄进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时大兵后，京师米斗千钱，禁膳不兼时，甸农挼穗以输。晏乃自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以为：“大抵运之利与害各有四：京师三辅，苦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减徭赋半，为一利；东都雕破，百户无一存，若漕路流通，则聚落邑廛渐可还定，为二利；诸将有不廷，戎虏有侵盗，闻我贡输错入，军食丰衍，可以震耀夷夏，为三利；若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为四利。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爨无盛烟，兽游鬼哭，而使转车輓漕，功且难就，为一病；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灭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为二病；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宄，夹河为薮，为三病；淮阴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每言衣无纩，食半菽，輓漕所至，辄留以馈军，非单车使者折简书所能制，为四病。”载方内擅朝权，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岁输始至，天子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鄮侯也。”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再迁吏部尚书，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金谷。又知吏部三铨事，推处最殿分明，下皆忄习伏。元载得罪，诏晏鞫之。晏畏载党盛，不敢独讯，更敕李涵等五人与晏杂治。王缙得免死，晏请之也。

常衮执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旧德，当师长百僚，用为左仆射，实欲夺其权。帝以计务方治，诏以仆射领使如旧。初，晏分置诸道租庸使，慎简台阁士专之。时经费不充，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虽权贵干请，欲假职仕者，晏厚以禀入奉之，然未尝使亲事，是以人人劝职。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

李灵耀反，河南节帅或不奉法，擅征赋，州县益削。晏常以羡补乏，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权盐佐军兴，晏代之，法益密，利无遗入。初，岁收缗钱六十万，末乃什之，计岁入千二百万，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师盐暴贵，诏取三万斛以赡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至湖峤荒险处，所出货皆贱弱，不偿所转，晏悉储淮、楚间，贸铜易薪，岁铸缗钱十余万。其措置纤悉如此。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然任职久，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自江淮茗橘珍甘，常与本道分贡，竞欲先至，虽封山断道，以禁前发，晏厚赀致之，常冠诸府，由是媢怨益多。馈谢四方有名士无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议者颇言晏任数固恩。大历时政因循，军国皆仰晏，未尝检质。德宗立，言者屡请罢转运使，晏亦固辞，不许。又加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始，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盛气不相下。晏治元载罪，而炎坐贬。及炎执政，衔宿怒，将为载报仇。先是，帝居东宫，代宗宠独孤妃，而爱其子韩王。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且言王数有符异，以摇东宫。时妄言晏与谋。至是，炎见帝流涕曰："赖祖宗神灵，先帝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当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

赦，不当究飞语，致人于罪。”硃泚、崔宁力相解释，宁尤切至。炎怒，斥宁于外，遂罢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谬，贬忠州刺史，中官护送。炎必欲傅其罪，知庾准与晏素憾，乃擢为荆南节度使。准即奏晏与硃泚书，语言怨望，又搜卒，擅取官物，胁诏使，谋作乱。炎证成之。

建中元年七月，诏中人赐晏死，年六十五。后十九日，赐死诏书乃下，且暴其罪。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炎兼删定使，议籍没，众论不可，乃止。然已命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表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还其妻子。不报。兴元初，帝浸寤，乃许归葬。贞元五年，遂擢晏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宗经秘书郎。执经还官，求追命，有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晏殁二十年，而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继掌财利，皆晏所辟用，有名于时。

晏既被诬，而旧吏推明其功。陈谏以为管、萧之亚，著论纪其详，大略以“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晏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百余万。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自免阻饥，不待令驱。以为二胜。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

琇后以尚书右丞判度支，国无横敛而军旅济。为韩滉所恶，贬雷州司户参军。坐私入广州，赐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闻喜县公。衡

历户部侍郎。

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佶擢进士第，累官谏议大夫。坐善元载，贬岭南。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晏罢，以佶充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迁刑部侍郎，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

徵，幽州人。晏荐为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贬珍州司户参军。元琇判度支，荐为员外郎。琇得罪，贬秀州长史，三迁给事中。户部侍郎窦参善之，方倚以代己，会同州刺史缺，参请用尚书左丞赵憬，德宗恶参，欲间其腹心，更用徵为之。久乃徙华州，厚结权近，冀进用。同、华地迫而贫，所献尝觳陋，至徵厚赋敛，有所奉入，辄加常数，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为冗职，包佶称之。历太康令，劝刺史李芃敛羡钱，交权幸，芃厚遇之。累迁浙东观察使。代王纬为浙西观察、诸道盐铁使。时天下钱少货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不通。若初始奏纵钱以起万货，诏可。而持刚检下，吏民畏服。卒，赠礼部尚书。

宗经终给事中、华州刺史。子濛，字仁泽。举进士，累官度支郎中。会昌初，擢给事中。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时回鹘衰，朝廷经略河、湟，建遣濛按边，调兵械粮饷，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始议造木牛运。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贬朗州刺史，终大理卿。

晏兄暹，为汾州刺史。天资疾恶，所至以方直为观察使所畏。建中末，召为御史大夫。宰相卢杞惮其严，更荐前河南尹于颀代之。暹终潮州刺史。

颀字休明，河南人。初为京兆士曹参军，尹史翊器之。翊镇山南东道，表为判字。翊死乱兵手，颀挺出收葬之，时称其谊。累迁京兆尹，任机谲，为政烦碎无大体，元载昵厚之。载得罪，出郑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为大夫。三迁工部尚书，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师致仕，卒。

暹孙潼，字子固。擢进士第，杜悰判度支，表为巡官，累迁祠部郎中。大中初，讨党项羌，军食乏，宰相欲以潼为使，难其遣。潼见宰相曰：“上念边馈，议遣使，潼畏不称耳，安敢惮行？”遂命为供军使。会复河、湟，调师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军案。历京兆少尹。山南有

剧贼，依山为剽，宣宗怒，欲讨之，宰相崔铉曰："此陛下赤子，迫于饥寒，弄兵山谷间，不足讨，请遣使喻释之。"诏潼驰往。涧挺身直叩其垒曰："有诏赦尔罪。"盗皆列拜，约潼就馆而降。会山南节度使封敖遣兵击贼，潼罢归。

数陈边事，擢右谏议大夫。出为朔方、灵武节度使。坐累贬郑州刺史，改湖南观察使。召为左散骑常侍。拜昭义节度使，徙河东，又徙西川。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卒，赠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人。少以吏干进，颇能言强国富民术。天宝中，事韦坚。坚败，不得调。久之，为须江丞，太守贺兰进明才之。安禄山反，进明徙北海，奏琦为录事参军事。时贼已陷河间、信都，进明未战，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进兵，即斩首。"进明惧，不知所出。琦劝厚以财募勇士，出贼不意。如其计，复收所陷郡。

肃宗驻彭原，进明遣琦奏事，既谒见，即陈："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赋，赋所出以江淮为渊。若假臣一职，请悉东南宝货，飞饷函、洛，惟陛下命。"帝悦，拜监察御史、句当江淮租庸使。迁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迁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诸道盐铁铸钱使。盐铁名使，自琦始。进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当军兴，随事趣办，人不益赋而用以饶，于是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乾元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初，琦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代十。既当国，又铸重规，一代五十。会物价腾踊，饿馑相望，议者以为非是，诏贬忠州长史。会有告琦纳金者，遣御史驰按，琦辞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状，请归罪有司。"御史不晓，以为具服，狱上之，遂长流夷州。

宝应初，起为朗州刺史，有异政，拜太子宾客。吐蕃盗京师，郭子仪表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关内元帅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累封扶风郡公。复以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坐与鱼朝恩善，贬括州刺史。徙饶、湖二州。复为太子宾客、东都留守。德宗素闻其才，将复用，召之。会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子峰、妇郑，皆以孝著，表阙于门。

班宏，卫州汲人。父景倩，国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宝中擢进士第，调右司御胄曹参军。高适镇剑南，表为观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众，谋作乱。事觉，诬引屯将规缓死，众凶惧，宏验治，即杀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适，表雒令，以病解。

大历中，擢起居舍人，四迁给事中。李宝臣死，子惟岳匿丧求节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军，惟岳厚献遣，宏不纳，还报称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仆射崔宁署兵部侍郎刘乃为上下考，宏不从，曰："今军在节度，虽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虚美，则下趋竞；上阿容，则下朋党。"因削之。乃闻，谢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进吏部侍郎。

贞元初，仍旱蝗，赋调益急，以户部侍郎副度支使韩滉。俄而窦参当国，代滉使。而参任大理司直时，宏已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计，故进宏尚书副参，且曰："朕藉宰相重，而众务一委卿，无庸辞。"参亦以宏素贵，私谓曰："阅岁当归使于公。"宏喜。后参胖自安，不念前语。宏刚愎，以参欺己，议事稍不合。扬子院，盐铁转运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贿闻，参议所代，宏固不可。参选诸院吏，未始访宏，宏数条参所用吏过恶以闻，辄留中。无何，参以使劳，加吏部尚书，而封宏萧国公。恨参以虚宠加己，衔之。每制旨有所营建，必极瑰丽，亲程役，媚结权嬖以倾参。

张滂先善于宏，荐为司农少卿。及参欲滂分掌江、淮盐铁，宏以滂疾恶，且以法绳粲，因谬曰："滂强戾不可用。"滂闻，不喜。久之，参知帝遇己薄，乃让使，然不欲宏专，问策于京兆尹薛珏，珏曰："滂与宏交恶，而滂刚决。若分盐铁转运，必能制宏。"参遂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宏，以悦其意。又还江淮两税，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择。滂欲得簿最，宏不与。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处处官乏不补。滂奏言："臣职不修，无逃死，如国家大计何？"由是有诏分掌。宏见宰相辞曰："宏主漕，岁得江、淮米五十万斛，前年至七十万。今职移于人，敢请罪。"滂在侧儳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夺公职，乃公丧官缗，纵奸吏，自取咎尔。凡为度支使，不一岁家辄钜亿，僮马产第侈王公，非盗县官财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无乃归怨上乎？"宏不答，于是移病归第。宰相白其状，诏许如刘晏、韩滉故事，以东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东道两税，滂主之，东渭桥以东巡院隶焉；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扬州，乃穷劾粲，悉发其赃至钜万，徙死岭表。

宏清洁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劳，而己益恭。参得罪，宏为有力。卒，年七十三，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敬。后二年，滂亦罢为卫尉卿。

王绍，本名纯，避宪宗讳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万年。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据尝言："端之庄，芳之辩，寅之介，可以名世。"终工部员外郎。

绍少为颜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为武康尉。再佐萧复府。包佶领租庸、盐铁使，署判官。时李希烈阻兵江淮，输物留梗，乃徙饷道自颍入汴。绍及关，德宗已西狩，乃督轻货趣间道走洋州。绍先见行在，帝劳之曰："吾军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绍流涕曰："佶遣臣贡奉，无虑五十万，当即至。"帝曰："道回远，经费方急，何可望邪？"后五日继至，由是纾难。迁仓部员外郎。是时，兵旱无年，诏户部收阙官俸、税茶及无名钱，以修荒政。绍由员外郎判务，迁户部、兵部郎中，皆专领。进户部侍郎，判度支，顷之迁尚书。德宗临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窦参、陆贽斥罢，中书取充位，惟绍谨密，眷待殊厚。主计凡八年，每政事多所关访，绍亦未尝一言漏于人。

顺宗立，王叔文夺其权，拜兵部尚书，出为东都留守。元和初，检校尚书右仆射，为武宁军节度使，复以濠、泗二州隶其军。自张愔后，兵骄难治，绍搜辑军政，推诚示人，裨将安进达、唐重靖谋乱，绍以计取之，出家赀赏士，举军安赖。复拜兵部尚书，判户部。卒，年七十二，赠右仆射，谥曰敬。

李巽，字令叔，赵州赞皇人。以明经补华州参军事，举拔萃，授鄠尉。进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给事中，出为湖南观察使。贞元五年，徙江西。巽锐于为治，持下以法，察无遗私，吏不敢少绐。顺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为盐铁、转运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刘晏后，职废不振，赋入朘耗。巽涖职一年，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过之，又明年，增百八十万缗。再迁吏部尚书。

天资长于吏事，至治家，亦句检案牍簿书如公府。史有过，秋毫无所纵，股栗胁息，常如与巽对。程异坐王叔文废，巽特荐引之。异之计较精于巽，故巽能善职，盖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与商校程课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赠尚书右仆射。

巽为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辄杀之。始，窦参为相，出巽

常州，促其行。及参贬郴州，巽时观察湖南，宣武节度使刘士宁致绢数千匹于参，巽即劾参交通藩镇，以怒德宗，遂杀参云。

赞曰：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

列传第七十五李常赵崔齐卢

李揆，字端卿，系出陇西，为冠族，去客荥阳。祖玄道　，为文学馆学士。父成裕，秘书监。揆性警敏，善文章。开元末，擢进士第，补陈留尉。献书阙下，试中书，迁右拾遗，再转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扈狩剑南，拜中书舍人。

乾元二年，宗室请上皇后号曰“翊圣”。肃宗问揆，对曰：“前代后妃，终则有谥，景龙不君，韦氏专恣，乃称翊圣。今陛下动遵典礼，奈何踵其乱哉？”帝惊曰：“几误我家事。”遂止。后即张氏，有子数岁，欲立为太子，而帝意未决。时代宗以封成王，帝从容语揆曰：“成王长，有功，将定太子，卿意谓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贺。帝曰：“朕计决矣。”

俄兼礼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实，徒露搜索禁所挟，而迂学陋生，葄枕图史，且不能自措于词。乃大陈书廷中，进诸儒约曰：“上选士，第务得才，可尽所欲言。”由是人人称美。未卒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修国史，封姑臧县伯。揆美风仪，善奏对，帝叹曰：“卿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仪乎！”故时称三绝。于是京师多盗，至骖衢杀人，尸沟中，吏褫气。李辅国方横，请选羽林骑五百，备徼捕。揆曰：“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别，更相检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辅国议格。

揆决事明当，然锐于进，且近名。兄楷，有时称，滞冗官不得迁。吕諲政事出揆远甚，以故宰相镇荆南，治声尤高。揆惧复用，遣吏至諲所，构抉过失，諲密诉诸朝。帝怒，贬揆袁州长史。不三日，以楷为司门员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

初，苗晋卿数荐元载，揆轻载地寒，谓晋卿曰：“龙章凤姿士不见用，麕头鼠目子乃求官邪？”载闻，衔之。及秉政，奏揆试秘书监，江淮养疾。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牧守稍厌慝，则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载诛，始拜睦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礼部尚书。

德宗幸山南，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蕃会盟使，拜尚书左仆射。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者，当练朝廷事，非揆不可。异时年少揆者不敢辞。”揆至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

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绐之曰：“彼李揆，安肯来邪？”还。卒凤州，年七十四，赠司空，谥曰恭。

常衮，京兆人，天宝末，及进士第。性狷洁，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为中书舍人。文采赡蔚，长于应用，誉重一时。鱼朝恩赖宠，兼判国子监。衮奏：“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领职。”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虏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衮建言：“今西蕃盘桓境上，数入寇，若相连结，以乘无备，其变不细，请早图之。”又天子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衮以为：“汉文帝还千里马不用，晋武帝焚雉头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聪明大圣以致治安，谨身率下而已。今诸道馈献，皆淫侈不急，而节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者，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赉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陛下若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天下之福岂有量哉！”代宗嘉纳。迁礼部侍郎。时宦者刘忠翼权震中外，泾原节度使马璘为帝宠任，有所干请，衮皆拒却。

元载死，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馆大学士，与杨绾同执政。绾长厚通可，而衮苛细，以清俭自贤。帝内重绾而颛任之，礼遇信爱，衮弗及也，每所恨忌。会绾卒，衮始当国。

先是，百官俸寡狭，议增给之。时韩滉使度支，与衮皆任情轻重。滉恶国子司业张参，衮恶太子少詹事赵槊，皆少给之。太子文学为洗马副，衮姻家任文学者，其给乃在洗马上。其骋私崇怨类此。故事，日出内厨食赐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罢之。又将让堂封，它宰相不从，乃止。政事堂北门，异时宰相过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惩元载败，窒卖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议格之，非文词者皆摈不用，故世谓之“鼛伯”，以其鼛々无贤不肖之辨云。

衮为相，散官才朝议，而无封爵，郭子仪言于帝，遂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德宗即位，衮奏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帝怒，使与祐甫换秩，再贬潮州刺史。

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赠尚书左仆射。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云。

赵憬，字退翁，渭州陇西人。曾祖仁本，仕为吏部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憬志行峻洁，不自炫贾。宝应中，方营泰、建二陵，用度广，又吐蕃盗边，天下荐饥，憬褐衣上疏，请杀礼从俭，士林叹美。试江夏尉，佐诸使府，进太子舍人。母丧免，有芝生壤树。建中初，擢水部员外郎。湖南观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还，阖门不与人交。李泌荐之，对殿中，占奏明辩，通古今，德宗钦悦，拜给事中。

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纥，诏关播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使未还，尚书左丞缺，帝曰："赵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岁终，请如至德故事课殿最，憬自言荐果州刺史韦证，以贪败，请降考。校考使刘滋谓憬知过，更以考升。

窦参当国，欲抑为刺史，帝不许。参罢，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陆贽同辅政。贽于裁决少所让，又徙憬门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职，数称疾。时杜黄裳遭奄人谗诋，穆赞、韦武、李宣、卢云等为裴延龄构摈，势危甚，憬救护申解，皆得免。初，贽约共执退延龄，既对，贽极言其奸，帝色变，憬不为助，遂罢贽，乃始当国。

憬精治道，常以国本在选贤、节用、薄赋敛、宽刑罚，恳恳为天子言之。又陈前世损益、当时之变，献《审官六议》。一议相臣，曰："中外知其贤者用之，能者任之，责材之备，为不可得。"二议庶官，曰："臣尝谓拔十得五，贤愚犹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广任用，明殿最，举大节，略小瑕，随能试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议京司阙官，曰："今要官阙多，闲官员多。要官以材行，闲官以恩泽，是选拔少，优容众也。宜补缺员，以育人材。"四议考课，曰："今内庶僚，外刺史，课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谓黜陟宜责岁限，若任要重未当迁者，加爵或秩。其馀进退，宜示迟速之常。若课在中、考如限者，平转而历试之，即无苟且之心、滞淹之虑。"五议遗滞，曰："陛下委宰辅举才，不遍知也，则访之庶僚；又不遍知也，访之众人，众声嚣然，十誉之未信，一毁之可疑。臣谓宜采士论，以誉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弃。"六议籓府官属，曰："诸使辟署，务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试，则引而置之朝，无俾久滞。"帝皆然之，下诏褒答。辅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时稿奏，帝悼惜之。赠太子太傅，谥曰贞宪。

憬性清约，位台宰，而第室童荻犹儒先生家也。得禀入，先建家庙，而竟不营产。其镇湖南也，令孤峘、崔儆并为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弹治之，皆遣客暴憬失于朝。及为相，乃擢儆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峘方贬衢州别驾，引为吉州刺史，人以为贤。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当世事，皆自谓王佐才，故号“四夔”。

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辟为判官，累迁左司员外郎。与刘晏善，晏得罪，贬信州长史。徙建州刺史。硃泚乱，造辄驰檄比州，发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师平，召还，至蓝田，自以舅源休与贼同逆，上疏请罪。帝以为有礼，下诏慰勉，擢给事中。

贞元二年，以给事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谓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钱谷诸使罔上，或干没自私，乃建言：“天下两税，请委本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京师。诸道水陆转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请悉停，以度支盐铁务还尚书省，六曹皆宰相分领。”于是齐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刘滋吏、礼二部，造户、工二部；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诸道两税事。而浙江东、西岁入米七十五万石，方岁饥，更以两税准米百万，豪、寿、洪、潭二十万，责韩滉杜亚漕送东渭桥。诸道有盐铁处，仍置巡院。岁尽，宰相计最殿以闻。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时滉方领转运，有宠于帝，朝廷仰其须。滉持不可改，帝重违之，复以滉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造请。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惧，始托疾辞位，乃罢为太子右庶子，贬琇雷州司户参军。于是造所请悉罢，以忧愧卒，年五十一。议者谓造举不适时，方用之乏，不能权济大事，虽据旧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齐映，瀛州高阳人。举进士，博学宏词，中之，补河南府参军事。滑亳节度使令狐彰署掌书记，彰疾甚，引映托后事。映因说彰纳节，归诸子京师。彰从之，即以女妻映。彰卒，军乱，映间归东都。

三城使马燧辟为判官。卢杞荐授刑部员外郎。又为凤翔张镒判官。映练军事，论奏数称旨，进行军司马。会德宗出奉天，镒儒缓不知兵，部将李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贼为乱。映与齐抗请先事诛之，镒不用，更示宽大，徐谓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杀镒以应贼，映雅为军中慕赖，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

从幸梁，道险涩，常为帝御。会马骇突，帝恐伤映，诏舍辔，固不去，曰；“马奔□是，不过伤臣；舍之，或犯清跸，臣虽死不中偿责。”帝嘉叹，擢给事中。映为人白皙长大，言音鸿爽，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马胪传诏旨。进中书舍人。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改中书侍郎，封河间县男，与崔造、刘滋并辅政。滋端重寡言，映谦不肯

事否可，一颛于造。会造疾，映乃当国。

吐蕃数入寇，关辅震骚，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谏曰："戎狄不惩，臣之罪也。然内外恟恟，谓陛下具糗粮，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与臣等计乎？"因俯伏流涕，天子为感寤。

后给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为尚书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时，张延赏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赏为左仆射，数为映画事，又为所亲求官，映不答，延赏恚。既复用，即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贬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为桂管、江西两观察使。始，映罢不以罪，冀复进，乃掊敛献贡，以中帝欲。初，诸藩银大瓶止五尺，李兼为江西，始献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卢迈，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举明经入第，补太子正字。以拔萃调河南主簿、集贤校理。公卿交荐之，擢右补阙。三迁吏部员外郎。以族属客江介，出为滁州刺史。召还，再迁谏议大夫。数条当世病利，进给事中。俄会考课，迈以不满岁，固辞上考，荐绅高其让。改尚书右丞。

将作监元亘摄祠，以私忌不听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罚，下尚书省议。迈曰："按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奉祭。礼，散齐有大功丧，致齐有期丧，齐有疾病，听还舍，不奉祭。无忌日不受誓者。虽令忌日与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辞王事，今摄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执非所宜。"遂抵罪。

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时陆贽、赵憬专大政，迈居中，治身循法无它过。久之，暴眩省中，舆还第。诏大臣即问，固乞骸骨，罢为太子宾客。卒，年六十，赠太子太傅。

迈每有功、缌丧，必容称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过家，迈终日与群子姓均指使，无位貌之异。再娶无子，或劝畜姬媵，对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可以主后。"所得禀赐，皆赈姻旧之乏。其从父弟禋丧还洛阳，过都，迈奏请往哭之，尽哀。时执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过从问吊，而迈独不徇时，议者重其仁而亮云。

赞曰：杨绾之德，陆贽之贤，而衮、憬以为憎，何哉？士固蔽于娼前，然主听不一，故乘以为奸。昔齐桓、秦坚任管仲、王猛，兴区区，霸天下，盖不以不肖者参之。君臣相谅，果难哉！

列传第七十六关董袁赵窦

关播，字务元，卫州汲人。及进士第。邓景山节度青齐、淮南，再署幕府。迁右补阙。与神策军使王驾鹤为姻家，元载恶之 ，出为河南兵曹参军事，数试属县，政异等。陈少游镇浙东、淮南，表为判官，摄滁州刺史。李灵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盗贼□胃奋，播储赀力，给军兴，人无愁苦。杨绾、常衮皆善播，引为都官员外郎。

德宗初，湖南峒贼王国良惊剽州县，不可制，诏播宣辑，因得请事，对殿中。帝问政治之要，播曰："为政之本，要得有道贤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诏求贤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遗，须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虽求贤，又使举荐，然止得求名文辞士，焉有有道贤人肯奉牒丐举选邪？"帝悦，曰："卿姑去，还当更议。"播且言："奉诏平贼，有如不受命，臣请发州兵剪定之。"帝曰："善。"及还，再迁给事中。故事，诸司甲库，以令史直曹，刓脱为奸。播悉易以士人，时韪其法。

历吏部侍郎。帝求宰相，卢杞雅知播韦柔可制，因从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镇浮动。乃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一决于杞。尝论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辄止，退让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开口争事邪！"播即喑畏毋敢与。

时李元平、陶公达、张瑟、刘承诫率轻薄子，游播门下，能侈言诞计，以功名自喜。播谓皆将相材，数请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论兵，鄙天下士大夫无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据贼冲，刺史疲软不胜任，播盛称元平，帝召见，拜左补阙。不数日，检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筑郛浚隍，希烈阴使亡命应募，凡内数百人，元平不寤。贼遣将李克诚以精骑薄城，募者内应，缚元平驰见希烈，遗矢于地。希烈以其眇小，无髯，戏克诚曰："使尔取元平，乃以其子来邪？"因嫚骂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浅邪！"伪署御史中丞。播闻诧曰："元平事济矣！"谓必覆贼而建功也，左右笑之。无何，伪署为宰相，有告其贰者，元平断一指自誓。公达等以元平屈贼，皆废不用。

播从幸奉天。卢杞、白志贞已贬而播犹执政，议者不平，遂罢为刑部尚书。韦伦等曰："宰相不善谋，使天子播越，尚可尚书邪？"相与泣诸朝。未几，知删定使。初，上元中，诏择古名将十人配享武成庙，如

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贤臣，今其下称亚圣。孔子十哲，皆当时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请罢之。"诏可。

贞元初，检校尚书右仆射，持节送咸安公主降回鹘，虏人重其清。还，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斥卖车骑，阖门不婴外事。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

始，希烈死，或言元平虽屈贼，然有谋不克发，乃贷死流珍州。会赦还，住剡中，观察使皇甫政杀其侄以发帝怒，遂流死贺州。

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人。擢明经。肃宗幸彭原，上书行在，拜秘书省校书郎，待制翰林。出从淮南崔圆府为判官。还朝，累迁祠部郎中。

大历中，李涵持节送崇徽公主于回纥，署晋判官。回纥恃有功，见使者倨，因问："岁市马而唐归我贿不足，何也？"涵惧，未及对，数目晋，晋曰："我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者不已多乎？尔之马岁五至，而边有司数皮偿赀。天子不忘尔劳，敕吏无得问，尔反用是望我邪？诸戎以我之尔与也，莫敢确。尔父子宁，畜马蕃，非我则谁使！"众皆南面拜，不敢有言。还，迁秘书少监。

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为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出为华州刺史。硃泚反，遣兵攻之，晋弃华走行在。改国子祭酒，宣慰恒州。还至河中而李怀光反，晋说之曰："硃泚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虽宠公，亦无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敌贼有余力，若袭取之，清宫以迎天子，虽有大恶犹将掩焉，如公则谁敢议？"怀光喜且泣，晋亦泣。又语其将卒，皆拜。故怀光虽偃蹇，亦不助泚。

帝还京师，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改尚书左丞。是时，右丞元琇为韩滉排笮得罪，滉势振朝廷。晋见宰相，诵元琇非罪，士大夫壮其节。贞元五年，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方窦参得君，裁可大事不关咨晋，晋循谨无所驳异。参欲以其侄申为吏部侍郎，讽晋以闻。帝怒曰："无乃参迫卿为之邪？"晋谢，具道所以然。帝即问参过失，晋无敢隐，由是参罢宰相。晋惶恐，上疏固辞位。九年，罢为礼部尚书，以兵部尚书为东都留守。

会宣武李万荣病且死，诏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为宣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万荣死，邓惟恭总其军。晋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骀傔从之，即日上道。至郑，逆者不至，人劝止以观便宜，晋不听，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谒。既入，即委以军政，无所改更，众服晋有体，莫测其谋。始，惟恭谋代万荣，故不遣吏以疑晋，令不敢入。及晋至情得，则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骄怙乱，尝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晋一罢之。惟恭乃结大将相里重晏等谋乱，晋觉之，杀其党，械送惟恭京师。帝录其絷李乃劳，贷死流汀州。帝恐晋儒软，诏拜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司马，以佐晋。晋谦愿俭简，事多循仍，故军粗安。长源持法峭刻，数欲更张旧事，晋初许之，已而悉罢不用。以财赋委孟叔度，叔度为人佻悦，军中恶之。晋在军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曰恭惠。

晋为相也，五月朔，天子会朝，公卿在廷，侍中赞群臣贺，窦参摄中书令，当传诏，疾作，公卿相顾，未有诏，晋从容进曰："摄中书令臣参病不能事，臣请代参事。"南面宣致诏词，进退甚详。金吾将军沈房有期丧，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问晋，对曰："故事，朝官期以下丧，服絁缦，不复衣浅色，南班亦如之。"又问晋冠冕之制，对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节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趋进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颠仆。在式，朝臣皆绫袍，五品而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故汉尚书郎含香，老莱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絁缦，亦非礼也。"帝然其言。诏入閤官毋趋走，期以下丧不得以惨服会，令群臣衣本品绫袍、金玉带，自晋而复。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经，三迁万年令。讨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为东道行营粮料使。坐盗军赀，流封州，至长沙，赐死。

子居中，善诗，为张籍所称。

陆长源者，吴人，字泳。祖余庆，天宝中为太子詹事，有清誉。

长源赡于学，始辟昭义薛嵩幕府，嵩侈汰，常从容规切。嵩曰："非君安能为此。"历建、信二州刺史。韩滉兼领江淮转运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为副。入迁都官郎中，复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马。初，欲峻法绳骄兵，为晋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杨凝、孟叔度等又苛细，叔度淫纵，数入倡家调笑嬉亵。晋有所偷弛，长源辄裁正之。晋卒，长源总留后事，大言曰；"将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众始惧。军中请出帑帛为晋制服，不许。固请，止给其直。叔度希望又偿直以盐，乃高盐直，贱帛估，人得盐二斤，举军大怒。或劝长源曰："故事，有大

变则厚赐于军，军乃安。”长源曰：“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取旌节，吾不忍为。”众怒益甚。长源性刚不适变，又不为备。才八日，军乱，杀长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诏拜节度使，远近嗟怅，赠尚书左仆射。

长源好谐易，无威仪，而清白自将。去汝州，送车二乘，曰“吾祖罢魏州，有车一乘，而图书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使总后务。全谅至，其夜军复乱，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诏全谅检校工部尚书、宣武节度使。

全谅，始名逸淮，至是赐名，本怀州武涉人也。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卢军，以材力显。开元中，室韦首领段普洛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归。兴卒伍，拜左骁卫将军，为游奕使。性谨朴，数战有功。安禄山反，诏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使。贼遣韩朝暘诱之，知诲即降，贼害安东副都护马灵察。客奴不平，与诸将共杀知诲，遣使与安东将王玄志相闻。天宝十五载，以客奴为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以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与太守颜真卿相结。真卿喜，以子为质而归赀粮焉，且请出师。未至，而真卿弃平原，乃还。因袭范阳，为史思明所败，奔还，玄志鸩杀之。

全谅事刘玄佐为牙将，以勇果善骑射为玄佐厚礼。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宁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扬言行部，至则以全谅代之，故汴将士多归心焉。视事凡八月卒，赠尚书右仆射。军中立韩弘代节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陈侍中宪之后。强学博记。少依道州刺史元结，读书自解其义，结重之。后客荆、郢间，起学庐讲授。建中初，黜陟使赵赞荐于朝，起处士，授试校书郎。累辟张伯仪、何士干幕府，进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盗金下狱，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韦贞伯闻之，表为侍御史。刑部、大理核罪人，失其平，惮滋守法，因权势以请，滋终不署奏。迁工部员外郎。

韦皋始招来西南夷，南诏毕牟寻内属。德宗选郎吏可抚循者，皆惮行，至滋不辞，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金紫，持节往。逾年还，使有指，进谏议大夫。迁尚书右丞，知吏部选。求外迁，为华

州刺史。政清简，流民至者，给地居之，名其里曰义合。然专以慈惠为本，未尝设条教，民爱向之。有犯令，时时法外纵舍。得盗贼，或哀其穷，出财为偿所亡。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以杨于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于陵使谕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罗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宪宗监国，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辟反，诏滋为剑南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半道，以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是时，贼方炽，又滋兄峰在蜀为辟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进，贬吉州刺史。未几，徙义成节度使。滑，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滋严备而推诚信，务在怀来。李师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户部尚书召，改检校兵部，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徙荆南。

吴元济之反，滋言蔡兵劲，与下同欲，非朝夕计可下，宜广方略，离溃其心。及宿兵三年，调发益屈，诏出禁钱继之。滋揣天子且厌兵，自表入朝，欲议罢淮西事，道闻萧俯、钱徽坐沮议黜去，滋翻其谋，更言必胜，顺可天子意，乃得还。俄而高霞寓败，帝思以恩信倾贼，且滋尝云云，乃授彰义节度使，侨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阳旻为唐州刺史，将其兵。滋先世坟墓在蔡，吴少阳时为修墓，禁刍牧，诸袁多署右职，禀给之。滋至治，去斥候，与元济通好。贼围新兴，滋卑辞讲解，贼因是易滋，不为备。时帝责战急，而滋至六月，以无功贬抚州刺史。未几，迁湖南观察使。累封淮阳郡公。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

滋既病，作遗令处后事，讫三年，皆有条次。性宽易，与之接者，皆自谓可见肺肝，至家人不得见喜愠。薄居处衣食。能为《春秋》，尝以刘恽《悲甘陵赋》褒善斥恶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废，乃著后序。工篆隶，有古法。子均，右拾遗；郊，翰林学士。

赵宗儒，字秉文，邓州穰人。八代祖彤，后魏徵南将军。父骅，字云卿，少嗜学，履尚清鲠。开元中，擢进士第，补太子正字，调雷泽、河东丞。采访使韦陟器之，表置其府。又为陈留采访使郭纳支使。安禄山陷陈留，骅没于贼。时江西观察使韦儇族妹坐其夫为畿官不供贼，没为婢。骅哀之，以钱赎韦，厚为资给。贼平，访近属归之，时人高其义。骅以尝陷贼，贬晋江尉。久之，召拜左补阙，迁累尚书比部员外郎。建中初，迁秘书少监。敦交友行义，不以夷险慝操。少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善，时为语曰"殷颜柳陆，李萧邵赵"，谓能全其交也。骅位省郎，衣食窭乏，俸单寡，诸子至徒步，人

为咨美。泾原兵反，骅窜山谷，病死，赠华州刺史。

宗儒第进士，授校书郎，判入等，补陆浑主簿。数月，拜右拾遗、翰林学士。时，父骅迁秘书少监，德宗欲宠其门，使一日并命。再迁司勋员外郎。贞元六年，领考功事。自至德后考绩失实，内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详当，无所回惮。右司郎中独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伦以过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卢侣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才五十人。帝闻善之，进考功郎中。累迁给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服金紫。居二岁，罢为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静，奉朝请而已。迁吏部侍郎，召见，劳曰："知卿杜门六年，故有此拜，曩与先臣并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检校礼部尚书，充东都留守。三迁至检校吏部、荆南节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历山南西道、河中二镇，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书。

穆宗立，诏先朝所召贤良方正，委有司试。宗儒建言："应制而来者，当天子临问。试有司，非国旧典，请罢之。"诏可。俄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师子乐》，非大朝会不作。帝嗜声色，宦官领教坊者，乃移书取之。宗儒不敢违，以诉宰相。宰相以事专有司，不应关白。以懦不职，罢为太子少师。太和初，进太子太傅。文宗召访政理，对曰："尧、舜之化，慈俭而已，愿陛下守之。"帝纳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册赠司徒，谥曰昭。宗儒以文学历将相，位任崇剧，然无仪矩，以治生琐碎失名。

窦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经，补校书郎。十年不应辟，以判入等，为蓝田尉。累迁吏部郎中。元和六年，进御史中丞。繇陕虢观察使，入为京兆尹。万年尉韩晤坐赇，易直令官属按之，得赃三十万，宪宗疑未尽，诏穷治，至三百万，贬易直为金州刺史。久之，起为宣歙、浙西观察使。

长庆二年，李㬎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库财赏军，或谓给与无名，必且生患，乃止。时江、淮旱，漕物淹积不能前，军士闻易直向言，其部将王国清指漕货激众谋乱。易直知之，械国清送狱，其党数千群欢入狱，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楼令曰："能诛乱者，一级赏千万！"众喜，反缚为乱者三百馀人，易直悉斩之。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转门下侍郎，封晋阳郡公。即让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诏停判。文宗立，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入为左仆射、判太常卿事。顷之，检校司空，为凤翔节度。以疾还京师。卒，赠司徒，谥曰恭惠。

易直以公洁自喜，方执政，未尝引用亲党。初，元和中，郑馀庆议，仆射上仪，不与隔品官亢礼，易直为中丞，奏驳之。及为仆射，乃自用隔品致恭，为时鄙笑。

子纒，仕至渭南尉、集贤校理。妻父王涯被祸，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贬循州司户参军。

赞曰：关播举李元平守汝州，贼缚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败国，德宗不以是责宰相，几丧天下。晋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倾贼，迂暗之人，乌可语功名会哉！

列传第七十七张姜武李宋

张镒，字季权，一字公度，国子祭酒后胤五世孙也。父齐丘，朔方节度使、东都留守。镒以廕授左卫兵曹参军　，郭子仪表为元帅府判官，迁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华原令卢枞以公事谯责邑人齐令诜。令诜，宦人也，衔之，构枞罪。镒按验当免官，有司承风以死论。镒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枞，枞免死而镒坐贬。嘿则负官，贬则为太夫人忧，敢问所安？"母曰："儿无累于道，吾所安也。"遂执正其罪，枞得流，镒贬抚州司户参军。徙晋陵令。江西观察使张镐表为判官，迁屯田、右司二员外郎。居母丧，以孝闻。不妄交游，特与杨绾、崔祐甫善。

大历初，出为濠州刺史，政条清简，延经术士讲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经者四十人。李灵耀反于汴，镒团阅乡兵严守御，有诏褒美，擢侍御史，兼缘淮镇守使。以最迁寿州刺史。历江西、河中观察使。不阅旬，改汴滑节度使，以病固辞，诏留私第。

建中二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以两河用兵，诏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镒因奏减堂餐钱及百官禀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时黜陟使裴伯言荐潞州处士田佐时，诏除右拾遗、集贤院直学士。镒以为礼轻，恐士不劝，复诏州县吏以绢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时卒不至。

郭子仪婿太仆卿赵纵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内侍省。镒奏言："贞观时有奴告其主谋反者，太宗曰：'谋反理不独成，尚当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斩。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乱不萌。顷者，长安令李济以奴得罪，万年令霍晏因婢坐谴。舆台下类，主反畏之，悖慢成风，渐不可长。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诏书：奴婢告主，非谋叛者，同自首法，并准律论。由是狱诉衰息。今纵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独下纵狱，情所不厌。且将帅功孰大于子仪，冢土仅乾，两婿前已得罪，纵复继之，不数月斥其三婿。假令纵实犯法，事不缘奴，尚宜录勋念亡，以从荡宥，况为奴所诉耶？陛下方贵武臣以讨贼，彼虽见宠一时，不能忘怀于异日也。"帝纳之，贬纵循州司马，杖奴死。镒召子仪家僮数百，暴示奴尸。

卢杞忌镒刚直，欲去之。时硃泚以卢龙卒戍凤翔，帝择人以代，杞即谬曰："凤翔将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镇抚，臣宜行。"帝不许，杞复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为三军所信，恐后生变，臣不

敢自谋，惟陛下择之。”帝乃顾镒曰：“文武兼资，望重内外，无易卿者，其为朕抚卢龙士。”乃以中书侍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镒知为杞阴中，然辞穷，因再拜受诏。顷之，与吐蕃相尚结赞盟清水，约牛马为牲。镒耻与盟，将末杀其礼，乃绐语吐蕃，以羊豕犬代之。

帝幸奉天，镒罄家赀将自献行在。而营将李楚琳者，尝事硃泚，得其心。军司马齐映等谋曰：“楚琳必为乱。”乃遣屯陇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镒以帝在外，心忧惑，谓已亟去，不为备。楚琳夜率其党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乱，齐映自窦出，齐抗托佣，皆免。镒缒城走，不及远，与二子为候骑所执，楚琳杀之，属官王沼、张元度、柳遇、李溆皆死。诏赠镒太子太傅。

姜公辅，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岁满当迁，上书以母老赖禄而养，求兼京兆户曹参军事。公辅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

硃滔助田悦也，以蜜裹书间道邀泚，太原马燧获之，泚不知也，召还京师。公辅谏曰：“陛下若不能坦怀待泚，不如诛之，养虎无自诒害。”不从。俄而泾师乱，帝自苑门出，公辅叩马谏曰：“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夺之兵，居常怫郁不自聊，请驰骑捕取以从，无为群凶得之。”帝仓卒不及听。既行，欲驻凤翔倚张镒。公辅曰：“镒虽信臣，然文吏也，所领皆硃泚部曲，渔阳突骑，泚若立，泾军且有变，非万全策也。”帝亦记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数日，凤翔果乱，杀镒。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请为守备。卢杞曰：“泚忠正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请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劝杞奉迎乘舆者，乃诏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诸军。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许下嫁韦宥，以播迁未克也。帝悼之甚，诏厚其葬。公辅谏曰：“即平贼，主必归葬，今行道宜从俭，以济军兴。”帝怒，谓翰林学士陆贽曰：“唐安之葬，不欲事茔垅，令累甓为浮图，费甚寡约，不容宰相关预，苟欲指朕过尔！”贽曰：“公辅官谏议，职宰相，献替固其分。本立辅臣，朝夕纳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辅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许之，内知且罢，故卖直售名尔。”遂下迁太子左庶子，以母丧解。复为右庶子。

久不迁，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

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未报。它日又言之，帝问故，公辅隐贽言，以参语对。帝怒，黜公辅泉州别驾，遣使赍诏让参。顺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宪宗时，赠礼部尚书。

武元衡，字伯苍。曾祖载德，则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举进士，累为华原令。畿辅镇军督将，皆骄横桡政，元衡移疾去。德宗钦其才，召拜比部员外郎，岁内三迁至右司郎中，以详整任职。擢为御史中丞。尝对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

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数日，改太子右庶子。会册皇太子，元衡赞相，太子识之。及即位，是为宪宗，复拜中丞，进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事。帝素知元衡坚正有守，故眷礼信任异它相。浙西李锜求入觐，既又称疾，欲赊其期。帝问宰相郑絪，絪请听之，元衡曰：“不可，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而复不至，是可否在锜。陛下新即位，天下属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锜。而锜计穷，果反。

是时，蜀新定，高崇文为节度，不知吏治，帝难其代。诏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繇萧县伯封临淮郡公，帝御安福门慰遣之。崇文去成都，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元衡至，绥靖约束，俭己宽民，比三年，上下完实，蛮夷怀归。雅性庄重，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选。

八年，召还秉政。李吉甫、李绛数争事帝前，不叶，元衡独持正无所违附，帝称其长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机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请赦吴元济，使人白事中书，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数上章诬诋。未几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尽，贼乘暗呼曰：“灭烛！”射元衡中肩，复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批颅骨持去。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百官恟惧，未知主名。少选，马逸还第，中外乃审知。是日，仗入紫宸门，有司以闻，帝震惊，罢朝，坐延英见宰相，哀恸，为再不食。赠司徒，谥曰忠愍。诏金吾、府、县大索，或传言曰：“无搜贼，贼穷必乱。”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杀汝。”故吏卒不穷捕。兵部侍郎许孟容言于帝曰：“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为朝廷辱。”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与贼谋及舍贼能自言者亦赏。有不如诏，族之。”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于是左神策将军王士则、左威卫将军王士平以贼闻，捕得张晏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皆斩之。逾月，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淄青留邸贼

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晏先发，故藉之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密诛之。

初，京师大恐，城门加兵谁何，其伟状异服、燕赵言者，皆验讯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卫，宰相则金吾彀骑导翼，每过里门，搜索喧哗。因诏寅漏上二刻乃传点云。

从父弟儒衡。儒衡，字廷硕，姿状秀伟，不妄言，与人交，终始一节。宰相郑余庆不事华洁，门下客多垢衣败服，独儒衡上谒，未尝有所易，以庄词正色见重于余庆。元衡殁，帝待之益厚，累迁户部郎中，知谏议大夫事，俄兼知制诰。皇甫镈以宰相领度支，剥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状。镈自诉于帝，帝曰："乃欲报怨邪？"镈不敢对。

儒衡论议劲正，有风节，且将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会以狄兼谟为拾遗，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杰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见上曰："臣祖平一，当天后时，避仕终老，不涉于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为人也。迁中书舍人。时元稹倚宦官，知制诰，儒衡鄙厌之。会食瓜，蝇集其上，儒衡挥以扇，曰："适从何处来，遽集于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恶太分明，终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赠工部尚书。

李绛，字深之，系本赞皇。擢进士、宏辞，补渭南尉，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俄知制诰。会李锜诛，宪宗将辇取其赀，绛与裴垍谏曰："锜僭侈诛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恶传首，若因取其财，恐非遏乱略、惠绥困穷者。愿赐本道，代贫民租赋。"制可。枢密使刘光琦议遣中人持赦令赐诸道，以裒馈饷，绛请付度支盐铁急递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对，帝曰："故事是耶，当守之；不然，当改。可循旧哉！"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无益于治者，则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辑矣。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即诏绛与崔群、钱徵、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张便坐。帝每阅视，顾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为如此事。"

是时，盛兴安国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请立石纪圣德焉，营构华广，欲使绛为之颂，将遗钱千万。绛上言："陛下荡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广。《易》称：'大人与天地合德。'谓非文字所能尽，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尧、舜至文、武，皆不传其事，惟秦始刻峄山，扬暴诛伐巡幸之劳，失道之君，不足为法。今安国有碑，若叙游观，即非治要；述崇饰，又非政宜。请罢之。"帝怒，绛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绛，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劳谕绛。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甕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李吉甫谓郑絪漏其谋，帝召绛议，欲逐絪，绛为开白，乃免。

绛见浴堂殿，帝曰："比谏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黜其尤者，若何？"绛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营误上心。自古纳谏昌，拒谏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财十二。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耳 。虽开纳奖励 ，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谏之益。"

初，承璀讨王承宗，议者皆言古无以宦人统师者，绛当制书，固争，帝不能夺，止诏宰相授敕。承璀果无功还，加开府仪同三司。绛奏："承璀丧师，当抵罪，今宠以崇秩，后有奔军之将，蹈利干赏，陛下何以处之？"又数论宦官横肆，方镇进献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内署所上疏稿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绛谢曰："陛下怜臣愚，处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负陛下；若上犯圣颜，旁忤贵幸，因而获罪，乃陛下负臣。"于是帝动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难言者，疾风知劲草，卿当之矣。"遂繇司勋郎中进中书舍人。翌日，赐金紫，亲择良笏与之，且曰："异时膺顾托南面，当如此。"绛顿首。

乌重胤缚卢从史，而承璀牒署昭义留后，绛曰："泽潞据山东要害，磁、邢、洺跨两河间，可制其合从。今孽竖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将莅本军，纲纪大紊矣。河南、北诸镇，谓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帅，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阳为泽潞，而以重胤节度三城，两河诸侯闻之，必欣然。"帝从之。

张茂昭举族入觐，绛上言："任迪简既往代，则士之从茂昭，皆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诏其麾下皆听茂昭节度。"有诏拜河中节度使。会迪简以帑廪匮竭，稍简罢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简亦危，绛

请斥禁帑绢十万以济事机。吴少诚病甚，绛建言："淮西地不与贼接，若朝廷命帅，今乃其时，有如阻命，则决可讨矣。然镇、蔡不可并取，愿赦承宗，趣立蔡功。"时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绛言："江淮流亡，所贷未广，而宫人猥积，有怨鬲之思，当大出之，以省经费。岭南之俗，鬻子为业，可听；非券剂取直者，如掠卖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顺纳。

后阅月不赐对，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无履危之患，自为计得矣，顾圣治如何？"有诏明日对三殿。帝尝畋苑中，至蓬莱池，谓左右曰："绛尝以谏我，今可返也。"其见礼惮如此。

帝怪前世任贤以致治，今无贤可任，何耶？对曰："圣王选当代之人，极其才分，自可致治。岂借贤异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盖人，痛折节下士，则天下贤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贤而任之？"对曰："知人诚难，尧、舜以为病。然循其名，验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无希望依违之辞，无邪媚愉悦之容，此近于贤矣。贤则当任，任则当久。贤者中立而寡助，举其类则不肖者怨，杜邪径则怀奸者疾，一制度则贵戚毁伤，正过失则人君疏忌。夫然，用贤岂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

六年，罢学士，迁户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户部故有献，而绛独无有，何哉？答曰："凡方镇有地则有赋，或啬用度易羡余以为献。臣乃为陛下谨出纳，乌有羡赢哉？若以为献，是徙东库物实西库，进官物结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询访，随事补益，所言无不听，欲遂以相。而承璀宠方盛，忌其进，阴有毁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监军。翌日，拜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岁俭，民荐饥，有御史使还，奏不为灾，帝以语绛，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实？而御史苟悦陛下耳。凡君人者当任大臣，无使小臣得以间，愿出其名显责之。"李吉甫尝盛赞天子威德，帝欣然，绛独曰："陛下自视今日何如汉文帝时？"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对曰："是时贾谊以为措火积薪下，火未及然，因以为安，其忧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余州，西戎内讧，近以泾、陇为鄙，去京师远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无年，仓廪空虚。诚陛下焦心销志求济时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谓左右曰："绛言骨鲠，真宰相也。"遣使者赐酴醾酒。

魏博田季安死，子怀谏弱，军中请袭节度，吉甫议讨之，绛曰："不然，两河所惧者，部将以兵图己也，故委诸将总兵，皆使力敌任均，以

相维制，不得为变。若主帅强，则足以制其命。今怀谏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权于人，权重则怨生，向之权力均者，将起事生患矣。众所归必在宽厚简易、军中素所爱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兴果立，以魏博听命，帝大悦。吉甫复请命中人宣尉，因刺其变，徐议所宜。绛独谓：“不如推诚抚纳，即假旄节。它日使者持三军表来，请与兴，则制在彼，不在此，可奏与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违吉甫，故诏张忠顺持节往，而授兴留后。绛固请曰：“如兴万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复如向时矣。”由是即拜兴节度使。绛复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来归，不大犒赏，人心不激。请斥禁钱百五十万缗赐其军。”有言太过者，绛曰：“假令举十五万众，期岁而得六州，计所转给三倍于费。今兴天挺忠义，首变污俗，破两河之胆，可啬小费隳机事哉？”从之。

帝患朋党，以问绛。答曰：“自古人君最恶者朋党，小人揣知，故常借口以激怒上心。朋党者，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小人常以利动，不顾忠义；君子者，遇主知则进，疑则退，安其位不为它计，故常为奸人所乘。夫圣人同迹，贤者求类，是同道也，非党也。陛下奉遵尧、舜、禹、汤之德，岂谓上与数千年君为党耶？道德同耳。汉时名节骨鲠士，同心爱国，而宦官小人疾之，起党锢之狱，讫亡天下。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构毁，违其私也。小人多，谮言常胜；正人少，直道常不胜。可不戒哉！”绛居中介特，尤为左右所不悦，遂因以自明。

王播为盐铁使，而事月进。绛曰：“比禁天下正赋外不得有它献，而播妄名羡余，不出禄禀家赀，愿悉付有司。”帝曰：“善。”讫绛在位，献不入禁中。吐蕃犯泾州，掠人畜，绛因言：“滨塞虚籍多，实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镇军，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战。事至之日，乃先禀中尉。夫兵不内御，要须应变，失毫厘，差千里。请分隶本道，则号令齐一，前战不还踵矣。”然士卒乐两军姑息，宦者以为言，议遂寝。尝盛夏对延英，帝汗浃衣，绛欲趋出，帝曰：“朕宫中所对，惟宦官、女子，欲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

绛或无所论诤，帝辄诘所以然。又言：“公等得无有姻故冗食者，当为惜官。”吉甫、权德舆皆称无有。绛曰：“崔祐甫为宰相，不半岁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问当与不当耳，非臣亲旧，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与官？’时以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古人言拔十得五，犹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圣主责成意。”帝曰：“诚然，在至当而已。”帝又问：“玄宗开元时致

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时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帝曰：“凡人举事，病不通于理，追咎其失，古人处此有道耶？”绛曰：“事或过差，圣哲所不免。天子有谏臣，所以救过。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但矜能护失，常情所蔽，圣人改过不吝，愿陛下以此处之。”

教坊使称密诏阅良家子及别宅妇人内禁中，京师嚣然。绛将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谏官所论列。”绛曰：“公尝病谏官论事，此难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讽诏使止之，绛以吉甫畏不敢谏，遂独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无侍者，比命访闾里，以赀致之，彼不谕朕意，故至哗扰。”乃悉归所取。

以足疾求免，罢为礼部尚书。帝乃召承璀于淮南。绛虽去位，犹怀不能已，因上言：“北虏方强，其忧有五。彼蔑信重利，岁入马求直，今则置不取，当贮他谋，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无完堞，非可应卒，二也。今之营筑，不询众谋，远规塞外，城非要地，虏一入寇，应援艰阻，三也。比年通好，往来窥觇，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驱胁，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虏去，兵罢复来，四也。北狄、西戎久为仇敌，今回鹘思叛，脱相连约，数道并进，何以遏之？五也。”

十年，出为华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扰民，绛捕系之。会遣五坊使，帝戒曰：“至华宜自戢；绛，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鹞户，岁责贡限，绛以为言，并劝止畋猎，有诏泽潞、太原、天威府并罢之。入为兵部尚书，母丧免。还授河中观察使。河中故节制，而皇甫镈恶绛，故薄其恩，议者不直。镈得罪，复以兵部召。迁御史大夫。穆宗数游畋，绛率其属叩延英切谏，不纳。以疾辞，还兵部尚书，历东都留守，徙东川节度使，复为留守。宝历初，拜尚书左仆射。绛伟仪质，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贤不肖太分，屡为谗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绛于道，不之避。绛引故事论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迁绛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立，召为太常卿，以检校司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累封赵郡公。四年，南蛮寇蜀道，诏绛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蛮已去，兵还。监军使杨叔元者，素疾绛，遣人迎说军曰：“将收募直而还为民。”士皆

怒，乃噪而入，劫库兵。绛方宴，不设备，遂握节登陴。或言缒城可以免，绛不从。牙将王景延力战殁，绛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赵存约、薛齐皆死。事闻，谏官崔戎等列绛冤，册赠司徒，谥曰贞，赙礼甚厚。景延亦赠官，禄一子。大中初，诏史官差第元和将相，图形凌烟阁，绛在焉，独留中。绛所论事万余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蒋偕，次为七篇。

子璋，字重礼。大中初擢进士第，辟卢钧太原幕府。迁监察御史，奏太庙祫享复用宰相摄事。进起居郎。旧制，设次郊丘，太仆盘车载乐，召群臣临观，璋奏罢之。咸通中，累官尚书右丞、湖南宣歙观察使。

宋申锡，字庆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进士第，累辟节度府，后频迁起居舍人，以礼部员外郎为翰林学士。敬宗时，拜侍讲学士。长庆、宝历间，风俗嚣薄，驱煽朋党，申锡素孤直少与，及进用，议者谓可以激浮竞。

文宗即位，再转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帝恶宦官权宠震主，再致宫禁之变，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翳刂除本根，思可与决大议者。察申锡忠厚，因召对，俾与朝臣谋去守澄等，且倚以执政，申锡顿首谢。未几拜尚书右丞，逾月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谕帝旨。璠漏言，而守澄党郑注得其谋。太和五年，遣军候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反，守澄持奏浴堂，将遣骑二百屠申锡家，宦官马存亮争曰："谋反者独申锡耳，当召南司会议，不然，京师跂足乱矣。"守澄不能对。时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驰召宰相，马奔乏死于道，易所乘以复命。申锡与牛僧孺、路隋、李宗闵至中书，中人唱曰："所召无宋申锡。"申锡始知得罪，望延英门，以笏叩额还第。僧孺等见上出著告牒，皆骇愕不知所对。守澄捕申锡亲吏张全真、家人买子缘信及十六宅典史，胁成其罪。帝乃罢申锡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会中书集贤院杂验申锡反状。京师哗言相惊，久乃定。

翌日，延英召宰相群官悉入，初议抵申锡死，仆射窦易直率然对曰："人臣无将，将而必诛。"闻者不然。于是左散骑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罗泰、蒋系、裴休、窦宗直、韦温，拾遗李群、韦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请以狱付外。帝震怒，叱曰："吾与公卿议矣，卿属第出！"玄亮、固言执据愈切，涕泣恳到，繇是议贷申锡于岭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请出著与申锡劾正情状，帝悟，乃贬申锡开州司马，从而流死者数十百

人，天下以为冤。擢豆卢著兼殿中侍御史。

初，申锡既归，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责谓曰；“公何负天子，乃反乎？”申锡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国厚恩，不能鉏奸乱，反为所陷，我岂反者乎？”初，申锡以清节进，疾要位者纳赇饷，败风俗，故自为近臣，凡四方贿谢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验劾，悉得所还问遗书，朝野为咨闵。然在宰府无它谋略。七年，感愤卒，有诏归葬。

开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对，从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锡之枉，久未原雪。”帝惭曰：“我当时亦悟其失，而诈忠者迫我以社稷计故耳。使逢汉昭、宣时，当不坐此。”因追复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兵部尚书，录其子慎微为城固尉。会昌二年，赐谥曰贞。

赞曰：镒、元衡暴忠王室，绛巨德大臣，皆为贼奸所乘，不殁元身，盖福善祸淫之训有时而挠。虽然，贤者于忠谊，宁以一不幸，遽使慊然于其心哉！要躬可殒，而名与岱、崧等矣。公辅隙开，而犹纳说焉。申锡谋小任大，颠沛从之，惜乎！

列传第七十八段颜

段秀实，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师濬，仕为陇州刺史，留不归，更为汧阳人。秀实六岁，母疾病，不勺饮至七日，病间乃肯食，时号“孝童”。及长，沈厚能断，慨然有济世意。举明经，其友易之，秀实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弃去。

天宝四载，从安西节度使马灵詧讨护密有功，授安西府别将。灵詧罢，又事高仙芝。仙芝讨大食，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实夜闻副将李嗣业声，识之，因责曰：“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嗣业惭，乃与秀实收散卒，复成军，还安西，请秀实为判官。迁陇州大推府果毅。后从封常清讨大勃律，次贺萨劳城，与虏战，胜之。常清逐北，秀实曰：“贼出羸师，饵我也，请大索。”悉得其廋伏，虏师唧。改绥德府折冲都尉。

肃宗在灵武，诏嗣业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节度使梁宰欲逗留观变，嗣业阴然可。秀实责谓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称大丈夫，今诚儿女耳。”嗣业因固请宰，遂东师，以秀实为副。嗣业为节度使，而秀实方居父丧，表起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安庆绪奔鄴，嗣业与诸将围之，以辎重委河内，署秀实兼怀州长史，知州事，兼留后。时师老财乏，秀实督馈系道，募士市马以助军。诸军战愁思冈，嗣业中流矢卒，众推荔非元礼代将其军。秀实闻之，即遗白孝德书，使发卒护丧送河内，亲与将吏迎诸境，倾私财葬之。元礼高其义，奏擢试光禄少卿。俄而元礼为麾下所杀，将佐多死，惟秀实以恩信为士卒所服，皆罗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为节度使。秀实凡佐三府，益知名。

时吐蕃袭京师，代宗幸陕，劝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宁，署支度营田副使。于是邠宁乏食，乃请屯奉天，仰给畿内。时公廪竭，县吏不知所出，皆逃去，军辄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实曰：“使我为军候，岂至是邪？”司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壹，军中畏戢。兵还，孝德荐为泾州刺史，封张掖郡王。

时郭子仪为副元帅，居蒲，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屯邠州。士放纵不法，邠人之嗜恶者，纳贿窜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问。白昼群行丐颉于市，有不嗛，辄击伤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妇。孝德不敢劾，秀实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见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因请

曰："秀实不忍人无寇暴死，乱天子边事。公诚以为都虞候，能为公已乱。"孝德即檄署付军。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坏酿器，秀实列卒取之，断首置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孝德恐，召秀实曰："奈何？"秀实曰："请辞于军。"乃解佩刀，选老鐍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秀实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头来矣。"甲为愕眙。因晓之曰："尚书固负若属邪，副元帅固负若属邪？奈何欲以乱败郭氏！"晞出，秀实曰："副元帅功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使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藉藉如是，几日不大乱？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有几！"晞再拜曰："公幸教，晞愿奉军以从。"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喧者死！"秀实曰："吾未晡食，请设具。"已食，曰："吾疾作，愿宿门下。"遂卧军中。晞大骇，戒候卒击柝卫之。旦，与俱至孝德所，谢不能。邠由是安。

初，秀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是岁大旱，农告无入，令谌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责之急，农无以偿，往诉秀实。秀实署牒免之，因使人逊谕令谌。令谌怒，召农责曰："我畏段秀实邪？"以牒置背上，大杖击二十，舆致廷中。秀实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疮注药，卖己马以代偿。淮西将尹少荣颇刚鲠，入骂令谌曰："汝诚人乎！泾州野如赭，人饥死，而尔必得谷，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马，卖而市谷入汝，汝取之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尚不愧奴隶邪！"令谌闻，大愧流汗，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处决不当，固争之，不从不止。始，璘城泾州，秀实为留后，以劳加御史中丞。大历三年，遂徙泾州。是军自四镇、北庭赴难，征伐数有功，既骤徙，相与出怨言。别将王童之谋作乱，约曰："闻警鼓而纵。"秀实知之，召鼓人，阳怒失节，戒曰："每筹尽当报。"因延数刻，尽四鼓而曙。明日，复有告者曰："夜焚稿积，约救火则乱。"秀实严警备。夜中果火发，令军中曰："敢救者斩！"童之居外，请入，不许。明日，捕之，并其党八人斩以徇，曰："后徙者族！"军遂迁泾州。于时，食无久储，郛无居人，朝廷患之，诏璘领郑、颍二州以佐军，命秀实为留后。军不乏资，二州以治。璘嘉其绩，奏为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

吐蕃寇边，战盐仓，师不利。璘为虏隔，未能还，都将引溃兵先入，秀实让曰："兵法：失将，麾下斩。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

悉城中士，使锐将统之，依东原列奇兵，示贼将战。虏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归。

久之，璘有疾，请秀实摄节度副使。秀实按甲备变，璘卒，命愿将马頔主丧，李汉惠主宾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廷，宾将位于牙内，尉吏士卒位于营次，非其亲，不得居丧侧。朝夕临，三日止。有族谈离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将崔珍、张景华欲谋乱，秀实送廷幹京师，徙珍、景华于外，一军遂安。

即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颍节度使。数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会不举乐饮酒；室无妓媵，无赢财；宾佐至，议军政，不及私。十三年来朝，对蓬莱殿，代宗问所以安边者，画地以对，件别条陈。帝悦，慰赉良渥，又赐第一区，实封百户。还之镇。德宗立，加检校礼部尚书。建中初，宰相杨炎追元载议，欲城原州，诏中使问状，秀实言："方春不可兴土功，请须农隙。"炎谓沮己，遂召为司农卿。

硃泚反，以秀实失兵，必恨愤，且素有人望，使骑往迎。秀实与子弟诀而入，泚喜曰："公来，吾事成矣。"秀实曰："将士东征，宴赐不丰，有司过耳，人主何与知？公本以忠义闻天下，今变起仓卒，当谕众以祸福，扫清宫室，迎乘舆，公之职也。"泚默然。秀实知不可，乃阳与合，阴结将军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泚。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会源休教泚伪迎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秀实以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驿，得符还。秀实谓海宾曰："旻之来，吾等无遗类。我当直搏杀贼，不然则死。"乃约事急为继，而令明礼应于外。翌日，泚召秀实计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实戎服与休并语，至僭位，勃然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可磔万段，我岂从汝反邪！"遂击之。泚举臂捍笏，中颡，流血衊面，匍匐走。贼众未敢动，而海宾等无至者。秀实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杀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宾、明礼、灵岳等皆继为贼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实不极才，垂涕悔怅。

初，秀实自泾州被召，戒其家曰："若过岐，硃泚必致赠遗，慎毋纳。"至岐，泚固致大绫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实怒曰："吾终不以污吾第。"以置司农治堂之梁间。吏后以告泚，泚取视，其封帕完新。

秀实尝以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言于帝曰：“古者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难，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之，则犬彘马牛，皆能为敌。”帝不用。及泾卒乱，召神策六军，无一人至者，世多其谋。

兴元元年，诏赠太尉，谥曰忠烈。赐封户五百，庄、第各一区；长子三品，诸子五品，并正员官。帝还都，又诏致祭，旌其门闾，亲铭其碑云。太和中，子伯伦始立庙，有诏给卤簿，赐度支绫绢五百，以少牢致祭。

伯伦累官福建观察使，终太仆卿。时宰相李石请文宗加赙襚，郑覃曰：“自古杀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实者。”帝恻然，为罢朝，可其请。

孙嶷、文楚、珂知名。

嶷自郑滑节度使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封西平郡公。甘露之变，嶷当诛，裴度奏忠臣后，宜免死，贬循州司马。

文楚，咸通末为云州防御使。时李国昌镇振武，国昌子克用欲得云中，引兵攻之，杀于斗鸡台下，沙陀之乱自此始。

珂，僖宗时居颍州。黄巢围颍，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战，众裹粮请从，贼遂溃，拜州司马。

刘海宾者，彭城人，以义侠闻。为泾原兵马将，与秀实友善。累战功，兼御史中丞。刘文喜据泾州叛，海宾与其子光国绐以奏请。及入对，因言奸慝可诛状。既还，光国手斩文喜献阙下，拜左骁卫大将军，封五原郡王；海宾乐平郡王，赠太子太保，实封百户。

颜真卿，字清臣，秘书监师古五世从孙。少孤，母殷躬加训导。既长，博学工辞章，事亲孝。

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复使河东，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诏终身不齿，闻者耸然。迁殿中侍御史。时御史吉温以私怨构中丞宋浑，谪贺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宰相杨国忠恶之，讽中丞蒋冽奏为东都采访判官，再转武部员外郎。国忠终欲去之，乃出为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壮，储廪廪。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以纾禄山之疑。果以为书生，不虞也。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玄宗始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

时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分总部伍。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韦、鄴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有诏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锐五千济河为助。贼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憕、卢奕、蒋清首徇河北，真卿畏众惧，绐诸将曰："吾素识忄登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藏三首。它日，结刍续体，敛而祭，为位哭之。

是时，从父兄杲卿为常山太守，斩贼将李钦凑等，清土门。十七郡同日自归，推真卿为盟主，兵二十万，绝燕、赵。诏即拜户部侍郎，佐李光弼讨贼。真卿以李晖自副，而用李铣、贾载、沈震为判官。俄加河北招讨采访使。

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崿来乞师，崿曰："闻公首奋裾唱大顺，河朔恃公为金城。清河，西邻也，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天下北库'。计其积，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众。公因而抚有，以为腹心，它城运之如臂之指耳。"真卿为出兵六千，谓曰："吾兵已出，子将何以教我？"崿曰："朝家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而东，将出□郭口，限贼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斩贼守袁知泰，以劲兵披□郭口，出官师使讨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万众徇洛阳，分犀锐制其冲。公坚壁勿与战，不数十日，贼必溃，相图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与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将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万拒战，贼败，斩首万级，知泰走汲郡。

史思明围饶阳，遣游奕兵绝平原救军，真卿惧不敌，以书招贺兰进明，以河北招讨使让之。进明败于信都。会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归，真卿欲坚其意，遣贾载越海遗军资十余万，以子颇为质。颇甫十岁，军中固请留之，不从。

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崿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

禄山乘虚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复陷，独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复振。真卿谋于众曰：“贼锐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国，非计也。不如径赴行在，朝廷若诛败军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载十月，弃郡度河，间关至凤翔谒帝，诏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

方朝廷草昧不暇给，而真卿绳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广平王总兵二十万平长安，辞日，当阙不敢乘，趋出■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骑，真卿劾之。帝还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谆谆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鐍，卿姑容之。”百官肃然。两京复，帝遗左司郎中李选告宗庙，祝署“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为达识。又建言：“《春秋》，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为贼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不从。宰相厌其言，出为冯翊太守。转蒲州刺史，封丹阳县子。为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拜浙西节度使。刘展将反，真卿豫饬战备，都统李峘以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为刑部侍郎。展卒举兵度淮，而峘奔江西。

李辅国迁上皇西宫，真卿率百官问起居，辅国恶之，贬蓬州长史。代宗立，起为利州刺史，不拜，再迁吏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改尚书右丞。

帝自陕还，真卿请先谒陵庙而即宫，宰相元载以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岂堪公再破坏邪！”载衔之。俄以检校刑部尚书为朔方行营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鲁郡公。时载多引私党，畏群臣论奏，乃绐帝曰：“群臣奏事，多挟谗毁。请每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以白宰相，宰相详可否以闻。”真卿上疏曰：

诸司长官者，达官也，皆得专达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无细大得失，皆俾访察，还以闻。此古明四目、达四聪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望焉？《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棘；谗言罔极，交乱四国。”以其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也。诗人疾之，故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无极、汉之江充，皆谗人也，陛下恶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虚诬，则谗人也，宜诛殛之；其言不诬，则正人也，宜奖励之。舍此不为，使众人谓陛下不能省察而倦听览，以是为辞，臣窃惜之。

昔太宗勤劳庶政，其《司门式》曰：“无门籍者有急奏，令监司与仗家引对，不得关碍。”防拥蔽也。置立仗马二，须乘者听。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宝后，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辄奏事者，托以他故中伤之，犹不敢明约百司，使先关白。时阉人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天子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请，帝惊喜若神，故权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达，此权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从来渐矣。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犹可致，而李辅国当权，宰相用事，递为姑息。开三司，诛反侧，使余贼溃将北走党项，裒啸不逞，更相惊恐，思明危惧，相挺而反，东都陷没，先帝由是忧勤损寿。臣每思之，痛贯心骨。

今天下疮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岂得不博闻谠言以广视听，而塞绝忠谏乎？陛下在陕时，奏事者不限贵贱，群臣以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难进易退，朝廷开不讳之路，犹恐不言，况怀厌怠。令宰相宣进止，御史台作条目，不得直进，从此人不奏事矣。陛下闻见，止于数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钳口结舌，陛下便谓无事可论，岂知惧而不敢进，即林甫、国忠复起矣。臣谓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林甫、国忠犹不敢公为之。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悔无及矣。

于是中人等腾布中外。后摄事太庙，言祭器不饬，载以为诽谤，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二州刺史。载诛，杨绾荐之，擢刑部尚书，进吏部。帝崩，以为礼仪使。因奏列圣谥繁，请从初议为定，袁傪固排之，罢不报。时丧乱后，典法湮放，真卿虽博识今古，屡建议釐正，为权臣沮抑，多中格云。

杨炎当国，以直不容，换太子少师，然犹领使。及卢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师，并使罢之，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将出之。真卿往见杞，辞曰：“先中丞传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亲舌舐之，公忍不见容乎！”杞矍然下拜，而衔恨切骨。

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谕之，可不劳师而定。”诏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为失一元老，贻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郑叔则以希烈反状明，劝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见希烈，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拔刃争进，诸将皆慢骂，将食之，真卿色不变。希烈以身捍，麾其众退，乃就馆。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从。乃诈遣真卿兄子岘与从吏数辈继请，德宗不报。真卿每与诸子书，但戒严奉家庙，恤诸孤，讫无它语。希烈遣李元平说之，真卿叱曰：“尔受国委任，不能致命，顾吾无兵戮汝，尚说我邪？”希烈大会其党，召真卿，

使倡优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惭。时硃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使者皆在坐，谓希烈曰：“闻太师名德久矣，公欲建大号而太师至，求宰相孰先太师者？”真卿叱曰：“若等闻颜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后虽被执，诟贼不绝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岂受若等胁邪！”诸贼失色。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于廷，传将坑之，真卿见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为！”张伯仪败，希烈令赍旌节首级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会其党周曾、康秀林等谋袭希烈，奉真卿为帅。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寝室西壁下曰：“此吾殡所也。”希烈僭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耳！”

兴元后，王师复振，贼虑变，遣将辛景臻、安华至其所，积薪于廷曰：“不能屈节，当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硃泚诛，希烈因发怒，使阉奴等害真卿，曰：“有诏。”真卿再拜。奴曰：“宜赐卿死。”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骂曰：“乃逆贼耳，何诏云！”遂缢杀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闻之，泣下，三军皆恸，因表其大节。淮、蔡平，子頵、硕护丧还，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赙布帛米粟加等。

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后皆有功。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贞元六年，赦书授頵五品正员官。开成初，又以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赞曰：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殒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详观二子行事，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何耶？彼忠臣谊士，宁以未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列传第七十九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过裨将。晟幼孤，奉母孝。身长六尺。年十八 ，往事河西王忠嗣，从击吐蕃。悍酋乘城，杀伤士甚众，忠嗣怒，募射者，晟挟一矢殪之，三军欢奋。忠嗣抚其背曰："万人敌也。"凤翔节度使高升召署列将，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又击连狂羌于罕山，破之。累迁左羽林大将军。广德初，击党项有功，授特进，试太常卿。

大历初，李抱玉署晟右军将。吐蕃寇灵州，抱玉授以兵五千击之，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多。"乃请千人。由大震关趋临洮，屠定秦堡，执其帅慕容谷钟，虏乃解灵州去。迁开府仪同三司，以右金吾卫大将军为泾原、四镇、北庭兵马使。马璘与吐蕃战盐仓，败绩；晟率游兵拔璘以归，封合川郡王。璘内忌晟威略，归之朝，为右神策都将。德宗始立，吐蕃寇剑南，方崔宁未还，蜀土大震，诏晟将神策兵救之。逾漏天，拔飞越等三城，绝大渡，斩虏千级，虏遁去。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晟为神策先锋，与河东马燧、昭义李抱真合兵攻之。斩杨朝光，晟乘冰度洺水，破悦；又战洹水，悦大败，遂进攻魏。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魏府左司马。硃滔、王武俊围康日知于赵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师。晟曰："奉诏东讨者，吾三帅也。邢、赵比壤，今贼以兵加赵，是邢有昼夜忧，李公分众守之，不为过，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释然，即造抱真垒，与交欢。晟建言："以兵趋定州，与张孝忠合，以图范阳，则武俊等当舍赵。"帝壮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将军莫仁擢等隶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赵三日，与孝忠连兵，北略恒州。围硃滔将郑景济于清苑，决水灌之。悦、武俊引兵战白楼，孝忠兵笮，晟引步骑击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惧，悉起兵来救，围晟军。晟内攻景济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会晟疾甚，不能兴，军中共计引还定州，而贼犹不敢逼。

疾间，将复进，会帝出奉天，有诏召晟即日治严。而孝忠以军介二盗间，倚晟为重，数止晟无西。晟语众曰："天子播越，人臣当百舍一息。义武欲止吾，吾当以子为质。"乃以凭约昏，并遗良马。孝忠有亲将谒晟，晟解玉带遗之，使喻孝忠。乃得逾飞孤，次代州，诏迎拜神策行营节度使。进临渭北，壁东渭桥，所过樵苏无犯。时刘德信自扈涧败归，亦次渭南，军嚣无制。德信入谒晟，晟责所以败，斩之，以数骑入壁劳其军，无敢动。晟已并兵，则军益振。

于是朔方李怀光方军咸阳，不欲晟当一面，请与晟合。有诏徙屯，乃引趋陈涛斜，与怀光联垒。晟每与贼战，必锦裘绣帽自表，指顾阵前。怀光望见，恶之，戒曰："将务持重，岂宜自表襮，为贼饵哉！"晟曰："昔在泾原，士颇相畏伏，欲令见之，夺其心尔。"怀光不悦，迁延有异志。晟使间说怀光曰："贼据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进兵。虽晟不肖，愿为公先驱，死且不悔。"怀光不纳。每兵至都城下，而怀光军多卤掠，晟军整戢。怀光使分所获遗之，又辞不敢受。怀光谋沮挠其军，即奏言："神策兵给赐比方镇独厚，今桀逆未平，军不可以异。且众以为言，臣无以解。惟陛下裁处。"怀光欲晟自削其军，则士怨易挠。帝议诸军与神策等，力且不赡，遣翰林学士陆贽临诏怀光，令与晟计所宜者。怀光曰："禀赐不均，军何以战！"贽数顾晟，晟曰："公，元帅，军政得专之。晟将一军，唯所命，其增损费调，敢不听？"怀光默然计塞，顾刻削禀赐事出己，乃止。

怀光屯咸阳凡八旬，帝数促战，以伺贼隙为言，卒不出兵，阴通硃泚，反迹浸露。晟惧为所并，上言："当先变制备，请假裨佐赵光铣、唐良臣、张彧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汉衿喉。"未报。会吐蕃欲佐诛泚，帝议幸咸阳督战，怀光大骇，疑帝夺其军，图反益急。晟与李建徽、阳惠元皆联屯，适有使者到晟军，晟乃令曰："有诏徙屯。"即结阵趋东渭桥。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是日，帝进狩梁州，骆谷道隘，储供不豫，从官乏食，帝叹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顾浑瑊曰："渭桥在贼腹中，兵孤绝，晟能办胜邪？"瑊曰："晟秉义挺忠，崒然不可夺。臣策之，必破贼。"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将张少弘口诏进晟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师天下本，若皆执羁靮，谁将复之！"乃缮甲兵，治陴隍，以图收复。

是时，晟提孤军横当寇锋，恐二盗合以轧之，则卑词厚币，伪致诚于怀光者。时敖膺单叟，乃使张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调畿内赋，不淹旬，刍米告具。乃陈兵下令曰："国家多难，乘舆播迁，见危死节，自吾之分。公等此时不诛元凶，取富贵，非豪英也。渭桥断贼首尾，吾欲与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于是骆元光以华州之众守潼关，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盘，皆受晟节度；戴休颜举奉天，韩游瑰悉邠宁军从晟。怀光始惧。晟乃移书显让之，使破贼自赎。怀光不听，然其下益携落，畏为晟袭，乃奔河中。其将孟涉、段威勇以兵数千自拔归，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间道诏晟兼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帝欲益西幸，晟

请驻梁、汉以系天下望。又进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时京兆司录参军李敬仲自贼中来，乃署节度府判官，以谏议大夫郑云逵为行军司马，擢张彧自副。

神策军及晟家皆为贼质，左右有言者，晟涕数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无忌婿款壁门曰："公等家无恙。"晟怒曰："尔乃与贼为间乎？"叱斩之。时输缣不属，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与下同其苦，以忠谊感发士心，终无携怨。逻士得姚令言、崔宣谍者，晟命释缚，饭饮之，遣还，敕曰："为我谢令言等，善为贼守，勿不忠于泚。"

乃引兵叩都门，贼不敢出，振旅而还。明日，会诸将图所向，众对先拔外城，然后清宫。晟曰："外城有里闬之隘，若设伏格战，居人嚣溃，非计也。贼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击之，是披其心腹，将图走不暇。"诸将曰："善。"乃自东渭桥移壁光泰门，以薄都城，连沟栅。而贼将张庭芝、李希倩求战，晟顾曰："贼不出，是吾忧也。今乃冒死来，天诱之矣。"勒吴诜等纵兵鏖击。贼攻华师急，晟以精骑驰救，中军噪而从，大破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败却，僵尸相藉，余众走白华，贼大哭，终夜不息。翌日，将复战。或请待西师，晟曰："贼既败，当乘机扑殄。苟俟西军，是容其为计，岂吾利邪？"乃悉军军光泰门，使王佖、李演将骑，史万顷将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为道二百步，比兵至，贼已伐木塞以拒战。晟叱诸将曰："安得纵贼？今先斩公矣！"万顷惧，先登，拔栅以入，佖督骑继之。贼崩溃，执其将段诚谏，大兵分道进，雷噪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斗，晟令唐良臣等步骑奔突，贼阵成辄北，十余遇皆不胜，蹙入白华。贼伏千骑出官军背，晟以麾下百骑自驰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惊溃，禽馘略尽。泚率残卒万人西走，田子奇追之，余党悉降。

晟引军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军中曰："五日内不得辄通家问，违者斩。"遣京兆尹李齐运部长安、万年令，分慰居人，秋毫无所扰。别将高明曜取贼妓一，司马佃取贼马二，即斩以徇。坊人之远者，宿昔乃知王师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华，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国寺。斩贼用事者及臣贼宦竖于市，表著节不屈者，择文武摄台省官，以俟乘舆。条胁污于贼者，请以不死。

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寿，且言："晟荡夷凶憝，而市不易廛，宗庙不震，长安之人不识旗鼓，虽三代用师，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为社稷万人，岂独朕哉！"拜晟司徒，兼中书令，实封千户。晟遣大

将吴诜以兵三千到宝鸡清道，自请迎扈，不许。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见三桥，帝驻马劳之。晟再拜顿首，贺克殄大盗，庙朝安复，已，即跪陈："备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贼，致乘舆再狩，乃臣不任职之咎，敢请死。"伏道左，帝为掩涕，命给事中齐映起之，使就位。有诏赐第永崇里、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帐，教坊鼓吹迎导，诏将相送之。帝纪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书，立于东渭桥，以示后世云。又令太子录副以赐。

始，晟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我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泾州倚边，数戕其帅，晟请治不龚命者，因以训耕积粟实塞下，羁制西戎。帝乃拜晟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兼行营副元帅，徙王西平郡，实封千五百户。晟请与李楚琳俱行，亦将治杀张镒罪，帝方务安反侧，不许。晟至凤翔，乱将王斌等十余人以次伏诛。时宦者尹元贞持节到同、华，擅入河中谕慰李怀光。晟劾元贞矫使，欲洗宥元恶，请治罪。又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兵多则示未信，少则力不足，忽惊东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怀光，则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康日知又且迁徙，二也。兵力未穷，忽宥反逆，四夷闻之，谓陛下兵屈而自罢耳；今回纥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弃强示弱，以招窥觊，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悉复叙勋行赏，追还缣廪；今府库空殚，物不酬满，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诸道还屯，当有赐赉，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刍稿且罄，人饿死墙壁间，其大将杀戮几尽，围之旬时，力穷且溃，愿无养腹心疾为后忧。臣请选精兵五千，约十日粮，可以破贼。"帝方以贼委马燧、浑瑊，故不许。

晟至泾而田希鉴迎谒，执之，并其党石奇等悉伏诛。表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晟常曰："河、陇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将臣沓贪，暴其种落，不得耕稼，日益东徙，自弃之尔。且土无缯絮，人苦役扰，思唐之心，岂有既乎？"因悉家赀怀辑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号。每虏使至，必召息曩于坐，衣大锦袍、金带，夸异之，虏皆指目歆艳。吐蕃君臣大惧，相与议。尚结赞者善计，乃曰："唐名将特李晟与马燧、浑瑊尔，不去之，必为吾患。"即遣使委辞，因燧请和，且求盟，因盟谋执瑊以卖燧，于是结赞大兴兵逾陇、岐，无所掠，阳怒曰："召吾

来，乃不牛酒犒军。”徐引去。以是间晟。晟选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阳旁，击其中军，几获结赞。晟又遣野诗良辅等攻摧沙堡，拔之。结赞屡乞和，会晟朝京师，奏言：“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与晟合，因请调军食以给西师。然天子内厌兵，疑将臣生事。亦会滉卒而张延赏当国，故与晟有隙，后虽诏讲解，而阴不与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荐刘玄佐、李抱真经略西北，俾立功以间晟。帝惑其言。

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见晟，备册礼，进拜太尉、中书令，罢其兵。诏晟乘辂谒太庙，视事尚书省，赐良马、锦彩千计。是岁，瑊与吐蕃盟平凉，虏劫之，瑊挺身免，诏罢燧河东，皆如结赞计云。通王府长史丁琼者，尝为延赏挤抑，内怨望，乃见晟曰：“以公功，乃夺兵柄，夫惟位高者难全，盍早图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执以闻。

明年，诏为晟立五庙，追贲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给牲器床幄，礼官相事。它日，与马燧见延英，帝嘉其勋，下诏曰：“昔我烈祖，乘乾坤荡涤，扫隋季荒莽，体元御极，作人父母。则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经纶，参翊缔构，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业既成，太阶既平，乃图厥容，列于凌烟阁，懋昭绩效，表式仪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来裔。君臣之义，厚莫重焉。岁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宫，瞻望崇构，见老臣遗像，颙然肃然，和敬在色。想云龙之协期，感致业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且功与时并，才与世生，苟蕴其才，遇其时，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时，有如桓彦范等，著辅戴之绩；在玄宗时，有如刘幽求等，申弼翼之勋；在肃宗时，有如郭子仪，扫除氛祲。今顾晟等，保宁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复宗祏，订之前烈，夫岂多谢。阙而未录，孰旌厥贤？况念功纪德，文祖所为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后，各图其象于旧臣之次。”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晟刻石于门。

七年，以临洮未复，请附贯万年，诏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闻流涕，诏百官就第进吊。比大敛，帝手诏，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册赠太师，谥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门临送，遣谒者宣诏于柩车，百官拜哭于道。宪宗元和中，诏其家与属籍，以晟配飨德宗庙廷。僖宗狩蜀，仓部员外郎袁皓采晟功烈，为《兴元圣功录》，遍赐诸将，表励之。

晟性疾恶，临下明。每治军，必曰：“某有劳，某长于是。”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尤恶下为朋党者。笃分义，隆于故旧。岚州刺史谭元澄尝有德于晟，后贬死。晟既贵，直其枉，诏赠元澄宁州刺史，晟抚其

二子，为成就之。在凤翔，尝曰：“魏征以直言致太宗于尧舜上，忠臣也。我诚慕焉。”行军司马李叔度曰：“彼缙绅儒者事，公勋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辞。晟幸得备将相，苟容身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邪？是非唯上所择尔。”叔度惭。故晟每进对，謇謇尽大臣节，未尝露于外。治家以严，子侄非晨昏不辄见，所与言未尝及公事。正岁，崔氏女归宁，让曰：“尔有家，而姑在堂，妇当治酒食，且以待宾客。”即却之，不得进。达礼敦教类若此。与马燧皆在朝，每宴乐恩赐，使者相衔于道。两家日出无钟鼓声，则金吾以闻，少选，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举乐？”既薨，城盐州，复故池，以新盐赐宰相。帝思晟，乃致盐灵座。其眷遇终始，无与比者。

有十五子，其闻者愿、宪、愬、听云。

愿少谦谨。晟立功时，诸子未官，宰相以闻，即日召授太子宾客、上柱国。故事，柱国门列戟，遂父子皆赐。元和初，领夏绥银宥节度使。政简而严。部有失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购之。三日，失马并良马一系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当死，谨以良马赎。”愿归失马，而纵其良，境内肃然。徙节武宁军。会伐青、郓，数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为刑部尚书，俄检校尚书左仆射，节度凤翔，自是迩声色而政衰矣。

长庆中，徙宣武。始，张弘靖给其军颇厚；愿至，府库殚匮，赏赉不及弘靖时，而侈费过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窦缓典帐中兵，骄骜怠沓。牙将李臣则等因众不忍，夜斩缓首。愿闻变，不及巾，与左右数人缒而逸，夺野人乘，驰以免。其家死于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乱，因大掠，推李竭主后务，请诸朝。时责愿不职，贬隋州刺史。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复拜河中、晋、绛等节度使。虽尝以荒侈败，不能自悛，军政愈弛，结纳权近，官赀随赂遗辄尽。蒲人怨，且乱。会卒，赠司徒。

宪与愬于诸子号最仁孝。长喜儒，以礼法自矜制。调太原府参军事、醴泉尉。于頔镇襄阳，辟署于府。时吴少诚张淮西，独惮頔威强，时谓宪为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迁卫州刺史，以治行称。徙绛州。绛有幻人詶民以乱，宪执诛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绛，而汾可输河、渭，岁租与籴常数十万石，故敖保山为固，民之输者，十牛不胜一车。宪滨汾相地治新仓，当费二百万，请留垣县粟粜河南，以钱还籴绛粟，既免负载劳，又权其赢以完新仓，绛人赖利。入为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将军胡证为送太和公主使。还，献《回鹘道里记》，迁太府卿。太和初，繇江西观察使迁岭南节度使。

宪，勋伐家子，所历皆以吏能显，政绩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详正大狱，活无罪者数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筹略，善骑射。以廕补协律郎，迁累卫尉少卿。早丧所生，为晋国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诸子服缌，愬独号恸不忍，晟乃许服缞。既练，晟薨，与宪庐墓侧，德宗敦遣归第，一夕复往，帝许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为坊、晋二州刺史，以治异等，加金紫光禄大夫，进詹事。

宪宗讨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以袁滋代将，复无功。愬求自试，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为隋唐邓节度使。愬以其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贼方安袁公之宽，吾不欲使震而备我。"乃令于军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抚养。战，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乃斥倡优，未尝嬉乐。士伤夷病疾，亲为营护。蔡人以尝败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为备。愬沈鸷，务推诚待士，故能张其卑弱而用之。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粟帛遣还，劳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一能晓之。

居半岁，知士可用，乃请济师；诏益河中、鄜坊二千骑。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战嶲岈山，以取炉冶城；入白狗、汶港栅，披楚城，袭朗山，再执守将。平青陵城，禽骁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署捉生将。士良谢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乃禽以献。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遂以其众攻吴房，残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当避。"愬曰："彼谓吾不来，此可击也。"既引还，贼以精骑尾击。愬下马据胡床，令军曰："退者斩。"众决死战，射杀其将，贼乃走。或劝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则贼力专，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初，秀琳降，愬单骑抵栅下与语，亲释缚，署以为将。秀琳为愬策曰："必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者。"祐，贼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尝易官军。愬候祐护获于野，遣史用诚以壮骑三百伏其旁，见羸卒若将燔聚者，祐果轻出，用诚禽而还。诸将素苦祐，请杀之，愬不听，以为客。待间，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艾。忠义，亦贼将，所谓李宪者。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为突将，自教之。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将吏杂然不解。愬力不能独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贼乎？何见夺者众邪？"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诛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刀出入

帐下，署六院兵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锐士，故委祐统之。祐捧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旧令，敢舍谍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抚之，故谍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贼虚实。

时李光颜战数胜，元济悉锐卒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遣从事郑澥见裴度告师期，于时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师夜起，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三千，田进诚以下军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六十里止，袭张柴，歼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刃彀弓。会大雨雪，天晦，凛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张柴之东，陂泽阻奥，众未尝蹈也，皆谓投不测。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愬道分轻兵断桥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鹭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朗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尔。"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在此！"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兵薄之。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乃访其家慰安之，使无怖，以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白衣降，愬待以礼。进诚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

申、光诸屯尚二万众，皆降，愬不戮一人。其为贼执事帐内厨厩厮役，悉用其旧，使不疑。乃屯兵鞠场以俟裴度。至，愬以橐鞬见，度将避之，愬曰："此方废上下分久矣，请因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谒，蔡人耸观。乃还屯文城栅。有诏进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实封户五百，赐一子五品官。

帝方经略陇右，故徙愬节度凤翔。李师道反，诏愬代愿帅武宁军。旬日践父兄两镇，世以为荣。董重质得罪被斥，愬请赐军中自效，许之，乃署为牙将。愬与贼战金乡，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队帅五十，俘馘万计。淄青平，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昭义节度，赐第兴宁里。会田弘正守镇州，乃以愬帅魏博。长庆初，幽、镇乱，杀弘正，愬素服以令军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爱人，使往治镇。且田公抚魏七年，今镇人不道而戕害之，是无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报之？"众皆哭。又以玉带、宝剑遗牛元翼，曰："此剑吾先人尝以揃大盗，吾又以平蔡奸。今镇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动，谢曰："敢有不承而爱其死力！"乃下令军中，勒兵以俟。会愬疾

甚，不能军，诏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还东都。卒，年四十九，赠太尉，谥曰武。

愬行己俭约。其昆弟赖家勋贵，饰舆马，矜室庐，唯愬所处乃父时故院，无所增广。始，晟克京师，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虽忽于取士，与郑注善，议者不以掩其贤。

赞曰：愬得李祐不杀，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贼也。祐受任不辞，决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谋也。祐之才，待愬乃显，故曰平蔡功，愬为多。

听，字正思，七岁以廕为协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听辄使鞭之，晟奇其才。长乃辟佐于頔府。吐突承璀讨王承宗，以听为神策行营兵马使。既战，斩贼骁将，宪宗壮之，诏图状以献。承璀数问听计，卒缚卢从史。迁左骁卫将军，出为蔚州刺史。州有铜冶，自天宝后废不治，民盗铸不禁。听乃开五炉，官铸钱日五万，人无犯者。徙安州。会观察使柳公绰方讨蔡，以听典军，一一咨之，声振贼中。召为羽林将军。

帝讨李师道，出听楚州刺史。淮西兵绵弱，郓人素易之。听日整勒，士皆奋。即掩贼不虞，趋涟水，破沭阳，绝龙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怀仁、东海两城望风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又徙灵盐。部有光禄渠，久廪废，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进检校工部尚书。

穆宗初立，幽、镇反，择名臣节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统兵北讨。始听为羽林时，有骏马，帝在东宫，使左右讽取之，听自以身宿卫，不敢献。于是帝曰："李听往在军中，不与朕马，是必可任。"乃授检校兵部尚书，充河东节度使。敬宗嗣位，改义成军。太和初，讨李同捷，而魏博将丌志沼反，击其帅史宪诚，诏听出援，击杀志沼。以功封凉国公，拜一子五品官。

王廷凑之乱，诏听悉兵屯贝州，史宪诚惧听因取道袭之，衷甲候诸郊。听敕士橐兵野次，魏人乃安。宪诚既请朝，魏人怨，诏听兼帅魏博。听迁延不即赴，魏遂乱，杀宪诚，共推大将何进滔乘城拒守。听不得入，乃屯馆陶。又不设备，魏人袭之，师惊溃，死失殆半，辎械尽弃之，听昼夜驰以免。于是御史中丞温造等劾奏魏州乱，宪诚死，职繇于听，请论如法。天子不罪也，罢为太子少师。

听素以赂遗得权幸心，故多为助力。未几，拜邠宁节度使。邠署相传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视其坏，莫敢葺。听曰：“将出凿凶门，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无异。改帅武宁军。有故奴为徐将，不喜听来，乃先杀亲吏之使徐者以沮听。听果惧，以疾解，授太子少保。逾岁，节度凤翔，又徙陈许。郑注摭其过，诏以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开成初，为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文宗叹曰：“付之兵不疑，退处散地不怨，惟听为可。”四年，以疾求还，复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赠司徒。

听治官苛细，急挚敛，颇极所欲，盛饰车马服玩。或诫之，听曰：“家声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见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劝之也。”好方书，择其验者，题于帷帟墙屋皆满。

听子琢，以家阀擢累义昌、平卢、镇海三节度使，无显功，不为士大夫称道。数免复迁。广明时，沙陀数盗边，于是琢为宿将，拜检校尚书右仆射，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徙河阳三城，坐逗挠，下迁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闲骑射。晟在师，佖无不从。攻硃泚于光泰门，贼方锐，佖与李演鏖战蹀血，贼数北，诸军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将。击吐蕃有功。晟视佖与子姓等，其给与过之。晟兵罢，佖亦不见用，召为左卫上将军。元和中，拜朔方、灵盐节度使。吐蕃欲作乌兰桥以过师，积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发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虏知其寡谋，乃厚赂之而亟遂功，筑月城以守。自是虏岁入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镇检下亡术，猜忌多杀人。召还为右卫将军。故事，将相除徙，皆内出制，故号“白麻”；至佖，以责罢，遂中书进制。久之，卒。

赞曰：晟之屯东渭桥也，硃泚盗京师，李怀光反咸阳，河北三叛相王，李纳猘河南，李希烈讧郑、汴。晟无积赀输粮，提孤军抗群贼，身佩安危而气不少衰者，徒以忠谊感人，故豪英乐为之死耳。至师入长安而人不知，虽三王之佐，无进其能，可谓仁义将矣！呜呼，功能存社祏，不能见信于庸主，卒夺其兵，哀哉！虽然，功盖天下者，惟退祸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劳，是宜有后哉。

列传第八十马浑

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风，徙为汝州郏城人。父季龙，举孙吴倜傥善兵法科 ，仕至岚州刺史。燧姿度魁杰，长六尺二寸。与诸兄学，辍策叹曰："方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学兵书战策，沈勇多算。

安禄山反，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曰："禄山首乱，今虽举洛阳，犹将诛覆。公盍斩向润客、牛廷玠！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关，退亡所据，则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许之，不时决。会颜杲卿招循举兵，禄山遣韩朝阳召循计事，因缢杀之。燧走西山，间道归平原。平原不守，复走魏。

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为赵城尉。时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抱玉才之。因进说曰："属与回纥接，且得其情。观仆固怀恩树党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佻勇不义，将必窥太原，公当备之。"既而怀恩与太原将谋举其城，辛云京觉之，不克。嵩自相、卫归怀恩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说嵩，嵩告绝于怀恩。即署燧左武卫兵曹参军。

累进至郑州刺史。劝督农力，岁一税，人以为便。徙怀州。时师旅后，岁大旱，田茀不及耕。燧务勤教化，止横调。将吏有亲者，必造之，厚为礼。瘗暴胔，止烦苛。是秋，稆生于境，人赖以济。抱玉守凤翔，表燧陇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虏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种树障之，设二门为谯橹，八日而毕，虏不能暴。从抱玉入朝，代宗雅闻其才，召见，授商州刺史，兼水陆转运使。

大历中，河阳兵逐其将常休明，诏燧检校左散骑常侍，为三城使。汴将李灵耀反，帝务息人，即授以汴宋节度留后，灵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为援。诏燧与淮西李忠臣讨之。师次郑，灵耀多张旗帜以犯王师，忠臣之兵溃而西。燧军顿荧泽，郑人震骇。忠臣将遂归，燧止之，益治军，忠臣乃还收亡卒，复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败贼于西梁固。灵耀以锐卒八千，号"饿狼军"，燧独战破之，进至浚仪。是时河阳兵冠诸军，田悦帅众二万助灵耀，破永平将杜如江等，乘胜距汴一舍而屯。

忠臣合诸军战不利，燧为奇兵击之，悦单骑遁，汴州平。

燧知忠臣暴傲，让其功，出舍板桥。忠臣入汴，果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燧还河阳。秋大雨，河溢，军吏请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尽鱼而独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为害。

迁河东节度留后，进节度使。太原承鲍防之败，兵力衰单，燧募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造铠必短长三制，称士所衣，以便进趋。为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阵，遇险则制冲冒。器用完锐。居一年，辟广场，罗兵三万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师，迁检校兵部尚书，封豳国公，还军。

初，田悦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输款朝廷，燧建言悦必反。既而悦果围邢州，身攻临洺，筑重城绝内外援。邢将李洪、临洺将张伾固守。诏燧以步骑二万与昭义李抱真、神策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之。燧出□郭口，未过险，移书抵悦，示之好。悦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郸，悦使至，燧皆斩之，遣兵破其支军，射杀贼将成炫之。悦闻，使大将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筑东西二栅以御燧。燧率军营二垒间。是夜，东垒遁，燧进营狗明山，取弃垒置辎重。悦计曰："朝光坚栅，且万人，虽燧能攻，未可以数日下，且杀伤必众，则吾已拔临洺，飨士以战，必胜术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将李自良等以骑兵守双冈，戒曰："令悦得过者斩！"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自晨及晡，急击，大破之，斩朝光，禽其将卢子昌，获首五千，执八百人。居五日，进军临洺。悦悉军战，燧自以锐士当之，凡百余返，士皆决死，悦大败，斩首万级，俘系千余，馆谷三十万斛，邢围亦解。以功迁尚书右仆射。初，将战，燧约众，胜则以家赀赏。至是，殚私财赐麾下。德宗嘉之，诏出度支钱五千万偿其财。进兼魏博招讨使。

李纳、李惟岳合兵万三千人救悦，悦裒散兵二万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鄴，请益兵。诏河阳李芃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扼军路。燧于下流以铁鏁维车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后度。悦知燧食乏，深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将以掩燧。燧令诸军夜半食，先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趋魏州，令曰："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待军毕发，匿其旁，须悦众度，即焚桥。燧行十余里，悦率李纳等兵逾桥，乘风纵火，噪而前。燧乃令士无动，命除榛莽广百步为场，募勇士五千人阵而待。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纵兵击之，悦败走桥，桥已焚，众赴水死者不可计，斩首二

万级，杀贼将孙晋卿、安墨啜，虏三千人，尸相骀藉三十里，淄青兵几歼。悦夜走魏州，其将拒不纳，比明，追不至，悦乃得入。

抱真、芃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战利速，兵善于致人。今悦与淄青、恒三军为首尾，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击左右，未可必破，悦且来助，是腹背支敌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趋魏以破之。"皆曰："善。"

悦婴城自守。于是李再春以博州、悦兄昂以洛州、王光进以长桥皆降。悦使符璘、李瑶卫还淄青残兵，璘等亦降。魏导御沟贯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悦遣许士则、侯臧间行告穷于硃滔、王武俊，会二人者怨望，乃连和。悦恃燕、赵方至，即出兵背城阵，燧复与诸军破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长史。

滔、武俊联兵五万傅魏。会帝遣李怀光以朔方军万五千助燧。怀光勇于斗，未休士，即与滔等战，不利。悦决水灌军，燧兵亦屈，退保魏县。滔等濒河为垒。会泾师乱，帝幸奉天，燧还军太原。

初，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围，获军粮，燧自有之，以余给抱真军，抱真益怒。洹之捷，军进薄魏，悦以突骑犯燧营，李芃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将攻魏，取攻具于抱真营，并请杂两军平其功，抱真不听，请独当一面，繇是逗遛。帝数遣使讲解。武俊略赵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谓："抱真以兵还守其地，我能独战死邪？"将引还，李晟和之，乃复与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请以洺州隶抱真，而用昭义副使卢玄卿为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李晟兵前独隶抱真，抱真亦请兼隶于燧，以示协一。然议者咎燧私忿交恶，卒不成大功。

至太原，遣军司马王权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汇与诸将子壁中渭桥，帝已幸梁，乃还。时天下方骚，北边数有警，燧念晋阳王业所基，宜固险以示敌。乃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潴为东隍，省守陴万人。又酾汾环城，树以固堤。诏兼保宁军节度使。

帝还京，李怀光反河中，诏燧为河东保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与浑瑊、骆元光合兵讨之。时贼党要廷珍守晋、毛朝易攵守隰、郑抗守慈，燧移檄镌谕，皆以州降，因拜燧晋绛慈隰节度使。

武俊之围赵也，康日知不支，将弃赵，燧请诏武俊击硃滔，授以

深、赵，以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让日知，且言因降受节，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利，帝嘉许。籍府库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过望。燧乃率步骑三万次于绛，略定诸县，降其将冯万兴、任象玉，遂围绛，拔外郛，守将夜弃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县，降其将辛觥，收卒五千。裨将谷秀违令掠士女，斩以徇。与贼战宝鼎，射杀贼将徐伯文，斩首万级，获马五百。

于时天下蝗，兵艰食，物货翔踊，中朝臣多请宥怀光者，帝未决。燧以“怀光逆计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舍之屈威灵，无以示天下，”乃舍军入朝，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粮，足平河中。”许之。乃与瑊、元光、韩游瑰之兵合。

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固守，久攻所伤必众，乃挺身至城下见廷光。廷光惮燧威，拜城上。燧顾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来，功高天下，奈何弃之为族灭计？若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遂也。”未对，燧曰：“尔以吾为欺邪？今不远数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军皆流涕，即率众降。燧以数骑入其城，众大呼曰：“吾等更为王人矣！”浑瑊亦自以为不及也，叹曰：“尝疑马公能窘田悦，今观其制敌，固有过人者，吾不逮远矣！”

进营焦篱堡，堡将降，余戍望风遁去。燧济河，兵八万阵城下。是日，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降，众犹万六千。诛其党阎晏、孟宝、张清、吴冏等，它胁附悉赦之。不阅月，河中平。迁光禄大夫，兼侍中，赐一子五品官。还太原，帝赐《宸扆》、《台衡》二铭，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义堂，帝榜其颜以宠之。

贞元二年，吐蕃尚结赞破盐、夏二州，守之，自屯鸣沙。及春，畜产死，粮乏。诏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与骆元光、韩游瑰等会师击虏。燧次石州。结赞惧，乞盟，帝不许。乃遣将论颊热甘辞请于燧，且重币申勤勤。明年，燧还太原，与论颊热俱朝，盛言宜许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结赞遽引去。帝诏浑瑊与盟平凉，虏劫瑊，仅得免。吐蕃归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度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今释弇以报。”帝闻，悔怒，夺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赐妓乐，奉朝请而已。与李晟皆图象凌烟阁。后病足，不任谒。九年十月，自力朝延英，诏毋拜。时晟已卒，帝顾燧曰：“尚记与太尉晟俱来邪？今乃独见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亲掖之，诏左右扶去，送至陛，燧顿首泣谢。固乞骸，让侍中，不许。卒，年七十，赠太傅，谥曰庄武。

子汇、畅。

畅少以廕至鸿胪少卿。建中中，燧讨贼山东，畅留京师。于是大旱，朝廷议括商旅缗钱，多亡命入南山为盗。畅客单超俊、李云端等窃议，以为事且危。畅是其言，遣奴谏燧班师。燧怒，执奴以闻，使兄炫拘畅请罪。帝方倚燧，贷不问，但诛其客，敕炫赐畅杖三十，然亦罢括商人令。燧没后，以赀甲天下，畅亦善殖财，家益丰。晚为豪幸牟侵，又汇妻讼析产。贞元末，神策中尉杨志廉讽使纳田产。至顺宗时，复赐之。中官往往逼取，畅畏不敢吝，以至困穷。终少府监，赠工部尚书。诸子无室庐自托。奉诚园亭观，即其安邑里旧第云，故当世视畅以厚畜为戒。有司谥曰纵。

子继祖，生四岁以门功为太子舍人，五迁至殿中少监。

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学闻，隐苏门山，不应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镇太原，始署掌书记，常参军谋，光弼器焉。刑部郎中田神功帅宣武，署节度判官，授连、润二州刺史，以清白显。燧为司徒，授刑部侍郎，辞疾，以兵部尚书致仕，卒。

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世为皋兰都督。父释之，有才武，从朔方军，积战多，迁累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

瑊年十一，善骑射，随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曰："与乳媪俱来邪？"是岁立跳荡功。后二年，从破贺鲁部，拔石堡城、龙驹岛，其勇常冠军。署折冲果毅。节度使安思顺授瑊偏师，入葛禄部，略特罗斯山，破阿布思，与诸军城永清及天安军。迁中郎将。

禄山反，从李光弼定河北，射贼骁将李立节，贯其左肩，死之。肃宗即位，瑊以兵趋行在。至天德，与虏军遇，败之。从郭子仪复两京，讨安庆绪，胜之新乡，擢武锋军使。从仆固怀恩平史朝义，大小数十战，功最，改太常卿，实封二百户。怀恩反，瑊以所部归子仪，会释之丧，起复朔方行营兵马使。从子仪击吐蕃邠州，留屯邠。虏复入，至奉天，瑊战漠谷，有功，迁太子宾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仪令瑊以步骑万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宁隶朔方军，瑊屯宜禄。

大历七年，吐蕃盗塞深入，瑊会泾原节度使马璘讨之。次黄菩原，瑊引众据险，设枪垒自营，遏贼奔突。旧将史抗等内轻瑊，顾左右去

枪，叱骑驰贼。既还，虏蹑而入，遂大败，死者十八。子仪召诸将曰："朔方军高天下，今败于虏，奈何？"瑊曰："愿再战。"乃驰朝那，与盐州刺史李国臣趋秦原。吐蕃引去，瑊邀击破之，悉夺所掠而还。自是岁防长武城盛秋，领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怀安，瑊击走之。

子仪入朝，留知邠宁庆兵马后务。回纥侵太原，破鲍防军。拜瑊都知兵马使，自石岭关而南，督诸军掎角，虏引去。进兼单于副都护、振武军使。子仪为太尉，德宗析所部为三节度，以瑊兼单于大都护，振武、东受降城、镇北大都护府、绥银麟胜州节度副大使。未几，崔宁领朔方，故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建中中，李希烈诈为瑊书，若同乱者，帝识其谍，用不疑，更赐良马、锦币。普王为荆襄元帅讨希烈也，以瑊为中军都虞候。

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从，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节度使。硃泚兵薄城，战谯门，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刍车至，瑊曳车塞门，焚以战，贼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昼夜不息，凡浃日，凿堑圜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缒出掇蔬本供御，帝与瑊相泣。泚方据乾陵下瞰城，翠翟红袍，左右宦人趋走，宴赐拜舞，又纵慢辞戏斥天子，以为胜在景刻。使骑环驰，责大臣不识天命。造云梁，广数十丈，施大轮，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为鄣，指城东北；构木庐，蒙革周置之，运薪土其下，将塞隍。帝召瑊，授以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而下，募突将死士当贼，赐瑊笔，使量功署诏，不足则署衣以授，因曰："朕与公诀矣，令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呜咽，帝抚而遣之。瑊前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梁所道，掘大隧，积马矢及薪然之。贼乘风推梁以进，载数千人。王师乘城者皆冻馁，甲弊兵盬，瑊但以忠义感率使当贼，人忧不支，群臣号天以祷。瑊中矢，自揠去，被血而战愈厉。云梁及隧而陷，风返悉焚，贼皆死，举城欢噪。是日诏授瑊二子官，乃第赏将校。泚攻城益急，会李怀光奔难，贼乃去。进行在都知兵马使，实封五百户。

乘舆进狩山南，瑊以诸军卫入谷口，怀光追骑至，后军击却之。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盐丰夏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朔方邠宁振武道永平军奉天行营副元帅。帝临轩授钺，用汉拜韩信故事，制曰："寇贼干纪，授尔节钺，以戡多难，往钦哉！"瑊顿首曰："敢不毕力以对扬天子休命？"乃率诸军趋京师。

贼韩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论莽罗兵破之武亭川，斩首万级，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东渭桥破贼，瑊与韩游瑰、戴休颜以西军收咸

阳，进屯延秋门。泚平，论功，以瑊兼侍中，实封户八百。天子还宫，授河中绛慈隰节度使、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繇楼烦郡王徙咸宁；赐大宁里甲第，女乐五人，将相送归第，与李晟钧礼。俄加朔方行营副元帅，与马燧同讨李怀光。怀光平，检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还屯河中。

吐蕃相尚结赞陷盐、夏，阴窥京师，而畏瑊与李晟、马燧，欲以计胜之。乃诡辞重礼，请燧讲好，燧苦赞，帝乃诏约盟平凉川，以瑊为会盟使。为结赞所劫，副使崔汉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诏释之。会吐蕃复入盗，使瑊镇奉天。虏罢，还河中。贞元四年，虏入泾、邠，授邠宁庆副元帅。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群臣奉慰延英，赠太师，谥曰忠武。丧车至自镇，帝复废朝。

瑊好书，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著《行纪》一篇，其辞一不矜大。天性忠谨，功高而志益下，岁时贡奉，必躬阅视。每有赐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终始信待。贞元后，天子常恐籓侯生事，稍桀骜则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论不尽从可，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军，猜间不能入。君子贤之。本名日进，稍显改焉。五子，镐、钅岁为达官。

镐谦谨，喜交士大夫，历邓、唐二州刺史，有政誉。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边吏贪，震扰不安。李绛建言，宜选才职称者为刺史。乃任镐延州。会讨王承宗，而义武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以镐将家可用，乃迁检校右散骑常侍、义武军节度副使，俄代迪简为使。治兵颇有法，然短于计略，不持重。镇、定二军间不百里，镐引兵压镇境而屯，距贼三十里，鼓角声相闻。贼始亦畏，见镐无斥候，乃潜师入定境，焚廪蓄，屠乡聚，镐军遂摇。亦会中人督战，乃出薄贼，大败而还。诏以陈楚代之。时师饥冻，闻镐方罢，遂乱，劫镐之家，至裸辱。楚闻，驰入城，乃定。令军中敛所剽归镐，以兵卫出之。贬韶州刺史。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镐供军金币十余万，乃复贬循州。卒，赠工部尚书。

钅岁以廕补诸卫参军，累拟至丰州刺史。坐赃七百万，文宗以勋臣子，贬袁州司马。还为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训、注乱，或言钅岁匿贾餗，为百骑所捕，苦辨乃免，然家为兵剽皆尽。文宗怜之，授少府监，迁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擢刺史，帝曰："是岂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钅岁尝治郡有绩，从之，拜寿州刺史。终诸卫大将军。

赞曰：唐史臣称燧沈雄忠力，常先计后战。每战，亲令于众，无不感概用命，斗必决死，未尝折北，名盖一时。然力能得田悦而不取，虏不可信而决信之，故河北三盗卒不臣，平凉大臣奔辱，燧之罪也。虽然，燧贤者也，天下以为可责故责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废功。瑊亲与结赞盟，不能料虏诈，但以如诏为恭，殆有猛志而无英才乎？李晟谓虏不可与盟，则燧、瑊固出晟下远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列传第八十一杨戴阳二李韩杜邢

杨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兴行间，以先锋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从李怀光讨刘文喜泾州　　，斩获多，加骠骑大将军。李纳寇徐州，从唐朝臣往讨，常冠军。怀光赴难奉天，属朝晟兵千人下咸阳，赐实封百五十户。

怀光反，韩游瑰退保邠、宁，贼党张昕守邠州，大索军实，多募士，欲潜归之。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游瑰遣怀宾告行在，德宗劳问，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见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当诛，不可以主兵。"怀光絷之。及诸军围河中，游瑰营长春宫，而怀宾战甚力。怀光平，帝原朝晟，因为游瑰都虞候。父子皆开府、宾客、御史中丞，军中以为荣。

吐蕃犯边，游瑰自将守宁州，而御士宽，军骄。及张献甫来代，军遂乱，朝晟逃于郊。众胁监军，请以范希朝为节度使。希朝时已在京师。明日，朝晟出，绐众曰："予来贺所请之当也。"众稍定。朝晟结诸将谋诛首恶者。居三日，绐遣人自邠来，曰："前请报罢，张公已舍邠矣，反者皆当死，吾不愿尽诛也，第取首恶者。"众所讠藿指，斩二百余人，献甫遂入于军。帝以希朝为节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

贞元九年，城盐州，发卒护境，朝晟屯木波堡。会献甫卒，有诏代为邠宁节度使。朝晟请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诏问："须兵几何？"报曰："部兵可办。"帝问："前日城五原，兴师七万，今何易邪？"对曰："盐州之役，虏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虏料王师不十万，势难轻入。若发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毕，积刍聚粮，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莱野翦夷，虏且走，此万全计也。若大发兵，阅月乃至，虏亦来，来必战，战则不暇城矣。"帝纳其策。师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险下走，视其迹，水从而流，朝晟使筑防环之，遂为渟渊，士饮仰足，图其事以闻。有诏置祠，命泉曰应圣。已城，吐蕃悉众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复城马岭而归，开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颜，字休颜，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胆不常。郭子仪引为大将，谕平党项羌，以安河曲。试太常卿，封济阴郡公，进封咸宁郡王，兼朔方节度副使。城邠州功最，迁盐州刺史。硃泚反，率兵三千昼夜驰，奔问行在，德宗嘉之，赐实户二百。与浑瑊、杜希全、韩游瑰等扞御有劳。帝进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怀光屯咸阳，使人诱之，休颜斩

其使，勒兵自守。怀光眙骇，自泾阳夜走。迁检校工部尚书、奉天行营节度使。合浑瑊兵破泚偏师，斩首三千级，追至中渭桥。京师平，又与瑊率兵趋岐阳，邀泚残党。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进户四百。从乘舆至京师，赐女乐、甲第，拜左龙武军统军。卒，赠扬州大都督。

弟休璿，历开府仪同三司，封东阳郡王；休晏，历辅国大将军，封彭城郡公。俱以将略称。

阳惠元，平州人。以趫勇奋，事平卢军。从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诏以兵隶神策，为京西兵马使，镇奉天。

德宗初立，稍绳诸节度跋扈者。于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悦增河上兵，河南大扰。诏移兵万二千戍关东，帝御望春楼誓师，因劳遣诸将。酒至神策，将士不敢饮。帝问故，惠元曰："初发奉天，臣之帅张巨济与众约：'是役也，不立功，毋饮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馈于道，惟惠元军瓶罍不发。帝咨叹不已，玺书慰劳。俄以兵三千会诸将击田悦，战御河，夺三桥，惠元功多。以兵属李怀光。

及硃泚反，自河朔赴难，解奉天围，加检校工部尚书，摄贝州刺史。诏惠元与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及怀光联营便桥。晟知怀光且叛，移屯东渭桥。翰林学士陆贽谏帝曰；"四将接垒，晟等兵寡位下，为怀光所易，势不两完。晟既虑变，请与惠元东徙，则建徽孤立。宜因晟行，合两军皆往，以备贼为解，趣装进道，则怀光计无所施。"帝不从，使神策将李升往伺。还奏："怀光反明甚。"是夕，夺二军，惠元、建徽走奉天，怀光遣将冉宗驰骑追及于好畤。惠元被发呼天，血流出眦，袒裼战而死。二子晟、暠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独免。诏赠惠元尚书左仆射，晟殿中监，暠邠州刺史。

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创，堕别井，或救得免。历邢州刺史。卢从史既缚，潞军溃，有骁卒五千，从史尝以子视者，奔于旻，旻闭城不内。众皆哭曰："奴失帅，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钱百万在府，少赐之，为表天子求旌节。"旻开谕祸福遣之，众感悟，遂还军。宪宗嘉之，迁易州刺史。

王师讨吴元济，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郛，残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蛮反，授本州经略招讨使，击定之。进御史大夫，合邕、容两管为一道。卒，赠左散骑常侍。

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美须髯，鸷敢有谋。以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李怀让节度镇国，署奏以自副。居军十年，士心惮服。

德宗出奉天，贼遣将何望之袭华州，于是刺史董晋弃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元谅自潼关引兵径薄其城，拔之。时兵兴仓卒，裹罽为铠，剡蒿为矢，募兵数日至万余，军气乃振。贼来攻，辄却。时尚可孤守蓝田，元谅屯昭应，王权壁中渭桥，贼兵不能逾渭南。未几，迁镇国军节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诏发豳、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元谅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俄诏元谅与李晟收京师，次浐西。元谅先奋鏖贼，败之，进屯苑东，晟使坏苑垣入。泚连战皆北，遂大溃，京师平。让功于晟，退壁近郊。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

李怀光反，与马燧、浑瑊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侮其祖。又使约降，曰："我降汉将耳。"及马燧至，降于燧。元谅见韩游瑰曰："彼诟吾祖，今日斩之，子助我乎？"许诺。既而遇诸道，即数其罪，叱左右斩之，诣燧谢。燧大怒，将杀元谅，游瑰见曰："杀一偏裨尚尔，即杀一节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赎，瑊亦为请，燧赦之。帝以专杀，恐有司劾治，前诏勿论。

贞元三年，吐蕃请盟，诏以军从瑊会平凉，元谅军潘原、游瑰军洛口以为援。元谅曰："潘原去平凉七十里，虏诈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请与公连屯。"瑊以违诏，不听。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谅密徙营次之。既会，元谅望云物曰："不详，虏必有变！"传令约部伍出阵。俄而虏劫盟，瑊奔还，元谅兵成列出，而泾原节度使李观亦以精兵五千伏险，与元谅相表里，虏骑乃解。元谅遣车重先，而与瑊振旅徐还，时以为有古良将风。是会也，微元谅、观二人，瑊且不免。帝嘉叹，赐善马金币良厚，因赐姓及名。

更节度陇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荐草，虏入寇，常牧马休徒于此。元谅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菑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入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又筑连弩台，远烽侦，为守备，进据势胜，列新壁。虏至无所掠，战又辄北，由是泾、陇以安，西戎惮之。卒，年六十二，赠司空，谥曰庄威。

李观，其先自赵郡徙洛阳，故为洛阳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

节度使郭子仪，子仪遣佐坊州刺史吴亻由为防遏使。以亲丧解。吐蕃内寇，代宗幸陕，观隐盩厔，率乡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虏不敢侵。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奏为偏将，徐浩、李勉代节度，常倚以军政，数捕平剧贼。迁大将，试殿中监，召为右龙武将军。

泾师叛，观适番上，即领兵千余扈德宗奉天。诏尽察诸军，整饬谁逻，增募五千人，鼙■欢竖，士气益振。赐封户二百，授二子八品官。从至梁州。帝还，诏总后军。擢四镇、北廷行军泾原节度使。在屯四年，训部伍，储藏饶衍。平凉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观入朝，前一日就道，虏至期出精骑狙击，不及，去。以少府监检校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少傅。

韩游瑰，灵州灵武人，始为郭子仪裨将。安禄山反，使阿史那从礼将同罗、突厥五千骑伪降于朔方，出塞门，诱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万。子仪使游瑰率辛京杲击破之，九蕃府还附。累进邠宁节度留后。

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以兵三千来赴，自乾陵北趋醴泉，未至，有诏引军屯便桥。次泥泉，与泚兵值，游瑰欲还奉天，监军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贼敢逾我而西，可夹攻取之。今入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迫天子也。"游瑰曰："不然，我寡贼众。彼分以亢我，余众犹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卫天子。且奉天无强卒，安得夹攻？吾士乏且寒，贼以利诱之，众且溃。"遂还奉天。泚兵蹑攻之，战不利；泚兵夺门，游瑰殊死战，乃解。泚大治战棚、云桥，士皆惧，游瑰曰："贼取佛祠干木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贼大噪攻南雉，游瑰曰："是分吾力也。"趋北雉，遣将郭询、郭廷玉以锐士三百傅满直出，火其棚，投薪于中，风返，棚皆烬，贼气沮。故诸将推游瑰赴难功第一。帝以卫军无职局，军置统军一员，以游瑰、惟明、贾隐林处之。

李怀光叛，诱游瑰为变，游瑰白发其书。帝曰："卿可谓忠义矣！"对曰："臣安知忠义？但怀光误臣，使震惊乘舆，后持臣自解。"帝嘉其诚，从问："计欲安出？"对曰："怀光总诸府兵，怙以为乱。今邠有张昕，灵武有宁{艹乱}景璿，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李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守将也。陛下以其众与地授之，罢怀光权，而尊以元功，诸将仰首，各听其帅，彼安能以乱？"帝曰："罢怀光权而泚益张，若何？"对曰："陛下约士以不次之赏，今贡赋方至，发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万精甲，臣得将之，可以诛贼。四方杖义而起，贼不足虑。"帝美其言。

会怀光诱复至，浑瑊得书，稍严卒以警。游瑰不知，发怒，嫚骂瑊。帝疑有变，即日幸梁州，游瑰使子从帝。怀光檄假游瑰邠州刺史，欲因张昕杀之。游瑰既失兵，不知所图。有客刘南金说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瑰悟，诱旧部兵八百驰入邠，说昕曰："怀光自蹈祸机，公今可取富贵，无共污不义也。我愿以麾下为公先驱。"昕不听。游瑰移疾不出，阴结其将高固等。昕欲杀游瑰，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潜白游瑰，伏甲先起，高固等应之，斩昕首以闻。时怀光子玫在邠，游瑰卫出之，曰："杀之只以怒敌，至必遽，不如舍之。"玫至泾阳，怀光遂走蒲州。

游瑰屯七盘，受李晟节度。诏拜邠宁节度使，遂会浑瑊于奉天，与瑊、戴休颜分扼京西要险。李晟入长安，游瑰破泚兵咸阳。泚走泾州，游瑰使谕泾将杨澄，澄拒不纳，泚遂败。京师平，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四百。帝至自兴元，游瑰及瑊、休颜从，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谅奉迎，论功与瑊等皆第一。游瑰还屯邠宁。怀光寇同州，瑊、元谅败于乾坑。诏游瑰率兵并力，败贼众五千于屯。遂会瑊、马燧围蒲城。师次焦篱堡，守将尉珪降。怀光见势单蹙，乃缢死。

贞元二年，吐蕃入泾、陇、邠、宁，游瑰追至安化，虏营合水北。游瑰策曰："贼行无人地，必怠，可袭取之。"使将史履澄夜领兵五百入其营，斩数百级，取马五千。迟明，虏以兵尾击，游瑰罗帜自卫，鼙鼓四发，虏惊溃去。是岁，复围盐州，刺史杜彦光约与之城，吐蕃许之，又取银、夏、麟等州。游瑰请收盐州以断戎人走集："虏入汉，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时也。"有诏李元谅、韩全义率师一万，会游瑰收盐州。吐蕃请修清水盟，以归侵地，马燧为之请。诏问游瑰，答曰："西戎弱则请盟，强则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诈我也！"帝不从。会盟平凉，诏游瑰以军屯洛口。盟之日，游瑰以劲骑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变，急趋柏泉以分虏势。"瑊被劫，驰以免，虏见兵出，即解去。后吐蕃寇大回原，游瑰方壁长武，即选骑八百迎击，自引兵继之。监军以为戎不可易，答曰："贼攻丰义，今游骑先破，则彼大众不敢前，丰义全矣！"战南原，败之，吐蕃夜遁。

会子钦绪以射生将卫京师，与妖人李广弘谋反，谋泄，奔邠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瑰。游瑰惧，求归死京师，帝不许。又执钦绪二息送京师，帝亦原之。未几，入朝，素服听命，有诏复位，劳遇如故。

游瑰盛言城丰义以遏虏侵。帝悦，趣还军。初，游瑰之朝，众谓且得罪，故赍送殊薄。既还，举军不自安。大将范希朝善兵，游瑰畏其

逼，欲诛之，希朝奔凤翔，帝闻，召入宿卫。游瑰遣兵筑丰义，才二板而溃，宁卒数百大掠，游瑰不能禁。诏用张献甫代之。游瑰畏乱，委军轻出，还京师，拜右龙武统军。卒，谥曰襄。

广弘者，自言宗室子。始为浮屠，妄曰："我尝见岳、渎神，当作天子，可复冠。"男子董昌舍广弘于资敬寺，召相工唐郛视之，教郛告人曰："广弘且大贵。"乃诱钦绪、神策将魏循、李僉、越州参军事刘昉等作乱。昉家数具酒大会广弘所，阴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举。"约钦绪夜击鼓，噪凌霄门，焚飞龙厩，循等以神策兵迎广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僉上变，乃禽广弘及支党鞫仗内，付三司讯实，皆殊死。广弘临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观、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将隶郭子仪，积功劳至朔方节度使。军令整严，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与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引兵赴难。次漠谷，为贼邀击，乘高纵石下之，强弩杂发。德宗使援之，不克，还保邠州。贼平，迁检校尚书左仆射、灵盐丰夏节度使，封余姚郡王。将即屯，献《体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纳，赐《君臣箴》一篇。

寻兼夏绥银节度都统，建言："盐州据要会，为塞保鄣。自平凉背盟，城陷于虏，于是灵武势县，鄜坊单逼，为边深患，请复城盐州。"乃诏希全及朔方、邠宁、银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营诸节度合选士三万五千屯盐州，又敕泾原、剑南、山南军深入吐蕃，牵挠其力，使不得犯塞。执筑凡六千人，阅二旬毕。由是虏惮，不轻入。

希全居河西久，颇越法横肆，帝数容掩其短。丰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己，遂排劾之。帝为斥以答其意。素苦风眩，稍剧，益忌忍，遂诬杀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赠司空。

邢君牙，瀛州乐寿人。少从幽蓟、平卢军，以战功历果毅、折冲郎将。安禄山反，从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为兖郓节度使，使君牙将兵屯好畤防盛秋。吐蕃犯京师，代宗出陕，以扈从功，累封河间郡公。

建中初，李晟从马燧讨田悦，以君牙为都将，在武安、襄国间凡五战，斩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难，徙屯渭桥，军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晟在凤翔，数行边，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为凤翔观察使。俄领节度，检校尚书右仆射。吐蕃岁犯边，君牙劭耕讲战以为备，戎不能侵。又城陇州平戎川，号永信城。卒官，赠司空。

初，布衣张汾者，无绍而干君牙，轩然坐客上。会吏擿簿书，以盗没宴钱五万，君牙怒其欺，汾不谢去，曰：“吾在京师，闻邢君牙一时豪俊，今乃与设吏论钱，云何？”君牙惭，遽释吏，引为上客，留月余，以五百缣为谢。其屈己好士类此。

列传第八十二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

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

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

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参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

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重取悔。"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

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同，然而突钳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

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方赠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悉怀险诐以覆

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

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怵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

士之犀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懋其众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

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列传第八十三韦张严韩

韦皋，字城武，京兆万年人。六代祖范，有勋力周、隋间。皋始仕为建陵挽郎，诸帅府更辟 ，擢监察御史。张镒节度凤翔，署营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陇州行营留事。

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杀镒，劫众叛归硃泚，陇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阳军镇凤翔，既归节，而留兵五百戍陇上，以部将牛云光督之。至是，云光谋请皋为帅，将劫以臣泚。别将翟晔伺知以白皋。云光惧不克，率众出奔，至汧阳，遇泚奴使皋所，谓云光曰："太尉已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皋。若听，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诛之。请以兵俱。"许之。皋迎劳，先纳奴，伪受泚诏。即让云光曰："既去而复，何也？"对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还，愿与公同生死。"皋曰："大使固善，苟无它图，请释甲以安众，而后可入也。"云光以皋诸生，亡能为，乃命士委仗铠，皋受而内其卒。明日，置酒大会，奴、云光与其下至，皋伏甲左右庑，酒行，尽杀之，以其首徇。泚复使它奴拜皋凤翔节度使，皋亦斩之及从骑三人，纵一人使报泚。帝闻，乃授皋陇州刺史，置奉义军，拜节度使，宠其功。皋遣兄平及弇继至奉天，士气益壮，乃筑坛血牲与士盟曰："协力一心，以诛元恶，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驰使吐蕃与连和，陇坻遂安。帝自梁、洋还，召为左金吾卫将军，迁大将军。

贞元初，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初，云南蛮羁附吐蕃，其盗塞必以蛮为乡道。皋计得云南则斩虏右支，乃间使招徕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蛮大首领苴那时以王爵让其兄子乌星。始，乌星幼，那时摄领其部，故请归爵。皋上言："礼让行于殊俗，则怫戾者化，愿皆封以示褒进。"诏可。又明年，云南款边求内属，约东蛮鬼主骠傍、苴梦冲等绝吐蕃盟。五年，东蛮断泸水桥攻吐蕃，请皋济师。皋遣精卒二千，与蛮共破吐蕃于台登，杀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腊城酋悉多杨硃及论东柴等，虏坠死崖谷不可计，多获牛马铠装。遮遮，尚结赞之子，虏贵将悍雄者也；既败，酋长百余行哭随之。悍将已亡，则屯栅以次降定。进检校吏部尚书。

初，东蛮地二千里，胜兵常数万，南倚阁罗凤，西结吐蕃，狙势强弱为患，皋能绥服之，故战有功。诏以那时为顺政王、梦冲怀化王、骠傍和义王，刻"两林"、"勿邓"等印以赐之。而梦冲复与吐蕃盟，皋遣别将苏嵓召之，诘其叛，斩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样弃等，蛮部震服。乃建

安夷军于资州，维制诸蛮；城龙溪于西山，保纳降羌。

九年，天子城盐州，策虏且来挠袭，诏皋出师牵维之。乃命大将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峨和、通鹤、定廉城，逾的博岭，遂围维州，搏栖鸡，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剑山屯焚之。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援，与战，破其军，进收白岸，乃城盐州。诏皋休士。以功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扶风县伯。

于是西山羌女、诃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远、咄霸八国酋长，皆因皋请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而南诏复通。石门者，隋史万岁南征道也，天宝中，鲜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闭。至是蛮径北谷，近吐蕃，故皋治复之。繇黎州出邛部，直云南，置青溪关，号曰“南道”。乃诏皋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俄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复嶲州。吐蕃怨，完垒造舟谋扰边，皋辄破却之。自是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婴、笼官马定德与大将举落皆降，昆明管些蛮又内附。赞普怒，遂北掠灵、朔，破麟州以取偿焉。帝诏皋深入以桡虏。皋遣大将陈泊等出三奇，崔尧臣趋石门无衣山，仇冕、董振走维州，邢玼出黄崖略栖鸡、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湿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嶲，韦良金趋平夷，路惟明自灵壁、夏阳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陈孝阳率蛮苴那时等道西泸攻昆明、诺济，师无虑五万，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镇捕候，追奔转战千里，遂围维州。吐蕃释灵、朔兵，使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节度大使，率杂虏十万来救。师伏以待，虏乘胜深入，师噪而奋，虏大溃，生禽莽热献诸朝。帝悦，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南康郡王，帝制纪功碑褒赐之。

顺宗立，诏检校太尉。会王叔文等干政，皋遣刘辟来京师谒叔文曰：“公使私于君，请尽领剑南，则惟君之报。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斩辟，辟遁去。皋知叔文多衅，又自以大臣可与国大议，即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笺太子，暴叔文、伾之奸，且劝进。会大臣继请，太子遂受禅，因投殛奸党。是岁，皋暴卒，年六十一，赠太师，谥曰忠武。

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善拊士，至虽昏嫁皆厚资之，婿给锦衣，女给银

涂衣，赐各万钱，死丧者称是。其僚掾官虽显，不使还朝，即署属州刺史，自以侈横，务盖藏之。故刘辟阶其厉，卒以叛。朝廷欲追绳其咎，而不与皋者诋所进兵皆镂“定秦”字，有陆畅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议息。畅，字达夫，皋雅所厚礼。始，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篇以斥严武，畅更为《蜀道易》以美皋焉。

始，皋务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岁一复。皋没，蜀人德之，见其遗象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镬其文尊讳之。

兄聿，弟平。聿以廕调南陵尉，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为国子司业。刘辟与卢文若反，皋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闻。辟平，行式妻当没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远不应坐，乃皆赦之。终太子右庶子。平与皋斩硃泚使者，间走奉天上功，擢万年尉。

平子正贯，字公理，少孤，皋谓能大其门，名曰臧孙。推廕为单父尉，不得意，弃官去，改今名。举贤良方正异等，除太子校书郎，调华原尉。后又中详闲吏治科，迁万年主簿，擢累司农卿。坐尚食乏供，贬均州刺史。久之，进寿州团练使。宣宗立，以治当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风俗右鬼，正贯毁淫祠，教民毋妄祈。会海水溢，人争咎撤祠事，以为神不厌，正贯登城沃酒以誓曰：“不当神意，长人任其咎，无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镇三岁，既病，遗令无厚葬，无用鼓吹，无请谥。卒，年六十八，赠工部尚书。

刘辟者，字太初，擢进士宏词科，佐韦皋府，迁累御史中丞、支度副使。皋卒，辟主后务，讽诸将徼旄节，宪宗以给事中召之，不奉诏。时帝新即位，欲静镇四方，即拜检校工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使。辟意帝可动，益骜蹇，吐不臣语，求统三川，欲以所善卢文若节度东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术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楼以祈祥。帝始重征讨，而宰相杜黄裳劝帝，且言：“辟，妄书生耳，可鼓而俘也。”荐高崇文、李元弈等将神策行营兵皆西，使严砺、李康掎角之。

诏许自新，辟不听。崇文取东川，帝乃下诏夺其官，进破鹿头关，遂下成都。辟从数十骑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骑将郦定进禽之。文若先杀其族，缒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槛车送辟京师，尚冀不死，食饮于道晏然。将至都，神策以兵迎之，系其首，曳而入，惊

曰："何至是邪？"帝御兴安楼受俘，诏诘反状，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不能制。"诏问："遣使赐节何不受？"乃伏罪。献庙社，徇于市，斩于城西南独柳下。子超郎等九人，与部将崔纲以次诛。

始，辟尝病，见问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辟即裂食之。唯卢文若至，如平常，故益与之厚，而皆夷族。

张建封，字本立，邓州南阳人，客隐兖州。父玠，少任侠。安禄山反，使李廷伟胁徇山东，鲁郡太守韩择木迎馆之。玠率豪桀段绛等集兵，将斩以徇，择木不许，唯司兵参军张孚助其谋，乃杀廷伟并其党以闻。择木、孚皆受赏，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建封少喜文章，能辩论，慷慨尚气，自许以功名显。李光弼镇河南，盗起苏、常间，残掠乡县。代宗诏中人马日新与光弼麾下皆讨。建封见中人，请前喻贼，可不须战。因到贼屯开譬祸福，一日降数千人，纵还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观察使韦之晋辟署参谋，授左清道兵曹参军，不乐职，辄去。令狐彰节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觐，建封非之。往见转运使刘晏，晏奏试大理评事，使筦漕务，岁余罢。时马燧为三城镇遏使，雅知之，表为判官，擢监察御史。燧伐李灵耀，军中事多所谘访，从镇河东，授侍御史，即表其能于朝。杨炎将任以要职，卢杞不喜，出为岳州刺史。

李希烈既破梁崇义，跋扈不臣，寿州刺史崔昭与相闻，德宗召宰相选代昭者，杞仓卒不暇取它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数败王师，张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阴附之。希烈遣将杨丰赍伪赦二，畀建封、少游。丰至，建封缚致军中，会中人来，对之斩其首，因送伪书于行在。少游闻之，恚汗不自处，建封乃劾其附贼状，帝方蒙难，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约破寿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栅拒之，贼不能东。迁团练使。帝还自梁，少游卒忧死。进兼御史大夫、濠寿庐观察使。是时，四方尚多故，乃缮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悦。希烈使票帅悍卒来战，建封皆沮衄之。贼平，进封阶，又任一子正员官。

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独孤华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胁不支。于是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今徐州刺史高明应甚少，脱为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也。请以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复为雄

镇。久之，检校尚书右仆射。十三年，来朝，帝不待日召见延英殿，诏会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宠，建封赋《朝天行》以献。帝眷遇异等，赐名马珍具。

是时，宦者主宫市，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谓之“白望”。无诏文验核，但称宫市，则莫敢谁何，大率与直十不偿一。又邀阍闼所奉及脚佣，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有农卖一驴薪，宦人以数尺帛易之，又取它费，且驱驴入宫，而农纳薪辞帛，欲亟去，不许，恚曰：“惟有死耳！”遂击宦者。有司执之以闻，帝黜宦人，赐农帛十匹，然宫市不废也。谏臣交章列上，皆不纳，故建封请间为帝言之，帝颇顺听。会诏书蠲民逋赋，帝问何如，答曰：“残逋积负，决无可敛，虽蠲除之，百姓尚无所益。”又陈：“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征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为奸。右金吾大将军李翰好刺细事规宠，人疾恶之。”帝悉嘉可。未几，制诏：“官师过从，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闻。”

元巳，赐宴曲江，特诏与宰相同榻食。其还镇，帝赋诗以饯，于时虽马燧、浑瑊、刘玄佐、李抱真等勋宠卓越，未有以诗饯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赐之，曰：“卿节谊岁寒弗渝，故用此为况。”建封又赋诗以自警励。十六年，以病求代，诏韦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册赠司徒。

治徐凡十年，躬于所事，一军大治。善容人过，至健黠亦未尝曲法假之。其言忠义感激，故下皆畏悦。性乐士，贤不肖游其门者礼必均，故其往如归。许孟容、韩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传于时。

子愔，始以廕补虢州参军事。建封卒，府佐郑通诚者摄留事，畏其军乱，因浙西戍兵过徐，谋引以为援。举军怒，斧库取兵，环府大噪，杀通诚及大将数人，乃表于朝，请愔为留后，假旄节。帝不许，披濠、泗隶淮南，诏杜佑讨徐乱。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遇，伾大败。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骁卫将军、徐州刺史，知留后。以伾为泗州留后，杜兼为濠州留后。俄进愔武宁军节度使。

元和初，以疾求代，召为工部尚书，以王绍节度武宁，还濠、泗隶徐。徐人喜，遂不敢乱，而愔得行。未逾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称治。赠尚书右仆射。

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本农家子，以财役里闾。至德、乾元中，数出赀助边，得为州长史。西川节度使严武知其才，署押衙，迁恒

王府司马，委以军府众务。武卒，罢归。会东川节度使李叔明表为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节度府又表为凤州刺史。母丧解。起为兴、凤两州团练使，好兴利除害。建中中，剑南黜陟使韦桢状震治行为山南第一，乃赐上下考，封郧国公。治凤十四年，号称清严，远迩咨美。迁山南西道节度使。

硃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遗帛书诱之，震即斩以闻。是时，李怀光与贼连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跸山南，震闻，驰表奉迎，遣大将张用诚以兵五千扞卫。用诚至盩厔有反计，帝忧之，会震牙将马勋嗣至，帝告以故，勋曰："臣请归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斩其首以复命。"帝悦，使计日往。勋还得符，请壮士五人与偕，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谋，以数百骑迓勋馆之，左右严侍。勋未发，阴令焚草馆外，士寒争附火，勋从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惧，将走，壮士自后禽之。用诚子斫勋伤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诚，而格杀其子。勋即军中，士皆擐甲矣。勋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弃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诚尔，若等无与！"众乃服，不敢动。即缚用诚送于震，杖杀之，而拔其副以统师。始，勋赴行在，逾半日期，帝颇忧。比至，大喜。翌日，发奉天。既入骆谷，怀光以骑追袭，赖山南兵以免。寻加检校户部尚书、冯翊郡王，实封二百户。

天子至梁州，宰相以为地贫无所仰给，请进幸成都。震曰；"山南密迩畿辅，李晟锐于收复，方藉六师为声援，今引而西，则诸将顾望，责功无期。"帝未决，会晟表至，亦请驻跸梁、洋，议遂定。然梁、汉间刀耕火耨，民采稆为食，虽领十五郡，而赋入才比东方数大县。自安、史后，山贼剽掠，户口流散，震随宜劝课，鸠敛有法，民不烦扰，而行在供亿具焉。车驾将还，加检校尚书左仆射。诏改梁州为兴元府，即用震为尹，加实封二百户。久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太保，谥曰忠穆。

从孙譔，与宰相杨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观察使擢为江西节度使，改号镇南军。时南蛮内寇，诏譔募士三万备之。或言譔广补卒，擅纳缣廪。及收得罪，韦保衡以譔素善收，赇赂狼藉，遣使按覆，诏赐死。

韩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刘玄佐。举明经不中，从外家学骑射。由诸曹试大理评事，为宋州南城将。事刘全谅，署都知兵马使。贞元十五年，全谅死，军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为留后，请监军表诸朝。诏检校工部尚书，充宣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先是，曲环死，吴少诚与全谅谋袭陈许，使数辈仍在馆。弘始得帅，欲以忠自表于众，即驱出少诚使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诚，败之。汴自刘士宁以来，军益骄，及杀陆长源，主帅势轻，不可制。弘察军中素恣横者刘锷等三百人，一日，数其罪斩之牙门，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讫弘去，无一敢肆者。李师古屯曹州，以谋郑、滑，或告："师古治道矣，兵且至，请备之。"弘曰："师来不除道也。"师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以官与太原王锷等，诒书宰相，耻为锷下。宪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检校司徒，班锷上。

严绶以王师败，乃拜弘淮西诸军行营都统，使扞两河，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击贼。弘不亲屯，遣子公武领兵三千属光颜，然阴为逗桡计，以危国邀功者，每诸将告捷，辄累日不怡。元济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许国公。李师道诛，弘大惧，因请入朝，册拜司徒、中书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愿留京师。帝崩，摄冢宰。俄出为河中节度使。以病请还，复拜司徒、中书令。卒，年五十八，赠太尉，谥曰隐。

始，弘自汴来朝，献马三千、绢五十万、它锦彩三万，而汴之库厩钱尚百万缗，绢亦百余万，马七千，粮三百万斛，兵械不可数。弘为人庄重寡言，罪杀人，问法何如，不自为轻重，沉谋勇断，故少诚、师道等皆惮之。诏使至，或骜侮不为礼。齐、蔡平，势屈而后请觐，然天子尊宠异等，能以名位始终，亦其天幸。

子公武，字从偃。起家卫尉主簿，为宣武行营兵马使，以讨蔡功检校左散骑常侍、鄜坊等州节度使。弘入朝，为右金吾将军。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镇，我以孺子又当执金吾职乎？"因固辞，改右骁卫大将军。性恭逊，不以富贵自处。卒，赠户部尚书，谥曰恭。

充，本名璀，少亦依舅家。李元为河阳节度使，署牙将。元改昭义，又从之。元尝谓宾佐曰："充后当贵，诸君必善事之。"未几，弘领宣武，召主亲兵，元曰："我知君旧矣，吾儿不才，无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为托。"遂辞去。累授御史大夫。

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谦慎无少懈，念弘在镇久，不入见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请入宿卫，弘许之，不即遣。后因猎，单骑走洛阳，朝廷亮其节，擢右金吾卫将军，转大将军，斥军士虚名不如令者七百人。历少府监、鄜坊等州节度使。

穆宗立，幽、镇、魏复乱，王承元以冀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訹为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检校尚书左仆射，为义成军节度使。会汴军逐李愿，以李謁主留事。帝谓充素为汴士悦向，诏节度宣武，兼统义成兵讨謁。战郭桥，破之。会李质斩謁，遂入汴。初，陈许李光颜亦奉诏讨謁，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饵军，而汴监军姚文寿亦欲内光颜。充闻其谋，驰至城下，汴人望见充，欢跃无复贰者。

始，帝遣人问破贼期，充对："汴，天下咽喉，臣颇习其人，然王师临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敌若神。"加检校司空。籍謁所胁为兵者三万，悉纵之。又责首乱者千余，斥出境，令曰："敢后者斩！"由是内外按堵，汴人爱赖之。卒，年五十五，赠司徒，谥曰肃。

充虽将家，性俭节，历三镇，居处服玩如儒生，乘机决策无余悔，世推善将。李元没，充为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监军选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日秩酒肴，物力几屈，然不敢废。充未入时，李质总军事，乃曰："韩公至而顿去二千人食，岂不失人心乎？不去，且无以继，可以弊事遗吾帅乎！"因悉罢之而后迎充。

李质者，节士也。始为牙将，及謁为留后，邀帅节，劝之不从。謁疽发于首，委质以兵，遂禽謁。终金吾将军。

赞曰：皋、建封、弘本诸生，震兴田亩间，未有以异人，及投隙龙骧，皆为国梁楹，光奋一时。使不遭遇，与庸夫汩汩并胔而腐可也。皋、弘虽阴慝，卒能以诚言自解，长没天年，宜哉！

列传第八十四鲍李萧薛樊王吴郑陆卢柳崔

鲍防，字子慎，襄州襄阳人。少孤窭，强志于学，善辞章。及进士第，历署节度府僚属。入为职方员外郎。薛兼训帅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节度行军司马，召见，慰遣之。俄知留后，兼太原尹、节度使。人乐其治，诏图形别殿。入为御史大夫，历福建、江西观察使，召拜左散骑常侍。从德宗奉天，进礼部侍郎，封东海郡公。

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穆质、裴复、柳公绰、归登、崔邠、韦纯、魏弘简、熊执易等，世美防知人。时比岁旱，策问阴阳祲沴，质对："汉故事，免三公，卜式请烹弘羊。"指当时辅政者。右司郎中独孤愐欲下质，防不许，曰："使上闻所未闻，不亦善乎？"卒置质高第，帝见策嘉揖。

初，防与知杂御史窦参遇，导骑不引避，参谪其仆。及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书。防吒曰："吾与萧昕子齿，而同昕老，坐宰相余忿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曰宣。防于诗尤工，有所感发，以讥切世敝，当时称之。与中书舍人谢良弼友善，时号"鲍谢"云。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天宝乱，往从兖郓节度使能元皓。以战多，累授右卫率。从袁傪讨贼袁晁，积阀至试殿中监，事浙东薛兼训节度府。兼训徙太原，又为牙将。鲍防代总节度事，会回纥入寇，防遣大将焦伯瑜等击之。自良曰："寇远来，难与争锋。请筑二垒搤归路，坚壁勿出，求战不许，师老而堕，其势易乘。"防不听。伯瑜战百井，大败。由是知名。

马燧代防，表为军候。自良为人勤且有谋，燧倚信之。从讨田悦还，攻李怀光河中，数履锋陷阵，功在诸将右。贞元三年，燧来朝，德宗罢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当，议者多其让，乃授右龙武大将军。入谢，帝终以河东近胡，谓曰："卿于进退宁不有礼？然守北门无易卿者，勉为朕行。"乃以检校工部尚书充河东节度使。居治九年，举不愆法，简俭易循，民不知有军，上下谐附。卒于官，赠尚书左仆射。

萧昕，字中明，梁鄱阳王恢七世孙，世居河南。再中博学宏辞科，调寿安尉，累迁左补阙。哥舒翰为副元帅拒安禄山，辟掌书记，翰败，

儳道走蜀。肃宗立，奉诰册见行在。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代宗狩陕，昕由武关从帝，擢国子祭酒。建请崇太学以树教本，帝寤其言，诏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军子弟隶业者，听补生员。

大历中，持节吊回纥。回纥恃功，廷让昕曰："乃中国乱，非我无以平，奈何市马不时归我直？"众失色。昕徐曰："国家龛定寇难，功虽丝毫不遗赏，况邻国乎？仆固怀恩，我之叛臣，尔与连祸，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败北，回纥悔惧，叩颡乞和。非天子恤旧功，则只马不得出塞下，孰为失信者？"回纥大惭，因厚礼昕，遣使者约和。转工部尚书，封晋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余，步出城。贼求之急，独窜山谷间，仅至奉天。迁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礼部尚书，知贡举。久之，以太子少师致仕。卒，年九十三，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懿。

昕始荐张镐、来瑱，在礼部擢杜黄裳、高郢、裴垍。其后镐兴布衣，不数年位将相，瑱为将有威名，黄裳等继辅政，并为名宰云。

薛播，河中宝鼎人。曾祖文思，官中书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琏。累授殿中侍御史，迁武功、万年令。温敏而裕，与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衮、崔祐甫并器之。祐甫辅政，拜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坐小累，贬泉州，再迁至河南尹。以礼部侍郎卒，赠本曹尚书。

子公达，擢进士第。佐凤翔军。会帅不文，尝集射，设的高数十尺，令曰："中者酬锦与金。"一军莫能中。公达执弓矢揖曰："请为公欢。"射三发连中，众大呼笑。帅不喜，乃自免去。复佐河阳军。以国子助教居东都卒。

樊泽，字安时，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卫节度使薛嵩表为尧山令。举贤良方正，次潼关，雨淖，困不能前。有熊执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辍所乘马，倾褚以济，自罢所举。是岁，泽上第，杨炎善之，擢左补阙。

泽有武力，喜兵法，议者谓有将帅器。尝召对延英，德宗叹其论兵"与我意合"。累迁山南东道司马，就拜节度使。每射猎，诸将惮其材武。数与李希烈确，禽票将张嘉瑜、杜文朝、梁悛之等，贼气沮缩，遂取唐、隋二州。贞元三年，为荆南节度使。会山南东道嗣曹王皋卒，军乱，剽居人。以泽威惠著襄、汉间，复徙山南东道，加检校尚书右仆

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赠司空，谥曰成。讣至，帝为撤宴废朝。

子宗师，字绍述。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擢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州刺史。徙绛州，治有迹。进谏议大夫，未拜卒。始，宗师家饶于财，悉散施姻旧宾客，妻子告不给，宗师笑不答。然力学多通解，著《春秋传》、《魁纪公》、《樊子》凡百余篇，别集尚多。韩愈称宗师论议平正有经据，尝荐其材云。

王纬，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为长安尉，与弟之贲、之奂皆有文。纬举明经，以书判入等，历长安尉。大历中，与李泌俱为路嗣恭江西观察判官。泌见恶于元载，嗣恭希意欲杀之，纬护解，仅免。泌执政，奏于己有私恩，德宗许为泌报，故进纬给事中。浙西观察使缺，泌拟纬，帝曰："是朕为君报德者乎？黄门要地，独不留议事耶？"对曰："浙西赋入尤剧，纬清而忠，能惠养民，故请遣之。"制可。初，州县有韩滉时罚钱未入者十八万缗，府史请裒为进奉，纬上疏愿蠲以纾民，诏听之。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裴延龄以诸道负钱四百万缗献为羡钱，以图宠，纬奏"此诸州经费"，大忤延龄意，改检校工部尚书。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

纬居官以清白称，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条约苛碎，人不聊云。

吴凑，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与兄溆一日赐官封皆等，而凑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换检校宾客兼家令。进累左金吾卫大将军。

凑才敏锐，而谦畏自将，帝数顾访，尤见委信。是时，令狐彰、田神功等继没，其下乘丧挟兵，辄偃蹇摇乱。凑持节至汴、滑，委悉慰说，裁所欲为奏，各尽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军中驩附。帝才其为，重之。元载当国久，愎状日肆，帝阴欲诛，未发也，顾左右无可与计，即召凑图之。俄而收载赐死。于是王缙、杨炎、王昂、韩会、包佶等皆当坐，凑建言："法有首从，从不应死，一用极刑，亏德伤仁。"缙等繇是得减死。丁后母丧解职。既除，拜右卫将军。

德宗初，出为福建观察使，政勤清，美誉四腾。与宰相窦参有憾，参数加短毁，又言凑风痹不良趋走，帝召还，验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参。擢凑陕虢观察使，代李翼。翼，参党也。宣武刘玄佐死，以凑检校兵部尚书领节度使驰代。未至，汴军乱，立玄佐子士宁。帝欲遣兵内凑，而参请授士宁以沮凑，还为右金吾卫大将军。

贞元十四年夏，大旱，谷贵，人流亡，帝以过京兆尹韩皋，罢之。即召凑代皋，已谢，督视事，明日诏乃下。凑为人强力劬俭，瞿瞿未尝扰民，上下爱向。京师苦宫市强估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从无敢争。凑见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纷纷流议。宫中所须，责臣可办。若不欲外吏与闻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谨信者为宫市令，平贾和售，以息众喧。"又言："掌闲、骥骑、飞龙、内园、芙蓉园、禁兵诸司杂供役手，资课太繁，宜有蠲省。"帝辄顺可。初，府中易凑贵戚子，不便簿领，每有疑狱，时其将出，则遮凑取决，幸仓卒得容欺。凑叩鞍一视，凡指擿，尽中其弊，初无留思，众畏服，不意凑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过不榜责，召至廷，诘服原去，其下传相训勖，举无稽事。

文敬太子、义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车土治坟，农事废。凑候帝间徐言，极争不避。或劝论事宜简约，不尔，为上厌苦。凑曰："上明睿，忧劳四海，不以爱所钟而疲民以逞也。顾左右钳噤自安耳，若反复启寤，幸一听之，则民受赐为不少。挢舌阿旨固善，有如穷民上诉，叵云罪何？"以能进兼兵部尚书。

及属病，门不内医巫，不尝药，家人泣请。对曰："吾以庸谨起田亩，位三品，显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终者可数，吾得以天年归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诏侍医敦进汤剂，不获已，一饮之。卒，年七十一，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成。

先是，街樾稀残，有司莳榆其空，凑曰："榆非人所廕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凑已亡，行人指树怀之。唐兴，后族退居奉朝请者，犹以事失职，而凑任中外，未尝以罪过罢，为世外戚表云。

溆子士矩。士矩文学蚤就，喜与豪英游，故人人助为谈说。开成初，为江西观察使，飨宴侈纵，一日费凡十数万。初至，库钱二十七万缗，晚年才九万，军用单匮，无所仰。事闻，中外共申解，得以亲议，文宗弗穷治也，贬蔡州别驾。谏官执处其罪，不纳。于是御史中丞狄兼谟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负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请遣御史至江西即讯，使杜江淮它镇循习意。"帝听，乃流端州。

郑权，汴州开封人。擢进士第，佐泾原节度刘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军必乱，以权宽厚容众，檄主后务。昌去，军果乱，权挺身冒刃，明谕逆顺，杀首乱者，一军畏伏。德宗方厌兵，籓屯校佐得士心者，皆就命之，权自试参军拜行军司马。擢累河南尹，进拜山南东道节度使，

徙领德棣沧景军。时讨李师道，权身将兵出屯，奏置归化县，绥纳降附。沧州刺史李宗奭数违命，权劾奏，诏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己自解。宪宗更以乌重胤代权，沧人惧，共逐宗奭还京师，有诏斩以徇，徙权节度邠宁。或讼宗奭为权所诬，左迁原王傅。改右金吾卫大将军。

穆宗立，以左散骑常侍持节为回鹘告哀使，以足疾辞，不许，肩舁就道。权识诣魁然，有闳辩。与可汗争曲直，持议明壮，虏礼异之。使还，三迁工部尚书。用度豪侈，乃结权幸求镇守，于是检校尚书右仆射、岭南节度使。多裒赀珍，使吏输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纳焉，人笑之。卒于官。

陆亘，字景山，苏州吴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补万年丞。再迁太常博士。礼史孟真练容典，博士降色访逮，史倚以倨横。会将册皇太子，草仪，真参议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迁累户部郎中、太常少卿。历兖蔡虢苏四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亘文明严重，所到以善政称。初为兖州，对延英，具陈："节度分兵屯属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乱。"帝因诏屯士得隶刺史。温州濒海，经贼乱，夺官吏半禄代民租，后相沿，更以为奸，亘还官全禀，绳赃罪，吏畏而赖之。

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畜，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自是遇加厚。

李复为郑滑节度使，表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干政，坦每据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将等悦之，诣复请为重职。坦笑曰："大将久在军，积劳亟迁，乃及右职。奈何自薄，欲与吹笛少年同列邪？"诸将惭，遽出就坦谢。复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内牙中，封府库，举军大恐。坦劝止之，军乃安。复卒，诏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书生，易之，曰："是将材邪？"坦私谓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刚，监军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祸。"乃从复丧归东都，为寿安令。盈珍果与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

河南赋限已穷，县人诉机织未就，坦诣府请申十日。不听。坦谕县人第输，勿顾限，违之不过罚令俸尔。由是知名。累为刑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杂事。赤县尉为台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释。坦白中丞，请中覆，中人走以闻，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诏，乃释。数月迁中丞。

初，诸道长吏罢还者，取本道钱为进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节度使柳晟、浙西观察使阎济美格诏输献，坦劾奏，晟、济美白衣待罪。帝谕坦曰：“二人所献皆家财，朕已许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违诏，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归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纳之。李锜诛，有司将毁其祖墓，坦上疏谏止。裴均为仆射，将居谏议、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旧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权幸者。”均怒，遂罢为左庶子。

数月，拜宣歙池观察使。初，刘辟婿苏强坐诛。强兄弘，宦晋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从辟时，距三千里，宜不通谋，今坐废，非用人意”，因请署判官，帝曰：“使强不诛，尚录其材，况彼兄耶？”时江淮旱，谷踊贵，或请抑其价。坦曰：“所部地狭，谷来他州，若直贱，谷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贷兵食出诸市，估遂平。

再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时，畜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坦遣吏验，未反，帝迟之，更遣中人刘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岂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韩重华为代北水运使，开废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岁收粟二十万石。

河毁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议徙天德。坦以为：“城当碛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丰草，边鄣所利。若避河流，不过退徙数里，奈何徇一时省费，堕万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壤墝瘠，北倚山，去河远，烽候无所统接，虏骑唐突，势不容知，是无故而蹙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怀义亦以为言。吉甫不悦，出坦为东川节度。后数月，怀义忧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师人怨，杀重旰，覆其家。

初，坦与宰相李绛议多协，绛藉为己助，及坦出半岁而绛罢。治东川，尽蠲山泽盐井榷率之籍。吴少诚之诛，诏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问其父母妻子，视疾病医药，故士皆感慰，无逃还者。惟请收军吏闰月粮助行营，为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赠礼部尚书。

旧制，官、阶、勋俱三品始听立戟，后虽转四品官，非贬削者戟不夺。坦为户部侍郎时，阶朝议大夫，勋护军，以尝任宣州刺史三品，请立戟，许之。时郑余庆淹练旧章，以为非是。为宪司劾正，诏罚一月俸，夺戟。自贞元以来，立戟十八家不应令，并追正之。

阎济美者，第进士，有长者名。贞元末，繇婺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徙浙西。为治简易，居镇未尝增常赋。罢浙西也，方在道，见诏而贡献无所还，故帝为言之。寻出华州刺史，入为秘书监，以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曰温。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后周为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仆卿。晟年十二，居父丧，为身孝。代宗养宫中，使与太子诸王受学于吴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辄上所学。既长，诏大瓘等即家教授。拜检校太常卿。

德宗立，晟亲信用事。硃泚反，从帝至奉天，自请入京师说贼党以携沮之，帝壮其志，得遣。泚将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诏，陈祸福逆顺，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要籍硃既昌告其谋，泚捕系晟及常外狱，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断发为浮屠，间归奉天，帝见，为流涕。乘舆还京师，擢原王府长史。吴通玄得罪，晟上书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无诒悔！"不听。凡三上书，帝意解，通玄得减死。

晟累迁将作少监，以护作崇陵，封河东县子，授山南西道节度使。府兵讨刘辟还，未扣城，复诏戍梓州，军曹怒，胁监军谋变。晟闻，疾驱入劳士卒，既而问曰："若等何为成功？"曰："诛骄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刘辟得罪天子而诛之，奈何复欲使后人诛若等耶？"士皆免胄拜，从所徙。入为将作监。使回鹘，奉册立可汗，逆谓曰："属闻可汗无礼自大，去信自疆。夫礼信不能为，何足奉中国乎？"可汗诸贵人愕然骇，皆跪伏成礼。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爵为公。卒，年六十九，诏从官临吊，赠太子少保。

晟敏于辩，下士乐施。唯自兴元入朝，贡献不如诏，为御史中丞卢坦所劾，宪宗以其贤，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韦从孙也。举明经，补太子校书郎。判入等，调蓝田主簿。辟淮南李庸阝府。卫次公代庸阝，宪宗称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职。裴度节度太原，署参谋。时王承宗以镇叛，度请戎往谕，承宗至

泣下，乃听命。入为殿中侍御史，擢累谏议大夫。

云南蛮乱成都，诏戎持节剑南为宣抚使。奏罢税外姜芋钱；当赋钱者率三之，以其一准缯布，优其估以与民；绥招流亡。凡废若置，公私莫不便之。还拜给事中。出为华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钱享军，吾重矫激以夸后人也。"徙兖海沂密观察使，民拥留于道不得行，乃休传舍，民至抱持取其靴。时诏使尚在，民泣诣使，请白天子丐戎还，使许诺。戎恚责其下，众曰："留公而天子怒，不过斩吾二三老人，则公不去矣。"戎夜单骑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兖州，鉏灭奸吏十余辈，民大喜。岁余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子雍，字顺中，由起居郎出为和州刺史。庞勋以兵劫乌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劳之，密表其状。民不知，诉诸朝，宰相路岩素不平，因是傅其罪，赐死宣州。

列传第八十五徐吕孟刘杨潘崔韦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经，有文辞。张说称其才，由鲁山主簿荐为集贤校理　　，见《喜雨》、《五色鸽赋》，咨嗟曰："后来之英也！"进监察御史里行。辟幽州张守珪幕府。历河阳令，治有绩。东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众不为疑，浩独按篆诘状，果诈为之。迁累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又领东都选。

肃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书法至精，帝喜之。又参太上皇诰册，宠绝一时。授兼尚书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断狱，必刑部审覆。自李林甫、杨国忠当国，专作威福，许有司就宰相府断事，尚书以下，未省即署，乖慎恤意。请如故便。"诏可。故详断复自此始。进国子祭酒，为李辅国谮，贬庐州长史。

代宗复以中书舍人召，迁工部侍郎、会稽县公，出为岭南节度使。召拜吏部侍郎，与薛邕分典选。浩有妾弟冒优，托之邕，拟长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别驾。德宗初，召授彭王傅，进郡公。卒，年八十，赠太子少师，谥曰定。

始，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草隶尤工，世状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晚节治广及领选，颇嗜财，惑于所嬖，卒以败。

吕渭，字君载，河中人。父延之，终浙东节度使。渭第进士，从浙西观察使李涵为支使，进殿中侍御史。大历末，涵为元陵副使，渭又为判官。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当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门员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谓少傅为慢官，疑渭为涵游说。"乃贬渭歙州司马。

贞元中，累迁礼部侍郎。始，中书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还，复荣茂，人以为瑞柳，渭令贡士赋之。帝闻，不以为善。又与裴延龄为姻家，擢其子操上第，会入阁，遗私谒之书于廷。出为潭州刺史。卒，赠陕州大都督。

四子：温、恭、俭、让。

温，字和叔，一字化光，从陆质治《春秋》，梁肃为文章。贞元

末，擢进士第。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副张荐使吐蕃，会顺宗立，荐卒于虏，虏以中国有丧，留温不遣。时叔文秉权，与游者皆贵显，温在绝域不得迁，常自悲。元和元年乃还，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贬，温独免，进户部员外郎。

温藻翰精富，一时流辈推尚。性险躁，谲诡而好利，与窦群、羊士谔相昵。群为御史中丞，荐温知杂事，士谔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报，温等怨。时吉甫为宦侍所抑，温乘其间谋逐之。会吉甫病，夜召术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讯，且奏吉甫阴事。宪宗骇异，既诘辩，皆妄言，将悉诛群等，吉甫苦救乃免，于是贬温均州刺史，士谔资州。议者不厌，再贬为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状。卒，年四十。

恭，字恭叔，尚气节，喜纵横、孙吴术。为山南西道府掌书记，进殿中侍御史，终岭南府判官。

俭亦为御史。让，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简，字几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诜，武后时同州刺史。简举进士、宏辞连中，累迁仓部员外郎。王叔文任户部，简以不附离见疾，不敢显黜，宰相韦执谊为徙它曹。元和中，拜谏议大夫，知匦事。韩泰、韩晔之复刺史，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简皆固争，诣延英言不可状，以悻切出为常州刺史。州有孟渎，久淤阏，简治导，溉田凡四千顷，以劳赐金紫，召为给事中。

代李逊为浙东观察使。逊抑士族，右编人，至横恣不检，及简，一反之，农估兼受其弊，时谓两失之。以工部侍郎召还。初，使府得代，诏至，署留后即行。李翛观察浙西，始请留故使交政。及简还半道堂牒还之，如例，乃听解。

进户部，加御史中丞。户部有二员，判使按者居别一署，谓之“左户”，元和后，选委华重，宰相多由此进。崔群既相，而简代之，故简意且柄任。及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内不乐。政颇严峭。时有诏置临汉监以牧马，命简兼使职。简以亲吏陆翰主奏邸，关通阉侍，翰持之，数傲很，简怒，追还，以土囊毙之。家上变，发简奸赃，御史劾验，得遗吐突承璀赀七百万。左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再贬吉州司马。以赦令进睦州刺史，复徙常州，仍太子宾客分司，卒。

简尤工诗，闻江、淮间。尚节义，与之交者，虽殁，视恤其孤不少

衰。晚路殊躁急，佞佛过甚，为时所诮。尝与刘伯刍、归登、萧俯译次梵言者。

刘伯刍，字素芝，兵部侍郎乃之子。行修谨。淮南杜佑奏署节度府判官。府罢，召拜右补阙，迁主客员外郎。数过友家饮噱，为韦执谊阴劾，贬虔州参军。久乃除考功员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给事中。李吉甫当国而垍卒，不加赠，伯刍为申理，乃赠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从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补虢州刺史。稍迁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卒，赠工部尚书。伯刍风度高严，善谈谑，而动与时适，论者少之。

子宽夫，宝历中为监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摄祠，位轻，非严恭意，请以尚书省、东宫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摄。"俄转左补阙。陈岵注浮屠书，因供奉僧以闻，除濠州刺史。宽夫劾状，敬宗怒谓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谏臣安受此言？"宽夫曰："众劾岵，独臣草状，应伏诛。推言所从，恐累国体。"帝谠其言，释之。

子允章，字蕴吕，咸通中为礼部侍郎。请诸生及进士第并谒先师，衣青衿，介帻，以还古制。改国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后为东都留守。黄巢至，分司李磎挈尚书印走河阳，允章寄治河清。巢僭号，辄受伪官，文书尽用金统。遣取印磎所，磎不与，更悔愧，移檄近镇起兵扞贼，磎持印还之。后废于家。

杨凭，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农人。少孤，其母训道有方。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凭重交游，尚气节然诺，与穆质、许孟容、李庸阝相友善，一时歆慕，号"杨穆许李"。

历事节度府，召为监察御史，不乐，辄免去。累迁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使。性简傲，接下脱略，人多怨之。在二镇尤侈怯。入拜京兆尹。与御史中丞李夷简素有隙，因劾凭江西奸赃及它不法，诏刑部尚书李庸阝、大理卿赵昌即台参讯。于时凭治第永宁里，功役丛烦，又幽妓妾于永乐别舍，谤议颇讠藿，故夷简藉之痛擿发，欲抵以死。既置对，未得状，即逮捕故官属推蹑，簿凭家赀。翰林学士李绛奏言："凭所坐赃，不当同逆人法。"乃止。宪宗以凭治京兆有绩，但贬临贺尉。始，德宗时，假借方镇，习为僭儗事，夷简首按凭，时以为宜，而缘私怨，论者亦不与。俄徙杭州长史。以太子詹事卒。

凭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进士、贤良方正，擢栎阳尉。凭得罪，姻友惮累，无往候者，独晦至蓝田慰饯。宰相权德舆谓曰：“君送临贺诚厚，无乃为累乎？”晦曰：“方布衣时，临贺知我，今忍遽弃邪？有如公异时为奸邪谮斥，又可尔乎？”德舆叹其直，称之朝。李夷简遽表为监察御史，晦过谢，问所以举之之由。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后历中书舍人，强直守正，不沈浮于时。嗜酒丧明，以礼部尚书致仕，卒。

凝，字懋功。由协律郎三迁侍御史，为司封员外郎。坐厘正嫡媵封邑，为权幸所忌，徙吏部，稍迁右司郎中。宣武董晋表为判官，亳州刺史缺，晋以凝行州事。增垦田，决污堰，筑堤防，水患讫息。时孟叔度横纵挠军治，而凝亦荒湎，晋卒，乱作。凝走还京师，阖门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

凌，字恭履，最善文，终侍御史。子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进士第，平判入等，迁右卫胄曹参军。累迁屯田、户部二郎中。坐李宗闵党，贬连州刺史。文宗尚儒术，以宰相郑覃兼国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几，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时号“杨家三喜”。转大理卿，检校工部尚书，兼祭酒，卒。

敬之尝为《华山赋》示韩愈，愈称之，士林一时传布，李德裕尤咨赏。敬之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人以为癖。雅爱项斯为诗，所至称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迁，江东人。敬之祖客灞上，见闽人濮阳愿，阅其文，大推挹，遍语公卿间。会愿死，敬之为敛葬。

潘孟阳，史亡何所人。父炎，大历末官右庶子，为元载所恶，久不迁。载诛，进礼部侍郎，以病免。方刘晏任权，炎乃其婿，虽书疏报答，未尝辄开，时称有古人节。晏得罪，坐贬澧州司马，时舆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见听。

孟阳少以廕，俄登博学宏辞科，补渭南尉，再迁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宾客，故被慰荐，擢累兵部郎中。贞元末，王绍以恩幸进，数称孟阳才，权知户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时宪宗新立，诏孟阳驰驿江淮视财赋，加盐铁转运副使，并察诸使治否。孟阳恃奥主，又气豪倨，从者数百人，所至会宾客，留连倡乐，招金钱，多补吏，誉望大丧。使还，罢为大理卿。其后左司郎中郑敬宣慰江淮，帝诫曰：“朕宫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赈民无所计。卿是行，宜谕朕意，毋若

潘孟阳殚财费酣饮游山寺而已。”

元和三年，出为华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宰相武元衡与孟阳旧，复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营田使。太府王遂为西北供军使，持营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请间论列。帝怒，罢孟阳左散骑常侍。明年，复旧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乐游原，望见之，以问左右，孟阳惧，辍不敢治。而伎媵用度过侈汰，人多指怒之。病风痹，改左散骑常侍。卒，赠兵部尚书，谥曰康。

初，孟阳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谓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忧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敬，贞元时终尚书左丞。元略第进士，更辟诸府，迁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杂事，进拜中丞。时李夷简召为大夫，故诏元略留司东台。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数月，迁为尹。徙左散骑常侍。

初，中丞缺，议者属崔植，而元略谬谓植入阁不如仪，使御史弹治。及宰相以二人进，元略果得之，植恨怅。既当国，以元略为宣抚党项使，辞疾不行。植奏：“不少责，无以示群臣。”乃出为黔南观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

敬宗初，还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贷钱万七千缗，为御史劾奏，诏刑部郎中赵元亮、大理正元从质、侍御史温造以三司杂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颇左右之，狱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户部侍郎，讥谤大兴，谏官斥元略方劾而迁，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刘栖楚又劾元略前造东渭桥，纵吏增估物不偿直，取工徒赃二万缗。诏夺一月俸。于是栖楚规相位，疑元略妨己路，故举疑似衊染之。太和三年，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出为东都留守，改义成节度使。卒，赠尚书左仆射。子铉。

铉，字台硕，擢进士第，从李石荆南为宾佐，入拜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学士承旨。武宗好蹴踘、角抵，铉切谏，帝褒纳之。会昌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铉入朝，凡三岁至宰相，而石犹在江陵。泽潞平，兼户部尚书。与李德裕不叶，罢为陕虢观察使。宣宗初，擢河中节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会昌故官辅政，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铉所善者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颇参议论。时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

鲁、绍、瑰、蒙。”帝闻之，题于扆。是时，鲁为刑部侍郎，铉欲引以相，帝不许，用为河南尹。它日，帝语铉曰：“鲁去矣，事由卿否？”铉惶惧谢罪。

久之，出为淮南节度使，帝饯太液亭，赐诗宠之。因宣州军乱，逐观察使郑薰，铉出兵讨击，诏兼宣歙池观察使。既平，加检校司空，罢兼使。居九年，条教一下无复改，民以顺赖。咸通初，徙山南东道、荆南二镇，封魏国公。庞勋叛，自桂管北还，所过剽略。铉闻，大募兵屯江、湘，邀贼归路。贼惧，更逾岭，自淮而北。朝廷壮其忠。卒官下。

子沆，字内融，累迁中书舍人。韦保衡逐于琮，沆亦贬循州司户参军。僖宗立，召为永州刺史，复拜舍人，进礼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雾塞廷中，百僚就班修庆，大风雨雹，时谓不祥。俄改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时王景崇进兼中书令，让其兄景儒，求易定节度。沆谓魏博、卢龙且相援，执不可。卢携专政，而黄巢势浸盛，沆每建裁遏，多为携沮抑。贼陷京师，匿张直方第，遇害。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举进士第。

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馆。元和时，于皋谟为河北行营粮料使，元受从之，督供馈。皋谟得罪，元受逐死岭表。

元式始署帅府僚佐，累官湖南观察使。会昌中，泽潞用兵，迁河中，拜河东、义成节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书判度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兼户部尚书。以疾罢。卒，赠司空，谥曰庄。

大中时，又有宰相崔龟从，字玄告。初举进士，复以贤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遗。太和初，迁太常博士。最明礼家沿革，问不虚酬。定敬宗庙室祝辞，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宫皆列星，不容为大祠。大臣薨，不于讣日辍朝，乃在数日外。因引贞观时，任瑰卒，有司对仗奏，太宗责其不知礼；岑文本殁，是夕罢警严；张公谨亡，哭不避辰日；故闵悼之切，不宜过时。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经任将相密近，不宜辍朝。诏皆可其议，九宫遂为中祠。再迁至司勋郎中，知制诰，真拜中书舍人，历户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岁，罢为宣武军节度使，数徙镇，卒。

韦绶，字子章，京兆万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经，丧父，镬臂血写

浮屠书。建中末，为长安尉。硃泚乱，羸服走奉天，拜华阴令。佐襄阳于頔府，数讥谑刺頔横恣，頔不能容，荐诸朝。三迁职方郎中。

穆宗为太子，绶入侍读，迁谏议大夫。太子书“依”字辄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乌得全书耶？”绶白之，帝喜，即赐绶锦彩。方太子幼，绶数为俚言以悦太子，它日侍，太子为帝道之。帝怒曰：“绶当以经义辅导太子，而反语此，朕何赖焉？”外迁虔州刺史。

穆宗立，召为尚书右丞、集贤院学士，出入禁中，怙宠甚。建白：“帝诞日，百官先诣光顺门贺皇太后，然后上皇帝千万岁寿。”诏可。久之，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者，绶议格。时大臣论启或未决，绶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群臣曲江，绶请集贤学士得别会，帝一顺听。进位礼部尚书。帝问所以振灾邀福者，对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汉文除秘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书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灾，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谴也。”时帝不德，故托讽焉。

俄以检校户部尚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入辞，请门戟十二以行，又乞赐钱二百万，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旧恩许之。绶耄而贪，不能事军政，纲维乱弛。卒，赠尚书右仆射，帝遣中人吊其家。有司谥通丑，故吏以为言，改谬丑，不报，罢。

列传第八十六张赵李郑徐王冯庾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鷟，字文成，早惠绝伦。为儿时，梦紫文大鸟，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闻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若壮，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调露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授岐王府参军。八以制举皆甲科，再调长安尉，迁鸿胪丞。四参选，判策为铨府最。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鷟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鷟“青钱学士”。证圣中，天官侍郎刘奇以鷟及司马锽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得内徙。鷟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武后时，中人马仙童陷默啜，问：“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贬官。”曰：“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终司门员外郎。

荐敏锐有文辞，能为《周官》、《左氏春秋》。初，为颜真卿叹赏。大历中，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才任史官，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以母老辞不就。丧除，礼部侍郎于邵以闻，召充史馆修撰，兼阳翟尉。真卿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岘及家仆奏事，五辈皆留内客省，不得出。荐上疏曰：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无素备。受命之后，不宿于家，亲党不遑告别，介副不及陈请，孱僮单骑，即日载驰。冒奸锋于临汝，折元恶于许下，捐躯杖义，威诟群凶，遂令胁制者回虑，忠勇者肆情。周曾奋发于外，韦清伺应于内，希烈苍黄窘迫，奔固旧穴，盖真卿义风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为国元老，忠直孝友，羽仪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环堵之间，顾眄钩戟之下，呼嗟愤恚，失寝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

伏闻希烈之母，钟念幼子，目不绝泣，求责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并逮捕京师。此三人留之无益，请寘境上以赎真卿，先降诏书，分明谕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无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归其亲爱，贼亦何吝还一使哉？

臣又闻真卿所遣兄子岘及家僮从官奉表来者五辈，皆留中，其子颜等拳拳实希一见，望许休澣，告以安否。

疏奏，卢杞持之，不报。

硃泚反，诡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传》。京师平，擢左拾遗。诏复用杞为刺史，荐与陈京、赵需等论杞奸恶倾覆不当用，入对挺确，德宗纳之。

贞元元年，帝亲郊。时更兵乱，礼物残替，用荐为太常博士，参缀典仪，略如旧章。刑部尚书关播持节送咸安公主于回纥，以荐为判官。还，迁工部员外郎。久之，擢谏议大夫，复为史馆修撰。

方裴延龄用事，中伤俊良，建白无不当帝意。荐将疏其恶，延龄知之，因言于帝曰："谏议论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二者不可兼。"荐改秘书少监。延龄必欲以罪斥废之。会遣使册回鹘毘伽怀信可汗，使荐至回鹘。还为监。吐蕃赞普死，擢荐工部侍郎，为吊祭使。荐占对详辩，三使绝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后大夫。次赤岭，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传其柩以归。顺宗立，问至，赠礼部尚书，谥曰宪。

荐自拾遗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馆修撰。初，贞元时，京师旱，帝避正殿，减膳，荐白限日以应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庙乐，迁献、懿二祖，定太仪位号、大臣祔庙鼓吹法，莫不参裁，诸儒谓博而详。所著书百余篇。子又新，别有传。

孙读，字圣用，幼颖解。大中时第进士，郑薰辟署宣州幕府。累迁礼部侍郎。中和初为吏部，选牒精允。调官丐留二年，诏可，榜其事曹门。后兼弘文馆学士，判院事，卒。

赵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宝时第进士，补郾城尉，稍历台省。河南王缙引署副元帅府判官。德宗初，为衢州刺史。始，永泰时，禁中火，近东宫，代宗疑之。涓以监察御史为巡使，验治明谛，迹火所来，乃宦人直舍。帝在东宫颇德之。及治衢，不为观察使韩滉所容，奏免官。帝见其名，问宰相曰："是岂永泰时御史乎？"对曰："然。"诏拜尚书左丞。既至，劳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闻，不信也。"命典吏部选。从狩梁。兴元元年卒，赠户部尚书。

子博宣，亦擢进士第。藻翰豪迈，沈于酒，傲忽少检。陈许曲环辟署于府，久不能堪，乃诬"受吴少诚金为反间，数言休咎惑众"。有诏杖四十，流康州，时人冤之。

李纾，字仲舒。始仕为校书郎，大历初，李季卿荐为左补阙，迁累

中书舍人。德宗居奉天，繇礼部侍郎选为同州刺史。帝次梁，纾委城趋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庙不宜与文宣王等，制从之。纾性乐易，喜接后进。其自奉养颇华裕，不为龊龊崖检。官虽贵，而游纵自如。奉诏为《兴元纪功述》及它郊庙乐章，论撰甚多。进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赠礼部尚书。

郑云达，系本荥阳。父昈，为郾城尉，州刺史移职，民之暴謷者遮道留，昈诛杀六七人。采访使奇之，言状，擢北海尉。安禄山反，县民孙俊驱市人以应，昈率众击杀之。改登州司马。李光弼表为武宁府判官，迁沂州刺史，谕降贼李浩五千人。终滁州刺史。

云达为人诞谲敢言，已登进士第，去客燕朔，硃泚善之，表为掌书记，妻以滔女。泚将朝，使云达先入奏，同府蔡廷玉谮于泚，奏贬为平州参军。滔代泚将，复辟云达为判官。廷玉与要藉官硃体微它日与泚从容言："滔非长者，不可付以兵。"云达数漏其语以怒滔，故滔论廷玉等，皆得罪死。滔助田悦，云达谏，不从，遂弃室自归。德宗悦，擢谏议大夫。帝在梁，云达依李晟，晟表以礼部侍郎为军司马，时时咨逮戎略。元和初，为京兆尹，卒。

弟方达，悖悍，结徒剽劫，父欲杀之，不克。云达自劾"不能教，恐赤臣家"。诏锢死黔州。

徐岱，字处仁，苏州嘉兴人，世农家子。于学无所不通，辩论明锐，座人常屈。大历中，刘晏表为校书郎。观察使李栖筠钦其贤，署所居为"复礼乡"。名达于朝，擢偃师尉。礼仪使蒋镇荐为太常博士，专掌礼事。从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员外郎兼博士。

贞元初，为太子、诸王侍读，迁给事中、史馆修撰。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两宫恩遇无比。性笃慎，至宫殿中语未尝近之，不谈人短，宗族孤孺者皆为婚嫁。然吝啬，自持家管钥，世所讥云。卒，赠礼部尚书。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与梁肃、杨凭游，有文称。贞元中，贤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遗。德宗欲相裴延龄，与阳城交章言不可。后入阁，帝顾宰相指曰："是岂王仲舒邪？"俄改右补阙，迁礼部考功员外郎。奏议详雅，省中伏其能。坐累为连州司户参军，再徙荆南节度参谋。

元和初，召为吏部员外郎，未几，知制诰。杨凭得罪斥去，无敢过其家，仲舒屡存之。将直凭冤，贬峡州刺史，母丧解。服除，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几空；居五年，里闾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苏州。堤松江为路，变屋瓦，绝火灾，赋调尝与民为期，不扰自办。

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召为中书舍人。既至，视同列率新进少年，居不乐，曰："岂可复治笔研于其间哉！吾久弃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闻之，除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酿，岁抵死不绝，谷数斛易斗酒。仲舒罢酤钱九十万。吏坐失官息钱五十万，悉产不能偿，仲舒焚簿书，脱械不问。水旱，民赋不入，叹曰："我当减燕乐他用可乎！"为出钱二千万代之。有为佛老法、兴浮屠祠屋者，皆驱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赠左散骑常侍，谥曰成。

仲舒尚义概，所居急民废置，自为科条，初若烦密，久皆称其便。

冯伉，魏州元城人，徙贯京兆。第五经、宏辞，调长安尉。三迁膳部员外郎，为睦王等侍读。李抱真卒，伉持节临吊，归之帛，不受，又致京师，伉上表固拒。于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选，德宗曰："前使泽潞不受币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县多鬙猾，数犯法，伉为著《谕蒙书》十四篇，大抵劝之务农、进学而教以忠孝。乡乡授之，使转相教督。居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皇太子诸王侍读。对殿中，赐金紫服。进兵部侍郎，出为同州刺史。以散骑常侍召，领国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庾敬休，字顺之，邓州新野人。祖光烈，与弟光先不受安禄山伪官，遁去。光烈终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当硃泚反，又与弟倬逃山谷，不臣贼。官兵部郎中。

敬休擢进士第，又中宏辞，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补阙、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视朝，宰相群臣以次对，言可传后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则载录，季送史官，如故事。"诏可。既而执政以几密有不可露，罢之。召为翰林学士。文宗将立鲁王为太子，慎选师傅，敬休以户部侍郎兼鲁王傅。

初，剑南西川、山南道岁征茶，户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贾人入钱京师。太和初，崔元略奏责本道主当岁以四万缗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请置院秭归，收度支钱，乃无逋没。又言："蜀道米价腾踊，

百姓流亡，请以本道阙官职田赈贫民。”诏可。再为尚书左丞。卒，赠吏部尚书。

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饮酒食肉，不迩声色。弟简休，亦至工部侍郎。

列传第八十七姚独孤顾韦段吕许薛李

姚南仲，华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书。迁累右补阙。大历十年，独孤皇后崩 ，代宗悼痛，诏近城为陵，以朝夕临望。南仲上疏曰：“臣闻人臣宅于家，帝王宅于国。长安乃祖宗所宅，其可兴凿建陵其侧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今西近宫阙，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视，殁而复生，虽宫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归土，魂无不之，虽欲自近，了复何益？且王者必据高明，烛幽隐，先皇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伤，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满堂不乐，况万乘乎，天下谓何？陛下谥后以贞懿，而终以亵近，臣窃惑焉。今国人皆曰后陵在迩，陛下将日省而时望焉，斯有损圣德，无益先后，欲宠反辱，惟陛下孰计。”疏奏，帝嘉纳，进五品阶以酬谠言。

坐善宰相常衮，出为海盐令。浙西观察使韩滉表为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召还，四迁为御史中丞，改给事中、陕虢观察使。拜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权桡政，不能逞，因毁南仲于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务盈诬表以罪。会南仲裨将曹文洽入奏，知其语，则晨夜追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夜杀务盈，投其诬于厕。为二书，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杀务盈状，乃自杀。驿吏以闻，帝骇异。南仲不自安，固请入朝。帝劳曰：“盈珍桡卿政邪？”曰：“不桡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有之，虽使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之化而正师律也。”帝默然。乃授尚书右仆射。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初，崔位、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谮也，出位为遂州别驾。东川观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杀之。复出少微补外，使宦官护送，度江，投之水云。

独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阳人。为儿时，读《孝经》，父试之曰：“儿志何语？”对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宗党奇之。天宝末，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辟江淮都统李峘府，掌书记。

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政曰：

陛下屡发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极谏。壬辰诏书，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贤殿待制，以备询问。此五帝盛德也。然顷者陛下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所上封皆寝不报。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遂使谏者稍稍

自钳口，饱食相招为禄仕，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朝廷之大，卿大夫之众，陛下选授之精欤！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岂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陈政要而亿则屡中者？陛下议政之际，曾不采其一说，尧之畴咨，禹之昌言，岂若是邪？昔尧设谤木于五达之衢，孔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然则多闻阙疑，不耻下问，圣人之心也。愿陛下以尧、孔心为心，日降清问，其不可者罢之，可者议于朝，与执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则君臣无私论，朝廷无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于献替，而建太平之阶可也。

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今其心颙颙，独恃于麦，麦不登，则易子咬骨矣。陛下不以此时厉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术，忍令宗庙有累卵之危，万姓悼心失图，臣实惧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陨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热，错缪颠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气取之也。天意丁宁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贤良者而师友之，黜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诏，去天下疾苦，废无用之官，罢不急之费，禁止暴兵，节用爱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应，反妖灾为和气矣。

又言：

减江淮、山南诸道兵以赡国用，陛下初不以臣言为愚，然许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诏，臣窃迟之。今天下唯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泾、凤翔兵足以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洎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为无端之费，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备不虞，自可□厄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扉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以减国租半。陛下岂迟疑于改作，逡巡于旧贯，使大议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疗痈者，必决之使溃。今兵之为患，犹痈也，不以渐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图之，必力倍而功寡，岂《易》"不俟终日"之义邪？

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为太祖，及据礼条上。谥吕諲、卢弈、郭知运等无浮美，无隐恶，得褒贬之正。迁礼部员外郎，历濠、舒二州刺史。岁饥旱，邻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独安。以治课加检校司封

郎中，赐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谥曰宪。

及喜鉴拔后进，如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皆师事之。性孝友。其为文彰明善恶，长于论议。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处士辟署江西、宣歙、浙东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遗。建言："宜用观察使领本道盐铁，罢场监管榷吏，除百姓之患。"不听。盗杀武元衡，朗请贬京兆尹，诛捕贼吏。因劝罢兵，忤宪宗意，贬兴元户曹参军。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馆修撰。坐与李景俭饮，景俭使酒慢宰相，出为韶州刺史。召还，再迁谏议大夫。

敬宗初，宦官殴鄠令崔发鸡干下，朗请诛首恶以正常法。王播赂权近，还判盐铁，朗连疏论执。迁御史中丞。故事，选御史皆中丞自请。是时，崔晁、郑居中繇宰相力得监察御史，朗拒不纳，晁、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枢醉谒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议郎。会殿中王源植贬官，朗直其枉，书五上不报，即自劾执法不称，愿罢去。帝遣中人尉谕不许。文宗初，迁工部侍郎，出为福建观察使，创发背卒，赠右散骑常侍。

郁，字古风，始生而孤，与朗育于伯父汜。擢进士第，最为权德舆所称，以女妻之。元和初，举制科高等，拜右拾遗，俄兼史馆修撰，进右补阙。吐突承璀讨王承宗，郁执不可，挺议鲠固，号称职。擢翰林学士。德舆辅政，以嫌去内职，拜考功员外郎，仍兼修撰。宪宗叹德舆乃有佳婿，诏宰相高选世族，故杜悰尚岐阳公主，然帝犹谓不如德舆之得郁也。俄知制诰。德舆去位，还为学士。九年，以疾辞禁近，徙秘书少监，屏居鄠，卒，年四十，赠绛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议者亦谓当宰相，共以早世惜之。

子庠，字贤府，丧父始十岁，有至性，闻呼父官及吊客来，辄号恸几绝。后举进士，仕至尚书丞。

顾少连，字夷仲，苏州吴人。举进士，尤为礼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补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连命塞陷阱，独移文岳神，虎不为害。御史大夫于頔荐为监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诣谒，授水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再迁中书舍人，阅十年，以谨密称。尝请徙先兆于洛，帝重远去，诏遣其子往，且命中人护葳葬役。

历吏部侍郎。裴延龄方横，无敢忤者。尝与少连会田镐第，酒酣，少连挺笏曰：“段秀实笏击贼臣，今吾笏将击奸臣！”奋且前，元友直在坐，欢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宽简，不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赋薄厚不能一，少连以法均之。迁吏部尚书，封本县男，徙兵部。为东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闲田募耕以便民，阅武力，利铠仗，号良吏。卒，年六十二，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敬。

始，少连携少子师闵奔行在，有诏同止翰林院，车驾还，授同州参军。

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少邃于学，善文辞。大历中，与弟正卿同举贤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迁刑部员外郎。时仍岁旱蝗，诏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课第一，改长安令。转吏部员外郎、郎中，擢给事中，出为常、苏二州刺史。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疾甚，诏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军立其子愔为留后，召夏卿为吏部侍郎。

时从弟执谊在翰林，尝受人金，有所干请，密以金内夏卿怀中，夏卿毁怀不受，曰：“吾与尔赖先人遗德，致位及此，顾当是哉？”执谊大惭。转京兆尹、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为东都留守，辞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左仆射，谥曰献。

夏卿性通简，好古有远韵，谈说多闻。晚岁将罢归，署其居曰“大隐洞”。与齐映、穆赞、赞弟员友善，虽同游，终年不见其喜愠。抚孤侄恩逾己子。为政务通理，不甚作条教。所辟士如路隋、张贾、李景俭等，至宰相达官，故世称知人。

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书达六世孙。擢进士第。杜佑、李复之节度淮南，连表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磊落有气节，嗜酒敢言。是时，德宗春秋高，躬自听断，天下事有所壅隔，群臣畏帝苛察，无敢言。平仲常曰：“上聪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为循默尔。使我一日得召见，宜大有开纳。”会京师旱，诏择御史、郎官开仓振恤。平仲与考功员外郎陈归被选，同得对，粗陈振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归在侧未言。事讫，平仲方独进，帝乃并留归，正色问之，杂以它语，平仲错

牾不得言，乃谬称名，帝怒，叱去之。苍黄向幄后，归趋降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废七年，然名由此显。

元和初，为谏议大夫，宪宗使吐突承璀讨镇州，亟疏争，不可。及还，无功，又请斩之。再迁尚书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世推其敢直云。终太子左庶子。

赞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势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诸下，则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务粲焉几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为聪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苍惶失对，而犹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职，而上丧其所以为上也。故圣王屈己从谏，君臣两得其美，知道之本欤！

吕元膺，字景夫，郓州东平人。姿仪瑰秀，有器识。始游京师，谒故宰相齐映，映叹曰："吾不及识娄、郝，殆斯人类乎！"策贤良高第，调安邑尉，辟长春宫判官。李怀光乱河中，辄解去。论惟明节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栖曜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历右司员外郎。出为蕲州刺史，尝录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岁旦不得省，为恨。"因泣，元膺恻然，悉释械归之，而戒还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岂我违？"如期而至。自是群盗感愧，悉避境去。

元和中，累擢给事中。俄为同州刺史。既谢，帝逮问政事，所对详诣。明日，谓宰相曰："元膺直气谠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谢，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无疆之休。臣等昧死请留元膺给事左右。"未几，兼皇太子侍读，进御史中丞。拜鄂岳观察使。尝夜登城，守者不许。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不可辨。"乃还。明日，擢守者为大将。入拜尚书左丞。度支使潘孟阳、太府卿王遂交相恶，乃除孟阳散骑常侍，遂邓州刺史，诏辞无所轻重。元膺上其诏，请明枉直，以显褒惩。

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将顺受赇，不覆讯而贬。元膺曰："观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虽当诛，犹不可为天下法。"请遣御史按问，宰相不能夺。

选拜东都留守。故事，留守赐旗甲，至元膺不给。或上言："用兵讨淮西，东都近贼，损其仪，沮威望，请比华、汝、寿三州。"帝不听，并三州罢之。留守不赐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师道留邸，邸兵与山棚谋窃

发，事觉，元膺禽破之。始，盗发，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门指纵部分，意气闲舒，人赖以安。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皆趫悍善斗，号曰“山棚”。权德舆居守，将羁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为山河子弟，使卫宫城，诏可。

改河中节度使。时方镇多姑息，独元膺秉正自将，监军及中人往来者，无不严惮。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处事裁宜，人服其有礼。以疾改太子宾客。居官始终无訾缺。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

许孟容，字公范，京兆长安人。擢进士异等，又第明经，调校书郎。辟武宁张建封府。李纳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谕止，前后三辈往，皆不听。乃使孟容见纳，敷引逆顺，纳即悔谢，为罢兵。表为濠州刺史。

德宗知其能，召拜礼部员外郎。公主子求补崇文生者，孟容固谓不可，主诉之，帝问状，以著令对。帝嘉其守，擢郎中。累迁给事中。京兆上言“好畤风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视，不实，夺尹以下俸。孟容曰：“府县上事不实，罪应罚。然陛下遣宦者覆视，紊纲纪。宜更择御史一人参验，乃可。”不听。

浙东观察使裴肃诿判官齐总暴敛以厚献，厌天子所欲。会肃卒，帝擢总自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为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还制曰：“方用兵处，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总无功越进超授，群议谓何？且总本判官，今诏书乃言‘权知留后，摄都团练副使’，初无制授，尤不见其可。假令总有可录，宜暴课最，解中外之惑。”会补阙王武陵等亦执争，于是诏中停。帝召谓曰：“使百执事皆如卿，朕何忧邪？”自袁高争卢杞后，凡十八年，门下无议可否者。至孟容数论驳，四方知天子开纳多士，浩然想见其风。

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陛下斋居损膳，具牲玉，走群望，而天意未答，岂丰歉有定，阴阳适然乎？窃惟天人交感之际，系教令顺民与否。今户部钱非度支岁计，本备缓急，若取一百万缗代京兆一岁赋，则京圻无流亡，振灾为福。又应省察流移征防当还未还，役作禁锢当释未释；负逋馈送，当免免之；沈滞郁抑，当伸伸之；以顺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岁弗稔，未之闻也。”先是，为裴延龄、李齐运流斥者，虽十年弗内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悦，改太常少卿。

元和初，再迁尚书右丞、京兆尹。神策军自兴元后，日骄恣，府县不能制。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三岁不肯归。孟容遣吏捕诘，与之期使偿，曰："不如期，且死！"一军尽惊，诉于朝。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再遣使，皆不听，奏曰："不奉诏，臣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当为陛下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许之。京师豪右大震。

累迁吏部侍郎。盗杀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汉有一汲黯，奸臣寝谋。今朝廷无有过失，而狂贼敢尔，尚谓国有人乎？愿白天子，起裴中丞辅政，使主兵柄，索贼党，罪人得矣。"后数日，果相度。俄以尚书左丞宣慰汴宋陈许河阳行营，拜东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曰宪。

孟容方劲有礼学，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腋士，天下清议上之。

弟季同，始署西川韦皋府判官。刘辟反，弃妻子归，拜监察御史。历长安令，再迁兵部郎中。孟容为礼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时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奏劾宰相李绛与季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谓为同年，本非亲与旧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岂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设有才，虽亲旧当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谋，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终宣歙观察使。

薛存诚，字资明，河中宝鼎人。中进士第。擢累监察御史。元和初，讨刘辟，邮传事丛，诏以中人为馆驿使，存诚以为害体甚，奏罢之。转殿中侍御史，累迁给事中。琼林库广籍工徒，存诚曰："此奸人羼名以避征役，不可许。"又神策军与咸阳尉袁儋不平，诬奏之，儋被罚。二敕皆执不下。宪宗悦，遣使劳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鉴虚者，自贞元中关通赂遗，倚宦竖为奸，会坐于頔、杜黄裳家事，逮捕下狱。存诚穷劾之，得赃数十万，当以大辟。权近更保救于帝，有诏释之，存诚不听。明日，诏使诣台谕曰："朕须此囚面诘，非赦也。"存诚奏曰："狱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请先杀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诏。"鉴虚卒抵死。江西监军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谋反，追付仗内诘状。存诚一日三表，请付位御史台。及按，果无实。

未几，复为给事中。会御史中丞阙，帝谓宰相曰："持宪无易存诚者。"乃复命之。会暴卒，帝悼惜，赠刑部侍郎。存诚性和易，于人无所不容，及当官，毅然不可夺。子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进士第，谠正有父风。宝历中，为右拾遗。敬宗政日僻，尝与舒元褒、李汉入阁论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拟进，恐纲纪浸坏，奸邪放肆。"帝厉语曰："更论何事？"元褒曰："宫中兴作太甚。"帝色变，曰："兴作何所？"元褒不能对。廷老曰："臣等以谏为职，有闻即应论奏。然见外辇材瓦绝多，知有所营。"帝曰："已谕。"时造清思院，殿中用铜鉴三千，薄金十万饼，故廷老等恳言之。寻加史馆脩撰。

郑注用事，岭南节度使郑权附之，悉盗公库宝货输注家为谢。廷老表按权罪，由是中人切齿。又论李逢吉党张权舆、程昔范不宜居谏争官，逢吉怒。会廷老告满百日，出为临晋令。文宗立，召为殿中侍御史。李让夷数荐之，拜翰林学士。日酣饮，不持检操，帝不悦，并让夷罢之。开成三年，迁给事中。在公卿间，侃侃不干虚誉，推为正人。卒，赠刑部侍郎。

子保逊，第进士，擢累给事中。

保逊子昭纬，乾宁中，至礼部侍郎。性轻率，坐事贬磎州刺史。

李逊，字友道，魏申公发之后，赵郡所谓申公房者，客居荆州。始署山南东道掌书记，累迁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谋杀其将杨腾，腾走扬州，因灭腾家，曹亡剽劫。逊至，镌谕利害，众释铠自归。观察使旨限外浮敛，逊一不应。入为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东观察使。当贞元初，福建军乱，前观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闽冲，遂为长戍，几二十年。逊署事，即停其兵。

入为给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听政，对群臣。逊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陈，当不时上，岂宜限以日？如是，毕岁得望天子者几何？"宪宗悦，从之。迁户部侍郎。

代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方讨蔡，析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唐、邓、隋三州授高霞寓，得专攻讨，而逊督襄、复、郢、均、房五州赋馈之。初，襄阳兵隶霞寓者多逃还，后霞寓战贼不胜，言为逊所桡。帝欲按状，宰相请置不问，下迁太子宾客。中人诬之，更贬恩王傅。久乃历京兆尹、国子祭酒。以检校礼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时吴元济始平，治条疏颡，逊召会大众，申严约束，明谕赏罚，上下皆感畏，众遂安。逊于为政，抑强植弱，贫富均一，所至有绩可纪。

长庆初，幽、镇继乱，逊首建诛讨计，不听。诏以兵万人会行营，即日上道，先诸军至，由是进检校吏部尚书。未几，徙节凤翔，过京师，以疾求解为刑部尚书。卒，年六十三，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贞。

子方玄，字景业，第进士。裴谊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狱，论死者十余囚，方玄刺审其冤，悉平贷之。累为池州刺史。钩检户籍，所以差量徭赋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盖为此云。"终处州刺史。

逊弟建，字杓直，与兄俱客荆州。乡人争斗，不诣府而诣建，平决无颇。母怜其孝，每字之曰："犭委子劝吾食，吾辄饱；进药，吾意其瘳。"贞元中，补校书郎。德宗思得文学者，或以建闻，帝问左右，宰相郑珣瑜曰："臣为吏部时，当补校书者八人，它皆藉贵势以请，建独无有。"帝喜，擢左拾遗、翰林学士。

顺宗立，李师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诏谕还之，词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宰相有窜定诏稿者，亟请解职，除京兆少尹。会逊被谗，建申治之，出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赠工部尚书。

初，建为学时，家苦贫。兄造知其贤，为营丐，使成就之。故逊、建皆举进士。后虽通显，未尝治垣屋，以清俭称。

建子讷，字敦止，及进士第。迁累中书舍人，为浙东观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礼，为下所逐，贬朗州刺史。召为河南尹。时久雨，洛暴涨，讷行水魏王堤，惧漂泊，疾驰去，水遂大毁民庐。议者薄其材。初，讷居与宰相杨收接，收欲市讷冗舍以广第，讷叱曰："先人旧庐，为权贵优笑地邪？"凡三为华州刺史，历兵部尚书，以太子太傅卒。遗命葬不请卤簿，避赠谥，诏听。

列传第八十八孔穆崔柳杨马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孙。少力学，隐徂来山。永王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 ，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广德中，李季卿宣抚江淮，荐为左卫兵曹参军。三迁库部员外郎。出为泾原行军司马。累拜湖南观察使，未行，会普王为荆襄副元帅，署行军司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给事中，为河中、陕、华招讨使，累上破贼方略，帝嘉纳。

未几，兼御史大夫，为魏博宣慰使。巢父辩而才，及见田悦，与言君臣大义，利害逆顺，开晓其众。是时，悦久不臣，下皆厌乱，杂然喜曰："不图今日还为王人！"酒中，悦起，自陈骑射工，曰："陛下见用，何敌不摧！"巢父曰："若尔，不蚤自归，乃一剧贼耳。"悦曰："能为剧贼，岂不能为功臣乎？"巢父曰："国方多虞，待子而息。"悦谢焉。数日，田绪杀悦，与大将邢曹俊等听命，巢父即以绪权知军务，纾其难。

李怀光据河中，帝复令巢父宣慰，罢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怀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众忿曰："太尉无官矣！"方宣诏，乃噪而合，害巢父，并杀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怀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悦死，疑其谋出巢父，故军乱不肯救。帝闻震悼，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忠。诏具礼收葬，赐其家粟帛，存恤之。

从子戣、戡、戢。

戣，字君严，擢进士第。郑滑卢群辟为判官，群卒，摄扌怨留务。监军杨志谦雅自肆，众皆恐。戣邀志谦至府，与对榻卧起，示不疑，志谦严惮不敢动。入为侍御史，累擢谏议大夫。条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尽垦，四、山泽榷酤为州县弊。宪宗异其言。中人刘希光受赇二十万缗，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为淮南监军。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匦上言承璀有功不可弃。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质让之。涉更因左右以闻，戣劾奏涉结近幸，营罔上听。有诏斥涉峡州司马，宦宠侧目，人为危之，戣自以适所志，轩轩甚得。

俄兼太子侍读，改给事中。江西观察使李少和坐赃，狱寝不下；博陵崔易简杀从父兄，鞫状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论正，贬少和，杀易简，夺尹三月俸。再迁尚书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数祠祷，部将韦岳告位集方士图不轨，监军高重谦上急变，捕位劾禁

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系仗内，请付有司。"诏还御史台。戣与三司杂治，无反状。岳坐诬罔诛，贬位建州司马。中人愈怒，故出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戣以为自海抵京师，道路役凡四十三万人，奏罢之。历大理卿、国子祭酒。

会岭南节度使崔咏死，帝谓裴度曰："尝论罢蚶菜者，谁欤？今安在？是可往，为朕求之。"度以戣对，即拜岭南节度使。既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先是，属刺史俸率三万，又不时给，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约不得为贪暴，稍以法绳之。南方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戣峻为之禁。亲吏得婴儿于道，收育之，戣论以死，由是闾里相约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归与有罪之后百余族，才可用，用之，禀无告者，女子为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

自贞元中，黄洞诸蛮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虏掠，幸有功，乃请合兵讨之。戣固言不可，帝不听，大发江、湖兵，会二管入讨。士被瘴毒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阳旻皆无功，忧死；独戣不邀一旦功，交、广晏然大治。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骑常侍，还为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韩愈，谓曰："公尚壮，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岂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为左丞，不能进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无留资，何恃而归？"曰："吾负二宜去，尚奚顾子言？"愈嗟叹，即上疏言："臣与戣同在南省，数与戣相见，其为人守节清苦，论议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礼》：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谢，则赐之几杖安车，不必七十尽许致仕。今戣据礼求退，陛下若不听许，亦无伤义，而有贪贤之美。"不报。以礼部尚书致仕，岁致羊酒如汉征士礼。卒，年七十三。赠兵部尚书，谥曰贞。

子遵孺，温裕，仕为天平节度使。遵孺子纬。

纬，字化文，少孤，依诸父。多与有名者游，才誉蚤成。擢进士第，东川崔慎由表置幕府。从崔铉淮南，复从慎由守河中，再迁观察判官。宰相杨收荐以长安尉直弘文馆。迁监察御史，进礼部员外郎、兼集贤直学士。母丧解。还为右司员外郎。赵隐言其才，拜翰林学士，俄知

制诰。频迁户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纬方雅，疾恶若仇，中外闻风，未绳辄肃。三迁吏部侍郎。权要私谒至盈几，一不省，当路不悦，改太常卿。

从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书判户部。萧遘雅不喜，坐调度不给，改太子少保。及帝避硃玫，次陈仓，惟黄门卫士数百扈乘舆。诏拜纬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时群臣露次盩厔，为盗剽胁，衣囊略尽。纬谒宰相，欲有所论，遘与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辞不见。纬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谊不辞难，今诏群臣皆不至，夫与人布衣游，犹缓急相恤，况于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辞方寇夺，丐衣食，请办一日费而行。纬曰："吾妻疾，旦暮尽，丈夫岂以家事后国事乎？公善自谋，吾行决矣。"往见李昌符曰："诏书再至，而群臣顾未行。仆，大夫也，不敢后。愿假兵护送天子所。"昌符具资装送之。既及行在，纬策玫必反，建言关邑厄狭，不足驻六师，请幸梁州。即日去陈仓而玫兵至，微纬言几不脱。进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玫平，从帝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累迁尚书左仆射，赐号"持危启运保乂功臣"。铁券恕十死，又赐天兴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区，兼京畿营田使。

昭宗即位，进司空。以太学焚残，乃兼国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鲁国公。帝将郊见，中尉枢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无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责礼官必得。纬言："中人不朝服，国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则请以所兼官为之服。"谏官固执，帝召谓曰："方举大礼，为我容之。"进兼太保。时天武都头李顺节，疏暴人也，以浙西节度使兼平章事。台史白："已谢，当班见百官。"纬判止之。明日，顺节盛服至，则无班，怏怏去。他日见纬，以为言，纬曰："固疑公见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见宰相，以宰相为之长。公提天武健儿，据堂受礼，安乎？必欲用之，去都头乃可。"顺节惭缩不敢言。

张濬将伐太原，帝不决，以问纬，纬助濬请。既濬败，坐傅会，出为荆南节度使，俄贬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结硃全忠，全忠为请，诏听所便，乃屏居华阴。李茂贞入杀韦昭度，帝恶大臣朋比，与籓臣交，更召纬入朝，再擢吏部尚书，以司空、门下侍郎复辅政。使者敦劝，力疾到京师，见帝呜咽流涕，自陈衰疾不任事，乞归田里。帝动容，诏使者送纬至堂视事。会天子出次石门，从至莎城，以病还都。家人召医视，纬曰："天下方乱，何久求生？"不肯服药，卒，赠太尉。

戡，字胜始，进士及第，补修武尉，以大理评事佐昭义李长荣节度府。长荣死，卢从史自别将代之，留署掌书记。从史稍得志，益骄，与

王承宗、田绪阴相结，欲久连兵以固其位。戡始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始若受其言，后偃蹇不轨，戡遂以疾归洛阳。未几，李吉甫镇扬州，表置幕府，戡未应。从史曰："是欲舍我而从人邪？"即诬以事，奏三上，诏以卫尉丞分司东都。自贞元后，帅镇劾奏僚佐，不验辄斥。至是，给事中吕元膺执不可。宪宗遣使谕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几，卒，年五十七。从史败，追赠司勋员外郎。

戢，字方举。初，父死难，诏与一子官，补修武尉，不受，以让其兄戡。擢明经，书判高等，为校书郎、阳翟尉，累迁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昭义判官徐玫，故尝助卢从史为跋扈者，从史败，孟元阳代，欲复用之。戢移书昭义前系玫，乃上列其状。帝怒，流玫播州。转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始，硃泚以彭偃为中书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荐其能，召还京师。戢谓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诏令皆偃为之，悖逆子不鸟窜兽伏，乃干誉求进乎？子盍效季孙行父逐莒仆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迁为湖南观察使，召授右散骑常侍、京兆尹。岁旱，文宗忧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悦，诏兼御史大夫。卒，赠工部尚书。

子温业，字逊志，擢进士第。大中时，为吏部侍郎。求外迁，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乐居朝矣。"后为太子宾客。

穆宁，怀州河内人。父元休，有名开元间，献书天子，擢偃师丞，世以儒闻。宁刚正，气节自任。以明经调盐山尉。安禄山反，署刘道玄为景城守，宁募兵斩之，檄州县并力捍贼。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宁摄东光令御之。贼遣使诱宁，宁斩以徇，郡守恐怒贼令致死，即夺其兵，罢所摄。始，宁过平原，见颜真卿，尝商贼必反。及是，闻真卿拒禄山，即遗真卿书曰："夫子为卫君乎？"真卿喜，署宁河北采访支使。宁以息属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驰谒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从公死。"既而贼攻平原，宁劝固守，真卿不从，夜亡过河，见肃宗行在。帝问状，真卿对："不用穆宁言，故至此。"帝异之，驰驿召宁，将以谏议大夫任之。会真卿以直忤旨，宁亦罢。

上元初，为殿中侍御史，佐盐铁转运，住埇桥。李光弼屯徐州，饷不至，檄取资粮，宁不与。光弼怒，召宁欲杀之。或劝宁去，宁曰："避之失守，乱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见光弼。光弼曰："吾师众数万，为天子讨贼，食乏则人散，君闭廪不救，欲溃吾兵耶？"答曰："命宁主粮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粮，而宁专馈；宁有求兵，而公亦专与乎？"光弼执其手谢曰："吾固知不可，聊与君议耳。"时重其能

守官。累迁鄂岳沔都团练及租庸盐铁转运使。当是时，河漕不通，自汉、沔径商山以入京师。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设戍逻以征商贾，又纵兵剽行人，道路几绝。与宁夹淮为治，惮宁威，掠劫为衰，漕贾得通。坐杖死沔州别驾，贬平集尉。

大历初，起为监察御史，三迁检校秘书少监，兼和州刺史，治有状。后刺史疾之，以天宝旧版校见户，妄劾宁多逋亡，贬泉州司户参军事。子质诉其枉，三年始得通。诏御史覆视，实增户数倍。召入拜太子右谕德。宁性不能事权右，毅然寡合，执政者恶之，虽直其诬，犹置散位。宁默不乐，喈曰："时不我容，我不时徇，又可以进乎！"遂移疾，满百日屡矣，亲友强之，辄复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诣行在，擢秘书少监，改太子右庶子。帝还京师，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罢归东都。以秘书监致仕，卒。

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养也。"疾病不尝药，时称知命。

四子：赞、质、员、赏。宁之老，赞为御史中丞，质右补阙，员侍御史，赏监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谊显。先是，韩休家训子侄至严。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云。

赞，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东都。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赀不及妾子，妾诉之。中丞卢侣欲重妾罪，赞不听。侣与宰相窦参共诬赞受金，捕送狱。弟赏上冤状，诏三司覆治，无之，犹出为郴州刺史。参败，召为刑部郎中，对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龄判度支，属吏受赇，具狱，欲曲贷吏，赞执不可。延龄白赞深文，贬饶州别驾。久之，拜州刺史。宪宗立，进宣歙观察使，卒于官。赠工部尚书。

质，性强直，举贤良方正，条对详切，频擢至给事中，政事得失，未尝不尽言。元和时，盐铁、转运诸院擅系囚，笞掠严楚，人多死。质奏请与州县吏参决，自是不冤。后论吐突承璀不宜为将，宪宗不悦，改太子左庶子。坐与杨凭善，出为开州刺史，卒。

员，字与直，工为文章。杜亚留守东都，置佐其府，蚤卒。

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赞少俗，然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云。

崔邠，字处仁，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

邠第进士，复擢贤良方正，授渭南尉，迁补阙。上疏论裴延龄奸，以鲠亮知名。由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性温裕深密，行己又简俭，宪宗器之，裴垍亦荐邠材可宰相。会病，遂不拜。久乃为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故事，太常始视事，大阅四部乐，都人纵观。邠自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见者皆避道，都人荣之。以母忧解，卒于丧，年六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

弟酆、郾、郇、鄯、郫。

郾，字广略，姿仪伟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进士第，补集贤校书郎。累迁吏部员外郎，下不敢欺，每拟吏，亲挟格，褒黜必当，寒远无留才。三迁谏议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内酣荡，昕曙不能朝。郾进曰："十一圣之功德，四海之大，万国之众，其治其乱，系于陛下。自山以东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垒，距宗庙十舍，百姓憔悴，畜积无有。愿陛下亲政事以幸天下。"帝动容慰谢，迁给事中。

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讲学士，旋进中书舍人，谢曰："陛下使臣侍讲，历半岁不一问经义。臣无功，不足副厚恩。"帝惭曰："朕少间当请益。"高釴适在旁，因言："陛下乐善而无所咨询，天下之人不知有响儒意。"帝重咎谢，咸赐锦、币。郾与高重类《六经》要言为十篇，上之，以便观省。

迁礼部侍郎，出为虢州观察使。先是，上供财乏，则夺吏奉助输，岁率八十万。郾曰："吏不能赡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独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费代之。又诏赋粟输太仓者，岁数万石，民困于输，则又辇而致之河。郾乃旁流为大敖受粟，窦而注诸艚。民悦，忘输之劳。改鄂、岳等州观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盗贼显行。郾修治铠仗，造蒙冲，驶追穷蹑，上下千里，岁中悉捕平。又观察浙西，迁检校礼部尚书，卒于官。赠吏部尚书，谥曰德。

郾不藏赀，有辄周给亲旧，为治其昏丧。居家怡然，不训子弟，子弟自化。室处庳漏，无步庑，至霖淖，则客盖而屐以就外位。治虢以宽，经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则严法峻诛，一不贷。或问其故，曰："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犹恐其扰；鄂土沃民剽，杂以夷俗，非用威

莫能治。政所以贵知变者也。”闻者服焉。

五子：瑶、瑰、瑾、珮、璆。瑶任礼部侍郎、浙西鄂岳观察使。瑾礼部侍郎、湖南观察使。瑰、珮俱达官。

鄯，擢进士，累迁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暴卒，以韩约代之。不阅旬，李训乱，约死于难。世谓鄯之亡，崔氏积善报也。赠礼部尚书。

郫及进士第，补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颖西川节度府。召入为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再迁吏部侍郎，由宣歙观察使入为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侍郎，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宣宗初，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节度淮南，卒于军。

崔氏四世缌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郫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居光德里，构便斋，宣宗闻而叹曰：“郫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后京兆民即其里为“德星社”云。

柳公绰，字宽，京兆华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华曰：“兴吾门者，此儿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质严重，起居皆有礼法。属文典正，不读非圣书。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补校书郎。间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岁歉馑，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丰乃复。或问之，答曰：“四方病饥，独能饱乎？”累迁开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愿以右职署渠帅。”公绰曰：“若同恶邪？何可挠法！”立诛之，寇亦引去。迁侍御史、吏部员外郎。时武元衡节度剑南，与裴度俱为判官，尤相引重。召为吏部郎中。

宪宗喜武功，且数出游畋，公绰奏《太医箴》以讽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类既一，高卑以均。人谨好爱，能保其身。清静无瑕，辉光以新。寒暑满天地，浃肌肤于外；好爱在耳目，诱心知于内。端洁为堤，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谓天高矣，氛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溃之。饮食资身，过则生患；衣服称德，侈则生慢。唯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吒伤气。不养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气生，嗜欲以萌。气离有患，气完则成。巧必丧真，智实诱情。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克施万物，以享亿年。圣人在上，各有攸处。臣司太医，敢告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谓曰：“卿言‘气行无间，隙不在大’，爱朕深者，当置之坐隅。”逾月，拜御史中丞。

公绰本与裴垍善，李吉甫复当国，出为湖南观察使。以地卑湿，不可迎养，求分司东都，不听。后徙鄂岳观察使。时方讨吴元济，诏发鄂岳卒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公绰曰："朝廷谓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请自行，许之。引兵度江，抵安州，听以军礼迎谒。公绰谓曰："公所以属鞬负弩，岂非兵事邪？若褫戎容，则两郡守耳，何所统壹哉？以公世将晓兵，吾且欲署职，以兵法从事。"听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都虞候三牒授之，选兵六千属焉，戒诸校曰："行营事一决都将。"听被用畏威，遂尽力，当时服其知权。军出，公绰数省问其家，疾病生死厚给之，妇人敖荡者，沉之江。军中感服曰："中丞为我知家事，敢不死战！"故鄂军每战辄克。

元和十一年，为李道古代还，除给事中。李师道平，遣宣谕郓州，复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马不避者，即时搒死。帝怒其专杀，公绰曰："此非独试臣，乃轻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闻，可乎？"公绰曰："臣不当奏。在市死，职金吾；在坊死，职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丧去官。服除，为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转兵部，兼御史大夫。

长庆元年，复为京兆尹。时幽、镇用兵，补置诸将，使驿系道。公绰奏曰："比馆递匮乏，驿置多阙。敕使衣绯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骑；黄绿者，不下十数。吏不得视券，随口辄供。驿马尽，乃掠夺民马。怨嗟惊扰，行李殆绝。请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诏中书条检定数，由是吏得纾罪。宦官共恶疾之。改吏部侍郎，迁御史大夫。韩弘病，自河中还，诏百官问疾，弘遣子辞不能见，公绰谓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谓异礼，宜力疾以见公卿，安可卧令子姓传言耶？"弘惧，挟扶以出。

改礼部尚书，以祖讳换左丞。俄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行部至邓，县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狱，县令以公绰素持法，谓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诛舞文者。其厩马害圉人，公绰杀之。或言良马可爱，曰："安有良马而害人乎？"

宝历元年，就迁检校左仆射。牛僧孺罢政事，为武昌节度使，公绰具军容伏谒，左右谏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献丹药，问所从来，曰："自蓟门。"时硃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药自贼境来，虽验何益！"即弃药而逐道士。入为刑部尚书，俄拜邠宁节度使。先是神策诸镇列屯部中，不听本道节制，故虏得窥间。公绰论所宜，因诏屯营缓急悉受节度。复为刑部尚书。京兆狱有姑鞭妇至死者，府欲杀之。公绰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子在，以妻而

戮其母，不顺。”遂减论。

太和四年，为河东节度。遭岁恶，撙节用度，辍宴饮，衣食与士卒钧。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所过皆厚劳，饬兵以防袭夺。至太原，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待以至意，辟牙门，令译官引谒，宴不加常。畅德之，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陉北有沙陀部，勇武喜斗，为九姓、六州所畏。公绰召其酋硃邪执宜，治废栅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来太原者，令夫人饮食问遗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以病乞代，授兵部尚书，不任朝请。忽顾左右召故吏韦长，众谓属诿以家事。及长至，乃曰：“为我白宰相，徐州专杀李听亲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复语，后二日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谥曰元。

公绰居丧毁慕，三年不澡沐。事后母薛谨甚，虽姻属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为育其女嫁之。尝曰：“吾莅官未尝以私喜怒加于人，子孙其昌乎！”与钱徽、蒋乂、杜元颖、薛存诚善，取士如许康佐、郑朗、卢简辞、崔玙、夏侯孜、李拭、韦长，皆知名显贵云。

子仲郢，字谕蒙。母韩，即皋女也，善训子，故仲郢幼嗜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咽以助勤。长工文，著《尚书二十四司箴》，为韩愈咨赏。元和末，及进士第，为校书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风矩，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及此邪？”入为监察御史，迁侍御史。有禁卒诬里人斫父墓柏，射杀之，吏以专杀论，而中尉护免其死，右补阙蒋系争，不省。仲郢监罚，执曰：“贼不死，是乱典刑。”有诏御史萧杰监之，杰复争。遂独诏京兆杖之，不监。朝廷嘉其守。

会昌初，累转吏部郎中。时诏减官冗长者，仲郢条简浃日，损千二百五十员，议者厌伏。迁左谏议大夫。武宗延方士，筑望仙台，累谏谆切，帝遣中人愧谕。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吴湘狱得罪，仲郢切谏，宰相李德裕不为嫌，奏拜京兆尹。置权量于东西市，使贸易用之，禁私制者。北司吏入粟违约，仲郢杀而尸之，自是人无敢犯，政号严明。会废浮屠法，尽坏铜象为钱。仲郢为铸钱使，吏请以字识钱者，不答。既，淮南铸会昌字，久之，僧反取为钟钹云。中书舍人纥干柷诉甥刘诩殴其母，诩为禁军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为言，改右散骑常侍，知吏部铨。德裕颇抑进士科，仲郢无所徇。是时，以进士选，无受恶官者。又当调者，持阙簿令自阅，即拟唱，吏无能为奸。

宣宗初，德裕罢政事，坐所厚善，出为郑州刺史。周墀镇滑，而郑为属郡，高其绩；及入相，荐授河南尹，召拜户部侍郎。墀罢，它宰相恶仲郢，左迁秘书监。数月，复出河南尹，以宽惠为政。或言不类京兆时，答曰："辇毂之下，先弹压；郡邑之治，本惠养。乌可类乎？"擢剑南东川节度使。大吏边章简挟势肆贪，前帅不能制，仲郢因事杀之，官下肃然。居五年，召为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领盐铁转运使。有刘习者，以药术进，诏署盐官。仲郢以为医有本色官，若委钱谷，名分不正。帝悟，乃赐缣遣还。

大中十二年，辞疾，以刑部尚书罢使，转户部，封河东县男，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南郑令权弈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贬雷州刺史。顷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起为虢州刺史，以检校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会盗发父墓，弃官归华原。徙华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为天平节度使。初，仲郢为谏议大夫，后每迁，必乌集升平第，庭树戟架皆满，五日乃散。及是不复集。卒于镇。

仲郢方严，尚气义，事亲甚谨。李德裕贬死，家无禄，不自振；及领盐铁，遂取其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书开谕綯，綯感悟，从之。每私居内斋，束带正色，服用简素。父子更九镇，五为京兆，再为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于摘贪吏，济单弱。每旱潦，必贷匮蠲负，里无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归者，斥禀为婚嫁。在朝，非庆吊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

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尝手钞《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钞，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钞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旁录仙佛书甚众，皆楷小精真，无行字。

子璞、珪、璧、玭。

璞，字韬玉，学不营仕。著《春秋三氏异同义》，又述《天祚长历》，断自汉武帝纪元，为编年，以大政、大祥异、侵叛战伐随著之，闰位者附见其左，常谓"杜征南《春秋后序》述纪甲历为得实，自余史家皆差"，蒋系以为然。终著作郎。

珪，字交玄。大中中，与璧继擢进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隐称之。杜悰镇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会悰徙淮南，归其积俸，珪不纳，悰举故事为言，卒辞之。以蓝田尉直弘文馆，迁右拾遗，而给事中

萧仿、郑裔绰谓珪不能事父，封还其诏。仲郢诉其子“冒处谏职为不可，谓不孝则诬。请勒就养”，诏可。始，公绰治家埒韩滉，及珪被废，士人愧怅。终卫尉少卿。

璧，字宾玉。马植镇汴州，辟管书记。又从李瓒桂州，规止其不法，瓒不听，乃拂衣去。未几，军乱。擢右补阙，再转屯田员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学士，累迁右谏议大夫。

玭以明经补秘书正字，由书判拔萃，累转左补阙。高湜再镇昭义，皆表为副，擢刑部员外郎。湜贬高要尉，玭三疏申理。湜后得稿嗟叹，以为其言虽自辨不加也。出为岭南节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纳直于官。黄巢陷交、广，逃还，除起居郎。巢入京师，奔行在，再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国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风，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谮玭烦碎，非廊庙器，乃止。坐事贬泸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华还，诏复官爵。

玭尝述家训以戒子孙曰：

夫门地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它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窥嫉。实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夫士君子生于世，己无能而望它人用，己无善而望它人爱，犹农夫卤莽种之而怨天泽不润，虽欲弗馁，可乎？余幼闻先公仆射言：立己以孝悌为基，恭默为本，畏怯为务，勤俭为法。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恭，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莅官则絜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絜与富不并。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恐惧则福至。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

昭国里崔山南琯子孙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縰笄拜阶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一日病，言无以报吾妇，冀子孙皆得如妇孝。然则崔之门安得不大乎？东都仁和里裴尚书宽子孙众盛，实为名阀。天后时，宰相魏玄同选尚书之先为婿，未成婚而魏陷罗织狱，家徙岭表。及北还，女已逾笄。其家议无以为衣食资，愿下发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丰，必有令匹，子孙将遍天下，宜北归。”家人遂不敢议。及荆门，则裴赍装以迎矣。今势利之徒，舍信誓如返掌，则裴之蕃衍，乃天之报施

也。余旧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艹匐}瓠而已，皆保重名于世。

永宁王相国涯居位，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女惜？但钗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女不复敢言。后钗为冯球外郎妻首饰，涯曰："为郎吏妻，首饰有七十万钱，其可久乎！"冯为贾相国餗门人，贾有奴颇横，冯爱贾，召奴责之，奴泣谢。未几，冯晨谒贾，贾未出，有二青衣赍银罂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贾为叹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邪？冯以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贾之奴害客于墙庑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得乎？舒相国元舆与李繁有隙，为御史，鞫谯狱，穷致繁罪，后舒亦及祸。今世人盛言宿业报应，曾不思视履考祥事欤？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

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醢酱，可一日无哉？

其大概如此。

公权，字诚悬，公绰弟也。年十二，工辞赋。元和初，擢进士第。李听镇夏州，表为掌书记。因入奏，穆宗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再迁司封员外郎。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公绰尝寓书宰相李宗闵，言家弟本志儒学，先朝以侍书见用，颇类工祝，愿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

文宗复召侍书，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尝夜召对子亭，烛穷而语未尽，宫人以蜡液濡纸继之。从幸未央宫，帝驻辇，曰："朕有一喜，边戍赐衣久不时，今中春而衣已给。"公权为数十言称贺，帝曰："当贺我以诗。"宫人迫之，公权应声成，文婉切而丽。诏令再赋，复无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尔乃三焉。"常与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澣矣！"学士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

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异日，与周墀同对，论事不阿，墀为惴恐，公权益不夺，帝徐曰：“卿有诤臣风，可屈居谏议大夫。”乃自舍人下迁，仍为学士知制诰。

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召问得失，因言：“郭旼领邠宁，而议者颇有臧否。”帝曰：“旼，尚父从子，太皇太后季父，官无玷邮，自大金吾位方镇，何所更议？”答曰：“旼诚勋旧，然人谓献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参承太后，岂献哉？”公权曰：“疑嫌间不可户晓。”因引王珪谏庐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还旼家。其忠益多类此。迁学士承旨。

武宗立，罢为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引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封河东郡公，复为常侍，进至太子少师。大中十三年，天子元会，公权稍耄忘，先群臣称贺，占奏忽谬，御史劾之，夺一季俸，议者恨其不归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赠太子太师。

公权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乐，曰：“闻之令人骄怠。”其书法结体劲媚，自目一家。文宗尝召与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属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它学士亦属继，帝独讽公权者，以为词情皆足，命题于殿壁，字率径五寸，帝叹曰：“钟、王无以尚也！”其迁少师，宣宗召至御座前，书纸三番，作真、行、草三体，奇秘，赐以器币，且诏自书谢章，无限真、行。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尝书京兆西明寺《金刚经》，有钟、王、欧、虞、褚、陆诸家法，自为得意。凡公卿以书贶遗，盖钜禹，而主藏奴或盗用。尝贮杯盂一笥，滕识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测者，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唯研、笔、图籍，自鐍秘之。

子华，公绰诸父也。始辟严武剑南府，累迁池州刺史。代宗将幸华清宫，先命完葺，欲以子华为京兆少尹，尹恶其刚方，沮解之，遂为昭应令、检校金部郎中、修宫使。设棘围于市，徇邑中曰：“民有得华清瓦石材用，投围中，逾三日不还者死。”不终日，已山积矣，营办略足。宰相元载有别墅，以奴主务，自称郎将，怙势纵暴，租赋未尝入官。子华因奴入谒，收付狱，劾发宿罪，杖杀之，一邑震伏。载不敢怨，遣吏厚谢。预知其终，自为墓铭。

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摄生，年八十余，有强力。常云：“吾初无术，但未尝以气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耳。”位光禄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灿，别有传。

杨于陵，字达夫，本汉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禄山之乱。于陵始六岁，间关至江左，逮长，有奇志。十八擢进士，调句容主簿。节度使韩滉刚严少许可，独奇于陵，谓妻柳曰：“吾求佳婿，无如于陵贤。”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领财赋，权震中外。于陵随府罢，避亲不肯调，退庐建昌，以文书自娱乐。滉卒，乃入为膳部员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选者恃与宰相亲，文书不如式，于陵驳其违，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吊宣武军。未几，迁右司郎中，换吏部，出为绛州刺史。德宗雅闻其名，留拜中书舍人。时京兆李实恃恩暴横，于陵与所善许孟容不离附，为所谮短，徙秘书少监。帝崩，宣遗诏于太原、幽州，节府献遗无所纳。拜华州刺史，迁浙东观察使。越人饥，请出米三十万石拊赡贫民，政声流闻。

入为京兆尹。先是，编民多窜北军籍中，倚以横闾里。于陵请限丁制，减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迁户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贤良方正对策，于陵被诏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恶其言，出为岭南节度使。辟韦词、李翱等在幕府，咨访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监军许遂振者，悍戾贪肆，惮于陵，不敢挠以私，则为飞语闻京师，宪宗不能无惑，有诏罢归。遂振领留事，笞吏剔抉其赃，吏呼曰：“杨公尚拒他方赂遗，肯私官钱邪？”宰相裴垍亦为帝别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终得罪。

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尚书郑余庆移疾，乃循旧制。于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于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别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始奏选者纳直给符告，居四年，凡调三千员，时谓为适。

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师讨淮西，于陵用所亲为供军使，主唐、邓，而高霞寓腾牒度支，以饷道乏。及战败，诏责之，指以为言。帝怒，贬于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复以户部侍郎知吏部选。李师道平，诏宣慰淄青。朝廷始议分其地，而刘悟节度滑州，未出郓，于陵趣使上道。还奏，帝悦其能。会浙西观察使李阑死，皇甫镈素忌于陵，荐以代翛，帝不之可。穆宗立，迁户部尚书，为东都留守。数上疏乞身，不许。授太子少傅，封弘农郡公。俄以尚书左仆射致仕，诏赐实

俸，让不受。于陵器量方峻，进止有常度，节操坚明，始终不失其正，时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册赠司空，谥曰贞孝。

四子：景复仕至同州刺史，绍复中书舍人，师复大理卿，中子嗣复位宰相，自有传。

马总，字会元，系出扶风。少孤窭，不妄交游。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监军薛盈珍诬南仲不法，总坐贬泉州别驾。盈珍入用事，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诛之，会刺史穆赞保护，乃免。徙恩王傅。

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镌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吴元济禽，为彰义节度留后。蔡人习伪恶，相掉讦，犷戾有夷貊风。总为设教令，明赏罚，磨治洗汰，其俗一变。始奏改彰义为淮西，寻擢拜淮西节度使，徙忠武，改华州防御、镇国军使。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

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扌怱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二年，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总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卒，赠右仆射，谥曰懿。

赞曰：巢父恃正义，触群不肖，谋不以权，遂丧其身。宁、邠皆所谓邦之司直者，后世卒蕃衍。公绰仁而勇，于陵方重，总沈懿，皆有大臣风，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时有不幸邪？穆、崔、柳代为孝友闻家，君子之泽远哉！

列传第八十九归奚三崔卢二薛卫胡丁二王殷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人。治礼家学，多识容典，擢明经。遭父丧，孝闻乡里。调国子直讲。天宝中，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有诏举才可宰百里者，复策高等，授左拾遗。肃宗次灵武，再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史馆修撰、兼集贤殿校理，修国史、仪注。以贫求解。历同州长史、润州别驾。未几，有事桥陵、建陵，召还参掌仪典。改主客员外郎，复兼修撰。

代宗幸陕，召问得失，崇敬极陈："生人疲敝，当以俭化天下，则国富而兵可用。"时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汉无其制，隋以来，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诏可。又言："东都太庙不当置木主，按《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栗主则瘗桑主，犹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东都太庙，本武后所建，以祀诸武，中宗去主存庙，以备行幸迁都之置。且商迁都前八后五，不必每都别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经奉祀，不得一日而废，则桑主以虞，至练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时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请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杂议。崇敬议："《礼》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祀黄帝，黄帝于五行为土，而火为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则否。彭祖牵纬候说，事诡不经，不可用。"又议："五人帝于国家为前后，无君臣义，天子祭宜毋称臣，祭而称臣，于天帝无异。"又："春秋释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书于师尚父，行东面之礼。"事皆施行。

大历初，授仓部郎中，充吊祭册立新罗使。海道风涛，舟几坏，众惊，谋以单舸载而免，答曰："今共舟数十百人，我何忍独济哉？"少选，风息。先是，使外国多赍金帛，贸举所无，崇敬囊橐惟衾衣，东夷传其清德。还，授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乱广州，监察御史惮之，请望祀而还，崇敬正色曰："君命岂有畏邪？"遂往。

皇太子欲临国学行齿胄礼，崇敬以学与官名皆不正，乃建议：

古天子学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环缭如璧然；以谊言之，以礼乐明和天下云尔。在《礼》为泽宫，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学省。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号"三雍宫"。晋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

名国子监。今声明之盛，辟雍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祭酒、司业之名，非学官所宜。业者，桷虡大版，今学不教乐，于义无当。请以祭酒为太师氏，位三品；司业为左师、右师，位四品。

近世明经，不课其义，先取帖经，颛门废业，传受义绝。请以《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公羊》、《谷梁春秋》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章疏讲解。德行纯絜、文词雅正、形容庄重可为师表者，委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给传，七十者安车蒲轮敦遣。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生徒有差。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

教授法。学生谒师，费用暇脩一束、酒一壶、衫布一裁，色如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脩酒，三爵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说经大略，然后就室，朝晡请益。师二时堂上训授道义，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试、时考、岁贡，眡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有不率教者，椟楚之，国子移礼部，为太学生；太学又不变，徙之四门；四门不变，徙本州之学；复不变，繇役如初，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学不成者，亦归之本州。

礼部考试法。请罢帖经，于所习经问大义二十而得十八，《论语》、《孝经》十得八，为通；策三道，以本经对，通二为及第。其孝行闻乡里者，举解具言，试日义阙一二，许兼收焉。天下乡贡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授官，与进士同。

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职者称氏，国学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师氏。大抵惮改作，故无施行者。

坐史给禀钱不实，贬饶州司马。德宗立，召还，复拜国子司业，稍迁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充皇太子侍读，又兼晋王元帅参谋，封余姚郡公。田悦、李纳禀命，持节宣慰，称旨。表归上冢，宠赐缯帛，儒生以为荣。迁工部尚书，仍前职。年老，以兵部尚书致仕。卒，年八十八，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宣。论撰数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继母笃孝。大历中，举孝廉高第。贞元初，策贤良，为右拾遗。裴延龄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补阙熊执易疏论之，以

示登，登动容曰：“愿窜吾名，雷霆之下，君难独处。”故同列有所谏正，辄联署无所回讳。转右补阙、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类有出其下而进趋，自喜得显官，惟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远权势，终不以淹晚概怀。迁兵部员外郎。

顺宗为皇太子，登父子侍读，及即位，以东宫恩超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复为皇太子、诸王侍读，献《龙楼箴》以讽。徙左散骑常侍，入谢。宪宗问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断，劝顺纳谏争，内外传为谠言。后判国子祭酒事，进工部尚书，累封长洲县男。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师，谥曰宪。

登性温恕，家僮为马所□是，笞折马足，登知，不加责。有遗金石不死药者，绐曰已尝，及登服几死，讯之，乃未之尝，人皆为怒，而登不为愠。常慕陆象先为人，世亦许其类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进士第，累迁左拾遗。事文宗为翰林学士，进至户部侍郎。开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以南方屡火，取羡钱亿万进京师。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周仁陈小利，假异端，公违诏书，徇私希恩。恐海内效之，因缘渔刻，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请重责，还所进，代贫民租入。”诏不从，置钱河阴院以虞水旱。初，户部员外郎卢元中、左司员外郎判户部案姚康受平籴官秦季元绢六千匹，贷乾没钱八千万，俱贬岭南尉。数年，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子弟受赇三百万，未入者半。帝问融：“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孰甚？”对曰：“元中等枉失库钱，益所坐子弟受贿，事异法轻。”故益止贬梧州参军。融迁京兆尹，李固言为相，恶之，徙秘书监。固言罢，擢权知兵部侍郎。岁间，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徙东川。还，历兵部尚书，累封晋陵郡公。

会昌后，儒臣少，朝廷礼典多本融议。辞疾，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大中七年，卒，赠尚书左仆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谯亳西徙，故为京兆人。少笃志，通群书。大历末，擢进士、文辞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德宗立，谏议大夫崔河图持节使吐蕃，表陟自副，以亲老辞不拜。杨炎辅政，召授左拾遗。居亲丧，毁瘠过礼。硃泚反，走间道及车驾于兴元，拜起居郎、翰林学士，不就职。贼平，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会左右丞缺，转左司郎中。

贞元八年，迁中书舍人。于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诏陟劳问循慰，所至人人便安。中书吏倚宰相势，常姑息，独陟遇之无假借。先是，右省杂给眡职田禀，主事与拾遗等，陟以奉稍为率，由是吏官有差。中书令李晟有纸笔猥料积于省，它日以遗舍人，而杂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无厚薄。虽细务，皆身亲其劳，久益强力，人以为难。

迁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龄恶之，诬劾充比陆贽，数遗金帛，当抵罪，又乾没京兆钱六十八万缗，请付比部钩校。时郎中崔元翰怨贽，揣延龄指，逮系搒掠甚急，内以险文。陟持平无所上下，具狱上，且言："京兆钱给县馆传，余以度支符用度略尽。"充既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

陟寻知吏部选事，迁侍郎。铨综平允，时谓与李朝隐略等，不能擿发清明如裴行俭、卢从愿也。十五年，病痈，帝遣医疗视，敕曰："陟，贤臣，为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陟少自底厉，著名节。常荐权德舆为起居舍人知制诰，杨于陵为郎中，其后皆有名。

子敬玄，位左补阙。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伦，字叙，居父丧，跣护柩行千里，道路为流涕，庐冢弥年。服除，及进士第，历吏部员外郎。安禄山反，陷于贼，不污伪官，使子弟间表贼事。贼平，下迁晋州长史。李齐物讼其忠，授长安令，封武邑县男。宝应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虏背约，留二岁，执伦至泾州，逼为书约城中降，伦不从，更囚逻娑城，阅六岁，终不屈，乃许还。代宗见之，为感动呜咽。即具陈虏情伪、山川险易，指画帝前，人服其详。迁尚书左丞，以疾改太子宾客。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谥曰敬。

衍，天宝末擢明经，调富平尉。继母李不慈，伦自吐蕃归，李敝衣以见，问故，曰："衍不吾给。"伦怒，召衍，将袒而鞭之，衍涕泣无所陈。伦弟殷趋白："衍所禀举送夫人所，尚何云！"伦悟，繇是谮无入。调清源令，劝民力田，怀附流亡，观察使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谨，岁为李子郃偿负不胜计，故官刺史，妻子仅免饥寒。

历苏、虢二州。虢居陕、华间，而赋数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龄领度支，方聚敛，私谓衍："前刺史无发明，公当止。"衍不听，复奏："州

部多岩田，又邮传剧道，属岁无秋，民举流亡，不蠲减租额，人无生理。臣见长吏之患，在因循不以闻。不患陛下不忧恤也，患申请不实，不患朝廷不矜贷也。陛下拔臣大州，宁欲视民困而顾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为诏度支减赋。迁宣歙池观察使，简静为百姓所怀。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后多显于时。卒，年六十九，赠工部尚书。衍俭约畏法，室无妾媵，禄稍周于亲族，葬埋嫁娶，倚以济者数十家。及卒，不能蔵丧，表诸朝，赐赙帛三百段，米粟称之。

先是，天下以进奉结主恩，州藏耗竭，韦皋、刘赞、裴肃为之倡。赞死，衍代之。旧贡金锡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匮，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啬用度，府库充衍。及穆赞代州，以钱四十万缗假民赋，故虽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积有素也。路应为观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状。元和元年，诏书褒美，赐一子官云。谥曰懿。

卢景亮，字长晦，幽州范阳人。少孤，学无不览。第进士、宏辞，授秘书郎。张延赏节度荆南，表为枝江尉，掌书记。入迁右补阙。硃泚反，景亮劝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则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义崒然，多激发，与穆质同在谏争地，书数上，鲠毅无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尝众会，漏所上语言，引善在己，即有恶归之君。帝怒，贬为朗州司马，质亦斥去，废抑二十年。至宪宗时，由和州别驾召还，再迁中书舍人。

景亮善属文，根于忠仁，有经国志。尝谓：“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为也。”乃兴轩、顼以来至唐，叙刂治道之要，著书上下篇，号《三足记》。又作《答问》，言輓运大较及陈西戎利害，切指当世。公卿伏其达古今云。元和初卒，赠礼部侍郎。宪宗时，以直谏知名者，又有王源中。源中，字正蒙。擢进士、宏辞，累迁左补阙。是时，中官领禁兵，数乱法，捕台府吏属系军中。源中上言：“台宪者，纪纲地；府县，责成之所。设吏有罪，宜归有司，无令北军乱南衙，麾下重于仗内。”帝纳之。累转户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学士，进承旨学士。

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见。及寤，忧其慢，不悔不得进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几，领天平节度使。开成三年卒，赠尚书右仆射。

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约而简，当时咨美。

薛苹，河中宝鼎人。七世祖道实，为隋礼部尚书。父顺为奉天尉，

与杨国忠有旧，及用事，将引之，辄谢绝。

苹以吏最拜长安令，历虢州刺史。宪宗时，奏最，擢湖南观察使，徙浙东，以治行迁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东郡公。所居守法度，务在安人。治身觳薄，所衣绿袍更十年，至绯衣乃易。居三镇，声乐不闻于家，所得禄，即分散亲属故人，而无余藏。除左散骑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时有年过苹不肯去，故论者高苹。居四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曰宣。苹于文章中长于诗。

兄芳，有器干。莱与莘，其母代宗从母也。以外戚奉朝请，皆赞善大夫。

莘子膺，太和初，为右补阙内供奉。其弟齐，佐兴元李绛幕府，绛遇害，齐死于难。膺闻，不及请，驰赴之，哀甚，闻者垂泣。后历工部员外郎。

卫次公，字从周，河中河东人。举进士，礼部侍郎潘炎异之，曰："国器也。"高其第。调渭南尉。严震在兴元，辟佐其府。累迁殿中侍御史。贞元中，擢左补阙、翰林学士。德宗崩，与郑絪皆召至金銮殿。时皇太子久疾，禁中或传更议所立，众失色。次公曰："太子虽久疾，冢嫡也，内外系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广陵王。"絪随赞之，议乃定。

顺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轻弄威柄，次公与絪多所持正。知礼部贡举，斥华取实，不为权力侵桡。由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罢，坐与善，下除太子宾客。久乃为陕、虢州观察使，蠲横租钱岁三百万。复入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孙，皆以负不得调，次公召见曰："子之祖，勋在王府，宁限常格乎？"即优补而遣。进尚书左丞。时方讨蔡，数建请罢兵，帝将相之，制稿具而蔡捷书至，乃追止。以检校工部尚书为淮南节度使。久之，召还，道病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少傅，谥曰敬。

次公本善琴，方未显时，京兆尹李齐运使子与游，请授之法，次公拒绝，因终身不复鼓。其节尚终始完絜。

子洙，举进士，尚临真公主，检校秘书少监、驸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进，宜谏官宠之。"乃为左拾遗，历义成节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客毘陵阳羡山，年四十余不仕。江西观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应。故宰相齐映代衡，奏留之。府罢，复归阳羡。福建观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马总佐郑滑府，监军宦人诬劾之，贬泉州别驾。冕欲除总以附幸家，即使戎摄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愿仕，正谓此尔！"不肯从，还白其状。冕怒，据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见宾客乃尔乎？"由东厢进。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馆，环兵胁辱之，累月，戎终不为屈。淮南节度使杜佑闻之，书责冕，会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间。

复为藩府交奏，稍迁河南令。吐突承璀讨镇州，所过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驱，惟戎境内按故无所治迓。留府卒犯令者，缚置狱，留守怒，遣将略出之，不与。累迁浙东观察使，所部州触酒禁者罪当死，橘未贡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赠左散骑常侍。

戎为吏，不尚约束诡名誉，其有善，归之所部。故居官时无灼灼可惊者，已罢则怀之。悉奉禀赒济内外亲，无疏远皆归之。既病，以所有分遗之曰："吾死矣，可持为归资！"众皆哭而去。

弟放，端厚寡言。第进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为太子，拜侍读，及即位，参赞机命。帝谓曰："小子新立，惧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辅不逮。"放叩头曰："臣庸浅，不足尘大任，自有贤能处之。"帝美其诚，进工部侍郎、集贤学士，宠待尤至。改刑部侍郎。

帝尝问："朕欲学经与史，何先？"放曰："《六经》者，圣人之言，孔子所发明，天人之极也。《史记》道成败得失，亦足以鉴，然谬于是非，非《六经》比。"帝曰："吾闻学者白首不能通一经，安得其要乎？"对曰："《论语》，《六经》之菁华也；《孝经》，人伦之本也。汉时《论语》首立于学官。光武令虎贲士皆习《孝经》，玄宗为注训，盖人知孝慈，则气感和乐也。"帝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信然。"终江西观察使，谥曰简。

胡证，字启中，河中河东人。举进士第，浑瑊美其才，又以乡府奏寘幕下。繇殿中侍御史为韶州刺史，以母老辞，为太子舍人。更从襄阳于頔，署掌书记。入为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属，请使自副，诏兼御史中丞，为弘正副使。入迁谏议大夫。

元和九年，党项屡扰边，而单于都护府累更武将，职事废，证以儒而勇选拜振武军节度使。道河中，时赵宗儒为帅，以州民入谒，里人荣

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将军，又充京西、京北巡边使。

太和公主降回鹘，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和亲使。旧制，行人有私觌礼，县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纳赀于使而命之官。证请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滥。次漠南，虏人欲屈胁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驱者，证固不从，以唐官仪自将，讫不辱命。还，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骑常侍。宝历初，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固辞，拜岭南节度使。卒，年七十一，赠尚书右仆射。

广有舶贝奇宝，证厚殖财自奉，养奴数百人，营第脩行里，弥亘闾陌，车服器用珍侈，遂号京师高訾。素与贾餗善。李训败，卫军利其财，声言餗匿其家，争入剽劫，执其子澱内左军，至斩以徇。

证旅力绝人。晋公裴度未显时，羸服私饮，为武士所窘。证闻，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铁灯檠，摘枝叶，擽合其跗，横膝上，谓客曰："我欲为酒令，饮不釂者，以此击之！"众唯唯。证一饮辄数升，次授客，客流离盘杓不能尽，证欲击之，诸恶少叩头请去，证悉驱出。故时人称其侠。

丁公著，字平子，苏州吴人。三岁丧母。甫七岁，见邻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请于父绪，愿绝粒学老子道，父听之。稍长，父勉敕就学。举明经高第，授集贤校书郎，不满秩辄去，侍养于家。父丧，负土作冢，貌力癯忄翳，见者忧其死孝。观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诏刺史吊问，赐粟帛，旌阙其闾。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学，兼集贤校理。会入辅政，擢为右补阙，迁直学士，充皇太子、诸王侍读，因著《太子诸王训》十篇。

穆宗立，未听政，召居禁中，条询治理，且许以相。公著陈让牢切，乃擢给事中，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公著内知帝欲进用，故辞疾求外，迁授浙西观察使，徙为河南尹，治以清静闻。四迁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长庆中，浙东灾疠，拜观察使，诏赐米七万斛，使赈饥捐。久之，入为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还乡里，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右仆射。

公著清约守道，每进一官，辄忧见颜间。四十丧妻，终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礼，字从周，系出博陵，北齐左仆射怀远六世孙。磊磊有大

志，通兵略。过宣武，从刘玄佐猎夷门，玄佐酒酣，顾曰：“崔生独不知此乐邪？”弘礼笑曰：“我固喜武，请为公欢。”玄佐臂鹰与弘礼驰逐，急缓在手，一军惊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悦，欲留之，固辞，厚为资饷。至京师，所善李观病且死，弘礼殚褚为治丧，葬毕乃去。

及进士第，平判异等。灵武李栾表为判官，以亲老不应，更署东都留守吕元膺参谋。时天子讨蔡，李师道谋袭洛，胁沮朝廷以释蔡危。弘礼为箝揣贼情，部分设张，东都卒无患。迁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请朝，表弘礼徙卫州，兼魏博节度副使。伐李师道，弘正多所咨逮。还魏博，又表为相州刺史。

长庆初，张弘静镇幽州，诏弘礼往副。未及行，军乱，改绛州刺史。李謁反于汴，诏徙河南尹，倚以捍贼。迁河阳节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徙华州刺史，改天平节度使。

李同捷叛，与李听合师讨之。至濮州，大将李万瑀、刘寀拥兵自固，弘礼表万瑀守沂州，寀守黄州，夺其兵，击贼禹城，破之，获铠装数十万。时徐泗节度使王智兴檄兖、海、郓、曹、淄、青当徐道者，出车五千乘，转粟馈军，弘礼度道远，乃自兖开盲山故渠，自黄队抵青丘，师人大济。李祐以郑滑兵三千入齐而溃，弘礼悉斩之，为出郓兵二千，祐遂大破贼，尸藉十余里，祐望郓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徙东都留守。召还，以病自乞，改刑部尚书，复为留守。卒，年六十五，赠司空。

弘礼短于治民，少爱利，晚颇务多积，素议詆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义人。贞元初，擢进士第，累署诸镇幕府。父丧，客高邮，卧苫终制，地下湿，因得痹病，不乐进取。元和初，召为监察御史，累转驾部员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迁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马牛生驹犊，官籍蹄噭，故吏得为奸，玄亮焚其籍，一不问。民山处，输租者苦之，下令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历湖、曹二州，辞曹不拜。太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谏议大夫，朝廷推为宿望，拜右散骑常侍。每迁官，辄让形于色。

郑注构宋申锡，捕逮仓卒，内外震骇。玄亮率谏官叩延英苦诤，反复数百言，文宗未谕，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轲有言：‘众人皆曰杀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杀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杀之，然后察之，乃寘于法。’今杀一凡庶，当稽典律，况欲诛宰相乎？臣为陛下惜天下法，不为

申锡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众亦服其不桡，由此名重朝廷。顷之，移疾归东都，召为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玄亮晚好黄老清静术，故所居官未久辄去。遗言：“山东士人利便近，皆葬两都，吾族未尝迁，当归葬滏阳，正首丘之义。”诸子如命。

王质，字华卿。五世祖通为隋大儒。质少孤，客寿春，力耕以养母。讲学不倦，诸生从授业者甚众。年逾四十，偃蹇无进取意，姻友苦劝以仕，乃举进士，中甲科。繇秘书省正字累佐帅府，五迁侍御史，繇山南西道节度副使再转谏议大夫。宋申锡之得罪，质与谏官伏阁，文宗开延英召见，泣涕陈谏，帝稍寤，申锡得不死。为宦竖所恶，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给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观察使。卒，年六十八，赠左散骑常侍，谥曰定。

质清白畏慎，为政必先究风俗，所至有惠爱。虽与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将，不为党。奏署幕府者，若河东裴夷直、天水赵晢、陇西李行方、梁国刘蕡，皆一时选云。

殷侑，陈州人。幼有志于学，不治赀产。长通经术，以讲道为娱。贞元末，及五经第，其学长于《礼》，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鹘请和亲，朝廷以仰费广剧，欲纾以期。诏侑、宗正少卿李孝诚使回鹘，可汗骄甚，盛陈甲兵，欲臣使者，侑不为屈。已传命，虏责其倨，宣言欲留不遣，众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无礼，非使臣倨也。”虏惮其言，不敢逼。还，迁虞部员外郎。

王承宗叛，遣侑招谕，承宗听命。进谏议大夫。侑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以语切，出为桂管观察使。宝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洁廉称。入为卫尉卿。

文宗即位，李同捷叛，而王廷凑阴为脣齿，兵久不解，诏五品以上官议尚书省。帝锐欲讨贼，群臣无敢异论者，独侑请舍廷凑而专事同捷，且言：“愿以宗社安危为计，善师攻心为武，含垢安人为远图，网漏吞舟为至诫。”帝不纳，然内嘉尚。

同捷平，以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遂拜义昌军节度使。于时痍荒之余，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单身之官，安足粗淡，与下共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遂为营田，丐耕牛三万，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禀度支，侑始至一岁，自以赋入赡其

半，二岁则周用，乃奏罢度支所赐。户口滋饶，廪储盈腐，上下便安，请立石纪政。以劳加检校吏部尚书。

六年，徙天平节度。自李师道乱，朝廷虽析三镇，然务安反侧，赋入尽为军赀，无输王府者。侑以饷军有赢，当上送官，乃裁制经费，岁以钱十五万缗、粟五万石归有司。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温造劾侑违制，擅赋敛民为无名之献，诏以庾承宣代还。会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赇，又率属邑奉钱，增私马估售官，叠三罪计绢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讯当流，未决。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频赃者累论。元武犯皆枉法，当死。"诏用覆讯，流元武贺州。帝嘉侑守法，进刑部尚书，以造所奏不直，复用为天平节度。

开成元年，再召为刑部尚书。时李训、郑注已诛，帝问侑治安术，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轻用新进。"帝善之，赐彩三百匹。初，盐铁度支使属官悉得以罪人系在所狱，或私置牢院，而州县不闻知，岁千百数，不时决。侑奏许州县纠列所系，申本道观察使，并具狱上闻。许之，赐黄金十斤，以酬直言。

泾原节度使硃叔夜坐侵牟士卒，赃数万，家畜兵器，罢为左武卫大将军。侑薄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赐叔夜死，出侑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坐减兵不先论启，左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俄领忠武节度。卒，年七十二，赠司空。

侑以经术进，临事锐敏，有强直名。晚节内冀台辅，稍务交结，而素望少衰云。孙盈孙。

盈孙，广明初，为成都诸曹参军。僖宗至蜀，闻有礼学，擢太常博士。光启三年，帝将还京，而七庙焚残，告享无所。盈孙白宰相："始乘舆西，有司尽载神主以行，至鄠，悉为盗夺。今天子还宫，宜前具其礼。"宰相建言，脩复宗庙，功费广，请与礼官议。时佗博士不在，独盈孙从，议曰："故庙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广袤称之。今朝廷多难，宜少变礼。按至德时作神主长安殿，飨告如宗庙，庙成乃祔。今正衙外无它殿，伏闻诏旨以少府监寓太庙，请因增完为十一室，其三太后庙，权舍西南夹庑，须庙成议迁。"诏可。自是神主、乐县，皆所创定，旧学礼家当其议。

龙纪元年，昭宗郊祠，两中尉及枢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孙奏言："先世典令，无内官朝服侍祠。必欲之，当随所摄资品，虽无授据，

犹免僭逼。”诏可。时丧乱后，制度凋紊，追补容典，皆盈孙折衷焉。终大理卿，赠吏部尚书。

王彦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无赀，自力于学。举明经甲科。淹识古今典礼，未得调，求为太常散吏，卿知其经生，补检讨官。彦威采获隋以来下讫唐凡礼沿革，皆条次汇分，号《元和新礼》上之。有诏拜博士。

宪宗以正月崩，有司议葬用十二月下宿，彦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义。志崩不志葬，必其时也。举天下葬一人，故过期不葬则讥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顺宗七月，惟玄、肃二宗皆十二月，有为为之，非常典也。且葬毕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岁暮，则毕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庆赐皆废矣。”有诏更用五月。

淮南李夷简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称祖。”穆宗下其议，彦威奏：“古者始封为太祖，由太祖而降，则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晋而下，务欲推美，自始祖外并建列祖之议，叔世乱象，不可以为训。唐本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祖神尧而宗太宗，自高宗后咸称宗，以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内难，肃宗收复两都，皆拨乱反正，犹不称祖。今当本三代之制，黜魏晋乱法，大行庙号宜称宗。”制可。又旧事，祔庙必告于太极殿，然后奉主入庙，既事则已，而有司祔主毕，又还告太极殿。彦威以为不可，执政怒，坐祝辞误，夺二季俸，削一阶。彦威终不回屈。后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馆学士、谏议大夫。

李师道既平，其十二州赋法未均，诏彦威为勘定两税使，差量纤悉，人不为烦。还，兼史馆修撰。

兴平民上官兴杀人亡命，吏囚其父。兴闻，自首请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归死免父之囚，可劝风俗，议减死。彦威上言：“杀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杀，是教杀人。”有诏贷死，彦威诣宰相据法争论，下迁河南少尹。俄改司农卿。

李宗闵执政，雅善之，进拜平卢节度使。开成初，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彦威于儒学固该邃，亦善吏事，但经总财用，出入米盐，非所长也。而性刚讦自恃，尝见文宗，显奏曰：“百口家知有岁计，而军用一切不可谨邪？臣按见财，量入以为出，随色占费，终岁用之，无毫厘

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没，亦不可得。”因上《占頟图》。又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观察者十，节度者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余万。长庆籍户三百五十万，而兵乃九十九万，率三户资一兵。今举天下之入，岁三千五百万，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则衣赐仰给焉。自留州留使外，余四十万众，皆仰度支。”又为《供军图》上之。彦威虽自谓楗柅奸冒，著定其费，于利害无益也。

始，神策军多以禀缣于度支取直，吏私增贾厚给之，经用益耗。开成初，有诏禁止。时宦者仇士良、鱼弘志方用事，彦威乃奏复与直，悦媚士良等。又效王播贡羡赢以冀速进。会边兵诉所赐不时，缣皆敝恶，摄吏送台狱，而彦威视事自如，及诏停务，始惶恐就第。贬卫尉卿。

俄检校礼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毁山房三千余所，盗无所容。徙节宣武，封北海县子。性强敏，善著书，颇行于时。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靖。

赞曰：韩愈称：“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独孔子用王者事，以门人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荐祭，礼如亲弟子者。句龙、弃以功，孔子则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请东揖，以杀太重。方是时，公卿无韩愈之贤，无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尝谓：“夫子称颜回为庶几，其从于陈、蔡者，亦各有号，出于一时，后世坐祀十人以为哲，岂夫子志哉？”观七十子之贤，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开元，非特牵于一时之称号。《记》曰：“祭，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如崇敬诚不知礼，尊君以媚世，历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语，柳宗元志之于其书，必有辨其妄者。

列传第九十三郑高权崔

郑余庆，字居业，郑州荥阳人，三世皆显宦。余庆少善属文，擢进士第。严震帅山南西道 ，奏置幕府。贞元初，还朝，擢库部郎中，为翰林学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选。浮屠法凑以罪为民诉阙下，诏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张彧、大理卿郑云达为三司，与功德判官诸葛述参按。述，故史也，余庆劾述猥贱，不宜与三司杂治，时韪其言。

贞元十四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每奏对，多傅经义。素善度支使于，凡所陈，必左右之，坐事贬；又岁旱饥，朝廷议赈禁卫十军，为中书史漏言。叠二忤，故贬郴州司马。

顺宗以尚书左丞召，会宪宗立，即其官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为光琦沮变者，令涣往请必得，由是四方赀饷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郑絪执政，颇姑息，而佑常行辈待，不名也。至余庆议事，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余庆叱去。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后涣以赃败，帝浸闻叱去事，善之。改国子祭酒，累迁吏部尚书。

医工崔环者，自淮南小将除黄州司马，余庆执奏："诸道散将无功受五品正员，开徼幸路，不可。"权者不悦，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硃泚乱，都辇数惊，太常肄乐禁用鼓，余庆以时久平，奏复旧制。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拜太子少师，请老，不许。

时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宾吏，以军功借赐硃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硃紫满廷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始诏余庆条奏惩革。迁尚书左仆射。仆射比非其人，及余庆以宿德进，公论浩然归重。帝患典制不伦，谓余庆淹该前载，乃诏为详定使，俾参裁订正。余庆引韩愈、李程为副，崔郾、陈佩、杨嗣复、庾敬休为判官，凡损增仪矩，号称详衷。

俄拜凤翔尹，节度凤翔。复为太子少师，封荥阳郡公，兼判国子祭酒事。建言："兵兴以来，学校废，诸生离散。今天下承平，臣愿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诏可。穆宗立，加检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赠太保，谥曰贞。帝以其贫，特给一月奉料为赗襚。

余庆少砥砺，行己完洁。仕四朝，其禄悉赒所亲，或济人急，而自

奉粗狭。至官府，乃开肆广大，常语人曰：“禄不及亲友而侈仆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礼献皆亲阅之。后生内谒，必引见，谆谆教以经义，务成就儒学。自至德后，方镇除拜，必遣内使持幢节就第，至则多馈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纳至数百万缗。宪宗每命余庆，必诫使曰：“是家贫，不可妄求取。”议者或诋其沽激，余庆不屑也。奏议类用古言，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与从父絪家昭国坊，絪第在南，余庆第在北，世谓“南郑相”、“北郑相”云。子澣。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进士，累迁右补阙。敢言，无所讳，宪宗谓余庆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贺。”迁起居舍人、考功员外郎。时刺史或迫吏下纪功爰，涵请责观察使以杜其欺。余庆为仆射，避除国子博士、史馆脩撰。

文宗立，入翰林为侍讲学士。帝使稡撷经史为《要录》，爰其博而精，试举诸条擿问之，随即酬析，无留答，因赐金紫服。累进尚书左丞，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始，余庆在兴元创学庐，澣嗣完之，养生徒，风化大行。以户部尚书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右仆射，谥曰宣。

四子，处诲、从谠尤知名。

处诲，字廷美，文辞秀拔。仕历刑部侍郎、浙东观察、宣武节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

从谠，字正求。及进士第，补校书郎，迁累左补阙。令狐綯、魏扶皆澣门生，数进誉之，迁中书舍人。咸通中，为吏部侍郎，铨次明允。出为河东节度使，徙宣武，以善最闻。改岭南东道节度。先是，林邑蛮内侵，召天下兵进援，会庞勋乱，不复遣，而北兵寡弱。从谠募土豪，署其酋右职，为约束，使相捍御，交、广晏然。

僖宗立，召为刑部尚书。久之，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门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国昌间边多虞，入据振武、云朔等州，南略太谷。河东节度使康传圭遣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引兵拒之，战数负，传圭斩轸以徇。彦球所部反，攻传圭，杀之，劫府库为乱。朝廷以为忧，帝欲大臣临制，乃拜从谠检校司徒，以宰相秩复为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使，诏自择参佐。从谠即表长安令王调自副，兵部员外郎刘崇龟、司勋员外郎赵崇为节度观察府判官，前进士刘崇鲁推官，左拾遗李渥掌书记，长安尉崔泽支使，皆一时选。京师士人比太原为小朝廷，言得才多

也。时承军乱，剽夺日旁午。从谠既视事，奸无庾情，乃推捕反贼，诛其首恶。以彦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释不问，而付以兵，旷无余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发，发又辄得，士皆寒毛惕伏。

会黄巢犯京师，帝驻梁、汉，诏从谠发部兵属北面招讨副使诸葛爽入讨。从谠团士五千，遣将论安从爽。而李克用谓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东，释言讨贼，须索繁仍。从谠以饩醪犒军，克用喻谓曰："我且引而南，欲与公面约。"从谠登城，开勉感概，使立功报天子厚恩，克用辞穷，再拜去。然阴纵其下肆掠，以撼人心。从谠追安，使与将王蟾、高弁等踵击，亦会振武契苾通至，与沙陀战，沙陀大败引还。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还，从谠合诸将，命持安出，斩之鞠场。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击贼自赎，兵不敢道太原，繇岚、石并河而南，独克用从数百骑过辞城下，从谠以名马器币归之。明年，贼平，诏克用代领河东。克用使来曰："方省亲雁门，愿公徐行。"从谠即日以监军周从寓知兵马留后，掌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

黄头军以粮少劫其赀，从谠间走绛州，方道梗不通，数月，召拜司空，复秉政，进太傅兼侍中。从帝至兴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还第，卒。谥文忠。

从谠进止有礼法，性不矜满，沈毅有谋。在汴时，以处晦殁于镇，讫代，不奏乐牙中。识陆扆于后生，数称誉之，扆后位宰相。张彦球者，拳挚善断，累破虏有功，奏为行军司马，后署金吾将军。初，盗流中原，沙陀强悍，而卒收其用者，盖从谠为太原重也。时郑畋以宰相镇凤翔，移檄讨贼，两人以忠义相提衡，贼尤惮之，号"二郑"云。

郑珣瑜，字元伯，郑州荥泽人。少孤，值天宝乱，退耕陆浑山，以养母，不干州里。转运使刘晏奏补宁陵、宋城尉，山南节度使张献诚表南郑丞，皆谢不应。大历中，以讽谏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评事，调阳翟丞，以拔萃为万年尉。崔祐甫为相，擢左补阙，出为泾原帅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员外郎，以母丧解。讫丧，迁吏部。贞元初，诏择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检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进饶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四迁吏部侍郎。

为河南尹。未入境，会德宗生日，尹当献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视事，且内贽。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献，礼欤？"不听。性严重少言，未尝以私托人，而人亦不敢谒以私。既至河南，清静惠下，贱敛贵

发以便民。方是时，韩全义将兵伐蔡，河南主馈运，珣瑜密储之阳翟，以给官军，百姓不知僦运劳。凡迎送敕使，皆在常处，吏密识其马，进退不数步差也。全义与监军别檄有所取，非诏约者，珣瑜辄挂壁不酬。至军罢，凡数百封。有谏者曰："军须期会为急，公可不报？"珣瑜曰："武士统戎，多恃以取求。苟以为罪，尹宜坐之，终不为万人产沴也。"故下无怨讟。时谓治河南比张延赏，而重厚坚正过之。

复以吏部侍郎召，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实为京兆尹，剥下务进奉，珣瑜显诘曰："留府缗帛入有素，余者应内度支。今进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对。实方幸，依违以免。

顺宗立，即迁吏部尚书。王叔文起州吏为翰林学士、盐铁副使，内交奄人，攘挠政机。韦执谊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书见执谊，直吏曰："方宰相会食，百官无见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执谊起，就阁与叔文语。珣瑜与杜佑、高郢辍饔以待。顷之，吏白："二公同饭矣。"珣瑜喟曰："吾可复居此乎！"命左右取马归，卧家不出七日，罢为吏部尚书。亦会有疾，数月卒，年六十八，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徐复谥文献，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经纬天地。用二谥，非《春秋》之正，请更议。"复谓："二谥，周、汉以来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终、文成，汉也。况珣瑜名臣，二谥不嫌。"巽曰："谥一，正也，尧、舜是也。二谥，非古也，法所不载。"诏从复议。子覃。

覃以父廕补弘文校书郎，擢累谏议大夫。宪宗取五中官为和籴使，覃奏罢之。

穆宗立，不恤国事，数荒昵。吐蕃方强。覃与崔郾等廷对曰："陛下新即位，宜侧身勤政，而内耽宴嬉，外盘游畋。今吐蕃在边，狙候中国，假令缓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败事乎？夫金缯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优无功滥被赐与？愿节用之，以所余备边，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怿，顾宰相萧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谏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阙，下能尽规，忠也。"因诏覃曰："阁中殊不款款，后有为我言者，当见卿延英。"时阁中奏久废，至是，士相庆。

王承元徙郑滑节度使，镇人固留不出。承元请以重臣劳安其军，诏覃为宣谕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镇人慢甚，及覃传诏，开勖大义，军遂安，承元乃得去。

宝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为翰林侍讲学士，进工部侍郎。覃于经

术该深，谆笃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闵、牛僧孺知政，以覃与李德裕厚，忌其亲近为助力，阳迁工部尚书，罢侍讲，欲推远之。帝雅向学，颇思覃，复召为侍讲学士。德裕既相，以为御史大夫。帝尝谓殷侑善言经，其为人郑覃比也。宗闵猥曰："二人诚通经，然其议论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闻，惟陛下宜闻之。"俄德裕罢，宗闵复用，覃繇户部尚书下除秘书监。宗闵得罪，迁刑部尚书，进尚书右仆射，判国子祭酒。李训诛，帝召覃视诏禁中，遂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荥阳郡公。

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胜质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辞。"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纯薄似赋性之异，奚特进士耶？且设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尝谓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炉曰："此始华好，用久则晦，不治饰，何由复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责实。比皆不摄职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为靳。此本于治平，人人无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谨法度而已。"进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帝坐延英论诗工否，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乌足为天子道哉？夫《风》、大小《雅》，皆下刺上之变，非上化下为之。故王者采诗，以考风俗得失。若陈后主、隋炀帝特能诗之章解，而不知王术，故卒归于乱。章什諓諓，愿陛下不取也。"

帝每言："顺宗事不详实，史臣韩愈岂当时屈人邪？昔汉司马迁《与任安书》，辞多怨怼，故《武帝本纪》多失实。"覃曰："武帝中年大发兵事边，生人耗瘁，府库殚竭，迁所述非过言。"李石曰："覃所陈，因武帝以谏，欲陛下终究盛德。"帝曰："诚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覃曰："陛下乐观书，然要义不过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寝馈以之。"

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领祭酒，请太学《五经》，经置博士，禄廪比王府官。再迁太子太师。开成三年，旱，帝多出宫人，李珏入贺曰："汉制，八月选人；晋武帝平吴，多采择；仲尼所谓未见好德者。陛下以为无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赞曰："晋以采择之失，举天下为左衽，宜陛下以为殷鉴。"帝善其将美。以病乞去位，有诏解太子太师，许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俄罢为尚书左仆射。武宗初，李德裕复用，欲援覃共政，固辞，乃授司空，致仕，卒。

覃清正退约，与人未尝串狎。位相国，所居第不加饰，内无妾媵。女孙适崔皋，官裁九品卫佐，帝重其不昏权家。覃之侍讲，每以厚风

俗、黜朋比再三为天子言，故终为相。然疾恶多所不容，世以为太过，惮之。始，覃以经籍刓缪，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诏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裔绰。

裔绰峭立有父风，以门廕进，为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馆，累迁谏议大夫。宣宗初，刘潼繇郑州刺史授桂管观察使，裔绰固争："潼被责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颁诏，追罢之。迁给事中。杨汉公为荆南节度使，坐贪沓，贬秘书监，寻拜同州刺史，裔绰与郑公舆封还制书。帝自即位，谏臣规正无不纳。至是，有为汉公地者，遂终不易。会赐宴禁中，天子击球，至门下官，谓二人曰："近论汉公事，类朋党者。"裔绰曰："同州，太宗兴王地，陛下为人子孙，当慎所付。且汉公墨没败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变色。翌日，贬商州刺史。时犹衣绿，因诏赐绯鱼。后繇秘书监迁浙东观察使，终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绰山南幕府，入迁右拾遗。开成中，擢起居郎。文宗与宰相议政，适见朗执笔螭头下，谓曰："向所论事，亦记之乎？朕将观之。"朗曰："臣执笔所书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观史，昔太宗欲观之，硃子奢曰：'史不隐善，不讳恶。自中主而下，或饰非护失，见之，则史官无以自免，且不敢直笔。'褚遂良亦称：'史记天子言动，虽非法必书，庶几自饬。'"帝悦，谓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见起居注，可谓善守职者。然人君之为，善恶必记，朕恐平日言之不协治体，为将来羞，庶一见，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累迁谏议大夫，为侍讲学士。由华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为鄂岳、浙西观察使，进义武、宣武二节度。历工部尚书判度支、御史大夫，复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驺导驰去，朗以闻。宣宗诘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传我命则绝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遗郑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谏臣与辅相争得失，不论则废职，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陈，罢为太子少师。卒，赠司空。

始，朗举进士，有相者言："君当贵，然不可以科第进。"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实被放，相者贺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卫州，遂为卫州人。九岁通《春秋》，工属文，著《语默赋》，诸儒称之。父伯祥为好畤尉，安禄山陷

京师，将诛之，郢尚幼，解衣请代，贼义，并贷之。

宝应初，及进士第。代宗为太后营章敬寺，郢以白衣上书谏曰：

陛下大孝因心，与天罔极，烝烝之思，要无以加。臣谓悉力追孝，诚为有益，妨时剿人，不得无损。舍人就寺，何福之为？昔鲁庄公、丹桓公庙楹而刻其桷，《春秋》书之为非礼。汉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国诸侯立高祖、文、武庙，至元帝，与博士、议郎斟酌古礼，一罢之。夫庙犹不越礼而立，况寺非宗祏所安、神灵所宅乎？殚万人之力，邀一切之报，其为不可亦明矣。

间者昆吾孔炽，荐食生人，百姓懔懔，无日不惕。遣将攘却，亡尺寸功，陇外壤地，委诸豺狼。太宗敌难之业，传之陛下，一夫不获，尺土见侵，告成之时，犹恐有阙。况用武以来十三年，伤者不救，死者不收，缮卒补乘，于今未已。夫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计十三年，举百万之众，资粮{尸非}屦，取足于人，劳罢宛转，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视无聊，延颈嗷嗷，以役王命。纵未能出禁财，赡鳏寡，犹当稍息劳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虏未平，侵地未复，金革未戢，疲人未抚，太仓无终岁之储，大农有榷酤之敝，欲以此时兴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润下，菽麦失时，黔首狼顾，忧在艰食，若遂不给，将何以救之？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费，不虚府库，将焉取之？府库既竭，则又诛求，若人不堪命，盗贼相挺而兴，戎狄乘间，以为风尘，得不为陛下深忧乎？

臣闻圣人受命于天，以人为主，苟功济于天，天人同和，则宗庙受福，子孙蒙庆。《传》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是知王者之孝，在于承顺天地，严配宗考，恭慎德教，以临兆民。俾四海之内，欢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无穷。未闻崇树梵宫，雕琢金玉之为孝者。夏禹卑宫室，尽力沟洫，人到于今称之。梁武帝穷土木，饰塔庙，人无称焉。陛下若节用爱人，当与夏后齐美，何必劳人动众，踵梁武遗风乎？及制作之初，支费尚浅，人贵量力，不贵必成，事贵相时，不贵必遂。陛下若回思虑，从人心，则圣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万禄，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较功德邪？

书奏，未报。复上言：

王者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稽于众而顺于人，则自然之福，不求

而至，未然之祸，不除而绝。臣闻神人无功者，不为有功之功；圣人无名者，不为有名之名。不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为有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脩德以销祸，不劳人以攘祸。陛下之营作，臣窃惑之。若以为功，则天覆地载，阴施阳化，未曾有为也；若以为名，则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费财；若以攘祸，则方务厥德，罔有天灾，不在劳人。今兴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并起，日课万工，不遑食息，搒笞愁痛，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戢定多难，励精思治，务行宽仁，以幸天下。今固违群情，徇左右过计，臣窃为陛下惜之。

不纳。

以茂才异行高第，累擢咸阳尉。郭子仪取为朔方掌书记。子仪怒判官张昙，奏抵死，郢引捄甚力，忤子仪意，下徙猗氏丞。李怀光引佐邠宁府。怀光将还河中，郢劝不如西迎乘舆，怀光反方锐，不听。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时浑瑊提孤军抗贼，群将未集，郢恐为怀光所乘，与李庸阝固止之。会怀光子琟候郢，郢因胁说曰："君视天宝以来称兵者，今尚谁在？且国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众而动，自绝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而助顺者乎？"琟大惧，流汗不能语。郢因与其将吕鸣岳、张延英谋间道归国，事泄，怀光先斩二将，然后引郢诘诮，郢抗词无所愧隐，观者为泣下。怀光惭，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抚尸而哭。怀光已诛，李晟表其忠，马燧奏管书记。召拜主客员外郎，迁中书舍人。久之，进礼部侍郎。时四方士务朋比，更相誉荐，以动有司，徇名亡实。郢疾之，乃谢绝请谒，颛行艺。司贡部凡三岁，甄幽独，抑浮华，流竞之俗为衰。迁太常卿。

贞元末，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党根据朝廷，帝始诏皇太子监国，而郢以刑部尚书罢。明年，为华州刺史，政尚仁静。初，骆元光自华引军戍良原。元光卒，军入神策，而州仍岁饷其粮，民困输入，累刺史惮不敢白，郢奏罢之。复召为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数月，改兵部尚书，固乞骸骨，以尚书右仆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郢恭慎不与人交。常掌制诰，家无留橐，或劝盍如前人传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产，有劝营之者，答曰："禄禀虽薄，在我则有余，田庄何所取乎？"郢之相也，与郑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忧甚，争不能得，乃称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与珣瑜免，

故议者贤珣瑜而咎郢。子定。

赞曰：王叔文虽内连姻尹，外倚奸回，以攘天权。然是时太子已长，朝无嫌罅，若珣瑜、郢与杜佑等毅然引东宫监国，执退叔文辈，其力不难。顾循嘿苟安，所谓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与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轻重云。

定，辩惠，七岁读《尚书》，至《汤誓》，跪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何云伐邪？"对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郢异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显。长通王氏《易》，为图合八出，上圆下方，合则重，转则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仕至京兆府参军。

郑絪，字文明，余庆从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属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进士、宏辞高第。张延赏帅剑南，奏署掌书记。入为起居郎、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

德宗自兴元还，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以处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废宣武军，益左右神策，以监军为中尉。窦文场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絪当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也？"帝悟，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止内侍，诸卫将军同正赐绯者无几。自鱼朝恩以来，无复旧制。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谓尔胁我为之。"文场叩头谢。更命中书作诏，并罢统军用麻矣。明日，帝见絪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

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

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门下侍郎。始，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有诏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密谮絪漏言于从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学士李绛语其故，且曰："若何而处？"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者？"曰："吉甫为我言。"绛曰："絪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几误我！"

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絪，

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罢为太子宾客。久乃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岭南节度使，后累迁河中节度。入为御史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赠司空，谥曰宣。

絪本以儒术进，守道寡欲，所居不为烜赫事，以笃实称。善名理学，世以耆德推之。

孙颢，举进士，以起居郎尚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有器识。宣宗时，恩宠无比。终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

权德舆，字载之。父皋，见《卓行传》。德舆七岁居父丧，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称诸儒间。韩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复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闻其材，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

贞元八年，关东、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坏庐舍，漂杀人。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开，逋亡日众。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问人所疾苦，蠲其租入，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赋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抚。裴延龄以巧幸进，判度支，德舆上疏斥言："延龄以常赋正额用度未尽者为羡利，以夸己功；用官钱售常平杂物，还取其直，号别贮羡钱，因以罔上；边军乏，不禀粮，召祸疆场，其事不细。陛下疑为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龄，质核本末，择中朝臣按覆边资。如言者不谬，则邦国之务，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

迁起居舍人。岁中，兼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当是时，帝亲揽庶政，重除拜，凡命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舆知制诰，而徐岱给事中，高郢为舍人。居数岁，岱卒，郢知礼部，德舆独直两省，数旬一还舍，乃上书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诰命，奉行详覆，各有攸司。旧制，分曹十员，以相防检。大抵事有所壅，则吏得为非。四方闻者，或以朝廷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废。"帝曰："非不知卿之劳，但择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礼部贡举，真拜侍郎。凡三岁，甄品详谛，所得士相继为公卿、宰相。取明经初不限员。

十九年，大旱，德舆因是上陈阙政曰："陛下斋心减膳，闵恻元元，告于宗庙，祷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礼，一士有请，必听其言，忧人之心可谓至已。臣闻销天灾者脩政术，感人心者流惠泽，和气洽，则

祥应至矣。畿甸之内，大率赤地而无所望，转徙之人，毙踣道路，虑种麦时，种不得下。宜诏在所裁留经用，以种贷民。今兹租赋及宿逋远贷，一切蠲除。设不蠲除，亦无可敛之理，不如先事图之，则恩归于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赋，至县令为民殴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运本济关中，若转东都以西缘道仓廪，悉入京师，督江、淮所输以备常数，然后约太仓一岁计，斥其余者以粜于民，则时价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旧，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锐于上献，为国掊怨，广军实之求，而兵有虚籍，剥取多方，虽有心计巧历，能商功利，其于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经绌放者，自谓抆拭无期，坐为匪人，以动和气。而冬荐官逾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毙，此亦穷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绌放者，或起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牵复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颇采用之。

宪宗元和初，历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宾客，俄还前官。时泽潞卢从史诈傲，浸不制，其父虔卒京师，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袭，德舆谏，以为：“欲变山东，先择昭义之帅。从史拔自军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丧，选守臣代之。成德习俗既久，当制以渐，许成德之请则可，许昭义则不可。”帝不听。及王承宗叛，从史乃诡计以挠王师，兵老无功。德舆复请赦承宗，徙从史。后皆略如所料。

会裴垍病，德舆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锷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籓以为不可，德舆亦奏：“平章事非序进宜得，比方镇带宰相，必有大忠若勋，否则强不制者，不得已与之。今锷无功，又非姑息时，一假此名，以开后人，不可。”帝乃止。

董溪、于皋谟以运粮使盗军兴，流岭南，帝悔其轻，诏中使半道杀之。德舆谏：“溪等方山东用兵，乾没库财，死不偿责。陛下以流斥太轻，当责臣等缪误，审正其罪，明下诏书，与众同弃，则人人惧法。臣知已事不诤，然异时或有此比，要须有司论报，罚一劝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尝问政之宽猛孰先，对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为先。太宗皇帝见《明堂图》，始禁鞭背，列圣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宝大盗窃发，俄而夷灭，盖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诚如公言。”

德舆善辨论，开陈古今本末，以觉悟人主。为辅相，宽和不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绛参赞大机。是时，帝切于治，事钜细悉责宰相。吉甫、绛议论不能无持异，至帝前遽言亟辩，德舆从容不敢

有所轻重，坐是罢为本官。以检校吏部尚书留守东都，进扶风郡公。于頔以子杀人，自囚，亲戚莫敢过门，朝廷无为请者。德舆将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既贷不竟，宜因赐宽诏。"帝曰："然，卿为吾过谕之。"复拜太常卿，徙刑部尚书。

先是，诏许孟容、蒋乂刊汇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舆请出其书，与侍郎刘伯刍参复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复检校吏部尚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二年，以病乞还，卒于道。年六十，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

德舆生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赋诗，积思经术，无不贯综。自始学至老，未曾一日去书不观。尝著论，辨汉所以亡，西京以张禹，东京以胡广，大指有补于世。其文雅正赡缛，当时公卿侯王功德卓异者，皆所铭纪，十常七八。虽动止无外饰，其酝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间，为搢绅羽仪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进士。历监察御史，有美称。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故荐为中书舍人。时李训挟宠，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与舍人高元裕、给事中郑肃、韩佽等连章劾训倾覆阴巧，且乱国，不宜出入禁中。不听。及宗闵贬，璩屡表辨解，贬阆州刺史。文宗怜其母病，徙郑州。训诛，时人多璩明祸福大体，能世其家。

崔群，字敦诗，贝州武城人。未冠，举进士，陆贽主贡举，梁肃荐其有公辅才，擢甲科，举贤良方正，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数陈谠言，宪宗嘉纳，因诏学士："凡奏议，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当自陈，一为故事，后或有恶直丑正，则它学士不得上书矣"，固让，见听。惠昭太子薨，是时，遂王嫡，而澧王长，多内助。帝将建东宫，诏群为澧王作让。群奏："大凡己当得则让，不当得之，乌用让？今遂王嫡，宜为太子。"帝从其议。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缣助营开业佛祠，群以为无名之献，不当受。有诏却之。进户部侍郎。

元和十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师道既诛，师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问群，群请释之，并还其奴婢赀产。盐铁院官权长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养。帝爽然欲赦之，以问宰相，群对："陛下幸怜其老，宜即遣使谕旨，若须出敕，无及矣。"于是免死。群凡启奏，平恕如此。帝尝语宰相："听受之际，不亦难乎！比诏学士集前世事，为《辨谤略》，以自儆鉴。其要云何？"群对："无情，曲直辨

之至易；有情，则欺为难审也。故孔子有众好众恶、浸润肤受之说，以其难辨也。若陛下择贤而任，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正，而不敢以欺。”帝韪其言。

处州刺史苗积进羡钱七百万，群以受之失信天下，请还赐其州，以纾下户之赋。是时，皇甫镈言利幸于帝，阴藉左右求宰相，群数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对，及开元、天宝事，群因推言其极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昔玄宗少历屯险，更民间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辅以道德，苏颋、李元纮孜孜守正，则开元为治。其后安于逸乐，远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进，李林甫、杨国忠怙宠朋邪，则天宝为乱。愿陛下以开元为法，以天宝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明。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左右为感动。群以是讽帝，故镈衔之。帝卒自相镈。会群臣上帝号，镈欲兼用“孝德”为号，群独以为有“睿圣”，则“孝德”并见。帝闻不乐。会度支禀赐边士不时，物多弊恶，李光颜忧甚，至欲引佩刀自决，中外皆恐。镈奏：“边鄙无事，乃群鼓动，欲以买直，归怨天子。”于是罢为湖南观察使。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劳曰：“我为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为淮西节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阳之牍，允符东海之贵’，先帝然之，则传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几，检校兵部尚书，充武宁节度使。群以其副王智兴得士心，不若假以节度，不报。智兴讨幽、镇还，藉兵逐群，群失守，左迁秘书监，分司东都。改华州刺史，历宣歙池观察使，进兵部尚书，出为荆南节度使，召拜吏部尚书。卒，年六十一，赠司空。

赞曰：圣人不畏多难，畏无难。何哉？多难之世，人人长虑而深谋，日惕于中，犹以为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举天下付之兴，畏之也。祸难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贤难得，虽无贤，尚可治也；佞可去，虽存佞，不遽乱也。”视漏弗填，忽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丧？”故能举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圣人易之；所不畏，圣人难之。观孝明皇帝，本中主，遭变可与谋始，持成不可与共终。崔群以为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鹊所以诮桓侯也。

列传第九十一贾杜令狐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天宝中，举明经，补临清尉。上书论事，徙太平。河东节度使王思礼署为度支判官。累进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异绩。召授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崇义反东道，耽进屯谷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东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马樊泽奏事。泽还，耽大置酒会诸将。俄有急诏至，以泽代耽，召为工部尚书。耽纳诏于怀，饮如故。既罢，召泽曰："诏以公见代，吾且治行。"敕将吏谒泽。大将张献甫曰："天子播越，而行军以公命问行在，乃规旄钺，利公土地，可谓事人不忠矣。军中不平，请为公杀之。"耽曰："是何谓邪？朝廷有命，即为帅矣。吾今趋觐，得以君俱。"乃行，军中遂安。

俄为东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优诏许猎近郊。迁义成节度使。淄青李纳虽削伪号，而阴蓄奸谋，冀有以逞。其兵数千自行营还，道出滑，或谓馆于外。耽曰："与我邻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馆城中，宴庑下，纳士皆心服。耽每畋，从数百骑，往往入纳境。纳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谋。

贞元九年，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封魏国公。常以方镇帅缺，当自天子命之，若谋之军中，则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顺宗立，进检校司空、左仆射。时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屡移疾乞骸骨，不许。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曰元靖。

耽嗜观书，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与使夷狄者见之，必从询索风俗，故天下地土区产、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强，盗有陇西，异时州县远近，有司不复传。耽乃绘布陇右、山南九州，且载河所经受为图，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額籍、道里广狭、山险水原为《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上之。诏赐币马珍器。又图《海内华夷》，广三丈，从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国本之《禹贡》，外夷本班固《汉书》，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以硃，刊落疏舛，多所厘正。帝善之，赐予加等。或指图问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贞元十道录》，以贞观分天下隶十道，在景云为按察，开元为采访，废置升降备焉。至阴阳杂数罔不通。

其器恢然，盖长者也，不喜臧否人物。为相十三年，虽安危大事亡所发明，而检身厉行，自其所长。每归第，对宾客无少倦，家人近习，

不见其喜愠。世谓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父希望，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俊杰。为安陵令，都督宋庆礼表其异政。坐小累去官。开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骑施，诏希望为和亲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灵州别驾、关内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还京师，对边事，玄宗才之。属吐蕃攻勃律，勃律乞归，右相李林甫方领陇西节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后。驰传度陇，破乌莽众，斩千余级，进拔新城，振旅而还。擢鸿胪卿。于是置镇西军，希望引师部分塞下，吐蕃惧，遗书求和。希望报曰："受和非臣下所得专。"虏悉众争坛泉，希望大小战数十，俘其大酋，至莫门，焚积蓄，卒城而还。授二子官。时军屡兴，府库虚寡，希望居数岁，刍粟金帛丰余。宦者牛仙童行边，或劝希望结其驩，答曰："以货籓身，吾不忍。"仙童还奏希望不职，下迁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诸将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颢等皆名重当时。

佑以廕补济南参军事、剡县丞。尝过润州刺史韦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礼。它日，元甫有疑狱不能决，试讯佑，佑为辨处，契要无不尽。元甫奇之，署司法参军，府徙浙西、淮南，表置幕府。入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历金部郎中，为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于是军兴馈漕，佑得剸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战，民困，赋无所出。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则省官，乃上议曰：

汉光武建武中废县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时分遣使者省吏员，正始时并郡县；晋太元省官七百；隋开皇废郡五百；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设官之本，以治众庶，故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自汉至唐，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诚救弊之切也。

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则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则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户部尚书，则二契也。伯夷为秩宗，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则二伯夷也。伯益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则二伯益也。伯冏为太仆，今太仆卿、驾部郎中、尚辇奉御、闲厩使，则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军，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今十二卫、神策八军，凡将军六十员。旧名不废，新资日加。且汉置别驾，随刺史巡察，犹今观察使之有副也。参军者，参其府军事，犹今节度判官也。官名职务，直迁易不同尔，讵有事实哉？诚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龙中，官纪荡然，有司大集选者，既无阙员，

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

议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罢者皆往托焉。此常情之说，类非至论。且才者荐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顾姻戚家产哉！建武时公孙述、隗嚣未灭，太和、正始、太元时吴、蜀鼎立，开皇时陈尚割据，皆罗取俊乂，犹不虑失人以资敌。今田悦辈繁刑暴赋，惟军是恤，遇士人如奴，固无范睢业秦、贾季强狄之患。若以习久不可以遽改，且应权省别驾、参军、司马，州县额内官，约户置尉。当罢者，有行义，在所以闻；不如状，举者当坐；不为人举者，任参常调。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国，当时宿德盛业者居之，贵宠第一；周、隋间授受已多，国家以为勋级，才得地三十顷耳。又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阶级。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何必因循惮改作耶？

议入，不省。

卢杞当国，恶之，出为苏州刺史。前刺史母丧解，佑母在，辞不行，改饶州。俄迁岭南节度使。佑为开大衢，疏析廛闬，以息火灾。硃厓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召拜尚书右丞。俄出为淮南节度使，以母丧解，诏不许。

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军乱，立其子愔，请于朝，帝不许，乃诏佑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徐泗讨定之。佑具舠舰，遣属将孟准度淮击徐，不克，引还。佑于出师应变非所长，因固境不敢进，乃招授愔徐州节度使，析濠、泗二州隶淮南。初，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然宽假僚佐，故南宫僔、李亚、郑元均至争权乱政，帝为佑斥去之。

十九年，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崩，诏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于是王叔文为副，佑既以宰相不亲事，叔文遂专权。后叔文以母丧还第，佑有所按决，郎中陈谏请须叔文，佑曰：“使不可专耶？”乃出谏为河中少尹。叔文欲摇东宫，冀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佑更荐李巽以自副。宪宗在谅暗，复摄冢宰，尽让度支盐铁于巽。始，度支啬，用度多，署吏权摄百司，繁而不

纲；佑以营缮还将作，木炭归司农，涑染还少府，职务简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国公。

党项阴导吐蕃为乱，诸将邀功，请讨之。佑以为无良边臣，有为而叛，即上疏曰：

昔周宣中兴，猃狁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国，怒远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诸羌，结怨阶乱，实生谪戍。盖圣王之治天下，惟欲绥静生人，西至于流沙，东渐于海，在北与南，止存声教，岂疲内而事外耶？昔冯奉世矫诏斩莎车王，传首京师，威震西域，宣帝议加爵土，萧望之独谓矫制违命，虽有功不可为法，恐后奉使者为国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国，开元初，郝灵佺捕斩之，自谓功莫与二，宋璟虑边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将而已，繇是讫开元之盛，不复议边，中国遂安。此成败鉴戒之不远也。

党项小蕃，与中国杂处，间者边将侵刻，利其善马子女，敛求繇役，遂致叛亡，与北狄西戎相诱盗边。《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仲有言："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使之完辑，禁绝诛求，示以信诚，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彼当怀柔，革其奸谋。何必亟兴师役，坐取劳费哉？

帝嘉纳之。

岁余，乞致仕，不听，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佑每进见，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后数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许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锡予备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佑资嗜学，虽贵犹夜分读书。先是，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奏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约而详。

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方汉胡广，然练达文采不及也。硃坡樊川，颇治亭观林苾，凿山股泉，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数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惟晚年以妾为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廕授扬州参军事。再迁太常寺主簿，考定音

律，卿高郢称之。佑既相，出为昭应令，迁太仆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辄病不视事。穆宗立，授桂管观察使。弟从郁痼疾，躬为营方药羞膳，及死，期而泣，世称其笃行。卒，赠礼部尚书。

从郁，元和初为左补阙，崔群等以宰相子为嫌，再徙秘书丞。终驾部员外郎。子牧。

悰，字永裕，以门廕三迁太子司议郎。权德舆为相，其婿翰林学士独孤郁以嫌自白。宪宗见郁文雅，叹曰："德舆有婿乃尔！"时岐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辞疾，唯悰以选召见麟德殿。礼成，授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为京兆尹，迁凤翔忠武节度使。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会公主薨，悰久不谢，文宗怪之。户部侍郎李珏曰："比驸马都尉皆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故悰不得谢。"帝矍然，始诏杖而期，著于令。

会昌初，为淮南节度使。武宗诏扬州监军取倡家女十七人进禁中，监军请悰同选，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诏而辄与，罪也。"监军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体，乃诏罢所进伎，有意倚悰为相矣。逾年，召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刘稹平，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未几，以本官罢，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徙西川，复镇淮南。时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遗米自给，呼为"圣米"，取陂泽茭蒲实皆尽，悰更表以为祥。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罢，兼太子太傅，分司东都。逾岁，起为留守，复节度剑南西川。召为右仆射，判度支，进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处大明宫内院，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它宰相毕諴、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复命，谓庆曰："上践祚未久，君等秉权，以爱憎杀大臣，公属祸无日矣。"庆色沮去，帝怒亦释，大臣遂安。未几，册拜司空，封邠国公，以检校司徒为凤翔、荆南节度使，加兼太傅。会黔南观察使秦匡谋讨蛮，兵败，奔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节，有诏斩之。悰不意其死，骇愕得疾卒，年八十，赠太师。葬日，诏宰相百官临奠。

悰于大议论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虽出入将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佑之素风衰焉，故时号"秃角犀"。

子裔休，懿宗时历翰林学士、给事中，坐事贬端州司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给事中。大顺初，钱镠遣弟鉥率兵击徐约于苏州，破之，以海昌都将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为之，以粲为制置指挥使。镠不悦，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见攻也，曰："勿杀我，当与尔金。"粲曰："杀尔，金焉往？"与兄述休同死。

悰弟慆。慆，咸通中为泗州刺史。会庞勋反，围城，处士辛谠自广陵来见慆，劝出家属，独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众心摇矣，不如与将士生死共之。"众闻皆泣下。慆之闻难，完濬城隍，阅器械无不具。

贼将李圆易慆，驰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库，慆为好言厚礼迎劳，贼不虞忄舀之谋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场，贼皆歼焉。圆怒，傅城战，慆杀数百人，圆退壁城西。勋闻，益其兵，而以书射城中促降。会夜，慆击鼓乘城大呼，圆气夺，奔还徐州。未几，贼焚淮口，昼夜战不息，谠乃请救于戍将郭厚本，贼解去。浙西节度使杜审权遣将以兵千人来援，反为圆军所包，一军尽没。慆使人间道走京师，诏戴可师以沙陀、吐浑兵二万招讨。淮南节度使令狐綯遣牙将李湘屯淮口，与郭厚本合，为圆所败，湘等并没，于是援绝。贼乃以铁锁绝淮流，梯冲乘城。粮尽，为薄饘以给。懿宗遣使加慆检校右散骑常侍，勉以坚守。勋遣圆入城见慆约降，慆怒杀之。勋复遗之书，答书言安禄山、硃泚等终底覆灭者，以阴携其党。勋累攻不得志，会招讨使马举率兵至，遂解去。围凡十月，慆拊循士，皆殊死奋，而辛谠冒围出入，纠辑援师，卒完一州，时称为难。贼平，慆迁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卒。

牧，字牧之，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顗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是时，刘从谏守泽潞，何进滔据魏博，颇骄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复失山东，钜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其辞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羡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去。山东之地，禹画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为并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魏晋以下，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

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阴惨杀也。圣人因以为名。

黄帝时，蚩尤为兵阶，自后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齐霸，不一世，晋大，常佣役诸侯。至秦萃锐三晋，经六世乃能得韩，遂折天下脊；复得赵，因拾取诸国。韩信联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鄗。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乱胡作，至宋武号英雄，得蜀，得关中，尽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窥胡。至高齐荒荡，宇文取之，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天宝末，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鄴。自尔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以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混溷回转，颠倒横邪，未常五年间不战。生人日顿委，四夷日日炽，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运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适。唯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岂天使生人未至于怗泰邪？岂人谋未至邪？何其艰哉！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治。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最

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沉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自十余年凡三收赵，食尽且下。郗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听败，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两汉伐虏，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校，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善之。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百里，用万人为垒，窒其口，深壁勿与战。成德军世与昭义为敌，王元达思一雪以自奋，然不能长驱径捣上党，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宁两军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润弩手二千，道绛而入，不数月必覆贼巢。昭义之食，尽仰山东，常日节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单少，可乘虚袭取。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邴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从兄悰更历将相，而牧困踬不自振，颇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梦人告曰："尔应名毕。"复梦书"皎皎白驹"字，或曰"过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为墓志，悉取所为文章焚之。

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

顗，字胜之，幼病目，母禁其为学。举进士，礼部侍郎贾餗语人曰："得杜顗足敌数百人。"授秘书省正字。李德裕奏为浙西府宾佐。德

裕贵盛，宾客无敢忤，惟顗数谏正之。及谪袁州，叹曰："门下爱我皆如顗，吾无今日。"太和末，召为咸阳尉，直史馆。常语人曰："李训、郑注必败。"行未及都，闻难作，疏辞疾归。顗亦善属文，与牧相上下。竟以丧明卒。

令狐楚，字壳士，德棻之裔也。生五岁，能为辞章。逮冠，贡进士，京兆尹将荐为第一，时许正伦轻薄士，有名长安间，能作蜚语，楚嫌其争，让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材，将辟楚，惧不至，乃先奏而后聘。虽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养，未尝豫宴乐。满岁谢归。李说、严绶、郑儋继领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书记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儋暴死，不及占后事，军大喧，将为乱。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使草遗奏，诸将圜视，楚色不变，秉笔辄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军乃安。由是名益重。以亲丧解，既除，召授右拾遗。

宪宗时，累擢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皇甫镈以言利幸，与楚、萧俛皆厚善，故荐于帝。帝亦自闻其名，召为翰林学士，进中书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议者多欲罢兵，帝独与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领彰义节度使，楚草制，其辞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时宰相李逢吉与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罢逢吉，停楚学士，但为中书舍人。俄出为华州刺史。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镈既相，擢楚河阳怀节度使，代乌重胤。始，重胤徙沧州，以河阳士三千从，士不乐，半道溃归，保北城，将转掠旁州。楚至中氵单，以数骑自往劳之。众甲而出，见楚不疑，乃皆降。楚斩其首恶，众遂定。度出太原，镈荐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即位，进门下侍郎。镈得罪，时谓楚缘镈以进，且尝逐裴度，天下所共疾，会萧俛辅政，乃不敢言。方营景陵，诏楚为使，而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等不偿佣钱十五万缗，楚献以为羡余，怨诉系路。诏捕翚等下狱诛，出楚为宣歙观察使。俄贬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长庆二年，擢陕虢观察使，谏官论执不置，楚至陕一日，复罢，还东都。

会逢吉复相，力起楚，以李绅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绅，即拜楚为河南尹。迁宣武节度使。汴军以骄故，而韩弘弟兄务以峻法绳治，士偷于安，无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镌谕，人人悦喜，遂为善俗。入为户部尚书，俄拜东都留守，徙天平节度使。始，汴、郓帅每至，以州钱二百万入私藏，楚独辞不取。又毁李师古园槛僭

制者。久之，徙节河东。召为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右仆射。故事，检校官重，则从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辞，有诏嘉允。俄兼太常卿，进拜左仆射、彭阳郡公。

会李训乱，将相皆系神策军。文宗夜召楚与郑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则大臣杂治，内仗非宰相系所也。"帝颔之。既草诏，以王涯、贾饣束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许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为盐铁转运使。先是，郑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议官自治园植茶，人不便，楚请废使，如旧法，从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卫宰相入朝，至建福门。及是乱，乃罢。楚即奏："镇帅初拜，必戎服属仗诣省谒辞，本于郑注，实为乱兆，故王璠、郭行余驱将吏蹀血京师，所宜停止。"诏可。开成元年上巳，赐群臣宴曲江。楚以新诛大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结，称疾不出，乃请给衣衾槥椟，以敛刑骨，顺阳气。是时，政在宦竖，数上疏辞位，拜山南西道节度使。卒，年七十二，赠司空，谥曰文。

楚外严重不可犯，而中宽厚，待士有礼。客以星步鬼神进者，一不接。为政善抚御，治有绩，人人得所宜。疾甚，诸子进药，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为奏谢天子，召门人李商隐曰："吾气魄且尽，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诛谴者众，请霁威，普见昭洗。辞致曲尽，无所谬脱。书已，敕诸子曰："吾生无益于时，无请谥，勿求鼓吹，以布车一乘葬，铭志无择高位。"是夕，有大星陨寝上，其光烛廷。坐与家人诀，乃终。有诏停卤簿以申其志。

子绪、綯，显于时。

绪以廕仕，历隋、寿、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请刻石颂德，绪以綯当国，固让。宣宗嘉其意，乃止。

綯，字子直，举进士，擢累左补阙、右司郎中。出为湖州刺史。

大中初，宣宗谓宰相白敏中曰："宪宗葬，道遇风雨，六宫百官皆避，独见颀而髯者奉梓宫不去，果谁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对曰："绪少风痹，不胜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为人，宰相器也。"即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它夜，召与论人间疾苦，帝出《金镜》书曰："太宗所著也，卿为我举其要。"綯擿语曰："至治未尝任不肖，至乱未尝任贤。任贤，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祸。"帝曰："善，朕读此尝三复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

兴王业，舍此孰先？《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进中书舍人，袭彭阳男。迁御史中丞，再迁兵部侍郎。还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及绹至，皆惊。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辅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几，检校司徒平章事，为河中节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馈运劳，封凉国公。

庞勋自桂州还，道浙西白沙入浊河，剽舟而上。绹闻，遣使慰抚，且馈之。裨将李湘曰：“徐兵擅还，果反矣。虽未有诏，一切制乱，我得专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广盘舰，张旗帜，示侈于人，其畏我甚。高邮厓峭水狭，若使荻□曹火其前，劲兵乘其后，一举可覆。不然，使得绝淮泗，合徐之不逞，祸乱滋矣。”绹懦缓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诏，因曰：“彼不为暴，听其度淮，何豫我哉？”勋还，果盗徐州，其众六七万。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寿，陷之，粮尽，啖人以饱。诏绹为徐州南面招讨使。贼方攻泗州，杜慆坚守，绹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勋谩辞谢绹曰：“数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将为异耳，愿图去之，以身听命。”绹喜，即请假勋节，而敕湘曰：“贼已降，第谨戍淮口，无庸战。”湘乃彻警释械，日与勋众欢言。后贼乘间直袭湘垒，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监军郗厚本。时浙西杜审权使票将翟行约率千兵与湘会，未至而湘覆，贼伪建淮南旌帜诱之，亦皆陷。

绹既师败，乃以左卫大将军马举代之。以绹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僖宗初，拜凤翔节度使。顷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赵。卒，年七十八，赠太尉。

子滈、涣、泯滈避嫌不举进士。绹辅政，而滈与郑颢为姻家，怙势骄偃，通宾客，招权，以射取四方货财，皆侧目无敢言。懿宗嗣位，数为人白发其事，故绹去宰相。因丐滈与群进士试有司，诏可，是岁及第。谏议大夫崔瑄劾奏绹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尽十月，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请委御史按实其罪。不听。滈乃以长安尉为集贤校理。稍迁右拾遗、史馆修撰。诏下，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交疏指其恶，且言：“绹用李琢为安南都护，首乱南方，赃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调敛不给。琢本进赂于滈，滈为人子，陷绹于恶，顾可为谏臣乎？”又劾：“绹，大臣，当调护国本，而大中时，乃引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侍郎李鄴为夔王等侍读，乱长幼序，使先帝贻厥之谋几不及陛下。且氵高居当时，谓之‘白衣宰相’。滈未尝举进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谓无解及第，不已罔乎？”滈亦惧，求换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绹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为贬云为兴元少尹，蜕华阴令。滈亦湮厄不振死。

涣、沨皆举进士，涣终中书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进士第。太和末，以驾部郎中为弘文馆直学士。李训乱，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职，定往贺，为神策军并收，欲杀者屡矣，已而免。终桂管观察使。

赞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昏中而玉表欤！悰、綯世当国，亦无足讥。牧论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贤矣哉！

列传第九十二白裴崔韦二李皇甫王

白志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节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智数。光弼善之 ，使与帐下议。代宗素闻，及光弼卒，擢累司农卿。在官十年，德宗以为敏，遂倚腹心，进授神策军使，赐今名。有所建白，善窥亿帝指，故言无不从。从狩奉天，以为行在都知兵马使。惧李怀光暴其恶，乃与赵赞、卢杞等抑怀光不使朝。怀光反，论斥其奸，贬恩州司马，赞播州司马。稍徙阆州别驾。贞元二年，起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谏，不许。明年，拜浙西观察使，死于官。

裴延龄，河中河东人。乾元末，为汜水尉，贼陷东都，去客江夏。华州刺史董晋表署判官，稍迁太常博士。卢杞秉政，引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崔造表知东都度支院。召为祠部郎中，不待命，辄还集贤院，宰相张延赏疾其易，出为昭应令。与尉交诉所赇，京兆尹郑叔则佑尉，而御史中丞窦参善延龄，卒逐尹。德宗用参辅政，即擢延龄司农少卿。

会班宏卒，假领度支。延龄素不善财计，乃广钩距，取宿奸老吏与谋，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岁入不赀，耗登不可校。请列别舍，以检盈虚。"于是以天下宿负八百万缗析为负库，抽贯三百万缗为賸库，样物三十万缗为季库，帛以素出、以色入者为月库。帝皆可之。然天下负皆穷人，偿入无期，抽贯与给皆尽；样物与帛固有籍，延龄但多其薄最吏员以诡帝，于财用无所加也。俄以户部侍郎为真。又请以京兆苗钱市草千万，俾民输诸苑。宰相陆贽等以为非是，不从。京右偏故有閼苇地数顷，延龄妄言："长安、咸阳间，得陂艿数百顷，愿以为内厩牧地，水甘草荐与苑厩等。"帝信之，以问宰相，皆曰："当无有。"帝遣使按覆，果诈。延龄大惭，帝不责也。

京兆积岁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请之官，延龄诬其妄，反令还输，号曰"底折钱"。尝请敛财以实府，帝曰："安得而实之？"延龄曰："开元、天宝间，户口繁息，百司务殷，官且有缺者。比兵兴，户不半在，今一官治数司足矣。请后官阙不即补，收其禀以实帑簿。"

它日，帝谓延龄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栋将压，念易之，未能也。"延龄曰："宗庙至重，殿栋微矣。且陛下本分钱，用之亡穷，何所难哉？"帝惊曰："本分钱奈何？"对曰："此在经谊，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礼，天下赋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宾客，一君之庖厨。陛

下奉宗庙，能竭天下赋三之一乎？鸿胪礼宾，劳予四夷，用十一为有赢。陛下所御饔饩简俭，以所余为百官禀料飧钱，未尽也，则所不尽者为本分钱。以治殿数十尚不乏，况一栋哉！”帝颔曰：“人未尝为朕言之。”又造神龙佛祠，须材五十尺者。延龄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数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闻开元时，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龄曰：“异材瑰产，处处有之，待圣主乃出。今生近辅，岂开元所当得也！”帝悦。

是时，陆贽为宰相，帝素所信重，极论其谲妄不可任，帝以为排媚，愈益厚延龄。贽上疏列其状，具言：“延龄尝奏句获乾隐二千万缗，请舍别库为羡余，供天子私费，故上之兴作广，宣索多矣。延龄欲实其言，乃大搜市廛，夺所入献，逮捕匠徒，迫胁就功，号曰‘敕索’，弗仇其直，名曰‘和雇’，弗与之庸。又度支出纳，与太府交相关制，出物旬计，见物月计，符按覆核，有御史以监董之，则财用不得回隐。延龄乃言掊粪土得银十三万两，它货且百万，已弃而获，皆羡余也，悉移舍以供别敕。太府卿韦少华劾其妄，陛下纵之不为治，此乃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横敛多积致播迁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悦。会盐铁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皆指延龄专以险伪罔上，帝怒，乃罢贽宰相，左除滂等官。

时大旱，人情愁惴。延龄言：“贽等失权怨望，显言岁饥民流、度支粮刍乏以激怒众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军诉度支不赋厩刍者，天子惑延龄言，乃下诏斥逐贽等，朝廷震恐。延龄又捕充所善吏张忠榜掠之，诬充“没官钱五十万缗，以饵结权幸，令妻以犊车载金饷贽。”忠具狱，其母投诉光顺门匦，有诏御史审劾，一夕得状，乃释忠。延龄不得逞，复奏充妄用京兆钱谷，愿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释憾于贽也。赖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

延龄资苛刻，又劫于利，专剥下附上，肆骋谲怪。其进对，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闻者。帝颇知其诈，但以其不隐，欲闻外事，故断用不疑。延龄恃得君，谓必辅政，少所降下，至嫚骂迩臣，时人侧目。属疾卧第，载度支官物输之家，无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辈往。死，年六十九。人语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册赠太子太傅、上柱国。永贞初，度支建言：“延龄曩列别库，分藏正物，无实益而有吏文之烦。”乃诏复以还左藏。元和中，有司谥曰缪。

崔损，字至无，系本博陵。大历间，中进士、博学宏辞，补校书郎、咸阳尉。避亲，改大理评事。累劳至右谏议大夫。于时，宰相赵憬

卒，卢迈属疾，裴延龄素善损，荐之德宗。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中书虚位十日，议者谓选有德，及用损，中外怅失。而损性龊龊能自将，延英进见，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逾年，进门下侍郎。尝以疾卧家久，赐绢三百为医药费。

损无卓卓称于人者，而历二省华要至宰相。母殡而不葬，亦不展殡；女兄为尼，没不临丧。建中后，宰相无久任者，损以便柔逊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议病其持禄，然怜遇弥渥。卒，赠太子太傅，谥曰靖。

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工部侍郎述从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去为道士，不终，更为浮屠，已而复冠。浙西韩滉表试校书郎，进至四门博士。

贞元十二年，德宗诞日，诏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佛老二师并对麟德殿，质问大趣。渠牟有口辩，虽于三家未究解，然答问锋生，帝听之意动。迁秘书郎，进诗七百言。未浃旬，擢右补阙内供奉。始，同列易之，后数遣中人专召渠牟，由是皆属目。岁中，至谏议大夫。大抵延英对，虽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辄五六刻乃罢，天子欢甚。渠牟为人佻躁，志向浮浅，不根于道德仁义，特用憸巧中帝意，非有嘉谟正辞感悟得君也。

自陆贽免，帝躬揽庶政，不复委权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书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简。然处深宫，所倚而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与渠牟等，其权侔人主。延龄、实皆奸虐，绍无所建明。渠牟后出，望最轻，张恩势以动天下，召崔芋于茅山，超郑随布衣至补阙，引醴泉令冯伉为给事中、太子侍读。帝既偏于任听，士之浮竞甘进者争出其门，赫然势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赠刑部尚书，谥曰忠。所论著甚多，传于时。

李齐运者，蒋王恽孙。始补宁王府东阁祭酒，擢累监察御史，复辟江淮都统李峘府。由工部郎中为长安令，政颇修办。宗正少卿李瀚从子有所讼，齐运于瀚为卑行，而不礼讼者。瀚怒，辱诸朝，齐运以闻，代宗贬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为河中尹、晋绛慈隰观察使。

德宗出狩，李怀光还兵奔难，昼夜驰，及河中，士罢困，乃休三日。齐运悉所赋劳军，牛酒丰甘，人人喜悦。及怀光反，还守河中，齐运弃城走。诏拜京兆尹。时李晟壁渭桥，齐运发民筑城保，督刍粟以饷

晟。贼平，颇有助。万年丞源邃不事，齐运怒，捽辱之，死于廷。邃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纵请穷治，帝不许。御史联章深劾，齐运诉于帝，言为朋党所挤。天子使宰相谕谏官御史，后毋得群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邃冤。

久之，大蝗旱，齐运不能政，乃以韩洄代之，改宗正卿、闲厩宫苑使。进至礼部尚书。宰相内殿对已，齐运常次进，帝与参决大事。既无学，暗于大体，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尝荐李锜为浙西，受赂数十万，又荐李词为湖州刺史，人告其赃，帝置不问。齐运卧疾，满岁不能谒，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为妻，具冕服行礼，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仆射。

李实，道王元庆四世孙。以廕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迁蕲州刺史。皋节度山南东道，复从之。皋卒，实知后务，刻薄军费，士怨怒，欲杀之，夜缒亡归京师。

累进司农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宠而愎，不循法度。贞元二十年旱，关辅饥，实方务聚敛以结恩，民诉府上，一不问。德宗访外疾苦，实诡曰："岁虽旱，不害有秋。"乃峻责租调，人穷无告，至撤舍鬻苗输于官。优人成辅端为俳语讽帝，实怒，奏贱工谤国，帝为杀之。或言："古者，瞽诵箴谏，虽恢谐托谕，何诛焉？"帝悔，然不罪实。

故事，京兆避台官。实尝与御史王播遇，而驺唱争道。播钩责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廷辱之。恶万年令李众，诬逐虔州司马，以所善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之。其怙权作威若此。公卿为谗短迁斥者甚众，专情謦色见颜间。权德舆为礼部，而实私荐士二十人，迫语曰："应用此第，不尔，君且外迁！"德舆虽拒之，然常惮其诬。吏部每奏科目颇严密，以杜请托，实公诣曹劫请赵宗儒，无所畏。

诏书蠲人逋租，实格诏固敛，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罚，掊取二十万缗。吏乞贷豪厘，辄死。按之无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复杀之。专以残忍为政。顺宗在谅暗，不逾月，实杀数十人于府。贬通州长史。市人争怀瓦石邀劫之，实惧，夜遁去，长安中相贺。以赦令内移，死虢州。

皇甫镈，泾州临泾人。贞元初，第进士，又擢制科，为监察御史。居丧游处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迁吏部员外郎，典南曹，铃制吏奸，稍知名。进郎中，迁累司农卿，判度支，改户部侍郎。宪宗方伐

蔡，急于用度，镈裒会严亟，以办济师，帝悦，进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犹领度支。

镈以吏道进，既由聚敛句剥为宰相，至虽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闻，帝怒，不听。度乃表罢政事，极论镈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将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今承宗削地，程权赴阙，韩弘舆疾讨贼，非力能制之，顾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镈，则四方解矣。请授以浙西观察使。"其辞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台沼宫观自娱乐，镈与程异知帝意，故数贡羡财，阴佐所欲，又赂吐突承璀为奥援。故帝排众论，决任之，反以度为朋党，不内其言。

镈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损内外官禀佐国用，给事中崔植上还诏书，乃止。帝斥内帑所余，诏度支评直，镈贵售之以给边兵，故缯陈彩，触手辄坏，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闻，镈指所著靴曰："此内府所出，牢韧可服，彼言不可用，诈也。"帝信之。镈衔度，乃与李逢吉、令狐楚合挤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劲正敢言，后议帝号，镈乃谮群抑损徽称。帝怒，逐群湖南。

镈罢度支，进门下侍郎平章事。尝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共荐方士柳泌、浮屠大通为长年药，帝惑之。穆宗在东宫，闻其奸妄，始听政，集群臣于月华门，贬镈崖州司户参军，死其所。

泌者，本杨仁昼也，习方伎。道古荐于镈，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药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灵仙所舍，多异草，愿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台州刺史，赐金紫。谏臣固争，以为列圣亦有宠方士，未尝使牧民，帝曰："烦一州而致长年于君父，何爱哉？"后不敢言。泌驱吏民采药山谷间，鞭笞苛急，岁余无所获。惧诈穷，举族遁去，浙东观察使捕得。镈与道古营解，乃复待诏翰林。帝饵泌药，浸躁怒不常，宦侍惧，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岁，镈败，与泌皆诛。初，吏责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

镈之贬，前坊州刺史班肃以尝僚，独饯于野，朝廷义之，擢为司封员外郎。

镈弟镛，字龢卿，第进士。镈为相时，任河南少尹，见权宠太盛，每极言之，镈不悦，乃求分司为太子右庶子。镈败，朝廷贤之，授国子祭酒。开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镛能属文，工诗。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伟，不屑世务，所交皆知名士。著书数十篇。

王播，字明易女，其先太原人。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遂家焉。播，贞元中与弟炎、起皆有名，并擢进士，而播、起举贤良方正异等。补盩厔尉。以善治狱，御史中丞李汶荐为监察御史。云阳丞源咸季坐赇免，赂有司复得调，播劾解其官。历侍御史。李实为京兆尹，与播遇诸衢。故事，尹当避道揖，实不肯。播移文诋之。实大怒，表播为三原令，将折之，播受命，趋府谢如礼。邑中豪强犯法，未尝辄贷，岁终课最。实重其才，更荐之，德宗将擢以要近，会母丧解。还，除驾部员外郎。长安令于頔奴客与民盗马，吏系民而纵奴，播捕取，均其罚。迁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刺举不阿，有能称。关中饥，诸镇或闭籴，播以为言，三辅不乏。历虢州刺史。

李巽领盐铁，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岁终，改京兆尹。时禁屯列畿内者，出入属鞬佩剑，奸人冒之以剽劫，又勋将家驰猎近郊，播请一切呵止，盗贼不能隐，皆走出境。宪宗以为能，进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是时，天下多故，大理议谳，科条丛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处重轻，剖决如流，吏不能窜其私。帝讨淮西也，切于馈饷，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淮，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帝嘉其功，超拜礼部尚书。稍以赀贿结宦要，中外以为言。

播荐皇甫镈，及镈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罢守本官。久之，检校户部尚书，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穆宗立，逐镈，播求还。长庆初，召为刑部尚书，复领盐铁，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权幸竞进，播赖其力至宰相，专务将迎，居位无所裨益，复失河北，众望不厌，乃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出为淮南节度使，仍领使职，不肯易印，诏听自随。是时，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敛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后赖其利。

敬宗即位，即拜检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天子有意复用播。于是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见延英，言播倾邪关通帝左右状，帝冲暗，不内其言，遂复领使，天下公议益不与。

文宗立，就进检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仆射，复辅政，累封太原郡公。时韦处厚当国，以献替自任，天子向之。播专以钱谷进，不甚与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赠太尉，谥曰敬。

播少孤贫，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强济称。天性勤吏职，每视簿

领纷积于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为乐。所署吏，苟无大罪，以岁劳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职。雅善占奏，虽数十事，未尝书于笏。再领盐铁，嗜权利，不复初操。重赋取，以正额月进为羡余，岁百万缗。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四十万，遂再得相云。

起，字举之，释褐校书郎，补蓝田尉。李吉甫辟为淮南掌书记，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贤殿直学士。元和末，累迁中书舍人。数上疏谏穆宗畋游事，岁中考第一。钱徽坐贡举失实贬，诏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试送宰相阅可否，然后付有司。"诏可。议者谓起为失职。

拜礼部侍郎。李鍇叛，与播俱上疏请诏王智兴讨之，卒定其乱。赐金紫，拜河南尹，进吏部侍郎。方播以仆射居相，避选曹，改兵部，为集贤殿学士。拜陕虢观察使。时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诛贼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偿贼死。"不报。

入拜尚书左丞，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灵武、邠、宁多旷土，奏为营田，以省馈輓。历河中节度使。方蝗旱，粟价腾踊，起下令家得储三十斛，斥其余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势不从，寘于法。由是膺积咸出，民赖以生。召授兵部尚书。以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滨汉塘堰联属，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复，与民约为水令，遂无凶年。

李训为宰相，起门生也，欲引与共政，即加银青光禄大夫，复以兵部尚书召判户部。训败，起素长厚，人不以训诿之，止罢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读。文宗上文，好古学，是时，郑覃以经术进，起以敦博显，帝数访逮时政。因积雨，愿宽逐臣过恶，又短鲍叔终身不忘人过，以解帝锢人意。俄兼太常卿、礼仪使。帝题诗太子笏以赐，诏画像便殿，号"当世仲尼"，其宠遇如此。又使广《五位图》，俾太子知古今治乱。开成三年，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改太子少师。

起治生无检，所得禄赐为僮婢盗有，贫不能自存。帝知之，诏月益仙韶院钱三十万。议者谓与玩臣分给，可耻也。起赖其入，不克让。

武宗立，为章陵卤簿使、东都留守。召为吏部尚书，判太常卿。帝患选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贡举。进尚书左仆射，封魏郡公。凡四举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鉴。擢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辞，帝劳曰："宰相无内外。公，国耆老，朕有阙，当以闻。"宴赐备厚。宣宗初，检校司空，以疾愿代，不许。卒，年八十八，赠太尉，谥曰文懿。丧还，命使者吊其家，葬及祥亦如之。

起性友悌，播丧，哀戚加于人。嗜学，非寝食不辄废。天下之书无不读，一经目，弗忘也。庄恪太子薨，诏为哀册，词情凄惋，当世称之。帝尝以疑事令使者口质，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号曰《写宣》。它撰集亦多。

炎终太常博士。子鐸、镣自有传。

起子龟、式。

龟，字大年，性高简，博知书传，无贵胄气。常以光福第宾客多，更住永达里，林木穷僻，构半隐亭以自适。侍父至河中，庐中条山，朔望一归省，州人号“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婴。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遗召。入谢，自陈病不任职，诏许。终父丧，召为右补阙。再擢屯田员外郎，称疾去。崔玙观察宣歙，表为副，龟乐宛陵山水，故从之。入为祠部郎中、史馆修撰。咸通中，知制诰。鐸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将白约素暴横，尝哗言月禀薄，以动士心为乱，龟捕杀之，人皆震忄栗。徙浙东观察使。初，式临州有惠政，人闻其至，欢迎之。卒，赠工部尚书。

子荛，力学，有文辞，以鐸当国，不贡进士。终右司员外郎。

式以廕为太子正字，擢贤良方正科，累迁殿中侍御史。少节俭，巧于宦，因郑注以交王守澄，中丞归融劾之，出为江陵少尹。

大中中，为晋州刺史，饰邮传，器用毕给。会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纳，独式劳恤之，活数千人。时特峨胡亦饥，将入寇汾、浍，闻式严备，不敢道境，报其种落曰：“晋州刺史当避之！”以善最称。

徙安南都护。故都护田早作木栅，岁率缗钱，既不时完，而所责益急。式取一年赋市芍木，竖周十二里，罢岁赋外率以纾齐人。浚壕缭栅，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后蛮兵入掠锦田步，式使译者开谕，一昔去，谢曰：“我自缚叛獠，非为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后褐，以黄冒首，南方号“黄头军”，天下锐卒也。初，交阯数有变，惧式威，不自安，哗曰：“黄头军将度海袭我矣！”相率夜围城，合噪：“请都护北归，我当抗黄头军。”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责让，矢■交发，叛者走。翌日，尽捕斩之。初，容管灾歉，不岁贡，式始上输，大犒宴军中。归质外蕃，而占城、真腊慕义，悉入献，亦还所掠王民。

宁国剧贼仇甫乱，明越观察使郑祗德不能讨，宰相选式往代，诏

可，因至京师。懿宗问方略，对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众则馈多，当惜天下费。”式奏：“盗若猖狂，天诛不亟决，东南征赋阙矣，宁得以亿万计之乎？兵多则功速费寡。二者孰利？”帝顾左右曰：“宜与兵。”于是诏益许、滑、淮南兵。式发自光福里第，麾帜皆东靡，猎猎有声，喜曰：“是谓得天时矣！”闻贼用骑兵，乃阅所部，得吐蕃、回鹘迁隶数百，发龙陂监牧马起用之，集土团诸儿为向导，擒甫斩之。加检校右散骑常侍。余姚民徐泽专鱼盐之利，慈溪民陈瑊冒名仕至县令，皆豪纵，州不能制。式曰：“甫窃发，不足畏；若泽、瑊，乃巨猾也。”穷治其奸，皆榜死。

咸通三年，徐州银刀军乱，以式检校工部尚书，徙武宁节度使，诏许、滑兵自随。视事三日，悉以计诛乱兵。会诏降武宁为团练，罢归。终左金吾大将军。

赞曰：裴延龄引经谊惑其主，以不忠为忠。德宗倚延龄、韦渠牟等商天下成败，自谓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宪宗锐于立功，而皇甫镈以聚敛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选，彼暂劳一功，乌足胜任哉？中兴之不终，有为而然。

列传第九十三韦王陆刘柳程

韦执谊，京兆旧族也。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 ，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使豫诗歌属和，被诏称旨。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宠相埒，出入备顾问。帝诞日，皇太子献画浮屠象，帝使执谊赞之，太子赐以帛，诏执谊到东宫谢。太子卒见无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执谊繇是与叔文善。以母丧解。终丧，为吏部郎中，数召至禁中。补阙张正一以上书召见，所善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愬、常仲孺、吕洞往贺之，或谓执谊曰："彼将论君与叔文钩党事。"执谊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窥望。帝诏金吾伺，得相过食饮状，悉逐出之。

顺宗立，以疾不亲政，叔文用事，乃擢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叔文与王稻居中窃命，欲执谊据以奉行，因用迷夺朝权。执谊既为所引，然外迫公议，欲示天下非党与者，乃时时异论相可否，而密谢叔文曰："不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叔文数为所梗，遂诟怒，反成仇怨。及宪宗受内禅，流叔文、伾，分北支党，贬执谊为崖州司户参军。帝以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最后贬。

执谊已失形势，知祸且及，虽尚在位，而临事奄奄无气，闻人足声辄悸动，至于败。始未显时，不喜人言岭南州县。既为郎，尝诣职方观图，至岭南辄瞑目，命左右彻去。及为相，所坐堂有图，不就省。既易旬，试观之，崖州图也，以为不祥，恶之。果贬死。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以棋待诏。颇读书，班班言治道。德宗诏直东宫，太子引以侍读，因论政及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将极言之。"坐皆趣赞，叔文独嘿然。既罢，太子曰："向君无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间之，谓殿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繇是重之，宫中事咸与参订。

叔文浅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它日幸用之。"阴结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进者，率谐附之，若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为死友，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进，出入诡秘，外莫得其端。强籓剧帅，或阴相赂遗以自结。

顺宗立，不能听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侧，群臣奏事，从幄中可其奏。王伾密语诸黄门："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苏州司功参军拜起居郎、翰林学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传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书，执谊作诏文施行焉。时景俭居亲丧，温使吐蕃，惟质、泰、谏、准、毕、宗元、禹锡等倡誉之，以为伊、周、管、葛复出，忄间然谓天下无人。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领度支、盐铁使，己副之，实专其政。不淹时，迁户部侍郎。

宦人俱文珍忌其权，罢叔文学士。诏出，骇怅曰："吾当数至此议事。不然，无繇入禁中。"伾复力请，乃听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旧职矣。在省不事所职，日引其党谋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将范希朝为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泰为司马副之。于是诸将移书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夺其权，大怒曰："吾属必死其手！"乃谕诸镇，慎毋以兵属人。希朝、泰到奉天，诸将不至，乃还。

叔文母死，匿不发，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饷，因扬言曰："天子适射兔苑中，跨鞍若飞，敢异议者斩。"又自陈："亲疾病，以身任国大事，朝夕不得侍，今当请急，宜听。然向之悉心戮力，难易亡所避，报天子异知尔。今一去此，则百谤至，孰为吾助者？"又言："羊士谔毁短我，我将杖杀之，而执谊懦不果。刘辟来为韦皋求三川，吾生平不识辟，便欲前执吾手，非凶人邪？扫木场将斩之，而执谊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贼，令人怅恨。"又陈领度支所以兴利去害者为己劳。文珍随语诘折，叔文不得对。左右窃语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将何为邪？"明日，乃发丧。执谊益不用其语，乃谋起复，斩执谊与不附己者，闻者恟惧。

广陵王为太子，群臣皆喜，独叔文有忧色，诵杜甫诸葛祠诗以自况，歔欷泣下。太子已监国，贬渝州司户参军。明年，诛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书待诏翰林，入太子宫侍书。顺宗立，迁左散骑常侍、待诏。伾本阗茸，貌■陋，楚语，无它大志，帝亵宠之，不如叔文任气好言事，为帝所礼。至出处，又不及伾之无间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见牛昭容等。当其党盛，门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赇谢，日月不阏。为巨椟，裁窍以受珍，使不可出，则寝其上。

叔文既居丧，伾日请中人及杜佑起叔文为宰相，且总北军，不许；又请以威远军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报。忧

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舆归第。贬开州司马，死其所。支党皆逐，惟质以前死免。

晔者，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贬饶州司马。终永州刺史。

谏警敏，尝览染署岁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阅籍，终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贬台州司马，终循州刺史。

准，字宗一，有史学。自翰林学士贬连州司马，死于贬。

泰，字安平，有筹画，伾、叔文所倚重，能决大事。以户部郎中、神策行营节度司马贬虔州司马。终湖州刺史。

陆质，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为名儒。世居吴。明《春秋》，师事赵匡，匡师啖助，质尽传二家学。陈少游镇淮南，表在幕府，荐之朝，授左拾遗。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

质素善韦执谊，方执谊附叔文窃威柄，用其力召为给事中。宪宗为太子，诏侍读。质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质侍东宫，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及它？”质惶惧出。

执谊未败时，质病甚，太子已即位，为临问加礼。卒，门人以质能文圣人书，通于后世，私共谥曰文通先生。所著书甚多，行于世。

刘禹锡，字梦得，自言系出中山。世为儒。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冯藉其势，多中伤士。若武元衡不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窦群劾禹锡挟邪乱政，群即日罢；韩皋素贵，不肯亲叔文等，斥为湖南观察使。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贬者八人，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濯用之，会程异复起领运务，乃诏禹锡等悉补远州刺史。而元衡方执政，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

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帝曰："为人子者宜慎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对，帝改容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刺史。

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

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

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止辟雍、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元帝时，韦玄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荐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

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

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

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

当时不用其言。

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俄分司东都。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雅知禹锡，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为苏州刺史。以政最，赐金紫服。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复分司。

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

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始疾病，自为《子刘子传》，称："汉景帝子胜，封中山，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迁洛阳，为北部都昌人，坟墓在洛北山，后其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檀山原。德宗弃天下，太子立，时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间言事，积久，众未知。至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阴荐丞相杜佑为度支、盐铁使。翌日，自为副，贵震一时。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其自辩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爽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

咸悲恻。雅善萧亻免，诒书言情曰：

仆向者进当鼐瓶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又久兴游者，岌岌而操其间。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孰能了仆于冥冥间哉？仆当时年三十三，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疾，可得乎？与罪人交十年，官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宽大，贬黜甚薄，不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悦可，自以速援引之路。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为罪。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腿，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也。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恬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余润，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氓，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人矣。

又诒京兆尹许孟容曰：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兴尧、舜、孔子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鼐瓶，事既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今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奉禄，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

又何怪也？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语言，饮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皁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钟仪南音，卒获返国；叔向囚虏，自期必免；范痤骑危，以生易死；蒯通据鼎耳，为齐上客；张苍、韩信伏斧锧，终取将相；邹阳狱中，以书自治；贾生斥逐，复召宣室；儿宽摈厄，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渙涊，下才末伎，又婴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志劣，无异能解，欲秉笔覥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牴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读古人一传，数纸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

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

然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

宗元久汩振，其为文，思益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曰：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夺，斗怒振动，专肆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于是乃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在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阴，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而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章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后之祆淫嚣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皆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贞。

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能庸贤，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

氓，增以驺虞、神鼎，胁驱纵踊，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骜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尨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骇乎无以议为也。

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濬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泠风，人乃漻然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斮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怿，用抵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欢动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踯躅讴歌，灏灏和宁。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积藏于下，是谓丰国。乡为义廪，敛发谨饬，岁丁大侵，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小属而支，大生而孥，恺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谒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治，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鸲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濬，深鸿尨大，保人斯无疆，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谌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诗曰：

于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于爨，灊炎以澣。勃厥凶德，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粮。刑轻以清，我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尔宜。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濮钅公于北，祝栗于南，幅员西东，祗一乃心。祝唐之纪，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道以告之。俾弥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毖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佥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儆曰：

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絜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禹之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

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明信乎策书兮，谓耿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兮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忄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鹿濩秬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猿。众鸟萃而啾号兮，沸洲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讵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攒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洄汩乎沦涟。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累棼以萦缠。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将沈渊而陨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

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

御长辕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溯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

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

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

程异，字师举，京兆长安人。居乡以孝称。第明经，再补郑尉。精吏治，为叔文所引，由监察御史为盐铁扬子院留后。叔文败，贬郴州司马。

李巽领盐铁，荐异心计可任，请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稍迁淮南等道两税使。异起退废，能厉己竭节，悉矫革征利旧弊。入迁累卫尉卿、盐铁转运副使。方讨蔡，异使江表调财用，因行谕诸帅府，以羡赢贡。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敛，经用以饶。遂兼御史大夫为盐铁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犹领盐铁。异以钱谷奋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当印秉笔。明年，西北军政不治，议置巡边使，宪宗问孰可者，乃自请行。会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恭。身殁官第，无留赀，世重其廉云。

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明卿才大夫，惜哉！

列传第九十四杜裴李韦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又中宏辞。郭子仪辟佐朔方府，子仪入朝　，使主留事。李怀光与监军阴谋矫诏诛大将等，以动众心，欲代子仪。黄裳得诏，判其非，以质怀光，怀光流汗服罪。于是诸将狠骄难制者，黄裳皆以子仪令易置，众不敢乱。

入为侍御史，为裴延龄所恶，十期不迁。贞元末，拜太子宾客，居韦曲。时中人欲请其地赐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乡里，不可易。"迁太常卿。时王叔文用事，黄裳未尝过其门。婿韦执谊辅政，黄裳劝请太子监国，执谊曰："公始得一官，遽开口议禁中事！"黄裳怒曰："吾受恩三朝，岂以一官见卖！"即拂衣出。

皇太子总军国事，擢黄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夏绥银节度使韩全义憸佞无功，因其来朝，白罢之。俄而刘辟叛，议者以辟恃险，讨之或生事，唯黄裳固劝不赦，因奏罢中人监军，而专委高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澭代。"崇文惧，一死力缚贼以献。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

始，德宗创艾多难，务姑息藩镇，每帅臣死，遣中人伺其军，观众所欲立者，故大将私金币结左右，以求节制，晏年尤甚，方镇选不出朝廷。黄裳每从容具言："陛下宜鉴贞元之弊，整法度，畯损诸侯，则天下治。"帝尝问前古王者所以治乱云云，黄裳知帝锐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贤而已。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至簿书狱讼，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亲程决事，见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书事，陈矫不从；隋文帝日昃听政，卫士传餐，太宗笑之。故王者择人任而责成，见功必赏，有罪信罚，孰敢不力？孔子之称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举十六相，去四凶，而至无为。岂必刓神疲体，劳耳目之察，然后为治哉？"帝以黄裳言忠，嘉纳之。由是平夏、翦齐、灭蔡、复两河，以机秉还宰相，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自黄裳启之。

元和二年，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河中、晋绛节度使，俄封邠国公。明年卒，年七十，赠司徒，谥曰宣献。

黄裳达权变，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为执谊所礼，及败，悉力营救；既死，表还其柩葬焉。尝被疾，医者误进药，疾遂

甚，终不怒谴。然除吏不甚别流品，通馈谢，无洁白名。当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处外，天下常所属意。卒后数年，御史劾奏黄裳纳邠宁节度使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按故吏吴凭及黄裳子载，辞服。帝念旧功，但流凭昭州，原载不问。载终太仆少卿。

载弟胜，字斌卿，宝历初擢进士第。杨嗣复数荐材堪谏官，不为郑覃所佑。宣宗感章武旧事，元和时大臣子若孙在者，多振拔之。帝尝问胜，胜具道黄裳首建宪宗监国议，帝嘉叹，拜给事中，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欲倚为宰相。及萧鄴罢，为中人沮毁，而更用蒋伸，以胜检校礼部尚书，出为天平节度使，不得意，卒。

裴垍，字弘中，绛州闻喜人。擢进士第，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籓府交辟，不就。四迁考功员外郎。吏部侍郎郑珣瑜委垍校辞判，研核精密，皆值才实。宪宗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再迁中书舍人。李吉甫始执政，以情谓垍曰："吾落魄远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职当进贤任能，君精鉴，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许人，吉甫籍以荐于朝，天下翕然称得人。坐覆视皇甫湜、牛僧孺等对策非是，罢学士，为户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为任公卿，薄其过，眷信弥厚。吉甫罢，乃拜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乱，厉精致治，中外机筦，垍多所参与，以小心慎默称帝意。既当国，请绳不轨，课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顺纳。吐突承璀自东宫得侍，恩顾亲渥，承间欲有关说，帝惮垍，诫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为监军许遂振所诬，诏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籓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严绶守太原，政一出监军李辅光，垍劾其懦，以李庸阝代之。

王承宗擅袭节度，方帝屡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挠垍权，因探帝意，自请往。于时泽潞卢从史诡献征讨计，垍固争，以为："从史苞逆节，内连承宗，外请兴师，以图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以地授李师道，而今欲夺承宗地有之，赏罚不一，沮劝废矣。"帝猗违不能决。久之，卒用承璀谋。会兵讨承宗，从史果反覆，兵久暴无功，王师告病。既而从史遣部将王翊元奏事，垍从容以语动之，翊元因言从史恶稔可图状，垍比遣往，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垍乃为帝陈："从史暴戾不君，视承璀若小儿，往来神策军不甚戒，可因其机致之，后无兴师之劳。"帝初瞿然，徐乃许之。垍请秘其计，帝曰："惟李绛、梁守谦知之。"俄而承璀缚从史献于朝，因班师。垍奏："承璀首谋

无功，陛下虽诎法，人心不厌，请流斥以谢天下。”乃罢所领兵。

先是，天下赋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厘定常赋，而物重钱轻。其后轻重相反，民输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舍公估，更实私直以自润，故赋益苛，齐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准物，观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调，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赡，故送使之财悉为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

垍器局峻整，持法度，虽宿贵前望造诣，不敢干以私。谏官言得失，大抵执政多忌之，惟垍奖励使尽言。初，拾遗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三人皆迁，及过谢垍，垍独让休复曰：“君异夫二人孜孜献纳者，前日进拟，上固为疑。”休复大惭。垍为学士时，引李绛、崔群与同列。及相，又擢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夷简御史中丞，皆踵蹑为辅相，号名臣。自它选任，罔不精明，人无异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举，称朝无幸人。

五年，暴风痹，帝怅惜，遣使致问，药膳进退辄疏闻。居三月，益痼，乃罢为兵部尚书。垍之进，李吉甫荐颇力，及居中，多变更吉甫时约束，吉甫复用，衔之。会垍与史官蒋武等上《德宗实录》，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宾客，罢武等史官。会卒，不加赠，给事中刘伯刍表其忠，帝乃赠太子太傅。

垍始相，建言：“集贤院官，登朝自五品上为学士，下为直学士，余皆校理，史馆以登朝者为修撰，否者直史馆，以准《六典》。”遂著于令。

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还，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还，先见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学士李绛议斥武，绛言：“垍身备宰相，明练时事，势不容先见武。”帝悟，释之。议者谓帝知垍明，倚任方笃，尚不免疑嫌，以信处位之难云。

李籓，字叔翰，其先赵州人。父承仕，为湖南观察使，有名于时。籓少沈靖有检局，姿制闲美，敏于学。居父丧，家本饶财，姻属来吊，有持去者，未尝问，益务施与，居数年略尽。年四十余，困广陵间，不自振，妻子追咎，籓晏如也。杜亚居守东都，表致府中。亚尝疑牙将令狐运为盗，掠服之，籓争不从，辄去。后果获真盗，稍知名。

徐州张建封辟节度府，未尝察苛细。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驱

至，阴有颢望，籓泣谓曰：“公今丧，君宜谨守土，何弃而来？宜速还，否则以法劾君！”兼错忤去，恨之，因诬奏“建封死，籓撼其军，有非望”。德宗怒，密诏徐泗节度使杜佑杀之。佑雅器籓，得诏，十日不发，召见籓曰：“世谓生死报应，验乎？”籓曰：“殆然。”曰：“审若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示籓，籓色不变，曰：“信乎，杜兼之报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阖门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籓。既入，帝望其状貌，曰：“是岂作乱人邪？”释之，拜秘书郎。

时王绍得君，邀籓与相见，当即用，终不诣。王仲舒与同舍郎韦成季、吕洞日置酒邀宾客相乐，慕籓名，强致之。仲舒等为俳说庾语相狎昵，籓一见，谢不往，曰：“吾与终日，不晓所语何哉！”后仲舒等果坐斥废。宪宗为皇太子，王绍避太子讳，始改名，时议以为谄。籓曰：“自古故事，由不识体之人败之，不可复正，虽绍何诛？”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迁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惊，请联它纸，籓曰：“联纸是牒，岂曰敕邪？”裴垍白宪宗，谓籓有宰相器。会郑絪罢，因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籓忠谨，好丑必言，帝以为无隐。尝问前世所以家给或国匮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数，籓具对：“俭则足用，敦本则百姓富，反是则匮。”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祷。汉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无知，则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悦之也。且义于人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悦曰：“当与公等上下相勖，以保此言。”后复问神仙长年事，籓知帝且有所惑，极陈荒妄谩诞不可信。后入柳泌等语，果为累云。

河东节度使王锷赂权近求兼宰相，密诏中书门下曰：“锷可兼宰相。”籓遽取笔灭“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还奏之。宰相权德舆失色曰：“有不可，应别为奏，可以笔涂诏邪？”籓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寝。

李吉甫复相，籓颇沮止。会吴少阳袭淮西节度，吉甫已见帝，潜欲中籓，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节与吴少阳，臣为陛下恨之。”帝变色不平。翌日，罢籓为太子詹事。后数月，帝复思籓，召对殿中，事浸释。明年，为华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赠户部尚书，谥曰贞简。

籓材能不及韦贯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亚云。

韦贯之，名纯，避宪宗讳，以字行。后周柱国夐八世孙。父肇，大

历中为中书舍人，累上疏言得失，为元载所恶，左迁京兆少尹。久之，改秘书少监。载曰："肇若过我，当择善地处之。"终不肯诣。载诛，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会卒，谥曰贞。

贯之及进士第，为校书郎，擢贤良方正异等，补伊阙、渭南尉。河中郑元、泽潞郗士美以厚币召，皆不应。居贫，啖豆糜自给。再迁长安丞。或荐之京兆尹李实，实举笏示所记曰："此其姓名也，与我同里，素闻其贤，愿识之而进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贺者至矣！"贯之唯唯，不往，官亦不迁。

永贞时，始为监察御史，举其弟纁自代。及为右补阙，纁代为御史，议者不谓之私。宰相杜佑子从郁为补阙，贯之与崔群持不可，换左拾遗，复奏："拾遗、补阙为谏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从郁议，是子而议父，殆不可训。"卒改它官。迁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工巧幸，擢少府监，廕子补斋郎，贯之不与，曰："是将奉郊庙祠祭，阶为守宰者，安可以贱工子为之？"又劾忠义不宜污朝籍，忠义竟罢。于是权幸侧目。

进吏部员外郎，坐考贤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独署奏，出为果州刺史，半道贬巴州。久之，召为都官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宰相裴垍尝三奏事，宪宗不从。贯之曰："公亦以进退决请乎？"垍曰："奉教。"事果见听。垍因曰："君异时当位于此。"改礼部侍郎。所取士，抑浮华，先行实，于时流竞为息。尝从容奏曰："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为陛下柬宰相者，得无重乎？"帝美其言。改尚书右丞，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

讨吴元济也，贯之请释镇州，专力淮西，且言："陛下岂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应也，齐、赵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诛之，物力殚屈，故硃泚乘以为乱。此非它，速于扑灭也。今陛下独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诛镇邪？"时帝业已讨镇，不从。终之，蔡平，镇乃服。初，讨蔡，以宣武韩弘为都统，又诏河阳乌重胤、忠武李光颜合兵以进。贯之谏诸将战方力，今若置都统，又令二帅连营，则各持重养威，未可岁月下也。亦不从。后四年乃克蔡，皆如贯之策云。

帝以段文昌、张仲素为翰林学士。贯之谓学士所以备顾问，不宜专取辞艺，奏罢之。皇甫镈、张宿皆以幸进。宿使淄青，裴度欲为请银绯，贯之曰："宿奸佞，吾等纵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宠乎？"由是宿等怨，阴构之，又与度论兵帝前，议颇驳，故罢为吏部侍郎。于是翰林学

士、左拾遗郭求上疏申理，诏免求学士，出贯之为湖南观察使。不三日，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坐与贯之厚善，悉贬为州刺史。顗、正辞、处厚皆清正，以钩党去，由是中外始大恶宿。

时国用不足，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诸道赋租，异讽州县厚敛以献。贯之不忍横赋，而所献不中异意，因取属内六州留钱继之。左迁太子詹事，分司东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书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赠尚书右仆射，谥曰贞，后更谥曰文。

贯之沈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不为伪辞以悦人。为右丞时，内僧造门曰："君且相。"贯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辅相，严身律下，以正议裁物，室居无所改易。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生平未尝通馈遗，故家无羡财。

子澳，字子裴，第进士，复擢宏辞。方静寡欲，十年不肯调。御史中丞高元裕与其兄温善，欲荐用之，讽澳谒己。温归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轻之邪？"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

周墀节度郑滑，表署幕府。会墀入相，私谓曰："何以教我？"澳曰："愿公无权。"墀愕眙，澳曰："爵赏刑罚，人主之柄，公无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举其职，则公敛衽庙堂上，天下治矣。乌用权？"墀叹曰："吾先居此，得无愧乎！"

擢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岁中知制诰，召为翰林学士。累迁兵部侍郎，进学士承旨。与萧寘皆为宣宗礼遇，每两人直，必偕召问政得失。尝夜被旨草诏书，事有不安者，即迁延须见帝，开陈可否，未尝不顺纳。一日召入，屏左右问曰："朕于敕使何如？"澳陈帝威制前世无比。帝摇首曰："未也。策安出？"澳仓卒答曰："若谋之外廷，则太和事可用追鉴，不若就择可任者与计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黄至绿，自绿至绯，犹可，衣紫即合为一矣。"澳愧汗不能对，乃罢。改京兆尹。

帝舅郑光主墅吏豪肆，积年不输官赋，澳逮系之。它日延英，帝问其故。澳具道奸状，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贷否？"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画一法独行于贫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为输租，乃免。由是豪右敛迹。

会户部阙判使，帝以问澳，澳三不对。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气耗，烦剧非所任者。"帝默不乐。出谓其甥柳玭曰："吾本

不为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务，脱谓吾他岐而得，卒无以自白。今时事浸恶，皆吾辈贪爵位致然。”未几，授河阳节度使。入辞，帝曰：“卿自便而远我，非我去卿。”

懿宗立，徙平卢军，入为吏部侍郎，复出为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澳，坐吏部时史盗簿书为奸，贬秘书监，分司东都。就迁河南尹，辞疾不拜，丐归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赠户部尚书，谥曰贞。

澳在河阳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纸手作诏赐澳曰：“密饬装，秋当见卿。”盖将以为相也。因问辅养术，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远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为学士时，帝尝曰：“朕每遣方镇刺史，欲各悉州郡风俗者，卿为朕撰一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次，题为《处分语》。后邓州刺史薛弘宗中谢，帝敕戒州事，人人惊服。

绶，贯之兄。举孝廉，又贡进士，礼部侍郎潘炎将以为举首，绶以其友杨凝亲老，故让之，不对策辄去，凝遂及第。后擢明经，辟东都幕府。

德宗时，以左补阙为翰林学士，密政多所参逮。帝尝幸其院，韦妃从，会绶方寝，学士郑絪欲驰告之，帝不许，时大寒，以妃蜀衤颉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逾月不得休。以母老，屡丐解职，每请，帝辄不悦。出入八年，而性谨畏甚。晚乃感心疾，罢还第，不极于用。九月九日，帝为《黄菊歌》，顾左右曰：“安可不示韦绶！”即遣使持往，绶遽奉和，附使进。帝曰：“为文不已，岂颐养邪？”敕自今勿复尔。终左散骑常侍。

弟纁，有精识，为士林器许，兄弟皆名重当时。

绶子温。温，字弘育。方七岁，日诵书数千言。十一，举两经及第，以拔萃高等补咸阳尉。父愕然，疑假权谒进，召而试诸廷，文就无留意，喜曰：“儿无愧矣！”入为监察御史，以台制苛严，不可以省养，不拜。换著作郎，既谢，辄解归。侍亲疾，调适汤剂，弥二十年，衣不弛带。既居丧，毁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频迁右补阙。宰相宋申锡被构，罪不测，温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奸人陷之。吾等岂避雷霆，使上蒙雾咎邪！”率同舍伏阁切争，由是益知名。

太和五年，太庙室漏罅，诏宗正、将作营治，不时毕，文宗怒，责卿李锐、监王堪，夺其禀，自敕中人葺之。温谏："吏举其职，国以治；事归于正，法以修。夫设制度，立官司，度经费，则宗庙最重也。比诏下阅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惩不恪，择可任者缮完之，则吏举职，事归正矣。今慢吏夺禀，而易以中人，是许百司公废职，以宗庙之重，为陛下所私，臣窃惜之。请还将作，则官修业矣。"帝乃罢宦人。会群臣请上尊号，温固谏："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师雪积五尺，老稚冻仆，此非崇饰虚名时。"帝顺纳，乃谢群臣。改侍御史。

李德裕入辅，擢礼部员外郎。或言雅为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坚正，可以私废乎？"郑注节度凤翔，表为副，温曰："拒则远黜，从之祸不测，吾焉能为注起邪？"注诛，由考功员外郎拜谏议大夫。未几，为翰林学士。先是，绶在禁廷，积忧畏病废，故诫温不得任近职，至是固辞。帝怒曰："宁绶治命邪？"礼部侍郎崔蠡曰："温用乱命，益所以为孝。"帝意释，换知制诰。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荐温给事中，帝曰："温素避事，肯为我论驳乎？须太子长，以为宾客。"久之，卒为给事中。

初，兼庄恪太子侍读，晨诣宫，日中见太子，谏曰："殿下盛年，宜鸡鸣蚤作，问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悦。辞侍读，见听。王晏平罢灵武节度使，以马及铠仗自随，贬康州司户参军，厚赂贵近，浃日，改抚州司马，乐工尉迟璋授光州长史，温悉封上诏书。太子得罪，诏谕群臣，温曰："陛下训之不早，非独太子罪。"时颇直其言。迁尚书右丞。盐铁推官姚勖按大狱，帝以为能，擢职方员外郎，将趋省，温使户止，即上言："郎官清选，不可赏能吏。"帝命中人谕送，温执议不移，诏改勖检校礼部郎中。帝问故于杨嗣复，对曰："勖，名臣后，治行无疵。若吏材干而不入清选，佗日孰肯当剧事者？此衰晋风，不可以法。"帝素重温，出为陕虢观察使。民当输租而麦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货田中穗以供赋，可乎？"为缓期而赋办。

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辅政，温苦言李汉可释，德裕怅然，出宣歙观察使。池民讼刺史，劾无状，榜杀之，威行部中。既疾，召亲属，赋绶诗"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没身不负斯诫矣！"卒，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谥曰孝。

温性刚峻，人望见无敢戏慢者。与杨嗣复、李珏善，尝劝与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从，及皆谪，温叹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归薛蒙。女工属文，续曹大家《女训》，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萧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贫窭，隐居，以孝养闻。司农卿李实督官租，祐居丧，未及输，召至，将责之。会有赐与，倩祐为奏，实称善，即荐于朝。终制，以处士拜左拾遗。累迁谏议大夫，终桂州观察使，赠右散骑常侍。精画及书，自钟、王、萧、张以来，皆能识其真。謦然不以尘事自蒙，故温号“山林友”云。

赞曰：杜黄裳善谋，裴垍能持法，李藩鲠挺，韦贯之忠实，皆足穆天縡，经国体，拨衰奋王，菑攘四方。宪宗中兴，宁不谓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贡孔堂高第而货殖，韩安国汉名宰而资贪，黄裳亦以受饷见疵，至于忠烈嶢然，则不可掩已。

列传第九十五二高伊硃二刘范二王孟赵李任张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开元中，再表其闾。崇文性朴重寡言　，少籍平卢军。贞元中，从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累官金吾将军。吐蕃三万寇宁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战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义入朝，留知行营节度后务，迁长武城都知兵马使。

刘辟反，宰相杜黄裳荐其才，诏检校工部尚书、左神策行营节度使，俾统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诸屯兵讨辟。时显功宿将，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皆大惊。始，崇文选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师，器良械完，无一不具。过兴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斩以徇。乃西自阆中出，却剑门兵，解梓潼之围，贼将邢泚退守梓州。诏拜崇文东川节度使。初，辟陷东川，执节度使李康不杀也；至是，归康以丐雪，崇文数康失守罪，斩之。鹿头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辟城之，旁连八屯，以拒东兵。崇文始破贼二万于城下，会雨，不克攻。明日，战万胜堆，堆直鹿头左，使骁将高霞寓鼓之，士扳缘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夺而有之，尽杀戍者，焚其栅，下瞰鹿头城，人可头数。凡八战皆捷，贼心始摇。大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后期，惧罪，请深入自赎，乃军鹿头西，断贼粮道。贼大震，其将李文悦以兵三千自归，仇良辅举鹿头城二万众降，执辟子方叔、婿苏强。遂趣成都，余兵皆面缚送款。辟走，追禽之，槛送京师。

入成都也，师屯大达，市井不移，珍货如山，无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贰，斩于军，衣冠胁污者诣牙请命，崇文为条上全活之。进检校司空、西川节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实封三百户，刻石纪功于鹿头山。

崇文不通书，厌案牍谘判以为繁，且蜀优富无所事，请扞边自力，乃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节度使，为京西诸军都统。崇文恃功而侈，举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随，又不晓朝廷仪，惮于觐谒，有诏听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备整修。卒，年六十四，赠司徒，谥曰威武。会昌六年，诏配享宪宗庙。

子承简，少事忠武军，后更隶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将。蔡平，诏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县为洲殷州，拜承简刺史，治郾城。始开屯田，列防庸，濒瀕绵地二百里无复水败，皆为腴田。先是，贼筑武宫以夸战劳，承简夷其丘，庀家财以葬。

葺儒宫，备俎豆，岁时行礼。野有莸实，民得以食。将吏立石颂功。迁邢州刺史，观察府责赋尤急，承简代下户数百输租。

迁宋州。会宣武将李謁反，遣使责财于宋，承简囚之，前后数辈辄系狱，一日并出斩于牙门，威震部中。謁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简保北两城，数与贼确。会徐州救至，謁为李质所执，兵遂溃。拜兖海沂密节度使。迁义成军，检校尚书左仆射。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复节度邠宁。先是，虏多以盛秋犯边，承简请屯宁州以制其侵。属疾还朝，道卒，赠司空，谥曰敬。

崇文孙骈，自有传。

伊慎，字寡悔，兖州人。通《春秋》、《战国策》、天官、五行书，用善射为折冲都尉。丧母，将合葬而不知父墓，昼夜哭，梦若有导者；既发之，旧志可按也，乃得葬。

江西路嗣恭讨哥舒晃，以慎为先锋。疾战破贼，斩首三千级，下韶州。战把江口，水湍驶，乃为桴，寘薪焉，乘风纵火，贼焚且溺不可计，与诸将追斩晃泔溪。授连州长史，知团练副使。三迁江州别驾。

讨梁崇义也，慎以江西牙兵属李希烈，希烈署汉南北兵马使，不受，独率所部破崇义于蛮水，效俘三万。襄、汉平，功多。希烈爱其材，数馈遗，欲縻止之，卒以计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至钟陵，得而壮之，拔为大将。希烈恐为皋所任，遗以七属甲，诈为慎书，行反间。帝遣使即军中斩之，皋表列其诬，未报。贼溯江徇地，皋授慎兵，劳而遣，与贼大战，破之，收黄梅，次长平，杀贼将，斩级千余，拔蔡山尤力。遂下蕲州，即拜刺史，封南充郡王。

天子在梁州，包佶转东南财粮次蕲口，贼遣骁将杜少诚以兵万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选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诚分围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诸屯悉出奋击，贼乱，少诚走，斩别将许少华，封其尸为京冢，漕无留艰。进围安州，希烈之甥刘戒虚以兵八千来援，慎逆击于应山，禽之，示城下，州开门降。以功为安州刺史，实封百户。改隋州。战厉乡，斩首五千级，喻降李惠登，即荐惠登为刺史。拜慎安、黄州节度使。

吴少诚反，诏领步骑五千兼统荆南、湖南、江西兵，当一面，遇贼于三州港，营义阳，战于申，斩首数千，加检校刑部尚书。贞元末，诏

安、黄为奉义军，即为奉义节度。

宪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书右仆射，改金吾卫大将军。以钱三千万赂宦人求帅河中，事暴，帝没其半赃，贬右卫将军。明年，念旧劳，复检校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卒，赠太子太保，谥曰壮缪。乾符中，盗发其墓，赐绢二百修瘗云。

硃忠亮，字仁辅，汴州浚仪人。举明经不中，往事昭义节度使薛嵩为裨将，屯普润，开田峙粮，以功擢太子宾客。

硃泚乱，率麾下四十骑至奉天，封东阳郡王，为“定难功臣”。扈狩梁州，为贼钞获，系长安狱。贼平，李晟释之，奏隶本军，累迁定平军使。宪宗立，加御史大夫。泾州将杨琦谋拒诏为乱，方集诸校计事，屋坏，琦压死，乃授忠亮泾原四镇节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赐今名。

隐核军籍，得窜名者三千人，岁收乾没十万缗。吏白耄卒不任战者可罢，答曰：“古于老马不弃，况战士乎？”闻者莫不感奋。泾俗旧多卖子，忠亮以财赎免者前后数百。筑潘原城有劳，改封丹阳。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灵。

刘昌裔，字光后，太原阳曲人。幼重迟不好戏，常若有所思度。及壮，策说边将不售，去入蜀。杨惠琳乱，昌裔说之。惠琳顺命，拜泸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间。曲环方攻濮州，表为判官。为环檄李纳，剀晓大谊，环上其稿，德宗异之。环领陈许军，又从府迁。累进营田副使。

环卒，上官涚知后务，吴少诚引兵薄城，涚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诏而守，死其职也。况士马完奋，足支贼。若坚壁不战七日，贼气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涚许诺。贼攻堞坏，不得修。昌裔密造飞棚联栅，即募突将千人凿城以出，击贼走之。比还，栅已立，守陴遂安。兵马使安国宁谋应贼，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千人为飨，人赏二缣，乃伏兵于道，令“持缣者斩”，一不能脱，贼闻解去。以功擢涚陈许节度使，昌裔陈州刺史。

韩全义败于溵水，引军走陈，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讨蔡，何为来陈？且贼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无恐。”明日，从十余骑持牛酒抵全义营劳军，全义不自意，迎拜叹服。改陈许行军司马。涚卒，军中推昌裔，有诏检校工部尚书，代节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诚

吏有来犯者，捕得缚送，使自治之。少诚惭其军，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

元和八年，大水坏庐舍，溺居人，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召还京师。始，宪宗恶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变，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韩皋代之。至长乐驿，知帝意，因称风眩卧第。岁中卒，赠潞州大都督，谥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初从邠宁军为别将，事节度使韩游瑰。德宗在奉天，以战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军整毅，游瑰畏其才，将伺隙杀之，希朝惧，奔凤翔。帝闻，召寘左神策军。贞元四年，以游瑰政无状，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来，终代其任，非所以防觊觎、安反仄也。"固让左金吾卫将军张献甫。军中惮献甫严，以兵胁监军使请于帝，必得希朝乃止。诏拜宁州刺史、邠宁节度副使，俾佐献甫。

俄迁振武节度使。部有党项、室韦杂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逻严密，鄙民以安。至小窃取亦杀无赦，虏人惮伏，相谓曰："是必张光晟绐姓名来也！"边州每长帅至，必效橐它骏马，虽甚廉者犹受之，以结其欢。希朝一不纳。积十四年，虏保塞不敢横。初，单于城池不树，希朝命莳柳，数岁成林。

贞元末，请朝。时诸镇不以事自述职者，希朝而已。帝悦，拜右金吾卫大将军。王叔文用事，谓其易制，用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屯奉天，以韩泰为副，因欲使泰代之。会不能得神策军而罢。宪宗立，检校尚书左仆射，复为右金吾卫大将军。俄检校司空，出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迁河东，率师讨王承宗，败之木刀沟，然老病，不能有大功。还朝，改左龙武统军，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赠太子太师，谥忠武，改曰宣武。

希朝号当世善将，或比之赵充国。在朔方时，招突厥别部沙陀千落众万余有之，其后用沙陀战者，所至有功。

王锷，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隶湖南团练府为裨将。杨炎道潭，与语，异其才。嗣曹王皋为团练使，俾锷诱降武冈叛将王国良，以功擢邵州刺史。

皋之节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皋与锷兵三千，使屯浔阳，而皋全军临九江，袭蕲州，遂以众济。表锷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

锷小心，善刺军中情伪，事无细大，皋悉知之。因推以腹心，虽家人燕居或预焉。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围之，而遣锷入城中约降，使杀不从者。翌日城开，慎以贼降乃己功，不下锷，锷称疾避之。

皋为荆南节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复檄都虞候。从皋朝京师，皋奏锷文用虽不足，而它可试。德宗擢为鸿胪少卿。先是，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至是，锷悉籍名王以下无虑四千人，畜马二千，奏皆停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帝嘉其公，擢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落安之。

迁岭南节度使。广人与蛮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锷租其廛，榷所入与常赋埒，以为时进，裒其余悉自入。诸蕃舶至，尽有其税，于是财蓄不赀，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京师权家无不富锷之财。召为刑部尚书。淮南节度使杜佑数请代，乃以锷检校兵部尚书为佑副，厚事佑以悦之，坐必就司马听事，不数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书左仆射，又检校司徒，为河中节度使。

进兼太子太傅，徙河东。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兵才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锷能补完啬费，未几，兵至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会回鹘并摩尼师入朝，锷欲示威武倾骇之，乃悉军迎，廷列五十里，旗帜光鲜，戈铠犀密。回鹘恐，不敢仰视，锷偃然受其礼。帝闻嘉之，即除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锷自见居财多，且惧谤，纳钱二千万。李绛奏言："锷虽有劳，然佥望不属，恐天下议以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锷当太原残破后，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图，何以为劝？王播所献数万万，亦可以平章政事乎？"不听。卒，赠太尉，谥曰魏。

锷初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高。翃子弟亦藉锷多得官。又常读《春秋》，自称儒者，士颇笑之。善任数持下，在淮南时，尝得无名书，内靴中，俄取它书焚之，人信其无名者，异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穷验，示众以神明。性纤啬，有所程作，虽碎琐无所遗。官曹帘坏，吏将易之，锷取坏者付船坊以针箬。每燕飨，辄录其余，卖之以收利。故锷家钱遍天下。

子稷，历鸿胪少卿。锷在藩，稷常留京师，视势高下轻重以纳赀焉。尝请籍坊以广第舍，作复垣洞穴，实金钱其中。锷卒，奴告稷更遗

占，没所献，裴度为言，乃论杀奴。长庆二年，用稷为德州刺史，悉金宝、媵侍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因军乱杀稷，纳其女为媵。

开成中，沧州节度使刘约奏稷子叔泰生五岁，值全略乱，为郡人匿养，得不死。送叔泰京师，文宗悯焉，诏授九品官，使奉锷祀。

孟元阳，史失其何所人。起陈许军中，以严整称。曲环领节度使，时已为大将，使董作西华屯。盛夏，羼而立于涂，役休乃就舍，故田辄岁稔，而军食常足。环卒，吴少诚来寇，元阳婴城守，围甚急，然终不能傅城。韩全义败五楼，列将多私去，独元阳与神策将苏元策、宣州将王幹以所部屯澱水，破贼二千，诏拜陈州刺史。宪宗立，迁河阳节度使。五年，卢从史败，检校尚书右仆射，徙帅昭义军。入为右羽林统军，封赵国公。改右金吾大将军，复拜统军。卒，赠扬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阳人。安禄山反，尚衡裒义兵讨贼，署牙将，徇兖、郓诸县下之，进牙前总管。贼将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顾，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殒之，遂拔曹州。累授试金吾卫将军。

袁晁乱浙东，御史中丞袁傪讨之，表为偏将。与贼战，日十余遇，生禽晁，收州县十六。授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时江介未定，诏内常侍马日新以汴滑军五千镇之。中人暴横，贼萧廷兰乘众怨逐日新，劫其众。栖曜方游弈近郊，贼胁取之，与围苏州。栖曜乘贼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战，贼众大败，迁试金吾大将军。

李灵曜反汴州，浙西观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为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胜东略，次宁陵，将袭宋州。浙西节度使韩滉使栖曜以强弩三千涉水，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帐前，惊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东。

贞元初，拜左龙武大将军，出为鄜坊节度使。十九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成。

栖曜性谨厚，善骑射。始将兵时，涉寇境，遇游骑环合，乃规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虏相顾惧，引去。

子茂元，少好学。德宗时上书自荐，擢试校书郎，改太子赞善大夫。吕元膺留守东都，署防御判官。淄青留邸卒谋乱，元膺率兵围之，士无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斩之，众乃进，贼遂出奔。累迁岭南节度使，蛮落安之。

家积财，交煽权贵。郑注用事，迁泾原节度使。注败，悉出家赀饷两军，得不诛，封濮阳郡侯。召为将作监，领陈许节度使，又徙河阳。讨刘□真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诏王宰领陈许合义成兵援之，以河阴所贮兵械、内库甲弓矢陌刀赐之。会病，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卒，赠司徒，谥曰威。

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善骑射。天宝末，从河南防御使张介然讨安禄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义兵围宋州，城中食尽且降。昌说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阳，江淮足兵，势必来援。今廪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则救至。"岑听之。昌乃被铠登城，以忠义谕贼，贼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兵至，贼夜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将用之。会光弼卒，还为宋州牙门将。

李灵曜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应之，昌请见，陈逆顺计，且泣。僧惠悟，即驰奏请自将讨贼。故灵曜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杀之，昌遁去。

刘玄佐领宣武节度使，擢昌左厢兵马使。李纳反，以偏师收考城，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摄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别将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宁陵，希烈众五万攻之，昌掘堑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余日，贼数败，乃解围去。更攻陈州，昌从玄佐以浙西兵三万救之。西去陈五十里，昌薄其军，大战破之，禽贼将翟曜，希烈奔还蔡州。加检校工部尚书，累实封二百户。

贞元三年入朝，诏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斩三百人乃行，举军忄習伏。寻授京西行营节度使。岁余，改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七年，城平凉，开地二百里，扼弹筝峡。又西筑保定，扞青石岭，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检校尚书右仆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归化堡军乱，逐大将张国诚，诏昌经略。昌入堡，诛数百人，复使国诚统之。昌在边凡十五年，身率士垦田，三年而军有羡食，兵械锐新，边障妥宁。及感疾，诏赴京师。未行，卒，年六十五，赠司空。

初城平凉，当劫盟后，将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瘗之。夕梦若诣昌厚谢者，昌具以闻。德宗下诏哀痛，出衣数百称，官为赛具，敛以棺槥，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士曰怀忠冢，葬浅水原，诏翰林学士为铭识其所。昌盛陈兵卫，具牢醴，率诸将素服临之，边兵莫不感泣。

子士泾，尚云安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少卿。家积财，内结权近。善胡琴，故得幸于贵人。后迁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以士泾交通近幸，不当居九卿。宪宗曰：“昌有功于边，士泾又尚主，官少卿已十余年，制书宜下。”弘景等乃奉诏。

赞曰：唐杜牧称：“宁陵之围解，刘玄佐召昌问曰：‘君以孤城，用一当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守西北，未尝内顾，捽下斩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国家将富贵汝。’”史臣谓不然，且勒兵乘城与贼抗，所赖赏罚耳。今无罪而斩其甥，士心且离，不祥莫大焉。宁好事者傅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为张巡、许远陷睢阳，其名传，昌全宁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宁牧未之思邪？

赵昌，字洪祚，天水人。始为昭义李承昭节度府属，累迁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护高正平以忧死，拜昌安南都护，夷落向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请还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为国子祭酒。未几，州将逐泰，德宗召昌问状，时年逾七十，占对精明，帝奇之，复拜安南都护。诏书至，人相贺，叛兵即定。

宪宗初立，检校户部尚书，迁岭南节度使。降辑陬荒，以劳徙节荆南。召入，再迁工部尚书、兼大理卿。出为华州刺史。对麟德殿，趋拜强駃，帝访其所以颐养。迁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乡人。父承悦，檀州刺史、密云军使。景略以廕补幽州府功曹参军。大历末，客河中，阖门读书。

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署巡官。五原将张光杀其妻，以赀市狱，前后不能决，景略核实，论杀之。既而有若女厉者进谢廷中，如光妻云。迁大理司直。怀光屯咸阳，将袭东渭桥，召幕府计议。景略曰：“杀硃泚，还军诸道，杖策诣行在，此转祸为福也。”不听。既出军门，恸哭曰：“岂意此军乃陷不义乎！”遂遁归。

灵武节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转侍御史、丰州刺史。丰州当回纥通道，前刺史软柔，每虏使至，与抗礼。时梅录将军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劳，前遣人谓曰：“可汗新没，欲吊使者。”乃坐高垅待之。梅录俯偻前哭，景略即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号慕。”于是虏容气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纥使至者，皆拜于廷，威名显闻。

希全忌之，诬奏，贬袁州司马。

希全死，迁左羽林将军，对德宗延英殿，论奏衎衎，有大臣风。会河东节度使李说病，以景略为太原少尹、行军司马。时方镇既重，故少召还者，惟不幸则司马代之。自说有疾，人心固属景略矣。会梅录复入朝，说大会，虏人争坐，说不敢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惊拜曰："非李丰州邪？"遂就坐。将吏相顾严惮，说愈不平，赂中尉窦文场谋毁去之。

岁余，塞下传言回纥将南寇，文场方侍帝傍，即言丰州当得良将，且举景略，乃拜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穷塞苦寒，地□脊卤，边户劳悴。景略至，节用约己，与士同甘蓼，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储禀器械毕具，威令肃然，声雄北疆，回纥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尽。赠工部尚书。

任迪简，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军，尝宴客，而行酒者误进醢，景略用法严，迪简不忍其死，饮为醑，徐以它辞请易之，归峪血，不以闻，军中悦其长者。景略卒，举军请为帅，监军使拘迪简，不听，众大呼，破户出之。德宗遣使者察变，具得所以然，乃授丰州刺史、天德军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骑常侍。入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

张茂昭以易定归，擢迪简行军司马代之。大将杨伯玉据牙不纳，众杀之；别将张佐元复叛，迪简斩以徇，乃入，以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承茂昭奢纵后，公私屈乏，欲飨士，无所给，至与下同粝食，身居戟户。逾月，军中感其公，请安卧内，迪简乃许。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宾客。卒，赠刑部尚书，谥曰襄。

张万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经，止县令、州佐。万福以儒业不显，乃学骑射，从王斛斯以别校征辽东，有功。

李岯伐刘展，署为部将，效首万级。累摄寿州刺史、舒庐寿都团练使。州送租赋诣都，至颍，为盗所夺。万福领轻兵尾袭，贼仓卒不得战，悉禽之，尽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财畜万计，还其家，不能自致者，给船车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节度副使。而节度崔圆忌之，失刺史，改鸿胪卿，使将千人镇寿州，不以为恨。时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驻濠州，阴窥淮南。圆使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移戍当涂。贼陈庄陷舒州，圆又令摄舒州刺史，督淮南盗贼，穷破株党。

大历三年，召见。代宗曰：“欲一识卿面，且将以许杲累卿。”万福辞谢，因前曰：“陛下以一许杲召臣，如河北诸将叛，欲属何人？”帝笑曰：“姑为我了杲事，且当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营防御使，督盗淮南。万福至州，杲惧，徙屯上元，过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使万福追讨。未至，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循淮钞而东，万福倍道追杀之，免者十三，尽还所剽于民。元甫将厚赏士，万福曰：“官健坐仰衣食，无所事，今一小烦之，不足过赏，请用三之一。”帝下诏褒美，赐具衣、宫锦十双。

久之，诏以本镇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万福诣扬州还所领兵。会元甫死，诸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邀请之，对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镇咸阳，且留宿卫。

李正己反，屯兵埇桥，江淮漕船积千余不敢逾涡口。德宗乃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谓曰：“先帝改尔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谓江淮草木亦知尔威名，若从所改，恐贼不晓是卿也。”复赐旧名。万福因驰至涡口，驻马于岸，悉发漕船相衔进，贼兵倚岸熟视不敢动。改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将米百车饷之，赎魏人自卖者，给资遣之。

为杜亚所忌，召拜右金吾将军。及见，帝惊曰：“亚乃言尔昏耄，何邪？”诏图形凌烟阁，数赐与，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阳城等诣延英门论裴延龄事，伏阁不去，帝震怒，左右惧不测。万福大言曰：“国有直臣，天下无虑矣。吾年八十，与见盛事。”遍揖城等劳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书致仕，卒，年九十。

万福自始终禄食七十年，未尝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爱。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陈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质扬州，万福独不遣。谓使者：“为我白公，妻老且丑，不足慝公意。”卒不行，人称其直。

高固，不知何许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禽车鼻可汗，以功为安东都护。

固生微贱，为家所卖，转为浑瑊童奴，字黄芩。性敏惠，有旅力，善骑射，能读《左氏春秋》。瑊爱养之，以齐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从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从瑊，贼突入东壅门，固引锐士长刀杀贼数十人，曳车塞阖，贼不能入。封渤海郡王。

李怀光反，使邠宁留后张昕将兵万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间入帐下，斩昕首以徇，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前军兵马使。贞元十七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卒，诏将并邠宁、朔方为一军，议以李朝寀为节度，刘南金副之，以询邠军，咸曰："如诏。"数日复劫固为帅，固曰："然能听吾言。乃可。"众唯唯。固徇曰："毋杀人，毋肆掠！"三军皆顺悦。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宁节度使。固本宿将，且宽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数为侪类轻笑。及受命，众多惧，固一释不问。

宪宗时，检校尚书右仆射，入为右羽林统军。卒，赠陕州大都督。

郝玭，不记其乡里。贞元中为临泾镇将，尝从数百骑出野，还，说节度使马璘曰："临泾扼洛口，其川饶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旷数百里皆流沙，无水草。愿城之，为休养便地。"玭出，或谓璘曰："玭言信然。虽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边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于公。今若用玭言，则边已安，尚何事为？"璘遂不听。

及段佑代节度，玭又说曰："天宝时，天下以兵为防，独西戎耳。而塞至京师且万里。自禄山反，西陲尽亡，寰内为边郡。每虏入寇，驱井闾父子与马牛，焚积聚，残室庐，边人耗尽。今若筑临泾以折虏势，便甚。"佑唯许，请于朝。卒诏城临泾，为行原州，以玭为刺史，戍之。自是虏不敢过临泾。

玭在边积三十年，每讨贼，不持糗粮，取之于敌。获虏必刳剔而归其尸，虏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儿。迁检校左散骑常侍、泾原行营节度使，封保定郡王。赞普常等故身铸金象，令于国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偿之。"朝廷畏失名将，徙为庆州刺史，卒。

佑，本郭子仪牙将，从征伐有功。贞元末，为泾原节度使，虏畏惮之。终右神策大将军。

史敬奉者，灵州人。事朔方军为牙将。元和中，吐蕃数犯塞，十四年，敬奉白节度使杜叔良，请兵三千，赍一月粮，深入虏地，分贼势。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余日，不闻问，皆谓已殁。敬奉乃由间道绕出虏后，部落奔骇，因大破之，驱其余众于瓠芦河，获马牛杂畜迨万数。赐实封五十户。

敬奉[B126]陋，类不胜衣，其走逐奔马，挟鞍勒以上，而后羁带之，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部曲二百人，每出辄分其队为四五，随

水草，数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获。与凤翔将野诗良辅及郝玭皆以名雄边。

良辅者，后为陇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虏辄言：“唐家称和好岂妄邪！不尔，安得任良辅为陇州刺史？”

列传第九十六李乌王杨曹高刘石

李光进，其先河曲诸部，姓阿跌氏。贞观中内属，以其地为鸡田州，世袭刺史 ，隶朔方军。

光进与弟光颜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杀仆固瑒，归河东辛云京，遂与光进俱家太原。以沈果称。从马燧救临洺，战洹水有功。历前后军牙门将、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都将。时光颜亦至大夫，故军中呼“大小大夫”。俄检校工部尚书，为振武节度使，赐姓以光宠之；别诏光颜拜洺州刺史。弟兄荣冠当时。光进徙灵武，卒，年六十五，赠尚书左仆射。

有至性，居母丧，三年不归寝。光颜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进娶，母已亡，弟妇籍赀贮、纳管钥于姒，光进命反之，曰：“妇逮事姑，且尝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颜，字光远。葛旃少教以骑射，每叹其天资票健，己所不逮。长从河东军为裨将，节度使马燧谓曰：“若有奇相，终必光大。”解所佩剑赠之。讨李怀光、杨惠琳，战有功。从高崇文平剑南，数搴旗蹈军，出入若神，益知名。进兼御史大夫，历代、洺二州刺史。

元和九年讨蔡，以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始逾月，擢本军节度使，诏以其军当一面。光颜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贼时曲。初，贼晨压其营以阵，众不得出，光颜毁其栅，将数骑突入贼中，反往一再，众识光颜，矢集其身如蝟。子揽马鞅谏无深入，光颜挺刃叱之，于是士争奋，贼乃溃北。当此时，诸镇兵环蔡十余屯，相顾不肯前，独光颜先败贼。始，裴度宣慰诸军还，为宪宗言：“光颜勇而义，必立功。”

俄又与乌重胤破贼小溵河。初，都统韩弘约诸军攻贼，贼先薄重胤垒，重胤中矛创甚，请救于光颜。光颜策贼既出，则小溵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将田颖、宋朝隐袭其城，夷之，贼失赘聚。弘怒不救重胤，违节度，取颖等将戮之，举军惜其材，光颜不敢拒。会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矫诏械系在所，驰以闻，有诏释之。弘及光颜更以表言，帝谓弘使曰：“违都统令当死，但以功可赎，赦之以为后图。”弘不悦。自是与弘有隙。

十一年，屡困贼，遂拔凌云栅。捷奏入，帝大悦，厚赉其使。进检

校尚书左仆射。十二年四月，败贼于郾城，死者什三，数其甲凡三万，悉画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军。”郾守将邓怀金大恐，其令董昌龄因是劝怀金降，且来请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质贼，有如不战而屈，且赤族。请公攻城，我举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颜许之。贼已北，昌龄奉伪印，怀金率诸将素服开门待。光颜入之，城自坏者五十版。

弘素蹇纵，阴挟贼自重，且恶光颜忠力，思有以挠衊之。饬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衤属珠琲，举止光丽，费百钜万，遣使以遗光颜，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进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颜约旦日纳焉。乃大合将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军惊视。光颜徐曰：“我去室家久，以为公忧，诚无以报德。然战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何独以女色为乐？为我谢公：天子于光颜恩厚，誓不与贼同生！”指心曰：“虽死不贰。”因呜咽泣下，将卒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赂使者还之，于是士气益励。

裴度筑赫连城于洀口，率轻骑观之。贼以奇兵自五沟至，大呼薄战，城为震坏，度危甚，光颜力战却之。先是，光颜策贼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骑沟下，扼其归。贼败，弃骑去，颠死沟中者千余。由是贼悉锐士当光颜，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董重质弃洄曲军降愬，光颜跃马入贼营大呼，众万余人投甲请命。贼平，加检校司空。入朝，召对麟德殿，赐与蕃渥，命宴其第，归刍米二十车。

帝讨李师道，徙义成节度使，许以忠武兵自随。不三旬，再败贼濮阳，拔斗门，斩数千级。上言许、郑兵合不可用，遂复镇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宁军。时虏毁盐州城，使光颜复城之，亦以忠武兵从。初，田缙镇夏州，以叨沓开边隙，故党项引吐蕃围泾州，郝玭力战破之。光颜闻贼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忷忷，腾噪不肯行。光颜为陈说大义，感慨流涕，闻者亦泣下，遽即路，虏走出塞。

穆宗立，召还，赐开化里第，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军，赉况不赀，以宠示群臣。俄徙凤翔。帝将伐镇州，复还忠武，又兼深冀行营节度使。宰相百官班饯，帝御通化门临送，赐珍器、良马、玉带。光颜提军深入，而馈运不至，有诏以沧、景、德、棣州益之。光颜以宰相处置失宜，辞兼领，亦会赦王廷凑，复所治。李騕乱汴州，诏总军出讨，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与汴人战琵琶沟，未阵，薄之，贼走。騕平，进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东节度。宝历二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尉，谥曰忠，赙赐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复赐帛二千

匹。

光颜性忠义，善抚士，其下乐为用。许师劲悍，常为诸军锋，故数立勋。王仙芝、黄巢反，诸道告急，多请以助守。大校曹师罕以千五百人隶招讨使宋威，张贯以四千人隶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许军以屏蔽东都，有请以为援，率不报。大将张自勉讨云南、党项；庞勋乱，解围寿州，战淮口，以功累擢右威卫上将军。至是表请讨贼，诏乘传赴军，解宋州围。威忌自勉成功，请以隶麾下，且欲杀之。宰相得其谋，不听，以自勉代元裕。

乌重胤，字保君，河东将承玭子也。少为潞牙将，兼左司马。节度使卢从史奉诏讨王承宗，阴与贼连。吐突承璀将图之，以告重胤，乃缚从史。帐下士持兵合讠雚，重胤叱曰："天子有命，从者赏，违者斩！"士敛手还部无敢动。宪宗嘉其功，擢河阳节度使，封张掖郡公。

帝讨淮蔡，诏重胤以兵压贼境，割汝州隶其军，与李光颜相掎角。大小百余战，凡三年，贼平，再迁检校司空，进邠国公。徙横海军，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盖刺史失权，镇将领军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职，大帅虽有禄山、思明之奸，能据一州为叛哉？臣所管三州，辄还刺史职，各主其兵。"因请废景州。法制脩立，时以为宜。

讨王廷凑也，出屯深州，方朝廷号令乖迕，贼浸不制，重胤久不敢进。穆宗以为观望，诏杜叔良代之，以重胤为太子太保。长庆末，以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召至京师，改节天平军。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请袭父位，帝方务静安，授同捷兖海，以重胤耆将，兼节度沧景，以齐州隶军。未几卒，年六十七，赠太尉，谥懿穆。

重胤出行伍，善抚士，与下同甘苦。蔡将李端降重胤，蔡人执其妻杀之，妻呼曰："善事乌仆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属有礼，当时有名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殁，士二十余人刲股以祭。

子汉弘嗣爵。居母丧，夺为左领军卫将军，固辞。帝嘉许之。

石洪者，字浚川，其先姓乌石兰，后独以石为氏。有至行，举明经，为黄州录事参军，罢归东都，十余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或荐洪，重胤曰："彼无求于人，其肯为我来邪？"乃具书币邀辟，洪亦谓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

至，礼之。后诏书召为昭应尉、集贤校理。

又有李珙者，世儒家，珙独尚材武，有崖岸。尝至泽潞见李抱真，欲署牙将，闻其使酒，不用。都将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即杀之，无为它人得也。"抱真不纳。虔休代节度，引为将。重胤禽从史，珙将救之，既闻谋出朝廷，乃止。重胤爱其才，讨淮西也，表为行营都将。终右武卫上将军。

王沛，许州许昌人。少勇决，为节度使上官涚所器，妻以女，署牙门将。涚卒，它婿田偁胁涚子袭领其军，谋杀监军。沛知其计，密告之，支党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军司马。而刘昌裔领节度，奏沛为监察御史，有诏护涚丧还京师。帝召见叹息，以为功异等，嫌昌裔所请薄，谓沛曰："吾意殊未厌，尔归矣，方使别奏。"沛未至许，拜兼御史中丞。

李光颜讨吴元济，奇沛风概，署行营兵马使，使将劲兵别屯，数破贼有功。时诏书趣战，诸将观望，不敢度瀙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济合流，扼贼冲，遂城以居。于是河阳、宣武、太原、魏博等军继度，围郾城。沛先结垒与贼对，蔡将邓怀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复从光颜定淄青。及光彦镇邠，诏分许兵往戍，沛又为都将，救盐州，败吐蕃，以功擢宁州刺史。徙陈州。

李騕之乱，以忠武节度副使率师讨騕，加检校右散骑常侍，进拜兖海沂密节度使。是时新建府，俗犷骜，沛明示法制，搜阅以时，军政大治。以检校工部尚书徙忠武。太和元年卒，赠尚书右仆射。

子逢，从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马使。太和中，入为诸卫将军。从刘沔、石雄破回鹘于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尝战，欲冒赏赐，逢不与。或为请之，答曰："士奋死取赏，若无功而赏，何哉？"武宗以逢用法严，使宰相李德裕让之，逢曰："战者，前踏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讨刘稹也，为太原道行营将，领陈许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检校右散骑常侍。后亦至忠武节度使云。

杨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术略。客江海上，时时高论，人谓狂生。吴少诚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见，署剧县，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阳。每奏事至京师，颇为宰相李吉甫慰纳。元卿还，与少阳言君臣大义以动其心，贼党恶而共构之，判官苏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阴桡少阳事，而输款朝廷。及元济擅袭节度，元卿欲困其财使不振，谬

说曰：“先公吝于财，诸将至寒馁。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赐将士以自固，又卑辞厚礼邀事诸镇，则诸将悦，庶几助我。吾为君持表见天子，安有不从者？”元济许之。既至，则具条贼虚实，请敕诸道执元济诛之。元济觉，乃杀其妻并四子，圬为一堋射之，肇亦被害。

宪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马，与李愬议侨置蔡州，以元卿为刺史，优纳降附，坏贼党与。元卿入见，愿假度支钱及它奏请，不合旨；又裴度以诸将讨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与元卿，恐觖望生事，议格。更授光禄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卫将军。建言：“淮西多怪珍宝带，往取必得。”帝曰：“我讨贼，为人除害。贼平，我求得矣，焉用宝！止勿复言。”出为汾州刺史，复入为金吾。

长庆初，镇、魏易帅，元卿具道所以成败事，穆宗久乃悟，赐白玉带，擢泾原渭节度使。元卿垦发屯田五千顷，屯筑高垣，牢键闭，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泾人德之。徙节河阳。何进滔乱魏博，元卿请自赍三月粮举军出讨，文宗嘉美，加检校司空。献粟二十万石，助天子经费。进光禄大夫。徙宣武军。太和七年，以疾归东都，授太子太保。卒，赠司徒。然性憸巧，所至聚敛，谐结权近，故累更方任云。

子延宗，开成中为磁州刺史，与河阳兵谋逐帅自立。事败，诏以元卿尝毁家归忠，全其宗，杖死延宗于京兆府，赐还田产。

曹华，宋州楚丘人。始从宣武军。缚乱将李乃送阙下，节度使董晋署为牙将。后避仇奔东都，会吴少诚叛，留守王翃署华襄城戍将。华浚隍埤堞，日与贼搏，数禽馘，贼惮之。宪宗初，累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召至京师，赐矛甲缯锦，还屯。拜宁州刺史，未行，属吴元济不受命，诏河阳怀汝节度使乌重胤讨之，重胤请华自副。战青陵城，贼大奔，拔凌云栅，以功封陈留郡王。

蔡平，进棣州刺史。州与郓比，时贼略定滴河，华遽逐贼，斩二千级，复其县。又募群盗可用者，贷死，补屯卒，使据孔道。贼至，辄击却之，不敢北。擢横海节度副使。时朝廷披郓为三镇。其明年，兖海军乱，杀观察使王遂，诏华往代。视事三日，合军大飨，幕甲士于庑，酒中，令曰：“天子以郓人参别而戍，有转徒劳，欲厚赏之。请郓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阖门大言曰：“天子有命，诛杀帅者！”甲起于幕，环之。凡斩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门高丈余。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华恶沂地褊，请治兖，许之。自李正己盗，齐、鲁俗益污骜，华下令曰：“邹、鲁礼义乡，不可忘本。”乃身见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学官讲诵，斥家赀佐赡给，人乃知教，成就诸生，仕诸朝。镇人害田弘正，华亟请以本军进讨，不从。进华检校工部尚书，就充节度使。

李騕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騕平，检校尚书右仆射，徙镇义成军。盗杀商贾，吏捕得，乃华嬖人。华怒，断其颈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赠左仆射。

华虽出戎伍，而动必由礼，爱重士大夫，不以贵倨人，至厮竖必待以诚信，人以为难。

高瑀，冀州蓨人。少沈邃，喜言兵。释褐右金吾胄曹参军，累迁陈、蔡二州刺史，入为太仆卿。忠武节度使王沛死，卫军诸将多自谓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以瑀治陈、蔡素有状，习军中情伪，欲任之。会其军表丐瑀，乃检校左散骑常侍，领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后，择帅悉出宦人中尉，所输货至钜万，贫者假贷富人，既得所欲，则椎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韦、裴作相，天下无债帅。”州比水旱无年，瑀相地宜，筑堤庸百八十里，时其钟泄，民赖不饥。再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六年，徙节武宁军。以刑部尚书召，辞疾，拜太子少傅。不阅月，复诏节度忠武，卒于镇，赠司空。

瑀宽和，居官无赫然誉，所至称治，士人怀之。

刘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军扈德宗奉天，以战功官左骁卫大将军、东阳郡王。沔少孤，客振武，节度使范希朝署牙将。军中大会，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谓曰：“后日必处吾坐。”希朝卒，入为神策将。太和末，迁累大将军，擢泾原节度使，徙振武。开成三年，突厥劫营田，沔发吐浑、契苾、沙陀部万人击之，贼一辔无返者，悉颁所获马羊于战卒，筑都护府西北四垒。进检校户部尚书。

武宗立，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回鹘寇天德，诏以兵据云伽关，虏引去。会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调兵食，因视诸将能否，拭独称沔，乃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鹘使，进屯雁门关。虏寇云州，沔击之，斩七裨将，败其众。以还太和公主功，加检校司空。议者恨其薄，又进金紫光禄大夫，赐一子官。虏残众走，诏沔追北，仍录李靖赐之。军还，次代州，归义军降虏三千，使隶食诸道，不受诏，据滹

沱河叛，沔悉禽诛之。

刘稹阻命，诏沔南讨，屯榆社。沔素与张仲武不协，时方追幽州兵，故徙义成。会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镇河阳，以滑兵二千壁万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军。稹平，进检校司徒，徙忠武节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谒，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赠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来。少为牙校，敢毅善战，气盖军中。王智兴讨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驱度河，鼓行无前。初，徐军恶智兴苛酷，谋逐之而立雄。智兴惧变，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诏以为壁州刺史。智兴由是杀雄素所善百余人，诬雄阴结士摇乱，请以军法论。文宗素知其能，不杀，流白州。徙为陈州长史。党项扰河西，召雄隶振武刘沔军，破羌有劳，帝难智兴，久不擢。

会昌初，回鹘入寇，连年掠云、朔，牙五原塞下。诏雄为天德防御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刘沔屯云州。沔召雄谋曰："虏离散，当扫除久矣。国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径趋其牙，彼不及备，必弃公主走，我当迎主归。有如不捷，吾则死之。"雄曰："诺。"即选沙陀李国昌及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夜发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见罽车十余乘，从者硃碧衣，谍者曰："公主帐也。"雄潜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无动。"雄穴城夜出，纵牛马鼓噪，直捣乌介帐。可汗大骇，单骑走，追至杀胡山，斩首万级，获马牛羊不赀，迎公主还。进丰州防御使。

武宁李彦佐讨刘稹逗留，以雄为晋绛行营诸军副使，助彦佐。是时，王宰屯万善，刘沔屯石会关，顾望莫先进。雄受命，即勒兵越乌岭，破贼五壁，斩获千计，贼大震。雄临财廉，每朝廷赐与，辄置军门，自取一匹缣，余悉分士伍，由是众感发，无不奋。武宗喜曰："今将帅义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营节度使，代彦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将郭谊密献款，请斩稹首自归。众疑其诈，雄大言曰："稹之叛，谊为谋主。今欲杀稹，乃谊自谋，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径薄潞，受谊降。进检校兵部尚书，徙河阳。初，雄讨稹，水次见白鹭，谓众曰："使吾射中其目，当成功。"一发如言。帝闻，下诏褒美。

宣宗立，徙镇凤翔。雄素为李德裕识拔。王宰者，智兴子，于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恶之，数欲沮陷。会德裕罢宰相，因代归。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厌。"拜神武统军。失势怏怏卒。

赞曰：世皆谓李愬提孤旅入蔡缚贼为奇功，殊未知光颜于平蔡为多也。是时，贼战日窘，尽取锐卒护光颜，凭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势，出贼不意。然则无光颜之胜，愬乌能奋哉？

列传第九十七于王二杜范

于頔，字允元，后周太师谨七世孙。廕补千牛，调华阴尉，累劳迁侍御史。为吐蕃计会使 ，有专对材。擢长安令、驾部郎中。

出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异时溉田三千顷，久廞废，頔行县，命脩复堤阏，岁获粳稻蒲鱼无虑万计。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柩，頔为坎，瘗枯骨千余，人赖以安。

未几，改苏州。罢淫祠，浚沟浍，端路衢，为政有绩。然暴横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观察使王纬以闻，德宗不省。俄迁大理卿，为陕虢观察使，慢言谢纬曰："始足下劾我，三进官矣！"益自肆。峻罚苛惩，官吏惴恐，皆重足一迹。参军事姚岘不胜虐，自沉于河。

贞元十四年，拜山南东道节度使。是时，吴少诚叛，頔率兵自唐州战吴房朗山，取之，禽其将李璨，又胜之濯神沟。于是请升襄州为大都督府，广募战士，储良械，扌间然有专汉南意，所牾者类治军法。帝晚务姑息，頔所奏建，无不开允。公敛私输，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诬劾邓州刺史元洪，朝廷重违，为流端州，命中人护送至枣阳。頔遣兵劫洪还，拘之，表责洪太重，改吉州长史，遣使厚谕乃已。尝怒判官薛正伦，奏贬陕州长史，比诏下，頔中悔，奏复署旧职。正伦死，以兵围其居，强使孽子与婚。昵吏高洪，纵使剥下，别将陈仪不胜忿，刺杀洪，一府惊溃。累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俄擅以兵取邓州，天子未始谁何。初，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頔骄蹇，故方帅不法者号"襄样节度"。

宪宗立，权纲自出，頔稍惧，愿以子尚主，帝许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请准杜佑，月三奉朝，诏可。

时宦者梁守谦幸于帝，颇用事。有梁正言者，与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赂守谦，求頔出镇。久不报，敏怒其绐，责所馈，诱正言家奴支解之，弃溷中。家童上变，诏捕頔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狱，命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杂问之。頔与诸子素服待罪建福门，门史不内，屏营负墙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闻。翌日复往，宰相谕使还第。贬为恩王傅，子敏窜雷州，至商山，赐死。次子季友夺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诛死。

久之，拜户部尚书。帝讨蔡，頔献家财以助国，帝却之。又坐季友

居丧荒宴，削金紫光禄大夫。帝初欲頔告老，宰相李逢吉谓得谢乃优礼，非所以示责。明年，乃致仕。宰司将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宾客。郁郁不得意卒，赠太保，太常谥曰厉。

頔尝制《顺圣乐舞》献诸朝。又教女伎为八佾，声态雄侈，号《孙吴顺圣乐》云。

季友尚宪宗永昌公主，拜驸马都尉。从穆宗猎苑中，求改頔谥，会徐泗节度使李愬亦为请，更赐谥曰思。尚书右丞张正甫封还诏书，右补阙高釴、博士王彦威持不可，谓："頔文吏，倔强犯命，擅军襄、邓，欲胁制朝廷；杀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乐。势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领而殁，犹以为幸，不宜更谥。"帝不从。

方，长庆时以勋家子通豪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党谋倾执政，乃告稹结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验无状，方坐诛。

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人。少骁锐，为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弃李纳，挈州自归。纳怒，急攻洧。智兴能驶步，奉表，不数日至京师告急，德宗出朔方军五千击纳，解去，自是为徐特将。

讨吴元济也。李师道谋挠王师，数侵徐救蔡。节度使李愿遣智兴率步骑拒贼。其将王朝晏方攻沛，智兴逆击，败之，朝晏脱身保沂州。进破姚海兵五万于丰北，获美妾三人，智兴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即斩以徇。朝晏自沂以轻兵袭沛，夜战狄丘，复破之。累迁侍御史。

元和十三年，伐师道，智兴以步骑八千次胡陵，与忠武军会，以骑畀其子晏平、晏宰为先锋，自率军继之。坏河桥，收黄队，攻金乡，拔鱼台，俘斩万计。贼平，进御史中丞。明年，召还，为沂州刺史。

长庆初，河朔用兵，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充武宁军副使、河北行营诸军都知兵马使，帅兵三千度河。属朝廷用崔群为武宁节度使，群畏智兴难制，密请追还京师，未报。会赦王廷凑，诸节度班师。智兴还，群遣寮属迎之，令士季甲而入。智兴心不悦，因勒兵斩关入，杀异己者十余辈，然后谒群谢曰："此军情也！"群乃治装去，智兴以兵卫送还朝；至埇桥，掠盐铁院及贡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罢兵，不能讨，即诏检校工部尚书，充本军节度使。智兴由是挈索财赂，交权幸以贾虚名，用度不足，始税泗口以佐军须。

李騕攻宋州，智兴悉锐师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騕平，加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同捷以沧德叛，智兴请悉师三万赍五月粮讨贼，诏拜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沧德行营招抚使。既战，降其将十辈、锐士三千，遂拔棣州。诸将闻，战愈力，遂有功。入朝，燕麟德殿，赐予备厚。册拜太傅，封雁门郡王，进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节度。卒，年七十九，赠太尉。

子九人，晏平、宰知名。

晏平幼从父军，以讨同捷功，检校右散骑常侍、朔方灵盐节度使。父丧，擅取马四百、兵械七千自卫归洛阳。御史劾之，有诏流康州，不即行，阴求援于河北三镇。三镇表其困，改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老、卢弘宣等还诏不敢下，改永州司户参军。温固执，文宗谕而止。

晏宰，后去“晏”，独名宰。少拳果，长隶神策军。甘露之变，以功兼御史大夫，为光州刺史。有美政，观察使段文昌荐之朝，除盐州刺史。持法严，人不甚便。累擢邠宁庆节度使。回鹘平，徙忠武军。

讨刘稹也，诏宰以兵出魏博，趋磁州。当是时，何弘敬阴首鼠，闻宰至，大惧，即引军济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阳兵寡，以忠武为援，既以捍洛，则并制魏博。”遂诏宰以兵五千椎锋，兼统河阳行营。进取天井关，贼党离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势不遂取泽州，以其子晏实守磁，为顾望计，帝有诏切责。宰惧，急攻陵川，破贼石会关，进攻泽州。其将郭谊杀稹降。宰传稹首京师，遂节度太原。

宣宗初，入朝，厚结权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还军。吐蕃引党项、回鹘寇河西，诏统代北诸军进击。以疾不任事，徙河阳。罢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进少傅，卒。

晏实幼机警，智兴自养之，故名与诸父齿。稹平，擢淄州刺史，终天雄节度使。

杜兼，字处弘，中书令正伦五世孙。初，正伦无子，故以兄子志静为后。父廙，为郑州录事参事军事。安禄山乱，逃去，贼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为追骑所害。兼尚幼，逃入终南山。伯父存介为贼执，临刑，兼号呼愿为奴以赎，遂皆免。

建中初，进士高第，徐泗节度使张建封表置其府。积劳为濠州刺史。性浮险，尚豪侈。德宗既厌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历年不徙。兼

探帝意，谋自固，即脩武备，募占劲兵三千。帝以为才，遂横恣。僚官韦赏、陆楚皆闻家子，有美誉，论事忤兼，诬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劳毕，出诏执赏等杀之，二人无罪死，众莫不冤。又妄系令狐运而陷李籓，欲杀之，不克。

元和初，入为刑部郎中，改苏州刺史。比行，上书言李锜必反，留为吏部郎中。寻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终始倚为助力。所至大杀戮，裒蓺财赀，极耆欲。适幸其时，未尝败。卒，年七十。家聚书至万卷，署其末，以坠鬻为不孝，戒子孙云。

从弟羔，贞元初及进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乱，不知所之，羔忧号终日。及兼为泽潞判官，鞫狱，有媪辨对不凡，乃羔母，因得奉养。而不知父墓区处，昼夜哀恸；它日舍佛祠，观柱间有文字，乃其父临死记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识其垅，因是乃得葬。元和中，为万年令，时许季同为长安令，京兆尹元义方责租赋不时，系二县吏，将罪之。羔等辩列尤苦，尹不为纵。羔乃谒宰相，请移散官。宪宗遣中使问状，具对府政苛细，力不堪奉。诏皆免官，夺尹三月俸。议者以羔为直。未几，授户部郎中，后历振武节度使，以工部尚书致仕。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敬。

子中立，字无为，以门廕历太子通事舍人。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中立及校书郎卫洙得召见禁中，拜著作郎。月中，迁光禄少卿、驸马都尉，尚真源长公主。

中立数求自试，愦愦不乐，因言："朝廷法令备具，吾若不任事，何赖贵戚挠天下法耶？"帝闻异之，转太仆、卫尉二少卿，历左右金吾大将军。京师恶少优戏道中，具驺唱呵卫，自谓"卢言京兆"，驱放自如。中立部从吏捕系，立箠死。迁司农卿。绳吏急，反为中伤，左徙庆王傅。

久之，复拜司农卿，入谢，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毂下百司养名不肯事，如司农尤丛剧。陛下无遽信流言，假臣数月，事可济。"帝许之。初，度支度六宫飧钱移司农，司农季一出付吏，大吏尽举所给于人，权其子钱以给之，既不以时，黄门来督责慢骂。中立取钱纳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为奸，后遂以为法。加检校右散骑常侍。

京兆尹缺，宣宗将用之，宰相以年少，欲历试其能，更出为义武节

度使。旧傜车三千乘，岁輓盐海濒，民苦之。中立置“飞雪将”数百人，具舟以载，自是民不劳，军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泛徐、兖、青、郓，而沧地积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东注海，州无水灾。卒，年四十八，赠工部尚书。

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栗畏伏。中虽坐累免，及复用，亦不为宽假，其天资所长云。

杜亚，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肃宗在灵武，上书论当世事，擢校书郎。杜鸿渐节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历吏部员外郎。鸿渐为山南、剑南副元帅，亚与杨炎并为判官。再迁谏议大夫。

亚自以当衡柄，悒悒不悦。李栖筠风望高，时谓当宰相，故亚厚结纳。元载得罪，亚与刘晏等劾治。载死，迁给事中。常衮恶之，出为江西观察使。德宗立，召还。亚意必任台宰，倍道进。与人语，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谒，辄相然可。帝知，不悦也。既又建奏疏阔，不称旨，罢为陕虢观察兼转运使。徙河中。刘晏抵罪，贬睦州刺史。

兴元初，入迁刑部侍郎，又拜淮西节度使。至则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然承陈少游后，裒率烦重，用度无艺，人冀有所矫革，而亚雅意丞弼，厌外官，往往不亲事，日夜召宾客言噱流连。方春，南民为竞度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观沼华邃，费皆千万。陇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纣为之，不是过也！”既泛九曲池，曳绣为帆，诧曰：“要当称是林沼。”衡曰：“未有锦缆，云何？”亚大惭。自是府财耗竭。

贞元中，罢归。宰相窦参惮其宿望，以检校吏部尚书留守东都。病风痹且废，犹欲固宠，奏垦苑中为营田，可减度支岁禀。诏许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亚计窘，更举军帑钱与甸人，至秋取菽粟偿息输军中，贫不能偿者发囷窖略尽，流亡过半。又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审其妄，使礼部尚书董晋代之，赐亚还。病不能谒。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傅，谥曰肃。

范传正，字西老，邓州顺阳人。父惀，为户部员外郎，与赵郡李华善，有当世名。传正举进士、宏辞，皆高第，授集贤殿校书郎。历歙、湖、苏三州刺史，有殊政，进拜宣歙观察使。代还，坐治第过制，宪宗薄不用，改光禄卿。以风痹卒，赠左散骑常侍。

传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饬。宦益达，用度益奢侈，倾赀货市权贵欢，私公府如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败云。

列传第九十八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人。贞元初，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举贤良方正异等 ，调河阴尉。迁监察御史，论权嬖梗切，出为河南功曹参军。武元衡帅西川，表掌节度府书记。召为起居舍人。

元和六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宪宗遣度宣谕，弘正知度为帝高选，故郊迎趋跽受命，且请遍至属州，布扬天子德泽，魏人由是欢服。还，拜中书舍人。久之，进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阅鹰狗，所过挠官司，厚得饷谢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为礼，因构寰出丑言，送诏狱，当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辞诤，帝怒未置。度见延英，言寰无辜，帝恚曰："寰诚无罪，杖小使；小使无罪，且杖寰。"度曰："责若此固宜，第寰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霁，乃释寰。

王师讨蔡，以度视行营诸军，还，奏攻取策，与帝意合。且问诸将才否，度对："李光颜义而勇，当有成功。"不三日，光颜破时曲兵，帝叹度知言。进兼刑部侍郎。

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刺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导骇伏，独驺王义持贼大呼，贼断义手。度坠沟，贼意已死，因亡去。议者欲罢度，安二镇反侧，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罢之，是贼计适行。吾倚度，足破三贼矣！"度亦以权纪未张，王室陵迟，常愤愧无死所。自行营归，知贼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创一再旬，分卫兵护第，存候踵路。疾愈，诏毋须宣政衙，即对延英，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方连诸道兵，环挐不解，内外大恐，人累息。及度当国，外内始安。由是讨贼益急。

始，德宗时尚何伺，中朝士相过，金吾辄飞启，宰相至阖门谢宾客。度以时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筹策，乃建请还第与士大夫相见，诏可。会庄宪太后崩，为礼仪使。帝不听政，议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统百僚，王者谅暗，有权听之制。历世官废，故国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枢务。"乃诏百司权听中书门下处可。

王锷死，家奴告锷子稷易父奏末，冒遗献。帝留奴仗内，遣使者如东都按责其赀。度谏曰："自锷死，数有献。今因告讦而检省其私，臣恐

天下将帅闻之，有以家为计者。”帝悟，杀二奴，还使者。

于时，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钱徽、萧俛尤确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会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却，它相揣帝厌兵，欲赦贼，钩上指。帝曰：“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师常利，则古何惮用兵耶？虽累圣亦不应留贼付朕。今但论帅臣勇怯、兵强弱、处置何如耳，渠一败便沮成计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间。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饷亿烦匮，宜休师。”唯度请身督战，帝独目度留，曰：“果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

度以韩弘领都统，乃上还招讨以避弘，然实行都统事。又制诏有异辞，欲激贼怒弘者，意弘怏怏则度无与共功。度请易其辞，窒疑间之嫌。于是表马总为宣慰副使，韩愈行军司马，李正封、冯宿、李宗闵备两使幕府。入对延英，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及行，御通化门临遣，赐通天御带，发神策骑三百为卫。初，逢吉忌度，帝恶居中挠沮，出之外。

度屯郾城，劳诸军，宣朝廷厚意，士奋于勇。是时，诸道兵悉中官统监，自处进退。度奏罢之，使将得颛制，号令一，战气倍。未几，李愬夜入悬瓠城，缚吴元济以报。度遣马总先入蔡，明日，统洄曲降卒万人持节徐进，抚定其人。初，元济禁偶语于道，夜不然烛，酒食相馈遗者以军法论。度视事，下令唯盗贼、斗死抵法，余一蠲除，往来不限昼夜，民始知有生之乐。度以蔡牙卒侍帐下，或谓：“反侧未安，不可去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元恶已擒，人皆吾人也！”众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马总为留后。

度入朝，会帝以二剑付监军梁守谦，使悉诛贼将。度遇诸郾城，复与入蔡，商罪议诛。守谦请如诏，度固不然，腾奏申解，全宥者甚众。策勋进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户三千，复知政事。

程异、皇甫镈以言财赋幸，俄得宰相。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不纳。自上印，又不听。纤人始得乘罅。

初，蔡平，王承宗惧，度遣辩士柏耆胁说，乃献德、棣二州，纳质子。又谕程权入觐。始判沧、景、德、棣为一镇，朝廷命帅，而承宗势乃离。

李师道怙强，度密劝帝诛之。乃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会田弘正致讨。弘正请自黎阳济，合诸节度兵，宰相皆谓宜。度曰："魏博军度黎阳，即叩贼境，封畛比联，易生顾望，是自战其地。弘正、光颜素少断，士心盘桓，果不可用。不如养威河北，须霜降水落，绝阳刘，深抵郓，以营阳穀，则人人殊死，贼势穷矣。"上曰："善。"诏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诏，师道果禽。

大贾张陟负五坊息钱，上命坊使杨朝汶收其家簿，阅贷钱虽已偿，悉钩止，根引数十百人，列箠挺胁不承。又获卢大夫逋券，捕卢坦家客责偿，久乃悟卢群券。坦子上诉，朝汶谰语："钱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列陈中人横恣，度亦极言之。时方讨郓，帝曰："姑议东军，此细事，我自处办。"度曰："兵事不理，止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帝不悦，徐乃悟，让朝汶曰："以尔，使我羞见宰相！"命杀之，而原系者。繇是京师澄肃。

帝尝语："臣事君，当励善底公，朕恶夫树党者。"度曰："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外甚类，中实远，在陛下观所行则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岂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为难辨则易，以为易辨则难，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为异、镈所构，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

穆宗即位，进检校司空。硃克融、王廷凑乱河朔，加度镇州行营招讨使。时帝以李光颜、乌重胤爪牙将，倚以击贼，兵十余万，有所畏，无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贼境，数斩将以闻。俄兼押北山诸蕃使。时元稹显结宦官魏弘简求执政，惮度复当国，因经制军事，数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乱作，即上书痛暴稹过恶。帝不得已，罢弘简、稹近职。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东都留守。谏官叩延英，言不可罢度兵，摇众心。帝不召。于是交章极论，未之省。

会中人使幽、镇还，言："军中谓度在朝，而两河诸侯忠者怀，强者畏。今居东，人人失望。"帝悟，诏度由太原朝京师。及陛见，始陈二贼畔换，受命无功，并陈所以入觐意，感概流涕。伏未起，谒者欲宣旨，帝遽曰："朕当延英待卿！"始，议者谓度无奥援，且久外，为奸憸报抑，虑帝未能明其忠。及进见，辞切气怡，卓然当天子意。在位闻者皆竦，毅将贵臣至赍咨出涕。旧仪，阁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称贺则谒者答。帝以度勋德，故待以殊礼。度之行，移克融、廷凑书，开说谆沓，傅以大谊，二人不敢桀，皆愿罢兵。帝方忧深州围，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腾书布旨。或曰："贼知度失兵柄，必背约顾望。"帝释然，

乃拜度守司徒，领淮南节度使。

会昭义监军刘承偕慢刘悟，举军哗怒，执承偕，悟拘以闻。帝怒，问度："何施而可？"度顿首谢："籓臣不与政。"辞不对。帝强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宠，悟不能堪，尝以书诉臣。是时，中人赵弘亮在行营知状，欲持悟书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顾悟诚恶之，胡不自闻，何哉？"度曰："虽悟得闻，恐陛下不必听。且臣视天颜不咫尺，比尚未能决，千里单言，可悟圣听哉？"帝亟曰："前语姑置，直谓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义心，使帅臣死节，独斩承偕，则四方群盗隐然破胆矣。"帝曰："顾太后养为子，且我何爱？更言其次。"度曰："投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义遂安。

是时，徐州王智兴逐崔群，诸军盘互河北，进退未一。议者交口请相度，乃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权佞侧目，谓李逢吉险贼善谋，可以构度，共讽帝自襄阳召逢吉还，拜兵部尚书。度居位再阅月，果为逢吉所间，罢为左仆射。帝暴风眩，中外不闻问者凡三日。度数请到内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见帝，遂立景王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张权舆等，内结宦官，种支党，丑沮日闻，乃出度山南西道节度使，夺平章事。

长庆四年，王廷凑屠元翼之家，敬宗嗟惋，叹宰辅非其人，使凶贼炽肆。学士韦处厚上疏曰："臣闻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干木处魏，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万之师，一贤制千里之难。裴度元勋巨德，文武兼备，若位岩庙，委参决，必使戎虏畏威，幽、镇自臣。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乱之本，非有他术。陛下当馈而叹，恨无萧、曹，今一裴度摈弃于外，所以冯唐知汉文帝有颇、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谓处厚曰："度累为宰相，而官无平章事，谓何？"处厚具道其由，帝于是复度兼平章事。帝虽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宁尉安，且示召期。宝历二年，度请入朝，逢吉党大惧，权舆作伪谣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以度平元济也。都城东西冈六，民间以为乾数，而度第平乐里，直第五冈。权舆乃言："度名应图谶，第据冈原，不召而来，其意可见。"欲以倾度。天子独能明其诬，诏复使辅政。

先是，帝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纳。帝恚曰："朕意决矣！虽从官宫人自挟糗，无扰百姓。"趣有司检料行宫，中外莫敢言。度从容奏："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自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司之区，荒圮弗治，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

曰："群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硃克融执赐衣使者杨文端，诡言慢己，并诉所赐滥恶，又丐假度支帛三十万匹，不者，军必有变；且请遣工五千助治东都，须天子东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临慰。度曰："克融无恚而悖，是将亡。譬猛虎自哮跃山林，凭窟穴则然，势不得离其处，人亦不为惧。陛下无庸遣重使，第以诏书言：'中人倨骄，须还，我自责谴。春服不谨，方诘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诏在所供拟。'此则贼谋穷矣。陛下若未能然，则答：'宫室营缮既有序，毋遣工为重劳。朝廷缘召发，乃有赐与，朕无所爱，独与范阳，体不可尔。'"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听命，归文端。未几，军乱，杀克融。

帝纵弛，日晏坐朝。度谏曰："此陛下月率六七临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贼臣皆耸畏。近开延英益稀，恐万机奏禀，有所壅阏。夫颐养之道，常顺适时候，则六气平和，万寿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鸡鸣时，秋冬晏起，取日出时。盖在阳，胜之以阴；在阴，胜之以阳。今方居盛夏，谓宜诘旦数坐，广加延问；漏及巳午，则炎赫可畏，圣躬劳矣。"帝嘉纳，为数视朝。

未几，判度支。帝崩，定策诛刘克明等，迎立江王，是为文宗。加门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沧景军。度奏讨平之，即陈："调兵食非宰相事，请罢度支归有司。"奏可。进阶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户三百。度恳让不得可，乃受实封。

太和四年，数引疾不任机重，愿上政事。帝择上医护治，中人日劳问相蹑，乃诏进司徒、平章军国重事，须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书。度让免册礼。度自见功高位极，不能无虑，稍诡迹避祸。于是牛僧孺、李宗闵同辅政，媢度勋业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迹损短之，因度辞位，即白帝进兼侍中，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白罢元和所置临汉监，数千马纳之校，以善田四百顷还襄人。顷之，固请老，不许。

八年，徙东都留守，俄加中书令。李训之祸，宦官肆威以逞，凡训、注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武德县主藏史盗钱亡命，捕不得。河阳节度使温造狱其令王赏责负，系三年，母死弗许丧。度为帝言之，赏得释。

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搢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而帝知度年虽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来，必问度安否。

开成二年，复以本官节度河东。度牢辞老疾，帝命吏部郎中卢弘宣谕意曰：“为朕卧护北门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镇。易定节度使张璠卒，军中将立其子元益，度乃遣使晓譬祸福，元益惧，束身归朝。

三年，以病丐还东都。真拜中书令，卧家未克谢，有诏先给俸料。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别诏曰：“方春慎疾为难，勉医药自持。朕集中欲见公诗，故示此，异日可进。”使者及门而度薨，年七十六。帝闻震悼，以诗置灵几。册赠太傅，谥文忠，赠礼优缛，命京兆尹郑复护丧。度临终，自为铭志。帝怪无遗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储贰为请，无私言。会昌元年，加赠太师。大中初，诏配享宪宗庙廷。

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观迈爽，操守坚正，善占对。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国者，其君长必问度年今几、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风烈。葬管城，逮今庙食。

五子，识、谂知名。

识，字通理，性敏悟，凡经目未始忘。推廕补京兆参军，擢累大理少卿。王师讨刘稹，为供军使。稹平，改司农卿，进湖南观察使。入拜大理卿，袭晋国公半封。为泾原节度使。

时蕃酋尚恐热上三州七关，列屯分守。宣宗择名臣，以识帅泾原，毕諴帅邠宁，李福帅夏州，帝亲临遣。识至，治堡障，整戎器，开屯田。初，将士守边，或积岁不得还。识与立戍限，满者代；亲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悦。加检校刑部尚书，徙凤翔、忠武、天平、邠宁、灵武等军。进检校尚书右仆射。灵武地斥卤无井，识誓神而凿之，果得泉。历六节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赠司空，谥曰昭。

谂有文，籍廕累官考功员外郎。宣宗访元和宰相子，思度勋望，故待谂有加。为翰林学士，累迁工部侍郎，诏加承旨。适会帝幸其院，谂

即称谢。帝曰：“可归与妻子相庆。”取御奁果以赐，谂举衣跽受。帝顾宫人取巾裹赐之。后为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黄巢盗国，迫以伪官，不从，遇害。

赞曰：宪宗讨蔡，出入四年。元济外连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骇朝谋。惟天子赫然排群议，任度政事，倚以讨贼。身督战，遂平淮西。非度破贼之难，任度之为难也。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衅镌诋，而度遂无显功。非前智后愚，用不用，势当然矣。前史称度晚节颇浮沉为自安计，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訿云。

列传第九十九二李元牛杨

李逢吉，字虚舟，系出陇西。父颜，有锢疾，逢吉自料医剂　，遂通方书。举明经，又擢进士第。范希朝表为振武掌书记，荐之德宗，拜左拾遗。元和时，迁给事中、皇太子侍读。改中书舍人，知礼部贡举。未已事，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礼部尚书王播署榜。

逢吉性忌刻，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裴度讨淮西，逢吉虑成功，密图沮止，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宪宗知而恶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

穆宗即位，徙山南东道。缘讲侍恩，阴结近幸。长庆二年，召入为兵部尚书。时度与元稹知政，度尝条稹憸佞，逢吉以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变，言："和王傅于方结客，欲为稹刺度。"帝命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逢吉参鞫方，无状，稹、度坐是皆罢，逢吉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动诡薄者，更相挺以诋伤度，于是李绅、韦处厚等诵言度为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时已失河朔，王智兴以徐叛，李騕以汴叛，国威不振，天下延颈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讫不省，度遂外迁。騕平，进尚书右仆射。

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谦、刘弘规、王守澄议，请立景王为皇太子，帝不能言，颔之而已。明日下诏，皇太子遂定。郑注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从子训赂注，结守澄为奥援，自是肆志无所惮。其党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及训八人，而傅会者又八人，皆任要剧，故号"八关十六子"。有所求请，先赂关子，后达于逢吉，无不得所欲。未几，封凉国公。

敬宗新立，度求入觐，逢吉不自安，张权舆为作谶言以沮度，而韦处厚亟为帝言之，计卒不行。有武昭者，陈留人，果敢而辩。度之讨蔡，遣说吴元济，元济临以兵，辞不挠，厚礼遣还，度署以军职，从镇太原，除石州刺史。罢归不得用，怨望，与太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参军茅汇居长安中，以气侠相许。逢吉与李程同执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谓昭曰："丞相欲用君，顾逢吉持不可。"昭愈愤，酒所，语其友刘审，欲刺逢吉。审窃语权舆，逢吉因汇召见昭，厚相结纳，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汇，尝与书曰："足下当以'自求'字仆，吾当以'利见'字君。"辞颇猥昵。及度将还，复命人发昭事。由是昭、汇皆下狱，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训讽汇使诬昭与李程同谋，不然且死。汇不可，曰："诬人以自

免，不为也！”狱成，昭榜死，汇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贬道州司马，训流象州。擢审长寿主簿。而逢吉谋益露。昭死，人皆冤之。

初，逢吉兴昭狱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于是浸疏，以检校司空、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表李续自副，张又新行军司马。顷之，检校司徒。初，门下史田伾倚逢吉亲信，顾财利，进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获。及出镇，表随军，满岁不敢集，使人伪过门下省，调房州司马。为有司所发，即襄州捕之，诡谰不遣。御史劾奏，诏夺一季俸，因是贬续为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师为东都留守。及训用事，召拜尚书左仆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赠太尉，谥曰成。无子，以从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岩，为隋兵部尚书。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性明锐，遇事辄举。

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宫而桡国政，稹谓宜选正人辅导，因献书曰：

伏见陛下降明诏，脩废学，增胄子，然而事有先于此，臣敢昧死言之。

贾谊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则谗入，任周、召则善闻。岂天聪明哉？而克终于道者，教也。始为太子也，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伯禽、唐叔与游，目不阅淫艳，耳不闻优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备珍异。及为君也，血气既定，游习既成，虽有放心，不能夺已成之性。则彼道德之言，固吾所习闻，陈之者易谕焉；回佞庸违，固吾所积惧，谄之者易辩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党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蕴。物性亦然，故鱼得水而游，鸟乘风而翔，火得薪而炽。夫成王所蕴，道德也；所近，圣贤也。快其蕴，则兴礼乐，朝诸侯，措刑罚，教之至也。

秦则不然，灭先王之学，黜师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诗》、《书》不得闻，圣贤不得近。彼赵高，刑余之人，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日恣睢，天下之人未尽愚，而亥不能分马鹿矣；高之威慑天下，而亥自幽深宫矣。若秦亡，则有以致之也。

太宗为太子，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即位后，虽间宴饮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无不言，下之情无不达，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习之致也。贞观以来，保、傅皆宰相兼领，余官亦时重选，故马周恨位高不为司议郎，其验也。

母后临朝，剪弃王室，中、睿为太子，虽有骨鲠敢言之士，不得在调护保安职，及谗言中伤，惟乐工剖腹为证，岂不哀哉！比来兹弊尤甚，师资保傅，不疾废眊目贵，即休戎罢帅者处之。又以僻滞华首之儒备侍直、侍读，越月逾时不得召。夫以匹士之爱其子，犹求明哲慈惠之师，岂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

臣以为高祖至陛下十一圣，生而神明，长而仁圣，以是为屑屑者，故不之省。设万世之后，有周成中才，生于深宫，无保助之教，则将不能知喜怒哀乐所自，况稼穑艰难乎！愿令皇太子洎诸王齿胄讲业，行严师问道之礼，辍禽色之娱，资游习之善，岂不美哉！

又自以职谏诤，不得数召见，上疏曰：

臣闻治乱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广视听，躬勤庶务，委信大臣，使左右近习不得蔽疏远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亲，直言不进，抵忌讳者杀，犯左右者刑，与一二近习决事深宫中，群臣莫得与，此乱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见，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进之，则天下君子望风曰："彼狂而容于上，其欲来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则竦利曰："彼之直，得幸于上，吾将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贤不肖各以所忠贡于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万物之心，人人乐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亲慈母也，虽欲诱之为乱，可得乎？及夫进计者入，而直言者戮，则天下君子内谋曰："与其言不用而身为戮，吾宁危行言逊以保其终乎！"其小人则择利曰："吾君所恶者拂心逆耳，吾将苟顺是非以事之。"由是进见者革而不内，言事者寝而不闻，若此则十步之事不得见，况天下四方之远乎！故曰：聋瞽之君非无耳目，左右前后者屏蔽之，不使视听，欲不乱，可得哉？

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孙伏伽以小事持谏，厚赐以勉之。自是论事者唯惧言不直、谏不极、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讳为虞。于是房、杜、王、魏议可否于前，四方言得失于外，不数年大治。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下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之也。夫乐全安，恶戮辱，古今情一也，岂独贞观之人轻犯忌讳而好戮辱哉？盖上激而进之也。喜顺从，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岂独文皇甘逆耳、怒从心哉？盖以顺从

之利轻，而危亡之祸大，思为子孙建永安计也。为后嗣者，其可顺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

陛下即位已一岁，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献一计进一言而受赏者；左右前后拾遗补阙，亦未有奏封执谏而蒙劝者。设谏鼓，置匦函，曾未闻雪冤决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励精求治，岂言而不用哉？盖下不能有所发明耳！承顾问者，独一二执政，对不及顷而罢，岂暇陈治安、议教化哉？它有司或时召见，仅能奉簿书计钱谷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视贞观何如哉？贞观时，尚有房、杜、王、魏辅翊之智，日有献可替否者。今陛下当致治之初，而言事进计者岁无一人，岂非群下因循窃位之罪乎？辄昧死条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诸王，固磐石；三、出宫人；四、嫁宗女；五、时召宰相讲庶政；六、次对群臣，广聪明；七、复正衙奏事；八、许方幅纠弹；九、禁非时贡献；十、省出入游畋。

于时论儋、高弘本、豆卢靖等出为刺史，阅旬，追还诏书。稹谏："诏令数易，不能信天下。"又陈西北边事。宪宗悦，召问得失。当路者恶之，出为河南尉，以母丧解。服除，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因劾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七刺史皆夺俸，砺党怒。俄分司东都。

时浙西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澥，数日死；武宁王绍护送监军孟升丧乘驿，内丧邮中，吏不敢止；内园擅系人逾年，台不及知；河南尹诬杀诸生尹太阶；飞龙使诱亡命奴为养子；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汴州没入死贾钱千万。凡十余事，悉论奏。会河南尹房式坐罪，稹举劾，按故事追摄，移书停务。诏薄式罪，召稹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中人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而李绛、崔群、白居易皆论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马，改虢州长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

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往往播乐府。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稹之谪江陵，善临军崔潭峻。长庆初，潭骏方亲幸，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帝大悦，问："稹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诰。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稹内不平，因《诫风俗诏》历诋群有司，以逞其憾。

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数召入，礼遇益厚，自谓得言天下

事。中人争与稹交，魏弘简在枢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镇州，有所论奏，共沮却之。度三上疏劾弘简、稹倾乱国政："陛下欲平贼，当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议，乃罢弘简，而出稹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稹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时王廷凑方围牛元翼于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赵间，能得贼要领，可使反间而出元翼。愿以家赀办行，得兵部虚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谋，阴令李赏訹裴度曰："于方为稹结客，将刺公。"度隐不发。神策军中尉以闻，诏韩皋、郑覃及逢吉杂治，无刺度状，而方计暴闻，遂与度偕罢宰相，出为同州刺史。谏官争言度不当免，而黜稹轻。帝独怜稹，但削长春宫使。初，狱未具，京兆刘遵古遣吏罗禁稹第，稹诉之，帝怒，责京兆，免捕贼尉，使使者慰稹。再期，徙浙东观察使。明州岁贡蚶，役邮子万人，不胜其疲，稹奏罢之。

太和三年，召为尚书左丞，务振纲纪，出郎官尤无状者七人。然稹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王播卒，谋复辅政甚力，讫不遂。俄拜武昌节度使。卒，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

所论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时，辟窦巩。巩，天下工为诗，与之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节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工属文，第进士。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鲠讦，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杨于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调去。僧孺调伊阙尉，改河南，迁监察御史，进累考工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

穆宗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内外澄肃。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赇当死，赂宦侍为助，具狱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禄山、硃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异其言，乃止。赐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始，韩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财赂权贵，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孙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赀簿，校计出入。所以饷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帝善

之，谓左右曰：“吾不谬知人。”繇是遂以相。寻迁中书侍郎。

敬宗立，进封奇章郡公。是时政出近幸，僧孺数表去位，帝为于鄂州置武昌军，授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倚为扰。僧孺陶甓以城，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又废沔州以省冗官。

文宗立，李宗闵当国，屡称僧孺贤，不宜弃外。复以兵部尚书平章事。幽州乱，杨志诚逐李载义，帝不时召宰相问计，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夫范阳自安、史后，国家无所系休戚，前日刘总挈境归国，荒财耗力且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繇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进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是时，吐蕃请和，约弛兵，而大酋悉怛谋举维州入之剑南，于是李德裕上言：“韦皋经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烧十三桥，捣虏之虚，可以得志。”帝使君臣大议，请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今脩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帝然之，遂诏返降者。时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会中人王守澄引纤人窃议朝政，它日延英召见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谓它宰相曰：“上责成如是，吾可久处此耶？”固请罢，乃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为淮南节度副大使。天子既急于治，故李训等投隙得售其妄，几至亡国。

开成初，表解剧镇，以检校司空为东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归仁里，多致嘉石美木，与宾客相娱乐。三年，召为尚书左仆射。僧孺入朝，会庄恪太子薨，既见，陈父子君臣人伦大经，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谒，检校司空、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彝樽、龙勺，诏曰；“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请，乃行。

会昌元年，汉水溢，坏城郭，坐不谨防，下迁太子少保。进少师。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刘稹诛，而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李宗闵交结状。又河南少尹吕述言："僧孺闻稹诛，恨叹之。"武宗怒，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累贬循州长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还为太子少师。卒，赠太尉，年六十九。谥曰文简。

诸子蔚、丛最显。

蔚，字大章，少擢两经，又第进士，繇监察御史为右补阙。大中初，屡条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迁累吏部郎中。失权幸意，贬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复以吏部召，兼史馆修撰。

咸通中，进至户部侍郎，袭奇章侯。坐累免，未一岁，复官。久之，检校兵部尚书、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盗起，神策两中尉讽诸藩悉财助军，蔚索府帛三万以献，中人嫌其吝，用吴行鲁代之。黄巢入京师，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争迎候。因请老，以尚书右仆射致仕，卒。子徽。

徽举进士，累擢吏部员外郎。乾符中选滥，吏多奸，岁调四千员，徽治以刚明，柅杜干请，法度复振。

蔚避地于梁，道病，徽与子扶篮舆，历阁路，盗击其首，血流面，持舆不息。盗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亲老而疾，幸无骇惊。"盗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盗，辄相语曰："此孝子也！"共举舆舍之家，进帛裹创，以饘饮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趋蜀谒行在，丐归侍亲疾。会拜谏议大夫，固辞，见宰相杜让能曰："上迁幸当从，亲有疾当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还营医药。"时兄循已位给事中，许之。父丧，客梁、汉。终丧，以中书舍人召，辞疾，改给事中，留陈仓。

张濬伐太原，引为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复，廪藏殚耗，当协和诸侯以为藩屏，而又济以兵，诸侯离心，必有后忧。"不肯起。濬果败。复召为给事中。

杨复恭叛山南，李茂贞请假招讨节伐之，未报，而与王行瑜辄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贞亟请，帝召群臣议，无敢言。徽曰："王室多难，茂贞诚有功。今复恭阻兵而讨之，罪在不俟命尔。臣闻两镇兵多杀伤，不早有所制，则梁、汉之人尽矣。请假以节，明约束，则军有所

畏。”帝曰：“然。”乃以招讨使授茂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让能将兵诛讨，徽谏曰：“岐，国西门。茂贞凭其众而暴，若令万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愿徐制之。”不听。师出，帝复召徽曰：“今伐茂贞，彼众乌合，取必万全，卿计何日有捷？”对曰：“臣职谏争，所言者军国大体，如索贼平之期，愿陛下考蓍龟，责将帅，非臣职也。”既而师果败，遂杀大臣，王室益弱。

俄由中书舍人为刑部侍郎，袭奇章男。崔胤忌徽之正，换左散常侍，徙太子宾客，以刑部尚书致仕，归樊川。卒，赠吏部尚书。

丛，字表龄，第进士，由藩帅幕府任补阙，数言事。会宰相请广谏员，宣宗曰：“谏臣惟能举职为可，奚用众耶？今张符、赵璘、牛丛使朕闻所未闻，三人足矣。”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帝劳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对曰：“陛下比诏，不由刺史县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赐金紫，谢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绯，即赐紫，为越等。”乃赐银绯。

咸通末，拜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蛮犯边，抵大渡，进略黎、雅、叩邛崃关，谩书求入朝，且曰假道。丛囚其使四十人，释二人还之，蛮惧，即引去。

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为巴州刺史，不许。还京，为吏部尚书。嗣襄王乱，丛客死太原。

李宗闵，字损之，郑王元懿四世孙。擢进士，调华州参军事。举贤良方正，与牛僧孺诋切时政，触宰相，李吉甫恶之，补洛阳尉。久流落不偶，去从藩府辟署。入授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裴度伐蔡，引为彰义观察判官。蔡平，迁驾部郎中，知制诰。穆宗即位，进中书舍人。时为华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为宠。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而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有宠于帝，共白徽纳干丐，取士不以实，宗闵坐贬剑州刺史。由是嫌忌显结，树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搢绅之祸不能解。俄复为中书舍人，典贡举，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谓之“玉笋”。宝历初，累进兵部侍郎，父丧解。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闵中助多，先得进，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异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迁中书侍郎。

久之，德裕为相，与宗闵共当国。德裕入谢，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曰：“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帝曰：“众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为常州，元夫为汝州，萧澣为郑州。宗闵曰：“虞卿位给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虞卿日见宾客于第，世号行中书，故臣未尝与美官。”德裕质之曰：“给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闵大沮，不得对。俄以同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李训、郑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罢德裕，复召宗闵知政事，进封襄武县侯，恣肆附托。会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极言营解，帝怒叱曰：“尔尝以郑覃为妖气，今自为妖耶？”即出为明州刺史，贬处州长史。训、注乃劾：“宗闵异时阴结驸马都尉沈、内人宋若宪、宦者韦元素、王践言等求宰相，且言顷上有疾，密问术家吕华，迎考命历，曰：‘恶十二月。’而践言监军剑南，受德裕赇，复与宗闵家私。”乃贬宗闵潮州司户参军事，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岭南，亲信并斥。时训、注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党，逐去之。人人骇栗，连月霪晦。帝乃诏宗闵、德裕姻家门生故吏，自今一切不问，所以慰安中外。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

开成初，幽州刺史元忠、河阳李载义累表论洗，乃徙为衢州司马。杨嗣复辅政，与宗闵善，欲复用，而畏郑覃，乃托宦人讽帝。帝因紫宸对覃曰：“朕念宗闵久斥，应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则可，若再用，臣请前免。”陈夷行曰：“宗闵之罪，不即死为幸。宝历时，李续、张又新等号‘八关十六子’，朋比险妄，朝廷几危。”李珏曰：“此李逢吉罪。今续丧阂，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数憸人，使乱纪纲？”嗣复曰：“事当适宜，不可以憎爱夺。”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请授洪州别驾。夷行曰：“宗闵始庇郑注，阶其祸，几覆国。”嗣复曰：“陛下向欲官郑注，而宗闵不奉诏，尚当记之。”覃质曰：“嗣复党宗闵者，彼其恶似李林甫。”嗣复曰：“覃言过矣。林甫□石贤忌功，夷灭十余族，宗闵固无之。始，宗闵与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镇，而宗闵故在贬地。夫惩劝宜一，不可谓党。”因折覃曰：“比殷侑为韩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赃，不许。覃托臣勿论，是岂不为党乎？”遂擢宗闵杭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复谋引宗闵复辅政，未及而文宗崩。会昌中，刘稹以泽潞叛，德裕建言宗闵素厚从谏，今上党近东都，乃拜宗闵湖州刺史。稹败，得交通状，贬漳州长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柳州

司马，卒。

宗闵性机警，始有当世令名，既浸贵，喜权势。初为裴度引拔，后度荐德裕可为相，宗闵遂与为怨。韩愈为作《南山》、《猛虎行》规之。而宗闵崇私党，薰炽中外，卒以是败。

子琨、瓒，皆擢进士。令狐綯作相，而瓒以知制诰历翰林学士。綯罢，亦为桂管观察使。不善御军，为士卒所逐，贬死。

宗闵弟宗冉，其子汤，累官京兆尹，黄巢陷长安，杀之。

杨嗣复，字继之。父于陵，始见识于浙西观察使韩滉，妻以其女。归谓妻曰："吾阅人多矣，后贵且寿无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复，滉抚其顶曰："名与位皆逾其父，杨氏之庆也。"因字曰庆门。八岁知属文，后擢进士、博学宏辞，与裴度、柳公绰皆为武元衡所知，表署剑南幕府。进右拾遗，直史馆。尤善礼家学，改太常博士，再迁礼部员外郎。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避同省，换他官，有诏："同司，亲大功以上，非联判句检官长，皆勿避。官同职异，虽父子兄弟无嫌。"迁累中书舍人。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雅相善，二人辅政，引之，然不欲越父当国，故权知礼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显官。文宗嗣位，进户部侍郎。于陵老，求侍不许。丧除，擢尚书左丞。太和中，宗闵罢，嗣复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宗闵复相，徙西川。

开成初，以户部侍郎召，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俄与李珏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农县伯，仍领盐铁。后紫宸奏事，嗣复为帝言："陆洿屏居民间，而上书论兵，可劝以官。"珏趣和曰："土多趋竞，能奖洿，贪夫廉矣。比窦洵直以论事见赏，天下释然，况官洿耶！"帝曰："朕赏洵直，褒其心尔。"郑覃不平曰："彼苞藏固未易知。"嗣复曰："洵直无邪，臣知之。"覃曰："陛下当察朋党。"嗣复曰："覃疑臣党，臣应免。"即再拜祈罢。珏见言切，缪曰："朋党固少弭。"覃曰："附离复生。"帝曰："向所谓党与，不已尽乎？"覃曰："杨汉公、张又新、李续故在。"珏乃陈边事，欲绝其语。覃曰："论边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复曰："臣闻左右佩剑，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谓谁为朋党邪？"因当香案顿首曰："臣位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朋党获讥，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罢，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

它日，帝问：“符谶可信乎？何从而生？”嗣复曰：“汉光武以谶决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书蔓天下。班彪《王命论》有所引述，特以止贼乱，非重之也。”珏曰：“治乱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问：“天后时有起布衣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复曰：“天后重用刑，轻用官，自为之计耳。必责能否，要待历试乃可。”

是时延英访对，史官不及知。嗣复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无所纪录。姚□、赵憬皆请置时政记，不能行。臣请延英对宰相语关道德刑政者，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月付史官。”它宰相议不同，止。久之，帝又问：“延英政事，孰当记之？”珏监修国史，对曰：“臣之职也。”陈夷行曰：“宰相所录，恐掩蔽圣德，自盗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权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卖威权，货刑赏。不然，何自居位而为此言邪？臣得罢为幸。”覃曰：“陛下开成初政甚善，三年后，日不逮前。”嗣复曰：“开成初，覃、夷行当国，三年后，臣与李珏同进。臣不能悉心奉职，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纵陛下不忍加诛，当自殄灭。”即叩头请从此辞，不敢更至中书，乃趋出。帝使使者召还，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谢曰：“臣愚不知忌讳，近事虽善，犹未尽公。臣非专斥嗣复，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复曰：“陛下月费俸禀数十万，时新异赐必先及，将责臣辅圣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岂臣当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别求贤以自辅。”帝曰：“覃偶及之，奚执咎？”嗣复阖门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复专天下事。

进门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属多，宜省。”帝曰：“无反滞才乎？”对曰：“才者自异，汰去粃滓者，菁华乃出。”帝曰：“昔萧复乘政，难言者必言，卿其志之！”

未几，帝崩，中尉仇士良废遗诏，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内薄执政臣，不加礼，自用李德裕而罢嗣复为吏部尚书，出为湖南观察使。会诛薛季棱、刘弘逸，中人多言尝附嗣复、珏，不利于陛下。帝刚急，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德裕与崔郾、崔珙等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恶状明白，未有诛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尝用重刑，后无不悔，愿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为冤。”帝曰：“朕缵嗣之际，宰相何尝比数！且珏等各有附会，若珏、季棱属陈王，犹是先帝意。如嗣复、弘逸属安王，乃内为杨妃谋。且其所绐书曰：‘姑何不斁天后？’”德裕曰：“飞语难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许其弟入侍，得通其谋。禁中证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毕戚然，乃曰：“为卿赦之！”因追使者还，贬嗣复潮州刺史。

宣宗立，起为江州刺史。以吏部尚书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孝穆。

嗣复领贡举时，于陵自洛入朝，乃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于陵坐堂上，嗣复与诸生坐两序。始于陵在考功，擢浙东观察使李师稷及第，时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世以为美。

嗣复五子，其显者：授、损。

授，字得符，于昆弟最贤。由进士第迁累户部侍郎，以母病求为秘书监。后以刑部尚书从昭宗幸华，徙太子少保，卒，赠尚书左仆射。

子煚，字公隐，累擢左拾遗。昭宗初立，数游宴，上疏极谏。历户部员外郎。崔胤招硃全忠入京师，煚挈族客湖南。终谏议大夫。

损，字子默，繇廕补蓝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与路岩第接。岩方为相，欲易其厩以广第。损族仕者十余人，议曰："家世盛衰，系权者喜怒，不可拒。"损曰："今尺寸土皆先人旧赀，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权臣邪？穷达，命也！"卒不与。岩不悦，使损按狱黔中，逾年还。三迁绛州刺史。岩罢去，召为给事，迁京兆尹。与宰相卢携雅不叶，复除给事中。陕虢军乱，逐观察使崔蕘，命损代之，至则尽诛有罪者。拜平卢节度使，徙天平，未赴复留，卒官下。

赞曰：夫口道先王语，行如市人，其名曰"盗儒"。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逢吉险邪，稹浮躁，嗣复辩给，固无足言。幸主孱昏，不底于戮，治世之罪人欤！

列传第一百窦刘二张杨熊柏

窦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诗自名，代宗时　，位左拾遗。群兄弟皆擢进士第，独群以处士客隐毘陵。母卒，啮一指置棺中，庐墓次，终丧。从卢庇传啖助《春秋》学，著书数十篇。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朝，并表其书，报闻，不召。后夏卿入为京兆尹，复言之德宗，擢为左拾遗。时张荐持节使吐蕃，乃迁群侍御史，为荐判官，入见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何其难也？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壮其言，不遣。

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忄幸忄幸不肯附。欲逐之，韦执谊不可，乃止。群往见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实伐恩恃权，震赫中外，君此时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处实之势，岂不思路傍复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

宪宗立，转膳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闻其名，与语，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辅政，荐群代为中丞。群引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险，持不下。群忮狠，反怨吉甫。吉甫节度淮南，群谓失恩，因挤之。陈登者，善术，夜过吉甫家，群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阴事。宪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将诛群，吉甫为救解，乃免，出为湖南观察使。改黔中。会水坏城郛，调溪洞群蛮筑作，因是群蛮乱，贬开州刺史。稍迁容管经略使。召还，卒于行，年五十五，赠左散骑常侍。

群狠自用，果于复怨。始召，将大任之，众皆惧，及闻其死，乃安。

兄常、牟，弟庠、巩，皆为郎，工词章，为《联珠集》行于时，义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历中及进士第，不肯调，客广陵，多所论著，隐居二十年。镇州王武俊闻其才，奏辟不应。杜佑镇淮南，署为参谋。历朗夔江抚四州刺史、国子祭酒，致仕。卒，赠越州都督。

牟，字贻周，累佐节度府。晚从昭义卢从史，从史浸骄，牟度不可谏，即移疾归东都。从史败，不以觉微避去自贤。位国子司业。

庠，字胄卿，终婺州刺史。

巩，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时。平居与人言若不出口，世号“嗫嚅翁”。元稹节度武昌，奏巩自副，卒。

刘栖楚，其出寒鄙。为镇州小吏，王承宗奇之，荐于李逢吉，繇邓州司仓参军擢右拾遗。逢吉之罢裴度、逐李绅，皆嗾而为奸者。敬宗立，视朝常晏，数游畋失德。栖楚谏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亲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寝内，日晏乃作。大行殡宫密迩，鼓吹之声日闻诸朝。且宪宗及先帝皆长君，朝夕恪勤，四方犹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践祚未几，恶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长也。臣以谏为官，使陛下负天下讥，请碎首以谢。”遂额叩龙墀，血被面。李逢吉传诏：“毋叩头，待诏旨。”栖楚捧首立，帝动容，扬袂使去。栖楚曰：“不听臣言，臣请死于此。”有诏尉谕，乃出。迁起居郎，辞疾归洛。后谏官对延英，帝问：“向廷争者在邪？”以谏议大夫召。未几，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无宣授者，逢吉喜助己，故不次任之。

数月，改京兆尹，峻诛罚，不避权豪。先是，诸恶少窜名北军，凌藉衣冠，有罪则逃军中，无敢捕。栖楚一切穷治，不阅旬，宿奸老蠹为敛迹。一日，军士乘醉有所凌突，诸少年从旁噪曰：“痴男子，不记头上尹邪？”

然其性诡激，敢为怪行，乘险抵□戏，若无顾藉，内实恃权怙宠以干进。诣宰相，厉色慢辞，韦处厚恶之，出为桂管观察使。卒，赠左散骑常侍。

张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荐之子。元和中，及进士高第，历左右补阙。性倾邪。李逢吉用事，恶李绅，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绅。又新与拾遗李续、刘栖楚等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关十六子”之目。

敬宗立，绅贬端州司马，朝臣过宰相贺，阍者曰：“止，宰相方与补阙语，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窃不敢让。”人皆辟易畏之。寻转祠部员外郎。尝买婢迁约，为牙侩搜索陵突，御史劾举，逢吉庇之，事不穷治。及逢吉罢，领山南东道节度，表又新为行军司马。坐田伾事，贬汀州刺史。李训有宠，又新复见用，迁刑部郎中，为申州刺史。训死，复坐贬。终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辞，再以谄附败，丧其家声云。

杨虞卿，字师皋，虢州弘农人。父宁，有高操，谈辩可喜。擢明

经，调临涣主簿，弃官还夏，与阳城为莫逆交。德宗以谏议大夫召城，城未拜，诏宁即谕，与俱来。陕虢观察使李齐运表置幕府。齐运入为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监察御史，坐累免。顺宗初，召为殿中侍御史，终国子祭酒。

虞卿第进士、博学宏辞，为校书郎。抵淮南，委婚币焉，会陈商葬其先，贫不振，虞卿未尝与游，悉所赍助之。擢累监察御史。

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乌鸢遭害仁鸟逝，诽谤不诛良臣进。臣敢冒诛献瞽言。臣闻尧、舜以天下为忧，不以位为乐。况今北虏方梗，西戎弗靖，两河有疮痏之虞，五岭罹氛厉之役。人之疾苦积下，朝之制度莫脩。边亡见储，国用浸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临万几，宜有忧天下心。当日见辅臣公卿百执事，垂意以问，使四方内外灼有所闻。而听政六十日，入对延英，独三数大臣承圣问而已，它内朝臣偕入齐出，无所咨询。谏臣盈廷，忠言不闻，臣实羞之。盖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见，则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顷刻侍坐，鞠躬陨越，随旨上下，无能往来，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虽陟降清地，曾未奉优眷、承下问。虽陛下神圣如五帝，犹宜周爰顾逮，惠以气色，使支体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于宰相，宰相求治于臣等，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此而不治，无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异，故不得皆为圣明也。"时又有衡山布衣赵知微，亦上书指言帝倡优在侧，驰骋无度，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辞颇危切，帝诏宰相尉谢。宰相因是贺天子纳谏，然不能用也。俄诏行劳西北边。还，迁侍御史，改礼部员外郎、史馆脩撰。进吏部。会曹史李賓等鬻伪告，调官六十五员，赃千六百万以上，虞卿发其奸，賓等系御史府。而虞卿亲吏尝受二百万，亡命，私奴受三十万，虞卿缚奴送狱。三司严休复、高鈇、韦景休杂推，賓等皆诛死。虞卿坐不检下免官。

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再迁给事中。虞卿佞柔，善谐丽权幸，倚为奸利。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宗闵待之尤厚，就党中为最能唱和者，以口语轩轾事机，故时号"党魁"。

德裕之相，出为常州刺史。宗闵复入，以工部侍郎召，迁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师讹言郑注为帝治丹，剔小儿肝心用之。民相惊，扃护儿

曹。帝不悦，注亦内不安，而雅与虞卿有怨，即约李训奏言："语出虞卿家，因京兆驺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傅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诏狱。于是诸子弟自囚阙下称冤，虞卿得释，贬虔州司户参军，死。

子知退、知权、擅、堪、汉公，皆擢进士第，汉公最显。

汉公，字用乂。始辟兴元李绛幕府，绛死，不与其祸。迁累户部郎中、史馆修撰，转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苏三州。擢桂管、浙东观察使。繇户部侍郎拜荆南节度使，召为工部尚书。或劾汉公治荆南有贪赃，降秘书监。稍迁国子祭酒。

宣宗擢为同州刺史。于是，给事中郑裔绰、郑公舆共奏汉公冒猥无廉概，不可处近辅，三还制书。帝它日凡门下论执驳正未尝却。汉公素结左右，有奥助。至是，帝惑不从，制卒行。会寒食宴近臣，帝自击球为乐，巡劳从臣，见裔绰等曰："省中议无不从，唯汉公事为有党。"裔绰独对："同州，太宗兴王地。陛下为人子孙当精择守长付之，汉公既以墨败，陛下容可举剧部私贪人？"帝恚见颜间。翌日，斥裔绰为商州刺史。汉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两节度使，卒。子筹、范，仕亦显。

汝士，字慕巢。中进士第，又擢宏辞。牛李待之善，引为中书舍人。开成初，繇兵部侍郎为东川节度使。时嗣复镇西川，乃族昆弟，对拥旄节，世荣其门。终刑部尚书。

子知温、知至，悉以进士第入官。知温终荆南节使。知至为宰相刘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诰。瞻得罪，亦贬琼州司马，擢累户部侍郎。

杨氏自汝士后，贵赫为冠族。所居静恭里，兄弟并列门戟。咸通后，在台省方镇率十余人。

张宿者，本寒人，自名诸生。宪宗为广陵王时，因张茂宗荐尉，得出入邸中，诞谲敢言。及监抚，自布衣授左拾遗，交通权幸，四方赂遗满门。数召对，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语，贬郴丞十余年。

累迁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数言其狡谲不可信，白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曰："谏议职要重，当待贤者。宿细人，不可使污是官。陛下必用之，请先去臣乃可。"帝不悦。后逢吉罢，诏权知谏议大夫，宰相崔群、王涯同请曰："谏议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义卓异于时。今宿望轻，若待以不

次，未足以宠，适以累之也。”请授他官，不听，使中人宣授焉。宿怨执政不与己，乃日肆谗甚，与皇甫镈相附离，多中伤正人君子。元和末，持节至淄青，李师道愿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复遣宿往，暴卒于道，赠秘书监。

熊望者，字原师，擢进士第。性险躁，以辩说游公卿间。刘栖楚为京兆尹，树权势，望日出入门下，为刺取事机，阴佐计画。敬宗喜为歌诗，议置东头学士，以备燕狎。栖楚荐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韦处厚秉政，诏望因缘险薄，营密职，图亵幸，讠藿沸众议，贬漳州司户参军。

柏耆者，有纵横学。父良器，为时威名将。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时，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厌兵，耆杖策诣淮西行营谒裴度，且言愿得天子一节驰入镇，可掉舌下之。度为言，乃以左拾遗往。既至，以大谊动承宗，至泣下。乃请献二州，以二子入质。真擢耆左拾遗，由是声震一时。迁起居舍人。王承元徙义成军，遣谏议大夫郑覃往慰成德军，赍缗钱百万。赍未至，举军哗议，穆宗遣耆谕天子意，众乃信悦。转兵部郎中、谏议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诏两河诸镇出兵，久无功。乃授耆德州行营诸军计会使，与判官沈亚之谕旨。会横海节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穷，请降，祐使大将万洪代守沧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骑驰入沧，以事诛洪，与同捷朝京师。既行，谍言王廷凑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斩其首以献。诸将嫉耆功，比奏攒诋，文宗不获已，贬耆循州司户参军、亚之南康尉。宦人马国亮谮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赀。初，祐闻耆杀洪，大惊，疾遂剧。帝曰：“祐若死，是耆杀之。”至是，积前怒，诏长流爱州，赐死。

赞曰：诗人斥谮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群、栖楚辈则然，肆讦以示公，构党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听，卒而入于败乱也。孔子所谓“顺非而泽”者欤，“利口覆邦家”者欤？耆掩众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列传第一百一韩愈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 ，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焋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芒芒，独旁搜而远绍。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亡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磺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伦以兴；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词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禀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淮西连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给赏，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饷于其后，得不偿费。比闻畜马皆上槽枥，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跃叫呼，势不支久，必自委顿。当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全力，其败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疆场之上，日相攻劫，近贼州县，赋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时，人人异议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坚，半涂而罢，伤威损费，为弊必深。所要先决于心，详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图功。

又言：“诸道兵羁旅单弱不足用，而界贼州县，百姓习战斗，知贼深浅，若募以内军，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万，畜力伺利，一日俱纵，则蔡首尾不救，可以责功”。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

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施佛，宗庙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君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加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丰年之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信向；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贰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吊于其国，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君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臣以狂妄戇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宽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

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以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擢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物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湖、岭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旰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々睍斯，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也？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硃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

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藿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孟郊者，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少隐嵩山，性介，少谐合。愈一见为忘形交。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闲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郑余庆为东都留守，署水陆转运判官。余庆镇兴元，奏为参谋。卒，年六十四。张籍谥曰贞曜先生。

郊为诗有理致，最为愈所称，然思苦奇涩。李观亦论其诗曰：“高处在古无上，平处下顾二谢”云。

张籍者，字文昌，和州乌江人。第进士，为太常寺太祝。久次，迁秘书郎。愈荐为国子博士。历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当时有名士皆与游，而愈贤重之。籍性狷直，尝责愈喜博褒及为驳杂之说，论议好胜人，其排释老不能著书若孟轲、扬雄以垂世者。愈最后答书曰：

吾子不以愈无似，意欲推之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道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此盛德之所辞让，况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复者，故不可遂已。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其身之不能恤，书于何有？夫子，圣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其余辅而相者周天下，犹且绝粮于陈，畏于匡，毁于叔孙，奔走于齐、鲁、宋、卫之郊。其道虽尊，其穷亦至矣。赖其徒相与守之，卒有立于天下。向使独言之而独书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余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岂可易而为之哉？其为也易，则其传也不远，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观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为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则俟五十、六十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于吾所为哉？

前书谓吾与人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道。传者若不胜，则无所为道，吾岂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则其与众人辩也有矣。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为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籍为诗，长于乐府，多警句。仕终国子司业。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进士第，为陆浑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数忤同省，求分司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脩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

湜尝为蜂螫指，购小儿敛蜂，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录诗，一字误，诟跃呼杖，杖未至，啮其臂血流。

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

时又有贾岛、刘义，皆韩门弟子。

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讠虖诘之，久乃得释。累举，不中第。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会昌初，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未受命卒，年六十五。

刘义者，亦一节士。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会赦，出，更折节读书，能为歌诗。然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能面道人短长，其服义则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归齐、鲁，不知所终。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崿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刿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牴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合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列传一百二钱崔二韦二高冯三李卢封郑敬

钱徽，字蔚章。父起，附见《卢纶传》。徽中进士第，居谷城。谷城令王郢善接侨士游客，以财贷馈　，坐是得罪。观察使樊泽视其簿，独

徽无有，乃表署掌书记。蔡贼方炽，泽多募武士于军。泽卒，士颇希赏，周澈主留事，重擅发军廪，不敢给。时大雨雪，士寒冻，徽先冬颁衣絮，士乃大悦。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师讨蔡，檄遣采石兵会战，戍还，颇骄蹇。会衍病亟，徽请召池州刺史李逊署副使，逊至而衍死，一军赖以安。

入拜左补阙，以祠部员外郎为翰林学士，三迁中书舍人，加承旨。宪宗尝独召徽，从容言它学士皆高选，宜预闻机密，广参决，帝称其长者。是时，内积财，图复河湟，然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徽恳谏罢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梁守谦为院使，见徽批监军表语简约，叹曰："一字不可益邪！"衔之。以论淮西事忤旨，罢职，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

入拜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学士李绅以周汉宾并诿徽求致第籍。浑之者凭子也，多纳古帖秘画于文昌，皆世所宝。徽不能如二人请，自取杨殷士、苏巢。巢者李宗闵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与徽厚。文昌怒，方帅剑南西川，入辞，即奏徽取士以私。访绅及元稹，时稹与宗闵有隙，因是共挤其非。有诏王起、白居易覆试，而黜者过半，遂贬江州刺史。汝士等劝徽出文昌、绅私书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证邪？"敕子弟焚书。

初，州有盗劫贡船，捕吏取滨江恶少年二百人系讯，徽按其枉，悉纵去。数日，舒州得真盗。州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赠饷者，徽曰："此农耕之备，可他用哉！"命代贫民租入。转湖州。时宣、歙旱，左丞孔戣请徙徽领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辞进，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况其它邪？"还，迁工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

文宗立，召拜尚书左丞。会宣墨麻，群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谨，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许。太和初，复为华州。俄以吏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

徽与薛正伦、魏弘简善，二人前死，徽抚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时，韩公武以赂结公卿，遗徽钱二十万，不纳。或言非当路可无让，徽曰："取之在义不在官。"时称有公望。

子可复、方义。可复死郑注时。方义终太子宾客。子翊，字瑞文，善文辞，宰相王抟荐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抟得罪，翊贬抚州司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进士第，又中宏辞。郑余庆、李夷简皆表在幕府，与均礼。入朝为侍御史，处正特立，风采动一时。敬宗将幸东都，裴度在兴元忧之，自表求觐，与章偕来。于是李逢吉当国，畏度复相，使京兆尹刘栖楚等十余人悉力报却之，虽度门下宾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语。咸嫉其矫，举酒让度曰："丞相乃许所由官嗫嚅耳语，愿上罚爵。"度笑受而饮。栖楚不自安，趋出，坐上莫不壮之。累迁陕虢观察使，日与宾客僚属痛饮，未尝醒；夜分辄决事，裁剖精明，无一毫差，吏称为神。入拜右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和八年卒。

咸素有高世志，造诣崭远。间游终南山，乘月吟啸，至感慨泣下。诸文中歌诗最善。

韦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礼七世孙。羁昇能属文。母训谕稍厉，辄不敢食，以是未尝让责。

韦皋镇西川，王纬、司空曙、独孤良弼、裴浣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浣尝谓表微似卫玠，自以不能及也。擢进士第，数辟诸使府。久之，入授监察御史里行，不乐，曰："爵禄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镜扌翦白，冒游少年间，取一班一级，不见其味也。将为松菊主人，不愧陶渊明"云。俄为翰林学士。是时，李绅忤宰相，贬端州，庞严、蒋防皆谪去，学士缺，人人争荐丞相所善者，表微独荐韦处厚，人服其公。进知制诰。后与处厚议增选学士，复荐路隋。处厚以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选德进贤，初不计私也。"久之，迁中书舍人。敬宗尝语左右，欲相二韦，会崩。文宗立，独相处厚，进表微户部侍郎。丌志沼叛，诏李听率师讨之，次河上。天子忧无成功，表微曰："以听军势，不十五日必破贼。"及捷书上，止浃日。志沼残兵六千奔昭义，宰相请推处首恶者诛之，归胁从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杀之，非好生也。请以听代史宪诚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纳。"不听。以病痼罢学士。卒，年六十，赠礼部尚书。

始，被病，医药不能具，所居堂寝隘陋，既没，吊客咨嗟。笃故旧，虽庸下，与携手语笑无间然。尤好《春秋》，病诸儒执一概，是非纷然，著《三传总例》，完会经趣。又以学者薄师道，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著《九经师授谱》诋其违。

高鈇，字翘之，史失其何所人。与弟铢、锴俱擢进士第。累迁右补阙、史馆脩撰。元和末，以中人为和籴使，鈇继疏论执。转起居郎，数

陈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赐绯、鱼，召入翰林，为学士。张韶变兴仓卒，鈇从敬宗夜驻左军。翌日，进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入见帝，因劝躬听揽示忧勤，帝纳其言，赐锦彩。俄罢学士。累进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职。出为同州刺史。卒，赠兵部尚书，遗命薄葬。

鈇少孤窭，介然无党援，以致宦达。诸弟皆检愿友爱，为搢绅景重。

子湜，字澄之，第进士，累官右谏议大夫。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繇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为昭义节度使，为下所逐，贬连州司马。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卒。亿字寿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当时。

铢，字权仲，既擢第，署太原张弘靖幕府，入迁监察御史。太和时，擢累给事中。文宗得李训，骤拜侍讲学士，铢率谏官伏阁言训素行憸邪，不可任，必乱天下。帝遣使者谕曰："朕留训时时讲绎，前命不可改。"当是时，已旱而水，彗变未息，郑注权震赫，人情危骇，既铢等弗见省，群臣失色。明年，训当国，出铢为浙东观察使，历义成节度使。大中初，迁礼部尚书判户部，徙太常卿。尝罚礼生，博士李悫愠见曰："故事，礼院不关白太常，故卿莅职，博士不参集。不宜罚小史，隳旧典。"铢叹曰："吾老不能退，乃为小儿所辱！"卒。

锴，字弱金，连中进士、宏辞科，辟河东府参谋，历吏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

开成元年，权知贡举。文宗自以题畀有司，锴以籍上，帝语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帝曰："诸镇表奏太浮华，宜责掌书记，以诫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诚如圣训。"即以锴为礼部侍郎。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迁吏部侍郎，出为鄂岳观察使。卒，赠礼部尚书。

子湘，字濬之，擢进士第，历长安令、右谏议大夫。从兄湜与路岩亲善，而湘厚刘瞻，岩既逐瞻，贬湘高州司马。僖宗初，召为太子右庶子，终江西观察使。

冯宿，字拱之，婺州东阳人。父子华，庐亲墓，有灵芝、白兔，号“孝冯家”。

宿贞元中与弟定、从弟审、宽并擢进士第，徐州张建封表掌书记。建封卒，子愔为军中胁主留事。李师古将乘丧复故地，愔大惧。于是，王武俊拥兵观衅，宿以书说曰：“张公与公为兄弟，欲共力驱两河归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张公不幸，幼儿为乱兵所胁，内则诚款隔绝，外则强寇侵逼，公安得坐视哉？诚能奏天子不忘旧勋，赦愔罪，使束身自归，则公有靖乱之功、继绝之德矣。”武俊悦，即以表闻，遂授愔留后。宿不乐佐愔，更从浙东贾全观察府。愔憾其去，奏贬泉州司户参军。

召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谥，宿谓世劳不可遗，乃上佳谥，示不忘忠。再迁都官员外郎。裴度节度彰义军，表为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长庆时，进知制诰。牛元翼徙节山南东道，为王廷凑所围，以宿总留事。还，进中书舍人，出华州刺史，避讳不拜，徙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寿纵部曲夺民田，匿于军，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辄与文寿偕来，宿掩取榜杀之。历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后敕》三十篇，行于时。累封长乐县公。

擢东川节度使，完城郛，增兵械十余万，诏分余甲赐黔巫道。涪水数坏民庐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赖。疾革，将断重刑，家人请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挠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赠吏部尚书，谥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书纳墓中。

子图，字昌之，连中进士、宏辞科。大中时，终户部侍郎、判度支。宽为起居郎。

定，字介夫，伟仪观，与宿齐名，人方汉二冯。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阳，定徒步上谒，吏不肯白，乃亟去。頔闻，斥吏，归钱五十万，及诸境，定返其遗，以书让頔不下士，頔大惭。

第进士异等，辟浙西薛苹府，以鄠尉为集贤校理。始，定居丧，号毁甚，故数移疾，大学士疑其简怠，夺职。三迁祠部员外郎，出为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没库钱，御史鞫治无状。坐游宴不节免官。起为国子司业，再迁太常少卿。文宗尝诏开元《霓裳羽衣舞》参以《云韶》，肄于廷。定部诸工立县间，端凝若植。帝异之，问学士李珏，珏以定对。帝喜曰：“岂非能古章句者邪？”亲诵定《送客西江》诗，召升

殿，赐禁中瑞锦，诏悉所著以上。迁谏议大夫。

是岁，训、注败，多诛公卿，中外危惴。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定力争罢之。又请许左右史从宰相至延英记所言，执政不悦，改太子詹事。郑覃兼太子太师，上日欲会尚书省，定据礼当集詹事府，诏可。论者多其正。换卫尉卿，以散骑常侍致仕。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节。

初，源寂使新罗，其国人传定《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使西蕃，所馆写定《商山记》于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审，字退思。开成中，为谏议大夫，拜桂管观察使，历国子祭酒。监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额。审请琢“周”著“唐”。终秘书监。

子缄，字宗之。乾符初，历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见之。父端，附见《文艺传》。虞仲第进士、宏辞，累迁太常博士。建言：“谥者，所以表德惩恶，《春秋》褒贬法也。茆土爵禄，僇辱流放，皆缘一时，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后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谥是观。古者将葬请谥，今近或二三年，远乃数十年，然后请谥。人殁已久，风绩湮歇，采诸传闻，不可考信，诔状虽在，言与事浮。臣请凡得谥者，前葬一月，请考功刺太常定议，其不请与请而过时者，听御史劾举。居京师不得过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恶著而不请，许考功察行谥之。节行卓异，虽无官及官卑者，在所以闻。”诏可。

宝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历吏部侍郎。简俭寡欲，时望归重。卒，年六十五，赠吏部尚书。

李翱，字习之，后魏尚书左仆射冲十世孙。中进士第，始调校书郎，累迁。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脩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乃建言：“大氐人之行，非大善大恶暴于世者，皆访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状谥牒。然其为状者，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请指事载功，则贤不肖易见。如言魏徵，但记其谏争语，足以为直言；段秀实，但记倒用司农印追逆兵，笏击硃泚，足以为忠烈。不者，愿敕考功、太常、史馆勿受。如此可以传信后世矣。”诏可。又条兴复太平大略曰：

陛下即位以来，怀不廷臣，诛畔贼，刷五圣愤耻，自古中兴之盛无以加。臣见圣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为贼逼

胁，质其父母妻子而驱之战，陛下俘之，赦不诛，诏田弘正随材授职，欲归者纵之。澄等得生归，转以相谓，贼众莫不怀盛德，无肯拒战。刘悟所以能一昔斩师道者，以三军皆苦贼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岁关中麦不收，陛下哀民之穷，下明诏蠲赋十万石，群臣动色，百姓歌乐遍畎畮。二也。昔齐遗鲁以女乐，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观，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韩弘献女乐，陛下不受，遂以归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于掖廷，以田宅赐沈遵师，圣明宽恕，亿兆欣感。臣愚不能尽识。若它诏令一皆类此，武德、贞观不难及，太平可覆掌而致。

臣闻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蕃戎侵盗；数引见待制官，问以时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兴。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而不为其易者乎？

以陛下资上圣，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与之脩复故事，以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后，逸乐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至。臣窃惜陛下当可兴之时，而谦让未为也。

再迁考功员外郎。初，谏议大夫李景俭表翱自代。景俭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为礼部郎中。翱性峭鲠，论议无所屈，仕不得显官，怫郁无所发，见宰相李逢吉，面斥其过失，逢吉诡不校，翱恚惧，即移病。满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为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翱下教使以田占租，无得隐，收豪室税万二千缗，贫弱以安。

入为谏议大夫，知制诰，改中书舍人。柏耆使沧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迁少府少监。后历迁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卒。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

卢简辞，字子策。父纶，别传。与兄简能、弟弘止、简求皆有文，并第进士。历佐帅府，入迁侍御史，习知法令及台阁旧事。宝历中，黎干子煟诣台请复叶县故田，有司莫能知，简辞独诘曰："按干坐党鱼朝恩诛，赀田皆没，大历后数十年，比有赦令，无原洗之言，煟安得冒论？"不为治。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简辞穷按，乃得金床、瑟瑟枕大

如斗。敬宗曰："禁中无此，昂为吏可知矣。"李程镇太原，表为节度判官。入授考功员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观察使，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徙山南东道。坐事贬衢州刺史，卒。

简能，见《郑注传》。其子知猷，字子谟，中进士第，登宏辞，补秘书省正字。萧鄴镇荆南、剑南，再辟掌书记。入迁右补阙，出为饶州刺史，以政最闻。累进中书舍人。硃玫乱，避难不出。僖宗还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馆脩撰。历太常卿、户部尚书，至太子太师。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卒，赠太尉。知猷器量浑厚，世推为长者。善书，有楷法。文辞赡丽。子文度，亦贵显。

弘止，字子强，佐刘悟府，累擢监察御史。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副使。入拜侍御史。华州刺史宇文鼎、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诏弘止按讯。文宗将杀鼎，弘止执据罪由允中，鼎乃连坐，不应死，帝释之。累迁给事中。

会昌中，诏河北三节度讨刘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诸帅有请地者，乃以弘止为三州团练观察留后。制未下，稹平，即诏为三州及河北两镇宣慰使。还，拜工部侍郎，以户部领度支。初，两池盐法弊，得费不相偿，弘止使判官司空舆检钩厘正，条上新法，即表舆两池使，自是课入岁倍，用度赖之。逾年，出为武宁节度使。徐自王智兴后，吏卒骄沓，银刀军尤不法，弘止戮其尤无状者，终弘止治，不敢哗。优诏褒劳。弘止羸病，丐身还东都，不许。徙宣武，卒于镇，赠尚书右仆射。子虔灌，有美才，终秘书监。

简求，字子臧，始从江西王仲舒幕府，两为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镇襄阳，入迁户部员外郎。会昌中，讨刘稹，以忠武节度使李彦佐为招讨使，各选简求副之，俾知后务。历苏、寿二州刺史。

大中九年，党项扰边，拜泾原渭武节度使。徙义武、凤翔、河东三镇。简求为政长权变，文不害，居边善绥御，人皆安之。太原统退浑、契苾、沙陀三部，难驯制，它帅或与诅盟，质子弟，然寇掠不为止。简求归所质，开示至诚，虏惮其恩信，不敢乱。久之，辞疾，以太子少师致仕，还东都，治园沼林艿，与宾客置酒自娱。卒，年七十六，赠尚书左仆射。

子嗣业、汝弼，皆中进士第。汝弼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从昭宗迁洛。方柳璨丧王室，汝弼惧，移疾去，客上党。后依李克用，克用表为

节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简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人美其有礼。

嗣业子文纪，后贵显。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盖渤海人。第进士，累辟节度府。以右补阙召，道商州，会方士赵归真擅乘驿马，元裕诋曰："天子置驿，尔敢疾驱邪？"命左右夺之，还，具以闻。敬宗视朝不时，稍稍决事禁中，宦竖恣放，大臣不得进见。元裕谏曰："今西头势乃重南衙，枢密之权过宰相。"帝颇寤而不能有所检制，人皆危之。俄换侍御史内供奉，士始相贺。

李宗闵高其节，擢谏议大夫，进中书舍人。郑注入翰林，元裕当书命，乃言"以医术侍"，注愧憾。及宗闵得罪，元裕坐出饯，贬阆州刺史。注死，复授谏议大夫、翰林侍讲学士。

庄恪太子立，择可辅导者，乃兼宾客。进御史中丞。即建言："纪纲地官属须选，有不称职者，请罢之。"于是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并夺职。故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得察风俗，举不法。元和中，李夷简因请按察本道州县。后益不职。元裕请监院御史隶本台，得专督察。诏可。累擢尚书左丞，领吏部选。出为宣歙观察使，入授吏部尚书。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赋甚众。在镇五年，复以吏部尚书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赠尚书右仆射。

元裕性勤约，通经术，敏于为吏，岩岩有风采，推重于时。自侍讲为中丞，文宗难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荣其迁。

少逸，长庆末为侍御史，坐失举劾，贬赞善大夫，累迁谏议大夫，乃代元裕。稍进给事中，出为陕虢观察使。中人责峡石驿吏供饼恶，鞭之，少逸封饼以闻。宣宗怒，召使者责曰："山谷间是饼岂易具邪？"谪隶恭陵，中人皆敛手。以兵部尚书致仕，卒。

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莹之。第进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惟郑颢以尚主，而璩以宠升云。懿宗时，拜剑南东川节度使。召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阅月卒，赠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丑杂，取多蹊径，谥

法‘不思妄爱曰刺’，请谥为刺。”从之。

封敖，字硕夫，其先盖冀州蓚人。元和中，署进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转右拾遗，雅为宰相李德裕所器。会昌初，以左司员外郎召为翰林学士，三迁工部侍郎。敖属辞赡敏，不为奇涩，语切而理胜。武宗使作诏书慰边将伤夷者，曰：“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赐以宫锦。刘稹平，德裕以定策功进太尉，时敖草其制曰：“谋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专任己以成功，谓敖曰：“陆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语，岂易得邪？”解所赐玉带赠之。未几，拜御史中丞，与宰相卢商虑囚，误纵死罪，复为工部侍郎。

大中中，历平卢、兴元节度使。初，郑涯开新路，水坏其栈，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贼依鸡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贽捕平之。加检校吏部尚书。还为太常卿。卿始视事，廷设九部乐，敖宴私第，为御史所劾，徙国子祭酒。复拜太常，进尚书右仆射。然少行检，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

子彦卿、望卿，从子特卿，皆第进士。

郑薰，字子溥，亡乡里世系。擢进士第。历考功郎中、翰林学士。出为宣歙观察使。前人不治，薰颇以清力自将。牙将素骄，共谋逐出之，薰奔扬州。贬棣王府长史，分司东都。

懿宗立，召为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时数大赦，阶正议光禄大夫者，得廕一子，门施戟。于是宦人用阶请廕子，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拟判度支，辞；又拟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辞，乃免。久之，进左丞。性爱友，纠族百口，禀不充，求外迁。拟华州刺史，辄留中，为幸侍酬沮。后以太子少师致仕。

薰端劲，再知礼部，举引寒俊，士类多之。既老，号所居为“隐岩”，莳松于廷，号“七松处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东人。祖括，字叔弓，进士及第，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恶不谐己，外除果州刺史，进累兵部侍郎。志简淡，在职不求名。周智光已诛，议者健括才，选为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隐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历中卒。

晦进士及第，辟山南东道节度府，与马曙联舍。于是，帅不政，法制陵颓，曙引大吏廷责之。吏负兼军职，不引咎，走诉诸府。牙将且十

辈，方杂语以申吏枉，晦让诸将曰：“吏冒军名，公等不能诘，反引与为伍，奈何？”众愧谢，阖府咨美。擢累谏议大夫。武宗时，赵归真以诈营罔天子，御史平吴湘狱，得罪宰相。晦上疏极道非是，不少回纵。

大中中，历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时南方连馑，有诏弛榷酒茗，官用告匮，晦处身俭勤，赀力遂充。徙兖州节度使，以太子宾客分司。卒，赠兵部尚书，谥曰肃。

晦兄昕、暻，弟昈、煦，俱第进士籍。昕为河阳节度使，暻右散骑常侍，世宠其家。

韦博，字大业，京兆万年人。祖黄裳，浙西节度观察使。博取进士第，浸迁殿中侍御史。开成中，萧本诈穷得罪，诏与中人籍其财，中人利宝玉，欲窃取去，博夺还，簿无遗赀。

回鹘入寇，以符澈为河东节度使，拜博为判官。久之，进主客郎中。时诏毁佛祠，悉浮屠隶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恶之。会羌、浑叛，以何清朝为灵武节度使，诏博副之，擢右谏议大夫，召对，赐金紫。因行西北边，商虏强弱，还奏有旨，进左大夫，为京兆尹。与御史中丞嚣竞不平，皆得罪，下除博卫尉卿。出为平卢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徙昭义。卒，年六十二，赠兵部尚书。

李景让，字后己，赠太尉憕孙也。性方毅有守。宝历初，迁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欢，求领盐铁，景让诣延英亟论不可，遂知名。沈传师观察江西，表以自副。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商华虢三州刺史。

母郑，治家严，身训勒诸子。始，贫乏时，治墙得积钱，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禄，犹菑其身，况无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闭坎。景让自右散骑常侍出为浙西观察使，母问行日，景让率然对：“有日。”郑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盖怒其不尝告也。且曰：“已贵，何庸母行？”景让重请罪，乃赦。故虽老犹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尝怒牙将，杖杀之，军且谋变，母欲息众讠藿，召景让廷责曰：“尔填抚方面而轻用刑，一夫不宁，岂特上负天子，亦使百岁母衔羞泉下！何面目见先大夫乎？”将鞭其背，吏大将再拜请，不许，皆泣谢，乃罢，一军遂定。景让家行脩治，闺门唯谨。

入为尚书左丞，拜天平节度使，徙山南东道，封酒泉县男。大中

中，进御史大夫，甫视事，劾免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栯，威肃当朝。为大夫三月，蒋伸辅政，景让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择宰相，尽书群臣当选者，以名内器中，祷宪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让名不得。世谓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谓之“辱台”。景让愧艴不能平，见宰相，自陈考深当代，即拜西川节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谏：“公廉洁亡素储，不为诸子谋邪？”景让笑曰：“儿曹讵饿死乎？”书闻，辄还东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曰孝。

性奖士类，拔孤仄，如李蔚、杨知退皆所推引。始为左丞，蒋伸坐宴所，酌酒语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国者饮此。”客肃然，景让起卒爵。伸曰：“无宜于公。”所善苏涤、裴夷直皆为李宗闵、杨嗣复所擢，故景让在会昌时，抑厌不迁。宣宗衔穆宗旧怨，景让建请迁敬、文、武三主，以犹子行为嫌，请还代宗以下主复入庙，正昭穆。事下百官议，不然，乃罢，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门无杂宾。李琢罢浙西，以同里访之，避不见；及去，命贰其骗石焉。元和后，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显，景让宅东都乐和里，世称清德者，号“乐和李公”云。

弟景温，字德己，历谏议大夫、福建观察使，徙华州刺史，以美政闻。累迁尚书右丞。卢携当国，弟隐繇博士迁水部员外郎，材下资浅，人疾其冒，无敢绳，景温不许赴省。时故事久废，景温既举职，人皆韪其正。

弟景庄，亦至显官。

列传第一百三刘蕡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间。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元和后，权纲驰迁，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讨，天下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将翦落支党。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号曰“北司”，凶丑朋挺，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质文迭救，百氏滋炽，风流浸微，自汉以降，足言盖寡。

朕顾唯昧道，祗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未达，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治，而豪猾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于变风，而生徒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治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治。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渊冰。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治之阙，辨政之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泽惠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治？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惟此龟鉴，择乎中庸，斯在洽闻，朕将亲览。

蕡对曰：

臣诚不佞，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怀愤郁抑，思有时而发。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祆言之罪无所悔。况逢陛下询求过阙，咨访嘉谋，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臣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

言？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谨昧死以对：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地以济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虑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治，其则不远，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代之成败。心有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旱在致精诚，广播殖在视食力。国廪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检，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安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则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忧而不忧乎？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

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夫帝业艰难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载，其间圣明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用贤士、近正人而能兴者。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有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阍弑吴子余祭。"书其名，讥疏远贤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为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此书者，重其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在逐恶为义。则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残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故《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裴回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得治其前，当治于后；不得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

效，无宵旰之忧矣。

臣前所谓“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汉元成，咸愿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恶如四凶，诈如赵高，奸如恭、显，陛下何惮而不去邪？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洪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繇而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终自取其灭亡也。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则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以声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守牧，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养，加以国权兵柄颛于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重，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疠，继之以凶荒，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

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固其然也。臣闻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庶苏息，即心无不达，而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闻德以脩己，教以导人。脩之也，则人不劝而自立；导之也，则人不教而率从。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立教之旨未尽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正时为忠。知人在任贤而去邪，正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人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举贤正而不遗其疏远，则化浃朝廷矣。爱人而敦本，分职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脩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义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乎致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无闵人之心也。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陛下有闵人之志，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殖在乎视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

告籴于齐。”《春秋》讥其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省不急之费以赡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然则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繇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间农事以脩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乱略。太宗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闲岁则橐弓力穑，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脩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武事，止于养阶勋。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籓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还军卫之职，脩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风，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国，始天子而达诸侯，可以制猾奸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臣前所谓“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者，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脩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辨校叶”者，繇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齐礼也；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臣前所谓“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者。昔晁错为汉削诸侯，非不知祸之将至，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僇，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逄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至如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寿，可以消摇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以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以任之，使脩阃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择庶官面任之，使颛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择良吏以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致治哉！

是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以为过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读其辞，至感概流涕者。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

于时，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类得优调。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臣才志懦劣，不能质今古是非，使陛下闻未闻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对，敢空臆尽言，至皇王之成败，陛下所防闲，时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与蕡比。有司以言涉讦忤，不敢闻。自诏书下，万口籍籍，叹其诚鲠，至于垂泣，谓蕡指切左右，畏近臣衔怒，变兴非常，朝野惴息，诚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季汉之乱，复兴于今。以陛下仁圣，近

臣故无害忠良之谋；以宗庙威严，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指事取验，何惧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虽讦必容，虽过当奖，书于史策，千古光明。使万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结雠海内，忠义之士，皆惮诛夷，人心一摇，无以自解。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惭，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顾不美哉！”帝不纳。郃字子玄，后历贺州刺史。

蕡对后七年，有甘露之难。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书郎，以师礼礼之。而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

始，帝恭俭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祸不敢言，故蕡对极陈晋襄公杀阳处父以戒帝，又引阍弑吴子，阴赞帝决。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守澄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帝依违其间，不敢主也。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宰相，以谋败，皆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忧崩。

及昭宗诛韩全诲等，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当太和时，宦官始炽，因直言策请夺爵士，复扫除之役，遂罹谴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正人义夫切齿饮泣。比陛下幽东内，幸西州，王室几丧。使蕡策早用，则杜渐防萌，逆节可消，宁殷忧多难，远及圣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愤胔，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赠蕡左谏议大夫，访子孙授以官云。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天人大概，缓而不切也。蕡与诸儒偕进，独讥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诵语于廷，何邪？其后宋申锡以谋泄贬，李训以计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蕡之贤，当先以忠结上，后为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纾患耶！

列传第一百四李郑二王贾舒

李训，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训，故宰相揆族孙。质状魁梧 ，敏于辩论，多大言，自标置。擢进士第，补太学助教，辟河阳节度府。从父逢吉为宰相，以仲言阴险善谋事，厚昵之。坐武昭狱，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还，以母丧居东都。郑注佐昭义府，仲言慨然曰："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因往见注，相得甚欢。时逢吉方留守，怏怏不乐，思复用，知与注善，付金币百万，使西至京师厚结注。注喜，介之谒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术、仲言经义并荐于帝。

仲言持诡辩，激卬可听，善钩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内望族，既见识擢，志望不浅。始，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横，帝愈愤耻。而宪祖之弑，罪人未得，虽外假借，内不堪，欲夷绝其类，顾在位臣持禄取容，无仗节死难者。注阴知帝指，屡建密计，引仲言叶力。帝外托讲劝，又皆以守澄进，故与之谋则其党不疑。仲言尚缜粗，帝使衣戎服，号"王山人"，与注出入禁中。服除，起为四门助教，赐绯袍、银鱼，时太和八年也。其十月，迁《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入院，诏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优宠。于是给事中郑肃、韩佽、谏议大夫李珝、郭承嘏、中书舍人高元裕、权璩等共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听。仲言数进讲，至阉寺，必感愤申重，以激帝心。帝见其言纵横，谓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与比，因改名训。帝犹虑宦人猜忌，乃疏《易》五义示群臣，有能异训意者赏，欲天下知以师臣待训。

明年秋七月，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居中倚重，实行宰相事。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守澄观军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

训本挟奇进，及大权在己，锐意去恶，故与帝言天下事，无不如所欲。与注相朋比，务报恩复仇，素忌李德裕、宗闵之宠，乃因杨虞卿狱，指为党人，尝所恶者，悉陷党中，迁贬无阕日，班列几空，中外震畏。帝为下诏开谕，群情稍安。不逾月，以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金紫服，仍诏三日一至翰林，以终《易》义。

训起流人，一岁至宰相，谓遭时，其志可行。欲先诛宦竖，乃复河、湟，攘夷狄，归河朔诸镇。意果而谋浅，天子以为然。俄赐第胜业里，赏赉旁午。每进见，它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忄習惮迎拜。天下险怪士徼取富贵，皆凭以为资。训时时进贤才伟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

始，注先显，训藉以进，及势相埒，赖宠争功，不两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内实猜克，待逞，且杀之。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京兆尹，韩约金吾将军，李孝本权御史中丞。阴许璠、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劫以为用。

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约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树，群臣贺。训、元舆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亲往以承天祉。"许之。即辇如含元殿，诏宰相群臣往视。还，训奏言："非甘露。"帝曰："岂约妄邪？"顾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验之，训因欲闭止诸宦人，使无逸者。时璠、行余皆辞赴镇，兵列丹凤门外，彀而待，训传呼曰："两镇军入受诏旨！"闻者趋入，邠宁军不至，璠惧，弗能前，独行余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约流汗不能举首，士良等怪之曰："将军何为尔？"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将阖扉，为宦侍叱争，不及闭。训急连呼金吾兵曰："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于是有随训入者。宦人曰："急矣，上当还内！"即扶辇决罘罳下殿趋，训攀辇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上殿与金吾士纵击，宦官死者数十人。训持辇愈急，至宣政门，宦人郗志荣揕训，仆之，辇入东上阁，即闭，宫中呼万岁。元舆虽知谋，不以告涯，曰："上将开延英邪？"而群臣见宰相问故。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辄杀。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杀诸司史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宦竖知训事连天子，相与怨啧，帝惧，伪不语，故宦人得肆志杀戮。俄而元舆、涯皆为兵所执。涯实不知谋，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状。诏出卫骑千余，驰咸阳、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训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罗让、浑钅岁、胡证等家及贾耽庙，赀产一空。两省印、簿书辄持去，秘馆图籍，荡然无余者。

明日，召群臣朝，至建福门，从者不得入，光范门尚闭，列兵谁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时无宰相、御史中丞，久

之，阁门使马元贽启宣政扉传诏，张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群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系，犹迟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与训谋逆，将立郑注。遽召仆射令狐楚、郑覃、兵部尚书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对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邪？"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

是日，京师兵剽劫未止，民乘乱，往往复私怨，相戕击，人死甚众。帝遣杨镇、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于是下诏暴训、涯等罪。孝本易绿□夸，犹金带，以帽障面，奔郑注，至咸阳，追骑及之。餗匿民间，羸服乘驴自归。璠聚河东兵环第自卫，弘志使偏将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书为相。"璠喜，启关纳之。既行，知见绐，泣曰："李训累我。"俄行余、立言皆得。自涯十余族并奴婢悉系左右军。璠见涯，恚曰："公何见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谋于守澄，今焉逃死？"

训既败，被绿衣，诡言黜官，走终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凤翔，为盩厔将所执，械而东。训恐为宦人酷辱，祈监者曰："得我者有赏，不如持首去。"乃斩之，传其首，余党悉禽。

后一日，两神策兵将涯等赴郊庙，过两市，皆腰斩枭首以徇。餗临刑愤叱，独元舆曰："晁错、张华尚不免，岂特吾属哉？"约最后捕得，责以反状，不服，斩之。杀训弟仲褒、元皋。始，元皋以属疏自解，得去，士良讯奴，言事前一昔宿训第，遣人追斩之。训死，士良捕宗密，将杀之，怡然曰："与训游久，浮屠法遇困则救，死固其分。"乃释之。是时暴尸旁午，有诏弃都外，男女孩婴相杂厕。淹旬，许京兆府瘗敛，作二大冢，葬道左右。

它日，帝颇思训，数为李石、郑覃称其才。而宦竖益炽，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自是感疢，至弃天下云。

郑注，绛州翼城人。世微贱，以方伎游江湖间。元和末，至襄阳，依节度使李愬。为愬煮黄金饵之，浸亲遇，署衙推，从至徐州，稍参处军政。注多艺，诡谲阴狡，亿探人廋隐，辄中所欲。为愬筹事，未尝不用，挟邪市权，举军患之。监军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将军试与语。"守澄始拒不纳，既坐，机辩横生，钩得其意，守澄大惊，引至后堂，语终夕，恨相见晚。谢愬曰："诚如公言。"即署巡官。

守澄入总枢密，与俱至京师，厚加赡恤，日夜为守澄计议，因阴通赂遗。初士纤巧者附离，后要官贵人亦趋往。既陷宋申锡，搢绅侧目。金吾将孟文亮镇邠宁，取为司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过奉天辄还。御史复言注奸状，请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辅政，又惮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马、右神策判官，士议讠藿骇。刘从谏恶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义节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复荐注，即日召入，对浴堂门，赐赉至渥。是夜，彗出东方，长三尺，芒耀怒急。俄进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注资贪沓，既藉权宠，专鬻官射利，赀积钜万，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飞庑复壁，聚京师轻薄子、方镇将吏，以煽声焰。间入神策，与守澄语必终日，或夜艾乃罢。险人躁夫有所干谢，日走门。李训既附注进，于是两人权震天下矣。寻擢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时训已在禁中，日日议论帝前，相倡和，谋鉏翦中官，自谓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进退士大夫，挠骫朝法，贤不肖淆乱，以为弛张当然。众策其必乱。

帝问富人术，以榷茶对。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给其直，工自撷暴，则利悉之官。帝始诏王涯为榷茶使。又言秦、雍灾，当兴役厌之。帝尝咏杜甫《曲江辞》，有“宫殿千门”语，意天宝时环江有观榭宫室，闻注言，即诏两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云楼、采霞亭，诏公卿得列舍堤上。

注本姓鱼，冒为郑，故当时号“鱼郑”。及用事，人廋谓曰“水族”。貌寝陋，不能远视，常衣粗裘，外示质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状，守澄神其术，故中人皆昵爱。

俄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陇右节度使，诏月入奏事。请寮属于训，训与舒元舆谋终杀注，虑其豪俊为助，更择台阁长厚者，以钱可复为副，李敬彝为司马，卢简能、萧杰为判官，卢弘茂为掌书记。旧制，节度使受命，戎服诣兵部谒，后浸废，注请复之，而王璠、郭行余皆踵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帐。入辞，帝赐通天犀带。出都门，旗干折，注恶之。

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浐水，注奏言：“守澄，国劳旧，愿身护丧。”因群宦者临送，欲以镇兵悉禽诛之。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注率五百骑至，扶风令韩辽知其谋，奔武功。注闻训败，乃还。其属魏弘节劝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中等十余人，注惊挠不暇听。仲

清与前少尹陆畅用其将李叔和策，访注计事，斩其首，兵皆溃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险，赞注为奸，数顾赇，为率更令、凤翔少尹。遣逢至京师与训约，被诛。可复等及亲卒千余人皆族矣。擢仲清内常侍，辽咸阳令，叔和检校太子宾客，赐钱千万，畅凤翔行军司马。

枭注首光宅坊，三日瘗之，群臣皆贺，乃夷其家。初，未获注，京师戒严，泾原、鄜坊节度使王茂元、萧弘皆勒兵备非常。及是人相庆。籍其赀，得绢百万匹，它物称是。注败前，菌生所服带上，褚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

可复，徽子也，为礼部郎中。简能者，简辞弟，驾部员外郎。杰者，俛弟也，主客员外郎。弘茂，右拾遗。可复将死，女年十四，为祈免，女曰："杀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复求死，亦斩之。弘茂妻萧，临刑诟曰："我太后妹，奴辈可来杀！"兵皆敛手，乃免。弘节勇而多谋，始在鄜坊赵儋节度府，为注所辟。敬彝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员外郎，终衢州刺史。

王涯，字广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广阳侯冏之裔。祖祚，武后时谏罢万象神宫知名；开元时，以大理司直驰传决狱，所至仁平。父晃，历左补阙、温州刺史。

涯博学，工属文。往见梁肃，肃异其才，荐于陆贽。擢进士，又举宏辞，再调蓝田尉。久之，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进起居舍人。元和初，会其甥皇甫湜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罢学士，再贬虢州司马，徙为袁州刺史。宪宗思之，以兵部员外郎召，知制诰，再为翰林学士，累迁工部侍郎，封清源县男。

涯文有雅思，永贞、元和间，训诰温丽，多所稿定。帝以其孤进自树立，数访逮，以私居远，或召不时至，诏假光宅里官第，诸学士莫敢望。俄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称职罢。再迁吏部侍郎。

穆宗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吐蕃寇边，西北骚然，又略雅州，涯调兵拒之。上言："蜀有两道直捣贼腹，一繇龙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绵州威蕃栅抵栖鸡城，皆虏险要地。臣愿不爱金帛，使信臣持节与北虏约曰：'能发兵深入者，杀某人，取某地，受某赏。'开怀以示之，所以要约谆熟异它日者，则匈奴之锐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报。

长庆三年，入为御史大夫，迁户部尚书、盐铁转运使。宝历时，复出领山南西道节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书代王播，复总盐铁，政益刻急。岁中，进尚书右仆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职，耻为之屈，奏："仆射视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独拜。"涯怒，即建言："与其废礼，不如审官，请避位以存旧典。"帝难之，诏尚书省杂议。工部侍郎李固言谓："《礼》：君于士不答拜，非其臣则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于献不亲，君有赐不面拜，为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国君犹与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别嫌明微也。议者谓'仆射代尚书令，礼当重。凡百司州县皆有副贰，缺则摄总，至著定之礼，则不可越，仆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开元礼》，京兆河南牧、州刺史、县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礼令相戾，不可独据。"又言："受册官始上，无不答拜者，而仆射亦受册，礼不得异。虽相承为故事，然人情难安者，安得弗改？请如礼便。"帝不能决，涯竟用旧仪。

自李师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诏书，收隶天子盐铁。"诏可。久之，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合度支、盐铁为一使，兼领之。乃奏罢京畿榷酒钱以悦众。俄检校司空，兼门下侍郎。罢度支，真拜司空。始变茶法，益其税以济用度，下益困，而郑注亦议榷茶，天子命涯为使，心知不可，不敢争。李训败，乃及祸。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诛，皆群诟詈，抵以瓦砾。

涯质状颀省，长上短下，动举详华。性啬俭，不畜妓妾，恶卜祝及它方伎。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书史自怡，使客贺若夷鼓琴娱宾。文宗恶俗侈靡，诏涯惩革。涯条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然涯年过七十，嗜权固位，偷合训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时，十一族赀货悉为兵掠，而涯居永宁里，乃杨凭故第，财贮钜万，取之弥日不尽。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至是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籍田宅入于官。

子孟坚为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书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鐇家，鐇执以赴军，仲翔曰："业不见容，当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闻者哀之。后令狐楚见帝，从容言："向与臣并列者，既族灭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恻然，诏京兆尹薛元赏葬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使盗窃发其冢，投骨渭水。涯女为窦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绐告涯当贬，忽梦涯自提首告曰："族灭矣，惟若

存，岁时无忘我。”女惊号堕地，乃以实告。涯从弟沐，客江南，困穷来京师谒涯，二岁乃得见，许以禄仕，难作，亦死。

昭宗天复初，大赦，明涯、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

贾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间。从父全观察浙东，餗往依之，全尤器异，收恤良厚。举进士高第，声称籍甚。又策贤良方正异等，授渭南尉、集贤校理。擢累考功员外郎，知制诰。餗美文辞，开敏有断，然褊急，气陵辈行。李渤为谏议大夫，恶其人，为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窦易直爱餗才，得不斥。

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旧制，两省官出使，得硃衣吏前导。餗赴州，犹用之，观察使李德裕敕吏还，怏怏为憾。入为太常少卿，复知制诰，历礼部侍郎，凡三典贡举，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县男。太和九年上巳，诏百官会曲江。故事，尹自门步入，揖御史。饣束自矜大，不彻扇盖，骑而入。御史杨俭、苏特固争，餗曰：“黄面儿敢尔！”俭曰：“公为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闻。坐夺俸，不胜恚，求出为浙西观察使。未行，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为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既得位，会李宗闵得罪，而指俭、特为党，斥去之。

少与沈传师善，传师前死，尝梦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诸寝，复梦曰：“事已尔，叵奈何！”刘蕡以贤良方正对策，指中人为祸乱根本，而餗与冯宿、庞严为考官，畏避不敢闻，竟罹其祸。

餗本中立，不肯身犯颜排奸幸以及诛，与王涯实不知谋，人冤之。

舒元舆，婺州东阳人。地寒，不与士齿。始学，即警悟。去客江夏，节度使郗士美异其秀特，数延誉。

元和中，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贤不在选，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诗赋微艺，断离经传，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今贡珠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币。何轻贤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数，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岁有百元凯，而曰吾格取二十，谓求贤可乎？岁有才德才数人，而曰必取二

十，谬进者乃过半，谓合令格可乎？”

俄擢高第，调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兴元书记，文檄豪健，一时推许。拜监察御史，劾按深害无所纵。再迁刑部员外郎。

元舆自负才有过人者，锐进取。太和五年，献文阙下，不得报。上书自言：“马周、张嘉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为名臣。今臣备位于朝，自陈文章，凡五晦朔不一报，窃自谓才不后周、嘉贞，而无因入，又不露所缊，是终无振发时也。汉主父偃、徐乐、严安以布衣上书，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万言，其文锻炼精粹，出入今古数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辅教化者未始遗，拔犀之角，擢象之齿，岂主父等可比哉？盛时难逢，窃自爱惜。”文宗得书，高其自激卬，出示宰相，李宗闵以浮躁诞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东都。

时李训居丧，尤与元舆善。及训用事，再迁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杂事。固言辅政，权知御史中丞。会帝录囚，元舆奏辨明审，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专附郑注，注所恶，举绳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诡谋谬算，日与训比，败天下事，二人为之也。然加礼旧臣，外钓人誉。先时，裴度、令狐楚、郑覃皆为当路所轧，致闲处。至是，悉还高秩。

元舆为《牡丹赋》一篇，时称其工。死后，帝观牡丹，凭殿阑诵赋，为泣下。

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进士。元褒又擢贤良方正，终司封员外郎。余及诛。

王璠，字鲁玉。元和初举进士、宏辞，皆中，迁累监察御史。仪宇峻整，著称于时。以起居舍人副郑覃宣慰镇州。长庆末，擢职方郎中，知制诰。

时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骤拜御史中丞。璠挟所恃，颇横恣，道直左仆射李绛，交骑不避。绛上言：“左右仆射，师长庶官，开元时，名左右丞相，虽去机务，然犹总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见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以慎位缘恩进，削其礼，至仆射就台见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宪度倒置，不可为法。”逢吉惮绛正，遏其事不奏，但罢璠为工部侍郎，而绛亦用太子少师分司东都，议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狱，意逢吉德己，及罢中丞，乃

失望。

久之，出为河南尹。时内厩小儿颇扰民，璠杀其尤暴者，远近畏伏。入为尚书右丞，再迁京兆尹。自李谅后，政条隳斁，奸豪浸不戢，璠颇修举，政有名。

郑注奸状始露，宰相宋申锡、御史中丞宇文鼎密与璠议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倾心于璠。进左丞，判太常卿事。出为浙西观察使。李训得幸，璠于逢吉旧故，故荐之，复召为左丞，拜户部尚书，判度支，封祁县男。李宗闵得罪，璠亦其党，见注求解，乃免。训将诛宦人，乃授河东节度使，已而败。

璠子遐休，直弘文馆，所善学士令狐定及刘轲、刘軿、仲无颇、柳喜集其所，皆被缚。定等自解辩，得释。遐休诛。璠凿润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术家谓璠祖名崟，生礎，礎生璠，尽遐休，盖其应云。

郭行余者，元和时擢进士。河阳乌重胤表掌书记。重胤葬其先，使志冢，辞不为，重胤怒，即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尝值尹刘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导从系之。自言宰相裴度，颇为谕止。行余移书曰："京兆府在汉时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诏自除，后循而不改。开元时，诸王为牧，故尹为长史，司马即都尉、丞耳。今尹总牧务，少尹副焉，未闻道路间有下车望尘避者，故事犹在。"栖楚不能答。

迁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宁节度使。李训在东都，与行余善，故用之。

韩约，朗州武陵人，本名重华。志勇决，略涉书，有吏干。历两池榷盐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领安南都护。再迁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鄯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居四日，起事。约繇钱谷进，更安南富饶地，聚赀尤多。

罗立言者，宣州人。贞元末擢进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阳武令，以治剧迁河阴。立言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下令使自筑其处，吏籍其阔狭，号于众曰："有不如约，为我更完！"民惮其严，数旬毕。民无田者，不知有役。设锁绝汴流，奸盗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状，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宾客列倡优如大府，人皆恶之，以是稀迁，然自放不衰。

改度支河阴留后，坐平籴非实，没万九千缗，盐铁使惜其干，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庐州刺史召为司农少卿，以财事郑注，亦与李训厚善。训以京兆多吏卒，擢为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谋。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时第进士，累迁刑部郎中。依训得进，于是御史中丞舒元舆引知杂事。元舆入相，擢权知中丞事。

顾师邕，字睦之，少连子。性恬约，喜书，寡游合。第进士。累迁监察御史。李训荐为水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训遣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詡按边，既行，命师邕为诏，赐六道杀之，会训败，不果。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

李贞素，嗣道王实子。性和裕，衣服喜鲜明。汉阳公主妻以季女。累迁宗正少卿，由将作监改左金吾卫将军。韩约之诈，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赐死。

赞曰：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传》曰："国将亡，天与之乱人。"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

列传第一百五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学，既冠，卓荦有大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　　，以廕补校书郎。河东张弘靖辟为掌书记。府罢，召拜监察御史。

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帝为太子时，已闻吉甫名，由是顾德裕厚，凡号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数召见，赉奖优华。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请丐，挟宦人讠问禁中语，关托大臣。德裕建言："旧制，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开元中，诃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无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请白事宰相者，听至中书，无辄诣第。"帝然之。再进中书舍人。未几，授御史中丞。

始，吉甫相宪宗，牛僧孺、李宗闵对直言策，痛诋当路，条失政。吉甫诉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与为怨。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故追衔吉甫而怨度，摈德裕不得进。至是，间帝暗庸，讠木度使与元稹相怨，夺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

初，润州承王国清乱，窦易直倾府库赉军，赀用空殚，而下益骄。德裕自检约，以留州财赡兵，虽俭而均，故士无怨。再期，则赋物储牣刃。南方信禨巫，虽父母疠疾，子弃不敢养。德裕择长老可语者，谕以孝慈大伦，患难相收不可弃之义，使归相晓敕，违约者显置以法。数年，恶俗大变。又按属州非经祠者，毁千余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无所廋蔽。天子下诏褒扬。

敬宗立，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褐妆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贡之外，悉罢进献。此陛下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雕窭之人不胜其敝也。本道素号富饶，更李锜、薛苹，皆榷酒于民，供有羡财。元和诏书停榷酤，又赦令禁诸州羡余无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军用褊急。今所须脂褐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百三十两，物非土产，虽力营索，尚恐不逮。愿诏宰相议，何以俾臣不违诏旨，不乏军兴，不疲人，不敛怨，则前敕后诏，咸可遵承。"不报。方是时，罢进献，不阅月，而求贡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讽它。

又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复奏言：“太宗时，使至凉州，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大亮谏止，赐诏嘉叹。玄宗时，使者抵江南捕□□、翠鸟，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见褒纳。皇甫询织半臂、造琵琶捍拨、镂牙篇于益州，苏颋不奉诏，帝不加罪。夫□□、镂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劳人损德为言，岂二祖有臣如此，今独无之？盖有位者蔽而不闻，非陛下拒不纳也。且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昔汉文身衣弋绨，元帝罢轻纤服，故仁德慈俭，至今称之。愿陛下师二祖容纳，远思汉家恭约，裁赐节减，则海隅苍生毕受赐矣。”优诏为停。

自元和后，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兴绐言天子诞月，请筑坛度人以资福，诏可。即显募江淮间，民皆曹辈奔走，因牟撷其财以自入。德裕劾奏：“智兴为坛泗州，募愿度者，人输钱二千，则不复勘诘，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剔发，规影徭赋，所度无算。臣阅度江者日数百，苏、常齐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有诏徐州禁止。

时帝昏荒，数游幸，狎比群小，听朝简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此古之贤人笃于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亲者危，地远而意忠者忤。臣窃惟念拔自先圣，遍荷宠私，不能竭忠，是负灵鉴。臣在先朝，尝献《大明赋》以讽，颇蒙嘉采。今日尽节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讽视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讽服御非法也；三曰《罢献》，讽敛求怪珍也；四曰《纳诲》，讽侮弃忠言也；五曰《辨邪》，讽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讽伪游轻出也。辞皆明直婉切。帝虽不能用其言，犹敕韦处厚谆谆作诏，厚谢其意。然为逢吉排笮，讫不内徙。

时亳州浮屠诡言水可愈疾，号曰“圣水”，转相流闻，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饮，病者不敢近荤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转鬻于道，互相欺詋，往者日数十百人。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且言：“昔吴有圣水，宋、齐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绝妄源。”从之。帝方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寿数百岁，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诏在所驰驿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辕、孔子。昔轩辕问广成子治身之要，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无劳子形，无摇子精，乃可长生。慎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岁矣，形未尝衰。’又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玄元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

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陛下脩轩后之术，物色异人，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无出于此。臣虑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术欺聪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虽好方士，未有御其药者。故汉人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寿。高宗时刘道合、玄宗时孙甑生皆能作黄金，二祖不之服，岂非以宗庙为重乎？傥必致真隐，愿止师保和之术，慎毋及药，则九庙尉悦矣。”息元果诞谲不情，自言与张果、叶静能游。帝诏画工肖状为图以观之，终帝世无它验。文宗即位，乃逐之。

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荐材堪宰相，而李宗闵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引僧孺协力，罢度政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

逾年，徙剑南西川。蜀自南诏入寇，败杜元颖，而郭钊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职，无聊生。德裕至，则完残奋怯，皆有条次。成都既南失姚、协，西亡维、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尽为蛮有。始，韦皋招来南诏，复嶲州，倾内资结蛮好，示以战阵文法。德裕以皋启戎资盗，其策非是，养成痈疽，第未决耳。至元颖时，遇隙而发，故长驱深入，蹂剔千里，荡无孑遗。今瘢夷尚新，非痛矫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又料择伏獐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废遣狞耄什三四，士无敢怨。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锐。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骑士曰飞星、鸷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一军。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荣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

旧制，岁抄运内粟赡黎、嶲州，起嘉、眉，道阳山江，而达大度，乃分饷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辇夫多死。德裕命转邛、雅粟，以十月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阳山之运，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

于是二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维距成都四百里，因山为固，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

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异时戍之，以制虏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发兵以守，且陈出师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谋于虏，以信所盟，德裕终身以为恨。会监军使王践言入朝，盛言悉怛谋死，拒远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书召，俄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赞皇县伯。

故事，丞郎诣宰相，须少间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谒。李宗闵时，往往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善载酒集宗闵阁，酣醉乃去。至德裕，则喻御史："有以事见宰相，必先白台乃听。凡罢朝，由龙尾道趋出。"遂无辄至阁者。又罢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繇成功。"俄而宗闵罢，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罢之。

后帝暴感风，害语言。郑注始因王守澄以药进，帝少间，又荐李训使待诏，帝欲授谏官，德裕曰："昔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士，后汉所以倾颓也。'今训小人，顷咎恶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谁无过，当容其改。且逢吉尝言之。"对曰："圣贤则有改过，若训天资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顾爱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语王涯别与官，德裕摇手止涯，帝适见，不怿，训、注皆怨，即复召宗闵辅政，拜德裕为兴元节度使。入见帝，自陈愿留阙下，复拜兵部尚书。宗闵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镇海军以代王璠。

先是太和中，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有诏在所存问。时德裕被召，乃檄留后使如诏书。璠入为尚书左丞，而漳王以罪废死，因与户部侍郎李汉共谮德裕尝赂仲阳导王为不轨。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质之，注、璠、汉三人者语益坚，独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谗焰少衰。遂贬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复贬袁州长史，隋亦免宰相。未几，宗闵以罪斥，而注、训等乱败。帝追悟德裕以诬构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帝从容语宰相："朝廷岂有遗事乎？"众皆以宋申锡对。帝俯首涕数行下，曰："当此时，兄弟不相保，况申锡邪？有司为我褒显之。"又曰："德裕亦申锡比也。"起为浙西观察使。后对学士禁中，黎埴顿首言："德裕与宗闵皆逐，而独三进官。"帝曰："彼尝进郑注，而德裕欲杀之，今当以官与何人？"埴惧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争郑注处。"

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迁淮南节度使，代牛僧孺。僧孺闻之，以军事付其副张鹭，即驰去。淮南府钱八十万缗，德裕奏言止四十万，为鹭用其半。僧孺诉于帝，而谏官姚合、魏谟等共劾奏德裕挟私怨沮伤僧孺，帝置章不下，诏德裕覆实。德裕上言："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即自劾"始至镇，失于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诏释之。

武宗立，召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既入谢，即进戒帝："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臣尝为先帝言之，不见用。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小人亦谓正人为邪，何以辨之？请借物为谕，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萝茑则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又谓治乱系信任，引齐桓公问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对琴瑟笙竽、弋猎驰骋，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举，举不能任，任而又杂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宪四宗皆盛朝，其始临御，自视若尧、舜，浸久则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辅相，故贤者得尽心。久则小人并进，造党与，乱视听，故上疑而不专。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图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讫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虽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又言："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

帝尝疑杨嗣复、李珏顾望不忠，遣使杀之。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即率三宰相见延英，呜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许，德裕伏不起。帝曰："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谏官论争，虽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还使者，嗣复等乃免。

时帝数出畋游，暮夜乃还，德裕上言；"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寻册拜司空。

回鹘自开成时为黠戛斯所破。会昌后，乌介可汗挟公主牙塞下，种族大饥，以弱口、重器易粟于边。退浑、党项利虏掠，因天德军使田牟

上言，愿以部落兵击之。议者请可其言。德裕曰：“回鹘于国尝有功，以穷来归，未辄扰边，遽伐之，非汉宣帝待呼韩之义。不如与之食，以待其变。”陈夷行曰：“资盗粮，非计也，不如击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浑，不可恃也。夫见利则进，遇敌则走，杂虏之常态，孰肯为国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与劲虏确，无不败。请诏牟无听诸戎计。”帝于是贷粟二万斛。

会嗢没斯杀赤心以降，赤心兵溃去。于是回鹘势穷，数丐羊马，欲藉兵复故地，又愿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许。乃进逼振武保大栅杷头峰，以略朔川，转战云州，刺史张献节婴城不出。回鹘乃大掠，党项、退浑皆保险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许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复问以计，德裕曰：“杷头峰北皆大碛，利用骑，不可以步当之。今乌介所恃，公主尔，得健将出奇夺还之，王师急击，彼必走。今锐将无易石雄者，请以籓浑劲卒与汉兵衔枚夜击之，势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刘沔，令雄邀击可汗于杀胡山，败之，迎公主还，回鹘遂败。进位司徒。

黠戛斯遣使来，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从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异时繇河西、陇右抵玉门关，皆我郡县，往往有兵，故能缓急调发。自河、陇入吐蕃，则道出回鹘。回鹘今破灭，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复置都护，以万人往戍，何所兴发，何道馈輓？彼天德、振武于京师近，力犹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为纵得之，无用也。昔汉魏相请罢田车师，贾捐之请弃珠崖，近狄仁杰亦请弃四镇及安东，皆不愿贪外以耗内。此三臣者，当全盛时，尚欲弃割以肥中国，况久没甚远之地乎？是持实费，市虚事，灭一回鹘，而又生之。”帝乃止。

泽潞刘从谏死，其从子稹擅留事，以邀节度，德裕曰：“泽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术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义军，最有功，德宗尚不许其子继。及刘悟死，敬宗方怠于政，遂以符节付从谏。太和时，擅兵长子，阴连训、注，外托效忠，请除君侧。及有狗马疾，谢医拒使，便以兵属稹。舍而不讨，无以示四方。”帝曰：“可胜乎？”对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齿也。如令魏、镇不与，则破矣。夫三镇世嗣，列圣许之。请使近臣明告：‘以泽潞命帅，不得视三镇，今朕欲诛稹，其各以兵会。’”帝然之。乃以李回持节谕王元逵、何弘敬，皆听命。始议用兵，中外交章固争，皆曰：“悟功高，不可绝其嗣。又从谏畜兵十万，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弇婀趋和，德裕独曰：“诸葛亮言曹操善为兵，犹五攻昌霸，三越濞，况其下哉？然赢缩胜负，兵家之常，惟陛下圣策先定，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摇，则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

责！”帝忿然曰：“为我语于朝，有沮吾军议者，先诛之！”群论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两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陈、许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磁。弘敬闻，遽勒兵请自涉漳取磁、潞。

会横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帅李石，奉裨将杨弁主留事。方是时，稹未下，朝廷益为忧。议者颇言兵皆可罢。帝遣中人马元实如太原，侦其变。弁厚赂中人，帐饮三日。还，谬曰：“弁兵多，属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诘曰：“李石以太原无兵，故调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乱，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则曰：“晋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当以财，李石以人欠一缣，故兵乱，石无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铠一戟，举送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语塞。德裕即奏：“弁贱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请舍稹而诛弁。”遽趣王逢起榆社军，诏元逵趋土门，会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闻，即日召榆社卒入斩弁，献首京师。

德裕每疾贞元、太和间有所讨伐，诸道兵出境，即仰给度支，多迁延以困国力。或与贼约，令懈守备，得一县一屯以报天子，故师无大功。因请敕诸将，令直取州，勿攻县。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气索矣。俄而高文端归命，称稹粮乏，皆女子授穟哺兵。未几，郭谊持稹首降。帝问：“何以处谊？”德裕曰：“稹竖子，安知反？职谊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穷蹙，又贩其族以邀富贵，不诛，后无以惩恶。”帝曰：“朕意亦尔。”因诏石雄入潞，尽取谊等及尝为稹用者，悉诛之。策功拜太尉，进封赵国公。德裕固让，言：“唐兴，太尉惟七人，尚父子仪乃不敢拜。近王智兴、李载义皆超拜保、傅，盖重惜此官。裴度为司徒十年，亦不迁，臣愿守旧秩足矣。”帝曰：“吾恨无官酬公，毋固辞。”德裕又陈：“先臣封于赵，冢孙宽中始生，字曰三赵，意将传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尝居汲，愿得封卫。”从之，遂改卫国公。

帝尝从容谓宰相曰：“有人称孔子其徒三千亦为党，信乎？”德裕曰：“昔刘向云：‘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无邪心也。’臣尝以共、鲧、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共工、驩兜则为党，舜、禹不为党。小人相与比周，迭为掩蔽也。贤人君子不然，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赵宣子、随会继而纳谏，司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为党也。公孙弘每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武帝所言皆听。黯、弘虽并进，然廷诘齐人少情，讥其布被为诈，则先发后继，不为党也。太宗与房玄龄图事，则曰非杜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龄之策。则

同心图国，不为党也。汉硃博、陈咸相为腹心，背公死党。周福、房植各以其党相倾，议论相轧，故朋党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谓之钩党，继受诛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国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尝、春申，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亦各有客三千，务以谲诈势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义。今议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谓党者，为国乎？为身乎？诚为国邪，随会、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党也。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则奸伪见矣。”

时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太和后，风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匡衡曰：‘大臣者，国家股肱，万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今弘质为人所教而言，是图柄臣者也。且萧望之，汉名儒，为御史大夫，奏云：‘岁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轻丞相，下有司诘问。贞观中，监察御史陈师合上言：‘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数职。’太宗曰：‘此欲离间我君臣。’斥之岭外。臣谓宰相有奸谋隐慝，则人人皆得上论。至于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业，思不出位。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陛下照其邪计，从党人中来，当遏绝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深疾朋党，故感愤切言之。

又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乃请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时天下已平，数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荧惑犯上相，又恳丐去位，皆不许。当国凡六年，方用兵时，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故威名独重于时。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森竖。”翌日，罢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荆南节度使。俄徙东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党人李咸斥德裕阴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潮州司马。明年，又导吴汝纳讼李绅杀吴湘事，而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绅杀无罪，德裕徇成其冤，至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没，见梦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归

葬。”綯语其子滈，滈曰：“执政皆共憾，可乎？”既夕，又梦，綯惧曰：“卫公精爽可畏，不言，祸将及。”白于帝，得以丧还。

德裕性孤峭，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虽至大位，犹不去书。其谋议援古为质，衮衮可喜。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

先是，韩全义败于蔡，杜叔良败于深，皆监军宦人制其权，将不得专进退，诏书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诸道锐兵票士，皆监军取以自随，每督战，乘高建旗自表，师小不胜，辄卷旗去，大兵随以北。繇是王师所向多负。至讨回鹘、泽潞，德裕建请诏书付宰司乃下，监军不得干军要，率兵百人取一以为卫。自是，号令明壹，将乃有功。

元和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容裁决，率午漏下还第，休沐辄如令，沛然若无事时。其处报机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诏，德裕数辞，帝曰：“学士不能尽吾意。”伐刘稹也，诏王元逵、何弘敬曰：“勿为子孙之谋，存辅车之势。”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贼遂平。帝每称魏博功，则顾德裕道诏语，咨其切于事而能伐谋也。三镇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为忠义，指意丁宁，使归各为其帅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后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为我谢张仲武，刘从谏招纳亡命，今视之何益？”仲武惧，以刀授居庸关吏曰：“僧敢入者，斩！”

帝既数讨叛有功，德裕虑怵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古善射者，柳叶虽百步必中，观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拨矢钩，前功皆弃。’陛下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纳其言。方士赵归真以术进，德裕谏曰：“是尝敬宗时以诡妄出入禁中，人皆不愿至陛下前。”帝曰：“归真我自识，顾无大过，召与语养生术尔。”对曰：“小人于利，若蛾赴烛。向见归真之门，车辙满矣。”帝不听。于是挟术诡时者进，帝志衰焉。

所居安邑里第，有院号“起草”，亭曰“精思”，每计大事，则处其中，虽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饮酒，后房无声色娱。生平所论著多行于世云。

子烨，仕汴宋幕府，贬象州立山尉。懿宗时，以赦令徙郴州。余子皆从死贬所。烨子延古，乾符中，为集贤校理，擢累司勋员外郎，还居

平泉。昭宗东迁，坐不朝谒，贬卫尉主簿。

德裕之斥，中书舍人崔嘏，字乾锡，谊士也。坐书制不深切，贬端州刺史。嘏举进士，复以制策历刑州刺史。刘稹叛，使其党裴问戍于州，嘏说使听命，改考功郎中，时皆谓遴赏。至是，作诏不肯巧傅以罪。吴汝纳之狱，朝廷公卿无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铡就逮，吏使诬引德裕，虽痛楚掠，终不从，竟贬死岭外。又丁柔立者，德裕当国时，或荐其直清可任谏争官，不果用。大中初，为左拾遗。既德裕被放，柔立内愍伤之，为上书直其冤，坐阿附，贬南阳尉。

懿宗时，诏追复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距其没十年。

赞曰：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复援向言，指质邪正，再被逐，终婴大祸。嗟乎！朋党之兴也，殆哉！根夫主威夺者下陵，听弗明者贤不肖两进，进必务胜，而后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断之隙；是引桀、跖、孔、颜相哄于前，而以众寡为胜负矣。欲国不亡，得乎？身为名宰相，不能损所憎，显挤以仇，使比周势成，根株牵连，贤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宁明有未哲欤？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

列传第一百六陈三李曹刘

陈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诸陈也，世客颍川。由进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馆修撰。以劳迁司封员外郎　　，凡再岁，以吏部郎中为翰林学士。庄恪太子在东宫，夷行兼侍读，五日一谒，为太子讲说。数迁至工部侍郎。

开成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杨嗣复、李珏相次辅政，夷行介特，雅不与合，每议论天子前，往往语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辄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劳起之。会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史孝章领邠宁，议皆出嗣复。及夷行对延英，帝问："除二镇当否？"对曰："苟自圣择，无不当者。"嗣复曰："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如小不称，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数干权，愿陛下无倒持大阿，以鐏授人。"嗣复曰："古者任则不疑，齐桓公器管仲于雠虏，岂有倒持虑邪？"帝以其面相触，颇不悦。仙韶乐工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奏，郑覃、嗣复嫌以细故，谓洵直近名。夷行曰："谏官当衙，正须论宰相得失，彼贱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长史，以百缣赐洵直。进门下侍郎。

帝常怪天宝政事不善，问："姚元崇、宋璟于时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罢。"珏因推言："玄宗自谓未尝杀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种夷数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权属人。"嗣复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乱为仁义，用房玄龄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尝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时用郭为坊州刺史，右拾遗宋邝论不可，胖果坐赃败。帝欲赏邝，夷行曰："谏官论事是其职，若一事善辄进官，恐后不免有私。"夷行盖专诋嗣复。又素善覃，阴助其力，以排折朋党。是时，虽天子亦恶其太过，恩礼遂衰，罢为吏部尚书，寻拜华州刺史。

武宗即位，召为御史大夫，俄还门下侍郎平章事，进位尚书左仆射。夷行与崔珙俱拜，乃奏："仆射始视事，受四品官拜，无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为仆射拜阶下，谓之'隔品致敬'。准礼，皇太子见上台群官，群官先拜而后答，以无二上也。仆射与四品官并列朝廷，不容独优。前日郑余庆著《仆射上仪》，谓隔品官无亢礼。时窦易直任御史中丞，议不可。及易直自为仆射，乃忘前议，当时鄙厌之。臣等不愿以失礼速诮于时。且开元元年，以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仆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约《三公上仪》，

著定令。”诏可。始，累朝纷议不决，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罢为太子太保，以检校司空为河中节度使，卒。

李绅，字公垂，中书令敬玄曾孙。世宦南方，客润州。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葬母，有乌衔芝坠轎车。

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不乐，辄去。客金陵，李锜爱其才，辟掌书记。锜浸不法，宾客莫敢言，绅数谏，不入；欲去，不许。会使者召锜，称疾，留后王澹为具行，锜怒，阴教士脔食之，即胁使者为众奏天子，幸得留。锜召绅作疏，坐锜前，绅阳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锜怒骂曰：“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曰：“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或言许纵能军中书，绅不足用。召纵至，操书如所欲，即囚绅狱中，锜诛，乃免。或欲以闻，谢曰：“本激于义，非市名也。”乃止。

久之，从辟山南观察府。穆宗召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时，号“三俊”。累擢中书舍人。稹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罢；欲引牛僧孺，惧绅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观察使。僧孺辅政，以绅为御史中丞，顾其气刚卞，易疵累，而韩愈劲直，乃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台参以激绅。绅、愈果不相下，更持台府故事，论诘往反，诋讦纷然，繇是皆罢之，以绅为江西观察使。帝素厚遇绅，遣使者就第劳赐，以为乐外迁，绅泣言为逢吉中伤。入谢，又自陈所以然，帝悟，改户部侍郎。逢吉终欲陷之。绅族子虞，有文学名，隐居华阳，自言不愿仕，时来省绅，雅与柏耆、程昔范善。及耆为拾遗，虞以书求荐，绅恶其无立操，痛诮之。虞失望，后至京师，悉暴绅所言于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张又新、李续等计，擢虞、昔范与刘栖楚皆为拾遗，以伺绅隙，内结中人王守澄自助。会敬宗立，逢吉知绅失势可乘，使守澄从容奏言：“先帝始议立太子，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独宰相逢吉请立陛下，而李续、李虞助之。”逢吉乘间言绅尝不利于陛下，请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贬绅为端州司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齿。诏下，百官贺逢吉，唯右拾遗吴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丧于吐蕃。此时，人无敢言者，惟韦处厚屡言绅枉，折逢吉之奸。后天子于禁中得先帝手缄书一笥，发之，见裴度、元颖、绅三疏请立帝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党所上谤书。

始，绅南逐，历封、康间，湍濑险涩，惟乘涨流乃济。康州有媪龙祠，旧传能致云雨，绅以书祷，俄而大涨。宝历赦令不言左降官与量

移，处厚执争，诏为追定，得徙江州长史，迁滁、寿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和中，李德裕当国，擢绅浙东观察使。李宗闵方得君，复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初，郑覃以绅为河南尹。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大旱，蝗不入境。

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缓不任朝谒，辞位，以检校右仆射平章事，复节度淮南。卒，赠太尉，谥文肃。

始，沣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汝纳家被逐，久不调。时李吉甫任宰相，汝纳怨之，后遂附宗闵党中。会昌时，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铟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崖州司户参军。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久不得志，导汝纳使为湘讼，言："湘素直，为人诬蔑，大校重牢，五木被体，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且言："颜悦故士族，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又言："湘死，绅令即瘗，不得归葬。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寘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綯、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

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报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

李让夷，字达心，系本陇西。擢进士第，辟镇国李绛府判官。又从西川杜元颖幕府。与宋申锡善，申锡为翰林学士，荐让夷右拾遗，俄召拜学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饬细检，数饮酒不治职，罢去，坐是亦夺职。累进谏议大夫。

开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谓李石曰：“褚遂良以谏议大夫兼起居郎，今谏议谁欤？可言其人。”石以冯定、孙简、萧俶、李让夷对，帝曰：“让夷可也。”李固言请用崔球、张次宗。郑覃曰：“球故与李宗闵善，且记注操笔在赤墀下，所书为后世法，不可用党人。若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言。”乃决用让夷，进中书舍人。既而李珏、杨嗣复以覃之荐，终帝世不得迁。

武宗初，李德裕复入，三迁至尚书右丞，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州平，检校尚书右仆射。宣宗立，进司空、门下侍郎，为大行山陵使。未复土，拜淮南节度使。以疾愿还，卒于道，赠司徒。让夷廉介不妄交，位虽显剧，以俭约自将，为世咨美。

曹确，字刚中，河南河南人。擢进士第，历践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中书侍郎。

确邃儒术，器识方重，动循法度。时帝薄于德，昵宠优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声，自度曲，辞调忄妻折，京师媮薄少年争慕之，号为“拍弹”。同昌公主丧毕，帝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帝造曲，曰《叹百年》，教舞者数百，皆珠翠襐饰，刻画鱼龙地衣，度用缯五千，倚曲作辞，哀思裴回，闻者皆涕下。舞阕，珠宝覆地，帝以为天下之至悲，愈宠之。家尝娶妇，帝曰：“第去，吾当赐酒。”俄而使者负二银珰与之，皆珠珍也。可及凭恩横甚，人无敢斥，遂擢为威卫将军。确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固争，卒授光州长史。今而位将军，不可。”帝不听。至僖宗立，始贬死。方幸时，惟确屡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门季玄者，亦刚鲠，谓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当族灭！”尝见其受赐，谓曰：“今载以官车，后籍没亦当尔。”

确居位六年，进尚书右仆射，以同平章事出为镇海节度使，徙河中，卒。始，毕諴与确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谓“曹毕”云。

弟汾，以忠武军节度使入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卒。

刘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举进士、博学宏词，皆中。徐商辟署盐铁府，累迁太常博士。刘□彖执政，荐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进承旨。出为河东节度使。

咸通十一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狱，逮系宗族数百人。瞻喻谏官，皆依违无敢言，即自上疏固争："绍宗穷其术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爱女，囚平民，忿不顾难，取肆暴不明之谤。"帝大怒，即日赐罢，以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路岩、韦保衡从为恶言闻帝，俄斥廉州刺史。于是，翰林学士郑畋以责诏不深切，御史中丞孙瑝、谏议大夫高湘等坐与瞻善，分贬岭南。岩等殊未慊，按图视驩州道万里，即贬驩州司户参军事，命李庾作诏极诋，将遂杀之。天下谓瞻鲠正，特为谗挤，举以为冤。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解，岩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书召，复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

瞻为人廉约，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四方献馈不及门，行己终始完洁。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时与诸兄游，至食饮，取最下者。及长，能文辞，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陇西。举进士、书判拔萃，皆中。拜监察御史，擢累尚书右丞。

懿宗惑浮屠，常饭万僧禁中，自为赞呗。蔚上疏切谏，引狄仁杰、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讥病时弊。帝不听，但以虚礼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为宣武节度使，徙淮南。代还，民诣阙请留，诏许一岁。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东都留守。河东乱，杀其帅崔季康，用邠宁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尝在太原府有惠政，为人所怀，拜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至镇三日，卒。

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坐二，度高二丈，构以沈檀，涂髹，镂龙凤葩■，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咸通十四年春，诏迎佛骨凤翔，或言："昔宪宗尝为此，俄晏驾。"帝曰："使朕生见之，死无恨！"乃以金银为刹，珠玉为帐，孔鹬周饰之，小者寻丈，高至倍，刻檀为檐注，陛墉涂黄金，每一刹，数百人举之。香舆前后系道，缀珠瑟瑟幡盖，残彩以为幢节，费无赀限。夏四月，至长安，彩观夹路，其徒导卫。天子御安福楼迎拜，至泣下。诏赐两街僧金币，京师耆老及见元和事者，悉厚赐之。不逞小人至断臂指，流血满道。所过乡聚，皆裒土为刹，相望于涂，争以金翠技饰。传言刹悉震摇，若有光景云。京师高赀相与集大衢，作缯台缦阙，注水银为池，金玉为树木，聚桑门罗像，考鼓鸣螺继

日夜。锦车绣舆，载歌舞从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笃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诏归其骨，都人耆耋辞饯，或呜咽流涕。

赞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颠露足，以乞食自资，癯辱其身，屏营山樊，行一概之苦，本无求于人，徒属稍稍从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变现，善推不验无实之事，以鬼神死生贯为一条，据之不疑。掊嗜欲，弃亲属，大抵与黄老相出入。至汉十四叶，书入中国。迹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际为奇，以不可知为神，以物理之外为畏，以变化无方为圣，以生而死、死复生、回复偿报、歆艳其间为或然，以贱近贵远为柷。鞮译差殊，不可研诘。华人之谲诞者，又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层累架腾，直出其表，以无上不可加为胜，妄相夸胁而倡其风。于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动而祠奉之。

初，宰相王缙以缘业事佐代宗，于是始作内道场，昼夜梵呗，冀禳寇戎，大作盂兰，肖祖宗像，分供塔庙，为贼臣嘻笑。至宪宗世，遂迎佛骨于凤翔，内之宫中。韩愈指言其弊，帝怒，窜愈濒死，宪亦弗获天年。幸福而祸，无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夺迷，复蹈前车而覆之。兴哀无知之场，丐庇百解之胔，以死自誓，无有顾藉，流泪拜伏，虽事宗庙上帝，无以进焉。屈万乘之贵，自等于古胡，数千载而远，以身为徇。呜呼，运敌祚殚，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竞，厥有来哉，悲夫！

列传第一百七二李崔萧二郑二卢韦周二裴刘赵王

李固言，字仲枢，其先赵人。擢进士甲科，江西裴堪、剑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户部郎中。温造为御史中丞，表知杂事，进给事中。将作监王堪坐治太庙不谨，改太子宾客，固言上还制书曰："陛下当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处调护地非所宜。"诏改它王傅。固言再迁尚书右丞。

李德裕辅政，出固言华州刺史。俄而李宗闵复用，召为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庆横猾，哗众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杀之，尸诸道。既领选，按籍自拟，先收寒素，柅吏奸。进御史大夫。

太和九年，宗闵得罪，李训、郑注用事，训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坐党人，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训自代其处。训败，文宗颇思之，复召为平章事，仍判户部。

群臣请上徽号，帝曰："今治道犹郁，群臣之请谓何？比州县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邓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郑襄尤无状。帝曰："贞元时御史，独王堪尔。"郑覃本举堪，疑固言抵己，即曰："臣知堪，故用为刺史。举天下不职，何独二人？"帝识其意，不主前语，因称："《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闻德宗时多阙官，宁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随所保任，观称与否而升黜之，无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计亲疏。窦易直为宰相，未尝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举，虽亲何嫌？用所长耳！"帝不欲大臣有党，故语两与之。

俄以门下侍郎平章事为西川节度使，诏云韶雅乐即临皋馆送之。让还门下侍郎，乃检校尚书左仆射。始置骡军千匹，又募锐士三千，武备雄完。武宗立，召授右仆射。会崔珙、陈夷行以仆射为宰相，改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领河中节度使。蒲津岁河水坏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鹘，诏方镇献财助军，上疏固谏，不从。以疾复为少师，迁东都留守。宣宗初，还右仆射。后以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卒，年七十八，赠太尉。

固言吃，接宾客颇謇缓，然每议论人主前，乃更详辩。

李珏，字待价，其先出赵郡，客居淮阴。幼孤，事母以孝闻。甫冠，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见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经

碌碌，非子所宜。”乃更举进士高第。河阳乌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补渭南尉，擢右拾遗。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复土，即召李光颜于邠宁，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珏与宇文鼎、温畲、韦瓘、冯药同进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颜等，将与百官高会。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复，三年之制，天下通丧。今同轨之会适去，远夷之使未还，遏密弛禁，本为齐人，钟鼓合飨，不施禁内。夫王者之举，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颜、愬忠劳之臣，方盛秋屯边，如令访谋猷，付疆事，召之可也，岂以酒食之欢为厚邪？”帝虽置其言，然厚加劳遣。

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谓：“榷率本济军兴，而税茶自贞元以来有之。方天下无事，忽厚敛以伤国体，一不可。茗为人饮，与盐粟同资，若重税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贫下，二不可。山泽之产无定数，程斤论税，以售多为利，若价腾踊，则市者稀，其税几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诏惩聚敛，今反增茶赋，必失人心。”帝不纳。方是时，禁中造百尺楼，土木费钜万，故播亟敛，阴中帝欲。珏以数谏不得留，出为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书记，还为殿中侍御史。宰相韦处厚曰：“清庙之器，岂击搏才乎？”除礼部员外郎。僧孺还相，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

始，郑注以医进，文宗一日语珏曰：“卿亦知有郑注乎？宜与之言。”珏曰：“臣知之，奸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见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闵以罪去，珏为申辨，贬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复为户部侍郎。

开成中，杨嗣复得君，引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权，乃与郑覃、陈夷行等更持议，一好恶，相影和，朋党益炽矣。珏数辞位，不许。帝尝自谓：“临天下十四年，虽未至治，然视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为国者如治身，及身康宁，调适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则疾生。天下当无事，思所阙，祸乱可至哉？”

杜悰领度支有劳，帝欲拜户部尚书，以问宰相。陈夷行答曰：“恩权予夺，愿陛下自断。”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须，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处一事皆决于上，将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劳于小务，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尝谓臣曰：‘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劝我择宰相，不容劝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语：“贞元初政事诚善。”珏

曰："德宗晚喜聚财，方镇以进奉市恩，吏得赋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轻所赋，节所用，可乎？"珏曰："贞观时，房、杜、王、魏为文皇帝谋，固此耳！"帝颇向纳。进封赞皇县男。

始，庄恪太子薨，帝意属陈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议所当立，珏曰："帝既命陈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为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与禁中事？"帝新听政，珏数称道《无逸篇》以劝。时潞州刘从谏献犬马，沧州刘约献白鹰，珏请却之以示四方。迁门下侍郎，为文宗山陵使。会秋大雨，梓宫至安上门陷于泞，不前，罢为太常卿。终以议所立，贬江西观察使，再贬昭州刺史。

宣宗立，内徙郴、舒二州，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阳节度使，罢横赋宿逋百余万。以吏部尚书召，珏去镇，而府库十倍于初。俄检校尚书右仆射、淮南节度使。珏顾己大臣，谊不以内外自异，表请立皇太子维天下心。江淮旱，发仓廪赈流民，以军羡储杀半价与人。卒，年六十九，赠司空，谥曰贞穆。

始，淮南三节度皆卒于镇，人劝易署寝，珏曰："上命我守扬州，是实正寝，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属见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方论奏，未见报为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丧妻，不置妾侍，门无馈饷。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殁，叩阙下，愿立碑刻其遗爱云。

赞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虽然，于贤不肖当别白分明，乃可与言治。文宗无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责宰相。是时善恶混淆，故党人成于下，主听乱于上，王室之衰，由此为之阶。刘向所云"持不断之虑者，开群枉之门"，殆文宗为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颋，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拟汉荀氏"八龙"。珙为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异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为岭南节度使，入对延英，文宗访治抚后先，珙对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

时徐州以王智兴后，军骄，数犯法，节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检革其弊，见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谓宰相曰："欲武宁节度使者，无易珙才。"更诏王茂元帅岭南，而以珙代瑀。居二岁，徐人戢畏。

入为右金吾大将军，迁京兆尹。会大旱，奏析浐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盗击宰相李石于亲仁里，迹出禁军，珙坐不能捕，以为负，望少衰。开成末，累进刑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使。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盐铁，即拜中书侍郎。会昌二年，进位尚书左仆射。明年，以兄琯丧，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罢。

与崔铉故有怨，及铉宰相代为使，即奏珙妄费宋滑院盐铁钱九十万缗，又劾与刘从谏厚，数护其奸。贬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起为凤翔节度使。铉复执政，珙惧，以疾自乞。方是时，西戎归故地，边奏系驿，议所以绥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就拜留守。复节度凤翔，卒于官。

子涓，性开敏。为杭州刺史，受署，未尽识卒史，乃以纸各署姓名傅襟上，过前一阅，后数百人呼指无误。终御史大夫。

琯，字从律，珙兄。举进士、贤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诸使府。入朝，稍历吏部员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杂事。进给事中。太和初，持节宣慰卢龙，使有指。及兴元杀李绛，复往尉抚，军皆按堵。还，迁工部侍郎、京兆尹。

宋申锡为谗所危，宦竖切齿，时罕敢辨者。琯与大理卿王正雅固请出狱付外，与众治之，天下重其贤。以尚书右丞出为荆南节度使，进左丞。时弟珙任京兆尹，并据显剧处，世以为荣。俄判兵部西铨、吏部东铨，徙东都留守。以吏部尚书召，辞疾不拜。会昌中，终山南西道节度使，赠尚书左仆射。琯行方介，有器蕴，人属以为相而卒不至，当时共咨云。

弟璪、玙尤显，璪位刑部尚书，玙河中节度使。

玙子澹，举止秀峙，时谓玉而冠者。擢进士第，累进礼部员外郎。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为大龙甲，涓豪放不得预，虽自抑下，犹不许，而澹与焉。终吏部侍郎。

子远，有文而风致整峻，世慕其为，目曰“饤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宁中，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从迁洛，罢为尚书右仆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贬为白州长史，被杀于白马驿，家没掖庭。

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长孙春秋高，无齿，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长幼言："吾无以报妇，愿后子孙皆若尔孝。"世谓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萧鄴，字启之，梁长沙宣王懿九世孙。及进士第，累进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出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还翰林，拜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懿宗初，罢为荆南节度使，仍平章事，进检校尚书左仆射，徙剑南西川。南诏内寇，不能制，下迁检校右仆射、山南西道观察使。历户部、吏部二尚书，拜右仆射。还，以平章事节度河东。在官无足称道，卒。

郑肃，字义敬，其先荥阳人，以儒世家。肃力于学，有根柢。第进士、书判拔萃，补兴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议往咨，必据经条答。文宗高择鲁王府属，肃以谏议大夫兼长史。王为皇太子，迁给事中，进尚书右丞。出为陕虢观察使。

开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肃尝辅导东宫，诏兼宾客，为太子授经。既而太子母爱弛，为谗所乘，废斥有端。肃因入见，言天下大本，不可轻动，意致深切，帝为动容。然内宠方煽，太子终以忧死。出为检校礼部尚书、河中节度使。武宗知太子无罪，特困于谗，而朝廷谓肃临义不可夺，侹侹有大臣节，召为太常卿。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五年，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德裕叶心辅政。宣宗即位，迁中书侍郎，罢为荆南节度使。卒，赠司空，谥曰文简。

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规、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规位中书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尝以门阀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傲纵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刘鄴未仕，往谒洎，而仁表等鄙诋其文。鄴为相，因罪贬仁表，死岭外。

始，肃罢政事，帝以卢商代之。商字为臣，蚤孤，家窭困，能以学自奋。举进士、拔萃，皆中。由校书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余迁，至大理卿。为苏州刺史，吏以盐法求赢赀，民愈困，商令计口售盐，无常额，人便之，岁赀返增。宰相上其劳，进浙西观察使，召为刑部侍郎、京兆尹。

方伐潞，刍粮逾太行饷军，环六七镇，诏商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又

诏杜悰兼盐铁、度支，并二使财以赡兵，乃不乏。出为东川节度使，以兵部侍郎还判度支，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阳郡公。

大中元年春旱，诏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系于尚书省，误纵死罪，罢为武昌军节度使。以疾解，拜户部尚书，卒。

卢钧，字子和，系出范阳，徙京兆蓝田。举进士中第，以拔萃补秘书正字。从李绛为山南府推官，调长安尉。又从裴度为太原观察支使，迁监察御史，争宋申锡狱知名。进吏部郎中，出为常州刺史。迁给事中，有大诏令，必反覆省审，驳奏无私。拜华州刺史。关辅驿马疲耗，钧为市健马，率三岁一易，自是无乏事。

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絜廉。专以清静治。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苾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阖部肃壹无敢犯。贞元后流放衣冠，其子姓穷弱不能自还者，为营棺槥还葬，有疾若丧则经给医药、殡敛，孤女稚儿，为立夫家，以奉禀资助，凡数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惩而化。又除采金税。华、蛮数千走阙下，请为钧生立祠，刻石颂德，钧固辞。以户部侍郎召判户部。

会昌中，汉水害襄阳，拜钧山南东道节度使，筑堤六千步，以障汉暴。王师伐刘稹，武宗以钧宽厚能得众，诏兼节度昭义军。会稹死，敕乘驿往，进检校兵部尚书，专领昭义。钧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将白惟信率余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余辈皆死。钧次高平，惟信献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书尔。"钧与约而遣。方雄欲尽夷潞兵，钧不听，坐治堂上，左右皆雄亲卒，击鼓传漏，钧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阙下，余众悉原。

俄而兴士五千戍代北，钧坐城门劳遣，帷家人以观。戍卒骄，顾家属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将李文矩为帅，钧仓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谕叛者，众乃悔服，即相与谢钧，迎还府，斩首恶乃定。诏趣戍者行，密使尽戮之。钧请徐乘其变，而使者不发，须报。时戍人已去潞一舍，钧选牙卒五百，壮骑百，以骑载兵夜趋；迟明，至太平驿，尽斩之。即拜检校尚书左仆射。

宣宗即位，改吏部尚书。会刘约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无所仰衣食，思乱，乃授钧宣武节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复为吏部尚书，迁检校司空、太子少师，封范阳郡公，节度河东。

大中九年，召为左仆射。钧宿齿，数外迁，而后来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当辅政，既失志，故内怨望，数移病不事事，邀游林墅，累日一还。令狐綯恶之，罢仆射，以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帝元日大飨含元殿，钧年八十，升降如仪，音吐鸿畅，举朝咨叹。以钧耆硕长者，顾不任职，咎綯为媚贤。綯闻，言于帝，即以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俄检校司徒，为东都留守。懿宗初，复节度宣武，辞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傅，谥曰元。

钧与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绩，大抵根仁恕至诚而施于事。玩服不为鲜明，位将相，没而无赢财。

卢简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进。卢钧镇太原，表为节度府判官。会党项羌叛，钧使简方督兵乘边，旁河相险，集树堡鄣，自神山至鹿泉县，绵三百里，扈遏其冲，贼不得骋，候逻便之。累迁江州刺史。徙大同军防御使，大开屯田，练兵侈斗，沙陀畏附。擢义昌节度使，入拜太仆卿，领大同节度。久之，徙振武军，道病卒。

韦琮，字礼玉，世显仕。琮进士及第，稍进殿中侍御史。坐讯狱不得实，改太常博士。擢累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无功。罢为太子宾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进士第，辟湖南团练府巡官，入为监察御史、集贤殿学士。长史学，属辞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闵镇山南，表行军司马，阅岁召还。太和末，训、注乱政，以党语污搢绅有名士，分逐之，独墀虽尝为宗闵所礼，不能以罪诬也。迁起居舍人，改考功员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与宰相语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质所宜，墀最为天子钦瞩。俄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

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徙江西观察使。劾举部刺史，翦捕剧贼，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进拜义成节度使，封汝南县男。宿将暴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军大治。

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实录》，窜寄它事，以广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书。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墀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宣宗纳之。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持不与。繇是妄进者少衰。

会吐蕃微弱，以三州七关自归。帝召宰相议河湟事，墀对不合旨，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驸马都尉郑颢言于帝曰：“世谓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卒，年五十九，赠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济源人。父肃，贞元时为浙东观察使，剧贼栗锽诱山越为乱，陷州县，肃引州兵破禽之，自记平贼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严正。方儿童时，兄弟偕隐家墅，昼讲经，夜著书，终年不出户。有馈鹿者，诸生共荐之，休不食，曰：“疏食犹不足，今一啖肉，后何以继？”

擢进士第，举贤良方正异等。历诸府辟署，入为监察御史，更内外任。至大中时，以兵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六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它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进中书侍郎。

太和后，岁漕江、淮米四十万斛，至渭河仓者才十三，舟楫偾败，吏乘为奸，冒没百端，刘晏之法尽废。休分遣官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长兼董漕，褒能者，谪怠者。由江抵渭，旧岁率雇缗二十八万，休悉归诸吏，敕巡院不得辄侵牟。著新法十条，又立税茶十二法，人以为便。居三年，粟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无留壅。时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休建言：“许收邸直，毋擅赋商人。”又：“收山泽宝冶，悉归盐铁。”

秉政凡五岁，罢为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复起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卒，年七十四，赠太尉。

休不为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书楷遒媚有体法。为人愬藉，进止雍闲。宣宗尝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讲求其说，演绎附著数万言，习歌呗以为乐。与纥干臆素善，至为桑门号以相字，当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刘□彖，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轨五世孙。第进士，镇国陈夷行表为判官。入迁左拾遗，谏罢武宗方士，言多恳愊。大中初，擢翰林学士。宣宗始复关陇，裁处丛繁，书诏夜数十，虽捉笔遽成，辞皆允切。会伐党项，诏为行营宣慰使。

迁刑部侍郎，乃裒汇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讫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类而析之，参订重轻，号《大中刑律统类》以闻，法家推其详。

繇河南尹进宣武军节度使。先时，大飨杂进倡舞，□彖曰："岂军中乐邪？"取壮士千人，被铠拥矛盾，习击刺，与吏士临观。又下令不诃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徙河东节度使。

未几，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始，□彖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诏追还，外无知者，既发太原，人方大惊。后请间，帝视案上历，谓□彖："为朕择一令日。"□彖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度支。

尝与崔慎由议帝前，慎由请甄别流品，□彖质曰："王夷甫相晋，崇尚浮虚，以述流品，卒致沦夷。今日不循名责实，使百吏各称职，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对，繇是罢宰相。俄而□彖大病，加工部尚书，拜卧内，犹手疏陈政事。居位半岁卒，年六十三，赠尚书左仆射。

□彖以名节自将，凡议论处事不私，趋于当乃止，未尝以言色借贵近。与□彖同知政者夏侯孜。

孜，字好学，亳州谯人。累迁婺、绛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盐铁。懿宗立，进门下侍郎、谯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为西川节度使。召拜尚书左仆射，还执政，进司空，为贞陵山陵使。坐隧坏，出为河中节度使，犹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怀中，即死。不数日，孜罢。

咸通时，蛮犯蜀深入，士乏粮，追责孜治蜀无素备，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卒。

赵隐，字大隐，京兆奉天人。祖植，当德宗出狩，变仓卒，羽卫单寡，硃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献家财劳军，帝嘉之。贼平，浑瑊引在幕府。累擢郑州刺史。郑滑节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军政。大将宋朝晏火其营，夜为乱，植列卒不动须之，迟明而溃，捕斩皆尽，优诏嘉慰。累擢岭南节度使，终于官。父存约，辟署兴元李绛府。值军乱，方与绛燕间，吏报贼至，绛麾存约使去，对曰："荷公德厚，谊不当独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

隐以父死难，与兄骘庐墓几十年，阖门诵书，不应辟召。亲友更敦

勉令仕，会昌中，擢进士第，历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咸通末，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封天水县伯。

性仁悌，不敢以贵权自处。始布衣时，家无赀，与骘同耕以养，虽姻宗之富，未尝干以财。宦浸显，还家，易衣侍左右，犹布衣也。骘终宣歙观察使。

既辅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诣第升堂庆母，岁时公卿必参讯。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宰相方率百官拜恩于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绅以为荣。后崔颜昭、张浚当国，皆有母，遂踵其礼。

僖宗初，罢为镇海军节度使。王郢之乱，坐抚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广明初，为吏部尚书。居母丧，卒。

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进士，历台省华剧。光逢尤规矱自持，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时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诰，对掌内外命书，士歆羡之。

裴坦，字知进，隋营州都督世节裔孙。父乂，福建观察使。坦及进士第，沈传师表置宣州观察府，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历楚州刺史。令狐綯当国，荐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夺。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眙骇，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再进礼部侍郎，拜江西观察使、华州刺史。召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数月卒。

坦性简俭，子取杨收女，赍具多饰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世清其概。从子贽。

贽，字敬臣，及进士第，擢累右补阙、御史中丞、刑部尚书。昭宗引拜中书侍郎兼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户部尚书。帝疑其外风检而暱帷薄，逮问翰林学士韩偓，偓曰："贽，咸通大臣坦从子，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言者。"帝每闻咸通事，必肃然敛衽，故偓称之为贽地。

帝幸凤翔，为大明宫留守，罢。俄进尚书左仆射，以司空致仕。硃全忠将篡，贬青州司户参军，杀之。

郑延昌，字光远，咸通末，得进士第，迁监察御史。郑畋镇凤翔，

表在其府。黄巢乱京师，畋倚延昌调兵食，且谕慰诸军。畋再秉政，擢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进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户部尚书，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刑部尚书。无它功，以病罢，拜尚书左仆射，卒。

王溥，字德润，失其何所人。第进士，擢累礼部员外郎、史馆脩撰。崔胤镇武安，表署观察府判官。胤不赴镇，溥留充集贤殿直学士。御史中丞赵光逢奏为刑部郎中，知杂事。昭宗蒙难东内，溥与胤说卫军执刘季述等杀之。帝反正，骤拜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不能有所裨益，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部。未几，召拜太常卿、工部尚书。会硃温侵逼，贬淄州司户参军，赐自尽，与裴枢等投尸于河。

卢光启，字子忠，不详何所人。第进士，为张浚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凤翔，宰相皆不从，以光启权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机务。复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罢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

初，光启执政，韦贻范、苏检相继为宰相。贻范，字垂宪，以龙州刺史贬通州，检为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贻范迁给事中。用李茂贞荐，阅旬为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权臣，恣骜不恭。会母丧免，逾月夺服。不数月卒。检初拜中书舍人，贻范荐于茂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茂贞与硃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检女为景王妃以固恩。帝还京师，检长流环州，光启赐死。

列传第一百八毕崔刘陆郑硃韩

毕諴，字存之，黄门监构从孙。构弟栩，生凌，凌生匀　，世失官，为盐估。匀生諴，蚤孤。夜然薪读书，母恤其疲，夺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经史，工辞章。性端悫，不妄与人交。

太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领度支，表为巡官，又从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与悰同辅政，不协，故出悰剑南东川节度使。故吏惟諴饯讯如平日，德裕忌之，出为慈州刺史。累官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要家势人，以仓、驾二曹为辱，諴沛然如处美官，无异言。宰相知之，以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召入翰林为学士。

党项扰河西，宣宗尝召访边事，諴援质古今，条破羌状甚悉，帝悦曰："吾将择能帅者，孰谓颇、牧在吾禁署，卿为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为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使。諴到军，遣吏怀谕，羌人皆顺向。时戍兵常苦调饟乏，諴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以省度支经费，诏书嘉美。俄徙昭义，又迁河东。河东尤近胡，复脩杷头七十烽，谨候虏，寇不敢入。

懿宗立，迁宣武节度使，召为户部尚书，判度支。未几，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期，固称疾，改兵部尚书，罢。旋兼平章事节度河中。卒，年六十二。

諴于吏术尤所长，既贵，所得禄奉，养护宗属之乏，无间然。始，諴被知于宣宗，尝许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宁凡三徙，不得还。諴思有以结綯，至太原，求丽姝盛饰使献。綯曰："太原于我无分，今以是饵，将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諴亦放之。太医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钱七十万聘之，夫妇日自进食，得其欢心，乃进之帝，嬖幸冠后宫。玄伯又治丹剂以进，帝饵之，疽生于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芝等，俱诛死。

崔彦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贯儒术，擢进士第。数应帅镇辟奏，于吏治精明，所至课最。累进户部侍郎。繇河阳节度使徙河东。先是，沙陀诸部多犯法，彦昭抚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阙愿留，诏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杨收、路岩、韦保衡皆坐朋比贿赂得罪死，萧仿秉

政，矫革之，而彦昭协力，故百职修举，察不至苛。不六月，迁门下侍郎。帝因下诏暴收等过恶，申励丁宁，以成其美。

彦昭虽宰相，退朝侍母膳，与家人齿，顺色柔声，在左右无违，士人多其孝。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嫚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屦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

伶人李可及为懿宗所宠，横甚，彦昭奏逐，死岭南。累拜兼尚书右仆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刘鄴，字汉藩，润州句容人。父三复，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废，三复丐粟以养。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奇其文，表为掌书记。德裕三领浙西及剑南、淮南，未尝不从。会昌时，位宰相，擢三复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

鄴六七岁能属辞，德裕怜之，使与其子共师学。德裕既斥，鄴无所依，去客江湖间。陕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镇国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遗，召为翰林学士，赐进士第。历中书舍人，迁承旨。鄴伤德裕以朋党抱诬死海上，令狐綯久当国，更数赦，不为还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复官爵，世高其义。进户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迁尚书左仆射。

初，韦保衡、路岩与鄴同秉政，为迹亲。俄而萧仿、崔彦昭得相，罢鄴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黄巢方炽，诏高骈代之，徙节度凤翔，固辞，还左仆射。帝西狩，追乘舆不及，与崔沆、豆卢□彖匿将军张直方家，贼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见杀。

豆卢□彖者，字希真，河南人。仕历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与崔沆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风雷雨拔树。未几，及祸。初，咸通中，有治历者工言祸福，或问："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谓何？"答曰："紫微方灾，然其人又将不免。"后杨收、韦保衡、路岩、卢携、刘鄴、于琮、□彖与沆，皆不得终云。

陆扆，字祥文，宰相贽族孙。客于陕，遂为陕人。光启二年，从僖宗幸山南，擢进士第，累进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扆工属辞，敏速若注

射然，一时书命，同僚自以为不及，昭宗优遇之。帝尝作赋，诏学士皆和，独扆最先就。帝览之，叹曰：“贞元时，陆贽、吴通玄兄弟善内廷文书，后无继者，今朕得之。”始，得举进士时，方迁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它学士辄戏曰：“造榜天也。”以讥扆进非其时。累为尚书左丞，封嘉兴县男。徙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钱，留为宴资，学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钱五十万，以荣近司。进中书侍郎，判户部。

嗣覃王以兵伐凤翔，扆谏曰：“国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辅，必为它盗所乘，无益也。且亲王而属军事，必有后害。”帝顾军兴，责扆沮挠，贬峡州刺史。师果败。久之，授工部尚书。从天子自华州还，以兵部尚书复当国，封吴郡公。

天复初，帝密语韩偓曰：“陆扆、裴贽孰忠于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肠？”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复位，元日易服奔启夏门，信不？”偓曰：“孰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涣。”偓曰：“设扆如是，亦不足责。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谋，忽闻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责其不死难则可，以为不喜，乃谗言也。”帝遂悟。累兼户部尚书。

帝至自凤翔，大赦天下，诸道皆赐诏，独不及李茂贞。扆曰：“国西，凤翔为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职贡，朝廷未之绝，无宜于诏书有以异也。”始，崔胤罢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议以为阴有党附，贬沂王傅，分司东都。胤死，复授吏部尚书，从迁洛。柳璨始附硃全忠，谋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贬扆濮州司户参军，杀之白马驿，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后改云。

郑綮，字蕴武。及进士第，历监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因窭甚，丐补庐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州独完。僖宗嘉之，赐绯鱼。岁满去，赢钱千缗藏州库。后它盗至，终不犯郑使君钱。及杨行密为刺史，送都还綮。王徽为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杂事，迁给事中。杜弘徽任中书舍人，綮以其兄让能辅政，不宜处禁要，上还制书，不报，辄移病去。召为右散骑常侍，往往条摘失政，众讠藿传之，宰相怒，改国子祭酒，议者不直，复还常侍。大顺后，王政微，綮每以诗谣托讽，中人有诵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侧曰：“可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綮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

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让，不听。立朝偪然，无复故态。自以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硃朴，襄州襄阳人。以三史举，繇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改著作郎。乾宁初，太府少卿李元实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朴上疏执不可而止。

擢国子《毛诗》博士。上书言当世事，议迁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温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不报。

朴为人木强，无它能。方是时，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兴，而朴所善方士许岩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经济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贤，帝召与语，擢左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素无闻，人人大惊，俄判户部，进中书侍郎。帝益治兵，所处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资馈饟，远者以羡余上。后数月，岩士为韩建所杀，朴罢为秘书监，三贬郴州司户参军，卒。与朴皆相者孙渥。

孙偓，字龙光。父景商，为天平军节度使。偓第进士，历显官，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门下，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俄兼礼部尚书、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讨处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乐安县侯。与朴皆贬衡州司马，卒。

偓性通简，不矫饬，尝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长形彼短、己清彰彼浊。"每对客，奴童相诟曳仆诸前，不之责，曰："若持怒心，即自挠矣。"

兄储，历天雄节度使，终兵部尚书。

韩偓，字致光，京兆万年人。擢进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遗，以疾解。后迁累左谏议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翦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属卿。"

中书舍人令狐涣任机巧，帝尝欲以当国，俄又悔曰："涣作宰相或误国，朕当先用卿。"辞曰："涣再世宰相，练故事，陛下业已许之。若许涣可改，许臣独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尝面命，亦何惮？"偓因荐御史大夫赵崇劲正雅重，可以准绳中外。帝知偓，崇门生也，叹其能让。初，李继昭等以功皆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谓"三使相"，后稍稍更附韩全诲、周敬容，皆忌胤。胤闻，召凤翔李茂贞入朝，使留族子继筠宿卫。偓闻，以为不可，胤不纳。偓又语令狐涣，涣曰："吾属不惜宰相邪？无卫军则为阉竖所图矣。"偓曰："不然。无兵则家与国安，有兵则家与国不可保。"胤闻，忧，未知所出。李彦弼见帝倨甚，帝不平，偓请逐之，赦其党许自新，则狂谋自破，帝不用。彦弼谮偓及涣漏禁省语，不可与图政，帝怒，曰："卿有官属，日夕议事，奈何不欲我见学士邪？"继昭等饮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与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颛决事，继昭辈所奏必听。它日遽改，则人人生怨。初以卫兵检中人，今敕使、卫兵为一，臣窃寒心，愿诏茂贞还其卫军。不然，两镇兵斗阙下，朝廷危矣。"及胤召硃全忠讨全诲，汴兵将至，偓劝胤督茂贞还卫卒。又劝表暴内臣罪，因诛全诲等；若茂贞不如诏，即许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诲等已劫帝西幸。

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

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从皓让偓曰："南司轻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荐，今日北司虽杀之可也。两军枢密，以君周岁无奉

入，吾等议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对。

茂贞疑帝间出依全忠，以兵卫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会学士独在，宫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军必济。”帝喜，偓曰：“愿陛下还宫，无为人知。”帝赐以面豆而去。全诲诛，宫人多坐死。帝欲尽去余党，偓曰：“礼，人臣无将，将必诛，宫婢负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尽诛则伤仁。愿去尤者，自内安外，以静群心。”帝曰：“善。”崔胤请以辉王为元帅，帝问偓：“它日累吾儿否？”偓曰：“陛下在东内时，天阴雾，王闻乌声曰：‘上与后幽困，乌雀声亦悲。’陛下闻之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儿天生忠孝，与人异。”意遂决。偓议附胤类如此。

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苏检复引同辅政，遂固辞。初，偓侍宴，与京兆郑元规、威远使陈班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既元规、班至，终绝席。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谮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会逐王溥、陆扆，帝以王赞、赵崇为相，胤执赞、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罢。赞、崇皆偓所荐为宰相者。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

兄仪，字羽光，亦以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偓贬之明年，帝宴文思球场，全忠入，百官坐庑下，全忠怒，贬仪棣州司马，侍御史归蔼登州司户参军。

赞曰：懿、僖以来，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贤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奋。天子塊然，所与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横流、支已颠，宁不殆哉！观綮、朴辈不次而用，捭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韩偓不能容，况贤者乎？

列传第一百九马杨路卢

马植，字存之，凤州刺史勋子也。第进士，又擢制策科，补校书郎。由寿州团练副使三迁饶州刺史。开成初　，为安南都护。精吏事，以文雅绚饰其政，清净不烦，洞夷便安。羁縻诸首领皆来纳款，遣子弟诣府，请赋租约束。植奏以武陆县为陆州，即柬首领为刺史。既而州部废池珠复生。以政最，检校左散骑常侍，徙黔中观察使。

会昌中，召拜光禄卿，迁大理。植自以誉望在当时诸公右，久补外，还朝不得要官，为宰相李德裕所抑，内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当国，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迁户部，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

初，左军中尉马元贽最为帝宠信，赐通天犀带。而植素与元贽善，至通昭穆，元贽以赐带遗之。它日对便殿，帝识其带，以诘植，植震恐，具言状，于是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既行，诏捕亲吏下御史狱，尽得交私状，贬常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起为忠武、宣武节度使，卒。

初，植兼集贤殿大学士，校理杨收道与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长冯缄录其驺仆辱之。植怒，奏言："开元中，丽正殿赐酒，大学士张说以下十八人不知先举者，说以学士德行相先，遂同举酒。今缄辱收，与大学士等。请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论救，宣宗释不问。因著令"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自植始。台制："三院还台，以一人为朝长云。"

杨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国公素之裔，世居冯翊。父遗直，德宗时，以上书阙下，仕为濠州录事参军，客死姑苏。

收七岁而孤，处丧若成人。母长孙亲授经，十三通大义。善属文，所赋辄就，吴人号神童。里人多造门观赋诗，至压败其籓。收嘲之曰："尔非羸角者，奚用触吾籓？"切当率类此。及壮，长六尺二寸，广颡深颐，疏眉目，寡言笑，博学强记，至它艺无不通解。贫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约曰："尔得进士第，乃可食。"

涔阳耕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矞刂拭，有刻在两栾，果然。尝言："琴通黄钟、姑洗、无射三均，侧出诸调，由罗茑附灌木然。"时有安浣者，世称善琴，且知音。收问："五弦外，其二云何？"浣曰："世谓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为《文王操》

乎？”浣即以黄钟为宫而奏之，以少商应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声乎？”浣大惊，因问乐意，收曰：“乐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庙，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吕、黄钟之合，阳声之首。而《云门》，黄帝乐也；《咸池》，尧乐也。不敢用黄钟，而以太蔟次之。然则祭天者，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祭地者，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讫不用商及二少。盖商声刚而二少声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汉祭天则用商，而宗庙不用，谓鬼神畏商之刚。西京诸儒惑圜钟、函钟之说，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庙乐，唯用黄钟一均。章帝时，太常丞鲍业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言韵也，古无韵字，犹言一韵声也。始以某律为宫，某律为商，某律为角，某律为徵，某律为羽，某律少宫，某律少徵，亦曰‘变’，曰‘比’。一均成则五声为之节族，此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示

浣。浣时七十余，以为未始闻，而收未冠也。

以兄假未仕，不肯举进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师。明年，擢进士，杜悰表署淮南推官。悰领度支，又节度剑南东西川，辄随府三迁。宰相马植表为渭南尉、集贤校理，议补监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迁，谊不可先，固辞。植嗟美为止。复为悰节度府判官。蜀有可县，直嶲州西南，地宽平，多水泉，可灌粳稻。或谓悰计兴屯田，省转馈以饱边士，悰将从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当蛮冲，本非中国。今辍西南屯士往耕，则姚、嶲兵少，贼得乘间。若调兵捍贼，则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蛮得长驱，是资贼粮，岂国计耶？”乃止。

始，周墀罢宰相，节度东川，表其弟严掌书记。俄而墀卒，悰辟为观察使判官，兄弟并在幕府。未几，假自浙西判官擢监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迁，兄弟同台，世荣其友。以详礼学改太常博士，而严亦自扬州召为监察御使。收因建言：“汉制，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太常，分务专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车饰隶太仆，非是。”未及行，以母丧免。服除，从淮南崔铉府为支使。还，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领度支，引判度支案。迁长安令。

懿宗时，擢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南蛮自大中以来，火邕州，掠交趾，调华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战无功，蛮势益张。收议豫章募士三万，置镇南军以拒蛮。悉教蹋张，战必注满，蛮不能支。又峙食泛舟饷南海。天子嘉其功，进尚书右仆射，封晋阳县男。

既益贵，稍自盛满，为夸侈，门吏童客倚为奸。中尉杨玄价得君，而收与之厚，收之相，玄价实左右之；乃招四方赇饷数千诿收，不能从，玄价以负己，大恚，阴加毁短。知政凡五年，罢为宣歙观察使，不敢当两使禀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钱七百万。韦保衡又劾收前用严譔为江西节度使，受谢百万，及它隐盗。明年，贬端州司马。吏具大舟以须，收不从，曰："方谪去，可乎？"以二小舸趋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诏内养追赐死。收得诏，谢曰："辅政无状，固宜死。今独一弟严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须臾使秉笔乎？"使者从之。收自作书谢天子，丐弟严死，奉先臣后。以书授使者，即仰鸩死。帝见书恻然，乃宥严，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后三年，诏追雪其辜，复官爵。子钜、鏻。

钜，乾宁初为翰林学士，从入洛，终散骑常侍。鏻至户部尚书。

收兄发，字至之。登进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顺、宪二宗尊号，有司议改造庙主，署新谥，诏百官议。发与都官郎中卢搏以为改作主，求古无文，执不可。知礼者韪之。改太常少卿，为苏州刺史，治以恭长慈幼为先。徙福建观察使，又以能政闻。朝廷意有治剧才，拜岭南节度使。承前宽弛，发操下刚严，军遂怨，起为乱，囚传舍，贬婺州刺史。

假，字仁之，仕终常州刺史。收与昆弟护丧葬偃师，会者千人。

严，字凛之，举进士。时王起选士三十人，而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及严五人皆世胄，起以闻，诏独收严。累迁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收知政，请补外，拜浙东观察使。收贬，严亦斥为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

涉，昭宗时，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人端重有礼法。方贼臣陵慢，王室残荡，贤人多罹患。涉受命，与家人泣，语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极，吾婴网罗不能去，将重不幸，祸且累汝。"然以谦靖，终免于祸。注为翰林学士。涉已相，辞内职，为户部侍郎。

路岩，字鲁瞻，魏州冠氏人。父群，字正夫，通经术，善属文。性志纯洁，亲殁，终身不肉食。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文宗优遇之。居循循谦饬，若不在势位者。所与交，虽褐衣之贱，待以礼，始终一节。

岩幼惠敏过人，及进士第，父时故人在方镇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员外郎入翰林为学士，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岁，进至尚书左仆射。

于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岩顾天子荒暗，且以政委己，乃通赂遗，奢肆不法。俄与韦保衡同当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恶可畏也。既权侔则争，故与保衡还相恶。俄罢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承蛮盗边后，岩力拊循，置定边军于邛州，扼大度，治故关，取坛丁子弟教击刺，使补屯籍，由是西山八国来朝。以劳迁兼中书令，封魏国公。

始，为相时，委事亲吏边咸。会至德令陈蟠叟奏书愿请间言财利，帝召见，则曰：“臣愿破边咸家，可佐军兴。”帝问：“咸何人？”对曰：“宰相岩亲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无敢言。咸乃与郭筹者相依倚为奸，岩不甚制，军中惟边将军、郭司马尔，妄给与以结士心。尝阅武都场，咸、筹莅之，其议事以书相示则焚之，军中惊，以有异图，恟恟，遂闻京师。岩坐是徙荆南节度使，道贬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岩体貌伟丽，美须髯，至江陵两昔皆白。捕诛咸、筹等。岩至新州，诏赐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岩尝密请“三品以上得罪诛殛，剔取喉验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蕴用。父悫，宣宗时，终武昌军节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遗尚同昌公主，迁起居郎、驸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爱，而妃有宠，故恩礼最异，悉宫中珍玩资予之。俄历翰林学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期。又进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

性浮浅，既恃恩据权，以嫌爱自肆，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保衡举进士王鐸第，于籍、萧遘与同升，以尝薄于己，皆见斥。逐杨收，倾路岩，人益畏之。主薨，而宠遇不衰。僖宗立，进司徒。俄为怨家白发阴罪，贬贺州刺史，再贬澄迈令，遂赐死。

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贬宾州司户参军。而刘瞻等坐主薨见贬者，偕复起。

卢携，字子升，其先本范阳，世居郑。擢进士第，被辟浙东府。入朝为右拾遗，历台省，累进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乾符五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拜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弘文馆大学士。携姿陋而

语不正，与郑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处议多驳。

初，王仙芝起河南，携表宋威、齐克让、曾衮皆善将，为招讨使。及威杀尚君长，贼炽结，益不制，乃以王鐸镇荆南，为诸道都统。携不悦。是时，黄巢已破广州，势张甚，表求天平节度使，诏宰相百官议。携素厚高骈，属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请，又欲激巢使战而败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骈与南诏和亲，与畋争，相恨詈，繇是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俄为兵部尚书。会骈将张璘破贼，帝复召携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骈代之，即按关东诸将为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内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于骈，与夺惟所爱恶。

后病风足蹇，神智瞑塞，事多决于亲吏杨温、李脩，贿赂显行。及巢破淮南，璘战死，忠武兵乱，天下危惧，人皆咎携，始下诏以巢为天平节度使。诏下，贼已破潼关。明日，以太子宾客罢，分司东都，是夜仰药死。巢入京师，棺磔尸于长安市。子晏，天祐初为河南尉，柳璨杀之。

赞曰：卢携之败王鐸，私高骈，贼遂卷咸、镐而西，易若举毛，可谓朝无人焉。唐将亡，携为之鸱枭，宜天之假手于贼而磔其枯胔也。

列传第一百一十郑二王韦张

郑畋，字台文，系出荥阳。父亚，字子佐。爽迈有文，举进士、贤良方正、书判拔萃　　，三中其科。李德裕为翰林学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监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荐为刑部郎中知杂事，拜给事中。德裕罢宰相，出为桂管观察使，坐吴湘狱不能直冤，贬循州刺史，死于官。

畋举进士，时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试自省，乃可。奏为宣武推官，以书判拔萃擢渭南尉。父丧免。宣宗时，白敏中、令狐綯继当国，皆怨德裕，其宾客并废斥，故畋不调几十年，外更帅镇幕府。綯去位，始为虞部员外郎。右丞郑薰诬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为刑部员外郎。刘瞻为宰相，荐授户部郎中，入翰林为学士，俄知制诰。会讨徐州贼庞勋，书诏纷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无不切机要，当时推之。勋平，以户部侍郎进学士承旨。瞻以谏迕懿宗，赐罢，畋草制书多褒言，韦保衡等怨之，以为附下罔上，贬梧州刺史。僖宗立，内徙郴、绛二州，以右散骑常侍召还。故事，两省转对延英，独常侍不与。畋建言宜备顾问，诏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时，宰相驺哄联数坊，呵止行人。畋敕导者止百步，禁百官仆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广、邕南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船多败没。畋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后以王师甫为岭南供军副使，师甫请兼总兵，而岁加献钱二十万缗。畋曰："荷且有功，而师甫以利啖朝廷，谋夺其兵，不可。"罢之。再迁门下侍郎，封荥阳郡侯。以星变求去位，不许。

乾符六年，黄巢势浸盛，据安南，腾书求天平节度使。帝令群臣议，咸请假节以纾难。畋欲因授岭南节度使，而卢携方倚高骈，使立功，乃曰："骈才略无双，淮南天下劲兵，又诸道之师方至，蕞尔贼，奈何舍之，令四方解体邪？"畋曰："不然。巢之乱本于饥，其众以利合，故能兴江、淮，根蔓天下。国家久平，士忘战，所在闭垒不敢出。如以恩释罪，使及岁丰，其下思归，众一离，巢即机上肉耳，法谓不战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谋，而怖以兵，恐天下忧未艾也。"仆射于琮言："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天子内亦属骈，乃然携议。畋曰："安危属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税驾。"会骈奏："南蛮方强，请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携又议从之。畋以为损国威灵，不可，即抗论，至相诟嫚。携怒，拂衣去，裾衊于砚，因抵之。帝以大臣争口

语，无以示百官，乃俱罢，以畋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俄召拜吏部尚书。

明年，为凤翔陇西节度使，募锐兵五百，号“疾雷将”；境中盗不敢发，发辄得。会巢陷东都，遣兵戍京师，以家财劳行，妻自纟任戎衣给战士。帝出梁、洋，畋上谒斜谷，泣曰：“将相误国，臣请死以惩无状。”帝劳遣之，且曰：“公谨扼贼冲，无令得西向。”畋曰：“方艰虞时，事有机急，不可中覆，请便宜从事，臣当以死报国。”帝曰：“利社稷，无不可。”畋还，搜士卒，缮器械，浚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属。俄而贼使至，诸将皆欲附贼，畋开谕不可，即悉出金帛，请得脱身去，复不听。而使以伪赦令示军中乃去。明日，诏使至，畋召监军袁敬柔以逆顺晓诸将，乃听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绩从帝，有诏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贼将又至，畋斩于军，余党数百人皆捕诛之。迁检校尚书右仆射、西面行营都统。军中承制除拜。乃以前灵武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

中和元年，贼将王璠率众三万来攻，畋使弘夫设伏以待。璠内轻畋儒柔，纵步骑鼓而前，畋以锐卒数千当贼，疏阵而多旗帜，乘高伐鼓，贼不测众寡，阵未整，伏发，众皆嚣。日暮，军四合，鏖战龙尾坡，杀贼二万级，积尸数十里，多获铠仗，璠遁去，禽璠子斩之，威动京师。时诸镇兵在寰内尚数万，无所归，畋招来之，厚加慰结。乃与泾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约盟，传檄天下。时王命不出剑门，四方谓王室微，不能复兴；及畋檄至，远近咸耸，各治兵思立功，奔问行在。巢大惧，不敢西谋。当此时，微畋，天子几殆。帝闻捷曰：“朕知畋不尽，儒者之勇乃尔！”

弘夫取咸阳，以桴济兵渭水。贼伏甲伪走，弘夫与宗楚乘胜入都门，为贼所覆。畋数敕无轻进，二人不听，果败。以鄜、夏兵屯东渭桥。再进司空、兼门下侍郎、京城四面行营都统，赐御袍犀带。拜而不贺。

行军司马李昌言者屯兴平，遣麾下求为南面都统，辄引兵趋府。畋不意见袭，登城好语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乎？能，则守此矣。”遂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卫畋出境。既半道，内惭负，即辞疾。诏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便医于兴元。

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将兵，复拜畋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军务一以咨决。兴州戍将孙鄴坐赃抵死，畋奏言：“方关辅失守，鄴护褒斜有功，请免死。陈秋儿保嵯峨山拒贼，农不废耕，请以检校散骑常侍

隶奉天军。”制皆可。旧制，使府校书郎以上，满三岁迁；监察御史里行至大夫、常侍，满三十月迁。虽节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军兴，有岁内数迁者，畋以为不可，请：“行营节度，繇里行至大夫，许满二十月迁；校书郎以上，满二岁乃奏。非军兴者如故事。”从之。

时田令孜恃权有所干请，畋不应。陈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论品乎？”卒不肯处其下。令孜、敬瑄内常衔之。贼平，帝将还，而李昌言自以袭畋而夺之镇，今畋当国，内不喜，故三人相结，而遣客上畋过咎。帝得其情，不许。畋乃引疾去位，入见帝曰：“乘舆东还，繇大散关幸凤翔，供张顿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从，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侧也。请以散官养疾。或群臣有疑，愿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于臣无纤芥者。”帝以其诚，乃授检校司徒、太子太保，罢政事。以凝绩为壁州刺史，留养。徙龙州，卒，年六十三，赠太尉。后帝思畋忠力，又赠太傅。凝绩数岁亦卒。始，李茂贞以博野裨将戍奉天，畋召隶麾下，委以游逻，厚礼之。茂贞感其饰擢，及畋还葬郑，表为请谥曰文昭。天复初，与李思恭配飨僖宗庙廷，又赠宗楚、弘夫官。

畋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与布衣交，至贵无少易。郑毅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为给事中，至侍郎。其损怨类如此。巢之难，先诸军破贼，虽功不终，而还相天子，坐筹帷幄，终能复国云。

王鐸，字昭范。宰相播昆弟子也。会昌初，擢进士第，累迁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后，仕浸显，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所取多才实士，为世称挹。拜御史中丞，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礼部尚书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超拜司徒。韦保衡缘恩幸辅政，始由鐸得进士，故谨事之。虽窃政权，将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绅赖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检校左仆射出为宣武节度使。

僖宗初，以左仆射召。始，鐸当国，练制度，智虑周密，时论推允。会河南盗起，天下跂鐸入辅，又郑畋数言其贤，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贼破江陵，宋威无功，诸将观望不进，天下大震。朝廷议置统帅，鐸因请自率诸将督群盗。帝即以鐸为侍中、荆南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封晋国公。绥纳流冗，益募军，完器铠，武备张设。李系者，西平王晟诸孙。敏辩善言兵，然中无有。鐸信之，举为将，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贼舍广州，鼓而北，系望风未战辄溃，鐸退营襄阳。于是以高骈代之，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未几，召拜太子少师，从天子入蜀，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时，诛讨大计悉属骈，骈内幸多难，数偃蹇，而外逗挠。鐸感慨王室，每入对，必噫呜流涕，固请行。时中和二年也。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判延资、户部、租庸等使。于是表崔安潜自副，郑昌图、裴贽、裴枢、王抟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荣、诸葛爽、康实、安师儒、时溥六节度为将佐，而中尉西门思恭为监军，率卫兵洎梁、蜀师三万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诸将虽环贼，莫肯先。及鐸檄至，号令殷然，士气皆起，急欲破贼，故巢战数蹙。宦人田令孜策贼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构鐸于帝，罢为检校司徒，以义成节度还屯。鐸功危就，而谗见夺，然卒因其势困贼。后数月，复京师，策勋居关东诸镇第一。四年，徙义昌节度使。

鐸世贵，出入裘马鲜明，妾侍且众。过魏，乐彦祯子从训心利之。李山甫者，数举进士被黜，依魏幕府，内乐祸，且怨中朝大臣，导从训以诡谋，使伏兵高鸡泊劫之，鐸及家属吏佐三百余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弟镣，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来攻，镣拒之，自督勇士与别将董汉勋守南、北门。城陷，汉勋力战死，镣贬韶州司马。终太子宾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进士，授校书郎。沈询判度支，徐商领盐铁，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诏宰相选可尚主者，或以徽闻。徽本澹声利，闻不喜，往见宰相刘□彖曰："徽年过四十，又多病，不应在选。"□彖为言，乃罢。从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书记，召授右拾遗。书二十余上，言无回忌，公议浩然归重。徐商罢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乐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从？"商大喜，表为殿中侍御史，署节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荐知杂事，进考功员外郎。故事，考簿以硃注上下为殿最，岁久易漫，吏辄窜易为奸。徽始用墨，遂绝妄欺。擢翰林学士。

广明元年，卢携罢宰相，以徽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日，黄巢入关，僖宗西狩，冒夜出。徽与崔沆、豆卢□彖、仆射于琮诘朝乃知，追帝不及，堕崖樾间，为贼所执，迫还，将污以官。徽阳喑不答，以刃环胁，卒不动。贼令归第，使医护视。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缣书章，遣人间走蜀。诏拜兵部尚书、京城四面宣慰催阵使。

昭义高浔与贼战石桥，败绩。其将刘广擅还，据潞州。别将孟方立杀广，因取邢、洺、磁三州贰于己。昭义所隶，唯泽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郑昌图权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图不能制。朝议以大臣镇抚，即授徽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昭义节度使。是时，李克用亦争泽、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辞，诏可。更为诸道租庸供军使。因说行营都监杨复光，请赦沙陀罪，令赴难。其夏，沙陀会诸军，遂平京师，徽助为多，迁右仆射。

大乱之后，宫观焚残，园陵皆发掘，鞠为丘莽，乘舆未有东意，诏徽充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脩奉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即奉表请帝东还。又进检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权京兆尹。宦要家争遣人治第，侵冒齐民，讼诉满前，徽不屈势幸，一平以法，繇是为帝左右所憎，以其党薛杞为少尹，轻其权。杞方居丧，徽奏止不使到府。众忿，共谮罢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师。徽遂移疾河中，满百日免。帝还京师，复申前授，称疾不任奉谒。宰相疾其怨望，贬集州刺史。会帝避沙陀，出次宝鸡。帝念徽无罪，拜吏部尚书，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熅作乱，帝进次汉中。熅逼召徽，以尪废自言。及熅僭号，迫群臣作誓牒，徽托手弱，卒不肯署。熅平，帝至凤翔，召徽为御史大夫，固辞足痹，复拜太子少师。

昭宗立，见便殿，进对详洽，帝顾宰相曰："徽神气尚强，可用。"乃复授吏部尚书。是时，铨选失序，吏肆为奸，补调重复不可检。徽为手籍，一验实之，遂无奸滞。进右仆射。大顺元年卒，赠司空，谥曰贞。

谱言其先本魏诸公子，秦灭魏，至汉徙关中霸陵，以其故王家，为王氏。十世祖罴，仕周为同州刺史，死葬咸阳凤政原，子孙因家杜陵。曾祖择从，昆弟四人，曰易从、朋从、言从，皆擢进士第。至凤阁舍人者三人，故号"凤阁王氏"。自是讫大中时，登进士者十八人，位台省牧守者三十余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师乱，故其设施无可道者。

韦昭度，字正纪，京兆人。擢进士第，践历华近，累迁中书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从。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京，授司空。再狩山南，还次凤翔。李昌符乱兴仓卒，昭度质家族于禁军，誓共讨贼，士感动，乃平昌符。迁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书令，封岐国公。

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以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敬瑄不内，

诏东川顾彦朗与建合兵以讨，拜昭度兼行营招抚使。乃建幢节行城下，谕其众曰："毋久闭垒。"敬瑄遣人詈曰："铁券，先帝所命，若何违之？"淹半岁，始拔汉州。建绐昭度曰："公暴师远出，事蛮夷地，方山东兵连祸结，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还定之。敬瑄小丑，当责建等可办。"昭度信之，请还。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剑门，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称留后。罢昭度为东都留守。

杜让能既被害，以司徒、门下侍郎复为平章事，进太傅。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后人臣无复拜者。郭子仪有大功，尝授之，固辞免，况行瑜乎？"乃更号尚父。行瑜怨。会用李磎辅政，而崔昭纬密语行瑜曰："前公已为尚书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奸人务立党与，惑上听，恐事复有如杜太尉时。"行瑜乃与李茂贞数上书讥诋朝政。昭度惧，称疾，罢为太傅，致仕。行瑜、茂贞、韩建联兵至阙下，言昭度伐蜀失谋，请贬之。未及报，而行瑜收昭度于都亭驿杀之。天子不得已，下诏暴其罪。行瑜诛，乃追复官爵，许其家收葬，赠太尉。

张浚，字禹川，本河间人。性通脱无检，泛知书史，喜高论，士友摈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凤山，学从横术，以捭阖干时。枢密使杨复恭遇之，以处士荐为太常博士，进度支员外郎。黄巢之乱，称疾，挟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卫士食不给，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驮，士皆厌给。帝异之，曰："尔乃及是乎？"对曰："臣安知为此，张浚教臣也。"乃急召浚至行在，再进谏议大夫。宰相王鐸任行营都统，奏署都统判官。

时王敬武在平卢，军最强，累召不肯应。浚往说之，而敬武已臣贼，不迎使者。浚责之曰："公为天子守藩，今使者赍诏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识君臣大分，何以长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谢。浚宣诏已，士按兵默默。浚召将佐至鞠场，倡言："忠义之士当审利害。黄巢，贩盐虏耳。舍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据一州以观成败，后贼平，将安往？诚能此时共诛大盗，迎天子，功名富贵可反手而取。吾怜公等舍安而蹈危也。"诸将杂然曰："谏议语是！"敬武即引军从浚西。擢浚为会军使。贼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再狩山南，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判度支。

浚始繇复恭进，复恭中失权，更依田令孜，故复恭衔之。及为中尉，数被离间。昭宗即位，复恭恃援立功，专任事，帝稍不平。当时多言浚有方略，善处大计，乃复见委信，尝问致治之要，对曰："在强兵。

兵强，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于武功。后与论古今事，浚辄曰：“汉、晋之远无可道，陛下春秋鼎富，天资英特，内逼宦臣，外迫强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

是时，硃全忠威振关东，而安居受杀李克恭，以潞州归全忠。全忠乃与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与硃玫连和，请举兵诛之，愿帅兵为掎角。”帝诏文武四品以上议，皆言：“王室未宁，虽得太原，犹非所有。”浚固争：“先帝时，身播屯乱，盖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请因其弱讨之，断两雄势。”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谓我何？”久不决。孔纬曰：“浚言万世之利，陛下所顾一时事尔。臣见师度河，贼必破。今军中费尚足支数年，幸听勿疑。”既浚、纬相倡和，帝乃决出师，诏浚为河东行营兵马招讨制置使，京兆尹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副之，韩建为供军使；以全忠、匡威、鐸并为招讨使，枢密使骆全諲为行营都监，以汴甲三千为帐下；发五十二军，邠、宁、鄜、夏杂虏合五万。帝置酒安喜楼临饯，浚饮酣，泣下曰：“陛下逼于贼，臣愿以死除之。”复恭闻不怿，率中尉等饯长乐坂，以酒属浚，浚不肯举。是役也，浚外幸成功，而内制复恭，故衔之。

先是，汴、华、邠、岐兵绝河会平阳。汴将硃崇节已戍潞，浚虑汴人遂据有之，乃令揆分兵趋潞，以中人韩归范持节护送至军。会太原将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长子，为存孝所禽，汴人亦弃城去。浚次阴地关，诸军壁平阳。存孝击之，皆大北，委仗械去。浚敛众夜遁，比明，军失太半。存孝进掠晋、绛、慈、隰，其锋甚盛。浚间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济，麾下略尽。全諲饮药死，建遁去。克用上书请罪，其辞悖慢，因韩归范以闻。朝廷震动，即日下诏罢浚为武昌军节度使，三贬绣州司户参军。全忠为申请，诏听使便。浚乃至蓝田依韩建。及韦昭度死，复用纬为宰相，故浚亦拜兵部尚书，领天下租庸使。将复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浚为相，暮请以兵见。”乃止。

乾宁中，罢使，拜尚书右仆射。上疏乞骸骨，迁左仆射致仕，居洛长水墅。虽自屏处，然朝廷得失，时时言之。刘季述乱，浚徒步入洛，泣谕张全义，并致书诸藩，请谋王室之难。王师范起兵青州，欲取浚为谋主，不克。全忠胁帝东迁，浚闻曰：“乘舆卜洛，则大事去矣。”盖知其将篡也。全忠畏浚构它镇兵，使全义遣牙将如盗者夜围墅杀之，屠其家百余人，实天复二年十二月。

始，浚素厚永宁史叶彦，彦知其谋，以告浚子格。浚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则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辞，彦率士三十人送

之，溯汉入蜀，后事王建。少子播，间道走淮南，依杨行密。时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请每除吏，必紫极宫玄宗像前致制诰于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终广陵。

赞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秽其德久矣。纤人柄朝，靡谋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当大过之世，为天下倡。扶支王室，几致中兴。俄而为逆竖乱宦所乘，功业无所成就。浚以乱止乱，悖缪厥心，悲夫！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周王邓陈齐赵二杨顾

周宝，字上珪，平州卢龙人。曾祖待选，为鲁城令，安禄山反　，率县人拒战，死之。祖光济，事平卢节度希逸为牙将，每战，得攻鲁城者，必手屠之。历左赞善大夫，从李洧以徐州归天子。父怀义，通书记，擢累检校工部尚书、天德西城防御使，以徙城事不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忧死。

宝藉廕为千牛备身。天平节度使殷侑尝为怀义参军，宝从之，为部将。会昌时，选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以善击球，俱备军将，骈以兄事宝。宝强毅，未尝诎意于人。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务耕力，聚粮二十万斛，号良将。

黄巢据宣、歙，徙宝镇海军节度兼南面招讨使。巢闻，出采石，略扬州。僖宗入蜀，加检校司空。时群盗所在盘结，柳超据常熟，王敖据昆山，王腾据华亭，宋可复据无锡。宝练卒自守，发杭州兵戍县镇，判八都：石镜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陈晟主之；于潜都，吴文举主之；盐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棱主之；唐山都，饶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龙泉都，凌文举主之。

中和二年，进同中书门上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宝和裕，喜接士，以京师陷贼，将赴难，益募兵，号“后楼都”。明年，董昌据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韦诸杀之。四年，余杭镇使陈晟攻诸，诸以州授晟。宝子玙统后楼都，孱不能驭军，部伍横肆。宝亦稍惑色，不恤事，以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重敛，人不聊。田令孜以赵载代之，茂实不受命。宝表留，不听，乃残郛署、污垣牖去。诏以王蕴代载，载留润州。

初，镇海将张郁以击球事宝。光启初，剧贼剽昆山，宝遣郁领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蕴谓州兵还休，不设备，郁遂大掠，蕴婴城守。宝遣将拓拔从讨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刘革迎降，众稍集。宝遣将丁从实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镇遏使高霸，从实遂据常州。及董昌徙义胜军节度使，宝承制擢杭州都将钱镠领州事。宣州贼李君旺陷义兴守之。是时，右散骑常侍沈诰使至江南，负田令孜势，震暴州县。嗣襄王下令搜令孜党，宝收诰及赵载杀之。

高骈领盐铁，辟宝子佶为支使，宝亦表骈从子在幕府。骈为都统，浸不礼宝，宝衔之。帝在蜀，淮南绝贡赋，谩言道浙西为宝剽阻。帝知其诬，不直骈，自是显隙。骈出屯东塘，约西定京师，宝喜，将赴之，或曰："高氏欲图公地。"宝未信。骈遣人请会金山，谋执宝，宝答曰："平时且不闻境上会，况上蒙尘，宗庙焚辱，宁高会时耶？我非李康，不能为人作功勋、欺朝廷也。"骈遣人切让，宝亦诟绝之。

会部将刘浩、刁頵与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宝方寝，外兵格斗，火照城中。宝惊出，谕曰："为吾用则吾兵，否则寇也。六州皆我镇，何往不适？"乃自青阳门出奔。士大掠，官属崔绾、陆锷、田倍皆死。浩奉朗领府事。宝至奔牛埭，骈馈以愬葛，讽其且亡也。宝抵于地曰："公有吕用之，难方作，无诮我！"即奔常州依丁从实，召后楼都，无一士至者。

钱镠遣杜棱、成及攻薛朗，棱子建徽攻从实，声言迎宝，击破贼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围常州，从实奔海陵。镠具橐鞬迎宝，舍樟亭。未几，杀之，不淹月，而骈为毕师鐸所囚。宝死，年七十四，赠太保。镠以杜棱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润州，刘浩亡，不知所在，执朗，剖其心祭宝，使阮结守润州。杨行密杀高霸，而张郁、丁从实皆死。

初，黄巢平，时溥遣小史李师悦上符玺，拜湖州刺史。昭宗时，迁忠国军节度使。董昌反，师悦连和，与镠有隙，而结好于行密，安仁义次润州，复助之。乾宁三年卒，子继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将沈攸谓不可，继徽乃奔扬州。

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弟询代立，畏镠忌己，因徐绾乱，与田頵通。镠割桐庐隶杭州，询遂绝镠，攻兰溪，镠使方永珍击询。天祐元年，行密遣将阚晊、陶雅救之，执镠弟镒、大将王求、顾全武等。未几，镠将杨习攻婺州，询乃奔杨渥，渥以金师会守之。及镠破衢州，师会走，镠取其地。

王处存，京兆万年人。世籍神策军，家胜业里，为天下高赀。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奋，累除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遥领兴元节度使。

处存自右军镇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定州制置使，累迁义武节度使。黄巢陷京师，处存号哭，不俟诏，分麾下兵二千间道至山南卫乘舆。外约王重荣连盟，进屯渭桥，而泾州行军司马唐弘夫亦屯渭北。诏处存检

校尚书右仆射督战，俄拜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中和二年授京城东面都统。每痛国难未夷，语辄流涕，军中多处存义，愈为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辈晓譬迎劝，卒共平京师。王鐸差兴复功，以勤王举义处存为第一，收城破贼克用为第一。迁检校司空。复出兵三千属大将张公庆会诸军捕巢泰山，灭之。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田令孜讨王重荣，徙处存节度河中，上书言："重荣有大功，不可改易，摇诸侯之心。"不纳，趣上道。军次晋州，刺史冀君武闭门不内，而重荣拒诏。

处存临事通便宜，有大将风。幽、镇兵悍马强，其地势也，而易定介于其间，侵轶岁至。及李匡威得志，谋并取之。处存善修邻欢，内抚民有恩，痛折节下贤，协穆太原以自助，远近同心。岁时讲兵，与诸镇抗，无能侵轧者。累加侍中、检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师，谥曰忠肃。

三军迹河朔旧事，推子郜由副使为留后，昭宗从之。累拜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进太保。

光化三年，硃全忠使张存敬攻幽州，以瓦桥泞潦，道祁沟关。郜方与刘守光厚，乃畀叔处直兵扰其尾，令骑将甄琼章次义丰，而存敬游奕骑已至，且战且引十余里，执琼章。而氏叔琮下深泽，执大将马少安，围祁州，屠之，斩刺史杨约，休兵十日。处直壁沙河，存敬军河北，挑战，处直不出，涉河乃战，处直大败，亡大将十五，士死者数万。存敬收械甲以赋战士，而焚其余，遂围定州。郜斩亲吏梁汶，移书存敬，且请盟。俄而外郛陷，郜以其族奔太原，使处直主留后。全忠亦至，处直辞曰："敝邑事上未尝不忠，事邻未尝不礼，弗虞君之见攻也。"全忠责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旧，修好往来，常道也。君苟为罪，请改图。"全忠许之。处直以从孙为质，上所持节，即献绢三十万，具牛酒犒师。存敬取成而还。全忠表处直为节度留后、检校尚书左仆射。

郜至太原，克用表为检校太尉，卒。

处直，字允明，天复初为太原郡王。

邓处讷，字冲韫，邵州龙潭人。少从江西人闵顼防秋安南。中和元年还，道潭州，逐观察使李裕，召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与君等安护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众称善。乃推顼为留后，请诸朝。僖宗

方在蜀，遣使者抚慰。当是时，抚州刺史钟传据洪州，议者欲二盗相噬，即复置镇南军，擢顼节度使。顼悟，不受命。更为检校尚书右仆射、钦化军节度使，以处讷为邵州刺史。

朗州武陵人雷满者，本渔师，有勇力。时武陵诸蛮数叛，荆南节度使高骈擢满为裨将，将镇蛮军从骈淮南。逃归，与里人区景思猎大泽中，啸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长，自号“朗团军”。推满为帅，景思为司马，袭州，杀刺史崔翥。诏授朗州兵马留后。岁略江陵，焚庐落，劫居人。俄进武贞军节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与满狎，因猎宰肉不平而斗，欲杀满，不克。见满已据州，悉众趋衡州，逐刺史徐颢，诏授衡州刺史。石门峒酋向瑰闻满得志，亦集夷獠数千，屠牛劳众，操长刀柘弩寇州县，自称“朗北团”。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顼既强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颢穷，率兵纳之。向瑰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顼掩其营。周岳羸军诱战，顼堕伏中，故大败。淮西将黄皓杀顼。岳闻乱，以轻兵入潭州，自称钦化军节度使。处讷闻之哭，诸将入吊。处讷曰：“与君等荷仆射恩，若合一州之兵问周岳罪，奈何？”众曰：“善。”于是砺甲训兵，积八年，结雷满为援，攻岳斩之，自称留后。昭宗诏拜武安军节度使。

不三日，会刘建锋、马殷兵至，攻澧陵，处讷遣邵州豪杰蒋勋、邓继崇率兵三千断龙回关。勋以牛酒犒师，殷说勋曰：“刘公勇智绝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精兵十万，攻必下，战必克，收败众以饷军，公裒乡兵捍关，殆矣。不如下之，富贵可得也。”勋谓然。又其下畏建锋虐，夜弃甲走。建锋至关，曰：“此天意也！”尽用邵旗铠趋潭州。守者以为勋军，纳之。既入，处讷方宴，执而杀之。建锋许勋赏，未及行，遣请，弗许，勋怒，率邓继崇攻湘乡，取邵州，进壁定胜、武安。建锋使殷督诸将击之，殷大败，走江浒。乡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逾涧山，据江为壁，伏兵于莽，诱勋度江。勋见士未阵，争出斗，殷分兵袭其壁，麾濒江军夹击，勋大败，拔定胜一壁，进围邵州。未下而建锋死，殷代为节度使。勋请和，不许，卒禽勋斩之。

是时，道州蛮酋蔡结、何庾，衡人杨师远各据州叛。宿人鲁景仁从黄巢为盗，至广州，病不能去，以千骑留连州，众饥，从蔡结求粮，乃相倚杖，与州戍将黄行存诱工商四五千人据连州。郴人陈彦谦杀刺史董岳，发官帑募士，自称都统，胜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乱，胁众自防，盗永州，杀刺史郑蔚，与景仁合从，数遣谍殷虚实，完垒自守。

殷遣将李琼攻永州，杀行旻。李瑭攻道州，蔡结约峒獠为援，久不胜，谋曰："蛮所恃，林薮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惊走。城陷，执蔡结、何庾，殷斩之。李琼出耒阳、常宁，攻郴州，陈彦谦出战，军乱不能阵，斩彦谦。进围连州，鲁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门入之，景仁自刺死。

顼，字公谨。满，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图。

满不修饬，每宴使客，抵宝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龙所凭，吾能没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复元年卒。子彦威自立。间荆南节度使成汭兵出。袭江陵，入之，焚楼船，残墟落，数千里无人迹。弟彦恭，结忠义节度赵匡凝以逐彦威，据江陵。匡凝弟匡明击之，还走朗州。

陈儒，江陵人。世为牙右职。广明元年，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时朗州刺史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僖宗入蜀，召绍业还行在，以彦谟代节度。彦谟与监军硃敬玫不平，谋杀之。敬玫觉，先率兵入其府，彦谟方寝，拔剑缒城奔亲军垒，不得入，彦谟曰："而等负我！"俄见害，亲属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为留后，且诬彦谟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锡、王鲁琪慰抚，密戒曰："若敬玫可诛，诛之，以尔代而鲁琪为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锡等不敢发而还。复诏郑绍业为节度使，逗留不进。

敬玫署儒领府事。明年，迁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进检校右仆射。敬玫有悍卒三千，号"忠勇军"，暴甚，儒不能制。初，绍业将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师，既归，儒告以忠勇挠治，琮请除之。大将程君从闻之，率众奔澧州，琮追斩百余人，军乃溃。已而琮复颛军。雷满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

淮南将张瑰、韩师德据复、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请瑰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共击满。师德兵上峡，大略去。瑰引兵逐儒，儒将奔行在，既又劫还，囚之。瑰，滑州人，暴勇而残，荆故将夷戮几尽。时以杨玄晦代敬玫监军，召敬玫还成都，惧帝治前罪，称疾自解。前此数杀大将富商，故积赂，每曝衣，纨绣不可计。瑰见心动，遣卒贼之。敬玫衣黄衣，盗刺其腹死。

秦宗言来寇，马步使赵匡欲奉儒出，瑰觉之，杀匡而绝儒食，七日死。瑰固垒二岁，樵苏皆尽，米斗钱四十千，计抔而食，号为"通肠"。

疫死者，争啖其尸，县首于户以备馔。军中甲鼓无遗，夜击阖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权遣赵德諲攻瑰，瑰求救于归州刺史郭禹，禹率峡州刺史潘章解围。明年，德諲又至，诸将困于战，城遂陷，瑰死，人无识者，并尸于井。复州长史陈璠从瑰至江陵，密断瑰首置囊中，走京师献之，授安州刺史。

刘巨容，徐州人。为州大将。庞勋之反，自拔归，授埇桥镇遏使。浙西突阵将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团练使。

黄巢乱江淮，授蕲黄招讨副使，徙襄州行军司马、检校右散骑常侍。巢据荆南，俄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捍巢，屯团林。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巨容守荆门关，与贼战，巨容伪北，巢追之，伏兴林樾间，贼大败，执贼将十三人，转斗一舍，虏获不可计。巢浮江东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诸将欲乘胜追斩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诸将谓然，故巢复炽。及陷两京，巨容合诸道兵讨之，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

巨容明吏治。时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护赴行在。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逐，引麾下东出襄、邓。秦宗权遣赵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

始，扬州人申屠生能化黄金，高骈客之，为吕用之所谮，亡奔襄、汉，骈遣吏捕得，生见巨容自言其术，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术不得传，令孜恨之。龙纪元年，杀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将冯行袭者，均州武当人，以谋勇称里中。中和初，乡豪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城。行袭伏士江隩，以单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将军久矣。顾将军兵多必剽掠，若留众江北，以轻骑进，我为乡导，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兴，行袭击喜，斩之，众皆溃。行袭乘胜逐刺史吕烨，据均州，巨容因表为刺史。

帝在蜀，均之右有长山，当襄、汉贡道，有剧贼据险劫献物，行袭平之。武定节度使杨守忠表为行军司马，使领兵搤谷口以通秦、蜀。凤翔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行袭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御使。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将袭京师，道金、商，行袭逆战破之，就擢戎昭军节

度使。硃全忠围凤翔，神策中尉韩全诲遣中人二十辈督江、淮兵过其州，行袭方附全忠，尽杀之，收诏书送全忠。

天祐二年，王建遣将王思绾攻行袭，败其兵，州大将金行全出降，行袭奔均州。建以行全为子，更名宗朗，授观察使，以渠、巴、开三州隶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袭不足御建，遣别将屯金州。行袭议徙戎昭军于均州，以金、房为隶。全忠以金人不乐行袭，以冯恭领州，罢防御使而废戎昭军。

赵德諲，蔡州人。从秦宗权为右将，以讨黄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启初，与秦诰、鹿晏弘合兵攻襄州，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宗权假德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进攻荆南，悉收宝赀，留裨将王建肇守之，遗人才数百室。明年，归州刺史郭禹来讨，建肇纳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权必败，举地附硃全忠。全忠方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即表以自副，加忠义军节度使。宗权平，加中书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仪，由唐州刺史自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昭宗即授节度使，不三年，以威惠闻。累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匡凝矜严盛饰，前后持鉴自照。

全忠之败清口，匡凝与奉国节度使崔洪、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约合兵攻全忠。会方城镇遏使度轸奔全忠，发其谋。全忠移书切责，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赵匡璠降。进围隋州，执刺史赵匡璘，斩首五千级；拔邓州，执刺史国湘。匡凝惧，乞盟。

全忠使亲将陈俊、王绅入叔琮军，崔洪留之，绅亡归。洪与行密欲邀友恭军，不克。会河东客伊超使淮南还，过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将苛拘为解，遣兄贤入质，全忠还之，质洪子于汴。全忠使贤调蔡卒二千出戍。将行，大将崔景思不悦，杀贤，洪惧，驱民趋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余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从者才二千人。

天祐元年，封匡凝为楚王。时诸道不上供，唯匡凝岁贡赋天子。全忠方图天下，遣人谕止之，匡凝流涕曰："吾为国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劝绝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军于邓州，因劝匡凝与王建连和。及荆南成汭败，匡凝取江陵，表匡明为荆南节度留后，有诏拜检校司徒、荆南节度行军司马。

全忠以其兵分可图也，乃使杨师厚攻匡凝，自将中军继之，屯临汉。匡凝遣客谢，囚不遣，败荆南救兵，俘其将。全忠循江而南，师厚繇阴谷伐木为梁。匡凝以兵二万濒江战，大败，乃燔州，单舸夜奔扬州。行密见之曰："君在镇，轻车重马输于贼，今败乃归我邪？"筠自杀。全忠以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遂趋江陵。匡明亦谋奔淮南，子承规谏曰："昔诸葛兄弟分仕二国，若适扬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谓然，乃趋成都，王建待以宾礼，授武信军节度使，分其众为崇义、勇义、顺义、广义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杨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与弟信俱从王仙芝为盗。亮身长七尺余，色如铁。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饶二州。杨复光平江西，得其兄弟，养为假子，以信养于弟复恭家，曰守亮、守信。复恭收京师。守亮以战多，拜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保，守信兴平军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恭又以假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为武定军节度使，守厚为绵州刺史。

初，硃玫取兴、凤州，虢州刺史满存以兵赴行在，复收二州，昭宗擢为感义军节度使，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复恭四假子及利阆观察使席俦等共攻王建。建军已围杨晟，分军逼守厚，军未成列而败。先是，守贞、守忠闻建兵出，拔众奔绵州，并力共攻东川，弗胜。建将华洪以兵万人壁绵州之郊，败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趋阆州。

始，复恭败，依守亮。而凤翔李茂贞、邠宁王行瑜、镇国韩建等共劾守亮纳叛人，请以镇兵讨之。茂贞自为兴元节度使，以书诮责宰相。帝为削守亮官爵，因诏茂贞问罪。满存来救不克，以众入兴元。茂贞拔兴、凤、洋三州，破守亮于西，乘胜入兴元。复恭挟诸假子及存奔阆州。洪进围之。帝以徐彦若帅凤翔，以兴元授茂贞。茂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继密为兴元节度使。

俄而洪拔阆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将北奔太原，趋商山，饥甚，丐食于野，为逻戍所缚，见韩建，守亮视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隶己，语建曰："此属吾养之素厚，无一为我死。公无费衣食，不如杀之。"建许诺。复曰："公幸贷我，俾生见天子，陈先人功，万有一不死。"建槛车送京师，吏缚以帛，内球于口。帝御延喜楼问反状，守亮不得语，颔而已。左右白服罪，即执献太庙，斩独柳下，枭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归王建。存奔京师，为左武卫大将军。

杨晟，不详宗系。隶凤翔军，节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杀之，妾周擿使亡去，隶神策军为都校。僖宗在陈仓，邠宁硃玫遣万骑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守大散关。玫兵攻关，晟数却，战潘氏，遂大败，内外无固志。帝更徙兴元，晟西奔，玫取兴、凤二州。晟袭文州，逐刺史，据成、龙、茂等州。

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将，与连和，假威戎军节度使，守彭州。晟击建，无功引还。且畏建图己，乃约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兄弟合谋拒建，掠新繁，焚汉州，又攻东川顾彦晖，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骑五万围晟，食四郊麦，掠民资产。晟假子实以骑八千降于建，建以奇兵袭杨守厚等，皆亡去。晟开门决战，大败，遂约降。建馈十羊，晟曰："以我为机上肉乎？"不出。建筑甬道属陴以入，斩晟首。

晟有仁心，下怀其恩，虽城中食尽，无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请为妻，晟固辞，旦夕问省，乃视事。爱将安师建者，勇而有礼，既就执，建顾曰："尔报杨司徒足矣，能从我乎？"谢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复戴日月。"三谓不回，乃戮之。

顾彦朗、彦晖者，丰州人，并为天德军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礼之，使子赠赉，稍稍进秩。黄巢乱长安，率军同复京师。

彦朗迁累右卫大将军。光启中，擢拜东川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剑门，陈敬瑄吏夺其节，彦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诬劾彦朗擅兴兵掠西境。僖宗下诏申晓讲和，乃得到军。署彦晖汉州刺史。

初，杨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闻，合溪洞豪酋取阆州，击利州，刺史走，即据二州，守亮不能制。彦朗与建雅旧，阴助赀饟。建攻成都，彦朗挟故憾，与并力，道路鄣梗。敬瑄告难于朝，帝诏和解，又敕李茂贞镌谕。

会彦朗卒，彦晖自知留后。明年为节度使。中人送节，为绵州刺史杨守厚所留。守厚发兵攻梓州，彦晖告急于建，建使李简救之，戒曰："贼破，并取彦晖，无须再往也。"简破守厚军，彦晖辞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彦朗与婚娅，久未忍。及彦晖，则交好愈疏，而境上关赋相稽诟，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彦晖。彦晖请救于杨守亮，遣杨子彦戍梓，执建大将王宗弼，彦晖责曰："王公何以见讨？君为大将，不谏云何？"宗弼谢罪，即解缚，使就馆，帟幕衾服皆具，更养为子，改

名琛。明年，建将华洪破绵州，守厚走，得彦晖节。时诏已进彦晖检校司空、东川节度使矣。

乾宁二年，昭宗在石门，督彦晖、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万次绵州，即劾彦晖劫辎运，回袭之。彦晖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击取巴、阆、蓬、渠、通、果、龙、利八州。帝遣中人为两川宣谕协和使。建奉诏还，而兵不解。彦晖谋窘，因大略汉、眉、资、简等州。李茂贞亦欲争其地，使子兴元节度使继密引军救彦晖，以窥东川。四年，华洪众五万攻彦晖，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败彦晖兵，夺铠马八百，凡五十战，围遂固。帝仍遣左谏议大夫李洵谕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镇凤翔，徙茂贞代建，皆不奉诏。

梓有镜堂，世称其丽，彦晖尝会诸将堂上，养子瑶尤亲信，彦晖以所佩剑号“疥痨宾”佩之，使侍左右。尝语诸将曰：“与公等生死同之，违者先齿‘疥痨宾’！”众曰：“诺。”及围急，瑶请聚亲信饮，得同死。彦晖顾王琛曰：“尔非我旧，可自求生。”指颓垣令逸。彦晖手杀妻子，乃自刎，宗族诸将皆死，麾下兵犹七万。

初，韦昭度为招讨使，彦晖、建皆为大校。彦晖详缓有儒者风，建左右髡发黥面若鬼，见者皆笑。至是录笑者皆杀之。私署洪为东川节度留后。

赞曰：《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嫉其为中国之害也。春秋之世，楚灭陈、郑，而卒复其祀，圣人善之。处存平黄巢，定京师，功冠诸将。昭宗尝有意都襄阳，依赵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为硃温所翦覆，过于夷狄、荆舒之为害也，甚矣。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二王诸葛李孟

王重荣，太原祁人。父纵，太和末为河中骑将，从石雄破回鹘，终盐州刺史。重荣以父任为列校　，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主伺察。时两军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还，诉于中尉杨玄实，玄实怒，执重荣让曰："天子爪士，而籓校辱之！"答曰："夜半执者奸盗，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状。玄实叹曰："非尔明辨，孰由知之？"更诿于府，擢右署。重荣多权诡，众所严惮，虽主帅莫不下之。稍迁行军司马。

黄巢陷长安，分兵略蒲，节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贼，然内惮重荣，表以自副。地迩京师，贼调取横数，使者至百辈，坐传舍，益发兵，吏不堪命。重荣胁说都曰："我所诡谋纾难，以外援未至。今贼裒责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则亡无日矣。请绝桥，婴城自守，不然，变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谋不足，绝之，祸且至，愿以节假公。"遂奔行在。重荣乃悉驱出贼使斩之，因大掠居人以悦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窦潏间道慰其军，因诏代都。重荣率官属奉迎。潏至，大飨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谁得逐之？为我疏首恶者。"众无敢对。重荣佩刀历阶曰："首谋者，我也，尚谁索？"目潏，吏趣具骑，潏即奔还。重荣遂主留后。

贼使健将硃温以舟师下冯翊，黄鄴率众自华阴合攻重荣。重荣感励士众，大战，败之，贼弃粮仗四十余艘。即拜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徇。贼使尚让来攻，而硃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夏阳，掠河中漕米数十艘。重荣选兵三万攻温，温惧，悉凿舟沉于河，遂举同州降。复光欲斩之，重荣曰："今招贼，一切释罪。且温武锐可用，杀之不祥。"表为同华节度使。有诏即副河中行营招讨，赐名全忠。

巢丧二州，怒甚，自将精兵数万壁梁田。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掎角攻之，贼大败，执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走。重荣兵亦死耗相当。惧巢复振，忧之，与复光计，复光曰："我世与李克用共忧患，其人忠不顾难，死义如己。若乞师焉，事蔑不济。"乃遣使者约连和。克用使陈景斯总兵自岚、石赴河中，亲率师从之，遂平巢，复京师。以功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检校太傅。

中人田令孜怒重荣据盐池之饶。于时巨盗甫定，国用大匮，诸军无所仰，而令孜为神策军使，建请二池领属盐铁，佐军食。重荣不许，奏言："故事，岁输盐三千乘于有司，则斥所余以赡军。"天子遣使者谕旨，不听。令孜徙重荣兖海节度使，以王处存代之，诏克用将兵援河中。重荣上书劾令孜离间方镇。令孜遣邠宁硃玫进讨，壁沙苑。重荣诒克用书，且言："奉密诏，须公到，使我图公。此令孜、硃全忠、硃玫之惑上也。"因示伪诏。克用方与全忠有隙，信之，请讨全忠及玫。帝数诏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战沙苑，玫大败，奔邠州。神策军溃还京师，遂大掠。克用乘胜西，天子走凤翔。

俄嗣襄王熅僭位，重荣不受命，与克用谋定王室。杨复恭代令孜领神策，故与克用善，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谕天子意，两人听命，即献缣十万，愿讨玫自赎。崇望还，群臣皆贺。重荣遂斩熅，长安复平。然性悍酷，多杀戮，少纵舍。尝植大木河上，内设机轴，有忤意者，辄置其上，机发皆溺。尝辱部将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启三年，引兵夜攻府，重荣亡出外，诘旦杀之，推立重盈。

重盈前此已历汾州刺史。黄巢度淮，擢陕虢观察使，重荣据河中，三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即拜节度使。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代重荣，留长子珙领节度事，入杀行儒，军复安。昭宗立，进太傅、兼中书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继帅守，而从子蕴亦为忠武节度使。

乾宁二年，重盈死，军中以其兄重简子珂出继重荣，故推为留后。珙与弟绛州刺史瑶争河中，上言："珂本家苍头，请选大臣镇河中。"又与硃全忠书言之。珂急，乃遣使请婚于李克用。克用荐之天子，许嗣镇，然犹以崔胤为河中节度使。珙复构珂于王行瑜、李茂贞，曰："珂不受代，且晋亲也，将不利于公。"行瑜等约韩建共荐珙。诏曰："吾重已授珂矣。重荣有大功，不可废。"行瑜怒，使其弟行约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败珙于猗氏，获其将李璠。

三镇衔帝之却其请也，连兵犯京师，谋废帝、诛执政而立吉王，固请授珙河中。克用闻之怒，以师讨三镇，瑶、珙兵引去。克用拔绛州，斩瑶而屯渭北，败行约朝邑。

行约走京师。弟行实在左军，共说枢密使骆全瓘，谋挟帝幸邠。右军李继鹏以告中尉刘景宣二人，茂贞党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请帝幸凤翔。两军合噪承天门街，帝登楼谕和之，继鹏怒，辄射帝，纵火焚门，帝率诸王及卫兵战，继鹏矢及帝胄，军乃退。帝出幸定州将李筠

军，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盐州六都兵从帝出启夏门，次于郊。两军惮盐州兵锐，各走其军。帝次莎城，百官继至，士民从者亦数万。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没唐石”，恶之，徙石门。民匿保山谷间，帝每出，或献饴浆，帝驻马为尝，民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刘光裕还京师。

克用遣使者奔问行在，帝因诏克用、珂以兵趋新平，又诏泾州张鐇会克用军以扼岐阳。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惧茂贞之逼，复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赐之，督其西，乃壁渭北，进营渭桥。于是行瑜壁兴平，茂贞壁鄠。行瑜兵数却，茂贞惧，斩继鹏，传首以谢。继鹏姓阎名珪，左神策军拍张人，为茂贞养子云。诏削行瑜官爵，以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珂为粮料使。克用遣子存贞请天子还宫。诏以骑三千戍三桥。

帝既还，加珂检校司空，为节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战数北。珙任威虐，杀人断首置前，而颜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无斗志。光化二年，为部将李璠所杀，自为留后，诏代珙节度。又失众，凡五月，为牙将硃简所杀，挈其地入硃全忠，表授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更名友谦。

珙杀给事中王柷等十余人，幕府曹遭戮辱甚众，人有罪辄刳皪以逞。货者，故为常州刺史，避难江湖，帝闻刚鲠，以给事中召，道出陕。珙谓且柄任，厚礼之。货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乐，珙请于货曰：“仆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赐也。”三请，货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罢，遣吏就道杀之，族其家，投诸河，以溺死闻。帝不能诘。珙死，赠太师。诏陕州冤死者，有司吊祭，存问其家。

始，全忠击杨行密不能克，讽荆、襄、青、徐等道请己为都统以讨行密，帝依违未报；而珂与太原、镇定等道亦请加行密都统，以讨全忠。繇是两罢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为刘季述所废，珂愤见言色，屡陈讨贼谋。既反正，首献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强，不敢加兵。及王镕诎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谓其将张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尔持一绳缚之。”存敬以兵数万度河，由含山袭，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皆降，以何絪戍之，进攻珂。全忠率师继进，即劾珂交构克用，为方镇生事，不可赦。珂乞师太原，为絪所迮，不能进。珂急使妻遗克用书曰：“贼攻我，朝夕见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断，往救必俱亡，不如归朝廷。”珂穷，遣使告李茂贞曰：“上

初反正，诏籓镇无相侵。而硃公不顾约，以攻敝邑。敝邑亡，则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敛手付人矣。宜与华州韩公出精锐固潼关，以张兵势。仆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为扞守。蒲，请公自有之。关西安危，国祚长短，系公此举也。”茂贞不答。

珂益蹙，会桥毁，潜具舟将遁，夜谕守兵，无肯为用者。牙将刘训叩寝门，珂疑有变，叱之，训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请断臂自明！”珂出，问计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将争舟，一夫鸱张，祸系其手。如旦日，以情谂军中，宜有乐从者，可则济，否则召诸将行成以缓敌，徐图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语存敬曰：“吾于硃公有父子欢，君姑退舍，须公至，吾自听命。”乃执太原诸将并奉节印内存敬军，竖大幡城上，遣兄璘与诸将樊洪等见存敬。存敬解围而戍以兵。

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贼事重荣，约为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过重荣墓，伪哭而祭。次虞乡，珂欲面缚牵羊以见，全忠报曰：“舅之恩，无日可忘。君若以亡国礼见，黄泉其谓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骈辔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举珂室徙于汴。后令入觐，遣人贼之于华州。

自重荣传珂，凡二十年。

诸葛爽，青州博昌人。为县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庞勋反，入盗中为小校。勋势蹙，率百余人与泗州守将汤群自归，累迁汝州防御使。李琢讨沙陀于云州，表为北面招讨副使。徙夏绥银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

黄巢犯京师，诏率代北行营兵入卫，次同州，降贼，伪署河阳节度使，代罗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将，状短陋，倚中官势，剽财输京师，凡钜万，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战，众不从，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间道表僖宗以自明，诏拜节度使。李克用援陈许，道天井关。爽惧，不肯假道，出屯万善。克用自河中趋汝、洛。

爽累授京师东南面招讨诸行营副都统、左先锋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硃温为贼守同州，爽率轻兵入之，温偃旗设伏以待，爽谓贼遁，士解甲就舍，伏发，爽悉弃铠马奔还。至修武，为魏博韩简击败之，不敢入。简留将赵文□弁戍河阳，自攻郓，时中和二年也。河阳人诱爽，自金、商驰，复入之，厚礼文□弁及戍人，还之魏。于是爽攻新乡，简自郓

来，战获嘉西。简阴窥关中，其下不悦，裨将乐彦祯间众之隙，引其军先还，故简兵八万自溃，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诏爽为东南面招讨使，伐秦宗权，表李罕之自副。

爽虽兴庸厮，善吏治，法令澄壹，人无愁咨。擢累检校司空。光启二年卒。其将刘经与泽州刺史张言共立爽子仲方为留后，为蔡贼孙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少拳捷。初为浮屠，行丐市，穷日无得者，抵钵褫祇祓去，聚众攻剽五台下。先是，蒲、绛民壁摩云山避乱，群贼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径拔之，众号“李摩云”。随黄巢度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为秦宗权所迫，奔项城，收余众依诸葛爽，署怀州刺史。爽伐宗权，即表以自副。屯睢阳，无功。又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使捍蔡。

河东李克用脱上源之难，丧气还，罕之迎谒谨甚，劳饩加等，厚相结。罕之因府为屯，会孙儒来攻，罕之不出。数月，走保黾池。东都陷，儒焚宫阙，剽居民去。爽遣将收东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将刘经、张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与郭璆有隙，擅杀璆，军中不悦。经间众怒，袭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经追击，反为所败，乘胜入屯洛阳苑中。经战不胜，还河阳。罕之屯巩，将度汜，经遣张言拒河上，反与罕之合，攻经不克，屯怀州。

孙儒逐仲方，取河阳，自称节度使。俄而宗权败，弃河阳走，罕之、言进收其众，丐援河东，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阳。克用表罕之为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诏与属籍。又表言为河南尹、东都留守。

罕之与言甚笃，然性猜暴。是时大乱后，野无遗秆，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绛州，下之，复击晋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围还。而言善积聚，劝民力耕，储廪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给，求之无涯，言不能厌，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东方贡输行在者，多为罕之邀颉。重盈反间于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晋州，言夜袭河阳，俘罕之家。罕之穷，奔河东，克用复表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师三万攻言。城中食尽，言纳孥于汴求救，全忠遣丁会、葛从周、牛存节来援，战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还。全忠更以丁会为河阳节度使，言归洛阳。

罕之保泽州，数出钞怀、孟、晋、绛，无休岁，人匿保山谷，出为樵汲者，罕之俘斩略尽，数百里无舍烟。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将马溉兵数万战琉璃陂，罕之禽溉，败其众。大顺初，汴将李谠、邓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于克用，遣存孝以骑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绝大国。今太原被围，葛司空入上党，不旬日，沙陀无穴处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谠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须尔肉以饱吾军，请肥者出斗！"季筠引兵决战，存孝奋槊驰，直取季筠。谠夜走，追至马牢川，败之。克用讨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统，检校侍中。行瑜诛，封陇西郡王，检校太尉、兼侍中。

罕之恃功多，尝私克用爱将盖寓求一镇，寓为请，克用不许，曰："鹰鹯饱则去矣，我惧其翻覆也。"光化初，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袭潞，入之，自称留后，报克用曰："志勤死，惧它盗至，不俟命辄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击泽州，拘罕之家属送太原。罕之攻沁州，执刺史、守将，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义节度使，命丁会援之；与嗣昭战含口，嗣昭不利，葛从周取泽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会代戍，全忠更以罕之节度河阳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几，嗣昭复取泽州，以李存璋为刺史，进收怀州，攻河阳。汴将阎宝引兵至，嗣昭还。

始，儒去东都也，井闾不满百室。言治数年，人安赖之，占籍至五六万，缮池垒，作第署，城阙复完。全忠惧言异己，乃徙节天平，以韦震为河南尹。爽诸将无传地者，言后嗣名全义。

王敬武，青州人。隶平卢军为偏校，事节度使安师儒。中和中，盗发齐、棣间，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时王鐸方督诸道行营军复京师，因承制授敬武平卢节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师平，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龙纪元年卒。

子师范，年十六，自称留后，嗣领事。昭宗自以太子少师崔安潜领节度，师范拒命。时棣州刺史张蟾迎安潜，师范遣部将卢弘攻之，弘与蟾连和。师范以金啖之，曰："君若顾先人，使不绝其祀，君之惠也。不然，愿死坟墓。"弘少之，不为备，师范伏兵迎于路，部将刘莘斩弘，遂攻棣州。蟾请救于硃全忠，全忠驰使谕解，师范拔其城，斩蟾，而安潜不敢入。

师范喜儒学，谨孝，于法无所私。舅醉杀人，其家诉之，师范厚赂谢，诉者不置，师范曰："法非我敢乱。"乃抵舅罪。母恚之，师范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见三年，拜省户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县令至，具威仪入谒，令固辞，师范遣使挟坐，拜廷中乃出。或谏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孙不忘本也。"

全忠已并郓州，遣兵攻师范，师范下之。会全忠围凤翔，昭宗诏方镇赴难，以师范附全忠，命杨行密部将硃瑾攻青州，且欲代为平卢节度。师范闻之，哭曰："吾为国守籓，君危不持，可乎？"乃与行密连盟。遣将张居厚、李彦威以甲槊二百舆绐为献者，及华州，先内十舆，阍人觉，众擐甲噪，杀全忠守将娄敬思。是时崔胤方在华，闭门拒战，执居厚还全忠。

刘鄩袭兖州，入之。师范亦潜兵入河南，徐、沂、郓等十余州同日并发。全忠使从子友宁率军东讨。是时帝还长安，故全忠并魏博军屯齐州。王茂章方以兵二万合师范弟师诲攻密州，破之，以张训为刺史。进攻沂州，败其兵，还青州，半舍而屯。友宁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战急，友宁驱民十万，负木石，筑山临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围登州。茂章欲啖友宁，不肯救。未几，城破，友宁负胜攻别屯。茂章度汴军怠，与师范合击友宁于石楼，斩其首，传于行密。

全忠怒，悉军二十万倍道至。茂章闭营，伺军懈，毁壁出斗，还与诸将饮，讫，复战。全忠望见，叹曰："吾有将如是，天下不足平！"于是退屯临淄。茂章畏全忠，乃敛军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后拒。茂章解衣寐，虔裕呼曰："追至，将军速去！"茂章曰："吾共决死。"虔裕固请，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军覆，茂章免。全忠见虔裕，欲释之，瞋目大骂而死。张训召诸将谋曰："汴人至，师少，何以待之？"众请焚城而亡，训曰："不然。"即封府藏，下县门，密引兵去。汴军见府库完，德之，不追。

全忠留杨师厚围青州，败师范兵于临朐，执诸将，又获其弟师克。是时，师范众尚十余万，诸将请决战，而师范以弟故，乃请降。全忠归其弟，假师范知节度留后事，师范献钱二十万缗以谢军。汴将刘重霸执棣州刺史邵播，得其书八百纸，皆教师范战守，全忠惮而杀之。

葛从周围兖州，刘鄩不肯下，从周以师范命招之，乃尽出将士，开门降。从周为办装，使诣汴，鄩但素服乘驴而往。全忠赐冠带，辞曰："囚请就絷。"不许。既见，慰之，饮以酒，固辞。全忠笑曰："取兖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诸旧将上。诸将趋入，鄩一无让，全忠奇之。

岁余，徙师范于汴，亦缟素请罪。全忠见以礼，表为河阳节度使。既受唐禅，友宁妻诉仇人于朝，乃族师范于洛阳。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师范乃与家人宴，少长列坐，语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为泽州天井戍将，稍迁游奕使。中和元年，昭义节度使高浔击黄巢，战石桥，不胜，保华州，为裨将成邻所杀，还据潞州。众怒，方立率兵攻邻，斩之，自称留后，擅裂邢、洺、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潞人请监军使吴全勖知兵马留后。时王鐸领诸道行营都统，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勖，以书请鐸，愿得儒臣守潞。鐸使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知昭义留事，欲遂为帅。僖宗自用旧宰相王徽领节度。时天子在西，河、关云扰，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窥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让昌图。昌图治不三月，辄去。方立更表李殷锐为刺史。谓潞险而人悍，数贼大帅为乱，欲销懦之，乃徙治龙冈。州豪杰重迁，有怼言。会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昭义监军祁审诲乞师，求复昭义军。克用遣贺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将击潞州，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杀殷锐，遂并潞州，表克修为节度留后。初，昭义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

克修，字崇远，克用从父弟。精驰射，常从征伐，自左营军使擢留后，进检校司空。

方立倚硃全忠为助，故克用击邢、洺、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光启二年，克修击邢州取故镇，进攻武安。方立将吕臻、马爽战焦冈，为克修所破，斩首万级，执臻等，拔武安、临洺、邯郸、沙河。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州刺史，招抚之。方立丐兵于王镕，镕以兵三万赴之，克修还。后二年，方立督部将奚忠信兵三万攻辽州，以金啖赫连鐸与连和。会契丹攻鐸，师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险，忠信前军没。既战，大败，执忠信，余众走，脱归者才十二。龙纪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击邢，攻磁、洺，方立战琉璃陂，大败，禽其二将，被斧锛，徇邢垒，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斩其首者，假三州节度使！"方立力屈，又属州残堕，人心恐。性刚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劳。自顾不可复振，乃还，引酖杀。

从弟迁，素得士心，众推为节度留后，请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时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数百赴之，假道罗弘信，不许，乃趋间入

邢州。大顺元年，存孝复攻邢，迁挈邢、洺、磁三州降，执王虔裕三百人献之，遂迁太原。表安金俊为邢、洺、磁团练使，以迁为汾州刺史。

赞曰：以乱救乱，跋扈者能之；以乱不能救乱，险贼者能之。盖救乱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与共功。观王重荣宁不信哉！破黄巢，佐李克用平京师，若有为当世者。俄而奋私隙，逼天子出奔，虽馘硃玫，仆伪襄王，谓曰“定王室”，实卑之也。身死部将手，救乱而卒于乱，重荣两得之。不杀硃全忠，而为全忠诛，绝其嗣，宜矣。余皆庸奴下材，无所訾责云。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杨时硃孙

杨行密，字化源，庐州合淝人。少孤，与群儿戏，常为旗帜战阵状。年二十　，亡入盗中，刺史郑綮捕得，异其貌，曰：“而且富贵，何为作贼？”纵之。与里人田頵、陶雅、刘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约而还。秦宗权寇庐、寿间，刺史募杀贼，差首级为赏，行密以功补队长。都将忌之，俾出戍。将行，都将问所乏，对曰：“我须公头！”即斩之，自为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走，淮南节度使高骈因表为庐州刺史。乃以田頵为八营都将，陶雅为左冲山将，讨定乡盗。

骈将吕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淝，名讨黄巢而阴图之。行密击杀公楚。秦宗权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时张敖据寿州，许勍据滁州，与行密挐战。又舒人陈儒攻刺史高濆，濆来告难，行密未能定。贼吴回、李本逐濆，据其城，行密虏之，取舒州，为勍所夺。光启二年，张敖遣将魏虔攻庐州，大将李神福、田頵破之楮城。

毕师鐸、秦彦攻高骈，吕用之以骈命署行密行军司马，督其兵进援。客袁袭说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权，彦乃以逆除暴，炽其乱。公亟应，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东，次天长，而扬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属之。彦以骑兵背城战，行密卧帐中，令曰：“贼近，报我。”俄而陷一屯，别将李宗礼入曰：“兵相迫，战且不利，请坚壁，徐引归可也。”李涛怒曰：“以顺去逆，何众寡为！今尚何归，愿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战，俘杀如藉，彦军不出。会骈死，袭劝行密举军缟素，大临三日。进攻城，未能下。用之将张审晟诡伏西壕，杀阍者，启外兵，彦军疲，守逻皆溃去，行密入据扬州。未阅月，孙儒奄至，兵锐甚。袭见行密曰：“公之入，以少击众，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围，情见势殆，不如避之。”行密执海陵镇遏使高霸杀之，并其众，辇所收财归于庐。于是，硃全忠自为淮南节度使，遣将张廷范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军司马李璠知留后。行密大怒，廷范、璠不敢入。全忠更请以行密知观察留后。

当此时，孙儒强，赫然有吞吴、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袭劝还庐州，治兵为后计，行密乃还。既又谋趋洪州，袭不可，曰：“钟传新兴，兵附食多，未易图也。孙端据和州，赵晖屯上元，结此二人以图宣州，我绰绰有余力矣。”行密从之。端、晖次采石，行密自糁潭济，端等战不

胜。袭劝行密“速趋曷山，坚壁以须。宣人求战，示以弱，待其怠，一举可禽”。宣将苏瑭兵二万对屯，行密不战，分奇兵伐木开道四出，瑭惊北，遂围宣州。刺史赵锽粮尽，亲将多出降。

初，行密有锐士五千，衣以黑缯黑甲，号“黑云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为“黄头军”，以李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兵锐甚。曲溪将刘金策锽必遁，绐曰：“将军若出，愿自吾垒而偕。”锽喜，多遗之金，许妻以女。明日，噪城上曰：“刘郎不为尔婿！”锽宵遁，获之。锽，全忠故人也，发使求之。袭曰：“斩首送之，无后虑。”乃归锽首于汴。昭宗诏行密检校司徒、宣歙池观察使。

时韩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护送。而李师悦在湖州，与杭州刺史钱镠战不解。苏、湖、常、润乱甚。行密虽得宣州，而蔡俦为孙儒所破，以庐州降。儒进攻行密，行密复入扬州，北结时溥扞儒。全忠遣庞师古将兵十万，自颍度淮助行密，败于高邮。行密惧，退还宣州，遣安仁义袭成及，取润州，自将三万屯丹阳。仁义又取常州，杀钱镠将杜棱。儒亦使刘建锋夺润、常。帝以杭州为防御使，授镠；以宣州号宁国军，授行密节度使。

大顺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构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广德，计曰：“兵倍不战，当避其锐，骄之。”乃退舍。儒众以为怯，守者懈，神福夜袭走之。儒将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击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将李弘章。俄而田頵、刘威为儒所败。行密欲守铜官，神福曰：“儒扫境以来，利速战，宜坚壁老其师，则我无敌矣。又出轻骑绝贼粮道，使前不得战，退无仰储，不亡何待？”于是，行密以神福为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

常熟名贼陈可儿间儒、行密之斗，窃入常州，自称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润州，张训入扬州，因执楚州刺史，以轻兵袭常州，斩可儿。

孙儒围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台濛作鲁阳五堰，拕轻舸馈粮，故行密军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頵守宣城，长驱入扬州。战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将尽，行密劳隐休息，其下遂安。议出盐茗畀民输帛，幕府高勖曰：“疮破之余，不可以加敛。且帑赀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邻所无，不积日，财有余矣。”行密纳之，始选吏绥劝所部。

蔡俦以庐州叛附硃全忠，纳孙儒将张颢，而倪章据舒州，与俦连和。行密遣李神福攻俦，破其将，俦坚壁不出。颢超堞降，行密以隶袁

积军，积请戮之，行密爱其勇，更置于亲军。未几，俦自杀。行密先冢皆为俦发掘，吏请夷发俦世墓，不许。表刘威为刺史。遣田頵攻歙州。于是，刺史裴枢有美政，民爱之，为拒战，頵兵数却。枢，朝廷所命者，食尽欲降，遗行密书，请还京师。行密以鲁郤代枢，州人不肯下，请陶雅代。雅于诸将最宽厚，以礼归枢于朝。是岁，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为舒州刺史。

乾宁二年，行密袭濠州。李简重甲绝水缒而入，执刺史张璲，以刘金守之，进取寿州。汴将刘知俊储谷石砀，将南袭。张训屯涟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廪。知俊战不胜，因攻涟水，大败，身仅免。诏拜行密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弘农郡王。

董昌为钱镠所攻，来告穷。行密遣台濛攻苏州，安仁义、田頵攻杭州，身督战。别将张崇为镠执，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负公，愿少待。"俄而还，自是行密终身倚爱。明年五月，破苏州，执镠将成及，以硃党守之。

硃延寿拔蕲、光二州，行密以霍丘当南北走集，以邑豪硃景为镇将。景骁毅绝人，诸盗莫敢犯。汴将寇彦卿以骑三千袭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许，苦战，彦卿败而去。田頵、魏约、张宣共围嘉兴，镠大将顾全武救之，执宣、约，逐頵驿亭埭。未几，泰宁节度使硃瑾率部将侯瓒来归，太原将李承嗣、史俨、史建章亦来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为将。于是，兵锐甚，强天下。

帝恶武昌节度使杜洪与全忠合，手诏授行密江南诸道行营都统，讨洪。汴将硃友恭、聂金率骑兵万人与张崇战泗州，金败。瞿章守黄州，闻友恭至，南走武昌栅，行密遣将马珣以楼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据险，不得前，友恭凿崖开道，以强弩丛射，杀章别将，遂围武昌。章率军薄战，不胜。友恭斩章，拔其壁。

全忠率葛从周万骑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轻骑觇贼，汴兵围之。候者请救，再用曰："稔必杀贼，第无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战，杀伤多，汴兵乃解。时亡马法峻，稔追汴军，得马乃还。从周涉淮围寿州，而庞师古、聂金以众七万壁清口。硃延寿击从周军，败之。行密欲汴围解，乃击师古。李承嗣曰："公能潜师趋清口，破其众，则从周不击而溃。"行密出车西门，由北门去，以锐士万二千齕雪驰，迫清口，不进，壅淮上流灌师古军。张训自涟水来，行密使将羸兵千人为前锋。师古易之，方围棋军中，不顾。硃瑾、侯瓒以百骑持汴旌帜，直入师古

垒，舞槊而驰。训亦登岸，超其栅。汴军大嚣，即斩师古，士死十八。全忠闻之，与从周皆遁走，追及寿阳，大破之。叩淠水，方涉，为瑾所乘，溺死万余。瑾徙屯安丰，汴将牛全节苦斗，后军乃得度。会大雪，士多冻死。颍州刺史王敬尧燎薪属道，汴军免者数千人。未几，复围寿州，七日走。

马珣收散卒三百，自黄州间道趋分宁，绝山谷，袭抚州。锪将危全讽列四壁，皆万人。珣谓诸将曰："为诸君击中壁，食其谷以归。"乃夜击之，全讽走。明日，珣高会，广旗帜，伐鼓循山而下，连营溃。既还，行密骂曰："竖子，不遂据其城邪！"

光化元年，秦裴取锪昆山镇，顾全武围之。行密诸将数败，全武遂围苏州，台濛固守，锪自以舟师至。濛食尽，行密遣李简、蒋勋迎之，败全武兵，濛得还。后军溃，裴援绝，全武劝其降。决水灌城，城坏，裴乃降。锪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锪曰："军寡，何拒之久？"裴曰："粮尽归死，非仆素也。"初，成及之执，行密阅其室，唯图书药剂，将辟为行军司马，固辞，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礼而归之。锪亦遣魏约等还。

全忠攻蔡州，奉国节度使崔洪来丐师。明年，遣硃瑾率兵万人攻徐州，屯吕梁，洪遂来奔。会雨霖，瑾引还。行密攻徐州，汴将李礼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将次辉州。行密战不胜，乃解。青州将陈汉宾拥兵送款行密，王绾、张训、周本率兵迎之，汉宾中悔，绾、训入见汉宾，约麾下："飨我不过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汉宾释甲听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将硃友裕来救，撤围还。全忠谕马殷、成汭、雷满合兵攻行密，汭、满犹豫，汭恶殷事全忠，掠其境，满来结好。行密壁黄、鄂间，杜洪寘鸩于酒、于井，弃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满连兵解围，行密还。诏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天复元年，传言盗杀钱锪，李神福急攻临安，顾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军青山，伪若引去，谍奔告，全武悉众蹑之。神福返斗，与伏夹攻，斩首五千级，执全武。明日，遂围临安，锪将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军中护锪先墓，禁樵采，锪遣使者厚谢。神福以锪不死，临安未可下，纳犒而还。

明年，大将刘存率兵二万、战舻七百伐湖南。殷伏军长碛洲，以楼艓据上流，乘风飏沙，强弩射之，存军濩。行密归顾全武于锪，锪亦释秦裴以报。

帝在凤翔，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授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封吴王，承制封拜，且告难。时已削夺全忠封爵，诏西川、河东、忠义、幽州、保大、横海、义武、大同八道攻之。诏硃瑾为平卢节度使，繇海州取青、齐；冯弘鐸为感化节度使，出涟水，攻徐、宿；使硃延寿围蔡州；田頵捍钱勖；行密讨杜洪、马殷，以分全忠势。

行密乃以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刘存副之，遣冷业攻马殷。杜洪战屡败，婴城，请救于全忠。全忠使韩勍率步兵万人屯滠口，荆南节度使成汭亦悉众救洪。神福逆战，败之，汭溺死，勍引众走。冷业屯平江，为三壁。殷将许德勋以锐卒号“定南刀”夜袭业，击三壁皆破，禽业，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时，杜洪困甚，且禽；会田頵、安仁义绝行密，行密召神福、存还计事，洪复振。頵之败，更以台濛为宣州观察使，复遣神福、存攻鄂州。顺义军使汪武与頵连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钟传，兵过武所，迎谒，缚武于军。

无锡当浙冲，行密使票将张可悰守之。镠劲兵三千夜袭城，可悰以百骑击走之，吏皆贺，答曰：“未也，方劳诸军一战。”乃蔽火敛旗以须。觇者以告，镠兵复至，可悰大破之。

台濛卒，行密以子渥为宣州观察使。天祐二年，王茂章、李德诚拔润州，杀安仁义。以王茂章为润州团练使。聂彦章等率舟师复伐殷，攻岳州。许德勋、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弃山之南，为木龙锁舟，夜徙三百舸断杨林岸。彦章入荆江，将趋江陵。佶蹑之，德勋以梅花海鹘迅舸进，断木龙，舟蔽江，车弩乱发，执彦章，溺死万人。殷释彦章还，德勋谓曰：“为我谢吴王，仆等数人在，湖、湘不可冀也。”

行密宽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负剑侍。陈人张洪因以剑击行密，不中，近将李龙禽斩之。佗日，侍剑如故。行密蚤出，有盗断马鞅，不之问，以故人人怀恩。始，乘孙儒乱，府库殚空，能约己省费，不三年而军富雄。尝过楚州，台濛盛供帐待之，行密一夕去，遗衣卧内，皆经补浣。濛还之，行密曰：“吾兴细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惭。登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渠肯为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损。

方帝困凤翔，再遣使督兵，以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绐言粮尽，乃还。全忠胁帝东迁，行密耻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为重，乃弑帝以绝人望。行密闻之，发丧，不视事三日，因是病笃，召将

吏付家事，问嗣于其佐。周隐对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谗，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择贤者。”时刘威以宿将有威名，隐意属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还。行密召所亲严求曰：“我使周隐召吾儿而不至，奈何？”求往见隐，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温、王令谋约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奸人计。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应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使留后。行密谥渥曰：“左衙都将张颢、王茂章、李遇皆怙乱，不得为儿除之。”卒，年五十四。遗令谷葛为衣，桐瓦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诸将谥曰武忠。

张颢议归都统印于宣谕使李俨，行节度事。诸将畏颢，无敢对，渥流涕。骑军都尉李涛曰：“都统印，先帝所以赐王父子，安得授人？”诸将唯唯。颢投袂去，乃共请于俨，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封弘农郡王。

渥好骑射。初与许玄膺为刎颈交，及嗣位，事皆决之，诸将莫敢忤。渥求王茂章亲兵不得，及去宣，辇帷帟以行，茂章嫚骂不与。逾年，遣兵五千袭之，茂章奔杭州。秦裴执钟匡时，渥授以江西制置使。硃思勍、范师从、陈鐇以兵戍洪州，渥为张颢所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颢胁以为有异谋，遣陈祐疾驰，怀短兵，微服入秦裴帐中，裴大惊，命饮，召三将入，皆色动，酒行，祐数其罪，皆斩之。渥召周隐曰：“君尝以孤为不可嗣，何也？”隐不对，遂杀之。

赞曰：行密兴贱微，及得志，仁恕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然所据淮、楚，士气剽而不刚。行密无霸材，不能提兵为四方倡，以兴王室，熟视硃温劫天子而东，谋穷意沮，愤死牖下，可为长太息矣！

时溥，徐州彭城人。为州牙将。黄巢乱京师，节度使支详遣溥与陈璠率兵五千西讨。次河阴，军乱，剽居人。溥招戢其众，引还屯境上，疑不敢归。详以牛酒犒士，约悉贯其罪，军乃入，共推溥为留后，逐详客馆。溥厚具赀装，遣璠护还京师，夜驻七里亭，璠擅杀详，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杀之。别遣将引锐兵三千入关，僖宗因以武宁节度命之。

巢败东走，围陈州，营濒水。秦宗权方据淮西，相联结。溥地介于贼，乃悉师讨之，军锋甚盛，连战辄克，授东面兵马都统。遂合许、兖、郓兵，逐尚让于太康，斩首数万级，让以所部万人降。溥遣将李师

悦等追尾巢至莱芜，大破之。诸将争得巢首，而林言斩之，持归溥，以献天子，故破贼溥功第一。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阻兵，拜溥蔡州行营兵马都统。

贼平，与硃全忠争功，嫌槊日构。孙儒方与杨行密争扬州，诏全忠为淮南节度使平其乱。溥自以先起，功名显朝廷，位都统，顾不得而全忠得之，颇怅恨。全忠使司马李璠、郭言等东，兵道宿州，遗溥书请假道。溥辞不可，间其堕，以兵袭之。言战甚力，解而还。全忠怨，自是连岁略徐、泗，师不弛甲。全忠自将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穷，乞师于李克用。克用为攻砀山，硃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将。友裕进攻宿州，不能拔。时大顺元年也。

明年，丁会筑堤阏汴水，灌宿郛，三月，拔之，使刘瓒守。而溥将刘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军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饥，死丧十七以上。乃请和于全忠，全忠约徙地而罢兵。昭宗以宰相刘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师。溥虑去徐且见杀，惶惑不受命，谕军中固留，有诏听可。泗州刺史张谏闻溥已代，即上书请隶全忠，纳质子焉。溥既复留，谏大惧，全忠为表徙郑州刺史。谏畏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行密以谏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

硃友裕率军攻溥，婴城不出。有语全忠曰："军行非吉日，故师无功。"全忠遣参谋徐璠至军责谕，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辞，士心堕矣。"焚其书，督餫馈，急攻之，溥将徐汶出降。溥求救于硃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将去，留精骑数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趋之。"瑾兵二万与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战，瑾、溥还壁。明日复战，霍存败，死之。进逼友裕，友裕坚营不出，瑾食尽，还兖州。全忠使庞师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师古攻拔之。自是完垒不战。王重师、牛存节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与妻子登燕子楼，自焚死，实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硃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闻里中，坐鬻盐抵死。宣亡命去青州，为王敬武牙军。黄巢之乱，敬武遣将曹存实率兵西入关，而宣为军候，道郓州。是时，节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战死，其将崔君裕摄州事。存实揣知兵寡，袭杀之，据其地，遂称留后。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总帐下兵。

中和初，魏博韩简东窥曹、郓，引兵济河。存实迎战，死于阵，宣收残卒婴城。简围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节

度使，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有众三万，弟瑾勇冠三军，阴有争天下心。瑾嗜残杀，光启中，求婚于兖州节度使齐克让，托亲迎，载兵窃发，逐克让，据府自称留后，天子即授以帅节，兄弟雄张山东。时秦宗权悉兵攻硃全忠，使秦贤列三十六壁，自将督战。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与瑾身率师往击宗权，宗权败走。

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笃密，而内忌其雄，且所据皆劲兵地，欲造怨乃图之。即声言宣纳汴亡命，移书诋让。宣以新有恩于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显结其隙，使硃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还范。范珍围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将击罕，斩之，拔濮州，硃裕奔归郓，使珍薄郓挑战，宣不出。裕为书绐降，导珍入，信之，夜以兵数千傅城。裕开门，军入，县门发，死者数千，纵矗石击未入者，杀裨将百余人。复取曹，以郭词为刺史，大将郭铢斩词奔全忠。瑾谋悉兵袭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单父，与全忠将丁会转战，不胜，去。

景福初，复伐宣，令从子友裕先驱，自继之。次卫南，宣以轻兵夜掩友裕军，走之，据其营。全忠未知，运粮以入，乃觉，走瓠河，与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驰壮骑谍郓虚实，身将而北。会宣引还，纵兵战，全忠南走，绝堑去，几不脱，大将多死。乃谋持久徼极取宣，岁一再暴其鄙，夺之食，俘其工织，秬有存者。宣令贺瑰守濮州，为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进击徐州，时溥求援于宣，战不胜而还，溥遂亡。全忠即遣庞师古攻齐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宁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结垒。宣、瑾三分其兵出击之，全忠迎战东阿，南风急，汴军居下，甚惧。俄而风返，全忠得纵火焚其旁，熛薰涨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战，禽其将三人。全忠还。

明年，使硃友恭击兖州，瑾坚壁，乃堑而守。宣饟瑾，友恭夺其粮。全忠自军单父。会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数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麦，败克用将李承嗣等，乃还。宣追之，大钞曹州。其秋，全忠复攻郓，壁梁山。宣、克用挑战，全忠设伏破之，斩首数千级，引而南。克用蹑全忠后，至柏和，大寒，全忠军多死。不阅月，复围兖州，因略地龚丘。贺瑰以奇兵击全忠辎重，不及，战钜野东，瑰大败，见禽，师无孑余。军道大陂，风暴起，全忠曰：“岂杀人有遗邪？”乃搜军中，复斩数千人，风亦止，执瑰示城下。

瑾之兄琼守齐州，见势屈，以州归全忠，结同姓欢。全忠许之，轻

骑至军，全忠劳苦加礼，因使招瑾。瑾领精骑鬲池笑语如平生欢，乃使将胡规伪送款，欲得琼躬上符节。全忠不之虞，瑾伏壮士桥下，琼单骑至，方交语，士突起，掖琼以入，斩其首弃城下，汴军大震。全忠恚，数日乃去。

三年，克用使其将李瑭以兵屯莘援宣，为罗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庞师古伐宣，宣逆战，败于马颊河。师古迫其西门，兵不出。

全忠之攻宣，凡十兴师，四败绩。宣才将皆尽，益内沮，度不能与全忠确，则固守，增堞深沟为不可逼。明年，葛从周密造舟于堑，师人逾而升。宣出奔，为民所缚，追至，执以献，全忠斩之而纳其妻。使师古攻兖州。二月，食尽，瑾自出督刍粟，转掠丰、沛间，而子用贞及大将康怀英等举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怀宾不纳，乃趋海州，刺史硃用芝以其众与瑾奔杨行密，行密迎之高邮，解玉带以赐，表领徐州节度使，畀以兵。师古、从周以兵七万讨行密，瑾败之清口，击杀师古，而从周还，师至淠水，方涉，瑾追及，杀伤溺死几尽。瑾事行密尤尽力。

孙儒，河南河南人。以趫卞横里中，隶忠武军为裨校，与刘建锋善。黄巢乱，以兵属秦宗权，为都将。光启初，宗权遣儒攻东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宫阙，屠居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与儒战洛水，爽败，儒亦东围郑州。硃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众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进拔河桥，遂取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阴，儒掠汴鄙，全忠兵却，屯胙城东南，列伪旗鼓疑之，儒乃还。

会全忠与宗权战，宗权败走。儒闻，杀孟人，氵不尸于河，焚井邑，乃去。宗权又遣儒钞淮南，乘高骈之乱，儒留濠州。会杨行密得扬州，宗权使弟宗衡争淮南，以儒为副，建锋为前锋。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战万里，赏罚繇己，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贵，死得庙食乎？"未几，汴兵攻蔡，宗权召之，儒称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会帐下，酒酣，斩宗衡，并其众。与建锋、许德勋等盟。有骑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数万，号"土团白条军"。

文德元年，破扬州，自为淮南节度使，与时溥连和。初，全忠尝以书招儒，故又纳款于汴，且送宗衡、秦彦、毕师鐸首，全忠藉以闻。昭宗授儒检校司空，全忠署为招讨副使。

龙纪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还。行密走，始得润、常、苏三州，兵益强，使建锋守润、常。全忠约行密图之。儒谋定江南，乃北争天下，畏全忠捣虚，乃遣人卑辞厚贿，全忠荐于朝，诏授淮南节度使。

大顺元年，行密取润州，以安仁义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军度江，建锋复拔常、润，仁义走。全忠遣将庞从等军十万奄至高邮，儒悉师御之，故仁义间取润州，刘威、田頵等败建锋于武进，取常州。杭州钱镠将沈粲自苏州奔儒，行密诸将在润、常者，皆为建锋所逐，仁义、頵弃润州走。

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转战，召建锋皆行。行密诸将屯险者，闻儒至，皆走。頵、威等合兵三万，邀儒黄池。儒遣马殷击走之。儒营广德，乘胜至东溪，淮人大恐。行密遣台濛屯西溪，自引军逆战。儒军围之数重，黑云将李简以骑驰之，行密乃免。儒遂围宣州，行密乞师于钱镠。会溪潦暴涌，广德、黄池诸壁皆没，儒分兵取和、滁二州。

其秋，儒焚扬州，引而西，传檄远近，号五十万，旌旗相属数百里，所过烧庐舍，杀老弱以给军。行密惧，将遁去。戴规曰："儒军数败，今扫地而至，决死于我，若吾遣降者间至扬州，抚尉衣食，使儒军闻其家尚完，人人思归，不战可禽也。"行密乃遣亲将入扬州，取儒营粮数十万斛以禀饥民。儒屯广德，陶雅以骑军破儒前锋，屯严公台。十二月，頵、威与儒决战，皆大败。儒连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润州，扼其归路。

景福元年，儒复围宣州，屯陵阳。行密战不利，谋出奔，时刘威方系狱，且死，行密穷，更召问计，对曰："儒焚仓隤垒以来，粮尽将为我禽。若劲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请据险邀儒粮。行密乃分兵攻广德，壁而绝饟道。军适大疫，儒病{疒占}，遣建锋、殷钞诸县。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义、頵背城决战，破五十壁。会暴澍且冥，儒军大败。儒病甚，股弁不能兴。頵执儒献行密，诸将皆降。儒就刑于市，见刘威曰："中君之谋。"儒尝引鉴搔首曰："此头不久当入京师。"至是，传首阙下。建锋、殷哭之，相语曰："公常有志庙食，吾等有土，当庙以报德。"及殷据湖南，表儒赠司徒、乐安郡王，立庙以祀。

列传一百一十四高赵田硃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营使。黄巢陷京

师，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黄头军部将李鋋巩咸以兵万五千戍兴平，数败巢军。贼号蜀兵为“鸦儿”，每战，辄戒曰：“毋与鸦儿斗。”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选卒二千，使仁厚将而东。

先是，京师有不肖子，皆著叠带冒，持梃剽闾里，号“闲子”。京兆尹始视事，辄杀尤者以怖其余。窦潏治京兆，至杀数十百人，稍稍惮戢。巢入京师，人多避难宝鸡，闲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状，下约入邑闾纵击。军入，闲子聚观嗤侮，于是杀数千人，坊门反闭，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闾里乃安。

会邛州贼阡能众数万略诸县，列壁数十，涪州刺史韩秀升等乱峡中，韩求反蜀州，诸将不能定。敬瑄召仁厚还，使督兵四讨，屯永安。阡能遣谍者入军中，吏执以献，谍自言父母妻子囚于贼，约不得军虚实且死。仁厚哀之，曰：“为我报贼，明日我且战，有能释甲迎我者，署背曰‘归顺’，皆得复农矣。”纵谍去，命诸将毁栅，鼓而前。贼渠罗浑擎设伏诈降，仁厚遣将不持兵入谕其众，皆真降。浑擎诈穷而逸，吏执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语。”降众署背得免，则告诸壁：“大军至。”贼帅句胡僧大惊，斩之，莫能禁，众执胡僧以降。韩求知大贼已禽，徇诸壁曰：“敢出者斩！”众骂之，求赴水死，众钩出，斩以徇，余栅皆下。仁厚按辔徘徊视贼垒，吏请焚之，仁厚命取财粮，乃纵火，尸贼成都。仁厚还，天子御楼劳军，授仁厚检校尚书左仆射、眉州刺史。

敬瑄与仁厚谋曰：“秀升未禽，贡输梗夺，百官乏奉，民不盐食。公能破贼，当以东川待公。”仁厚许之。诏拜行军司马。仁厚闻贼储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锐兵濒江，伐木颓水碍舟道，负岸而阵。使游军逼贼，久不战，则夜以千卒持短刀、强弩直薄营，火而噪之。秀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鹜没凿舟，皆沈，众惧，多溃。秀升斩溃兵，欲胁止之，众怒，执秀升以降。仁厚问状，对曰：“天子蒙尘，反者何独我？”仁厚槛车送行在，斩于市。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初隶神策军，累迁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闻敬瑄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讽帝召师立以本官兼尚书右仆射，师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杀监军田绘，屯涪城，遣兵攻绵州，不克。又檄剑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为指挥应接使，卓文不应。帝乃下诏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为东川节度留后，杨茂言为行军副使，杨棠为诸军都虞候，率兵三万讨之。师立遣大将张士安、郑君雄守鹿头关。仁厚次汉州，前军战德阳，师立婴城，阅四旬，夜出兵扰北栅，仁厚设两翼而伏，披栅门列炬，贼不敢进，伏发，击走之。杨茂言谓仁厚

且败，引兵走，久乃还。明日，会诸将，仁厚曰：“副使当以死报天子。”斩而徇。于是士安不敢出，师立自督士，十战皆北。仁厚约城中斩首恶者赏，君雄呼于军曰：“天子所讨，反者耳，吾等何与？”乃与士安哗而进，以仁厚书示师立曰：“请以死谢众。”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诛其家，献首天子。仁厚入府，纵系囚，赈贫绝。诏拜剑南东川节度使。

光启二年，遂据梓州，绝敬瑄。君雄时为遂州刺史，亦陷汉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将李顺之逆战，君雄死。又发维、茂州羌军击仁厚，斩之。乾宁中，皆追赠司徒。

赵犨，陈州宛丘人，世为忠武军牙将。犨资警健，儿弄时好为营阵行列，自号令指顾，群儿无敢乱。父叔文见之，曰：“是当大吾门。”稍长，喜书，学击剑，善射。会昌中，从伐潞州，收天井关，又从征蛮，忠武军功多，迁大校。

黄巢入长安，所在盗兴，陈人诣节度府，请犨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视事，会官属计曰：“巢若不死长安，必东出关，陈其冲也。”乃培城疏堑，实仓库，峙藁薪，为守计。民有赀者悉内之，缮甲兵，募悍勇，悉补子弟领兵。巢败，果东奔。贼将孟楷以万人寇项，犨击禽之。僖宗嘉其功，迁累检校司空。巢闻楷死，惊且怒，悉军据濑水，与秦宗权合兵数十万，缭长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贵建功立名节，今虽众寡不敌，男子当死地求生，徒惧无益也。且死国，不愈生为贼乎？吾家食陈禄，誓破贼以保陈，异议者斩！”众听命。引锐士出战，屡破贼。巢益怒，将必屠之，乃起八仙营于州左，僭象宫阙，列百官曹署，储粮为持久计。宗权输铠仗军须，贼益张。犨小大数百战，胜负相当，故人心固，乃间道乞师于硃全忠。未几，汴军至，壁西北，陈人思奋，犨引兵急击贼，破之。围凡三百日而解。

中和五年，擢彰义军节度使。巢虽败，宗权始炽，略地数千里，屠二十余州，唯陈赖犨独完，以功检校司徒，加泰宁、浙西两节度，皆在陈并领之。龙纪初，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忠武军节度，仍治陈州，流亡踵还。与弟昶至友爱，后将老，悉以军事付之，乃卒，赠太尉。

犨悉忠力以孤城抗贼，巢卒败亡。然附全忠，亦赖其力复振，故委输调发助全忠，常先它镇云。

昶，字大东，神采轩异，而内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围，昶夜扌取师，疲而寝，如有神相之者。黎曙决战，士争奋死斗，禽

贼酋数人，斩级千余。犨领泰宁，以昶为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当时，方镇言忠壮吏治，举言犨、昶。犨之老，乃授留后，迁忠武节度使，亦留陈。进检校司徒。劭劝农桑，于人有恩惠。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卒，年五十三，赠太尉。

犨子珝，字有节。雄毅喜书，善骑射。巢之难，激励麾下，约皆死。以先冢迩贼，畏见残齮，即夜缒死士取柩以入。库有巨弩，机牙坏，不能张，珝以意调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马皆洞，贼畏不敢逼。以劳检校尚书右仆射，遥领处州刺史。

昶帅忠武，珝迁行军司马。昶之丧，知忠武留后，政简济，上下安之。全忠表为忠武军节度使。陈土恶善圮，珝叠甓表墉，遂无患。三加检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邓艾故迹，决翟王渠溉稻以利农。一家三节度，相继二十余年，陈人宜之。

天复初，韩建帅忠武，以珝知同州节度留后。昭宗还长安，诏入朝，赐号“迎銮功臣”。以检校太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从东迁。岁余，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赠侍中，陈人为罢市。

田頵，字德臣，庐州合肥人。略通书传，沈果有大志。与杨行密同里，约为兄弟。应州募屯边，迁主将。行密据庐州，頵谋为多。攻赵锽于宣州，锽出东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谓追骑不能及。頵乘轻舠追之，锽惊，遂见禽。行密表頵为马步军都虞候。

沙陀叛将安仁义奔淮南，行密大喜，属以骑兵，使在頵右，两人名冠军中，共攻常州，杀刺史杜棱。钱镠方屯润州，一夕溃。会孙儒南略，頵等屯丹阳，儒火扬州，壁广德，頵破其屯。与战，頵走，行密怒，夺其兵。或谏行密曰：“强敌傅垒，不用頵，非计也。”行密复将頵。儒诒书仁义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军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义为润州刺史，頵宁国军节度使。累迁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义至检校太保。

頵已平冯弘鐸，至扬州谢行密。左右求赀不已，狱吏亦有请，頵怒曰：“吏觊吾入狱邪！”又求池、歙为属州，行密不许，頵始怨。将还，指府门曰：“吾不复入此。”

是时，钱镠部将徐绾叛，镠入杭州逐绾，绾屯灵隐山迎頵。

頵遣客何晓见锣曰："王宜东保会稽，无为虚屠士众也。"锣曰："军中小叛常然，公为人长，何助逆耶？"頵攻北门，锣登城与语，射中麾下。頵筑垒绝往来道，锣患之，出金币十舆，募能夺地者。陈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驰击，夺其地，锣授璋衢州刺史。頵攻城未能克，将济江绝西陵，为锣将所却，围益急。

先是，行密欲女锣子，锣急，乃遣元鑶迎女，且告行密曰："頵得志，为患必大，请以子为质，愿召还頵。"行密使人谓頵曰："不还，我遣人代守宣州。"頵不从。锣输钱二百万缗犒军，頵又请锣子元瓘出质，乃与绾引兵还。然内怨行密与锣，因移书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虽狂奔澶漫，终为涸土，不若顺流无穷也。东南扬为大，刀布金玉积如阜，愿公上天子常赋，頵请悉储峙，单车以从。"行密答曰："贡赋繇汴而达，适足资敌尔。"于是頵绝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頵必叛，宜先图之。"行密曰："頵有大功，而反状未明，杀之，诸将不为用。"頵遣其佐杜荀鹤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须变。行密以康儒在頵所，故授庐州刺史以间之。頵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谋，死无地矣。"

頵与安仁义连和攻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养之。神福方与刘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谓诸将曰："頵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頵遣李皋诒书神福曰："公家在此，苟从我，当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从吴王，任上将，终不以妻子易意。"乃斩皋，破頵兵于曷山。始，頵将王坛等以舟师蹑神福后，至吉阳矶，不战。会日暮，坛掩神福军半济，神福反舟顺流急击，大破之，因纵火，士多死。明日，坛复战，败于皖口，頵乃自将来战。神福曰："贼弃城而来，此天亡也。"乃濒水坚壁不出，请行密以兵塞頵走道。

仁义焚东塘战舰，夜攻常州，不克，转战至夹冈，立二帜，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向。頵陈舟芜湖。行密遣将王茂章攻润州。仁义以善射冠军中，当时称硃瑾槊，米志诚弩，皆为第一。仁义常曰："志诚弩十，不当瑾槊之一；瑾槊十，不当吾弓之一。"人以为然。又其治军严，善得士心。战卒数百，濠梁不毁，开门斗，先告所当中，然后射之。茂章等不敢与确。行密遣使谓曰："吾不忘公功，能自归，当复为行军副使，但不可处兵。"仁义欲降，其子固谏，乃止。

行密召其将台濛泣语曰："人尝告頵必反，我不忍负人，頵果负我。吾思为将者非公莫可。"濛顿首谢，率骑度江，为阵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頵宿将多谋，备之何害？"与王坛等战广德，濛以行密书遗坛诸

将，皆再拜气夺。濛麾兵击之，坛走。神福既以不战困頵，頵绐言母病，还至芜湖。闻坛败，留精兵二万属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为狭营小舍，觇者以为才容二千人，頵轻之，不复召兵。与战黄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争逐北，遇伏，頵大败，召芜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坛皆归行密，頵恚，自料死士数百，号“爪牙都”，身薄战。濛退军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战，军溃。頵奔城，桥陷，为乱兵所杀，年四十六。其下犹斗，示頵首，乃溃。

頵始以元瓘归，战不胜，辄欲杀之，頵母护免。及锳与行密合，頵曰：“今日不胜，必杀元瓘。”已而頵死，传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礼，亦葬康儒，还元瓘于杭。

頵善为治，资宽厚，通利商贾，民爱之。善遇士，若杨夔、康軿、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为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锳交辟不应。頵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为尽力。夔知頵不足亢行密，著《溺赋》以戒，頵不用。

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润州，安仁义以家属保城楼，兵不敢登。召李德诚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缚，父子斩扬州市。

濛，字顶云，亦合淝人。頵破，行密表为检校太保、宣州观察使。天祐初卒。

硃延寿者，庐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彦、毕师鐸、赵锽、孙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宽恕结人心，而延寿敢杀。时扬州多盗，捕得者，行密辄赐所盗遣之，戒曰：“勿使延寿知。”已而阴许延寿杀之。

初，寿州刺史高彦温举州入硃全忠，行密袭之，诸将惮城坚不可拔，延寿鼓之，拔其城即表为淮南节度副使。全忠犹屯寿春，延寿以新军出，每旗五伍为列，遣李厚以十旗击西偏，不胜，将斩之，厚请益五旗，殊死战，全忠引去。于是取黄、蕲、光三州，以功迁寿州团练使。

昭宗在凤翔，诏延寿围蔡以披全忠势，擢奉国军节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寿开门不设备，而不敢逼也。延寿用军常以寡斗众，败还者尽斩之。

田頵之附全忠，延寿阴约曰：“公有所为，我愿执鞭。”頵喜，二人谋绝行密。行密忧甚，绐病目，行触柱僵。妻，延寿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丧明，诸子幼，得舅代我，无忧矣。”遣辩士召之，延寿疑，

不肯赴。姊遣婢报故，延寿疾走扬州，拜未讫，士禽杀之，而废其妻。

赞曰：全忠，唐之盗也，行密志枭其元而后已。田頵使出军赋而助之，此其谋责难而绝之，非忠于唐也。弃所附而觊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硃，材不足为吴、蜀之老，可与事天子哉！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三刘成杜钟张王

刘建锋，字锐端，蔡州朗山人。为忠武军部将，与孙儒、马殷同事秦宗权。儒之败，建锋、殷收散卒　　，转寇江西，有众七千，推建锋为主，殷为前锋，张佶为谋主，略洪、虔数州，众遂十余万。乾宁元年，取潭州，杀武安节度使邓处讷，自称节度留后，奉表京师，诏即拜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

建锋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陈赡为建锋御者，妻美且艳，乃私之。赡怒，袖铁挝击建锋死，断其喉。众推张佶为帅，佶固辞，马□是伤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时马殷攻邵州未克，于是遣人迎殷，磔赡于市。

殷至，佶坐受其谒。既而率将吏推殷为留后。诏即除检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杨行密、刘隐皆养士以图王霸，谓其属高郁曰："吾欲重币以奉四邻而固吾境，计安出？"郁曰："荆南暗弱，焉能患我？淮南，我雠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师，归天子职贡，王人来锡命，四方畏服，然后按兵讨不廷，霸业成矣。"殷悟，厚结宣武硃全忠以请于朝，乃拜湖南节度兵马留后。郁又教殷铸铅铁钱，十当铜钱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岁入算数十万，用度遂饶。

于是收邵、衡、永、道、郴、连六州，进攻桂州，执留后刘士政。诸城望风奔溃，尽得昭、贺、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执宁远节度使庞巨曦，虏其众及赀。昭宗在凤翔，难方亟，遣中人间道赐硃书，密诏使殷与杨行密攻汴州，殷兵讫不出。

殷弟賨，沈勇知书史，从孙儒为盗，晚事杨行密为黑云军使。与钱镠战，数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归汝于兄。"辞曰："賨一败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谊不忍舍公。"行密具赍以遣曰："尔还，与兄共食湘、楚，然何以报我？"答曰："愿通二国好，使商贾相资。"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劝殷与行密连和，殷畏全忠，卒不克。

殷与建锋同里人，凡宗权党散为盗者，皆以酷烈相矜，时通名"蔡贼"云。

成汭，青州人。少无行，使酒杀人，亡为浮屠。后入蔡贼中，为贼

帅假子，更姓名为郭禹。当戍江陵，亡为盗，保火门山。后诣荆南节度使陈儒降，署裨校。久之，张瑰囚儒，以禹凶慓，欲杀之。禹结千人奔入峡，夜有蛇环其所，祝曰："有所负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袭归州，入之，自称刺史。招还流亡，训士伍，得胜兵三千，秦宗权故将许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讨荆南部将牟权于清江，禽权，取其众。禹又破其将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节度留后，始改名汭，复故姓。

宗权余党常厚攻夔州。是时，西川节度使王建遣将屯忠州，与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齿，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军之间攻之，二军使人谇辱汭，韩楚言尤剧，汭耻之曰："有如禽贼，当支解以逞！"会存夜斩营袭厚，破之，厚奔万州，为刺史张造所拒，走绵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语夫曰："君常辱军，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决。李砺刀席下，方共食，复语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断其首，并杀三子，乃自刭。汭畏其烈，礼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马刘昌美守夔，率存溯江略云安，建将皆奔。存按兵渝州，尽下濒江州县。

时王建肇据黔州自守，帝以建肇为武泰军节度使。汭遣将赵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为留后，存为万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球，汭曰："存必叛，自试其力矣。"遣将袭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与王建肇皆降于王建。

汭颇知吏治，尝录囚，尽其情。垫江贼阴杀令，其主簿疑小史导之，讯不承。临刑曰："我且讼地下。"逾月，吏暴死。汭闻，益详于狱。始治州，民版无几，未再期，自占者万余。帝数诏刻石颂功，辄固辞。时镇国节度使韩建亦以治显，号"北韩南郭"。汭进累检校太尉、中书令、上谷郡王。云安榷盐，本隶盐铁，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万。初任贺隐，隐，贤者也，故汭所举少过。晚得妻父任之，谮害诸子，汭皆手杀之，至绝嗣。澧、朗本荆南隶州，为雷满所据，别为节度，汭数请之，宰相徐彦若不许。及彦若罢，道江陵，汭出怨言，彦若曰："公专一面，自视桓、文，一贼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惭。晚喜术士，饵药濒死而苏。

天复三年，帝诏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围鄂州，硃全忠使韩勍救之，讽汭与马殷、雷彦威掎角。汭身自将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无敢谏，唯亲吏杨师厚劝之。汭为巨舰，堂皇悉备，行至公安，卜不吉，欲还，师厚曰："公举全军，中道还，何以见百姓？"汭乃行。彦威潜师略江陵，汭诸将念私，无斗志。淮南将李神福壁沙桥，望汭军曰："战舰虽

盛，首尾断绝，可取也。”击汭君山，败之，火其船，众大溃，汭投江死，士民皆为彦威所劫。韩勍走还。王建遂取夔、施、忠、万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国事，请与杜洪皆立庙云。

杜洪，鄂州人。为里俳儿。乾符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于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审中为董昌所拒，走客黄州。中和末，闻绍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为州将，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启二年，安陆贼周通率兵攻审中，审中亡去，洪乘虚入鄂，自为节度留后，僖宗即拜本军节度使。

是时，永兴民吴讨据黄州，骆殷据永兴，二人皆隶土团者也，故军剽甚。洪虽得节制，而附硃全忠，绝东南贡路。乾宁初，身自将击讨，乞师淮南，杨行密遣硃延寿助之。洪引还，延寿拔黄州，俘讨献京师。骆殷弃永兴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骆殷，倚为心腹，间取永兴守之。

全忠方围凤翔，昭宗遣使者东出，道武昌，洪皆杀之。时行密略光州，诏洪出兵，与忠义赵匡凝、武安马殷袭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刘存率舟师万人讨洪，骆殷弃永兴走，县民方诏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诏，大喜，以永兴壮县，馈餫所仰，既得，鄂半矣，遂进围鄂州。

洪婴城，请救于汴，全忠率兵五万营霍丘。行密御之，汴兵不利，引还，使别将吴章以三千兵解围，神福迎破之。时全忠方与河东军薄战，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于马殷，殷不答。洪计穷，复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吴章兵万三千救洪。淮南将刘存浚坎傅城。殷为洪谋曰：“淮兵深入，仰永兴以济，若奇兵取之，贼不战而溃。”洪以精兵合汴人间道掩永兴，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诏、苗璘当之。汴亡卒走淮壁，言军虚实曰：“郓军懦，可取，开道军不可当也。”璘曰：“杀强则弱者挠矣。”乃自击开道军，败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军气沮，存使辩士临说，洪恃汴方强，无降意。或劝存急击援兵，则城自下，存曰：“击之，贼入，则城固矣；若纵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军走，是日城陷，执洪及曹延祚，穷斩其余。行密见洪，责曰：“尔同逆贼弑主，与孤为仇，吾军还，而复为贼后拒，今定何如？”洪谢曰：“不忍负硃公。”与延祚皆斩扬州市。以刘存守鄂州。行密死，马殷遂取其地。

钟传，洪州高安人。以负贩自业，或劝其为盗必大显。时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乱，众推传为长，乃鸠夷獠，依山为壁，至万人，自称高安镇抚使。仙芝遣柳彦璋略抚州，不能守，传入据之，言诸朝，诏即拜刺

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抚民危全讽间传之去，窃州以叛，使弟仔昌据信州。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俄拜镇南节度使、检校太保、中书令，爵颍川郡王，又徙南平。

传率兵围抚州，天火其城，士民讠藿惊，诸将请急攻之，传曰："乘人之险，不可。"乃祝曰："全讽罪，无害民者。"火即止。全讽闻，谢罪听命，以女女传子匡时。传以匡时为袁州刺史，击马殷。又以彭玕为吉州刺史。玕，健将也，传倚以为重。

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传少射猎，醉遇虎，与斗，虎搏其肩，而传亦持虎不置，会人斩虎，然后免。既贵，悔之，戒诸子曰："士处世，尚智与谋，勿效吾暴虎也。"乃画搏虎状以示子孙。凡出军攻战，必祷佛祠，积饵饼为犀象，高数寻。晚节重敛，商人至弃其货去。天祐三年卒。

匡时自立为节度观察留后。次子匡范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结汴人图扬州。杨渥使秦裴攻匡时，围洪州。匡时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军大掠三日止，执匡时及司马陈象归扬州。渥切责，匡时顿首请死，渥哀赦之，斩象于市。

彭玕既失援，厚结马殷，且观虚实，使者还曰："殷将校辑睦，未可图也。"遂归款。玕通《左氏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扬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始，危全讽闻匡时立，喜曰："听钟郎为节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潜谋攻渥。会淮南亡将王茂章过州，请曰："闻公欲大举，愿见诸将军才否。"全讽搜众十万，邀茂章观之，对曰："扬州有士三等，公众正当其下，盍更益之？"全讽不能答。后为杨氏所并。

刘汉宏，本兖州小史，从大将击王仙芝，劫辎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庐，廛无完家。于是都统王鐸遣将崔锴降之，表为宿州刺史，汉宏恨赏薄，有望言。会浙东观察使柳瑨得罪，乃授汉宏观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贡输踵驿而西，帝悦，宠其军为义胜军，即授节度使。汉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辄曰："天下方乱，卯金刀非吾尚谁哉？"鸦噪诸廷，命斫树，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斩白蛇，何畏一木！"

中和二年，遣弟汉宥率诸将攻杭州，壁西陵，为董昌所败。复遣兵七万濒江而屯，昌使钱镠宵济袭破之。明年，汉宏屯黄岭，发洞獠同攻昌，镠出富阳击诸营，多溃去。汉宏大沮，悉军十万，列舰西陵，谋宵济袭昌。祷于江，有一矢坠前，恶之。俄与镠遇，镠俘馘五千，汉宏羸服走，或执之，绐而免。明日复战，镠斩其弟汉容、将辛约。时钟季文守明州，卢约处州，蒋瑰婺州，杜雄台州，硃褒温州。褒兵最强，故汉宏使褒治大舰习战，以史惠、施坚实、韩公汶将其军。帝闻杭、越挐战，遣中人焦居璠持节诏通好，皆不奉诏。

光启二年，镠率诸将攻越，自趋导山，破公汶于曹娥埭。与褒战，烧其舰，进屯丰山。坚实诣镠降，汉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镠斩其母妻于屯。杜雄飨其军，皆醉，执汉宏以见董昌。汉宏曰："自古岂有不亡国邪？"昌使斩于市，叱刑者曰："吾节度使，非庸人可杀。我尝梦持金杀我者，必钱镠也。"昌命镠斩之。

张雄，泗州涟水人。与里人冯弘鐸皆为武宁军偏将。弘鐸为吏辱，雄为辩数，并见疑于节度使时溥。二人惧祸，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苏州据之。稍稍啸会，战舰千余，兵五万，乃自号"天成军"。

镇海节度使周宝之败，奔常州，闻高骈将徐约兵锐甚，诱之使击雄，与之苏州。雄匿众海中，使别将赵晖据上元，资以舟械。宝兵散，多降晖，众数万。雄即以上元为西州。负其才，欲治台城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

杨行密围扬州，毕师鐸厚赍宝币，啖雄连和。雄率军浮海屯东塘。是时扬州围久，皮囊革带食无余，军中杀人代粮，才千钱。闻雄至，间道挟珍走军，以银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为直。雄军富过所欲，即不战去。晖数剽江道，雄击杀之，坑其众，自屯上元。大顺初，以上元为升州，诏授雄刺史。未几，卒。雄善驭众，人思之，为立庙。弘鐸代为刺史。

弘鐸善骑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纳好。然倚兵舰完利，谋取润州，遣客尚公乃进说行密，行密不从。客曰："公不见听，未知胜几楼船？"时行密大将田頵在宣州，阴图弘鐸，募工治舰。工曰："上元为舟，市木远方，坚緻可胜数十岁。"頵曰："我为舟于一用，不计其久，取木于境可也。"弘鐸介宣、扬间，不自安，而州数有怪。天复二年，大风发屋，巨木飞舞，州人骇曰："州且易主。"大将冯晖等劝弘鐸悉军南向，声言讨钟传，实袭頵。行密知之，遣客说止，不听。頵

逆击于曷山，弘鐸大败，收残士欲入海。行密惧复振，遣人迎犒东塘，好谓曰："兵有胜负，今众尚强，乃自弃于海，奈何？吾府虽隘，尚可以居。若欲扬州，我且让公。"弘鐸举军尽哭。行密挐飞舻，不持兵入其军，执弘鐸手尉勉，遂以归，表为淮南节度副使。见尚公乃曰："颇忆为冯公求润州否？何多尚邪？"谢曰："臣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忧？"

徐约者，曹州人。已得苏州，有诏授刺史。钱镠遣弟鋉攻之，约驱民墨镬其耏曰："愿战南都。"从事或曰："都者，国称，杭终有国乎？"约后浸窘，与其下哭而别，入海死。镠使沈粲守苏州。约众降润州阮结，结不能定。镠以成及讨之，尽歼其众。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晔为固始令，民爱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赀显。僖宗入蜀，盗兴江、淮，寿春亡命王绪、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未几，众万余，自称将军，复取光州，劫豪杰置军中，潮自县史署军正，主禀庾，士推其信。绪提二州籍附秦宗权。它日，赋不如期，宗权切责，绪惧，与行全拔众南走，略浔阳、赣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粮少，故兼道驰，约军中曰："以老孺从者斩！"潮与弟审邽、审知奉母以行，绪切责潮曰："吾闻军行有法，无不法之军。"对曰："人皆有母，不闻有无母之人。"绪怒，欲斩其母，三子同辞曰："事母犹事将军也，杀其母焉用其子？"绪赦之。会毋死，不敢哭，夜殡道左。

时望气者言军中当有暴兴者，绪潜视魁梧雄才，皆以事诛之，众惧。次南安，潮语行全曰："子美须眉，才绝众，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与左右数十人伏丛翳，狙缚绪以徇。众呼万岁，推行全为将军，辞曰："我不及潮，请以为主。"潮苦让不克，乃除地剸剑祝曰："拜而剑三动者，我以为主。"至审知，剑跃于地，众以为神，皆拜之。审知让潮，自为副。绪叹曰："我不能杀是子，非天乎！"潮令于军曰："天子蒙难，今当出交、广，入巴、蜀，以干王室。"于是悉师将行，会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闻潮治军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围城，岁余克之，杀彦若，遂有其地。

初，黄巢将窃有福州，王师不能下，建人陈岩率众拔之，又逐观察使郑镒，自领州，诏即授刺史。久之，岩卒，其婿范晖拥兵自称留后。岩旧将多归潮，言晖可取，潮乃遣从弟彦复将兵，审知监之，攻福州。审知乘白马履行阵，望者披靡，号"白马将军"。晖守弥年不下，潮令曰："兵尽益兵，将尽益将，兵将尽，则吾至矣。"于是彦复急攻，晖亡

入海，追斩之。建、汀二州皆举籍听命，潮乃尽有五州地。

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围练使，俄迁观察使。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乾宁中，宠福州为威武军，即拜潮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卒，赠司空。

潮病，以审知权节度，让审邽，不许。诏审知检校刑部尚书、节度观察留后。厚事硃全忠，全忠荐为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在凤翔，赐审知硃诏，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进琅邪郡王。

审邽，字次都。为泉州刺史，检校司徒。喜儒术，通《书》、《春秋》。善吏治，流民还者假牛犁，兴完庐舍。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振赋以财，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戩等赖以免祸，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以礼之。

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众谓不可，宙曰："若人状貌非常，吾以子孙托之。"

黄巢自岭表北还，湖、湘间群盗蚁结，知谦因据封州，有诏即授刺史兼贺水镇使，以遏梧、桂。知谦抚纳流亡，爱啬用度，养士卒。未几，得精兵万人，多具战舰，境内肃然。久之，疾病，召诸子曰："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

知谦卒，共推其子隐为嗣，清海军节度使刘崇龟表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领节度，未至，而牙将卢琚叛。隐率兵奉迎知柔，直趋广州，禽琚献之。于是知柔以闻，昭宗拜隐本军行军司马，俄迁副使。天复初，节度徐彦若死，隐自称留后。

虔人卢光稠者，有众数万，据州自为留后，又取韶州。隐与争之，战不胜，悉师攻虔州。光稠伏军掉战，隐纵驱，伏发，挺身免。天祐初，始诏隐权节度留后，乃遣使者入朝，重赂硃全忠以自固。是岁，光稠死，子延昌自称刺史，为其下所杀，更推李图总州事。图死，钟传尽劫其众，欲遣子匡时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谭全播为刺史，附全忠云。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忠义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轻用者，忠与义也。后身先义，仁也；身可杀，名不可死　　，志也。大凡捐生以趣义者，宁豫期垂名不朽而为之？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虽颓嵩、岱，不吾压也。夷、齐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兴。两人至饿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惭德，而夷、齐为得仁，仲尼变色言之，不敢少损焉。故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奸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杀一义士，则四方解情，故乱臣贼子赩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为彼者，而为我也。义在与在，义亡与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虽然，非烈丈夫，曷克为之？彼委靡软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叙夏侯端以来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寿州寿春人，梁尚书左仆射详孙也。仕隋为大理司直。高祖微时与相友，大业中讨贼河东，表端为副。端邃数术，密语高祖曰："玉床摇，帝坐不安。晋得岁，真人将兴，安天下之乱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内恶诸李，今金才已诛，次且取公，宜蚤为计。"帝感其言。义师兴，端在河东，吏捕送长安。帝入京师，释囚，引入卧内，擢秘书监。

李密之降，关东地未有所属，端请假节招谕，乃拜大将军，为河南道招尉使。即传檄州县，东薄海，南揵淮，二十余州遣使顺附。次谯州，会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无所归，计穷彷徨。麾下二千人粮尽不忍委端去，端乃杀马宴大泽中，谓众曰："我奉王命，义无屈。公等有妻子，徒死无益。吾丐若首，持与贼以取富贵。"众号泣不忍视，端亦泣，欲自刎，争持之，乃止。行五日，饿死十四三。遇贼，众溃，从者才三十余人，遂东走，撷雰豆以食。端持节卧起，叹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纵其下令去，毋俱没。会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时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节，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印绶召端，解所服衣以赠。端曰："吾，天子使，宁污贼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见。"即焚书及衣，因解节毛怀之，间道走宜阳，历崖峭榛莽。比到，其下仅有在者，皆体发癯焦，人不堪视。端入谒，自谢无功，不及危困状。帝闵之，复拜秘书监。出为梓州刺史。散禄禀周孤穷，不为子孙计。贞观元年卒。

刘感，岐州凤泉人，后魏司徒丰生孙也。武德初，以骠骑将军戍泾州，为薛仁杲所围，粮尽，杀所乘马啖士，而煮骨自饮，至和木屑以

食。城垂陷，长平王叔良救之，贼乃解。与叔良出战，为贼执，还围泾州，令感约城中降。感绐诺，至城下大呼曰：“贼大饥，亡在朝暮，秦王数十万众且至，勉之无苦。”仁杲怒，执感埋其半土中，驰射之。至死，詈益甚。

贼平，高祖购得其尸，祭以少牢，赠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谥忠壮。诏其子嗣封爵，赐田宅焉。

常达，陕州陕人。仕隋为鹰击郎将。尝从高祖征伐，与宋老生战霍邑，军败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归。帝大悦，命为统军，拜陇州刺史。

时薛举方强，达败其子仁杲，斩首千级。举遣将仵士政绐降，达不疑，厚加抚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众二千归贼。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乎？”答曰：“彼瘿老妪，何所道？”举奴张贵又曰：“亦识我否？”达瞋目曰：“若乃奴耳。”贵忿，举笏击其面，达不为慑，亦拔刀逐之，赵弘安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见达，劳曰：“君忠节，正可求之古人。”为执士政杀之，赐达布帛三百段，以达并刘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终陇西刺史。

敬君弘，绛州绛人，北齐尚书右仆射显俊曾孙也。累功历骠骑将军，封黔昌侯。以屯营兵守玄武门。隐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车骑将军冯立者，有材武，叹曰：“生赖其宠，死不共难，我无以见士大夫！”乃与巢王亲将谢叔方率兵攻玄武门，殊死斗。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当按兵待变，成列而斗可也。”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呼而进，皆战殁。立顾其下曰：“足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败，秦府兵不振。尉迟敬德掷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马恸，亦出奔。明日自归，太宗曰：“义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让曰：“汝离我兄弟，罪一也；杀我将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当战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胜，帝亦劳遣之。诏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立已蒙贷，归语人曰：“上赦吾罪，吾当以死报。”未几，突厥犯便桥，立引数百骑与虏薄，败之咸阳。帝喜，授广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为蛮夷患，故数叛。立至，不事家产，衣食弗求赢。尝见贪泉曰：“此岂隐之所酌邪？吾虽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极饮去。在职不三年，有惠爱，卒于官。

叔方历伊州刺史，善治军，戎、华爱之。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徙洪、广二州都督。卒，谥曰勤。本万年人，从巢王征讨有功，王表为屈咥真府左军骑云。

吕子臧，蒲州河东人。刚直，健于吏。隋大业末国南阳郡丞，捕击盗贼有功。高祖入京师，遣马元规慰辑山南，独子臧坚守。元规遣士讽晓，子臧杀之。及炀帝已弑，帝更使其婿薛君傅赍诏，言隋所以亡，谕子臧。子臧为故君发丧讫，即送款，就拜邓州刺史，封南阳郡公。

武德初，硃粲新衄，子臧率兵与元规并力。元规军不进，子臧曰："乘贼新败，上下惶沮，一战可禽；若迁延，其众稍集，吾食尽，致死于我，不可当也。"不纳。子臧请以所部兵独进，又不许。俄而粲得众，复张，元规婴城，子臧扼腕曰："谋不见用，坐公死矣。"贼围固。会霖雨，雉堞崩剥，或劝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贼乎？"乃率麾下数百人赴敌死，城亦陷，元规死之。

元规，安陆人。初以队正从帝征伐，持节下南阳，得兵万余，然无谋，至于败。

王行敏，并州乐平人。隋末为盗长，高祖兴，来降，拜潞州刺史，迁屯卫将军。刘武周入并州，寇上党，取长子、壶关。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驰往。既至，与子武不叶，贼围急，储偫空乏，众恫惧，行敏患之。会有告子武谋反，遂斩之。州民陈正谦者，以信义称乡里，出粟千石济军，由是人自奋，贼乃去。行敏又败窦建德兵于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赵，与刘黑闼战历亭，破之。既而释甲不设备，为黑闼所掩，缚致麾下。终不屈，贼遂斩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闻而悼惜。

黑闼之乱，死事者又有卢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韩城。隋乱，结纳英豪。高祖与之旧，及兵兴，率数百人上谒汾阴，又使兄子谕降剧贼孙华，与刘弘基败隋将桑显和于饮马泉。擢累右光禄大夫，为瀛州刺史。黑闼遣轻骑破其郛，拒战半日，士见亲属系虏，乃溃。士叡为贼擒，欲使说下城堡，不从，见杀。

玄通，蓝田人。为隋鹰扬郎将，高祖入关，率所部自归，拜定州总管。为黑闼所破，爱其才，欲以为将。玄通曰："吾当守节以报，乌能降志贼邪？"不听，囚之。故吏有饷饮馈者，玄通曰："诸君见哀，吾能一

醉。”遂纵饮，谓守者曰：“吾能剑舞，可借刀。”守士与之。曲终，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抚方面，不能保所守，尚可视息邪？”乃溃腹死。帝为流涕，擢其子伏护大将军。

罗士信，齐州历城人。隋大业时，长白山贼王薄、左才相、孟让攻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击贼。士信以执衣，年十四，短而悍，请自效。须陀疑其不胜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马顾眄。须陀许之。击贼潍水上，阵才列，执长矛驰入贼营，刺杀数人，取一级掷之，承以矛，戴而行，贼皆眙惧无敢亢。须陀乘之，大破贼。士信逐北，每杀一贼，辄劓鼻纳诸怀，暨还，验以代级。须陀叹伏，遗以所乘马。凡战，须陀先登，士信副，以为常。炀帝遣使图须陀、士信阵法上内史。

后须陀为李密所杀，士信与裴仁基归密，署总管，俾统所部讨王世充。身被重创，见获于世充。世充爱其才，厚遇之，与同寝食。后得密将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耻与伍，率所部千余人来降高祖，拜陕州道行军总管，因谋世充。

士信行则先锋，反则殿，有所获，悉散戏下有功者，或脱衣解马赐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严，至亲旧无少贷，其下亦不甚附。师次洛阳，攻千金堡，堡有恶言詢军，士信怒，夜遣百人载婴儿啼噪堡下，若自东都出奔者，既而阳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开门追掠，士信伏入，屠之无类。贼平，授绛州总管，封郯国公。

从秦王击刘黑闼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贼急攻，溃而出。王语诸将：“孰能守此？”士信曰：“愿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贼悉众攻，方雨雪，救军不得进。城陷，黑闼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隐悼，购其尸以葬，谥曰勇。初，士信为仁基所礼，及东都平，出家财敛葬北邙以报德，且曰：“我死当墓其侧。”至是，如所志。

张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显。年十四，居父丧，士人贤其孝，县令郭湛署所居曰复礼乡至孝里。道源尝与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侧，至□署乃告，又徒步护送还其家。隋末政乱，辞监察御史，归闾里。

高祖兴，署大将军府户曹参军。至贾胡堡，复使守并州。京师平，遣抚慰山东，下燕、赵。有诏褒美，封累范阳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东，令守赵州，为窦建德所执。会建德寇河南，间遣人诣朝，请乘虚捣贼心胁。即诏诸将率兵影接。俄而贼平，还，拜大理卿。时何稠得罪，

籍其家属赐群臣。道源曰：“祸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为也。”更资以衣食遣之。天子见其年耆，拜绵州刺史。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节。道源虽官九卿，无产赀，比亡，余粟二斛。诏赐帛三百段。

族孙楚金有至行，与兄越石皆举进士。州欲独荐楚金，固辞，请俱罢。都督李勣叹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让，何嫌皆取乎？”乃并荐之。累进刑部侍郎。仪凤初，彗见东井，上疏陈得失。高宗钦纳，赐物二百段。武后时，历秋官尚书，爵南阳侯。有清概，然尚文刻，当时亦少之。为酷吏所构，流死岭表。

李育德，赵州人。祖谔，仕隋通州刺史，为名臣。世富于财，家僮百人。天下乱，乃私完械甲，婴武陟城自保，人多从之，遂为长。剧贼来掠，不能克。隋亡，与柳燮等归李密，私署总管。密为王世充所破，以郡来降，即拜陟州刺史。

兄厚德，自贼所逃归，度河复被执。贼使招育德，阳许之，故兄不死。贼帅段大师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阴得其骧，，乃与州人贾慈行谋逐贼。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狱拥群囚噪而出，斩长史，众不敢动，大师缒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亲，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贼河内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锐士攻之，城陷，犹力战，与三弟皆殁。

时死节者又有李公逸、张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与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为众所归。始附王世充，策其必败，乃献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总管，封阳夏郡公。以善行为刺史。世充遣其弟将徐、亳兵攻之，公逸请援，未报，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状。至襄城，为贼逻送洛阳。世充曰：“君越郑臣唐，何哉？”答曰：“我于天下唯闻有唐。”贼怒斩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县公。

善相，襄城人。大业末为里长，督兵迹盗，为众附赖，乃据许州奉李密。密败，挈州以来，诏即授伊州总管。王世充攻之，屡困贼，遣使三辈请救，朝廷未暇也。会粮尽，众饿死，善相谓僚属曰：“吾为唐臣，当效命。君等无庸死，斩吾首以下贼可也。”众泣不肯，曰：“与公同死，愈于独生。”城陷被执，骂贼见杀。高祖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万年人，隋尚书左仆射颖孙也。举明经，稍迁通义令，有治劳，人刻石载德。历赵州刺史，平昌县子。圣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婴城拒，虏攻益急。长史唐波若度且陷，即与虏通。叡觉之，力不能制，即自经。不得死，为虏执，使降谕诸县，不肯应，见杀。初，虏至，有为叡计者："突厥蜂锐，所向无完，公不能亢，且当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战而降，罪大矣。"武后叹惜，赠冬官尚书，谥曰节。诏诛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节、波若臣贼，使天下知之。

子仲舒，通故训学，擢明经，为相王府文学，王所钦器。开元初，宋璟、苏颋当秉，多咨访焉。时舍人崔琳练达政宜，璟等礼异之。当语人曰："古事问高仲舒，时事问崔琳，何复疑？"终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中官范云仙坐私谒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复见，唯工优给使得进。俄有诬皇嗣异谋者，武后诏来俊臣问状，左右畏惨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剸腹中，肠出被地，眩而仆。后闻大惊，舆致禁中，命高医内肠，褫桑紩之，阅夕而苏。后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诏停狱，睿宗乃安。当是时，朝廷士大夫翕然称其谊，自以为弗及也。

神龙初，母丧，葬南阙口，营石坟，昼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涌流庐之侧，李冬有华，犬鹿相扰。本道使卢怀慎上其事，诏表阙于闾。景云时，迁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属其事于史官，擢右骁卫将军，爵代国公。诏镌其名于泰、华二山碑以为荣。卒，配飨睿宗庙廷。大历中，赠兵部尚书，谥曰忠。以子承恩为庐州长史。中和中，又擢其远孙敬则为太子右谕德。

王同皎，相州安阳人，陈驸马都尉宽曾孙也。陈亡，徙河北。长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彦范等诛二张，遣同皎与李湛、李多祚即东宫迎太子，请至玄武门指授诸将。太子拒不许，同皎进曰："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衙执事刻期诛之，须殿下到以系众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无不可乎？"同皎曰："南将相毁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内之鼎镬乎？太子能自出谕之，众乃止。"太子犹豫，同皎即扶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入。兵趋长生殿太后所，环侍严定，因奏诛易之等状。帝复位，擢右千牛将军，封琅邪公，食实户五百。主进封讼主，拜同皎驸马都尉，迁光禄卿。

神龙后，武三思烝浊王室，同皎恶之，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

李悛、冉祖雍谋，须武后灵驾发，伏弩射杀三思。会播州司兵参军宋之愻以外妹妻延庆，延庆辞，之愻固请，乃成昏。延庆心厚之，不复疑。故之愻子昙得其实。之愻兄之问尝舍仲之家，亦得其谋。令昙密语三思。三思遣悛上急变，且言同皎欲拥兵阙下废皇后。帝殊不晓，大怒，斩同皎于都亭驿，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庆皆死。憬遁入比干庙自刭，将死，谓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聪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乱朝，虐害忠良，灭亡不久，可干吾头国门，见其败也。"憬，寿春人。后太子重俊诛三思，天下共伤同皎之不及见也。睿宗立，诏复官爵，谥曰忠壮。诛祖雍、悛等。

先是，许州司户参军燕钦融再上书斥韦后擅政，且逆节已萌。后怒，劝中宗召至廷，扑杀之。宗楚客复私令卫士极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乱，被诛。至是，俱赠谏议大夫，备礼改葬，赐钦融一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潜，字弘志。生三日，赐绯衣、银鱼。幼庄重，不喜儿弄。以帝外孙，补千牛，复选尚公主，固辞。元和中擢累将作监。吏或籍名北军，辄骄憘不事，潜悉奏罢之，故不戒而辨。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至潜，取以具食，遂为故事。

迁左散骑常侍，拜泾原节度使。宪宗与对，大悦，曰："吾知而善职，我自用之。"潜至镇，缮壁垒，积粟，构高屋倚兵，利而严。遂引师自原州逾硖石，取虏将一人，斥烽候，筑归化、潘原三垒。请复城原州，度支沮议，故原州复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节度荆南。疏吏恶，榜之里闾，杀尤纵者。分射三等，课士习之，不能者罢，故无冗军。大和初，检校尚书左仆射。卒于官，赠司空。

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从。气挺特不俗。睿宗时，姚、嶲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为判官。时保安罢义安尉，未得调，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见曰："愿因子得事李将军可乎？"仲翔虽无雅故，哀其穷，力荐之。蒙表掌书记。保安后往，蒙已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蛮之俘华人，必厚责财，乃肯赎，闻仲翔贵胄也，求千缣。会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营赎仲翔，苦无赀。乃力居货十年，得缣七百。妻子客遂州，间关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进。都督杨安居知状，异其故，资以行，求保安得之。引与语曰："子弃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请贇官赀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缣于蛮，得仲翔以归。始，仲翔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鬻远酋，酋严遇之，昼役夜囚，没凡十五年乃还。

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谊，厚礼仲翔，遗衣服储用，檄领近县尉。久乃调蔚州录事参军，以优迁代州户曹。母丧，服除，喟曰：“吾赖吴公生吾死，今亲殁，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时，何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没，丧不克归。仲翔为服缞绖，囊其骨，徒跣负之，归葬魏州，庐墓三年乃去。后为岚州长史，迎保安子，为娶而让以官。

李憕，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兴圣皇帝，谱系疏晦，不复传。父希倩，神龙初右台监察御史。憕少秀敏，举明经高第，授成安尉。张说罢宰相，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说遍问官属后孰当贵，工指憕及临河尉郑岩。说以女妻岩，而归其甥阴于憕。会母丧免。自武功尉以政尤异迁主簿。说在并州，引忄登置幕府。及执政，为长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选官属，多致贤以重其柄。表假憕监察御史，分道检核。以课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晋阳令。三迁给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称，明簿最，下无敢绐。失李林甫意，出为河南少尹。尹萧炅内倚权，骫法殖私，憕裁抑其谬，吏下赖之。道士孙甑生以左道幸，托祠事往来嵩、少间，干请乱吏治，憕不为应，故挟炅谮诸朝。天宝初，除清河太守。举美政，迁广陵长史，民为立祠赛祝，岁时不绝。以捕贼负，徙彭城太守。封酒泉县侯。连徙襄阳、河东，并兼采访处置使；入为京兆尹。杨国忠恶之，改光禄卿、东京留守。

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东京，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弈、河南尹达奚珣缮城垒，绥励士卒，将遏贼西锋。帝闻，擢礼部尚书。禄山度河，号令严密，候讠问不能知。已陷陈留、荥阳，杀张介然、崔诚，不数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战不胜，辄北。憕收残士数百，裒断弦折矢坚守，人不堪斗。憕约弈：“吾曹荷国重寄，虽力不敌，当死官。”部校皆夜缒去，憕坐留守府，弈守台。城陷，禄山鼓而入，杀数千人，矢著阙门，执憕、奕及官属蒋清，害之。有诏赠司徒，谥曰忠懿。河、洛平，再赠太尉，拜一子五品官。

憕通《左氏春秋》，颇殖产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阙口，畴墅弥望，时谓“地癖”。岩仕终少府监，产利埒憕云。

憕十余子，江、涵、沨、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脱。

源八岁家覆，俘为奴，转侧民间。及史朝义败，故吏识源于洛阳者赎出之，归其宗属。代宗闻，授河南府参军，迁司农主簿。以父死贼手，常悲愤，不仕不娶，绝酒荤。惠林佛祠者，憕旧墅也，源依祠居，阖户日一食。祠殿，其先寝也，每过必趋，未始践阶。自营墓为终制，

时时偃卧埏中。

长庆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源，曰：“贾谊称：守圉捍敌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宝时，士罕伏节，逆羯始兴，委符组、弃城郭者不为耻，而憕约义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终，臣节之光由憕始。而源天与至孝，绝心禄仕五十余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辞开析，百虑洗然。抱此真节，弃于清世，臣窃为陛下惜之。”穆宗下诏曰：“昔盗起幽陵，振荡河、洛，赠太尉憕处难居首，正色就死，两河闻风，再固危壁，殊节卓焉，到今称之。源有曾参之行、巢父之操，泊然无营，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劝臣节也；旌孝，所以激人伦也；镇浇浮，莫如尚义；厚风俗，莫如尊老。举是四者，大儆于时。其以源守谏议大夫，赐绯鱼袋。”河南尹遣官敦谕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诏书袍笏即赐，又赐绢二百匹。源顿首受诏，谓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趋拜。”即附表谢，辞吐哀恳，一无受。寻卒。敬宗时，擢憕孙为河南兵曹参军。

彭擢明经第。天宝中，选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宁丞迁右补阙。从天子入蜀。后憕数年卒。有孙景让、景庄、景温，别传。

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录武德以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赐一子正员官。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第一等，以其岁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孙数讼于朝，有诏差为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李岘、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韩瑗、郝处俊、娄师德、王及善、硃敬则、魏知古、陆象先、张九龄、裴寂、刘文静、张柬之、袁恕已、崔玄□、桓彦范、刘幽求、郭元振、房琯、寺履谦、李嗣业、张巡、许远、卢弈、南霁云、萧华、张镐、李勉、张镒、萧复、柳浑、贾耽、马燧、李憕三十七人画像，续图凌烟阁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梁国公房玄龄

尚书右仆射、检校侍中、莱国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瑀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国、申国公高士廉

太子太师、知政事、特进、郑国公魏征

侍中、永宁郡公王珪

吏部尚书、参豫朝政、道国公戴胄

中书令、江陵县子岑文本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尚书、高唐县公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礼部民部尚书事、清苑县男刘洎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燕国公于志宁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县公张行成

中书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蓨县公高季辅

侍中、兼太子宾客、袭颍川县公韩瑗

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县侯来济

侍中、兼太子宾客张文瓘

侍中、甑山县公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县公李义琰

内史、河东县侯裴炎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温国公苏良嗣

内史、梁国公狄仁杰

纳言、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陇右诸军大使、谯县子娄师德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石泉县公王方庆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袭邢国公王及善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知兵部尚书事、齐国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国公姚崇

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硃敬则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国公苏瑰

吏部尚书、兼侍中、广平郡公宋璟

黄门监、梁国公魏知古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兖国公陆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许国公苏颋

中书令、河东县侯张嘉贞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水县公李元纮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宜阳县子韩休

中书令、始兴县伯张九龄

司空、河东郡公裴寂

纳言、上柱国、鲁国公刘文静

太尉、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扬州大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

礼部尚书、河间郡王孝恭

尚书右仆射、检校中书令、行太子左卫率、上柱国、卫国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

开府仪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敬德

左光禄大夫、洛州都督、蒋国公屈突通

陕东道大行台、吏部尚书、郧国公殷开山

卫尉卿、夔国公刘弘基

泽州刺史、邳国公长孙顺德

民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俭

右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谯国公柴绍

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国公刘政会

左武候将军、相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

右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

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胡国公秦叔宝

弘文馆学士、秘书监、永兴县公虞世南

右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卫率、工部尚书、武阳县公李大亮

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

夏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边道行军总管、耿国公王孝杰

中书令、汉阳郡公张柬之

中书令、博陵郡公崔玄□

侍中、平阳郡公敬晖

侍中、谯国公桓彦范

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已

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韩国公张仁愿

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徐国公刘幽求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脩文馆学士、齐国公崔日用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尚书左承相、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燕国公张说

紫微侍郎、上柱国、赵国公王琚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中山郡公王晙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帅、东都留守、冀国公裴冕

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县公房琯

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卫国公桂鸿渐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兼怀州刺史、虢国公李嗣业

平卢军节度使、柳城郡太守刘正臣

恒州刺史、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颜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谦

河南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将军、检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张巡

睢阳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许远

御史中丞、留台东都、知武选卢弈

睢阳郡太守、特进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

右第一

内史令、延安郡公窦威

将作大匠、判纳言、陈国公窦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国公陈叔达

纳言、观国公杨恭仁

判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

中书侍郎、检校刑部尚书、参知机务崔仁师

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安国公崔敦礼

户部尚书、平恩县公许圉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浿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

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范阳郡公卢承庆

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楚国公上官仪

右相、广平郡公刘祥道

左侍极、兼检校左相、嘉兴县子陆敦信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县公刘仁轨

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袭道国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护、兼正谏大夫、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

中书令、赵国公李敬玄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袭广平郡公刘齐贤

纳言、乐平县男王德真

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钜鹿县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特进、辅国大将军、邓国公岑长倩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临淮县男刘祎之

纳言、博昌县男韦思谦

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格辅元

司礼卿、判纳言事、渤海县子欧阳通

内史李昭德

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陆元方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杜景佺

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郧国公韦安石

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东都留守、赵郡公李怀远

中书令、逍遥公韦嗣立

守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县男李日知

检校黄门监、渔阳县伯卢怀慎

中书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阳郡公源乾曜

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魏县侯杜暹

侍中、赵城侯裴耀卿

左武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雀安王神通

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荆州都督、周国公武士彠

右屯卫大将军、检校晋州都督总管、谯国公窦琮

少府监、葛国公刘义节

右光禄大夫、罗国公张平高

洛州都督、右卫大将军、酇国公窦轨

夔州都督、息国公张长瑟

金紫光禄大夫、夷国公李子和

左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右武候将军、荣国公樊兴

左监门卫大将军、巢国公钱九陇

右骁卫大将军、归国公安兴贵

右武卫大将军、申国公安脩仁

殿中监、郢国公宇文士及

右武卫大将军、沔阳郡公公孙武达

荆州都督、怀宁郡公杜君绰

右骁卫将军、濮国公庞卿恽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

右翊卫将军、遂安郡公李安远

幽州都督、历阳郡公独孤彦云

始州刺史、左屯卫大将军、襄武郡公刘师立

右威卫大将军、济东郡公李孟尝

右监门卫大将军、河南县公元仲文

右监门卫将军、庐陵郡公秦师行

左领军大将军、新兴公马三宝

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毕国公阿史那社尒

镇军大将军、虢国公张士贵、左卫大将军、琅邪郡公牛进达

镇军大将军、嘉州郡公周护

陕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吴兴郡公沈叔安

散骑常侍、丰城县男姚思廉

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特进、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宋国公唐休璟

左羽林军大将军、辽阳郡王李多祚

左领军大将军、赵国公李湛

刑部尚书、太子宾客、魏国公杨元琰

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

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光禄卿、天水县公赵承恩

将作大匠裴思谅

右羽林军将军、弘农郡公杨执一

左卫将军、河东郡公薛思行

光禄卿、驸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书令、越国公钟绍京

太仆卿、立节郡王薛崇简

右金吾卫大将军、凉国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国公冯道力

少府监、赵国公崔谔之

左监门卫中候、光禄卿、申国公许辅乾

左金吾大将军、邓国公张□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左羽林军大将军、平阳郡公薛讷

河南副元帅、太尉侍中、临淮郡王李光弼

河东节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书、霍国公王思礼

左相、豳国公韦见素

太保、韩国公苗晋卿

中书令、赵国公崔圆

太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云京

河西陇右副元帅、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凉国公李抱玉

太子太师、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扶风郡王马璘

左羽林军大将军、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骑常侍、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南阳郡公邓景山

河东节度副使、兼雁门郡太守、光禄卿贾循

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酒泉县侯李憕

东平郡太守姚闾

右第二

卢弈，黄门监怀慎少子也。疏眉目，丰下，谨重寡欲，斤斤自脩。与兄奂名相上下，而刚毅过之。天宝初为鄠令，所治辄最，积功擢给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怀慎、奂及弈，三居其官，清节似之，时传其美。

俄留台东都，兼知武部选。

安禄山陷东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怀印间道走京师，自朝服坐台。被执，将杀之，即数禄山罪，徐顾贼徒曰："为人臣者当识逆顺，我不蹈失节，死何恨？"观者恐惧。弈临刑，西向再拜而辞，骂贼不空口，逆党为变色。肃宗诏赠礼部尚书，下有司谥。时以为洛阳亡，操兵者任其咎，执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谁怼？博士独孤及曰："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礼后身也。彼死之日，皆于事无补。然则禄山乱大于里、丕，弈廉察之任，切于玄冥之官。分命所系，不啻保姆；逆党兵威，烈于水火。于斯时也，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请谥曰贞烈。"诏可。

子杞，别有传。杞子元辅。

元辅字子望，少以清行闻。擢进士，补崇文校书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辅左拾遗。历杭、常、绛三州刺史，课当最，召授吏部郎中，进累兵部侍郎，为华州刺史，卒。

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而人不以杞之恶为累云。

张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长计画。始为河、陇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领节度，并署营田、支度等使。入奏称旨，赐与良渥。介然启曰："臣位三品，当给棨戟。若列于京师，虽富贵，不为飨人知，愿得列戟故里。"玄宗许之，别赐戟京师第门，仍赐绢五百匹，宴闾里长老。本乡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荐为少府监，历卫尉卿。

禄山反，授河南节度采访使，守陈留。陈留据水陆剧，居民孳伙，而太平久，不知战。介然到屯不三日，贼已度河。车骑蹂腾，烟尘漫数十里，日为夺色。士闻钲鼓声，皆褫气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诏购贼首而暴诛庆宗状。禄山入陈留，见诏书，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杀之！"即大恚愤，杀陈留降者万人以逞，血流成川，斩介然于军门。以伪将李廷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禄山已拔陈留，则鼓而前，无敢亢。中宿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乘城，闻师噪，自队如雨，无诐与官属皆死贼手。以伪将武令珣戍焉。

无诐者，本韦后外家，博陵旧望也。始，无诐娶萧至忠女，至忠

败，被贬。久乃为益州司马。素善杨国忠，既用事，引为少府监，守荥阳。有诏赠礼部尚书，谥曰毅勇。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中

颜杲卿春卿贾循隐林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姚訚

颜杲卿字昕，与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孙，有名垂拱间，为濠州刺史。杲卿以廕调遂州司法参军。性刚正，莅事明济。尝为刺史诘让，正色别白，不为屈。开元中，与兄春卿、弟曜卿并以书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迁范阳户曹参军。安禄山闻其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禄山反，杲卿及长史袁履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履谦绯袍，令与假子李钦凑以兵七千屯土门。杲卿指所赐衣谓履谦曰："与公何为著此？"履谦悟，乃与真定令贾深、内丘令张通幽定谋图贼。杲卿称疾不视事，使子泉明往返计议，阴结太原尹王承业为应，使平卢节度副使贾循取幽州。谋泄，禄山杀循，以向润客、牛廷玠守。杲卿阳不事事，委政履谦，潜召处士权涣、郭仲邕定策。时真卿在平原，素闻贼逆谋，阴养死士为拒守计。李憕等死，贼使段子光传首徇诸郡，真卿斩子光，遣甥卢逖至常山约起兵，断贼北道。杲卿大喜，以为兵掎角可挫贼西锋。乃矫贼命召钦凑计事，钦凑夜还，杲卿辞城门不可夜开，舍之外邮；使履谦及参军冯虔、郡豪翟万德等数人饮劳，既醉，斩之，并杀其将潘惟慎，贼党歼，投尸滹沱水。履谦以首示杲卿，则喜且泣。

先是，禄山遣将高邈召兵范阳未还，杲卿使匋城尉崔安石图之。邈至满城，虔、万德皆会传舍，安石绐以置酒，邈舍马，虔叱吏缚之。而贼将何千年自赵来，虔亦执之。日未中，送二贼。杲卿乃遣万德、深、通幽传钦凑首，械两贼送京师，与泉明偕。至太原，王承业欲自以为功，厚遣泉明还，阴令壮士翟乔贼于路。乔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业大将军，送吏皆被赏。已而事显，乃拜杲卿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谦常山太守，深司马。即传檄河北，言王师二十万入土门，遣郭仲邕领百骑为先锋，驰而南，曳柴扬尘，望者谓大军至。日中，传数百里。贼张献诚方围饶阳，弃甲走。于是赵、钜鹿、广平、河间并斩伪刺史，传首常山。而乐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禄山至陕，闻兵兴，大惧。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怀会师。不涉旬，贼急攻城。兵少，未及为守计，求救于河东，承业前已攘杀贼功，兵不出。杲卿昼夜战，井竭，粮、矢尽，六日而陷，

与履谦同执。贼胁使降，不应。取少子季明加刃颈上曰：“降我，当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卢逖杀之。杲卿至洛阳，禄山怒曰：“吾擢尔太守，何所负而反？”杲卿瞋目骂曰：“汝营州牧羊羯奴耳，窃荷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从从尔反耶？”禄山不胜忿，缚之天津桥柱，节解以肉啖之，骂不绝，贼钩断其舌，曰：“复能骂否？”杲卿含胡而绝，年六十五。履谦既断手足，何千年弟适在傍，咀血喷其面，贼脔之，见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属皆被害。杲卿已虏，诸郡复为贼守。

张通幽以兄相贼，谮杲卿于杨国忠，故不加赠。肃宗在凤翔，真卿表其枉，会通幽为普安太守，上皇杖杀之。李光弼、郭子仪收常山，出杲卿、履谦二家亲属数百人于狱，厚给遗，令行丧。乾元初，赠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郡以杲卿不执政，但谥曰忠，议者不平，故以二惠谥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赠五品官。建中中，又赠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杀，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张凑者，得其发，持谒上皇。是昔见梦，帝寤，为祭。后凑归发于其妻，妻疑之，发若动云。后泉明购尸将葬，得刑者言，死时一足先断，与履谦同坎瘗。指其域得之，乃葬长安凤栖原。季明、逖同茔。

泉明有孝节，喜振人之急。既为承业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寿阳。史思明围李光弼，获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间关得免。思明归国，而真卿方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属。始，一女及姑女并流离贼中，及是并得之，悉钱三万赎姑女还，取赀复往，则己女复失之。履谦及父故将妻子奴隶尚三百余人，转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赡给，分多匀薄，相扶挟度河托真卿。真卿随所归资送之。泉明之殡父，与履谦分柩，护还长安。履谦妻疑敛具俭狭，发视之，与杲卿等，乃号踊，待泉明如父。肃宗拜泉明郫令，政化清明，诛宿盗，人情翕然。成都尹举其课第一，迁彭州司马。家贫，居官廉，而孤藐相从百口，飧鬻不给，无愠叹。居母丧，毁骨立。其行义，当世以为难。

春卿，倜傥美姿仪，通当世务。十六举明经、拔萃高第，调犀浦主簿。尝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口记物色，凡千人，无所差。长史陆象先异之，转蜀尉。苏颋代为长史，被谮系狱，为《棕榈赋》自托，颋遽出之。魏征远孙瞻罪抵死，春卿为请玉真公主，得不死，时人高其节。终偃师丞。临终，捉真卿臂曰：“尔当大吾族，顾我不得见，以诸子诿汝。”后真卿主其昏嫁。

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义，明黄老学。解褐博野尉，与杲卿同死

难，赠大理正，官其二子遥、达。”

贾循者，京兆华原人，其先家常山。父会，有高节尝称疾不答辟署，里中号“一龙”。亲亡，负土成墓，庐其左，手莳松柏，时号“关中曾子”。卒，县人私谥曰广孝征君。

循有大略，礼部尚书苏颋尝谓今颇、牧，及为益州，表署列将。败吐蕃于西山，三迁静塞军营田使。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泮，欲济无梁。循揣广狭为桥以济，破虏而还，以功擢游击将军、榆关守捉使。地南负海，北属长城，林□良岑翳，寇所蔽伏。循调土斩木开道，贼遁去。范阳节度使李适之荐为安东副大都护。安禄山兼平卢节度，表为副，迁博陵太守。禄山欲击奚、契丹，复奏循光禄卿自副，使知留后。九姓叛，禄山兼节度河东，而循亦兼雁门副之。母亡将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庸，人以为瑞。玄宗以循有功，诏赠其父常山太守。

禄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倾贼巢穴，循许可。为向润客等发其谋，贼缢之。建中二年，赠太尉，谥曰忠。

从子隐林，为永平兵马使。当入卫，属硃泚难，率众扈行在。德宗见隐林，伟其貌，问家世，答曰：’故范阳节度副使循，臣从父也。”帝异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画地陈攻守计，即奏曰：“臣尝梦日坠，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纠察行在，迁检校右散骑常侍，封武威郡王。

贼围急，隐林与侯仲庄冒矢石死战。已而解，从臣称庆，隐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庆宗社无疆之休，然陛下资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虽今贼亡，忧未艾也。”帝不以为忤，拜神策统军。卒，帝思其质直，赠尚书左仆射，以实户三百封其家。

张巡字巡，邓州南阳人。博通群书，晓战阵法。气志高迈，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时人叵知也。开元末，擢进士第。时兄晓已位监察御史，皆以名称重一时。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治绩最，而负节义，或以困厄归者，倾赀振护无吝。秩满还都。于是杨国忠方专国，权势可炙。或劝一见，且显用，答曰：“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更调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华南金树威恣肆，邑中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车，以法诛之，赦余党，莫不改行迁善。政简约，民甚宜之。

安禄山反，天宝十五载正月，贼酋张通晤陷宋、曹等州，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逼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讨贼，从者千余。初，灵昌太守嗣吴王祗受诏合河南兵拒禄山，有单父尉贾贲者，阆州刺史璇之子，率吏称吴王兵，击宋州。通晤走襄邑，为顿丘令卢譞所杀。贲引军进至雍丘，巡与之合，有众二千。是时雍丘令令狐潮举县附贼，遂自将东败淮阳兵，虏其众，反接在廷，将杀之，暂出行部。淮阳囚更解缚，起杀守者，迎贲等入。潮不得归，巡乃屠其妻子，砾城上。祗闻，承制拜贲监察御史。潮怨贲，还攻雍丘，贲趋门，为众躏死。巡驰骑决战，身被创不顾，士乃奉巡主军。间道表诸朝，腾笺祗府，祗乃举兖以东委巡经略。

潮以贼众四万薄城，人大恐。巡谕诸将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今出不意，可惊而溃也，乘之，势必折。"诸将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数队出，身前驱，直薄潮军，军却。明日贼攻城，设百楼，巡栅城上，束刍灌膏以焚焉，贼不敢向，巡伺击之。积六旬，大小数百战，士带甲食，裹疮斗，潮遂败走，追之，几获。潮怒，复率众来。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语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关，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无所立，盍相从以苟富贵乎？"巡曰："古者父死于君，义不报。子乃衔妻孥怨，假力于贼以相图，吾见君头干通衢，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当此时，王命不复通，大将六人白巡以势不敌，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开府、特进。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率军士朝，人人尽泣。巡引六将至，责以大谊，斩之。士心益劝。

会粮乏，潮饷贼盐米数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军来拒，巡遣勇士衔枚滨河，取盐米千斛，焚其余而还。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藁人；还，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军大乱，焚垒幕，追奔十余里。贼惭，益兵围之。薪水竭，巡绐潮："欲引众走，请退军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谋，许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发木而还为备。潮怒，围复合。巡徐谓潮曰："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藉口。"潮归马，巡悉以给骁将，约曰："贼至，人取一将。"明日，潮责巡，答曰："吾欲去，将士不从，奈何？"潮怒欲战，阵未成，三十骑突出，禽将十四，斩百余级，收器械牛马。潮遁还陈留，不复出。七月，潮率贼将瞿伯玉攻城，遣伪使者四人传贼命诏巡，巡斩以徇，余絷送祗所。围凡四月，贼常数万，而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于是河南节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锋。

俄而鲁、东平陷贼，济阴太守高承义举郡叛，巨引兵东走临淮。贼将杨朝宗谋趋宁陵，绝巡饷路。巡外失巨依，拔众保宁陵，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訚等合。乃遣将雷万春、南霁云等领兵战宁陵北，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水为不流。朝宗夜去。有诏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节度使。巡籍将士有功者请于巨，巨才授折冲、果毅。巡谏曰："宗社尚危，围陵孤外，渠可吝赏与赀？"巨不听。

至德二载，禄山死，庆绪遣其下尹子琦将同罗、突厥、奚劲兵与朝宗合，凡十余万，攻睢阳。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远自以材不及巡，请禀军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辞，远专治军粮战具。前此，远将李滔救东平，遂叛入贼，大将田秀荣潜与通。或以告远曰："晨出战，以碧帽为识。"视之如言，尽覆其众。还辄曰："我诱之也。"请以精骑往，易锦帽。远以告巡，巡召登城，让之，斩首示贼。因出薄战，子琦败，获车马牛羊，悉分士，秋豪无入其家。有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訚吏部郎中。

巡欲乘胜击陈留，子琦闻，复围城。巡语其下曰："吾蒙上恩，贼若复来，正有死耳。诸君虽捐躯，而赏不直勋，以此痛恨！"闻者感概。乃椎牛大飨，悉军战。贼望兵少，大笑。巡、远亲鼓之，贼溃，追北数十里。其五月，贼刈麦，乃济师。巡夜鸣鼓严队，若将出。贼申警。俄自鼓，贼觇城上兵休，乃弛备。巡使南霁云等开门径抵子琦所，斩将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巡阴缒勇士数十人隍中，持钩、陌刀、强弩，约曰："闻鼓声而奋。"酋恃众不为备，城上噪，伏发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缒士复登陴，贼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琦，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一发中左目，贼还。七月，复围城。

初，睢阳谷六万斛，可支一岁，而巨发其半餫濮阳、济阴，远固争，不听。济阴得粮即叛。至是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齕木皮、煮纸而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贼知之，以云冲传堞，巡出钩铭干拄之，使不得进，篝火焚梯。贼以钩车、木马进，巡辄破碎之。贼服其机，不复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

贼将李怀忠过城下，巡问："君事胡几何？"曰："二期。"巡曰："君

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从贼，关弓与我确？”怀忠曰：“不然，我昔为将，数死战，竟殁贼，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终夷灭，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并诛，何忍为此？”怀忠掩涕去，俄率其党数十人降。巡前后说降贼将甚多，皆得其死力。

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代巨节度，屯临淮，许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观望莫肯救。巡使霁云如叔冀请师，不应，遣布数千端。霁云嫚骂马上，请决死斗，叔冀不敢应。巡复遣如临淮告急，引精骑三十冒围出，贼万众遮之，霁云左右射，皆披靡。既见进明，进明曰：“睢阳存亡已决，兵出何益？”霁云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请以死谢大夫。”叔冀者，进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牵制进明，亦兼御史大夫，势相埒而兵精。进明惧师出且见袭，又忌巡声威，恐成功，初无出师意。又爱霁云壮士，欲留之。为大飨，乐作，霁云泣曰：“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贲遗马百匹；次宁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围入。贼觉，拒之，且战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雾，巡闻战声，曰：“此霁云等声也。”乃启门，驱贼牛数百入，将士相持泣。

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十月癸丑，贼攻城，士病不能战。巡西向拜曰：“孤城备竭，弗能全。臣生不报陛下，死为鬼以疠贼。”城遂陷，与远俱执。巡众见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众不能仰视。子琦谓巡曰：“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巡骂曰：“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节，将释之。或曰：“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乃以刃胁降，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霁云笑曰：“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与姚訚、雷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议生致五人庆绪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远洛阳，至偃师，亦以不屈死。巨之走临淮，巡有姊嫁陆氏，遮王劝勿行，不纳，赐百缣，弗受，为巡补缝行间，军中号“陆家姑”，先巡被害。

巡长七尺，须髯每怒尽张。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

稿。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其用兵未尝依古法，勒大将教战，各出其意。或问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朴，故军有左右前后，大将居中，三军望之以齐进退。今胡人务驰突，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故吾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尔。”其械甲取之于敌，未尝自脩。每战，不亲临行阵，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谓曰：“我不去此，为我决战。”士感其诚，皆一当百。待人封锁所疑，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塞暑，虽厮养，必整衣见之，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击众，未尝败。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

始，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巡亡三日而镐至，十日而广平王收东京。镐命中书舍人萧昕诔其行。时议者或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硃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玖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来将相功效尤著者，以颜杲卿、袁履谦、卢弈及巡、远、霁云为上。又赠姚闇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贞元中，复官巡它子去疾、远子岘。赠巡妻申国夫人，赐帛百。自是讫僖宗，求忠臣后，无不及三人者。大中时，图巡、远、霁云像于凌烟阁。睢阳至今祠享，号“双庙”云。

许远者，右相敬宗曾孙。宽厚长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琼辟署剑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辞。兼琼怒，以事劾贬高要尉。更赦还。会禄山反，或荐远于玄宗，召拜睢阳太守。远与巡同年生而长，故巡呼为兄。

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太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临命叹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贼曰：‘公恨我乎？’答曰：‘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岘及百官议。皆以去疾证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若曰后死者与贼，其

先巡死者谓巡当叛，可乎？当此时去疾尚幼，事未详知。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星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纭不齐。

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巡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

南霁云者，魏州顿丘人。少微贱，为人操舟。禄山反，钜野尉张沼起兵讨贼，拔以为将。尚衡击汴州贼李廷望，以为先锋。遣至睢阳，与张巡计事。退谓人曰："张公开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劝归，不去。衡赍金帛迎，霁云谢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礼。始被围，筑台募万死一生者，数日无敢应。俄有喑鸣而来者，乃霁云也。巡对泣下。霁云善骑射，见贼百步内乃发，无不应弦毙。

子承嗣，历涪州刺史。刘辟叛，以无备谪永州。

雷万春者，不详所来，事巡为偏将。令狐潮围雍丘，万春立城上与潮语，伏弩发六矢著面，万春不动。潮疑刻木人，谍得其实，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之令严矣。"潮壁雍丘北，谋袭襄邑、宁陵。巡使万春引骑四百压潮，先为贼所包。巡突其围，大破贼，潮遁去。

万春将兵，方略不及霁云，而强毅用命。每战，巡任之与霁云钧。

姚訚者，开元宰相崇从孙。父弇，楚州刺史。訚性豪荡，好饮谑，善丝竹。历寿安尉。素善巡，及为城父令，遂同守睢阳。累加东平太守。

巡之遣霁云、万春败贼于宁陵也，别将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辞、陆元锽、硃珪、宋若虚、杨振威、耿庆礼、马日升、张惟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其后皆死巡难，四人逸其姓名。

赞曰：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

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㪅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巡先死不为遽，远后死不国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贼亡，天以完节付二人，畀名无穷，不待留生而后显也。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忠义下

程千里袁光廷庞坚薛愿张兴蔡廷玉符令奇璘刘乃孟华张伾周曾张名振石演芬吴溆高沐贾直言辛谠黄碣孙揆

程千里，京兆万年人。长七尺，魁岸有力。应募碛西，累官安西副都护。天宝末，兼北庭都护、安西北庭节度使。突厥首领阿布思内附，本隶朔方，赐氏李，名献忠，度属幽州，素与安禄山有怨，内惧，故叛还碛外，数盗边。玄宗患之，诏千里将兵讨捕。千里谕葛逻禄，阴令掎角。献忠果以穷归葛逻禄，缚之，并妻子帐下数千人送千里所，乃献俘勤政楼，诏斩以徇。擢千里右金吾卫大将军，留宿卫。

禄山反，诏募兵河东，即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迁上党长史。贼来攻，麾馘多，累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至德二载，贼将蔡希德围上党，轻骑挑战。千里恃勇开县门，率百骑欲直禽希德，几得而救至，乃退。会桥坏，马颠，为贼执，仰首敕诸骑使还，曰："为我报诸将，可失帅，不可失城。"军中皆为泣下，增备固守。贼不能下，乃还。囚千里至东都，安庆绪伪署特进，囚客省。庆绪败，为严庄所害。后赦令数下，追褒死难者，惟千里生见执，不及云。

初，禄山构难，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陇郡县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将袁光廷为伊州刺史，固守历年，虽游说百绪，终不降，诸下同心无携畔者。及粮竭，手杀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赠工部尚书。

庞坚，京兆泾阳人。四世祖玉，事隋为监门直阁。李密据洛口，玉以关中锐兵属王世充击之，百战不衄。世充归东都，秦王东徇洛，玉率万骑降，高祖以隋旧臣，礼之。玉魁梧有力，明军法，久宿卫，习知朝廷制度。帝顾诸将多不闲仪检，故授玉领军、武卫二大将军，使众观以为模{疒齐}，出为梁州总管。巴山獠叛，玉枭其首，余党四奔，属县獠与反者州里亲戚为贼游说，言不可穷蹑。玉不听，下令军中曰："谷熟，吾尽收以馈军。非尽贼，吾不反。"闻者惧，相谓曰："军不止，吾谷尽，且饿死。"乃共入贼营，与所亲相结，斩渠长以降，众遂溃。徙越州都督。召为监门大将军。太宗以耆厚，令主东宫兵。虽老不怠，小大之务无不亲。卒，帝为废朝，赠幽州都督、工部尚书。

坚历颍川太守。安禄山反，南阳节度使鲁炅表坚为长史兼防御副使，以薛愿为颍川太守，共守颍川。时陈留、荥阳已陷贼，南阳被围，

而颍川当往来剧。贼将阿史那承庆悉锐攻之，传城百里，树木皆刊。城中士单寡，粮少，而愿、坚昼夜战，诸郡兵无援者，自正月尽十一月。贼设木鹅、冲车、飞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噪，夜半逾城入，二人不肯降。贼缚致东京，将砾解之，有说禄山曰："义士也，彼为其主，杀之不详。"乃缚于树。比且死，见者哭之。

愿，汾阴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为太子瑛妃。瑛废，贬愿岭外，久乃得还。

张兴者，束鹿人。长七尺，一饭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辩，为饶阳裨将。禄山反，攻饶阳。兴开张祸福，譬晓敌人，而婴垮弥年，众心遂固。沧、赵已隐，史思明引众传城，兴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贼将入，兴一举刀，辄数人死，贼皆气慑。城破，思明缚之马前，好谓曰："将军壮士，能屈节，当受高爵。"对曰："昔严颜一巴郡将，犹不降张飞。我大郡将，安能委身逆虏？今日幸得死，然愿以一言为诫。"思明曰："云何？"兴曰："天子遇禄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为国扫除，反为其下，何哉？"思明曰："将军不观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万，直趣洛阳，天下大定。以偏师叩函谷，守将面缚，唐亡固矣。"兴曰："桀、纣、秦、隋穷人力，举四海与为怨，故商、周、汉、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无违德，禄山非数帝贤，是苟延岁月，终即禽耳。"思明怒，锯解之。且死，骂曰："吾能裒强死兵败贼众！"军中凛然为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禄山，未有闻。与硃泚同里闲，少相狎近，泚为幽州节度使，秦署幕府。

廷玉有沈略，善与人交，内外爱附。泚多所叩咨，数遣至京师。当是时，幽州兵最强，财雄，士骄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礼法。廷玉间语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孙者。公南联赵、魏，北奚虏，兵我地险，然非永安计，一日赵、魏反噬，公乃沸鼎鱼耳。不如奉天子，□多难，可勒勋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阴欲耗其力，则讽泚出金币礼士，又劝归贡赋助天子经费，献牛马系道，储廪为单。因劝泚入朝，泚将听，诸校怒，缚廷玉辱之，廷玉无桡辞，泚不忍杀，囚岁余出之，谓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导公为逆即悔，勉公以义何悔为？"复絷满岁，问曰："能省过否？不尔，且死。"对曰："不杀我，公得名。杀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又有硃体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体微辄左右之，故泚愈

信，桀傲稍革。廷玉遂蔵朝事。泚乃奏涿州为永泰军，蓟州静塞军，瀛州清夷军，莫州唐兴军，置团练使，以支郡隶属，卢龙军稍削。而泚内畏弟滔逼己，滔亦劝泚入朝，乃以军属滔。廷玉、体微共白泚："公入朝为功臣首，后务至重，须诚信者乃可付。滔虽大弟，多变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祸也。"泚不听。二人随泚到朝，德宗为太子时，知廷玉名，及见，礼眷殊渥。泚统幽州行营为泾原凤翔节度使，诏廷玉以大理少卿为司马，体微为要籍。

滔有请于泚，或不顺，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悦，浸傲肆自用。左右有恶廷玉者，妄云："素毁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体微和之。"滔表言二人离间骨肉，请杀于有司。亦遗泚书云云。泚恚滔夺其军，不从。会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发其书，乃归罪于二人，贬廷玉柳州司户参军、体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谍伺诸朝，曰："上若不杀廷玉，当谪去，得东出洛，我且缚致麾下支解之。"将行，帝劳廷玉曰："尔姑行，为国受屈，岁中当还。"迁玉至蓝田驿，人白左巡使郑詹："商于道险，不可往。"詹追使趋潼关。廷玉告子少诚、少良曰："我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败于将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东都，此殆滔计，吾不可以辱国。"比至灵宝，自投于河。

宰相卢杞方疾御史大夫严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状，即抵詹死，而斥出郢。帝闵廷玉忠，归其柩，厚赙之。李晟平硃泚，少诚等适终丧，晟表丐追赠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来滔，寝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临沂人。初为卢龙军裨将。会幽州乱，挈子璘奔昭义，节度使薛嵩署为军副。嵩卒，田承嗣盗其地，引令奇为右职。

田悦拒命，马燧败之洹水。令奇密语璘曰："吾阅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纪，无噍类。吾观田氏覆亡无时，安用苟旦夕，系缧京师，宗族屠地？汝能委质朝廷，为唐忠臣，吾亦名扬后世矣。"璘泣曰："悦，忍人也，近祸可畏。"答曰："今王师四合，吾属俎中醢。儿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叠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对。初，悦与李纳会濮阳，因乞师，纳分麾下随之。至是，纳兵归齐，使璘以三百骑护送。璘与父啮臂别，乃以众降燧。璘之出，与三子同降。悦怒，引令奇切让。令奇骂曰："尔忘义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顺，杀身庸何悔？钧死，愈尔远矣！"悦怒，奋而起。令奇临刑，色不变，年七十九，夷其家。

燧署璘为军副，诏拜特进，封义阳郡王。既闻父见害，号绝泣血，

燧表其冤，加检校左散骑常侍，赐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赠令奇户部尚书。

璘字元亮。李怀光反，诏燧讨之。璘介五千兵先济河，与西师合。从燧入朝，为辅国大将军，赐靖恭里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璘之降，母匿里中独免，及悦死，诏迎于魏，赐宴别殿。璘居环卫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赠越州都督。

刘乃字永夷，河南伊阙人。少敬颖，暗诵《六经》，日数千言。善文词，为时推目。天宝中擢进士第。丧父，以孝闻。服终，中书舍人宋昱知铨事，乃方调，因进书曰：《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此唐虞以为难。今文部始抡材，终授位，是知人、官人，两任其责。昔禹、稷、皋陶之圣，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今有司独委一二小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狭词短韵为体，是以小冶鼓众金，虽欲为鼎镛，不可得已。故虽有周公、尼父图书《易象》之训，以判责之，曾不及徐、庾；虽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啬夫。故干霄蔽日，巨树也，求尺寸之材，必后于□琢杙；龙吟虎啸，希声也，尚颊舌之感，必下于蛙黾。岂不悲乎！执事诚能先政事，次文学，退观其治家，进察其临节，则庞鸿深沈之事，亦可窥其门阈矣。”昱嘉之，补剡尉。刘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后。

大历中，召拜司门员外郎。德宗初，进郭子仪为尚父。时册礼废，视诏文者不适所宜，宰相崔祐甫召乃至閤草之，少选成文，词义典裁。俄擢给事中，权知兵部侍郎。杨炎、卢杞当国，五岁不迁。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

帝狩奉天，乃卧疾私第，硃泚遣人召之，固称笃。复遣伪相蒋镇慰诱，乃佯喑不答，灸无完肤。镇再至，知不可胁，乃太息曰：“我尝忝曹郎，不能死，宁以自辱□亶腥，复欲污贤哲乎？”遂止。乃闻车驾如梁州，自投于床，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闻其忠，赠礼部尚书，谥曰贞惠。子伯刍，别传。

孟华，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宝臣为府官属，论议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斩李惟岳，遣华至京师陈事，德宗问河朔利害，华对称旨，擢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硃滔与武俊谋解田悦之围，帝诏华还谕，欲乱其谋。华至，让武俊曰：“安、史未覆灭时，大夫观其兵，自谓天下可取，今日何汩汩？且上

于大夫恩甚厚，将还康中丞他州，而归我深、赵。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后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邪？夫药苦口者利病，大夫后日思愚言，悔无逮！”或曰：“华入朝私奏便宜，欲倾我，故得显职。”武俊惑之，然以华旧人，未忍夺其职，卒进援悦。华从至临清，称病还恒州。武俊令子察所为，乃阖门谢宾客。武俊知不足忌，无杀华意。既僭称王，授礼部侍郎，不肯起，呕血死。

张伾者，本为泽潞将，守临洺，田悦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粮且尽，救不至。伾悉召部将立军门，命女出遍拜，因曰：“诸君战良苦，吾无赀为赏，愿以是女卖直，为众士一日费。”士皆哭曰：“请死战！”会马燧自河东将兵击悦城下，败之，伾乘胜出战，无不一当百。以功迁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卫大将军，未拜卒，赠尚书右仆射。

军中议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号诉不肯从，奔告淮南节度使王锷，乃免。诏嘉其忠，起为金吾卫大将军，委锷处以剧职，封徐鲁国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玢、姚詹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计，一二以告李勉。玢为许州镇遏使。会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军据蔡，使玢为应，憺、清居中谋取希烈，密求药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从。次襄城，知其谋，以告。希烈使李克诚率骡军千人劫曾杀之，而收其兵，并杀玢、憺。始，约事觉毋相引。清惧，阳说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请乞师硃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夺刘洽。德宗赠曾太尉，玢司徒，憺工部尚书，擢清安定郡王，实封户二百。

又有吕贲、康秀琳、梁兴朝、贾乐卿、侯仙钦皆死希烈之难，赠贲、秀琳尚书左右仆射，兴朝等皆秩尚书，遣萧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访其家子孙，诏虽三世有罪，常降一等。

曾无后，贞元中，女及曾兄子酆争袭封，有司奏曾首谋归顺，身死贼手，陛下锡真食，不幸绝嗣，宜令酆以五十户奉祀，女亦封五十户。

张名振，李事李怀光为都将。始，怀光已立功，德宗赐铁券，奉诏倨甚。名振到军门大言曰：“太尉见贼不击，使到不迎，将反邪？且安、史、仆固等今皆族灭，公欲何为？是资忠义士立功耳。”怀光召见，谕以贼强，须蓄锐俟时，诱为不反。及引军入咸阳，又曰：“公不反，来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贼谁遗？”怀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

杀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怀光至都将，尤亲信，畜为假子。怀光军三桥，将与硃泚连和。演芬使客郜成义到行在，言怀光无破贼意，请罢其总统。成义走告怀光子琟，怀光召演芬骂曰："尔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负我，宜即死。"对曰："天子以公为股肱，公以我为腹心；公乃负天子，我何不负公？且我胡人，无异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为贼，死固吾分。"怀光使士脔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颈。德宗闻，赠演芬兵部尚书，赐其家钱三百万，斩成义于朔方。

吴溆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诏赠后祖神泉为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瑶太子家令、濮阳郡公，令瑜太子谕德、济阳郡公，溆太子詹事、濮阳郡公，并开府仪同三司。令瑶兄弟故为县令、郎将矣，而溆用盛王府参军进，俄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溆循循有礼让，无倨气矜色，见重朝廷，时以为材当所位，不自戚属者。

硃泚反，卢杞、白志贞皆谓泚有功，不宜首难，得大臣一人持节尉晓，恶且悛。德宗顾左右，无敢行，溆曰："陛下不以臣亡能，愿至贼中谕天子至意。"帝大悦。溆退谓人曰："吾知死无益而决见贼者，人臣食禄死其难，所也。方危时，安得自计？且不使陛下恨下无犯难者。"即日赍诏见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业僭逆，故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赠太子太保，谥曰忠，赐其家实户二百，一子五品正员官。京师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别传。

高沐者，渤海人。父冯，事宣武李灵耀，假守曹州。灵耀反，冯密遣人奏贼纤悉，有诏即拜曹州刺史。会李正已盗有曹、濮，冯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

沐，贞元中擢进士第，以家托郓，故李师古辟署判官。师道叛，沐率其僚郭昈、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败，前后镌说，不能入。师道所厚吏李文会、林英等乘间诉曰："比悉心忧公家事，而为沐等所疾，公奈何举十二州地成沐辈千载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书盛夸山东煮海之饶，得其地可以富国。师道谋皆露。后英奏事京师，胁邸史言沐以诚款结天子。师道怒，诛沐，而囚□户濮州，守卫苛严，凡十年。

吴元济拒命，师道引兵攻彭城，败萧、沛数县而还，以缓王师。昈为缯书藏衣絮间，使郭航间道走武宁军见李愿，请奇兵三千浮海捣莱、淄，贼倚海不为备，且居皆罪人，无与守。始，昈畏事泄，署师道所信

吏刘谅名以遣，愿白诸朝，议者疑师道使为之，不得报。航不敢循故道，间关回远还昈所。未几，师道召航，昈疑事露，欲引决，航曰："事觉，吾独死，君无患。"航卒自杀，遂绝。及王师讨师道，诸节度兵四人，而彭城兵下鱼台金乡、李听军取海州若拾遗，颇用昈策。

初，淮西平，师道势蹙，内甚惧。李公度与大将李英昙都献三州。使长子入侍。师道然可，俄中悔，欲杀英昙，贾直言讽师道嬖奴曰："高沐冤气在天，祸且至。英昙复死，是益其崇也。"乃止。逐于莱州，俄杀之。

又有崔承宠、杨偕、陈佑、崔清皆抗节忤贼，李文会指为沐党，沐之死，皆被囚。刘悟既平师道，捉昈臂歔欷流涕，辟置义成节度府，亦请公度为僚属。元和十四年，赠沐吏部尚书，委马〓备礼收葬，恤其家。

航，莱州人，以气闻，师道署右职，与昈世居齐。初，昈举进士，权德舆将取之，闻其家贼中，乃罢，遂为贼聘。二人座能以忠显。

贾直言，河朔旧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艺待诏。代宗时，坐事赐鸩，将死，直言绐其父曰："当谢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辄取鸩代饮，迷而踣。明日，毒溃足而出，久乃苏。帝怜之，减父死，俱流岭南。直言由是鐍。

后署师道府属。及师道不轨，提刀负棺入谏曰："愿前死，不见城之破。"又画缚载槛车状而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刘悟既入，释其禁，辟署义成府。后徙潞，亦随府迁。

监军刘承偕与悟不平，阴与慈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节度。事泄，悟以兵围承偕，杀小使，赴言遽入责曰："司空纵兵胁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芽？它日复为军中所指笑。"悟闻，感悔，匿承偕于第以免。悟每有过，必争，故悟能以臣节光明于朝。穆宗召为谏议大夫，群情洒然称允。而悟固留，得听。

始，悟子从谏贵甚，见直言辄衣紫拥笏，以兵自卫。直言谏悟曰："郎少年，毋使袭山东熊，朝服可擅著邪？"悟死，从谏不发丧，召大将刘武德等矫悟遗言，与邻道使共表求袭位，直言入让曰："父死不哭，何颜面见山东义士乎？"从谏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为功臣。然以张汶故，自谓不洁淋头，卒羞死。郎今

日乃欲反邪？”从谏起抱直言项哭曰：“计穷而然。”直言曰：“君何忧无土地，今胁朝廷，正速死耳。若从武德谋，吾见刘氏为元济矣。”从谏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摄留后，使从谏居丧。初，从谏惟郓兵二千同谋。直言既折之，军中遂安。

大和九年卒，赠工部尚书。

辛谠者，太原尹云京孙也。学《诗》、《书》，能击剑，重然诺，走人所急。初事李峄，主钱谷。性廉劲，遇事不处文法，皆与之合。罢居扬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济时意。

庞勋反，攻杜慆于泗州。谠闻之，挐舟趋泗口，贯贼栅以入。慆素闻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枢尝为吾道夫子为人，何意临教？吾无忧矣！”谠亦谓慆可共事，乃请还与妻子决，同慆生死。时贼张甚，众皆南走，独谠北行。谠未至，慆忧之，延枢知必来，曰：“谠至，可表为判官。”慆许诺。俄而至，慆喜曰：“围急，飞鸟不敢过，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劝解白衣被甲。

贼将李圆焚淮口，谠曰：“事棘矣，独出可以求援。”乃与杨文播、李行实戊夜逾淮，坎岸登，驰三十里至洪泽，见戍将郭厚本告急。厚本许出兵，大将袁公异等曰：“贼众我寡，不可往。”谠拔剑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诏来，乃逗留不进，欲何为？大丈夫孤国恩，虽生可羞。且失泗，则淮南为寇场，君尚能独存？吾今断左臂杀君去。”推剑直前，厚本持之，公异等仅免。谠望泗恸哭，帐下皆流涕。厚本决许付兵五百，谠曰：“足矣！”遍问士曰：“能行乎？”皆曰：“诺。”谠仆面于地，泣以谢。众既叩淮，有人语曰：“贼破城矣！”谠将斩之，众为请。谠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济，慆亦出兵，表里击，贼大败。谠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审权遣将翟行约赴援，壁莲塘，慆欲遣人廷劳，诸吏惮不敢出，谠独往犒而还。

围三月，救兵外败，城益危。谠复请乞兵淮南，与壮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斩贼栅出，见节度使令狐綯，复诣浙西见审权。时皆传泗州已陷，疑谠为贼计，囚之。谠引李峄自明。峄时为大同防御使，称其忠可信。审权乃许救，合淮南兵五千，盐粟具。方淮路梗，不得进。谠引兵决战，斩贼六百级，乃克入，城上欢叫，忄舀与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监察御史。围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

初，谠求救也，过家十余，未尝见妻子，得粮累二十万。谠子及兄

子客广陵，托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后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终岭南节度使。

方谠之少，耕于野，有牛斗，众畏奔践，谠直前，两持其角，牛不能动，久而引触，竟折其角。里人骇异，屠牛以饭谠。然谠癯短，才及中人。后贵，力亦少衰云。

黄碣，闽人也。初为闽小将，喜学问，轩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笔者，碣怒曰：“是笔它日断大事，不可假。”后战安南有功，高骈表其能，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绩。刘汉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弃州去，客苏州。

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表碣自副，久乃应。及昌反，碣谏曰：“大王拔田亩，席贡输之勤，位将相，非有勋业可纪。今不能尽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诛灭无种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汉。今王僻婴一城，乃为大逆，何邪？碣请举族先死，不能见王之灭。”昌怒曰：“碣不顺我邪？”斥出之。碣移书幕府李滔曰：“‘顺天’建元，以愚策之，针可为槊邪？”或窃其书示昌，昌令使者斩之。使以首至，昌诟曰：“贼负我，三公不肯为，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镜湖之南同瘗焉。昌败，有诏赠司徒，求其后不能得。

昌已杀碣，滔亦遇害，乃召会稽令吴镣问策，镣曰：“王为真诸侯，遗荣子孙而不为，乃作伪天子，自取灭亡。”昌叱斩之，族其家。又召山阴令张逊知御史台，固辞曰：“王自弃，为天下笑。且六州势不助逆，王据孤州以速死，谓何？逊不敢以身许王也。”昌恶之，曰：“逊不知天意，议邪说拒我。”囚之。他日谓人曰：“我无碣、镣、逊，何乏事？”即害之。

孙揆，字圣圭，刑部侍郎逖五世从孙也。第进士，辟户部巡官。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讨李克用，以揆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义军节度使，以本道兵会战。克用伏兵刀黄岭，执揆，厚礼而将用之，曰：“公辈当从容庙堂，何为自履行阵也？”揆大骂不诎，克用怒，使以锯解之，锯齿不行，揆谓曰：“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声不辍至死。昭宗怜之，赠左仆射。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质厚少缘饰。少孤，事母孝，举进士，不忍去左右，自负母入京师。既擢第，母亡，庐墓侧，食不盐酪，藉无茵席。服除，以窭困调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闻，擢补龙武军录事参军。

德秀不及亲在而娶，不肯婚，人以为不可绝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为？"初，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长，将为娶，家苦贫，乃求为鲁山令。前此堕车足伤，不能趋拜，太守待以客礼。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白："彼诡计，且亡去，无乃为累乎？"德秀曰："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明日，盗尸虎还，举县嗟叹。

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帝且第胜负，加赏黜。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锦绣，或作犀象，瑰谲光丽。德秀惟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蔫于》。《于蔫于》者，德秀所为歌也。帝闻，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谓宰相曰："河内人其涂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以自娱。人以酒肴从之，不问贤鄙为酣饫。是时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崿、崿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德秀善文辞，作《蹇士赋》以自况。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

天宝十三载卒，家惟枕履箪瓢而已。潭时为陆浑尉，庀其葬。族弟结哭之恸，或曰："子哭过哀，礼欤？"结曰："若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无固，性无专，老无在，死无余，人情所耽溺、喜爱、可恶者，大夫无之。生六十年未尝识女色、视锦绣，未尝求足，无苟辞、佚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贪佞、绮纨粱肉之徒耳。"

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及卒，华谥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华于是作《三贤论》。或问所长，华

曰：“德秀志当以道纪天下，迅当以《六经》谐人心，颖士当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齐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颖士呼吸折节而获重禄，不易一刻之安易，于孔子之门，皆达者欤！使德秀据师保之位，瞻形容，乃见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宾友，谋治乱根源，参乎元精，乃见其妙。颖士若百炼之刚，不可屈，使当废兴去就、一生一死间，而后见其节。德秀以为王者作乐崇德，天人之极致，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辞》以订商、周。迅世史官，述《礼》、《易》、《书》、《春秋》、《诗》为《古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颖士尤罪子长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自《春秋》三家后，非训齐生人不录。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若取其节，皆可为人师也。”世谓笃论。

休，字士美，广平人。宇字绍宗，宙字次宗，河间人。茂之，字季丰，南阳人。崿字伯高，丹叔字南诚，惟岳字谟道，赵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齐物，隋观王雄后，举进士，终右骁卫骑曹参军。崿擢制科，迁南华令。大水，他县饥，人至相属，崿为具{衍食}鬻，及去，糗粮送之，吏为立碑。安禄山乱，崿客清河，为乞师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郡获全。历庐州刺史。拯与崿名最著，潭、识以文传后。

权皋，字士繇，秦州略阳人，徙润州丹徒，晋安丘公翼十二世孙。父倕与席豫、苏源明以艺文相友，终羽林军参军。

皋擢进士第，为临清尉，安禄山籍其名，表为蓟尉，署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谏，欲行，虑祸及亲。天宝十四载，使献俘京师，还过福昌尉仲谟。谟妻，皋妹也，密约以疾召之，谟来，皋阳喑，直视谟而瞑。谟为尽哀，自含敛之。皋逸去，人无知者。吏以诏书还皋母，母谓实死，恸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归其母。皋潜候于淇门，奉侍昼夜南奔，客临淮，为驿亭保以讠问北方。既度江而禄山反，天下闻其名，争取以为属。高适表试大理评事、淮南采访判官。

永王举兵，胁士大夫，皋诡姓名以免。玄宗在蜀闻之，拜监察御史，会母丧，得风痹疾，客洪州，南北梗否，逾年诏命不至。有中人过州，颇求取无厌，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谋于皋。皋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悟，厚谢。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表为行军司马，召拜起居舍人，固辞。尝曰：“吾洁身乱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

自中原乱，士人率度江，李华、柳识、韩洄、王定皆仰皋节，与友善。洄、定常评皋可为宰辅、师保；华亦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诏赠秘书少监。元和中，谥为贞孝。子德舆，至宰相，别传。

甄济，字孟成，定州无极人。叔父为幽、凉二州都督，家卫州，宗属以伉侠相矜。济少孤，独好学，以文雅称。居青岩山十余年，远近伏其仁，环山不敢畋渔。采访使苗晋卿表之，诸府五辟，诏十至，坚卧不起。

天宝十载，以左拾遗召，未至而安禄山入朝，求济于玄宗，授范阳掌书记。禄山至卫，使太守郑遵意致谒山中，济不得已为起，禄山下拜钧礼。居府中，论议正直。久之，察禄山有反谋，不可谏。济素善卫令齐□，因谒归，具告以诚。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欧血状，阳不支，舁归旧庐。禄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断其头见我。"济色不动，左手书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趋前，济引颈待之，希德歔欷嗟叹，止刀，以实病告。后庆绪复使强舆至东都安国观。会广平王平东都，济诣军门上谒泣涕，王为感动。肃宗诏馆之三司署，使污贼官罗拜，以愧其心。授秘书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

来瑱辟为陕西襄阳参谋，拜礼部员外郎。宜城楚昭王庙坎地广九十亩，济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历初，江西节度使魏少游表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

济生子，因其官字曰礼闱、曰宪台。而礼闱死，宪台更名逢，幼而孤。及长，耕宜城野，自力读书，不谒州县。岁饥，节用以给亲里；大穰，则振其余于乡党贫狭者。朋友有缓急，辄出家赀周赡，以义闻。

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国史，欲诣京师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济节行与权皋同科，宜载国史。有诏赠济秘书少监。而逢与元稹善，稹移书于史馆修撰韩愈曰："济弃去禄山，及其反，有名号，又逼致之，执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辨所从于居易之时，坚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犹选懦者之所不为，盖怫人之心难，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难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禄食不进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乱，则延颈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显而废忠，不以不必诛而从乱。在古与今，盖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标目其先人事，载之天下耳目，彻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惊人，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矣。"由是父子俱

显名。

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陕州夏县，世为官族。资好学，贫不能得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乃去隐中条山，与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长，不肯娶，谓弟曰："吾与若孤茕相育，既娶则间外姓，虽共处而益疏，我不忍。"弟义之，亦不娶，遂终身。

城谦恭简素，遇人长幼如一。远近慕其行，来学者迹接于道。闾里有争讼，不诣官而诣城决之。有盗其树者，城过之，虑其耻，退自匿。尝绝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与弟迎之，奴未醒，乃负以归。及觉，痛咎谢，城曰："寒而饮，何责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余，痴不知人，城常负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远方，城与弟行千里，负其柩归葬。岁饥，屏迹不过邻里，屑榆为粥，讲论不辍。有奴都儿化其德，亦方介自约。或哀其馁，与之食，不纳。后致糠核数杯，乃受。山东节度府闻城义者，发使遗五百缣，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辞，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尝发。会里人郑俶欲葬亲，贷于人无得，城知其然，举缣与之。俶既葬，还曰："蒙君子之施，愿为奴以偿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为学乎？"俶泣谢，即教以书，俶不能业，城更徙远阜，使颛其习。学如初，惭，缢而死。城惊且哭，厚自咎，为服缌麻瘗之。

陕虢观察使李泌数礼饷，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荐诸朝，诏以著作佐郎召，并赐绯鱼。泌使参军事韩杰奉诏至其家，城封还诏，自称"多病老惫，不堪奔奉，惟哀怜"。泌不敢强。及为宰相，又言之德宗，于是召拜右谏议大夫，遣长安尉杨宁赍束帛诣其家。城褐衣到阙下辞让，帝遣中人持绯衣衣之，召见，赐帛五十匹。

初，城未起，缙绅想见风采。既兴草茅，处谏诤官，士以为且死职，天下益惮之。及受命，它谏官论事苛细纷纷，帝厌苦，而城浸闻得失且熟，犹未肯言。韩愈作《争臣论》讥切之，城不屑。方与二弟延宾客，日夜剧饮。客欲谏止者，城揣知其情，强饮客，客辞，即自引满，客不得已。与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无得关言。常以木枕布衾质钱，人重其贤，争售之。每约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几何，薪菜盐几钱，先具之，余送酒家，无留也。"服用无赢副，客或称其佳可爱，辄喜，举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得俸，常往称钱之美，月有获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窥其际。

及裴延龄诬逐陆贽、张滂、李充等，帝怒甚，无敢言。城闻，曰：“吾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大臣。”乃约拾遗王仲舒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累日不止。闻者寒惧，城愈励。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顺宗方为皇太子，为开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谕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龄，城力也。坐是下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简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罢。躬讲经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薛约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谪连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于门，引约饮食讫，步至都外与别。帝恶城党有罪，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谠等二百人顿首阙下，请留城。柳宗元闻之，遗蕃等书曰：“诏出阳公道州，仆闻悒然。幸生不讳之代，不能论列大体，闻下执事，还阳公之南也。今诸生爱慕阳公德，恳悃乞留，辄用抚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时，太学生徒仰阙执诉，仆谓讫千百年不可复见，乃在今日，诚诸生见赐甚厚，将亦阳公渐渍导训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伪，来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门下，飞文陈愚。论者以为阳公过于纳污，无人师道。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曾参徒七十二人，致祸负刍；孟轲馆齐，从者窃屦。彼圣贤犹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阳公在朝，四方闻风，贪冒苟进邪薄之夫沮其志，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瞻望焉。与其化一州，其功远近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甚宜。”蕃等守阙下数日，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纪德。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不以簿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余。日炊米二斛，鱼一大藿，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狱，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脱，城辄搒杀之。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州当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抚字心劳，追科政拙，考下下。”观察府遣判官督赋，至州，怪城不迎，以问吏，吏曰：“刺史以为有罪，自囚于狱。”判官惊，驰入，谒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来候安否耳。”留数日，城不敢归，仆门阖，寝馆外以待命。判官遽辞去。府复遣官来按举，义不欲行，乃载妻子中道逃去。顺宗立，召还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赠左散骑常侍，赐其家

钱二十万，官护丧归葬。

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学太学，岁一归，父母不许。间二岁乃归，复不许。凡五岁，慨然以亲且老，不自安，揖诸生去，乃共闭蕃空舍中，众共状蕃义行，白城请留。会城罢，亦止。初，硃泚反，诸生将从乱，蕃正色叱不听，故六馆士无受污者。蕃居太学二十年，有死丧无归者，皆身为治丧。偿，鲁人。鲁卿，第进士，有名。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人。父舆，有风干。当大中时，卢弘正管盐铁，表为安邑两池榷盐使。先是，法疏阔，吏轻触禁，舆为立约数十条，莫不以为宜。以劳再迁户部郎中。

图，咸通末擢进士，礼部侍郎王凝所奖待，俄而凝坐法贬商州，图感知己，往从之。凝起拜宣歙观察使，乃辟置幕府。召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台劾，左迁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卢携以故宰相居洛，嘉图节，常与游。携还朝，过陕虢，属于观察使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为僚佐。会携复执政，召拜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

黄巢陷长安，将奔，不得前。图弟有奴段章者，陷贼，执图手曰："我所主张将军喜下士，可往见之，无虚死沟中。"图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阳，间关至河中。僖宗次凤翔，即行在拜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狩宝鸡，不获从，又还河中。龙纪初，复拜旧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后再以户部侍郎召，身谢阙下，数日即引去。昭宗在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会迁洛阳，柳璨希贼臣意，诛天下才望，助丧王室，诏图入朝，图阳堕笏，趣意野耄。璨知无意于世，乃听还。

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见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又少也惰，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因自目为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豫为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裴回。客或难之，图曰："君何不广邪？生死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每岁时，祠祷鼓舞，图与闾里耆老相乐。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时寇盗所过残暴，独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难。

硃全忠已篡，召为礼部尚书，不起。哀帝弑，图闻，不食而卒，年

七十二。图无子，以甥为嗣，尝为御史所劾，昭宗不责也。

赞曰：节谊为天下大闲，士不可不勉。观皋、济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倾朝复支。不有君子，果能国乎？德秀以德，城以鲠峭，图知命，其志凛凛与秋霜争严，真丈夫哉！

列传第一百二十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

万年王世贵，长安严待封，泾阳田伯明，华原韩难陀，华州王瞿昙，郑县辛法汪、郭士举、张长、郭士度、郑迪、柳仁忠、能君德、刘崇、甘元爽、韩子尚、韩思约，下邽张万彻，朝邑申屠思恭、吕昂，鹑觚张元亮，灵台孙智和，新平冯猛将，宜川司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遗倩，贝州马衡，沧州郑士才，清池孙楚信、刘贤，渤海边凤举，瀛州硃宝积，乐陵苏伏念，邯郸章征，鸡泽冯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达多、张丘感、张艺朗暨孙师才、张义节，沙河赵君惠，南乐谷感德，魏县毛仁，武城茹智达，历亭王师威、李肆仁，临河李文绸，汤阴后斥奴，鼓城彭思义、陈屺、田堤岳，太原卢遗仁、王知道，蒲州贾孝才，解县卫玄表，南岳张利见，安邑曹文行、孙怀应、相里志降、杨王操、邵玄同、张衡、曹存勋、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张仙儿、张公宪，虞乡董敬直，河东张金城、吕神通、吕云、吕志挺、吕元光、赵举、张祐、姚炽、张师德、冯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阙任仲济、源荣璧，汴州张士岩，陈留家师谅、董允恭，尉氏杨思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阳武时惠珣，封丘杨嵩珪，许田李颐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孙彦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务荣，荆州刘宝，长寿史抟，益州焦怀肃、郭景华，郪县曹少微，涪城赵烟，资阳赵光寓、黄昇，梓潼马冬王、秦举、王兴嗣，依政樊漪，巴西韦士宗、文博荧暨子诠，南郑李贞古，巢县张进昭，万载廖洪，南陵苏仲方，鄱阳张讠赞，乐平谢惟勤、沈普、姜崌，上饶鲍嘉福、虞熔真，句容张常洧，弋阳张球、李营暨子凝孙楚，贵溪黄舟，建昌熊士赡，临江袁鸣，赣县谢俊，余杭何公弁、章成缅、方宗，建德何起门，桐庐祝希进，诸暨张万和，萧山李渭、许伯会、戴恭、俞仅，信安徐知新、徐惠諲，东阳应先、唐君祐，睦州许利川，建阳刘常，邵武黄亘、张巨筏、吴海，泉山黄嘉猷，永泰王爽，皆事亲居丧著至行者。万年宋兴贵，奉先张郛，澧阳张仁兴，栎阳董思宠，湖城阎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阎酆，正平周思艺、张子英，曲沃张君密、秦德方、马玄操、李君则，太平赵德俨，陇西陈嗣，北海吕元简，经城宋洸之，单父刘九江，无棣徐文亮，乐陵吴正表，河间刘宣、董永，安邑任君义、卫开，龙门梁神义、贺见涉、张奇异，郑县王元绪、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庐戴元益，高安宋练，泾县万晏，弋阳李植，繁昌王丕，皆数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

有授以官者。

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又有京兆张阿九、赵言，奉天赵正言、滑清泌，羽林飞骑啖荣禄，郑县吴孝友，华阴尹义华，潞州张光玭，解县南锻，河东李忠孝、韩放，鄢陵任客奴，绛县张子英，平原杨仙朝，乐工段日升，河东将陈涉，襄阳冯子，城固雍孙八，虞乡张抱玉、骨英秀，榆次冯秀诚，封丘杨嵩珪、刘浩，清池硃庭玉、弟庭金，繁昌硃忄存，歙县黄芮，左千牛薛锋及河阳刘士约，或给帛，或旌表门闾，皆名在国史。善乎！韩愈之论也，曰："父母疾，亨药饵，以是为孝，未闻毁支体者也。苟不伤义，则圣贤先众而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安可旌其门以表异之？"虽然，委巷之陋，非有学术礼义之资，能忘身以及其亲，出于诚心，亦足称者。故列十七八焉。广明后，方镇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闻，孝悌笃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载小说者，名字不参见他书，不可录。若李知本、张志宽之属，承上顺下，有礼让君子之风，故辑而序之。张士岩父病，药须鲤鱼，冬月冰合，有獭衔鱼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痈，士岩吮血。父亡，庐墓，有虎狼依之。焦怀肃母病，每尝其唾，若味异，辄悲号几绝。母终，水浆不入口五日，负土成坟，庐守，日一食，杖然后起。继母没，亦如之。张进昭，母患狐刺，左手堕而终。及殡，进昭截左腕庐于墓。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东安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抚，表其门。高宗有事太山，临幸其居，问本末，书"忍"字以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四人名颇著，详见于篇。

李知本，赵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灵六世孙。父孝端，仕隋为获嘉丞。与族弟太冲俱有世阀，而太冲官婚最高，乡人语曰："太冲无兄，孝端无弟。"

知本涉经术，事亲笃至，与弟知隐雍顺，子孙百余，至赀用僮仆无间也。大业末，盗贼过闾不入，相戒曰："无犯义门。"往依者五百余室，皆以免。贞观初，知隐为伊阙丞，知夏津令。开元中，孙瑱为给事中、扬州长史。知隐孙颙，有文辞，至太常少卿。从祖兄弟位给事中，凡四人。

张志宽，蒲州安邑人。居父丧而毁，州里称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闾，倚全者百许姓。后为里正，忽诣县称母疾求急，令问状，对曰："母有疾，志宽辄病，是以知之。"令谓其妄，系于狱，驰验如言，乃慰遣之。母终，负土成坟，手莳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吊，拜员外散骑

常侍，赐物四十段，表其闾。

刘君良，瀛州饶阳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犹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隋大业末，荒馑，妻劝其异居，因易置庭树鸟雏，令斗且鸣，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乱，禽鸟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与兄弟别处。月余，密知其计，因斥去妻，曰："尔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复同居。天下乱，乡人共依之，众筑为堡，因号义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驾杨弘业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礼节，叹挹而去。贞观六年，表异门闾。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乱兵，遗腹生少玄。甫十岁，问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时野中白骨覆压，或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胔也。"少玄镬肤，阅旬而获，遂以葬。创甚，弥年乃兴。贞观中，州言状，拜徐王府参军。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岁丧母，哀毁天至。七岁，问父英曰："若何可以报母？"英曰："扬名显亲可也。"乃刻志从学。汝南任处权见其文，惊曰："孔子称颜回之贤，以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见此儿，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又三年卒业，举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数殒绝，继母曰："而不胜丧，谓孝可乎？"敬臣更进饘粥。服除，迁秘书郎。休沐，阖门诵书。监虞世南器其人，岁终，书上考，固辞。召为弘文馆学士，俄授越王府西阁祭酒。当代，王再表留，进朝请郎。举制科，擢许王文学。复为弘文馆学士，终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馑，夜丐食野中，还进母，为贼执，欲杀之，告以情，贼闵其孝，为解缚。母病痈，叔才吮疮注药。及亡，庐墓，有白鹊止庐傍。高宗时，表异其家。

至德间，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为贼执，将释一人，兄弟相让死，贼感其意，尽纵之。

程袁师，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带，药不尝不进。代弟戍洛州。母终，闻讣，日走二百里，因负土筑坟，号癯，人不复识。改葬曾门以来，阅二十年乃毕。常有白狼、黄蛇驯墓左，每哭，群鸟鸣翔。永徽中，刺史状诸朝，诏吏敦驾。既至，不愿仕，授儒林郎，还之。

武弘度，士矗兄之子，补相州司兵参军。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

发徒跣趋丧所，负土筑茔，晨夕号，日一溢米。素芝产庐前，狸扰其旁。高宗下诏褒美，旌其门。

宋思礼，字过庭，事继母徐为闻孝。补萧县主簿。会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适口，思礼忧惧且祷，忽有泉出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县人异之，尉柳晃为刻石颂其孝感。

郑潜曜者，父万钧，驸马都尉、荥阳郡公。母，代国长公主。开元中，主寝疾，潜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醵面。主疾侵，刺血为书请诸神，丐以身代。火书，而“神许”二字独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无敢言。后尚临晋长公主，历太仆光禄卿。

元让，雍州武功人。擢明经，以母病不肯调，侍膳不出闾数十年。母终，庐墓次，废栉沐，饭菜饮水。咸亨中，太子监国，下令表阙于门。永淳初，巡察使表让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岁满，还乡里，人有所讼，皆诣让判。中宗在东宫，召拜司议郎，入谒，武后望谓曰：“卿孝于家，必能忠于国，宜以治道辅吾子。”寻卒。

裴敬彝，绛州闻喜人。曾祖子通，隋开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丧，哭丧明，有白乌巢冢樾。兄弟八人皆为名孝，诏表门阙，世谓“义门裴氏”。

敬彝七岁能文章，性谨敏，宗族重之，号“甘露顶”。父智周，补临黄令，为下所讼。敬彝年十四，诣巡察使唐临直枉，临奇之，试命作赋，赋工。父罪已释，表敬彝于朝，补陈王府典签。一日，忽泣涕谓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辄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测。”乃请急，倍道归，而父已卒，羸毁逾礼。乾封初，迁累监察御史。母病，医许仁则者鐍不能乘，敬彝自为舆往迎。既居丧，诏赠缣帛，官为作灵舆。终服，以著作郎兼修国史。历中书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时，为酷吏所陷，死岭南。

梁文贞，虢州闿乡人。少从军守边，逮还，亲已亡。自伤不得养，即穿圹为门，晨夕汛扫，庐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问，画文以对。会官改新道，出文贞庐前，行旅见之，皆为流涕。有甘露降茔木，白兔驯扰，县令刊石纪之。开元中，刺史许景先表文贞孝绝伦类，诏付史官。

沈季诠，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尝与人争，皆以

为怯。季诠曰：“吾怯乎？为人子者，可遗忧于亲乎哉！”贞观中，侍母度江，遇暴风，母溺死，季诠号呼投江中，少选，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谢叔方具礼祭而葬之。

许伯会，越州萧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孙。举孝廉。上元中，为衡阳博士。母丧，负土成坟，不御絮帛、尝滋味。野火将逮茔树，悲号于天，俄而雨，火灭。岁旱，泉涌庐前，灵芝生。

陈集原，泷州开阳人。世为酋长。父龙树，为钦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辄不食。及亡，呕血数升，即茔作庐，尽以田赀让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时，历右豹韬卫大将军。

陆南金，苏州吴人。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班氏汉书》。仕隋为越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擢著作郎。时王世充将篡逆，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无忠臣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宿志也。请因启事为陛下杀之。”谋泄，停侍读，乃不克。贞观初，终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

南金仕为太常奉礼郎。开元初，少卿庐崇道抵罪徙岭南，逃还东都。南金居母丧，崇道伪称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为仇人迹告，诏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当重法，弟赵璧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请死。”南金固言弟自诬不情，旭怪之，赵璧曰：“母未葬，妹未归，兄能办之，我生无益，不如死。”旭惊，上状。玄宗皆宥之。

南金知书史，履操谨完。张说、陆象先以贤谓之，由库部员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马，卒。

张琇，河中解人。父审素，为嶲州都督，有陈纂仁者，诬其冒战级、私庸兵。玄宗疑之，诏监察御史杨汪即按。纂仁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堂礼谋反。于是汪收审素系雅州狱，驰至嶲州按反状。堂礼不胜忿，杀纂仁，以兵七百围汪，胁使露章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堂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琇与兄瑝尚幼，徙岭南。久之，逃还。汪更名万顷。瑝时年十三，琇少二岁。夜狙万顷于魏王池，瑝斫其马，万顷惊，不及斗，为琇所杀。条所以杀万顷状系于斧，奔江南，将杀构父罪者，然后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闻。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凡为子，孰不愿孝？转相仇杀，遂无已时。”卒用耀卿议，议者以为冤。帝下诏申谕，乃杀之。临刑赐

食，瑝不能进，琇色自如，曰：“下见先人，复何恨！”人莫不闵之，为诔揭于道，敛钱为葬北邙，尚恐仇人发之，作疑冢，使不知其处。

太宗时，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为乡人李君则所杀，亡命去，时君操尚幼。至贞观时，朝世更易，而君操窭孤，仇家无所惮，诣州自言。君操密挟刃杀之，剔其心肝啖立尽，趋告刺史曰：“父死凶手，历二十年不克报，乃今刷愤，愿归死有司。”州上状，帝为贷死。

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

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韪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韫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号不闻。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

又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职方员外郎韩愈曰：

子复父仇，见于《春秋》、于《礼记》、《周官》，若子史，不胜数，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倚法颛杀，无以禁止。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者，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下之辞，非

百姓相杀也。《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则经无失指矣。

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有诏减死。

侯知道、程俱罗者，灵州灵武人。居亲丧，穿圹作冢，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知道七年、俱罗三年不止。知道垢尘积首，率夜半傅坟，踊而哭，鸟兽为悲号。李华作《二孝赞》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亲。孝亲为子，忠君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伦。背死不义，忘生不仁。过及智就，为之礼文。至哉侯氏，创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坟。夜黑飙动，如临鬼神。哭无常声，迥彻苍旻。苴斩三年，尔独终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顾后绝配，瞻前无邻。”

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亲病日锢，俗尚鬼，病者不进药。澄粹剔股肉进，亲疾为瘳。后亲没，伏于墓，哭踊无数，以毁卒，当时号“青阳孝子”，士为作诔甚众。

寿州安丰李兴亦有至行，柳宗元为作《孝门铭》，曰：“寿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丰令上所部编户氓兴，父被恶疾，岁月就亟，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兴号呼抚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坟，沾渍涕洟。坟左作小庐，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顿踊，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庐中醴泉涌。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阴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谨按兴匹庶贱陋，循习浅下，性非文字所导，生与耨耒为业，而能钟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犹锡瑞物以表殊异。伏惟陛下有唐尧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

于上下。请表其里闾，刻石明白，宣延风美，观示后祀，永无极。臣昧死请。’制曰可。铭曰：‘懿厥孝思，兹惟淑灵。禀承粹和，笃守天经。泣侍羸疾，默祷隐冥。引刃自向，残肌败形。羞膳奉进，忧劳孝诚。惟时高高，曾不视听。创巨痛仍，号于穹旻。捧土濡涕，顿首成坟。搯膺腐眦，寒暑在庐。草木悴死，鸟兽踟蹰。殊类异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兴。克脩厥猷，载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经，以教于曾。惟昔鲁侯，见命夷宫。亦有考叔，寤庄称纯。显显李氏，实与之伦。哀嗟道路，涕慕里邻。神锡秘祉，三秀灵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门。统一上下，交赞天人。建此碑号，亿龄扬芬。’”

许法慎，沧州清池人。甫三岁，已有知。时母病，不饮乳，惨惨有忧色。或以珍饵诡悦之，辄不食，还以进母。后亲丧，常庐于茔，有甘露、嘉禾、灵芝、木连理、白兔之祥。天宝中，表异其闾。

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庐其右，有白乌来，甘露降。观察使李若初遣官属验实，会露晞，里人失色，攒哭曰：“天所降露，祸我邪？”俄而露复集，乌亦回翔。诏作二阙于母墓前，又表其闾，蠲徭役，时号“阙下林家”。

陈饶奴，饶州人。年十二，亲并亡，窭弱居丧，又岁饥，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饶奴流涕，身丐诉相全养。刺史李复异之，给资储，署其门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许州人。会昌中，侍母至广州，及沙涌口，暴风，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岭南节度使卢贞俾吏沈罟，获二尸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诏为刻石。

万敬儒，庐州人。三世同居，丧亲，庐墓，刺血写浮屠书，断手二指，辄复生。州改所居曰成孝乡广孝聚。大中时，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所鞠。母病，全启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启亡，全益服斩衰，断手一指以报。不畜妻，僮仆处一室，卖药自业，世传能作黄金。居成都四十年，号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赞曰：圣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单人，行孝一概，而

凶盗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裒而著于篇。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隐逸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 ，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故裒可喜慕者类于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性简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事，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与李播、吕才善。

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喑，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他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度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酝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复调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吏部以非流不许，绩固请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绝，岁余，又死。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去。自是太乐丞为清职。追述革酒法为经，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李淳风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东南有盘石，立杜康祠祭之，尊为师，以革配。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

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刺史崔喜悦之，请相见，答曰：“奈何坐召严君平邪？”卒不诣。杜之松，故人也，为刺史，请绩讲礼，答曰：“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之松岁时赠以酒脯。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绩之仕，以醉失职，乡人靳之，托无心子以见趣曰：“无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无喜色。越国法曰：‘秽行者不齿。’俄而无心子以秽行闻，王黜之，无愠色。退而适茫荡之野，过动之邑而见机士，机士抚髀曰：‘嘻！子贤者而以罪废邪？’无心子不应。机士曰：‘愿见教。’曰：‘子闻蜚廉氏马乎？一者硃鬣白毳，龙骼凤臆，骤驰如舞，终日不释辔而以热死；一者重头昂尾，驼颈貉膝，□是啮善蹶，弃诸野，终年而肥。夫凤不憎山栖，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洁以罹患，不避秽而养精也。’”其自处如此。

硃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绝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测其为。长史窦轨见之，遗以衣服、鹿帻、麂靴，逼署乡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结庐山中，夏则裸，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十芒屩置道上，见者曰：“居士屩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其为屩，草柔细，环结促密，人争蹑之。高士廉为长史，备礼以请，降阶与之语，不答，瞪视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邪？”乃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屡遣人存问，见辄走林草自匿云。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及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嘹。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

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照邻有恶疾，不可为，感而问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雨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端则燋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燋槁。高

医导以药石，救以钅乏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

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贷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知此则人事毕矣。”

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孙处约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侑晚贵，佺祸在执兵。”后皆验。太子詹事卢齐卿之少也，思邈曰：“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为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徐州刺史。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帝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令左右扶止，谓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赞帝曰：“汉欲废嫡立庶，故四人者为出，岂如陛下亲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岩将家属乘传赴都，拜崇文馆学士。帝营奉天宫，游岩旧宅直宫左，诏不听毁。天子自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还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

时又有史德义者，昆山人，居虎丘山。骑牛带瓢，出入廛野。高宗

闻其名，召至洛阳，俄称疾归。天授初，江南宣劳使周兴荐之，复召赴都，擢朝散大夫。兴死，免官归，素誉顿衰。

孟诜，汝州梁人。擢进士第，累迁凤阁舍人。他日至刘祎之家，见赐金，曰："此药金也，烧之，火有五色气。"试之，验。武后闻，不悦，出为台州司马，频迁春官侍郎。相王召为侍读。拜同州刺史。神龙初，致仕，居伊阳山，治方药。睿宗召，将用之，以老固辞，赐物百段，诏河南春秋给羊酒糜粥。尹毕构以诜有古人风，名所居为子平里。开元初，卒，年九十三。

诜居官颇刻敛，然以治称。其闲居尝语人曰："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当时传其当。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父知敬，善书隶。武后时，仕为麟台少监。友贞少为司经局正字。母病，医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贞剔股以进，母疾愈。诏旌表其门。素好学，训诲子弟如严君。口不语人过，重然诺，时以为君子。历长水令，罢归。中宗在东宫，召为司仪郎，不就。神龙初，以太子中舍人征，固辞疾。诏致珍馔，给全禄终身，四时送其所，州县存问。玄宗在东宫，表以蒲车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赖县令吊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贫，父母丧，为人牧羊，取亻庸以葬。隐嵩山，师黄颐学养生四十年。颐卒，更居兖州徂徕，与刘玄博友善。喜读《周易》、《老子》，饵松柏叶、杂华，年七十余，筋力柔强。刺史卢齐卿就谒问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玄宗东巡狩，诏州县敦劝见行在，时九十余，帝令张说访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拜国子博士，听还山。敕州县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赐绢百、衣一称。

李元恺，邢州人。博学，善天步律历，性恭慎，未尝敢语人。宋璟尝师之，既当国，厚遗以束帛，将荐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问经义毕，赠衣服，辞曰："吾躯不可服新丽，惧不称以速咎也。"行冲垢衣复与之，不获已而受。俄报身所蚕素丝，曰："义不受无妄财也。"先是，定州崔元鉴善《礼》学，用张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给半禄。元恺诮曰："无功而禄，灾也。"卒，年八十余。

卫大经，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无二言。武后时，召之，固辞

疾。素善魏夏侯乾童，闻其母卒，盛暑步往吊，或止之曰：“方夏，涉远不如致书。”答曰：“书能尽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使县令孔慎言就谒，辞不见。

大经邃于《易》，人谓之“《易》圣”。豫筮死日，凿墓自为志，如言终。

武攸绪，则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庄周书。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后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从封中岳，固辞官，愿隐居。后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谕，卒不起，后乃异之。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赐金银铛鬲、野服，王公所遗鹿裘、素障、瘿杯，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中宗初，降封巢国公，遣国子司业杜慎盈赍书以安车召，拜太子宾客。苦祈还山，诏可。安乐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玺书迎之。将至，帝敕有司即两仪殿设位，行问道礼，诏见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绪至，更冠带。仗入，通事舍人赞就位，攸绪趋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礼不及行，朝廷叹息。赐予无所受，亲贵来谒，道寒温外，默无所言。及还，中书、门下、学士、朝官五品以上，并祖城东。

俄而诸韦诛，武氏连祸，唯攸绪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诏慰谕，复召拜太子宾客，不就。谯王重福之乱，攸绪以诬被系，张说表置庐山，中书令姚元崇奏：“攸绪在武后时未尝辄出，今州县逼遣，士为惊嗟。愿诏赐嵩山旧居，令州县存问。”诏可。开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仪人。贯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时号梁丘子。景云中，召为校书郎，弃官去。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履忠博学守操，可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国子祭酒杨瑒又表其贤，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手诏许游京师，徐返里闾。履忠留数月乃去。

吴兢，其里人也，谓曰：“子素贫，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

卢鸿，字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再，不至。五年，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数年。虽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岂朝廷之故与生殊趣邪？将纵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城阙密迩，不足为劳，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

鸿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

吴筠，字贞节，华州华阴人。通经谊，美文辞，举进士不中。性高鲠，不耐沈浮于时，去居南阳倚帝山。

天宝初，召至京师，请隶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师正，究其术。南游天台，观沧海，与有名士相娱乐，文辞传京师。玄宗遣使召见大同殿，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三篇。帝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其余徒丧纸札耳。"复问神仙治炼法，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开陈，皆名教世务，以微言讽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门嫉其见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将乱，恳求还嵩山。诏为立道馆。安禄山欲称兵，乃还茅山。而两京陷，江、淮盗贼起，因东入会稽剡中。大历十三年卒，弟子私谥为宗元先生。

始，蟋嘻恶于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诋释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诗略相甲乙云。

潘师正者，贝州宗城人。少丧母，庐墓，以孝闻。事王远知为道士，得其术，居逍遥谷。高宗幸东都，召见，问所须，对曰："茂松清泉，臣所须也，既不乏矣。"帝尊异之，诏即其庐作崇唐观。及营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门曰仙游，北曰寻真。时太常献新乐，帝更名《祈仙》、《望仙》、《翘仙曲》。卒，年九十八，赠太中大夫，谥体玄先生。

又有刘道合者，亦与师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隐立太一观，使居之。

时将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霁，乃令驰传先行太山祈祓。得赏赐辄散贫乏，无所蓄。

咸亨中，为帝作丹，剂成而卒。帝后营宫，迁道合墓，开其棺，见骸坼若蝉蜕者。帝闻，恨曰："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余丹无它异。

司马承祯，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师正，传辟谷道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辞去，遍游名山，庐天台不出。武后尝召之，未几，去。睿宗复命其兄承祎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广成之言也！"锡宝琴、霞纹帔，还之。

开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室以居。善篆、隶，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縚至所居，按金箓7设祠，厚赐焉。卒，年八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亲文其碑。

自师正、道合与承祯等，语言诙谲似方士，叕刂之不录，直取其隐概云。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性旷夷，善谈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

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累迁太常博士。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表知章及徐坚、赵冬曦入院，撰《六典》等书，累年无功。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玄宗自为赞赐之。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

申王薨，诏选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廕子喧诉不能止，知章梯墙出首以决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肃宗为太子，知章迁宾客，授秘书监，而左补阙薛令之兼侍读。时东宫官积年不迁，令之书壁，望礼之薄，帝见，复题"听自安者"。令之即弃官，徒步归乡里。

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饬。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愜，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

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擢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卒，年八十六。肃宗乾元初，以雅旧，赠礼部尚书。

令之，长溪人。肃宗亦以旧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参军，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刺史薛播数往见之，岁时致羊酒，而系未尝至城门。姜公辅之谪，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张建封闻系之不可致，请就加校书郎。

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其后东度秣陵，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为立于亭，号其山为高士峰云。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父游朝，通庄、列二子书，为《象罔》、《白马证》诸篇佐其说。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有韦诣者，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施斤斧。豹席棕〓，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尝欲以大布制裘，嫂为躬绩织，及成，衣之，虽暑不解。

观察使陈少游往见，为终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帝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

陆羽常问：“孰为往来者？”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

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值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辩捷类如此。

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

孙述睿，越州山阴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孙。高祖德绍，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尝草檄毁薄太宗，贼平，执登汜水楼，责曰：“尔以檄谤我云何？”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捽殒楼下。曾祖昌寓，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为监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驯于廷。

述睿少与兄充符、弟克让笃孝，已孤，偕隐嵩山。而述睿资嗜学。大历中，刘晏荐于代宗，以太常寺协律郎召，擢累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述睿每一迁，即至朝谢。俄而辞疾归，以为常。

德宗立，拜谏议大夫，命河南尹赵惠伯赍诏书束帛，备礼敦遣。既至，对别殿，赐第宅，给厩马，兼皇太子侍读。固辞，弗许。久乃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复为史馆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性退让，未始忤物，虽亲朋燕集，至严默终日，人皆畏之。与令狐峘同职，峘数抵侮，然卒不校也，时称长者。

贞元四年，帝念平凉之难尤恻怛，以述睿精悫而诚，故遣持祠具称诏临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许，以太子宾客还乡，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不给公驺，帝特命给焉。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进士第。岳鄂吕元膺表在节度府，元膺徙东都、河中，辄随府迁。入拜右拾遗，四迁司勋郎中、集贤殿学士、谏议大夫。李绛遇害，事本监军杨叔元，时无敢言，敏行上书极论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洁，及仕宦，能交当时豪俊，有名一时，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赠工部侍郎。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嗫嚅若成诵状，师拘之，令薙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

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悦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崔觐，梁州城固人。以儒自业，身耕耨取给。老无子，乃以田宅财赀分给奴婢各为业，而身与妻隐南山，约奴婢过其舍则给酒食，夫妇啸咏相视为娱。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辟为参谋，敦趣就职，不晓吏事，余庆称长者。文宗时，左补厥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书论事，见便殿，访遗逸，直方荐觐高行，诏以起居郎召，辞疾不至。

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箧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硃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帙坏舛，必为辑褫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

锸，茯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挈壶置杯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宽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

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在尧、舜时，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时”也；在周文、武时，曰“《棫朴》，能官人也”，“《南山有台》，乐得贤也”；是循吏之效也。尧、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显王，不能去是而治，后世可乎哉？

唐兴，承隋乱离，□祓荒荼，始择用州刺史、县令。太宗尝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举任县令者。于是官得其人，民去叹愁、就妥安。都督、刺史，其职察州县，间遣使者循行天下，劾举不职。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玄宗开元时，已辞，仍诣侧门候进止，所以光宠守臣，以责其功。初，刺史准京官得佩鱼，品卑者假绯、鱼。开元中，又锢废酷吏，惩无良，群臣化之，革苛娆之风，争以惠利显。复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长人不可轻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间，虽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协气嘉生，薰为太平，垂祀三百，与汉相埒。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故条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将相大臣兼以勋阀著者，名见本篇，不列于兹。

韦仁寿，京兆万年人。隋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得罪者皆自以韦君所论，死无恨。高祖入关，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寿嶲州都督府长史。南宁州纳款，朝廷岁遣使抚接，至率贪沓，边人苦之，多叛去。帝素闻仁寿治理，诏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嶲，诏岁一按行尉劳。仁寿将兵五百人，循西洱河，开地数千里，称诏置七州十五县，酋豪皆来宾见，即授以牧宰，威令简严，人人安悦。将还，酋长泣曰：“天子藉公镇抚，奈何欲去我？”仁寿以池壁未立为解，诸酋即相率筑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寿乃告以实曰：“吾奉诏第抚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随贡方物，天子大悦。仁寿请徙治南宁州，假兵遂抚定，诏可，敕益州给兵护送。刺史窦轨疾其功，诋言山獠方叛，未可以远略，不时遣。岁余，卒。

陈君宾，陈鄱阳王伯山子也。仕隋为襄国通守。武德初，挈郡听命，封东阳郡公，迁邢州刺史。贞观初，徙邓州。州承丧乱后，百姓流冗，君宾加意劳徕，不期月，皆还自业。明年，四方霜潦，独君宾所治

有年，储仓充羡，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诏劳之曰：“去年关内六州谷不登，糇粮少，令析民房逐食。闻刺史与百姓识朕此怀，务相安养，还有赢粮，出布帛赠遗行者。此知水旱常数，更相拯赡，礼让兴行，海内之人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朕顾何忧？已命有司录刺史以下功最；百姓养户，免今年调物。”是岁，入为太府少卿，转少府少监，坐事免。起为虔州刺史，卒。

张允济，青州北海人。仕隋为武阳令，以爱利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妇家者，久之，孳十余犊，将归，而妇家不与牛。民诉县，县不能决，乃诣允济，允济曰：“若自有令，吾何与为？”民泣诉其抑，允济因令左右缚民，蒙其首，过妇家，云捕盗牛者，命尽出民家牛，质所来，妇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无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还婿家。”妇家叩头服罪，元武吏大惭。允济过道旁，有姥庐守所莳葱，因教曰：“第还舍，脱有盗，当告令。”姥谢归。俄大亡葱，允济召十里内男女尽至，物色验之，果得盗者。有行人夜发，遗袍道中，行十余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尝拾遗，可还取之。”既而得袍。举政尤异，迁高阳郡丞，郡缺太守，独统郡事，吏下畏悦。贼帅王须拔攻郡，于是粮屈，吏食槐叶藁节，无叛者。贞观初，累迁刑部侍郎，封武城县男，擢幽州刺史，卒。

时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称。初仕隋，为门下录事。炀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乱，谋徙都丹阳，召群臣议。左右希意，以为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纪功，复禹旧迹，顾不其然。桐客独曰：“吴会卑湿而〓，不足奉万乘、给三军，吴人力屈，无以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讪毁，几得罪而免。为宇文化及胁，将至黎阳，又陷窦建德。贼平，授秦王府法曹参军。贞观初，累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赵州高邑人。曾祖义深，仕北齐为梁州刺史。父政藻，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盗。素立仕武德初，擢监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杀之，素立谏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动摇，则人无以措手足。方大业经始，奈何辇毂下先弃刑书鸿炜”帝嘉纳，由是恩顾特异。以亲丧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拟雍州司户参军，帝曰：“要而不清。”复拟秘书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贞观中，转扬州大都督府司马。

初，突厥铁勒部内附，即其地为瀚海都护府，诏素立领之。于是，阙泥熟别部数梗边，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谕降，夷人感其惠，率马牛

以献，素立止受酒一杯，归其余。乃开屯田，立署次，虏益畏威。历太仆、鸿胪卿，累封高邑县侯。出为绵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将行，还所余储粎并什器于州，赍家书就道。会卒，高宗特废朝一日，谥曰平。

孙至远，始名鹏。而素立方奉使，谓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孙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书》、《左氏春秋》，未见杜预《释例》而作《编记》，大趣略同。复撰《周书》，起后稷至赧，为传纪，令狐德棻许其良史。始调蒲州参军，累补乾封尉。上元时，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丧解官，既除，调鸿胪主簿。奏戎狄簿领，高宗悦，擢监察御史里行。忤贵幸，外迁，久乃历司勋、吏部员外郎中。迁天官侍郎，知选事，疾令史受贿谢，多所绌易，吏肃然敛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谬书其姓为"士"，欲拟讫增成之，至远曰："调者三万，无士姓，此必王忠。"吏叩头服罪。至远之知选，以内史李昭德进，人或劝其往谢，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谢以私？"卒不诣。故昭德衔之，出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至远父休烈，亦有文，终郪令，年四十九。世叹其父子材不尽云。至远见桓彦范，力言其贤。卢从愿尚少，高以评目。许弟从远且贵，豫言其位，以验所至。苏颋，其出也，少失母，至远爱视甚谨，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礼，世称其德。

从远清密有学，神龙初，历中书令、太府卿，累封赵郡公，谥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从父游道，武后时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至远子畲，字玉田，少聪警。初历汜水主簿，遇事蜂锐，虽厮竖，一阅辄记姓名、居业。黜陟使路敬潜荐其清白，擢右台监察御史里行。台废，授监察御史，累转国子司业。事母谨，累世同居，长幼有礼。畲妻物故，时母病，恐悲伤，约家人无以哭闻母所，朝夕省侍无忧色。母终，毁而卒。

从远子岩，年十余岁，会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执笾豆，岩进止中礼，授右宗卫兵曹参军。历洛阳尉，累迁兵部郎中。发扶风兵应姚、嶲，称旨，迁谏议大夫，封赞皇县伯。终兵部侍郎。岩善草隶。为参军时制一裘，服终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阴人。父粹，为隋介州长史，与汉王谅同

反，诛。大鼎贯为官奴，流辰州，用战功得还。高祖兵兴，谒见龙门，因说帝绝龙门，军永丰仓就食，传檄远近，据天府，示豪桀，为拊背扼喉计，帝奇之。时诸将已决策先攻河东，故议置。授大将军府察非掾。出为山南道副大使，开屯田以实仓廪。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以大鼎为饶州道军师，引兵度彭蠡湖，以功迁浩州刺史。累徙沧州。无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属之海，商贾流行，里民歌曰："新沟通，舟楫利。属沧海，鱼盐至。昔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长芦、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为害。是时，郑德本在瀛州，贾敦颐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称"铛脚刺史"。永徽中，迁银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长史。卒，谥曰恭。

子克构，有器识，永隆初，历户部郎中。族人黄门侍郎顗，以弟绍尚太平公主，问于克构，答曰："室有傲妇，善士所恶。夫惟淑德，以配君子，无患可矣。"顗不敢沮，而绍卒诛。陈思忠居父丧，诏夺服，客往吊，思忠辞以辰日不见。克构曰："事亲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则无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迁麟台监。坐弟为酷吏所陷，流死岭南。

贾敦颐，曹州冤句人。贞观时，数历州刺史，资廉洁。入朝，常尽室行，车一乘，敝甚，羸马绳羁，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为洛州司马，以公累下狱，太宗贯之，有司执不贯，帝曰："人孰无过，吾去太甚者。若悉绳以法，虽子不得于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获原。徙瀛州刺史，州濒滹沱、滱二水，岁溢溢，坏室庐，浸洳数百里。敦颐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时弟敦实为饶阳令，政清静，吏民嘉美。旧制，大功之嫌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宠。永徽中，迁洛州。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发奸擿伏，下无能欺。卒于官。

咸亨初，敦实为洛州长史，亦宽惠，人心怀向。洛阳令杨德干矜酷烈，杖杀人以立威，敦实喻止，曰："政在养人，伤生过多，虽能，不足贵也。"德干为衰减。始，洛人为敦颐刻碑大市旁，及敦实入为太子右庶子，人复为立碑其侧，故号"常棣碑"。历怀州刺史，有美迹。永淳初致仕，病笃，子孙迎医，敦实不肯见，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卒，年九十余。子膺福，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以窦怀贞党诛。

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急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天授初，子神让与徐敬业起兵，皆及诛。

田仁会，雍州长安人。祖轨，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袭

封，至陵州刺史。仁会擢制举，仕累左武候中郎将。太宗征辽东，而薛延陀以数万骑掩河内，诏仁会与执失思力率兵击败之，尾逐数百里，延陀几生得，玺书嘉尉。永徽中，为平州刺史，岁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谷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诚兮上天闻，中田致雨兮山出云，仓廪实兮礼义申，愿君常在兮不患贫。"五迁胜州都督，境有夙贼，依山剽行人，仁会发骑捕格，夷之。城门夜开，道无寇迹。入为太府少卿，迁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估有赢，辄入之官，人以为尚名。然资强挚疾恶，昼夜循行，有丝毫奸必发，廷中谪罚日数百，京师无贵贱举惮之。有女巫传鬼道惑众，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会劾徙于边。转右卫将军，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谥曰威。

子归道，明经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内供奉、左卫郎将。突厥默啜请和，武后诏将军阎知微册可汗号，持节往。默啜又遣使谢，知微遇诸道，即与绯袍银带，因表使者即到，请备礼廷赐。归道谏曰："虏背惠积年，今悔过入朝，解辫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赐，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须天子命。小国使者，不足备礼迓之。"后从焉。默啜将至单于都护府，诏归道摄司宾卿往劳。默啜请六胡州及都护府地不得，大怨望，执归道将害之。归道色不挠，詈且让，为陈祸福，默啜亦悔。会有诏赐默啜粟三万石，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且许结婚，于是更以礼遣归道。既还，具陈默啜不臣状，请备边。已而果反，乃擢归道夏官侍郎，益亲信。

迁左金吾将军、司膳卿，押千骑宿卫玄武门。桓彦范等诛二张，而归道不豫闻，及索骑士，拒不应。事平，彦范欲诛之，以辞直，免，还私第。然中宗壮其守，召拜太仆少卿，迁殿中少监、右金吾将军。卒，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原国公，谥曰烈，帝自为文以祭。

子宾庭，开元时至光禄卿。

裴怀古，寿州寿春人。仪凤中，上书阙下，补下邽主簿，迁监察御史。姚、巂道蛮反，命怀古驰驿往怀辑之，申明诛赏，归者日千计。俄缚首恶，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为其徒诬告祝诅不道，武后怒，命按诛之。怀古得其枉，为后申诉，不听，因曰："陛下法与天下画一，岂使臣杀无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状，臣何情宽之？"后意解，得不诛。

阎知微之使突厥，怀古监其军。默啜胁知微称可汗，又欲官怀古，不肯拜，将杀之。辞曰："守忠而死与毁节以生孰愈？请就斩，不避

也。”遂囚军中，因得亡，而素尪弱，不能骑，宛转山谷间，仅达并州。时长史武重规纵暴，左右妄杀人取赏，见怀古至，急执之。有果毅尝识怀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迁祠部员外郎。

姚、嶲酋等叩阙下，愿得怀古镇安远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辞。始安贼欧阳倩众数万，剽没州县，以怀古为桂州都督招尉讨击使，未逾岭，逆以书谕祸福，贼迎降，自陈为吏侵而反。怀古知其诚，以为示不疑，可破其谋，乃轻骑赴之。或曰：“獠夷难亲，备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抚谕，倩等大喜，悉归所掠出降，虽诸洞素翻覆者，亦牵连根附，岭外平。

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长史，所至吏民怀爱。神龙中，召为左羽林大将军，未至官，还为并州。人知其还，携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为长史，亦野次。怀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驱迎者还，而来者愈众，得人心类如此。俄转幽州都督，绥怀两蕃，将举落内属，会以左威卫大将军召，而孙佺代之，而佺不知兵，遂败其师。卒于官。

怀古清介审慎，在幽州时，韩琬以监察御史监军，称其“驭士信，临财廉，国名将”云。

韦景骏，司农少卿弘机孙。中明经。神龙中，历肥乡令。县北濒漳，连年泛溢，人苦之。旧防迫漕渠，虽峭岸，随即坏决。景骏相地势，益南千步，因高筑鄣，水至堤趾辄去，其北燥为腴田。又维艚以梁其上，而废长桥，功少费约，后遂为法。方河北饥，身巡闾里，劝人通有无，教导抚循，县民独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后为贵乡令，有母子相讼者，景骏曰：“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呜咽流涕，付授《孝经》，使习大义。于是母子感悟，请自新，遂为孝子。当时治有名者：景骏与清漳令冯元淑、临洺令杨茂谦三人。

景骏后数年为赵州长史，道出肥乡，民喜，争奉酒食迎犒，有小儿亦在中。景骏曰：“方儿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旧恩，何故来？”对曰：“耆老为我言，学庐、馆舍、桥鄣皆公所治，意公为古人，今幸亲见，所以来。”景骏为留终日。后迁房州刺史。州穷险，有蛮夷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景骏之治民，求所以便之，类如此。。转奉天令，未行，卒。

茂谦擢制举，授左拾遗内供奉，为吏介而勤，历秘书郎。始窦怀贞

雅重其材，及执政，荐为大理正、左台御史中丞。开元初，出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与司马张怀玉同乡，长相善，洎晚有隙，掉讦短长，左迁桂州都督。徙广州。卒。

景骏子述，自有传。

李惠登，营州柳城人，为平卢军裨将。安禄山乱，从董秦泛海，略定沧、棣等州。轻兵远斗，贼不支，战辄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贼，以计挺身走山南，依来瑱，表试金吾卫将军。李希烈反，属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归，即拜刺史。州数被乱，野如艺，人无处业。惠登虽朴素无学术，而视人所谓利者行之，所谓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与古合。政清静，居二十年，田亩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于是节度使于頔状其绩，诏加御史大夫，升隋为上州。俄检校国子祭酒，卒，赠洪州都督。

罗珣，越州会稽人。宝应初，诣阙上书，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皋领江西、荆襄节度使，常署幕府，迁累副使。皋卒，军乱，劫府军，珣取首恶十余人斩以徇，环棘廷中，俾投所劫库物，一日皆满，乃贳余党。召为奉天令。中官出入系道，吏缘以犯禁，珣搒笞之，虽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庐州刺史。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学宫，政教简易，有芝草、白雀。淮南节度使杜佑上治状，赐金紫服。再迁京兆尹，请减平籴半，以常赋充之，人赖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宾客，累封襄阳县男。卒，谥曰夷。

子让，字景宣，以文学蚤有誉。举进士、宏辞、贤良方正，皆高第，为咸阳尉。父丧，几毁灭。服除，布衣粝饭，不应辟署十余年。淮南节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请置幕府，除监察御史，位给事中，累迁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遗让者，问所从，答曰："女兄九人皆为官所卖，留者独老母耳。"让惨然，为燹券，召母归之。入为散骑常侍，拜江西观察使。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韦丹，字文明，京兆万年人，周大司空孝宽六世孙。高祖琨，以洗马事太子承乾，谏不听。太宗才之，擢给事中。高宗在东宫，为中舍人，封武阳县侯。孝敬为太子，琨以右中护为詹事。卒，赠秦州都督，谥曰贞。

丹蚤孤，从外祖颜真卿学，擢明经，调安远令，以让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能。复举《五经》高第，历咸阳尉，张献甫表佐邠宁幕府。顺

宗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为舍人。新罗国君死，诏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国，赐州县十官，卖以取赀，号“私觌官”。丹曰：“使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贸官受钱？”即具疏所宜费，帝命有司与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罗立君死，还为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迁河南少尹，未至，徙义成军司马。以谏议大夫召，有直名。

刘辟反，议者欲释不诛，丹上疏，以为“孝文世，法废人慢，当济以威，今不诛辟，则可使者唯两京耳”。宪宗褒美。会辟围梓州，乃授丹剑南东川节度使，代李康。至汉中，上言康守方尽力，不可易。召还议蜀事。辟去梓，因以让高崇文，乃拜晋慈隰州观察使，封咸阳郡公。阅岁，自陈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张职，为国家费，不如属之河东，帝从之。

徙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丹计口受俸，委余于官，罢八州冗食者，收其财。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身往劝督。置南北市，为营以舍军，岁中旱，募人就功，厚与直，给其食。为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以废仓为新厩，马息不死。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窦以疏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有吏主仓十年，丹覆其粮，亡三千斛，丹曰：“吏岂自费邪？”籍其家，尽得文记，乃权吏所夺，召诸吏曰：“若恃权取于仓，罪也。与若期，一月还之。”皆顿首谢，及期无敢违。有卒违令当死，释不诛，去，上书告丹不法，诏丹解官待辨。会卒，年五十八。验卒所告，皆不实，丹治状愈明。

太和中，裴谊观察江西，上言为丹立祠堂，刻石纪功，不报。宣宗读《元和实录》，见丹政事卓然，它日与宰相语：“元和时治民孰第一？”周墀对：“臣尝守江西，韦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诏观察使纥干蓑上丹功状，命刻功于碑。

子宙，推廕累调河南府司录参军，李珏表河阳幕府。宣宗谓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对。帝曰：“与好官。”乃拜侍御史，三迁度支郎中。

卢钧节度太原，表宙为副。是时，回鹘已破诸部，入塞下，剽杀吏

民。钧欲得信重吏视边，宙请往。自定襄、雁门、五原，绝武州塞，略云中，逾句注，遍见酋豪，镌谕之；视亭障守卒，增其禀；约吏不得擅以兵侵诸戎，犯者死，于是三部六蕃诸种皆信悦。召拜吏部郎中。出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余万钱，为市粮饷。俗不知法，多触罪，宙为书制律，并种植为生之宜，户给之。州负岭，转饷艰险，每饥，人辄孚死，宙始筑常平仓，收谷羡余以待乏。罢冗役九百四十四员。县旧置吏督赋，宙俾民自输，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岁市上供，人苦之，宙为奏罢。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立学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宙条约，使略如礼，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击鼓，群入民家，号“行盗”，皆迎为办具，谓之“起盆”，后为解素，喧呼{疒只}斗。宙至，一切禁之。

还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观察使，政简易，南方以为世官。迁岭南节度使。南诏陷交趾，抚兵积备，以干闻。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岭南，以从女妻小校刘谦，或谏止之，岫曰：“吾子孙或当依之。”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卢携举进士，陋甚，岫独谓携必大用。携执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观察使云。

卢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进士第。郑权帅襄阳，辟署幕府。李愬代权，又二人交憾。弘宣始谒愬，愬敕左右谨卫，既与语，见其冲远，不觉洗然。裴度留守东都，表为判官，迁累给事中。驸马都尉韦处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谓非所任，还诏不下。

开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诏弘宣与吏部郎中崔璠分道赈恤，使有指。还，迁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岁饥，盗赘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廪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訹蛮落摇乱，根株磐炽。弘宣下檄胁谕，贼党稍降，其黠强者署军中，孱无能还之农。魁长逃入峡中，吏捕诛之。徙义武节度使。弘宣性宽厚，政目简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贷。河朔故法，偶语军中则死，弘宣使除之。初，诏赐其军粟三十万斛，贮飞狐，弘宣计輓费不能满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随力往取，时幽、魏饥甚，独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贷，军食以饶。历工部尚书、秘书监，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七十七，赠尚书右仆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

子告，字子有，及进士第，终给事中。

薛元赏，亡里系所来。太和初，自司农少卿，出为汉州刺史。时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会维州降，德裕受之以闻，牛僧孺沮其议，执还之。元赏上书极言可因抚之，溃虏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状元赏治当最。迁累司农卿、京兆尹。出为武宁节度使，罢泗口猥税，人以为便。俄徙邠宁。

会昌中，德裕当国，复拜京兆尹。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镬肤，夸诡力，剽夺坊闾。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余党惧，争以火灭其文。元赏长吏事，能推言时弊，件白之。禁屯怙势扰府县，元赏数与争，不少纵，由是军暴折戢，百姓赖安。就加检校吏部尚书。阅岁，进工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德裕用元赏弟元龟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罢德裕，而元龟坐贬崖州司户参军，元赏下除袁王傅。久之，复拜昭义节度使，卒。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民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为办。召高年坐，以问政得失。凡斗民在廷，易于丁宁指晓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狱三年无囚。督赋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输。馈给往来，传符外一无所进，故无异称。以中上考，迁罗江令。刺史裴休尝至其邑，导侍不过三人，廉约盖资性云。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儒学上

高祖始受命，鉏类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　　，议加爵土。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小学。

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熠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阊阊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帝又雠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粹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权变，至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初，孔颖达等始署官，发《五经》题与诸生酬问；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罢。

玄宗诏群臣及府郡举通经士，而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禄山之祸，两京所藏，一为炎埃，官商私楮，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缦胡。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经》，镵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寥寥一二可纪。由是观之，始未尝不成于艰难，而后败于易

也。

尝论之，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专诵习传授、无它大事业者，则次为《儒学篇》。

徐旷，字文远，以字行。南齐司空孝嗣五世孙。父彻，梁秘书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师，贫不能自给。兄文林鬻书于肆，文远日阅之，因博通《五经》，明《左氏春秋》。时耆儒沈重讲太学，授业常千人，文远从之质问，不数日辞去。或问其故，答曰："先生所说，纸上语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见者，尚何观？"重知其语，召与反复研辩，嗟叹其能。性方正，举动纯重，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皆从受学。

隋开皇中，累迁太学博士，诏与汉王谅授经。会谅反，除名为民。大业初，礼部侍郎许善心荐文远及包恺、褚徽、陆德明、鲁达为学官，擢国子博士，恺等为太学博士。世称《左氏》有文远，《礼》有褚徽，《诗》有鲁达，《易》有陆德明，皆一时冠云。文远说经，遍举先儒异论，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听者忘劳。越王侗署国子祭酒。

时洛阳饥，文远自出城樵拾，为李密所得。密使文远南向坐，备弟子礼拜之，文远谢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将军，今将军拥兵百万，威振四海，犹能屈体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尽？将军若欲为伊、霍，继绝扶倾，吾虽老，犹愿尽力；如为莽、卓，乘危迫险，则仆耄矣，无能为也！"密顿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国耻，然后入见天子，请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将军，名臣子，累世尽节，前陷玄感党，迷未远而复，今若终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于将军者。"密顿首曰："恭闻命。"俄而世充专制，密又问焉，对曰："彼残忍而意褊促，必速于乱，将军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谓先生儒者，不学军旅，至筹大计，乃明略过人。"

密败，复入东都。世充给稍异等，而文远见辄先拜。或问："君踞见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郦生之揖；世充，小人，无容故人义。相时而动可也。"世充僭号，以为国子博士。子士会奔长安，世充怒，绝其禀，文远饿几死，数矣。身出樵，为罗士信所获，送京师，仍为国子博士。

高祖幸国学观释奠，文远发《春秋》题，论难锋生，随方占对，莫能屈。帝异之，封东莞县男。卒，年七十四。

孙有功，自有传。

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苏州吴人。善名理言，受学于周弘正。陈太建中，后主为太子，集名儒入讲承光殿，德明始冠，与下坐。国子祭酒徐孝克敷经，倚贵纵辩，众多下之，独德明申答，屡夺其说，举坐咨赏。解褐始兴国左常侍。陈亡，归乡闲。

隋炀帝擢秘书学士。大业间，广召经明士，四方踵至。于是德明与鲁达、孔褒共会门下省相酬难，莫能诎。迁国子助教。越王侗署为司业，入殿中授经。王世充僭号，封子玄恕为汉王，以德明为师，即其庐行束脩礼。德明耻之，服巴豆剂，僵偃东壁下。玄恕入拜床垂，德明对之遗利，不复开口，遂移病成皋。

世充平，秦王辟为文学馆学士，以经授中山王承乾，补太学博士。高祖已释奠，召博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

论撰甚多，传于世。后太宗阅其书，嘉德明博辩，以布帛二百段赐其家。

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极检校右相，累封嘉兴县子，以老疾致仕，终大司成。

曹宪，扬州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家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又注《广雅》，学者推其该，藏于秘书。

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以弘文馆学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当世荣之。太宗尝读书，有奇难字，辄遣使者问宪，宪具为音注，援验详复，帝咨尚之。卒，年百余岁。

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句容许淹者，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罗官沛王府参军事、无锡丞。模，武后时为左

拾遗，子景倩亦世其学，以拾遗召，后历度支员外郎。善，见子邕传。

颜师古，字籀，其先琅邪临沂人。祖之推，自高齐入周，终隋黄门郎，遂居关中，为京兆万年人。父思鲁，以儒学显。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

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仁寿中，李纲荐之，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弱，谓曰："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师古曰："割鸡未用牛刀。"素惊其言大，后果以干治闻。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之推旧，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职，归长安，不得调，窭甚，资教授为生。

高祖入关，谒见长春宫，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学，累迁中书舍人，专典机密。师古性敏给，明练治体。方军国务多，诏令一出其手，册奏之工，当时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丧解。服除，还官。岁余，坐公事免。

帝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浸讹，诏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既成，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寻加通直郎、散骑常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

俄拜秘书少监，专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讨析申熟，必畅本源。然多引后生与雠校，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让曰："卿之学，信可称者，而事亲居官，朕无闻焉。今日之行，自谁取之？念卿曩经任使，朕不忍弃，后宜自戒。"师古谢罪，复留为故官。

师古性简峭，视辈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负其才，早见驱策，意望甚高。及是频被谴，仕益不进，罔然丧沮，乃阖门谢宾客，巾褐裙帔，放情萧散，为林墟之适。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与撰《五礼》成，进爵为子。又为太子承乾注班固《汉书》上之，赐物二百段、良马一，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

帝将有事泰山，诏公卿博士杂定其仪，而论者争为异端。师古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于时诸儒谓为适中。"于是以付有司，多从其说。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从征辽，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

其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永徽三年，子扬廷为符玺郎，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篇。

初，思鲁与妻不相宜，师古苦谏，父不听，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师古弟相时，字睿，亦以学闻。为天策府参军事。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有争臣风。转礼部侍郎。羸瘠多病。”师古死，不胜哀而卒。

师古叔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强暴，比游秦至，礼让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玺书奖劳。终郓州刺史。撰《汉书决疑》，师古多资取其义。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暗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尝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

太宗平洛，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进。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己虽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内有道，外若无；中虽实，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称‘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若其据尊极之位，炫聪耀明，恃才以肆，则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岁余，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以论撰劳，加散骑常侍，爵为子。

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讲东宫。帝幸太学观释菜，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褒美。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剀切愈至。后致仕，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

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颖达子志，终司业。志子惠元，力学寡言，又为司业，擢累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马人。少笃学，教授乡闾，弟子数百人。贞观初，召拜太学博士，讲《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时大儒，每讲遍举先儒义，而必畅恭所说。

马嘉运，魏州繁水人。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论议。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以孔颖达《正义》繁酿，故掎摭其疵，当世诸儒服其精。高宗为太子，引为崇贤馆学士，数与洗马秦□侍讲宫中，终国子博士。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匿而免。江总以故人子，私养之。貌寝悦，敏悟绝人。总教以书记，每读辄数行同尽，遂博贯经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数与游，既即位，累擢给事中。

询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类此。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居母丧，诏夺哀。每入朝，徒跣及门。夜直，藉藁以寝。非公事不语，还家辄号恸。年饥，未克葬，居庐四年，不释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潜置席下，通觉，即彻去。迁累殿中监，封渤海子。天授初，转司礼卿，判纳言事。辅政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请以武承嗣为太子，通与岑长倩等固执，忤诸武意。及长倩下狱，坐大逆死，来俊臣并引通同谋，通虽被惨毒无异词，俊臣代占，诛之。神龙初，追复官爵。

通蚤孤，母徐教以父书，惧其堕，尝遗钱使市父遗迹，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褚遂良亦以

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

硃子奢，苏州吴人，从乡人顾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辞。隋大业中，为直秘书学士。天下乱，辞疾还乡里。后从杜伏威入朝，授国子助教。

太宗贞观初，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年兵不解。新罗告急，帝假子奢员外散骑侍郎，持节谕旨，平三国之憾。子奢有仪观，夷人尊畏之。二国上书谢罪，赠遗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学，卿为讲大谊，然勿入其币，还当以中书舍人处卿。”子奢唯唯。至其国，为发《春秋》题，纳其美女。帝责违旨，而犹爱其才，以散官直国子学，累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

始，武德时，太庙享止四室，高祖崩，将祔主于庙，帝诏有司详议。子奢建言：“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刘歆议当七，郑玄本玄成，王肃宗歆，于是历代庙议不能一。且天子七庙，诸侯五，降杀以两，礼之正也。若天子与子、男同，则间无容等，非德厚游广、德薄游狭之义。臣请依古为七庙。若亲尽，则以王业所基为太祖，虚太祖室以俟无疆，迭迁乃处之。”于是尚书共奏：“自《春秋》以来，言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亲亲，显尊尊，为不可易之法，请建亲庙六。”诏可。乃祔弘农府君、高祖神主为六室。及帝崩，礼部尚书许敬宗议：“弘农府君庙应毁。按玄成说，毁庙主当瘗，且四海常所宗享矣，举而瘗之，非神理所愜。晋范宣议别庙以奉毁庙之主，或言当藏天府。天府，瑞异所舍也。《礼》去祧有坛有墠，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庙，共殿异室，以右为首。若奉迁主纳右夹室，而得尊处，祈之祷之未绝也。”有诏如敬宗议。然言七庙者，本之子奢。

帝尝诏：“起居纪录臧否，朕欲见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

池阳令崔文康坐事，栎阳尉魏礼臣劾治，狱成，御史言其枉。礼臣诉御史阿党，乞下有司杂讯，不如所言请死。鞫报礼臣不实，诏如请。子奢曰：“在律，上书不实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复生，虽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书获罪，欲自言者，皆惧而不敢申矣。”诏可。

子奢为人乐易，能剧谈，以经谊缘饰。每侍宴，帝令论难群臣，恩礼甚笃。卒于官。

张士衡，瀛州乐寿人。父文庆，北齐国子助教。士衡九岁居母丧，哀慕过礼。博士刘轨思见之，为泣下，奇其操，谓文庆曰："古不亲教子，吾为君成就之。"乃授以《诗》、《礼》。又从熊安生、刘焯等受经，贯知大义。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

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幽州都督燕王灵夔以礼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风迎致，谒太宗洛阳宫，帝赐食，擢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

太子以士衡齐人也，问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瑰之凶险，骆提婆之佞，韩长鸾之虐，皆奴隶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诛，骨肉内离，剥丧黎元，故周师临郊，人莫为之用，此所以亡。"复问："事佛营福，其应奈何？"对曰："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婪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言之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时太子以过失闻，士衡因是规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废，给传罢归乡里，卒。

士衡以《礼》教诸生，当时显者：永平贾公彦、赵李玄植。

公彦终太学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隐，仪凤中，为太常博士。会太常仲春告瑞太庙，高宗问礼官："何世而然？"大隐对曰："古者祭以首时，荐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则二月告庙。告者必有荐，本于始不得其时焉。"迁累中书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请武氏庙为七室，唐庙为五，下比诸侯。大隐奏言："秦、汉母后称制，未有戾古越礼者。悰损国庙数，悖大义，不可以训。"武后不获已，伪听之。时皆服大隐沈正不诡从，有大臣体。终礼部侍郎。

公彦传业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于王德韶，受《诗》于齐威，该览百家记书。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玄植以帝暗弱，颇箴切其短，帝礼之，不寤。坐事迁巴令，卒。

张后胤，字嗣宗，苏州昆山人。祖僧绍，梁零陵太守。父冲，陈国子博士，入隋为汉王谅并州博士。

后胤甫冠，以学行禅其家。高祖镇太原，引为客，以经授秦王。义

宁初，为齐王文学，封新野县公。武德中，擢员外散骑侍郎，赐宅一区。

太宗即位，进燕王谘议，从王入朝，召见。初，帝在太原，尝问："隋运将终，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业，天下系心，若顺天而动，自河以北，指捻可定。然后长驱关右，帝业可成。"至是自陈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赐燕月池。帝从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胤曰："昔孔子门人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乃王天下，计臣之功，过于先圣。"帝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难。帝曰："朕昔受大谊于君，今尚记之。"后胤顿首谢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为己力，罪也。"帝大悦，迁燕王府司马。出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见其强力，问欲何官，因陈谢不敢。帝曰："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何所疑？"后胤顿首，愿得国子祭酒，授之。迁散骑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朝朔望，禄赐防阁如旧。卒，年八十三，赠礼部尚书，谥曰康，陪葬昭陵。

孙齐丘，历监察御史、朔方节度使，终东都留守，谥曰贞献。子镒，别有传。

盖文达，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载，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窦抗集诸生讲论，于是，刘焯、刘轨思、孔颖达并以耆儒开门授业，是日悉至，而文达依经辩举，皆诸儒意所未叩，一坐厌叹。抗奇之，问："安所从学？"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则焯为之师。"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谓此邪？"

武德中，授国子助教，为秦王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初，擢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为蜀王师。王有罪，文达免官。拜崇贤馆学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学称，当时号"二盖"。高祖于秘书省置学以教王公子，文懿为国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质问，文懿譬晓密微，远近宗仰。终国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贞观中，累迁国子博士。淹识群书，褚遂良尝称为"《九经》库"。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从太宗出猎，遇雨沾渍，因问曰："油衣若为而无漏邪？"那律曰："以瓦为之，当不漏。"帝悦其直，赐帛二百段，卒。

孙倚相，仕为秘书省正字，雠覆图书，多所刊定。子崇义，天宝末为幽州大将，以雄敢闻。历左金吾卫大将军，遂客蓟门。生子从政，略涉儒学，有风操。事李宝臣，历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宝臣及张孝忠妻，其女兄弟也。

宝臣初倚任，晚稍疏忌，从政乃阖门谢交游不事。及惟岳知节度，与田悦谋拒天子命，从政谏曰："上神断，绌诸侯，欲致太平。尔考与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讨，命帅莫先于燕。诛怨复仇，必尽力后已。前日而考诛大将百余，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谁不能尔？昔魏有洺、相之围，王师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赖尔考保佑，顿兵不进，而先帝宽厚，仅获赦贷。不然，田氏尚有种乎？今悦凶狯，孰与承嗣？尔又幼富贵，不出户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难知，天道难欺，军中诸将乘危投隙，自古岂少哉！今图久安计，莫若令而兄惟诚摄留后，尔速入宿卫，则福禄可保矣。"不纳。从政塞门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从政惧，乃吐血，即仰药，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后惟岳被杀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萧德言，字文行，陈吏部郎引子也，系出兰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国子生为岳阳王宾客。陈亡，徙关中。诡浮屠服亡归江南，州县部送京师。仁寿中，授校书郎。贞观时，历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德言晚节学愈苦，每开经，辄祓濯束带危坐，妻子谏曰："老人何终日自苦？"答曰："对先圣之言，何复惮劳？"诏以经授晋王。时许叔牙为侍读，同劝讲。王为太子，德言又兼侍读，而叔牙亦兼弘文馆学士。德言请致仕，太宗不许，下诏敦勉。封武阳县侯，进秘书少监，久乃得谢。

高宗立，拜银青光禄大夫，全给其禄，遣通事舍人即家致问。乘舆至肃章门引见，礼遇隆重。由是晋府及东宫旧臣子孙，并增秩赐金。卒，年九十七，赠太常卿，谥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贞观时，迁晋王府参军事、弘文馆直学士。于《诗》、《礼》尤邃，献《诗纂义》十篇，太子写付司经。御史大夫高智周见之曰："欲明《诗》者，宜先读此。"

子子儒，字文举。高宗时为奉常博士。初，太尉长孙无忌等议：“祠令及礼用郑玄六天说，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据纬为说，不指苍旻为天，而以昊天帝当北辰耀魄宝，郊、明堂当太微五帝。唐家祀圆丘，太史所上图，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风曰：‘昊天上帝位于坛，北辰、斗列第二垓。’与纬书驳异。司马迁《天官书》，太微宫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犹房、心有天王象，安得尽为天乎？日月丽于天，草木丽于地，以日月为天，草木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经》称‘郊祀后稷’，王肃以郊、圆丘为一，玄析而二之，曰圆丘，曰郊，非圣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说，与著式相违，宜有刊正。且《经》‘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谷上帝’，《春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后稷以祈农，《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为不稽。请四郊迎气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罢六天说，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载经，请止一祠。”诏曰：“可。”

乾封初，帝已封禅，复诏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言：“显庆定礼，废感帝祀而祈谷昊天，以高祖配。旧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谷为祀感帝，又祀神州，还以高祖配，何升降纷纷焉？虞氏禘黄帝，郊喾；夏禘黄帝，郊鲧；殷禘喾，郊冥；周禘喾，郊稷。玄谓禘者，祭天圆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灵恩说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谓‘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禘远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礼无所归。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阴用事也。玄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灵恩谓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愿会奉常、司成、博士普议。”于是，子儒与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经见，汉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以正月，武德以来用十月，请循武德诏书。”明年，诏圆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于明堂。

子儒，长寿中，历天官侍郎、弘文馆学士，封颍川县男。以选事委令史句直，日偃卧不下笔，时人语曰“句直平配”。既而补授失序，传为口实。

德言曾孙至忠，自有传。

敬播，蒲州河东人。贞观初，擢进士第。时颜师古、孔颖达撰次

《隋史》，诏播诣秘书内省参纂。再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从太宗伐高丽，而帝名所战山为驻跸，播谓人曰：“銮舆不复东矣，山所以名，盖天意也！”其后果然。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是官，尤清近，中书令马周叹曰：“恨资品妄高，不得历此职！”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

有司建言：“谋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请更议。”诏群臣大议，播曰：“兄弟虽孔怀之重，然比于父子则轻，故生有异室，死有别宗。今高官重爵，本廕唯逮子孙，而不及昆季，乌得荣隔其廕，而罪均其罚？”诏从播议。

永徽后，仕益贵，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始，播与许敬宗撰《高祖实录》，兴创业，尽贞观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实录》，讫二十三年。坐事出为越州长史，徙安州，卒。

房玄龄尝称播：“陈寿之流乎！”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

伯庄者，彭城人，为弘文馆学士，迁国子博士，与许敬宗等论撰甚多，终崇贤馆学士。自所著书亦百余篇。

子之宏，世其学。武后时，以著作郎兼修国史，终相王府司马。睿宗立，赠秘书监。

景通者，晋陵人。与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后复践其官及职。

讷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王为太子，擢讷言洗马兼侍读。尝集俳谐十五篇，为太子欢。太子废，高宗见，怒，除名为民。复坐事流死振州。

罗道琮，蒲州虞乡人。慷慨尚节义。贞观末，上书忤旨，徙岭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间，临终泣曰：“人生有死，独委骨异壤邪？”道琮曰：“吾若还，终不使君独留此。”瘗路左去。岁余，遇赦归，方霖潦积水，失其殡处，道琮恸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复涌，乃得尸，负之还乡。寻擢明经，仕至太学博士，为时名儒。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儒学中

郎余令，定州新乐人。祖颖，字楚之，与兄蔚之俱有名。隋大业中，为尚书民曹朗　，蔚之位左丞。炀帝语称“二郎”。武德时，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与李纲、陈叔达定律令。持节谕山东，为窦建德所获，胁以白刃，终不屈。贼平，以老乞身，谥曰平。

余令博于学，擢进士第，授霍王元轨府参军事。从父知年，亦为王友。元轨每曰：“郎家二贤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为林也。”徙幽州录事参军。有为浮屠者，积薪自焚，长史裴贿率官属将观焉，余令曰：“人好生恶死，情也。彼违蔑教义，反其所欲，公当察之，毋轻往。”贿试廉按，果得其奸。

孝敬在东宫，余令以梁元帝有《孝德传》，更撰《后传》数十篇献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兄余庆，为吏清而刻于法。高宗时，为万年令，道无掇遗。累迁御史中丞，务谦谨下人，引御史坐与议论。吏部侍郎杨思玄倨贵，视选者不以礼，余庆劾免其官。久之，出为苏州刺史。坐累下迁交州都督。

驩州司马裴敬敷与余庆雅故，以事笞余庆婢父，婢方嬖，谮敬敷死狱中。又裒货无艺，民诣阙诉之，使者十辈临按，余庆谩谰，不能得其情。最后，广州都督陈善弘按之，余庆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轻善弘，不置对。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余矣。”欲搒械之，余庆惧，服罪。高宗诏放琼州。会赦当还，朝廷恶其暴，徙春州。

始，余庆治万年，父知运嫌其酷，将杖之，余庆避免。父叹曰：“国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为御史中丞，复叹曰：“郎氏危矣！”以忧死。余庆卒以贪残废。

徐齐聃，字将道，湖州长城人，世客冯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孙。八岁能文，太宗召试，赐所佩金削刀。举弘文生，调曹王府参军。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时姑为帝婕妤，嫌以恩进，故求出为桃林令。召为沛王侍读，再迁司议郎，皆不就。累进西台舍人。

咸亨初，诏突厥酋长子弟得事东宫，齐聃上书谏，以为：“氈裘冒顿

之裔，解辫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谓‘恭慎威仪，以近有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之义。”又长孙无忌以谗死，家庙毁顿，齐聃言于帝曰：“齐献公，陛下外祖，虽后嗣有罪，不宜毁及先庙。今周忠孝公庙反崇饰逾制，恐非所以示海内。”帝寤，有诏复献公官，以无忌孙延主其祀。

齐聃善文诰，帝爱之，令侍皇太子及诸王属文，以职枢剧，许间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贬蕲州司马。又流钦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时，赠礼部尚书。子坚。

坚，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闻其名，召见，授纸为赋，异之。十四而孤，及壮，宽厚长者。举秀才及第，为汾州参军事，迁万年主簿。

天授三年，上言：“书有五听，令有三覆，虑失情也。比犯大逆，诏使者勘当，得实辄决。人命至重，万有一不实，欲诉无由，以就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检下之奸乱，适长使人威福耳。臣请如令覆奏，则死者无恨。又古者罚不逮嗣，故却芮乱国而缺升诸朝，嵇康蒙戮而绍死于难，则于它亲不复致疑。今选部广责逆人亲属，至无服者尚数十条。且诏书‘与逆同堂亲不任京畿，缌麻亲不得侍卫’，臣请如诏书外，一切不禁，以申旷荡。”

圣历中，东都留守杨再思、王方庆共引为判官。方庆善《礼》学，尝就质疑晦，坚为申释，常得所未闻。属文典厚，再思每目为凤阁舍人样。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累迁给事中，封慈源县子。

中宗怒韦月将，欲即斩之，坚奏盛夏生长，请须秋乃决，时申救者亦众，得以搒死。俄以礼部侍郎为修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修史，进东海郡公，迁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李知古兵击姚州洱河蛮，降之，又请筑城，使输赋徭。坚议：“蛮夷羁縻以属，不宜与中国同法，恐劳师远伐，益不偿损。”不听，诏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堡，列州县。知古因是欲诛其豪酋，入子女为奴婢，蛮惧，杀知古，相率溃叛，姚、嶲路闭不通者数年。

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屡邀请坚，坚不许。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辞机密，转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祸耳。”羲败，不染于恶，

出为绛州刺史。数外徙，久乃迁秘书监、左散骑常侍。

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充学士，副张说知院事。帝大酺集贤，幔舍在百司上，说令揭大榜以侈其宠，坚见，遽命撤之，曰："君子乌取多尚人！"从上泰山，以参定仪典，加光禄大夫。坚于典故多所谙识，凡七当撰次高选。卒，年七十余，帝悼惜，遣使就吊，赠太子少保，谥曰文。

齐聃姑为太宗充容，仲为高宗婕妤，皆明图史，议者以坚父子如汉班氏。

子峤，字巨山。开元中为驾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迁中书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县公。父子相次为学士，自祖及孙，三世为中书舍人。

沈伯仪，湖州吴兴人。武后时，为太子右谕德。

初，太常少卿韦万石议明堂大享事，上言："郑玄说祀五天帝，王肃谓祀五行帝。《贞观礼》从玄，至《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乾封诏书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元诏书从《贞观礼》，仪凤初诏祀事一用周制。今应何乐？"高宗乃诏尚书省集诸儒议，未能定。于是大享参用《贞观》、《显庆》二礼。

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义奏："严父莫大配天，天于万物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极也。《易》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并配，请以太宗、高宗配上帝于圆丘，神尧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义。《经》称'宗祀文王'，文王当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与二经合。"伯仪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圆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为最详。虞夏退颛顼郊喾，殷舍契郊冥，去取违舛，惟周得礼之序，至明堂始两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未齐于配，虽同祭而终为一主也。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若一神而两祭之，则荐献数渎，此神无二主也。贞观、永徽礼实

专配，由显庆后始兼尊焉。今请以高祖配圆丘、方泽，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今礼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诗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荐上帝，配祖、考’，有兼配义。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当如旧。请奉高宗历配焉。”自是郊、丘，三帝并配云。

伯仪历国子祭酒、修文馆学士，卒。

路敬淳，贝州临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乱，阖门死于盗。文逸遁免，流离辛苦，自伤家多难，闭口不食，行者哀其穷，强饮食之，更负以行，乃得脱。贞观末，官申州司马。

敬淳少力学，足不履门。居亲丧，倚庐不出者三年。服除，号恸入门，形容癯毁，妻不之识。后擢进士第。天授中，再迁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数受诏纂辑庆恤仪典，武后称之。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后坐綦连耀交通，下狱死。神龙初，赠秘书少监。

弟敬潜，少与敬淳齐名，历怀州录事参军，亦坐耀事系狱，免死。后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潜欲辞，妻曰：“君不死狱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从之。到官，有枭啸其屏，鼠数十走于前，左右驱之，拥杖而号，敬潜不为惧。久之，迁卫令，位中书舍人。

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经高第，调博城丞。纪王慎为兖州都督，厚加礼，敕其子东平王续往受业。天授中，稍迁左卫率府录事，兼直弘文馆。武后时，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诏与韦叔夏等草仪具，众推其练洽。转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

年虽老，读书不废夜。所撰《书纠谬》、《春秋振滞》、《礼绳愆》等凡数十百篇，长安时上之，丐官笔楮写藏秘书。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本章句家，见元感诋先儒同异，不怿，数沮诘其言，元感缘罅申释，竟不诎。魏知古见其书，叹曰：“《五经》指南也。”而徐坚、刘知几、张思敬等惜其异闻，每为助理，联疏荐之，遂下诏褒美，以为儒宗。拜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中宗以东宫官属，加朝散大夫，卒。

元感初著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讥诋诸儒。凤阁舍人张柬之破其说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由古则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氏曰：‘礼也。’杜预谓：‘僖丧终是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谓之礼。’《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终二十五月，故讥云。’杜预推历乙巳乃在十一月，《经》书十二月为误。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传》曰：‘缓。’夫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缓，则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竞，乃一月，非一岁，则二十五月，其一验也。《书》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则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顾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则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见庙。明汤崩在十一月。比殡讫，以十二月祗见其祖。《顾命》见庙讫‘诸侯出庙门俟’，《伊训》言‘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则崩及见庙，周因于殷也，非元年前复有一岁，此二十五月之二验。《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然而以是为断者，送死有已，服生有节。’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丧，三年；期之丧，二年；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五月之丧，二时；三月之丧，一时。’此二十五月之三验。《仪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验。《书》、《春秋》、《礼》皆周公、尼父所定，敢问此可为法否？昔郑玄以中月而禫者，内容一月，自丧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无疑论。大抵子于亲丧，有终身之痛，创巨者日久，痛深者愈迟，何岁月而止乎？故练而慨然，悲慕未尽，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伤已除，而孤藐之怀更剧。此情之所致，宁外饰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两称，是以祥则缟带素纰，禫则无不佩。夫去衰麻，袭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为节之以礼，叵如之何。故仲由不能过制为姊服，孔鲤不能过期哭母，彼讵不怀？畏名教之严也。”当世谓柬之言不诡圣人，而元感论遂废。

王绍宗，字承烈，梁左民尚书铨曾孙。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贫侠，嗜学，工草隶，客居僧坊，写书取庸自给，凡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取赢，人虽厚偿，辄拒不受。

徐敬业起兵，闻其行，以币劫之，称疾笃。复令唐之奇强遣，不肯

赴，敬业怒，将杀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杀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总管李孝逸表其节，武后召赴东都，谒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学。累进秘书少监，使侍皇太子。绍宗雅修饰，当时公卿莫不慕悦其风，张易之兄弟亦颇结纳。易之诛，坐废，卒于家。

尝与人书曰：“鄙夫书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耳。常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吴中陆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临写故也。闻虞被中画腹，与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绍宗兄玄宗，隐嵩山，号太和先生，传黄老术。

彭景直，瀛州河间人。中宗景龙末，为太常博士。时献、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

在礼，陵不日祭，宗庙有月祭，故王者设庙、祧、坛、

墠，为亲疏多少之杀。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皆月祭。远庙为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祭之，无祷乃止。谯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皆朔加荐，以象生时朔食，号月祭，二祧庙不月祭。”则古无日祭者。今诸陵朔、望进食，近古之殷事；诸节进食，近古之荐新。郑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荐新奠也。”于《仪礼》，朔、半日，犹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时焉，此其祭皆在庙云。近世始以朔、望诸节祭陵寝，唯四时及腊，五享于庙。寻经质礼，无日祭于陵之文。汉时，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庙。园各有寝、便殿，故日祭诸寝，月祭诸便殿。贡禹以礼节烦数，白元帝愿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等后因议七庙外寝园皆无复修。议者亦以祭不欲数，宜复古四时祭于庙。刘歆引《春秋外传》曰：“祖、祢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时享，坛、墠岁贡。”魏、晋以降，不祭墓。唐家择古作法，臣谓宜罢诸陵日祭，如礼便。

帝不从，因下诏：“有司言诸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乾陵宜朝晡进奠，昭、献陵日一进，或所司乏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

帝崩，葬定陵，有司议以和思皇后祔葬，后为武后所杀，不得其丧所，将以招魂合诸梓宫，景直曰：“招魂古无传，不可。请如桥山藏衣冠故事，纳后祎衣，复寝宫，举衣魂辂，告以太牢，内之方中，奉帝梓棺

右，覆以夷衾。”众当其言，制曰：“可。”景直后历礼部郎中卒。

卢粲，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阳乌五世孙。祖彦卿，亦善著书。粲始冠，擢进士第。神龙中，累迁给事中。时节愍太子立，韦后疾之，讽中宗以卫府封物给东宫，粲驳奏：“太子匕鬯主，岁时服用，宜取于百司。《周礼》：诸用财器，‘岁终则会，唯王及太子不会’。今乃与诸王等夷，非所谓宪章古昔者。”诏可。

武崇训死，诏墓视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崇训茔兆，请视诸王。”诏曰：“安乐公主与永泰不异，崇训于主当同穴，为陵不疑。”粲固执，以“陵之称，本施尊极，虽崇训之亲，不及雍王，雍墓不称陵，崇训缘主而得假是名哉？”诏可。主大怒，出粲陈州刺史。粲曰：“苟所论得行，虽远何惮！”开元初，为秘书少监。

其从父行嘉，仕为雍王记室，亦以学闻。

粲累封固安县侯，终邠王傅，谥曰景。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虽学，未甚通解，忽梦人持巨凿破其心，内若剂焉，惊悟，志思开彻，遂遍明《六经》。诸生尝讲授者，更北面受大义。

长安中，擢定王府文学。迁太常博士。中宗时，或建言以凉武昭王为七庙始祖，知章议：“武昭远世，非王业所因。”乃止。出为陆浑令，坐事，辄弃官去。时散骑常侍解琬亦罢归，与知章覃思经术，举欣欣然。张说表诸朝，擢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马怀素绪定秘书，奏知章是正文字。

每休沐，讲授未始辍。于《易》、《老》、《庄》书尤县解。弟子贫者，赒给之。性和厚，人不见有喜愠。未尝问产业，其子欲广市樵米为岁中计，知章曰：“如而计，则贫人何以取资？且吾乌应夺民利邪？”卒官。所注传颇多，行于时。门人孙季良等颂其德，刻著东都国子监门外。

季良，偃师人，一名翌，仕历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

张齐贤，陕州陕人。圣历初，为太常奉礼郎。

武后诏百官议告朔于明堂，讲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于廷。太常博士辟闾仁谞曰：“经无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听朔南门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听朔同谊。今元日读时令，合古听朔事。独郑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听朔必以特牲告时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谓宣令告人，使奉时务业，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诸侯礼也，《春秋》：‘既视朔，遂登台。’玄又说人君月告朔于庙，其祭为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谓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请罢告朔、月祭，以应古礼。”齐贤不韪其说，质曰：“谷梁氏称‘闰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鲁‘不告闰朔，为弃时政’，则诸侯虽闰告朔矣。《周太史》‘颁朔于邦国’，《玉藻》‘闰月，王居门’，是天子虽闰亦告朔。二家去圣不远，载天子、诸侯告朔事，显显弗缪。今议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国，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岁之元，六官自布所职之典。干宝谓吉为朔，故世人谬吉为告，据缪失经，不得为法。议者又引左氏说，专在诸侯，不知《玉藻》与左说正同，而独于天子言岁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谓时帝，五人帝也。玄于时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并告两五帝为不疑。诸侯受朔天子，藏于庙。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时帝，配祖考。议者曰：‘天子月告祭颁朔，则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岁首布一岁事，太史颁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颁朔邦国’，是总颁十二朔于诸侯；天子犹月告者，颁官府都鄙也。内外异言之也。礼不可罢。”凤阁侍郎王方庆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宫，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也。汉儒以明堂、太庙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庙，正室为太室，向阳为明堂，建学为太学，圜水为辟雍，异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总受十二月政于南郊，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诸侯则受于天子，藏之祖庙，月取一政，行之于国。王者以其礼告庙，谓之告朔；视月之政，谓之视朔。《玉藻》：‘玄冕而朝日东门之外，听朔南门之外。’郑玄说：‘明堂在国阳，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宿路寝。’今元日通天宫受朝，有司遂读时令、布政，古之礼也。旧说天子岁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时迎气，四；巡狩之岁，一。今议者唯许岁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听，则近于烦，每孟月视朔，惟制定其礼，臣下不敢专。”成均博士吴杨吾等共言：“秦灭学，告朔废。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时帝堂上，请兼如齐贤、方庆议。”不数岁，礼亦废。

久之，齐贤迁博士。时东都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春秋》：‘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灵恩曰：‘社主用石，以地产最实欤！’《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后魏天平中，迁太社石主，其来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间之社欤！非太社也。”于是旧主长尺有六寸，方尺七寸，问博士云何，齐贤等议：“社主之制，礼无传。天子亲征，载以行，则非过重。《礼》：‘社祭土，主阴气。’《韩诗外传》：‘天子太社方五丈，诸侯半之。’五，土数。社主宜长五尺，以准数五；方二尺，以准阴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请度以古尺”云。又问：“社稷坛随四方用色，而中不数尺，冒黄土，谓何？”齐贤等曰：“天子太社，度广五丈，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则当以黄土覆坛上。旧坛上不数尺，覆被之狭，乖于古。”于是以方色饰坛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后改先农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齐贤等参定。

中宗即位，因武后东都庙改为唐庙，议满七室，以凉武昭王为始祖。齐贤上议：“《礼》，天子七庙，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迁，始祖无闻焉。殷自玄王至汤，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后，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实为太祖，以世数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为始祖，异乎殷、周之本卨、稷也。卨、稷兴胙，景皇帝是也。昭王国不世传，后嗣失守。景帝实始封唐，子孙是承。若近舍唐，远引凉，不见其可。且魏不祖曹参，晋不祖司马卬，宋不祖楚元王，齐、梁不祖萧何，陈、隋不祖胡公、杨震，今谓昭王为祖，可乎？汉以周郊后稷，议欲郊尧，杜林以为周兴自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托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临享，殆非诒厥孙谋者。”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代系有远迩。祖以功，昭穆以亲。有功者不迁，亲尽者毁。今不宜以庙数未备，引当迁之主于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号太祖，以世浅犹在六室位，则室未当有七，非天子庙不当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当迁。宣非始祖，又无宗号，亲尽而迁，不可复立。请仍为六室。”诏宰相详裁。于是祝钦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为两说：齐贤等不祖武昭王，刘承庆等请迁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诏可。俄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列于庙为七室。西京太庙亦如之。

齐贤迁累谏议大夫，卒。

柳冲，蒲州虞乡人，隋饶州刺史庄曾孙。父楚贤，大业中为河北县长。高祖兵兴，尧君素据郡固守，楚贤说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图箓，动以诚信，豪英景赴，天所赞也。君子见几而作，俟终日邪？”君素不从，楚贤潜行自归，授侍御史。贞观中，持节册拜突厥，辞其遗不受。历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冲好学，多所研总。天授初，为司府寺主簿，诏遣安抚淮南，使有指，封河东县男。中宗景龙中，迁左散骑常侍，修国史。

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其书，帝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及冲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会元忠等继物故，至先天时，复诏冲及坚、兢与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讨缀，书乃成，号《姓系录》。历太子宾客、宋王师、昭文馆学士，以老致仕。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乃定。

后柳芳著论甚详，今删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

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辩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昔尧赐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

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

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誓曰：“非刘氏王、无功侯者，天下共诛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硃、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

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

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

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

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

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

马怀素，字惟白，润州丹徒人。客江都，师事李善，贫无资，昼樵，夜辄然以读书，遂博通经史。擢进士第，又中文学优赡科，补郿尉。积劳，迁左台监察御史。长安中，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构谪岭表，太仆崔贞亻贞、东宫率独孤祎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变，告贞亻贞等与元忠谋反。武后诏怀素按之，使者促迫，怀素执不从，曰：“贞亻贞饯流人当得罪，以为谋反，则非。昔彭越以逆诛，栾布奏事尸下，汉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饯阔之人。且陛下操生杀柄，欲加之罪，自当处决圣心。既付臣按状，惟知守陛下法尔。”后意解，贞亻贞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势，敛赇诿法，怀素劾罢之。转礼部员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处决平恕。迁考功，核取实才，权贵谒请不能阿挠。擢中书舍人内供奉，为修文馆直学士。

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封常山县公，进兼昭文馆学士。笃学，手未尝废卷。谦恭慎畏，推为长者。玄宗诏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更日番入。既叩阁，肩舆以进；或行在远，听乘马。宫中每宴见，帝自送迎以师臣礼。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贫朽蟫断，签商纷舛。怀素建

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征、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丞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愜、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煚、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部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会卒，帝举哀洛阳南城门，赠润州刺史，谥曰文，给舆还乡里，丧事官办。

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仆卿王毛仲奏罢内料。又诏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绌不应选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乃令煚、述、钦总缉部分，践猷、愜治经，述、钦治史，煚、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八年，《四录》成，上之。学士无赏擢者。

行冲知丽正院，又奏绍伯、利征、彦直、践猷、行果、子钊、直、煚、述、湾、玄默、钦、良金与朝邑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琳，福昌令张悱、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由是秘书省罢撰缉，而学士皆在丽正矣。

愜、仲丘老病还乡里。绍伯卒于官。直终岐王府记室参军事。玄默集贤直学士。利征，出为山茌令，儒缓无治术，免官，终于家。子钊坐保任非人，终德州长史。钦至太学博士、集贤院学士。湾，洛阳尉。良金，右补阙、京兆府仓曹参军事。寅献，临淮太守。晓，左补阙。覃，莱州别驾，坐诬告刺史，流远方。藏之，膳部员外郎，明年，以将仕郎梁令瓒文学直书院，后以右率府兵曹参军而罢，终恒王府司马。秘书省校书郎源幼良代利征，后以协律郎罢。

殷践猷，字伯起，陈给事中不害五世从孙。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医方。与贺知章、陆象先、韦述最善，知章尝号为"五总龟"，谓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初为杭州参军，举文儒异等科，授秘书省学士，用曹州司法参军，兼丽正殿学士。以叔父丧，哀恸欧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举宏辞，为太子校书，出为永宁尉。吏侮谩甚，寅怒杀之，贬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萧老，不忍决。及敛，其子亮断指剪发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后侍萧疾，不脱衣者数年，有白燕巢其楣。后终给事中、杭州刺史。

践猷弟季友，历秘书郎，善画。

从父仲容，终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业，以谨朴称，历太子左谕德、右威卫将军。

族子成己，晋州长史。初，母颜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诉冤，敬仲得减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阴人，陈吏部尚书奂四世孙。祖绍安，与兄绍新蚤知名。陈亡，客居鄠，励志于学。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沦覆，吾分湮灭，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绍安与孙万寿皆以文辞称，时谓"孙孔"。隋大业末，为监察御史。高祖讨贼河东，绍安与夏侯端同监军，礼遇尤密。帝受禅，端先归，拜秘书监。已而绍安间道走长安，帝悦，擢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二匹。

若思早孤，其母躬训教，长以博学闻。有遗以褚遂良书者，纳一卷焉。其人曰："是书贵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审尔，此为多矣。"更还其半。擢明经，历库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中宗初，敬晖、桓彦范当国，以若思多识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质后行。三迁礼部侍郎，出为卫州刺史。故事，以宗室为州别驾，见刺史，骜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别驾李道钦，请讯状。有诏别驾见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银青光禄大夫，赐绢百匹，累封梁郡公。开元七年卒，谥曰惠。

从父祯，第进士，历监察御史，门无宾谒，时讥其介。高宗时，再迁绛州刺史，封武昌县子，谥曰温。

子季诩，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秘书郎。陈子昂常称其神清韵远，可比卫玠。终左补阙。

若思子至，字惟微。历著作郎，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㚖刂去之。说子垍方有

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垣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及闻垣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儒学下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幼授经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坟典。家滨临平湖，有龙出　　，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异之。尤精《礼》、司马《史记》。擢明经第，累除国子博士，迁司业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将南郊，诏定仪典。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言皇后为亚献，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郊祀，国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礼》。《周礼》冬至祭天圆丘，不以地配，唯始祖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与。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是后不应助祭。又内宰职'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祭天无祼，知此乃宗庙祭耳。巾车、内司服，掌后六服与五路，无后祭天之服与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末代黩神，事不经见，不可为法。"时左仆射韦巨源佐钦明，故无量议格。以母老解官。

玄宗为太子，复拜国子司业兼侍读，撰《翼善记》以进，厚被礼答。太子释奠国学，令讲经，建端树义，博敏而辩，进银青光禄大夫，锡予蕃渥。及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母丧解，诏州刺史薛莹吊祭，赐物加等。庐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号诉曰："山林不乏，忍犯吾茔树耶？"自是群鹿驯扰，不复枨触，无量为终身不御其肉。丧除，召复故官。以耆老，随仗听徐行，又为设腰舆，许乘入殿中。频上书陈得失。

开元五年，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坏，姚崇建言："庙本苻坚故殿，不宜罢行。"无量鄙其言，以为不足听，乃上疏曰："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畯良，撙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继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帝是崇语，车驾遂东。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遍群神。汉孝景祠黄帝桥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过魏祭信陵君墓，过赵封乐毅后，孝章祠桓谭冢。愿陛下所过名山、大川、丘陵、坟衍，古帝王、贤臣在祀典者，并诏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兴灭继绝，崇德报功。故存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愿到东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绝者，虽在支庶，咸得承袭。"帝纳其言，即诏无量祠尧平阳，宋璟祠舜蒲坂，苏颋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参献。又求武德以来勋臣苗裔，绍续其封。

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诏群臣观书，赐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脩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为太子、诸王侍读。七年，太子齿胄于学，诏无量升坐讲劝，百官观礼，厚赉赐。卒，年七十五。病困语人，以丽正书未毕为恨。帝闻悼痛，诏宰相曰："无量，朕师，今其永逝，宜用优典。"于是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葬事官给。所撰述百余篇。殁后有于书殿得讲《史记》、《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叹息，以绢五百匹赐其家。

始，无量与马怀素为侍读，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亦践其选，虽赏赉亟加，而礼遇衰矣。

陆去泰，历左右补阙内供奉。

王择从，京兆人，终汜水令。

徐楚璧，初应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久，是时李林甫用事，或言计议多所参助。后更名安贞。

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腊腶脩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

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详文约，学者尚之。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继马之象。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自以书生，非弹治才，固辞。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四迁大理卿，不乐法家，固谢所居官，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使检校集贤，再迁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行冲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以老罢丽正校书事。

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意诸儒间己，因著论自辩，名曰《释疑》。曰：

客问主人："小戴之学，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经孰优？"主人曰："《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不申，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必审，何所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难：汉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族兄臧与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也。浮学守株，众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独智为谴。'一也。昔孔季产专古学，有孔扶者与俗浮沈，每诫产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学，君独脩古义。古义非章句内学，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世，君其殆哉！'二也。刘歆好《左氏》，欲建学官，哀帝纳之，诸儒迁延不肯置对。歆移书诮让，诸博士皆忿恨。龚胜时为光禄大夫，见歆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诋歆改乱前志，非毁先帝所立。歆惧，出为五原太守。以君宾之学，公仲之博，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三也。王肃规郑玄数千百条，郑学马昭诋劾肃短。诏遣博士张融按经问诘，融推处是非，而肃酬对疲于岁时。四也。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晋浮华，古道

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五也。夫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为右拾遗。初，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并建陵庙，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时祠官进飨。贞节以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犹亲尽而毁，四太子庙皆别祖，无功于人，而园祠时荐，有司守卫，与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颂功德，《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使无功而颂，不曰舞咏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称小庙。未知四庙欲何名乎？请罢卒吏，诏祠官无领属，以应礼典。古者别子为祖，故有大、小宗。若谓祀未可绝，宜许所后子孙奉之。”诏有司博议。驾部员外郎裴子余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圣念懿属而为之享。《春秋》书晋世子曰：‘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类，君祀无乃戾乎！’此有庙也。鲁定公元年，立炀宫。炀，伯禽子，季氏远祖，尚不为限，况天子笃亲亲以及旁期，谁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庙皆天子睦亲继绝也。逝者锡蘋繁，犹生者之开茅土。古封建子弟，讵皆有功？生无所议，死乃援礼停祠，人其谓何？隐于上，伯祖也，服緦；章怀，伯父也，服期；懿德、节愍，堂昆弟也，服大功。亲未尽，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于是四陵庙惟减吏卒半，它如旧。

迁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肃明皇后并升焉。贞节奏言：“庙必有配，一帝一后，礼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非子贵，宜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庙曰閟宫。晋简文帝郑宣皇后不配食，筑宫于外，以岁时致享。肃明请准周姜嫄、晋宣后，纳主别庙，时享如仪。”于是，留主仪坤庙，诏隶太庙，毋置官属。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言：“睿宗于孝和，弟也。按贺循说，兄弟不相为后。故殷盘庚不序阳甲，而上继先君；汉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世祖，不继惠帝。故阳甲、孝成出为别庙。”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则毁二庙。有天下者，从祢而上事七庙，尊者所统广，故及远祖。若容兄弟，则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请以中宗为别庙，大祫则合食太祖。奉睿宗继高宗，则祼献永序。”诏可。乃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

五年，太庙坏，天子舍神主太极殿，营新庙，素服避正寝，三百不朝，犹幸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曰：“乃正月太庙毁，此跻二帝之验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今皆违之。鲁文公之二年，跻僖于闵上，后太室坏，《春秋》书其灾，说曰：‘僖虽闵兄，尝为之臣，臣居君上，是谓失礼，故太室坏。’且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弟尝臣兄，乃可跻乎？庄公薨，闵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庙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鲁自是陵夷，堕周公之祀。太庙今坏，意者其将陵夷，堕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后君。昔跻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坏，今太庙毁，与《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国，孝和中兴有功，今内主别祠，不得立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长不可轻。且臣继君，犹子继父。故禹不先鲧，周不先不窋，宋、郑不以帝乙、厉王不肖，犹尊之也，况中兴邪？晋太康时，宣帝庙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庙殿陷而及泉，更营之，梁又折。天之所谴，非必朽而坏也。晋不承天，故及于乱。臣谓宜迁孝和还庙，何必违礼，下同鲁、晋哉？”帝异其言，诏有司复议。贞节、献与博士冯宗质之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与焉。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则兄弟不为世矣。殷人六庙：亲庙四，并汤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为世，方上毁四室，乃无祖祢，是必不然。古者繇祢极祖，虽迭毁迭迁，而三昭穆未尝阙也。《礼》：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后者，故舍至亲，取远属。父子曰继，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庙，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统，告享不得称嗣子、嗣孙，乃言伯考、伯祖，何统绪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为别庙。汉世祖列七庙，而惠帝不与。文、武子孙昌衍，文为汉太宗。晋景帝亦文帝兄，景绝世，不列于庙。及告谥世祖，称景为从祖。今谓晋武帝越崇其父，而庙毁及亡，何汉出惠帝而享世长久乎？七庙、五庙，明天子、诸侯也；父子相继，一统也；昭穆列序，重继也。礼，兄弟相继，不得称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继高宗者。偶室于庙，则为二穆，于礼可乎？礼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绍伯考，弃己亲正统哉？孝和中兴，别建园寝，百世不毁，尚何议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寝，圣真方祔庙，则未尝一日居上也。”帝语宰相召平子与博士详论。博士护前言，合轧平子。平子援经辩数分明，献等不能屈。苏颋右博士，故平子坐贬都城尉。然诸儒以平子孤挺，见迮于礼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复中宗于庙。

明年，帝将大享明堂，贞节恶武后所营，非古所谓“木不镂、土不

文”之制，乃与冯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宪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寝占阳午地，先帝所以听政，故毁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哗讪，以为神灵不悦。堂成，灾火从之。后不脩德，俄复营构，殚用极侈，诡禳厥变，又欲严配上帝，神安肯临？且密迩掖廷，人神杂扰，是谓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则。天子听政，乃居便坐，无以尊示群臣。愿以明堂复为乾元殿，使人识其旧，不亦愈乎？”诏所司详议。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佥谓：“明堂瑰怪不法，天烬之余，不容大享。请因旧循制，还署乾元正寝。正、至，天子御以朝会。若大享，复寓圜丘。”制曰可。贞节以寿卒。

施敬本，润州丹阳人。开元中，为四门助教。玄宗将封禅，诏有司讲求典仪。旧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诏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郁人，下士二，掌祼事。汉无郁人，用近臣。汉世侍中微甚，籍孺、闳孺等幸臣为之。后汉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职省起居，执虎子，盖亵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郁人比。祝者荐主人意于神，非贱职也。古二君相见，卿为上傧，况天人际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员外郎、博士之比。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轻重不伦，非礼也。旧制，谒者引太尉升坛。谒者位下，升坛礼重。汉尚书御史属，有谒者仆射一，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以郎中满岁称给事中，未满岁称谒者。光禄勋属，有谒者，掌宾赞，员七十，秩比六百石。则古谒者名秩差异等，今谒者班微，循空名，忘实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诏中书令张说引敬本熟悉其议，故侍中、祝、谒者，视礼轻重，以它官摄领。

敬本以太常博士为集贤院脩撰。逾年，迁右补阙、秘书郎，卒。

卢履冰，幽州范阳人，元魏都官尚书义僖五世孙。开元五年，仕历右补阙。建言：“古者父在为母期，彻灵而心丧。武后始请同父三年，非是，请如礼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议。刑部郎中田再思曰：“会礼之家比聚讼。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为母三年，高宗实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阂人子之情，爱一期服于其亲，使与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实制之，阅百年无异论，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为母三年，后虽请，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孙妇没，行服再期，不可谓宜。礼，女子无专道，故曰‘家无二尊’。父在为母服期，统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后世复有妇夺夫之败，不可不察。”书留未下。履冰即极陈：“父在为母立几筵者一期，心丧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后娶，以达子之

志。夫圣人岂蔑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天下。昔武后阴储篡谋，豫自光崇，升期齐，抗斩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启衅阶。孝和仅得反正，韦氏复出，■杀天子，几亡宗社。故臣将以正夫妇之纲，非特母子间也。议者或言：‘降母服，非《诗》所谓罔极者，而又与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齐、斩已有升降，则岁月不容异也。’此迂生鄙儒，未习先王之旨，安足议夫礼哉？罔极者，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谓君子有终身之忧，何限一期、二期服哉？圣人之于礼，必建中制，使贤不肖共成文理而后释，彼伯叔、姑姊，乌有筵杖之制、三年心丧乎？母齐父斩，不易之道也。”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曰：“古缘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斩衰三年，情礼俱尽者，因心立极也。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远嫌疑，尊乾道也。为嫡子三年斩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礼，杀其情也。孝莫大于严父，故父在为母免官，齐需而期，心丧三年，情已申而礼杀也，自尧、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舍尊厌之重，亏严父之义，谓之礼，可乎？姨兼从母之名，以母之女党，加以舅服，不为无礼。嫂叔不服，则远嫌也。请据古为适。”帝弗报。是时言丧服，各以所见奋，交口纷腾。七年，乃下诏：“服纪一用古制。”自是人间父在为母服，或期而禫，禫而释，心丧三年；或期而禫，终三年；或齐衰三年。

后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师顺，仕高宗，议漕输事有名当时，终司门郎中。仲丘开元中历左补阙内供奉、集贤脩撰、起居舍人。

时典章差驳，仲丘欲合《贞观》、《显庆》二礼，据“有其举之，莫可废之”之谊，即上言：“《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臣谓《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礼》‘上辛祈谷于上帝’，则上帝当昊天矣。郑玄曰：‘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一以兴。玭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请因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谷之宗也。请二礼皆用。《贞观礼》，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臣谓雩上帝，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乐。’郑玄说：‘帝，上帝也，乃天别号。祀于圆丘，尊天位也。’《显庆》祀昊天与《月令》合，而《贞观》尝祀五帝矣，请二礼皆用。《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谓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则属之昊天。郑玄称《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异礼，不容并而为一。故于《孝经》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无二主，但异其处，以避

后稷。今《显庆》享上帝，合于《经》，然《贞观》尝祀五方帝矣。请二礼皆用。”诏可。

迁礼部员外郎。卒，赠秘书少监。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仕历献陵令。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说藉以闻，并赐衣币，得侍读。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

玄宗将东之泰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封禅仪。初，高宗之封，中书令许敬宗议：“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说、坚、子元白奏：“《周官》：乐六变，天神降。是降神以乐，非缘燔也。宋、齐以来，皆先哜福酒，乃燎。请先祭后燔，如《贞观礼》便。”行果与赵冬曦议，以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无由降。”子元议挺不徙。说曰：“康子独出蒙轮，以当一队邪？”议未判，说请决于帝，帝诏后燔。

乘舆自岱还，减从官，先次东都，唯子元、毋煚、韦述以学士从。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书监，致仕。卒，赠汴州刺史。帝尝制赞赐说、子元，命工图其象，诏冬曦、述、煚分为傅。

行果者，上谷人，历国子司业，侍皇太子读。卒，赠庆王傅。

始，行果、会真及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薰盥乃读。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云。”朝隐终太子右谕德，会真太学博士。

赵冬曦，定州鼓城人。进士擢第，历左拾遗。神龙初，上书曰：“古律条目千余。隋时奸臣侮法，著律曰：‘律无正条者，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一辞而废条目数百。自是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使贾谊见之，恸哭必矣。夫法易知，则下不敢犯而远机阱；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谓宜刊定科条，直书其事。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皆勿用。使愚夫愚妇相率而远罪，犯者虽贵必坐。律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当时称是。

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入集贤院脩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未几，冬

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郎。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冬曦俄迁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卒。

冬曦性放达，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第。安贞给事中，居贞吴郡采访使，颐贞安西都护。居贞子昌，别传。

王嗣琳以太子校书郎罢。东方颢上书忤旨，左迁高安丞。廙业亦坐事左迁余杭令。仙厦善讲论，后为道士。

开元集贤学士，又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尝受学于国子博士王道珪，称之曰："吾门人多矣，尹子叵测也。"以亲丧哀毁。除丧，不仕。左右史张说、尹元凯荐为国子大成。每释奠，讲辨三教，听者皆得所未闻。迁四门助教，撰《诸经义枢》、《续史记》皆未就。梦天官、麟台交辟，寤而会亲族叙诀，二日卒，年四十。

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脩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颛领集贤、史馆图书。开元末，卒，赠左散骑常侍。

陆坚，河南洛阳人。初为汝州参军，以友婿李慈伏诛，贬涪州参军，再迁通事舍人。有诏起复，遣中官敦谕，不就。以给事中兼学士。善书。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刚正，更赐名。从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图形禁中，亲制赞。以秘书监卒，年七十一，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郭钦说，后魏濮阳太守敬叔八世孙。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历右补阙内供奉。通历术，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当时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诸子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知之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钟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

己也。浃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惊，服其智。

钦说雅为李林甫所恶，韦坚死，钦说时位殿中侍御史，常为坚判官，贬夜郎尉，卒。

子克钧，为都官郎中。吐蕃围灵州，军饷匮竭，德宗以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转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卢僎，吏部尚书从愿三从父也。自闻喜尉为学士，终吏部员外郎。

兄俌，中宗时历右补阙。默啜入寇，败沙吒忠义，诏百官陈破贼胜策，独俌上疏以为：“治内可以及外，赏罚明则士尽节。鸣沙之役，主将先遁，中军犹能死战。正法纪功，则戎行可劝。若忠义，骑将材，不可当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边，免行役，次庐伍，明教令，赏虏获，近战则守家，远战则利货。购辩勇，强诸蕃，以图攻取。择边州刺史，搜乘积粟，谨烽燧以备守。”中宗善其言，然无施行者。俌终秘书少监。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淹该经术。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

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助爱公、谷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

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

助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匡者，字伯循，河东人，历洋州刺史，质所称为赵夫子者。

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

士丐，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繇四门助教为博士，秩满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丐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

子陵，蜀人，好古学，舍峨眉山。举贤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苍、大小戴《礼》。有司请正太祖东向位，而迁献、懿二主。子陵议藏主德明、兴圣庙，其言典正。后异论纷洄，复为《通难》示诸儒，诸儒不能诎。久之，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西人以为荣。终司门员外郎。子陵以文义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图书及酒数斛而已。

赞曰：《春秋》、《诗》、《易》、《书》，由孔子时师弟子相传，历暴秦，不断如系。至汉兴，划挟书令，则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浸兴。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缪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韦彤，京兆人。四世从祖方质为武后时宰相。彤名治《礼》，德宗时为太常博士。

先此，天宝中，诏尚食朔望进食太庙，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与也。贞元十二年，帝始诏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于是彤与博士裴堪议曰："礼，宗庙朔望不祭，园寝则有之。贞观、开元间，在礼若令，不敢变古。天宝中，始有进食事，殆王玙缘生事亡，用燕具亵馔，参渎礼荐，不可示远。传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圣人等牲牢，布笾豆，昆虫、草木可荐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庙，交神明，全孝敬也。洁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馔，美膬甘旨，谓之亵味，所以燕宾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则荐与宴，圣人判为二物，不可乱也。今若熟饔而享，非以异为敬之意。且祭不欲数，亦不欲疏，感时致享，以制中也。今园寝月二祭，不为疏，庙岁五享，不为数，有司奉承，得尽其恭。若又加盛馔于朔望，是失礼之中，有司不得尽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极而溢礼，弗敢以肴品之多而剩味。愿罢天宝所增，奉园寝以珍，奉宗庙以礼，两得所宜。"帝曰："是礼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谓朕何？徐议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废。

会昭陵寝宫为原火延燔，而客祭瑶台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惮劳，欲即行宫作寝，诏宰相百官议。吏部员外郎杨于陵议曰："园寝非三代制，自秦、汉以来，附陵置寝，或远若迩，则无闻焉。韦玄成等议园陵，于兴废初无适语。且寝宫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远，使诸陵之寝，皆有区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则故寝已燔，行宫已久，因以治饰，亦复何嫌？或曰：'太宗创业，寝宫不辄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兴荒废，嚣役密迩，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则为之迁，况有故邪？今文寝灾，徙而宫之，非无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寝，于礼至顺。又它陵皆在柏城，随便营作，不越封兆，力省易从。"帝重改先帝制，还宫山颠。

彤卒后，武宗会昌五年，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议："古制：庙必中门之外，吉凶皆告，以亲而尊之，不自专也。今俾立庙京外，不能得其意于礼。宫之南九坊，三坊曰围外，地荒左，立庙无嫌；余六坊可禁。"诏不许，听准古即居所立庙。

陈京，字庆复，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父兼，为右补阙、翰林学士。京善文辞，常衮称之，妻以兄子。擢进士第，迁累太常博士。

德宗在奉天，闻段秀实为贼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为"方多难时，不宜壅万机，天下其谓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节，恤贤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异者乎？"帝曰："善。"还京师，擢左补阙。帝以卢□巳为饶州刺史，京与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

劾："□已辅政要位，大臣逾时月不得对，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颈。陛下复用之，奸贼唾掌复兴。"帝不听。京等争尤确，帝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极道不可，以死请，□已遂废。帝之立，迎访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终代不敢置。

初，玄宗、肃宗既附室，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引太祖位东向。礼仪使于休烈议："献、懿属尊于太祖，若合食，则太祖位不得正，请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肃宗从世祖南向，高宗、玄宗从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丧毕，当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合食于祖，无毁庙迁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与周异，周以后稷为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东向，常统其尊。司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为别庙，大禘祫则正太祖位，无所屈。别庙祭高、太以降，所以叙亲也。唐家宜别为献、懿二祖立庙，禘祫则祭，太祖遂正东向位。德明、兴圣二帝，向已有庙，则藏祔二祖为宜。"

诏百官普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曰："今议者有三：一谓献、懿亲远而迁，不当祫，宜藏主西室；二谓二祖宜祫食，与太祖并昭穆，阙东向位；三谓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庙。虽然，于人神未厌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迁矣，而又配天，尊无与上，至禘祫时，蹔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实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晋蔡谟等有成议，不为无据。请大祫享奉献主东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顺，为万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时议者举然。于是还献、懿主祫于庙，如真卿议。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为祖，上无余尊，故合食有序。汉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故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献、懿亲尽庙迁，犹居东向，非礼之祀，神所不享。愿下群臣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上言："谨按晋孙钦议：'太祖以前，虽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后未毁已升藏于二祧者，故虽百代及之。'献、懿在始封前，亲尽主迁，上拟三代，则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则《春秋》所谓'陈于太祖'者。汉议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议：'太上皇、孝惠亲尽宜毁。太上主宜瘗于园，惠主迁高庙。'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瘗于园，不及禘祫，献、懿比也。惠迁高庙，在太祖后，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迁处士主置园邑，岁时以令丞奉荐；东晋以

征西等祖迁入西除，同谓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讫开元，禘祫犹虚东向位。洎立九庙，追祖献、懿，然祝于三祖不称臣。至德时，复作庙，遂不为弘农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广德中，始以景皇帝当东向位，以献、懿两主亲尽，罢祫而藏。颜真卿引蔡谟议，复奉献主东向，懿昭景穆。不记谟议晋未尝用，而唐一王法容可准乎？臣等谓尝、禘、郊、社无二尊，瘗、毁、迁、藏，各以义断。景皇帝已东向，一日改易，不可谓礼，宜复藏献、懿二主于西室，以本《祭法》‘远庙为祧，去祧而坛，去坛而墠，坛、墠，有祷祭，无祷止’之义。太祖得正，无所屈。”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亲尽迭毁。洎秦灭学，汉不暇礼，晋失宋因，故有连王庙之制，有虚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谓有序；不建迭毁，非所谓有杀；连王庙，非所谓有别；虚太祖位，非所谓一尊。此礼所由废也。《传》曰：‘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时，犹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而不敢奉以东向位。今而易之，无乃乱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礼；及其祭，则亲尽而毁。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祭也，亲尽而毁。唐家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复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自献而下，犹先公也；自景而下，犹先王也。请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道，复古制，便。”

工部郎中张荐等请自献而降，悉入昭穆，虚东向位。司勋员外郎裴枢曰：“《礼》：‘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复追尊焉，则尊祖之义乖。太庙之外，别祭庙焉，则社稷不重。汉韦玄成请瘗主于园，晋虞喜请瘗庙两阶间。喜据左氏自证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祖。’喜请夹室中为石室以处之，是不然。何者？夹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处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园寝，安迁主，采汉、晋旧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变之正。”

是时，京以考功员外郎又言：“兴圣皇帝则献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孙祔曾高之庙，人情大顺也。”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大合，禘则序祧。当祫之岁，常以献东向，率懿而后以昭穆极亲亲。及禘，则太祖筵于西，列众主左右，于是太祖不为降，献无所厌。”时诸儒以左氏“子齐圣，不先父食”，请迎献主权东向，太祖暂还穆位。同官尉仲子陵

曰："所谓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数未足时，言禹不先鲧乎？魏、晋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迁主。引《閟宫》诗，则永閟可也。因虞主，则瘗园可也。缘远祧，则筑宫可也。以太祖实卑，则虚位可也。然永閟与瘗园，臣子所不安。若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申。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为顺。或曰二祖别庙，非合食。且德明、兴圣二庙禘祫之年，皆有荐飨，是已分食，奚独疑二祖乎？"

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曰："一谓献、懿二主宜永藏夹室，臣不谓可。且礼，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夹室，至祫得不食太庙乎？若二祖不豫，不谓之合矣。二谓两主宜毁而瘗之，臣不谓可。礼，天子七庙、一坛、一墠，迁主皆藏于祧，虽百代不毁。祫则太庙享焉。魏晋以来，始有毁瘗之议，不见于经。唐家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犹在坛墠，可毁瘗而不禘祫乎？三谓二祖之主宜各迁诸陵，臣不谓可。二祖享太庙二百年，一日迁之，恐眷顾依违，不即享于下国。四谓宜奉主祔兴圣庙而不禘祫，臣不谓可。礼，'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今引子东向，废父之祭，不可谓典。五谓献、懿宜别立庙京师，臣不谓可。凡礼有降有杀，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远者，祭益希。昔鲁立炀宫，《春秋》非之，谓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复筑宫以祭。今议正同，故臣皆不谓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始祖得东向也。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当禘祫，献祖居东向位，景从昭若穆，是祖以孙尊，孙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远。又常祭众，合祭寡，则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与其伸孙尊，废祖祭，不以顺乎？"

冕又上《禘祫议证》十四篇，帝诏尚书省会百官、国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陆淳奏："按《礼》及诸儒议，复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则献、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议者有四：曰藏夹室，曰置别庙，曰各迁于园，曰祔兴圣庙。臣谓藏夹室，则享献无期，非周人藏二祧之义；置别庙，论始曹魏，《礼》无传焉，司马晋议而不用；迁诸园，乱宗庙之制。唯祔兴圣庙，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礼。"帝依违未决也。

十九年，将禘祭，京复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请诏百官议。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奉献、懿主祔德明、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诗·清庙》章曰：'祀文王也。'胡不言太王、王季？则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庙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后稷庙，不敢以私夺公也。古者先王迁庙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庙。献、懿主宜祔兴圣庙，则太祖东向得其

尊，献、懿主归得其所。”是时，言祔兴圣庙什七八，天子尚犹豫未删定。至是，群臣稍显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开国之鸿构；又权根援《诗》、《礼》明白。帝泮然，于是定迁二祖于兴圣庙，凡禘祫一享。诏增广兴圣二室。会祀日薄，庙未成，张缯为室，内神主庙垣间，奉兴圣、德明主居之。庙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东向。

京自博士献议，弥二十年乃决，诸儒无后言。帝赐京绯衣、银鱼。昭陵寝占山上，宦侍惮輓汲乏，请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俭足以为后世法，不可改。”议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议善。”卒不徙。帝器京，谓有宰相才，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讪己，帝使诘辨无状，然犹自考功员外再迁给事中，皆兼集贤殿学士。帝疑京为忌者中伤，中人问赉相继。后对延英，帝谕遣，京沮骇走出，罢为秘书少监，卒。

初，帝讨李希烈，财用屈，京与户部侍郎赵赞请税民屋架，籍贾人赀力，以率贷之。宪宗尝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闻德宗播迁梁、汉，久乃复，谁实召乱，为我言之。”对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俭，经崔祐甫辅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奸佞营蛊，谓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语先入，主听惑焉。而陈京、赵赞为帝税屋架，贷贾缗，内怨外忿，身及大乱。咎兴信宵人，剥下佐上，赖天之灵，败不抵亡。”帝恨惋曰：“京与赞，真贼臣。”

京无子，以从子褒嗣。褒孙伯宣，辞著作佐郎不拜。

赞曰：德宗敝政，税间架、借商钱、宫市为最甚。顺宗为太子，欲极陈之，惩王叔文之谏而止，其畏如此。区区之臣，冒颜而关说，难哉！其飨国日浅，志不在民矣。宪宗闻暴敛之令首于贼臣，感愤太息，爱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钅專，谏者不听。兴利之臣败君之德甚矣！

畅当，河东人。父璀，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待制集贤院，终户部尚书。

当进士擢第，贞元初，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诸王将服三年，诏太常议太子服。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曰：“子为母齐衰三年，盖通丧也；太子为皇后服，古无文。晋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预议：‘古天子三年丧，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若不变除，则东宫臣仆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

遂以卒哭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丧服之节，国史不书。至明年正月，以晋王为并州都督。既命官，当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晋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问当等：“‘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群臣齐衰三十日公除。宜约以为服限。”乃请如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谒则服墨惨，还宫衰麻。右补阙穆质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汉文帝以宗庙社稷之重自贬，乃以日易月，后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丧宜无厌降。惟晋既葬公除，议者诡辞以甘时主，不足师法。今有司之议，亏化败俗，常情所郁。夫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礼之失，自今而始，顾不重哉！父在为母期，古礼也。国朝服之三年，臣谓三年则太重，唯行古为得礼。”德宗遣内常侍马钦叙谓质曰：“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释服，以墨衰终，是何疑邪？”质又奏疏曰：“太子于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义，则抚军监国，有权夺。父子问安侍膳，固无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废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将不得问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异。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门变服，今期丧以下惨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夺情，事缘金革。今不监国抚军，何抑夺邪？子之于父母，礼异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远，报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诏宰臣与有司更议，当等曰：“《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二月，从朝旨则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恐丧服入侍，伤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夺也。太子公除，以墨惨奉朝，归宫衰麻，酌变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郑叔则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礻覃，内谒即墨服。”复诏问质，质以为虽不能循古礼，犹愈于魏、晋之文远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丧，至朝则抑哀承慈，实臣子至行。唯心与服，内外宜称。今质请降诏于外，无害墨衰于内。臣谓言行于外，而服异于内，事非至诚，乖于德教。请下明诏如叔则议。”天子从之。及董晋代叔则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谏官，初非朕意。畅当等请循魏、晋故事，至论也。”

当以果州刺史卒。

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

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刘辟反，蕴晓以逆顺，不听。复遗书切谏，辟怒，械于狱，且杀之，将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惜其直，阴戒刑人抽剑磨其颈，以胁服之。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邪？”辟知不可服，舍之，斥为唐昌尉。及辟败，蕴名重京师。

李吉甫、李绛、武元衡为相，蕴贻书讽以：“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也。今臂不附体，北弥豳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为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皆右臂，大籓拥旄钺数十百人，唯李抱玉请复河、湟，命将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长，使守秦、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有权臣制乐曲，自立丧纪。舜命契：‘百姓弗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唐以皋、佑、锷、季安为司徒，官不择人。卢从史、于皋谟罪大而刑轻。农桑无百分之一，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供百身，竭力于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边兵菜色，而将帅纵侈自养。中人十户不足以给一无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骄将。”六事皆当时极敝。蕴亦韦皋所引重，嫉其专制，感愤关说。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沧景程权辟掌书记。既而权上四州版籍请吏，而军中习熟擅地，畏内属，挟权拒命，不得出。蕴陈君臣大谊，谕首将，人人释然，于是权得去。蕴迁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荐之于朝，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

蕴辩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

韦公肃，隋仪同观城公约七世孙。元和初为太常博士兼脩撰。宪宗将耕籍，诏公肃草具仪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郑余庆庙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嫡也，两祔无嫌。晋骠骑大将军温峤继室三，疑并为夫人，以问太学博士陈舒，舒曰：‘妻虽先没，荣辱并从夫。礼祔于祖姑，祖姑有三，则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礼，没不可贬。’于是遂用舒议。且嫡继于古有殊制，于今无异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寝祭二妻，庙享可异乎？古继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为比，使子孙荣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鲁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孟侄娣也，不入惠庙。宋武公生仲子，归于鲁，生桓公而惠薨，立宫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别宫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晋南昌府君庙有荀、薛两氏，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家睿宗室则昭成、肃明二后，故太师颜真卿祖室有殷、柳两

氏。二夫人并祔，故事则然。”诸儒不能异。

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前忌与晦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侧门通慰。后遂为常。及是，公肃上言：“《礼》，忌日不乐，而无忌月。唯晋穆帝将纳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议有司，于是荀纳、王洽等引忌时、忌岁讥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彻乐事。丧除则礼革，王者不以私怀逾礼节，故禫礼徙月乐，渐去其情也，不容追远，而立礼反重。今兹太常，虽郊庙，乐且停习，是谓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乐，是谓无故而彻也。愿依经谊，裁正其违。”有诏中书门下召礼官、学官议，咸曰宜如公肃所请。制可。以官寿卒。

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家苦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讥其不择禄。及母丧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为亲屈，由是有名。

迁侍御史。以中书舍人为翰林侍讲学士，与王起皆为文宗宠礼。帝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问：“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后观书蓬莱殿，召李训问之，对曰：“古阍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为轻死之道，孔子书之以为戒。”帝曰：“朕迩刑臣多矣，得不虑哉！”训曰：“列圣知而不能远，恶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庙福也。”于是内谋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卒，赠吏部，谥曰懿。

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 ，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彖，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长安人。父枢，仕陈为尚书左仆射。朗在陈为秘书郎，江总尤器之。后主闻其才，诏为《月赋》一篇，洒然无留思，后主曰："谢庄不得独美于前矣。"复诏为《芝草》、《嘉莲》二颂，叹赏尤厚。累迁太子洗马、德教殿学士。陈亡入隋，历尚书仪曹郎。

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征、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谟、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谘议参军事窦纶、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干、文学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谘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签裴宣俨，朗为文学。从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为文学馆学士。朗累封汝南县男，再转给事中。卒，太宗为废朝一日，谓高士廉曰："朗任浅而性谨厚，使人悼

惜。”诏给丧费，存问其家。

朗远祖滂，为汉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间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难，昂著节齐、梁。时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虽琅邪王氏踵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

朗孙谊，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司马张沛者，侍中文瓘子，尝白谊曰：“州得一长史，陇西李亶，天下甲门也。”谊曰：“夫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求禄利耳，至见危受命，则无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惭。

承序为齐王元吉府学士，府废，补建昌令。治尚慈简，吏民怀德。高宗之为晋王也，太宗崇选僚属，问梁、陈名臣子弟谁可者。岑文本曰：“昔陈亡，百司奔散，有袁宪者，朝服立后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群臣表劝进，而宪子给事中承家称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风操清亮，无愧先烈。”帝乃召拜晋王友、兼侍读，加弘文馆学士，卒。

朗从祖弟利贞，陈中书令敬孙，高宗时为太常博士、周王侍读。及王立为太子，百官上礼，帝欲大会群臣、命妇合宴宣政殿，设九部伎、散乐。利贞上疏谏，以为：“前殿路门，非命妇宴会、倡优进御之所，请徙命妇别殿，九部伎从左右门入，罢散乐不进。”帝纳之。既会，帝传诏利贞曰：“卿奕叶忠鲠，能抗疏规朕之失，不厚赐无以劝能者。”乃赐物百段。擢祠部员外郎，卒。中宗立，以旧恩追赠秘书少监。

贺德仁，越州山阴人。父朗，终陈散骑常侍。德仁与从兄德基师事周弘正，以文辞称，人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兄弟八人，时比汉荀氏，太守鄱阳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为高阳云。

始，德仁在陈，为吴兴王友。入隋，杨素荐其材，授豫章王记室，王遇之厚；徙封齐，复为府属。王废，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谨获贯，补河东司法参军。素与隐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陇西公，以德仁为友，庾抱为记室。俄并迁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职，徙洗马，与萧德言、陈子良皆为东宫学士。贞观初，迁赵王友，卒。

从子纪、鼓亦博学。高宗时，纪为太子洗马，豫修五礼，鼓率更令、兼太子侍读，皆为崇贤馆学士。

抱者，陈御史中丞众孙。开皇中，为延州参军。入调吏部，尚书牛弘给笔札，令自序，援笔而成。为元德太子学士，会嫡皇孙生，大宴，

坐中献颂，太子嗟赏。及在陇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后梁左民尚书大业子。美姿容，工为诗。仕隋，历起居舍人。炀帝有所赋，必令讽诵。遣教宫人，允恭耻之，数称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因辞，繇是疏斥。帝遇弑，经事宇文化及、窦建德，归国为秦王府参军、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卒，著《后梁春秋》。

谢偃，卫州卫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齐为散骑常侍，改姓谢。偃在隋为散从正员郎。贞观初，应诏对策高第，历高陵主簿。太宗幸东都，方谷、洛坏洛阳宫，诏求直言，偃上书陈得失，帝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迁魏王府功曹。尝为《尘》、《影赋》二篇，帝美其文，召见，欲偃作赋。先为序一篇，颇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赋。偃缘帝指，名篇曰《述圣》，帝悦，赐帛数十。

初，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献《惟皇诚德赋》，其序大略言："治忘乱，安忘危，逸忘劳，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瑶台为丽，而不悟南巢之祸；殷辛以象箸为华，而不知牧野之败。是以圣人处宫室则思前王所以亡，朝万国则思己所以尊，巡府库则思今所以得，视功臣则思其辅佐之始，见名将则思用力之初，如此则人无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尧、舜，暮失之桀、纣，岂异人哉？"其赋盖规帝成功而自处至难云。又撰《玉谍真纪》以劝封禅。时李百药工诗，而偃善赋，时人称"李诗谢赋"。府废，终湘潭令。

蕴古，洹水人。敏书传，晓世务，文擅当时。后坐事诛。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后魏为七兵尚书。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异雀鸣集庭树，太史令史良为占曰："五月为火，火主《离》，《离》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鸣，此儿将以文显。然雀类微，位殆不高邪。"及长，强记，美文章。乡人高孝基尝语人曰："崔生才富，为一时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而信明族弟敬素者，为贼鸿胪卿，自谓得意，语信明曰："夏王英武，有举天下心，士女襁负而至不可数。兄不以此时立功立事，岂所谓见几不俟终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钓师，能固其节。尔欲吾屈身贼中求斗筲邪？"遂逾城去，隐太行山。贞观六年，有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

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恌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

世翼，郑州荥阳人，周仪同大将军敬德孙。贞观时，坐怨谤流死嶲州。撰《交游传》，行于世。

信明子冬日，武后时位黄门侍郎，为酷吏诬死。

刘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学，与孙万寿、李百药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荐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阳仁卿等撰次国史并实录，以劳封阳城县男。终楚州刺史。

延祐擢进士，补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无为出人上。"延祐钦纳。后检校司宾少卿，封薛县男。

徐敬业败，诏延祐持节到军。时吏议敬业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谓诬胁可察以情，乃论授五品官当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众。拜箕州刺史，转安南都护。旧俚户岁半租，延祐责全入，众始怨，谋乱。延祐诛其渠李嗣仙，而余党丁建等遂叛，合众围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婴垒待援。广州大族冯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马曹玄静进兵讨建，斩之。

延祐从弟藏器，高宗时为侍御史。卫尉卿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劾还之，宝琳私请帝止其还，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为天下县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诏可，然内衔之，不悦也。稍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称其贤，帝欲擢任为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笃者，安用之？"遂出为宋州司马，卒。

子知柔，性简静，美风仪。居亲丧，庐墓侧，诏筑阙表之。历国子司业，累迁工部尚书。开元六年，河南大水，诏知柔驰驿察民疾苦及吏善恶，所表陈州刺史韦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韦元珪、符离令綦毋顼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状。久之，迁太子宾客，封彭城县侯。致

仕，给全禄终身。遗令薄葬，祖载服用皆自处其费。赠太子少保，谥曰文。弟知几，别有传。

张昌龄，冀州南宫人。与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举秀才，昌龄以科废久，固让。更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

贞观末，翠微宫成，献颂阙下，召见，试《息兵诏》，少选成文。帝大悦，戒之曰："昔祢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减二人，宜鉴于前，副朕所求。"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俄为昆山道记室，《平龟兹露布》为士所称。贺兰敏之奏豫北门修撰，卒。

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馆学士。撰《古文纪年新传》数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陉人。祖谦之，仕北齐，终钜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学，唐俭爱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时，累转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贬游安令，又召为司文郎中，与兰台侍郎李怀俨并主朝廷大典册。

初，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雠正三十员、书工百员。征徙职，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功不就。显庆中，罢雠正员，听书工写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随番刊正。至是诏东台侍郎赵仁本、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相次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代散官。以劳迁兰台侍郎，卒。

孙铣，尚定安公主，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后降铣，主卒，皎子繇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驳奏"主与王氏绝，丧当还崔"，诏可。铦犹出为泸州都督。

行功兄子玄、□别有传。

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

累迁洛阳丞，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构其罪，系狱，将杀之。季重等酒酣，审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于坐，

左右杀并。季重将死，曰：“审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讷故误我。”审言免官，还东都。苏颋伤并孝烈，志其墓，刘允济祭以文。

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大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

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融之亡，审言为服缌云。

从祖兄易简，九岁能属文，长博学，为岑文本所器。擢进士，补渭南尉。咸亨初，历殿中侍御史。尝道遇吏部尚书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为考功员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俭与敬玄不平，故易简上书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阳儿轻薄乃尔。”因奏易简险躁，高宗怒，贬开州司马。

审言生子闲，闲生甫。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

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论次《平台秘略》。书成，王爱重之。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

勃既废，客剑南。尝登葛愦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

情。闻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址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瘗而卒，年二十九。

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尤喜著书。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

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酆公，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酆、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

勃兄剧，弟助，皆第进士。

剧，长寿中为凤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寤其阙，宰相失色。剧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寻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俭典选，见剧与苏味道，曰："二子者，皆铨衡才。"至是语验。剧素善刘思礼，用为箕州刺史，与綦连耀谋反，剧与兄泾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诛。神龙初，

诏复官。

助，字子功，七岁丧母哀号，邻里为泣。居父忧，毁骨立。服除，为监察御史里行。

初，勔、剧、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简称“三珠树”，其后助、劼又以文显。劼早卒。福畤少子劝亦有文。福畤尝诧韩思彦，思彦戏曰：“武子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

炯，华阴人。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炯及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诏可。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搒杀之，不为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时赠著作郎。

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十岁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调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客东龙门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韦方质、范履冰等时时供衣药。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诀，自沈颍水。

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扌不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昌，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它日，崔融与张说评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邻可以企之。”说曰：“不然。盈川文如县河，酌之不竭，优于卢而不减

王。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

开元中，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穠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云。

元万顷，后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泽，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万顷起家为通事舍人。

从李勣征高丽，管书记。勣命别将郭待封以舟师赴平壤，冯师本载粮继之，不及期。欲报勣，而恐为谍所得，万顷为作离合诗遗勣。勣怒曰：“军机切遽，何用诗为？”欲斩待封，万顷言状，乃免。又使万顷草檄让高丽，而讥其不知守鸭渌之险，莫离支报曰：“谨闻命。”徙兵固守，军不得入。高宗闻之，投万顷岭外。

会赦还，为著作郎。武后讽帝召诸儒论撰禁中，万顷与周王府户曹参军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宾与选，凡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九千余篇。至朝廷疑议表疏皆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故时谓“北门学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

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武后时，累迁凤阁侍郎，坐诛。

履冰者，河内人。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初，坐举逆人被杀。

神客，东光人，终著作郎。

思茂，漳南人，与弟思钧早知名。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中，下狱死。

楚宾，秋浦人。属文敏甚，必酒中，然后下笔。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银杯畾酒饮之，文成辄赐焉。家居率沈饮，无留贿，费尽复入，得赐而出，类为常。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人及其醉问之，亦熟视不答。

寻兼崇贤直学士，卒。

万顷孙正，修名节，擢明经高第，授监门卫兵曹参军。舅孙逖与谭物理，叹己不逮。肃宗初，吏部尚书崔寓典选，正以书判第一召诣京师，以父询倩老，辞疾免。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辇父匿山中，贼以名购，正度事急，谓弟曰："贼禄不可养亲，彼利吾名，难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犹生也。"贼既得，诱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闻，仰药死，路人为哭。事平，诏录伏节十一姓，而正为冠。赠秘书少监，以其子义方为华州参军。

义方，历京兆府司录，韦夏卿、李实继为尹，事必咨之。历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闽人也，义方用其亲属为右职。李吉甫再当国，阴欲承璀奥助，即召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其党，出为鄜坊观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赠左散骑常侍。

弟季方，举明经，调楚丘尉，历殿中侍御史。兵部尚书王绍表为度支员外郎，迁金、膳二部郎中，号能职。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供馈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悔谢，结欢乃还。卒，年五十一，赠同州刺史。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

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举进士，再调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以李峤、张昌宗为使 ，取文学士缀集，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书成，迁户部员外郎，俄兼脩书学士。景龙初，又擢脩文馆学士。睿宗时，待诏宣光阁，再选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赠贝州刺史。

尝梦与人论大衍数，寤而曰："吾寿尽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视京师，吾乐之，可营墓，树十松焉。"及未病时，衣冠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贵其达。

子季卿，亦能文，举明经、博学宏辞，调鄠尉。肃宗时，为中书舍人，以累贬通州别驾。代宗立，还为京兆少尹，复授舍人，进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滞，号振职。大历中，终右散骑常侍，遗命以布车一乘葬，赠礼部尚书。季卿在朝，荐进才髦，与人交，有终始，恢博君子也。

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脩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硃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附篇左云。

韦元旦，京兆万年人。祖澄，越王府记室，撰《女诫》传于时。元旦擢进士第，补东阿尉，迁左台监察御史。与张易之有姻属，易之败，贬感义尉。俄召为主客员外郎，迁中书舍人。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

刘允济，字允济，河南巩人，其先出沛国，齐彭城郡丞瓛六世孙。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辞，与王勃齐名。举进士，补下邽尉，累迁著作

佐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献之，迁左史，兼直弘文馆。

武后明堂成，奏赋述功德，手诏褒咨，除著作郎。为来俊臣飞构当死，以母老丐余年，系狱，会赦免，贬大庾尉。复为著作佐郎，修国史。常曰："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迁凤阁舍人，坐二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喜甚，与家人乐饮，数日卒。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事。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之问伟仪貌，雄于辩。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蚪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

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及败，贬泷州，朝隐崖州，并参军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颇自力为政。穷历剡溪山，置酒赋诗，流布京师，人人传讽。

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祖雍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倡饮省中，为御史劾奏，贬蕲州刺史。至是，亦流岭南，并赐死桂州。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决。"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乃饮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进士第，有名于时。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初，之问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都下有牛善触，人莫敢婴，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颈杀之。既之问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乔勇闻，之瑟精草隶，世谓皆得父一绝。

之悌，长八尺。开元中，历剑南节度使、太原尹。尝坐事流硃鸢，会蛮陷驩州，授总管击之。募壮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贼曰：“獠动即死！”贼七百人皆伏不能兴，遂平贼。

之瑟为连州参军，刺史闻其善歌，使教婢，日执笏立帘外，唱吟自如。

阎朝隐，字友倩，赵州栾城人，少与兄镜几、弟仙舟皆著名。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补阳武尉。中宗为太子，朝隐以舍人幸。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景龙初，自崖州遇赦还，累迁著作郎。先天中，为秘书少监，坐事贬通州别驾，卒。

尹元凯，瀛州乐寿人。由慈州司仓参军坐事免，栖迟不出者三十年。与张说、卢藏用厚，诏起为右补阙。

时又有富嘉谟、吴少微，皆知名。

嘉谟，武功人，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晋阳，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为太原主簿，并负文辞，时称“北京三杰”。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竞，独嘉谟、少微本经术，雅厚雄迈，人争慕之，号“吴富体”。豫修《三教珠英》。韦嗣立荐嘉谟、少微并为左台监察御史。已而嘉谟死，少微方病，闻之为恸，亦卒。

刘宪，字元度，宋州宁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时为名御史。于时河南、北大旱，诏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赈赡，思立建言：“蚕务未毕而遣使抚巡，所至不能无劳饯。又赈给须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滞，妨废且广。若无驿处，马须豫集，以一马劳数家，今农事待雨兴作，辍日役，破岁计，本欲安存，更烦扰之。望且责州县给贷，须秋遣使便。”诏

听，罢谧等行。迁考功员外郎。始议加明经帖、进士杂文。卒官下。

宪擢进士，调河南尉，累进左台监察御史。天授中，奉诏按来俊臣罪，宪疾其酷，欲痛绳之，反为所构，贬潾水令。俊臣死，召为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坐善张易之，出为渝州刺史。除太仆少卿，脩国史，兼脩文馆学士，迁太子詹事。时玄宗在东宫，雅意坟史，宪启曰："殿下位副君，有绝人之才，非以寻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读褚无量经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数召问以察其言。"太子顺纳。会卒，赠兖州都督。

武后时，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宪与王适、司马锽、梁载言入第二等。适，幽州人，终雍州司功参军。锽，河南人，神龙初，以中书侍郎卒。事继母孝，奉禄不入私舍。与弟铨、伯父希象皆历殿中侍御史。希象，刚直不谄，终主爵员外郎。载言，聊城人，历凤阁舍人，专知制诰，终怀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

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乃召拜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璟劾张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

中宗立，郑普思以方技幸，擢秘书监。邕谏曰："陛下躬政日浅，有九重之严，未闻道路横议。今籍籍皆言普思冯诡惑，说妖祥，陛下不知，猥见驱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诚以普思术可致长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

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纳。

五王诛，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平，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弹劾任职，人颇惮之。谯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恶日用，而邕与之交，玄宗在东宫，邕及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羲等忌之，贬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为户部郎中。张廷珪为黄门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起为陈州刺史。

帝封泰山还，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然矜肆，自谓且宰相。邕素轻张说，与相恶。会仇人告邕赃贷枉法，下狱当死。许昌男子孔璋上书天子曰：

明主举能而舍过，取才而弃行，烈士抗节，勇者不避死，故晋用林父不以过，汉任陈平不以行，禽息陨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爱死。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土，汉无天子之尊，秦不强，齐不霸矣。伏见陈州刺史邕，刚毅忠烈，难不苟免。往者折二张之角，挫韦氏之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沮解，即邕有功于国。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赒急，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死在旦夕。臣闻生无益于国者，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愿以六尺之躯膏鈇钺，以代邕死。臣与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贤而举，仁也；任人之患，义也。获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宽邕之死，使率德改行。兴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愿毕矣。若以阳和方始，重行大戮，则臣请伏剑，不敢烦有司，皇天后土，实闻臣言。昔吴、楚反，汉得剧孟则不忧，夫以一贤而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贤，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疏奏，邕得减死，贬遵化尉，流璋岭南。邕妻温，复为邕请戍边自赎，曰：

邕少习文章，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频谪远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载。岁时叹恋，闻者伤怀。属国家有事泰山，法驾旋路，邕献牛酒，例蒙恩私。妾闻正人用则佞人忧，邕之祸端，故自

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无一毁，天意暂顾，罪过旋生。谚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气息奄奄，惟吏是听。事生吏口，迫邕手书。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于时匦使朝堂，守捉严固，号天诉地，谁肯为闻？泣血去国，投身荒裔，永无还期。妾愿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涂朔边，骨粪沙壤，成邕夙心。

表入不省。

邕后从中人杨思勖讨岭南贼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蚤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谗媢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代宗时，赠秘书监。

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邕虽诎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卢藏用尝谓：“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后卒如言。杜甫知邕负谤死，作《八哀诗》，读者伤之。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吕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泾州人。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

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

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颉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弓矢射禽。向上言：“鸱枭不鸣，未为瑞鸟；豺虎虽伏，弗曰仁兽。况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父，陛下震以武义，来以文德，势不得不廷，故稽颡称

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从官，陪封禅盛礼，使飞矢于前，同获兽之乐，是狎昵太过。或荆卿诡动，何罗窃发，逼严跸，冒清尘，纵醢单于，污穹庐，何以塞责？”帝顺纳，诏蕃夷出仗。久之，迁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眷赉良异。

始，向之生，父岌客远方不还。少丧母，失墓所在，将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诸墓。后有传父犹在者，访索累年不获。它日自朝还，道见一老人，物色问之，果父也。下马抱父足号恸，行人为流涕。帝闻，咨叹，官岌朝散大夫，赐锦彩，给内教坊乐工，娱怿其心。卒，赠东平太守。

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赠华阴太守。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蒲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自如。张说至，礼益加。复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又举超拔君类。方说辅政，故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畜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

孙逖，博州武水人。后魏光禄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壮，为韩王府典签，四世传一子，故无近属。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巩间。垂拱初，诣洛阳献书，不报。第进士，终襄邑令。

逖幼有文，属思警敏。年十五，见雍州长史崔日用，令赋土火炉，援笔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骇叹，遂与定交。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开元十年，又举贤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门引见，命户部郎中苏晋等第其文异等，擢左拾遗。张说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负才，自陈州入计，裒其文示逖。

李暠镇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为集贤院脩撰。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萧嵩会百官赋《天成》、《玄泽》、《维南有山》、《杨之华》、《三月》、《英英有兰》、《和风》、《嘉木》等诗八篇，继《雅》、《颂》体，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皆海内有名士。俄迁中书舍人。是时，嘉之且八十，犹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纳，拜嘉之宋州

司马，听致仕。父丧阕，复拜舍人。开元间，苏颋、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典诏诰，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张九龄视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职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风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绵废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

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廕仕累洛阳、长安令。兄宿为华州刺史，因悸病喑，成请告往视，不待报辄行，代宗嘉其悌，不责也。稍迁仓部郎中、京兆少尹。为信州刺史，岁大旱，发仓以贱直售民，故饥而不亡。再期增户五千，诏书褒美。徙苏州，改桂管观察使，卒。

成通经术，奏议据正。尝有期丧，吊者至，成不易缞而见。客疑之，请故，答曰："缞者，古居丧常服，去之则废丧也。今而巾幞，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经略使。

公器子简，字枢中。元和初，登进士第，辟镇国、荆南幕府。累迁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谏议大夫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初，逖掌诰，至代宗时，宿又居职，逮简凡三世。

会昌初，迁尚书左丞，建言：

班位以品秩为等差，今官兼台省，位置迁误，不可为法。元和元年，御史台白奏，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视检校官，居本品同类官上。其后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当时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从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类官从三品卿、监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当在本品同类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盖以丞有绳辖之重，虽吏部品高，犹居其下，然则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将仕郎至开府、特进，每品正、从有上中下，名级各异，则正从上下不得谓之同品。京兆、河南司录及诸府州录事参军事皆操纪律，正诸曹，与尚书省左、右丞纪纲六曹略等，假使诸曹掾因功劳加台省官，安得位在司录、录事参军上？且左丞纠射八坐，主省内禁令、宗庙祠祭事，御史不当，得弹奏之，良以台官所奏，拘牵成例，不揣事之轻重。使理可循，虽无往比，自宜行之。否者，号曰旧章，正可改也。

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皆从简请。

历河中、兴元、宣武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而弟范亦为淄青节度使，世推显家。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醊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叹，复其夫徭役。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旻尝与幽州都督孙佺北伐，为奚所围，旻舞刀立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断，奚大惊引去。后以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将军遇之，且败。”旻不信，怒马趋之。有虎出丛薄中，小而猛，据地大吼，旻马辟易，弓矢皆堕，自是不复射。

王维，字摩诘。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

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喑。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或以诗闻行在，时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久之，迁中庶子，三迁尚书右丞。

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己有五短，缙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议者不之罪。久乃召缙为左散骑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缙在凤翔，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赠秘书监。

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

宝应中，代宗语缙曰：“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今传几何？”遣中人王承华往取，缙裒集数十百篇上之。

郑虔，郑州荥阳人。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初，虔追□故书可志者得四十余篇，国子司业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

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维止下选。后数年卒。

虔学长于地理，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戍众寡无不详。尝为《天宝军防录》，言典事该。诸儒服其善著书，时号“郑广文”。在官贫约甚，澹如也。杜甫尝赠以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氈”云。

有郑相如者，自沧州来，师事虔，虔未之礼，间问何所业，相如曰：“闻孔子称‘继周者百世可知’，仆亦能知之。”虔骇然，即曰：“开元尽三十年当改元，尽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污伪官，愿守节，可以免。”虔又问：“自谓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进士第，调信安尉。既三年，虔询吏部，则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终不附贼。

萧颖士，字茂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祖晶，贤而有谋，任雅相伐高丽，表为记室。越王贞举兵，杖策诣之，陈三策，王不用，晶度必败，乃亡去，客死广陵。

颖士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颖士往诉于府佐张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儿，吾以旻获谴不憾。”乃平宥之。

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于时裴耀卿、席豫、张均、宋遥、韦述皆先进，器其材，与钧礼，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于是尹征、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召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方父丧，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曰："擢无庸之琐质，蒙本枝以自庇。虽先寝而或荐，非和羹之正味。"以讥林甫云。君子恨其褊。会母丧免，流播吴、越。

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

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颖士乘传诣京师。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颖士遂不屈，愈见疾，俄免官，往来鄠、杜间。林甫死，更调河南府参军事。倭国遣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

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游太室山。已而禄山反，颖士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忽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因藏家书于箕、颖间，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且列郡数十，人百万，训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贼方专崤、陕，公何遽轻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会禄山死，贼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

时盛王为淮南节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颖士与宰相崔圆书，以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但楚、越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宜时遣王以捍镇江淮。"俄而刘展果反。贼围雍丘，胁泗上军，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

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一旦思归，谁致其死哉？”弗纳。崔圆闻之，即授扬州功曹参军。至官，信宿去。后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门人共谥曰文元先生。

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如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由奖目，皆为名士。天下推知人，称萧功曹。尝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邵轸、赵骅，时人语曰“殷、颜、柳、陆，李、萧、邵、赵”，以能全其交也。所与游者，孔至、贾至、源行恭、张有略、族弟季遐、刘颖、韩拯、陈晋、孙益、韦建、韦收。独华与齐名，世号“萧、李”。尝与华、据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据三乃能尽记。闻者谓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颖士十年，笞楚严惨，或劝其去，答曰：“非不能，爱其才耳。”颖士数称班彪、皇甫谧、张华、刘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陆机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书。所许可当世者，陈子昂、富嘉谟、卢藏用之文辞，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学而已。

子存，字伯诚，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颜真卿在湖州，与存及陆鸿渐等讨摭古今韵字所原，作书数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迁比部郎中。张滂主财赋，辟存留务京师。裴延龄与滂不协，存疾其奸，去官，风痹卒。

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赡其家。

殷寅者，陈郡人。邵轸者，汝南人。

陆据，河南人，字德邻，后周上庸公腾六世孙。神宇警迈，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师，公卿爱其文，交誉之。天宝十三载，终司勋员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历中，辟河东府掌书记，迁殿中侍御史。丧明，终于家。初，并与刘太真、尹征、阎士和受业于颖士，而并好黄老。颖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坠，寄是子云。征博闻强识，士和钩深致远，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黄、老，予亦何诛？”

并弟谈，字中庸，颖士爱其才，以女妻之。

士和字伯均，著《兰陵先生诔》、《萧夫子集论》，因榷历世文

章，而盛推颖士所长，以为“闻萧氏风者，五尺童子羞称曹、陆”。

皇甫冉，字茂政，十岁便能属文，张九龄叹异之。与弟曾皆善诗。天宝中，踵登进士，授无锡尉。王缙为河南元帅，表掌书记。迁累右补阙，卒。

曾，字孝常，历监察御史。其名与冉相上下，当时比张氏景阳、孟阳云。

苏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预，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兖。工文辞，有名天宝间。及进士第，更试集贤院。累迁太子谕德。出为东平太守。是时，济阳郡太守李倰以郡濒河，请增领宿城、中都二县以纾民力。二县，隶东平、鲁郡者也。于是源明议废济阳，析三县分隶济南、东平、濮阳。诏河南采访使会濮阳太守崔季重、鲁郡太守李兰、济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议于东平，不能决。既而卒废济阳，以县皆隶东平。召源明为国子司业。

安禄山陷京师，源明以病不受伪署。肃宗复两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诰。是时，承大盗之余，国用乏屈，宰相王玙以祈禳进，禁中祷祀穷日夜，中官用事，给养繁靡，群臣莫敢切诤。昭应令梁镇上书劝帝罢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数陈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阳，有诏幸东京，将亲征。源明因上疏极谏曰：

淫雨积时，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敛获未毕，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顿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见旌旗之下，饿夫执殳，仆于行间，日见二三；市井馁饣孚求食，死于路旁，日见四五。甚不可三也。奸夫盗儿，连墙接栋，磨砺以须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圣皇巡蜀之初，都内财货、吏民资产，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马駃驴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时远矣。今兹东行，殆贼臣诱掖陛下而已。《诗》曰“三星在罶”，谓危亡在于须臾，臣不胜呜咽，为陛下痛之。愿速罢幸，不然，穷氓乐祸，已扼腕于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驿骚，江湖叛涣，《诗》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轻万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举为寇盗，王公以下，廪稍匮绝，将士粮赐，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减往年，梨园杂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指使，太常正乐外，愿一切放归，给长牒勿事，须五六年后，随事蠲省。今聚而仰给，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阳，王思礼下晋原，卫伯玉

拂焉耆，过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压巫闾，临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逾阙口，遏二室；邓景山凌淮、泗，忾然而西。狂贼失势，蹙于缑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东不敢过[B124]子，计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亲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于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币而已。记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关说，甚不可九也。天子顺动，人皆幸之之谓幸，人皆病之之谓不幸。臣等屡怫视听，联伏赤墀之下，顿颡流涕而出，虽陛下优容贷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万口谤于外，甚不可十也。臣闻子不诤于父，不孝也；臣不诤于君，不忠也。不孝不忠，为苟荣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臣虽至贱，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将使樵夫指而笑之。

帝嘉其切直，遂罢东幸。后以秘书少监卒。

源明雅善杜甫、郑虔，其最称者元结、梁肃。

肃，字敬之，一字宽中。隋刑部尚书毘五世孙，世居陆浑。建中初，中文辞清丽科，擢太子校书郎。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卒，年四十一，赠礼部郎中。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文艺下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间，乡人语曰：“太冲无兄。”太宗时 ，擢祠部郎中。

华少旷达，外若坦荡，内谨重，尚然许，每慕汲黯为人。累中进士、宏辞科。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桡，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安禄山反，上诛守之策，皆留不服。

玄宗入蜀，百官解窜，华母在鄴，欲间行辇母以逃，为盗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华自伤践危乱，不能完节，又不能安亲，欲终养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华喟然曰：“乌有隳节危亲，欲荷天子宠乎？”称疾不拜。李岘领选江南，表置幕府，擢检校吏部员外郎。苦风痹，去官，客隐山阳，勒子弟力农，安于穷槁。晚事浮图法，不甚著书，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乃强为应。大历初，卒。

初，华作《含元殿赋》成，以示萧颖士，颖士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因著《吊古战场文》，极思研扌雈，已成，污为故书，杂置梵书之庋。它日，与颖士读之，称工，华问：“今谁可及？”颖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华愕然而服。

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硃巨川，后至执政显官。华触祸衔悔，及为元德秀、权皋铭、《四皓赞》，称道深婉，读者怜其志。

宗子翰，从子观，皆有名。

翰擢进士第，调卫尉。天宝末，房琯、韦陟俱荐为史官，宰相不肯拟。翰所善张巡死节睢阳，人媢其功，以为降贼，肃宗未及知。翰传巡功状，表上之，曰：

臣闻圣主褒死难之士，养死事之孤，或亲推轜车，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抚存以答亡，君不遗于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构乱，据雒阳，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赠扬州大都督张巡，忠谊奋发，率乌合，守雍丘，溃贼心腹。及鲁炅弃甲宛、叶，哥舒翰败绩潼

关，贼送盗神器，鸱峙二京，南临汉、江，西逼岐、雍，群帅列城，望风出奔，巡守孤城不为却。贼欲绕出巡后以扰江淮，巡退军睢阳，扼东南咽领。自春讫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弱制强，出奇无穷，杀馘凶丑凡十余万，贼不敢越睢阳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粮尽，外救不至，犹奋羸起病，摧锋陷坚，三军啖肤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见执，卒无桡词，慢叱凶徒，精贯白日，虽古忠烈无以加焉。

议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节而死，非亏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过，《书》赦过宥刑，在《易》遏恶扬善，为国者录用弃瑕。今者乃欲议巡之罪，是废教绌节，不以功掩过，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恶可扬，瑕录而用弃，非所以奖人伦，明劝戒也。且禄山背德，大臣将相比肩从贼，巡官不朝，宴不坐，无一伍之士，一节之权，徒奋身死节，以动义旅，不谓忠乎？以数千卒横挫贼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有如贼因江淮之资，兵广而财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虽终歼灭，其旷日持久必矣。今陕、鄢一战，犬羊骇北，王师震其西，巡扼其东，此天使巡举江淮以待陛下，师至而巡死，不谓功乎？古者列国侵伐，犹分灾救患，诸将同受国恩，奉辞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尽，食尽而及人，则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计食人，损数百众以全天下，臣尚谓功过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贬，齐桓公将封禅，略不书；晋文公召王河阳，书而讳之。巡苍黄之罪，轻于僭禅；兴复之功，重于纠合。

今巡子亚夫虽得官，不免饥寒，江淮既巡所保，户口充完，宜割百户俾食其子。且强死为厉，有所归则不为灾。巡身首分裂，将士骸骼不掩，宜于睢阳相择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义也。臣少与巡游，哀巡死难，不睹休明，唯令名其荣禄也。若不时纪录，日月浸悠，或掩而不传，或传而不实，巡生死不遇，诚可悲悼。谨撰传一篇，昧死上，傥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

帝繇是感悟，而巡大节白于世，义士多之。

翰累迁左补阙、翰林学士。大历中，病免，客阳翟，卒。

翰为文精密而思迟，常从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之，神逸乃属文。族弟纾，自有传。

观，字元宾。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授太子校书郎。卒，

年二十九。观属文，不袭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益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后樊泽为节度使，时浩然墓庳坏，符载以笺叩泽曰：“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美，殒落岁久，门裔陵迟，丘陇颓没，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筑大墓，阖州搢绅，闻风竦动。而今外迫军旅，内劳宾客，牵耗岁时，或有未遑。诚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负公夙志矣。”泽乃更为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

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諴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开元、天宝间，同知名者王昌龄、崔颢，皆位不显。

昌龄，字少伯，江宁人。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辞，迁汜水尉。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余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

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时谓王江宁云。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终司勋员外郎。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去。

刘太真，宣州人。善属文，师兰陵萧颖士。举高第进士。淮南陈少游表为掌书记，尝以少游拟桓、文，为义士所訾。兴元初，为河东宣慰

赈给使，累迁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贞元四年九月，诏群臣宴曲江，自为诗，敕宰相择文人赓和。李泌等请群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纾等为上，鲍防、于邵等次之，张濛等为下。与择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马燧三宰相无所差次。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刺史，卒。

邵说，相州安阳人。已擢进士第，未调，陷史思明。逮朝义败，归郭子仪，子仪爱其才，留幕府。迁累长安令、秘书少监。大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变，六十年一大变。禄山、思明之难，出入二纪，多难渐平，向之乱，今将变而之治。宜建徽号，承天意。而方谒郊庙、大赦各一，诚恐云雨之施未普，郁结之气未除。愿因此时修享献、款郊庙、褒有德、录贤人，与天下更始，振灾益寿之术也。"不听。

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说因自陈："家本儒，先祖长白山人贞一，以武后革命，终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琼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长育母手，天宝中始仕。会丧，客河北，禄山乱，丧纪当终，臣不褫衰绖又再期，惧终不免，阴走洺、魏。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以兵迫臣，遂陷丑逆。俄而史思明顺附，欲间道归北阙下，肃宗拜臣左金吾卫骑曹参军，许留思明所。会乌承恩事，路绝，不得归。朝义之败，欲固守河阳，臣知回纥利野战，阴劝其行，以破贼计。朝义已走，臣西归献状，先帝诏翰林索臣所上言，与王伾偕召。先帝谓诚节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诏尽言其状，则畴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虽自天断，尚恐受谤舆人，伤陛下之明。今吏员未乏而调者多，益以功优，准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谗说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惧也。"因荐户部郎中萧定、司农卿庾准自代，不许。

说在职以才显，或言且执政，金吾将军裴儆谓柳载曰："说事贼为剧官，掌其兵，大小百战，掠名家子为奴婢不可计，得宥死而无厚颜，乃崇第产，附贵幸。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严郢，说与郢善，微讽硃泚讼其冤，为草奏，贬归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门，其先自代来，为京兆万年人。天宝末，第进士，以书判超绝，补崇文校书郎。以下崔元翰、于公┆、李益、卢纶、欧阳詹、李贺、吴武陵、李商隐、薛逢、李频、吴融等资料约四千多字漏，等补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方技

李淳风甄权许胤宗张文仲袁天纲客师张憬藏乙弗私礼金梁凤王远知薛颐叶法善 明崇俨尚献甫严善思杜生张果邢和璞师夜光 罗思远姜抚桑道茂

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地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则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则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众，神以诬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若李淳风谏太宗不滥诛，许胤宗不著方剂书，严譔谏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至远知、果、抚等诡行纪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风，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以论譔自见。淳风幼爽秀，通群书，明步天历算。贞观初，与傅仁均争历法，议者多附淳风，故以将仁郎直太史局。制浑得仪，诋摭前世失，著《法象书》七篇上之。擢承务郎，迁太常博士，改太史丞，与诸儒修书，迁为令。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奈何？”对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戳淫及无辜。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帝采其言，止。

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以劳封昌乐县男。奉诏与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孙子》等书，刊定注解，立于学官。撰《麟德历》代《戊寅历》，候者推最密。自秘阁郎中复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书传於世。子该，孙仙宗，并擢太史令。

唐初言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终太史令。

甄权，许州扶沟人。以母病，与弟立言究习方书，遂为高医。仕隋为秘书省正字，称疾免。鲁州刺史库狄嵚风痺不得挽弓，权使彀矢向堋立，钅咸其肩隅，一进，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贞观中，权已百岁，太宗幸其舍，视饮食，访逮其术，擢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寻卒，年一百三岁。所撰《脉经》、《针方》、《明堂》等图传于时。

立言仕为太常丞。杜淹苦流肿，帝遣视，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必腹懑烦弥二岁，诊曰："腹有蛊，误食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

后以医显者，清漳宋侠、义兴许胤宗、洛阳张文仲李虔纵、京兆韦慈藏。

侠官朝散大夫，药藏监。

胤宗仕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饵液不可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擢义兴太守。武德初，累进散骑侍郎。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或劝其著书贻后世者，答曰："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之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卒年七十馀。

文仲仕武后时，至尚药奉御。特进苏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诊曰："忧愤而成，若胁痛者，殆未可救。"顷告胁痛。又曰："及心则贻。"俄心痛而死。文仲论风与气尤精。后集诸言方者与共著书，诏王方庆监之。文仲曰："风状百二十四，气状八十，治不以时，则死及之。惟头风与上气、足气，药可常御。病风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剧，自馀须发则治，以时消息。"乃著《四时轻重术》凡十八种上之。

虔纵官侍御医，慈藏光禄卿。

袁天纲，益州成都人。仕隋为盐官令。仕随为盐官令《旧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及《册府》卷八六○均谓"隋大业中为资官令"。在洛阳，与杜淹、王珪、韦挺游，天纲谓淹曰："公兰台、学堂全且博，将以文章显。"谓珪"法令成，天地相临，不十年官五品"；谓挺"面如虎，当以武处官"；"然三君久皆得谴，吾且见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为学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隐太子，荐为左卫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隽州，见天纲，曰："公等终且贵。杜位三品，难与言寿，王、韦亦三品，后於杜而寿过之，但晚节皆困。"见窦轨曰："君伏犀贯玉枕，辅角完起，十年且显，立功其在梁、益间邪！"轨后为益州行台仆射，天纲复曰："赤脉干

瞳，方语而浮赤入大宅，公为将必多杀，愿自戒。”轨果坐事见召。天纲曰：“公毋忧，右辅泽而动，不久必还。”果还为都督。

贞观初，太宗召见曰：“古有君平，朕今得尔，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固胜之。”武后之幼，天纲见其母曰：“夫人法生贵子。”乃见二子元庆、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见韩国夫人，曰：“此女贵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见，绐以男，天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帝在九成宫，令视岑文本，曰：“学堂莹夷，眉过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视，法三品。肉不称骨，非寿兆也。”张行成、马周见，曰：“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其术精类如此。高士廉曰：“君终作何官？”谢曰：“仆及夏四月，数既尽。”如期以火山令卒。以火山令卒，按《旧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册府》卷八六○均谓武德初授火井令，“火山”疑是“火井”之讹。

子客师，亦传其术，为廪牺令。高宗置一鼠於奁，令术家射，皆曰鼠。客师独曰：“强实鼠，然入则一，出则四。”发之，鼠生三子。尝度江，叩舟而还，左右请故，曰：“舟中人鼻下气皆墨，不可以济。”俄有一男子，跛而负，直就舟，客师曰：“贵人在，吾可以济。”江中风忽起，几覆而免。跛男子乃娄师德也。

时有长社人张憬藏，持与天纲埒。太子詹事蒋俨有所问，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尽六年而贵，六十位蒲州刺史，无有禄矣。”俨使高丽，为莫离支所囚，居土室六年还。及为蒲州，岁如期，则召掾史、妻子，告当死，俄诏听致仕。刘仁轨与乡人靖贤请占，憬藏答曰：“刘公当五品而谴，终位冠人臣。”谓贤曰：“君法客死。”仁轨为尚书仆射。贤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丧三子，尽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见憬藏，问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穷通有命，何预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时，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往从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贵。”郎中裴珪妻赵见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缓，法曰‘豕视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没入掖廷。裴光廷当国，憬藏以纸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后三日，贬台州刺史。

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礼，当炀帝居藩，召见，弘礼贺曰：“大王为万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诏诸术家坊处之，使弘礼总摄。海

内浸乱，帝曰：“而昔言朕既验，然终当奈何？”弘礼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礼曰：“臣观人臣相与陛下类者不长，然圣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监视，毋得与外语。

薛大鼎坐事没为奴，及贞观时，有请於弘礼，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请解衣视之，弘礼指腰而下曰：“位方岳。”

玄宗时有金梁凤者，颇言人贵贱夭寿。裴冕为河西留后，梁凤辄言：“不半岁兵起，君当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时公当国。”冕妖其言，绝之。俄而禄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问三日，答曰：“雒日即灭，蜀曰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肃宗即位，而冕遂相，荐於帝，拜都水使者。梁凤谓吕諲曰：“君且辅政，须大怖乃得。”諲责驿史，之，史突入射諲，两矢风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卢允毁服绐谒，梁凤不许，二人语以情，梁凤曰：“李自舍人阅岁而相，卢不过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远知，系本琅邪，后为扬州人。父昙选，为陈扬州刺史。母昼寝，梦凤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宝志谓昙选曰：“生子当为世方士。”

远知少警敏，多通书传，事陶弘景，传其术，为道士。又从臧兢游。陈后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辩论超诣，甚见咨挹。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人介以邀见，少选发白，俄复鬓，帝惧，遣之。后幸涿郡，诏远知见临朔宫，帝执弟子礼，咨质仙事，诏京师作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知谓帝不宜远京国，不省。

高祖尚微，远知密语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与房玄龄微服过之，远知未识，迎语曰：“中有圣人，非王乎？”乃念以宝。远知曰：“方为太平天子，愿自爱。”太宗立，欲官之，苦辞。贞观九年，诏润州即茆山为观，俾居之。玺诏曰：“省所奏，愿还旧山，已别诏不违雅素，并敕立祠观，以伸曩怀。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当就功？令太史令薛颐等往宣朕意。”

远知多怪言，诧其弟子潘师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将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寝者，遂卒。或言寿盖百二十六岁云。遗命子绍业曰：“尔年六十五见天子，七十见女君。”调露中，绍业表其言，高宗召见，嗟赏，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升真先生。武时复召见，皆如其年。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改谥升玄。

薛颐者，滑州人。当隋大业时为道士，善天步律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语曰：“德星舍秦分，王当帝天下。”王表为太史丞，稍迁令。贞观时，太宗将封秦山，彗星见，赜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东。”亦会大臣上议，帝遂罢。固丐为道士，帝为筑观九〓山，号曰：“紫府”，拜赜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台，候辰次灾祥以闻，所上与太史李淳风合。数岁卒。

高宗时，又有叶法善者，括州括苍人。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帝闻之，召诣京师，欲宠以官，不拜。留内斋场，礼赐殊缛。时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费财与日，请核真伪。”帝许之，凡百馀人皆罢。尝在东都凌空祠为坛以祭，都人悉往观，有数十人自奔火中，众大惊，救而免。法善笑曰：“此为魅所冯，吾以法摄之耳。”问而信，病亦皆已。其谲幻类若此。

历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来山中，时时召入禁内。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诋毁，议者浅其好习，然发卫高，卒叵之测。睿宗立，或言阴有助力。无天中，拜鸿庐卿，员外置，封越国公，舍景龙观，追赠其父歙州刺史，宠映当世。开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业丙子，死庚子，盖百七岁云。玄宗下诏褒悼，赠越州都督。

明崇俨，洛州偃师人，梁国子祭酒山宾五世孙。少随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尽传其术。乾封初，应岳牧举，调黄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见，甚悦，擢冀王府文学。试为窟室，使宫人奏乐其中，召崇俨问：“何祥邪？为我止之。”崇俨书桃木为二符，剚室上，乐即止，曰：“向见怪龙，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四月，帝忆瓜，崇俨索百钱，须臾以瓜献，曰：“得之缑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问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钱。”

累迁正谏大夫。帝令入阁供奉，每谒见，陈时政，多托鬼神为言。至为武后作厌胜事，又言章怀太子不德。仪凤四年，为盗所刺於东都，好事者为言：“崇俨役鬼劳苦，为鬼所杀。”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杀之，故赠侍中，谥曰庄，擢子珪为秘书郎。命御史中丞崔谧等杂治，诬服者甚众。及太子废，死状乃明。

尚献甫，卫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见，由道士擢太史令，辞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长。”后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以献甫为令，不隶秘书省。数问灾异，又於上阳宫集术家撰《方域》等篇。长安二年，

荧惑犯五诸侯，献甫自陈：“五诸侯，太史位；臣命纳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为卿厌之。”迁水衡都尉，谓曰：“水生金，卿无忧。”至秋卒，后嗟异，复以浑仪监为太史局云。

严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与河东裴玄证、陇西李贞蔡静皆通儒术，该晓图识。善思传延业，褚遂良、上官仪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举销声幽薮科及第，调襄阳尉。居亲丧，庐墓，因隐居十年。武后时擢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数言天下事。方酷吏构大狱，以善思为详审使，平活八百馀人，原千馀姓。长寿中，按囚司刑寺，罢疑不实者百人。来俊臣等疾之，诬以罪，适交趾，五岁得还。是时李淳风死，候家皆不效，乃诏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后问其占，对曰：“大臣当之。”是年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犯天关，善思曰：“法当乱臣伏罪，而有下谋上之象。”岁馀，张柬之等起兵诛二张。迁给事中。

后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启乾陵，是以卑动尊，术家所忌。且玄关石门，冶金锢隙，非攻鉴不能开，神道幽静，多所惊黩。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时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营乾陵，国有大难，易姓建国二十馀年，今又营之，难且复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岂足循据？汉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葬。汉积祀四百，魏、晋祚率不长，亦其验也。今若更择吉地，附近乾陵，取从葬之义。使神有知，无所不通；若其无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气，上为列星。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愿割私爱，使社稷长久。”中宗不纳。

神龙中，武后丧公除，太常请大习乐，供郊庙，诏未许。善思奏曰：“乐者气化，所以感天地、调五行。汉、魏丧礼，以日易月，盖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阴也；乐，阳也。乐崩阳伏，礼废阴愆，故变以适时，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请如太常奏。”帝从之。迁礼部侍郎。表皇后擅政，为社稷忧，求汝州刺史。尝语姚崇曰：“韦氏祸且涂地，相王所居有华盖紫气，必位九五，公善护之。”及睿宗立，崇以语闻，召拜右散骑常侍。

初，谯王重福徙均州，过汝，善思为刺史。及谋反，伪除礼部尚书。重福败，坐关通论死，吏部尚书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给事中韩思复固请，乃流静州。始，善思为御史，中书舍人刘允济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讼其冤，得免。户部尚书王本立见之，曰：“祁奚之救

叔向，严公有之。”后见允济，语未尝及之。思复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时称长者之报。后遇赦还。开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为凤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许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问所从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恳丐其鞭。若不可，则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语，使者异之，曰：“去鞭，吾无以进马，可折道傍〓代之。”乃往折〓，见亡奴伏其下，获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钱五百伺於道，见进鹞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与之，忽飞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众以为神。

时有浮屠泓者，黄州人。与天官侍郎张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应入三品，诣有司言状。泓忽曰：“君无烦求三品也。”敬之大惊，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讷之疾殆，泓曰：“公弟当位三品，不足忧也。”已而愈。尝为燕国公张说市宅，戒曰：“无穿东北，王隅也！”它日见说曰：“宅气索然，云何？”与说共视，土隅有三坎丈馀，泓惊曰：“公富贵一世而已，诸子将不终。”说惧，将平之，泓曰：“客上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痏补它肉，无益也。”说子皆污贼死斥云。

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世传数百岁人。武后时，遣使召之，即死，后人复见居恒州山中。

开元二十一年，刺史韦济以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见晤辄气绝仆，久乃苏。晤不敢逼，驰白状。帝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邀礼，乃至东都，舍集贤院，肩舆入宫。帝亲问治道神仙事，语秘不传。果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数御美酒。尝云：“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其貌实年六七十。时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寿。师夜光者，善视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视之，不见果所住。

帝谓高力士曰：“吾闻饮堇无苦者，奇士也。”时天寒，因取以饮果，三进，颓然曰：“非佳酒也。”乃寝。顷视齿燋缩，顾左右取铁如意击堕之，藏带中，更出药傅其断，良久，齿已生，粲然骈絜。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有诏图形集贤院，恳辞还山，诏可。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赐帛三百匹，给

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或言尸解。帝为立栖霞观其所。

夜光者，蓟州人，少为浮屠。至长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见温泉，帝奇其辩，赐冠带，授四门博士，赐绯衣、银鱼、金缯千数，得侍左右如幸臣。

和璞喜黄老，作《颍阳书》，世传之。

天宝中，有孙甑生者，以技闻，能使石自斗，草为人骑驰走。杨贵妃喜观之，数召入宫中。

又有罗思远，能自隐。帝学，不肯尽其术，试自隐，常馀衣带，及思远共试，则验。厚锡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压杀之。数日，有中使者自蜀还，逢思远驾而西，笑曰："上为戏何虐也！"

姜抚，宋州人。自言通仟人不死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太常卿韦縚祭名山，因访隐民，还白抚已数百岁。召至东都，舍集贤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发还鬓，则长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终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赐中朝老臣。因诏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觞上千万岁寿，帝悦，御花萼栖宴群臣，出藤百奁，遍赐之。擢抚银青光禄大夫，号冲和先生。抚又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作汤饼赐大臣。右骁卫将军甘守诚能铭药石，曰："常春者，千岁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民间以酒渍藤，饮者多暴死。"乃止。抚内惭悸，请求药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於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兵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坦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时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硃泚反，帝蒙难奉天，赖以济。

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弟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硃泚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

是时藩镇擅地无宁时，道茂曰：“年号元和，寇盗翦灭矣。”至宪宗乃验。道茂居有二伯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则土衰，土衰则人病。”乃以铁数十钧埋其下，复曰：“后有发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温造居之，发藏铁而造死。杜佑与杨炎善。卢杞疾之，佑惧，以问道茂，答曰：“君岁中补外，则福寿叵涯矣。”俄拜饶州刺史，后终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纸曰：“厄三月二日就飨，国与家吉而身危。”会中和日，泌虽笃，强入。德宗见泌不能步，诏归第，卒。是日北军谋乱，仗士禽斩之。李鹏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镇，子孙百世。”鹏卒，后石至宰相，福历七镇，诸孙通显云。

列传第一百三十列女

李德武妻裴淑英杨庆妻王房玄龄妻卢独孤师仁姆王兰英杨三安妻李樊会仁母敬卫孝女无忌郑义宗妻卢刘寂妻夏侯碎金於敏直妻张楚王灵龟妃上官杨绍宗妻王贾孝女李氏妻王阿足攀彦琛妻魏李母汴女李崔绘妻卢贤贞节妇李符凤妻玉英高叡妻秦王琳妻韦卢惟清妻徐饶娥窦伯女仲女卢甫妻李邹待征妻薄金节妇高愍女杨烈妇贾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李湍妻董昌龄丹杨王孝女和子段居贞妻谢杨含妻萧韦雍妻萧衡方厚妻程郑孝女李廷节妻崔殷保晦妻封绚窦烈妇李拯妻卢山阳女赵周迪妻硃延寿妻王

女子之行，於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中古以前，书所载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后彤史职废，妇训、姆则不及於家，故贤女可纪者千载间寥寥相望。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它族，於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媾，岁时塑望裴致礼惟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氽硃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杨庆妻王者，世充足之女。庆以河间王子为郇王，守荥阳，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阳，庆谋与王归唐，谢曰："郑以我奉箕帚者，缀公之心，今负恩背义，自为身谋，可若何？至长安，则公家婢耳，愿送我还东都。"庆不听，王谓左右曰："唐胜则郑灭，郑安则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饮药死。庆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龄妻卢，失其世。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人帐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它。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

王兰英者，独狐师仁之姆。师仁父武都谋归唐，王世充杀之。师仁始三岁，免死禁锢，兰英请髡钳得保养，许之。时丧乱，饿死者藉藉，

游丐道路以食师仁，身啖土饮水。后诈为采新，窃师仁归京师。高祖嘉其义，诏封兰英永寿乡君。

杨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窭，画田夜纺，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丧，远近嗟涕。太宗闻而异之，赐帛三百段，遣州县存问，免其徭役。

樊会仁母敬，蒲州河东人，字象子。笄而生会仁。夫死，事舅姑祥顺。家以其少，俗嫁之，潜约婚於里人，至期，阳为母病，使归视。敬至，知见绍，乃外为不知者，私谓会仁曰："吾孀处不死者，以母老儿幼，今舅将夺吾志，汝云何？"会仁泣，敬曰："儿毋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罢。会仁未冠卒，时敬母又终，既葬，谓所亲曰："母死子亡，何生为！"不食数日死，闻者怜之。

卫孝女，绛州夏人，字无忌。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甫六岁，无兄弟，母改嫁。逮长，志报父仇。会从父大延客，长则在坐，无忌抵以甓，杀之。诣吏称父冤已报，请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闻，太宗免其罪，给驿徙雍州，赐田宅。州县以礼嫁之。

郑义宗妻卢者，范阳士族也。涉书史，事舅姑恭顺。夜有盗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窜，惟姑不能去，卢冒刃立姑侧，为贼捽捶几死。贼去，人问何为不惧，答曰："人所以异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今怜里急难尚相赴，况姑可委弃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独生。"姑曰："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吾乃今见妇之心。"

刘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丞，丧明。时刘已生二女矣，求与刘绝，归侍父疾。又事后母以孝称。五年父亡，毁不胜丧，被发徙跣，身负土作冢，庐其左，寒不绵、日一食者三年。诏赐物二十段、粟十石，表异门闾。后其女居母丧，亦如母行，官又赐粟帛，表其门。

於敏直妻张者，皖城公俭女也。生三岁，每父母病，已能昼夜省侍，颜色如成人。及长，愈恭顺仁孝。俭病笃，闻之，号泣几绝。俭死，一恸遂卒。高宗懿其行，赐物百段，以状属史官。

楚王灵龟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灵龟出继哀王后，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谨甚，凡珍美，非经献不先尝。灵龟卒，将葬，前妃无近族，议者欲不举，妃曰："逝者有知，魂可无托乎？"乃备礼合葬。闻者

嘉叹。丧除，兄弟共谕：“妃少，又无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义，妇人以节，我未能殉沟壑，尚可御妆泽、祭他胙乎？”将自劓耳，众遂不敢强。

杨绍宗妻王，华州华阴人。在褓而母亡，继母鞠爱。父征辽殁，继母又卒，王年十五，乃举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庐墓左。永徽中，诏：“杨氏妇在隋时，父殁辽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茔隧，亲服板筑，哀感行路。”因赐物段并粟，以阙表门。

贾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为族人玄基所杀。孝女弟强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躲抚育之。强仁能自树立，教伺玄基杀之，取其心告父墓。强仁诣县言状，有司论死。孝女诣阙请代弟死，高宗闵叹，诏并免之，内徙洛阳。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无兄弟。归李氏数岁，夫死无子，以嫠姊高年无供养，乃不忍嫁。画耕夜织，能办生事，馀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礼。乡人服其义，争遣女妻往师其风训。寿终於家。

樊彦琛妻魏者，扬州人。彦琛病，魏曰：“公病且笃，不忍公独死。”彦琛曰：“死生，常道也。幸养诸孤使成立，相从而死，非吾取也。”彦琛卒，值徐敬业难，陷兵中。闻其知音，令鼓筝，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弦，祸由我发。”引刀斩其指。军伍欲强妻之，固拒不从，乃妨拟颈曰：“从我者不死。”魏厉声曰：“狗盗，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见害，闻者伤之。

李畲母者，失其氏。有渊识。畲为监察御史，得禀米，量之三斛而赢，问於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敕归馀米，偿其庸，因切责畲。畲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

汴女李者，年八岁父亡，殡於堂十年，朝夕临。及笄，母欲嫁之。断发，丐终养。居母丧，哀号过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馀人。庐於墓，蓬头，跣而负土，以完园茔，莳松数百。武后时，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诏树阙门闾。

崔绘妻卢者，鸾台侍郎献之女。献有美名。绘丧，卢年少，家欲嫁之，卢称疾不许。女兄适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显重，表求继室，诏许，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归币三百舆，卢不可，曰：“吾岂再辱

於人乎？宁没身为婢。”是夕，出自窦，粪秽〓面，还崔舍，断发自誓。思冲以闻，武后不夺也，诏为浮屠庀以终。

坚贞节妇李者，年十七，嫁为郑廉妻。未逾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梦男子求为妻，初不许，后数数梦之。李自疑容貌未衰丑所召也，即截发，麻衣，不薰饰，垢面尘肤，自是不复梦。刺史白大威钦其操，号坚贞节妇，表旌门阙，名所居曰节妇里。

符凤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於舟，骂曰：“受贼辱，不如死！”自沉於海。

高叡妻秦。叡为赵州刺史，为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药不死，至默啜所，示以窦带异袍，曰：“降我，赐尔官；不降，且死。”叡视秦，秦曰：“君受天子恩，当以死报，贼一品官安足荣？”自是皆瞑目不语。默啜知不可屈，乃杀之。

王琳妻韦者，士族也。琳为眉州司功参军，俗僭侈盛饰，韦不知有簪珥。训二子坚、冰有法，后皆名闻。琳卒时，韦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韦固拒，至不听音乐，处一室，或终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训》行於世。

卢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陈留。惟清仕历校书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贬播川尉。徐还乡里，粝食，斥铅膏，采絺不御。会大赦，徐间关迎惟清，至荆州，闻惟清死，二髯奴将劫徐归下江，徐知之，数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赀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茧流血，得惟清户，以丧还，阅岁至洛阳。既葬，以无子，终服还陈留。汴州刺史齐瀚高其节，颂而诗之。

饶娥字琼真，饶州乐平人。生小家，勤织纴，颇自修整。父勣，渔於江，遇风涛，舟覆，尸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电，水虫多死，父尸浮出，乡人异之，归赈具礼，葬父及娥鄱水之阴。县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郑淑则表旌其闾，河东柳宗元为立碑云。

窦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贼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贼迹而得之，将逼以私。行临大谷，伯曰：“我岂受污於贼！”乃自投

下，贼大骇。俄而仲亦跃而坠。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诏旌门闾，免其家徭役，官为庀葬。

卢甫妻李，秦州成纪人。父澜，永泰初为蕲令。梁、宋兵兴，澜谕降剧贼数千人。刺史曹升袭贼，败之。贼疑澜卖己，执澜及其弟渤，兄弟争相代死，李见父被殷，亦请代父，遂皆遇害。

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贼中，欲污之，骂曰："吾，衣冠子，岂爱生受污邪！"贼临以兵，骂不止，乃支解焉。

宣慰使李季卿闻状，诏赠李者昌县君、裴河东县君，澜、渤并赠官。

邹待征妻薄者，从侍征官江阴。袁晁乱，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征曰："我义不辱。"即死於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

金节妇者，安南贼帅陶齐亮之母也。常以忠义诲齐亮，顽不受，遂绝之。自田而食，纺而衣，州里矜法焉。大历初，诏赐两丁侍养，本道使四时存问终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李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守濮阳。建中二年，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纳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绵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在所，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诔。

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累功授颍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

杨烈妇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谋袭陈州。侃为项城令，希烈分兵数千略定诸县，侃以城小贼锐，欲逃去，妇曰："寇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君而逃，尚谁守？"侃曰："兵少财乏，若何？"妇曰："县不守，则地贼地也，仓廪府库皆其积也，百姓皆其战士也於国家何有？请重赏募死士，尚可济。"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诚若主也，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存焉，宜相与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贼乎？"众泣，许诺。乃徇曰："以瓦石击贼者，赏千钱；以刀矢杀贼者，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以乘城，妇身自衅以享众。报贼曰："项城

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宜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大笑。侃中流矢，还家，妇责曰：“君不在，人谁肯固？死於外，犹愈於状也。”侃遽登城。会贼将中矢死，遂引去，县卒完。诏迁侃太平令。

先是万岁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邹保英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贼，诏封诚节夫人。默啜攻飞狐，县令古玄应妻高能固守，虏引去，诏封徇忠县君。史思明之叛，卫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与歃血赴行营讨贼，滑濮节度使许叔冀表其忠，皆补果毅。虽敢决不忘於国，然不如杨烈妇慨慷知君臣大义云。

贾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贬岭南，以妻少，乃诀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无须也。”董不答，引绳束发，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贬二十年乃还，署帛宛然。及汤沐，发堕无馀。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禄山乱，被劫徙它州。闻父亡，欲间道奔丧，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号踊请开父墓以视，宗族不许。复持刀刺心，乃为开。见棺，舌去尘，发治拭之。结庐墓左，手植松柏，有异鸟至。后，母病，或不食饮，女终日未尝视匕箸，及亡，刺血书於母臂而葬，庐墓终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吴元济军，元和中，自拔归鸟重胤，妻为贼缚而脔食之，将死，犹号湍曰：“善事鸟仆射！”观者叹泣。重胤请以其事属史官，诏可。

董昌龄母杨，世居蔡。昌龄更事吴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顺成败，儿可图之。”昌龄未决，徒郾城，杨复曰：“逆贼欺天，神所不福。当逆降，无以我累。儿为忠臣，吾死不慊。”会王师逼郾城，昌龄乃降。宪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监察御史，昌龄谢曰：“母之训也，臣何能！”帝嗟叹。元济囚杨，欲杀者屡矣。蔡平而母在，陈许节度李逊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泾州，叶蕃寇边，并战死。和子年十七，单身被发徒跣蓑裳抵泾屯，日丐贷，护二丧还，葬於乡，植松柏，翦发坏容，庐墓所。节度使王智兴白状，诏旌其门。

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贞本历阳侠少年，重气决，

娶岁馀，与谢父同贾江湖上，并为盗所杀。小娥赴江流，伤脑折足，人救以免。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曰："杀若父者必申兰，若天必申春，试以是求之。"小娥泣谢。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馀，得兰於江州，春於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佣兰家，日以护信自效，兰〓倚之，虽包苴无不委。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出入二箕，伺其便。它日兰尽集群偷酾酒，兰与春醉，卧庐。小娥闭户，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赃千万，其党数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状。刺史张锡嘉其烈，白观察使，使不为请。还豫章，人争聘之，不许。祝发事浮屠道，垢衣粝饭终身。

杨含妻萧，父历，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谓皆韶淑，毁貌，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莳松柏，朝夕临，有驯鸟、缟兔、菌芝之祥。长老等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蓑，人高其行。或请昏，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罢归，聘之，且请如素。萧以亲未葬，许其载，辞其采。已葬，乃释服而归杨云。

韦雍妻萧。张弘靖镇幽州也，表雍在幕府。硃克融乱，雍被劫。萧闻难，与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临刃，萧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雍。萧意象晏然，观者哀叹。是夕死。大和中，杨志诚表其烈，诏赠兰陵县君。

雍字和叔，擢进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为邕州录事参军。招讨使董昌龄治无状，方厚数争事，昌龄怒，将执付吏，辞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龄知之，使阖棺甚牢。方厚闭久，以爪攫棺，爪尽乃绝。程惧并死，不敢哭。昌龄恬不疑，厚遣其丧。程徒行至阙下，叩右银台门，自刖陈冤，下御史鞫治有实，昌龄乃得罪。文宗诏封程武昌县君，赐一子九品正官员。

郑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为官兵，战死庆州。时母已亡，又无兄弟，女时年二十四，即翦发毁服，身护丧还乡里，与母合葬。庐墓下，手树松柏成林。初，许适牙兵李玄庆，至是，谢不嫁。大中中，兖州节度使萧俶状於朝，有诏旌表其闾。

李廷节妻崔。乾符中，廷节为郏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节被执。贼见崔妹美，将妻之，诟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柰何受贼污？”贼怒，刳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说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

窦烈妇者，河南人，朝邑令华某妻。初，同州军乱，逐节度使李瑭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盗入，捽令首，欲杀之，窦泣蔽捍，苦持贼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脱走不死，贼亦去。京兆闻之，归酒帛医药，几死而愈。

李拯妻卢者，美姿，能属文。拯字昌时，咸通末擢进士，迁累考功郎中。黄巢乱，避地平阳，僖宗召为翰林学士。帝出宝鸡，陷於嗣襄王煴。煴败，拯死，卢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从，胁以刃，断一臂死。

山阳女赵者，父盗盐，当论死，女诣官诉曰：“迫饥而盗，救死尔，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则请俱死。”有司义之，许减父死。女曰：“身今为官所赐，愿毁服依浮屠法以报。”节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鐸乱，人相掠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绐，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枅矣。迪里馀体归葬之。

硃延寿妻王者，当杨行密时，延寿事行密为寿州刺史，恶行密不臣，与宁国节度使田頵谋绝之以归唐。事泄，行密以计召延寿，欲与扬州，延寿信之。将行，王曰：“今若得扬州，成宿志，具兴衰在时，非系家也，然愿日一介为验。”许之。及为行密所杀，介不至，王曰：“事败矣。”即部家仆，授兵器。方阖扉而捕骑至，遂出私帑施民，发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为仇人辱！”赴火死。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外戚

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故太宗检贵幸，裁赏赐，贞观时　，内里无败家。高、中二宗，柄移艳私，产乱朝廷，武、韦诸族，耄婴颈血，一日同污铁刃。玄宗初年，法行近亲，里表修敕。天宝夺明，委政妃宗，阶召反虏，遂丧天下。杨氏之诛，噍类不遗，盖数十年之宠，不赏一日之惨，甲第厚赀，无救同坎之悲，宁不哀哉！代、德而降，阉尹参嬖，后宫虽多，无赫赫显门，亦无刀锯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祸酷，取名少者蒙责轻，理所固然。若乃长孙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识，吴溆之忠，弗缘内宠者，自见别传。

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仕隋为涿郡太守。怀恩之幼，隋文帝献皇后以侄养宫中。逮长，稍学记书，而居财不訾，喜交豪猾博徒。为雩令，以疾免。

高祖平京师，拜长安令，颇严明，如职而办。帝受禅，擢工部尚书。初，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不克，帝遣怀恩代将。性贪，寡算略，数战无功，士丧沮，诏书切责，而怀恩稍怨望。帝尝与戏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当尔邪？"怀恩内喜，以为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独女子富贵也？"因谋乱。是时，虞乡南山多宿盗，而刘武周使宋金刚略浍州，帝发关中军属秦王，屯柏壁。由是怀恩与麾下元君宝、解令荣静谋引王行本军与武周连和，割河东以啖之，引群贼取永丰仓，绝秦王饷道，长驱三辅。会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画已定，而夏人吕崇茂杀县令应武周。帝敕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击夏，为金刚所掩，诸将皆没于贼。君宝与开府刘让私侮怀恩曰："不早举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谋浸露。

及秦王败武周于美良川，怀恩逃归，帝命率师攻蒲州。君宝闻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俭知状。会武周还刘让求罢兵，因白发怀恩等奸。于时行本举蒲州降，怀恩勒兵入城，帝方济河而让至，具得反状。帝召之，怀恩不知也，单舟以来，即缚之，穷索党与，缢死于狱，以首徇华阴市，籍入其家。

武士彠字信，世殖赀，喜交结。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后留守太原，引为行军司铠参军。募兵既集，以刘弘基、长孙顺德统之。王威、高君雅私谓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罪当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系之。"士卬皞曰："此皆唐公客，若尔，必大有嫌。"故

威等疑不发。会司兵参军田德平欲劝威劾募人状，士馗胁谓曰：“讨捕兵悉隶唐公，威、君雅无与，徒寄坐耳，何能为？”德平亦止。兵起，士卬皞不与谋也。以大将军府铠曹参军从平京师，为光禄大夫、义原郡公。自言尝梦帝骑而上天，帝笑曰：“尔故王威党也，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历利、荆二州都督。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仲女为皇后，故崇赠并州都督、司徒、周国公。咸亨中，加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庙廷，列功臣上。后监朝，尊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属，追王五世。后革命，更于东都立武氏七庙，追册为帝，诸妣皆随帝号曰皇后。先天中，有诏削士卬皞伪号，仍为太原王，庙遂废。

始，士馗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元女妻贺兰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显。士卬皞卒后，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后立，封杨代国夫人，进为荣国，后姊韩国夫人。于时元庆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监，兄子惟良卫尉少卿。杨讽后上疏出元庆等于外，以示退让。由是元庆斥龙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庆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时，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怀运与岳牧集泰山下，于是韩国有女在宫中，帝尤爱幸。后欲并杀之，即导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贺兰食之，暴死。后归罪惟良等，诛之，讽有司改姓“蝮氏”，绝属籍。元爽缘坐死，家属投岭外。

后取贺兰敏之为士馗后，赐氏武，袭封，擢累左侍极、兰台太史令，与名儒李嗣真等参与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于荣国，挟所爱，佻横多过失；荣国卒，后出珍币建佛庐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卫少卿杨思俭女选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闻其美，强私焉；杨丧未毕，褫衰粗，奏音乐；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后叠数怒，至此暴其恶，流雷州，表复故姓，道中自经死。乃还元爽之子承嗣奉士皞后，宗属悉原。

士馗兄士梭、士逸。

士棱，字彦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农少卿，宣城县公，常主苑囿农稼事。卒，赠潭州都督，陪葬献陵。

士逸，字逖，有战功，为齐王府户曹参军，六安县公。从王守太原，为刘武周所执，尝遣间人陈破贼计。贼平，擢授益州行台左丞，数言当世得失，高祖嘉纳之。终韶州刺史。

承嗣既还，擢尚辇奉御，袭周国公，迁秘书监、礼部尚书。俄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几辞位。垂拱初，以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纳言，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性暴轻忍祸，闻左司郎中乔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夺取之，知之作《绿珠篇》以讽，婢得诗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杀之，残其家。

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谓传国及己，武氏当有天下，即讽后革命，去唐家子孙，诛大臣不附者，倡议追王先世，立宗庙。又王元庆曰梁王，谥宪；元爽魏王，谥德；后从父士让楚王，谥僖；士逸蜀王，谥节。又赠兄子承业陈王。而承嗣为魏王，元庆子三思为梁王，士让之孙攸宁为建昌王、攸归九江王、攸望会稽王，士逸孙懿宗河内王、嗣宗临川王、仁范河间王，仁范子载德颍川王，士棱孙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绪安平王、从子攸止恒安王、重规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阳王、延秀淮阳王，三思子崇训高阳王、崇烈新安王，承业子延晖嗣陈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实封千户，监脩国史。密谕后党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州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后问岑长倩、格辅元，皆执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请责谕嘉福等，不罪也。怨长倩等，皆以罪诛。以特进罢。未几，复同凤阁鸾台三品。承嗣为左相，而攸宁为纳言，故皆罢。又与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复拜特进。后决意还太子矣。久之，迁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愤死，赠太尉、并州牧，谥曰宣。

延基袭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继魏王。长安初，与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语张易之兄弟事，后忿争，语闻，后怒，令自杀，以延义代王。

中宗复位，侍中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与君臣白奏："事不两大，武家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断，又素畏太后，且欲悦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功，以折晖等，才降封一级：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寿春，懿宗为耿国公，攸宁江国，攸望叶国，嗣宗管国，攸宜息国，重规郐国，延义魏国，攸绪巢国，崇训酆国，延禄为咸安郡公。直臣宋务光、苏安恒上书言："武诸王飨封，不厌人心。"帝不悟。

载德终湖州刺史，谥武烈。攸归历司属少卿，至齐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期，不尝五辛，语辄流涕。攸止绛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时，不及削封。

攸宜历同州刺史，万岁通天初，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讨契丹，后亲饯白马寺，师无功还，拜左羽林大将军。景龙时，迁右羽林，卒。总

禁兵前后十年。嗣宗终司卫卿。

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未至，役人营缮，后怒，贬庐州刺史。自是著令：诸王为州，不得擅营治。突厥之叛，以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与沙吒忠义、张仁亶引众三十万讨之。左羽林大将军阎敬容为西道后军，兵十五万后援。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终卫尉卿。

延秀母本带方人，坐其家没入奚官，以姝惠，赐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荐女和亲，后令延秀纳之，诏右豹韬大将军阎知微、右武卫郎将杨鸾庄赍金币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潜约默啜执延秀进寇妫、檀，故延秀不得归。神龙初，默啜请和，因延秀送款，还，封柏国公，左卫中郎将。宗兄崇训尚安乐公主，数与宴昵，颇通突厥语。仿虏讴舞，姿度闲冶，主爱悦。会崇训死，遂私侍主，后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卫将军，封恒国公。三思死，韦后复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仓曹参军何凤说曰："今天下系心武家，庶几再兴。且谶曰'黑衣神孙被天裳'，神孙非公尚谁哉？"因劝服皁衣惑众。韦后败，尚与主居禁中，同斩肃章门。攸望以太府卿贬死春州。诸武属坐延秀诛徙者略尽，独载德子平一以文章显，与攸绪常避盛满，故免，自有传。

攸宁，天授中擢累纳言。逾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罢，俄还纳言。久乃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罢政事，间一年，攸宁、三思复当国，置句使，苛取民赀产，毁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筑大库百馀舍聚所得财，一昔火，不遗一钱。以冬官尚书罢。神龙初，终岐州刺史，赠尚书右仆射。

三思当太后时，累进夏官、春官尚书，监脩国史，爵为王。契丹陷营州，以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还，同凤阁鸾台三品，逾月去位。又检校内史，罢为太子少保，迁宾客，仍监国史。

三思性倾谀，善迎谐主意，钩探隐微，故后颇信任，数幸其第，赏予尤渥。薛、二张方烝蛊，三思痛屈节，为怀义御马，倡言昌宗为王子晋后身，引公卿歌咏淫污，靦然媚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厌居宫中，三思欲因此市权，诱胁群不肖，即建营三阳宫于嵩山、兴泰宫于万寿山，请太后岁临幸，己与二张扈侍驰骋，窃威福自私云。工役钜万万，百姓愁叹。

崇训之尚主也，三思方辅政，中宗居东宫，欲宠耀其下，乃令具亲迎礼。宰相李峤、苏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问诸有名士，造作文辞，慢

泄相矜，无复礼法。中宗复位，擢崇训驸马都尉、太常卿，兼左卫将军。三思进位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户五百。固辞，进开府仪同三司。会降封，裁减实户。俄以太后遗诏还所减，而封崇训镐国公。

初，桓彦范等已诛二张，薛季昶、刘幽求劝并诛三思等，不从。翌日，三思因韦后潜入宫中，反易国政，数日而彦范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还。诏群臣复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则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圣之美不可废。"帝韪其言，遂更名五县曰乾封、合宫、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祷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请复崇恩庙，昊、顺二陵，皆置令丞。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补阙张景源建言："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所下制书皆除之。"于是天下名祠改唐兴、龙兴云。补阙权若讷又言："制诏如贞观故事。且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沿袭当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时，起球场苑中，诏文武三品分朋为都，帝与皇后临观。崇训与驸马都尉杨慎交注膏筑场，以利其泽，用功不訾，人苦之。

三思既私韦后，又与上官昭容乱，内忌节愍太子，即与主谋废之。太子惧，故发羽林兵围三思第，并崇训斩之，杀其党十馀人。

时疾三思奸乱窃国，比司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尝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与宗楚客兄弟、纪处讷、崔湜、甘元柬相驱煽，王同皎、周憬、张仲之等不胜愤，谋杀之，为冉祖雍、宋之悉、李悛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贞就杀之，故祖雍与御史姚绍之等五人，号"三思五狗"。司农少卿赵履温、中书舍人郑愔、长安令马构、司勋郎中崔日用、监察御史李忄曳托其权，熏炙内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语曰："崔、冉、郑，乱时政。"以爵赏自相崇树，凡构大狱，污点善良，破坏其宗，天下为荡然。始韦月将、高轸上疏，极言三思过恶，有司杀月将，逐轸恶地。黄门侍郎宋璟执奏，俄见斥。其权大抵如此。

既死，帝为举哀，废朝五日，赠太尉，复封梁王，谥曰宣。追封崇训鲁王，谥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节，斫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农卿爵为郡王，历怀、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孙万荣败王孝杰兵，诏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讨之，而娄师德、沙吒忠义并为总管，兵凡二十万，次赵州。懿宗闻贼且至，惧不知所出，欲弃军走，或劝曰："贼虽众，无辎载，以钞剽为命，若按兵老之，击其归，可成大

功。”懿宗不暇计，退保相州，贼遂进屠赵州。后万荣死，懿宗复与娄师德抚循河北，人有自贼中归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胆，乃杀之，血沫前，而举动自如。始万荣入寇也，别帅何阿小陷冀州，杀人无馀种，以懿宗暴忍似之，故号称“两何”，相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初，懿宗天授间受诏讯大狱，诛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内刑堑中，无有脱者。其险酷虽周、来等不能继也。神龙初，迁太子詹事，终怀州刺史。

攸暨自右卫中郎将尚太平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右卫大将军。天授中，自千乘郡王进封定王，实封户六百。迁麟台监司祀卿。长安中，降王寿春，加特进。中宗时，拜司徒，复王定，加户千，固辞，进开府仪同三司。延秀之诛，降楚国公。攸暨沈谨和厚，于时无忤，专自奉养而已。景龙中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还定王，谥曰忠简。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韦温者，中宗废后庶人从父兄也。后父玄贞，历普州参军事，以女为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庐陵，玄贞流死钦州，妻崔为蛮首宁承所杀，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还京师。帝复政，是日诏赠玄贞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俨鲁国公、特进、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贞丧，诏广州都督周仁轨讨宁承，斩其首祭崔柩，官仁轨左羽林大将军，汝南郡公。柩至，帝与后登长乐宫望而哭，赠酆王，谥文献，号庙曰褒德，陵曰荣先，置令丞，给百户扫除。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卫尉卿、淮阳郡，泚太仆卿、上蔡郡，并葬京师。

温初试吏，坐赃斥。神龙初，擢宗正卿，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湑，自洛州户曹参军事连拜左羽林大将军，曹国公。后大妹嫁陆颂，进国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从弟濯尚定安公主，并拜驸马都尉，捷为右羽林将军。景龙三年，温以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扬州大都督。温既见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权，引用友党不相一，公卿虽畏伏，然温无能，不如诸武凶而炽也。

湑初兼脩文馆大学士，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

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质按之。濯驰救，令质不从，毁于帝。帝

召令质至，左右为恐，令质从容曰：“濯于贼非亲，但以货为请，濯虽势重，不如守陛下法，死无恨。”帝释不责。

帝崩，后专政，畏有变，敕温尽总内外兵，守省中；又以从子播、捷从弟璿、高嵩分领左右羽林军。温与宗楚客、武延秀等说后托图谶，韦氏当受命，谋杀少帝，内惮相王、太平公主属尊，欲先除之，然后发其谋。而玄宗兵夜起，将军葛福顺攻玄武门，入羽林，斩播、璿、高、嵩，枭首以徇，军中相率而应，无敢后。后死，迟旦斩温，分捕诸韦子弟，无少长皆斩。

周仁轨者，京兆万年人，后母族也。方为并州长史，残酷嗜杀戮。异日，见堂下有断臂，恶之，送于野，数昔往视，故在。是月，韦后败，使者诛仁轨，刑人举刀，仁轨承以臂，墮地乃悟。

睿宗夷玄贞、洵坟墓，民盗取宝玉略尽。天宝九载，复诏发掘，长安尉薛荣先往视，冢铭载葬日月，与发冢日月正同，而陵与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鸣鹤，玄宗废后父也。景龙中，以将帅举，授甘泉府果毅，迁左卫中郎将。帝即位，以后故，擢将作大匠，进累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食户三百。仁皎避职不事，委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赀货而已。卒年六十九，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昭宣。官为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过丧。诏张说文其碑，帝为题石。

子守一，与后孪生，帝微时与雅旧，后诏尚清阳公主。从讨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迁殿中少监、晋国公，累进太子少保，袭父爵，被遇良渥。后废，贬柳州别驾，至蓝田，赐死。守一沓墨无顾藉，财蓄巨万，皆籍入于官。

杨国忠，太真妃之从祖兄，张易之之出也。嗜饮博，数丐贷于人，无行检，不为姻族齿。年三十从蜀军，以屯优当迁，节度使张宥恶其人，笞屈之，然卒以优为新都尉。罢去，益困，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从父玄琰死蜀州，国忠护视其家，因与妹通，所谓虢国夫人者。裒其赀，至成都摴蒱，一日费辄尽，乃亡去。久之，调扶风尉，不得志。复入蜀，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平，闻杨氏新有宠，思有以结纳之为奥助，使仲通之长安，仲通辞，以国忠见，干貌颀峻，口辩给，兼琼喜，表为推官，使部春贡长安。将行，告曰：“郫有一日粮，君至，可取之也。”国忠至，乃得蜀货百万，即大喜。至京师，见群女弟，致赠遗。于时虢国新寡，国忠多分赂，宣淫不止。诸杨日为兼琼誉，而

言国忠善撝蒲，玄宗引见，擢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兼琼入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国忠稍入供奉，常后出，专主薄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累迁监察御史。

李林甫兴韦坚等狱，欲危太子，狱事畏却，以国忠怙宠，搏鸷可用，倚之使按劾。国忠乃惨文峭诋，逮系连年，诬蔑被诛者百馀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阴为指向，故国忠乘以为奸，肆意无所惮。虢国居中用事，帝所好恶，国忠必探知其微，帝以为能，擢兼度支员外郎。迁不淹年，领十五馀使，林甫始恶之。

天宝七载，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会三妹封国夫人，兄铦擢鸿胪卿，与国忠皆列棨戟，而第舍华僭，弥跨都邑。时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国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馀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诏百官观库物，积如丘山，赐群臣各有差，锡国忠紫衣、金鱼，知太府卿事。

初，杨慎矜引王鉷为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挟国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诛。由是权倾中外。吉温为国忠谋夺林甫政，国忠即诬奏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结怨。鉷宠方渥，位势在国忠右，国忠忌之，因邢縡事，构鉷诛死，己代为京兆尹，悉领其使。即穷劾支党，引林甫交私状，牵连左逮，数以闻，帝始厌林甫，疏薄之。

先此，南诏质子閤罗凤亡去，帝欲讨之，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之。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帝再幸左藏库，班赍百官。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通训门。"门直库西，有诏改为凤皇门，进仲犀殿中侍御史，属吏率以"凤凰优"得调。俄拜国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为京兆尹，己兼领吏部。

国忠耻云南无功，知为林甫掎摭，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请己到屯，外示忧边，以合上旨，实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辞，泣诉为林甫中伤者，妃又为言，故帝益亲之，豫计召日。然国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华清宫，驿追国忠还。林甫病已困，入见床下，林甫曰："死

矣，公且入相，以后事属公！”国忠惧其诈，不敢当，流汗被颜。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监脩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而节度、采访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国忠已得柄，则穷擿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为功，封魏国公，固让魏，徙封卫。

国忠既以宰相领选，始建罢长名，于铨日即定留放。故事，岁揭版南院为选式，选者自通，一辞不如式，辄不得调，故有十年不官者。国忠创押例，无贤不肖，用选深者先补官，牒文谬缺得再通，众议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尽，还本司视事，兵、吏部尚书、侍郎分案注拟。开元末，宰相员少，任益尊，不复视本司事。吏部铨，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讫。而国忠阴使吏到第，预定其员，集百官尚书省注唱，一日毕，以夸神明，骇天下耳目者。自是资格纷谬，无复纲序。虢国居宣阳坊左，国忠在其南，自台禁还，趣虢国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随以至。居同第，出骈骑，相调笑，施施若禽兽然，不以为羞，道路为耻骇。明年大选，因就第唱补，帷女兄弟观之，士之丑野蹇伛者，呼其名，辄笑于堂，声彻诸外，士大夫诟耻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国忠则召左相陈希烈隅坐，给事中在旁，既对注，曰：“已过门下矣。”希烈不敢异。侍郎韦见素、张倚与本曹郎趋走堂下，抱案牒，国忠顾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鲜于仲通等讽选者郑怠愿立碑省户下以颂德，诏仲通为颂，帝为易数字，因以黄金识其处。

帝常岁十月幸华清宫，春乃还，而诸杨汤沐馆在宫东垣，连蔓相照，帝临幸，必遍五家，赏赍不訾计，出有赐，曰“饯路”，返有劳，曰“软脚”。远近馈遗阉稚、歌儿、狗马、金贝，踵叠其门。

国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丛伙，第署一字不能尽，故吏得轻重，显赇公谒无所忌。国忠性疏悦捷给，硜硜处决枢务，自任不疑，盛气骄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属悉苛督句剥相槊。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帝雅意事边，故身调兵食，取习文簿恶吏任之，军凡须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视也。始，李林甫绐帝天下无事，请已漏出休，许之。文书填氵奏，坐家裁决。既成，敕吏持案诣左相陈希烈联署，左相不敢诘，署惟谨。至国忠时，韦见素代希烈，循以为常。它年，大雨败稼，帝忧之，国忠择善禾以进，曰：“雨不为灾。”扶风太守房琯上郡灾，国忠怒，遣御史按之。后乃无敢以水旱闻，皆前伺国忠意乃敢启。子暄举明经，不中，礼部侍郎达奚珣遣子抚往见国忠，国忠方朝，见抚喜。已而闻暄当黜，诟曰：“生子不富贵耶？

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珣大惊，即致暄高第。俄与珣同列，犹吒官不进。

国忠虽当国，常领剑南召募使，遣戍泸南，饷路险乏，举无还者。旧，勋户免行，所以宠战功。国忠令当行者先取勋家，故士无斗志。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国忠岁遣宋昱、郑昂、韦儇以御史迫促，郡县吏穷无以应，乃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乱。寻遣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馀万击閤罗凤，败死西洱河，国忠矫为捷书上闻。自再兴师，倾中国骁卒二十万，踦屦无遗，天下冤之。

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劈国忠，甚畏不利己，故谋日急。俄而禄山授尚书右仆射，帝恐国忠不悦，故册拜司空。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己，反谋遂决。国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状，讽京兆尹李岘围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杀之，贬其党吉温于合浦。禄山上书自陈，而条上国忠大罪二十，帝归过于岘，贬零陵太守，以尉禄山意。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请以禄山为平章事，追入辅政，以贾循为使，节度范阳，吕知诲节度平卢，杨光翙节度河东。”已草诏，帝使谒者辅璆琳觇禄山，未还，帝致诏坐侧。而璆琳纳金，固言不反。帝谓国忠曰：“禄山无二心，前诏焚之矣。”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帝欲自将而东，使皇太子监国，谓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国忠揣帝且禅太子，归谓女弟等曰：“太子监国，吾属诛矣。”因聚泣，入诉于贵妃，妃以死邀帝，遂寝。禄山既发范阳，叹咤曰：“国忠头来何迟？”

哥舒翰守潼关，按兵守险，国忠闻欲反己，疑之，乃从中督战，翰不得已出关，遂大败，降贼。书闻，是日帝自南内移仗未央宫。国忠见百官，鲠咽不自胜。监察御史高适请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万拒守，众以为不可。初，国忠闻难作，自以身帅剑南，豫置腹心梁、益间，为自完计。至是，帝召宰相计事，国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迟昕，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犹上朝，唯三卫骥骑立仗，尚闻刻漏声。国忠与韦见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诸王数百人护帝。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谋杀国忠，不克。进次马嵬，将士疲，乏食，玄礼惧乱，召诸将曰：“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岂非国忠所致！欲诛之以谢天下，云何？”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会吐蕃使有请于国忠，

众大呼曰："国忠与吐蕃谋反！"卫骑合，国忠突出，或射中其頞，杀之，争啖其肉且尽，枭首以徇。帝惊曰："国忠遂反耶？"时吐蕃使亦歼矣。御史大夫魏方进责众曰："何故杀宰相？"众怒，又杀之。

四子：暄、昢、晓、晞。暄位太常卿、户部侍郎，闻乱，下马蹶，弩众射之，身贯百矢，乃踣。昢尚万春公主，位鸿胪卿，陷贼见杀。晓奔汉中，为汉中王瑀搒死。晞及国忠妻裴柔同奔陈仓，为追兵所斩。柔，故蜀倡也，并坎而瘗。

其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俱走山谷，民争其赀，富埒国忠。昱恋赀产，窃入都，为乱兵所杀；馀坐诛。

国忠本名钊，以图讖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

李翛，字翛，起寒贱，由庄宪太后娅婿得进，历坊、绛二州刺史。无它才，为政粗办。性纤巧，饰厨传，结纳阉寺，求善誉。宪宗以为才，拜伺农卿，进京兆尹，专聚敛以固恩宠，数谮毁近臣，一时侧目。太后崩，诏翛为桥道置顿使，啬官费，物物裁损为可喜者。梓宫至灞桥，从官多不得食。始议更造渭城门，计钱三万，翛以为劳，不听，使凿轨道深之，柱危不支，方过丧而门坏，辒辌仅免，彻门乃得行。翛妄奏车轴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请免官。方帝用兵而翛屡有所献，得不坐，才诏夺禀，逢吉持之，乃削银青一阶。翌日，加赐黄金。帝以浙西富饶，欲掊捃遗利，以翛为观察使。被疾还京师。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贺者。

郑光，孝明皇太后弟也。会昌末，梦御大车载日月行中衢，光辉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贵。"不阏月，宣宗即位，光兴民伍，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军节度使，徙河中、凤翔，又赐鄠、云阳二县良田。大中四年，诏除其租赋，宰相言："国常赋，窭人下户不免，柰何以外戚废法？"帝悟，追格前诏。俄封其妾为夫人，光晓帝意，还诏不敢拜，帝嘉之。七年，来朝，对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赐金缯，终不复委方镇。卒，赠司徒，诏罢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让曰："礼，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齐缞期，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强。按王、公主丧不过三日，光宜少降。"诏罢二日。

子汉卿，终义昌军节度使。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宦者上

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谒者十二，典引十八 ，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宫嫔簿最；二曰宫闱，扃门阑；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丧；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五曰内府，主中藏给纳。局有令，有丞，皆宦者为之。

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硃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硃紫千馀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

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愤，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于天祐，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讵不哀哉！迹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迁，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势也。噫！枭狐不神，天与之昏，末如乱何。故取中叶以来宦人之大者稡之篇。

杨思勖，罗州石城人，本苏氏，冒所养姓。少给事内侍省，从玄宗讨内难，擢左监门卫将军，帝倚为爪牙。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举三十二州之众，外结林邑、真腊、金邻等国，据海南，众号四十万。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章乱，诏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章，斩首三万级，以功进辅国大将军，给禄俸、防阁。从封泰山，进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宾、横等州，思勖又平之，禽大海等

三千人，讨斩支党皆尽。泷州蛮陈行范自称天子，其下何游鲁号定国大将军，冯璘南越王，破州县四十。诏思勖发永、道、连三州兵，淮南弩士十万，袭斩游鲁、璘于阵。行范走盘辽诸洞，思勖悉众穷追，生缚之，坑其党六万，获马金银钜万计。卒，年八十馀。

思勖鸷忍，敢杀戮，所得俘，必剥面、皦脑、褫发皮以示人，将士惮服，莫敢视，以是能立功。内给事牛仙童纳张守珪赂，诏付思勖杀之。思勖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

楚客者，乐安人，后历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县侯。

高力士，冯盎曾孙也。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岁馀，复得入禁中，禀食司宫台。既壮，长六尺五寸，谨密，善传诏令，为宫闱丞。

玄宗在藩，力士倾心附结，已平韦氏，乃启属内坊，擢内给事。先天中，以诛萧、岑等功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帷中，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帝曰："力士当上，我寝乃安。"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自馀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硃光辉、郭全、边令诚等，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脩功德，市鸟兽，皆为之使。使还，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宠与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将军。

力士幼与母麦相失，后岭南节度使得之泷州，迎还，不复记识，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环，曰"儿所服者"，乃相持号恸。帝为封越国夫人，而追赠其父广州大都督。延福与妻，及力士贵时故在，侍养与麦均。金吾大将军程伯献约力士为兄弟，后麦亡，伯献纟裒绖受吊。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笔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赠赙送葬，自第至墓，车徒背相望不绝。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惮幸东都，而京师漕不给，乃以赋粟助漕，及用和籴法，数年，国用稍充。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力士顿首自陈"心狂易，语谬当死"。帝为置酒，左右呼万岁。由是还内宅，不复事。加累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于来廷坊建佛祠，兴宁坊立道士祠，珍楼宝屋，国赀所不逮。锺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锺，纳礼钱十万，有佞悦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减十。都北堰澧列五硊，日僦三百斛直。

有袁思艺者，帝亦爱幸，然骄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阴巧得人誉。帝初置内侍省监二员，秩三品，以力士、思艺为之。帝幸蜀，思艺遂臣贼，而力士从帝，进齐国公。帝闻肃宗即位，喜曰："吾儿应天顺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忧？"力士曰："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从上皇还，进开府仪同三司，实封户五百。

上皇徙西内，居十日，为李辅国所诬，除籍，长流巫州。力士方逃疟功巨阁下，辅国以诏召，力士趋至阁外，遣内养授谪制，因曰："巨当死已久，天子哀怜至今日，愿一见陛下颜色，死不恨。"辅国不许。宝应元年赦还，见二帝遗诏，北向哭欧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宫，死有馀恨。"恸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护卫先帝劳，还其官，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明年禄山反。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议者颇恨宇文融以来权利相贼，阶天下之祸，虽有补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迁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张皇后谋立越王，元振见太子，发其奸，与李辅国助讨难，立太子，是为代宗。拜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帝以药子昂判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凶决又过之，军中呼十郎。

王仲升者，初为淮西节度使，与襄州张维瑾部将战申州，被执。贼平，元振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将军兼大夫由仲升始。裴冕与元振忤，乃掎韩颖等罪贬施州。来瑱守襄、汉有功，元振尝诿属，不应，因仲升共诬杀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构，忧甚自杀。素恶李光弼，数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将，冕、光弼元勋，既诛斥，或不自省，方帅繇是携解。

广德初，吐蕃、党项内侵，诏集天下兵，无一士奔命者。虏扣便桥，帝仓黄出居陕，京师陷，贼剽府库，焚闾弄，萧然为空。于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数万众犯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不血刃而入京师，谋臣不奋一言，武士不力一战，提卒叫呼，劫宫闱，焚陵寝，此将帅叛陛下也；自朝义之灭，陛下以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虽一鱼朝恩以陕郡戮力，陛下独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势为安耶？危耶？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计？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疾，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远贤良，任宦竖，离间将相而几于亡。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独留朝恩备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率德励行，屏嫔妃，任将相。若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乎，宜即募士西与朝廷会；若以朕恶未悛耶，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疏闻，帝顾公议不与，乃下诏尽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帝还，元振自三原衣妇衣私入京师，舍司农卿陈景诠家，图不轨。御史劾按，长流氵奏州，景诠贬新兴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时又有骆奉先者，亦三原人，历右骁卫大将军，数从帝讨伐，尤见幸，广德初，监仆固怀恩军者。奉先恃恩贪甚，怀恩不平，既而惧其谮，遂叛。事平，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永泰初，以吐蕃数惊京师，始城鄠，以奉先为使，悉毁县外庐舍，无尺椽。累封江国公，监凤翔军，大历末卒。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天宝末，以品官给事黄门，内阴黠，善宣纳诏令。至德初，监李光进军。京师平，为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九节度围贼相州，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阳，朝恩以神策兵屯陕。洛阳陷，思明长驱至硖石，使子朝义为游军。肃宗诏锐兵十万循渭而东以济师。朝恩按兵陕东，使神策将卫伯玉与贼将康文景等战，败之。洛阳平，徙屯汴州，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宝应中，还屯陕。代宗避吐蕃东幸，卫兵离散，朝恩悉军奉迎华阴，乘舆六师乃振，帝德之，更号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赏赐不涯。

朝恩资小人，恃功岸忽无所惮。仆固瑒攻绛州，使姚良据温，诱回纥陷河阳。朝恩遣李忠诚讨瑒，以霍文场监之；王景岑讨良，王希迁监之。败瑒于万泉，生擒良。高晖等引吐蕃入寇，遣刘德信讨斩之。故朝恩因麾下数克获，窃以自高。是时郭子仪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败，丑为诋谮，肃宗不内其语，然犹罢子信兵，留京师。代宗立，与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仪忧甚。俄而吐蕃陷京师，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内惭，乃劝帝徙洛阳，欲远戎狄。百僚在廷，朝恩从十馀人持兵出，曰："虏数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对，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朝恩色沮，而子仪亦谓不可，乃止。

朝恩好引轻浮后生处门下，讲《五经》大义，作文章，谓才兼文武，徼伺误宠。

永泰中，诏判国子监，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郑国公。始诣学，诏宰相、常参官、六军将军悉集，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硃紫杂然为附学生，列庑次。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每视学，从神策兵数百，京兆尹黎干率钱劳从者，一费数十万，而朝恩色常不足。

凡诏会群臣计事，朝恩怙贵，诞辞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元载辩强亦拱默，唯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诘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怿，黜衍以动造。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挐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

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会释菜，执《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载衔之未发。

朝恩有赐墅，观沼胜爽，表为佛祠，为章敬太后荐福，即后谥以名祠，许之。于是用度侈浩，公坏曲江诸馆、华清宫楼榭、百司行署、将相故第，收其材佐兴作，费无虑万亿。既数毁郭子仪，不见听，乃遣盗发其先冢，子仪诡辞自解，以安众疑。久之，让判国子监、鸿胪礼宾等使，加内侍监，徙封韩，增实封百户。俄兼检校国子监。

初，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魁健能骑射，最为朝恩昵信，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独谨厚，亦封徐国公。希暹讽朝恩置狱北军，阴纵恶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讯，因中以法，录赀产入之军，皆诬服冤死，故市人号“入地牢”。又万年吏贾明观倚朝恩捕搏恣行，积财钜万，人无敢发其奸。朝廷裁决，朝恩或不预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闻，不喜。养息令徽者，尚幼，为内给使，服绿，与同列争忿，归白朝恩。明日见帝曰：“臣之子位下，愿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称谢。帝笑曰：“小儿章服，大称。”滋不悦。

元载乃用左散骑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财结其党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陕，而皓射生将。自是朝恩隐谋奥语，悉为帝知。希暹觉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惧，然见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潜计不轨。帝遂倚载决除之，惧不克，载曰：“陛下第专属臣，必济。”朝恩入殿，尝从武士百人自卫，皓统之，而温握兵在外。载乃徙凤翔尹李抱玉节度山南西道，以温代节度凤翔，阳重其权，寔内温以自助。载又议析凤翔之郿与京兆，以鄠、盩厔及凤翔之虢、宝鸡与抱玉，而以兴平、武功、凤翔之扶风天兴与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郭子仪密白：“朝恩尝结周智光为外应，久领内兵，不早图，变且大。”载留温京师，未即遣，约与皓共诛朝恩。谋定，以闻，帝曰：“善图之，勿反受祸！”方寒食，宴禁中，既罢，将还营，有诏留议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车入宫省。帝闻车声，危坐，载守中书省。朝恩至，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辩悖傲，皓与左右禽缢之，死年四十九，外无知者。帝隐之，下诏罢观军容等使，增实封户六百，内侍监如故。外咸言“既奉诏，乃投缢”云。还尸于家，赐钱六百万以葬。

帝惧军乱，进刘希暹、王驾鹤并兼御史中丞。又下诏尉晓将士，独希暹自知同恶，言不逊，驾鹤白发之，遂赐死。而贾明观兼得幸于载，

故载奏隶江西，使立功自赎，路嗣恭搒杀之。所厚礼部尚书、礼仪使裴土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贬。

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并隶东宫，事德宗，未有名。自鱼朝恩死，宦人不复典兵，帝以禁卫尽委白志贞，志贞多纳富人金补军，止收其庸而身不在军。及泾师乱，帝召近卫，无一人至者，惟文场等率宦官及亲王左右从。至奉天，帝逐志贞，并左右军付文场主之。兴元初，诏监神策左厢兵马，以王希迁监右，而马有麟为左神策军大将军，军额由此始。

帝自山南还，两军复完，而帝忌宿将难制，故诏文场、仙鸣分总之，废天威军入左右神策。是时，窦、霍权振朝廷，诸方节度大将多出其军，台省要官走门下，丐援影者足相蹑。卫士硃华以按摩得幸文场，参虑补置，索赇数万缗，而籓镇赠遗累百钜万，略士妻女无所惮，诏杀之于军。其隆赫如此。

久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各二员，诏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张尚进为右。中尉、护军自文场等始。后仙鸣移病，帝赐十马，令诸祠祈解。后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进毒，捕诘小使问状，诛数十人，赠开府仪同三司，以内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场擢累骠骑大将军。时监察御史崔胖行囚于军，吏为具酒食，胖欲悦媚之，故不拒。文场劾奏，诏流胖远方。文场年老致仕卒。

其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中尉，招权骄肆，与窦、霍略等。帝晚节闻民间讹语禁中事，而北军捕太学生何竦、曹寿系讯，人情大惧，司业武少仪上书“有如罪不测，愿明示四方”。俄得释。是时宦官复盛矣。

希望者，泾阳人，历明威将军，赠洪州都督。尚进，河东人，历忠武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志廉，弘农人，历左监门卫大将军；荣义，泾阳人，历右武卫大将军。并赠扬州大都督。

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故改焉。性忠强，识义理。平凉之盟，在浑瑊军中，会虏变，被执且西，俄而得归。出监宣武军，自置亲兵千人。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

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委政大臣，议者美其忠。

高崇文讨刘辟，复为监军。初，东川节度使李康为辟所破，囚之。崇文至，辟归康求雪，贞亮劾以不拒贼，斩之，故以专悍见訾。迁累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宪宗之立，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硃超晏、王志忠纵鹰人入民家，搒二百，夺职，由是莫不慑畏。

吐突承璀，字仁贞，闽人也。以黄门直东宫，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宪宗立，擢累左监门将军、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蓟国公。

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锐征讨，因请行。帝见其果敢，自喜，谓可任，即诏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从之。内寺伯宋惟澄、曹进玉为馆驿使：自河南、陕、河阳，惟澄主之；京、华、河中至太原，进玉主之。又诏内常侍刘国珍、马朝江分领易、定、幽、沧等州粮料使。于是谏官李庸阝、许孟容、李元素、李夷简、吕元膺、穆质、孟简、独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众对延英，谓古无中人位大帅，恐为四方笑。帝乃更为招讨宣慰使，为御通化门慰其行。承璀御众无它远略，为卢从史侮狎，逾年无功，赖中诏擿使执从史，而间遣人说承宗上书待罪，乃诏班师，还为中尉。平仲劾承璀轻谋弊赋，损国威，不斩首无以谢天下。帝不获已，罢为军器庄宅使。寻拜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

会刘希光纳羽林大将军孙□钱二十万缗求方镇，有诏赐死，迹絓承璀，故令出监淮南军。纤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匦言承璀等冤状，于是孔戣知匦事，阅其副，不受，即表其奸，逐为峡州司仓参军。然帝于承璀殊厚，会李绛在翰林，苦论其过，故决遣之。帝后欲还承璀，为罢绛宰相，召为内弓箭库使，复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请立澧王，不从。常饰一室藏所赐诏敕，地生毛二尺，恶之，躬粪除瘗之。逾年帝崩，穆宗衔前议，杀之禁中。敬宗时，左神策中尉马存亮论其冤，诏许子士晔收葬。宣宗时，擢士晔右神策中尉。

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敕使墓户”。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观察使。

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时，累擢左神策军副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进左神策中尉。军所籍凡十馀万，存亮料柬尤精，伍无罢士，部无冗员。

敬宗初，染署工张韶与卜者苏玄明善，玄明曰：“我尝为子卜，子当御殿食，我与焉。吾闻上昼夜猎，出入无度，可图也。”韶每输染材入宫，卫士不呵也。乃阴结诸工百馀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有诘其载者，韶谓谋觉，杀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门闭。时帝击球清思殿，惊，将幸右神策。或曰：“贼入宫，不知众寡，道远可虞，不如入左军，近且速。”从之。初，帝常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而左军以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负而入。以五百骑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贼已斩关入清思殿，升御坐，盗乘舆馀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惊曰：“止此乎！”韶恶之，悉以宝器赐其徒，攻弓箭库，仗士拒之，不胜。存亮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尚国忠，率骑兵讨贼，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贼入，中人仓卒繇望仙门出奔，内外不知行在。迟明，尽捕乱党，左右军清宫，车驾还。群臣诣延英门见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贼所入阑不禁者数十人，杖而不诛，赐存亮实封户二百，梁守谦进开府仪同三司，它论功赏有差。存亮于一时功最高，乃推委权势，求监淮南军。代还，为内飞龙使。大和中，以右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封岐国公，卒赠扬州大都督。

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资端畏，善训士，始去禁卫，众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谨称者，唯存亮、西门季玄、严遵美三人而已。

遵美父季寔，为掖廷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终内枢密使。

遵美历左军容使，尝叹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盖疾时中官肆横云。后从昭宗迁凤翔，求致仕，隐青城山，年八十馀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尝次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舍上厅，击伤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后至得正寝，请如旧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间，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文宗与李训欲杀王守澄，以士良素与守澄隙，故擢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训谋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谋，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王涯、舒元舆已就缚，士良肆胁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于时莫能辨其情，皆谓诚反，士良因纵兵捕，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事平，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弘志右卫上将军兼中尉，守义右领军卫上将军。

李石辅政，棱棱有风岸，士良与论议数屈，深忌之，使贼刺石于亲仁里，马逸而免。石惧，辞位，士良益无惮。

泽潞刘从谏本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士良得志，乃上书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愿保富贵，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之逆贼，含愤九泉。不然，天下义夫节士，畏祸伏身，谁肯与陛下共治耶？"即以训所移书遣部将陈季卿以闻。季卿至，会石遇盗，京师扰，疑不敢进。从谏大怒，杀季卿，腾书于朝。又言："臣与训诛注，以注本宦竖所提挈，不使闻知。今四方共传宰相欲除内官，而两军中尉闻，自救死，妄相杀戮，谓为反逆。有如大臣挟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安有纵俘劫、横尸阙下哉？陛下视不及，听未闻也。且宦人根党蔓延在内，臣欲面陈，恐横遭戮害，谨修封疆，缮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书闻，人人传观。士良沮恐，即进从谏检校司徒，欲弭其言。从谏知可动，复言："臣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宜洗宥涯等罪；不可听，则赏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固辞。累上书，暴指士良等罪。帝虽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强。自是郁郁不乐，两军球猎宴会绝矣。

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

始，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宰相李珏杨嗣复谋奉太子监国，士良与弘志议更立，珏不从，乃矫诏立颍王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还为陈王。初，庄恪太子薨，杨贤妃谋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发其事，劝帝除之以绝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迁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弘志韩国公，实封户三百。俄而珏、嗣复罢去，弘逸、季棱诛矣。

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卒，赠扬州大都督。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阁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

始，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有武力，少养于内常侍杨玄价家，颇以节谊自奋，玄价奇之。宣宗时，玄价监盐州军，诬杀刺史刘皋。皋有威名者，世讼其冤。稍迁左神策军中尉，谮去宰相杨收，权宠震时。

复光有谋略，累监诸镇军。乾符初，佐平卢节度使曾元裕击贼王仙芝，败之。招讨使宋威击仙芝于江西，复光在军，请判官吴彦宏约贼

降，仙芝遣将尚君长自缚如约。威疾其功，密请僖宗诛之，故仙芝怨，复引兵叛。后天子寤威阶祸，罢之，以兵与复光，乃进禽徐唐莒。王鐸为招讨，复光仍监军。鐸之弃荆南也，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别将宋浩领荆南，泰宁将段彦谟佐之。复光父尝监忠武军，而浩已为大将，见复光，少之，不为礼，彦谟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复光曰："胡不杀之？"彦谟引慓士击杀浩，复光以客常滋假留后，而奏浩罪，荐彦谟为朗州刺史。诏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以复光监忠武军，屯邓州，遏贼右冲。帝西幸，召绍业见行在，复光更引彦谟为荆南节度使。彦谟绐行边，诣复光，以黄金数百两为谢。其后忠武周岌受贼命，尝夜宴，召复光，左右曰："彼既附贼，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复光固往，酒所语时事，复光泣曰："丈夫所感，独恩与义耳，彼不顾恩义，规利害，何丈夫哉！公奋匹夫封侯，乃捐十八叶天子，北面臣贼，何恩义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阳合而阴离之，故召公计。"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斩贼使于传舍。秦宗权据蔡州叛，岌、复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见之。宗权即遣部将王淑持兵万人从。复光定荆、襄，师次邓，淑逗遛，复光斩之，并其军为八，以鹿宴弘、晋晖、张造、李师泰、王建、韩建等为之将，进攻南阳。贼将硃温、何勤逆战，大败，遂收邓州，追北蓝桥。会母丧，班师。俄起为天下兵马都监，总诸军，与东面招讨使王重荣并力定关中。硃温守同州，复光遣使镌谕，温以所部降。方贼之强，重荣忧不知所出，谓复光曰："臣贼邪，且负国；拒战邪，则兵寡，柰何？"复光曰："李克用与我世共患难，其为人，奋不顾身，比数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祸者。若谕上意，彼宜必来。"重荣曰："善。"白王鐸以诏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师平，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同华制置使，封弘农郡公，赐号"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卒河中，赠观军容使，谥曰忠肃。

复光御下有恩，军中闻其死，皆恸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诸子为将帅数十人，守宗亦为忠武节度使。

赞曰：楚郧公辛不敢雠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两军宠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难，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于疏斥不用盖多矣，存亮岂通记书道理之人邪，何其识君臣大谊明甚？不尸大劳，畏权处外，又愈贤矣。与夫书"龙蛇"之诗者，何其小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宦者下

李辅国，本名静忠，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儜陋，略通书计。事高力士，年四十馀 ，使主厩中簿最。王鉷为使，以典禾豆，能检擿耗欺，马以故肥，荐之皇太子，得侍东宫。

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收河、陇兵，图兴复。太子至灵武，愈亲近，劝遂即位系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肃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护国，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军符、禁宝一委之。辅国能随事龊龊谨密，取人主亲信，而内深贼未敢肆。不啖荤，时时为浮屠诡行，人以为柔良，不忌也。帝还京师，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监，封成国公，实封户五百。宰相群臣欲不时见天子，皆因辅国以请，乃得可。常止银台门决事。置察事听儿数十人，吏虽有秋豪过，无不得，得辄推讯。州县狱讼，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处，因称制敕，然未始闻上也。诏书下，辅国署已乃施行，群臣无敢议。出则介士三百人为卫。贵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当国，以子姓事之，号“五父”。帝为娶元擢女为妻，擢以故为梁州长史，弟兄皆位台省。

李岘辅政，叩头言：“且乱国。”于是诏敕不由中书出者，岘必审覆，辅国不悦。

时太上皇居兴庆宫，帝自复道来起居，太上皇亦间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帝命陈玄礼、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辅国素微贱，虽暴贵，力士等犹不为礼，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长庆楼，南俯大道，因裴回观览，或父老过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剑南奏事吏过楼下，因上谒，太上皇赐之酒，诏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铣等饮，赉予颇厚。辅国因妄言于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礼、力士等将不利陛下，六军功臣反侧不自安，愿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时，兴庆宫有马三百，辅国矫诏取之，裁留十马。太上皇谓力士曰：“吾儿用辅国谋，不得终孝矣。”会帝属疾，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门，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惊，几坠马，问何为者，辅国以甲骑数十驰奏曰：“陛下以兴庆宫湫陋，奉迎乘舆还宫中。”力士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辅国欲何事？”叱使下马，辅国失辔，骂力士曰：“翁不解事！”斩一从者。力士呼曰：“太上皇问将士各好在否！”将

士纳刀□虖万岁，皆再拜。力士复曰：“辅国可御太上皇马！”辅国靴而走，与力士对执辔还西内，居甘露殿，侍卫才数十，皆尪老。太上皇执力士手曰：“微将军，朕且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兴庆，吾王地，数以让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悦氵奏州，如仙媛归州，公主居玉真观；更料后宫声乐百馀，更侍太上皇，备洒扫；诏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弃天下。辅国以功迁兵部尚书。南省视事，使武士戎装夹道，陈跳丸舞剑，百骑前驱，御府设食，太常备乐，宰相群臣毕会。既得志，乃厌然骄觖，求宰相，帝重违曰：“卿勋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辅国遂讽宰相裴冕使联表荐己。帝密擿萧华使喻止冕。

张皇后数疾其颛，帝寝疾，太子监国，后召太子，将诛辅国及程元振，太子不从，更召越王、兖王图之。元振告辅国，即伏兵凌霄门，迎太子，伺变，是夜捕二王及中人硃辉光、马英俊等囚之，而杀后它殿。

代宗立，辅国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谓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因尊为尚父，事无大小率关白，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辅国颇自安。又册进司空兼中书令，实封户八百。未几，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嫩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赐辅国大第于外。中外闻其失势，举相贺。辅国始惘然忧，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诏进封博陆郡王，仍为司空、尚父，许朝朔望。辅国欲入中书作谢表，阍者不内，曰：“尚父罢宰相，不可入。”辅国气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请地下事先帝矣！”帝优辞谕遣。

有韩颖、刘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诏翰林，颖位司天监，烜起居舍人，与辅国暱甚。辅国领中书，颖进秘书监，烜中书舍人，裴冕引为山陵使判官，辅国罢，俱流岭南，赐死。

自辅国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东宫积不平。既嗣位，不欲显戮，遣侠者夜刺杀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犹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赠太傅，谥曰丑。后梓州刺史杜济以武人为牙门将，自言刺辅国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来。元和中监徐州军，召还。方宪宗喜方士说，诏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镈、左金吾将军李道古等白见杨仁昼、浮屠大通。仁昼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寿百五十岁，有不死药，并待诏翰林。虢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砾为黄金，诏除虢令，与董景珍、李

元戢皆介泌、大通荐于天子，天子惑其说。泌以金石进帝饵之，躁甚，数暴怒，恚责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罢元会，群臣危恐，会义成刘悟来朝，赐对麟德殿，悟出曰："上体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

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进拜骠骑大将军。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讨，故以宋申锡为宰相，谋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党郑注、李训乘其罅，于是流杨承和于驩州，韦元素象州。遣中人刘忠谅追杀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赐死。训乃胁守澄以军容使就第，使内养赍■赐死，事秘，时无知者，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监军召还，死于中牟。

刘克明，亦亡所来，得幸敬宗。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趫勇进于帝。尝阅角牴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中人许遂振、李少端、鱼志弘侍从不及，皆削秩。帝猎夜还，与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石定宽、苏佐明、王嘉宪、阎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颛兵柄。于时，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务澄等皆斩首以徇，籍入家赀，又杀其党数十人。

始，克明谋逆，母禁不许。文宗立，嘉母忠，赐钱千缗、绢五百匹，给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则，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军中尉，是时西门匡范位右中尉，世号"东军"、"西军"。

帝冲騃，喜斗鹅走马，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钱。与内园小儿尤昵狎，倚宠暴横。始，帝为王时，与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书能处事，又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为"父"。而荒酣无检，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儿者日巨万，国用耗尽。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

库，使者监閾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

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既所在盗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时贤人无在者，惟佞鄙沓贪相与备员，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遗侯昌蒙不胜愤，指言竖尹用权乱天下，疏入，赐死内侍省。

宰相卢携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黄巢求广州，愿罢兵，携欲宠高骈，使有功，不听贼。因又易置关东诸节度，贼乘之，陷东都。令孜急，归罪携，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门，至咸阳沙野，军十馀骑呼曰："巢为陛下除奸臣，乘舆今西，秦中父老何望？愿还宫。"令孜叱之，以羽林骑驰斩，即以羽林白马载帝，昼夜驰，舍骆谷。时陈敬瑄方节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请帝幸蜀。有诏以令孜为十军十二卫观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使。至成都，进左金吾卫上将军，兼判四卫事，封晋国公。帝见蜀狭陋，稍郁郁，日与嫔侍博饮，时时攘袂北望，怊然流涕。令孜伺间开释，呼万岁，帝为怡悦，因盛称郑畋、王鐸、程宗楚、李铤、敬瑄方并力，贼不足虞。帝曰："善。"

初，成都募陈许兵三千，服黄帽，名"黄头军"，以捍蛮。帝至，大劳将士，扈从者已赐，而不及黄头军，皆窃怨令孜。令孜置酒会诸将，以黄金樽行酒，即赐之。黄头将郭琪不肯饮，曰："军容能易偏惠，均众士，诚大愿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战党项，薄契丹，数十战，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注酒中，琪饮已，驰归，杀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烧营，剽城邑，敬瑄讨败之，奔广都，遂走高骈所。帝闻变，与令孜保东城自守，群臣不得见。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因上疏极陈："君与臣一体相成，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险出百死者也。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惟与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岂悉忠于南司？廷臣岂无用于敕使？文宗时，宫中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显责，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无所豫，群司百官弃若路人？已事诚不足谏，而来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参军，使人沈于蟆颐津。初，昭图知正言必见害，谓家隶曰："大盗未殄，宦竖离间君臣，吾以谏为官，不可坐观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隶许诺，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贼平，令孜以王鐸为儒臣且无功，而首谋召沙陀者，杨复光也，欲

归重北司，故罢鐸都统，以复光功第一。又忌复光且逼己，故薄其赏。自谓帷幄决胜，系王室轻重，出入倨甚。会复光死，大喜，即罢复恭枢密使。中人曹知悫者，富家子，颇沈鸷。贼在长安，知悫以清、浊二谷之人倚山为屯，不屈贼。阴教士卒变衣服、言语与贼类者，夜入长安攻贼营，贼大惧。帝闻，赐金紫，擢内常侍。闻帝将还，因大言："我且拥众大散关下，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谓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袭杀其众。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帝以其专，语左右辄流涕。

复光部将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众二万取金、洋等州，进攻兴元，节度使牛頊奔龙州，晏弘自为留后，以建及张造、韩建等为部刺史。帝还，惧见讨，引兵走许州。王建率义勇四军迎帝西县，复以建及韩建等主之，号"随驾五都。"令孜以复光故，才授诸卫将军，皆养为子。别募神策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又遣亲信觇诸镇，不附己者以罪除徙。

养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荣厚为礼，基祐傲甚，举军怒，重荣因数令孜罪，责其无礼，监军和解乃去。匡祐还，诉令孜，且劝图之。令孜白以两盐池归盐铁使，即自兼两池榷盐使。重荣不奉诏，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将讨重荣，率邠宁硃玫、凤翔李昌符，合鄜、延、灵、夏等兵凡三万，壁沙苑。重荣说太原李克用连和，克用上书请诛令孜、玫，帝和之，不从。大战沙苑，王师败。玫走还邠州，与昌符皆耻为令孜用，还与重荣合。神策兵溃还，略所过皆尽。克用逼京师，令孜计穷，乃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自贼破长安，火宫室、舍庐十七，后京兆王徽葺复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荣反。"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王建以义勇四军扈帝，夜乱牢水，遂次陈仓。克用还河中，玫畏克用且偪，与重荣连章请诛令孜，而驻凤翔。令孜请帝幸兴元，帝不从，令孜以兵入寝，逼帝夜出，郡臣无知者，宰相萧遘等皆不及从。玫劝兴元节度使石君涉焚阁道，绝帝西意。遘恶令孜劫质天子，生方镇之难，使玫进迎乘舆。玫引兵追行在，败兴凤杨晟军，帝次梁、洋，稍引而南，玫兵及中营，左右被剽戮者不胜计。令孜惧人图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长剑五百清道，囊传国玺授之。次大散关，道险涩，帝危及难数矣。分军守灵壁，亢追兵。玫长驱蹑帝，帝以阁道毁，走它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觉而饭，仅能至兴元。玫、重荣表诛令孜，安尉群臣。诏以令孜为剑南监军使，留不去。重荣请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遘率群臣在凤翔者表令孜颛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请诛之。帝不及省，且诏重荣饷粮十五万斛给行在，重荣以令孜在，不奉

命。玫乃奉嗣襄王煴即伪位。玫败，帝乃得还京师。

始，帝入蜀，诸王徒步以从，寿王至斜谷不能进，令孜驱使前，王谢足且拘，得马可济。令孜怒抶王，强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属寿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记臣否？"帝直视不能语。令孜自署剑南监军使，阅拱宸奉銮军自卫，昼夜驰入成都，固表解官求医药，诏可。俄削官爵，长流儋州，然犹依敬瑄不行。

王即位，是为昭宗。杨复恭代为观军容使，出王建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御使，因略定阆、邛、蜀、黎、雅等州，诏即置永平军，拜建节度使。令孜谋与建连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书召之。建喜，将至，复却之。建怒，进围成都。令孜登城谢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见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顾父自绝朝廷，苟改图，则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计事。"建然许，令孜夜负印节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鸡坊。始，右神策统军宋文通为诸军所疾，令孜因事召见，欲杀之。既见，乃欣然更养为子，名彦宾，即李茂贞也，故独上书雪其罪，诏为湖南监军。凡二岁，与敬瑄同日死。临刑，裂帛为絙，授行刑者曰："吾尝位十军容，杀我庸有礼！"因教缢人法，既死，而色不变。乾宁中，诏复官爵。

杨复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杨复光从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领枢密，世为权家。复恭略涉学术，监诸镇兵。庞勋乱，战有功，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黄巢盗京师，令孜颛威福，斫丧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复恭屡与争得失，令孜怒，下迁飞龙使，复恭乃卧疾蓝田。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车驾还，遂代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实户八百，赐号"忠贞启圣定国功臣"。

帝崩，定册立昭宗，赐铁券，加金吾上将军，稍攘取朝政。帝尝曰："朕不德，尔援立我矣，当减省侈长示天下。我见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袭，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复恭顿首称善。帝遂问游幸费，对曰："闻懿宗以来，每行幸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犊车、红网硃网画香车百乘，诸卫士三千。凡曲江、温汤若畋猎曰大行从，宫中、苑中曰小行从。"帝乃诏类减半。

于是宰相韦昭度、张浚、杜让能等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厌复恭横恣。王瑰者，恭宪太后弟，求节度使，帝问复恭，对曰："产、禄顷汉，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诚爱瑰，任以它职

可也，不宜假节外藩，恐负势颛地不可制。”帝乃止。瑰闻，怒甚，至禁中见复恭诟辱之，遂居中任事。复恭不欲分己权，白为黔南节度使，道兴元，而兄子守亮方领节度，阴勒利州刺史覆瑰舟于江，宗属宾客皆死，以舟自败闻。帝知复恭谋，繇是深衔之。

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守立为天威军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军，人畏之。帝欲斥复恭，惧为乱，乃好谓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卫殿内。”复恭以守立见帝，赐姓李，名顺节，使掌六军管钥，光宠甚。既势钧，遂与复恭争恨相中伤，暴发其私。

复恭常肩舆抵太极殿。宰相对延英，论叛臣事，孔纬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帝矍然。纬指复恭。复恭曰：“臣岂负陛下者？”纬曰：“复恭，陛下家奴，而肩舆至前殿。广树不逞皆姓杨，非反邪？”复恭曰：“欲收士心辅天子。”帝曰：“诚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复恭无以对。会纬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长乐坡，斩其旌节，赀贮皆尽，纬仅免。

复恭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洋州节度使，皆自擅贡赋，上书讪薄朝政。大顺二年，罢复恭兵，出为凤翔监军，不肯行，因丐致仕，诏可，迁上将军，赐几杖。使者还，遣腹心杀使者于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营，而子守信为军使，数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谋乱，时顺节遥领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与神策军使李守节率卫兵攻复恭，治杀使者罪，帝御延喜楼须之。家人拒战，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阵以待。会日入，复恭与守信举族出奔，遂走兴元。

顺节已斥复恭，则横暴，出入以兵从，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状闻。有诏召顺节，辄以甲士三百入，至银台门，何止之，景宣引顺节坐殿庑，部将嗣光审出斩之，从者大噪，出延喜门，剽永宁里，尽夕止。贾德晟与顺节皆为天威军使，顺节诛，颇嗟愤，重遂亦奏诛之。于是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同劾守亮纳叛臣，请出兵讨罪，军饷不仰度支。茂贞请假山南招讨使。宦尹惜类执不可，帝亦谓茂贞得山南必难制，诏两解之。茂贞劾复恭自谓隋诸孙，以恭帝禅唐，故名复恭，逆状明白，且请削守亮官爵。遂擅与行瑜出讨，自号兴元节度使，诒宰相书，慢悖不臣。帝为下诏，令茂贞、行瑜讨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复恭、守亮、守信奔阆州，茂贞以子继密守兴元。诏吏部尚书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而以茂贞帅兴元，不拜，请继密为留后。帝不得已，授以节度使，自是茂贞始强

大。

复恭与守亮等自阆州将北奔太原，趋商山，至乾元，为韩建逻士所禽，即斩复恭、守信，槛车送守亮京师，枭首长安市。茂贞上复恭与守亮书曰：“承天门者，隋家旧业也，儿但积粟训兵，何进奉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奈负心门生何！”门生，谓天子也，其不臣类此。假子彦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为申雪，诏复官爵。

刘季述者，本微单，稍显于僖、昭间，擢累枢密使。杨复恭之斥，帝以西门重遂为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时李茂贞得兴元，愈跋扈不轨，宰相杜让能与内枢密使李周讠童及重遂谋诛之，乃兴师，以嗣覃王戒丕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钅岁副之。茂贞引兵迎壁盩厔，薄兴平，王师溃。遂逼临皋以阵，暴言让能等罪，京师震恐，帝坐安福门，斩重遂、周讠童以谢茂贞，更以骆全瓘、刘景宣代为两中尉。乾宁二年，茂贞与王行瑜、韩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师讨茂贞，次渭北。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奔京师，谓景宣等曰：“沙陀十万至矣，请奉天子出幸避其锋。”景宣方与茂贞睦，故全瓘与凤翔卫将阎圭共胁帝狩岐，王行实及景宣子继晟纵火剽东市，帝登承天门，矢著楼阖。帝惧，暮出莎城，士民从者数十万。至谷口，人□曷死十三，夜为盗掠，哭声殷山。徙驻石门。茂贞恐，乃杀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还京师，以景务脩、宋道弼代之，俄专国。宰相崔胤恶之，徐彦若、王抟惧祸不解，稍抑胤以和北军。胤怒，劾抟党宦竖，不忠，罢去，俄赐死；流道弼驩州，务脩爱州，并死灞桥；逐彦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

时帝嗜酒，怒责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内医工车让、谢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宫中不可妄处人。帝不纳，诏著籍不禁。由是疑帝与有谋，乃外约硃全忠为兄弟，遣从子希正与汴邸官程岩谋废帝。会全忠遣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上计京师，岩因曰：“主上严急，内外惴恐，左军中尉欲废昏立明，若何？”振曰：“百岁奴事三岁郎主，常也。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吾敢闻。”希正大沮。帝夜猎苑中，醉杀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门不启。季述见胤曰：“宫中殆不测。”与仲先率王彦范、薛齐偓、李师虔、徐彦回总卫士千人毁关入，谋所立，未决。是夜，宫监窃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矫皇后令曰：“车让、谢筠劝上杀人，禳塞灾咎，皆大不道。两军军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陈兵廷中，谓宰相曰：“上所为如此，非社稷主，今当以太子见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对。季述卫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军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岩等诣思玄门请对，士皆呼万岁。入

思政殿，遇者辄杀。帝方坐乞巧楼，见兵入，惊堕于床，将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釦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至数十未止。皇后出，遍拜曰：“护宅家，勿使怖，若有罪，惟军容议。”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瞀，倦于勤，愿奉太子监国，陛下自颐东宫。”帝曰：“昨与而等饮甚乐，何至是？”后曰：“陛下如军容语。”宫监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军容一心辅持，请上养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监国。”岩等皆呼万岁。后以传国宝授季述，就帝辇，左右十馀人，入囚少阳院。季述液金以完鐍，师虔以兵守。太子即位于武德殿，帝号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东宫官属三品赐爵一级，四品以下一阶，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群臣加爵秩厚赐，欲媚附上下。改东宫为问安宫。季述等皆先诛戮以立威，夜鞭笞，昼出尸十辇，凡有宠于帝，悉榜杀之。杀帝弟睦王。师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动静辄白季述。帝衣昼服夜浣，食自窦进，下至笔纸铜铁，疑作诏书兵器，皆不与。方寒，公主嫔御无衾纩，哀闻外廷。

胤告难于硃全忠，使以兵除君侧，全忠封胤书与季述曰：“彼翻覆，宜图之。”季述以责胤，胤曰：“奸人伪书，从古有之，必以为罪，请诛不及族。”季述易之，乃与盟。胤谢全忠曰：“左军与胤盟，不相害，然仆归心于公，并送二侍儿。”全忠得书，恚曰：“季述使我为两面人。”自是始离。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废立本计，又遣李奉本赍示太上皇诰，全忠狐疑不决。李振入见曰：“竖刁、伊戾之乱，以资霸者。今阉奴幽劫天子，公不讨，无以令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师与胤谋。是时季述欲尽诛百官，乃弑帝，挟太子令天下。都将孙德昭、董从实盗没钱五千缗，仲先众辱之，督其偿，株连甚众。胤间其不逞，曰：“能杀两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带内蜜丸通意。德昭邀别将周承诲，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门待旦。仲先乘肩舆造朝，德昭等劫之，斩东宫门外，叩少阳院呼曰：“逆贼斩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献贼首。”德昭掷仲先头以进，宫人毁扉，出御长乐门，群臣称贺。承诲驰入左军，执季述、彦范至楼前，胤先戒京兆尹郑元规集万人持大梃，帝诘季述未已，万梃皆进，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两军支党死者数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军，收传国玺。齐偓死井中，出其尸斩之。全忠槛送岩京师，斩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检校太保、静海军节度使，从实检校司徒、容管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氏李，曰继昭，曰彦弼。承诲亦检校司徒、邕管节度使，视宰相秩。皆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图形凌烟阁，留宿卫凡十日乃休，竭内库珍宝赐之。当时号“三使相”，人臣无比。

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枢密使立侍，得与闻，及出，或矫上旨谓未然，数改易桡权。至是，诏如大中故事，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案前受事。师虔请于屏风后录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许，下诏与徐彦回同诛。

韩全诲、张彦弘者，皆不知所来，并监凤翔军。全诲入为内枢密使。刘季述之诛，崔胤、陆扆见武德殿右庑，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乱，臣请主神策左军，以扆主右，则四方藩臣不敢谋。"昭宗意不决。李茂贞语人曰："崔胤夺军权未及手，志灭藩镇矣。"帝闻，召李继昭等问以胤所请奈何，对曰："臣世世在军，不闻书生主卫兵。且罪人已得，持军还北司便。"帝谓胤曰："议者不同，勿庸主军。"乃以全诲为左神策中尉，彦弘为右，皆拜骠骑大将军，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胤怒，约京兆郑元规遣人狙杀之，不克。全诲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讽茂贞留选士四千宿卫，以李继筠、继徽总之。胤亦讽硃全忠内兵三千居南司，以娄敬思领之。韩偓闻岐、汴交戍，数谏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为召邪？"胤不对。议者知京师不复安矣。

全诲、彦弘及彦弼合势恣暴，中官倚以自骄，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请尽诛之。全诲、彦弘见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诏囊封奏事。宦人更求丽姝知书者数十人，侍帝为内讠问，由是胤计多露。

始，张浚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曲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至胤，乃白度支财尽，无以禀百官，请如旧制。全诲擿李继筠诉军中匮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胤衔之。

全诲等惧帝诛己，与继诲、彦弼、继筠交通谋乱。帝问令狐涣，涣请召胤及全诲等宴内殿和解之。韩偓谓："不如显斥一二柄臣，许馀人自新，妄谋必息。不然皆自疑，祸且速，虽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时全忠并河中，胤为急诏令入朝，又诒书曰："上反正，公之力，而凤翔入朝，引功自归。今若后至，必先见讨。"全忠得诏，还汴，悉师讨全诲。帝以为忠，又欲其与茂贞同功，即诏并力。令胤诒二镇书，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万，威震关中。全诲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胁陛下幸关东，将谋传禅。臣不忍见高祖天下移他姓，愿至凤翔，合义兵讨元恶。"帝未许，方在乞巧楼，全诲急，即火其下，帝降楼，乃决西幸。彦弼等以帝未即驾，愈誖，宫中禁索苛亟，帝与后相视泣，宫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开化坊依胤第自固，闭无留家。凤翔军与左神策兵阵大衢，长乐门外若丘墟然。于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

殿。时彦弼先入凤翔，全诲逼帝出，惟皇后、诸王数百骑为卫，帝绣袍、涂金帽，以右神策军从，实天复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诲等遂火宫城，继诲、彦弼欲劫百官从天子，李德昭等按兵卫之，乃得免。茂贞以帝居盩厔。

全忠取华州，下令自释曰："吾被诏及得宰相书令入朝，既至，皆伪也。逆臣全诲震惊天子，胁乘舆出迁，暴露草莽，吾当入对言状。"时公卿皆在长安，数日不闻朝廷敕画。胤使王溥见全忠曰："上犹在盩厔，公宜亟进。"群臣卢知猷等奏记全忠，请西迎天子，答曰："进则似胁君，退则负国，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桥，入舍长安一昔而西。

茂贞闻全忠至，以帝入凤翔，从臣才三四人。全忠遣杨达、裴铸入凤翔，奉表天子。汴部将康怀英袭破李继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级。全诲惧，请救于李克用。克用遗全忠书，劝执崔胤，洗海内谤，全忠不答，进屯凤翔东偏。茂贞登城隃语曰："天子厌灾于此，谗人误公来，公当入觐。"全忠曰："宦官胁惊乘舆，吾以兵问罪，迎上东还。王非同谋者，尚何所言？"明日，围凤翔，茂贞不出。帝遣中人诏全忠班师，不奉诏。使者再往，全忠听命，引兵攻邠州，李继徽婴城三日乃降。质其妻，复使继徽守，回壁三原。胤与郑元规至三原，邀说全忠。全忠亦自闻茂贞将战，徙营渭北，据高原，战不胜。全忠夜入盩厔，拔蓝田，复屯三原。

时李克用攻慈、隰，救凤翔，全忠还河中。克用部将李嗣昭战数不利，全忠取晋、汾二州，嗣昭遁还河东。全忠曰："此茂贞所倚，今败矣，何能久乎？"胤复说全忠曰："宦竖谋拥帝入蜀。"且泣。全忠执其手，乃定计迎天子。会硃友宁败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万与茂贞决战，岐兵败，仆尸万馀，茂贞帐下八百人就缚，乃婴城，自夏讫冬，兵连不能解，胜败略相偿。援军十馀壁，数为全忠扰袭，不得进，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凤、鄜、坊、成、陇等州，间劫钞以佐军饷，故能不乏。茂贞疑帝与全忠有密约，增甲士守宫殿。

初，帝至凤翔，有鸦数万栖殿树，谓之神鸦。俄而鸦不来，人以为恐。全诲等小人既势窘，更相怨疾，不复远虑。时财用窭短，帝辍所御膳赐全诲等，三让，帝曰："难得时欲同味耳。"茂贞食鲊美，帝曰："此后池鱼。"茂贞曰："臣养鱼以候天子。"闻者皆骇。

于是全忠军攻东城，焚桥鏖战，部将李继宠出降，茂贞惧，密图诛中官以纾难。先遗书曰："祸乱之生，全诲首之。变兴仓卒，故迎天子至

此。且公未至，惧它盗冯陵。公既志辅社稷，请奉乘舆还宫，仆愿以敝赋从。”全忠然许，然军稍薄城，大讠虖者三，岐军皆投堑，无斗意。帝召茂贞、全诲、彦弼及宰相苏检、李继岌、继忠议，和已决，中官复沮罢。它日，帝召茂贞等曰：“十六宅诸王日奏馁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间日食，今又将竭，奈何？”皆不敢对。有卫士十馀人叩左银台门，遮全诲骂曰：“破一州，饿死者十万，徒以军容数人耳！”全诲诣茂贞叩头诉，茂贞谢曰：“士伍亦何知？”复诉于帝，帝不许。李继昭见全诲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骠骑复破吾族乎？”骂之，乃出降。宦竖数传援军至，皆相贺，百姓笑曰：“绐我乎！”

是时，全忠合四镇兵十馀万，营垒相属，昼夜攻。外兵诟守者曰：“劫天子贼”，守者亦诟外曰“夺天子贼”。诸镇见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师，唯青州节度使王师范取兖州，袭华州，李克用攻晋州以为援。全忠惧，围益急。全诲等素谲险，常为全忠、胤所惮，乃请先杀之，以迎天子。帝既恶宦人胁迁，而茂贞又其党，全忠虽外示顺，终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汉，依赵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计归全忠，以纾近祸。

三年正月，茂贞请遣使谕全忠军，诏崔构挟中人郭遵诲往，既行，又命宫人宠颜驰见全忠，谕密旨，乃以蒋玄晖入卫。二日，茂贞独见，至日旰，全诲、彦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见势去，计无所用，垂头丧气。帝召韩偓见东横门，执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恶，馀以次诛矣。”于是内养八辈候廷中授命，每二辈以卫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诲、彦弘、易简、敬容皆死。即诏第五可范为左军都尉，王知古、扬虔朗为枢密使，知古领上院，虔朗领下院。继筠、继诲、彦弼皆伏诛，茂贞取其辎重。是夜，诛内诸司使韦处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内布囊，诏蒋玄晖、学士薛贻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舆东者，既斩之矣。”全忠大喜，遍告军中，以姚洎为岐、汴通和使。全忠诒茂贞书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禀王旨’，是乎？”茂贞惧，复诛小使李继彝等十人，于是开垒门。全忠犹攻北垒，帝遣宠颜赐御巾箱宝器，使罢兵，又捕杀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诛党与百馀人。

天子入全忠军，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传呼彻三仗，有诏释全忠罪，使朝服见。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将相，勤王无状，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呜咽，命韩偓起之，解玉带以赐，召之食。帝顾卫兵，或有愤发者，因履系解，目全忠：“为吾系之。”全忠跪结履，汗浃于背，而左右莫敢动。是夜，帝三召，皆辞，硃友伦以兵卫帝。

李克用引军去，帝还京师。胤、全忠议，尽诛第五可范等八百馀人

于内侍省，哀号之声闻于路，留单弱数十人，备宫中洒扫。胤以镇人性谨厚，即诏王镕择五十人为敕使，内诸司宦官主领者皆罢。于是追诸道监军，所在赐死，其财产籍入之。诏以中官胁迁状及全忠迎乘舆本末告方镇，罢监军院，咸视国初故事，以三十人为员，衣黄衣，不得养子。内诸司皆归省若寺，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全忠还汴州，帝以第五可范等无辜，颇悼之，为文以祭。自是宣传诏命，皆以宫人。

始，刘季述专废立，中人皆与闻。帝反正，诛季述及薛齐偓数族而已，馀贷不问；又悔之，后稍稍诛夷，群宦浸不安。时帝惩幽辱，能励心庶政，数召见群臣问治道，有志中兴，而全诲、胤争权，外召强臣，劫本朝以相吞啮，卒用关东军穷讨暴诛，君侧虽清，而全忠势遂张，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祸本于全诲、彦弘云。

赞曰：袁绍诛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汉；崔丞相血军容甘心焉，而硃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奸人，则大臣专，王室卑矣。汉、唐相去五百岁，产乱取亡犹蹈一辙，非天所废，而人谋洄刺乃然邪！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听断，著令：州县论死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狱已决，尚芋然为彻膳止乐。至晚节　，天下刑几措。是时州县有良吏，无酷吏。

武后乘高、中懦庸，盗攘天权，畏下异已，欲胁制群臣，椔翦宗支，故纵使上飞变，构大狱。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禀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犹虑臣下弗惩，而六道使始出矣。

至载初，右台御史周矩谏后曰："凶人告讦，遂以为常，推劾之吏，以嶮责痛诋为功，凿空投隙，相矜以残，泥耳笼首，枷楔兼暴，拉胁签爪，县发熏目，号曰'狱持'。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号曰'宿囚'。人苟赊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谅，试取告牒判无验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举朝胁息，谓陛下朝与为密，夕与为雠，一罹摄逮，便与妻子决。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狱乃稍息，而酷吏浸浸以罪去。

天宝后至肃、代间，政睟事丛，奸臣作威，渠憸宿狡，颇用惨刻奋，然不得如武后时敢搏击杀戮矣。

呜呼！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礼，胡人也，天性残忍。初，徐敬业兵兴，武后患之，见大臣常切齿，欲因大狱去异己者。元礼揣旨，即上书言急变，召对，擢游击将军，为推使。即洛州牧院为制狱，作铁笼赩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缒石于头。讯一囚，穷根柢，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衣冠气褫。后数引见赏赐，以张其威，故论杀最多。是时来俊臣、周兴踵而奋，天下谓之"来索"。薛怀义始贵，而元礼养为假子，故为后所信。後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铁笼来！"元礼服罪，死狱中。

来俊臣，京兆万年人。父操，博徒也，与里人蔡本善。本负博数十万不能偿，操因纳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资残忍，喜反

覆，不事产。客和州为奸盗，捕送狱，狱中上变，刺史东平王续按讯无状，杖之百。天授中，续以罪诛，俊臣上书得召见，自陈前上琅邪王冲反状，为续所抑。武后以为谅，擢累侍御史，按诏狱，数称旨。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馀族。生平有纤介，皆入于死。拜左台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语。

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仁敬、康□韦、卫遂忠等，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擿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牒左署曰：“请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实必得。”后信之，诏于丽景门别置狱，敕俊臣等颛按事，百不一贷。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谓入者例皆尽也。俊臣与其属硃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

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杀重囚乃宣诏。又作大枷，各为号：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迁而绝。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

如意初，诬告大臣狄仁杰、任令晖、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卢献等下狱。俊臣颛以夷诛大臣为功，乃奏囚降制，一问而服者同首，法得减死。仁杰等已论死，待日而决，稍挺之，仁杰乃遣子持帛书称枉。后见愕然，责谓俊臣，对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视，遽假仁杰幞带立西厢，＋綝惧俊臣，东视唯唯去，莫敢闻。先是，宰相乐思晦为俊臣夷其家，　　有子九岁隶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凶惨，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条反状付之，无大小皆如诏。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杰六族皆免。又按大将军张虔勖、内侍范云仙，虔勖不堪枉，讼于大理徐有功，俊臣使卫士乱斫之，云仙自陈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胁息。

久之，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长寿中，还授殿中丞，坐赃贬同州参军事，暴纵自如，夺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西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剺面讼冤，仅得解。綦连耀等有异谋，吉顼以白俊臣，杀数十族。既欲擅发奸功，即中顼以

法，顼大惧，求见后自直，乃免。俊臣诬司刑史樊戩，以谋反诛，其子诉阙下，有司无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刘如璿为流涕，俊臣奏与同恶，如璿自诉年老而涕，吏论以绞，后为宥死，流汉州。

万岁通天中，上巳，与其党集龙门，题搢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谋绳其恶，未发。卫遂忠虽无行，颇有辞辩，素与俊臣善。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矫诏强娶之。它日，会妻族，酒酣，遂忠诣之，阍者不肯通，遂忠直入谩骂，俊臣耻妻见辱，已命驱而缚于廷，既乃释之，自此有隙，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因得骋志。遂忠发其谋。初，俊臣屡掎摭诸武、太平公主、张昌宗等过咎，后不发。至是诸武怨，共证其罪。有诏斩于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瞑矣！"争抉目、擿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家属籍没。

方俊臣用事，托天官得选者二百馀员，及败，有司自首，后责之，对曰："臣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时有来子珣、周兴者，皆万年人。永昌初，子珣上书，擢左台监察御史，无学术，语言蚩恶，后倚以按狱，多徇后旨，故赐姓武，字家臣。既诬雅州刺史刘行实弟兄谋反，已诛，掘夷先墓，得迁游击将军。常衣锦半臂自异，俄流死爱州。

兴，少习法律，自尚书史积迁秋官侍郎，屡决制狱，文深峭，妄杀数千人。武后夺政，拜尚书左丞，上疏请去唐宗正属籍。是时左史江融有美名，兴指融与徐敬业同谋，斩于市。临刑，请得召见，兴不许，融叱曰："吾死无状，不赦汝。"遂斩之，尸奋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兴与丘神勣谋反，诏来俊臣鞫状。初，兴未知被告，方对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兴曰："易耳，内之大甕，炽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炽火，徐谓兴曰："有诏按君，请尝之。"兴骇汗，叩头服罪。诏诛神勣而宥兴岭表，在道为雠人所杀。

神勣者，行恭子，为左金吾卫将军。高宗崩，后使害章怀太子于巴州，归罪神勣，下迁叠州刺史，俄复故官，佐俊臣等为惨狱，遂见倚爱。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总管讨之。州人杀王，素服出迎，神勣尽杀之，凡千馀族，即拜大将军。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贫，懒不治业，为渤海高元礼奴，诡很无良。恒州刺史裴贞笞吏，吏积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与贞谋反，付周兴鞫讯，皆夷宗，拜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引与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问君不识字，宜对'獬豸不学而能触邪，陛下用人安事识字？'"无何，后果问，思止以对，后大悦。天授中，迁左台侍御史，元礼又教："上以君无宅，必赐所没逆人第，宜辞曰：'臣疾逆臣，不愿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对，后益喜，恩赏良渥。

思止本人奴，言语俚下，尝按魏元忠，让曰："亟承白司马，不尔受孟青。"洛阳有白司马坂，将军有孟青棒，即杀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驴而坠，足絓镫，为所曳者。"思止怒，复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骂曰："侯思止，欲得我头，当锯截之，无抑我承反。汝位御史，当晓礼义，而曰'白司马'、'孟青'，是何物语？非我，孰教尔邪？"思止惊汗，起谢曰；"幸蒙公教。"乃引登床。元忠徐就坐，色不变，狱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讹，人效以为笑，侍御史霍献可数嘲靳之，思止怒以闻，后责献可："我已用之，何所诮？"献可具奏鄙语，后亦大笑。

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请娶赵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执不可，曰："俊臣往劫庆诜女，已辱国，此奴复尔邪？"搒杀之。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飞变擢游击将军，再迁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竞惨刻。暑月系囚，别为狭室，积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诬，乃舍佗狱。每移檄州县，所至震慑。弘义辄诧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贱时，求傍舍瓜不与，乃腾文言园有白兔，县为集众捕逐，畦蔬无遗。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延载初，俊臣贬，弘义亦流琼州。自矫诏追还，事觉，会侍御史胡元礼使岭南，次襄州，按之，弘义归穷曰："与公气类，持我何急？"元礼怒曰："吾尉洛阳，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气类为？"杖杀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为宁陵丞，天授中，由革命举，得召见，自陈："往讨徐敬业，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后大悦，授左台监察御史，时号"四其御史"。再迁右台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属省候，弘霸独后入，忧见颜间，请视便液，即染指尝，验疾轻重，贺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当愈。"喜甚。元忠恶其媚，暴语于

朝。

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不胜楚毒死。后屡见思征为厉，命家人禳解。俄见思征从数十骑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惧，援刀自刳腹死，顷而蛆腐。是时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阳桥久坏，至是成。都人喜。后问群臣："外有佳事邪？"司勋郎中张元一曰："比有三庆：旱而雨，洛桥成，弘霸死。"

姚绍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鸾台典仪累迁监察御史。中宗时，武三思烝僭不轨，王同皎、张仲之、祖延庆等谋杀之，事觉，捕送新开狱，诏绍之与左台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尽其情，会敕宰相李峤等同讯，执政畏祸，粗灭无所问。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峤等数附承嘉耳咕嚅，绍之翻然不复顾，即引力士十馀曳囚至，筑其口，反接送狱中。谓仲之曰："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怒，击折其臂，囚呼天曰："吾虽死，当诉尔于天！"因裂衫束之，卒诬以谋反，皆论族。

囚等已诛，绍之意岸轩傲，朝野注目，擢左台侍御史。奉使江左，过汴州，廷辱录事参军魏传弓。久之，传弓为监察御史，而绍之坐赃，诏传弓即按。绍之谓扬州长史卢万石曰："我顷辱传弓，今来按，我死矣。"狱具，得赃五百万，法当死，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俄逃还京，万年尉捕击，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员外置。开元中，为括州长史同正，不得与州事，死。

周利贞者，亡其系。武后时调钱塘尉，时禁捕鱼，州刺史饭蔬。利贞忽馈佳鱼，刺史不受，利贞曰："此阑鱼，公何疑？"问其故，答曰："适见渔者，禽不获，而有鱼焉，阑得之。"刺史大笑。

神龙初，擢累侍御史，谐附权强，五王等疾之，出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乱禁中，五王谋诛之，私语崔湜，湜反以其计告三思。五王贬，湜劝速杀之以绝人望，问谁可使，以利贞对。利贞，湜内足也。表摄右台侍御史驰岭外，矫杀敬晖、桓彦范、袁恕己，还，拜左台御史中丞。数为仇人狙报，几不免。

先天初，为广州都督。湜陷刘幽求谪岭表，讽利贞杀之。赖桂州都督王晙护而免。利贞颛事剥割，夷獠苦其残虐，皆起为寇，诏监察御史李全交按问，得赃状，贬涪州刺史。

开元初，诏："利贞及滑州刺史裴谈、饶州刺史裴栖贞、大理评事张

思敬王承本、华原令康□韦、侍御史封询行、判官张胜之刘晖杨允卫遂忠公孙琰、廉州司马锺思廉皆酷吏，宜终身忽齿。”寻复授珍州司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门侍郎张廷珪执奏曰：“陛下英断圣明，四海心服。所谓英断，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谓圣明，辨忠邪、信赏罚是也。利贞，宗、武旧党，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极，布新政，夺其班级，迁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义士犹以罚轻为望。今锡以硃绂，委以藩维，是绌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寝。未几，复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还制书曰：“利贞险薄小人，附会三思，倾危朝廷，杀害功臣，人神愤惋，痛毒至今。东都搜掩其家，得金银锦绣，冒违制令，当加重贬。且久据朝廷，捷给便佞，见忠于君者，犹仇雠然。使之入朝则乱国，抚俗则伤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迁三品，何往日罚之，而今日赏之？”玄宗乃止。

会廷珪罢，起为辰州长史，朝集京师，与魏州长史敬让皆奏事。让，晖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贞希奸臣意，枉杀先臣晖，惟陛下正罚以谢天下。”左台侍御史翟璋劾让不待监引，请行法。玄宗曰：“诉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仪，不可不肃也。”夺让俸三月，复贬利贞邕州长史。未几，赐死梧州。

开元中，又有洛阳尉王钧、河南丞严安之，捶人畏不死，视肿溃，复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贞观时侍中珪孙也。神龙初，为兖州兵曹参军。时张易之诛，而兄昌仪先贬乾封尉，旭辄斩其首送东都，迁并州录事参军。长史周仁轨者，韦后党也，玄宗平内难，有诏诛之，旭不待覆，斩首赍还京师，迁累左台侍御史。

崔湜败，其妇翁卢崇道自岭外逃归东都，为雠家上变，诏旭讯覆。旭广捕亲党，穷极惨楚，当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门生故人，并海内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与大夫李杰不平，更相罄讦，杰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横，残毒以逞。官数迁，常兼御史。其为人苛急，少纵贷，人莫敢与忤。每治狱，囚皆逆服。制狱械，率有名，曰“驴驹拔橛”、“犊子县”等，以怖下，又缒发以石，胁臣之。时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严酷，取名与旭埒，京师号“三豹”，嵩为赤，全交为白，旭为黑。里闾至相诅曰：“若违教，值三豹。”

宋王宪官属纪希虬兄为剑南令，坐赃，旭奉使临讯，见其妻美，逼乱之，因杀其夫，而纳赃数百万。希虬使奴为台佣事旭，旭不知，颇爱

任之，奴尽疏旭请求，积数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诉于王，王为上闻，诏劾治，获奸赃不赀，贬龙川尉，恚而死。

吉温，故宰相顼从子也。性阴诡，果于事。谄附贵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宝初，为新丰丞。时太子文学薛嶷得幸，引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

萧炅为河南尹，御史遣温到府有所讯诘，乃并治炅，不为末搬，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温方调万年尉，不辞，人为寒恐。于是高力士间出就第，炅多私谒，温乃先往，与力士语，执手欢甚，将出，炅通谒，温阳惶恐趋避，力士止之，语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辞曰："国家法不敢隳，今而后洗心事公，云何？"炅待尽欢。

林甫与李适之、张垍有隙。适之领兵部，而垍兄均为侍郎，林甫密遣吏摘其铨史伪选六十馀人，帝命京兆与御史杂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温佐讯，温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讯后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胜，曰："公幸留死，请如牒。"乃挺出。诸史迎慑其酷，及引前，不讯皆服。日中狱具，林甫以为能。温尝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

林甫久当国，权{君灬}天下，阴构大狱，除不附己者。先引温居门下，与钱塘罗希奭为奔走，椎锻诏狱。希奭文深虐，其舅鸿胪少卿张博济，林甫婿也，以姻家故，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初，温因中官纳其出武敬一女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参军。

林甫欲摇东宫，左骁卫参军柳勣影会发杜良娣家阴事。温按状，勣以诬诛，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己、卢宁、徐征，悉逮缚论死，尸积大理垣下，家属离窜。初，中书舍人梁涉道遇温，低帽障面。温怒，乃讽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

林甫恶杨慎矜，王鉷飞书言图谶事，委温以狱。初，慎矜客史敬忠与温父善，见温繇葆时。温驰至东都，捕逮杨氏亲属宾客，取敬忠于汝州，铁鏁颈，布蒙面，未尝正视，阴遗吏胁曰："慎矜狱具，须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贷，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笔自款，温阳不见，再三请，乃与之，对如温所敕。温谢曰："丈人毋惧！"乃下拜。慎矜以左证具，欲自诬，而谶不得。御史卢铉索其家，挟谶以入，于是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

是时，温与希奭相勖以虐，号“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温推事未穷，而先计赃成奏，乃引囚问，震以烈威，随问辄承，无敢迕，鞭楚未收于壁，而狱具矣。林甫才其为，擢户部郎中兼侍御史。

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兄事禄山，尝密谂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子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并知节度营田、管内采访，总留事，拜雁门太守，知安边铸钱事。以母丧解，禄山表为魏郡太守。杨国忠当国，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禄山敕吏设白□帐于传以候命，庆绪亲御而饯之，温衔其德，故朝廷动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

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会河东太守韦陟怨失职，因温以交禄山，遍馈权近，国忠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其属员锡及陟皆坐贬。明年，温仍坐受赇、夺民马，贬端溪尉。

始，林甫死，希奭出为始安太守，张博济、韦陟、韦诫奢、李从一、员锡皆逗留始安，温既谪，又依希奭以居。国忠奏遣蒋沇临按，希奭擅稽罪人，贬海康员外尉，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温之斥，帝在华清宫，诏从臣曰：“温本酷吏子，朕过用之，故屡构大狱，专威福。今既斥，公属安矣。”

温死五月而禄山反，即伪位，求温子，方十岁，授河南参军以报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礼，尚真定公主，为驸马都尉，貌丰伟，饮酒至斗不乱。器有吏干，然性陷刻乐祸。天宝中，举明经，为万年尉。逾月，擢监察御史，中丞宋浑为东畿采访使，引为判官。浑坐赃败，器亦废，后为奉先令。

安禄山陷京师，器受贼署，守奉先。顷之，同罗背贼，贼将安守忠、张通儒亡去，渭上义兵且数万，器大惧，悉毁贼所署符敕，募众以应之。渭上军败，遂走灵武。素善吕諲，得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肃宗至凤翔，兼礼仪使。二京平，为三司使。器草定仪典，令王官陷贼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抚膺顿首请罪，令刀仗环之，以示扈从群臣。器既残忍希帝旨，欲深文绳下，乃建议陈希烈、达奚珣等数百人

皆抵死。李岘执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贇。后萧华自贼中来，因言："王官重为安庆绪驱胁，至相州，闻广平王宣诏释希烈等，皆相顾愧悔。及闻崔器议刑，众心复摇。"帝曰："朕几为器所误。"后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头若谢罪状，家人问之，曰："达奚尹诉于我。"三日卒。

毛若虚，绛州太平人。眉长覆目，性残鸷。天宝末为武功丞，年六十馀。肃宗还京师，擢监察御史，以国用大竭，数请掊天下财，巧傅于法，日月有献，渐见识用。大抵核囚，先收家赀以定赃，有不满意，摊索保伍姻近，人惧其威，无敢不如约。

乾元中，凤翔七坊士数剽州县间杀人，尉谢夷甫不胜怒，搒杀之。士妻诉李辅国，辅国请御史孙鏊穷治，狱久不具，诏中丞崔伯阳与三司参讯，未决。乃使若虚按之，即归罪夷甫。伯阳争甚力，若虚慢拒，伯阳怒，若虚即驰入白于帝。诏姑出，若虚泥诉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虚殿中，而召伯阳。伯阳至，具劾若虚罔上，帝主先语，叱伯阳出，并官属悉贬岭外。李岘颇左右鏊等，罢宰相。于是若虚权焰震朝廷，群臣不舒息。寻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贬宾化尉，死。

敬羽，河中宝鼎人。貌寝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补匡城尉，朔方安思顺表为节度府属。肃宗初，擢监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师平，任遇浸显，凶态不能忍，乃作巨枷，号"翾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门牡轹腹；掘地实棘，席蒙上，濒坎鞫囚，不服则挤之坎，人多滥死。迁累御史中丞、宗正卿。

郑国公李遵坐贿下诏狱，羽参按，遵肥而羽瘠，则引遵危坐小床，痹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赃至数百万。嗣岐王珍谋反，诏羽穷劾，乃悉召支党，环以搒具，囚惶怖，一昔狱成，珍赐死，左卫将军窦如玢等九人皆斩，太子洗马赵非熊等六七人毙杖下，闻者毛竖。

先是，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吏疾之，诬其通史朝义。羽鞫之，谦须长三尺，明日脱尽，膝腲皆碎，人视之以为鬼，乃杀之。

羽与毛若虚、裴升、毕曜同时为御史，皆暴忍，时称"毛敬裴毕"。未几，升、曜流黔中。宝应初，羽斥道州刺史，诏杀之。羽闻使者至，缞服而逃，吏械之。临死，袖中出牒数番，乃吏相告讦，咤曰："不及

推，死矣，治州者无宜寝。”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藩镇魏博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 ，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馀年，卒不为王土。

当其盛时，蔡附齐连，内裂河南地，为合从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贼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斧钺钝，含引混贷，照育逆孽，殆为故常。而执事大人曾不历算周思，以为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为广大繁昌莫己若也。呜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后为之支计乎？且天下几里，列郡几所，自河以北，蟠城数百，角奔为寇，伺吾人憔悴，天时不利，则将与其朋伍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壮，不图擒取，乃偷处恬逸，以为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此复何也？

议者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桡，外而不拘，犹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为快也？

愚曰：大历、贞元之间，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贷以法，故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不问，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划大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号，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赵、魏、燕、齐，同日而起，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馀混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鉏，小者惠来。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反此，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将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氵奏反，传六世，

有州四。卢龙更三姓，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硃克融反，传十二世，有州九。淄青传五世而灭，有州十二。沧景传三世，至程权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灭，有州四。宣武传四世而灭，有州四。彰义传三世而灭，有州三。泽潞传三世而灭，有州五。虽然，迹其由来，事有因藉，地之轻重，视人谋臧否欤！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籓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尝大雪，禄山按行诸屯，至其营，若无人，已而擐甲列卒，阅所籍，不缺一人，禄山异其能，使守颍川。

郭子仪平东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复叛。安庆绪奔鄴，承嗣自颍川来，与蔡希德、武令榔合兵六万，庆绪复振，抗王师。岁馀，史思明乱，承嗣又为贼导，及朝义败，与共保莫州。仆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诈朝义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执贼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间瑒将士。瑒虑下生变，即约降。承嗣诈疾不出，瑒欲驰入取之，承嗣列千刀为备，瑒不得志，承嗣重赂之以免。乃与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皆诣仆固怀恩谢，愿备行间。朝廷以二贼继乱，州县残析，数大赦，凡为贼诖误，一切不问。当是时，怀恩功高，亦恐贼平则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帅河北，赐铁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迁至贝博沧瀛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

承嗣沈猜阴贼，不习礼义。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历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趫秀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图版税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乱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雁门郡王，宠其军曰天雄，以魏州为大都督府，即授长史，诏子华尚永乐公主，冀结其心。而性著凶诡，愈不逊。

大历八年，相卫薛嵩死，弟萼求假节，牙将裴志清逐萼，萼以众归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詐吏士反，阳言救，实袭取之。帝遣使者谕罢兵，承嗣不奉诏，遣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取卫州，胁刺史薛雄乱，不从，屠其家，悉四州兵财以归，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刘浑从之，阴使从子悦讽诸将诣使者膀面请承嗣为帅，使人不敢诘，于是厚赏请己者。帝乃下诏贬承嗣永州刺史，许一子从，悦及诸子皆逐恶地。诏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李宝臣、幽州

硃滔、昭义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万掎角进，若承嗣不承命，听在所讨执，以军法从事。其下霍荣国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卫，筑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将往往携阻，杀数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诸节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众围之，为宝臣所逐，火辎重，归于贝，计益穷，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请委身北阙下。又使悦与卢子期将万人攻磁州，屯东山。宣慰使韩朝彩等固守，兼训以万骑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时承昭以神策射生继进，入河东垒。诸军进讨，数有功，颇赏，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马、黄白金万计劳赉，使人供帐高会。诸军少懈，而正己、宝臣二军会枣强，更相见。会正己军辄引去，忠臣乃弃月垒，济河屯阳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东山袭子期军，自闭壁以骄贼。子期分步骑万人环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进。河东将刘文英、辛忠臣等决战，而成德、幽州兵绕出子期后，于是围解。更阵高原，诸将与承昭夹攻，大战临水，贼败，尸旁午数里，斩九千级、马千匹，执子期及将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万。诸军乘胜进，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举燧，朝彩出锐兵鼓噪薄魏营，斩首五百，悦惊，率馀兵夜走，尽弃旗幕铠仗五千乘。成德将王武俊以子期归宝臣，宝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复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万人，粟二十万石，献子期京师，斩之。

天子遣中人劳宝臣，不为礼，宝臣乃贰，反攻硃滔，与承嗣和，承嗣与之沧州。正己又请天子许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谏议大夫杜亚持节至魏受其降，许阖门还京师，赦魏博所管与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复略滑州，败李勉兵。会李灵耀以汴州叛，诏忠臣、勉、河阳马燧合讨。灵耀求救于魏，承嗣使悦将兵三万赴之，败勉将杜如江、正己将尹伯良，死者殆半，乘胜屯汴北郛，与灵耀合。燧、忠臣逆击，破之，悦脱身遁，斩获数万。灵耀东走，欲归承嗣，为如江所禽，并魏将常准献京师。明年，承嗣上书请罪，有诏复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复赐铁券。

承嗣盗有贝、搏、魏、卫、相、磁、洺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凡再兴师，会国威中夺，穷而复纵，故承嗣得肆奸无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赠太保。

悦，蚤孤，母更嫁平卢戍卒，悦随母转侧淄、青间。承嗣得魏，访获之，年十三，拜伏有礼，承嗣异之，委以号令，裁处皆与承嗣意合。及长，剽悍善斗冠军中，贼忍狙诈，外饬行义，轻财重施，以钩美誉，人皆附之。承嗣爱其才，将死，顾诸子弱，乃命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

之。帝因诏悦自中军兵马使、府左司马擢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

悦始招致贤才，开馆宇，礼天下士，外示恭顺，阴济其奸。帝晚年尤宽弛，悦所奏请无不从。德宗立，不假借方镇，诸将稍惕息。会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归田亩。悦即奉命，因大集将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军中久，仰缣廪养父母妻子，今罢去，何恃而生？"众大哭。悦乃悉出家赀给之，各令还部，自此，魏人德悦。

及刘晏死，籓帅益惧，又传言帝且东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惧，率兵万人屯曹州，乃遣人说悦同叛。悦因与梁崇义等阻兵连和，以王侑、扈趯、许士则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建中二年，镇州李惟岳、淄青李纳求袭节度，不许，悦为请，不答，遂合谋同叛。会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图，悦乃诈其军曰："有诏阅军之老疾疲弱者。"繇是举军咨怨。悦与纳会濮阳，纳分兵佐悦。

会幽州硃滔等奉诏讨惟岳，悦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杨朝光以兵五千壁卢疃，绝昭义饷道。悦自将兵数万继进，又使朝光攻临洺将张伾。伾固守，食且尽，赏赐不足，乃饰爱女示众曰："库廪竭矣，愿以此女代赏。"士感泣，请死战，大破悦军。有诏河东马燧、河阳李芃与昭义军救伾。三节度次狗、明二山间，未进。伾急，以纸为风鸢，高百馀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营噪迎之，得书言"三日不解，临洺士且为悦食。"燧乃自壶关鼓而东，破卢疃，战双冈，禽贼大将卢子昌而杀朝光，悦遁保洹水。

于是曹俊为贝州刺史，乃承嗣时旧将，果而谋。悦未得志，召问计安出，对曰："兵法，十则攻，今公以逆干顺，势不敌也。宜留兵万人屯崞阝口，以遏西师，则举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临洺，粮竭卒老，不见其可。"悦所昵扈趯、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悦不听其言。燧等距悦军三十里，筑垒相望。悦与纳合兵三万，阵洹水。燧引神策将李晟夹攻悦，悦大败，死伤二万计，引壮骑数十夜奔魏，其将李长春拒关不内，以须官军。而三帅顿不进。明日，悦得入，杀长春，持佩刀立军门，流涕曰："悦藉伯父馀业，与君等同休戚。今败亡及此，不敢图全。然悦久稽天诛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袭，既弗能报，乃至用兵，使士民涂炭。悦正缘母老不能自刭，愿公等斩悦首以取富贵，无庸俱死。"乃自投于地。众怜，皆抱持之曰："今士马之众，尚可一战，事

脱不济，死生以之。”悦收泪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誓同存亡，纵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断发为誓，将士亦断发，约为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财及府库所有，大行赐与。而李再春及其子瑶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之、悦皆族昂等家。悦自视兵械乏，众单耗，惧，不知所出，复召曹俊与之谋。曹俊为整军完垒以振士气，群心复坚，后十馀日，燧等始进薄城下。

未几，王武俊杀惟岳，而深州降硃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观察使。武俊恨赏薄，滔怨不得深州，悦知二将可间，乃晙路使王侑、许士则说滔曰：“司徒奉诏讨贼，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闻出幽州日，有诏破惟岳得其地即隶麾下，今乃以深州与康日知，是朝廷不信于公也。且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风，将诛豪桀，扫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袭。又功臣刘晏等皆旋踵破灭，杀梁崇义，诛其口三百馀，血丹汉江。今日破魏，则取燕、赵如牵辕下马耳。夫魏博全则燕、赵安，鄙州尚书必以死报德。且合从连衡，救灾恤患，不朽之业也，尚书愿上贝州以广汤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则夕入贝，惟孰计之。”滔心素欲得贝，即大喜，使侑先还告师期。

先是，诏武俊出恒冀粟三十万赐滔，使还幽州，以突骑五百助燧军。武俊惧悦破，将起师北伐，不肯归粟、马。滔因使王郅说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战，天下无前，故分散粟、马以弱君军。今若举魏博，则王师北向，漳、滏势危。诚能连营南旆，解田悦于倒县，大夫之利也，岂特粟不出窖，马不离厩，又有排危之义，声满天下。大夫亲断逆首，血衊衅衣袖，日知不出赵城，何功于国，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为大夫耻。”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报滔。

于是滔率兵二万屯宁晋，武俊以兵万五千会之。悦恃救至，使康愔督兵与王师战御河上，大败，弃甲走城。悦怒，闭门不内，蹈藉死堑中者甚众。其夏，滔、武俊军至，悦具牛酒迎犒。燧等营魏河西，武俊、滔、悦壁河东，起楼橹营中，两军相持，自秋汔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赵与张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绝幽、蓟路。

悦重德滔，欲推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当，乃更议如七国故事。悦国号魏，僭称魏王，以府为大名府，署子为府留后；以扈趯为留守，许士则为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礼，封演司刑，并为侍郎；刘士素为内史舍人，张瑜、孙光佐为给事中，邢曹俊、孟希祐为左右仆射，田晁、高缅为征西节度使，蔡济、薛有伦为虎牙将军，高崇节知军前兵马，夏

侯为兵马使。晁以兵数千助李纳守郓。明年夏，滔屯河间，留大将马寔以兵万人戍魏。会硃泚乱，帝出奉天，燧还太原，武俊等皆罢，悦饯之，厚遗武俊、寔，官属皆有赠。

兴元元年，滔自将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见悦计事曰："顷大王在重围，孤与赵刻日赴王难以全魏、贝。今秦帝已据关中，孤以步骑十万与回纥趋东都相应接，王能从孤济河，合势以取大梁，孤得西收巩、陕，与秦兵会，天下可定也。则王与赵王永无南虑，为脣齿之国，幸速计之。"是时，悦闻天子已赦罪，复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绝滔，阳遣薛有伦报滔如约。滔大喜，复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悦犹豫，许士则谏曰："冀王勇决权略，一世之雄也，杀怀仙，屠希彩，讠术兄使如京师而夺之权，有恩者诛，同谋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亲不加泚，勇不加怀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挛匹夫义，出且见禽。彼得魏博，北联幽蓟，南入梁、郑而与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伪许出迎，遣州县具牛酒，至则以事自解，不可顾恩取祸也。"悦然之。先是，武俊阴约悦背滔，使相望。及闻滔要悦西，使田秀驰说悦曰：'闻大王欲从滔度河，为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盗京师时，滔为列国，且自高，如得东都，与泚连祸，兵多势张，返制于竖于乎？今日天子复官赦罪，乃王臣，岂舍天子而北面滔、泚耶！愿大王闭垒不出，武俊须昭义军出，为王讨之。"悦因秀还，具道其谋，而遣曾穆报滔。滔喜，自河间悉师而南，逾贝州，次清河，使人报悦，悦不至。进屯永济，使王郅等督之曰："王约出馆陶与大王会，乃济河。"悦良久曰："始约从王，今举军持悦曰：'魏比困侵掠，供拟屈竭。'以悦日拊循，犹恐人且携间，一日去城邑，朝出夕变，且何归？不然，悦不敢背约。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属裴抗、卢南史报命。滔怒骂曰："逆虏前日求救，许我贝州，我不取；尊我为天子，我与同为王；教我远来而不出。是贼不击，尚何诛？"乃囚抗等，使马寔取数县，已而释抗还之，悦兵不敢出，遂围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军馈，尽囚诸县官吏，唯清阳不下，滔围之。寔拔清平，杀五百人，俘男女赀财去。

于是李抱真、武俊约出兵救魏。会有诏拜悦检校尚书右仆射，封济阳郡王，而给事中孔巢父持节宣劳。始悦阻兵凡四年，狂愎少谋，亟战数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厌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悦与巢父张饮，门阶皆彻卫。至夜分，从弟绪与族人私语曰："仆射妄起兵，几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谏止之，绪怒，杀谏者，乃与左右逾垣入。悦方醉，寝酣。绪挺刃升堂，二弟谏止，绪斩之，因手刺悦，并杀基母妻。悦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悦命召许士则、蔡济计事，至

则杀之。刘忠信者，悦常使防督绪直寝门，绪呼曰：“忠信刺仆射，与扈趯反。”众执之，语曰：“无之。”支已殊绝。

绪字绪，承嗣第六子。悦待诸弟无所间，使绪主牙军，而凶险多过，尝笞勖之。悦于饮食衣服，俭啬有节，绪常苦不足，颇怨望，故作难。悦既死，惧众不附，以其徒数百将出奔，邢曹俊率众追还。绪乃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归罪扈趯，斩其首以徇。复杀悦亲信薛有伦等数十人，因巢父遣使者听命天子。滔闻悦死，以兵五千合寔军，进攻魏州。寔濒王莽河壁，南距河，东抵博州，杀略甚众。使人入魏招绪降。绪新篡，而寔围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见滔，滔许与盟。曾穆劝绪绝滔，而绪部分亦定，乃乘城战，武俊、抱真各脩好如悦时。诏即拜绪节度使。寔围魏凡三月，滔败走。

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降绪，拜驸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赐一子八品官。绪猜忌，杀兄弟姑妹凡数人。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将入之魏以代绪，绪厚赂纳，且召朝，朝以死请不行，乃送之京师，过滑，绪将篡取之，贾耽以兵援接，乃免。

累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雁门，实封五百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赠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贱，公主命为己子，宠冠诸兄。数岁，为左卫胄曹参军、节度副使。绪死时，年十五，匿丧观变，军中推为留后，因授节度使。除丧，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进位检校司空，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严，颇循礼法。及主薨，始自恣，击鞠从禽，酣嗜欲，军中事率意轻重，官属进谏皆不纳。

会诏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讨王承宗，季安谋曰：“王师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赵，赵诚虏，魏亦虏矣，奈何？”或请以五千骑决除君忧。季安曰：“善，沮军者斩！”时幽州刘济将谭忠适使魏，闻之，入见季安曰：“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不及下，且能不耻！既耻且怒，必任智画，仗猛将，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诛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季安曰：“计安出？”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赵，而阴遗赵书曰：‘魏若伐赵，为卖友；魏若与赵，为反君。卖友反君，魏不忍受。执事能弛陴鄣，遗一城，魏得持之献捷天子以为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赵，

西得以为臣，不世之利也。’赵不拒君，则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将率兵会王师伐承宗，粮饷自办，取堂阳以报，加太子太保。

有丘绛者，父时宾佐，与同府侯臧争权，季安怒，斥为下县尉，俄召还，先坎道左，既至，生瘗之。忍酷无忌惮，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赠太尉。

妻元谊女，召诸将立其子怀谏，最幼，不能事，政决于私奴蒋士则，数易置诸将，军中怒，取田兴为留后，所谓田弘正者，以怀谏归第，杀士则等十馀人。季安既葬，送怀谏京师，授右监门卫将军，宠锡蕃渥。绪弟缙、华显于朝。

缙字云长，贞元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将军，封扶风郡公。元和中，拜夏绥银节度使。始开元时，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废，缙复城之。王师伐蔡，缙上橐它牛马助军。吐蕃寇丰州，缙设伏邀其归，俘斩过当。入为左卫大将军，李听代之。听劾缙盗没军粮四万斛，强取羌人羊马，故吐蕃得乘隙。贬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盐州，贬房州司马。长庆初，终左领军卫将军。华，太常少卿，尚永乐、新都二公主。

田氏自承嗣至怀谏，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趫敢从父军，田弘正讨李师道，将先锋兵四千济河，拔城栅，师踵进，乘胜逐北，傅郓堞。师道传首，以功兼御史中丞。

长庆二年，田布之自杀也，军乱且嚣。时宪诚为中军兵马使，颇言河朔旧事以摇其众，众乃逼还府，擅总军务。穆宗以硃克融、王廷氵奏方盗幽、镇，未有以制，即以节度使授之。宪诚外诧王命，而阴结幽、镇，依以自固。时李騕方乱，私与交通，数助请旄节，城马头，具舟黎阳，示将济师者。会天子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宪诚见使者礼倨，言辞悖慢。俄闻斩騕，更恭谨谓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识主，虽日加箠不忍离。”其谲狯类此。进检校司空。

与李全略为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潜以粮饷资之。文宗申约，使者相望，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宪诚使大将至京师侦事，作谩言自大，宰相韦处厚折其诈，遣去。宪诚惧，出兵从王师讨之，复遣大将丌志沼率师二万攻德州。时王廷氵奏援同捷，阴诱志沼以利。志沼

反，屯永济，兵锐甚，诸镇共御之。宪诚告急，天子诏义武李听进讨。于是志沼与廷氵奏合兵劫贝州，为听所败，奔廷氵奏。沧景平，宪诚不自安，请纳地，进检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听代。

初，宪诚将以族行，惧魏军之留，问策于弟宪忠，宪忠教分相、卫，请置帅，因以弱魏。复请诏听引军声图志沼而假道清河，帝从之。宪诚因欲倚听公去魏，及听次清河，魏人惊，宪忠曰："彼假道取贼，吾军无负朝廷，何惧为？"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听至，悉出其甲，将入魏，魏军闻之惧，明日尽甲而出。听按军馆陶不进。众谓宪诚卖己，曰："绐我以沽恩耶？"夜攻杀之，并监军史良佐，推何进滔为帅以请，诏赠宪诚太尉，实大和三年。宪诚起，凡七年，死。

何进滔，灵武人，世为本军校。少客魏，委质军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压镇州。承宗使健将以铁冒面，引精骑千馀驰魏壁。进滔率猛士逐之，几获，镇人大惧。从讨李师道，以功兼侍御史。宪诚死，军中传讠虖曰："得何公事之，军安矣！"进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当听吾令。"众唯唯。"孰杀前使及监军者，疏出之。"凡斩九十馀人，释胁从者。素服临哭，将吏皆入吊。诏拜留后，俄进授节度使。居魏十馀年，民安之。进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成五年死，赠太傅，谥曰定。

子重顺袭。武宗诏河阳李执方、沧州刘约谕朝京师，或割地自效，不听命。时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绾节度大使，以重顺自副，赐名弘敬。帝讨刘稹，加东面诏讨使。弘敬倚稹相脣齿，无深入意，诏因称其事母孝，在军久，宜亟战。弘敬亦自如。及王宰逾乾河攻泽州，天子虑稹起山东兵，命弘敬掎角塞其道，不奉诏。王元逵克邢州，攻上党，弘敬不得已，乃出师。未几，宰统陈许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惧，乃进战，拔平恩，诏检校尚书左仆射。泽潞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书令，封楚国公。咸通七年死，赠太师。

子全晖袭，明年，拜节度使。平庞勋，以功迁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母丧，纳所赐节，愿行丧，诏不许。全晖年少好杀戮，下有小罪，鲜纵贳，人人危惧。后军中相传晙减粮帛，众遂叛，全晖单骑遁，众推韩君雄以总军事，而杀全晖，实咸通十一年。诏赠太保。

自进滔至全晖，凡三世，四十二年。

懿宗更以普王为大使，擢君雄留后。君雄，魏州人。不五月，进副

大使，三迁检校司空。僖宗即位，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赠太尉。

子简，袭留后。俄授节度使，进累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乱，简恃强完，欲拓地，觊望非常。时诸葛爽为黄巢守河阳，简攻之，爽走，即戍以兵，以略邢、洺而归。东攻郓，郓将曹存实出战，败死，其将硃宣率众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复取河阳。简还攻之，爽迎击新乡，简大败，乐彦禛以一军先还，简奔归，疽发背死。彦祯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彦祯者，亦魏人。简时，历博州刺史，下河阳有功，迁澶州。魏人立之，诏检校工部尚书，领留后，进节度使，累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彦祯喜儒术，引公乘亿、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乱，彦祯使山甫往见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镕厚谢，卒不克。彦祯见王室微，颇骄满不轨，大兴其众，城魏周八十里，一月毕，人怨其残。子从训，资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出入卧内，军中藉藉恶之。从训惧，易服奔近县，彦祯即以为六州指挥使、相州刺史，辇兵械泉布，迹接于道，军中益贰。彦祯常梦解佩带覆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将有背乎？”已而军乱，果囚彦祯，迫为桑门，寻杀之，推大将赵文□弁总留后。

从训求救于硃全忠，全忠为起师，次内黄。从训自相州以军三万傅城，文□弁不敢出，众惧，杀之，更推罗弘信帅军。弘信出战，从训败，裒馀众壁洹水，弘信遣将程公佐击斩之，枭首军门，实文德元年。彦祯起，凡七年。

罗弘信，字德孚，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状貌雄伟。为裨将，主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头老人使谢君，君当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弁死，众曰：“孰愿主吾军者？”弘信辄曰：“神命我矣！”众环视，以为宜，遂立之。诏擢知留后，再迁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豫章郡公。

硃全忠讨黄巢，饷粟三万斛、马二百匹。秦宗权乱，复诏弘信以粟二万斛助军，未输，检校工部尚书雷鄴来责粟，弘信素胁于牙军，擅杀鄴。全忠以檄谯让，弘信不敢报。大顺初，全忠讨太原李克用，遣将赵昌嗣见弘信假粮马；又议屯邢、洺，假道相、卫，弘信不纳。全忠使丁

会、庞师古、葛从周、霍存等引万骑度河，弘信壁内黄，凡五战皆败，禽大将马武等，乃厚币求和。方全忠图河北，欲结纳弘信，乃还兵。

全忠攻兖郓，硃宣求援于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请道屯莘，其下侵魏刍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镇、定兵营河曲，搤魏、滑路，弘信驰告全忠，请禁游舸，绝往来。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绐，自将至滑州。弘信来告曰："魏人未动者，正欲缓图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将李瑭救宣，复壁莘，弘信厌其暴，而瑭沟垒自固。全忠遣使谓曰："晋人志并河朔，师还，为公忧之。"弘信乃攻瑭，告全忠师期，全忠将趋滑为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瑭。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将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数求战，言不敢出，全忠以葛从周代将。从周为暗窦，每克用兵至，辄出精卒薄战，必捷。克用逾洹西北挑战，从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战白龙潭，弘信败，克用追薄魏门而还。弘信乃乞师全忠，全忠遣将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偪。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复遣葛从周将兵追蹑，拔洺州，执其刺史邢行恭；复攻邢，马师素自拔走；遂围磁州，袁奉韬自杀。不五日，取三州，斩首二万级，禽其将百馀人，自是克用兵不出。

始全忠亟讨兖郓，惧弘信贰，故岁时赂遗良厚。弘信每有馈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为厚己，故推心焉。

进累检校太师，守侍中，徙临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谥曰庄肃。子绍威袭。

绍威字端己。少有英气，性精悍，吏事明办。既领留后，昭宗即诏嗣父节度，加累检校太尉，号"忠勤宣力致圣功臣"。幽州刘仁恭引兵攻镇、冀，遂掠魏，绍威告急于全忠，全忠自将与仁恭战内黄，日中，大破之，斩首三万级。葛从周方守邢，亦败其众于魏县。仁恭以众十万陷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内黄，从周悉军入魏。仁恭攻魏，从周以五百骑出斗，谓门者曰："前有强敌，不可易。"命阖扉。士死战，执仁恭将二人。仁恭使别将攻内黄，为思安所败。从周乘胜破八壁，追北至临清。仁恭乃还沧州，与李克用图魏。绍威与全忠连兵伐沧州，从周攻拔德州，进薄浮阳。仁恭以兵至，监军蒋玄晖请须其入壁，食尽可取。从周曰："兵在机，机在上将，岂监军所知！"逆战老鸦堤，破之，斩首五万，获其将百馀人。又战唐昌范桥，六遇辄胜。仁恭约和，乃还。绍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迁帝洛阳，命诸镇治宫阙，而绍威营太庙，加侍中，封鄴王。

魏牙军，起田承嗣募军中子弟为之，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悍骄不顾法令，宪诚等皆所立，有不慊，辄害之无噍类。厚给禀，姑息不能制。时语曰："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谓其势强也。绍威惩曩祸，虽外示优假，而内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佺作乱，不克，奔沧州。绍威乃决策屠翦，遣杨利言与全忠谋。全忠乃遣苻道昭将兵合魏军二万攻沧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战，魏军不之疑。绍威子，全忠婿也，会女卒，使马嗣勋来助葬，选长直千人纳盟器，实甲以入。全忠自滑济河，声言督沧景行营。绍威欲出迎，假锐兵以入，军中劝毋出而止。绍威遣人潜入库，断纮解甲，注夜，将奴客数百与嗣勋攻之，军趋库得兵，不可战，因夷灭凡八千族，闛市为空。平明，全忠亦至，闻事定，驰入军。魏兵在行者闻变，于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县，分据贝、澶、卫等六州。仁遇自称魏博留后，全忠解沧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众走，为游骑所获，支解之，进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斩其首，相、卫皆降。

绍威虽除其偪，然势弱，为全忠牵制，比州刺史矣，内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沧州，绍威主馈輓，自鄴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道。全忠还，绍威建元帅行府，极土木壮丽，全忠大悦。绍威间说曰："邠、岐、太原皆狂谲，以复唐室为言。王宜自取神器，专天下之望。"全忠归，乃受禅。

绍威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目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云。

赞曰：田承嗣几禽矣，李宝臣怒承倩而释魏。建中之际，三将军持锐躏血，功无成者。四叛连势，兵结难作，天子不能守宗庙。传及弘正，去污入朝，数年复乱，唐终不得魏。与夫竖刁乱齐，孰为轻重？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藩镇镇冀

李宝臣字为辅，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为卢龙府果毅，常觇虏阴山 ，追骑及，射六人尽殪，乃还。为安禄山射生，从入朝，留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禄山反，遁归，更为禄山假子，使将骁骑十八人，劫太原尹杨光翙，挟以出，追兵万馀不敢逼。又督精甲军土门，以扼井陉。事安庆绪为恒州刺史。九节度师围相州也，忠志惧，归命于朝，肃宗即授故官，封密云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复叛，勒兵三万固守，贼将辛万宝屯恒州相掎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义，使裨将王武俊杀万宝，挈恒、赵、深、定、易五州以献。雍王东讨，开土门纳王师，助攻莫州。朝义平，擢礼部尚书，封赵国公，名其军曰成德，即拜节度使，赐铁券许不死，它赍与不赍，赐姓及名。于是遂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地，马五千，步卒五万，财用丰衍，益招来亡命，雄冠山东。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相姻嫁，急热为表裹。先是天宝中，玄宗冶金自为象，州率置祠，更贼乱，悉毁以为赍，而恒独存，故见宠异，加赐实封。

始，宝臣与正己素为承嗣所易。其弟宝正，承嗣婿也，往依魏，与承嗣子维击球，马骇，触维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宝臣，宝臣谢教不谨，进杖，欲使示责，而承嗣遂鞭杀之，由是交恶。乃与正己共劾承嗣可讨状。代宗欲其自相图，则势离易制，即诏宝臣与硃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与滑亳、河阳、江淮兵攻其南。师会枣强，椎牛飨军，宝臣厚赐士，而正己颇觳，军怨望，正己惧有变，即引去。惟滔、宝臣攻沧州，历年未下，击宗城，残之，斩二千级。承嗣弟廷琳方守贝州，遣高嵩岩将兵三千戍宗城，宝臣使张孝忠攻破之，斩嵩岩，逸所执将四十馀人。会王武俊执贼大将卢子期，遂降洺、瀛。当是时，河南诸将败田悦于陈留，正己取德州，欲颇穷讨。承嗣惧，乃甘言绐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莫敢进。

于是天子遣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归使者百缣，使者恚，抵诸道，宝臣顾左右愧甚。诸将已休，独武俊佩刀立所下，语之故。武俊计曰："赵兵有功尚尔，使贼平，天子幅纸召置京师，一匹夫耳。"曰："奈何？"对曰："养魏以为资，上策也。"宝臣曰："赵、魏有衅，何从而可？"对曰："势同患均，转寇雠为父子，咳唾间耳。硃滔屯沧州，请禽送魏，可以取信。"宝臣然之。

先是，承嗣知宝臣少长范阳，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谶者瘗之境，

教望气者云有王气。宝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帝”谓宝臣与正己为二。而阴使客说曰：“公与滔共攻沧，即有功，利归天子，公于何赖？诚能赦承嗣罪，请奉沧州入诸赵，愿取范阳以报。公以骑前驱，承嗣以步卒从，此万全势也。”宝臣喜得沧州，又见语与谶会，遂阴交承嗣而图幽州，承嗣陈兵出次以自验。宝臣谬谓滔使曰：“吾闻硃公貌若神，愿绘而观可乎？”滔即图以示之。宝臣置图射堂，大会诸将，熟视曰：“信神人也！”密选精卒二千，夜驰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时二军不相虞，忽闻变，滔大骇，战瓦桥，败，衣佗服得脱，禽类滔者以归承嗣。承嗣知衅成，还军入堡，使人谢宝臣曰：“河内方有警，未暇从公。石谶，吾戏为耳！”宝臣惭而还。俄进封陇西郡王，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

宝臣晚节尤猜忌，自顾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杀骨鲠将辛忠义、卢俶、许崇俊、张南容、张彭老等二十馀人，籍入其赀，众乃携贰。宝臣既贮异志，引妖人作谶兆，为丹书、灵芝、硃草，斋别室，筑坛置银盘、金匜、玉□，猥曰：“内产甘露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众莫敢辨者。妖人复言：“当有玉印自天下，海内不战而定。”宝臣大悦，厚赍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诛，诈曰：“公饮甘露液，可与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宝臣已饮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诛杀妖人，时建中二年也。遗表请以惟岳领军，诒书执政诿家事，归节于朝，诏赠太傅。

惟岳少为行军司马、恒州刺史，宝臣死，军中推为留后，求袭父位，帝不许。趣护丧还京师，以张孝忠代之。田悦为请，不听。遂与悦、李正己谋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专画反计。府属邵真泣曰：“先公位将相，恩甚厚，而大夫违命缋经中，愚固惑焉。魏近且与国，不可遽绝，绝之速祸，请厚礼遣其使，徐更图之；齐远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师，且请致讨。上嘉大夫忠，所请宜许。”惟岳寤，使真作奏。震与将吏议不可，惟岳又从之。其舅谷从政，豪俊士也，切谏不纳。

于是张孝忠以易州归天子，天子诏硃滔与孝忠合兵讨惟岳，尽赦吏士，购惟岳首有赏。惟岳与滔战束鹿，大奔。遂围深州。明年正月，率兵万馀，使王武俊争束鹿，田悦亦遣孟祐来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阵，师却。滔缋帛为狻猊，使壮士百人蒙以噪，趋惟岳军，马骇军乱，因大败，火其营去。于是深州日急，悦亦婴城矣。惟岳惧，召真议遣使诣河东马燧，令其弟惟简见帝，斩大将谢罪，以兵属郑诜，身朝京师。孟祐知其谋，走告悦，悦使扈岌来让曰：“敝邑暴兵，本为君索命节，岂为叛

逆耶？虽见破于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为后图。今君信邵真谗间，欲归悦之罪，以自湔荡，何负而然！不则遣祐还军，无遗王师禽。若能诛真以徇，请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决，毕华见曰：“大夫与魏盟未久，魏虽被围，彼多蓄积，未可下。齐兵劲地广，裾带山河，所谓东秦险固之国，与相持维，足以抗天下。夫背义不详，轻虑生祸。且孟祐骁将，王武俊善战，前日逐滔，滔仅免，今合两将，破滔必矣。惟审图之！”惟岳见深围未解，畏祐还，乃斩真以谢悦。明日复战，又大败。而康日知举赵州听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将卫常宁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骑八百攻日知。

武俊才雄，素为惟岳忌，及师行，谓常宁曰：“大夫信谗，吾朝不图晏，是行胜与否，吾不复入恒矣！将以身托定州张公，安能持颈就刀乎？”常宁与副李献诚曰：“君不闻诏书乎？斩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观大夫势终为滔灭，若倒戈还府，事实易图，有如不捷，张公可归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谢遵至武俊壁议事，武俊与谋，使内应。至期，启城门，武俊入，杀人廷中，无亢者。乃传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动。武俊使裨校任越牵惟岳出，缢之戟门下，并杀郑诜、他奴等数十人，使子士真传首京师。帝尽赦其府将士，给部中租役三年。

真始事宝臣，掌文记，武俊表其忠，赠户部尚书。其息吕擢冀州长史。

常宁在武俊时用事，为内史监，其后谋乱，诛。

惟岳异母兄惟诚，尚儒术，谦裕，宝臣爱之，使决军事，以惟岳正嫡，固让不肯当。其妹妻李纳，故宝臣请惟诚复故姓，而仕诸郓，为纳营田副使，四为州刺史。

初，惟岳叛，弟惟简以家僮票士百馀奉母郑奔京师，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简将赴难，谋于郑，郑曰：“尔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尝至京师，兄死于人手。尔入朝，未识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斩关出，道更七战，得及行在。帝见厚抚之，拜太子谕德，讨贼有功。帝徙山南，惟简以三十骑从，夜失道，驰至盩厔西，闻中人语，问天子所在，密语曰：“上在此。”帝见之流涕，执其手曰：“尔有母，乃能从朕耶？”对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尘起，帝忧。惟简登高曰：“浑瑊以骑来。”瑊至，遂决趋兴元，惟简前导。及帝还，封武安郡王，号元从功臣，图形凌烟

阁，赐铁券。宪宗时，为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史万国俊夺兴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诉于惟简，即日废国俊，以地与民。出为凤翔节度使，市耕牛佃具给农，岁增垦数十万亩。卒，年五十五，赠尚书右仆射。

子元本，轻薄无行。长庆末，与薛浑私侍襄阳公主，事败，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贷死，流岭南。弟铢，好学多识，有儒者风。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宝应初，王师入井陉，武俊谓宝臣曰："以寡敌众，曲遇直，战则离，守则溃，锐师远斗，庸可御乎！"宝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归，共平馀贼，武俊谋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维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断，宝臣倚爱，出入帐中，以女妻之。宝臣以疑杀许崇俊等，士真密结左右，故武俊免于难。

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导从才一二，未尝接宾客。惟岳虽内疑，然见其屈损，又惜善斗，末忍杀。康日知以赵州降，惟岳谋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谁使？"乃遣与卫常宁将兵往。因谋执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说以祸福，武俊乃还兵，使人谓惟岳曰："大夫与齐、魏同恶，今魏兵已败，齐为赵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军且救死。闻有诏召大夫，宜亟归。"惟岳惶遽出，遂缢。即遣其属孟华奏天子。华辩对称旨，德宗擢为兵部郎中，授武俊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恒冀观察使。

是时，惟岳将杨政义以定降，杨荣国以深降，硃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赐张孝忠，而日知为深赵观察使。武俊怨不得节度而失赵、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结。武俊即缚使者送滔，与之叛。帝闻，诏华谕解，不听。

时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讨田悦，悦方困，武俊、滔救之，屯连箧山。帝诏李怀光督神策兵助讨贼，军就舍，气锐甚，谓燧曰："奉诏毋养寇，及壁垒未成击之，可灭也。"乃纵兵入滔壁，杀千馀人。悦军既屡北，不能阵。怀光缓辔观之，武俊乘其怠，使赵万敌等以二千骑横突，而滔军踵驰，王师乱，相蹈藉死，尸梗河为不流。怀光还走壁。武俊夜决河注王莽渠，断燧饷路。燧计穷，而与滔素姻家，乃遣使谩谢滔曰："老夫不自量，与诸君遇。王大夫善战，天下无前，吾固宜败，幸公图之，使老夫得还河东，诸将亦罢兵，吾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

亦阴忌武俊胜且不制，即谓武俊曰：“王师既败，马公卑约如此，不宜迫人以险。”答曰：“燧等皆国名臣，连兵十万，一战而北，贻羞国家，不知何面目见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许之。燧至魏县，坚壁自固，师复振。滔惭谢，嫌隙始构矣。武俊使张钟葵攻赵州，日知斩其首以闻。于是武俊与田悦等擅相王。武俊国号赵，以恒为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兼元帅；以毕华、郑儒为左右内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并为尚书；士则司文侍郎，宋端给事中，王洽内史舍人，张士清执宪大夫，卫常宁内史监，皇甫祝尚书右仆射，馀以次封拜。

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贾林诈降武俊，既见，曰：“吾来传诏，非降也。”武俊色动，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坛建国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忠义，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诸军数表大夫至诚，上见表动色曰：‘朕前误无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谢，朕四海主，毫芒过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亲断逆首，而宰相阁于事宜，国家与大夫乌有细故哉？硃滔以利相动，公何取焉？诚能与昭义同心，旷然改图，上不失君臣之义，下以为子孙计。”武俊曰：“仆虏人也，尚知抚百姓，天子固不务杀人以安天下。今山东连兵比战，骨尽暴野，虽胜尚谁与居？今不惮归国，业与诸军盟，虏性朴强，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荡刷之，我首倡归命，有不从者，奉辞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会帝出奉天，抱真将还泽潞，悦说武俊、滔踵袭之。林曰：“夫退军，前辎重，后锐师，人心固壹，不可图也。使战胜得地，利归于魏，不幸丧师，赵受其灾。今沧、赵乃故地，故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复激之曰：“公异邦豪英，不应谋中夏。燕、魏幽险，彼王室强则须公之援，削则己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赵、魏、燕耳，滔乃称冀，心图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东，大夫当臣事之，否则见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犹不能事，安能臣竖子耶！”乃定计通好抱真，而约马燧盟。

兴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军，黜伪号。诏国子祭酒董晋与中人宣慰，拜检校工部尚书、恒冀深赵节度使，又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卢龙节度使、琅邪郡王。

是时，滔悉幽、蓟兵与回纥围贝州，将绝白马津，南趋洛，李怀光据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纳方叛，唯李晟军渭上。羽书调发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绪杀悦，林复说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会悦死，魏人气闟，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数万，张孝忠将北面事滔，三道连衡，济以回纥，长驱而南，昭义军必保山西，则河朔举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与昭义合兵破之，声振关中，京邑可坐

复，天子反正，不朽之业，谁与公参！”武俊大喜，与抱真相闻，自将屯南宫，抱真屯经城，两军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潜会抱真于军，陈说忼慨，抱真亦倾意结纳，约为兄弟，遂俱东壁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战，武俊戒士饱食曰：“军未合，毋妄动！”遣赵琳、赵万敌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将马寔、卢南史阵而西，李少成引回纥翼之。日中兵接，武俊与子士清引精骑望少成军，抱真次之，滔驰骑二百出武俊东南，乘高鼓噪。武俊使步兵决战，而自以骑当回纥，勒兵避其锐。回纥马怒突而过，未及返，武俊急击，琳等兵亦出，回纥惊，中断，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军，不能伤，回纥既却，即欲引还，因嚣不能止，军大奔，滔走还壁。武俊中流矢，谓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骑济师，巢穴可覆也。”抱真使来希皓率劲骑薄滔营，卢玄真乘其后，滔惧，引众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滔大败，免者八千人。会夜，各按屯，武俊营滔东北，抱真营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车粮，遁归幽州，火如昼，师大噪，其声殷地。抱真以山东蝗，食少，归于潞，武俊亦还。

会有诏复滔官爵，武俊上还幽州卢龙节度。又诏以恒州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长史，赐德、棣二州，以士真为观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虽襁褓，悉官之。俄进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得建庙京师，有司供拟。

武俊善射，尝与宾客猎，一日射鸡兔九十五，观者骇伏。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群臣奉慰天子，如浑瑊故事，赠太师。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士真袭位。

士真，其长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难。既得节度，息兵善守，虽擅置吏，私赋入，而岁贡数十万缗，比燕、魏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死，赠司徒，谥曰景襄。军中推其子承宗为留后。

始，河北三镇自置副大使，常处嫡长，故承宗以御史大夫为之。及总留事，宪宗久不报，伺其变。承宗数上疏自言。帝闻刘济、田季安俱大病，议更建节度。翰林学士李绛曰：“镇州世相继，人所狃习，惟拒命则讨之。且诸道之赏馈百万士，又燕、魏、淄青，势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财力刓困，宜即诏承宗嗣领。季安等虽病，徐图所宜。定四方有天时，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镇分建节度，使承宗岁输赋如李师道。绛曰：“假令承宗奉诏，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虚出而无当也。不如令使者谕之，无出上意。”帝乃诏京兆尹裴武慰抚，承宗奉诏恭甚，请上德、棣二州，遂以检校工部尚书嗣领节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统德、棣。

昌朝，嵩子也，与承宗故姻家，帝因欲离其亲将，故命之。诏未至，承宗驰骑劫而归，囚之。诏更用棣州刺史田涣为二州团练守捉使，遣中人传诏令归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诏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将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阳、浙西、宣歙兵讨之。赵万敌者，故武俊将，以健斗闻，士真时入朝，上言讨之必捷，令与承璀偕。有诏："武俊忠节茂著，其以实封赐子士则，毋毁坟墓。"

承璀至军，无威略，师不振。神策大将郦定进号骁将，以禽刘辟功，王阳山郡，至是战北，驰而偾，赵人曰："郦王也"，害之，师气益折。及吴少诚死，李绛奏："蔡无四邻援，攻讨势易，不如赦承宗，专事淮西。"帝不听。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市承宗，外自固，内实与之。太常卿权德舆谏曰："神策兵市井屠贩，不更战阵，恐因劳惮远，溃为盗贼。恒冀骑壮兵多，攻之必引时月，西戎乘间，则禁卫不可顿虚。山东，疥癣也；京师，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师出半年，费缗钱五百万。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诚虑有溃桡之变。"又言："山东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远，谁肯为陛下尽力者。又卢从史倚寇为援，訹承璀邀宠利，宜召行营善将，令倍驿驰，度至半道，授以泽潞，而徙从史它镇，破其奸图，然后赦承宗，众情必服。"帝未许。

五年，河东军拔其一屯，张茂昭破之木刀沟；帝患从史诈，卒以计缚送京师；刘济又拔安平。承宗惧，遣其属崔遂上书谢罪，且言："往年纳地，迫三军不得专，而为卢从史卖以求利，愿请吏入赋得自新。"是时宿师久无功，饷不属，帝忧之。而淄青、卢龙数表请赦，乃诏浣雪，尽以故地畀之，罢诸道兵。昌朝归京师，授右武卫将军。承宗见兵薄境，已而罢，归罪从史，得不诘，自谓计得，謷然无顾惮。

七年，军库火，器铠殆尽，杀守吏百馀人，不自安。及吴元济反，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宥，教其将尹少卿为蔡游说，见宰相语不逊，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与师道谋，遣恶少年数十曹伏河阴，乘昏射吏，吏奔溃，因火漕院，人趣火所，斗死者十馀辈，县大发民捕盗，亡去不获，凡败钱三十万缗、粟数万斛。未几，张晏等贼宰相元衡，京师大索，天子为旰食。承宗尝疏元衡过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群臣大议，咸请声其罪伐之。诏乃绝承宗朝贡，窜其弟承系、承迪、承荣于远方，以博野、乐寿故范阳地，命归刘总。而所遣盗处处窃发，断建陵门戟，燔献陵寝宫，伏甲欲反洛阳，不克。承宗数出兵掠邻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诛，帝使率师压境。承宗揣诏旨兵不即进，即肆剽沧、景、易、定间，人苦之。

十一年，诏削爵，以实封赐土平，使奉武俊后。令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六节度兵进讨，大抵数十万，环地数千里，以分其势。然营屯离置，主约不得一，故士观望，独昭义郗士美薄贼境，贼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诸父，皆奔京师。士则为神策大将军，闻其叛，请占数京兆，裴度请用为邢州刺史，使隶昭义，以倾赵人。有王怡者，武俊从子，为承宗守南宫，士则招之，约归命，谋泄遇害；子元伯奔还，擢监察御史，诏赠怡尚书左仆射。

明年元济平，承宗大恐，使牙将石泛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诣阙下请命。前此，帝使尚书右丞崔从赐诏书许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诏复官爵，以华州刺史郑权为横海节度使，统德、棣、沧、景等州，复承宗实封户三百，以所部饥，赐帛万匹。李师道平，奉法益谨，表所领州录事、参军、判司、县主簿、令，皆丐王官。

十五年死，赠侍中。军中推其弟承元为留后。承元不敢世于镇，诏用为义成军节度使，事见本传。

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廷凑生骈胁，沈鸷少言，喜读《鬼谷》、兵家诸书。王承宗时，为兵马使。田弘正至镇州，诏以度支缗钱百万劳军，不时致，廷凑暴其稽以观众心，众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称留后，胁监军表请节。又取冀州，杀刺史王进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为魏博节度使，率军进讨，仍敕横海、昭义、河东、义武军并力。于是大将王位等谋执廷凑，不克，死者三千馀人。会硃克融囚张弘靖，以幽州乱，乃合从拒王师。

有诏议攻讨先后，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涯以为“范阳乱非宿谋，可先事镇州，又有魏博之怨，济以晋阳、沧德，掎角而进。夫用兵若斗然，先扼喉领。今瀛莫、易定实贼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闻，间谍不入，此莫胜之策。”帝乃诏义武节度使陈楚闭境，督诸军三道攻。而沧德乌重胤最宿将，当一面。裴度以河东节度使兼幽、镇招抚使，屯承天军。重胤知时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于听受，锐克伐，更以深冀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结中人，入见帝，大言曰：“贼不足破！”会度逐廷凑兵于会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诸道兵救深州，战博野，大奔，失所持节，以身免，贬归州刺史。叔良者，将家子，本以附会至灵武节度使，坐不职罢，复阶贵近，帅沧景。廷凑知其怯，故先

犯之，师由是败。

当是时，帝赐赉无艺，府帑空，既集诸道兵，调发火驰，民不堪其劳。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万，有司惧不给，置南北供军院。既薄贼鄙，饷道梗棘，樵苏不继，兵番休取刍蒸。廷凑乘间夺转运车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须衣帛，未半道，诸军强取之，有司弗能制。其县师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监军宦人，悉取精票士自随，疲琐者备行阵，战辄溃。二贼众不过万馀，王师统制不一，讫无功。宰相不知兵，为异议摇詶，裁报乖戾，深州围益急。

明年，魏牙将史宪诚叛，田布众溃于南宫。帝不得已，乃赦廷凑，检校右散骑常侍、成德军节度使。会牛元翼出奔，廷凑遂取深州，诏兵部侍郎韩愈慰其军。

廷凑既原，则稍挺，与克融、宪诚深相结，为辅车援。沧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文宗不许，更授兖海节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币子女厚结廷凑，帝虞其变，故授检校司徒。及幽、魏、徐、兖兵讨同捷，廷凑桡魏北鄙以牵制之，而馈沧景鹾粮，囚邻道使者不遣。帝怒，诏绝其输贡。于是易定、柳公济战新乐，斩首三千级。昭义刘从谏战临城，败之，引漳注深、冀。有诏："同捷乱，廷凑同恶，宜削官爵，诸道以兵进讨，有能斩廷凑者，赐钱二万缗，优畀之官；以州镇降者，等差为比。"公济再战行唐，皆克，焚栅十五。廷凑射蜡书求救于幽州，行营李载义获之；又纳魏叛将丌志沼。会同捷平，廷凑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乐陵、长河三县固守，复上书谢。帝方厌兵，赦之，悉复官爵，还所上州。久之，进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

镇冀自惟岳以来，拒天子命，然重邻好，畏法，稍屈则祈自新。至廷凑凑资凶悖，肆毒甘乱，不臣不仁，虽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死，赠太尉。军中以元逵请命，帝听袭节度。

元逵，其次子也。识礼法，岁时贡献如职。帝悦，诏尚绛王悟女寿安公主。元逵遣人纳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议者嘉其恭。其后刘稹叛，武宗诏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师，封太原郡公，食实封户二百，进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赠太师，谥曰忠。

子绍鼎袭，字嗣先，累擢检校尚书左仆射。其为人淫湎自放，性

暴，厚裒敛，升楼弹射路人以为乐。众忿其虐，欲逐之。会病死，赠司空。

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绍懿为留后以嗣，俄为节度使，累封太原县伯，加检校司空。政简易，咸通七年死，赠司徒。以绍鼎子景崇嗣。初，绍懿病笃，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属我，须尔长，将授之。今疾甚，尔虽少，勉总军务，礼籓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矣。"监军上状，懿宗悦，擢景崇为留后，寻进节度使。

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孙，尤被宠。庞勋反，景崇遣兵会王师平贼，进检校尚书右仆射。主薨，谥曰章惠，景崇居丧如礼。母张卒，号慕嬴忄翳，当时称之。以政委宾佐，检戒亲属不得与。尝欲引母昆弟为牙将，其佐张位曰："军中用人，有劳有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禄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谢。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封赵国公。乾符五年，进王常山。

黄巢反，帝西狩，伪使赍诏至，景崇斩以徇，因发兵驰檄诸道，合定州处存连师西入关，问行在，贡输相踵。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

蔚州刺史苏祐为沙陀所攻，乞师于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将出奔，会诏徙濮州刺史，拥兵之官，道于镇，景崇馆于灵寿，肆其下剽夺，景崇杀之。

嗣节度凡十四年，十三迁至检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赠太傅，谥曰忠穆。子镕。

镕年十岁，军中推为留后，授检校工部尚书。李克用、杨复光攻黄巢，镕凡再馈粟以济师。僖宗还自蜀，献马牛戎械万计。

于是克用方击孟方立于邢州，镕归刍粮。邢州平，克用遂谋山东，屯常山西，引轻骑涉滹沱谍军，会大澍，平地水出，镕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时，幽州李匡威亦谋取易、定分其地。王处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宠将李存孝已拔邢，则略镕南鄙，别将李存信等出井陉会之。镕侵尧山，存孝击败之，遂至深、越。镕求救于匡威。存孝方攻临城等数县，闻匡威屯鄗，引师去。存信素忌存孝，妄曰"无击贼意。"克用信之。存孝，飞狐人，所谓安敬思者，善骑射，攻葛从周，败张浚、韩建，数有奇功。至是惧谗，挈邢州归硃全忠，并结镕为助。天子诏出镇、幽、魏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镕，以讨存孝，镕不答，乃

与处存连兵侵镕，拔坚固镇，攻新市。镕禽克用将薛万金。匡威以兵三万救镕。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镕引骑十万夜济磻水，袭败之，斩二万级，夺铠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栾城。天子有诏和解三镇，克用还，然未得志，故复伐镕。匡威以五千骑败克用于元氏，镕具牛酒会匡威槁城，饷金二十万以谢。

俄而匡威为弟匡筹所逐，镕德其助己，迎而馆之。匡威亲忌日，镕往吊，伏起，杀其府属杨洽及亲吏淡从，有甲者牵镕袖。匡威曰："与我四州，可不死！"镕许之。将镕入牙城，镇军噪而阖左门，坎垣出战。会大雨风，木拔瓦飞。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贼，众披靡，乃挟镕逾城入。既免，赏千金，与第一区，约宥十死。匡威走东园，兵围之，与从事李抱贞俱死。明日，镕以礼敛匡威，素服哭诸廷，遣使告匡筹。匡筹怒，移书诘兄所以死状，表天子请讨镕，诏止之。又诏硃全忠平幽、镇怨。

克用闻匡威死，自率兵傅城下。镕大惊，纳缣二十万，乃退。匡筹攻乐寿、武强，克用出缚马关，败镇兵于平山，因进攻镕外垒。镕内失幽州助，因乞盟，进币五十万，归粮二十万，请出兵助讨存孝，乃得解。

克用屯栾城，存信屯琉璃陂，为邢人夜袭其营，存信军乱，不克追。克用进薄邢，环城为沟堞，欲示久围者；城中兵数出，沟垒不可成。裨将袁奉韬绐存孝曰："君所畏唯王耳，王欲沟堞成则西归，公何不听之？"存孝兵不出，垒成，攻益急，城中食尽。存孝登城哭曰："我误计，使我生见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妪招之，存孝出，泥首言为存信诬构，克用曰："尔与镕书，骂我多矣！"轩而尸于市。

光化中，全忠讨幽州刘仁恭，镕遣兵屯蓚城，俄而仁恭败，击其归，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洺、磻，又得潞，因图河东。使罗绍威讽镕绝太原，共尊全忠。镕猗违，全忠不悦。会克用将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将击走之，得镕与嗣昭书，全忠怒，引军攻镕，次元氏。镕谓其属曰："国危矣，奈何？"周式请见全忠，可以口舌罢也，许之。全忠迎折曰："尔公朋附太原，今无赦矣！"即出书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与和者，息人锋镝间耳。况继奉天子诏和解，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太原与赵本无恩，嗣昭庸肯入耶？公为唐桓、文，方以仁义成霸业，宁困人于险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戏耳！"延入帐中，议脩好。镕以币二十万赂师，遣子昭祚质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镕判官张泽谋曰："失火之家，不可恃远救。今定密迩，与太原亲，

宜使全忠图之。”镕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

镕母何，有妇德，训镕严。至母亡，镕始黩货财，姬侍千人，仪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数游览，妄求长年事，逾月不还。

始廷凑贱微时，鄴有道士为卜，得《乾之坤》，曰：“君将有土。”及得镇，迎事甚谨。复问寿几何？子孙几何？”答曰：“公三十年后，当有二王。”已而廷凑立十三年死，盖廋文也，景崇、镕皆王。廷凑尝使至河阳，醉寝于路，有过其所者视之曰：“非常人也！”从者以告廷凑，驰及之，问其故，曰：“吾见君鼻之息，左若龙，右若虎，子孙当王百年。家有大树，覆及堂，公兴矣，”及害弘正，而树适庇寝。自廷凑讫镕，凡百年。

赞曰：硃滔、王武俊南面称王，地联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将应之，当时危矣。贾林以一语寤武俊，轧兵相仇，折幽、蓟之锐，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终底覆夷，用林之功，赏不及身，德宗为不明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藩镇卢龙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史思明盗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辅之。朝义杀立，移檄诛朝清。二将乱，朝义以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督兵驰入。如震欲拒，不及计，乃出迎。怀仙外示宽以安士，居三日，大会，斩如震，州部悉平。朝义败，将趋范阳。中人骆奉先间遣镌说，怀仙遂降，使其将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阳。朝义至，抱忠闭关不内，乃缢死，斩其首，因奉先以献。仆固怀恩即表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迁检校兵部尚书，王武威郡。属怀恩反，边羌挐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大历三年，麾下硃希彩、硃泚、泚弟滔谋杀怀仙，斩阍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泚惧欲亡，滔曰："谋不成，有死，逃将焉往？"俄希彩至，共斩怀仙，族其家。希彩自称留后。张忠志以兵讨其乱，不克。代宗因赦罪，诏宰相王缙为节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闻缙至，搜卒伍，大陈戎备以逆。缙建旌棨徐驱，希彩迎谒恭甚。缙度不可制，劳军，阅旬乃还。希彩即领节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骜恣不轨，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间众之怨，杀之，共推硃泚为留后。泚自有传。

硃滔，性变诈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爱之，使主帐下亲兵。泚领节度，遣滔将兵三千为天子西乘塞，为诸军倡。始，安、史后，山东虽外臣顺，实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见滔殿中。帝问曰："卿材孰与泚多？"滔曰："统御士众，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获谒天子，泚长臣五年，未识朝廷，此不及臣。"帝愈嘉，特诏勒兵贯王城而出，屯泾州，置酒开远门饯之。戍还，乃谋夺泚兵，诡说曰："天下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讨吐蕃。以滔权知留后，兼御史大夫。滔杀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馀人，威振军中。

李惟岳拒命，滔与成德张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进检校司徒，遂领节度，赐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诏滔还镇。滔失深州，不平，又请恒、定七州所赋供军，复不许，愈怨。时马燧围田悦，悦穷，间滔与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刘怦为涿州刺史，以书谏曰："司徒身节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极矣。今昌平有太尉乡、司徒里，不朽业也。能以忠顺自将，则无不济。比忘上乐战，不顾成败如安、史

者，今复何有？司徒图之，无贻悔。”滔不从，连兵救悦。又惧张孝忠之袭，使怦壁险而军。滔激其众曰：“士蹀血斗，既下坚城，朝廷乃见夺，奏赏不报。君等疾趋，破马燧军以取赀粮，可乎？”军中不应，三号之，乃曰：“幽人死于南者，骸撑不揜，痛藏心髓，奈何复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国宠，士各蒙官赏，愿安之，不恤其它。”滔罢，潜杀不可共乱者数十人。日知发其谋于燧，天子闻，以悦未下，重起两寇，即封滔通义郡王，实户三百。

滔愈悖，分兵与武俊屯赵州胁日知，矫诏发其粮贮，即引兵救悦，次束鹿。军大噪曰：“天子令司徒北还，而南救魏，宁有诏邪？”滔惧，走匿传舍。裨将蔡雄好谕士曰：“始天子约取成德，所得州县赐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镇常苦无丝纩，冀得深州以佐调率，今顾不得。又天子以帛赐有功士，为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为也。”军中悔谢，复曰：“虽然，司徒南行违诏书，莫如还。”滔回次深州，诛首变者二百人。众惧，乃率兵南壁宁晋，与武俊合。帝命马燧、李怀光击之，滔属郑云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怀光军，则与王师屯魏桥，久不战。

悦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让武俊，曰：“箧山之胜，王大夫力也。”于是，滔、武俊官属共议：“古有列国连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郓，请如七国，并建号，用天子正朔。且师在外，其动无名，岂长为叛臣，士何所归？宜择日定约，顺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从之。滔以禄山、思明皆起燕，俄覆灭，恶其名，以冀尧所都，因号冀，武俊号赵，悦号魏，纳号齐。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为坛魏西，祀天，各僭为王，与武俊等三让乃就位。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及纳称寡人。是日，三叛军上有云气颇异，燧望笑曰：“是云无知，乃为贼瑞邪！”先是，其地土息高三丈，魏人韦稔佞悦，以为益土之兆。后二年，滔等册□遗，正值其所。

滔改幽州为范阳府，以子为府留后，称元帅，用亲信为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为国公，下皆称臣，谓殿下。上书曰笺，所下曰令。置左右内史，视丞相；内史令、监，视侍中、中书令；东西侍郎，视门下、中书；东曹给事、西曹舍人，视给事中、中书舍人；司议大夫，视谏议大夫；六官省，视尚书；东、西曹仆射，视左右仆射；御史台曰执宪，置大夫至监察御史，驱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将军曰虎牙、豹略；军使曰鹰扬、龙骧。以刘怦为范阳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为左右内史，滔兄琼瑰、陆庆为东、西曹仆射，杨霁、马寔、寇瞻、杨荣国为司文、司武、司礼、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为执宪大夫、中丞。其馀以次补署。聘处士张遂、王道为司谏。

燧遣李晟将兵至易、定，率张茂昭攻涿、莫，以绝滔援。明年，围清苑，滔将郑景济固守。滔使马寔将兵万人，与武俊拒燧，自以兵万馀救清苑，绝晟粮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还。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莱水，滔骁将乌萨戒以兵七百袭杀城卒数百，晟不出。景济望滔军立帜为应。滔进军薄晟营，晟战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败，奔易州。茂昭走满城。滔已破晟，则回屯河间不进。武俊使宋端趣让，滔怒曰："孤亟战且病，就医药，而王已复云云。孤南救魏，弃兄背君如脱屣。王必相疑，亦听所为！"端还，武俊谓寔曰："寡人望王速来指纵，决胜负，复何恶？王异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为节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谢滔，滔悦，亦报谢。然武俊内衔之，滋不怿，与田悦潜谋绝滔。

及泚反，燧等皆班师，武俊、寔亦还。悦、武俊遣使至河间，贺泚即位。武俊诡请寔共攻康日知于赵州，谋覆其军，不克。实归，武俊饯之，厚赠遗。泚遣人密召滔，使趋洛阳。滔发书，西向再拜，移檄诸道曰："今发突骑四十万走洛阳，与皇帝会上阳宫。"使王郅说悦连和俱西。滔素强调敛，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从攻洛，欲僭称帝，乘舆、法从及赦令皆具。

初，回纥以女妻奚王，大历末，奚乱，杀王，女逃归，道平卢，滔以锦绣张道，待其至，请为婚，女悦，许焉。既而遣使修婿礼于回纥，回纥喜，报以名马重宝。及僭相王，与武俊、悦、纳纳四金钥于回纥，曰："四国愿听命于可汗，谨上金钥，启闭出纳，唯所命。"至是，乞师焉。回纥以二千骑从，而武俊亦先乞师，以断怀光饷路，未至，而王师还。回纥过幽州，滔使说其酋达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赀，计可得也。"达干许诺，滔啖以金帛，约曰："五十里舍，以须悦军。"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馀，虏兵三千，马、橐它倍之；过武俊境，武俊劳之，牛酒刍米皆具。然悦已用武俊谋，不肯出，储峙于野以待。滔至贝州，悦刺史邢曹俊上谒滔，即归闭城守，滔疑之，次永济。武俊阴遣客反间滔曰："悦有憾，须公南，以兵断公归路，宜少备。"滔闻怒，入永济，执悦吏掠讯，不得其情，杀之。使回纥大掠，南及澶、卫，系执老幼无遗者。悦大恐，阖城自保。滔遣将杨布略定馆陶，屯平恩，置官吏。

滔整军北还，使马寔屯冠氏，闻悦死，遂攻魏州，围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军击滔。滔急召寔至贝州，步马乏顿。明日，辄约战，寔请休士三日，蔡雄、达干等畏武俊坚壁难图，请战。杨布曰："大王将取东都，逢小敌即怯，何以长驱天下邪？"术士尹少伯亦言必胜。既战，

为二军所乘，大败，大将硃良祐、李进皆被执，委杖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谬，杀之。俄而京师平，滔已败，不能军，走还幽州，上书待罪。有诏武俊、抱真开示大信，若诚心审固者，当洗衅录勋，与更始。

初，滔以刘怦忠力，使留守，及败，疑图己，仿徨不敢入。怦闻其至，搜兵缮铠，夹道陈二十里迎谒，望滔哭，滔遂入府。气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赠司徒。

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以亲老疾宜侍，辄去职。李怀仙为节度使，檄召不应。硃滔时，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稍迁涿州刺史。滔之讨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众心。李宝臣以兵劫滔于瓦桥，滔走，宝臣乘胜欲袭幽州，怦设方略，勒兵完守，宝臣不敢谋，擢御史中丞。滔败归，终不贰，益治兵，人嘉怦忠于所奉。及滔死，军中尽推怦，乃总军事。俄诏为节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镇才三月死，年五十九，赠兵部尚书，谥曰恭。子济。

济，字济。游学京师，第进士，历莫州刺史。怦病，诏济假州事。及怦卒，嗣节度，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奚数侵边，济击走之，穷追千馀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

王承宗叛，济合诸将曰："天子知我怨赵，必命我伐之，赵且大备我，奈何？"裨将谭忠欲激济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系之。使视赵，果不设备。数日，诏书许济无出师。济释忠，谢而问之，忠曰："昭义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倚赵自固，虽甚怨，必不残赵，故不足虞也。'赵既不备燕，从史则告天子曰：'燕、赵，宿怨也，今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曰："计安出？"曰："今天子诛承宗，而燕无一卒济易水者，正使潞人卖恩于赵，贩忠于上，是君贮忠谊心，而染私赵之名，卒不见德于赵，恶声徒嘈嘈于天下。"济然之，以兵七万先诸军，斩首数千级，又拔饶阳，屯瀛州。进攻安平，久不拔，济命次子总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会赦承宗，进中书令。

济之出，以长子绲摄留务，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济病甚，总与左右张□、成国宝及帐内亲近谋杀济，乃使人诈从京师来，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诏副大使代节度。"明日，复使人曰："诏节至太原

矣。”又使人走呼曰：“过代矣。”举军惊。济愤且怒，不知所为，诛主兵大将数十人及素与绲厚善者，亟追绲，以珏已兄皋代留事。济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浆，总使吏唐弘实寘毒，济饮而死，年五十四。绲至涿州，总矫济命杀之。乃发丧，赠太师，谥曰庄武。

总性阴贼，尤险谲，已毒父，即领军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诏嗣节度，封楚国公，进累检校司空。承宗再拒命，总遣兵取武强，按军两端，以私馈赍。宪宗知之，外示崇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吴元济、李师道平，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镇州，总失支助，大恐，谋自安。又数见父兄为祟，乃衣食浮屠数百人，昼夜祈禳，而总憩祠场则暂安，或居卧内，辄惊不能寐。晚年益惨悸，请剔发，衣浮屠服，欲祓除之。

谭忠复说总曰：“天地之数，合必离，离必合。河北与天下离六十年，数穷必合。往硃泚、希烈自立，赵、冀、齐、魏称王，郡国弄兵，低目相视，可谓危矣，然卒于无事。元和以来，刘辟、李锜、田季安、卢从史、齐、蔡之强，或首于都市，或身为逐客，皆君自见。今兵骎骎北来，赵人已献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齐，唯燕无一日劳，后世得无事乎？为君忧之。”总泣且谢，因上疏愿奉朝请，且欲割所治为三；以幽、涿、营为一府，请张弘靖治之；瀛、莫为一府，卢士玫治之；平、蓟、妫、檀为一府，薛平治之。尽籍宿将荐诸朝。

会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颖无远谋，欲宠弘靖，重其权，故全付总地，唯分瀛、莫置观察使。拜总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节度使。又赐浮屠服，号大觉，榜其第为佛祠，遣使者以节、印偕来。时总已自髡祝，让节、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始，总请代，献马万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诈，帝独纳之，使给事中薛存庆宣慰，给所部复一岁，缗钱百万劳军，高年惸独不能自存者，官吏就问，赐粟帛。总遂与忠俱行，军中世怀其惠，拥留不得进。总杀首谋者十人，以节付张皋，夜间道去，迟明，军中乃知。

诏赠太尉。子礎及弟约至长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护总丧至，亦卒。忠，绛人，喜兵，善谋事，盖健男子云。

硃克融，滔孙也。以偏校事刘总。总将入朝，虑后有变，籍其军材勇与黠暴不制者，悉荐之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歆艳，无甘乱心，克融在遣。方是时，执政非其人，既见总纳地，谓天下旷然无复事。克融等留京师，久之不得调，数诣宰相求自试，皆不听，羸色败服，饥寒无

所貣丐，内怨忿。会张弘靖赴镇，因悉遣还。

俄幽州乱，囚弘靖。时克融父洄，号有智谲，以疾废卧家，众往请为帅。洄辞老且病，因推克融领军务。诏以刘悟为节度使驰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纵兵掠易州，败两县；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济战白石岭，斩三千级；转寇定州，节度使陈楚破其兵二万。会镇州反，杀田弘正，议者谓二贼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诛赵，赦燕。朝廷度幽蓟未可复取，乃拜克融检校左散骑常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长庆元年也。

明年，陷弓高，攻下博，与王廷氵奏共围深州。裴度以檄谯谕，克融乃还，因进检校工部尚书，表献马万匹、羊十万，请直赏军。敬宗初，迁检校司空，赐边屯时服，克融以帛疏恶，囚诏使杨文端以闻。又上言："闻陛下东幸雒，愿率匠丁五千助营宫室，迎乘舆，且请帛三十万，备一岁费。"帝怒，用裴度谋，忍不问，以好言答之，屈其谋，进爵吴兴郡王。

是年，军乱，杀克融及其子延龄，诏赠司徒。次子延嗣立，领留后，为大将李载义杀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刘济在幽州，高其能，引补帐下，从征伐，积多为牙中兵马使。硃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残用其人。载义因众不忍，杀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检校户部尚书、卢龙军节度使，封武威郡王。

初，张弘靖之囚，幕府多见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载义悉护送京师，虽僮厮毕行。俄而李同捷据沧、景，邀袭封，载义请讨贼自效，文宗嘉之，进检校尚书右仆射。斩级数有功，贼平，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白玉带，示殊礼。

大和四年，为兵马使杨志诚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沧州贼，屡请朝不许，今愿将妻子身入见。"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赐袍笏装器；又以其尝有功，且意恭顺，乃册拜太保，仍平章事。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徙河东。

始，回鹘使者岁入朝，所过暴慢，吏不敢何禁，但严兵自守。虏忸习，益謷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区。时大酋李畅者，晓华人语，尤凶黠。既就馆，横须索，抶{疒只}邮人。载义召畅语曰："可汗以舅甥故，

使将军朝贡，谊不容将军暴也。天子厚饔饩以礼客，有不谨，吏皆论死。若将军所部不戢，而夺攘自如，我必杀所犯者，将军其少戒。”因悉罢所防兵，以两卒护阖。畅严惮之，讫无犯者。进兼侍中。会吏下请立碑纪功，诏李程为之辞，未有字。帝诏曰：“《周书》‘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卿宜当之，以方谷为字。”其宠待如此。开成二年卒，年五十，赠太尉。

初，载义母葬范阳，为杨志诚掘发。后志诚被逐，道太原，载义奏请剔其心，偿母怨，不许。又欲杀之，官属苦救乃免，然尽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资骄暴云，帝屈法弗劾也。

志诚者，事载义为牙将。载义宴天子使者鞠场，志诚与其党噪而起，载义走，因自为都知兵马使。文宗更以嘉王领节度，用志诚为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擢节度副大使。逾年，进检校吏部。诏下，邸吏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仪，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进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复为尚书，则举军惭，使者势不得出。”既志诚果怨望，军有谩言，囚中人魏宝义及它使焦奉鸾、尹士恭，而遣部将王文颖入谢，让还所命。帝复赐之，文颖不肯受，辄去。帝忍不责，乃遣使进检校尚书右仆射。

八年，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志诚在镇，密制天子衮冕，其被服皆拟乘舆。元忠表而暴于朝，诏御史按治，斥岭南，至商州，诛之，而以通王领节度，授元忠留后。明年，检校工部尚书，为副大使。会昌初，为偏将陈行泰所杀。行泰邀节制，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起求帅军，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

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行泰杀元忠，宰相李德裕计：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少须下，且有变。帝许之，未报，果为绛所杀，复诱其军以请，亦置未报。是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乌介可汗托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馀，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曰：“即以为帅，军得无复乱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绛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节不可许，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军且无辞。”乃擢兵马留后，而诏抚王领节度。诏下，绛果为军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书、兰陵郡公。会回鹘特勒那颉啜拥赤心部七千帐逼渔阳，仲武使其弟仲至与别将游奉寰等率锐兵三万破之，获马、牛、橐它、旗纛不胜计，遣吏献状，进检校

兵部尚书。

始，回鹘常有酋长监奚、契丹以督岁贡，因讠问刺中国。仲武使裨将石公绪等厚结二部，执谍者八百馀人杀之。回鹘欲入五原，掠保塞杂虏，乃先以宣门将军四十七人诡好结欢，仲武赂其下，尽得所谋，因逗留不遣，使失师期，回鹘人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乌介失势，往依康居，尽徙馀种，寄黑车子部。回鹘遂衰，名王贵种相继降，捕几千人。仲武表请立石以纪圣功，帝诏德裕为铭，揭碑卢龙，以告后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获杂畜不赀。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曰庄。

子直方，以右金吾将军袭节度留后，俄进副大使。举动多不法，畏下变起，乃托出畋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后务。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劳，授金吾大将军，以其族大，给检校工部尚书俸。久之，进检校尚书右仆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杀金吾使，改右羽林统军。好驰猎，往往设置罘于道。当宿卫不时入，下迁骁卫将军。奴婢细过辄杀，积其罪，贬思州司户参军。母惊曰："尚有尊于我子邪？"久乃复授羽林统军。纵部下为盗，复贬康州司马。后居东都，弋猎愈甚，洛阳飞鸟皆识之，见必群噪。乾符中，累进左骁卫大将军。时郑畋辅政，颇言："仲武会昌时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内燕，以衣敝恶，辞不赴。陛下录功念旧，宜少优假。"诏还检校右仆射，进左金吾卫大将军。

黄巢犯京师，直方迎灞上，既而纳亡命，谋劫巢报天子，公卿多依之。贼觉，屠其族。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世为军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马使为众立为留后，天子报可。未几，检校散骑常侍，为节度使，累进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

庞勋以徐州反，上书欲遣弟允皋领兵讨贼，不许。上米五十万斛、盐二万斛佐用度，诏嘉美，赐玉带、宝器、纨锦，进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节、印，便医药，诏听许，以子简会为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赠太尉，谥曰忠烈。

允伸性勤俭，下所安赖，未尝有边鄙虞。子十四人。简会入朝，昆弟多至大将军、刺史、郡佐者，而军中推张公素为留后。

公素，范阳人。以列将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来会

丧，军士素附其威望，简会知不可制，即出奔。诏公素为节度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暴历，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

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仲武器之，任以将兵，常乘边积功，赐姓及名。陈贡言者，燕健将，为纳降军使，军中素信服，茂勋袭杀之，因举兵，绐称贡言反。公素迎击不利，走，茂勋入府，众始悟，因推主州务，以闻，诏即拜节度使。俄以病自上，诏进尚书右仆射致仕。表子可举代，遂领留后，进为节度使，擢累检校太尉。

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强大，与定州王处存厚相结，可举恶其窥山东为己患，乃遣使约吐浑都督赫连鐸、镇州王镕联和，扬言易、定本燕、赵属，得其地，且参有之。即遣军司马韩玄绍击沙陀药儿岭，斩首七千级，杀其将硃耶尽忠等，收牛、马、器铠数万。又战雄武军，杀获万人。鐸又破沙陀于蔚州，诏以鐸为云州刺史，进可举检校侍中。乃遣票将李全忠率众六万围易州。镕以兵攻无极，处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将赴之，镇人惧，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镕引去，追破之九门。易久未下，卢龙将刘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骄色；处存以轻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骑伏它道，全忠军望为群羊，争趋之，处存伏骑发，大败之，复取易州。全忠遁还，尽失刍粮仗铠，惧得罪，乃裒馀众反攻幽州，可举度不支，引其族登楼自燔死。

李全忠，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有芦生其室，一尺三节，怪之，以问别驾张建，建曰：“芦，茅类，生于泽，公茅土兆也。传节者其三世乎？”罢归，事可举为牙将。可举死，众推为留后。光启元年，拜节度使，未几卒。

子匡威嗣，领留后，进为使。性豪爽，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与赫连鐸共攻太原，争云、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战蔚州，射金俊杀之，乃共表请讨沙陀，而硃全忠亦上言愿协力，故张浚因请用兵矣。浚败，克用攻云州，以骑将薛阿檀为前锋，设伏河上。鐸以精骑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败，禽其将贾塞儿，遂围云州，堑而守，分兵出井陉，屯常山，大掠深、赵。匡威以步骑万馀援王镕，克用还，因急攻鐸。会食尽，鐸弃州奔匡威。克用取云州，表石善友为刺史。鐸本吐谷浑部酋也，开成中，其父率种人三千帐自归，守云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

景福初，镕诱太原将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镕。镕来求救，匡威遣将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复出井陉，匡威自将援镕，将行，置酒大会。其弟兵马留后、检校司徒匡筹妻张，国艳，匡威酒酣，报之，弟怒，匡威军次博野，乃据城自为留后。天子即授检校太保，为节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营无所归，留深州，遣其属李抱贞上书愿入朝。时京师数寇难，人人危惧，传言金头王且来，皆亡窜山谷。抱贞还，而镕已迎馆于镇。匡威引抱贞登城西大悲浮屠，顾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图镕。阳为镕缮甲，治城堑，施授方略，阴施予，以倾士心。镇军忠于王氏，皆恶之。匡威亲忌日，镕过慰。匡威士衷甲劫镕入牙城，战不胜，镇人斩匡威以徇。匡筹表诉诸朝，檄暴镕罪，攻乐寿、武强以报。

始，匡筹之夺也，燕人不以为义。刘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谋，下武、妫二州，败匡筹于居庸关。李存审与战，匡筹又败，挈其族奔京师，次景城，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杀之，掠入车马僮妓。妻方乳，不能进，仁恭获之，纳于克用为嬖夫人。始，匡威见逐，叹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无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归克用，以仁恭为帅。

刘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阳，为李可举新兴镇将，故仁恭事军中。从李全忠攻易州，号"窟头"，稍迁裨校。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尝自言："梦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当秉旄节。"李匡威恶之，补景城令。

会瀛州乱，杀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乱。匡威复使将兵，戍蔚州，逾期未代，士皆怨。会匡筹夺地，故戍卒拥仁恭趋幽州，匡筹逆战，败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赐田宅，拜寿阳镇将。数以策干克用，请步骑一万东取幽州，且为导。克用攻匡筹，匡筹遁去。仁恭与苻存审入城，封府库以待。克用悦，留仁恭守之，以亲信分典其兵。

乾宁二年，克用击王行瑜，表仁恭为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卢龙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复兴其兵救硃瑄，仁恭不答，使者数十往，卒不出。克用以书让之，仁恭乃慢骂，执其使，尽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复以厚利诱克用麾下士，多亡归之。克用怒，自将往击，不胜，师丧过半。仁恭献馘于硃全忠，全忠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既与克用绝，则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袭沧州，节度使卢彦

威弃城走，遂有沧、景、德三州地，用守文为节度留后，请命于朝。昭宗怒，不与。会中人至，仁恭谩谓曰：“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何见拒邪？”由是兵益张，显图河北。悉幽、沧步骑十万，声言三十万，南徇魏、镇。次贝州，屠之，清水为不流。

罗绍威求救于硃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从周赴之，屯内黄。仁恭负强，下令曰：“思安懦，当先破之，乃取魏。”守文与单可及精甲五万，循清水上。思安设伏，自引兵逆战，伪不胜。守文蹑北至内黄，思安整兵还击守文，伏发，斩可及，独守文挺逸，众无还者。从周兴邢、洺兵与魏将贺德伦等出馆陶门，夜击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长河数百里，尸蔽道。镇人邀败之东境。仁恭遂衰。

三年，葛从周攻沧州，仁恭壁乾宁。从周潜军战老鸦堤，仁恭败，退壁瓦桥，卑辞归穷于克用求救，克用为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飞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将攻沧州，壁长芦。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涅于臂曰：“一心事主”，卢龙闾里为空，得众二十万，屯瓦桥。全忠环沧筑而沟之，内外援绝，人相食。仁恭求战，不许，复从克用乞师，使百辈往，乃许。仁恭以兵三万合攻潞州，降全忠将丁会，沧州围乃解。

是时，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强且远，无所惮，意自满。从方士王若讷学长年，筑馆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与讲法。以堇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杀匠灭口。禁南方茶，自撷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

子守光烝嬖妾，事觉，仁恭谪之。李思安来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无备。守光引兵出战，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虏仁恭，囚别室，杀左右婢媵，遂有卢龙。

赞曰：硃滔胁其兄泚入朝，及引兵东向，称帝以自尊，名虽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硃氏无遗种，其祸与泚钧，而族夷有先后为间也。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藩镇淄青横海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荐为折冲都尉。宝应中 ，以军候从讨史朝义。时回纥恃功横，诸军莫敢抗。正己欲以气折之，与大酋角逐，众士皆墙立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颊，回纥矢液流离，众军哄然笑。酋大惭，自是沮惮不敢暴。希逸以为兵马使，沈毅得众心，然阴忌之，因事解其职。军中皆言不当废，寻逐希逸出之，有诏代为节度使。本名怀玉，至是赐今名，遂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与田承嗣、薛嵩、李宝臣、梁崇义辅牙相倚。嵩死，李灵耀反，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己复取曹、濮、徐、兖、郓，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马，岁不绝，赋繇均约，号最强大。政令严酷，在所不敢偶语，威震邻境。历检校司空，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饶阳郡王。请附属籍，许之。因徙治郓，以子纳及腹心将守诸州。

建中初，闻城汴州，乃约田悦、梁崇义、李惟岳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天子于是改运道，檄天下兵为守备，河南骚然。会发疽死，年四十九。兴元初，纳顺命，诏赠太尉。

纳，少时为奉礼郎，将兵防秋。代宗召见，擢殿中丞，赐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为淄、青二州刺史，又为行军司马，濮、徐、兖、沂、海留后，进御史大夫。

正己死，秘丧不发，以兵会田悦于濮阳。马燧方击悦，纳使大将卫俊救之，为燧所破略尽，收洹水。德宗诏诸军合讨，其从父洧以徐州归，大将李士真以德州、李长卿以棣州送款，纳恚洧背己，且徐险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刘玄佐督诸军进援，大破其兵。纳还濮阳，玄佐进围之，残其郛。纳登陴见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说与子弟质京师，因玄佐谢罪。时中人宋凤朝以纳穷，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说等禁中。纳于是还郓，与悦、李希烈、硃滔、王武俊连和，自称齐王，置百官。

兴元初，帝下诏罪己，纳复归命，授检校工部尚书，复平卢帅节，赐铁券，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陇西郡王。希烈围陈州，纳会诸军破之城下，加检校司空，实封五百户，进检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赠太傅。子师古、师道。

师古，以廕累署青州刺史。纳死，军中请嗣帅，诏起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本军节度使。初，棣州有蛤□朵盐池，岁产盐数十万斛。李长卿以州入硃滔，独蛤□朵为纳所据以专利。后德、棣入王武俊，纳乃筑垒德州南，跨河以守蛤□朵，谓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绪，盗掠德州，武俊患之。师古殆袭，武俊易其弱，且纳时将无在，乃率兵取蛤□朵、三汊。师古使赵镐拒战，武俊子士清兵先济滴河，会营中火起，士大噪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谕武俊罢兵。师古亦隳三汊听命。

尝怒其僚独孤造，使奏事京师，遣大将王济缢杀之。贞元末，与杜佑、李栾皆得封妾媵以国为夫人，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崩，哀使未至，义成节度使李元素腾遗诏示之。师古幸国丧，欲攻掠州县，即集将士告："元素伪作遗诏，岂欲反邪？不可不讨！"执使者，名讨元素，勒兵出次，闻顺宗立，乃罢。累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赠太傅。

师道，异母弟也。师古尝曰："是不更民间疾苦，要令知衣食所从。"乃署知密州。师古病，召亲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讳，欲以谁嗣？"二人未对。师古曰："岂以人情属师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虑覆吾宗，公等审计之。"及死，沐、公度与家奴卒立之，而请于朝。于是制书久不下，师道谋裒兵守境，沐争止，更上书奉两税，守盐法，请吏朝廷。宰相杜黄裳欲桡削其权，而宪宗方诛刘辟，未皇东讨，故命建王审领节度大使，而以师道知留后。岁中，加检校工部尚书，为副大使。自正己以来，虽外奉王命，而啸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纳之。以严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质其妻子；有谋顺者，类夷其家。以故能胁污士众，传三世云。

帝讨蔡，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郓，师道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亡命少年为师道计曰："河阴者，江、淮委输，河南，帝都，请烧河阴敖库，募洛壮士劫宫阙，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师道乃遣客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馀区。又有说师道曰："上虽志讨蔡，谋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愿为袁盎事，后宰相必惧，请罢兵，是不用师，蔡围解矣。"乃使人杀元衡，伤裴度。

初，师道置邸东都，多买田伊阙、陆浑间，以舍山棚，遣将訾嘉珍、门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圆静为之谋。元和十年，大飨士邸中，椎牛酾酒，既衷甲矣，其徒白官发之。留守吕元膺以兵掩邸，贼突出，转略畿部，入山中数月，夺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军袭击，尽杀之。圆静

者，年八十馀，尝为史思明将，骁悍绝伦。既执，力士椎其胫，不能折，骂曰："竖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儿！"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叹曰："败吾事，不得见洛城流血！"于时，留守、防御将、都亭驿史数十人，皆阴受师道署职，使为讠问察，故无知者。及穷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盐铁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断建陵戟四十七。

始，师道欲知元济虚实，使刘晏平间道走淮西。元济日与宴，厚结欢。晏平归，以为元济暴师数万，而晏然居内，与妻妾戏博，必败之道也。师道本倚蔡为重，闻之怒，乃以它事杀晏平。及闻李光颜拔凌云栅，始大惧，遣使归顺，帝重分兵支两寇，故命给事中柳公绰慰抚之，加检校司空。

蔡平，又遣比部员外郎张宿讽令割地质子。宿谓曰："公今归国为宗姓，以尊卑论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馀州天子，北面称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传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状己暴，上犹许内省，宜遣子入宿卫，割地以赎罪。"师道乃纳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还，师道中悔，召诸将议，皆曰："蔡数州，战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将崔承度独进曰："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师道恚，遣承度诣京师，戒候吏时其还斩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还。帝以其负约，用左散骑常侍李逊喻旨。既至，师道严兵以见，逊让曰："前已约，而今背之，何也？愿得要言奏天子。"师道许之，然懦暗不自决。私奴婢媪争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献三州，不过战耳，即不胜，割地未晚。"师道乃上书，以军不协为解。帝怒，下诏削其官，诏诸军进讨。武宁节度使李愿使将王智兴破其众，斩二千级，获马牛四千，略地至平阴。横海节度使郑权战福城，斩五百级。武宁将李祐战鱼台，败之。宣武节度使韩弘拔考城。淮南节度使李夷简命李听趋海州，下沭汤、朐山，进戍东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身将兵自阳刘济河，拒郓四十里而营，再接战，破三万众，禽三千人。陈许节度使李光颜攻濮阳，收斗门、杜庄二屯。弘正又战东阿，残其众五万。师道每闻败，辄悸成疾，及李祐取金乡，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将刘悟屯阳谷，当魏博军，疑其逗留，悟惧不免，引兵反攻城。师道晨起闻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将求为民，守坟墓。"即与弘方匿溷间，兵就禽之。师道请见悟，不许，复请送京师，悟使谓曰："司空今为囚，何面目见天子！"犹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斩之，传首京师。弃其尸，无敢收视者，有士英秀为殡城左。

马皛至，以士礼更葬。

初，师古见刘悟，曰：“后必贵，然败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诏悉赦之，给缯絮，还隶魏博、义成军，父母在欲还者优遣，贼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谋。师道首传弘正营，召澄验之，澄舐目中尘，号绝良久。悟素与师道妻魏乱，妄言郑公征之裔，不死，没入掖廷，它宗属悉远徙。悟独表师古子明安为朗州司户参军。亲将王承庆，承宗弟也，师道以兄女妻之，潜约左右，欲因肄兵执师道，会悟入，出奔徐州，归朝。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始名华，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华。父元皓为安禄山帐下，伪署定州刺史，故日华籍本军，为张孝忠牙将。沧，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绝李惟岳，德宗以沧畀义武。前刺史李固烈与惟岳姻属，即牢守。孝忠令日华往喻之，固烈请还恒州。既治装，悉帑以行，军中怒曰：“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豪发血阝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杀固烈，屠其家。日华惊匿床下，将士迎出之曰：“暴吾军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领州。孝忠亦以日华宽厚，遂假以刺史。

硃滔叛，兵屯河间，以故沧、定道阻不相闻。滔及王武俊皆招日华，不纳，即攻之。日华乘城自固。参军事李宇谋曰：“城久围，府兵不为援。今州十县濒海，有鱼盐利自给，此军本号横海，将军能绝易定归天子，自为一州，蜺甲训兵，利则出，无利则守，可亢盗喉襟。君能用仆计，请至京师为天子言之。”日华谓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即以为使，时建中三年也。拜检校工部尚书。诏沧岁馈义武钱十二万缗，粮数万斛，以宇为判官。

武俊欲得沧，遣人说日华归己，日华绐曰：“敝邑为贼攻，力屈则下之。愿假骑二百以抗贼，贼退，请以地授公。”武俊喜，归之马，日华留马谢其使。武俊大怒，与滔方睦，惧有怨，乃止。久之，武俊归命，日华乃还马，以珍币厚谢，复结好，武俊亦释然。贞元二年卒，赠兵部尚书。

子怀直擅知留事，帝以日华故，即拜权知沧州刺史。宇入朝，愿析东光、景城二县置景州，且请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几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为景州刺史。升横海军为节度，擢怀直为留后。明年，为节度使。九年来朝，宠遇加等，进检校尚书右仆射，赐大第、宫女。

怀直荒田猎，出辄数日不返，帐下程怀信乘众怒，闭门不纳。怀

信，其从昆也。于是怀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为节度使，擢怀信留后，以怀直兼右龙武军统军。明年，怀信为节度矣。十六年，怀直卒，赠扬州大都督。后五年，怀信死，子权袭领军务，诏授留后。元和元年，拜节度使，累进检校兵部尚书，封邢国公。六年入朝，宪宗宠礼遣还镇，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权始名执恭，尝梦沧诸门悉署“权”字，乃改名以应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师，固辞军政，乃诏华州刺史郑权代之。后以检校司空为邠宁节度使。卒，赠司徒，宗族奉朝请宿卫者三十馀人。

李全略，李王氏，名日简，事王武俊为偏裨。承宗时，虐用其军，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镇州将，召问所欲言，全略多陈利害，冀合帝意，且请尽死力以报，遂授德州刺史。是时，杜叔良兵败博野，故以全略为横海军节度、沧德棣州观察使，赐今姓名。未几，贡钱千万，使子同捷入朝。既还，即奏同捷为沧州长史，押中军兵马。帝不得已，可其请。全略阴规传久计，选材武，以所私结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而家富于财，全略内忌，以计杀之，族其家。未几死，同捷领留后事，重赂邻藩，求领父节，敬宗持久诏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开贷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属崔长奉表请命，有诏拜兖海节度使，以乌重胤代之。同捷计穷，矫言军中留己。于是，王智兴请以全军出讨，魏博史宪诚令大将传手诏入于军，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郓。乃下诏削官爵，命重胤率郓、齐兵进讨。宪诚、智兴及汴滑李听、平卢康志睦、易定张璠、幽州李载义以兵傅境。同捷自以与成德有旧，乃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镇驩。载义不许，绝其交，执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献诸朝。王廷氵奏本窥横海，欲乘其隙取之，引军来援。智兴攻棣州，火谯门，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将张叔连降。始，刺史栾濛以同捷叛，密上变，事泄，为所害，赠工部尚书。智兴进围沧州。

是时，帝绝王廷氵奏朝贡，且讨之，兵须伙繁，调发不时，始置供军粮料使，以济两河，诸将又多张俘首以冒赏。自重胤卒后，李寰、传良弼不终事，更以左金吾卫大将军李祐代，而智兴将李君谋以轻兵绝河，夜残无棣，降饶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无棣、平原。有诏行营坚壁务农，非被袭，勿决战。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谏议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馀卒奔廷氵奏。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诈。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属驰西。祐入沧州，耆至将陵，斩同捷，使其下传首京师。诏贷四州一年租赋，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长商州。同巽等以异母贷死，得随母流所云。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藩镇宣武彰义泽潞

刘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荡，不自业，为县捕盗，犯法 ，吏笞辱几死，乃亡命从永平军，稍为牙将。大历中，李灵耀据汴州反，玄佐乘其无备，袭取宋州，有诏以州遂隶其军，节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

德宗建中初，进兼御史中丞，充宋、亳、颍节度使。时李纳叛，李洧以徐州归，纳急攻之，诏玄佐援洧，大破纳兵，斩首万馀级，东南饷漕乃通。进围濮州，徇濮阳，皆下，再降其守将，遂通濮阳津。迁检校兵部尚书、兼曹濮观察、淄青兖郓招讨使、汴滑都统副使。

李希烈之反，玄佐与李勉、陈少游、哥舒曜联兵屯淮、汝，数困贼。帝在奉天，垂意关东，乃诏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希烈攻陈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进取汴州。诏加汴宋节度使、陈州诸军行营都统。玄佐本名洽，至是赐名以尊宠之。入朝，复兼泾原、四镇、北庭兵马副元帅，检校司徒。

性豪纵，轻财好厚赏，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不能自还，至玄佐弥甚。其后杀帅长，大钞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贵，母尚在，贤妇人也。常月织絁一端，示不忘本。数教敕玄佐尽臣节。见县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长吏恐惧卑甚。吾思而父吏于县，亦当尔。而据案当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礼。汴有相国寺，或传佛躯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将吏、商贾奔走输金钱，惟恐后。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万，因以赡军。其权谲类若此。初，李纳遣使至汴，玄佐盛饰女子进之，厚馈遗，皆得其阴谋，故纳最惮之。所宠吏张士南及假子乐士朝赀皆钜万；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惧事觉，■玄佐，死，年五十八，赠太傅，谥曰壮武。

军中匿丧俟代，帝亦为隐。逾三日乃发丧。使至，帝问所欲立，曰："陕虢观察使吴氵奏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卢瑗以为便，乃拜氵奏为节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将迁，士请具礼，瑗不许，众皆怒。陵晨，甲而噪，起玄佐子士宁于丧，使坐重榻，墨其衣，尊为留后，杀大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醢之，唯瑗、介获免。士宁乃出贮财分劳吏士。介以闻，帝召宰相计议，窦参曰："汴人挟李纳以邀命，若不许，势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宁为左金吾卫将军，嗣节度。

始，玄佐养子士干与士朝皆来京师，士干知玄佐死无状，遣奴持刀

绐为吊，入杀士朝于次。帝恶其专，亦赐士干死。

士宁未授诏时，私遣人结王武俊、刘济、田绪等，诸镇不直之，皆执其使。而士宁忍暴，尝手杀人杯案间；又强烝父诸妾，逼吏民妻女乱之，或裸而观；每畋猎，数日乃还。其下厌苦不服。

大将李万荣者，故与玄佐同里相善，宽厚得士心。士宁忌之，夺其兵，使摄州事。尝引众二万畋城南，未还，万荣晨入府，召所留亲兵告曰："天子有诏召大夫，俾我代节度。人赐钱三万。"士皆拜。于是分兵闭诸门，使告士宁曰："诏书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与，将五百骑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东都，惟僮妾数十人从之。既至京师，诏就第，禁出入。万荣斩其支附数十人，以二十万缗劳军，诏籍士宁家赀给之。拜万荣兵马留后。于是藉骄兵数百人，悉遣西防秋，当戍者怨之。大校韩惟清、张彦琳等请往，不许，使其子乃将，未行，彦琳等因其怨，诱使反攻万荣，不胜，劫运财、民赀，杀掠数千人而溃。惟清奔郑州，彦琳走东都自归，有诏宥死窜恶地。残士奔宋州，刘逸淮抚之，万荣悉诛其妻子，以故众不安，或呼于市曰："大军至，城且破。"万荣捕按之，或言为士宁所教，万荣斩之，以状闻，故士宁斥置郴州。

俄进万荣节度使。会病甚，以兵属邓惟恭。惟恭者，与万荣同里闬。而署子乃为司马，出大将李湛、张伾、伊娄浣等于外，欲杀之，不果。万荣死，是夜惟恭与监军俱文珍执乃送京师，杖死京兆府，以董晋代之。

吴少诚，幽州潞人，以世廕为诸王府户曹参军事。客荆南，节度使庾准器之，留为牙门将。从入朝，道襄阳，度梁崇义必叛，密画计，将献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闻，有诏嘉美，擢封通义郡王。崇义反，希烈以少诚为前锋。事平，赐实封户五十。希烈叛，少诚为尽力，及死，推陈仙奇主后务，既又杀之，众乃共推少诚，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节度观察留后。

少诚为治，能俭损，完军实。自希烈以来，申、蔡人劫于苛法而忘所归，及耆长既物故，则壮者习见暴掠，恬于搏斗。地少马，乘骡以战，号"骡子军"，尤悍锐。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厌胜，诅詈王师。其属郑常、杨冀欲劫少诚，逐之以听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诚尽宥诸将，以结众心。贞元五年，进拜节度使。

久之，曲环卒，少诚间陈许无帅，以兵攻临颍，戍将韦清与贼通，留后上官涣遣兵三千救之，悉为贼俘，遂围许州。德宗怒，削少诚官爵，合十六道兵进讨。于頔以襄阳兵战吴房、朗山，禽其三将。王宗以寿州兵破贼于秋栅。于时师虽众，无统帅，而宦人监军颛进退，互为异见。既战小溵河，诸道师未交而溃，弃辎杖不赀。帝乃诏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为淮蔡招讨处置使，上官涣副之，诸将皆受节度。与贼吴少阳等战广利城，师复败，退营五楼，为贼所乘，遂大溃。全义及监军贾英秀等夜遯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陈州。少诚薄溵水而营，全义惧，退保陈，而潞、滑、河阳、河中兵逃归，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壁溵水。全义乃斩潞将夏侯仲宣、滑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度、河中将郭湘，欲以振师，不能也。少诚引兵去。

全义之败，少诚得帐中诸公书数百番，持以绐众曰："朝廷公卿托全义破蔡日掠将士妻女为婢媵。"以激怒其众，绝向顺意。少诚弱王师，移书于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议，宰相贾耽曰："五楼军退，而少诚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诚复固巢穴矣。然犹以宦者监诸道军。剑南韦皋上言，以为不如择重臣为统帅，因荐浑瑊、贾耽，"陛下若重烦元老，更求其次，则臣请以锐士万人顺流趋荆、楚，可以攘翦元憝。不然，因其请罪，特加原洗，罢两河诸军，亦其次也。使少诚祸盈恶周，变生帐下，必其贼党，又当以官爵与之，则一少诚死，一少诚生，亦何足赖？"帝遂赦少诚，尽还其官爵。

顺宗即位，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徙封濮阳郡王。元和四年死，赠司徒，而吴少阳代之。

少阳者，沧州清池人。与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以为弟，署右职，亲近无间。少阳度少诚猜忍，且畏祸，请为外捍，少诚乃表为申州刺史。为治尚宽易，举军附赖。少诚病亟，家奴单于熊儿矫召少阳至，摄副使，总军事，于是杀少诚子元庆，自称留后。宪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诏遂王为节度使，以少阳领留后。居三年，进拜节度使。

少阳不立繇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地多原泽，益畜马。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不肯朝，然屡献牧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

九年死，子元济匿不发丧，以病闻，伪表请元济主兵。帝遣太医往视，即阳言少愈，不得见。

元济者，其长子也，山首燕颔，垂颐，鼻长六寸。始仕，试协律郎，摄蔡州刺史。有董重质者，少诚婿也，勇悍，久将，善为兵，元济倚之，因说元济，请以精兵三千由寿之间道取扬州，东约李师道以舟师袭润州，据之；遣奇兵掩商、邓，取严绶，进守襄阳，以摇东南，则荆、衡、黔、巫传一矢可定，五岭非朝廷所有。又请轻兵五百，自崿领三日袭东都，则天下骚动，可以横行。元济犹豫不能用。

先是，其属苏兆、杨元卿、侯惟清尝劝少阳入朝，或言其有异志，元济缢兆，归其尸，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赠惟清兵部尚书，兆尚书右仆射。时元卿奏事在长安，见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请蔡使在道者，随在所系之。少阳死四十日，帝不为辍朝，易将增戍以须变。

会传言重质杀元济，族其家，吉甫因请为少阳辍朝，遣使吊赙，赠尚书右仆射。而元济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阳及叶，掠襄城、阳翟。时许、汝居人皆窜伏榛莽间，剽系千馀里，关东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还。乃诏乌重胤兼汝州刺史，引军压其境，宁州刺史曹华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总兵临屯；析山南东道，诏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以中人崔潭峻监其军。下诏夺元济官爵，趣诸道进讨。时大旱，诏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韩弘各遣子率兵隶绶、光颜军。绶屯蔡西鄙，师小胜，不设备，为贼袭，败于□慈丘，退保唐州。寿州刺史令狐通战数北，贼乃拔霍丘，屠马塘，通婴城不敢出。诏左金吾卫大将军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会裴度辅政，贼始惧，而元济不能有所指授，诸将赵昌、凌朝江、董重质、李祐、李宪、王览、赵晔、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为战，抗王师，有少诚、少阳旧风。而李师道馈盐，出入宁陵、雍丘间，韩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与贼将王览、董重质战史蔟冈，馘览首。光颜又大破贼于时曲，复与重胤合击贼小濩河，败之，夷其屯堑。天子责绶失律，更以韩弘兼都统，擢高霞寓唐、邓、随节度使。

十一年，诸军大合。光颜壁掌河；文通败贼于固始，拔钅敖山；霞寓战郎山，斩首千馀级，焚其壁，次铁城。贼伪奔，霞寓穷追，伏发，死伤略尽，退保新兴，贼围之，监军李议诚驰入唐州。以救兵至，围解，还守唐州。

元济以霞寓败，不足虞，并兵以备陈。其秋，文通以兵衔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并安阳山，破屯逻数百人，降者万馀，

执两将。光颜败郾城兵二万，俘六将，复与重胤合攻凌云栅，拔之。帝怒诸军无大功，诏内常侍梁守谦宣慰，因督战，付诏书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进拜光颜检校尚书左仆射，重胤右仆射，布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诏旨约束，厉赏罚，诸将恐惧。贬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军，更以李诉为唐、邓、随节度使。

元济食尽，士卒食菱芡鱼鳖皆竭，至斫草根以给者。民苦饥，相与四溃，元济亦啬其食，不复禁，诸将争纳之。帝始侨置郾城、吴房于行营，以绥新附。诉引兵攻其西，破屯栅十馀所，执丁士良、吴秀琳，皆贼票健者。贼帅张伯良以兵三万与光颜战郾城，大败。获马千匹、甲三万首，伯良奔还蔡。曹华取青陵城，断郾归路。贼将邓怀金惧，即送款，光颜受之。诉又袭破朗山，执戍将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济知众数溃，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请束身北阙下，帝遣使者许以不死。元济取行营马三百，董重质不与，故不果降。诉略兴桥，得守将李祐，不杀，引至帐下计议，始谋袭蔡，贼势益沮。

自少诚盗有蔡四十年，王师未尝傅城下，又尝败韩全义、于頔，以是兵骄无所惮，内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帝既责罢霞寓、滋等，诸将乃用命。诏起沙陀枭骑济师，命裴度为彰义节度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梁守谦与诸将计，先度未至立功，诸将亟战，不胜。度至，大劳将士，皆感激请战。间遣士入蔡，约元济降，为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颜每战冠军，故元济悉众亢时曲。祐为诉谋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劲兵皆在外，若直捣县瓠，贼成禽矣。"诉然之，以精骑夜袭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贼恃董重质兵在洄曲，不虞师之至，及诉攻内城，防卒尚千馀接战，元济始惊，被甲乘城以待重质。会重赞降诉，而李进诚取贼库兵，即攻之。明日，烧其门，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师纵射，城上镞可拾也。居二日，门坏，执元济，举族传之长安。申、光戍兵尚三万，皆降。

帝御兴安门受俘，群臣称贺，以元济献庙社，徇于市斩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杀之。斩其属官刘协庶、赵晔、王仁清等十馀人。度还，以马〓为留后，俄拜节度使，析濒州隶陈许。

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帝美度功，即命愈为《平淮西碑》，其文曰：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怠，全

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大慝适去，莨莠不〓，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图数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群臣震慑走职。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无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它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万口和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维是河东、魏博、邰阳三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鄜延、宁庆七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弘，汝以卒万二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汝守寿，维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军之行于寿者，汝皆将之。"曰："道古，汝其观察鄂岳。"曰："诉，汝帅唐、邓、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汝长御史，其往视师。"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曰："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申，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闵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祀，无用乐。"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馀遇，降万三千。诉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战益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诉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赍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

册功：弘加侍中；诉为左仆射，帅山南东道；颜、胤皆加司空；公

武以散骑常侍帅鄜、坊、丹、延；道古进大夫；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进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而以其副〓为工部尚书，领蔡任。

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亡其旧。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讠藿，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及相同德，以讫天诛。乃敕颜、胤，诉、武、古、通："咸统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兵北乘，厥数倍之。尝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凌云，蔡卒大窘。胜之邵陵，郾城来降。自夏及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頞頞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眠而起，左〓右粥。为之择人，以收馀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来阶，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子。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愈以元济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诸将不敢首鼠，卒禽之，多归度功，而诉特以入蔡功居第一。诉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诉愈文不实。帝亦重牾武臣心，诏斫其文，更命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之。

李祐以功迁神武将军，赐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质教元济乱，欲诛之，而李诉先许不死，故贬春州司户参军；凌朝江潘州司户参军。

是岁，申、蔡州始输贡物，户部以其久不至，请元日陈于廷。

祐字庆之，后擢夏、绥、银、宥节度使，徙泾原。讨李同捷也，改沧德景节度，累检校尚书左仆射。重质之贬，未几，转太子少詹事，隶武宁军，迁左神武将军，赍金币与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历帅夏、绥、银、宥，训兵有法，羌、戎畏服。终右龙武统军，赠尚书右仆射。

刘悟，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叔父全谅，节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将，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复署为将，被病去，还东都，全谅积缗钱数百万在焉，悟破滕〓用之。从恶少年杀人屠狗，豪横犯法，系河南狱，留守韦夏卿贷免。李师古厚币迎之，始未甚知，后从击球，轩然驰突，撞师古马仆，师古恚，将斩之，悟盛气以语触师古，不忄習，师古奇其才，令将后军，妻以从媵，历牙门右职。师道以军用屈，率贾人钱为助，命悟督之。悟独宽假，人皆归赖。师道被讨，使将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乐为用，军中刁斗不鸣。

田弘正兵屯阳谷，悟徙营潭赵，魏师逾河取卢县，壁阿井，城中飞语以谓冯利涉与悟当为帅。师道内疑，数召悟计事，悟曰："今与魏如角力者，势已交，先退者负。悟还，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谏曰："兵成败未可知，杀大将，孰肯为用？"师道然之。或言悟且乱，不如速去，师道遣使两辈来责战，密语其副张暹使斩悟。使者与暹屏语移时，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斩使者，召诸将议曰："魏博兵强，出则败，不出则死。且天子所诛，司空而已。吾属为驱迫就死地，孰若还兵取郓立大功，转危亡为富贵乎？"众皆唯唯，而别将赵垂棘沮其行，悟因杀之，并杀所恶三十人，尸帐前，众畏伏。下令曰："入郓，人赏钱十万，听复私怨，财畜恣取之，唯完军帑，违者斩。"因遣报弘正，使进兵潭赵。悟夜半薄西门，黎明启而入，杀师道并大将魏铣等数十人。即拜悟义成节度使，封彭城郡王，实封户五百。

元和十五年来朝，进检校兵部尚书。穆宗立，徙昭义军。硃克融乱，议者假威名以厌其乱，移守卢龙。至邢州，会王廷凑之变，不得入，还屯。进兼幽、镇招讨使，治邢州。围临城，观望久不拔，与监军刘承偕不叶，众辱悟，纵其下乱法，悟不堪其忍。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之，以兵围监军，杀小使。其属贾直言质责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为至此，军中将复有如公者矣！"悟遽谢曰："吾不欲闻李司空字，少选当定。"即捻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违其心，贬承偕，然悟自是颇专肆，上书言多不恭。天下负罪亡命者

多归之，强列其冤。累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宝历初，巫者妄言师道以兵屯镏璃陂，悟惶恐，命祷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将易衣，呕血数斗，卒，赠太尉。表其子从谏嗣。

从谏，母微贱，少狡狯。师道时，使悟出屯，署从谏门下别奏。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戏博交通，具知其阴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从谏知留后，持金币赂当权者。朝议谓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奏言："悟匿死，众不必同乱，从谏威惠未著，若诏比镇大将领节度，驰入军，笮其未备，使军情有属，谋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势难独存，数月可覆。"时李逢吉、王守澄纳其赂，数为请，敬宗乃以晋王为节度大使，诏从谏主留事，起将作监主簿，检校左散骑常侍。晋王帝所爱，从谏馈献相望，未几，拜节度使。大和初，李听败馆陶，走浅口，从谏引铁骑黄头郎救之，听免。进检校尚书左仆射，拜司空，封沛国公。

昭义自悟时治邢州，而人思上党，从谏还治潞。悟苛扰，从谏宽厚，故下益附。方年壮，思立功。六年，请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还籓，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卿多托以私，又见事柄不一，遂心轻朝廷，有骄色。李训约从谏诛郑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传言死非其罪。从谏不平，三上书请王涯等罪，讥切中人。时宦竖得志，天子弱，郑覃、李石新执政，藉其论执以立权纲，中人惮而怨之。又劾奏萧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积怒，倡言从谏志窥伺。从谏亦妄言清君侧，因与朝廷猜贰。武宗立，兼太子太师。性奢侈，饰居室舆马。无远略，善贸易之算。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署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欲论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从谏畜马高九尺，献之帝，帝不纳，疑士良所沮，怒杀马，益不平。又闻士良宠方渥，愈忧惑，欲自入朝，恐不脱祸，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赠太傅。

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馀家。姬妾有微过，辄杀之。人皆知其将亡。

从子稹，父从素仕右骁卫将军。从谏以为嗣，病甚，与妻裴谋，令

主军事，置大将王协、郭谊、刘武德、刘守义等佐稹。秘不发丧，协谋遣将姜岑请医于朝。中人与医至，时从谏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诏，稹请代拜。"中人曰："卧而视可也。"辞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户之，中人恐有变，趋出，贶馈百万。后使者继往，为知从谏已死者，未至数舍，众惧，武德与将董可武出兵万人迎劳，至牙门，不得前。诸将乃诣监军崔士康邀说，请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丧次，扶出稹，为裹〓巾，曰："毋更欲杀敕使。"诸将哄然笑，遂出见三军。

帝怒前使者不入，谪隶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辈，皆杖死京兆府。诏从素书敕稹护丧还东都，稹不奉诏。诏群臣议，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谕上旨，出山东兵，破之必矣。"有诏夺从谏、稹官，敕诸军进讨。

于是河阳王茂元以兵屯万善；河东刘沔守昂车关，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栅肥乡，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临洺，略任、尧山、向城；河中陈夷行营冀城，侵冀氏。茂元别遣将营天井关，为贼将薛茂卿所破，执四将，火十七栅。张巨进攻万善，不能下。茂元欲走，会日暮，贼自溃去。诏忠武王宰以本军入怀泽行营，陈许士票武，贼众素惮畏。而茂卿负战胜，冀厚赏。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节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与宰通，即伪挑战，亟北，委天井关去，左右七营皆溃。茂卿奔泽州，使谍言于宰曰："泽可取，吾应于内。"宰疑不进，失期，茂卿扼腕怅恨。稹闻其贰，召诛之。宰进破刘公直，拔陵川。刘沔又取石会关。李石代沔领河东，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书乞降，石以闻，右拾遗崔碣表请纳之，帝怒，斥碣邓城令，诏敢言罢兵者戮贼境。上令石答书许稹面缚，石驰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将杨弁逐李石，与稹连和，稹诸将建议："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械其使送京师，使康良佺屯鼓腰岭，败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犹不赦。

始，从谏将死，命稹无笞辱群奴，故李士贵等与王协尤用事，士战，有功不赏，下无斗志。府中财货尚山积，而协请税商人，使刘溪等分出检实，而溪并齐民阅其赀，十取二，百姓始怨。从谏妻弟裴问守邢州，有募兵五百，号"夜飞将"，多豪姓子，其家以输赀不时，为溪所囚。问以为言，溪大怒，问因杀溪，与刺史崔嘏斩大将，自归成德军。王钊守洺州，给士〓布一端，稹檄代岁禀。钊谓众曰："库物尚多，欲发以为赏，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给之，送款魏博军。□慈州将高玉、尧山将魏元谈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为贼守，杀之。

稹闻三州降，大惧。大将郭谊与王协始议图稹，使董可武诱稹至北第，置酒，饮酣，即斩首，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馀，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诛张谷、张沿、陈扬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军中素不附者皆杀。函稹首送王宰，献京师，告庙社，帝御兴安门受之。刘公直亦降于宰。

石雄以兵守境，军大掠，谊移书责之，雄衔怒。稹之死，谊斥从谏妻伏夹室，收其赀私于己，建大厩，日望旌节。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乱繇谊始，及军穷蹙，乃图稹邀荣，不诛无以惩奸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党送京师，论如法。"先是有狂人呼于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从谏捕诛之，乃请诏雄率兵如数以入。雄至潞，缚谊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师，并殊死。杖崔士康杀之。白惟信者，潞枭将，数与雄战，惧不敢降，自武乡杀都将康良佺，欲降卢钧；雄遣人召降，惟信杀之，卒降钧。有诏"从谏且死，乃署稹军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发视，面如生，一目尚开，雄三斩之，仇人剔其骨几尽。

谊者，兖州人。兄岌，事悟为牙将，常乐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气者言："其地当三世为都头异姓。"河北谓都头异姓，至贵称也。"然窆过二丈不利。"谊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谊及岌三子同诛。

张谷、张沿、陈扬庭皆有文，时时言古今成败以佐从谏，故善遇此三人。谷纳邯郸人李严女为侍人，号新声。当从谏潜图窥胁，新声谏谷曰："始天子以从谏为节度，非有战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齐十二州还天子，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自有泽潞，未闻以一缕一蹄为天子寿，左右皆无赖。章武朝，数镇颠覆，皆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终。君当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恩，以骨肉腥健儿食。"言讫悲涕。谷不决者三月，畏言泄，缢之。

李仲京，训之兄，为萧洪府判官，擢监察御史。王渥，璠之子。王羽，涯族孙。韩茂章、茂实，约之子。贾庠，餗子。郭台，行馀子。甘露难作，皆羸服奔从谏，从谏衣食之。

甄戈者，颇任侠，从谏厚给衅，坐上座，自称荆卿。从谏与定州戍将有嫌，命戈取之，因为逆旅上谒，留饮三日，乘间斩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馀辈劫之。从谏不悦，号"伪荆卿。"

从谏妻裴，以弟立功，诏欲贷其死。刑部侍郎刘三复执不可，于是赐死，以尸还问。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为从谏纳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袿下，家人以为怪，因许婚。封燕国夫人。宽厚有谋，每劝从谏入朝为子孙计。从谏有妾韦愿封夫人，许之，诏至，裴怒，毁诏不与。从谏它日会裴党，复出诏，裴抵去，曰："淄青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顾以婢为夫人，族不日灭耳！"从谏赧然止。及韦至京师，乃言："李丕降，裴会大将妻号哭曰：'为我语若夫，勿忘先公恩，愿以子母托。'诸妇亦泣下，故潞诸将叛益坚。"由是及祸。

初，术者李琢能言祸福，从谏以重币邀，辟署大将。会昌初，谓从谏曰："往岁长星经斗，公生直之。今镇复至，当有灾。"从谏即徙军山东，开球场，凿柳泉，大兴役以厌。及病，有言琢所兴造皆逆岁，疑有异谋，使稹数其罪杀之，府中汹汹，俄而李丕降。

有李佐之者，兼孙也，累调河南尉，号强直。尝客潞，为从谏所礼，留不得去，遂署观察府支使，因娶其从祖妹。从谏薄疏属，资媵寒阙，佐之亦薄之，不甚答。从谏病，佐之力讽使还东都，从谏虽不能从，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协等恐佐之妻母有所关说，即辇母归东都。会佐之奴告佐之交通宾客，漏军中虚实，稹囚之。妻诉不见礼，稹遂杀之。

武乡令唐汉宾，俭裔孙，以稹拒命，固谏归朝，不听，举族见害。李师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见从谏稍恣横，假言求长生术，不与事。从谏使归东都，师晦惧为谷、扬庭等所谮，请居涉，从谏不之疑。稹败，有为帝言者，擢伊阙令，而赠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赠汉宾本县令。

先时，河北诸将死，皆先遣使吊祭，次册赠，次近臣宣慰，度军便宜乃与节，军中不许出，乃用兵，大抵不半岁不能定，故〓将逆子皆得为之备。稹初不意帝怒即见讨，及茂元录诏示稹，举族号恸，欲自归，而愚懦不决云。自悟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

李丕者，善长短术，与从谏厚善，署大将。及稹阻命，军中疾其才，丕惧，乞为游弈深入，以图营壁处，遂自归。议者疑为贼遣，德裕奏言："讨贼半年，始有降者，当赏以劝馀。"帝召见，擢忻州刺史。丕请取榆社，东径武安入讨贼，虽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听。杨弁乱，遣人诱丕，丕斩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户部物积

代州，今丕塞其路，贼破矣。”乃趣丕讨弁，兵未至而弁已禽。迁汾、晋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党项叛，徙鄜坊，卒。

赞曰：《传》称：“作《易》者其知盗乎！”然则盗之情，非圣人不能知。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昏上庸佐，惟不知盗故也。引妖就暝，以夺厥明，宁萧俯、崔植等谓耶！

列传第一百四十上突厥上

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方其时　，群臣献议盈廷，或听或置，班然可睹也。

刘贶以为：

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榷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为寇不能也，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脩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备胡，燕、秦亦筑长城限中外，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弑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艾安，胡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糜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然而汉至昭、宣，武士练习，斥候精明，匈奴收迹远徙，犹袭奉春之过举，倾府藏给西北，岁二亿七十万。皇室淑女，嫔于穹庐；掖庭良人，降于沙漠。夫贡子女方物，臣仆之职也。《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荒服称其来，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讳而不书。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矣。汉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晋羌狄居塞垣，资奉逾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赐金印紫绶，食王侯之俸。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氎邀利者，相错于路。耒耨之利，丝枲所生，散于数万里之外。胡夷岁骄，华夏日蹙。方其强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养之如初。病则

受养，强则内攻，中国为羌胡服役且千载，可不悲哉！诚能移其财以赏戍卒，则民富；移其爵以饵守臣，则将良。富利归于我，危亡移于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弃此而不为，故曰汉无策。严尤谓古无上策，谓不能臣妾之也，诚能之而不用耳。秦无策，谓攘狄而亡国也。秦亡，非攘狄也。汉得下策，谓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故曰严尤辩而未详也。班固谓“其来慕义，则接以礼让。”何者？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纤丽外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汉氏习玩骄虏，使其悦燕、赵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绮罗纨，供之则增求，绝之则招怨，是饱豺狼以良肉，而纵其猎噬也。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坚守无与追奔竞逐，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冲以长戟，临以强弩，非求胜也，譬诸虫豸虺蜴，何礼让之接哉？故曰班固详而未尽者，此也。

杜佑谓：

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恁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馀皆习佗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畯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鼍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鄜坊之南，终南之北，十馀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唯自守而已。

至佑孙牧亦曰：

天下无事时，大臣偷处荣逸，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马刓弱，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以战，是谓宿败之师。此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馀赢，以虏壮为幸，执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筑垒未乾，公囊已虚。此不责实之过，

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肯外死勤于我哉？此赏厚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菜色甚安，一岁未更，已立于坛墀之上。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将兵，柄不得专，一曰为偃月，一曰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佯，愰骇之间，虏骑乘之。此不专任之过，其败五也。元和时，团兵数十万以诛蔡，天下乾耗，四岁然后能取之，盖五败不去也。长庆初，盗子若孙悉来走命，未几而燕、赵乱，引师起将，五败益甚，不能加威于反虏。二杜之论如此。

广德、建中间，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自度不能留，辄引去。蜀人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至韦皋凿青溪道以和群蛮，使道蜀入贡，择子弟习书算于成都，业成而去，习知山川要害。文宗时，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又败卒贫民因缘掠杀，官不能禁。自是群蛮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于重征者，亦欲启之以幸非常。岁发戍卒，不习山川之险，缓步一舍，已呵然流汗。为将者刻薄自入，给帛则以疏易良，赋粟以沙参粒，故边卒怨望而巴、蜀危忧。孙樵谓："宜诏严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于州则易役，卒出于边则习险，相地分屯，春耕夏蚕以资衣食，秋冬严壁以俟寇。岁遣廉吏视卒之有无，则官无馈运，吏无牟盗。"此其备御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

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帝平京师，遂恃功，使者每来多横骄。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

来朝，帝宴太极殿，为奏九部乐，引升御坐。是岁，始毕牙帐自破，帝问内史令萧瑀，瑀曰：“魏文帝幸许，城门无故坏，是年文帝崩，岂其类耶？”二年，始毕自将度河，至夏州，与贼梁师都合，又佐刘武周以五百骑入句注，将侵太原。会病死，帝为发哀长乐门，诏群臣即馆吊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万赙之。子什钵苾幼，不克立，以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处罗复妻隋义成公主，遣使来告，则又潜通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其使，取牛羊万馀。处罗迎隋萧皇后及齐王暕之子正道于窦建德所，因立正道为隋王，奉隋后，隋人没者隶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众万人。秦王讨武周也，处罗以弟步利设骑二千会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妇人女子去，总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俭特勒助屯。明年，谋取并州置杨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谏止，处罗曰：“我先人失国，赖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讵无知乎？我自决之。”会天雨血三日，国中犬夜群号，求之不见，遂有疾，公主饵以五石，俄疽发死。主以子奥射设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始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北。薛举陷平凉，与连和，帝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赂颉利，使与举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以所部五城附虏，歆并说还五原地。皆见听，且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军。太子建成议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塞。

颉利又妻义成，以始毕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使居东。义成，杨谐女也，其弟善经亦依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然倚父兄馀资，兵锐马多，〓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书辞悖嫚，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赍不赀，然而不厌无厓之求也。

四年，颉利率万骑与苑君璋合寇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却之。颉利执我使者汉阳公瑰、太常卿郑元□、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帝亦囚其使与相当。由是寇代州，败行军总管王孝基，略河东，犯原州，穿延州塞，诸将与战，不能有所俘。

明年，还顺德等，且请和，贽鱼胶，绐云：“固二国之好也。”帝虽未情，释其使特勒热寒等，厚与金还之。大恩上言：“突厥饥，马邑可图也。”诏殿中少监独孤晟共击之。晟后约，大恩不敢进，屯新城，颉利自

将数万骑与刘黑闼合围之，大恩没，士死者数千人。进击忻州，为李高迁所破。黑闼以突厥万人扰山东，又残定州。颉利未得志，乃率十五万骑入雁门，围并州，深钞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数千骑转掠原、灵间。于是太子建成将兵出豳州道，秦王将兵出蒲州道击之；李子和以兵趋云中，掩可汗后；段德操出夏州，狙其归。并州总管襄邑王神符战汾东，斩虏五百首，取马二千；汾州刺史萧顗献俘五千。虏陷大震关，纵兵掠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杨师道拒之，获马、橐它数千。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又明年，与黑闼、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与屯将相胜负。帝遣太子建成复屯北边、秦王屯并州备虏，久乃罢。俄又破代地一屯，进击渭、豳二州，取马邑，不有也，复请和，归我马邑。

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胜，更与君璋合攻陇州及阴般城，分击并地，秦王与齐王元吉屯豳州道以备胡。君璋与虏出入原、朔、忻、并地，剽系骚然，数为诸将驱逐。其八月，颉利与突利兵悉起，自原州连营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齐王拒之。

初，关中霖潦，饷道绝，军次豳州，可汗万骑奄至，阵五龙坂，以数百骑挑战，举军失色。秦王驰百骑掠阵，大言曰："国家于突厥无负，何为深入？我，秦王也，故来自与可汗决，若固战，我才百骑耳，徒广杀伤，无益也。"颉利笑不答。又驰骑语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助，今无香火情邪？能一决乎？"突利亦不对。王将绝水前，颉利见兵少，又闻与突利语，阴相忌，即遣使者来曰："王毋苦，我固不战，将与王议事耳。"于是引却。秦王纵反间，突利乃归心，不欲战，颉利亦无以强之，乃遣突利及夹毕特勒思摩请和，帝许之。突利遂自托于王为昆弟。帝见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顿首辞，帝曰："我见若犹颉利也。"乃听命。

突厥既岁盗边，或说帝曰："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帝使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邓，将徙都焉。群臣赞迁，秦王独曰："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帝乃止。颉利已和，亦会甚雨，弓矢皆弛恶，遂解而还。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罢十二军，尚文治，至是以虏患方张，乃复置之，以练卒搜骑。

八年，颉利攻灵、朔，与代州都督蔺〓战新城，〓败绩。于是张瑾兵屯石岭，李高迁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敌国礼，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虏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瑾未至屯，虏已逾石岭，围并州，攻灵州，转扰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瑾战大谷，败绩，中书侍郎温彦博陷于贼，郓州都督张德政死之。遂攻广武，为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设掠绥州，请和去。败并州数县，入兰、鄯、彭州诸屯，或小胜，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将军杨屯击之，且发士屯大谷。

九年，攻原、灵，又围凉州，进犯泾、原，李靖与战灵州，虏引去。寇西会州，围乌城，翔徉陇、渭间，平道将军柴绍破之于秦州，斩一特勒、三大将，虏千级。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其七月，颉利自将十万骑袭武功，京师戒严。攻高陵，尉迟敬德与战泾阳，获俟斤乌没啜，斩首千余级。颉利遣谋臣执失思力入朝以觇我，因夸说曰："二可汗兵百万，今至矣！"太宗曰："我与可汗尝面约和，尔则背之。且义师之初，尔父子身从我，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强耶？今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请命，萧瑀、封德彝谏帝，不如礼遣之，帝不许，系于门下省。乃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虏大骇。帝与颉利按辔，即麾军却而阵焉。萧瑀以帝轻敌，叩马谏，帝曰："我思熟矣，非尔所知也。夫突厥扫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难，谓不能师。我若阖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独出，示无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战，不意我能沮其始谋。彼入吾地既深，惧不能返，故与战则克，和则固，制贼之命，在此举矣！"是日，颉利果请和，许之。翌日，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突厥引还。萧瑀曰："颉利之来，诸将多请与战，陛下不听，既而虏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其势易甚。又我敕长孙无忌、李靖潜师幽州以须，若大军蹑其后，伏邀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一与虏校，杀伤必多，彼败未及亡，惧而脩德，与我为怨，其可当耶？今仆械卷铠，啖以玉帛，虏志必骄，骄则亡之端也，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诏殿中监豆卢宽、将军赵绰护送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头，帝不纳，诏归所俘于我。

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

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惧王师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议者请责其败约，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

明年，突利自陈为颉利所攻，求救。帝曰："朕与颉利盟，又与突利有昆弟约，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夷狄无信，我虽如约，彼常负之，今乱而击之，侮亡之道也。"乃诏将军周范壁太原经略之，颉利亦拥兵窥边。或请筑古长城，发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彼见灾而不务德，不畏天也。迁徙无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谩鬼神也。与突利不睦，内相攻残，不和于亲也。有是四者，将亡矣，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突厥俗素质略，颉利得华士赵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专国；又委政诸胡，斥远宗族不用，兴师岁入边，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数翻覆不信，号令无常。岁大饥，裒敛苛重，诸部愈贰。

又明年，属部薛延陀自称可汗，以使来。诏兵部尚书李靖击虏马邑，颉利走，九俟斤以众降，拔野古、仆骨、同罗诸部、习奚渠长皆来朝。于是诏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营州都督薛万淑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授靖节度以讨之。道宗战灵州，俘人畜万计，突利及郁射设、廕奈特勒帅所部来奔，捷书日夜至，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今天诱诸将，所向辄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颉利惊，退牙碛口，大酋康苏蜜等以隋萧皇后、杨正道降。或言中国人尝密通书于后，中书舍人阳文瓘请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当思隋，今反侧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颉利窘，走保铁山，兵犹数万，令执失思力来，阳为哀言谢罪，请内属，帝诏鸿胪卿唐俭、将军安脩仁等持节慰抚。靖知俭在虏所，虏必安，乃袭击之，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沙钵罗设、苏尼失以众降，其国遂亡，复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国破，赖隋以安，不以一镞力助之，使其

庙社不血食，一也；与我邻而弃信扰边，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携怨，三也；贼华民，暴禾稼，四也；许和亲而迁延自遁，五也。朕杀尔非无名，顾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家属，馆于太仆，禀食之。

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伊吾城之长素臣突厥，举七城以献，因其地为西伊州。制诏：突厥往逢疠疫，长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为瘗藏之。又诏：隋乱，华民多没于虏，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

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帝见怜之，以虢州负山多麕麋，有射猎之娱，乃拜为刺史，辞不往，遂授右卫大将军，赐美田宅。帝曰：“昔启民失国，隋文帝不■粟帛，兴士众，营护而存立之，至始毕稍强，则以兵围炀帝雁门，今其灭者，殆背德忘义致然耶？”颉利子叠罗支，有至性，既舍京师，诸妇得品供，罗支预焉；其母最后至，不得给，罗支不敢尝品肉。帝闻，叹曰：“天禀仁孝，讵限华夷哉！”厚赐之，遂给母肉。

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其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者，颉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颉利始生，以授浑邪，至是哀恸，乃自杀。帝异之，赠中郎将，命葬颉利冢旁，诏中书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颉利、浑邪之墓碑。俄苏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启民可汗弟也。始毕以为沙钵罗设，帐部五万，牙直灵州西北，姿雄趫，以仁惠御下，人多归之；颉利政乱，其部独不贰。突利降，颉利以为小可汗。颉利已败，乃举众来，漠南地遂空，授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王云。

颉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咸言：“突厥扰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请悉籍降俘，内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中书令温彦博请：“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若内兖、豫，则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秘书监魏征建言：“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当遣还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且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万，若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养万物，覆载全安之，今突厥破灭，余种归命，不加哀怜而弃之，非天

地蒙覆之义，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谓处以河南，盖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将怀德，何叛之为？”徵曰：“魏时有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彦博曰：“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余，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良入宿卫，何患之恤？且光武置南单于，卒无叛亡。”于是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等皆劝帝不如使处河北，树首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亢衡中国，长辔远驭之道也。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为泥步设，得隋淮南公主以为妻。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部，统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东方之众皆属焉。突利敛取无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等皆内属，颉利遣击之，又大败，众骚离，颉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尝自结于太宗，及颉利衰，骤追兵于突利，不肯从，因起相攻。突利请入朝，帝谓左右曰：“古为国者劳己以忧人，则系祚长；役人以奉己，则亡。今突厥丧乱，由可汗不君，突利虽至亲，不自保而来。夷狄弱则边境安，然观彼亡，我不可以无惧，有不逮者，祸可纾乎！”突利至，礼见良厚，辍膳以赐之，拜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户七百。及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启民破亡，隋则复之，弃德不报，而父始毕反为隋敌。尔今穷来归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鉴前败也。我欲中国安，尔宗族不亡，故授尔都督，毋相侵掠，长为我北藩。”突利顿首听命。后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为举哀，亦诏文本文其墓，子贺逻鹘嗣。

帝幸九成宫，突利弟结社率以郎将宿卫，阴结种人谋反，劫贺逻鹘北还，谓其党曰：“我闻晋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间突进，可犯行在。”是夕，大风冥，王不出，结社率恐谋漏，即射中营，噪而杀人，卫十等共击之，乃走，杀厩人盗马，欲度渭，徼逻禽斩之，赦贺逻鹘，投岭外。于是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氏李，树牙河北，悉徙突厥还故地。

思摩，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启民归国，乃去可汗号。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

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武德初，数以使者来，高祖嘉其诚，封和顺郡王。及诸部纳款，思摩独留，与颉利俱禽，太宗以为忠，授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统颉利故部居河南，徙怀化郡王。及是将徙，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诏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延陀书，言："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以颉利暴残，伐而取之，非贪其地与人也。故处降部于河南，荐草美泉，利其畜牧，众日孳蕃，今复以思摩为可汗，还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长于突厥，举碛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无相钞犯，有负约，我自以兵诛之。"思摩乃行，帝为置酒，引思摩前曰："莳一草一木，见其溺庑以为喜，况我养尔部人，息尔马羊，不减昔乎！尔父母坟墓在河北，今复旧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觞上万岁寿，且言："破亡之余，陛下使存骨旧乡，愿子孙世世事唐，以报厚德。"于是赵郡王孝恭、鸿胪卿刘善就思摩部，筑坛场河上，拜受册，赐鼓纛，又诏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相之。

薛延陀闻突厥之北，恐其众奔亡度碛，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谢曰："天子诏毋相侵，谨顿首奉诏。然突厥酣乱翻覆，其未亡时杀中国人如麻，陛下灭其国，谓宜收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乃养之如子，而结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后有乱，请终为陛下诛之。"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度河，牙于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故突厥争利之。思摩遣使谢曰："蒙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

居三年，不能得其众，下多携背，思摩惭，因入朝愿留宿卫，更拜右武卫将军。从伐辽，中流矢，帝为吮血，其顾厚类此。还，卒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筑坟象白道山，为刊其劳，碑于化州。

右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及从思摩出塞，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许之。

思摩既不能国，残众稍稍南度河，分处胜、夏二州。帝伐辽，或言突厥处河南，迩京师，请帝无东。帝曰："夫为君者，岂有猜贰哉！汤、武化桀、纣之民，无不迁善，有隋无道，举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闵突厥之亡，内河南以振赡之，彼不近走延陀而远归我，怀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国无突厥患。"思摩众既南，车鼻可汗乃盗有其地。

车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为小可汗。颉利败，诸部欲共君长之，会薛延陀称可汗，乃往归焉。其为人沈果有智数，众颇便附，延陀畏逼，将杀之，乃率所部遯去，骑数千尾追，不胜。窜金山之北，三垂斗绝，惟一面可容车骑，壤土夷博，即据之，胜兵三万，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距长安万里，西葛逻禄，北结骨，皆并统之，时时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后衰，车鼻势益张。

二十一年，遣子沙钵罗特勒献方物，且请身入朝。帝遣云麾将军安调遮、右屯卫郎将韩华往迎之，至则车鼻偃然无入朝意，华谋与葛逻禄共劫之，车鼻觉，华与车鼻子陟苾特勒斗死，调遮被杀。帝怒，遣右骁卫郎将高偘发回纥、仆骨兵击之，其大酋长歌逻禄泥孰阙俟利发、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以次降。偘师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战，车鼻携爱妾，从数百骑走；追至金山，获之，献京师。高宗责曰："颉利败，尔不辅，无亲也；延陀破，尔遯亡，不忠也。而罪当死，然朕见先帝所获酋长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释缚，数俘社庙，又见昭陵。拜左武卫将军，赐居第，处其众郁督军山，诏建狼山都督府统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谏车鼻，请归国，不听。乃遣子庵铄入朝，后来降，拜左屯卫将军，建新黎州，使领其众。于是突厥尽为封疆臣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即擢领酋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府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蕃州悉隶瀚海，南隶云中。云中者，义成公主所居也，颉利灭，李靖徙突厥羸破数百帐居之，以阿史德为之长，众稍盛，即建言愿以诸王为可汗，遥统之。帝曰："今可汗，古单于也。"乃改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都护。帝封禅，都督葛逻禄叱利等三十余人皆从至泰山下，已封，诏勒名于封禅碑云。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

调露初，单于府大酋温傅、奉职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乃以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左领军卫将军苑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讨之，恃胜不设备，会雨雪，士皲寒，反为虏袭，大败，杀略万余人，大智等收余卒，行且战，乃免。于是嗣业流桂州，余坐免官。更拜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士无虑三十万，捕击反者。诏右金吾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绛、龙门。明年，行俭战黑山，大破之，其下斩泥孰匐，以首降，禽温傅、奉职以还，余众保狼山。始虏未叛，鸣〓群飞入塞，吏曰："所谓突厥雀者，南飞，胡必至。"比春还，悉堕灵、夏间，率无首，泥孰果亡。

狼山众掠云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逐出之。

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伏念于夏州，走度河，立为可汗，诸部响应。明年，遂寇原、庆二州。复诏行俭为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谍者绐言伏念、温傅保黑沙，饥甚，可轻骑取也。怀舜独信之，轻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见虏，得薛延陀余部，降之；引还至长城，遇温傅与战，所杀相当。行俭兵壁代之陉口，纵反间，故伏念、温傅相贰，因遣兵击伏念，败之。伏念走，与怀舜遇，行且战一日，为伏念所破，弃军奔云中，士为虏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怀舜杀牲与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辎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轻骑将袭怀舜，会行俭遣部将掩得其辎重，比还，无所归，乃北走保细沙。行俭纵单于镇兵蹑之，伏念意王师不能远，不设备，及兵至，惶骇不得战，遂遣使间道诣行俭，执温傅降，行俭虏之，送京师，斩东市。

永淳元年，骨咄禄又反。

骨咄禄，颉利族人也，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袭吐屯。伏念败，乃啸亡散，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有众五千，盗九姓畜马，稍强大，乃自立为可汗，以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时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阿史德元珍者，为长史王本立所囚。会骨咄禄来寇，元珍请谕还诸部赎罪，许之。至即降骨咄禄，与为谋，遂以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乃寇单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又攻妫州，围单于都护府，杀司马张行师，攻蔚州，杀刺史李思俭，执丰州都督崔知辩。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备边。

嗣圣、垂拱间，连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铃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将击贼总材山，至忻州与贼遇，鏖战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大总管讨之。明年，入昌平，右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复入朔州地，常之与战黄花堆，虏败，追奔四十里，遯过碛。右监门卫中郎将〓宝璧当追，意虏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谍出塞二千里，间虏无备，趋袭之。将至，漏言于军，虏得整众出，皆死战，大败，宝璧跳还，举军没。武后怒，诛宝璧，改骨咄禄曰不卒禄。俄而元珍攻突骑施，战死。

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为可汗，篡位数年，始攻灵州，多杀略士民。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为司马，率朔方道总管契苾

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等凡十八将军兵出塞，杂华蕃步骑击之，不见虏，还。俄诏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备边。

契丹李尽忠等反，默啜请击贼自效，诏可。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以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即部册拜迁善可汗。默啜乃引兵击契丹，会尽忠死，袭松漠部落，尽得孙万荣妻子辎重，酋长崩溃。后美其攻，复诏知微持节册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未及命，俄攻灵、胜二州，纵杀略，为屯将所败。又遣使者谢，请为后子，复言有女，愿女诸王，且求六州降户。初，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后不许，宰相李峤亦言不可。默啜怨，为慢言，执使者司宾卿田归道。于是纳言姚□等建请与之，乃归粟、器、降人数千帐，繇是突厥遂强。

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诏知微摄春官尚书，与司宾卿杨鸾庄持节护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闻其子孙独二人在，我当立之。"即囚延秀等，妄号知微为可汗，自将十万骑南向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虏入围妫、檀，后诏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兵凡三十万击之；右羽林大将军阎敬容、李多祚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兵亦十五万。默啜破蔚州飞狐，进残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庐舍，乡聚为空。后怒，下诏购斩默啜者王之，更号曰斩啜。虏围赵州，长史唐波若应之，入杀刺史高睿，进攻相州。诏沙吒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将军崲夷公福富顺为奇兵总管，击虏。时中宗还自房陵，为皇太子，拜行军大元帅，以纳言狄仁杰为副，文昌右丞宋玄爽为长史，左肃政台御史中丞霍献可为司马，右肃政台御史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未行，默啜闻之，取赵、定所掠男女八九万悉坑之，出五回道去，所过人畜、金币、子女尽剽有之，诸将皆顾望不敢战，独狄仁杰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复立咄悉匐为左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察，皆统兵二万；子匐俱为小可汗，位两察上，典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号拓西可汗。岁入边，戍兵不得休，乃高选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为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备虏。

默啜剽陇右牧马万匹去，俄复盗边，诏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大元帅，率并州长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讷与元忠击虏，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盐、夏，掠羊马十万，攻石岭，遂围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沧、瀛、幽、易、恒、定、妫、檀、平等九州之军，以瀛州都督张仁亶统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昶掎角，又以相王为安北道行军元帅，监诸将，王留不行。虏入代、忻，仍杀略。

长安三年，遣使者莫贺达干请进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义兴郡王重明盛服立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谢许婚，后渥礼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鸣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遂入原、会，多取牧马。帝诏绝昏，购斩默啜者王以国、官诸卫大将军。默啜杀我行人鸿胪卿臧思言，诏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屯边。明年，始筑三受降城于河外，障绝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请和亲，诏取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下嫁。会左羽林大将军孙佺等与奚战冷陉，为奚所执，献诸默啜，默啜杀之，更以刑部尚书郭元振代休璟。

玄宗立，绝和亲。默啜乃遣子杨我支特勒入宿卫，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下书谕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颉利发石失毕精骑攻北庭，都护郭虔瓘击之，斩同俄城下，虏奔解。火拔不敢归，携妻子来奔，拜左武卫大将军、燕山郡王，号其妻为金山公主，赐赍优缛。杨我支死，诏宗亲三等以上吊其家。是时突厥再上书求昏，帝未报。

初，景云中，默啜西灭娑葛，遂役属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陆、右五弩失毕俟斤皆请降。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进硃斯，阴山都督谋落匐鸡，玄池都督蹋实力胡鼻率众内附；诏处其众于金山。以右羽林军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节度赤水、建康、河源等军，屯凉州，以都督杨执一副之：右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节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军，屯并州，以长史王晙副之。抚新附，检钞暴。默啜屡击葛逻禄等，诏在所都护、总管掎角应援。虏势浸削。其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与〓跌都督思太，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鹘屈颉斤、苾悉颉力，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引拜文简左卫大将军、辽西郡王，思太特进、右卫大将军兼〓跌都督、楼烦郡公，道奴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鹘屈颉斤左骁卫将军兼刺史、阴山郡公，苾悉颉力左武卫将军兼刺史、雁门郡公，拱毅左领军卫将军兼刺

史、平城郡公，将军皆员外置，赐各有差。

默啜讨九姓，战碛北，九姓溃，人畜皆死，思结等部来降，帝悉官之。拜薛讷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佐之，备边。诏金山、大漠、阴山、玄池都督等共图取默啜，班赏格，赐物谕之。默啜又讨九姓拔野古，战独乐河，拔野古大败，默啜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曳固残众突出，击默啜，斩之，乃与入蕃使郝灵佺传首京师。

骨咄禄子阙特勒合故部，攻杀小可汗及宗族略尽，立其兄默棘连，是为毘伽可汗。

列传第一百四十下突厥下

毘伽可汗默棘连，本谓“小杀”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让于阙特勒　　，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实开元四年。以特勒为左贤王，专制其兵。初，默啜死，阙特勒尽杀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婆匐为默棘连可敦，独免，废归其部。后突骑施苏禄自为可汗，突厥部种多贰，默棘连乃召暾欲谷与谋国，年七十余，众尊畏之。俄而〓跌思太等自河曲归之。始，降户之南也，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尽敛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为巡边使，遮诉禁弓矢无以射猎为生，晦悉还之。乃共击张知运，禽之，将送突厥；朔方行军总管薛讷、将军郭知运追之，众溃，释知运去。思太等分为二队北走，王晙又破其左队。

默棘连既得降胡，欲南盗塞，暾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岁丰，未有间，且我兵新集，不可动也。”默棘连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庙，暾欲谷曰：“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术。”默棘连当其策，即遣使者请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许。俄下诏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啜、坚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骨笃禄毘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贤王墨特勒、左威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毘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等蕃汉士悉发，凡三十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晙统之，期八年秋并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连。默棘连大恐，暾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庭，与二蕃相距远，必不合。晙与张嘉贞有隙，必相执异，亦必不能来。即皆能来，我当前三日悉众北徙，彼粮竭自去。拔悉蜜轻而好利，当先至，击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众逼突厥牙，

知畯等不至，乃引却，突厥欲击之，暾欲谷曰：“兵千里远出，士殊死斗，锋不可当也。不如蹑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庭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袭拔其城，即急击拔悉蜜，众走趋北庭，无所归，悉禽之。还出赤亭，掠凉州，都督杨敬述使官属卢公利、元澄等勒兵讨捕，暾欲谷曰：“敬述若城守，当与和。如兵出，吾且决战，必有功。”澄令于军曰：“裸臂持满外注。”会大寒裂肤，士手不能张弓矢，由是大败，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检校凉州事，突厥遂大振，尽有默啜余众。

明年，固乞和，请父事天子，许之。又连岁遣使献方物求婚。是时天子东巡泰山，中书令张说谋益屯以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禅以告成功，若复调发，不可谓成功者。”说曰：“突厥虽请和，难以信结也。且其可汗仁而爱人，下为之用，阙特勒善战，暾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三虏方协，知我举国东巡，有如乘间，何以御之？”光庭即请以使召其大臣入卫，乃遣鸿胪卿袁振往谕帝意。默棘连置酒与可敦、阙特勒、暾欲谷坐帐中，谓振曰：“吐蕃，犬出也，唐与为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独突厥前后请，不许，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昏，可乎？”默棘连曰：“不然，二蕃皆赐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择，但屡请不得，为诸国笑。”振许为请，默棘连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献，遂从封禅。有诏四夷诸酋皆入仗佩弓矢，会兔起帝马前，帝一发毙之，颉利发奉兔顿首贺曰：“陛下神武超绝，若天上则臣不知，人间无有也。”诏问：“饥欲食乎？”对曰：“仰观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犹为饱。”因令仗内驰射。扈封毕，厚宴赐遣之，然卒不许和亲。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书，天子嘉之，引使者梅录啜宴紫宸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

默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俄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乃卒。帝为发哀，诏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诏史官李融文其碑。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

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为苾星伽骨咄禄可汗，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难如朝正月，献方物，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匐与小臣饫斯达干乱，遂预政，诸部不协。登利从父分

掌东西兵，号左右杀，士之精劲皆属。可汗与母诱斩西杀，夺其兵，左杀惧，即攻登利可汗，杀之。

左杀者，判阙特勒也，遂立毘伽可汗子，俄为骨咄叶护所杀，立其弟，旋又杀之，叶护乃自为可汗。天宝初，其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蜜并起攻叶护，杀之，尊拔悉蜜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于是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亦遣使者来告。国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帝使使者谕令内附，乌苏不听，其下不与，拔悉蜜等三部共攻乌苏米施，米施遁亡。其西叶护阿布思及葛腊哆率五千帐降，以葛腊哆为怀恩王。

三载，拔悉蜜等杀乌苏米施，传首京师，献太庙。其弟白眉特勒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国人推拔悉蜜酋为可汗，诏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乱，抵萨河内山，击其左阿波达干十一部，破之，独其右未下，而回纥、葛逻禄杀拔悉蜜可汗，奉回纥骨力裴罗定其国，是为骨咄禄毘伽阙可汗。明年，杀白眉可汗，传首献。毘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天子御花萼楼宴群臣，赋诗美其事，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

始突厥国于后魏大统时，至是灭。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其地尽入回纥。始其族分国于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其风俗大抵突厥也，言语少异。

初，东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弟佗钵可汗。佗钵死，先令戒其子庵罗必立大逻便，国人以其母贱，不肯立，而卒立庵罗。庵罗后以让木杆兄子摄图，是为沙钵略可汗。而大逻便别为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钵略袭击之，杀其母，阿波西走达头。当是时，达头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万，使与东突厥战。而阿波竟为沙钵略所禽。及启民可汗时，达头可汗岁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启民，故达头败奔吐谷浑。

始，阿波既禽，国人立鞅素特勒子，是为泥利可汗。达头之奔，泥

利亦败，及死，其子达漫立，是为泥橛处罗可汗，政苛察多忌。大业中，从炀帝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阙达度设畜牧于会宁郡，即自称阙可汗。江都乱，曷萨那从宇文化及至黎阳，遁归长安，高祖降榻与共坐，封归义王，以大珠献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无用也。"阙可汗有马三，武德元年内属，赐号吐乌过拔阙可汗，与李轨连和。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俄与琼合，共击轨，兵不胜，走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辅车，为轨所灭。

初，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匮可汗，建廷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与东突厥亢。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明年，射匮使使来，以曷萨那有世憾，请杀之，帝不许。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国，后且为患。"秦王曰："不然，人来归我，我杀之不祥。"帝又不听。宴禁中，酒酣，至中书省，纵使者戕之，不宣也。射匮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师子革等，帝厚申抚结，约与并力讨东突厥。统叶护可汗请期，颉利大惧，乃与和，约毋相伐也。统叶护可汗来请昏，帝与群臣谋："西突厥去我远，缓急不可杖，可与昏乎？"封德彝曰："计今之便，莫若远交而近攻，请听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后图之。"帝乃许昏，诏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可汗喜，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会东突厥岁犯边，西道梗涩，又颉利遣谓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统叶护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负其强，不以恩结下，众怨，多叛去，其诸父莫贺咄杀之，帝欲赍玉帛焚祭其国，会乱，不果至。

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毘可汗，遣使者来献。俟毘可汗初分统突厥为小可汗，既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辞不受。会统叶护可汗子〓力特勒避莫贺咄乱，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为乙毘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毘可汗分王其国，挈斗不解，各遣使朝献。太宗追怜曷萨那死非罪，为赠上柱国，具礼以葬。贞观四年，俟毘可汗请昏，不许，诏曰："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昏为？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虽俟毘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击俟毘，俟毘走保金山，为泥孰所杀，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肆叶护已立，即北讨铁勒、薛延陀，为延陀所败。性猜愎，狭于统

下。小可汗乙利者，于国最有功，肆叶护听谗，种夷之，众皆沮骇。又忌泥孰，阴图杀之，泥孰亡入焉耆。未几，没卑达干与弩失毕部诸豪谋执废肆叶护，叶护轻骑走康居，忧死。国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是为咄陆可汗。可汗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者，武德时来朝，太宗与之盟，约为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设。既立，遣使诣阙，不敢当可汗号。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吞阿娄拔利邺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泥孰遣使谢。它日，太上皇宴使者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今蛮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万岁寿，太上皇喜，以酒属帝，帝顿首谢，亦奉觞上太上皇寿。

咄陆可汗死，弟同俄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赠三遣使奉方物，遂请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右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然不为众悦赖，其部统吐屯以兵袭之，咥利失率左右战，统吐屯不胜去。咥利失与其弟步利设奔焉耆。阿悉吉阙俟斤与统吐屯召国人谋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以咥利失为小可汗。会统吐屯被杀，欲谷设又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乃复得故地。后西部卒自立欲谷设为乙毘咄陆可汗，而与咥利失交战，杀伤不可计，乃因伊列河约诸部：河以西受令于咄陆，其东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国矣。

咄陆可汗建廷镞曷山西，谓之"北庭"，驳马、结骨诸国悉附臣之，阴与咥利失部吐屯俟列发以兵攻咥利失。咥利失援穷，奔拔汗那而死。国人立其子，是为乙屈利失乙毘可汗，逾年死。弩失毕大酋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立之，是为乙毘沙钵罗叶护可汗。太宗诏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册命，赐鼓纛，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东薄伊列河，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是时咄陆兵浸浸盛，与沙钵罗叶护数交战。会二可汗使者皆来，帝敕以敦睦，令各罢兵，咄陆不肯听，遣石国吐屯攻叶护可汗，杀之，并其国。弩失毕不服，叛去。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蜜兵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部而归。咄陆可汗性很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遂与共攻康居，道米国，即袭破之，系虏其人，取赀口不以与下，其将泥孰啜怒，夺取之，咄陆斩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将归保吐火罗，大臣劝其返国，不从，率众去，度叶水，及石国，左右亡去略尽，乃保可

贺敦城。自轻出招叛亡，阿悉吉阙俟斤逆击之，咄陆败，袭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毕不欲咄陆为可汗，遣使者至阙下，请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无隐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毘可汗之子，是为乙毘射匮可汗。

乙毘射匮既立，改馆使者，悉还之长安，使弩失毕将兵攻白水胡城。咄陆勒兵自城出，鸣鼓角薄斗，弩失毕不能军，杀获甚多。咄陆因其胜招徕旧部，皆曰："战千人，存一人，我犹不从也。"咄陆自知众怨，乃走吐火罗。乙毘射匮遣使贡方物，且请昏，帝令割龟兹、于阗、疏勒、硃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不克昏。于是阿史那贺鲁反，尽得可汗部落。

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匮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来归国，咄陆可汗以贺鲁为叶护，代步真，居多逻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咄陆之走吐火罗也，乙毘射匮以兵迫逐，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密招携散，庐幕益众。

方帝崩，即谋取西、庭二州，刺史骆弘义以闻，高宗遣通事舍人乔宝明驰抚，因令贺鲁遣子咥运入宿卫。咥运中悔，劫于势，不得去，拜右骁卫中郎将。帝遣还，咥运即劝贺鲁引而西，取咄陆可汗故地，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遂统咄陆、弩失毕十姓。咄陆有五啜，曰处木昆律啜、胡禄屋阙啜、摄舍提暾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曰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而胡禄屋阙，贺鲁婿也。阿悉结阙俟斤最盛强，胜兵至数十万。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遂寇庭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诏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卫将军萨孤吴仁副之，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骆弘义献计曰："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也。贺鲁保一城，方寒积雪，谓唐兵必不来，宜乘此一举灭之。迁延及春，且生变，纵不率连诸国，必远迹遁去。且兵本诛贺鲁，而处蜜、处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进，彼与贺鲁复合矣。今虽严冬风劲，兵苦皲堕，又不可久留费边粮，使贼得坚党附、赊死期也。请宽处月、处蜜等罪，专诛贺鲁，除祸务本，不可先治枝叶也。愿发射

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景助，此驱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为羽翼，今胡骑出前，唐兵蹑后，贺鲁穷矣。”天子然其奏，诏弘义佐建方等经略之。处月硃邪孤注者，引兵附贼，据牢山，建方等攻之，众溃，追行五百里，斩孤注，上首九千级，虏其帅六十，不如弘义所计。

永徽四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又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将进讨。是岁，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请讨贺鲁自效，为贺鲁所拒，不得前。明年，知节击歌逻禄、处月，斩千级，收马万计。副将周智度击处木昆城，拔之，斩馘三万。前军苏定方击贺鲁别帐鼠尼施于鹰娑川，斩首虏获马甚众，贼弃铠仗弥野。会副总管王文度不肯战，降怛笃城，取其财，屠之，知节不能制。

显庆初，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独禄等万余帐迎降。定方以精骑至曳咥河西，击处木昆，破之。贺鲁举十姓兵十万骑来拒，定方以万人当之，虏见兵少，以骑绕唐军。定方令步卒据原，攒槊外注，自以骑阵于北。贺鲁先击原上军，三犯，军不动。定方纵骑乘之，虏大溃，追奔数十里，俘斩三万人，杀其大酋都搭达干等二百人。明日蹑北，五弩失毕皆降。五咄陆闻贺鲁败，趋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会大雪，军中请须霁，定方曰：“今雰晦风冽，虏谓我不能师，掩其不虞可也，缓则远矣，省日兼功，上策也。”于是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兵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嗣业次千泉，弥射至伊丽，处月、处蜜诸部皆下。次双河，贺鲁先以步失达干据栅战，弥射攻之，溃，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咥运将奔鼠耨设，至石国苏咄城，马不进，众饥，赍宝入城，且市马，城主伊涅达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国。会弥射子元爽与嗣业兵至，取之。乃悉散诸部兵，开道置驿，收露〓，问人疾苦，贺鲁所掠悉还之民，西域平。贺鲁谓嗣业曰：“我，亡虏也，先帝厚我，我则背之，今天降怒罚，尚何道？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我愿就死昭陵，谢罪于先帝也。”帝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其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暾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又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禄卿卢承庆持册命之。贺鲁死，诏葬颉利冢旁，纪其概于石。

阿史那弥射，亦室点蜜可汗五世孙，世为莫贺咄叶护。贞观中，遣使者持节立弥射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族兄步真谋杀弥射，欲自立，弥射不能国，即举所部处月、处蜜等入朝，拜右监门卫大将军。而步真遂自为咄陆叶护，众不厌，去之，亦与族人来朝，拜左屯卫大将军。弥射从帝征高丽有功，封平壤县伯，迁右武卫大将军。及平贺鲁，乃与步真皆为可汗，得补所部刺史以下。是岁，弥射击真珠叶护于双河，斩之，杀阙啜二人。

弥射、步真无绥御材，下多怨，于是思结都曼率疏勒、硃俱波、喝〓陀三国叛，击破于阗，诏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讨之，都曼兵保马头川。五年，定方傅其城，击降之。龙朔二年，弥射、步真以兵从〓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怨弥射，且欲并其部，乃诬以谋反。海政不能察，即集军吏计议先发诛之，因称诏发所赍赐可汗首领，弥射以麾下至，悉收斩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干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干封时。

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辑其众。仪凤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即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止谒，遂禽之，召执诸部渠长，降别帅李遮匐以归，调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遂擢弥射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步真子步利设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尽袭父所领及可汗号。元庆累拜镇国大将军、行左威卫大将军。武后擅命，率诸蕃长请赐睿宗氏曰武，更号斛瑟罗曰竭忠事主可汗。长寿中，元庆坐谒皇嗣，为来俊臣所诬，要斩，流其子献于振州。

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

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圣历二年，以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抚镇国人。是时乌质勒兵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擢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

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内属，为默啜侵掠，以献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掎角。于是突骑施阴幸边隙，故献乞益师，身入朝，玄宗不许。诏左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安慰。方册拜突骑施都督车鼻施啜苏禄为顺国公，而突骑施已围拨换、大石城，将取四镇。会嘉惠拜安西副大都护，即发三姓葛逻禄兵与献共击之。帝将诏王惠与相经略，宰相臣璟、臣颉曰："突骑施叛，葛逻禄攻之，此夷狄自相残，非朝廷出也。大者伤，小者灭，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抚慰，不可参以兵事。"乃止。献终以娑葛强狠不能制，亦归死长安。

突骑施吐火仙之败，始以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濛池都护，册其妻凉国夫人李为交河公主，遣兵护送。昕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施莫贺达干所杀，交河公主与其子忠孝亡归，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西突厥遂亡。

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自贺鲁破灭，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虏无的君。乌质勒隶斛瑟罗，为莫贺达干。斛瑟罗政残，众不悦，而乌质勒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浸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

圣历二年，遣子遮弩来朝，武后厚加慰抚。神龙中，封怀德郡王。是岁，乌质勒死，其子〓鹿州都督娑葛为左骁卫大将军，袭封爵。是时胜兵三十万，诏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持节册命，赐宫人四。景龙中，遣使者入谢，中宗为御前殿，列万骑羽林二仗，引见劳赐。俄与其将厥啜忠节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讼忠节罪，请内之京师。忠节以千金赂宰相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楚客方专国，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娑葛逻得之，遂杀嘉宾，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安西都护牛师奖与战火烧城，师奖败，死之，表索楚客头以徇。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西土遂定。

既而与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众少，叛归默啜，请为乡导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万击娑葛，禽之。默啜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两杀之。

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者，裒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禄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众至二十万，于是复雄西域。开元五年，始来朝，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却所献不受。以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拜苏禄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羁系之，进号忠顺可汗。其后阅一二岁，使者纳贽，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都护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报。苏禄怒，阴结吐蕃举兵掠四镇，围安西城。暹方入当国，而赵颐贞代为都护，乘城久之，出战又败。苏禄略人畜，发囷贮，徐闻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玄宗召见，飨之。会东突厥使者亦来，与争长曰："突骑施国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苏禄使者曰："宴乃为我，不可下。"遂设东西幄，而苏禄使者西席，乃克宴。

始，苏禄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费日广而无素储，晚年愁窭不聊，故卤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更相猜雠。

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禄，杀之。都摩支又背达干立苏禄子吐火仙骨啜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达干。帝使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和抚突骑施、拔汗那西方诸国。莫贺达干与嘉运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禄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禽之，并其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挟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与其弟拨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苏禄可敦、尔微可敦而还，又料西国散亡数万人，悉与拔汗那王。诸国皆降。处木昆匐延阙律啜等诸部皆上书谢曰："生于荒裔，国乱王薨，更相攻屠。赖天子遣嘉运将兵诛暴拯危，愿得稽首圣颜，以部落附安西，永为外臣。"许之。明年，擢阙律啜为右骁卫大将军，册石王为顺义王，加拜史王为特进，显醵其功。嘉运俘吐火仙骨啜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脩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曰："平苏禄，我功也。今

立昕，谓何？”即诱诸落叛。诏嘉运招谕，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领降，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昕至俱阑城，为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诛斩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

天宝元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毘伽为可汗，数通使贡。十二载，黑姓部立登里伊罗蜜施为可汗，亦赐诏册。

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广龙}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赞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槊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数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虏见利而动，又与贼连和，杀掠吏民，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壒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霆扫风除，其国遂墟。自《诗》、《书》以来，伐暴取乱，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汉比之，陋矣。然帝数暴师不告劳，料敌无遁情，善任将，必其功，盖黄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浸衰当始兴，虽运之盛衰属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　，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僝檀。僝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赞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论莅，副相曰论莅扈莽，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亦曰论莽热，副相曰曩论觅零逋，小相曰曩论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国事，总号曰尚论掣逋突瞿。地

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胜兵数十万。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地有寒疠，中人辄痞促而不害。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般，凝面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屋皆平上，高至数丈。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豆。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独峰驼日驰千里。其宝，金、银、锡、铜。其死，葬为冢，塈涂之。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其宴大宾客，必驱耗牛，使客自射，乃敢馈。其俗，重鬼右巫，事□原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多佩弓刀。饮酒不得及乱。妇人无及政。贵壮贱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后老。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为犬号，再揖身止。居父母丧，断发、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告寇举烽。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其铠胃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其兵法严，而师无馈粮，以卤获为资。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其戏，棋、六博。其乐，吹螺、击鼓。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瘗，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阎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其后有君长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讵素若，讵素生论赞索，论赞生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其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牛，驰刺之以为乐，西域诸国共臣之。

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帝不许。使者还，妄语曰：“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韩威轻出觇

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乃诏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出当弥道，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出阔水道，右领军将军刘兰出洮河道，并为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进讨。进达自松州夜鏖其营，斩首千级。

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固请昏，许之。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氈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

帝伐辽还，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高宗即位，擢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弄赞以书诒长孙无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献金琲十五种以荐昭陵。进封賨王，赐饷蕃渥。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诸工，诏许。永徽初，死，遣使者吊祠。无子，立其孙，幼不事，故禄东赞相其国。

显庆三年，献金盎、金颇罗等，复请昏。未几，吐谷浑内附，禄东赞怨忿，率锐兵击之，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槊以虚实，故吐蕃能破其国。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引残落走凉州，诏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独孤卿云等屯凉、鄯，左武候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吐蕃使论仲琮入朝，表吐谷浑罪，帝遣使者谯让，乃使来请与吐谷浑平憾，求赤水地牧马，不许。会禄东赞死。

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邪公主外孙妻之。禄东赞自言："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诏。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敢辞！"帝异其

言，然欲怀以恩，不听也。有子曰钦陵、曰赞婆、曰悉多于、曰勃论。禄东赞死，而兄弟并当国。自是岁入边，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

总章中，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议先击吐蕃。立本曰："民饥未可以师。"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窜山伏，捕讨无所得，至春复侵吐谷浑。臣请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恪曰："不然，吐谷浑方衰，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亢，不救则灭。臣谓王师亟助之，使国幸存，后且徐图可也。"议不决，亦不克徙。

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自副，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诏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出讨，会恪卒，班师。

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帝召见问曰："赞普孰与其祖贤？"对曰："勇果善断不逮也，然勤以治国，下无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毼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帝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素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仲琮顿首曰："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闻。"帝韪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杀其礼。

上元二年，遣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求与吐谷浑脩好，帝不听。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二王不克行。吐蕃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

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复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轨。下诏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益州长史李孝逸、嶲州都督拓王奉益发剑南、山南士。先战龙支，吐蕃败。敬玄率刘审礼击吐蕃青海上，审礼战没。敬玄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吐蕃压王师屯，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率死士五百，

夜斧其营，虏惊，自相轛藉而死者甚众，乃引去。敬玄仅脱。

帝既儒仁无远略，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帝曰："朕未始擐甲履军，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内侵，盍为我谋？"中书舍人刘祎之等具对，须家给人足可击也。或言贼险黠不可与和，或言营田严守便。惟中书侍郎薛元超谓："纵敌生患，不如料兵击之。"帝顾黄门侍郎来恒曰："自李勣亡，遂无善将。"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敌，但诸将不用命，故无功。"帝殊不悟，因罢议。

仪凤四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钦陵复擅政，使大臣来告丧，帝遣使者往会葬。明年，赞婆、素和贵率兵三万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与战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以精骑三千夜捣其营，赞婆惧，引去。遂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乃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

初，剑南度茂州之西筑安戎城，以迮其鄙。俄为生羌导虏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诸蛮，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又归我陈行焉之丧。初，行焉使虏，论钦陵欲拜己，临以兵，不为屈，留之十年。及是丧还，赠睦州刺史。赞婆复入良非川，常之击走之。

武后时，与蛮夷同朝贺。永昌元年，诏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讨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复诏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兵半道罢。

又明年，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后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率兵二万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苏去。而它酋昝插又率羌、蛮八千自来，玄遇即其部置叶州，用昝插为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纪功。

是岁，又诏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大破其众，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右史崔融献议曰："戎狄为中国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汉以百万众困平城，其后武帝赫然发愤，甘心四夷，张骞始通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断匈奴右

臂，稍稍度河、湟，筑令居，以绝南羌。于是鄣候亭燧出长城数千里，倾府库，殚士马，行人使者岁月不绝，至作皮币，算缗法，税舟车，榷酒酤。夫岂不怀，为长久计然也！匈奴于是孤特远窜，遂开西域，置使者领护。光武中兴，皆复内属，至于延光，三绝三通。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燉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乃格。

于是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败走。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没斯城。证圣元年，钦陵、赞婆攻滥泲，孝杰以肃边道大总管战素罗汗山，虏败还。又攻凉州，杀都督。遣使者请和，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诏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与钦陵遇。元振曰：“东赞事朝廷，誓好无穷，今猥自绝，岁扰边，父通之，子绝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钦陵曰：“然！然天子许和，得罢二国戍，使十姓突厥、四镇各建君长，俾其国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镇抚西土，为列国主，道非有它，且诸部与吐蕃异，久为唐编人矣。”钦陵曰：“使者意我规削诸部为唐边患邪？我若贪土地财赋，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争何哉？突厥诸部碛漠广莽，去中国远甚，安有争地万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陆近安西，于吐蕃远，俟斤距我裁一碛，骑士腾突，不易旬至，是以为忧也。乌海、黄河，关源阻奥，多疠毒，唐必不能入；则弱甲孱将易以为蕃患，故我欲得之，非规诸部也。甘、凉距积石道二千里，其广不数百，狭才百里，我若出张掖、玉门，使大国春不耕，秋不获，不五六年，可断其右。今弃不为，亦无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黄仁素约和，边守不戒，崔知辩径俟斤掠我牛羊万计，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请，元振固言不可许，后从之。

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弟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沈雄，众惮之。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

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飞骑迎劳，擢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尉良厚。赞婆即领部兵戍河源，死，赠安西大都护。又遣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出讨。方虏攻凉州，休璟击之，斩首二千级。于是论弥萨来朝请和。赞普自将万骑攻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皆克。明年，乃献马、黄金求昏。而虏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诸子争立，国人立弃隶〓赞为赞普，始七岁，使者来告丧，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热固求昏，未报。会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酋以情输虏，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梁漾、氵鼻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

中宗景龙二年，还其昏使。或言彼来逆公主，且习闻华言，宜勿遣，帝以中国当以信结夷狄，不许。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诏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帝为幸始平，帐饮，引群臣及虏使者宴，酒所帝悲涕嘘欷，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繇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公主至吐蕃，自筑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虽和而阴衔怒，即厚饷矩，请河西九曲为公主汤沐，矩表与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与唐接。自是虏益张雄，易入寇。

玄宗开元二年，其相坌达延上书宰相，请载盟文，定境于河源，丐左散骑常侍解琬涖盟。帝令姚崇等报书，命琬持神龙誓往。吐蕃亦遣尚钦藏、御史名悉腊献载辞。未及定，坌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杨矩惧，自杀。有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并力击。帝怒，下诏自将讨之。会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又战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乘之，虏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不流。帝乃罢行。诏紫微舍人倪若水临按军实战功，且吊祭战亡士，敕州县并瘗吐蕃露胔。

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为境，以公主故，乃桥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二军，距积石二百里。今既负约，请毁桥，复守河如约。"诏可。遣左骁卫郎将尉迟瑰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边无闲岁，于是郭知运、王君■相继节度陇右、河西，一以捍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战死士，且请和。然恃盛强，求与天子敌国，语悖傲。使者至临洮，诏不内。金城公主上书求听脩好，且言赞普君臣欲与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

遣使者上书言：“孝和皇帝尝赐盟，是时唐宰相豆卢钦望、魏元忠、李峤、纪处讷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旧。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殁，今宰相不及前约，故须再盟。比使论乞力等前后七辈往，未蒙开许，且张玄表、李知古将兵侵暴甥国，故违誓而战。今舅许湔贷前恶，归于大和，甥既坚定，然不重盟为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总国事，不牵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虽及和，而意不专，于言何益？”又言：“舅责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埸自白水皆为闲壤，昨郭将军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国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与突厥骨咄禄善者，旧与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与交矣。因奉宝瓶、杯以献。”帝谓昔已和亲，有成言，寻前盟可矣，不许复誓。礼其使而遣，且厚赐赞普，自是岁朝贡不犯边。

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壇吐蕃，都护图之。”孝嵩听许，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死者数万，多取铠仗、马羊，复九城故地。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还国，置绥远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及是，累岁不出兵。

于是陇右节度使王君{□大}请深入取偿。十二年，破吐蕃，献俘。后二年，悉诺逻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乡聚。王君{□大}勒兵避其锐，不战。会大雪，吐蕃皲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君{□大}豫遣谍出塞，烧野草皆尽，悉诺逻顿大非川，无所牧，马死过半。君{□大}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赍穷蹑，出青海西，方冰合，师乘而度。于时虏已逾大非山，留辎重疲弱滨海，君{□大}纵兵俘以旋。时中书令张说以吐蕃出入数十年，胜负略相当，甘、凉、河、鄯之人奉调发困甚，愿听其和。帝方宠君{□大}，不听。未几，悉诺逻恭禄、烛龙莽布支入陷瓜州，毁其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大}父，遂攻玉门军，围常乐，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护赵颐贞击却之。会君{□大}为回纥所杀，功不遂。帝乃用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瓜州刺史，复城之。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明年，大将悉末朗攻瓜州，守珪击走之；鄯州都督张志亮又战青海西，破大莫门城，焚橐它桥；陇右节度使杜宾客以强弩四千射虏，破之祁连城下，斩副将一，上级五千首。虏败，恸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虏大同军；又信安王祎出陇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军，献俘于庙。帝以书赐将军裴旻曰：“敢有掩战功不及赏者，士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将

军。”于是士益奋。

吐蕃令曩骨委书塞下，言：“论莽热、论泣热皆万人将，以赞普命，谢都督刺史：二国有舅甥好，昨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故失欢，此不听，唐亦不应听。”都督遣腹心吏与曩骨还议盟事。曩骨，犹千牛官也。于是忠王友皇甫惟明并言约和便。帝曰：“赞普向上书悖慢，朕必灭之，毋议和！”惟明曰：“昔赞普幼，是必边将好功之人为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国交恶必兴师，师兴则隐盗财利，诈功级，希陛下过赏以甘心焉。今河西、陇右赀耗力穷，陛下幸诏金城公主许赞普约，以纾边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张元方往聘，以书赐公主。惟明见赞普言天子意，赞普大喜，因悉出贞观以来书诏示惟明，厚馈献。使名悉腊随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显亲也。曩为张玄表、李知古交斗，遂成大衅。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礼乎？特以冲幼，枉为边将谗乱。如蒙澄亮，死且万足，千万岁不敢先负盟。”且献怪宝。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内之。悉腊略通华文，既宴与语，礼甚厚，赐紫服、金鱼。悉腊受服辞鱼，曰：“国无是，不敢当。”帝遣御史大夫崔琳报聘。

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又请《五经》，敕秘书写赐，并遣工部尚书李〓往聘，赐物万计。吐蕃遣使谢，且言：“唐、吐蕃皆大国，今约和为久长计，恐边吏有妄意者，请以使人对相晓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将军李佺监赤岭树碑，诏张守珪与将军李行祎、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谕剑南、河西州县曰：“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乃使悉诺渤海纳贡，并以币器遍遗执政。明年，上宝器数百具，制冶诡殊，诏置提象门示群臣。

其后吐蕃西击勃律，勃律告急，帝谕令罢兵，不听，卒残其国。于是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凉州，故时疆畔皆树壁守捉，希逸谓虏戍将乞力徐曰：“两国约好，而守备不废，云何？请皆罢，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诚，无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脱掩吾不备，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许。即共刑白犬盟，而后悉彻障壁，虏畜牧被野。

明年，慊史孙诲奏事，妄言“虏无备，可取也”。帝采之，诏内竖赵惠琮共往按状。小人欲徼幸，至凉州，因共矫诏，诏希逸发兵袭破吐蕃青海上，斩获不赀，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号威戎军。希逸顾失信，悒悒怅恨，召拜河南尹。既而与惠琮俱见犬崇，疑而死，诲亦及它

诛。

萧炅代为河西节度留后，杜希望陇右节度留后，王昱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碎赤岭碑。希望发鄯州兵夺虏河桥，并河筑盐泉城，号镇西军，破吐蕃兵三万。昱以剑南兵入攻安戎城，筑二少垒左右之，兵次蓬婆岭，输剑南粟饷军。吐蕃悉锐来救，昱大败，少垒皆没，士死凡数万。昱贪妄，非将选，故败，贬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军，诏临洮、朔方分援。虏绝临洮道，白水军使高柬于拒守，虏引去。炅遣将追尾，有云出军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昱之败，以张宥代节度剑南，以章仇兼琼为益州司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琼。兼琼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议，拔兼琼代宥节度。兼琼谍诱吐蕃安戎城主为应，导官军入，尽杀虏戍，以监察御史许远守之。吐蕃围安戎，绝水泉，会石裂泉涌，虏惊引去。复攻维州，不得志。诏乃改安戎曰平戎云。

是岁，金城公主薨。明年，为发哀，吐蕃使者朝，因请和，不许。虏乃悉众四十万攻承风堡，抵河源军，西入长宁桥、安仁军，浑崖烽骑将臧希液以锐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袭廓州，败一县，屠吏人。攻振武军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守。

天宝元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破虏大岭军；战青海，破莽布支，斩首三万级。明年，破洪济城，战石堡，不克，副将诸葛訓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虏，献俘京师。帝以哥舒翰节度陇右，翰攻拔石堡，更号神武军。又禽其相兀论样郭。

十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献。是时，吐蕃与蛮阁罗凤联兵攻泸南，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蛮众六万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献俘口。"哥舒翰破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县，实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浇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后二年，苏毘子悉诺逻来降，封怀义王，赐李氏。苏毘，强部也。是岁，赞普乞黎苏笼腊赞死，子挛悉笼腊赞嗣，遣使者脩好，诏京兆少尹崔光远持节赍册吊祠。还而安禄山乱，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

至德初，取鸣州及威武等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来请讨贼且脩好。肃宗遣给事中南巨川报聘。然岁内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使数来请和，帝虽审其谲，姑务纾患，乃诏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与盟。

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进围泾州，入之，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帅郭子仪御之。吐蕃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东略武功，渭北行营将吕日将战盩厔西，破之。又战终南，日将走。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高晖导虏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乱兵因相攘钞，道路梗闭。光禄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蓝田，选二百骑度浐，或绐虏曰："郭令公军且来！"吐蕃大震。会少将王甫与恶少年伐鼓噪苑中，虏惊，夜引去。子仪入长安，高晖东奔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杀之。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走，天子还京。

吐蕃退围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拒守，镇西节度使马璘以千骑战却之，吐蕃屯原、会、成、渭间，自如也。是岁，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笼城。明年，还使人李之芳等。剑南严武破吐蕃南鄙兵七万，拔当狗城。会仆固怀恩反，自灵武遣其将范志诚、任敷合吐蕃、吐谷浑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婴垒守，乃入居奉天西。子仪入奉天，按军不战。郭晞以锐士夜捣其营，斩首数千级，夺马五百，取四将，吐蕃引去。是时严武拔盐川，又战西山，取其众八万。虏围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

永泰元年，吐蕃请和，诏宰相元载、杜鸿渐与虏使者同盟。怀恩不得志，导虏与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犯边，吐蕃大酋尚结息、赞摩、尚悉东赞等众二十万至醴泉、奉天，邠将白孝德不能亢，任敷以兵略凤翔、盩厔，于是京师戒严。朔方兵马使浑日时、孙守亮屯奉天，诏子仪以河中兵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军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进以单骑驰之，士二百踵进，左右击刺，射皆应弦仆，虏大惊辟易。日进挟虏一将跃出，举军望而噪，士还，无一矢著身者。明日，虏薄城，日进发机石劲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虏敛军入壁，日进知虏曲折，即夜斫其营，斩千余级，生禽五百。又战马嵬，凡七日，破贼万人，斩首五千，获马、橐它、帜械甚众。帝欲自讨贼，下诏大搜马，京师始置团练，都人震扰，凿垣亡去者十八，诏中人户都门，不能止。吐蕃游骑四百略武功，镇西节度使马璘使健士五十击之，歼，士气益奋。虏徙营九〓之阴，掠醴泉居人数万，焚室庐，田皆赤地。周智光与虏战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复与回纥合，还攻奉天，抵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残同州。于是城中

渭桥、鄠以屯兵。

会怀恩死，虏谋无主，遂与回纥争长。回纥怒，诣子仪请击吐蕃自效，子仪许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于灵台西，大破之，降仆固名臣，帝乃班师。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吐蕃下

永泰、大历间，再遣使者来聘，于是户部尚书薛景仙往报。诏宰相与吐蕃使者盟。俄寇灵州，掠宜禄，郭子仪精甲三万戍泾阳，入屯奉天。灵州兵破虏二万，上级五百首。景仙与伦泣陵偕来，请境凤林关，而路悉等十五人又来。三年，虏引众十万复攻灵州，略邠州。先是，尚悉结自宝应后数入边，以功高请老，而赞磨代之，为东面节度使，专河、陇。邠宁马璘、朔方将白元光再破其众，获马羊数千，剑南亦破虏万人。尚悉摩复来朝。天子以虏数入塞，诏治守障，徙当、悉、柘、静、恭五州，皆据险以守。

八年，虏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瑊整卒夜袭其营；泾原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将死，军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还。郭子仪又破其众十万。

九年，帝遣谏议大夫吴损修好，虏亦使使者入朝。于是子仪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泾州，李忠诚屯凤翔，臧希让屯渭北，备虏之入。明年，西川节度使崔宁破虏于西山。虏攻临泾、陇州，次普润，焚掠人畜；与抱玉战义宁，破之；道泾州，璘尾追，败之于百里。又明年，崔宁破虏故洪节度、氐、蛮、党项等兵，斩首万级，禽酋领千人，牛羊廪铠甚众，献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于是剑南兵合南诏与战，破之，禽大笼官论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项牧马。崔宁攻望汉城，破之。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战岷州，吐蕃走。宁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斩首八千级。十三年，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逐，重英残盐、庆而去。乃南合南诏众二十万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时天子已发幽州兵驰拒，虏大奔破。

初，虏使数至，留不遣，所俘虏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遣太常少卿韦伦持节归其俘五百，厚给衣褚，切敕边吏护亭障，无辄侵虏地。吐蕃始闻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时，乞立赞为赞普，姓户虏提氏，曰："我

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发使者随伦入朝。帝又遣伦还蜀俘。虏以伦再至，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以论钦明思等五十人从献方物。

明年，殿中少监崔汉衡往使，赞普猥曰：“我与唐舅甥国，诏书乃用臣礼卑我。”又请云州西尽贺兰山为吐蕃境，邀汉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鲁与论悉诺罗入朝，道赞普语，且引景龙诏书曰“唐使至，甥先与盟，蕃使至，舅亦将亲盟’；赞普曰“其礼本均。”帝许之，以“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前宰相杨炎不通故事为解，并约地于贺兰。其大相尚悉结嗜杀人，以剑南之败未报，不助和议，次相尚结赞有谋，固请休息边人，赞普卒用结赞为大相，乃讲好。汉衡与其使区颊赞偕来，约盟境上。拜汉衡鸿胪卿，以都官员外郎樊泽为计会使，与结赞约；且告陇右节度使张镒同盟。泽与结赞约盟清水，以牛马为牲。镒欲末其礼，乃绐结赞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马不战，请用犬、豕、羊。”结赞听诺。将盟，乃除地为坛，约二国各以二千士列□遣外，冗从立坛下。镒与幕府齐映齐抗、鸿胪汉衡、计会使于頔及泽、鲁皆朝服，结赞与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陀、论力徐等对升坛，刑牲坛北，杂其血以进，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橐它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戍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既盟，请镒诣坛西南隅浮屠幄为誓。于是升坛大享，献酬乃还。

帝命宰相、尚书与虏使者盟长安，而清水之约，疆埸不定，复令汉衡决于赞普，乃克盟。于是宰相李忠臣卢杞关播崔宁、工部尚书乔琳、御史大夫于颀、太府卿张献恭、司农卿段秀实、少府监李昌夔、京兆尹王翃、金吾卫大将军浑瑊与区颊赞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礼如清水。前二月告庙，齐，三日，关播跪读载书，已盟，乃大享。诏左仆射李揆为入蕃会盟使，还区颊赞等。

硃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诏右散骑常侍于颀持节慰抚，太常少卿沈房为安西、北庭宣慰使以报之。浑瑊用论莽罗兵破泚将韩旻于武亭川。初，与虏约，得长安，以泾、灵四州畀之。会大疫，虏辄引去。及泚平，责先约求地。天子薄其劳，第赐诏书，偿结赞、莽罗等帛万匹，于是虏以为怨。

贞元二年，诏仓部郎中赵建往使，而虏已犯泾、陇、邠、宁，掠人

畜，败田稼，内州皆闭壁。游骑至好畤，左金吾将军张献甫、神策将李升昙等屯咸阳，河中浑瑊、华州骆元光援之。以左监门将军康成使焉。尚结赞屯上砦原，亦令使论乞陀来请盟。凤翔李晟遣部将王佖以锐兵三千夜入汧阳，明日，薄其中军，虏惊溃走，结赞仅自脱。虏众二万侵凤翔，李晟击却之，因袭破摧沙堡，烧储〓，斩守者。吐蕃攻盐、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虏遂有其地。天子以边人残没，下诏避正殿，痛自咎。诏骆元光经略盐、夏。

三年，命左庶子崔瀚、李刮踵使。结赞得盐、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鸣沙，然馈饷数困。于是骆元光、韩游瑰滨塞而屯，而燧次石州，跨河相掎角。结赞大惧，屡请盟，天子不许。即以贵将论颊热厚赂乞和于燧，燧以为情，身入见天子，诸将以燧入，皆守壁不战。结赞遽还走，马多死，士不能步，有饥色。瀚始至鸣沙，传诏让结赞破约陷盐、夏，对曰："本以武亭功未偿乃来，又候碑仆，疆埸不明，故行境上。泾州乘城自保，凤翔李令不纳吾使，虽康成等来，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无至者，我故引还。盐、夏守将惧吾众，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复许盟，虏之愿也，唯所命，当以盐、夏还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约易坏，请悉遣宰相元帅二十一人会盟。并言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外蕃所信，请主盟。帝复使瀚报结赞曰："希全守灵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观既徙官，以浑瑊为盟会使。"约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验虏信。结赞辞清水非吉地，请会原州之土梨树，乃归二州。天子从之。

瑊来受命，拜汉衡兵部尚书以副瑊。瑊率师二万待期，诏骆元光助之。宰相议所盟地，左神策将马有邻建言："土梨树林荟岩阻，兵易诡伏，不如平凉夷漫坦直，且近泾，缓急可保也。"乃定盟平凉。瑊约结赞，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坛外，诞从四百叩坛，以游军交逻相入。将盟，结赞伏精骑三万于西，纵逻骑出入瑊军，瑊将梁奉贞亦馴马入虏军营，阴执之，而瑊不知也。客请□咸等具冠剑，皆就幄更衣，从容胖肆。虏忽三伐鼓，众噪而兴，瑊不知所出，走幄后，得马不衔而驰，十里始得衔。虏追，矢若雨不伤也，至元光营乃脱。裨将辛荣兵数百据北阜与虏战，矢尽乃降。判官韩弇、监军宋凤朝死之。汉衡与判官郑叔矩路泌、掌书记袁同直、列将扶余准马宁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中人刘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执，士死者五百，生获者千余人。汉衡语虏曰："我，崔尚书也，结赞与我善。若杀我，结赞亦杀若。"乃不死。人负一木，以绳三约之，系其发驱之；夜则杙地系而仆，蒙以罽，守者寝其上。始结赞将劫希全、观，急以锐兵直趣京师，既不克，又欲

禽瑊等，扌寿虚入寇，其谋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帐中见汉衡等，慢言："浑瑊战武功，我力也。许裂地偿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将必得瑊以见赞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无益也。当使人归报。"初，汉衡遇乱，从史吕温身蔽兵，温伤而汉衡脱，虏人嘉其义，厚给养之。结赞屯石门，以俱文珍、马宁、马弇归唐，而囚汉衡、叔矩河州，辛荣廓州，扶余准鄯州。帝犹使中人赍诏书赐结赞，拒不受。虏戍盐、夏，涉春疫大兴，皆思归。结赞以骑三千迎之，火二州庐舍，颓郛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汉衡等陷辱，下诏赐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弇、日华、荣、至言、澄、良贲、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决胜军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将苏太平屯陇州。结赞召汉衡、日华、延邕至石门，以五骑送境上，遣使者奉表来。李观曰："有诏不内吐蕃使者。"受汉衡等，放其使。

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连营数十里，中军距凤翔一舍，诡汉服，号邢君牙兵，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李晟尝蹙大木塞安化隘处，虏过，悉焚之。诏神策将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师百里城。虏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吐蕃又入丰义，围华亭，绝汲道。守将王仙鹤请救于陇州，刺史苏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虏逆战，太平不胜，引还。虏日千骑四掠，陇兵不敢出。虏积薪将焚华亭，仙鹤以众降。清沔潜兵大象龛，夜半，约城中举火烛天，虏众惊，因袭其营，乃去。更攻连云堡，飞石投中，井皆满。为虚梁绝堑而升，守将张明远降于虏。虏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诸将曾不能得一俘，但贺贼出塞而已。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峭绝，北据高，虏所进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虏境，每艺稼，必陈兵于野，故多失时。是岁，三州不宿麦。虏数千骑犯长武城，城使韩全义拒之。韩游瑰兵不出，于是虏安行邠、泾间，诸屯西门皆闭，虏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获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诸市以安京师。

四年五月，虏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阎，系执数万。韩全义以陈许兵战长武，无功。初，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尚悉董星、论莽罗等又寇宁州，张献甫拒斩裁百级，转剽鄜、坊乃去。

五年，韦皋以剑南兵战台登，杀虏将乞臧遮遮、悉多杨硃，西南少安。不三年，尽得嶲州地。久之，北庭沙陀别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庭都护府，安西道绝。独西州人尚为唐守。

八年，寇灵州，陷水口，塞营田渠。发河东、振武兵，合神策军击之，虏引还。又寇泾州，掠田军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战不利。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破虏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积聚。自虏得盐州，塞防无以障遏，而灵武单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骄，数入为边患。帝复诏城之，使泾原、剑南、山南深入穷讨，分其兵，毋令专向东方。诏朔方河中晋绛邠宁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鄜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合兵三万，以左神策将军胡坚、右神策将军张昌为盐州行营节度使，板筑之，役者六千人，余皆阵城下。九年始栽，阅二旬讫功，而虏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纥干遂与兼中丞杜彦光戍之。当是时，韦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余所，败其南道元帅论莽热没笼乞悉蓖；又与南诏破之于神川、于铁桥，皋俘馘三万，降首领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

十二年，寇庆州及华池，杀略吏人。是岁，尚结赞死。明年，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筑永信城于陇州以备虏，虏使者农桑昔来请脩好，朝廷以其无信，不受。韦皋取新城，虏治剑山、马岭，进寇台登，嶲州刺史曹高仕击却之，禽笼官，斩级三百，获马、粮、械数千。

十四年，韩全义破虏于盐州。十六年，灵州破虏于乌兰桥，韦皋拔末恭、颙二城。十七年，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湮隍堕陴，系居人，掠党项诸部，屯横槽烽。虏将徐舍人者，语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孙也。武后时，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孙奔播绝域，今三世矣。我虽握兵，心未尝忘归也，顾不能自拔耳。"阴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边求资粮，至麟而守者无备，遂入之。知郭使君勋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乱兵。"语方已，会飞鸟使至，召其军还，遂引去。飞鸟，犹传骑也。韦皋出西山与虏战，破之雅州。笼官马定德本虏之知兵有策虑者，周知山川险易，每用兵，常驰驿计议，授诸将以行。比年寇黎、嶲，皋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来降，因定昆明诸蛮。吐蕃以下屡叛，大侵灵州。时皋围维州，赞普使论莽热没笼乞悉蓖兼松州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引兵十万援维州。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以待，才使千人尝敌，乞悉蓖见兵寡，悉众追，堕伏中，兵四合急击，遂禽之，献京师。明年，吐蕃使者论颊热复来，右龙武大将军薛伾往报。

二十年，赞普死，遣工部侍郎张荐吊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

顺宗立，以左金吾卫将军田景度、库部员外郎熊执易持节往使。永

贞元年，论乞缕勃藏归金币、马牛助崇陵，有诏陈太极廷中。

宪宗初，遣使者脩好，且还其俘。又以使告顺宗丧，吐蕃亦以论勃藏来。后比年来朝，然以五万骑入振武拂鹈泉，万骑至丰州大石谷，钞回鹘还国者。

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复至鄯州擅还，其副李逢致命赞普，复坐贬。虏以论思邪热入谢，且归郑叔矩、路泌之柩，因言原归秦、原、安乐州。诏宰相杜佑等与议中书，论思邪热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复以鸿胪少卿李铦、丹王府长史吴晕报之。自是朝贡岁入。又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

十二年，赞普死，使者论乞髯来，以右卫将军乌重□、殿中侍御史段钧吊祭之。可黎可足立为赞普，重□以扶余准、李骖偕归。准，东明人，本朔方骑将；骖，陇西人，贞元初战没于虏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还。诏以准为澧王府司马，骖嘉王友。

吐蕃使论矩立藏来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与灵州兵战定远城，虏不胜，斩首二千级。平凉镇遏使郝玼又破虏兵二万，夏州节度使田缙破其众三千，诏留矩立藏等不遣。剑南兵拔峨和、栖鸡城。十四年，乃归矩立藏等。吐蕃节度论二摩、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总兵十五万围盐州，为飞梯、鹅车攻城，刺史李文悦拒之，城坏辄补，夜袭其营，昼出战，破虏万人，积三旬不能拔。朔方将史敬奉以奇兵绕出虏背，大破之，解围去。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讠虖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韡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穆宗即位，遣秘书少监田洎往告，使者亦来。虏引兵入屯灵武，灵州兵击却之。又犯青塞烽，进寇泾州，濒水而营，绵五十里。始洎至牙，虏欲会盟长武，洎含糊应之。至是显言：“洎许我盟，我是以

来。”逼泾一舍止。诏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军、京西北行营都监，发卒合八镇兵援泾州，泛洎郴州司户参军，以太府少卿邵同持节为和好使。初，夏州田缙裒沓，党项怨之，导虏入钞，郝玭与战，多杀其众。李光颜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复遣使者来。南略雅州，诏方镇与虏接者谨备边。

长庆元年，闻回鹘和亲，犯清塞堡，为李文悦所逐。乃遣使者尚绮力陀思来朝，且乞盟，诏许之。崔植、杜元颖、王播辅政，议欲告庙。礼官谓：“肃宗、代宗皆尝与吐蕃盟，不告庙。德宗建中之盟，将重其约，始诏告庙。至会平凉，不复告，杀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右司郎中刘师老副之，诏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俯、户部尚书杨于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鏦及吐蕃使者论讷罗盟京师西郊。赞普以盟言约：“二国无相寇雠，有禽生问事，给服粮归之。”诏可。大臣豫盟者悉载名于策。方盟时，吐蕃以壮骑屯鲁州，灵州节度使李进诚与战大石山，破之。虏遣使者赵国章来，且致宰相信币。

明年，请定疆候，元鼎与论讷罗就盟其国，敕虏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刀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祎、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石犹存。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曰闷怛卢川，直逻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剸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

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元鼎还，虏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语元鼎曰："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虏遣论悉诺息等入谢，天子命左卫大将军令狐通、太仆少卿杜载答之。是岁，尚绮心儿以兵击回鹘、党项，小相尚设塔率众三万牧马木兰梁。比岁，使者献金盎、银冶犀、鹿，贡牦牛。

宝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维州守将悉怛谋挈城以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铠，更遣将虞藏俭据之。州南抵江阳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崖，三涯江，虏号无忧城，为西南要捍。会牛僧孺当国，议还悉怛谋，归其城。吐蕃夷诛无遗种，以怖诸戎。自是比五年虏使来，必报。所贡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氈、马、羊、橐它。

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开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

会昌二年，赞普死，论赞热等来告，天子命将作监李璟吊祠。无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杀之。

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姓末，名农力，"热"犹中国

号“郎”也，谲诡善幻，约三部得万骑，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与宰相尚与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毘、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恐热谓苏毘等曰：“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苏毘等疑而不战，恐热麾轻骑涉河，诸部先降，并其众至十余万，禽思罗缢杀之。

婢婢，姓没卢，名赞心牙，羊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宽厚，略通书记，不喜仕，赞普强官之。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婢婢，鼓鼙、牛马、橐它联千余里，至镇西军，大风雷电，部将震死者十余人，羊、马、橐它亦数百。恐热恶之，按军不进。婢婢闻之，厚币诒书约〓，恐热大喜曰：“婢婢，书生，焉知军事。我为赞普，当以家居宰相处之。”于是退营大夏川。婢婢遣将厖结心、莽罗薛吕击恐热于河州之南，伏兵四万，结心据山射书极骂，恐热怒甚，盛兵出斗。结心伪北，恐热追至数十里，莽罗薛吕以伏兵衷击，大风雨，河溢，溺死甚众，恐热单骑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岌藏、丰赞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热保东谷山，坚壁不出。岌藏缭以重栅，断汲道，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鹞鸡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拿仍岁不解。

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度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婢婢统锐兵扼桥，亦不胜，焚桥而还。恐热间出鸡顶岭关，冯硖为梁攻婢婢，至白土岭，败其将尚鐸罗榻藏，进战牦牛硖。婢婢将烛卢巩力欲负硖自固以困恐热，大将磨离罴子不从，乃辞疾先归。罴子急击恐热，一战而死。婢婢粮尽，引众趋甘州西境，以拓拔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

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陆耽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叹曰：“我举大事，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于是复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

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玭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凤翔兵与吐

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温池委度支榷其盐，以赡边；四道兵能营田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饷，再岁一代；商贾往来于边者，关镇毋何留；兵欲垦田，与民同。

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陇上地；虏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业，必有以光表于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曰：“宪宗尝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

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其后河、渭州虏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

咸通二年，义潮奉凉州来归。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颙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番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

八年，义潮入朝，为右神武统军，赐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归义。十三年卒。沙州以长史曹义金领州务，遂授归义节度使。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为回鹘所并，归义诸城多没。

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

赞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抚内宁，惟圣人不让。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务远功，忽近虞，逆贼一奋，中原封裂，讫二百年不得复完，而至陵夷。然则内先自治，释四夷为外惧，守成之良资也。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上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喜盗钞，臣于突厥，突厥资其财力雄北荒。大业中，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

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地碛卤，畜多大足羊。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子曰菩萨，材勇有谋，嗜猎射，战必身先，所向辄摧破，故下皆畏附，为时健所逐。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母曰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繇是浸盛。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遣欲谷设领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齿，号活颉利发，树牙独乐水上。

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遣使者献款，太宗为幸灵州，次泾阳，受其功。于是铁勒十一部皆来言："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麕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有诏张饮高会，引见渠长等，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

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鹿州，思结别部为□带林州，白□为賓颜州；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

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皆以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州皆隶属，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其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文，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帝坐秘殿，陈十部乐，殿前设高坫，置硃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坫趾注之瓶，转受百斛镣盎，回纥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又诏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饮尚书省中。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乃诏碛南□弟鸟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乃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帝更诏时健俟斤它部为祁连州，隶灵州都督，白□它部为居延州。

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谋乱而归车鼻可汗，二人者皆车鼻婿，故乌纥领骑夜劫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遣使绐乌纥，许白为都督，乌纥不疑，即往谢，因斩以徇。帝恐诸部携解，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持节临抚，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赙祭备厚，擢其子婆闰左骁卫大将军，袭父所领。俱罗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贺鲁之盗北庭，婆闰以骑五万助契苾何力等破贺鲁，收北庭；又从伊丽道行军总管任雅相等再破贺鲁金牙山，迁右卫大将军，从讨高丽有功。

婆闰死，子比栗嗣。龙朔中，以燕然都护府领回纥，更号瀚海都护府，以碛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比栗死，子独解支嗣。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啜，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凉州都督王君〓诬暴其罪，流死瀼州。当此时，回纥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马护输乘众怨，共杀君〓，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久之，奔突厥，死。

子骨力裴罗立。会突厥乱，天宝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蜜击走乌苏可汗。后三年，袭破拔悉蜜，斩颉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毘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汉高阙塞也，北尽碛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牙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

夷，不列于数，后破有拔悉蜜、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自是，战常以二客部为先锋。有诏拜为骨咄禄毘伽阙怀仁可汗，前殿列仗，中书令内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门升辂，至皇城门，降乘马，幡节导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礼。明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拜裴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岁遣使者入朝。

肃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帝诏燉煌郡王承寀与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寀，遣渠领来请和亲，帝欲固其心，即封虏女为毘伽公主。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帝驻彭原，使者葛罗支见，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将军多揽等造朝，及太子叶护身将四千骑来，惟所命。帝因册毘伽公主为王妃，擢承寀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寀为叶护，给四节，令与其叶护共将。帝命广平王见叶护，约为昆弟，叶护大喜，使首领达干等先到扶风见子仪，子仪犒饮三日。叶护辞曰："国多难，我助讨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赐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

香积之战，阵澧上，贼诡伏骑于王师左，将袭我，仆固怀恩麾回纥驰之，尽翦其伏，乃出贼背，与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夹之，贼大败，进收长安。怀恩率回纥、南蛮、大食众缭都而南，壁浐东，进次陕西，战新店。初，回纥至曲沃，叶护使将军鼻施吐拨裴罗旁南山东出，搜贼伏谷中，歼之，营山阴。子仪等与贼战，倾军逐北，乱而却，回纥望见，即逾西岭，曳旗趋贼，出其后，贼反顾，遂大溃，追奔数十里，人马相腾蹂，死者不可计，收仗械如丘。严庄挟安庆绪弃东京北度河，回纥大掠东都三日，奸人导之，府库穷殚，广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缯锦万匹赂回纥，止不剽。叶护还京师，帝遣群臣劳之长乐，帝坐前殿，召叶护升阶，席酋领于下，宴且劳之，人人赐锦绣缯器。叶护顿首言："留兵沙苑，臣归料马，以收范阳，讫除残盗。"帝曰："为朕竭义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诏进司空，爵忠义王，岁给绢二万匹，使至朔方军受赐。

乾元元年，回纥使者多彦阿波与黑衣大食酋阇之等俱朝，争长，有司使异门并进。又使请昏，许之。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毘伽可汗，诏汉中郡王瑀摄御史大夫为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为礼会使，并以副瑀，尚书右仆射裴冕送诸境。帝饯

公主，因幸咸阳，数尉勉，主泣曰：“国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虏，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帐中，仪卫光严，引瑀立帐外，问曰：“王，天可汗何属？”瑀曰：“从昆弟也。”时中人雷灵俊立瑀上，又问：“立王上者为谁？”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尔，顾立郎上乎？”灵俊趋下。于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见国君，礼无不拜。”瑀曰：“天子顾可汗有功，以爱女结好。比中国与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宁国乃帝玉女，有德容，万里来降，可汗天子婿，当以礼见，安踞受诏邪？”可汗惭，乃起奉诏，拜受册。翌日，尊主为可敦。瑀所赍赐物，可汗尽与其牙下酋领。瑀还，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氈等。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骑三千助讨贼，帝因命仆固怀恩总之。又遣大首领盖将军与三女子谢婚，并告破坚昆功。明年，骨啜与九节度战相州，王师溃，帝德等奔京师，帝厚赐尉其意，乃还。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蒡面哭，亦从其俗云。后以无子，得还。

始叶护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号牟羽可汗，其妻，仆固怀恩女也。始可汗为少子请昏，帝以妻之，至是为可敦。明年，使大臣俱录莫贺达干等入朝，并问公主起居，使人通谒于延英殿。

代宗即位，以史朝义未灭，复遣中人刘清潭往结好，且发其兵。比使者至，回纥已为朝义所詶，曰：“唐荐有丧，国无主，且乱，请回纥入收府库，其富不赀。”可汗即引兵南，宝应元年八月也。清潭赍诏至其帐，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为言：“先帝虽弃天下，广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圣英武类先帝，故与叶护收二京、破安庆绪者，是与可汗素厚，且唐岁给回纥缯绢，岂忘之邪？”是时，回纥已逾三城，见州县榛莱，烽障无守，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府兵、仓库，数以语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纥兵十万向塞。”朝廷震惊，遣殿中监药子昂迎劳，且视军，遇于太原，密识其兵裁四千，孺弱万余，马四万，与可敦偕来。帝令怀恩与回纥会。因遣使上书，请助天子讨贼。回纥欲入蒲关，径沙苑而东，子昂说曰：“自寇乱来，州县残虚，供亿无所资，且贼在东京，若入井陉，以取邢、洺、卫、怀，收贼财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听。子昂曰：“然则趋怀太行道，南据河阳，扼贼喉衿。”又不听。曰：“食太原仓粟，右次陕，与泽潞、河南、怀郑兵合。”回纥从之。

诏以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进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右羽林卫将军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元帅判官，御史中丞李进为行军司马，东会回纥。敕元帅为诸军先锋，与诸节度会陕州。时可汗壁陕州

北，王往见之，可汗责王不蹈舞。子昂辞曰：“王，嫡皇孙，二宫在殡，礼不可以蹈舞。”回纥廷诘曰：“可汗为唐天子弟，于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帅，唐太子也，将君中国，而可舞蹈见可汗哉？”回纥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进、少华、琚搒之百，少华、琚一夕死，王还营。官军以王见辱，将合诛回纥，王以贼未灭止之。

于是，怀恩与虏左杀为先驱。朝义使反间，左杀执以献，与诸将同击贼，战横水，走之，进收东都。可汗使拔贺那贺天子，献朝义旗物。雍王还灵宝，可汗屯河阳，留三月，屯旁人困于剽辱。仆固瑒率回纥兵与朝义挐战，蹀血二千里，枭其首，河北悉平。怀恩道相州西山崞口还屯，可汗出泽、潞，与怀恩会，道太原去。

初，回纥至东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祠浮屠避之，回纥怒，火浮屠，杀万余人，及是益横，诟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门，入鸿胪寺。方其时，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留守东都，与鱼朝恩及朔方军骄肆，因回纥为暴，亦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虐于贼矣。

帝念少华等死，故赠少华左散骑常侍，琚扬州大都督，赐一子六品官。于是册可汗曰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毘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亲丽华毘伽可敦，以左散骑常侍王翊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赐实封二万户。又以左杀为雄朔王，右杀宁朔王，胡禄都督金河王，拔鉴将军静漠王，十都督皆国公。

永泰初，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俄而怀恩死，二虏争长，回纥首领潜诣泾阳见郭子仪，请改事。子仪率麾下叩回纥营。回纥曰：“愿见令公。”子仪出旗门，回纥曰：“请释甲。”子仪易服。酋长相顾曰：“真是公矣！”时李光进、路嗣恭介马在侧，子仪示酋长曰：“此渭北节度使某，朔方军粮使某。”酋长下马拜，子仪亦下见之。虏数百环视，子仪麾下亦至，子仪麾左右使却，且命酒与饮，遗以缠头彩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禄等持手，因让曰：“上念回纥功，报尔固厚，何负而来？今即与汝战，何遽降也？我将独入尔营，虽杀我，吾将士能击汝。”酋长詹服曰：“怀恩诡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见废’，是以来。今天可汗在，公无恙，吾等愿还击吐蕃以报厚恩。然怀恩子，可敦弟也，愿赦死。”于是子仪持酒，胡禄请盟而饮，子仪曰：“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二国将相如之。有如负约，身死行阵，家屠戮。”方时，虏宰相磨咄莫贺达干、顿莫贺达干等闻言皆夺气，酒至其所，辄曰：“无易公誓。”始，虏

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战，当见大人而还”；及是相顾笑曰：“巫不吾绐也。”

朔方先锋兵马使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会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禽万人，获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户五千。仆固名臣降，合胡禄都督等二百人皆来朝，赐与不可计。子仪以名臣见。名臣，怀恩兄子，锐将也。

大历三年，光亲可敦卒，帝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吊祠。明年，以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拜可敦，赐缯彩二万。是时，财用屈，税公卿骡、橐它给行，宰相饯中渭桥。

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诏刘清潭慰止。复出暴市物，夺长安令邵说马，有司不敢何诘。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十年，回纥杀人横道，京兆尹黎干捕之，诏贷勿劾。又刺人东市，缚送万年狱，首领劫取囚，残狱吏去，都人厌苦。

十三年，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河东节度使鲍防与战阳曲，防败绩，残杀万人。代州都督张光晟又战羊虎谷，破之，虏乃去。

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脩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毘伽可汗，使长建达干从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留振武三月，供拟珍丰，费不赀。军使张光晟阴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驿吏刺以长锥，然后知之。已而闻顿莫贺新立，多杀九姓胡人，惧不敢归，往往亡去，突董察视严亟。群胡献计于光晟，请悉斩回纥，光晟许之，即上言：“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今其国乱，兵方相加，而虏利则往，财则合，无财与利，一乱不振。不以此时乘之，复归人与币，是谓借贼兵，资盗粮也。”乃使裨校阳不礼，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尽杀回纥群胡，收橐它、马数千，缯锦十万，且告曰：“回纥扶大将，谋取

振武，谨先诛之。”部送女子还长安。帝召光晟还，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与回纥使聿达干往言其端，因欲与虏绝。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归突董等四丧。突董，可汗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车马出迎，其大相颉干迦斯踞坐责休等杀突董事，休言：“彼自与张光晟斗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负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罢去，休等几死。留五旬，卒不见可汗。可汗传谓休曰：“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帝隐忍，赐以金缯。

后三年，使使者献方物，请和亲。帝蓄前恚未平，谓宰相李泌曰：“和亲待子孙图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岂以陕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难，未能报，且毋议和。”泌曰：“辱少华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偿怨，乃谋先苦边，然兵未出，为今可汗所杀矣。今可汗初立，遣使来告，垂发不翦，待天子命。而张光晟杀突董等。虽幽止使人，然卒完归，则为无罪矣。”帝曰：“卿言则然，顾朕不可负少华等，奈何？”泌曰：“臣谓陛下不负少华，少华负陛下。且北虏君长身赴难，陛下在藩，春秋未壮，而轻度河入其营，所谓冒豺虎之场也。为少华等计，当先定会见礼，臣犹危之，奈何孑然赴哉？臣昔为先帝行军司马，方叶护来，先帝祗使宴于府。及议征讨，则不见也。叶护邀臣至营，帝不许，使好谓曰：‘主当劳客，客返劳主邪？’东收京师，约曰：‘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战胜，叶护欲大掠，代宗下马拜之，回纥乃东向洛。臣犹恨以元帅拜叶护于马前，为左右过，然先帝曰：‘王仁孝，足办朕事。’下诏尉勉。叶护乃牟羽诸父也，牟羽之来，陛下以元子不拜于帐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于陛下，则陛下未尝屈矣。先帝拜叶护，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于虏，何恨焉？然计香积、陕州事，以屈己为是乎？伸威为是乎？藉令少华等以陛下见可汗，闭壁五日，与陛下张饮，天下岂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驯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骑，躬送出营。此少华等负陛下也。假令牟羽为有罪，则今可汗已杀之，立者乃牟羽从父兄，是为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纥可汗铭石立国门曰：‘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云。今请和，必举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愿听昏而约用开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称臣，使来者不过二百，市马不过千，不以唐人出塞，亦无不可者。”帝曰：“善。”乃许降公主，回纥亦请如约。诏咸安公主下嫁，又诏使者合阙达干见公主于麟德殿，使中谒者赍公主画图赐可汗。

明年，可汗遣宰相跌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毘伽公主率大

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夹跌至振武，为室韦所钞，战死。有诏其下七百，皆听入朝，舍鸿胪，帝御延喜门见使者。是时，可汗上书恭甚，言："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帝欲飨回鹘公主，问礼于李泌，对曰："肃宗于敦煌王为从祖兄，回鹘妻以女，见帝于彭原，独拜廷下，帝呼曰'妇'而不名'嫂'也。当艰虞时，方藉其用，犹以臣之，况今日乎？"于是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至宴所，贤妃降阶俟，回鹘公主拜，贤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阶升，乃坐。有赐则降拜，非帝赐则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讫归，凡再飨。帝又尽建咸安公主官属，视王府。以嗣滕王湛然为昏礼使，右仆射关播护送，且将册书拜可汗为汩咄禄长寿天亲毘伽可汗，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

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逻斯立，国人号"泮官特勒"，以鸿胪卿郭锋持节册拜爱登里逻汩没蜜施俱录毘伽忠贞可汗。

初，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失关、陇，朝贡道隔。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皆不至。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昕为安西大都护。自是，道虽通，而虏求取无涘。沙陀别部六千帐，与北庭相依，亦厌虏哀索，至三葛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庭，颉干迦斯与战，不胜，北庭陷。于是都护杨袭古引兵奔西州。回鹘以壮卒数万召袭古，将还取北庭，为吐蕃所击，大败，士死太半，迦斯奔还。袭古挈余众将入西州，迦斯绐曰："弟与我俱归，当使公还唐。"袭古至帐，杀之。葛禄又取深图川，回鹘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

是岁，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毒死，可敦亦仆固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国人共杀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还，可汗等出劳，皆俯伏言废立状，惟大相生死之。悉发郭锋所赐器币饷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继绝，仰食于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币悉给将士，无所私，其国遂安。遣达北特勒梅录将军来告，且听命。诏鸿胪少卿庾鋋册阿啜为奉诚可汗。俄以律支达干来告少宁国公主之丧。主，荣王女也。始宁国下嫁，又以媵之。宁国后归，因留回鹘中为可敦，号"少宁国"，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至天亲可汗时，始居外。其配英义生二子，皆为天亲所杀。是岁，回鹘击吐蕃、葛禄于北

庭，胜之，且献俘。明年，使药罗葛炅来朝，炅本唐人吕氏，为可汗养子，遂从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赐赍殊优，拜检校尚书右仆射。

十一年，可汗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以使者来，诏秘书监张荐持节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毘伽怀信可汗。骨咄禄本□夹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时数主兵，诸酋尊畏。至是，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

永贞元年，可汗死，诏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毘伽可汗。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主历四可汗，居回鹘凡二十一岁。无几，可汗亦死，宪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诚册拜爱登里罗汨蜜施合毘伽保义可汗。阅三岁，使者再朝，遣伊难珠再请昏，未报。可汗以三千骑至□鹈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备虏。礼部尚书李绛奏言："回鹘盛强，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傥陛下怀此，增甲兵，饬城垒，中夏长策，生人大幸也。臣观今日处置，未得其要。夫边忧有五，请历言之：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缯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故外攘内备，必烦朝廷，一可忧；兵力未完，斥侯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饰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碛道无倚，二可忧；夫城保要害，攻守险易，当谋之边将，今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虏猝犯塞，应接失便，三可忧；自脩好以来，山川形胜，兵戍满虚，虏皆悉之，贼掠诸州，调发在旬朔外，其系累人畜在旦夕内，比王师至则虏已归，寇能久留，役亦转广，四可忧；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五可忧。又淮西吴少阳垂死，可乘其变，诸道兴发，役且十倍。臣谓宜听其婚，使守蕃礼，所谓三利也；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一也；既无北顾忧，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尽之寇，二也；北虏恃我戚，则西戎怨愈深，内不得宁，国家坐受其安，寇掠长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忧，甚非计。或曰降主费多，臣谓不然。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缗，以一县赋为婚赀，非损寡得大乎？今惜婚费不与，假如王师北征，兵非三万、骑五千不能捍且驰也。又如保十全之胜，一岁辄罢，其馈饷供儗，岂止一县赋哉？"帝不听。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回鹘下

回鹘之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帝方内讨强节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诚、太常博士殷侑往谕不可。穆宗立，回鹘又使合达干等来固求昏，许之。俄而可汗死，使者临册所嗣为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毘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难珠、句录、都督思结等以叶护公主来逆女，部渠二千人，纳马二万、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国，其众未尝多此。诏许五百人至长安，余留太原。诏以太和公主下降。主，宪宗女也。帝为主建府，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持节护送，太府卿李说为昏礼使，册拜主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告于庙，天子御通化门饯主，群臣班辞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鹘牙百里，可汗欲先与主由间道私见，胡证不可，虏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证曰："天子诏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见，不可先也。"乃止。于是可汗升楼坐，东向，下设毳幔以居公主，请袭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绛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后锐，复出拜已，乃升曲舆，九相分负，右旋于廷者九，降舆升楼，与可汗联坐，东向，群臣以次谒。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证等归，可敦大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赠使者。

是时，裴度方伐幽、镇，回鹘使渠将李义节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议者惩艾前患，不听，兵已及丰州，使者厚赐乃去。

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遣使者册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毘伽昭礼可汗，赐币十二车。文宗初，又赐马直绢五十万。大和六年，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使者来告。明年，遣左骁卫将军唐弘实与嗣泽王溶持节册为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句录毘伽彰信可汗。开成四年，其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厂盍}馺特勒为可汗。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泽王溶临告，乃知其国乱。

俄而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馺职与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故遣使者达干奉主来归。乌介怒，追击达干杀之，劫主南度碛，边人大恐。进攻天德城，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伽关拒却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鹘曩有功，今饥且乱，可汗无归，不可击，宜遣使者赡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边刺状。于是，其相赤心与王子嗢没斯、特勒那颉啜将其部欲自归，而公主亦遣使者来言乌介已立，因请命。又大臣颉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

可汗。帝乃诏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不许借振武，令中人好语开谕；又诏使者持册往，潜稽其行，须变。

明年，回鹘奉主至漠南，入云、朔，剽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武间，盗畜牧自如。乃召诸道兵合讨。嗢没斯以赤心奸桀，难得要领，即密约天德戍将田牟，诱赤心斩帐下。那颉啜收赤心众七千帐东走振武、大同，因室韦、黑沙南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破之，悉得其众。那颉啜走，乌介执而杀之。然乌介兵尚强，号十万，驻牙大同北闾门山。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宁等凡四部，及将军曹磨你众三万，因仲武降，嗢没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复国，而可汗已攻云州，刘沔与战，败绩。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诏拜嗢没斯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爵怀化郡王，以天德为归义军，即拜归义军使；阿历支宁边郡公，习勿啜昌化郡公，乌罗思宁朔郡公，并为冠军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爱邪勿宁塞郡公，为右领军大将军。加赐嗢没斯牙旗、豹尾、刀器诸物，给其属冠带。诏宰相德裕采秦、汉以来兴殊俗、忠效卓异者凡三十人，为《异域归忠传》宠赐之。嗢没斯请留族太原，率昆弟为天子捍边，帝命刘沔为列舍云、朔间处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还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许。可汗恚，进略大同川，转战攻云州，刺史婴壁不敢出。诏益发诸镇兵屯太原以北。

嗢没斯等既朝，皆赐李氏，名嗢没斯曰思忠，阿历支曰思贞，习勿啜曰思义，乌罗思曰思礼；爱邪勿曰弘顺，即拜归义军副使。于是，诏刘沔为回鹘南面招抚使，张仲武东面招抚使，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西南面招讨使，沔营雁门。又诏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浑兵出振武，与沔、仲武合，稍逼回鹘。思忠数深入谕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军以骑五百益弘顺。沔进次云州，思忠屯保大栅率河中、陈许兵与回鹘战，败之。明年，又为弘顺所破。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夜穴垒出麈兵，乌介惊，引去，雄追北至杀胡山，乌介被创走。雄遇公主，奉主还，降特勒以下众数万，尽收辎帑及所赐诏书。可汗收所余往依黑车子，诏弘顺、清朝穷蹑。弘顺厚啖黑车子以利，募杀乌介。初，从可汗亡者既不能军，往往诣幽州降，留者皆饥寒痕夷，裁数千。黑车子幸其残，即杀乌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为可汗。帝诏德裕纪功铭石于幽州，以夸后世。

思忠等以国亡，皆愿入朝，见听，遂罢归义军，擢思忠左监门卫上将军兼抚王傅，两禀其奉，赐第永乐坊，分其兵赐诸节度。虏人惮隶食诸道，据滹沱河叛，刘沔坑杀三千人。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

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赀入之官。

遏捻可汗裒残部五千，仰食于奚大酋硕舍朗。大中初，仲武讨奚，破之，回鹘浸耗灭，所存名王贵臣五百余，转依室韦。仲武谕令羁致可汗等，遏捻惧，挟妻葛禄、子特勒毒斯驰九骑夜委众西走，部人皆恸哭。室韦七姓析回鹘隶之。黠戛斯怒，与其相阿播将兵七万击室韦，悉收回鹘还碛北。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自给，稍归厖特勒。是时，特勒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宣宗务绥柔荒远，遣使者抵灵州省其酋长，回鹘因遣人随使者来京师，帝即册拜嗢禄登里逻汨没蜜施合俱录毘伽怀建可汗。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

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

昭宗幸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翰林学士韩偓曰："虏为国仇旧矣。自会昌时伺边，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水可开也。"遂格不报。然其国卒不振，时时以玉、马与边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风俗大抵与突厥同。

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杀铁勒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据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钵为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匮可汗复强，二部黜可汗号往臣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

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后突厥衰，夷男反攻颉利，弱之，于是诸姓多叛颉利，归之者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明年，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晓路赍诏书、鼓纛，册拜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谢，归方物，乃树牙郁督军山，直京师西北六千里，东靺鞨，西叶护突厥，南沙碛，北俱伦水，地大众附，于是回纥等诸部莫不伏属。其弟统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宝鞭赐之曰："下有大过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为宠。颉利可汗之灭，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东，保都尉楗山独逻水之阴，远京师才三千里而赢，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盖古匈

奴地也。胜兵二十万，以二子大度设、突利失分将之，号南、北部。七年间，使者八朝。帝恐后强大为患，欲产其祸，乃下诏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

十五年，帝以李思摩为可汗，始度河，牙于漠南。夷男恶之，未发。方帝幸洛阳，将遂封泰山，夷男与其下谋曰："天子封泰山，万国皆助兵，悉会行在，边鄣空单，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南绝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马，击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于是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与奚、□、契丹乘其东，朔州道行军总管李勣众六万、骑三千，营朔州，灵州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众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庆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众万七千出云中，凉州道行军总管李袭誉经略之。帝敕诸将曰："延陀度漠，马已疲。夫用兵者，见利疾进，不利亟去。今虏不急击思摩，又不速还，势必败，卿等勿与战，须其归，可击也。"既而延陀使者来，求与突厥平。帝曰："我约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专之，有辄相掠，诛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违诏，得非乱邪？而曰与突厥和，乃故约也，尚何请？"不报。

大度设次长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设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适会勣兵至，行□盍属天，遽率众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远，勣选敢死士与突骑径腊河，趣白道，及大度设，尾之不置。大度设顾不脱，度诺真水，阵以待。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徒战胜，至是却骑不用，率五人为伍，一执马，四前斗，令曰："胜则骑而逐，负者死，没其家以偿战士。"及战，突厥兵迮，延陀腾逐，勣救之，延陀纵射，马辄死。勣乃以步士百人为队，捣其罅，虏溃，部将薛万彻率劲骑先收执马者，故延陀不能去，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五千。大度设亡去，万彻追弗及。残卒奔漠北，会雪甚，众皲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术禬神致雪，冀困勣师，及是反自敝云。

勣还入定襄，天子遣使者赍玺书劳问，赏功恤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还之，曰："归语尔可汗，尔自负其强，以突厥为弱，厚诛敛之，又取首领以为质，且我为天下主，渠尝赋发于尔邪？后有利害，当谨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谢罪，又遣其仲父沙钵罗献马三千，因请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则立之，度其力孰与颉利比，而敢桡边乎？"不许昏。

明年，以使来益献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与大臣计曰："延陀屈强，朕策顾有二：选士十万击之，使无遗种，百年计也；绝昏羁縻，使无边忧，三十年计也。然则孰利？"房玄龄曰："今大乱余氓，痍

破未完，战虽胜，犹危道也。不如和亲。”帝曰：“善。”许以新兴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群臣侍，陈宝器，奏《庆善》、《破阵》盛乐及十部伎，突利失顿首上千万岁寿。诏夷男亲迎，帝将幸灵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诧曰：“我铁勒部人耳，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舆为我幸边，谁与我荣？”乃搜赋诸下羊马为赀。或说夷男曰：“可汗与唐，皆一国主，奈何往朝？有如见款，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闻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独留我，碛北亦须有主，然舍我而求它，非计也。”下乃不敢言。

时帝诏有司受所献，延陀无府库，调敛于下，不亟集，又度碛，水草乏，马羊多死，纳贡后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仅半，议者谓：“夷狄尝为中国私，今礼不具而与昏，恐后有轻中国心。”乃下诏绝昏，谢其使。或曰：“既许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计非也。昔汉匈奴强，中国不抗，故饰子女嫁单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国婿，名重而援坚，诸部将归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则叛矣。今绝昏，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诏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请率师助伐高丽，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谓曰：“归语尔可汗，我父子东征，能寇边者可即来。”夷男沮缩，不敢谋，以使谢，固请助军。帝嘉答。高丽莫离支令靺鞨以厚利啖夷男，欲与连和，夷男气素索，不发，亦会病死，帝为祭于行。

始延陀请以庶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统东方；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统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实为之谋，国人多怨。及会葬，曳莽亟还部，拔灼分兵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方是时，王师犹在辽，因即寇边。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屯胜州，左武候大将军萨孤吴仁屯灵州，执失思力与突厥掎角塞下，虏知有备，乃去。

拔灼性卞克，多杀父时贵臣而任所亲昵，国人不安，而阿波设与唐使者遇于靺鞨东鄙，小战不利，还怖国人曰：“唐兵至矣！”众大扰，诸部遂溃。多弥可汗以十余骑遁去，依阿史那时健，俄为回纥所杀，尽屠其宗，众五六万奔西域，立真珠毘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号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愿保郁督军山。”常诏兵部尚书崔敦礼与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国。

铁勒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虽衰孑，尚臣畏之。帝恐卒为患，诏勣等曰：“降则抚之，叛则击之。”勣至，咄摩支大骇，阴欲拒战，外好

言乞降。勣知之，纵兵击，斩五千余级，系老孺三万，遂灭其国。咄摩支闻天子使者萧嗣业在回纥，身诣嗣业丐降，入朝，拜右武卫将军，赐田宅。初，延陀将灭，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帐中，妻视客人而狼首，主不觉，客已食，妻语部人共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灭。"追者惧，却走，遂失之。至是果败此山下。

帝以延陀灭，欲并契苾等降之，复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尔等分部穷讨，帝幸灵州，节度诸将。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天子，请吏内属。道宗等径碛击延陀余众阿波达干，斩首千余级，逐北二百里。万彻抵北道，谕降回纥诸酋。虏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数千人，上言："天至尊为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为州县，北荒遂平。诸姓有来朝者，帝劳曰："尔来，若鼠得穴、鱼得泉，我为尔深广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于是告功太庙，赐民三日酺。后三年，余部叛，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讨平之。至永徽时，延陀部亡散者悉还，高宗为置嵇弹州处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帐户六万，兵万人。地有荐草，产良马、精铁。有川曰康干河，断松投之，三年辄化为石，色苍致，然节理犹在，世谓康干石者。俗嗜猎射，少耕获，乘木逐鹿冰上。风俗大抵铁勒也，言语少异。贞观三年，与仆骨、同罗、奚、□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发屈利失举部内属，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卫大将军，即为都督。显庆时，与思结、仆固、同罗叛，以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击之，斩其渠首。至天宝间，能自来朝。

仆骨亦曰仆固，在多览葛之东。帐户三万，兵万人。地最北，俗梗骜，难召率。始臣突厥，后附薛延陀。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开元初，为首领仆固所杀，诣朔方降，有司诛之。子曰怀恩，至德时以功至朔方节度使，自有传。

同罗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胜兵三万。贞观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请内属，置龟林都督府，拜酋俟利发时健啜为左领军大将军，即授都督。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号"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犹言健儿云。

浑在诸部最南者。突厥颉利败时，有俟利发阿贪支款塞。薛延陀之

灭，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向，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分东、西州。太宗以阿贪支于汪属尊，遣译者讽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让，以阿贪支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皋兰州刺史，汪云麾将军兼俟利发为之副。阿贪支死，子回贵嗣。回贵死，子大寿嗣。大寿死，子释之嗣。释之鸷勇不凡，从哥舒翰拔石堡城，迁右武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李光弼保河阳，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裨将，进宁朔郡王，知朔方节度留后。仆固怀恩之走，声为归镇。释之曰："是必众溃。"将拒之，其甥张韶曰："彼如悔祸还镇，渠可不纳？"释之信之，乃纳怀恩。怀恩已入，使韶杀释之，收其军。已而恶韶，骂曰："若负舅，肯忠于我？"折其胫，囚死弥峨城。释之子瑊，建中功臣也，自有传。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览葛之南。其酋哥楞自号易勿真莫贺可汗，弟莫贺咄特勒，皆有勇。莫贺咄死，子何力尚纽率其部来归，时贞观六年也。诏处之甘、凉间，以其地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为贺兰都督府，隶燕然都护。何力有战功，忠节臣也。大和中，其种帐附于振武云。

多览葛亦曰多滥，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胜兵万人。延陀已灭，其酋俟斤多滥葛末与回纥皆朝，以其地为燕然都督府，授右卫大将军，即为府都督。死，以多滥葛塞匐为大俟利发，继为都督。

阿跌，亦曰诃咥，或为鞬跌。始与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为鸡田州。开元中，鞬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来降。其后，光进、光颜皆以战功至大官，赐李氏，附属籍，自有传。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永徽初，高偘之伐车鼻可汗，三族皆内属。显庆二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后分炽俟部置金附州。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兵强，甘于斗，廷州以西诸突厥皆畏之。开元初，再来朝。天宝时，与回纥、拔悉蜜共攻杀乌苏米施可汗，又与回纥击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于北庭，奔京师。葛禄与九姓复立回纥叶护，所谓怀仁可汗者也。于是葛禄之处乌德犍山者臣回纥，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岁来朝。久之，叶护顿毘伽缚突厥叛酋阿布思，进封金山郡王。天宝间，凡五朝。至德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然限回纥，故朝会不能自达于朝。

拔悉蜜，贞观二十三年始来朝。天宝初，与回纥叶护击杀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为贺腊毘伽可汗，遣使者入谢，玄宗赐紫文袍、金钿带、鱼袋。不三岁，为葛逻禄、回纥所破，奔北庭。后朝京师，拜左武卫将军，地与众归回纥。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皆自统制。其俗无岁时。结草为庐。无畜牧，不知稼穑，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饭，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贫者缉鸟羽为服。其昏姻，富者纳马，贫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敛置山中，或系于树，送葬哭泣，与突厥同。无刑罚，盗者倍输其赃。贞观二十一年，因骨利干入朝，亦以使通中国。

骨利干处瀚海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亨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既入朝，诏遣云麾将军康苏蜜劳答，以其地为玄阙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骥，皆为美名：曰“腾霜白”，曰“雪骢’，曰“凝露骢”，曰“县光骢”，曰“决波騕’，曰“飞霞骠”，曰“发电赤”，曰“流金□瓜”，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礼其使。龙朔中，以玄阙州更为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延载初，亦来朝。

白□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地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胜兵万人。业射猎，以赤皮缘衣，妇贯铜钏，以孑铃缀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其君长臣突厥颉利可汗为俟斤。贞观中再来朝，后列其地为寘颜州，以别部为居延州，即用俟斤为刺史。显庆五年，授酋长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继之。后无闻焉。

斛薛处多濫葛北，胜兵万人。奚结处同罗北，思结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万。既来朝，列其地州县之。太宗时，北狄能自通者，又有乌罗浑，或曰乌洛侯，曰乌罗护，直京师东北六千里而赢，东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乌丸，大抵风俗皆靺鞨也。乌丸或曰古丸。

又有鞠，或曰祴，居拔野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与拔野古相埒。少羊马，多貂鼠。

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随水草，然喜居山，胜兵三万。地常积雪，木不雕。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云。北极于海，虽畜马而不乘，资湩酪以食。好与结骨战，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皆翾发，桦皮帽。构木类井干，覆桦为室。各有小君长，不能相臣也。

大汉者，处鞠之北，饶羊马，人物颀大，故以自名。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

此皆古所未宾者，当贞观逮永徽，奉貂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后郅支单于破坚昆，于时东距单于廷七千里，南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扢斯云。众数十万，胜兵八万，直回纥西北三千里，南依贪漫山。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趫伉，男子有男黥其手，女已嫁黥项。杂居多淫佚。

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气多寒，虽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步硊以为面糜。穄以三月种，九月获，以饭，以酿酒，而无果蔬。畜，马至壮大，以善斗者为头马，有橐它、牛、羊，牛为多，富农至数千。其兽有野马、骨咄、黄羊、□原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鱼，有蔑者长七八尺，莫痕者无骨，口出颐下。鸟，雁、鹜、乌鹊、鹰、隼。木，松、桦、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颠，而桦尤多。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析木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傅肩，而捍矢刃。

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余以部落为之号。服贵貂、豽，阿热冬帽貂，夏帽金扣，锐顶而卷末，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砺，贱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氎、锦、罽、绫，盖安西、北庭、大食所贸售也。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凡调兵，诸部役属者悉行。内貂鼠、青鼠为赋。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

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诸部食肉及马酪，惟阿热设饼饵。乐有笛、鼓、笙、鬻箫、盘铃。戏有弄驼、师子、马伎、绳伎。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昏嫁纳羊马以聘，富者或百千计。丧不剺面，三环尸哭，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器泣有节。冬处室，木皮为覆。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法最严，临阵桡、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着父颈，非死不脱。

阿热牙至回鹘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鹅泉，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而有东、西二道，泉之北，东道也。回鹘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东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河，偶艇以度，水悉东北流，经其国，合而北入于海。

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始隶薛延陀，延陀以颉利发一人监国。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未始与中国通。贞观二十二年，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太宗劳享之，谓群臣曰：“往渭桥斩三突厥，自谓功多，今俟利发在席，更觉过之。”俟利发酒酣，奏愿得持笏，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玄宗世，四朝献。

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盖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它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戛斯。而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毘伽顿颉斤”。

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其母，突骑施女也，为母可敦；妻葛禄叶护女，为可敦。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挐斗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乃肆詈曰：“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于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亟来，即不能，当疾去。”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皆溃。阿热身自将，焚其牙及公主所庐金帐者，回

鹘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宝货，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赌满，距回鹘旧牙度马行十五日。阿热以公主唐贵女，遣使者卫送公主还朝，为回鹘乌介可汗邀取之，并杀使者。

会昌中，阿热以使者见杀，无以通于朝，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注吾，虏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谓武猛善左射者。行三岁至京师，武宗大悦，班渤海使者上，以其处穷远，能脩职贡，命太仆卿赵蕃持节临慰其国，诏宰相即鸿胪寺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宰相德裕上言："贞观时，远国皆来，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国，宜为《王会图》以示后世。"有诏以鸿胪所得缋著之。又诏阿热著宗正属籍。

是时，乌介可汗余众托黑车子，阿热愿乘秋马肥击取之，表天子请师。帝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朝廷亦以河、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啮，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骑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册君长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谓黠戛斯小种，不足与唐抗，诏宰相与台省四品以上官议，皆曰："回鹘盛时有册号，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后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诏鸿胪卿李业持节册黠戛斯为英武诚明可汗。逮咸通间，三来朝。然卒不能取回鹘。后之朝聘册命，史臣失传。

赞曰：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故汤、武之兴，未尝与共功，盖疏而不戚也。太宗初兴，尝用突厥矣，不胜其暴，卒缚而臣之。肃宗用回纥矣，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凉，败上将，空破西陲。所谓引外祸平内乱者也。夫用之以权，制之以谋，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乌胜其弊哉！彼亲之则责偿也多，慊而不满则滋怨，化以仁义则顽，示以法则忿，熟我险易则为患也博而惨，疗馁以冶葛，何时可哉？故《春秋》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沙陀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蜜杂居。贞观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邺咄陆可汗 ，而族人步真觖望，谋并其弟弥射乃自立。弥射惧，率处月等入朝。而步真势穷，亦归国。其留者，咄陆以射匮特勒劫越之子贺鲁统之。

西突厥浸强，内相攻，其大酋乙毘咄陆可汗建廷镞曷山之西，号北庭，而处月等又隶属之。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

咄陆寇伊州，引二部兵围天山，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走之，拔处月俟斤之城。后乙毘可汗败，奔吐火罗。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硃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

永徽初，贺鲁反，而硃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贺鲁亡，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次伊丽水，而处月来归。乃置昆陵都护府，统咄陆部，以弥射为都护。

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

天宝初，回纥内附，以骨咄支兼回纥副都护。从肃宗平安禄山，拜特进、骁卫上将军。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至德、宝应间，中国多故，北庭、西州闭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纥，而虏多渔撷，尤苦之，虽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敛。

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尽忠为军大论。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

久之，回鹘取凉州，吐蕃疑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举部愁恐。尽忠与硃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

忠死之。执宜裒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它千计，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沙陀素健斗，希朝欲藉以捍虏，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其童耄自凤翔、兴元、太原道归者，皆还其部。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

执宜朝长安，赐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然议者以灵武迫吐蕃，恐后反覆生变，又滨边，益口则食翔价。顷之，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馀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是时，天子伐镇州，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麈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镇兵解，进蔚州刺史。王锷节度太原，建言："硃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处沙陀。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城、柳谷，诏执宜屯天德。明年，伐吴元济，又诏执宜隶李光颜，破蔡人时曲，拔凌云栅。元济平，授检校刑部尚书，犹隶光颜军。长庆初，伐镇州，悉发沙陀，与易定军掎角，破贼深州。执宜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卫将军。大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

执宜死，子赤心嗣。开成四年，回鹘径碛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罗勿以良马三百遗赤心，约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节度使刘沔以沙陀击回鹘于杀胡山。久之，伐潞，诛刘稹，诏赤心率代北骑军三千隶石雄为前军，破石会关，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军，次榆社，与监军使吕义忠禽杨弁。潞州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

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残众寇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陀常深入，冠诸军。赤心所向，虏辄披靡，曰："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由此亦衰。宣宗已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

庞勋乱，诏义成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赤心以突骑三千从。承训兵绝涣水，遇伏，堕围中几没，赤心以骑五百掀出之。勋欲速战，众八万，短兵接，赤心勒劲骑突贼，与官军夹击，败之。其弟赤衰以千骑追之亳东。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赐亲仁里甲第。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

乃徙节振武，进检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发诸州兵讨捕，国昌遣刘迁统云中突骑逐贼，数有功。

乾符三年，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是时无年，文楚畯损用度，下皆怨。边校程怀信、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曹议曰："世多难，丈夫当投罅立功。段公乃儒者，难共计。沙陀雄劲，李振武父子勇冠军，我若推之，无不应，则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贵若何？"咸曰："善！"乃夜谒国昌子云中守捉使克用曰："岁艰禀食削，吾等不忍饿死，公家威德著闻，请诛虐帅，安部内。"克用许之，募得士万人，趋云州，次斗鸡台。城中执文楚至，杀之；据州以闻，共丐克用为大同防御留后。不许，发诸道兵进捕，诸道不甚力，而黄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不受命，诏河东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张公素共击之，无功。

国昌与党项战，未决，大同川吐浑赫连鐸袭振武，尽取其赀械。国昌穷，挈骑五百还云州，州不纳，鐸遂取之。克用转侧蔚、朔间，裒兵才三千，屯新城，鐸引万人围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杀伤甚。国昌自蔚州来，鐸引去。僖宗以鐸领大同节度，畀讨国昌。六年，诏昭义李钧为北面招讨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举会鐸攻蔚州，国昌以一队当之。克用分兵抵遮虏城拒钧，天大雪，士甿仆，钧众溃，还代州，军遂乱，钧死于兵。广明元年，以李琢为蔚、朔招讨都统，率兵数万屯代州。克用使傅文达调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缚以送琢。琢进攻蔚州，国昌败，与克用举宗奔达靼。鐸密畀酋长图之，克用得其计，因豪桀大会驰射，百步外针芒木叶无不中，部人大惊，即倡言："今黄巢北寇，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达靼知不留，乃止。

巢攻潼关，入京师，诏河东监军陈景思发代北军。时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克用客塞下，众数千无所属。景思闻天子西，乃与友金料骑五千入居绛，兵擅劫帑自私。还代州，益募士三万，屯崞西，士嚣纵，友金不能制，谋曰："今合大众，不得威名宿将，且无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众所推畏，比得罪于朝，侨戍北部不敢还。今若召之使将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贼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国昌，使讨贼赎罪。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达靼万人，趋代州，将南道太原。节度使郑从谠塞石岭关，不得前，克用儳道至太原，营城下五日，邀粮赀，从谠不答，乃大略，还屯代州。

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苏祐会赫连鐸兵将攻代州，克用率骑五百先袭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与幽州李可举众七万攻蔚州，谯栅相属。克用直捣营，入蔚州，燔府库，弃而去，屯雁门。国昌自达靼率兵归代州。扰汾、并、楼烦，不释铠。帝诏克用还军朔州。

于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传诏招克用同讨巢。克用喜，即大阅雁门，得忻、代、蔚、朔、达靼众三万、骑五千而南。于是国昌守代州。郑从谠不肯假道，克用军傅太原而营，奉币马遗从谠，身从数骑呼曰："我且西，愿与公一言。"从谠升陴慰勉，归货币饔饩。克用乃自阴地趋晋，会河中。帝闻，擢克用雁门节度、神策天宁军镇遏、忻代观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东北面行营都统，河东监军陈景思为监军使。克用使弟克脩领彀骑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阳济，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坑，与贼战梁田坡，败之。进壁渭桥，遂收京师。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未几，以克用领河东节度。

黄巢与秦宗权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东、代北兵将自泽、潞下天井关，河阳诸葛爽堙井以拒，克用乃由河中济，趋许州，合徐、汴兵破尚让于太康。战西华，又破之。贼走，河南平。追北曹州，还过汴，硃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馆。夜帐饮，全忠自佐饔，进赀宝，握手谆劳。是时，全忠忌克用桀迈难制，则连车外环，陈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馆，下拒战，亲将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会烟嚣四合，大震电，克用与薛志勤等间关升南谯门，缒走营。部下死者数百人，所获贼乘舆物尽亡之。克用整众归太原，益训兵，将报仇，使弟克勤以万骑屯河中，乃请击全忠。使者八返，内外震恐，帝使内谒慰解。寻进位检校太傅、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赵境，请取分之。"于是可举攻易州，下之；景崇攻无极。易定节度使王处存求救于克用，克用自将救无极，败镇人，攻马头，固新城。镇兵走，处存复取易州。凤翔李昌符、邠宁硃玫与全忠连和，观军容使田令孜恶克用与王重荣合，建言："不可处近辅，请授王处存河中，而徙重荣于易定，则克用孤矣。"帝从之。重荣以告，克用怒曰："我当从公提鼓出汜水关诛全忠，回歼穴鼠耳。"重荣计曰："公兵朝出关，则邠、岐兵夕傅吾堞，愿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连全忠为乱，请以兵十五万度河枭二竖，然后平汴雪大耻，愿陛下戒严，无为贼所摇。"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诏，玫亦引邠、凤兵营沙苑。克用薄战，玫败，夜亡去。克用还河中，天子出趣凤翔，道传兵且至，即趣宝鸡。克用与重荣

联章请还宫，愿留兵卫京师，即还镇。帝惧，走大散关，驻兴元。克用引归。嗣襄王熅伪诏至太原，克用燔之，执其使，间道奉表兴元。始，朝廷意玫结克用迫乘舆，及表至，示群臣，因腾晓山南诸镇，行在少安。王行瑜斩玫，克用以千骑经略京畿。三年，国昌卒。俄而昭宗即位，进克用检校太师兼侍中。

大顺初，克用自攻赫连鐸于云州，拔东郛。幽州李匡威以兵三万救之，杀其将安金俊，克用走。鐸与匡威共建言："山南乱，克用实首之。今乘其败，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请与河北三镇共讨之。宰相张浚是其计，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属籍，以浚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枢密使骆全諲为行营都监，华州节度使韩建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王镕领河东东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并为行营招讨使。鐸副匡威，先薄战。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杀守将李克恭，送款于汴，南首阙下。更诏揆为昭义节度使，克用将李存孝邀揆长子杀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众十万攻遮虏军，杀其将刘胡子。克用乃屯浑河川，存孝与鐸战乐安，鐸败走。浚入阴地关，壁汾、隰，薛铁山、李承嗣营洪洞迎战。存孝次赵城，韩建夜出壮士三百乘其营，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绛州，未下，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走，建与浚遁还。明年，克用奉表自陈，乃复拜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陇西郡王。

克用悉兵攻鐸云州，以骑将薛阿檀为前军，设伏河上。鐸纵骑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浑。克用取云州，以部将石善友为刺史、大同军防御使。

景福初，镇州王镕攻尧山，克用使李嗣勋击之，斩级三万，克用遂拔天长，略常山，度滹沱，燔其郛。徇地至赵，取鼓、藁二城。赫连鐸众八万攻天成军，克用飞檄发军太原，匡威已壁云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军夜入云州，死战，走之。乾宁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诣军门降，克用鞭而纵之。进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筹引步骑七万救之，克用迎战，斩首万级，俘少将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妫州，匡筹弃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刘仁恭为留后，乃旋。

王行瑜、韩建、李茂贞连兵南阙下，杀李溪。克用尽调北部兵度河，拔绛州，斩刺史王瑶。次河中，王珂谒于道。同州王行约奔京师。围韩建于华州，京师震动，帝为幸石门、莎城，遣内谒郗廷昱慰劳，且言茂贞屯盩厔，行瑜屯兴平，克用乃进营渭桥。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诏克用击邠、凤。克用奉诏，屯渭北，遣史俨以票骑三千护石门，

且令王珂输河中粟备行在。帝以赤诏嘉答，进克用诸道兵马都招讨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讨行瑜。克用请帝还京师，以二千骑卫乘舆。时宫室煨残，驻尚书省，百官丧马，克用进乘舆金具装二驷，又上百乘给从官。进太师、兼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

行瑜坚壁梨园，茂贞自率师三万逼咸阳而屯。克用请帝责茂贞罢兵，因削官爵，愿与河中共讨之。帝诏弟事行瑜，贷茂贞，俾结好。硃诏赐魏国夫人陈氏。陈，襄阳人也，善书，帝所爱，欲急平贼，故予之。茂贞以兵援龙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审夜引兵劫其饷，援兵亡，行瑜溃而走，追杀万计。行瑜入邠州，丐归款，克用使史俨入其城。行瑜死庆州，传自京师。帝悉论幕府官属及诸子功，封爵之，克用赐号“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

克用屯云阳，遣李习吉入朝，且请与王珂悉力讨茂贞，帝不许。克用私于使者曰：“叛根不除，忧未艾也。”天子发度支钱三十万缗劳其军。时郓州硃宣兄弟为全忠所困，使来告，克用请道于魏救之。兵解复斗，克用自将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万与史俨等次于莘，为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

始，茂贞畏克用见讨，修贡献如藩臣。及克用还，绝贡献，与韩建谋以兵入朝。帝惧，诏克用进卫京师。帝谋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军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请幸华州。克用谓王曰：“患本于不断，顾上自为之。”李存信攻魏，葛从周引众三万来援，战洹水上，汴人夜坎诸野，哄合，克用子落落马陷而颠，克用救之，亦颠；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傅魏城，克用并力，罗弘信以捉生逆战，为克用所败，追及郛，叩阖而还。于是陕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战再胜，珙围解。

帝使延王持节至太原，谓克用曰：“不用卿计，故逮此，无可言者。今我寄于华，百司群官无所托，非卿尚谁与忧？不则不复见宗庙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张饮，王必以舞属克用，因陈国事，涕数行下，冀感动之。时刘仁恭据幽州，贰于克用，数召兵不应，克用以书让之，仁恭得书，抵于地，遂显绝。故克用内忧幽州，以好辞谢王，不复有西意。俄自将屯蔚州，会晨大雾冥，仁恭来薄战，克用大败，走太原，大将多死。

全忠夺邢、磁、洺三州，茂贞度克用沮桡，无能出师，乃与韩建谩好，致书言帝暴露累年，请共治宫室迎天子。初，长安自石门之奔，宫

殿焚圮，及岐人再逆，火闾里皆尽，宫城昏夜狐狸鸣啼，无人迹。帝幸华西溪，望旧京必泫然流涕，左右凄塞不得语。王建方盗两川，茂贞欲披其鄙私之，数南师，不暇东，而全忠缮治洛阳，茂贞因约克用共其劳，克用辞穷，乃出赀为助。

光化初，帝还京师，诏克用与全忠解仇，宰相徐彦若、崔胤皆劝之。克用势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耻先下之，时王镕方睦于汴，乃遗书镕，使为己倡。全忠即遣使奉书币恭甚，克用亦报之。然汴日益张，穷斗不置。王珙请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张汉瑜援之，汴兵走。葛从周取承天军，氏叔琮取辽州、乐平，进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骑三万下太行，略河内，拔怀州，进攻河阳，汴人阎宝救之，嗣昭退保怀。天复元年，全忠取晋、绛，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晋兵不得前，遂虏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贡道亦梗。

全忠知克用迮不振，乃大举攻太原，分遣锐将氏叔琮等率魏博、兖郓、邢洺、义武、晋绛兵环入之，晋城邑多下。会大雨，汴兵粮乏，士疟疠，遂解。克用虽内愤悒，惮全忠强难与争，乃厚致币马谢，复请修好。全忠遂取同、华，屯渭上。帝如凤翔，李茂贞、韩全诲请召克用入卫。克用间道遣使者奔问，并诒书全忠劝还汴，全忠不答。

克用率兵趋平阳，攻吉上堡，破汴军于晋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进屯河中。汴将硃友宁以兵十万壁其南，全忠自屯晋州。晋人闻全忠至，皆失色。时有虹贯德威营，氏叔琮薄垒疾斗，晋兵大败，仗械辎储皆尽。友宁长驱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围太原，攻西门。德威、嗣昭循山挈馀众得归，克用大恐，身荷版筑，率士拒守，阴于嗣昭、德威谋奔云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国昌妻刘语克用曰："闻王欲委城入蕃，审乎？计谁出？"曰："存信等为此。"刘曰："彼牧羊奴，安办远计。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顷居达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祸不旋跬，渠能及北虏哉？"克用悟，乃止。居数日，散士复集。嗣昭夜扰友宁营，汴人惊，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关，复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晋州，闻帝自凤翔还京师，乃去。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地予刘仁恭；李嗣昭讨之。仁恭援敬晖，嗣昭壁乐安，欲战，仁恭取敬晖，弃城去。

帝东迁，诏至太原，克用泣谓其下曰："乘舆不复西矣。"遣使者奔问行在，俄加号"协盟同力功臣。"李茂贞、王建与邠州杨崇本遣使者来约义举，克用顾藩镇皆附汴，不可与共功，惟契丹阿保机尚可用，乃卑

辞召之。保机身到云中，与克用会，约为兄弟，留十日去，遗马千匹、牛羊万计，期冬大举度河，会昭宗弑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贞约克用大举。建将康晏步骑二万与克用监军张承业会凤翔，是时汴将王重师守长安，刘知俊守同州，与战长安西，建兵败，遂不振。

唐亡，建与淮南杨渥请克用自王一方，须贼平访唐宗室立之。建请悉蜀工制乘舆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劝茂贞王岐，茂贞孱褊，亦不敢当，但侈府第、僭宫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岁，克用有疾，城门自坏，明年卒。

赞曰：沙陀始归命天子，仰哺于边，世喋血助征讨，常为边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乱，遂有太原。虏性惇固，少它肠，自负材果，欲经营天下而不克也。兵虽胜，然数败；地虽得，辄复失，故熟视帝劫迁，缩颈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赖其子慓锐，抑而复振。是时，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硃氏为唐涤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齐桓、晋文，唐遽亡乎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

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赢，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阻冷陉山以自固。射猎居处无常。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与奚不平，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

武德中，其大酋孙敖曹与靺鞨长突地稽俱遣人来朝，而君长或小入寇边。后二年，君长乃遣使者上名马、丰貂。贞观二年，摩会来降。突厥颉利可汗不欲外夷与唐合，乃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类，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师都，唐编户，盗我州部，突厥辄为助，我将禽之，谊不可易降者。"明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帝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采，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

窟哥死，与奚连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窟哥有二孙：曰枯莫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曰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孙曰万荣，为归诚州刺史。于是营州都督赵文翊骄沓，数侵侮其下，尽忠等皆怨望。万荣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国险易，挟乱不疑，即共举兵，杀文翊，盗营州反。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将，纵兵四略，所向辄下，不重浃，众数万，妄言十万，攻崇州，执讨击副使许钦寂。武后怒，诏鹰扬将军曹仁师、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击之；以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为之副。更号万荣曰万斩，尽忠曰尽灭。诸将战西硖石黄麞谷，王师败绩，玄遇、仁节皆为虏禽。进攻平州，不克。败书闻，后乃以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

为清边道大总管，击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发以击虏。万荣衔枚夜袭檀州，清边道副总管张九节募死士数百薄战，万荣败而走山。俄而尽忠死，突厥默啜袭破其部。万荣收散兵复振，使别将骆务整、何阿小入冀州，杀刺史陆宝积，掠数千人。

武后闻尽忠死，更诏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率兵十七万讨契丹，战东硖石，师败，孝杰死之。万荣席已胜，遂屠幽州。攸宜遣将讨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兵凡二十万击贼。万荣锐甚，鼓而南，残瀛州属县，恣肆无所惮。于是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率奚军掩其尾，契丹大败，获何阿小，降别将李楷固、骆务整，收仗械如积。万荣委军走，残队复合，与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溃，万荣左驰。张九节为三伏伺之，万荣穷，与家奴轻骑走潞河东，惫甚，卧林下，奴斩其首，九节传之东都，馀众溃。攸宜凯而还，后喜，为赦天下，改元为神功。

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视元年，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破之。此两人皆虏善将，尝犯边，数窘官军者也，及是有功。

开元二年，尽忠从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与颉利发伊健啜来归，玄宗赐丹书铁券。后二年，与奚长李大酺皆来，诏复置松漠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仍其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所统八部皆擢其酋为刺史。诏将军薛泰为押蕃落使，督军镇抚。帝以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为永乐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赠特进，帝遣使吊祠，以其弟中郎将娑固袭封及所领。明年，娑固与公主来朝，宴赍有加。

有可突于者，为静析军副使，悍勇得众，娑固欲去之，未决。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长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胜，娑固、大酺皆死。钦澹惧，徙军入榆关。可突于奉娑固从父弟郁于为君，遣使者谢罪。有诏即拜郁于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郁于来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为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来朝，擢左羽林卫将军。郁于死，弟吐于嗣，与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携公主来奔，封辽阳郡王，留宿卫。可突于奉尽忠弟邵固统众，诏许袭王。天子封禅，邵固与诸蕃长皆从行在。明年，拜左羽林卫大将军，徙王广化郡，以宗室出女陈为东华公主，妻邵固，诏官其部酋长百馀人，邵固以子入侍。

可突于复来，不为宰相李元纮所礼，鞅鞅去。张说曰：“彼兽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国，下所附也，不假以礼，不来矣。”后三年，可突于杀邵固，立屈烈为王，胁奚众共降突厥。公主走平庐军。诏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击之。遣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偘大募壮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八总管兵击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东道诸军元帅，王不行。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祎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与含章出塞捕虏，大破之。可突于走，奚众降，王以二蕃俘级告诸庙。

明年，可突于盗边，幽州长史薛楚玉、副总管郭英杰、吴克勤、乌知义、罗守忠率万骑及奚击之，战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来，奚惧，持两端，众走险；知义、守忠败，英杰、克勤死之，杀唐兵万人。帝擢张守珪为幽州长史经略之。守珪既善将，可突于恐，阳请臣而稍趋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过折与可突于内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阴邀之，以兵围可突于，过折即夜斩可突于、屈烈及支党数十人，自归。守珪使过折统其部，函可突于等首传东都。拜过折北平郡王，为松漠都督。可突于残党击杀过折，屠其家。一子剌乾走安东，拜左骁卫将军。二十五年，守珪讨契丹，再破之，有诏自今战有功必告庙。

天宝四载，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是岁，杀公主叛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更封其酋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禄山方幸，表讨契丹以向帝意。发幽州、云中、平庐、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

契丹在开元、天宝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故事，以范阳节度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至德、宝应时再朝献，大历中十三，贞元间三，元和中七，大和、开成间凡四。然天子恶其外附回鹘，不复官爵渠长。会昌二年，回鹘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

咸通中，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浸强。习尔之死，族人钦德嗣。光启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钞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刘仁恭穷师逾摘星山讨之，岁燎塞下草，使不得

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献良马求牧地，仁恭许之。复败约入寇，刘守光戍平州，契丹以万骑入，守光伪与和，帐饮具于野，伏发，禽其大将。群胡恸，愿纳马五千以赎，不许。钦德输重赂求之，乃与盟，十年不敢近边。

钦德晚节政不竞，其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时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而有国，大贺氏遂亡。

奚，亦东胡种，为匈奴所破，保乌丸山。汉曹操斩其帅蹋顿，盖其后也。元魏时自号库真奚，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四千里。其地东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与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氈庐，环车为营。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馀部散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赀。稼多穄，已获，窖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飧，杂寒水而食。喜战斗，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国西抵大洛泊，距回纥牙三千里，多依土护真水。其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至隋始去“库真”，但曰奚。

武德中，高开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太宗贞观三年始来朝，阅十七岁，凡四朝贡。帝伐高丽，大酋苏支从战有功。不数年，其长可度者内附，帝为置饶乐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李氏。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瑰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各以酋领辱纥主为刺史，隶饶乐府。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

显庆间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陉道行军总管。明年，诏尚书右丞崔馀庆持节总护定襄等三都督讨之，奚惧乞降，斩其王匹帝。万岁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与突厥相表里，号“两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孙佺、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帅兵十二万，为三军，袭击其部。次冷陉，前军楷洛与奚酋李大酺战不利。佺惧，敛军，诈大酺曰：“我奉诏来慰抚若等，而楷洛违节度辄战，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诚慰抚我，有所赐乎？”佺出军中缯帛、袍带与之。大酺谢，请佺还师，举军得脱，争先无部伍，大酺兵蹑之，遂大败，杀伤数万。佺、以悌皆为虏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讨。

玄宗开元二年，使奥苏悔落丐降，封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

饶乐都督。诏宗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始复营州都督府，遣右领军将军李济持节护送。大酺后与契丹可突于斗，死。弟鲁苏领其部，袭王。诏兼保塞军经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谋叛，公主置酒诱杀之，帝嘉其功，赐主累万。会与其母相告讦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后三年，封鲁苏奉诚郡王，右羽林卫将军，擢其首领无虑二百人，皆位郎将。

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胁奚众并附突厥。鲁苏不能制，奔榆关，公主奔平庐。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讨破之，众稍自归。明年，信安王祎降其酋李诗锁高等部落五千帐，以其地为归义州，因以王诗，拜左羽林军大将军、本州都督，赐帛十万，置其部幽州之偏。

李诗死，子延宠嗣，与契丹又叛，为幽州张守珪所困。延宠降，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出女杨为宜芳公主妻之。延宠杀公主复叛，诏立它酋婆固为昭信王、饶乐都督，以定其部。安禄山节度范阳，诡边功，数与鏖斗，饰俘以献，诛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骁壮戍云南。终帝世，凡八朝献，至德、大历间十二。

贞元四年，与室韦攻振武。后七年，幽州残其众六万。德宗时，两朝献。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检校司空、归诚郡王。以部酋索氏为左威卫将军、檀蓟州游弈兵马使，没辱孤平州游弈兵马使，皆赐李氏。然阴结回鹘、室韦兵犯西城、振武。大抵宪宗世四朝献。

大和四年，复盗边，庐龙李载义破之，执大将二百余人，缚其帅茹羯来献，文宗赐冠带，授右骁卫将军。后五年，大首领匿舍朗来朝。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庐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

是后契丹方强，奚不敢亢，而举部役属。虏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遂为东、西奚。

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盖丁零苗裔也。地据黄龙北，傍□越河，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其气候多寒，夏雾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领，婚

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土少金铁，率资于高丽。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貧勃、次对二山。山多草木鸟兽，然苦飞蚊，则巢居以避。酋帅死，以子弟继，无则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马皆草鞯、绳羁靮。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靺鞨也。

分部凡二十馀：曰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强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莴部、讷北部、骆丹部，悉处柳城东北，近者三千，远六千里而赢；最西有乌素固部，与回纥接，当俱伦泊之西南；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最强部也，居啜河之阴，亦曰燕支河；益东有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岭西部；直北曰讷比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伦，{辶也}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东合那河、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东注于海。□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丸东南鄙馀人也。

贞观五年，始来贡丰貂，后再入朝。长寿二年叛，将军李多祚击定之。景龙初，复朝献，请助讨突厥。开元、天宝间，凡十朝献，大历中十一。贞元四年，与奚共寇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方郊劳天子使者，惊而走军，室韦执诏使，大杀掠而去。明年，使者来谢。大和中三朝献。大中中一来。咸通时，大酋怛烈与奚皆遣使至京师，然非显夷后，史官失传。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以溺盥面，于夷狄最浊秽。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

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无书契。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颠。

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

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

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郡利，屈设、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师者附左方。

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

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翎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馀、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中宗时，使侍御史张行岌招慰，祚荣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

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玄宗开元七年，祚荣死，其国私谥为高王。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赐典册袭王并所领。未几，墨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长史临总。武艺召其下谋曰："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门艺尝质京师，知利害，谓武艺曰："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武艺不从。兵至境，又以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壹夏代将，召门艺，将杀之。门艺惧，儳路自归，诏拜左骁卫将军。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有诏处之安西，好报曰："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恶地。"并留使者不遣，别诏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谕旨。武艺知之，上书斥言："陛下不当以妄示天下"，意必杀门艺。帝怒道邃、复漏言国事，皆左除，而阳斥门艺以报。

后十年，武艺遣大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帝驰遣门艺发幽州兵击之。使太仆卿金思兰使新罗，督兵攻其南。会大寒，雪袤丈，士冻死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望其弟不已，募客入东都狙刺于道。门艺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杀之。

武艺死，其国私谥武王。子钦茂立，改年大兴，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大历中，二十五来，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死，谥曰成王。

钦茂少子嵩邻立，改年正历，有诏授右骁卫大将军，嗣王。建中、贞元间凡四来。死，谥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谥定王。弟言义立，改年硃雀，并袭王如故事。死，谥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岁死，谥简王。从父仁秀立，改年建兴，其四世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诏检校司空、袭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谥宣王。子新德蚤死，孙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诏袭爵。终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

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领瑕、河二州。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领鄚、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安边府领安、琼二州。率宾故地为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领广、汾、蒲、海、义、归六州。越喜故地为怀远府，领达、越、怀、纪、富、美、福、邪、芝九州；安远府领宁、郿、慕、常四州。又郢、铜、涑三州为独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馀，契丹道也。

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诸子曰“王子”。官有宣诏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居之。中台省，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中正台，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属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监。令、监皆有少。太常、司宾、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监有监长。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员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各大将军一、将军一。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馀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位城之铁，庐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馀俗与高丽、契丹略等。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自营、平距京师盖八千里而远。后朝贡至否，史家失传，故叛附无考焉。

赞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

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戍，北不逾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故曰：治己治人，惟圣人能之。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东夷

高丽，本扶馀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　，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去京师五千里而赢，随山屈缭为郛，南涯浿水，王筑宫其左。又有国内城、汉城，号别都。水有大辽、少辽：大辽出靺鞨西南山，南历安市城；少辽出辽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与之合。有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鸭头，号鸭渌水，历国内城西，与盐难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鸭渌东南，以巨舻济人，因恃以为堑。

官凡十二级：曰大对庐，或曰吐捽；曰郁折，主图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头大兄，所谓帛衣者，先人也，秉国政，三岁一易，善职则否，凡代日，有不服则相攻，王为闭宫守，胜者听为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诸兄；曰小使者；曰过节；曰先人；曰古邹大加。其州县六十。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馀城置处闾近支，亦号道使，比刺史。有参佐，分干。有大模达，比卫将军；末客，比中郎将。

分五部：曰内部，即汉桂娄部也，亦号黄部；曰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曰东部，即顺奴部也，或号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帼。俗喜弈、投壶、蹴鞠。食用笾、豆、簠、簋、罍、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宫、官府、佛庐以瓦。窭民盛冬作长坑，煴火以取暖。其治，峭法以绳下，故少犯。叛者丛炬灼体，乃斩之，籍入其家。降、败、杀人及剽劫者斩，盗者十倍取偿，杀牛马者没为奴婢，故道不掇遗。婚娶不用币，有受者耻之。服父母丧三年，兄弟逾月除。俗多淫祠，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

隋末，其王高元死，异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书脩好，约高丽人在中国者护送，中国人在高丽者敕遣还。于是建武悉搜亡命归有司，且万人。后三年，遣使者拜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命道士以像法往，为讲《老子》。建武大悦，率国人共听之，日数千人。帝谓左右曰：“名实须相副。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

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曰：“辽东本箕子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罗、百济上书，言建武闭道，使不得朝，且数侵入。有诏散骑侍郎硃子奢持节谕和，建武谢罪，乃请与二国平。太宗已禽突厥颉利，建武遣使者贺，并上封域图。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乃筑长城千里，东北首扶馀，西南属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权入朝献方物，帝厚赐赍，诏使者陈大德持节答劳，且观亹。大德入其国，厚饷官守，悉得其纤曲。见华人流客者，为道亲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夹道观。建武盛陈兵见使者。大德还奏，帝悦。大德又言：“闻高昌灭，其大对庐三至馆，有加礼焉。”帝曰：“高丽地止四郡，我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必救，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劳人耳。”

有盖苏文者，或号盖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众。性忍暴。父为东部大人、大对庐，死。盖苏文当嗣，国人恶之，不得立。顿首谢众，请摄职，有不可，虽废无悔。众哀之，遂嗣位。残凶不道，诸大臣与建武议诛之，盖苏文觉，悉召诸部，绐云大阅兵，列馔具请大臣临视，宾至尽杀之，凡百余人。驰入宫杀建武，残其尸投诸沟。更立建武弟之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使贵人伏诸地，践以升马。出入陈兵，长呼禁切，行人畏窜，至投坑谷。

帝闻建武为下所杀，恻然遣使者持节吊祭。或劝帝可遂讨之，帝不欲因丧伐罪，乃拜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帝曰：“盖苏文杀君攘国，朕取之易耳，不愿劳人，若何？”司空房玄龄曰：“陛下士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司徒长孙无忌曰：“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尉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帝曰：“善。”

会新罗遣使者上书言：“高丽、百济联和，将见讨。谨归命天子。”帝问：“若何而免？”使者曰：“计穷矣，惟陛下哀怜！”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我以绛袍丹帜数千赐而国，至，建以阵，二国见，谓我师至，必走，二策也。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而国女君，故为邻侮，我以宗室主而国，待安则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计孰取？”使者不能对。于是遣司农丞相里玄奖以玺书让高丽，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盖苏文已取新罗二城。玄奖谕帝旨，答曰：“往隋见侵，新罗乘遭夺我地五百里，今非尽反地，兵不止。”玄奖曰：“往事乌足论邪？辽东故中国郡县，天子且不取，高丽焉得违诏？”不从。玄奖还奏，帝曰：“莫离支杀君，虐用其下

如擭阱，怨痛溢道，我出师无名哉？”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辽而克固善，万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师，再用师，安危不可亿。”兵部尚书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盗边，陛下欲追击，魏徵苦谏而止。向若击之，一马不生返。后复畔扰，至今为恨。”帝曰：“诚然。但一虑之失而尤之，后谁为我计者？”新罗数请援，乃下吴船四百柁输粮，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会辽溢，师还。莫离支惧，遣使者内金，帝不纳。使者又言：“莫离支遣官五十入宿卫。”帝怒责使者曰：“而等委质高武，而不伏节死义，又为逆子谋，不可赦。”悉下之狱。

于是帝欲自将讨之，召长安耆老劳曰：“辽东故中国地，而莫离支贼杀其主，朕将自行经略之，故与父老约：子若孙从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恤也。”即厚赐布粟。群臣皆劝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释近而之远，三者为不祥，伐高丽是也。然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国之人延颈待救，议者顾未亮耳。”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阳，乃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隶之，帅骑士六万趋辽东。诏曰：“朕所过，营顿毋饬，食毋丰怪，水可涉者勿作桥梁，行在非近州县不得令学生、耆老迎谒。朕昔提戈拨乱，无盈月储，犹所响风靡。今幸家给人足，只恐劳于转饷，故驱牛羊以饲军。且朕必胜有五：以我大击彼小，以我顺讨彼逆，以我安乘彼乱，以我逸敌彼劳，以我悦当彼怨，渠忧不克邪！”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诸君长兵悉会。

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阳次定州，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帝坐城门，过兵，人人抚慰，疾病者亲视之，敕州县治疗，士大悦。长孙无忌白奏：“天下符鱼悉从，而宫官止十人，天下以为轻神器。”帝曰：“士度辽十万，皆去家室。朕以十人从，尚恧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属橐房，结两箙于鞍。四月，勣绩济辽水，高丽皆婴城守。帝大飨士，帐幽州之南，诏长孙无忌誓师，乃引而东。

勣攻盖牟城，拔之，得户二万，粮十万石，以其地为盖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溃，虏其口八千，游兵鸭渌上。勣遂围辽东城。帝次辽泽，诏瘗隋战士露骼。高丽发新城、国内城骑四万救辽东。

道宗率张乂君逆战，君乂却。道宗以骑驰之，虏兵辟易，夺其梁，收散卒，高以望，见高丽阵嚣，急击破之，斩首千馀级，诛君乂以徇。帝度辽水，彻杠彴，坚士心。营马首山，身到城下，见士填堑，分负之，重者马上持之’群臣震惧，争挟塊以进。城有硃蒙祠，祠有锁甲、铦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围急，饰美女以妇神，诬言硃蒙悦，城必完。勣列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虏积木为楼，结絙罔，不能拒。以冲车撞陴屋，碎之。时百济上金旐铠，又以玄金为山五文铠，士被以从。帝与勣会，甲光炫日。会南风急，士纵火焚西南，熛延城中，屋几尽，人死于燎者万馀。众登陴，虏蒙盾以拒，士举长矛舂之，蔺石如雨，城遂溃，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以其地为辽州。初，帝自太子所属行在，舍置一烽，约下辽东举烽，是日传燎入塞。

进攻白崖城，城负山有厓水，险甚。帝壁西北。虏酋孙伐音阴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赐帜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举帜，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约以虏口畀诸将。及是，李勣曰：“士奋而先，贪虏获也。今城危拔，不可许降以孤士心。”帝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一城乎。”获男女凡万、兵二千。以其地为岩州，拜伐音为刺史。莫离支以加尸人七百戍盖牟，勣俘之。请自效，帝曰：“而家加尸，乃为我战，将尽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禀而纵之。

次安市。于是高丽北部僇萨高延寿、南部僇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帝曰：“彼若勒兵连安市而壁，据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纵靺鞨略吾牛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与吾争锋，则禽矣。”有大对庐为延寿计曰：“吾闻中国乱，豪雄并奋，秦王神武，敌无坚，战无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扫地而来，谋臣重将皆在，其锋不可校。今莫若顿兵旷日，阴遣奇兵绝其饷道，不旬月粮尽，欲战不得，归则无路，乃可取也。”延寿不从，引军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虏堕吾策中矣。”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以突厥千骑尝之，虏常以靺鞨锐兵居前，社尔兵接而北。延寿曰：“唐易与耳。”进一舍，倚麓而阵。帝诏延寿曰：“我以尔有强臣贼杀其主，来问罪，即交战，非我意。”延寿谓然，按甲俟。帝夜召诸将，使李勣率步骑万五千阵西岭当贼，长孙无忌、牛进达精兵万人出虏背狭谷，帝以骑四千偃帜趋虏北山上，令诸军曰：“闻鼓声而纵。”张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纳降虏于此。”是夜，流星堕延寿营。旦日，虏视勣军少，即战。帝望无忌军尘上，命鼓角作，兵帜四合，虏惶惑，将分兵御之，众已

嚣。勣以步槊击败之，无忌乘其后，帝自山驰下，虏大乱，斩首二万级。延寿收馀众负山自固，无忌、勣合围之，彻川梁，断归路。帝按辔观虏营垒曰："高丽倾国来，一麾而破，天赞我也。"下马再拜，谢氵兄于天。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入辕门，膝而前，拜手请命。帝曰："后敢与天子战乎？"惶汗不得对。帝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馀众三万纵还之，诛靺鞨三千馀人，获马牛十万，明光铠万领。高丽震骇，后黄、银二城自拔去，数百里无舍烟。乃驿报太子，并赐诸臣书曰："朕自将若此，云何？"因号所幸山为驻跸山，图破阵状，勒石纪功。拜延寿鸿胪卿，惠真司农卿。候骑获觇人，帝解其缚，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饲之，赐以餱，遣曰："归语莫离支，若须军中进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营不作堑垒，谨斥候而已，而士运粮，虽单骑，虏不敢钞。

帝与勣议所攻，帝曰："吾闻安市地险而众悍，莫离支击不能下，因与之。建安恃险绝，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积粮辽东，而西击建安，贼将梗我归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寿、惠真谋曰："乌骨城僭萨已耄，朝攻而夕可下。乌骨拔，则平壤举矣。"群臣亦以张亮军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乌骨，度鸭渌，迫其腹心，计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师不徼幸。安市众十万在吾后，不如先破之，乃驱而南，万全势也。"乃止。城中见帝旌麾，辄乘陴噪，帝怒。勣请破日男子尽诛。虏闻，故死战。江夏王道宗筑距闉攻东南，虏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车所坏，随辄串栅为楼。帝闻城中鸡彘声，曰："围久，突无黔烟。今鸡彘鸣，必杀以飨士，虏且夜出。"诏严兵。丙夜，虏数百人缒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树枚裹土积之，距闉成，迫城不数丈，果毅都尉傅伏爱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颓，伏爱私去所部，虏兵得自颓城出，据而堑断之，积火萦盾固守。帝怒，斩伏爱，敕诸将击之，三日不克。

有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兵过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长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赐绢百匹。辽州粟尚十万斛，士取不能尽。帝至渤错水，阻淖，八十里车骑不通。长孙无忌、杨师道等率万人斩樵筑道，联车为梁，帝负薪马上助役。十月，兵毕度，雪甚，诏属燎以待济。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诏集战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临哭，从臣皆流涕。帝总飞骑入临渝关，皇太子迎道左。初，帝与太子别，御褐袍，曰："俟见尔乃更。"袍历二时弗易，至穿穴。群臣请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进洁衣，乃御。辽降口万四千，当没为奴婢，

前集幽州，将分赏士。帝以父子夫妇离析，诏有司以布帛赎之，原为民，列拜欢舞，三日不息。延寿既降，以忧死，独惠真至长安。

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谢罪；献二姝口，帝敕还之，谓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亲戚以伤乃心，我不取也。"初，师还，帝以弓服赐盖苏文，受之，不遣使者谢，于是下诏削弃朝贡。

又明年三月，诏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副之，自莱州度海；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副之，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虏兵战不胜，焚其郛。七月，进达等取石城，进攻积利城，斩级数千，乃皆还。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因谢罪。

二十二年，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将古神感与虏战曷山，虏溃；虏乘暝袭我舟，伏兵破之。万彻度鸭渌，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虏惧，皆弃邑居去。大酋所夫孙拒战，万彻击斩之，遂围城，破其援兵三万，乃还。帝与长孙无忌计曰："高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盖苏文筑城增陴，下饥卧死沟壑，不胜敝矣。明年以三十万众，公为大总管，一举可灭也。"乃诏剑南大治船，蜀人愿输财江南，计直作舟，舟取缣千二百。巴、蜀大骚，邛、眉、雅三州獠皆反，发陇西、峡内兵二万击定之。始，帝决取虏，故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会帝崩，乃皆罢。藏遣使者奉慰。

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为露布于朝。六年，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至新城，败高丽兵，火外郛及墟落，引还。显庆三年，复遣名振率薛仁贵攻之，未能克。后二年，天子已平百济，乃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力何、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率诸将出浿江、辽东、平壤道讨之。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转戍。臣谓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亦会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虏兵于浿江，夺马邑山，遂围平壤。明年，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盖苏文攻之，举军没；定方解而归。

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从天子封泰山，还而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有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国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盖苏文弟净土亦请割地降。乃诏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偘为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诏拜男生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与契苾何力、庞同善并力。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积利道，刘仁愿毕列道，金待问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勣节度；转燕、赵食膺辽东。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诸将谋曰："新城，贼西鄙，不先图，馀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临城，城人缚戍酋出降。勣进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师济海，趋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贵拔扶馀城，它城三十皆纳款。同善、偘守新城，男建遣兵袭之，仁贵救偘，战金山，不胜。高丽鼓而进，锐甚。仁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引兵略地，与勣会。侍御史贾言忠计事还，帝问军中云何。对曰："必克。昔先帝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遑也。谚曰：'军无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阋很，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将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丽祕记曰：'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之。'高氏自汉有国，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虏仍荐饥，人相掠卖，地震裂，狼狐入城，□分穴于门，人心危骇，是行不再举矣。"

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进拔大行城。刘仁愿与勣会，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契苾何力会勣军于鸭渌，拔辱夷城，悉师围平壤。九月，藏遣男产率首领百人树素幡降，且请入朝，勣以礼见。而男建犹固守，出战数北。大将浮屠信诚遣谍约内应。五日，阖启，兵噪而入，火其门，郁焰四兴，男建窘急，自刺不殊。执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诏勣便道献俘昭陵，凯而还。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见勣等，数俘于廷。以藏素胁制，赦为司平太常伯，男产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济王扶馀隆岭外；以献诚为司卫卿，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男生右卫大将军，何力行左卫大将军，勣兼太子太师，仁贵威卫大将军。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是岁郊祭，以高丽平，谢成于天。

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主。诏高偘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遣

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馀。舜杀钳牟岑走新罗。偪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始，谨行留妻刘守伐奴城，虏攻之，刘擐甲勒兵守，贼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

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馀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藏以永淳初死，赠卫尉卿，葬颉利墓左，树碑其阡。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长皆绝。垂拱中，以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初，进左鹰扬卫大将军，更封忠诚国王，使统安东旧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

百济，扶馀别种也。直京师东六千里而赢，滨海之阳，西界越州，南倭，北高丽，皆逾海乃至，其东，新罗也。王居东、西二城，官有内臣佐平者宣纳号令，内头佐平主帑聚，内法佐平主礼，卫士佐平典卫兵，朝廷佐平主狱，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方，方统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B125]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艹曰}氏。其法：反逆者诛，籍其家；杀人者，输奴婢三赎罪；吏受赇及盗，三倍偿，锢终身。俗与高丽同。有三岛，生黄漆，六月刺取沈，色若金。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素皮带，乌革履，乌罗冠饰以金花。群臣绛衣，饰冠以银花。禁民衣绛紫。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

武德四年，王扶馀璋始遣使献果下马，自是数朝贡。高祖册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后五年，献明光铠，且讼高丽梗贡道。太宗贞观初，诏使者平其怨。又与新罗世仇，数相侵，帝赐玺书曰：“新罗，朕蕃臣，王之邻国。闻数相侵暴，朕已诏高丽、新罗申和，王宜忘前怨，识朕本怀。”璋奉表谢，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铁甲雕斧，帝优劳之，赐帛段三千。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济王扶馀璋卒。”帝为举哀玄武门，赠光禄大夫，赙赐甚厚。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

义慈事亲孝，与兄弟友，时号“海东曾子”。明年，与高丽连和伐新罗，取四十馀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帝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诏书谕解。闻帝新讨高丽，乃间取新罗七城；久之，又夺十馀城，因不朝贡。高宗立，乃遣使者来，帝诏义慈曰：“海东三国，开基旧矣，地固犬牙。比者隙争侵校无宁岁，新罗高城重镇皆为王

并，归穷于朕，丐王归地。昔齐桓一诸侯，尚存亡国，况朕万方主，可不恤其危邪？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所俘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永徽六年，新罗诉百济、高丽、靺鞨取北境三十城。显庆五年，乃诏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发新罗兵讨之，自城山济海。百济守熊津口，定方纵击，虏大败。王师乘潮帆以进，趋真都城一舍止。虏悉众拒，复破之，斩首万馀级，拔其城。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围之。次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义慈孙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与左右缒而出，民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帜，泰开门降，定方执义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长五十八人送京师，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乃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见，诏释不诛。义慈病死，赠卫尉卿，许旧臣赴临，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济海卒，以刘仁轨代之。

璋从子福信尝将兵，乃与浮屠道琛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馀丰于倭，立为王。西部皆应，引兵围仁愿。龙朔元年，仁轨发新罗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轨与新罗兵夹击之，奔入壁，争梁堕溺者万人，新罗兵还。道琛保任孝城，自称领军将军，福信称霜岑将军，告仁轨曰：“闻唐与新罗约，破百济，无老孺皆杀之；畀以国。我与受死，不若战。”仁轨遣使赍书答说，道琛倨甚，馆使者于外，嫚报曰：“使人官小，我，国大将，礼不当见。”徒遣之。仁轨以众少，乃休军养威，请合新罗图之。福信俄杀道琛，并其兵，丰不能制。二年七月，仁愿等破之熊津，拔支罗城，夜薄真岘，比明入之，斩首八百级，新罗饷道乃开。仁愿请济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福信颛国，谋杀丰；丰率亲信斩福信，与高丽、倭连和。仁愿已得齐兵，士气振，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而遣刘仁轨率舟师，自熊津江偕进，趋周留城。丰众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丰走不知所在。伪王子扶馀忠胜、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诸城皆复。仁愿勒军还，留仁轨代守。

帝以扶馀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故憾，招还遗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城，刑白马以盟。仁轨为盟辞曰：“往百济先王，罔顾逆顺，不敦邻，不睦亲，与高丽、倭共侵削新罗，破邑屠城。天子怜百姓无辜，命行人脩好，先王负险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

夷。但兴亡继绝，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罗，长为与国，结好除怨，恭天子命，永为藩服。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仁愿，亲临厥盟，有贰其德，兴兵动众，明神监之，百殃是降，子孙不育，社稷无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书铁契，藏新罗庙中。

仁愿等还，隆畏众携散，亦归京师。仪凤时，进带方郡王，遣归藩。是时，新罗强，隆不敢入旧国，寄治高丽死。武后又以其孙敬袭王，而其地已为新罗、渤海靺鞨所分，百济遂绝。

新罗，弁韩苗裔也。居汉乐浪地，横千里，纵三千里，东拒长人，东南日本，西百济，南濒海，北高丽。而王居金城，环八里所，卫兵三千人。谓城为侵牟罗，邑在内曰喙评，外曰邑勒。有喙评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尚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赍官吏，射。其建官，以亲属为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别。兄弟女、姑、姨、从姊妹，皆聘为妻。王族为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为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虽娶，常为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为之。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畜牧海中山，须食乃射。息谷米于人，偿不满，庸为奴婢。王姓金，贵人姓朴，民无氏有名。食用柳杯若铜、瓦。元日相庆，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裤。妇长襦，见人必跪，则以手据地为恭。不粉黛，率美发以缭首，以珠彩饰之。男子翦发鬻，冒以黑巾。市皆妇女贸贩。冬则作灶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无羊，少驴、■，多马。马虽高大，不善行。

长人者，人类长三丈，锯牙钩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兽，或搏人以食；得妇人，以治衣服。其国连山数十里，有峡，固以铁阖，号关门，新罗常屯弩士数千守之。

初，百济伐高丽，来请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后获百济王杀之，滋结怨。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诏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持节答赍。后三年，拜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五年，献女乐二。太宗曰：“比林邑献鹦鹉，言思乡，丐还，况于人乎？”付使者归之。是岁，真平死，无子，立女善德为王，大臣乙祭柄国。诏赠真平左光禄大夫，赙物段二百。九年，遣使者册善德袭父封，国人号圣祖皇姑。十七年，为高丽、百济所攻，使者来乞师，亦会帝亲伐高丽，诏率兵以披虏势。善德使兵五万入高丽南鄙，拔水口城以闻。二十一年，善德死，赠光禄大夫，而妹真德袭王。明年，遣子文王

及弟伊赞子春秋来朝，拜文王左武卫将军，春秋特进。因请改章服，从中国制，内出珍服赐之。又诣国学观释奠、讲论，帝赐所制《晋书》。辞归，敕三品以上郊饯。

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济，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织锦为颂以献，曰："巨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兴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治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耀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

五年，真德死，帝为举哀，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彩段三百，命太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以春秋袭王。明年，百济、高丽、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来请救，帝命苏定方讨之，以春秋为隅夷道行军总管，遂平百济。龙朔元年，死，法敏袭王。以其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

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上元二年二月，仁轨破其众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甚众。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仁问乃还，辞王，诏复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统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县有小守。开耀元年，死，子政明袭王。遣使者朝，丐唐礼及它文辞，武后赐《吉凶礼》并文词五十篇。死，子理洪袭王。死，弟兴光袭王。

玄宗开元中，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鱼牙□、海豹皮。又献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违本俗，别所亲，朕不忍留。"厚赐还之。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帝间赐兴光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兴光亦上异狗马、黄金、美髦诸物。初，渤海靺鞨掠登州，兴光击走之，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赠太子太保，命邢□以鸿胪少卿吊祭。子承庆袭王，诏□曰："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谊，使知大国之盛。"又以国人善棋，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鹰为副。国高弈皆出其下，于是厚遗使者金宝。俄册其妻朴为妃。承庆死，诏使者临吊，以其弟宪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溯江至成都朝正月。

大历初，宪英死，子乾运立，甫丱，遣金隐居入朝待命。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监察御史陆珽、顾愔为副册授之，并母金为太妃。会其宰相争权相攻，国大乱，三岁乃定。于是，岁朝献。建中四年死，无子，国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贞元元年，遣户部郎中盖塤持节命之。是年死，立良相从父弟敬信袭王。十四年，死，无子，立嫡孙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韦丹持册，未至，俊邕死，丹还。子重兴立，永贞元年，诏兵部郎中元季方册命。后三年，使者金力奇来谢，且言："往岁册故主俊邕为主，母申太妃，妻叔妃，而俊邕不幸，册今留省中，臣请授以归。"又为其宰相金彦升、金仲恭、王之弟苏金添明丐门戟，诏皆可。凡再朝贡。七年死，彦升立，来告丧，命职方员外郎崔廷吊，且命新王，以妻贞为妃。长庆、宝历间，再遣使者来朝，留宿卫。彦升死，子景徽立。大和五年，以太子左谕德源寂册吊如仪。开成初，遣子义琮谢，愿留卫，见听，明年遣之。五年，鸿胪寺籍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皆还之。

有张保皋、郑年者，皆善斗战，工用枪。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齿，年以艺，常不相下。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保皋既贵于其国，年饥寒客涟水，一日谓戍主冯元规曰："我欲东归，乞食于张保皋。"元规曰："若与保皋所负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遂去。至，谒保皋，饮之极欢。饮未卒，闻大臣杀其王，国乱无主。保皋分兵五千人与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祸难。"年至其国，诛反者，立王以报。王遂召保皋为相，以年代守清海。会昌后，朝贡不复至。

赞曰：杜牧称："安思顺为朔方节度时，郭汾阳、李临淮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旬日，诏临淮分汾阳半兵东出赵、魏，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此保皋与汾阳之贤等耳。年投保皋必曰：'彼贵我贱，我降下之，不宜以旧忿杀我。'保皋果不杀，人之常情也。临淮请死于汾阳，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于己，年且寒饥，易为感动。汾阳、临淮，平生亢立，临淮之命，出于天子。榷于保皋，汾阳为优。此乃圣贤迟疑成

败之际也。世称周、邵为百代之师，周公拥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圣，邵公之贤，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义之心，不资以明，虽邵公尚尔，况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槊，而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汾阳、保皋，孰谓夷无人哉！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检察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为号，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徙治大和州。次曰绥靖，次安宁，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灵，次孝元，次开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务，次仲哀。仲哀死，以开化曾孙女神功为王。次应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宁，次显宗，次仁贤，次武烈，次继体，次安闲，次宣化，次钦明。钦明之十一年，直梁承圣元年。次海达。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开皇末，始与中国通。次崇峻。崇峻死，钦明之孙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极。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

太宗贞观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碯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四披，紫袍帛带。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文武死，

子阿用立。死，子圣武立，改元曰白龟。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圣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胜宝。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孝明死，大炊立。死，以圣武女高野姬为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免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诏可。次诺乐立，次嵯峨，次浮和，次仁明。仁明直开成四年，复入贡。次文德，次清和，次阳成。次光孝，直光启元年。

其东海屿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

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人依屿散居，多沮泽，有鱼盐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以践冰，逐走兽。土多狗，以皮为裘。俗被发。粟似莠而小，无蔬蓏它谷。胜兵万人。南与莫曳靺鞨邻，东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贞观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授骑都尉，遣之。

龙朔初，有儋罗者，其王儒李都罗遣使入朝，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以铁齿杷土。初附百济。麟德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

开元十一年，又有达末娄、达妒二部首领朝贡。达末娄自言北扶馀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达姤，室韦种也，在那河阴，冻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东北距达末娄云。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泥婆罗，直吐蕃之西乐陵川。土多赤铜、犛牛。俗翦发逮眉，穿耳，楦以筒若角，缓至肩者为姣好。无匕箸　，攫而食。其器皆用铜，其居版屋画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习商贾。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重博戏，通推步历术。祀天神，镌石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铸铜为钱，面文人形，背牛马形。其君服珠、颇黎、车渠、珊瑚、虎魄垂

缨，耳金钩玉珰，佩宝伏突，御师子大床，燎香布花于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数百列侍。宫中有七重楼，覆铜瓦，楹极皆大琲杂宝，四隅置铜槽，下有金龙，口激水仰注槽中。

初，王那陵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提婆出奔，吐蕃纳之，遂臣吐蕃。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耆婆珎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溢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棱、酢菜、浑提葱。永徽时，其王尸利那连陀罗又遣使入贡。

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土著，有栋宇，织犛尾、羊毛覆屋，岁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人寿多过百岁，然好为盗，更相剽夺。尤重复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颜，跣足草食，杀已乃复。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犛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无文字，候草木记岁。三年一相聚，杀牛羊祭天，取麦他国以酿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枉，乃悲。

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镌谕，其酋细封步赖举部降。太宗玺诏慰抚，步赖因入朝，宴锡特异，以其地为轨州，即授刺史。步赖请率兵讨吐谷浑。其后诸酋长悉内属，以其地为崌、奉、严、远四州，即首领拜刺史。

有拓拔赤辞者，初臣吐谷浑，慕容伏允待之厚，与结婚，诸羌已归，独不至。李靖击吐谷浑，赤辞屯狼道峡抗王师。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欲谕降之，辞曰："浑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佗，若速去，且污吾刀。"洛生怒，引轻骑破之肃远山，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帝因其胜又令约降，赤辞从子思头潜纳款，其下拓拔细豆亦降。赤辞知宗族携沮，稍欲自归，岷州都督刘师立复诱之，即与思头俱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后吐蕃浸盛，拓拔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又有黑党项者，居赤水西。其长号敦善王，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及吐谷浑款附，敦善王亦纳贡。居雪山者曰破丑氏。

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为维、恭二州。贞观六年，与契苾数十万内属。永徽时，特浪生羌卜楼大首领冻就率众来属，以其地为剑州。

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白狗与东会州接，胜兵才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以其地为朝、吴、浮、归十州，散居灵、夏间。至德末，为吐蕃所诱，使为乡导钞边。俄悔悟，更来朝，愿助灵州饷輓。乾元间，中国数乱，因寇邠、宁二州，肃宗诏郭子仪都统朔方、邠宁、鄜坊节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圭分二队出讨。子仪至，党项溃去。

上元元年，在泾、陇部落十万众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降。二年，与浑、奴剌连和，寇宝鸡，杀吏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杀刺史萧忄曳，节度使李鼎追击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进寇奉天，大掠华原、同官去。诏臧希让代勉为刺史，于是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凡十州部落诣希让献款，丐节印。诏可。

仆固怀恩之叛，诱党项、浑、奴剌入寇，众数万，掠凤翔、盩厔。大酋郑廷、郝德入同州，刺史韦胜走，节度使周智光破之澄城。阅月，又入同州，焚官私室庐，壁马兰山。郭子仪遣兵袭之，退保三堡，子仪遣慕容休明谕降廷、德。

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子仪表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置行庆州。且言："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王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大

历末，野利秃罗都与吐蕃叛，招馀族不应，子仪击之，斩秃罗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刚以其部数千人入附鸡子川。六州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永泰后稍徙石州，后为永安将阿史那思暕赋索无极，遂亡走河西。

元和时复置宥州，护党项。至大和中寝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至开成末，种落愈繁，富贾人赍缯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宁、延属崔彦曾，盐、夏、长泽属李雩鄠，灵武、麟、胜属郑贺，皆绯衣银鱼，而功不克。

宣宗大中四年，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拭合节度兵讨之，宰相白敏中为都统。帝出近苑，或以竹一个植舍外，见才尺许，远且百步，帝属二矢曰："党羌穷寇，仍岁暴吾鄙，今我约：射竹中则彼当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终不以此贼遗子孙。"左右注目，帝一发竹分，矢彻诸外，左右呼万岁。不阅月，羌果破殄，馀种窜南山。

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黄巢入长安，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僖宗贤之，以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次王桥，为巢所败，更与郑畋四节度盟，屯渭桥。中和二年，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嗣襄王煴之乱，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以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思孝为保大节度、鄜坊凡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为北面招讨使，思谏东北面招讨使。思孝亦因乱取鄜州，遂为节度使，累兼侍中。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俄为节度使。

东女，亦曰苏伐剌挐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户四万，胜兵万人。王号宾就，官曰高霸黎，犹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王死，国人以金钱数万纳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为小王，王死，因以为

嗣，或姑死妇继，无篡夺。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王服青毛绫裙，被青袍，袖委于地，冬羔裘，饰以文锦。为小鬟髻，耳垂珰。足曳□索輶。□索輶，履也。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被发，以青涂面，惟务战与耕而已。子从母姓。地寒宜麦，畜羊马，出黄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以十一月为正。巫者以十月诣山中，布糟麦，咒呼群鸟。俄有鸟来如鸡状，剖视之，有谷者岁丰，否即有灾，名曰鸟卜。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栉沐。贵人死，剥藏其皮，内骨甕中，糅金屑瘗之。王之葬，殉死至数十人。

武德时，王汤滂氏始遣使入贡。高祖厚报，为突厥所掠不得通。贞观中，使复至，太宗玺制慰抚。显庆初，遣使高霸黎文与王子三庐来朝，授右监门中郎将。其王敛臂使大臣来请官号，武后册拜敛臂左玉钤卫员外将军，赐瑞锦服。天授、开元间，王及子再来朝，诏与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为归昌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后乃以男子为王。

贞元九年，其王汤立悉与白狗君及哥邻君董卧庭、逋租君邓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汤息赞、清远君苏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诣剑南韦皋求内附。其种散居西山、弱水，虽自谓王，盖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陇，悉为吐蕃羁属，部数千户，辄置令，岁督丝絮。至是犹上天宝所赐诏书。皋处其众于维、霸等州，赐牛、粮，治生业。立悉等入朝，差赐官禄。于是松州羌二万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袭，然阴附吐蕃，故谓“两面羌”。

高昌，直京师西四千里而赢，其横八百里，纵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胜兵万人。土沃，麦、禾皆再熟。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俗辫髻垂后。

其王曲伯雅，隋时尝妻以戚属宇文氏女，号华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后五年，献狗高六寸，长尺，能曳马衔烛，云出拂菻，中国始有拂菻狗。

太宗即位，献玄狐裘，帝赐妻宇文华钅奠一具，宇文亦上玉盘。凡诸国施为辄以闻。贞观四年，文泰遂来朝，礼赐厚甚。宇文求预宗籍，有诏赐氏李，更封常乐公主。

久之，文泰与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叶护共击之。帝下诏让其反覆，召大臣冠军阿史那矩计事，文泰不遣，使长史曲雍来谢罪。初，大业末，华民多奔

突厥，及颉利败，有逃入高昌者，有诏护送，文泰苛留之。又与西突厥乙毘设破焉耆三城，虏其人，焉耆王诉诸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问状，复遣使谢。帝引责曰：“而主数年朝贡不入，无籓臣礼，擅置官，拟效百僚。今岁首万君长悉来，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泰猥曰：‘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贡，而主悉拘梗之。又谂薛延陀曰：‘既自为可汗，与唐天子等，何事拜谒其使？’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国，归谓而君善自图。”时薛延陀可汗请为军向导，故民部尚书唐俭至延陀坚约。

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称疾不至。乃拜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副之，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群臣谏以行万里兵难得志，且天界绝域，虽得之，不可守。帝不听。文泰谓左右曰：“曩吾入朝，见秦、陇北城邑萧条，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则粮輈不逮；若下三万，我能制之。度碛疲钝，以逸待劳，卧收其弊耳。”十四年，闻王师至碛口，悸骇无它计，发病死，子智盛立。

君集奄攻田地城，契苾何力以前军鏖战。是夜星坠城中，明日拔其城，虏七千馀人。中郎将辛獠儿以劲骑夜逼其都。智盛以书遗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谴积，震坠厥命。智盛嗣位未几，公其见赦。”君集曰：“能悔祸者，当面缚军门。”智盛不答。军进，填隍引冲车，飞石如雨，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将曲士义居守，身与绾曹曲德俊谒军门，请改事天子。君集谕使降，辞示屈，薛万均勃然起曰：“当先取城，小儿何与语！”麾而进，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先是，其国人谣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文泰捕谣所发，不能得也。

捷书闻，天子大悦，宴群臣，班赐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特进魏徵谏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谒。俄以掠商胡，遏贡献，故王诛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抚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不纳。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古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争荒逖。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河西供役，飞米转刍，十室九匮，五年未可复。今又岁遣屯戍，行李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菽粟，倾机杼，道路死亡尚不计。罪人始于犯法，终于惰业，无益于

行。所遣复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牵。有如张掖、酒泉尘飞烽举，岂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发陇右、河西耳。然则河西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华，事无用？昔陛下平颉利、吐谷浑，皆为立君，盖罪而诛之，伏而立之，百蛮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领悉还本土，长为藩翰，中国不扰。”书闻不省。

初，文泰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及君集至，惧不敢发，遂来降，以其地为庭州。焉耆请归高昌所夺五城，留兵以守。

君集勒石纪功，凯而旋，俘智盛君臣献观德殿。行饮至礼，酺三日。徙高昌豪桀于中国，智盛拜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卫中郎将、天山郡公。曲氏传国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智湛，麟德中以左骁卫大将军为西州刺史，卒，赠凉州都督。有子昭，好学。有鬻异书者，母顾笥中金叹曰：“何爱此，不使子有异闻乎？”尽持易之。昭历司膳卿，颇能辞章。弟崇裕有武艺，永徽中为右武卫翊府中郎将，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户。终镇军大将军，武后为举哀，襚以美锦，赙赐甚厚，封爵绝。

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洮水之西，南抵白兰，地数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俗识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锦袍织裙，金花饰首。男子服长裙缯冒，或冠驩瀍。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婚礼，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丧有服，葬已即除。民无常税，用不足，乃敛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杀人若盗马者死，它罪赎以物。地多寒，宜麦、菽、粟、芜菁，出小马、犛牛、铜、铁、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冰合，游牝马其上，明年生驹，号龙种。尝得波斯马，牧于海，生驄驹，日步千里，故世称“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行人。风将发，老驼引项鸣，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无恙。

隋时，其王慕容伏允号步萨钵，尝寇边。炀帝遣铁勒败之，壁西平；复命观王雄破其众。伏允以数十骑入泥岭，亡去，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降。置郡县镇戍，以长子顺为质，因王之，统馀众，俄追还。伏允客党项，隋乱，因得复故地。

高祖受命，顺自江都还长安，于时李轨据凉州，帝乃约伏允和，令

击轨自效，当护送顺。伏允喜，引兵与轨战库门，交绥止，即遣使请顺，帝遣之。顺至，号为大宁王。

太宗时，伏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让，且召伏允；以疾为解，而为子求婚，验帝意。帝召子亲迎，亦称疾。有诏止婚，遣中郎将康处真临谕。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执名王二，斩级七百。连岁遣名王朝。俄寇凉州，鄯州刺史李玄运表吐谷浑牧马青海，轻兵掩之，可尽致。乃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左骁卫将军梁洛仁率契苾、党项兵击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战，壁而留。虏知之，驱牧马走。副将李君羡率精骑尾袭悬水上，得牛羊二万还。

是时，伏允耄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帝遣使晓敕，十返，无悛言。贞观九年，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积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盐泽道，并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兵击之。党项内属羌及洮州羌，皆杀刺史归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库山，俘斩四百。伏允谋入碛疲唐兵，烧野草，故靖马多饥。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马癯粮乏，难远入，不如按军鄯州，须马壮更图之。"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浑兵辄傅城，彼国方完，逆众用命也。今虏大败，斥候无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虽远，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军：靖与大亮、薛万均以一军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军趣南，出其左。靖将萨孤吴仁以轻骑战曼都山，斩名王，获五百级。诸将战牛心堆、赤水源，获虏将南昌王慕容孝俊，收杂畜数万。君集、道宗登汉哭山，战乌海，获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部落于赤海，收杂畜二十万。大亮俘名王二十，杂畜五万，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马饮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执失思力驰破虏车重。两军会于大非川、破逻真谷。

顺之质隋，为金紫光禄大夫、伏允立其弟为太子。顺归，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结天子，乃斩天柱王，举国降。伏允惧，引千余骑遁碛中，众稍亡，从者才百骑，穷无聊，即自经死。国人立顺为君，称臣内附，诏封四平郡王，号越胡吕乌甘豆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国，遣李大亮率精兵镇援。

顺久质华，国人不附，卒为下所杀，立其子燕王诺曷钵。诺曷钵

幼，大臣争权。帝诏侯君集就经纪之，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诏封诺曷钵河源郡王，号为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阳郡王道明持节册命，赐鼓纛。诺曷钵身入谢，遂请婚，献马牛羊万。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妻之，诏道明及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送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谋作乱，欲袭公主，劫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知之，引轻骑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毅都尉席君买率兵与威信王共讨，斩其兄弟三人，国大扰。帝又诏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持节抚慰。

高宗立，以主故，拜驸马都尉。又献名马，帝问马种性，使者曰："国之最良者。"帝曰："良马人所爱。"诏还其马。公主表请入朝，遣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迎之。十一月，及诺曷钵至京师，帝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拜左领军卫大将军。久之，摸末死，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既而与吐蕃相攻，上书相曲直，并来请师，天子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帝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平两国怨。吐蕃遂有其地。

诺曷钵请内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国王。帝欲徙其部于凉州之南山，群臣议不同，帝难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总兵五万讨吐蕃，且纳诺曷钵于故廷。王师败于大非川，举吐谷浑地皆陷，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三年，乃徙浩亹水南。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

诺曷钵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圣历三年，拜左豹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馀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议徙其人于秦、陇、丰、灵间，令不得畔去。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吐谷浑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处；置丰、灵，又迩默啜；假在诸华，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徙耽尔乙句贵置灵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马，瘢夷州县，是则迁中土无益之成验。往素和贵叛去，于我无损，但失吐谷浑数十部，岂与句贵比邪？今降虏非强服，皆突矢刃，弃吐蕃而来，宜当循其情，为之制也。当甘、肃、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数州则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心者也。岁遣镇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护之，无令相侵夺，生业固矣。有如叛去，无损中国。"诏可。宣超死，子曦皓立。曦皓死，子兆立。吐蕃复取安乐州，而残部徙朔方、河

东，语谬为“退浑”。

贞元十四年，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可汗号。复死，停袭。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绝矣。

焉耆国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利。俗祝发氈衣。户四千，胜兵二千，常役属西突厥。俗尚娱遨，二月腊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岁尽止。

太原贞观六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作难，来奔，咄陆弩失毕复攻之，遣使言状，并贡名马。咥利失可汗立，素善焉耆，故倚为援。十二年，处月、处蜜与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庐舍。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相闻，突骑支喜，引兵佐唐。高昌破，归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谢。

西突厥臣屈利啜为弟娶突骑支女，遂相约为辅车势，不朝贡。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会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等三人来降，帝即命孝恪为西州道总管，率兵出银山道，以栗婆准等为乡导。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馀级，执突骑支，更以栗婆准摄国事。始，帝语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阅二旬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闻。囚突骑支及妻子送洛阳，有诏赦罪。

屈利啜以兵救焉耆，而孝恪还三日矣。屈利啜囚栗婆准，更使吐屯摄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尔乃王之邪？”吐屯惧，不敢王。焉耆立栗婆准，而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号瞎干，执栗婆准献龟兹，杀之。阿史那社尔讨龟兹，阿那支奔之，壁东境抗王师，为社尔所禽，数其罪，斩以徇。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

婆伽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死，龙嫩突立。武后长安时，以其国小人寡，过使客不堪其劳，诏四镇经略使禁止傔使私马、无品者肉食。开元七年，龙嫩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

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讫天宝常朝贺。

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横千里，纵六百里。土宜麻、麦、粳稻、蒲陶，出黄金。俗善歌乐，旁行书，贵浮图法。产子以木压首。俗断发齐顶，惟君不翦发。姓白氏。居伊逻庐城，北倚河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

高祖受禅，王苏伐勃駃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叠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献马，太宗赐玺书，抚慰加等。后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与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贡。

苏伐叠死，弟诃黎布失毕立。二十一年，两遣使朝贡，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议讨之。是夜月食昴，诏曰："月阴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数且终。"乃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万讨之。社尔分五军掠其北，执焉耆王阿那支。龟兹大恐，酋长皆弃城走。社尔次碛石，去王城三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居前，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与王遇，其将羯猎颠兵五万合战。威伪北，王见威兵少，麾而进，威退与继叔合，还战，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婴城，社尔将围之，王引突骑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薛万备以精骑穷蹑六百里。王计穷，保拨换城，社尔围之。阅月，执王及羯猎颠。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并国人万馀来战，孝恪及子死之。王师扰，仓部郎中崔义起募兵战城中，继叔、威助击之，斩首三千级。那利败，裒亡散复振，还袭王师，继叔乘之，斩八千级。那利走，或执以诣军。社尔凡破五大城，男女数万，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余，西域震惧，西突厥、安两国归军饷焉。社尔立王弟叶护王其国，勒石纪功。

书闻，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饬金翠罗纨，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大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遂遍觞之。初，孝恪之击焉耆也，龟兹有浮屠善数，叹曰："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亦亡。"社尔执诃黎布失毕、那利、羯猎颠献太庙，帝受俘紫微殿。帝责谓，君臣皆顿首伏。诏赦罪，改馆鸿胪寺，拜布失毕左

武卫中朗将。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

高宗复封诃黎布失毕为龟兹王，与那利、羯猎颠还国。久之，王来朝。那利烝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请杀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状，帝并召至京师，囚那利，护遣王还。羯猎颠拒不内，遣使降贺鲁，王不敢进，悒悒死。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禽羯猎颠，穷诛部党，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更立子素稽为王，授右骁卫大将军，为都督。是岁，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曲智湛为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诏许敬宗与史官撰《西域图志》。

上元中，素稽献银颇罗、名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来朝。始，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赀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都护以政勣称华狄者，田扬名、郭元振、张孝嵩、杜暹云。开元七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币立，改名孝节。十八年，遣弟孝义来朝。

自龟兹赢六百里，窬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横六百里，纵三百里。风俗文字与龟兹同，言语少异。出细氈褐。西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葱岭北原也，水东流，春夏山谷积雪。西北五百里至素叶水城，比国商胡杂居。素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君长，役頷属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衣氈褐皮甐，以缯缭。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赢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岁避暑其中。群鹿饰铃鹤，可狎也。西赢百里至呾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西南赢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国，广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国。

疏勒，一曰佉沙，环五千里，距京师九千里而赢。多沙碛，少壤土。俗尚诡诈，生子亦夹头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迦师城，突厥以女妻之。胜兵二千人。俗祠祆神。

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硃俱波、甘棠贡方物。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弼，毋进谀言，置朕于危亡也。”仪凤时，吐蕃破其国。开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乔梦松摄鸿胪少卿，册其君安定为疏勒王。天宝十二载，首领裴国良

来朝，授折冲都尉，赐紫袍、金鱼。

硃俱波亦名硃俱槃，汉子合国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种地，直于阗西千里，葱岭北三百里，西距喝盘陀，北九百里属疏勒，南三千里女国也。胜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罗门。

甘棠，在海南，昆仑人也。

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馆檀，亦谓渴罗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领六百里，其国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硃俱波西，南距悬度山，北抵疏勒，西护密，西北判汗国也。治葱岭中，都城负徙多河。胜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西南即头痛山也。葱岭俗号极嶷山，环其国。人劲悍，貌、言如于阗。其法，杀人剽劫者死，馀得赎。赋必输服饰，王坐人床。后魏太延中，始通中国。贞观九年，遣使者来朝。开元中破平其国，置葱岭守捉，安西极边戍也。

于阗，或曰瞿萨旦那，亦曰涣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诸胡曰豁旦。距京师九千七百里，瓜州赢四千里，并有汉戎庐、杆弥、渠勒、皮山五国故地。其居曰西山城，胜兵四千人。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王居绘室。俗机巧，言迂大，喜事祆神、浮屠法，然貌恭谨，相见皆跪。以木为笔，玉为印，凡得问遗书，戴于首乃发之。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纺勣。西有沙碛，鼠大如蝟，色类金，出入群鼠为从。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

王姓尉迟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贞观六年，遣使者入献。后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尔之平龟兹也，其王伏阇信大惧，使子献橐它三百。长史薛万备谓社尔曰："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社尔许之。至于阗，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伏阇信乃随使者来。会高宗立，授右卫大将军，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赐袍带，布帛六千段，第一区，留数月遣之，请以子弟宿卫。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领七十人来朝。击吐蕃有功，帝以其地为毘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阇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璥。开元时献马、驼、豽。璥死，复立尉迟伏师战为王。死，伏阇达嗣，并册其妻执失为妃。死，尉迟圭嗣，妻马为妃。圭死，子胜立。至德初，以兵赴难，因请留宿卫。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监门卫率叶护曜为大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胜

自有传。

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国；河之东有汗弥，居达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

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硃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及还，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犭军、橐它、犀、象、火齐、琅㙡、石蜜、黑盐。北天竺距雪山，圜抱如璧，南有谷，通为国门。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镈和罗城，滨迦毘黎河。有别城数百，皆置长；别国数十，置王。曰舍卫；曰迦没路，开户皆东向；曰迦尸，或曰波罗奈，亦曰波罗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细，长四尺许，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国，不篡杀。土溽热，稻岁四熟。禾之长者没橐它。以贝齿为货。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人富乐，无簿籍，耕王地者乃输税。以舐足摩踵为致礼。家有奇乐倡伎。王大臣皆服锦罽，为螺髻于顶，馀发翦使卷。男子穿耳垂当，或悬金，耳缓者为上类；徒跣，衣重白。妇人项节金、银、珠缨络，死者燔骸取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饵鸟兽鱼鳖，无丧纪。谋反者幽杀之；小罪赎钱；不孝者断手足，劓耳鼻，徙于边。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尚浮图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指曰佛故迹也。信盟誓，传禁咒，能致龙起云雨。

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象不弛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

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

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馀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得方士那逻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帝改馆使治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视。使者驰天下，采怪药异石，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所谓畔荼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销草木金铁，人手入辄烂，以橐它髑髅转注瓠中。有树名咀赖罗，叶如梨，生穷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叶者，以方镞矢射枝则落，为群鸟衔去，则又射，乃得之。其诡谲类如此。后术不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高宗时，庐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荼人，亦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

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环五千里，土沃宜稼穑，有异稻巨粒，号供大人米。王居拘阇揭罗布罗城，或曰俱苏摩补罗，曰波吒厘子城，北濒殑伽河。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赐那烂陀祠。

又有那揭者，亦属国也，贞观二十年，遣使者贡方物。

乌茶者，一曰乌伏那，亦曰乌苌，直天竺南，地广五千里，东距勃律六百里，西罽宾四百里。山谷相属，产金、铁、蒲陶、郁金。稻岁熟。人柔诈，善禁架术。国无杀刑，抵死者放之穷山。罪有疑，饮以药，视溲清浊而决轻重。有五城，王居术瞢蘖利城，一曰瞢揭厘城，东北有达丽罗川，即乌苌旧地。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苌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

章求拔国，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其王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

悉立当吐蕃西南，户五万，城邑多旁涧溪。男子缯束头，衣氈褐。妇人辫发，短裙。昏姻不以财聘。其谷宜粳稻、麦、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树，丧制为黑衣，满年而除。刑有刖、劓。常羁属吐蕃。

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脩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

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贞观中献名马。太宗诏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劝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徵力也。"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并抚尉天竺。处罗拔至罽宾，王东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献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疮即愈。

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撷支传十二世。显庆三年，以其地为脩鲜都督府。龙朔初，拜其王脩鲜等十一州诸军事、脩鲜都督。开元七年，遣使献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子册其王为葛逻达支特勒。后乌散特勒洒年老，请以子拂菻罽婆嗣，听之。天宝四载，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乾元初使者朝贡。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

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　　，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

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

隋时，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来献。贞观五年，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却不受。俄又遣使献师子兽，帝珍其远，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自是岁入贡，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

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死，子泥涅师师立。死，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瓶、驼鸟卵及越诺、硃儒、胡旋女子。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来乞师，天子不许。久之，请封其子咄曷为曹王，默啜为米王，诏许。乌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钦化王，以其母可敦为郡夫人。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

东安，或曰小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何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斤。大城二十，小堡百。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旟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娄二，拂菻绣氍球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氍球二，绣氍球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袿衤属装泽。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

窟，严以关钥，岁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烟出，先触者死。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国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阿忽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听。

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长大，工战斗。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匐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宝应时，遣使朝贡。

有碎叶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达岭，南抵上国，北突骑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岭赢二千里。水南流者经中国入于海，北流者经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石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讫九月，未尝雨，人以雪水溉田。

石东南千余里，有怖捍者，山四环之，地膏腴，多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东临叶叶水，水出葱岭北原，色浊，西北流入大碛。无水草，望大山，寻遗胔，知所指，五百余里即康也。

米，或曰弥末，曰弥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

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锢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贞观十六年，君沙瑟毕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后君长数死、立，然首领时时入朝。天宝中，诏改史为来威国。

那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役属。居吐火罗故地，东厄葱岭，西接波剌斯，南雪山。

循缚刍水北有呾蜜种，亦自国，东西六百里所。又东逾四种，有镬沙者，广三百里，长五百里，东界骨咄，接葱岭有十八种。南有揭职，稍大，幅员准千里，陵阜连属，多菽麦，气寒烈。东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罗，又逾五种至婆罗睹逻。北逾山行六百里，得乌苌种。东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罗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冻。北历十二种有婆罗吸摩补罗，最大种，绵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产鍮、水精。北大雪山，即东女也。历十九种得摩揭陀。又东过四种，逾大河，有迦摩缕波，皆阪险，地接西南夷，其人类蛮獠。行二月，叩蜀南边，其东南野象群暴，故战用象军。又南历三十二种有狼揭罗者，地大数千里，其君治窣菟黎湿伐罗城。西北即波剌斯，传言广万里，王治苏剌萨傥那城。土温

溽，引水为田，人富饶。出金、银、水精。多工巧，织锦、褐、氍毹。产善马、橐它。人服锦氎。赋税，口出四银钱，又以交易。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种，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又有臂、多、势、罗四种，西北逾大山广川，历小城聚，行二千里即谢亹也。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萨傥那，地横二千里，纵千里。其君突厥种，治护苾那城。东北大雪山，盛夏常冻，凿冰乃可度。下有安呾罗缚者，地三千里；西北逾岭四百里有阔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种，大二千里。此三种皆居吐火罗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种，主铁门南诸戎，迁徙不常。东又有七种，东南峡道险甚，无虑三百里，得俱兰。东北山行五百里，即护密，北识匿也。南有商弥，地大二千里而赢，多蒲陶。生雌黄，凿石乃得。东北逾山七百里，至波谜罗川，东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钵露种，多紫金。行五百里有朅盘陀。东行八百里出葱岭，又八百里至乌铩，环千里，出白、毚、青三种玉。君长世臣朅盘陀。北径碛，旷野五百里，得疏勒。东南五百里济徙多水，逾大沙岭，有斫句迦种，或曰沮渠，地千里。东逾领八百里，即于阗也，东有媲摩川。度碛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泽中，地垫洳，芦茨荒茂，行者凿道趣城通于阗，而于阗以为东关。又东行入大流沙，人行无迹，故往返辄迷，聚遣骸以识道。无水草，多热风，触人及六畜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逻。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驮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纳缚波，古楼兰也。

自呾蜜以下，诸种相与群聚，华人皆以国名之，故未尝与唐通，传记杂诡，不可得而考，然其地与诸国连属，粗序其名云。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岁善恶。

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

地宜郁金。役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弗舍利支离泥为王。死，又册苏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领贡方物。

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个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临娑夷水。其西山颠有大城曰迦布罗。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求救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倍道往，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

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天宝六载，诏副都护高仙芝伐之。前遣将军席元庆驰千骑见苏失利之曰："请假道趋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约元庆："吾兵到，必走山。出诏书召慰，赐缯纟采。缚酋领待我。"元庆如约。苏失利之挟妻走，不得其处。仙芝至，斩为吐蕃者，断娑夷桥。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约王降，遂平其国。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勃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帝赦苏失利之不诛，授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再入献。

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遣子来朝，俄又献码镫树，高三尺。神龙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间数献马、□娄、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璨，乃册其君骨咄禄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其后，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

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阗。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

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挐，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贞观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屠语。

劫者，居葱岭中，西及南距赊弥，西北挹怛也。去京师万二千里。气常热，有稻、麦、粟、豆。畜羊马。俗死弃于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璨、水精杯。

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赊弥，东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头水之北。其法不杀人，重罪流，轻罪放。无租税。俗翦发，被锦袍，贫者白氎。自澡洁。气温，多稻、米、石蜜。

谢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郁金、瞿草。瀵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罽宾取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初，遣使朝贡，后遂臣罽宾。开元八年，天子册葛达罗支颉利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数朝献。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南距罽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地寒，人穴处。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贞观初，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垞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

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东临乌浒河。多赤豹。开元、天宝中，一再朝献。

识匿，或曰尸弃尼，曰瑟匿。东南直京师九千里，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南三百里属护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后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长自为治，谓之五识匿。地二千里，无五谷。人喜攻剽，劫商贾。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号令。俗窟室。贞观二十年，与似没、役槃二国使者偕来朝。开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资金吾卫大将军。天宝六载，王跌失伽延从讨勃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禄居籓。

似没者，北接石。土俗与康同。

役槃，亦与康邻。出良马。

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其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赋，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宝时，王伊悉烂俟斤又献马。

护蜜者，或曰达摩悉铁帝，曰镬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赢，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迦审城，北临乌浒河。地寒洹，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毘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鹘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颉吉匐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乾元元年，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赐氏李。

个失蜜，或曰迦湿弥逻。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王治拨逻勿逻布逻城，西濒弥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风。出火珠、郁金、龙种马。俗毛褐。世传地本龙池，龙徙水竭，故往居之。

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赉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

其役属五种，亦名国。所谓呾叉始罗者，地二千里，有都城。东南馀七百里得僧诃补罗，地三千馀里，亦治都城。东南山行五百里得乌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穑。东南限山千里即个失蜜。西南行险七百里得半笈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逻阇补罗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骁勇。五种皆无君长云。

骨咄，或曰珂咄罗。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

有四大盐山，山出乌盐。

开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来朝。二十一年，王颉利发献女乐，又遣大首领多博勒达干朝贡。天宝十一载，册其王罗全节为叶护。

苏毘，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

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贞观六年，遣使者朝贡，赐遣之。

伊吾城者，汉宜禾都尉所治。商胡杂居，胜兵千，附铁勒。人骁悍，土良沃。隋末内属，置伊吾郡。天下乱，复臣突厥。贞观四年，城酋来朝。颉利灭，举七城降，列其地为西伊州。

师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棱伽山，多奇宝，以宝置洲上，商舶偿直辄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师子，因以名国。

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氎。

波斯，居达遏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赢。东与吐火罗、康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王因以姓，又为国号。治二城，有大城十馀。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耏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妇辫发著后。战乘象，一象士百人，负则尽杀。断罪不为文书，决于廷。叛者铁灼其舌，疮白为直，黑为曲。刑有髡、钳、刖、劓，小罪耏，或系木于颈，以时月而置。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凡死，弃于山，服阅月除。气常歊热，地夷漫，知耕种畜牧。有鹫鸟，能啖羊。多善犬、□娄、大驴。产珊瑚，高不三尺。

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杀王库萨和，其子施利立，叶护使部帅监统。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库萨和女为王，突厥又杀之。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国人迎立之，是为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

贞观十二年，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

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

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复来朝，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码□床、火毛绣舞筵。乾元初，从大食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大历时复来献。

又有陀拔斯单者，或曰陀拔萨惮。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里城，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天宝五载，王忽鲁汗遣使入朝，封为归信王。后八年，遣子自会罗来朝，拜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鱼，留宿卫。为黑衣大食所灭。

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达王献佛土菜，茎五叶，赤华紫须。龙朔元年，多福王难婆修强宜说遣使者来朝。总章元年，有末陀提王，开元五年，有习阿萨般王安杀，并遣使者朝贡。七年，诃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罗大酋罗摩献师子、五色鸚鹉。

天宝时来朝者，曰俱烂那，曰舍摩，曰威远，曰苏吉利发屋兰，曰苏利悉单，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国。

俱位，或曰商弥。治阿赊师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谷、蒲陶、若榴，冬窟室。国人常助小勃律为中国候。

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度海二千里至驴分国。

重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中门中有金巨称一，作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率时改

一丸落。以瑟瑟为殿柱，水精、琉璃为梲，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阖。有贵臣十二共治国。王出，一人挈囊以从，有讼书投囊中，还省枉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坐金■榻，侧有鸟如鹅，绿毛，上食有毒辄鸣。无陶瓦，屑白石塈屋，坚润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男子翦发、衣绣，右袒而帔，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建旌旗，击鼓。妇人锦巾。家訾亿万者为上官。

俗喜酒，嗜干饼。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码□、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敢即腐。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有兽名勍，大如狗，犷恶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

贞观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璨、绿金精，下诏答赉。大食稍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乾封至大足，再朝献。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羚羊。

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鹘莽。鹘莽，波斯枣也。不耻烝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夜。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辄鄣面。日五拜天神。银带，佩银刀，不饮酒举乐。有礼堂容数百人，率七日，王高坐为下说曰：“死敌者生天上，杀敌受福。”故俗勇于斗。土饶砾不可耕，猎而食肉。刻石蜜为庐如舆状，岁献贵人。蒲陶大者如鸡卵。有千里马，传为龙种。

隋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纷摩地那山，有兽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视，如言。石文言当反，乃诡众裒亡命于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宝之。国人往讨之，皆大败还，于是遂强。灭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麦仓庾。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

海中有拨拔力种，无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刺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羊皮自蔽。妇人明皙而丽。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氎镬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铠、槊，士至二十万，数为大食所破略。

永徽二年，大食王𥨊密莫末始遣使者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开元初，复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十四年，遣使苏黎满献方物，拜果毅，赐绯袍、带。

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种，世酋长，号白衣大食。种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换，二曰奚深。有摩诃末者，勇而智，众立为王。辟地三千里，克夏腊城。传十四世，至末换，杀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罗珊木鹿人并波悉林将讨之，徇众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众数万，即杀末换，求奚深种孙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蒲罗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诃论立。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十四年，遣使者含嵯、乌鸡、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将，赍遣之。传言其国西南二千里山谷间，有木生花如人首，与语辄笑，则落。

东有末禄，小国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为岁首，以画缸相献。有寻支瓜，大者十人食乃尽。蔬有颗葱、葛蓝、军达、芟薤。

大食之西有苫者，亦自国。北距突厥可萨部，地数千里。有五节度，胜兵万人。土多禾。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商贾往来相望云。

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盘，西距罗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达，一月行。

勃达之东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兰二十日行；南都盘，北大食，皆一月行。

岐兰之东南二十日行，得阿没，或曰阿昧；东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兰，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诃温多城，宜马羊，俗柔宽，故大食常游牧于此。

沙兰东距罗利支，北恒满，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

罗利支东距都盘，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兰，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

怛满，或曰怛没，东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兰，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乌浒河北平川中。兽多师子。西北与史接，以铁关为限。

天宝六载，都盘等六国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盘王谋思健摩诃延曰顺化王，勃达王摩俱涩斯曰守义王，阿没王俱那胡设曰恭信王，沙兰王卑路斯威曰顺礼王，罗利支王伊思俱习曰义宁王，怛满王谢没曰奉顺王。

赞曰：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馀，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蛮上

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　，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秀诏、越析诏、浪穹诏、{辶登}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蜀诸葛亮讨定之。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别都曰善阐府。

王坐东向，其臣有所陈，以状言而不称臣。王自称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卿、尔也。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员外酋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犹试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爽，犹言省也。督爽，总三省也。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亦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曰爽酋、曰弥勤、曰勤齐，掌赋税。曰兵獳司，掌机密。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揔，副曰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大

抵如此。凡调发，下文书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凡田五亩曰双。上官授田四十双，上户三十双，以是而差。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人岁给韦衫裤。以邑落远近分四军，以旗帜别四方，面一将统千人，四军置一将。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御之。王亲兵曰硃弩佉苴。佉苴，韦带也。择乡兵为四军罗苴子，戴硃鞮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百人置罗苴子统一人。

望苴蛮者，在兰苍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猫牛尾，驰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驱。以清平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唯羽仪长佩之为亲信。有六曹长，曹长有功补大军将。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日议事王所，出治军壁称节度，次补清平官。有内算官，代王裁处；外算官，记王所处分，以付六曹。外则有六节度，曰：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柘东、丽水。有二都督：会川、通海。有十睑，夷语睑若州，曰：云南睑、白厓睑亦曰勃弄睑、品澹睑、{辶登}川睑、蒙舍睑、大厘睑亦曰史睑、苴咩睑亦曰阳睑、蒙秦睑、矣和睑、赵川睑。

祁鲜山之西多瘴歊，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而茧，织锦缣精致。大和、祁鲜而西，人不蚕，剖波罗树实，状若絮，纽缕而幅之。览睑井产盐最鲜白，惟王得食，取足辄灭灶。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两向而下植，取以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长川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丽水多金麸。越睒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睒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斿；雉翣二；有旄钺，紫囊之；翠盖。王母曰信麽，亦曰九麽。妃曰进武。信麽出，亦建八旗，绛斿。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尚绛紫。有功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金波罗，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妇人不粉黛，以苏泽发。贵者绫锦裙襦，上施锦一幅。以两股辫为鬟髻，耳缀珠贝、瑟瑟、虎魄。女、嫠妇与人乱，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奸者，皆抵死。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脍鱼寸，以胡瓜、椒、茨和之，号鹅阙。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酹。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师行，人赍粮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其法，前伤者养治，后伤者斩。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繇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舍龙生独逻，亦曰细奴逻，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细奴逻生逻盛炎，逻盛炎生炎阁。武后时，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炎阁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阁，授特进，封台登郡王。炎阁未有子时，以阁罗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而名承阁，遂不改。

开元末，皮逻阁逐河蛮，取大和城，又袭大厘城守之，因城龙口，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以处阁罗凤。天子诏赐皮逻阁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蕃，浸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又以破洱蛮功，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钿带七事。于是徙治大和城。天宝初，遣阁罗凤子凤迦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

七载，归义死，阁罗凤立，袭王，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

鲜于仲通领剑南节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将出戎、嶲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阁罗凤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进薄白厓城，大败引还。阁罗凤敛战㦸，筑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会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乃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辇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因之取嶲州会同军，据清溪关，以破越析，枭于赠，西而降寻传、骠诸国。

寻传蛮者，俗无丝纩，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战，以竹笼头如兜鍪。其西有裸蛮，亦曰野蛮，漫散山中，无君长，作槛舍以居。男少女多，无田农，以木皮蔽形，妇或十或五共养一男子。广德初，凤迦异筑柘东城，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蛮为汉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

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卒，以凤迦异前死，立其孙异牟寻以嗣。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母李，独锦蛮女也。独锦蛮亦乌蛮种，在秦藏川南。天宝中，命其长为蹄州刺史。世与南诏婚聘。

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郲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于是进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

然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故西泸令郑回者，唐官也，往蔼州破，为所虏。阁罗凤重其惇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棰搒，故国中无不惮。后以为清平官。说异牟寻曰："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善之，稍谋内附，然未敢发。亦会节度使韦皋抚诸蛮有威惠，诸蛮颇得异牟寻语，白于皋，时贞元四年也。皋乃遣谍者遗书，吐蕃疑之，因责大臣子为质，异牟寻愈怨。后五年，乃决策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遗皋帛书曰：

异牟寻世为唐臣，曩缘张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为澄雪，举部惶窘，得生异计。鲜于仲通比年举兵，故自新无繇。代祖弃背，二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忍也。

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有如媮生，实污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拔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每虏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

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吐蕃诈绐百情，怀恶相戚。异牟寻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西山、泾

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且赠皋黄金、丹砂。皋护送使者京师，使者奏异牟寻请归天子，为唐籓辅。献金，示顺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赐以诏书，命皋遣谍往觇。

皋令其属崔佐时至羊苴咩城。时吐蕃使者多在，阴戒佐时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时曰："我乃唐使者，安得从小夷服？"异牟寻夜迎之，设位陈燎，佐时即宣天子意。异牟寻内畏吐蕃，顾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与佐时盟点苍山，载书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乃发兵攻吐蕃使者杀之，刻金契以献，遣曹长跼南罗、赵迦宽随佐时入朝。

初，吐蕃与回鹘战，杀伤甚，乃调南诏万人。异牟寻欲袭吐蕃，阳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许之。即自将数万踵后，昼夜行，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溺死以万计，俘其五王。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赐赉有加，拜仇宽左散骑常侍，封高溪郡王。

明年夏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刘幽岩为判官。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大和城，异牟寻遣兄蒙细罗勿等以良马六十迎之，金鍰玉珂，兵振鐸夹路陈。异牟寻金甲，蒙虎皮，执双鐸鞘。执矛千人卫，大象十二引于前，骑军、徒军以次列。诘旦，授册，异牟寻率官属北面立，宣慰使东向，册使南向，乃读诏册。相者引异牟寻去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赐服备物，退曰："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因大会其下，享使者，出银平脱马头盘二，谓滋曰："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皇帝所赐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酒行，异牟寻坐，奉觞滋前，滋受觞曰："南诏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籓屏，使后嗣有以不绝也。"异牟寻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还，复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谢天子，献鐸鞘、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牛黄、虎珀、氍毹、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鐸鞘者，状如残刃，有孔傍达，出丽水，饰以金，所击无不洞，夷人尤宝，月以血祭之。郁刃，铸时以毒药并治，取迎跃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

浪剑，王所佩者，传七世矣。

异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又破施蛮、顺蛮，并虏其王，置白厓城；因定磨些蛮，隶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以实云南东北。

施蛮者，在铁桥西北，居大施睒、敛寻睒。男子衣缯布；女分发直额，为一髻垂后，跣而衣皮。

顺蛮本与施蛮杂居剑、共诸川。咩罗皮、鐸罗望既失邆川、浪穹，夺剑、共地，由是徙铁桥，在剑睒西北四百里，号剑羌。

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泽，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

茫蛮本关南种，茫，其君号也，或呼茫诏。永昌之南有茫天连、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鲊、茫施，大抵皆其种。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衣青布短裤，露骭，以缯布缭腰，出其馀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象才如牛，养以耕。

弄栋蛮，白蛮种也。其部本居弄栋县鄙地，昔为褒州，有首领为刺史，误杀其参军，挈族北走。后散居磨些江侧，故剑、共诸川亦有之。

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馀尚同汉服。

十五年，异牟寻谋击吐蕃，以邆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帝许出兵助力。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且言："昆明、巂州与吐蕃接，不先加兵，为虏所胁，反为我患。"请皋图之。时唐兵比岁屯京西、朔方，大峙粮，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饷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虏麦不熟，疫疠仍兴，赞普死，新君立。皋揣虏未敢动，乃劝异牟寻："缓举万全，愈于速而无功。今境上兵十倍往岁，且行营皆在巂州，扼西泸吐蕃路，昆明、弄栋可以无虞。"异牟寻请期它年。

吐蕃大臣以岁在辰，兵宜出，谋袭南诏，阅众治道，将以十月围巂州。军屯昆明凡八万，皆命一岁粮。赞普以舅攘都罗为都统，遣尚乞力、欺徐滥铄屯西贡川。异牟寻与皋相闻，皋命部将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荣朝以万人屯黎州，韦良金以二万五千人屯巂州，约南诏有急，皆进军，过俄准添城者，南诏供馈。吐蕃引众五万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

南，一军自诺济城攻嶲州。异牟寻畏东蛮、磨些难测，惧为吐蕃乡导，欲先击之。皋报："嶲州实往来道，捍蔽数州，虏百计窥之，故严兵以守，屯壁相望，粮械处处有之，东蛮庸敢怀贰乎？"异牟寻乃檄东、磨些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吐蕃颙城将杨万波约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将击破之。万波与笼官拔颙城以来，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将扶忠义又取末恭城，俘系牛羊千计。赞普大将既煎让律以兵距十贡川一舍而屯，国师马定德率种落出降。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者，赞普乞立赞养子，当从先赞普殉，亦诣忠义降。于是虏气衰，军不振。欺徐滥铄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纳川，壁而待。是年，虏霜雪早，兵无功还，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皋令免按兵嶲州，节级镇守，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惩野战数北，乃屯三泸水，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毘罗狙击。十七年春，夜绝泸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毘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又合鬼主破虏于泸西。

吐蕃君长共计，不得嶲州，患未艾，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谓南诏也。会虏荐饥，方葬赞普，调敛烦。至是，大料兵，率三户出一卒，虏法为大调集。又闻唐兵三万入南诏，乃大惧，兵戍纳川、故洪、诺济、腊、聿赍五城，欲悉师出西山、剑山，收嶲州以绝南诏。皋即上言："京右诸屯宜明斥候，蚤敛田，邠、陇焚莱，可困虏入。"皋遣将邢毘以兵万人屯南、北路，赵昱万人戍黎、雅州。异牟寻谓皋曰："虏声取嶲州，实窥云南，请武免督军进羊苴咩。若虏不出者，请以来年二月深入。"时虏兵三万攻盐州，帝以虏多诈，疑继以大军，诏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俄闻虏破麟州，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围昆明、维州不能克，乃班师。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异牟寻。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中南蛮中

元和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或谓梦凑，自称"膘信"　　，夷语君也。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

利。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劝利德嵯巅，赐氏蒙，封“大容”，蛮谓兄为“容”。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丰祐趫敢，善用其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

于是，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沓相蒙，时大和三年也。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度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明年，上表请罪。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

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南诏发硃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贡犹岁至，从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无多内蛮傔，丰祐怒，即慢言索质子。会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时，丰祐亦死，坦绰酋龙立，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乃陷播州。安南都护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为蛮所攻，弃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宽代之。明年，攻邕管，经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峦州。南诏亦引去。诏殿中监段文楚为经略使，数改条约，众不悦，以胡怀玉代之。南诏知边人困甚，剽掠无有，不入寇。杜悰当国，为帝谋，遣使者吊祭示恩信，并诏骠信以名嫌，册命未可举，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节往，会南诏陷巂州，穆不行。

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主之，岁岁戍边。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罢防冬兵六千人，谓由独可当一队，遏蛮之入。蛮酋以女妻由独子，七绾洞举附蛮，王宽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发诸道兵二万屯守，南诏怛畏不敢出。

会诏左庶子蔡京经制岭南，忌袭功，有所欲，沮坏之，乃言：“南方自无虞，武夫幸功，多聚兵耗馈运，请还戍兵惜财用。”袭执不可，愿留五千兵，累表不报。即极陈南诏伺隙久，有十必死状。朝廷昏肆，不省也。京还奏，得意甚，复诏为宣慰安抚使。即建析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西道，以龚、象、藤、岩为隶州。乃拜京西道节度使。京褊忮贪克，峻条令，为砲熏刳斮法，下愁毒，为军中所逐，走藤州，矫制作攻讨使印，召乡兵比道军攻邕州，不克，众溃，贬死崖州。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代节度。

南诏攻交州，进略安南，袭请救，发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岭南韦宙奏："南诏必袭邕管，不先防近而图远，恐捣虚绝粮道，且深入。"乃诏袭按军海门，诏郑愚分兵御之。袭请济师，以山南东道兵千人赴之。南诏酋将杨思僭、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袭录异牟寻盟言系矢上射入其营，不答。俄而城陷，袭阖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绰取袭印走度江。荆南兵入东郛苦战，斩南诏二千级。是夜，蛮遂屠城。有诏诸军保岭南，更以秦州经略使高骈为安南都护。帝见输发频，罢游幸，不奏乐，宰相杜悰以为非是，止之。

南诏稍逼邕州，郑愚自陈非将帅才，愿更择人。会康承训自义成来朝，乃授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兵万人从之。承训辞兵寡，乃大兴诸道兵五万往。六月，置行交州于海门，进为都护府，调山东兵万人益戍，以容管经略使张茵镇之。因命经略安南，茵逗留不敢进。安南之陷，将吏遗人多客伏溪洞，诏所在招还救恤之，免安南赋入二年。

韦宙请分兵屯容、藤披蛮势。五年，南诏回掠嶲州以摇西南。西川节度使萧鄴率属蛮鬼主邀南诏大度河，败之。明年，复来攻。会刺史喻士珍贪狯，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尽杀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蛮。安南久屯，两河锐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杨收议罢北军，以江西为镇南军，募强弩二万建节度，且地便近，易调发。诏可。夏侯孜亦以张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骈。骈以选士五千度江，败林邑兵于邕州，击南诏龙州屯，蛮酋烧赀畜走。酋龙遣杨缉思助酋迁共守安南，以范脆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七年六月，骈次交州，战数胜，士酣斗，斩其将张诠。李涟龙举众万人降，拔波风三壁。缉思出战，败，还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斩酋迁、脆些、诺眉，上首三万级，安南平。

初，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辞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导译五返，日旰士倦，议不决。福怒，命武士捽辱之，械系于馆。俄而刘潼代福节度，即挺其系，表纵还。有诏召成等至京师，见别殿，赐物良厚，慰遣还国。

明年，酋龙使杨酋庆等来谢释囚。初，李师望建言："成都经扌忽蛮事，旷日不能决，请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为定边军，建节度制机事，近且速。"天子谓然，即诏师望为节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嶲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缓急首尾不相副，而师望利专制，

讳不言。裒积无厌，私贿以百万计。又欲激蛮怒，幸有功，乃杀酋庆等。既而戍士怒，将醢师望以逞，会召还，以窦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诛责苛纤甚师望。时蛮役未兴，而定边已困。

酋龙怨杀其使，十年，乃入寇。以军缀青溪关，密引众伐木开道，径雪岥，盛夏，卒冻死者二千人。出沐源，窥嘉州，破属蛮，遂次沐源。滂遣兖海兵五百往战，一军覆。酋龙乃身自将，督众五万侵嶲州，攻青溪关。屯将杜再荣绝大度河走，诸屯皆退保北涯。蛮攻黎州，诡服汉衣，济江袭犍为，破之。裴回陵、荣间，焚庐舍，掠粮畜。薄嘉州，刺史杨忞与南诏夹江而军，士攒射，蛮不得进，阴自上游济，背击王师，杀忠武将颜庆师，忞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荣，滂自勒兵战。酋龙遣使者十辈请和，滂信之，语未半，蛮桴争岸，噪而进。滂不知所为，将自杀，武宁将苗全绪止之，殊死战，蛮稍却，滂乃遁，全绪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蛮掠金帛不胜负。入自邛崃关，围雅州，遂击邛州。是冬，滂弃州，壁导江，储赀峙械皆亡矣。

酋龙进攻成都，次眉州，坦绰杜元忠日夜教酋龙取全蜀。于是西川节度使庐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张思广约和，蛮强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见酋龙而还。蛮次新津，耽复遣副谭奉祀好言申约，蛮留之。耽畏援军未集，即飞请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纾其深入。懿宗驰遣太仆卿支详为和蛮使。

蛮本无谋，不能乘机会鼓行亟驱，但蚍结蝇营，忸卤剽小利，处处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携悉入成都。阁里皆满，户所占地不得过一床，雨则冒箕盎自庇。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至争捽溺死者，或欻沙取滴饮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瘗。故泸州刺史杨庆复为耽治攻具、蔺石，置牢城兵，八将主之，树笓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选悍士三千，号“突将”，为长刀、巨挝斧，分左右番休，日隶于军，士心侈欲斗。而酋龙自双流徐行，内欲报董成之辱，因绐耽请上介至军议事。耽遣节度副使柳槃往见杜元忠议和，元忠妄言：“帝见耽，请具车盖葆翣。”槃未能决，还。蛮以三百骑负幄幕来，大言曰：“供帐隋蜀王听事，为骠信行在。”耽不许，乃驰去。

蛮稍前，傅外郛。于是游弈使王昼督援兵三千屯毘桥；窦滂亦以其军自导江来，将与大军掎角，然战不甚力，小不胜即保广汉。自以失定边，觊成都陷，得薄其罪。会有诏斥徙，军遂无功。

耽部将李自孝者，与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蛮，自孝阴与贼通，乃

说耽城下莳苇稻，潴水颓城，举府不之觉。蛮攻城，自孝守陴，树麾以自表。麾所指，蛮辄攻之，为下所觉，耽杀自孝以徇。

城左有民楼肆，蛮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烧之，器械俱尽。二月，蛮以云梁、鹅车四面攻，士叫呼，鹅车未至，陴者以巨索钩系，投膏炬，车焚，箱间蛮卒尽死。耽遣李□、张察率突将战城下，俘斩二千级。蛮彻民鄣落为蓬笼如车{厶大}，下设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蛮其内以穴墉。杨忞以坰贮粪沈泼蛮，蛮不能处；注以铁液，蓬笼皆火。然南诏负众，益治器械，斧兵昼夜有声，将击锦楼，众失色。耽遣将出，三面苦战，蛮引却。蛮利夜晦，辄薄城，闻呼啸，众齐奋。城上施铁笼千炬，贼来不得隐，屯夫终夜哄，蛮不能侵。

支详遣谍与约好，且谓耽毋多杀以速蛮和。是时，传言救师至，城中合噪开门，士争出迎军，南诏搏战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门兵二千乘之，蛮乃走。耽犹遗之书，谢不得已交兵，且请和。士脱铠迎支详，详陈所赍，植二旗，署曰“赐云南币物”。谓蛮使者曰：“天子诏云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请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劝详：“蛮多诈，毋入死地。”详不行。蛮复围成都，夜穿西北隅，犁旦乃觉，即颓茭火于壖，蛮皆死穴中。以铁絙曳云棚仆之，燎作，少选尽，益固守。

是时，帝遣东川节度使颜庆复为大度河制置、剑南应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将曾元裕败蛮兵，斩二千级。南诏骑数万晨压官军以骋，大将宋威以忠武兵战，斩首五千，获马四百尾。南诏退屯星宿山，威进戍沱江。酋龙遣酋望至支详所请和，详曰：“今列城固守，北军望功，归语而主，审自度。”耽遣锐将趣蛮壁烧攻具，杀二千人，为南诏所蹑，却而溃。蛮闻凤翔、山南军且来，乃迎战毘桥，不胜，趋沱江，为伏士所击，又败。城中出突将，夜火蛮营，酋龙、坦绰身督战。后三日，王师夺升迁梁，蛮大败，夜烧亭传，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师。威疏军行，向矢所发丛射之。两军不能决，各解去。酋龙知不敌，夜彻营南奔，至双流，江无梁，计穷，将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军与成都兵合，若来追，我无类矣。不如伪和以纾急；不然，死未晚。”乃来请。三日梁成而济，即断梁，按队缓驱。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龙惧，围二日去。蛮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什八。

庆复之来，众以其弟庆师死于蛮，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己功轻，乃按军广溪，纵残寇，人人切齿。初，成都无隍堑，乃教耽浚隍，广三丈，作战棚于埤，列左右屯营，营别五区。区卒五十，莳皁荚夹壕，后三年合拱。又为大■连弩。自是南诏惮之。

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

十四年，坦绰复寇蜀，絙舟大度河以济，为刺史黄景复击却之。众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兵，夹攻濒水诸屯，景复败，走还黎州。蛮蹑追，为景复所败。会蛮踵来，还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请曰："坦绰欲上书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战。桥成而济，黎州陷。遂攻雅州，击定边军，卒溃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垒关，士乘城。坦绰遣使者王保城等四十人赍骠信书遗节度使牛丛，欲假道入朝，请憩蜀王故殿。丛欲许之，杨庆谏曰："蛮无信，彼礼屈辞甘，诈我也。请斩其使，留二人还书。"丛因责之曰："诏王之祖，六诏最小夷也。天子录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今乃自绝王命。且雀蛇犬马，犹能报德，王乃不如虫鸟乎？比成都以武备未修，故令尔突我疆埸。然毘桥、沱江之败，积胔附城，不四年复来。今吾有十万众，舍其半未用。以千人为军。十军为部，骁将主之。凡部有强弩二百，镈斧辅之；劲弓二百，越银刀辅之；长戈二百，掇刀辅之；短矛二百，连锤辅之。又军四面，面有铁骑五百。悉收刍薪、米粟、牛马、犬豕，清野待尔。吾又能以旁骑略尔樵采。我日出以一部与尔战，部别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则战，黑则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杀敌，尔乃昼夜战，不十日，懵且死矣。州县缮甲厉兵，掎角相从，皆蛮之深雠，虽女子能麟齵薄贼，况强夫烈士哉！尔祖尝奴事西蕃，为尔仇家，今顾臣之，何恩雠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宝宫，非边夷所宜舍，神怒人愤，骠信且死！"丛犹火郊民室庐观阁，严兵为固守计。坦绰至新津而还，回寇黔中，经略使秦匡谋惧，奔荆南。会僖宗立，遣金吾将军韩重持节往使。俄攻黎州，景复击走之。乾符元年，劫略嶲、雅间，破黎州，入邛崃关，掠成都，成都闭三日，蛮乃去。

诏徙天平军高骈领西川节度使，乃奏："蛮小丑，势易制。而蜀道险，馆饷穷乏。今左神策所发长武、河东兵多，用度繁广。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备。"诏乃罢长武等兵。骈至不淹月，阅精骑五千，逐蛮至大度河，夺铠马，执酋长五十斩之，收邛崃关，复取黎州，南诏遁还。骈召景复责大度河之败，斩以徇。戍望星、清溪等关。南诏惧，遣使者诣骈结好，而踵出兵寇边，骈斩其使。初，安南经略判官杜骧为蛮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龙使奉书丐和。骈答曰："我且将百万众至龙尾城问尔罪。"酋龙大震。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

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诏拜景仙鸿胪卿、检校左散骑常侍。骈结吐蕃尚延心、嗢末鲁耨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酋龙恚，发疽死，伪谥景庄皇帝。子法嗣，改元贞明、承智、大同，自号大封人。

法年少，好畋猎酣逸，衣绛紫锦罽，镂金带。国事颛决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羌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谠请修好，诏使者答报。未几，寇西川，骈奏请与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丑其事，上言："远蛮畔逆，乃因浮屠诱致，入议和亲，垂笑后世。骈职上将，谋乘谬，不可从。"遂寝。蛮使者再入朝议和亲，而骈徙荆南，持前请不置。宰相郑畋、庐携争不决，皆赐罢。

辛谠遣幕府徐云虔摄使者往觇。到善阐府，见骑数十，曳长矛，拥绛服少年，硃缯约发。典客伽陀酋孙庆曰："此骠信也。"问天子起居，下马揖客，取使者佩刀视之，自解左右钮以示。乃除地剸三丈版，命左右驰射。每一人射，法□束马逐以为乐，数十发止。引客就幄，侲子捧瓶盂，四女子侍乐饮，夜乃罢。又遣问客《春秋》大义，送使者还。

是时，骈徙节镇海，劾澹等沮议，帝蒙弱不能晓，下诏尉解。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言："蛮蓄鸟兽心，不识礼义，安可以贱隶尚贵主，失国家大体？澹等议可用。臣请募义征子，率十户一保，愿发山东锐兵六千戍诸州，比五年，蛮可为奴。"久之，帝手诏问安潜和亲事，答曰："云南姚州譬一县，中国何资于彼而遣重使，加厚礼？彼且妄谓朝廷畏怯无能为，脱有它请，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属，不可下小蛮夷。臣比移书，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蛮使者不复至，当遣谍人伺其隙，可以得志。"

南诏知蜀强，故袭安南，陷之，都护曾衮奔邕府，戍兵溃。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申和亲议，时庐携复辅政，与豆庐□彖皆厚骈，乃谲说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韩重使南诏，将官属留蜀期年，费不赀，蛮不肯迎。及骈节度西川，招嗢末，缮甲训兵，蛮夷震动，遣赵宗政入献，见天子，附骠信再拜；云虔之使，骠信答拜。其于礼不为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庐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厉，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

方无虞，及遣还，彼犹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间我虞。今朝廷府库匮，甲兵少，牛丛有北兵七万，首尾奔冲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单寡，涉冬寇祸可虞。诚命使者临报，纵未称臣，且伐其谋，外以縻服蛮夷，内得蜀休息也。”帝谓然，乃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拜嗣曹王龟年宗正少卿，为云南使，大理司直徐云虔副之；内常侍刘光裕为云南内使，霍承锡副之。及还，具言骠信诚款，以为敬瑄功，故进检校司空，赐一子官。

法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骈自扬州上言：“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鸩之，蛮可图也。”帝从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谋臣尽矣，蛮益衰。中和元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氈罽百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后二年，又遣布燮杨奇朋友肱来迎，诏检校国子祭酒张谯为礼会五礼使，徐云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约为婚使。未行，而黄巢平，帝东还，乃归其使。

法死，伪谥圣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兴。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国乱，不复通。

先是，有时傍、矣川罗识二族，通号“八诏”。时傍母，归义女也。其女复妻阁罗凤。初，咩罗皮之败，时傍入居厓川州，诱上浪千馀，势稍张，为阁罗所猜，徙置白厓城。后与矣川罗识诣神川都督求自立为诏，谋泄被杀。矣川罗识奔神川，都督送之罗些城。

蒙嶲诏，最大。其王嶲辅首死，无子，弟佉阳照立。佉阳照死，子照原立，丧明，子原罗质南诏。归义欲并国，故归其子原罗，众果立之。居数月，使人杀照原，逐原罗，遂有其地。

越析诏，或谓磨些诏，居故越析州，西距曩葱山一日行。贞元中，有豪酋张寻求烝其王波冲妻，因杀波冲。剑南节度使召寻求至姚州，杀之。部落无长，以地归南诏。

波冲兄了于赠持王所宝鐸鞘东北度泸，邑于龙佉河，才百里，号双舍。使部酋杨堕居河东北。归义树壁侵于赠，不克。阁罗凤自请往击杨堕，破之，于赠投泸死。得鐸鞘，故王出军必双执之。

浪穹诏，其王丰时死，子罗鐸立。罗鐸死，子鐸罗望立，为浪穹州刺史，与南诏战，不胜，挈其部保剑川，更称剑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罗矣立。偏罗矣死，子罗君立。贞元中，南诏击破剑川，虏

罗君，徙永昌。凡浪穹，邆睒、施浪，晶谓之浪人，亦称“三浪”。

邆睒诏，其王丰咩，初据邆睒，为御史李知古所杀。子咩罗皮自为邆川州刺史，治大厘城，归义袭败之，复入邆睒，与浪穹、施浪合拒归义。既战，大败，归义夺邆睒，咩罗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罗邓立。皮罗邓死，子邓罗颠立。邓罗颠死，子颠文托立。南诏破剑川，虏之。徙永昌。

施浪诏，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诏之裔，据石和城。阁罗凤攻虏之，而施望欠孤立，故与咩罗皮合攻归义，不胜。归义以兵胁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献其女遗南诏丐和，归义许之，度兰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为诏，纳之剑川，众数万。望千死，子千旁罗颠立。南诏破剑川，千旁罗颠走泸北。三浪悉灭，唯千旁罗颠及矣川罗识子孙在吐蕃。

赞曰：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晋献公杀嫡，贼二公子，号为暗君。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呜呼！父子不相信，而远治阁罗凤之罪，士死十万，当时冤之。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

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东西三百里而赢　，南北千里。西距真腊雾温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温，多雾雨，产虎魄、猩猩兽、结辽鸟。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取槟榔沈为酒，椰叶为席。俗凶悍，果战斗，以麝涂身，日再涂再澡，拜谒则合爪顿颡。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银像，大或十围。呼王为阳蒲逋，王妻为陀阳阿熊，太子为阿长逋，宰相为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别居曰齐国、曰蓬皮势。王衣白氎，古贝斜络臂，饰金琲为缨，鬈发，戴金华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贝短裙，冠缨如王。王卫兵五千，战乘象，藤为铠，竹为弓矢，率象千、马四百，分前后。不设刑，有罪者使象践之；或送不劳山，畀自死。

隋仁寿中，遣将军刘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为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裒遗众，别建国邑。武德中，再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飨之。贞观时，王头黎献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与婆利、罗刹二国使者偕来。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请问罪。太宗曰："昔苻坚欲吞晋，众百万，一战而亡。隋取高丽，岁调发，人与为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议发兵邪？"赦不问。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数诉寒，有诏还之。头黎死，子镇龙立，献通天犀、杂宝。十九年，摩诃慢多伽独弑镇龙，灭其宗，范姓绝。国人立头黎婿婆罗门为王，大臣共废之，更立头黎女为王。诸葛地者，头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腊。女之王不能定国，大臣共迎诸葛地为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至德后，更号环王。元和初不朝献，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驩、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舠、铠。

婆利者，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地大洲，多马，亦号马礼。袤长数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产玳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镂刻即坚。有舍利鸟，通人言。俗黑身，硃发而拳，鹰爪兽牙，穿耳傅珰，以古贝横一幅缭于腰。古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精曰氎。俗以夜为市，自掩其面。王姓刹利邪伽，名护路那婆，世居位。缭班丝贝，缀珠为饰。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出以象驾车，羽盖珠箔，鸣金、击鼓、吹蠡为乐。

其东即罗刹也，与婆利同俗。隋炀帝遣常骏使赤土，遂通中国。

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罗。总章二年，其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

环王南有殊柰者，泛交趾海三月乃至，与婆罗同俗。贞观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国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鸠密四国使者朝贡。僧高直水真腊西北，与环王同俗。其后鸠密王尸利鸠摩又与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来贡。僧高等国，永徽后为真腊所并。

盘盘，在南海曲，北距环王，限少海，与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杨粟圬。其民濒水居，比木为栅，石为矢镞。王坐金龙大榻，诸大人见王，交手抱肩以跽。其臣曰勃郎索滥，曰昆仑帝也，曰昆仑勃和，曰昆仑勃谛索甘，亦曰古龙。古龙者，昆仑声近耳。在外曰那延，犹中国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饮酒，道士谓为贪，

不食酒肉。贞观中，再遣使朝。

其东南有哥罗，一曰个罗，亦曰哥罗富沙罗。王姓矢利波罗，名米失钵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槊殳，以孔雀羽饰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鞍若槛，四人执弓槊在中。赋率输银二铢。无丝纟宁，惟古贝。畜多牛少马。非有官不束发。凡嫁娶，纳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妇已嫁，从夫姓。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蠡。死者焚之，取烬贮金罂沈之海。

东南有拘蒌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东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单，行六日至。与赤土、堕和罗同俗。永徽中，献五色鹦鹉。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洼，与环王同俗，有城郭宫室。王姓古龙。居重观，栅城，楛叶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发，倮行，俗不为寇盗。田一岁种，三岁获。国出刚金，状类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没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斗鸡及猪。以金、珠、香为税。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贞观时，再入朝，又献白头人二。

白头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肤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绝，人莫得至。与参半国接。

真腊，一曰吉蔑，本扶南属国。去京师二万七百里。东距车渠，西属骠，南濒海，北与道明接，东北抵驩州。其王刹利伊金那，贞观初并扶南有其地。户皆东向，坐上东。客至，屑槟榔、龙脑、香蛤以进。不饮酒，比之淫。与妻饮房中，避尊属。有战象五千，良者饲以肉。世与参半、骠通好，与环王乾陀洹数相攻。自武德至圣历，凡四来朝。神龙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婆罗提拔城。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靦屈”。开元、天宝时，王子率其属二十六来朝，拜果毅都尉。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擢婆弥试殿中监，赐名宾汉。是时，德宗初即位，珍禽奇兽悉纵之，蛮夷所献驯象畜苑中，元会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阳。及元和中，水真腊亦遣使入贡。

文单西北属国曰参半，武德八年使者来。

道明者，亦属国，无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无盐铁，以竹弩射鸟

兽自给。

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东距婆利，西堕婆登，南濒海，北真腊。木为城，虽大屋亦覆以栟榈。象牙为床若席。出玳瑁、黄白金、犀、象，国最富。有穴自涌盐。以柳花、椰子为酒，饮之辄醉，宿昔坏。有文字，知星历。食无匕筯。有毒女，与接辄苦疮，人死尸不腐。王居阇婆城。其祖吉延东迁于婆露伽斯城，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为最贵。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贞观中，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者入贡，太宗以玺诏优答。堕和罗丐良马，帝与之。至上元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举遗。大食君闻之，赍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辄避，如是三年。太子过，以足躏金，悉莫怒，将斩之，群臣固请。悉莫曰：“而罪实本于足，可断趾。”群臣复为请，乃斩指以徇。大食闻而畏之，不敢加兵。大历中，诃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献僧只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宪宗拜内四门府左果毅。使者让其弟，帝嘉美，并官之。讫大和，再朝贡。咸通中，遣使献女乐。

堕和罗，亦曰独和罗，南距盘盘，北迦罗舍弗，西属海，东真腊。自广州行五月乃至。国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有二属国，曰昙陵、陀洹。

昙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与堕和罗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无蚕桑，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俗喜楼居，谓为干栏。以白氎、朝霞布为衣。亲丧，在室不食，燔尸已，则剔发浴于池，然后食。贞观时，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十红毛，齐于翅。因丐马、铜钟，帝与之。

堕婆登在环王南，行二月乃至。东诃陵，西迷黎车，北属海。俗与诃陵同。种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贝多叶写之。死者实金于口，以钏贯其体，加婆律膏、龙脑众香，积薪燔之。

投和，在真腊南，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罗，名脯邪迄遥。官有朝请将军、功曹、主簿、赞理、赞府，分领国事。分州、郡、县三等。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有局，长官得选僚属自助。民居率楼阁，画壁。王宿卫百人，衣朝霞，耳金钚，金綖被颈，宝饰革履。频盗者死，次穿耳及颊而劓其发，盗铸者截手。无赋税，民以地多少自输。王以农商自业。银作钱，类榆荚。民乘象及马，无鞍

靮，绳穿颊御之。亲丧，断发为孝，焚尸敛灰于罂，沈之水。贞观中，遣使以黄金函内表，并献方物。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显庆中，与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腊四国并遣使者入朝。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苌。

又有哥罗舍分、脩罗分、甘毕三国贡方物。甘毕在南海上，东距环王，王名旃陀越摩，有胜兵五千。哥罗舍分者，在南海南，东堕和罗。脩罗分者，在海北，东距真腊。其风俗大略相类，有君长，皆栅郛。二国胜兵二万，甘毕才五千。

又有多摩苌，东距婆凤，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诃陵。地东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诡云得大卵，剖之，获女子，美色，以为妻。俗无姓，婚姻不别同姓。王坐常东向。胜兵二万，有弓刀甲槊，无马。果有波那婆、宅护遮庵摩、石榴。其国经萨庐、都诃庐、君那庐、林邑诸国，乃得交州。显庆中贡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龙脑。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国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兽类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馈膳。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

名蔑，东接真陀桓，西但游，南属海，北波剌。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为岁首。王衣朝霞、氎。赋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准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妇总发为角，辨夫之多少。王号“斯多题”。龙朔初，使者来贡。

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瓔，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骠，古硃波也，自号突罗硃，阇婆国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东北袤长，属羊苴□芋城。

凡属国十八：曰迦罗婆提，曰摩礼乌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弥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罗聿，曰佛代，曰渠论，曰婆梨，曰偈陀，曰多归，曰摩曳，馀即舍卫、瞻婆、阇婆也。

凡镇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弥诺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达梨谋，曰乾唐，曰末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曰万公，曰充惹，曰罗君潜，曰弥绰，曰道双，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恶夺，曰莫音，曰伽龙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阇，曰阿梨忙，曰达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腾，曰担泊，曰禄乌，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逻，曰逝越，曰腾陵，曰欧咩，曰砖罗婆提，曰禄羽，曰陋蛮，曰磨地勃。

繇弥臣至坤朗，又有小昆仑部，王名茫悉越，俗与弥臣同。繇坤朗至禄羽，有大昆仑王国，王名思利泊婆难多珊那。川原大于弥臣。繇昆仑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栅，海行五月至佛代国。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弥他。有川名思利毘离芮。土多异香。北有市，诸国估舶所凑，越海即阇婆也。十五日行，逾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国，其王名思利摩诃罗阇，俗与佛代同。经多茸补逻川至阇婆，八日行至婆贿伽庐，国土热，衢路植椰子、槟榔，仰不见日。王居以金为甓，厨覆银瓦，爨香木，堂饰明珠。有二池，以金为堤，舟楫皆饰金宝。

骠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相名曰摩诃思那。王出，舆以金绳床，远则乘象。嫔史数百人。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民皆居中，铅锡为瓦，荔支为材。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鑛涂地，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络以杂珠。王宫设金银二钟，寇至，焚香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

讼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跽，自咎。无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轻三，杀人则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胫，无麻、麦。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号登伽佗，亦曰足弹陀。无膏油，以蜡杂香代炷。与诸蛮市，以江猪、白氎、琉璃罂缶相易。妇人当顶作高髻，饰银珠琲，衣青娑裙，披罗段；行持扇，贵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

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

舞者初定，执羽，箫、鼓等奏散序一叠，次奏第二叠，四行，赞引以序入。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拜，复奏一叠，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终，舞者北面跪歌，导以丝竹。歌已，俯伏，钲作，复揖舞。馀字皆如之，唯“圣”字词末皆恭揖，以明奉圣。每

一字，曲三叠，名为五成。次急奏一叠，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将臣御边也。字舞毕，舞者十六人为四列，又舞《辟四门》之舞。遽舞入遍两叠，与鼓吹合节，进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统。舞终，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亿万寿》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成而终。七者，火之成数，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数，象西南向化。

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长短箫、横笛、方响、大铜钹、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属舞筵四隅，以合节鼓。大鼓部，以四为列，凡二十四，居龟兹部前。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军乐部，金饶、金鐸，皆二；□鼓、金钲，皆四。

钲、鼓，金饰盖，垂流苏。工十二人，服南诏服，立《壁四门》舞筵四隅，节拜合乐。又十六人，画半臂，执□鼓，四人为列。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皮鞞革，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执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画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华，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无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无不载；分四列，以象四气；舞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节鼓，以象号令远布；振以鐸，明采诗之义；用龟兹等乐，以象远夷悦服。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也。黄钟，君声，配运为土，明土德常盛。黄钟得《乾》初九，自为其宫，则林钟四律以正声应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统于上，乾道明也。林钟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于下，坤体顺也。太蔟得《乾》九二，是为人统，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应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吕复以羽声应之。南吕，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悦而应乎时，以象西戎、北狄悦服。然后姑洗以角音终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诏背吐蕃归化，洗过日新。

皋以五宫异用，独唱殊音，复述《五均谱》，分金石之节奏：

一曰黄钟，宫之宫，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舞人服南诏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诏奉圣乐”五字，倡词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绛色，七节襦袖，节有青礻票排衿，以象鸟翼。乐用龟兹、胡部，金钲、□鼓、铙、贝、大鼓。

二曰太蔟，商之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则独舞一曲。乐用龟兹、鼓、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筝、弦、五弦琵琶、长笛、短笛、方响，各四。居龟兹部前。次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馀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宫，应古律林钟为徵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饰罗彩襦袖，间以八采，曳云花履，首饰双凤、八卦、彩云、花鬘，执羽为拜抃之节。以林钟当地统，象岁功备、万物成也。双凤，明律吕之和也。八卦，明还相为用也。彩云，象气也。花鬘，象冠也。合“奉圣乐”三字，唱词三，表天下怀圣也。小女子字舞，则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饰巽卦，应姑洗之气；以六人略后，象六合一心也。乐用龟兹、胡部，其钲、□、铙、鐸，皆覆以彩盖，饰以花趺，上陈锦绮，垂流苏。按《瑞图》曰：“王者有道，则仪凤在鼓。”故羽葆鼓栖以凤凰，钲栖孔雀，铙、鐸集以翔鹭，钲、□顶足又饰南方鸟兽，明泽及飞走翔伏。钲、□、铙、鐸，皆二人执击之。贝及大鼓工伎之数，与军士《奉圣乐》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钟，徵之宫，敛拍单声，奏《奉圣乐》，丈夫一人独舞。乐用龟兹，鼓、笛每色四人。方响二，置龟兹部前。二隅有金钲，中植金鐸二、贝二、铃钹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吕，羽之宫，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乐用古黄钟方响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黄钟觱篥、小觱篥、竽、笙、埙、篪、搊筝、轧筝、黄钟箫，笛倍。笛、节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丝竹缓作，一人独唱，歌工复通唱军士《奉圣乐》词。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金二、贝一、丝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铃钹四，制如龟兹部，周圆三寸，贯以韦，击磕应节。铁板二，长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韦，与铃钹皆饰绦纷，以花氍毹为蕊。螺贝四，大者可受一升，饰绦纷。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条，轸有鼍首。筝二：其一形如鼍，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鼍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尺馀，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傅以虺皮为别。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馀，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有云头琵琶一，形如前，面饰虺皮，四面有牙钉，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画之，上加铜瓯。以竹为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馀，头曲如拱，长二寸，以绦系腹，穿瓯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应太蔟，次弦应姑洗。有独弦匏琴，以班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张弦无轸，以弦系顶，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弦应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长二尺；大弦应南吕，次应应钟。有横笛二：一长尺馀，取其合律，去节无爪，以蜡实首，上加师子头，以牙为之，穴六以应黄钟商，备五音七声；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与荀勖《笛谱》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有两头笛二，长二尺八寸，中隔一节，节左右开冲气穴，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左端应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宾，三夷则。右端应林钟，管末三穴：一南吕，二应钟，三大吕。下托指一穴，应清太蔟。两洞体七穴，共备黄钟、林钟两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凤翼，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馀管参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类凤翼，竹为簧，穿匏达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为簧，无匏音，唯骠国得古制。又有小匏

笙二，制如大笙，律应林钟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广下锐，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广不过首，冒以虺皮，束三为一，碧绦约之，下当地则不冒，四面画骠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有小鼓四，制如腰鼓，长五寸，首广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钉彩饰，无柄，摇之为乐节，引赞者皆执之。有牙笙，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双簧皆应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应姑洗，馀应南吕，角锐在下，穿匏达本，柄觜皆直。有两角笙，亦穿匏达本，上植二牛角，簧应姑洗，匏以彩饰。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讠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荅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膘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曰《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弦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七曲唱舞，皆律应黄钟商。八曰《革蔗王》，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骠云《□笼聪纲摩》，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白《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以此适情也。五曲律应黄钟两均：一黄钟商伊越调，一林钟商小植调。乐工皆昆仑，衣绛氎，朝霞为蔽膝，谓之瀼裱褊。两肩加朝霞，络腋。足臂有金宝环钏。冠金冠，左珥珰，绦贯花鬘，珥双簪，散以毳。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终节。其乐五译而至，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开州刺史唐次述《骠国献乐颂》以献。大和六年，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

两爨蛮。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梁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召诣荆州，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未几叛，史万岁击之，至西洱河、滇池而还。震玩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

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

爨蛮之西，有徒莫只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白水蛮，地与青蛉、弄栋接，亦隶郎州。弄栋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蛮，其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接，其众完富与蜀埒，无酋长，喜相雠怨。

永徽初，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至罗仵侯山，其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孝祖按军，多弃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俭弥于、鬼主董朴濒水为栅，以轻骑逆战。孝祖击斩弥于、秃磨蒲、鬼主十馀级，会大雪，皲冻死者略尽。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诱弄栋叛，今因破白水，请遂西讨。"诏可。孝祖军入，夷人皆走险。小勃弄酋长殁盛屯白旗城，率万骑战，败，斩之。进至大勃弄，杨承颠婴城守。孝祖招之，不从，麾军进，执承颠。馀屯大者数万、小数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罢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

爨弘达既死，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袭杀东爨首领盖聘及子盖启，徙共范川。

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闻章仇兼琼开步头路，筑安宁城，群蛮震骚，共杀筑城使者。玄宗诏蒙归义讨之。师次波州，归王及崇道兄弟千余人泥首谢罪，赦之。俄而崇道杀日进及归王。归王妻阿奼，乌蛮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于是诸爨乱。阿奼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书闻，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讨不置，阿奼诉归义，为兴师，营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虏其族，杀辅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稍离弱。

阁罗凤立，召守隅并妻归河睒，不通中国。阿奼自主其部落，岁入朝，恩赏蕃厚。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日进等子孙居永昌城。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与峰州为邻。贞元中，置都督府，领羁縻州十八。

乌蛮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

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

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嶲州，遂羁属吐蕃。贞元中，复通款，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及死，子苴骠离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数为吐蕃侵猎。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乞兵攻吐蕃。皋遣将刘朝彩出铜山道，吴鸣鹤出清溪关道，邓英俊出定蕃栅道，进逼台登城。吐蕃退壁西贡川，据高为营。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腊城兵马使悉多杨硃、节度论东柴、大将论结突梨等皆战死，执笼官四十五人，铠仗一万，牛马称是。进拔于葱栅。乞藏遮遮，尚结赞子也，以尸还。其下曩贡节度苏论百余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问之曰：“疮痛乎？”曰“然。”即傅药。曰“食乎？”曰“然。”即进膳。曰“衣乎？”曰“然。”即命裘。又问“归乎？”曰“然。”以马载尸而去。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苴梦冲为怀化郡王，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给印章、袍带。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赏赉加等，岁给其部禄盐衣彩，黎、嶲二州吏就赐之。以山阻多为盗侵，亡失所赐，皋令二州为筑馆，有赐，约酋长自至，授赐而遣之。然苴梦冲内附吐蕃，断南诏使路，皋遣嶲州总管苏嵓以兵三百召梦冲至琵琶川，声其罪斩之，披其族为六部，以样弃主之。及苴骠离长，乃命为大鬼主。骠傍年少骁敢，数出兵攻吐蕃。吐蕃间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赐印章。皋为请，复得印。

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歊湿，宜粳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

武德中，嶲州治中吉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使使朝贡，求内属，发兵戍守。自是岁与牂柯使偕来。龙朔三年，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总章三年，置禄州、汤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扌忽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扌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

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国也。兵数出，侵地数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请尽归牂柯故地。开成元年，鬼主阿珮内属。会昌中，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别帅为滇王，皆牂柯蛮也。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无城郭，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战乃屯聚。刻木为契，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俗与东谢同。首领亦姓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别部曰充州蛮，胜兵二万，亦来朝贡，以地为充州。

开元中，牂柯酋长元齐死，孙嘉艺袭官，封其后，乃以赵氏为酋长。二十五年，赵君道来朝。其裔有赵国珍，天宝中战有功。阁罗凤叛，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以国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屡败南诏，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部独宁。终工部尚书。贞元中，官其酋长赵主俗，亦以褒朝贡不绝。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诏黔南观察使常以本道将为押领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数遣使，或朝正月，讫开成不绝。故事：戎夷朝贡，将至都，中官驿劳于郊，既及馆，恩礼尤渥。

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獠，西连夷子，地方千里。宜五谷，为畲田，岁一易之。众处山，巢居，汲流以饮。无赋税，刻木为契。见贵人执鞭而拜。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犯小罪则杖，大事杀之，盗物者倍偿。昏姻以牛酒为聘。女妇夫家，夫惭涩避之，旬日乃出。会聚，击铜鼓，吹角。俗椎髻，韬以绛，垂于后。坐必蹲踞，常带刀剑。男子服衫袄、大口裤，以带斜冯右肩，以螺壳、虎豹、猿狖、犬羊皮为饰。有谢氏，世为酋长，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贞观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诏可。帝以地为应州，即拜元深刺史，隶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亦来朝，以其地为庄州，授强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与诸谢朝贺，德宗

以其国小，不许。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础，以州接牂柯，愿随牂柯朝贺，础奏："牂、蛮二州，户繁力强，为邻蕃所惮，请许三年一朝。"诏从之。

元和中，辰、溆蛮酋张伯靖嫉本道督敛苛刻，聚众叛，侵播、费二州，黔中经略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之，三岁不能定。伯靖上表请隶荆南，乃降。崔能内恨之，更请调荆南、湖南、桂管军为援，约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议者皆以为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挟怨而叛，压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战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独诏严绶招伯靖率家属诣江陵降，授右威卫翊府中郎将。

东谢南有西赵蛮，东距夷子，西属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户万馀，俗与东谢同，赵氏世为酋长。夷子渠帅姓季氏，与西赵皆南蛮别种，胜兵各万人。自古未尝通中国，黔州豪帅田康讽之，故贞观中皆遣使入朝。西赵首领赵酋摩率所部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授酋摩刺史。

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之裔。有稻、麦、粟、豆、丝、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布幅广七寸。正月蚕生，二月熟。男子氈革为帔，女衣迤布裙衫，髻盘如髽。饭用竹筲抟而啖之，乌杯贮羹如鸡彝。徒跣，有舟无车。死则坎地，殡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蠡蚌封棺。父母丧，斩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为人所杀者，子以麻括发，墨面，衣不缉。居丧，昏嫁不废，亦弗避同姓。婿不亲迎。富室娶妻，纳金银牛羊酒，女所赍亦如之。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集众其下。强盗杀之，富者贯死，烧屋夺其田；盗者倍九而偿赃。奸淫，则强族输金银请和而弃其妻，处女、厘妇不坐。凡相杀必报，力不能则其部助攻之。祭祀，杀牛马，亲联毕会，助以牛酒，多至数百人。贞观中，嶲州都督刘伯英上疏："松外诸蛮，率暂附亟叛，请击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数岁，太宗以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发蜀十二州兵进讨，酋帅双舍拒战，败走，杀获十余。群蛮震骇，走保山谷。建方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馀众感悦。

西洱河蛮，亦曰河蛮，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嶲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帅杨盛大骇，欲遁去，使者好语约降，乃遣首领十人纳款军门，建方振旅还。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袟。显庆元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

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入朝贡方物。其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绝吐蕃通蛮之道。生羌为吐蕃乡导，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诸蛮皆臣吐蕃。开元中，首领始入朝，授刺史。会南诏蒙归义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羁制于浪穹诏。浪穹诏已破，又徙云南柘城。

黎州，领羁縻奉上等州二十六。开元十七年，又领羁縻夏梁、卜贵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盐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蛮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龙池，二曰小龙池，三曰控，四曰苴质，五曰乌披，六曰苴赁，七曰鬙篥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罗公，十二曰讠光，十三曰离旻，十四曰里汉。

黎、邛二州之东，又有凌蛮。西有三王蛮，盖莋都夷白马氏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叠甓而居，号舍。岁禀节度府帛三千匹，以讠问南诏，而南诏亦密赂之，觇成都虚实。每节度使至，酋长来谒，节度使多奏威惠所怀，以罔天子也。前谒必请于都押衙，且听命，都押衙不令者，辄讽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

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阳、曰夔松、曰始阳，皆诸蛮错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余里之外有百坡、当品、严城、中川、钳矣、昌逼、钳井七部落，四百余里之外有罗岩、当马、三井、束锋、名耶、钳恭、画重、罗林、笼羊、林波、林烧、龙逢、索古、敢川、惊川、祸眉、不烛十七部落，五百余里之外有诺祚、三恭、布岚、欠马、论川、让川、远南、卑庐、夔龙、曜川、金川、东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百余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祸林、金林、逻蓬五部落，皆羁縻州也。以首领袭刺史。

嶲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馀勿邓及白蛮也。

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贞元中，狼蛮亦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檄嘉庆兼押狼蛮。又有鲁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远边徼，户给米二斛、盐五斤。北又有浪稽蛮、罗哥谷蛮。东有婆秋蛮、乌皮蛮。南有离东蛮、锅锉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姻娅。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杂种，其地与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马氐之裔。

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镇，置戍、守捉，以招讨使领五部落：一曰弥羌、二曰铄羌、三曰胡丛，其余东钦、磨些也。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乐、汤谷、佛蛮、亏野、阿□益、阿鹗、崟蛮、林井、阿异十二鬼主皆隶嶲州。又有奉国、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赏于嶲州，然挟吐蕃为轻重。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酋长衣虎皮，馀皆红巾束发，锦缬袄、半臂。既见，请匹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归乡里。及还，裹锦植马上而去。又有显养、东鲁诸蛮，永徽三年与胡丛皆叛。高宗以右骁卫将军曹继叔为嶲州道行军总管，战斜山，拔十馀城，斩首七百，获马、犛牛万五千。

姚州境有永昌蛮，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怀古招怀。至长寿时，大首领董期率部落二万内属。其西有扑子蛮，趫悍，以青娑罗为通身裤，善用竹弓，入林射飞鼠无不中。无食器，以蕉叶藉之。人多长大，负排持槊而斗。又有望蛮者，用木弓短箭，镞傅毒药，中者立死。妇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珠络之；髻垂于后，有夫者分两髻。

群蛮种类，多不可记。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漆及镂金银饰齿，寝食则去之。直顶为髻，青布为通裤。有绣脚种，刻踝至腓为文。有绣面种，生逾月，涅黛于面。有雕题种，身面涅黛。有穿鼻种，以金环径尺贯其鼻，下垂过颐。君长以丝系环，人牵乃行。其次，以二花头金钉贯鼻下出。又有长鬃种、栋锋种，皆额前为长髻，下过脐，行以物举之；君长则二女在前共举其髻乃行。

安南有生蛮林睹符部落，大历中置德化州，户一万。又以潘归国部落置龙武州，户千五百。诏安南节度使绥定之。贞元七年，始以驩、峰二州为都督府。酹在安南，限重海，与文单、占婆接。峰统羁縻州十八，与蜀爨蛮接。

南平獠，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虵。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珰。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以嫁，则卖为婢。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其王姓硃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隶渝州。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及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又以其族人甯宣为合浦太守。隋乱，皆以地附萧铣。长真，部越兵攻丘和于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六年，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

大抵剑南诸獠，武德、贞观间数寇暴州县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庞玉枭其首，又破馀党符阳、白石二县獠。其后眉州獠反，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未几，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岁，益州獠亦反，都督窦轨请击之，太宗报曰："獠依山险，当附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贞观七年，东、西玉洞獠反，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俘男女三千余口。钧州獠叛，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是岁，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将军上官怀仁破之于壁州，虏男女万馀，明年遂平。十四年，罗、窦诸獠叛，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击之，虏男女七千馀人。太宗再伐高丽，为舡剑南，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扰，相率叛，诏发陇右、峡兵二万，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之。

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谢万岁、充州刺史谢法兴、黔州都督李孟尝讨之。万岁、法兴入洞招慰，遇害。显庆三年，罗、窦生獠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上元末，纳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县，杀吏民，焚廨舍，诏黔州都督发兵击之。大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枳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西川节度使韦皋斩之，招其首领勇于等出降。或请增栅东凌界以守，皋不从，曰："无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扰境。

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

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大中末，昌、泸二州刺史贪沓，以弱缯及羊强獠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獠相视大笑，遂叛。立酋长始艾为王，逾梓、潼，所过焚剽。刺史刘成师诱降其党，斩首领七十余人。余众遁至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谕降之。始艾稽首请罪，仲郢贯遣之。

成都西北二千余里有附国，盖汉西南夷也。其东部有嘉良夷，无姓氏。地纵八百里，横四千五百里。无城栅，居川谷，叠石为巢，高十余丈，以高下为差，作狭户，自内以通上。王酋帅以金饰首，胸垂金花，径三寸。地高凉，多风少雨，宜小麦，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广三十步，附国水广五十步，皆南流，以韦为舡。附国南有薄缘夷，西接女国。

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齿，镬其脣使赤。黑焚濮，山居如人，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丈夫衣谷皮。多白蹄牛、虎魄。龙朔中，遣使与千支弗、磨腊同朝贡。

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脣齿，为寇害，据十馀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

至德初，首领黄乾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硃兰洞蛮皆叛，推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庐舍，掠士女，更四岁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晓诸首领，赐诏书赦其罪，约降。于是西原、环、古等州首领方子弹、甘令晖、罗承韦、张九解、宋原五百余人请出兵讨承斐等，岁中战二百，斩黄乾曜、真郁崇、廖殿、莫淳、梁奉、罗诚、莫浔七人。承斐等以馀众面缚诣桂州降，尽释其缚，差赐布帛纵之。其种落张侯、夏永与夷獠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馀众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固守不能下，进攻永州，陷邵州，留数日而去。湖南团练使辛京杲遣将王国良戍武岗，嫉京杲贪暴，亦叛，有众千人，侵掠州县。发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叙州以断西原，国良乃降。

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穷讨之，德宗不许，命中人招谕。不从，俄陷钦、横、浔、贵四州。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后陷十三州，气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招讨经略使，引师掩贼，一日六七战，皆破之，侵地悉复。元和初，邕州擒其别帅黄承庆。明年，少卿等归款，拜归顺州刺史。弟少高为有州刺史。未几复叛。

又有黄少度、黄昌瓘二部，陷宾、蛮二州，据之。十一年，攻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破走之，取宾、峦二州。是岁，复屠岩州，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其军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徼幸有功，宪宗许之。行立兵出击，弥更二岁，妄奏斩获二万，罔天子为解。自是邕、容两道杀伤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调费斗亡，繇行立、阳旻二人，当时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乱，杀都护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逗留不敢进，贬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寻召还，卒。

长庆初，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复上表请讨黄氏。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皆洞獠，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经略使德不能绥怀，威不能临制，侵诈系缚，以致憾恨。夷性易动而难安，劫州县复私讎，贪小利不为大患。自行立、阳旻建征讨，生事诡赏，邕、容两管，日以凋弊，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将继死。今严公素非抚御之才，复寻往谬，诚恐岭南未有宁时。昨合邕、容为一道，邕与贼限一江，若经略使居之，兵镇所处，物力雄完，则敌人不敢轻犯；容州则隔阻已甚，以经略使居之，则邕州兵少情见，易启蛮心。请以经略使还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发南兵，远乡羁旅，疾疫杀伤，续添续死，每发倍难。若募邕、容千人，以给行营，粮不增而兵便习，守则有威，攻则有利。自南讨损伤，岭南人希，贼之所处，洞垒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得其地，在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未有亏损朝庭。愿因改元大庆，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宁宣谕，必能喧叫听命。为选材用威信者，委以经略，处理得方，宜无侵叛事。"不纳。

初，邕管既废，人不谓宜。监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过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状，周士从事五管，积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严公素遣人盗其槁，周士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罗阳县还黄少度，元宗惧，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监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尝为容州从事，与公素昵，傅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众以为不直。

黄贼更攻邕州，陷左江镇；攻钦州，陷千金镇。刺史杨屿奔石南栅，邕州刺史崔结击破之。明年，又寇钦州，杀将吏。是岁，黄昌瓘遣其党陈少奇二十人归款请降，敬宗纳之。

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横州当邕江官道，岭南节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经略使董昌龄遣子兰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诸蛮畏服。有违命者，必严罚之。十八州岁输贡赋，道路清平。其后侬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与南诏约和，二洞数构败之。邕管节度使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太州刺史黄伯蕴、屯洞首领侬金意、员州首领侬金勒等与之通欢。

员州又有首领侬金澄、侬仲武与金勒袭黄洞首领黄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鸡鸣，候其半济，击杀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后欲兴兵报仇，辛谠遣人持牛酒音乐解和，并遗其母衣服。母，贤者也，让其子曰："节度使持物与獠母，非结好也，以汝为吾子。前日兵败龛水，士卒略尽，不自悔，复欲动众，兵忿者必败，吾将囚为官老婢矣。"金勒感寤，为罢兵。

赞曰：唐北禽颉利，西灭高昌、焉耆，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汉之故封，其外濒海诸蛮，无广土坚城可以居守，故中国兵未尝至。及唐稍弱，西原、黄洞继为边害，垂百余年。及其亡也，以南诏。《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以夷狄先诸夏也。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上奸臣上

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为给事中。敬宗幼善属文，大业中举秀才中第 ，调淮阳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善心为宇文化及所杀，敬宗哀请得不死，去依李密为记室。武德初，补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署文学馆学士。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俄改中书舍人。文德皇后丧，群臣衰服，率更令欧阳询貌丑异，敬宗侮笑自如，贬洪州司马。累转给事中，复修史，以劳封高阳县男，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东宫，迁太子右庶子。高丽之役，太子监国定州，敬宗与高士廉典机剧。岑文本卒，帝驿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驻跸山破贼，命草诏马前，帝爱其藻警，由是专掌诰令。

初，太子承乾废，官属张玄素、令狐德棻、赵弘智、裴宣机、萧钧皆除名为民，不复用。敬宗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概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复。高宗即位，迁礼部尚书。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举，下除郑州刺史。俄复官，为弘文馆学士。

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废，敬宗请削后家官爵，废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宾客。帝得所欲，故诏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阖。顷拜侍中，监修国史，爵郡公。

帝尝幸故长安城，按跸裴回，视古区处，问侍臣："秦、汉以来几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阳，汉惠帝始城之。其后苻坚、姚苌、宇文周居之。"帝复问："汉武开昆明池实何年？"对曰："元狩三年，将伐昆明，实为此池以肄战。"帝乃诏与弘文学士讨古宫室故区，具条以闻。进中书令，仍守侍中。敬宗于立后有助力，知后钳戾，能固主以久己权，乃阴连后谋逐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梁王、长孙无忌、上官仪，朝廷重足事之，威宠炽灼，当时莫与比。改右相，辞疾，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年老，不任趋步，特诏与司空李勣朝朔日，听乘小马至内省。

帝东封泰山，以敬宗领使。次濮阳，帝问窦德玄："此谓帝丘，何也？"德玄不对。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为寒浞所灭。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在此地也。后昆吾氏因之，而为夏伯。昆吾既衰，汤灭之。其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时，卫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称'相夺予享'，以旧地也。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臣闻有德者启其国土，失道者则丧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国，居者不一姓，故有国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然？"对曰："夏禹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所谓'泆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会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对曰："渎之言独也。不因馀水，独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运而为四时；地有五岳，流而为四渎；人有五事，用而为四支。五，阳数也；四，阴数也，有奇偶、阴阳焉。阳者光曜，阴者晦昧，故辰隐而难见。济潜流屡绝，

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无学，向德玄不能对，吾耻之。”德玄闻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美矣；窦之不强，不亦善乎？”

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始虞世基与善心同遭贼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见世基死，世南匍匐请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为口实，敬宗衔愤。至立《德彝传》，盛诬以恶。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等同传。太宗赐长孙无忌《威凤赋》，敬宗猥称赐敬德。蛮酋庞孝泰率兵从讨高丽，贼笑其懦，袭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称“屡破贼，唐将言骁勇者唯苏定方与孝泰，曹继叔、刘伯英出其下远甚”。然知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赉不胜纪。

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嬖其婢，因以继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岭外，久乃表还。

咸亨初，以特进致仕，仍朝朔望，续其俸禄。卒，年八十一。帝为举哀，诏百官哭其第，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议：“敬宗弃子荒徼，女嫁蛮落，谥曰缪。”其孙彦伯诉思古有嫌，诏更议。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万钱谥缪丑，况敬宗忠孝两弃，饮食男女之累过之。”执不改。有诏尚书省杂议，更谥曰恭。

彦伯，昂子也，颇有文。敬宗晚年不复下笔，凡大典册悉彦伯为之。尝戏昂曰：“吾儿不及若儿。”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后又纳婢谮，奏流彦伯岭表，遇赦还，累官太子舍人。既与思古有憾，欲邀击诸路，思古曰：“吾为先子报仇耳。”彦伯惭而止。

垂拱中，诏敬宗配飨高宗庙廷。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其祖尝为射洪丞，因客永泰。贞观中，李大亮巡察剑南，表义府才，对策中第，补门下省典仪。刘洎、马周更荐之，太宗召见，转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舍人、崇贤馆直学士，与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显，时称“来李”。献《承华箴》，末云：“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义府方谄事太子，

而文致若谠直者，太子表之，优诏赐帛。

高宗立，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进弘文馆学士。为长孙无忌所恶，奏斥壁州司马。诏未下，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许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义府即代德俭直夜，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书，留复侍。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敛衽矣。

义府貌柔恭，与人言，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伤之，时号义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号曰"人猫"。

永徽六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广平县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为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奸系大理，义府闻其美，属丞毕正义出之，纳以为妾。卿段窦玄以状闻。诏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鞫治。义府且穷，逼正义缢狱中以绝始谋。侍御史王义方廷劾，义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后趋出。义方极陈其恶，帝阴德义府，故贷不问，为抑义方，逐之。未几进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更封河间郡公，诏造私第。诸子虽褓负皆补清官。

初，杜正伦为黄门侍郎，义府才典仪。及同辅政，正伦恃先进不相下，密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图去义府，反为所诬，交讼帝前。帝两黜之，正伦为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明年，召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母丧免，夺丧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侧，役县人牛车输土筑坟，助役者凡七县，高陵令不胜劳而死。公卿争赠遗。葬日，诏御史节哭。送车从骑相衔，帷帟奠帐自灞桥属三原七十里不绝，轜輴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无与比者。殷王出阁，又兼府长史，稍迁右相。

义府已贵，乃言系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嗜进者往往尊为父兄行。给事中李崇德引与同谱，既谪普州，亟削去，义府衔之，及复当国，傅致其罪，使自杀于狱。贞观中，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议，于是州藏副本以为长式。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委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定其书，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悉入书限，更号《姓氏录》，缙绅共嗤靳之，号曰"勋格"。

义府奏悉收前志烧绝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义府为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既主选，无品鉴才，而溪壑之欲，惟贿是利，不复铨判，人人咨讪。又母、妻、诸子卖官市狱，门如沸汤。自永徽后，御史多制授，吏部虽有调注，至门下覆不留。义府乃自注御史、员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却。帝尝从容戒义府曰："闻卿儿子女婿桡法多过失，朕为卿掩覆，可少勖之。"义府内倚后，揣群臣无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变色，徐曰："谁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问我所从得邪！"义府謦然不谢，徐引去，帝由是不悦。

会术者杜元纪望义府第有狱气，曰："发积钱二千万，可以厌胜。"义府信之，裒索殊急。居母丧，朔望给告，即羸服与元纪出野，冯高窥觇灾眚，众疑其有异谋。又遣子津召长孙延，谓曰："吾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监，索谢钱七十万。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白其赃，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三司杂讯，李勣监按，有状，诏除名，流嶲州，子率府长史洽、千牛备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贞并流廷州，司议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贺。三子及婿尤凶肆，既败，人以为诛"四凶"。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独流人不许还，义府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忧且复用，比死，内外乃安。

上元初，赦妻子还洛阳。如意中，赠义府扬州大都督，崔义玄益州大都督，王德俭、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赐实封。睿宗立，诏停。少子湛，见《李多祚传》。

傅游艺，卫州汲人。载初初，由合宫主簿再迁左补阙。武后夺政，即上书诡说符瑞，劝后当革姓以明受命。后悦，擢给事中。阅三月，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拜鸾台侍郎。后乃黜唐称周，废唐宗庙，自称皇帝，赐游艺姓武氏，以兄神童为冬官尚书。游艺尝梦登湛露殿，既寤，以语所亲。有告其谋反者，下狱自杀，以五品礼葬之。

初，游艺探后旨，诬杀宗室，复请发六道使，后卒用其言。万国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艺起一岁，赐袍自青及紫，人号"四时仕宦"。然岁中即败，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长平肃王叔良曾孙。初为千牛直长，舅姜皎爱之。开元初，迁太子中允。源乾曜执政，与皎为姻家，而乾曜子为林甫求司门郎

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应得才望，哥奴岂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谕德，累擢国子司业。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与同列，稍历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长名榜，定留放。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愿绌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嘱，放冬集。”

时武惠妃宠倾后宫，子寿王、盛王尤爱。林甫因中人白妃，愿护寿王为万岁计，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尝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请力士以林甫代为相。力士未敢发，而帝因萧嵩言，自用韩休。方具诏，武擿语林甫，使为休请。休既相，重德林甫，而与嵩有隙，乃荐林甫有宰相才，妃阴助之，即拜黄门侍郎。寻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

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谮，帝欲废之。张九龄切谏，帝不悦。林甫惘然，私语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与邪？”二十四年，帝在东都，欲还长安。裴耀卿等建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车驾往幸，何所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始九龄繇文学进，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龄，阴害之。帝欲进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谓林甫：“封赏待名臣大功，边将一上最，可遽议？要与公固争。”林甫然许。及进见，九龄极论，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见帝，泣且辞。帝滋欲赏仙客，九龄持不可。林甫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闻，善林甫不专也。由是益疏薄九龄，俄与耀卿俱罢政事，专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趋，而林甫在中，轩骛无少让，喜津津出眉宇间。观者窃言：“一雕挟两兔。”少选，诏书出，耀卿、九龄以左右丞相罢，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为战栗。于是林甫进兼中书令。帝卒用其言，杀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峤妄言：“大理狱杀气盛，鸟雀不敢栖。今刑部断死，岁才五十八，而乌鹊巢狱户，几至刑措。”群臣贺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晋国公，仙客豳国公。

及帝将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数称道寿王，语秘不传，而帝意自属忠王，寿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谋不行，且畏祸，乃阳善韦坚。坚，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职，将覆其家，以摇东宫。乃构坚狱，而太子绝妃自明，林甫计黜。杜良娣之父有邻与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险，欲助林甫，乃上有邻变事，捕送诏狱赐死。逮引裴敦复、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恶者，株连杀之。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未几，擿济阳别驾魏林，使诬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欲拥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犹斥去。林甫数曰：“太子宜知谋。”帝曰：“吾儿在内，安得与外人相闻？此妄耳！”林

甫数危太子，未得志，一日从容曰：“古者立储君必先贤德，非有大勋力于宗稷，则莫若元子。”帝久之曰：“庆王往年猎，为豹伤面甚。”答曰：“破面不愈于破国乎？”帝颇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谨孝闻，内外无槊言，故飞语不得入，帝无所发其猜。

林甫善刺上意，时帝春秋高，听断稍怠，厌绳检，重接对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养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适，沈蛊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请，必先饷遗左右，审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动静必具得之。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同时相若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以王鉷、吉温、罗希奭为爪牙，数兴大狱，衣冠为累息。适之子霅尝盛具召宾客，畏林甫，乃终日无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号月堂。每欲排构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为将作监，见权势熏灼，惕然惧，常从游后园，见辇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满前，一旦祸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然，可奈何？”

时帝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恐士对诏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乱圣听，请悉委尚书省长官试问。”使御史中丞监总，而无一中程者。林甫因贺上，以为野无留才。俄兼陇右、河西节度使。改右相，罢节度，加累开府仪同三司，实封户三百。

咸宁太守赵奉璋得林甫隐恶二十条，将言之，林甫讽御史捕系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韦子春坐厚善贬。帝尝大陈乐勤政楼，既罢，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帝爱其愬藉，称美之。明日林甫召绚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惮行，且当请老。”绚惧，从之。因出为华州刺史，俄授太子员外詹事，绚繇是废。于时有以材誉闻者，林甫护前，皆能得于天子抑远之，故在位恩宠莫比。凡御府所贡远方珍鲜，使者传赐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赐之。尝诏百僚阅岁贡于尚书省，既而举贡物悉赐林甫，辇致其家。从幸华清宫，给御马、武士百人、女乐二部。薛王别墅胜丽甲京师，以赐林甫，它邸第、田园、水硙皆便好上腴。车马衣服侈靡，尤好声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务权威，出入骑从简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见结怨者众，忧刺客窃发，其出入，广骆骑，先驱百步，传呼何卫，金吾为清道，公卿辟易趋走。所居重关复壁，络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门，台省为空。左相陈希烈虽

坐府，卒无人入谒。

林甫无学术，发言陋鄙，闻者窃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书记。然练文法，其用人非谄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纲目不甚乱，而人惮其威权。久之，又兼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俄兼单于副大都护，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反，让还节度。

始厚王鉷，为尽力。及鉷败，诏宰相治状，林甫大惧，不敢面鉷，狱具署名，亦无所申救。因以杨国忠代为御史大夫。林甫薄国忠材孱，无所畏，又以贵妃故善之。及是权益盛，贵震天下，始交恶若仇敌。然国忠方兼剑南节度使，而南蛮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镇，欲离间之。国忠入辞，帝曰："处置且讫，亟还，指日待卿。"林甫闻之忧懑。是时已属疾，稍侵。会帝幸温汤，诏以马舆从，御医珍膳继至，诏旨存问，中官护起居。病剧，巫者视疾云："见天子当少间。"帝欲视之，左右谏止。乃诏林甫出廷中，帝登降圣阁，举绛巾招之。林甫不能兴，左右代拜。俄而国忠至自蜀，谒林甫床下，垂涕托后事，因不食卒。诸子护还京发丧，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补阙杜璡再上书言政事，斥为下邽令。因以语动其馀曰："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由是谏争路绝。

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馀权以制于下。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自节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积边劳，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权，即说帝曰："以陛下雄材，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繇文吏为将，惮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称兵荡覆天下，王室遂微。

初，林甫梦人皙而髯，将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宽类所梦，曰："宽欲代我。"因李适之党逐之。其后□易国忠代林甫，貌类宽云。国忠素衔林甫，及未葬，阴讽禄山暴其短。禄山使阿布思降将入朝，告林甫与思

约为父子，有异谋。事下有司，其婿杨齐宣惧，妄言林甫厌祝上，国忠劾其奸。帝怒，诏林甫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诸子司储郎中儒、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捻，属子复道、光，皆贬官。

博济亦憸薄自肆。为户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岁会计处，博济废为员外郎中听事，壮伟华敞，供拟丰侈至千品；别取都水监地为考堂，擅费诸州籍帐钱不赀，有司不敢言。

帝之幸蜀也，给事中裴士淹以辩学得幸。时肃宗在凤翔，每命宰相，辄启闻。及房琯为将，帝曰："此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至宋璟，曰："彼卖直以取名耳。"因历评十余人，皆当。至林甫，曰："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应。

至德中，两京平，大赦，唯禄山支党及林甫、杨国忠、王鉷子孙不原。天宝时，尝镂玉为玄元皇帝及玄宗、肃宗像于太清宫，复琢林甫、陈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时，或言："林甫阴险，尝不利先帝，宗庙几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诏瘗宫中。广明初，卢携为太清宫使，发地得其像，辇送京兆毁之云。

陈希烈者，宋州人。博学，尤深黄老，工文章。开元中，帝储思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而希烈与康子元、冯朝隐进讲禁中，其应答诏问，敷尽微隐，皆希烈为之章句。累迁中书舍人，十九年为集贤院学士，进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撰述，希烈必助成之。迁门下侍郎。

天宝元年，有神降丹凤门，以为老子告锡灵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华真经》至七篇，陛下顾曰：'此言养生，朕既悟其术，而《德充符》讵无非常应哉？'臣稽首对：'陛下德充于内，符应于外，必有绝瑞表之。'今灵符降锡，与帝意合，宜示史官，著显祥，摛照无穷。"其媮佞类如此。俄兼崇玄馆大学士，封临颍侯。

林甫颛朝，苟用可专制者，引与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荐之。五载，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左丞相兼兵部尚书，许国公，又兼秘书省图书使，宠与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阴诡虽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杨国忠执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国忠即荐韦见素代相，罢为太子太师。希烈失职，内忽忽无所赖。及禄山盗京师，遂与达奚珣等

偕相贼。后论罪当斩，肃宗以上皇素所遇，赐死于家。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下奸臣下

卢杞，字子良。父弈，见《忠义传》。杞有口才，体陋甚，鬼貌蓝色，不耻恶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谓有祖风节。藉廕为清道率府兵曹参军，仆固怀恩辟朔方府掌书记，病免。补鸿胪丞，出为忠州刺史。上谒节度府卫伯玉，伯玉不喜，乃谢归。稍迁吏部郎中，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为御史中丞，论奏无不合。逾年迁大夫，不阅旬，擢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既得志，险贼浸露。贤者媚，能者忌，小忤己，不傅死地不止。将大树威，胁众市权为自固者。杨炎与杞俱辅政，炎鄙杞才下，不悦，未半岁，谮罢炎。时大理卿严郢与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张镒材裕忠懿，帝所倚爱，未有以间。会陇右用兵，杞乃见帝，伪请行，帝不可，即荐镒守凤翔。既又恶郢。时幽州硃滔与泚有违言，诬其军司马蔡廷玉间阋，请杀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悦滔，下御史郑詹按状，贬柳州司户参军，敕吏护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为诏所杀，愿下詹三司杂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张镒，每伺杞间，独诣镒，杞知之。它日伺詹来，即径至镒便坐。詹趋避，杞遽及机事，镒不得已，曰："郑侍御在。"杞阳惊曰："向所言，非外所得闻。"至是并按。有诏詹杖死，流郢费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宠礼。杞短毁百绪，讫贬苏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恶颜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军，卒为贼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复用，遣为吐蕃会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经略，使人误先白镒，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隐毒，天下无不痛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是时兵屯河南、北，挐不解，财用日急。于是度支条军所仰给，月费缗百馀万，而藏钱才支三月。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其党韦都宾等建言："商贾储钱千万，听自业；过千万者，貣其赢以济军。军罢，约取偿于官。"帝许之。京兆暴责其期，校吏颈大搜廛里，疑占列不尽，则笞掠之，人不胜冤，自殒沟渎者相望，京师嚣然不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缗止八十万。又僦、质舍、居贸粟者，四貣其一，仅至二百万。而长安为闭肆，民皆邀宰相祈诉。杞无以谕，驱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给师，罢之。赞术穷，于是间架、除陌之暴纵矣。其法：屋二架为间，差税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执筹入第室计

之，隐不尽，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钱五万畀之。凡公私贸易，旧法率千钱算二十，请加五十，主侩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为私籍自言，隐不尽，率千钱没二万，告者以万钱畀之。由是主侩得操其私以为奸，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诽之声满天下。及泾师乱，呼于市曰："不夺而商人僦质矣，不税而间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乱，皆杞为之。

帝出奉天，杞与关播从。后数日，崔宁自贼中来，以播迁事指杞，杞即诬宁反，帝杀之。灵武杜希全率盐、夏二州士六千来赴，帝议所从道，杞请道漠谷。浑瑊曰："不然，彼多险，且为贼乘，不如道乾陵北，逾鸡子堆而屯，与为掎角，贼可破矣。"帝从杞议，贼果拒隘，兵不得入，奔还邠州。

李怀光自河北还，数破贼，泚解去。或谓王翃、赵赞曰："闻怀光尝斥宰相不能谋，度支赋敛重，而京兆刻损军赐，宜诛之以谢天下。方怀光有功，上必听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惧，即谲帝曰："怀光勋在宗社，贼惮之破胆，今因其威，可一举而定。若许来朝，则犒赐留连，贼得裒整残馀为完守计，图之实难，不如席胜使平京师，破竹之势也。"帝然之。诏怀光无朝，进屯便桥。怀光自以千里勤难，有大功，为奸臣沮间，不一见天子，内怏怏无所发，遂谋反，因暴言杞等罪恶。士议哗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贬为新州司马。

始，帝即位，以崔祐甫为相，专以道德导主意，故建中初纲纪张设，赫然有贞观风。及杞相，乃讽帝以刑名绳天下，乱败踵及。其阴害矫谲，虽国屯主辱，犹謷然肆为之。后虽斥，然帝念之不衰。及兴元赦令，俄徙吉州长史。杞乃曰："上必复用我。"贞元元年，诏拜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当行诏书，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万乘播迁，幸赦不诛，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悦，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执不得下。于是谏臣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众对，极言杞罪四海共弃，今复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阶祸。其言恳到。帝语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与大州亦无难，如四方之谤何？"乃诏为澧州别驾。后散骑常侍李泌见，帝曰："高等论杞事，朕可之矣！"泌顿首贺曰："比日外谓陛下汉之桓、灵，今乃知尧、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

初，尚父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则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内险，左右见必笑，使后得权，吾族无类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进士第，累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喜阴计，附离权强，其外自处若简重，而中险谲可畏。崔昭纬屡荐之，由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争河中，以胤为节度使，不得赴，半岁，复以中书侍郎留辅政。及昭纬以罪诛，罢为武安节度使。陆扆当国，时王室不竞，南、北司各树党结籓镇，内相凌胁。胤素厚硃全忠，委心结之。全忠为言胤有功，不宜处外，故还相而逐扆。

光化初，昭宗至自华，务安反侧，而胤阴为全忠地，俾擅兵四讨。帝丑其行，罢为吏部尚书，复倚扆以相。会清海无帅，因拜胤清海节度使。始，昭纬死，皆王抟等白发其奸，胤坐是赐罢，内衔憾。既与抟同宰相，胤议悉去中官，抟不助，请徐图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语于全忠，令露劾抟交敕使共危国，罪当诛。胤次湖南，召还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户部使，而赐抟死，并诛中尉宋道弼、景务修，繇是权震天下，虽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谓“崔四入”。

刘季述幽帝东内，奉德王监国，畏全忠强，虽深怨胤，不敢杀，止罢政事。胤趣全忠以师西，问所以幽帝状。全忠乃使张存敬攻河中，掠晋、绛。神策军大将孙德昭常忿阉尹废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戬与游，乘间伺察。德昭饮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戬说曰：“自季述废天子，天下之人未尝忘，武夫义臣搏手愤惋。今谋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于威，无与也。君能乘此诛二竖，复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计，将有无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谋。德昭许诺，胤斩带为誓。俄而季述、仲先诛，以功进司徒，不就，复辅政，并还使领。帝德之，延见或不名，以字呼之，宠遇无比。

天复元年，全忠已取河中，进逼同、华。中尉韩全诲以胤与全忠善，恐导之翦除君侧，乃白罢政事，未及免，仓卒挟帝幸凤翔。胤怨帝见废，不肯从，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师卢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华，遣幕府裴铸奏事。帝不得已，听来朝。至是胤为之谋，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诏趣还镇，因诏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书诏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为所诖误。师业入关，请得与李茂贞约释憾以迎乘舆。”茂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榷利，令亲信陈班与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辈往召，安卧不动，一奉表陈谢。”时帝见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诏显责之，以工部尚书罢知政事，胤出居华州。

初，天复后宦官尤屈事胤，事无不咨。每议政禁中，至继以烛，请

尽诛中官，以宫人掌内司事。韩全诲等密知之，共于帝前求哀。乃诏胤后当密封，无口陈。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谋，乃求知书美人宗柔等内左右以刺阴事。胤计稍露，宦者或相泣无憀，不自安，劫幸之谋固矣。

居华时，为全忠数画丑计。全忠引兵还屯河中，胤迎谒渭桥，奉觞为全忠寿，自歌以箅酒。会茂贞杀全诲等，与全忠约和。帝急召之，墨诏者四、硃札三，皆辞疾。及帝出凤翔，幸全忠军，乃迎谒于道，复拜平章事，进位司徒，兼判六军诸卫事，诏徙家舍右军，赐帷帐器用十车。胤遂奏："高祖、太宗无内侍典军，天宝后宦人浸盛，德宗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为率。其后参掌机密，至内务百司悉归中人，共相弥缝为不法，朝廷微弱，祸始于此。请罢左右神策、内诸司使、诸道监军。"于是中外宦官悉诛，天子传导诏命，只用宫人宠颜等。

帝之在凤翔，以庐光启、苏检为相，胤皆逐杀之，分斥从幸近臣陆扆等三十余人，惟裴贽孤立可制，留与偕秉政。帝动静一决于胤，无敢言者。胤议以皇子为元帅，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内利辉王冲幼，故胤藉以请。帝曰："濮王长，若何？"还禁中，召翰林学士韩偓以谋。偓阴佐胤，卒不能却。全忠还东，到长乐，群臣班辞，胤独至霸桥置酒，乙夜乃还。帝即召问："全忠安否？"与饮，命宫人为舞剑曲，戊夜乃出，赐二宫人，固让乃许。是时天子孤危，威令尽去，胤之劫持类如此。进侍中、魏国公。

自凤翔还，揣全忠将篡夺，顾己宰相，恐一日及祸，欲握兵自固，谬谓全忠曰："京师迫茂贞，不可无备，须募军以守。今左右龙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馀，无见兵。请军置四步将，将二百五十人；一骑将，将百人。使番休递侍。"以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诸卫副使，陈班为威远军使，募卒于市。全忠知其意，阳相然许。胤乃毁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阴令汴人数百应募，以其子友伦入宿卫。会为球戏，坠马死，全忠疑胤阴计，大怒。时传胤将挟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谋胁乘舆都洛，惧其异议，密表胤专权乱国，请诛之。即罢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谅以兵围开化坊第，杀胤，汴士皆突出，市人争投瓦砾击其尸，年五十一，元规、陈班等皆死，实天复四年正月。

胤罢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胁帝迁洛，发长安居人悉东，彻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系路，啼号不绝，皆大骂曰："国贼崔胤导全忠卖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虽据河南，顾强诸侯相持，未敢决移国。及胤间内隙，与相结，得梯其祸，取朝权以成强大，终亡天下，胤身屠宗

灭。世言慎由晚无子，遇异浮屠，以术求，乃生胤，字缁郎。及为相，其季父安潜喈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门户，终为缁郎坏之！”

崔昭纬字蕴曜，其先清河人。及进士第。至昭宗时仕浸显，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进尚书右仆射。性险刻，密结中人，外连强诸侯，内制天子以固其权。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宁幕府。每它宰相建议，或诏令有不便于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使上书訾讦，己则阴阿助之。方是时，帝室微，人主若赘斿然。始，帝委杜让能调兵食以讨凤翔，昭纬方倚李茂贞、行瑜为重，阴得其计，则走告之，激使称兵向阙，遂杀让能。后又导三镇兵杀韦昭度等。帝性刚明，不堪忍，会诛行瑜，乃罢昭纬为右仆射。复请硃全忠荐己，又厚赂诸王，为所奏，贬梧州司马，下诏条其五罪，赐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斩之。鋋亦诛。

柳璨字炤之，公绰族孙也。为人鄙野，其家不以诸柳齿。少孤贫，好学，昼采薪给费，夜然叶照书，强记，多所通涉。讥诃刘子玄《史通》，著《析微》，时或称之。颜荛判史馆，引为直学士，由是益知名。迁左拾遗。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磎死，内常求似磎者。或荐璨才高，试文，帝称善，擢翰林学士。

崔胤死，昭宗密许璨宰相，外无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驺士传呼宰相，人皆大惊。明日，帝谓学士承旨张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为相，应授何官？”对曰：“用贤不计资。”帝曰：“谏议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岁，其暴贵近世所未有。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望旧臣，与同位，颇轻之，璨内以为怨。硃全忠图篡杀，宿卫士皆汴人，璨一厚结之，与蒋玄晖、张廷范尤相得。既挟全忠，故朝权皆归之。进中书侍郎、判户部，封河东县男。

天祐二年，长星出太微、文昌间，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杀以塞天变。”玄晖、廷范乃与璨谋杀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媢若独孤损等三十余人，皆诛死，天下以为冤。全忠闻之，不善也。其后急于九锡，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构璨等，言其有贰，故礼不至。玄晖惧，自往辨解。全忠怒骂曰：“尔与柳璨辈沮我，不由九锡，作天子不得邪？”璨惧，即胁哀帝曰：“人望归元帅矣，陛下宜揖让以授终。”璨请自行，进拜司空，为册礼使，即日进道。及玄晖死，而全忠恚璨背己，贬登州刺史，俄除名为民，流崖州，寻斩之。临刑悔吒曰：“负国贼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晖者，少贱，不得其系著。事硃全忠为腹心。昭宗东迁，玄晖为枢密使。帝驻陕州，术家言星纬不常，且有大变，宜须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卫官高瑰持帛诏赐王建，告以胁迁，且言："全忠以兵二万治洛阳，将尽去我左右，君宜与茂贞、克用、行密同盟，传檄襄、魏、幽、镇，使各以军迎我还京师。"又诏全忠："后方娠，须十月乃东。"全忠知帝有谋，遣寇彦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谷水，全忠尽杀左右黄门、内园小儿五百人，悉以汴兵为卫。初，全忠至凤翔，侵邠州，节度使杨崇本降，质其家。崇本妻美，全忠与乱，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会克用、茂贞，南告赵匡凝及建，同举兵问劫迁状，全忠大惧。

帝自出关，畏不测，常默坐流涕。玄晖与张廷范内讠问，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无传禅意，乃谋弑以绝人望，因令其属李振谕玄晖。玄晖与龙武统军硃友恭、氏叔琮夜选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请见帝。宫门开，门留十士以守。至椒兰院中，夫人裴贞一启关，杀之，乃趋殿下。玄晖曰："上安在？"昭仪季渐荣曰："院使毋伤宅家，宁杀我！"士持剑入，帝闻，遽单衣走，环柱，遂弑之。渐荣以身蔽帝，亦死。复执后，后求哀。玄晖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释后。明日，宰相请对，日晏不出。玄晖矫遗诏，言帝夜与昭仪博，为贞一、渐荣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来朝，振曰："晋文帝杀高贵乡公，归罪成济。今宜诛友恭等，解天下谤。"全忠趋西内临，对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谋，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请讨罪人。是时洛城旱，米斗直钱六百，军有掠籴者，都人怨，故因以悦众，执友恭、叔琮斩之。全忠邀九锡，玄晖自持诏趋汴言之。还洛不淹日，全忠矫诏收付有司车裂之，贬为凶逆百姓，焚尸都门外。

廷范者，以优人为全忠所爱，扈东迁为御营使，进金吾卫将军、河南尹。全忠欲以为太常卿，宰相裴枢持不可，繇是枢罢去。柳璨希旨下诏，责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浊，卒用廷范太常卿。会天子将郊，以为修乐县使，又与苏楷等驳昭宗谥。全忠恚九锡缓也，王殷谮其与璨等祀天祁延唐祚，及玄晖死、璨诛，即贬廷范莱州司户参军，轩于河南市。

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隶感化军，以骑士奋，性沈壮有胆力。从全忠击黄巢陈、许间，名右诸将，得为亲校。与时溥、硃宣战，以多累表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宿州刺史。攻赵匡凝于襄阳，不克。又与李克用战洹水，迁曹州刺史。天复初，拔泽、潞，击太原，授晋慈观察使。全忠屯凤翔，克用袭绛州，攻临汾，叔琮以二壮士类沙陀者牧马于原，与克用军偕行，伺隙各禽一虏还。克用大惊，疑有伏，遂退屯蒲。会硃友宁以兵三万来援，叔琮曰："贼遁矣，无以立功。"乃潜师夜猎游骑，杀数

百，进破其垒，俘斩万级，收马三千，遂长驱取汾州，转战薄太原而还。迁检校司空，再进为保大军节度使。

全忠欲迁帝于洛，表为右龙武统军。与弑帝，故全忠请贬白州司户参军，斩之。叔琮将死，呼曰："硃温卖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谓何？"

友恭者，本李彦威也。寿州人，客汴州。殖财任侠，全忠爱而子畜之。领长剑都，积功，表为检校尚书左仆射。乾宁中，授汝州刺史，检校司空。杨行密侵鄂州，友恭将兵万馀援杜洪，至江州，还攻黄州，入之，获行密将，俘斩万计。又袭安州，杀守将。迁颍州刺史、感化军节度留后。帝东迁，为左龙武统军，贬崖州司户参军。临刑曰："温杀我，当亦灭族！"又语张廷范曰："公行及此"云。

赞曰：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故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呜呼，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叛臣上

仆固怀恩，铁勒部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别为蕃州　，以仆骨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讹为仆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怀恩，世袭都督。

怀恩善战斗，晓识戎情，部分谨严。安禄山反，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讨贼云中，破之；败薛忠义于背度山，杀七千骑，禽忠义子，下马邑。进会李光弼，战常山、赵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肃宗即位，与子仪赴灵武。时同罗部落叛，禄山北掠朔方，子仪率怀恩迎击。怀恩子玢战败降虏，已而自拔归，怀恩怒，叱斩之。将士股栗，皆殊死战，遂破其众，收马、橐它、器械甚众。帝又诏与敦煌王承寀使回纥请师，回纥听命。至德二载，从子仪下冯翊、河东，走贼将崔乾祐，袭潼关，破之。贼将安守忠、李归仁苦战二日，王师败绩。怀恩至渭水，无舟，抱马鬣以逸，收散卒还河东。子仪赴凤翔，归仁以劲兵邀战三原，子仪使怀恩与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贞五将军伏白渠下，贼至遇伏，败而走。又战清渠，不利，引还。

时回纥使叶护、帝得以四千骑济师，南蛮、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诏广平王为元帅，使怀恩统回纥兵，从王战香积寺北。贼以一军伏营

左，怀恩驰掩之，馘斩无遗者，贼气沮。既合战，以回纥夹攻贼，战酣，脱甲援矛直捣阵，杀十余人，众惊靡，亦会李嗣业麾斗尤力，贼大崩败。会日暮，怀恩见王曰："贼必弃城走，愿假壮骑二百，缚安守忠、李归仁等致麾下。"王曰："将军战疲，且休矣；迨明，与将军图之。"对曰："守忠等皆天下骁贼，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必为我患，虽悔无逮。"王不从，固请，通夕四五反。迟明，谍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从王破贼于新店。以复两京有殊功，诏加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封丰国公，赐封二百户。

从郭子仪破安太清，下怀、卫二州，攻相州，战愁思冈，常为先锋，勇冠军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营节度使，进封大宁郡王。

怀恩为人雄重寡言，应对舒缓，然刚决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虽主将必折诟。其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子仪政宽，能优容之。及李光弼代子仪，怀恩仍为副。光弼守河阳，攻怀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斗，以仪同三司将兵，每深入多杀，贼惮其勇，号猛将。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归之，不听，以卒环守。复驰骑趋之，射杀七人，夺妻还太清。怀恩怒曰："公乃为贼杀官卒邪？"光弼持法严，少假贷。初，会军汜水，朔方将张用济后至，斩纛下。怀恩心惮光弼，自用济诛，常邑邑不乐。及光弼与史思明战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师。帝思其功，召入为工部尚书，宠以殊礼。代宗立，拜陇右节度使，未行，改朔方行营节度，以副子仪。

初，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毘伽阙可汗，又为少子请婚，故以怀恩女妻之。少子立，号登里可汗，而怀恩女为可敦。宝应元年，帝召兵于回纥，而登里可汗已为史朝义所诱，引众十万盗塞，关中大震。帝遣殿中监药子昂劳之，可汗因请见怀恩及其母，有诏报可。怀恩避嫌不往，帝赐铁券，手诏固遣，乃行。与可汗会太原，可汗大悦，遂请和，助讨朝义，即引兵屯陕州，待师期。

于是雍王以元帅为中军，拜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之副，乃与左杀为先锋。时诸节度皆以兵会，次黄水，贼坚壁自固。怀恩阵西原，多张旗■，使突骑与回纥稍南出缭贼左，举旗为应，破贼壁，死者数万。朝义拥精骑十万来援，埋根决战，短兵接，杀获相当。鱼朝恩令射生五百攒矢注射，贼多死，而阵坚不可犯。马璘怒，单骑援旗直进，夺两盾，贼辟易，大军乘以入，众嚣不止，朝义败。斩首万六千级，禽四千余人，降者三万。转战石榴园、老子祠，贼再败，自相奔蹂死，填尚书谷几满，朝义轻骑走。怀恩进收东都、河阳，封府库，无所私。释贼所署

许叔冀、王佃等，众皆按堵。留回纥屯河阳，使瑒及北庭兵马将高辅成以万骑逐北，怀恩常压贼而次。至郑州，再战再捷，贼帅张献诚以汴州降，下滑州。朝义至卫州，与其党田承嗣、李进超、李达庐合，有众四万，据河以战。瑒济师登岸薄之，贼党奔溃。进次昌乐，朝义逸，伪帅达庐降，薛高、李宝臣举相、卫、深、定等九州献款。朝义至贝州，得其党薛忠义，引众三万拒瑒于临清。贼气盛，瑒勒兵挫其锋，令高彦崇、浑日进、李光逸设三伏以待，贼半度，伏发，击之，朝义走。会回纥以轻骑至，瑒卷甲驰之，大战下博，贼背水阵，师奔击，贼大崩，积尸蔽流而下。朝义退守莫州。于是都知兵马使薛兼训、郝廷玉、兖郓节度使辛云京会师城下，朝义与田承嗣数挑战，不胜，临阵斩伪党敬荣。朝义惧，率残众奔幽州。王追蹑，朝义走平州，自经死，河北平。怀恩与诸将皆罢兵，以功迁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加封户四百。

初，帝有诏但取朝义，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张忠志、李怀仙、田承嗣见怀恩皆叩头，愿效力行伍。怀恩自见功高，且贼平则势轻，不能固宠，乃悉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潜结其心以为助，嵩等卒据以为患云。

未几，加太子少师，增户五百，第一区，与一子五品官。诏护回纥归国，道太原，辛云京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怀恩既父子新立功，举河朔若拾遗，名出诸将远甚，而为云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状。顿军汾州，使裨将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怀光据晋州，张如岳据沁州，高晖等十余人自从。会监军骆奉先自云京所归，云京已厚结其欢，因言怀恩与可汗约反状明白。奉先过怀恩，升堂拜母，母让曰："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酒酣，怀恩舞，奉先厚纳以币。怀恩未及酬，奉先亟辞去，怀恩即遣左右匿其马。奉先疑图己，乘夜遁归。怀恩惊，追与其马。奉先还，具奏怀恩反状，怀恩亦请诛云京、奉先，诏两解之。怀恩之过潞，李抱玉赠以币马，怀恩答之。俄抱玉表怀恩私有所结。

广德初，进拜太保，与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户五百。瑒与一子五品官，封户百。仍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象凌烟阁。又以瑒检校兵部尚书、朔方行营节度使。然怀恩怏怏，又性强固，不肯为谗毁屈，无以自解，乃上书陈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驱策。禄山之乱，臣以偏裨决死静难，杖天威神，克灭强胡。思明继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国雠，攻城野战，身先士卒，兄弟死于阵，子姓没于军，九族之内，十不一在，而存者创痍满身。陛下龙潜时，亲总师旅，臣事麾

下，悉臣之愚。是时数以微功，已为李辅国谗间，几至毁家。陛下即位，知臣负谤，遂开独见之明，杜众多之口，拔臣于汧、陇，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干，朽骨再肉。前日回纥入塞，士人未晓，京辅震惊，陛下诏臣至太原劳问，许臣一切处置，因得与可汗计议，分道用兵，收复东都，扫荡燕、蓟。时可汗在洛，为鱼朝恩猜阻，已失欢心。及臣护送回纥，云京闭城不出，潜使攘窃，蕃夷怨怒，弥缝百端，乃得返国。臣还汾州，休息士马云京亦不使一介相闻，畏臣劾奏，故构为飞谤，以起异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谗邪之党，臣所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无所逃死：往者同罗背逆，以骚河曲，兵连不解，臣不顾老母，从先帝于行在，募兵讨贼，同罗奔殄，是臣不忠于国，罪一也；斩子玢以令士众，舍天性之爱，是臣不忠于国，罪二也；二女远嫁，为国和亲，合从殄灭，是臣不忠于国，罪三也；又与子瑒躬履行阵，志宁邦家，是臣不忠于国，罪四也；河北新附，诸镇皆握强兵，臣之抚绥，反侧时定，是臣不忠于国，罪五也；协和回纥，戡定中原，二陵复土，使陛下勤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罪六也。”又言：“来瑱之诛，不暴其罪，天下为疑。四方奏请，陛下皆云与骠骑议之，可否不出宰相。”词言慢很，帝一不为慊，且欲其悔过，故推心待之。诏宰相裴遵庆临谕诏旨，因察其去就。

遵庆至，怀恩抱其足，泣且诉。遵庆道帝所以不疑，即劝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谏，以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测之朝，独不见来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赏，瑱已及诛。”怀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卫，志诚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纥还，怀恩虑泄其交通状，因留不遣。即使瑒攻云京，云京败，进攻榆次。

初，帝幸陕，颜真卿请奉诏召怀恩。至是，帝使往，辞曰：“臣往请行，时也，今无及矣！”帝问故，对曰：“顷陛下避狄于陕，臣见怀恩，责以《春秋》义，不奔问官守，故怀恩来朝，以助讨贼，则其辞顺。今陛下即宫京邑，怀恩进不勤王，退不释众，其辞曲，必不来矣！”“然则奈何？”曰：“今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耳，自馀盛言其枉。然怀恩将士，皆郭子仪旧部曲，陛下若以子仪代之，喻以逆顺，必相率而归。”从之。

子仪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责其缓，鞭之，众怒。是夕，偏将焦晖、白玉等斩其首，献阙下。怀恩闻，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国家酬汝不浅，今众变，祸且及我，奈何？”怀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为国杀此贼，取其心以谢军中。”怀恩走，乃与部曲三百北度河，走灵武，稍稍引亡命，军复振。帝念旧勋，不加罪，诏辇其

母归京师，厚恤之，以寿终。又下诏拜怀恩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罢馀官。

怀恩固恶不能改，遂诱吐蕃十万入塞，丰州守将战死。进掠泾、邠，祭来瑱墓。度泾水，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御之，覆其阵，怀恩泣曰："曩皆为我子，反为人致死于我。"入侵奉天，子仪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怀恩诱合诸蕃号二十万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摇奉天；任敷、郑廷、郝德自东道寇奉先，以窥同州；羌、浑、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趣凤翔。京师震骇。诏子仪屯泾阳，浑日进、白元光屯奉天，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董秦屯东渭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军屯苑中，下诏亲征。怀恩至鸣沙，病甚，还死灵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将张韶、徐璜玉不能定其军，皆前死。范志诚统众寇泾阳。时诸屯坚壁，大雨，溪坼流溃，贼不得进。吐蕃既持久，又与回纥争长，更相疑，莫适先进，因焚庐舍，驱男女数万去。周智光邀战澄城，破之，收马牛军资万计。回纥乃诣子仪降，请击吐蕃自效。子仪分兵随之，破其众于泾州。任敷走，羌、浑诣李抱玉降。

始，怀恩立功，门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隐忍，数下诏，未尝声其反。及死，为之恻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俄而从子名臣以千骑降。大历四年，册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嫁回纥云。

周智光，少贱，失其先系，以骑射从军，起行间为裨将。鱼朝恩镇陕州，与相昵款，数称荐之，累迁同、华二州节度使。

永泰元年，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众十余万寇奉天，智光邀战澄城，破之，获驼马军赀万计，逐北至鄜州。素与杜冕仇嫌，时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杀刺史张麟，害冕宗属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惧不赴。更诏冕使梁州避雠，冀其来。偃然不听命，聚不逞数万，恣剽掠以甘其欲，结固之。杀陕州监军张志斌及前虢州刺史庞充。初，志斌自陕入奏，智光慢不为礼，志斌责之，怒曰："仆固怀恩岂反者邪？皆鼠辈弄威福趣之祸也。我本不反，今为尔反！"遂叱斩志斌，飨帐下。时崔圆自淮南纳方物百万，盗颉其半；天下贡奉输漕，劫留之；士沿调当西者惧何诘，间道走同者，遣部将邀捕斩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诏拜尚书左仆射。既受诏，恚语曰："吾有大功，上不与平章事，且同、华地狭，不足申脚，若加陕、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诸子皆弯弓二百斤，有万人敌，挟天子令诸侯，非

智光尚谁可？”即历诋大臣，元仙震汗。徐遗百缣遣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禬赛。

大历二年，帝诏郭子仪密图之。同、华路闭，诏书不能通，乃召子仪婿赵纵受口诏，书帛内蜜丸，遣家童走间道传诏。子仪得诏，声言讨之。未行，其众大携，部将李汉惠自同州降子仪。乃贬智光澧州刺史，听百人随身，贷将吏一切不问。寻为帐下斩其首，并斩子元耀、元干来献，诏枭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贲、别将蒋罗汉并伏诛。敕有司具仪告太清宫、太庙、七陵。

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关，闻智光反，率兵讨之。会败，忠臣因入华大掠，自赤水至潼关畜产财物皆尽，官吏至衣纸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义，京兆长安人。以概量业于市，力能舒钩。后为羽林射生，事来瑱。沉默寡言。瑱自襄阳朝京师，分诸将戍福昌、南阳。瑱诛，戍者溃，崇义自南阳勒众还襄州，与李昭、薛南阳相让为长，众曰：“非梁卿莫可。”遂总其军，杀昭及南阳，胁制众心。代宗因即拜节度使。举七州兵二万，与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宝臣相辅车，根牙槃结。然独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节遇士以自振，襄、汉间人识教义。亲厚数讽入朝，答曰：“来公有大功，畏阉竖谗，逡巡辞召。至代宗立，不待驾而朝，即见族。吾衅盈矣，若何欲见上乎？”

建中元年，李希烈请讨之。崇义惧，整饬军旅。男子郭昔上变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远方，诏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初，刘文喜之难，舟奉诏入泾州，俄而帐下斩文喜以闻，四方传舟能覆军杀将，反侧者皆恶之。舟至，以入朝劝崇义，崇义不悦。明年，遣使尉抚诸道，舟复如崇义所，遂不肯内，请易它使。更命给事中庐翰往，崇义益不安，跋扈甚，谏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赏，赐铁券，擢其将兰杲为邓州刺史，遣御史张著以手诏召崇义。崇义使卒持满，乃受命。杲奉诏不敢发，诣崇义自言。崇义对著号哭，遂拒诏。

帝命李希烈率诸道兵进讨。崇义先攻江陵，欲通黔、岭，败于四望而还。杀希烈临汉屯兵千余，希烈怒，引兵循汉而上。崇义使翟崇晖、杜少诚战蛮水，折北至涑口，大败。二将降，希烈宠之，使部降兵徇襄阳，约百姓按堵。崇义闭壁，守者斩关出，不可止，乃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希烈诛其亲族及军从临汉役者三千人。

崇义孙叔明，养于李纳，后从刘悟为昭义将，从谏死，遣进旄节，有诏诛之。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

怀光在军，积劳至开府仪同三司，为都虞候。勇鸷敢诛杀，虽亲属犯法，无所回贷。节度使郭子仪仁厚，不亲事，以纪纲委怀光，军中畏之。会母丧，起兼邠、宁、庆都将。德宗罢子仪副元帅，以所部兵分诸将，故怀光检校刑部尚书，为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引众城长武，据原首，临泾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杨炎欲城原州，使怀光兼帅泾原，遂其功。原州宿将史抗、温儒雅等，故子仪麾下，尝在怀光右，及处其下，意郁郁，怀光因罪诛之，由是泾军迎畏。刘文喜者，因众惧，遂叛。诏与硃泚讨平之，加检校太子少师。明年，徙朔方节度使，实封户四百，仍领邠宁。

时马燧、李抱真讨田悦，未克，诏怀光以朔方兵万五千并力。怀光至魏，未及营，与硃滔等战连箧山，为贼所败，悦因决水灌军，燧等退屯魏县。寻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益户二百。与滔等相持，久不战。

帝狩奉天，怀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奋厉军士倍道进，自蒲津绝河，败泚军于醴泉。将抵奉天，前遣裨将张韶以蜡韬表，随贼攻城，叩垒呼曰："我朔方使也！"缒而上，比登，身被数十矢。时帝被围急，闻之喜，即持韶大号城上，人心乃安。又败贼于鲁店，泚解围去。进加副元帅、中书令。

怀光为人疏而愎，诵言："宰相谋议乖剌，度支赋敛重，京兆尹刻薄军食，天下之乱皆由此。吾见上，且请诛之。"或以告王翃，翃等计："怀光有大功，上且访以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遂告卢杞，杞即说帝曰："怀光兵威已振，逆贼破胆，若席胜，可一举灭贼。今入朝，则必宴劳留连，贼得从容完备，卒难图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怀光屯便桥，督诸将进讨。怀光自以径千里赴难，为奸臣报隔不得朝，颇恚怅，去屯咸阳。明日，李晟会陈涛斜，壁垒未具，贼大至。晟说怀光曰："贼保宫苑，攻之良难。今敢离窟穴，与公薄战，此天以贼赐公也。"怀光曰："吾马未秣，士未饭，可遽战哉？姑养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闭壁不出。怀光数暴杞等罪，帝为贬杞与赵赞、白志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杀之以尉怀光。然益自疑，坚壁八旬不出战，屡诏使进军，以伺衅为解，阴连硃泚。

初，崔汉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结赞曰：“吾法，进军以本兵大臣为信。今制书不署怀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学士陆贽诣怀光议事，怀光陈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马重英陷长安，赞普责其不焚爇，今其来，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万，既用其人，则同汉士，傥邀我厚赏，何以致之？二不可。虏人虽来，义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观成败，王师胜则分功，败则图变，狡诈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谩骂贽曰：“尔何能？”

兴元元年，诏加太尉，赐铁券。怀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则赐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时部将韩游瑰将兵卫奉天，怀光约令为变，游瑰以闻。数日，又密书趣之，门者捕送。又遣将赵升鸾谍于奉天，升鸾告浑瑊曰：“怀光遣达奚承俊火乾陵，使我为内应，以胁乘舆。”瑊白发其奸，请帝决幸梁州。帝令瑊戒严，未毕，帝自西门出，诏戴休颜守奉天。怀光遣将孟廷宝、惠静寿、孙福率轻骑趋南山，粮料使张增遇之。三人计曰：“吾属以叛闻，不如缓军，彼怒，不过不吾将耳。”使增绐众曰：“由此东，吾有见粮可食也。”廷宝等引而东，纵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骆谷。追帝不及。还白怀光，怀光怒，悉罢其兵。怀光乃夺李建徽、阳惠元等军，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贰。泚始惮之，至是欲遂臣怀光。怀光怒，告绝，益不安，乃引兵掠泾阳、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张昕守咸阳。而孟涉、段威勇拥兵降李晟，韩游瑰杀昕，以邠州归。戴休颜自奉天令于军曰：“怀光反。”乃城守。

有诏以怀光为太子太保，许其麾下择功高者一人统其兵。不奉诏。怀光至河中，取同、绛二州，按兵观望。京师平，命给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为怀光帐下所害，于是缮兵严守。帝乃遣浑瑊讨之。度支欲罢其军岁中禀赐，帝曰：“朔方军累有功，岂以怀光拒命而众不被恩邪？”诏所司别贮缣钱，须事定乃给。瑊破同州，屯军不得进，数为怀光所衄。帝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帅，与瑊及镇国骆元光、邠宁韩游瑰、鄜坊唐朝臣会兵进讨。燧拔绛州，诸军遂围河中。

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怀光，传首以献，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诏许一子嗣，赐庄、第各一区，听以礼葬，妻王徙澧州。初，怀光死，其子琟尽杀其弟乃死，故怀光无后。五年，诏曰：“怀旧念功，仁之大也；兴灭继绝，义之至也。昔蔡叔圯族，周封其子；韩信干纪，汉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训，皆以刑佐德，俾人向方。曩者盗臣窃发，朕狩近郊，怀光夙驾千里，奔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众。守节靡终，潜构祸胎，大戮所加，自贻伊戚，孤魂无归，怀之恍然。宜以外孙燕赐姓李，名曰承绪，以左卫率

府胄曹参军继怀光后。”乃赐钱百万，置田墓侧，以备祭享；还妻王，使就养云。

陈少游，博州博平人。幼习老子、庄周书，为崇玄生，诸儒推为都讲。有□冒者欲对广众切问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辩，据引淹该，问穷而对有馀。大学士陈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补南平令，治有声。累迁侍御史、回纥粮料使，加检校职方员外郎充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仆固怀恩表署河北副元帅判官，迁晋、郑二州刺史。

少游长权变，所至一切干济，贿谢权幸，以是数迁。李抱玉表泽潞副使，为陈郑留后。永泰中，复奏为陇右行军司马，擢桂管观察使。少游不乐远去，规徙近镇。时宦官董秀有宠，掌枢近，少游乃宿其里，候归沐，入谒，因鄙语谄谓秀曰：“七郎亲属几何？月费几何？”秀谢曰：“族甚大，岁用常过百万。”少游曰：“审如是，奉入不足为数日费，当数外营乃办耳。吾虽不才，请独取济，岁输钱五千万。今具其半，请先入之。”秀大喜，与厚相结。少游因泣曰：“岭南瘴疠，恐不得生还见颜色。”秀遽曰：“公美才，不当远出，请少待。”时少游已纳赂元载子仲武，于是内外更荐之，改宣歙池观察使。大历五年，徙浙东，封颍川县子，迁淮南节度使。

喜谲数，行小惠，群吏任职。三总簿，皆天下富饶处，以是敛求贸易无虚日，积财宝巨亿万。初结元载，赂金帛岁无虑十万缗；又事宦官骆奉先、刘清潭、吴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后载以过见疑，少游亦疏之。载子伯和谪扬州，少游阳善之，阴奏其罪，代宗以为忠。建中初，朝廷经费不充，始请本道税钱千增二百，盐斗加百钱，度支因请诸道并增焉。李纳拒命，少游出师收徐、海等州，俄弃之，退屯盱眙。累进检校尚书左仆射，赐封户三百，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宰相关播、卢杞与少游有雅故，故骤兼台司。

德宗幸奉天，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寓扬州，所储财赋八百万缗将输京师，少游意硃泚势盛，不遽平，欲胁取其财，使判官崔就佶索文簿，贷二百万缗。佶以非敕命，拒之。怒曰：“君善，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长卿尝任租庸使，为吴仲孺所囚，崔众以倨李光弼被杀，故以为言。佶谒少游，欲谏止，不得语，即遣去，于是财用悉为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复召之。佶惊走度江，伏妻子案牍中以免。佶有御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将焉，少游夺之。能随佶者，至上元，复为韩滉所留。佶但诸史如江、鄂州，以表内蜡丸以闻。会少游使至，帝诘其事，辞以不知。时祸难煽结，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国守臣，

取佶之财，防它盗耳，庸何伤！”远近闻之，咸称帝得其机云。少游闻之，果自安不疑。

李希烈陷汴，声言袭江淮。少游惧，遣参谋温述送款曰：“豪、寿、舒、庐，既韬刃卷铠，惟君命。”又使巡官赵诜如郓州，厚结李纳。希烈僭号，遣将杨丰赍伪赦令送少游。寿州刺史张建封逻得之，斩丰，以伪赦送行在。会佶入朝，具言少游胁财赋状。少游惭，上表言所取以赡军兴，请偿之。而州府残破，不能偿，乃与腹心吏设法重税，民皆苦之。刘洽取汴州，得希烈伪起居注，书“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羞悸发病死，年六十一，赠太尉。

赞曰：怀恩与贼百战，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扫燕、赵无馀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贼，烈妇人也。怀光提万众，振天子于难，一为谗人所沮，忿戾不自还，身首殊分，然谗人亦可疾矣，所谓“交乱四国”者也。

李锜，淄川王孝同五世孙。以父国贞廕调凤翔府参军。贞元初，迁至宗正少卿。尝与卿李干争议，锜以直不坐，德宗两置之。自雅王傅出为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齐运用事，锜以赂结其欢，居三岁，迁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多积奇宝，岁时奉献，德宗昵之。锜因恃恩骜横，天下擢酒漕运，锜得专之，故朝廷用事臣，锜以利交，馀皆乾没于私，国计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贞上书阙下暴其罪，帝械以赐锜；锜豫浚大坎，至则并械瘗坎中，闻者切齿。

锜得志，无所惮，图久安计，乃益募兵，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帝于是复镇海军，以锜为节度使，罢领盐铁转运。锜喜得节，而忘其权去，暴踞日甚，属吏死不以过甚众；又逼污良家，寮佐力谏不能得，遽遁去。

宪宗即位，不假借方镇，故倔强者稍稍入朝。锜不自安，亦三请觐。有诏拜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驰驿劳问，兼抚慰其军。锜署判官王澹为留后。锜无入朝意，称疾迁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数趣之，锜不悦，乘澹视事有所变更者，讽亲兵图澹。因给冬服，锜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澹与中使入谒，既出，众持刃谩骂，杀澹食之。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颈，锜阳惊扈解，乃囚别馆。蕃落兵，薛颉主之；挽硬兵，李钧主之。又以公孙玠、韩运分总馀军。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

筑石头城，谋据江左。

常州刺史颜防用其客李云谋，矫诏称招讨副使，杀镇将李深，传檄苏、杭、湖、睦四州同讨锜。湖州辛秘亦杀镇将赵惟忠。而苏州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执，钉舷上，献于锜，锜败而免。

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中官薛尚衍为都监招讨宣慰使，发宣武、武宁、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东兵，自宣、杭、信三州进讨。初，锜以宣州富饶，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锜甥裴行立虽预谋，而欲效顺，故相与约还兵执锜，行立应于内。子良等既行，其夕，谕军中曰："仆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镇将干首通衢，势蹙且败，吾辈徒死，不如转祸希福。"部众大悦，遂回趣城。行立举火，内外合噪，行立攻牙门。锜大惊，左右曰："城外兵马至。"锜曰："何人邪？"曰："张中丞也。"锜怒甚，曰："门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锜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楼下。李钧引兵三百趋出庭院格斗，行立兵贯出其中，斩钧，传首城下。锜闻之，举族恸哭。子良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且呼锜束身还朝，左右以幕缒而出之。锜以仆射召，数日而反状至，下诏削官爵，明日而败，送京师。神策兵自长乐驿护至阙下，帝御兴安门问罪，对曰："张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尔以宗臣为节度使，不能斩子良然后入朝邪？"锜不能对。以其日与子师回腰斩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数日，帝出黄衣二袭，葬以庶人礼。

擢子良检校工部尚书、左金吾将军，封南阳郡王，赐名奉国；田少卿检校左散骑常侍、左羽林将军，代国公；李奉仙检校右常侍、右羽林将军，邠国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赠王澹给事中，赵琦和州刺史，崔善贞睦州司马。削锜属籍，从弟宋州刺史铦、通事舍人铣、从子师偃流岭南。

赞曰：语曰"出入之吝，谓之有司"，贱之也。德宗平硃泚，京师府藏耗竭，诸道始有进奉助经费，而诏书亦往往宣索于天下。以人主规规财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无事，赋取犹不息。剑南、江西有日月之进，杜亚、刘赞、王纬及锜岁时进奉，以固其宠，号称"赋外羡馀"。又亦托中旨，以盗库物。然献才十二三，馀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然忘生。贞元以后，中官市物都下，谓之"宫市"，不持符牒，口含诏命，取滥缣恶布红紫之，倍其估，裂以偿直。市之良贾精货，皆逃去不出；列廛闲者，惟粗杂苦窳而已。又有强驱入禁中，罄所车辇，卖者不平，因共欧笞之。苍头女奴，名马工车，惴惴常畏捕取。

而德宗蔽于左右前后，莫知也。故善贞因锜并论其事，卒不知锜颛盐铁之利，以养兵图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远甚。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叛臣下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蓟人。少籍军，以材力奋，事节度使薛楚玉、张守邦、安禄山等 ，甄劳至折冲郎将。平卢军先锋使刘正臣杀伪节度吕知晦，擢秦兵马使，攻长杨，战独山，袭榆关、北平，杀贼将申子贡、荣先钦，执周钊送京师。从正臣赴难，复败李归仁、李咸、白秀芝等。潼关失守，秦整军北还。奚王阿笃孤初引众与正臣合，已而绐约皆攻范阳，至后城，夜乘间袭秦。秦接战，败之，追奔至温泉山，禽首领阿布离，斩以衅鼓。至德二载，节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苇绝海，击贼将石帝廷、乌承洽，转战累日，拔鲁城、河间、景城，收粮赀以实军。又与田神功下平原、乐安，禽伪刺史以献。于是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假秦德州刺史。

史思明自归，河南节度使张镐督秦军合诸将平河南州县，与裨将阳惠元破安庆绪将王福德于舒舍，肃宗下诏褒谕，令屯濮州，又徙韦城。从郭子仪围相州，军溃，秦至荥阳，破贼将敬釭，取粮艘二百柁以饷汴军。未几，授濮州刺史，屯杏园渡。许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抚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与俱寇河阳，秦夜挈五百人冒围归李光弼。诏加殿中监，封户二百，召至京师，赐今氏名，给良马、甲第。时陕西、神策两节度使郭英乂、卫伯玉屯陕，故以忠臣为两军兵马使，战永宁、莎栅，与贼将李感义等数十遇，皆破之。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贼执，以忠臣为汝、仙、蔡六州节度使，兼安州。合诸军平东都，进御史大夫。

回纥可汗既归，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阳守赀廪，因是招亡命为盗，道路畏涩。诏忠臣讨定之。吐蕃犯京师，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场，使者至，即整师引道。诸将白："须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时召兵无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观察使，赉与倍等。

周智光为帐下所杀，忠臣提兵入华州，所过大掠，自赤水距潼关二百里无居人。大历五年，加蔡州刺史。陕虢李国清为下所逐，掠府库，国清遍拜诸将乃免。会忠臣入朝，次陕，诏讯于众。众惧忠臣，不敢摇，即围棘，约士投所掠物围中，一日尽获。

讨李灵耀也，战西梁固，败之。复与马燧军合，败贼于汴州。田悦以援兵三万屯汴郛，忠臣勒裨将李重倩夜率百骑袭之，贯其营而还，杀数十百人。悦间道走，灵耀开城亡去，军遂溃。以忠臣为汴州刺史，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

忠臣资婪沓嗜色，将士妇女逼与乱，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张惠光，用为牙将，恃势残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横肆。十四年，大将李希烈因众怒，与少将丁皓、贾子华等共斩惠光父子，以兵胁逐忠臣。跳奔京师，帝素宠之，不责也。复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奉朝请。

德宗立，散骑常侍张涉以赃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读东宫者，忠臣曰："陛下贵为天子，先生以乏财触法，非过也。"帝意解，免涉归田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杀之，有司劾当死。忠臣曰："京杲应死久矣！"帝问故，对曰："京杲诸父战某所死，兄弟战某所死，渠从行独得存，以故知之。"帝凄然悟，释之，下除王傅。

忠臣戆直不通书。帝尝谓："卿耳大，真贵兆。"对曰："臣闻驴耳大，龙耳小。"帝喜其野而诚。然既失兵，怫郁不顾藉。硃泚反，伪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败，系有司，与其子俱斩。

乔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学，擢进士第。性诞荡无礼检。郭子仪表为朔方府掌书记。与联舍毕曜相掉讦，贬巴州司户参军。历果、绵、遂、怀四州刺史，治宽简，不亲事。尝谓录事参军任绍业曰："子纲纪一州，能劾刺史乎？"绍业出条所失示之，惊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琳素善蒲人张涉。涉以国子博士侍太子读，太子即位，召访政事，不淹日，诏入翰林，迁散骑常侍。荐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骇之。琳年高且聩，每进封失次，所言不厌帝旨，在位阅八旬，以工部尚书罢。帝由是亦疏涉。

琳从幸奉天，再迁太子少师；进幸梁州，次盩厔，诡言马殆不进。帝素以旧老礼之，给乘舆马，辞病力。帝赐所执策曰："勉为良图，与卿别矣！"不数日，祝髯发舍仙游佛庐。泚闻，遣数十骑取之，署吏部尚书，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辞。士有诉官非便者，琳曰："子谓此选便乎？"及收京师，李晟悯其老，表贷死。帝曰："琳，故宰相，失节背义，不可赦。"临刑叹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

非命耶？”

时又有蒋镇者，洌子也，与兄链俱以文辞显。擢贤良方正科，累转谏议大夫。大历中，淫雨坏河中盐池，味苦恶。韩滉判度支，虑减常赋，妄言池生瑞盐，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镇驰驿按视。镇内欲结滉，故实其事，表置祠房，号池曰“宝应灵庆”云。再进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镇与休交。泚叛，窜于鄠，伤足不能进。泚先得链，而镇左右逃归，语所在，源休闻，白泚，以二百骑求得之。知不免，怀刃将自刺，链止之。复谋出奔，懦不决。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诛杀，赖镇救原十五。初，洌与弟涣在安史时皆污伪官，链兄弟复屈节于贼云。

高骈，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孙也。家世禁卫，幼颇修饬，折节为文学，与诸儒交，硜硜谭治道，两军中人更称誉之。事硃叔明为司马。有二雕并飞，骈曰：“我且贵，当中之。”一发贯二雕焉，众大惊，号“落雕侍御”。后历右神策军都虞候。党项叛，率禁兵万人戍长武。是时诸将无功，唯骈数用奇，杀获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御使。取河、渭二州，略定凤林关，降虏万余人。

咸通中，帝将复安南，拜骈为都护，召还京师，见灵台殿。于是容管经略使张茵不讨贼，更以茵兵授骈。骈过江，约监军李维周继进。维周拥众壁海门，骈次峰州，大破南诏蛮，收所获赡军。维周忌之，匿捷书不奏。朝廷不知骈问百馀日，诏问状。维周劾骈玩敌不进，更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往代骈。俄而骈拔安南，斩蛮帅段酋迁，降附诸洞二万计。晏权方挟维周发海门，檄骈北归。而骈遣王惠赞传酋迁首京师，见艟舻甚盛，乃晏权等，惠赞惧夺其书，匿岛中，间关至京师。天子览书，御宣政殿，群臣皆贺，大赦天下。进骈检校刑部尚书，仍镇安南，以都护府为静海军，授骈节度，兼诸道行营招讨使。始筑安南城。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鼋刂治，由是舟济安行，储饷毕给。又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检校尚书右仆射。

骈之战，其从孙浔常先锋冒矢石以劝士。骈徙节天平，荐浔自代，诏拜交州节度使。僖宗立，即其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南诏寇嶲州，掠成都，徙骈剑南西川节度，乘传诣军。及剑门，下令开城，纵民出入。左右谏：“寇在近，脱大掠，不可悔。”骈曰：“属吾

在安南破贼三十万，骠信闻我至，尚敢邪！”当是时，蛮攻雅州，壁庐山，闻骈至，亟解去。骈即移檄骠信，勒兵从之。骠信大惧，送质子入朝，约不敢寇。

蜀有突将，分左右二厢，厢有虞候，诘火督盗贼，有兵马虞候，主调发。骈罢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诏蛮新定，人未安业，罢突将月禀并餐钱，约曰：“府库完，当如旧。”又团练兵战者，厚其衣禀；不团练者，但掌文书、仓库，衣禀减焉。骈曰：“皆王卒，命均之。”战士大望。于时天平、昭义、义成戍军合蜀兵凡六万。骈之自将出屯也，突将乱，乘门以入，骈匿于圊，求不得。天平军闻变，其校张桀以士五百格战，不胜。监军慰抚之，皆曰：“州虽更蛮乱，户口尚完，府库方实，公削军禀以自养，不堪其虐，故乱。”监军惧，讲解之。取役夫数百，名叛卒，藉斩其首，乃定。骈徐出，以金帛厚赏士，开府库悉还其衣禀。然密籍所给姓名，夜遣牙将击杀之，夷其族，虽孕者不贳，投尸于江。有一妇方踞而乳子，将就刑，媪伤之，疑其畏死，谓曰：“以子丐我，一诣曹司也。”妇蹶起曰：“我知之，且饱吾子，不可使以饥就戮也。”见刑者拜曰：“渠有节度使夺战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国家法令何有也？我死当诉于天，使此贼阖门如今日冤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闻者为垂泣。骈复录突将戍还者，丸名贮器中，意不怿，则探之，或十或五，授将李敬全斩决。亲吏王殷说骈曰：“突将在行者，初不知谋，公当赦之。”骈悦，投丸池中，人乃安。

蜀之土恶，成都城岁坏，骈易以砖甓，陴堞完新，负城丘陵悉垦平之，以便农桑。讫功，筮之得《大畜》。骈曰：“畜者，养也。济以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进检校司徒，封燕国公，徙荆南节度。

梁缵者，本以昭义兵西戍，骈表隶麾下。王仙芝之败，残党过江，帝以骈治郢威化大行，且仙芝党皆郢人，故授骈镇海节度使。骈遣将张潾与缵分兵穷讨，降其骁帅毕师鐸数十人，贼走岭表。帝美其功，加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等使。又诏骈料官军义营乡团，归其老弱伤夷，裁制军食；刺史以下小罪辄罚，大罪以闻。贼更推黄巢南陷广州，骈建遣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贼西路，留后王重任以兵八千并海进援循、潮，自将万人繇大庾击贼广州，且请起荆南王鐸兵三万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则贼无遗类。帝纳其策，而骈卒不行。

俄徙淮南节度副大使。骈缮完城垒，募军及土客，得锐士七万，乃传檄召天下兵共讨贼，威震一时，天子倚以为重。广明初，潾破贼大云

仓，诈降巢。巢不意其袭，遂大奔，引残党壁上饶，然众亡几。会疫疠起，人死亡，潾进击之，巢大惧，以金啖潾，腾书于骈，丐归命。骈信之，许为求节度。当此时，昭义、武宁、义武兵数万赴淮南，骈欲专己功，即奏贼已破，不须大兵。有诏班师。巢知兵罢，即绝骈请战，击杀潾，乘胜度江攻天长。

始，巢在广州，求天平节度，宰相庐携善骈，以有讨贼功，不肯赦巢，与郑畋争于朝，故巢怨不得节度。而骈闻议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纵贼以耸朝廷，然后立功。毕师鐸谏曰："朝廷所恃，谁易于公？制贼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据要津以灭贼，使得北度，必乱中原。"骈矍然，下令将出师。嬖将吕用之畏师鐸有功，谏曰："公勋业极矣，贼未殄，朝廷且有口语。况贼平，挟震主之威，安所税驾？不如观衅求福，为不朽资也。"骈入其计，托疾未可以出屯，严兵保境。巢据滁、和，去广陵才数百里，乃求援陈许。

巢逼扬州，众十五万。骈将曹全晸以兵五千战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骈兵终不出。贼北趋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骈讨贼，冠盖相望也。俄而两京陷，天子犹冀骈立功，眷寄未衰，诏刺史若诸将有功，自监察御史至常侍，许墨制除授。寻进检校太尉，东面都统，京西、京北神策军诸道兵马等使。会二雉雊署寝，占者曰："军府将空。"骈恶之，悉兵出营东塘，舟二千艘，戈铠完锐，日讨金鼓，以侈士志。与浙西节度使周宝檄，欲连和而西，宝大喜。有谓宝："彼欲并江东为孙策三分计。"宝未之信。俄而骈请宝至军议事，宝怒，辞疾不出，衅隙遂构。骈屯东塘百日，托以宝及浙东刘汉宏将为不利，乃还，以应其变。

帝知骈无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为都统，以崔安潜副之。诏韦昭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加骈侍中，增实户一百，封渤海郡王。骈失兵柄利权，攘袂大诟，即上书谩言不恭，诋鐸乃败军将，而安潜狼贪，有如桡败，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婴轵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诏切责。当此时，王室微，不绝如带。骈都统三年，无尺寸功，幸国颠沛，大料兵，阴图割据，一旦失势，威望顿尽，故肆为丑悖，胁邀天子，冀复故权。而吴人顾云以文辞缘泽其奸，偃然无所忌畏。又请帝南幸江淮。会平贼，骈闻，缩气怅恨，部下多叛去，郁郁无聊，乃笃意求神仙，以军事属用之。

用之者，鄱阳人，世为商侩，往来广陵，得诸贾之驩。既孤，依舅家，盗私其室，亡命九华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术，卖药广陵市。始诣骈亲将俞公楚，验其术，因得见骈，署幕府，稍补右职。用之既少

贱，具知闾里利病、吏得失，颇班班言政事，以将左道，骈愈器之。乃广树朋党，刺知骈动息，持金帛还结左右，日为诞妄以动骈。又荐狂人诸葛殷、张守一为长年方，并署牙将。初，殷将见，用之绐曰：“上帝以公为人臣，虑机事薙废，使神人来备羽翼，且当以职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见，辩诈无穷，骈大惊，号“葛将军”。其阴狡过用之远甚。有大贾居第华壮，殷求之不得，谓骈曰：“城中且有妖，当筑坛禳却之。”因指贾居。骈敕吏即日驱徙，殷入居之。

骈造迎仙等楼，皆广高八十尺，饰以金珠璟玉，侍女衣羽衣，新声度曲，以拟钧天，薰斋其上，祈与仙接。用之自谓与仙真通，对骈叱咤风雨，或望空顾揖再拜，语言俚近，左右或窃议，辄杀之，后无敢出口者。萧胜纳贿用之，求盐城监，骈不肯。用之曰：“仙人言盐城有宝剑，须真人取之，唯胜可往。”骈许诺。数月，胜献铜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骈宝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惮其术穷且见诘，乃刻青石手板为龙蛇隐起，文曰：“帝赐骈。”使人潜植机上，骈得之大喜。为寓鹄廷中，设机关，触人则飞动，骈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状。用之惧有擿其奸者，乃曰：“仙人当下，但患学者真气亏沮耳。”骈始弃人间事，绝妾媵，虽将吏不得见。客至，先遣薰濯，诣方士祓除，谓之解秽，少选即引去。自是内外无敢言者，惟梁缵屡为骈言，骈不听。缵惧，解所领兵，骈还其军于昭义，缵不复事矣。

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赋，人人思乱。乃擢废吏百馀，号“察子”，厚禀食，令居衢哄间，凡民私阋隐语莫不知，道路箝口。诛所恶者数百族。又募卒二万，为左、右“镆邪军”，与守一分总，置官属如骈府。用之每出入，骀御至千人；建大第，军胥营署皆备。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左右姬侍百馀，皆娟秀光丽，善歌舞，巾鹭束带以侍。月二十宴，其费仰于民，不足，至苛留度支运物。诱人上变，则许入赀产赎罪。俞公楚数规戒其失，不听。姚归礼谋杀之，弗克。用之因谮二人于骈，使以骁雄兵三千督盗于外，密使兵袭之，举师歼焉。骈从子澞密疏用之罪，谏骈曰：“不除之，高氏且无种。”骈怒，命左右扶出，以状授用之。用之诬澞贪贳不能满，故妄言。因出澞笔验之，骈敕吏禁澞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几为下所逐，用之构之也。骈使人杀澞。

嗣襄王煴之乱，骈上书劝进，伪假骈中书令、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使，以用之为岭南节度使。骈久觖望，至是大喜，贡赋不绝。用之始开府置官属，礼与骈均矣。以郑杞、董仅、吴迈为腹心，骈之亲信皆偪使附己，政事未尝关决骈。骈内悔，欲收其权，不能也。用之问

计于杞、仅，谋请骈斋于其第，密缢之，绐为升天，事不克。

光启三年，蔡贼孙儒兵略定远，声言涉淮。寿州刺史张翱奔告骈，命毕师鐸率骑三百戍高邮。师鐸者，故仙芝党，以善骑射称。骈败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宠待绝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谐附，然不肯情。师鐸有妾美，用之请见，不可，狙其出，观焉，怒而弃之；内忿惧，为子结婚于高邮将张神剑，阴倚为援。硃全忠方攻秦宗权，骈虑其奔突，使师鐸率兵逾都梁山，不见贼还。师鐸见骈府宿将多以谗死，忧甚。用之益加礼，师鐸愈恐，谋于神剑。神剑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结。用之亦虑其变，内欲除之，亟请罢屯。其母密擿师鐸使去，曰："毋顾家室。"师鐸忧，未知所出。而骈子怒用之专恣，觊师鐸与诸将发其奸，遣使谓师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图君，既授书神剑矣，君其备之！"师鐸惊，军中稍稍传言。诸将介而见，请杀神剑，并其军，驱市人以济乱。师鐸曰："不可，我若重扰百姓，复一用之也。郑汉璋素与我善，兵精士强，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谋，彼必喜，则事济矣。"众然之。神剑未知，方椎牛酾酒，且将犒师。师鐸潜师夜出，士皆绛缯抹首，且行且掠。汉璋闻，以麾下出迎，师鐸谂以计，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帅兵及亡命数千至高邮，见神剑，诘其变，神剑辞不知。师鐸语稍侵，神剑瞋目曰："大夫何晚计！彼一妖人，前假岭南节，不肯行，志图淮海，令君既夺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头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汉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师鐸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县，以诛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为名。神剑以高邮兵诸校倪详、禀并以天长子弟会，唐宏为先锋，骆玄真主骑，赵简主徒，王朗为殿，得胜兵三千。将发，神剑中悔，缪曰："公兵虽精，然城坚，旬日不下则粮乏，众心摇矣。神剑请按军高邮，为公声援而督粮道。"师鐸曰："民禀尚多，何患资储？城中携离无斗志，何事声援？君意不行，孰敢违？"汉璋内忌神剑，恐不为己下，劝许其计，约城破玉帛子女共之。

其四月，兵傅城，营其下。城中骇乱，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战。令曰："斩一级，赏金一饼。"士多山东人，坚悍颇用命。师鐸惧，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诸门。骈登延和阁，闻嚣甚，左右告之故，大惊，召用之问状，徐曰："师鐸众思归，为门卫所轧，随已处置，不尔，烦玄女一符耳！"骈曰："吾觉尔之诞多矣，善自为之，勿使吾为周宝也！"时宝已为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惭，不复有言。师鐸见城未下，颇惧，求救于宣州秦彦，约事平迎以代骈。

骈数责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无方，卒误我。今百姓饥馑，不可虐用，当遣大将赍吾书谕之，使罢兵。"用之疑诸将不为用，以

其党许戡奉书往。始师鐸意骈令宿将劳军，因得口陈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缵、韩问安在？若何庸来！"即斩之。乃系书射城内，用之不发，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谒，骈惊匿内寝，少选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驱出。用之至南门，举策曰："吾不复入是矣！"始与骈贰。

师鐸壁扬子，发民庐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马及丁壮，骁将以长刀拥胁乘城，昼夜不得息。又疑为间，数易区处，家有馐饷，皆相失，至饥死者相枕藉。骈召大将古锷赍师鐸母书及其子出谕，师鐸遣子还曰："不敢负恩，朝斩凶人，夕还屯，愿以妻子为质。"骈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会秦彦遣秦稠率兵与师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栅以应于外，师鐸入，守将张全乃战死，用之距三桥，杀伤相当。骈从子杰率牙兵将执用之以畀师鐸，左镆邪兵复断其后，用之惧，乃出奔。

骈召梁缵谢曰："初不用子计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迟明师鐸纵火大掠，骈乃命彻备，改服须其入。师鐸见延和阁，骈待之如宾，即署师鐸节度副使，汉璋、神剑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库以待，师鐸去丞相号。于时何卫未谨，骈爱将申及说骈曰："逆人兵少弛，愿奉公夜出，发诸镇兵，还刷大耻，贼不足平也。若不决，则及将不得侍公。"因泣下。骈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

师鐸诛用之支党数十，使孙约迎秦彦。彦者，徐州人，本名立，隶伍籍。乾符中，以盗系狱且死，梦讠虖曰："秦彦，而从我去！"寤而视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彦。聚徒百人，杀下邳令，取其赀，入黄巢党中。既败，与许勍降骈，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观察使窦潏病，彦袭而代之。师鐸之召彦也，或计曰："足下向诛妖人，故下乐从。今军府已安，宜还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权在掌握，四邻闻之，不失大义，诸将未敢谋也。若令彦为帅，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库，势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彦，宜以金玉子女报之，勿听度江。假足下能下彦，杨行密夕闻而朝必至。"师鐸不决，以告汉璋。汉璋曰："善。"

师鐸出骈，囚南第。稠麾下求无厌，烧贡奉楼数十楹，取珍宝。始骈自乾符以来，贡献不入天子，赀货山积，私置郊祀、元会供帐什器，殚极功巧，至是为乱兵所剽略尽。师鐸徙骈东第。禽诸葛殷，腰下得金数斤，百姓交唾，拔须发无遗，再缢乃绝，仇家迍其目云，市人投瓦砾击尸，俄而成冢。骈出金遗守者，师鐸知之，加兵苛督，复入囚署中，子弟十余人同幽之。顾云入见，骈犹自若曰："吾复居此，天时人事必有在。"意师鐸复推立之。

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郑汉璋击之，遂奔天长。初，用之诈为骈书，召兵于庐、寿，城陷，而杨行密兵万人次天长，用之自归。

张神剑求赂于师鐸，辞以彦未至。神剑怒，与别将高霸将攻师鐸。彦之来，召池州刺史赵锽守宣，自将入扬州，称节度使，以师鐸为行军司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师鐸怏怏失志。行密与神剑等连和，自江北至槐家桥，栅垒相联。彦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郑汉璋、唐宏等兵屯门，樵苏道绝，食且乏。稠及师鐸以劲卒八千出战，大败，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彦大出金求救于张雄，雄引兵至东塘，得金，不战去。彦使师鐸率兵二万阵城下，汉璋为前锋，宏次之，骆玄真、樊约又次之，师鐸、王朗以骑为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辎重于壁，以赢兵守之，伏精卒数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伪北，师鐸诸军奔其壁，争取金玉赀粮。伏噪而出，行密引轻兵蹑其尾，俘杀旁午，横尸十里。师鐸等奔还，玄真战死。师鐸雅倚玄真骁敢能拒敌，既失之，惋沮弥日，不复议出战矣。

骈久囚拘，供亿窘狭，群奴彻延和阁阑楯为薪，煮革带以食。骈召幕府卢浣曰："予粗立功，比求清净，非与此世争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师鐸既败，虑骈内应。有女巫王奉仙谓师鐸曰："扬州灾，有大人死，可以厌。"彦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陈赏等往杀之。侍者白有贼，骈曰："此必秦彦来。"正色须之。众入，骈骂曰："军事有监军及诸将在，何遽尔？"众辟易，有奋而击骈者，曳廷下数之曰："公负天子恩，陷人涂炭，罪多矣，尚何云？"骈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斩之。左右奴客遁归行密，行密举军缟素，大临而祭，独用之缞服哭三日。

彦屡败，军气摧丧，与师鐸抱膝相视无它略，更问奉仙，赏罚轻重皆自出。彦遣汉璋击神剑，破之。神剑奔高邮，汉璋欲穷追，会大雨还。行密以城尚坚，师且老，议解去。用之裨将晨伏兵四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杀数十人于门，以招外兵。守军亦厌苦，皆委兵溃。师鐸与其家及彦奔东塘，人争出，相腾藉死，壕堑几满，王朗踣而殒。行密既入，杀梁缵于牙门，以不死高氏难。韩问闻之，赴井死。居人癯忄毅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馀粮救之。

彦、师鐸与唐宏、倪详焚白砂，将度江，会秦宗权使孙儒引兵三万袭扬州，次天长，彦等与之合，还攻行密，取行密辎重牛羊数千计。儒以食乏，乃屠高邮，据之。张神剑奔还，行密授之馆，而高邮戍兵七百溃而来，行密责有谋，悉击杀之，因杀神剑。用之始诈行密曰："庑下有

瘗金五千斤，事平愿备一日乏。”行密掘地无埋金，但得铜人三尺，身桎梏，钉刺其口，刻骈名于背，盖用蛊厌骈也。行密责其罪，并张守一斩于三桥，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

儒攻城未得志，虑彦、师鐸有异谋，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即告儒曰：“师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彦、师鐸、汉璋会军中，彦、师鐸先至，壮士捽之至儒所，儒质彦反骈罪，斩之。至师鐸，呼曰：“丈夫成则王，败则虏，君何多责为？吾尝将数万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剑，瞑目矣！”儒骂曰：“庸贼欲污我手邪！”趣斩之。汉璋至，奋臂击杀数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骑兵，厚赐之。文德元年，儒谍知行密粮乏，自高邮袭之。行密拔其众还庐州，儒遂据扬州。

骈之死，裹以故氈，与子弟七人一坎而瘗。行密擢骈孙愈为副使，令主丧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邝师虔收葬之。

扬州雄富冠天下，自师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饥相仍，其地遂空。

硃玫，邠州人。少以材武为州戍将。黄巢盗长安，有王玫者为伪节度使，方调兵，玫阳事之，乘间斩王玫，以留后让李重古，约合兵讨巢。广明二年，玫袭贼，战开远门，枪洞咽，不死。以多擢晋州刺史，进邠宁节度使，合泾、原、岐、陇兵八万屯兴平，号定国砦。战涝上，败走邠，诏益灵、盐军，拜河南都统。引兵屯中桥，列五壁，进西北面都统。贼平，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吴兴侯。

田令孜议讨王重荣，以兵属玫，合鄜、延、灵、夏军三万保沙苑。重荣上疏乞诛玫、令孜。既战，玫辄北，因纵军还掠。僖宗苍黄幸凤翔避其锋。玫反与重荣、李克用连和，请诛令孜。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玫趋凤翔，令孜劫乘舆走陈仓，遂至兴元。玫追不及，劫嗣襄王熅，奉为帝。玫自号大丞相，专决万机。

始与李昌符共谋挟熅，至是反为雠，昌符乃自归天子，人心浸离。及王行瑜败于大唐峰，惧归且见杀，又闻购能得玫者以邠宁节度畀之，行瑜谓其下曰：“今败归必以无功死，若斩玫，与北军迎天子，取富贵，可乎？”众曰：“诺。”即勒兵倍道趋长安。玫居孔纬第，方据几署事，闻兵入，趣召行瑜叱曰：“公擅归，反邪？”行瑜厉声曰：“我非反者，将得君首为邠宁节度耳！”玫遽起，左右斩之，杀其徒数百。诸军遂大乱，烧京师。时盛寒，吏民被剽敞，僵死尸相藉。即传首兴元，帝为受俘馘。

宦者伪枢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诛。

王行瑜，邠州人。少隶军，从硃玫为列校，讨黄巢数有功。熅即位，授行瑜天平节度使，令率兵守大散关，为李鋋所破，即奉款行在，还取玫首以献，擢邠宁节度使。

景福元年，与李茂贞、韩建及弟同州节度使行实请讨杨守亮于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费，止请假茂贞招讨一节。宦官难之，昭宗亦顾茂贞等得山南则益横，不许。行瑜等因擅兴军击取之。

后茂贞拒覃王，杀宰相，行瑜参有力，得赐铁券。稍凭兵跋扈，求为尚书令，宰相韦昭度执不可，但加号尚父，行瑜望甚。会河中王重荣丧，李克用请以其子珂嗣节度，而行瑜、建、茂贞请授王珙，因各以兵陈阙下，欲废天子，不克，即杀昭度、李磎，留弟行约宿卫。克用悉兵度河问行瑜等罪，行实弃同州趋长安，与行约谋劫乘舆，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园，克用与战，破行实等军，执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诏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锐卒五千营龙泉，茂贞壁其西。克用夜发精骑扰饷道，岐军走，行瑜归邠州，婴城守，厚赂克用求自归。克用军环其城，行瑜穷，登城哭语克用曰："我无罪，昨杀大臣，胁天子，岐人也。行实止宿卫，而有司妄以劫迁罪归之，今公讨乱者，当问茂贞，愿得束身归，听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讨三贼，公其一也。如归国者，当从中决，老夫敢专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庆州，为麾下斩于路，传首京师，帝御延喜门纳之，于是乾宁二年也。其属二百人，克用献于朝。

始，行瑜乱，宗正卿李涪盛陈其忠，必悔过。至是帝怒，放死岭南。

陈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贱，为饼师，得隶左神策军。令孜为护军中尉，敬瑄缘藉擢左金吾卫将军、检校尚书右仆射、西川节度使。性畏慎，善抚士。

黄巢乱，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监军梁处厚，号恸奉表迎帝，缮治行宫。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护乘舆。冗从内苑小儿先至，敬瑄知素暴横，遣逻士伺之。诸儿连臂欢咋行宫中，士捕系之，讠虐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杀五十人，尸诸衢，由是道路不哗。帝次绵州，敬瑄谒于道，进酒，帝三举觞，进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云南叛，请遣使与和亲，乃听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诸吏无敢乏，帝欲命判度

支，固让，再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以弟敬珣为阆州刺史。讨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韩秀升，再进兼中书令，封颍川郡王，实封四百户，赐一岁上输钱及上都田宅邸硞各十区，铁券恕十死。巢平，进颍川王，增实户二百。车驾东，敬瑄供亿丰馀，又进检校太师。

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会昭宗立，敬瑄拒诏，帝召为左龙武统军，以宰相韦昭度代领节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赍耳诉己功，且言铁券恕死。使者驰还。令孜劝敬瑄募黄头军为自守计。

时王建盗据阆、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绵州，发兵拒之，激建攻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鸱视狼顾，惟利是赖，公何用之？"不听。建诒顾彦朗书曰："十军阿父召我，欲依太师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头关。敬瑄不纳，汉州刺史张顼逆战，败，建入汉州。成都严守，建走城下遥谢令孜曰："父召我，及门而拒我，尚谁容？"与诸将断发再拜辞曰："今作贼矣！"因请兵于彦朗，攻成都，残掠州县。彦朗亦畏建，表请大臣代敬瑄。建自请讨敬瑄赎罪，诏立永平军，授建节度使，以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彦朗为行军司马。有诏暴敬瑄杀孟昭图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学射山，敬瑄迎战不克，又战蚕厓，大败。

龙纪元年，昭度至军中，持节谕人，约开门。守陴者诟曰："铁券在，安得违先帝意！"今孜籍城中户一人乘城，夜循行，昼浚濠伐薪。敬瑄屯弥牟、德阳，树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赀多少，布巨梃，搒不实者，不三日输钱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垒，简州刺史张造攻笮桥，大败，死之。

大顺元年，建稍击降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谓其下曰："吾不忍负军容，以头见建可也。"乃沐浴以须，吏斩其首降。敬瑄战浣花，不胜，明日复战，将士皆为建俘。城中谋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众。会大疫，死人相藉。

明年三月，诏还敬瑄官爵，召昭度还，谕建罢兵，建不奉诏。帝更以建为西川行营招讨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胁说昭度曰："公以数万众讨贼，粮数不属，关东诸节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赘斿，与其劳师远方，不如先中国，公宜还为天子谋之。"昭度未决。会吏盗减诸军禀食，建怒其众曰："招讨吏之谋也。"纵士执之，醢食于军。昭度大骇，是日授建符节，跳驰出剑门。建绝栈梯，东道不通。因急击敬瑄，分亲骑为十团，所当辄披靡，烽堑相望几百里，纵谍入城，以摇众

心。建好谓军中曰：“成都号‘花锦城’，玉帛子女，诸儿可自取。”谓票将韩武等：“城破，吾与公递为节度使一日。”下闻之，战愈力。围凡三岁，城中粮尽，以筒容米，率寸鬻钱二百。敬瑄出家赀给民，募士出剽麦，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垒市盐，不可禁，吏请杀之。敬瑄曰：“民饥无以恤，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斩、劈二法，亦不为戢。敬瑄自将出犀浦，列二营邀建。建军伪遁，遇伏，敬瑄败，建破斜桥、昝街二屯。明日战，又破一壁，降其将。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将张武驰入城，战子城下，守陴皆噪，不能克。张勍破浣花营，敬瑄诸将或死或降且尽。凡五十战，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还京师。令孜素服至建军。建入自西门，以张勍为斩斫使，建徇于军曰：“与而等累年斗死，今日如志。若横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为勍所斩，吾不得救也！”军中肃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称留后，表于朝。诏以建为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赋，累表请诛，不报。景福二年，阴令左右告敬瑄、令孜养死士，约杨晟等反，于是斩敬瑄于家。初，敬瑄知不免，尝置药于带，至就刑，视带，药已亡矣。自是建尽有两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己，逢吉从曾孙。乾符中举进士。方天下崩骚，乃去京师，河中王重荣辟为掌书记。重荣讨黄巢，书檄奏请日纷沓，须报趣发，皆属巨川。神安思敏，言辄中理，邻藩皆惊。会贼走出关，收京师，人言巨川有助力。重荣死于乱，贬为兴元参军，节度使杨守亮喜曰：“天以生遗我邪！”复管记室。守亮为韩建所禽，巨川械以从，题木叶遗建祈哀。建动容，因释缚，置幕府。昭宗幸华，建患一州供亿不能济，使巨川传檄天下，督转饷。

初，帝在石门，数遣嗣延王、通王将亲军，大选安圣、奉宸、保宁、安化四军，又置殿后军，合士二万。建恶卫兵强，不利己，与巨川谋，即上飞变，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麾下兵。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又废殿后军，且言“无示天下不广”。诏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自是天子爪牙尽矣。建初惧帝不听，以兵环宫，请诛定州行营将李筠。帝惧，斩筠，兵乃解。又言：“七国灾汉，八王乱晋，永王帅江左谋不轨，吐蕃、硃玫乱，首立宗支摇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诸王将命四方，惑征镇？”于是诏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导建不臣，乃请立德王为皇太子，文掩其恶。帝还京，拜谏议大夫。

光化初，硃全忠陷河中，将攻潼关，建惧，使巨川往诣军纳款，因言当世利害。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乃诡说曰："巨川诚奇才，顾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杀之。

列传第一百五十上逆臣上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少孤，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开元初，偃携以归国，与将军安道买亡子偕来，得依其家，故道买子安节厚德偃，约两家子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禄山。及长，忮忍多智，善亿测人情，通六蕃语，为互市郎。

张守珪节度幽州，禄山盗羊而获，守珪将杀之，呼曰："公不欲灭两蕃邪？何杀我？"守珪壮其语，又见伟而皙，释之，与史思明俱为捉生。知山川水泉处，尝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守珪异之，稍益其兵，有讨辄克，拔为偏将。守珪丑其肥，由是不敢饱，因养为子。后以平卢兵马使擢特进、幽州节度副使。

于是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利贞入朝，盛言禄山能，乃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使者往来，阴以赂中其嗜，一口更誉，玄宗始才之。天宝元年，以平庐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明年，入朝，奏对称旨，进骠骑大将军。又明年，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仍领平卢军。禄山北还，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正员长官、御史中丞饯鸿胪亭。

四载，奚、契丹杀公主以叛，禄山幸邀功，肆其侵，于是两蕃贰。禄山起军击契丹，还奏："梦李靖、李勣求食于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诡诞敢言不疑如此。席豫为河北黜陟使，言禄山贤。时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乃请颛用蕃将，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林甫启之也。

禄山阳为愚不敏盖其奸，承间奏曰："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天子以为诚，怜之。令见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语之，禄山曰："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岁后付以位。"谢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乃再拜。时杨贵妃有

宠，禄山请为妃养儿，帝许之。其拜，必先妃后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后父。”帝大悦，命与杨铦及三夫人约为兄弟。繇是禄山有乱天下意，令麾下刘骆谷居京师，伺朝廷隙。

六载，进御史大夫，封妻段为夫人，有国。林甫以宰相贵甚，群臣无敢钧礼，惟禄山倚恩，入谒倨。林甫欲讽寤之，使与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见钅共，鉷趋拜卑约，禄山惕然，不觉自罄折。林甫与语，揣其意，迎剖其端，禄山大骇，以为神，每见，虽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书，覆以己袍。禄山德林甫，呼十郎。骆谷每奏事还，先问：“十郎何如？”有好言辄喜；若谓“大夫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我且死！”优人李龟年为帝学之，帝以为乐。

晚益肥，腹缓及膝，奋两肩若挽牵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风。帝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驿入朝，半道必易马，号“大夫换马台”，不尔，马辄仆，故马必能负五石驰者乃胜载。帝为禄山起第京师，以中人督役，戒曰：“善为部署，禄山眼孔大，毋令笑我。”为琐户交疏，台观沼池华僭，帟幕率缇绣，金银为榜筐、爪篱，大抵服御虽乘舆不能过。帝登勤政楼，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宠。太子谏曰：“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帝曰：“胡有异相，我欲厌之。”

时太平久，人忘战，帝春秋高，嬖艳钳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持权，纲纪大乱。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畜单于、护真大马三万，牛羊五万，引张通儒、李廷坚、平洌、李史鱼、独孤问俗署幕府，以高尚典书记，严庄掌簿最，阿史那承庆、安太清、安守忠、李归仁、孙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客、高邈、李钦凑、李立节、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将。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阴令群贾市锦彩硃紫服数万为叛资。月进牛、橐驼、鹰、狗、奇禽异物，以蛊帝心，而人不聊。自以无功而贵，见天子盛开边，乃绐契丹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献馘阙下。帝不知，赐铁券，封柳城郡公。又赠延偃范阳大都督，进禄山东平郡王。

九载，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赐永宁园为邸。入朝，杨国忠兄弟姊弟廷之新丰，给玉食；至汤，将校皆赐浴。帝幸望春宫以待，献俘八

千，诏赐永穆公主池观为游燕地。徙新第，请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将击球，乃置会，命宰相皆赴。帝猎苑中，获鲜禽，必驰赐。诏上谷郡置五炉，许铸钱。又求兼河东，遂拜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庆宗为太仆卿，庆绪鸿胪卿，庆长秘书监。

十一载，率河东兵讨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将讨之，尔助我乎？"奚为出徒兵二千乡导。至土护真河，禄山计曰："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绳，欲尽缚契丹。昼夜行三百里，次天门岭，会雨甚，弓弛矢脱不可用。禄山督战急，大将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陈利以胁贼，贼必降。"禄山怒，欲斩以令军，乃请战。思德貌类禄山，及战，虏丛矛注矢邀取之，传言禄山获矣。奚闻亦叛，夹攻禄山营，士略尽。禄山中流矢，引奚儿数十，弃众走山而坠，庆绪、孙孝哲掖出之，夜走平庐。部将史定方以兵麈战，虏解围去。

禄山不得志，乃悉兵号二十万讨契丹以报。帝闻，诏朔方节度使阿布思以师会。布思者，九姓首领也，伟貌多权略，开元初，为默啜所困，内属，帝宠之。禄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袭取之，故表请自助。布思惧而叛，转入漠北，禄山不进，辄班师。会布思为回纥所掠，奔葛逻禄，禄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逻禄惧，执布思送北庭，献之京师。禄山已得布思众，则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是时国忠疑隙已深，建言追还朝，以验厥状。禄山揣得其谋，乃驰入谒，帝意遂安，凡国忠所陈，无入者。

十三载，来谒华清宫，对帝泣曰："臣蕃人，不识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国忠必欲杀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奴婢第产称是，诏还镇。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中郎将二千人。禄山之还，帝御望春亭以饯，斥御服赐之。禄山大惊，不自安，疾驱去。至淇门，轻舻循流下，万夫挽縴而助，日三百里。既总闲牧，因择良马内范阳，又夺张文俨马牧，反状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缚与之。

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召还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因察非常。禄山厚赂之，还言无它，帝遂不召。未几事泄，帝托它罪杀之，自是始疑。然禄山亦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阳，再旬不见，既而使武士挟引，无复臣礼，士淹宣诏还，不敢言。帝赐庆宗娶宗室女，手诏禄

山观礼，辞疾甚。献马三千匹，驺靮自倍，车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袭京师。河南尹达奚珣极言毋内驺兵，诏可。帝赐书曰："为卿别治一汤，可会十月，朕待卿华清宫。"使至，禄山踞床曰："天子安稳否？"乃送使者别馆。使还，言曰："臣几死！"

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张通儒、通晤为腹心，兵凡十五万，号二十万，师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约曰："违者斩！"至是，如所素。禄山从牙门部曲百馀骑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贾循主留务，吕知诲守平庐，高秀岩守大同。燕老人叩马谏，禄山使严庄好谓曰："吾忧国之危，非私也。"礼遣之。因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凡七日，反书闻，帝方在华清宫，中外失色。车驾还京师，斩庆宗，赐其妻康死，荣义郡主亦死。下诏切责禄山，许自归。禄山答书慢甚，叵可忍。贼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骑二十驰入太原，劫取尹杨光翙杀之，以张献诚守定州。

禄山谋逆十余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胁制之；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邈最有谋，劝禄山取李光弼为左司马，不纳。既而悔之，忧见颜色，久而曰："史思明可当之。"贼之未反，邈为谋，声进生口，直取洛阳，无杀光翙，天下当未有知者，贼不从。何千年亦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夏、鄜、坊，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团弩士万五千入蒲关，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禄山弗用。

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日不绝。禁卫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衤蜀、剑夬，乃发左藏库缯帛大募兵。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卫尉卿张介然为汴州刺史，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长史，以荣王为元帅，高仙芝副之，驰驿讨贼。

禄山至钜鹿，欲止，惊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汉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贼。贼投草颓树于河，以长绳维舟集槎以结，冰一昔合，遂济河，陷灵昌郡。又三日，下陈留、荥阳。次罂子谷，将军荔非守瑜邀之，杀数百人，流矢及禄山舆，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尽，死

于河。败封常清，取东都，常清奔陕。杀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弈。河南尹达奚珣臣于贼。时高仙芝屯陕，闻常清败，弃甲保潼关，太守窦廷芝奔河东。常山太守颜杲卿杀贼将李钦凑，禽高邈、何千年，于是赵郡、钜鹿、广平、清河、河间、景城六郡皆为国守，禄山所有才庐龙、密云、渔阳、汲、鄴、陈留、荥阳、陕郡、临汝而已。

贼之据东京，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陈留，欲东略，会济南太守李随、单父尉贾贲、濮阳人尚衡、东平太守嗣吴王祗、真源令张巡相继起兵，旬日众数万。子奇至襄邑而还。

明年正月，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子庆绪王晋，庆和王郑，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复取常山，杀颜杲卿。安思义屯真定，会李光弼出土门救常山，思义降，博陵亦拔，唯稿城、九门二县为贼守。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围饶阳，不克，引军攻石邑，张奉璋固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自云中引兵与光弼合，败思明于九门，李立节死，希德奔钜鹿；思明奔赵郡，自鼓城袭博陵，复据之。光弼拔赵郡，还围博陵，军恒阳。希德请济师于贼，贼以二万骑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发妫、檀等兵万人来助，思明益强，与光弼战，败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诸郡皆严兵守，潼关不开。

禄山惧，谷还范阳，召严庄、高尚责曰："我起，而曹谓万全。今四方兵日盛，自关以西，不跬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遣尚等出。凡数日，田乾真自潼关来，劝禄山曰："自古兴王，战皆有胜负，乃成大业，无一举而得者。今四方兵虽多，非我敌也。有如事不成，吾拥数万众，尚可横行天下，为十年计。且高尚、严庄，佐命元勋也，陛下何遽绝之，使自为患邪？"禄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则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内尚等，与饮宴，禄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孙孝哲、安神威西攻长安。会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关，为乾祐所败，囚之。贼不谓天子能遽去，驻兵潼关，十日乃西。时行在已至扶风，于是汧、陇以东，皆没于贼。禄山以张通儒守东京，乾真为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

禄山未至长安，士人皆逃入山谷，东西骆驿二百里。宫嫔散匿行哭，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群不逞争取之，累日不能尽。又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馀。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府县因株根牵连，句剥苛急，百姓愈骚。禄山怨庆宗死，乃取帝近属自霍国长公主、诸王妃妾、子孙姻婿等百馀人害之，以祭庆宗。群臣

从天子者，诛灭其宗。虏性得所欲则肆为残虐，人益不附。诸大将欲有咨决，皆因严庄以见。御下少恩，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郡县相与杀守将，迎王师，前后反覆十数，城邑墟矣。

肃宗治兵灵武，天下日跂首待。长安相传太子西来矣，人闻辄东走，圜里至空，都畿豪桀杀贼吏自归者无虚日，贼斩刈惩之不能止。又贼将类剽勇无远谋，日纵酒，嗜声色财利，车驾危得入蜀，终无进蹑之患。

帐下李猪儿者，本降竖，幼事禄山谨甚，使为阉人，愈亲信。禄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举之，猪儿为结带。虽华清赐浴，亦许自随。及老，愈肥，曲隐常疮。既叛，不能无恚惧，至是目复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给侍，无罪辄死，或棰掠何辱，猪儿尤数，虽严庄亲倚，时时遭笞靳，故二人深怨禄山。初，庆绪善骑射，未冠为鸿胪卿。贼僭号，嬖段夫人，爱其子庆恩，欲立之。庆绪惧不立，庄亦疑难作不利己，私语庆绪曰："君闻大义灭亲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为者。"庆绪阴晓曰："唯唯。"又语猪儿曰："汝事上罪可数乎？不行大事，死无日！"遂与定谋。至德二载正月朔，禄山朝群臣，创甚，罢。是夜，庄、庆绪持兵扈门，猪儿入帐下，以大刀斫其腹。禄山盲，扪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贼！"俄而肠溃于床，即死，年五十馀罻，包以氈赩，埋床下。因传疾甚，伪诏立庆绪为皇太子，又矫称禄山传位庆绪，乃伪尊太上皇。

既袭伪位，改载初元年，即纵乐饮酒，委政于庄而兄事之.以张通儒、　安守忠等屯长安，史思明领范阳，镇恒阳军，牛廷玠屯安阳，张志忠戍井陉，各募兵。

于是广平王率师东讨，李嗣业将前军，郭子仪将中军，王思礼将后军，回纥叶护以兵从。通儒等裒兵十万阵长安中，贼皆奚，素畏回纥，既合，惊且嚣。王分精兵与嗣业合击之，守忠等大败，引而东，通儒弃妻子奔陕郡。王师入长安，思礼清宫。仆固怀恩以回纥、南蛮、大食兵前驱，王悉师追贼，庄自将兵十万与通儒合，钲鼓震百馀里。尹子奇已杀张巡，悉众十万来，并力营陕西，次曲沃。先是回纥傍南山设伏，按军北崦以待。庄大战新店，以骑挑战，六遇辄北，王师逐之，入贼垒。贼张两翼攻之，追兵没，王师乱，几不能军。嗣业驰，殊死斗，回纥自南山缭击其背，贼惊，遂乱。王师复振，合攻之，杀掠不胜算，贼大败，追奔五十馀里，尸髀藉藉满坑壑，铠仗狼扈，自陕属于洛。庄跳还，与庆绪、守忠、通儒等劫残军走鄴郡。

王入洛阳，大陈兵天津桥。伪侍中陈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头待罪，王劳曰：“公等胁污，非反也，天子有诏赦罪，皆复而官。”众大喜。于是陈留杀贼将尹子奇以降。庄妻薛舍获嘉，绐言永王女，诣营，及见王，辞曰：“庄欲降，愿得一信。”王与子仪谋，庄若至者，馀党可谕而下，乃约庄赐铁券。庄乃降，乘驿至京师，肃宗引见，释其死，授司农卿。阿史那承庆其以众三万奔恒、赵，或趋范阳，其从庆绪者，痍卒才千馀。

会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以众来，邢、卫、洺、魏募兵稍稍集，众六万，贼复振。以相州为成安府，太守为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洌为宰相，崔乾佑、孙孝哲、牛廷玠为将，以阿史那承庆为献城郡王，安守忠左威卫大将军，阿史那从礼左羽林大将军。然部党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伪淄青节度使、高秀岩以河东节度使并纳顺。德州刺史王暕、贝州刺史宇文宽皆背贼自归，河北诸军各婴城守，贼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脍其肉。

庆绪惧人之贰己，设坛加载书、踠血与群臣盟。然承庆等十馀人送密款，有诏以承庆为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军大将军、归德郡王，从礼太傅、顺义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让邢州刺史，苻敬超洺州刺史，杨宗太子左谕德，任瑗明州刺史，独孤允陈州刺史，杨日休洋州刺史，恭荣光岐阳令；自裨校等，数数为国间贼。而庆绪治宫室、观榭、塘沼，泛楼舡为水嬉，长夜饮。通儒等争权不能一，凡有建白，众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谋，刚狷，谋杀庆绪为内应，通儒以它事斩之，麾下数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举军恨叹。庆绪以乾佑为天下兵马使，权震中外，愎悍少恩，士不附。

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诏郭子仪率九节度兵凡二十万讨庆绪，攻卫州，遂度河，师背水壁而待。庆绪遣安太清拒战，闻卫州已围，则鼓而南，作三军：乾佑将上军，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将下军，荣敬佐之；庆绪自将中军，孙孝哲、薛嵩佐之。既战，王师伪却，庆绪逐之，遇伏而溃庆。绪走，获其弟庆和，斩于京师。子仪引军蹑贼，战愁思岗，贼复败，自是锐兵尽矣。因婴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币求救于史思明。思明遣李归仁将兵万三千壁滏阳，未进，而王师围已固，筑浚城隍三周，决安阳水灌城。城中栈而处，粮尽，易口以食，米斗钱七万馀，一鼠钱数千，屑松饲马，隤墙取麦秸，濯粪取刍，城中欲降不得。贼更以太清代乾佑将。

于是思明有众十三万，三分其军趋鄴。明年三月，营安阳。庆绪

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玺绶让思明。思明以书示军中，咸呼万岁，乃约庆绪为兄弟，还其书，庆绪大悦。王师不利，九节度奔还，子仪断河阳桥，戍谷水。思明进屯鄴南。庆绪收官军馀饷，尚十馀万石。召孝哲等谋拒思明，诸将皆曰："今日安得复背史王乎？"通儒、尚、洌皆请自往谢思明，庆绪许诺。思明见，为流涕，厚礼遣还。三日，庆绪未出，思明请庆绪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骑诣思明军。先此，思明令军中擐甲待，庆绪至，再拜伏地谢曰："臣不克负荷，弃两都，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师远来，臣之罪，唯王图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为人子，杀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为太上皇讨贼。"顾左右牵出斩之。庆绪数目周万志，万志进曰："庆绪为君矣，宜赐死。"乃并四弟缢。又诛尚、孝哲、乾佑，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禄山以王礼，伪谥燕剌王。禄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灭。

初，禄山陷东京，以张万顷为河南尹，士人宗室赖以免者众，肃宗嘉其仁，拜濮阳太守。帝以贼国雠，恶闻其姓，京师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给，尚客河朔不肯归。与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笃学善文辞，尝喟然谓汝南周铣曰："吾当作贼死，不能齕草根求活也。"李齐物为新平太守，荐诸朝，赆钱三万，介之见高力士。力士以为才，置门下，家事一咨之，讽近臣表其能，擢左领军仓曹参军。

力士语禄山，表为平卢掌书记，因出入卧内。禄山喜睡，尚尝执笔侍，通昔不寝，繇是亲爱。遂与严庄语图谶，导禄山反。陷东都，伪拜中书侍郎。大抵贼所下赦令，皆尚为之。严庄降后，尚独典政事，至伪侍中。

孙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禄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长七尺，伉健有谋。禄山对侧门俟召，衣带绝，不知所为，孝哲箴缕素具，徐为纫绽，禄山大悦。尤能先事取情。禄山魁大，非孝哲缝衣不能胜。天宝末，官大将军。

贼僭位，伪拜殿中监、闲厩使，爵为王，与严庄争宠不平。裘马光侈，食辄珍滋。贼令监张通儒等守长安，人皆目之。杀妃、主、宗室子百馀人，穷诛杨国忠、高力士党与及与贼忤者不胜计，剔首析肢，流离道衢。禄山死，庄夺其使以与邓季阳。庆绪之奔，庄惧为所图，因降。

有商胡康廉者，天宝中为安南都护，附杨国忠，官将军。上元中，出家赀佐山南驿禀，肃宗喜其济，许之，累试鸿胪卿。婿在贼中，有告其畔，坐诛。事连庄，系狱，贬难江尉。京兆尹刘晏发吏防其家，庄恨之。俄诏释罪，庄入见代宗，诬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贬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初名窣于，玄宗赐其名。姿癯露，鸢肩伛背，偾目侧鼻，寡须发，躁健谲狡。与安禄山共乡里，生先禄山一日，故长相善。少事特进乌知义，以轻骑觇贼，多所禽馘。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顷之，负官钱，无以偿，将走奚。未至，为逻骑所困，欲杀之，绐曰："我使人也，若闻杀天子使者，其国不祥，不如以我见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逻以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礼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馆，待以礼。将还，令百人从入朝。奚有部将琐高者，名闻国中，思明欲禽以赎罪，訹王曰："从我者虽多，无足与见天子者，惟高材，可与至中国。"王悦，命高将帐下三百俱。既至平庐，遣谓戍主曰："奚兵数百，外称入朝，内实盗，请备之。"主潜师迎犒，杀其众，囚高以献。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奇其功，表折冲，与禄山俱为捉生。

天宝初，累功至将军、知平庐军事。入奏，帝赐坐与语，奇之。问年，曰："四十矣。"抚其背曰："尔贵在晚，勉之！"迁大将军、北平太守。从禄山讨契丹，禄山败，单骑走师州，杀其下左贤哥解、鱼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阅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见禄山平卢，禄山喜，握手曰："计而死矣，今故在，吾何忧！"思明亲密曰："吾闻进退在时，向蚤出，随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师州，守捉使刘客奴亡去，禄山使思明击走之，表平卢兵马使。

思明少贱，乡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婿，窥思明，告其亲曰："必嫁我思明。"宗属不可，女固以归。思明亦负曰："自我得妇，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贵乎！"

禄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会贾循死，留思明守范阳，而常山颜杲卿等传檄拒贼，禄山使向润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执杲卿。进薄饶阳，卢全诚拒守，河间、景城、平原、乐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间李奂以兵七千救饶阳，景城李□持兵八千助河间，平原颜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为思明所败，□子杞死之，饶阳愈坚。会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围迎战，昼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决。郭子仪取赵郡，合兵攻贼。凡再战，皆大败，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几拔。属潼关溃，肃宗召朔方、河东兵，光弼引还，使王俌守常山。贼尾追光弼于井陉，

败归。攻平卢，刘正臣轻之，不设备，败保北平，兵赀二千乘皆没。思明得其锐卒，张甚，谋攻常山。俌欲降，诸将杀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乌承恩镇守，不听。思明攻土门，城中伏甲诡降，贼登城，伏起，贼歼；思明中戟，扶以免。复攻陷之，焚庐舍，种诛其人。取稿城，守将白嘉祐走赵郡，思明围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贼别帅尹子奇围河间，颜真卿遣和琳将兵万馀往救之。于是北风号劲，鼓之，士不进。贼纵击，大败，执琳，引众攻城，禽李奂。又拔景城，李□赴河死。招乐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弃郡去。进破清河，执太守王怀忠，入博平，遂围信都。初，贼先获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尚五万，骑三千。击饶阳，李系自燔死。

思明兵所向，纵其下椎剽，淫夺人妻女，以是士最奋。是时，举河北悉入贼，生人赀产扫地，壮赍负，老婴则杀之，杀人以为戏。禄山伪署范阳节度使。始，麾下骑才二千，同罗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数胜，兵最强，狺然有噬江、汉心。以精卒五万畀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会回纥袭范阳，范阳闭不出，子奇乃还救，遂不克。至德二载，与蔡希德、高秀岩合兵十万攻太原。是时，李光弼使部将张奉璋以兵守故关，思明攻陷之，奉璋走乐平。思明取攻具山东，奉璋匿士广阳，改服绐为贼使者，责其后期，斩数人，引众得还太原。时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庆绪袭位，赐姓安，名荣国，爵妫川郡王。

贼之陷两京，常以橐它载禁府珍宝贮范阳，如丘阜然。思明见富强，忄间然骄，欲自取之。已而庆绪败走相州，残士三万北归，无所属，思明击杀数千人，降之。庆绪知其贰，使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诣思明议事，且共图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谊动贼，请间曰："公贵且贤，无待下为之谋，然请一言而死。"思明曰："为我言之。"对曰："方禄山强，谁敢不服？大夫事之，固无罪。今天子聪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风，公诚发使输诚，无不纳，此转祸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庆等未知，以五千骑来，思明介而劳，前谓曰："公等至，士不胜喜，然边兵素惮使者威，不自安，请弛弓以入。"从之。思明从承庆等饮，即拘之，收其兵，给赀以遣，斩守忠、立节以徇。

李光弼闻其绝庆绪，使人招之。前此乌承恩已归国，帝遣镌谕之，思明使牙门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万籍归于朝，于是高秀岩以河东自归。有诏思明为归义郡王、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诸子并列卿；以秀岩为云中太守，亦官其诸子。遣承恩与中人李思敬尉抚，趣讨残贼。思明乃遣张忠志守幽州，假薛萼以恒州刺史，招赵州刺史陆济使降，授朝义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

然思明外顺命，内实通贼，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义，冀其无嫌，即擢承恩为河北节度副大使，使图思明。承恩至范阳，羸服夜过诸将，阴谂以谋，诸将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验。会承恩与思敬奏事还，思明留馆之，帏所寝床，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见，因留卧。夜半，语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执承恩，探衣囊得赐阿史那承庆铁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纸书数番，皆当诛将士姓名。贼大诟曰："我何负于尔，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谋，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向哭曰："臣赤心不负国，何至杀臣？"因榜杀承恩父子及支党二百馀人，囚思敬以闻。帝遣使谕曰："事出承恩，非朕与光弼意。"又闻三司议陈希烈等死，思明惧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弃而西，既复位，此等宜见劳，返杀之，况我本从禄山反乎？"诸将皆劝贼表天子诛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张不矜上疏请斩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辄易去。左右密白思明，执二人曰："负我邪！"命斩之。既又欲贷死，复召责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忘尔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纳邪说，再图反，我虽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杀之。九节度围相州急，庆绪间道求救，思明惧王师，未敢进。俄而萧华举魏州归天子，崔光远代守，思明乃引兵击魏，拔之，杀数万人。

乾元二年正月朔，筑坛，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以周贽为司马；救相州，却王师，杀庆绪，并其众，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义守相州，自引还。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妻辛为皇后，以朝义为怀王，周贽为相，李归仁为将；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讲制度。或上书言："北有两蕃，西有二都，胜负未可知，而为太平事，难矣。"思明不悦，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风，不能郊。

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贡、张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东武等辅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阳，使令狐彰绝黎阳，朝义出白高，周万志自胡良度河围汴州。于是节度使许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贼，即命叔冀与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属平卢，使浦、神功下江、淮，约曰："得地，人取赀二舻。"思明乘胜鼓行，西陷洛阳，破汝、郑、滑三州，围李光弼河阳，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怀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击申、光等州，王同芝击陈，许敬釭击兖、郓，薛萼击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计败光弼兵于北邙，王师弃河阳、怀州，京师震恐，益兵屯陕州。思明遂西，使朝义为先锋，身自宜阳继进。

朝义攻陕，败于姜子坂，退壁永宁。思明大怒，召朝义并骆悦、蔡

文景、许季常，将诛而释之，诧曰：“朝义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义筑三角城居粮，终日毕，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约，辞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违我令邪？”据鞍毕填乃去，顾曰：“朝下陕，夕斩是贼。”朝义惧。思明居传舍，令所爱曹将军击刁斗呵卫。骆悦等被让，即共说朝义曰：“向兵败，悦与王死无日，不如召曹将军同计大事。”朝义面不应。悦曰：“王诚不忍，吾等且归唐，不得事王矣。”朝义许之，令季常以言动曹将军。曹将军畏诸将，不敢拒。思明爱优诨，寝食常在侧，优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惊，据床叱咤。优问故，答曰：“我梦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优相谓曰：“胡命尽乎！”少选，悦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坠，问难所起，曰：“怀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杀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长安。”大呼怀王三，曰：“囚我可也，无取杀父名！”复骂曹将军曰：“胡误我！”左右反接缚之，送柳泉传舍。悦还报，朝义曰：“惊圣人否？损圣人否？”悦曰：“无有。”时周贽、许叔冀以后军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义令告之。贽闻，惊仆地。贼领兵还，贽等出迎，悦恶其贰，乃杀贽。次柳泉，悦畏众不厌，缢杀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负还东京。朝义乃即位，建元显圣。

初，思明诸子无嫡庶分，以少者为尊。朝义，孽长子，宽厚，下多附者。及难起，阴令向贡、阿史那玉图朝清。朝清喜田猎，戕虐似思明，淫酗过之，养帐下三千人，皆剽贼轻死。贡绐计曰：“闻上欲以王为太子，且车驾在远，王宜入侍。”朝清谓然，趣帐下出治装，贡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壮士入牙城。朝清问其故，或曰：“军叛矣。”乃擐甲登楼，责贡等，士阵楼下，朝清自射杀数人，阿史那玉军伪北，朝清下，被执，与母辛俱死。张通儒不知，引兵战城中，数日不克，亦死。贡摄军事，未几，玉袭杀之，自为长史，治杀朝清罪，乃枭久仁，徇于军。如震惧，拥兵拒守。五日，玉败走武清，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长少悉诛。以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斩如震，幽州乃定。

朝义虚怀礼下，事皆决大臣，然无经略才。当此时，洛阳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诸将皆禄山旧臣，与思明故辈行，耻为朝义屈，召兵辄不至，欲还幽州。

会雍王以河东、朔方、回纥兵十馀万讨贼，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鱼朝恩、郭英乂殿，入自黾池，李抱玉薄河阳，李光弼径陈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军诸将问所以讨贼计，开府仪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纥，无不胜。”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将军薛景仙曰：“我若不胜，请以勇士二万椎锋死贼。”帝员：“壮矣！”右金吾大将军长孙全

绪曰：“贼若背城战，破之必矣；若闭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纥短于攻城，持久势且沮。我若休士张势以缀贼，使光弼取陈留，抱玉捣河北，先断其手足，然后纵间贼中，彼胁从者相疑，则灭可待。”帝曰：“善。”命潼关、陕戒严。师次洛阳，驰兵下怀州，王师部伍静严，贼有惧色。

朝义以师十万距横水，战大败，俘馘凡六万，委牛马器甲不可计。朝义烧明堂，东奔汴州，伪节度使张献诚不纳，自濮北趣幽州。东都再更乱，英乂、朝恩等不能戢军，与回纥纵掠，延及郑、汝，闾井至无烟。方冽寒，人皆连纸褫书为裳衤俞。贼走至下博，仆固瑒追及之，朝义复败。河东戍将李竭诚、成德李令崇皆背贼掎角战。至漳水，无舟，诸将劝降，朝义不悦。田承嗣请环车为营，内女子车中，以辎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战而却，王师逐之，争赀宝，贼引奇兵绕出，又伏发，王师却数十里止。朝义遂走莫州，瑒追围之。阅四旬，贼八战八奔。明年正月，阅精兵，欲决死。承嗣谓朝义：“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因怀仙悉兵五万还战，声势外张，胜可万全。臣请坚守，虽瑒之强，不遽下。”朝义然纳，以骑五千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为托.承嗣顿首流涕。将行，　复曰：“阖门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听命。少选，集诸将曰：“吾与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馀城，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公门华胄，为我厮隶，齐姜、宋子，为我扫除。今天降鉴，吾等安所归命？自古祸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转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谓何？”众咸曰：“善。”黎明，使人号城上曰：“朝义夜半走矣，胡不追贼？”信未信，承嗣将朝义母及妻孺诣瑒垒，于是诸军率轻兵追之。

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闭壁不受，曰：“顷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义告饥，抱忠馈于野。朝义饭，军亦饭，饭已，军子弟稍稍辞去。朝义流涕骂承嗣曰：“老奴误我！”去至梁乡，拜思明墓，东走广阳，不受。谋奔两蕃，怀仙招之，自渔阳回止幽州，缢死医巫闾祠下。怀仙斩其首传长安，召故将收其尸。怀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号恸。及葬，莫知其所。伪恒州刺史张忠志、赵州刺史卢俶、定州刺史程元胜、徐州刺史刘如伶、相州节度使薛嵩及怀仙、承嗣等皆举其地以归。思明父子僭号凡四年灭。朝义死，部送将士妻口百馀于官，有司请隶司农，帝曰：“是皆良家子，胁掠至此。”命禀食还其亲；无所归者，官为资遣。

赞曰：禄山、思明兴夷奴饿俘，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事之好还，天道固然。然生民厄会，必假

手于人者，故二贼暴兴而亟灭。张谓讥刘裕“近希曹、马，远弃桓、文，祸徒及于两朝，福未盈于三载，八叶传其世嗣，六君不以寿终，天之报施，其明验乎！”杜牧谓：“相工称随文帝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周末，杨氏为作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杨氏之祸，乃可为善相人。”张、杜确论，至今多称诵之。如禄山、思明，希刘裕、杨坚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论。

列传第一百五十中逆臣中

李希烈，燕州辽西人。少籍平卢军，从李忠臣浮海战河北有劳。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试光禄卿　　，军中藉藉高其才。会忠臣荒纵不事，得间众怒，逐忠臣听命。代宗诏忻王为节度副大使，使希烈专留后事，又诏滑亳节度使李勉兼领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节度使，名其军曰淮宁以宠之。梁崇义之反，敕诸道进讨，诏进希烈南平郡王、汉南北招讨处置使，又拜诸军都统。平崇义功多，拥兵欲有其地，会山南节度使李承至，不克，犹大掠而去。以功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纳叛，以检校司空兼淄青节度使讨之。希烈拥众三万次许州不进，遣李苣约纳为脣齿，阴计取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储陈留，治梁除道以须。希烈计得，因谩骂勉，勉严备以守。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勉治蔡渠，引东南馈。希烈遣使者约河北硃滔、田悦等连和，凶焰炽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来奉笺，希烈亦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半天下。

建中四年正月，诏诸节度以兵掎角攻讨，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未至，贼将乘雾进，王师还，贼取汝州，执李元平，兵西首，东都大震，士皆走河阳、崤、渑。留守郑叔则壁西苑，贼按兵不进。帝听卢杞计，诏太子太师颜真卿谕贼，已行，又遣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讨之。希烈见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诏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击之，拔蕲、黄两州，击贼将李良、韩霜露于白岩，二将走。

初，希烈自襄阳还，留姚詹戍邓州，贼又得汝，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易女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希烈遣董待名、韩霜露、刘敬宗、陈质、翟崇晖分掠州县，官军数奔。曜复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吕从贲、康琳拒曜，次襄城，与王玢、姚詹、韦清合谋袭希烈，

不克，皆死，清奔刘洽。希烈惧，还蔡州，上疏归罪曾等。帝不赦，诏斩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户四百，民赐复三年。遣神策将刘德信将节度、观察、团练子弟兵屯阳翟并力；以李勉为淮西招讨使，曜副之；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节度使贾耽与皋副之。德信去阳翟，入汝壁，贼取阳翟，覆伯仪军。曜战不利，屯襄城，希列怙其壮，举众三万围曜。时帝西狩，师气闉不能抗，城遂陷，曜奔东都。希烈资惨害，临战阵杀人，血流于前，而饮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为尽死。乘襄城之捷，进攻汴州，入之，运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驱人填堑，号“湿梢”。勉奔宋州。

希烈已据汴，僭即皇帝位，国号楚，建元武成；以张鸾子、李绶、李元平为宰相，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披其地建四节度，以汴州为大梁府治，安州为南关。染石作玺。又于上蔡、襄城获折车釭，奉以为瑞，惑其下。因窥江淮，盛兵攻襄邑，守将高翼死之。于是汴滑副都统刘洽，率曲环、李克信军十馀万战白塔，不利，洽引还，卒柏少清揽辔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听，夜入宋州。

贼骤胜，径薄宁陵，舟乘衔踵进，亘七十里。时洽将高彦昭、刘昌共婴垒以守，贼使妖人祈风，火战棚尽，坎堞欲登。彦昭按剑乘陴，士感奋，风亦反。昌计于众曰：“军法，倍不战。贼猥吾寡，不如退以骄贼，自宋出精锐，捣不意，功可成。”彦昭谢曰：“君少待，请尽力。”乃登城誓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众尽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谁敢去！”昌大惭。彦昭击家牛犒军，士死战，斩首三千级。请援于洽，其属作书，言城且危，彦昭视曰：“君轻我耶？”取纸自为书。洽得书，喜曰：“健将在西，吾何忧？”选兵八百，夜艾而入，贼不知。诘旦傅城，士奋出，希烈大败，取其旆，斩首万计，追北至襄邑，收贼赀粮而还。洽表其功，拜彦昭御史大夫，实封百五十户。

希烈既沮却，而寿州刺史张建封亦屯固始，歊其旁。希烈惧，还汴州，遣崇晖以精兵袭陈，复为洽败，俘众三万，执崇晖，进拔汴州，禽郑贲、刘敬宗、张伯元、吕子岩、李达干，希烈遁归蔡。贼戍将孙液挈郑州降，帝即拜液为刺史。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为樊泽所破，获文朝。会皋、建封、环及李澄四略其地，势日蹙，希烈缩气不敢摇。啖牛肉而病，亲将陈仙奇阴令医毒之以死。

始，希烈入汴，闻户曹参车窦良女美，强取之。女顾曰：“慎无戚，

我能灭贼”后有宠，与贼秘谋，能转移之。尝称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窦姓，愿如姒扰者，以固其夫，希烈许诺。乘间往谓仙奇妻曰：“贼虽强，终必败，云何？”窦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发丧，欲悉诛诸将乃自立，未决。有献含桃者，窦请分遗仙奇妻，听之，因蜡帛丸杂果中，出所谋。仙奇大惊，与薛育率兵噪而入。子出遍拜曰：“请去帝号，如淄青故事。”语已，斩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献天子，尸希烈于市。帝以仙奇忠，即拜淮西节度使，百姓给复二年。俄为吴少诚所杀，有诏赠太子太保。窦亦死。

硃泚，幽州昌平人。父怀珪，事安、史二贼，伪置柳城使。

泚资壮伟，腰腹十围，外宽和，中实很刻。少推父廕，籍军中，与弟滔并为李怀仙部将。轻财好施，凡战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动其心，阴储凶德。硃希彩为节度使，颇委信之。

大历七年，希彩为下所杀，众未有属，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谲，乃潜谂数十人大呼军门曰：“帅非硃公莫可！”众愕眙，因共诣泚，推知留后，遣使至京师听命。有诏检校左散骑常侍，即拜庐龙节度留后。俄迁节度使，封怀宁郡王，实封户二百。泚上书谢，遣滔将兵西防秋。代宗悦，手诏褒美。

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为逆，怀仙以来，虽外臣顺，然不朝谒，而泚倡诸镇，以骑三千身入卫，有诏起第以待。既行，属疾，或劝还，泚曰：“舆吾尸，犹至京师。”将吏乃不敢言。时四方无事，天子觭日视朝。泚以偶日至，见内殿，赐乘舆马二、战马十、金彡采甚厚，士校皆有赐，宴赍隆渥。泚之来，滔摄后务，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权，为滔所卖，不得志，乃请留京师。帝因授滔节度留后，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统：河阳、永平兵，郭子仪主之；决胜、杨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凤翔兵，马璘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赐禁中兵以为宠。迁检校司空，代李抱玉为陇右节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泽潞行营兵马事。明年，徙王遂宁。德宗立，改镇凤翔，进封户三百。

建中初，以李怀光代段秀实兼节度泾原，徙屯原州。怀光前督作，泚与崔宁领兵继进。泾士素闻怀光暴，相恟惧，刘文喜因劫众以乱，请留秀实，又求属泚。诏泚代怀光。文喜合兵二万乘城，使裨将刘海宾入陈事。海宾请：“假文喜节，臣当斩其首。”帝曰：“尔诚忠，然我节不可得。”遣还，诏泚、怀光攻之，帝为减太官脯醢给军。文喜犹闭壁求救于

吐蕃。吐蕃师兴，泚、怀光欲避之，别将韩游瑰曰：“戎若来，泾人必变，谁肯为反贼没身于虏者，少须之。面为异俗乎！”海宾果与其徒杀文喜，入泚军，泚一无所戮， 由是泾人德之。诏加中书令，还屯，进拜太尉。

滔合田悦叛，阴遣人与泚相闻，河东马燧获其书，帝召泚示之，泚惶惧请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谋，卿何谢？”更以张镒节度凤翔，还泚京师，加实封千户，不朝请，中人监第。

李希烈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督镇兵千东救曜，过阙下，师次浐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军，粝饭菜肴，众怒不肯食，群噪曰：“吾等弃父母妻子前死敌，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琼林、大盈库宝訾如山，尚何往？”乃尽甲反旗而鼓。帝闻，命中人持赐往，人二缣。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时令言尚论兵禁中，既上变，乃驰至长乐坂，遇兵还，引满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东，富贵可取，何失计为灭族事？”众劫令言以西行。帝复遣使者开谕，贼已阵通化门，杀使者。帝遣普王与学士姜公辅载金彩慰抚。贼薄丹凤门，诏集六军，无至者。先是，关东、河北战不利，禁兵悉东，卫士内空，而神策军使白志贞籍市人隶兵，听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

帝出苑北门，羽卫才数十，普王前导，皇太子、王韦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馀骑以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以数百人殿。夜至咸阳，饭数匕而去。贼已严何诸门，士人羸衣冒出，庐杞、关播、李竦皆逾垣走，与刘从一、赵赞、王翃、陆贽、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阳。郭曙与童奴数十猎苑中，闻跸，谒道左，帝劳之，恳乞从，许之。迟晓至奉天，吏惶惧谒于门。浑瑊以数十骑自夹城入北内，裒兵欲击贼，闻乘舆出，遂奔奉天。于是人未知帝所在，逾三日，诸王群臣稍稍自间道至。

初，令言阵五门，卫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贵！”噪而进，掠宜春苑，入诸宫。奸人因乱窃入内府盗赀宝，终夜不绝。道路更剽掠，居人严兵自保。贼无属，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泾有恩，且失权久，庸思乱，乃相谋曰：“太尉方囚锢，若迎之，事可济。”令言率百馀骑见泚，泚伪让不答，留使者饮，以观众心。夜数百骑复往，泚知不伪，乃拥徒向阙下，炬火竟街，观者以万计。舍前殿，总六军。明日下令曰：“国家有事东方，泾人赴难，不习朝章，惊乘舆，百官三日并赴行在，留者守本司，违令诛。”逆徒居白华殿。或说泚迎天子，泚顾望愕然。光禄卿源休至，请间，教以不臣，诡称符命，泚悦。张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职怨望，亦劝成之。凤翔大将张廷芝、泾将段诚

谏引溃兵三千自襄城来，泚自谓得人助，逆志坚决。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实失军，疑有怨，起之，委以谋。秀实与刘海宾愤，发挺击贼，忠臣护泚，才破面，得不死。

明日，大陈旗章金石于廷，传言立宗室王监国，士庶竞往观，泚僭即皇帝位于宣政殿，号大秦，建元应天。侍卫皆卒伍，诸臣在位者才十馀，逼太常卿樊系为册，册成，仰药死。泚下诏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侍中、关内副元帅，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书侍郎，蒋镇门下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蒋谏为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许季常京兆尹，洪经纶太常少卿，彭偃中书舍人，裴揆、崔幼真给事中，廷芝、光晟、诚谏、崔宣、张宝、何望之、杜如江等并伪署节度使。以兄子遂为太子，以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号皇太弟。

帝使高重杰屯梁山御贼，贼将李日月杀之，帝拊尸哭尽哀，结蒲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群贼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胜，则令都人曰：“奉天残党不终日当平。”日月锐甚，自谓无前，乃烧陵庙，卤御物，帝患之。浑瑊伏兵漠谷，引数十骑跳攻长安，泚大惊，踣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斗，射日月杀之。泚怅怅。其母不哭，骂曰：“奚奴，天子负而何事？死且晚！”

泚自将逼奉天，窃乘舆物自侈。以令言为上将，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蒋链、李子平为宰相。于是瑊率韩游瑰御泚，泚大败，死者万计，退三里而舍。修工具，毁庐室为楼车百尺，下觇城中。会杜希全以兵败漠谷，贼益张。又刘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马五百壁昭应，战思子陵西，三败贼，次东渭桥，出游弈军以逼都城。忠臣兵数衄请救，泚乃急攻城，驱民填堑，造云梁，令壮士居上，将傅堞，守者震骇。浑瑊乃使侯仲庄、韩澄穴地道，梁陷，纵火焚之，城上挥膏流数百步，众乱而嚣，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战，贼大败。然贼负其众，遂长围，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群臣曰：“朕负宗庙，宜固守。公等家在贼，可先降，以完亲族。”众泣下曰：“臣等死无贰。”帝亦太息嘘欷。城围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怀光以兵五万至，败贼于鲁店，遂战城下，自辰止昏，贼溃。帝下观战，传诏曰：“贼众亦朕赤子，勿多杀！”闻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贼已立泚，必来攻，请治守具。宰相庐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围城，帝卒不诘言。

泚之归，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团结，人皆厌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办。”贼尝令士驰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顾泣，市无

留人，台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

李怀光壁九子泽，李晟自白马津来，营东渭桥，尚可孤以襄、邓兵五千次蓝田，骆元光守昭应，马燧使子汇以兵三千屯中渭桥。

始，奉天围久，食且尽，以芦秣帝马，太官粝米止二斛。围解，父老争上壶飧饼饵，剑南节度使张延赏献帛数十驮，诸方贡物踵来，因大赐军中，诏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权通转输。群臣家在城者，贼犹给俸，中人硃重曜为贼谋曰："执其家以招士大夫，不来者夷之。"孙知古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绝向化意。且义士杀身，何顾于家？"乃止。

兴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宁，汉地也，更号汉，改元天皇。或曰："王师欲潜坏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惧，诏金吾布士于衢，吏储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楼，候望非常。凡祠房庙庐皆帷甲，戒曰："军来则四面击。"太仓粮竭，贼督吏索观寺馀米万斛，鞭扑流离，士浸饥，而神策六军从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禀不绝，或请停给，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绝食则死，岂吾心哉！"即厚敛居人。许季常曰："一旦有急，请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赀足矣。"或谓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庙诸陵，不宜。"泚曰："朕尝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请择才授之，胁以兵，使不得辞。"泚曰："强授则人惧，但欲仕者与之，安能叩户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贼伪官者，破贼日悉贷不问，官军密榜诸道。

泚方宿未央，泾原士相与谋杀泚，泚知之，辄徙它处，众谋亦止。

光晟与怀光对壁，李希倩请以精骑五百犯之，光晟不许，曰："西军方强，不可轻以取败。"日暮，两军退。希倩谒泚曰："光晟有他志，视西军不战，臣请击之。"不许。请斩光晟，又不许，曰："彼善将，所以不战，盖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尽心以事君，不见信，愿乞要领归淮西。"泚许诺，以马十匹、缯锦百，曰："以此东归。"希倩惭，复入曰："臣愚褊，罪当死，愿死军前。"泚又许之。光晟见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

官军坏龙首、香积二堨，以决其流，城中水绝，泚役数百人治之。东出灞水，与王师战，大奔还，阖都门，士皆甲以待，久乃罢。李子平请修攻具袭怀光，取苑中六街大木为冲车，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上下惴恐。贼所用唯卢龙、神策、团练

兵，而汉原军骄不可制，但完守所获，不出战，故泚数北，忧甚，欲出走。术家争曰：“陛下当不出宫，虽西军入，且自有变。”泚据以自安。

会李怀光贰于帝不欲泚平，按军观望。帝欲幸咸阳，趣诸将捕贼，怀光出丑言，乃诏戴休颜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骆元光守渭桥。进狩梁州，次渭阳，太息曰：“朕是行，将有永嘉事乎？”浑瑊曰：“临大难无畏者，圣人勇也。陛下何言之过？”怀光遂与泚连和。京师知帝益西，二叛胶固，谓乱且成，出受贼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怀光，约平关中，割地为邻国，故怀光决反，因并阳惠元、李建徽军。泚知怀光反明白，即赐诏待以臣礼，督其兵入卫。怀光惭见欺，引其军保河中。泚数遣人诱泾原冯河清，河清不从，又结其将田希鉴，遂害河清以应贼，泚即以代河清，使结吐蕃。

李晟等兵浸强，士益附，而浑瑊又击破贼将韩旻、宋归朝于武亭川，斩计万级，归朝奔怀光。晟率浑瑊、骆元光、尚可孤悉师攻贼，晟薄光泰门，败贼将张廷芝、李希倩，贼弃门哭保白华。晟引军还，居三日复战，大败之，乃分道入。泚将段诚伏莽中，为王伉所禽。姚令言、张廷芝与晟遇，十斗皆北，遂至白华。

始，张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东渭桥十里，密约降于晟。晟之入，光晟劝泚等出奔，故泚挟令言、廷芝、休、子平、硃遂引残军桅，光晟卫出之，因诣晟降。

泚失道，问野人，答曰：“硃太尉邪？”休曰：“汉皇帝。”曰：“天网恢恢，走将安所？”泚怒，欲杀之，乃亡去。泚至泾州长武城，田希鉴拒之，泚曰：“子之节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门，希鉴掷节焰中曰：“归汝节！”泚举军哭，城中人见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斩矣！”众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见希鉴曰：“公杀一节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纳硃公成大事？”希鉴阴可。廷芬出报，泚悦。廷芬请宰相不得，乃不复入。泚犹馀范阳卒三千，北走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开门阵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与泚腹心硃惟孝夜射泚，坠窖中，韩旻、薛纶、高幽岩、武震、硃进卿、董希芝共斩泚，使宋膺传首以献。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泾州，休、子平走凤翔，皆斩首。泚婿金吾将军马悦走党项，得入幽州。硃重曜者，事泚最亲近，泚呼为兄。会穷冬大雨，泚欲禳变，鸩杀重曜，以王礼葬。贼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诸将皆以次夷灭。

初，源休为京兆尹，使回纥，将还，卢杞畏其辩，能结主恩，次太

原，奏为光禄卿。休怨望，故导泚僭号，为调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时订其逆甚于泚，胁辱大臣，多杀宗室子孙几于尽，每王师不利，喜见眉宇。与姚令言劝泚围奉天，昼夜为贼谋，二人争自比萧何。休顾令言曰："成秦之业，无辈我者。我视萧何，子当曹参可矣。"即收图籍，贮府库，效何者，人皆笑谓为"火迫酇侯"。本相州人。

令言者，河中人。始应募，隶泾原节度使马璘府。孟皞之为留后，表其谨肃任将帅，遂为节度使。既挟泚乱，颇尽力。

彭偃，锐于进，自谓为宰相所抑，郁郁不慊。泚乱，匿田家；既得用，辞令一出其手，故辞尤誖慢。

李晟爱张光晟才，表丐原死，置军中。骆元光怒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坐。"拂衣去，晟乃杀之。李怀光以宋归朝献诸朝，斩之。唯李日月母得贷。泚未败，号其第为潜龙宫，徙珍宝实之，人谓"潜龙勿用"，亡兆也。

晟恶田希鉴之逆，欲因事诛之。会吐蕃寇泾州，晟方帅泾原，故希鉴请救，晟遣史万岁以骑兵三千往，请晟行边。希鉴来谒，其妻李，父事晟，晟屡入宴，将还师，好谓希鉴曰："吾久留此，诸将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别，可过营饮也。"希鉴等诣营，酒未行，晟曰："诸君相过，宜自通姓名爵里。"诸将以次言，无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质责，一卒引出，斩而瘗之。希鉴坐晟下，未知当死，晟顾曰："田郎不得无罪。"左右执以下，晟曰："天子蒙尘，乃杀节度使，受贼节，今日何面目见我乎？"希鉴不能对。晟曰："田郎老矣，坐于床置对。"乃缢幕中，以李观代为节度使。

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

黄巢，曹州冤句人。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 ，喜养亡命。

咸通末，仍岁饥，盗兴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贼王仙芝乱长垣，有众三千，残曹、濮二州，俘万人，势遂张。仙芝妄号大将军，檄诸道，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帅尚君长、柴存、毕师鐸、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十馀辈，所在肆掠。而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遂数万。

帝使平庐节度使宋威与其副曹全晸数击贼，败之，拜诸道行营招讨使，给卫兵三千、骑五百，诏河南诸镇皆受节度，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败贼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君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时兵始休，有诏复遣，士皆忿，思乱。贼间之，趣郏城，不十日破八县。帝忧迫近东都，督诸道兵检遏，于是凤翔、邠宁、泾原兵守陕、潼关，元裕守东都，义成、昭义以兵卫宫。

仙芝去攻汝州，杀其将，刺史走，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贼破阳武，围郑州，不克，蚁聚邓、汝间。关以东州县，大抵皆畏贼，婴城守，故贼放兵四略，残郢、复二州，所过焚剽，生人几尽。官军急追，则遗赀布路，士争取之，率逗桡不前。贼转入申、光，残隋州，执刺史，据安州自如，分奇兵围舒，击庐、寿、光等州。

时威老且暗，不任军，阴与元裕谋曰："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蹑贼一舍，完军顾望。帝亦知之，更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威，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元裕。

贼出入蕲、黄，蕲州刺史裴渥为贼求官，约罢兵。仙芝与巢等诣渥饮。未几，诏拜仙芝左神策军押衙，遣中人慰抚。仙芝喜，巢恨赏不及己，询曰："君降，独得官，五千众且奈何？丐我兵，无留。"因击仙芝，伤首。仙芝惮众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贼分其众：尚君长入陈、蔡；巢北掠齐、鲁，众万人，入郓州，杀节度使薛崇，进陷军州，遂至数万，繇颍、蔡保嶲岈山。

是时柳彦璋又取江州，执刺史陶祥。巢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斩贼二千级，仙芝解而南，度汉，攻荆南。于是节度使杨知温婴城守，贼纵火焚楼堞，知温不出，有诏以高骈代之。骈以蜀兵万五千赍Я粮，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温走，贼不能守。于是诏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勒兵乘单舟入贼栅，贼大骇，相率迎降，遂斩彦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

帝诏崔安潜归忠武，复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讨使还之，而杨复光

监军。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欲诣阙请罪，又遗威书求节度。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禽之”。复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与中人驰驿即讯，不能明。卒斩君长等于狗脊岭。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将往救，败仙芝于黄梅，斩贼五万级，获仙芝，传首京师。

当此时，巢方围亳州未下，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署拜官属，驱河南、山南之民十馀万掠淮南，建元王霸。

曾元裕败贼于申州，死者万人。帝以威杀尚君长非是，且讨贼无功，诏还青州，以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军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诏滑州节度使李峄壁原武。巢寇叶、阳翟，欲窥东都。会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以兵五千援东都，河阳节度使郑延休兵三千壁河阴。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寇新郑、郏、襄城、阳翟者，为崔安潜逐走；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璩斩二长，死者甚众。巢大沮畏，乃诣天平军乞降，诏授巢右卫将军。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转寇浙东，执观察使崔璆。于是高骈遣将张潾、梁缵攻贼，破之。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

初，军中谣曰：“逢儒则肉，师必覆。”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儳路围福州，观察使韦岫战不胜，弃城遁，贼入之，焚室庐，杀人如蓺。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令曰：“此儒者，灭炬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谓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斩朴。是时闽地诸州皆没，有诏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以拒贼。

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胁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

天子既惩宋威失计，罢之，而宰相王鐸请自行，乃拜鐸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率诸道兵进讨。鐸屯江陵，表泰宁节度使李系

为招讨副使、湖南观察使，以先锋屯潭州，两屯烽驿相望。会贼中大疫，众死什四，遂引北还。自桂编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系走朗州，兵十馀万闟焉，投胔蔽江。进逼江陵，号五十万。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刘汉宏已略地，焚庐廥，人皆窜山谷。俄而系败问至，鐸弃城走襄阳，官军乘乱纵掠，会雨雪，人多死沟壑。

其十月，巢据荆南，胁李迢草表报天子。迢曰："吾腕可断，表不可为。"巢怒，杀之。欲进蹑鐸，会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使沙陀以五百骑钌辔藻鞯望贼阵纵而遁，贼以为怯。明日，诸将乘以战，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官兵伏于林，斗而北，贼急追，伏发，大败之，执贼渠十二辈。巢惧，度江东走，师促之，俘什八，鐸招汉宏降之。或劝巨容穷追，答曰："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止不追，故巢得复整，攻鄂州，入之。全晸将度江，会有诏以段彦枌代其使，乃止。

巢畏袭，转掠江西，再入饶、信、杭州，众至二十万。攻临安，戍将董昌兵寡，不敢战，伏数十骑莽中，贼至，伏弩射杀贼将，下皆走。昌进屯八百里，见舍媪曰："有追至，告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矣。"贼骇曰："向数骑能困我，况军八百里乎？"乃还，残宣、歙等十五州。

广明元年，淮南高骈遣将张潾度江败王重霸，降之。巢数却，乃保饶州，众多疫，别部常宏以众数万降，所在戮死。诸军屡奏破贼，皆不实，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计，破杀张潾，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汉宏残众复奋，寇宋州，掠申、光，来与巢合，济采石，侵扬州。高骈按兵不出。诏兖海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拜全晸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贼方守滁、和，全晸以天平兵败于淮上。宰相豆卢□彖计："救师未至，请假巢天平节度使，使无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郑路，贼首可致矣。"卢携执不可，请"召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节度统之，则巢且还寇东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诏可。前此已诏天下兵屯溵水，禁贼北走。于是徐兵三千道许，其帅薛能馆徐众城中，许人惊谓见袭，部将周岌自溵水还，杀能，自称留后。徐军闻乱，列将时溥亦引归，囚其帅支详。兖海齐克让惧下叛，引军还兖州，溵水屯皆散。

巢闻，悉众度淮，妄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剽掠，所过惟取丁壮益兵。李罕之犯申、光、颍、宋、徐、兖等州，吏皆亡。巢自将攻汝州，欲薄东都。当是时，天子冲弱，怖而流泪，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关内诸节度兵十五万守潼关。田令孜请自将而东，然内震扰，前说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军，擢左军骑将张承范为先锋，右军步将王师会

督粮道，以飞龙使杨复恭副令孜。于是募兵京师，得数千人。

当是时，巢已陷东都，留守刘允章以百官迎贼。巢入，劳问而已，里闾晏然。帝饯令孜章信门，赍遗丰优。然卫兵皆长安高赀，世籍两军，得禀赐，侈服怒马以诧权豪，初不知战，闻料选，皆哭于家，阴出赀雇贩区病坊以备行阵，不能持兵，观者寒毛以忄栗。承范以强弩三千防关，辞曰："禄山率兵五万陷东都，今贼众六十万，过禄山远甚，恐不足守。"帝不许。贼进取陕、虢，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神策兵过华，裹三日粮，不能饱，无斗志。

十二月，巢攻关，齐克让以其军战关外，贼少却。俄而巢至，师大呼，川谷皆震，时士饥甚，潜烧克让营，克让走入关。承范出金谕军中曰："诸君勉报国，救且至。"士感泣，拒战。贼见师不继，急攻关，王师矢尽，飞石以射，巢驱氏内堑，火关楼皆尽。始，关左有大谷，禁行人，号"禁谷"。贼至，令孜屯关，而忘谷之可入。尚让引众趋谷，承范惶遽，使师会以劲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贼已入。明日，夹攻关，王师溃。师会欲自杀，承范曰："吾二人死，孰当辨者？不如见天子以实闻，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凤翔军过渭桥，见募军服鲜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为贼乡导，前贼归，焚西市。帝类郊祈哀。会承范至，具言不守状。帝黜宰相卢携。方朝，而传言贼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趋咸阳，惟福、穆、潭、寿四王与妃御一二从，中人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

巢以尚让为平唐大将军，盖洪、费全古副之。贼众皆被发锦衣，大抵辎重自东都抵京师，千里相属。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与群臣迎贼灞上。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帻，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欤！"巢舍田令孜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晓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各安毋恐。"甫数日，因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

巢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求衮冕不得，绘弋绨为之；无金石乐，击大鼓数百，列长剑大刀为卫。大赦，建元为金统。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还之。因自陈符命，取"广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当代唐；又黄为土，金所生，盖天启"云。其徒上巢号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为皇后，以尚让、赵璋、崔璆、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

为尚书，方特谏议大夫，皮日休、沈云翔、裴渥翰林学士，孟楷、盖洪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传古枢密使，张直方检校左仆射，马祥右散骑常侍，王璠京兆尹，许建、米实、刘瑭、硃温、张全、彭攒、李逵等为诸将军游弈使，其馀以次封拜。取趫伟五百人号“功臣”，以林言为之使，比控鹤府。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召王官，无有至者，乃大索里闾，豆卢□彖、崔沆等匿永宁里张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故士多依之。或告贼纳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彖、沆及大臣刘鄴、裴谂、赵濛、李溥、李汤死者百馀人。将作监郑綦、郎官郑系举族缢。

是时，乘舆次兴元，诏促诸道兵收京师，遂至成都。巢使硃温攻邓州，陷之，以扰荆、襄。遣林言、尚让寇凤翔，为郑畋将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传檄召天下兵，于是诏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诸军行营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营司马。数攻贼，斩万级。邠将硃玫阳为贼将王玫裒兵，俄而杀玫，引军入于王师。弘夫进屯渭北，河中王重荣营沙苑，易定王处存次渭桥，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阳，□伐渭水，破尚让军，乘胜入京师。巢窃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门，弘夫傅城舍，都人共噪曰：“王师至！”处存选锐卒五千以白自志，綯夜入杀贼，都人传言巢已走，邠、泾军争入京师，诸军亦解甲休，竞掠货财子女，市少年亦冒作綯，肆为剽。

巢伏野，使觇城中弛备，则遣孟楷率贼数百掩邠、泾军，都人犹谓王师，欢迎之。时军士得珍贿，不胜载，闻贼至，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贼执弘夫害之，处存走营。始，王璠破奉天，引众数千随弘夫，及诸将败，独一军战尤力。巢复入京师，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备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诸军退保武功，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

其五月，昭义高浔攻华州，王重荣与并力，克之。硃玫以泾、岐、麟、夏兵八万营兴平，巢亦遣王璠营黑水，玫战未能胜。郑畋将窦玫夜率士燔都门，杀逻卒，贼震惧。于时畿民栅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钱三十千，屑树皮以食，有执栅民鬻贼以为粮，人获数十万钱。士人或卖饼自业，举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东渭桥，收水北垒。

数月，贼帅硃温、尚让涉渭败孝昌等军。高浔击贼李详，不胜，贼复取华州，巢即授华州刺史，以温为同州刺史。贼又袭孝昌，二军引去。贼破陈敬瑄兵，走南山。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有题尚书省户讥贼且亡，尚让怒，杀吏，辄剔目悬之，诛郎官门阑卒凡数千人，百司逃，无在者。

天子更以王鐸为诸道行营都统，崔安潜副之，周岌、王重荣为左右司马，诸葛爽、康实为左右先锋，平师儒为后军，时溥督漕赋，王处存、拓拔思恭为京畿都统，处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门思恭为鐸都监，杨复光监行营，中书舍人卢胤征为克复制置副使。于是鐸以山南、剑南军营灵感祠，硃玫以岐、夏军营兴平，重荣、处存营渭北，复光以寿、沧、荆南军合岌营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营渭桥，程宗楚营京右。

硃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六月，尚让寇河中，使硃温攻西关，败诸葛爽，破重荣数千骑于河上，爽闭关不出，让遂拔郃阳，攻宜君垒，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强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逗留不进。河中粮艘三十道夏阳，硃温使兵夺艘，重荣以甲士三万救之，温惧，凿沉其舟，兵遂围温。温数困，又度巢势蹙且败，而孟楷方专国，温丐师，楷沮不报，即斩贼大将马恭，降重荣。帝进拓拔思恭为京四面都统，敕硃玫军马嵬。温既降，重荣遇之厚，故李详亦献款，贼觉，斩之于赤水，更以黄思鄴为刺史。

十月，鐸浚壕于兴平，左抵马嵬，使将薛韬董之，由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将梁璩主之，置关于沮水、七盘、三溪、木皮岭，以遮秦、陇。京左行营都统东方逵禽贼锐将李公迪，破堡三十。华卒逐黄思鄴，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

明年正月，王鐸使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破贼于渭南，承制拜东北行营都统。会鐸与安潜皆罢，克用独引军自岚、石出夏阳，屯沙苑，破黄揆军，遂营乾坑。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击巢。巢命王璠、林言军居左，赵璋、尚让军居右，众凡十万，与王师大战梁田陂。贼败，执俘数万，僵胔三十里，敛为京观。璠与黄揆袭华州，据之，遇亡去。克用掘堑环州，分骑屯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夜袭京师，火齍聚，俘贼而还。

巢战数不利，军食竭，下不用命，阴有遁谋，即发兵三万扼蓝田道，使尚让援华州。克用率重荣迎战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众出走。泾原节度使张钧说蕃、浑与盟，共讨贼。是时，诸镇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将白志迁、忠武将庞从等最先进，击贼渭桥，三战，贼三北。于是诸节度兵皆奋，无敢后，入自光泰门。克用身决战，呼声动天，贼崩溃，逐北至望春，入升阳殿闼。巢夜奔，众犹十

五万，声趋徐州，出蓝田，入商山，委辎重珍赀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故贼得整军去。

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硃泚乱定百馀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虏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杨复光献捷行在，帝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命大明宫留守王徽卫诸门，抚定居人。诏尚书右仆射裴璩修复宫省，购辇辂、仗卫、旧章、秘籍。豫败巢者：神策将横冲军使杨守亮、蹑云都将高周彝、忠顺都将胡真、天德将顾彦朗七十人。

巢已东，使孟楷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迎战，大败，即臣贼，与连和。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兖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墙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时硃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与周岌、时溥帅师救陈，赵犨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权攻许州，未克。于是粮竭，木皮草根皆尽。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陕济河而东，会关东诸镇壁汝州。全忠击贼瓦子堡，斩万馀级，诸军破尚让于太康，亦万级，获械铠马羊万计，又败黄鄴于西华，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军中相惊，弃壁走，巢退营故阳里。其五月，大雨震电，川溪皆暴溢，贼垒尽坏，众溃，巢解而去。全忠进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还汴州。

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军穷蹑，贼将李谠、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往降全忠，而尚让以万人归时溥。巢愈猜忿，屡杀大将，引众奔兖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战，不胜，走兖、郓间，获男女牛马万馀、乘舆器服等，禽巢爱子。克用军昼夜驰，粮尽不能得巢，乃还。巢众仅千人，走保太山。

六月，时溥遣将陈景瑜与尚让追战狼虎谷，巢计蹙，谓林言曰：“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亦误矣。若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及兄存、弟鄴、揆、钦、秉、万通、思厚，并杀其妻子，悉函首，将诣溥。而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献于行在，诏以首献于庙。徐州小史李师悦得巢伪符玺，上之，拜湖州刺史。

巢从子浩众七千，为盗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欲据湖南，陷浏阳，杀略甚众。湘阴强家邓进思率壮士伏山中，击杀浩。

赞曰：广明元年，巢始盗京师，自陈“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且代唐也。”呜呼，其言妖欤！后巢死，秦宗权始张，株乱遍天下，硃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氐皆巢党也。宁天托诸人告亡于下乎！

秦宗权，蔡州上蔡人，为许牙将。巢涉淮，节度使薛能遣宗权搜兵淮西，而许军乱，杀能。宗权外示赴难，因逐刺史，据蔡以叛。周岌代能领节度，即授以州，有兵万人，乃遣将从诸军败贼于汝州。杨复光言之朝，擢防御使，宠其军曰奉国，即为本军节度使，进检校司空。

巢走出关，宗权与连和，遂围陈州，树壁相望，扰敓梁、宋间。巢死，宗权张甚，啸会逋残，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诰出山南，攻襄州，陷之，进破东都，围陕州；使秦彦寇淮、肥；秦贤略江南；宗衡乱岳、鄂。贼渠率票惨，所至屠老孺，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亘卫、滑，皆麕骇雉伏，至千里无舍烟。惟赵犨保陈，硃全忠保汴，仅自完而已。然无霸王计，惟乱是恃，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

僖宗假硃全忠都统节以讨贼。秦贤略宋及曹，全忠好书约和，贤遣张调请分地，自汴以南归之蔡，全忠阴许，而贤引兵济汴，肆燔劫无孑馀。全忠大怒，斩调而还，曰：“我出十将，必破此贼。”进与贼战，杀获甚众。宗权急攻许，节度使鹿晏弘乞师于全忠，师未及出，已破晏弘，进攻郑州，取之。击河桥，遂守河阳，放兵侵汴西鄙、北鄙。

全忠壁酸枣，战不克。宗权屯边村，使秦贤营双丘，侵板桥，卢瑭引兵进屯万胜，夹汴而栅，将梁以济师。全忠诡击杀瑭，宗权悉军十五万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惧，求救于兖、郓，而硃瑾、硃宣皆身自将同拒贼。五月，全忠闭城大会，鼓闻于郊无置声，阴启北门击贼垒，士哗，趋中营，兖、郓整兵合击，大败之。宗权忿，过郑，焚郛舍，驱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郑、许、河阳、东都。

于是合诸镇兵会上蔡，分为五军入其地。宗权召孙儒，儒不应。宗权素壁上蔡以扼险要，全忠拔其壁，遂围蔡州，傅城而垒，以羸兵诱贼。贼出，全忠尽斩之。宗权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将胡元琮围之，身还汴。宗权间许无备，袭取其州，执守将元琮，引兵复收许。

宗权还，为爰将申丛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丛节度留后，丛中悔，夷其族。宗权至汴，全忠以礼迎劳，且曰：“公昔陷许，能戢兵赐盟，戮力勤王，乌有今日乎？”宗权曰：“英雄不两立，天亡仆以资公也。”謦然无惧色。全忠以槛车上送京师，两神策兵縻护。昭宗御延喜楼受俘，京兆尹曳以组练，徇两市，引颈视车外，呼曰：“宗权岂反者耶？顾输忠不效耳。”观者大笑。与妻赵俱斩独柳下。宗权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诛。

董昌，杭州临安人。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中和三年，刺史路审中临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领州事。镇海节度使周宝不能制，因表为刺史。昌已破刘汉宏，兵益强，进义胜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僖宗始还京师，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授兼诸道采访图籍使。

始，为治廉平，人颇安之。当是时，天下贡输不入，独昌赋外献常参倍，旬一道，以五百人为率，人给一刀，后期即诛。朝廷赖其入，故累拜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视诏书讫，字偿一缣，归当制官。而小人意足，浸自侈大，托神以诡众。始立生祠，刳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倡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属州为土马献祠下，列牲牢祈请，或绐言土马若嘶且汗，皆受赏。昌自言：“有飨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镜湖，告曰：“不为灾。”客有言：“尝游吴隐之祠，止一偶人。”昌闻，怒曰：“我非吴隐之比！”支解客祠前。

始，罢榷盐以悦人，丰衣食，后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过辄夷族，血流刑场，地为之赤。有五千馀姓当族，昌曰：“能孝于我，贷而死。”皆曰：“诺。”昌厚养之，号“感恩都”，刻其臂为誓，亲族至号泣相别者。凡民讼，不视狱，但与掷博齿，不胜者死。用人亦取胜者。

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负我，吾奉金帛不赀，何惜越王不吾与？吾当自取之！”下厌其虐，乃劝为帝。近县举狂㝠讠虖请，昌令曰：“时至，我当应天顺人。”其属吴繇、秦昌裕、卢勤、硃瓒、董庠、李畅、薛辽与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皆赞之。昌益兵城四县自防。山阴老人伪献谣曰：“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昌喜，赐百缣，免税征。命方士硃思远筑坛祠天，诡言天符夜降，碧楮硃文不可识。昌曰：“谶言‘兔上金床’，我生于卯，明年岁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时当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攘

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即图以示昌，昌大喜。

乾宁二年，即伪位，国号大越罗平，建元曰天册，自称“圣人”，铸银印方四寸，文曰“顺天治国之印”。又出细民所上铜铅石印十床及它鸟兽龟蛇陈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诏，皆自署名，或曰帝王无押诏，昌曰：“不亲署，何由知我为天子？”即榜南门曰天册楼。先是，州寝有赤光，长十余丈；虺长尺馀，金色，见思道亭。昌署寝曰明光殿，亭曰黄龙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监军与官属皆西北向恸哭，乃北面臣昌。或请署近侍，昌曰：“吾假处此位，安得如宫禁？”不许。下书属州曰：“以某日权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负国。”

初，官属不徇昌旨者，节度副使黄碣、山阴令张逊皆诛死。镇海节度使钱镠书让昌曰：“开府领节度，终身富贵，不能守，闭城作天子，灭亲族，亦何赖？愿王改图。”昌不听，焖悉兵三万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将相，乃不臣。能改过，请谕还诸军。”昌惧，献镠钱二百万缗犒军，执应智、王温、韩媪、吴繇、秦昌裕送于镠，且待罪。焖乃还，表于朝，以为昌不可赦，复讨之，傅城而垒。昌又执硃思远、王守真、卢勤送镠军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劳师，除昌官爵，授镠浙东道招讨使。昌乃求援于淮南杨行密，行密遣将台濛围苏州，安仁义、田頵攻杭州，以救昌。镠将顾全武等数败昌军，昌将多降，遂进围越州。

候人言外师强，辄斩以徇；绐告镠兵老，皆赏。昌身阅兵五云门，出金帛倾镠众。全武等益奋，昌军大溃，遽还，去伪号，曰：“越人劝我作天子，固无益，今复为节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会台濛取苏州，镠召全武还，全武曰：“贼根本在瓯、越，今失一州而缓贼，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钱，虽簪珥皆输军。昌从子真得士心，昌信谗杀之，众始不用命。又减战粮欲犒外军，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镠将骆团入见，绐言：“奉诏迎公居临安。”昌信之，全武执昌还，及西江，斩之，投尸于江，传首京师，夷其族。于是斩伪大臣李邈、蒋瑰等百馀人，发昌先墓，火之。昌败，犹积粮三百万斛，金币大抵五百馀帑，而兵不及万人。镠遂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云。

赞曰：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太宗之遗德馀泽去民也久矣，而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时也，天将去唐，诸盗并出，历五姓，兵未尝少解，至宋然后天下复安。汉之亡也，天下大乱，至晋然后稍定；晋之亡也，天下大乱，至唐然后复安。治少而乱多者，古今之势，盛王业业以求治，可少忽哉！

●附录进新唐书表

臣公亮言：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 ，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沫，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

臣公亮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问，躬大禹之圣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乐。而犹垂心积精，以求治要，日与鸿生旧学讲诵《六经》，考览前古，以谓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于是刊修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臣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侍郎臣宋祁，与编修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臣范镇，刑部郎中、知制诰臣王畴，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臣宋敏求，秘书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臣公亮典司事领，徒费日月，诚不足以成大典，称明诏，无任惭惧战汗屏营之至。臣公亮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嘉佑五年六月日

提举编修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臣曾公亮上表

新唐书

作者：[宋]欧阳修、宋祁

旧五代史

太祖纪一

太祖纪二

太祖纪三

太祖纪四

太祖纪五

太祖纪六

太祖纪七

末帝纪上

末帝纪中

末帝纪下

列传一 后妃

列传二 宗室

列传三

列传四

列传五

列传六

列传七

列传八

列传九

列传十

列传十一

列传十二

列传十三

列传十四

武皇纪上

武皇纪下

庄宗纪一

庄宗纪二

庄宗纪三

庄宗纪四

庄宗纪五

庄宗纪六

庄宗纪七

庄宗纪八

明宗纪一

明宗纪二

明宗纪三

明宗纪四

明宗纪五

明宗纪六

明宗纪七

明宗纪八

明宗纪九

明宗纪十

闵帝纪

末帝纪上

末帝纪中

末帝纪下

列传一 后妃

列传二 宗室

列传三 宗室

列传四

列传五

列传六

列传七

列传八

列传九

列传十

列传十一

列传十二

列传十三

列传十四

列传十五

列传十六

列传十七

列传十八

列传十九

列传二十

列传二十一

列传二十二

返回主目录

太祖纪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砀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后。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诚。帝即诚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五代会要》：梁肃祖宣元皇帝讳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孙；开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庙号肃祖，葬兴极陵。敬祖光献皇帝讳茂琳，宣元皇帝长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开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献皇帝，庙号敬祖，葬永安陵。宪祖昭武皇帝讳信，光献皇帝长子，母曰光孝皇后杨氏；开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庙号宪祖，葬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讳诚，昭武皇帝长子，母曰昭懿皇后刘氏；开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庙号烈祖，葬咸宁陵。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砀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谴杖。唯崇母自幼怜之，亲为栉发，尝诫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家人问其故，答曰："我尝见其熟寐之次，化为一赤蛇。"然众亦未之信也。

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帝乃辞崇家，与仲兄存俱入巢军，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唐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陷长安，遣帝领兵屯于东渭桥。是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栎阳，巢命帝招谕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令攻南阳，下之。六月，帝归长安，巢亲劳于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师于兴平，所至皆立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击左冯翊，拔之，遂据其郡。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兵数万，纠合诸侯，以图兴复。帝时与之邻封，屡为重荣所败，遂请济师于巢。表章十上，为伪左军使孟楷所蔽，不达。又闻巢军势蹙，诸校离心，帝知其必败。九月，帝遂与左右定计，斩伪监军使严实，举郡降于重荣。重荣即日飞章上奏。时僖宗在蜀，览表而喜曰："是天赐予也！"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赐名全忠。自是率所部与河中兵士偕行，所向无不克捷。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巢军自蓝关南

走，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时，帝年三十有二。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孽合从肆虐，共围陈州。久之，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廪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锐气益振。是岁十二月，帝领兵于鹿邑，与巢众相遇，纵兵击之，斩首二千余级，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谯郡之地。

四年春，帝与许州田从异诸军同收瓦子寨，杀贼数万众。是时，陈州四面，贼寨相望，驱掳编氓，杀以充食，号为“舂磨寨”。帝分兵翦扑，大小凡四十战。四月丁巳，收西华寨，贼将黄鄴单骑奔陈。帝乘胜追之，鼓噪而进。会黄巢遁去，遂入陈州，刺史赵犨迎于马前。俄闻巢党尚在陈北故阳垒，帝遂径归大梁。是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统骑军数千同谋破贼，与帝合势于中牟北邀击之，贼众大败于王满渡，多束手来降。时贼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皆匍匐于马前，悉宥而纳之，遂逐残寇，东至于冤句。

五月甲戌，帝与晋军振旅归汴，馆克用于上源驿。既而备犒宴之礼，克用乘醉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会大雨雷电，克用因得于电光中逾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六月，陈人感解围之惠，为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岁，黄巢虽殁，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有众数万，攻陷邻郡，杀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贼，帝患之。七月，遂与陈人共攻蔡贼于溵水，杀数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

光启元年春，蔡贼掠亳、颍二郡。帝帅师以救之，遂东至于焦夷，败贼众数千，生擒贼将殷铁林，枭首以徇军而还。二月，僖宗自蜀还长安，改元光启。四月戊辰，就加帝检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师逼长安，观军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

二年春，蔡贼益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宗权得以纵毒，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亳、滑、颍仅能闭垒而已。帝累出兵与之交战，然或胜或负，人甚危之。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为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兴元。五月，嗣襄王熅僭即帝位于长安，改元为建贞。遣使赍伪诏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几，襄王果败。七月，蔡人逼许州，节度使鹿宴宏使来求

救，帝遣葛从周等率师赴援。师未至而城陷，宴宏为蔡贼所害。十一月，滑州节度使安师儒以怠于军政，为部下所杀。帝闻之，乃遣朱珍、李唐宾袭而取之，由是遂有滑台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检校太傅，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是岁，郑州为蔡贼所陷，刺史李璠单骑来奔，帝宥而纳之，以为行军司马。宗权既得郑，益骄，帝遣裨将逻于金隄驿，与贼相遇，因击之，贼众大败，追至武阳桥，斩首千余级。帝每与蔡人战于四郊，既以少击众，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师少，未快其旨。宗权又以己众十倍于帝，耻于频败，乃誓众坚决以攻夷门。既而获蔡之谍者，备知其事，遂谋济师焉。

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为淄州刺史，俾募兵于东道，且虑蔡人暴其麦苗，期以夏首回归。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应募者万余人。又潜袭青州，获马千匹，铠甲称是，乃鼓行而归。四月辛亥，达于夷门。帝喜曰："吾事济矣。"是时，贼将张晊屯于北郊，秦贤屯于版桥，各有众数万，树栅相连二十余里，其势甚盛。帝谓诸将曰："此贼方今息师蓄锐以俟时，必来攻我。况宗权度我兵少，又未知珍来，谓吾畏惧，止于坚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时贼众以为神助。庚午，贼将卢瑭领万余人于圃田北万胜戍，夹汴水为营，跨河为梁，以扼运路。帝择精锐以袭之。是日昏雾四合，兵及贼垒方觉，遂突入掩杀，赴水死者甚众，卢瑭自投于河。河南诸贼连败，不敢复驻，皆并在张晊寨。自是蔡寇皆怀震詟，往往军中自相惊乱。帝旋师休息，大行犒赏，由是军士各怀愤激，每遇敌，无不奋勇。五月丙子，出酸枣门，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贼众大败，追斩二十余里，僵仆就枕。宗权耻败，益纵其虐，乃自郑州亲领突将数人，径入张晊寨。其日晚，大星陨于贼垒，有声如雷。辛巳，兖、郓、滑军士皆来赴援，乃陈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诸军，齐攻贼寨，自寅至申，斩首二万余级。会夜收军，获牛马、辎重、生口、器甲不可胜计。是夜，宗权、晊遁去，迟明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宗权至郑州，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陕、洛、孟、怀、许、汝，皆先据之，因是败也，贼众恐惧，咸弃之而遁。帝乃慎选将佐，俾完葺壁垒，为战守之备，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是时，扬州节度使高骈为裨将毕师铎所害，复有孙儒、杨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检校太尉，兼领淮南节度使。

九月，亳州裨将谢殷逐刺史宋衮，自据其郡；帝亲领军屯于太清

宫，遣霍存讨平之。帝之御蔡寇也，郓州朱瑄、兖州朱瑾皆领兵来援。及宗权既败，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己，皆厚礼以归之。瑄、瑾以帝军士勇悍，私心爱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悬金帛以诱之，帝军利其货而赴者甚众，帝乃移檄以让之。朱瑄来词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惩其奸。未几，珍伐曹州，执刺史丘礼以献，遂移兵围濮。兖、郓之衅，自兹而始矣。《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云："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纪功碑以赐帝。是月，帝亲帅骑数千巡师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师于范县。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单骑奔郓。寻为郓人所败，逾月乃还。十二月，僖宗遣使赐帝铁券，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德政碑以赐帝。闰月甲寅。帝请行营司马李璠权知淮南留后，乃遣大将郭言领兵援送以赴扬州。

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师东赴淮海，行次宋州，闻杨行密已拔扬州，遂还。是时，李璠、郭言行至淮上，为徐戎所扼，不克进而还。帝怒，遂谋伐徐。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由是诸镇之师，皆受帝之节制。

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领万众以剽陈、亳，帝遣朱珍率精骑数千擒璠以献。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祯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宏信为帅。宏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是月，河南尹张全义袭李罕之于河阳，克之。罕之单骑出奔，因乞师于太原，李克用为发万骑以援之。罕之遂收其众，偕晋军合势，急攻河阳。全义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会、牛存节、葛从周领兵赴之，大战于温县，晋人与罕之俱败。于是河桥解围，全义归于河阳，因以丁会为河阳留后。

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检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户。戊辰，昭改帝乡衣锦，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无西顾之患，将大整师徒，毕力诛蔡。会蔡人赵德諲举汉南之地以归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讨宗权。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为蔡州四面副都统。又以河阳、保义、义昌三节度为帝行军司马，兼粮料应接。至是，帝领

诸侯之师会德諲以伐蔡贼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内，树二十八寨以环之，盖象列宿之数也。时帝亲临矢石，一日，飞矢中其左腋，血渍单衣，顾谓左右曰："勿泄。"九月，以粮运不继，遂班师。是时，帝知宗权残孽不足为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领兵与时溥战于吴康镇，徐人大败，连收丰、萧二邑；溥携散骑驰入彭门。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张友携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闭壁坚守，遂命庞师古屯兵守之而还。是月，蔡贼孙儒攻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

龙纪元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县，进军于吕梁。时溥领军二万，晨压师古之军而阵，师古促战败之，斩首二千余级，溥复入于彭门。二月，蔡将申丛遣使来告，缚秦宗权于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后。未几，丛复为都将郭璠所杀。是月，璠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朱克让槛送于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即斩宗权于独柳树下。蔡州平。昭宗诏加帝食实封一百户，赐庄宅各一区。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

大顺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拥众以附时溥。帝率亲军讨之，杀千余人，筠遂坚守。乙卯，时溥出兵暴砀山县，帝遣朱友裕以兵袭之，败徐军三千余众，获沙陀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斩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孙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请以淮南节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为宣义军节度使，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时朝廷宰臣张浚将兵讨太原故也。八月甲寅，昭义都将冯霸杀沙陀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帝请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后。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帝遣葛从周率骁勇之士，夜中衔枚犯围而入于潞。九月壬寅，帝至河阳，遣部将李谠引军趋泽、潞，行至马牢川，为晋人所败。帝又遣朱友裕、张全义率精兵至郓州北以为应援。既而崇节、从周弃潞来归。戊申，帝廷责诸将败军之罪，斩李谠、李重允以徇，遂班师焉。十月乙酉，帝自河阳赴滑台。时奉诏将讨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从。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籴于魏，既而为牙军所杀。罗宏信惧，故不敢从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会、葛从周率众渡河取黎阳、临河，又令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帝徐以大军继其后。

二年春正月，魏军屯于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罗宏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宏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

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败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

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二月戊寅，帝亲征郓，先遣朱友裕屯军于斗门。甲申，次卫南，有飞鸟止于峻堞之上，鸣噪甚厉。副使李璠曰："将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郓州朱瑄率步骑万人袭朱友裕于斗门，友裕拔军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门，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门者皆为郓人所杀。帝追袭郓人至瓠河，不及，遂顿兵于村落间。时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将归于郓，遂来冲击。帝策马南驰，为贼所追甚急，前有浚沟，跃马而过，张归厚援槊力战于其后，乃免。时李璠与部将数人皆为郓军所杀。五月丙午，遣朱克让率众暴兖、郓之麦。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郡儒以献，濮州平。遂命移军伐徐州。

二年四月丁丑，庞师古下彭门，枭时溥首以献。八月，帝遣庞师古移兵攻兖，驻于曲阜，与朱瑾屡战，皆败之。十二月，师古遣先锋葛从周引军以攻齐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兖、郓。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垒。

乾宁元年二月，帝亲领大军由郓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朱瑄觇知，即以兵径至，且图速战。帝整军出寨，时瑄、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我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纵火。既而烟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瑄、瑾大败。杀万余人，余众拥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之下，驻军数日而还。

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帅师复伐兖，遂堑而围之。未几，朱瑄自郓率步骑援粮欲入于兖，友恭设伏以败之，尽夺其饷于高吴，因擒蕃将安福顺、安福庆。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以为友恭之援。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史俨兒、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郓。朱友恭遂归于汴。八月，帝领亲军伐郓，至大仇，遣前军挑战，设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获蕃将史完府，夺马数百匹。朱瑄脱身遁去，复入于郓。十月，帝驻军于郓，齐州刺史朱琼遣使请降，琼即瑾之从父兄也。帝因移军至兖，琼果来降。未几，琼为朱瑾所绐，掠而杀之，帝即以其弟玭为齐州防御使。十一月，朱瑄复遣将贺瑰、柳存及蕃将何怀宝等万余人以袭曹州，庶解兖州之围也。帝知之，自兖领军策马

先路至钜野南，追而败之，杀戮将尽，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是日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翼日，絷贺瑰等以示于兖。帝素知瑰名，乃释之，惟斩何怀宝于兖城之下，乃班师。十二月，葛从周领兵复伐兖。既至，与朱瑾战于垒下，杀千余众，擒其将孙汉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师。

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魏博节度使罗宏信患之，使来求援。二月，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会寒食，帝乃亲拜文穆皇帝陵于砀日县午沟里。四月辛酉，河东泛涨，将坏滑城。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势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是月，帝遣许州刺史朱友恭领兵万人渡淮，以便宜从事。时黄、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六月，李克用帅蕃汉诸军营于斥丘，遣其男落落将铁林小兒三千骑薄于洹水，从周与战，大败之，生擒落落以献。克用悲骇，请修旧好以赎其子，帝不许，遂执落落送于罗宏信，斩之。越七日，我军还屯阳留以伐郓。八月，复壁于洹水。是时，昭宗幸华州，遣使就加帝检校太师，守中书令。

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师大举伐郓。辛卯，营于济水之次，庞师古令诸将撤木为桥。乙未夜，师古以中军先济，声振于郓，朱瑄闻之，弃壁夜走。葛从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献。寻斩汴桥下。郓州平，乙亥，帝入于郓，以朱友裕为郓州兵马留后。时帝闻朱瑾与史俨兒在丰沛间搜索粮馈，惟留康怀英以守兖州，帝因乘胜遣葛从周以大军袭兖。怀英闻郓失守，俄又我军大至，乃出降；朱瑾、史俨兒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从周为兖州留后。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复黄、鄂二州。八月，陕州节度使王珙遣使来乞师。是时，珙弟珂实为蒲帅，迭相愤怒，日寻干戈，而珙兵寡，故来求援。帝遣张存敬、杨师厚等领兵赴陕，既而与蒲人战于猗氏，大败之。九月，帝以兖、郓既平，将士雄勇，遂大举南征。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众径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遂为淮人所败，师古没焉。葛从周行及濠梁，闻师古之败，亦命班师。

太祖纪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从周统诸将略地于山东，遂次于邢、洺。三月，昭宗以帝兼领天平军节度使，余如故。四月，沧州节度使卢廷彦为燕军所攻，弃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军至钜鹿，屯于城下，败晋军万余众于青山口，俘马千余匹。丁卯，遣从周分兵攻洺州，斩刺史邢善益，擒将五十余人。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刭而死。五日之内，连下三州。因以葛从周兼邢州昭义军节度使留后，帝遂班师。是时，襄州节度使赵匡凝闻帝军有清口之败，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师伐之。未几，泌州刺史赵璠越墉来降；随州刺史赵匡琳临阵就擒。

二年正月，淮南杨行密举全吴之众，精甲五万，以伐徐州，帝领大军御之。行密闻帝亲征，乃收军而退。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举蕃汉兵号十万以伐魏，遂攻陷贝州，州民万余户，无少长悉屠之。进攻魏州，魏人来乞师，帝遣朱友伦、张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内黄，帝遂亲征。三月，与燕军战于内黄北，燕军大败，杀二万余众，夺马二千余匹，擒都将单无敌已下七十余人。《通鉴》：单可及，幽州骁将，号单无敌。是月，葛从周自山东领其部众，驰以救魏。翼日，乘胜，诸将张存敬以下连破八寨，遂逐燕军，北至于临清，壅其残寇于御河，溺死者甚众。仁恭奔于沧州。六月，帝表丁会为潞州节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从周由固镇路入于潞州，以援丁会。七月壬辰朔，海州陈汉宾拥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晋人陷泽州。帝遣召葛从周于潞，留贺德伦以守之。未几，德伦为晋人所逼，遂弃潞而归，由是潞州复为晋人所有。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留后李璠，自称留后，送款于帝。

三年四月，遣葛从周以兖、郓、滑、魏之师伐沧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枭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进攻浮阳。六月，燕帅刘仁恭大举来援，从周与诸将逆战于乾宁军老鸦堤，大破之，杀万余众，俘其将佐马慎交已下百余人。既而以连雨，遂班师。八月，河东遣李进通袭陷洺州，执刺史朱绍宗。帝遣葛从周自鄴县渡漳水，屯于黄龙镇，亲领中军涉洺而寨；晋人惧而宵遁，洺州复平。九月，帝以仁恭、进通之入寇也，皆由镇、定为其囊橐，即以葛从周为上将以伐镇州，遂攻下临城，渡滹沱以环其城。帝亲领军继至，镇帅王熔俱，纳质请盟，仍献文缯二十万以犒戎士，帝许之。十月，晋人以帝宿兵于赵，遂南下太行，急攻河阳，留后侯言与都将阎宝力战固守，仅而获全。十一月，以张存

敬为上将，自甘陵发军，北侵幽、蓟，连拔瀛、莫二郡，遂移军以攻中山。定帅王郜以精甲二万战于怀德亭，尽殪之。郜惧，奔于太原。迟明，大军集于城下，郜季父处直持印钥乞降，亦以缯帛三十万为献，帝即以处直代郜领其镇焉。是月，燕人刘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继为康怀英、张存敬等所败，斩获甚众。由是河朔知惧，皆弭伏焉。

是岁，唐左军中尉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宫内，立皇子德王裕为帝，仍遣其养子希度来言，愿以唐之神器输于帝。帝时方在河朔，闻之，遽还于汴，大计未决。会李振自长安使回，因言于帝曰："夫竖刁、伊戾之乱，所以资霸者之事也。今阉竖幽辱天子，王不能讨，无以令诸侯。"帝悟，因请振复使于长安，与时宰潜谋反正。

天复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允潜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卫军将孙德昭已下，令诛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即时迎昭宗于东内，御楼反正。癸巳，降制进封帝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废也，汴之邸吏程岩牵昭宗衣下殿。帝闻之，召岩至汴，折其足，送于长安，杖杀之。是时，河中节度使王珂结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将张存敬率将涉河，由含山路鼓行而进。戊申，攻下绛州。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举郡来降，帝即以大将侯言权领晋州，何絪权领绛州，晋、绛平。己未，大军至河中，存敬命缭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飏素幡以请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张存敬权领河中军府事，河中平，帝乃东还。是月，李克用遣牙将张特来聘，请寻旧好，帝亦遣使报命。三月癸未朔，帝归自河中。是月，遣大将贺德伦、氏叔琮领大军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将张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从周以兖、郓之众自土门路入，洺州刺史张归厚以本军自马岭入，定州刺史王处直以本军自飞狐入，晋州侯言自阴地入。泽州刺史李存璋弃郡奔归太原。叔琮引军逼潞州，节度使孟迁乞降。河东屯将李审建、王周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归命，乃进军趋太原。四月乙卯，大军出石会关，营于洞涡驿。都将白奉国自井陉入，收承天军。张归厚引兵至辽州，刺史张鄂迎降。氏叔琮即日与诸军至晋阳城下，城中虽时出精骑来战，然危蹙已甚，将谋遁矣。会叔琮以刍粮不给，遂班师。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领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六月庚申，帝发自大梁。丁卯，视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节度使王重荣墓。寻辟其子瓒为节度判官，请故相张浚为重荣撰碑。帝自中和初归唐，首依重荣，至是思其旧德，故恩礼若是。七月甲寅，帝东还梁邸。

十月戊戌，奉密诏赴长安。是时，朝廷既诛刘季述，以韩全诲、张宏彦为两军中尉，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是时军国大政，专委宰相

崔允，每事裁抑宦官，宦官侧目。允一日于便殿，奏欲尽去之，全诲等属垣闻之，尝于昭宗前祈哀自诉。自是昭宗敕允，每有密奏，令进囊封。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妇人十数以进，使求宫中阴事，昭宗不悟，允谋渐泄。中官视允皆裂，以重赂甘言诱籓臣以为城社，时因燕聚，则相向流涕。时允掌三司货泉，全诲等教禁兵伺允出，聚而呼噪，诉以冬衣减损，又于昭宗前诉之；昭宗不得已，罢允知政事。允怒，急召帝请以兵入辅，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后司马鄴，华之幕吏也，举郡来降。辛亥，驻军于渭滨，华帅韩建遣使奉笺纳款，又以银三万两助军。是日，行次零口。癸丑，闻长安乱，昭宗为阉官韩全诲等劫迁，西幸凤翔，盖避帝之兵锋也。翼日，遂命旋师，夕次于赤水。乙卯，大军集于华州城下，韩建惶骇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权知忠武军事，促令赴任。同、华二州平。是时，唐太子太师卢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状请帝速请迎奉。己未，遂帅诸军发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阳。侦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跸入其闉矣。"是时，岐人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怀英败之，掳甲士六千余众。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书自陈其失，请帝入觐。丙辰，及岐闉，文通渝约，闭壁不获通，复次于岐山。是时，昭宗累遣使赍朱书御札赐帝，遣帝收军还本道。帝诊之曰："此必文通、全诲之谋也。"皆不奉诏。癸酉，飞章奉辞，且移军北伐。乙亥，至邠州，节度使李继徽举城降。继徽因请去文通所赐李姓，复本宗杨氏，又请纳其帑以为质，帝皆从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郑元规至华州，以速迎奉为请，许之。

二年正月，帝复次于武功，岐人坚壁不下，乃回军于河中。二月，闻晋军大举南下，声言来援凤翔，帝遣朱友宁帅师会晋州刺史氏叔琮以御之，帝以大军继其后。三月，友宁、叔琮与晋军战于晋州之北，大败之，生擒克用男廷鸾。帝喜，谓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变不久矣。"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领大军屯于虢县，康怀英帅骁骑败之。丁酉，唐丞相崔允自华来谒帝，屡述艰运危急，事不可缓；又虑群阉拥昭宗幸蜀，且告帝，帝为动容。允将辞，启宴于府署，帝举酒，允情激于哀，因自持乐板，声曲以侑酒。帝甚悦，座中以良马珍玩之物赍，既行，命诸将缮戎具。

五月丁巳，帝复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虢县。癸未，与岐军大战，自辰至午，杀万余众，擒其将校数百人，乘胜遂逼其垒。七月丙午，岐军复出求战，帝军不利。是月，遣孔勍帅师取凤、陇、成三州，皆下之。是时，岐人相率结寨于诸山，以避帝军；帝分兵以讨，浃旬之内，

并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军诸寨连结稍盛，因亲统千骑登高诊之。时秋空澄霁，烟霭四绝，忽有紫云如伞盖，凝于龙旌之上，久之方散，观者咸讶之。是时，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贵以正理，以奇胜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绐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帝凄然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北梦琐言》云：时因朱友伦总骑军且至，将大出兵迓之。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闉，诈以军怨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贞信其言，案：李茂贞即宋文通，此纪前后互异，盖仍当时军檄之文，未及改从画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以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骑以据其闉。岐人进不能驻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贞由是丧胆，但闭壁而已。十一月癸卯，鄜帅李周彝《新唐书》作"李茂勋"，茂勋即周彝也。统兵万余人屯于岐之北原，与城中举烽以相应。翼日，帝以周彝既离本部，鄜畤必无守备，因命孔勍乘虚袭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闻之，收军而遁。茂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惧，由是议还警跸，诛阉寺以自赎焉。

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启壁，唐昭宗降使宣问慰劳，兼传密旨。寻又命翰林学士韩渥、赵国夫人宠颜赍诏押赐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带。丙辰，华州留后李存审遣飞骑来告，青州节度使王师范遣牙将张厚辇甲胄弓槊，诈言来献，欲盗据州城，事觉，已擒之矣。是日，师范又遣其将刘鄩盗据兖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军容使韩全诲已下三千余人首级以示帝。甲子，昭宗发离凤翔，幸左剑寨，权驻跸帝营。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学士传宣免之，帝即入见称罪，拜伏者数四。既而促召升殿，密迩御座，且曰："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带面以赐帝；帝亦以玉鞍勒马、金银器、纹锦、御馔酒果等躬自拜进焉。及翠华东行，帝匹马前导十余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长安，谒太庙，御长乐楼。礼毕，谓帝曰："朕生入旧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无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庙，得亲奉觞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报矣！"即召帝执手，声泪俱发者久之。翼日，诛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余人于内侍省。三月庚辰，制以帝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师，加食邑三千户，实封四百户，仍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戊戌，帝建旆东还，昭宗御延喜楼送之，既醉，遣内臣赐帝御制《杨柳词》五首。三月戊午，至大梁。时以青州未平，命军士休浣以俟东征。四月丙子，巡师于临朐，亟命逼其城，与青州兵战于城下，大败之。是夕，淮将王景仁以所部援军宵遁，帝遣杨师厚追及辅唐，杀千人，乘胜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杨师厚，帝乃东还。九月癸卯，师厚率大军与王师范战于临朐，青军大败，杀万余人，并擒师范弟师克，即时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将刘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来献。播，师范之谋主也，帝命毙之。戊午，师范举城请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将校略地于登、莱、淄、棣等州，皆下之。由是东渐至海，皆为梁土也。帝复命师范权知青州军州事，师范乃请以钱二十万贯犒军，帝许之。十月辛巳，护驾都指挥使朱友伦因击鞠堕马，卒于长安。讣至，帝大怒，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己，致友伦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将刘鄩举兖州来降。鄩，王师范之将也，师范令窃据兖州久之，及闻师范降，鄩乃归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优，寻署为元帅府都押牙，权知鄜州留后。

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发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师闻之，为之震惧。是时，将议迎驾东幸洛阳，虑唐室大臣异议，帝乃密令护驾都指挥使朱友谅矫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郑元规等杀之。《欧阳史》云：遣朱谦杀胤于京师，其与友伦击鞠者皆杀之。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官，不数月而成。二月乙亥，昭宗驻跸于陕，帝自河中来觐，谒见行营。因洒涕而言曰："李茂贞等窃谋祸乱，将迫乘舆，老臣无状，请陛下东迁，为社稷大计也。"昭宗命延于寝室见何皇后，面赐酒器及衣物。何后谓帝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因欷歔泣下。后数日，帝开宴于陕之私第，请驾临幸。翼日，帝辞归洛阳，昭宗开内宴，时有宫人与昭宗附耳而语。韩建蹑帝之足，帝遽出，以为图己，因连上章请车驾幸洛。《十国春秋》、《吴世家》，三月丁巳，唐帝遣间使以绢诏告难于我及西川、河东等，令纠率藩镇，以图匡复。诏有云："朕至洛阳，则为全忠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复通矣。"

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是时，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陕州小藩，非万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内东幸。闰月丁酉，昭宗发自陕郡。壬寅，次于谷水。是时，昭宗左右惟小黄门及打球供奉、内园小兒二百余人，帝犹忌之。是日，密令医官许昭远告变，乃设馔于

别幄，召而尽杀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选二百余人，形貌大小一如内园人物之状，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缢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饰。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甲辰，车驾至洛都，帝与宰相百官导驾入宫。乙卯，昭宗以帝为宣武、宣义、护国、忠武四镇节度使。时帝请以郓州授张全义，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群臣，曰："昨来御楼前一夜亡失赦书，赖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误事，宰执不得无过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内，召帝于内殿曲宴，帝不测其事，不敢奉诏。又曰："卿不欲来，即令敬翔人来。"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辞东归。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将朱友裕率师讨邠州，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阳。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场。乙丑，帝发东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邠军不出。九月辛未，班师。十月癸巳，至洛阳，诣西内，临于梓宫前，祗见于嗣君。辛丑，制以案此下有阙文。帝至自西征。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来求援。时光州归款于帝，寻为淮人所攻，故来乞师。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丘，大掠卢、寿之境，淮人乃弃光州而去。

二年正月庚申，进攻寿州，寿人坚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师。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至大梁，帝待以宾礼，寻表授河阳节度使。七月辛酉，天子赐帝迎鸾纪功碑，树于洛阳。庚午，遣大将军杨师厚率前军讨赵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赵匡凝罪状，削夺官爵。八月，杨师厚进收唐、邓、复、郢、随、均、房等七州。帝驻军汉江北，自循江干，经度济师之所。九月甲子，师厚于阴谷江口造梁以济师，赵匡凝率兵二万振于江滨。师厚麾兵进击，襄人大败，杀万余众。乙丑，越匡凝焚其舟，率亲军载轻舸沿汉而遁。丙寅，帝济江，至中流，舟坏，将没者数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视府署，其帑藏悉空。惟于西庑下有一亭，窗户俨然，扃锁甚密，遂令破锁启扉，中有一大匮，缄鐍甚至；又令破其匮，内有金银数百锭。帝因叹曰："乱兵既入，公私财货固无子遗矣。此帑当有阴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邪！"遂以百余锭赐杨师厚。袭荆州，留后赵匡明弃城上峡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将贺瑰权领荆州，杨师厚权领襄州，即表其事。

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为诸道兵马元帅。辛卯，帝自襄州引军由光州路趋淮南；将发，敬翔切谏，请班师以全军势，帝不听。壬辰，次于枣阳，遇大雨，颇阻师行之势。军至寿春，寿春人坚壁清野以待帝。帝

乃还，舍于正阳。

十一月丙辰，大军北济。《十国春秋》：柴再用抄其后军，斩首三千级，获辎重万计。帝至汝阴，深悔淮南之行，躁烦尤甚。《师友杂志》：朱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树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须用夹毂，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为车毂者，悉扑杀之。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命帝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武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案《旧唐书》，尚有忠武、镇国二道，此阙载。进封帝为魏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癸未，唐中书门下奏："中书印已送相国，中书公事权用中书省印。"甲申，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县名与相国魏王家讳同者，请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让相国、魏王、九锡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赍本司须知孔目并印赴魏国送纳。甲午，天子以帝坚让九锡之命。乃命宰相柳灿来使，且述揖让之意焉。丁酉，帝又让九锡之命，诏略曰："但以鸿名难掩，懿实须彰，宜且徇于奏陈，未便行于典册。"又改诸道兵马元帅为天下兵马元帅。是时，帝以唐朝百官服饰多阙，乃制造逐色衣服，请朝廷等第赐之。其所给俸钱，仍请自来年正月全支。

三年正月，幽、沧称兵，将寇于魏。魏人来乞师，且以牙军骄悍，谋欲诛之，遣亲吏臧延范密告于帝，帝阴许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爱女适罗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仗数千事实于橐中，遣客将马嗣勋领长直军千人，杂以工匠、丁夫，肩其橐而入于魏，声言为帝女设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勋率其众与罗绍威亲军数百人同攻牙军，迟明尽杀之，死者七千余人，泊于婴孺，亦无留者。是日，帝次于内黄，闻之，驰骑至魏。时魏之大军方与帝军同伐沧州，闻牙军之死，即时奔还。帝之军追及历亭，杀贼几千，余众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围之。是月，天子诏河南尹张全义部署修制相国魏王法物。

三月甲寅，天子命帝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让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军民无少长皆杀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献，帝命支解之。未几，又攻下澶、博、贝、卫等州，皆为魏军残党所据故也。是时晋人围邢州，刺史牛存节坚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帅师救之，晋人乃遁去。五月，帝略地于洺州，既而复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师。是日，收复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归自魏。

八月甲辰，以沧州未平，复命北征。九月丁卯，营于长芦。一夕，帝梦白龙附于两肩，左右瞻顾可畏，忄兄然惊寤。十月辛巳，邠州杨崇本以凤翔、邠、宁、泾、鄜、秦、陇之众合五六万来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势甚盛。帝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都将康怀英帅师御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杀二万余众，夺马三千余匹，擒其列校百余人，杨崇本、胡章仅以身免。十一月庚戌，怀英乘胜进军，遂收鄜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参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请备廊餐，诏从之。遂自长芦班师。案：以上疑有阙文。据《旧唐书·哀帝纪》：戊辰，李克用与幽州之众同攻潞州，全忠守将丁会以泽、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为留后。甲戌，全忠烧长芦营旋军，闻潞州陷故也。以寨内糗粮山积，帝命焚之。沧帅刘守文以城中绝食，因致书于帝，乞留余粮以救饥民，帝为留十余囷以与之。《容斋续笔》：沧州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愿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沧人赖以济。

太祖纪三

开平元年正月丁亥，帝回自长芦，次于魏州。节度使罗绍威以帝回军，虑有不测之患，由是供亿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陈之。帝虽拒而不纳，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长芦。是日，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来传禅代之意。贻矩谒帝，陈北面之礼，帝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所卜已定。皇帝方议裁诏，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既而拜伏于砌下，帝侧躬以避之。

二月戊申，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诸道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为福耳！"或亦然之。时有术士边冈者，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数之妙，穷天下之奇秘，有先见之明，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铎召而质之，冈曰："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请他日证其所验。"一日，又密召冈，因坚请语其详，至于三四，冈辞不获。铎乃屏去左右，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数三，其祯也应在三纪之内乎！"铎闻之，不复有言。天后朝有谶辞云："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好事者解云："两角犊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谅弹牛仙客，李德裕谤牛僧孺，皆以应图谶为辞。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构丧乱之祸，冀无妄之福，岂知应之帝也。

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张文蔚等备法驾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又，宰臣张文蔚正押传国宝、玉册、金宝及文武群官、诸司仪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军离郑州。丙辰，达上源驿。是日，庆云见。令曰："王者创业兴邦，立名传世，必难知而示训，从易避以便人。案：此下有阙文。或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垂诸象德之言。爰考简书，求于往代，周王昌、发之号，汉帝询、衍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缣缃。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异帝王之号，仍兼易之难，郡职县官，多须改换。况宗庙不迁之业，宪章百世之规，事叶典仪，岂惮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显契于瑞文，昭融万邦，理斯在是。庶顺昊穹之意，永臻康济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庙，其旧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回避。"时将受禅，下

教以本名二字异帝王之称，故改名。己未，赐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戊辰，即位。制曰：

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祗事上帝，宠绥下民。革故鼎新，谅历数而先定，创业垂统，知图箓以无差。神器所归，祥符合应。是以三正互用，五运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乌莫定，失鹿难追。朕经纬风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纠合齐盟，翼戴唐室。随山刊木，罔惮胼胝；投袂挥戈，不遑寝处。洎上穹之所赞，知广运之不兴，莫谐辅汉之谋，徒罄事殷之礼。唐主知英华已竭，算祀有终，释龟鼎以如遗，推剑绂而相授。朕惧德弗嗣，执谦允恭，避骏命于南河，眷清风于颍水。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东西南北之人，斑白缁黄之众，谓朕功盖上下，泽被幽深，宜应天以顺时，俾化家而为国。拒彼亿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齐，万几难旷。勉遵令典，爰正鸿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庙社稷。

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履冰，懔如驭朽。金行启祚，玉历建元，方宏经治之规，宜布惟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书》载虞宾，斯为令范，《诗》称周客，盖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礼后嗣，宜以曹州济阴之邑奉唐主，封为济阴王。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应是唐朝中外文武旧臣，见任前资官爵，一切仍旧。凡百有位，无易厥章，陈力济时，尽瘁事我。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故丰沛著启祚之美，穰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五代会要》：四月，改京兆府为大安府，长安县为大安县，万年县为大年县，仍置佑国军节度使额。始命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

是日大酺，赏赐有差。《通鉴》：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副之；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院学士张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甲子，张文蔚、杨涉乘辂自上源驿至，从册宝诸司各备仪卫卤簿前导，百官从其后，至金祥殿前陈之。王被衮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奉册升殿进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读已，降，帅百官舞蹈称驾。帝遂与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举酒曰："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帝功德，宜

应天顺人。宋州刺史王皋进两岐麦，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付史馆编录，兼示百官。诏在京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铸换，其篆文则各如旧。辛未，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与帷幄之谋，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庙号：高祖妫州府君上谥曰宣元皇帝，庙号肃祖，太庙第一室，陵号兴极陵，祖妣高平县君范氏追谥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谥曰光献皇帝，庙号敬祖，第二室，陵号永安，祖妣秦国夫人杨氏追谥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宪祖，第三室，陵号光天，祖妣吴国夫人刘氏追谥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谥曰文穆皇帝，庙号烈祖，第四室，陵号咸宁，皇妣晋国太夫人王氏追谥文惠皇后。以宣武节度副使皇子友文为开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养以为子。

是月，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元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名。帝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内正门为元化门，皇墙南门为建国门，滴漏门为启运门，下马门为升龙门，元德殿前门为崇明门，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兔门，正衙东门为崇礼门，东偏门为银台门，宴堂门为德阳门，天王门为宾天门，皇墙东门为宽仁门，浚仪门为厚载门，皇墙西门为神兽门，望京门为金凤门，宋门为观化门，尉氏门为高明门，郑门为开明门，梁门为乾象门，酸枣门为兴和门，封丘门为含耀门，曹门为建阳门。升开封、浚仪为赤县，尉氏、封丘、雍丘、陈留为畿县。《五代会要》：四月，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左右内衙为左右羽林军，左右坚锐夹马突将为左右神武军，左右亲随军将马军为左右龙骧军。

五月，以唐朝宰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禅，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访贤良。或有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当亲鉴择利害施行，然后赏以爵秩；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令彼长吏备礼邀致，冀无遗逸之恨。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镠进封吴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后各一日。壬午，保义军节度使朱友谦进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初，帝创业之时，以四镇兵马仓库籍繁，因总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改为宫，盖重其事也。甲午，诏天下管属及州县官名犯庙讳者，各宜改换：城门郎改为门局郎，茂州改为汶州，桂州

慕化县改为归化县，潘州茂名县改为越裳县。魏泰《东轩笔录》：京师呼城外为州东、州西、州南、州北，而韦城、相城、胙城等县，但呼韦县、相县、胙县，盖沿梁时避讳之旧也。诏枢密院宜改为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改文思院为乾文院，同和院改为佐鸾院。《五代会要》：五月，改御食使为司膳使，小马坊使为天骥使。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废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皆为观，诸州紫极宫皆为老君庙。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夹经律。丙申，御元德殿，宴犒诸军使刘捍、符道昭已下，赐物有差。

是月，青州、许州、定州三镇节度使请开内宴，各赐方物。以青州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详于稼穑利害、军旅之事、筹度经费，欲尽询焉，恩泽特异于时，罕有比者；随拜为上相，赐赉甚厚。宿州刺史王儒进白兔一，濮州刺史图嘉禾瑞麦以进。广州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河南尹张全义进开平元年已前羡余钱十万贯、绸六千匹、绵三十万两，仍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匹，以为常式。荆南高季昌进瑞橘数十颗，质状百味，倍胜常贡。且橘当冬熟，今方仲夏，时人咸异其事，因称为瑞。

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学士及诸道入贡陪臣。己亥，帝御崇元殿，内出追尊四庙上谥号玉册宝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仪仗鼓吹导引至太庙行事。癸卯，司天监奏："日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癸亥，诏以前朝官僚，谴逐南荒，积年未经昭雪，其间有怀抱材器为时所嫉者，深负冤抑。仍令录其名姓，尽复官资，兼告谕诸道令津致赴阙。如已亡殁，并许归葬，以明恩荡。以西都徽安门北路逼近大内宫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趋端门之南。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马殷奏破淮寇；静海军节度使曲裕卒。

七月丙申，以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起复为安南都护，充节度使。《五代会要》：七月，敕云："建国迁都，俾新其制，况山河之险，表里为防。今二京俱在关东以内，仍以潼关隶陕州，复置河潼军使，命虢州刺史兼领之。"其月，敕改虎牢关为军，仍置虎牢关军使。己亥，追尊皇妣为皇太后。

八月，以潞州军前屯师旅，壁垒未收，乃别议戎帅，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营都统。敕："朝廷之仪，封册为重，用报勋烈，以隆恩荣，固合亲临，式光典礼。旧章久缺，自我复行。今后每封册大臣，宜令有司备临轩之礼。"《五代会要》：八月，敕云："诸道所有军事申奏，令直至右银台门，委客省使画时引进，寻常公事依前四方馆收

接。”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见于南极。壬申，密州进嘉禾，又有合欢榆树，并图形以献。是月，隰州奏，大宁县至固镇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黄河清，至十月如故。

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岁，未闻归阙。非惟劳费州郡，抑且侮慢国经。臣节既亏，宪章安在。自今后两浙、福建、广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发许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许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镇、定、青、沧许住十日；其余侧近不过三五日。凡往来道路，据远近里数，日行两驿。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如或有违，当行朝典，命御史点检纠察，以亻敬慢官。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后，二子亦就班列。绍威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从之。封镇东军神祠为崇福侯。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元章，隐言赐紫衣。《五代会要》：九月，置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军，仍以亲王为军使。

十月，帝以用军，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东京，渐及疑讶，令就便各许归安，只留韩建、薛贻矩，翰林学士张策、韦郊、杜晓，中书舍人封舜聊、张衮并左右御史、司天监、宗正寺，兼要当诸司节级外，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于西京祗候。庚午，大明节，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故事，内殿开宴，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宣旨罢之。命阁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驾幸繁台讲武。癸酉，御史司宪薛廷圭奏请文武百官仍旧朝参。先是，帝欲亲征河东，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缓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请每月初入阁，望日延英听政，永为常式。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越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广州进献助军钱二十万，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讨未罢，调补为先，遂命尽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许归乡里。广州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稜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广南管内获白鹿，并图形来献，耳有两缺。按《符瑞图》，鹿寿千岁变白，耳一缺。今验此鹿耳有二缺，其兽与色皆应金行，实表嘉瑞。

十二月辛亥，诏曰：“潞寇未平，王师在野。攻战之势，难缓于寇围；飞□免之勤，实劳于人力。永言辍耒，深用轸怀。宜令长吏，丁宁布

告，期以兵罢之日，给复赋租。”于是人户闻之，皆忘其倦。诏故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上谷王周汭赠太师，故武昌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杜洪赠太傅。先是，鄂渚再为淮夷所侵，攻围甚急，杜洪以兵食将尽，继来乞师。帝料其隔越大江，难以赴援，兼以荆州据上游，多战舰，去江夏甚迩，因命周汭举舟师沿流以救之。汭于是引兵东下，才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乱，乘江陵之虚，纵兵袭破之，俘掠且尽。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顾其家，咸无斗志，遂为淮寇所败，将卒溃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庙讳，至是因追赠，以其系出周文，故赐姓周氏。及汭兵败之后，武昌以重围经年，粮尽力困，救援不至，讫为淮寇所陷，载洪以送淮师，遂杀之。此二镇，皆以忠贞殁于王事。帝每言诸藩屏翰经纶之业，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赠之，深加轸悼，各以其子孙宗属录用焉。棣州蒲台县百姓王知严妹，以乱离并失怙恃，因举哀追感，自截两指以祭父母。帝以遗体之重，不合毁伤，言念村闾，何知礼教。自今后所在郡县，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闻。

是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五代会要》：十二月，于辉州砀山县置崇德军。太祖榆社在砀山，置使以领之，始命朱彦让为军使。

太祖纪四

开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诸籓屏陪臣称贺，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封从子友宁为安王，友伦为密王。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鹘、蕃马、氈罽、方物。

自去冬少雪，春深农事方兴，久无时雨。兼虑有灾疾，帝深轸下民，二月，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瘗暴露，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是月弑济阴王。帝以上党未收，因议抚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礼。乃下令晓告中外，取三月一日离东京，以宰臣韩建权判建昌宫事，《五代会要》：十月，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辛未，契丹主安巴坚遣使贡良马。

三月壬申，帝亲统六军，巡幸泽、潞。是日寅时，车驾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从，晚次中牟。下诏，以去年六月后，昭义行营阵殁都将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录其名氏，各下本军，令给养妻孥，三年内官给粮赐。丁丑，幸泽州。辛巳，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甲申，登东北隅逍遥楼搜阅骑乘，旌甲满野。丙申，招讨使刘知俊上章请车驾还东京，盖小郡湫隘，非久驻跸之所。达览，帝俞其请。以鸿胪卿李□唐室宗属，封莱国公，为二王后。有司奏：“莱国公李□合留三庙，于西都选地位建立庙宇，以备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给，以遵彝典。”

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学士张策为刑部侍郎、平章事。时帝在泽州，拜二相于行在。丙午，车驾离泽州。丁未，驻跸于怀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郑州。壬子，至东京。丙寅，车驾幸繁台观稼。鄢陵居人程震以两歧麦穗并画图来进。甲寅，淮寇侵轶潭、岳边境，欲援朗州，以战舰百余艘扬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马殷遣水军都将黄瑀率楼船遮击之，贼众沿流宵遁，追至鹿角镇。诏以户部尚书致仕裴迪复为右仆射。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闉闼，甚有裨赞之道。禅代之岁，命为太常卿，属年已耆耄，视听昏塞，不任朝谒。遂请老，许之。期月复起，师长庶官焉。

五月丁丑，王师围潞州将及二年，李进通危在旦夕，不俟攻击，当自降。太原李存勖以厚币诱结北蕃诸部，并其境内丁壮，悉驱南征决战，以救上党之急。部落帐族，驰马励兵，数路齐进，于铜鞮树寨，旗垒相望。王师败于潞州。己丑，令下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处，盖前冬无雪，今春亢阳，致为灾沴，实伤垄亩。必虑今秋重困稼穑，自知多在荒陂榛芜之内，所在长吏各须分配地界，精加翦扑，以绝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灾合在荆楚。乃令设武备，宽刑罚，恤人禁暴以禳之。军前行营都将康怀英、孙海金以下主将四十三人，于右银台门进状待罪。帝以去年发军之日不利，有违兵法，并释放，兼各赐分物酒食劳问。制：义昌军节度使刘守文加中书令，封大彭王；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封河间郡王；许州节度使冯行袭封长乐王。是月癸未，淮贼寇荆州石首县，襄阳举舟师沿瀁港袭败之。

六月辛亥，以亢阳，虑时政之阙，乃诏曰："迩者下民丧礼，法吏舞文，铨衡既失于选求，州镇又无其举刺，风俗未厚，狱讼实繁，职此之由，上遭天谴。"至是，决遣囚徒及戒励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乃令长吏治戎事，设武备，省狱讼，恤疲病，祈福禳灾，以顺天戒。丙辰，邠、岐来寇，雍西编户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结营自固。逾月，同州刘知俊领所部兵击退，袭至幕谷，大破之，俘斩千计，收其器甲，宋文通仅以身免。诏曰："敦尚俭素，抑有前闻，斥去浮华，期臻至理。如闻近日贡奉，竞务奢淫，或奇巧荡心，或雕镌溢目，徒殚资用，有费工庸。此后应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至于鞍勒，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进。"邕州奏，镆鄒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冬赐紫衣。是月壬戌，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王师既集，淮夷毁壁焚郭而遁。

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泽泛溢，颇伤稼穑，帝幸右天武军河亭观水；幸高僧台阅禁卫六军。诏曰："车服以庸，古之制也；贵贱无别，罪莫大焉。应内外将相，许以银饰鞍勒，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只取用铜，冀定尊卑，永为条制。仍令执法官纠察之。"《五代会要》载七月敕曰：祭祀之仪，有国大事，如闻官吏慢于恪恭，牲具礼容有异精审，宜令御史台疏其条件奏闻。癸巳，以禅代已来，思求贤哲，乃下令搜访牢笼之，期以好爵，待以优荣，各随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搜访，每得其人，则疏姓名以闻。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荐导之；如任使后显立功劳，别加迁陟。敕禁屠宰两月。甲午，以高明门外繁台为讲武台。是台西汉梁孝王之时，尝按歌阅乐于此，当时因名曰吹

台。其后有繁氏居于其侧，里人乃以姓呼之，时代绵寝，虽官吏亦从俗焉。帝每登眺，搜乘训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八月辛亥，敕应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瘗。两浙钱镠奏，请重铸换诸州新印。诏禁戢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甲寅，太史奏，寿星见于南方。两浙钱镠奏，改管内紫极宫为真圣观，改临安县广义乡为衣锦乡。《十国春秋》、《吴越世家》：八月，梁敕封唐山县为吴昌县，唐兴县为天台县。又敕升杭、越等州为大都督府。复改新城县曰新登，长城县曰长兴，乐成曰乐清，避梁讳也。甲子夜，东方有大流星，光明烛地，有声如裂帛。唐州上言，白龙见，图形以进。

九月丙子，太原军出阴地关南牧，寇掠郡县，晋、绛有备。帝虑诸将玩寇，乃下诏亲议巡幸，命有司备行。丁丑，翠华西狩，宰臣、翰林学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诸司要切官皆扈从，余文武百官并在东京。壬午，达洛阳。帝御文思殿受朝参，许、汝、孟、怀牧守来朝，泽州刺史刘重霸面陈破敌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陕州驻跸，蒲、雍、同、华牧守皆进铠甲、骑马、戈戟、食味、方物。幽州都将康君绍等十人自蕃贼寨内来投，又幽州骑将高彦章八十人骑先在并州，乃于晋州军前来降。至是到行在，皆赐分物衣服，放归本道，以示怀服。丁亥，至陈州，赐宴扈从官。戊子，延州贼军寇上平关，又太原军攻平阳，烽火羽书，昼夜继至。乙丑，六军统军牛存节、黄文靖各领所部将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骑数万攻逼晋、绛，逾旬不克，知大军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

十月己亥，上在陕。两浙节度使奏，于常州东州镇杀淮贼万余人，获战船一百二只。以行营左厢步军指挥使贺瑰为左龙虎统军，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以右天武都头韩瑭为神捷指挥使，左天武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仍赐帛有差，以解晋州围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乙巳，御内殿，宴宰臣扈从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球场殿，宣夹马都指挥使尹皓、韩瑭以下将士五百人，赐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僚起居于殿前，遂宣赴内宴，赐方物有差。丁巳，至东都。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驾还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出开明门，登高僧台阅兵。诸道节度

使、刺史各进贺冬田器、鞍马、绫罗等。戊子，赐文武百官帛。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通鉴》，癸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仕，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礼仪使状："伏以《诗》称有客，《书》载虞宾，实因禅代之初，必行兴继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别示优崇之典。征于历代，袭用旧章。谨按唐朝以后魏元氏子孙韩国公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孙为介国公，隋朝杨氏子孙为酇国公，为二王后。今伏以国家受禅，封唐朝子孙李□为莱国公。今参详合以介国公为三恪，酇国公、莱国公为二王后。"《五代会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为龙虎军，左右龙虎为天武军，左右天威为羽林军，左右羽林为天威军，左右英武为神武军，左右神武为英武军。前朝置龙虎六军谓之卫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癸丑，猎畋于含耀门外。

开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学士称贺，文武百官拜表于东上阁门。己巳，奉迁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仪仗鼓吹导引斋车，文武百官奉辞于开明门外。甲戌，发东都，百官扈从，次中牟县。乙亥，次郑州。丙子，次汜水县，河南尹张宗奭、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并来朝。戊寅，次偃师县。己卯，备法驾、六军仪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贺。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庚寅，亲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园丘。是日，降雪盈尺，帝升坛而雪霁。礼毕，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赐南郊行事官礼仪使赵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群臣，赐金帛有差。丙申，赐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绢一万匹并茵褥帏帟二百六十件赐张宗奭。《欧阳史》：丙申，群臣上尊号曰睿文圣武广孝皇帝。改西京贞观殿为文明殿，含元殿为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为金銮殿。敕东都曰："自升州作府，建邑为都，未广邦畿，颇亏国体。其以滑州酸枣县长垣县、郑州中牟县阳武县、宋州襄邑县、曹州戴邑县、许州扶沟县鄢陵县、陈州太康县等九县，宜并割属开封府，仍升为畿县。"《舆地广记》：朱梁时，杨氏据江、淮，于是吴越钱氏上言，以淮寇未平，耻闻逆姓，请改松阳县为长松。丁酉，宴群臣于崇勋殿。甲辰，又宴群臣于崇勋殿，盖藩臣进贺，勉而从之。丙午，宗正寺请修兴极、永安、光天、咸宁诸陵，并令添修上下宫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丰沛之基，寝园所在，凄怆动关于情理，充

奉自系于国章。宜设陵台，兼升县望。其辉州砀山县宜为赤县，仍以本县令兼四陵台令。”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奏，延州都指挥使高万兴部领节级家累三十八人来降。

三月，以万兴检校司徒，为丹、延等州安抚、招讨等使。辛未，诏曰：“同州边隅，继有士众归化。暂思巡抚，兼要指挥，今幸蒲、陕，取九日进发。”甲戌，车驾发西都，百官奉辞于师子门外。丁丑，次陕州。己卯，次解县。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来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军旧杏园讲武。丙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逊本灵州牙校，唐末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以节钺。

四月丙申朔，驻跸河中。壬寅辰时，驾巡于朝邑县界焦黎店，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至申时回。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甲寅，宴宰臣及扈从官于内殿。制：易定节度使王处直进封北平王，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封闽王，广州节度使刘隐封南平王，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封宏农郡王。

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内殿。己卯，车驾至西京。癸未，御崇勋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己丑，复御崇勋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升宋州为宣武军节镇，仍以亳、辉、颍为属郡。

六月庚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本郡反，制令削夺刘知俊在身官爵，仍征发诸军，速令进讨。如有军前将士，怀忠烈以知机，贼内朋徒，愤胁从而识变，便能枭夷逆竖，擒获凶渠，务立殊功，当行厚赏。活捉得刘知俊者，赏钱一万贯文，便授忠武军节度使，并赐庄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刘知浣者，赏钱一千贯文，便与除刺史，有官者超转三阶，无官者特授兵部尚书；如活捉得刘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将并枭送阙廷者，赏赐有差。辛亥，驾至蒲、陕，文武百官于新安县奉迎。刘知俊弟内直右保胜指挥使知浣自洛奔至潼关，右龙虎军十将张温以上二十二人于潼关擒获刘知浣，送至行在。敕：“刘知浣，逆党之中最为头角；龙虎军，亲兵之内实冠爪牙。昨者攻取潼关，率先用命；寻则擒获知浣，最上立功。颇壮军威，将除国难。所悬赏格，便可支分，许赐官阶，固须除授。但昨捉获刘知浣是张温等二十二人，一时向前，共立功效，其赏钱一千贯文数内，一百贯文与最先打倒刘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贯文与十将张温，二十人各与钱四十二贯八百五十文。立功敕命便授郡府，亦缘同时立功人数不少，所除刺史，难议偏颇。宜令逐月共支给正刺史料钱二百贯文数内，十将张温一人每月与十贯文，余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

分九贯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后支给。人与转官职，仍勘名衔，分析申奏，当与施行。”是月，知俊奔凤翔，同州平。

七月乙丑，敕行宫将士阵殁者，咸令所在给槥椟，津置归乡里。战卒闻之悉感涕。丙寅，命宰臣杨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庙。改章善门为左、右银台门，其左、右银台门却改为左、右兴善门。敕：“大内皇墙使诸门，素来未得严谨，将令整肃，须示条章。宜令控鹤指挥，应于诸门各添差控鹤官两人，守帖把门。其诸司使并诸司诸色人，并勒于左、右银台门外下马，不得将领行官一人辄入门里。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抗，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舁进，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其兴善门仍令长官关锁，不用逐日开闭。”是日，又敕：“皇墙大内，本尚深严，宫禁诸门，岂宜轻易。未当条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无常，且公私之不便。须加钤辖，用戒门闾。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处分。”进封幽州节度使河间郡王刘守光为燕王。《通鉴》：七月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己丑夕，寝殿栋折。诘旦，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帝惨然曰：“几与卿等不相见。”君臣对泣久之。遂诏有司释放禁人，从八月朔日后减膳，进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弃郡西奔，本州将吏以都牙校李玫权知州事。

八月甲午，以秋稼将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祷于社稷诸祠。诏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觐，有国恆规。朕以眇身，恭临大宝，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灾祥互降于城中。虑于告谢之仪，有缺斋虔之礼，爰修昭报，用契幽通。宜令中书侍郎、平章事于兢往东岳祭拜祷祀讫闻奏。”又敕：“朕以干戈尚炽，华夏未宁，宜循卑菲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銮、崇勋两殿，只于便殿听政。”辛亥，制诸郡如有阵殁将士，仰逐都安存家属，如有弟兄兒侄，便给与衣粮充役。赠故山东道节度使留后王珏太保，赠故同州观察判官卢匪躬工部尚书。珏，故河阳将，累以军功为郡守，主留事于襄阳，为小将王求所杀。匪躬尝为刘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为乱兵所害。敕：“建国之初，用兵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司天台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东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来，老人星见，测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阔大。”敕：“所在长吏放杂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后州县府镇，凡使命经过，若不执敕文券，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岁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由人更

不得于乡村乞托扰人。”

闰八月，襄阳叛将李洪差小将进表，帝示以含宏，特赐敕书慰谕。又制：“左冯背叛，元恶遁逃，如闻相济之徒，多是胁从之辈，若能回心向国，转祸全身，当与加恩，必不问罪。仍令同、华、雍等州切加招谕，如能枭斩温韬，或以镇寨归化，必加厚赏，仍奖官班，兼委本界招复人户，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观稼。

太祖纪五

开平三年九月癸巳朔，御崇勋殿，宴群臣文武百官。赐张宗奭、杨师厚白绫各三百匹，银鞍辔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内臣，赐院使敬翔、直学士李班等缯彩有差。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薛贻矩判建昌宫事，兼延资库使。制："内外使臣复命，未见便归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惟于辞见之仪，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复皆越常规。或已辞而尚在本家，或未见而先归私第，但从己便，莫禀王程。在礼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举。宜令御史台别具条流事件具黜罚等奏闻。"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马，以天军胜捷逆将李洪归降事上闻。赐唐福绢银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称贺。壬寅，开封府虞候李继业赍襄州都指挥使程晖奏状，以今月五日，杀戮逆党千人，并生擒都指挥使傅霸以下节级共五百人，收复襄州人户归业事。《通鉴》：八月，陈晖军至襄州，李洪逆战，大败，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斩叛兵千人，执李洪、杨虔等送洛阳，斩之。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复襄汉，受宰臣以下称贺。辛亥，侍中韩建罢守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守本官，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翰林学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诰杜晓为尚书户部侍郎、平章事。诏曰："秋冬之际，阴雨相仍，所司择日拜郊，或虑临时妨事，宜令别更择日奏闻。"是月，礼仪使奏："据所司择，十月二日，祀圆丘。今参详十月十七日以后入十一月节，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阳生之辰，宜行亲告之礼。"从之。河中奏，准宣，诏使有铜牌者，所至即易骑以遣。

十月癸未，大明节，帝御文明殿，设斋僧道，召宰臣、翰林学士预之，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诏以寇盗未平，凡诸给过所，并令司门郎中、员外郎出给，以杜奸诈。

十一月癸巳朔，帝斋于内殿，不视朝。甲午，日长至，五更一点自大内出，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凤楼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仪仗法驾卤簿及左右内直控鹤等引从赴坛，文武百官太保韩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坛告谢。司天台奏：冬至日，自夜半后，祥风微扇，帝座澄明，至晓，黄云捧日。丙申，畋于上东门外。戊戌，制曰：

夫严亲报本，所以通神明；流泽覃休，所以惠黎庶。斯盖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规，敢斁大猷，兹惟古义。粤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兴，焦劳夕惕。师唐、虞之典，上则于乾功，挹殷、夏之

源，下涵于民极。欲使万方有裕，六辨无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达，致奸宄作衅，旱霪为灾。骄将守边，拥牙旗而背义；积阴驭气，陵玉烛以干和。载考休征，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于责躬；履薄临渊，冀昭于元览。兢兢栗栗，夙夜匪宁。及夫动干戈而必契灵诛，陈牺斋而克章善应，苟非天垂丕佑，神赞殊休，则安可致夷凶渠，就不战之功，变沴戾气，作有年之庆。况灵旗北指，丧犬羊于乱辙之间，飞骑西临，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烟燧，复千里之封疆。而又扫荡左冯，讨除岘首。故得外戎内夏，益知天命之攸归，喙息蚑行，共识皇基之永固。仰怀昭应，欲报无阶。爰因南至之辰，亲展圆丘之礼。兹惟大庆，必及下民，乃宏涣汗之私，以锡疲羸之幸。所冀渐增苏息，亟致和平。噫！朕自临御以来，岁时尚迩，氛昏未殄，讨伐犹频。甲兵须议于馈粮，飞挽频劳于编户，事非获已，虑若纳隍。宜所在长吏，倍切抚绥，明加勉谕，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广敛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济。宜令河南府、开封府及诸道观察使切加铃辖，刺史、县令不得因缘赋敛，分外扰人。凡关庶狱，每望轻刑。只候才罢用军，必当便议优给。德音节文内有未该者，宜令所司类列条件奏闻。

己亥，以罗周韩为天雄军节度副使，知府事，从鄴王绍威病请也。辛丑，幸穀水。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张宗奭太保韩建受册毕。金吾仗引升辂车，仪仗导谒太庙讫，赴尚书省上。幸榆林坡阅兵，教诸都马步兵。敕改乾文院为文思院，行殿为兴安殿，球场为兴安球场，又改弓箭库殿为宣武殿。灵州奏，凤翔贼将刘知俊率邠、岐、秦、泾之师侵迫州城。帝遣陕州康怀英、华州寇彦卿率兵攻迫邠、宁，以缓朔方之寇。《五代春秋》：十一月，秦人来侵灵州。陕州康怀英侵秦，克宁、庆、衍三州。秦人来袭，怀英兵败于升平。

十二月乙丑腊，较猎于甘泉驿。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经略鄜、延，于是巡幸数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颇述前事，念王重荣旧功，下诏褒奖而封崇之。国子监奏："创造文宣王庙，仍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僚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植。"允之。是岁，以所率官僚俸钱修文宣王庙。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奏，舍钱造寺一所，请赐寺额。敕名大梁万岁之寺，仍许度僧四十九人。赠牢墙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仆射，押衙王彦洪、高汉诠、丘奉言、仇琼并刑部尚书，王筠御史司宪。初，知俊将叛，谋会诸将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挠，悉罹其酷，至是褒赠之。刘守光上言，于蓟州西与兄守文战，擒守文。

开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称贺，始用礼乐也。敕："公事难于稽迟，居处悉皆遥远。其逐日当直中书舍人及吏部司封知

印郎官、少府监及篆印文兼书写告身人吏等，并宜轮次于中书侧近宿止。”乙未，帝出师子门，至榆林坡下阅教。壬寅，幸保宁球场，锡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赐宰臣张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赐广王分物。及湖南开元寺禅长老可复号惠光大师，仍赐紫衣。

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出师子门，幸榆林东北坡，教诸军兵事。赐潞州投归军使张行恭锦服银带并食。戊辰，宴于金銮殿。甲戌，以春时无事，频命宰臣勋戚宴于河南府池亭。辛巳，杨师厚赴镇于陕。寒食假，诸道节度使、郡守、勋臣竞以春服贺。又连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罗锦进者迨千万，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己丑，出光政门，至穀水观麦。

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勋臣。己亥，幸天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勋戚、翰林学士。辛亥，宴宰臣于内殿。丙辰，于兴安球场大飨六军，乐春时也。

四月壬戌，诏曰：“追养以禄，王者推归厚之恩；欲静而风，人子抱终身之感。其以刑部尚书致仕张策及三品、四品常参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赠一等。”乙丑，宴崇政院。帝在籓及践阼，励精求理，深戒逸乐，未尝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内妓升阶，击鼓弄曲甚欢，至午而罢。丁卯，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进瑞麦，一茎三穗。《通鉴》：友谅献瑞麦，帝曰：“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诏除本县令名，遣使诘责友谅。丙戌，幸建春门阅新楼，至七里屯观麦，召从官食于楼。河南张昌孙及蒲、同主事吏赐物各有差。帝过朝邑，见镇将位在县令上，问左右，或对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长字人也，镇使捕盗耳。且镇将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无礼也。”至是，敕天下镇使，官秩无高卑，位在邑令下。叶县镇遏使冯德武于蔡州西平县界杀戮山贼，擒首领张濆等七人以献。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击高沣于湖州，大败之，枭夷擒杀万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沣以州叛入淮南，故诏镠讨之也。

五月己丑朔，以连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庙。自朔旦至癸巳，内外以午日奉献巨万，计马三千蹄，余称是，复相率助修内垒。甲辰，诏曰：“奇邪乱正，假伪夺真，既刑典之不容，宜违犯而勿赦。应东、西两京及诸道州府，创造假犀玉真珠腰带、璧珥并诸色售用等，一切禁断，不得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纳长吏，对面毁弃；如行敕后有人故违，必当极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检察收捕，明行处断。”魏博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鄴王罗绍威薨，帝哀

恸曰："天不使我一海内，何夺忠臣之速也！"诏赠尚书令。六月己未朔，诏军镇勿起土功。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学士、两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群臣于宣威殿，赐物有差。刘知俊攻逼夏州。《通鉴》：七月，岐王与邠泾二帅各遣使告晋，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晋王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合五万众，围夏州。以宣化军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陕州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福州贡方物，献桐皮扇，广州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时陈、许、汝、蔡、颍五州境内有蝝为灾，俄而许州上言，有野禽群飞蔽空，旬日之间，食蝝皆尽，是岁乃大有秋。

八月，车驾西征。己巳，次陕府。是时悯雨，且命宰臣从官分祷灵迹，日中而雨，翼日止，帝大悦。辛未，老人星见。是日，宴本府节度使杨师厚及扈从官于行宫，赐师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营招讨使。丙子，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设龟兹乐，赐物有差。

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甲午，至西京。下诏曰：

朕闻历代帝王，首推尧、舜；为人父母，孰比禹、汤。睿谋高出于古先，圣德普闻于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贤。俯仰星云，虑一民之遗逸；网罗岩穴，恐片善之韬藏。延爵禄以征求，设丹青而访召，使其为政，乐在进贤，盖由国有万几，朝称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则昌。自朕光宅中区，迄今三载，宵分辍寐，日旰忘餐，思共力于庙谋，庶永清于王道。而乃朝廷之内，或未尽于昌言；军旅之间，亦罕闻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岂无英奇，副我延伫。诸道都督、观察防御使等，或勋高翊世，或才号知人，必于途巷之贤，备察刍荛之士。诏到，可精搜郡邑，博访贤良，喻之以千载一时，约之以高官美秩，谅无求备，惟在得人。如有卓荦不羁，沉潜自负，通霸王之上略，达文武之大纲，究古今刑政之源，识礼乐质文之变，朕则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经纶，岂劳阶级。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群，亦当舍短从长，随才授任。大小方圆之器，宁限九流，温良恭俭之人，难诬十室。勉思荐举，勿至因循，俟尔发扬，慰予翘渴。仍从别敕处分。

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贻矩抃定鼎门，赵光逢祠嵩岳。敕："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壬寅，颁夺马

令。先是，王师击贼，获马多上献，至是尽止之，盖欲邀其奋击之功也。乙巳，王师败蕃寇于夏州。初，刘知俊诱沙陀振武贼帅周德威、泾原贼帅李继鸾合步骑五万大举，欲俯拾夏台，节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来告。先是，供奉官张汉玫宣谕在壁，国礼使杜廷隐赐币于夏，及石堡寨，闻贼至，以防卒三百人驰入州。既而大兵围合，廷隐、汉玫与指挥使张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与仁福部分固守，昼夜戮力逾月。及鄜、延援至，大军奋击，败之。河东、邠、岐贼分路逃遁，夏州围解。《通鉴》：甲申，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鄜、延趋银、夏。李遇等至夏州，岐、晋兵皆解去。丙午，诏曰："刘知俊贵为方伯，尊极郡王，而乃背诞朝恩，窜投贼垒，固神人之共怒，谅天地所不容。虽命讨除，尚稽擒戮，宜悬爵赏，以大功名，必有忠贞，咸思愤发。有生擒刘知俊者，赏钱千万，授节度使，首级次之；得孟审登者，钱百万，除刺史；得孙亢、卓环、刘儒、张邻等，赏有差。"乙卯，宴会群臣于宣威殿。

太祖纪六

开平四年十月乙亥，东京博王友文入觐，召之也。己卯，以新修天骥院开宴落成，内外并献马，而魏博进绢四万匹为驵价。壬午，以冬设禁军，幸兴安鞠场，召文武百官宴。幸开化，大阅军实。

十一月丁亥朔，幸广王第作乐。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龙虎军，宴群臣。甲寅，幸右龙虎军，宴群臣。戊戌，诏曰："自朔至今，暴风未息，谅惟不德，致此咎征。皇天动威，罔敢不惧。宜遍命祈祷，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风。己亥，日南至，帝被衮冕御朝元殿，列细仗，奏乐于庭，群臣称贺。帝畋于伊水。乙巳，诏曰："关防者，所以识异服、察异言也。况下天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觇我戎事。比者有谍皆以诈败，而未尝罪所过地，叛将逃卒窃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尝诘其所经。今海内未同，而缓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诈、止奔亡也。应在京诸司，不得擅给公验。如有出外须执凭由者，其司门过所，先须经中书门下点检，宜委宰臣赵光逢专判出给，俾由显重，冀绝奸源。仍下两京、河阳及六军诸卫、御史台，各加钤辖。公私行李，复不得带挟家口向西。其襄、邓、鄜、延等道，并同处分。"以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勍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先锋使。时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叛，结连晋人，故遣将讨之。《五代会要》：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月蚀，不宜用兵。"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亲阅禁军，命格斗于教马亭。己巳，诏曰："滑、宋、辉、亳等州，水涝败伤，人户愁叹，朕为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级赈贷，所在长吏监临周给，务令存济。"壬辰，赈贷东都畿内，如宋、滑制。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复而止。制曰："两汉以来，日食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盖欲周知时病，尽达物情，用缉国章，以奉天诫。朕每思逆耳，罔忌触鳞，将洽政经，庶开言路。况兹谪见，当有咎征。其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谏，极万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极。"二日，日旁有祲气，向背若环耳。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忧矣！"帝为之旰食。是日，果为晋军及镇、定之师所败，都将十余人被擒，余众奔

溃。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难去战，鬼方未服，尚或劳师。其蚁聚余妖，狐鸣丑类，弃天常而拒命，据地险以偷生，言事讨除，将期戡定。问罪止诛于元恶，挺灾可悯于遗黎，每念伤痍，良深愧叹。应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将帅节级严戒军伍，不得焚烧庐舍，开发丘垄，毁废农桑，驱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吊伐之心。”又制曰：“戎机方切，国用未殷，养兵须藉于赋租，税粟尚烦于力役。所在长吏，不得因缘征发，自务贪求，苟有故违，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详刑定科，传之无穷，守而勿失。中书门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颁下中外，各委所在长吏，切务遵行。尽革烦苛，皆除枉滥，用副哀矜之旨，无违钦恤之言。”诏征陕州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至京，见于崇勋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讨使，恩赉甚厚，使督军进发。《五代会要》：二月，晋师侵魏州，杨师厚帅师援邢州，晋人还师。

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阁。以蔡州顺化军指挥使王存俨权知军州事。蔡人久习叛逆，刺史张慎思又裒敛无状，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乘虚作乱，因纵火驱拥，为渡淮计。存俨诛行琮而抚遏其众，都将郑遵与其下奉存俨为主，而以众情驰奏。时东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请，遂讨其乱。兵至鄢陵，上闻之曰：“诛行琮功也，然存俨方惧，若临之以兵，蔡必速飞矣！”遂驰使还军，而擢授存俨，蔡人安之。壬戌，诏曰：“东京旧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东都，扈从文武官委中书门下量闲剧处分。”宰臣上言曰：“龙兴天府，久望法驾，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愿少留清跸。”从之。《五代会要》：二月，敕：“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况丞相尊位，参决大政，而堂封未给，且无餐钱，朕甚愧之。宜令食万钱之半。甲子，幸曜村民舍阅农事。庚午，幸白马坡。诏金吾大将军、待制官各奏事。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呈虔州刺史卢延昌笺表。虔州本支郡也，兵甚锐，自得韶州益强大，升为百胜军使。始洪州之陷，卢光稠愿收复使府，立功自效，上因兼授江西观察留后。光稠卒，复命延昌领州事，方伯亦颇慰荐。杨渭遣人伪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礼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缓其奸谋，且开导贡路，非敢贰也。”以其伪制来自陈，上览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甚加抚恤。”寻兼授镇南将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命使慰劳。《九国志》：卢延昌归命于吴，伪乞命于梁。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祷灵迹。翼日，大澍雨。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学士、尚书侍郎孔续已下八人扈从，宴乐甚欢。戊戌，幸右龙虎军，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龙虎军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龙虎门，召宰臣、学士、金吾上将军、大将军侍宴广化寺。壬申，契丹遣使来贡。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军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龙军，宴群臣。诏曰："邠、岐未灭，关、陇多虞，宜择亲贤，总兹戎任。应关西同、雍、华、鄜、延、夏等六道兵马，并委冀王收掌指挥。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讨使，仍别奏闻，庶合机权，以宁边鄙。"

五月甲申朔，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视朝，仗卫如式。制：改开平五年为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诏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迁爵秩。复大赉军旅，普宴于宣威殿，赐帛各有差。制：封延州节度使高万兴为渤海郡王。诸道节度使钱镠、张宗奭、马殷、王审知、刘隐各赐一子六品正员官，高季昌赐一子八品正员官，贺德伦赐一子九品正员官。癸巳，观稼于伊水，登建春门，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临亭皋视物色，赏赐甚厚。诏左银台门，朝参诸司使库使已下，不得带从人入城，亲王许一二人执条床手简，余悉止门外，阑入者抵律。阍守不禁，与所犯同。先时，门通内无门籍，且多勋戚，车骑众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清海军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刘隐薨，辍朝三日，百僚诣阁门奉慰。

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讨使、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出屯邢、洺。丁巳，镇、定钞我汤阴。诏曰："常山背义，易水效尤，诱其蕃戎，动我边鄙，南侵相、魏，东出邢、洺。是用遣将徂征，为人除害，但初颁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谅非获已。况闻谋始，不自帅臣，致此厉阶，并由奸佞。密通人使，潜结沙陀，既惧罪诛，乃生离叛。今虽行讨伐，已举师徒，亦开诏谕之门，不阻归降之路。矧又王熔、处直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图，不远而复，必仍旧贯，当保前功。如有率众向明，拔州效顺，亦行殊赏，冀徇来情，免令受弊于疲民，用示维新于污俗。宜令行营都招讨使及陈晖军前，准此敕文，散加招谕，将安众惧，特举明恩。镇州只罪李宏规一人，其余一切不问。"诏修天宫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归真并乞赐紫衣。"从之。

七月，帝不豫，稍厌秋暑。自辛丑幸会节坊张宗奭私第，宰臣视事于归仁亭子，崇政使、内诸司及翰林院并止于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复归大内。

八月庚申，幸保宁殿，阅天兴控鹤兵事，军使将校各有赐。癸亥，老人星见。戊辰，幸故上阳宫，至于榆林观稼。丙子，阅四蕃将军、屯卫兵士于天津桥，南至龙门广化寺。戊寅，幸兴安鞠场大教阅，帝自指

麾，无不踊抃，坐作进退，声振宫掖。右神武统军丁审衢对御，以红帛囊剑拟乘舆物，帝曰：“宿将也。?睁恕之，以刘重霸代其任。

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群臣入阁，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群臣于兴安殿。庚子，亲御六师，次于河阳。甲辰，至于卫州。乙巳，至于宜沟，幸民刘达墅。丙午，至相州，赏左亲骑指挥使张仙、右云骑指挥使宋铎，尝身先陷阵，各赐帛。

十月辛亥朔，驻跸于相州，宰臣洎文武从官并诣行宫起居。户部郎中孔昌序赍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诸道节度使、刺史、诸藩府留后，各以冬朔起居表来上。制以郢王友圭充控鹤指挥使，诸军都虞候阎宝为御营使。有司以立冬太庙荐享上言，诏丞相杜晓赴西都摄祭行事。癸丑，阅武于州闉之南楼。左龙骧都教练使邓季筠、魏博马军都指挥使何令稠、右厢马军都指挥使陈令勋，以部下马瘦，并腰斩于军门。甲寅，将以其夕幸魏县，命阁门使李郁报宰臣，兼敕内外。是夜，车驾发轫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县。先锋将黄文靖伏诛。己未，帝御朝元门，以回鹘、吐蕃二大国首领入觐故也。癸亥，令诸军指挥使及四蕃将军赐食于行宫之外庑。戊辰，幸邑西之白龙潭以观鱼焉。既而渔人获巨鱼以献，帝命放之中流，从臣以帝有仁恻之心，皆相顾欣然。是日，名其潭曰万岁潭。丙子，帝御城东教场阅兵，诸军都指挥、北面招讨使、太尉杨师厚总领铁马步甲十万，广亘十数里陈焉。士卒之雄锐，部队之严肃，旌旗之杂遝，戈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势动天地，帝甚悦焉。即令丞相洎文武从臣列侍赐食，逮晚方归。

十一月辛巳朔，上驻跸魏县，从官自丞相而下并诣行宫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诸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诸藩府留后，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边事稍息，宣命还京师。《通鉴》：帝以夹寨、柏乡屡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郁郁，多躁忿，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既而晋、赵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还。车驾发自行阙，夕次洹水县。癸未，至内黄县。甲申，至黎阳县。乙酉，命从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亥，次卫州。戊子晨，次新乡，夕止获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温县。延州节度使高万兴奏，当军都指挥使高万金统领兵士，今月五日收盐州，伪刺史高行存泥首来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称贺。辛卯，次孟州，命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光禄卿李翼各赍香、祝版，告祭于孟津之望祠。留都文武官左仆射杨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东郊迎拜，其文武官并令先还。壬辰，诘旦离孟州，晚至都。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故事，皆以两省无功职事为之，帝忧民重农，尤以足食足兵为念，爰自御极，每愆阳积阴，多命丞相躬其事。

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师长各奉表贺焉。

十二月，诏以时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诣望祠祈祷。癸酉，腊假，诏诸王与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统军等较猎于近苑。命大理卿王鄯使于安南，左散骑常侍吴蔼使于朗州，皆以旌节官诰锡之也。又命将作少监姜宏道为朗州旌节官使副。《五代会要》：旧制，巡抚、黜陟、册命、吊赠、入蕃等使，选朝臣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节，即以中官为之，今以三品送旌节，新例也。延州节度使高万兴奏，领军于邠州界蒿子谷韦家寨，杀戮宁、庆两州贼军约二千余人，并生擒都头指挥使及夺马器甲等事。其入奏军将使宣召赴内殿赐对，以银器彩物锡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贺。是月，魏博节度上言，于泾县北戮杀镇州王熔兵士七千余人，夺马二千余匹，戈甲未知其数，并擒都将以下四十余人。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琢画宫衣五百副。广州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安南两使留后曲美，《通鉴》：十二月戊午，以静海、曲美为节度使。进筒中蕉五百匹，龙脑、郁金各五瓶，他海货等有差。又进南蛮通好金器六物、银器十二并乾陁绫花繓枨越□毛等杂织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进户部所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

太祖纪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诸市及坊市各点彩灯，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甲申，以时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祷。诏曰：“谤木求规，集囊贡事，将裨理道，岂限侧言。应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泽，并许上封事，极言得失。”以丁审衢为陈州，而审衢厚以鞍马、金帛为谢恩之献，帝虑其渔民，复其献而停之。封保义节度使王檀为琅琊郡王。命供奉官朱峤于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进奉官崔腾并傔从一十四人，并释放，仍命押领送至贝。腾，唐户部侍郎洁之子也。广明丧乱，客于北诸侯，为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所辟，去载领贡献至阙。未几，其帅称兵，遂絷之。至是，帝念宾介之来，又已出境，特命纵而归焉。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庙荐享上言，命丞相杜晓摄祭行事。丙申夕，荧惑犯房第二星。

二月庚戌，中和节，御崇勋殿，召丞相、大学士、河南尹，略封讫，于万春门外庑赐以酒食。《五代会要》，二月，追封故魏博节度使罗宏信为赵王。癸丑，敕曰：“今载春寒颇甚，雨泽仍愆，司天监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县告喻百姓，备淫雨之患。”庚申，御宣威殿开宴，丞相洎文武官属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罢。壬戌，帝将巡按北境，中外戒严，诏以河南尹、守中书令、判六军事张宗奭为大内留守。中书门下奏，差定文武官领务尤切宜扈驾者三十八人。诏工部尚书李皎、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刘邈、兵部郎中张俊、光禄少卿卢秉彝并令扈跸。甲子，发自洛师，夕次河阳。《通鉴》云：至白马屯，赐从官食，多未至，遣骑趣之于路。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至，帝命扑杀之。乙丑，次温县。丙寅，次武陟。怀州刺史段明远迎拜于境上，其内外所备，咸丰霈焉。丁卯，次获嘉。戊辰，次卫州之新乡。己巳，晨发卫州，夕止淇门，内衙十将使以十指挥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驻跸黎阳。癸酉，发自黎阳，夕次内黄。甲戌，次昌乐县。丁丑，次于永济县。青州节度使贺德伦奏，统领兵士赴历亭军前。戊寅，至贝州，命四丞相及学士李琪、卢文度、知制诰窦赏等十五人扈从，其左常侍韦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发自贝州，夕驻跸于野落。

三月庚辰朔，次于枣强县之西城。《通鉴》：辛巳，至下博南，登观津冢。赵将符暕引数百骑巡逻，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晋兵大至矣！”帝行幄，亟引兵趣枣强，与杨师厚军合。丙戌，镇、定诸军招

讨使杨师厚奏下枣强县，车驾即日疾驰南还。丁亥，复至贝州。庚寅，杨师厚与副招讨李周彝等准诏来朝。辛卯，诏丞相、翰林六学士、文武从官、都招讨使及诸军统指挥使等，赐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赐从官。甲午，幸贝州之东闉阅武。乙未，帝复幸东闉阅骑军。敕以攻下枣强县有功将校杜晖等一十一人，并超加检校官，衙官宋彦等二十五人并超授军职。丙午，次济源县。诏曰："淑律将迁，亢阳颇甚，宜令魏州差官祈祷龙潭。"戊申，诏曰："雨泽愆期，祈祷未应，宜令宰臣各于魏州灵祠精加祈祷。"《五代会要》：三月，诏曰："夫隆兴邦国，必本于人民；惠养疲羸，凡资于令长。苟选求之逾滥，固抚理之乖违。如闻吏部拟官，中书除授，或缘亲旧所请，或为势要所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实，念兹蠹弊，宜举条章。今后应中书用人及吏部注拟，并宜省籓身之才业，验为政之否臧，必有可观，方可任用。如或尚行请说，犹假货财，其所司人吏，必当推穷，重加惩断。"

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赐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学士。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敕："近者星辰违度，式在修禳，宜令两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断屠宰。仍各于佛寺开建道场，以迎福应。"己未，次黎阳县。《通鉴》：乙卯，博王友文来朝，请帝还东都。丁巳，发魏州。己未，至黎阳，以疾淹留。东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赐丞相、从官酒食有差。己巳，至东都，博王友文以新创食殿上言，并进准备内宴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从官等侍焉。帝泛九曲池，御舟倾，帝堕溺于池中，宫女侍官扶持登岸，惊悸久之。制加建昌宫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开封尹、博王友文为特进、检校太保，兼开封尹，依前建昌宫使，充东都留守。戊寅，车驾发自东京，夕次中牟县。

五月己卯朔，从官文武自丞相而下，并诣行殿起居，亲王及诸道籓帅咸奉表来上。庚辰，发自郑州，至荥阳，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尘迎拜；河阳留后邵赞、怀州刺史段明远等逦迤来迎。夕次汜水县，帝召魏王宗奭入对，便于御前赐食，数刻乃退。壬午，驻跸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学士并于内殿起居，敕以建昌宫事委宰臣于兢领之。《五代会要》：其年六月，废建昌宫，以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金谷兵戎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癸未，帝发自汜水，宣令邵赞、段明远各归所理。午憩任村屯，夕次孝义宫。留都文武礼部尚书孔续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师。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于东郊。渤海遣使朝贡。宰臣薛贻矩抱恙在假，不克扈从，宣问旁午，仍命且驻东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颇久，命雒苑使曹守珰往吊祭之，又命辍六日、七日、八日

朝参，丞相、文武并诣上阁门进名奉慰。丁亥，以彗星谪见，诏两京见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讫闻奏。《五代会要》：彗星见于灵台之西，至五月始降赦宥罪，以答天谴。又云：五月壬戌夜，荧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顺行。司天奏："大星为帝王之星，宜修省以答天谴。"诏曰："生育之人，爰当暑月，乳哺之爱，方及薰风。傥肆意于刲屠，岂推恩于长养，俾无殄暴，以助发生。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捕。天民之穷，谅由赋分；国章所在，亦务兴仁。所在鳏寡孤独、废疾不济者，委长吏量加赈恤。史载葬枯，用彰轸恤；礼称掩骼，将致和平。应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长吏差人专攻收瘗。国疠之文，尚标七祀；良药之市，亦载三医。用怜无告之人，宜征有喜之术。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于要路晓示。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吏差医给药救疗之。辛卯，诏曰："亢阳滋甚，农事已伤，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岳，杜晓赴西岳，精切祈祷。其近京灵庙，宜委河南尹，五帝坛、风师雨师、九宫贵神，委中书各差官祈之。"《通鉴》：闰月壬戌，帝疾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兒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帝虽未以友文为太子，意常属之。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命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勍，以情告之。勍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勍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氈裹之，瘗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珮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韩勍为友珪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辛巳，丁昭溥还，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珪即皇帝位。友珪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五代史补》：太祖朱全忠，黄巢之先锋。巢入长安，以刺史王铎围同州，太祖遂降，铎承制拜同州刺史。黄巢灭，淮、蔡间秦宗权复盛，朝廷以淮、蔡与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未凡灭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间传谶曰："五公符"，又谓之"李淳风转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识者以"八

牛”乃“朱”字，则太祖革命之应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反者，其余皆斩之，谓之：“跋队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兒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妫□□何拿孀源耸家病！段宕□枫谖摹罚菏来□禾□嬗□炎谟诜锵瑁□胤□□铮□炎谘鹞□□低眩□袅鹤嬖唬骸叭□椅□嵯敌□！绷鹤娌坏靡眩□蚨□嶂□□沽麂ㄔ场Ｊ碧熳屿桴仙杏形辣□□炎谝馕阶笥仪芰鹤嬉陨敝□□淙缥薷叶□摺Ｗ允橇鹤姹徽俣嗖恢粒□Ｕフ炎诮□溃□杂勉耆艘印３冀靼福毫鹤嬉蕴旄慈□暧□普炎谟卺□拢□暝诩鬃樱□淠旮奶斓ｖ，至国初建隆庚申岁，才五十六年矣，然则乾德七十岁人皆目睹其事。盖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乱离，故武宗以下实录，不传于世。昭宗一朝，全无记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帝朝诏史臣修梁祖实录，岐下系鞋之事，耻而不书。晋天福中，史臣张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纪》，但云即位之始，有《会昌》之风，岐阳事迹，不能追补。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气，而衰运不振；又明左右无忠义奋发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诫，不可不书。

末帝纪上

末帝，讳瑱，初名友贞，及即位，改名锽，贞明中又改今讳。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贞皇后张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岁九月十二日生于东京。帝美容仪，性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参军。太祖受禅，封均王。时太祖初置天兴军，最为亲卫，以帝为左天兴军使。开平四年夏，进位检校司空，依前天兴军使，充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化二年六月二日，庶人友珪弑逆，矫太祖诏，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至东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友珪即位，以帝为东京留守，行开封府尹，检校司徒。友珪以篡逆居位，群情不附。会赵岩至东京，从帝私宴，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诚款谋之，岩曰："此事易如反掌，成败在招讨杨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谕禁军，其事立办。"岩时典禁军，还洛，以谋告侍卫亲军袁象先。帝令腹心马慎交之魏州见师厚，且言成事之日，赐劳军钱五十万缗，仍许兼镇。慎交，燕人也，素有胆辨，乃说师厚曰："郢王杀君害父，篡居大位，宫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东京物望所归，公若因而成之，则有辅立之功，讨贼之效。"师厚犹豫未决，谓从事曰："吾于郢王，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人谓我何！"慎交曰："郢王以子弑父，是曰元凶。均王为君为亲，正名仗义。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处！"师厚惊曰："几误计耳！"乃令小校王舜贤至洛，密与赵岩、袁象先图议。时有左右龙骧都在东京，帝伪作友珪诏，遣还洛下。先是，刘重遇部下龙骧一指挥于怀州叛，经年搜捕其党，帝因遣人激怒其众曰："郢王以龙骧军尝叛，追汝等洛下，将尽坑之。"翼日，乃以伪昭示之。《通鉴考异》：《梁太祖实录》："丙戌，东京言龙骧军准诏追赴西京，军情不肯进发。"实友珪征之，非友贞伪作，但激怒言坑之耳。诸军忧恐，将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谕之曰："先帝三十余年，经营社稷，千征万战，尔等皆会从行。今日先帝尚落人奸计，尔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容以示诸将，帝欷歔而泣曰："郢王贼害君父，违天逆地，复欲屠灭亲军，尔等苟能自趋洛阳，擒取逆竖，告谢先帝，即转祸为福矣！"众踊跃曰："王言是也。"皆呼万岁，请帝为主，时伪凤历元年二月十五日也。

帝乃遣人告赵岩、袁象先、傅晖、朱圭等。十七日，象先引禁军千人突入宫城，遂诛友珪。事定，象先遣赵岩赍传国宝至东京，请帝即位于洛阳。帝报之曰："夷门，太祖创业之地，居天下之冲，北拒并、汾，

东至淮海，国家藩镇，多在厥东，命将出师，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图也。公等如坚推戴，册礼宜在东京，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

是月，帝即位于东京，乃去凤历之号，称乾化三年。诏曰：

我国家赏功罚罪，必叶朝章，报德伸冤，敢欺天道。苟显违于法制，虽暂滞于岁时，终振大纲，须归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尝开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载迁都邑，每以主留重务，居守难才，慎择亲贤，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识达古今，俾分忧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兴王之地，一心无易，二纪于兹。尝施惠于士民，实有劳于家国。去岁郢王友珪，常怀逆节，已露凶锋，将不利于君亲，欲窃窥于神器。此际值先皇寝疾，大渐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请严宫禁，因以莱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才睹宣头，俄行大逆。岂有自纵兵于内殿，却翻事于东都，又矫诏书，枉加刑戮，仍夺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冤耻两深，欺诳何极。伏赖上穹垂祐，宗社降灵。俾中外以叶谋，致遐迩之共怒，寻平内难，获剿元凶，既雪耻于同天，且免讥于共国。朕方期遁世，敢窃临人，遽迫推崇，爰膺缵嗣。冤愤既伸于幽显，霈泽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复官爵，仍令有司择日归葬云。

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眷，近雪家仇，旋闻将相之谋，请绍祖宗之业。群情见迫，三让莫从，只受推崇，惧不负荷。方欲烝尝寝庙，禋类郊丘，合征文体之辞，用表事神之敬。其或于文尚浅，在理未周，亦冀随时，别图制义。虽臣子行孝，重更名于已孤；而君父称尊，贵难知而易避。今则虔遵古典，详考前闻，允谐龟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载惟凉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僚，当体朕意。宜改名锽。”庚戌，以天雄军节度使、充潞州行营都招讨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弘农郡王杨师厚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进封鄴王。壬戌，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进封陇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义军留后、检校太保戴思远为检校太傅，充邢州节度使。庚午，以镇东军节度副使、充两浙西面都指挥使、行睦州刺史马绰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领秦州雄武军节度使，进封开国候。是月，文武百官上言，请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诞日为明圣节，休假三日。从之。

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内外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左龙虎统军、濮阳郡开国侯袁象先为特进、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镇南军节度、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开封尹、判在京马步诸军事，进封开国公，增食邑一千户。丁酉，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郑滑濮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傅、长沙郡开国公罗周翰加特进、驸马都尉。

五月乙巳，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及刘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兖、郓、滑之众十万讨镇州。庚戌，营于镇之南门外。壬子，晋将史建瑭自赵州领骑五百入于镇州，师厚知其有备，自九门移军于下博。刘守奇以一军自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师厚自弓高渡御河，逼沧州，张万进惧，送款，师厚表请以万进为青州节度使，以刘守奇为沧州节度使。诏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闻姬周已还，并用通丧之礼，炎汉之后，方行易月之仪。历代相沿，万几斯重，遂为故实，难遽改更。朕顷遘家冤，近平内难，倏临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远而莫追，号感弥深而难抑。将欲表宅忧于中禁，是宜辍听政于外朝，虽异常仪，愿申罔极。宜辍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朝参，军机急切公事，即不得留滞，并仰画时闻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国忌废务多日，请依旧制。诏报曰："朕闻礼非天降，固可酌于人情，事系孝思，谅无妨于国体。今以甫临忌日，暂辍视朝，冀全哀感之情，用表始终之节。宰臣等累陈章表，备述古今，虑以万几之繁，议以五月之请。虽兹恳切，难尽允俞，况保身方荷于洪基，敢言过毁，而权制获申于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辍至六月七日，无烦抑请，深体朕怀。"

六月戊子，以沧州顺化军节度使、并潞镇定副招讨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张万进为青州节度使。秋九月甲辰，以光禄大夫、守御史大夫、吴兴郡开国侯姚洎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十二月庚午，以前郓州节度、检校司徒、食邑二千户、福王友璋为许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是月，晋王收幽州，执伪燕主刘守光及其父仁恭归晋阳。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节度使张万进为兖州节度使、检校太尉。二月甲戌，以感化军节度使、华商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开国公康怀英为大安尹，充永平军节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观察处置使。

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为工部侍郎，寻眈莱州司马，以其挟私与军校迁改故也。是日，以行营左先锋马军使、濮州刺史王彦章为澶州刺史，充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加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封开国伯；以永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刘鄩为开封尹，遥领镇南军节度使。五月癸丑，朔方军留后、检校司徒韩洙起复，授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保。

秋七月，晋王率师自黄泽岭东下，寇邢、洺，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军于漳水之东。晋将曹进金来奔，晋军遂退。九月，徐州节度使王殷反。时朝廷以福王友璋镇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诏削夺殷在身官爵，仍令却

还本姓蒋，便委友璋及天平军节度使牛存节、开封尹刘鄩等进军攻讨。是时，蒋殷求救于淮南，杨溥遣大将朱瑾率众来援，存节等逆击，败之。

贞明元年春，牛存节、刘鄩拔徐州，逆贼将殷举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枭首以献。诏福王友璋赴镇。

闰二月甲午，延州节度使、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万兴进封渤海王。三月辛酉朔，以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应接等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节为检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户，赏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魏博节度使杨师厚薨，辍视朝三日。

初，师厚握强兵，据重镇，每邀朝廷姑息，及薨，辍视朝三日，或者以为天意。租庸使赵岩、租庸判官邵赞献议于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数万，蠹害唐室百有余年。罗绍威前恭后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属纩，师厚即肆阴谋。盖以地广兵强，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无不从也。陛下不以此时制之，宁知后之人不为杨师厚耶！若分割相、魏为两镇，则朝廷无北顾之患矣！"帝曰："善。"即以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遣刘鄩率兵六万屯河朔。诏曰："分疆裂土，虽赏勋劳；建节屯师，亦从机便。比者魏博一镇，巡属六州，为河朔之大藩，实国家之巨镇。所分忧寄，允谓重难；将叶事机，须期通济。但缘镇、定贼境，最为魏、博亲邻；其次相、卫两州，皆控泽潞山口。两道并连于晋土，分头常寇于魏封。既须日有战争，未若惧分节制。免劳兵力，因奔命于两途；稍泰人心，俾安居于终日。其相州宜建节度为昭德军。以澶、卫两州为属郡，以张筠为相州节度使。"

己丑，魏博军乱，囚节度使贺德伦。是时，朝廷既分魏博六州为两镇，命刘鄩统大军屯于南乐，以讨王熔为名，遣澶州刺史、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王彦章领龙骧五百骑先入于魏州，屯于金波亭。诏以魏州军兵之半隶于相州，并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检察魏之帑廪。既而德伦促诸军上路，姻族辞决，哭声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谋曰："朝廷以我军府强盛，故设法残破，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军乃作乱，放火大掠，首攻龙骧军，王彦章斩关而遁。迟明，杀德伦亲军五百余人于牙城，执德伦置之楼上。有效节军校张彦者，最为粗暴，胆气伏人，乃率无赖辈数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

胜计。

帝闻之，遣使赍诏安抚，《通鉴》：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仍许张彦除郡厚赐，将士优赏。彦等不逊，投诏于地，侮骂诏使，因迫德伦飞奏，请却复相、卫，抽退刘鄩军。帝复遣谕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彦等奋臂南向而骂曰："佣保兒，敢如是也！"复迫德伦列其事。时有文吏司空颋者，甚有笔才，彦召见，谓曰："为我更草一状，词宜抵突，如更敢违，则渡河掳之。"乃奏曰："臣累拜封章，上闻天听，在军众无非共切，何朝廷皆以为闲。半月三军切切，而戈予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无门。惟希俯鉴丹衷，苟从众欲，须垂圣允，断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谋，但虑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张彦又以杨师厚先兼招讨使，请朝廷依例授之，故复逼德伦奏曰："臣当道兵甲素精，貔貅极锐，下视并、汾之敌，平吞镇、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讨之权，试臣汤火之节，苟无显效，任赐明诛。"诏报曰："魏、博寇敌接连，封疆悬远，凡于应赴，须在师徒。是以别建节旄，各令捍御，并、镇则委魏、博控制，泽、潞则遣相、卫枝梧。咸逐便安，贵均劳逸，已定不移之制，宜从画一之规。至于征伐事权，亦无定例。且临清王领镇之日，罗绍威守籓以来，所领事衔，本无招讨。只自杨师厚先除陕、滑二帅，皆以招讨兼权，因兹带过鄴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体，宁吝施行。况今刘鄩指镇、定出征，康怀英往邠、岐进讨，只令统率师旅，亦无招讨使衔。切宜遍谕群情，勿兴浮议，倚注之意，卿宜体之。"诏至，张彦坏裂，抵之于地，谓德伦曰："梁主不达时机，听人穿鼻，城中扰攘，未有所依。我甲兵虽多，须资势援，河东晋王统兵十万，匡复唐朝，世与大梁仇雠。若与我同力，事无不济，请相公改图，以求多福。"德伦不得已而从之，乃遣牙将曹廷隐奉书求援于太原。彦使德伦告谕军城曰："可依河东称天祐十三年，此后如有人将文字于河南往来，便仰所在处置。"

是月，邠州留后李保衡以城归顺。保衡，杨崇本养子也。崇本乃李茂贞养子，任邠州二十余年，去岁为其子彦鲁所毒。彦鲁领知州事五十余日，保衡杀彦鲁送款于帝，即以保衡为华州节度使，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邠州节度使。

五月，晋王率师赴魏州。节度使牛存节薨。是月，凤翔李茂贞遣伪署泾州节度使刘知俊率师攻邠州，以李保衡归顺故也。自是，凡攻围十四月，节度使霍彦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守捍寇，会救军至，岐人乃退。六月庚寅，晋王入魏州，以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举族迁于晋阳。是月，晋人陷德州。

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彦章弃城来奔。《通鉴》：晋人夜袭澶州，刺史王彦章在刘鄩营，晋人获其妻子。是月，刘鄩自洹水潜师由黄泽路西趋晋阳，至乐平县，值霖雨积旬，乃班师还。次宗城，遂至贝州，军于堂邑。遇晋军，转斗数十里，晋军稍退。翼日，鄩移军于莘。八月，贺瑰收复澶州。

九月，以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行澶州刺史、检校太保王彦章为汝州防御使，依前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壬午，正衙命使册德妃张氏。是夕，妃薨。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谋反，伏诛。是夕，帝于寝殿熟寐，忽闻御榻上宝剑有声，帝遽起视之，而友孜之党已入于宫中，帝挥之获免。《清异录》：末帝夜于寝间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云母匣贮所用剑，名匣曰“护圣将军之馆”。壬子，葬德妃张氏。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为贞明元年。十二月乙未，诏升华原县为崇州静胜军，以美原县为裕州，以为属郡。以伪命义胜军节度使、鼎耀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彦韬为特进、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静胜军节度使、崇裕等州观察使，河内郡开国侯，仍复本姓温，名昭图。昭图，华原贼帅也。李茂贞以为养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伪命昭图为节度使。至是归款，故有是命。

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广王全昱为守中书令，余如故。《通鉴》：二年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全昱卒。以浙江东道营田副使、检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遥领泾州节度使。二月丙申，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杨涉罢相，守左仆射。涉累上章以疾辞位，故有是命。是月，命许州节度使王檀、河阳节度使谢彦章、汝州防御使王彦章率师自阴地关抵晋阳，急攻其垒，不克而还。

三月，刘鄩率师与晋王大战于故元城，鄩军败绩。先是，鄩驻于莘，帝以河朔危急，师老于外，饷馈不充，遣使赐鄩诏，微有责让。鄩奏以寇势方盛，未可轻动。帝又问鄩决胜之策，鄩奏曰：“但人给粮十斛，尽则破敌。”帝不悦，复遣促战。鄩召诸将会议，诸将欲战，鄩默然。一日，引军攻镇定之营，彼众大骇，上下腾乱，俘斩甚众。时帝遣偏将杨延直领军万余人屯澶州以应鄩，既而晋王诈言归太原，刘鄩以为信。是月，召杨延直会于魏城下。鄩自莘率军亦至，与延直会。既而晋王自贝州至，鄩引军渐退，至故元城西，与晋人决战，大为其所败。追袭至河上，军士赴水死者甚众，鄩自黎阳济河奔滑州。己巳，制以鄩为

滑州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晋人攻卫州，陷之；又攻惠州。

夏四月乙酉朔，威武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闽王王审知赐号忠勤保安兴国功臣，余如故。晋人陷洺州。癸卯夜，捉生都将李霸作乱，龙骧都将杜晏球讨平之。时遣捉生军千人戍杨刘，军出宋门外。是夜，由水门复入，二鼓大噪，火发烛城，李霸与其徒燔建国门，不克。龙骧都将杜晏球屯鞠场，闻乱兵至，率骑击之，乱军退，走马登建国门。晏球奏曰："乱者惟李霸一军，但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未明，晏球诛霸及其同恶，京师方定。是月，以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汝州防御使王彦章为郑州防御使，依前先锋步军都指挥使。

五月，晋军还太原。六月，晋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将张温率步骑五百人入于邢州，至内黄，温率众降于晋人。秋七月甲寅朔，晋王自太原至魏州，节度使张筠弃城奔京师，邢州节度使阎宝以城降于晋王。壬戌，以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充淮南宣润等道西面行营都统、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余如故。以左仆射杨涉为太子太傅致仕。

八月丁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九月，晋王还太原。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来奔，晋人陷贝州。《欧阳史》本纪：二年九月，晋人克贝州，守将张源德死之。又，《死事传》略云：太祖时，源德自金吾卫将军为蔡州刺史。贞明元年，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为两镇，遣刘鄩将兵万人屯于魏。魏军叛降晋，源德为鄩守贝州。晋王入魏，诸将欲先击贝州，晋王曰："贝城小而坚，攻之难卒下。"乃先袭破德州，然后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坚守不下，晋军堑而围之。已而刘鄩大败于故元城，南走黎阳，六镇数十州之地皆归晋，独贝一州，围之逾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坚，而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城中食且尽，乃劝源德出降，源德不从，遂见杀。己卯，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琅琊郡王王檀薨。

十月丁酉，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敬翔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特进、兼刑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十月，晋王自太原至魏州。是月，前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陈留郡王葛从周薨。是岁，河北诸州

悉入于晋。

末帝纪中

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为右羽林统军。癸亥，以前天平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朱勍为怀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军使石钊为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怀州刺史李建为安州刺史，仍赐名知节。己卯，以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北面行营副招讨等使、特进、检校太傅霍彦威为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二月甲申，晋王攻我黎阳，刘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权知宣义军军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军统军梁继业为左卫上将军。壬辰，以租庸判官、检校司徒张绍圭为光禄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权知平卢军军州事、客省使、知银台事元湘为检校司空。甲午，以飞龙使娄继英为左武卫大将军。

三月庚申，以前平戎军使、检校司徒郭绍宾为禧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军节度副使裴彦为随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钱传璟、苏州刺史钱传蒨、镇海军节度副使钱传瓘、温州刺史钱传璲、睦州刺史钱传琇、宝州刺史钱传□瞿、明州刺史钱传球、义州刺史钱传□季、峰州刺史钱传珣、峦州刺史钱传琰、镇海军都知兵马使钱传瓘等凡一十一人，并加官勋阶爵，从吴越王钱镠之请也。

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卫大将军蔡敬思为右武卫上将军。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刘□权知晋州军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张实为颍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癸未，以六军押衙、充左天武军使刘彦圭为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卫大将军刘璩充契丹宣谕使。诏诸道兵马元帅开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将府故事。辛丑，以清海军元从都押衙、陇州刺史吴锷为检校司空。癸卯，以两浙衙内先锋指挥使、守峰州刺史钱传珣为泗州刺史。

六月庚辰，以前东京马步都指挥使兼左天武军使雷景从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光禄卿张绍圭为申州刺史。壬辰，以权知晋州建宁军军州事、前安州刺史刘□为建宁军节度观察留后。

秋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陈洪为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员外郎封翘为翰林学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杨延直为左卫大将军，以前左卫上将军刘重霸为起复云麾将军、右骁卫上将军。庚午，以六军诸卫副使、起

复云麾将军、检校太保张业为淄州刺史。八月辛巳，以左神武军统军周武为宁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挥使、前申州刺史刘仁铎为衍州刺史。戊子，泰宁军节度使张万进赐名守进。九月庚申，以遥领常州刺史张昌孙遥领寿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

冬十月壬午，以权西面行营都监、左武卫上将军张筠权知商州军州事。戊子，诏曰："太子太傅李戩，多因释教，诳惑群情，此后不得出入无恆。"癸巳，以前崇德军使张思绾为左武卫上将军。己亥，以启圣匡运同德功臣、诸道兵马元帅、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充淮南宣润等四面行营都统、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元帅。壬寅，以尚书左丞吴蔼为工部尚书，充两浙官告使。是月，晋王自魏州还太原。

闰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珰为左骁卫上将军，充西都大内皇墙使。十一月壬午，以中书侍郎、平章事郑珏权判户部事。戊子，以宁州刺史周武为武静军防御使，守庆州刺史；以河潼军使窦廷琬为宁州刺史。

十二月，晋王自太原复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华温琪为右龙虎军统军，以右龙虎统军张彦勋为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内皇墙使李项为右威卫上将军，以左金吾卫上将军李周彝权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书令、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魏王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丙寅，以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王彦章为检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左龙虎军统军贺瑰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宣义军节度使、郑滑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通鉴》云：时论平庆州功，故贺瑰进秩。己巳，帝幸洛阳，为来年有事于南郊也。遂幸伊阙，亲拜宣陵。时租庸使赵岩劝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须行此礼，愿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国家自刘鄩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帝不听，遂行。是月，晋人陷杨刘城，帝闻之惧，遂停郊礼，车驾急归东京。《通鉴》云：道路讹言晋军已入大梁，扼汜水矣。从官皆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癸酉，诏文武两班，除元随驾人数外，其余并令御史司宪张衮部署，候车驾离京后一两日，发赴东京。甲戌，以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兼中书令、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贞明四年春正月，晋人寇郓、濮之境，车驾至自洛阳。庚辰，以蔡

州刺史姚勍权知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乙酉，以前静难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黄贵为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领军卫上将军齐奉国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

二月，遣将谢彦章帅众数万迫杨刘城。甲子，晋王来援杨刘城，彦章之军不利而退。三月壬午，以前右武卫上将军张筠为左卫上将军。癸巳，以镇国军节度押衙、充本道马步军都指挥使江可复为衍州刺史。壬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行军司马、秦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马绰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镇海、镇东等军节度行军司马，余如故，从钱镠之请也。

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卫上将军赵瑴权知青州军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本院事。己酉，以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判户部郑珏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上柱国，仍进封荥阳郡开国侯，加食邑五百户。以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兰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萧顷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仍进封兰陵县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庚戌，以前崇德军使、前右武卫大将军杜存为右领军卫上将军。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馆修撰窦专为翰林学士。初，学士窦梦征草钱镠麻，贬蓬莱尉，帝召专入翰林，遣崇政使李振问宰相云：“专是宰臣萧顷女婿，令中书商量可否？”中书奏曰：“宰相亲情，不居清显，避嫌之道，虽著旧规，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灵武节度使韩洙落起复，授开府仪同三司，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义军节度使、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王高万兴兼鄜、延两道都制置使，余如故。时万兴弟鄜州节度使万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户，以光逢累上章请老故也。辛未，诏宰臣敬翔权判诸道盐铁使务。壬申，以太子宾客赵光允为吏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高从诲领濠州刺史。乙亥，以特进、检校太傅、前颍州团练使张实为起复云麾将军，依前颍州团练使。庚辰，以工部尚书致仕孔拯为国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韦彖为右谏议大夫。

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为忠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己酉，以权知感化军两使留后、特进、检校太保姚勍为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庚戌，上以秘书少监王翘为将作监，以其父名秘

故也。丙辰，以左监门卫将军康赞美为商州刺史，以左卫上将军张筠为权知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卫审符为右卫大将军。庚申，以河阳节度、充北面行营排阵、两京马军都军节度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谢彦章为匡国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河阳军州事。

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赞美为起复云麾将军，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骁卫上将军杨诏为右武卫上将军。戊戌，以前匡国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罗周敬为检校司空、守殿中监、附马都尉。

八月丙午，以右广胜军使刘君铎为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宁军节度副使李存权知宿州事。辛亥，泾原节度使杜建徽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吴越王钱镠之将也，遥领泾原节制，至是以其上请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黄贵为绛州刺史。辛酉，以绛州刺史尹皓为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癸亥，以前永平军节度副使张正己为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团练使赵麓权知河阳节度观察留后，以左骁卫将军刘去非为郢州刺史。戊辰，以权知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兼判大安府事张筠为永平军节度观察留后，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晋王率师次杨刘口，遂军于麻家渡，北面招讨使贺瑰以兵屯濮州北行台村，对垒百余日。晋王以轻骑来觇，许州节度使谢彦章发伏兵掩击。围之数重，会救军至，晋王仅以身免。

九月丁丑，静胜军节度、崇裕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温昭图加检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张希逸加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少监。乙未，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太保、寿州团练使张昌孙落起复，授光禄大夫、检校太傅。

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特进、检校太保姚勍为左龙虎统军，充西都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左威卫大将军董璋为右龙虎统军。己酉，以安南静海节度使、检校司徒曲美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赞美为蔡州刺史。十一月壬辰，前怀州刺史朱勍授起复云麾将军，依前怀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朔，晋王领军迫行台寨，距寨十里结营而止。北面招讨使贺瑰杀许州节度使谢彦章、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等于军，以谋叛闻，为行营马步都虞候朱圭构之也。晋王闻之，喜曰：“彼将帅不和，亡无日矣。”丁未，以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光禄大夫、检校太保、

曹州刺史朱圭为检校太傅，充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依前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癸丑，诏曰："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朱圭，昨以寇戎未灭，兵革方严，所期朝夕之间，克弭烟尘之患，每于将帅，别注忧劳。而谢彦章、孟审澄、侯温裕忽构异图，将萌逆节，赖朱圭挺施贞节，密运沈机，果致枭擒，免资仇敌。特加异殊之命，用旌忠孝之谋，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检校太傅，充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等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兼行营诸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仍进封沛国郡开国侯。"乙巳，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太保、陈州刺史、惠王友能，镇国军节度、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起复云麾将军、检校太保、邵王友诲，并落起复，加检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业为右羽林军统军。癸亥，北面招讨使贺瑰率大军与晋人战于胡柳陂，晋人败绩。是日既晡，复为晋人所败。初，晋人起军将袭东京，乃下令军中老弱悉归于鄴。是月二十二日，晋王次临濮，贺瑰、王彦章自行台寨率军蹑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晋王领军出战，瑰军已成列，晋王以骑突之，王彦章一军先败，彦章走濮阳。晋人辎重在阵西，瑰领军薄之，晋人大奔，自相蹈籍，死者不可胜计，晋大将周德威殁于阵。瑰军乃登土山，列阵于山之下，晋王领兵复来战，瑰军遂败。翼日，晋人攻濮阳，陷之，京师戒严。

贞明五年春正月，晋人城德胜，夹河为栅。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韦坚权知徐州军事。三月己卯，以华州感化军留后尹皓为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制削夺兖州节度使张守进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刘鄩为兖州管内安抚制置使，领兵以攻之。

夏四月壬寅，以永平军留后兼判大安府事张筠为永平军节度使、检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镇海军北面水陆都指挥使、湖州刺史、检校太傅钱传璟遥领宣州宁国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贺瑰攻德胜南城，以艨艟战舰横于河，以扼津济之路。晋人断其艨艟，济军以援南城，瑰等退军。

五月己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节度使、鄜延两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讨应接等使、渤海郡王高万兴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保大忠义等军节度、鄜延管内观察等使。是月，以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为许州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依前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六月壬戌，以天骥院使李随权知登州军州事。

秋七月，晋王自魏州还太原。八月乙未朔，滑州节度使贺瑰卒，辍

视朝三日，诏赠侍中。是月，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瓒乃与许州留后王彦章等率大军自黎阳济，营于杨村，造浮梁以通津路。九月丙寅，制削夺广州节度使、南平王刘岩在身官爵，以其将谋僭号故也。仍诏天下兵马元帅钱镠指挥攻讨。

冬十月，晋王复至魏州。是月，刘鄩攻下兖州，擒张守进，夷其族。十一月丁丑，以兖州安抚制置使、特进、检校太傅、大彭郡开国公刘鄩为兖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赏平兖之功也。辛卯，王瓒帅师至戚城，遇晋军。交绥而退。

十二月戊戌，晋王领军迫河南寨，王瓒率师御之，获晋将石家才。既而瓒军不利，瓒退保杨村寨，晋人陷濮阳。

末帝纪下

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汉宾为安州宣威军节度使；以许州匡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充散指挥都军使、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匡国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军职如故。

二月癸丑，宣州节度使钱传璟起复，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节度使，以其丁内艰故也。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张绍圭为大理卿。

夏四月己亥，制曰：

王者爱育万方，慈养百姓，恨不驱之仁寿，抚以淳和。而炎、黄有战伐之师，尧、舜有干戈之用，谅不获已，其犹病诸。然则去害除妖，兴兵动众，杀黑龙而济中土，刑白马而誓诸侯，终能永逸暂劳，以至同文共轨，古今无异，方册具存。朕以眇末之身，托亿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兹，业业兢兢，日慎一日。虽逾山越海，肃慎方来，而召雨征风，蚩尤尚在。顾兹残孽，劳我大邦，将士久于战征，黎庶疲于力役。木牛暂息，则师人有乏爨之忧；流马尽行，则丁壮有无聊之苦。况青春告谢，朱夏已临，妨我农时，迫我戎事。永言大计，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忧之旨。用兵之地，赋役实烦，不有蠲除，何使存济。除两京已放免外，应宋、亳、颍、郓、齐、魏、滑、郑、濮、沂、密、青、登、莱、淄、陈、许、均、房、襄、邓、泌、随、陕、华、雍、晋、绛、怀、汝、商等三十二州，应欠贞明四年终已前夏秋两税，并郓、齐、滑、濮、襄、晋、辉等七州，兼欠贞明四年已前营田课利物色等，并委租庸使逐州据其名额数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征督下民，致恩泽不及于乡闾，租税虚捐于帐籍。其有私放远年债负，生利过倍，自违格条，所在州县，不在更兴征理之限。兖州城内，自张守进违背朝廷，结连蕃寇，久劳攻讨，颇困生灵，言念伤残，寻加给复。应天下见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极刑者，宜示好生，特令减死。除准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已下，递减一等。除降官未经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便与复资云。

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请依前朝置匦院，令谏议大夫专判。"从之，乃以右谏议大夫郑韬光充知匦使。乙巳，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开国公敬翔为宏文馆大学士、延质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余如故。以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

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郑珏为监修国史、判度支。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萧顷为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以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朗赵光允为尚书左丞。己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癸丑，鄜延节度使兼西面招讨接应等使、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万兴进封延安王，赐号匡时定节功臣。前衡州长史刘骘进所撰《地理手镜》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书工部郎中张锐为户部郎中，充崇政院学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卢协为礼部侍郎。

五月乙丑，故左卫上将军齐奉国赠太傅。诏曰："应文武朝官，或有替罢多年，漂流在外者，宜令中书门下量才除授，勿使栖迟。或有进士策名、累年未释褐者，与初任一官；已释褐者，依前资叙用。"乙酉，升宋州为大都督府，其余废大都督府额。

六月，遣兖州节度使刘鄩、华州节度使尹皓、崇州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领军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谦袭陷同州，节度使程全晖单骑奔京师。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同州留后，表求节旄，不允；既而帝虑友谦怨望，遂命兼镇同州，制命将下而友谦已叛，遣使求援于晋，故命将讨之。

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远充契丹欢好使。晋王遣都将李嗣昭、李存审、王建及率师来援同州，战于城下。我师败绩，诸将以余众退保华州罗文寨。

冬十月，陈州妖贼毋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时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故奸惹之徒，望风影附。毋乙数辈，渐及千人，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发州兵讨捕，反为贼所败。陈、颍、蔡三州，大被其毒。群贼乃立毋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溃，生擒毋乙等首领八十余人，械送阙下，并斩于都市。

龙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诏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台点检，合从正衙退后，便于中书门下公参辞谢。如有违越，具名衔闻奏。应面赐章服，仍令阁门使取本官状申中书门下，受敕牒后，方可结入新衔。甲辰，以河东道行营西面应接使、前静胜军节度、崇裕等州观察处置等

使、特进、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温昭图为匡国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匡国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郑、滑、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讨使。

二月己未，以权知静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前汝州防御使华温琪为静胜军节度观察留后，依前检校太傅。丙寅，以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季昌为守中书令，依前荆南节度使。庚午，以晋州建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刘□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壬申，史馆上言："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后魏书》，于时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齐，书不获就，乃大征百官家传，刊总斟酌，随条甄举，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为一代典籍，编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会，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国之耿光；孝子顺孙，获记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见乎殷纪，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获领监修，将赎素食，辄干元览。"诏从之。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从之。己卯，礼部尚书、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书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闻，常须借印施行，伏请铸尚事省分司印一面。"从之。是月，镇州大将王德明杀其帅王熔，自称留后，遣使来求援。宰臣敬翔请许之，租庸使赵岩等以为不可，乃止。

三月丁亥朔，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为左谏议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鄢县为沿夏县，亳州焦夷县为夷父县，密州汉诸县为胶源县，从中书舍人马缟请也。

夏四月，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举兵向阙。帝命将出师逆击，败之。友能走保陈州，诏张汉杰率兵进讨。敕开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县，遭陈州贼军奔冲，其夏税只据见苗输纳。

五月丙戌朔，制曰：

朕闻惟辟动天，惟圣时宪，故君为善则天降之以福，为不善则降之以灾。朕以眇末之身，托于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艰难之运，所以致苍生涂炭之危。兵革荐兴，灾害仍集，内省厥咎，盖由朕躬。故北有边裔狡逞之师，西有蒲、同乱常之旅，连年战伐，积岁转输，虔刘我士民，侵据我郡邑。师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戒谴作于上，怨咨闻于下。而况骨肉之内，窃弄干戈，畿甸之中，辄为陵暴。但责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盖朕无德以事上穹，无功以及兆庶，不便于时者未能去，有益于民者未能行。处事昧于酌中，发令乖于至当，招致灾患，引翼祸殃。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夙夜是惧，寝食靡宁，将励己以息灾，爰布泽而从欲。今以薰风方扇，旭日初升，朔既视于正阳，历宜更于嘉号。庶惟新之令，敷华夏以同欢；期克念之心，与皇王而合道。其贞明七年，宜改为龙德元年，应天下见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递减一等。德音到后，三日内疏理讫奏。应欠贞明三年、四年诸色残欠，五年、六年夏税残税，并放。侍卫亲军及诸道行营将士等第颁赐优赏，已从别敕处分。左降官与量移，已经量移者与复资。长流人各移近地，已经移者许归乡里，前资朝官，寄寓远方，仰长吏津置赴阙。内外文武常参官、节度使、留后、刺史、父母亡殁者并与封赠。公私债负，纳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经阵殁将校，各与追赠云。

以宣和库使、守右领卫将军李严权知兖州军州事。丁亥，诏曰："郊禋大礼，旧有渥恩，御殿改元，比无赏给。今则不循旧例，别示特恩。其行营将士赏赉已给付本家，宜令招讨使霍彦威、副招讨使王彦章、陈州行营都指挥张汉杰晓示诸军知委。是月，兖州节度使、充河东道行营都招讨使刘鄩卒。

六月己亥，以都检点诸司法物使、检校司徒、行左骁卫大将军李肃为右威卫上将军。

秋七月，陈州朱友能降。庚子，诏曰："朕君临四海，子育兆民，惟持不党之心，庶叶无私之运。其有齿予戚属，虽深敦叙之情。干我国经，难固含宏之旨。须遵常宪，以示至公。特进、检校太傅、使持节陈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食邑三千户惠王友能，列爵为王，颁条治郡，受元戎之寄任，处千里之封疆。就进官资，已登崇贵，时加锡赉，以表优隆。宜切知恩，合思尽节，抚俗当申于仁政，佐时期效于忠规。而狎彼小人，纳其邪说，忽称兵而向阙，敢越境以残民，侵犯郊

畿，惊挠辇毂，远迩咸嫉，谋画交陈。及兴问罪之师，旋验知非之状，沥恳继陈于章表，束身愿赴于阙庭，备述艰危，觊加宽恕。朕得不自为屈己，姑务安仁，特施贷法之恩，盖举议亲之律。询于事体，抑有朝章，止行退责之文，用塞众多之论。可降封房陵侯。于戏！君臣之礼，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爱。顾兹轻典，岂称群情，凡在臣僚，当体朕意。”甲辰，制以特进、检校太傅、衡王友谅可封嗣广王。

冬十月，北面招讨使戴思远攻德胜寨之北城，晋人来援，思远败于戚城。

龙德二年春正月，戴思远率师袭魏州。时晋王方攻镇州，故思远乘虚以袭之，陷成安，而思远遂急攻德胜北城，晋将李存审极力拒守。二月，晋王以兵至，思远收军而退，复保杨村。八月，段凝、张朗攻卫州，下之，获刺史李存儒以献。戴思远又下淇门、共城、新乡等三县。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分之一焉。

龙德三年春三月，晋潞州节度留后李继韬遣使以城归顺。先是，继韬父嗣昭为潞州节度使，战殁于镇州城下，晋王欲以嗣昭长子继俦袭父位。继韬在潞州，即执继俦囚之，遣使来送款，仍以二幼子为质。泽州刺史裴约不从继韬之谋，帝命董璋为泽州刺史，令将兵攻之。

夏四月己巳，晋王即唐帝位于魏州，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闰月壬寅，唐军袭郓州，陷之。巡检使陈州刺史刘遂严，本州都指挥使燕颙奔归京师，皆斩于都市。

五月，以滑州节度使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辛酉，王彦章率舟师自杨村寨浮河而下，断德胜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杀数十人。唐帝弃德胜之北城，并军保杨刘。己巳，王彦章、段凝围杨刘城。六月乙亥，唐帝引军援杨刘，潜军至博州，筑垒于河东岸。戊子，王彦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垒，不克，遂退保于邹口。

秋七月丁未，唐帝引军沿河而南。王彦章弃邹口，复至杨刘。己未，自杨刘拔营退保杨村寨。八月，以段凝代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戊子，段凝营于王村，引军自高陵渡河，复临河而还。董璋攻泽州，下之。庚寅，唐帝军于胡城，先锋将康延孝率百骑奔于唐，尽泄其军机。命滑州节度使王彦章率兵屯守郓之东境。九月戊辰，彦章以众渡汶，与唐军遇于递防镇，彦章不利，退保中都。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师袭中都，王彦章兵溃，于是彦章与监军张汉杰及赵廷隐、刘嗣彬、李知节、唐文通、王山兴等皆为唐人所获。翼日，彦章死于任城。帝闻中都之败，唐军长驱将至，遣张汉伦驰驿召段凝于河上；汉伦坠马伤足，复限水潦，不能进。时禁军尚有四千人，朱圭请以拒唐军，帝不从，登建国门召开封尹王瓒，谓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系卿方略。"瓒即驱军民登城为备。或劝帝西奔洛阳，赵岩曰："势已如是，一下此楼，谁心可保。"乃止。俄报曰："晋军过曹州矣！"帝置传国宝于卧内，俄失其所在，已为左右所窃迎唐帝矣。帝召控鹤都将皇甫麟，谓之曰："吾与晋人世仇，不可俟彼刀锯，卿可尽我命，无令落仇人之手。"麟不忍，帝曰："卿不忍，将卖我耶！"麟举刀将自刭，帝持之，因相对大恸。戊寅夕，麟进刃于建国楼之廊下，帝崩。《五代会要》：末帝年三十六。麟即时自刭。迟明，唐军攻封丘门，王瓒迎降。唐帝入宫，妃郭氏号泣迎拜。初，许州献绿毛龟，宫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龟堂"。帝尝市珠于市，既而曰："珠数足矣。"众皆以为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日，案：此句疑有脱衍，盖当时傅会者析"王"字为"一十一"，析"真"字为"十月一八"也。《册府元龟》作或解云"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知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今姑仍其旧。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唐帝初入东京，闻帝殂，怃然叹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朕与梁主十年对垒，恨不生见其面。"寻诏河南尹张全义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晋天福二年五月，诏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级，许亲属及旧僚收葬。时右卫上将军娄继英请之，会继英得罪，乃诏左卫上将军安崇阮收葬焉。

史臣曰：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所误也。惜哉！

列传一 后妃

文惠皇太后王氏，开平初追谥。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尝小失色，朝夕视膳，为士君子之规范。帝严察用法，无纤毫假贷，太后言之，帝颇为省刑。《北梦琐言》云：梁祖父诚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养寄于同县人刘崇家。昆弟之中，惟温狡猾无行，崇母抚养之，崇兄弟尝加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窜，为崇追回，崇母遮护，以免扑责。善逐走鹿，往往及而获之。又，崇母常见其有龙蛇之异。他日与仲兄存入黄巢军作贼，伯兄昱与母王氏尚依刘家。温既辞去，不知存亡。及温领镇于汴，盛饰舆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惶恐，辞避深藏，不之信，谓人曰："朱三落拓无行，何处作贼送死，焉能自致富贵？汴帅非吾子也。"使者具陈离乡去里之由，归国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与崇母并迎归汴。温盛礼郊迎，人士改观。崇以旧恩，位至列卿，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贵，封晋国太夫人。仲兄存，于贼中为矢石所中而卒。温置酒于母，欢甚，语及家事，谓母曰："朱五经辛苦业儒，不登一命，今有子为节度使，无忝前人矣！"母不怿，良久谓温曰："汝致身及此，信为英特，然行谊未必如先人。朱二与汝同入贼军，身死蛮徼，孤男稚女，艰食无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诸无取也。"温垂涕谢罪，即令召诸兄子皆至汴。友宁、友伦皆立军功，位至方镇。

元贞皇后张氏，乾化中追谥。《五代会要》云：太祖皇后张氏早崩，开平二年，追封贤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册曰元贞皇后。又，《北梦琐言》云：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蕤，曾为宋州刺史。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因以妇礼纳之。温以其宿款，深加礼异。张贤明有礼，温虽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郓，得朱瑾妻，温告之曰："彼既无依，寓于辎车。"张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张氏答拜泣下，谓之曰："兖、郓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寻戈，致吾姒如此。设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为尼，张恆给其费。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又，案《五代会要》所载，内职有梁太祖昭仪陈氏、昭容李氏，《欧阳史》并见《家人传》。

末帝德妃张氏。《五代会要》云：少帝妃张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

四日，册为德妃，其夕薨。案《欧阳史次妃郭氏传》云：晋天福三年，诏太社先藏罪人首级，许亲属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卫将军安崇阮与妃同葬。妃卒洛阳。又案：《五代史》无外戚传。《五代会要》云：梁太祖长女安阳公主，降罗廷规，开平二年八月追封。长乐公主，降赵岩，开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宁公主，降昭祚王氏，开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华公主，开平二年十月封。真宁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长女寿春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女寿昌公主，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今考《通鉴考异》引《梁功臣列传》云：罗廷规尚安阳公主，又尚金华公主。是书《罗绍威传》亦载开平四年，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是金华公主实归罗氏，《五代会要》阙载。

列传二 宗室

广王全昱，太祖长兄，受禅后封。乾化元年，还睢阳，命内臣拜饯都外。王出宿至于偃师，仍诏其子衡王友谅侍从以归。庶人篡位，授宋州节度使。贞明二年，卒。《五代会要》云：全昱，赠尚书令，谥德靖。《五代史阙文》：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禅，宫中开宴，惟亲王得与。因为博戏，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击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砀山一民，因天下饥荒，入黄巢作贼，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足矣，何故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称王称朕，吾不忍见血吾族矣，安用博为！"梁祖不悦而罢。臣护按《梁史广王全昱传》曰：昱朴野，常呼帝为"三"。宫中博戏之事讳之。夫梁祖弑二君，弑一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胜纪。及庄宗即位，尽诛朱氏，惟全昱先令终。至道初，知单州有称广王之后与尼讼田者，岂以一言之善，独存其嗣耶！

友谅，全昱子，初封衡王，后嗣广王。继历簿郡，多行不法。坐弟友能反，废囚京师。唐师入汴，与友能、友诲同日遇害。

友能，全昱子，封惠王，后为宋、滑二州留后。案：友能后以叛废，详见《末帝纪》。又，《通鉴》云：龙德元年夏四月，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举兵趋大梁。诏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友能至陈留，兵败，走还陈州，诸军围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诏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友诲，全昱子，封邵王。乾化元年，以检校兵部尚书充控鹤指挥使。坐友能反废，后为唐兵所杀。

安王友宁，字安仁，少习诗礼，长喜兵法，有倜傥之风。太祖镇汴，累署军职，每因出师，多命统骁果以从。及擒秦宗权，太祖令友宁轞送宗权西献于长安，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行右监门卫将军。自是继立军功，累官至检校司空兼龚、柳二州刺史。太祖驻军岐下，遣友宁领所部兵先归梁苑，以备守御。属青帅王师范构乱，以关东诸镇兵悉在岐、陇，欲乘虚窃发，自齐、鲁至于华下，罗布奸党，皆诈以委输贡奉为名，阴与淮夷、并门结好。会有青人诣裴迪言其状，迪以事告，友宁不俟命乃率兵万余人东讨。师范遣其弟将兵围齐州。友宁引兵救之，青寇大败，夺马四千蹄，斩首数千级。及昭宗归长安，朝廷议迎驾功，友宁授岭南西道节度使，加特进、检校司徒，赐号迎銮毅勇功臣。时青寇数千，越险潜伏，欲入兖州。友宁知之，伏兵于兖南邀之，大破贼众，

竟无免者。自是兖壁危窘，友宁督诸军进逼营兵。首攻博昌县，月余未能拔。太祖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及进迫寇垒，与青人战于石楼，王师小却，友宁旁自峻阜驰骑以赴敌，所乘马蹶而仆，遂没于阵。友宁将战之前日，有大白蛇蟠于帐中，友宁心恶之，既而果遇祸焉。

密王友伦，幼聪悟，喜笔札，晓声律。及长，好骑射，有经度之智，太祖每奇之，曰："吾家千里驹也。"年十九，为宣武军校。景福初，充元从骑军都将，寻表为右武卫将军，渐委戎事。太祖征兖、郓，友伦勒所部兵收聚粮谷，以济军须。幽、沧军至内黄，友伦前锋夜渡河击贼，夺马千匹，擒斩甚众。因引兵往八议关，卒逢晋军万余骑，友伦乃分布兵士，多设疑军。因声鼓誓众，士伍奋跃，追斩数十里。其后，李罕之请以上党来归，为晋军所围。太祖遣友伦总步骑数万，越险救应，遂大破晋军。唐朝加检校司空、守藤州刺史。天复元年，岐、陇用兵，晋人乘虚侵于北鄙。友伦率徒兵三万径往矾山，晋人望尘奔逸。友伦与氏叔琮等蹑其辙，追至太原，摩垒挑战，获牛马万余。二年，领所部兵西赴凤翔，前后累接战。三年，昭宗归长安，制授友伦宁远军节度使、检校司徒，赐号迎銮毅勇功臣。及太祖东归，留友伦宿卫京师。岁余，因会宾击鞠，坠马而卒。昭宗辍视朝一日，诏赠太傅，归葬于砀山县。

开平初，有司上言曰："东汉受命，伯升预其始谋；西周尚亲，叔虞荷其封邑。故皇兄存，凋零霜露，绵历岁时，恩莫逮于陟冈，礼方宏于事日。皇侄故邕州节度使友宁、故容州节度使友伦，顷因缔构，俱习韬钤，并以战功，殁于王事，永言带砺，合议封崇。"于是存追封朗王，友宁追封安王，友伦追封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太祖长子也。幼善射御，从太祖征伐，性宽厚，颇得士心。唐中和中，太祖会并帅李克用攻围华州，贼将黄巢固守甚坚。俄有一人登陴大詈，克用令北骑连射，终不能中，命友裕射之，应弦而毙。大军喜噪，声震山谷，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遗焉。太祖镇汴，表为宣武军牙校。及蔡贼殄灭，朝廷议功，加检校左仆射，寻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景福元年，总大军伐徐。时朱瑾领兖、郓之众，为徐戎外援，阵于彭门南石佛山下。友裕纵兵击之，斩获甚众，瑾领残党宵遁。时都虞候朱友恭羽书闻于太祖，诬友裕按兵不追贼，太祖大怒，因驿骑传符，令裨将庞师古代友裕为帅，仍令按劾其事。会使人误致书于友

裕，友裕惧，遂以数骑遁于山中。寻诣广王于辉州，以诉其冤。赖元贞皇后闻而召之，令束身归汴，力为营救，太祖乃舍之，令权知许州。乾宁二年，加检校司空，寻为武宁军节度留后。四年，太祖下东平，改天平军留后，加检校司徒。光启元年，再领许州。天复初，为奉国军节度留后。太祖兼镇河中，以友裕为护国军节度留后，寻迁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兴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营都统，领步骑数万，经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将校乃谋旋师，寻卒于梨园，归葬东京。开平初，追赠郴王。乾化三年，又赠太师。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太祖养以为子，受禅后封为王。下有阙文为东京留守，嗜酒，颇怠于为政。友珪弑逆，并杀友文。末帝即位，尽复官爵。

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唐光启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寝。月余，将舍之而去，以娠告。是时，元贞皇后贤而有宠，帝素惮之，由是不果携归大梁，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及期，妓以生男来告，帝喜，故字之曰遥喜。后迎归汴。受禅后封郢王。开平四年十月，为检校司徒，充左右控鹤都指挥使，兼管四蕃将军。乾化元年，充诸军都虞候。二年，弑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讨之，自杀，追废为庶人。《五代会要》云：郢王友珪，开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伪改凤历元年。三月十七日，京城军乱，侍卫袁象先率兵入宫，友珪自杀。少帝即位，追削为庶人。又载：周广顺中，张昭修实录，奏云：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请依《宋书》刘劭例，书为“元凶友珪”。案《梁实录》今无考。

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禅后封。

贺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禅后封。

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禅后封。

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即位后封，以反诛。

列传三

朱瑄，宋州下邑人也。父庆，里之豪右，以攻剽贩盐为事，吏捕之伏法。瑄坐父罪以笞免。因入王敬武军为小校。唐中和二年，谏议大夫张浚征兵于青州，敬武遣将曹全晸率军赴之，以瑄隶焉。以战功累迁列校。贼败出关，全晸以本军还镇。会郓帅薛崇卒，部将崔君预据城叛，全晸攻之，杀君预自为留后。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郓州马步军都将。光启初，魏博韩允中攻郓，全晸为其所害。瑄据城自若。三军推为留后。允中败，朝廷以瑄为天平军节度使，累加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太祖初镇大梁，兵威未振，连岁为秦宗权所围，士不解甲，危殆日数四。太祖以瑄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于瑄。光启末，宗权急攻大梁，瑄与弟瑾率兖、郓之师来援，大败蔡贼，解围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礼以归之。先是，瑄、瑾驻于大梁，睹太祖军士骁勇，私心爱之。及归，厚悬金帛于界上以诱焉。诸军贪其厚利，私遁者甚众。太祖移牒以让之，瑄来词不逊，由是始构隙焉。及秦宗权败，太祖移军攻时溥于徐州。时瑄方右溥，乃遣使来告太祖曰："巢、权继为蛇虺，毒螫中原，与君把臂同盟，辅车相依。今贼已平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远图，不可自相鱼肉。或行人之失辞，疆吏之逾法，可以理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思之。"太祖方怒时溥通于孙儒，不从其言。及庞师古攻徐州，瑄出师来援，太祖深衔之。徐既平，太祖并兵以攻郓，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领军渡济，至乾宁三年宿军齐、郓间，大小凡数十战，语在《太祖纪》中。自是野无人耕，属城悉为我有。瑄乃遣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遣其将李承嗣、史俨等援之。寻为罗宏信所扼，援路既绝，瑄、瑾竟败。乾宁四年正月，庞师古攻陷郓州，遁至中都北，匿于民家，为其所箠，并妻荣氏擒之来献，俱斩于汴桥下。

朱瑾，瑄从父弟。雄武绝伦，性颇残忍。光启中，瑾与兖州节度使齐克让婚，瑾自郓盛饰车服，私藏兵甲，以赴礼会。亲迎之夜，甲士窃发，掳克让，自称留后。及蔡贼鸱张，瑾与太祖连衡，同讨宗权，前后屡捷，以功正授兖州节度使。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之。瑾以厚利招诱太祖军士，以为间谍。及太祖攻郓，瑾出师来援，累与太祖接战。乾宁二年春，太祖令大将朱友恭攻瑾，掘堑栅以环之。朱瑄遣将贺瑰及蕃将何怀宝赴援，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从兄齐州刺史琼以州降。太祖令执贺瑰、怀宝及琼以徇于城下，语曰："卿兄已败，早宜效顺。"瑾伪遣牙将瑚兒持书币送降，太祖自至延寿门外，与瑾交语。瑾谓太祖曰："欲令大将送符印，愿得兄琼来押领，所贵骨肉，尽布腹心

也。”太祖遣琼与客将刘捍取符笥，瑾单马立于桥上，挥手谓捍曰：“可令兄来，余有密款。”即令琼往。瑾先令骑士董怀进伏于桥下，及琼至，怀进突出，擒琼而入，俄而斩琼首投于城外，太祖乃班师。

及郓州陷，庞师古乘胜攻兖，瑾与李承嗣方出兵求刍粟于丰沛间，瑾之二子及大将康怀英、判官辛绾、小校阎宝以城降师古。瑾无归，即与承嗣将麾下士将保沂州，刺史尹处宾拒关不纳，乃保海州。为师古所迫，遂拥州民渡淮依杨行密。行密表瑾领徐州节度使。庞师古渡淮，行密令瑾率师以御之，清口之败，瑾有力焉。自是瑾率淮军连岁北寇徐、宿，大为东南之患。

及行密卒，子渭继立，以徐温子知训为行军副使，宠遇颇深。后杨溥僭号，知训为枢密使，知政事，以瑾为同平章事，仍督亲军。时徐温父子恃宠专政，虑瑾不附己。陈彭年《江南别录》云：徐知训初学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后与瑾有隙，夜遣壮士杀瑾，瑾手刃数人，埋于舍后。贞明四年六月，出瑾为淮宁军节度使。知训设家宴以饯瑾，瑾事之逾逊。翼日，诣知训第谢，留门久之，知训家僮私谓瑾曰：“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无得往。”瑾谓典谒曰：“吾不奈朝饥，且归。”既而知训闻之，愕然曰：“晚当过瑾。”瑾厚备供帐。瑾有所乘名马，冬以锦帐贮之，夏以罗帱护之。爱妓桃氏，有绝色，善歌舞。及知训至，奉卮酒为寿，初以名马奉，知训喜而言曰：“相公出镇，与吾暂别，离恨可知，愿此尽欢。”瑾即延知训于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斩知训首，示其部下。马令《南唐书》云：知训因求马于瑾，瑾不与，遂有隙。俄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诣知训别，且愿献前马。知训喜，往谒瑾家。瑾妻出拜，知训答拜，瑾以笏击踣，遂斩知训。因以其众急趋衙城，知训之党已阖门矣，唯瑾得独入，与衙兵战。复逾城而出，伤足，求马不获，遂自刎。暴其尸于市，盛夏无蝇蛆，徐温令投之于江，部人窃收葬之。温疾亟，梦瑾被发引满将射之。温乃为之礼葬，立祠以祭之。马令《南唐书》云：初，宿卫将李球、马谦挟杨隆演登楼，取库兵以诛知训，阵于门桥。知训与战，频却。朱瑾适自外来，以一骑前视其阵，曰：“不足为也。”因反顾一麾，外兵争进，遂斩球、谦，乱兵皆溃。瑾尝有德于知训者也，及其凶终，吴人皆谓曲在知训。《五代史补》：瑾之奔淮南也，时行密方图霸，其为礼待，有加于诸将数等。瑾感行密见知，欲立奇功为报，但憾无入阵马，忽忽不乐。一日昼寝，梦老叟，眉发皓然，谓谨曰：“君长憾无入阵马，今马生矣！”及厩隶报，适退槽马生一驹，见卧未能起。瑾惊曰：“何应之速也！”行往视之，见骨目皆非常马，大喜曰：“事办矣！”其后破杜洪，取钟传，未尝不得力

焉。初，瑾之来也，徐温睹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预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温与张镐争权，袭杀镐，自是事无大小，皆决于温。既而温复为自安之计，乃以子知训自代，然后引兵出居金陵，实欲控制中外。知训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训欲得瑾所乘马，瑾怒，遂击杀知训，提其首请溥起兵诛温。溥素怯懦，见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为计！"亦自杀，中外大骇且惧。温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时盛暑，肌肉累日不坏，至青蝇无敢辄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尸处取土煎而服之，无不愈。

时溥，徐州人，初为州之骁将。唐中和初，秦宗权据蔡州，侵寇邻籓，节度使支详命溥率师以讨之，徐军屡捷，军情归顺，以节钺授之。《旧唐书》列传云：时溥，彭城人，徐之牙将。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中和二年，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详宿七里亭，其夜为璠所杀，举家屠害。溥以璠为宿州刺史，竟以违命杀详，溥诛璠，又令别将帅军三千赴难京师。天子还宫，授之节钺。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军锋益盛，每战屡捷。黄巢之败也，其将尚让以数千人降溥。后林言又斩黄巢首归徐州。时溥功居第一，诏授检校太尉、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未平，仍授溥徐州行营兵马都统。蔡贼平，朱全忠与之争功，遂相嫌怨。淮南乱，朝廷以全忠遥领淮南节度，以平孙儒、行密之乱。汴人应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师攻徐。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三郡，民无耕稼，频岁水灾，人丧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镇则可。"朝廷以尚书刘崇望代溥，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惧出城见害，不受代。汴将庞师古陈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粮尽而还。城中守陴者饥甚，加之疾疫，汴将王重师、牛存节夜乘梯而入，溥与妻子登楼自焚而卒，实景福二年也。地入于汴。

王师范，青州人。父敬武，初为平卢牙将。唐广明元年，无棣人洪霸郎合群盗于齐、棣间，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讨平之。及巢贼犯长安，诸籓擅易主帅，敬武乃逐师儒，自为留后。王铎承制授以节钺，后以出师勤王功，加太尉、平章事。龙纪中，敬武卒，师范年幼，三军推之为帅，棣州刺史张蟾叛于师范，不受节度，朝廷乃以崔安潜为平卢帅，师范拒命。张蟾迎安潜至郡，同讨师范。师范遣将卢宏将兵攻蟾，宏复叛，与蟾通谋，伪旋军将袭青州。师范知之，遣重赂迎宏，谓之曰："吾

以先人之故，为军府所推，年方幼少，未能干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为难与成事，乞保首领，以守先人坟墓，亦惟命。”宏以师范年幼，必无能为，不为之备。师范伏兵要路，迎而享之，预谓纪纲刘鄩曰：“翼日卢宏至，尔即斩之，酬尔以军校。”鄩如其言，斩宏于座上，及同乱者数人。因戒厉士众，大行颁赏，与之誓约，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张蟾，斩之。安潜遁还长安。师范雅好儒术，少负纵横之学，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当时籓翰咸称之。

及太祖平兖、郓，遣朱友恭攻之，师范乞盟，遂与通好。天复元年冬，李茂贞劫迁车驾幸凤翔，韩全诲矫诏加罪于太祖，令方镇出师赴难。诏至青州，师范承诏泣下曰：“吾辈为天子藩篱，君父有难，略无奋力者，皆强兵自卫，纵贼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谁之过，吾今日成败以之！”乃发使通杨行密，遣将刘鄩袭兖州，别将袭齐。时太祖方围凤翔，师范遣将张居厚部舆夫二百，言有献于太祖。至华州城东，华将娄敬思疑其有异，剖舆视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杀敬思，聚众攻西城。时崔允在华州，遣部下闭关拒之，遂遁去。是日，刘鄩下兖州，河南数十郡同日发。太祖怒，遣朱友宁率军讨之。既而友宁为青军所败，临阵被擒，传首于淮南。天复三年七月，太祖复令杨师厚进攻，屯于临朐。师厚屡败青军，遂进寨于城下。师范惧，乃令副使李嗣业诣师厚乞降，《新唐书》云：师厚围青州，败师范兵于临朐，执诸将，又获其弟师克。是时师范众尚十余万，诸将请决战，而师范以弟故，乃请降。太祖许之。岁余，遣李振权典青州事，因令师范举家徙汴。师范将至，缟素乘驴，请罪于太祖。太祖以礼待之，寻表为河阳节度使。会韩建移镇青州，太祖帐饯于郊，师范预焉。太祖谓建曰：“公顷在华阴，政事之暇，省览经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务。今之青土，政简务暇，可复修华阴之故事。”建捻谦而已。太祖又曰：“公读书必须精意，勿错用心。”太祖以师范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讥之。及太祖即位，征为金吾上将军。

开平初，太祖封诸子为王，友宁妻号诉于太祖曰：“陛下化家为国，人人皆得封崇。妾夫早预艰难，粗立劳效，不幸师范反逆，亡夫横尸疆场。冤仇尚在朝廷，受陛下恩泽，亡夫何罪！”太祖凄然泣下曰：“几忘此贼。”即遣人族师范于洛阳。先掘坑于第侧，乃告之，其弟师诲、兄师悦及兒侄二百口，咸尽戮焉。时使者宣诏讫，师范盛启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况有罪乎！然予惧坑尸于下，少长失序，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长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后唐同光三年三月，诏赠太尉。

刘知俊，字希贤，徐州沛县人也。姿貌雄杰，倜傥有大志。始事徐帅时溥，为列校，溥甚器之，后以勇略见忌。唐大顺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来降，即署为军校。知俊披甲上马，轮剑入敌，勇冠诸将。太祖命左右义胜两军隶之，寻用为左开道指挥使，故当时人谓之“刘开道”。后讨秦宗权及攻徐州，皆有功，寻补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复初，历典怀、郑二州，从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节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军六万于美原。自是连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检校太傅、平章事。开平二年春三月，命为潞州行营招讨使。知俊未至潞，夹寨已陷，晋人引军方攻泽州，闻知俊至，乃退。寻改西路招讨使。六月，大破岐军于幕谷，俘斩千计，李茂贞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时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会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无罪见诛，知俊居不自安，乃据同州叛，《鉴戒录》云：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刘源曰：“此是冤气所结，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源闻酒能忘忧，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馔祝酹，复瘗之。寻有叛城背主之事。送款于李茂贞。又分兵以袭雍、华，雍州节度使刘捍被擒，送凤翔害之，华州蔡敬思被伤获免。太祖闻知俊叛，遣近臣谕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负耶？”知俊报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师不负陛下，而致族灭！”太祖复遣使谓知俊曰：“朕不料卿为此。昨重师得罪，盖刘捍言阴结邠、凤，终不为国家用。我今虽知枉滥，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盖刘捍误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责。”知俊不报，遂分兵以守潼关。太祖命刘鄩率兵进讨，攻潼关，下之。时知俊弟知浣为亲卫指挥使，闻知俊叛，自洛奔至潼关，为鄩所擒，害之。寻而王师继至，知俊乃举族奔于凤翔；李茂贞厚待之，伪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以土疆不广，无藩镇以处之，但厚给俸禄而已。寻命率兵攻围灵武，且图牧圉之地。灵武节度使韩逊遣使来告急，太祖令康怀英率师救之，师次邠州长城岭，为知俊邀击，怀英败归。《九国志》云：李彦琦、刘知俊自灵武班师，涂经长城岭，梁师率精锐数万蹑其后，彦琦与知俊同设方略，击败之。茂贞悦，署为泾州节度使。复命率众攻兴元，进围西县，会蜀军救至，乃退。《九国志·王宗钅岁传》云：岐将刘知俊等领大军分路来攻，由阶、成路夺固镇粮，王宗侃、唐袭等御之，至青泥岭，为知俊所败，退保西县。会大雨，汉江涨，宗钅岁自罗村得乡导，缘山而行数百里，与宗播遇于铁谷，合军出汤头。时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兴州，围西县，军人散掠巴中，宗钅岁与宗播袭之。会王建亦至，遂解西县之围。

既而为茂贞左右石简颙等间之，免其军政，寓于岐下，掩关历年。茂贞犹子继崇镇秦州，因来宁觐，言知俊途穷至此，不宜以谗嫉见疑，茂贞乃诛简颙等以安其心。继崇又请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丰给，茂贞从之。未几，邠州乱，茂贞命知俊讨之。时邠州都校李保衡纳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彦威率众先入于邠，知俊遂围其城，半载不能下。会李继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迁于成都，遂解邠州之围而归岐阳。以举家入蜀，终虑猜忌，因与亲信百余人夜斩关奔蜀。王建待之甚至，即授伪武信军节度使，寻命将兵伐岐，不克，班师，因围陇州，获其帅桑宏志以归。久之，复命为都统，再领军伐岐。时部将皆王建旧人，多违节度，不成功而还，蜀人因而毁之。先是，王建虽加宠待，然亦忌之，尝谓近侍曰："吾渐衰耗，恆思身后。刘知俊非尔辈能驾驭，不如早为之所。"又嫉其名者于里巷间作谣言云："黑牛出圈棕绳断。"知俊色黔而丑生，棕绳者，王氏子孙皆以"宗"、"承"为名，故以此构之。伪蜀天汉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斩于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伪位，以其子嗣禋尚伪峨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后唐同光末，随例迁于洛，卒。

知俊族子嗣彬，幼从知俊征行，累迁为军校。及知俊叛，以不预其谋，得不坐。贞明末，大军与晋王对垒于德胜，久之，嗣彬率数骑奔于晋，具言朝廷军机得失；又以家世仇怨，将以报之。晋王深信之，即厚给田宅，仍赐锦衣玉带，军中目为"刘二哥"。居一年，复来奔，当时晋人谓是刺客，以晋王恩泽之厚，故不窃发。龙德三年冬，从王彦章战于中都，军败，为晋人所擒。晋王见之，笑谓嗣彬曰："尔可还予玉带。"嗣彬惶恐请死，遂诛之。

杨崇本，不知何许人，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唐光化中，茂贞表为邠州节度使。天复元年冬，太祖自凤翔移军北伐，驻旆于邠郊，命诸军攻其城。崇本惧，出城请降。太祖复置为邠州节度使，仍令复其本姓名焉。及师还，迁其族于河中。其后，太祖因统戎往来由于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于别馆。其妇素刚烈，私怀愧耻，遣侍者让崇本曰："丈夫拥旄仗钺，不能庇其伉俪，我已为朱公妇，今生无面目对卿，期于刀绳而已。"崇本闻之，但洒泪含怒。及昭宗自凤翔回京，崇本之家得归邠州。崇本耻其妻见辱，因兹复贰于太祖。乃遣使告茂贞曰："朱氏兆乱，谋危唐祚，父为国家磐石，不可坐观其祸，宜于此时毕命兴复，事苟不济，死为社稷可也。"茂贞乃遣使会兵于太原。时西川王建亦令大将出师以助之，岐、蜀连兵以攻雍、华，关西大震。太祖遣郴王友裕帅师御之，会友裕卒于行，乃班师。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复领凤翔、邠、泾、秦、陇之师，会延州胡章之众，合五六万，屯

于美原，列栅十五，其势甚盛。太祖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及康怀英帅师拒之，崇本大败，复归于邠州，自是垂翅久之。乾化元年冬，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

彦鲁自称留后，领其军事，凡五十余日，为崇本养子李保衡所杀。保衡举其城来降，末帝命霍彦威为邠帅，由是邠、宁复为末帝所有。

蒋殷，不知何许人。幼孤，随其母适于河中节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怜之，畜为己子。唐天复初，太祖既平蒲、陕，殷与从兄珂举族迁于大梁。太祖感王重荣之旧恩，凡王氏诸子，皆录用焉，殷由是继历内职，累迁至宣徽院使。殷素与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为徐州节度使。乾化四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镇徐方，殷自以为友珪之党，惧不受代，遂坚壁以拒命。时华州节度使王瓒，殷之从弟也，惧其连坐，上章言殷本姓蒋，非王氏之子也。末帝乃下诏削夺殷在身官爵，仍令却还本姓，命牛存节、刘鄩等率军讨之。是时，殷求救于淮南，杨溥遣朱瑾率众来援，存节等逆击，败之。贞明元年春，存节、刘鄩攻下徐州，殷举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枭首以献之。

张万进，云州人。初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刘守光厚遇之，任为裨将。沧州刘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窃据其位，自领兵问罪，寻败于鸡苏。守光遂兼有沧、景之地，令其子继威主留务。继威年幼，未能政事，以万进佐之，凡关军政，一皆委任。继威凶虐类父，尝淫乱于万进之家，万进怒而杀之，《通鉴》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万进遣使奉表降于梁。辛丑，以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改义昌为顺化军，以万进为节度使。此传疑有阙文。又遣使归于晋。既而末帝遣杨师厚、刘守奇潜兵掠镇、冀，因东攻沧州，万进乞降。师厚表青州节度使，俄迁兖州，仍赐名守进。万进性既轻险，专图反侧。贞明四年冬，据城叛命，遣使送款于晋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复其本名，遣刘鄩讨之，晋人不能救。五年冬，万进危蹙，小将邢师遇潜谋内应，开门以纳王师，遂拔其城，万进族诛。

史臣曰：夫云雷构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故瑄、瑾、时溥之流，皆梁之吞噬，斯亦理之常也。惟瑾始以窃发有土，终以窃发亡身，《传》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者乎！师范属衰季之运，以兴复为谋，事虽不成，忠则可尚，虽贻族灭之祸，亦可以与臧洪游于地下矣。知俊骁武有余，奔亡不暇，六合虽大，无所容身，夫如是则岂若义以为勇者乎！崇本而下，俱以叛灭，又何足以道哉！

列传四

罗绍威，《旧唐书》云：绍威，字端己。魏州贵乡人。父宏信，本名宗弁，初为马牧监，事节度使乐彦贞。光启末，彦贞子从训骄盈太横，招聚兵甲，欲诛牙军。牙军怒，聚噪攻之，从训出据相州。牙军废彦贞，囚于龙兴寺，逼令为僧，寻杀之，推小校赵文建为留后。先是，宏信自言，于所居遇一白须翁，谓之曰："尔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窃异之。既而文建不洽军情，牙军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宏信即应曰："白须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长尔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军推宏信为留后。朝廷闻之，即正授节旄。乾宁中，太祖急攻兖、郓，朱瑄求援于太原。时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率师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县。存信御军无法，稍侵魏之刍牧，宏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谓宏信曰："太原志吞河朔，回戈之日，贵道堪忧。"宏信惧，乃归款于太祖，仍出师三万攻李存信，败之。未几，李克用领兵攻魏，营于观音门外，属邑多拔。太祖遣葛从周援之，战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献。太祖令送于宏信，斩之，晋军乃退。是时，太祖方图兖、郓，虑宏信离贰，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宏信每有答贶，太祖必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长，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故宏信以为厚己。其后，宏信累官至检校太尉，封临清王。光化元年八月，薨于位。

绍威袭父位为留后，《旧唐书》：绍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骑常侍，充天雄军节度副使，自龙纪至乾宁，十年之中，累加官爵。朝廷因而命之，寻正授旄钺，累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长沙郡王。昭宗东迁，命诸道修洛邑，绍威独营太庙，制加守侍中，进封鄴王。初，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号曰"牙军"，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贾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兒戏，自田氏已后，垂二百年。主帅废置，出于其手，如史宪诚、何全皞、韩君雄、乐彦贞，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诛。绍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衔之。

绍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刘仁恭拥兵十万，谋乱河朔，进陷贝州，长驱攻魏。绍威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于洹水。葛从周自邢、洺引军入魏州。燕将刘守文、单可及与王师战于内黄，大败之，乘胜追蹑。会从周亦出军掩击，又败燕军，斩首三万余级。三年，绍威遣使会军，同攻沧州以报之。自是绍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

附。绍威见唐祚衰凌，群雄交乱，太祖兵强天下，必知有禅代之志，故倾心附结，赞成其事，每虑牙军变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无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牷谋变，绍威愈惧，乃定计图牙军，遣使告太祖，求为外援。太祖许之，遣李思安会魏博军再攻沧州。先是，安阳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伏兵仗于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亲率大军济河，声言视行营于沧、景，牙军颇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绍威率奴客数百与嗣勋同攻之，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迟明尽诛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翼日，太祖自内黄驰至鄴。时魏军二万，方与王师同围沧州，闻城中有变，乃拥大将史仁遇保于高唐，六州之内，皆为勍敌，太祖遣诸将分讨之，半岁方平。自是绍威虽除其逼，然寻有自弱之悔。

不数月，复有浮阳之役，绍威飞挽馈运，自鄴至长芦五百里，叠迹重轨，不绝于路。又于魏州建元帅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备、军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一无阙者。及太祖回自长芦，复过魏州，绍威乘间谓太祖曰："邠、岐、太原终有狂谲之志，各以兴复唐室为词，王宜自取神器，以绝人望。天与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极，加守太傅、兼中书令，赐号扶天启运竭节功臣。车驾将入洛，奉诏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溯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宝带、名马赐之。先是，河朔三镇司管钥、备洒扫皆有阉人，绍威曰："此类皆宫禁指使，岂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获三十余辈，尽以来献，太祖嘉之。开平中，加守太师、兼中书令，邑万户。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会绍威遘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抚案动容，顾使者曰："亟行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可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仍命其子周翰监总军府。及讣至，辍朝三日，册赠尚书令。绍威在镇凡十七年，年三十四薨。

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太平广记》引《罗绍威传》云：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意，坏裂抵弃，自擘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江东人罗隐者，佐钱镠军幕，有诗名于天下。绍威遣使赂遗，叙南巷之敬，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绍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为曰《偷江东集》，至今鄴中人士讽咏之。绍威尝有公宴诗云："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萧骚雨脚

风。”虽深于诗者，亦所叹伏。

绍威子三人，长曰廷规，位至司农卿，尚太祖女安阳公主，又尚金华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继为魏博节度使，《通鉴考异》引《梁功臣传》云：周翰起复云麾将军，充天雄军节度留后，寻检校司徒，正授魏博节度使。亦早卒。季曰周敬，历滑州节度使，别有传。开平四年夏，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元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也。

《五代史补》云：罗鄴王绍威，俊迈有词学，尤好戏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鞴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欧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鄴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之。

赵犨，其先天水人。代为忠武牙将，曾祖宾，祖英奇，父叔文，皆历故职。犨幼有奇智，龆龀之时，与邻里小兒戏于道左，恆分布行列为部伍战阵之状，自为董帅，指顾有节，如夙习焉，群兒皆禀而从之，无敢乱其行者。其父目而异之，曰：“吾家千里驹也，必大吾门矣！”及赴乡校，诵读之性出于同辈。弱冠有壮节，好功名，妙于弓剑，气义勇果。郡守闻之，擢为牙校。唐会昌中，壶关作乱，随父北征，收天井关。末几，从王师征蛮，浃月方克，惟忠武将士转战溪洞之间，斩获甚众。本道录其勋，陟为马步都虞候。

乾符中，王仙芝起于曹、濮，大纵其徒，侵掠汝、郑，犨乃率步骑数千袭之，贼党南奔。及黄巢陷长安，天子幸蜀，中原无主，人心骚动。于是陈州数百人相率告许州连帅，愿得犨知军州事。其帅即以状闻，于是天子下诏，以犨守陈州刺史。既视事，乃谓将吏曰：“贼巢之虐，遍于四方，苟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则必驱残党以东下。况与忠武久为仇雠，凌我土疆，势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浚沟洫，实仓廪，积薪刍。凡四门之外，两舍之内，民有资粮者，悉令挽入郡中。缮甲兵，利剑槊，弓弩矢石无不毕备。又招召劲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为防遏都指挥使，以季弟珝为亲从都知兵马使，长子麓、次子霖，皆分领锐兵。黄巢在长安，果为王师四面扼束，食尽人饥，谋东奔之计，先遣骁将孟楷拥徒万人，直入项县，犨引兵击之。贼众大溃，斩获略尽，生擒孟楷。

中和三年，朝廷闻其功，就加检校兵部尚书，俄转右仆射。不数

月，加司空，进颍川县伯。巢党知孟楷为陈所擒，大惊愤，乃悉众东来，先据溵水，后与蔡州秦宗权合势以攻宛丘，陈人惧焉。犨恐众心携离，乃于众中扬言曰："忠武素称义勇，淮阳亦谓劲兵，是宜戮力同心，捍御群寇，建功立节，去危就安，诸君宜图之，况吾家食陈禄久矣！今贼众围逼，众寡不均，男子当于死中求生，又何惧也。且死于为国，不犹愈于生而为贼之伍耶！汝但观吾之破贼，敢有异议者斩之！"由是众心靡不踊跃。无何，开门与贼接战，每战皆捷，贼众益怒。巢于郡北三四里起八仙营，如宫阙之状，又修百司廨署，储蓄山峙，蔡人济以甲胄，军无所阙焉。凡围陈三百日，大小数百战，虽兵食将尽，然人心益固。犨因令间道奉羽书乞师于太祖，太祖素多犨之勇果，乃许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军与诸军会于陈之西北，陈人望旗鼓出军纵火，急攻巢寨，贼众大溃，重围遂解。献捷于行在。

五年八月，除犨为蔡州节度使。于时巢党虽败，宗权益炽，六七年间，屠脍中原，陷二十余郡，惟陈去蔡百余里，兵少力微，日与争锋，终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议勋，以犨检校司徒，充泰宁军节度使，又改授浙西节度使，不离宛丘，兼领二镇。龙纪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军节度使，仍以陈州为理所。由是中原尘静，唐帝复归长安，陈、许流亡之民，襁负归业，犨设法招抚，人皆感之。犨兄弟三人，时称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军功，乃下令尽以军州事付于昶，遂上表乞骸。后数月，寝疾，卒于陈州官舍，年六十六；葬于宛丘县之先域，累赠大尉。

犨虽尽忠唐室，保全陈州，然默识太祖雄杰，每降心托迹，为子孙之计，故因解围之后，以爱子结亲。又请为太祖立生祠于陈州，朝夕拜谒。数年之间，悉力委输，凡所征调，无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

长子麓，位至列卿。次子霖，改名岩，尚太祖女长乐公主。开平初，授卫尉卿、驸马都尉。二年九月，权知洺州军州事，俄转天威军使。十二月，授右羽林统军，改右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墙使。三年七月，出为宿州团练使，旋移州刺史。其后累历近职，连典禁军。预诛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即位，用为租庸使、守户部尚书。岩以勋戚自负，货赂公行，天下之贿，半入其门。又以身尚公主，闻唐朝驸马都尉杜悰位极将相，以服御饮馔自奉，务极华侈，岩耻其不及。由是丰其饮膳，嘉羞法馔，动费万钱，僦敛网商，其徒如市，权势熏灼，人皆阿附。及唐庄宗灭梁室，岩逾垣而逸。素与徐州温韬相善，岩往依之。既至，韬斩岩首送京师。

昶，字大东，犨仲弟也。弱冠习兵机，沈默大度，神形洒落，临事有通变之才。及兄犨为陈州刺史，以昶为防御都指挥使。未几，巢将孟楷拥众万余据项城县，昶与兄犨领兵击破之，擒楷以归。不数月，巢党悉众攻陈，以报孟楷之役；又与蔡寇合从，凶丑百万，栖于陈郊，陈人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于闉阇，恍惚间如有阴助，昶异而待之。迟明，开门决战，人心兵势，勇不可遏，若有阴兵前导。是日，擒贼将数人，斩首千余级，群凶气沮。其后连日交战，无不应机俘斩，未尝小衄，以至重围数月，士心如一。及贼败围解，朝廷纪勋，昶一门之中，叠加爵秩。当时方镇之内，言忠勇者、言守御者、言功勋者、言政事者，皆以犨、昶为首焉。及犨遥领泰宁军节度，以昶为本州刺史、检校右仆射。俄而犨有疾，遂以军州尽付于昶。诏授兵马留后，旋迁忠武军节度使，亦以陈州为理所。时宗权未灭，中原方受其毒。陈、蔡封疆相接，昶每选精锐，深入蔡境。蔡贼虽众，终不能抗，以至宗权败焉。朝廷赏勋，加检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后，益留心于政事，劝课农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陈、许将吏耆老录其功，诣阙以闻，天子嘉之，命文卧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围解之后，恆曰："梁王之恩，不敢忘也。"是后太祖每有征伐，昶训练兵甲，馈挽供亿，无有不至。乾宁二年寝疾，薨于镇，年五十五，追赠太尉。

珝，字有节，犨季弟也。幼而刚毅，器宇深沉。既冠，好书籍。及壮，工骑射，尤精《三略》。及犨为陈州刺史，以珝为亲从都知兵马使。时巢党东出商、邓，与蔡贼会，众至百余万，掘长壕五百道攻陈，陈人大惧。珝与二兄坚心誓众，激励将校，约以死节。珝以祖先松楸，去郭数里，虑为群盗穿发，乃夜纵心膂之士，迁柩入城。府库旧有巨弩数百枝，机牙皆缺，工人咸谓不可用。珝即创意制度，自调弦筈，置之雉堞间，矢激五百余步，凡中人马，皆洞达胸腋，群贼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于首夏，军食将竭，士虽不饱，而坚拒之志不移。会太祖率大军解其围，珝兄弟抆泣感谢。其后朝廷议功，加检校右仆射，遥领处州刺史。犨薨，昶为忠武军节度使，珝迁为行军司马、检校司空。昶薨，珝知忠武军留后。珝公干之才，播于远迩，至于符籍虚实，财谷耗登，备阅其根本，民之利病，无不洞知。庶事简廉，公私俱济，太祖深加慰荐。寻加特进、检校司徒，充忠武军节度使。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珝遂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无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检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检校侍中，进封天水郡公。珝博通前古，以陈州本伏羲所都，南顿乃光武旧地，遂稽考古制，崇饰庙貌，为四民祈福之所。又询邓艾故址，决翟王河以溉稻粱，大实仓廪，民获其利。珝兄弟节制陈、许，继拥旌钺，共二十余年，陈人爱

戴，风化大行。天复元年冬，韩建为忠武军节度使，乃征珝知同州匡国军节度留后。时太祖统军岐下，珝输挽调发，旁午道途。俄而昭宗还长安，诏征入觐，锡迎銮功臣之号。珝因坚辞藩镇，遂加检校太傅、右金吾卫上将军。及扈从东迁，岁余，以痼疾免官，遂归淮阳。未几，薨于私第，年五十五。诏赠侍中，陈人为之罢市。子毅，仕至左骁卫大将军、宣徽北院使。唐庄宗入汴，与从兄岩皆族诛。

王珂，河中人。祖纵，盐州刺史。父重荣，河东节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琅邪郡王。珂本重荣兄重简之子，出继重荣。唐僖宗光启三年，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害，推重荣弟重盈为蒲帅，以珂为行军司马。及重盈卒，军府推珂为留后。时重盈子珙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由是争为蒲帅，瑶、珙连上章论列，又与太祖书云："珂非吾兄弟，盖余家之苍头也，小字忠兒，安得继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兴复之功。"又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为保荐于朝，昭宗可之。既而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宁二年五月，三镇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瑶，又连兵以攻河中。克用闻之，出师以讨三镇，瑶、珙兵退，晋师拔绛州，擒瑶斩之。及克用驻军于渭北，昭宗以珂为河中节度使，正授旄钺，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谢婚成礼，克用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于陕焉。光化末，太祖谓张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势，侮慢邻封，尔为我持一绳以缚之。"天复元年春，存敬兵下晋、绛，令何乡因守晋州以扼太原援师。二月，大军逼河中，珂妻书告太原曰："敌势攻逼，朝夕为俘囚，乞食于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众寡不敌，救则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归朝廷。"珂复求救于李茂贞，茂贞不答。珂势穷蹙，即登城谓存敬曰："吾与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听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阳至，先哭于重荣之墓，蒲人闻之感悦。珂欲面缚牵羊以见，太祖曰："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郎君若以亡国之礼相见，黄泉其谓我何！"《欧阳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荣，以母王氏，故事重荣为舅。及珂出迎于路，握手歔欷，联辔而入。乃以居敬守河中，珂举家徙于汴。后入觐，被杀于华州传舍。

珙，少有俊气，才兼文武，性甚骄虐。属世多故，遂代伯父重霸为陕州节度使。为政苛暴，且多猜忌，残忍好杀，不以生命为意，内至妻孥宗属，外则宾幕将吏，一言不合，则五毒将施，鞭笞刳斮，无日无之。奢纵聚敛，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惧，忧在不测。唐光化二年夏六月，为部将李璠所杀。璠自称留后，因是陕州不复为王氏所有。

史臣曰：绍威始为唐雄，据魏地，当土德之季运，倡梁祖以强禅，在梁则为佐命也，在唐则岂得为忠臣乎！赵犨以淮阳咫尺之地，抗黄巢百万之众，功成事立，有足多者。岩、毅非贤，遽泯其嗣，惜哉！王珂奕世山河，势危被掳，乃魏豹之徒与！

列传五

韩建，字佐时，许州长社人。父叔丰，世为牙校。初，秦宗权之据蔡州，招合亡命，建隶为军士，累转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监军杨复光起兵于蔡，宗权遣其将鹿宴宏赴之，建与里人王建俱隶宴宏军，入援京师。贼平，复光暴卒。时僖宗在蜀，宴宏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山南，因攻剽郡邑，据有兴元。宴宏自为留后，以建为蜀郡刺史。唐军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诱建，啖以厚利，建时惧为宴宏所并，乃率所部归行在，令孜补为神策都校、金吾将军，出为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河、潼经大寇之后，户口流散，建披荆棘，辟污莱，劝课农事，树植蔬果，出入闾里，亲问疾苦，不数年，流亡毕复，军民充实。建比不知书，治郡之暇，日课学习。遣人于器皿、床榻之上各题其名，建视之既熟，乃渐通文字。俄迁华商节度、潼关守捉等使，累加检校太尉、平章事。

乾宁二年，建与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举兵赴阙，迫昭宗请以王珙为河中帅，害大臣于都下。河中王珂召晋军以为援，及晋军渡河，昭宗幸石门。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讨李茂贞，为茂贞所败，车驾幸渭桥。翼日，次富平，将幸河中，建奉表迎驾，俄自至渭北，恳乞东幸，许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华下，百官士庶相继而至。建寻加兼中书令，充京畿安抚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在华州，思还宫掖，每花朝月夕，游宴西溪，与群臣属咏歌诗，歔欷流涕。建每从容奏曰："臣为陛下修营大内，结信诸侯，一二年间，必期兴复。"乃以建兼领修创京城使，建自华督役辇运工作，复治大明宫。

四年二月，有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谋杀建，建囚八王于别宅，放散随驾殿后军二万人，杀捧日都头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卫之士尽矣。八月，建以兵围十六宅，通王以下十一王并遇害于石堤谷，以谋逆闻。又害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贬宰相朱朴，皆昭宗宠昵者也。建寻兼同州节度使。光化元年，升华州为兴德府，以建为尹。八月，车驾还京。九月，册拜太傅，进封许国公，并赐铁券。

天复元年十一月，宦官韩全诲迫天子幸凤翔，建亦预其谋。太祖闻之，自河中引军而西。前锋至同州，建判官司马鄴以城降，遂移军迫华州，建惧乞降。太祖责以胁君之罪，建拜伏称从事李巨川之谋也，太祖即诛巨川。《北梦琐言》：韩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封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又《新唐书·李巨川传》云：巨川诣军门纳

款，因言当世利害。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乃诡说曰：“巨川诚奇才，顾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杀之。太祖与建素有军中昆弟之契，及见，其怒骤息，寻表建为许州节度使。昭宗东迁，以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车驾至陕，召太祖与建侍宴，宫妓奏乐，何皇后举觞以赐太祖，建蹑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伪若颠仆即去。建私谓太祖曰：“上与宫人附耳而语，幕下有兵仗声，恐图王尔。”天祐三年，改青州节度使。及受禅，征为司徒、平章事，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开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宫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为大礼使。建为上宰，每谒见，时有直言。太祖为性刚严，群下将迎不暇，待建稍异，故优容之。九月，册拜太保，罢知政事。《五代会要》：开平三年十月，诏曰：太保韩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阁称贺，即令赴朝参，余时弗入见。示优礼也。四年三月，除匡国军节度使、陈许蔡观察使，仍令中书不议除替。《五代会要》：乾化元年正月，敕云：许昌雄镇，太保韩建，朕用以布政，民耕盗止，久居其位，庶可胜残矣。宜令中书门下不计年月，勿议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内难，人心动摇，部将张厚因作乱，害建于衙署，时年五十八。

子从训，昭宗在华时授太子侍学，赐名文礼，寻拜屯田员外郎。国初为都官郎中，赐紫，年未弱冠。时朝廷命从训告国哀于陈、许，至二日军乱，与建并命。乾化三年，追赠太师。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趫捷，力兼数人。少学为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以其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酸枣县，自旦至晡，无与之者，乃掷钵于地，毁弃僧衣，亡命为盗。会黄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渐至魁首。及贼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将背贼归于唐，高骈录其功，表为光州刺史。岁余，为蔡贼秦宗权寇迫，不能守，乃弃郡归项城，收合余众，依河阳诸葛爽，爽署为怀州刺史。光启初，僖宗以爽为东南面招讨，以击宗权，爽乃表罕之为副，令将兵屯宋州。蔡寇凶焰日炽，兵锋不敌。中和四年，爽表罕之为河南尹、东都留守。是岁，李克用脱上源之难，敛军西归，路由洛阳，罕之迎谒，供帐馆待甚优，因与克用厚相结托。时罕之有众三千，以圣善寺为府。光启元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煨烬，寂无鸡犬之音。罕之复引其众，筑垒于市西。

明年冬，诸葛爽死，其将刘经推爽子仲方为帅，经惧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罕之部曲有李瑭、郭璆者，情不相叶，欲相图害，罕之怒，诛璆，军情由是不睦。刘经因其有间，掩击罕之于渑池。军乱，保

乾壕。经急攻之，为罕之所败，罕之乘胜追至洛阳。时经保敬爱寺，罕之保苑中飞龙厩。罕之激励其众攻敬爱寺，数日，因风纵火，尽燔之，经众奔窜，追斩殆尽。罕之进逼河阳，营于巩县，陈舟于汜水，将渡，诸葛仲方遣将张言率师拒于河上。时仲方年幼，政在刘经，诸将心多不附。张言密与罕之修好；经知其谋，言惧，引众渡河归罕之，因合势攻河阳，为经所败，罕之与言退保怀州。冬，蔡将孙儒陷河阳。仲方泛轻舟来奔，孙儒遂自称节度使。俄而蔡贼为我军所败，孙儒弃河阳归蔡。罕之与言收合其众，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泽州刺史安金俊率骑助之，遂收河阳。克用表罕之为节度、同平章事；又表言为河南尹、东都留守。罕之既与言患难交契，刻臂为盟，永同休戚，如张耳、陈余之义也。罕之虽有胆决，雄猜翻覆，而抚民御众无方略，率多苛暴，性复贪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阳，出兵攻晋、绛。时大乱之后，野无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为资，啖人作食。绛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罕之乃进攻晋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于太祖。时张言治军有法，善积聚，勤于播植，军储不乏。言输粟于罕之，以给其军，罕之求索无限，言颇苦之，力不能应，罕之则录河南府吏笞责之。东诸侯修贡行在，多为罕之邀留，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结张言请图之。文德元年春，会罕之尽出其众攻平阳，言夜出师掩击河阳，罕之无备，单步仅免，举族为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克用表为泽州刺史，仍领河阳节度使。三月，克用遣其将李存孝率师三万助之，来攻怀、孟。城中食尽，备豫皆竭，张言遣其孥入质，且求救于太祖；太祖遣葛从周、牛存节赴之，逆战于流河店。会晋将安休休以一军奔于蔡，存孝引军而退，罕之保于泽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钞怀、孟、晋、绛，数百里内，郡邑无长吏，闾里无居民。河内百姓，相结屯寨，或出樵汲，即为俘馘。虽奇峰绝磴，梯危架险，亦为罕之部众攻取。先是，蒲、绛之间有山曰摩云，邑人立栅于上，以避寇乱；罕之以百余人攻下之，军中因号罕之为李摩云。自是数州之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烟火断绝，凡十余年。

乾宁二年，李克用出师以拒邠、凤，营于渭北，天子以克用为邠州行营四面都统，克用乃表罕之为副。及诛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检校太尉，食邑千户。罕之自以功多，私谓晋将盖寓曰："余自河阳失守，来依巨廕，岁月滋久，功效未施。比年以来，倦于师旅，所谓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怜，与一小镇，休兵养疾，一二年间即归老菟裘，幸也。"寓为言之，克用不对。每藩镇缺帅，议所不及，罕之私心郁郁，盖寓惧其他图，亟为论之。克用曰："吾于罕之，岂惜一镇；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吕布，雄则雄矣，鹰鸟之性，饱则飏去，实惧翻覆毒余也。"

光化元年十二月，晋之潞帅薛志勤卒，罕之乘其丧，自泽州率众径入潞州，自称留后，以状闻于克用曰："闻志勤之丧，新帅未至，虑为他盗所窥，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李昭嗣讨之，罕之执其守将马溉、伊铎、何万友，沁州刺史傅瑶等，遣其子颢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新唐书》：全忠表罕之昭义军节度使。会罕之暴病，不能视事。明年六月，病笃，太祖令丁会代之，移罕之为河阳节度使；行至怀州，卒于传舍，时年五十八。其子颢以舟载柩，归葬河阴县。开平二年春，诏赠中书令。

冯行袭，字正臣，武当人也。历职为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贼首孙喜者，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刺史吕煜惶骇无策略。行袭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逆喜，谓喜曰："郡人得良牧，众心归矣，但缘兵多，民惧掳掠。若驻军江北，领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导，以安慰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甲奋起，行袭击喜仆地，仗剑斩之，其党尽殪，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山南节度使刘巨容以功上言，寻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长山，当襄、汉、蜀路，群贼屯据，以邀劫贡奉，行袭又破之。洋州节度使葛佐奏辟为行军司马，请将兵镇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贞遣养子继臻窃据金州，行袭攻下之，因授金州防御使。时兴元杨守亮将袭京师，道出金、商，行袭逆击，大破之。诏升金州为节镇，以戎昭军为额，即以行袭为节度使。

及太祖义旗西征，行袭遣副使鲁崇矩禀受制令。会唐昭宗幸凤翔，太祖帅师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韩全诲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余人分命矫诏，欲征江、淮兵屯于金州，以胁太祖之军，行袭定策尽杀之，收其诏敕送于太祖。天祐元年，兼领洋州节度使。太祖之伐荆、襄，行袭令其子勖以舟师会于均、房，预收复功，迁匡国军节度使。到任，诛大吏张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慑。在许三年，上供外，别进助军羡粮二十万石。及太祖郊禋，行袭请入觐，贡献巨万，恩礼殊厚。寻诏翰林学士杜晓撰德政碑以赐之，累官至兼中书令，册拜司空。开平中卒，辍朝一日，赠太傅，谥曰忠敬。

行袭性严烈，为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内尝大蝗，寻有群鸟啄食，不为害；民或艰食，必有稆谷，出于垅亩。虽威福在己，而恆竭力以奉于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袭魁岸雄壮，面有青志，当时目为"冯青面"。

长子勖，历蕲、沁二州刺史。次子德晏，仕至金吾将军。

孙德昭，盐州五原县人，世为州校。父惟晸，有功于唐朝，遥领荆南节度，分判右神策军事。德昭藉父廕，累职为右神策军都指挥使。光化三年，唐昭宗为阉宦所废，矫立德王，时中外以权在禁闼，莫能致讨，近籓朋附，章表继有至者。丞相崔允，外与太祖申结辅佐之好，内遣心腹密讲忠义。有以事喻德昭者，《通鉴》：德昭常惋不平，崔允闻之，遣判官石戩与之游。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诚，乃密以允意说之。德昭感慨，乃与本军孙承诲、董从实三人，奋发应命，誓图返正，崔又割衣手笔以通其志。

天复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竖左军容刘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驱，邀而斩之，孙承诲等分捕左军容王仲先党伍。唐昭宗方幽辱东内，闻外喧，大恐。德昭驰至，扣阁曰："逆贼刘季述伏诛矣，请上皇开钥复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进逆人首，门乃可开。"俄而承诲、从实俱以馘献，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奉迎御丹凤楼，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讨奸，赖东平王全忠首奋忠贞，诛杀邸吏，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闱。"即日议功，以德昭为检校太保、静海军节度使，承诲邕州节度使，从实容州节度使，并同平章事，锡姓李，赐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图形凌烟阁，俱留京师。锡赉宴赏之厚，恩宠权幸之势，近代罕比。

其年十一月，阉宦韩全诲纵火胁昭宗西幸凤翔，承诲、从实并变节，为中官所诱，始欲驱拥百僚，将图出令。而德昭独按兵，与太祖亲吏娄敬思叶力卫丞相及文武百官，与长安吏民保于街东，免为所劫。太祖遣从事相继劳问，遗以龙凤剑、斗鸡纱，委令制辑。于是百官次华州，连状请太祖迎奉。及大旆入关，德昭以军礼上谒，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骑控至长安，赐与甚厚，署权知同州节度留后。将赴任，复徇民请，留充两街制置使，赐钱百万。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献于太祖，由是愈见赏重，又赐甲第一区，俾先还洛阳。及昭宗东迁，奏授左威卫上将军，以疾免，归于别墅。太祖受禅，以左领卫上将军征赴阙。开平四年，拜左金吾大将军，充街使。末帝即位，俾将命于两浙，对见失仪，不果行。寻改授右武卫上将军，俄复左金吾大将军。卒于官，诏赠太傅，辍视朝一日。

天复初，德昭与孙承诲、董从实以返正功，时人呼为"三使相"，恩泽俱冠世。及承诲至凤翔，易名继诲，从实改名彦弼，皆为李茂贞所养。后阉官之败，俱戮于京师。惟德昭克全终始，有所称云。

赵克裕，河阳人也。祖、父皆为军吏。克裕少为牙将，好读书，谨

仪范，牧伯皆奇待之。累居右职，擢为虎牢关使。光启中，蔡寇陷河阳，克裕率所部归于太祖，隶于宣义军。太祖东征徐、郓，克裕屡受指顾，无不如意。数年之内，继领亳、郑二州刺史。时关东藩镇方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农战之备，复善于绥怀，民赖而获安者众。太祖表为河阳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寻移理许田，入为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司空。及太祖为元帅，以克裕为元帅府左都押衙，复统六军，兖州平，命权知泰宁军留后。数月，暴疾而卒。开平初，追赠太保。

张慎思，清河人。自黄巢军来归，累授军职，历诸军都指挥使。从平巢、蔡、兖、郓，皆著功，表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宋州长史。光化中，加检校右仆射，权知亳州。天复三年，昭宗还长安，以从太祖迎驾功，赐号迎銮毅勇功臣，寻除汝州防御使。天祐元年，授左龙武统军。其冬，除许州匡国军节度使。明年十一月，权知徐州武宁军两使留后。太祖受禅，入为左金吾大将军。开平二年，除宋州刺史，未几，复拜左金吾大将军。三年冬，除蔡州刺史，以贪货大失民情，诏追赴阙。未几，扈从北征还，以疾卧洛阳之私第。驭家不肃，为其子所弑。

史臣曰：韩建遇唐朝之衰运，据潼关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务斫丧宗枝，虽有阜俗之能，何补不臣之咎。罕之负骁雄之气，蓄向背之谋，武皇比之吕布，斯知人矣。行袭励纳忠之节，德昭立反正之功，俱善其终，固其宜矣。克裕而下，无讥可也。

列传六

葛从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贤，父简，累赠兵部尚书。从周少豁达，有智略，初入黄巢军，渐至军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军于王满渡，从周与霍存、张归霸昆弟相率来降。七月，从太祖屯兵于西华，破蔡贼王夏寨。太祖临阵马踣，贼众来追甚急，从周扶太祖上马，与贼军格斗，伤面，矢中于肱，身被数枪，奋命以卫太祖。赖张延寿回马转斗，从周与太祖俱免，退军濑水。诸将并削职，惟擢从周、延寿为大校。其从入长葛、灵井，大败蔡贼，至斤沟、淝河，杀铁林三千人，获九寨都虞候王涓。

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陕州，有黄花子贼据于温谷，从周击破之。又破秦贤之众于荥阳，寻佐朱珍收兵于淄、青间。时兖州齐克护军于任城，从周败之，擒其将吕全真。淄人不受制，复与之战，获其骁将巩约。会青州以步骑万余人列三寨于金岭，以厄要害，从周与朱珍大歼其众，掳其将杨昭范五人而还。至大梁，不解甲，径至板桥击蔡贼，破卢瑭寨；瑭自溺而死，又于赤冈杀蔡军二万余人。从讨谢殷于亳州，擒之。回袭曹州，掳刺史丘宏礼以归。与兖、郓军遇于临濮之刘桥，杀数万人，朱瑄、朱瑾仅以身免，擒都将邹务卿已下五十人。从太祖至范县，复与朱瑄战，掳尹万荣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几，与朱珍击蔡贼于陈、亳间，获都将石璠。

文德元年，魏博军乱，乐从训来告急，从太祖渡河，拔黎阳、李固、临河等镇，至内黄，破魏军万余众，获其将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并人围张全义于河阳，从周与丁会、张存敬、牛存节率兵赴援，大破并军，杀蕃汉二万人，解河阳之围，以功表授检校工部尚书。从朱珍讨徐州，拨丰县，败时溥于吴康，得其辎重，加检校刑部尚书。佐庞师古讨孙儒于淮南，略地至庐、寿、滁等州，下天长、高邮，破邵伯堰。回军攻濠州，杀刺史魏勋，得饷船十艘。

大顺元年八月，并帅围潞州，太祖遣从周率敢死之士，夜衔枚犯围而入，会王师不利于马牢川，即弃上党而归。其年十二月，与丁会诸将讨魏州，连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军于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十月，佐丁会攻宿州，从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张筠以郡降。从讨兖州，破朱瑾之军于马沟。景福二年二月，与诸将大破徐、兖之兵于石佛山。八月，与庞师古同攻兖州。乾宁元年三月，军至新泰县，朱瑾令

都将张约、李胡椒率三千人来拒战，师古遣从周、张存敬掩袭，生擒张约、李胡椒等都将数十人。二年十月，围兖州，兖人不出，从周诈扬言并人、郓人来救，即引军趋高吴，夜半却潜归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军士突出，掩杀千余人，生擒都将张汉筠。从周累立战功，自怀州刺史历曹、宿二州刺史，累迁检校左仆射。三年五月，并帅以大军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骑屯洹水，从周以马步二千人击之，杀戮殆尽，擒落落于阵，并帅号泣而去。遂自洹水与庞师古渡河击郓。四年正月，下之。从周乘胜伐兖，会朱瑾出师在徐境，其将康怀英以城降。以功授兖州留后、检校司空。《玉堂闲话》云：葛侍中镇兖之日，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可撩拨。"复领兵万余人渡淮讨杨行密，至濠州，闻庞师古清口之败，遽班师。光化元年四月，率师经略山东，时并帅以大军屯邢、洺，从周至钜鹿与并军遇，大破之，并帅遁走。我军追袭至青山口，数日之内，邢、洺、磁三州连下，斩首二万级，获将吏一百五十人，即以从周兼领邢州留后。十月，复破并军五千骑于张公桥。晋将李嗣昭急攻邢州，阵于城门外，从周大破之，擒蕃将贲金铁、慕容腾百余人。

二年春，幽州刘仁恭率军十万寇魏州，屠贝郡。从周自邢台驰入魏州，燕军突上水关，攻馆陶门。从周与贺德伦率五百骑出战，谓门者曰："前有敌，不可返顾！"命阖其门。从周等极力死战，大败燕人，擒都将薛突厥、王郃郎等。翼日，破其八寨，追击至临清，刘仁恭走沧州，从周授宣义军行军司马。五月，并人讨李罕之于潞州，太祖以丁会代罕之，令从周驰入上党。七月，并人陷泽州，太祖召从周，令贺德伦守潞州，德伦等寻弃城而归。三年四月，领军讨沧州，先攻德州，下之。及进攻浮阳，幽州刘仁恭大举来援。时都监蒋元晖谓诸将曰："吾王命我护军，志在攻取，今燕帅来赴，不可迎战，当纵其入壁，聚食困廪，力屈粮尽，必可取也。"从周对曰："兵在机，机在上将，非督护所言也。"乃令张存敬、氏叔琮守其寨。从周逆战于乾宁军老鸦堤，大破燕军，斩首三万，获将佐马慎交已下百余人，夺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从太祖破之。从周追袭至青山口，斩首五千级，获其将王郃郎、杨师悦等，得马千匹，表授检校太保，兼徐州两使留后，寻为兖州节度使。

天复元年三月，与氏叔琮讨太原，从周以兖、郓之众，自土门路入，与诸军会于晋阳城下，以粮运不给，班师。顷之，从周染疾，会青州将刘鄩陷兖州，太祖命讨之，遂力疾临戎。三年十一月，鄩举城降，以功授检校太傅。太祖以从周抱疾既久，命康怀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将

军，以风恙不任朝谒，改右卫上将军致仕。养疾偃师县亳邑乡之别墅。顷之，授太子太师，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节度使，令坐食其俸，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陈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户，命近臣赍旌节就别墅以赐之。贞明初，卒于家。册赠太尉。

谢彦章，许州人。幼事从周为养父，从周怜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钱于大盘中，布其行阵偏伍之状，示以出没进退之节，彦章尽得其诀。及壮，事太祖为骑将。末帝嗣位，用为两京马军都军使，累与晋军接战有功，寻领河阳节度使。及从周卒，临丧行服，躬预葬事，时人义之。彦章后为许州节度使、检校太傅。贞明四年冬，滑州节度使贺瑰为北面招讨使，彦章为排阵使，同领大军，驻于行台寨，与晋人对垒。彦章时领骑军与之挑战，晋人或望我军行阵整肃，则相谓曰："必两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为敌人所惮如此。是时咸谓贺瑰能将步军，彦章能领骑士，既名声相轧，故瑰心忌之。一日，与瑰同设伏于郊外，瑰指一方地谓彦章曰："此地冈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栅之所。"寻而晋人舍之，故瑰疑彦章与晋人通；又瑰欲速战，彦章欲持重以老敌人，瑰益疑之。会为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珪所诬，瑰遂与珪邦协谋，因享士伏甲以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等于军，以谋叛闻。晋王闻之，喜曰："彼将帅如是，亡无日矣。"

审澄、温裕亦善将骑军，然所领不过三千骑；多而益办，惟彦章有焉。将略之外，好优礼儒士。与晋人对垒于河上，恆褒衣博带，动皆由礼，或临敌御众，则肃然有上将之威。每敦阵整旅，左旋右抽，虽风驰雨骤，亦无以喻其迅捷也，故当时骑士咸乐为用。及其遇害，人皆惜之。

胡真，江陵人也。体貌洪壮，长七尺，善骑射，少为县吏。及在巢寇中，寇推为名将，随巢涉淮、浙，陷许、洛，入长安。及太祖以众归唐，真时为元从都将，《通鉴》云：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从至梁苑，表授检校刑部尚书，频从破巢、蔡于陈、郑间。寻以奇兵袭取滑州，乃署为滑州节度留后，复表为郑滑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数年，征为右金吾卫大将军，俄拜宁远军节度使、容州刺史、检校太保。卒赠太傅。

张归霸，字正臣，清河人。祖进言，阳谷令。父实，亦有宦绪。少倜傥，好兵术。唐乾符中，寇盗蜂起，归霸率昆弟三人弃家投黄巢，颇以勇略闻。巢陷长安，遂署为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领徒走宛丘。时太祖在汴，奉诏南讨，巢党日窘，归霸昆仲与葛从周、李谠等相率来降，

寻补宣武军剧职。光启二年，与蔡将张存战于卢氏。三年夏，又与蔡将卢瑭战于双丘，复与秦宗贤战于万胜，皆败而歼之。翼日，宗权遣将张郅来寇，列寨于赤堈。一日，出骑将较胜，归霸为飞戈所中。即拔马却逸，控弦一发，贼洞颈而坠，遂兼骑而还。太祖时于高丘下瞰，备见其状，面加赏激，厚以金帛及所获马锡之。又尝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内，太祖统数百骑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锐士摩垒来追，归霸发伏兵，掩杀千余人，夺马数十匹，寻奏授检校左散骑常侍。其后从太祖伐郓，副李唐宾渡淮，咸著奇绩。文德初，大军临蔡州，贼将萧颢来斫寨，归霸于徐怀玉各以所领兵自东南二扉分出，合势杀贼，蔡人大败。及太祖振众离营，寇尘已息。太祖召至，赏之曰："昔耿弇不俟光武击张步，言不以贼遗君父，弇之功，尔其二焉。"大顺中，郭绍宾拔曹州，归霸率兵数千守之。俄而朱瑾统大军自至，归霸与丁会逆击之于金乡，瑾大败，擒贼将宗江等七十余人，曹州以宁。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从周与晋军战于洹水，生获克用爱子落落。复与燕人战于内黄，杀仁恭兵三万余众。戎绩超特，居诸将之右，累官至检校左仆射。

光化二年，权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汉五万来寇，归霸坚壁设备，晋军不敢顾其城，遂移军攻洺州，陷焉。时太祖在滑，颇虑邢之失守。及葛从周复洺，嗣昭北遁，归霸出兵袭之，杀二万余众。捷至，赏锡殊等，旋以功奏加检校司空。天祐初，迁莱州刺史，秩满授左卫上将军，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检校司徒，副刘知俊御邠、凤之寇，败之。太祖受禅，拜右龙虎统军，改左骁卫上将军，充河阳诸军都指挥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阳节度使、检校太保，寻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卒于位。诏赠太傅。

梁末帝德妃张氏，即归霸女也。末帝嗣位，以归霸子汉鼎、汉杰并为近职。汉鼎早亡，汉杰贞明中为控鹤指挥使，领兵讨惠王于陈州，擒之。当贞明、龙德之际，汉杰昆仲分掌权要，藩镇除拜多出其门，段凝因之遂窃兵柄。及庄宗入汴，汉杰与兄汉伦、弟汉融同日伏诛于汴桥下。

张归厚，字德坤，《通鉴考异》引《梁功臣列传》云：归厚祖兴，父处让。少骁勇，有机略，尤长于弓槊之用。中和末，与兄归霸自巢军相率来降，太祖署为军校。时淮西兵力方壮，太祖之师尚寡，归厚以少击众，往无不捷。光启三年春，与秦宗贤战于万胜，大破之。其夏，蔡将张晊以数万众屯于赤堈，归厚尝与晊单骑斗于阵，晊不能支而奔，师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悦，立署为骑军长，仍以鞍马器币锡之。及佐朱珍讨时溥，寨于丰、萧之间，归厚乘徐垒如行坦途，甚为诸将叹伏。龙纪

初，奏迁检校工部尚书。其年冬，复伐徐，归厚以偏师径进，至九里山下与徐兵遇。时我之叛将陈璠在贼阵中，归厚忽见之，因瞋目大骂，单马直往，期于必取，会飞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众，莫敢追之。

大顺元年，奏加检校兵部尚书，又命统亲军。是岁，郴王迁寨，未知所往，忽逢兖、郓贼寇甚众，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观之，命归厚领所部□子马直突之。出没二十余合，贼大败将北，而救军云至，归厚即缀贼苦战，请太祖以数十骑先还。时归厚所乘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斗渐退，贼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张筠、刘儒飞骑来迎，然谓已殁矣。归厚体被二十余箭，尚复拒战，筠等既至，贼解乃归。太祖见之，抚背泣下曰："得归厚身全，纵广丧戎马，何足计乎！"便令肩舁归汴，日降问赉，恩旨甚厚，寻迁中军指挥使。

景福初，从太祖伐郓，帝军不利，太祖为寇所逼，归厚殿马翼卫，左右驰射，矢发如雨，贼骑千百，披靡而退。明年，与葛从周御晋军于洹水，殊绩尤著。诏加检校右仆射。其后，讨沧州，复洺州，咸以功闻，太祖录其勋，命权知洺州事。是郡尝两为晋人所陷，井邑萧条，归厚抚之，数月之内，民庶翕然。太祖自镇、定还，睹其缉理之政，大喜，赏之。天复元年冬，真拜洺州刺史，加检校左仆射，寻授绛州刺史。三年秋，改晋州刺史，仍检校司空。唐帝迁都洛阳，除右神武统军。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统军，与徐怀玉同守泽州。时晋军五万来攻，郡中戎士甚寡，归厚极力拒守，并军乃还。太祖受禅，加检校司空。开平二年夏，刘知俊以同州叛，归厚副杨师厚、刘鄩等讨平之。秋，军还，授亳州团练使。乾化二年，拜镇国军节度使、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诏赠太师。子汉卿。

张归弁，字从冕。始与兄归霸、归厚同归于太祖，得署为牙校。时太祖初镇宣武，屡命归弁结好于近境，颇得行人之仪。乾宁中，以偏师佐葛从周御并军于洹水。光启中，又佐张存敬与燕人战于内黄，积前后功，表授检校工部尚书。大顺初，攻讨兖、郓，命归弁佐衡王友谦屯单父，军声大振，寻为齐州指挥使。属青帅王师范叛，遣将诈为贾人，挽车数十乘，匿兵器于其中，将谋窃发，归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宁。明年春，青寇大举来伐，州兵既寡，民意颇摇，有本郡都将。康文爽等三人欲谋外应，即时擒获诛之，人心遂定。归弁又罄发私帑，赏给士伍，青州平，超加检校右仆射，遥领爱州刺史。从征荆、襄回，转检校左仆射。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诛牙军，魏之郡邑多叛，归弁与诸将等分布攻讨，封境悉平。而归弁于高唐攻贼太猛，飞矢中于臆，太祖嘉之，命赐鞍勒马一匹、金带一条。夏五月，命权知晋州。冬十一月，真授晋州

刺史，加检校司空。太祖受禅，改滑州长剑指挥使。开平二年秋九月，并军围平阳，诏归弁统兵救之。军至，解其围，加检校司徒。三年春三月，寝疾，卒于滑州之私第。子汉融。

史臣曰：从周以骁武之才，事雄猜之主，而能取功名于马上，启手足于牖下，静而言之，斯为贤矣！彦章蔚有将才，死于谗口，身既殁矣，国亦随之，惜哉！归霸昆仲，皆脱身于巨盗之流，宣力于兴王之运。由介胄而析圭爵，可不谓壮夫欤！

列传七

成汭，淮西人。少年任侠，乘醉杀人，为仇家所捕，因落发为僧，冒姓郭氏。《新唐书》云：入蔡贼中，为贼帅假子，更姓名为郭禹。亡匿久之，及贵，方复本姓。唐僖宗朝，为蔡州军校，领本郡兵戍荆南，帅以其凶暴，欲害之，遂弃本军奔于秭归。一夕，巨蛇绕其身，几至于殒，乃祝曰："苟有所负，死生惟命。"逡巡，蛇亦解去。后据归州，招集流亡，练士伍，得兵千余人，沿流以袭荆南，遂据其地。朝廷即以旄钺授之。是时荆州经巨盗之后，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抚辑凋残，励精为理，通商训农，勤于惠养，比及末年，仅及万户。汭性豪暴，事皆意断，又好自矜伐，骋辩凌人，深为识者所鄙。

初，澧、朗二州，本属荆南，乾宁中，为土豪雷满所据。汭奏请割隶，唐宰相徐彦若执而不行，汭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南海，路过江陵，汭虽加延接，而犹怏怏。尝因对酒，语及其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者，偏州一草贼尔，令公盍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案：以下有阙文。累官至检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杨行密以兵围鄂州，汭出师以援鄂，淮寇乘之，以火焚其舰，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汭殁于王事，上表于唐帝，请为汭立庙于荆门，优诏可之。《五代史补》：郑准，不知何许人，性谅直，能为文章，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仇杀人，惧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为荆南节度使，命准为表，乞归本姓。准援笔而成，其略云："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霸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又云："成为本姓，郭乃冒称。本避犯禁之辜，敢归司寇；别族受封之典，诚愧诸候。伏乞圣慈，许归本性"云云。其表甚为朝廷所重。后因汭生辰，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仍贶《初学记》一部。准忿然以为不可，谓汭曰："夫《初学记》，盖训童之书尔，今敌国交聘，以此书为贶，得非相轻之甚耶！宜书责让。"汭不纳，准自叹曰："若然，见轻敌国，足彰幕府之无人也。参佐无状，安可久！"遽请解职。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杀之。

杜洪者，江夏伶人。钟传者，豫章小校。唐光启中，秦宗权凶焰飚起，屡扰江、淮，郡将不能城守。洪、传各为部校，因战立威，逐其廉使，自称留后，朝廷因而命之。《新唐书》：光启二年，洪乘虚入鄂，自为节度使留后，僖宗即拜本军节度使。中和三年，传逐江西观察使高

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俄拜镇南节度使。及为杨行密所攻，洪、传首尾相应，皆遣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大破淮寇于武昌，二镇稍宁。及行密乘胜急攻洪、鄂，洪复乞师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舟师以赴之。未至夏口，汭败溺死，淮人遂陷鄂州，洪为其所擒，被害于广陵市，时唐天复二年也。《九国志·刘存传》：存急焚鄂州城楼，梁援兵将突围而出，诸将欲急击之，存曰："击之贼必复入，复入则城愈固矣，不若听其遁去。"诸将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斩于广陵市。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请为洪立庙于其镇，优诏可之。太祖即位，诏赠太傅。先是，钟传卒于江西，其子继之，《九国志·秦裴传》：天祐三年，洪州钟传卒，州人立其子匡时。江州刺史延规，传之养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纳款，因授裴西南面行营招讨使，攻匡时。城陷，擒匡时以献。寻为杨行密所败，其地亦入于淮夷。《五代史补》：钟传虽起于商贩，尤好学重士，时江西上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曰英明。诸葛浩素有词学，尝为泗州管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其激劝如此。上蓝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蓝院，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一旦疾笃，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谓无间矣，和尚或不讳，得无一言相付耶！"上蓝强起，索笔作偈以援，其末云："但看来年二三月，柳条堪作打钟槌。"偈终而卒。传得之，不能测。洎明年春，淮帅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为杨氏有。"打钟"之偈，人始悟焉。

田頵，本扬府之大校也。《九国志》：頵字德臣，庐州合肥人。朱延寿，不知何许人。《九国志》：延寿，庐州舒城人。唐天祐初，杨行密雄据淮海，时頵为宣州节度使，延寿为寿州刺史。頵以行密专恣跋扈，尝移书讽之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逾越者，譬如百川不朝于海，虽狂奔猛注，澶漫遐广，终为涸土，不若恬然顺流，淼茫无穷也。况东南之镇，杨为大，尘贱刀布，阜积金玉，愿公上恆赋，頵将悉储峙，具单车从。"行密怒曰："今财赋之行，必由于汴，适足以资于敌也。"不从。时延寿方守寿春，《九国志》：天复初，北司拥驾西幸，昭宗闻延寿有武干，遣李俨间道赍诏授延寿蔡州节度使。直頵之事，密遣人告于頵曰："公有所欲为者，愿为公执鞭。"頵闻之，颇会其志，乃召进士杜荀鹤具述其意，复语曰："昌本朝，奉盟主，在斯一举矣。"即遣荀鹤具述密议，自间道至大梁。太祖大悦，遽屯兵于宿州，以会其变。不数月，事微泄，行密乃先以公牒征延寿，《新唐书》：行密妻，延寿姊也，遣辩士召延寿。疑不肯赴，姊遣婢报，故延寿疾走扬

州。次悉兵攻宣城，頵戎力寡薄，弃壁走，不能越境，为行密军所得。《九国志》：行密别遣台濛、王茂章率步骑以往，頵委舟师于汪建、王坛，自出广德迎战，大为濛所败，遂率残众遁保宛陵。坛、建闻其败，因尽以舟师归款于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栅疾战，桥陷马坠，为外军所杀。延寿飞骑赴命，迩扬州一舍，行密使人杀之。

其后，延寿部曲有逸境至者，具言其事。又云：延寿之将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寿曰："今若得兵柄，果成大志，是吉凶系乎时，非系于吾家也。然愿日致一介，以宁所怀。"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仆，悉授兵器，遽阖中扉，而捕骑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属，阜私帑，发百燎，合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五代史补》：杨行密据淮南，以妻弟朱氏众谓之朱三郎者，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泗州素屯军，朱氏骁勇，到任恃众自负，行密虽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居无何，行密得目疾，虽愈，且诈称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尔则触墙抵柱，至于流血，姬妾仆隶以为实然，往往无礼，首尾仅三年。朱氏闻之，信而少懈驰，行密度其计必中，谓妻曰："吾不幸临老两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讳，则国家为他人所有。今昼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来，使管勾军府事，则吾虽死无恨。"妻以为然，遽发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至。及入谒，行密恐其觉，坐于中堂，以家人礼见。朱氏颇有德色，方设拜，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正中其首，然犹宛转号叫，久而方毙。行密内外不测，即时升堂□，召将吏等谓之曰："吾所以称两目失明者，盖为朱三。此贼今击杀，两目无事矣，诸公知之否！"于是军府大骇，其仆妾尝所无礼者皆自杀。初，行密之在民间也，尝为合肥县手力，有过，县令将鞭之，行密惧且拜。会有客自外入，见行密每拜，则□之前檐皆叩地，而令不之觉。客知其非常，乃遽升□揖令于他处，告以所见，令惊，遂恕之，且劝事郡以自奋。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骈。骈死，秦彦、孙儒等作乱，行密连诛之，遂有淮南之地。

赵匡凝，《新唐书》：匡凝字光仪。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权为列校，当宗权强暴时，表为襄州留后。唐光启四年夏六月，德諲审宗权必败，乃举汉南之地以归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誓戮力，同讨宗权。时太祖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使，乃表德諲为副，仍领襄州节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匡凝以父功为唐州刺史兼七州马步军都校。及德諲卒，匡凝自为襄州留后，朝廷即以旄钺授之。作镇数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匡凝气貌甚伟，好自修

饰，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鉴前后照之。对客之际，乌巾上微觉有尘，即令侍妓持红拂以去之。人有误犯其家讳者，往往遭其木榄楚，其方严也如是。光化初，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败，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师伐之。未几，其泌州刺史赵璠越墉来降，随州刺史赵匡璘临阵就擒。俄而康怀英攻下邓州，匡凝惧，遣使乞盟，太祖许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败于鄂州，匡凝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是时唐室微弱，诸道常赋多不上供，惟匡凝昆仲虽强据江山，然尽忠帝室，贡赋不绝。

太祖将期受禅，以匡凝兄弟并据籓镇，乃遣使先谕旨焉。匡凝对使者流涕，答以受国恩深，岂敢随时妄有他志。使者复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杨师厚率师讨之。八月，太祖亲领大军南征，仍请削匡凝在身官爵。及师厚济江，匡凝以兵数万逆战，大为师厚所败，匡凝乃燔其舟，单舸急棹，沿汉而遁于金陵。后卒于淮南。《新唐书》云：师厚由阴谷伐木为梁，匡凝以兵二万濒江战，大败，乃燔州，单舸夜奔扬州。行密见之，曰："君在镇，轻车重马输于贼，今败，乃归我邪！"匡明亦谋奔淮南，子承规谏曰："昔诸葛兄弟分仕二国，若适扬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谓然，乃趋成都。《欧阳史》云：行密厚遇匡凝，其后行密死，杨渥稍不礼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顾渥曰："勿多食，发小兒热。"诸将以为慢，渥遣匡凝海陵，后为徐温所杀。初，匡凝好聚书，及败，杨师厚获数千卷于第，悉以来献。

匡凝弟匡明，字赞尧，幼以父贵，一子出身，为江陵府文学。及壮，以军功历绣、峡二州刺史。成汭之败，其兄匡凝表为荆南留后。未至镇，而朗、陵之兵先据其城矣。匡明领兵逐之，遂镇于渚宫。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杨师厚乘胜以趋荆门。匡明惧，乃举族上峡奔蜀，王建待以宾礼。及建称帝，用为大理卿、工部尚书。久之，卒于蜀。

张佶，不知何郡人也。《九国志》，佶，京兆长安人。乾宁初，以明经中第，累迁宣州从事，复为秦宗权行军司马。后与刘建峰据湖南，推建峰为帅。唐乾宁初，刘建峰据湖南，独邵州不宾，命都将马殷讨之，期岁未克，而建峰为部下所杀，军乱，邻寇且至。是时，佶为行军司马，属潭人谋帅，曰："张行军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视事，旬日之间，威声大振，寇亦解去。《九国志》，建峰将吏推佶为帅，佶将入府，常所乘马忽尔踶齧不止，正中佶髀。佶谓将吏曰："吾非汝主，当迎马公为之。"乃谓将吏曰："佶才能不如马公，况朝廷重籓，非其人不可。"因以牍召，殷亦不疑，禀命而至。佶受拜谒，礼毕，命升阶让殷为帅。佶即趋下率众抃贺。乃自请率师代殷攻邵州，下之。复为行军司

马，垂二十年。殷果立勋，甚德佶。开平初，殷表佶为朗州永顺军节度使，累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九国志》：乾化初，移镇桂林，卒于治所。诏赠侍中。

雷满，《新唐书》：满字秉仁。武陵洞蛮也。始为朗州小校，唐广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时，朝廷以高骈为节度使，骈擢满为裨将，以领蛮军。骈移镇淮南，复隶部曲，以悍犷趫健知名。中和初，擅率部兵自广陵逃归于朗，沿江恣残暴，始为荆人大患矣。率一岁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荡驱掠而去。唐朝姑务息兵，即以澧朗节度使授之。累官至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满贪秽惨毒，盖非人类。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宴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遍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坐，其诡诞如此。

及死，子彦恭继之。《新唐书》：满以天复元年卒，子彦威自立，弟彦恭结忠义节度使赵匡凝以逐彦威。蛮蜒狡狯，深有父风，烬墟落，榜舟楫，上下于南郡、武昌之间，殆无人矣。又与淮、蜀结连，阻绝王命。太祖诏湖南节度使马殷、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练精兵五千，遣将倪可福统之，下澧州，与潭兵合。先是，满堑沅江，以周其垒，门临长桥，势不可入。殷极其兵力，攻围周岁，彦恭食尽兵败，间使求救于淮夷。及淮军来援，高季昌逆战于治津马头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州，彦恭单棹遁去。马殷擒其弟彦雄及逆党七人，械送至阙，皆斩于汴桥下，时开平二年十一月也。

史臣曰：成汭、钟、杜、田、朱之流，皆因否运，雄据大藩，虽无济代之劳，且有勤王之节，功虽不就，志亦可嘉，若较其诚明，则田頵、延寿斯为优矣。匡凝一门昆仲，千里江山，失守籓垣，不克负荷，斯乃刘景升之子之徒欤！张佶有让帅之贤，雷满辱俾侯之寄，优劣可知矣。

列传八

张文蔚，字右华，河间人也。父裼，唐僖宗朝，累为显官。文蔚幼砺文行，求知取友，蔼然有佳士之称。唐乾符初，登进士第，时丞相裴坦兼判盐铁，解褐署巡官。未几，以畿尉直馆。丁家艰，以孝闻。中和岁，僖宗在蜀，大寇未灭，急于军费，移盐铁于扬州，命李都就判之，奏为转运巡官。驾还长安，除监察御史，迁左补阙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勋吏部员外郎，拜司勋郎中、知制诰，岁满授中书舍人。丁母忧，退居东畿，哀毁过礼。服阕，复拜中书舍人，俄召入翰林，为承旨学士。属昭宗初还京阙，皇纲浸微，文蔚所发诏令，靡失厥中，论者多之。转户部侍郎，仍依前充职，寻出为礼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兼判户部。时柳璨在相位，擅权纵暴，倾陷贤俊，宰相裴枢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余人，咸抱冤就死；缙绅以目，不敢窃语其是非，余怒所注，亦不啻十许辈。文蔚殚其力解之，乃止，士人赖焉。璨败死，文蔚兼度支盐铁使。天祐四年，天子以土运将革，天命有归，四月，命文蔚与杨涉等总率百僚，奉禅位诏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位。开平二年春，暴卒于位，诏赠右仆射。

文蔚沈邃重厚，有大臣之风，居家孝且悌，虽位至清显，与仲季相杂，在太夫人膝下，一不异布素。弟济美，早得心恙，《北梦琐言》云：张裼尚书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闻壁鱼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试之，遂致心疾。文蔚抚视殆三十年，士君子称之。

子铸，周显德中，位至秘书监。

薛贻矩，字熙用，河东闻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贻矩风仪秀耸，其与游者皆一时英妙，藉甚于文场间。唐乾符中，登进士第，历度支巡官、集贤校理、拾遗、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学士，加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转司勋郎中，其职如故。乾宁中，天子幸石门，贻矩以私属相失，不及于行在，罢之。旋除中书舍人，再践内署。历户部兵部侍郎、学士承旨。及昭宗自凤翔还京，大翦阉寺，贻矩尚为韩全诲等作画赞，悉记于内侍省屋壁间，坐是谪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祖素重之，尝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书，俄迁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贻矩持诏赴大梁，议禅代之事。贻矩至，盛称太祖功德，请就北面之礼，太祖虽谦抑不纳，待之甚厚。受禅之岁夏五月，拜中书侍

郎、平章事，兼判户部。明年夏，进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判度支，又迁宏文馆大学士，充盐铁转运使，累官自仆射至守司空。在任绵五载，然亦无显赫事迹可纪。扈从贝州还，染时疠，旬日卒于东京。诏赠侍中。

张策，字少逸，敦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经略使。策少聪警好学，尤乐章句。居洛阳敦化里，尝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制作奇巧，同甚宝之。策时在父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为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汉禅，始号黄初，则是黄初元年无二月明矣。鼎文何谬欤！"同大惊，亟遣启书室，取《魏志》展读，一不失所启，宗族奇之，时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及丁家艰，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王行瑜帅邠州，辟为观察支使，带水曹员外郎，赐绯。及行瑜反，太原节度使李克用奉诏讨伐，行瑜败死，邠州平。策与婢肩舆其亲，南出邠境，属边寨积雪，为行者所哀。太祖闻而嘉之，奏为郑滑支使，寻以内忧去职。制阕，除国子博士，迁膳部员外郎。不一岁，华帅韩建辟为判官，及建领许州，又为掌记。天复中，策奉其主书币来聘，太祖见而喜曰："张夫子且至矣。"即奏为掌记，兼赐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俄召入为翰林学士，转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修史。未几，迁中书舍人，职如故。太祖受禅，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转礼部侍郎。明年，从征至泽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寻迁中书侍郎。以风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书致仕。即日肩舆归洛，居于福善里，修篁嘉木，图书琴酒，以自适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议》三卷、词制歌诗二十卷、笺表三十卷，存于其家。

杜晓，字明远，京兆杜陵人。祖审权，仕唐，位至宰相。父让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宁中，邠、凤二镇举兵犯王畿，让能被其诬陷，天子不得已，赐死于临皋驿。晓居丧柴立，几至灭性。忧满，服幅巾七升，沈迹自废者将十余载。光化中，宰相崔允判盐铁，奏为巡官兼校书郎，寻除畿尉，直宏文馆，皆不起。及昭宗东迁，宰相崔远判户部，又奏为巡官兼殿中丞。或语之曰："嵇中散死，子绍埋没不自显，山涛以物理勉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岁时以铺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晓乃就官。未几，拜左拾遗，寻召为翰林学士，转膳部员外郎，依前充职。及崔远得罪，出守本官，居数月，以本官知制诰，俄又召为学

士，迁郎中充职。太祖受禅，拜中书舍人，职如故。开平三年，转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判户部。庶人友珪篡位，迁礼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依前判户部。及袁象先之讨友珪，禁兵大纵，晓中重创而卒。末帝即位，诏赠右仆射。

晓博瞻有词藻，时论称之。兄光乂，《新唐书》表：光乂，字启之。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喙纵诟，或挥梃追扑，晓事之愈恭，未尝一日少怠。居两制之重，祖述前载，甚得王言之体。《北梦琐言》云：晓貌如削玉，有制诰之才。及典秩尚书，志气甚远，一旦非分而殁，咸冤惜焉。岂三世为相，道忌太盛欤！

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人。唐神龙中平阳王晖之后也。曾祖琬，绥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衮，集州刺史。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乾符中，举进士不第。及黄巢陷长安，乃东出关。时太祖初镇大梁，有观察支使王发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发以故人遇之，然无由荐达。翔久之计窘，乃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太祖比不知书，章檄喜浅近语，闻翔所作，爱之，谓发曰："知公乡人有才，可与俱来。"及见，应对称旨，即补右职，每令从军。翔不喜武职，求补文吏，即署馆驿巡官，俾专掌檄奏。太祖与蔡贼相拒累岁，城门之外，战声相闻，机略之间，翔颇预之。太祖大悦，恨得翔之晚，故军谋政术，一以谘之。蔡贼平，奏授太子中允，赐绯。从平兖、郓，改检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镇淮南，授扬府左司马，赐金紫。乾宁中，改光禄少卿充职。天复中，授检校礼部尚书，遥领苏州刺史。昭宗自岐下还长安，御延喜楼，召翔与李振登楼劳问，翔授检校右仆射、太府卿，赐号迎銮协赞功臣。

太祖受禅，自宣武军掌书记、前太府卿，授检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当宣徽院事。寻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开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扰，遣刘知俊西讨鄜、延，深忧不济，因宴顾翔，以问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虚实，军粮多少，悉以条奏，如素讲习，左右莫不惊异，太祖叹赏久之。乾化元年，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銮殿大学士，知崇政院事、平阳郡侯。前朝因金峦坡以为门名，与翰林院相接，故得为学士者称"金峦"以美之，今殿名"金銮"，从嘉名也。置大学士，始以翔为之。《五代会要》云：以"金銮"为名，非典也。大学士与三馆大学士同。翔自释褐东下，遭遇霸王，怀抱深沉，有经济之略，起中和岁，至鼎革大运，其间三十余年，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恆达旦不寝，惟在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赞，亦未尝显谏，上俯仰顾步间微示持疑尔，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

知。及太祖大渐，召至御床前受顾托之命，且深以并寇为恨，翔呜咽不忍，受命而退。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为宰相。友珪以翔先朝旧臣，有所畏忌，翔亦多称病，不综政事。

末帝即位，赵、张之族皆处权要，翔愈不得志。及刘鄩失河朔，安彦之丧杨刘，翔奏曰："国家连年遣将出征，封疆日削，不独兵骄将怯，亦制置未得其术。陛下处深宫之中，与之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之胜负哉！先皇时，河朔半在，亲御虎臣骁将，犹不得志于敌人。今寇马已至郓州，陛下不留圣念，臣所未喻一也。臣闻李亚子自墨缞统众，于今十年，每攻城临阵，无不亲当矢石，昨闻攻杨刘，率先负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尝如此，俾贺瑰辈与之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喻二也。陛下所宜询于黎老，别运沉谋，不然，则忧未艾也。臣虽驽怯，受国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于边陲效试。"末帝虽知其恳恻，竟以赵、张辈言翔怨望，不之听。及王彦章败于中都，晋人长驱而南，末帝急召翔，谓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为怼，且使朕安归？"翔泣奏曰："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陛下初任段凝为将，臣已极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晋军即至，段凝限水。欲请陛下出居避敌，陛下必不听从；欲请陛下出奇应敌，陛下必不果决。纵良、平复生，难以转祸为福，请先死，不忍见宗庙陨坠。"言讫，君臣相向恸哭。

及晋主陷都城，有诏赦梁氏臣僚，李振谓翔曰："有制洗涤，将朝新君。"翔曰："新君若问，其将何辞以对！"是夜，翔在高头里第，宿于车坊。欲曙，左右报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叹曰："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乃自经而卒。数日，并其族被诛。

初，贞明中，史臣李琪、张衮、郄殷象、冯锡嘉奉诏修撰《太祖实录》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复诏翔补缉其阙，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偕行。

翔妻刘氏，父为蓝田令。广明之乱，刘为巢将尚让所得，巢败，让携刘降于时溥，及让诛，时溥纳刘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刘氏嬖之，属翔丧妻，因以刘氏赐之。及翔渐贵，刘犹出入太祖卧内，翔情礼稍薄，刘于曲室让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贼耶，以成败言之，尚让巢之宰辅，时溥国之忠臣，论卿门第，辱我何甚，请从此辞！"翔谢而止之。刘恃太祖之势，案：下有缺文。太祖四镇时，刘已得"国夫人"之号。车服骄

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别置爪牙典谒，书币聘使，交结藩镇，近代妇人之盛，无出其右，权贵皆相附丽，宠信言事，不下于翔。当时贵达之家，从而效之，败俗之甚也。《五代史补》：敬翔应《三传》，数举不第，发愤投太祖，愿备行阵。太祖问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为战欲效春秋时可乎？"翔曰："不可。夫礼乐犹不相沿袭，况兵者诡道，宜其变化无穷。若复如春秋时，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悦，以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军事，竟至作相。

李振，字兴绪，唐潞州节度使抱真之曾孙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将军改台州刺史。会盗据浙东，不克之任，因西归过汴，以策略干太祖，太祖奇之，辟为从事。太祖兼领郓州，署天平军节度副使。湖南马殷为朗州雷满所逼，振奉命驰往和解，殷、满皆禀命。

光启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于长安，舍于州邸，邸吏程岩白振曰："刘中尉命其侄希贞来计大事，欲上谒，愿许之。"既至，岩乃先启曰："主上严急，内官忧恐，左中尉欲行废黜之事，岩等协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顾希贞曰："百岁奴事三岁主，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敢闻也。况梁王以百万之师，匡辅天子，礼乐尊戴，犹恐不及，幸熟计之。"希贞大沮而去。及振复命，刘季述等果作乱，程岩率诸道邸吏牵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为太上皇。振至陕，陕已贺矣。护军韩彝范言其事，振曰："懿皇初升遐，韩中尉杀长立幼，以利其权，遂乱天下，今将军复欲尔耶！"彝范即文约孙也，由是不敢言。

振东归，太祖方在邢、洺，遽还于汴，大计未决，季述遣养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输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彦勋诈赍上皇诰谕至，皆季述党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竖貂、伊戾之乱，所以资霸者之事也。今阉竖幽辱天子，不能讨，无以令诸侯。"时监军使刘重楚，季述兄也，旧相张浚，寓于河南缑氏，亦来谓太祖曰："同中官则事易济，且得所欲。"惟振坚执不改，独曰："行正道则大勋可立。"太祖英悟，忽厉色曰："张公劝我同敕使，欲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絷伪使李奉本、支彦勋与希度等，即日请振将命于京师，与宰相谋返正。未几，刘季述伏诛，昭宗复帝位，太祖闻之喜，召振，执其手谓之曰："卿所谋是吾本志，穹苍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

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谓曰："王师范来降，易岁尚处故藩，今将奏请徙授方面，其为我驰骑，以兹意达之。"振至青州，师范即日出公府，以节度、观察二印及文簿管钥授于振。师范虽已受代，而疑挠特

甚，屡挥泣求贷其族，振因以切理谕之曰：“公不念张绣事耶！汉末，绣屡与曹公立敌，岂德之耶，及袁绍遣使招绣，贾诩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挟天子令诸侯，其志大，不以私仇为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岂以私怨害忠贤耶！”师范洒然大悟，翼日，以其族迁。太祖乃表振为青州留后，未几，征还。

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振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朋附者非次奖升，私晋者沈弃。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贬窜，故唐朝人士目为“鸱鸮”。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洎太祖受禅，自宣义军节度副使、检校司徒授殿中监，累迁户部尚书。庶人友珪篡立，代敬翔为崇政院使。末帝即位，赵、张二族用事，遂为所间，谋猷献替，多不见从，振每称疾避事。龙德末，闲居私第将期矣，晋主入汴，振谒见首罪，郭崇韬指振谓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见之，乃常人耳！”会段凝等疏梁氏权要之臣，振与敬翔等同日族诛。

史臣曰：文蔚、贻矩，皆唐朝之旧臣，遇梁室之强禅，奉君命以来使，狎神器以授之，逢时若斯，亦为臣者之不幸也。抑不为其相，不亦善乎！杜晓著文雅之称，张策有冲淡之量，咸登台席，无忝士林。敬翔、李振，始辅霸图，终成帝业。及国之亡也，一则殒命以明节，一则视息以偷生，以此较之，翔为优矣。振始有浊流之言，终取赤族之祸，报应之事，固以昭然。

列传九

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应募为骑军，初隶于庞师古，为伍长。叔琮壮勇沈毅，胆力过人。太祖讨巢、蔡于陈、许间，叔琮奋击，首出诸校，太祖壮之，自行伍间擢为后院马军都将。时东伐徐、郓，多历年所，叔琮身当矢石，奋不顾命，观者许焉。累迁为指挥使，寻奏授许州刺史、检校右仆射。太祖伐襄阳，叔琮失利，降为阳翟镇遏使；寻又捍御晋军于洹水有功，迁曹州刺史。天复元年春，领大军攻拔泽、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师还，除晋州节度使。明年，太祖屯军于岐下，晋军潜袭绛州，前军不利。晋军恃胜攻临汾，叔琮严设备御。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县牧马于道间。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蒲县。时太祖遣朱友宁将兵数万赴应，悉委叔琮节制。既至，诸将皆欲休军，叔琮曰："若然，则贼必遁矣，遁则何功焉！"因夜出，潜师截其归路，遇晋军游骑数百，尽杀之；遂攻其垒，拔之，斩获万余众，夺马三百匹。太祖闻之，喜谓左右曰："杀蕃贼，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长驱收汾州，与晋人转战，直抵并垒。军回，以其功奏加检校司空。自后累年，晋军不敢侵轶。叔琮养士爱民，甚有能政。天复三年，为鄜州留后，寻真领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及昭宗东迁，征为右龙虎统军，以卫洛阳。天祐元年八月，与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弑昭宗于大内。既而责以军政不理，贬白州司户。寻赐自尽。叔琮将死，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乾化二年，诏许归葬。

朱友恭，寿春人，本姓李，名彦威。□角事太祖，性颖利，善体太祖意，太祖怜之，因畜为己子，赐姓，初名克让，后改之。时初建左长剑都，以友恭董之。从太祖四征，稍立军功，累迁诸军都指挥使、检校左仆射。乾宁中，授汝州刺史，加检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渚，武昌帅杜洪来乞师，太祖遣友恭将兵万余，济江应援，引兵至龙沙、九江而还，军声大振。时淮寇据黄州，友恭攻陷其壁，获贼将瞿章，俘斩万计。途经安陆，因袭杀刺史武瑜，尽收其众，以功为颍州刺史，加检校司徒。天复中，为武宁军留后。天祐初，昭宗东迁洛邑，征拜左龙虎统军，以卫宫阙。寻与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弑昭宗于洛阳宫。既而太祖自河中至，责以慢于军政，贬崖州司户，复其本姓名，与氏叔琮同日赐死。《北梦琐言》云：朱全忠请诛朱友谅、氏叔琮，以成济之罪归之。友谅临刑诉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当如我。"后全忠即位，为子友珪

所弑，竟如其言。案友谅当作友恭，见后考证。

王重师，颍州长社人也。材力兼人，沈嘿大度，临事有权变，剑槊之妙，冠绝于一时。唐中和末，蔡寇陷许昌，重师脱身而来，太祖异其状貌，乃隶于拔山都。每于军前效用，颇出侪类。文德中，令董左右长剑军。太祖伐上蔡，重师力战有功。及讨兖、郓，擢为指挥使，奏授检校右仆射。重师枕戈擐甲五六年，于齐、鲁间凡经百余战，由是威震敌人。寻授检校司空，为颍州刺史。乾宁中，太祖攻濮州，纵兵坏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坏垒，烟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师方苦金疮，卧于军次，诸将或勉之，乃跃起，命壮士悉取军中氈罽投水中，掷于火上，重师然后率精锐，持短兵突入，诸军踵之，濮州乃陷。重师为剑槊所伤，身被八九创，丁壮荷之还营，且将毙矣。太祖惊惜尤甚，曰："虽得濮垒，而失重师，奈何！"亟命以奇药疗之，弥月始愈。寻知平庐军留后，加检校司徒。其后北伐幽、沧、镇、定，屡与晋军接战，颇得士心，故多胜捷。天祐中，授雍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数年治戎恤民，颇有威惠。开平中，为刘捍所构，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发其事。无何，擅遣裨将张君练纵兵深入邠、凤，君练败北。太祖闻之，怒其专擅，因追而斩之。《通鉴》云刘捍至长安，王重师不为礼，捍谮之帝，曰："重师潜与邠、岐通。"甲申，贬溪州刺史，寻赐自尽，夷其族。

朱珍，徐州丰县雍凤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与庞师古、许唐、李晖、丁会、氏叔琮、邓季筠、王武等八十余人，以中涓从，摧坚陷阵，所向荡决。及太祖镇汴，兼领招讨使，署珍为宣武右职，以总腹心。于是简练军伍，裁制纲纪，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

始尚让以骁骑五千人至繁台，珍与庞师古、齐奉国等击退之。及黄巢败，珍与并帅李克用追至冤句而还。寻从太祖以汴、宋、亳之师入西华，破王夏寨，勇冠军锋，以功加秩。光启元年，署诸军都指挥使，始为上将。于是军焦夷，败蔡师铁林三千人，尽俘其将。复西至汝、郑，南过陈、颍，缭宋、亳、滑、濮间，与蔡贼交战，麾伏袭杀，不知其数。会滑州节度使安师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与李唐宾率步骑以经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军士无得休息，一夕驰至壁下，百梯并升，遂乘其墉，滑州平。时太祖方谋齐师，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县，东面都统齐克让伏兵于孙师陂以邀珍，珍大破之。进军至牙山，都虞候张仁遇白珍曰："军有不齐者，当先斩本都将，后以状闻，愿许之。"珍怒其专，乃斩仁遇以徇军，由是诸将咸惧。兵至乾封，与淄人战于白草口，败之。青人以步骑二万，列三寨于金岭驿，珍与战，连破之，歼其师，尽获军器戎马。是夕，攻博昌，大获兵众。其后破卢瑭、张晊及朱

瑄、朱瑾之众，平定曹、濮，未尝不在战中。

梁山之役，始与李唐宾不协。珍在军尝私迎其室于汴，而不先请，太祖疑之，密令唐宾察之，二将不相下，因而交诤。唐宾夜斩关还汴以诉，珍亦弃军单骑而至，太祖两惜之，故不罪，俾还于师。复以踏白骑士入陈、亳间，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沟，破淮西石璠之师二万，掳璠以献。珍旋师自亳北趣静戎，济舟于滑，破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军于内黄，败乐从训万余人，分命聂金、范居实略澶州，与魏师遇于临黄；魏军有豹子军二千人，戮之无噍类，威振河朔。复攻淮西，至蔡，夹河而寨，败贼将萧皓之众，皆拥于河溺死之。进军蔡州，营其西南，既破羊马垣，遇雨班师。珍以兵援刘赞，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丰，下之。时溥乃以全师会战于丰南吴康里，珍乃收丰，破其三万余众。及蔡贼平，珍比诸将功居多。

龙纪初，与诸将屯于萧县，以御时溥，珍虑太祖自至，令诸军葺马厩以候巡抚，李唐宾之裨将严郊独慢焉，军候范权恃珍以督之。唐宾素与珍不协，果怒，乃见以诉其事。珍亦怒曰："唐宾无礼！"遂拔剑斩之，珍命骑列状陈其事。太祖初闻唐宾之死，惊骇，与敬翔谋，诈令有司收捕唐宾妻子下狱，以安珍心。太祖遂径往萧县，距萧一舍，珍率将校迎谒，梁祖令武士执之，责其专杀，命丁会行戮。都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以救，太祖怒，以坐床掷之，乃退。

李思安，陈留张亭里人也。初事汴将杨彦洪为骑士。好拳勇，未弱冠，长七尺，超然有乘时自奋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镇汴，尝大阅戎旅，睹其材，甚伟之，因锡名思安，字贞臣。思安善飞槊，所向披靡，每从太祖征伐，常驰马出敌阵之后，测其厚薄而还。或敌人有恃猛自炫者，多命取之，必鹰扬飚卷，擒馘于万众之中，出入自若，如蹈无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为踏白将。时巢、蔡合从，太祖每遣侦逻，必率先独往。巢败走，思安领所部百余人追贼，杀戮掩夺，众莫敢当。寻领军袭蔡寇于郑，都将李唐宾马踬而坠，思安援槊刺追者，唐宾复其骑而还。又尝与蔡人斗，当阵生擒贼将柳行实。其后渡长淮，下天长、高邮二邑，又拒孙儒，迫濠州，皆有奇绩。累迁为诸军都指挥使，奏官至检校左仆射，寻拜亳州刺史。练兵御寇，边境肃然。思安为性勇悍，每统戎临敌，不大胜，必大败。

开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营于桑乾河，掳获甚众，燕人大惧。及军回，率诸军伐潞，累月不克，师人多逸。太祖怒甚，诏疏其罪，尽夺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户系焉。逾岁起之，复令领兵，亦无巨绩可纪。太

祖尝因命将授钺，谓左右曰：“李思安当敌果敢，无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择材，吾将用之，则败闻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则知飞将数奇，前史岂虚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为相州刺史。思安自谓当拥旄仗钺，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无意为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骑之误，落然无所具，而复壁垒荒圮，帑廪空竭，太祖怒，贬柳州司户，寻赐死于相州。《通鉴》：开化元年丙午，至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无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获嘉，追思李思安去岁供馈有阙，贬柳州司户，寻长流思安于崖州，赐死。

邓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黄巢军，隶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镇汴，首署为牙将，主骑军。伐郓之役，生擒排阵将刘矫以献。唐大顺初，唐帝命丞相张浚伐太原，太祖奉诏出师，西至高平，与晋人接战，军既不利，季筠为晋人所擒。克用见之甚喜，释缚，待以宾礼，俄典戎事。季筠在并门凡四稔。景福二年，晋军攻邢台，季筠领偏师预其役，将及邢，邢人阵于郊，两军酣战之际，季筠出阵，飞马来归；太祖大加奖叹，赏赉甚厚。时初置□子都，最为亲军，命季筠主之，旋改统亲骑，又迁将中军。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车称理。登州旧无罗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壮以筑之，民甚安之，因相与立碑以颂其绩。太祖受禅，改郑州刺史，寻主兵于河中，为都指挥使。时并人寇平阳，季筠接战于洪洞，大克，拜华州防御使。又继领龙骧等诸军骑士，累官至检校司空。柏乡之役，季筠临阵前却，太祖亦未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亲伐镇、定，驻于相州，因阅马，怒其马瘦，与魏博军校何令稠、陈令勋同斩于纛下。

黄文靖，金乡人。少附于黄巢党中，巢败，归于太祖，累署牙职，继迁诸军指挥使。从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兖、郓，皆有功。唐大顺中，佐葛从周送朱崇节入潞。会晋军十余万近逼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葛从周启闉出师，文靖为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其年冬，与康怀英渡淮，入寿春之境，下安丰、霍丘，至光州而还。光化初，晋将李嗣昭、周德威寇于山东，文靖佐葛从周统大军御之。至沙河，败晋军五千余骑，遂逐之，越张公桥乃止。后旬日，复与晋人战于邢州之北，擒蕃将贲金铁、慕容藤、李存建等百余人，夺马数千匹。寻以功表授检校左仆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杨师厚深入淮甸，越寿春，侵庐江，军至大独山，遇淮夷，杀五千余众，振旅而还。改蔡州刺史，加检校司空，又迁颍州刺史。太祖受禅，复为蔡州刺史，入为左神武统军，又改左龙骧使。乾化元年，从太祖北征，因阅马得罪，命斩之。文靖骁果善战，诸将皆惜之。

胡规，兖州人。初事朱瑾为中军都校。兖州平，署为宣武军都虞候。佐葛从周伐镇、定，从张存敬收晋、绛，皆有功，署为河中都虞候，榷盐务。天复中，太祖迎驾至岐下，以规权知洽州。昭宗还长安，诏授皇城使。及东迁，以为御营使。驾至洛，授内园庄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讨相州，独当州之一面，颇以功闻，军还，权知耀州事。明年，讨沧州，为诸军壕寨使。太祖受禅，除右羽林统军，寻佐刘鄩统兵收潼关，擒刘知浣献之，乃以为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乾化元年，诏修洛河堤堰，军士因之斩伐百姓园林太甚，河南尹张宗奭奏之，规得罪，赐死。

李谠，河中临晋人。少时游秦、雍间，为人勇悍多力，甚有气谊。唐广明初，黄巢陷长安，谠遂得仕于其间。巢以谠为内枢密使，盖谠曾委质于宦者，出入于宫禁间，巢以此用焉。其后巢军既败，谠乃束身归于太祖，署为左德胜骑军都将。从太祖讨蔡贼，颇立军功。及东伐兖、郓，以所部士伍俘获甚众，改元从骑将，表授检校右仆射。郴王友裕领兵攻泽州，时太祖驻大军于盟津，乃令谠将兵越太行，授以筹谋。谠颇违节度，久而无功。太祖遣追还，廷责其罪，戮之于河桥。

李重允，宋州下邑人。状貌雄武，初在黄巢党中，推为刚鸷。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让、李谠等率众至繁台，与太祖之军相拒。及巢寇渐衰，乃率众来降。太祖素识之，拔用不次，署为先锋步军都头。与胡真援河阳，逼怀州。重允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将安休休。又令与李谠率骑军至陕，应接郭言，回次渑池，破贼帅黄花子之众，改滑州夹马指挥使。蔡贼围汴，重允以步兵攻下三寨，掳获甚多。太祖大举伐宗权，俾重允以滑兵为先锋。及东讨徐州，下丰、萧二邑，转右厢马步军指挥使。大顺元年秋，从郴王友裕收泽州，与晋军战于马牢川，王师败绩，回守河阳。太祖谓诸将曰："李谠、重允违我节度，不能立功，颇辜任使。"于是与李谠并戮于河桥。

范居实，绛州翼城人。事太祖，初为队将，从讨巢、蔡有功。又从朱珍收滑州，改左厢都虞候。预破兖、郓功。迁感义都头、郑州马军指挥使。幽州刘仁恭举众南下，寇魏郡北闉，居实与葛从周、张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沧之众于内黄。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居实为河中马军都指挥使。及昭宗还京，赐迎銮毅勇功臣，遥领锦州刺史，又迁左龙骧马军都指挥使。从征淮南回，改登州刺史，转左神勇军使。开平元年，用军于潞州，命居实统军以解泽州之围。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镇，寻除泽州刺史。居实拳勇善战，颇立军功，在郡以戎备不理，诏追赴阙，暴其玩寇之罪而斩之。

史臣曰：叔琮而下，咸以鹰犬之才，适遇云龙之会，勤劳王室，践履将坛，然俱不得其死，岂不惜哉！得非鸟尽弓藏，理当如是耶？将梁祖之雄猜，无汉高之大度欤？乃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唯光武一人而已矣。语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而叔琮、友恭从之，何也？既为盗跖所嗾，岂免成济之诛，临终之言，益彰其丑也。

列传十

谢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举进士，因留长安，三岁不中第。广明初，黄巢陷长安，遂投迹于太祖，洎居门下，未尝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据同州，遂署右职。其年秋，太祖与河中交战，再不利，连上章请兵于巢，伪右军都尉孟楷抑而不进。瞳揣太祖有择福意，乃进说曰："黄家以数十万之师，值唐朝久安，人不习战，因利乘便，遂下两京。然始窃伪号，任用已失其所。今将军勇冠三军，力战于外，而孟楷专务壅蔽，奏章不达，下为庸才所制，无独断之明，破亡之兆必矣。况土德未厌，外兵四集，漕运波注，日以收复为名，惟将军察之。"太祖曰："我意素决，尔又如是，复何疑哉！"翼日，遂定策，戮伪监军使，悉众归顺于河中。王重荣表瞳为检校屯田员外郎，赐绯，令奉表于蜀。唐僖宗大悦，召入顾问，锡赉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赐紫，为陵州刺史。治郡一岁，改检校右散骑常侍、通州刺史。在任四考，颇有政绩。秋罢，诣蜀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龙纪二年，至东京，劳来弥厚，赐第墅各一区，钱千缗，表为亳州团练使兼太清宫副使，加检校工部尚书。是年冬，太祖征淮南，过郡，因求侍府幕，表为宣义军节度副使，充两使留后。瞳在滑十三年，部内增户约五万，益兵数千人，累迁至大中大夫、检校右仆射，卒于滑。开平初，追赠司徒。

司马鄴，字表仁，其先河内温人也。祖德璋，仕唐为杞王傅。父諲，左武卫大将军。鄴资廕出身，颇知书，累官至大列。唐天复初，韩建用为同州节度留后。昭宗之幸凤翔也，太祖引兵入关，前锋至左冯翊，鄴持印钥迎谒道左。太祖以兵围华州，命入城招谕韩建，建果出降。及大军在岐下，遣奏事于昭宗，再入复出。又使于金州，说其帅冯行袭，俾坚攀附。后历宣武、天平等军从事。开平元年，拜右武卫上将军。三年，使于两浙。时淮路不通，乘驵者迂回万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复命则备舟楫，出东海，至于登、莱。而扬州诸步多贼船，过者不敢循岸，必高帆远引海中，谓之"入阳"，以故多损败。鄴在海逾年，漂至躭罗国，一行俱溺。后诏赠司徒。

刘捍，开封人。父行仙，宣武军大将。捍少为牙职，太祖初镇夷门，以捍聪敏，擢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为淄州刺史，令收兵于淄、青间，命捍监其兵，路逢大敌，皆破之。入博昌，获精兵三万以归。四月，合大军败蔡贼秦宗贤数万众于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

蔡将申丛折宗权足，纳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镇、定，至常山，而王钅容危慑，送款于太祖，命捍入壁门传谕。时两军未整，守门者戈戟千匝，捍驰骑而入，竟达其命。又移师以攻中山，至怀德驿，大破定人五万众，王处直乞降，捍复单马入州，安抚而回。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为亲军指挥。天复三年正月，宋文通令客将郭启奇使于太祖，命捍复命。昭宗闻其至，即召见，询东兵之事，仍以锦服、银鞍勒马赐之。翼日，授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还京，改常州刺史，赐号迎銮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师范于青州，改左右长直都指挥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检校司徒。太祖受禅，授左龙虎统军兼元从新军马步都虞候。及上党缠兵，太祖亲往巡抚，以捍为御营使。大军次昂车，斥候来告蕃戎逼泽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军遂遁，车驾还京，授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晋人侵晋州，从幸陕回，加检校太保。及从驾幸河中，诏追王重师赴行在，以捍为雍州节度观察留后。才逾月，刘知俊据同州反，潜使人以厚利啖将校，遂为部下所执，送于知俊。知俊絷捍归于凤翔，为李茂贞所害。开平四年，赠太傅。末帝即位，又赠太尉。

捍便习宾赞，善于将迎，自司宾局及征讨四出，必预其间。虽无决战争锋之绩，而承命奔走，数扬命令，勤干涖职，以至崇显焉。

王敬荛，颍州汝阴人，世为郡武吏。唐乾符初，敬荛为本州都知兵马使。中和初，寇难益炽，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荛遂代之监郡，俄真拜刺史，加检校右散骑常侍。时州境荒馑，大寇继至，黄巢数十万众寨于州南，敬荛极力抗御，逾旬而退。俄又宗权之众，凌暴益甚，合围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贼复遣将刁君务以万众来逼，敬荛列阵当之，身先驰突，杀敌甚多，由是竟全郡垒，远近归附。及淮人不恭，太祖屡以军南渡，路由州境，敬荛悉心供亿，太祖甚嘉之。乾宁二年，署为沿淮上下都指挥使。四年冬，庞师古败于清口，败军逃归者甚众，路出于颍。时雨雪连旬，军士冻馁，敬荛自淮燎薪，相属于道，郡中设糜糗饼饵以待之，全活者甚众，由是表知武宁军节度、徐宿观察留后。数月，真拜武宁军节度使。天复二年，入为右龙武统军。天祐三年，转左卫上将军。开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寻卒于其第。

敬荛魁杰沈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纯铁锻就，枪重三十余斤，摧锋突阵，率以此胜。虽非太祖旧臣，而远输恳款，保境合兵，以辅兴王之运，有足称者。

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父泰，黔中观察使。唐僖

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为都统，兼诸道盐铁使，兵赋在己，朝廷优假之，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俄而州陷于蔡，劭为贼所得，使人守之，戒四门曰："无出高大夫。"劭伺守者稍惰，佯为乞食者，过危垣，取殍者衣，坌身易服，得他兒抱之行，出东郊门。人以为丐者，不之止。及稍远，弃所抱兒，疾趋至中牟，遂达于汴。太祖以客礼遇之，寻表为亳州团练副使，知州事。又数年，辟为宣武军节度判官，在幕下颇以气直自许。后监郑州事，复权知徐州留后。唐昭宗之凤翔，太祖迎奉未出，劭有疑谋，遂令赴华州，诣丞相府以议其事；行至高陵，为盗所害。

马嗣勋，濠州钟离县人，世为军吏。嗣勋有口辩，习武艺，初为州客将。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寿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镇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张遂俾嗣勋持州印籍户口以归于太祖。乾宁二年三月，杨行密复攻濠州，张遂遣嗣勋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嗣勋无所归，即署为元从押牙、副典客，颇称任使。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说刺史刘存背淮贼以向国，又从李彦威复黄州及武昌县，获刺史瞿章。俄复使光州，持币马以赐刘存。会淮贼急攻光州，存与嗣勋率兵大战，败而走之。又遣使于蜀，及归，得其助军赀实甚多。天复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军至华之西闉，使嗣勋入见，韩建即时同出迎谒。及罗绍威将杀牙军，遣使告于太祖，求为外援。时安阳公主初卒于魏，太祖乃遗嗣勋率长直官千人，实兵仗于橐中，肩舁以入于魏，声言来致祭会葬，牙军不之觉。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勋与绍威亲军同攻牙军，至曙，尽殪之。嗣勋重伤，旬日而卒。开平中，累赠太保。

张存敬，谯郡人也。性刚直，有胆勇，临危无所畏惮。唐中和中，从太祖赴汴，以其折节，颇见亲昵，首为右骑都将。从讨巢、蔡，凡历百战，多于危蹙之间，显有奇略，由是频立殊效。光启中，李罕之会晋军围张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会、葛从周、存敬同往驰救。存敬引骑军先犯敌将，诸军翼之，敌骑大败，乃解河桥之围。大顺二年，为诸军都虞候，佐霍存董大军收宿州，以功奏加检校兵部尚书。太祖东征徐、兖，存敬屡有俘斩之功。凡受指顾，皆与机会，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屡加优异，以为行营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乾宁三年，充武宁军留后，行颍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沧侵凌魏郡，复以存敬为都指挥使。三年，大举，与葛从周连统诸军攻浮阳，树数十栅，围刘守文累月。时幽州刘仁恭举兵来援，存敬潜军击之于乾宁军南老鸦堤。是日，燕人大败，斩首五万级，生擒马慎交已下一百余人，获马万余蹄。其年秋九月，引军收镇州，存敬勒众涉滹沱河，师人鼓行而进，逢镇之

游兵数千，因逐之，直入镇之壅门，收鞍马牛驼万计。翼日，镇人纳质而旋。寻为宋州刺史，逾年，甚有能政。复拥众伐蓟门，数旬间连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胜纪。自怀德驿与中山兵接战，枕尸数十里，中山开壁请降。天复元年春，太祖以河中节度使王珂与太原结亲，凭恃骄恣，命存敬统大军讨之。即日收绛州，擒刺史陶建钊，降晋州刺史张汉瑜，二郡平。进围河中，王珂请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为护国军留后。未几，检校司空，寻移宋州刺史。将之任所，寝疾，逾旬卒于河中。太祖闻之，痛惜移晷。开平初，追赠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赠太傅。

子仁愿，晋天福中，仕至大理。

寇彦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琯，父裔，皆宣武军牙校。太祖镇汴，以彦卿将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选为通赞官。太祖为元帅，补元帅府押牙，充四镇通赞官行首兼右长直都指挥使，累奏授检校司徒，领洺州刺史。罗绍威将杀牙军，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彦卿使于魏，密与绍威谋之。竟成其事，彦卿之力也。彦卿身长八尺，隆准方面，语音如钟。善骑射，好书史，复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为，动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刘捏、寇彦卿，盖为我而生。"其见重如此。太祖有所乘乌马，号"一丈乌"，尝以赐彦卿。

天复中，太祖迎昭宗于凤翔，累与岐军对阵。时彦卿为诸道马步军都排阵使。尝躬擐甲胄，乘其所赐乌马，驰骋于阵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宗还京，赐迎銮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寻迁亳州团练使。案《通鉴》：开平二年，帝从吴越王钱镠之请，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使击淮南。十一月，彦卿率众一千袭霍丘，为土豪朱景所败；又攻庐、寿二州，皆不胜。淮南遣滁州刺史李俨拒之。《九国志·朱景传》：梁祖闻景名，命寇彦卿率劲骑三千袭霍丘，图取景，且谕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战于丘墟林泽中，射死者无数，彦卿兵折力殚而去。

太祖受禅，为华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岁余，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一日，过天津桥，有老人误冲其趋道者，排之，落桥而毙，为御史府所弹，太祖不得已，责授左卫中郎将。不数月，除相州防御使，依前行营诸军排阵使。未几，授河阳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及太祖遇弑，彦卿追感旧恩，图御容以奠之。每因对客言及先朝旧事，即涕泗交流。末帝嗣位，遥领兴元节度使、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拒淮寇，寻改右金吾卫上将军。贞明初，授邓州节度使。会淮人围安陆，彦

卿奉诏领兵解围，大破淮贼而回。四年，卒于镇，时年五十七。诏赠侍中。彦卿贞干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宠作威，多忌好杀，虽显立功名，而犹为识者之所鄙焉。

史臣曰：案：原本有阙文。存敬有提鼓之劳，彦卿遇攀鳞之会，俱为藩后，亦其宜哉！

列传十一

庞师古，曹州南华人，初名从。以中涓从太祖，性端愿，未尝离左右。及太祖镇汴，树置戎伍，始得马五百匹，即以师古为偏将，援陈破蔡，累有战功。及朱珍以罪诛，遂用师古为都指挥使。乃渡淮，饷军于庐寿，攻滁州，破天长，下高邮，沿淮转战，所至克捷。寻代朱友裕领军，攻下徐州，斩时溥首以献。遂移军伐兖州，入中都，寨于梁山，败于朱瑄之众，袭至垒下；又破朱瑾于清河。从讨汶阳，与朱瑄、朱瑾及晋将史俨兒战于故乐亭，大捷而回。乾宁四年正月，复统诸军伐郓，拔之，擒其帅朱瑄以献，始表为天平军节度留后，寻授徐州节度使，官至检校司徒。乾宁四年八月，与葛从周分统大军，渡淮以伐杨行密。十一月，师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玉堂闲话》云：庞从会军五万于清口，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或请迁移，弗听。俄有告淮人决上流者，曰："水至矣。"师古怒其惑众，斩之。《九国志·侯赞传》：时兵起仓卒，加以阴寒，士皆饮冰餐雪而行。甫及梁营，则竖戈植足，斗志未决。朱瑾与瓒率五十骑潜济淮，入自垒北，舞槊而驰，嚣声雷沸，梁兵皆殒眩不能举，遂斩庞从，大将继之，死者大半。须臾，我军在淖中，莫能战，而吴人袭焉，故及于败，师古没于阵。

霍存，洺州曲周县人。性骁勇，善骑射，在黄巢中已为将领。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军于王满渡，时存与葛从周、张归霸皆自巢军来降，太祖宥而纳之。其后破王夏寨，击殷铁林，并在战中。寻佐朱珍取滑台，攻淄州，取博昌，皆预战立功。时蔡贼张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营，破之。用本部骑兵败秦贤军，杀五千人，连破四寨，尽得其辎重。从讨卢瑭、张晊，殪万余人，存功居多。我军之围濮州也，有贼升眺楼大诟。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发而尸陨其下，赏赉甚厚。复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师，败徐戎。又佐庞师古至吕梁，败时溥二千余众，以是累迁官。初，王师渡淮乏食，不甚利，惟存军战有功，淮贼乃引退。太祖之讨宿州也，葛从周以水坏其垣，丁会以师乘其墉，存战垒外，败其军，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击时溥于砀山，破之，获蕃将石君和等五十人。《欧阳史》云：存代李唐宾攻时溥，溥败砀山，存获其将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从周引水浸之，丁会与存战城下，遂下之。是岁，复与晋军战于马牢川，始入为前锋，出则后拒，晋不敢逼，乃渡河袭淇门，杀三千余人。曹州刺史郭绍宾之来归也，存以师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军伐郓，临其壁，既而师陷围中，

以急来告，存领二百骑驰赴击退之。太祖喜，拔为诸军都指挥使。景福二年春，太祖亲至曹州，留骑军数千，令存将之，且曰："有急则倍道兼行以赴之。"俄闻朱瑾领兵二万入援彭门，存乃领骑军驰赴之，与徐、兖之众合战于石佛山下，大败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时人称其忠勇。

初，朱珍、李唐宾之殁，庞师古代珍，存代唐宾，战伐功绩，多与师古同。始遥领韶州牧，又改贺州，后用为权知曹州刺史，官至检校右仆射。及太祖登极，屡有征讨，因起猛士之叹。一日，幸讲武台阅兵，谓诸将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劳苦耶！诸君其思之。"他日语又如是，累赠官至太保。

子彦威，后唐明宗朝为青州节度使。

符道昭，淮西人。性强敏，有武略，秦宗权用为心膂，使监督诸军，后为骑将。尤能布阵，勇闻于时。然刚而无操，善迎人意，一见若尽肺腑，必爱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飏矣。秦宗权之将败也，有薛潜者，支擘队伍，道昭谓所私曰："蔡弱矣。"乃归潜。潜欲败，复奔洋州依葛佐。佐攻兴元军不利，复奔于岐。宋文通爱之，养为己子，名继远，遂易其宗。及得军职，悉超侪伍。后为巴州刺史，又奏为陇州防御使兼中军都指挥使。太祖迎奉昭宗，驻军于岐下，道昭频领骑士敢斗战，屡为王师所败，遂来降。太祖素闻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秦州节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不克而还。先是，李周彝弃鄜州自投归国，署为元帅府行军左司马，宠冠霸府。及道昭至，以为右司马，使与周彝同领寇彦卿、南大丰、阎宝已下大军伐沧州。及太祖幸魏州，讨牙军，中军前有魏博将山河营指挥使左行迁，闻府中有变，引军还屯历亭，自称留后，从乱者数万人。道昭佐周彝与彦卿已下大破之，杀四万余人，擒左行迁，斩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数万据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献。乘胜取澶、博二州，平之，复杀万余人。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阵，屡有摧失，而周彝、彦卿犄角继进，连以捷告；护兵者上功不实，皆以道昭为首。太祖阴知之，俱不议赏。及沧州之围也，不用骑士，令道昭牧马于唐阳。太祖受禅后，委兵柄，与康怀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堑"缭之，飞鸟不度。既逾岁，晋人援至，王师大败，道昭为晋军所杀。

徐怀玉，本名琮，亳州焦夷县人。少以雄杰自任，随太祖起军。唐中和末，从至大梁。光启初，蔡寇屯金堤驿，怀玉将轻骑连破之，由是累迁亲从副将，改左长剑都虞候。又从破蔡贼于板桥，收秦宗权八寨，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文德初，同诸军解河阳之围，复从破徐、宿。乾宁中，奏加检校刑部尚书，太祖赐名怀玉。破朱瑾于金乡南，擒宗江以

献，表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乾宁四年，庞师古失利于清口，怀玉独完军以退。光化初，转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军指挥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顷之，王师范以青州叛，屡出兵侵轶，怀玉击退之。天复四年，转齐州防御使，加检校司空，从大军迎驾于岐下。归署华州观察留后。一年，复领所部兵戍雍州，寻召赴河中，补晋、绛、同、华五州马步都指挥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统军，转右龙虎统军，领六军之士赴泽州。寻为晋军所攻，昼夜冲击，穴地而入，怀玉率亲兵逆杀于隧中，晋军遂退。开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检校司徒。明年，除晋州刺史。其秋，晋军大至，已乘其墉，怀玉选亲兵五十余人，拥杀下城。晋军既退，出家财以赏战士。岁中，晋军又至，怀玉领兵败之于洪洞。三年，制授鄜坊节度使、特进、检校太保，练兵缮壁，人颇安之，加检校太傅。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谦拒命，遣兵袭鄜州，怀玉无备，寻为河中所掳，囚于公馆。及友珪遣康怀英率师围河中，友谦虑怀玉有变，遂害之。怀玉才气刚勇，临阵未尝折退，平生金疮被体，有战将之名焉。

郭言，太原人也。家于南阳新野，少以力穑养亲，乡里称之。唐广明中，黄巢拥众西犯秦、雍，言为巢党所执。后从太祖赴汴，初为骑军，继有战功，后擢为裨校。言性刚直，有权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财分给将士之贫者，由是颇得士心。屡将兵与蔡寇战于浚郊，每以少击众，出必胜归。太祖嘉其勇果，谓宾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时宗权支党数十万，太祖兵不过数十旅，每恨其寡，与之不敌。一日，命言董数千人，越河、洛，趋陕、虢，招召丁壮，以实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锐士万余，遂迁步军都将。自是随太祖掩袭察寇，斩获掠夺，不可胜纪。宗权以兹败北，太祖尽收其地。因命言将兵导达贡奉，以安邮传，自汴、郑迄于潼关，去奸恤弱，甚得其所。光启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扬州节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领兵赴维扬以制置为名，时言为李璠前锋，深入淮甸，破盱眙而还。梁祖东伐徐、郓，言将偏师，略地千里；频逢寇敌，言出奇决战，所向皆捷，大挫东人之锐。太祖录其绩，以"排阵斩斫"之号委之，寻表为宿州刺史、检校右仆射。于时徐、宿兵锋日夕相接，控扼侦逻，以言为首。景福初，时溥大举来攻宿州，言勇于野战，喜逢大敌，自引锐兵击溥，杀伤甚众，徐戎乃退。言为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李唐宾，陕州陕县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尚让之寇繁台也，唐宾与李谠、霍存并为巢将，与太祖之军战于尉氏门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宾与王虔裕来降。时黄巢壁于陈郊，乃命唐宾摩其西闉焚焉。王

满之师，王夏之阵，唐宾悉在战中。后与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敌。及取滑平蔡，前后破郓、淮、徐之众，功与朱珍略等，而骁勇绝伦，善用矛，未尝不率先陷阵。其善于治军行师之道，亦与珍齐名。珍之擒石璠也，唐宾亦沿淮与郭言犄角下盱眙，其后渡河破黎阳、李固等镇，攻澶州，下内黄，败魏师，未尝不与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宾亦堙壕坎墉，摧其东北隅。及伐徐取丰，时溥军于吴康，珍亟遇之，未能却，唐宾引本军击败之，珍遂大胜。每兴师必与珍偕用，故往无不利，然而刚中用壮，遂为珍所害，以谋叛闻。太祖闻之，痛惜累日。及诛朱珍后，令其妻孥至军收葬，而加吊祭焉。

王虔裕，琅琊临沂人也，家于楚丘。少有胆勇，多力善射，以弋猎为事。唐乾符中，诸葛爽聚徒于青、棣间，攻剽郡县，虔裕依其众。及爽归顺，乃以虔裕及其众隶于宣武军。太祖镇汴，四郊多事，始议选将征讨，首以虔裕绾骑兵，恆为前锋。及太祖击巢、蔡于陈州，虔裕连拔数寨，擒获万计。巢孽既遁，虔裕蹑其迹，追至万胜戍，贼众饥乏，短兵才接而溃。太祖以其劳，表授义州刺史。蔡人日纵侵掠，陈、郑、许、亳之郊频年大战，虔裕掩袭攻拒，凡百余阵，剿戮生擒，不知纪极。秦宗贤寇汴南鄙，太祖令虔裕逆击于尉氏，不利而还。太祖怒，命削职，拘于别部。逾年，邢州孟迁请降。未几，晋人伐邢，孟迁遣使来乞师，太祖先遣虔裕选勇士百余人径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树立旗帜，晋人不测，乃退。数月，复来围邢，时太祖大军方讨兖、郓，未及救授。邢人困而携贰，迁乃絷虔裕送于太原，寻为所害。

刘康乂，寿州安丰县人也。以农桑为业，唐乾符中，关东群盗并起，江、淮间偏罹其苦，因为巢党所掠。康乂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乐为暴。中和三年，从太祖赴镇，委以心腹，康乂枕戈擐甲，夷险无惮。其后累典亲军，袭巢破蔡，斩获尤多，累以战功迁元从都将。从太祖连年攻讨徐、兖、郓，所向多捷，尤善于营垒，充诸军壕寨使。及太祖尽下三镇，议其功，奏加检校右仆射，兼领军卫，寻迁密州刺史，政甚简静。时王师范叛据青州，乞师于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执锐者不满千夫，而淮贼逾万，康乂率老弱守陴，自别领少壮，日与接战于密之四郊，俘擒千计。贼知密州虚弱，援兵未至，昼夜急攻，遂陷，康乂出为贼所害。

王彦章，字贤明，郓州寿张县人也。祖秀，父庆宗，俱不仕。以彦章贵，秀赠左散骑常侍，庆宗赠右武卫将军。彦章少从军，隶太祖帐下，以骁勇闻。稍迁军职，累典禁兵。从太祖征讨，所至有功，常持铁枪冲坚陷阵。开平二年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

使。三年，转左监门卫上将军，依前左龙骧军使。乾化元年，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依前左监门卫上将军。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检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依前左先锋马军使。未几，改先锋步军都指挥使。四年，为澶州刺史，进封开国伯。五年三月，朝廷议割魏州为两镇，虑魏人不从，遣彦章率精骑五百屯鄴城，驻于金波亭，以备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军作乱，首攻彦章于馆舍，彦章南奔。七月，晋人攻陷澶州，彦章举家陷没。《通鉴》云：晋人夜袭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刘鄩营，晋人获其妻子。晋王迁其家于晋阳，待之甚厚，遣细人间行诱之，彦章即斩其使以绝之。后数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御使、检校太保，依前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贞明二年四月，改郑州防御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加检校太傅，依前郑州防御使。顷之，授行营诸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五年五月，迁许州两使留后，军职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许州匡国军节度使，充散指挥都头都军使，进封开国侯。未几，授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七年正月，移领滑州。

三年四月晦，晋师陷郓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彦章代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拜命之日，促装以赴滑台，遂自杨村寨浮河而下，水陆俱进，断晋人德胜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晋人遂弃北城，并军保杨刘。彦章以舟师沿流而下，晋人尽彻北城，拆屋木编筏，置步军于其上，与彦章各行一岸。每遇转滩水汇，即中流交斗，流矢雨集，或舟筏覆没，比及杨刘，凡百余战。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晋人极力固守，垂陷者数四。六月，晋王亲援其城，彦章之军，重壕复垒，晋人不能入。晋王乃于博州东岸筑垒，以应郓州。彦章闻之，驰军而至，急攻其栅，自旦及午，其城将拔，会晋王以大军来援，彦章及退。七月，晋王至杨刘，彦章军不利，遂罢彦章兵权，诏令归阙，以段凝为招讨使。

先是，赵、张二族挠乱朝政。彦章深恶之，性复刚直，不能缄忍。及授招讨之命，因谓所亲曰："待我立功之后，回军之日，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赵、张闻之，私相谓曰："我辈宁死于沙陀之手，不当为彦章所杀。"因协力以倾之。时段凝以贿赂交结，自求兵柄，素与彦章不协，潜害其功，阴行逗挠，遂至王师不利，竟退彦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国以之亡矣。

是岁秋九月，朝廷闻晋人将自兖州路出师，末帝急遣彦章领保銮骑士数千于东路守捉。且以郓州为敌人所据，因图进取，令张汉杰为监军。一日，彦章渡汶，以略郓境，至递坊镇，为晋人所袭，彦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晋王以大军至，彦章以众拒战，兵败，为晋将夏鲁奇所

擒。鲁奇尝事太祖，与彦章素善，及彦章败，识其语音，曰："此王铁枪也。"挥槊刺之，彦章重伤，马踣，遂就擒。晋王见彦章，谓之曰："尔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问："我素闻尔善将，何不保守兖州？此邑素无城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晋王恻然，亲赐药以封其创。晋王素闻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抚，以诱其意。彦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与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败力穷，死有常分，皇帝纵垂矜宥，何面目见人！岂有为臣为将，朝事梁而暮事晋乎！得死，幸矣！"晋王又谓李嗣源曰："尔宜亲往谕之，庶可全活。"时彦章以重伤不能兴，嗣源至卧内以见之，谓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盖嗣源小字也。彦章素轻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晋王命肩舆随军至任城，彦章以所伤痛楚，坚乞迟留，遂遇害，时年六十一。

彦章性忠勇，有膂力，临阵对敌，奋不顾身。尝谓人曰："李亚子斗鸡小兒，何足畏！"初，晋王闻彦章授招讨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备冲突，至则德胜南城已为所拔。晋王尝曰："此人可畏，当避其锋。"一日，晋王领兵迫潘张寨，大军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枪登船，叱舟人解缆，招讨使贺瑰止之，不可。晋王闻彦章至，抽军而退，其骁勇如此。及晋高祖迁都夷门，嘉彦章之忠款，诏赠太师，搜访子孙录用。《五代史补》：王彦章之应募也，同时有数百人，而彦章营求为长。众皆怒曰："彦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辈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彦章闻之，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我天与壮气，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长耳。汝等咄咄，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且大凡健兒开口便言死，死则未暇，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众初以为戏，既而彦章果然，众皆失色，无敢效之者。太祖闻之，以为神人，遽擢用之。

贺德伦，其先河西部落人也。父怀庆，隶滑州军为小校。德伦少为滑之牙将。太祖领四镇，德伦以本军从，继立军功，累历刺史留后，迁平卢军节度使。及魏博杨师厚卒，朝廷以德伦代其任。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军作乱，执德伦，囚于别馆，尽杀其部众，为乱首张彦所迫，遣使归款于太原。晋王自黄泽岭东下，至临清，德伦遣从事司空颋密启晋王，诉以张彦凌辱之事。晋王至永济，斩彦等八人，然后入于魏，德伦即以符印上晋王。《通鉴》：晋王既入，德伦上印节，请王兼领天雄军。王固辞，曰："比闻汴寇侵逼贵道，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又闻城中新罹涂炭，故暂入存抚。明公不垂鉴信，乃以印节见推，诚非素怀。"德伦再拜曰："今寇敌密迩，军城新有大变，人心未安，德伦心

腹纪纲为张彦所杀殆尽，形孤势弱，安能抚军！一旦生事，恐负大恩。”王乃受之。寻授云州节度使，行次河东，监军张承业留之不遣。顷之，王檀以急兵袭太原，德伦部下多奔逸，承业惧其为变，遂诛德伦，并其部曲尽杀之。

列传十二

杨师厚，颍州斤沟人也。为李罕之部将，以猛决闻，尤善骑射。及罕之败，退保泽州，师厚与李铎、何絪等来降，太祖署为忠武军牙将，继历军职，累迁检校右仆射，表授曹州刺史。唐天复三年，从太祖迎昭宗于岐下，李茂贞以劲兵出战，为师厚所败。及王师范以青州叛，太祖遣师厚率兵东讨，时淮贼王景仁以众二万来援师范，师厚逆击，破之，追至辅唐县，斩数百级，授齐州刺史。将之任，太祖急召见于郓西境，遣师厚率步骑屯于临朐，而声言欲东援密州，留辎重于临朐。师范果出兵来击，师厚设伏于野，追击至圣王山，杀万余众，擒都将八十人。未几，莱州刺史王师诲以兵救师范，又大败之。自是，师范不复敢战。师厚移军寨于城下，师范力屈，竟降。天复四年三月，加检校司徒、徐州节度使。

天祐元年，加诸军行营马步都指挥使。二年八月，太祖讨赵匡凝于襄阳，命师厚统前军以进，赵匡凝严兵以备。师厚至谷城西童山，刊材造浮桥，引军过汉水。一战，赵匡凝败散，携妻子沿汉遁去。翼日，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旧唐书》：天祐三年六月甲申，敕："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请别立忠义军额，既非往制，固是纵权，忠义军额宜停废，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即令南讨荆州，留后赵匡明亦弃军上峡，不浃旬，并下两镇，乃正授襄州节度使。先是，汉南无罗城，师厚始兴板筑，周十余里，郛郭完壮。

开平元年，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检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诏兼潞州行营都招讨使。无何，刘知俊据同州叛，师厚与刘鄩率军西讨，至潼关，擒知俊弟知浣以献。知俊闻师厚至，即西走凤翔，师厚进攻，至长安。时知俊已引岐寇据其城，师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自西门而入，贼将王建惊愕，不知所为，遽出降。制加师厚检校太尉。顷之，晋王与周德威、丁会、符存审等以大众攻晋州甚急，太祖遣师厚帅兵援之。军至绛州，晋军扼蒙坑之险，师厚整众而前，晋人乃彻围而遁。四年二月，移授陕州节度使。五年正月，王景仁败于柏乡，晋人乘胜围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阳。师厚受诏以兵屯卫州，晋军攻魏州，不克而退；师厚追袭，过漳河，解邢州之围，改授滑州节度使。明年，太祖北征，令师厚以大军攻枣强，逾旬不能克，太祖屡加督责，师厚昼夜奋击，乃破之，尽屠其城。车驾还，师厚屯魏州。

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内都指挥使潘晏与大将臧延范、赵训谋变，有密告者，师厚布兵擒捕，斩之。《欧阳史》云：师厚乘间杀魏牙将潘晏、臧延范等，逐出节度使罗周翰。越二日，又有指挥使赵宾夜率部军擐甲，俟旦为乱。师厚以衙兵围捕，宾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师厚遣骑追至肥乡，擒其党百余人，归斩于府门。友珪即以师厚为魏博节度使、检校侍中。未几，镇人、晋人侵魏之北鄙，师厚率军至唐店，破之，斩首五千级，擒其都将三十余人。是时师厚握河朔兵，威望振主，友珪患之，诏师厚赴阙。师厚乃率精甲万人至洛阳，严兵于都外，自以十余人入谒，友珪惧，厚礼而遣之。及末帝将图友珪，遣使谋于师厚，深陈款效，且驰书于侍卫军使袁象先及主军大将；又遣都指挥使朱汉宾率兵至滑州以应禁旅。友珪既诛，末帝即位于东京，首封师厚为鄴王，加检校太师、中书令。每下诏不名，以官呼之，事无巨细，必先谋于师厚，师厚颇亦骄诞。先是，镇人以我柏乡不利之后，屡扰边境，师厚总大军直抵镇州城下，焚荡闾舍，移军掠藁城、束鹿，至深州而归。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镇。废朝三日，赠太师。

师厚纯谨敏干，深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剧镇，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众，骤萌不轨之意，于是专割财赋，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摘骁锐，纵恣豢养，复故时牙军之态，时人病之。《清异录》云：枪材难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杨师厚时银枪效节，都皆采于此。承前河朔之俗，上元比屋夜游，及师厚作镇，乃课魏人户立灯竿，千釭万炬，洞照一城，纵士女嬉游。复彩画舟舫，令女妓棹歌于御河，纵酒弥日。又于黎阳采巨石，将纪德政，以铁车负载，驱牛数百以拽之，所至之处，丘墓庐舍悉皆毁坏，百姓望之，皆曰“碑来”。及碑石才至，而师厚卒，魏人以为“悲来”之应。末帝闻其卒也，于私庭受贺，乃议裂魏州为两镇。既而所树亲军，果为叛乱，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沦陷，宗社覆灭，由师厚兆之也。

牛存节，字赞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礼，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负。唐乾符末，乡人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存节往从之。爽卒，存节谓同辈曰：“天下汹汹，当择英主事之，以图富贵。”遂归于太祖。初授宣义军小将。属蔡寇至金堤驿，犯酸枣、灵昌，存节日与之斗，凡二十余往，每往必执俘而还，前后斩首二十余级，获孳畜甚众。太祖击蔡贼于板桥、赤冈、酸枣门、封禅寺、枯河北，存节皆预其行，与诸将于濮州南刘桥、范县大破郓众，自此深为太祖奖遇。

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军围张宗奭于河阳，太祖遣存节率军赴之。属岁歉，饷馈不至，村民有储干椹者，存节以器用、钱帛易之，以

给军食。大破贼于浿河，罕之引众北走。又预讨徐、宿有功。及讨河北，存节前锋下黎阳，收临河，至内黄西，以兵千余人当魏人万二千众，大破其阵，僵仆蔽野。太祖深所叹激，谓有神兵之助。大顺元年，改滑州左右厢牢城使。与诸将讨时溥，累破贼军。景福元年秋，改遏后都指挥使。攻濮之役，领军先登，遂拔其垒。二年四月，下徐州，枭时溥，存节力战，其功居多。乾宁二年，授检校工部尚书。三年夏，太祖东讨郓州，存节领军次故乐亭，扼其要路，都指挥使庞师古屯马颊，存节密与都将王言谋入郓垒。十二月，存节遣王言夜伏勇士于州西北，以船逾濠，举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节独率伏军负梯□童破其西甕城，夺其濠桥，诸军俱进。四年四月，陷其城，寻与葛从周降下兖州，加检校右仆射。

其年秋，大举以伐淮南，至濠州东，闻前军失利于清口，诸军退至瞒河，无复队伍。存节遏其后，诸将释骑步斗，诸军稍得济，收合所部并败兵共八千余人，至于淮涘，时不食已四日矣。存节训励部分，以御追寇，遂得旋师。五年，除亳州刺史，俄迁宣武军都指挥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贼大至彭城，存节乃以部下兵夜发，直趣彭门；淮人讶其神速，震恐而退，诸将服其智识。

光化二年，罢归，复为左衙都将兼马步教练使。天复元年，授潞州马步都指挥使，法令严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绝于道，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改滑州左衙步军指挥使，知邢州军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团练使。时州兵才及二百人，晋人知之，以大军来寇。太祖在鄴，发长直兵二千人赴援，存节率壮健出斗，以家财赏激战士，并军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劳慰久之，厚赉金帛鞍马，加检校司徒。冬，罢军，署为元帅府左都押衙。四年，太祖受禅，除右千牛卫上将军。其秋，攻潞州，以存节为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

开平二年二月，自右监门卫上将军转右龙虎统军，驻留洛下。是岁，王师败于上党，晋人乘胜进迫泽州，州城将陷。河南留守张全义召存节谋，遂以本军及右龙虎、羽林等军往应接上党。师至天并关，存节谓诸将曰："是行也，虽不奉诏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时晋人新胜，其锋甚盛，存节引从而前，衔枚夜至泽州，适遇守埤者已纵火鼓噪，以应外军，刺史保衙城，不知所为。存节才入，晋军已至矣，乃分布守御。晋军四面攻斗，开地道以入城，存节亦以隧道应之，逆战于地中，晋军不能进；又以劲弩射之，中者人马皆洞，经十三日，晋军死伤者甚众，焚营而退，郡以获全，太祖屡叹赏之。五月，迁左龙虎统军，充六军马步都指挥使。十月，授绛州刺史。

三年四月，除鄜州留后。六月，刘知俊以同州叛，寻授同州留后，未几，加检校太保、同州节度使。乾化二年，加检校太傅，进封开国公。存节戒严军旅，常若敌至。先是，州中井水咸苦，人不可饮。及并人、岐人来迫州城，或以为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节及肃拜虔祝，择地凿八十余井，其味皆甘淡，由是人马汲濯有余，众以为至诚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马未尝释甲，以至寇退。寻加同平章事，诏赴阙。末帝召慰勉，赏赐甚厚。十一月，加开府仪同三司，食邑一千户，授郓州节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使，控扼淮濆，边境安之。

其冬，蒋殷据徐州逆命，存节方以大众戍颍州，得殷逆谋，密以上闻，遽奉诏与刘鄩同讨之，顿于埇上。淮贼朱瑾以兵救殷，距宿之两舍，闻存节兵大至，即委粮弃甲而遁，竟平徐州。诏加太尉。夏中病渴且痟，属河北用军，末帝令率军屯阳留以张刘鄩之势。存节忠愤弥笃，未尝言病，料敌治戎，旦夕愈厉。病革，诏归汶阳，翼日而卒。将终，戒其子知业、知让等以忠孝，言不及他。册赠太师。存节武鸷慷慨，有大节，野战壁守，皆其所长，威名闻于境外，深为末帝所重，而木强忠厚，有贾复之风焉。

王檀，字众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卫将军、陇州防御使。祖曜，定难功臣、渭桥镇遏使。父环，鸿胪卿，以檀贵，累赠左仆射。檀少英悟，美形仪，好读兵书，洞晓韬略。唐中和中，太祖镇大梁，檀为小将。四年，汴将杨彦洪破巢将尚让、李谠于尉氏门外，檀在战中，摧锋陷阵，遂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预破蔡贼于斤沟、淝河、八角，迁踏白都副将。光启二年，从胡真击淮西之众，解河阳之围。蔡贼张存敢乘乱据洛阳，檀与勇士数十人潜入贼栅，邀其辎重，存敢遁走。胡真至陕州，开通贡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贼帅石令殷。从击秦宗贤于郑州西北河滩之上，于太祖马前射贼将孙安，应弦而毙。三年，佐都指挥使朱珍败徐戎于孙师陂，获其将孙用和、束诩以献。从击蔡贼于板桥，偏将李重裔追贼马踬，为蔡人所擒，檀夺取而旋，获贼将薛注。太祖破朱瑾于刘桥，檀尽收其军实。文德元年三月，讨罗宏信，败魏人于内黄，檀获其将周儒、邵神剑以归，补冲山都虞候。是岁，与诸军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时溥之众，檀获贼将何肱，改左踏白马军副将。预征兖、郓，累立战功。

大顺元年，从庞师古渡淮深入，讨孙儒之乱，夺邵伯堰，破高邮军。檀奋命击贼，刃伤左臂。未几，迁顺义都将。天复中，从太祖率四镇之师围凤翔，以迎昭宗。屡立戎效，迁左踏白指挥使。从攻王师范于青州，檀以偏师收复密郡，《永阳志》云：张训守密州刺史，朱全忠至

青州，训谓诸将曰：“汴人将至，何以御之？”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训曰：“不可。”乃封府库，植旗帜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后而去。全忠遣王檀攻密州，数日乃敢入城。遂权知军州事，充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寻表授检校右仆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旧无壁垒，乃率夫修筑罗城，六旬而毕，居民赖之，加检校司空。开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三年，加检校太保，充潞州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与晋人战于柏乡，王师败绩，河朔大震。景仁与众为敌骑所追，檀严设备，应接败军，助以资装，获济者甚众。俄而晋军大至，重围四合，土山地穴，昼夜攻击，太祖忧之。檀密上表，请驾不亲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垒。三月，以功就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进封琅琊郡王，命宣徽使赵殷衡赍诏慰谕，赐绢千匹、银千两，赏守御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邓州宣化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

末帝即位，移授许州匡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五年，蔡州刺史王彦温作乱，檀受诏讨平之，加兼中书令。贞明元年三月，魏博军乱。六月，晋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属郡，河北大扰，檀受诏与开封尹刘鄩犄角进师，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县，下之，擒贼将李岩、王开关以献。顷之，檀密疏请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阴地关袭取晋阳，末帝许之，即驰兵而去。二年二月，师至晋阳，昼夜急攻其垒，并州几陷。既而蕃将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军大掠而还。寻授天平军副大使，知节度使事，弃郓、齐、曹等州观察等使。先是，檀招诱群盗，选其劲悍者置于帐下，以为爪牙。至是，数辈窃发，突入府第，檀素不为备，遂为所害，时年五十一。节度副使裴彦闻变，率府兵尽擒诸贼，州城帖然。寻册赠太师，谥曰忠毅，葬于开封县之皋门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史臣曰：夫大都偶国，《春秋》所非。当师厚之据鄴城也，绾数万之甲兵，擅六州之舆赋，名既震主，势亦滔天。逮其丧亡，须议分割。由兹以失河朔，因是以启晋人，《诗》所谓“谁生厉阶”者，师厚之谓欤！存节、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图功，观其方略，皆将帅之良者也。

列传十三

刘鄩，密州安丘县人也。祖绶，密州户掾，累赠左散骑常侍。父融，安丘令，累赠工部尚书。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猎史传。唐中和中，事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为小校。敬武卒，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朝廷命崔安潜镇青州，州人拒命。棣州刺史张蟾将袭师范，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宏攻棣州，宏反与蟾通，伪旋军以袭师范。师范知之，设伏兵以迎宏，既而享之，先诫鄩曰："宏至即斩之。"鄩如约，斩宏于座上，同乱者皆诛之。师范以鄩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攻下棣州，杀张蟾，朝廷因授师范平卢军节度使。光化初，师范表鄩为登州刺史。岁余，移刺淄州，署行军司马。

天复元年，昭宗幸凤翔，太祖率四镇之师奉迎于岐下。李茂贞与内官韩全诲矫诏征天下兵入援，师范览诏，慷慨泣下，遣心腹乘虚袭取太祖管内州郡。所在同日窃发，其事多泄，唯鄩以偏师陷兖州，遂据其郡。初，鄩遣细人诈为鬻油者，觇兖城内虚实及出入之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以引众而入，遂志之。鄩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宵自水窦衔枚而入，一夕而定，军城晏然，市民无扰。《金华子》云：鄩入据子城，甲兵精锐，城内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将悍，人情不附，鄩因而抚治，民皆安堵。太祖命大将葛从周攻之。时从周为节度使，领兵在外，州城为鄩所据，家属悉在城中。鄩善抚其家，移就外第，供给有礼，升堂拜从周之母。及从周攻城，鄩以板舆请母登城，母告从周曰："刘将军待我甚至，不异于兒，新妇已下，并不失所。刘将军与尔各为其主，尔其察之。"从周歔欷而退。鄩料简城中老疾及妇人浮食百姓不足与守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军，戢兵禁暴，居人泰然。从周攻围既久，鄩无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节度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从之而逸，鄩之守兵禁之不可，鄩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副使少将人出，非素遣者请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闻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军闻之，果疑彦温有奸，即戮之于城下，自是军城遂固。及王师范兵力渐窘，从周以祸福谕鄩，俾之革面，鄩报曰："俟青州本使归降，即以城池还纳。"天复三年十一月，师范告降，且言先差行军司马刘鄩领兵入兖州，请释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听命。太祖嘉其节概，以为有李英公之风。

鄩既降，从周具行装服马，请鄩归大梁。鄩曰："未受梁王舍释之

旨，乘肥衣裘，非敢闻命。”即素服跨驴而发。及将谒见，太祖令赐冠带，鄩曰：“累囚负罪，请就絷而入。”太祖不许。及见，慰抚移时，且饮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耶！”旋授元从都押牙。太祖牙下诸将，皆四镇旧人，鄩一旦以羁旅之臣，骤居众人之右，及与诸将相见，并用阶庭之礼，太祖尤奇重之。未几，表为鄜州留后。是时，邠、岐之众，屡寇其境，鄩御捍备至，太祖以其地远，虑失鄩，即令弃郡引军屯于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帅之任，以鄩为元帅府都押牙，执金吾如故。开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将军，充诸军马步都指挥使。其年秋，与诸将征潞州，迁检校司徒。三年二月，转右威卫上将军，依前诸军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龙武统军，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其年夏，同州刘知俊反，引岐人袭据长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陕，命鄩西讨，即奋取潼关，擒知俊弟知浣以献。遂引兵收复长安，知俊弃郡奔凤翔。太祖以鄩为佑国、同州军两使留后。寻改佑国军为永平军，以鄩为节度使、检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内观察使。是时，西鄙未宁，密迩寇境，鄩练兵抚众，独当一面。四年，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篡位，加检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内艰，友珪命起复视事。末帝即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诏鄩归阙，授开封尹，遥领镇南军节度使。旋属晋人寇河朔，鄩奉诏与魏节度使杨师厚御之而退。

九月，徐州节度使蒋殷据城叛。时朝廷以福王友璋镇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与郓帅牛存节率兵攻之。殷求援于淮夷，伪吴杨溥遣大将朱瑾领众赴援，鄩逆击破之。贞明元年春，城陷，殷举族自燔，于火中得其尸，枭首以献，诏加检校太尉。

三月，魏杨师厚卒，朝廷分相、魏为两镇，遣鄩率大军屯南乐，以讨王镕为名。既而魏军果乱，囚节度使贺德伦，送款于太原。六月，晋王入魏州，鄩以精兵万人自洹水移军魏县，晋王来觇，鄩设伏于河曲丛木间，俟晋王至，大噪而进，围之数匝，杀获甚众，晋王仅以身免。是月，鄩潜师由黄泽西趋太原，将行，虑为晋军所追，乃结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军至乐平，会霖雨积旬，师不克进，鄩即整众而旋。魏之临清，积粟之所，鄩引军将据之，遇晋将周阳五自幽州率兵至，鄩乃取贝州，与晋军遇于堂邑，鄩邀击却之，追北五十余里，遂军于莘县。增城垒，浚池隍，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饷路。

八月，末帝赐鄩诏曰：“阃外之事，全付将军。河朔诸州，一旦沦

没，劳师弊旅，患难日滋，退保河□需，久无斗志。昨东面诸侯，奏章来上，皆言仓储已竭，飞挽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掳，夙宵轸念，惕惧盈怀。将军与国同休，当思良画，如闻寇敌兵数不多，宜设机权，以时翦扑，则予之负荷，无累先人。”鄩奏曰：“臣受国深恩，忝兹阃政，敢不枕戈假寐，罄节输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断其归路，然后东收镇、冀，解彼连鸡，止于旬时，再清河朔。岂期天方稔乱，国难未平，才出师徒，积旬霖潦，资粮殚竭，军士札瘥，切虑苍黄，乖于统摄，乃询部伍，皆欲旋归。凡次舍经行，每张犄角，又欲绝其饷道，且据临清。才及宗城，周阳五奄至，骑军驰突，变化如神。臣遂领大军，保于莘县。深沟高垒，享士训兵，日夜戒严，伺其进取。侦视营垒，兵数极多。楼烦之人，皆能骑射，最为勍敌，未可轻谋。臣若苟得机宜，焉敢坐滋患难。臣心体国，天鉴具明。”末帝又遣使问鄩决胜之策，鄩曰：“臣无奇术，但人给粮十斛，尽则破敌。”末帝大怒，让鄩曰：“将军蓄米，将疗饥耶？将破贼耶？”乃遣中使督战。鄩集诸校而谋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晓兵机，与白面兒共谋，终败人事。大将出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制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动，诸君更筹之。”时诸将皆欲战，鄩默然。他日，复召诸将列坐军门，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饮之，众未测其旨，或饮或辞。鄩曰：“一器而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既乎！”众皆失色。居数日，鄩率万余人薄镇、定之营。时鄩军奄至，上下腾乱，杀获甚众。少顷，晋军继至，乃退。

二年三月，鄩自莘引军袭魏州，与晋王战于故元城，王师败绩，鄩脱身南奔，自黎阳济河至滑州。寻授滑州节度使，诏屯黎阳。三年二月，晋王悉众来攻黎阳，鄩拒之而退。及归阙，再授开封尹，领镇南军节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归咎于鄩，鄩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团练使。属淮人寇蔡、颍、亳三郡，鄩奉命渡淮，至霍丘，大歼贼党。五年，兖州节度使张万进反，北结晋人为援，末帝遣鄩攻之，鄩为兖州安抚制置使。是冬，万进危蹙，小将邢师遇潜应王师，遂拔其城，枭万进首以献。十一月，制授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六年六月，授河东道招讨使，与华州尹皓攻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谦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留后，表请旄钺，末帝怒，命鄩讨之。其年九月，晋将李嗣昭率师来援，战于城下，王师不利，败兵走河南；桥梁陷，溺死者甚众，鄩以余众退保华州罗文寨。先是，鄩与河中朱友谦为婚家，及王师西讨，行次陕州，鄩遣使赍檄与友谦，谕以祸福大计，诱令归国，友谦不从，如是停留月余。尹皓、段凝辈素忌鄩，遂构其

罪，言鄩逗留养寇，俾俟援兵，末帝以为然。及兵败，诏归洛，河南尹张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饮鸩而卒。时年六十四，诏赠中书令。

子遂凝、遂雍别有传。

贺瑰，字光远，濮阳人也。曾祖延，以瑰贵，赠左监门上将军。祖华，赠左散骑常侍。父仲元，赠刑部尚书。瑰少倜傥，负雄勇之志，遇世乱入军。朱瑄为濮州刺史兼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拔为小将。唐光启初，郓州三军推瑄为留后，以瑰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表授检校工部尚书。及瑄与太祖构隙，瑰受瑄命，数领军于境上。乾宁二年十月，太祖亲征兖、郓。十一月，瑄遣瑰与太原将何怀宝率兵万余人以援朱瑾，师次待宾馆，断我粮运。太祖侦知之，自中都引军夜驰百余里，迟明至钜野东，与瑰等接战，兖人大败。瑰窜于棘冢之上，大呼曰："我是郓州都将贺瑰，愿就擒，幸勿伤也！"太祖闻之，驰骑至冢前，遂擒之。并获何怀宝及将吏数十人，徇于兖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瑰一人，释缚，置之麾下；寻署为教练使，奏授检校左仆射。瑰感太祖全宥之恩，私誓以身报国。

天复中，预平青州王师范，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锋都指挥使，加检校司空。天祐二年，与杨师厚从太祖平荆、襄，授荆南两使留后，未几，征还，为行营左厢步军都指挥使。开平二年十月，授左龙虎军马步都指挥使。十二月，改左卫上将军，充六军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转右龙虎统军，未几，加检校司徒、邢州团练使。四年二月，改泽州刺史，充昭义军节度留后、检校太保，进封开国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寻加检校太傅。有顷，转左龙虎统军。

贞明二年，庆州叛，为李继陟所据，瑰以本官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诸军都虞候，与张筠破泾、凤之众三万，下宁、衍二州。三年秋，庆州平。十二月，瑰以功授滑州宣义军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傅，加同平章事，寻授北面行营招讨使。四年春，晋人取杨刘城据之。八月，瑰与许州节度使谢彦章领大军营于濮州之行台村，对垒数月。一日，晋王以轻骑挑战，瑰与彦章发伏兵奋击，晋王仅以身免。先是，瑰与彦章不协，是岁冬十二月，复为诸军都虞候朱珪所构，瑰乃伏甲士，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等于军，以谋叛闻。是月，瑰与晋人大战于胡柳陂，晋人败绩，临阵斩晋将周阳五。既晡，瑰军亦败。五年春正月，晋人城德胜，夹河为栅。四月，瑰率大军攻其南栅，以艨艟战舰扼其中流，晋人断我艨艟，济军以援南栅，瑰退军于行台，寻以疾卒，时年六十二。诏赠侍中。

长子光图，仕后唐，为供奉官。

康怀英，兖州人也。本名怀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骁勇事朱瑾为列校。唐乾宁四年春，太祖既平郓，命葛从周乘胜急攻兖州。时朱瑾在丰沛间搜索粮饷，留怀英守其城。及从周军至，怀英闻郓失守，乃出降。太祖素闻其名，得之甚喜，寻署为军校。光化元年秋，从氏叔琮伐襄、汉，怀英以一军攻下邓州。三年，从征河朔，佐张存敬败燕军于易水之上。天复元年冬，太祖率师迎昭宗于凤翔。时李茂贞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余屯武功以拒，太祖命诸军击之，以怀英为前锋，领众先登，一鼓而大破之，掳甲士六千余人，夺马二千匹。翼日，太祖方至，顾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荡逆党，真武功也。"乃召怀英，大加奖激，仍以骏马、珍器赐之。

二年四月，符道昭复领大军屯于虢县之汉谷。其建寨之所，前临巨涧，后倚峻阜，险不可升，太祖遣怀英提骑数千急击之。道昭以怀英兵寡，有俯视之意，乃率甲士万人，绝涧以挑战。怀英始以千骑夜斗，战酣，发伏以击之，岐军大败。秋八月，鄜帅李周彝屯军于三原，以援凤翔；太祖命怀英讨之，周彝拔军而遁，追至梨园，因攻下翟州，擒其守来献。俄而岐军屯奉天，太祖令怀英寨于岐军之东北，以备敌人。一夕，岐军大至，急攻其营。怀英以夜中不可惊动诸军，独以二千余人抗数万之众，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余创，岐军不胜而退。昭宗还京，赐迎銮毅勇功臣。是岁，淮人闻青、兖之叛，遣兵数万以寇宿州。太祖命怀英驰骑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怀英为权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刘知俊破邠、凤之众五万于美原，收五十余寨，乘胜引军攻下鄜州，以功授陕州节度使。太祖受禅，加检校太保。

开平元年夏，命将大军以伐潞州。将行，太祖谓怀英曰："卿位居上将，勇冠三军，向来破敌摧锋，动无遗悔，至于高爵重禄，我亦无负于卿。夫忠臣事君，有死无二，韩信所谓'汉王载我以车，衣我以衣，食我以食，食人之禄，死人之忧'。我每思韩信此言，真忠烈丈夫耳！如丁会受我待遇之恩，不谓不至，怀黄拖紫，裂土分茅，设令木石偶人，须感恩义，一朝反噬，倒戈授人，苟有天道明神，安能容此！大凡孤恩负理，忠良不为。我今扫境内委卿，卿当勉思竭尽。况晋人新得上党，众心未叶和，以十万之师，一举可克。予当置酒高会，望卿歌舞凯旋。"怀英惶恐而退。六月，怀英领大军至潞，率众昼夜攻城，半月之间，机巧百变。怀英惧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筑垒环城，浚凿池堑，然而屡为晋将周德威骑军所挠，怀英不敢即战。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为行营都虞候。夏五月，晋王率蕃汉大军攻下夹城，怀英逃归，诣银台门待

罪，太祖宥之，改授右卫上将军。三年夏，命为侍卫诸军都指挥使，寻出为陕州节度使兼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及刘知俊奔凤翔，引岐军以图灵武。太祖遣怀英率兵救之，师次长城岭，为知俊邀击，怀英败归。《欧阳史》云：还至升平，知俊掩击之，怀英大败。《通鉴》：怀贞等还，至三水，知俊遣兵据险邀之，左龙骧军使寿张王彦章力战，怀贞等乃得过。怀贞与裨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而行，皆与援兵不相值。至升平，刘知俊伏兵山口，怀贞大败，仅以身免，德遇等军皆没。盖怀英过长城岭之险已为邀击，后又败于升平也。四年春，移华州节度使。乾化二年秋，命为河中行营都招讨使，与晋军战于白径岭，败归于陕。末帝嗣位，以岐军屡犯秦、雍，命怀英为永平军节度使、大安尹，累加官至中书令。贞明中，卒于镇。

王景仁，景仁本名茂章，避梁讳改焉。详见《通鉴注》。庐州合淝人。材质魁伟，性暴率，无威仪，善用槊，颇推骁悍。在淮南累职为都指挥使，杨行密伪署宣州节度使。行密死，子渥自立，忌其勇悍，且有私憾，欲害之。景仁弃宛陵，以腹心百人归吴越王钱镠，《新唐书·杨行密传》：渥求茂章亲兵不得，宣辇帷帟以行，茂章谩骂不与。逾年，遣兵五千袭之，茂章奔杭州。镠辟为两府行军司马，具以状闻。太祖复命遥领宣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镠以淮寇终为巨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合禁旅。太祖异礼待之，颁赐殊厚，顾曰："待我平代北寇，当尽以王师付汝南讨。"于是留京师，每预丞相行列。刘知俊之叛也，从驾至陕，始佐杨师厚西入关。兵未交，知俊弃冯翊走，进克雍、华，降王建、张君练，颇预战有功，太祖嘉之。时镇、定作逆，朋附沙陀，遂擢为上将，付步骑十万，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开平二年正月二日，与晋军战于柏乡，王师败绩。太祖怒甚，拘之私第。然以两浙元勋所荐，且欲收其后效，止落平章事、罢兵柄而已。《欧阳史》：景仁及晋人战，大败于柏乡。景仁归诉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盖韩勍、李思安轻汝为客，而不从节度尔。"数月，复其官爵。末帝即位，复用为南面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以兵万余人伐寿州，至霍丘接战，擒贼将袁丛、王彦威、王璠等送京师。俄而朱瑾以大军至，景仁力战不屈，常以数骑身先奋击，寇不敢逼，乃引兵还。及济淮，复为殿军，故不甚衄，瑾亦不敢北渡。《九国志·朱景传》：王茂章来寇，度淮水可涉处立表识之，景易置于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军败，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积其尸为京观。及归，病疽而卒。诏赠太尉。

史臣曰：刘鄩以机略自负，贺瑰以忠毅见称，怀英以骁勇佐时，景仁以贞纯许国，较其器业，皆名将也。然虽有善战之劳，亦有败军之咎，则知兵无常胜，岂虚言哉！然鄩之据兖州，尽诚于师范，比迹于英公，方之数侯，加一等矣。

列传十四

李珽，字公度，陇西敦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憕，有大节，见《唐史》。父毅，仕懿、僖朝，官至右谏议大夫。珽聪悟，有才学，尤工词赋。僖宗朝，晋公王铎提兵柄，镇滑台，毅居宾席，铎见珽，大赏叹之。年二十四登进士第，解褐授校书郎，拜监察御史，俄丁内艰。先是，父旅殡在远，家贫无以襄事，与弟琪当腊雪以单缟扶杖，衔哀告人，由是两克迁祔。而珽日不过食一溢，恆羸卧丧庐中不能兴。大为时贤所叹。忧阕，再征为御史，以瘠不起。成汭之镇荆州，辟为掌书记，逾时乃就。

天复中，淮寇大举围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飞命成汭率水军十万援于鄂。珽入言曰："今舳舻容介士千人，载稻倍之，缓急不可动。吴人剽轻，若为所绊，则武陵、武安皆我之仇也，将有后虑；不如遣骁将屯巴陵，大军对岸，一日不与战，则吴寇粮绝，而鄂州围解矣。"汭性刚决，不听。淮人果乘风纵火，舟尽焚，兵尽溺，汭亦自沈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未几，襄帅赵匡凝复奏为掌记，入为左补阙。又明年，太祖为元帅，以襄阳贰于己，率兵击破之，赵匡凝奔扬州，太祖复署珽为天平军掌书记。一日，大会将佐，指珽曰："此真书记也。"

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余万围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即就外次，笔不停缀，登时而成，大为太祖嗟赏。受禅之岁，宰臣除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珽揣太祖未欲首以旧僚超拜清显，三上章固辞，优诏褒允，寻以本官监曹州事。曹去京数舍，吏民豪猾，前后十余政，未有善罢者。珽在任期岁，众庶以宁。入为兵部郎中、崇政院学士。未几，以许帅冯行袭疾甚，出为许州留后。先是，行袭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以为忧，乃遣珽驰往，以伺察之。珽至传舍，召将吏亲加抚慰。行袭欲使人代受诏，珽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于卧内宣诏，令善自补养，苟有不讳，子孙俱保后福。行袭泣谢，遂解二印以授珽，代掌军府事。太祖览奏曰："予固知珽必办吾事，行袭门户不朽矣。"乃以珽为匡国军留后，寻征为左谏议大夫兼宣徽副使。从征至魏县，过内黄，因侍立于行厩，太祖顾曰："此何故名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故此有内黄。"又曰："外黄、小黄在何处？"对曰："秦有外黄都尉，理外黄，有故墉，今在雍丘。小黄为高齐所废，其故墉今在陈留。"太祖称奖数四。

及庶人友珪篡位，除右散骑常侍，充侍讲学士。内讨之日，军士大扰，珽其夕为乱兵所伤，其夕卒于洛阳。珽性孝友，与弟琪有敦睦之爱，为搢绅所称。案：《欧阳史》有《裴迪》、《韦震传》，今原文已佚，无可采补。

卢曾，字孝伯，其先范阳人也。颇好书，有所执守。始为齐州防御使朱琼从事，琼降，预其谋，与之皆来。琼没，太祖辟为宣义幕职。曾性忠狷，好贡直，又不能取容于众，每勋府宴语稍洽，曾率然纠正，辄又忤旨。左长直军使刘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谦初定陕府，命曾往议事，有使院小将从行，嗜酒，荒逸过度。曾复命，欲发其罪，致疏于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将恐事泄，先诬告曾使酒，几败军事，刘捍因证之，由是罢职，归于齐之别墅。俄而王师范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谓之曰："子能缓颊说青州使无背盟，吾不负子矣。"会持檄以往。既至青，师范囚之，送于淮南，遇害。后太祖暴师范之罪曰："丧我骨肉，杀我宾僚。"遂族诛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

孙骘，滑台人。嗜学知书，微有辞笔。唐光启中，魏博从事公乘亿以女妻之，因教以笺奏程式。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亿既死，魏帅以章表笺疏淹积，兼月不能发一字，或以骘为言，即署本职，主奏记事。累迁职自支使、掌记至节度判官；奏官自校书、御史郎官、中丞、检校常侍至兵部尚书。太祖御天下，念潜龙时，骘奉其主，好问往来数十返，甚录之。开平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满岁，迁左散骑常侍。骘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得暇即朝夕耽玩，曾无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将议北巡，选朝士三十余人扈从。二月甲子，车驾发自洛阳。禺中，次白马顿，召文武官就食，以从臣未集，驻跸以俟之；又命飞骑促于道，而骘与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等累刻方至，太祖性本卞急，因兹大怒，并格杀于前墀。

张俊，字彦臣。祖、父咸有闻于时。俊少孤，自修饰，善为五言诗，其警句颇为人所称。唐广明中，黄巢犯京师，天子幸蜀，士皆窜伏窟穴，以保其生。俊亦晦迹浮泛，不失其道。及僖宗还京师，由校书郎、西畿尉登朝为御史、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万年县令，以事黜官峡中，将十年。太祖即位，用宰臣薛贻矩为盐铁使，俊与贻矩同年登第，甚知其才，即奏为盐铁判官，迁职为礼部郎中，兼职如故。乾化二年二月，扈从后至，与孙骘、张衍同日遇祸于白马顿。

张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犹子也。其父死于兵间。衍乐读

书为儒，始以经学就举，不中选。时谏议大夫郑徽退居洛阳，以女妻之，遂令应辞科，不数上登第。唐昭宗东迁，以宗奭勋力隆峻，衍由校书郎拜左拾遗，旋召为翰林学士。太祖即位，罢之，特拜考功郎中，俄迁右谏议大夫。衍巧生业，乐积聚。太祖将北伐，颇以扈从间糜耗力用系意，屡干托宰执求免是行；太祖微闻之，又属应召稽晚，与孙骘等同日遇祸。

杜荀鹤，池州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荀鹤，字彦之，牧之微子也。善为诗，辞句切理，为时所许。既擢第，复还旧山。《唐才子传》：荀鹤尝谒梁王朱全忠，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王以为天泣不祥，命作诗，称意，王喜之。荀鹤寒进，连败文场，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顺二年，裴贽侍郎放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鹤生朝也。王希羽献诗曰："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记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又，《唐新纂》云：荀鹤举进士及第，东归，过夷门，献梁太祖诗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诸镇府封王。"是则荀鹤之受知于梁祖旧矣，不待田頵之笺问而始被遇也。时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将起兵，乃阴令以笺问至，太祖遇之颇厚。及頵遇祸，太祖以其才表之，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势，凡搢绅间己所不悦者，日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

罗隐，《唐才子传》：隐字昭谏。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唐广明中，因乱归乡里，节度使钱镠辟为从事。开平初，太祖以右谏议大夫征，不至。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密表推荐，乃授给事中。年八十余，终于钱塘。《涧泉日记》云：唐光启三年，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辟掌书记。天祐三年，充判官。梁开平二年，授给事中。三年，迁发运使。是年卒，葬于定山乡。金部郎中沈崧铭其墓。有文集数卷行于世。《唐才子传》云：隐所著《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五代史补》：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

者数日。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时钱镠方得两浙，置之幕府，使典军中书檄，其后官给事中。初，隐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鄴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鄴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仇殷，不知何郡人也。开平中，仕至钦天监，明于象纬历数，艺术精密，近无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遣密王友伦以兵三万御幽州之师十余万，深虑其不敌，召殷问曰：“阵可行乎？”曰：“其十四日过禺中乎！”又问之，曰：“贼败涂地。”又曰：“既望，当见捷书。”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长芦也，诸将请攻壁，号令军中，人负藁二围，置千积，俄而云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谋告之，殷曰：“我占矣，不见攻壁象，无乃自退乎！”翼日，有骑驰报丁会以潞州叛，太祖令尽焚其藁而还，不克攻。开平中，殷一日朝罢，过崇政院，使敬翔直阁，翔问之曰：“月犯房次星，其逼若缀，是何祥也？”曰：“常度耳。”殷欲不言，既过数步，自度不可默，乃反言曰：“三两日当有不顺语至，无或骤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陕府奏同州刘知俊闭关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师也。殷上言：“太阴亏，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败于柏乡矣。殷所见触类如是，不可备录。然而畏慎特甚，居常寝默，未尝敢显言。纵言事迹，惟其语音，不可尽晓，以故屡贻责罚。后卒于官。

段深，不知何许人。开平中，以善医待诏于翰林。时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浊，僧晓微侍药有征，赐紫衣师号，锡赉甚厚。顷之疾发，晓微剥服色，去师号。因召深问曰：“疾愈复作，草药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众矣，服之如何？”深对曰：“臣尝奉诏诊切，陛下积忧勤，失调护，脉代芤而心益虚。臣以为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变清，当进饮剂，而不当粒石也。臣谨案，《太仓公传》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饵毒药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进饮剂，疾稍愈，乃以币帛赐之。

武皇纪上

太祖武皇帝，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贞观中为墨离军使，从太宗讨高丽、薛延陀有功，为金方道副都护，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护属之，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督府。盖北庭有碛曰沙陀，故因以为名焉。永徽中，以拔野为都督，其后子孙五世相承。曾祖尽忠，贞元中，继为沙陀府都督。既而为吐蕃所陷，乃举其族七千帐徙于甘州。尽忠寻率部众三万东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尽忠战殁。祖执宜，即尽忠之长子也，收合余众，至于灵州，德宗命为阴山府都督。元和初，入为金吾将军，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新唐书·沙陀传》：元和三年，尽忠款灵州塞，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朝长安，授特进、金吾卫将军。从攻镇州，进蔚州刺史。破吴元济，授检校刑部尚书。长庆初，破贼深州，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卫将军。太和中，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庄宗即位，追谥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烈考国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代州有《唐故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四李公神道碑》云：公讳国昌，字德兴。仍系郑王房。出为振武节度使，寻为吐浑所袭，退保于神武川。武皇镇太原，表为代北军节度使。中和三年薨。庄宗即位，追谥为文皇，庙号献祖。

武皇即献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岁九月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妊十三月，载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军中语，龆龀善骑射，与侪类驰骋嬉戏，必出其右。年十三，见双凫翔于空，射之连中，众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

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尝在云中，宿于别馆，拥妓醉寝，有侠兒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见烈火炽赫于帐中，侠兒骇异而退。又尝与达靼部人角胜，达靼指双雕于空

曰："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边人拜伏。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与同列晨集廨舍，因戏升郡阁，踞谟之座，谟亦不敢诘。

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时岁荐饥，文楚稍削军食，诸军咸怨。武皇为云中防边督将，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充，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武皇入云州，众且万人，营于斗鸡台，城中械文楚出，以应于外。诸将列状以闻，请授武皇旄钺，朝廷不允，征诸道兵以讨之。

乾符五年，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冬，献祖出师讨党项，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掳。武皇至定边军迎献祖归云州，云州守将拒关不纳。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边铎昼夜攻围，武皇昆弟三人四面应贼，俄而献祖自蔚州引军至，吐浑退走，自是军势复振。天子以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仍命进军以讨武皇。

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义节度使李钧充北面招讨使，将上党、太原之师过石岭关，屯于代州，与幽州李可举会赫连铎同攻蔚州。献祖以一军御之，武皇以一军南抵遮虏城以拒李钧。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军苦寒，临战大败，奔归代州，李钧中流矢而卒。

广明元年春，天子复命元帅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武皇令军使傅文达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与薛葛、安庆等部将缚文达送于李涿。六月，李涿引大军攻蔚州，献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于达靼部。居数月，吐浑赫连铎密遣人赂达靼以离间献祖，既而渐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猎于野，或与之百步驰射马鞭，或以悬针树叶为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窃发。俄而黄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椎牛酾酒，飨其酋首。酒酣，谕之曰："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达靼知无留意，皆释然无间。

是岁十一月，黄巢寇潼关，天子令河东监军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收兵破贼。十二月，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通鉴》：友金初与高文集并降于李琢，故得与陈景思南赴京师。

中和元年二月，友金军至绛州，将渡河，刺史瞿稹谓陈景思曰：“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友金旋军雁门，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三万，营于崞县之西。其军皆北边五部之众，不闲军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谓景思曰：“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讨贼。《新唐书·王重荣传》：重荣惧黄巢复振，忧之，与复光计，复光曰：“我世与李克用共忧患，其人忠不顾难，死义如己，若乞师焉，事蔑不济。”乃遣使者约连和。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武皇于达靼，武皇即率达靼诸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太原郑从谠以兵守石岭关，武皇乃引军出他道；至太原城下，会大雨，班师于雁门。

中和二年八月，献祖自达靼部率其族归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达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先移檄太原，郑从谠拒关不纳，武皇以兵击之，进军至城下，遣人赍币马遗从谠；从谠亦遣人馈武皇货币、飨饩、军器。武皇南去，自阴地趋晋、绛。十二月，武皇至河中。

中和三年正月，晋国公王铎承制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武皇令其弟克修领前锋五百骑渡河视贼，黄巢遣将米重威赍重赂及伪诏以赐武皇；武皇纳其赂以给诸将，燔其伪诏。是时，诸道勤王之师云集京畿，然以贼势尚炽，未敢争锋。及武皇将至，贼帅相谓曰：“鸦兒军至，当避其锋。”武皇以兵自夏阳济河。二月，营于乾坑店。黄巢大将尚让、林言、王璠、赵璋等引军十五万屯于梁田坡。翼日，大军合战，自午及晡，巢贼大败。是夜，贼众遁据华州。武皇进军围之，巢弟黄鄴、黄揆固守。三月，尚让引大军赴援，武皇率兵万余逆战于零口，巢军大败，武皇进军渭桥。翼日，黄揆弃华州而遁。王铎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四月，黄巢燔长安，收其余众，东走蓝关。武皇时收京师。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旧唐书·僖宗纪》：五月，制以雁门以北行营节度、忻代蔚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代州刺史、上柱国、食邑七百户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新唐书·沙陀传》云：收京师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未几，以克用领河东节度。

是时，武皇既收长安，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武皇一目微

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是月，武皇仗节赴镇。遣使报郑从谠，请治装归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雁门宁觐献祖。八月，自雁门赴镇河东，时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潞帅孟方立退保于邢州。

十二月，许帅田从异、汴帅朱温、徐帅时溥、陈州刺史赵犨各遣使来告，以巢、蔡合从，凶锋尚炽，请武皇共力讨贼。

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汉之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乃屯兵于万善。数日。移军自河中南渡，趋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师破尚让于太康，斩获万计，进攻贼于西华，贼将黄鄴弃营而遁。是夜大雨，巢营中惊乱，乃弃西华之垒，退营陈州北故阳里。五月癸亥，大雨震电，平地水深数尺，贼营为水所漂而溃。戊辰，武皇引军营于中牟，大破贼于王满渡。庚午，巢贼大至，济汴而北。是夜，复大雨，贼党惊溃。武皇营于郑州，贼众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贼将渡而南，半济击之，大败之，临阵斩贼将李周、王济安、阳景彪等。是夜，贼大败，残众保于胙县、冤句。大军蹑之，黄巢乃携妻子兄弟千余人东走，武皇追贼至于曹州。

是月，班师过汴，汴帅迎劳于封禅寺，请武皇休于府第，乃以从官三百人及监军使陈景思馆于上源驿。是夜，张乐陈宴席，汴帅自佐飨，出珍币侑劝。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彦洪于巷陌连车树栅，以扼奔窜之路。时武皇之从官皆醉，俄而伏兵窜发，来攻传舍。武皇方大醉，噪声动地，从官十余人捍贼。侍人郭景铢灭烛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床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帅谋害司空！”武皇方张目而起，引弓抗贼。有顷，烟火四合，复大雨震电，武皇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数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随电光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并遇害。武皇既还营，与刘夫人相向恸哭。诘旦，欲勒军攻汴，夫人曰：“司空比为国家讨贼，赴东诸侯之急，虽汴人谋害，自有朝廷论列。若反戈攻城，则曲在我也，人得以为辞。”乃收军而去，驰檄于汴帅。汴帅报曰：“窃发之夜，非仆本心，是朝廷遣天使与牙将杨彦洪同谋也。”武皇自武牢关西趋蒲、陕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为汴帅怨图，陷没诸将，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内臣宣谕，寻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三月，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连兵寇定州，节度使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将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

月，镇人攻无极，武皇亲领兵救之。镇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王处存亦败燕军于易州。

十一月，河中王重荣遣使来乞师，且言邠州朱玫、凤翔李符将加兵于己。初，武皇与汴人构怨，前后八表，请削夺汴帅官爵，自以本军进讨。天子累遣内臣杨复恭宣旨，令且全大体，武皇不时奉诏，天子颇右汴帅。时观军容使田令孜君侧擅权，恶王重荣与武皇胶固，将离其势，乃移重荣于定州。重荣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挟邪忌正，党庇朱温。臣已点检蕃汉军五万，取来年渡河，先斩朱玫、李符，然后平荡朱温。"《新唐书·王重荣传》：诏克用将兵援河中，重荣贻克用书，且言："奉密诏，须公到，使我图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伪诏。克用方与全忠有隙，信之，请讨全忠及玫。天子览表，遣使譬喻百端，轺传相望。既而朱玫引邠、凤之师攻河中，王重荣出师拒战。朱玫军于沙苑，对垒月余。十二月，武皇引军渡河，与朱玫决战，玫大败，收军夜遁，入于京师。时京城大骇。天子幸凤翔，武皇退军于河中。

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于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且言大军止诛凶党。时田令孜请僖宗南幸兴元，武皇遂班师。朱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熅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于行在。九月，武皇遣昭义节度使李克修讨孟方立于邢州，大败方立之众于焦岗，斩首数千级。以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以抚其降人。十月，进攻邢州，邢人出战，又败之。孟方立求援于镇州，镇人出兵三万以援方立，克修班师。

光启三年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七月，武皇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时张全义自河阳据泽州，及李罕之收复河阳，召全义令守洛阳，全义乃弃泽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

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兴元还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陇西郡王，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二百户。河南尹张全义潜兵夜袭李罕之于河阳，城陷，举族为全义所掳；罕之逾垣获免，遂来归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兒、安金俊、安休休将七千骑送罕之至河阳。汴将丁会、牛存节、葛从周将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骑逆战于温县。汴人既扼太行之路，存孝殿军而退。骑将安休休以战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为泽州刺史，遥领河阳节度使。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将奚忠信将兵三万寇辽州，武皇大破之，斩

首万级，生擒奚忠信。

龙纪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将马溉率兵数万来拒战，罕之败之于琉璃陂，生擒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饮鸩而死。三军立其侄迁为留后，使求援于汴。汴将王虔裕率精甲数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师。

大顺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迁以邢、洺、磁三州降，执汴将王虔裕三百人以献。武皇徙孟迁于太原，以安金俊为邢洺团练使。三月，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为潞州节度使。是月，武皇攻云州，拔其东城。赫连铎求援于燕，燕帅李匡威将兵三万以赴之，战于城下，燕军大败。时徐州时溥为汴军所攻，遣使来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兖、郓以赴之。

五月，潞州军乱，杀节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将安居受为留后，南结汴将。时潞之小将冯霸拥叛徒三千骑驻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冯霸不至。居受惧，出奔至长子，为村胥所杀，传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为留后。武皇遣大将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将朱崇节、葛从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时，幽州李匡威、云州赫连铎与汴帅协谋，连上表请加兵于太原，宰相张浚、孔纬赞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夺武皇官爵，以张浚为招讨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华州韩建为行营都虞候，以汴帅为河东南面招讨使，幽州李匡威为河东北面招讨使，云州赫连铎为副。汴将朱友裕将兵屯晋、绛，时汴军已据潞州，又遣大将李谠等率军数万，急攻泽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将三千骑以援之。汴将邓季筠以一军犯阵，存孝追击，擒其都将十数人，获马千余匹。是夜，李谠收军而退，大军掩击至马牢关，斩首万余级，追袭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军攻潞州。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义节度使孙揆。初，朝廷授揆节钺，以本军取刀黄岭路赴任，存孝侦知之，引骑三百伏于长子县崖谷间。揆建牙持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韩归范，并将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组练系之，环于潞州，遂献于武皇。武皇谓揆曰："公搢绅之士，安言徐步可至达官，何用如是！"揆无以对，令系于晋阳狱。武皇将用为副使，使人诱之，揆言不逊，遂杀之。

九月，汴将葛从周弃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以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十月，张浚之师入晋州，游军至汾、隰。武皇遣薛铁山、李承嗣将骑三千出阴地关，营于洪洞，遣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

城。华州韩建以壮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营，存孝追击，直压晋州西门，张浚之师出战，为存孝所败，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二月，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奔，韩建、张浚由含山路遁去。

大顺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候圣裁。"天子寻就加守中书令。《欧阳史》：二月，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是月，魏博为汴将葛从周所寇，节度使罗宏信遣使来求援，武皇出师以赴之。

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为神武统军，自棣州溯河归朝。郓州朱瑄邀斩于河上，传首晋阳。以李存孝为邢州节度使。四月，武皇大举兵讨赫连铎于云州，遣骑将薛阿檀率前军以进攻，武皇设伏兵于御河之上，大破之，因堑守其城。七月，武皇进军柳会，赫连铎力屈食尽，奔于吐浑部，遂归幽州，云州平。武皇表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使。邢州节度使李存孝以镇州王熔托附汴人，谋乱河朔，北连燕寇，请乘云、代之捷，平定燕、赵，武皇然之。八月，大搜于晋阳，遂南巡泽、潞，略地怀、孟，河阳赵克裕望风送款，请修邻好。九月，蒐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军攻临城，镇人五万营于临城西北龙尾岗。武皇令李存审、李存贤以步军攻之，镇人大败，杀获万计，拔临城，进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骑五万营于鄗邑，以援镇州，武皇分兵大掠，旋军邢州。

武皇纪下

景福元年正月，镇州王镕恃燕人之援，率兵十余万攻邢州之尧山。武皇遣李存信将兵应援，李存孝素与存信不协，递相猜贰，留兵不进。武皇又遣李嗣勋、李存审将兵援之，大破燕、赵之众，斩首三万，收其军实。三月，武皇进军渡滹沱，攻栾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军寇云、代，武皇班师。

八月，赫连铎诱幽州李匡威之众八万，寇天成军，遂攻云州，营于州北，连亘数里。武皇潜军入于云州，诘旦，出骑军以击之，斩获数万，李匡威烧营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纳款于梁，李存信构之也。

景福二年春，大举以伐王镕，以其通好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师三万来援，武皇逆战于叱日岭下，镇人败，斩首万余级。时岁饥，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进军下井陉，李存孝将兵夜入镇州，镇人乞师于汴；汴帅方攻时溥，不暇应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师。七月，武皇讨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镇州。王镕惧，以帛五十万犒军，请修旧好，仍以镇、冀之师助击存孝，许之。武皇进围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获白兔，有角长三寸。

乾宁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絷归太原，轘于市。邢、洺、磁三州平。武皇表马师素为邢州节度使。

五月，郓州节度使朱瑄为汴军所攻，遣使来乞师。武皇遣骑将安福顺、安福应、安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州以应之。九月，潞州节度使康君立以鸩死。

十月，武皇自晋阳率师伐幽州。初，李匡俦夺据兄位，燕人多不义之，安塞军戍将刘仁恭挈族归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数进画于盖寓，言幽州可取之状，愿得兵一万，指期平定。武皇方讨李存孝于邢州，辍兵数千，欲纳仁恭，不利而还。匡俦由是骄怠，数犯边境，武皇怒，故率军以讨之。是时，云州吐浑赫连铎、白义诚并来归，命皆笞而释之。

十一月，进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俦命大将率步骑

六万救新州；武皇选精甲逆战，燕军大败，斩首万余级，生获将领百余人，曳练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燕兵复合于居庸关拒战，武皇命精骑以疲之，令步将李存审由他道击之，自午至晡，燕军复败。甲寅，李匡俦携其族弃城而遁，将之沧州，随行辎车，臧获妓妾甚众。沧帅卢彦威利其货，以兵攻匡俦于景城，杀之，盖掳其众。丙辰，进军幽州，其守城大将请降，武皇令李存审与刘仁恭入城抚劳，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库以迎武皇。

乾宁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审、刘仁恭徇诸属郡。二月，以仁恭为权幽州留后，从燕人之请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余人分典军政，武皇遂班师，凡驻幽州四十日。

六月，武皇率蕃汉之师自晋阳趋三辅，讨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之乱。先是，三帅称兵向阙，同弱王室，杀害宰辅。时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卒，重荣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婿也，权典军政。其兄珙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与珂争河中，遂诉于岐、邠、华三镇，言珂本苍头，不当袭位。珂亦诉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荐珂，乞授河中旄钺，诏可之。三帅遂以兵入觐，大掠京师，请授王珂同州节度使，王瑶河中节度使，天子亦许之。武皇遂举兵表三帅之罪，复移檄三镇，三镇大惧。是月，次绛州，刺史王瑶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斩王瑶于军门，诛其党千余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谒于路。

己未，同州节度使王行约弃城奔京师，与左军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扰。行约，即行瑜弟也。庚申，枢密使骆全瓘以武皇之军将至，请天子幸。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阎，名珪，与全瓘谋劫天子幸凤翔。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亦行瑜之弟也，与刘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两军相攻，纵火烧内门，烟火蔽天。天子急诏盐州六都兵士，令追杀乱兵，左右军退走。王行瑜、李茂贞声言自来迎驾，天子惧，出幸南山，驻跸于莎城。是夜，荧惑犯心。壬戌，武皇进收同州，闻天子幸石门，遣判官王瑰奉表奔问，天子遣使赐诏，令与王珂同讨邠、凤。时武皇方攻华州，俄闻李茂贞领兵士三万至盩厔，王行瑜领兵至兴平，欲往石门迎驾，乃解华州之围，进营渭桥。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赍诏，促武皇兵直抵邠、凤。

八月乙酉，供奉官张承业赍诏告谕。泾帅张铛已领步骑三万于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进营渭北，遣史俨将三千骑往石门扈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园寨。天子削夺行瑜官爵，以武皇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以鄜州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以泾州张铛为西南

面招讨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赐武皇御衣及大将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传天子密旨云："日昨非卿至此，已为贼庭行酒之人矣。所虑者二凶缔合，卒难翦除，且欲姑息茂贞，令与卿修好，俟枭斩行瑜，更与卿商量。"武皇上表，请驾还京。令李存节领二千骑于京西北，以防邠贼奔突。辛亥，天子还宫，加武皇守太师、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

时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园寨，我师攻之甚急，李茂贞遣兵万余来援行瑜，营于龙泉镇，茂贞自率兵三万迫咸阳。武皇奉请诏茂贞罢兵，兼请削夺茂贞官爵。诏曰："茂贞勒兵，盖备非常，寻已发遣归镇。"又言："茂贞已诛李继鹏、李继㝢，卿可切戒兵甲，无犯土疆。"武皇请赐河中王珂旌节，三表许之。又表李罕之为副都统。

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园寨北遇贼军，斩首千余级，自是贼闭壁不出。戊子，天子赐武皇内弟子四人，又降朱书御札，赐魏国夫人陈氏。是月，王行瑜因败衄之后，闭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昼夜急攻，贼军乏食，拔营而去。李存信与罕之等先伏军于厄路，俟贼军之至，纵兵击之，杀戮万计。是日，收梨园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进，并母丘氏、大将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阙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劫宁州遁走，宁州守将徐景乞降。武皇表苏文建为邠州节度使，且于宁州为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龙泉寨。时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贞出兵来援，为李罕之所败，邠贼遂弃龙泉寨而去。行瑜复入邠州，大军进逼其城，行瑜登城号哭曰："行瑜无罪，昨杀南北司大臣，是岐帅将兵胁制主上，请治岐州，行瑜乞束身归朝。"武皇报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仆受命讨三贼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归阙，老夫未敢专命，为公奏取进止。"行瑜惧，弃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库，遽以捷闻。既而庆州奏，王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传首阙下。武皇既平行瑜，还军渭北。

十二月，武皇营于云阳，候讨凤翔进止。乙未，天子赐武皇为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加实封二百户。武皇复上表请讨李茂贞，天子不允。武皇私谓诏使曰："观主上意，疑仆别有他肠，复何言哉！但祸不去胎，忧患未已。"又奏："臣统领大军，不敢径赴朝觐。"遂班师。

乾宁三年正月，汴人大举以攻兖、郓，朱瑄、朱瑾再乞师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罗宏信许之。乃令都指挥使李存信将步骑三万与李承嗣、史俨会军，以拒汴人。存信军于莘，与朱瑾合势，频挫汴军，汴帅患之，乃间魏人。存信御兵无法，稍侵魏之刍牧者，宏信乃与汴帅通，出

师三万攻存信军。存信揭营而退，保于洺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诸邑，攻李固、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五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引兵赴援。

六月，李茂贞举兵犯京师。七月，车驾幸华州。是月，武皇与汴军战于洹水之上，铁林指挥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长子也。既战，马踣于坎，武皇驰骑以救之，其马亦踣，汴之追兵将及，武皇背射一发而毙，乃退。

九月，李存信攻魏之临清，汴将葛从周等引军来援，大败于宗城北。存信进攻魏州。十月，武皇败魏军于白龙潭，追击至观音门，汴军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征兵于幽、镇、定三州，将迎驾于华下，幽州刘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敌退听命。

乾宁四年正月，汴军陷兖、郓，骑将李承嗣、史俨与朱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陕帅王珙攻河中，王珂来告难；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骑赴之，破陕军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围。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晋阳，传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贤竭力，朕何由再谒庙廷！在卿表率，予所望也。"

七月，武皇复征兵于幽州，刘仁恭辞旨不逊，武皇以书让之；仁恭捧书谩骂，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举以伐仁恭。九月，师次蔚州。戊寅，晨雾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报"燕将单可及领骑军至矣。"武皇方置酒高会，前锋又报"贼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见可及辈。"武皇张目怒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仍促令出师。燕军已击武皇军寨，武皇乘醉击贼，燕军披靡。时步兵望贼而退，为燕军所乘，大败于木瓜涧。俄而大风雨震电，燕军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师次代州，刘仁恭遣使谢罪于武皇，武皇亦以书报之，自此有檄十余返。

光化元年春正月，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皆致书于武皇，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缮秦宫，武皇许之。

四月，汴将葛从周寇邢、洺、磁等州，旬日之内，三州连陷。汴人以葛从周为邢州节度使。大将李存信收军，自马岭而旋。

八月壬戌，天子自华还宫。是时，车驾初复，而欲诸侯辑睦，赐武皇诏，令与汴帅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帅，乃致书于镇州王镕，令导其

意。明年，汴帅遣使奉书币来修好，武皇亦报之。自是使车交驰，朝野相贺。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青山口，以迫邢、洺。十月，遇汴将葛从周于张公桥，既战，我军大败。是月，河中王珂来告急，言王珙引汴军来寇，武皇遣李嗣昭将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军万余人来拒战，嗣昭击退之。

十二月，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卒，泽州刺史李罕之以本军夜入潞州，据城以叛。罕之报武皇曰："薛铁山新死，潞民无主，虑军城有变，辄专命镇抚。"武皇令人让之，罕之乃归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将兵讨之，下泽州，收罕之家属，拘送晋阳。

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将葛从周、氏叔琮自土门陷承天军，又陷辽州，进军榆次。武皇令周德威击之，败汴军于洞涡驿，叔琮弃营而遁，德威追击，出石曾关，杀千余人。汴人复陷泽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收泽、潞，为汴军所败而还。以李嗣昭为都指挥使，进攻潞州。八月，嗣昭营于潞州城下，前锋下泽州。时汴将贺德伦、张归厚等守潞州。是月，德伦等弃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迁为潞州节度使。

光化三年，汴军大寇河朔，幽州刘仁恭乞师，武皇遣周德威帅五千骑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尧山，至内丘，败汴军于沙河；进攻洺州，下之。九月，汴帅自将兵三万围洺州，嗣昭弃城而归，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之军不利。十月，汴人乘胜寇镇、定，镇、定惧，皆纳赂于汴。是时，周德威与燕军刘守光败汴人二万于望都，闻定州王郜来奔，乃班师。是月，天子加武皇实封一百户。遣李嗣昭率步骑三万攻怀州，下之。进攻河阳，汴将阎宝率军来援，嗣昭退保怀州。

天复元年正月，汴将张存敬攻陷晋、绛二州，以兵二万屯绛州，以扼援路。二月，张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邠国夫人，武皇爱女也，亦以书至，恳切求援。武皇报曰："贼阻道路，众寡不敌，救尔即与尔两亡，可与王郎弃城归朝。"珂遂送款于张存敬。三月，汴帅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寻徙于汴。天子以汴帅兼镇河中，武皇自是不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

四月，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从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洺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

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乡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琮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初，汴军之将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瑭据城叛，以连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是岁，并、汾饥，粟暴贵，人多附瑭为乱，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瑭等斩于晋阳市。氏叔琮既旋军，过潞州，掳孟迁以归。汴帅以丁会为潞州节度使。

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礼、慈州刺史张瑰并以城来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难以兵服，佯降心以缓其谋，乃遣牙将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十一月壬子，汴帅营于渭滨。甲寅，天子出幸凤翔。《新唐书》：帝如凤翔，李茂贞、韩全诲请召克用入卫，克用间道遣使者奔问，并诒书全忠，劝还汴，全忠不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趋平阳，遇汴军于晋州北，斩首五百级。

天复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领大军自慈、隰进攻晋、绛，营于蒲县。乙未，汴将朱友宁、氏叔琮将兵十万，营于蒲县之南。乙巳，汴帅自领军至晋州，德威之军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贯德威之营。戊午，氏叔琮率军来战，德威逆击，为汴人所败，兵仗、辎车委弃殆尽。朱友宁长驱至汾州，慈、隰二州复为汴人所据。辛酉，汴军营于晋阳之西北，攻城西门，周德威、李嗣昭缘山保其余众而旋。武皇驱丁壮登陴拒守，汴军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谋将出奔云州，嗣昭以为不可。李存信坚请且入北蕃，续图进取，嗣昭等固争之，太妃刘氏亦极言于内，乃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稍安。李嗣昭与李嗣源夜入汴军，斩将搴旗，敌人扞御不暇，自相惊扰。丁卯，朱友宁烧营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关，俘斩万计，因收复慈、隰、汾等三州。

天复三年正月，天子自凤翔归京。五月，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城归于刘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来援云州，嗣昭退保乐安，燕人掳敬晖，弃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审而削其官。是时，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

为言。武皇曰：“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

天祐元年闰四月，汴帅迫天子迁都于洛阳。《新唐书》：帝东迁，诏至太原，克用泣谓其下曰：“乘舆不复西矣！”遣使者奔问行在。五月乙丑，天子制授武皇叶盟同力功臣，加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八月，汴帅遣朱友恭弑昭宗于洛阳宫，辉王即位。告哀使至晋阳，武皇南向恸哭，三军缟素。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坚始盛，武皇召之，安巴坚领部族三凡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

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既杀牙军，魏将史仁遇据高唐以叛，遣人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骑攻邢州以应之，遇汴将牛存节、张筠于青山口，嗣昭不利而还。九月，汴帅亲率兵攻沧州，幽州刘仁恭遣使来乞师，武皇乃征兵于仁恭，将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围。仁恭遣掌书记马郁、都指挥使李溥等将兵三万，会于晋阳，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合燕军以攻泽、潞。十二月，潞州节度使丁会开门迎降，命李嗣昭为潞州节度使，以丁会归于晋阳。

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帅闻潞州失守，自沧州烧营而遁。四月，天子禅位于汴帅，奉天子为济阴王。改元为开平，国号大梁。是岁，四川王建遣使至，劝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贼之后，访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后各归藩守。武皇不从，以书报之曰：

窃念本朝屯否，巨业沦胥，攀鼎驾以长违，抚彤弓而自咎，默默终占，悠悠彼苍，生此厉阶，永为痛毒，视横流而莫救，徒誓楫以兴言。别捧函题，过垂奖谕，省览周既，骇惕异常。泪下沾衿，倍郁申胥之素；汗流浃背，如闻蒋济之言。

仆经事两朝，受恩三代，位叨将相，籍系宗枝，赐鈇钺以专征，征苞茅而问罪。鏖兵校战，二十余年，竟未能斩新莽之头颅，断蚩尤之肩髀，以至庙朝颠覆，豺虎纵横。且授任分忧，叨荣冒宠，龟玉毁椟，谁之咎欤！俯阅指陈，不胜惭恧。然则君臣无常位，陵谷有变迁，或箠塞长河，泥封函谷，时移事改，理有万殊。即如周末虎争，魏初鼎据。孙权父子，不显授于汉恩，刘备君臣，自微兴于涿郡。得之不谢于家世，

失之无损于功名，适当逐鹿之秋，何惜华虫之服。惟仆累朝席宠，奕世输忠，忝佩训词，粗存家法。善博奕者惟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雠。如其事与愿违，则共臧洪游于地下，亦无恨矣。

惟公社稷元勋，嵩、衡降祉，镇九州之上地，负一代之鸿才，合于此时，自求多福。所承良讯，非仆深心，天下其谓我何，有国非吾节也。凄凄孤恳，此不尽陈。

五月，梁祖遣其将康怀英率兵十万围潞州，怀英驱率士众，筑垒环城，城中音信断绝。武皇遣周德威将兵赴援，德威军于余吾，率先锋挑战，日有俘获，怀英不敢即战。梁祖以怀英无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军将营于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骑搏之，梁军大败，斩首千余级。思安退保坚壁，别筑外垒，谓之“夹寨”，以抗我之援军。梁祖调发山东之民以供馈运，德威日以轻骑掩之，运路艰阻，众心益恐。李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夹道，连接夹寨，以通馈运，自是梁军坚保夹寨。

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时晋阳城无故自坏，占者恶之。

天祐五年正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于晋阳，年五十三。遗令薄葬，发丧后二十七日除服。庄宗即位，追谥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在雁门。《五代史补》：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朱”，以“爷”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长而骁勇，善骑射，所向无敌，时谓之“独眼龙”，大为部落所疾。太祖恐祸及，遂举族归唐，授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长安，自北引兵赴难，功成，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武皇之有河东也，威声大振。淮南杨行密常恨识其状貌，因使画工诈为商贾，往河东写之。画工到，未几，人有知其谋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谓所亲曰：“且吾素眇一目，试召之使写，观其所为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厉声曰：“淮南使汝来写吾真，必画工之尤也，写吾不及十分，即价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笔。时方盛暑，武皇执八角扇，因写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谄吾也。”遽使别写之，又应声下笔，画其臂弓捻箭之状，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赂金帛遣之。《五代史阙文》：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安巴坚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

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有小过失，必置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予甚厚。

史臣曰：武皇肇迹阴山，赴难唐室，逐豺狼于魏阙，殄氛祲于秦川，赐姓受封，奄有汾、晋，可谓有功矣。然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及朱旗屯渭曲之师，俾翠辇有石门之幸，比夫桓、文之辅周室，无乃有所愧乎！洎失援于蒲、绛，久垂翅于并、汾，若非嗣子之英才，岂有兴王之茂业。矧累功积德，未比于周文，创业开基，尚亏于魏祖。追谥为"武"，斯亦幸焉！

庄宗纪一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讳存勖，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贞简皇后曹氏，以唐光启元年岁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于晋阳宫。妊时，曹后尝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载诞之辰，紫气出于窗户。及为婴兒，体貌奇特，沈厚不群，武皇特所钟爱。及武皇之讨王行瑜，帝时年十一，从行。初令入觐献捷，迎驾还宫，昭宗一见骇之，曰："此兒有奇表。"因抚其背曰："兒将来之国栋也，勿忘忠孝于予家。"因赐鸂鶒酒卮、翡翠盘。《北梦琐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贼平，授检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晋二郡，皆遥领之。帝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及壮，便射骑，胆略绝人，其心豁如也。

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及破贼迎銮，功居第一。由是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武皇缓于禁制，惟帝不平之，因从容启于武皇，武皇依违之。及安塞不利之后，时事多难，梁将氏叔琮、康怀英频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门之外，鞠为战场，武皇忧形于色。帝因启曰："夫盛衰有常理，祸福系神道。家世三代，尽忠王室，势穷力屈，无所愧心。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舆，窥伺神器，陷害良善，诬诳神祇。以臣观之，殆其极矣。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何事轻为沮丧！"太祖释然，因奉觞作乐而罢。

及沧州刘守文为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师，武皇恨其翻覆，不时许之。帝白曰："此吾复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怀。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赵、魏、中山在他庑下，贼所惮者，惟我与仁恭尔；我之兴衰，系此一举，不可失也。"太祖乃征兵于燕，攻取潞州，既而丁会果以城来降。

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笃，召监军张承业、大将吴珙谓曰："吾常爱此子志气远大，可付后事，惟卿等所教。"及武皇厌代，帝乃嗣王位于晋阳，时年二十有四。

汴人方寇潞州，周德威宿兵于乱柳，以军城易帅，窃议忉忉，讹言播于行路。帝方居丧，将吏不得谒见，监军使张承业排闼至庐所，言曰："夫孝在不坠家业，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厌世，嗣主未立，窃虑凶猾不逞之徒，有怀觊望。又汴寇压境，利我凶衰，苟或摇动，则倍张贼

势，讹言不息，惧有变生。请依顾命，墨缞听政，保家安亲，此惟大孝。”帝于是始听断大事，

时振武节度使克宁，即帝之季父也，为管内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典握兵柄。帝以军府事让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且请制置军府，俟兒有立，听季父处分。”克宁曰：“亡兄遗命，属在我兒，孰敢异议！”因率先拜贺。初，武皇奖励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部下各绾强兵，朝夕聚议，欲谋为乱。及帝绍统，或强项不拜，郁郁愤惋，托疾废事。会李存颢以阴计干克宁曰：“兄亡弟立，古今旧事，季父拜侄，理所未安。”克宁妻素刚狠，因激怒克宁，阴图祸乱。存颢欲于克宁之第谋害张承业、李存璋等，以并、汾九州归附于梁，送贞简太后为质。克宁意将激发，乃擅杀大将李存质，请授己云州节度使，割蔚、朔、应三州为属郡，帝悉俞允，然知其阴祸有日矣。克宁俟帝过其第，则图窃发。时幸臣史敬熔者，亦为克宁所诱，尽得其情，乃来告帝。帝谓张承业曰：“季父所为如此，无犹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鱼肉，予当避路，则祸乱不作矣！”承业曰：“臣受命先王，言犹在耳。存颢辈欲以太原降贼，王欲何路求生？不即诛除，亡无日矣。”因召吴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谕其谋，众咸愤怒。

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诛克宁，遂靖其难。是月，唐少帝崩于曹州，梁祖使人鸩之也。帝闻之，举哀号恸。

三月，周德威尚在乱柳，梁将李思安屡为德威所败，闭壁不出。是时，梁祖自将兵至泽州，以刘知俊为招讨使以代思安，以范君实、刘重霸为先锋，牛存节为抚遏，统大军营于长子。

四月，帝召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我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俟再举，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泽州归洛。帝知其无备，乃谓将佐曰：“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人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甲子，军发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黄碾下营。

五月辛未朔，晨雾晦暝，帝率亲军伏三垂岗下。诘旦，天复昏雾，进军直抵夹城。时李嗣源总帐下亲军攻东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烧寨，劚夹城为二道；周德威、李存审各分道进攻，军士鼓噪，三道齐进。李嗣源坏夹城东北隅，率先掩击，梁军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

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洎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梁招讨使康怀英得百余骑，出天井关而遁。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初，唐龙纪元年，帝才五岁，从武皇校猎于三垂岗，岗上有明皇原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忄妻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

是月，周德威乘胜攻泽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将刘知俊自晋、绛将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遂班师于晋阳，告庙饮至，赏劳有差。乃下令于国中，禁贼盗，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期月之间，其俗丕变。帝每出，于路遇饥寒者，必驻马而临问之，由是人情大悦，王霸之业，自兹而基矣。

六月，凤翔李茂贞、邠州杨崇本合四川王建之师五万，以攻长安，遣使会兵于帝，帝遣张承业率师赴之。

九月，邠、岐、蜀三镇复大举攻长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三万攻晋州以应之。德威与梁将尹皓战于神山北，梁人大败。是时，晋之骑将夏侯敬受以一军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

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帅及梁之叛将刘知俊俱遣使来告，将大举以伐灵、夏，兼收关辅，请出兵晋、绛，以张兵势。八月，帝御军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审、丁会统大军出阴地关，攻晋州，为地道，坏城二十余步，城中血战拒守。梁祖遣杨师厚领兵赴援，德威乃收军而退。《通鉴》引《庄宗实录》云：汴军至蒙坑，周德威逆战，败之，斩首三百级，杨师厚退保绛州。是役也，小将萧万通战殁，师厚进营平阳，德威收军而退。

天祐七年秋七月，凤翔李茂贞、邠州杨崇本皆遣师来会兵，同讨灵、夏。且言刘知俊三败汴军于宁州，灵、夏危蹙，岐、陇之师大举，决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将兵万人，西渡河以应之。是役也，刘知俊为岐人所构，乃自退。

九月，德威班师。冬十月，梁祖遣大将李思安、杨师厚率师营于泽州，以攻上党。十一月，镇州王镕遣使来求援。是时，梁祖以罗绍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并镇、定，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督魏军三千人入于深、冀，镇人惧，故来告难。帝集军吏议之，咸欲按甲治

兵，徐观胜负，惟帝独断，坚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军屯于赵州。是月，行营都招讨使丁会卒。

十二月丁巳朔，梁祖闻帝军屯赵州，命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韩勍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前锋，会魏州之兵以讨王镕；又令阎宝、王彦章率二千骑，会景仁于邢、洺。丁丑，景仁营于柏乡，帝遂亲征，自赞皇县东下。辛巳，至赵州，与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轻骑尝寇，获刍牧者二百人，问其兵数，精兵七万。是日，帝观兵于石桥南。诘旦，进军，距柏乡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蕃落劲骑以挑战，四面驰射，梁军闭壁不出，乃退。翼日，进军，距柏乡五里，遣骑军逼其营。梁将韩勍、李思安率步骑三万，铠甲炫曜，其势甚盛，分道以薄帝军。德威且战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侦知梁人造浮桥，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师于柏乡，帝祷战于光武庙。柏乡无刍粟之备，梁军以樵采为给，为帝之游军所获，由是坚壁不出，剉屋茅坐席以秣其马，众心益恐。

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帅三千骑致师于柏乡，设伏于村坞间，遣三百骑直压其营。梁将怒，悉其军结阵而来，德威与之转战至高邑南，梁军列阵，横亘六七里。时帝军未成列，李存璋引诸军阵于野河之上，梁以五百人争桥，镇、定之师与血战，梁军败而复整者数四。帝与张承业登高观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后，嚣声若雷，王师进退有序，步骑严整，寂然无声。帝临阵誓众，人百其勇，短兵既接，无不奋力。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自巳及午，骑军接战，至晡，梁军欲抽退，尘埃涨天，德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帝军齐噪以进，魏人收军渐退。李嗣源率亲军与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浑诸军冲阵夹攻，梁军大败，弃铠投仗之声，震动天地，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杀戮殆尽。自阵至柏乡数十里，僵尸枕籍，败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军入柏乡，梁军辎重、帐幄、资财、奴仆，皆为帝军所有。梁将王景仁、韩敬、李思安等以数十骑夜遁。是役也，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辎车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号令收军于赵州。既而梁人弃深、冀二州而遁。

初，杜廷隐之袭深、冀也，声言分兵就食。时王镕将石公立戍深州，欲杜关不纳，镕遽令启关，命公立移车于外，廷隐遂据其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开门纳盗，后悔何追，此城数万生灵，生为俘馘矣！"因投刃泣下。数日，廷隐闭城杀镇兵数千人，遂登陴拒守，王镕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备矣。及柏乡之败，两州之人悉为奴掳，老弱者皆坑

之。己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驰檄以谕之。《册府元龟》载晋王谕邢、洺、魏、博、卫、滑诸郡县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贼，徇地邢、洺，先驰檄谕邢、洺、魏、博、卫、滑诸郡县曰："王室遇屯，七庙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靖袄祲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颠覆，讵可宴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砀山庸隶，巢孽余凶，当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苞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态。我太祖俯怜穷鸟，曲为开怀，特发表章，请帅梁汴，才出萑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缨，或门传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镇、定两藩，国家巨镇，冀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以称藩。逆温唯伏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舆，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柏乡，遂驱三镇之师，授以七擒之略。鹳鹅才列，枭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雕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群凶既快于天诛，大憝须垂于鬼录。今则选搜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翦除元恶。凡尔魏、博、邢、洺之众，感恩怀义之人，乃祖乃孙，为圣唐赤子，岂徇虎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盖以封豕长蛇，凭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料兴亡，能图富贵，殊勋茂业，翼子贻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若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官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诖误，更不推穷。三镇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各安耕织。予恭行天罚，罪止元凶，已外归明，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帝御亲军南征。庚子，至洺州，梁祖令其将徐仁浦将兵五百，夜入邢州。张承业、李存璋以三镇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将三千骑，长驱至澶魏，帝与李嗣源率亲军继进。

二月戊午，师次洹水，周德威进至临河。己未，魏帅罗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窑口，周德威以骑掩击，迫入观音门。是日，王师迫魏州，帝舍于狄公祠西。周翰闭壁自固，帝军攻之，其城几陷。帝叹曰："予为兒童时，从先王渡河，今其忘矣。方春桃花水满，思一观之，谁从予者？"癸亥，帝观河于黎阳。是时，梁祖发兵万余将渡河，闻王师至，弃舟而退。黎阳都将张从楚、曹儒以部下兵三千人来降，立其军为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自临清徇地贝郡，攻博州，下东武、朝城。时澶州

刺史张可臻弃城而遁，遂攻黎阳，下临河、淇门。庚午，梁祖在洛，闻王师将攻河阳，率亲军屯白马坡。壬申，帝下令班师。帝至赵州，王镕迎谒。翼日，大飨诸军。壬午，帝发赵州，归晋阳，留周德威戍赵州。

三月己丑，镇、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刘守光凶僭之状，请推为尚父，以稔其恶。乙未，帝至晋阳宫，召监军张承业诸将等议幽州之事，乃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炽日甚，遂邀六镇奉册。

五月，六镇使至幽州，梁使亦集。《通鉴考异》引《庄宗实录》云：三月己丑，镇州遣押衙刘光业至，言刘守光凶淫纵毒，欲自尊大，请稔其恶以咎之，推为尚父。乙未，上至晋阳宫，召张承业诸将等议讨燕之谋，诸将亦云宜稔其恶。上令押衙戴汉超持墨制及六镇书如幽州，其辞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军节度使宋瑶、振武节度使周德威、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易定节度使王处直、镇州节度使王镕、河东节度使尚书令晋王谨奉册进卢龙横海等军节度、检校大尉、中书令、燕王为尚书令、尚父。"五月，六镇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采访使议。是月，梁祖遣都招讨使杨师厚将兵三万屯邢州，帝令李嗣昭出师掠相、卫而还。

秋七月，帝会王镕于承天军。镕，武皇之友也，帝奉之尽敬，捧卮酒为寿，镕亦捧酒醹帝。镕幼子昭诲从行，因许为婚。八月甲子，幽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九月庚子，梁祖将亲军自洛渡河而北，至相州，闻帝军未出，乃止。十月，幽州刘守光杀帝之行人李承勋，忿其不行朝礼也。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王处直来告难。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刘光浚、李嗣源及诸将率蕃汉之兵发晋阳，伐刘守光于幽州。

庄宗纪二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飞狐东下。丙戌，会镇、定之师进营祁沟。庚子，次涿州，刺史刘知温以城归顺。德威进迫幽州，守光出兵拒战，燕将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来奔。

二月庚戌朔，梁祖大举河南之众以援守光，以陕州节度使杨师厚为招讨使，河南李周彝为副；青州贺德伦为应接使，郓州袁象先为副。甲子，梁祖自洛阳趋魏州，遣杨师厚、李周彝攻镇州之枣强，命贺德伦攻蓨县。

三月壬午，梁祖自督军攻枣强。甲申，城陷，屠之。时李存审与史建瑭以三千骑屯赵州，相与谋曰："梁军若不攻蓨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辈，岂可坐观其弊。"乃以八百骑趋冀州，扼下博桥，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翼日，诸军皆至，获刍牧者数百人，尽杀之；纵数人逸去，且告："晋王至矣。"建瑭与李都督各领百余骑，旗帜军号类梁军，与刍牧者杂行，暮及贺德伦营门，杀守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又执刍牧者，断其手，令回，梁军乃夜遁。蓨人持锄櫌白梃追击之，悉获其辎重。《通鉴·后梁纪》云：帝烧营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锄奋挺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梁祖闻之大骇，自枣强驰归贝州，杀其将张正言、许从实、朱彦柔，以其亡师于蓨故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沧州都将张万进杀留后刘继威，自为沧帅，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晖攻瓦桥关，下之。

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归，疾笃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军于羊头冈，擒大将单廷珪，斩首五千余级。德威自涿州进军于幽州，营于城下。闰月己酉，攻其西门，燕人出战，败之。

六月戊寅，梁祖为其子友珪所杀，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阳。秋八月，朱友珪遣其将韩勍、康怀英、牛存节率兵五万，急攻河中。朱友谦遣使来求援，帝命李存审率师救之。

十月癸未，帝自泽州路赴河中，遇梁将康怀英于平阳，破之，斩首千余级，追至白径岭。朱友谦会帝于猗氏，梁军解围而去。庚申，周德威报刘守光三遣使乞和，不报。丁卯，燕将赵行实来奔。

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顺州，获刺史王在思。二月甲戌朔，攻下安远军，获燕将一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为其将袁象先所杀，均王友贞即位于汴州。丙申，周德威报，檀州刺史陈确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收卢台军。乙丑，收古北口。时居庸关使胡令珪等与诸戍将相继挈族来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时刘守光遣爱将元行钦收马于山北，闻行珪有变，率戍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温为质，且乞应援。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钦以归。

四月甲申，燕将李晖等二十余人举族来奔。德威攻幽州南门。壬辰，刘守光遣使王遵化致书哀祈于德威，德威戏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状闻。己亥，刘光浚攻下平州，获刺史张在吉。

五月壬寅朔，光浚进迫营州，刺史杨靖以城降。乙巳，梁将杨师厚会刘守奇率大军侵镇州。时帝之先锋将史建瑭自赵州率五百骑入真定，师厚大掠镇、冀之属邑。王熔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分兵赴援，师厚移军寇沧州，张万进惧，遂降于梁。

六月壬申朔，帝遣监军张承业至幽州，与周德威会议军事。秋七月，承业与德威率千骑至幽州西，守光遣人持信箭一只，乞修和好。承业曰："燕帅当令子弟一人为质则可。"是日，燕将司全爽等十一人，并举族来奔。辛亥，德威进攻诸城门。壬子，贼将杨师贵等五十人来降。甲子，五院军使李信攻下莫州。时守光继遣人乞降，将缓帝军，阴令其将孟修、阮通谋于沧州节度使刘守奇，及求援于杨师厚，帝之游骑擒其使以献。是月，帝会王镕于天长。

九月，刘守光率众夜出，遂陷顺州。冬十月己巳朔，守光率七百骑、步军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将兵蹑之。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败之，获大将李刘、张景绍及将吏八百五十人，马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余骑遁入山谷，德威急驰，扼其城门，守光惟与亲将李小喜等七骑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将刘化修、周遵业等以书币哀祈德威。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复令人献自乘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马而去，俄而刘光浚擒送守光伪殿直二十五人于军门。守光又乘城谓德威曰："予俟晋王至，即泥首俟命。"祈德威即驰驿以闻。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亲征幽州。甲辰，发晋阳。己未，至范阳。

辛酉，守光奉礼币归款于帝，帝单骑临城邀守光，辞以他日，盖为其亲将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来奔，帝下令诸军，诘旦攻城。壬戌，梯□童并进，军士毕登，帝登燕丹冢以观之。有顷，擒刘仁恭以献。癸亥，帝入燕城，诸将毕贺。

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节度使。癸酉，檀州燕乐县人执刘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继祚以献。己卯，帝下令班师，自云、代而旋。时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遣使请帝由井陉而西，许之。庚辰，帝发幽州，掳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州，舍于关城。翼日，次曲阳，与王处直谒北岳祠。是日，次衡唐，镇州王镕迎谒于路。

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镕以履新之日，与其子昭祚、昭诲奉觞上寿置宴。镕启曰："燕主刘太师顷为邻国，今欲挹其风仪，可乎？"帝即命主者破械，引仁恭、守光至，与之同宴，镕馈以衣被饮食。己亥，帝发镇州，因与王镕畋于衡唐之西。壬子，至晋阳，以组练系仁恭、守光，号令而入。是日，诛守光。遣大将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后斩之。是月，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遣使推帝为尚书令。初，王镕称藩于梁，梁以镕为尚书令，至是镇、定以帝南破梁军，北定幽、蓟，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让乃从之，遂选日受册，开霸府，建行台，如武德故事。

秋七月，帝亲将自黄沙岭东下会镇人，进军邢、洺。梁将杨师厚军于漳东，帝军次张公桥，既而裨将曹进金奔于梁，帝军不利而退。八月，还晋阳。

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节度使贺德伦遣使奉币乞盟。时杨师厚卒于魏州，梁主乃割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以德伦为魏博节度使，以张筠为相州节度使，魏人不从。是月二十九日夜，魏军作乱，囚德伦于牙署，三军大掠。军士有张彦者，素实凶暴，为乱军之首，迫德伦上章请却复六州之地，梁主不从，遂迫德伦归于帝，且乞师为援。帝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帅师屯临清，帝自晋阳东下，与存审会。《通鉴》：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贺德伦遣从事司空颋至军，密启张彦狂勃之状，且曰："若不剪此乱阶，恐贻后悔。"帝默然，遂进军永济。张彦谒见，以银枪效节五百人从，皆被甲持兵以自卫。帝登楼谕之曰："汝等在城，滥杀平人，夺其妻女，数日以来，迎诉者甚众，当斩汝等，以谢鄴人。"遽令斩彦及同恶者七人，军士股栗，帝亲加慰抚而退。翼日，帝轻裘缓策而进，令张彦部下军士被甲持兵，环马而从，命为帐前银枪，众心大服。梁将鄩闻帝

至，以精兵万人自洹水趣魏县，帝命李存审帅师御之，帝率亲军于魏县西北，夹河为栅。

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贺德伦上符印，请帝兼领魏州，帝从之。墨制授德伦大同军节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抚谕鄴人，军城畏肃，民心大服。是时，以贝州张源德据垒拒命；南通刘鄩，又与沧州首尾相应，闻德州无备，遣别将袭之，遂拔其城。命辽州牙将马通为德州刺史，以扼沧、贝之路。

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彦章弃城而遁，畏帝军之逼也。以故将李岩为澶州刺史。帝至魏县，因率百余骑觇梁军之营。是日阴晦，刘鄩伏兵五千于河南丛木间。帝至，伏兵忽起，大噪而来，围帝数十重。帝以百骑驰突奋击，梁军辟易，决围而出。有顷，援军至，乃解。帝顾谓军士曰："几为贼所笑。"

是月，刘鄩潜师由黄泽西趋晋阳，至乐平而还，遂军于宗城。初，鄩在洹水，数日不出，寂无声迹。帝遣骑觇之，无斥候者，城中亦无烟火之状，但有鸟止于垒上，时见旗帜循堞往来。帝曰："我闻刘鄩用兵，一步百变，必以诡计误我。"使视城中，乃缚旗于刍偶之上，使驴负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鄩军至者，言兵已趋黄泽，帝遽发骑追之。时霖雨积旬，鄩军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肿，加以山路险阻，崖谷泥滑，缘萝引葛，方得少进。颠坠岩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军至乐平，糗я将竭，闻帝军追蹑于后，太原之众在前，群情大骇。鄩收合其众还，自邢州陈宋口渡漳水而东，驻于宗城。时魏之军储已乏，临清积粟所在，鄩欲引军据之。周德威初闻鄩军之西，自幽州率千骑至土门。及鄩军东下，急趋南宫，知鄩军在宗城，遣十余骑迫其营，擒斥候者，断其腕，令还。德威至临清，鄩起军驻贝州。帝率亲骑次博州，鄩军于堂邑，周德威自临清率五百骑蹑之。是日，鄩军于莘县，帝营于莘西一舍，城垒相望，日夕交斗。

八月，梁将贺瑰袭取澶州，帝遣李存审率兵五千攻贝州，因堑而围之。冬十月，有军士自鄩军来奔，帝善待之，乃刘鄩密令赍鸩赂帝膳夫，欲置毒于食中，会有告者，索其党诛之。

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帝知刘鄩将谋速战，乃声言归晋阳以诱之，实劳军于贝州也；令李存审守其营。鄩谓帝已临晋阳，将乘虚袭鄴。遣其将杨延直自澶州率兵万人，会于城下。夜半，至于南门之外。城中潜出壮士五百人，突入延直之军，噪声动地，梁军自乱。迟明，鄩自莘引军

至城东，与延直兵会。鄩之来也，李存审率兵踵其后，李嗣源自魏城出战。俄而帝自贝州至，鄩卒见帝，惊曰：“晋王耶！”因引军渐却，至故元城西，李存审大军已成列矣。军前后为方阵，梁军于其间为圆阵，四面受敌。两军初合，梁军稍衄；再合，鄩引骑军突西南而走。帝以骑军追击之，梁步兵合战，短兵既接，帝军鼓噪，围之数重，埃尘涨天。李嗣源以千骑突入其间，众皆披靡，相躏如积。帝军四面斩击，弃甲之声，闻数十里。众既奔溃，帝之骑军追及于河上，十百为群，赴水而死，梁步兵七万歼亡殆尽。刘鄩自黎阳济，奔滑州。是月，梁主遣别将王檀率兵五万，自阴地关趋晋阳，急攻其城，昭义李嗣昭遣将石嘉才率骑三百赴援。时安金全、张承业坚守于内，嘉才救援于外，檀惧，乃烧营而遁，追击至阴地关。时鄩败于莘县，王檀遁于晋阳，梁主闻之，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分兵以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以城降。夏四月，攻洺州，下之。

五月，帝还晋阳。六月，命偏师攻阎宝于邢州，梁主遣捉生都将张温率步骑五百为援，至内黄，温率众来奔。秋七月甲寅朔，帝自晋阳至魏州。

八月，大阅师徒，进攻邢州。相州节度使张筠弃城遁去，以袁建丰为相州刺史，依旧隶魏州。邢州节度使阎宝请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汉副总管李存审为邢州节度使，以阎宝为西南面招讨使，遥领天平军节度使。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九月，帝还晋阳。梁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遁去，旧将毛璋入据其城。李嗣源帅师招抚，璋以城降。乃以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以李嗣源为邢州节度使。时契丹犯塞，帝领亲军北征，至代州北，闻蔚州陷，乃班师。《辽史·太祖纪》：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是月，贝州平，以向任沧州降将毛璋为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为帝所有。帝自晋阳复至于魏州。

天祐十四年二月，帝闻刘鄩复收残兵保守黎阳，遂率师以攻之，不克而还。是月甲午，新州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众寇新州。存矩，帝之诸弟也，治民失政，御下无恩，故及于祸。帝以契丹主安巴坚与武皇屡盟于云中，既又约为兄弟，急难相救，至是容纳叛将，违盟犯塞，乃驰书以让之。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弃城而遁，契丹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万攻之，营于城东。俄而文进引契丹大至，德威拔营而归，因为契丹追蹑，师徒多

丧。契丹乘胜寇幽州。是时言契丹者，或云五十万，或云百万，渔阳以北，山谷之间，氈车毳幕，羊马弥漫。卢文进招诱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为攻城之具，飞梯、冲车之类，毕陈于城下。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间，机变百端，城中随机以应之，仅得保全，军民困弊，上下恐惧。德威间道驰使以闻，帝忧形于色，召诸将会议。时李存审请急救燕、蓟，且曰："我若犹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愿假臣突骑五千，以破契丹。"阎宝曰："但当搜选锐兵，控制山险，强弓劲弩，设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将，无复忧矣！"

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师赴援，次于涞水；又遣阎宝率师夜过祁沟，俘擒而还。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安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嗣源具以事闻。《辽史·太祖纪》：四月，围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留卢国用守之。是契丹主已于六月退师矣。

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审领军与嗣源会于易州，步骑凡七万。于是三将同谋，衔枚束甲，寻涧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骑为前锋。庚子，循大房岭而东，距幽州六十里。契丹万骑遽至，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氈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进军追讨，俘斩万计。辛丑，大军入幽州，德威见诸将，握手流涕。翼日，献捷于鄴。九月，班师，帝授存审检校太傅，嗣源检校太保，阎宝加同平章事。

十月，帝自魏州还晋阳。十一月，复至魏州。十二月，帝观兵于河上。时梁人据杨刘城，列栅相望，帝率军履河冰而渡，尽平诸栅，进攻杨刘城。城中守兵三千人，帝率骑军环城驰射，又令步兵持斧斩其鹿角，负葭苇以堙堑；帝自负一围而进，诸军鼓噪而登，遂拔其垒，获守将安彦之。是夕，帝宿杨刘。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帝军徇地至郓、濮。时梁主在洛，将修郊礼，闻杨刘失守，狼狈而还。二月，梁将谢彦章帅众数万来迫杨刘，筑垒以自固，又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帝军。六月壬戌，帝自魏州复至杨刘。甲子，率诸军涉水而进，梁人临水拒战，帝军小却。俄而鼓噪复进，梁军渐退，因乘势而击之。交斗于中流，梁军大败，杀伤甚众，河水如绛，谢彦章仅得免去。是月，淮南杨溥遣使来会兵，将致讨于梁也。

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己酉，梁兖州节度使张万进遣使归款。帝自魏州率师次于杨刘，略地至郓、濮而还；遂营于麻家渡，诸阵列营十数。梁将贺瑰、谢彦章以军屯濮州行台村，结垒相持百余日。帝尝以数百骑摩垒求战，谢彦章率精兵五千伏于堤下，帝以十余骑登堤，伏兵发，围帝十数重。俄而帝之骑军继至，攻于围外，帝于围中跃马奋击，决围而出。李存审兵至，梁军方退。是时，帝锐于接战，每驰骑出营，存审必扣马进谏，帝伺存审有间，即策马而出，顾左右曰："老子妨吾戏耳！"至是几危，方以存审之言为忠也。

十二月庚子朔，帝进军，距梁军栅十里而止。时梁将贺瑰杀骑将谢彦章于军，帝闻之曰："贼帅自相鱼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军中老幼，令归魏州，悉兵以趣汴。庚申，大军毁营而进。辛酉，次于濮，梁军舍营踵于后。癸亥，次胡柳坡。迟明，梁军亦至，帝率亲军出视，诸军从之。梁军已成阵，横亘数十里，帝亦以横阵抗之。时帝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瑰、王彦章全军接战，帝以银枪军突入梁军阵中，斩击十余里，贺瑰、王彦章单骑走濮阳。帝军辎重在阵西，望见梁军旗帜，皆惊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军先败，周德威战殁。是时，陂中有土山，梁军数万先据之，帝帅中军至山下。梁军严整不动，旗帜甚盛。帝呼诸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帝率军先登，银枪步兵继进，遂夺其山。梁军纷纭而下，复于土山西结阵数里。时日已晡矣，或曰："诸军未齐，不如还营，诘朝可图再战。"阎宝曰："深入贼境，逢其大敌，期于尽锐，以决雌雄。况贼帅奔亡，众心方恐，今乘高击下，势如破竹矣！"银枪都将王建及被甲横槊进曰："贼将先已奔亡，王之骑军一无所损，贼众晡晚，大半思归，击之必破。王但登山纵观，责臣以破贼之效。"于是李嗣昭领骑军自土山北以逼梁军，王建及呼士众曰："今日所失辎重，并在山下。"乃大呼以奋击，诸军继之，梁军大败。时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部役徒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助其势。梁军不之测，自相腾籍，允甲山积。甲子，命行战场，收获铠仗不知其数。时帝之军士有先入大梁问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驱市人以守。其残众奔归汴者不满千人，帝军遂拔濮阳。

庄宗纪三

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审城德胜，夹河为栅。帝还魏州，命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三月，帝兼领幽州，遣近臣李绍宏提举府事。

夏四月，梁将贺瑰围德胜南城，百道攻击，复以艨艟扼断津渡。帝驰而往，阵于北岸。南城守将氏延赏告急，且言矢石将尽。帝以重贿召募能破贼舰者，于是献技者数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咒兵刃，悉命试之，无验。帝忧形于色，亲从都将王建及进曰："臣请效命。"乃以巨索连舟十艘，选效节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铠，鼓枻而进，至中流。梁楼船三层，蒙以牛革，悬板为楯。建及率持斧者入艨艟间，斩其竹笮，破其悬楯；又于上流取甕数百，用竹笮维之，积薪于上，灌以脂膏，火发亘空；又以巨舰载甲士，令乘烟鼓噪。梁之楼船断绁而下，沈溺者殆半。军既得渡，梁军乃退。命骑军追袭至濮阳，俘斩千计。贺瑰由此饮气遘疾而卒。

秋七月，帝归晋阳。八月，梁将王瓒帅众数万自黎阳渡河，营于杨村，造舟为梁，以通津路。冬十月，帝自晋阳至魏州，发徒数万以广德胜北城，自是，日与梁军接战。

十二月戊戌，帝军于河南，夜伏步兵于潘张村梁军寨下，以骑军掠其饷运，擒其斥候。梁王瓒结阵以待，帝军以铁骑突之，诸军继进，梁军大奔，赴水死者甚众，瓒走保北城。

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于田中得金印，文曰："关中龟印"，李绍宏献于行台。

秋七月，梁将刘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务，请梁主降节。梁主怒，不与，遂请旄节于帝。梁主乃遣刘鄩与华州节度使尹皓帅兵围同州，友谦来告难，帝遣蕃汉总管李存审、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师赴援。

九月，师至河中，朝至夕济，梁人不意王师之至，望之大骇。明日约战，与朱友谦谋，迟明，进军距梁垒；梁人悉众以出，蒲人在南，王师在北。骑军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轻骑抗之，梁军奔溃，追斩二千余级。是夜，刘鄩收余众保营，自是闭壁不出。数日，鄩遂宵遁。王

师追及于渭河，所弃兵仗辎重不可胜计，刘鄩、尹皓单骑获免。未几，鄩忧恚发病而卒。王师略地至奉先，嗣昭因谒唐帝诸陵而还。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开元寺僧传真获传国宝，献于行台。验其文，即“受命于天，子孙宝之”八字也，群僚称贺。传真师于广明中，遇京师丧乱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体，人不之识，至是献之。时淮南杨溥、四川王衍皆遣使致书，劝帝嗣唐帝位，帝不从。

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月，镇州大将张文礼杀其帅王镕。时帝方与诸将宴，酒酣乐作，闻镕遇杀，遽投觯而泣曰：“赵王与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负于人，覆宗绝祀，冤哉！”先是，滹沱暴涨，漂关城之半，溺死者千计。是岁，天西北有赤昆如血，占者言赵分之灾，至是果验。时张文礼遣使请旄节于帝，帝曰：“文礼之罪，期于无赦，敢邀予旄节！”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与人生事。”帝不得已而从之，乃承制授文礼镇州兵马留后。

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沧州节度使李存审、定州节度使王处直、邢州节度使李嗣源、成德军兵马留后张文礼、遥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新州节度使王郁、振武节度使李存进、同州节度使朱令德，各遣使劝进，请帝绍唐帝位，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帝左右亦劝帝早副人望，帝捻挹久之。《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萝手扶御座，自谓辅佐之象，由是颇述天时人事以讽，庄宗深纳其言。秋七月，河东节度副使卢汝弼卒。

八月庚申，令天平节度使阎宝、成德兵马留后符习率兵讨张文礼于镇州。初，王镕令偏将符习以本部兵从帝屯于德胜。文礼既行弑逆，忌镕故将，多被诛戮，因遣使闻于帝，欲以他兵代习归镇，习等惧，请留。帝令传旨于习及别将赵仁贞、乌震等，明正文礼弑逆之罪，且言：“尔等荷戟从征，盖君父之故，衔冤报恩，谁人无心。吾当给尔资粮，助尔兵甲，尔试思之！”于是习等率诸将三十余人，恸哭于牙门，请讨文礼。帝因授习成德军兵马留后，以部下镇、冀兵致讨于文礼；又遣阎宝以助之，以史建瑭为前锋。甲子，攻赵州，刺史王铤送符印以迎，阎宝遂引军至镇州城下，营于西北隅。是月，张文礼病疽而卒，其子处瑾代掌军事。九月，前锋将史建瑭与镇人战于城下，为流矢所中而卒。

冬十月己未，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帝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帝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

垒，斧其眺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兵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辛酉，阎宝上言，定州节度使王处直为其子都幽于别室，都自称留后。《欧阳史》：王处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处直以来附。

十一月，帝至镇州城下，张处瑾遣弟处琪、幕客齐俭等候帝乞降，言犹不逊，帝命囚之。时王师筑土山以攻其垒，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间，机巧百变。张处瑾令韩正时以千骑夜突围，将入定州与王处直议事，为我游军追击，破之；余众保衡唐，贼将彭赟斩正时以降。

十二月辛未，王郁诱契丹安巴坚寇幽州，《契丹国志》：王处直在定州，以镇、定为脣齿，恐镇亡而定孤，乃潜使人语其子王郁，使赂契丹，令犯塞以救镇州之围。王郁说太祖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则皆为己物也；不然，则为晋王所有矣。"太祖以为然，率众而南。遂引军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镇州率五千骑赴之。

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锋三千骑至新乐。是时，梁将戴思远乘虚以寇魏州，军至魏店，李嗣源自领兵驰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备，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时契丹渡沙河，而诸将相顾失色；又闻梁人内侵，鄴城危急，皆请旋师，唯帝谓不可，乃率亲骑至新城。契丹万余骑，遽见帝军，惶骇而退。帝分军为二广，追蹑数十里，获安巴坚之子。时沙河冰薄，桥梁隘狭，敌争践而过，陷溺者甚众。安巴坚方在定州，闻前军败，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谒。是夜，宿于开元寺。翼日，引军至望都，契丹逆战。帝身先士伍，驰击数四，敌退而结阵，帝之徒兵亦阵于水次。李嗣昭跃马奋击，敌众大溃，俘斩数千，追击至易州，获氈裘、毳幕、羊马不可胜纪。时岁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敌乏刍粮，人马毙踣道路，累累不绝，帝乘胜追袭至幽州。《契丹国志》：晋王趋望都，为契丹所围，力战，出入数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骑横击之，晋王始得出，因纵兵奋击，太祖兵败，遂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人马死者相属，太祖乃归。是月，梁将戴思远寇德胜北城，筑垒穿堑，地道云梯，昼夜攻击；李存审极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闻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闻帝至，烧营而遁。

三月丙午，王师败于镇州城下，阎宝退保赵州。时镇州累月受围，城中艰食，王师筑垒环之；又决滹沱水以绝城中出路。是日，城中军出，攻其长围，皆奋力死战，王师不能拒，引师而退。镇人坏其营垒，取其刍粮者累日。帝闻失律，即以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进

攻镇州。夏四月，嗣昭为流矢所中，卒于师。己卯，天平节度使阎宝卒。以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是月，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卒。

五月乙酉，李存进围镇州，营于东渡。八月，梁将段凝陷卫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优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为卫州刺史。既而诛敛无度，人皆怨之，故为梁人所袭。《九国志·赵季良传》：庄宗入鄴，时兵革屡兴，属邑租赋逋久。一日，庄宗召季良切责之，季良对曰："殿下何时平河南？"庄宗正色曰："尔掌舆赋而稽缓，安问我胜负乎！"季良曰："殿下方谋攻守，复务急征，一旦众心有变，恐河南非殿下所有。"庄宗敛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几失吾大计！"梁将戴思远又陷共城、新乡等邑。自是，澶渊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人所据。

九月戊寅朔，张处球悉城中兵奄至东垣渡，急攻我之垒门。时骑军已临贼城，不觉其出，李存进惶骇，引十余人斗于桥上，贼退，我之骑军前后夹击之，贼众大败，步兵数千，殆无还者。是役也，李存进战殁于师，以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以攻镇州。丙午夜，赵将李再丰之子冲投缒以接王师，诸军登城，迟明毕入，镇州平。获处球、处瑾、处琪并其母，及同恶高濛李翥、齐俭等，皆折足送行台，镇人请醢而食之；发张文礼尸，磔于市。帝以符习为镇州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镇人请帝兼领本镇，从之，乃以符习遥领天平军节度使。

十一月，河东监军张承业卒。

十二月，以魏州观察判官张宪权知镇州军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台山僧献铜鼎三，言于山中石崖间得之。二月，新州团练使李嗣肱卒。是时，以诸藩镇相继上笺劝进，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卫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礼，以河东节度判官庐质为大礼使。

三月己卯，以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幽州节度使。潞州留后李继韬叛，送款于梁。是月，筑即位坛于魏州牙城之南。

夏四月己巳，帝升坛，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僚称贺。礼毕，御应天门宣制：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行劫、持杖杀人、官典犯赃、

屠牛铸钱、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应蕃汉马步将校并赐功臣名号，超授检校官，已高者与一子六品正员官，兵士并赐等第优给。其战殁功臣各加追赠，仍赐谥号。民年八十已上，与免一子役。内外文武职官，并可直言极谏，无有隐讳。贡、选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云、应、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后八军，秋夏税率量与蠲减。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与免杂徭。诸道应有祥瑞，不用闻奏。赦书有所未该，委所司条奏以闻云。是岁，自正月不雨，人心忧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

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其后四十九年，帝破梁军于柏乡，平定赵、魏，至是即位于鄴宫。是月，以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以行台右丞相卢澄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以前定州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以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兵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以河东掌书记冯道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以魏博、镇冀观察判官张宪为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以权知幽州军府事李绍宏为宣徽使；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以河东军城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以泽潞节度判官任圆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诏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改元城县为兴唐县，贵乡县为广晋县，以太原为西京，以镇州为北都。是时，所管节度一十三，州五十。

闰月丁丑，以李嗣源为检校侍中，依前横海军节度使、内外蕃汉副总管；以幽州节度使李存审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蕃汉马步总管；以河东节度使朱友谦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安国军节度使符习加同平章事，定州节度使王都加检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夫人崔氏曰昭列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为文景皇帝，庙号献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东节度使、太师、中书令、晋王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诏于晋阳立宗庙，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及懿祖以下为七庙。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时有自郓来者，言节度使戴思远领兵在河上，州城无守兵，可袭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谋曰："昭义阻命，梁将董璋攻迫泽州，梁志在泽、潞，不虞别有事生，汶阳无备，不可失也。"嗣源以为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骑五千，箝枚自河趋郓。是夜阴雨，我师至城下，郓人不觉，遂乘城而入，郓州平。制以李嗣源为天平军节度使。

梁主闻郓州陷，大恐，乃遣王彦章代戴思远总兵以来拒。时朱守殷守德胜南城，帝惧彦章奔冲，遂幸澶州。

五月辛酉，彦章夜率舟师自杨村浮河而下，断德胜之浮桥，攻南城，陷之。帝令中书焦彦宾驰至杨刘，固守其城；令朱守殷撤德胜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杨刘。是时，德胜军食刍茭薪炭数十万计，至是令人辇负入澶州，事既仓卒，耗失殆半。朱守殷以所毁屋木编筏，置步军于其上。王彦章以舟师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转滩水汇，即中流交斗，流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彼一此，终日百战，比及杨刘，殆亡其半。已巳，王彦章、段凝率大军攻杨刘南城，焦彦宾与守城将李周极力固守。梁军昼夜攻击，百道齐进，竟不能下，遂结营于杨刘之南，东西延袤十数栅。

六月己亥，帝亲御军至杨刘，登城望见梁军，重壕复垒，以绝其路，帝乃选勇士持短兵出战。梁军于城门外，连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士于中，候帝军至，则弓弩齐发，师人多伤矢，不得进。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崇韬请于下流据河筑垒，以救郓州。又请帝日令勇士挑战，旬日之内，寇若不至，营垒必成。帝善之，即令崇韬与毛璋率数千人中夜往博州济河东，昼夜督役，居六日，营垒将成。戊子，梁将王彦章、杜晏球领徒数万，晨压帝之新垒。时板筑虽毕，墙仞低庳，战具未备，沙城散恶，王彦章列骑环城，虐用其人，使步军堙壕登堞。又于上流下巨舰十余艘，扼断济路。自旦至午，攻击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杨刘引军阵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舣舟将渡，梁军遂解围，退保邹家口。

秋七月丁未，帝御军沿河而南，梁军弃邹家口夜遁，委弃锅甲刍粮千计。戊午，遣骑将李绍贻直抵梁军垒，梁益恐。又闻李嗣源自郓州引大军将至，己未夜，梁军拔营而遁，复保于杨村。帝军屯于德胜。甲子，帝幸杨刘城，巡视梁军故垒。

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绍斌以甲士五千援泽州。初，李继韬之叛也，潞之旧将裴约以兵戍泽州，不徇韬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众攻其城，约拒守久之，告急于帝，故遣绍斌救之。未至而城已陷，裴约被害，帝闻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杨刘归鄴。梁以段凝代王彦章为帅。戊子，凝帅众五万结营于王村，自高陵渡河。帝军遇之，生擒梁前锋军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庚寅，帝御军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领百骑来奔，帝虚怀引见，赐御衣玉带，屏人问之。对曰："臣窃观汴人兵众不少，论其君臣将校，则终见败亡。赵岩、赵鹄、张汉杰居中专

政，缔结宫掖，贿赂公行。段凝素无武略，一朝便见大用；霍彦威、王彦章皆宿将有名，翻出其下。自彦章获德胜南城，梁主亦稍奖使。彦章立性刚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护，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彦章悒悒，形于颜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彦章又献谋，欲数道举军，合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趋石会关以寇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相卫以寇镇定，段凝、杜晏球领大军以当陛下，令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以攻郓州，决取十月内大举。又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东注曹、濮之间，至于汶阳，弥漫不绝，以陷北军。臣在军侧闻此议。臣惟汴人兵力，聚则不少，分则无余。陛下但待分兵，领铁骑五千，自郓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怿然壮之。

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临河南，与帝之骑军接战。是时泽潞叛，卫州、黎阳为梁人所据，州以西、相以南，寇钞日至，编户流亡，计其军赋，不支半年。又王郁、卢文进召契丹南侵瀛、涿。及闻梁人将图大举，帝深忧之，召将吏谋其大计，或曰：“自我得汶阳以来，须大将固守，城门之外，元是贼疆，细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驰檄告谕梁人，却卫州、黎阳以为郓州，指河为界，约且休兵。我国力稍集，则议改图。”帝曰：“嘻，行此谋则无葬地矣！”时郭崇韬劝帝亲御六军，直趋汴州，半月之间，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寇，予行计决矣！”又问司天监，对曰：“今岁时不利，深入必无成功。”帝弗听。戊辰，梁将王彦章率众至汶河，李嗣源遣骑军侦视，至递公镇，梁军来挑战，嗣源以精骑击而败之，生擒梁将任钊、田章等三百人，俘斩二百级，彦章引众保于中都。嗣源飞驿告捷，帝置酒大悦，曰：“是当决行渡河之策。”己巳，下令军中将士家属并令归鄴。

庄宗纪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日，皇后刘氏、皇子继岌归鄴宫，帝送于离亭，歔欷而别。诏宣徽使李绍宏、宰相豆卢革、租庸使张宪、兴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是夜三鼓，渡汶。时王彦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无城守，师既云合，梁众自溃。是日，擒梁将王彦章及都监张汉杰、赵廷隐、刘嗣彬、李知节、康文通、王山兴等将吏二百余人，斩馘二万，夺马千匹。时既获中都之捷，帝召诸将谋其所向，或言且徇兖州，徐图进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趋汴州。段凝方领大军驻于河上，假如便来赴援，直路又阻决河，须自滑州济渡，十万之众，舟楫焉能卒办？此去汴城咫尺，若昼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堧，夷门已为我有矣。臣请以千骑前驱，陛下御军徐进，鲜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军先进。翼日，车驾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将出降。

己卯迟明，前军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门，梁开封尹王瓒请以城降。俄而帝与大军继至，王瓒迎帝自大梁门入。梁朝文武官属于马前谒见，陈叙世代唐臣陷在伪廷，今日再睹中兴，虽死无恨。帝谕之曰："朕二十年血战，盖为卿等家门无足忧矣，各复乃位。"时梁末帝朱锽已为其将皇甫麟所杀，获其首，函之以献。是日，赐乐工周匝币帛。周匝者，帝之宠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谒见，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陈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荐，请除郡守，帝亦许之。

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于朝堂待罪，诏释之。壬午，段凝所部马步军五万解甲于封丘。凝等率大将先至请死，诏各赐锦袍、御马、金币。帝幸北郊，抚劳降军，各令还本营。丙戌，诏曰："惩恶劝善，务振纪纲；激浊扬清，须明真伪。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窃，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贪爵禄而但从伪命，或居台铉，或处权衡，或列近职而预机谋，或当峻秩而掌刑宪，事分逆顺，理合去留。伪宰相郑珏等一十一人，皆本朝簪组，儒苑品流。虽博识多闻，备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颇负祖先。昧忠贞而不度安危，专利禄而全亏名节，合当大辟，无恕近亲。朕以缵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务好生之道，在行含垢之恩。汤网垂仁，既矜全族；舜刑投裔，兼贷一身。尔宜自新，我全大体，其为显列，不并庶僚。余外应在周行，悉仍旧贯，凡居中外，咸体朕怀。"乃贬梁宰相郑珏为莱州司户，

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房州司马，姚颢复州司马，封翘唐州司马，李怿怀州司马，窦梦征沂州司马，崇政院学士刘光素密州司户，陆崇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随州司户，并员外置同正员。

是日，以梁将段凝上疏奏："梁朝权臣赵严等，并助成虐政，结怨于人，圣政惟新，宜诛首恶。"乃下诏曰：

朕既殄伪庭，显平国患。好生之令，含宏虽切于予怀；惩恶之规，决断难违于众请。况赵严、赵鹄等，自朕收城数日，布惠四方，尚匿迹以潜形，罔悛心而革面，须行赤族，以谢众心。其张汉杰昨于中都与王彦章同时俘获，此际未详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将陈词，群情激怒，往日既彰于僭滥，此时难漏于网罗，宜置国刑，以塞群论。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疏属仆使，并从释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倾唐祚，屠害宗属，杀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

敬翔虽闻自尽，未豁幽冤，宜与李振并族于市。疏属仆使，并从原宥。朱珪素闻狡蠹，唯务谗邪，斗惑人情，枉害良善，将清内外，须切去除，况众状指陈，亦宜诛戮。契丹实喇鄂博，既弃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怀来，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锡以姓名，兼分符竹之荣，叠被颁宣之渥。而乃辄辜重惠，复背明廷，罔顾欺违，窜归伪室，既同枭獍，难贷刑章，可并妻子同戮于市。其朱氏近亲，赵鹄正身，赵严家属，仰严加擒捕。其余文武职员将校，一切不问。

是日，赵严、张希逸、张汉杰、张汉伦、张汉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实喇鄂博等，并其妻孥，皆斩于汴桥下。又诏除毁朱氏宗庙神主，伪梁二主并降为庶人。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时帝欲发梁祖之墓，斫棺燔柩，河南尹张全义上章申理，乞存圣恩，《通鉴》：张全义上言："朱温虽国之深雠，然其人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斫，以存圣恩。"帝乃止，令刻去阙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诛凶族，于崇元殿立班待罪，诏各复其位。《洛阳缙绅旧闻记》载张全义表云："伏念臣误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未蒙昭雪。"因下诏雪之。以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郭崇韬权行中书事。己丑，御崇元殿。制曰：

仗顺讨逆，少康所以诛有穷；缵业承基，光武所以灭新莽。咸以中兴景命，再造王猷，经纶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乱略之际。朕以钦承大宝，显荷鸿休，虽继前修，固惭凉德，誓平元恶，期复本朝，属四海之

阽危，允万邦之推戴。近者亲提组练，径扫氛袄，振已坠之皇纲，殄偷安之寇孽。国雠方雪，帝道爰开，拯编氓覆溺之艰，救率土倒悬之苦。粤自朱温构逆，友贞嗣凶，篡杀二君，隳残九庙，虺毒久伤于宇宙，狼贪肆噬于华夷。剥丧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桡之危。弃德崇奸，穷兵黩武，战士疲劳于力役，蒸民耗竭其膏腴，言念于斯，轸伤弥切。

今则已枭逆竖，大豁群情，睹历数之有归，实神灵之匪昧。得不临深表诫，驭朽为怀，将宏济于艰难，宜特行于赦宥。应伪命流贬责授官等，已经量移者，并可复资，徒流人放归乡里。京畿及诸道见禁囚徒，大辟罪降从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郑珏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复之限。应扈从征讨将校，及诸官员、职掌节级、马步兵士及河北诸处屯驻守戍兵士等，皆情坚破敌，业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谋，显尔忠勤之节，并据等第，续议奖酬。其有殁于王事未经追赠者，各与赠官；如有子孙堪任使者，并量材录任。应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监押、行营将校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俟别加新命。

理国之道，莫若安民；劝课之规，宜从薄赋。庶遂息肩之望，冀谐鼓腹之谣。应诸道户口，并宜罢其差役，各务营农。所系残欠赋税，及诸务悬欠积年课利，及公私债负等，其汴州城内，自收复日已前，并不在征理之限；其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并放。北京及河北先以袄祲未平，配买征马，如有未请却官本钱，及买马不迨者，可放免。应有本朝宗属及内外文武臣僚，被朱氏无辜屠害者，并可追赠。如有子孙及本身逃难于诸处漂寓者，并令所在寻访，津置赴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旌表门闾，量加赈给。或鳏寡惸独，无所告者，仰所在各议拯救。民年过八十者，免一子从征。其有先投过伪庭将校官吏等，一切不问云。

甲午，以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太原县男郭崇韬为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监修国史、兼真定尹、成德军节度使，依前枢密使、太原郡侯，仍赐铁券。乙未，诏宰相豆卢革权判吏部上铨，御史中丞李德休权判东西铨事。丙申，滑州留后、检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后，仍赐姓，名继钦。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辉州刺史杜晏球为检校司徒，依前辉州刺史，仍赐姓，名绍虔。诏处斩随驾兵马都监夏彦朗于和景门外。时宦官怙宠，广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韬奏其事，乃斩彦朗以徇。

丁酉，赐百官绢二千匹、钱二百万，职事绢一千匹、钱百万。戊

戌，以竭忠启运匡国功臣、天平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蕃汉马步总管副使、陇西郡侯李嗣源为依前检校太傅、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特进，封开国公，加食邑实封，余如故。以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李继岌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东京留守。诏御史台，班行内有欲求外职，或要分司，各许于中书投状奏闻。

己亥，宴勋臣于崇元殿，梁室故将咸预焉。帝酒酣，谓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敌，一旦同会，皆卿前锋之力也。"梁将霍彦威、戴思远等皆伏陛叩头，帝因赐御衣、酒器，尽欢而罢。齐州刺史孟璆上章请死，诏原之。璆初事帝为骑将，天祐十三年，帝与刘鄩莘县对垒，璆领七百骑奔梁，至是来请罪。帝报之曰："尔当吾急，引七百骑投贼，何面目相见！"璆惶恐请死，帝恕之。未几，移贝州刺史。

庚子，帝畋于汴水之阳。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县见使伪印，望追毁改铸。"从之。以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左金吾上将军兼领左龙武军事、汾州刺史李存渥为滑州节度使，加特进、同平章事；以杂指挥散员都部署、特进、检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绍荣为徐州节度使；以滑州兵马留后、检校太保李绍钦为兖州节度使。壬寅，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遣使贺收复天下。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令皇子继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挥使、博州刺史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检校太保，赐姓，名继琛。以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为宋州节度使，仍赐姓，名绍安。以许州匡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温韬依前许州节度使，仍赐姓，名绍冲。

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贺。戊申，中书门下上言："以朝廷兵革虽宁，支费犹阙，应诸寺监各请置卿、少卿监、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二员，余官并停。唯太常寺事关大礼，大理寺事关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许更置丞一员，其王府及东宫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属，凡关不急司存，并请未议除授。其诸司郎中、员外应有双曹者，且置一员。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补阙、拾遗，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条理申奏。其停罢朝官，仍各录名衔，具罢任时日，留在中书，候见任官满二十五个月，并据资品，却与除官。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从之。时议者以中兴之朝，事宜恢廓，骤兹自弱，顿失物情。己酉，诏：应随处官吏、务局员僚、诸军将校等，如闻前例，各有进献，直贡章奏，不唯亵黩于朝廷，实且傍滋于诛敛，并宜止绝，以肃化风。又诏：左降均州司马刘岳，有

母年逾八十，近闻身故，准故事许归，候三年丧服阕，如未量移，即却赴贬州。

壬子，诏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献太微宫，二十四日朝献太庙，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癸未，中书门下奏："应随驾及在京有带兼官者，并望落下，只守本官。"从之。乙卯，以特进、检校太傅、开封尹、判六军诸卫事、充功德使王瓒为宣武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丁巳，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赵光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朝散大夫、礼部侍郎韦说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卢文度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以右散骑常侍、充宏文馆学士、判馆事冯锡嘉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翰林学士、守尚书膳部员外郎刘昫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职；以扈銮书制学士、行尚书仓部员外郎赵凤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以左拾遗于嶠守本官，充翰林学士。戊午，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豆卢革判租庸使，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新罗王金朴英遣使贡方物。

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兼中书令、河南尹、魏王张全义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余如故；以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渤海王高季兴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余如故。庚申，以工部尚书、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为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成德军节度使行军司马，知军府事。安义军节度使李继韬入见待罪，诏释之。辛酉，以宣化军留后、检校太傅戴思远权知青州军州事，检校司空、左监门上将军安崇阮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以镇国军留后、检校太傅霍彦威为保义军节度留后；以权知威化军留后、检校司徒高允贞权知镇国军留后；以权知河阳留后、检校太保张继业依前权知河阳留后；以鄜延两镇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高万兴依前鄜、延节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前襄州节度使，余如故。以永平军节度使、行大安尹、检校太保张筠为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晋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刘□，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韩恭，安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朱汉宾，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壬戌，以左金吾卫大将军史敬熔为左街使，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存确为右街使。

甲子，车驾发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车驾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桥具仪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内。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参。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宫副使张宪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诏改取来年二月一日行郊礼。戊寅，诏德胜

寨、莘县、杨刘口、通津镇、胡柳陂皆战阵之所，宜令逐处差人收掩战士骸骨，量备祭奠，以慰劳魂。诏改伪梁永平军大安府复为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汴州开封府复为宣武军，华州感化军为镇国军，许州匡国军复为忠武军，华州宣义军复为义成军，陕府镇国军复为保义军，耀州静胜军复为顺义军，潞州匡义军复为安义军，朗州武顺军复为武贞军，延州为彰武军，邓州为威胜军，晋州为建雄军，安州为安远军。淮南杨溥遣使贺登极，称“大吴国主书上大唐皇帝”。《十国春秋·吴世家》云：唐以灭梁来告，始称诏，我国不受，唐主随易书，用敌国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王遣司农卿卢苹献金器二百两、银器三千两、罗锦一千二百疋、龙脑香五斤、龙凤丝□奚一百事于唐。又遣使张景报聘，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己卯，禁屠牛马。

庚辰，御史台上言：“请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访闻唯定州有本朝法书，望下本州写副本进纳。”从之。辛巳，诏贬安义军节度使李继韬为登州长史，寻斩于天津桥下，再谋叛故也。甲申，淮南杨溥、奚首领李绍威并遣使朝贡。乙酉，以翰林学士承旨卢质权知汴州军府事，以礼部尚书崔沂为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以兵部侍郎崔协为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卢文纪为尚书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

丁亥，泽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军变，李继达领兵出城，自刎而死，节度副使李继珂已安抚军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谷于上帝，请奉高祖神尧皇帝配；孟夏雩祀，请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请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请奉献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请奉懿祖昭圣皇帝配。”从之。

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圣祖殿前古桧萎瘁已久再生一枝，图画以进。诏曰：“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国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标史册，以示寰瀛”云。《五代会要》云：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枯桧重华，至安禄山僭号萎瘁。明皇自蜀归京，枝叶复盛。至是再生一枝，长二尺余。壬辰，幸伊阙。己巳，以中书舍人崔居俭为刑部侍郎，充史馆修撰、判馆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卫尉卿孔谦为盐铁转运副使。

庄宗纪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寅，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桥。《契丹国志》：时契丹日益强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处卢文进。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率军援幽州。己巳，故宣武军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检校太傅王瓒赠太子太师。丁未，诏改朝元殿复为明堂殿，又改崇勋殿为中兴殿。戊申，以振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权知潞州留后；以知保大军军州事高允韬为检校太保。庚戌，以泾原节度使、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李□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依前泾原军节度使，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诏改应顺门为永曜门，太平门为万春门，通政门为广政门，凤明门为韶和门，万春门为中兴门，解卸殿为端明殿。

是日，诏曰：“皇纲已正，紫禁方严，凡事内官，不合更居外地。诏诸道应有内官，不计高低，并仰逐处并家口发遣赴阙，不得辄有停滞。”帝龙潜时，寺人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皆给赐优赡，服玩华侈，委之事务，付以腹心。唐时宦官为内诸司使务、诸镇监军，出纳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国。及帝奄有天下，当知戒彼前车，以为殷鉴，一朝复兴兹弊，议者惜之。新罗王金朴英遣使朝贡。辛亥，中书门下奏：“准本朝故事，诸王、内命妇、宰臣、学士、中书舍人、诸道节度、防御、团练使、留后官告，即中书帖官告院索绫纸褾轴，下所司书写印署毕，进入宣赐。其文武两班及诸道官员并奏荐将校，并合于所司送纳朱胶绫纸价钱。伏自伪梁，不分轻重，并从官给，今后如非前件事例，请官中不给告敕，其内司大官侍卫将校转官，即不在此限。”从之。壬子，蜀主王衍致书于帝，称有诈为天使，驰报收复汴州者，诏捕之，不获。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献祖、太祖神主于太庙。议者以中兴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杂有国之君以为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别立庙于代州，如后汉南阳故事可也。幽州北面军前奏，契丹还塞，诏李嗣源班师。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上表，请行藩臣之礼，帝优报之。甲寅，帝于中兴殿面赐郭崇韬铁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阙，皇帝合于银台门内奉迎。”诏亲至怀州奉迎。中书奏：“自二十三日后散斋内，车驾不合远出。”诏改至河阳奉迎。以礼部尚书、兴唐尹王正言依前礼部尚书，充租庸使。

乙卯，渤海国遣使贡方物。幽州奏，妫州山后十三寨百姓却复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师薛廷珪为检校户部尚书、太子少师致仕；以前太子宾客封舜卿为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宾客李文规为户部侍郎致仕。诏盐铁、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辖。庚申，四方馆上言："请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文武班三品以上官，可以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以申常礼。"从之。车驾幸河阳，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僚迎于上东门。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县割隶绛州。以太仆卿李纾为宗正卿，以卫尉卿杨遘为太仆卿。西京昭应县华清宫道士张冲虚上言，天尊院枯桧重生枝叶。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庙，旧例亲王充亚献、终献行事。"乃以皇子继岌为亚献，皇弟存纪为终献。丙寅，帝赴明堂殿致斋。丁卯，朝飨于太微宫。戊辰，飨太庙，是日赴南郊。

二月己巳朔，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应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应自来立功将校，各与转官，仍加赏给。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御、刺史、军主、都虞候、指挥使，父母亡殁者，并与追赠；在者各与加爵增封。诸藩镇各赐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号。留后、刺史，官高者加阶爵一级，官卑者加官一资。应本朝内外臣僚，被朱氏杀害者，特与追赠。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禁工人熔钱为铜器，勿令商人载钱出境。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宜令所在纠察。应有百姓妇女，曾经俘掳他处为婢妾者，一任骨肉识认。男子曾被刺面者，给与凭据，放逐营生。召天下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仰有司速检勘天下户口正额，垦田实数，待凭条理，以息烦苛。"是日，风景和暢，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然自此权臣愎戾，伶官用事，吏人孔谦酷加赋敛，赦文之所原放，谦复刻剥不行，大失人心，始于此矣。

庚午，租庸使孔谦奏："诸道纲运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请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从之。癸酉，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从之。甲戌，诏曰："汴州元管开封、浚仪、封丘、雍丘、尉氏、陈留六县，伪庭割许州鄢陵、扶沟，陈州太康，郑州阳武、中牟，曹州考城等县属焉。其阳武、匡城、扶沟、考城四县，宜令且隶汴州，余还本部。"丙子，以随驾参谋耿瑗为司天监。丁丑，以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李筠为右骑卫上将军。

戊寅，幸李嗣源第，作乐，尽欢而罢。己卯，以河中节度使、冀王李继麟兼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辛巳，以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魏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兼中书令、河阳节度使、河南尹，改封齐王。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秦王李茂贞依前封秦王，余如故，仍赐不拜、不名。《五代会要》：太常礼院奏："李茂贞封册之命，宜准故襄州节度使赵匡凝之例施行。秦王受册，自备革辂一乘，载册犊车一乘，并本品卤簿鼓吹如仪。"从之。是日，帝幸左龙武军。癸未，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制以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

丁亥，以天平军节度使、蕃汉总管副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李嗣源为检校太尉，依前天平军节度使，加实封百户，兼赐铁券；以前安国军节度副使、检校太保、左卫上将军李存乂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检校太保、左威卫上将军李存纪为邢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蕃汉马步都虞候兼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朱守殷为振武节度使，加检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龙武军都虞候、守左龙武大将军李绍奇为郑州防御使，以楚州防御使张继孙为汝州防御使。己丑，以振武军节度使、权安义留后、检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为潞州节度使，以捧日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李绍琛为陕州节度使，以成德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右监门卫大将军毛璋为华州节度使。壬辰，枢密使郭崇韬再上表，请退枢密之职，优诏不允。

癸巳，诏曰："皇太后母仪天下，子视群生，当别建宫闱，显标名号，冀因称谓，益表尊严，宜以长寿宫为名。"枢密使郭崇韬奏时务利便一十五件，优诏褒美。甲午，奚王李绍威、吐浑李绍鲁皆贡驼马。丁酉，以武安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昭州刺史马希范为永州刺史、检校太保。癸卯，以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行太常卿李燕为特进、检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为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协为御史中丞。

三月甲辰，故河阳节度使王师范赠太尉。乙巳，以沧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符习为青州节度使，以北京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右领军卫大将军李绍斌为沧州节度使。镇州奏，契丹犯塞，诏李嗣源率师屯邢州。丙午，以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渤海王高季兴依前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封南平王；以幽州节度行军司马李存贤依前检校太保，为幽州节度使。中书门下上言："近以诸州奏荐令录，颇乱规程，请今后节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两人。仍须课绩尤异，方得上闻。防御使止许奏一人，刺史无奏荐之例。"从

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为刑部尚书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是日，诏：“诸军将校，自检校司空已下，宜赐叶谋定乱匡国功臣。自检校仆射、尚书、常侍及谏议大夫，并赐忠果拱卫功臣。初带宪衔者，并赐忠烈功臣。节级长行，并赐扈跸功臣。”中书门下上言：“州县官在任考满，即具关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官。”从之。《五代会要》：同光二年，中书门下奏：“刺史、县令有政绩尤异，为众所知；或招复户口，能增加赋税者；或辨雪冤狱，能拯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积弊，立利世之新规，有益时政，为众所推者，即仰本处逐件分明闻奏，当议奖擢。或在任贪猥，诛戮生灵，公事不治，为政怠惰，亦加惩罚。其州县官任满三考，即具关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其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授者。”从之。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册徽号，合服衮冕，御殿前一日，散斋于内殿。”从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权，诏不允。是时伶人景进用事，阉官竞进，故重臣忧惧，拜章请退。癸丑，左谏议大夫窦专上言：“请废租庸使名目，事归三司。”疏奏不报。唐州奏，木连理。诏：“先省员官，除已别授官外，其左散骑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复旧官，太子詹事石戩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将作少监岑保嗣等十四人续敕处分。”丙辰，责授莱州司户郑珏等一十一人并量移近地。尚书户部侍郎、知贡举赵颀卒，以中书舍人裴皞权知贡举。禁用铅锡钱。

丁巳，中书门下奏：“懿祖陵请以永兴为名，献祖陵请以长宁为名，太祖陵请以建极为名。”从之。淮南杨溥遣使贡贺郊天礼物。《十国春秋·吴世家》：王遣右卫上将军许确进贺郊天银二千两、锦绮罗一千二百匹、细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戊午，诏应南郊行事官，并付三铨磨勘，优与处分。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幸左龙武军，以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等军节度使、北平王高万兴可依前延州鄜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北平王。甲子，幸东宅。

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衮冕，受册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军节度行军司马、权知府事任圜为检校右仆射、权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甲戌，以顺义军留后华温琪依前检校太保，充留后。乙亥，以天策上将军、武安等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楚王马殷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诏在京诸道节度使、刺史、令各归本任。丁丑，以前幽州节度使、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存审为宣武军节度使，余如故。

己卯，帝御文明殿，册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庚辰，赐霍彦威姓，名曰绍真。癸未，以宋州节度使李继安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李继冲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许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孔勍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节度使。甲午，以枢密副使、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为左监门卫将军同正，依前枢密副使；以内客省使、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杨希朗为右监门卫将军同正，依前内客省使：并赐推忠匡佐功臣。车驾幸龙门。丙戌，回鹘遣使贡方物。己丑，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韩洙依前检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灵、盐、威、警、雄、凉、甘、肃等州观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内侍省、兼内局、特进、左监门将军同正李绍宏为右领军卫上将军。癸巳，以静江军节度使、扶风郡王马宾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静江军节度使；以朗州节度使马希振为检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节度使。凤翔节度使、秦王李茂贞薨。

丙申，潞州小校杨立据城叛，以李嗣源为招讨使，陕州留后李绍真为副，率师以讨之。

庄宗纪六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册齐王张全义为太尉。礼毕，全义赴尚书省领事，左谏议大夫窦专不降阶，为御史所劾，专援引旧典，宰相不能诘，寝而不行。庚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与德源皆为宠伶周匝所荐，帝因许除郡，郭崇韬以为不可，伶官言之者众，帝密召崇韬谓之曰："予已许除郡，经年未行，我惭见二人，卿当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清异录》：同光既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优，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预，尚有传其遗制者。

甲辰，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依前检校太保、兖州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以邠州节度使韩恭依前检校太保、邠州节度使，进封开国伯。丙午，以福建节度使、闽王王审知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福建节度使。戊申，幸郭崇韬第。己酉，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池隍。以西都留守、京兆尹张筠依前检校太保，充西都留守。甲寅，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招讨使，以兖州节度李绍钦为副招讨使，以宣徽使李绍宏为招讨都监，率大军渡河而北，时幽州上言契丹将寇河朔故也。

乙卯，潞州叛将杨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帝令枢密副使宋唐玉赍敕书招抚。幽州上言，契丹营于州东南。丙辰，渤海国王大撰遣使贡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审益为幽州行军司马、蕃汉内外都知兵马使。辛酉，故泽潞节度使丁会赠太师。诏割复州为荆南属郡。壬戌，以权知凤翔军府事、泾州节度使李□严为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乙丑，以权知归义军留后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复潞州。幽州上言，新授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卒。

六月甲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豆卢革加右仆射，余如故；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镇州节度使郭崇韬进爵邑，加功臣号；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赵光允加兼户部尚书；礼部侍郎、平章事韦说加中书侍郎。宋州奏，节度使李绍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将杨立等到阙，并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刬平之，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阳已建宗庙，其北京太庙请停。"从之。

甲申，以卫国夫人韩氏为淑妃，燕国夫人伊氏为德妃，仍令所司择

日册命。故河东节度副使、守左谏议大夫李袭吉赠礼部尚书；故河东节度副使、礼部尚书苏循赠左仆射；故河东观察判官、检校右仆射司马揆赠司空；故河东留守判官、工部尚书李敬义赠右仆射。丙戌，以顺义军节度使李令锡为许州节度使，以前保义军留后李绍真为徐州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李绍荣为宋州节度使。戊子，汝州防御使张继孙赐死于本郡。继孙即齐王张全义之假子也，本姓郝氏，为兄继业等讼其阴事，故诛之。《册府元龟》载：张继业为河阳两使留后。庄宗同光二年六月，继业上疏称："弟继孙，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义养为假子，令管衙内兵士。自皇帝到京，继孙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图不轨，兼私家淫纵，无别无义。臣若不自陈，恐累家族。"敕曰："有善必赏，所以劝忠孝之方；有恶必诛，所以绝奸邪之迹。其或罪状腾于众口，丑行布于近亲，须举朝章，冀明国法。汝州防御使张继孙，本非张氏子孙，自小丐养，以至成立，备极显荣，而不能酬抚育之恩，履谦恭之道，擅行威福，常恣奸凶，侵夺父权，惑乱家事，纵鸟兽之行，畜枭獍之心，有识者所不忍言，无赖者实为其党。而又横征暴敛，虐法峻刑，藏兵器于私家，杀平人于广陌。罔思悛改，难议矜容，宜窜逐于遐方，仍归还于姓氏，俾我勋贤之族，永除污秽之风。凡百臣僚，宜体朕命。可贬房州司户参军同正，兼勒复本姓。"寻赐自尽，仍籍没资产。

己丑，以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诏改辉州为单州。庚寅，故左仆射裴枢，右仆射裴贽、崔远并赠司徒；故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赠司空；故吏部尚书陆扆赠右仆射；故工部尚书王溥赠右仆射。裴枢等六人皆前朝宰辅，为梁祖所害于白马驿，至是追赠焉。壬辰，以天平军节度使、蕃汉总管副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嗣源为宣武军节度使、蕃汉马步总管，余如故。甲午，以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张居翰为骠骑大将军、守左骁卫上将军，进封开国伯，赐功臣号。

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军节度使李存审男彦超进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书门下奏："每年南郊坛四祠祭，太微宫五荐献，并宰臣摄太尉行事，惟太庙遣庶僚行事，此后太庙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从之。乙巳，汴州雍丘县大风，拔木伤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丙午，以襄州节度使孔勍为潞州节度使，李存霸为郓州节度使。乙酉，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辛亥，以郓州副使李绍珙为襄州留后，以前泽州刺史董璋为邠州留后。戊午，西川王衍遣伪署户部侍郎欧阳彬来朝贡，称"大蜀皇帝上书大唐皇帝"。庚申，以应州为云州属郡，升新州为威塞军节度使，以妫、儒、武等州为属郡。壬戌，皇子继

岌妻王氏封魏国夫人。幽州奏，契丹安巴坚东攻渤海。

八月己巳，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五代会要》载此诏云：藩方侯伯，内外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营。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检校太傅，增邑，赐功臣号。帝畋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甲戌，以权知汴州军州事、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卢质为兵部尚书，依前翰林学士承旨，仍赐论思匡佐功臣。丙子，以云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安元信为大同军节度留后，以隰州刺史张廷裕为新州威塞军节度留后。丁丑，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请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礼部尚书王正言罢使，守本官。辛巳，诏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并于洛阳修宅一区。中书门下上言："请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从之。《五代会要》：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书门下奏："诸道除节度副使及两使判官除授外，其余职员并军事判官，伏以翘车著咏，笺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已知之荐，成接士之荣，必当备悉行藏，习知才行，允奉幕中之画，以称席上之珍。爰自伪梁，颇乖斯义，皆从除授，以佐藩宣。因缘多事之秋，虑爽得人之选，将期推择，式示更张。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判官两使除授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汴州奏，大水损稼。癸未，租庸使孔谦进封会稽县男，仍赐丰财赡国功臣。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宋州大水，郓、曹等州大风雨，损稼。丁亥，中书门下侍郎奏："请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选司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从之。《五代会要》：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吏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司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前件格文，本朝创立，检制奸滥，伦叙官资颇谓精详，久同遵守。自乱离之后，巧伪滋多，兼同光元年八月，车驾在东京，权判工部员外郎卢重《本司起请》一卷，并以兴复之始，务切怀来，凡有条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选人，并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余人，铨曹检勘之时，互有援引，去留之际，不绝争论，若又依违，必长讹滥。望差权判尚书省铨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旧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务令简要，可久施行。"从之。癸巳，放朝参三日，以霖雨故也。陕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书门下上言："诸陵台令丞请停，以本县令知陵台事。"从之。

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安巴坚自渤海国回军。内园新殿成，名曰长春殿。戊申，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裴皞为礼部侍郎，以前郑州防御副使姜宏道为太仆卿。侍中郭崇韬奏："应三铨注授官员等，内有自无出身入仕，买觅鬼名告敕；今将骨肉文书，揩改姓名；或历任不足，妄称失坠；或假人廕绪，托形势论属，安排参选，所司随例注官。如有人陈告，特议超奖；其所犯人，检格处分；若同保人内有伪滥者，并当驳放。应有人身死之处，今后并须申报本州，于告身上批书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孙。今后铨司公事，至春末并须了毕。"从之。铨综之司，伪滥日久，及崇韬条奏之后，澄汰甚严，放弃者十有七八，众情亦怨之。己酉，司天台请禁私历日，从之。

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鹘、黄头室韦合势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荧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请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罂，兼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从之。甲寅，幸郭崇韬第，置酒作乐。乙卯，以前振武节度使、安北都护马存可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充宁远军节度、容管观察使。存，湖南马殷之弟也。丙辰，黑水国遣使朝贡。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书，磨勘吏部选人，谬滥者焚毁告敕。

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己巳，故安义节度使、赠太尉、陇西郡王李嗣昭赠太师。庚午，正衙命使册淑妃韩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卢革、韦说充册使。辛未，诏："今后支郡公事，须申本道腾状奏闻。租庸使各有征催祇牒，观察使贵全理体。"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军防御使李存璋赠太尉。郓州奏，清河泛溢，坏庐舍。癸未，畋于石桥。甲戌，河南尹张全义上言："万寿节日，请于嵩山开琉璃戒坛，度僧百人。"从之。乙亥，故守太师、尚书令、秦王李茂贞追封秦王，赐谥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赐兖州节度使李绍钦汤药。时皇太后行诰命，皇后刘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达籓后，紊乱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郓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仆卿杨遘为大理卿。党项进白驴，奚王李绍威进驼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军节度副使王缄赠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可依前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癸未，幸小马坊阅马。甲申，以两浙兵马留后、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广州刺史钱元璙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两浙节度观察留后，余如故；以镇东军节度副大使、江南管内都招讨使、建武军节度、岭南西道观察等使、检校太傅、守侍中、知苏州中吴军军州事、行邕州刺史钱元璙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辛卯，天平军监军

使柴重厚可特进、右领卫将军同正，充凤翔监军使。甲午，以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温、李从璋、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璨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押牙李从臻可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从温而下，皆李嗣源诸子也。

十一月丙申，灵武奏，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权主国事。吐浑白都督族帐移于代州东南。己亥，幸六宅宴诸弟。壬寅，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崔沂贬麟州司马，吏部侍郎崔贻孙贬朔州司马，给事中郑韬光贬宁州司马，吏部员外卢损贬府州司户。时有选人吴延皓取亡叔告身故旧名求仕，事发，延皓付河南府处死，崔沂已下贬官。宰相豆卢革、赵光允、韦说诣阁门待罪，诏释之。

癸卯，帝畋于伊阙，侍卫金枪马万余骑从，帝一发中大鹿。是日，命从官拜梁祖之陵，物议非之。其夕，宿于张全义之别墅。甲辰，宿伊阙县。乙巳，宿椹涧。时骑士围山，会夜，颠坠崖谷，死伤甚众。丙午，复命卫兵分猎，杀获万计。是夜，方归京城，六街火炬如昼。丁未，赐群臣鹿肉有差。

庚戌，制改节将一十一人功臣号。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为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称贺。以昭仪侯氏为汧国夫人，昭容夏氏为虢国夫人，昭媛白氏为沛国夫人，出使美宣邓氏为魏国夫人，御正楚真张氏为凉国夫人，司簿德美周氏为宋国夫人，侍真吴氏为渤海郡夫人，其余并封郡夫人。丁巳，河中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麟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河中护国军节度使、西平王，仍赐铁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绍荣之第，纵酒作乐。是日，镇州地震；契丹寇蔚州。

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猎。己巳，诏汴州节度使李嗣源归镇。《通鉴》云：己巳，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御契丹。庚午，帝与皇后刘氏幸张全义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义为养父，全义惶恐致谢，复出珍货贡献。翼日，皇后传制，命学士草谢全义书，学士赵凤密疏，陈国后无拜人臣为父之礼，帝虽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颜为兴州刺史。丙子，诏取来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至夕还宫。壬午，契丹寇岚州。党项遣使贡方物。乙酉，幸龙门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军自宣武军北征。淮南杨溥遣使贡献。己丑，幸龙门。庚寅，诏河南尹张全义为洛京留守，判在京诸军事。是日，日傍有背气，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丙申，诏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备，宜令有司别选园陵改葬，寻以年饥财匮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诏："起今后特恩授官及侍卫诸军将校、内诸司等官，其告身官给，旧例朱胶钱、台省礼钱并停，其余合征台省礼钱，比旧数五分中许征一分，特恩者不征。兵、吏部两司逐月各支钱四十贯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监铸钱造印文，今后不得征纳铜炭价直，其料物官给。"庚子，车驾发京师幸鄴。以前许州节度使李绍冲为太子少保；以前邠州节度使韩恭为右金吾大将军，充两街使；以前安州节度使朱汉宾为左龙武统军。庚戌，车驾至鄴。命青州节度使符习修酸枣河堤。先是，梁末帝决河隄，引水东注至郓、濮，以限我军，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节度使李存贤卒。

二月甲子朔，诏："兴唐府管内有百姓随丝盐钱，每两与减五十文。逐年所亻表蚕盐，每斗与减五十文。小菉豆税，每亩与减放三升。都城内所征税丝，永与除放。"丙寅，定州节度使王都来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从臣击球于鞠场。辛未，许州上言："襄城、叶县准敕割隶汝州，其扶沟等县请却隶当州。"从之。甲戌，以沧州节度使李绍斌为幽州节度使，依前检校太保；以大同军留后安元信为沧州节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雁。丙子，李嗣源奏，涿州东南杀败契丹，生擒首领三十人。符习奏，修堤役夫遇雪寒逃散。枢密使郭崇韬上表辞兼镇。时帝命李绍斌镇幽州，以其时望未重，欲以李嗣源为镇帅，且为绍斌声援，移郭崇韬兼领汴州。召崇韬议之，崇韬奏以为当，因恳辞兼领。庚辰，以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为镇州节度使。辛巳，以皇子继潼、继嵩、继蟾、继峣并检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阁。突厥、渤海国皆遣使贡方物。帝幸近郊射雁。甲申，以枢密使郭崇韬为依前守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加食邑实封。广南刘岩遣使奉书于帝，称"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鸭于郭泊。丙戌，定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王都进封开国公，加食邑实封。戊子，幸近郊射雁。工部尚书崔梶卒，赠右仆射。

三月癸巳朔，赐扈从诸军将士优给，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军节度使、洛京内外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堤，至德宫南获玉玺一纽，献之。诏示百官，验其文，曰"皇帝行宝"四字，方圆八寸，厚二寸，背纽交龙，光莹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钱四百六十六，内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曰"顺天元宝"，上之。庞元英《文昌杂录》云：同光三年，洛京积善坊得古文钱，曰"得一元宝"，"顺天元宝"，史不载何代铸钱。近见钱氏《钱谱》云：史思明再陷洛阳，铸"得

一钱”，贼党以为“得一”非佳号，乃改“顺天”。盖史思明所铸钱也。丙子，寒食节，帝与皇后出近郊，遥飨代州亲庙。庚子，诏取三月十七日车驾归洛京。壬寅，符习奏，修河堤毕功。

戊申，帝召郭崇韬谓曰：“朕思在德胜寨时，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勍敌。终日格斗，战声相闻，安知二年之间，在吾庑下。吾无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兴基构者，良由二三勋德同心辅翼故也。朕有时梦寝，如在戚城，思念曩时挑战鏖兵，劳则劳矣，然而扬旌伐鼓，差慰人心，残垒荒沟，依然在目。予欲按德胜故寨，与卿再陈旧事。”崇韬曰：“此去澶州不远，陛下再观战地，益知王业之艰难，岂不韪哉！”己酉，车驾发鄴宫。辛亥，至德胜城。登城四望，指战阵之处以谕宰臣。渡河南观废栅旧址，至杨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乐而罢。壬子，淮南杨溥遣使朝贡。东京副留守张宪奏，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艰食故也。时宫苑使王允平、伶人景进为帝广采宫人，不择良家委巷，殆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累累于路焉。庚辰，车驾至自鄴。辛酉，诏本朝以雍州为西京，洛州为东都，并州为北都。近以魏州为东京，宜依旧以洛京为东都，魏州改为鄴都，与北都并为次府。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丙寅，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诏翰林学士承旨卢质覆试新及第进士。《五代会要》：时以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议，故命卢质覆试。租庸使奏：“时雨久愆，请下诸道州府，依法祈祷。”从之。乙亥，帝与皇后幸郭崇韬第，又幸左龙武统军朱汉宾之第。戊寅，以耀州为团练州，其顺义军额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会节园，遂幸李绍荣之第。辛巳，以旱甚，诏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龙，集巫祷祭。癸未，以兖州节度使李绍钦为邓州节度使。丁亥，以镇州节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陆转运使，以徐州节度使李绍真为副。礼部贡院新及第进士四人，其王澈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礼部侍郎裴皞既无黜落，特议宽容。今后新及第人，候过堂日委中书门下精加详覆。陕州奏，木连理。庚寅，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赵光允卒，废朝三日。

五月壬辰朔，淮南杨溥贡端午节物。丁酉，皇太妃刘氏薨于晋阳，废朝五日，帝于兴安殿行服。时皇太后欲奔丧于晋阳，百官上表请留，乃止。戊戌，以镇州行军司马、知军府事任圜为工部尚书。戊申，幸龙门广化寺祈雨。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朝贡。戊午，以凤州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昶为泾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己未，诏天下见禁罪人，如无大过，速令疏放。幸太清宫祷雨。

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达靼因相掩击，其首领裕悦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甲子，太白昼见。丁卯，以沧州节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营马步军都排阵使。辛未，以宗正卿李纾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使。壬申，京师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昼夜阴晦，未尝澄霁，江河漂溢，堤防坏决，天下皆诉水灾。丁丑，诏吴越王钱镠将行册礼，准礼文合用竹册，宜令所司修制玉册。时郭崇韬秉政，以为不可，枢密承旨段徊赞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军节度使、管内蕃汉都知兵马使刘承训为天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丙戌，诏曰："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飨。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辛卯，诏括天下私马，《五代会要》：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将收蜀故也。《三楚新录》：庄宗谓高季兴曰："今天下负固不服者，惟吴、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险阻尤难，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为何如？"季兴对曰："臣闻蜀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臣愿陛下释吴先蜀。"时庄宗意亦欲伐蜀，及闻季兴之言，果大悦。

庄宗纪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诏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黄河决。壬寅，皇太后崩于长寿宫，帝执丧于内，出遗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长寿宫成服，百官于长寿宫幕次成服后，于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请听政，不允；表再上，敕旨宜废朝七日。丁未，宏文馆上言："请依六典，改宏文馆为崇文馆。"从之。时枢密使郭崇韬亡父名宏，豆卢革希崇韬指，奏而改之。《五代会要》：同光三年敕云：崇文馆比与宏文馆并置，今请改称，颇协旧典。盖豆卢革曲为之说也。洛水泛涨，坏天津桥，以舟济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请听政；又请复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书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礼仪使，河南尹张全义充山陵桥道排顿使，孔谦充监护使。壬子，河阳、陕州上言，河溢岸。以礼部尚书王正言为户部尚书，以御史中丞崔协为礼部尚书，以刑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崔居俭为御史中丞，以尚书左丞归霭为刑部侍郎。陕州上言，河涨二丈二尺，坏浮桥，入城门，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涨，恐漂没城池，于州城东西权开壕口，引水入古河。泽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书、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书铨事李琪为吏部尚书，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卢文纪为吏部侍郎；以给事中李光序为尚书右丞。许州、滑州奏，大水。

八月壬戌，诏诸司人吏，不许诸处奏荐，如有劳绩，只许本司奏闻。诏有司，吴越王印宜以黄金铸成，其文曰"吴越国王之印"。丁卯，帝释服，百官奉慰于长寿宫。戊辰，客省使李严使蜀回。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严峻，不许奇货东出，其许市者谓之"入草物"。严不获珍货，归而奏之，帝大怒曰："物归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锐矣。庚辰，幸寿安山陵作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县令罗贯长流崖州，寻委河南府决痛杖一顿，处死，坐部内桥道不修故也。及死，人皆冤之。甲申，山陵礼仪使奏："山陵封城之内，先有丘坟，合令子孙改卜。旧例给其所费，无子孙者官为瘗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礼致祭。"从之。凤翔奏，大水。己酉，中书门下上言："据礼仪使状，准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谥议，太常卿署定讫，告天地宗庙。伏准礼文：贱不得诔贵，子不得爵母，后必谥于庙者，受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谥，请太常卿署定后，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庙太祖皇帝室，然后差丞郎一人撰册文，别定日，命太尉上谥册于西宫灵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宫、宗庙，如常告之

仪。”从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州留后李绍珙为襄州节度使，以邠州留后董璋为邠州节度使。

九月辛卯朔，河阳奏，黄河涨一丈五尺。癸巳，中书上言：“大行皇太后谥议合读于太庙太祖室，其日，集两省御史台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官，于太庙序立。”从之。镇州、卫州奏，水入城，坏庐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兴圣宫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继岌为魏王。幸寿安陵。庚子，襄州奏，汉江涨溢，漂溺庐舍。是日，命大举伐蜀，诏曰：

朕夙荷丕基，乍平伪室，非不欲宠绥四海，协和万邦，庶正朔以遐同，俾人伦之有序。其或地居陬裔，位极骄奢，殊乖事大之规，但蕴偷安之计，则必征诸典训，振以皇威，爰兴伐罪之师，冀遏乱常之党。蠢兹蜀主，世负唐恩，间者父总籓宣，任君统制，属朱温东离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阳，不务扶持，反怀顾望，盗据剑南之土宇，全亏阃外之忳诚。先皇帝早在并门，将兴霸业，彼既会驰书币，此亦复展谢仪。后又特发使人，专持聘礼，彼则更不回一介之使，答咫尺之书，星岁俄移，欢盟顿阻。朕顷遵遗训，嗣统列籓，追昔日之来诚，继先皇之旧好，累驰信币，皆绝酬还，背惠食言，弃同即异。今观孽竖，绍据山河，委阉宦以持权，凭阻修而僭号。早者，曾上秦王缄札，张皇蜀地声尘，形侮黩之言辞，谤亲贤之勋德。昨朕风驱锐旅，电扫凶渠，复已坠之宗祧，缵中兴之历数。捷音旋报，复命仍稽，使来而尚抗书题，情动而先夸险固。加以宋光葆辄陈狂计，别启奸谋，将欲北顾秦川，东窥荆渚，人而无礼，罪莫大焉。

昨客省使李严奉使铜梁，近归金阙，凡于奏对，备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见之时，于坐上便有言说，先问契丹强弱，次数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见情状。加以疏远忠直，朋比奸雄。内则纵恣轻华，竞贪宠位；外则滋彰法令，蠹耗生灵。既德力以不量，在神祇之共愤。今命兴圣宫使、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命侍中、枢密使郭崇韬充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严充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总领阙下诸军，兼西面诸道马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进发。凡尔中外，宜体朕怀。

辛丑，授魏王继岌诸道行营都统，余如故。继岌既受都统之命，以梁汉颙充中军马步都虞候兼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廷蕴为中军步军都指挥使，牛景章充中军左厢马军都指挥使，沈斌充中军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卓瑰充中军左厢步军都指挥使，王贽充中军右厢步军都指挥使，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军都监，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衙通谒。诏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参魏王军事。丁未夕，偏天阴云，北方有声如雷，野雉皆鸣，俗所谓“天狗落”。戊申，魏王继岌、枢密使侍中郭崇韬进发西征。太子少师致仕薛廷珪卒，赠右仆射。甲寅，幸寿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后方晴，三辰行度不见。”丁巳，幸尖山射雁。

冬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长寿宫，上大行皇太后谥曰贞简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寿安陵。壬戌，魏王继岌率师至凤翔，先遣使驰檄以谕蜀部。丁卯，奉皇太后尊谥宝册赴西京录座，宰臣豆卢革摄太尉读册文，吏部尚书李琪读宝文，百官素服，班于长寿宫门外奉慰。淮南杨溥遣使进慰礼。己巳，中书上言：“贞简太后陵请以坤陵为名。”从之。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奏议：“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乃于寿安县界别卜是陵。《五代会要》载中书门下奏议云：“人君以四海为家，不当分其南北。洛阳是帝王之宅，四时朝拜，礼须便近，不能远幸代州。今汉朝诸陵，皆近秦雍，国朝陵寝，布列京畿。后魏文帝自代迁洛之后，园陵皆在河南，兼敕功臣之家，不许北葬，今魏氏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为允。”从之。

丙子，以前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冯道依前本官充职。戊寅，西征之师入大散关，《九国志·赵廷隐传》云：自入敌境，即禁兵士焚庐舍，剽财物，蜀人德之。伪命凤州节度使王承捷、故镇屯驻指挥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兵一万二千、军储四十万。又下三泉，得军储三十余万。自是师无匮乏，军声大振。辛巳，伪兴州刺史王承鉴、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遁去，康延孝大破蜀军于三泉。时王衍将幸秦州，以其军五万屯于利州。闻我师至，遣步骑三万逆战于三泉，延孝与李严以劲骑三千击之，蜀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余众奔溃。王衍闻败，自利州奔归成都，断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贞简皇太后灵驾发引，请车驾不至山陵所。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己丑，魏王继岌至兴州，伪东川节度使宋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来降；武定军使王承肇以达、蓬、壁三州来降；兴元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来降；阶州刺史王承岳纳符印请命；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弃城自扶路奔于西川。《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记》云：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

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西蕃掳夺，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问之曰："亲握重兵，何得不战？"曰："畏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纳款。"曰："初入蕃部几许人？"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偿万人之命。"遂斩之。

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寿安，号恸于坤陵。戊戌，以振武节度使朱守殷为兖州节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康延孝至利州，修吉柏津浮梁。伪昭武军节度使林思谔来降。辛丑，魏王过利州，帝赐王衍诏，谕以祸福。甲辰，魏王至剑州，伪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以遂、合、渝、泸、忠五州来降。丁未，高丽国遣使贡方物。康延孝、李严至汉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请降，李严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贞简皇太后神主于太庙。

己酉，魏王至绵州，王衍遣使上笺归命。庚戌，皇弟郓州节度使存霸、滑州节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将军晋州节度使存乂、邢州节度使存纪，并授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大将军同正。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奏，收复归、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阳。伪六军使王宗弼报，王衍举家迁于西宅，宗弼权称西川兵马留后；又报伪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同有异谋，惑乱蜀主，已枭斩讫。《九国志·王宗弼传》：唐师陷凤州，衍遣三招讨屯三泉以拒唐师，未战，三招讨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绵谷而诛三招讨，宗弼遂与三招讨同送款于魏王。乃还成都，斩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迁衍及母妻于西宫。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请降。癸丑，以吴越国马步统军使、检校太傅钱元球为检校太尉、守侍中，充静海军节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降，语在衍传。

丁巳，大军入成都，法令严峻，市不易肆。自兴师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万、兵仗七百万、粮三百五十三万、钱一百九十二万贯、金银共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绫罗五十万，得节度州十、郡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己丑，礼仪使奏："贞简皇太后升祔礼毕，一应宗庙伎乐及诸祀并请仍旧。"从之。十二月壬戌，以前云州节度使李存敬为同州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以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董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以华州节度使毛璋为邠州节度使；以左金吾大将军史敬熔为华州节度使。丁卯，以武宁军节度副使李绍文为兖州观察留后。庚午，宴诸王武臣于长春殿，始用乐。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为检校太

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西山八国云南都招抚等使；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检校吏部尚书、守兴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兴唐尹张宪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己卯，以腊辰狩于白沙，皇后、皇子、宫人毕从。庚辰，次伊阙。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龛涧。癸未，还宫。是时大雪苦寒，吏士有冻踣于路者。伊、汝之民，饥乏尤甚，卫兵所至，责其供饷，既不能给，因坏其什器，撤其庐舍而焚之，甚于剽劫。县吏畏恐，窜避于山谷间。甲申，出御札示中书门下，以今岁水灾异常，所在人户流徙，以避征赋，关市之征，抽纳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条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义宁大长公主，长姊孟氏封琼华长公主，第十一妹张氏封瑶英长公主。

闰十二月甲午，赐中书门下诏曰：

朕闻古先哲王，临御天下，上则以无偏无党为至治，次则以足食足兵为远谋，缅惟前修，诚可师范。朕纂承凤历，嗣守鸿图，三载于兹，万机是总，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艰，盖赖卿等寅亮居怀，康济为务，冀尽数舆之理，洞询盍彻之规。今则潜按方区，备聆谣俗，或力役罕均其劳逸，或赋租莫辨于后先，但以督促为名，烦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尝充给，趋朝省者转困支持，州闾之货殖全疏，天地之灾祥屡应。以至星辰越度，旱涝不时，农桑失业于丘园，道殣相望于郊野，生灵及此，寝食宁遑，岂非朕德政未孚，焦劳自拙者耶！

朕昨亲援毫翰，轸念疮痍，一则询尔谋猷，一则表予宵旰，未披来奏，转挠于怀，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轸虑。咨尔四岳，弼予一人，何不举贤才，裨寡昧。百辟之内，群后之间，莫不有尽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艰陈其力。或草泽有遗逸之士，山林多屈滞之人，尔所不知，吾将安访！卿等位尊调鼎，名显代天，既逢不讳之朝，何吝由衷之说，当宜历告中外，急访英髦。应在仕及前资文武官已下，至草泽之士，有济国治民、除奸革弊者，并宜各献封章，朕当选择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告谕内外，体朕意焉。

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馈不充，军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采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飞挽，旋给京师，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伫望其来，算而给之。加以所在泥潦，辇运艰难，愁叹之声，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忧之，问所司济赡之术。孔谦比以吏进，故无保邦济民之要务，唯以急刻赋敛为事。枢

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见本朝时或遇岁时灾歉，国费不足，天子将求经济之要，则内出朱书御札，以访宰臣，请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即命学士草词，帝亲札以访宰臣，非帝忧民之实也。时宰相豆卢革等依阿徇旨，竟无所陈，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宝甚多，可以给军。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贻圣忧。”中官李绍宏奏曰：“俟魏王旋军之后，若兵额渐多，馈挽难给，请且幸汴州，以便漕挽。”时群臣献议者亦多，大较词理迂阔，不中时病。唯吏部尚书李琪引古田租之法，从权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优诏以奖之。

丁酉，诏伪蜀私署官员等：“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况是遐僻偏方，僭窃伪署，因时乱而滥称名位，归国体而悉合削除。但恐当本朝屯否之时，有历代簪纓之士，既陷彼土，遂授伪官。又虑有曾受本朝渥恩，当时已居班秩，须为升降，不可通同。应伪署官至太师、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已上，并宜降至六尚书，临时更约伪署高低为六行次第。阶至开府、特进、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银青。爵伪署将相已下与开国男，余并不得更称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五代会要》云：其有功臣名号，并宜削去。如是伪署节镇，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委继岌、崇韬临时奖任。其刺史但许称使君，不得更有检校官。其伪署班行正四品已上，酌此降黜，五品已下，如不曾经本朝授官，若材智有闻，即许于府县中量材任使；如无材智可录，止是蜀地土人，并宜放归田里。如是西班有称统军上将军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孙及将相之嗣，并据人材高下，与诸卫小将军、府率、中郎将，次第授任。如是小将军已下，据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节度使衙前补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归田里。应已前降官，除军前量事迹任使外，余并称前衔，候朝廷续据才行任使。”

庚子，彰武、保大等节度使高万兴卒。甲辰，淮南杨溥遣使朝贡。乙巳，以晋州节度使李存乂为鄜州节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确为晋州节度使。丙子，两省谏官上疏，请车驾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继岌奏，遣秦州副史徐蔼赍书招谕南诏蛮。又奏，点到两川马九千五百三十匹。《清异录》：庄宗灭梁平蜀，志颇自逸，命蜀匠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确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纪可封雅王。是岁，日傍有背气，凡十三。

庄宗纪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贺，契丹寇渤海。壬戌，诏以去岁因被灾沴，物价腾踊，自今月三日后避正殿，减膳撤乐，以答天谴。应去年遭水灾州县，秋夏税赋并与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残税，及诸色课利，已有敕命放免者，尚闻所在却有征收，宜令租庸司切准前敕处分。应京畿内人户，有停贮斛斗者，并令减价出粜；如不遵行，当令检括。西川王衍父子及伪署将相官吏，除已行刑宪外，一切释放。天下禁囚，除十恶五逆、官典犯赃、屠牛毁钱、放火劫舍、持刀杀人，准律常赦不原外，应合抵极刑者，递降一等。其余罪犯悉与减降；逃背军健，并放逐便。

癸亥，河中节度使李继麟来朝。诸州上言，准宣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灾道场。甲子，魏王继岌杀枢密使郭崇韬于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请复常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营都监李廷安进西川乐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安巴坚遣使贡良马。庚辰，帝异母弟鄜州节度使存乂伏诛。存乂，郭崇韬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祸。是日，以河中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麟为滑州节度使，寻令朱守殷以兵围其第，诛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浑、奚各遣使贡马。镇州上言，部民冻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准宣进花果树栽及抽乐人梅审译赴京。甲申，以郓州节度使、永王存霸为河中节度使，以滑州节度使、申王存渥为郓州节度使。乙酉，内人景姹上言："昭宗遇难之时，皇属千余人同时遇害，为三穴瘗于宫城西古龙兴寺北，请改葬。"从之，仍诏河南府监护其事。丙戌，回鹘可汗阿都欲遣使贡良马。镇州上言，平棘等四县部民，饿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诏朱友谦同恶人史武等七人，已当国法，并籍没家产。武等友谦旧将，时皆为刺史，并以无罪族诛。《欧阳史》，丁亥，杀李继麟之将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杨师太、王景、来仁、白奉国，灭其族。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内侍省兼内勾、特进、右领军卫上将军李绍宏为骠骑大将军、守左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充枢密使。甲午，以郑州刺史李绍奇为河阳节度使，以乐人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守御史大夫。进以俳优嬖幸，善采访闾巷鄙细事以启奏，复密求妓媵以进，恩宠特厚。魏州钱谷诸务，及招兵市马，悉委进监临。孔谦附之以希宠，常呼为"八哥"。诸军左右无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进者。每入言事，左右纷然屏退，惟以陷害荧惑为

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猎。乙未，宰臣豆卢革上言，请支州县官实俸，以责课效。

丙申，武德使史彦琼自鄴驰报称："今月六日，贝州屯驻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挥使杨仁晸率兵戍瓦桥，至是代归，有诏令驻于贝州。上岁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有亡去他郡者，每日族谈巷语云："城将乱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

十二月，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风病，事多忽忘，比无经治之才。武德使史彦琼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无统摄，奸人得以窥图。洎郭崇韬伏诛，人未测其祸始，皆云："崇韬已杀继岌，自王西川，故尽诛郭氏。"先是，有密诏令史彦琼杀朱友谦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史彦琼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诘旦，阍报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骇，讹言云："刘皇后以继岌死于蜀，已行弑逆，帝已晏驾，故急征彦琼。"其言播于鄴市，贝州军士有私宁亲于都下者，掠此言传于贝州。军士皇甫晖等因夜聚蒲博不胜，遂作乱，劫都将杨仁晸曰："我辈十有余年为国家效命，甲不离体，已至吞并天下，主上未垂恩泽，翻有猜嫌。防戍边远，经年离阻乡国，及得代归，去家咫尺，不令与家属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邑已乱，将士各欲归府宁亲，请公同行。"仁晸曰："汝等何谋之过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从驾精兵不下百万，西平巴、蜀，威振华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军人乃抽戈露刃环仁晸曰："三军怨怒，咸欲谋反，苟不听从，须至无礼。"仁晸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举事，当计万全。"军人即斩仁晸。裨将赵在礼闻军乱，衣不及带，将逾垣而遁，乱兵追及，白刃环之曰："公能为帅否？否则头随刃落！"在礼惧，即曰："吾能为之。"众遂呼噪，中夜燔劫贝郡。诘旦，拥在礼趋临清，剽永济、馆陶。五日晚，有自贝州来者，言乱兵将犯都城，都巡检使孙铎等急趋史彦琼之第，告曰："贼将至矣，请给铠仗，登陴拒守。"彦琼曰："今日贼至临清，计程六日方至，为备未晚。"孙铎曰："贼来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机，悔将何及！请仆射率众登陴，铎以劲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击之；贼既挫势，须至离溃，然后可以剪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虑奸人内应，则事未可测也。"彦琼曰："但训士守城，何须即战。"时彦琼疑孙铎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贼果攻北门，彦琼时以部众在北门楼，闻贼呼噪，即时惊溃。彦琼单骑奔京师。迟明，乱军入城，孙铎与之巷战，不胜，携其母自水门而出，获免。晡晚，赵在礼引诸军据宫城，署皇甫晖、赵进等为都虞候、斩斫使，诸军大掠。兴唐尹王正

言谒在礼，望尘再拜。是日，众推在礼为兵马留后，草奏以闻。帝怒，命宋州节度使元行钦率骑三千赴鄴都招抚，诏征诸道之师进讨。

丁酉，淮南杨溥遣使贺平蜀。己亥，魏王继岌奏，康延孝拥众反，回寇西川。遣副招讨使任圜率兵追讨之。庚子，福建节度副使王延翰奏，节度使王审知委权知军府事。邢州左右步直军四百人据城叛，推军校赵太为留后，诏东北面副招讨使李绍真率兵讨之。辛丑，元行钦至鄴都，进攻南门，以诏书招谕城中，赵在礼献羊酒劳军，登城遥拜行钦曰："将士经年离隔父母，不取敕旨归宁，上贻圣忧，追悔何及！傥公善为敷奏，俾从涣汗，某等亦不敢不改过自新。"行钦曰："上以汝辈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诏书谕之。皇甫晖聚众大诟，即坏诏。行钦以闻，帝怒曰："收城之日，勿遗噍类！"壬寅，行钦自鄴退军，保澶州。甲午，从马直宿卫军士王温等五人夜半谋乱，杀本军使，为卫兵所擒，磔于本军之门。丙午，以右散骑常侍韩彦恽为户部侍郎。丁未，鄴都行营招抚使元行钦率诸道之师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后李绍文为夔州节度使。诏河中节度使、永王存霸归籓。己酉，以枢密使宋唐玉为特进、左威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

庚戌，诸军大集于鄴都，进攻其城，不克。行钦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无赦，昼夜为备。朝廷闻之益恐，连发中使促继岌西征之师。继岌以康延孝据汉州，中军之士从任圜进讨，继岌端居利州，不获东归。是日，飞龙使颜思威部署西川宫人至。辛亥，淮南杨溥遣使贡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严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齐王张全义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充许州节度使。东川董璋奏，准诏诛遂州节度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马殷奏，福建节度使王审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权知军府事，请降旄节。司天监上言：自二月上旬后，昼夜阴云，不见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终，星辰无变。以右卫上将军朱汉宾知河南府事。

甲辰，命蕃汉总管李嗣源统亲军赴鄴都，以讨赵在礼。帝素倚爱元行钦，鄴城军乱，即命为行营招讨使，久而无功。时赵太据邢州，王景戡据沧州，自为留后，河朔郡邑多杀长吏。帝欲亲征，枢密使与宰臣奏言："京师者，天下根本，虽四方有变，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将出征，无烦躬御士伍。"帝曰："绍荣讨乱未有成功，继岌之军尚留巴、汉，余无可将者，断在自行。"枢密使李绍宏等奏曰："陛下以谋臣猛将取天下，今一州之乱而云无可将者，何也？总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创业已来，艰难百战，何城不下，何贼不平，威略之名，振于夷夏，以臣等筹之，若委以专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宽大容纳，无疑于

物，自诛郭崇韬、朱友谦之后，阉宦伶官交相谗谄，邦国大事皆听其谋，繇是渐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闻奏议，乃曰："予恃嗣源侍卫，卿当择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张全义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则患生，宜令总管进兵。如倚李绍荣辈，未见其功。"帝乃命嗣源行营。是日，延州知州白彦琛奏，绥、银兵士剽州城谋叛。魏王继岌传送郭崇韬父子首函至阙下，诏张全义收瘗之。乙巳，以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以吏部尚书李琪为国计使。

三月丁未朔，李绍真奏，收复邢州，擒贼首赵太等二十一人，徇于鄴都城下，皆磔于军门。庚戌，李绍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军节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挥使、检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为福建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领军至鄴都，营于西南隅。甲寅，进营于观音门外，下令诸军，诘旦攻城。是夜，城下军乱，迫嗣源为帝。迟明，乱军拥嗣源及霍彦威入于鄴城，复为皇甫晖、赵进等所胁，嗣源以诡词得出，夜分至魏县。时嗣源遥领镇州，诘旦，议欲归藩，上章请罪，安重诲以为不可，语在《明宗纪》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钦部下兵退保卫州，以飞语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数四。帝遣嗣源子从审与中使白从训赍诏以谕嗣源，行至卫州，从审为元行钦所械，不得达。是日，西面行营副招讨使任圜奏，收复汉州，擒逆贼康延孝。

丙辰，荆南高季兴上言，请割峡内夔、忠、万等三州却归当道，依旧管系，又请云安监。初，将议伐蜀，诏高季兴令率本军上峡，自收元管属郡。军未进，夔、忠、万三州已降，季兴数请之，因赂刘皇后及宰臣枢密使，内外叶附，乃俞其请。戊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矣。庚申，诏潞州节度使孔勍赴阙，以右龙虎统军安崇阮权知潞州。是日，忠武军节度使、齐王张全义薨。壬戌，宰臣豆卢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军变，请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不报。时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库，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宫中妆奁银盆各二，并皇子满哥三人，谓宰臣曰："外人谓内府金宝无数，向者诸侯贡献旋供赐与，今宫中有者，妆奁、婴孺而已，可鬻之给军。"革等惶恐而退。癸亥，以伪置昭武军节度使林思谔为阆州刺史。是日，出钱帛给赐诸军，两枢密使及宋唐玉、景进等各贡助军钱币。是时，军士之家乏食，妇女掇蔬于野，及优给军人，皆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甲子，元行钦自卫州率部下兵士

归，帝幸耀店以劳之。西川辇运金银四十万至阙，分给将士有差。元行钦请车驾幸汴州，帝将发京师，遣中官向延嗣驰诏所在诛蜀主王衍，仍夷其族。

乙丑，车驾发京师。戊辰，遣元行钦将骑军沿河东向。壬申，帝至荥泽，以龙骧马军八百骑为前军，遣姚彦温董之。彦温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时潘瑰守王村寨，有积粟数万，亦奔汴州。是时，李嗣源已入于汴。帝闻诸军离散，精神沮丧，至万胜镇即命旋师。登路旁荒冢，置酒视诸将流涕。俄有野人进雉，因问冢名，对曰："里人相传为愁台。"帝弥不悦，罢酒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东出关，从驾兵二万五千，及复至汜水，已失万余骑。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塘以步骑三千守关。帝过罂子谷，道路险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皆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继岌又进纳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当尽给尔等。"军士对曰："陛下赐与大晚，人亦不感圣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对曰："颁给已尽。"卫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阉竖！"抽刀逐之，或救而获免。容哥谓同党曰："皇后惜物不散，军人归罪于吾辈，事若不测，吾辈万段，愿不见此祸。"因投河而死。《隆平集》：内臣李承进逮事唐庄宗，太祖尝问庄宗时事，对曰："庄宗好畋猎，每次近郊，卫士必控马首曰：'兒郎辈寒冷，望陛下与救接。'庄宗随所欲给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萧墙之祸，由赏赉无节，威令不行也。"太祖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诚兒戏。"

甲戌，次石桥，帝置酒野次，悲啼不乐，谓元行钦等诸将曰："鄴下乱离，寇盗蜂起，总管迫于乱军，存亡未测，今讹言纷扰，朕实无聊。卿等事予已来，富贵急难，无不共之，今兹危蹙，赖尔筹谋，而竟默默无言，坐观成败。予在荥泽之日，欲单骑渡河，访求总管，面为方略，招抚乱军，卿等各吐胸襟，共陈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钦等百余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抚养，位极将相，危难之时，不能立功报主，虽死无以塞责，乞申后效，以报国恩。"于是，百余人皆援刀截发，置须于地，以断首自誓，上下无不悲号，识者以为不祥。是日，西京留守张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见于上东门外，晡晚，帝还宫。初，帝在汜水，卫兵散走，京师恐骇不宁，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进名起居。安义节度使孔勍奏，点校兵士防城，准诏运粮万石，进发次。时勍已杀监军使据城，诡奏也。丙子，枢密使李绍宏与宰相豆卢革、韦说会于中兴殿之廊下，商议军机，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将至，车驾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从之。午时，帝出上东门亲阅骑军，诫以诘旦东幸，申时还宫。

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为北都留守，申王存渥为河中节度使。是日，车驾将发京师，从驾马军陈于宽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帝内殿食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自本营率所部抽戈露刃，至兴教门大呼，与黄甲两军引弓射兴教门。帝闻其变，自宫中率诸王近卫御之，逐乱兵出门。既而焚兴教门，缘城而入，登宫墙欢噪，帝御亲军格斗，杀乱兵数百。俄而帝为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绛霄殿之庑下，时年四十三。《琬琰集》载《宋实录·王全斌传》云：同光末，萧墙有变，乱兵逼宫城，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惟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庄宗中流矢，扶掖归绛霄殿，全斌恸哭而去。《东都事略·符彦卿传》云：郭从谦之乱，庄宗左右皆引去，惟彦卿力战，杀十余人。庄宗崩，彦卿恸哭而去。是时，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廓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烬骨而已。

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谥曰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庄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五代史补》：庄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东地狭兵少，思欲百练其众，以取必胜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师，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或步骑前后已定，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其分路并进，期会有处，不得违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斩之。"故三军惧法而戮力，皆一以当百，故朱梁举天下而不能御，卒为所灭，良有以也。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庄宗好猎，每出，未有不蹂践苗稼。一旦至中牟，围合，忽有县令，忘其姓名，犯围谏曰："大凡有国家者，当视民如赤子，性命所击。陛下以一时之娱，恣其蹂践，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为民父母，岂其若是耶！"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叱退，将斩之。伶官镜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齐进，挽住令，佯为诟责曰："汝为县令，可以指麾百姓为兒，既天子好猎，即合多留闲地，安得纵百姓耕锄皆遍，妨天子鹰犬飞走耶！而又不能自责，更敢咄咄，吾知汝当死罪。"诸伶亦皆嘻笑继和，于是庄宗默然，其怒少霁，顷之，恕县令罪。《五代史阙文》：庄宗尝因博戏，睹骰子采有暗相轮者，心悦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戏并认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乱，从谦以兵犯兴教门，庄宗御之，中流矢而崩。识者以为暗箭之应。

史臣曰：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虽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图受命，亦无以加也。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沐之艰难，徇色禽

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静而思之，足以为万代之炯诫也。

明宗纪一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讳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讳，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锡姓也，遂编于属籍。四代祖讳聿，皇赠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为孝恭皇帝，庙号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卫国夫人崔氏，追谥为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讳教，皇赠朔州刺史，追尊为孝质皇帝，庙号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赵国夫人张氏，追谥为孝质顺皇后。皇祖讳琰，皇赠尉州刺史，追尊为孝靖皇帝，庙号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国夫人何氏，追谥为孝靖穆皇后。皇考讳霓，皇赠汾州刺史，追尊为孝成皇帝，庙号德祖，陵曰庆陵；皇妣宋国夫人刘氏，追谥为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岁九月九日，懿皇后生帝于应州之金城县。

初，孝成事唐献祖为爱将，献祖之失振武，为吐浑所攻，部下离散，孝成独奋忠义，解蔚州之围。武皇之镇雁门也，孝成厌代，帝年甫十三，善骑射，献祖见而抚之曰："英气如父，可侍吾左右。"每从围猎，仰射飞鸟，控弦必中，寻隶武皇帐下。武皇遇上源之难，将佐罹害者甚众，帝时年十七，翼武皇逾垣脱难，于乱兵流矢之内，独无所伤。武皇镇河东，以帝掌亲骑。时李存信为蕃汉大将，每总兵征讨，师多不利，武皇遂选帝副之，所向克捷。

帝尝宿于雁门逆旅，媪方娠，不时具馔，媪闻腹中兒语云："大家至矣，速宜进食。"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甚恭；帝诘之，媪告其故。《北梦琐言》云：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其言。帝既壮，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处静，晏如也。武皇常试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束帛数缗而出。凡所赐与，分给部下。尝与诸将会，诸将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众惭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将王弁据振武叛，帝率其属攻之，擒弁以献。

乾宁三年，梁人急攻兖、郓，郓帅朱瑄求救于武皇。武皇先遣骑将李承嗣、史俨援之，复遣李存信将兵三万屯于莘县。闻汴军益盛，攻兖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骑而往，败汴军于任城，遂解兖州之围。朱瑾见帝，执手涕谢。其年，魏帅罗宏信背盟，袭破李存信于莘县，帝奋命殿军而还，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

河间目帝为李横冲。

明年，武皇遣大将军李嗣昭率师下马岭关，将复邢、洺，梁将葛从周以兵应援。嗣昭兵败，退入青山口，梁军扼其路，步兵不战自溃，嗣昭不能制。会帝本军至，谓嗣昭曰："步兵虽散，若吾辈空回，大事去矣。为公试决一战，不捷而死，差胜被囚。"嗣昭曰："吾为卿副。"帝率其属，解鞍砺镞，凭高列阵，左右指画，梁人莫之测，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无并命。"即径犯其阵，奋击如神。嗣昭继进，梁军即时退去，帝与嗣昭收兵入关。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药，手赐卮酒，抚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几为从周所笑。"自青山之战，名闻天下。

天复中，梁祖遣氏叔琮将兵五万，营于洞涡。是时，诸道之师毕萃于太原，郡县多陷于梁，晋阳城外，营垒相望。武皇登陴号令，不遑饮食。属大雨弥旬，城垒多坏，武皇令帝与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诸营，梁军由是引退；帝率偏师追袭，复诸郡邑。昭宗之幸凤翔也，梁祖率众攻围岐下，武皇奉诏应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师晋、绛，营于蒲县。嗣昭等军，大为梁将朱友宁、氏叔琮所败，梁之追兵直抵晋阳，营于晋祠，日以步骑环城。武皇登城督众，忧形于色。攻城既急，武皇与大将谋，欲出奔云中。帝曰："攻守之谋，据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数日，溃军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诸门掩袭梁军，擒其骁将游昆仑等。梁军失势，乃烧营而退。

天祐五年五月，庄宗亲将兵以救潞州之围，帝时领突骑左右军与周德威分为二广。帝晨至夹城东北隅，命斧其鹿角，负刍填堑，下马乘城大噪。时德威登西北隅，亦噪以应之。帝先入夹城，大破梁军，是日解围，其功居最。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入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帝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睹之令人胆破。"帝曰："彼虚有其表耳，翼日当归吾厩中。"庄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帝引钟尽酹，即属鞬挥弭，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都，奋槁舞槊，生挟二骑校而回，飞矢丽帝甲如蝟毛焉。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帝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军大败，以功授代州刺史。庄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后八军，与刘守光爱将元行钦战于广边军，凡八战，帝控弦发矢七中。行钦酣战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复战。行钦穷蹙，面缚乞降，帝酌酒饮之，拊其背曰："吾子，壮士也！"因厚遇之。

十三年二月，庄宗与梁将刘鄩大战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骑环之，

鼓噪奋击，内外合势，鄩军殆尽。帝徇地慈、洺。四月，相州张筠遁走，乃以帝为相州刺史。九月，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归汴，小将毛璋据州纳款，庄宗命率兵慰抚。既入城，以军府乂安报庄宗，书吏误云："已至沧州，礼上毕。"庄宗省状，怒曰："嗣源反耶！"帝闻之惧，归罪于书吏，斩之。未几，承制授邢州节度使。

十四年四月，契丹安巴坚率众三十万攻幽州，周德威间使告急，庄宗召诸将议进取之计，诸将咸言："敌势不能持久，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可也。"帝奏曰："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愿假臣突骑五千为前锋以援之。"庄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与李存审、阎宝率军赴援，帝为前锋，会军于易州。帝谓诸将曰："敌骑以马上为生，不须营垒，况彼众我寡，所宜衔枚箝马，潜行溪涧，袭其不备也。"

八月，师发上谷，阴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时晴霁，师循大房岭，缘润而进。翼日，敌骑大至，每遇谷口，敌骑扼其前，帝与长子从珂奋命血战，敌即解去，我军方得前进。距幽州两舍，敌骑复当谷口而阵，我军失色。帝曰："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徇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因挺身入于敌阵，以北语谕之曰："尔辈非吾敌，吾当与天皇较力耳。"舞槌奋击，万众披靡，俄挟其队帅而还。我军呼跃奋击，敌众大败，势如席卷，委弃铠仗羊马殆不胜纪。是日，解围，大军入幽州，周德威迎帝，执手歔欷。九月，班师于魏州，庄宗亲出郊劳，进位检校太保。

十八年十月，从庄宗大破梁将戴思远于戚城，斩首二万级。庄宗以帝为蕃汉副总管，加同平章事。

二十年，代李存审为沧州节度使。四月，庄宗即位于鄴宫，帝进位检校太傅、兼侍中。寻命帝率步骑五千袭郓州，下之，授天平军节度使。五月，梁人陷德胜南城，围杨刘，以扼出师之路。帝孤守汶阳，四面拒寇，久之，庄宗方解杨刘之围。九月，梁将王彦章以步骑万人迫郓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长子从珂率骑逆战于递坊镇，获梁将任钊等三百人，彦章退保中都。庄宗闻其捷，自杨刘引军至郓，以帝为前锋，大破梁军于中都，生擒王彦章等。是日，诸将称贺，庄宗以酒属帝曰："昨朕在朝城，诸君多劝朕弃郓州，以河为界，赖副总管御侮于前，崇韬画谋于内，若信李绍宏辈，大事已扫地矣。"庄宗与诸将议兵所向，诸将多云："青、齐、徐、兖皆空城耳，王师一临，不战自下。"惟帝劝庄宗径取汴州，语在《庄宗纪》中，庄宗嘉之。帝即时前进，庄宗继发中都。

十月己卯，迟明，帝先至汴州，攻封丘门，汴将王瓒开门迎降。帝至建国门，闻梁主已殂，乃号令安抚，回军于封禅寺。辰时，庄宗至，帝迎谒路侧。庄宗大悦，手引帝衣，以首触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寻进位兼中书令。

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庄宗以郊天礼毕，赐帝铁券。四月，潞州小将杨立叛，帝受诏讨之。五月，擒杨立以献。六月，进位太尉，移镇汴州，代李存审为蕃汉总管。十二月，契丹入寇。

三年正月，帝领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镇州节度使。先是，帝领兵过鄴，鄴库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联以行。是岁，庄宗幸鄴，知之，怒甚。无何，帝奏请以长子从珂为北京内衙都指挥使，庄宗愈不悦，曰："军政在吾，安得为子奏请！吾之细铠，不奉诏旨强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张宪自往取之，左右说谕，乃止。帝忧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

十二月，帝朝于洛阳。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兒贴妇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师，颇为谣言所属，洎朱友谦、郭崇韬无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怀忧慑。诸军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阴谓帝曰："德业振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帝曰："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

四年二月六日，赵在礼据魏州反，庄宗遣元行钦将兵攻之；行钦不利，退保卫州。初，帝善遇枢密使李绍宏，及帝在洛阳，群小多以飞语谤毁，绍宏每为庇护。会行钦兵退，河南尹张全义密奏，请委帝北伐，绍宏赞成之，遂遣帝将兵渡河。

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赵在礼等登城谢罪，出牲饩以劳师，帝亦慰纳之，营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军乱。从马直军士有张破败者，号令诸军，各杀都将，纵火焚营，欢噪雷动。至五鼓，乱兵逼帝营，亲军搏战，伤痍者殆半，乱兵益盛。帝叱之，责其狂逆之状，乱兵对曰："昨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闻鄴城平定之后，欲尽坑全军。某等初无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诸军商量，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请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乱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则为他人所有。苟不见几，事当不测！"抽戈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随之，因为乱兵迫入鄴城。悬桥已发，共扶帝越濠而入，赵在礼等欢泣奉迎。《通

鉴》：乱兵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晖逆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赵在礼等率诸校迎拜嗣源。是日，飨将士于行宫，在礼等不纳外兵，军众流散，无所归向。帝登南楼，谓在礼曰："欲建大计，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招抚诸军。"帝乃得出。夜至魏县，部下不满百人。时霍彦威所将镇州兵五千人独不乱，闻帝既出，相率归帝。诘朝，帝登城掩泣曰："国家患难，一至于此！来日归籓上章，徐图再举。"安重诲、霍彦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国家付以阃外之事，不幸师徒逗挠，为贼惊奔。元行钦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闻战声，无故弃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陈，何所不至！若归籓听命，便是强据要君，正堕谗慝之口也。正当星行归阙，面叩玉阶，谗间沮谋，庶全功业，无便于此者也。"帝从之。十一日，发魏县，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始得成军。

元行钦退保卫州，果以飞语上奏，帝上章申理，庄宗遣帝子从审及内官白从训齐诏谕帝。从审至卫州，为行钦所械，帝奏章亦不达。帝乃趋白皋渡，驻军于河上，会山东上供纲载绢数船适至，乃取以赏军，军士以之增气。及将济，以渡船甚少，帝方忧之。忽有木伐数只，沿流而至，即用以济师，故无留滞焉。二十六日至汴州，庄宗领兵至荥泽，遣龙骧都校姚彦温为前锋。是日，彦温率部下八百骑归于帝，具言："主上为行钦所惑，事势已离，难与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夺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谅吾心，遂致军情至此，宜速赴京师。"既而房知温、杜晏球自北面相继而至。

四月丁亥朔，至罂子谷，闻萧墙衅作，庄宗晏驾，帝恸哭不自胜。诘旦，朱守殷遣人驰报："京城大乱，燔剽不息，请速至京师。"己丑，帝至洛阳，止于旧宅，分命诸将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见，帝谢之，敛衽泣涕。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当奉大行梓宫山陵礼毕，即归籓矣。"是日，群臣诸将上笺劝进，帝面谕止之。枢密使李绍宏、张居翰、宰相豆卢革、韦说、六军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节度使符习、徐州节度使霍彦威、宋州节度使杜晏球、兖州节度使房知温等顿首言曰："帝王应运，盖有天命，三灵所属，当协冥符。福之所钟，不可以谦逊免；道之已丧，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败为功，殷忧启圣，少康重兴于有夏，平王再复于宗周，其命维新，不失旧物。今日庙社无依，人神乏主，天命所属，人何能争！光武所谓'使成帝再生，无以让天下'。愿殿下俯徇乐推，时哉无失，军国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优答不从。

壬辰，文武百僚三拜笺，请行监国之仪，以安宗社，答旨从之。既

而有司上监国仪注。甲午，幸大内兴圣宫，始受百僚班见之仪。所司议即位仪注，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数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土德。帝问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号。"帝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历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时群臣集议，依违不定，惟吏部尚书李琪议曰："殿下宗室勋贤，立大功于三世，一朝雨泣赴难，安定宗社，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惟殿下追感旧君之义，群臣何安！请以本朝言之，则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继，即位柩前，如储后之仪可也。"于是群议始定。河中军校王舜贤奏，节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敕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监国事，外安黎庶，内睦宗亲，庶谐敦惇之规，永保隆平之运。昨京师变起，祸难荐臻，至于戚属之间，不测惊奔之所，虑因藏窜，滥被伤痍，言念于兹，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诸道，应诸王眷属等，昨因惊扰出奔，所至之处，即时津送赴阙。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瘗以闻。"《北梦琐言》：庄宗诸弟存纪、存确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报安重诲者，重诲曰："主上以下诏寻访，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令杀之。"果并命于民家。后明宗闻之，切让重诲，伤惜久之。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以镇州别驾张延朗为枢密副使，以客将范延光为宣徽使，进奏官冯赟为内客省使。

丙申，下敕："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顷亩五家为保，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人陈告，其田倍征。"己亥，命石敬瑭权知陕州兵马留后，皇子从珂权知河南府兵马留后。庚子，淮南杨溥进新茶。以权知汴州军州事孔循为枢密副使，以陈州刺史刘仲殷为邓州留后，以郑州防御使王思同为同州留后。敕曰："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遂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载详众状，侧听舆辞，难私降黜之文，合正诛夷之典。宜削夺在身官爵，按军令处分。虽犯众怒，特贷全家，所有田宅，并从籍没。"是日，谦伏诛。敕停租庸名额，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卢革专判。

中书门下上言："请停废诸道盐运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节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廨钱物，先被租庸院管系，今据数却还州府，州府

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蚕盐，每年只二月内一度亻表散，依夏税限纳钱。夏秋苗税子，除元征石斗及地头钱，余外不得纽配。先遇赦所放逋税，租庸违制征收，并与除放。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诸道准此施行。”从之。是日，宋州节度使元行钦伏诛。壬寅，以枢密副使孔循为枢密使。

明宗纪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兴圣宫赴西宫，文武百僚缟素于位，帝服斩衰，亲奉攒，涂设奠，哭尽哀，乃于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衮冕受册讫，百僚称贺。丁未，群官缟素赴西宫临。以枢密使安重诲为检校司空，守左领军大将军，依前充枢密使。宰臣豆卢革等三上表请听政，从之。遣使往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听政于中兴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讨使、工部尚书任圜率步骑二万六千人入见。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并停。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减馈送之劳。秋夏税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后只纳正数，其省耗宜停。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租庸司先将系省钱物，与人回图，宜令尽底收纳，以塞幸门云。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朝贡。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张宪赐死，以其失守故也。

五月丙辰朔，帝不视朝，临于西宫。宰相豆卢革进位左仆射，韦说进位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监修国史，并依旧平章事。兖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沧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镇徐州；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宾客郑珏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节度使李绍真、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洺州刺史李绍能等上言，前朝宠赐姓名，今乞还旧。内李绍虔上言："臣本姓王，后移杜氏，蒙前朝赐今姓名，乞复本姓。"诏并可之。李绍真复曰霍彦威，李绍英复曰房知温，李绍虔复曰王晏球，李绍奇复曰夏鲁奇，李绍能复曰米君立。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符习加兼侍中，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霍彦威加兼侍中，移镇郓州。丁巳，初诏文武百僚正衙常参外，五日一度内殿起居。《五代会要》：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后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内起居。其中书非时有急切公事请开延英，不在此限。麟州奏，指挥使张延宠作乱，焚剽市民，已杀戮讫。

戊午，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加检校太傅，以贝州刺史房知温为兖州节

度使，以齐州防御使王晏球为宋州节度使，以洺州刺史米君立为邢州节度使。己未，赐文武百官驴马各一。西都知府张筏进魏王继岌打球马七十二匹。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挥使安金全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张筠加检校太傅，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夔州节度使李绍文为遂州节度使；以前邓州留后戴思远为洋州节度使。丁卯，以金吾将军张实为金州防御使。戊辰，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赵在礼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制下，在礼以军情不顺为辞，不之任。以许州留后陶□为邓州留后，以诸道马步副都指挥使安审通为齐州防御使。庚午，以权知北京军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为晋州留后，以前陈州刺史刘伸殷为陕州留后。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刘彦琮为同州留后。甲戌，福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王延翰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乙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冯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凤，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端明之职，自此始也。《五代会要》：明宗初登位，四方书奏，多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不晓文义。于是孔循献议，因唐室侍读之号，即创端明学士之名，命冯道等为之。丙子，诏："故西道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守侍中、监修国史、兼枢密使郭崇韬宜许归葬，其世业田宅并还与骨肉。故万州司户朱友谦可复护国军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财产，并还与骨肉。"丁丑，西都衙内指挥使张筏进纳伪蜀主王衍犀玉带各二条、马一百五十匹。初，庄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长安之杀王衍也，旋属萧墙之祸，延嗣藏窜，不知所之，而衍之资装妓乐并为筏所有，复惧事泄，故聊有此献。

戊寅，以枢密使安重诲兼领襄州节度使。制下，重诲之党谓重诲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帅，无宜兼领。"重诲即自陈退，许之。以左金吾大将军张遵诲为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卫尉卿李怿为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张温为振武留后，以左右厢突阵指挥使康义诚为汾州刺史，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尚父、吴越国王钱镠遣使进金器五百两、银万两，绫万匹谢恩，赐玉册、金印。初，同光季年，镠上疏密求玉册、金印，郭崇韬进议以为不可，而枢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赂，赞成其事，庄宗即允其请，至是故有贡谢。甲申，幽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李绍斌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复姓名为赵德钧。乙酉，诏百官朔望入阁，赐廊下食。自乱离已前，常

参官每日朝退赐食于廊下，谓之“廊餐”。乾符之后，百司经费不足，无每日之赐，至是遇入阁即赐之。《五代会要》：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为非故事，请罢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阁赐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仍五日一起居，遂为定式。

六月戊子，前襄州节度使李绍珙起复，依前襄州节度使，仍复本姓名曰刘训。以皇子河中留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百僚表贺。以翰林承旨、兵部尚书、知制诰卢质为检校司空，充同州节度使。己丑，以使部尚书、判太常卿事李琪为御史大夫；以礼部尚书崔协为太常卿、判吏部尚书铨事；以御史中丞崔居俭为兵部侍郎；以太子宾客萧顷为礼部尚书。中书奏：“请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诞日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从之。故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尚书令、齐王张全义赠太师，以前尚书右丞崔沂为尚书左丞。丙申，新州留后张庭裕、云州留后高行珪并正授本军节度使。丁酉，诏曰：“四夷来王，历代故事，前后各因强弱，抚制互有典仪。大蕃须示于威容，即于正衙引对；小蕃但推于恩泽，仍于便殿抚怀。宪府奏论，礼院详酌，皆征故实，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废；内殿恩泽，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准旧仪，于正殿排比铺陈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门引入对见。”时百僚入阁班退后，却引对朝贡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论之，下礼院检讨，而降是命焉。

戊戌，枢密使安重诲加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刘岳为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权为户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赞为工部侍郎。庚子，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加守太尉、兼尚书令，泽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兼侍中。汴州屯驻控鹤指挥使张谏等谋叛伏诛，以枢密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甲辰，枢密使孔循加检校太保、守秘书监，依前充使。己巳，秘书少监姚颢为左散骑常侍，以太子左谕德陆崇为右散骑常侍，以兵部郎中萧希甫为左谏议大夫，前幽州节度判官吕梦奇为右谏议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孙岳为颍州团练使。诏曰：“古者酌礼以制名，惧废于物；取其难犯而易避，贵便于时。况‘征’‘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朕猥以眇躬，托于人上，止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书门下奏：“京城潜龙旧宅，望以至德宫为名。”从之。

戊申，夏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以延州留后高允韬为延州节度使，以利州节度观察留后张敬询为利州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孟知祥加

检校太傅、兼侍中，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璋加检校太傅。壬子，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李从□严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谋乱指挥使赵虔已下三千人并族诛讫。甲寅，以晋州留后符彦超为北京留守，以镇州副使王建立为镇州留后，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晋州留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上言“夔、忠、万三州，旧是当道属郡，先被西川侵据，今乞却割隶本管。”诏可之。其夔州，伪蜀先曾建节，宜依旧除刺史。《通鉴考异》引《十国纪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请忠、夔、万州及云安监隶本道，庄宗许之。诏命未下，庄宗遇弑。六月壬辰，王表求三州，明宗许之。

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旧宅为积庆宫。庚申，契丹、渤海国俱遣使朝贡。甲子，诏割韩城、郃阳两县属同州。诛滑州左右崇牙及长剑等军士数百人，夷其族，作乱故也。其都校于可洪等相次到阙，亦斩于都市。丁卯，以伪蜀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晋国公王谐为检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为耀州团练使。辛未，诏：“诸道节度、刺史、文武将吏，旧进月旦起居表，今后除节度、留后、团练、防御使，惟正、至进贺表，其四孟月并且止绝。”甲戌，中书门下上言：“宣旨令进纳新授诸道判官、州县官官告敕牒，只应宣赐。准往例，除将相外，并不赐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并特恩赐。臣等商量，自两使判官令录在京除授者，即于内殿谢恩，便辞赴任，不更进纳官告，判司主簿，不合更许朝对。敕下后，望准旧例处分。”从之。

乙亥，庄宗皇帝梓宫发引，帝缞服临送于楼前。是日，葬庄宗于雍陵。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叛，昨发兵收掩，擒刘殷肇及其党一十三人，见折足勘诘。己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诰杨凝式为给事中，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以伪蜀吏部尚书杨玢为给事中，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升应州为彰德军节度，仍以兴唐军为寰州，隶彰德军。宰相豆卢革贬辰州刺史，韦说贬溆州刺史，仍令所在驰驿发遣，为谏议大夫萧希甫疏奏故也。制略曰：“革则纵田客以杀人，说则侵邻家而夺井，选元亨之上第，改王参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随之务局；或陶熔百里，爱长吏之桑田。咸屈塞于平人，互阿私于爱子。任官匪当，黩货无厌，谋人之国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乱，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牍爰来，谏署奏章叠至，备彰丑迹，深污明庭。是宜约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萧希甫论疏，并宜宣示百僚。”庚辰，赐萧希甫衣段二十匹、银器五十两，赏疏革、说之罪也。宰相郑珏、任圜再见安重诲，求解革、说，请不复追行后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报。

辛巳，以捧圣严卫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从璋领饶州刺史，充大内皇城使。中书门下奏：“条制，检校官各纳尚书省礼钱，旧例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后减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纳三十千，减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纳二十千，减至一十千；仆射、尚书元纳一十五千，减至七千；员外、郎中元纳一十千，今纳三千四百者。”诏曰：“会府华资，皇朝宠秩，凡沾新命，各纳礼钱。爰自近年，多隳旧制，遂致纪纲之地，遽成废坠之司。况累条流，就从减省，方当提举，宜振规绳。但缘其间，翊卫勋庸，藩宣将佐，自军功而迁陟，示恩泽以奖酬，须议从权，不在其例。其余自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使府副使、行军已下，三司职掌监务官，州县官，凡关此例，并可征纳。其检校官自员外郎至仆射，只初转一任纳钱，若不改呼，不在征纳。仍委尚书省部司专切检举，置历逐月具数申中书门下。”

癸未，诏辰州刺史豆卢革可责授费州司户参军，溆州刺史韦说可责授夷州司户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仍令驰驿发遣。甲申，又诏曰：“责授费州司户参军豆卢革、夷州司户参军韦说等，自居台辅，累换岁华，负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国燮调之理。朕自登宸极，常委钧衡，略无谦逊之辞，但纵贪饕之意。除官受赂，树党徇私，每亏敬于朕前，徒自尊于人上。道路之喧腾不已，谏臣之条疏颇多，罪状显彰，典刑斯举，合从极法，以塞群情。尚缘临御之初，含弘是务，特轸坠泉之虑，爰施解网之仁，曲示优恩，俯宽后命。革可陵州长流百姓，说可合州长流百姓，仍委逐处长知所在。同州长春宫判官、朝请大夫、检校尚书、礼部郎中、赐紫金鱼袋豆卢升，将仕郎、守尚书屯田员外郎、崇文馆学士、赐绯鱼袋韦涛等，各因权势，骤列班行，无才业以可称，窃宠荣而斯久。比行贬谪，以塞尤违。朕以纂袭之初，含容是务，父既宽于后命，子宜示于特恩，并停见任。”升、涛即革、说之子也。

明宗纪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庄宗庙室酌献，请奏武成之舞。"从之。郓州节度使霍彦威移镇青州。丁亥，庄宗神主祔庙，有司请祧懿祖室，从之。诏："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等，可并自长流后，纵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豆卢升、韦涛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参，诏天下疏理系囚。甲午，汴州奏，旧管曹州乞却归当道，从之。是日，诏曰："承前使府奏请判官，率皆随府除移停罢。近年流例，有异前规，使府虽已除移，判官元安旧职。起今后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计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请，即皆随府移罢。旧例簿侯带平章事者，所奏请判官，殿中已上许奏绯，中丞已上许奏紫，今不带平章事亦许同带平章事例处分。如防御、团练使奏请判官，员外郎已下不在奏绯之限。其所奏判官、州县官，并须将历任告身随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称试摄，亦奏状内分明署出。如簿镇留后、权知军州事，并不在奏请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县官，须申本道，请发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请从事，本无官绪，妄结虚衔，不计职位高卑，多是请兼朱紫，不惟紊乱，实启挠求。宜令诸道州府，切准敕命处分。"

丁酉，内出象笏三十四面，赐百官之无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阁，月望如月朔之仪，从新例也。荆南高季兴上言，峡内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边，诏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师御之。辛丑，以前青州节度使符习为郓州节度使，以前华州节度使史敬熔为安州节度使。乙巳，禁熔钱为器，仍估定生铜器价斤二百，熟铜器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者，以盗铸钱论。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为使下元随，邀求职务，凌压平人；及有力户人，于诸处行赂，希求事务。亦有州使安称修葺城池廨宇，科赋于人，及营私宅，诸县镇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敛人户，不得禀受。州府不得赊买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条件，州使如敢犯违，许人陈告，勘诘不虚，量行奖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准此处分。"

新授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奏，处斩新登州刺史王公俨，及同谋拒命指挥使李谨、王居厚等八人讫。初，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

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赵在礼之据魏州，习奉诏以本军进讨，俄而帝为乱军所劫，习即罢归。希望遣兵邀之，习惧而还。至滑州，帝遣人招之，习至，乃从帝入汴。希望闻魏军乱，遣兵围守习家，欲尽杀之。公俨素受希望奖爱，谓希望曰："内侍宜分腹心之兵，监四面守陴者，则谁敢异图。"希望从之。公俨乘其无备，围希望之第，擒而杀之。公俨遂与州将李谨等谋据州城，以邀符节，即令军府飞章留己，兼扬言符习在镇，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俨为登州刺史。公俨不时赴任，即以霍彦威代符习，聚兵淄州，以图进取。彦威至淄州，会诏使至青州告谕，公俨即赴所任。彦威惩其初心，遣人擒公俨于北海县，与同党斩于州东。《通鉴》：彦威聚兵淄州，以图进取，公俨惧。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有司上言："庄宗祔庙，懿祖祧迁，准例舍故而讳新，懿祖例不讳，忌日不行香。"从之。壬子，襄州节度使刘训加检校太傅，以伪蜀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赵国公张格为太子宾客，充三司副使，从任圜请也。

九月乙卯朔，诏汴州扶沟县复隶许州。以前绛州刺史娄继英为冀州刺史，充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宫，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丰之第。帝尝为太原内牙亲将，建丰为副，至是建丰风疾沈废，故亲幸其第以抚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旧而已。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众近例也。戊辰，以伪蜀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右金吾街使张贻范为兵部尚书致仕。都官员外郎于鄴奏请指挥不得书契券辄卖良人，从之。癸酉，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尚书令、楚王马殷加检校太师、守尚书令。两浙节度留后、静海军节度、岭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瓘加食邑。中吴建武等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瑭加开府阶，进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马溉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己卯，以光禄卿罗周敬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辛巳，以前复州刺史袁{山义}为唐州刺史。诏曰："凤翔节度使李□严，世联宗属，任重藩宣，庆善有称，忠勤显著。既在维城之列，宜新定体之文。是降宠光，以隆惇叙，俾焕成家之美，贵崇犹子之亲。宜于本名上加'从'字。"癸未，文武百僚至张全义私第柩前立班辞，以来月二日葬故也。

冬十月甲申朔，诏赐文武百僚冬服绵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赐近侍执政大臣冬服。帝顾谓判三司任圜曰："百僚散未？"圜

奏曰："臣闻本朝给春冬服，遍及百僚。丧乱已来，急于军旅，人君所赐，未能周给。今止近臣而已，外臣无所赐。"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计度。"圜遂与安重诲据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赐，其后遂以为常。右拾遗曹琮上疏，内一件："百僚朔望入阁，及五日内殿起居，请许三署寺监官轮次转奏封事。"从之。刑部员外郎孔庄上言："自兵兴以来，法制不一，诸道州县常行枷杖，多不依格律，请以旧制晓谕，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郎卢文纪上言："请内外文武臣僚，每岁有司明定考校，将相乞回御笔，以行黜陟，疏下中书门下商量，宰臣奏请施行。"从之。丁亥，云南嶲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传能、何华等来朝贡，帝御文明殿对之，百僚称贺。庚寅，以客省使李严领泗州防御使，以河中节度副使李铃为太子宾客。壬辰，邠州节度使毛璋移镇潞州。巴州进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丰遥领洪州节度使。

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将伪署幽州节度使卢文进，率户口归顺，百僚称贺。辛丑，契丹遣使来告哀，言国主安巴坚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诏曰："朕近缵皇图，恭修帝道，务安夷夏，贵洽雍熙。契丹王世预欢盟，礼交聘问，遽闻凶讣，倍轸悲怀，可辍今月十九日朝参。"丙午，以嶲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李卑晚为宁远将军，大渡河山前仰川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邓摽莎为定远将军。丁未，幽州奏，卢文进所率降户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约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卢文纪为御史中丞，时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刘岳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冯道为兵部侍郎，以中书舍人、充端明殿学士赵凤为户部侍郎，并依前充职。壬子，静江军节度使、桂州管内观察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扶风郡王马宾加食邑实封，澧郎观察使、检校太傅、兼侍中马希振加检校太尉。卢文进至幽州，遣军吏奉表来上。

十一月戊午，以沧州留后王景戡为邢州节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状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国，自安巴坚身死，虽已抽退，尚留兵马在渤海扶余城，今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内契丹次。己未，以翰林学士、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刘□句为中书舍人充职。辛酉，以前秘书少监温辇为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罕为颍州团练使。是日，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仗卫如式。礼部侍郎裴皞上言："诸州刺史经三考方请替移。"诏曰："有政声者就加恩泽，无课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献芝草。庚午，河

阳节度使夏鲁奇移镇许州，留后梁汉颙为邠州节度使。淮南杨溥遣使贡献，贺登极。乙亥，以前振武留后张温为利州昭武军留后，以果州刺史孙铎为汉州刺史，充西川马步军都指挥使。壬午，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等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钱元球加开府阶，进食邑。癸未，镇州奏，准诏卢文进所率归业户口，蠲放租税三年，仍每口给粮五斗。

十二月戊子，卢文进及将吏四百人见，赐鞍马、玉带、衣被、器玩、钱帛有差。诏曰："朕中兴宝祚，复正皇纲。万国骈罗，俱在照临之内；八纮辽夐，咸居覆载之间。矧彼云南，素归正朔，洎平伪蜀，思锡旧恩，于乃眷以虽深，欲霈覃而未暇。百蛮都首领李卑晚、六姓蛮都首领勿邓摽莎等，天资智勇，世禀忠勤，梯航之道路才通，琛赆之贡输已至。率其种落，竭乃悃诚，备倾向化之心，深奖来庭之意。今则各颁国宠，别进王封。其嶲州刺史李及、大鬼主离吠等，或遥贡表函，或躬趋朝阙，亦宜特授官资，各迁阶秩。勉敦信义，无坠册书，示尔金石之坚，保我山河之誓。钦承休命，永保厥终。"壬辰，帝狩于近郊，腊故也。甲午，以契丹卢龙军节度使卢文进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节度使。戊戌，诏严禁钅□钱。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从荣可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军节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希范为澧州刺史，铁林都知兵马马希杲为衡州刺史。壬寅，颍州刺史孙岳加检校太保，奖能政也。

丙午，中书门下奏："故事，藩镇节度、观察使带平章事，于都堂上事刊石记壁，合纳礼钱三十贯，以充中书及两省公使。今欲各纳礼钱五百千，于中书立石亭子，镌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余充修葺中书及两省公署部堂什物。"从之。

庚戌，御史台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仆自经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来，凡是死亡，皆是台司左右巡举勘检，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于民家，因事邀胁。臣询访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丧委府县检举，军家委军巡，商旅委户部。然诸司检举后，具事由申台，其间或枉滥情故，台司访闻，即行举勘。如是文武两班官吏之家，即是台司检举。臣请自今已后，并准故事施行者。"诏曰："今后文武两班及诸道商旅，凡有丧亡，即准台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军士之家，凡死丧及婢仆非理物故，依台司奏，委府县、军巡同检举，仍不得纵其吏卒，于物故之家妄有邀胁。或恐暑月尸柩难停，若待申闻检举，纵无邀胁，亦须经时日。今后仰本家唤四邻检察，若无他故，逐便葬埋。如后别闻枉滥，妄有保证，官中访知，勘诘不虚，本户邻保并行科罪。如闻诸道州府，坊市死丧，取分巡院检举，颇致淹停，人多流

怨，亦仰约京城事例处分。”

明宗纪四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制曰：“王者祗敬宗祧，统临寰宇，必顺体元之典，特新制义之文。朕以眇躬，获承丕构，袭三百年之休运，继二十圣之耿光。驭朽纳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师古，日跻之道惟勤。今则载戢干戈，浑同书轨，荷上穹之眷祐，契兆庶之乐推。检玉泥金，非敢期于薄德；耕田凿井，诚有慕于前王。将陈享谒之仪，即备郊丘之礼，宜更称谓，永耀简编。今改名为亶，凡在中外，宜体朕怀。”宣制讫，百僚称贺，有司告郊庙社稷。

丙辰，诏：“端明殿学士班位宜在翰林学士之上，今后如有转改，只于翰林学士内选任。”先是，端明殿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又如三馆例，官在职上，赵凤转侍郎日，讽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诲奏行此敕，时论便之。癸亥，宰臣郑珏加特进、门下侍郎兼太微宫使；崇文馆大学士任圜加光禄大夫、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冯道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邓州节度使刘□卒，废朝。左拾遗李同上言：“天下系囚，请委长吏逐旬亲自引问，质其罪状真虚，然后论之以法，庶无枉滥。”从之。

辛未，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加同平章事。以镇州留后、检校司徒王建立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癸酉，皇第三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从厚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北面副招讨房知温奏，营州界奚陀罗支内附。乙亥，以监门卫大将军傅琏为右武卫上将军。丙子，诏曰：“顷自本朝多难，雅道中微，皆尚浮华，罕持廉让。其有除官兰省，命秩柏台，或以人事相疏，或以私雠见讶，稍乖敬奉，遽至弃捐，盖司长之振威，处君恩而何地。今后应新授官朝谢后，可准例上事，司长不得辄以私事阻滞。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托故请假。”

戊寅，皇子从厚领事于河南府，宰相郑珏已下会送，非例也。己卯，枢密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安重诲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枢密使、检校太保、守秘书监孔循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诏崇文馆依旧为宏文馆。初，同光中，宰相豆卢革以同列郭崇韬父名宏，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复焉。辛巳，诏曰：“乱离斯久，法制多隳，不有举明，从何禁止。起今后三京及州使职员名目，是押衙兵马使，骑马得有暖坐。诸都军将衙官使下系名粮者，只得衣紫皁，庶

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后不得参杂。兼有富户，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摄贵，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肃奸欺。”

二月壬午朔，新罗遣使朝贡。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继朗为龙武大将军，北京都指挥使李从臻为左卫大将军，捧圣都指挥使李从璨为右监门卫大将军。戊子，以前北面水陆转运招抚使、守冀州刺史乌震领宣州节度使。庚寅，陕州节度使、检校司徒石敬瑭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壬辰，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御使、充西川兵马都监李严，扇摇军众，寻已处斩。以颍州刺史孙岳为耀州团练使。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寻令中使诛之，夷其族，以其首谋大逆以弑庄宗也。以尚书左丞崔沂为太子少保致仕。壬寅，制曰：荆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可削夺官爵，仍令襄州节度使刘训充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许州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统蕃汉马步四万人进讨，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节度使马殷以湖南全军会合。以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为副招讨使，共领川军下峡州，三面齐进。《通鉴考异》：梓、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东南面者，盖据夔、梓所向言之。

甲辰，兖州节度使房知温加同平章事，宋州节度使王晏球加检校太傅。丁未，以礼部尚书萧顷为太常卿。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为右仆射，以太子宾客李铃为户部尚书，以吏部侍郎李德休为礼部尚书，以前吏部侍即崔贻孙为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赵凤为兵部侍郎，依前充职。庚戌，诏诸道节度使男及亲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许上闻。河南府新安县宜为次赤，以雍陵在其界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归蔼为户部侍郎。

三月壬子朔，以中书舍人马缟为刑部侍郎。幸会节园，宰相、枢密使及在京节度使共进钱绢，请开宴。癸丑，遣供奉官贾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节度副使李敬周为遂州武信军留后。乙卯，开府仪同三司、司徒致仕赵光逢可太保致仕，仍封齐国公。以武信军节度使李绍文卒废朝。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诸道簿府，请依天复三年已前许贡绫绢金银，随其土产折进马之直。又请选孳生马，分置监牧。”并从之。《五代会要》：任圜奏：三京留守、诸道节度观察、诸州防御使、刺史，每年应圣节及正、至等节贡奉，或讨伐胜捷，各进献马。伏见本朝旧事，虽以献马为名，多将绫绢金银折充马价，盖跋涉之际，护养稍难，因此群方俱为定制。自今后伏乞除蕃部进驼马外，诸州所进马，许依天复三年已前事例，随其土产折进价直，冀贡输之稍易，又诚敬之获申。兼欲于诸处拣孳生马，准旧制分置监牧，仍委三司使别具制置奏闻。太常丞

段颙请国学《五经》博士各讲本经，以申横经齿胄之义，从之。庚申，以前泽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为河阳节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以大内皇城使、守饶州刺史李从璋为应州节度使。丁卯，诏："所在府县纠察杀牛卖肉，犯者准条科断。其自死牛即许货卖，肉斤不得过五钱，乡村民家死牛，但报本村所由，准例输皮入官。"癸酉，以户部郎中、知制诰卢詹为中书舍人。

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卢台戍军乱，害副招讨宁国军节度使乌震，寻与安审通斩杀乱兵讫。"帝闻之，废朝一日，赠震太傅。新罗国遣使贡方物。丁亥，以华州留后刘彦琮为本州节度使。是日，幸会节园宴近臣。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俭权知尚书左丞，以户部侍郎王权为兵部侍郎，以礼部侍郎裴皞为户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书舍人李愚为礼部侍郎充职。庚寅，御史台奏："今月三日廊下餐，百官坐定，两省官方来，自五品下辄起。"诏曰："每赴廊餐，如对御宴，若行私礼，是失朝仪，各罚半月俸。"《五代会要》：长兴三年五月诏：文武两班，每遇入阁赐食，从前御史台官及诸朝官皆在敷政门外两廊食，惟北省官于敷政门内别坐，既为隔门，各不相见，致行坐不齐，难于肃整。今后每遇入阁赐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门外东廓下设席，以北首为上，待班齐一时就坐。

诏："卢台乱军龙晊所部鄴都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在营家口骨肉，并可全家处斩。"龙晊所部之众，即梁故魏博节度使杨师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目其都为银枪效节，仅八千人。师厚卒，贺德伦不能制，西迎庄宗入魏，从征河上，所向有功。庄宗一统之后，虽数颁赉，而骄纵无厌。同光末，自贝州劫赵在礼，据有魏博。及帝缵位，在礼冀脱其祸，潜奏愿赴朝觐，遂除皇子从荣为帅，乃令北御契丹。是行也，不支甲胄，惟帜于长竿表队伍而已，故俯首遄征。在途闻李严为孟知祥所害，以为剑南阻绝，互相煽动。及屯于卢台，会乌震代房知温为帅，转增浮说。震与房知温博于东寨，日亭午，大噪于营外。知温上马出门，为甲士所拥，且曰："不与兒郎为主，更何处去？"知温绐之曰："马军皆在河西，步卒独何为也！"遂得跃马登舟，济于西岸。安审通戢骑军不动，知温与审通谋，伺便攻之，令乱兵卷甲南行。骑军徐进，部伍严整。叛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迟明，潜令外州军别行，知温等遂击乱军，横尸于野，余众复趋旧寨，至则已焚之矣。翼日，尽戮之，脱于丛草沟塍者十无二三，迨夜窜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败，乃无噍类矣。癸巳，兖州节度使房知温加侍中，齐州

防御使安审通加检校太傅，并赏卢台之功也。

丁酉，伪吴杨溥遣移署右威卫将军雷现贡端午礼币。辛丑，以前利州节度使张敬询为云州节度使。遣枢密使孔循赴荆南城下，时招讨使刘训有疾故也。甲辰，以户部侍郎韩彦恽为秘书监。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诲第。丙午，故振武节度使李嗣恩赠太尉，以司封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阎至为左谏议大夫充职。右谏议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来，军人剽略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伤和气，请许收认。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诏河南、河北旧因兵火掳隔者，并从识认。是日，郢州进白鹊。

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后、检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钧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充福建节度使、琅琊郡王；以太常卿萧顷为吏部尚书。是日，怀州进白鹊。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宾客张格卒废朝。以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诰窦梦征为中书舍人充职。癸亥，遣宣徽使张延朗调发郡县粮运赴荆南城下，仍以军法从事。以右龙武统军崔公实为左龙武统军，以前复州刺史高行周为右龙武统军。割果州属郡。乙丑，伪吴杨溥贡新茶。沧州进白鹤。庚午，诏罢荆南之师，既而令军士散掠居民而回。诏："文武臣僚及诸道节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与恩泽。"宰臣任圜表辞三司事，乃以枢密院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

六月壬午，华州、邢州进两歧麦，兖州进三足鸟。丙戌，宰相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为右武卫大将军、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检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准敕合三覆奏。近年已来，全隳此法，伏乞今后决前一日许一覆奏。"从之。壬辰，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刘训责授检校右仆射、守澶州刺史。训南征无功，故有是谴。诏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乙未，户部尚书李铃上言："请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许荐令录两人，五品官各荐簿尉两人，功过赏罚，与举者同之。"诏从之。其所举人，仍于官告内标所举姓名，或有不公，连坐举主。仍令三品已上各举堪任两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楚王马殷为守太师、尚书令，封楚国王。庚子，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

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节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癸丑，以左金吾将军乌昭远为左卫上将军，充入蛮国信使。中书奏："马殷封楚国王，礼文不载国王之制，请约三公之仪，用竹册。"从之。壬戌，西川

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孟知祥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东川董璋加爵邑。以左效义指挥使元习为资州刺史，右效义指挥使卢密为雅州刺史。癸亥，幸冷泉宫。甲子，以检校工部尚书谢洪为宿州团练使。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杀败荆南贼军，收峡内三州。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鄴为节度使。戊辰，诏曰："顷因本朝亲王，遥领方镇，遂有副大使知节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东川、西川今后落副大使，只云节度使。"庚午，遂州留后李敬周、鄜州留后刘仲殷莘正授本州节度使。壬申，兖州节度使房知温移镇徐州，徐州节度使安元信移镇襄州，沧州节度使赵在礼移镇兖州。以齐州防御使安审通为沧州节度使。是日，诏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等，宜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是日，逐段凝于辽州，刘训于濮州，温韬于德州。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于外地寻医，诏从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曹廷隐为齐州防御使。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谏议大夫孔昭序为给事中，以秘书少监崔憵为右谏议大夫。壬午，以右骁卫大将军刘衡为左领卫上将军；以鄴都副留守赵敬怡为右卫上将军，判兴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牂家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告、缯采、银器放还蕃。丙戌，以御史中丞卢文纪为工部尚书，以左谏议大夫梁文矩为御史中丞。邓州留后陶□贬岚州司马，以其为内乡县令盛归仁所讼，税外科率故也。仍赐归仁绯袍鱼袋。癸巳，幸皇子从荣第，宣禁中伎乐观宴；从荣进马及器币，帝因以伎乐赐之。华州上言，渭河泛滥害稼。丁酉，以吏部郎中、袭文宣公孔邈为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赵熙上言："应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请委内臣一人抄录，月终送史馆。"诏差枢密直学士录送。青州进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节度使朱守殷加兼侍中，郓州节度使符习加检校太尉。甲辰，皇子从荣娶鄜州节度使刘仲殷女，是夕礼会，百僚表贺。

九月辛亥，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王都加食邑实封。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检校太尉，镇州节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己未，以前云州节度使高行珪为邓州节度使。是日，出御札曰："历代帝王，以时巡狩，一则遵于礼制，一则按察方区。矧彼夷门，控兹东夏，当先帝戡平之始，为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贞纯，兵怀忠勇。自元臣镇静，庶事康和，兆民咸乐于有年，阖境弥坚于望幸，事难违众，议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亲幸汴州。"庚申，以卫尉卿李延光为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彦超上言："先父存审，本姓符氏，蒙武皇赐

姓，乞却还本姓。”从之。乙丑，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凤翔节度使李从□严、朔方节度使韩洙，并加食邑，改赐功臣。以汝州防御使赵延寿为河阳节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诰刘赞为中书舍人，以河阳掌书记程逊为比部员外郎、知制诰，以代州刺史李德琉为蔚州刺史。

丙寅，枢密使孔循兼东都留守。襄州夏鲁奇上言，荆南高季兴遣使持书乞修贡奉，诏鲁奇不纳。诏诸州录事参军，不得兼使府宾职。己巳，邓州节度使史敬镕加检校太保，同州节度使卢质加检校司徒。御史台奏：“每遇入阁，旧例只一员侍御史在龙墀边祗候，弹奏公事，或有南班失仪，点检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员，押钟鼓楼位，仍各缀供奉班出入。”从之。以青州节度副使淳于晏为亳州团练使。契丹遣使美棱玛古已下朝贡。戊寅，西川奏：据黎州状，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递至阙下。

冬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视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贬郴州司户，又贬崖州长流百姓，所在赐自尽。判官乐文纪配祁州，责其违法黩货也。乙酉，驾发西京，诏留宰相崔协以奉祠祭。丁亥，帝宿于荥阳。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挥使马彦超谋乱，已处斩讫。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亲统禁军倍程前进。翼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诛。丙申，磁州刺史药纵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镐至，称制杀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契丹遣使持书求碑石，欲为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诏曰：“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税租，并主持务局败阙课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残欠夏税，并特与除放。?笔敝鬣寮裙範任圜之祸，恐人非之，思沛恩于众以掩己过，乃奏曰：“三司积欠约二百万贯，虚系帐额，请并蠲放。”帝重违其意，故有是诏。时议者以蠲隔年之赋，犹或惠民，场院课利一概除之，得不启奸幸之门乎！

己亥，诏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勋旧，曾委重难，既退免于剧权，俾优闲于外地。而乃不遵礼分，潜附守殷，缄题罔避于嫌疑，情旨颇彰于怨望。自收汴垒，备见踪由，若务含宏，是孤典宪。尚全大体，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尽，其骨肉亲情仆使等并皆放罪。”辛丑，诏曰：“后来其苏，动必从于人欲；天监厥德，静宜布于国恩。近者言幸浚郊，暂离洛邑，盖逢岁稔，共乐时康。不谓奸臣，遽彰逆状，为厉之阶既甚，覆宗之祸自贻。俾我生灵，遘兹纷扰，永言轸恻，无辍寐兴。宜覃雨露之恩，式表云雷之泽，应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动，宜放二年屋税；诸处有曾受逆人文字者，随处焚毁。应天下见禁囚徒，除十恶五逆、杀人放火、劫盗、合造毒药、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屠牛外，罪无轻重，并从释放。应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长者有废疾者，免一丁差

役”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为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马进箭一对，贺诛朱守殷，帝却赐彦威箭一对。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癸卯，以权知汴州事、陕州节度使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凤翔奏，地震。丙午，威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亶可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国军节度副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诏割施州却属黔南。

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于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从敏为陕州节度使。乙卯，青州霍彦威、郓州符习来朝。以太子詹事温辇为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温为朝。戊午，黔南节度使李绍义加检校太保。庚申，皇子河中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珂，鄴都留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荣，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从厚，并加检校太傅，进爵邑。贝州刺史窦廷琬上言：请制置庆州青白两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万石。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以廷琬为使。壬申，诏霍彦威等归藩。诏太宗朝左仆射李靖可册赠太保，郑州仆射陂可改为太保陂。时议者以仆射陂者，后魏孝文帝赐仆射李冲，故因以为名，及是命之降以为李靖，盖误也。契丹遣使摩琳等率其属来乞通和。

十二月戊寅朔，以前凤翔留后高允贞为右监门上将军。诏以施州为夔州属郡，以其便近故也。遣飞胜指挥使于契丹，赐契丹主锦绮、银器等，兼赐其母绣被缨珞。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归阙，帝问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已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帝悦，顾谓左右曰：“须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数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冯道奏曰：“庄宗末年，不抚军民，惑于声乐，遂致人怨国乱。陛下自膺人望，岁时丰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顾居安思危。”帝然之。许州地震。庚辰，皇子鄴都留守从荣移镇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彦超为潞州节度使。乙酉，以彰国军节度使李从璋昧于政理，诏归阙。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己丑，兖州节度使赵在礼来朝。诏出潜龙宅米以赈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齐国公赵光逢卒辍朝。丙申，许州节度使夏鲁奇移镇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义诚私第。甲辰，狩于东郊，腊也。丙午，追尊四庙，以应州旧宅为庙。

明宗纪五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辛亥，前河阳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师致仕。癸丑，诏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国子祭酒朱守素卒废朝。丙辰，以镇南军节度使袁建丰卒废朝，诏赠太尉。丁巳，诏曰："朕闻尧、舜有恤刑之典，贵务好生；禹、汤申罪己之言，庶明知过。今月十七日，据巡检军使浑公兒口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朕初闻奏报，实所不容，率尔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旦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载聆谠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浑公兒诳诬颇甚，石敬瑭详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处朕有过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亲，合施极谏，既兹错误，宜示省循，可罚一月俸。浑公兒决脊杖二十，仍销在身职衔，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不得因循。"百僚进表称贺。

己未，中书门下奏，国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乃诏崔协判之。《五代会要》载原奏云：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须宏雅道，以振时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辛酉，以前潞州节度使毛璋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左骁卫上将军华温琪为右金吾大将军，以春州刺史张虔钊为郑州防御使。契丹方陷平州。癸亥，诏应庙讳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亏缺点画。契丹遣使托诺巴摩哩等贡献，帝遣指挥使奔托山押国信赐契丹王妻。戊辰，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富州刺史康义诚兼领镇南军节度使；以随驾步军都指挥使、潮州刺史杨汉章遥领宁国军节度使。中书上言："旧制，遇二月十五日为圣祖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吐蕃伊埒雅逊等六人、回鹘米里都督等四人，并授归德、怀远将军，悉放还蕃。庚午，册赠故瀛州刺史李嗣頵为太尉。壬申，册赠故皇子检校司空从諲为太保。甲戌，制以楚国夫人曹氏为淑妃，以韩国夫人王氏为德妃，仍令所司择日册命。

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阳合亏，既而有云不见，群官表贺。诏巡幸鄴都宜停。庚辰，伪吴杨溥遣使贡献，贺诛朱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连淮夷，不纳其使，遣还。壬午，以光禄卿韦寂卒废朝，赠礼部尚书。癸未，工部尚书卢文纪贬石州司马，员外安置。文纪私讳"业"，时新除于鄴为工部郎中。旧例，僚属名与长官讳同，或改其任。文纪素

与宰相崔协有隙，故中书未议改官。于鄴授官之后，文纪自请连假。鄴寻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纪参告，且言侯鄴回日终请换曹，鄴其夕遂自经而死，故文纪贬官。以仓部郎中何泽为吏部郎中，奖伏阁谏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军节度使郭承丰加检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为左骁卫上将军。诏中外群臣父母亡没者，并与追封赠。癸巳，以礼部尚书崔贻孙卒辍朝。甲午，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都知兵马使李绍鲁为吐浑宁朔府都督。乙未，以枢密使兼东都留守孔循为许州节度使兼东都留守，邓州节度使高行珪移镇安州，应州节度使李从璋移镇滑州，滑州节度使卢文进移镇邓州。丁酉，以责授檀州刺史刘训为右龙武大将军。己亥，回鹘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尔珊等贡献。壬寅，以左金吾大将军罗周敬为同州节度使。甲辰，以威塞军节度使张廷裕卒废朝，诏赠太保。以耀州团练使孙岳为阆州团练使，以左监门上将军高允贞为右金吾卫大将军，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华温琪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诏文武百辟极言时政得失。丁巳，以邢州节度使王景戡为华州节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从温为邢州节度使。己未，以宰臣郑珏为开府仪同三司、左仆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户。庚申，以前复州刺史翟章为新州威塞军留后。中书奏："孟夏荐飨，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员，今东都留守孔循带平章事，宜令摄太尉行事。"孔循称："使相有戎机，不当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复归州。以前郑州刺史杨汉宾为洋州武定军留后。戊辰，以前彰国军节度副使陈皋为凤州武兴军留后，以前蔡州刺史孙汉韶为应州彰国军留后，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为枢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延朗为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娄继英为耀州团练使，以怀州刺史张廷蕴为金州防御使。己巳，命范延光权知镇州军府事。西方鄴奏，于归州杀败荆南贼军数千人。时有太白山道士解元龟自西川至，对于便殿，称年一百一岁。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帝谓侍臣曰："此人老耄，自远来朝，方期别有异见，反为身名，甚可笑也。"赐号为知白先生，赐紫，放归山。甲戌，册回鹘可汗仁喻为顺化可汗。

夏四月戊寅，以汴州节度使石敬瑭为鄴都留守，充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枢密使、权知镇州军府事、检校太保范延光为镇州节度使兼北面水陆转运使；以司农卿郑缋为太仆卿。壬午，夔州节度使、东南面副招讨使西方鄴加检校太保。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宁公主，第十三女赵氏封兴平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册命。幽州上言，契丹有书求乐

器。乙酉，达靼遣使朝贡。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丙戌，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汴州节度使，判六军如故。丁亥，复州奏，湖南大破淮贼于道人矶。以西川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廷隐兼汉州刺史，从孟知祥之请也。《九国志·赵廷隐传》：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汉州，遣廷隐率兵击破之，擒延孝，槛送阙下。知祥奏加检校司空、汉州刺史，遂留屯成都。洋州上言，重开入蜀旧路三百余里，比今官路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监石知讷贬宪州司户，坐扇惑军镇也。北面副招讨、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以定州节度使王都反状闻。庚子，制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太原王王都削夺官爵。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知定州行军州事；以沧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兼诸道马军都指挥使；以左散骑常侍萧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枢密使张居翰卒。

五月乙巳朔，回鹘可汗仁喻封顺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河阳节度使赵延寿并加驸马都尉。以右仆射李琪为太子少傅。辛亥，沙州节度使曹义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夺得定州北西二关城。癸丑，湖南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万，生擒将士五百余人。中书上言："诸道荐人，总与不可，全阻又难。今后节度使每年许荐二人，带使相者许荐三人，团练、防御使各一人，节度、观察判官并听旨授，书记已下即许随府。"从之。以六军判官、尚书司封郎中史圭为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诏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己未，幽州奏，契丹托诺领二千骑西南趋定州。以前同州节度使卢质行兵部尚书，判太常卿事。辛酉，以天雄军节度副使、判兴唐府事赵敬怡为枢密使。诏曰："上柱国，勋之极也。近代已来，文臣官阶稍高，便授柱国，岁月未深，便转上柱国。武资初官，便授上柱国。今后凡加勋，先自武骑尉，十二转方授上柱国，永作成规，不令逾越。"丁卯，镇州奏，今月十八日，王师不利于新乐。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贼军及契丹于曲阳，斩获数千人，王都与托诺以数十骑复入于定州。

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将军毛璋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前安州节度使史敬镕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前华州节度使刘彦琮为左武卫上将军。壬午，放内园鹿七头于深山。乙酉，皇子故金枪指挥使、检校左仆射从璟赠太保。己丑，幽州赵德钧奏，杀契丹千余人于幽州东，获马六百匹。壬辰，宰臣冯道率百僚上表，请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诏报不允。丙申，冯道等再上尊号，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张遵诲行京兆尹。

秋七月乙巳，诏故伪蜀主王衍追封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丙午，以前武信军节度使李敬周为邠州节度使。丁未，以沧州节度使安审通卒于师辍朝。壬子，以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废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进攻逆城，将士伤者三千人。时晏球知城中有备，未欲急攻，朱宏昭、张虔钊切于立功，促攻贼垒，晏球不得已而进兵，遂致伤痍者众。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勋卒辍朝。己未，诏弛曲禁，许民间自造，于秋苗上纳征曲价，亩出五钱。时孔循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或献此议，以为爱其人，便于国，故行之。宗正卿李纾除名，刑部侍郎马缟贬绥州司马，刑部员外郎李慎仪贬阶州司户。初，李纾差摄陵台令张保嗣等各虚称试衔，为奉先令王延朗所讼，大理寺断以诈假官论，刑部详覆，称非诈假。大理执之，召两司廷议，刑部理屈，故有是贬。纾续敕配陇州，徒一年。未几，诏曰："天下州府，例是摄官，皆结试衔，或因勘穷，便关诈假。已前或有称试衔，一切不问，此后并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贬绥州司户参军，续敕长流宥州，寻赐自尽，坐受本州仓吏钱百缗也。壬戌，齐州防御使曹廷隐以奏举失实，配流永州，续敕赐自尽。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骑来援定州，王师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案：《通鉴》：壬戌，王晏球破契丹于唐河。追至满城，又破之，斩二千级，获马千匹。戊辰，诏福建节度使王延钧依前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进封闽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掩杀四十里，擒获甚众。故朔方节度使韩洙赠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权、御史中丞梁文矩并为吏部侍郎，以左谏议大夫吕梦奇为御史中丞。

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李怿、刘煦并为户部侍郎充职，以吏部侍郎刘岳守秘书监，以吏部侍郎韩彦恽守礼部尚书，以户部侍郎归蔼守太子宾客，以户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以中书舍人张文宝守刑部侍郎。诏凡有姓犯庙讳者，以本望为姓。丁丑，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守龙武大将军刘训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壬午，幽州赵德钧奏，于府西邀杀契丹败党数千人，生擒首领特哩衮及其属凡五十余人。是时，官军袭杀契丹，属秋雨继降，泥泞莫进，人饥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梃殴杀之。德钧出兵接于要路，惟奇峰岭北有马潜遁脱者数十余，无噍类。帝致书谕其本国。辛卯，以朔方军留后韩璞为朔方军节度使、灵武雄警甘肃等州观察使、检校司徒。帝闻随、邓、复、郢、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长竿遥致粥食而饷之，出嫁女，夫家不遣来省疾，乃下诏委长吏严加禁察。房州奏，新开山路四百里，南通夔州，画图以献。以前洋州节度使戴思远为太子太保致仕。庚子，诏："今

后翰林学士入院，以先后为班次，承旨一员，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

闰月丁未，两浙节度观察留后、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钱元瓘加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镇东、镇海等军节度使。戊申，赵德钧献戎俘于阙下，其蕃将特哩衮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乙卯，升楚州为顺化军。以明州刺史钱元珦为本州节度使，以吏部尚书萧顷为太子少保。契丹遣使来贡献。契丹平州刺史张希崇上表归顺。乙丑，陕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沧州。以宣徽南院使张延朗为陕州节度使。诏：“在京遇行极法日，宜不举乐，兼减常膳。诸州遇行极法日，禁声乐。”己巳，滑州掌书记孟升匿母服，大理寺断处流，特敕孟升赐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朱其纠察，各行殿罚。襄邑县民闻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特敕处死。是月二十七，大水，河水溢。绛州地震。

九月乙亥，以捧圣左右厢副都指挥使索自通为云州节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馆事李郁为宗正卿。壬午，以晋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左骁卫上将军。甲申，吐蕃、回鹘各遣使贡献。壬辰，宰臣王建立进玉杯，上有文曰“传国万岁杯”。乙未，诏德州流人温韬、辽州流人段凝、岚州司户陶□、宪州司户石知讷、原州司马聂屿，并宜赐死于本处，暴其宿恶而诛之也。丙申，以邠州节度使梁汉颙为右威卫上将军。丁酉，河阳节度使、驸马都尉赵延寿为检校司徒。己亥，诏徐州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

冬十月甲辰，制琼华长公主孟氏可册为福庆长公主。丙午，以沧州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招讨使。戊申，帝临轩，命礼部尚书韩彦恽、工部侍郎任赞往应州奉册四庙。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周攻庆州，以刺史窦廷琬拒命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张希崇已下八十余人见于元德殿，颁赐有差。突厥首领张慕进等来朝贡。甲子，安州节度使高行珪奏，屯驻左神捷、左怀顺军士作乱，已逐杀出城。诏升寿州为忠正军。戊辰，以云州节度使索自通领寿州节度使，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温复为云州节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长丈余，在牛星五度。

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甲戌，捧圣指挥使何福进招收到安州作乱兵士五百人，自指挥使已下至节级四十余人并斩，余众释之。壬午，房知温奏，荆南高季兴卒。中书舍人刘赞奏：“请节度使及文班二品已上谢见通唤。”从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张希崇为汝州刺史，加检校太傅。己丑，中书奏：“今后或

有封册，请御正衙。”从之。青州奏，节度使霍彦威卒，辍朝三日。诏宰臣王建立权知青州军州事。庚寅，礼部员外郎和凝奏：“应补斋郎并须引验正身，以防伪滥。旧例，使廕一任官补一人，今后改官须转品即可，如无子，许以亲侄继限，念书十卷，试可则补。”从之。甲午，以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王建立为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谓侍臣曰：“古铁券如何？”赵凤对曰：“帝王誓文，许其子子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朕与郭崇韬、李继麟三人尔，崇韬、继麟寻已族灭，朕之危疑，虑在旦夕。”于是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执信，故不必铭金镂石矣。”吏部郎中何泽奏：“流外官请不试书判之类。”从之。吐蕃遣使朝贡。戊戌，前安州节度副使范延荣并男皆斩于军巡狱，为高行珪诬奏故也。

十二月壬寅朔，诏真定府属县宜准河中、凤翔例升为次畿，真定县升为次赤。甲辰，邠州节度使李敬周奏，收下庆州，刺史窦廷琬族诛。

明宗纪六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诏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孙，能念儒书，备彰家训，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榜。"戊子，放元年应欠秋税。以左卫上将军安崇阮为黔南节度使。壬辰，回鹘入朝使彻伯尔等五人各授怀化司戈放还。以北京副留守冯赟为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虚称试摄衔。西川孟知祥奏："支属刺史乞臣本道自署。"

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复定州，获王都首级，生擒契丹托诺等二千余人。百僚称贺已毕，乃诏取今月二十四日车驾还东京。辛亥，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宋州节度使王晏球为郓州节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沧州节度使李从敏为定州节度使；以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沧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兼侍中。乙卯，以枢密使赵敬怡权知汴州军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伪太子李继陶，已处置讫。辛酉，帝御咸安楼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楼前，礼毕，以王都首级献于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托诺父子二人，并磔于市。《五代会要》：尚书兵部宣露布于楼前，宣讫，尚书刑部侍郎张文宝奏曰："逆贼王都首级请付所司。"大理卿萧希甫受之以出，献于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将等磔于开封桥。时露布之文，类制敕之体，盖执笔者误，颇为识者所嗤。枢密使赵敬怡卒，赠太傅。以端明殿学士赵凤权知汴州军州事。甲子，车驾发汴州。丙寅，至郑州。赐左仆射致仕郑珏钱二十万。丁卯，宰相崔协卒，诏赠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奉，至偃师县奉迎。时琪奏章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庚午，车驾至自汴州。

三月甲戌，冯道进表乞命相。丙戌，诏皇城使李从璨贬授房州司户参军，仍令尽命。从璨，帝之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从璨以警大内，从璨因游会节园，酒酣，戏登御榻。安重诲奏之，故置于法焉。壬辰，中书奏："今后群臣内有乞假觐省者，请量赐茶药。"从之。乙未，以前郓州节度使符习为汴州节度使。丙申，诏鄴都、幽、镇、沧、邢、易、定等州管内百姓，除正税外，放免诸色差配，以讨王都之役，有挽运之劳也。

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钱。壬寅，重修广寿殿成，有司请以丹漆金碧饰之，帝曰：“此殿经焚，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不劳华侈。”湖南奏，败荆南贼军于石首镇。诏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先是，党项诸蕃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及计其馆谷锡赉，所费不可胜纪。计司以为耗蠹中华，遂止之。壬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北京留守；以河阳节度使赵延寿为宋州节度使；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镇南军节度使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契丹寇云州。癸丑，契丹遣纽赫美棱等复率其属来朝贡，称取托诺等骸骨，并斩于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学士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丙辰，谏议大夫致仕、袭文宣公孔邈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带中书直省吏归籓，并追回。壬戌，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兼北面行营招讨使，镇州节度使范延光加检校太傅。戊辰，中书奏：“五月一日，应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诸道进奉使，请准贞元七年敕，就位起居，永为恆式。”从之。

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节度使西方鄴卒辍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军节度使索自通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卫上将军朱汉宾为潞州节度使。乙酉，以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夔州节度使，以左骁卫上将军张温为洋州节度使，以黔州留后杨汉宾为本州节度使。中书奏：“太常寺定少帝谥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庙，难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从之。丁亥，以凤州武兴军留后陈皋为武兴军节度使，以新州威塞军留后翟璋为威塞军节度使。壬辰，以权知尚书右丞崔居俭为尚书右丞。诏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从诲乞归顺。云州奏，契丹犯塞。

六月辛丑，以左散骑常侍姚顗为兵部侍郎。壬寅，夔州节度使杨汉章移镇云州，以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兼钦州刺史张敬达为凤州节度使。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张遵诲行卫尉事，充客省使。国子博士田敏请葺四郊祠祭斋室。丙午，以沂州刺史张万进为安北都护，充振武军节度使。戊申，以宿州团练使康思立为利州节度使。登州刺史孙元停任，坐在任无名科率故也。诏鄴都仍旧为魏府。应魏府、汴州、益州宫殿悉去鸱尾，赐节度使为衙署。辛亥，以权知朔方军留后、定难军都知兵马使韩澄为朔方留后。癸丑，以前潞州节度使符彦超为左骁卫上将军。诏：“诸道节度使行军司马，名位虽高，或帅臣不在，其州事宜委节度副使权知。”又诏：“籓郡所请宾幕及主事亲从者，悉以名闻。”丙辰，权知荆南军府事高从诲上章首罪，乞修职贡，仍进银三千两赎罪。壬戌，幸至德宫。诏：“京城空地，课人盖造。如无力者，许人请射营构。”

秋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张镈为司农卿。壬申，贬前左金吾上将军毛璋为儒州长流百姓，寻赐自尽，以其在藩镇阴蓄奸谋故也。甲戌，御史中丞吕梦奇责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马故也。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赞为左散骑常侍，以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充匦使阎至为工部侍郎充职。遂州进嘉禾，一茎九穗。壬午，以给事中、判大理卿事许光义为御史中丞。史馆上言："所编修庄宗一朝事迹，欲名为实录，太祖、献祖、懿祖名为纪年录。"从之。《五代会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馆奏："据左补阙张昭远状：'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后来，勤王戮力，翦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终平大憝，奄有中原，倘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四年七月，监修国史赵凤奏："奉敕修懿祖、献祖、太祖、庄宗四帝实录，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进呈。伏以凡关纂述，务合品题。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太祖以上并目为纪年录。"从之。甲申，以前荆南行军司马、检校太傅高从诲起复，授检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丙戌，泾州节度使李从昶移镇华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为泾州节度使。戊子，中书奏："今后新及第举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约前任资序，与除一官。"从之。壬辰，诏取来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

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见春秋释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庙久旷时祭，请复常祀。"从之。戊戌，中书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进《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琪，梁之故相，私怀感遇，叙彦威在梁历任，不欲言伪梁故也。辛丑，诏："乱离已来，天下诸军所掠生口，有主识认，即勒还之。"以前清河县令、袭酇国公、食邑三千户杨仁矩为秘书丞。御史台奏："主簿朱颖是前中丞奏请，合随听罢任。"诏曰："主簿既为正秩，况入选门，显自朝恩，合终考限，宜令仍旧守官。"甲辰，以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礼使，兵部尚书卢质为礼仪使，御史中丞许光义为仪仗使，兵部侍郎姚颢为卤簿使，河南尹从荣为桥道顿递使，客省使、卫尉卿张遵诲为修装法物使。乙巳，黑水朝贡使郭济等率属来朝，授归德司戈，放还蕃。丁未，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知制诰李愚为兵部侍郎，职如故。以中书舍人卢詹为礼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皞为太子宾客。吐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戊申，帝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以宰臣、监修国史赵凤兼判集贤院事，以左散骑常侍任赞判大理卿事。己未，高丽王王建遣使贡方物。辛酉，诏："准往例，节度使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并

列衔于敕牒，侧书‘使’字。今钱镠是元帅、尚父，与使相名殊，马殷守太师、尚书令，是南省官资，不合署敕尾，今后敕牒内并落下。”乙卯，党项首领朝贡。甲子，幸金真观，改赐建法大师，赐紫尼智愿为圆惠大师，即武皇夫人陈氏也。丙寅，达靼来朝贡。京城内有南州、北州，乃张全义光启中所筑。至是，诏许人依街巷请射城濠，任使平填，盖造屋宇。

九月丁卯，中书奏：“据宗正寺申，懿祖永兴陵、献祖长宁陵、太祖建极陵并在代州雁门县，皇帝追尊四庙在应州金城县。”诏：“应州升为望州，金城、雁门并升为望县。”辛未，太常博士段颙奏：“切见大祠则差宰相行事，中祠则卿监行事，小祠则委太祝、奉礼，并不差官，今后请差五品官行事。”从之。癸巳，制天下兵马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钱镠可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授太师致仕，责无礼也。先是，上将军乌昭遇使于两浙，以朝廷事私于吴人，仍目镠为殿下，自称臣，谒镠行拜蹈之礼。及回，使副刘玫具述其事，故停削镠官爵，令致仕。乌昭遇下御史台，寻赐自尽。后有自浙中使还者，言昭遇无臣镠之事，为玫所诬，人颇以为冤。乙未，诏诸道通勘两浙纲运进奉使，并下巡狱。

冬十月丙申朔，并吏部三铨为一铨，宜令本司官员同商量注拟，连署申奏，仍不得于私第注官。戊戌，以襄州兵马都监、守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等节度使，灵、威、雄、警、凉等州观察使。时朔方将吏请帅于朝廷，故命福往镇之。庚子，以右金吾上将军史敬熔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左骁卫上将军符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以前黔州节度使李承约为右骁卫上将军，以云州节度使张敬询为左骁卫上将军，以前华州节度使王景戡为右骁卫上将军。癸卯，太常少卿萧愿责授太子洗马，夺绯。愿南郊行事，与祠官同饮，诘旦犹醉不能行礼，为御史所劾也。诏新授朔方节度使康福将兵万人赴镇。己酉，制复故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官爵。辛亥，升阆州为保宁军。壬子，以内客省使、左卫大将军李仁矩为阆州节度使。幸七星亭。丙辰，夏州进白鹰，重诲奏曰：“夏州违诏进贡，臣已止约。”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进焉。是日，幸龙门。

十一月丁卯，洛州水暴涨，坏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张文宝为右散骑常侍。己巳，以尚书右丞李光序为刑部侍郎。癸酉，升曹州济阴县为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故也。甲戌，奉国军节度使王延禀加兼侍中，从福建节度使王延钧请也。车驾出近郊，试夏州所进白鹰，戒左右勿令重诲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癸未，秘书少监于峤配振武长流百姓，永不齿任，为宰臣赵凤诬奏也。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献祖、懿祖、太祖《纪年录》共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

卷上之，赐器帛有差。《五代会要》：监修赵凤、修撰张昭远、吕咸休各赐缯彩、银器等。

十二月丁酉，灵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虫两族三百余帐于方渠，获牛羊三万。”戊戌，诏：“应授官及封赠官诰、举人冬集等所费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书奏：“今后宰臣致斋内，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国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杀公事。大祠致斋内，请不开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请不坐朝。”从之。

明宗纪七

长兴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乙亥，国子监请以监学生束修及光学钱备监中修葺公用，从之。丙子，帝谓宰臣曰："时雪未降，如何？"冯道曰："陛下恭行俭德，忧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泽。"是夜，降雪。其夕，右散骑常侍萧希甫封状申枢密称，得河堰衙官状，告本都将校二十余人欲谋不轨，至旦追问无状，斩所告人。是日，幸至德宫。辛卯，中书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内留守。诏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

二月戊戌，幸稻田庄。己亥，黑水国主兀兒遣使贡方物。翰林学士刘煦奏："新学士入院，旧试五题，请今后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共三道。仍请内赐题目，定字数，付本院召试。"从之。《五代会要》载刘煦原奏云："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并于当日呈纳。从前每遇召试，多预出五题，潜令宿构，其无党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今请权停诗赋，只试三道，仍内赐题目，兼定字数。"从之。有司奏："皇帝致斋于明堂，按旧服通天冠、绛纱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只著朝服。"从之。乙巳，中书奏："皇帝朝献太微宫、太庙，祭天地于圜丘，准礼例亲王为亚献行事，受誓戒。"从之。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壬子，帝宿斋于明堂殿。癸丑，朝献太微宫。是日，宿斋于太庙。诘旦，请行飨礼。甲寅，赴南郊斋宫。是夜微雨，三鼓后晴明如昼。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礼毕，郊宫受贺。是日，御五凤楼，宣制：改天成五年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恶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终诸道所欠残税及场院欠折，并特放免。群臣职位带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并与改乡名里号。朝臣及蕃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沾恩命者，并与恩泽。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微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诸道州府每亩先征曲钱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琼善政闻，诏褒之。

三月丁卯，幸会节园，遂幸河南府。灵武奏，杀戮蕃贼二千人。壬申，凤翔节度使李从□严进封岐国公，移镇汴州。甲戌，延州节度使高允韬移镇邢州。丙子，以宣徽使朱宏昭为凤翔节度使；潞州节度使朱汉宾加检校太傅，移镇晋州；徐州节度使房知温移镇郓州；郓州节度使王晏

球移镇青州。宰臣冯道率百僚拜表，请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诏报不允。壬午，许州节度使孔循移镇沧州；陕州节度使张延朗移镇许州，加检校太傅；沧州节度使张虔钊移镇徐州，加检校太保。癸未，诏贬右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萧希甫为岚州司户参军，仍驰驿发遣，坐诬告之罪也。宰臣冯道等再请上尊号，诏允之。丙戌，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为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左武卫上将军刘彦琮为陕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为皇后，仍令择日册命。

夏四月甲午朔，国子司业张溥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丁酉，前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符习加太子太师致仕，进封卫国公。戊戌，遂州节度使夏鲁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进位检校太尉，封开国公。自是诸道节镇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覃庆泽故也。己亥，幸会节园。壬寅，以枢密使安重诲为留守、太尉、兼中书令，使如故。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镇潞州。皇子河中节度使从珂奏："臣今月五日，阅马于黄龙庄，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据城叛，臣寻时诘问，称奉宣命。胡三省《通鉴注》云：枢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臣见在虞乡县。"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等攻之，仍授彦温绛州刺史，冀诱而擒之也。诏从珂赴阙。丁未，以户部尚书李铃为兖州行军司马，坐引淮南觇人贻安重诲宝带也。戊申，宰臣冯道加右仆射，赵凤加吏部尚书。乙酉，以左龙武统军刘君铎卒废朝。

癸丑，索自通、药彦稠等奏，收复河中，斩杨彦温，传首来献。初，彦稠出师，帝戒之曰："与朕生致彦温，吾将自讯之。"及收城，斩首传送，帝怒彦稠等。时议皆以为安重诲方弄国权，从荣诸王敬事不暇，独忌从珂威名，每于帝前屡言其短，巧作窥图，冀能倾陷。彦温既诛，从珂归清化里第。重诲谓冯道等曰："蒲帅失守，责帅之义，法当如何？"翼日，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悦，赵凤坚奏："故事有责帅之义，所以激励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后数日，帝于中兴殿见宰臣，赵凤承重诲意，又再论列，帝默然。翼日，重诲复自论奏，帝极言以拒之，语在《末帝纪》中。帝又曰："卿欲如何制置？"重诲曰："于陛下父子之间，臣不合言，一禀圣旨。"帝曰："从他私第闲坐，何烦奏也！"乃止。以前邢州节度使、检校司徒李从温为左武卫上将军。丙辰，以西京留守、检校司徒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丁巳，云州奏：掩袭契丹，获头口万计。

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册徽号，册曰："维长兴元年，岁次庚寅，四月

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始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臣冯道，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判集贤院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臣赵凤，及文武百官特进、太子少傅、上柱国、酒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

臣闻天不称高而体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无不载，高无不覆。四时行于内，万物生其间，总神祇之灵，叶帝王之运。日出而星辰自戢，龙飞而雷雨皆行，元气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

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时历多艰。翊太祖以兴邦，佐先皇而定难，拯嗣昭于潞困，救德威于燕危，遏思远而全鄴都，诛彦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业，由四征之功。洎纂鸿图，每敷皇化。去内库而省庖膳，出宫人而减伶官，轻宝玉之珍，却鹰鹯之贡。淳风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极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后，时便有年。遐荒旋毙于戎王，重译径来于蛮子，东巡而守殷殪，北讨而王都歼，破契丹而燕、赵无虞，控灵武而瓜、沙并复。

近以飨上元而荐太庙，就吉土而配昊天，辂已降而雨沾，事欲行而月见。燔柴礼毕，作解恩覃，帝命咸均，人情普悦。非陛下有道有德，至圣至明，动不疑人，静惟恭己，常敦孝礼，每纳忠言，则何以临御五年，澄清四海！时久缠于灾害，民骤见于和平。休征备载于简编，徽号过持于谦让。三年不允，众志皆坚。天不以上帝自崇，日不以大明自贵，于烝民有惠，于元后同符，列圣皆然，旧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诸侯，中外同辞，再三沥恳。臣等不胜大愿，谨奉玉宝玉册，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伏惟皇帝陛下，体尧、舜之至道，法日月于太虚，威于夷狄，恩及虫鱼。奉国者继加荣宠，违天者咸就诛锄。典礼当告成之后，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万岁，永混车书。

宰臣冯道之辞也。庚申，以左多吾上将军史敬熔为邓州节度使，以右金吾上将军符彦超为兖州节度使，以骁卫上将军张敬询为滑州节度使，以阆州防御使孙岳为凤州节度使。诏改凤翔管内应州为匡州，信州为晏州，改新州管内武州为毅州。

五月乙丑，郑州防御使张进、副使咸继威并停任，以盗掠城中居人

故也。丙寅，以少府监韦肃为洺州刺史，以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太傅致仕。建立素与安重诲不协，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镇归朝过鄴都，日有扇摇之言，以是罪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兴元节度使刘仲殷权知潞州军州事。戊辰，以安州节度使高行珪卒辍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妇并合奉贺。今未有命妇准例上表称贺。中书诸道节度使但进表上言皇帝，外命妇上皇后贺笺表，进呈讫，无报。应皇亲或有庆贺及起居章表，内中进呈后，只宣示来使，并不合答复。"从之。壬申，以权知昭义军军州事刘仲殷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丁丑，帝临轩，命使册淑妃曹氏为皇后。礼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及六宫及率土妇人庆贺只呼"殿下"，不言"皇后"。中书覆奏，若只呼"殿下"，恐与皇太子无所分别，凡上中宫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寻常只呼"皇后"。从之。癸未，太子少傅萧顷卒，废朝。甲申，回鹘可汗仁喻遣使贡方物。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为太常卿。壬辰，以前滑州节度使李从璋为左骁卫上将军。

六月丁酉，以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贵州刺史安从进为宣州节度使，充护驾马军都指挥使；以护驾步军都指挥使、澄州刺史药彦稠为寿州节度使兼护驾步军都指挥使。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绪为河阳留后，重诲子也。凤翔奏："所管良、晏、匡三州并无属县，请却改为县。"从之，仍旧为军镇。前振武节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书门下奏："详覆到礼部送今年及第进士李飞、樊吉、夏侯珙、吴洇、王德柔、李谷等六人，望放及第。其卢价等七人及宾贡郑朴，望许令将来就试。知贡举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从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从厚移领镇州，以左武卫上将军李从温为许州节度使。

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卫上将军、判三司冯赟为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邓州节度使史敬镕卒废朝。甲戌，以左威卫上将军梁汉颙为邓州节度使，前兖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左骁卫上将军。庚辰，奉国军节度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禀加兼中书令。诏："诸州得替防御、团练使、刺史并宜于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可随常参官逐日立班。"新例也。辛巳，诏拣年少宫人及西川宫人并还其家，无家可归者，任从所适。甲申，以前齐州防御使孙璋为鄜州节度使。戊子，以右散骑常侍陆崇卒废朝。崇为福建册使，卒于明州，赠兵部尚书。宿州进白兔，安重诲谓其使曰："丰年为上瑞，兔怀狡性，虽白何为！"命退归。

八月甲午，以前邓州节度使卢文进为左卫上将军。北京奏，吐浑千余帐内附，于天池川安置。禁在京百司影射州县税户。乙未，捧圣军使

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密人边彦温并族诛，以其诬告安重诲私市兵仗故也。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为检校太傅、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额，自延朗始也。初，中书覆奏，授延朗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奏入，宣旨曰："会计之司，国朝重事，将总成其事额，俾专委于近臣，贵便一时，何循往例，兼移内职，可示新规。张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癸卯，北京奏，生吐浑内附，欲于岚州安族帐。都官员外郎、知制诰张昭远奏："请依国朝旧以例，选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问风俗，兴利除害。"不报。

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荣封秦王，仍令所司择日册命。《五代会要》：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奏，草定册秦王仪注。博士段颙议曰：据《开元礼》，临轩册命诸王大臣，其日受册者，朝服从第卤簿，与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讫，通事舍人引，不载谒朝还第之仪。自开元以后，册拜诸王皆正衙命使，诣延英进册，皇帝御内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读册，王受册讫，归院，亦无乘辂谒朝之礼。臣按《五礼精义》云："古者皆因禘尝而颁爵禄，所以示无自专，禀之于祖宗也。"今虽册命，不在烝尝，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慎之道也。今当司欲准《开元礼》，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辂车、备卤簿，与群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讫，至应天门外，奉册置于载册之车，秦王升辂，出谒太庙讫，归理所，仪仗卤簿如来时之仪。从之。戊申，兖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杀本州刺史陈宣，焚烧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归国，至沂州。"帝遣使慰纳之。庚戌，正衙命使册福庆长公主孟氏。以前雄武军节度使王思同为左武卫上将军，以前凤州节度使陈皋为右威卫上将军。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册永宁公主石氏。乙卯，以左监门卫上将军陈延福卒废朝。丙辰，皇子镇州节度使从厚封宋王，仍令择日册命。

九月乙丑，阶州刺史王宏贽上言："一州主客户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丁丑，诏天下诸州府，不得奏荐著紫衣官员为州县官。戊寅，升尚书右丞为正四品。癸未，利、阆、遂三州奏，东川节度使董璋谋叛，结连西川孟知祥。甲申，以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傅、守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利州、阆州进纳东川檄书，言将兵击利、阆，责以间谍朝廷为名。乙酉，以左骁卫上将军赵在礼为同州节度使兼四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枢密院直学士、守工部侍郎阎至，枢密院直学士、守尚书右丞史圭，并转户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翰林学士、守户部侍郎李怿为尚书右丞；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煦为兵部侍郎；以翰

林学士、中书舍人窦梦征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中书舍人刘赞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许光义为兵部侍即，以兵部侍郎姚颢为吏部侍郎。丙戌，诏东川节度使董璋可削夺在身官爵，仍征兵进讨。丁亥，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馈使，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兼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遂州节度使夏鲁奇兼东川行营招讨副使。庚寅，以右卫上将军王思同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营马步都虞候。

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废朝。癸巳，以鄜州节度使米君立卒废朝。诏："凡赙赠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给付。"甲午，正衙命使册兴平公主于宋州节度使、驸马都尉赵延寿之私第。己亥，以左骁卫上将军李从璋为陕州节度使，陕州口度使刘彦琮移镇邠州。尚书博士田敏请依旧典藏冰、颁冰，以销阴阳愆伏之沴，诏从之。《五代会要》载原敕云："藏冰之制，载在前经，献庙之仪，废于近代，既朝臣之特举，案典礼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献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事久不行，理难备创。其诸侯亦宜准往制藏冰。"乙巳，供奉官张仁晖自利州回，奏董璋攻陷阆州，节度使李仁矩举家遇害。丁未，宫苑使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璋之子也。辛亥，以武安军节度副使、洪鄂道行营副都统、检校太尉马希声为武安军节度使，加兼侍中。时湖南马殷奏，久病不任军政，乞以男希声为帅，故有是命。中书奏："吏部流内铨诸色选人，所试判两节，欲委定其等第，文优者超一资，其次者次资，又次者以同类，道理全疏者于同类中少人户处注拟。"从之。

十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册皇子秦王，仗卫乐悬如仪。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子宋王于镇州。是日，幸龙门。翼日，冯道奏曰："陛下宫中无事，游幸近郊则可矣，若涉历山险，万一马足蹉跌，则贻臣下之忧。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贵为天子，岂可自轻哉！"帝敛容谢之。退令小黄门至中书问道垂堂、倚衡之义，道因注解以闻，帝深纳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赠太子少傅。庚午，应州节度使张敬达移云州，以捧圣都指挥使、守恩州刺史沙彦询为应州节度使；以颍州团练使高行周为安北都护，充振武节度使。壬申，黔南节度使杨汉章弃城奔忠州，为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削夺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节度使罗周敬为左监门上将军。丁丑，故兵部侍郎许光义加赠礼部尚书。辛巳，西面军前奏，今月十三日，阶州刺史王宏贽、泸州刺史冯晖，自利州取山路出剑门关外倒下，杀败董璋守关兵士三千余人，收复剑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丙戌，以给事中郑韬光为左散骑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状，契丹安巴坚男东丹王托云越海来归国。《契丹国志》：时东丹

王失职怨望，因率其部四十余人越海归唐。

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节度使、楚国王马殷薨，废朝三日。庚子，以前襄州节度使安元信为宋州节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后秘书丞、袭酇国公杨仁矩卒辍朝，赠工部郎中。庚戌，湖南节度使马希声起复，加兼中书令。壬子，以枢密院直学士、户部侍郎阎至为泽州刺史；枢密使直学士、户部侍郎史圭为贝州刺史。甲寅，遣枢密使安重诲赴西面军前。时帝以蜀路险阻，进兵艰难，潼关已西，物价甚贱，百姓挽运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谓侍臣曰："关西劳扰，未有成功，谁能办吾事者！朕须自行。"安重诲曰："此臣之责也，臣请行。"帝许之。言讫而辞，翼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马都监、泗州防御使李严赠太傅。丙辰，车驾畋于西山，腊也。丁巳，回鹘遣使来朝贡。戊午，故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季兴赠太尉。

明宗纪八

长兴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仪。乙丑，诏曰："故天策上将军、守太师、尚书令、楚国王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极，无官可赠，宜赐谥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礼葬。"壬申，契丹东丹王托云自渤海国率众到阙，帝慰劳久之，锡赉加等，是日，百僚称贺。丙子，以沙州节度使曹义金兼中书令。丁丑，东丹王托云进本国印三纽。庚辰，以静江军节度使马宾卒废朝，赠尚书令。丙戌，荆南节度使高从诲落起复，加兼中书令。

二月己丑朔，以宋州节度使赵延寿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诏贡院旧以例夜试进士，今后昼试，排门齐入，即日试毕。丁酉，幸至德宫，又幸安元信、东丹王托云之第。辛丑，以鸿胪卿致仕贾馥卒废朝。以枢密院使、守太尉、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河中节度使，进封沂国公。己酉，以右威卫上将军陈皋为洋州节度使。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凡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节度使李敬周移镇徐州。诏禁天下不得开发无主坟墓。

三月辛酉，诏渤海国人皇王托云宜赐姓东丹，名慕华，仍授检校太保、安东都护，充怀华军节度、瑞镇等州观察等使。其从慕华归国部校，各授怀化、归德将军中郎将。先于定州擒获蕃将，特哩衮宜赐姓狄，名怀惠，扎古宜赐姓列，名知恩，并授检校右散骑常侍。锡里扎拉宜赐姓原，名知感；裕勒古宜赐姓服，名怀造；奚王副使格斯齐宜赐姓乙，名怀宥，三人并授检校太子宾客。甲子，以前鸿胪卿王琼为太仆卿。丙寅，以皇子从珂为左卫大将军。从珂自河中失守，归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诲出镇河中，帝召见，泣而谓之曰："如重诲意，尔安得更相见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沧州节度使孔循卒废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权知兴元军府事王思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充西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监聂延祚为殿中监，以前云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安州节度使。乙酉，太师致仕钱镠复授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以其子两浙节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进位淑妃。诏钱镠依旧赐不名。诛内官安

希伦，以其受安重诲密指，令于内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会节园，宴群臣，因幸河南府。诏罢州县官到任后率敛为地图；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戊戌，诏今年四月禘飨太庙。故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故幽州节度使周德威、故汴州节度使符存审，并配飨庄宗庙廷。己亥，以前徐州节度使张虔钊为凤翔节度使。癸卯，以汴州节度副使药纵之为户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谐为将作监。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卫上将军赵延寿为检校太傅、行礼部尚书，充枢密使。乙巳，潞州节度使刘仲殷移镇秦州。帝幸龙门佛寺祈雨。己酉，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辛亥，以前凤翔节度使朱宏昭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书卢质为河阳节度使。甲寅，以遂州节度使夏鲁奇没于王事废朝。诏曰："久揪时雨，深疚予心。宜委诸州府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滥，见禁囚徒，除死罪外，并放。"

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书张延朗为兖州节度使。辛酉，诏："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宣达君恩，或勾当公事，经由列镇，干挠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示意旨，或显发书题。自今后一切止绝，有所犯者，发荐人贬官，求荐人流配。如逐处长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诣阙上诉，长吏罚两月俸，发荐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旧。"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梲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丁卯，诏："诸州府城郭内依旧禁曲，其曲官中自造，减旧价之半货卖。应田亩上所征曲钱并放，乡村人户一任私造。"时甚便之。戊辰，中书奏，应朝臣丁忧者，望加颁赉，从之。丁丑，以秘书监刘岳为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汉琼为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三司使。甲申，以权知朗州军州事、守永州刺史马希范为洪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以权知桂州军府事、富州刺史马希彝为鄂州节度使、检校司徒。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薄文为晋州留后。鸿胪卿柳膺将斋郎文书卖与同姓人柳居则，伏罪，大理寺断当大辟，缘经赦减死，追夺见任官，终身不齿。诏："应见任前资守选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历任告身，并仰送纳，委所在磨勘，换给公凭，只以中兴已来官告，及近受文书叙理。其诸色廕补子孙，如非虚假，不计庶嫡，并宜叙录；如实无子孙，别立人继嗣，已补得身名者，只许叙廕一人。其不合叙使文书，限百日内焚毁须绝。此后更敢将合焚文书参选求仕，其所犯之人并传者，并当极法。应合得资廕出身人，并须依格依令施行。"

闰月庚寅，制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安重诲可太子太师

致仕。是日，重诲男崇绪等潜归河中。以右散骑常侍张文宝为兵部侍郎。夔州节度使安崇阮弃城归阙，待罪于阁门，诏释之。时董璋寇峡内诸州，崇阮望风遁走。壬辰，陕州节度使李从璋移镇河中。癸丑，升庐州为昭顺军。甲午，以衡州刺史姚彦章为昭顺军节度使。丁酉，安重诲奏："男崇赞、崇绪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阙。"崇绪至陕州，诏令下狱。已亥，诏安重诲宜削夺在身官爵，并妻阿张、男崇赞崇绪等并赐死，其余亲不问。壬寅，以尚书左丞崔居俭为工部尚书，以吏部侍郎王权为尚书左丞。丙午，以随驾马军都指挥使、宣州节度使安从进为陕州节度使。丁未，以前中书舍人杨凝式为左散骑常侍。戊申，以右龙武统军王景戡为新州节度使。己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壬子，以随驾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为邠州节度使。癸丑，以邠州节度使刘行琮卒废朝，赠太傅。诏有司及天下州县，于律令、格式、《六典》中录本局公事，书于□壁，令其遵行。

六月丁巳朔，复置明法科，同《开元礼》。乙丑，以皇子左卫大将军从珂依前检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节度使张温为右龙武统军。甲戌，以魏征八代孙韶为安定县主簿。乙亥，以镇州节度使、宋王从厚为兴唐尹，以石敬瑭为河阳天雄军节度使，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班为河阳节度使，依前六军诸卫副使。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亩，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乙卯，定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州节度使，卢质为沧州节度使。庚辰，皇孙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勋员外郎，重真已下六人并授同正将军及检校官。壬午，以前秦州节度使李德琉为定州节度使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太原地震。诏天下州府断狱，先于案牍之上坐所该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后区分。乙酉，以前黔州节度使杨汉宾为羽林统军。诏止绝诸射系省店宅庄园。

秋七月庚寅，以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登州刺史张从实为寿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壬辰，福建王延钧上言："当境庙七所，乞封王号。"敕："如诸史传有名，宜封为闽越富义王，其余任自于境内祭享。"乙未，诏："诸道奏荐州县官，使相先许一年荐三人，今许荐五人；不带使相先许荐二人，今许荐三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先许荐一人，今许荐二人。"诏："应州县官内，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府，罢任后，准前资朝官宾从别处分。其带省衔，并内供奉里行及诸已出选门者，或降授令录，罢任日，并依出选门例处分，便与除官，更不在赴常调。州县官其间书得十六考者，准格叙加朝散阶，亦准出选门例处分。"三司奏："先许百姓造曲，不来官场收买。伏恐课额不逮，请复已

前曲法，乡户与在城条法一例指挥，仍据已造到曲纳官，量支还麦本。”从之。甲辰，前晋州节度使朱汉宾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剧可久责授登州司户，刑部员外郎裴选责授卫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赞各降一官，罚一季俸，坐断罪失入也。

八月丙寅，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勾当纳官。以故镇州节度使、赵王王熔男昭诲为朝议大夫、司农少卿，赐紫金鱼袋，继绝也。辛丑，升虔州为昭信军。癸亥，以太常少卿卢文纪为秘书监，以秘书监马缟为太子宾客，左监门上将军罗周敬为右领军上将军，前怀州刺史娄继英为左监门上将军。乙丑，诏：“大理寺官员，宜同台省官例升进，法直官比礼直官任使。仍于诸道赃罚钱内，每月支钱一百贯文，赐刑部、大理两司，其刑部于所赐钱三分与一分。”丙寅，以武平军节度使马希振依前检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军节度使。诏：“百官职吏，应选授外官者，考满日，并委本州申奏，追还本司，依旧职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宾皆上章求归乡里。诏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刘煦守本官，充端明殿学士；以左拾遗、直枢密院李崧充枢密直学士。壬申，以左龙武统军李承约为潞州节度使。癸酉，诏：“文武百官，五日内殿起居仍旧，其轮次转对若有封事，许非时上表，朔望入阁，待制候对，一依旧制。”乙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窦梦征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为兵部尚书。己卯，诏不得荐银青阶为州县官。壬午，诏应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营葬，未曾封赠，许追封赠。礼部尚书致仕李德休卒。

九月丙戌，以前兖州节度使符彦超为左龙武统军。己亥，怀化军节度使东丹慕华赐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应有先配诸军契丹并赐姓名。诏天下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各招浮客，不得留占属县编户。辛丑，枢密使、检校太傅、刑部尚书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书舍人封翘为礼部侍郎，礼部侍郎卢澹为户部侍郎。癸卯，许州节度使李从温移镇河东。诏天下州县官，不得与部内富民于公□同坐。辛亥，诏五坊见在鹰隼之类，并可就山林解放，今后不许进献。

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冯赟为许州节度使。辛酉，左补阙李详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请遣使臣往彼慰抚，察问疾苦，祭祀山川。”从之。先是，太原留后密奏，无敢言者，及详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赐章服。丙寅，诏：“应在朝臣僚、藩侯、郡守，准例合得追赠者，新授命后，便于所司投状，旋与施行。封妻廕子，准格合得者，亦与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据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赠叙封者，并与施

行。其补廕，据资廕合得者，先受官者先与收补，后受官者据月日次第施行。”从之。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贺。丁酉，以翰林学士、起居郎张□历为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充职；以汝州防御使张希崇为灵州两使留后。庚子，以左威卫上将军华温琪为华州节度使。福州节度使王延钧奏，诛建州节度使王延禀及其子继雄。壬寅，诏今后诸道两使判官罢任一年与比拟，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二年，推巡、军事判官并三年后与比拟。仍每遇除授，量与改转官资或阶勋、职次云。以御史中丞刘赞为刑部侍郎，以凤州节度使孙岳充西面阁道使。壬子，郓州奏，黄河暴涨，漂溺四千余户。癸丑，以给事中崔衍为御史中丞。

十二月甲寅朔，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之属，于夏秋田亩上，每亩输农器钱一钱五分。乙卯，畋于西郊。丁巳，以彰武军节度使刘训卒废朝。庚午，以前利州节度使康思立为陕州节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诏三司，所过西川兵士家属，常令赡给。

明宗纪九

长兴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丁亥，陕州节度使安从进移镇延州。己丑，遣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灵武节度使康福率步骑七千往方渠讨党项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吕梦奇为户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国军留后孙汉韶为利州节度使，充西面行营副部署兼步军都指挥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贡。辛丑，秦王从荣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中书令。戊申，诏选人文解不合式样，罪在发解官吏，举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书门下奏："请亲王官至兼侍中、中书令，则与见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诸亲王居右。如亲王及诸使守侍中、中书令，亦分行居右，其余使相依旧。"从之。渤海、回鹘、吐蕃遣使朝贡。大理正张居琭上言："所颁诸州新定格式、律令，请委逐处各差法直官一人，专掌检讨。"从之。

二月乙卯，制晋国夫人夏氏追册为皇后。丙辰，幸龙门。诏故皇城使李从璨可赠太保。诏出选门官，罢任后周年方许拟议，自于所司投状磨勘送中书。又诏罢城南稻田务，以其所费多而所收少，欲复其水利，资于民间碾硙故也。秦州奏："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欲随其便，宜复置陇城、天水二县以隶之。"诏从之。甲子，幸至德宫。以右卫大将军高居贞为右监门卫上将军。庚午，以前华州节度使李从昶为左骁卫大将军，以前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右骁卫大将军，以前新州节度使翟璋为右领军上将军，以右领军上将军罗周敬为右威卫上将军。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五代会要》：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爱日斋丛钞》云：《通鉴》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曰："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曰："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仲言《挥尘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

监，为监中刻书之始。《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案《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盛行，后人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甲戌，灵武奏，都指挥使许审环等谋乱伏诛。药彦稠奏，诛党项阿埋等十族，与康福入白鱼谷追袭叛党，获大首领六人、诸羌二千余人、孳畜数千，及先劫掠到回鹘物货。诏彦稠军士，所获并令自收，勿得箕敛。己卯，以前河中节度使索自通为鄜州节度使。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诏司天台，除密奏留中外，应奏历象、云物、水旱，及十曜细行、诸州灾祥，一一并报史馆，以备编修。壬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录，为党项所掠，至是得之以献。帝曰："先诏所获令军士自收，今何进也？"令彦稠却与获者。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贡。灵武军将裴昭隐等二人与进奏官阮顺之隐官马一匹，有司论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马杀三人命。"笞而释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杨广城内掘得宿藏玉四团进纳。赐可洪二百缗、绢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节度使孙璋卒废朝。癸卯，帝顾谓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霁，何也？"冯道对曰："水旱作沴，虽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广敷恩宥，久雨无妨于圣政也。"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广捷已下指挥改为左右羽林军，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庚戌，帝观稼于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闵之，赐耕牛三头。高丽国遣使朝贡。以右领军上将军翟璋为右羽林统军，以前安州留后周知裕为左神武统军。

夏四月甲寅，诏诸道节度使未带使相及防御、团练使、刺史，班位居检校官高者上为，加检校官同，以先授者为上，前资在见任之下。新罗王金溥遣使贡方物。戊午，中书奏："准敕重定三京、诸州府地望次第者。旧制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今都洛阳，请以河南道为上，关内道为第二，河东道为第三，余依旧制。其五府，按《十道图》，以凤翔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为次。中兴初，升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为七州，余依旧制。又天下旧有八大

都督府，以灵州为首，陕、幽、魏、扬、潞、镇、徐为次，其魏、镇已升为七府兼具员内，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为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为额，仍据升降次第，以陕为首，余依旧制。《十道图》有大都护，请以安东大都护为首。防御、团练等使，自来升降极多，今具见在，其员依新定《十道图》以次第为定。”从之。契丹累遣使求归扎拉、特哩衮等，幽州赵德钧奏请不俞允。帝顾问侍臣，亦以为不可与。帝意欲归之，会冀州刺史杨檀罢郡至阙，帝问其事，奏曰：“此辈来援王都，谋危社稷，陛下宽慈，贷其生命。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哲尔格锡里随使归蕃，不欲全拒其请也。诏赠皇后曹氏曾祖父母已下为太傅、太尉、太师、国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已下为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国夫人。壬戌，前枢密使、骠骑大将军马绍宏卒。癸亥，以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滑州节度使。初，帝欲以赞华为藩镇，范延光等奏，以为不可。帝曰：“吾与其先人约为兄弟，故赞华来附。吾老矣，傥后世有守文之主，则此辈招之亦不来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议。甲子，以太子宾客萧遽为户部尚书致仕。乙丑，以天雄军节度使、宋王从厚兼中书令。辛未，以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兼中书令。

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诏禁网罗、弹射、弋猎。丁亥，以二王后前詹事府司直杨延绍为右赞善大夫，仍袭封酇国公，食邑二千户。丁酉，以太子太师致仕孔勍卒废朝。兴元奏，东、西两川各举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龚邱令，袭文宣公。戊申，襄州奏，汉江大涨，水入州城，坏民庐舍。枢密使奏：“近知两川交恶，如令一贼兼有两川，抚众守险，恐难讨除，欲令王思同以兴元之师伺便进取。”诏从之。

六月壬子朔，幽州赵德钧奏：“新开东南河，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运，舟胜千石，画图以献。”甲寅，以权知高丽国事王建为检校太保，封高丽国王。丁巳，卫州奏，河水坏堤，东北流入御河。戊午，荆南奏：“东川董璋领兵至汉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战，璋大败，得部下人二十余，走入东川城，寻为前陵州刺史王晖所杀，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两川，彼之军众皆我之将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势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无由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贼臣间谍，故兹阻隔，今因而抚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瑰使西川，赍诏以赐知祥。诏以霖雨积旬，久未晴霁，京城诸司系囚，并宜释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参两日。洛水涨泛二丈，庐舍居民有溺死者。以前濮

州刺史武延翰为右领军上将军，前阶州刺史王宏贽为左千牛上将军。金、徐、安、颍等州大水，镇州旱。诏应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问。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马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钱镠薨，废朝三日。丙戌，诏赐诸军救接钱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册高丽国王王建。灵武奏，夏州界党项七百骑侵扰，当道出师击破之，生擒五十骑，追至贺兰山下。己丑，两浙节度使钱元瑭起复，加守尚书令。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加兼中书令。秦、凤、兖、宋、亳、颍、邓大水，漂邑屋，损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仆卿郑缋为鸿胪卿，以前兖州行军司马李铃为户部尚书。乙未，福建节度使王延钧进绢表云："吴越王钱镠薨，乞封臣为吴越王。湖南马殷官是尚书令，殷薨，请授臣尚书令。"不报。戊戌，太子宾客李光宪以礼部尚书致仕。己亥，以前灵武节度使康福为泾州节度使。幽州衙将潘杲上言，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竟无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尹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废凤州武兴军节制为防御使，并所管兴、文二州并依旧隶兴元府。丁未，以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赵凤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节度使。诏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麦种及等第赈贷。

八月辛亥，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卒，废朝二日。以利州节度使孙汉韶兼西面行营招讨使。甲寅，以前振武节度使张万进为邓州节度使。己未，以郓州节度使房知温兼中书令，移镇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癸亥，以湖南节度使马希声卒废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贡。

九月壬午，以镇南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马希范为湖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高从诲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壬辰，供奉官李瑰自西川回，节度使孟知祥附表陈叙隔绝之由，并进物，先赐金器等。瑰，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今瑰往焉。瑰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称藩如初，奏福庆长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东川董璋之众于汉州，收下东川。又表立功将校赵季良等五人，乞授节钺；部内刺史令录已下官，乞许墨制补授。帝遣阁门使刘政恩充西川宣谕使。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进马。秦州地震。

冬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瑰使西川，押赐故福庆长公主祭赠绢三千匹，并赐知祥玉带。先是，两川隔远，朝廷兵士不下三万人，至是，知祥上表乞发遣兵士家属入川，诏报不允。知祥所奏两川部内文武将吏，乞许权行墨制除补讫奏，诏许之。知祥所奏立功大将赵季良等五

人正授节钺，续有处分。襄州奏，汉水溢，坏民庐舍。癸丑，以太常卿刘岳卒废朝。己未，以兵部侍郎张文宝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药纵之为兵部侍郎。庚申，幸至德宫，因幸石敬瑭、李从昶、李从敏之第。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闻安危得失，治乱兴亡，诚不系于天时，固非由于地利，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此不足惧者五也。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临万国，奄有八纮，荡三季之浇风，振百王之旧典，设四科而罗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轨不物之徒，咸思革面；无礼无仪之辈，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纲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则鸿基与五岳争高，盛业共磐石永固。"优诏奖之。澄言可畏六事，实中当时之病，识者许之。癸酉，湖南马希范、荆南高重诲并进银及茶，乞赐战马，帝还其直，各赐马有差。丁丑，帝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籓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左武卫大将军孟鹄为许州节度使，以前许州节度使冯赟为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汉琼判院事。壬午，史馆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从之。：《五代会要》载十一月四日，史馆奏：当馆昨为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切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阙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籓，湖南奥坏，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群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癸未，以左仆射致仕郑珏卒废朝。丁亥，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都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时契丹帐族在云州境上，与群臣议择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己丑，枢密使赵延寿加同平章事。诏在京臣僚，不得进奉贺长至马及诸物。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贺。己亥，河中节度使李从璋加检校太傅，以右散骑常侍杨凝

式为工部侍郎。庚子，以秘书监卢文纪为工部尚书，以工部尚书崔居俭为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郑韬光为礼部侍郎。乙巳，云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纳喇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赐契丹主银器彩帛。

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徽、仓官田继勋并弃市，坐擅出仓粟数百斛故也。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贿，为人告，帝令御史台征还其钱而后挞之。癸丑，幸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惟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甲寅，以太子宾客归蔼卒废朝。戊午，以前宣徽使朱宏昭为襄州节度使；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颢为尚书左丞，以尚书左丞王权为礼部尚书，以兵部侍郎药纵之为吏部侍郎，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程逊为户部侍郎，依前充职。戊辰，帝畋于近郊，射中奔鹿。是冬无雪。

明宗纪十

长兴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秦王从荣加守尚书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刘煦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册故福庆长公主孟氏为晋国雍顺长公主，遣太常卿崔居俭赴西川行册礼。突厥内附。庚子，以前河东节度使李从温为郓州节度使。

二月癸丑朔，帝于便殿问范延光内外见管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愿，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国家养马太多，试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臣恐日久难继。"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五代会要》：上问见管马数，枢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万匹。见今西北诸道蕃卖马者往来如市，其邮传之费、中估之直，日以四十五贯，以臣计之，国力十耗其七，马无所使，财赋渐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十月，敕沿边藩镇，或有蕃部卖马，可择其良壮给券，具数以闻。丁巳，以虔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马希振为洪州节度使；以鄂州节度使马希广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节度使；以卢州节度使兼武安军副使姚彦章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静江节度副使马希范为鄂州节度使。故潞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康君立赠太傅。己未，宋州节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濮州进重修河堤图，沿河地名，历历可数。帝览之，愀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于此堤坞间小大数百战。"又指一邱曰："此吾擐甲台也。时事如昨，奄忽一纪，令人悲叹耳！"癸亥，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封蜀王。三司奏："当省有诸道盐铁转运使衙职员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子弟，今欲列为三司职名。"从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为兵部侍郎，以右谏议大夫龙敏为御史中丞。

三月己卯，幸龙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奏，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称留后。甲申，镇州奏，行军司马赵瑰、节度判官陆浣、元从押衙高知柔等并弃市，坐受赂枉法杀人也。节度使李从敏罚一季俸。乙酉，以西川节度副使、知武泰军节度兵马留后赵季良为检校太保、黔南节度使；以西川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知武信军节度兵马留后李仁罕为

检校太傅、遂州节度使；以西川左厢马步指挥使、知保宁军节度兵马留后赵廷隐为检校太保、阆州节度使；以西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知宁江军兵马留后张知业为检校司徒、夔州节度使；以西川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知昭武军兵马留后李肇为检校太保、利州节度使，从孟知祥之请也。丙戌，赐宰相李愚绢百匹、钱十万、铺陈物一十三件。时愚病，帝令近臣翟光鄴宣问，所居寝室，萧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赐。戊子，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为延州留后，仍命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重益帅师援送从进赴镇。以左卫上将军卢文进为潞州节度使，以右龙武统军张温为云州节度使。庚寅，以凤翔行军司马李彦琮为盐州防御使。时范延光等奏，请因夏州之师制置盐州，故有是命。癸巳，以右威卫上将军安重霸为同州节度使。己亥，以左龙武统军符彦超为安州节度使。诏除放京兆、秦、岐、邠、泾、延、庆、同、华、兴元十州长兴元年二年系欠夏秋税物，及营田庄宅务课利，以其曾辇运供军粮料也。甲辰，故晋国夫人夏氏追册皇后，有司上谥曰昭懿，从之。

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诏除延州留后，已受恩命讫，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任。"帝遣阁门使苏继颜赍诏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刘赞为秘书监、秦王傅。《五代会要》：长兴四年四月，以秘书监刘赞为秦王傅，前忠武军节度判官苏瓒为秦王友，前襄州观察使鱼崇远为秦王府记室参军。时言事者请为秦王置师傅，上顾问近臣，皆以秦王名势隆盛，不敢置议，请自选择，乃降是命。甲寅，前邓州节度使梁汉颙以太子少师致仕，太子宾客裴皞以兵部尚书致仕。戊午，追册昭宗皇后何氏为宣穆皇后，祔飨太庙，百僚进名奉慰，废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骑常侍任赞为户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药纵之为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饷运及攻城之具，守芦关兵士退守全明镇。

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寅，皇子凤翔节度使从珂封潞王。新授户部侍郎任赞改刑部侍郎，赞诉以所授官是丁忧阙，故改正。皇子从益封许王，郓州节度使李从温封兖王，河中节度使李从璋封洋王，镇州节度使李从敏封泾王。甲申，帝避暑于九曲池，既而登楼，风毒暴作，圣体不豫，翼日而愈。《北梦琐言》云：上圣体乖和，冯道对寝膳之间，动思调卫，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见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风虚之疾，冯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讽悟上意。丙戌，契丹遣使朝贡。丁酉，安从进奏，大军已至夏州，攻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灵武留后张希崇为本州节度使。辛丑，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壬寅，以前晋州留后薄文为本州节度

使。

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僚、宰臣冯道等拜章，请于尊号内加“广运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诏允之。诏宫西新园宜名永芳园，其间新殿宜名和庆殿。丙辰，秦王从荣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二千户。丁巳，以右骁卫上将军李从昶为左龙武统军，以前邢州节度使高允韬为右龙武统军，以右骁卫上将军罗周敬为左羽林统军，以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为金州刺史。戊午，宋王从厚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一千户。壬戌，以前泾州节度使李金全为沧州节度使。癸亥，诏御史中丞龙敏等详定《大中统类》。甲子，第十四女封寿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乐公主。戊辰，以前利州节度使孙汉韶为洋州节度使。壬申，永宁军节度使、容州管内观察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马存加食邑实封。甲戌，帝复不豫。

秋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为左拾遗，直史馆。国朝旧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馆，今用谏官自拙始，从监修李愚奏也。己卯，东岳三郎神赠威雄大将军。初，帝不豫，前淄州刺史刘遂清荐泰山僧一人，云善医，及召见，乃庸僧耳。问方药，僧曰：“不工医，尝于泰山中亲睹岳神，谓僧曰：‘吾第三子威灵可爱，而未有爵秩，师为我请之。’”宫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识者嫉遂清之妖佞焉。诏应台官出行，须令人诃引，使军巡职掌等规避。壬午，诏安从进班师，时王师攻夏州无功故也。乙酉，以许州节度使孟鹄卒废朝，赠太傅。诏赐在京诸军将校优给有差。时帝疾未痊，军士有流言故也。丁亥，两浙节度使、检校太傅、守中书令钱元瓘封吴王。

八月戊申，帝被衮冕，御明堂殿受册，徽号曰圣明神武广运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礼毕，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己酉，赐侍卫诸军优给有差。时月内再有颁给，自兹府藏无余积矣。辛亥，以晋州节度使薄文卒废朝。丁巳，以右龙武统军李从昶为许州节度使。戊午，以秘书监高辂卒废朝。辛酉，以太子太师致仕符习卒废朝，赠太师。辛未，秦王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加食邑万户，实封三千户；以右羽林统军翟璋为晋州节度使；以太子宾客马镐为户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宫。

九月甲戌，以户部尚书李铃为兵部尚书，以前户部尚书韩彦恽为户部尚书。丙子，幸至德宫。戊寅，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并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书奏：“元帅仪注，诸道节度使以下带兵权者，阶下具军礼参见；其带使相者，初见亦展一度公礼。天下军务公事，元帅府行帖指挥，其判六军诸卫事则公牒往来，其官属军职，委元帅府奏请。”从之。

癸未，以兵部侍郎卢詹为吏部侍郎。丙戌，宰臣冯道加左仆射，李愚加吏部尚书，刘煦加刑部尚书。戊子，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张虔钊并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冯赟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赟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为同二品。壬戌，永宁公主石氏进封魏国公主，兴平公主赵氏进封齐国公主；皇孙重光、重哲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节度使梁汉颙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龙武统军高允韬为滑州节度使，以韶州刺史、检校司空王万荣为华州节度使。万荣，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枢密使赵延寿为汴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朱宏昭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时范延光、赵延寿相继辞退枢密务，及朱宏昭有枢密之命，又面辞诉，帝叱之曰："尔辈皆欲离朕左右，怕在眼前，素养尔辈，将何用也！"宏昭退谢，不复敢言。吏部侍郎张文宝卒。庚子，清海军节度使钱元瓘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钱元璙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以前滑州节度使李赞华遥领虔州节度使。辛丑，诏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从荣班宜在宰臣之上。《五代会要》：秦王从荣加兼中书令，与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为天下兵马元帅。敕曰："秦王位隆将相，望重磐维，委任既崇，等威合异，班位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营都指挥使、易州刺史杨檀为振武军节度使。

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节度使赵在礼为襄州节度使。丁未，以前滑州节度使张敬询卒废朝。以刑部侍郎任赞为兵部侍郎，充元帅府判官。戊午，以前凤翔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庚申，以枢密使范延光为镇州节度使，以三司使冯赟为枢密使。辛酉，以前潞州节度使李承约为左龙武统军；以前威寨军节度使王景戡为右龙武统军；以左骁卫上将军安崇阮为左神武统军；以右监门上将军高允贞为右神武统军。壬戌，以权知夏州事、检校司空李彝超为夏州节度使、检校司徒。丙寅，诏在朝文武臣僚并与加恩，以受册尊号也。戊辰，以前安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兖州节度使，以前云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徐州节度使。庚午，以前兖州节度使张延朗为秦州节度使。壬申，秦州节度使刘仲殷移镇宋州。

十一月丙子，以前沧州节度使卢质为右仆射。庚辰，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升洮州为保顺军。辛巳，以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鲍君福为保顺军节度、洮鄯等州观察等使；以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为昭化军节度、慎瑞司等州观察使。乙酉，以前汴州节度使李从□严为郓州节度使，以郓州节度使李从温为定州节度使。丙戌，新授右仆射卢质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准旧例，左右仆射上事仪注

所费极多，欲从权务简，只取尚书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属僚及两省官送上，亦不敢辄援往例，有费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废前规，他时任行旧制。”从之。

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渐，自广寿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后，帝自御榻蹶然而兴，顾谓知漏宫女曰：“今夜漏几何？”对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数片，便溺升余。六宫皆至，庆跃而奏曰：“官家今日实还魂也。”已进粥一器，侍医进汤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帅、守尚书令、兼侍中、秦王从荣领兵阵于天津桥，内出禁军拒之。从荣败奔河南府，遇害。帝闻之，悲骇，几落御榻，气绝而苏者再，由是不豫有加。癸巳，冯道率百僚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惭见卿等！”百僚皆泣下沾襟。甲午，赐宰臣、枢密使御衣玉带，康义诚已下锦帛鞍马有差。遣宣徽使孟汉琼召宋王于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孙岳为乱兵所害废朝。丁酉，敕秦王府官属，除谘议参军高辇已处斩外，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配武州，秘书监兼秦王傅刘赞配岚州，河南少尹刘陟配均州，并为长流百姓，纵逢恩赦，不在放还。河南少尹李荛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诩配宁州，秦王友苏瓒配莱州，记室参军鱼崇远配庆州，河南府推官王说配随州，并为长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諲，六军巡官董裔、张九思，河南府巡官张沆、李潮、江文蔚并勒归田里。应长流人并除名。六军判官、殿中监王居敏责授复州司马，六军推官郭晙责授坊州司户，并员外置，所在驰驿发遣。时宰相、枢密使共议任赞等已下罪，冯道等曰：“任赞前在班行，比与从荣无旧，除官未及月余，便逢此祸。王居敏、司徒诩疾病请假，将近半年，近日之事，计不同谋。从荣所款昵者高辇、刘陟、王说三人，昨从荣称兵指阙之际，沿路只与刘陟、高辇并辔耳语，至天津桥南，指日影谓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诛王居敏矣。’则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从坐。”朱宏昭意欲尽诛任赞已下，冯赟力争之乃已。戊戌，帝崩于大内之雍和殿，寿六十七。

十二月癸卯朔，迁梓宫于二仪殿，宋王从厚自鄴都至。是日发哀，百僚缟素于位，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煦宣遗制，宋王从厚于柩前即自帝位，服纪以日易月，一如旧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卢文纪上谥议曰圣智仁德钦孝皇帝，庙号明宗，宰臣冯道议请改“圣智仁德”四字，为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宰臣刘煦撰谥册文，宰臣李愚撰哀册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五代史补》：明宗之在位也，一日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罪，其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

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仓粮加耗，自此始也。《五代史阙文》：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史臣曰：明宗战伐之勋，虽高佐命，潜跃之事，本不经心。会王室之多艰，属神器之自至，谅由天赞，匪出人谋。及应运以君临，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傥使重诲得房、杜之术，从荣有启、诵之贤，则宗祧未至于危亡，载祀或期于绵远矣。惜乎！君亲可辅，臣子非才，遽泯烝尝，良可深叹矣！

闵帝纪

闵帝，讳从厚，小字菩萨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岁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于晋阳旧第。帝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貌类明宗，尤钟爱。

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十一月，加检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节度使。四年，移镇河东。长兴元年，改授镇州节度使，寻封宋王。二年，加检校太尉、兼侍中，移镇鄴都。三年，加中书令。秦王从荣，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宫，恆忧其祸，然善于承顺，竟免闲隙。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诛。翼日，明宗遣宣徽使孟汉琼驰驿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二月癸卯朔，发丧于西宫，帝于柩前即位。丁未，群臣上表请听政，表再上，诏允。己酉，中外将士给赐有差。庚戌，帝缞服见群臣于广寿门之东庑下，宰臣冯道进曰："陛下久居哀毁，臣等咸愿一睹圣颜。"朱宏昭前举帽，群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楼存问军民。辛亥，赐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以前镇州节度使、泾王从敏权知河南府事，寻以卢质代之。乙卯，赐司仪康氏死，事连王氏也。丙辰，以天雄军节度判官唐汭为谏议大夫，掌书记赵彖为起居郎，元从都押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丁巳，以左仆射、平章事冯道为山陵使，户部尚书韩彦恽为副，中书舍人王延为判官，礼部尚书王权为礼仪使，兵部尚书李铃为卤簿使，御史中丞龙敏为仪仗使，右仆射、权知河南府卢质为桥道顿递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琼为右骁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禄卿、充三司副使王玫为三司使。癸亥，故检校太尉、右卫上将军、充三司使孙岳赠太尉、齐国公。丁卯，帝释缞服，群臣三上表，请复常膳，御正殿，从之。辛未，帝御中兴殿，群臣列位，冯道升阶进酒。帝曰："比于此物无爱，除宾友之会，不近樽斝。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饮啖！"命彻之。

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广寿殿视朝，百僚诣阁门奉慰。时议者云，月首以朝服临，不视朝可也。乙亥，契丹遣使朝贡。《辽史·太宗纪》：天显九年闰月戊午，唐遣使来告哀，即日遣使祭吊。丁丑，以太常卿崔居俭为秘书监，以前蔡州刺史张继祚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山陵桥道顿递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卫如仪，宫悬乐作，群臣朝服就位，

宣制大赦天下，改长兴五年为应顺元年。时议者以梓宫在殡，宫县乐作，非礼也，悬而不作可也。回鹘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故可汗仁裕进遗留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马衣带分赐藩位。

庚辰，宰臣冯道加司空，李愚加右仆射，刘煦加吏部尚书，余并如故。壬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甲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宁国军节度使安彦威为河中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军节度使张从宾为泾州节度使，并加检校太傅；以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钦州刺史朱洪实为宁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岩州刺史皇甫遇为中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戊子，枢密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宏昭，枢密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赟并加兼中书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石敬瑭加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赵德钧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枢密使冯赟表坚让中书令，制改兼侍中，封邠国公。庚寅，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加兼侍中；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房知温加检校太师。辛卯，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李怿为工部尚书，以秘书监卢文纪为太常卿，充山陵礼仪使。壬辰，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高从诲封南平王；湖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马希范封楚王。甲午，两浙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吴王钱元瓘进封吴越王；前洺州团练使皇甫立加检校太保，充鄜州节度使；前彰义军节度使康福加检校太傅，充邠州节度使；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蜀王孟知祥加检校太师。制下，知祥辞不受命。丙申，镇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赵延寿，并加检校太师。戊戌，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张虔钊，襄州节度使赵在礼，并加检校太尉。辛丑，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北都护杨檀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都虞候，充北面马军都指挥使。

闰月壬寅朔，群臣赴西宫临。癸卯，御文明殿入阁。以前右仆射、权知河南府事卢质为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谏议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乂并为给事中，充枢密院直学士。《通鉴》：汭以文学从帝，历三镇在幕府。及即位，将佐之有才者，朱、冯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乃引汭于密近，以其党陈乂监之。宣徽南院使、骠骑大将军、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孟汉琼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忠贞扶运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军节度使刘仲殷为右卫上将军，邢州节度使赵凤加爵邑。自是诸藩镇文武臣

僚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泽也。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崔梲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给事中张鹏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龙敏为兵部侍郎，以太仆少卿窦维为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册皇太妃王氏。集贤院上言："准敕书修创凌烟阁，寻奉诏问阁高下等级。谨按凌烟阁，都长安时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面，阁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诸侯王，隔外面次第图画功臣题赞。自西京板荡，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并已沦丧，集贤院所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都洛后废职。今将起阁，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数，请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监兴功，次序间架修建。"乃诏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余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节度使符彦超为部曲王希全所害，废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军节度使、安北都护高行周为彰武节度使。辛酉，以前郓州囗使范政为少府监。丙寅，幸至德宫。车驾至兴教门，有飞鸢自空而坠，僵于御前。是日大风晦冥。

二月乙亥，以前镇州节度使、泾王从敏为宋州节度使。己卯，以前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李敬周为安州节度使。是日，宣授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为权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权知镇州军州事；以镇州范延光权知鄴都留守事；以前河中节度使、洋王从璋权知凤翔军军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拒命。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营都部署；以前邠州节度使药彦稠为副部署。以河中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兵马都监，以前定州节度使李德珫为权北京留守。山陵使奏："伏睹御札，皇帝亲奉灵驾至园陵。伏见累朝故事，人君无亲送葬之仪，请车驾不行。"不从。乙未，枢密使冯赟起复视事，时赟丁母忧也。己亥，以司农卿张镈为殿中监。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监取亳州团练使李重吉至宋州，系于军院。重吉，潞王之长子，及幽于宋州，帝犹以金帛赐之，及闻西师咸叛，方遣使杀之。

三月甲辰，以前太仆少卿魏仁锷为太仆卿。兴元节度使张虔钊奏，会合讨凤翔。丙午，以右领卫上将军武延翰为郢州刺史。丁未，洋州孙汉韶奏，至兴元与张虔钊同议进军。己酉，以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依前检校太师、兼侍中，行兴唐尹，充天雄军节度使、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其真定尹、充镇州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节度使李德珫为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使。许王从益加检校太保，前河中节度使、洋王从璋加检校太傅。诏："藩侯带平章事以上薨，许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带平章事及刺史，准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制

撰，不在奏闻。”乙卯，兴元张虔钊奏，自镇将兵赴凤翔，收大散关。宗正寺奏：“准故事，诸陵有令、丞各一员，近例更委本县令兼之。缘河南洛阳是京邑，兼令、丞不便。”诏特置陵台令、丞各一员。己未，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

庚申，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军进攻凤翔。十六日，严卫右厢都指挥使尹晖引军东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引军西面入城，山南军溃。”帝闻之，谓康义诚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间，必无榛梗。诸公大计见告，朕独难违，事至于此，何方转祸？朕当与左右自往凤翔，迎兄主社稷；朕自归藩，于理为便。。”朱宏昭、冯赟不对，义诚曰：“西师惊溃，盖由主将失策。今驾下兵甲尚多，臣请自往关西，振其兵威，扼其冲要。”义诚又累奏请行，帝召侍卫都将以下宣曰：“先皇帝弃万国，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一旦被召主丧，便委社稷，岐阳兄长，果致猜嫌。卿等顷从先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宁不痛心！今据府库，悉以颁赐，卿等勉之！”乃出银绢钱厚赐于诸军。是时方事山陵，复有此赐，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其骄诞无畏如是。辛酉，幸左藏库，视给将士金帛。是日，诛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坐与康义诚忿争故也。

癸亥，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余如故。以王思同为副招讨使；以安从进为顺化军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诏左右羽林军四十指挥改为严卫，左右龙武、神武军改为捧圣。甲子，陕州奏，潞王至潼关，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宣谕西面行营将士，俟平凤翔日，人赏二百千，府库不足，以宫闱服玩增给。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京城巡检。是日，从进已得潞王书檄，潜布腹心矣。丁卯，潞王至陕州。戊辰，帝急召孟汉琼，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惧，投于井。安从进寻杀冯赟于其第。是夜，帝以百骑出元武门，谓控鹤指挥使慕容迁曰：“尔诚有马，控鹤从予。”及驾出，即阖门不行。迁乃帝素亲信者也，临危如是，人皆恶之。

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卫州东七八里，遇骑从自东来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镇州节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于路，帝下马恸哭，谕以“潞王危社稷，康义诚以下叛我，无以自庇，长公主见教，逆尔于路，谋社稷大计。”敬瑭曰：“卫州王宏贽宿旧谙事，且就宏贽图之。”敬瑭即驰骑而前，见宏贽曰：“主上播迁，至此危迫，吾戚属也，何以图全？”宏贽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将相、国宝、法物，所以军长瞻奉，不觉其亡也。今宰职近臣从乎？宝

玉、法物从乎？”询之无有。宏贽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今以五十骑奔窜，无将相一人拥从，安能兴复大计！所谓蛟龙失云雨者也。今六军将士总在潞邸矣，公纵以戚籓念旧，无奈之何！”遂与宏贽同谒于驿亭，宣坐谋之。敬瑭以宏贽所陈以闻，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谓敬瑭曰：“主上即明宗爱子，公即明宗爱婿，富贵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谋于戚籓，欲期安复，翻索从臣、国宝，欲以此为辞，为贼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亲将陈晖捍之，守荣与晖单战而死，洪进亦自刎。是日，敬瑭尽诛帝之从骑五十余辈，独留帝于驿，乃驰骑趋洛。

四月三日，潞王入洛。五日，即位。七日，废帝为鄂王。遣弘贽子殿直王峦之卫州，时宏贽已奉帝幸州廨。九日，峦至，帝遇鸩而崩，时年二十一。是日辰时，白虹贯日。皇后孔氏在宫中，及王峦回，即日与其四子并遇害。晋高祖即位，谥曰闵，与秦王及末帝子重吉并葬于徽陵域中，封才数尺，路人观者悲之。

史臣曰：闵帝爱自冲年，素有令问，及征从代邸，入践尧阶，属轩皇之弓剑初遗，吴王之几杖未赐，遽生猜间，遂至奔亡。盖辅臣无安国之谋，非少主有不君之咎。以至越在草莽，失守宗祧，斯盖天命之难忱，土德之将谢故也。

末帝纪上

末帝，讳从珂，本姓王氏，镇州人也。母宣宪皇后魏氏，以光启元年岁在乙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为武皇骑将，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掳之，帝时年十余岁，明宗养为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谨重寡言，及壮，长七尺余，方颐大体，材貌雄伟，以骁果称，明宗甚爱之。在太原，尝与石敬瑭因击球同入于赵襄子之庙，见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负。及从明宗征讨，以力战知名，庄宗尝曰："阿三不惟与我同齿，敢战亦相类。"庄宗与梁军战于胡柳陂，两军俱挠，帝卫庄宗夺土山，摧骁阵，其军复振。时明宗先渡河，庄宗不悦，谓明宗曰："公当为吾死，渡河安往？"明宗待罪，庄宗以帝从战有功，由是解愠。

天祐十八年，庄宗营于河上，议讨镇州。留守符存审在德胜寨未行，梁人谓庄宗已北，乃悉众攻德胜，庄宗命明宗、存审为两翼以抗之，自以中军前进。梁军退却，帝以十数骑杂梁军而退，至垒门大呼，斩首数级，斧其望橹而还。庄宗大噱曰："壮哉，阿三！"赐酒一器。

同光元年四月，从明宗袭破郓州。九月，庄宗败梁将王彦章于中都，急趋汴州。明宗将前军，帝率劲骑以从，昼夜兼行，率先下汴城。庄宗劳明宗曰："复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

二年，以帝为卫州刺史。时有王安节者，昭宗朝相杜让能之宅吏也。安节少善贾，得相术于奇士，因事见帝于私邸，退谓人曰："真北方天王相也，位当为天子，终则我莫知也。"

三年，明宗奉诏北御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为北京内衙指挥使；庄宗不悦，以帝为突骑都指挥使，遣戍石门。

四年，魏州军乱，明宗赴洛，时帝在横水，率部下军士由曲阳、孟县趋常山，与王建立会，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军声大振。

天成初，以帝为河中节度使。明年二月，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检校太傅。长兴元年，加检校太尉。先是，帝兴枢密使安重诲在常山，因杯盘失意，帝以拳击重诲脑，中其栉，走而获免。帝虽悔谢，然重诲终衔之。及帝镇河中，重诲知其出入不时，因矫宣中旨，令牙将杨彦温遇出郭则闭门勿纳。是岁四月五日，帝阅马于黄龙庄，彦温

闭城拒帝，帝闻难遽还，遣问其故，彦温曰：“但请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虞乡以闻，明宗诏帝归阙。遣药彦稠将兵讨彦温，令生致之，面要鞫问。十一月收城，彦温已死，明宗以彦稠不能生致彦温，甚怒之。后数日，安重诲以帝失守，讽宰相论奏行法，明宗不悦。重诲又自论奏，明宗曰：“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兒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晓其意，卿等可速退，从他私第闲坐。”遂诏归清化里第，不预朝请。帝尚惧重诲多方危陷，但日讽佛书阴祷而已。

二年，安重诲得罪，帝即授左卫大将军。未几，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三年，进位太尉，移凤翔节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

闵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宫，帝方忧不测。应顺元年二月，移帝镇太原，是时不降制书，唯以宣授而已。帝闻之，召宾佐将吏以谋之，皆曰：“主上年幼，未亲庶事，军国大政悉委朱宏昭等，王必无保全之理。”判官马裔孙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焉。诸君凶言，非令图也。”是夜，帝令李专美草檄求援诸道，欲诛君侧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师来讨。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九国志·李彦琦传》：潞王守岐下，诸道将急攻其垒，彦琦时在围中，罄家财以给军用。十六日，大将督众攻城，帝登城垂泣，谕于外曰：“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树立得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恸哭，闻者哀之。时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谓众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军自西门入，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亦引军自东门而入，外军悉溃。十七日，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是日，帝整众而东。二十日，次长安，副留守刘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二十三日，次灵口，诛王思同。二十四日，次华州，收药彦稠系狱。二十五日，次阌乡，王仲皋父子迎谒，命诛之。二十六日，次灵宝，河中节度使安彦威来降，待罪，宥之，遣归镇。陕州节度使康思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陕州，下令告谕京城。二十八日，康义诚军前兵士相继来降，义诚诣军门请罪，帝宥之。驾下诸军毕至，诛宣徽南院使孟汉琼于路左。是夜，闵帝与帐下亲骑百余出元武门而去。

夏四月壬申，帝至蒋桥，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俟会于至德宫，时六军勋臣及节将内职已累表劝进。是日，帝入谒太后、太妃，至西宫，伏梓宫恸哭，宰相与百僚班见致拜，帝答拜。冯道等上笺劝进，帝立谓群臣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当俟主上归阙，园陵礼终，退守藩服。诸公言遽及此，信无谓也。”卫州刺史王宏

贽奏，闵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闵帝为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诞膺天眷，光绍帝图，明诚动于三灵，德泽被于四海，方期偃革，遽叹遗弓。自少主之承祧，为奸臣之擅命，离间骨肉，猜忌磐维，既辄易于籓垣，复骤兴于兵甲。遂致轻离社稷，大挠军民，万世鸿基，将坠于地。皇长子潞王从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难，有战伐之大功；缵绍丕图，有夹辅之盛业。今以宗祧乏祀，园寝有期，须委亲贤，俾居监抚，免万机之壅滞，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是日，监国在至德宫，宰臣冯道等率百官班于宫门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诸人何罪，请复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栉风沐雨，平定华夷，嗣洪业于艰难，致苍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权，作福作威，不诚不信，离间骨肉，猜忌磐维。鄂王轻舍宗祧，不克负荷，洪基大宝，危若缀旒，须立长君，以绍丕构。皇长子潞王从珂，日跻孝敬，天纵聪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宽仁之伟略。先朝经纶草昧，廓静寰区，辛勤有百战之劳，忠贞赞一统之运，臣诚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抚士，率土之讴歌有属，上苍之眷命攸临。一日万机，不可以暂旷；九州四海，不可以无归。况因山有期，同轨斯至，永言嗣守，属任元良，宜即皇帝位。”

乙亥，监国赴西宫，柩前告奠即位。摄中书令李愚宣册书曰：

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僚，特进、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臣冯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兴运，天地同符，河出图而洛出书，云从龙而风从虎。莫不恢张八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保无疆之祚。人谣再洽，天命显归，须登宸极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资仁智，神助机权，奉庄宗于多难之时，从先帝于四征之际，凡当决胜，无不成功。洎正皇纲，每严师律，为国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遗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轨，亲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飨，激朝野以归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顺，天象至明。聚东井以呈祥，拱北辰而应运。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群贤，至于比屋之伦，尽祝当阳之位。今则承太后慈旨，守先朝远图，抚四海九州，享千龄万祀。臣等不胜大愿，谨上宝册，禀太后令，奉皇帝践祚。臣等诚庆诚忭，谨言。

帝就殿之东楹受群臣称贺。先是，帝在凤翔日，有瞽者张濛自言知术数，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时崔浩庙也。时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于神，即传吉凶之言，帝亲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闻帝语

声，骇然曰：“非人臣也。”暠询其事，即传神语曰：“三珠并一珠，驴马没人驱，岁月甲庚午，中兴戊己土。”暠请解释，曰：“神言予不知也。”长兴四年五月，府廨诸门无故自动，人颇骇异。遣暠问濛，濛曰：“衙署小异勿怪，不出三日，当有恩命。”是夜报至，封潞王。及帝移镇河东，甚惧，问濛，濛曰：“王保无患。”王思同兵至，又诘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独力，朝廷兵来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请王致之麾下，以质臣心。”帝乃以濛摄馆驿巡官。至是，帝受册，册曰：“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视房暠曰：“张濛神言甲庚午，不亦异乎！”帝令暠共术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驴马没人驱，失位也。”帝即位之后，以濛为将作少监同正，仍赐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凤翔日，有何叟者，年逾七十，暴卒，见阴官凭几告叟曰：“为我言于潞王，来年三月当为天子，二十三年。”叟既苏，惧不敢言。逾月复卒，阴官见而叱之曰：“安得违吾旨，不达其事，再放汝还。”退见廊庑下簿书，以问主者，曰：“朝代将易，此即升降人爵之籍也。”及苏，诣帝亲校刘延朗告之。帝召而问之，叟曰：“请质之，此言无征，戮之可也。”后人云：“二十三，盖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杲通善天文，帝召问之，曰：“王贵不可言，若举动，宜以乙未年。”及举兵，又问之，杲通曰：“今岁篽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来岁入朝，则福祚永远矣。”其后皆验。夫如是，则大宝之位，必有冥数，可轻道哉！

丙子，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丁丑，又诏预借居民五个月房课，不问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轻财好施，自岐下为诸军推戴，告军士曰：“候入洛，人赏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匮，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绝者相继。己卯，卫州奏，此月九日鄂王薨。庚辰，以宰臣刘煦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询自经而卒。令询，鄂王在藩时都押牙也，故至于是。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于内园，群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宫中衣服器用，以助赏军。

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僚朝服就位，宣制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琼为宣徽南院使，权判枢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以随驾牙将宋审虔为皇城使，刘延朗为庄宅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允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观察判官马裔孙为翰林学士；掌书记李专美为枢密院直学士。戊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伏诛。是日，诏曰：枢密使朱宏昭、冯赟、宣徽南院使孟汉琼、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共相朋煽，妄举干戈，互兴离间之谋，几构倾亡之祸，宜行显

戮，以快群情，仍削夺官爵云。

庚寅，凤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称大蜀，年号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献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则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质明行礼华，御殿在旦后，请比例行之。"诏曰："日出御殿，举祀事无妨，宜依常年例。"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允、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辛卯，以左谏议大夫卢损为右散骑常侍。壬辰，诏赐禁军及凤翔城下归命将校钱帛各有差。《通鉴》云：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初，帝离岐下，诸军皆望以不次之赏，及从至京师，不满所望，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其无厌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丁酉，奉神主于太庙。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上表纳政，不允。

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贺。乙巳，以左龙武指挥使安审琦为左右捧圣都指挥使，以右千牛上将军符彦饶为左右严卫都指挥使。丙午，以端明殿学士韩昭允为枢密使；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以权知枢密事房暠为宣徽北院使；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驸马都尉赵延寿进封鲁国公。

戊申，中书门下奏，太常礼院状，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祔庙，宰臣摄太尉行事。缘冯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斋，刘煦又奏判三司免祀事，《五代会要》：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刘煦奏："中书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斋内，唯祀事得行，其余悉断。又，宰臣行事致斋内，不押班，不赴内殿起居，不知印。臣缘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国忌、行香，伏乞特免。"从之。诏礼官参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齐内。诸私忌日，遇大朝会入阁宣召，皆赴朝参。今祔庙事大，忌日属私，请比大朝会宣召例。"从之。以陕府节度使康思立为邢州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安重霸为西京留守，以羽林右第一军都指挥使、春州刺史杨思权为邠州节度使。己酉，左监门卫将军孔知鄴、右骁卫将军华光裔并勒停见任。时差知鄴应州告庙，称疾辞命，改差光裔，复称马坠伤足，故俱罢之。

庚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节度使；以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封齐国公；郓州节度使

李从□严为凤翔节度使。辛亥，以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为齐州防御使。甲寅，以侍卫马军都指挥、顺化军节度使安从进为河阳节度使，典军如故。太常卿卢文纪奏："明宗一室，酌献舞曲，请名《雍熙之舞》。"从之。丁巳，以皇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重美为检校司徒、守左卫上将军。自是，诸道节度使、刺史、文武臣僚，相继加检校官，或阶爵封邑，以帝登位覃庆也。戊午，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陕州节度使。初，帝以檄书告藩邻，惟金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故以节镇奖之。宣徽北院使、检校工部尚书房暠加检校司空，行左威卫大将军，使如故；以枢密使、左谏议大夫韩昭允为刑部尚书，使如故。

己未，太白昼见。以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大将军，职如故。庚申，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李愚加特进，充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余如故。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判三司刘煦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判三司。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军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骁卫大将军郝琼为左骁卫上将军，职如故；以前义州刺史张承祐为武胜军留后。戊辰，以前右龙武统军王景戡为右骁卫上将军。

六月庚午朔，改侍卫捧圣军为彰圣，改严卫军为宁卫。壬申，封吴岳成德公为灵应王，礼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祚，故有是报。《五代会要》载中书门下奏：天宝十载正月，封吴山成德公，与沂山、会稽、医巫闾同封。至德二载十二月，改吴山为岳，祠享官属一同五岳。今国家欲祈祷灵应，宜示殊礼，臣等商量，请加封为灵应王。从之。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进封北平王，青州节度使房知温进封东平王。癸酉，以前鄜州节度使索自通为右龙武统军。甲戌，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丁丑，诏天下见禁罪人，委所在长吏躬亲虑问，疾速疏决。庚辰，幸至德宫，因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从敏第。壬午，以检校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为检校太尉、兼侍中、郓州节度使；以前宋州节度使安元信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潞州节度使。

癸未，三司使刘煦奏："天下户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税，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诣阙诉田不均，累行蠲放，渐失税额，望差朝臣一概检视。"不报。甲申，帝为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长女尼惠明大师幼澄举哀行服，群臣诣阁门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为闵帝所害。乙酉，以户部侍郎韩彦恽为绛州刺史，以左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单州刺史。丙戌，襄州节度使赵在礼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胜军留后张承祐为华州节度使；以皇城使宋审虔为寿州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

使；以右卫上将军刘仲殷为宋州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寿州节度使皇甫遇为邓州节度使；以前华州节度使华温琪为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统军周知裕卒，赠太傅。是月，京师大旱，热甚，暍死者百余人。

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癸卯，凤翔进伪蜀孟知祥来书，称“大蜀皇帝献书于大唐皇帝”，且言“见迫群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郑琮为右卫上将军。甲辰，幸龙门佛寺祷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团练使重吉赠太尉，仍于宋州置庙。丁未，凤翔节度使李从□严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刘煦因论公事，于政事堂相诟，辞甚鄙恶，帝令枢密副使刘延朗宣谕曰：“卿等辅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后不得更然。”辛亥，以太常卿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是日，中书门下三上章请立中宫，从之。丁巳，制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陈皋卒。乙丑，史官张昭远以所撰庄宗朝列传三十卷上之。

八月庚午，诏蠲放长兴四年十二月已前天下所欠残税。辛未，以前尚书左丞姚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诏应曾受御署官逐摄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选。徐无党《五代史注》云：御署官，疑是废帝初举兵时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须有旨方得选。荆南奏，伪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伪位。壬申，以尚书礼部侍郎郑韬光为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礼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御使娄继英为右神武统军，以右神武统军高允贞为左神武统军。乙亥，以翰林学士承旨、工部尚书、知制诰李怿为太常卿；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程逊为学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龙敏为吏部侍郎，以秘书监崔居俭为工部尚书。乙酉，以右武卫上将军张继祚为右卫上将军；以右骁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卫上将军；以右领卫上将军刘卫为左武卫上将军；以右千牛上将军王陟为右领军上将军；以司农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王景崇为鸿胪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丁亥，右龙武统军索自通卒。辛卯，礼部尚书致仕李光宪卒。甲午，以太子少傅卢质为太子少师。乙未，以前邢州节度使赵凤为太子太保。诏：“文武百官差使，宜令依伦次，中书置簿，不得重叠。若当使者自缘有事，或不欲行者，注簿便当一使。自长兴三年正月后已曾奉使者，便为簿首；已后差者，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册，内外命妇上笺无答教。”从之。丙申，御文明殿册皇后，命使摄太尉、宰臣卢文纪，使副摄司徒、右谏议大夫卢损指皇后宫，行礼毕，恩赐有差。

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营都城门，告宗庙社稷。辛丑，夜有

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长数丈，屈曲如龙形。又众星乱流，不可胜数。京师大雨，雹如弹丸。曹州刺史药纵之卒。甲辰，以霖霪甚，诏都下诸狱委御史台宪录问，诸州县差判官令录亲自录问，画时疏理。壬子，中书门下举行长兴三年敕，常年荐送举人，州郡行乡饮酒之时，帖太常草定仪注奏闻。甲寅，以前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卢文进为安州节度使。己未，云州奏，契丹寇境。

冬十月辛未，有雉金色，止于中书政事堂。中书门下奏："请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诞庆日为千春节。"从之。戊寅，宰臣李愚、刘煦罢相，以愚守左仆射，煦守右仆射。契丹寇云、应州，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颢奏："吏部三铨，近年并为一司，望令依旧分铨。"从之。辛卯，以左卫上将军李宏元卒废朝，赠司徒。癸巳，以礼部郎中、知制诰吕琦守本官，充枢密院直学士。

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郑韬光为尚书右丞，以光禄少卿乌昭远为少府监。秦州节度使张延郎奏，率师伐蜀。中书门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陛下初遇忌辰，不同常岁，请于忌辰前后各一日不坐朝。"从之。御史台奏："前任节度使、刺史、行军副使，虽每日于便殿起居，每遇五日起居，亦合缀班。"从之。丙午，以前兴州刺史冯晖配同州衙前安置。晖为兴州刺史，屯乾渠，蜀人来侵，晖自屯所奔归凤翔，故有是责。丁未，诏振武、新州、河东西北边经契丹蹂践处，放免三年两税差配，时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华州节度使王万荣为左骁卫上将军致仕。甲寅，以振武节度使杨光远充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兵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将军穆延晖为右武卫上将军。壬戌，以礼部侍郎杨凝式为户部侍郎。甲子，以中书舍人卢导为礼部侍郎。

十二月丁卯朔，诏修奉本朝诸帝陵寝。己巳，以北面马军都指挥使、易州刺史安叔千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以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军节度使。庚午，诏葬庶人从荣。有司上言："依贞观中庶人承乾，以公礼葬。"从之。乙亥，以秦州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五代会要》：二年三月，宰臣张延朗奏："臣判三司公事，每日内殿祗候，其合缀前班押班，伏乞特免。"从之。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卢文纪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姚颢兼集贤院大学士；以前邠州节度使康福为秦州节度使。丙戌，夜有白气，东西亘天。庚寅，幸龙门祈雪，自九月至是无雨雪故也。

末帝纪中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乙巳，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应州、曹州诸陵，望差本州府长官朝拜。《五代会要》载宗正寺原奏云：北京永兴、长宁、建极三陵，应州遂、衍、奕三陵，准曹州温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从之。己酉，北京奏，光禄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进天王甲。帝在藩时，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及即位，选军士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因诏诸道造此甲而进之。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云州节度使张温移镇晋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为云州节度使。

二月庚午，定州节度使王从温移镇兖州；振武军节度使杨檀移镇定州，兼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甲戌，以定州节度使李周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汴州节度使；皇子镇州节度使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军节度使，余如故。辛巳，以右谏议大夫卢损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张鹏为刑部侍郎。壬午，宁远军节度使马存加兼侍中，镇南军节度使马希振加兼中书令。诏顺义军节度使姚彦璋加兼侍中。己丑，宰臣卢文纪等上皇妣鲁国太夫人尊谥，曰宣宪皇太后，请择日册命。从之。

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赵凤赠太傅。辛丑，以前汴州节度使赵延寿为许州节度使兼枢密使；以夏州行军司马李彝殷为本州节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静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安南都护钱元球为留守太保，余如故。丙午，以给事中赵光辅为右散骑常侍。戊申，皇妹魏国夫人石氏封晋国长公主，齐国公主赵氏封燕国长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宪皇后未及山陵，权于旧陵所建庙。"从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丙辰，以右龙武统军李德珙为泾州节度使。庚申，以镇州节度使、知军府事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壬戌，以左右彰圣都指挥使、富州刺史安审琦领楚州顺化军节度使，军职如故。审琦受闵帝命西征，至凤翔而

降，故有是命。

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滥进，称武士者，不闲计策，虽被坚执锐，战则弃甲，穷则背军；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具员，枉耗国力。逢陛下惟新之运，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请应内外所管军人，凡胜衣甲者，请宣下本部大将一一考试武艺短长，权谋深浅。居下位有将才者便拔为大将，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其东班臣僚，请内出策题，下中书令宰臣面试。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约如此。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悱，故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请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书覆奏亦驳其错误。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史在德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诏曰：

左补阙刘涛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书门下驳奏，未奉宣谕，乞特施行，分明黜陟。

朕常览贞观故事，见太宗之治理，以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无得而名。而陕县丞皇甫德参辄上封章，恣行讪谤，人臣无礼，罪不容诛，赖文贞之弥缝，恕德参之狂瞽。魏征奏太宗曰："陛下思闻得失，只可恣其所陈，若所言不中，亦何损于国家。"朕每思之，诚要言也。遂得下情上达，德盛业隆，太宗之道弥光，文贞之节斯著。朕惟寡昧，获奉宗祧，业业兢兢，惧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简拔时材。怀忠抱直之人，虚心渴见，便佞诡随之说，杜耳恶闻。史在德近所献陈，诚无避忌，中书以文字纰缪，比类僭差，改易人名，触犯庙讳，请归宪法，以示戒惩。盖以中书既委参详，合尽事理，朕缵承前绪，诱劝将来。多言数穷，虽圣祖之所戒，千虑一得，冀愚者之可从。因览文贞之言，遂宽在德之罪，已令停寝，不遣宣行。

刘涛等官列谏垣，宜陈谠议，请定短长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征则请赏德参，今涛等请黜在德，事同言异，何相远哉！将议允俞，恐亏开纳。方朝廷粗理，俊乂毕臻，留一在德不足为多，去一在德未足为少，苟可惩劝，朕何忧焉！但缘情在倾输，理难黜责，涛等敷奏，朕亦优容，宜体含宏，勉思竭进，凡百在下，悉听朕言。

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张延朗奏："州县官征科条格，其令录在任征科，依限了绝，一年加阶，两年与试衔，三年皆及限了绝，与服色。

摄任者一年内了绝，仍摄，二年三年内皆及限，与真命。其主簿同县令条。本判官一年加阶，二年改试衔，三年转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绝，与试衔。诸节级三年内并了绝者，与赏钱三十贯。其责罚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施行。”从之。癸未，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编为三十卷。其不中选者，各令所司封闭，不得行用。诏其新编敕如可施行，付御史台颁行。以宰相卢文纪兼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姚颢加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张延朗兼集贤殿大学士。以枢密使韩昭允为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乙酉，以前武胜军节度使张万进为鄜州节度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以司天监耿瑗为太府卿；以伪蜀右卫上将军胡杲通为司天监；以宣徽北院使房暠为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以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左领军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乙巳，诏：“天下见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恶五逆、放火烧舍、持仗杀人、官典犯赃、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并见欠省钱外，罪无轻重，一切释放。”庚戌，诏不得贡奉宝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物。中书奏：“准敕，凡庙讳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减少点画。今定州节度使杨檀、檀州、金坛等名，酌情制宜，并请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阙点画，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请改名。”诏曰：“偏旁文字，音韵悬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杨檀赐名光远，余依旧。”甲寅，以户部侍郎杨凝式为秘书监，以尚书礼部侍郎，卢导为尚书右丞，以尚书右丞郑韬光为尚书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学士李专美为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学士李崧为户部侍郎，以翰林学士马裔孙为礼部侍郎，以礼部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品琦为给事中，并充职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赠尚书右仆射，以顺化军节度使兼彰圣都指挥使、北面行营排阵使安审琦为邢州节度使。庚申，以兵部尚书李铃为太常卿，以礼部尚书王权为户部尚书，以太常卿李怿为礼部尚书。癸亥，以六军诸卫判官、给事中张允为右散骑常侍。

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宪皇太后陵请以顺从为名，从之。振武奏，契丹二万骑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宾卒废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实录。契丹寇应州。以新州节度使杨汉宾为同州节度使，以前晋州节度使翟璋为新州节度使。庚辰，北面招讨使赵德钧奏，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定州节度使杨光远，行营排阵使、邢州节度使安审琦帅本军至易州，见进军追袭契丹次。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奏，边军乏刍粮，其安重荣巡边兵士欲移振武就粮。从之。寻又奏，怀、孟租税，请指挥于忻、代州输纳。朝廷以边储不给，

诏河东户民积粟处，量事抄借，仍于镇州支绢五万匹，送河东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转运副使刘福配镇州百姓车子一千五百乘，运粮至代州。时水旱民饥，河北诸州困于飞挽，逃溃者甚众，军前使者继至，督促粮运，由是生灵咨怨。辛巳，诏诸州府署医博士。丙戌，以前许州节度使李从昶为右龙武统军，以前彰国军节度使沙彦珣为右神武统军。

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斩挟马都指挥使李晖等三十六人，以谋乱故也。时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军士喧噪，遽呼万岁，乃斩挟晖等以止之。《契丹国志》：契丹屡攻北边，时石敬瑭将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段希尧请诛其倡者，敬瑭命刘知远斩三十六人以殉。潞王闻，益疑之。御史中丞卢损奏："准天成二年七月敕，每月首、十五日入阁，罢五日起居。臣以为中旬排仗，有劳圣躬，请只以月首入阁，五日起居依旧。又准天成三年五月、长兴二年七月敕，许诸州节度使带使相岁荐僚属五人，余荐三人，防御、团练使荐二人，今乞行厘革。又长兴二年八月敕，州县佐官差充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绝，依旧衙前选补。"诏曰："今后藩臣带使相许荐三人，余荐二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荐一人，余并从之。"丁酉，回纥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西京弓弩指挥使任汉权奏，六月二十一日与川军战于金州之汉阴，王师不利，其部下兵士除伤痍外，已至凤翔。先是，盩厔镇将刘赟引军入川界，为蜀将全师郁所败。金州都监崔处讷重伤，诸州屯兵溃散。金州防御使马全节收合州兵，固守获全。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军节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统军沙彦珣权知云州。乙巳，以徐州节度使张敬达充北面行营副总管。时契丹入边，石敬瑭屡请益兵，朝廷军士多在北鄙，俄闻忻州诸军呼噪，帝不悦，乃命敬达为北军之副，以减敬瑭之权也。丁巳，宰臣卢文纪等上疏，其略曰：

臣近蒙召对，面奉天旨："凡军国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尽言者。"臣等谬处台衡，奉行制敕，但缘事理，互有区分，军戎不在于职司，钱谷非关于局分，苟陈异见，即类侵官。况才不济时，职非经远，因五日起居之例，于两班旅见之时，略获对扬，兼承顾问。卫士周环于阶陛，庶臣罗列于殿庭，四面聚观，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短，此时安敢敷陈。韩非昔惧于说难，孟子亦忧于言责。臣窃奉本朝故事，肃宗初平寇难，再复寰瀛，颇经涉于艰难，尤勤劳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及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自上元年后，于长安东内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议，圣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闻。对御之时，只奉冕旒，旁无侍卫。献可替否，得曲尽于讨论：舍短从长，故

无虞于漏泄。君臣之际，情理坦然。伏望圣慈，俯循故事，或有事关军国，谋系否臧，未果决于圣怀，要询访于臣辈，则请依延英故事，前一日传宣。或臣等有所听闻，切关利害，难形文字，须面敷扬，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请开延英。当君臣奏议之时，只请机要臣僚侍立左右。兼乞稍霁威严，恕臣荒拙，虽乏鹰鹯之效，庶尽葵藿之心。

诏曰："卿等济代英才，镇时硕德，或缔构于兴王之日，或经纶于缵圣之时，盐梅之任俱崇药石之言并切，请复延英之制，以伸议政之规。而况列圣遗芳，皇朝盛事，载详征引，良切叹嘉。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范，俟百僚之俱退，召四辅以独升，接以温颜，询其理道，计此时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获嗣承，切思遵守，将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旧，寻常公事，亦可便举奏闻。或事属机宜，理当秘密，量事紧慢，不限隔日，及当日便可于阁门祗候，具榜子奏闻。请面敷扬，即当尽屏侍臣，端居便殿，伫闻高议，以慰虚怀。朕或要见卿时，亦令当时宣召，但能务致理之实，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讨论，有言足可以陈述，宜以沃心为务，勿以逆耳为虞。勉罄谋猷，以裨寡昧。"帝性仁恕，听纳不倦，尝因朝会谓卢文纪等曰："朕在藩时，人说唐代为人主端拱而天下治，盖以外恃将校，内倚谋臣，故端拱而事办。朕荷先朝鸿业，卿等先朝旧臣，每一相见，除承奉外，略无社稷大计一言相救，坐视朕之寡昧，其如宗社何！"文纪等引咎致谢，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诏。

八月庚午，滑州节度使高允韬卒。壬申，以右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卫上将军，以右神武统军娄继英为右卫上将军。己卯，以西上阁门使、行少府少监兼通事舍人苏继颜为司农卿，职如故。辛巳，以权知云州、右神武统军沙彦珣为云州节度使。鄴都杀人贼陈延嗣并母、妹、妻等并弃市。延嗣父子相承，与其妹、妻于诸州郡诱人杀之，而夺其财，前后被杀者数百人，至是事泄而诛之。癸未，以前潞州行军司马陈元为将作监，以元善医，故有是命。丁亥，以洺州团练使李彦舜为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太原奏，达靼部族于灵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远卒废朝。庚寅，以前兖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左神武统军，以前邢州节度使康思立为右神武统军。潞州奏，前云州节度使安重霸卒。

九月己亥，以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为襄州节度使；以襄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宋州节度使。癸卯，以忠正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宋审虔为河阳节度使，典军如故。己酉，礼部贡院奏："进士请夜试，童子依旧表荐，重置明算道举。举人落第后，别取文解。五科试纸，不用中书印，用本司印。"并从之。以宣徽南院使房暠为刑部尚

书，充枢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枢密副使刘延朗为宣徽南院使，充枢密副使。丙辰，以左仆射李愚卒废朝。

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宫、甘泉亭。己巳，以左卫上将军李顷为左领军上将军。北面行营总管石敬瑭奏，自代州归镇。庚午，以晋州节度使张温卒废朝。甲戌，幸赵延寿、张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李专美为秘书监，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谏议大夫唐汭为左散骑常侍。

十一月庚子，以左骁卫上将军郝琼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光禄卿王玟为太子宾客。以徐州节度使张敬达为晋州节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国等军兵马副总管。丁未，以秘书少监丁济为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御使马全节为沧州留后。《通鉴》：刘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群议沸腾。帝闻之，以为横海留后。渤海国遣使朝贡。

十二月戊辰，禁用铅钱。壬申，以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充枢密使韩昭允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为将作监致仕。丁丑，故武安军州节度使、累赠太傅刘建峰赠太尉，从湖南之请也。戊寅，太常奏："来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依礼大祠不朝。"诏曰："祀事在质明前，仪仗在日出后，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壬午，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程遂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崔棁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凝为工部侍朗，并依前充职。乙酉，以前秘书监杨凝式为兵部侍郎。己丑，以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司空，以尚书右仆射刘煦为左仆射，以太子少师卢质为右仆射，以兵部侍郎马缟兼国子祭酒。

末帝纪下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贺，仗卫如式。乙未，百济遣使献方物。戊戌，幸龙门佛寺祈雪。癸卯，以给事中、充枢密院直学士吕琦为端明殿学士；以六军诸卫判官、尚书工部郎中薛文遇为枢密院直学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张灯，帝微行，置酒于赵延寿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重美封雍王。己未，以前司农卿王彦镕为太仆卿。

二月戊辰，吐浑宁朔两府留后李可久加检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赐姓。庚午，监修国史姚顗，史官张昭远、李祥、吴承范等修撰《明宗实录》三十卷上之。《五代会要》：同修撰官中书舍人张昭远、李祥，直馆左拾遗吴承范，右拾遗杨昭俭等各颁赉有差。以大理卿窦维为光禄卿，以前许州节度判官张登为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铃为兵部尚书，以兵部尚书梁文矩为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节度使皇甫立为潞州节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晖为左威卫上将军，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义节度使安元信卒废朝。

三月庚子，中书门下奏："准阁门分析内外官辞见谢规例：诸州判官、军将进奉到阙，旧例门见门辞；今后只令朝见，依旧门辞。新除诸道判官、书记以下无例中谢，并放谢放辞，得替到京无例见；今后两使判官许中谢，赴任即门辞，其书记以下并依旧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旧例中谢，其以下无例对谢；今请依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并许中谢。诸道都押衙、马步都指挥、虞候、镇将、诸色场院，无例谢辞，并进榜子放谢放辞，得替到阙，无例入见。在京盐曲税官、两官巡即许中谢，新除令、录并中谢，次日门辞，兼有口敕诫励。文武两班所差吊祭使及告庙祠祭，只正衙辞，不赴内殿。诸道进奏官到阙，见，得假，进榜子门辞。"从之。辛丑，权知福建节度使王昶奏，节度使王延钧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时延钧父子虽僭窃于闽岭，犹称藩于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统军杨汉章为彰武军节度使。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裔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学士吕琦为御史中丞。案《通鉴》：吕琦与李崧建和亲契丹之策，为薛文遇所沮，改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戊午，御史中丞卢损责授右赞善大夫，知杂侍御史韦税责授太仆寺丞，侍御史魏逊责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责授司农寺主簿。初，延州保安镇将白文审闻兵兴岐下，专杀郡人赵思谦等十余人，已伏其罪，复下台追系推鞫，未竟。会去年五月十二日

德音，除十恶五逆、放火杀人外并放。卢损轻易即破械释文审，帝大怒，收文审诛之。台司称奉德音释放，不得追领祇证。中书诘云，德音言“不在追穷枝蔓”，无“不得追领祇证”六字，擅改敕语。大理断以失出罪人论，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斗于师子门外，鼠生而蛇死。

夏四月己未朔，以左卫上将军王景戡为左神武统军，以右领军上将军李顷为华清宫使。戊辰，以太子詹事卢演为工部尚书致仕。辛未，以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张昭远为礼部侍郎；以前沧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右领军上将军。是月，有熊入京城捕人。

五月辛卯，以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郓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以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甲午，以前晋州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副总管张敬达充西北面蕃汉马步都部署，落副总管。乙未，诏：“诸州两使判官、畿赤令有阙，取省郎、遗补、丞博、少列宫僚，选择擢任。”以忠正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彦琪为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彰圣都指挥使、饶州刺史符彦饶为忠正军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丙申，以雍王重美与汴州节度使范延光结婚，诏兖王从温主之。丁酉，以国子祭酒马缟卒废朝。

戊戌，昭义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以鸿胪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王景崇为卫尉卿，充引进使。壬寅，削夺石敬瑭官爵，便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寻改为招讨使；以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彦琪为太原四面马步军都指挥使；以邢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太原四面马军都指挥使；以陕州节度使相里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为太原四面兵马副部署、兼马步都虞候，寻改为太原四面副招讨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兼排阵使。初，帝疑河东有异志，与近臣语及其事，帝曰：“石郎与朕近亲，在不疑之地，流言毁誉，朕心自明，万一失欢，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对。翼日，欲移石敬瑭于郓州，房暠等坚言不可，司天监赵延乂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静，由是稍缓其事。会薛文遇独宿于禁中，帝召之，谕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闻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国家利害，断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帝喜曰：“闻卿此言，豁吾愤气。”先是，有人言国家明年合得一贤佐主谋，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贤佐者属在文遇，即令手书除目，子夜下学士院草制。翼日，宣制之际，两班失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

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舆情，宜推令辟。许王先朝血绪，养德皇闱，傥循当璧之言，免负阋墙之议。”帝览奏不悦，手攘抵地，召马裔孙草诏报曰：“父有社稷，传之于子；君有祸难，倚之于亲。卿于鄂王，故非疏远。往岁卫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许王之言，人谁肯信！英贤立事，安肯如斯”云。

戊申，张敬达奏，西北面先锋都指挥使安审信率雄义左第二指挥二百二十七骑，并部下共五百骑，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军已至太原城下。诏安审信及雄义兵士妻男并处斩，家产没官。先是，雄义都在伏州屯戍，其指挥使安元信谋杀伏州刺史张朗，事泄，戍兵自溃，奔安审信军，审信与之入太原。太常奏，于河南府东权立宣宪太后寝宫，从之。己酉，振武节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检使安重荣驱掠戍兵五百骑叛入太原。以新授河东节度使宋审虔为宣州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壬子，鄴都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据城叛。翼日，令昭召副使边仁嗣已下逼令奏请节旄。

六月辛酉，天雄军节度使刘延皓削夺官爵，勒归私第。癸亥，以天雄军守御、右捧圣第二军都虞候张令昭为检校司空，行右千牛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书崔居俭奉宣宪皇太后宝册于寝宫。时陵园在河东，适会兵兴，故权于京城修奉寝宫上谥焉。己巳，以西上阁门副使、少府监兼通事舍人刘颀为鸿胪卿，职如故。庚午，诏曰：“时雨稍愆，颇伤农稼，分命朝臣祈祷。”辛未，工部尚书致仕许寂卒。以权知魏府事、右千牛将军张令昭为齐州防御使，以捧圣右第三指挥使邢立为德州刺史，以捧圣第五指挥使康福进为鄭州刺史。甲戌，以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副招讨使兼兵马都监。诏河东将佐节度判官赵莹以下十四人并籍没家产。

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领军至鄴都攻城。己丑，诛右卫上将军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时重英等匿于民家井中，获而诛之，并族所匿之家。奚首领达罕军遣通事介老奏，奚王李素姑谋叛入契丹，已处斩讫，达喇罕权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诛都指挥使石敬德，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潞州节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抚排阵使；以潞州节度使皇甫立为华州节度使。丁酉，云州节度使沙彦珣奏，此月二日夜，步军指挥使桑迁作乱，以兵围子城，彦珣突围出城，就西山据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诛乱军，军城如故。辛丑，以将作监丞、介国公宇文颉为汝州襄城令。乙巳，以卫尉卿聂延祚为太子宾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复

鄴都，群臣称贺。己酉，以礼部侍郎张昭远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吕琦为礼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庚戌，中书奏："刘延皓宾佐等，帅臣既已削夺，其行军司马李延筠、副使边仁嗣以下，望命放归田里。"奏入，帝大怒，诏大理曰："帅臣失守，已行削夺，其僚佐合当何罪？"既而竟依中书所奏。壬子，诏范延光诛张令昭部下五指挥及忠锐、忠肃两指挥。继范延光奏，追兵遣袭张令昭部下败兵至邢州沙河，斩首三百级，并献张令昭、邢立、李贵等首级。又奏，获张令昭同恶捧圣指挥使米全以下诸指挥使都头凡十三人，并磔于府门。癸丑，左卫上将军仇晖卒。洺州奏擒获魏府作乱捧圣指挥使马彦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获乱兵，并送京师。彰圣指挥使张万迪以部下五百骑叛入太原，诏诛家属于怀州本营。

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摩哩入朝。己未，以汴州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以西京留守李周为汴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应州奏，契丹三千骑迫城。诏端明殿学士吕琦往河东忻、代诸屯戍所犒军。以左龙武大将军袁□义为右监门上将军，以振武军节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马都部署。己巳，云州沙彦珣奏，供奉官李让勋送夏衣到州，纵酒凌轹军都行，劫杀兵马都监张思殷、都指挥使党行进，其李让勋已处斩讫。张敬达奏，造五龙桥攻太原城次。戊寅，以镇州节度使董温琪充东北面副招讨使。己卯，洺州献野茧二十斤。辛巳，张敬达奏，贼城内出骑军三十队、步卒三千人冲长连城，高行周袭杀入壕，溺死者大半，擒贼将安小喜以下百余人，甲马一百八十匹。

九月甲辰，张敬达奏，此月十五日，与契丹战于太原城下，王师败绩。时契丹主自率部族来援太原，高行周、符彦卿率左右厢骑军出斗，蕃军引退。巳时后，蕃军复成列，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等阵于贼城西北，倚山横阵，诸将奋击，蕃军屡却。至晡，我骑军将移阵，蕃军如山而进，王师大败，投兵仗相藉而死者山积。是夕，收合余众，保于晋祠南晋安寨，蕃军堑而围之，自是音闻阻绝。朝廷大恐。是日，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率兵屯河阳，诏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趋榆次，诏幽州赵德钧由飞狐路出敌军后，辉州防御使潘环合防戍军出慈、隰以援张敬达。以前绛州刺史韩彦恽为太子宾客。契丹主移帐于柳林。乙巳，诏取二十二日幸北面军前。戊申，帝发京师，路经徽陵，帝亲行谒奠。夕次河阳，召群臣议进取，卢文纪劝帝驻河桥。庚戌，枢密使赵延寿先赴潞州。辛亥，幸怀州。召吏部侍郎龙敏访以机事，敏劝帝立东丹王赞华为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患，不能久驻汉地矣。帝深以为然，竟不行其谋。《辽史·义宗传》云："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

问安之使不绝。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倍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是东丹王实启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阴谋，故龙敏之说不行。帝自是酣饮悲歌，形神惨沮。臣下劝其亲征，则曰：“卿辈勿说石郎，使我心胆堕地！”其怯惫也如此。

冬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虚危，长尺余。壬戌，诏天下括马，又诏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备。《契丹国志》：唐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民间大扰。戊辰，代州刺史张朗超授检校太保，以其屡杀敌众，故以是命奖之。癸酉，幽州赵德钧以本军三千骑与镇州董温琪由吴兒谷趋潞州。

十一月戊子，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刘延朗副之。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吕琦尝佐幽州幕，乃命赍都统官告以赐德钧，兼犒军士。琦至，从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钧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奏请与延光会合。帝以诏谕延光，延光不从。丁酉，延州上言，节度使杨汉章为部众所杀，以前坊州刺史刘景严为延州留后。庚子，赵德钧奏，大军至团柏谷，前锋杀蕃军五百骑。范延光奏，军至榆次，蕃军退入河东川界。潘环奏，隰州逐退蕃军。壬寅，赵德钧奏，军出谷口，蕃军渐退，契丹主见驻柳林寨。时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制，帝怒曰：“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德钧闻之不悦。

闰月丙辰，日南至，群臣称贺于行宫，帝曰：“晋安寨内将士，应思家国矣。”因泣下久之。丁巳，以岢岚军为胜州。辛酉，以右龙武统军李从昶为左龙武统军，以前邠州节度使杨思权为右龙武统军。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询停任，配流邓州。时承询奉诏率义军赴延州义军乱，承询奔鄜州，故有是责。甲子，太原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杀招讨使张敬达于晋安寨，以兵降契丹。时契丹围寨，自十一月以后刍粮乏绝，军士毁居屋茅、淘马粪、削松甗以供秣饲，马尾鬣相食俱尽。杨光远谓敬达曰：“少时人马俱尽，不如奋命血战，十得三四，犹胜坐受其弊。”敬达曰：“更少待之。”一日，光远伺敬达无备，遂杀之，与诸将同降契丹。时马犹有五千匹，契丹主以汉军与石敬瑭，其马及甲仗即赍驱出塞。丁卯，契丹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改元为天福。契丹与晋高祖南行，赵德钧父子与诸将自团柏谷南奔，王师为蕃骑所蹙，投戈弃甲，自相腾践，挤于岩谷者不可胜纪。

己巳，帝闻晋安寨为敌所陷，诏移幸河阳，时议以魏府军尚全，契

丹必惮山东，未敢南下，车驾可幸鄴城。帝以李崧与范延光相善，召入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帝变色，崧蹑文遇足，乃出。帝曰：“我见此物肉颤，适拟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误大事，刺之益丑。”崧因请帝归京。壬申，车驾至河阳。甲戌，晋高祖与契丹至潞州，契丹遣蕃将大详衮率五千骑送晋高祖南行。丁丑，车驾至自河阳。时左右劝帝固守河阳。居数日，符彦饶、张彦琪至，奏帝不可城守。是日晚，至东上门，小黄门鸣鞘于路，索然无声。己卯，帝遣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率千余骑至白马坡，言踏阵地，时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堪交战，谁人肯立于此？”审虔乃请帝还宫。庚辰，晋高祖至河阳。辛巳辰时，帝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元武楼。晋高祖入洛，得帝烬骨于火中，来年三月，诏葬于徽陵之封中。帝在位共二年，年五十二。《五代史阙文》：晋高祖引契丹围晋安寨，降杨光远。清泰帝至自覃怀，京师父老迎帝于上东门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两川节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称尊矣，吾何归乎！”因恸哭入内，举族自焚。

史臣曰：末帝负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由寻戈而践阼，惭德应深；及当宁以居尊，政经未失。属天命不祐，人谋匪臧，坐俟焚如，良可悲矣！稽夫衽金甲于河□需之际，斧眺楼于梁垒之时，出没如神，何其勇也！及乎驻革辂于覃怀之日，绝羽书于汾晋之辰，涕泪沾襟，何其怯也！是知时之来也，雕虎可以生风；运之去也，应龙不免为醢。则项籍悲歌于帐下，信不虚矣！

列传一 后妃

武皇帝贞简皇后曹氏，庄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嫔于武皇。姿质闲丽，性谦退而明辨，雅为秦国夫人所重。常从容谓武皇曰："妾观曹姬非常妇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内宠，乾宁初，平燕蓟，得李匡俦妻张氏，姿色绝代，嬖幸无双。时姬侍盈室，罕得进御，唯太后恩顾不衰。武皇性严急，左右有过，必峻于谴罚，无敢言者，唯太后从容救谏，即为解颜。及庄宗载诞，体貌奇杰，武皇异而怜之，太后益宠贵，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内助，左右称之。

武皇薨，庄宗嗣晋王位，时李克宁、李存颢谋变，人情危惧。太后召监军张承业，指庄宗谓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闻外谋，欲孤付托，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沛，幸矣。"承业因诛存颢、克宁，以清内难。庄宗善音律，喜伶人谑浪，太后常提耳诲之。天祐七年，镇、定求援，庄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齿渐衰，兒但不坠先人之业为幸矣，何事栉风沐雨，离我晨昏！"庄宗曰："禀先王遗旨，须灭仇雠。山东之事，机不可失。"及发，太后饯于汾桥，悲不自胜。庄宗平定赵、魏，驻于鄴城，每一岁之内，驰驾归宁者数四，民士服其仁孝。

太后初封晋国夫人，庄宗即位，命宰臣卢损奉册书上皇太后尊号。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阳，令皇弟存渥、皇子继岌就太原迎奉。庄宗亲至怀州，迎归长寿宫，太后素与刘太妃善，分诀之后，悒然不乐。俄闻太妃寝疾，尚医中使，问讯结辙。既而谓庄宗曰："吾与太妃恩如伯仲，彼经年抱疾，但见吾面，差足慰心，吾暂至晋阳，旬朔与之俱来。"庄宗曰："时方暑毒，山路崎岖，无烦往复，可令存渥辈迎侍太妃。"乃止。及凶问至，太后恸哭累旬，由是不豫，寻崩于长寿宫。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谥曰贞简皇太后，葬于寿安陵。

太妃刘氏，武皇之正室也。案：《刘太妃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晋王李克用妻刘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驿有变，晋王愤恨，欲回军攻之。夫人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退。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晋王危惧，与李存信议，欲出保云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何也？王顷岁避难塞外，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

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晋王止行。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代会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册为皇太妃。《欧阳史》云：庄宗即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而以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往谢太后，太后有惭色。太妃曰：“愿吾兒享国无穷，使吾获没于地以从先君幸矣。复何言哉！”庄宗灭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归洛，居长寿宫，而太妃独留晋阳。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魏国夫人陈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宫嫔也。乾宁二年，武皇奉诏讨王行瑜，驻军于渭北，昭宗降朱书御札，出陈氏及内妓四人以赐武皇。陈氏素知书，有才貌，武皇深加宠重。及光化之后，时事多难，武皇常独居深念，嫔媵鲜得侍谒，唯陈氏得召见。陈氏性既静退，不以宠侍自侈，武皇常呼为阿婼。及武皇大渐之际，陈氏侍医药，垂泣言：“妾为王执扫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万一不幸，妾将何托！既不能以身为殉，愿落发为尼，为王读一藏佛经，以报平昔。”武皇为之流涕。及武皇薨，陈氏果落发持经，法名智愿，后居于洛阳佛寺，庄宗赐号建法大师。天成中，明帝幸其院，改赐圆惠大师。晋天福中，卒于太原。追谥光国大师，塔以惠寂为名也。

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案：《刘后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刘叟诣鄴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时，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相随，以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及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然为太后不礼，复以韩夫人居正，无以发明。大臣希旨请册刘氏为皇后，议者以后出于寒贱，好兴利聚财，初在鄴都，令人设法稗贩，所鬻樵苏果茹亦以皇后为名。正位之后，凡贡奉先入后宫，惟写佛经施尼师，他无所赐，阙下诸军困乏，以至妻子饥殍，宰相请出内库表给，后将出妆具银盆两口、皇子满喜等三人，令鬻以赡军。一旦作乱，亡国灭族，与夫褒姒、妲己无异也。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扑扶掴搭，竟为囂妇恶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刘氏以囊盛金合犀带四，欲于太原造寺为尼，沿路复通皇弟存渥，同箦而寝，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考《欧阳史》，

作裨将袁建丰得后，纳之晋宫，而《北梦琐言》作内臣刘建丰，亦传闻之异辞也。

淑妃韩氏，庄宗正室。案：《韩淑妃传》，原本阙佚。考《五代会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册，以宰臣豆卢革、韦说为册使，出应天门，登路车，卤簿鼓吹前导，至于永福门降车，入右银台门，至淑妃宫，受册于内，文武百官立班称贺。

德妃伊氏，庄宗次室。案：《伊德妃传》，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又言夫人夏氏，后嫁李赞华，所谓东丹王，即安巴坚长子，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家，后为尼也。《欧阳史·家人传》：明宗立，悉放庄宗时宫人。虢国夫人夏氏，归夏鲁奇家，后嫁李赞华。与《北梦琐言》微异。《辽史》又以夏氏为庄宗皇后，疑误。又案《五代会要》：庄宗朝内职，又有昭仪侯氏封汧国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国夫人，出使美宣邓氏封珊国夫人，御正楚真张氏封凉国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国夫人，侍真吴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韩氏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张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马氏封扶风郡夫人，并同光二年十一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及闵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为晋国夫人。长兴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从贵之义，乃下制曰："故晋国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信睦宗亲，尝施内助之方，不见中兴之盛，予当御极，子并为王，有鹊巢之高，无翚衣之贵，贞魂永逝，懿范常存，考本朝之文，沿追册之制，将慰怀于九族，冀叶庆于四星。宜追册为皇后，兼定懿号。"既而有司上谥曰昭懿。

和武显皇后曹氏。案：《曹后传》，原本阙佚。考《五代会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册为淑妃，长兴元年五月十四日，册为皇后；应顺元年闰正月，册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闰十二月，随末帝崩于后楼。晋高祖使人护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册曰和武显皇后。

宣宪皇后魏氏。案：《魏后传》原本阙佚。据《通鉴考异》引《唐废帝实录》云：宣宪皇后魏氏，镇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东，留戍平山，得魏后。又云：明宗为裨将，性阔达，不能治生，曹后亦疏于画略，生计所资，惟宣宪而已。《五代会要》云：初封鲁国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臣闻汉昭帝承祚御历，奉尊谥于云阳；魏

明帝继体守文，思外家于甄馆，而皆追崇微号，祔飨庙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爱亲之道。臣等又览国史，窃见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窦氏，代宗皇帝母曰章敬太后吴氏，始嫔朱邸，俄閟幽宫，鸿图既属于明君，尊号咸追于圣母。伏以鲁国夫人发祥沙麓，贻庆河洲。三后最贤，周母允成于天统；四妃有子，唐宫先启于帝基，仰惟当宁之情，弥轸寒泉之思。久虚殷荐，虑损皇猷。臣等谨上尊谥曰宣宪皇太后，请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择日备礼册命。又，臣等伏闻先太后旧陵未祔先祠，则都下难崇别庙，既追尊谥，合创閟宫。按汉朝故事，园寝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寝祠。今商量上谥后，权立同庙，以申告献，配祠之礼，请俟他年。”从之。据《欧阳史》云：议建陵寝，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师河南府东立寝宫。又案：《五代会要》所载明宗时内职，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册立，长兴二年四月进号淑妃，应顺元年闰正月十三日册为太妃，至周广顺元年四月追谥贤妃。昭仪王氏封齐国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国夫人，昭媛刘氏封赵国夫人，孙氏封楚国夫人，御正张氏封曹国夫人，司宝郭氏封魏国夫人，司赞于氏封郑国夫人，尚服王氏封卫国夫人，司记崔氏封蔡国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国夫人，司醞吴氏封莒国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顺御朱氏封吴郡夫人，司饰聊氏封颍川郡夫人，司衣刘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药孟氏封咸阳郡夫人，梳篦张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栉篦傅氏封颍川郡夫人，知客张氏赐号尚书，故江氏追封济阳郡夫人。以上皆长兴三年九月敕。其名号皆中书门下按《六典》内职仿而行之。内人李氏封陇西县君，崔氏封清河县君，李氏封成纪县君，田氏封咸阳县君，白氏封南阳县君，并长兴四年二月敕。前代内职，皆无封君之礼，此一时之制。

闵帝哀皇后孔氏。案：《孔后传》，原本阙佚。据《通鉴》云：孔循阴遣人结王德妃，求纳其女；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妃，帝许之。庚寅，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五代会要》云：初封鲁国夫人，应顺元年四月，为末帝所害。晋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谥为哀皇后。

末帝刘皇后，应州人也。天成中，封为沛国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请立中宫，遂立为皇后。后性强戾，末帝甚惮之，故其弟延皓，自凤翔牙校环岁之间历枢密使，出为鄴都留守，皆由后内政之力也。及延皓为张令昭所逐，执政请行朝典，后力制之，止从罢免而已。晋高祖入洛。后与末帝俱就燔焉。

史臣曰：昔三代之兴亡，虽由于帝王，亦系于妃后。故夏之兴也以涂山，及其亡也以妹嬉；商之兴也以简狄，及其亡民以妲己；周之兴也

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观夫贞简之为人也，虽未偕于前代，亦无亏于懿范。而刘后以牝鸡之晨，皇业斯坠，则与夫三代之兴亡同矣。余无进贤辅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案：《五代史》无《外戚传》。据《五代会要》，武皇长女琼华长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瑶英长公主，降张延钊，同光三年十二月封。明宗长女永宁公主，降晋高祖。第十三女兴平公主，降赵延寿，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长兴四年九月改封齐国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进封燕国长公主。第十四女寿安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乐公主，长兴四年六月封。今考《会要》所载，亦多舛互，如琼华公主，《十国春秋》诸书作太祖弟克让之女，《会要》以为武皇长女，此传闻之异辞也。庄宗女义宁公主，降宋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晋初为汜水关使，张从宾之叛，战死。见《东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渥神道碑》云：母义宁公主，天福中，晋祖以尝事庄宗，有旧君之礼，每贵主入见，听其不拜。时兵戎方炽，经费不充，惟公主之家，赐予甚厚，尽而复取，亦无倦色。一日，晋祖从容谓贵主曰："朕于主家无所爱惜，但朝廷多事，府库甚虚，主所知矣。今辇毂之下，桂玉为忧，可命渥分司西京，以丰就养。"因厚遣之，且敕留司具晨昏伏腊之用，至于醯醢，率有备焉。《会要》不载庄宗女几人，是其阙略也。惟明宗诸女记之，稍详，然考薛史《赵延寿传》，其娶明宗小女为继室。《欧阳史》亦云有耶律德光为延寿娶从益妹，是为永安公主。而《五代会要》不载，则其阙漏者亦多矣。

列传二 宗室

克让，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骑射，以勇悍闻。咸通中，从讨庞勋，以功为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征兵，克让率师奉诏，贼平，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初，懿祖归朝，宪宗赐宅于亲仁坊，自长庆以来，相次一人典卫兵。武皇之起云中，杀段文楚，朝议罪之，命加兵于我，惧，将逃归，天子诏巡使王处存夜围亲仁坊捕克让。诘旦兵合，克让与纪纲何相温、安文宽、石的历十余骑弯弧跃马，突围而出。官军数千人追之，比至渭桥，死者数百。克让自夏阳掠船而济，归于雁门。明年，武皇昭雪，克让复入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以部下六七骑伏于南山佛寺，夜为山僧所害。

克让既死，纪纲浑进通冒刃获免，归于黄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关讨贼，屯沙苑。黄巢遣使米重威赍赂修好，因送浑进通至，兼擒送害克让僧十人。武皇燔伪诏，还其使，尽诛诸僧，为克让发哀行服，悲恸久之。

克修，字崇远，武皇从父弟也。父德成，初为天宁军使，从献祖讨庞勋，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马，从父征讨，所至立功，武皇节制雁门，以克修为奉诚军使，从入关为前锋，破黄揆于华阴，败尚让于梁田坡，蹙黄巢于光顺门，每战皆捷，勇慑诸军。贼平，授检校刑部尚书，为左营军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将安居受来乞师，请复昭义军，武皇遣大将贺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从。与孟方立战于铜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将兵继进。是月，平潞州，斩其刺史李殷锐，乃表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光启二年九月，克修出师山东，收复邢、洺。十一月，拔故镇。孟方立遣将吕臻来援，战于焦岗，大败之，擒吕臻，俘斩万计，进拔武安、临洺诸属县，乘胜进围邢州。方立求援于镇州，王镕出师三万援之，克修军退。及李罕之来归，武皇授以泽州刺史，与克修合势进攻河阳，连岁出师，以苦怀、孟。十月，孟方立遣将奚忠信将兵三万袭我辽州，克修设伏于辽之东山，大败贼军，擒忠信以献。龙纪元年，武皇大举以伐邢、洺，及班师，因抚封于上党。克修性俭啬，不事华靡，供帐饔膳，品数简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诟之，克修惭愤发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时年三十一。庄宗即位，追赠太师。

克修子二人，长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泽州刺史，历昭义、横海节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赵，陷涿郡，

《辽史·太祖纪》：十二月癸亥，围涿州，有白兔缘垒而上，是日破其郛。嗣弼举家被俘，迁于幕庭。

嗣肱，少有胆略，屡立战功，夹城之役，从周德威为前锋。时兄嗣弼为昭义副使，与嗣昭守城，兄弟内外奋战，忠力威壮，感动三军。潞围既解，以功授检校左仆射，入为三城巡检，知衙内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灵、夏，党项阻道，音驿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应接德威，与党项转战数十里，合德威军。柏乡之战，嗣肱为马步都虞候。明年，从庄宗会朱友谦于猗氏，改教练使，与存审援河中，败汴军于胡壁堡，获将庞让。十年，与存审屯赵州，击汴人于观津。时梁祖新屠枣强，其将贺德伦急攻蓨县，率师五万合势营于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骑三百，薄晚与梁之樵刍者相杂，日既晡，入梁军营门，诸骑相合，大噪，弧矢星发，虓阚驰突。汴人不知所为，营中扰，既暝，敛骑而退。是夜，梁祖烧营而遁，解蓨县之围。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从平刘守光。十二年，改应州刺史，累迁泽、代二州刺史、石岭以北都知兵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进兵定妫、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团练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时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诸弟也。龙纪中，为决胜军使。大顺初，潞帅李克修卒，克恭代为昭义节度使。性骄横不法，未闲军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简正，恶克恭之恣纵，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离心。时武皇初定邢、洺三州，将有事于河朔，大搜军实。潞州有后院军，兵之雄劲者，克恭选其五百人献于武皇，军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悦。克恭令裨校李元审、安建、纪纲、冯霸部送太原，行次铜鞮县，冯霸劫众谋叛，杀都将刘杲、县令戴劳谦，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众三千。武皇令李元审将兵击之，与霸战于沁水，不利，元审战伤，收军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视元审于孔目吏刘崇之第。是日，州将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风纵火，克恭、元审并遇害，州民推居受为留后。初，孟方立之乱，居受以泽、潞归于武皇，至是孟迁以邢、洺纳降，复任为牙将，居受惧其图己，乃叛，杀克恭以结汴人。居受遣人召冯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惧，将奔归朝廷，至长子，为野人所杀，传首冯霸军。霸乃引军据潞州，自称留后，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讨之，汴将葛从周来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军夜遁，获霸等诛之，武皇乃以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

克宁，武皇之季弟也。初从起云中，为奉诚军使，赫连铎之攻黄花城也，克宁奉武皇及诸弟登城，血战三日，力尽备竭，杀贼万计。燕军之攻蔚州，克宁昆仲婴城拒敌，昼夜辍寝食者旬余。后从达靼入关，逐黄寇。凡征行无不卫从，于昆弟之间，最推仁孝，小心恭谨，武皇尤友

爱之。及镇太原，授辽州刺史，累至云州防御使。乾宁初，改忻州刺史，从入关讨王行瑜，充马步军都将，以功授检校司徒。天祐初，授内外都制置、管内蕃汉都知兵马使、检校太保，充振武节度使，凡军政皆决于克宁。

五年正月，武皇疾笃，克宁等侍疾，垂泣辞诀。克宁曰："王万一不讳，后事何属？"因召庄宗侍侧，谓克宁、张承业曰；"亚子累公等。"言终弃代。将发哀，克宁纪纲军府，中外无哗。初，武皇奖励军戎，多畜庶孽，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比之嗣王，年齿又长，各有部曲，朝夕聚谋，皆欲为乱。庄宗英察，惧及于祸，将嗣位，让克宁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大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且请制置军府，候兒有立，听季父处分。"克宁曰："亡兄遗命，属在我兒，孰敢异议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忧不办。"视事之日，率先拜贺。庄宗嗣位，军民政事，一切委之，权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颢者，以阴计干克宁曰："兄亡弟及，古今旧事，委父拜侄，理所未安，富贵功名，当宜自立，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托，我亦何求！公无复言，必斩尔首以徇。"克宁虽慈爱因心，而日为凶徒惑乱。群凶之妻复以此言干克宁妻孟夫人，说激百端，夫人惧事泄及祸，屡让克宁，由是愈惑。会克宁因事杀都虞候李存质，又请兼领大同节度，以蔚、朔为属郡，又数怒监军张承业、李存璋；由是知其有贰。近臣史敬镕素与存颢善，尽知其事。敬镕告贞简太后曰："存颢与管内太保阴图叛乱，俟嗣王过其第即擒之，并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窃发有日矣。"庄宗召张承业、李存璋谓曰："季父所为如此，无犹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鱼肉，吾即避路，则祸乱不作矣。"承业曰："老夫亲承遗托，言犹在耳。存颢辈欲以太原降贼，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讨除，亡无日矣。"因令吴珙、存璋为之备。二月二十日，会诸将于府第，擒存颢、克宁于坐。庄宗垂泣数之曰："兒初以军府让季父，季父不忍弃先人遗命。今已事定，复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宁泣对曰："盖谗夫交构，吾复何言！"是日，与存颢俱伏法。克宁仁而无断，故及于祸。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嗣昭，国昌有子四人：克恭、克俭、克用、克柔。是书《李嗣昭传》云：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为武皇母弟。《新唐书·沙陀传》：武皇有弟克勤，《通鉴》引《纪年录》有兄克俭，而是书俱无传，疑有阙文。

史臣曰：昔武皇发迹于阴山，庄宗肇基于河朔，虽奄有天下，而享国日浅，眷言枝属，空秀棣华，固未及推帝尧敦叙之恩，广成王封建之

义。自克让而下，不获就鲁、卫之封，懋间、平之德也。况夭横相继，亦良可悲哉！

列传三 宗室

永王存霸，武皇子，庄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为军卒所杀。《欧阳史》云：存霸历昭义、天平、河中三军节度使，居京师食俸禄而已。赵在礼反，乃遣存霸于河中，庄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鉴》云：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从兵稍散，存霸亦率众千人弃镇奔晋阳。又云：存霸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存霸削发僧服谒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当奏取进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

邕王存美，武皇子，庄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不知所终。《通鉴》云：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

薛王存礼，武皇子，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不知所终。

申王存渥，庄宗第四弟，《欧阳史》，存渥与存霸、存纪皆庄宗同母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为部下所杀。《通鉴》云：存渥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风谷，为其下所杀。

睦王存乂，庄宗第五弟，同光三所封。案，以下原阙。历鄜州节度使，后以郭崇韬婿为庄宗所杀。《北梦琐言》云：庄宗异母弟存乂，以郭崇韬女婿伏诛。先是，郭崇韬既诛之后，朝野骇惋，议论纷然。庄宗令阉人察访外事，言存乂于诸将坐上诉郭氏之无罪，其言怨望。又于妖术人杨千郎家饮酒聚会，攘臂而泣。杨千郎者，魏州贱民，自言得墨子术于妇翁，能役使阴物，帽下召食物果实之类。又蒲爪博必胜，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说炼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钥。贵要间神奇之，官至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与存乂并罹其祸。

通王存确，庄宗第六弟，雅王存纪，庄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庄宗败，并为霍彦威所杀。《梁纪》，太祖有子廷鸾、落落；《卢文进传》，庄宗又有弟存矩。今《宗室传》皆不载。

魏王继岌，庄宗子也。庄宗即位于魏州，以继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镇州为北都，又命为留守。《五代会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为魏王。三年，伐蜀，以继岌为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十月戊寅，至凤州，武兴军节度使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镇，康

延孝收兴州。时伪蜀主王衍率亲军五万在利州，令步骑亲军三万逆战于三泉，康延孝、李严以劲骑三千犯之，蜀军大败，斩首五千级，余皆奔溃。王衍闻其败也，弃利州奔归西川，断吉柏津，浮梁而去。己丑，继岌至兴州，伪蜀东川节度使宋光葆以梓、潼、剑、龙、普等州来降；武定军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兴元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阶州王承岳纳符印；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弃城而遁。辛丑，继岌过利州。戊申，至剑州。己酉，至绵州，王衍遣使上笺乞降。丁巳，入成都。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师回，至渭南，闻庄宗败。师徒溃散，自缢死。《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录》云：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鄴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人？"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闻李嗣源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矣。

继潼、继嵩、继蟾、继峣并庄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未封。庄宗败，并不知所终。《清异录》：唐福庆公主下降孟知祥。长兴四年，明宗晏驾，唐室乱。庄宗诸兒削发为苾刍，间道走蜀。时知祥新称帝，为分主厚待犹子，赐予千计。

从审，明宗长子，性忠勇沈厚，摧坚陷阵，人罕偕焉。从庄宗于河上，累有战功，庄宗器赏之，用为金枪指挥使。明宗在魏府为军士所逼，庄宗诏从审曰："尔父于国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为乱兵所劫，尔宜自去宣朕旨，无令有疑。"从审行至中途，为元行钦所制，复与归洛下。庄宗改其名为继璟，以为己子，命再往，从审固执不行，愿死于御前，以明丹赤。从庄宗赴汴州，明宗之亲旧多策马而去，左右或劝从审令自脱，终无行意，寻为元行钦所杀。天成初，赠太保。

秦王从荣，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践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使。四年，入为河南尹。一日，明宗谓安重诲曰："近闻从荣左右有诈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余比以从荣方幼，出临大藩，故先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憸之言，岂朕之所望屯。"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难处，且望严诫。"遂止。

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

长兴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从荣乃请以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数百骑从行，出则张弓挟矢，驰骋盈巷。既受元帅之命，即令其府属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试《檄淮南书》一道，陈己将廓清宇内之意。初，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明宗顾问近臣，执政以从荣名势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从荣乃奏刑部侍郎刘赞为王傅，又奏翰林学士崔棁为元帅府判官。明宗曰："学士代予诏令，不可拟议。"衣荣不悦，退谓左右曰："既付以元帅之任，而阻予请僚佐，又未谕制旨也。"复奏刑部侍郎任赞，从之。《宋史·赵上交传》：秦王从荣开府兼判军卫，以上交为虞部员外郎，充六军诸卫推官。李澣、张沆、鱼崇远皆白衣在秦府，悉与上交友善。累迁司封郎中，充判官。从荣素豪迈，不遵礼法，好昵群小，上交从容言曰："王位尊严，当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为此，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从荣怒，出之。历泾、秦二镇节度判官。从荣及祸，僚属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后举兵犯宫室，败死，废为庶人。《通鉴·明宗纪》云：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俯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窥之，见朱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擐之，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从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以其首献。丙申，追废从荣为庶人。《五代会要》云：清泰元年，葬以公礼。从之。《五代史补》：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高辇知其谋，因劝秦王托疾："此辈须来问候，请大王伏壮士，出其不意皆斩之，庶几免祸矣。"从荣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无危乎？"辇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尔；不然，则悔无及矣。"从荣犹豫不决，未几及祸，高辇弃市。初，从荣之败也，高辇窜于民家，且落发为僧。既擒获，知训以其毁形难认，复使巾帻著绯，验其真伪，然后用刑。辇神色自若，属

声曰：“朱衣才脱，白刃难逃。”观者?χ□?

从璨，明宗诸子。性刚直，好客疏财，意豁如也。天成中，为右卫大将军，时安重诲方秉事权，从璨亦不之屈，重诲尝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从璨为大内皇城使。一日，召宾友于会节园，酒酣之后，戏登于御榻。安重诲奏请诛之。诏曰：“皇城使从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内。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于予行从之园，频恣歌欢之会，仍施峻法，显辱平人，致彼喧哗，达于闻听。方当立法，固不党亲，宜贬授房州司户参军，仍令尽命。”长兴中，重诲之得罪也。命复旧官，仍赠太保。

许王从益，明宗之幼子也。宫嫔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尝谓左右曰：“惟此兒生于皇宫，故尤所钟爱。”长兴末，封许王。晋高祖即位，以皇后即其姊也，乃养从益于宫中。晋天福中，以从益为二王后，改封郇国公，食邑三千户。其后与母归洛阳。及开运末，契丹主至汴，以从益遥领曹州节度使，后封许王，与王妃寻归西京。会契丹主死，其汴州节度使萧翰谋归北地，虑中原无主，军民大乱，则己亦不得按辔徐归矣；乃诈称契丹主命，遣人迎从益于洛阳，令知南朝军国事。从益与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从益于崇元殿见群官。萧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群官趋于殿下，乃伪署王松为左相，赵上交为右丞相。李式、翟光鄴为枢密使，王景崇为宣徽使，余官各有署置。又以北来燕将刘祚为权侍卫使，充在京巡检。翰北归，从益饯于北郊。及汉高祖将离太原，从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汉高祖，行周等不从，且奏其事。汉高祖怒，车驾将至阙，从益与王妃俱赐死于私第，时年十七；时人哀之。《五代史阙文》：汉高祖自太原起军建号，至洛阳，会郭从义先入京师，受密旨杀王淑妃与许王从益。淑妃临刑号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为契丹所立，非敢与人争国，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饭洒明宗陵寝。”闻者无不泣下。

重吉，末帝长子，为控鹤都指挥使。闵帝嗣位，出为亳州团练使。末帝兵起，为闵帝所害。《通鉴》云：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责其家财。清泰元年，诏赠太尉，仍令宋州选隙地置庙。《明宗纪》：闵帝有子重哲，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欧阳史·家人传》不载。

雍王理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晋兵入，与末帝俱自焚死。《通鉴》云：洛阳自闻兵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又云：皇后积薪欲烧宫

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将安用之。”乃止。

史臣曰：继岌以童騃之岁，当统帅之任，虽功成于剑外，寻求死于渭滨，盖运尽天亡，非孺子之咎也。从审感厚遇之恩，无苟免之意，死于君侧，得不谓之忠乎！从荣以狂躁之谋，贾覆亡之祸，谓为大逆，则近厚诬。从璨为权臣所忌，从益为强敌所胁，俱不得其死，亦良可伤哉！重美听洛民之奔亡，止母后之燔爇，身虽烬于戏焰，言则耀乎青编。童年若斯，可谓贤矣！

列传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进通，不知族姓所出。《欧阳史》云：本姓韩氏，汾州大谷县民家子。少事克柔，颇谨愿，虽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胆略，沉毅不群。初嗜酒好乐，武皇微伸儆戒，乃终身不饮。少从征伐，精练军机。乾宁初，王珂、王珙争帅河中，珙引陕州之军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将兵援之，败珙军于猗氏，获贼将李璠等。四年，改衙内都将，复援河中，败汴军于胡壁堡，擒汴将滑礼，以功加检校仆射。及王珂请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礼于太原，以嗣昭权典河中留后事。

李罕之袭我潞州也，嗣昭率师攻潞州，与汴将丁会战于含口，俘获三千，执其将蔡延恭；代李君庆为蕃汉马步行营都将，进攻潞州，遣李存质、李嗣本以兵扼天井关。汴将泽州刺史刘屺弃城而遁，乃以李存璋为刺史。梁祖闻嗣昭之师大至，召葛从周谓曰："并人若在高平，当围而取之，先须野战，勿以潞州为敌。"及闻嗣昭军韩店，梁祖曰："进通扼八议路，此贼决与我斗，公等临事制机，勿落奸便。"贺德伦闭壁不出，嗣昭日以铁骑环城，汴人不敢刍牧，援路断绝。八月，德伦、张归厚弃城遁去，我复取潞州。

光化三年，汴人攻沧州，刘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师邢、己以应之。嗣昭遇汴军于沙河，击败之，获其将胡礼。进攻洺州，下之，获其郡将朱绍宗。九月，梁祖自率军三万至临洺，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闻梁祖至，敛军而退，从周伏兵发，为其所败，偏将王郃郎、杨师悦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镇、定，王郜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师，下太行，击怀、孟。汴将侯信守河阳，不意嗣昭之师至，既无守备，驱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门，破其外垣，俄而汴将阎宝救军至，乃退。

天复元年，河中王珂为汴人所掳，河中晋、绛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瑭谋叛，纳款于汴；嗣昭讨之，三日而拔，斩瑭。是月，汴人初得蒲、绛，乃大举诸道之师来逼太原。汴将葛从周陷承天军，氏叔琮营洞涡驿。太原四面，汴军云合，武皇忧迫，计无从出。嗣昭朝夕选精骑分出诸门，排击汴营，左俘右斩，或燔或击，汴军疲于奔命；又属霖雨，军多足肿腹疾，粮运不继。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骑追之，汴军委弃辎重兵仗万计。六月，嗣昭出师阴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礼、张瑰。是时，天子在凤翔，汴人攻围，有密诏征兵。十一月，嗣昭

出师晋、绛，屯吉上堡，遇汴将王友通于平阳，一战擒之。

明年正月，嗣昭进兵蒲县。十八日，汴将朱友宁、氏叔琮将兵十万来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军至平阳，嗣昭之师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贯周德威之营，候者云不利，宜班师。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营，汴军十余万列阵四合，德威、嗣昭血战解之，乃保军而退，汴军因乘之。时诸将溃散，无复部伍，德威引骑军循西山而遁，朱友宁乘胜陷慈、隰、汾等州。武皇闻其败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应接，复为汴军所击。汴军营于晋祠，嗣昭、德威收合余众，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营栅相望。时镇州、河中皆为梁有，孤城无援，师旅败亡。武皇昼夜登城，忧不遑食，召诸将欲出保云州，嗣昭曰："王勿为此谋，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势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别图进取。朱温兵师百万，天下无敌，关东、河北受他指挥，今独守危城，兵亡地蹙，傥彼筑室反耕，环堑深固，则亡无日矣！"武皇将从之，嗣昭亟争不可，犹豫未决，赖刘太妃极言于内，武后且止。数日，亡散之众复集。嗣昭昼夜分兵四出，斩将搴旗，汴军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宁烧营退去，嗣昭追击，复收汾、慈、隰等州。五月，云州都将王敬晖据城叛，振武石善友亦为部将契苾让所逐，嗣昭皆讨平之。

天祐三年，汴人攻沧、景，刘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军三万进攻潞州，降丁会，武皇乃以嗣昭为昭义节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党有占者，见一人家舍上常有气如车盖，视之，但一贫媪而已。占者谓媪："有子乎？"曰："有，见为军士，出戍于外。"占者心异之，以为其子将来有土地之兆也。未几，丁会既降，嗣昭领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驻于是舍。丁会既归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为帅，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气寻息，闻者异之。

四年六月，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潞州，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嗣昭抚循士众，登城拒守，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其伪诏，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军民乏绝，含盐炭自生，以济贫民。嗣昭尝享诸将，登城张乐，贼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众心。五年五月，庄宗败汴军，破夹城。嗣昭知武皇弃世，哀恸几绝。时大兵攻围历年，城中士民饥死大半，廛里萧条。嗣昭缓法宽租，劝农务穑，一二年间，军城完集，三面邻于敌境，寇钞纵横，设法枝梧，边鄙不耸。

胡柳之战，周德威战没，师无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万登无石山，我军惧形于色。或请收军保营，诘旦复战。嗣昭曰："贼无营垒，去

临濮地远，日已晡晚，皆有归心，但以精骑逗挠，无令返旆，晡后追击，破之必矣。我若收军拔寨，贼人入临濮，俟彼整齐复来，即胜负水决。”庄宗曰：“非兄言，几败吾事！”军校王建及又陈方略，嗣昭与建及分兵于土山南北为掎角，汴军惧，下山，因纵军击之，俘斩三万级，由是庄宗之军复振。

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权幽州军府事。九月，以李绍宏代，嗣昭出蓟门，百姓号泣请留，截鞍惜别，嗣昭夜遁而归。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胜归籓，庄宗帐饯于戚城。庄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灵，十年馈挽，引领鹤望，俟破汴军。今兵赋不充，寇孽犹在，坐食军赋，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难之地，每一念此，寝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谨守，惠养士民。臣归本籓，简料兵赋，岁末春首，即举众复来。”庄宗离席拜送，如家人礼。是月，汴将刘鄩攻同州，朱友谦告急，嗣昭与李存审援之。九月，破汴军于冯翊，乃班师。

十九年，庄守亲征张文礼于镇州。冬，契丹三十万奄至，嗣昭从庄宗击之，敌骑围之数十重，良久不解。嗣昭号泣赴之，引三百骑横击重围，驰突出没者数十合，契丹退，翼庄宗而还。是时，阎宝为镇人所败，退保赵州，庄宗命嗣昭代宝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处球之兵出自九门，嗣昭设伏于故营，贼至，伏发，击之殆尽；余三人匿于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为贼矢中脑，嗣昭箙中矢尽，拔贼矢于脑射贼，一发而殪之。嗣昭日暮还营，所伤血流不止，是夜卒。

嗣昭节制泽、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书令。庄宗即位，赠太师、陇西郡王。长兴中，诏配飨庄宗庙庭。

嗣昭有子七人，长曰继俦，泽州刺史；次继韬、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皆夫人杨氏所生。杨氏治家善积聚，设法贩鬻，致家财百万。

继韬，小字留得，少骄狭无赖。嗣昭既卒，庄宗诏诸子扶丧归太原襄事，诸子违诏，以父牙兵数千拥丧归潞。庄宗令李存渥驰骑追谕，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获免。继韬兄继俦，嗣昭长嫡也。当袭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苫庐，继韬诈令三军劫己为留后，囚继俦于别室，以事奏闻。庄宗不得已，命为安义军兵马留后。时军前粮饷不充，租庸计度请潞州转米五万贮于相州；继韬辞以经费不足，请转三万。有幕客魏琢、牙将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摭阴事报继韬云：“朝廷无人，终为河南吞噬，止迟速间耳。”由是阴谋叛计。内官张居翰时为昭义监

军，庄宗将即位，诏赴鄴都。潞州节度判官任圜时在镇州，亦奉诏赴鄴。魏琢、申蒙谓继韬曰："国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继远，年十五六，谓继韬曰："兄有家财百万，仓储十年，宜自为谋，莫受人所制。"继韬曰："定哥以为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胜河南，不如与大梁通盟，国家方事之殷，焉能讨我？无如此算。"乃令继远将百余骑诈云于晋、绛擒生，遂至汴。梁主见之喜，因令董璋将兵应接，营于潞州之南，加继韬同平章事，改昭义军为匡义军。继韬令其爱子二人入质于汴。

及庄宗平河南，继韬惶恐，计无所出，将脱身于契丹；会有诏赦之，乃赍银数十万两，随其母杨氏诣阙，冀以赂免。将行，其弟继远曰；"兄往与不往，利害一也。以反为名，何面更见天下！不如深沟峻壁，坐食积粟，尚可苟延岁月，往则亡无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国，主上季父也，宏农夫人无恙，保获万全。"及继韬至，厚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称："留后本无恶意，奸人惑之故也。嗣昭亲贤，不可无嗣。"杨夫人亦于宫中哀祈刘皇后，后每于庄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动圣情，由是原之。在京月余，屡从畋游，宠待如故。李存渥深诃诋之，继韬心不自安，复赂伶阉，求归本镇，庄宗不听。继韬潜令纪纲书谕继远，欲军城更变，望天子遣己安抚。事泄，斩于天津桥南。二子龆年质于汴，庄宗收城得之，抚其背曰："尔幼如是，犹如能佐父造反，长复何为！"至是亦诛。乃遣使往潞州斩继远，函首赴阙，命继俦权知军州事，继达充军城巡检。

未几，诏继俦赴阙。时继俦以继韬所畜婢仆玩好之类悉为己有，每日料选算校，不时上路。继达怒谓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诛死，大兄不仁，略无动怀，而便烝淫妻妾，诘责货财，惭耻见人，生不如死！"继达服缞麻，引数百骑坐于戟门，呼曰："为我反乎！"即令人斩继俦首，投于戟门之内。副使李继珂闻其乱也，募市人千余攻于城门。继达登城楼，知事不济，启子城东门，至其第，尽杀其孥，得百余骑，出潞城门，将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溃，自刭于路隅。

天成初，继能为相州刺史，母杨氏卒于太原，继能、继袭奔丧行服。继能笞掠母主藏婢，责金银数，因笞至死。家人告变，言聚甲为乱，继能、继袭皆伏诛。嗣昭诸子自相屠害，几于溘尽，惟继忠一人仅保其首领焉。

裴约，潞州之旧将也。初事李嗣昭为亲信，及继韬之叛，约方戍泽州，因召民泣而谕之曰："余事故使，已余二纪，每见分财享士，志在平

雠，不幸薨殁。今郎君父丧未葬，即背君亲，余可傅刃自杀，不能送死与人。”众皆感泣。继而梁以董璋为泽州刺史，率众攻城，约拒久之，告急于庄宗。庄宗知其忠恳，谓诸将曰：“朕于继韬何薄，于裴约何厚？裴约能分逆顺，不附贼党，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鸱枭！”乃顾李绍斌曰：“尔识机便，为我取裴约来，朕不藉泽州弹丸之地。”即遣绍斌率五千骑以赴之。绍斌自辽州进军，未至，城已陷，约被害，时同光元年六月也。帝闻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门人，本姓张。父准，铜冶镇将。嗣本少事武皇，为帐中纪纲，渐立战功，得补军校。乾宁中，从征李匡俦为前锋，与燕人战，得居庸关，以功为义兒军使，因赐姓名。从讨王行瑜，授检校刑部尚书，改威远、宁塞等军使。五年，讨罗宏信于魏州，嗣本为前锋，师还，改马军都将。从李嗣昭讨王晖于云州，论功加检校司空。汴将李思安之围潞州也，从周德威军于余吾，嗣本率骑军日与汴人转斗，前后献俘千计，迁代州刺史。六年，从攻晋、绛，为蕃汉副使都校。及武皇丧事有日，嗣本监护其事，改云中防御使、云蔚应朔等州都知兵马使，加特进、检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讨刘守光，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得纳降军使卢文进、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献。幽州平，论功授振武节度使，号“威信可汗”。十二年，庄宗定魏博，刘鄩据莘县，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从破刘鄩于故元城，收洺、磁、卫三郡。六月，还镇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坚倾塞犯边，其众三十万攻振武，嗣本婴城拒战者累日。契丹为火车地道，昼夜急攻，城中兵少，御备罄竭，城陷，嗣本举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刚烈，有节义，善战多谋，然治郡民，颇伤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恩，本姓骆。《欧阳史》：嗣恩本吐谷浑部人。年十五，能骑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镇太原，补铁林军小校。从征王行瑜，奉表献捷，加检校散骑常侍，渐转突阵指挥使，赐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怀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围，加检校司空，充左厢马军都将。战王景仁有功，加检校司徒。救河中府，与梁人接战，应弦毙者甚众，而槊中其口；及退，庄宗亲视其伤，深加慰勉，转内衙马步都将、辽州刺史。十二年，从庄宗入魏，击刘鄩有功，转天雄军都指挥使。刘鄩之北趣乐平也，嗣恩袭之，倍程先入晋阳。时城中无备，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闻其先过，乃遁。莘之战，以功转代州刺史，充石岭关以北都知兵马使，稍迁振武节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旧勋，诏赠太尉。

有子二人，长曰武八，骑射推于军中。尝有时辈臂饥鹰，矜其搏

击，武八持鸣镝一只，赌其狩获，暮乃多之。战契丹于亲州，殁焉。幼曰从郎，累为行军司马。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劳，佐经纶之业，终没王事，得以为忠，然其后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盖货殖无穷，多财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遗子孙，安有斯祸哉！裴约以偏裨而效忠烈，尤可贵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效，参再造之功，故可附于兹也。

列传五

李存信，本姓张，父君政，回鹘部人也。大中初，随怀化郡王李思忠内附，因家云中之合罗川。存信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初为献祖亲信，从武皇入关平贼，始补军职，赐姓名。大顺中，累迁至马步都校，与李存孝击张浚军于平阳。时存孝骁勇冠绝，军中皆下之，惟存信与争功，由是相恶，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领节度，既而康君立授旄钺，存孝怒，大剽潞民，烧邑屋，言发流涕，疑存信摈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洺，武皇与之节钺。存孝虑存信离间，欲立大功以胜之，屡请兵于武皇，请兼并镇、冀，存信间之，不时许。大顺二年，武皇大举略地山东，以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校，存孝闻之怒，武皇令存质代之，存孝乃谋叛。既诛，以存信为蕃汉都校。从讨李匡俦，降赫连铎、白义诚，以功检校右仆射，从入关讨王行瑜，加检校司空，领郴州刺史。

乾宁三年，兖、郓乞师于武皇，武皇遣存信营于莘县，与朱瑄合势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谍罗宏信曰："河东志在吞食河朔，回军之日，贵道堪忧。"而存信戢兵无法，稍侵魏之刍牧，宏信怒，翻然结于梁祖，乃出兵三万以攻存信。存信敛众而退，为魏人所薄，委弃辎重，退保洺州，军士丧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师攻魏博，屠陷诸邑。五月，存信军于洹水，汴将葛从周、氏叔琮来援魏人，存信与铁林都将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为陷马坎以待之，存信战败，落落被擒。九月，存信败葛从周于宗城，乘胜至魏州之北门。明年，闻兖、郓皆陷，乃班师。八月，从讨刘仁恭，师次安塞，为燕军所败。武皇怒谓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贼至，公不辨耶！古人三败，公姑二矣。"存信惧，泥首谢罪，几至不测。自光化已后，存信多称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为右校而已。天复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晋阳，时四十一。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新唐书》：存孝，飞狐人。少于俘囚中得隶纪纲，给事帐中。及壮，便骑射，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从武皇救陈、许，逐黄寇，及遇难上源，每战无不克捷。

张浚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冯霸杀其帅李克恭以城叛。时汴将朱崇节入潞州，梁祖令张全义攻泽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骑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泽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轻绝大国，今张相公围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无穴自处，相

公何路求生耶！”存孝闻其言不逊，选精骑五百，绕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尔肉馔军，可令肥者出斗！”汴将有邓季筠者，亦以骁勇闻，乃引军出战。存孝激励部众，舞槊先登，一战败之，获马千匹，生擒季筠于军中。是夜，汴将李谠收军而遁，存孝追击至马牢山，俘斩万计，遂退攻潞州。

时朝廷命京兆尹孙揆为昭义节度使，令供奉官韩归范送旌节至平阳，揆乃仗节之潞；梁祖与揆牙兵三千为纪纲，时揆为张浚副招讨，所部万人。八月，自晋、绛逾刀黄岭趋上党。存孝引三百骑伏于长子西崖间。揆褒衣大盖，拥众而行，俟其军前后不属，存孝出骑横击之，擒揆与归范及俘囚五百，献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从周弃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为潞帅。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师，围张浚于平阳，营于赵城。华州韩建遣壮士三百夜犯其营，存孝谍知，设伏以击之，尽殪；进压晋州西门，获贼三千，自是闭壁不出。存孝引军攻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弃城而去，张浚、韩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晋、绛，以功授汾州刺史。

大顺二年三月，邢州节度使安知建叛入汴军，武皇令存孝定邢、洺，因授之节钺。时幽州李匡威与镇州王镕屡弱中山，将中分其疆土。定州王处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镇、赵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审率师出井陉以会之，并军攻临城、柏乡。李匡威救至，且议旋师。李存信与存孝不协，因构于武皇，言存孝望风退衄，无心击贼，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战功，郁郁不平，因致书通王镕，又归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陉，将逼真定，存孝面见王镕陈军机。武皇暴怒，诛先获汴将安康八方旋师。七月，复出师讨存孝，自缚马关东下，攻平山，渡滹水，击镇州四关城。王镕惧，遣使乞平，请以兵三万助击存孝，许之。《新唐书》：王镕失幽州助，因乞盟，进币五十万，归粮二十万，请出兵助讨存孝。武皇蒐于栾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营，奉诚军使孙考老被获，存信军乱。武皇进攻邢州，深沟高垒以环之，旋为存孝冲突，沟堑不成。有军校袁奉韬者，密令人谓存孝曰：“大王俟堑成即归太原，如堑垒未成，恐无归志。尚书所畏惟大王耳，料诸将孰出尚书右。王若西归，虽限以黄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洫，安能阻尚书锋锐哉！”存孝然之，纵兵成堑。居旬日，深沟高垒，飞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败，城中食尽。乾宁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诉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将帅，苟非谗慝离间，曷欲舍父子之深恩，附仇雠之党！兒虽褊狭设计，实存信构陷至此，若得生见王面，一言而死，诚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刘太妃入城慰劳。太妃引来谒见，

存孝泥首请罪曰："兒立微劳，本无显过，但被人中伤，申明无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尔与王镕书状，罪我万端，亦存信教耶！"絷归太原，车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临大敌，被重铠橐弓坐槊，仆人以二骑从，阵中易骑，轻捷如飞，独舞铁槁，挺身陷阵，万人辟易，盖古张辽、甘宁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视事旬日，私憾诸将久之。

李存进，振武人，本姓孙，名重进。《欧阳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父牷，世吏单于府。重进初仕岚州刺史汤群为部校，献祖诛群，乃事武皇。从入关，还镇太原，署牙职。景福中，为义兒军使，赐姓名。从讨王行瑜，以功授检校常侍，与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云中，改永安军使、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天复初，破氏叔琮前军于洞涡。三年，授石州刺史。庄宗初嗣位，入为步军右都检校司空，师出井陉，授行营马军都虞候，破汴军于相乡，论功授邠州刺史，转检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营招讨使，出师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军都巡按使。时魏人初附，有银枪效节都，强杰难制，专谋骚动。存进沈厚果断，犯令者枭首尸于市，诸军无不惕息，靡然向风。十四年，擢蕃汉马步副总管，从攻杨刘，战胡柳。

十六年，以本职兼领振武节度使。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杨村渡在上流。汴人运洛阳竹木，造浮桥以济军。王师以船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吏曰："河桥须竹笮大め，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石，窃虑难成。"存进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笮，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缆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条直，人皆服其勤智。庄宗举酒曰："存进，吾之杜预也。"赐宝马御衣，进检校太保，兼魏博马步都将。与李存审固守德胜。

十九年，汴将王瓒率众逼北城，为地穴火车，百道进攻。存进随机拒应，或经日不得食。汴军退，加检校太傅。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阎宝、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殁。七月，存进代嗣昭为招讨，进营东垣渡，夹滹沱为垒，沙土散恶，垣壁难成。存进斩伐林树，版筑旬日而就，贼不能寇。九月，王处球尽率其众，乘其无备，奄至垒门。存进闻之，得部下数人出斗，驱贼于桥下。俄而贼大至，后军不继，血战而殁，时年六十六。同光时，赠太尉。存进行军出师，虽无奇迹，然能以法绳其骄放，营垒守战之备，特推精力，议者称之。

有子四人，长曰汉韶。

汉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风仪峻整。初事庄宗，为定安军使，迁河东牢城指挥使。时孟知祥权知太原军府事，会契丹侵北鄙。表令汉韶率师进讨，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检校右仆射。同光中，为蔡州刺史。天成初，复姓孙氏，寻授彰国军留后，累加检校太保。长兴中，为洋州节度使。《九国志》：闵帝嗣位，加特进，汉韶以其父名上表让之，改检校左仆射。制曰："改会稽之字，抑有前闻；换瑰宝之文，非无故事。"末帝之起于凤翔也，汉韶与兴元张虔钊各帅部兵会王师于岐山下，及西师俱叛，汉韶逃归本镇。闻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与张虔钊各举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汉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国志》：汉韶与知祥叙汾上旧事，及洛中更变，相对感泣。知祥曰："丰沛故人，相遇于此，何乐如之！"于是赐第宅金帛，供帐什物，悉官给之。伪命永平军节度使，孟昶嗣伪位，历兴元、遂州两镇连帅，累伪官至中书令，封乐安郡王。年七十余，卒于蜀。

李存璋，字德璜，云中人。武皇初起云中，存璋与康君立、薛志勤等为奔走交，从入关，以功授国子祭酒，累管万胜、雄威等军。从讨李匡俦，改义兒军使。光化二年，授泽州刺史，入为牢城使。从李嗣昭讨云州叛将王晖，平之，改教练使、检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笃，召张承业与存璋授遗顾。存璋爰立庄宗，夷内难，颇有力焉。改河东马步都虞候，兼领盐铁。初，武皇稍宠军士，籓部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庄宗初嗣位，锐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抚弱，诛其豪首，期月之间，纪纲大振，弭群盗，务耕稼，去奸宄，息幸门，当时称其材干。从破汴军于夹城，转检校司徒。柏乡之役，为三镇排阵使。十一年，从盟朱友谦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将尹皓攻慈州，逆战败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军入城固守，授大同防御使、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秋，契丹攻蔚州，安巴坚遣使驰木书求赂，存璋斩其使。契丹逼云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铁车，乃熔为兵仗，以给军士。敌退，以功加检校太傅、大同军节度使、应蔚等州观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云州府第。同光初，追赠太保、平章事。晋天福初，追赠太师。

有子三人，彦球为裨校，战殁于镇州。

李存贤，字子良，本姓王，名贤，许州人。祖启忠，父恽。贤少遇乱，入黄巢军；武皇破贼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兒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天祐三年，从周德威赴援上党，营于交口。五年，权知蔚州刺史，以御吐浑。六年，权沁州刺史。先是，州当贼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据险立栅为治所，已历十余年矣。存贤至郡，乃

移复旧郡，划辟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庄宗嘉之，转检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无备，来攻其城，存贤击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团练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将尹皓攻州城，存贤督军拒战，汴军攻击百端，月余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谦来求援，命存贤率师赴之。十九年，汴将段凝军五万营临晋，蒲人大恐，咸欲归汴。或问于存贤曰："河中将士欲拘公降于汴。"厚贤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军退，以功加检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卫上将军。十一月，入觐洛阳。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审疾笃，求入觐，议择帅代之。方内宴，庄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尽，所残者存审耳。今复衰疾，北门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贤曰："无易于卿。"即日授特进、检校太保，充幽州卢龙节度使。五月，到镇。时契丹强盛，城门之外，烽尘交警，一日数战。存贤性忠谨周慎，昼夜戒严，不遑寝食，以至忧劳成疾，卒于幽州，时年六十五。诏赠太傅。

存贤少有材力，善角牴。初，庄宗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牴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博，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牴，存贤胜，得蔚州刺史。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会鹿走于中原，期龙战于大泽，蓄骁果之士，以备鹰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锡姓以结其心，授任以责其效。与夫董卓之畜吕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军而长万夫，苟不为叛臣，则可谓良将矣。

列传六

王镕，其先回鹘部人也。远祖没诺干，唐至德中，事镇州节度使王武俊为骑将。武俊嘉其勇干，畜为假子，号王五哥，其后子孙以王为氏。四代祖廷凑，事镇帅王承宗为牙将。长庆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宏正为成德军节度使。既而镇人杀宏正，推廷凑为留后，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钺授之。廷凑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寿安公主。元逵卒，子绍鼎立。绍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袭镇州节度使，并前史有传。景崇位至太尉、中书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

镕即景崇之子也，年十岁，三军推袭父位。大顺中，武皇将李存孝既平邢、洺，因献谋于武皇，欲兼并镇、定，乃连年出师以扰镇之属邑。镕苦之，遣使求救于幽州。《旧唐书》云：时天子蒙尘，九州鼎沸，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虎视山东，方谋吞据。镕以重赂结纳，请以修和好。晋军讨孟方立于邢州，镕常奉以刍粮。及方立平，晋将李存孝侵镕于南部，镕求援于幽州。自是燕帅李匡威频岁出军，以为镕援。时匡威兵势方盛，以镕冲弱，将有窥图之志。

景福二年春，匡威率精骑数万，再来赴援，会匡威弟匡俦夺据兄位，匡威退无归路，镕乃延入府第，馆于宝寿佛寺。镕以匡威因己而失国，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镕谒匡威于其馆，匡威阴遣部下伏甲劫镕，抱持之。镕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国为晋人所侵，垂将覆灭，赖公济援之力，幸而获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并辔归府舍。镕军拒之，竟杀匡威。镕本疏瘦，时年始十七，当与匡威并辔之时，电雨骤作，屋瓦皆飞。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见镕，镕就之，遽挟于马上，肩之而去。翼日，镕但觉项痛头偏，盖因为有力者所挟，不胜其苦故也。既而访之，则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赏之。《太平广记》引《刘氏耳目记》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兒也？"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为墨昆仑，因以皁衣赐之。是时，常山县邑屡为并州中军所侵掠，赵之将卒疲于战敌。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师五万来救之。并人攻陷数城。燕王闻之，躬领五万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酒酒，大犒于槀城，辇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俦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国，又见赵王之幼，乃图之。遂伏甲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先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

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匆匆，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大雨雷电，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王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赵王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

镕既失燕军之援，会武皇出师以逼真定，镕遣使谢罪，出绢二十万匹，及具牛酒犒军，自是与镕俱修好如初。洎梁祖兼有山东，虎视天下，镕卑辞厚礼，以通和好。《新唐书》：罗绍威讽镕绝太原，共尊全忠，镕依违，全忠不悦。光化三年秋，梁祖将吞河朔，乃亲征镇、定，纵其军燔镇之关城。镕谓宾佐曰：“事急矣，谋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辩，出见梁祖。梁祖盛怒，逆谓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违盟爽信，敝赋业已及此，期于无舍！”式曰：“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反欲穷兵黩武，天下其谓公何！”《新唐书》：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将击走之，得镕与嗣昭书，全忠怒，引军攻镕。周式请见全忠，全忠即出书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与和者，息人锋镝间耳。况继奉天子诏和解，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太原与赵本无恩，嗣昭庸肯入耶！”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戏之耳！”即送牛酒货币以犒军。式请镕子昭祚及大将梁公儒、李宏规子各一人往质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称帝，镕不得已，行其正朔。

其后梁祖常虑河朔悠久难制，会罗绍威卒，因欲除移镇、定。先遣亲军三千，分据镕深、冀二郡，以镇守为名。又遣大将王景仁、李思安率师七万，营于柏乡。镕遣使告急庄宗，庄宗命周德威率兵应之；镕复奉唐朝正朔，称天祐七年。及破梁军于高邑，我军大振，自是遣大将王德明率三十七都从庄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预其功，然镕未尝亲军远出。八年七月，镕至承天军，与庄宗合宴同盟，奉觞献寿，以申感概。庄宗以镕父友，曲加敬异，为之声歌，镕亦报之，谓庄宗为四十六舅。中饮，庄宗抽佩刀断衿为盟，许女妻镕子昭诲。因兹坚附于庄宗矣。

镕自幼聪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于下，特以作藩数世。专制四州，高屏尘务，不亲军政，多以阉人秉权，出纳决断，悉听所为。皆雕靡第舍，崇饰园池，植奇花异木，递相夸尚。人士皆裒衣博带，高车大盖，以事嬉游，藩府之中，当时为盛。镕宴安既久，惑于左道，专求长生之要，常聚缁黄，合炼仙丹，或讲说佛经，亲受符箓。西山多佛寺，

又有王母观，镕增置馆宇，雕饰土木。道士王若讷者，诱镕登山临水，访求仙迹，每一出，数月方归，百姓劳弊。王母观石路既峻，不通舆马，每登行，命仆妾数下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有阉人石希蒙者，奸宠用事，为镕所嬖，恆与之卧起。

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镕自西山回，宿于鹘营庄，将归府第，希蒙劝之他所。宦者李宏规谓镕曰："方今晋王亲当矢石，栉沐风雨，王殚供军之租赋，为不急之游盘，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虚府第，远出游从，如乐祸之徒，翻然起变，拒门不纳，则王欲何归！"镕惧，促归。希蒙谮宏规专作威福，多蓄猜防，镕由是复无归志。宏规闻之怒，使亲事偏将苏汉衡率兵擐甲遽至镕前，露刃谓镕曰："军人在外已久，愿从王归。"宏规进曰："石希蒙说王游从，劳弊士庶，又结构阴邪，将为大逆。臣已侦视情状不虚，请王杀之，以除祸本。"镕不听。宏规因命军士聚噪，斩希蒙首抵于前。镕大恐，遂归。是日，令其子昭祚与张文礼以兵围李宏规及行军司马李蔼宅，并族诛之，诖误者凡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部下偏将下狱，穷其反状，亲军皆恐，复不时给赐，众益惧。文礼因其反侧，密谕之曰；"王将坑尔曹，宜自图之。"众皆掩泣相谓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夜，亲事军十余人，自子城西门逾垣而入，镕方焚香受箓，军士二人突入，断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烟焰亘天，兵士大乱。镕姬妾数百，皆赴水投火而死。军校有张友顺者，率军人至张文礼之第，请为留后。遂尽杀王氏之族。镕于昭宗朝赐号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军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赵王，梁祖加尚书令。初，镕之遇害，不获其尸，及庄宗攻下镇州，镕之旧人于所焚府第灰间方得镕之残骸。庄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茔。

镕长子昭祚，乱之翼日，张文礼索之，斩于军门。次子昭诲。当镕被祸之夕，昭诲为军人携出府第，置之地穴十余日，乃髡其发，被以僧衣。属湖南纲官李震南还，军士以昭诲托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岳寺僧习业，岁给其费。昭诲年长思归，震即赍送而还。时镕故将符习为汴州节度使，会昭诲来投，即表其事曰："故赵王王镕小男昭诲，年十余岁遇祸，为人所匿免，今尚为僧，名崇隐，谨令赴阙。"明宗赐衣一袭，令脱僧服。顷之，昭诲称前成德军中军使、检校太傅，诣中书陈状，特授朝议大夫、检校考功郎中、司农少卿，赐金紫。符习因以女妻之。其后，累历少列，周显德中，迁少府监。

王处直。《王处直传》，原本止存王都废立之事，而处直事阙佚。今考《旧唐书》列传云：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

帅，乃权知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藩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使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仍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校左仆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归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刘，小字云郎，中山陉邑人也。初，有妖人李应之得于村落间，养为己子。及处直有疾，应之以左道医之，不久病间，处直神之，待为羽人。始假幕职，出入无间，渐署为行军司马，军府之事，咸取决焉。处直时未有子，应之以都遗于处直曰：“此子生而有异。”因是都得为处直之子。其后应之阅白丁于管内，别置新军，起第于博陵坊，面开一门，动皆鬼道。处直信重日隆，将校相虑，变在朝夕，谋先事为祸。会燕师假道，伏甲于外城，以备为不虞，昧旦入郭，诸校因引军以围其第，应之死于乱兵，咸云不见其尸，众不解甲。乃逼牙帐请杀都，处直坚靳之，久乃得免。翼日赏劳，籍其兵于卧内，自队长已上记于别簿，渐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别簿之记，略无子遗。都既成长，总其兵柄，奸诈巧佞，生而知之。处直爱养，渐有付托之意，时处直诸子尚幼，乃以都为节度副大使。

王郁者，亦处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阙文。

天祐十八年十二月，庄宗亲征镇州，败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胜追敌，过定州，都马前奉迎，庄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爱女，十余岁，庄宗与之论婚，许为皇子继岌妻之。自是恩宠特异，奏请无不从。同光三年，庄宗幸鄴都，都来朝觐，留宴旬日，锡赉钜万，迁太尉、侍中。时周元豹见之曰；“形若鲤鱼，难免刀匕。”及明宗嗣位，加中书令，然以其夺据父位，深心恶之。

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将校为之，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天成初仍旧。既而安重诲用事，稍以朝政厘之。时契丹犯塞，诸军多屯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屡废迎送，渐成猜间。和昭训为都筹画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势易离，可图自安之计。”会朱守殷据汴州反，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不协，心怀怨嫉。都阴知之，乃遣人说建立谋叛，建立伪许之，密以状闻。都又与青、徐、岐、潞、梓五帅蜡书以离间之。

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节度使王晏球率师讨之。都急与王郁谋，引契丹为援。洎王师攻城，契丹将托诺率骑万人来援，都与契丹合兵大战于嘉山，为王师所败，惟托诺以二千骑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为诺王，屈身沥恳，冀其尽力。孤垒周年，亦甚有备，诸校或思归向，以其访察严密，杀人相继，人无宿谋，故数构不就。

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时都校马让能降于曲阳门，都巷战而败，奔马归于府第，纵火焚之，府库妻孥，一夕俱烬，惟擒托诺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献于行在。

李继陶者，庄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养于宫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诲知其本末，付段佪养之为兒；佪知其不称，许其就便。王都素蓄异志，潜取以归，呼为庄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装，时俾乘墉，欲惑军士，人咸知其伪，竟诟辱之。城陷，晏球获之，拘送于阙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

史臣曰：王镕据镇、冀以称王，治将数世；处直分易、定以为帅，亦既重侯。一则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则嬖孽子而失其国，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察祸于未萌，相继败亡，又谁咎也！

列传七

康君立，蔚州兴唐人，世为边豪。乾符中，为云州牙校，事防御使段文楚。时群盗起河南，天下将乱，代北仍岁阻饥，诸部豪杰，咸有啸聚邀功之志。会文楚稍削军人储给，戍兵咨怨。君立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谋曰："段公懦人，难与共事。方今四方云扰，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时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虽权系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沙陀部，复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君立等乃夜谒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乱，天子付将臣以边事，岁偶饥荒，便削储给，我等边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异议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举事当有朝典，公等勿轻议。予家尊远在振武，万一相迫，俟予禀命。"君立等曰；"事机已泄，迟则变生，曷俟千里咨禀！"众因聚噪，拥武皇。比及云州，众且万人，师营斗鸡台，城中械文楚以应武皇之军。既收城，推武皇为大同军防御留后。众状以闻，朝廷不悦，诏征兵来讨。俄而献祖失振武，武皇失云州。朝廷命招讨使李钧、幽州李可举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从击可举之师屡捷，及献祖入达靼，君立保感义军，武皇授雁门节度，以君立为左都押牙，从入关，逐黄孽，收长安。武皇还镇太原，授检校工部尚书、先锋军使，

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阳，来归于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讨使，李存孝副之，帅师二万，助罕之攻取河阳。三月，与汴将丁会、牛存节战于沇河。临阵之次，骑将安休休叛入汴军，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顺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讨平之，授检校左仆射、昭义节度使。自武皇之师连岁略地于邢、洺，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泽潞之师以为掎角。

景福初，检校司徒，食邑千户。二年，李存孝据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讨之，以功加检校太保。乾宁初，存孝平，班师。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诸将无解愠者。初，李存信与存孝不叶，屡相倾夺，而君立素与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会诸将酒博，因语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时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赐鸩而殂，时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旧之故，诏赠太傅。

薛志勤，蔚州奉诚人，小字铁山。初为献祖帐中亲信，乾符中，与

康君立共推武皇定云州，以功授右牙都校；从入达靼，武皇授节雁门，志勤领代北军使；从入关，收京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河东右都押牙、先锋右军使。从武皇救陈、许，平黄巢。武皇遇难于上源驿，汴将杨彦洪连车树栅，遮绝巷陌，时骑从皆醉，宴席既阑，汴军四面攻传舍。志勤虓勇冠绝，复酒胆激壮，因独登驿楼大呼曰："朱仆射负恩无行，邀我司空图之，吾三百人足以济事！"因弯弧发射，矢无虚发，汴人毙者数十。志勤私谓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属无遗类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桥，志勤以其属血战击败之，得侍武皇还营，由是恩顾益厚。大顺初，张浚以天子之师来侵太原。十月，大军入阴地，志勤与李承嗣率骑三千抗之，败韩建之军于蒙坑，进收晋、绛，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从讨镇州，收天长、临城，志勤皆先登陷阵，勇敢无前。王晖据云州叛，讨平之，以志勤为大同军防御使、检校司空。乾宁初，代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潞，时年六十二。

史建瑭，字国宝。父敬思，雁门人，仕郡至牙校。武皇节制雁门，敬思为九府都督，从入关，定京师。及镇太原，为裨将。中和四年，从援陈、许，为前锋，败黄巢于汴上，追贼至徐、兖，常将骑挺身酣战，勇冠诸军。是时，天下之师云集，军中无不推伏。六月，卫从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驿，是夕，为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兴，操弓与汴人斗，矢不虚发，汴人死者数百。夜分冒雨方达汴桥，左右扶武皇决围而去。敬思后拒，血战而殁。武皇还营，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建瑭以父荫少仕军门。光化中，典昭德军。与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将李瑭以献，授检校工部尚书。李思安之围上党也，建瑭为前锋，与总管周德威赴援。时汴人夹城深固，援路断绝，建瑭日引精骑，设伏擒生，夜犯汴营，驱斩千计，敌人不敢刍牧。汴将王景仁营于柏乡，建瑭与周德威先出井陉。高邑之战，日已晡晚，汴军有归志，建瑭督部落精骑先陷其阵，夹攻魏、滑之间，遂长驱追击。夜入柏乡，俘斩数千计，论功加检校左仆射。师还，留戍赵州。汴将氏延赏数犯赵之南鄙，建瑭设伏柏乡，获延赏，献之。

九年，梁祖亲攻蓨县。时王师并攻幽州，声言汴军五十万，将寇镇、定。都将符存审谓建瑭曰："梁军倘以五十万来，我等何以待之？"裨将赵行实曰："走入土门为上策。"存审曰："事未可知，但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徐图。"不旬日，杨师厚围枣强，贺德伦围蓨县，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审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坐滋贼势。何以为谋。老贼若不下蓨、阜，必西攻

深、冀，与公等料阅骑军，侦视贼势。”乃选精骑八百趋信都，存审扼下博桥，建瑭与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骑为五军，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掠梁军之刍牧者还，会下博桥。翼日，诸军皆至，获刍牧者数百人，聚而杀之，缓数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军大至矣！”梁军震恐。明日，建瑭、嗣肱为梁军服色，与刍牧者相杂，晡晚，及贺德伦寨门，杀守门者，纵火大噪，俘斩而去。是夜，梁祖烧营而遁，比至贝州，迷失道咯，委弃兵仗，不可胜计。

十二年，魏博归款，建瑭与符存审前军屯魏县。十三年，败刘鄩于元城，收澶州，以建瑭为刺史、检校司空、外衙骑军都将。寻历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胜。十八年，与阎宝讨张文礼，为马军都将。八月，收赵州，获刺史王钅延。进逼镇州，为流矢所中，卒于军，时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雁门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补右职。中和二年，从武皇讨贼关辅，为前锋。王师之攻华阴，黄巢令伪客省使王汀会军机于黄揆，承嗣擒之以献。贼平，以功授汾州司马，改榆次镇将。光启初，从讨蔡贼于陈、许。上源之难，遣承嗣奉表行在，陈诉其事。观军容田令孜馆而慰谕，令达情于武皇，姑务叶和，仍授以左散骑常侍。朱玫之乱，遣承嗣率军万人援鄜州，至渭桥迎扈车驾。王行瑜既杀朱玫，承嗣会鄜、夏之师入定京城，获伪相裴彻、郑昌图，函送朱玫、襄王首献于行在。驾还宫，赐号迎銮功臣、检校工部尚书、守岚州刺史，赐犒军钱二万贯。

时车驾初还，三辅多盗，承嗣按兵警御，辇毂乂安。及还屯于鄜，留别将马嘉福五百骑宿卫。孟方立之袭辽州也，武皇遣承嗣设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发伏，击其归兵，大败之，获其将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张浚之加兵于太原也，时凤翔军营霍邑，承嗣率一军攻之，岐人夜遁，追击至赵城，合大军攻平阳，旬有三日而拔。师还，改教练使、检校司徒。

乾宁二年，兖、郓为汴人所攻，势渐危蹙，遣使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承嗣率三千骑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时李存信屯于莘县，既而罗宏信背盟，掩击王师，因兹隔绝。及瑄、瑾失守，承嗣与朱瑾、史俨同入淮南。承嗣、史俨皆骁将也，淮人得之，军声大振。十国春秋·吴列传》：太祖署为淮南行军副使。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赵岳间道使于淮南，请归承嗣等；杨行密许之，遣使陈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将庞师古、葛从周出师，将收淮南，朱瑾率淮南军三万，与承嗣设伏

于清口，大败汴人，生获庞师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检校太尉，领镇海军节度使。天绑九年，淮人闻庄宗有柏乡之捷，乃以承嗣为楚州节度使，以张犄角。十七年七月，卒于楚州，时年五十五。

史俨，代州雁门人。以便骑射给事于武皇。为帐中亲将，骁果绝众，善擒生设伏，望尘揣敌，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辅，诛黄巢，每出师皆从。乾宁中，从讨王行瑜，师次渭北，遣俨率五百骑护驾石门。时京城大扰，士庶多散布南山。俨分骑警卫，比驾还京，盗贼不作，以功授检校右散骑常侍，屯于三桥者累月，昭宗宠锡优异。明年，与李承嗣率骑渡河援兖、郓。时汴军雄盛，自青、徐、兖、郓，栅垒相望。俨与骑将安福顺等，每以数千骑直犯营垒，左俘右斩，汴军为之披靡。及朱瑾失守，与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军，不闲骑射，既得俨等，军声大振，寻挫汴军于清口。其后并钟传，擒杜洪，削钱镠，成行密之霸迹者，皆俨与承嗣之力也。淮人馆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俨等尽其死力。《十国春秋》云：俨累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卒于广陵。

盖寓，蔚州人。祖祚，父庆，世为州之牙将。武皇起云中，寓与康君立等推毂佐佑之，因为腹心。武皇节制雁门，署职为都押牙，领岚州刺史。洎移镇太原，改左都押牙、检校左仆射。武皇与之决事，言无不从，凡出征伐，靡不卫从。《通鉴》：光启二年，驾幸兴元，大将盖寓说克用曰："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今不诛朱玫，黜李煴，无以自湔洗。"克用从之。又，《通鉴考异》引《纪年录》云：伪使至太原，太祖诘其事状，曰："皆朱玫所为。"将斩之以徇，大将盖寓等言云云。太祖燔伪诏，械其使，驰檄喻诸镇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伪诏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胁迁銮驾，播越梁、洋，行至半涂，六军变扰，遂至苍皇而晏驾，不知弑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无主，昨四镇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册毕，改元大赦者。'李煴出自赘疣，名污藩邸，智昏菽麦，识昧机权。李符掳之以塞辞，朱玫卖之以为利。吕不韦之奇货，可见奸邪；萧世诚之土囊，期于匪夕。近者，当道径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现驻巴、梁，宿卫比无骚动。而朱玫胁其孤騃，自号台衡，敢首乱阶，明言晏驾，荧惑藩镇，凌弱庙朝"云云。乾宁二年，从入关讨王行瑜，特授检校太保、开国侯，令邑一千户，领容管观察经略使。光化初，车驾还京，授检校太傅，封成阳郡公。

寓性通黠，多智数，善揣人主情。武皇性严急，左右难事，无委遇者，小有违忤，即置于法，惟寓承颜希旨，规其趋向，婉辞顺意，以尽参裨。武皇或暴怒将吏，事将不测，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责之，武

皇怡然释之。有所谏诤，必征近事以为喻，自武皇镇抚太原，最推亲信，中外将吏，无不景附，朝廷藩邻，信使结托，先及武皇，次入寓门；既总军中大柄，其名振主，梁祖亦使奸人离间，暴扬于天下，言盖寓已代李，闻者寒心，武皇略无疑间。初，武皇既平王行瑜，还师渭北，暴雨六十日，诸将或请入觐，且云："天颜咫尺，安得不行觐礼。"武皇意未决，寓白曰："车驾自石门还京，寝未安席，比为行瑜兄弟惊骇乘舆，今京师未宁，奸宄流议，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复动宸情。君臣始终，不必朝觐，但归藩守，姑务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盖寓尚阻吾入觐，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师。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笃，武皇日幸其第，手赐药饵。初，寓家每事珍膳，穷极海陆，精于府馔，武后非寓家年献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归，恩宠之洽，时我与比；及其卒也，哭之弥恸。庄宗即位，追赠太师。

伊广，字言，原本阙一字。元和中右仆射慎之后。广，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乱，乃委质于武皇。广襟情洒落，善占对，累历右职，授汾州刺史。时武皇主盟，诸侯景附，军机缔结，聘遗旁午，广奉使称旨，累迁至检校司徒。乾宁四年，从征刘仁恭，武皇之师不利于成安寨，广殁于贼。

有女为庄宗淑妃。子承俊，历贝、辽二州刺史。

李承勋者，与广同为牙将，善于奉使，名闻军中。承勋累迁至太原少尹。刘守光之僭号也，庄宗遣承勋往使，问其衅端。承勋至幽州，见守光，如藩方聘问之礼。谒者曰："燕王为帝矣，可行朝礼。"承勋曰："吾大国使人，太原亚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闻之不悦，拘留于狱，数日而出，诘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君能臣我王，则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会王师讨守光，承勋竟殁于燕。

史敬镕，太原人。事武皇为帐中纲纪，甚亲任之。庄宗初嗣晋王位，李克宁阴构异图，将害庄宗，事发有日矣，克宁密引敬镕，以邪谋谕之。既而敬镕白，贞简太后惶骇，召张承业、李存璋等图之。克宁等伏诛，以功累历郡。同光初，为华州节度使，移镇安州。天成中，入为金吾上将军。期年，复授邓州，至镇数月卒。赠太尉。

列传八

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人也。初事武皇为帐中骑督，骁勇，便骑射，胆气智数皆过人。久在云中，谙熟边事，望烟尘之警，悬知兵势。乾宁中，为铁林军使，武皇讨王行瑜，以功加检校左仆射，移内衙军副。

光化二年三月，汴将氏叔琮率众逼太原。有陈章者，以虓勇知名，众谓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阳五，愿擒之，请赏以郡。”陈章尝乘骢马朱甲以自异。武皇戒德威曰：“我闻陈夜叉欲取尔求郡，宜善备之。”德威曰：“陈章大言，未知鹿死谁手！”他日致师，戒部下曰：“如阵上见陈夜叉，尔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战，部下伪退，陈章纵马追之，德威背挥铁槁击堕马，生获以献，由是知名。

天复中，我师不利于潘县，汴将朱友宁、氏叔琮来逼晋阳。时诸军未集，城中大恐，德威与李嗣昭选募锐兵出诸门，攻其垒，擒生斩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与李嗣昭合燕军攻潞州，降丁会，以功加检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为蕃汉都将。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军于余吾。时汴军十万筑夹城，围潞州，内外断绝，德威以精骑薄之，屡败汴人，进营高河，令游骑邀其刍牧。汴军闭壁不出，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树栅以通夹城，德威之骑军，倒墙堙堑，日数十战，前后俘馘，不可胜纪。梁有骁将黄角鹰、方骨仑，皆生致之。

五年正月，武皇疾笃，德威退营乱柳，武皇厌代。四月，命德威班师。时庄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颇有浮议，内外忧之。德威既至，单骑入谒，伏灵柩哭，哀不自胜，由是群情释然。是月二十四日，从庄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军营横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雾晦暝，王师伏于三垂岗下。翼日，直趋夹城，斩关破垒，梁人大败，解潞州之围。初，德威与李嗣昭有私憾，武皇临终顾谓庄宗曰：“进通忠孝不负我，重围累年，似与德威有隙，以吾命谕之，若不解重围，殁有遗恨。”庄宗达遗旨，德威感泣，由是励力坚战，竟破强敌，与嗣昭欢爱如初。以功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节度使。

七年，岐人攻灵夏，遣使来求助，德威渡河以应之；师还，授蕃汉马步总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据深、冀，汴将王景仁军八万次柏乡，镇州节度使王镕来告难，帝遣德威率前军出井陉，屯于赵州。十二月，帝亲征。二十五日，进薄汴营，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上。汴将韩勍率精

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曜，望之森然，我军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结阵而来，观其形势，志不在战，欲以兵甲耀威耳。我军人乍见其来，谓其锋不可当，此时不挫其锐，吾军不振矣！"乃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佣贩，虚有表耳，纵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资。"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贼百余人，贼渡河而退。德威谓庄宗曰："贼骄气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庄宗曰："我提孤军，救难解纷，三镇乌合之众，利在速战，卿欲持重，吾惧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镇、定之士，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我师破贼，惟恃骑军，平田广野，易为施功。今压贼营，令彼见我虚实，则胜负未可必也。"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德威患之，谓监军张承业曰："王欲速战，将乌合之徒，欲当剧贼，所谓不量力也。去贼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彴渡之，吾族其为俘矣。若退军鄗邑，引贼离营，彼出则归，复以轻骑掠其刍饷，不逾月，败贼必矣。"承业入言，庄宗乃释然。德威得降人问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桥数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军保鄗邑。

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骑军致师于柏乡，设伏于村坞间，令三百骑以压汴营。王景仁悉其众结阵而来，德威转战而退，汴军因而乘之，至于鄗邑南。时步军未成列，德威阵骑河上以抗之。亭午，两军皆阵，庄宗问战时，德威曰："汴军气盛，可以劳逸制之，造次较力，殆难与敌。古者师行不逾一舍，盖虑粮饷不给，士有饥色。今贼远来决战，纵挟糗Я，亦不遑食。晡晚之后，饥渴内侵，战阵外迫，士心既倦，将必求退。乘其劳弊，以生兵制之，纵不大败，偏师必丧。以臣所筹，利在晡晚。"诸将皆然之。时汴军以魏、博之人为右广，宋、汴之人为左广，自未至申，阵势稍却，德威麾军呼曰；"汴军走矣！"尘埃涨天，魏人收军渐退。庄宗与史建瑭、安金全等因冲其阵，夹攻之，大败汴军，杀戮殆尽；王景仁、李思安仅以身免，获将校二百八十人。

八月，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骑三万出飞狐，与镇州将王德明、定州将程严等军进讨。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刘知温。五月七日，刘守光令骁将单廷珪督精甲万人出战，德威遇于龙头岗。初，廷珪谓左右曰："今日擒周阳五。"既临阵，见德威，廷珪单骑持枪躬追德威，垂及，德威侧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奋槁南坠其马，生获廷珪，贼党大败，斩首三千级，获大将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进军良乡、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夺气。德威之师，屡收诸郡，降者相继。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德威性忠孝，感武皇奖遇，尝思临难忘身。十二月，汴将刘鄩自洹水乘虚将寇太原，德威在幽州闻之，径以五百骑驰入土门，闻鄩军至乐平不进，德威径至南宫以候汴军。初，刘鄩欲据临清以扼镇、定转饷之路，行次陈宋口，德威遣将擒数十人，皆傅刃于背，絷而遣之。既至，谓刘鄩曰："周侍中已据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骑扼临清，刘鄩乃入贝州。是时德威若不至，则胜负不可知也。

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阳。《辽史·太祖纪》：神册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兵拒战于居庸关之西，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级。又，《通鉴》：契丹主帅众三十万，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敌众攻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抚循士众，昼夜乘城，竟获保守。十五年，我师营麻口渡，将大举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军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次胡柳陂。诘旦，骑报曰；"汴军至矣！"庄宗使问战备，德威奏曰："贼倍道而来，未成营垒，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贼疆，须决万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贼之家属，尽在其间，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国为念？以我深入之众，抗彼激愤之军，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必胜。王但按军保栅，臣以骑军疲之，使彼不得下营，际晚，粮饷不给，进退无据，因以乘之，破贼之道也。"庄宗曰："河上终日挑战，恨不遇贼，今款门不战，非壮夫也！"乃率亲军成列而出，德威不获已，从之。谓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庄宗与汴将王彦章接战，大败之。德威之军在东偏，汴之游军入我辎重，众骇，奔入德威军，因纷扰无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战殁。先是，镇星犯上将，星占者云，不利大将。是夜收军，德威不至，庄宗恸哭谓诸将曰："丧我良将，吾之咎也！"

德威身长面黑，笑不改容，凡对敌列阵，凛凛然有肃杀之风。中兴之朝，号为名将。及其殁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赠太师。天成中，诏与李嗣昭、符存审配飨庄宗庙廷。晋高祖即位，追封燕王。

子光辅，历汾、汝州刺史。

符存审，字德详，陈州宛邱人，《欧阳史·义兒传》，惟符存审不在其列，别自为传。盖存审子彦卿有女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旧名存。父楚，本州牙将。存审少豪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盗起，存审鸠率豪右，庇捍州里。会郡人李罕之起自群盗，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为蔡寇所逼，弃郡投诸葛爽；存审从至河阳，为小校，屡战蔡贼有功。诸葛爽卒，罕之为其部将所逼，出保怀

州，部下分散，存审乃归于武皇。武皇署右职，令典义兒军，赐姓名。

存审性谨厚，宠遇日隆，自是武皇西征，存审常从，所至立功。从讨赫连铎，冒刃死战，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疮，日夕临问。乾宁初，讨李匡俦，存审前军拔居庸关。明年，从讨邠州，时邠之劲兵屯龙泉寨，四面悬崖，石壁险固，存审奋力拔之。师还，授检校左仆射。副李嗣昭讨李瑭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厢步军都指挥使。天祐三年，授蕃汉马步副指挥使，与李嗣昭降丁会于上党，从周德威破贼于夹城，加检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领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七年，加检校太保，充蕃汉副总管。庄宗击汴人于柏乡，留存审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赵州。九年，梁祖攻蓨县，存审与史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桥，汴人惊乱，烧营而遁，以功遥领邢、洺、磁团练使。

十二年，魏博归款于庄宗，遣存审率前锋据临清，以俟进取。庄宗入魏，存审屯魏县以抗刘鄩。六月，鄩营莘县，存审与镇、定之师营莘西三十里，一日数战。八月，率师攻张源德于贝州。十三年二月，刘鄩自莘悉众来袭我魏州，存审以大军踵其后，战于故元城，大败汴人，从收澶、卫、磁、洺等州。秋，邢州阎宝降，授存审安国军节度、邢洺磁等州观察使。十月，戴思远弃沧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审检校太傅、横海军节度使，兼领魏博马步军都指挥使。明年，就加平章事。

十四年八月，将兵援周德威于幽州，败契丹之众。冬，破汴将安彦之于杨刘，诸军进营麻口。时梁将谢彦章营行台村，庄宗勇于接战，每以轻骑当之，遇窘者数四。存审每俟其出，必叩马谏曰："王将复唐宗社，宜为天下自爱，搴旗挑战，一剑之任，无益圣德，请责效于臣。古人不以贼遗君父，臣虽不武，敢不代君之忧。"庄宗及时回驾。十二月，战于胡柳。晡晚之后，存审引所部银枪效节军，败梁军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间，周德威战殁，一军逗挠，梁军四集，存审与其子彦图冒刃血战，出没贼阵，与庄宗军合。午后，师复集，击败汴人。

十六年春，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于德胜口筑南北城以据之。七月，汴将王瓒自黎阳渡河寇澶州，存审拒战，瓒退，营于杨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与交锋，对垒经年，大小凡百余战。

十七年，汴将刘鄩攻同州，朱友谦求援于我，遣存审与李嗣昭将兵赴之。九月，次河中，进营朝邑。时河中久臣于梁，众持两端，及诸军大集，刍粟暴贵，嗣昭惧其翻覆，将急战以定胜负。居旬日，梁军逼我营。会望气者言，西南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存审曰："我方欲决

战，而形于气象，得非天赞欤！”是夜，阅其众，诘旦进军。梁军来逆战，大败之，追斩二千余级。自是梁军保垒不出。存审谓嗣昭曰：“吾初惧刘鄩据渭河。偏师既败，彼若退归，惧我踵之；穷兽搏人，勿谓无事。可开其归路，然后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马于沙苑，刘鄩、尹皓知之，保众退去，《欧阳史》：鄩以为晋军且懈，乃夜遁去。存审追击于渭河，又大败之。遂解同州之围。存审略地至奉先，谒诸帝陵，乃班师。

十八年，王师讨张文礼于镇州，李嗣昭、李存进相次战殁。十九年，遣存审率师进攻叛帅于城下，文礼之将李再丰阴送款于存审，我师中夜登城，擒文礼之子处球等，露布以献。镇州平，以功加检校太傅、兼侍中。

二十年正月，师还于魏州，庄宗出城迎劳，就第宴乐。无何，契丹犯燕蓟，郭崇韬奏曰：“汴寇未平，继韬背叛，北边捍御，非存审不可。”上遣中使谕之，存审卧病羸瘠，附奏曰：“臣效忠禀命，靡敢为辞，但疴恙缠绵，未堪祗役。”既而诏存审以本官充幽州卢龙节度使，自镇州之任。同光初，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食邑千户，赐号忠烈扶天启运功臣。

十月，平梁，迁都洛阳。存审以身为大将，不得预收复中原之功，旧疾愈作，坚求入觐寻医，以情告郭崇韬。时崇韬自负一时，佐命之功，无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审之下，权势既隆，人士辐凑，不欲存审加于己上，每有章奏求觐，即阴沮之。存审妻郭氏泣诉于崇韬曰：“吾夫于国，粗效驱驰，与公乡里亲旧，公忍令死弃北荒，何无情之如是！”崇韬益惭戆。明年春，疾甚，上章恳切，乞生觐天颜，不许。存审伏枕而叹曰：“老夫历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远夷极塞，皆得面觐彤墀，射钩斩袪之人，孰不奉觞丹陛，独予壅隔，岂非命哉！”渐增危笃，崇韬奏请许存审入觐。四月，制授存审宣武军节度使、诸道蕃汉马步总管。诏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时年六十三，遗命葬太原。存审遗奏陈叙不得面觐，词旨凄惋。庄宗震悼久之，废朝三日，赠尚书令。

存审少在军中，识机知变，行军出师，法令严明，决策制胜，从无遗悔，功名与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将也。常戒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剑而违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屯危患难，履锋冒刃，入万死而无一生，身方及此，前后中矢仅百余。”乃出镞以示诸子，因以奢侈为戒。

存审微时，尝为俘囚，将就戮于郊外，临刑指危垣谓主者曰：“请就戮于此下，冀得坏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为移次焉。迁延之际，主将拥妓而饮，思得歌者以助欢。妓曰：“俘囚有符存审者，妾之旧识，每令击节，以赞歌令。”主将欣然，驰骑而舍之；岂非命也！

彦超，存审之长子也。少事武皇，累历牙职。存审卒，庄宗以彦超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军乱，诏彦超赴北京巡检。先是，朝廷令内官吕、郑二人在太原，一监兵，一监仓库。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单骑奔河东，与吕、郑谋杀彦超与留守张宪。彦超觉之，密与宪谋，未决，部下大噪，州兵毕集，张宪出奔。是夕，军士杀吕、郑、存霸于衙城。诘旦，闻洛城祸变，彦超告谕三军。《宋史·张昭传》云：昭为张宪推官，庄宗及难，闻鄴中兵士推戴明宗，宪部将符彦超合戍将应之。宪死，有害昭者，执之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无得害之。”又逼昭为榜，安抚军民。明宗又令其弟龙武都虞候彦卿驰骑安抚。六月，彦超入觐，明宗召见抚谕，寻授晋州留后。未行，会其弟前曹州刺史彦饶平宣武乱军，明宗喜，召彦超谓之曰：“吾得尔兄弟力，余更何忧，尔为我往河东抚育耆旧。”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义节度使。四年，授骁卫上将军，改金吾上将军。长兴元年，授泰宁军节度使，寻移镇安州。

彦超厮养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书计，委主货财，岁久耗失甚多，彦超止于诃谴而已。应顺元年正月，佛留闻朝廷多事，因与任货兒等谋乱。一夕，扣门言朝廷有急递至，彦超出至□事，佛留挟刃害之。诘旦，本州节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杀之，余众奔淮南，擒彦超部将赵温等二十六人诛之。彦超赠太尉。

存审次子彦饶，《晋史》有传。次彦卿，皇朝前凤翔节度使、守太师、中书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阳。次彦能，终于楚州防御使。次彦琳，仕皇朝为金吾上将军，卒于任。

列传九

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也。父宏正。崇韬初为李克修帐下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修卒，武皇用为典谒，奉使凤翔称旨，署教练使。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恳辞要职。先是，中门使吴珙、张虔厚忠而获罪。知祥惧，求为外任，妻璠华公主泣请于贞简太后。庄宗谓知祥曰："公欲避路，当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乃署知祥为太原军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韬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

十八年，从征张文礼于镇州。契丹引众至新乐，王师大恐，诸将咸请退还魏州，庄宗犹豫未决。崇韬曰："安巴坚只为王都所诱，本利货财，非敦邻好，苟前锋小衄，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驱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济否，亦有天命。"庄宗从之，王师果捷。明年，李存审收镇州，遣崇韬阅其府库，或以珍货赂遗，一无所取，但市书籍而已。

庄宗即位于魏州，崇韬加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充枢密使。是时，卫州陷于梁，澶、相之间，寇钞日至，民流地削，军储不给，群情恟恟，以为霸业终不能就，崇韬寝不安席。俄而王彦章陷德胜南城，敌势滋蔓，汴人急攻杨刘城。明宗在郓，音驿断绝。庄宗登城四望，计无所出。崇韬启曰："段凝阻绝津路，苟王师不南，郓州安能保守！臣请于博州东岸立栅，以固通津，但虑汴人侦知，径来薄我，请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战，如三四日间。贼军未至，则栅垒成矣。"崇韬率毛璋等万人夜趋博州，视矛戟之端有光，崇韬曰："吾闻火出兵刃，破贼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筑，昼夜不息。崇韬于葭苇间据胡床假寝，觉裤中冷，左右视之，乃蛇也，其忘疲励力也如是。居三日，梁军果至，城垒低庳，沙土散恶，战具不完，汴将王彦章、杜晏球率众攻击，军不得休息。崇韬身先督众，四面拒战，有急即应，城垂陷，俄报庄宗领亲军次西岸，梁军闻之退走，因解杨刘之围。

未几，汴将康延孝来奔，崇韬延于卧内，讯其军机。延孝曰："汴人将四道齐举，以困我军。"庄宗忧之，召诸将谋进取之策。宣徽使李绍宏请弃郓州，与汴人盟，以河为界，无相侵寇。庄宗不悦，独卧帐中，召崇韬谓曰："计将安出？"对曰："臣不知书，不能征比前古，请以时事言

之。自陛下十五年起义图霸，为雪家雠国耻，甲胄生虮虱，黎人困输挽。今纂崇大号，河朔士庶，日望荡平，才得汶阳尺寸之地，不敢保守，况尽有中原乎！将来岁赋不充，物议咨怨，设若划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以来，昼夜筹度，料我兵力，算贼事机，不出今年，雌雄必决。闻汴人决河，自滑至郓，非舟楫不能济。又闻精兵尽在段凝麾下，王彦章日寇郓境，彼既以大军临我南鄙，又凭恃决河，谓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复汶阳，此汴人之谋也。臣谓段凝保据河需，苟欲持我，臣但请留兵守鄴，保固杨刘；陛下亲御六军，长驱倍道，直指大梁，汴城无兵，望风自溃。若使伪主授首，贼将自然倒戈，半月之间，天下必定。如不决此计，傍采浮谭，臣恐不能济也。今岁秋稼不登，军粮才支数月，决则成败未知，不决则坐见不济。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成败天也，在陛下独断。”庄宗蹶然而兴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掳，行计决矣！”即日下令军中，家口并还魏州。庄宗送刘皇后与兴圣宫使继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别，曰：“事势危蹙，今须一决，事苟不济，无复相见。”乃留李绍宏及租庸使张宪守魏州，大军自杨刘济河。是岁，擒王彦章，诛梁氏，降段凝，皆崇韬赞成其谋也。

庄宗至汴州，宰相豆卢革在魏州，令崇韬权行中书事。俄拜侍中兼枢密使，及郊礼毕，以崇韬兼领镇、冀州节度使，进封赵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崇韬既位极人臣，权倾内外，谋猷献纳，必尽忠规，士族朝伦，颇亦收奖人物，内外翕然称之。初收汴、洛，稍通赂遗，亲友或规之，崇韬曰：“余备位将相，禄赐巨万，但伪梁之日，赂遗成风，今方面藩侯，多梁之旧将，皆吾君射钩斩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为吾人，坚拒其请，得无惧乎！藏余私室，无异公帑。”及郊禋，崇韬悉献家财，以助赏给。时近臣劝庄宗以贡奉物为内库，珍货山积，公府赏军不足。崇韬奏请出内库之财以助，庄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时天下已定，寇仇外息，庄宗渐务华侈，以逞己欲。洛阳大内宏敞，宫宇深邃，宦官阿意顺旨，以希恩宠，声言宫中夜见鬼物，不谋同辞。庄宗骇异其事，且问其故。宦者曰：“见本朝长安大内，六宫嫔御，殆及万人，椒房兰室，无不充牣。今宫室大半空闲，鬼神尚幽，亦无所怪。”由是景进、王允平等于诸道采择宫人，不择良贱，内之宫掖。

三年夏，雨，河大水，坏天津桥。是时，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庄宗曰：“予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即令宫苑使经营之，犹

虑崇韬有所谏止，使谓崇韬曰：“今年恶热，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恆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陛下顷在河上，汴寇未平，废寝忘食，心在战阵，祁寒溽暑，不介圣怀。今寇既平，中原无事，纵耳目之玩，不忧战阵，虽层台百尺，广殿九筵，未能忘热于今日也。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营造，崇韬复奏曰：“内中营造，日有縻费，属当灾馑，且乞权停。”不听。

初，崇韬与李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大失所望，泣涕愤郁。崇韬乃置内勾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勾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怏怅不已。崇韬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后，权位熏灼，恐为人所倾夺，乃谓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为群邪排毁，吾欲避之，归镇常山，为菟裘之计。”其子廷说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势，便是神龙去水，为蝼蚁所制，尤宜深察。”门人故吏又谓崇韬曰：“侍中勋业第一，虽群官侧目，必未能离间。宜于此时坚辞机务，上必不听，是有辞避之名，塞其谗慝之口。魏国夫人刘氏有宠，中宫未正，宜赞成册礼，上心必悦。内得刘氏之助，群阉其如余何！”崇韬然之，于是三上章坚辞枢密之位，优诏不从。崇韬乃密奏请立魏国夫人为皇后，复奏时务利害二十五条，皆便于时，取悦人心；又请罢枢密院事，各归本司，以轻其权，然宦官造谤不已。

三年，坚乞罢兼领节钺，许之。《册府元龟》云：同光中，崇韬再表辞镇，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枢要，常处重难。或迟疑未决之机，询诸先见；或忧挠不定之事，访自必成。至于赞朕丕基，登兹大宝，众兴异论，卿独坚言，天命不可违，唐祚必须复，请纳家族，明设誓文，及其密取汶阳，兴师入不测之地；潜通河口，贡谋占必济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迨中都啸聚，群党窥陵，朕决议平妖，兼收浚水，虽云先定，更审前筹，果尽赞成，悉谐沈算，斯即何须冒刃，始显殊庸。况常山陆梁，正虞未复，卿能抚众，共定群心，惟朕知卿，他人宁表。所以赏卿之庞，实异等伦；沃朕之心，非虚渥泽。今卿再三谦逊，重叠退辞，始纳常阳，请归上将，又称梁苑，不可兼权。如此周身，贵全名节，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览坚辞，难沮来表。其再让汴州，所宜依允。”

会客省使李严使西川回，言王衍可图之状，庄宗与崇韬议讨伐之谋，方择大将。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慈管当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北面须藉大臣，全倚总管镇御。臣伏

念兴圣宫使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俾成其威望。”庄宗方爱继岌，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奏，庄宗曰：“无逾于卿者。”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是岁九月十八日，率亲军六万，进讨蜀川。崇韬将发，奏曰：“臣以非才，谬当戎事，仗将士之忠力，凭陛下之威灵，庶几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择帅，如信厚善谋，事君有节，则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帅授之。如宰辅阙人，张宪有披榛之劳，为人谨重而多识。其次李琪、崔居俭，中朝士族，富有文学，可择而任之。”庄宗御嘉庆殿，置酒宴征西诸将，举酒属崇韬曰：“继岌未习军政，卿久从吾战伐，西面之事，属之于卿。”

军发，十月十九日入大散关，崇韬以马箠指山险谓魏王曰；“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傥不成功，安有归路？今岐下飞挽，才支旬日，必须先取凤州，收其储积，方济吾事。”乃令李严、康延孝先驰书檄，以谕伪凤州节度使王承捷。及大军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军储四十万。次至故镇，伪命屯驻指挥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军储三十余万。自是师无匮乏，军声大振。其招怀制置，官吏补置，师行筹画，军书告谕，皆出于崇韬，继岌承命而已。庄宗令内官李廷安、李从袭、吕知柔为都统府纪纲，见崇韬幕府繁重，将吏辐辏，降人争先赂遗，都统府唯大将省谒，牙门索然，由是大为诟耻。及六军使王宗弼归款，行赂先招讨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韬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选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韬，求为蜀帅，崇韬许之。又与崇韬子廷诲谋，令蜀人列状见魏王，请奏崇韬为蜀帅。继岌览状谓崇韬曰：“主上倚侍中如衡、华，安肯弃元老于蛮夷之地，况余不敢议此。”《九国志·王宗弼传》：宗弼送款于魏王，乃还成都，尽辇内藏之宝货，归于其家。魏王遣使征犒军钱数千万，宗弼辄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师至，令其子承班赍衍玩用直百万，献于魏王，并赂郭崇韬，请以己为西川节度使。魏王曰：“此吾家之物，焉用献为！”魏王入城，翼日，数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斩之于市。李从袭等谓继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难测，王宜自备。”由是两相猜察。

庄宗令中官向延嗣赍诏至蜀，促班师，诏使至，崇韬不郊迎，延嗣愤愤。从袭谓之曰：“魏王，贵太子也，主上万福，郭公专弄威柄，旁若无人。昨令蜀人请己为帅，郭廷诲拥徒出入，贵拟王者，所与狎游，无非军中骁果，蜀中凶豪，昼夜妓乐欢宴，指天画地，父子如此，可见其心。今诸军将校，无非郭氏之党，魏王悬军孤弱，一朝班师，必恐纷乱，吾属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还具奏，皇后泣告庄宗，

乞保全继岌。庄宗复阅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银，不知其数，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问蜀人，知蜀中宝货皆入崇韬之门，言崇韬得金万两，银四十万，名马千匹，王衍爱妓六十，乐工百，犀玉带百。廷诲自有金银十万两，犀玉带五十，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他财称是。魏王府，蜀人赂不过遣匹马而已。"庄宗初闻崇韬欲留蜀，心已不平，又闻全有蜀之妓乐珍玩，怒见颜色。即令中官马彦珪驰入蜀视崇韬去就，如班师则已，如实迟留，则与继岌图之。彦珪见皇后曰："祸机之发，间不容发，何能数千里外复禀圣旨哉！"皇后再言之，庄宗曰："未知事之实否，讵可便令果决？"皇后乃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时蜀土初平，山林多盗，孟知祥未至，崇韬令任圜、张筠分道招抚，虑师还后，部曲不宁，故归期稍缓。

四年正月六日，马彦珪至军，决取十二日发成都赴阙，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彦珪出皇后教以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将发，他无衅端，安得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从袭等泣曰："圣上既有口敕，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为患转深。"继岌曰："上无诏书，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杀招讨使！"从袭等巧造事端以间之，继岌既英断，俪俛从之。诘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入，左右槁杀之。崇韬有子五人，廷信、廷诲随父死于蜀，廷说诛于洛阳，廷让诛于魏州，廷议诛于太原，家产籍没。明宗即位，诏令归葬，仍赐太原旧宅。延诲、廷让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获免，崇韬妻周氏，携养于太原。

崇韬服勤尽节，佐佑王家，草昧艰难，功无与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议者以崇韬功烈虽多，事权太重，不能处身量力，而听小人误计，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祸愈速。性复刚戾，遇事便发，既不知前代之成败，又未体当时之物情，以天下为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尝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尝从容白继岌曰："蜀平之后，王为太子，待千秋万岁，神器在手，宜尽去宦官，优礼士族，不唯疏斥阉寺，骟马不可复乘。"内则伶官巷伯，怒目切齿；外则旧僚宿将，戟手痛心。掇其族灭之祸，有自来矣。复以诸子骄纵不法，既定蜀川，辇运珍货，实于洛阳之第，籍没之日，

泥封尚湿。虽庄宗季年为群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终，亦崇韬自贻其灾祸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时，功不可以不图，名不可以不立。

（以下缺）

列传十

赵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岭南节度使。祖存约，兴元府推官。父隐，右仆射。光逢与弟光裔，皆以文学德行知名。《旧唐书》：光裔，光启三年进士擢第，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季述废立之后，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光逢幼嗜坟典，动守规检，议者目之为“玉界尺”。僖宗朝，登进士第。逾月，辟度支巡官，历官台省，内外两制，俱有能名，转尚书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门，光逢不从，昭宗遣内养戴知权诏赴行在，称疾解官。驾在华州，拜御史中丞。时有道士许岩士、瞽者马道殷出入禁庭，骤至列卿宫相，因此以左道求进者众，光逢持宪纪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颇息。改礼部侍郎、知贡举。光化中，王道浸衰，南北司为党，光逢素惟慎静，虑祸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绝交游，凡五六年。门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入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累转左仆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爱其才，征拜司空、平章事。无几以疾辞，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同光初，弟光允为平章事，时谒问于私第，尝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清净寡欲端默如此。尝有女冠寄黄金一镒于其室家，时属乱离，女冠委化于他土。后二十年，金无所归，纳于河南尹张全义，请付诸宫观，其旧封尚在。两登廊庙，四退邱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绅咸仰以为名教主。天成初，迁太保致仕，封齐国公，卒于洛阳。诏赠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新旧《唐书》俱云：赵隐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为后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系误。俱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旧唐书》云：大顺二年，进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驾部郎中。光允仕梁，历清显，伯仲之间，咸以方雅自高，北人闻其名者，皆望风钦重。及庄宗平定汴、洛，时卢程以狂妄免，郭崇韬自勋臣拜，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当武皇为晋王时，尝因为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当时咸谓宜处台司。郭崇韬采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华无相业；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与韦说并拜平章

事。

光允生于季末，渐染时风，虽欲跃鳞振翮，仰希前辈，然才力无余，未能恢远，朝廷每有礼乐制度、沿革拟议，以为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见其浮谭横议，莫之测也。豆卢革虽凭门地，在本朝时，仕进尚微，久从使府，朝章典礼，未能深悉。光允每有发论，革但唯唯而已。后革奏议或当，光允谓群官曰："昨有所议，前座一言粗当，近日差进，学者其可已乎！"其自负如此。

先是，条制："权豪强买人田宅，或陷害籍没，显有屈塞者，许人自理。"内官杨希朗者，故观军容使复恭从孙也，援例理复恭旧业。事下中书，光允谓崇韬曰："复恭与山南谋逆，显当国法，本朝未经昭雪，安得论理？"崇韬私抑宦者，因具奏闻。希朗泣诉于庄宗，庄宗令自见光允言之。希朗陈诉："叔祖复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复恭为张浚所构，得罪前朝，当时强臣掣肘，国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诛，德音昭洗，制书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谙练故事，安得谓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彦博，洎诸昆仲，监护军镇，何途得进！"渐至声色俱厉。光允方恃名德，为其所折，悒然不乐。又以希朗幸臣，虑摭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赠左仆射。

郑珏，昭宗朝宰相綮之侄孙。父徽，河南尹张全义判官。光化中，登进士第，《欧阳史》云：珏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有司，乃得及第。历弘文馆校书、集贤校理、监察御史，入梁为补阙、起居郎，召入翰林，累迁礼部侍郎充职。珏文章美丽，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张全义皆有力焉。贞明中，拜平章事。庄宗入汴，责授莱州司户，未几，量移曹州司马。张全义言于郭崇韬，将复相之，寻入为太子宾客。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诲不欲圜独拜宰辅，共议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贞明时久在中书，性畏慎而长者，美词翰，好人物，重诲即奏与任圜并命为相。有顷，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书事，四上章请，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仍赐郑州庄一区。明宗自汴还洛阳，遣中使抚问，赐钱二十万，食羊百口。长兴初卒。赠司空。

初，珏应进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为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时亦异之。

子遘，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崔协，字思化。远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后魏为太子洗马，因为清河小房，至唐朝盛为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书。父彦融，楚州刺史。彦融素与崔蒉善，尝为万年令，蒉谒于县，彦融未出，见案上有尺题，皆赂遗中贵人，蒉知其由径，始恶其为人。及除司勋郎中，蒉为左丞，通刺不见，蒉谓曰："郎中行止鄙杂，故未见。"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诫其子曰："世世无忘蒉。"故其子弟常与蒉仇。

协即彦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进士第，释褐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馆，历三署，入梁为左司郎中、万年令、给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与中书舍人崔居俭相遇于幕次，协厉声而言曰；"崔蒉之子，何敢相见！"居俭亦报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宪司举奏，多以文字错误，屡受责罚。协器宇宏爽，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天成初，迁礼部尚书、太常卿，因枢密使孔循保荐，拜平章事。

初，豆卢革、韦说得罪，执政议命相，枢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郑珏素与琪不协，孔循亦恶琪，谓安重诲曰："李琪非无艺学，但不廉耳。朝论莫若崔协。"重诲然之，因奏择相。明宗曰："谁可？"乃以协对。任圜奏曰："重诲被人欺卖，如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谓之'没字碑'。臣比不知书，无才而进，已为天下笑，何容中书之内，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韦肃，人言名家，待我尝厚，置于此位何如？肃苟未可，则冯书记是先朝判官，称为长者，与物无竞，可以相矣。"道尝为庄宗霸府书记，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枢密使休于中兴殿之庑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则任圜，二则任圜，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居此位。"重诲私谓圜曰："今相位缺人，协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而谗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蛣蜣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重诲与循同职，循日言琪之短、协之长，故重诲竟从之。而协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朝廷以国庠事重，命协兼判祭酒事，协上奏每岁补监生二百为定，物议非之。《北梦琐言》：明宗问宰相冯道："卢质近日吃酒否？"对曰："质曾到臣居，亦饮数爵，臣劝不令过度，事亦如酒，过则患生。"崔协强言于坐曰："臣闻'食医心镜'，酒极好，不加药饵，足以安心神。"左右见其肤浅，不觉哂之。四年春，驾自夷门还京，从至须水驿，中风暴卒。诏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恭靖。

子颀、颂、寿贞，惟颂仕皇朝，官至左谏议大夫，终于鄜州行军司

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宝末，礼部尚书、东部留守。安禄山陷东都，遇害，累赠太尉，谥曰忠懿。憕孙寀，元和朝，位至给事中。寀子敬方，文宗朝，谏议大夫。敬方子毅，广明中，为晋公王铎都统判官，以收复功为谏议大夫。

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词赋诗颂，大为王铎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铎召毅宴于公署，密遣人以《汉祖得三杰赋》题就其第试之，琪援笔立成。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览而骇之，曰："此兒大器也，将擅文价。"《太平广记》：琪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洪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蚤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手也。"时年十四。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然糠照薪，俾夜作画，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

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天复初，应博学弘词，居第四等，授武功县尉，辟转运巡官，迁左拾遗、殿中侍御史。自琪为谏官宪职，凡时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论列，文章秀丽，览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进士第，才藻富赡，兄弟齐名，而尤为梁祖所知，以珽为崇政学士。琪自左补阙入为翰林学士，《北梦琐言》：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琪藏迹于荆、楚间，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寂寞，每临流踞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叶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泽、潞，出师燕、赵，经略四方，暂无宁岁，而琪以学士居帐中，专掌文翰，下笔称旨，宠遇逾伦。是时，琪之名播于海内。琪重然诺，怜才奖善，家门雍睦。贞明、龙德中，历兵、礼、吏侍郎，受命与冯锡嘉、张充、郗殷象同撰《梁太祖实录》三十卷，迁御史中丞，累擢尚书左丞、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琪与萧顷同为宰相，顷性畏慎深密，琪倜傥负气，不拘小节，中书奏覆，多行其志，而顷专掎摭其咎。会琪除吏是

试摄名衔，改“摄”为“守”，为顷所奏，梁帝大怒，将投诸荒裔，而为赵岩辈所援，罢相，为太子少保。

庄宗入汴，素闻琪名，因欲大任。同光初，历太常卿、吏部尚书。三年秋，天下大水，国计不充，庄宗诏百僚许上封事，陈经国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闻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穷而莫救，下情不得上达，群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灾，军食乏阙，焦劳罪己，迫切疚怀，避正殿以责躬，访多士而求理，则何思而不获，何议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择其善者。

臣闻古人有言曰：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谷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已前，不可详记。自尧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时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一千三百余万，定垦地约九百二十万顷，最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百乘，戎马四百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世，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余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以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

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户既以减耗，古制犹以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千二百余万，垦田亦八百万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后，则农夫少于军众，战马多于耕牛，供军须夺于农粮，秣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户口，只有二百四十余万。洎隋文之代，两汉比隆，及炀帝之年，又三分之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尧、舜，又极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农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不可轻徭，两税之余，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耗加纳，犹应感悦，未至流亡。况今东作是时，羸牛将驾，数州之地，千里运粮，有此差徭，必妨春种，今秋

若无粮草，保以赡军。

臣伏思汉文帝时，欲人务农，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赎罪，景帝亦如之。后汉安帝时，水旱不足，三公奏请，富人入粟，得关内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纵不欲入粟授官，愿明降制旨下诸道，合差百姓转仓之处，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师，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迁授，欠选者便与放选。千石以上至万石，不拘文武，明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斯亦救民转仓赡军之一术也。

庄宗深重之，寻命为国计使，垂为辅相，俄遇萧墙之难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卢革、韦说得罪，任圜陈奏，请命琪为相，为孔循、郑珏排沮，乃相崔协。琪时为御史大夫，安重诲于台门前专杀殿直马延。虽曾弹奏，而依违词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托疾，三上章请老；朝旨不允，除授尚书左仆射。自是之后，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贼”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贼，李琪罚一月俸。”又尝秦敕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中书奏曰：“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诏从之。多此类也。

琪虽博学多才，拙于遵养时晦，知时不可为，然犹多岐取进，动而见排，由己不能镇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长兴中，卒于福善里第，时年六十。子贞，官至邑宰。琪以在内署时所为制诏，编为十卷，目曰《金门集》，大行于世。

萧顷，字子澄，京兆万年人。故相仿之孙，京兆尹廪之子。顷聪悟善属文，昭宗朝擢进士第，历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补阙。时国步艰难，连帅倔强，率多奏请，欲立家庙于本镇，顷上章论奏，乃止。累迁吏部员外郎。先是，张浚自中书出为右仆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称无例，浚曲为行之，指挥甚急，吏徒惶恐。顷判云：“仆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挥公事，且非南宫旧仪。”浚闻之，惭悚致谢，顷由是知名，梁祖亦奖之。顷入梁，历给谏、御史中丞、礼部侍郎、知贡举，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琪同辅梁室，事多矛盾。庄宗入汴，顷坐贬登州司户，量移濮州司马。数年，迁太子宾客。天成初，为礼部尚书、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时年六十九。辍朝一日，赠太子少师。

史臣曰：夫相辅之才，从古难得，盖文学政事，履行谋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数君子者，皆互有所长，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齐公之明节，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绅，笙簧典诰，陟之廊庙，宜无愧焉！

列传十一

丁会，字道隐，寿州寿春人。父季。会幼放荡纵横，不治农产，恆随哀挽者学绋讴，尤嗜其声。既长，遇乱，合雄兒为盗，有志功名。黄巢渡淮，会从梁祖为部曲，梁祖镇门，会历都押衙。自梁祖诛宗权，并时溥，屠朱瑄，走朱瑾，会恆以兵从，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怀州刺史，历滑州留后、河阳节度使、检校司徒。自河阳以疾致政于洛阳。梁祖季年猜忌，故将功大者多遭族灭，会阴有避祸之志，称疾者累年。天复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晋、绛，乃起会为昭义节度使。昭宗幸洛阳，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弑，哀问至，会三军缟素，流涕久之。时梁祖亲讨刘守文于沧州，驻军于长芦。三年十二月，王师攻会，居旬日，会以潞州归于武皇。《北梦琐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谓敬翔曰；“吾梦丁会在前祗候，吾将乘马欲出，圉人以马就台，忽为丁会跨之以出，时梦中怒，叱喝数声，因惊觉，甚恶之。”是月，丁会举潞州军民归河东矣。引见，会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旧将，臣虽蒙保荐之恩，而不忍相从，今所谓吐盗父之食以见王也。”武皇纳之，赐甲第于太原，位在诸将上。五年，汴将李思安围潞州，以会为都招讨使、检校太尉。

庄宗嗣王位，与会决谋，破汴军于夹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大原。庄宗即位，追赠太师。有子七人，知沆为梁祖所诛，余皆历内职。

阎宝，字琼美，郓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宝少事朱瑾为牙将，瑾之失守于兖也，宝与瑾将胡规、康怀英归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陈师河朔，争霸关西，宝与葛从周、丁会、贺德伦、李思安各为大将，统兵四出，所至立功，历洺、随、宿、郑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宝为邢洺节度使、检校太傅。庄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卫、洺、磁，下之，宝独保邢州，城孤援绝。八月，宝以邢州降，庄宗嘉之，进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领天平国节度使、东南面招讨等使，待以宾礼，位在诸将上，每有谋画，与之参决。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宝与李存审从明宗击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围而还。胡柳之役，诸军逗挠，汴军登无石山，其势甚盛。庄宗望之，畏其不敌，且欲保营。宝进曰：“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王彦章骑军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归志。我尽锐击之，败走必矣。今若引退，必为所乘，我军未集，更闻贼胜，即不战而自溃也。凡决胜料情，情势已得，断在不疑。今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胜，设使余众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

之！”庄宗闻之耸听，曰：“微公几失计。”即引骑大噪，奋槊登山，大败汴人。十八年，张文礼杀王镕叛，宝帅师进讨。八月，收赵州，进渡滹水，擒贼党张友顺以献。九月，进逼真定，结营西南隅。掘堑栅以环之，决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万来援镇州，前锋至新乐，众心忧之。宝见庄宗，指陈方略，军情乃安。敌退，加检校侍中。三月，城中饥，王处瑾之众出城求食，宝纵其出，伏兵截击之。饥贼大至，诸军未集，为贼年乘；宝乃收军退保赵州，因惭愤成疾，疽发背而卒，时年六十。同光初，追赠太师；晋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

有子八人，宏伦、宏儒皆位至郡守。

符习，赵州昭庆县人。少从军，事节度使王镕，积功至列校。自庄宗经略河朔，与镕连衡，常令习率师从庄宗征讨。镕为张文礼所害，时习在德胜寨，文礼上书请习等归镇。习雨泣诉于庄宗曰：“臣本赵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尝授臣一剑，俾臣平荡凶寇。自闻变故，徒怀冤愤，欲以自刭，无益于营魂。且张文礼乃幽、沧叛将，赵王知人不尽，过意任使，致被反噬。臣虽不武，愿在霸府血战而死，不能委身于凶首。”庄宗曰：“尔既怀旧君之爱，可复仇乎？吾当助尔。”习等举身投地，号恸感激，谢曰：“王必以故使辅翼之劳，雪其冤耻，臣不敢期师旅为助，但悉本军可以诛其逆竖。”庄宗即令阎宝、史建瑭助习讨文礼，乃以习为成德军兵马留后。及文礼诛，将正授节钺，习不敢当其任，辞曰：“臣缘故使未葬，又无嗣息，臣合服斩缞，候臣礼制毕听命。”及庄宗兼领镇州，乃割相、卫二州置义宁军，以习为节度使。习奏曰：“魏博六州，见系霸府，不宜遽有割隶。但授臣河南一镇，臣自攻取。”乃授天平军节度、东南面招讨使。

习有器度，性忠壮，自庄宗十年沿河战守，习常以本军从，心无顾望，诸将服其为人。同光初，以习为邢州节度。明年，移镇青州。四年二月，赵在礼盗据魏州，习受诏以淄、青之师进讨；至则会军乱，习乃退军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习不时而至。既至，谒明宗于胙县。霍彦威谓习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犹豫乎！”习乃从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归本镇。属青州守将王公俨拒命，复授天平军节度使。《宋史·颜衎传》：天成初，为邹平令。符习初镇天平，习武臣之廉慎者，以书告属邑，毋聚敛为献贺。衎未领书，以故规行之，寻为吏所讼，习遽召衎笞之，幕客军吏，咸以为辱及正人，习甚悔焉，即表为观察判官，且塞前事。四年，移汴州节度使。安重诲素不悦习，会汴人言习厚赋民钱，以代纳藁，及纳军租，多收加耗，由是罢归京师。《通鉴》：习自恃宿将，议论多抗安重诲，故重诲求其过，奏

之。授太子太师致仕，求归故里，许之，乃归昭庆县。明宗以其子令谦为赵州刺史。习飞扬痛饮，周游田里，不集朋徒，不过郡邑，如此累年，中风而卒。赠太师。

子蒙嗣，位至礼部侍郎。

乌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乡校。弱冠从军，初为镇州队长，以功渐升部将，与符习从征于河上，颇得士心。闻张文礼弑王镕，志复主雠，雪泣请行。兵及恆阳，文礼执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诱之，不回，攻城日急。文礼忿之，咸割鼻断腕，不绝于肤，放至军门，观者皆不忍正视。震一恸而止，愤激奋命，身先矢石。镇州平，以功授震深、赵二州刺史。其性纯质，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独有政声，移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陆转运、招抚等使。契丹犯塞，渔阳路梗，震率师运粮，三入蓟门，擢为河北道副招讨，遥领宣州节度使，代房知温军于卢台。及至军，会戍兵龙晊所部鄴都奉节等军数千人作乱，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闻之，废朝一日，诏赠太傅。震略涉书史，尤嗜《左氏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及其遇祸，燕、赵之士皆叹惜之。

王瓒，故河中节度使重盈之诸子也。天复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旧恩，辟瓒为宾佐。梁祖即位，历诸卫大将军、兖华两镇节度使、开封尹。贞明五年，代贺瑰统军驻于河上。时李存审筑垒于德胜渡。秋八月，瓒率汴军五万，自黎阳渡河，将掩击魏州，明宗出师拒之。瓒至顿丘而旋，于杨村夹河筑垒，架浮航，自滑馈运相继。瓒严于军法，令行禁止，然机略应变，则非所长。十一月，瓒率其众观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锋击之，获其将李立。十二月，逻骑报汴之馈粮千计，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庄宗遣徒兵五千，设伏以待之，使骑军循河南岸西上，俘获馈役数千。瓒结阵河曲，以待王师，既而兵合，一战败之。瓒众走保南城，瓒以小舟北渡仅免。是日，获马千余匹，俘斩万级，王师乘胜徇地曹、濮。梁主以瓒失律，令戴思远代还。

及王师袭汴，时瓒为开封府尹。梁主闻王师将至，自登建国门楼，日夜垂泣，时持国宝谓瓒曰："吾终保有此者，系卿耳。"令瓒阅市人散徒，登城为备。洎明宗至封丘门，瓒开门迎降。翼日，庄宗御元德殿，瓒与百官待罪及进币马，诏释之，仍令收梁主尸，备槥椟权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数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权者赵岩等，并助成虐政，结怨于人，圣政惟新，宜诛首恶，以谢天下。"于是张汉杰、张汉融、张汉伦、张希逸、赵榖、朱珪等并族诛，家财籍没。瓒闻诸族当

法，忧悸失次，每出则与妻子诀别。郭崇韬遣人慰譬之，诏授宣武军节度副使，知府事，检校太傅如故。《欧阳史》云：瓒伏地请死，庄宗劳而起之曰："朕与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为主耳，复何罪邪！"因以为开封尹，迁宣武军节度使。瓒心忧疑成疾，十二月卒。赠太子太师。

瓒虽为治严肃，而惨酷有家世风。自历守蕃镇，颇能除盗，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爱婿牙将辛廷蔚，曲法纳贿，因缘为奸。初，汴人驻军于河上，军计不足，瓒请率汴之富户，出助军钱，赋取不均，人靡控诉，至有雉经者，又有富室致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归田里。然瓒能优礼搢绅，抑挫豪猾，故当时士流皆称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称唐中宗朝中书令、南阳郡王恕己之后。曾祖进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贵，累赠左仆射。祖忠义，忠武军节度判官，累赠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赠司徒、驸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开平中，追封长公主。贞明中，追封万安大长公主。

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宽厚，不忤于物，幼遇乱，慨然有忧时之意。象先尝射一水鸟，不中，箭落水中，下贯双鲤，见者异之。梁祖镇夷门，象先起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检校左省常侍，迁检校工部尚书，充元从马军指挥使兼左静边都指挥使。乾宁五年，再迁检校右仆射、左领军卫将军同正，充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光化二年，权知宿州军州事。天复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团练、埇桥镇遏都知兵马使。会淮寇大至，围迫州城，象先臒力御备，时援兵未至，颇怀忧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楼堞之上，怳然若寝，梦人告曰："我陈璠也，尝板筑是城，旧第犹在，今为军舍，可为我立庙，即助公阴兵。"象先纳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垒，梯冲角进，是日州城几陷。顷之，有大风雨，居民望见城上兵甲无算，寇不能进，即时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为之立祠，至今里人祷祝不辍。三年，权知洺州军州事。天祐三年，授陈州刺史、检校司空。是岁，陈州大水，民饥，有物生于野，形类蒲萄，其实可食，贫民赖焉。梁开平二年，授左英武军使，再迁左神武、右羽林统军。三年，转右卫上将军，封汝南县男。四年，权知宋州留后，到任五月，改天平军两使留后。时郓境再饥，户民流散，象先即开仓赈恤，蒙赖者甚众。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为镇定东南行营都招讨应接副使，进封开国伯。领兵攻蓚县，不克而还。俄奉诏自郓赴阙，郓人遮留，毁石桥而不得进，乃自他门而逸。寻授左龙武统军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乾化三年，与魏博节度

使杨师厚合谋，诛朱友珪于洛阳。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遥领洪州节度使、行开封尹、判在京马步诸军，进封开国公。四年，授青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未几，移镇宋州，加检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

初，梁祖领四镇，拥兵十万，威震天下，关东藩守，皆其将吏，方面补授，由其保荐，四方舆金辇璧，骏奔结辙，纳赂于其庭。如是者十余年，寝成风俗，藩侯牧守，下逮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敛剥下，以事权门。象先恃甥舅之势，所至藩府，侵刻诛求尤甚，以此家财巨万。庄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觐，辇珍币数十万，遍赂权贵及刘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内外翕然称之。

初，梁将未复官资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韬奏曰："河南征镇将吏，昭洗之后，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书名姓，未颁纶制，必负忧疑。"即日，复以象先为宋、亳、耀、辉、颍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尉、平章事，仍赐姓，名绍安，寻令归镇。明年，以郊礼，象先复来朝。是时，制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因侍宴，庄宗谓象先曰："归德之名，无乃著题否？"象先拜谢而退，即命归镇。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册赠太师，周广顺中，赠中书令，追封楚国公。

象先二子，长曰正辞，历衢、雄二州刺史。次曰{山义}，至周显德中，终于沧州节度使。

张温，字德润，魏州魏县人也。始仕梁祖为步直小将，改崇明都校。贞明初，蒋殷以徐州叛，从刘鄩讨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挥使。庄宗伐邢台，获之，用为永清都校，历武州刺史、山后八军都将。从庄宗袭契丹于幽州，收新州，历银枪效义都指挥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妫、儒、檀、顺、平、蓟六州，武州独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历振武、昭武留后，寻授利州节度使，入为右卫上将军。无几，授洋州节度使、右龙武统军，改云州节制。清泰初，屯兵雁门，逐契丹出塞，移镇晋州，婴疾而卒。诏赠太尉。

李绍文，郓州人，本姓张，名从楚。少事朱瑄为帐下，瑄败，归于梁祖，为四镇牙校，累典诸军。天祐八年，从王景仁战，败于柏乡，绍文与别将曹儒收残众，退保相州。王师之攻魏州也，绍文率众自黎阳将渡河。时汴人大恐，河无舟楫，绍文惧为王师所逼，乃剽黎阳、临河、内黄至魏州，归于庄宗。庄宗嘉纳之，赐姓名，分其两将三千人为左右匡霸军旅，仍令绍文、曹儒分将之。从周德威讨刘守光，进检校司空，

移将匡卫军。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预破刘鄩于故元城，历贝、隰、代三郡刺史，领天雄军马步副都将，屯于德胜。从阎宝讨张文礼，为马步军都虞候。明宗收郓州，以绍文为右都押衙、马步军都将，从破王彦章于中都。同光中，历徐、滑二镇副使，知府事。三年，从郭崇韬讨西川，为洋州节度留后，领镇江军节度。天成初，为武信军节度使，寻卒于镇。

史臣曰：昔丁会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祸将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然食人之禄，岂合如是哉！阎宝再降于人，夫何足贵焉。符习雪故主之沉冤，享通侯之贵位，乃赵之奇士也。乌震不悯其亲，仁斯鲜矣，虽慕乐羊之迹，岂事文侯之宜。瓒洎象先而下，皆降将也，又何足以讥焉！

列传十二

李袭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后，父图，为洛阳令，因家焉。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及王重荣代，不喜文士，时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袭吉访旧至太原，武皇署为府掾，出宰榆社。光启初，武皇遇难上源，记室殁焉，既归镇，辟掌奏者，多不如旨。或有荐袭吉能文，召试称旨，即署为掌书记。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难，与梁祖不协，乾宁末，刘仁恭负恩，其间论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三年，迁节度副使，从讨王行瑜，拜右谏议大夫。及师还渭北，武皇不获入觐，为武皇作违离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昭宗览之嘉叹。洎袭吉入奏，面诏谕之，优赐特异。《北梦琐言》：袭吉从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谏议大夫，使上事北省以荣之。其年十二月，师还太原，王珂为浮梁于夏阳渡，袭吉从军，时笮断航破，武皇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

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

一别清德，十有余年，失意杯盘，争锋剑戟。山长水阔，难追二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之赐。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行，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倾向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今则皆登贵位，尽及中年，蘧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劳用壮。今公贵先列辟，名过古人。合纵连衡，本务家邦之计；拓地守境，要存子孙之基。文王贵奔走之交，仲尼谭损益之友，仆顾惭虚薄，旧忝眷私，一言许心，万死不悔，壮怀忠力，犹胜他人，盟于三光，愿赴汤火。公又何必终年立敌，恳意相窥，徇一时之襟灵，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众，明日下其危墙，弊师无遗镞之忧，邻壤抱剥床之痛。又虑悠悠之党，妄渎听闻，见仆韬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误致窥觎。

且仆自壮岁已前，业经陷敌，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及其首陟师坛，躬被公兖，天子命我为群后，明公许我以下交，所以敛迹爱人，蓄兵务德，收燕蓟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况五载休兵，

三边校士，铁骑犀甲，云屯谷量。马邑兒童，皆为锐将；鹫峰宫阙，咸作京坻。问年犹少于仁明，语地幸依于险阻，有何觇睹，便误英聪。

况仆临戎握兵，粗有操断，屈伸进退，久贮心期。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长驱席卷，反首提戈。但虑隳突中原，为公后患，四海群谤，尽归仁明，终不能见仆一夫，得仆一马。锐师傥失，则难整齐，请防后艰，愿存前好。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文靖求始毕之众，元海征五部之师，宽言虚词，犹或得志。今仆散积财而募勇辈，辇宝货以诱义戎，征其密亲，啗以美利，控弦跨马，宁有数乎！但缘荷位天朝，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识鄙怀，洞回英鉴，论交释憾，虑祸革心，不听浮谭，以伤霸业。夫《易》惟忌满，道贵持盈，傥恃勇以丧师，如擎盘而失水，为蛇刻鹤，幸赐徊翔，

仆少负褊心，天与直气，间谋诡论，誓不为之。唯将药石之谭，愿托金兰之分。傥愚衷未豁，彼抱犹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穷九流之辩，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执简吐诚，愿垂保鉴。

仆自眷私睽隔，翰墨往来，或有鄙词，稍侵英听，亦承嘉论，每赐骂言。叙欢既罢于寻戈，焚谤幸蠲其载笔，穷因尚口，乐贵和心，愿祛沉阏之嫌，以复埙篪之好。今者卜于嚬分，不欲因人，专遣使乎，直诣铃阁。古者兵交两地，使在其间，致命受辞，幸存前志。昔贤贵于投分，义士难于屈雠，若非仰恋恩私，安可轻露肝膈，凄凄丹愫，炳炳血情，临纸向风，千万难述。

梁祖览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谓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又读至“马邑兒童”、“阴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谓敬翔曰：“李太原残喘余息，犹气吞宇宙，可诟骂之。”及翔为报书，词理非胜，由是袭吉之名愈重。《通鉴考异》引《唐末见闻录》载全忠回书云：前年洹水，曾获贤郎；去岁青山，又擒列将。盖梁之书檄，皆此类也。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唐新纂》云：郑准，士族，未第时，佐荆门上欲莲幕，飞书走檄，不让古人，秉直去邪，无惭往哲，考准为成汭书记，汭封上谷郡王。凤翔有王超，《北梦琐言》：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笺奏文檄，恣意翱翔。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钱塘有

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风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赠礼部尚书。

王缄，幽州刘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笔直记室，仁恭假以幕职，令使凤翔。还经太原，属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词稍抗，武皇怒，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推官，历掌书记。《契丹国志·韩延徽传》：延徽自契丹奔晋，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嫉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遂复入契丹，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从庄宗经略山东，承制授检校司空、魏博节度使。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骤达。燕人马郁，有盛名于乡里，而缄素以吏职事郁。及郁在太原，谓缄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谓避风之鸟，受赐于鲁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缄而已。十年，从征幽州，既获仁恭父子，庄宗命缄为露布，观其旨趣。缄起草无所辞避，义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缄随辎重前行，殁于乱兵。际晚，卢质还营，庄宗问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缄凶问至，庄宗流涕久之，得其丧，归葬太原。

李敬义，本名延古，太尉卫公德裕之孙。初随父炜贬连州，遇赦得还。尝从事浙东，自言遇涿道士，谓之曰："子方厄运，不宜仕进。"敬义悚然对曰；"吾终老贱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圣王大任，子其志之。"敬义以为然，乃无心仕宦，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和，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

初，德裕之为将相也，大有勋于王室，出藩入辅，绵历累朝；及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洎巢、蔡之乱，洛都灰烬，全义披榛而创都邑，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置于家园。敬义知之，泣渭全义曰："平泉别业，吾祖戒约甚严，子孙不肖，动违先旨。"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他日宴会，全义谓监军曰："李员外泣告，言内侍得卫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回遗否？"监军忿然厉声曰："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全义始受黄巢伪

命，以为诟己，大怒曰：“吾今为唐臣，非巢贼也。”即署奏笞毙之。

昭宗迁都洛阳，以敬义为司勋员外郎。柳璨之陷裴、赵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趋竞成风，乃有卧邀轩冕，视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图、李敬义三度除官，养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劝事君者。”翌日，诏曰：“司勋史外郎李延古，世荷国恩，两叶相位，幸从筮仕，累忝宠荣，多历岁时，不趋班列。而自迁都卜洛，纪律载张，去明庭而非遥，处别墅而无惧，罔思报效，姑务便安。为臣之节如斯，贻厥之谋何在！须加惩责，以肃朝伦，九寺勾稽，尚谓宽典，可责授卫尉寺主簿。”司空图亦追停前诏，任从闲适。图，唐史有传。《旧唐书·哀帝纪》：六月戊申，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九月壬寅，敕前大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司空图放还中条山。盖延古与司空图同时被劾，其降敕则有先后也。时全义既不能庇护，乃密托杨师厚，令敬义潜往依之，因挈族客居卫州者累年，师厚给遗周厚。

十二年，庄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乡，敬义谒见。是岁，上遣使迎至魏州，置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书，奉使王镕。敬义以远祖赵郡，见镕展维桑之敬，镕遣判官李翥送《赞皇集》三卷，令谒前代碑垅，使还，归职太原。监军张承业尤不悦本朝宰辅子孙，待敬义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过恶，敬义不得志，郁愤而卒。同光二年，赠右仆射。《五代史阙文》：司空图，字表圣，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威通中，一举登进士第。雅好为文，躁于进取，颇臬矜伐，端士鄙之。初，从事使府，及登朝，骤历清要。巢贼之乱，车驾播迁，图有先人旧业在中条山，极林泉之美，图自礼部员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诗酒自娱。属天下板荡，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奖，由是声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户部侍郎征至京师。图既负才慢世，谓己当为宰辅，时要恶之，稍抑其锐，图愤愤谢病，复归中条。与人书疏，不名官位，但称知非子，又称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祯贻溪，溪上结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为记云。臣谨案：图，河中虞乡人，少有文彩，未为乡里所称。会王凝自尚书郎出为州绛刺史，图以文谒之，大为凝所赏叹，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知贡举。擢图上第。顷之，凝出为宣州观察使，辟图为从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图监察，下诏追之。图感知己之恩，不忍轻离幕府，满百日不赴阙，为台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征拜礼部员外郎，俄知制诰，故集中有文曰：恋恩稽命，点系洛师，于今十年，方忝纶阁，此岂躁于进取者耶！旧史不详，一至于此。图见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乱，即弃官归中条山。寻以中书舍

人征，又拜礼部、户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迁华下，图以密迩乘舆，即时奔问，复辞还山，故诗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谁怜借笏赵朝参”，此岂有意于相位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图撰碑，得绢数千匹，图致于虞乡市心，恣乡人所取，一日而尽。是时盗贼充斥，独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图避难，全者甚众。昭宗东迁，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为柳璨所阻，一谢而退。梁祖受禅，以礼部尚书征，辞以老疾，卒时年八十余。臣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晓、杨涉等，皆唐朝旧族，本当忠义立身，重侯累将，三百余年，一旦委质朱梁，其甚者赞成弑逆。惟图以清直避世，终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图小瑕以泯大节者，良有以也。

卢汝弼，《宣和书谱》：汝弼字子谐，祖纶，唐贞元年有诗名。父简求，为河东节度使。汝弼少力学，不喜为世胄，笃志科举，登进士第，文彩秀丽，一时士大夫称之。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昭宗自秦迁洛，时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时梁祖凌弱唐室，殄灭衣冠，惧祸渡河，由上党归于晋阳。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许承制授将吏官秩。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长吏皆表授。及庄宗嗣晋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内官吏，考课议拟，奔走盈门，颇以贿赂闻，士论少之。洎帝平定赵、魏，汝弼每请谒迎劳，必陈说天命，颙俟中兴，帝亦以宰辅期之。建国前，卒于晋。《宣和书谱》：赠兵部尚书。

李德休，字表逸，赵郡赞皇人也。祖绛，山南西道节度使，唐史有传。父璋，宣州观察使。德休登进士第，历盐铁官、渭南尉、右补阙、侍御史。天祐初，两京丧乱，乃寓迹河朔，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辟为从事。庄宗即位于魏州，征为御史中丞，转兵部、吏部侍郎，权知左丞，以礼部尚书致仕。卒时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

苏循，父特，陈州刺史。循，咸通中登进士第，累历台阁。昭宗朝，再至礼部尚书。循性阿谀，善承顺苟容，以希进取。昭宗自迁洛之后，梁祖凶势日滋，唐室旧臣，阴怀主辱之愤，名族之胄，往往有违祸不仕者，唯循希旨附会。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寿春，要少帝欲授九锡。朝臣或议是非，循扬言云：“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当时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违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禅，循为册礼副使。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举酒曰：“朕夹辅日浅，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群公推崇之意也。”杨涉、张文蔚惭惧失对，致谢而已。循与张祎、薛贻矩因盛陈梁祖之德业，应天顺人之美。循自以奉册之劳，旦夕望居宰辅，而敬翔恶其为人，谓梁祖曰：“圣祚维新，宜选端士，以

镇风俗。如循等辈，俱无士行，实唐家之鸱枭，当今之狐魅，彼专卖国以取利，不可立维新之朝。”

初，循子楷，乾宁二年登进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进士二十余人，侥幸者半，物论以为不可。”昭宗命学士陆扆、冯渥重试于云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诏云：“苏楷、卢赓等四人，诗句最卑，芜累颇甚，曾无学业，敢窃科名，浼我至公，难从滥进，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举场。”楷以此惭恨，长幸国家之灾。昭宗遇弑，辉王嗣位，国命出于朱氏，楷始得为起居郎。

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无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以为不可。柳璨惧梁祖之毒，乃归过于枢，故裴、赵罹白马之祸。楷因附璨，复依廷范。时有司初定昭宗谥号，楷谓廷范曰：“谥者所以表行实，前有司之谥先帝为昭宗，所谓名实不副。司空为乐卿，余忝史职，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乱以审污隆；祀享配天，资谥号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俭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亏。然而否运莫兴，至理犹郁，遂致四方多事，万乘播迁。始则宦竖凶狂，受幽辱于东内；终则嫔嫱悖乱，罹夭阏于中闱。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敢言溢美，似异直书。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时，将期允愜列圣之心，更在详议新庙之称，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圣上无私之明。”《旧唐书》云：苏楷目不知书，仅能执笔，其文罗衮作也。太常卿张廷范奏议曰：“昭宗初实彰于圣德，后渐减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贞劫幸于后，虽数拘厄运，亦道失始终。违陵寝于西京，徙兆民于东洛，轫辇辂未逾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宫闱。谨闻执事坚固之谓恭，乱而不损之谓灵，武而不遂之谓庄，在国逢难之谓闵，因事有功之谓襄。今请改谥曰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辉王答诏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会幸灾也如是。

及梁祖即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载一时，敬翔深鄙其行。寻有诏云：“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等，人才寝陋，不可尘秽班行，并勒归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惧以前过获罪，乃退归河中依朱友谦。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时百官多缺，乃求访本朝衣冠，友谦令赴行台。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时将吏未行蹈舞礼，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抃，泣而称臣，庄宗大悦。翼日，又献大笔三十管，曰“画日笔”，庄宗益喜。承业闻之怒，会卢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为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伤寒而卒。同光二年，赠左仆射，以楷为员外郎。天成中，累历使幕，会

执政欲纠其驳谥之罪，竟以忧惭而卒。

史臣曰：昔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搢绅旧族，咸登贵仕，谅亦宜哉！唯苏循赞梁祖之强禅，苏楷驳昭宗之旧谥，士风臣节，岂若是乎！斯盖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列传十三

安金全，代北人。世为边将，少骁果，便骑射。武皇时为骑将，屡从征讨。庄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战功，累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将王檀率师三万，乘庄宗在鄴，来袭并州。时城无备兵，敌军奄至，监军张承业大恐，计无所出，阅诸司丁匠，登陴御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谓承业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军事。然吾王家属在此，王业本根之地，如一旦为敌所有，大事去矣。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备寇。"承业即时授之。金全被甲跨马，召率子弟及退闲诸将，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贼于羊马城内，梁人惊溃，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军退走。微金全之奋命，城几危矣。庄宗性矜伐，凡大将立功，不时行赏，故金全终庄宗世，名位不进。明宗与之有旧，及登极，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军节度使。在任二年，治民为政非所长，诏赴阙，俄而病卒。废视朝二日。初，南北对垒，汴之游骑每出，必为金全所获，故梁之侦逻者咸惧，目之为"安五道"，盖比鬼将有五道之名也。

子审琦等，皆位至方镇，别有传。

审通，金全之犹子也。幼事庄宗，累有战功，转先锋指挥使。同光初，为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屯奉化军。四年春，赴明宗急诏，军趋夷癯，为前锋。天成初，授单州刺史，改齐州防御使，兼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奉诏北征，从房知温营于卢台。会龙晊部下兵乱，审通脱身酒筵，夺般以济，促骑士介马，及乱兵南行，尽戮之，以功授检校太傅、沧州节度使。围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为飞石所中而卒。赠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顺琳，为降野军使。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射，幼事武皇，从平巢、蔡。光启中，吐浑赫连铎寇云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败于居庸关。武皇性严急，元信不敢还，遂奔定州；王处存待之甚厚，用为突骑都校。乾宁中，处存子郜嗣位。时梁军攻河朔三镇，奔命不暇，梁将张存敬军奄至城下，既无宿备，郜惧，挈其族奔太原，元信从之；武皇待之如初，用为铁林军使。梁将氏叔琮之攻河东也，别将葛从周自马岭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锋。梁将李思安之攻上党也，王师将壁高河，为梁军所逼。别将秦武者，尤为难敌，元信与斗，毙之。由是梁军解去，城垒得立。武皇赐所乘马及细铠仗，迁突阵都将。庄宗嗣晋王位，元信从救上党，破夹寨，复泽、潞，以功授检

校司空、辽州刺史，赐玉鞭名马。柏乡之役，日晚战酣，元信重伤，庄宗自临傅药。其年，改检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内衙副都指挥使、山北诸州都团练副使。从庄宗定魏博，移为博州刺史。与梁对垒德胜渡，元信为右厢排阵使。未几，为大同军节度使。庄宗平定河南，移授横海军节度使。时契丹犯边，元信与霍彦威从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对明宗以成败勇怯戏侮彦威，彦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当氏叔琮围太原，公有何勇！今国家运兴，致我等富贵。”元兴乃起谢，不复以彦威为戏。明宗即位，以元信尝为内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移镇徐州。王师之讨高季兴，襄帅刘训逗挠军期，移授元信山南东道节度使以代训。岁余，改归德军节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即位，授潞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镇，时年七十四。赠太师。晋高祖即位，以元信宿望，令礼官定谥曰忠懿。

有子六人，长曰友权，历诸卫大将军。次曰友亲，仕皇朝为滁州刺史，卒于任。

安重霸，云州人也。性狡谲，多智算。初，自代北与明宗俱事武皇，因负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蜀后主王衍，幼年袭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与成都尹韩昭内外相结，专采择声色，以固宠幸。武臣宿将，居常切齿。重霸谄事承休，特见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夺取秦、成、阶等州，重霸说承休求镇秦州。仍于军中选山东骁果，得数千人，号龙武都，以承休为军帅，重霸副焉，俱在天水。岁余，承休欲求旄钺，乃以陇西花木入献，又称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请后主临幸，而韩昭赞成之。《太平广记》引《王氏见闻录》云：承休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愿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众数万，由剑阁将出兴、凤，以游秦州；至兴州，遇魏王继岌军至，狼狈而旋。承休遽闻东师入讨，大恐，计无从出，问于重霸。对曰；“开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万，咫尺之险，安有不济，纵东军尽如狼虎，岂能入剑门！然国家有患，开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无虞得失，重霸愿从开府赴阙。”承休素信以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赂群羌，买由州山路归蜀。承休拥龙武军及招置仅万人从行，令重霸权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军亦列部队。承休登乘，重霸马前辞曰：“国家费尽事力，收获陇西，若从开府南行，

陇州即时疏失，请开府自行，重霸且为国守籓。”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闻明宗起河北，即时遣使以秦、成等州来降。天成初，用为阆州团练使。未几，召还为左卫大将军。常以奸佞揣人主意，明宗尤爱之。长兴末，明宗谓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归国，其功不细，酬以团练防御，恐非怀来之道。”范延光曰：“将校内有自河东、河北从陛下龙飞故人，尚有未及团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镇，恐为人窃议。”明宗不悦。未几，竟以同州节钺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间，令长设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谓之“捣蒜”。及重霸之镇长安，亦为之，故秦人目重霸为“捣蒜老”。其年冬，改云州节度。居无何，以病求代，时家寄上党，及归而卒。重霸善悦人，好赂遗，时人目之为俊。

弟重进，尤凶恶。事庄宗，以试剑杀人，奔淮南。《玉堂闲话》：安重进，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后携剑南驰，投于梁祖，梁祖壮之，俾隶淮之镇戍。复以射杀掌庾吏，逃窜江湖，淮帅得之，擢为裨将。重霸在蜀，闻之蜀主，取之于吴，用为裨将。随重霸为龙武小将，戍长道，又杀人，奔归洛阳。《太平广记》云：蜀破，重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

重霸之子曰怀浦，晋天福中，为禁军指挥使。契丹寇澶州，以临阵忸怩，为景延广所诛。

刘训，字遵范，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间，初事武皇为马军队长，渐至散将。属河中王氏昆仲有寻戈之役，训从史俨攻陕州。武皇讨王行瑜，以训为前锋，后隶河中，为隰州防御都将。居无何，杀陕州刺史，以郡归庄宗，历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监卫大将军。三年，授襄州节度使。四年四月，洛阳有变，训以私忿害节度副使胡装，族其家，闻者冤之。天成中，荆南高季兴叛，诏训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时，湖南马殷请以舟师会，及王师至荆渚，殷军方到岳州。仍传意于训，许助军储弓甲之类，久之，略无至者。案《通鉴》：刘训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荆渚地气卑湿，渐及霖潦，粮运不继，人多疾疫。训本无将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献竹龙之术，及造竹龙二道，傅于城下，竟无所济。遂罢兵，令将士散略居民而回。诏训赴阙，寻责授檀州刺史，续敕濮州安置，未几，起为龙武大将军，寻授建雄军节度使，移镇延平。卒赠太尉。

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世为振武军牙校。祖仲阮，历胜州刺史，

父汉环事武皇为牙将。敬询当武皇时，专掌甲坊十五年，以称职闻。复以女为武皇子存霸妻，益见亲信。庄宗即位，以为沁州刺史，秩满，复用为甲坊使。庄宗经略山东，敬询从军，历博、泽、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团练使。郭崇韬之征蜀也，以敬询善督租赋，乃表为利州留后。明宗即位，正授昭武军节度使。天成二年，诏还京师，复授大同节度使，至镇，招抚室韦万余帐。四年，征为左骁卫上将军。明年，授滑州节度使。以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三年，秩满归京，卒。辍视朝一日。

刘彦琮，字比德，云中人也。事武皇，累从征役。先是，绛州刺史王瓘叛，武皇言于彦琮，意欲致之。无几，从略于汾、晋之郊，彦琮奔绛，瓘以为附己，待之甚厚，因命为骑将。会瓘出猎，于驰驱之际，彦琮刃瓘之首来献，武皇甚奇之。从庄宗解上党之围。同光初，稍迁至铁林指挥使、磁州刺史。后明宗赴难京师，授华州留后，寻正授节旄。天成三年，改左武卫上将军。未几，改陕州节度使，寻移镇邠州，卒于镇，时年六十四。赠太傅。

袁建丰，武皇破巢时得于华阴，年方九岁，爱其精神爽俊，俾收养之。渐长，列于左右，复习骑射，补铁林都虞候。从破邠州王行瑜，以功迁左亲骑军使，转突骑指挥使。从庄宗解围上党，破柏乡阵，累功迁右仆射、左厢马军指挥使。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建丰为副。北讨刘守光，常身先士伍，转都教练使，权蕃汉副总管。庄宗入鄴，以心腹干能，选为魏府都巡检使。从征刘鄩，下卫、磁、洺有功，加检校司空，授州洺州刺史。于临洺西败梁将王迁数千人，生获将领七十余人，俄拜相州刺史。征赴河上，豫战于胡柳陂。建丰领相州军士，行营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抚驭，指挥使孟守谦据城以叛，建丰引兵讨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风痹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贰之旧，诏赴洛下，亲幸其第，抚问隆厚，加检校太傅，遥授镇南节度使，俾请俸自给。后卒于洛阳，年五十六。废朝一日，赠太尉。

子可钧，仕皇朝，位至诸卫大将军。

西方鄴，定州满城人也。父再遇，为州军校。鄴居军中，以勇力闻。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见用，复归。庄宗以为孝义军指挥使，累从征伐皆有功。同光中，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州，南渡河，时庄宗东幸汴州。汴州节度使孔循怀二志，使北门迎明宗，西门迎庄宗，凡供帐委积悉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责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杀之恩，奈何欲纳总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争，以

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时方在汴，欲杀之以坚人心。循知其谋，取之藏其家，鄴无如之何。乃将麾下兵五百骑西迎庄宗，见于汜水，呜咽泣下，庄宗亦为之嘘唏，使以兵为先锋。庄宗还洛阳，遇弑。明宗入洛，鄴请死于马前，明宗嘉叹久之。明年，荆南高季兴叛，明宗遣襄州节度使刘训等招讨，而以东川董璋为西南招讨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峡。已而训等无功见黜，诸将皆罢，璋未尝出兵，惟鄴独取夔、忠、万三州，乃以夔州为宁江军，拜鄴节度使。已而又取归州，数败季兴之兵。鄴，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数以谏鄴，鄴怒，遣人告善达受人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遂死于狱中。鄴病，见善达为祟，卒于镇。

张遵诲，魏州人也。父为宗城令，罗绍威杀牙军之岁，为梁军所害。遵诲奔太原，武皇以为牙门将。庄宗定山东，遵诲以典客从，历幽、镇二府马步都虞候。同光中，为金吾大将军。明宗即位，任圜保荐，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为客省使、守卫尉卿。及将有事于南郊，为修仪仗法物使。初，遵诲自以历位尹正，与安重诲素亦相款，衷心有望于节钺。及郊禋毕，止为绛州刺史，郁郁不乐。离京之日，白衣乘马于隼■之下，至郡无疾，翌日而卒。

孙璋，齐州历城人。出身行间，隶梁将杨师厚麾下，稍补奉化军使。庄宗入鄴，累迁澶州都指挥使。明宗镇常山，擢为裨校。鄴兵之变，从明宗赴难京师。天成初，历赵、登二州刺史，齐州防御使。王都之据中山，璋为定州行营都虞候，贼平，加检校太保。长兴初，授鄜州节度使，罢镇，卒于洛阳，年六十一。赠太尉。

列传十四

孟方立，《欧阳史》云邢州人，《通鉴》云汧州人。中和二年，为泽州天井关戍将。时黄巢犯关辅，州郡易帅，有同博奕。先是，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方立见潞帅交代之际，乘其无备，率戍扶径入潞州，自称留后。以邢为府，以审诲知潞州。案：此二句上下有脱文。今无可复考。六月，李存孝下洺、磁两郡，方立遣马溉、袁奉韬尽率其众，逆战于琉璃陂。存孝击之尽殪，生获马溉、奉韬。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围累旬，夜自巡城慰谕，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饮鸩而卒。

其从弟洺州刺史迁，素得士心，众乃推为留后，求援于汴。时梁祖方攻时溥，援兵不出。《通鉴》云：全忠命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间道入邢州共守。大顺元年，迁执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案《孟方立传》，原本阙佚。考《新唐书》列传云：孟方立，邢州人。始为泽州天井戍将，稍迁游奕使。中和元年，昭义节度使高郼击黄巢，战石桥，不胜，保华州，为裨将成邻所杀。还据潞州，众怒，方立率兵攻邻，斩之。自称留后，擅裂邢、洺、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潞人请监军使吴全勖知兵马留后。时王铎领诸道行营都统，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勖，以书请铎，愿得儒臣守潞。铎使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知昭义留事，欲遂为帅。僖宗自用旧宰相王徽领节度。时天子在西，河、关云扰，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窥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让昌图。昌图治不三月辄去。方立更表李殷锐为刺史，谓潞险而人悍，数贼大帅为乱，欲销懦之，乃徙治龙冈州，豪杰重迁，有怼言。会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昭义监军祁审诲乞师求复昭义军；克用遣贺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将击潞州，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败之，杀殷锐，遂并潞州，表克修为节度留后。初，昭义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东三州为昭义，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克修，字崇远，克用从父弟。精驰射，常从征伐，自左营军使擢留后，进检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为助，故无用击邢、洺、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光启二年，克修击邢州，取故镇，进攻武安，方立将吕臻、马爽战焦冈，为克修所破，斩首万级，执臻等，拔武安、临洺、邯郸、沙河。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州刺史招抚之。方立丐兵于王镕，镕以兵三万赴之，克修还。后二年，方立督部将奚忠信兵三万攻辽州，以金啖赫连铎与连和。会契丹攻铎师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

于险，忠信前军没，既战，大败，执忠信，余众走脱，归者才十二。龙纪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击邢，攻磁、洺，方立战琉璃陂，大败，禽其二将，被斧钅质，徇邢垒，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斩其首者，假三州节度使。"方立力屈，又属州残堕，人心恐，性刚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劳，自顾不可复振，乃还，引鸩自杀。从弟迁，素得士心，众推为节度留后，请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时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数百赴之，假道罗宏信，不许，乃趋间入邢州。大顺元年，存孝复攻邢，迁挈邢、洺、磁三州降，执王虔裕三百人献之；遂迁太原，表安金俊为邢、洺、磁团练使，以迁为汾州刺史。《欧阳史》云：天复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晋，出天井关，迁开门降，为梁兵乡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军还过潞，以迁归于梁。梁太祖恶其反覆，杀之。

张文礼，燕人也。初为刘仁恭裨将，性凶险，多奸谋，辞气庸下，与人交言，癖于不逊，自少及长，专蓄异谋。及从刘守文之沧州，委将偏师。守文省父燕蓟，据城为乱。及败，奔于王镕。察镕不亲政事，遂曲事当权者，以求衒达。每对镕自言有将才，孙、吴、韩、白，莫己若也。镕赏其言，给遗甚厚，因录为义男，赐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将兵。自柏乡战胜之后，常从庄宗行营。素不知书，亦无方略，惟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将，言甲不知进退，乙不识军机，以此军人推为良将。

初，梁将杨师厚在魏州，文礼领赵兵三万夜掠经、宗，因侵贝郡。师厚先率步骑数千人，设伏于唐店。文礼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束兵，夜凯歌，行至唐店，师厚伏兵四面围合，杀戮殆尽，文礼单骑仅免。自尔犹对诸将大言，或让之曰："唐店之功，不须多伐。"文礼大惭。在镇州既久，见其政荒人僻，常蓄异图；酒酣之后，对左右每泄恶言，闻者莫不寒心。惟王镕略无猜间，渐为腹心，乃以符习代其行营，以文礼为防城使，自此专伺间隙。及镕杀李宏规，委政于其子昭祚。昭祚性逼戾，未识人间情伪，素养名持重，坐作贵人，既事权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来附势之徒，无不族灭。

初，李宏规、李蔼持权用事，树立亲旧，分董要职，故奸宄之心不能摇动，文礼颇深畏惮。及宏规见杀，其部下五百人惧罪，将欲奔窜，聚泣偶语，未有所之。文礼因其离心，密以奸辞激之曰："令公命我尽坑尔曹，我念尔十余年荷戈随我，为家为国，我若不即杀尔，则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负尔辈。"众军皆泣。是夜作乱，杀王镕父子，举族灰灭，惟留王昭祚妻朱氏通梁人；寻间道告于梁曰："王氏丧于乱军，普宁公主无恙。"文礼徇贼帅张友顺所请，因为留后，于潭城视事。以事上闻，兼要节旄，寻亦奉笺劝进，庄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请。

文礼比厮役小人，骤居人上，行步动息，皆不自安。出则千余人露刃相随，日杀不辜，道路以目，常虑我师问罪，奸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结契丹，往往擒获其使，庄宗遣人送还，文礼由是愈恐。是岁八月，庄宗遣阎宝、史建瑭及赵将符习等率王镕本军进讨。师兴，文礼病疽腹，及闻史建瑭攻下赵州，惊悸而卒。其子处瑾、处球秘不发丧，军府内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寝宫问安。处瑾与其腹心韩正时参决大事，同谋奸恶。初，文礼疽未发时，举家咸见鬼物，昏瞑之后或歌或哭，又野河色变如血，游鱼多死，浮于水上，识者知其必败。

十九年三月，阎宝为处瑾所败，庄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为流矢所中，寻卒于师，命李存进继之。存进亦以战殁，乃以符存审为北面招讨使，攻镇州。是时，处瑾危蹙日甚。昭义军节度判官任圜驰至城下，谕以祸福，处瑾登陴以诚告，乃遣牙将张彭送款于行台。俄而符存审师至城下。是夜，赵将李再丰之子冲投缒以接王师，故诸军登城，迟明毕入，获处瑾、处球、处琪，并其母及同恶人等，皆折足送行台，镇人请醢而食之。又发文礼之尸，磔之于市。

董璋，本梁之骁将也。幼与高季兴、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为童仆。李初名让，常以厚赂奉梁祖，梁祖宠之，因畜为假子，赐姓朱，名友让。璋既壮，得隶于梁祖帐下，后以军功迁为列校。梁龙德末，潞州李继韬送款于梁。时潞将裴约方领兵戍泽州，不徇继韬之命，据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泽州，遂授泽州刺史。是岁，庄宗入汴，璋来朝，庄宗素闻其名，优以待之。寻令却赴旧任，岁余代归。时郭崇韬当国，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为邠州留后，三年秋，正授旄钺。九月，大举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时郭崇韬为招讨使，凡有军机，皆召璋参决。是冬，蜀平，以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天成初，加检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是时安重诲当国，采人邪谋，言孟知祥必不为国家使，惟董璋性忠义，可特宠任，令图知祥。又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朝结托势援，争言璋之善，知祥之恶。恩宠既优，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东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时明宗将议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赍诏示谕两川，又遣安重诲驰书于璋，以征贡奉，约以五十万为数。既而璋诉以地狭民贫，许贡十万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设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侦之，仁矩方拥倡妇与宾友酣饮于驿亭。璋大怒，遽领数百人，执持戈戟，骤入驿中，令洞开其门。仁矩惶骇，走入阁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阶下，戟手骂曰："当我作魏博都监，尔为通引小将，其时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为藩侯，尔衔君命，宿张筵席，比为

使臣，保敢至午不来，自共风尘耽酗，岂于王事如此不恭！只如西川解斩客省使李严，谓我不能斩公耶！”因目肘腋，欲令执拽仁矩，仁矩涕泪拜告，仅而获免。璋乃驰骑入衙，竟彻馔而不召。洎仁矩复命，益言璋不法。未几，重诲奏以仁矩为阆州团练使，寻升为节镇。

长兴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礼毕，加璋检校太尉。时两川刺史尝以兵为牙军，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间，及闻除仁矩镇阆州，璋由是谋反乃决。仍先与其子光业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制，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尔见枢要道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则吾必反，与汝决矣！”光业以书呈枢密承旨李虔徽。会朝廷再发中使荀咸乂将兵赴阆州，光业谓虔徽曰：“咸乂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虑劳朝廷征发。请停咸乂之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诲不从，咸乂未至，璋已擅追绵州刺史武虔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诲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传檄于利、阆、遂等州，责以间谍朝廷。寻率其兵陷阆州，擒节度使李仁矩、军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且言为朝廷猜忌，将有替移，去则丧家，住亦致讨，地狭兵少，独力不任，愿以小兒结婚爱女。时知祥亦贰于朝廷，因许以为援。既而知祥出师以围遂州，故璋攻阆州得恣其毒焉。

列传十五

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初名居言，赐名全义，梁祖改为宗奭；庄宗定河南，复名全义。祖琏，父诚，世为田农。全义为县啬夫，尝为令所辱。乾符末，黄巢起冤句，全义亡命入巢军。巢入长安，以全义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巢败，依诸葛爽于河阳，累迁至裨校，屡有战功，爽表为泽州刺史。光启初，爽卒，其子仲方为留后。部将刘经与李罕之争据洛阳，罕之败经于圣善寺，乘胜欲攻河阳，营于洛口。经遣全义拒之，全义乃与罕之同盟结义，返攻经于河阳，为经所败，收合余众，与罕之据怀州，乞师于武皇。武皇遣泽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进攻河阳，刘经、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领河阳，表全义为河南尹。

全义性勤俭，善抚军民，虽贼寇充斥，而劝耕务农，由是仓储殷积。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王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王又于麾下选书计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户至数千。王命农隙，选丁夫授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户。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闲弓矢、枪剑者二万余人。有贼盗即时擒捕之，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罕之贪暴不法，军中乏食，每取给于全义。二人初相得甚欢，而至是求取无厌，动加凌轹，全义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军寇晋、绛，全义乘其无备，潜兵袭取河阳，全义乃兼领河阳节度。《洛阳搢绅旧闻记》云：罕之镇三城，知王专以教民耕织为务，常宣言于众曰："田舍翁何足惮。"王闻之，蔑如也。每飞尺书于王，求军食及缣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宾席咸以为不可与，王曰："第与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晓。罕之谓王畏己，不设备。因罕之举兵收怀、泽，王乃密召屯兵，潜师夜发，迟明入三城。罕之乃逃遁投河东，朝廷即授王兼镇三城。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复遣兵攻败河阳，会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会守河阳，全义复为河南尹、检校司空。全义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从其制。

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全义善于抚纳，课部人披榛种艺，且耕且战，以粟易牛，岁滋垦辟，招

复流散，待之如子。每农祥劝耕之始，全义必自立畎亩，饷以酒食，政宽事简，吏不敢欺。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乃筑垒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阳缙绅旧闻记》：王每喜民力耕织者，某家今年蚕麦善，去都城一舍之内，必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丈夫遗之布裤，妇人裙衫，时民间尚衣青，妇人皆青绢为之。取其新麦新茧，对之喜动颜色，民间有窃言者曰："大王见好声妓，等闲不笑，惟见好蚕麦即笑尔。"其真朴皆此类。每观秋稼，见田中无草者，必下马命宾客观之，召田主慰劳之，赐之衣物。若见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众决责之。若苗荒地生，诘之，民诉以牛疲或阙人耕锄，则田边下马，立召其邻仵责之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之。"邻仵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阳之民无远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妇，相劝以耕桑为务，是以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王诚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汤沐，素食别寝，至祠祭所，俨然若对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祷未雨，左右必曰："王可开塔"，即无畏师塔也，在龙门广化寺。王即依言而开塔，未尝不澍雨，故当时俚谚云："王祷雨，买雨具。"

梁祖迫昭宗东迁，命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阳，梁祖将图禅代，虑全义心有异同，乃以判官韦震为河南尹，遂移全义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东平王。《洛阳搢绅旧闻记》：齐王与梁祖互为中书令、尚书令，及梁祖兼四镇，齐王累表让兼镇，盖潜识梁祖奸雄，避其权位，欲图自全之计。梁祖经营霸业，外则干戈屡动，内则帑庾俱虚，齐王悉心尽力，倾竭财资助之。其年八月，昭宗遇弑，辉王即位。十月，复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梁祖建号，以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封魏王。开平二年，册拜太保、兼陕虢节度使、河阳尹。四年，册拜太傅、河南尹、判六军，兼郑、滑等州节度使。乾化元年，册拜太师。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义为守太尉、河南尹、宋亳节度使兼国计使。梁末帝嗣位于汴，以全义为洛京留守，兼镇河阳。未几，授天下兵马副元帅。

末帝季年，赵、张用事，段凝为北面招讨使，骤居诸将之右。全义知其不可，遣使启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顾，蒙陛下委以副元帅之名。臣虽迟暮，尚可董军，请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进，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败乱国政。"不听。全义托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将，欲害全义者数四，全义单身曲事，悉以家财贡奉。洎梁祖河朔丧师之后，月献铠马，以补其军；又以服勤尽瘁，无以加诸，故竟免于祸。全义妻储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乡失律后，连年亲征河

朔，心疑全义，或左右谗间，储氏每入宫，委曲伸理。有时怒不可测，急召全义，储氏谒见梁祖，厉声言曰："宗奭种田叟耳，三十余年，洛城四面，开荒劚棘，招聚军赋，资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指景待尽，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谓曰："我无恶心，妪勿多言。"《洛阳搢绅旧闻记》云：梁祖猜忌王，虑为后患，前后欲杀之者数四，夫人储氏面请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纳齐王之女。

庄宗平梁，全义自洛赴觐，泥首待罪。庄宗抚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赐尽欢，诏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趋洛，将祀于圆丘。时王师攻下杨刘，徇地曹、濮，梁末帝惧，急归于汴，其礼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义乃奏曰："请陛下便幸洛阳，臣已有郊礼之备。"翌日，制以全义复为尚书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礼毕，以全义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改封齐王，兼领河阳。先是，朱梁时供御所费，皆出河南府，其后孔谦侵削其权，中官各领内司使务，或豪夺其田园居第，全义乃悉录进纳。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尚书令。会赵在礼据魏州，都军进讨无功。时明宗已为群小间谍，端居私第。全义以卧疾闻变，忧惧不食，薨于洛阳私第，时年七十五。天成初，册赠太师，谥曰忠肃。

全义历守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封王，邑万三千户。凡领方镇洛、郓、陕、滑、宋，三莅河阳，再领许州，内外官历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极人臣，善保终吉者，盖一人而已。全义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极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数者，人以为难。自庄宗至洛阳，趋向者皆由径以希恩宠，全义不改素履，尽诚而已。言事者以梁祖为我世讎，宜斫棺燔柩，全义独上章申理，议者嘉之。

刘皇后尝从庄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乱，失父母，欲拜全义为义父。"许之。全义稽首奏曰："皇后万国之母仪，古今未有此事，臣无地自处。"庄宗敦逼再三，不获已，乃受刘后之拜。既非所愿，君子不以为非。然全义少长军中，立性朴滞，凡百姓有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又尝怒河南县令罗贯，因凭刘后谮于庄宗，俾贯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门，冤枉之声，闻于远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阙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义私第。甲辰，归大内。梁史称："上不豫，厌秋暑，幸宗奭私第数日，宰臣视事于仁政亭，崇政诸司并止于河南府廨署。"世传梁祖乱全义之家，妇女悉皆进

御，其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剸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讳国恶也。臣谨案，《春秋》庄二年，《经》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曰："书奸也。"夫《经》言会者，讳恶，礼也；《传》书奸者，暴其罪以垂诫也。又《庄》二十二年，《传》书：陈完饮桓公酒，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岂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数日，奸乱萌矣。况全义本出巢贼，败依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爽用为泽州刺史，及爽死，全义事爽子仲方，即与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帅河阳，全义为河南尹，未几，又逐罕之，自据河阳，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斫丧唐室，惟勤劝课，其实敛民附贼，以固恩宠。梁时，月进铠马，以补军实。及梁祖为友珪所弑，首进钱一百万，以助山陵。庄宗平中原，全义合与敬翔、李振等族诛，又通赂于刘皇后，乘庄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费用。夫全义匹夫也，岂能自殖财赋，其剥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证明宗，欲为子孙之福，师方渡河，鄴都兵乱，全义忧憾不食，终以饿死。未死前，其子继业讼弟汝州防御使继孙，庄宗贬房州司户，赐自尽。其制略曰："侵夺父权，惑乱家事，继鸟兽之行，畜枭獍之心。"其御家无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罗贯，方正文章之士，事全义稍慢，全义怒告刘皇后，毙贯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阳监军使尝收得李太尉平泉庄醒酒石，全义求之，监军不与，全义立杀之，其附势作威也又如此。盖乱世贼臣耳，得保首领，为幸已多。晋天福中，其子继祚谋反伏诛，识者知余殃在其子孙也。臣读《庄宗实录》，见史官叙《全义传》，虚美尤甚，至今负俗无识之士，尚以全义为名臣，故因补阙文，粗论事迹云。

朱友谦，字德光，许州人，本名简。祖岩，父琮，世为陈、许小校。广明之乱，简去乡里，事渑池镇将柏夔为部隶。尝为盗于石壕、三乡之间，剽劫行旅。后事陕州节度使王珙，积劳至军校。珙性严急，御下无恩，牙将李璠者，珙深所倚爱，小有违忤，暴加箠击，璠阴衔之。光化元年，珙与弟河中节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寻，珙兵屡败，部伍离心。二年六月，璠杀珙，归附汴人，梁祖表璠为陕州节度使。璠亦苛惨，军情不叶，简复攻璠，璠冒刃获免，逃归于汴。三年，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九月，天子授以旄钺。车驾在凤翔，梁祖往来，简事之益谨，奏授平章事。天复末，昭宗迁都洛阳，驻跸于陕。时朝士经乱，簪裳不备，简献上百副，请给百官，朝容稍备。以迎奉功，迁检校侍中。简与梁祖同宗，乃陈情于梁祖曰："仆位崇将相，比无勋劳，皆元帅令公生成之造也。愿以微生灰粉为效，乞以姓名，肩随宗室。"梁祖深赏其

心，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于己子。友谦亦尽心叶赞，功烈居多。

梁祖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谦意不怿，虽勉奉伪命，中怀怏怏。友珪征之，友谦辞以北面侵轶，谓宾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维城，恩逾父子，论功校德，何让伊人，讵以平生附托之恩，屈身于逆竖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将牛存节、康怀英、韩勍攻之，友谦乞师于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于平阳，大破之。《欧阳史》：晋王出泽潞以救之，追怀英于解县，大败之。追至白迳岭，夜秉炬击之，怀英又败。因与友谦会于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敦盟约，庄宗欢甚。友谦乘醉鼾寝于帐中，庄宗熟视之，谓左右曰："冀王真贵人也，但憾其臂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

天祐十七年，友谦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帅，请节钺于梁，不获。友谦即请之于庄宗，令幕客王正言以节旄赐之，梁将刘鄩、尹皓攻同州，友谦来告急，庄宗遣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赴之，败汴军于滑北，解围而还。初，刘鄩兵至蒲中，仓储匮乏，人心离贰，军民将校，咸欲归梁。友谦诸子令锡等亦说其父曰："晋王虽推心于我，然悬兵赴援，急维相应，宁我负人，择福宜重。请纳款于梁，候刘鄩兵退后，与晋王修好。"友谦曰："晋王亲赴予急，夜半秉烛战贼，面为盟誓，不负初心。昨闻吾告难，命将星行，助我资粮，分我衣屦，而欲翻覆背惠，所谓邓祁侯云'人将不食吾余'也。"及破梁军，加守太尉、西平王。

同光元年，庄宗灭梁，友谦觐于洛阳。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既归藩，请割慈、隰二郡，依旧隶河中，不许，诏以绛州隶之。又请解县两池榷盐，每额输省课，许之。及郊礼毕，以友谦为守太师、尚书令，进食邑至万八千户。三年，赐姓，名继麟，编入属籍，赐之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为许州节度使。一门三镇，诸子为刺史者六七人，将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

庄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预国事。时方面诸侯皆行赂遗，或求赂于继麟，虽僶俛应奉，不满其请。且曰："河中土薄民贫，厚贶难办。"由是群小咸怨，遂加诬构。郭崇韬讨巴、蜀，征师于河中，继麟令其子令德率师赴之。伶官景进与其党构曰："昨王师初起，继麟以为讨己，颇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国家有急，必为后患。"郭崇韬既

诛，宦官愈盛，遂构成其罪，谓庄宗曰：“崇韬强项于蜀，盖与河中响应。”继麟闻之惧，将赴京师，面诉其事。其部将曰：“王有大功于国，密迩京城，群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职，谗邪自销，不可轻行。”继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尚为人构陷，吾若得面天颜，自陈肝膈，则流言者获罪矣。”四年正月，继麟入觐。景进谓庄宗曰：“河中人有告变者，言继麟与崇韬谋叛，闻崇韬死，又与李存乂构松逆，当断不断，祸不旋踵。”群阉异口同辞，庄宗骇惑不能决。是月二十三日，授继麟滑州节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围其第，擒之，诛于徽安门外；诏继岌诛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吴缜《篡误》云：《伶官史彦琼传》，友谦有子建徽被杀。传中未载。命夏鲁奇诛其族于河中。初，鲁奇至，友谦妻张氏率其家属二百余口见鲁奇曰：“请疏骨肉名字，无致他人横死。”将刑，张氏持先赐铁券授鲁奇曰：“皇帝所赐也。”是时，百口涂地，冤酷之声，行路流涕。

先是，河中衙城阍者夜见妇人数十，袨服靓妆，仆马炫耀，自外驰骋，笑语趋衙城。阍者不知其故，不敢诘，至门排骑而入，既而扃锁如故，复无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继麟登逍遥楼，闻哭声四合，诘日讯之，巷无丧者，隔岁乃族诛。及明宗即位，始下诏昭雪焉。

列传十六

霍彦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梁将霍存得之于村落间，年十四，从征讨。存怜其爽迈，养为己子。存，梁史有传。彦威未弱冠，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渐升戎秩，亟立战功。尝中流矢，眇其一目。开平二年，自开封府押衙、右亲从指挥使、检校司空授右龙骧军使。三年，自右监门卫将军授左天武军使，迁右监门上将军。乾化三年，与袁象先同诛朱友珪，梁末帝授洺州刺史，转河阳留后。乾化末，邠州留后李保衡背李茂贞以城归梁，梁以彦威为邠州节度使。其年五月，茂贞遣将刘知俊率大军攻之，彦威固守逾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怀其惠，遂无侵扰。转滑州节度使。移镇郓州，兼北面行营招讨，总大军于河上。师徒屡败，降授陕州留后。庄宗入汴，彦威自陕驰至请罪，诏释之。一日，庄宗于崇元殿宴诸将，彦威与段凝、袁象先等预会。酒酣，庄宗举酒属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岁之劲敌也，一旦与吾同宴，盖卿前锋之效也。"彦威等伏陛谢罪，庄宗曰："与卿话旧，无足畏也。"因赐御衣、器币，尽欢而罢。寻放归藩。

明年，从明宗平潞州，授徐州节度使。契丹犯塞，庄宗以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命彦威为副。彦威善言论，颇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赵太叛于邢州，奉诏讨平之。时赵在礼据魏州，与明宗会兵于鄴下，大军夕乱，明宗为其所逼，彦威从入魏州。皇甫晖等尤忌彦威，欲杀之，彦威机辩开说，竟免。及出，彦威部下兵士独全，卫护明宗至魏县。时明宗欲北趋常山，彦威与安重诲恳请赴阙。从至洛阳，彦威首率卿相劝进于至德宫。旬日之间，内外机事，皆决于彦威。擅收段凝、温韬下狱，将置于法。安重诲曰："温、段罪恶，负于梁室，众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内艰，冀安万国，岂为公报仇耶！"至天成初，除郓州节度使。值青州王公俨拒命，改平卢军节度，至镇，擒公俨，斩之。明年冬，赐觐于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三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闻奏讣，掩泣归宫，辍朝三日，至月终不举乐。《五代会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勋名显著，宅兆已营，度遵定谥之规，俾议送终之制，宜以三公礼葬。"册赠太师、晋国公，谥曰忠武。子承训，弟彦珂，累历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庙于洛州，诏以彦威配飨庙庭。

王晏球，字莹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乱，为蔡贼所掠，汴人杜氏畜之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断，倜傥不群。梁祖之镇汴也，选

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帐下，号曰“□子都”。《清异录》：宣武□子都，尤勇悍，其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晋人极畏此。晏球预选，从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迁□子都指挥使。梁开平三年，自开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挥使，授右千牛卫将军，军职如故。朱友珪之篡位也，怀州龙骧守御军作乱，欲入京城。已至河阳，友珪命晏球出骑迎战击乱军，获军使刘重遇，以功转左龙骧第一指挥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为龙骧四军都指挥使。

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将李霸等作乱，纵火焚剽，攻建国门，梁末帝登楼拒战。晏球闻乱，先得龙骧马五百屯于鞠场，俄而乱兵以竿竖麻布沃油焚建国缕，势将危急。晏球隔门窥乱兵，见无甲胄，即出骑击之，奋力血战，俄而群贼散走。梁末帝见骑军讨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晏球奏曰：“乱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尽戮乱军，全营族诛，以功授单州刺史。寻领军于河上，为行营马军都指挥兼诸军排阵使。

庄宗入汴，晏球率骑军入援。至封丘，闻梁末帝殂，即解甲降于庄宗。明年，与霍彦威北捍契丹，授齐州防御使、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仍赐姓氏，名绍虔。鄴之乱，明宗入赴内难，晏球时在瓦桥，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骑从至京师，以平定功授宋州节度使，上章求还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营副招讨，以兵戍满城。是岁，王都据定州，《通鉴》：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王晏球，晏球不从，乃以金遗晏球帐下，使图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状闻。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契丹遣托诺率骑千余来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军保曲阳。王都、托诺出军拒战，晏球督厉军士，令短兵击贼，戒之曰：“回首者死。”符彦卿以龙武左军攻军其左，高行周以龙武右军攻其右，奋剑挥槁，应手首落，贼军大败于嘉山之下，追袭至于城门。俄而契丹首领特哩衮率勇骑五千至唐河。是时大雨，晏球出师逆战，特哩衮复败，追至易州，河水暴涨，所在陷没，俘获二千骑而还。特哩衮以余众北走幽州，赵德钧令牙将武从谏以骑邀击。德钧分扼诸要路，旬日之内，尽获特哩衮已下酋长七百余人，契丹遂弱。晏球围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贼垒坚峻，但食三州租税，抚恤黎民，爱养军士彼自当鱼溃。”帝然其言。

晏珠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未几，移镇青州，就加兼中书令。长兴三年，卒于镇，时年六十。

赠太尉。

子彻，位至怀州刺史。

戴思远，本梁之故将也。初事梁祖，以武干知名。开平元年，自右羽林统军加检校司徒，出为晋州刺史。二年，授右监门上将军，寻改华州防御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复授右羽林统军。郢王友珪篡位，授洺州团练使。贞明中，为邢州留后，迁本州节度使。属燕将张万进杀沧州留后刘继威，以城归梁，末帝命思远镇之。庄宗平定魏博，以兵临沧、德，思远弃镇渡河归汴，累迁天平军节度使兼北面招讨使，将兵与庄宗对垒。久之，庄宗讨张文礼于镇州，契丹来援，庄宗追袭契丹至幽州。思远闻之，总兵以袭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骑军适至，思远乃涉洹水，陷成安，复归杨村寨，尽率其众，攻德胜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审昼夜乘城以拒之。庄宗自蓟五日驰至魏州，思远闻之解去。及明宗袭下郓州，思远罢军权，降授宣化军留后。其年，庄宗入汴，思远自邓州入朝，复令归镇。明宗即位，移授洋州节度使。及西川俱叛，思远以董璋故人，避嫌请代，征入朝宿卫，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朱汉宾，字绩臣，亳州谯县人也。父元礼，始为郡将。梁太祖闻其名，擢为军校，从庞师古渡淮，战没于淮南。汉宾少有膂力，形神壮伟，胆气过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选置帐下，编入属籍。梁祖之攻兖、郓也，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颊，立为“雁子都”。梁祖闻之，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号为“落雁都”。署汉宾为军使，当时目为“朱落雁”。后与诸将破蔡贼有功，天复中，授右羽林统军。入梁，历天威军使、左羽林统军，出为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后、亳曹二州刺史、安州节度使。庄宗至洛阳，汉宾自镇入觐，复令还镇。明年，授左龙武统军。庄宗尝幸汉宾之第，汉宾妻进酒上食，奏家乐以娱之，自是汉宾颇蒙宠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谦入朝，明宗居洛阳，以友谦故人，置酒于第。庄宗诸弟在席，友谦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汉宾以大觞奉友谦曰：“公虽名位高，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仆与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发单函候问，略无报复，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钦恐其纷然，为解之方止。不数日，友谦赤族。赵在礼据魏州，元行钦率军进讨，诏汉宾权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汉宾为右卫上将军，枢密使安重诲方当委重，汉宾密令结托，得为婚家。天成末，为潞州节度使，移镇晋州。重诲既诛，汉宾复为上将军。明年秋，汉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时年六十四。

汉宾少勇健，及晚岁饮啖过人，其状貌伟如也。凡所履历，不闻逾法。梁时，尝领军屯魏州莘县，适值连帅去郡，诸军咸以利见诱，请自为留后，汉宾则斩其言者，拒而不从，闻者赏焉。在曹日，飞蝗去境，父老歌之。临平阳遇旱，亲斋洁祷龙子祠，逾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为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东还亳郡，见乡旧亲戚沦没者，有茔兆未办，则给以棺敛；有婚嫁未毕，则助以资币，受其惠者数百家，郡人义之。寻还洛阳，有第在怀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层屋连甍，修木交干，笙歌罗绮，日以自娱，养彼太和，保其余齿，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将也。晋高祖即位，赠太子少傅，谥曰贞惠。

子四人，长曰崇勋，官至左武卫将军。

孔勍，字鼎文，兖州人，后徙家宿州。少便骑射，为军中小校，事梁祖渐至郡守，累迁齐州防御使、唐邓节度使。梁贞明中，王球据襄州叛，勍讨平之，因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庄宗至洛阳，勍自镇来朝，复令归镇，寻移昭义节度使。同光季年，监军杨继源与都将谋据潞州，事泄，勍诛之。明宗即位之岁，诏还京师，授河阳节度使。未几，以太子太师致仕，卒年七十九。赠太尉。

刘□，汴州雍邱人也。世为宣武军牙将。□少负壮节，梁祖镇汴州，□求自试，补队长。从梁祖征伐，所至有功，迁为牙将，历滑、徐、襄三州都指挥使。开平中，襄帅王班为帐下所害，乱军推□为留后，□诡从之，翌日受贺，衙庭享士，伏甲幕下，尽斩其乱将。以功历复、亳二州刺史，征为侍卫都将，出为安州刺史。贞明中，为晋州留后。庄宗至汴，□来朝。□在晋州八年，日与上党、太原之师交斗于境上。庄宗见而劳之曰："刘侯无恙，控我晋阳之南鄙，岁时久矣，不早相见。"□顿首谢罪。复命归镇，正授节旄，移镇安州。明宗即位，迁邓州节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镕代之。□还京师，卒。赠侍中。

有子师道，仕皇朝，为右赞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问，幽州人也。少事燕帅刘仁恭为骑将，表为妫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刘守光既平沧州，乃以其幼子继威为留后，大将张万进与知裕佐之。继威冲幼，宣淫于万进之家，万进杀之。诘旦，召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署知裕为景州刺史。会万进纳款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军士自河朔归梁者，皆隶于部下。梁与庄宗交战于河，摧坚挫锐，惟恃归化一军，然岁将一纪，位不及郡守。同光初，庄宗入汴，知

裕随段凝军解甲封丘。明宗时为总管，受降于郊外，见知裕甚喜，遥相谓曰：“周归化今为吾人，何乐如之！”因令诸子以兄事之。庄宗抚怜尤异，而诸校心妒之。有壮士唐从益者，因猎射之，知裕遁而获免。庄宗遂诛从益，出知裕为房州刺史。魏王继岌伐蜀，召为前锋骑将。明宗即位，移刺绛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团练使。知裕老于军旅，勤于稼穑，凡为郡劝课，皆有政声，朝廷喜之，迁安州留后。淮上之风恶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亲省视，甚者避于他室；或时问讯，即以食物揭于长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恶之，召乡之顽很者诃诘教导，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由是弊风稍革。长兴末，入为右神武统军。清泰初，卒于官。赠太傅。

列传十七

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兒军，及赐姓名。天祐七年，改匡卫军都校。柏乡之役，汴将韩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镇、定兵扼桥道，韩勍选精兵先夺之。庄宗登高而望，镇、定兵将衄，谓建及曰："如贼过桥，则势不可遏，卿计若何？"建及于部选士二百，挺枪大噪，御汴军，却之于桥下。二月，王师攻魏，魏人夜出犯我营，建及设伏待之，扼其归路，尽殪之。刘鄩之营莘县，月余不出，忽一旦纵兵攻镇、定之营，军中腾乱，建及率银枪劲兵千人赴之，击败汴军，追奔至其垒。元城之战，建及首陷其阵，授天雄军教练使。八月，迁辽州刺史。十四年，从击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从攻杨刘，自寅至午，汴军婴城拒守，建及自负葭苇堙堑，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军逗挠，际晚，汴军登土山，建及一战夺之。庄宗欲收军，诘朝合战。建及横槊当前，曰："贼大将已亡，乘此易击，王但登山，观臣破贼！"即引银枪效节大呼奋击，三军增气，由是王师复振，以功授检校司空、魏博内外衙都将。

十六年，汴将贺瑰攻德胜南城，以战船十余艘，竹笮维之，扼断津路，王师不得渡。城中矢石将尽，守城将氏延赏危急，庄宗令积帛军门，召能破贼船者。津人有马破龙者，能水游，乃令往见延赏，延赏言："危窘极矣，所争晷刻。"时棹船满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铠，执槊呼曰："岂有一衣带水，纵贼如此！"乃以二船实甲士，皆短兵持斧，径抵梁之战舰，斧其笮；又令上流具甕，积薪其上，顺流纵火，以攻其舰。须臾，烟焰腾炽，梁军断缆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贺瑰解围而去。其年十二月，与汴将王瓒战于戚城，建及伤手，庄宗解御衣金带赐之。

建及有胆气，慷慨不群，临阵鞠旅，意气横壮，自庄宗至魏州，建及都总内外衙银枪效节帐前亲军，善于抚御，所得赏赐，皆分给部下，绝甘分少，颇洽军情。又累立战功，雄勇冠绝，雌劣者忌谗之。时宦官韦令图监建及军，每于庄宗前言："建及以家财骤施，其趋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庄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荩，虽知谗构，不改其操。

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与李存审赴河中，解同州之围。建及少遇祸乱，久从战阵，矢石所中，肌无完肤，后有功见疑，私心愤郁。是岁，卒于太原，时年五十七。

石君立，赵州昭庆人也，亦谓之石家财。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后隶李嗣昭为牙校，历典诸军。夹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战，坏汴军栅垒，俘擒而还。八年，与汴军战于龙化园，败之，获其大将卜渥以献。嗣昭每出征，俾君立为前锋，敌人畏之。王檀之逼晋阳也，城中无备，安金全驱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时庄宗在魏博，救应不暇，人心危惧，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骑，自上党朝发暮至。王檀游军扼汾桥，君立一战败之，径至城下，驰突斩击，出入如神，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是夜入城，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杀于外，迟明，梁军败走。十七年，将兵屯德胜。时汴军自滑州转饷以给杨村寨，庄宗亲率骑军于河外，循岸而上，邀击之。汴人距杨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张村筑垒以贮军储，庄宗令诸军攻之。汴人设伏于要路，逆战伪败，王师乘之，蹙入垒门，梁伏兵起，因与血战。君立与镇州大将王钊陷入贼垒，时诸将部校陷贼者十余人，君立被执，送于汴。梁祖素知其骁勇，欲用之为将，械而下狱。久之，梁主遣人诱之，君立曰："败军之将，难与议勇，如欲将我，我虽真诚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为仇人哉！"既而诸将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庄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杀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与弟行周俱有武艺，初仕燕为骑将，骁果出诸将之右。燕帅刘守光僭逆不道，庄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惧，以行珪为武州刺史，令张犄角之势。时明宗将兵助德威平燕，俄闻行珪至，率骑以御之。明宗谕以逆顺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将元行钦在山北，闻行珪有变，即率部下军众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将兵援之。明宗破行钦于广边军，行钦亦降。寻以行珪为朔州刺史，历忻、岚二郡，迁云州留后。天成初，授邓州节度使，寻移镇安州。行珪性贪鄙，短于为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刚直，累为宾职，及佐行珪，睹其贪猥，因强谏之，行珪不从。后延策因入奏，献封章于阙下，事有三条：一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一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一述簿侯之弊，请敕从事明谏诤之，不从，令诸军校列班廷诤。行珪闻之，深衔之。后因戍兵作乱，诬奏延策与之同谋，父子俱戮于汴，闻者冤之。未几，行珪以疾卒。诏赠太尉。

张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云中，从平黄巢，讨王行瑜，自行间渐升为小将。庄宗定魏，补天雄军左厢马步都虞候，历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节度使。塞上多事，廷裕无控制之术，边鄙常耸。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诏赠太保。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历瀛、平、儒、檀、营五州刺史。思同母即刘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为帐下军校。会刘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归太原，时年十六，武皇命为飞腾指挥使。从庄宗平定山东，累典诸军。

思同性疏俊，粗有文，性喜为诗什，与人唱和，自称蓟门战客。魏王继岌待之若子。时内养吕知柔侍兴圣宫，颇用事，思同不平之。吕为终南山诗，末句有“头”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拟冲霄汉，赖有青天压著头。”其所为诗句，皆此类也。每从征，必在兴圣帐下，然同光朝，位止郑州刺史。明宗在军时，素知之，即位后，用为同州节度使，未几，移镇陇右。思同好文士，无贤不肖，必馆接贿遗，岁费数十万。在秦州累年，边民怀惠，华戎宁息。长兴元年，入朝，见于中兴殿。明宗问秦州边事，对曰：“秦州与吐蕃接境，蕃部多违法度。臣设法招怀，沿边置寨四十余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因手指画秦州山川要害控扼处。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岂及此耶！”时两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卫将军。八月，授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九月，迁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为先锋指挥使。石敬瑭入大散关。思同恃勇先入剑门，大军未相继，复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师，思同以曾获剑门之功，移镇山南西道。

三年，两川交兵，明宗虑并在一人，则朝廷难制，密诏思同相度形势，即乘间用军，事未行而董璋败。八月，复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时潞王镇凤翔，与之邻境，及潞王不禀朝旨，致书于秦、泾、雍、梁、邠诸帅，言：“贼臣乱政，属先帝疾笃，谋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权柄，以致残害骨肉，摇动藩垣。惧先人基业，忽焉坠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侧，事济之后，谢病归藩。然藩邸素贫。兵力俱困，欲希国士，共济急难。”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弦技见思同，因欢讽动，又令军校宋审温者，请使于雍，若不从命，即独图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书檄起兵。会副部署药彦稠至，方宴，而妓、使适至，乃击之于狱。彦稠请诛审温，拘送昭赴阙。时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为凤翔行营都部署，起军营于扶风。

三月十四日，与张虔钊会于岐下，梯冲大集。十五日，进收东西关城，城中战备不完，然死力御捍，外兵伤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复进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谕于外，闻者悲之。张虔钊性褊，诘旦，西南用军，与都监皆血刃以督军士，军士齐诟，反攻虔钊，虔钊跃马避之。时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引军自西门先入，思同未之知，犹督士登城。俄而严卫指挥使尹晖呼曰：“西城军已入城受赏矣，军士可解甲！”弃仗之声，振动

天地。日午，乱军毕集，泾州张从宾、邠州康福、河中安彦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与药彦稠、苌从简俱至长安，刘遂雍闭关不内，乃奔潼关。

二十二日，潞王至昭应，前锋执思同来献。王谓左右曰："思同计乖于事，然尽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顾谓赵守钧曰："思同尔之故人，可行迓之于路，达予抚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让之曰："贼臣倾我国家，残害骨肉，非予弟之过。我起兵岐山，盖诛一二贼臣耳，尔何首鼠两端，多方误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间，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钺，累历重藩，终无显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龙附凤则福多，扶衰救弱则祸速，但恐瞑目之后，无面见先帝。衅鼓膏原，缧囚之常分也。"潞王为之改容，徐谓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屡启刘延朗，言"思同不可留，虑失士心。"又，潞王入长安时，尹晖尽得思同家财及诸妓女，故尤恶思同，与刘延朗亟言之。属王醉，不待报，杀思同并其子德胜。潞王醒，召思同，左右报已诛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汉高祖即位，诏赠侍中。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继昭，以自通贵，授国子监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骑射，尝于山墅射猎，庄宗镇太原时，遇之于野，讯其姓名，即补右番□直军使。后因从猎，射中走鹿，转指挥使。佐周德威攻燕军于涿州，擒燕将郭在钧。从庄宗定魏博，改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自随驾左右厢马军都指挥授忻州刺史。岁余召还，复典禁兵，领韶州刺史，出为大同军节度使。累岁移镇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杨彦温据河中作乱，自通率师讨平之，授河中节度使。寻自鄜州入为右龙武统军。初，自通既平杨彦温，代末帝镇河中，临事失于周旋，末帝深衔之。《通鉴》：自通至镇，承安重诲指，籍军府甲仗数上之，以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居中保护，从珂由是得免。及末帝即位，自通忧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

列传十八

安重诲，其先本北部豪长。父福迁，为河东将，救兖、郓而没。重诲自明宗龙潜时得给事左右。及镇邢州，以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鄴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明宗践祚，领枢密使，俄迁左领军卫大将军充职。案：以下有阙文。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侯三至醴泉县，地素僻，无驿马，县令刘知章出猎，不时给马，侯三遽以闻。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师，将杀之；重诲从容为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诲建议欲因以伐淮，而明宗难之。后李鏻得淮南谍者言："徐知诰欲奉其国称藩，臣愿得安公一言以为信。"鏻即引谍者见重诲。重诲大喜，以为然，乃以玉带与谍者，使遗知诰为信，其直千缗。

重诲为枢密使，四五年间，独绾大任，臧否自若，环卫、酋长、贵戚、近习，无敢干政者。弟牧郑州，子镇怀、孟，身为中令，任过其才，议者谓必有覆餗之祸。无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扬言于众云："闻相者言其贵不可言，今将统军征淮南。"时有军将密以是闻，颇骇上听。明宗谓重诲曰："闻卿树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讨淮南，有之否？"重诲惶恐，奏曰："兴师命将，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结构，臣愿陛下穷诘所言者。"翌日，帝召侍卫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等，谓之曰："有人告安重诲私置兵仗，将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从进等奏曰："此是奸人结构，离间陛下勋旧。且重诲事陛下三十年，从微至著，无不尽心，今日何苦乃图不轨！臣等以家属保明，必无此事。"帝意乃解。重诲三上表乞解机务，诏不允。复面奏："乞与臣一镇，以息谤议。"明宗不悦。重诲奏不已，明宗怒，谓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与宰臣商量重诲事。冯道言曰："诸人苟惜安令公，解枢务为便。"赵凤曰："大臣岂可轻动，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汉琼奏曰："此断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轻议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为枢密使，重诲如故。

时以东川帅董璋恃险难制，乃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董璋益怀疑忌，遂絷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领王师伐蜀，峡路艰阻，粮运不继，明宗忧之，而重诲请行。翌日，领数骑而出，日驰数百里，西诸侯闻之，莫不惶骇。所在钱帛粮料，星夜辇运，人乘毙踣于山路者不可胜纪，百姓苦之。重诲至凤翔，节度使朱宏昭延于寝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谨。重诲坐中言及："昨有人谗构，几不保全，赖圣上保鉴，苟获全族。"因泣下。重诲既辞，宏昭遣人具奏："重诲怨望出恶言，不可令至

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汉琼自西回，亦奏重诲过恶。重诲已至三泉，复令归阙。再过凤翔，朱宏昭拒而不纳，重诲惧，急骑奔程，未至京师，制授河中帅。既至镇，心不自安，遂请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赞、崇绪走归河中。二子初至，重诲骇然曰；“渠安得来？”家人欲问故，重诲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是他人教来。吾但以一死报国家，余复何言！”翌日，中使至，见重诲，号泣久之。重诲曰：“公但言其故，勿过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据城异志矣！”重诲曰：“吾一死未塞责，已负君亲，安敢辄怀异志，遽劳朝廷兴师，增圣上宵旰，则仆之罪更万万矣！”

时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诲有异志，则诛之。既至，李从璋自率甲士围其第，仍拜重诲于其庭，重诲下阶迎拜曰：“太傅过礼。”俯首方拜，从璋以榼击其首，其妻惊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迟，太傅何遽如此！”并击重诲妻首碎，并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从璋，愿以衣服覆其尸，坚请方许。及从璋疏重诲家财不及数千缗，议者以重诲有经纶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悉自恣胸襟，果贻颠覆。《五代史补》：初，知祥将据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属。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拒其请，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两为赂，重诲喜而为敷奏，诏许之。及家属至，知祥对僚吏笑曰；“天下闻知枢密，将谓天地间未有此，谁知只销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险拒命。《五代史阙文》：明宗令翟光鄴、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榼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臣谨案：《明宗实录》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讳，不敢直书。呜呼，重诲之志节泯矣！

朱宏昭，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宏昭事明宗，在藩方为典客。天成元年，为文思使，历东川副使，二年余，除左卫大将军，充内客省使。三年，转宣徽南院使。明宗亲祀南郊，宏昭为大内留守，加检校太傅。出镇凤翔，会朝廷命石敬塘帅师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诲自请西行。至凤翔，宏昭迎谒马首，请馆于府署，妻子罗拜，捧卮为寿。宏昭密遣人谓敬瑭曰；“安公亲来劳军，观其举措孟浪，傥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则不战而自溃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则师徒万全也。”敬瑭闻其言大惧，即日烧营遁还。重诲闻之，不敢西行，因返旆东还。复过凤翔，宏昭拒而不纳。及重诲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长兴三年十二月，代康义诚为襄州节度使。四年，秦王从荣为元帅，屡宣恶言，执政大臣皆惧，谋出避之。枢密使范

延光、赵延寿日夕更见，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许。延寿使其妻兴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汉琼、王淑妃进说，故皆得免。未几，赵延寿出镇汴州，召宏昭于襄阳，代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镇常山，以三司使冯赟与宏昭对掌枢务，与康义诚、孟汉琼同谋以杀秦王。闵帝即位，宏昭以为由己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后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书令。素猜忌潞王，致其衅隙，以致祸败。潞王至陕，闵帝惧，欲奔，驰手诏宏昭图之。时将军穆延辉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妇，君之女也，可速迎归，无令受祸。"中使继至，宏昭援剑大哭，至后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穷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从进既杀冯赟，断宏昭首，俱传于陕州。及汉高祖即位，赠尚书令。

朱洪实，不知何许人。以武勇累历军校，长兴中，为马军都指挥使。秦王为元帅，以洪实骁果，尤宠待之，岁时曲遗，颇厚于诸将。及朱宏昭为枢密使，势焰尤甚，洪实以宗兄事之，意颇相协。宏昭将杀秦王，以谋告之，洪实不以为辞。时康义诚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两端。及秦王兵扣端门，洪实为孟汉琼所使，率先领骑军自左掖门出逐秦王，自是义诚阴衔之。闵帝嗣位，洪实自恃领军之功，义诚每言，不为之下。应顺元年三月辛酉，义诚将出征，闵帝幸左藏库，亲给军士钱帛。是时，义诚与洪实同于库中面论用兵利害，《欧阳史》云：洪实见军士无斗志，而义诚尽将以西，疑其二心。洪实言："出军讨逆，累发兵师，今闻小衄，无一人一骑来者。不如以禁军据门自固，彼安敢径来，然后徐图进取，全策也。"义诚怒曰："若如此言，洪实反也。"洪实曰："公自反，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洪实犹理前谋，又曰；"义诚言臣图反，据发兵计，义诚反必矣。"闵帝不能明辨，遂命诛洪实。既而义诚果以禁军迎降潞王，故洪实之死，后人皆以为冤。

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骑射事武皇，从庄宗入魏博，补突骑使，累迁本军都指挥使。同光末，从明宗讨鄴城，军乱，迫明宗为主，明宗不然。义诚进曰："主上不虑社稷阽危，不思战士劳苦，荒耽禽色，溺于酒乐。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由是委之心膂。明宗即位，加检校司空，领富州刺史，总突骑如故。寻转捧圣都指挥使，镇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西节度使。车驾归洛，授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太平广记》云：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尝军中差人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诘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长兴末，加

同平章事。

秦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气焰熏灼，大臣皆惧，求为外任。义诚以明宗委遇，无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讽义诚为助，义诚曲意承奉，亦非真诚。及朱宏昭、冯赟等惧祸，谋于义诚，但云："仆为将校，不敢预议，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诛，明宗宴驾，闵帝即位，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未几，凤翔变起，西军不利，义诚惧，乃请行，盖欲尽率驾下诸军送降于潞王求免也。会与朱洪实议事不叶，洪实因厉声言义诚苞藏之志，闵帝暧昧，不能明辨，而诛洪实。及义诚率军至新安，诸军争先趋陕，解甲迎降，义诚以部下数十人见潞王请罪，潞王虽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斩于兴教门外，夷其族。

药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骑射事明宗，累迁至列校。明宗践阼，领澄州刺史、河阳马步都将。从王晏球讨王都于定州，平之，领寿州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属河中指挥使杨彦温作乱，彦稠改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充河中副招讨使，将兵讨平之。无几，党项劫回鹘入朝使，诏彦稠屯朔方，就讨党项之叛命者，搜索盗贼，尽获回鹘所贡驼马、宝玉，擒首领而还。寻授邠州节度使。遣会兵制置盐州，蕃戎逃遁，获陷蕃士庶千余人，遣复乡里。受诏与延州节度使，案：原本阙二字。进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罢归镇。闵帝嗣位，与王思同攻凤翔，为副招讨使。禁军之溃，彦稠欲沿流而遁，为军士所擒而献之。时末帝已至华州，令拘于狱，诛之。汉高祖即位，与王思同并制赠侍中。

宋令询，不知何许人也。闵帝在藩时，补为客将，知书乐善，动皆由礼。长兴中，闵帝连典大藩，迁为都押衙，参辅阃政，甚有时誉，闵帝深委之。及闵帝嗣位，朱、冯用事，不欲闵帝之旧臣在于左右，乃出为磁州刺史。闵帝蒙尘于卫，令询日令人奔问。及闻帝遇害，大恸半日，自经而卒。

列传十九

豆卢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瓒，舒州刺史。《宣和书谱》云：失其世系。革少值乱离，避地鄜、延，转入中山，王处直礼之，辟于幕下，有奏记之誉。因牡丹会赋诗，讽处直以桑柘为意，言甚古雅，渐加器仰，转节度判官。而理家无法，独请谒处直，处直虑布政有缺，有所规谏，敛版出迎，乃为嬖人祈军职矣。

天祐末，庄宗将即位，讲求辅相，卢质以名家子举之，征拜行台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庙，事多错乱，至于官阶拟议，前后倒置，屡为省郎萧希甫骏正，革改之，无难色。庄宗初定汴、洛，革引荐韦说，冀谙事体，与己同功。说既登庸，复事流品，举止轻脱，怨归于革。又革、说之子俱授拾遗，父子同官，为人所刺，遂改授员外郎。革请说之子涛为宏文馆学士，说请革之子升为集贤学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识者丑之。革自作相之后，不以进贤劝能为务，唯事修炼，求长生之术；尝服丹砂，呕血数日，垂死而愈。

天成初，将葬庄宗，以革为山陵使。及木主归庙，不出私第，专俟旄镇，数日无耗，为亲友促令入朝。安重诲对众辱之曰："山陵使名衔尚在，不候新命，便履公朝，意谓边人可欺也。"侧目者闻之，思有所中。初，萧希甫有正谏之望，革尝阻之，遂上疏论革与说苟且自容，致君无状。复诬其纵田客杀人，冒元亨上第。遂贬为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驰驿发遣。后郑珏、任圜等连上三章，请不行后命，乃下制曰："豆卢革、韦说等，身为辅相，手握权衡，或端坐称臣，或半笑奏事，于君无礼，举世宁容。革则暂委利权，便私俸禄，文武百辟皆从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给遣。说则自居重位，全紊大纲。叙廕贪荣，乱兒孙于昭穆；卖官润屋，换令录之身名。丑行叠彰，群情共怒，虽居牧守，示塞非尤。革可责授费州司户参军，说可夷州司户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并所在驰驿发遣。"寻贬陵州长流百姓，委长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诏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

子升，官至检校正郎，服金紫，寻亦削夺。《宝晋斋法书赞》载豆卢革《田园帖》云：大德欲要一居处，畿甸间旧无田园，鄜州虽有三两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书请，却给还人户，盖不欲侵夺疲民，兼虑无知之辈，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与僧往还书，其畏强籓避罪罟，盖栗栗渊冰，然其后卒以故纵田客贬夜郎，正坐

所畏，信乎乱邦之不可居也。是时据鄜乃高万兴，官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谓“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维新，而颛面正朝者，不能致褫鞶之诛，而反窃贡秉旄之佞，唐之不竞，有自来矣。

韦说，福建观察使岫之子也。案：以下有阙文。庄宗定汴、洛，说与赵光允同制拜平章事。说性谨重，奉职常不造事端。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韬，铨选逾滥，选人或取他人出身衔，或取父兄资绪，与令史囊橐罔冒，崇韬乃条奏其事。其后郊天，行事官数千人，多有告敕伪滥，因定去留，涂毁告身者甚众，选人号哭都门之外。议者亦以为积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细，惧失惟新含垢之意。时说与郭崇韬国列，不能执而止之，颇遭物议。说之亲党告之，说曰：“此郭汉子之意也。”及崇韬得罪，说惧流言所钟，乃令门人左拾遗王松、吏部员外郎李慎仪等上疏，云：“崇韬往日专权，不闲故事，塞仕进之门，非奖善之道。”疏下中书，说等覆奏，深诋崇韬，识者非之。又有王儋者，能以多岐取事，纳赂于说，说以其名犯祖讳，遂改之为“操”，拟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说常虑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护之。说居有井，昔与邻家共之，因嫌鄙杂，筑垣于外。邻人讼之，为希甫疏论，以为井有货财，及案之本人，惟称有破釜一所，反招虚妄。初贬叙州刺史，寻责授夷州司户参军。

初，说在江陵，与高季兴相知，及入中书，亦常通信币。自讨西蜀，季兴请攻峡内，庄宗许之：“如能得三州，俾为属郡。”西川既定，季兴无尺寸之功。洎明宗缵承，季兴频请三郡，朝廷不得已而与之。革、说方在中书，亦预其议。及季兴占据，独归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诏曰：“陵州、合州长流百姓豆卢革、韦说，顷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黩货卖官。静惟肇乱之端，更有难容之事，且夔、忠、万三州，地连巴蜀，路扼荆蛮，藉皇都弭难之功，徇逆帅僭求之势，罔予视听，率意割移。将千之土疆，开通狡穴；动两川之兵赋，御捍经年。致朕莫遂偃戈，犹烦运策。近者西方鄴虽复要害，高季兴尚固窠巢，增吾旰食之忧，职尔朋奸之计。而又自居贬所，继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时，处忠良于何地？宜令逐处刺史监赐自尽。”《欧阳史》：说子涛，晋天福初，为尚书膳部员外郎，卒。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崔魏公领盐铁，署为巡官。昭宗迁洛阳，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游燕、赵，或衣道士服，干谒籓伯，人未知之。豆卢革客游中山，依王处直，卢汝弼来太原。程与革、弼皆朝族知旧，因往来依革，处直礼遇未优，故投于太原；汝弼因为延誉，庄宗署为推官，寻改支使。程褊浅

无他才，惟务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初，判官王缄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缄殁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卮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程当为书记，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庄宗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后历观察判官。

庄宗将即位，求四镇判官可为宰辅者。时卢汝弼、苏循相次沦没，当用判官卢质。质性疏放，不愿重位；求留太原，乃举定州判官豆卢革，次举程，即诏征之，并命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恆。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顷之，遣程使晋阳宫册皇太后。山路险阻，往复绵邈，程安坐肩舆，所至州县，驱率丁夫，长吏迎谒，拜伏舆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及汴将王彦章陷德胜南城，争攻杨刘，庄宗御军苦战，臣下忧之，咸白宰臣，欲连章规谏，请不躬御士伍。豆卢革言及汉高临广武事，矢及于胸，绐云中足。程曰："此刘季失策。"众皆缩颈。尝论近世士族，或曰："员外郎孔明龟，善和宰相之令绪，宣圣之系孙，得非盛欤！"程曰："止于孔子之后，盛则吾不知也。"亲党有假驴夫于程者，程帖府给之，府吏诉云无例，程怒鞭吏背。时任圜为兴唐少尹，庄宗从姊婿也，凭其宠戚，因诣程。程方衣鹤氅、华阳巾，凭几决事，见圜怒詈曰："是何虫豸，恃妇力耶！宰相取给于府县，得不识旧体！"圜不言而退，是夜，驰至博平，面诉于庄宗。庄宗怒，谓郭崇韬曰："朕误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尽。崇韬亦怒，事几不测，赖卢质横身解之，遂降为右庶子。庄宗既定河南，程随百官从幸洛阳，沿路坠马，因病风而卒。赠礼部尚书。

赵凤，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顷之，从刘守奇奔梁，梁用守奇为博州刺史，表凤为判官。案：下有阙

文。为郓州节度判官。唐庄宗闻凤名，得之甚喜，以为护銮学士。后庄宗即位，拜凤中书舍人。及入汴，改授礼部员外郎。庄宗及刘皇后幸张全义第，后奏曰："妾五六岁失父母，每见老者，思念尊亲泣下，以全义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庄宗许之，命凤作笺上全义，定往来仪注。凤上书极谏，不纳。天成初，置端明殿学士，凤与冯道俱任其职。时任圜为宰相，为安重诲所倾，以至罢相归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驰驿赐圜自尽。既而凤哭谓安重诲曰："任圜，义士也，肯造逆谋以雠君父乎？如此滥刑，何以安国！"重诲笑而不责。是冬，权知贡举。

明年春，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凤扬言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所施已逾数千缗，闻毁乃止。及车驾还洛，留知汴州事，寻授中书侍郎、平章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凤为《庄宗实录》，将何挺论刘煦疏不载，昫既相，遂引凤共政事。长兴中，安重诲出镇河中，人无敢言者，惟凤极言于上前曰："重诲是陛下家臣，其心终不背主，五年秉权，贤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贻浸润。"明宗以为朋党，不悦其奏。重诲获罪，乃出邢州节度使。及闵帝蒙尘于卫州，凤集宾佐军校，垂涕曰："主上播迁，渡河而北，吾辈安坐不赴奔问，于礼可乎？"军校曰："唯公所使。"将行，闻闵帝遇弑而止。清泰初，召还，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谒。疾笃，自为蓍筮，卦成，投蓍而叹曰："吾家世无五十者，而复穷贱；吾年已五十，又为将相，岂有遐寿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凤性豁达，轻财重义，凡士友以穷厄告者，必倾其资而饷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愚，字子晦。自称赵郡平棘西祖之后，家世为儒。父瞻业，应进士不第，遇乱，徙家渤海之无棣，以诗书训子孙。愚童龀时，谨重有异常兒，年长方志学，遍阅经史。慕晏婴之为人，初名晏平。为文尚气格，有韩、柳体。厉志端庄，风神峻整，非礼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艰贫，求为假官，沧州卢彦威署安陵簿。丁忧，服阕，随计之长安。属关辅乱离，频年罢举，客于蒲、华之间。光化中，军容刘季述、王奉先废昭宗，立裕王，五月余，诸侯无奔问者。愚时在华阴，致书于华帅韩建，其略曰："仆关东一布衣耳，幸读书为文，每见君臣父子之际，有伤教害义之事，常痛心切齿，恨不得抽肠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喻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辂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朝庙，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于前，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

故，已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决策！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浃旬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深礼遇之，坚辞还山。天复初，驾在凤翔，汴军攻蒲、华，愚避难东归洛阳。时卫公李德裕孙道古在平泉旧墅，愚往依焉。子弟亲采梠负薪，以给朝夕，未尝干人。故少师薛廷珪掌贡籍之岁，登进士第；又登宏词料，授河南府参军，遂下居洛表白沙之别墅。

梁有禅代之谋，柳璨希旨杀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残害，乃避地河朔，与宗人李延光客于山东。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讲禁中，屡言愚之行高学赡，有史鱼、蘧瑗之风。召见，嗟赏久之，擢为左拾遗。俄充崇政院直学士，或预咨谋，而俨然正色，不畏强御。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辈皆致拜，惟愚长揖。末帝让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犹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尔何傲耶！”对曰：“陛下以家人礼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与王无素，安敢谄事。”其刚毅如此。晋州节度使华温琪在任违法，籍民家财，其家讼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坚按其罪。梁末帝诏曰：“朕若不与鞫穷，谓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宪，谓予不念功臣。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其华温琪所受赃，宜官给代还所讼之家。”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佣夫殴僦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斗殴。庸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遗再迁膳部员外郎，赐绯，改司勋员外郎，赐紫，至是罢职，历许、邓观察判官。

初在内职，慈州举子张砺依焉。贞明中，砺自河阳北归庄宗，补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闼之间，揄扬愚之节概，及言愚之所为文《仲尼遇》、《颜回寿》、《夷齐非饿人》等篇，北人望风称之。洎庄宗都洛阳，邓帅俾奏章入朝，诸贵见之，礼接如旧。寻为主客郎中，数月，召为翰林学士。三年，魏王继岌征蜀，请为都统判官，仍带本职从军。时物议以蜀险阻，未可长驱，郭崇韬问计于愚，愚曰：“如闻蜀人厌其主荒恣，仓卒必不为用。宜乘其人二三，风驰电击，彼必破胆，安能守险。”及前军至固镇，收军食十五万斛，崇韬喜，谓愚曰：“公能料事，吾军济矣！”招讨判官陈乂至宝鸡，称疾乞留在后。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惑，正可斩之以徇。”由是军人无迟留者。是时，军书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书舍人。师还，明宗即位。时西征副招讨使任圜为宰相，雅相钦重，屡言于安重诲，请引为同列；属孔循用事，援引崔协以塞其请。俄以本职权知贡举，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长兴初，除太常卿，属赵凤出镇邢台，乃拜中书

侍郎、平章事，转集贤殿大学士。

长兴季年，秦王恣横，权要之臣，避祸不暇，邦之存亡，无敢言者。愚性刚介，往往形言，然人无唱和者。后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兼吏部尚书，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尝有疾，诏近臣宣谕，延之中堂，设席惟筦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赐帷帐茵褥。《职官分纪》云：长兴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问。愚所居寝室，萧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几何？而委顿如此。"诏赐绢百匹、钱百千、帷帐什物一十三事。

闵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才除，便延访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意于致理。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少及吾辈，位高责重，事亦堪忧，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进位左仆射。清泰初，徽陵礼毕，冯道出镇同州，愚加特进、太微宫使、宏文馆大学士。宰相刘昫与冯道为婚家，道既出镇，两人在中书，或旧事不便要厘革者，对论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贤家翁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难，或至喧呼。无几，两人俱罢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婴疾，率多请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宏，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图、回、圜、团、冏，风彩俱异。武皇爱之，以宗女妻圜，历代、宪二郡刺史。

李嗣昭典兵于晋阳，与圜游处甚洽，及镇泽潞，请为观察支使，解褐，赐朱绂。圜美姿容，有口辩。嗣昭为人间谍于庄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来，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忧，庄宗承制起复潞州观察判官，赐紫。常山之役，嗣昭为帅，卒于军，圜代总其事，号令如一，敌人不知。庄宗闻之，倍加奖赏。是秋，复以上党之师攻常山，城中万人突出，大将孙文进死之，贼逼我军，圜麾骑士击之，颇有杀获。尝以祸福谕其城中，镇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溃，诛元恶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属，亦圜所庇护焉。庄宗改镇州为北京，以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行留守事。明年，郭崇韬兼镇，改行军司马，充北面水陆转运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归朝，守工部尚书。

崇韬伐蜀，奏令从征，西蜀平，署圜黔南节度使，恳辞遂止。魏王班师，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劲兵八千回劫西川。继岌闻之，夜半命

中使李廷安召圜，圜方寝，廷安登其床以告之，圜衣不及带，遽见继岌。继岌泣而言曰：“绍琛负恩，非尚书不能制。”即署圜为招讨副使，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等率兵攻延孝于汉州，擒之。旋至渭南，继岌遇害。圜代总全师，朝于洛阳。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圜拣拔贤俊，杜绝幸门，百官俸入为孔谦减折。圜以廷臣为国家羽仪，故优假班行，禁其虚估，期月之内，府库充赡，朝廷修葺，军民咸足。虽忧国如家，而切于功名，故为安重诲所忌。尝与重诲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自兹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户部，重诲止之，俾须内出，争于御前，往复数四，竟为所沮，《通鉴》：安重诲与圜争于上前，往复数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宫人问上：“适与重诲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宫人曰：“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上愈不悦。因求罢三司。

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重诲乘间诬其结构，立遣人称制就害之，乃下诏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勋旧，曾委重难，既退免于剧权，俾优闲于外地，而乃不遵礼分，潜附守殷，缄题罔避于嫌疑，情旨颇彰于怨望。自收汴垒，备见踪由，若务含宏，是孤典宪，尚全大体，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赐自尽。”圜受命之日，聚族酣饮，神情不挠。清泰中，制赠太傅。

子彻，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列传二十

薛廷珪，其先河东人也。父逢，咸通中为秘书监，以才名著于时。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进士第，累历台省。《旧唐书》：大顺初，累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乾宁中，为中书舍人。驾在华州，改散骑常侍，寻请致仕，客游蜀川。昭宗迁洛阳，征为礼部侍郎。《旧唐书》：光化中，复为中书舍人，迁邢部、吏部二侍郎，权知礼部贡举，拜尚书左丞。时柳璨屠害朝士，衣冠毕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让获全。《新唐书》：朱全忠兼四镇，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将先见，讽其拜。廷珪佯不晓，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见，卒不肯加礼。入梁为礼部尚书。庄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师致仕。《通鉴》：廷珪与李琪尝为太祖册礼使。同光三年九月卒。赠右仆射。所著《凤阁词书》十卷、《克家志》五卷，并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凿混沌》、《真珠帘》等赋，大为时人所称。廷珪既壮，亦著赋数十篇，同为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崔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润。大中时宰相魏公铉之幼子也。兄沆，广明初亦为宰辅。沂举进士第，历监察、补阙。昭宗时，累迁至员外郎、知制诰。性抗厉守道，而文藻非优，尝与同舍颜荛、钱珝俱秉笔，见荛、珝赡速，草制数十，无妨谭笑，而沂自愧。翌日，谒国相诉曰："沂疏浅，不足以供词翰之职。"相辅然之，移为谏议大夫。入梁，为御史司宪，纠缪绳违，不避豪右。开平中，金吾街使寇彦卿入朝，过天津桥，市民梁现者不时回避，前导伍伯捽之，投石栏以致毙。彦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赵可封宣谕，令出私财与死者之家，以赎其罪。沂奏劾曰："彦卿位是人臣，无专杀之理。况天津桥御路之要，正对端门，当车驾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况梁现不时回避，其过止于鞭笞。捽首投驱，深乖朝宪，请论之以法。"梁祖惜彦卿，令沂以过失论，沂引斗竞律，以怙势力为罪首，下手者减一等。又斗殴条，不斗故殴伤人者，加伤罪一等。沂表入，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沂刚正守法，人士多之。迁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转礼部尚书。贞明中，带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时张全义留守、天下兵马副元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中书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绝中外。沂至府，客将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礼，沂曰："张公官位至重，然尚带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见尹之仪何如？"全义知之，遽引见沂，劳曰："彼此有礼，俱老矣，勿相劳烦。"庄宗兴复唐室，复用为左丞，判吏部尚书铨选司，坐累谪石州司马。明宗即位，召还，复为左丞。以衰

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龙门之别墅，时年七十余。赠太子少傅。

刘岳，字昭辅。其先辽东襄平人，元魏平定辽东，徙家于代，随孝文迁洛，遂为洛阳人。八代祖民部尚书渝国公政会，武德时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县令。符有子八人，皆登进士第。珪之母弟瑰、玕，异母弟崇夷、崇龟、崇望、崇鲁、崇谟。崇龟，乾宁中广南节度使；崇望，乾宁中宰相；崇鲁、崇谟、崇夷，并历朝省。岳少孤，亦进士擢第，历户部巡官、郑县簿、直史馆，转左拾遗、侍御史。梁贞明初，召入翰林为学士。岳为文敏速，尤善谈谐，在职累迁户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庄宗入汴，随例贬均州司马，寻丁母忧，许自贬所奔丧，服阕，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历兵部吏部侍郎、秘书监、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赠吏部尚书。岳文学之外，通于典礼。天成中，奉诏撰《新书仪》一部，文约而理当，今行于世。

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国老谈苑》云：刘温叟方正守道，以名教为己任。幼孤，事母以孝闻，其母甚贤。初为翰林学士，私庭拜母，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带，置于阶下，谓温叟曰："此汝父长兴中入翰林时所赐也。自先君子薨背以来，尝惧家门替坠，今汝能自致青云，继父之职，可服之无愧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号恸，退就别寝，素衣蔬食，追慕数日，然后服之，士大夫以为得礼。

封舜卿，案：原本有阙文。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蓨县。舜卿，字赞圣，父敖，字硕夫，户部尚书、渤海县男。《唐书》有传。仕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开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门生郑致雍从行，复命之日，又与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虽有文辞，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讥者以为座主辱门生。案：以下有阙文。庄宗同光已来，累历清显。封氏自太和以来，世居两制，以文笔称于时。舜卿从子渭，《世系表》：渭，字希叟。昭宗迁洛时，为翰林学士，舜卿为中书舍人，叔侄对掌内外制。

从子翘，于梁贞明中亦为翰林学士。天成中，为给事中，因转对上言，以星辰合度，风雨应时，请御前香一合，帝亲爇一炷，余令于塔庙中焚之，贵表精至。议者以翘时推名族，出朝苑，登琐闱，甚有岩廊之望，而忽有此请，乃近诸妖佞耳，物望由是减之。案：以下残阙。

窦梦徵，同州人。少苦心为文，登进士第，历校书郎，自拾遗召入

翰林，充学士。梁贞明中，加两浙钱镠元帅之命。梦徵以镠无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虚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触时忌，左授外任。《玉堂闲话》：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恩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有顷，复召为学士。及庄宗入汴，梦徵以例贬沂州，居尝感梁末帝旧恩，因为《祭故君文》云："呜呼！四海九州，天回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当革故以鼎新，若金销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竟"云。秉笔者皆许之，寻量移宿州。天成初，迁中书舍人，复入为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玉堂闲话》：窦失意被谪，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梦徵随计之秋，文称甚高，尤长于笺启，编为十卷，目曰《东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阳人也。昭宗朝，自处士除太子正字，改钱塘县尉。浙东帅董昌辟为推官，调补河府兵曹参军，历长水令、《毛诗》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傅。入为大理卿，撰《刑律总要》十二卷；与兵部侍郎郗殷象论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马。同光初，授殿中监，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誉，拜大理卿；未满秩，属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无自立辟。"乃谢病以归，卒于洛阳。

归蔼，字文彦，吴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泽，位皆至列曹尚书、观察使。蔼登进士第，及升朝，遍历三署。案：以下疑有阙文。据《旧唐书·昭宗纪》：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国韩仪责授棣州司马，侍御史归蔼责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傲全忠也。同光初，为尚书右丞，迁刑、户二部侍郎，以太子宾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孙。身长七尺余，神气温厚。登进士第，历校书郎、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为谏议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邈传》，原本残阙。考《册府元龟》云：乾宁五年，登进士第，除校书郎。崔远在中书，奏为万年尉，充集贤校理，以亲舅独孤损方在廊庙，避嫌不赴职。

张文宝，昭宗朝谏议大夫顗之子也。文宝初，依河中朱友谦为从事。庄宗即位于魏州，以文宝知制诰，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知贡举，迁吏部侍郎。文宝性雅淡稽古。长兴初，奉使浙中，泛

海船坏，水工以小舟救，文宝与副使吏部郎中张绚信风至淮南界，伪吴杨溥礼待甚至，兼厚遗钱币、食物。文宝受其食物，反其钱币，吴人善之，送文宝等复至杭州宣国命，还青州，卒。

子吉，嗣位邑宰。

陈乂，蓟门人也。少好学，善属文。因避乱，客于浮阳，转徙于大梁。梁将张汉杰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庄宗平梁，郭崇韬遥领常山，召居宾榻。崇韬从魏王继岌伐蜀，署为招讨判官。崇韬死，明宗即位，随任圜归阙，圜荐之于朝，除膳部员外郎、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乂性阴僻，寡与人合，不为当路所与。寻移左散骑常侍，由是忿以成疾，逾月而卒。

乂微有才术，尝自恃其能。为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处，罕见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态愈倨，位竟不至公卿，盖器度促狭者也。然乂性孤执，尤廉于财。长兴中，尝自舍人衔命册晋国公主石氏于太原，晋高祖善待之，但讶其高岸。人或有献可于乂，宜陈一讴颂以称晋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赆耳。乂曰："人生贫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违礼以求利，既损国纲，且亏士行，乂今生所不为也。"闻者嘉之。晋高祖即位，赠礼部尚书。

刘赞，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玭，为令录，诲以诗书，夏月令服青襦单衫。玭每肉食，别置蔬食以饭赞，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尔欲食肉，当苦心文艺，自可致之，吾禄不可分也。"由是赞及冠有文辞，年三十余登进士第。魏州节度使罗绍威署巡官，罢归京师，依开封尹刘鄩。久之，租庸使赵岩表为巡官，累迁至户部员外郎，职如故。庄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谦以赞里人，表为盐铁判官。天成中，历知制诰、中书舍人。与学士窦梦徵同年登第，邻居友善，梦徵卒，赞与同年杨凝式缌麻为位而哭，其家无嫡长，与视丧事，恤其孀稚，人士称之。改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赞性雍和，与物无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虽权豪不能移其操。未几，改秘书监，兼秦王傅。《册府元龟》：秦王为元帅，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与赞乡曲之旧，以秦王盛年自恣，须朝中选端士纳诲，冀其禀畏，乃奏荐赞焉。赞节概贞素，忽闻其命，掩泣固辞，竟不能止。案《通鉴》：瓒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余皆从四品下；王傅从三品。然六部侍郎为向用，王傅为左迁，以职事有闲剧之不同也。当是时，从荣地居储副，

则秦王傅不可以闲官。言盖以从荣轻佻峻急，恐豫其祸，故求脱耳。时秦王参佐，皆新进小生，动多轻脱，每称颂秦王功德，阿意顺旨，只奉谈笑，惟赞从容讽议，必献嘉言。秦王常接见宾僚及游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笔赋诗。《册府元龟》：时从荣溺于篇章，凡门客及通谒游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题目，令赋一章，然后接见。赞为师傅，亦与诸客混，然容状不悦。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赞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言行龟鉴》载：刘赞谏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为职，浮华非所尚也。"秦王不悦，戒阍者后弗引进。赞既官系王府，不敢朝参，不通庆吊，但闭关喑呜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赞止于朝降，而赞已服麻衣备驴乘在门矣。闻其言曰："岂有国君之嗣，一旦举室涂地，而宾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台史示敕，长流岚州，即时赴贬所。在岚州逾年，清泰二年春，诏归田里。妻纥干氏涂中卒，赞比羸瘠，恸哭殆绝，因之亦病，行及石会关而卒，时年六十余。

列传二十一

张宪，字允中，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宪始童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惟宪与里人药纵之精力游学，弱冠尽通诸经，尤精《左传》。尝袖行所业，谒判官李袭吉，一见欣叹。既辞，谓宪曰："子勉之，将来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杨守业喜聚书，以家书示之，闻见日博。

庄宗为行军司马，广延髦俊，素知宪名，令朱守殷赍书币延之。岁余，释褐交城令，秩满，庄宗嗣世，补太原府司录参军。时霸府初开，幕客马郁、王缄，燕中名士，尽与之游。十二年，庄宗平河朔，念藩邸之旧，征赴行台。十三年，授监察，赐绯，署魏博推官，自是恆簪笔扈从。十五年，王师战胡柳，周德威军不利，宪与同列奔马北渡；梁军急追，殆将不济。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没，宪与从子朗履冰而行；将及岸，冰陷，朗泣，以马箠引之，宪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无恨。"朗偃伏引箠，宪跃身而出。是夜，庄宗令于军中求宪，或曰："与王缄俱殁矣！"庄宗垂涕求尸，数日，闻其免也，遣使慰劳。寻改掌书记、水部郎中，赐金紫，历魏博观察判官。从讨张文礼，镇州平，授魏、博、镇、冀十郡观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权镇州留事。庄宗即位，诏还魏都，授尚书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兼太清宫副使。庄宗迁洛阳，以宪检校吏部尚书、兴唐尹、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宪学识优深，尤精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

三年春，车驾幸鄴，时易定王都来朝，宴于行宫，将击鞠。初，庄宗行即位之礼，卜鞠场吉，因筑坛于其间，至是诏毁之。宪奏曰；"即位坛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风燥雨濡之外，不可辄毁，亦不可修。魏繁阳之坛，汉汜水之□单，到今犹有兆象。存而不毁，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宫西。数日，未成。会宪以公事获谪，阁门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宫之庭，碍事者毕去，竟毁即位坛。宪私谓郭崇韬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秋，崇韬将兵征蜀，以手书告宪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还公黄阁。"宪报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谓非吾事也。"时枢密承旨段徊当权任事，以宪从龙旧望，不欲宪在朝廷。会孟知祥镇蜀川，选北京留守，徊扬言曰："北门，国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轻授；今之取才，非

宪不可。”趋时者因附徊势，巧中伤之。又曰：“宪有相业，然国祚中兴，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宪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四年二月，赵在礼入魏州。时宪家属在魏，关东俶扰，在礼善待其家，遣人赍书至太原诱宪。宪斩其使，书不发函而奏。既而明宗为兵众所劫，诸军离散，地远不知事实，或谓宪曰：“蜀军未至，洛阳窘急，总管又失兵权，制在诸军之手，又闻河朔推戴，事若实然，或可济否？”宪曰：“治乱之机，间不容发，以愚所断，事未可知。愚闻药纵之言，总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余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阳至，口传庄宗命，并无书诏，惟云天子授以只箭，传之为信。众心惑之，时事莫测。左右献画曰：“存渥所乘马，已戢其饰，复召人谋事，必行阴祸，因欲据城。宁我负人，宜早为之所，但戮吕、郑二宦，且系存渥，徐观其变，事万全矣。”宪良久曰：“吾本书生，无军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纡金紫，向来仕宦非出他门，此画非吾心也。事苟不济，以身徇义。”《东都事略·张昭传》：昭劝宪奉表明宗以劝进，宪曰：“吾书生也，天子委以保厘之任，吾岂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节，公能行之，忠臣也。”宪既死，论者以昭能成宪之节。翌日，符彦超诛吕、郑，军城大乱，燔剽达曙。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既而有司纠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赐死于晋阳之千佛院。幼子凝随父走，亦为收者加害。明宗郊礼大赦，有司请昭雪，从之。宪沈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善弹琴，不饮酒，宾僚宴语，但论文啸咏而已，士友重之。

宪长子守素，仕晋，位至尚书。

王正言，郓州人。父志，济阴令。正言早孤贫，从沙门学，工诗，密州刺史贺德伦令归俗，署郡职。德伦镇青州，表为推官；移镇魏州，改观察判官。庄宗平定魏博，正言仍旧职任，小心端慎，与物无竞。尝为同职司空颋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颋诛，代为节度判官。同光初，守户部尚书、兴唐尹。时孔谦为租庸副使，常畏张宪挺特，不欲其领使，乃白郭崇韬留宪于魏州，请宰相豆卢革判租庸。未几，复以卢质代之。孔谦白云：“钱谷重务，宰相事多，簿籍留滞。”又云：“卢质判二日，便借官钱，皆不可任。”意谓崇韬必令己代其任，时物议未允而止，谦沮丧久之。李绍宏曰：“邦计国本，时号怨府，非张宪不称职。”即日征之。孔谦、段徊白崇韬曰：“邦计虽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为使即可。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余，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

几与人共事；若专制方隅，未见其可。张宪才器兼济，宜以委之。”崇韬即奏宪留守魏州，征王正言为租庸使。正言在职，主诺而已，权柄出于孔谦。正言不耐繁浩，簿领纵横，触事遗忘，物论以为不可，即以孔谦代之，正言守礼部尚书。

三年冬，代张宪为兴唐尹，留守鄴都。时武德使史彦琼，监守鄴都，廪帑出纳，兵马制置，皆出彦琼，将佐官吏，颐指气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听命。至是，贝州戍兵乱，入魏州，彦琼望风败走，乱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书吏写奏章，家人曰：“贼已杀人纵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诸僚佐谒赵在礼，《通鉴》：正言索马，不能得，乃帅僚佐步出府门谒在礼。望尘再拜请罪。在礼曰：“尚书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国恩，与尚书共事，但思归之众，仓卒见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抚。明宗即位，正言求为平卢军行军司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装，礼部尚书曾之孙。汴将杨师厚之镇魏州，装与副使李嗣业有旧，因往依之，荐授贵乡令。及张彦之乱，嗣业遇害，装罢秩，客于魏州。庄宗初至，装谒见，求假官，司空颋以其居官贪浊，不得调者久之。十三年，庄宗还太原，装候于离亭；谒者不内，乃排闼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孙，从兵至此。殿下比袭唐祚，勤求英俊，以壮霸图。臣虽不才，比于进九九，纳竖刁、头须，亦所庶几。而羁旅累年，执事者不垂顾录，臣不能赴海触树，走胡适越，今日归死于殿下也！”庄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赐酒食慰遣之，谓郭崇韬曰：“便与拟议。”是岁，署馆驿巡官。未几，授监察御史里行，迁节度巡官，赐绯鱼袋；寻历推官、检校员外郎。装学书无师法，工诗非作者，僻于题壁，所至宫亭寺观，必书爵里，人或讥之，不以为愧。时四镇幕宾皆金紫，装独耻银艾。十七年，庄宗自魏州之德胜，与宾僚城楼饯别，既而群僚离席，装独留，献诗三篇，意在章服。庄宗举大钟属装曰：“员外能釂此乎？”装饮酒素少，略无难色，为之一举而釂，庄宗即解紫袍赐之。同光初，以装为给事中，从幸洛阳。时连年大水，百官多窘，装求为襄州副使。四年，洛阳变扰，节度使刘训以私忿族装，诬奏云装欲谋乱，人士冤之。

崔贻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贻孙字伯垂。祖元亮，左散骑常侍。《世系表》：元亮，字晦孙，虢州刺史。父刍言，潞州判官。贻孙以门族登进士第，以监察升朝，历清资美职。及为省郎，使于江南回，以橐装营别墅于汉上之谷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绿竹遍野，狭径浓密，维舟曲岸，人莫造焉，时人甚高之。及李振贬均州，贻孙曲奉之。

振入朝，贻孙累迁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铨选疏谬，贬官塞地，驰驿至潞州，致书于府帅孔勍曰："十五年谷城山里，自谓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为逐客。"勍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泽州司马，遇赦还京。宰相郑珏以姻戚之分，复拟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后迁礼部尚书，致仕而卒。《北梦琐言》：崔贻孙年过八十，求进不休，囊橐之资，素有贮积，性好干人，喜得小惠。有子三人，自贻孙左降之后，各于旧业争分其利，甘旨医药，莫有奉者。贻孙以书责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虽考终，岂放汝耶！"

孟鹄，魏州人。庄宗初定魏博，选干吏以计兵赋，以鹄为度支孔目官。明宗时，为邢洺节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谦专典军赋，徵督苛急，明宗尝切齿。及即位，鹄自租庸勾官擢为客省副使、枢密承旨，迁三司副使，出为相州刺史。会范延光再迁枢密，乃征鹄为三司使。初，鹄有计画之能，及专掌邦赋，操割依违，名誉顿减。期年发疾，求外任，仍授许州节度使。谢恩退，帝目送之，顾为侍臣曰："孟鹄掌三司几年，得至方镇？"范延光奏曰："鹄于同光世已为三司勾官，天成初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鹄以干事，遽至方镇，争不勉旃。"鹄与延光俱魏人，厚相结托，暨延光掌枢务，援引判三司，又致节钺，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讥之。到任未周岁，卒。赠太傅。

孙岳，冀州人也。强干有才用，历府卫右职。天成中，为颍耀二州刺史、阆州团练使，所至称治，迁凤州节度使。受代归京，秦王从荣欲以岳为元帅府都押衙，事未行，冯赟举为三司使，时预密谋。朱、冯患从荣之恣横，岳曾极言其祸之端，康义诚闻之不悦。及从荣败，义诚召岳同至河南府检阅府藏。时纷扰未定，义诚密遣骑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为骑士所害，识与不识皆痛之。

子琏，历诸卫将军、籓阃节度副使。

张延朗，汴州开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为郓州粮料使。明宗克郓州，得延朗，复以为粮料使，后徙镇宣武、成德，以为元从孔目官。长兴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进、工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诏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即位，授礼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辞曰：

臣滥承雨露，擢处钧衡，兼叨选部之衔，仍掌计司之重。况中省文章之地，洪炉陶铸之门，臣自揣量，何以当处。是以继陈章表，叠贡情

诚，乞请睿恩，免贻朝论。岂谓御批累降，圣旨不移，决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强收涕泗，勉遏怔忪，重思事上之门，细料尽忠之路。窃以位高则危至，宠极则谤生，君臣莫保于初终，分义难防于毁誉。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贵，则内欺心腑，外负圣朝，何以报君父之大恩，望子孙之延庆。臣若但行王道，惟守国章，任人必取当才，决事须依正理，确违形势，坚塞幸门，则可以振举宏纲，弥缝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泽，彰国家至理之风，然而谗邪者必起憾词，憎嫉者宁无谤议，或虑至尊未悉，群谤难明，不更拔本寻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耻可消。只恐山林草泽之人，称量圣制；冠履轩裳之士，轻慢朝廷。

臣又以国计一司，掌其经费，利权二务，职在捃收。将欲养四海之贫民，无过薄赋；赡六军之劲士，又藉丰储。利害相随，取与难酌，若使罄山采木，竭泽求鱼，则地官之教化不行，国本之伤残益甚，取怨黔首，是黩皇风。况诸道所征赋租，虽多数额，时逢水旱，或遇虫霜，其间则有减无添，所在又申逃系欠。乃至军储官俸，常汲汲于供须；夏税秋租，每悬悬于继续。况今内外仓库，多是罄空；远近生民，或闻饥歉。伏惟朝廷尚添军额，更益师徒，非时之博籴难为，异日之区分转大。窃虑年支有阙，国计可忧。望陛下节例外之破除，放诸项以俭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务急去繁，以宽经费，减奢从俭，渐俟丰盈，则屈者知恩，叛者从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

臣又闻治民尚清，为政务易，易则烦苛并去，清则偏党无施。若择其良牧，委在正人，则境内蒸黎，必获苏息，官中仓库，亦绝侵欺。伏望诚见在之处官，无乖抚俗；择将来之莅事，更审求贤。傥一一得人，则农无所苦；人人致理，则国复何忧。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无功者，勿颁厚俸。益彰有道，兼绝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闵臣惊忧于后患，察臣愚直，杜彼谗邪，臣即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几万一，仰答圣明。

末帝优诏答之，召于便殿，谓之曰："卿所论奏，深中时病，形之切言，颇救朕失。国计事重，日得商量，无劳过虑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

延朗有心计，善理繁剧。晋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积聚，系官财货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晋高祖深衔其事。及晋阳起兵，末帝议亲征，然亦采浮论，不能果决；延朗独排众议，请末帝北行，识者韪之。晋高祖入洛，送台狱以诛之。其后以选求计使，难得其

人，甚追悔焉。

刘延皓，应州浑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军功推为边将。延皓即刘后之弟也。末帝镇凤翔，署延皓元随都校，奏加检校户部尚书。清泰元年，除宫苑使，加检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检校司徒。二年，迁枢密使、太保，出为鄴都留守、检校太傅。延皓御军失政，为屯将张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寻诏停所任。及晋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龙门广化寺，数日，自经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温厚见称，故末帝嗣位之后，委居近密。及出镇大名，而所执一变，掠人财贿，纳人园宅，聚歌僮为长夜之饮，而三军所给不时，内外怨之，因为令昭所逐。时执政以延皓失守，请举旧章，末帝以刘后内政之故，止从罢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

列传二十二

元行钦，本幽州刘守光之爱将。守光之夺父位也，令行钦攻大恩山，又令杀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围山州，守光困蹙，令行钦于山北募兵，以应契丹。时明宗为将，攻行钦于山北，与之接战，矢及明宗马鞍，既而以势迫来降。明宗怜其有勇，奏隶为假子，后因从征讨，恩礼特隆。常临敌擒生，必有所获，名闻军中。庄宗东定赵、魏，选骁健置之麾下，因索行钦，庄宗不得已而遣之。时有散指挥都头，名为散员，命行钦为都部署，赐姓，名绍荣。庄宗好战，勇于大敌，或临阵有急兵，行钦必横身解斗翼卫之。庄宗营于德胜也，与汴军战于潘张，王师不利，诸军奔乱。庄宗得三四骑而旋，中野为汴军数百骑攒槊攻之，事将不测，行钦识其帜，急驰一骑，奋剑断二矛，斩一级，汴军乃解围，翼庄宗还宫。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贵与卿共之。"自是宠冠诸将，官至检校太傅、忻州刺史。及庄宗平梁，授武宁军节度使。尝因内宴群臣，使相预会，行钦官为保傅，当地褥下坐。酒酣乐作，庄宗叙生平战阵之事，因左右顾视，曰："绍荣安在？"所司奏云："有敕，使相预会，绍荣散官，殿上无位。"庄宗彻会不怿。翌日，以行钦为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内殿，但宴武臣而已，

三年，行钦丧妇。庄宗有所爱宫人生皇子者，刘皇后心忌之，会行钦入侍，庄宗劳之曰："绍荣丧妇复娶耶！吾给尔婚财。"皇后指所忌宫人谓庄宗曰："皇帝怜绍荣，可使为妇。"庄宗难违所请，微许之。皇后即命绍荣谢之，未退，肩舆已出。庄宗心不怿，佯不豫者累日，业已遣去，无如之何。及贝州军乱，赵在礼入魏州，庄宗方择将，皇后曰："小事不劳大将，促绍荣指挥可也。"乃以行钦为鄴都行营招抚使，领骑二千进讨。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几，诸道之师稍集，复进军于鄴城之南。及明宗为帅，领军至鄴，行钦来谒于军中，拜起之际，误呼万岁者再，明宗惊骇，遏之方止。既而明宗营于城西，行钦营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为乱军所迫，惟行钦之军不动，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张虔钊至行钦营，戒之曰："且坚壁勿动，计会同杀乱军，莫错疑误。"行钦不听，将步骑万人弃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卫州，因诬奏明宗曰："镇师已入贼军，终不为国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听进止。"庄宗览奏释然曰："吾知绍荣妄矣。"因令白从训与明宗子继璟至军前，欲令见明宗，行钦絷继璟于路。明宗凡奏军机，拘留不达，故旬日之间，音驿断绝。及庄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阳，复令继璟渡河召明宗，行钦即杀之，仍劝班师。四

月一日，庄宗既崩，行钦引皇后、存渥，得七百骑出师子门，将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从者数骑而已。四日，至平陆县界，为百姓所擒，县令裴进折其足，槛车以献。明宗即位，诏削夺行钦在位官爵，斩于洛阳。

夏鲁奇，字邦杰，青州人也。初事宣武军为军校，与主将不协，遂归于庄宗，以为护卫指挥使。从周德威攻幽州，燕将有单廷珪、元行钦，时称骁勇，鲁奇与之斗，两不能解，将十皆释兵纵观。幽州平，鲁奇功居多。梁将刘鄩在洹水，庄宗深入致师，鄩设伏于魏县西南葭芦中。庄宗不满千骑，汴人伏兵万余，大噪而起，围庄宗数重。鲁奇与王门关、乌德兒等奋命决战，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审兵至方解。鲁奇持枪携剑，独卫庄宗，手杀百余人。乌德兒等被擒，鲁奇伤痍遍体，自是庄宗尤怜之，历磁州刺史。中都之战，汴人大败，鲁奇见王彦章，识之，单马追及，枪拟其颈；彦章顾曰："尔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献。庄宗壮之，赏绢千匹。《九国志·赵庭隐传》：王彦章守中都，庭隐在其军中。及彦章败，庭隐为庄宗所获，将以就戮，大将夏鲁奇奏曰："此矬也，其材可用。"遂释之。梁平，授郑州防御使。四年，授河阳节度使。天成初，移镇许州，加同平章事。

鲁奇性忠义，尤通吏道，抚民有术。及移镇许田，孟州之民，万众遮道，断□登卧辙，五日不发。父老诣阙请留，明宗令中使谕之，方得离州。明宗讨荆南，鲁奇为副招讨使，顷之，移镇遂州。《九国志·李仁罕传》：夏鲁奇禀朝廷之命，缮治甲兵，将图蜀，孟知祥与董璋谋先取鲁奇，令仁罕攻遂州。董璋之叛，与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断绝，兵尽食穷，《九国志·李肇传》：蜀师围夏鲁奇于遂州，唐师来援，剑门不守，肇领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师不得进。鲁奇自刎而卒，时年四十九。帝闻其死也，恸哭之，厚给其家，赠太师、齐国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时，经事董璋，长兴初，率兵千人戍阆州。璋叛，领众攻阆州，璋密令人诱洪，洪以大义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御备既竭，城陷被擒。璋谓洪曰："尔顷为健兒，由吾奖拔至此；吾书诱谕，投之于侧，何相负耶？"洪大骂曰："老贼，尔为天子镇帅，何苦反耶！尔既辜恩背主，吾与尔何恩，而云相负！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无尽。今明天子付与茅土，贵为诸侯，而驱徒结党，图为反噬。尔本奴才，则无耻；吾忠义之士，不忍为也。吾可为天子死，不能与人奴苟生！"璋怒，令军士十人，持刀刲割其肤，燃镬于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骂不已。明宗闻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卫，给赐甚厚。

李严，幽州人，本名让坤。初仕燕，为刺史，涉猎书传，便弓马，有口辩，多游艺，以功名自许。同光中，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与王衍相见，陈使者之礼，因于笏记中具述庄宗兴复之功，其警句云："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时蜀伪枢密使宋光嗣召严曲宴，因以近事讯于严。严对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于鄴宫，当月下郓州。十月四日，亲统万骑破贼中都，乘胜鼓行，遂诛汴孽，伪梁尚有兵三十万，谋臣猛将，解甲倒戈。西尽甘、凉，东渐海外，南逾闽、浙，北极幽陵。牧伯侯王，称藩不暇，家财入贡，府实上供。吴国本朝旧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职称藩。淮、海之君，卑辞厚贡，湖湘、荆楚，杭越、瓯闽，异货奇珍，府无虚月。吾皇以德怀来，以威款附。顺则涵之以恩泽，逆则问之以干戈，四海车书，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惟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见其心，反覆多端，专谋跋扈，大不足信也。似闻契丹部族，近日稍强，大国可无虑乎？"严曰："子言契丹之强盛，孰若伪梁？"曰："比梁差劣也。"严曰："吾国视契丹如蚤虱耳，以其无害，不足爬搔。吾良将劲兵布天下，彼不劳一郡之兵，一校之众，则悬首槀街，尽为奴掳。但以天生四夷，当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穷兵黩武也。"光嗣闻辩对，畏而奇之。时王衍失政，严知其可取，使还具奏，故平蜀之谋，始于严。

郭崇韬起军之日，以严为三川招抚使，严与先锋使康延孝将兵五千，先驱阁道，或驰以词说，或威以兵锋，大军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汉州，王衍与书曰："可请李司空先来，余即举城纳款。"众咸以讨蜀之谋始于严，衍以甘言，将诱而杀之，欲不令往。严闻之喜，即驰骑入益州，衍见严于母前，以母、妻为托。即日，引蜀使欧阳彬迎谒魏王继岌。蜀平班师，会明宗即位，迁泗州防御使兼客省使。长兴初，安重诲谋欲控制两川，严乃求为西川兵马都监，庶效方略。孟知祥觉之，既至，执而害之。《九国志·王彦铢传》：李严之为监军也，密怀异谋，知祥数其过，命彦铢擒斩之，严之左右无敢动者。赠太保。

严之母，贤明妇人。初，严将赴蜀，母曰："汝前启破蜀之谋，今又入蜀，将死报蜀人矣！与汝永诀。"既而果如其言。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镇时客将也。明宗即位，录其趋走之劳，擢居内职，复为安重诲所庇，故数年之间，迁为客省使、左卫大将军。天成中，因奉使东川，董璋张筵以召之，仁矩贪于馆舍，与倡妓酣饮，日既中而不至，大为璋所诟辱，自是深衔之。长兴初，璋既跋扈于东川，重诲奏以仁矩为阆州节度使，俾伺璋之反状，时物议以为不可。及仁矩至

镇，侦璋所为，曲形奏报，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实，激成璋之逆节，由仁矩也。长兴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守之。傥旬浃之间，大军东至，即贼必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仁矩被擒，举族为璋所害。

康思立，晋阳人也。少善骑射，事武皇为爪牙，署河东亲骑军使。庄宗嗣位，从解围于上党，败梁人于柏乡，及平蓟兵，后战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检校户部尚书，右突骑指挥使。庄宗即位，继改军帅，赐忠勇拱卫功臣，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天成元年，授应州刺史，寻移岚州，充北面诸蕃部族都监。三年，迁宿州团练使。四年，领昭武军节度、利巴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改赐耀忠保节功臣。长兴初，朝廷举兵讨东川董璋，诏监西面行营军马都指挥使。二年，移镇陕州。《通鉴》：潞王至灵宝，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台，累官至检校太傅，封会稽郡开国侯。二年，入为右神武统军。三年，充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是岁闰十一月，卒于军，年六十三。

思立本出阴山诸部，性纯厚，善抚将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应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后历三郡三镇，皆得百姓之誉。末帝以其年高，征居环卫。及出幸怀州，以北师不利，乃命思立统驾下骑军赴团柏谷以益军势，俄而杨光远以大军降于太原，思立因愤激，疾作而卒焉。晋高祖即位，追其宿旧，为辍朝一日，赠太子少师。

张敬达，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铁。父审，素有勇，事武皇为列校，历□直军使，同光初，卒于军。敬达少以骑射著名，庄宗知之，召令继父职；平河南有功，继加检校工部尚书。明宗即位，历捧圣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长兴中，改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超授检校司徒，领钦州刺史。三年，加检校太保、应州节度使。四年，迁云州。时以契丹率族帐自黑榆林至，云借汉界水草，敬达每聚兵塞下，以遏其冲。契丹竟不敢南牧，边人赖之。清泰中，自彭门移镇平阳，加检校太傅，从石敬瑭为北面兵马副总管，仍屯兵雁门。未几，晋高祖建义，末帝诏以敬达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围太原，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副焉。寻统兵三万，营于晋安乡。末帝自六月继有诏促令攻取，敬达设长城连栅、云梯飞砲，使工者运其巧思，穷土木之力。时督事者每有所

构，则暴风大雨，平地水深数尺，而城栅崩堕，竟不能合其围。九月，契丹至，敬达大败，寻为所围。晋高祖及蕃众自晋安寨南门外，长百余里，阔五十里，布以氈帐，用毛索挂铃，而部伍多犬，以备警急。营中尝有夜遁者，出则犬吠铃动，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达与麾下部曲五万人，马万匹，无由四奔，但见穹庐如岗阜相属，诸军相顾失色。始则削木筛粪，以饲其马，日望朝廷救军，及渐羸死，则与将士分食之，马尽食殚。副将杨光远、次将安审琦知不济，劝敬达宜早降以求自安。敬达曰："吾受恩于明宗，位历方镇，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军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诸公何相迫耶！待势穷，则请杀吾，携首以降，亦未为晚。"光远、审琦知敬达意未决，恐坐成鱼肉，遂斩敬达以降。《契丹国志》：杨光远谋害张敬达，诸将高行周阴为之备，敬达疏于防御，推远行周等。清晨，光远上谒，见敬达左右无人，遂杀之。

新五代史

梁本纪第一

梁本纪第二

梁本纪第三

唐本纪第四

唐本纪第五

唐本纪第六

唐本纪第七

晋本纪第八

晋本纪第九

汉本纪第十

周本纪第十一

周本纪第十二

梁家人传第一

唐家人传第二

唐明宗家人传第三

唐废帝家人传第四

晋家人传第五

汉家人传第六

周家人传第七

周家人传第八

梁臣传第九

梁臣传第十

梁臣传第十一

唐臣传第十二

唐臣传第十三

唐臣传第十四

唐臣传第十五

唐臣传第十六

晋臣传第十七

汉臣传第十八

周臣传第十九

死节传第二十

死事传第二十一

一行传第二十二

唐六臣传第二十三

义兒传第二十四

伶官传第二十五

宦者传第二十六

杂传第二十七

杂传第二十八

杂传第二十九

杂传第三十

杂传第三十一

杂传第三十二

杂传第三十三

杂传第三十四

杂传第三十五

杂传第三十六

杂传第三十七

杂传第三十八

杂传第三十九

杂传第四十

杂传第四十一

杂传第四十二

杂传第四十三

杂传第四十四

杂传第四十五

○司天考第一

司天考第二

职方考第三

吴世家第一

南唐世家第二

前蜀世家第三

后蜀世家第四

南汉世家第五

楚世家第六

吴越世家第七

闽世家第八

南平世家第九

东汉世家第十

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

四夷附录第一

四夷附录第二

四夷附录第三

返回主目录

梁本纪第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硃氏，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也。其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生三子 ，曰全昱、存、温。诚卒，三子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全昱无他材能，然为人颇长者。存、温勇有力，而温尤凶悍。

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起曹、濮，存、温亡入贼中。巢攻岭南，存战死。巢陷京师，以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攻陷同州，以为同州防御使。是时，天子在蜀，诸镇会兵讨贼。温数为河中王重荣所败，屡请益兵于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谢瞳说温曰："黄家起于草莽，幸唐衰乱，直投其隙而取之尔，非有功德兴王之业也，此岂足与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诸镇之兵日集，以谋兴复，是唐德未厌于人也。且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温以为然，乃杀其监军严实，自归于河中，因王重荣以降。都统王鐸承制拜温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天子赐温名全忠。

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四月，诸镇兵破巢，复京师，巢走蓝田。七月丁卯，全忠归于宣武。是岁，黄巢出蓝田关，陷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附于巢，遂围陈州。徐州时溥为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统，会东诸镇兵以救陈。陈州刺史赵犨亦乞兵于全忠。溥虽为都统而不亲兵，四年，全忠乃自将救犨，率诸镇兵击败巢将黄鄴、尚让等。犨以全忠为德，始附属焉。是时，河东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阳，与东兵会，击巢。巢已败去，全忠及克用追败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败之于王满。巢走封丘，又大败之。巢挺身东走，至泰山狼虎谷，为时溥追兵所杀。九月，天子以全忠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三月，进爵王。义成军乱，逐其节度使安师儒，推牙将张骁为留后，师儒来奔，杀之。遣硃珍、李唐宾陷滑州，以胡真为留后。十二月，徙封吴兴郡王。

自黄巢死，秦宗权称帝，陷陕、洛、怀、孟、唐、许、汝、郑州，遣其将秦贤、卢瑭、张晊攻汴。贤军板桥，晊军北郊，瑭军万胜，环汴为三十六栅。王顾兵少，不敢出。乃遣硃珍募兵于东方，而求救于兖、郓。三年春，珍得万人、马数百匹以归。乃击贤板桥，拔其四栅。又击瑭万胜，瑭败，投水死。宗权闻瑭等败，乃自将精兵数千，栅北郊。五月，兖州硃瑾、郓州硃宣来赴援。王置酒军中，中席，王阳起如厕，以

轻兵出北门袭晊，而乐声不辍。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郓之兵又从而合击，遂大败之，斩首二万余级。宗权与晊夜走，过郑，屠其城而去。宗权至蔡，复遣张晊攻汴。王闻晊复来，登封禅寺后冈，望晊兵过，遣硃珍蹑之，戒曰："晊见吾兵必止。望其止，当速返，毋与之斗也。"已而晊见珍在后，果止。珍即驰还。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骑出其东，伏大冢间。晊止而食，食毕，拔旗帜，驰击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横出，断晊军为三而击之。晊大败，脱身走。宗权怒，斩晊。而河阳、陕、洛之兵为宗权守者，闻蔡精兵皆已歼于汴，因各溃去。故诸葛爽将李罕之取河阳、张全义取洛阳以来附。十月，天子使来，赐王纪功碑。硃宣、硃瑾兵助汴，已破宗权东归，王移檄兗、郓，诬其诱汴亡卒以东，乃发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硃珍攻郓州，大败而还。十二月，天子使来，赐王铁券及德政碑。

淮南节度使高骈死，杨行密入扬州，天子以王兼淮南节度使。王乃表行密为副使，以行军司马李璠为留后。璠之扬州，行密不纳。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还。是时，秦宗权陷襄州，以赵德諲为节度使。德諲叛于宗权以来附。天子因以王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以德諲为副。

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军乱，囚其节度使乐彦贞。其子相州刺史从训攻魏，来乞兵。遣硃珍助从训攻魏。而魏军杀彦贞，从训战死，魏人立罗弘信，珍乃还。张全义取河阳，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东。李克用遣兵围河阳，全义来求救，遣丁会、牛存节救之，击败河东兵于沇河。

五月，行营讨蔡州，围之百余日，不克。是时，时溥已为东南面都统，又以王统行营，而溥犹称都统。王乃上书，论溥讨蔡无功而不落都统，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骈死，淮南乱，楚州刺史刘瓒来奔，纳之，及王兵攻蔡不克，还，欲攻徐，乃遣硃珍将兵数千以东，声言送瓒还楚州。溥怒论己，又闻珍以兵来，果出兵拒之。珍战于吴康，大败之，取其丰、萧二县。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萧县，别遣庞师古攻徐州。龙纪元年正月，师古败溥于吕梁。淮西牙将申丛执秦宗权，折其足，将槛送京师；别将郭璠杀丛，篡宗权以来献。王遣行军司马李璠献俘于京师，表郭璠淮西留后。三月，天子封王为东平王。七月，硃珍杀李唐宾，王如萧县，执珍杀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军而旋。

初，秦宗权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岁，宗衡为其将孙儒所杀，儒

攻杨行密于扬州。淮南大乱，行密走宣州，儒入扬州。大顺元年春，遣庞师古攻孙儒于淮南，大败而还。四月，宿州将张筠以宿州复归于时溥，王自将攻之，不克。

初，黄巢败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过汴，驻军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驿，夜以兵攻之。克用逾城而免，讼其事于京师，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张浚私与汴交，王厚之以赂，浚为汴请伐河东。唐诸大臣皆以为不可兴师。浚挟汴力，请益坚。天子不得已，许之。五月，以浚为太原四面行营都统，王为东南面招讨使。然王不亲兵，以兵三千属浚而已。浚屯于阴地。河东叛将冯霸杀潞州守将李克恭来降，遣葛从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从周走河阳。九月，王如河阳。十月，天子以王兼宣义军节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东，且责其军须，亦所以怒魏为兵端也。魏人果以谓非兵所当出，而辞以粮乏，皆不许。于是攻魏。十一月，张浚之师大败于阴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战于内黄，大败之，屠故元城，罗弘信来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将郭绍宾杀其刺史郭饶来降。十二月，丁会败硃瑾于金乡。景福元年二月，攻郓州，前军硃友裕败于斗门，王军后至，又败而还。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庞师古克徐州，杀时溥。王如徐州，以师古为留后，遂攻兖、郓。

乾宁元年二月，王及硃宣战于渔山，大败之。二年八月，又败宣于梁山。十一月，又败之于巨野。兖、郓求救于河东，李克用发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击之，克用怒，大举攻魏。罗弘信来求救，遣葛从周救魏。是岁，李克用封晋王。三年五月，战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杀之。七月，凤翔李茂贞犯京师，天子出居于华州。王请以兵赴难，天子优诏止之。又请迁都洛阳，不许。四年正月，庞师古克郓州，王如郓州，以硃友裕为留后。遂攻兖州。硃瑾奔于淮南，以葛从周为兖州留后。九月，攻淮南，庞师古出清口，葛从周出安丰，王军屯于宿州。杨行密遣硃瑾先击清口，师古败死。从周亟返兵，至于涬河，瑾又败之。王惧，驰归。

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军节度使。四月，遣葛从周攻晋之山东，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赵匡凝自其父德諲时来附，匡凝又与杨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怀英攻匡凝，取其泌、随、邓三州。匡凝请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来降。二年，幽州刘仁恭攻魏，罗绍威来求救。王救魏，败仁恭于内黄。四月，遣氏叔琮攻晋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泽、潞。十一月，保义军乱，杀其节度使王珙，推其牙将李璠为留后，其将硃简杀璠来降。以简

为保义军节度使。三年四月，遣葛从周攻刘仁恭之沧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战于老鸦堤，大败之。八月，晋取洺州。王如洺州，复取之。是时，镇、定皆附于晋。遂攻镇州，破临城，王镕来送款。进攻定州，王郜奔于晋，其将王处直以定州降。

唐宦者刘季述作乱，天子幽于东宫。天复元年正月，护驾都头孙德昭诛季述，天子复位。封王为梁王。遣张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晋、绛二州。王珂求救于晋，晋不能救，乃来降。三月，大举攻晋。氏叔琮出太行，取泽、潞。葛从周、张存敬、侯言、张归厚及镇、定之兵，皆会于太原，围之，不克，遇雨而还。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护国军节度使。六月，晋取慈、隰。

自刘季述等已诛，宰相崔胤外与梁交，欲假梁兵尽诛宦者。而凤翔李茂贞、邠宁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卫天子，宦官韩全诲等亦因恃以为助。天子与胤计事，宦者属耳，颇闻之。乃选美女，内之宫中，阴令伺察其实。久之，果得胤奏谋所以诛宦者之说，全诲等大惧，日夜相与涕泣，思图胤以求全。胤知谋泄，事急，即矫为制，召梁兵入诛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兵七万，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华州，韩建出降。全诲等闻梁王兵且至，即以岐、邠宿卫兵劫天子奔于凤翔。王乃上书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罢胤相，责授工部尚书，诏梁兵还镇。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节度使杨崇本以邠、宁、庆、衍四州降。崔胤奔于华州。二年春，王退军于河中。晋攻晋、绛。遣硃友宁击败晋军于蒲县，取汾、慈、隰，遂围太原，不克而还，汾、慈、隰复入于晋。四月，友宁引兵西，至兴平，及李茂贞战于武功，大败之。王兵犯凤翔，茂贞数出战，辄败，遂围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凤翔，王遣孔勍袭鄜州，虏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时，岐兵屡败，而围久，城中食尽，自天子至后宫，皆冻馁。三年正月，茂贞杀韩全诲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军，约出天子以为解。甲子，天子出幸梁军。遣使者驰召崔胤，胤托疾不至。王使人戏胤曰："吾未识天子，惧其非是，子来为我辨之。"天子还至兴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止之。人见者，咸以为忠。己巳，天子至自凤翔，素服哭于太庙而后入，杀宦者七百余人。二月甲戌，天子赐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王为副元帅。王乃留子友伦为护驾指挥使，以为天子卫，引兵东归。天子饯于延喜楼，赐《杨柳枝》五曲。

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师范遣其将刘鄩袭据梁兖州。王已还梁，四月，如郓州，遣硃友宁攻青州。师范败之于石楼，友宁死。九月，杨师

厚败青人于临朐，取其棣州，师范以青州降，而鄩亦降。友伦击鞠，坠马死。王怒，以为崔胤杀之，遣硃友谦杀胤于京师。其与友伦击鞠者，皆杀之。

自天子奔华州，王请迁都洛阳，虽不许，而王命河南张全义修洛阳宫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如京师，请迁都洛阳，并徙长安居人以东。天子行至陕州，王朝于行在，先如东都。是时，六军诸卫兵已散亡，其从以东者，小黄门十数人，打球供奉、内园小兒等二百余人。行至谷水，王教医官许昭远告其谋乱，悉杀而代之，然后以闻。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时，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楚王赵匡凝、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闻梁迁天子洛阳，皆欲举兵讨梁，王大惧。六月，杨崇本复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声言攻崇本，遣硃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师，杀硃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寿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蒋玄晖杀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七月，天子使来，赐王“迎銮纪功碑”。

王欲代唐，使人谕诸镇，襄州赵匡凝以为不可。遣杨师厚攻之，取其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王如襄州，军于汉北。九月，师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师厚取荆南，荆南留后赵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寿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为蒋玄晖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惧，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为魏王、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武宁、保义、忠义、武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荆南、忠武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王益怒，遣人告枢密使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杀玄晖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积善宫。又杀宰相柳璨，太常卿张延范车裂以徇。天子诏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罗绍威谋杀其牙军，来假兵以虞变，王为发兵北攻刘仁恭之沧州，兵过魏而绍威已杀牙军，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据贝、卫、澶、博州，王以兵悉杀之。遂攻沧州，军于长芦。刘仁恭求救于晋。晋人取潞州，王乃旋军。

梁本纪第二

开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贻矩来劳军。宰相张文蔚率百官来劝进。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国号梁。封唐主为济阴王。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废京兆府为雍州。赐东都酺一日。契丹阿保机使袍笏梅老来。

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张文蔚杨涉为门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来。乙酉，封兄全昱为广王，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贞均王，友徽建王，侄友谅衡王，友能惠王，友诲邵王。甲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为使。是月，潞州行营都指挥使李思安及晋人战，败绩。六月甲寅，平卢军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皇高祖黯谥曰宣元，庙号肃祖，祖妣范氏谥曰宣僖；曾祖茂琳谥曰光献，庙号敬祖，祖妣杨氏谥曰光孝；祖信谥曰昭武，庙号宪祖，祖妣刘氏谥曰昭懿；考诚谥曰文穆，庙号烈祖，妣王氏谥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蚜蚨虫生。隰州黄河清。九月，括马。冬十月己未，讲武于繁台。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军髡黥刑徒。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来。己亥，卜郊于西都。弑济阴王。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机遣使者来。三月壬申朔，如西都。丙子，如怀州。丁丑，如泽州。戊寅，封鸿胪卿李崧介国公，为二王后。壬午，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癸巳，改卜郊。张文蔚薨。夏四月癸卯，杨涉罢，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张策为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子，至泽州。五月己丑，潞州行营都虞候康怀英及晋人战于夹城，败绩。戊戌，立唐三庙。契丹遣使者来。六月壬寅，忠武军节度使刘知俊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以伐岐。己酉，杀右金吾卫上将军王师范，灭其族。丙辰，刘知俊及岐人战于漠谷，败之。秋九月丁丑，如陕州，博王友文留守东都。冬十月丁未，至自陕州。十一月癸巳，张策罢，左仆射杨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国公为三恪，酇国公、莱国公为二王后。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复然灯以祈福。庚寅，享于太庙。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丙申，群臣上尊号，曰睿文圣武广孝皇帝。二月壬戌，讲武于西杏园。甲子，延州高万兴叛于岐，来降。三月辛未，

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甲戌，如河中。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刘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杀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六月庚戌，刘知俊执佑国军节度使刘捍，叛附于岐。辛亥，如陕州。乙卯，冀王硃友谦为同州东面行营招讨使。刘知俊奔于岐。丹州军乱，逐其刺史宋知诲。秋七月，商州军乱，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执其首恶王行思。乙亥，至自陕州。甲申，襄州军乱，杀其留后王班。房州刺史杨虔叛附于蜀。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张敬方克房州，执杨虔。闰月癸酉，契丹遣使者来。己卯，阅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营招讨使左卫上将军陈晖克襄州，执其首恶李洪。丁未，保义军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辛亥，韩建、杨涉罢。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杨虔伏诛。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谢于南郊。己酉，搜访贤良。镇国军节度使康怀英伐岐。十二月，怀英克宁、庆、衍三州。及刘知俊战于升平，败绩。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乐。丁未，讲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阅稼于谷水。秋八月丙寅，如陕州。河南尹张宗奭留守西都。辛未，护国军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陕州。辛亥，搜访贤良。冬十一月己丑，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以伐赵。赵王王熔、北平王王处直叛附于晋，晋人救赵。十二月癸酉，颁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晋人战于柏乡，败绩。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谏。癸巳，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机遣使者来。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张宗奭第。秋八月戊辰，阅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来。戊寅，大阅于兴安鞠场。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阁。庚子，如魏州。张宗奭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阅于魏东郊。十一月，高万兴取盐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鹘、吐蕃遣使者来。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禄卿卢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张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马，杀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戊寅，如贝州。三月丙戌，屠枣强。丁未，复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罢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来。是月，薛贻矩薨。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

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梁本纪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贞也。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　　，为左天兴军使、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弑，友珪自立，杀博王友文，以弑帝之罪归之。以王为东京留守、开封尹，敬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尚书李振为崇政院使。

唐本纪第四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硃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　，而硃邪为姓。唐德宗时，有硃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其后赞普为回鹘所败，尽忠与其子执宜东走。赞普怒，追之，及于石门关。尽忠战死，执宜独走归唐，居之盐州，以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执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硃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以从破勋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以之属籍。

沙陀素强，而国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国昌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拒命。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为云州守捉使。国昌已拒命，克用乃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留后。唐以太仆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会幽、并兵讨之。简方行至岚州，军溃，由是沙陀侵掠代北，为边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谓前太原节度使李业遇沙陀有恩，而业已死，乃以其子钧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缉之。拜克用大同军防御使。

居久之，国昌出击党项，吐浑赫连鐸袭破振武。克用闻之，自云州往迎国昌，而云州人亦闭关拒之。国昌父子无所归，因掠蔚、朔间，得兵三千，国昌入保蔚州，克用还据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军使，以李钧为代北招讨使，以讨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虏军，又破苛岚军，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广明元年，招讨使李琢会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鐸击沙陀，克用与可举相拒雄武军。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闻之，遽还。可举追至药兒岭，大败之，琢军夹击，又败之于蔚州。沙陀大溃，克用父子亡入达靼。

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兒”；其一目眇，及其贵也，又号“独眼龙”，其威名盖于代北。其在达靼，久之，郁郁不得志，又常惧其图己，因时时从其群豪射猎，或挂针于木，或立马鞭，百步射之辄中，群豪皆服以为神。

黄巢已陷京师，中和元年，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发沙陀先所降者，与

吐浑、安庆等万人赴京师，行至绛州，沙陀军乱，大掠而还。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将，乃以诏书召克用于达靼，承制以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率蕃汉万人出石岭关，过太原，求发军钱。节度使郑从谠与之钱千缗、米千石，克用怒，纵兵大掠而还。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复以步骑万七千赴京师。三年正月，出于河中，进屯乾坑。巢党惊曰："鸦兒军至矣！"二月，败巢将黄鄴于石堤谷；三月，又败赵璋、尚让于良田坡，横尸三十里。是时，诸镇兵皆会长安，大战渭桥，贼败走入城，克用乘胜追之，自光泰门先入，战望春宫升阳殿，巢败，南走出蓝田关。京师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以国昌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十月，国昌卒。

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义孟方立，取其泽、潞二州。方立走山东，以邢、洺、磁三州自别为昭义军。黄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权，遂攻陈州。四年，克用以兵五万救陈州，出天井关，假道河阳，诸葛爽不许，乃自河中渡河。四月，败尚让于太康，又败黄鄴于西华。巢且走且战，至中牟，临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贼众惊溃。比至封丘，又败之，巢脱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还。洺、磁孟氏据之，故当时有两昭义。

过汴州，休军封禅寺，硃全忠飨克用于上源驿。夜，酒罢，克用醉卧，伏兵发，火起，侍者郭景铢灭烛，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难。会天大雨灭火，克用得从者薛铁山、贺回鹘等，随电光，缒尉氏门出，还军中。七月，至于太原，讼其事于京师，请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将兵万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河中王重荣与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荣兖州，以定州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诏克用以兵护处存之镇。重荣使人绐克用曰："天子诏重荣，俟克用至，与处存共诛之。"因伪为诏书示克用曰："此硃全忠之谋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请讨全忠，僖宗不许，克用大怒。重荣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硃玫、凤翔李昌符讨之。克用反以兵助重荣，败玫于沙苑，遂犯京师，纵火大掠。天子出居于兴元，克用退屯河中。硃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称帝，屯于凤翔。僖宗念独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当破黄巢长安时，天下兵马都监杨复恭与克用善，乃遣谏议大夫刘崇望以诏书召克用，且道复恭意，使进兵讨玫等。克用阳诺而不行。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迁立。大顺元年，克用击破孟迁，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连鐸于云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战于蔚

州，金俊大败。于是匡威、鐸及硃全忠皆请因其败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黄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台、省四品官议，议者多言不可。宰相张浚独以谓沙陀前逼僖宗幸兴元，罪当诛，可伐。军容使杨复恭，克用所善也，亦极谏以为不可，昭宗然之，诏谕全忠等。全忠阴赂浚，使持其议益坚，昭宗不得已，以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韩建为副使。是时，潞州将冯霸叛降于梁，梁遣葛从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孙揆为昭义军节度使，克用遣李存孝执揆于长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浚及克用战于阴地，浚军三战三败，浚、建遁归。克用兵大掠晋、绛，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诉，其辞慢侮，天子为之引咎，优诏答之。

二年二月，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四月，攻赫连鐸于云州，围之百余日，鐸走吐浑。八月，大搜于太原，出晋、绛，掠怀、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镕于镇州。克用栅常山西，以十余骑渡滹沱觇敌，遇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镇人袭之，克用匿林中，祷其马曰："吾世有太原者马不嘶。"马偶不嘶以免。前军李存孝取临城，进攻元氏。李匡威救镕，克用还军邢州。景福元年，王镕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勋等败镕于尧山。二月，会王处存攻镕，战于新市，为镕所败。八月，李匡威攻云州，以牵克用之兵，克用潜入于云州，返出击匡威，匡威败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镕，克用出兵井陉击镕，且以书招镕，而急攻其平山，镕惧，遂与克用通和，献帛五十万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宁元年三月，执存孝，杀之。冬，攻幽州，李匡俦弃城走，追至景城，见杀，以刘仁恭为留后。

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诸子珂、珙争立，克用请立珂，凤翔李茂贞、邠宁王行瑜、华州韩建请立珙。昭宗初两难之，乃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既而许克用立珂。茂贞等怒，三镇兵犯京师，闻克用亦起兵，乃皆罢去。六月，克用攻绛州，斩刺史王瑶。瑶，珙弟，助珙以争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约奔于京师，阳言曰："沙陀十万至矣！"谋奉天子幸邠州，茂贞假子阎圭亦谋劫幸凤翔，京师大乱，昭宗出居于石门。克用军留月余不进，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进军渭桥，以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昭宗还京师。十一月，克用击破邠州，王行瑜走至庆州，见杀。克用还军云阳，请击茂贞，昭宗慰劳克用，使与茂贞解仇以纾难，拜克用"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是时，晋军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劝克用入朝，克用未决，都押衙盖寓曰："天子还自石门，寝未安席，若晋兵渡渭，人情岂复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盖寓犹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军而

还。

三年正月，昭宗复以张浚为相，克用曰：“此硃全忠之谋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浚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京师大恐，浚命遽止。硃全忠之攻兖、郓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硃宣等。存信屯于莘县，军士侵掠魏境，罗弘信伏兵攻之，存信败走洺州。克用自将击魏，战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临漳等十余邑。十月，又败魏人于白龙潭，进攻观音门，全忠救至，乃解。

四年，刘仁恭叛晋，克用以兵五万击仁恭，战于安塞，克用大败。

光化元年，硃全忠遣葛从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从周于张公桥，德威大败。冬，潞州守将薛志勤卒，李罕之据潞州，叛附于硃全忠。

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军，又破辽州，至于榆次，周德威败之于洞涡。秋，李嗣昭复取泽、潞。三年，嗣昭败汴军于沙河，复取洺州，硃全忠自将围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败。秋，嗣昭取怀州。是岁，汴人攻镇、定，镇、定皆绝晋以附于硃全忠。

天复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晋、绛、河中，执王珂以归。晋失三与国，乃下意为书币聘梁以求和。梁王以为晋弱可取，乃曰：“晋虽请盟，而书辞慢。”因大举击晋。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张文敬入新口，葛从周入土门，王处直入飞狐，侯言入阴地。叔琮取泽、潞，其别将白奉国破承天军，辽州守将张鄂、汾州守将李瑭皆迎梁军降，晋人大惧。会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晋复取汾州，诛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进攻晋、绛，大败于蒲县，梁军乘胜破汾、慈、隰三州，遂围太原。克用大惧，谋出奔云州，又欲奔匈奴，未决，梁军大疫，解去，周德威复取汾、慈、隰三州。

四年，梁迁唐都于洛阳，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

五年，会契丹阿保机于云中，约为兄弟。

六年，梁攻燕沧州，燕王刘仁恭来乞师。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许，其子存勖谏曰：“此吾复振之时也。今天下之势，归梁者十七八，强如赵、魏、中山，莫不听命。是自河以北，无为梁患者，其所惮者惟我与仁恭耳，若燕、晋合势，非梁之福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常

困我而我急其难，可因以德而怀之，是谓一举而两得，此不可失之机也。”克用以为然，乃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围乃解去，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

七年，梁兵十万攻潞州，围以夹城。遣周德威救潞州，军于乱柳。冬，克用疾，是岁，梁灭唐，克用复称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勖立，葬克用于雁门。

呜呼，世久而失其传者多矣，岂独史官之缪哉！李氏之先，盖出于西突厥，本号硃邪，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硃邪为姓，拔野古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碛也，当唐太宗时，破西突厥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于此碛，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为都督；其传子孙，数世皆为沙陀都督，故其后世因自号沙陀。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夷狄无姓氏，硃邪，部族之号耳，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时，未尝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当是时，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其别部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数，盖其小者也；又有处月、处密诸部，又其小者也。硃邪者，处月别部之号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贺鲁叛。至高宗永徽二年，处月硃邪孤注从贺鲁战于牢山，为契苾何力所败，遂没不见。后百五六十年，宪宗时，有硃邪尽忠及子执宜见于中国，而自号沙陀，以硃邪为姓矣。盖沙陀者，大碛也，在金莎山之阳，蒲类海之东，自处月以来居此碛，号沙陀突厥，而夷狄无文字传记，硃邪又微不足录，故其后世自失其传。至尽忠孙始赐姓李氏，李氏后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为贵种云。

唐本纪第五

存勖，克用长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存勖年十一，从克用破王行瑜，遣献捷于京师，昭宗异其状貌，赐以鸂鶒卮、翡翠盘，而抚其背曰："兒有奇表，后当富贵，无忘予家。"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通大义，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

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宁杀都虞候李存质，幸臣史敬镕告克宁谋叛。二月，执而戕之，且以先王之丧、叔父之难告周德威，德威自乱柳还军太原。梁夹城兵闻晋有大丧，德威军且去，因颇懈。王谓诸将曰："梁人幸我大丧，谓我少而新立，无能为也，宜乘其怠击之。"乃出兵趋上党，行至三重岗，叹曰："此先王置酒处也！"会天大雾昼暝，兵行雾中，攻其夹城，破之，梁军大败，凯旋告庙。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贞及杨崇本攻梁大安，晋亦遣周德威攻其晋州，败梁军于神山。

六年，刘知俊叛梁，来乞师，王自将至阴地关，遣周德威攻晋州，败梁军于蒙阮。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赵，赵王王镕来乞师，诸将皆疑镕诈，未可出兵，王不听，乃救赵。八年正月，败梁军于柏乡，斩首二万级，获其将校三百人，马三千匹。进攻邢州，不下，留兵围之，去，攻魏。别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东武、朝城，遂击黎阳、临河、淇门，掠新乡、共城。

燕王刘守光闻晋攻梁深入，乃大治兵，声言助晋，王患之，乃旋师。七月，会赵王王镕于承天军。刘守光称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会镇、定以攻燕，守光求救于梁，梁军攻赵，屠枣强，李存审击走之。八月，硃友谦以河中叛于梁来降，梁遣康怀英讨友谦，友谦复臣于梁，而亦阴附于晋。十年十月，刘守光请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约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杀燕王刘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雁门。于是赵王王镕、北平王王处直奉册推王为尚书令，始建行台。七月，攻梁邢州，战于张公桥，晋军大败。

十二年，魏州军乱，贺德伦以魏、博二州叛于梁来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济，诛其乱首张彦，以其兵五百自卫，号帐前银枪军。六月，王

兼领魏博节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刘鄩军于洹水，王率百骑觇其营，遇鄩伏兵围之数重，决围而出，亡七八骑。八月，梁复取澶州，晋军与鄩对垒于莘，晋军数挑战，鄩闭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审于莘，声言西归。鄩闻晋王且去，即引兵击魏，攻城东。王行至贝州，返击鄩，大败之，追至于故元城，又败之，鄩走黎阳。三月，攻梁卫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杀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围邢州，降其节度使阎宝。梁张筠弃相州、戴思远弃沧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贝州人杀梁守将张源德，以城降。

契丹寇蔚州，执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击走之。冬，梁谢彦章军于杨刘。十二月，攻杨刘，王自负刍以堙堑，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晋相距于杨刘，彦章决河水以隔晋军。六月，渡水击彦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阅于魏，合卢龙、横海、昭义、安国及镇、定之兵十万、马万匹，军于麻家渡。谢彦章军于行台。十二月，进军临濮，梁军追之，战于胡柳，晋军大败，周德威死之。梁军暮休于土山，晋军复击，大败之，遂军德胜，为夹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领卢龙军节度使。梁王瓒攻德胜南城，不克。十月，广德胜北城。十二月，败梁军于河南。十七年，硃友谦袭同州，梁遣刘鄩击友谦，李存审败梁军于同州。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传真献唐受命宝一。赵将张文礼弑其君镕，文礼来请命。二月，以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后。三月，河中节度使硃友谦、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横海军节度使李存审、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安国军节度使李嗣源、镇州兵马留后张文礼、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振武军节度使李存进、匡国军节度使硃令德，请王即皇帝位，王三辞，友谦等三请，王曰：“予当思之。”

八月，遣赵王王镕故将符习及阎宝、史建瑭等攻张文礼于镇州。建瑭取赵州。张文礼卒，其子处瑾闭城拒守。九月，建瑭战死。十月，梁戴思远攻德胜北城，李嗣源败之于戚城。王处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处直以来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败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涿州。三月，阎宝败于镇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战死，以李存进代之。八月，梁取卫州。九月，存进败镇人于东垣，存进战死。十月，李存审克镇州。王兼领成德军节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继韬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唐。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

密使。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闰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曾祖执宜、祖妣崔氏皆谥曰昭烈，庙号懿祖；祖国昌、祖妣秦氏皆谥曰文景，庙号献祖；考谥曰武，庙号太祖。立庙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壬寅，李嗣源取郓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胜南城。六月，及王彦章战于新垒，败之。是月，卢程罢。秋八月，梁人克泽州，守将裴约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彦章战于递坊，败之。冬十月壬申，如郓州以袭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灭梁。敬翔自杀。丙戌，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硃珪，灭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复北都为镇州，太原为北都。丙辰，复汴州为宣武军。丁巳，尚书左丞赵光胤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韦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午，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辛酉，复永平军为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继韬伏诛。继韬之弟继达杀其兄继俦于潞州。壬辰，畋于伊阙。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张全义及诸镇进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罗国王金朴英及其泉州范节度使王逢规皆遣使者来。乙卯，渤海国王大諲譔使大禹谟来。庚申，如河阳。辛酉，至自河阳。丁卯，七庙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庙。朝献于太微宫。戊辰，享于太庙。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各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刘氏为皇后。三月己酉，党项来。庚戌，赐从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军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涂为检视诸陵使。潞州将杨立反。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丙辰，渤海国王大湮撰遣使者来。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丙子，杨立伏诛。己丑，封回纥王仁美为英义可汗。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赛天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门，以禳荧惑。甲寅，幸郭崇韬第。丙辰，黑水遣使者来。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阙。丙午，至自伊阙。丁巳，回鹘使都督安千想来。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张全义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东京，毁即位坛为鞠场。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场。乙亥，射雁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浑解楼、渤海国王大諲撰皆遣使者来。射雁于北郊。乙酉，射鸭于郭泊。庚寅，射雁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庚申，至自东京。辛酉，改东京为鄴都，以洛京为东都。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韬、硃汉宾第。旱。庚寅，赵光胤薨。五月丁酉，后太妃薨，废朝五日。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者来。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纾为昭宗、少帝改卜园陵使。括马。秋七月壬寅，

皇太后崩。八月癸未，杀河南县令罗贯。九月庚子，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雁于尖山。冬十月壬午，奚、吐浑、突厥皆遣使者来。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丽遣使者来。己酉，蜀王衍降。郭崇韬杀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训，灭其族。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闰月辛亥，封弟存美为邕王，存霸永王，存礼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确通王，存纪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继岌杀郭崇韬及其三子于蜀。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来。庚辰，杀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让国军节度使李继麟，灭其族。乙酉，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丙戌，回鹘阿咄欲遣使者来。丁亥，杀李继麟之将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杨师太、王景、来仁、白奉国，皆灭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癸巳，鄴都军将赵在礼反于贝州。甲午，畋于冷泉。赵在礼陷鄴都，武宁军节度使李绍荣讨之。邢州军将赵太反，东北面招讨使李绍真讨之。甲辰，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讨赵在礼。三月，赵太伏诛。李嗣源反。博州守将翟建自称刺史。甲子，杀王衍，灭其族。乙丑，如汴州。壬申，次荥泽。龙骧指挥军使姚彦温以前锋军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万胜。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唐本纪第六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　　，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

梁攻兖、郓，硃宣、硃瑾来乞师，太祖遣李存信将兵三万救之。存信留莘县不进，使嗣源别以兵三千先击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县久之，为罗弘信所袭，存信败走，嗣源独殿而还，太祖以嗣源所将骑五百号“横冲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从周兵，嗣昭大败走，梁兵追之。嗣源从间道后至，谓嗣昭曰：“为公一战。”乃解鞍砺镞，凭高为阵，左右指画，梁追兵望之莫测。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无动！”乃驰骑犯之，出入奋击。嗣昭继进，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赐药以劳之，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

梁、晋相拒于柏乡，梁龙骧军以赤、白马为两阵，旗帜铠仗皆如马色，晋兵望之皆惧。庄宗举钟以饮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马惧乎？虽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尔，翌日归吾厩也。”庄宗大喜曰：“卿当以气吞之。”因引钟饮酹，奋槁驰骑，犯其白马，挟二裨将而还。梁兵败，以功拜代州刺史。

庄宗攻刘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将兵三万别出飞狐，定山后，取武、妫、儒三州。庄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久之，徙镇安国。契丹攻幽州，庄宗遣嗣源与阎宝等击走之。

同光元年，徙镇横海。是时，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继韬以潞州叛降梁，庄宗有忧色，召嗣源帐中，谓曰：“继韬以上党降梁，而梁方急攻泽州，吾出不意袭郓州，以断梁右臂，可乎？”嗣源对曰：“夹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则大计不决，臣请独当之。”乃以步骑五千涉济，至郓州，郓人无备，遂袭破之，即拜天平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

梁军攻破德胜南栅，庄宗退保杨刘。王彦章急攻郓州，庄宗悉军救之，嗣源为前锋，击梁军。追至中都，擒彦章及梁监军张汉杰。彦章虽败，而段凝悉将梁兵屯河上，庄宗未知所向，诸将多言乘胜以取青、齐，嗣源曰：“彦章之败，凝犹未知，使其闻之，迟疑定计，亦须三日。纵使料吾所向，亟发救兵，必渡黎阳，数万之众，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数百里，前无险阻，方阵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

岂足顾哉！”而郭崇韬亦劝庄宗入汴，庄宗以为然，遣嗣源以千骑先至汴州，攻封丘门，王瓒开门降。庄宗后至，见嗣源大喜，手揽其衣，以头触之曰：“天下与尔共之。”拜中书令。

二年，庄宗祀天南郊，赐以铁券。五月，破杨立于潞州。六月，徙镇宣武，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冬，契丹侵渔阳，嗣源败之于涿州。

三年，徙镇成德。庄宗幸鄴，请朝行在，不许。贞简太后疾，请入省，又不许。太后崩，请赴山陵，许之，而契丹侵边，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阳。

天成元年，郭崇韬、硃友谦皆以谗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见疑忌。赵在礼反于魏，大臣皆请遣嗣源讨贼，庄宗不许。群臣屡请，庄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礼登楼谢罪。甲寅，军变，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夕出，止魏县。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行过钜鹿，掠小坊马二千匹以益军。壬申，入汴州。

四月丁亥，庄宗崩。己丑，入洛阳。甲午，监国，朝群臣于兴圣宫。乙未，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杀元行钦及租庸使孔谦。壬寅，左骁卫大将军孔循为枢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斩缞以衮冕。壬子，魏王继岌薨。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国王大諲撰使大陈林来。是月，张居翰罢。

五月丙辰朔，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辰，赵在礼为义成军节度使。六月丁酉，汴州控鹤军乱，指挥使张谏杀其权知州事高逖。己亥，谏伏诛。秋七月庚申，安重诲杀殿直马延于御史台门。契丹使梅老述骨来，渤海使大昭佐来。己卯，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韦说叙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说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陕州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赐百官之无笏者。阅稼于冷泉宫。己亥，契丹寇边。丁未，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杀其登州刺史王公俨。甲寅，医官张志忠为太原少尹。九月己未，幸至德宫及袁建丰第。冬十月丁亥，云南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使大鬼主傅能何华来。辛丑，契丹使没骨馁来告阿保机哀，废朝三日。旱，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冯道、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罗使张芬

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杀其兵马都监李严。丙申，赦京师囚。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戊戌，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以伐荆南。三月壬子朔，幸会节园，群臣买宴。卢台军乱，杀其将写震。新罗使林彦来。夏四月庚寅，卢台军将龙晊等伏诛。夏四月庚寅，卢台军将龙晊等伏诛。六月丙戌，任圜罢。庚子，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秋七月甲子，随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万州。癸酉，杀豆卢革、韦说。八月乙酉，牂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来。九月庚午，党项使如连山来。壬申，契丹使梅老来。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军节度使硃守殷反，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彦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杀。乙未，杀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德音释轻系囚。是月，传箭于霍彦威。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来。十二月己丑，回鹘西界吐蕃遣使者来。甲辰，畋于东郊。丙午，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聿谥曰孝恭，庙号惠祖，祖妣刘氏谥曰孝恭昭；曾祖敖谥曰孝质，庙号毅祖，祖妣张氏谥曰孝质顺；祖琰谥曰孝靖，庙号烈祖，祖妣何氏谥曰孝靖穆；考谥曰孝成，庙号德祖，妣刘氏谥曰孝成懿。立庙于应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浑都督李绍虏来。乙未，孔循罢。戊戌，回鹘使李阿山来。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郑珏罢。癸亥，成德军节度使王建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方鄴克归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为枢密使。夏四月戊寅，延光罢。乙酉，达靼遣使者来。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反。壬寅，归德军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五月，契丹秃馁入于定州。辛酉，右卫上将军赵敬怡为枢密使。封回鹘可汗王仁裕为顺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杀齐州防御使曹廷隐。八月，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执契丹首领惕隐赫邈。庆州防御使窦廷琬反。冬十月，静难军节度使李敬周讨之。丁巳，突厥使张慕晋来。十一月壬午，吐浑使念九来。甲午，王建立罢。十二月，李敬周克庆州，窦廷琬伏诛。幸亥，幸康义诚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鹘使掣拨都督来。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辛酉，晏球献馘俘。赵敬怡薨。丁卯，崔协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杀侄从璨。夏四月，契丹寇云州。癸丑，契丹使撩括梅里来求秃馁，杀之。甲寅，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群臣贺朔。乙酉，追谥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云州。秋七月壬申，杀右金吾卫上将军毛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来。丁未，吐浑首领念公山来。乙卯，党项折遇明来。己未，高丽王建使张彬来。九月癸巳，杀供奉官乌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杀西平县令李商。

长兴元年春正月丁卯，阅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硃弘昭为大内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来。乙巳，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癸丑，朝献于太微宫。甲寅，享于太庙。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诲使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逐其节度使从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讨之。辛亥，自通执彦温杀之。戊午，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领于拨葛来。五月丁丑，回鹘使孽栗祖来。庚辰，回鹘使安黑连来。秋七月壬午，访庄宗子孙瘗所。八月乙未，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为三司使。壬寅，杀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大将张俭，灭其族。吐浑来附。封子从荣为秦王。戊申，海州将王传极杀其刺史陈宣，叛于吴来降。乙卯，吐浑康合毕来。丙辰，封子从厚为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满儒来。东川节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丁亥，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骁卫上将军致仕张筠进助军粟。乙巳，董璋陷阆州，杀节度使李仁矩，指挥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从荣受册，谒于太庙。丙戌，契丹东丹王突欲来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后、秘书丞、酇国公杨仁矩卒，废朝一日。丁巳，回鹘顺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来。安重诲讨董璋。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项使折七移来。庚辰，达靼使列六薛娘居来。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浑使康万琳来。辛丑，安重诲罢。三月，赵凤罢。丁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闰五月丁酉，杀太子太师致仕安重诲及其妻张氏、子崇赞崇绪。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来。九月丁亥，放五坊鹰隼。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来。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钊门闾。十二月甲寅朔，除铁禁，初税农具钱。己未，西凉府遣使者来。己巳，回鹘使安永思来。辛未，渤海使文成角来。党项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来。己酉，渤海、回鹘皆遣使者来。二月己卯，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及党项战于牛兒谷，败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来。夏四月庚申，新罗遣使者来。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杨延绍袭封酇国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绵州。六月甲寅，封王建为高丽国王、大义军使孟知祥杀董璋，陷东川。达靼首领颉哥以其族来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来。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刘昫为中书侍郎、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硃滉来。三月甲辰，追册晋国夫人夏氏为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从珂为潞王，从益许王，侄从温兖王，从璋洋王，从敏泾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来。秋七月乙未，回鹘都督李末来，献白鹘，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赵延寿罢。山南东道节度使硃弘昭为枢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罢。三司使冯赟为枢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乙未，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杀三司使孙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

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广寿殿火灾，有司理之，请加丹雘，喟然叹曰："天以火戒我，岂宜增以侈邪！"岁尝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得扫雪，曰："此天所以赐我也。"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赃，辄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当是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其言曰："为国家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若从荣之变，任圜、安重诲等之死，可谓上下相徇，而毁誉乱真之敝矣。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

唐本纪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从厚也。为人形质丰厚，寡言好礼，明宗以其貌类己，特爱之。天成二年 ，以检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加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诲怒循以女妻从厚，三年，罢循枢密使，出从厚为宣武军节度使。明年，徙镇河东。长兴元年，封从厚宋王，徙镇成德。二年，徙镇天雄，累加兼中书令。

四年十一月，秦王从荣伏诛。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汉琼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秘其丧六日。十二月癸卯朔，发丧于西宫，皇帝即位于柩前，群臣见于东阶，复于丧位。丙午，成服于西宫。庚戌，登光政门楼，存问军民。辛亥，杀司衣王氏。癸丑，始听政。乙卯，杀司仪康氏。丁巳，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户部尚书韩彦恽为副，中书舍人王延为判官，礼部尚书王权为礼仪使，兵部尚书李鏻为卤簿使，御史中丞龙敏为仪仗使，左仆射权判河南府卢质为桥道顿递使。丁卯，礻覃。

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视朝于广寿殿。乙亥，契丹使都督没辣于来。戊寅，大赦，改元，用乐。回鹘可汗王仁美遣使者来。沙州、瓜州遣使者来。乙未，硃弘昭、冯赟献钱助作山陵。闰月丙午，册皇太后。甲寅，册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献银绢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视作山陵。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都部署，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为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溃，严卫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以其军叛降于从珂。辛酉，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硃弘实。癸亥，河阳三城节度使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王思同为副。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叛降于从珂，思同奔归于京师，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检使安从进叛，杀冯赟，硃弘昭自杀，从进传其二首于从珂。戊辰，如卫州。

废帝，镇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贱，母魏氏，少寡，明宗为骑将，过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余岁，明宗养以为子，名曰从珂。及长，状貌雄伟，谨信寡言，而骁勇善战，明宗甚爱之。自晋兵战梁于河上，从珂常立战功，庄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同光二年，为卫州刺史突骑指挥使，戍于石门。明宗讨赵在礼，自魏反兵而南，从珂率戍兵自曲阳、孟县驰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从珂兵在后，而军声大振。明宗入立，拜从珂河中节度使，封潞王。是时，明宗春秋已高，王于诸子次最长，枢密

使安重诲患之，乃矫诏河中裨将杨彦温使图之。王阅马于黄龙庄，彦温即闭门拒之，王止于虞乡以闻。明宗召王还京师，居之清化里第。重诲数请行军法，明宗不听，后重诲见杀，乃起王为左卫大将军、西京留守。长兴三年，为凤翔节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时典禁兵，为控鹤指挥使，愍帝即位，硃弘昭、冯赟用事，乃罢重吉兵职，出为亳州团练使。又徙王为北京留守，不降制书而宣授，又以李从璋为代。初，安重诲得罪罢河中，以从璋为代，而重诲见杀，故王益自疑，遂据城反。愍帝遣王思同会诸镇兵讨之，思同战败走，诸镇兵皆溃。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东。庚申，次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叛于唐，来降。甲子，次华州，执药彦稠。丙寅，次灵宝，河中安彦威、陕州康思立叛于唐，来降。己巳，次陕州。康义诚叛于唐，来降。杀宣徽使孟汉琼。愍帝出居于卫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师，冯道率百官迎王于蒋桥，王辞不见。入哭于西宫，遂见群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宫。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为鄂王，命王监国。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财以赏军。丁丑，借民房课五月以赏军。戊寅，弑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杀康义诚及药彦稠。五月丙午，端明殿学士、左谏议大夫韩昭胤为枢密使，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庚戌，冯道罢。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甲寅，赐劝进选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八月辛未，尚书左丞姚颢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御署官选。九月，契丹寇边。冬十月戊寅，李愚、刘昫罢。十二月己亥，雄武军节度使张延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契丹寇云州。庚寅，幸龙门。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罢。己丑，追尊鲁国太夫人魏氏为皇太后。三月辛丑，忠武军节度使赵延寿为枢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枢密使。契丹寇边。六月癸未，群臣献添都马。秋七月丁酉，回鹘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陈福海来。刘延皓罢。九月己酉，刑部尚书房暠为枢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来。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济遣使者来。丁未，封子重美为雍王。三月丙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义武军节度使杨光远为副。戊申，先锋指挥使安审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将安重荣叛降于石敬瑭。壬子，天雄军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逐其节度使刘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权知

天雄军事。甲戌，宣武军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张令昭伏诛。癸丑，彰圣指挥使张万迪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来。九月甲辰，张敬达及契丹战于太原，败绩，契丹围敬达于晋安。戊申，如河阳。冬十月壬戌，括马，籍民为兵。十一月戊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为行营都统。丁酉，契丹立晋。闰月甲子，杨光远杀张敬达，以其军叛降于契丹。甲戌，契丹及晋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阳。辛巳，皇帝崩。

呜呼，君臣之际，可谓难哉！盖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则虽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诲区区独见潞王之祸，而谋之不臧，至于殒身赤族，其隙自兹。及愍帝之亡也，穴于徽陵，其土一垅，路人见者，皆为之悲。使明宗为有知，其有愧于重诲矣，哀哉！

晋本纪第八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硃邪归唐，从硃邪入居阴山。其后 ，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敬瑭为人沈厚寡言，明宗爱之，妻以女，是为永宁公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庄宗已得魏，梁将刘掞急攻清平，庄宗驰救之。兵未及阵，为掞所掩，敬瑭以十余骑横槊驰击，取之以旋。庄宗拊其背而壮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动军中。十五年，庄宗战于胡柳，前锋周德威战死，敬瑭以左射军从明宗复击败梁兵。明宗战胡卢套、杨村，为梁兵所败，敬瑭常脱明宗于危。

赵在礼之乱，明宗讨之，至魏而兵变，明宗初欲自归于天子，明己所以不反者。敬瑭献计曰："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与之骁骑三百，渡黎阳为前锋，明宗遂入汴。庄宗自洛后至，不得入，而兵皆溃去。庄宗西还，明宗以敬瑭为前锋趣汜水，且收其散卒。庄宗遇弑，明宗入立，拜敬瑭保义军节度使，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陕为政以廉闻。是时，诸侯多不奉法，邓州陶□、亳州李鄴皆以赃污论死，明宗下诏书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张万进、耀州孙岳等以讽天下，而以敬瑭为首。

天成二年十月，从幸汴州，为御营使，拜宣武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六军副使如故，改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四月，徙镇天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唐尹。五月，拜驸马都尉。董璋反东川，为行营都招讨使，不克而还。复兼六军诸卫副使。徙镇河阳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浑、突厥皆入寇，是时，秦王从荣统六军，敬瑭疑其必及祸，不欲为其副，乃自请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辄复辞行。明宗数责大臣问谁可行者，范延光、赵延寿等卒以敬瑭为请，乃拜河东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落六军副使，乃行。

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书令。三月，徙镇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复镇太原，来朝京师。潞王从珂反于凤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杀帝从者百余人，幽帝于卫州而去。废帝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镇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迁，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檄诸镇，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维翰、刘知远等共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不当立，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废帝下诏削夺敬瑭官爵，命张敬达等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门，与唐兵战，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

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枢密使事。闰月丙寅，翰林学士承旨、尚书户部侍郎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甲戌，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契丹锁之以归。己卯，次河阳，节度使苌从简叛于唐来降。辛巳，至自太原。卢文纪、姚颢罢。甲申，大赦，杀张延朗、刘延朗，赦房暠。十二月乙酉，如河阳。追降王从珂为庶人。丁亥，司空冯道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挥使石重立杀其刺史郑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镇州牙内都虞候秘琼逐其节度副使李彦琦。同州裨将门鐸杀其将杨汉宾。庚子，天平军节度使王建立杀其副使李彦赟。旱。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远军节度使卢文进叛降于吴。丁卯，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杀齐州防御使秘琼。戊寅，兵部侍郎李崧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封唐宗室子为公，及隋酅公为二王后，以周介公备三恪。二月丁西，契丹使太子解里来。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赋。赵莹使于契丹。辛卯，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契丹使宫苑使李可兴来。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璟谥曰孝安，庙号靖祖，祖妣秦氏谥曰孝安元；曾祖彬谥曰孝简，庙号肃祖，祖妣安氏谥曰孝简恭；祖昱谥曰孝平，庙号睿祖，祖妣来氏谥曰孝平献；考绍雍谥曰孝元，庙号献祖，妣何氏谥曰孝元懿。六月癸未，契丹使夷离毕来。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反。丁酉，传箭于义成军节度使符彦饶。丁未，杨光远为魏府四面行营都部署。东都巡检张从宾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国都指挥使侯益、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讨之。从宾寇河阳，杀皇子重义；寇河南，杀皇子重信。秋七月，从宾陷汜水关，杀巡检使宋廷浩。壬子，右卫大将军尹晖叛奔于吴，不克，伏诛。右监门卫大将军娄继英叛降于张从宾。义成军乱，杀戍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白奉进。甲寅，戍将奉国指挥使马万执符彦饶归于京师，命杀之于赤冈。乙卯，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

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关。壬申，杨光远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挥使王晖杀其节度使周瑰，右卫上将军李金全讨之。八月丙申，静难军节度使安叔千进添都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余党。九月，杨光远进粟。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诸镇皆进物以助国。三月壬戌，回鹘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来。丁丑，禁私造铜器。秋七月辛酉，以皇业钱作受命宝。八月戊寅，冯道及左仆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壬午，澶州刺史冯晖降。丙戌，许御署官选。己丑，蠲水旱民税。辛丑，归伶官于契丹。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己未，归静鞭官刘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鸡叫学生殷晖于契丹。于阗使马继荣来，回鹘使李万金来。己巳，赦魏州，蠲民税。是月，宣徽南院使刘处让为枢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书令韩频来奉册曰英武明义皇帝。庚辰，升汴州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雍州为晋昌军。戊子，右金吾卫大将军马从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来。戊戌，大赦。庚子，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十一月辛亥，升广晋府为鄴都。壬戌，除铸钱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贵为郑王。

四年春正月，盗发唐愍皇帝墓。辛亥，澶州防御使张从恩为枢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伦门闾。三月乙巳，回鹘使其都督拽里敦来。丙辰，颁《调元历》。灵州戍将王彦忠以怀远城反。己未，彦忠降，供奉官齐延祚杀之。夏四月辛巳，封回鹘可汗王仁美为奉化可汗。甲申，废枢密使。秋七月丙辰，复禁铸钱。闰月壬申，桑维翰罢。八月己亥朔，河决博平。西戎寇泾州，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败之，执其首领野离罗虾独。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来。癸未，封李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后。丙戌，高丽王建使其广评侍郎邢顺来。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庄宗、明宗、愍帝庙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遥折来，吐蕃罢延族来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债。己丑，回鹘使石海金来。夏四月甲子，契丹兴化王来。五月丙戌，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昪遣其将李承裕入于安州，金全奔于唐，安远军节度使马全节及承裕战，败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云梦，全节执而杀之。秋八月丁酉，阅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杨光远杀太子太师范延光。九月丁卯，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巳，阅稼于沙台。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来。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为兴安王，台骀为昌宁公。二月戊申，

停买宴钱。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税。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来。五月，吐浑首领白承福来。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来。八月壬辰，如鄴都，开封尹郑王重贵留守东京，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东京内外兵马都监。壬寅，大赦。甲寅，光禄卿张澄使于契丹。九月乙亥，前安国军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丁丑，吐浑使白可久来。河决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决滑、濮、郓、澶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十二月丙戌朔，郑王重贵为广晋尹，徙封齐王。先锋都指挥使郭金海及安从进战于唐州，败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反。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镇州行营招讨使。丙申，契丹遣使者来。戊戌，杜重威及安重荣战于宗城，败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镇州，安重荣伏诛，赦广晋。庚午，契丹使达剌来。三月，归德军节度使安彦威塞决河于滑州。闰月，天兴蝗食麦。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刘氏为太后。六月丙辰，吐浑使念丑汉来。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晋本纪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 ，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

重贵少而谨厚，善骑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礼记》，久之，不能通大义，谓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为契丹所立，谋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尽出诸子自择之，指重贵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东节度事。

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卫上将军。三年冬，为开封尹，封郑王，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东京。已而为广晋尹，徙封齐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左骁卫将军石德超以御马二扑祭于相州之西山。如京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李来。丙子，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门下侍郎窦贞固为副，太常卿崔棁为礼仪使，户部侍郎吕琦为卤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简为仪仗使。己卯，四方馆使硃崇范、右金吾卫大将军梁言使于契丹。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刘氏崩，辍视朝三日。丁酉，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之西山。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来。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庚申，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贞、彰德军节度使郭谨，进钱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来。庚午，葬皇祖母于魏县。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张九思来。九月辛丑，李守贞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来。庚午，回鹘遣使者来。十一月，契丹使大卿来。庚寅，葬圣文章武孝皇帝于显陵。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庙。辛丑，蠲高祖灵车所过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百头穹庐。契丹于越使令骨支来。辛未，又使野里巳来。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旱，蝗。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乌多奥来。二月壬子，景延广为御营使。己未，如东京，赦广晋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三月己卯朔，赵莹罢。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为侍中。辛丑，引进使、太府卿孟承诲使于契丹。蝗。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张福率威顺军捕蝗于陈州。五月，泰宁军节度使安审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癸卯，冯道罢。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门。

癸亥，供奉官七人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杀藏粟者。秋七月甲午，册皇太后。丁酉，射于南庄。契丹使梅里等来。甲辰，供奉官李汉超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检民青苗。九月戊寅，尊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丙申，幸大年庄及景延广第。冬十月戊申，立冯氏为皇后。壬子，畋于近郊，幸沙台。丙寅，契丹使通事刘胤来。庚午，括借民粟。十一月己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阅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来。戊戌，齐州刺史杨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金仁逢来。十二月癸丑，给事中边光范、登州刺史郭彦威使于契丹。甲寅，高丽使太相来。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反，淄州刺史翟进宗死之。

开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沧州。己卯，陷贝州。庚辰，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契丹入雁门，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进而复。大饥。壬午，前静难军节度使李周留守东京，景延广为御营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阳。辛卯，讲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赵延寿寇南乐。甲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括马。丙申，契丹寇黎阳。辛丑，刘知远及契丹伟王战于秀容，败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前军都虞候李守贞及契丹战于马家渡，败之。癸丑，北面行营都虞候马全节及契丹战于北平，败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战于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从晖及契丹战于衡水，败之。癸巳，籍民为武定军。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检使梁进败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师。己未，马全范及契丹战于定丰，败之。辛酉，率借民财。五月戊寅，李守贞讨杨光远。丁亥，鄴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辛卯，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复置枢密使。丁未，侍中桑维翰为中书令，充枢密使。丙辰，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刘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德军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戊辰，旌表陈州项城民史仁诩门闾。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战于七里烽，败之。冬十月庚戌，武宁军节度使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鄴都留守马全节为副招讨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皋门。丁巳，杨承勋囚其父光远以降，杀之。闰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马全节及契丹战于榆林，两军皆溃。戊午，幸南庄，张从恩留守东都。辛酉，高行周为御营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阳。横海军节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

部署，以备契丹。丙子，大阅于戚城。丙戌，阅马于铁丘。丙申，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马全节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将孙方谏及契丹谐里战于狼山，败之。甲寅，杜威克满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战于阳城，败之，追奔至于卫村，又败之。夏四月戊寅，劳旋于戚城。己卯，劳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军囚。庚寅，大赏军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庄。六月丁卯，射于繁台，幸杜威第。旱。秋八月甲子朔，废二舞。丙寅，和凝罢。冯玉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阅马于茂泽陂。丁丑，括马。九月己亥，阅马于万龙冈，幸李守贞第。冬十月丁丑，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韩玄珪、礼宾卿金廉等来。戊寅，射兔于砚台。戊子，高丽使其兵部侍郎刘崇珪、内军卿朴艺言来。十一月戊戌，封王武为高丽国王。己巳，射兔于皋门，幸沙台。十二月丁丑，腊，畋于郊。丁亥，桑维翰罢。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李崧守侍中、枢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鹘使突厥陆来。壬午，射鸭于板桥，幸南庄。夏六月，孙方谏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河决渔池。大饥，群盗起。秋七月，大雨，水，河决杨刘、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历亭。九月，河决澶、滑、怀州。辛丑，行营马军排阵使张彦泽及契丹战于新兴，败之。癸卯，刘知远及契丹战于朔州，败之。大雨霖，河决临黄。冬十月，河决卫州，丙寅，河决原武。辛未，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十一月，永静军节度使梁汉璋及契丹战于瀛州，败绩。契丹寇镇、定。十二月己未，杜威军于中渡。壬戌，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滹沱，败绩，死之。杜威、李守贞、张彦泽以其军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台。壬申，张彦泽犯京师，杀开封尹桑维翰。契丹灭晋。

呜呼，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也，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

天下也。

汉本纪第十

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知远弱不好弄　，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与晋高祖俱事明宗，为偏将。明宗及梁人战德胜，晋高祖马甲断，梁兵几及，知远以所乘马授之，复取高祖马殿而还，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远为押衙。

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高祖入室，敢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

废帝入立，高祖复镇河东，已而有隙，高祖将举兵，知远与桑维翰密为高祖谋画，赞成之。高祖即位于太原，以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节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临决，指知远曰："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勿弃之。"

天福二年，迁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节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远领忠武，徙知远领归德，知远耻与重威同制，杜门不出。高祖怒，欲罢其兵职，宰相赵莹以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学士和凝就第宣谕，知远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师，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

知远从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与契丹绝盟，用兵北方，常疑知远勋位已高，幸晋多故而有异志，每优尊之。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又拜北面行营都统。开运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尝出兵。契丹寇澶州，别遣伟王攻雁门，败之于秀容。八月，杀吐浑白承福等族，取其赀钜万，良马数千。

四年，契丹犯京师，出帝北迁，王遣牙将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兒，赐以木拐一，木拐，虏法贵之如中国几杖，非优大臣不可得。峻持拐归，虏人望之皆避道。峻还，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国，乃议建国。

二月戊辰，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上笺劝进。辛未，皇帝即位，称

天福十二年。磁州贼首梁晖取相州来归。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取代州，杀其刺史王晖。晋州将药可俦杀守将骆从朗及括钱使、谏议大夫赵熙来归。辛巳，陕州留后赵晖、潞州留后王守恩来归。三月丙戌朔，蠲河东杂税。辛卯，延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挥使高彦询以其州来归。壬寅，契丹遁，以其将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杨邠为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权枢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杀梁晖。癸亥，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甲子，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观察推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国指挥使武行德以河阳来归。史弘肇取泽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栾城，契丹入于镇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丙申，如东京。萧翰遁归于契丹，以郇国公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戊申，次绛州，刺史李从朗来归。六月丙辰，次河阳，杀李从益及其母于京师。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国号汉，赦罪人、蠲民税。于阗遣使者来。是夏，刘昫薨。秋闰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反，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为鄴都行营都部署以讨之。庚辰，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湍谥曰明元，庙号文祖，祖妣李氏谥曰明贞；曾祖昂谥曰恭僖，庙号德祖，祖妣杨氏谥曰恭惠；祖僎谥曰昭宪，庙号翼祖，祖妣李氏谥曰昭穆；考琠谥曰章圣，庙号显祖，妣安氏谥曰章懿。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八月，护圣指挥使白再荣逐契丹，以镇州来归。丙申，安国军节度使薛怀让杀契丹之将刘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书窦贞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韦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万岁殿。

隐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右卫上将军、大内都点检。魏王承训长而贤，高祖爱之，方属以为嗣，承训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剧，乃以承祐属诸将相。宰相苏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请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发丧，杀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壬辰，右卫大将军、凤翔巡检使王景崇及蜀人战于大散关，败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窦贞固为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尧为副，太常卿张昭为礼仪使，兵部侍郎卢价为卤簿使，御史中丞边蔚为仪仗使。丁丑，李涛罢。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反，陷潼关。夏四月辛巳，陕州兵马

都监王玉克潼关。壬午，永兴军将赵思绾叛附于李守贞，客省使王峻帅师屯于关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威为枢密使，镇宁军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兵马都部署。戊子，保义军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兵马都部署。河决原武。五月己未，回鹘遣使者来。乙亥，魏州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河决滑州鱼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军节度使王继弘杀其判官张易。翘鹆食蝗。丙辰，禁捕翘鹆。庚申，郭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鄚州刺史王彦徽来奔。庚午，杀成德军副使张鹏。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贞。八月壬午，郭威讨李守贞。九月，西面行营都虞候尚弘迁及赵思绾战，败绩。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笃兰氈药斯来。十一月甲寅，杀太子太傅李崧，灭其族。壬申，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十二月己卯，彰武军节度使高允权杀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

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纽配租。夏五月，李守贞之将周光逊降。乙丑，赵思绾降。六月辛卯，回鹘首领杨彦珣来。西凉府遣使者来。蝗。秋七月丁巳，郭威杀华州留后赵思绾于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从义杀前永兴巡检乔守温。丙戌，郭威使来献俘。冬十月，契丹寇赵、魏，群臣进添都马。契丹陷内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营都部署赵晖克凤翔。丙午，郭威进添都马。壬子，赵晖献馘俘。二月甲戌，旌表颍州汝阴民麴温门闾。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园。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枢密使为天雄军节度使。六月癸卯，河决原武。秋八月，达靼来附。冬十一月丙子，杀杨邠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灭其族。郭威反。庚辰，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军于七里店。癸未，劳军于北郊。甲申，劳军于刘子陂。慕容彦超及郭威战，败绩，开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苏逢吉自杀。汉亡。

呜呼！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古不以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亦未尝有法，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自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正伪纷杂，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五代，乱世也，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号乖错以惑后世，则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已诛友珪，黜其凤历之号，复称乾化三年，尚为有说。至汉高祖建

国，黜晋出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其爱憎之私尔。方出帝时，汉高祖居太原，常愤愤下视晋，而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可胜叹哉！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其见于是乎！

周本纪第十一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尧山人也。父简，事晋为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简见杀　，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威年十八，以勇力应募。为人负气，好使酒，继韬特奇之。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威颇自如。为吏所执，继韬惜其勇，阴纵之使亡，已而复召置麾下。继韬叛晋附于梁，后庄宗灭梁，继韬诛死，其麾下兵悉隶从马直，威以通书算补为军吏。好读《阃外春秋》，略知兵法，后为侍卫军吏。汉高祖为侍卫亲军都虞候，尤亲爱之。后高祖所临镇，尝以威从。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枢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渐，以隐帝托威及史弘肇等。隐帝即位，拜威枢密使。是岁三月，河中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相次反，隐帝遣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讨之，久皆无功。隐帝谓威曰："吾欲烦公可乎？"威对曰："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西督诸将。威居军中，延见宾客，褒衣博带，及临阵行营，幅巾短后，与士卒无异；上所赐予，与诸将会射，恣其所取，其余悉以分赐士卒，将士皆欢乐。威至河中，自栅其城东，思栅其南，文珂栅其西，调五县丁二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诸将皆谓守贞穷寇，破在旦夕，不宜劳人如此，威不听。已而守贞数出兵击坏连垒，威辄补之，守贞辄复出击，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尽，威曰："可矣！"乃治攻具，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罗城，守贞与妻子自焚死，思绾、景崇相次降。

隐帝劳威以玉带，加检校太师兼侍中，威辞曰："臣事先帝，见功臣多矣，未尝以玉带赐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汉威灵以破贼者，岂特臣之功，皆将相之贤，有以安朝廷，抚内外，而馈饷以时，故臣得以专事征伐。"隐帝以威为贤，于是悉召杨邠、史弘肇、苏逢吉、禹珪、窦贞固、王章等皆赐以玉带，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请加爵赏，于是加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仆射。已而又曰："此特汉廷亲近之臣耳。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滥赏遍于天下。

是冬，契丹寇边，威以枢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师还。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仍以枢密使之镇。宰相苏逢吉以谓枢密使不可以藩镇兼领，与史弘肇等固争。久之，卒以枢密使行，诏河北诸州皆听威节度。

隐帝与李业等谋，已杀史弘肇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于澶州，又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诏书先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诏书示殷，殷与弘义遣人告威。已而诏杀威、峻使者亦驰骑至，威匿诏书，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遂举兵渡河。隐帝遣开封尹侯益、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客省使阎晋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内养□脱觇威所向。□脱为威所得，威乃附脱奏请缚李业等送军中。隐帝得威奏，以示业等，业等皆言威反状已白，乃悉诛威家属于京师。庚辰，威至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于汉来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彦超败，奔于兖州。郭允明反，弑隐帝于赵村。丙戌，威入京师，纵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门，请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军将校，议择贤明，以承大统。庚寅，威率百官诣明德门，请立武宁军节度使赟为嗣。遣太师冯道迎赟于徐州。辛卯，请太后临朝听政，以王峻为枢密使，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范质为副使。

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军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骑七百逆刘赟于宋州，杀之，其将巩廷美、杨温为赟守徐州。戊午，次皋门，汉宰相窦贞固、苏禹珪来劝进。庚申，太后制以威监国。

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周。己巳，上汉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戊寅，汉刘崇自立于太原。己卯，冯道为中书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鹘使都督来。丁未，契丹兀欲遣使袅骨支来。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丁巳，尚书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鹘使摩尼来。三月甲戌，武宁军节度使王彦超克徐州。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璟谥曰睿和，庙号信祖，祖妣张氏谥曰睿恭；曾祖谌谥曰明宪，庙号僖祖，祖妣申氏谥曰明孝；祖蕴谥曰翼顺，庙号义祖，祖妣韩氏谥曰翼敬；考谥曰章肃，庙号庆祖，妣王氏谥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质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窦贞固、苏禹珪罢。癸丑，范质参知枢

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为枢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来归赵莹之丧。冬十月丙午，汉人来讨，攻自晋州。十一月，王峻及建雄军节度使王彦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彦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庚午，高丽王昭使其广评侍郎徐逢来。二月庚寅，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克岢岚军。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内客省使郑仁诲为枢密副使，翟光鄴罢。夏五月庚申，东征，李穀留守东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兖州。壬午，赦兖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兖州。秋九月乙丑，太仆少卿王演使于高丽。契丹寇边。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杨重训叛于汉，来附。闰月丙戌，回鹘使独呈相温来。二月甲子，贬王峻为商州司马。三月甲申，封荣为晋王。丙戌，郑仁诲罢。己丑，棣州团练使王仁镐为左卫大将军、枢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卢台军使张藏英来奔。九月，吐浑党富达等来。冬十月庚申，冯道为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项使吴帖磨五等来。十二月戊申，四庙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庙。壬申，杀天雄军节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庙。

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罢鄴都。丙戌，镇宁军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壬辰，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仁镐罢。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

周本纪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龙冈人也。柴氏女适太祖，是为圣穆皇后。后兄守礼子荣，幼从姑长太祖家　，以谨厚见爱，太祖遂以为子。太祖后稍贵，荣亦壮，而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性沈重寡言。太祖为汉枢密使，荣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太祖镇天雄，荣领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

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师，留荣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荣素为枢密使王峻所忌，广顺三年正月来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诛，三月，拜荣开封尹，封晋王。是冬，卜以来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视朝者久之。

显德元年正月丙子，郊，仅而成礼，即以王判内外兵马事。壬辰，太祖崩，秘不发丧。丙申，发丧，皇帝即位于柩前。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枢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鹘遣使者来。丁卯，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为礼仪使，兵部尚书张昭为卤簿使，御史中丞张煦为仪仗使，开封少尹权判府事王敏为桥道顿递使。汉人来讨，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郑仁诲留守东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汉。壬辰，次泽州，阅兵于北郊。癸巳，及刘旻战于高原，败之，追及于高平，又败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伏诛。壬寅，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神圣文武恭肃孝皇帝于嵩陵。汾州防御使董希颜叛于汉来附。丙辰，辽州刺史张汉超叛于汉来附。辛酉，取岚、宪州。壬戌，立卫国夫人符氏为皇后。取石、泌州。乙丑，冯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监军李勍杀其刺史赵皋，叛于汉来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将郑处谦叛于汉来附，契丹救汉。丁酉，回鹘使因难敌略来。符彦卿及契丹战于忻口，败绩，先锋都指挥使史彦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师。乙丑，次新郑，前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阅稼于南御庄。癸巳，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为枢密使。冬十月甲辰，杀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

二年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训、凤翔节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

秋九月丙寅朔，颁铜禁。闰月癸丑，向训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丽使王子太相融来。取阶州。十一月乙未朔，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凤州。十二月丙戌，郑仁诲薨。

三年春正月，增筑京城。庚子，向训留守东京。壬寅，南征。辛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唐人战于正阳，败之。甲寅，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桥。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来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钟谟来奉表。丙戌，取扬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内外马步军都军头袁彦为竹龙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泰州复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师囚。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扬、光、舒、滁州复入于唐。八月乙丑，课民种禾及韭。九月丙午，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王朴为尚书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废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杀李景之臣孙晟。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东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寿州。夏四月己巳，至自寿州。己卯，放降卒八百归于蜀。癸未，追册彭城郡夫人刘氏为皇后。五月丙申，杀密州防御使侯希进。秋八月乙亥，李穀罢，王朴为枢密使。癸未，蜀人来归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东京，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点检。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将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来降。庚申，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以其州来降。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静海军。丁未，克楚州，守将张彦卿、郑昭业死之。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扬州。癸酉，如瓜洲。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复如扬州。辛卯，幸迎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为界。三月辛亥，李景来买宴。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庙。壬申，至自淮南，回鹘、达靼遣使者来。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乙酉，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市铜于高丽。丁亥，颁《均田图》。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缦使莆诃散来。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礼》、《正乐》。十二月丙戌，罢州县课户、俸户。

六年春正月，高丽王昭遣使者来。辛酉，女真使阿辨来。三月己酉，甘州回鹘来献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留守东京。癸酉，停给铜鱼。甲戌，北征。是月，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枢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宁军。辛丑，取益津关，以为霸州。癸卯，取瓦桥关，以为雄州。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

月癸未，立皇后符氏，封子宗训为梁王、宗谊燕国公。戊子，占城使莆诃散来。己丑，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训也。世宗即位，大臣请封皇子为王，世宗谦抑久之。及北取三关，遇疾还京师，始封宗训梁王，时年七岁。

显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范质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学士窦俨为礼仪使，兵部尚书张昭为卤簿使，御史中丞边归谠为仪仗使，宣徽南院使，判开封府事昝居润为桥道顿递使。秋七月丁未，户部尚书李涛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卢亿为判官。八月庚寅，封弟熙让为曹王，熙谨纪王，熙诲蕲王。壬寅，高丽遣使者来。九月丙寅，左骁卫大将军戴交使于高丽。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高丽遣使者来。

七年春正月甲辰，逊于位。宋兴。

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伦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穀以计策；后克淮南，出穀疏，使学士陶穀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梁家人传第一

新五代史·传呜呼，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天下豪杰，四面并起　，孰不欲戡刃于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锋以得志。梁之无敌于天下，可谓虎狼之强矣。及其败也，因于一二女子之娱，至于洞胸流肠，刲若羊豕，祸生父子之间，乃知女色之能败人矣。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回，未有无祸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于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闲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诗》所谓"不可道"者。至于唐、晋以后，亲疏嫡庶乱矣！作《家人传》。

◎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单州单父人也。其生三子：长曰广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佣食萧县人刘崇家。太祖壮而无赖，县中皆厌苦之。崇患太祖慵堕不作业，数加笞责，独崇母怜之，时时自为栉沐，戒家人曰："硃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黄巢起，太祖与存俱亡为盗，从黄巢攻广州，存战死。居数岁，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镇宣武。乃遣人以车马之萧县，迎后于崇家。使者至门，后惶恐走避，谓刘氏曰："硃三落魄无行，作贼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惊喜泣下，与崇母俱载以归，封晋国太夫人。

太祖置酒太夫人前，举觞为寿，欢甚。太祖启曰："硃五经平生读书，不登一第，有子为节度使，无忝于先人也。"后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谓英特，然行义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硃二与汝俱从黄巢，独死蛮岭，其孤皆在午沟，汝今富贵，独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谢罪，乃悉召存诸子以归。太祖刚暴多杀戮，后每诫之，多赖以全活。

大顺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还故乡。"乃归。卒于午沟。太祖即位，立四庙，追尊皇考为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元贞皇后张氏

太祖元贞皇后张氏，单州砀山县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妇聘

之，生末帝。太祖贵，封魏国夫人。后贤明精悍，动有礼法，虽太祖刚暴，亦尝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访之，后言多中。太祖时时暴怒杀戮，后尝救护，人赖以获全。太祖尝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为不然，驰一介召之，如期而至。

郴王友裕攻徐州，破硃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夺其兵。友裕惶恐，与数骑亡山中，久之，自匿于广王。后阴使人教友裕脱身自归，友裕晨驰入见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请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将斩之。后闻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

太祖已破硃瑾，纳其妻以归，后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见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凄然泣下曰："兖郓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兴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为之感动，乃送瑾妻为尼，后尝给其衣食。司空，太祖时检校官也。

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为贤妃。初葬开封县润色乡，末帝立，追谥曰元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及祸云。

◎陈昭仪

昭仪陈氏，宋州人也，少以色进。太祖已贵，嫔妾数百，而昭仪专宠。太祖尝疾，昭仪与尼数十人昼夜为佛法，未尝少懈，太祖以为爱己，尤宠之。开平三年，度为尼，居宋州佛寺。

◎李昭容

昭容李氏，亦以色进。尤谨愿，未尝去左右。太祖病，昼寝方寐，忽栋折，独李氏侍侧，遽牵太祖衣，太祖惊走，栋折寝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终。

◎末帝德妃张氏

末帝德妃张氏，其父归霸，事太祖为梁功臣。帝为王时，以妇聘之。帝即位，将册妃为后，妃请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册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

次妃郭氏，父归厚，事梁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进。梁亡，唐庄宗入汴，梁故妃妾，皆号泣迎拜。贺王友雍妃石氏有色，庄宗召之，石氏慢骂，庄宗杀之。次以召妃，妃惧而听命。已而度为尼，赐名誓正，居于洛阳。

初，庄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国楼，谓控鹤指挥使皇甫麟曰："吾，晋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锯，卿可尽我命，无使我落仇人之手！麟与帝相持恸哭。是夕，进刃于帝，麟亦自刭。庄宗入汴，命河南张全义葬其尸，藏其首于太社。晋天福三年，诏太社先藏罪人首级，许亲属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卫将军安崇阮与妃同葬之。妃卒洛阳。

◎太祖兄子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长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养子曰友文。开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贞均王、友雍贺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为寿州团练使、押左右番殿直、监丰德库，友珪时，为郓州留后，末帝时，为忠武军节度使，徙镇武宁，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终。

◎兄广王全昱 全昱子友谅 友能 友诲

广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与仲兄存俱亡为盗，全昱独与其母犹寄食刘崇家。太祖已贵，乃与其母俱归宣武，领岭南西道节度使。以太师致仕。

太祖将受禅，有司备礼前殿，全昱视之，顾太祖曰："硃三，尔作得否？"太祖宴居宫中，与王饮博，全昱酒酣，取骰子击盆而迸之，呼太祖曰："硃三，尔砀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将见汝赤其族矣，安用博为！"太祖不悦，罢会。全昱亦不乐在京师，常居砀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谅衡王，友能惠王，友诲邵王。

乾化元年，升宋州为宣武军，以友谅为节度使。友谅进瑞麦一茎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为！"乃罢友谅，居京师。太祖卧病，全昱来视疾，与太祖相持恸哭；太祖为释友谅，使与东归。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谅嗣封广王。

友能为宋、滑二州留后、陈州刺史，所至为不法，奸人多依倚之。而陈俗好淫祠左道，其学佛者，自立一法，号曰“上乘”，昼夜伏聚，男女杂乱。妖人母乙、董乙聚众称天子，建置官属，友能初纵之，乙等攻劫州县，末帝发兵击灭之。自康王友孜谋反伏诛，末帝始疏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贞明四年，友能以陈州兵反，犯京师，至陈留，兵败，还走陈州，后数月降，末帝赦之，降为房陵侯。

友诲为陕州节度使，欲以州兵为乱，末帝召还京师，与友谅、友能皆被幽囚。梁亡，庄宗入汴，皆见杀。

○兄朗王存 存子友宁 友伦

朗王存，初与太祖俱从黄巢攻广州，存战死。存子友宁、友伦。

友宁字安仁，幼聪敏，喜愠不形于色。太祖以为军校，善用弓剑。迁衙内制胜都指挥使、龚州刺史。太祖围凤翔，遣友宁东备宣武。王师范袭梁，围齐州，友宁引兵击之，夺马千匹，斩首数千级。太祖奉昭宗还京师，拜友宁建武军节度使，赐号“迎銮毅勇功臣”。太祖复遣攻师范，围博昌，屠之，清河为之不流。战于石楼，兵败，友宁堕马见杀。

友伦幼亦明敏，通《论语》、小学，晓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伦为元从马军指挥使，表右威武将军。燕人攻魏内黄，友伦以前锋夜渡河，夺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晋人攻潞，友伦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归。累迁检校司空，领藤州刺史。太祖围凤翔，晋人袭梁，友伦以兵三万至{樊石}山，晋人乃却，友伦西会太祖于凤翔。昭宗还长安，拜友伦宁远军节度使。太祖东归，留友伦宿卫，伺察昭宗所为。友伦击鞠坠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万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为，将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为友伦胤等杀之，奏请诛胤等，昭宗未从，乃遣友谅至京师，以兵围开化坊，杀胤及京兆尹郑元规、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乂、前左仆射张浚。

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书上议，故皇兄存，皇侄建武军节度使友宁、宁远军节度使友伦，皆当封。于是追封存朗王、友宁安王、友伦密王。

○子郴王友裕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骑射，从太祖征伐，能以宽厚得士卒心。

太祖与晋围黄鄴于西华，鄴卒荷槊登城骂敌，晋王使胡骑连射不能中。太祖顾友裕，一发中之，军中皆大欢呼，晋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镇宣武，以为衙内都指挥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郓，友裕以先锋次斗门，郓兵夜击之，友裕败走。太祖从后来，不知友裕之败也，前军遇敌多死。太祖至村落间，始与友裕相得。是时，硃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骑前，太祖后至，与友裕相失。太祖卒与敌遇，败而走。敌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沟，几不免，赖沟中有积薪，马乃得过，梁将李璠等死者十余人。

冬，友裕取濮州，遂围时溥于徐州。硃瑾以兵二万救溥，友裕败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硃友恭谗之太祖，以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夺其兵属庞师古，以友裕属吏，使者误致书于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为，赖张皇后教之，得免。权知许州。许州近蔡，苦于大寇，居民残破，友裕招抚流散，增户三万余。

迁诸军都指挥使，与平兖、郓，还领许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镇护国军，以友裕为留后。迁忠武军节度使。太祖攻凤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灵台、良原，下陇州，杨崇本以邠州降。后崇本复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寿。友裕以疾卒。

○子博王友文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太祖养以为子。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太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以友文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东京。

○子庶人友珪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镇宣武，略地宋、亳间，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也。长而辩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艺，太祖爱之，而年又长，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尝独属友文。太祖自张皇后崩，无继室，诸子在镇，皆邀其妇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宠之。太祖病久，王氏与友珪妻张氏，常专房侍疾。太祖病少间，谓王氏曰：“吾知终不起，汝之东都，召友文来，吾与之决。”盖心欲以后事属之。乃谓敬翔曰：“友珪可与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为莱州刺史。

太祖素刚暴，既病，而喜怒难测，是时左降者，必有后命，友珪大惧。其妻张氏曰：“官家以传国宝与王氏，使如东都召友文，君今受祸矣！”夫妇相对而泣。左右劝友珪曰：“事急计生，何不早自为图？”友珪乃易衣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勍计事，勍以牙兵五百随友珪，杂控鹤卫士而入。夜三鼓，斩关入万春门，至寝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骇起呼曰：“我疑此贼久矣，恨不早杀之，逆贼忍杀父乎！”友珪亲吏冯廷谔以剑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剑击柱者三，太祖惫，仆于床，廷谔以剑中之，洞其腹，肠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寝中，秘丧四日。乃出府库，大赍群臣及诸军。遣受旨丁昭浦矫诏驰至东都，杀友文。又下诏曰：“朕艰难创业，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载，中外协力，期于小康。岂意友文阴畜异图，将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内，赖友珪忠孝，领兵剿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惊，弥所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伦，宜委权主军国。”然后发丧。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于柩前即皇帝位，拜韩勍忠武军节度使，以末帝为汴州留后，河中硃友谦为中书令。友谦不受命。而怀州龙骧军三千，劫其将刘重霸，据怀州，自言讨贼。三年正月，友珪祀天于洛阳南郊，改元曰凤历。

太祖外孙袁象先与驸马都尉赵岩等，谋与末帝讨贼。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宫，友珪与妻张氏趋北垣楼下，将逾城以走，不果，使冯廷谔进刃其妻及己，廷谔亦自杀。末帝即位，复友文官爵，废友珪为庶人。

○子康王友孜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尝窃自负，以为当为天子。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将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寝中。末帝方寐，梦人害己，既寤，闻榻上宝剑枪然有声，跃起，抽剑曰：“将有变邪！”乃索寝中，得刺客，手杀之，遂诛友孜。明日，谓赵岩、张汉杰曰：“几与卿辈不相见。”由此遂疏弱宗室，而信任赵、张，以至于败亡。

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或问：“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与弑即位，逾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书，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纪，何也？且父子之恶均，而夺其子，是与其父也，岂《春秋》之旨哉？”予应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恶，不待与夺其子而后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者，国之臣子任其责。予于友珪之事，所以伸讨贼者之志也。”

唐家人传第二

○太祖刘太妃贞简皇后曹氏

太祖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晋王，刘氏封秦国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刘氏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太祖东追黄巢，还军过梁，馆于封禅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驿，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动，立斩告者，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迟明，太祖还，与夫人相向恸哭，因欲举兵击梁。夫人曰："公本为国讨贼，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闻之，莫分曲直。不若敛军还镇，自诉于朝。"太祖从之。

其后，太祖击刘仁恭，败归。梁遣氏叔琮、康怀英等连岁攻晋，围太原，晋兵屡败，太祖忧窘，不知所为。大将李存信等劝太祖亡入北边，收兵以图再举，太祖然之。入以语夫人，夫人问谁为此谋者，曰："存信也。"夫人骂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与计成败邪！且公尝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为人擒，今乃自为此乎？昔公亡在达靼，几不能自脱，赖天下多故，乃得南归。今屡败之兵，散亡无几，一失其守，谁肯从公？北边其可至乎？"太祖大悟而止。已而亡兵稍稍复集。

夫人无子，性贤，不妒忌，常为太祖言："曹氏相，当生贵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谦退，因相得甚欢。

曹氏封晋国夫人，后生子，是谓庄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专宠。太祖性暴，怒多杀人，左右无敢言者，惟曹氏从容谏譬，往往见听。及庄宗立，事曹氏尤谨，其救赵破燕取魏博，与梁战河上十余岁，岁尝驰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称其孝。庄宗即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而以嫡母刘氏为皇太妃。太妃往谢太后，太后有惭色。太妃曰："愿吾兒享国无穷，使吾获没于地以从先君，幸矣，复何言哉！"

庄宗灭梁入汴，使人迎太后归洛，居长寿宫，而太妃独留晋阳。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谥曰贞简，葬于坤陵。而太妃无谥，葬魏县。太妃与太后甚相爱，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别，归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闻之，欲驰至晋阳视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庄宗泣谏，群臣交章请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饮食，逾月亦崩。

○庄宗敬皇后刘氏

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魏州成安人也。庄宗正室曰卫国夫人韩氏，其次燕国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国夫人。后父刘叟，黄须，善医卜，自号刘山人。后生五六岁，晋王攻魏，掠成安，裨将袁建丰得后，纳之晋宫，贞简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庄宗见而悦之。庄宗已为晋王，太后幸其宫，置酒为寿，自起歌舞，太后欢甚，命刘氏吹笙佐酒，酒罢去，留刘氏以赐庄宗。先时，庄宗攻梁军于夹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宠专诸宫，宫中谓之“夹寨夫人”。庄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从军。其后，刘氏生子继岌，庄宗以为类己，爱之，由是刘氏宠益专，自下魏博、战河上十余年，独以刘氏从。刘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嫔御莫得进见。

其父闻刘氏已贵，诣魏宫上谒。庄宗召袁建丰问之，建丰曰：“臣始得刘氏于成安北坞，时有黄须丈人护之。”乃出刘叟示建丰，建丰曰：“是也。”然刘氏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于乱兵，妾时环尸恸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刘叟于宫门。

庄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刘氏为皇后，而韩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刘氏上，以故难其事而未发。宰相豆卢革、枢密使郭崇韬希旨，上章言刘氏当立，庄宗大悦。同光二年四月已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车，卤簿、鼓吹，见于太庙。韩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韩氏为淑妃，伊氏为德妃。

庄宗自灭梁，志意骄怠，宦官、伶人乱政，后特用事于中。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又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四方贡献，必分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宫，宫中货贿山积。惟写佛书，馈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有僧诚惠，自言能降龙。尝过镇州，王镕不为之礼，诚惠怒曰：“吾有毒龙五百，当遣一龙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鱼鳖也。”会明年滹沱河大水，坏镇州关城，人皆以为神。庄宗及后率诸子、诸妃拜之，诚惠端坐不起，由是士无贵贱皆拜之，独郭崇韬不拜也。

是时，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镇，太后称“诰令”，皇后称“教命”，两宫使者旁午于道。许州节度使温韬以后佞佛，因请以私第为佛寺，为后荐福。庄宗数幸郭崇韬、元行钦等私第，常与后俱。其後幸张全义第，

酒酣，命后拜全义为养父。全义日遣姬妾出入中宫，问遗不绝。

庄宗有爱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庄宗燕居宫中，元行钦侍侧，庄宗问曰："尔新丧妇，其复娶乎？吾助尔聘。"后指爱姬请曰："帝怜行钦，何不赐之？"庄宗不得已，阳诺之。后趣行钦拜谢，行钦再拜，起顾爱姬，肩舆已出宫矣。庄宗不乐，称疾不食者累日。

同光三年秋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踣，乃预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腊，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后宫毕从，历伊阙，宿龛涧，癸未乃还。是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惧，亡窜山谷。

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库，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曰："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论于延英，后于屏间耳属之，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曰："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有惟此耳，请鬻以给军！"宰相惶恐而退。及赵在礼作乱，出兵讨魏，始出物以赍军，军士负而诟曰："吾妻子已饥死，得此何为！"

庄宗东幸汴州，从驾兵二万五千，及至万胜，不得进而还，军士离散，所亡太半。至罂子谷，道路隘狭，庄宗见从官执兵仗者，皆以好言劳之曰："适报魏王平蜀，得蜀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对曰："陛下与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庄宗泣下，因顾内库使张容哥索袍带以赐之，容哥对曰："尽矣。"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尔辈！"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给军，而归罪于我。事若不测，吾身万段矣！"乃投水而死。

郭从谦反，庄宗中流矢，伤甚，卧绛霄殿廊下，渴欲得饮，后令宦官进飧酪，不自省视。庄宗崩，后与李存渥等焚嘉庆殿，拥百骑出师子门。后于马上以囊盛金器宝带，欲于太原造寺为尼。在道与存渥奸，及至太原，乃削发为尼。明宗入立，遣人赐后死。晋天福五年，追谥曰神闵敬皇后。

自唐末丧乱，后妃之制不备，至庄宗时，后宫之数尤多，有昭容、昭仪、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余名号，不可胜纪。庄宗遇弑，后宫散走，硃守殷入宫，选得三十余

人。虢国夫人夏氏以尝幸于庄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庄宗时宫人还其家，独夏氏无所归，乃以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同姓也，因以归之，后嫁契丹突欲李赞华。赞华性酷毒，喜杀人，婢妾微过，常加刲灼。夏氏惧，求离婚，及削发为尼以卒。而韩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晋高祖反时，为契丹所虏。

○太祖四弟

唐自硃邪得姓而为李氏，得国而为晋，得天下而为唐。其始出于夷狄，而终以乱亡，故其世次不可详见。其可见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孙，三世而绝。太祖四弟，曰克让、克修、克恭、克宁，皆不知其父母名号。

克让，少善骑射，为振武军校，从讨王仙芝，以功拜金吾卫将军，留京师。李氏自宪宗时以部族归唐，唐处之河西，尝遣一子宿卫京师，赐第于亲仁坊。其后太祖起兵云中，杀唐守将段文楚。唐发兵讨太祖，遣王处存以兵围亲仁坊，捕宿卫子克让。克让与其仆何相温、石的历等十余骑，弯弧跃马，突围而出。处存以千余人追至渭桥，克让等射杀百余人，追兵乃止，克让奔于雁门。明年，太祖复归唐，克让还宿卫京师。黄巢犯长安，克让守潼关，为贼所败，奔于南山，匿佛寺，为寺僧所杀。

克修字崇远，从讨庞勋，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镇雁门，以为奉诚军使。从入关，讨黄巢，为先锋，迁左营军使。潞州孟方立迁于邢州，晋取潞州，表克修昭义军节度使。数出山东击方立，又与李罕之攻寇怀、孟之间。其后，太祖自将击方立，还军过潞，克修性俭啬，供馈甚薄，太祖大怒，诟而击笞之。克修惭愤，发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为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殁于虏。嗣肱少有胆略，从周德威数立战功，为马步军都虞候。李存审败梁军于胡壁，嗣肱获梁将一人。梁太祖围蓨县，嗣肱从存审救蓨，梁军解去，嗣肱功为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累迁泽、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晋，亡入契丹，山后诸州皆叛，嗣肱取妫、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团练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为决胜军使。克修卒，以克恭代为昭义军节度使。克修为人简俭，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见笞以死。克恭横暴不法，又不习军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选后院劲兵五百人，献于太祖，行至铜鞮，其将冯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审讨之，战于沁水，元审大败被伤，奔入

潞州。牙将安居受亦叛，杀克恭及元审，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惧而出奔，行至长子，为野人所杀，传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称留后，以附于梁。

克宁，为人仁孝，居诸兄弟中最贤，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与赫连鐸、李可举战云、蔚间，后奔达靼，入破黄巢，克宁未尝不从行。太祖镇太原，以为内外制置蕃汉都知兵马使，检校太保、振武军节度使，军中之事，无大小皆决克宁。

太祖病，召庄宗侍侧，属张承业与克宁曰："以亚子属公等。"太祖崩，庄宗告于克宁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虽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当大事。叔父勋德俱高，先王尝任以政矣，敢以军府烦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宁曰："吾兄之命，以兒属我，谁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称贺，庄宗乃即晋王位。

初，太祖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诸养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时常见优假。及新王立，年少，或托疾不朝，或见而不拜。养子存颢、存实告克宁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侄，理岂安乎？人生富贵，当自取之。"克宁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归，吾复何求也！"

克宁妻孟氏素刚悍，存颢等各遣其妻入说孟氏，孟氏数以迫克宁。克宁仁而无断，惑于群言，遂至于祸。都虞候李存质得罪于克宁，克宁杀之，而与张承业，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领大同军节度使。于是幸臣史敬熔见太后，告克宁与存颢谋执王及太后以降梁。庄宗召承业、存璋告之曰："季父所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鱼肉，吾当避贤路以纾祸于吾家。"承业等请诛克宁。乃伏兵于府，置酒大会，克宁既至，执而杀之。

○太祖七子

太祖子八人：庄宗长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礼、存渥、存乂、存确、存纪。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诏封存美等七人为王。盖存霸、存渥、存纪与庄宗同母也，存美、存乂、存确、存礼不知其母名氏号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礼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确通王，存纪雅王。

存乂历建雄、保大二军节度使。娶郭崇韬女。是时，魏州妖人杨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术，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银。庄宗颇神之，拜千郎检校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宠，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韬被族，庄宗遣宦官阴察外议以为如何，而宦官因欲尽诛崇韬亲党以绝后患，乃诬言："存乂过千郎，酒酣，攘臂号泣，为妇翁称冤，言甚怨望。"庄宗大怒，以兵围其第而诛之，并诛千郎。

存霸历昭义、天平、河中三军节度使，存渥义成、天平二军节度使，皆居京师，食其俸禄而已。赵在礼作乱，乃遣存霸于河中。李嗣源兵反，向京师，庄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节度使，宣麻未讫，郭从谦反，攻兴教门，存渥从庄宗拒贼。庄宗中流矢崩，存渥与刘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存霸闻京师乱，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从弁不去。存霸乃剪发、衣僧衣，谒符彦超曰："愿为山僧，冀公庇护。"彦超欲留之，为军众所杀。

存纪、存确闻郭从谦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诏河南府及诸道："诸王出奔，所至送赴阙；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闻。"存纪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诲，重诲谓霍彦威曰："二王逃难，主上寻求，恐其所失。今上既监国典丧，此礼如何？"彦威曰："上性仁慈，不可闻奏。宜密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杀之。

存美素病风，居太原，与存礼皆不知其所终。

○庄宗五子

庄宗五子、长曰继岌，其次继潼、继嵩、继蟾、继嶢。继岌母曰刘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号。

庄宗即位，继岌为北都留守，判六军诸卫事。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豆卢革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为宫使。因以鄴宫为兴圣宫，以继岌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岁伐蜀，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都招讨使，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皆参军事。九月戊申，将兵六万自凤翔入大散关，军无十日之粮，而所至州镇皆迎降，遂食其粟。至兴州，蜀将程奉琏以五百骑降，因以其兵修阁道，以过唐军。王衍将兵万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战于三泉，为先锋康延孝所败，衍惧，断吉柏江浮桥，奔归成都。唐军自文州间道以入。十月己酉，继岌至绵州，衍上笺请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舆至升仙

桥，素衣、牵羊，草索系首，肉袒、衔璧、舆榇，群臣衰绖，徒跣以降。继岌下而取璧，崇韬解缚，焚榇。自出师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继岌虽为都统，而军政号令一出崇韬。

初，庄宗遣宦者供奉官李从袭监中军，高品李廷安、吕知柔为典谒。从袭等素恶崇韬，又见崇韬专任军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贵臣大将，自王宗弼已下，皆争以蜀宝货，妓乐奉崇韬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马、束帛、唾壶、麈柄而已；崇韬日决军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牙门阗然。由是从袭等不胜其愤。已而宗弼率蜀人见继岌，请留崇韬镇蜀，从袭等因言崇韬有异志，劝继岌为备。继岌谓崇韬曰："陛下倚侍中如衡、华，尊之庙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弃元老于蛮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庄宗闻崇韬欲留蜀，亦不悦，遣宦者向延嗣趣继岌班师。延嗣至成都，崇韬不出迎，及见，礼益慢，延嗣怒，从袭等因告延嗣崇韬有异志，恐危魏王。延嗣还，具言之。刘皇后涕泣请保全继岌，庄宗遣宦官马彦珪往视崇韬去就。是时，两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盗贼聚山林，崇韬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后生变，故师未即还。而彦珪将行，见刘皇后曰："臣见延嗣言蜀中事势已不可，祸机之作，间不容发，安能三千里往复禀命乎！"刘皇后以彦珪语告庄宗，庄宗曰："传言未审，岂可便令果决？"皇后不得请，因自为教与继岌，使杀崇韬。明年正月，崇韬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韬期班师有日。彦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继岌，继岌曰："今大军将发，未有衅端，岂可作此负心事！"从袭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韬知之，则吾属无类矣！"继岌曰："上无诏书，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杀招讨使？"从袭等力争，继岌不得已而从之。诘旦，从袭以都统命召崇韬，继岌登楼以避之。崇韬入，升阶，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

继岌遂班师。二月，军至泥溪，先锋康延孝叛，据汉州，继岌遣任圜讨平之。四月辛卯，至兴平，闻明宗反，兵入京师，继岌欲退保凤翔。至武功，李从袭劝继岌驰趋京师，以救内难。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张扑断浮桥，继岌不得度，乃循河而东，至渭南，左右皆溃。从袭谓继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泣下，谓李环曰："吾道尽途穷，子当杀我。"环迟疑久之，谓继岌乳母曰："吾不忍见王，王若无路求生，当踣面以俟。"继岌面榻而卧，环缢杀之。任圜从后至，葬继岌华州之西南。继岌少病阉，无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师二万至京师，明宗抚慰久之，问圜继岌何在，圜具言继岌死状。

同光三年，诏以皇子继嵩、继潼、继蟾、继嶢皆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盖其皆幼，故不封。当庄宗遇弑时，太祖子孙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见杀，其余皆不知所终，太祖之后遂绝。

唐明宗家人传第三

明宗和武宪皇后曹氏昭懿皇后夏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宪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愍帝；宣宪皇后魏氏，潞王从珂母也；淑妃王氏，许王从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见其世家。夏氏无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国夫人曹氏为淑妃，追封夏氏晋国夫人。长兴元年，立淑妃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为皇后，谥曰昭懿。

○宣宪皇后魏氏

魏氏，镇州平山人也。初适平山民王氏，生子十岁矣。明宗为骑将，掠平山，得其子母以归。居数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为潞王从珂。明宗时，从珂已王，乃追封魏氏为鲁国夫人。废帝即位，追尊魏氏为皇太后，议建陵寝，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师河南府东立寝宫。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书崔俭奉上皇太后宝册，谥曰宣宪。

○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饼家子也，有美色，号“花见羞”。少卖梁故将刘鄩为侍兒，鄩卒，王氏无所归。是时，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别室，有言王氏于安重诲者，重诲以告明宗而纳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遣明宗左右及诸子妇，人人皆为王氏称誉，明宗益爱之。而夫人曹氏为人简质，常避事，由是王氏专宠。

明宗即位，议立皇后，而曹氏当立，曹氏谓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烦，妹当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谁敢干之！”乃立曹氏为皇后，王氏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谨，每帝晨起，盥栉服御，皆妃执事左右，及罢朝，帝与皇后食，妃侍，食彻乃退，未尝少懈，皇后心亦益爱之。然宫中之事，皆主于妃。明宗病，妃与宦者孟汉琼出纳左右，遂专用事，杀安重诲、秦王从荣，皆与焉。刘鄩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册尊皇后为皇太后，妃为皇太妃。初，明宗后宫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为许王从益。从益乳母司衣王氏，见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托为后计，乃曰：“兒思秦王。”是时从益已四岁，又数教从益自言求见秦王。明宗遣乳妪将兒往来秦府，遂与从荣私通，从荣因使王氏伺察宫中动静。从荣已死，司衣王氏以谓秦王实以

兵入宫卫天子，而以反见诛，出怨言。愍帝闻之，大怒，赐司衣王氏死，而事连太妃，由是心不悦，欲迁之至德宫，以太后素善妃，惧伤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

废帝入立，尝置酒妃院，妃举酒曰："愿辞皇帝为比丘尼。"帝惊，问其故，曰"小兒处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则死之日，何面见先帝！"因泣下。废帝亦为之凄然，待之颇厚。石敬瑭兵犯京师，废帝聚族将自焚。妃谓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独生，妹自勉之！"太后乃与帝俱燔死，而妃与许王从益及其妹匿于鞠院以免。

晋高祖立，妃自请为尼，不可，乃迁于至德宫。晋迁都汴，以妃子母俱东，置于宫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诏以郇国三千户封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旧制。太常议立庄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宫为庙；诏立高祖、太宗，为五庙，使从益岁时主祠。

出帝即位，妃母子俱还洛阳。契丹犯京师，赵延寿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为延寿娶从益妹，是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为谁，素亦养于妃，妃至京师主婚礼。德光见明宗画像，焚香再拜，顾妃曰："明宗与我约为弟兄，尔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妇也。"乃拜从益为彰信军节度使，从益辞，不之官，与妃俱还洛阳。

德光北归，留萧翰守汴州。汉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从益，委以中国。从益子母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东，遂以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从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诸将拜殿上，晋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谒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为翰所迫，此岂福邪？祸行至矣！"乃以王松、赵上交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为枢密使，燕将刘祚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属祚而去。

汉高祖拥兵而南，从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与王松谋以燕兵闭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乃遣人上书迎汉高祖。高祖闻其尝召行周而不至，遣郭从义先入京师杀妃母子。妃临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岁寒食持一盂饭洒明宗坟上。"闻者悲之。从益死时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横海军节度使。后有贤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为皇后，未及册命而难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从。废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见杀。晋高祖立，追谥曰哀。

○明宗二子

明宗四子，曰从璟、从荣、从厚、从益。

从璟初名从审，为人骁勇善战，而谦退谨敕。从庄宗战，数有功，为金枪指挥使。明宗军变于魏，庄宗谓从璟曰："尔父于国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为乱军所逼，尔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从璟驰至卫州，为元行钦所执，将杀之，从璟呼曰："我父为乱军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愿归卫天子。"行钦释之。庄宗怜其言，赐名继璟，以为己子。

从庄宗如汴州，将士多亡于道，独从璟不去，左右或劝其逃祸，从璟不听。庄宗闻明宗已渡黎阳，复欲遣从璟通问。行钦以为不可，遂杀之。明宗即位，赠太保。

呜呼！无父乌生，无君乌以为生？而世之言曰："为忠孝者不两全。"夫岂然哉？君父，人伦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节。岂其不相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与义而已耳。盖以其私则两害，以其义则两得。其父以兵攻其君，为其子者，从父乎？从君乎？曰："身从其居，志从其义，可也。"身居君所则从君，居父所则从父。其从于君者，必辞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愿无与兵焉！"则又号泣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归我君乎！"君败则死之，父败则终丧而事君。其从于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舍兵而归吾君乎！"君败则死之，父败则待罪于君，赦己则终丧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义者莫如孔、孟，其于君臣父子之际详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从璟之于庄宗，知所从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从荣，天成元年，以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徙镇河东。长兴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从璟死，从荣于诸皇子次最长，又握兵柄。然其为人轻隽而鹰视，颇喜儒，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故后生浮薄之徒，日进谀佞以骄其心。自将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颇知其非而不能裁制。从荣尝侍侧，明宗问曰："尔军政之余，习何事业？"对曰："有暇读书，与诸儒讲论经义尔。"明宗曰："经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须硕儒端士，乃可

亲之。吾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也。汝将家子，文章非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甚余不足学也。”

是岁秋，封从荣秦王。故事，诸王受封不朝庙，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礼，乃建议曰：“古者因禘、尝而发爵禄，所以示不敢专。今受大封而不告庙，非敬顺之道也。”于是从荣朝服，乘辂车，具卤簿，至朝堂受册，出，载册以车，朝于太庙，京师之人皆以为荣。三年，加兼中书令。有司又言：“故事，亲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称。”于是与宰相分班而居右。

四年，加尚书令，食邑万户。太仆少卿何泽上书，请立从荣为皇太子。是时明宗已病，得泽书不悦，顾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当养老于河东。”乃召大臣议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从荣入白曰：“臣闻奸人言，欲立臣为太子，臣实不愿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尔。”从荣出，见范延光、赵延寿等曰：“诸公议欲立吾为太子，是欲夺吾兵柄而幽之东宫耳。”延光等患之，乃加从荣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司又言：“元帅或统诸道，或专一面，自前世无天下大元帅之名，其礼无所考按。请自节度使以下，凡领兵职者，皆具櫜鞬以军礼庭参；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初见亦如之，其后许如客礼。凡元帅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从荣大宴元帅府，诸将皆有颁给：控鹤、奉圣、严卫指挥使，人马一匹、绢十匹；其诸军指挥使，人绢十匹；都头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请严卫、捧圣千人为牙兵，每入朝，以数百骑先后，张弓挟矢，驰走道上，见者皆震慑。从荣又命其寮属及四方游士试作《征淮檄》，陈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请为诸王择师傅，以加训导。宰相难其事，因请从荣自择。从荣乃请翰林学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赞为元帅判官。明宗曰：“学士代予言，不可也。”从荣出而恚曰：“任以元帅而不得请属寮，非吾所谕也。”将相大臣见从荣权位益隆，而轻脱如此，皆知其祸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寿阴有避祸意，数见明宗，涕泣求解枢密，二人皆引去，而从荣之难作。

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宫西士和亭，得伤寒疾。己丑，从荣与枢密使硃弘昭、冯赟入问起居于广寿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从荣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应。从荣等去，乃迁于雍和殿，宫中皆恸哭。至夜半后，帝蹶然自兴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顾殿上守漏宫女曰：“夜漏几何？”对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数片，溺涎液斗

余。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顷，六宫皆至，曰：“大家还魂矣！”因进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从荣称疾不朝。

初，从荣常忌宋王从厚贤于己，而惧不为嗣。其平居骄矜自得，及闻人道宋王之善，则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问疾也，见帝已不知人，既去，而闻宫中哭声，以谓帝已崩矣，乃谋以兵入宫。使其押衙马处钧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卫，问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对曰：“宫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择之。”因私谓处钧曰：“圣上万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处钧具以告从荣，从荣还遣处钧语弘昭等曰：“尔辈不念家族乎？”弘昭、赟及宣徽使孟汉琼等入告王淑妃以谋之，曰：“此事须得侍卫兵为助。”乃召侍卫指挥使康义诚，谋于竹林之下。义诚有子在秦王府，不敢决其谋，谓弘昭曰：“仆为将校，惟公所使尔！”弘昭大惧。

明日，从荣遣马处钧告冯赟曰：“吾今日入居兴圣宫。”又告义诚，义诚许诺。赟即驰入内，见义诚及弘昭、汉琼等坐中兴殿阁议事，赟责义诚曰：“主上所以畜养吾徒者，为今日尔！今安危之机，间不容发，奈何以子故怀顾望，使秦王得至此门，主上安所归乎？吾辈复有种乎？”汉琼曰：“贱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见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宫中相顾号泣。明宗问弘昭等曰：“实有之乎？”对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义诚自处置，毋令震动京师。”潞王子重吉在侧，明宗曰：“吾与尔父起微贱，至取天下，数救我危窘。从荣得何气力，而作此恶事！尔亟以兵守诸门。”重吉即以控鹤兵守宫门。

是日，从荣自河南府拥兵千人以出。从荣寮属甚众，而正直之士多见恶，其尤所恶者刘赞、王居敏，而所昵者刘陟、高辇。从荣兵出，与陟、辇并辔耳语，行至天津桥南，指日景谓辇曰：“明日而今，诛王居敏矣！”因阵兵桥北，下据胡床而坐，使人召康义诚。而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亦闭，而于门隙中见捧圣指挥使硃弘实率骑兵从北来，即驰告从荣。从荣惊惧，索铁厌心，自调弓矢。皇城使安从益率骑兵三百冲之，从荣兵射之，从益稍却。弘实骑兵五百自左掖门出，方渡河，而后军来者甚众，从荣乃走归河南府，其判官任赞已下皆走出定鼎门，牙兵劫嘉善坊而溃。从荣夫妻匿床下，从益杀之。

明宗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冯道率百寮入见，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惭见群臣！”君臣相顾，泣下沾襟。从荣二子尚幼，皆从死。后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四侄

明宗兄弟皆不见于世家，而有侄四人，曰从璨、从璋、从温、从敏。

从璨初为右卫大将军，安重诲用事，自诸王将相皆下之，从璨为人刚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傥，轻财好施，重诲忌之。明宗幸汴州，以从璨为大内皇城使。尝于会节园饮，酒酣，戏登御榻，重诲奏其事，贬房州司户参军，赐死。重诲见诛，诏复其官，赠太保。

从璋字子良，少善骑射。庄宗时，将兵戍常山，闻明宗兵变于魏，乃亦起兵据刑州。明宗即位，以为捧圣左厢都指挥使，改皇城使，领饶州刺史，拜彰国军节度使，徙镇义成。明宗幸汴州，从璋欲率民为贡献，其从事谏以为不可，从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罢为右骁卫上将军。居久之，出镇保义，徙河中。长兴四年夏，封洋王。晋高祖立，徙镇威胜，降封陇西郡公。从璋为人贪鄙，自镇保义，始折节自修，在南阳颇有遗爱。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从温字德基，初为北京副留守。历安国、忠武、义武、成德、武宁五节度使，封兖王。晋高祖立，复为忠武军节度使。从温为人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宾客谏之，不听，其妻关氏大呼于牙门曰："从温欲反，而造天子服器。"从温大恐，乃悉毁之。

明宗诸子八人，至晋出帝时六已亡殁，惟从温、从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岂可绳之以法！"从温由此益骄。尝诬亲吏薛仁嗣为盗，悉籍没其家赀数千万。仁嗣等诣阙自诉，事下有司，从温具伏。出帝惧伤太后意，释之而不问。开运二年，徙河阳三城，卒于官。

是时从璋子重俊为虢州刺史，坐脏，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献而已。重俊复为商州刺史。坐与其妹奸及杀其仆孙汉荣掠其妻，赐死。

从敏字叔达，为人沉厚寡言，善骑射。初从庄宗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行军司马，明宗入立，迁皇城使、保义军节度使，与讨王都。历镇横海、义武、成德、归德、保义、昭义、河阳，封泾王。汉高祖时，为西京留守，封秦国公。周广顺元年卒，赠中书令，谥曰恭惠。

唐废帝家人传第四

○废帝皇后刘氏

废帝皇后刘氏，父茂威，应州浑元人也。后为人强悍，废帝素惮之。初封沛国夫人，废帝即位，立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废帝为牙将，废帝即位，拜宫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为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延皓为人素谨厚，及贵而改节，以后故用事，受赇，掠人园宅，在鄴不恤军士，军士皆怒。捧圣都虞候张令昭以其屯驻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时，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乱作。令昭乃闭城，遣其副使边仁嗣请己为节度使。废帝以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权知天雄军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讨之，令昭败走邢州，追至沙河，斩之，屯驻诸军乱者三千余人皆死。有司请以延皓行军法，废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废帝二子

废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为尼，号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废帝镇凤翔，重吉为控鹤指挥使，与尼俱留京师。控鹤，亲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亲兵，乃出重吉为亳州团练使，居幼澄于禁中，又徙废帝北京。废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杀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废帝即位，自左卫上将军领成德军节度使、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改领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废帝欲北征，重美谓宜持重，固请毋行。废帝心惮敬瑭，初不欲往，闻重美言，以为然，而刘延皓与刘延朗等迫之不已，废帝遂如河阳，留重美守京师。京师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窜，门者禁止之。重美曰："国家多难，不能与民为主，而欲禁其避祸，可乎？"因纵民出。及晋兵将至，刘皇后积薪于地，将焚其宫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劳民力，取怨身后耳！"后以为然。废帝自焚，后及重美与俱死。

呜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礼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唐一号而三姓，周一号而二姓。唐太祖、庄宗为一家，明宗、愍帝为一家，废帝为一家；周太祖为一

家，世宗为一家。别其家而同其号者，何哉？唐从其号，见其盗而有也；周从其号，与之也。而别其家者，昭穆亲疏之不可乱也。号可同，家不可以不别，所以别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别，何哉？著祸本也，梁太祖之祸，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晋家人传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号永宁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国长公主。自废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节，辞归，留之不得，废帝醉，语公主曰："尔归何速，欲与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废帝大悔。公主归，以语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当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号已正，请上宝册。"太妃，高祖庶母刘氏也。高祖以宗庙未立，谦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诏尊太妃为皇太后，然卒不奉册而高祖崩，故后讫高祖世亦无册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册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为人强敏，高祖常严惮之。出帝冯皇后用事，太后数训戒之，出帝不从，乃及于败。

开运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晋兵，遣张彦泽先犯京师，以书遗太后，具道已降晋军，且曰："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今皆在否？吾战阳城时，亡奚车一乘，在否？"又问契丹先为晋获者及景延广、桑维翰等所在。太后与帝闻彦泽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劝止之。及得德光所与书，乃灭火，出上苑中。帝召当直学士范质，谓曰："杜郎一何相负！昔先帝起太原时，欲择一子留守，谋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属我，我素以为其所知，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质为帝草降表曰：

孙男臣重贵言：顷者唐运告终，中原失驭，数穷否极，天缺地倾。先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兵连祸结，力屈势孤。翁皇帝救患摧刚，兴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场。犯露蒙霜，度雁门之险；驰风击电，行中冀之诛。黄钺一麾，天下大定，势凌宇宙，义感神明。功成不居，遂兴晋祚，则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

旋属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遗旨，篡绍前基。谅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军国重事，皆委将相大臣。至于擅继宗祧，既非廪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十万师徒，望风束手；亿兆黎庶，延颈归心。臣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视息。翁皇帝若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则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门衔无报之恩，虽所愿焉，非敢望也。臣与太后、妻冯氏于郊野面缚俟罪次。

又为太后表曰：

晋室皇太后新妇李氏妾言：张彦泽、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书安抚者。妾伏念先皇帝顷在并、汾，适逢屯难，危同累卵，急若倒悬，智勇俱穷，朝夕不保。皇帝阿翁发自冀北，亲抵河东，跋履山川，逾越险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晋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厌代，嗣子承祧，不能继好息民，而反亏恩辜义。兵戈屡动，驷马难追，戚实自贻，咎将谁执！今穹旻震怒，中外携离，上将牵羊，六师解甲。妾举宗负衅，视景偷生，惶惑之中，抚问斯至，明宣恩旨，典示含容，慰谕丁宁，神爽飞越。岂谓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责躬，九死未报。今遣孙男延煦、延宝，奉表请罪，陈谢以闻。

德光报曰："可无忧，管取一吃饭处。"

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师，帝与太后肩舆至郊外，德光不见，馆于封禅寺，遣其将崔延勋以兵守之。是时雨雪寒冻，皆苦饥。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岂不相悯邪？"寺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帝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辛卯，德光降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迁于黄龙府。德光使人谓太后曰："吾闻重贵不从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答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然重贵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于是太后与冯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宝等举族从帝而北，以宫女五十、宦者三十、东西班五十、医官一、控鹤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仪鸾司三、六军士二十人从，卫以骑兵三百。所经州县，皆故晋将吏，有所供馈，不得通。路傍父老，争持羊酒为献，卫兵推隔不使见帝，皆涕泣而去。

自幽州行十余日，过平州，出榆关，行砂碛中，饥不得食，遣宫女、从官，采木实、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锦州，虏人迫帝与太后拜阿保机画像。帝不胜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误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

是岁六月，契丹国母徙帝、太后于怀密州，州去黄龙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过辽阳二百里，而国母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还止辽阳，稍供给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辽阳，帝白衣纱帽，与太后、皇

后诣帐中上谒，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见。帝伏地雨泣，自陈过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与坐，饮酒奏乐。而永康王帐下伶人、从官，望见故主，皆泣下，悲不自胜，争以衣服药饵为遗。

五月，永康王上陉，取帝所从行宦者十五人、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禅奴爱帝小女，求之，帝辞以尚幼。永康王驰一骑取之，以赐禅奴。陉，虏地，尤高凉，虏人常以五月上陉避暑，八月下陉。至八月，永康王下陉，太后自驰至霸州见永康王，求于汉兒城侧赐地种牧以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从，行十余日，遣与延煦俱还辽阳。

明年乃汉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辽阳东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节度使赵延晖避正寝以馆之。去建州数十里外得地五十余顷，帝遣从行者耕而食之。

明年三月，太后寝疾，无医药，常仰天而泣，南望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等曰："使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赦尔于地下！"八月疾亟，谓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遂卒。帝与皇后、宫人、宦者、东西班，皆被发徙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周显德中，有中国人自契丹亡归者，言见帝与皇后诸子皆无恙。后不知其所终。

○太妃安氏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国夫人。出帝立，尊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从出帝北迁，自辽阳徙建州，卒于道中。临卒谓帝曰："当焚我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既卒，砂碛中无草木，乃毁奚车而焚之，载其烬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冯氏

出帝皇后冯氏，定州人也。父濛，为州进奏吏，居京师，以巧佞为安重诲所喜，以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欢甚，乃为重胤娶濛女，后封吴国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出帝居丧中，纳之以为后。是日，以六军仗卫、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庄，见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酹而告

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后与左右皆大笑，声闻于外。后既立，专内宠，封拜宫官尚宫、知客等皆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为皇后宫都押衙。其兄玉执政，内外用事，晋遂以乱。契丹犯京师，暴帝之恶于天下曰：“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后随帝北迁，哀帝之辱，数求毒药，欲与帝俱饮以死，而药不可得。后不知其所终。

○高祖叔父兄弟

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见。其可见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孙，而有略有详，非惟祸乱多故而失其事实，抑亦无足称焉者。然粗存其见者，以备其阙云。二叔父曰万友、万诠，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赟、敬晖、重胤，子曰重贵、重信、重义、重英、重进、重睿、重杲，孙曰延煦、延宝。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万友、万诠，孝元皇帝生高祖，万友生敬威、敬赟，万诠生敬晖，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于高祖为亲疏也。

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为兄，疑其长子也，则于高祖属长而亲，然赠官反最后于诸弟，而高祖世独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为亲疏，然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齿诸子。高祖叔、兄与弟敬殷、子重进，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时死。高祖少子曰冯六，未名而卒，而旧说以重睿为幼子者，非也。

石氏世事军中，万友、万诠职卑不见。天福二年正月，万友自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太师。万诠亦自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万友为秦王，万诠加赠太师，追封赵王。

○从弟敬威

敬威字奉信，唐废帝时为彰圣右第三都指挥使，领常州刺史。闻高祖举兵太原，谓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举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见笑一时。”遂自杀。敬德时为沂州马步军指挥使，以高祖反诛。天福二年正月，赠敬威、敬德皆为太傅，并赠敬殷以检校太子宾客，亦赠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广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赠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

夫、上柱国赠太傅，而独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赠三皇叔皆为太师，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赠太师。

○从兄敬赟

敬赟字德和，少无赖，窜身民间。高祖使人求得之，补太原牙将。即位，以为飞龙皇城使，累迁曹州防御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阳三城节度使。敬赟性贪暴，高祖为择贤佐吏辅之，而敬赟亦惮高祖严，未尝敢犯法。岁余，徙镇保义。出帝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渐骄恣。帝尝遣使者至，必问曰："小侄安否？"陕人苦其暴虐，召还京师，以其皇叔不能责也，斥其元从都押衙苏彦存、郑温遇以警之。契丹犯边，敬赟从出帝幸澶渊，使以兵备汶阳，守麻家渡，未尝见敌，皆无功。开运元年七月，复出为威胜军节度使。岁余，出帝以曹州为威信军，授敬赟节度使。在曹贪暴尤甚，久之，召还。张彦泽兵犯京师，敬赟夜走，逾城东垣，堕沙濠溺死，时年四十九。

○从弟韩王敬晖

韩王敬晖字德昭，为人厚重刚直，勇而多智，高祖尤爱之。高祖时为曹州防御使，以廉俭见称，卒于官，赠太傅。天福八年，加赠太师，追封韩王。子曦嗣。

○高祖诸子孙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诸子皆不知其母。当高祖起太原，重英为右卫将军，重胤为皇城副使，居京师。闻高祖举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诛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为二子发哀，皆赠为太保；并赠重进以故左金吾卫将军赠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赠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郯王，重进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赠太师。

○子楚王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为人敏悟多智而好礼。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骁卫上将军拜河阳三城节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诏褒之。是岁范延光反，诏前灵武节度使张从宾发河阳兵讨延光，从宾亦反，重信见杀，时年二十。高祖欲赠重信太尉，大臣引汉故事，皇子无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为善被祸，吾哀之甚，自我而已，岂有例邪！"乃赠太尉。七年正月，加赠太师，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子寿王重义

寿王重义字弘理，为人好学，颇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骁卫大将军。高祖幸汴州，以为东都留守。张从宾反，攻河南，见杀，时年十九，赠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赠太尉，追封寿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赠太师。皆无子。

○子重睿

重睿为人貌类高祖。高祖卧疾，宰相冯道入见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怀中，高祖虽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晋大臣以国家多事，议立长君，而景延广已阴许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为检校太保、开封尹，以左散骑常侍边蔚权知开封府事。开运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军节度使，岁余，徙镇忠武，皆不之镇。契丹灭晋，重睿从出帝北迁，后不知其所终。

○子重杲

陈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冯六，未名而卒，赠太傅，追封陈王，赐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赠太师。

○孙延煦延宝

延煦、延宝，高祖诸孙也，出帝以为子。

开运二年秋，以延煦为郑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视事，以一宦者从之，又选尚书郎路航参知州事。宦者遂专政事，每诟辱航，出帝召航还。已而徙延煦齐州防御使。三年，拜镇宁军节度使。是时，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饿死者百万计，而诸镇争为聚敛，赵在礼所积钜万，为诸侯王最。出帝利其赀，乃以延煦娶在礼女，在礼献绢三千匹，前后所献不可胜数。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赞以聘币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礼万岁殿，所以赐予甚厚，君臣穷极奢侈，时人以为荣。在礼谓人曰："吾此一婚，其费十万。"十一月，徙延煦镇保义。

自延煦为齐州防御使，而延宝代为郑州刺史。及契丹灭晋，出帝与太后遣延煦、延宝赍降表、玉玺、金印以归契丹，而延宝时亦为威信军节度使矣。契丹得玺，以为制作非工，与前史所传者异，命延煦等还报求真玺。出帝以状答曰："顷潞王从珂自焚于洛阳，玉玺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制此玺，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后延煦等从

出帝北迁，不知其所终。

呜呼！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能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属。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谓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后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讳哉！其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又以谓为人之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不绝其所生之亲者，天性之不可绝也，然而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而晋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绝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义不当立，不得已而绝之，盖亦习见闾阎鄙俚之所为也。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晋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

汉家人传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晋阳人也，其父为农。高祖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贵，封魏国夫人，生隐帝。开运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赏军士，帑藏不足充，欲敛于民。后谏曰："方今起事，号为义兵，民未知惠而先夺其财，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后宫所有，请悉出之，虽其不足，士亦不以为怨也。"高祖为改容谢之。高祖即位，立为皇后。高祖崩，隐帝册尊为皇太后。

帝年少，数与小人郭允明、后赞、李业等游戏宫中，后数切责之。帝曰："国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张昭闻之，上疏谏帝，请："亲近师傅，延问正人，以开聪明。"帝益不省。其后，帝卒与允明等谋议，遂至于亡。

初，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谋于闺门！"邠等死，周太祖起兵向京师，慕容彦超败于刘子陂，帝欲出自临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无动，以诏谕威，威必有说，则君臣之际，庶几尚全。"帝不从以出，遂及于难。

周太祖入京师，举事皆称太后诰。已而议立湘阴公赟为天子，赟未至，太祖乃请太后临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军士拥之以还。太祖请事太后为母，太后诰曰："侍中功烈崇高，德声昭著，剪除祸乱，安定邦家，讴歌有归，历数攸属，所以军民推戴，亿兆同欢。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载省来笺，如母见待，感认深意，涕泗横流。"于是迁后于太平宫，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显德元年春崩。

○高祖弟子侄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训、承祐、承勋。崇子曰赟，高祖爱之，以为己子。乾祐元年，拜赟徐州节度使。承训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谓隐帝。承勋为开封尹。

周太祖已败汉兵于北郊，隐帝遇弑。太祖入京师，以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宰相冯道等，道殊无意，太祖不得已，见道犹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时，徐劳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谓汉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难于自立，因白汉太后择立汉嗣。而宗室河东节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为太后诰曰："河东节度使崇，许州节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节度使赟，开封尹承勋，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择嗣君以承天统。"于是周太祖与王峻入见太后，言："开封尹承勋，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勋久病，不任为嗣。太祖与群臣请见承勋视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勋出见群臣，群臣视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节度使赟，高祖爱之，以为子，宜立为嗣。"乃遣太师冯道率群臣迎赟。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赟，谓太祖曰："公此举由衷乎？"太祖指天为誓。道既行，谓人曰："吾平生不为谬语人，今谬语矣！"道见赟，传太后意召之。

赟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为兵士拥还京师，王峻虑赟左右生变，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以兵七百骑卫赟。崇至宋州，赟登楼问崇所以来之意，崇曰："澶州军变，惧未察之，遣崇护卫，非恶意也。"赟召崇，崇不敢进，冯道出与崇语，崇乃登楼见赟，已而夺赟部下兵。

太祖以书召道先归，留其副赵上交、王度奉赟入朝太后。道乃先还，赟谓道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赟客将贾正等数目道，欲图之。赟曰："勿草草，事岂出于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赟于外馆，杀贾正及判官董裔、牙内都虞候刘福、孔目官夏昭度等。

太祖已监国，太后乃下诰曰："此者枢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议立长君，以徐州节度使赟高祖近亲，立为汉嗣，乃自藩镇召赴京师。虽诰命已行，而军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东。适当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赟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上柱国，封湘阴公。"赟以幽死。

初，赟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巩庭美、教练使杨温守徐州。庭美等闻赟不得立，乃闭城拒命。太祖拜王彦超徐州节度使，下诏谕庭美等许以刺史，并诏赟赦庭美等。广顺元年三月，彦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见杀。

承勋，广顺元年以病卒，追封陈王。

呜呼！予既悲湘阴公赟之事，又嘉庭美、杨温之所为。赟于汉非嫡

长，特以周氏移国，畏天下而难之，故假赟以伺间尔。当是之时，天下皆知赟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温之区区为赟守孤城以死，其始终之迹，何愧于死节之士哉！然予考于实录，二人之死状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无所成，其所重者死尔，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当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尝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诏书四，皆言庭美等尝已送款于周，后惧罪而复叛，然庭美等款状亦不见，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阙文，要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节之士者，惜哉！

○高祖从弟信

蔡王信，高祖之从弟也。高祖镇太原，以信为兴捷军都指挥使领义成军节度使，徙领许州。高祖寝疾，隐帝当立为嗣，杨邠等受顾命，不欲信在京师，乃遣信就镇，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黩货，好行杀戮。军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对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乐饮酒自如也。杨邠等死，信大喜，谓其寮佐曰："吾尝为天无眼，而使我郁郁于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几落贼手。诸公可以劝我一杯矣。"已而闻难作，信忧不能食。周太祖军变于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马鐸以兵巡检许州，信乃自杀。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周家人传第七

○圣穆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圣穆皇后柴氏，邢州尧山人也，与太祖同里，遂以归焉。太祖微时，喜饮博任侠，不拘细行，后常谏止之。太祖状貌奇伟，后心知其贵人也，事之甚谨。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诏："故夫人柴氏，追册为皇后，谥曰圣穆。"

○淑妃杨氏

淑妃杨氏，镇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选入赵王宫，事王熔。熔为张文礼所杀，镇州乱，妃亦流寓民间，后嫁里人石光辅。居数年，光辅死。太祖柴夫人卒，闻妃有色而贤，遂娶之为继室。太祖方事汉高祖于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广顺元年九月，追册为淑妃。拜妃弟廷璋为右飞龙使，廷璋辞曰："臣父老矣，愿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岂忘尔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当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诏有司营嵩陵之侧为虚墓以俟。显德元年，世宗已败刘旻于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闭壁被围，乃迁妃丧而葬之。

○贵妃张氏

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也。祖记，成德军节度判官、检校兵部尚书。父同芝，事赵王王熔为谘呈官，官至检校工部尚书。熔死，镇州乱，庄宗遣幽州符存审以兵讨张文礼，裨将武从谏馆于妃家，见妃尚幼，怜之，而从谏家在太原，遂以妃归，为其子妇。久之，太祖事汉高祖于太原，杨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纳妃为继室。太祖贵，累封吴国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师，汉遣刘铢戮其家，妃与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册为贵妃。

○德妃董氏 太祖子侗 信 侄守愿 奉超 逊

德妃董氏，镇州灵寿人也。祖文广，唐深州录事参军。父光嗣，赵州昭庆尉。妃幼颖悟，始能言，闻乐声知其律吕。年七岁，镇州乱，其家失之，为潞州牙将所得，置诸褚中以归。潞将妻尝生女，辄不育，得

妃怜之，养以为子，过于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间，莫知所在。潞将仕于京师，遇瑀，欣然归之，时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刘进超，进超亦仕晋为内职。契丹犯阙，进超殁于虏中，妃嫠居洛阳。汉高祖由太原入京师，太祖从，过洛阳，闻妃有贤行，聘之。太祖建国，中宫虚位，遂册为德妃。广顺三年卒，年三十九。

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

初，帝举兵于魏，汉以兵围帝第，时张贵妃与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诛。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谁氏。太祖即位，诏故第二子青哥赠太尉，赐名侗；第三子意哥赠司空，赐名信；皇侄守筠赠左领军卫将军，以筠声近荣，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赠左监门卫将军；定哥赠左千年卫将军，赐名逊。世宗显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诏曰："礼以缘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钟恻怆之情。故皇弟赠太保侗、赠司空信，景边初启，大年不登，俾予终鲜，实勤予怀。侗可赠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诏曰："故皇从弟赠左领军卫将军守愿、赠左监门卫将军奉超、赠左千牛卫将军逊等，顷因季世，不享遐龄，每念非辜，难忘有恸。守愿可赠左卫大将军，奉超右卫大将军，逊右武卫大将军。"

周家人传第八

○柴守礼

周太祖圣穆皇后柴氏，无子，养后兄守礼之子以为子，是为世宗。守礼字克让，以后族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致仕，居于洛阳，终世宗之世，未尝至京师，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礼之，而守礼亦颇恣横，尝杀人于市，有司有闻，世宗不问。是时，王溥、汪晏、王彦超、韩令坤等同时将相，皆有父在洛阳，与守礼朝夕往来，惟意所为，洛阳人多畏避之，号“十阿父。”守礼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呜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则弃天下，窃负之而逃。以谓天下可无舜，不可无至公，舜可弃天下，不可刑其父，此为世立言之说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盖天子有宗庙社稷之重、百官之卫、朝廷之严，其不幸有不得窃而逃，则如之何而可？予读周史，见守礼杀人，世宗寝而不问，盖进任天下重矣，而子于其父亦至矣，故宁受屈法之过，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于义者，盖知权也。君子之于事，择其轻重而处之耳。失刑轻，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为非，孝者所以教人为善，其意一也，孰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无杀人，而杀其父，灭天性而绝人道，孰为重？权其所谓轻重者，则天下虽不可弃，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则为舜与世宗者，宜如何无使瞽叟、守礼至于杀人，则可谓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则择其轻重而处之焉。世宗之知权，明矣夫！

○世宗贞惠皇后刘氏

世宗三皇后。贞惠皇后刘氏，不知其世家，盖微时所娶也，世宗为左监门卫将军，得封彭城县君。世宗从太祖于魏，后留京师，太祖举兵，汉诛其族家属，后见杀。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显德四年夏四月，始诏彭城郡夫人刘氏追册为皇后，有司谥曰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审，父魏王彦卿。后世王家，出于将相之贵，为人明果有大志。初适李守贞子崇训。守贞事汉为河中节度使，

已挟异志。有术者善听人声以知吉凶，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后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益自负，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而汉遣周太祖讨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训知不免，手自杀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训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杀。汉兵入其家，后俨然坐堂上，顾军士曰："郭公与吾王父有旧，汝辈无犯我！"军士见之不敢迫。太祖闻之，以谓一女子能使乱兵不敢犯，奇之，为加慰勉，以归彦卿。后感太祖不杀，拜太祖为父。其母以后夫家灭亡，而独脱死兵刃之间，以为天幸，欲使削发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毁形发为！"太祖于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锐，闻后如此，益奇之。及刘夫人卒，遂纳以为继室。世宗即位，册为皇后。世宗办急多暴怒，而后尝追悔，每怒左右，后必从容伺颜色，渐为解说，世宗意亦随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亲行，切谏止之，世宗不听。师久无功，遭大暑雨，后以忧成疾而崩。议者以方用兵，请杀丧礼，于是百官朝临于西宫，三日而释服，帝亦七日而释，葬于新郑，陵曰懿陵。

后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国初，迁西宫，号周太后。

○世宗七子

世宗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皆不知其母为谁氏。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太祖即位，诏赐皇孙名谊，赠左骁卫大将军；诚，左武卫大将军；諴，左屯卫大将军。

显德三年，群臣请封宗室，世宗以谓为国日浅，恩信未及于人，而须功德大成，庆流于世，而后议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诸子。又诏曰："父子之道，圣贤不忘，再思天阏之端，愈动悲伤之抱。故皇子左骁卫大将军谊、左武卫大将军諴、左屯卫大将军诚等，载惟往事，有足伤怀，宜增一字之封，仍赠三台之秩。谊可赠太尉，追封越王；诚太傅，吴王；諴太保，韩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

六年，北复三关，遇疾，还京师。六月癸未，皇子宗训，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而宗让亦拜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国公。后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让更名熙让，封曹王。熙谨、熙诲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谨右武卫大将军，封纪王；熙诲左领军卫大将军，蕲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

呜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际，虽父爱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当周太祖举兵于魏，汉遣刘铢诛其家族于京师，酷毒备至；后太祖入立，遣人责铢，铢辞不屈，太祖虽深恨之，然以铢辞直，终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杀者，其言深自隐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汉之辞焉，盖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辞，以见周之有愧于其心者矣！

梁臣传第九

呜呼！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人也，自言唐平阳王晖之后。少好学，工书檄。乾符中举进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发为汴州观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发无所荐引，翔客益窘，为人作笺刺，传之军中。太祖素不知书，翔所作皆俚俗语，太祖爱之，谓发曰：“闻君有故人，可与俱来。”翔见太祖，太祖问曰：“闻子读《春秋》，《春秋》所记何等事？”翔曰：“诸侯争战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为吾用乎？”翔曰：“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太祖大喜，补以军职，非其所好，乃以为馆驿巡官。太祖与蔡人战汴郊，翔时时为太祖谋画，多中，太祖欣然，以谓得翔之晚，动静辄以问之。太祖奉昭宗自岐还长安，昭宗召翔与李振升延喜楼劳之，拜翔太府卿。

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卫兵有能擒之者，乃佯为鞋结解，以顾太祖，太祖跪而结之，而左右无敢动者，太祖流汗浃背，由此稀复进见。昭宗迁洛阳，宴崇勋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内殿，将有所托。太祖益惧，辞以疾。昭宗曰：“卿不欲来，可使敬翔来。”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

太祖已破赵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谏，以谓新胜之兵，宜持重以养威。太祖不听。兵出光州，遭大雨，几不得进，进攻寿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归而忿躁，杀唐大臣几尽，然益以翔为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谋为多。太祖即位，以唐枢密院故用宦者，乃改为崇政院，以翔为使。迁兵部尚书、金銮殿大学士。

翔为人深沉有大略，从太祖用兵三十余年，细大之务必关之。翔亦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刚暴难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尝显言，微开其端，太祖意悟，多为之改易。

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贵，刘氏犹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时，翔颇患之。刘氏诮翔曰："尔以我尝失身于贼乎？尚让，黄家宰相；时溥，国之忠臣。以卿门地，犹为辱我，请从此决矣！"翔以太祖故，谢而止之。刘氏车服骄侈，别置典谒，交结藩镇，权贵往往附之，宠信言事不下于翔。当时贵家，往往效之。

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谋臣，惧其图己，不欲翔居内职，乃以李振代翔为崇政使，拜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称疾，未尝省事。

末帝即位，赵岩等用事，颇离间旧臣，翔愈郁郁不得志。其后，梁尽失河北，与晋相拒杨刘，翔曰："故时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犹不得志于晋。今晋日益强，梁日益削，陛下处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非其近习，则皆亲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闻晋攻杨刘，李亚子负薪渡水，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瑰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臣虽惫矣，受国恩深，若其乏材，愿得自效。"岩等以翔为怨言，遂不用。

其后，王彦章败于中都，末帝惧，召段凝于河上。是时，梁精兵悉在凝军，凝有异志，顾望不来。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为怼，卿其教我当安归？"翔曰："臣从先帝三十余年，今虽为相，实硃氏老奴尔，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隐？陛下初用段凝，臣已争之，今凝不来，敌势已近，欲为陛下谋，则小人间之，必不见听。请先死，不忍见宗庙之亡！"君臣相向恸哭。

翔与李振俱为太祖所信任，庄宗入汴，诏赦梁群臣，李振喜谓翔曰："有诏洗涤，将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见。翔夜止高头车坊，将旦，左右报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矣！复何面目入梁建国门乎？"乃自经而卒。

○硃珍 李唐宾附

硃珍，徐州丰人也。少与庞师古等俱从梁太祖为盗。珍为将，善治军选士，太祖初镇宣武，珍为太祖创立军制，选将练兵甚有法。太祖得诸将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属珍，珍选将五十余人，皆可用。梁败黄巢、破秦宗权、东并兖郓，未尝不在战中，而常勇出诸将。太祖与晋王东逐黄巢，还过汴，馆之上源驿，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晋王亡去，珍

悉杀其麾下兵。义成军乱，逐安师儒，师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趋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驰，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义成军以为方雪，不意梁兵来，不为备，遂下之。

秦宗权遣卢瑭、张晊等攻梁，是时梁兵尚少，数为宗权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于淄青。珍偏将张仁遇白珍曰："军中有犯令者，请先斩而后白。"珍曰："偏将欲专杀邪？"立斩仁遇以徇军，军中皆感悦。珍得所募兵万余以归，太祖大喜曰："贼在吾郊，若践吾麦，奈何！今珍至，吾事济矣！且贼方息兵养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来，谓吾不过坚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击之。"乃出兵击败晊等，宗权由此败亡，而梁军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珍从太祖攻硃宣，取曹州，执其刺史丘弘礼。又取濮州，刺史硃裕奔于郓州。太祖乃还汴，留珍攻郓州。珍去郓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郓人不出。硃裕诈为降书，阴使人召珍，约开门为内应。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郓城门，硃裕登陴，开门内珍军，珍军已入甕城而垂门发，郓人从城上礫石以投之，珍军皆死甕城中，珍仅以身免，太祖不之责也。

魏博军乱，囚乐彦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阳、临河、李固，分遣聂金、范居实等略澶州，杀魏豹子军二千于临黄。珍威振河朔。魏人杀彦贞，珍乃还。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丰县，又败时溥于吴康，与李唐宾等屯萧县。

唐宾者，陕人也。初为尚让偏将，与太祖战尉氏门，为太祖所败，唐宾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宾常与珍俱，与珍威名略等，而骁勇过之，珍战每小却，唐宾佐之乃大胜。珍尝私迎其家置军中，太祖疑珍有异志，遣唐宾伺察之。珍与唐宾不协，唐宾不能忍，夜走还宣武，珍单骑追之，交诉太祖前。太祖两惜其材，为和解之。

珍屯萧县，闻太祖将至，戒军中治馆厩以待。唐宾部将严郊治厩失期，军吏督之，郊诉于唐宾，唐宾以让珍，珍怒，拔剑而起，唐宾拂衣就珍，珍即斩之，遣使者告唐宾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测，乃匿使者，至夜而见之，谓虽有所发，必须明旦，冀得少缓其事而图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见，太祖大惊，然已夜矣，不能有所发，翔因从容为太祖画。明日，佯收唐宾妻子下狱。因如珍军，去萧一舍，珍迎谒，太祖命武士执之。诸将霍存等十余人叩头救珍，太祖大怒，举胡床掷之曰："方珍杀唐宾时，独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缢死。

○庞师古

庞师古，曹州南华人也，初名从。梁太祖镇宣武，初得马五百匹为骑兵，乃以师古将之，从破黄巢、秦宗权，皆有功。太祖攻时溥未下，留兵属师古守之，师古取其宿迁，进屯吕梁。溥以兵二万出战，师古败之，斩首二千级。孙儒逐杨行密，取扬州，淮南大乱，太祖遣师古渡淮攻儒，为儒所败。是时，硃珍、李唐宾已死，师古与霍存分将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硃瑾以兵救时溥，友裕败溥于石佛山，瑾收余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夺其兵以属师古。师古攻破徐州，斩溥，太祖表师古徐州留后。梁兵攻郓州，临济水，师古彻木为桥，夜以中军先济。硃宣走中都，见杀。

太祖已下兖、郓，乃遣师古与葛从周攻杨行密于淮南，师古出清口，从周出安丰。师古自其微时事太祖，为人谨甚，未尝离左右，及为将出兵，必受方略以行，军中非太祖命，不妄动。师古营清口，地势卑，或请就高为栅，师古以非太祖命不听。淮人决水浸之，请者告曰："淮人决河，上流水至矣！"师古以为摇动士卒，立斩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战，遂见杀。

呜呼，兵之胜败，岂易言哉！梁兵强于天下，而吴人号为轻弱，然师古再举击吴，辄再败以死。其后太祖自将出光山，攻寿春，然亦败也。盖自高骈死，唐以梁兼统淮南，遂与孙、杨争，凡三十年间，三举而三败。以至强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败众、以弱而胜强者，顾吴岂足以知之哉！岂非适与其机会邪？故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从周

葛从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从黄巢，败降梁。从太祖攻蔡州，太祖坠马，从周扶太祖复骑，与敌步斗伤面，身被数疮，偏将张延寿从旁击之，从周得与太祖俱去。太祖尽黜诸将，独用从周、延寿为大将。

秦宗权掠地颍、亳，及梁兵战于焦夷，从周获其将王涓一人。从硃珍收兵淄青，遇东兵辄战，珍得兵归，从周功为多。张全义袭李罕之于河阳，罕之奔晋，召晋兵以攻全义，全义乞兵于梁，太祖遣从周、丁会等救之，败晋兵于沇河。潞州冯霸杀晋守将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从周入潞州，晋兵攻之，从周不能守，走河阳。太祖攻魏，从周与丁会先下

黎阳、临河，会太祖于内黄，败魏兵于永定桥。从丁会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硃瑾于兖州，未下，留从周围之，瑾闭壁不出，从周诈言救兵至，阳避之高吴，夜半潜还城下，瑾以谓从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从周掩击之，杀千余人。

晋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筑垒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战，遣从周代言。从周至军，益闭垒不出，而凿三暗门以待，晋兵攻之，从周以精兵自暗门出击，败晋王兵。晋王怒，自将击从周，从周虽大败，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斩之。遂徙攻郓州，擒硃宣于中都，又攻兖州，走硃瑾。太祖表从周兖州留后，以兖、郓兵攻淮南，出安丰，会庞师古于清口。从周行至濠州，闻师古死，遽还，至涫河将渡而淮兵追之，从周亦大败。是时，晋兵出山东攻相、卫，太祖遣从周略地山东，下洺州，斩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马师素；又下磁州，杀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从周兼邢州留后。

刘仁恭攻魏，已屠贝州，罗绍威求救于梁，从周会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馆陶门，从周以五百骑出战，曰："大敌在前，何可返顾！"使闭门而后战。破其八栅，燕兵走，追至于临清，拥之御河，溺死者甚众。太祖以从周为宣义行军司马。

太祖遣从周攻刘守文于沧州，以蒋晖监其军。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晖语诸将曰："吾王以我监诸将，今燕兵来，不可迎战，宜纵其入城，聚食仓廪，使两困而后取之。"诸将颇以为然。从周怒曰："兵在上将，岂监军所得言！且晖之言乃常谈尔，胜败之机在吾心，晖岂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宁，战于老鸦堤，仁恭大败，斩首三万余级，获其将马慎交等百余人，马三千匹。是时，守文亦求救于晋，晋为攻邢、洺以牵之，从周遽还，败晋兵于青山。遂从太祖攻镇州，下临城，王熔乞盟，太祖表从周泰宁军节度使。

从氏叔琮攻晋太原，不克。梁兵西攻凤翔，青州王师范遣其将刘掞袭兖州，从周家属为掞所得，厚遇之而不杀。太祖还自凤翔，乃遣从周攻掞，从周卒招降掞。太祖即位，拜左金吾卫上将军，以疾致仕，拜右卫上将军，居于偃师。末帝即位，拜昭义军节度使、陈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赠太尉。

○霍存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从黄巢，巢败，存乃降梁。存为将骁勇，

善骑射。秦宗权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张晊栅，又以骑兵破秦贤，杀三千人，败晊于赤冈。从硃珍掠淄青、庞师古攻时溥，皆有功。硃珍与李唐宾俱死，乃以庞师古代珍、存代唐宾以攻溥，破砀山，存获其将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从周引水浸之，丁会与存战城下，遂下之。从攻潞州，与晋人遇，战马牢川，存入则当其前，出则为其殿，晋人却，遂东攻魏，取淇门，杀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为刺史，兼诸军都指挥使。梁攻郓州，硃瑾来救，梁诸将或劝太祖纵瑾入郓，耗其食，坚围勿战，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来必与时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萧县，已而瑾果与溥俱出迷离，存发伏击之，遂败瑾等于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阅骑兵于繁台，顾诸将曰："使霍存在，岂劳吾亲阅邪！诸君宁复思之乎？"佗日语又如此。

○张存敬

张存敬，谯郡人也。为人刚直有胆勇，少事梁太祖为将，善因危窘出奇计。李罕之与晋人攻张全义于河阳，太祖遣存敬与丁会等救之，罕之解围去。太祖以存敬为诸军都虞候。太祖攻徐、兖，以存敬为行营都指挥使。从葛从周攻沧州，败刘仁恭于老鸦堤。还攻王熔于镇州，入其城中，取其马牛万计。迁宋州刺史。复从诸将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祁、景四州。梁攻定州，与王处直战怀德驿，大败之，枕尸十余里。梁已下镇、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晋、绛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护国军留后，复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赠太傅。

存敬子仁颖、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颖，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礼。仁愿晓法令，事梁、唐、晋，常为大理卿，卒，赠秘书监。

○符道昭

符道昭，蔡州人也。为秦宗权骑将，宗权败，道昭流落无所依，后依凤翔李茂贞，茂贞爱之，养以为子，名继远。梁攻茂贞，道昭与梁兵战，屡败，乃归梁，太祖表道昭秦州节度使，以乱不果行。太祖为元帅，初开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为左司马，择右司马难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罗绍威将诛其牙兵，恶魏兵强，未敢发，求梁为助。太祖乃悉发魏兵使攻燕，而遣马嗣勋助绍威诛牙兵。牙兵已诛，魏兵在外者闻之皆乱，魏将左行迁据历亭、史仁遇据高唐以叛，道昭等从太祖悉破之。道昭为将，勇于犯敌而少成算，每战先发，多败，而周彝等继之

乃胜。开平元年与康怀英等攻潞州，筑夹城为蚰蜒堑以围之，逾年不能下，晋兵攻破夹城，道昭战死。

○刘捍

刘捍，开封人也。为人明敏有威仪，善摈赞。太祖初镇宣武，以为客将，使从硃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镇州，与王镕和，遣捍见镕，镕军未知梁意，方严兵，捍驰一骑入城中，谕镕以太祖意，镕乃听命。梁兵攻定州，降王处直，捍复以一骑入慰城中。太祖围凤翔，遣捍入见李茂贞计事。唐昭宗召见，问梁军中事，称旨，赐以锦袍，拜登州刺史，赐号“迎銮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筑马头下浮桥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寿州，又使捍作浮桥于淮北，以渡归师。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迁左天武指挥使、元从亲军都虞候、左龙虎统军，出为佑国军留后。同州刘知俊反，以赂诱捍将吏，执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贞，见杀。太祖哀之，赠捍太傅。

○寇彦卿

寇彦卿，字俊臣，开封人也。世事宣武军为牙将。太祖初就镇，以为通引官，累迁右长直都指挥使，领洺州刺史。罗绍威将诛牙军，太祖遣彦卿之魏计事，彦卿阴为绍威计画，乃悉诛牙军。

彦卿身长八尺，隆准方面，语音如钟，工骑射，好书史，善伺太祖意，动作皆如旨。太祖尝曰：“敬翔、刘捍、寇彦卿皆天为我生之。”其爱之如此。赐以所乘爱马“一丈乌”。太祖围凤翔，以彦卿为都排阵使，彦卿乘乌驰突阵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将也！”

初，太祖与崔胤谋，欲迁都洛阳，而昭宗不许。其后昭宗奔于凤翔，太祖以兵围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请迁都。彦卿因悉驱徙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道路号哭，仰天大骂曰：“国贼崔胤、硃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顾瞻陵庙，傍徨不忍去，谓其左右为俚语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相与泣下沾襟。昭宗行至华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愿留华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顾彦卿曰：“汝往趣官家来，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复驰至华，即日迫昭宗上道。

太祖即位，拜彦卿感化军节度使。岁余，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金吾衙仗使。彦卿晨朝至天津桥，民梁现不避道，前驱捽现投桥上石栏

以死。彦卿见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诏彦卿以钱偿现家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劾奏彦卿，请论如法，太祖不得已，责授彦卿左卫中郎将。复拜相州防御使，迁河阳节度使。

太祖遇弑，彦卿出太祖画像事之如生，尝对客语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镇威胜。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宠作威，好诛杀，多猜忌。卒于镇，年五十七。

梁臣传第十

○康怀英

康怀英，兖州人也。事硃瑾为牙将，梁兵攻瑾，瑾出略食丰、沛间，留怀英守城，怀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吴。太祖得怀英，大喜。后从氏叔琮攻赵匡凝，下邓州。梁兵攻李茂贞于岐，以怀英为先锋，至武功，击杀岐兵万余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马赐之。是时，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界，怀英击走之，因取其翟州而还。岐兵屯奉天，怀英栅其东北。夜半，岐兵攻之，怀英以为夜中不欲惊它军，独以三千人出战，迟明，岐兵解去，身被十余疮。李茂贞与梁和，昭宗还京师，赐怀英"迎銮毅勇功臣"。

杨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怀英击走之，表宿州刺史。迁保义军节度使。丁会以潞州叛梁降晋，太祖命怀英为招讨使，将行，太祖戒之，语甚切，怀英惶恐，以谓潞州期必得，乃筑夹城围之。晋遣周德威屯于乱柳，数攻夹城，怀英不敢出战，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怀英将，降怀英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无功，太祖大怒，罢思安，以同州刘知俊为招讨使。知俊未至军，太祖自至泽州，为怀英等军援，且督之。已而晋王李克用卒，庄宗召周德威还。太祖闻晋有丧，德威去，亦归洛阳，而诸将亦少弛。庄宗谓德威曰："晋之所以能敌梁，而彼所惮者，先王也。今闻吾王之丧，谓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击之，非徒解围，亦足以定霸也。"乃与德威等疾驰六日至北黄碾，会天大昏雾，伏兵三垂冈，直趋夹城，攻破之。怀英大败，亡大将三百人，怀英以百骑遁归，诣阙请死。太祖曰："去岁兴兵，太阴亏食，占者以为不利，吾独违之而致败，非尔过也。"释之，以为右卫上将军。

刘知俊叛，奔于岐，以怀英为保义军节度使、西路副招讨使。知俊以岐兵围灵武，太祖遣怀英攻邠宁以牵之。怀英取宁、庆、衍三州，还至升平，知俊掩击之，怀英大败。徙镇感化。其后硃友谦叛附于晋，以怀英讨之，与晋人战白径岭，怀英又大败。徙镇永平，卒于镇。

○刘掞

刘掞，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师范立。棣州刺史张蟾叛，师范遣指挥使卢洪讨蟾，洪亦叛。师范伪为好辞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掞斩之座上，因使掞攻张蟾，破之。师范表掞登州刺

史，以为行军司马。

梁太祖西攻凤翔，师范乘梁虚，阴遣人分袭梁诸州县，它遣者谋多漏泄，事不成。独掞素好兵书，有机略。是时，梁已破硃瑾等，悉有兖、郓，以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从周将兵在外，掞乃使人负油鬻城中，悉视城中虚实出入之所。油者得罗城下水窦可入，掞乃以步兵五百从水窦袭破之，徙从周家属外第，亲拜其母，抚之甚有恩礼。

太祖已出昭宗于凤翔，引兵东还，遣硃友宁攻师范、从周攻掞。掞以版舆置从周母城上，母呼从周曰："刘将军待我甚厚，无异于汝。人臣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为之缓攻。掞乃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颇离，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多逸。掞乃遣人阳语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从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闻之，果疑彦温非实降者，斩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坚。

师范兵已屈，从周以祸福谕掞，掞报曰："俟吾主降，即以城还梁。"师范败，降梁，掞乃亦降。从周为具赍装，送掞归梁，掞曰："降将蒙梁恩不诛，幸矣，敢乘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驴归梁。太祖赐之冠带，饮之以酒，掞辞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以为元从都押衙。是时，太祖已领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掞一旦以降将居其上，及诸将见掞，皆用军礼，掞居自如，太祖益奇之。

太祖即位，累迁左龙武统军。刘知俊叛，陷长安，太祖遣掞与牛存节讨之，知俊走凤翔，太祖乃以长安为永平军，拜掞节度使。末帝即位，领镇南军节度使，为开封尹。

杨师厚卒，分相、魏为两镇，末帝恐魏兵乱，遣掞以兵屯于魏县。魏兵果乱，劫贺德伦降晋。庄宗入魏，掞以谓晋兵悉从庄宗赴魏，而太原可袭，乃结草为人，执以旗帜，以驴负之往来城上，而潜军出黄泽关袭太原。晋兵望梁垒旗帜往来，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掞至乐平，遇雨，不克进而旋，急趋临清，争魏积粟，而周德威已先至，掞乃屯于莘县，筑甬道及河以馈军。

久之，末帝以书责掞曰："阃外之事全付将军，河朔诸州一旦沦没。今仓储已竭，飞輓不充，将军与国同心，宜思良画！"掞报曰："晋兵甚锐，未可击，宜待之。"末帝复遣问掞必胜之策，掞曰："臣无奇术，请

人给米十斛，米尽则敌破矣！”末帝大怒，诮掞曰：“将军蓄米，将疗饥乎？将破敌乎？”乃遣使者监督其军。掞召诸将谋曰：“主上深居禁中，与白面兒谋，必败人事。今敌盛，未可轻动，诸君以为如何？”诸将皆欲战，掞乃悉召诸将坐之军门，人以河水一杯饮之，诸将莫测，或饮或辞，掞曰：“一杯之难犹若此，滔滔河流可尽乎？”诸将皆失色。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掞营，掞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掞，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掞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掞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掞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掞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掞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掞亳州团练使。

兖州张万进反，拜掞兖州安抚制置使。万进败死，乃拜掞泰宁军节度使。硃友谦叛，陷同州，末帝以掞为河东道招讨使，行次陕州，掞为书以招友谦，友谦不报，留月余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恶掞，乃谮之，以为掞与友谦亲家，故其逗留以养贼。已而掞兵数败，乃罢掞归洛阳，酖杀之，年六十四，赠中书令。

子遂凝、遂雍，事唐皆为刺史。掞妾王氏有美色，掞卒后，入明宗宫中，是为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掞二子皆被恩宠。

潞王从珂反于凤翔，时遂雍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诸镇兵讨凤翔，战败东归，遂雍闭门不内，悉封府库以待潞王。潞王前军至者，悉以金帛给之。潞王见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无大小皆与图议。废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掞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为西京副留守。

遂清历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迁凤州防御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晋开运中为安州防御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丧哀毁，乡里称之。尝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为母执辔行数十里，州人咸以为荣。

○牛存节

牛存节，字赞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礼，事诸葛爽于河阳，爽卒，存节顾其徒曰：“天下汹汹，当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余人归梁

太祖。存节为人木强忠谨，太祖爱之，赐之名字，以为小校。张晊攻汴，存节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战南刘桥、范县，存节功多。李罕之围张全义于河阳，全义乞兵于梁，太祖以存节故事河阳，知其间道，使以兵为前锋。是时岁饥，兵行乏食，存节以金帛就民易干葚以食军，击走罕之。太祖攻魏，存节下魏黎阳、临河，杀魏万二千人，与太祖会内黄。迁滑州牢城遏后指挥使。

梁兵攻郓，存节使都将王言藏船郓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逾濠急攻之。会营中火起，郓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动，与存节失期，存节独破郓西甕城门，夺其濠桥，梁兵得俱进，遂破硃宣。从葛从周攻淮南，从周败涫河，存节收其散卒八千以归。拜亳、宿二州刺史。硃瑾走吴，召吴兵攻徐、宿，存节谋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沟垒素固，可以御敌。"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尘起，惊曰："梁兵已来，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节军机，悉与存节意合，由是诸将益服其能。迁潞州都指挥使。太祖攻凤翔，使召存节。存节为将，法令严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号泣。累拜邢州团练使、元帅府左都押衙。

太祖即位，拜右千牛卫上将军。从康怀英攻潞州，为行营排阵使。晋兵已破夹城，存节等以余兵归，行至天井关，闻晋兵攻泽州，存节顾诸将曰："吾行虽不受命，然泽州要害，不可失也。"诸将皆不欲救之。存节戒士卒熟息，已而谓曰："事急不赴，岂曰勇乎！"举策而先，士卒随之。比至泽州，州人已焚外城，将降晋，闻存节至，乃稍定。存节入城，助泽人守，晋人穴地道以攻之，存节选勇士数十，亦穴地以应之，战于隧中，敌不得入，晋人解去。迁左龙虎统军、六军都指挥使、绛州刺史，迁鄜州留后。

同州刘知俊叛，奔凤翔，乃迁存节匡国军节度使。友珪立，硃友谦叛附于晋，西连凤翔，存节东西受敌。同州水咸而无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谦与岐兵合围持久，欲以渴疲之，存节祷而择地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谦卒不能下。

末帝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镇天平。蒋殷反徐州，遣存节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晋相距于河上，存节病痟，而梁、晋方苦战，存节忠愤弥激，治军督士，未尝言病。病革，召归京师，将卒，语其子知业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赠太师。

○张归霸 弟归厚 归弁

张归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为德妃。归霸少与其弟归厚、归弁俱从黄巢，巢败东走，归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权攻汴，归霸战数有功。张晊军赤冈，以骑兵挑战，矢中归霸，归霸拔之，反以射贼，一发而毙，夺其马而归。太祖从高丘望见，甚壮之，赏以金帛，并以其马赐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骑数百为游兵，过晊栅，晊出兵追太祖，归霸发伏，杀晊兵千人，夺马数十匹。

太祖攻蔡州，蔡将萧颢急击太祖营，归霸不暇请，与徐怀玉分出东南壁门，合击败之，太祖得拔营去。太祖攻兖、郓，取曹州，使归霸以兵数千守之，与硃瑾逆战金乡，大败之。又破濮州。晋人攻魏，归霸从葛从周救魏，战洹水，归霸擒克用子落落以与魏人。又破刘仁恭于内黄，功出诸将右。光化二年，权知邢州。迁莱州刺史，拜左卫上将军、曹州刺史。开平元年，拜右龙虎统军、左骁卫上将军。二年，拜河阳节度使，以疾卒。

子汉杰，事末帝为显官，以张德妃故用事。梁亡，唐庄宗入汴，遂族诛。

弟归厚，字德坤。为将善用弓槊，能以少击众。张晊屯赤冈，归厚与晊独战阵前，晊惫而却，诸将乘之，晊遂大败。太祖大悦，以为骑长。梁攻时溥，归厚以麾下先进九里山，遇徐兵而战，梁故将陈璠叛在徐，归厚望见识之，瞋目大骂，驰骑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郓，屯濮州，太祖从后至，友裕徙栅，与太祖相失。太祖卒与郓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郓兵才千人，太祖与归厚以□子军直冲之，战已合，郓兵大至，归厚度不能支，以数十骑卫太祖先还。归厚马中矢僵，乃持槊步斗。太祖还军中，遣张筠驰骑第取之，以为必死矣。归厚体被十余箭，得筠马乃归，太祖见之，泣曰："尔在，丧军何足计乎！"使舁归宣武。迁右神武统军，历洺、晋、绛三州刺史。与晋人屡战未尝屈。乾化元年，拜镇国军节度使，以疾卒。子汉卿。

归弁，为将亦善战，开平初为滑州长剑指挥使。子汉融。梁亡，皆族诛。

○王重师

王重师，许州长社人也。为人沈嘿多智，善剑槊。秦宗权陷许州，重师脱身归梁，从太祖平蔡，攻兖、郓，为拔山军指挥使。重师苦战齐、鲁间，威震邻敌。迁颍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积草焚

之，梁兵不得入。是时，重师方病金疮，卧帐中，诸将强之，重师遽起，悉取军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随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师身被八九疮，军士负之而还。太祖闻之，惊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师乎！”使医理之，逾月乃愈。王师范降，表重师青州留后，累迁佑国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数年，甚有威惠。重师与刘捍故有隙，捍尝构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师遣其将张君练西攻邠、凤而不先请，君练兵小败，太祖以其擅发兵，挫失国威，将召而罪之，遣刘捍代重师。重师不知太祖怒己，捍至，重师不出迎，见之青门，礼又倨，捍因驰白太祖，言重师有二志。太祖益怒，贬重师溪州刺史，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未行，赐死。

○徐怀玉

徐怀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与太祖俱起微贱。怀玉为将，以雄豪自任，而勇于战阵。从太祖镇宣武，为永城镇将。秦宗权攻梁，壁金堤、灵昌、酸枣，怀玉以轻骑连击破之，俘杀五千余人，迁左长剑都虞候。又破宗权于板桥、赤冈，拔其八栅。从太祖东攻兖、郓，破徐、宿。怀玉金创被体，战必克捷，所得赏赉，往往以分士卒，为梁名将。本名琮，太祖赐名怀玉。从太祖攻魏，败魏兵黎阳，遂东攻兖，破硃瑾于金乡。又从庞师古攻杨行密，师古败清口，怀玉独完一军，行收散卒万余人以归。迁沂州刺史，属岁屡丰，乃缮兵治壁，为战守具。已而王师范叛梁，攻东境，怀玉屡以州兵击破之。迁齐州防御使。天复四年，以州兵辽昭宗都洛阳，迁华州观察留后，以兵屯雍州。迁右羽林统军，屯于泽州，晋人攻之，为隧以入，怀玉击之隧中，晋人乃却。太祖时，历曹、晋二州刺史，晋数攻之，怀玉坚守，败晋兵于洪洞。拜保大军节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硃友谦附于晋，以袭鄜州，执怀玉杀之。

梁臣传第十一

○杨师厚

杨师厚，颍州斤沟人也。少事河阳李罕之，罕之降晋，选其麾下劲卒百人献于晋王，师厚在籍中。师厚在晋，无所知名，后以罪奔于梁，太祖以为宣武军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师范，师厚战临朐，擒其偏将八十余人，取棣州，以功拜齐州刺史。太祖攻赵匡凝于襄阳，遣师厚为先锋。师厚取谷城西童山木为浮桥，渡汉水，击匡凝，败之，匡凝弃城走。师厚进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为多，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刘知俊叛，攻陷长安，刘掞、牛存节等攻之，久不克。师厚以奇兵出，旁南山入其西门，降其守者，遂克之。晋周德威攻晋州以应知俊，师厚败之于蒙坑，以功迁保义军节度使，徙镇宣义。是时，梁兵攻赵久无功，太祖病卧洛阳，少间，乃自将北击赵。师厚从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县，闻敌将至，梁兵溃乱不可止，久之无敌，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还。明年少间，而晋军攻燕，燕王刘守光求援于梁，太祖为之击赵以牵晋，屯于龙花，遣师厚攻枣强，三月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兵战，乃破，屠之，进围蓨县。晋史建瑭以轻兵夜击梁军，梁军大扰，太祖与师厚皆弃辎重南走。太祖还东都，师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师厚乘间杀魏牙将潘晏、臧延范等，逐出节度使罗周翰，友珪因以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

自太祖与晋战河北，师厚常为招讨使，悉领梁之劲兵。太祖崩，师厚遂逐其帅，而稍矜倨难制。时魏恃牙兵，其帅得以倔强。罗绍威时，牙兵尽死，魏势孤，始为梁所制。师厚已得志，乃复置银枪效范军。友珪阴欲图之，召师厚入计事。其吏田温等劝师厚勿行，师厚曰："吾二十年不负硃家，今若不行，则见疑而生事，然吾知上为人，虽往，无如我何也。"乃以劲兵二万朝京师，留其兵城外，以十余人自从，入见友珪，友珪益恐惧，赐与巨万而还。

已而末帝谋讨友珪，问于赵岩，岩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公尔。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末帝乃遣马慎交阴见师厚，布腹心。师厚犹豫未决，谓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时，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人谓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与君，乃天下之恶，均王仗大义以诛贼，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师厚大悟，

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见袁象先计事，使硃汉宾以兵屯滑州为应。末帝卒与象先杀友珪。

末帝即位，封师厚鄴王，诏书不名，事无巨细皆以谘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师厚疡发卒，末帝为之受贺于宫中。由是始分相、魏为两镇。魏军乱，以魏博降晋，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

王景仁，庐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从杨行密起淮南。景仁为将骁勇刚悍，质略无威仪，临敌务以身先士卒，行密壮之。梁太祖遣子友宁攻王师范于青州，师范乞兵于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骑七千救师范。师范以兵背城为两栅，友宁夜击其一栅，栅中告急，趣景仁出战，景仁按兵不动。友宁已破一栅，连战不已。迟明，景仁度友宁兵已困，乃出战，大败之，遂斩友宁，以其首报行密。

是时，梁太祖方攻郓州，闻子友宁死，以兵二十万倍道而至，景仁闭垒示怯，伺梁兵怠，毁栅而出，驱驰疾战，战酣退坐，召诸将饮酒，已而复战。太祖登高望见之，得青州降人，问："饮酒者为谁？"曰："王茂章也。"太祖叹曰："使吾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败。景仁军还，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将李虔裕以众一旅设覆于山下以待之，留军不行，解鞍而寝。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战于此也。"虔裕三请，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战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军以归。

景仁事行密，为润州团练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物，景仁惜不与，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钱镠，镠表景仁领宣州节度使。梁太祖素识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间道归梁，仍以为宁国军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参宰相班，奉朝请而已。

开平四年，以景仁为北面招讨使，将韩勍、李思安等兵伐赵；行至魏州，司天监言："太阴亏，不利行师。"太祖亟召景仁等还，已而复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术者言，驰使者止景仁于魏以待。景仁已过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诏，进营于柏乡。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忧矣！"太祖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晋人战，大败于柏乡，景仁归诉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盖韩勍、李思安轻汝为客，不从节度尔。"乃罢景仁就第，后数月，悉复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为淮南招讨使，攻庐、寿，军过独山，山有杨行密祠，景仁再拜号泣而去。战于霍山，梁兵败走，景仁殿而力战，以故梁兵不甚败。景仁归京师，病疽卒，赠太尉。

○贺瑰

贺瑰，字光远，濮州人也。事郓州硃宣为都指挥使。梁太祖攻硃瑾于兖州，宣遣瑰与何怀宝、柳存等以兵万人救兖州，瑰趋待宾馆，欲绝梁饷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瑰等兵趋待宾馆矣！以六壬占之，得“斩关”，以为吉，乃选精兵夜疾驰百里，期先至待宾以逆瑰，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钜野东，遇瑰兵，击之，瑰等大败。瑰走，梁兵急追之，瑰顾路穷，登冢上大呼曰：“我贺瑰也，可勿杀我！”太祖驰骑取之，并取怀宝等数十人，降其卒三千余人。是日，大风扬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杀人少邪？”即尽杀降卒三千人，而系瑰及怀宝等至兖城下以招瑾，瑾不纳，因斩怀宝等十余人，而独留瑰。瑰感太祖不杀，誓以身自效。从太祖平青州，以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迁相州刺史。末帝时，迁左龙虎统军，宣义军节度使。

贞明元年，魏兵乱，贺德伦降晋，晋王入魏州。刘掞败于故元城，走黎阳，贝、卫、洺、磁诸州皆入于晋。晋军取杨刘，末帝乃以瑰为招讨使，与谢彦章等屯于行台。晋军迫瑰十里而栅，相持百余日。瑰与彦章有隙，伏甲杀之，庄宗喜曰：“将帅不和，梁亡无日矣！”乃令军中归其老疾于鄴，以轻兵袭濮州。瑰自行台蹑之，战于胡柳陂，晋人辎重在阵西，瑰军将薄之，晋军乱，斩其将周德威，尽取其辎重。军已胜，阵无石山，日暮，晋兵仰攻之，瑰军下山击晋军，瑰大败，晋遂取濮州，城德胜，夹河为栅。瑰以舟兵攻南栅，不能得，还军行台，以疾卒，年六十二，赠侍中。有子光图。

○王檀

王檀，字众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为小校，尚让攻梁，战尉氏门，檀勇出诸将，太祖奇之，迁踏白副指挥使。从硃珍募兵东方，战数有功。梁与蔡兵战板桥，李重裔马踣，为蔡兵所擒，檀驰取之，并获其将一人。从太祖破魏内黄，迁冲山都虞候。复从硃珍攻徐州，檀获其将一人。梁兵攻王师范，檀以一军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迁保义军节度使，潞州东北面招讨使。王景仁败于柏乡，晋兵围邢州，太祖大惧，欲自将救之，檀止太祖，请自拒敌，力战，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琅琊郡王。友珪立，徙镇宣化。贞明元年又徙

匡国。是时，庄宗取魏博，檀以谓晋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阴地袭太原，不克而还。徙镇天平，檀尝招纳亡盗居帐下，帐下兵乱，入杀檀，年五十八，赠太师，谥曰忠毅。

○马嗣勋

马嗣勋，濠州钟离人也，少事州为客将，为人材武有辩。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张遂遣嗣勋持牌印降梁。杨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勋乞兵于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没，嗣勋无所归，乃留事梁，太祖以为宣武军元从押衙。太祖西攻凤翔，行至华州，遣嗣勋入说韩建，建即时出降。天祐二年，罗绍威将诛牙军，乞兵于梁，梁女嫁魏，适死，太祖乃遣嗣勋以长直千人为彩舆入魏，致兵器于舆中，声言助葬。嗣勋馆铜台，夜与魏新乡镇兵攻石柱门，入迎绍威家属，卫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军，牙军不知兵所从来，莫能为备，杀其八千余人，迟明皆尽。嗣勋中重疮卒。太祖即位，赠太保。

○王虔裕

王虔裕，琅琊临沂人也。为人健勇善骑射，以弋猎为生。少从诸葛爽起青、棣间，其后爽为汝州防御使，率兵北击沙陀，还入长安攻黄巢。爽兵败降巢，巢以爽为河阳节度使。中和三年，孙儒陷河阳，虔裕随爽奔于梁。是时，太祖新就镇，黄巢、秦宗权等兵方盛，太祖数为所窘，而梁未有佗将，乃以虔裕将骑兵，常为先锋击巢陈、蔡间，拔其数栅。巢走，梁兵蹑之，战于万胜戍，贼败而东，虔裕功为多，乃表虔裕义州刺史。黄巢已去，秦宗权攻许、郑，与梁为敌境，大小百余战，虔裕常有功。秦贤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贤于尉氏，战败，失一裨将，太祖怒，拘虔裕于军中。邢州孟迁降梁，为晋人所围，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驰，夜破晋围，入邢州，迟明，立梁旗帜于城上，晋人以为救兵至，乃退。已而晋兵复来，迁执虔裕降于晋，见杀。

○谢彦章

谢彦章，许州人也。幼事葛从周，从周怜其敏惠，养以为子，授之兵法，从周以千钱置大盘中，为行阵偏伍之状，示以出入进退之节，彦章尽得之。及壮，事梁太祖为骑将。是时，贺瑰善用步卒，而彦章与孟审澄、侯温裕皆善将骑兵，审澄、温裕所将不过三千，彦章多而益办。彦章事末帝，累迁匡国军节度使。贞明四年，晋攻河北，贺瑰为北面招讨使，彦章为排阵使，屯于行台。彦章为将，好礼儒士，虽居军中，尝

儒服，或临敌御众，肃然有将帅之威，左右驰骤，疾若风雨。晋人望其行阵齐整，相谓曰：“谢彦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敌中如此。瑰心忌之。彦章与瑰行视郊外，瑰指一地语彦章曰：“此地冈阜隆起，其中坦然，营栅之地也。”已而晋兵栅之，瑰疑彦章阴以告晋，益恶之。彦章故与马步都虞候硃珪有隙，瑰欲速战，彦章请持重以老敌，珪乃诬彦章以为将反。瑰旦享士，使珪伏甲杀之，审澄、温裕皆见害。

唐臣传第十二

○郭崇韬

郭崇韬，代州雁门人也，为河东教练使。为人明敏，能应对，以材干见称。庄宗为晋王，孟知祥为中门使，崇韬为副使。中门之职，参管机要，先时，吴珙、张虔厚等皆以中门使相继获罪。知祥惧，求外任，庄宗曰："公欲避事，当举可代公者。"知祥乃荐崇韬为中门使，甚见亲信。

晋兵围张文礼于镇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乐，晋人皆恐，欲解围去，庄宗未决，崇韬曰："契丹之来，非救文礼，为王都以利诱之耳，且晋新破梁军，宜乘已振之势，不可遽自退怯。"庄宗然之，果败契丹。庄宗即位，拜崇韬兵部尚书、枢密使。

梁王彦章击破德胜，唐军东保杨刘，彦章围之。庄宗登垒，望见彦章为重堑以绝唐军，意轻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战，为彦章伏兵所射，大败而归。庄宗问崇韬："计安出？"是时，唐已得郓州矣，崇韬因曰："彦章围我于此，其志在取郓州也。臣愿得兵数千，据河下流，筑垒于必争之地，以应郓州为名，彦章必来争，既分其兵，可以图也。然板筑之功难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战，使彦章兵不得东，十日垒成矣。"庄宗以为然，乃遣崇韬与毛璋将数千人夜行，所过驱掠居人，毁屋伐木，渡河筑垒于博州东，昼夜督役，六日垒成。彦章果引兵急攻之，时方大暑，彦章兵热死，及攻垒不克，所失太半，还趋杨刘，庄宗迎击，遂败之。

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见崇韬，崇韬延之卧内，尽得梁虚实。是时，庄宗军朝城，段凝军临河。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阳、卫州，而李继韬以泽潞叛入于梁，契丹数犯幽、涿，又闻延孝言梁方召诸镇兵欲大举，唐诸将皆忧惑，以谓成败未可知。庄宗患之，以问诸将，诸将皆曰："唐得郓州，隔河难守，不若弃郓与梁，而西取卫州、黎阳，以河为界，与梁约罢兵，毋相攻，庶几以为后图。"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召崇韬问计，崇韬曰："陛下兴兵仗义，将士疲战争、生民苦转饷者，十余年矣。况今大号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郓州，不能守而弃之，虽欲指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胜时，四方商贾，征输必集，薪刍粮饷，其积如山。自失南城，保杨刘，道路转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敛，

不支数月，此岂按兵持久之时乎？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此真天亡之时也。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庄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问司天，司天言：“岁不利用兵。”崇韬曰：“古者命将，凿凶门而出。况成算已决，区区常谈，岂足信也！”庄宗即日下令军中，归其家属于魏，夜渡杨刘，从郓州入袭汴，八日而灭梁。庄宗推功，赐崇韬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依前枢密使。庄宗与诸将以兵取天下，而崇韬未尝居战阵，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初，崇韬与宦者马绍宏俱为中门使，而绍宏位在上。及庄宗即位，二人当为枢密使，而崇韬不欲绍宏在己上，乃以张居翰为枢密使，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失职怨望，崇韬因置内勾使，以绍宏领之。凡天下钱谷出入于租庸者，皆经内勾。既而文簿繁多，州县为弊，遽罢其事，而绍宏尤侧目。崇韬颇惧，语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兴，吾欲避之，归守镇阳，庶几免祸，可乎？”故人子弟对曰：“俚语曰：‘骑虎者，势不得下。’今公权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势，能自安乎？”崇韬曰：“奈何？”对曰：“今中宫未立，而刘氏有宠，宜请立刘氏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后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无过，必不听公去。是外有避权之名，而内有中宫之助，又为天下所悦，虽有谗间，其可动乎？”崇韬以为然，乃上书请立刘氏为皇后。

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邪？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也。今一切拒之，岂无反侧？且藏于私家，何异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献其所藏，以佐赏给。

庄宗已郊，遂立刘氏为皇后。崇韬累表自陈，请依唐旧制，还枢密使于内臣，而并辞镇阳，优诏不允。崇韬又曰：“臣从陛下军朝城，定计破梁，陛下抚臣背而约曰：‘事了，与卿一镇。’今天下一家，俊贤并进，臣惫矣，愿乞身如约。”庄宗召崇韬谓曰：“朝城之约，许卿一镇，不许卿去。欲舍朕，安之乎？”崇韬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

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徙崇韬忠武。崇韬因自陈权位已极，言甚恳至。庄宗曰：“岂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无尺寸之地？”崇韬辞不已，遂罢其命，仍为侍中、枢密使。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官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廕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河南县令罗贯，为人强直，颇为崇韬所知。贯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宦官、伶人有所求请，书积几案，一不以报，皆以示崇韬。崇韬数以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齿。河南自故唐时张全义为尹，县令多出其门，全义厮养畜之。及贯为之，奉全义不屈，县民恃全义为不法者，皆按诛之。全义大怒，尝使人告刘皇后，从容为白贯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庄宗未有以发。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寿安，庄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涂，桥坏。庄宗止舆问："谁主者？"宦官曰："属河南。"因亟召贯，贯至，对曰："臣初不奉诏，请诘主者。"庄宗曰："尔之所部，复问何人！"即下贯狱，狱吏榜掠，体无完肤。明日，传诏杀之。崇韬谏曰："贯罪无佗，桥道不修，法不当死。"庄宗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车舆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朋党也！"崇韬曰："贯虽有罪，当具狱行法于有司。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县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过也。"庄宗曰："贯，公所爱，任公裁决！"因起入宫，崇韬随之，论不已。庄宗自阖殿门，崇韬不得入。贯卒见杀。

明年征蜀，议择大将。时明宗为总管，当行。而崇韬以谗见危，思立大功为自安之计，乃曰："契丹为患北边，非总管不可御。魏王继岌，国之储副，而大功未立，且亲王为元帅，唐故事也。"庄宗曰："继岌，小子，岂任大事？必为我择其副。"崇韬未及言，庄宗曰："吾得之矣，无以易卿也。"乃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军政皆决崇韬。

唐军入蜀，所过迎降。王衍弟宗弼，阴送款于崇韬，求为西川兵马留后，崇韬以节度使许之。军至成都，宗弼迁衍于西宫，悉取衍嫔妓、珍宝奉崇韬及其子廷诲。又与蜀人列状见魏王，请崇韬留镇蜀。继岌颇疑崇韬，崇韬无以自明，因以事斩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勋，没其家财。

蜀人大恐。

崇韬素嫉宦官，尝谓继岌曰：“王有破蜀功，师旋，必为太子，俟主上千秋万岁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继岌监军李从袭等见崇韬专任军事，心已不平，及闻此言，遂皆切齿，思有以图之。庄宗闻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劳军，崇韬不郊迎，延嗣大怒，因与从袭等共构之。延嗣还，上蜀簿，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石，钱一百九十二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文锦绫罗五十万匹。庄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国也，所得止于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宝货皆入崇韬，且诬其有异志，将危魏王。庄宗怒，遣宦官马彦珪至蜀，视崇韬去就。彦珪以告刘皇后，刘皇后教彦珪矫诏魏王杀之。

崇韬有子五人，其二从死于蜀，余皆见杀。其破蜀所得，皆籍没。明宗即位，诏许归葬，以其太原故宅赐其二孙。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崇韬父讳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然崇韬尽忠国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风谕南诏诸蛮，欲因以绥来之，可谓有志矣！

○安重诲

安重诲，应州人也。其父福迁，事晋为将，以骁勇知名。梁攻硃宣于郓州，晋兵救宣，宣败，福迁战死。重诲少事明宗，为人明敏谨恪。明宗镇安国，以为中门使，及兵变于魏，所与谋议大计，皆重诲与霍彦威决之。明宗即位，以为左领军卫大将军、枢密使，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固辞不拜，改兵部尚书，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书令。

重诲自为中门使，已见亲信，而以佐命功臣，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虽其尽忠劳心，时有补益，而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重诲尝出，过御史台门，殿直马延误冲其前导，重诲怒，即台门斩延而后奏。是时，随驾□子军士桑弘迁，殴伤相州录事参军；亲从兵马使安虔，走马冲宰相前导。弘迁罪死，虔决杖而已。重诲以斩延，乃请降

敕处分，明宗不得已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职事与重诲争，不能得，圜怒，辞疾，退居于磁州。硃守殷以汴州反，重诲遣人矫诏驰至其家，杀圜而后白，诬圜与守殷通谋，明宗皆不能诘也。而重诲恐天下议己因取三司积欠二百余万，请放之，冀以悦人而塞责，明宗不得已，为下诏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类也。

是时，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诲然后闻。河南县献嘉禾，一茎五穗，重诲视之曰："伪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进白鹰，重诲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诏天下毋得献鹰鹞，而仁福违诏献鹰，臣已却之矣。"重诲出，明宗阴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鹰于西郊，戒左右："无使重诲知也！"宿州进白兔，重诲曰："兔阴且狡，虽白何为！"遂却而不白。

明宗为人虽宽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杀人。马牧军使田令方所牧马，瘠而多毙，坐劾当死，重诲谏曰："使天下闻以马故，杀一军使，是谓贵畜而贱人。"令方因得减死。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侯三至醴泉县，县素僻，无驿马，其令刘知章出猎，不时给马，侯三遽以闻。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师，将杀之，重诲从容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尽忠补益，亦此类也。

重诲既以天下为己任，遂欲内为社稷之计，而外制诸侯之强。然其轻信韩玫之谮，而绝钱镠之臣；徒陷彦温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严一出而知祥贰，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骚动，师旅并兴，如投膏止火，适足速之。此所谓独见之虑，祸衅所生也。

钱镠据有两浙，号兼吴越而王，自梁及庄宗，常异其礼，以羁縻臣属之而已。明宗即位，镠遣使朝京师，寓书重诲，其礼慢。重诲怒，未有以发，乃遣其嬖吏韩玫、副供奉官乌昭遇复使于镠。而玫恃重诲势，数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马箠击之。镠欲奏其事，昭遇以为辱国，固止之。及玫还，返谮于重诲曰："昭遇见镠，舞蹈称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镠。"昭遇坐死御史狱，乃下制削夺镠官爵，以太师致仕，于是钱氏遂绝于唐矣。

潞王从珂为河中节度使，重诲以谓从珂非李氏子，后必为国家患，乃欲阴图之。从珂阅马黄龙庄，其牙内指挥使杨彦温闭城以叛。从珂遣人谓彦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报曰："彦温非叛也，得枢密院

宣，请公趋归朝廷耳！”从珂走虞乡，驰骑上变。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氲以金带袭衣、金鞍勒马赐彦温，拜彦温绛州刺史，以诱致之。重诲固请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卫指挥使药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讨之，而诫曰：“为我生致彦温，吾将自讯其事。”彦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诲旨，斩彦温以灭口。重诲率群臣称贺，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贺！”从珂罢镇，居清化里第。重诲数讽宰相，言从珂失守，宜得罪，冯道因白请行法。明宗怒曰：“吾兒为奸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间邪？”赵凤因言：“《春秋》责帅之义，所以励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数日，道等又以为请，明宗顾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诲乃自论列，明宗曰：“公欲如何处置，我即从公！”重诲曰：“此父子之际，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为小校时，衣食不能自足，此兒为我担石灰，拾马粪，以相养活，今贵为天子，独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门私第，亦何与公事！”重诲由是不复敢言。

孟知祥镇西川，董璋镇东川，二人皆有异志，重诲每事裁抑，务欲制其奸心，凡两川守将更代，多用己所亲信，必以精兵从之，渐令分戍诸州，以虞缓急。二人觉之，以为图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严为西川监军，知祥大怒，斩严；又分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杀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积三万人，其后知祥杀璋，兼据两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

初，明宗幸汴州，重诲建议，欲因以伐吴，而明宗难之。其后户部尚书李专粪得吴谍者言：“徐知诰欲举吴国以称藩，愿得安公一言以为信。”鏻即引谍者见重诲，重诲大喜以为然，乃以玉带与谍者，使遗知诰为信，其直千缗。初不以其事闻，其后逾年，知诰之问不至，始奏贬鏻行军司马。已而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变，言：“枢密承旨李虔徽语其客边彦温云：‘重诲私募士卒，缮治甲器，欲自伐吴。又与谍者交私。’”明宗以问重诲，重诲惶恐，请究其事。明宗初颇疑之，大臣左右皆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诲以彦温之言，因廷诘彦温，具伏其诈，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彦温、行德、俭皆坐族诛。重诲因求解职，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无措之胸中。”重诲论请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无人！”顾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趣冯道等议代重诲者。冯道曰：“诸公苟惜安公，使得罢去，是纾其祸也。”赵凤以为大臣不可轻动。遂以范延光为枢密使，而重诲居职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讨之，而川路险阻，粮运甚艰，每费一石，而致一斗。自关以西，民苦输送，往往亡聚山林为盗贼。明宗谓重诲

曰："事势如此，吾当自行。"重诲曰："此臣之责也。"乃请行。关西之人闻重诲来，皆已恐动，而重诲日驰数百里，远近惊骇。督趣粮运，日夜不绝，毙踣道路者，不可胜数。重诲过凤翔，节度使硃弘昭延之寝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谨。重诲酒酣，为弘昭言："昨被谗构，几不自全，赖人主明圣，得保家族。"因感叹泣下。重诲去，弘昭驰骑上言："重诲怨望，不可令至行营，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汉琼自行营使还，亦言西人震骇之状，因述重诲过恶。重诲行至三泉，被召还。过凤翔，弘昭拒而不纳，重诲惧，驰趋京师。未至，拜河中节度使。

重诲已罢，希旨者争求其过。宦者安希伦，坐与重诲交私，常与重诲阴伺宫中动息，事发弃市。重诲益惧，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师致仕；而以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遣药彦稠率兵如河中虞变。重诲子崇绪、崇赞，宿卫京师，闻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诲见之，惊曰："渠安得来！"已而曰："此非渠意，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报国，余复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师，行至陕州，下狱。明宗又遣翟光业至河中，视重诲去就，戒曰："有异志，则与从璋图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诲。使者见重诲，号泣不已，重诲问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异志，朝廷遣药彦稠率师至矣！"重诲曰："吾死未塞责，遽劳朝廷兴师，以重明主之忧。"光业至，从璋率兵围重诲第，入拜于庭。重诲降而答拜，从璋以槁击其首，重诲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击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从璋检责其家赀，不及数千缗而已。明宗下诏，以其绝钱镠，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议伐吴，以为罪。并杀其二子，其余子孙皆免。

重诲得罪，知其必死，叹曰："我固当死，但恨不与国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呜呼，官失其职久矣！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者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唐臣传第十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镇远，朔州马邑人也。为人勇而多智，能望尘以知敌数。其状貌雄伟，笑不改容，人见之，凛如也。事晋王为骑将，稍迁铁林军使，从破王行瑜，以功迁衙内指挥使。其小字阳五，当梁、晋之际，周阳五之勇闻天下。梁军围晋太原，令军中曰："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有骁将陈章者，号陈野义，常乘白马被硃甲以自异，出入阵中，求周阳五，欲必生致之。晋王戒德威曰："陈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见白马硃甲者，宜善备之！"德威笑曰："陈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见白马硃甲者，当佯走以避之。"两军皆阵，德威微服杂卒伍中。陈章出挑战，兵始交，德威部下见白马硃甲者，因退走，章果奋槊急追之，德威伺章已过，挥铁槌击之，中章堕马，遂生擒之。

梁攻燕，晋遣德威将五万人为燕攻梁，取潞州，迁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梁军舍燕攻潞，围以夹城，潞州守将李嗣昭闭城拒守，而德威与梁军相持于外逾年。嗣昭与德威素有隙，晋王病且革，语庄宗曰："梁军围潞，而德威与嗣昭有隙，吾甚忧之！"王丧在殡，庄宗新立，杀其叔父克宁，国中未定，而晋之重兵，悉属德威于外，晋人皆恐。庄宗使人以丧及克宁之难告德威，且召其军。德威闻命，即日还军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宫前恸哭几绝，晋人乃安。遂从庄宗复击梁军，破夹城，与李嗣昭欢如初。以破夹城功，拜振武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汴、宋等兵七万人击赵。赵王王熔乞师于晋，晋遣德威先屯赵州。冬，梁军至柏乡，赵人告急，庄宗自将出赞皇，会德威于石桥，进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北。晋兵少，而景仁所将神威、龙骧、拱宸等军，皆梁精兵，人马铠甲饰以组绣金银，其光耀日，晋军望之色动。德威勉其众曰："此汴、宋佣贩兒，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退而告庄宗曰："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庄宗曰："吾提孤军出千里，其利速战。今不乘势急击之，使敌知吾之众寡，则吾无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赵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战。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川广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

迫贼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庄宗不悦，退卧帐中，诸将无敢入见。德威谓监军张承业曰：“王怒老兵。不速战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临贼营门，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鄗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策胜也。”承业入言曰：“德威老将知兵，愿无忽其言！”庄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获梁游兵，问景仁何为，曰：“治舟数百，将以为浮梁。”德威引与俱见，庄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军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景仁怒，悉其军以出，与德威转斗数十里，至于鄗南。两军皆阵，梁军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庄宗策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真吾之胜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当为公先，公可继进。”德威谏曰：“梁军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其来必不暇赍粮糗，纵其能赍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俱饥，因其将退而击之胜。”诸将亦皆以为然。至未申时，梁军东偏尘起，德威鼓噪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梁军走矣！”梁阵动，不可复整，乃皆走，遂大败。自鄗追至于柏乡，横尸数十里，景仁以十余骑仅而免。自梁与晋争，凡数十战，其大败未尝如此。

刘守光僭号于燕，晋遣德威将三万出飞狐以击之。德威入祁沟关，取涿州，遂围守光于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闭门距守。而晋军尽下燕诸州县，独幽州不下，围之逾年乃破之，以功拜卢龙军节度使。德威虽为大将，而常身与士卒驰骋矢石之间。守光骁将单廷珪，望见德威于阵，曰：“此周阳五也！”乃挺枪驰骑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侧身少却，廷珪马方驰，不可止，纵其少过，奋槌击之，廷珪坠马，遂见擒。庄宗与刘掞相持于魏，掞夜潜军出黄泽关以袭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骑入土门以蹑之。掞至乐平，遇雨不得进而还。德威与掞俱东，争趋临清。临清有积粟，且晋军饷道也，德威先驰据之，以故庄宗卒能困掞军而败之。

庄宗勇而好战，尤锐于见敌。德威老将，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十五年，德威将燕兵三万人，与镇、定等军从庄宗于河上，自麻家渡进军临濮，以趋汴州。军宿胡柳陂，黎明，候骑报曰：“梁军至矣！”庄宗问战于德威，德威对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军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国系此一举。吾以深入之兵，当其必死之战，可以计胜，而难与力争也。且吾军先至此，粮爨具而营栅完，是谓以逸待劳之师也。王宜按军无动，而臣请以骑军扰之，使其营栅不得成，樵爨不暇给，因其劳乏而乘之，可以胜也。”庄宗曰：“吾军河上，终日俟敌，今见敌不击，复何为乎？”顾李存审曰：“公以辎重

先，吾为公殿。”遽督军而出。德威谓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军而阵：王居中，镇、定之军居左，德威之军居右，而辎重次右之西。兵已接，庄宗率银枪军驰入梁阵，梁军小败，犯晋辎重，辎重见梁硃旗，皆惊走入德威军，德威军乱，梁军乘之，德威父子皆战死。庄宗与诸将相持而哭曰：“吾不听老将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庄宗即位，赠德威太师。明宗时，加赠太尉，配享庄宗庙。晋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辅，官至刺史。

○符存审 子彦超彦饶彦卿

符存审，字德详，陈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贱，尝犯法当死，临刑，指旁坏垣顾主者曰：“愿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许之，为徙垣下。而主将方饮酒，顾其爱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为妾歌，甚善。”主将驰骑召存审，而存审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悦之，存审因得不死。其后事李罕之，从罕之归晋，晋王以为义兒军使，赐姓李氏，名存审。

从晋王击李匡儔，为前锋，破居庸关。又从击王行瑜，破龙泉寨，以功迁检校左仆射。从李嗣昭攻汾州，执李瑭，迁左右厢步军指挥使。又从嗣昭攻潞州，降丁会。从周德威破梁夹城，迁忻州刺史、蕃汉马步军指挥使。晋、赵攻燕，梁救燕，击赵深州，围蓨县，存审与史建瑭军下博，击走梁军，迁领邢州团练使。魏博叛梁降晋，存审为前锋，屯临清。庄宗入魏，存审殿军魏县，与刘掞相距于莘西。从庄宗败掞于故元城，阎宝以邢州降，乃以存审为安国军节度使。毛璋以沧州降，徙存审横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契丹围幽州，是时晋与梁相持河上，欲发兵，兵少，欲勿救，惧失之。庄宗疑，以问诸将，而存审独以为当救，曰：“愿假臣骑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审分兵救之，卒击走契丹。从战胡柳陂，晋军晨败，亡周德威，存审与其子彦图力战，暮复败梁军于土山，遂取德胜，筑河南北为两城，晋人谓之“夹寨”。迁内外蕃汉马步军总管。

梁硃友谦以河中同州降晋，梁遣刘掞攻同州，友谦求救，乃遣存审与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晋军之速至也。存审选精骑二百杂河中兵出击掞垒，阳败而走，掞兵追之，晋骑反击，获其骑兵五十，梁人知其晋军也，皆大惊。然河中粮少而新降，人心颇持两端，晋军屯朝邑，诸将皆欲速战，存审曰：“使梁军知吾利于速战，则将夹渭而营，断我饷道，以持久困我，则进退不可，败之道也。不若缓

师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胜。”乃按军不动。居旬日，望气者言：“有黑气，状如斗鸡。”存审曰：“可以一战矣！”乃进军击掞，大败之，掞闭壁不复出。存审曰：“掞兵已败，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将王建及牧马于沙苑，掞以谓晋军且懈，乃夜遁去，存审追击于渭河，又大败之。张文礼弑赵王王镕，晋遣阎宝、李嗣昭等攻之，至辄战死，最后遣存审破之。

存审为将有机略，大小百余战，未尝败衄，与周德威齐名。德威死，晋之旧将独存审在。契丹攻遮虏，乃以存审为卢龙军节度使。时存审已病，辞不肯行，庄宗使人慰谕，强遣之。

庄宗灭梁入洛，存审自以身为大将，不得与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请朝京师。是时，郭崇韬权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审下，不乐其来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审妻郭氏泣诉于崇韬曰：“吾夫于国有功，而于公乡里之旧，奈何忍令死弃穷野！”崇韬愈怒。存审章累上，辄不许，存审伏枕叹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远俗，至于亡国之将、射钩斩袪之人，皆得亲见天子，奉觞为寿，而独予弃死于此，岂非命哉！”崇韬度存审病已亟，乃请许其来朝。徙存审宣武军节度使，卒于幽州。临终，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取将相，然履锋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镞百余而示之曰：“尔其勉哉！”存审三子：彦超、彦饶、彦卿。

彦超为汾州刺史。郭从谦弑庄宗，明宗入洛阳，是时，彦超为北京巡检，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彦超见留守张宪谋之。宪，儒者，事庄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纳之，彦超不从，存霸遂见杀。明宗即位，彦超来朝，明宗德之，劳曰：“河东无事，赖尔之力也。”以为建雄军留后。迁北京留守，徙镇昭义，罢为上将军，复为泰宁军节度使，又徙安远。彦超主藏奴王希全盗其赀，彦超稍责之，奴惧，夜叩其门，言有急，彦超出，见杀，赠太尉。

次子彦饶，为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天成元年，发汴兵三千戍瓦桥关，控鹤指挥使张谏为乱，杀权知州高逖，迫彦饶为帅。彦饶阳许之曰：“欲吾为帅，当止焚掠，明日以军礼见吾于南衙。”乃阴与拱衙指挥使庞起伏甲于衙内。明日，谏等皆集，伏兵发，诛谏等，杀四百余人，即日牒州事与推官韦俨。明宗下诏褒其忠略。其后累迁彰圣都指挥使，历曹、沂、饶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饶州刺史拜忠正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晋高祖起太原，彦饶以侍卫兵从废帝至河阳。废帝败，晋高祖以杨光远代彦饶将亲军，徙彦饶义成军节度使。范延光反，

白奉进以侍卫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进捕得五人，其三人义成兵也，因并斩之，彦饶怒。明日，奉进从数骑过彦饶谢不先告而杀，彦饶曰："军士各有部分，义成兵卒岂公所得斩邪？何无主客之礼也！"奉进怒曰："军士犯法，安有彼此！且仆已自谢过，而公怒不息，欲与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饶不复留之，其麾下大噪，追奉进杀之，彦饶不之止也。已而屯驻军将马万等闻乱，以兵擒彦饶送之京师，遂以彦饶应延光反闻。行至赤冈，高祖使人杀之，下诏削夺在身官爵。彦饶与晋初无衅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驭其军，杀奉进已非其本意，以反见诛，非其罪也！

○史建瑭 子匡翰

史建瑭，雁门人也。晋王为雁门节度使，其父敬思为九府都督，从晋王入关破黄巢，复京师，击秦宗权于陈州，尝将骑兵为先锋。晋王东追黄巢于冤朐，还过梁，军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驿，独敬思与薛铁山、贺回鹘等十余人侍。晋王醉，留宿梁驿，梁兵夜围而攻之。敬思登驿楼，射杀梁兵十余人，会天大雨，晋王得与从者俱去，缒尉氏门以出。而敬思为梁追兵所得，见杀。

建瑭少事军中为裨校，自晋降丁会，与梁相距于潞州，建瑭已为晋兵先锋。梁兵数为建瑭所杀，相戒常避史先锋。梁遣王景仁攻赵，晋军救赵，建瑭以先锋兵出井陉，战于柏乡。梁军为方阵，分其兵为二：汴、宋之军居左，魏、滑之军居右。周德威击其左，建瑭击其右，梁军皆走，遂大败之。以功加检校左仆射。

天祐九年，晋攻燕，燕王刘守光乞师于梁，梁太祖自将击赵，围枣强、蓨县。是时晋精兵皆北攻燕，独符存审与建瑭以三千骑屯赵州。梁军已破枣强，存审扼下博桥。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骑为五队：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将其一，约各取梁刍牧者十人会下博。至暮，擒梁兵数十，皆杀之，各留其一人，纵使逸去，告之曰："晋王军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骑为梁旗帜，杂其刍牧者，暮叩梁营，杀其守门卒，纵火大呼，斩击数十百人。而梁刍牧者所出，各遇晋兵，有所亡失，其纵而不杀者，归而皆言晋军且至。梁太祖夜拔营去，蓨县人追击之，梁军弃其辎重铠甲不可胜计。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剧，而晋军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后从庄宗入魏博，败刘掞于故元城，累以功历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晋军讨张文礼于镇州，建瑭以先锋兵下赵州，执其刺史王珽。兵傅镇州，建瑭攻其城门，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建瑭子匡翰，尚晋高祖女，是为鲁国长公主。匡翰为将，沉毅有谋，而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不名。历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彰圣马军都指挥使。事晋为怀和二州刺史、郑州防御使、义成军节度使，所至兵民称慕之。史氏世为将，而匡翰好读书，尤喜《春秋三传》，与学者讲论，终日无倦。义成军从事关澈尤嗜酒，尝醉骂匡翰曰："近闻张彦泽脔张式，未见史匡翰斩关澈，天下谈者未有偶尔！"匡翰不怒，引满自罚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

王建及，许州人也。少事李罕之，从罕之奔晋，为匡卫指挥使。梁、晋战柏乡，相距鄗邑野河上，镇、定兵扼河桥，梁兵急击之。庄宗登高台望见镇、定兵将败，顾建及曰："桥为梁夺，则吾军危矣，奈何？"建及选二百人驰击梁兵，梁兵败，解去。从战莘县、故元城，皆先登陷阵，以功累拜辽州刺史，将银枪效节军。

晋攻杨刘，建及躬自负葭苇堙堑，先登拔之。从战胡柳，晋兵已败，与梁争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阵。庄宗至山下望梁阵坚而整，呼其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因驰骑犯之，建及以银枪军继进，梁兵下走，阵山西，晋兵遂得土山。诸将皆言："溃兵未集，日暮不可战。"阎宝曰："彼阵山上，吾在其下，尚能击之，况以高而击下，不可失也。"建及以为然，因白庄宗曰："请登高望臣破敌！"即呼众曰："今日所失辎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驰犯梁阵，梁兵大败。晋遂军德胜，为南北城于河上。梁将贺瑰攻其南城，以竹笮维战舰于河，晋兵不得渡，南城危甚。庄宗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梁战舰者，至于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铠执槊呼曰："梁、晋一水间尔，何必巧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积薪，自上流纵火焚梁战舰，建及以二舟载甲士随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晋军乃得渡。救南城，瑰围解去。

自庄宗得魏博，建及将银枪效节军。建及为将，喜以家赀散士卒。庄宗遣宦官韦令图监其军，令图言："建及得士心，惧有异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钦

元行钦，幽州人也。为刘守光裨将，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钦以兵攻仁恭于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钦害诸兄弟。其后晋攻幽州，守光使行钦募兵云、朔间。是时明宗掠地山北，与行钦相拒广边军，凡八战，明

宗七射中行钦，行钦拔矢而战，亦射明宗中股。行钦屡败，乃降。明宗抚其背而饮以酒曰：“壮士也！”因养以为子。常从明宗战，数立功。庄宗已下魏，益选骁将自卫，闻行钦骁勇，取之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

庄宗好战而轻敌，与梁军战潘张，军败而溃，庄宗得三四骑驰去，梁兵数百追及，攒槊围之。行钦望其旗而识之，驰一骑，夺剑断其二矛，斩首一级，梁兵解去。庄宗还营，持行钦泣曰：“富贵与卿共之！”由是宠绝诸将。拜忻州刺史，迁武宁军节度使。庄宗宴群臣于内殿，酒酣乐作，道平生战阵事以为笑乐，而怪行钦不在，因左右顾视曰：“绍荣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绍荣散官，不得与也。”庄宗罢会不乐。明日，即拜行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内殿，但宴武臣而已。

赵在礼反于魏，庄宗方选大将击之，刘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绍荣指挥。”乃以为鄴都行营招抚使，将二千人讨之。行钦攻鄴南门，以诏书招在礼。在礼送羊酒犒军，登城谓行钦曰：“将士经年离去父母，不取敕旨奔归，上贻圣忧，追悔何及？若公善为之辞，尚能改过自新。”行钦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过必当赦宥。”在礼再拜，以诏书示诸军。皇甫晖从旁夺诏书坏之，军士大噪。行钦具以闻，庄宗大怒，敕行钦：“破城之日，无遗种！”乃益召诸镇兵，皆属行钦。行钦屯澶州，分诸镇兵为五道，毁民车轮、门扉、屋椽为筏，渡长庆河攻冠氏门，不克。

是时，邢、洺诸州，相继皆叛，而行钦攻鄴无功，庄宗欲自将以往，群臣皆谏止，乃遣明宗讨之。明宗至魏，军城西，行钦军城南。而明宗军变，入于魏，与在礼合。行钦闻之，退屯卫州，以明宗反闻。庄宗遣金枪指挥使李从璟驰诏明宗计事。从璟，明宗子也。行至卫州，而明宗已反，行钦乃系从璟，将杀之，从璟请还京师，乃许之。明宗自魏县引兵南，行钦率兵趋还京师。从庄宗幸汴州，行至荥泽，闻明宗已渡黎阳，庄宗复遣从璟通问于明宗，行钦以为不可，因击杀从璟。

明宗入汴州，庄宗至万胜镇，不得进，与行钦登道旁冢，置酒，相顾泣下。有野人献雉，问其冢名，野人曰：“愁台也。”庄宗益不悦，因罢酒去。西至石桥，置酒野次，庄宗谓行钦曰：“卿等从我久，富贵急难无不同也。今兹危蹙，而默默无言，坐视成败。我至荥泽，欲单骑渡河，自求总管，卿等各陈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钦泣而对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抚养，位至将相。危难之时，不能报国，虽死无

以塞责。”因与诸将百余人，皆解髻断发，置之于地，誓以死报，君臣相持恸哭。

庄宗还洛阳，数日，复幸汜水。郭从谦反，庄宗崩，行钦出奔。行至平陆，为野人所执，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两足，载以槛车，送京师。明宗见之，骂曰：“我兒何负于尔！”行钦□真目直视曰：“先皇帝何负于尔！”乃斩于洛阳市，市人皆为之流涕。

呜呼！死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义不苟生尔。故曰：主在与在，主亡与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变于魏，诸将未知去就，而行钦独以反闻，又杀其子从璟，至于断发自誓，其诚节有足嘉矣。及庄宗之崩，不能自决，而反逃死以求生，终于被执而见杀。其言虽不屈，而死非其志也，乌足贵哉！

○安金全

安金全，代北人也。为人骁果，工骑射，号能擒生踏伏。事晋为骑将，数从庄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庄宗已下魏博，与梁相距河上。梁将王檀袭太原，晋兵皆从庄宗于河上，太原无备，监军张承业大恐，率诸司工匠登城捍御，而外攻甚急。金全强起谓承业曰：“太原，晋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则大事去矣！老夫诚惫矣，然尚能为公破贼。”承业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马，召率子弟及故将吏得百余人，夜出北门，击檀于羊马城中，檀军惊溃，而晋救兵稍至。然庄宗不以金全为能，终其世不录其功。金全与明宗有旧，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镇二年，召还京师，以疾卒。

○袁建丰

袁建丰，不知其世家也。晋王讨黄巢至华阴，阑得之，时方九岁，爱其俊爽，收养之。长习骑射，为铁林都虞候，从击王行瑜、李匡威，以功迁突阵指挥使。从庄宗破夹城，战柏乡，迁左厢马军指挥使。明宗为衙内指挥使，建丰为副使，从庄宗入魏，取卫、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击梁将王千，斩首千余级，获其将校七十余人。迁相州刺史。从战胡柳，指挥使孟谦据相州叛，建丰还讨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风废。明宗即位，以旧恩召还京师，亲幸其第，抚慰甚厚，加检校太尉，遥领镇南军节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赠太尉。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满城人也。父再遇，为汴州军校，鄴居军中，以勇力闻。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见用，复归庄宗于河上，庄宗以为孝义指挥使，数从征伐有功，同光中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庄宗东幸汴州，汴州节度使孔循怀二志，使北门迎明宗，西门迎庄宗，所以供帐委积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责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杀之恩，奈何欲纳总管而负国！"循不答。鄴度循不可争，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时方在汴，鄴欲杀之，以坚人心。循知其谋，取藏其家，鄴无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将五百骑西迎庄宗于汜水，呜咽泣下，庄宗亦为之嘘唏，乃使以兵为先锋。庆宗至汴西，不得入，还洛阳，遇弑。明宗入洛，鄴请死于马前，明宗嘉叹久之。明年，荆南高季兴叛，明宗遣襄州节度使刘训等招讨，而以东川董璋为西南面招讨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峡。已而训等无功见黜，诸将皆罢，璋亦尝出兵，惟鄴独取三州，乃以夔州为宁江军，拜鄴节度使。已而又取归州，数败季兴之兵。鄴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数以谏。鄴怒，遣人告善达受人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遂死于狱中。鄴病，见善达为祟，卒于镇。

唐臣传第十四

○符习

符习，赵州昭庆人也。少事赵王王镕为军校，自晋救赵，破梁军柏乡，赵常遣习将兵从晋。晋军德胜，张文礼弑赵王王镕，上书庄宗，求习归赵。庄宗遣之，习号泣曰："臣世家赵，受赵王恩，王尝以一剑与臣使自效，今闻王死，欲以剑自裁，念卒无益，请击赵破贼，报王冤。"庄宗壮之，乃遣阎宝、史建瑭等助习讨文礼，以习为镇州兵马留后。习攻文礼不克，庄宗用佗将破之。拜习成德军节度使，习辞不敢受，乃以相、卫二州为义宁军，以习为节度使，习辞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愿授臣河南一镇，得自攻取之。"乃拜习天平军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习亦未尝攻取。后徙镇安国，又徙平卢。

赵在礼作乱，遣习以镇兵讨贼。习未至魏，而明宗兵变，习不敢进。明宗遣人招之，习见明宗于胙县，而以明宗举兵不顺，去就之意未决，霍彦威绐习曰："主上所杀者十人，公居其四，复何犹豫乎？"习意乃决。平卢监军杨希望闻习为明宗所召，乃以兵围习家属，将杀之。指挥使王公俨素为希望所信，绐希望曰："内侍尽忠朝廷，诛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变，习家不足虑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俨因擒希望斩之，习家属由是获免。而公俨宣言青人不便习之严急，不欲习复来，因自求为节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温代习镇平卢，拜公俨登州刺史。公俨不时承命，知温擒而杀之。习复镇天平，徙镇宣武。

习素为安重诲所不悦，希其旨者上言习厚敛汴人，乃以太子太师致仕，归昭庆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谦为赵州刺史以奉养之。习以无罪，怏怏失职，纵猎剧饮以自娱。居岁余，中风卒，赠太师。

习二子：令谦、蒙。令谦有勇力，善骑射，以父任为将，官至赵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号泣送葬者数千人，当时号为良刺史。蒙少好学，性刚鲠，为成德军节度副使。后事晋，官至礼部侍郎。

○乌震

乌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赵王王镕为军卒，稍以功迁裨校，隶符习军。习从庄宗于河上，而镕为张文礼所弑，震从习讨文礼，而家在

赵，文礼执震母妻及子十余人以招震，震不顾。文礼乃皆断其手鼻，割而不诛，纵至习军，军中皆不忍正视。震一恸而止，愤激自励，身先士卒。晋军攻破镇州，震以功拜刺史，历深、赵二州。震为人纯质，少好学，通《左氏春秋》，喜作诗，善书。及为刺史，以廉平为政有声，迁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陆转运使。明宗闻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讨使，领宁国军节度使，代房知温戍于卢台军。始至而戍兵龙晊等作乱，见杀，赠太师。

呜呼！忠孝以义则两得，吾既已言之矣，若乌震者，可谓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禄而任人之事，事有任，专其责，而其国之利害，由己之为不为，为之虽利于国，而有害于其亲者，犹将辞其禄而去之。矧其事众人所皆可为，而任不专己，又其为与不为，国之利害不系焉者，如是而不顾其亲，虽不以为利，犹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亲以孝，然后能事其君以忠，若乌震者，可谓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哉！

○孔谦

孔谦，魏州人也，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晋，庄宗以为度支使。谦为人勤敏，而倾巧善事人，庄宗及其左右皆悦之。自少为吏，工书算，颇知金谷聚敛之事。晋与梁相拒河上十余年，大小百余战，谦调发供馈，未尝阙乏，所以成庄宗之业者，谦之力为多，然民亦不胜其苦也。

庄宗初建大号，谦自谓当为租庸使，而郭崇韬用魏博观察使判官张宪为使，以谦为副。谦已怏怏。既而庄宗灭梁，谦从入汴，谓崇韬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非张宪不可。"崇韬以为然，因以宪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卢革判租庸。谦益失望，乃阴求革过失，而革尝以手书假租庸钱十万，谦因以书示崇韬，而微泄其事，使革闻之。革惧，遂求解职以让崇韬，崇韬亦不肯当。庄宗问："谁可者？"崇韬曰："孔谦虽长于金谷，而物议未可居大任，不若复用张宪。"乃趣召宪。宪为人明辩，人颇忌之，谦因乘间谓革曰："租庸钱谷，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办。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轻以任人。"革以语崇韬，崇韬罢宪不召，以兴唐尹王正言为租庸使。谦益愤愤，因求解职。庄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赖伶官景进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风，不任事，景进数以为言，乃罢正言，以谦为租庸使，赐"丰财赡国功臣"。

谦无佗能，直以聚敛为事。庄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

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谦悉违诏督理。故事：观察使所治属州事，皆不得夺达，上所赋调，亦下观察使行之。而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不关观察，观察使交章论理，以谓："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伪梁之弊，不可为法。今唐运中兴，愿还旧制。"诏从其请，而谦不奉诏，卒行直帖。又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诏暴谦罪，斩于洛市，籍没其家。遂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

○张延朗

张延朗，汴州开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为郓州粮料使。明宗克郓州，得延朗，复以为粮料使，后徙镇宣武、成德，以为元从孔目官。明宗即位，为庄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军节度使。长兴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盐铁转运使。其后用兵，以国计为重，遂以宰相领其职。乾符已后，天下丧乱，国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无常，随时调敛，兵罢则止。梁兴，始置租庸使，领天下钱谷，废盐铁、户部、度支之官。庄宗灭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诛租庸使孔谦而废其使职，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盐铁，号曰判三司。延朗因请置三司使，事下中书。中书用唐故事，拜延朗特进、工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诏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延朗号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而天下钱谷亦无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报曰："三司事忙，无暇。"闻者笑之。历泰宁、雄武军节度使。废帝以为吏部尚书兼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

晋高祖有异志，三司财货在太原者，延朗悉调取之，高祖深以为恨。晋兵起，废帝欲亲征，而心畏高祖，迟疑不决，延朗与刘延朗等劝帝必行。延朗籍诸道民为丁及括其马，丁马未至，晋兵入京师，高祖得延朗，杀之。

○李严

李严，幽州人也，初名让坤。事刘守光为刺史，后事庄宗为客省使。严为人明敏多艺能，习骑射，颇知书而辩。同光三年，使于蜀，为

王衍陈唐兴复功德之盛，音辞清亮，蜀人听之皆竦动。衍枢密使宋光嗣召严置酒，从容问中国事。严对曰：“前年天子建大号于鄴宫，自郓趋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犹三十万，东渐于海，西极甘凉，北慑幽陵，南逾闽岭，四方万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杨氏承累世之强，凤翔李公恃先朝之旧，皆遣子入侍，稽首称藩。至荆、湖、吴越，修贡赋，效珍奇，愿自比于列郡者，至无虚月。天子方怀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势，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吴越非吾所知，若凤翔则蜀之姻亲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闻契丹日益强盛，大国其可无虑乎？”严曰：“契丹之强，孰与伪梁？”光嗣曰：“比梁差劣尔！”严曰：“唐灭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发一镇之众，可以灭虏使无类。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论，盖不欲穷兵黩武也。”蜀人闻严应对，愈益奇之。

是时，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险自安，穷极奢僭。严自蜀还，具言可取之状。初，庄宗遣严以名马入蜀，市珍奇以充后宫，而蜀法严禁以奇货出剑门，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严无所得而还，惟得金二百两、地衣、毛布之类。庄宗闻之，大怒曰：“物归中国，谓之‘入草’，王衍其能免为‘入草人’乎？”于是决议伐蜀。

冬，魏王继岌西伐，以严为三川招讨使，与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过州县皆迎降。延孝至汉州，王衍告曰：“得李严来即降。”众皆以伐蜀之谋自严始，而衍怨严深，不宜往。严闻之喜，即驰骑入益州。衍见严，以妻母为托，即日以蜀降。严还，明宗以为泗州防御使，客省使如故。

其后孟知祥屈强于蜀，安重诲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严乃求为西川兵马都监。将行，其母曰：“汝前启破蜀之谋，今行，其以死报蜀人矣！”严不听。初，严与知祥同事庄宗，时知祥为中门使，严尝有过，庄宗怒甚，命斩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缓，入白庄宗曰：“严小过，不宜以喜怒杀人，恐失士大夫心。”庄宗怒稍解，命知祥监笞严二十而释之。知祥虽与严有旧恩，而恶其来。蜀人闻严来，亦皆恶之。严至，知祥置酒从容问严曰：“朝廷以公来邪？公意自欲来邪？”严曰：“君命也。”知祥发怒曰：“天下藩镇皆无监军，安得尔独来此？此乃孺子荧惑朝廷尔！”即擒斩之，明宗不能诘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为客将，明宗即位，以为客省使、

左卫大将军。明宗祀天南郊，东、西川当进助礼钱，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骄恣，见藩臣不以礼。东川节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辞醉不往，于传舍与倡妓饮。璋怒，率衙兵露刃之传舍，仁矩惶恐，不袜而靴走庭中，璋责之曰："尔以西川能斩李严，谓我独不能斩尔邪！"顾左右牵出斩之。仁矩涕泣拜伏谢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见其妻子，以厚谢之。仁矩还，言璋必反。仁矩素为安重诲所亲信，自璋有异志，重诲思有以制之，乃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仁矩为节度使，遣姚洪将兵戍之。璋以书至京师告其子光业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节髦，又以兵戍之，是将杀我也。若唐复遣一骑入斜谷，吾反必矣！与汝自此而决。"光业私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诲，重诲不省。仁矩至镇，伺璋动静必以闻，璋益疑惧，遂决反。重诲又遣荀咸乂将兵益戍阆州，光业亟言以为不可，重诲不听。咸乂未至，璋已反，攻阆州，仁矩召将校问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贼锋方锐，宜坚壁以挫之。守旬日，大军必至，贼当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当我精锐之师！"即驱之出战，兵未交而溃，仁矩被擒，并其家属皆见杀。

○毛璋

毛璋，沧州人也。梁末，戴思远为横海军节度使，璋事思远为军校。晋已下魏博，思远弃沧州出奔，璋以沧州降晋，以功为贝州刺史。璋为人有胆勇，自晋与梁相拒河上，璋累战有功。庄宗灭梁，拜璋华州节度使。在镇多不法，议者疑其有异志，乃徙璋镇昭义。璋初欲拒命，其判官边蔚切谏谕之，乃听命。璋累历藩镇，又在华州得魏王继岌伐蜀余赀，既富而骄，益为淫侈。尝服赭袍饮酒，使其所得蜀奴为王衍宫中之戏于前。明宗闻而恶之，召为金吾上将军。东川董璋上书言璋遣子廷赟持书往西川，疑其有奸。明宗乃遣人追还廷赟，并璋下御史狱。廷赟款称实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无私书。璋无罪名，有司议："璋前任藩镇，阴畜异图，及处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见任官，勒还私第。

初，廷赟之蜀，与其客赵延祚俱，及召下狱，延祚多捃璋阴事欲言之，璋许延祚重赂以灭口。既出而责赂于璋，不与，延祚乃诣台自言，并璋复下狱，鞫之无状。中丞吕梦奇议曰："璋前经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责赂之故，复加织罗。"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梦奇受赂而劾狱不尽，乃移军巡狱。狱吏希旨，锻炼其事，璋具伏：许赂延祚而未与，尝以马借梦奇而无受赂。璋坐长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赐自尽。

唐臣传第十五

○硃弘昭 冯□附

硃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为客将，明宗即位，为文思使。与安重诲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为东川节度使，乃以弘昭为副使。西川孟知祥杀其监军李严，弘昭大惧，求还京师，璋不许，遂相猜忌，弘昭益开怀待之不疑，璋颇重其为人。后璋有军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迁左卫大将军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凤翔节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无功，明宗遣安重诲督军。是时重诲已有间。重诲至凤翔，弘昭迎谒，礼甚恭，延重诲于家，使其妻妾侍饮食。重诲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谗间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诲怨望，又阴遣人驰告敬瑭，使拒重诲。会敬瑭以粮饷不继，遽烧营返军。重诲亦以被谗召还，过凤翔，弘昭闭门不纳，重诲由此得罪死。枢密使范延光尤恶弘昭为人，罢为左武卫上将军、宣徽南院使。久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是时，明宗已病，而秦王从荣祸起有端，唐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祸。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日夕更见，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许。延寿使其妻兴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汉琼、王淑妃进说，故皆得罢。以弘昭及冯赟代延寿、延光，弘昭入见，辞曰："臣厮养之才，不足当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养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视事。

冯赟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为阍者。赟为兒时，以通黠为明宗所爱。明宗为节度使，以赟为进奏官。明宗即位，即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历河东忠武节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复进见，而孟汉琼、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赟并掌机务于中，大事皆决此四人。及杀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给事中陈乂，为人险谲，好阴谋，尝事梁张汉杰，又事郭崇韬，两人皆辄败死，弘昭乃引以为枢密直学士，而用其谋。是时，弘昭、赟遣汉琼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汉琼权知后事。明年正月，汉琼请入朝，弘昭、赟乃议徙成德范延光代汉琼，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凤翔潞王从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汉琼故，轻易其地，又不降制书，第遣使者监其上道，从珂由此遂反。从珂兵已东，愍帝大惧，遣人召弘昭计事。弘昭谓其客穆延晖曰："上召我急，将罪我也。吾兒妇，君之女也，其以归，无使及祸。"乃拔剑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见甚急，弘昭呼曰："穷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从进闻之，亦杀赟于家，赟母新

死，子母弃尸于道，妻子皆见杀。赟有子三岁，其故吏张守素匿之以免。汉高祖即位，赠弘昭尚书令，赟中书令。

○刘延朗

刘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废帝起于凤翔，与共事者五人：节度判官韩昭胤，掌书记李专美，牙将宋审虔，客将房暠，而延朗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废帝为北京留守，不降制书，遣供奉官赵处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计议，昭胤等皆劝帝反，由是事无大小，皆此五人谋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说，有瞽者张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无不中，暠素信之。尝引濛见帝，闻其语声，惊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问于神，神传语曰："三珠并一珠，驴马没人驱。岁月甲庚午，中兴戊己土。"暠不晓其义，使问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传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为馆驿巡官。

帝将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惧，使暠问濛，濛传神语曰："王当有天下，可无忧！"于是决反，使专美作檄书，言："硃弘昭、冯赟幸明宗病，杀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离间骨肉，将问罪于朝！"遣使者驰告诸镇，皆不应，独陇州防御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计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调率城中民财以给军。王思同率诸镇兵围凤翔，废帝惧，又遣暠问神，神曰："王兵少，东兵来，所以迎王也。"已而东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师，即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维应顺元年，岁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顾赟曰："张濛神言，岂不验哉！"由是赟益见亲信，而专以巫祝用事。

帝既立，以昭胤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专美为比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审虔为皇城使，暠为宣徽北院使，延朗为庄宅使。久之，昭胤、暠为枢密使，延朗为副使，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而薛文遇亦为职方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由是审虔将兵，专美、文遇主谋议，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机密。

初，帝与晋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来朝，而心颇自疑，欲求归镇，且难言之，乃阳为羸疾，灸灼满身，冀帝怜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师，昭胤、专美曰："敬瑭与赵延寿皆尚唐公主，不可独留。"乃复授高祖河东而遣之。是时，契丹数寇北边，以高祖为大同、振武、威塞、彰国等军蕃汉马步军都总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变，拥高祖呼"万岁"，高祖惧，斩三十余人而后止。于是帝益疑之。

是时，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馈运刍粮，远近劳弊。帝与延朗等日夕谋议，而专美、文遇迭宿中兴殿卢，召见访问，常至夜分而罢。是时，高祖弟重胤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动静言语以报高祖，高祖益自危惧。每帝遣使者劳军，即阳为羸疾不自堪，因数求解总管以探帝心。是时，帝母魏氏追封宣宪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议立寝宫。高祖建言陵与民家墓相杂，不可立宫。帝疑高祖欲毁民墓，为国取怨，帝由此发怒，罢高祖总管，徙郓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赵延义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静以弭灾，其事遂止。

后月余，文遇独直，帝夜召之，语罢敬瑭事，文遇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国家之事，断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迟速尔，不如先事图之。"帝大喜曰："术者言朕今年当得一贤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书除目，夜半下学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两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闻。敬瑭上书，言帝非明宗子，而许王从益次当立。帝得书大怒，手坏而投之，召学士马胤孙为答诏，曰："宜以恶语诋之。"

延朗等请帝亲征，帝心忧惧，常恶言敬瑭事，每戒人曰："尔无说石郎，令我心胆堕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屡迫之，乃行。至怀州，帝夜召李崧问以计策。文遇不知而继至，帝见之色变，崧蹑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见文遇肉颤，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误大事，刺之益丑。"乃已。是时，契丹已立敬瑭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审虔将千骑至白马坡踏战地，审虔曰："何地不堪战？虽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还也。"帝遂还，自焚。高祖入京师，延朗等六人皆除名为民。

初，延朗与暠并掌机密，延朗专任事，诸将当得州者，不以功次为先后，纳赂多者得善州，少及无赂者得恶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患之，而不能争也，但日饱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议事，则垂头阳睡不省。及晋兵入，延朗以一骑走南山，过其家，指而叹曰："吾积钱三十万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为追兵所杀。晋高祖闻暠常不与延朗事，哀之，后复以为将。岁余卒。专美事晋为大理卿，开运中卒。当晋之将起，废帝以昭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河阳节度使，与审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终。

呜呼，祸福成败之理，可不戒哉！张濛神言验矣，然焉知其不为祸也！予之所记，大抵如此，览者可以深思焉。废帝之起，所与图议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顺之理，虽有智者为之谋，未必能不败，况如此

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见其始终之际云。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阴诸部人也。少为骑将，从庄宗破梁夹城，战柏乡，累以功迁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历应岚二州刺史、宿州团练使、昭武军节度使，徙镇保义，皆有善政。潞王从珂反于凤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讨之，思立有捧圣、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属思同。思同至凤翔，军叛，降于从珂。思立闻之，欲尽诛羽林千人家属，未及，而从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圣兵城守，从珂兵傅其城，呼曰："西兵七万策新天子，尔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陕人于死耳！"捧圣兵闻之，皆解甲，思立遂开门迎从珂。废帝即位，以思立初无降意，颇不悦之，徙安远，又徙安国，以年老罢为右神武统军。石敬瑭反太原，废帝以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废帝幸怀州，遣思立将从驾骑兵出团柏谷救张敬达，未至，而敬达死，杨光远降晋，思立疾，卒于道。晋高祖入立，赠太子少师。

○康义诚

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骑射事晋王，庄宗时为突骑指挥使。从明宗讨赵在礼，至魏而军变，义诚前陈庄宗过失，劝明宗南向。明宗即位，迁捧圣指挥使，领汾州刺史。从破硃守殷，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复为亲军都指挥使，领河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王从荣素骄，自为河南尹，典六军，拜大元帅，唐诸大臣皆惧祸及，思自脱，独义诚心结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从荣谋以兵入宫，唐大臣硃弘昭、冯赟等皆以为不可，而义诚独持两端。从荣已举兵，至天津桥，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义诚，使自处置，而义诚卒不出兵。马军指挥使硃弘实以兵击从荣，从荣败走，见杀。

三司使孙岳尝为冯赟言从荣必败之状，义诚闻而不悦。及从荣死，义诚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检阅从荣家赀。岳至，义诚乘乱，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见杀，明宗不能诘。义诚已杀岳，又以从荣故，与弘实有隙。愍帝即位，弘实常以诛从荣功自负，义诚心益不平。

潞王从珂反凤翔，王思同率诸镇兵围之，兴元张虔钊兵叛降从珂，思同走，诸镇兵皆溃。愍帝大怒，谓硃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

出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范，诸公以大计见迫，不能独违，事一至此，何方转祸？吾当率左右往迎吾兄，逊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对，义诚前曰：“西师惊溃，主将怯耳。今京师兵尚多，臣请尽将以西，扼关而守，招集亡散，以为后图。”愍帝以为然，幸左藏库，亲给将士人绢二十匹，钱五千。是时，明宗山陵未毕，帑藏空虚。军士负物扬言曰：“到凤翔更请一分。”硃弘实见军士无斗志，而义诚尽将以西，疑其二心，谓义诚曰：“今西师小衄，而无一骑东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见兵守京师以自固，彼虽幸胜，特得虔钊一军耳。诸镇之兵在后，其敢径来邪！”义诚怒曰：“如此言，弘实反矣！”弘实曰：“公谓谁欲反邪？”其声厉而闻。愍帝召两人，争于前，帝不能决，遂斩弘实，以义诚为招讨使，悉将禁军以西。愍帝奔卫州。义诚行至新安，降于从珂。清泰元年四月，斩于兴教门外，夷其族。

呜呼！五代为国，兴亡以兵，而其军制，后世无足称焉。惟侍卫亲军之号，今犹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遗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谓盛哉！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推其名号可知矣。天子自为将，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是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语曰：“涓涓不绝，流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属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亲军之号，始于明宗，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亲军也，皆不见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属此两司矣。

○药彦稠

药彦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为骑将，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从王晏球破王都定州，迁侍卫步军都虞候，领寿州节度使。安重诲矫诏遣河中指挥使杨彦温逐其节度使潞王从珂。以彦稠为招讨使，明宗疑彦温有所说，戒彦稠得彦温毋杀，将讯之。彦稠希重诲旨，杀彦温以灭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长兴中，为静难军节度使，党项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杀回鹘使者，明宗遣彦稠与灵武康福会兵击之，阿埋

等亡窜山谷。明宗以谓党项知惧，可加约束而绥抚之。使者未至，彦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鱼谷，尽诛其族，获其大首领连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谓其使者曰："吾诛党项，非有所利也。凡军中所获，悉与士卒分之，毋以进奉为名，重敛军士也。"已而彦稠以党项所掠回鹘进奉玉两团及遗秦王金装胡□录等来献，明宗曰："吾已语彦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赐彦稠。又逐盐州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余人。

潞王从珂反，彦稠为招讨副使。王思同兵溃，彦稠与思同俱东走，为潞王兵所得，囚之华州狱，已而杀之。晋高祖立，赠侍中。

唐臣传第十六

○豆卢革

豆卢革，父瓒，唐舒州刺史。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为尚书郎萧希甫驳正，革颇患之。庄宗已灭梁，革乃荐韦说为相。说，唐末为殿中侍御史，坐事贬南海，后事梁为礼部侍郎。革以说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说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

是时，庄宗内畏刘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韬虽尽忠于国，而亦无学术，革、说俯仰默默无所为，唯诺崇韬而已。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崇韬请论以法。是时唐新灭梁，朝廷纪纲未立，议者以为宜革以渐，而崇韬疾恶太甚，果于必行，说、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岁冬，选人吴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发，延皓及选吏尹玫皆坐死，尚书左丞判吏部铨崔沂等皆贬，说、革诣阁门待罪。由是一以新法从事，往往以伪滥驳放而毙踣羁旅、号哭道路者，不可胜数。及崇韬死，说乃教门人上书言其事，而议者亦以罪之。

是岁，大水，四方地连震，流民殍死者数万人，军士妻子皆采稆以食。庄宗日以责三司使孔谦，谦不知所为。枢密小吏段徊曰："臣尝见前朝故事，国有大故，则天子以硃书御札问宰相。水旱，宰相职也。"庄宗乃命学士草诏，手自书之，以问革、说。革、说不能对，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宝亿万，可以给军。水旱，天之常道，不足忧也。"革自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炼气以求长生，尝呕血数日，几死。二人各以其子为拾遗，父子同省，人以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说子为弘文馆学士，说以革子为集贤院学士。

庄宗崩，革为山陵使，庄宗已祔庙，革以故事当出镇，乃还私第，数日未得命，而故人宾客趣使入朝。枢密使安重诲诟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谏官希旨，上疏诬革纵田客杀人，说坐与邻人争井，遂俱罢。革贬辰州刺史，说溆州刺史，所在驰驿发遣。宰相郑珏、任圜三上章，请毋行后命，不报。革复坐请俸私自入，说卖官与选人，责授革费州司户参军，说夷州司户参军，皆

员外置同正员。已而窜革陵州，说合州，皆长流百姓。

初，说尝以罪窜之南海，遇赦，还寓江陵，与高季兴相知，及为相，常以书币相问遗。唐兵伐蜀，季兴请以兵入三峡，庄宗许之，使季兴自取夔、忠、万、归、峡等州为属郡。及破蜀，季兴无功，而唐用佗将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兴数请五州，以谓先帝所许，朝廷不得已而与之。及革、说再贬，因以其事归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诏陵、合州刺史监赐自尽。

革子升，说子涛，皆官至尚书郎，坐其父废。至晋天福初，涛为尚书膳部员外郎，卒。

○卢程

卢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时，程举进士，为盐铁出使巡官。唐亡，避乱燕、赵，变服为道士，游诸侯间。豆卢革为王处直判官，卢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时名族，与程门地相等，因共荐之以为河东节度推官。庄宗尝召程草文书，程辞不能。其后战胡柳，掌书记王诚殁于阵，庄宗还军太原，置酒谓监军张承业曰："吾以卮酒辟一书记于坐。"因举卮属巡官冯道。程位在道上，以尝辞不能，故不用，而迁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兒邪！"

庄宗已即位，议择宰相，而卢汝弼、苏循已死，次节度判官卢质当拜，而质不乐行事，乃言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可以为相，庄宗以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是时，朝廷新造，百度未备，程、革拜命之日，肩舆导从，喧呼道中。庄宗闻其声以问左右，对曰："宰相檐子入门。"庄宗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

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险，所至州县，驱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舆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驴夫于程者，程帖兴唐府给之，府吏启无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庄宗姊婿也，诣程诉其不可。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视圜骂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也！宰相取给州县，何为不可！"圜不对而去，夜驰至博州见庄宗。庄宗大怒，谓郭崇韬曰："朕误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尽，崇韬亦欲杀之，赖卢质力解之，乃罢为右庶子。庄宗入洛，程于路坠马，中风卒，赠礼部尚书。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为人明敏，善谈辩，见者爱其容止，及闻其论议纵横，益皆悚动。李嗣昭节度昭义，辟圜观察支使。梁兵筑夹城围潞州，逾年而晋王薨，晋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问圜去就之计，圜劝嗣昭坚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庄宗攻破梁夹城，闻圜为嗣昭画守计，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后嗣昭与庄宗有隙，圜数奉使往来，辨释谗构，嗣昭卒免于祸，圜之力也。嗣昭从庄宗战胡柳，击败梁兵，圜颇有功，庄宗劳之曰："儒士亦破体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张文礼弑王镕，庄宗遣嗣昭讨之。嗣昭战殁，圜代将其军，号令严肃。既而文礼子处球等闭城坚守，不可下，圜数以祸福谕镇人，镇人信之。圜尝拥兵至城下，处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尽，而久抗王师，若泥首自归，惧无以塞责，幸公见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难容贷，然罚不及嗣，子可从轻。其如拒守经年，伤吾大将，一朝困竭，方布款诚，以此计之，子亦难免。然坐而待毙，曷若伏而俟命？"处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子送状乞降，人皆称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将攻破镇州，处球虽见杀，而镇之吏民以尝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众。

其后以镇州为北京，拜圜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为政有惠爱。明年，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改圜行军司马，仍知真定府事。圜与崇韬素相善，又为其司马，崇韬因以镇州事托之，而圜多所违异。初，圜推官张彭为人倾险贪黩，圜不能察，信任之，多为其所卖。及崇韬领镇，彭为圜谋隐其公廨钱。庄宗遣宦者选故赵王时宫人百余，有许氏者尤有色，彭赂守者匿之。后事觉，召彭诣京师，将罪之，彭惧，悉以前所隐公钱簿书献崇韬，崇韬深德彭，不杀，由是与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罢司马，守工部尚书。

魏王继岌暨崇韬伐蜀，惧圜攻己于后，乃辟圜参魏王军事。蜀灭，表圜黔南节度使，圜恳辞不就。继岌杀崇韬，以圜代将其军而旋。康延孝反，继岌遣圜将三千人，会董璋、孟知祥等兵，击败延孝于汉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杀，圜悉将其军以东。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时，明宗新诛孔谦，圜选辟才俊，抑绝侥幸，公私给足，天下便之。

是秋，韦说、豆卢革罢相，圜与安重诲、郑珏、孔循议择当为相者，圜意属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为相，谓重诲曰："李琪非无文艺，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为之，太常卿崔协可也。"重诲以为然。佗日，明宗问谁可相者，重诲即以协对。圜前争曰："重诲未谙朝廷

人物，为人所卖。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而虚有仪表，号为‘没字碑’。臣以陛下误加采擢，无功幸进，此不知书，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几，岂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详审。然吾在籓时，识易州刺史韦肃，世言肃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肃或未可，则冯书记先朝判官，称为长者，可以相矣！”冯书记者，道也。议未决，重诲等退休于中兴殿廓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骂曰：“天下事一则任圜，二则任圜，圜乃何人！”圜谓重诲曰：“李琪才艺，可兼时辈百人，而谗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协，如弃苏合之丸而取蜣□良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重诲终以循言为信，居月余，协与冯道皆拜相。协在相位数年，人多嗤其所为，然圜与重诲交恶自协始。

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给券，重诲奏请自内出，圜以故事争之，不能得，遂与重诲辨于帝前，圜声色俱厉。明宗罢朝，后宫嫔御迎前问曰：“与重诲论者谁？”明宗曰：“宰相也。”宫人奏曰：“妾在长安，见宰相奏事，未尝如此，盖轻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给券卒自内出，圜益愤沮。重诲尝过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圜不与，由是二人益相恶。而圜遽求罢职，乃罢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请致仕，退居于磁州。

硃守殷反于汴州，重诲诬圜与守殷连谋，遣人矫制杀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饮而死。明宗知而不问，为下诏，坐圜与守殷通书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赠圜太傅。

○赵凤

赵凤，幽州人也，少以儒学知名。燕王刘守光时，悉黥燕人以为兵，凤惧，因髡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为博州刺史，凤为其判官。守奇卒，凤去为郓州节度判官。晋取郓州，庄宗闻凤名，得之喜，以为扈銮学士。庄宗即位，拜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庄宗及刘皇后幸河南尹张全义第，酒酣，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明日，遣宦者命学士作笺上全义，以父事之，凤上书极言其不可。全义养子郝继孙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赀财，固请籍没，凤又上书言：“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财，不可以示天下。”是时，皇后及群小用事，凤言皆不见纳。

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知

书，奏读多不称旨。孔循教重诲求儒者置之左右，而两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及凤为之。

凤好直言而性刚强，素与任圜善，自圜为相，颇荐进之。初，端明殿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下，而结衔又在官下。明年，凤迁礼部侍郎，因讽圜升学士于官上，又诏班在翰林学士上。圜为重诲所杀，而诬以谋反。是时，重诲方用事，虽明宗不能诘也，凤独号哭呼重诲曰："任圜天下义士，岂肯谋反！而公杀之，何以示天下？"重诲惭不能对。

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庄宗尤信重之，以为北京巡官。明宗为内衙指挥使，重诲欲试玄豹，乃使佗人与明宗易服，而坐明宗于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为神，将召至京师，凤谏曰："好恶，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术而召之，则倾国之人，皆将奔走吉凶之说，转相惑乱，为患不细。"明宗遂不复召。

硃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诛，又诏幸鄴。是时，从驾诸军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军中为之汹汹。而定州王都以为天子幸汴州诛守殷，又幸鄴以图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诣阁，请罢幸鄴，明宗不听，人情大恐，群臣不复敢言。凤手疏责安重诲，言甚切直，重诲以白，遂罢幸。

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凤言："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因以斧斫之，应手而碎。是时，宫中施物已及数千，因凤碎之乃止。

天成四年夏，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秘书少监于峤者，自庄宗时与凤俱为翰林学士，而峤亦讦直敢言，与凤素善。及凤已贵，而峤久不迁，自以材名在凤上而不用，因与萧希甫数非斥时政，尤诋訾凤，凤心衔之，未有以发。而峤与邻家争水窦，为安重诲所怒，凤即左迁峤秘书少监。峤因被酒往见凤，凤知其必不逊，乃辞以沐发，峤诟直吏，又溺于从者直卢而去。省吏白凤，峤溺于客次，且诟凤。凤以其事闻，明宗下诏夺峤官，长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

其后安重诲为边彦温等告变，明宗诏彦温等廷诘，具伏其诈，即斩之。后数日，凤奏事中兴殿，启曰："臣闻奸人有诬重诲者。"明宗曰："此闲事，朕已处置之，卿可无问也。"凤曰："臣所闻者，系国家利害，陛下不可以为闲。"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严宏壮者，栋梁柱石

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栋，去其一柱，则倾危矣。大臣，国之栋梁柱石也，且重诲起微贱，历艰危，致陛下为中兴主，安可使奸人动摇！”明宗改容谢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彦温等三家。

其后重诲得罪，群臣无敢言者，独凤数言重诲尽忠。明宗以凤为朋党，罢为安国军节度使。凤在镇所得俸禄，悉以分将校宾客。废帝入立，召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笃，自筮，投蓍而叹曰：“吾家世无五十者，又皆穷贱，吾今寿过其数而富贵，复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袭吉

李袭吉，父图，洛阳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后也。乾符中，袭吉举进士，为河中节度使李都搉盐判官。后去之晋，晋王以为榆次令，遂为掌书记。袭吉博学，多知唐故事。迁节度副使，官至谏议大夫。晋王与梁有隙，交兵累年，后晋王数困，欲与梁通和，使袭吉为书谕梁，辞甚辨丽。梁太祖使人读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叹曰：“李公僻处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顾其从事敬翔曰：“善为我答之。”及翔所答，书辞不工，而袭吉之书，多传于世。袭吉为人恬淡，以文辞自娱，天祐三年卒。以卢汝弼代为副使。

汝弼工书画，而文辞不及袭吉。其父简求为河东节度使，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晋王薨，庄宗嗣为晋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

庄宗即位，赠袭吉礼部尚书、汝弼兵部尚书。

○张宪

张宪，字允中，晋阳人也。为人沈静寡欲，少好学，能鼓琴饮酒。庄宗素知其文辞，以为天雄军节度使掌书记。庄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迁刑部侍郎、判吏部铨、东都副留守。宪精于吏事，甚有能政。

庄宗幸东都，定州王都来朝，庄宗命宪治鞠场，与都击鞠。初，庄宗建号于东都，以鞠场为即位坛，于是宪言：“即位坛，王者所以兴也。汉鄗南、魏繁阳坛，至今皆在，不可毁。”乃别治宫西为鞠场，场未成，庄宗怒，命两虞候亟毁坛以为场。宪退而叹曰：“此不祥之兆也！”

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铠仗以给军，有细铠五百，宪遂给之而不以闻。庄宗至魏，大怒，责宪驰自取之，左右谏之乃止。又问宪库钱几何。宪上库簿有钱三万缗，庄宗益怒，谓其嬖伶史彦琼曰："我与群臣饮博，须钱十余万，而宪以故纸给我。我未渡河时，库钱常百万缗，今复何在？"彦琼为宪解之乃已。

郭崇韬伐蜀，荐宪可任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宪在朝廷，枢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则为患不细。宪材诚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赵在礼作乱，宪家在魏州，在礼善待其家，遣人以书招宪，宪斩其使，不发其书而上之。庄宗遇弑，明宗入京师，太原犹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宪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来无诏书，而所乘马断其鞦，岂非战败者乎！宜拘之以俟命。"宪曰："吾本书生，无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岂有怀二心以幸变，第可与之俱死尔！"宪从事张昭远教宪奉表明宗以劝进，宪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发，见北京巡检符彦超，愿为僧以求生，彦超麾下兵大噪，杀存霸。宪出奔沂州，亦见杀。

呜呼！予于死节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巩廷美、杨温之死，予既已哀之。至于张宪之事，尤为之痛惜也。予于旧史考宪事实，而永王存霸、符彦超与宪传所书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盖方其变故仓卒之时。传者失之尔。然要其大节，亦可以见也，宪之志诚可谓忠矣。当其不顾其家，绝在礼而斩其使，涕泣以拒昭远之说，其志甚明。至其欲与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杀，反弃太原而出奔，然犹不知其心果欲何为也。而旧史书宪坐弃城而赐死，予亦以为不然。予之于宪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宪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节也。

○萧希甫

萧希甫，宋州人也。为人有机辩，多矫激，少举进士，为梁开封尹袁象先掌书记。象先为青州节度使，以希甫为巡官。希甫不乐，乃弃其母妻，变姓名，亡之镇州，自称青州掌书记，谒赵王王镕。镕以希甫为参军，尤不乐，居岁余，又亡之易州，削发为僧，居百丈山。庄宗将建国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隐逸之士，幽州李绍宏荐希甫为魏州推官。

庄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诰，有诏定内宴仪，问希甫："枢密使得坐

否？”希甫以为不可。枢密使张居翰闻之怒，谓希甫曰：“老夫历事三朝天子，见内宴数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对。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齿。宰相豆卢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为驾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

庄宗灭梁，遣希甫宣慰青齐，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发哀服丧，居于魏州，人有引汉李陵书以讥之曰：“老母终堂，生妻去室。”时皆传以为笑。

明宗即位，召为谏议大夫。是时，复置匦函，以希甫为使，希甫建言：“自兵乱相乘，王纲大坏，侵欺凌夺，有力者胜。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奸脏之吏，刑狱之冤者，何可胜纪？而匦函一出，投诉必多，至于功臣贵戚，有不得绳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后出匦函以示众。初，明宗欲以希甫为谏议大夫，豆卢革、韦说颇沮难之。其后革、说为安重诲所恶，希甫希旨，诬奏：“革纵田客杀人，而说与邻人争井，井有宝货。”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说终皆贬死。明宗赐希甫帛百匹、粟麦三百石，拜左散骑常侍。

希甫性褊而躁进，尝遣人夜叩宫门上变，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军谋反，诘旦，追问无状，斩筠，军士诣安重诲求希甫啖之。是时，明宗将有事于南郊，前斋一日，群臣习仪于殿廷，宰相冯道、赵凤，河南尹秦王从荣，枢密使安重诲候班于月华门外。希甫与两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头直省朝堂驱使官，责问宰相、枢密见两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诟詈。是夜，托疾还第。月余，坐告李筠事动摇军众，贬岚州司户参军，卒于贬所。

○刘赞

刘赞，魏州人也。父玭为县令，赞始就学，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则玭自肉食，而别以蔬食食赞于床下，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尔欲之，则勤学问以干禄；吾肉非尔之食也。”由是赞益力学，举进士，为罗绍威判官，去为租庸使赵岩巡官，又为孔谦盐铁判官。明宗时，累迁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权豪不可干以私。

是时，秦王从荣握兵而骄，多过失，言事者请置师傅以辅道之。大臣畏王，不敢决其事，因请王得自择，秦王即请赞，乃拜赞秘书监，为秦王傅。赞泣曰：“祸将至矣！”秦王所请王府元帅官属十余人，类多浮

薄倾险之徒，日献谀谄以骄王，独赞从容讽谏，率以正道。秦王尝命宾客作文于坐中，赞自以师傅，耻与群小比伍，虽操笔勉强，有不悦之色。秦王恶之，后戒左右赞来不得通，赞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则杜门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败死，唐大臣议王属官当坐者，冯道曰："元帅判官任赞与秦王非素好，而在职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刘赞皆以正直为王所恶，河南府判官司徒诩病告家居久，皆宜不与其谋。而谘议参军高辇与王最厚，辇法当死，其余可次第原减。"硃弘昭曰："诸公不知其意尔，使秦王得入光政门，当待赞等如何？吾徒复有家族邪！且法有首从，今秦王夫妇男女皆死，而赞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难之。而冯赟亦争不可，赞等乃免死。于是论高辇死，而任赞等十七人皆长流。

初，赞闻秦王败，即白衣驾驴以俟，人有告赞夺官而已，赞曰："岂有天子冢嗣见杀，而宾僚夺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赞长流岚州百姓。清泰二年，诏归田里，行至石会关，病卒。

○何瓒

何瓒，闽人也，唐末举进士及第。庄宗为太原节度使，辟为判官。庄宗每出征伐，留张承业守太原，承业卒，瓒代知留守事。瓒为人明敏，通于吏事，外若疏简而内颇周密。庄宗建大号于鄴都，拜瓒谏议大夫，瓒虑庄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瓒与明宗有旧，明宗即位，召还，见于内殿，劳问久之，已而以瓒为西川节度副使。是时，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赵季良为心腹，闻瓒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瓒行军司马。瓒耻于自辞，不得已而往，明宗赐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为马步军都虞候，而瓒留守太原，知祥以军礼事瓒，瓒常绳以法，知祥初不乐，及瓒为司马，犹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罢瓒司马，置之私第，瓒饮恨而卒。

晋臣传第十七

○桑维翰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也。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常临鉴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辅。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以从佗求仕者，维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佗仕。"卒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

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异谋，以问将佐，将佐皆恐惧不敢言，独维翰与刘知远赞成之，因使维翰为书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许诺，而赵德钧亦以重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惧事不果，乃遣维翰往见德光，为陈利害甚辩，德光意乃决，卒以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天福四年，出为相州节度使，岁余，徙镇泰宁。

吐浑白承福为契丹所迫，附镇州安重荣以归晋，重荣因请与契丹绝好，用吐浑以攻之。高祖重违重荣，意未决。维翰上疏言契丹未可与争者七，高祖召维翰使者至卧内，谓曰："北面之事，方挠吾胸中，得卿此疏，计已决矣，可无忧也。"维翰又劝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维翰来朝，徙镇晋昌。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乃出延广于河南，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理。初，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高祖以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诏废翰林学士，按《唐六典》归其职于中书舍人，而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皆废。及维翰为枢密使，复奏置学士，而悉用亲旧为之。

维翰权势既盛，四方赂遗，岁积巨万。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之。帝欲骤黜维翰，大臣刘昫、李崧皆以为不可，卒以玉为枢密使，既而以为相，维翰日益见疏。帝饮酒过度得疾，维翰遣人阴白太后，请为皇弟重睿置师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罢维翰以为开封尹。维翰遂称足疾，稀复朝见。

契丹屯中渡，破栾城，杜重威等大军隔绝，维翰曰：“事急矣！”乃见冯玉等计事，而谋不合。又求见帝，帝方调鹰于苑中，不暇见，维翰退而叹曰：“晋不血食矣！”

自契丹与晋盟，始成于维翰，而终败于景延广，故自兵兴，契丹凡所书檄，未尝不以此两人为言。耶律德光犯京师，遣张彦泽遗太后书，问此两人在否，可使先来。而帝以继翰尝议毋绝盟而己违之也，不欲使维翰见德光，因讽彦泽图之，而彦泽亦利其赀产。维翰状貌既异，素以威严自持，晋之老将大臣，见者无不屈服，彦泽以骁捍自矜，每往候之，虽冬月未尝不流汗。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翰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翰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栗不敢仰视，退而谓人曰：“吾不知桑维翰何如人，今日见之，犹使人恐惧如此，其可再见乎？”乃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行，遇李崧，立马而语，军吏前白维翰，请赴侍卫司狱。维翰知不免，顾崧曰：“相公当国，使维翰独死？”崧惭不能对。是夜，彦泽使人缢杀之，以帛加颈，告德光曰：“维翰自缢。”德光曰：“我本无心杀维翰，维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师，使人检其尸，信为缢死，乃以尸赐其家，而赀财悉为彦泽所掠。

○景延广

景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父建善射，尝教延广曰：“射不入铁，不如不发。”由是延广以挽强见称。事梁邵王友诲，友诲谋反被幽，延广亡去。后从王彦章战中都，彦章败，延广身被数创，仅以身免。

明宗时，硃守殷以汴州反，晋高祖为六军副使，主诛从守殷反者。延广为汴州军校当诛，高祖惜其才，阴纵之使亡，后录以为客将。高祖即位，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从领宁江军节度使。天福四年，出镇义成，又徙保义，复召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徙镇河阳三城，迁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天平。

高祖崩，出帝立，延广有力，颇伐其功。初，出帝立，晋大臣议告契丹，致表称臣，延广独不肯，但致书称孙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夺。契丹果怒，数以责晋，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卫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佗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莹知其言必起两国之争，惧后无以取信也，因请载于纸，以备遗忘。延广敕吏具载以授莹，莹藏

其书衣领中以归，具以延广语告契丹，契丹益怒。

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庄还，置酒延广第。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又进帛五千匹，绵一千四百两，马二十二匹，玉鞍、衣袭、犀玉、金带等，请赐从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从者各有差。帝亦赐延广及其母、妻、从事、押衙、孔目官等称是。时天下旱、蝗，民饿死者岁十数万，而君臣穷极奢侈以相夸尚如此。

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广从出帝北征为御营使，相拒澶、魏之间。先锋石公霸遇虏于戚城，高行周、符彦卿兵少不能救，驰骑促延广益兵，延广按兵不动。三将被围数重，帝自御军救之，三将得出，皆泣诉。然延广方握亲兵，恃功恣横，诸将皆由其节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尝呼晋人曰："景延广唤我来，何不速战？"是时，诸将皆力战，而延广未尝见敌。契丹已去，延广独闭壁不敢出。自延广一言而契丹与晋交恶，凡号令征伐一出延广，晋大臣皆不得与，故契丹凡所书檄，未尝不以延广为言。契丹去，出帝还京师，乃出延广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渊，以延广从，皆无功。

延广居洛阳，郁郁不得志。见晋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为长夜之饮，大治第宅，园置妓乐，惟意所为。后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张晖奉表称臣以求和，德光报曰："使桑维翰、景延广来，而割镇、定与我，乃可和。"晋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广屯河阳，闻杜重威降，乃还。

德光犯京师，行至相州，遣骑兵数千杂晋军渡河趋洛，以取延广，戒曰："延广南奔吴，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广顾虑其家，未能引决，虏骑奄至，乃与从事阎丕驰骑见德光于封丘，并丕见锁。延广曰："丕，臣从事也，以职相随，何罪而见锁？"丕乃得释。德光责延广曰："南北失欢，皆因尔也。"召乔莹质其前言，延广初不服，莹从衣领中出所藏书，延广乃服。因以十事责延广，每服一事，授一牙筹，授至八筹，延广以面伏地，不能仰视，遂叱而锁之。将送之北行，至陈桥，止民家。夜分，延广伺守者殆，引手扼吭而死，时年五十六。汉高祖时，赠侍中。

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然方其以逆抗顺，大事未集，孤城被围，外无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国兴师，应若符契，出

危解难，遂成晋氏，当是之时，维翰之力为多。及少主新立，衅结兵连，败约起争，发自延广。然则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吴峦

吴峦，字宝川，郓州卢县人也。少举明经不中，清泰中为大同沙彦珣节度判官。晋高祖起太原，召契丹为援，契丹过云州，彦珣出城迎谒，为契丹所虏。城中推峦主州事，峦即闭门拒守，契丹以兵围之。高祖入立，以云州入于契丹，而峦犹守城不下，契丹围之凡七月。高祖义峦所为，乃以书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峦，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

出帝即位，与契丹绝盟，河北诸州皆警，以谓贝州水陆之冲，缓急可以转饷，乃积刍粟数十万，以王令温为永清军节度使。令温牙将邵珂，素骄很难制，令温夺其职。珂闲居无憀，乃阴使人亡入契丹，言贝州积粟多而无兵守，可取。令温以事朝京师，心颇疑珂，乃质其子崇范以自随。晋大臣以峦前守云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峦驰驿代令温守贝州。峦善抚士卒，会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爱之。珂因求见蛮，愿自效，峦推心信之。开运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围贝州，峦命珂守南门。契丹围三日，四面急攻之，峦从城上投薪草焚其梯冲殆尽。已而珂自南门引契丹入，峦守东门方战，而左右报珂反，峦顾城中已乱，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属为契丹所虏，出帝悯之，以令温为武胜军节度使，后累历方镇，周显德中卒。令温，瀛州河间人也。

汉臣传第十八

○苏逢吉

苏逢吉，京兆长安人也。汉高祖镇河东，父悦为高祖从事，逢吉常代悦作奏记，悦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见逢吉，精神爽秀，怜之，乃以为节度判官。高祖性素刚严，宾佐稀得请见，逢吉独入，终日侍立高祖书阁中。两使文簿盈积，莫敢通，逢吉辄取内之怀中，伺高祖色可犯时以进之，高祖多以为可，以故甚爱之。然逢吉为人贪诈无行，喜为杀戮。高祖尝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狱囚以祈福，谓之“静狱。”逢吉入狱中阅囚，无轻重曲直悉杀之，以报曰：“狱静矣。”

高祖建号，拜逢吉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时，制度草创，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为己任。然素不学问，随事裁决，出其意见，是故汉世尤无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称焉。高祖既定京师，逢吉与苏禹珪同在中书，除吏多违旧制。逢吉尤纳货赂，市权鬻官，谤者喧哗。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凤翔李永吉初朝京师，逢吉以永吉故秦王从□严子，家世王侯，当有奇货，使人告永吉，许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带，永吉以无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带，直数千缗，责永吉偿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晋末使楚，至是还，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赂，遣人求之，许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装之半献之。而皆不得州。

晋相李崧从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逢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还，因以宅券献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数出怨言。其后，逢吉乃诱人告崧与弟屿、义等，下狱，崧款自诬伏：“与家僮二十人，谋因高祖山陵为乱。”狱上中书，逢吉改“二十人”为“五十人”，遂族崧家。

是时，天下多盗，逢吉自草诏书下州县，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或谓逢吉曰：“为盗族诛，已非王法，况邻保乎！”逢吉甗以为是，不得已，但去族诛而已。于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卫州刺史叶仁鲁闻部有盗，自帅兵捕之。时村民十数共逐盗，入于山中，盗皆散走。仁鲁从后至，见民捕盗者，以为贼，悉擒之，断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闻者不胜其冤，而逢吉以仁鲁为能，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

逢吉已贵，益为豪侈，谓中书堂食为不可食，乃命家厨进羞，日极珍善。继母死，不服丧。妻武氏卒，讽百官及州镇皆输绫绢为丧服。武氏未期，除其诸子为官。有庶兄自外来，未白逢吉而见其诸子，逢吉怒，托以佗事告于高祖，杖杀之。

逢吉尝从高祖征鄴，数使酒辱周太祖于军中，太祖恨之。其后隐帝立，逢吉素善李涛，讽涛请罢太祖与杨邠枢密。李太后怒涛离间大臣，罢涛相，以杨邠兼平章事，事悉关决。逢吉、禹珪由是备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

周太祖镇鄴，不落枢密使，逢吉以谓枢密之任，方镇带之非便，与史弘肇争，于是卒如弘肇议。弘肇怨逢吉异己，已而会饮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谋求出镇以避之，既而中辍，人问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处分，吾齑粉矣！"

是时，隐帝少年，小人在侧。弘肇等威制人主，帝与左右李业、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见业等，以言激之，业等卒杀弘肇，即以逢吉权知枢密院。方命草麻，闻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东阁，谓司天夏官正王处讷曰："昨夕未暝，已见李崧在侧，生人接死者，无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军败于刘子陂。逢吉宿七里，夜与同舍酣饮，索刀将自杀，为左右所止。明日与隐帝走赵村，自杀于民舍。周太祖定京师，枭其首，适当李崧被刑之所。广顺初，赐其子西京庄并宅一区。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郑州荥泽人也。为人骁勇，走及奔马。梁末，调民七户出一兵，弘肇为兵，隶开道指挥，选为禁兵。汉高祖典禁兵，弘肇为军校。其后，汉高祖镇太原，使将武节左右指挥，领雷州刺史。高祖建号于太原，代州王晖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是时契丹北归，留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击之，崇美败走，守恩以城归汉。而河阳武行德、泽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归。弘肇入河阳，高祖从后至，遂入京师。

弘肇为将，严毅寡言，麾下尝少忤意，立祸杀之，军中为股栗，以故高祖起义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无犯，两京帖然。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渐，

与杨邠、苏逢吉等同授顾命。

隐帝时，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绾等皆反，关西用兵，人情恐惧，京师之民，流言以相惊恐。弘肇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是时太白昼见，民有仰观者，辄腰斩于市。市有醉者忤一军卒，诬其讹言，坐弃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斩之。又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变族诛，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侍卫孔目官解晖狡酷，因缘为奸，民抵罪者，莫敢告诉。燕人何福进有玉枕，直钱十四万，遣僮卖之淮南以鬻茶。僮隐其钱，福进笞责之，僮乃诬告福进得赵延寿玉枕，以遗吴人。弘肇捕治，福进弃市，帐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财。弘肇不喜宾客，尝言："文人难耐，呼我为卒。"

弘肇领归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钱千缗为献。颍州麴场官麴温与军将何拯争官务，讼之三司，三司直温。拯诉之弘肇，弘肇以谓颍己属州，而温不先白己，乃追温杀之，连坐者数十人。

周太祖平李守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书令。隐帝自关西罢兵，渐近小人，与后赞、李业等嬉游无度，而太后亲族颇行干托，弘肇与杨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弘肇辄斩之。帝始听乐，赐教坊使等玉带、锦袍，往谢弘肇，弘肇怒曰："健兒为国征行者未有偏赐，尔曹何功，敢当此乎！"悉取所赐还官。

周太祖出镇魏州，弘肇议带枢密行，苏逢吉、杨邠以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会饮窦贞固第，弘肇厉声举爵属太祖曰："昨日廷论，何为异同？今日与公饮此。"逢吉与邠亦举大爵曰："此国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饮□爵。弘肇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无'毛锥子'，军赋何从集乎？""毛锥子"，盖言笔也。弘肇默然。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弘肇不能为，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屡教之。苏逢吉戏曰："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酒家倡，以为讥己，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殴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剑欲追之，杨邠泣曰："苏公，汉宰相，公若杀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驰马去，邠送至第而还。由是将相如水火。隐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

是时，李业、郭允明、后赞、聂文进等用事，不喜执政。而隐帝春秋渐长，为大臣所制，数有忿言，业等乘间谮之，以谓弘肇威震人主，

不除必为乱。隐帝颇欲除之。夜闻作坊锻甲声，以为兵至，达旦不寐。由是与业等密谋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与杨邠、王章等入朝，坐广政殿东庑，甲士数十人自内出，擒弘肇、邠、章斩之，并族其三家。

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君臣，告以弘肇等谋反，君臣莫能对。又召诸军校见于万岁殿，帝曰："弘肇等专权，使汝曹常忧横死，今日吾得为汝主矣！"军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郑王，以礼归葬。

○杨邠

杨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谦领度支，补邠勾押官，历孟、华、郓三州粮料院使。事汉高祖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枢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与苏逢吉等内相排忌。逢吉讽李涛上疏罢邠与周太祖枢密使，邠泣诉李太后前，太后怒，罢涛相，加邠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是时，逢吉、禹珪颇以私贿除吏，多缪。邠为相，事无大小，必先示邠，邠以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为，凡门廕出身，诸司补吏者，一切罢之。邠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务苛细，凡前资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给过所然后得行。旬日之间，人情大扰，邠度不可行而止。

邠常与王章论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后，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声，有臣在。"闻者为之战忄栗。李太后弟业求为宣徽使，帝与太后私以问邠，邠止以为不可。帝欲立所爱耿夫人为后，邠又以为不可；夫人死，将以后礼葬之，邠又以为不可。由是隐帝大怒，而左右乘间构之，与史弘肇等同日见杀。

邠为人颇俭静，四方之赂虽不却，然往往以献于帝。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未几，及于祸。周太祖即位，追封弘农王。

○王章

王章，魏州南乐人也。为州孔目官，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章事令昭。令昭败，章妇翁白文珂与副招讨李周善，乃以章托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驼负之洛阳，藏周第。唐灭，章乃出，为河阳粮料使。汉高祖典禁兵，补章孔目官，从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检校太尉。高

祖崩，隐帝即位，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时，汉方新造，承契丹之后，京师空乏，而关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馈军旅，未尝乏绝。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时民租一石输二升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输二斗为“省耗”；缗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减其出者陌三；州县民诉田者，必全州县覆之，以括其隐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百官俸廪，皆取供军之余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章犹意不能满，往往复增之。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多少皆抵死，吏缘为奸，民莫堪命。已而与史弘肇等同日见杀。

○刘铢

刘铢，陕州人也。少为梁邵王牙将，与汉高祖有旧，高祖镇太原，以为左都押衙。铢为人惨酷好杀戮，高祖以为勇断类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兴军节度使，徙镇平卢，加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又加侍中。

是时，江淮不通，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民负失期者，务吏擅自摄治，置刑狱，不关州县。而前为吏者，纳其厚赂，纵之不问。民颇为苦，铢乃一切禁之。然铢用法，亦自为刻深。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每杖一人，必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又请增民租，亩出钱三十以为公用，民不堪之。隐帝患铢刚暴，召之，惧不至。是时，沂州郭淮攻南唐还，以兵驻青州，隐帝乃遣符彦卿往代铢。铢顾禁兵在，莫敢有异意，乃受代还京师。

铢尝切齿于史弘肇、杨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铢谓李业等曰：“诸君可谓偻儸兒矣。”权知开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师，铢悉诛太祖与王峻等家属。太祖入京师，铢妻裸露以席自蔽，与铢俱见执。铢谓其妻曰：“我则死矣，汝应与人为婢。”太祖使人责铢曰：“与公共事先帝，独无故人之情乎？吾家屠灭，虽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独念之乎？”铢曰：“为汉诛叛臣尔，岂知其佗。”是时，太祖方欲归人心，乃与群臣议曰：“刘侍中坠马伤甚，而军士逼辱，迨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贷其家属，何如？”群臣皆以为善。乃止杀铢，与李业等枭首于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赐陕州庄宅各一区。

○李业

李业，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业最幼，故尤怜之。高祖时，以为武德使。隐帝即位，业以皇太后故，益用事，无顾惮。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隐帝召司天赵延乂问禳除之法，延乂对曰："臣职天象日时，察其变动，以考顺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闻，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诵佛书以禳之，一尼如厕，既还，悲泣不知人者数日，及醒讯之，莫知其然。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廋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太后数以灾异戒帝，不听。时宣徽使阙，业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讽大臣。大臣杨邠、史弘肇等皆以为不可。业由此怨望，谋杀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业以诏书杀郭威于魏州。威举兵反，隐帝遣左神武统军袁洀、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阎晋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渊。兵未出，威已至滑州，帝大惧，谓大臣曰："昨太草草耳。"业请出府库以赉军，宰相苏禹珪以为未可，业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为官家勿惜府库。"乃诏赐京师兵及魏兵从威南者钱人十千，督其子弟作书，以告北兵之来者。及汉兵败于北郊，业取内库金宝，怀之以奔其兄保义军节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纳。业走至绛州，为人所杀。

○聂文进

聂文进，并州人也。少为军卒，善书算，给事汉高祖帐中。高祖镇太原，以为押司官。高祖即位，历拜领军屯卫将军、枢密院承旨。周太祖为枢密使，颇亲信之，文进稍横恣。迁右领军大将军，入谢，召诸将军设食朝堂，仪鸾、翰林、御厨供帐饮食，文进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镇鄴，文进等用事居中，及谋杀杨邠等，文进夜作诏书，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进点阅兵籍，指麾杀戮，以为己任。周太祖在鄴闻邠等遇害，初以为文进不与，及发诏书，皆文进手迹，乃大诟之。

周兵至京师，隐帝败于北郊，太后惧，使谓文进善卫帝，对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彦超败走，帝宿于七里，文进夜与其徒饮酒，歌呼自若。明旦，隐帝遇弑，文进亦自杀。

○后赞

后赞，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赞幼善讴，事张延朗。延朗死，赞更事汉高祖，高祖爱之，以为牙将。高祖即位，拜飞龙使，隐帝尤爱幸之。杨邠等执政，赞久不得迁，乃共谋杀邠等。邠等死，隐帝悔之，赞与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隐帝兵败北郊，赞奔兖州，慕

容彦超执送京师，枭首于市。

○郭允明

郭允明，少为汉高祖厮养，高祖爱之，以为翰林茶酒使。隐帝尤狎爱之，允明益骄横无顾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车服导从如节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阴使人步测其城池高下，若为攻取之计者以动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赂以遗之。迁飞龙使。已而李业与允明谋杀杨邠等，是日无云而昏，雾雨如泣，日中，载邠等十余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杀邠等诸子于朝堂西庑，王章婿张贻肃血流逆注。隐帝败于北郊，还至封丘门，不得入，帝走赵村，允明从后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杀。

周臣传第十九

○王朴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也。少举进士，为校书郎，依汉枢密使杨邠。邠与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见汉兴日浅，隐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为大臣，与将相交恶，知其必乱，乃去邠东归。后李业等教隐帝诛权臣，邠与章、弘肇皆见杀，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独免。

周世宗镇澶州，朴为节度掌书记。世宗为开封尹，拜朴右拾遗，为推官。世宗即位，迁比部郎中，献《平边策》，曰：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滥，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

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岁中，迁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是时，世宗新即位，锐意征伐，已挠群议，亲败刘旻于高平，归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数顾大臣问治道，选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平边策》，朴在选中。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谓平定僭乱，在修文德以为先。惟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谓江淮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见其议论伟然，益以为奇，引与计议天下事，无不合，遂决意用之。显德三年，征淮，以仆为东京副留守。还，拜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迁枢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师。

世宗之时，外事征伐，而内修法度。朴为人明敏多材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显德二年，诏朴校定大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步日月五星，为《钦天历》。六年，又诏朴考正雅乐，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

朴性刚果，又见信于世宗，凡其所为，当时无敢难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庄伟宏阔，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其所作乐，至今用之不可变。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

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视汴口，作斗门，还，过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归而卒，年五十四。世宗临其丧，以玉钺叩地，大恸者数四。赠侍中。

○郑仁诲

郑仁诲，字日新，太原晋阳人也。初，事唐将陈绍光。绍光为人骁勇而好使酒，尝因醉怒仁诲，拔剑欲杀之，左右皆奔走，仁诲植立不动，无惧色，绍光掷剑于地，抚仁诲曰："汝有器量，必富贵，非吾所及也。"仁诲后弃绍光去，还乡里，事母以孝闻。汉高祖为河东节度使，周太祖居帐下，时时往过仁诲，与语甚欢。每事有疑，即从仁诲质问，仁诲所对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汉兴，周太祖为枢密使，乃召仁诲用之，累官至内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贞于河中，军中机画，仁诲多所参决。太祖入立，以仁诲为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枢密副使，累迁宣徽北院使，出为镇宁军节度使。显德元年，拜枢密使。世宗攻河东，仁诲留守

东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将临其丧，有司言岁不利临丧，世宗不听，乃先以桃茢而临之。

仁诲自其微时，常为太祖谋画，及居大位，未尝有所闻，而太祖、世宗皆亲重之，然亦能谦谨好礼，不自矜伐，为士大夫所称。赠中书令，追封韩国公，谥曰忠正。

○扈载

扈载，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学，善属文。广顺初，举进士高第，拜校书郎，直史馆。再迁监察御史。其为文章，以辞多自喜。常次历代有国废兴治乱之迹为《运源赋》，甚详。又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世宗闻之，遣小黄门就壁录之，览而称善，因拜水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赐绯，而载已病，不能朝谢。居百余日，乃力疾入直学士院。世宗怜之，赐告还第，遣太医视疾。

初，载以文知名一时，枢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荐于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问穀曰："扈载不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载命薄，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诰。及为学士，居岁中病卒，年三十六。议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荐士。

是时，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载与张昭、窦俨、陶穀、徐台符等俱被进用。穀居数人中，文辞最劣，尤无行。昭、俨数与论议，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进谀取合人主，事无大小，必称美颂赞，至于广京城，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类，皆为颂以献，其辞大抵类俳优。而载以不幸早卒，论议虽不及昭、俨，而不为穀之谀也。

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国譬之于奕，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败者临棋注目，终日而劳心，使善奕者视焉，为之易置其处则胜矣。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兴国所用，亡国之臣也。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制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之遗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岂皆愚怯于晋、汉，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尔。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

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治乱相去虽远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呜呼，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胜叹哉！

死节传第二十

语曰：“世乱识忠臣。”诚哉！五代之际，不可以为无人，吾得全节之士三人焉，作《死节传》。

○王彦章 裴约 刘仁赡附

王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少为军卒，事梁太祖，为开封府押衙、左亲从指挥使、行营先锋马军使。末帝即位，迁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

梁、晋争天下为劲敌，独彦章心常轻晋王，谓人曰：“亚次斗鸡小兒耳，何足惧哉！”梁分魏、相六州为两镇，惧魏军不从，遣彦章将五百骑入魏，屯金波亭以虞变。魏军果乱，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人降晋。晋军攻破澶州，虏彦章妻子归之太原，赐以第宅，供给甚备，间遣使者招彦章，彦章斩其使者以自绝。然晋人畏彦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与晋夹河而军，彦章常为先锋。迁汝郑二州防御使、匡国军节度使、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又徙宣义军节度使。是时，晋已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而梁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大臣宿将多被谗间，彦章虽为招讨副使，而谋不见用。龙德三年夏，晋取郓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末帝问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彦章受命而出，驰两日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是时庄宗在魏，以硃守殷守夹寨，闻彦章为招讨使，惊曰：“彦章骁勇，吾尝避其锋，非守殷敌也。然彦章兵少，利于速战，必急攻我南城。”即驰骑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夹寨报者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

庄宗彻北城为筏，下杨刘，与彦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抃相及辄战，一日数十接。彦章至杨刘，攻之几下。晋人筑垒博州东岸，彦章引兵攻之，不克，还击杨刘，战败。

是时，段凝已有异志，与赵岩、张汉杰交通，彦章素刚，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为，尝谓人曰："俟吾破贼还，诛奸臣以谢天下。"岩等闻之惧，与凝叶力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与凝各为捷书以闻，凝遣人告岩等匿彦章书而上己书，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军，独赐劳凝而不及彦章，军士皆失色。及杨刘之败也，凝乃上书言："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赵岩等从中日夜毁之，乃罢彦章，以凝为招讨使。彦章驰至京师入见，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岩等讽有司劾彦章不恭，勒还第。

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东路。是时，梁之胜兵皆属段凝，京师只有保銮五百骑，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属彦章，而以张汉杰监之。彦章至递坊，以兵少战败，退保中都；又败，与其牙兵百馀骑死战。唐将夏鲁奇素与彦章善，识其语音，曰："王铁枪也！"举槊刺之，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庄宗见之，曰："尔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尔善战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为！"庄宗恻然，赐药以封其创。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忠义，盖天性也。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十馀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晋高祖时，追赠彦章太师。

与彦章同时有裴约者，潞州之牙将也。庄宗以李嗣昭为昭义军节度使，约以裨将守泽州。嗣昭卒，其子继韬以泽、潞叛降于梁，约召其州人泣而谕曰："吾事故使二十馀年，见其分财飨士，欲报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丧未葬，违背君亲，吾能死于此，不能从以归梁也！"众皆感泣。

梁遣董璋率兵围之，约与州人拒守，求救于庄宗。是时，庄宗方与梁人战河上，而已建大号，闻继韬叛降梁，颇有忧色，及闻约独不叛，喜曰："吾于继韬何薄？于约何厚？而约能分逆顺邪！"顾符存审曰："吾不惜泽州与梁，一州易得，约难得也。尔识机便，为我取约来。"存审以五千骑驰至辽州，而梁兵已破泽州，约见杀。

至周世宗时，又有刘仁赡者焉。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李景使掌亲军，以为武昌军节度使。周师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寿春，景遣将刘彦贞拒周兵，以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镇寿州。李穀退守正阳浮桥，彦贞见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赡以为不可，彦贞不听，仁赡独按兵城守。彦贞果败于正阳。

世宗攻寿州，围之数重，以方舟载砲，自淝河中流击其城；又束巨竹数十万竿，上施版屋，号为“竹龙”，载甲士以攻之，又决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岁大暑，霖雨弥旬，周兵营寨水深数尺，淮、淝暴涨，砲舟竹龙皆飘南岸，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东趋濠梁，以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景亦遣其元帅齐王景达等列砦紫金山下，为夹道以属城中。而重进与张永德两军相疑不协，仁赡屡请出战，景达不许，由是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复至淮上，尽破紫金山砦，坏其夹道，景兵大败，诸将往往见擒，而景之守将广陵冯延鲁、光州张绍、舒州周祚、泰州方讷、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虽景君臣亦皆震慑，奉表称臣，愿割土地、输贡赋，以效诚款，而仁赡独坚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赡子崇谏幸其父病，谋与诸将出降，仁赡立命斩之，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愿以死守。

三月，仁赡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赡至帐前，叹嗟久之，赐以玉带、御马，复使入城养疾，是日卒。制曰：“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为多。”乃拜仁赡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仁赡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

世宗遣使吊祭，丧事官给，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赞为怀州刺史，赐庄宅各一区。李景闻仁赡卒，亦赠太师。寿州故治寿春，世宗以其难克，遂徙城下蔡，而复其军曰忠正军，曰：“吾以旌仁赡之节也。”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仁赡既杀其子以自明矣，岂有垂死而变节者乎？今《周世宗实录》载仁赡降书，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当世宗时，王环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

降，世宗颇嗟其忠，然止于为大将军。视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书，乃知仁赡非降者也。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死事传第二十一

呜呼甚哉！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　　，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故吾于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于人也，乐成其美而不求其备，况死者人之所难乎？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战没者不得与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传》。

○张源德

张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晋人也。少事晋，无所称。从李罕之以潞州叛晋降梁，罕之遣源德见梁太祖。太祖时，源德自金吾卫将军为蔡州刺史。梁贞明三年，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为两镇，惧魏军不从，乃遣刘鄩将兵万人，屯于魏以虞变。魏军果叛，迫其节度使贺德伦以魏、博二州降晋。当是时，源德为鄩守贝州。晋王入魏，诸将欲先击贝州，晋王曰："贝城小而坚，攻之难卒下。且源德虽恃刘鄩之兵，然与沧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无备，不如先取之，则沧、贝之势分而易图也。"乃先袭破德州，然后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坚守不下，晋军堑而围之。

已而刘鄩大败于故元城，南走黎阳，晋军攻破洺州，而卫州刺史来昭、邢州节度使阎宝皆以城降晋，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张筠、沧州戴思远皆弃城走。当此时，晋已先下全燕，而镇、定皆附于晋，自河以北、山以东，四面千里，六镇数十州之地皆归晋，独贝一州，围之逾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坚，而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城中食且尽，乃劝源德出降，源德不从，遂见杀。

源德已死，贝人谋曰："晋围吾久，吾穷而后降，惧皆不免也。"乃告于晋曰："吾欲被甲执兵而降，得赦而后释之，如何？"晋军许诺，贝人三千出降，已释甲，晋兵四面围而尽杀之。

○夏鲁奇

夏鲁奇，字邦杰，青州人也。唐庄宗时，赐姓名曰李绍奇，其后庄宗赐姓名者，皆复其故。鲁奇初事梁为宣武军校，后奔于晋，为卫护指挥使。从周德威攻刘守光于幽州，守光将单廷珪、元行钦以骁勇自负，鲁奇每与二将斗，辄不能解，两军皆释兵而观之。晋已下魏博，梁将刘鄩军于洹水，庄宗以百骑觇敌，遇寻阝伏兵，围之数重，几不得脱，鲁奇力战，手杀百馀人，身被二十馀创，与庄宗决围而出。庄宗益奇之，以为磁州刺史。从战中都，擒王彦章，庄宗壮之，赐绢千疋，拜郑州防御使。迁河阳节度使，为政有惠爱。徙镇忠武，河阳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诣京师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谕之，鲁奇乃得去。唐师伐荆南，以鲁奇为招讨副使，无功而还。徙镇武信，东川董璋反，攻遂州，鲁奇闭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尽，鲁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为梁将，洪尝事璋，后事唐为指挥使。长兴中，遣洪将千人戍阆州。董璋反，遣人以书招洪，洪得璋书，辄投厕中。后璋兵攻破阆州，执洪，璋曰："尔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负我邪？"洪骂曰："老贼！尔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尔为节度使，何苦反邪？吾能为国家死，不能从人奴以生！"璋怒，然镬于前，令壮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骂。明宗闻之泣下，录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刘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为银胡□录指挥使，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晋，以为飞胜指挥使。梁、晋相距于莘，遣思同筑垒杨刘，以功迁神武十军都指挥使，累迁郑州防御使。思同为人敢勇，善骑射，好学，颇喜为诗，轻财重义，多礼文士，然未尝有战功。

明宗时，以久次为匡国军节度使，徙镇雄武。是时，吐蕃数为寇，而秦州无亭障，思同列四十馀栅以御之。居五年，来朝，明宗问以边事，思同指画山川，陈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顾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于是始知其材，以为右武卫上将军、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讨董璋，思同为先锋指挥使，兵入剑门，而后军不继，思同与璋战，不胜而却。敬瑭兵罢，思同徙镇山南西道，已而复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应顺元年二月，潞王从珂反凤翔，驰檄四邻，言奸臣幸先帝疾病，贼杀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动摇藩方，陈己所以兴兵讨乱之状。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谒思同，欲因其欢以通意。是时，诸镇皆怀向背，所得潞王书檄，虽以上闻，而不绝其使。独思同执十十及从珂所使推官郝诩等送京师。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三月，会诸镇兵围凤翔，破东西关城。从珂兵弱而守甚坚，外兵伤死者众，从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甲不解体，金疮满身，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离间骨肉，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士卒闻者，皆悲怜之。兴元张虔钊攻城西，督战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钊，虔钊走。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军自西门入降从珂。而思同硃知，犹督战。严卫指挥使尹晖麾其众曰："城西军入城受赏矣！何用战邪？"士卒解甲弃仗，声闻数里，遂皆入城降。诸镇之兵皆溃。思同挺身走，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纳，乃走潼关。从珂引兵东，至昭应，前锋追执思同。从珂责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从王而得生，恐终死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从珂愧其言，乃杀之。汉高祖即位，赠侍中。

○张敬达

张敬达，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铁。少以骑射事唐庄宗为□直军使。明宗时，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领钦州刺史，累迁彰国、大同军节度使，徙镇武信、晋昌。清泰二年，契丹数犯边，废帝以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都总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遮敬瑭呼"万岁"，敬瑭斩三十馀人以止之。废帝疑敬瑭有异志，乃以敬达为北面副总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镇天平，遂以敬达为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六月，兵围太原，敬达为长城连栅，云梯飞砲以攻之，所为城栅将成，辄有大风雨水暴至以坏之。

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门入，旌旗相属五十馀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敌可乎？"敬瑭报曰："大兵远来，而贼势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复命，而兵已交。敬达阵于西山，契丹以羸骑三千，革鞭木□登，人马皆不甲胄，以趋唐军。唐军争驰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发，断唐军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万馀人。敬达收军栅晋安，契丹围之。废帝遣赵延寿、范延光等救之。延寿屯团柏谷，延光屯辽州，相去皆百馀里。契丹兵围敬达者，自晋安寨南，长百馀里，阔五十里，敬达军中望之，但见穹庐连属如冈

阜，四面亘以毛索，挂铃为警，纵犬往来。敬达军中有夜出者，辄为契丹所得，由是闭壁不敢复出。延寿等皆有二心，无救敬达意。敬达犹有兵五万人、马万匹，久之食尽，削木筛粪以饲其马，马死者食之，已而马尽。副招讨使杨光远劝敬达降晋，敬达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远促之不已，敬达曰："诸公何相迫邪！何不杀我而降？"光远即斩敬达降。契丹耶律德光闻敬达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翟进宗 张万迪附

翟进宗、张万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后事晋，进宗为淄州刺史，万迪为登州刺史。杨光远反，以骑兵数百胁取二刺史至青州，万迪听命，而进宗独不屈，光远遂杀进宗。出帝赠进宗左武卫上将军。及光远平，曲赦青州，虽光远子孙皆见慰释，而独不赦万迪，暴其罪而斩之。诏求进宗尸，加礼归葬，葬事官给，以其子仁钦为东头供奉官。

○沈斌

沈斌，字安时，徐州下邳人也。少为军卒，事梁为拱辰都指挥使。后事唐，从魏王继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为虢州刺史，历随、赵等八州刺史。晋开运元年，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过祁州，斌以谓契丹深入晋地而归兵羸乏可击，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骑划门，斌兵多死，城中无备，虏将赵延寿留兵急攻之，延寿招斌降，斌从城上骂延寿曰："公父子误计，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众，残贼父母之邦，斌能为国死尔，不能效公所为也！"已而城陷，斌自尽，其家属皆没于虏。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为宁卫指挥使。后事晋为奉国都虞候。安从进叛襄州，从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谓行周曰："从进闭孤城以自守，其势岂得久邪？"因请先登，遂攻破之。开运二年冬，从杜重威战阳城，清以力战功为步军之最，加检校司徒。是冬，重威军中渡桥南，虏军其北以相拒，而虏以精骑并西山出晋军后，南击栾城，断晋饷道。清谓重威曰："晋军危矣！今去镇州五里，而守死于此，营孤食尽，将若之何？请以步兵二千为先锋，夺桥开路，公率诸军继进以入镇州，可以守也。"重威许之，遣与宋彦筠俱前，清与虏战，败之，夺其桥。是时，重威已有二志，犹豫不肯进，彦筠亦退走，清曰："吾独死于此矣！"因力战而死。年五十三。汉高祖立，赠清太傅。

○史彦超

史彦超，云州人也。为人勇悍骁捷。周太祖起魏时，彦超为汉龙捷都指挥使，以兵从。太祖入立，迁虎捷都指挥使，戍于晋州。刘旻攻晋州，州无主帅，知州王万敢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坚守月馀，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迁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领郑州防御使。周、汉战高平，彦超为前锋，先登陷阵，以功拜感德军节度使。周兵围汉太原，契丹救汉，出忻、代。世宗遣符彦卿拒之，以彦超为先锋，战忻口，彦超勇愤俱发，左右驰击，解而复合者数四，遂殁于阵。

是时，世宗败汉高平，乘胜而进，围城之役，诸将议不一，故久无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决，闻彦超战死，遽班师，仓卒之际，亡失甚众。世宗既惜彦超而愤无成功，忧忿不食者数日。赠彦超太师，优恤其家焉。

○孙晟

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学，有文辞，尤长于诗。少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常画唐诗人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简寂宫道士恶晟，以为妖，以杖驱出之。乃儒服北之赵、魏，谒唐庄宗于镇州，庄宗以晟为著作佐郎。天成中，硃守殷镇汴州，辟为判官。守殷反，伏诛，晟乃弃其妻子，亡命陈、宋之间。安重诲恶晟，以谓教守殷反者晟也，画其像购之，不可得，遂族其家。

晟奔于吴。是时，李昪方篡杨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辞，使为教令，由是知名。晟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谈辩锋生，听者忘倦。昪尤爱之，引与计议，多合意，以为右仆射，与冯延巳并为昪相。晟轻延巳为人，常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馀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

周世宗征淮，李景惧，始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至徐州，奉书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不答。乃遣礼部尚书王崇质副晟奉表，谟与晟等皆言景愿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岁贡百万以佐军。而世宗已取滁、扬、濠、泗诸州，欲尽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寿州益急。谟等见世宗英武非景敌，而师甚盛，寿春且危，乃曰："愿陛下宽臣五日之诛，容臣还取景表，尽献淮北诸州。"世宗许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质南还，而

谟与晟皆见留。德明等既还，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师，留李重进、张永德等分攻庐、寿，周兵所得扬、泰诸州，皆不能守，景兵复振。重进与永德两军相疑，有隙，永德上书言重进反，世宗不听。景知二将之相疑也，乃以蜡丸书遗重进，劝其反。

初，晟之奉使也，语崇质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终不负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质还，而晟与钟谟俱至京师，馆于都亭驿，待之甚厚，每朝会入阁，使班东省官后，召见必饮以醇酒。已而周兵数败，尽失所得诸州，世宗忧之，召晟问江南事，晟不对，世宗怒，未有以发。会重进以景蜡丸书来上，多斥周过恶以为言，由是发怒曰："晟来使我，言景畏吾神武，愿得北面称臣，保无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待卫军虞候韩通收晟下狱，及其从者二百馀人皆杀之。晟临死，世宗犹遣近臣问之，晟终不对，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报国尔！"乃就刑。晟既死，钟谟亦贬耀州司马。其后，世宗怒解，怜晟忠，悔杀之，召拜钟谟卫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谟还，而景闻晟死，亦赠鲁国公。

一行传第二十二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赟。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作《一行传》。

○郑遨 张荐明附

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也。唐明宗祖庙讳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与俱隐，其妻不从，遨及入少室山为道士。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辄投之于火，后闻其妻、子卒，一恸而止。遨与李振故善，振后事梁贵显，欲以禄遨，遨不顾，后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其后，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阴，欲求之。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钩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也。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遨之节高矣，遭乱世不污于荣利，至弃妻、子不顾而去，岂非与世

自绝而笃爱其身者欤？然遨好饮酒弈棋，时时为诗章落人间，人间多写以缣素，相赠遗以为宝，至或图写其形，玩于屋壁，其迹虽远而其名愈彰，与乎石门、荷□之徒异矣。

与遨同时张荐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学游河朔，后去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说。高祖召见，问“道家可以治国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得其极者，尸居礻任席之间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荐明闻宫中奉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赐号通玄先生，后不知其所终。

○石昂

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而昂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基行，召以为临淄令。习入朝京师，监军杨彦朗知留后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谒，赞者以彦朗讳“石”，更其姓曰“右”。昂趋于庭，仰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趋出。解官还于家，语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乱世，果为刑人所辱，子孙其以我为戒！”

昂父亦好学，平生不喜拂说，父死，昂于柩前诵《尚书》，曰：“此吾先人之所欲闻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

晋高祖时，诏天下求孝悌之士，户部尚书王权、宗正卿石光赞、国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与诣东上阁门，上昂行义可以应诏。诏昂至京师，召见便殿，以为宗正丞。迁少卿。出帝即位，晋政日坏，昂数上疏极谏，不听，乃称疾东归，以寿终于家。昂既去，而晋室大乱。

○程福赟

程福赟者，不知其世家。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为军卒，以战功累迁洺州团练使。晋出帝时，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开运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国军士乘间夜纵火焚营，欲因以为乱，福赟身自救火被伤，火灭而乱者不得发。福赟以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军，京师虚空，不宜以小故动摇人听，因匿其事不以闻。军将李殷位次福赟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诬福赟与乱者同谋，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赟狱，人

皆以为冤，福赟终不自辨以见杀。

○李自伦

李自伦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书户部奏：“深州司功参军李自伦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义旌表，必先加按验，孝者复其终身，义门仍加旌表。得本州审到乡老程言等称，自伦高祖训，训生粲，粲生则，则生忠，忠生自伦，自伦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飞凫乡为孝义乡，匡圣里为仁和里，准式旌表门闾。九月丙子，户部复奏：“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听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请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无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左右建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义者见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唐六臣传第二十三

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初　，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是岁四月，彗出西北，扫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

明年三月，唐哀帝逊位于梁，遣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驿奉册宝，乘辂车，导以金吾仗卫、太常卤簿，朝梁于金祥殿。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进读已，臣涉、臣策奉传国玺，臣贻矩、臣光逢奉金宝，以次升，进读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贺。

夫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独存也。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传》。

○张文蔚

张文蔚，字右华，河间人也。初以文行知名，举进士及第。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承旨。是时，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诏四方，独守大体。昭宗迁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璨杀裴枢等七人，蔓引朝士，辄加诛杀，缙绅相视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讲解之，朝士多赖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开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赠右仆射。

○杨涉

杨涉，祖收，唐懿宗时宰相；父严，官至兵部侍郎。涉举进士，昭

宗时为吏部尚书。哀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礼法，而性特谨厚，不幸遭唐之乱，拜相之日，与家人相对泣下，顾谓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脱此网罗，祸将至矣，必累尔等。"唐亡，事梁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俯首无所施为，罢为左仆射，知贡举，后数年卒。

子凝式，有文词，善笔札，历事梁、唐、晋、汉、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阳，官至太子太保。

○张策

张策，字少逸，河西敦煌人也。父同，为唐容管经略使。策少聪悟好学，通章句。父同，居洛阳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铭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为奇，策时年十三，居同侧，启曰："汉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铭何谬邪？"同大惊异之。策少好浮图之说，乃落发为僧，居长安慈恩寺。黄巢犯长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乱，居田里十馀年。召拜广文馆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观察支使。晋王李克用攻行瑜，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梁太祖兼四镇，辟郑、滑支使，以母丧解职。服除，入唐为膳部员外郎。华州韩建辟判官，建徙许州，以为掌书记，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见而喜曰："张夫子至矣。"遂留以为掌书记，荐之于朝，累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太祖即位，迁工部侍郎奉旨。开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以风恙罢为刑部尚书，致仕，卒于洛阳。

○赵光逢

赵光逢，字延吉，父隐，唐左仆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时人称其方直温润，谓之"玉界尺。"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乱弃官，居洛阳，杜门绝人事者五六年。柳璨为相，与光逢有旧恩，起光逢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迁左仆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齐国公，卒，赠太傅。

○薛贻矩

薛贻矩，字熙用，河东闻喜人也，仕唐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

旨。昭宗自岐还长安，大诛宦者，贻矩时为中尉韩全诲等作画像赞，坐左迁。贻矩乃自结于梁太祖，太祖言之于朝，拜吏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长芦还军，哀帝遣贻矩来劳，贻矩以臣礼见，太祖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称臣拜舞，太祖侧身以避之。贻矩还，遂趣哀帝逊位。太祖即位，拜贻矩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贻矩为梁相五年，卒，赠侍中。

○苏循 杜晓附

苏循，不知何许人也。为人巧佞，阿谀无廉耻，惟利是趋。事唐为礼部尚书。是时，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旧臣皆愤惋切齿，或俯首畏祸，或去不仕，而循特附会梁以希进用。梁兵攻杨行密，大败于珝河，太祖躁忿，急于禅代，欲邀唐九锡，群臣莫敢当其议，独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归，宜即受禅。"明年，梁太祖即位，循为册礼副使。

循有子楷，乾宁中举进士及第，昭宗遣学士陆扆覆落之，楷常惭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于梁，楷为起居郎，与柳璨、张廷范等相结，因谓廷范曰："夫谥者，所以易名而贵信也。前有司谥先帝曰'昭'，名实不称，公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驳议。而廷范本梁客将，尝求太常卿不得者，廷范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范，廷范议曰："臣闻执事坚固之谓恭，乱而不损之谓灵，武而不遂之谓庄，在国逢难之谓闵，因事有功之谓襄，请改谥昭宗皇帝曰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

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顾群臣自陈德薄不足以当天命，皆诸公推戴之力。唐之旧臣杨涉、张文蔚等皆惭惧俯伏不能对，独循与张祎、薛贻矩盛称梁王功德，所以顺天应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会梁得所托，旦夕引首，希见进用，敬翔尤恶之，谓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风俗，循父子皆无行，不可立于新朝。"于是父子皆勒归田里，乃依硃友谦于河中。其后，友谦叛梁降晋，晋王将即帝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备百官之阙，友谦遣循至魏州。是时梁未灭，晋诸将相多不欲晋王即位。晋王之意虽锐，将相大臣未有赞成其议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听事即拜，谓之"拜殿"。及入谒，蹈舞呼万岁而称臣，晋王大悦。明日又献"画日笔"三十管，晋王益喜，因以循为节度副使。已而病卒。庄宗即位，赠左仆射。

楷，同光中为尚书员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驳谥之罪，以忧死。

当唐之亡也，又有杜晓者，字明远。祖审权，父让能，皆为唐相。昭宗时，王行瑜、李茂贞兵犯京师，昭宗杀让能于临皋以自解。晓以父死无罪，居丧哀毁；服除，布衣幅巾，自废十馀年。崔胤判盐铁，辟巡官，除畿县尉，直昭文馆，皆不起。崔远判户部，又辟巡官，或谓晓曰："嵇康死，子绍自废不出仕，山涛以物理责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岁时铺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晓乃为之起。累迁膳部郎中、翰林学士。梁太祖即位，迁工部侍郎奉旨。开平二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友珪立，迁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袁象先等讨贼，兵大掠，晓为乱兵所杀，赠右仆射。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为也？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馀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义兒传第二十四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　，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兒，号“义兒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养子多矣，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作《义兒传》。

○李嗣昭

李嗣昭，本姓韩氏，汾州太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出猎，至其家，见其林中郁郁有气，甚异之，召其父问焉。父言家适生兒，太祖因遗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初名进通，后更名嗣昭。嗣昭为人短小，而胆勇过人。初喜嗜酒，太祖尝微戒之，遂终身不饮。太祖爱其谨厚，常从用兵，为衙内指挥使。

陕州王珙与其兄珂争立于河中，遣嗣昭助珂，败珙于猗氏，获其将三人。梁军救珙，嗣昭又败之于胡壁堡，执其将一人。光化元年，泽州李罕之袭潞州以降梁，梁遣丁会应罕之，嗣昭与会战含山，执其将一人，斩首三千级，遂取泽州。二年，晋遣李君庆攻梁潞州，君庆为梁所败，太祖鸩杀君庆，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东，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将攻之，遣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嗣昭闻梁太祖自来，弃城走，前遇伏兵，因大败。

天复元年，梁破河中，执王珂，取晋、绛、慈、隰，因大举击晋，围太原。嗣昭日以精骑出击梁兵，会大雨，梁军解去。晋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军，梁军已去，嗣昭复取汾州，斩瑭。遂出阴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礼。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张瑰。是岁，梁军西犯京师，围凤翔，嗣昭乘间攻梁晋、绛，战平阳，执梁将一人。进攻蒲县。梁硃友宁、氏叔琮以兵十万迎击之，嗣昭等败走，友宁追之，晋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败。梁军遂围太原，而慈、隰、汾州复入于梁。太祖大恐，谋走云州，李存信等劝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争以为不可，赖刘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昼夜出奇兵击梁军，梁军解去，嗣昭复取汾、慈、隰。是岁，镇、定皆已绝晋而附梁。晋外失大国之援，内亡诸州，仍岁之间，孤城被围者再。于此时，嗣昭力战之功为多。

天祐三年，与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会，以嗣昭为昭义军节度使。梁遣李思安将兵十万攻潞，筑夹城以围之。梁太祖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斩其使者，闭城拒守，逾年，庄宗始攻破夹城。嗣昭完缉兵民，抚养甚有恩意。梁、晋战胡柳，晋军败，周德威战死。庄宗惧，欲收兵还临濮，嗣昭曰："梁军已胜，旦暮思归。吾若收军，使彼休息，整而复出，何以当之？宜以精骑挠之，因其劳乏，可以胜也。"庄宗然之。是时，梁军已登无石山，庄宗遣嗣昭转击山北，而自以银枪军趋而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晋军皆争登山，梁军遽下，阵于山西，晋军从上急击，大败之。于是晋城德胜矣。周德威死，嗣昭权知幽州，居数月，以李绍宏代之。嗣昭将去，幽州人皆号哭闭关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

十九年，从庄宗击契丹于望都，庄宗为契丹围之数十重，嗣昭以三百骑决围，取庄宗以出。是时，晋遣阎宝攻张文礼于镇州，宝为镇人所败，乃以嗣昭代之。镇兵出掠九门，嗣昭以奇兵击之，镇军且尽，馀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驰马射之，反为贼射中脑，嗣昭顾{□服}中矢尽，拔矢于脑，射杀一人，还营而卒。

嗣昭诸子，继俦长而懦，其弟继韬囚之以自立，庄宗方与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为昭义军留后。继韬委其政于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继韬反，继韬未决。庄宗在魏，以事召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谓庄宗召居翰等问继韬事，继韬且见诛，因以语趣之，继韬乃遣其弟继远入梁，梁末帝即拜继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居数月，庄宗灭梁，继韬将走契丹，会赦至，乃已，因随其母朝于京师，继远谏曰："兄为臣子，以反为名，复何面以见天子？且潞城坚而仓廪实，不如闭城坐食积粟，以延岁月，愈于往而就戮也。"继韬不听。继韬母杨氏，善畜财，平生居积行贩，至赀百万。当嗣昭为梁围以夹城弥年，军用乏绝，杨氏之积，盖有助焉。至是，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继韬初无恶意，为奸人所误耳。"杨夫人亦以赂谒刘皇后，刘皇后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贷。"由是庄宗释继韬。尝从猎，宠倖无间。李存渥尤切齿，数诋责之，继韬怀不自安，复赂宦官、伶人求归镇，庄宗不许。继韬阴使人告继远，令起变于军中，冀天子遣己往安缉之，事泄，斩于天津桥。其二子尝为质于梁，庄宗破梁得之，抚其背曰："尔幼，犹能佐其父反，长复何为乎？"至是因并诛之。即遣人斩继远，以继俦知潞州事。已而召继俦还京师，继俦悉取继韬妓妾珍玩，而不时即路。其弟继达怒曰："吾兄父子诛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赀财，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缞麻，引数百骑坐戟门，使人入杀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募市人千馀攻继达，继达走城外，自刭死。

嗣昭七子，至明宗时，子继能坐笞杀其母主藏婢，婢家告变，言继能反，与其弟继袭皆见杀，惟一子继忠仅免。继忠家于晋阳，杨氏所积馀赀犹巨万，晋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为援，契丹求赂，高祖贷于继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为沂、棣、单三州刺史，开运中卒。杨氏平生积产，嗣昭父子三人赖之。

○嗣本

嗣本，本姓张氏，雁门人也。世为铜冶镇将。嗣本少事太祖，太祖爱之，赐以姓名，养为子。从击居庸关，以功迁义兒军使。从破王行瑜，迁威远军使。从攻罗弘信，以先锋兵破汤阴。从庄宗破潞州夹城。累以战功迁代州刺史、云州防御使、振武节度使，号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从庄宗击刘鄩于故元城，下洺、磁诸州，六月，还军振武。契丹入代北，攻蔚州，嗣本战殁。

○嗣恩

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为铁林军将，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赐姓名，以为子。从败康怀英于河西，迁左厢马军都指挥使。从李嗣昭援硃友谦于河中，与梁兵力战，槊中其口，战不已。迁辽州刺史。从庄宗入魏，迁天雄军马步都指挥使。刘鄩攻太原，兵趣乐平，嗣恩从后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会庄宗于魏，从战于莘。迁代州刺史、石岭关已北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赠太尉。

○存信

存信，本姓张氏，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骑射，能四夷语，通六蕃书。从太祖起代北，入关破黄巢，累以功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遂赐姓名，以为子。存信与存孝俱为养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为之下，由是交恶，存孝所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数从征伐，以功领郴州刺史。太祖遣将兵救硃宣，存信屯于莘县，为罗弘信所击，存信败，亡太祖子落落。后从太祖讨刘仁恭，大败于安塞。太祖大怒，顾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为我战邪？古人三败，公已二矣。”将杀之，存信叩头谢罪而免。由是大惧，常称疾，天复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

存孝，代州飞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给事帐中，赐姓名，以为子，常从为骑将。文德元年，河南张言袭破河阳，李罕之来归晋，晋处罕之于泽州，遣存孝与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还击河阳。梁亦遣丁会、牛存节等助言。战于温县，梁军先扼太行，存孝大败，安休休被执。是时，晋已得泽、潞，岁出山东，与孟方立争邢、洺、磁，存孝未尝不在兵间。方立死，晋取三州，存孝功为多。

明年，潞州军乱，杀李克恭以归唐，梁遣李谠攻李罕之于泽州，存孝以骑兵五千救之。梁军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为命，今上党已归唐，唐兵大集，围太原，沙陀将无穴以自处，公复谁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骑五百绕梁栅而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待尔肉以食军，可令肥者出斗！"梁骁将邓季筠引军出战，存孝舞槊擒之，李谠败走，追击至马牢关。还攻潞州，唐以孙揆为潞州节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为卫，褒衣大盖，拥节先驱。存孝以三百骑伏长子西崖谷间，伺揆军过，横击断之，擒揆以归。初，梁遣葛从周、硃崇节守潞州以待揆，闻揆见执，皆弃去，晋遂复取潞州。是时，张浚、韩建伐晋，击阴地关，晋以李存信、薛阿檀等当浚，别遣存孝军于赵城。唐军战败于阴地关，浚退保晋州，韩建走绛州。存孝攻晋州，浚兵出战，辄复败，因闭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绛州。浚、建皆走。

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铠，橐弓坐槊，手舞铁槁，出入阵中，以两骑自从，战酣易骑，上下如飞。初，存孝取潞州功为多，而太祖别以大将康君立为潞州留后，存孝为汾州刺史，存孝负其功，不食者数日。及走张浚，迁邠州刺史。大顺二年，徙邢州留后。是时，晋军连岁攻赵常山，存孝常为先锋，下赵临城、元氏。赵王求救于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晋军辄引去。存孝素与存信有隙，存信谮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赵不击。"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赵，自归于唐，因请会兵以代晋。唐命赵王王镕援之。明年，赵与幽州有隙，惧而与晋和，反以兵三万助晋击存孝。存孝婴城自守。太祖自将兵傅其城，掘堑以围之，存孝出兵冲击，堑不得成。裨将袁奉韬使人说存孝曰："公所畏者，晋王尔。王俟堑成，且留兵去，诸将非公敌也，虽堑何为？"存孝以为然，纵兵成堑。堑成，深沟高垒，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尽，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将相，岂欲舍父子而附仇雠，乃存信构陷之耳。愿生见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刘夫人入城慰谕之。刘夫人引与俱来，存孝泥首请罪曰："兒于晋有功而无过，所以至此，由存信为之耳！"太祖叱曰："尔为书檄，罪我百端，亦存信为之邪？"缚载后车，至太原，车裂之以徇。然

太祖惜其材，怅然恨诸将之不能容也，为之不视事者十馀日。

康君立素与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恶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倾之。存孝已死，太祖与诸将博，语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为不然，太祖怒，鸩杀君立。君立初为云州牙将，唐僖宗时，逐段文楚，与太祖俱起云中，盖君立首事。其后累立战功，表昭义节度使，以存孝故杀之。

○存进

存进，振武人也，本姓孙，名重进。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从太祖入关破黄巢，以为义兒军使。从庄宗战柏乡，迁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历慈、沁二州刺史。庄宗初得魏博，以为天雄军都部署，治梁乱军，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辄枭首磔尸于市，魏人屏息畏之。从战河上，以功迁振武军节度使。是时，晋军德胜，为南北寨，每以舟兵来往，颇以为劳，而河北无竹石，存进乃以苇笮维大舰为浮梁。庄宗大喜，解衣以赐之。

晋讨张文礼于镇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阎宝、李嗣昭相次战殁，乃以存进代嗣昭为招讨使，军于东垣渡。东垣土恶，筑垒不能就，存进伐木为栅。晋军晨出刍牧，文礼子处球以兵千馀逼存进栅，存进出战桥上，杀处球兵殆尽，而存进亦殁于阵。追赠太尉。

子汉韶，明宗时复本姓，为洋州节度使。潞王从珂以凤翔反，汉韶与张虔钊会唐军讨之，唐军皆降于从珂，独汉韶与虔钊军不降，俱奔于蜀。事蜀，历永平、兴元、武信节度使。年七十馀，卒于蜀。

○存璋

存璋，字德璜，初与康群立、恭志勤等从太祖入关，破黄巢，累迁义兒军使。太祖病革，存璋与张承业等受顾命，立庄宗为晋王，晋王以存璋为河东马步军使。晋自先王时，尝优假军士，军士多犯法逾禁，庄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绳之以法，境内为之清肃。从攻夹城，战柏乡，以功迁汾州刺史。庄宗与刘鄩战于魏博，梁遣王檀来，乘虚袭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迁大同军防御使，遂为节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赠太尉。

○存贤

存贤，许州人也，本姓王名贤。少为军卒，善角牴，太祖击黄巢于

陈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后为义兒军副兵马使，迁沁州刺史。先时，沁州当敌冲，徙其南百馀里，据险立栅而寓居。至存贤为刺史，曰："徙城避敌，岂勇者所为？"乃复城故州。梁兵屡攻之，存贤力自距守，卒不能近。迁武州刺史、山北团练使，又迁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硃友谦于河中，庄宗遣存贤援友谦。是时，友谦新叛梁归晋，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贰，谍者因谓存贤曰："河中人欲杀子以归梁，宜亟去。"存贤曰："死王事，吾志也。复何恨哉！"卒击走梁兵。

庄宗即位，拜右武卫上将军。庄宗亦好角牴，尝与王较而屡胜，颇以自矜，因顾存贤曰："尔能胜我，与尔一镇。"存贤博而胜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审病，庄宗置酒宫中，叹曰："吾创业故人，零落殆尽，其所存者惟存审耳。今又病笃，北方之事谁可代之？"因顾存贤曰："无以易卿。角牴之胜，吾不食言。"即日以为卢龙军节度使。是岁，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赠太傅。

伶官传第二十五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

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

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兒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庄宗大笑，乃释之。

然时诸伶，独新磨尤善俳，其语最著，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

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藩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进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鄴，乃遣进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后宫。而进等缘以为奸，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庄宗还洛，进载鄴女千人以从，道路相属，男女无别。魏王继岌已破蜀，刘皇后听宦者谗言，遣继岌贼杀郭崇韬。崇韬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乐其死。皇弟存乂，崇韬之婿也，进谗于庄宗曰："存乂且反，为妇翁报仇。"乃囚而杀之。硃友谦，以梁河中降晋者，及庄宗入洛，伶人皆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进乃谗友谦曰："崇韬且诛，友谦不自安，必反，宜并诛之。"于是及其将五六人皆族灭之，天下不胜其冤。进，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史彦琼者，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是时，郭崇韬以无罪见杀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见京师杀其诸子，因相传曰："崇韬杀魏王继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闻之，方疑惑。已而硃友谦又见杀。友谦子廷徽为澶州刺史，有诏彦琼使杀之，彦琼秘其事，夜半驰出城。鄴人见彦琼无故夜驰出，因惊传曰："刘皇后怒崇韬之杀继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

召彦琼计事。”鄴都大恐。贝州人有来鄴者，传引语以归。戍卒皇甫晖闻之，由此劫赵在礼作乱。在礼已至馆陶，鄴都巡检使孙鐸，见彦琼求兵御贼，彦琼不肯与，曰：“贼未至，至而给兵岂晚邪？”已而贼至，彦琼以兵登北门，闻贼呼声，大恐，弃其兵而走，单骑归于京师。在礼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乱者，由彦琼启而纵之也。

郭门高者，名从谦，门高其优名也。虽以优进，而尝有军功，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盖亲军也。从谦以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从谦为养子。崇韬死，存乂见囚，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此二人之冤。是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宿卫禁中，夜谋乱，事觉被诛。庄宗戏从谦曰：“汝党存乂、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复欲何为乎？”从谦恐，退而激其军士曰：“罄尔之赀，食肉而饮酒，无为后日计也。”军士问其故，从谦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尽坑尔曹。”军士信之，皆欲为乱。李嗣源兵反，向京师，庄宗东幸汴州，而嗣源先入。庄宗至万胜，不得进而还，军士离散，尚有二万馀人。居数日，庄宗复东幸汜水，谋扼关以为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于中兴殿，宰相对三刻罢。从驾黄甲马军阵于宣仁门、步军阵于五凤门以俟。庄宗入食内殿，从谦自营中露刃注矢，驰攻兴教门，与黄甲军相射。庄宗闻乱，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乱兵纵火焚门，缘城而入，庄宗击杀数十百人。乱兵从楼上射帝，帝伤重，踣于绛霄殿廊下，自皇后、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时，帝崩，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从谦为景州刺史，已而杀之。

《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宦者传第二十六

呜呼，自古宦、女之祸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惧，暗者患及而犹安焉，至于乱亡而不可悔也。虽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传》。

○张承业

张承业，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者也。本姓康，幼阉，为内常侍张泰养子。晋王兵击王行瑜，承业数往来兵间，晋王喜其为人。及昭宗为李茂贞所迫，将出奔太原，乃先遣承业使晋以道意，因以为河东监军。其后崔胤诛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诏所在杀之。晋王怜承业，不忍杀，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业，复为监军。

晋王病且革，以庄宗属承业曰："以亚子累公等。"庄宗常兄事承业，岁时升堂拜母，甚亲重之。庄宗在魏，与梁战河上十馀年，军国之事，皆委承业，承业亦尽心不懈。凡所以畜积金粟，收市兵马，劝课农桑，而成庄宗之业者，承业之功为多。自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及诸公子在晋阳者，承业一切以法绳之，权贵皆敛手畏承业。

庄宗岁时自魏归省亲，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承业主藏，钱不可得。庄宗乃置酒库中，酒酣，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呼继岌小字以语承业曰："和哥乏钱，可与钱一积，何用带、马为也？"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也。"庄宗以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佐王成霸业尔！若欲用之，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庄宗顾元行钦曰："取剑来！"承业起，持庄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顾托之命，誓雪家国之雠。今日为王惜库物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去，承业奋拳殴宝踣，骂曰："阎宝，硃温之贼，蒙晋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谄谀自容邪！"太后闻之，使召庄宗。庄宗性至孝，闻太后召，甚惧，乃酌两卮谢承业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愿公饮此，为吾分过。"承业不肯饮。庄宗入内，太后使人谢承业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与庄宗俱过承业第，慰劳之。

卢质嗜酒傲忽，自庄宗及诸公子多见侮慢，庄宗深嫉之。承业乘间请曰："卢质嗜酒无礼，臣请为王杀之。"庄宗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公何言之过也！"承业起贺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质因此获免。

天祐十八年，庄宗已诺诸将即皇帝位。承业方卧病，闻之，自太原肩舆至魏，谏曰：“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家国之雠，而复唐之社稷。今元凶未灭，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庄宗谢曰：“此诸将之所欲也。”承业曰：“不然，梁，唐、晋之仇贼，而天下所共恶也。今王诚能为天下去大恶，复列圣之深雠，然后求唐后而立之。使唐之子孙在，孰敢当之？使唐无子孙，天下之士，谁可与王争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诚愿见大王之成功，然后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东门，而令路人指而叹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时监军也’，岂不臣主俱荣哉？”庄宗不听。承业知不可谏，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误我奴矣。”肩舆归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赠左武卫上将军，谥曰正宪。

○张居翰

张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张从玫之养子。昭宗时，为范阳军监军，与节度使刘仁恭相善。天复中，大诛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后，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从晋王攻梁潞州以牵其兵，晋遂取潞州，以居翰为昭义监军。庄宗即位，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庄宗灭梁而骄，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韬又专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师，行至秦川，而明宗军变于魏。庄宗东征，虑衍有变，遣人驰诏魏王杀之。诏书已印画，而居翰发视之，诏书言“诛衍一行”，居翰以谓杀降不祥，乃以诏傅柱，揩去“行”字，改为一“家”。时蜀降人与衍俱东者千馀人，皆获免。庄宗遇弑，居翰见明宗于至德宫，求归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长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犹能道之。其论议可谓杰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

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东宫之幽。既出而与崔胤图之，胤为宰相，顾力不足为，乃召兵于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梁兵围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

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馀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此何异求已覆之车，躬驾而履其辙也？可为悲夫！

庄宗未灭梁时，承业已死。其后居翰虽为枢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马绍宏者，尝赐姓李，颇见信用。然诬杀大臣，黩货赂，专威福，以取怨于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门内养之徒也。是时，明宗自镇州入觐，奉朝请于京师。庄宗颇疑其有异志，阴遣绍宏伺其动静，绍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祸起于魏，孰知其启明宗之二心者，自绍宏始也！郭崇韬已破蜀，庄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韬之死，庄宗不知，皆宦者为之也。当此之时，举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韬不死，明宗入洛，岂无西顾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宦者亡窜山谷，多削发为浮图。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馀人，悉捕而杀之都亭驿，流血盈庭。

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专内以干政，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秦王入视明宗疾已革，既出而闻哭声，以谓帝崩矣，乃谋以兵入宫者，惧不得立也。大臣硃弘昭等方图其事，议未决，汉琼遽入见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诛之，陷秦王大恶，而明宗以此饮恨而终。后愍帝奔于卫州，汉琼西迎废帝于路，废帝恶而杀之。

呜呼！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犹若此者，盖其在位差久也。其馀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续，世数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为。其为大害者，略可见矣。独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

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杂传第二十七

○王镕

王镕，其先回鹘阿布思之遗种，曰没诺干，为镇州王武俊骑将，武俊录以为子，遂冒姓王氏。没诺干子曰末垣活，末垣活子曰升，升子曰廷凑，廷凑子曰元达，元达子曰绍鼎、绍懿，绍鼎子曰景崇。自升以上三世，常为镇州骑将，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为成德军节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镕立，年十岁。是时，晋新有太原，李匡威据幽州，王处存据中山，赫连鐸据大同，孟方立据邢台，四面豪杰并起而交争。镕介于其间，而承祖父百年之业，士马强而畜积富，为唐累世藩臣。故镕年虽少，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诸镇废立承继，有请于唐者，皆因镕以闻。

自晋兵出山东，已破孟迁，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举击赵，下临城。镕求救于李匡威，匡威来救，晋军解去。明年，晋会王处存攻镕坚固、新市。晋王与处存皆自将，而镕未尝临军，遣追风都团练使段亮、翦寇都团练使马珂等，以兵属匡威而已。匡威战磁河，晋军大败。明年春，晋攻天长军，镕出兵救之，败于叱日岭，晋军遂出井陉。镕又求救于匡威，晋军解去。

初，匡威悦其弟匡俦之妇美而淫之，匡俦怒，及其救镕也，诱其军乱而自立。匡威内惭不敢还，乃以符印归其弟，而将奔于京师。行至深州，镕德匡威救己，使人邀之，馆于梅子园，以父事之。

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赵间，每徘徊常山，爱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国无聊，相与登城西高阁，顾览山川，泫然而泣，乃与匡威谋劫牛而代之。因诈为忌日，镕去卫从，晨诣馆慰，坐定，甲士自幕后出，持镕两袖，镕曰："吾国赖公而存，诚无以报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头以位与匡威。匡威素少镕，以谓无能为也，因与镕方辔诣府，将代其位。行过亲事营，军士闭门大噪，天雨震电，暴风拔木，屋瓦皆飞。屠者墨君和望见镕，识之，从缺垣中跃出，挟镕于马，负之而走，乱军击杀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俦虽憾其兄，而阳以大义责镕甚急。镕既失燕援，而晋军急攻平山，劫镕以盟，镕遂与晋和。

其后梁太祖下晋邢、洺、磁三州，乃为书诏镕，使绝晋而归梁，镕依违不决。晋将李嗣昭复取洺州，梁太祖击败嗣昭，嗣昭弃洺州走。梁

获其辎重，得镕与嗣昭书，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顾谓葛从周曰："得镇州以与尔，尔为我先锋。"从周至临城，中流矢，卧舆中，梁军大沮。梁太祖自将傅城下，焚其南关，镕惧，顾其属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也，对曰："此难与力争，而可以理夺也。"式与梁太祖有旧，因请入梁军。太祖望见式，骂曰："吾常以书招镕不来，今吾至此，而尔为说客，晚矣！且晋吾仇也，而镕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镕与嗣昭书示式，式进曰："梁欲取一镇州而止乎，而欲成霸业于天下也？且霸者责人以义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诸侯守封睦邻，所以息争，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绍，得魏将吏与绍书，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乎！今梁知兵举无名，而假嗣昭以为辞。且王氏五世六公抚有此士，岂无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牵式衣而抚之曰："吾言戏耳。"因延式于上坐，议与镕和。镕以子昭祚为质，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镕赵王。

镕祖母丧，诸镇皆吊，梁使者见晋使在馆，还言赵王有二志。是时，魏博罗绍威卒，梁因欲尽取河北，开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隐监魏博将夏諲，以兵三千袭深、冀二州，以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镕惧，乞兵于晋。晋人击败景仁于柏乡，梁遂失镇、定，而庄宗由此益强，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镕常以兵从。镕德晋甚。明年，会庄宗于承天军，奉觞为寿，庄宗以镕父友，尊礼之，酒酣为镕歌，拔佩刀断衣而盟，许以女妻镕子昭诲。

镕为人仁而不武，未尝敢为兵先，佗兵攻赵，常藉邻兵为救。当是时，诸镇相弊于战争，而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游。镕尤骄于富贵，又好左道，炼丹药，求长生，与道士王若讷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每出，逾月忘归，任其政于宦者。宦者石希蒙与镕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镕自西山宿鹘营庄，将还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规谏曰："今晋王身自暴露以亲矢石，而大王竭军国之用为游畋之资，开城空宫，逾月不返，使一失闭门不纳从者，大王欲何归乎？"镕惧，促驾，希蒙固止之。弘规怒，遣亲事军将苏汉衡率兵擐甲露刃于帐前曰："军士劳矣！愿从王归。"弘规继而进曰："惑王者希蒙也，请杀之以谢军士！"镕不答，弘规呼镕甲士斩希蒙首，掷于镕前，镕惧，遽归。使其子昭祚与大将张文礼族弘规、汉衡，收其偏将下狱，穷究反状，亲军皆惧。文礼诱以为乱，夜半，亲军千馀人逾垣而入，镕方与道士焚香受箓，军士斩镕首，袖之而出，因纵火焚其宫室，遂灭王氏之族。

镕小子昭诲，年十岁，其军士有德镕者，藏之穴中，乱定，髡其

发，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匿昭诲于茶笼中，载之湖南，依南岳为浮图，易名崇隐。明宗时，昭诲已长，思归，而镕故将符习为宣武军节度使，震以归习，习表于朝。昭诲自称前成德军中军使以见，拜考功郎中、司农少卿。周显德中，犹为少府监云。

张文礼者，狡狯人也，镕惑爱之，以为子，号王德明。镕已死，文礼自为留后。庄宗初纳之，后知其通于梁也，遣赵故将符习与阎宝击之。文礼家鬼夜哭，野河水变为血，游鱼皆死，文礼惧，病疽卒。子处瑾秘丧拒守，击败习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进代之，存进辄复战殁，乃以符存审为招讨使，遂破之。执文礼妻及子处瑾、处球、处琪等，折足归于晋。赵人请而醢之，磔文礼尸于市。

○罗绍威

罗绍威，字端己，其先长沙人。祖让，北迁为魏州贵乡人。父弘信，为牧监卒。文德元年，魏博牙军乱，遂杀其帅乐彦贞，立其将赵文建为留后，已而又杀之。牙将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为我帅者？"弘信从众中出应曰："我可为君等帅也。"弘信状貌奇怪，面色青黑，军中异之，共立为留后。唐昭宗即位，拜弘信节度使。

梁太祖将攻晋，乞籴于弘信，弘信不与，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阳、淇门、卫县。战于内黄，魏兵五战五败，弘信惧，请盟，乃止。是时，梁方东攻兖、郓，北敌晋，晋遣李存信救硃宣，假道于魏。太祖闻，遣使语弘信曰："晋人志在河朔，兵还灭魏矣。"弘信以为然，乃发兵击存信于莘县，太祖遣葛从周助之。梁兵擒晋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杀之，乃与晋绝。太祖犹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为卑辞厚币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币，谓使者曰："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长，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为厚己。以故太祖往来燕、赵之间，卒有河北者，魏不为之患也。弘信死，绍威立。

绍威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长沙人，故封长沙郡王，绍威袭父爵长沙。绍威新立，幽州刘仁恭以兵十万攻魏，屠贝州，绍威求救于梁，大败燕军于内黄。明年，梁太祖遣葛从周会魏兵攻沧州，取其德州，遂败燕军于老鸦堤，绍威以故德梁助己。

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牙军岁久益骄，至绍威时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结。前帅史宪诚、何全皞、韩君雄、乐彦贞等，皆由牙军

所立，怒辄遂杀之。绍威为人精悍明敏，通习吏事，为政有威严，然其家世由牙军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绍威惧有变。已而牙校李公牷作乱，绍威诛之，乃间遣使告梁乞兵，欲尽诛牙军。梁太祖许之，为遣李思安等攻沧州，召兵于魏，绍威因悉发魏兵以从，独牙军在。

绍威子廷规娶梁女，会梁女卒，太祖阴遣客将马嗣勋选良兵实舆中，以长直军千人杂舆夫入魏，诈为助葬，太祖以兵继其后。绍威夜以奴兵数百，会嗣勋兵击牙军，并其家属尽杀之。太祖自内黄驰至魏，魏兵从攻沧州者行至历亭，闻之皆反，入澶、博诸州，魏境大乱，数月，太祖为悉平之。牙军死，魏兵悉叛，绍威势益孤，太祖乃欲夺其地，绍威始大悔。是岁，太祖复攻沧州，宿兵长芦，绍威馈给梁兵，自沧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帐什物自具，梁兵数十万皆取足，绍威以此重困。昭宗东迁洛阳，诏诸镇缮理京师，绍威营太庙成，加拜守侍中，进封鄴王。

太祖围沧州未下，刘守光会晋军破梁潞州。太祖自长芦归，过魏，疾作，卧府中，诸将莫得见，绍威惧太祖终袭己，乃乘间入见曰："今四方称兵，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归。太祖即位，将都洛阳，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太祖叹曰："吾闻萧何守关中，为汉起未央宫，岂若绍威越千里而为此，若神化然，功过萧何远矣！"赐以宝带名马。

燕王刘守光囚其父仁恭，与其兄守文有隙，绍威驰书劝守光等降梁。太祖闻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绍威折简，乃胜用兵十万。"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问之，绍威时亦驰简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

绍威自以魏久不用兵，愿伐木安阳淇门为船，自河入洛，岁漕谷百万石，以供京师。太祖益以绍威尽忠，遣将程厚、卢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绍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梁一有功重臣临之，请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监府事，语使者曰："亟行，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今使周翰监府事，尚冀卿复愈耳。"绍威仕梁，累拜太师兼中书令，卒年三十四，赠尚书令，谥曰贞壮。

子三人，廷规，官至司农卿卒。周翰袭父位，乾化二年八月为杨师厚所逐，徙为宣义军节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为宣义军节度

使，年十岁，徙镇忠武。明年，为秘书监、驸马都尉、光禄卿。唐庄宗时为金吾大将军，明宗以为匡国军节度使，罢为上将军。晋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规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阳公主，一曰金华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寿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晋安公主。

○王处直

王处直，字允明，京兆万年人也。父宗，善殖财货，富拟王侯，为唐神策军吏，官至金吾大将军，领兴元节度使，子处存、处直。处存以父任为骁卫将军、定州已来制置内闲厩宫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义武军节度使。黄巢陷长安，处存感愤流涕，率镇兵入关讨贼。巢败第功，而收城击贼，李克用为第一；勤王倡义，处存为第一。乾宁二年，处存卒于镇，三军以河朔故事，推处存子郜为留后，即拜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处直为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

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处直率兵拒之，战于沙河，为梁兵所败。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晋，乱兵推处直为留后。梁兵围之，处直遣人告梁，请绝晋而事梁，出绢十万匹犒军，乃与梁盟。梁太祖表处直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处直北平王。其后梁兵攻王镕，镕求救于晋，处直亦遣人至晋，愿绝梁以自效。晋兵救镕，处直以兵五千从，破梁军于柏乡。其后晋北破燕，南取魏博，与梁战河上，十馀年，处直未尝不以兵从。

处直好巫，而客有李应之者，妖妄人也。处直有疾，应之以左道治之而愈，处直益以为神，使衣道士服，以为行营司马，军政无大小，咸取决焉。初，应之于陉邑阑得小兒刘云郎，养以为子，而处直未有子，乃以云郎与处直，而绐曰："此子生而有异。"处直养以为子，更名曰都，甚爱之。应之由此益横，乃籍管内丁壮，别立新军，自将之，治第博陵坊，四面开门，皆用左道。处直将吏知其必为患，而莫能谏也。是时，幽州李匡俦假道中山以如京师，处直伏甲城外，以备不虞。匡俦已去，甲士入城围应之第，执而杀之，因诣处直请杀都，处直不与。明日，第功行赏，因阴疏甲士姓名，自队长已上藏于别籍，其后因事诛之，凡二十年，无一人免者，而处直终为都所杀。

都为人狡佞多谋，处直以为节度副使。张文礼弑王镕，庄宗发兵讨文礼，处直与左右谋曰："镇，定之蔽也，文礼虽有罪，然镇亡定不独存。"乃遣人请庄宗毋发兵，庄宗取所获文礼与梁蜡书示处直曰："文礼负我，师不可止。"处直有孽子郁，当郜之亡于晋也，郁亦奔焉，晋王以

女妻之，为新州防御使。处直见庄宗必讨文礼，益自疑，乃阴与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牵晋兵，且许召郁为嗣，都闻之不说。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贻患，处直不听。郁自奔晋，常恐处直不容，因此大喜，以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赂诱契丹阿保机。阿保机举国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举，小吏和昭训劝都举事，都因执处直，囚之西宅，自为留后，凡王氏子孙及处直将校杀戮殆尽。明年正月朔旦，都拜处直于西宅，处直奋起揕其胸而呼曰："逆贼！吾何负尔？"然左右无兵，遂欲啮其鼻，都掣袖而走，处直遂见杀。

初，有黄蛇见于碑楼，处直以为龙，藏而祠之，又有野鹊数百，巢麦田中，处直以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泽，而处人室，鹊巢乌，降而田居，小人窃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处直果被废死。

庄宗已败契丹于沙河，追奔过定州，与都相得欢甚，以其子继岌娶都女，以都为义武军节度使。同光二年，庄宗幸鄴，都来朝，赐与巨万。庄宗以继岌故，待都甚厚，所请无不从。及明宗立，颇恶都为人，而安重诲每以法绳之，都始有异志。是时，唐兵击契丹，数往来定州，都供馈多阙，益不自安。和昭训为都谋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势易离，可为自安之计。"已而硃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蜡书招青、徐、岐、潞、梓五镇，约皆举兵，而五镇不应。明宗遣王晏球讨之。都复与王郁招契丹为援，契丹遣秃馁将万骑救都。都遣指挥使郑季璘、龙泉镇将杜弘寿以二千人迎契丹，为晏球所败。季璘、弘寿被执，晏球责曰："吾尝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寿对曰："受恩中山两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见杀，弘寿临刑，神色自若。晏球屯军望都，与都及契丹战，大败之曲阳，都及秃馁得数骑遁去，闭城不复出。

初，庄宗军中阑得一男子，爱之，使冒姓李，名继陶，养于宫中以为子。明宗即位，安重诲出以乞段徊，徊亦恶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绐其众曰："此庄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军，军士识者曰："继陶也。"共诟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秃馁为馁王，屈身事之。诸将有欲出降者，都伺察严密，杀戮无虚日，以故坚守经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与家属皆自焚死，王氏遂绝于中山。而处存有子鄴，鄴子廷胤，与庄宗连外姻，为人骁勇，自为军校，能与士卒同辛苦，明宗时，历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晋高祖以廷胤为杨光远行营中军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军节度使。

初，处直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谓晋高祖曰：“吾欲使威袭其先人爵士，如何？”高祖对曰：“中国之法，自将校为刺史，升团练防御而至节度使，请送威归中国，渐进之。”契丹怒曰：“尔自诸侯为天子，岂有渐乎？”高祖闻之，遽徙廷胤镇义武，曰：“此亦王氏之后也。”后徙镇海而卒。

○刘守光

刘守光，深州乐寿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举，能穴地为道以攻城，军中号“刘窟头。”稍以功迁军校。仁恭为人有勇，好大言。可举死，子匡威恶其为人，不欲使居军中，徙为瀛州景城县令。瀛州军乱，杀刺史，仁恭募县中得千人，讨平之，匡威喜，复以为将，使戍蔚州。戍兵过期不得代，皆思归，出怨言。匡威为弟匡俦所逐，仁恭闻乱，乃拥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关，战败，奔晋、晋以为寿阳镇将。

仁恭多智诈，善事人，事晋王爱将盖寓尤谨，每对寓涕泣，自言：“居燕无罪，以谗见逐。”因道燕虚实，陈可取之谋，晋王益信而爱之。乾宁元年，晋击破匡俦，乃以仁恭为幽州留后，留其亲信燕留得等十馀人监其军，为之请命于唐，拜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

其后晋攻罗弘信，求兵于仁恭，仁恭不与，晋王以书微责诮之，仁恭大怒，执晋使者，杀燕留得等以叛。晋王自将讨之，战于安塞，晋王大败。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袭沧州，逐节度使卢彦威，遂取沧、景、德三州。为其子请命于唐，昭宗迟之，未即从，仁恭怒，语唐使者曰：“为我语天子，旌节吾自有，但要长安本色尔，何屡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为横海军节度使。

仁恭父子率两镇兵十万，号称三十万以击魏，屠贝州。罗绍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败守文于内黄，斩首五万。仁恭走，梁军追击之，自魏至长河，横尸数百里。梁军自是连岁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惧，复附晋。

天祐三年，梁攻沧州，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万人，兵粮自具，屯于瓦桥。梁军壁长芦，深沟高垒，仁恭不能近。沧州被围百馀日，城中食尽，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堇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晋，晋王为之攻潞州以牵梁围，晋破潞州，梁军乃解去。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骄于富贵，筑宫大安山，穷极奢侈，选燕美女充其中。又与道士炼丹药，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堇土为钱，悉敛铜钱，銮山而藏之，已而杀其工以灭口，后人皆莫知其处。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开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守光自外将兵以入，击走思安，乃自称卢龙节度使，遣李小喜、元行钦以兵攻大安山，执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闻父且囚，即率兵讨守光，至于卢台，为守光所败，进战玉田，又败，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将契丹、吐浑兵四万人战于鸡苏，守光兵败，守文阳为不忍，出于阵而呼其众曰："毋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守文，跃马而擒之，又囚之于别室，既而杀之。守文将吏孙鹤、吕兖等，立守文子延祚以距守光，守光围之百馀日，城中食尽，米斛直钱三万，人相杀而食，或食堇土，马相食其骏尾，兖等率城中饥民食以麴，号"宰务"，日杀以饷军。久之，延祚力穷，遂降。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骄，为铁笼、铁刷，人有过者，坐之笼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肤以死，燕之士逃祸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黄，谓其将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孙鹤切谏以为不可。梁攻赵，赵王王镕求救于守光，孙鹤曰："今赵无罪，而梁伐之，诸侯救赵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军未出，而晋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时也。"守光曰："赵王尝与我盟而背之，今急乃来归我；且两虎方斗，可待之，吾当为卞庄子也。"遂不出兵。晋王果救赵，大败梁兵于柏乡，进掠邢、洺，至于黎阳。守光闻晋空国深入梁，乃治兵戒严，遣人以语动镇、定曰："燕有精兵三十万，率二镇以从晋，然谁当主此盟者？"晋人患之，谋曰："昔夫差争黄池之会，而越入吴；项羽贪伐齐之利，而汉败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强燕在其后，此腹心之患也。"乃为之班师。

守光益以为诸镇畏其强，乃讽诸镇共推尊己，于是晋王率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义李嗣昭、义武王处直、成德王镕等，以墨制册尊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又遣告于梁，请授己河北兵马都统，以讨镇、定、河东。梁遣阁门使王瞳拜守光河北采访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册，用唐册太尉礼仪，守光问曰："此仪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礼也，尚父虽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为尚父，谁当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独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晋使者下狱，置斧钺质于其庭，令曰："敢谏者死！"孙鹤进曰："沧州之败，臣蒙王不杀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谏。"守光怒，推之伏钺质，令军士割而啖之。鹤呼曰："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号大燕皇

帝，改元曰应天，以王瞳、齐涉为左右相。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贺册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号。有司迫承勋称臣，承勋不屈，以列国交聘礼入见，守光怒，杀之。

明年，晋遣周德威将三万人，会镇、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沟关入，其澶、涿、武、顺诸州皆迎降。守光被围经年，累战常败，乃遣客将王遵化致书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晋，迷而不复，今其病矣，公善为我辞焉。"德威谓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讨僭乱，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献绢千匹、银千两、锦百段，遣其将周遵业谓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贵成败，人之常理；录功宥过，霸者之事也。守光去岁妄自尊崇，本不能为硃温下耳，岂意大国暴师经年，幸少宽之。"德威不许。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晋贤士，独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马易德威马而去，因告曰："俟晋王至则降。"晋王乃自临军，守光登城见晋王，晋王问将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劝其毋降，守光因请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晋军。明旦，晋军攻破其城，执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

守光与其妻李氏、祝氏，子继珣、继方、继祚等，南走沧州，迷失道，至燕乐界中，数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诘之，祝氏以实告，乃被擒送幽州。晋王方大飨军，客将引守光见，晋王戏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也？"守光叩头请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从军。军还过赵，赵王王镕会晋王，置酒，酒酣请曰："愿见仁恭父子。"晋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饮食自若，皆无惭色。

晋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组练，献于太庙。守光将死，泣曰："臣死无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将诉于地下。"晋王使召小喜，小喜□真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尔邪？"晋王怒，命先斩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妇从旁骂曰："事已至此，生复何为？愿先死！"乃俱死。晋王命李存霸执仁恭至雁门，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后斩之。

杂传第二十八

○李茂贞

李茂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为博野军卒，戍凤翔。黄巢犯京师，郑畋以博野军击贼，茂贞以功自队长迁军校。光启元年，硃玫反，僖宗出居兴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关，茂贞与保銮都将李钅延等败行瑜于大唐峰。明年，玫遂败死。茂贞以功自扈跸都头拜武定军节度使，赐以姓名。扈跸东归，至凤翔，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天威都头杨守立争道，以兵相攻，昌符不胜，走陇州。僖宗遣茂贞击杀昌符，以功拜凤翔陇右节度使。大顺元年，封陇西郡王。

二年，枢密使杨复恭得罪，奔于兴元，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复恭之养子也，纳之。茂贞乃上书言复恭父子罪皆当诛，因自请为山南招讨使。昭宗以宦者故，难之，未许。茂贞擅发兵攻破兴元，复恭父子见杀。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军府事，昭宗乃徙茂贞山南西道节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镇凤翔。茂贞不奉诏，上表自论曰："但虑军情忽变，戎马难羁。徒令甸服生灵，因兹受币；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贞表辞不逊，不能忍，以问宰相杜让能，让能以谓："茂贞地大兵强，而唐力未可以致讨；凤翔又近京师，易以自危而难于后悔，佗日虽欲诛晁错以谢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责让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令下，京师市人皆知不可，相与聚承天门，遮宰相请无举兵，争投瓦石击宰相，宰相下舆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坚。覃王率扈驾军五十四都战于盩厔，唐军败溃，茂贞遂犯京师，屯于三桥。昭宗御安福门，杀两枢密以谢茂贞，使罢兵。茂贞素与让能有隙，因曰："谋举兵者非两枢密，乃让能也。"陈兵临皋驿，请杀让能。让能曰："臣故先言之矣，惟杀臣可以纾国难。"昭宗泣下沾襟，贬让能雷州司户参军，赐死，茂贞乃罢兵。

明年，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卒，其诸子珂、珙争立。晋王李克用请立珂，茂贞与韩建、王行瑜请立珙，昭宗不许。茂贞等怒，率三镇兵犯京师，谋废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晋王亦举兵，茂贞惧，乃杀宰相韦昭度、李磎，留其养子继鹏以兵二千宿卫而去。晋兵至河中，继鹏与行瑜弟行实等争劫昭宗出奔，京师大乱，昭宗出居于石门。茂贞以兵至鄠县，斩继鹏自赎。晋兵已破王行瑜，还军渭北，请击茂贞。昭宗以谓晋远而茂贞近，因欲庇之以为德，而冀缓急之可恃也；且茂贞已杀其子自

赎矣，乃诏罢归晋军。克用叹曰：“唐不诛茂贞，忧未已也！”

昭宗自石门还，益募安圣、捧宸等军万馀人，以诸王将之。茂贞谓唐将讨己，亦治兵请觐，京师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贞遂犯京师，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桥，军溃，昭宗出居于华州。遣宰相孙偓以兵讨茂贞，韩建为茂贞请，乃已。久之，加拜茂贞尚书令，封岐王。其后，昭宗为宦者所废，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诛诸宦者，阴与梁太祖谋之。中尉韩全诲等，亦倚茂贞之强，以为外援，茂贞遣其子继筠以兵数千宿卫京师，宦者恃岐兵，益骄不可制。

天复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军至同州，全诲等惧，与继筠劫昭宗幸凤翔。梁军围之逾年，茂贞每战辄败，闭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尽，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米斗直钱七千，至烧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争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钱百，狗肉斤直钱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贱于狗。天子于宫中设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麦以供御，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与邀遮茂贞，求路以为生。茂贞穷急，谋以天子与梁以为解。昭宗谓茂贞曰：“朕与六宫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与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贞与梁约和，斩韩全诲等二十馀人，传首梁军，梁围解。天子虽得出，然梁遂劫东迁而唐亡，茂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

及梁太祖即位，诸侯之强者皆相次称帝，独茂贞不能，但称岐王，开府置官属，以妻为皇后，鸣梢羽扇视朝，出入拟天子而已。茂贞居岐，以宽仁爱物，民颇安之，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门无内松薪，以其可为炬也，有优者诮之曰：“臣请并禁月明。”茂贞笑而不怒。

初，茂贞破杨守亮取兴元，而邠、宁、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围也，兴元入于蜀；开平已后，邠、宁、鄜、坊入于梁，秦、凤、阶、成又入于蜀；当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庄宗已破梁，茂贞称岐王，上笺以季父行自处。及闻入洛，乃上表称臣，遣其子从□严来朝。庄宗以其耆老，甚尊礼之，改封秦王，诏书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谥曰忠敬。

从□严为人柔而善书画，茂贞承制拜从□严彰义军节度使。茂贞卒，拜凤翔节度使。魏王继岌征蜀，为供军转运应接使。蜀平，继岌遣从□严

部送王衍，行至凤翔，监军使柴重厚拒而不纳，从□严遂东至华州，闻庄宗之难乃西归。明宗入立，闻重厚尝拒从□严，遣人诛之。从□严上书，言重厚守凤翔，军民无所扰，愿贷其过。虽不许，士人以此多之。历镇宣武、天平。从□严有田千顷、竹千亩在凤翔，惧侵民利，未尝省理，凤翔人爱之。废帝起凤翔，将行，凤翔人叩马乞从□严。废帝入立，复以从□严为凤翔节度使，卒年四十九。

○韩建

韩建，字佐时，许州长社人也。少为蔡州军校，隶忠武军将鹿晏弘。从杨复光攻黄巢于长安，巢已破，复光亦死，晏弘与建等无所属，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于蜀，所过攻劫。行至兴元，逐牛丛，据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东走许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卫将军。僖宗还长安，建为潼关防御使、华州刺史。华州数经大兵，户口流散，建少贱，习农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闾里，问其疾苦。建初不知书，乃使人题其所服器皿床榻，为其名目以视之，久乃渐通文字。见《玉篇》，喜曰："吾以类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韵声偶，暇则课学书史。是时，天下已乱，诸镇皆武夫，独建抚缉兵民，又好学。荆南成汭时冒姓郭，亦善缉荆楚。当时号为"北韩南郭"。

大顺元年，以兵属张浚伐晋，浚败，建自含山遁归。河中王重盈死，诸子珂、珙争立，晋人助珂，建与王行瑜、李茂贞助珙。昭宗不许，建等大怒，以三镇兵犯京师。昭宗见建等责之，行瑜、茂贞惶恐战汗不能语，独建前自陈述。乃杀宰相韦昭度、李磎等，谋废昭宗。会晋举兵且至，建等惧，乃还。晋兵问罪三镇，兵傅华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常失礼于大国，何为见攻？"晋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杀大臣，是以讨也。"已而与晋和。

乾宁三年，李茂贞复犯京师，昭宗将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请幸华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于富平，泣曰："籓臣倔强，非止茂贞，若舍近畿而巡极塞，乘舆渡河，不可复矣！"昭宗亦泣，遂幸华州。

是时，天子孤弱，独有殿后军及定州三都将李筠等兵千馀人为卫，以诸王将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镇，遂欲制之，因请罢诸王将兵，散去殿后诸军，累表不报。昭宗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以思归，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酒酣，与从臣悲歌泣下，建与诸王皆属和之。建心尤不悦，因遣

人告诸王谋杀建、劫天子幸佗镇。昭宗召建，将辨之，建称疾不出，乃遣诸王自诣，建不见。请送诸王十六宅，昭宗难之。建乃率精兵数千围行宫，请诛李筠。昭宗大惧，遽诏斩筠，悉散殿后及三都卫兵，幽诸王于十六宅。昭宗益悔幸华，遣延王戒丕使于晋，以谋兴复。戒丕还，建与中尉刘季述诬诸王谋反，以兵围十六宅，诸王皆登屋叫呼，遂见杀。昭宗无如之何，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建已杀诸王，乃营南庄，起楼阁，欲邀昭宗游幸，因以废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丰谓建曰："汝陈、许间一田夫尔，遭时之乱，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两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祸，吾不忍见，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贞、梁太祖皆欲发兵迎天子，建稍恐惧，乃止。光化元年，昭宗还长安，自为建画像，封建颍川郡王，赐以铁券。建辞王爵，乃封建许国公。

梁太祖以兵向长安，遣张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责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谋也。"太祖怒，即杀巨川，以建从行。

昭宗东迁，建从至洛，昭宗举酒属太祖与建曰："迁都之后，国步小康，社稷安危，系卿两人。"次何皇后举觞，建蹑太祖足，太祖乃阳醉去。建出，谓太祖曰："天子与宫人眼语，幕下有兵仗声，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卢军节度使。

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祖性刚暴，臣下莫敢谏诤，惟建时有言，太祖亦优容之。太祖郊于洛，建为大礼使。罢相，出镇许州，太祖崩，许州军乱，见杀，年五十八。

○李仁福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当唐僖宗时，有拓拔思敬者，为夏州偏将，后以与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思敬卒，乾宁二年，以其弟思谏为节度使。

自唐末天下大乱，史官实录多阙，诸镇因时倔起，自非有大善恶暴著于世者，不能纪其始终。是时，兴元、凤翔、邠宁、鄜坊、河中、同华诸镇之兵，四面并起而交争，独灵夏未尝为唐患，而亦无大功。硃玫之乱，思敬与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桥。其后，黄巢陷京师，王重荣、李克用等会诸镇兵讨贼，思敬与破巢复京师，然皆未尝有所可称，故思

敬之世次、功过不显而无传。

梁开平二年，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梁即拜彝昌节度使。明年，其将高宗益作乱，杀彝昌。是时，仁福为蕃部指挥使，戍兵于外，军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于思谏为亲疏也。是岁四月，拜仁福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终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时，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数会兵攻仁福，梁辄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长兴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为留后。

自仁福时，边将多言仁福通于契丹，恐为边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为延州刺史、彰武军节度使，而徙彰武安从进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药彦稠以兵五万送从进之镇。彝超果不受代，从进与彦稠以兵围之，百馀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坚，故老传言赫连勃勃蒸土筑之，从进等穴地道，至城下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项，抄掠从进等粮道，自陕以西，民运斗粟束刍，其费数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释不攻，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清泰二年卒。

其弟彝兴，累官检校太师兼侍中，周显德中，封西平王，其后事具国史。

○韩逊

韩逊，不知其世家。初为灵武军校，当唐末之乱，据有灵盐，唐即以为节度使，而史失不录，不见其事。梁开平三年，封朔方节度使韩逊为颍川王，始见于史。是时，邠宁杨崇本、鄜延李周彝、凤翔李茂贞，皆与梁争战，独逊与夏州李思谏臣属于梁，未尝以兵争。李茂贞尝遣刘知俊攻逊，不能克，逊亦善抚其部，人皆爱之，为逊立生祠。

贞明中，逊卒，军中立其子洙为留后，梁即以为节度使。至庄宗时，又以洙兼河西节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为朔方军留后。其将李宾作乱，澄乃上章请师于朝，明宗以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韩氏自逊有灵武，传世皆无所称述，澄后不知其所终。

○杨崇本

杨崇本，幼事李茂贞，养以为子，冒姓李，名曰继徽，茂贞表崇本静难军节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复其姓，赐名崇本，迁其家于河中以为质。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

来河中，尝幸之。崇本妻颇愧耻，间遣人诮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俪，我已为硃公妇矣，无面视君，有刀绳而已！”崇本涕泣愤怒。其后梁兵解岐围，崇本妻得归，崇本乃复背梁归茂贞。茂贞西连蜀兵会崇本攻雍、华，关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击之，友裕至永寿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复遣刘知俊、康怀英等击之，崇本大败，自此不复东。乾化四年，为其子彦鲁所杀。崇本养子李保衡，杀彦鲁以降梁。

○高万兴

高万兴，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属李茂贞，茂贞将胡敬璋为延州刺史，万兴与其弟万金俱事敬璋为骑将。敬璋死，其将刘万子代为刺史。梁开平二年，葬于州南，万子在会，其将许从实杀万子，自为延州刺史。是时，万兴兄弟皆将兵戍境上，闻万子死，以其部下数千人，降梁。

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刘知俊以兵应万兴，攻丹州，执其刺史崔公实。进攻延州，执许从实。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彦昱皆弃城走。梁太祖乃以万兴为延州刺史、忠义军节度使，以牛存节为保大军节度使。已而刘知俊叛，乃徙存节守同州，以万金为保大军节度使。万兴累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郡王。贞明四年，万金卒，乃以万兴为鄜延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庄宗入洛，万兴尝一来朝。同光三年，卒于镇。

万兴兄弟皆骁勇，而未尝立战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万兴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万兴死，子允韬代立，长兴元年徙镇安国，又徙义成，清泰中卒。

万金子允权，开运中为肤施令，罢居于家。是时，周密为彰信军节度使，契丹灭晋，延州军乱，逐密，密守东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权为留后。闻汉高祖起太原，遂归汉，即拜节度使，广顺三年卒。

○温韬

温韬，京兆华原人也。少为盗，后事李茂贞，为华原镇将，冒姓李，名彦韬。茂贞以华原县为耀州，以韬为刺史。梁太祖围茂贞于凤翔，韬以耀州降梁，已而复叛归茂贞。茂贞又以美原县为鼎州，建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末帝时，韬复叛茂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

为裕州，义胜为静胜军，即以韬为节度使，复其姓温，更其名曰昭图。

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其后硃友谦叛梁，取同州，晋王以兵援友谦而趋华原，韬惧，求徙佗镇，遂徙忠武。庄宗灭梁，韬自许来朝，因伶人景进纳赂刘皇后，皇后为言之，庄宗待韬甚厚，赐姓名曰李绍冲。郭崇韬曰："此劫陵贼尔，罪不可赦！"庄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还镇。明宗入洛，与段凝俱收下狱，已而赦之，勒归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赐死。

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已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惑者矣！岂非富贵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笃，而未然之祸，难述于无形，不足以动其心欤？然而闻温韬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顾其后哉！独周太祖能鉴韬之祸，其将终也，为书以遗世宗，使以瓦棺、纸衣而敛。将葬，开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后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宁切至，然实录不书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绛纱袍各二，其一于京师，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剑、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杂传第二十九

○卢光稠谭全播

卢光稠、谭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状貌雄伟，无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识略，然全播常奇光稠为人。唐末，群盗起南方，全播谓光稠曰："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时，无徒守此贫贱为也！"乃相与聚兵为盗。众推全播为主，全播曰："诸君徒为贼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当得良帅，卢公堂堂，真君等主也。"众阳诺之，全播怒，拔剑击木三，斩之，曰："不从令者如此木！"众惧，乃立光稠为帅。

是时，王潮攻陷岭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轻进，全播戒其持重，不听，度其必败，乃为奇兵伏其归路。光睦果败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击，大败之，遂取潮州。是时，刘岩起南海，击走光睦，以兵数万攻虔州。光稠大惧，谓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刘岩易与尔！"乃选精兵万人，伏山谷中，阳治战地于城南，告岩战期。以老弱五千出战，战酣，伪北，岩急追之，伏兵发，岩遂大败。光稠第战功，全播悉推诸将，光稠心益贤之。

梁初，江南、岭表悉为吴与南汉分据，而光稠独以虔、韶二州请命于京师，愿通道路，输贡赋。太祖为置百胜军，以光稠为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又建镇南军，以为留后。

开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属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游猎，其将黎求闭门拒延昌，延昌见杀。求因谋杀全播，全播惧，称疾不出。求乃自立，请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御使。求暴病死，其将李彦图自立，全播益惧，遂称疾笃，杜门自绝。彦图疑之，使人觇其动静，全播应觇为状以自免。彦图死，州人相率诣全播第，扣门请之，全播乃起，遣使请命于梁，拜防御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杨隆演遣刘信攻破虔州，以全播归广陵，卒年八十五。当卢氏时，刘□已取韶州，及全播被执，虔州遂入于吴。

○雷满

雷满，武陵人也。为人凶悍獠勇，文身断发。唐广明中，湖南饥，盗贼起，满与同里人区景思、周岳等聚诸蛮数千，猎于大泽中，乃击鲜

酾酒，择坐中豪者，补置伍长，号土团军，诸蛮从之，推满为帅。是时，高骈镇荆南，召满隶麾下，使以蛮军击贼。骈徙淮南，满从至广陵，逃归，杀刺史崔翥，遂据朗州，请命于唐。昭宗以澧、朗为武贞军，拜满节度使。

是时，澧阳人向瑰杀刺史吕自牧据澧州，而溪洞诸蛮宋鄴昌、师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满亦以轻舟上下荆江，攻劫州县。杨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战败，溺死于君山。满袭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尽而去。

满尝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龙水怪皆窟于此，盖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掷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复坐，意气自若。

满居朗州，引沅水堑其城，上为长桥，为不可攻之计。天祐中，满卒，子彦恭自立。彦恭附于杨行密，亦尝攻劫为荆、湖患。开平元年，马殷发兵攻彦恭，恃堑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彦恭奔于杨行密，马殷擒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斩于汴市，彦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钟传

钟传，洪州高安人也。事州为小校，黄巢攻掠江淮，所在盗起，往往据州县。传以州兵击贼，频胜，遂逐观察使，自称留后。唐以洪州为镇南军，拜传节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据鄂州，杨行密屡攻之，洪颇倚传为首尾。久之，洪败死。是时，危全讽、韩师德等分据抚、吉诸州，传皆不能节度，以兵攻之，稍听命，独全讽不能下，乃自率兵围之。城中夜火起，诸将请急攻之，传曰："吾闻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扫地祭天，向城再拜，祝曰："全讽不降，非民之罪，愿天止火。"全讽闻之，明日乃亦听命，请以女妻传子匡时。传居江西三十馀年，累拜太保、中书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传卒，子匡时自称留后，请命于唐。全讽曰："听钟郎为节度使三年，吾将自为之。"已而传养子延规与匡时争立，乞兵于杨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时，匡时败，被执归广陵。开平三年，全讽等起兵江西，谋复钟氏故地，全讽为杨隆演将周本所败，江西遂入于吴。

○赵匡凝

赵匡凝，字光仪，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权，为申州刺史。宗权反，德諲攻下襄阳。梁太祖攻蔡州，宗权屡败，德諲乃以山南东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镇宣武，尝为宗权所困，闻德諲降，大喜，表为行营副都统，河阳、保义、义昌三节度行军司马。会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德諲卒，子匡凝自立。是时，成汭死，雷彦恭袭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彦恭，太祖表匡凝荆襄节度使，以匡明为荆南留后。是时，唐衰，藩镇不复奉朝廷，独匡凝兄弟贡赋不绝。

匡凝为人气貌甚伟，性方严，喜自修饰，颇好学问，聚书数千卷，为政有威惠。太祖攻兖州，硃瑾求救于晋，晋遣史俨等将兵数千救瑾，瑾败，与俨等奔于淮南。晋王李克用遣人以书币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杨行密，求归俨等。晋王使者为梁得，太祖大怒。是时，梁已破兖、郓，遣氏叔琮、康怀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随二州，怀英取邓州，匡凝惧，请盟，乃止。

太祖弑昭宗，将谋代唐，畏匡凝兄弟不从，遣使告之，匡凝对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杨师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汉北，匡凝战败，以轻舟奔于杨行密。师厚进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广陵，行密见之，戏曰："君在镇时，轻车重马，岁输于梁，今败乃归我乎？"匡凝曰："仆世为唐臣，岁时职贡，非输贼也。今以不从贼之故，力屈归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后行密死，杨渥稍不礼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顾渥曰："勿多食，发小兒热。"诸将以为慢，渥迁匡凝海陵，后为徐温所杀。匡明卒于蜀。

杂传第三十

○硃宣弟瑾

硃宣，宋州下邑人也。少从其父贩盐为盗，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为军校，敬武以隶其将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关与破黄巢。还过郓州，郓州节度使薛崇卒，其将崔君预自称留后。全晟攻杀君预，遂据郓州。宣以战功，为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已而全晟死，军中推宣为留后，唐僖宗即拜宣天平军节度使。

梁太祖镇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镇，兵力尚少，数为秦宗权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与其弟瑾以兖、郓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权。是时，太祖已袭取滑州，稍欲并吞诸镇，宣、瑾既还，乃驰檄兖、郓，言宣、瑾多诱宣武军卒亡以东，乃发兵收亡卒，因攻之，遂为敌国，苦战曹、濮间。是时，梁又东攻徐州，西有蔡贼，北敌强晋，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为梁所灭。乾宁四年，宣败，走中都，为葛从周所执，斩于汴桥下。

瑾，宣从父弟也。从宣居郓州，补军校。少倜傥，有大志，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爱其为人，以女妻之。瑾行亲迎，乃选壮士为舆夫，伏兵器舆中。夜至兖州，兵发，遂虏克让，自称留后。僖宗即拜瑾泰宁军节度使。

瑾与宣已破秦宗权于汴州，梁太祖责瑾诱宣武军卒以归，遣硃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郓。瑾兄弟往来相救，凡十馀年，大小数十战，与太祖屡相胜败。太祖得宣将贺瑰、何怀宝及瑾兄琼，乃将琼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败矣！今琼等已降，不如早自归。"瑾伪曰："诺。"乃遣牙将胡规持书币诣军门请降。太祖大喜，至延寿门与瑾交语，瑾曰："愿得琼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将刘捍送琼往。瑾伏壮士桥下，单骑迎琼，挥手语捍曰："请琼独来！"琼前，壮士擒之，遂闭门，责琼先降，斩之，掷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围之而去。

瑾婴城自守，而与葛从周等战城下，瑾兵屡败，宣亦败于郓州，乃乞兵于晋，晋遣李承嗣、史俨等以骑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趋兖。瑾城中食尽，与承嗣等掠食丰、沛间，梁兵奄至，瑾将康怀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将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又走海州，梁兵

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杨行密闻瑾来，大喜，解其玉带赠之，表瑾领武宁军节度使，以为行军副使。其后，梁遣庞师古、葛从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清口，斩师古。行密累表瑾东南诸道行营副都统、领平卢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继立，皆年少，徐温与其子知训专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谋杀知训。尝以月旦遣爱妾候知训家，知训强通之，妾归自诉，瑾益不平。屡劝隆演诛徐氏，以去国患，隆演不能为。既而知训以泗州建静淮军，出瑾为节度使。将行，召之夜饮。明日，知训过瑾谢，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训方拜，瑾以笏击踣之，伏兵自户突出，杀之。初，瑾以二恶马击庭中，知训入而释马，使相踶鸣，故外人莫闻其变。瑾携其首驰示隆演曰："今日为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击柱，提剑而出，府门已阖，因逾垣，折其足。瑾顾路穷，大呼曰："吾为万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润州徐知诰闻乱，以兵趋广陵，族瑾家。瑾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闻者哀之。

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广陵北门，路人私共瘗之。是时，民多病疟，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辄愈，更益新土，渐成高坟。徐温等恶之，发其尸，投于雷公塘。后温病，梦瑾挽弓射之。温惧，网其骨，葬塘侧，立祠其上。初，瑾尝病疽，医者视之，色惧，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于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师范

王师范，青州人也。其父敬武，为平卢军牙将。唐广明元年，无棣人洪霸郎为盗齐、棣间，平卢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率兵击破之。敬武反，兵逐师儒，自称留后，都统王鐸承制拜敬武节度使。敬武卒，师范尚幼，其棣州刺史张蟾叛。昭宗以为师范年少，其下不服从，乃拜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平卢节度使。师范不受代，蟾迎安潜入棣州。师范遣其将卢洪攻蟾，洪以兵返袭青州，师范阳为好辞，遣人迎语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赖诸将共持之尔。不然，听公所为也。"洪以师范无能为，遽还，不为备。师范伏兵于道，语其仆刘鄩曰："洪来，为我斩之！用尔为牙将。"明日，洪来，师范出迎，鄩于坐上斩之，伏兵发，尽杀其馀兵，乃急攻棣州，破张蟾，安潜奔归于京师。昭宗乃拜师范节度使。

师范颇好儒学，聚书至万卷，为政有威爱。梁太祖围昭宗于凤翔，宦官韩全诲等矫诏召诸镇兵以击梁。诏至青州，师范泣曰："诸镇有兵，

所以籓捍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诸镇反以兵自卫；吾虽力不足，当成败以之。”乃遣使乞兵于杨行密。是时，梁已东下兖、郓，师范乃遣刘鄩与其弟师鲁分攻兖、密诸州。遣张居厚以壮士二百为舆夫，伏兵舆中，西驰梁军，称师范使者聘梁，因欲劫杀太祖。居厚至华州东城，华州将娄敬思疑其有异，剖舆视之，见其兵。居厚遂击杀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刘鄩逐葛从周取兖州，而平卢诸州皆起兵攻梁。

其后，梁太祖自凤翔东还，遣硃友宁攻师范，友宁战死。复遣杨师厚攻之，屯于临朐。师范以兵迫之，师厚阳为怯不敢出，间遣人阳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凤翔，今粮且绝，当还军。”师范以为然，乃遣师鲁悉兵攻之，师厚拒而不战。师鲁兵却，师厚追击至圣王山，师鲁大败，遂傅其城，而梁别将刘重霸下其棣州，师范乃请降，太祖许之。师范素服乘驴诣太祖请罪，太祖待以客礼。久之，表师范河阳节度使。

太祖即位，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居于洛阳。太祖心欲诛之，未有以发。太祖诸子已封王，宴于宫中，友宁妻泣谓太祖曰：“陛下化家为国，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独以战死，奈何仇人犹在朝廷！”太祖奋然戟手曰：“吾亦几忘此贼！”乃遣人就洛阳族灭之。使者至，先掘坑于外，乃入告之。师范设席为具，与诸宗族饮酒，谓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惧少长失序，下愧于先人。”酒半，令少长以次起，就戮于坑所，闻者皆哀怜之。同光三年，赠师范太尉。

○李罕之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也。为人骁勇，力兼数人。少学，读书不成，去为僧，以其无赖，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枣市中，市中人皆不与，罕之掷器于地，裂其衣，又去为盗。是时，黄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与其麾下走淮南，自归于高骈，骈表光州刺史。岁馀，秦宗权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还走项城，收其馀众，依诸葛爽于河阳，爽以罕之为怀州刺史。巢已败走，爽降唐，僖宗拜爽东南面招讨使，以攻宗权，爽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东都留守。秦宗权遣孙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渑池，儒烧宫阙，剽掠而去。罕之壁渑池。

岁馀，诸葛爽死，其将刘经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经，经虑罕之凶勇难制，以兵攻之，罕之返击走经。罕之追至巩县，陈舟于汜水，将渡河，经遣张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经，与罕之合攻河阳，为经所败，退保怀州。已而孙儒陷河阳，仲方奔于梁。梁兵击走儒，罕之袭取

河阳，言取河南，皆附于梁。

罕之与言皆爽叛将，事已成，乃相与交臂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众无法，性苛暴，颇失士心。而言善治军旅，教民播殖，务为积聚。罕之用兵，言尝供给其乏。罕之求取无已，言颇苦之，不能输，罕之召言军吏笞责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晋、绛，言夜袭河阳，罕之奔晋。晋表罕之泽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万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败于沇河，乃归太原，李克用延之帐中。罕之留其子颀事晋，乃之泽州，日以兵钞怀、孟间，啖人为食。居民屯聚摩云山，罕之悉攻杀之，立栅其上，时人号曰李摩云。是时，晋方徇地山东，颇倚罕之为捍蔽。李茂贞等犯京师，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为邠州四面行营都统，表罕之为副。破王行瑜，加检校太尉，食邑千户。

罕之自以功多于晋，私谓盖寓曰："自吾脱身河阳，赖晋容我，未能有以报之；今行老矣，无能为也。若吾王见怜，与一小镇，使休兵养疾而后归老，幸也！"寓为言之，克用不对。佗日，诸镇择守将，未尝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惧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于罕之，岂惜一镇，然鹰鸟之性，饱则扬矣！"

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启晋王曰："志勤且死，新帅未至，所以然者，备佗盗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执晋守将马溉、伊镡等，遣子颢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会守潞州，以罕之为河阳节度使，行至怀州，以疾卒，年五十八。

罕之初背梁而归晋，晋王以罕之守泽州，罕之留其子颀与庄宗游，甚狎。后罕之背晋以归梁，晋王怒，欲杀颀，庄宗与之骏马，使奔于梁。太祖得颀父子大喜，使与友伦将兵以卫昭宗，故颀当太祖时，常掌禁兵。末帝诛友珪，颀与其谋，拜右羽林统军、澶州刺史。事唐，历卫、衍二州刺史，累迁右领军卫上将军。天福中卒，年七十，赠太尉。

○孟方立

孟方立，邢州平乡人也。少为军卒，以勇力选为队将。唐广明中，潞州节度使高浔攻诸葛爽于河阳，遣方立将兵出天井关为先锋。浔为其将刘广所逐，广为乱军所杀。方立闻乱，引兵自天井入据潞州，唐因以为昭义军节度使。昭义所节制泽、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谓潞州山川高险，而人俗劲悍，自刘积以来尝逐其帅；且己邢人也，因徙其军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泽、潞二州归于晋。

晋遣李克修为泽潞节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为昭义军。

晋数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窥山东，三州之人俘掠殆尽，赤地数千里，无复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东事兖、郓，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镕以攻晋，镕许之。方立乃遣其将奚忠信攻晋辽州，而镕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约，忠信大败，而晋兵乘胜攻之。

方立将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尝信用之。忠信之败也，元佐为晋将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问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坚，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来救，可以败也。"金俊以为然。军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帅兵来救，为金俊所败，驰入邢州，闭壁不复出。外无救兵，城中食且尽，方立夜出巡城，号令守者，守者皆不应，方立知不可，乃归饮鸩而卒。

军中以其弟洺州刺史迁为留后，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将骑兵三百助迁守，迁执虔裕降晋。晋徙迁族于太原，以为汾州刺史，后以为泽潞节度使。天复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晋，出天井关，迁开门降，为梁兵乡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军还过潞，以迁归于梁，梁太祖恶其返覆，杀之。

○王珂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荣，以河中兵破黄巢，有功于唐，拜河中节度使。重荣无子，以其兄重简子珂为后。重荣卒，弟重盈立，重盈卒，军中乃以珂重荣子，立之。重盈子陕州节度使珙、绛州刺史瑶，与珂争立，珙、瑶以书与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苍头，小字忠兒，不应得立。珂亦求援于晋，晋人言之朝，昭宗以晋故，许之。而珙、瑶亦西结王行瑜、韩建、李茂贞为援，行瑜等交章论列，昭宗报以重荣与晋于唐尝有大功，业许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师，杀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瑶连兵攻珂河中，珂求援于晋，晋兵西讨三镇，行下绛州，斩瑶而过，至于渭北，击破行瑜。昭宗卒以珂为河中节度使。晋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陕州。珙为人惨刻，尝斩人掷其首于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将李璠因珙战败，杀珙，自称留后。

是时，梁已下镇、定，将移兵西，而昭宗为刘季述所废，京师大乱。崔胤阴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惧为患，乃顾张存敬、侯言，以一大绳与之，曰："为我持缚珂来！"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晋、绛

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绝晋援。存敬围河中，珂告急于晋，晋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书告晋王曰：“贼势如此，朝夕乞食于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晋王报之曰：“梁兵为阻，众寡不敌，救之则并晋俱亡，不若与王郎自归朝廷。”珂乃为书与李茂贞曰：“天子初返正，诏藩镇无相侵以安王室。今硃公弃约以见攻，其势不止于弊邑；若弊邑朝亡，则西北诸镇非诸君所能守也！愿与华州出兵潼关以为应。”茂贞不报。珂计穷，乃治舟于河，将归于京师。珂夜登城谕守陴者，守陴者皆不应。牙将刘训夜入珂寝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训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怀疑，请先断臂！”珂曰：“事急矣！计安出乎？”训曰：“公若携家夜济，人必争舟，一夫鸱张，大事即去。不若迟明以情谕军中，愿从者犹得其半。不然，且为款状以缓梁兵，徐图向背。”珂以为然。

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荣，以母王氏，故事重荣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于梁王有家世之旧，兵当退舍，俟梁王来，吾将听命。”存敬乃退舍，使驰诣太祖于洛阳。太祖至河中，先之城东，哭于重荣之墓而后入。珂欲面缚牵羊以见太祖，太祖谓曰：“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郎君若以亡国之礼见，太师其谓我何？”珂迎于路，握手嘘唏，乃徙珂于汴。太祖以珂晋婿也，疑其贰己，使珂西入觐，行至华州，使人杀之传舍。

瓒，重盈之诸子也，梁太祖已执珂，自领河中节度使，以瓒为吏。瓒事梁，为诸卫大将军，泰宁、镇国军节度使。末帝时，为开封尹。贞明五年，代贺瑰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是时，晋已城德胜，瓒自黎阳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杨村，扼河上流，与晋人相持经年，大小百馀战，瓒卒无功，末帝遣戴思远代，瓒复为开封尹。庄宗自郓入京师，末帝闻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为，自持国宝，指其宫室谓瓒曰：“使吾保此者，系卿之画如何耳！”唐兵已过宛朐，瓒驱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门，瓒开门迎降，伏地请死，庄宗劳而起之曰：“朕与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为主耳，复何罪邪！”因以为开封尹，迁宣武军节度使。已而故梁臣赵岩、张汉杰等相次诛死，瓒以忧卒。赠太子太师。

○赵犨

赵犨，其先青州人也。世为陈州牙将。犨幼与群兒戏道中，部分行伍，指顾如将帅，虽诸大兒皆听其节度，其父叔文见之，惊曰：“大吾门者，此兒也！”及壮，善用弓剑，为人勇果，重气义，刺史闻其材，召置麾下。累迁忠武军马步军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将犯东都，

犨引兵击败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黄巢起，所在州县，往往陷贼。陈州豪杰数百人，相与诣忠武军，求得犨为刺史以自保，忠武军表犨陈州刺史。已而巢陷长安，犨语诸将吏曰："以吾计，巢若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必驱其众东走，吾州适当其冲矣！"乃治城池为守备，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选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为将。巢败，果东走，先遣孟楷据项城，昶击破之，执楷以归。巢从后至，闻楷被执，大怒。

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巢势甚盛，乃悉众围犨，置舂磨，糜人之肉以为食。陈人恐，犨语其下曰："吾家三世陈将，必能保此。尔曹男子，当于死中求生，建功立业，未必不因此时。"陈人皆踊跃。巢栅城北三里为八仙营，起宫阙，置百官，聚粮饷，欲以久弊之，其兵号二十万。陈人旧有巨弩数百，皆废坏，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珝创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围凡三百日，犨食将尽，乃乞兵于梁。梁太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陈，击败巢将黄鄴于西华。西华有积粟，巢恃以为饷，及鄴败，巢乃解围去。

梁太祖入陈州，犨兄弟迎谒马首甚恭。然犨阴识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为自托之计。以梁援己恩，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谒。以其子岩尚太祖女，是谓长乐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权复乱淮西，陷旁二十馀州，而陈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后巢、宗权皆败死，唐昭宗即以陈州为忠武军，拜犨节度使。犨已病，乃以位与其弟昶，后数月卒。

昶乘大寇新灭，乃休兵课农，事梁尤谨。梁兵攻战四方，昶馈輓供亿，未尝少懈。昶卒，珝代立。

珝颇知书，乃求邓艾故迹，决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陈二十馀年，陈人大赖之。梁太祖已降韩建，取同、华，徙珝为同州留后。入唐，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岁馀，以疾免官归，卒于家，陈人为之罢市。

犨次子岩，梁末帝时为户部尚书、租庸使，与张汉杰、汉伦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杀戮为事，而末帝为人特和柔恭谨，然性庸愚，以汉杰妇家，而岩婿也，故亲信之，大臣老将皆切齿，末帝独不悟，以至于亡。

初，友珪杀太祖自立，以末帝为东都留守。岩如东都，末帝与之饮酒，从容以诚款告之。岩为末帝谋，遣人召杨师厚兵起事。岩还西都，卒与袁象先以禁兵诛友珪，取传国宝以授末帝。

末帝立，岩自以有功于梁，又尚公主，闻唐驸马杜悰位至将相，自奉甚丰，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门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岩饮食必费万钱。

故时，魏州牙兵骄，数为乱，罗绍威尽诛之。太祖崩，杨师厚逐罗氏，据魏州，复置牙兵二千，末帝患之。师厚死，岩与租庸判官邵赞议曰："魏为唐患，百有馀年，自先帝时，尝切齿绍威，以其前恭而后倨。今先帝新弃天下，师厚复为陛下忧，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时制之，宁知后人不为师厚也？不若分相、魏为两镇，则无北顾之忧矣。"末帝以为然，乃分相、澶、卫为昭德军。牙兵乱，以魏博降晋，梁由是尽失河北。

是时，梁将刘鄩等与庄宗相距澶、魏之间，兵数败。岩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犹未郊天，议者以为朝廷无异藩镇，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虽失，天下幸安，愿陛下力行之。"敬翔以为不可，曰："今府库虚竭，箕敛供军，若行效禋，则必赏赉；是取虚名而受实弊也。"末帝不听，乃备法驾幸西京，而庄宗取杨刘，或传："晋兵入东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郓、濮矣！"京师大风拔木，末帝大惧，从官相顾而泣，末帝乃还东都，遂不果郊。

镇州张文礼杀王镕，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愿梁以兵万人出德、棣州，则晋兵急矣。"敬翔以为然，岩与汉杰皆以为不可，乃止。其后黜王彦章用段凝，皆岩力也。

庄宗兵将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为，登建国楼以问群臣，或曰："晋以孤军远来，势难持久，虽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阳，保险以召天下兵，徐图之，胜负未可知也。"末帝犹豫，岩曰："势已如此，一下此楼，何人可保！"末帝卒死于楼上。

当岩用事时，许州温韬尤曲事岩，岩因顾其左右曰："吾常待韬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为利。"乃走投韬，韬斩其首以献。庄宗已灭梁，岩素所善段凝奏请诛岩家属，乃族灭之。

呜呼，祸福之理，岂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祸福异也。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后世之谈祸福者，皆以其言为至论也。夫为善而受福，焉得祸？为恶而受祸，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祸者，未必不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尝不及祸，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见之明，深结梁太祖，及其子孙皆享其禄利，自谓知所托矣，安知其族卒与

梁俱灭也？犨之求福于梁，盖老氏之所谓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不可戒哉！

○冯行袭

冯行袭，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盗孙喜以众千人袭均州刺史吕烨，烨不能御。行袭为州校，乃阴选勇士伏江南，独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闻公至，皆欲归矣。然知公兵多，民惧虏掠，恐其惊扰，请留兵江北，独与腹心数人从行，愿为前导，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为然，乃留其兵江北，独与行袭渡江。军吏前谒，行袭击喜仆地，斩之，伏兵发，尽杀从行者。馀兵在江北，闻喜死，皆溃。山南节度使刘巨容表行袭均州刺史。

是时，僖宗在蜀，诸镇贡献行在者皆道山南，盗贼多据州西长山以邀劫之，行袭尽破诸贼。洋州葛佐辟行袭行军司马，使以兵镇谷口，通秦、蜀道，行袭由此知名。李茂贞兼领山南，遣子继臻守金州，行袭逐之，遂据金州。昭宗乃以金州为戎昭军，拜行袭节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韩全诲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馀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袭已附梁，乃尽杀文晏等。太祖攻赵匡凝于襄阳，行袭遣子勖以舟兵会均、房，以功迁匡国军节度使。行袭为人严酷少恩，而所至辄天幸，境旱有蝗，则飞鸟食之，岁凶，田中卤谷自生。唐衰，知梁必兴，尤尽心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长乐郡王，卒赠太傅，谥曰忠敬。

杂传第三十一

○氏叔琮

氏叔琮，开封尉氏人也。为梁骑兵伍长，梁兵击黄巢陈、许间，叔琮战数有功，太祖壮之，使将后院马军，从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阳，战数败，降为阳翟镇遏使。久之，迁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晋、绛，晋王遣使致书太祖求成，太祖以晋书词嫚，乃遣叔琮与贺德伦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泽、潞，出石会，营于洞涡，久之粮尽，乃旋。表晋州刺史。晋人复取绛州，攻临汾，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杂行道中，伺其怠，擒晋二人而归。晋人大惊，以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县。太祖遣友宁兵万人会叔琮御晋，友宁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敌闻救至必走，走则何功邪？"乃夜击之，晋人大败，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师，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惧，皆言无恙，乃以精卒为殿而还至石会，留数骑，以大将旗帜立于高冈，晋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军节度使。昭宗迁洛，拜右龙武统军。太祖遣叔琮与李彦威等弑昭宗，已而杀之。

○李彦威

李彦威，寿州人也。少事梁太祖，为人颖悟，善揣人意，太祖怜之，养以为子，冒姓硃氏，名友恭。历汝、颍二州刺史。昭宗迁洛，拜右龙武统军。初，刘季述废昭宗，立皇太子裕为天子。昭宗反正，以为太子幼，为贼所立，赦之，复其始封为德王。昭宗自岐还，太祖见裕眉目疏秀，恶之，谓宰相崔胤曰："德王尝为季述所立，安得犹在乎？公白天子杀之。"胤奏之，昭宗不许，佗日以问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卖臣尔。"昭宗迁洛，谓蒋玄晖曰："德王，朕爱子也，全忠何为欲杀之？"因泣下，啮指流血。玄晖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恶之。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祐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王建亦传檄天下，举兵诛梁。太祖大惧，恐昭宗奔佗镇，以兵七万如河中，阴遣敬翔至洛，告彦威与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彦威、叔琮以龙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宫门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龙武牙官史太杀之，趋椒兰殿，问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之，昭宗单衣旋柱而走，太剑及之，昭宗崩。讣至河中，太祖阳为惊骇，投地号

哭，骂曰：“奴辈负我，俾我被恶名于后世邪！”太祖至洛，流彦威、叔琮岭南，使张廷范杀之。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灭口，其如神理何？”顾廷范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见杀。已而还其姓名。

庄宗时，得故唐内人景姹，言当彦威等弑昭宗时，诸王宗属数百人皆遇害，而同为一坑，瘗于龙兴寺北，请合为一冢而改葬之。诏以故濮王为首，葬以一品礼云。

○李振

李振，字兴绪，其祖抱真，唐潞州节度使。振为唐金吾卫将军，拜台州刺史。盗起浙东，不果行，乃西归。过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领郓州，表振节度副使。

振奏事长安，舍梁邸。宦官刘季述谋废昭宗，遣其侄希正因梁邸吏程岩见振曰：“今主上严急，诛杀不辜，中尉惧及祸，将行废立，请与诸邸吏协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骇然曰：“百岁奴事三岁主，而敢尔邪！今梁王百万之师，方仗大义尊天子，君等无为此不祥也！”振还，季述卒与岩等废昭宗，幽之东宫，号太上皇，立皇太子裕为天子。是时，太祖用兵在邢、洺间，季述诈为太上皇诰告太祖，太祖犹豫，未知所为，振曰：“夫竖刁、伊戾之乱，所以为霸者资也。今阉宦作乱，天子危辱，此正仗义立功之时。”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诣京师见崔胤，谋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执振手曰：“卿谋得之矣！”

王师范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师范，师范疑惧，不知所为，振曰：“独不闻汉张绣乎？绣与曹公为敌，然不归袁绍而归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雠杀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岂以故怨害忠臣乎？”师范洗然自释，乃西归梁。

昭宗迁洛，振往来京师，朝臣皆侧目，振视之若无人。有所小怒，必加谴谪。故振一至京师，朝廷必有贬降。时人目振为鸱枭。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师与硃友恭、氏叔琮谋之。昭宗崩，太祖问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晋司马氏杀魏君而诛成济，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归罪友恭等而杀之。

振尝举进士咸通、乾符中，连不中，尤愤唐公卿，及裴枢等七人赐死白马驿，振谓太祖曰：“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太祖笑而从之。

太祖即位，累迁户部尚书。友珪时，以振代敬翔为崇政院使。庄宗灭梁入汴，振谒见郭崇韬，崇韬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见之，乃常人尔！”已而伏诛。

○裴迪

裴迪，字升之，河东闻喜人也。为人明敏，善治财赋，精于簿书。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为出使巡官。都统王鐸镇滑州，奏迪汴、宋、郓等州供军院使。鐸为租庸使，辟租庸招纳使。梁太祖镇宣武，辟节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调兵赋。太祖乃榜门，以兵事自处，而以货财狱讼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师范谋袭汴，遣健卒苗公立持书至汴，阴伺虚实。迪召公立问东事，公立色动，乃屏人密诘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启，遣硃友宁以兵巡兖、郓，以故师范虽窃发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还，将吏皆赐“迎銮叶赞功臣”，将吏入见，太祖目迪曰：“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当也。”迪入唐，累迁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仆射，居一岁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韦震

韦震，字东卿，雍州万年人也。初名肇。为人强敏，有口辩。事梁太祖为都统判官。申丛执秦宗权，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献于京师，又欲挟宗权夺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视之，丛遣骑兵三百迎震，欲杀之，震以计得免。还白太祖曰：“丛不足虑，为其谋者牙将裴涉，妄庸人也。”丛后果为郭璠所杀。璠以宗权归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请献俘于唐，唐以时溥破黄巢，献馘而已，宗权不足俘，左拾遗徐彦枢亦疏请所在斩决。太祖遣震奏事京师，往复论列，卒俘宗权。太祖德之，表为节度副使。昭宗幸石门，太祖遣震由虢略间道奉表行在，昭宗赐其名震。太祖已破兖、郓，遂攻吴，大败于清口。太祖惧诸镇乘间图己，乃讽杜洪、钟传、王师范、钱镠等荐己为元帅，且求兼领郓州。昭宗初不许，震强辩，敢大言，语数不逊，昭宗卒许梁以郓州，太祖遂兼四镇，表震郓州留后。昭宗迁洛，震入为河南尹、六军诸卫副使，以病喑，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禅，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师，卒。

○孔循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让阑得之，养以为子。梁太祖镇宣武，以李让为养子，循乃冒姓硃氏。稍长，给事太祖帐下，太祖诸兒乳母有爱之者，养循为子，乳母之夫姓赵，循又冒

姓为赵氏，名殷衡。昭宗东迁洛阳，太祖尽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为宣徽使，循为副使。

循与蒋玄晖、张廷范等共与弑昭宗之谋，其后循与玄晖有隙，哀帝即位，将有事于南郊，循因与王殷谗于太祖曰："玄晖私侍何太后，与廷范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时，梁兵攻寿春，大败而归，哀帝遣裴迪劳军，太祖见迪，怒甚，迪还，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备九锡，太祖拒而不受。玄晖与宰相柳璨相次驰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兴，必有封国，而唐所以不即逊位者，当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璨惧，驰去。太祖遣循与王殷弑何皇后，因杀璨及玄晖、廷范等，以循为枢密副使。

唐亡，事梁为汝州防御使、左卫大将军、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庄宗时，权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庄宗东出汜水，循持两端，遣迎明宗于北门，迎庄宗于西门，供帐牲饩，其礼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纳之。

明宗即位，以为枢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东都，民有犯曲者，循族杀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诏天下除曲禁，许民得造曲。循为人柔佞而险猾，安重诲尤亲信之，凡循所言，无不听用。明宗尝欲以皇子娶重诲女，重诲以问循，循曰："公为机密之臣，不宜与皇子婚。"重诲信之，乃止。而循阴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从厚娶循女。重诲始恶其为人，出循为忠武军节度使，徙镇横海，卒于镇，年四十八，赠太尉。

○孙德昭

孙德昭，盐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黄巢陷长安，惟最率其乡里子弟，得义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阳，兴平州将壮其所为，益以州兵二千。与破贼功，拜右金吾卫大将军。硃玫乱京师，僖宗幸兴元，惟最率兵击贼。累迁鄜州节度使，留京师宿卫。鄜州将吏诣阙请惟最之镇，京师民数万与神策军复遮留不得行，改荆南节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军，号"扈驾都"。是时，京师数乱，民皆赖以为保。

德昭以父任为神策军指挥使。光化三年，刘季述废昭宗，幽之东宫，宰相崔胤谋反正，阴使人求义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与孙承诲、董从实应胤，胤裂衣襟为书以盟。天复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将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舆斩之，承诲等分索馀党皆尽。昭宗闻外喧哗，大

恐。德昭驰至，扣门曰：“季述诛矣，皇帝当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进逆首！”德昭掷其首入。已而承诲等悉取馀党首以献，昭宗信之。德昭破锁出昭宗，御丹凤楼反正，以功拜静海军节度使，赐姓李，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与承诲等皆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图形凌烟阁，俱留京师，号“三使相”，恩宠无比。

是时，崔胤方欲诛唐宦官，外交梁以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贞为捍蔽，梁、岐交争。冬十月，宦者韩全诲劫昭宗幸凤翔，承诲、从实皆从，而德昭独与梁，乃率兵卫胤及百官保东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颇德其附己，以龙凤剑、斗鸡纱遗之。太祖至华州，德昭以军礼迎谒道旁。太祖至京师，表同州留后，将行，京师民复请留，遂为两街制置使。梁兵围凤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属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阳，赐甲第一区。昭宗东迁，拜左威卫上将军，以疾免。太祖即位，以乌银带、袍、笏、名马赐之。疾少间，以为左卫大将军。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将军以卒。承诲、从实至凤翔，与宦者俱见杀。

○王敬荛

王敬荛，颍州汝阴人也。事州为牙将。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颍间，刺史不能拒，敬荛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荛为人状貌魁杰，而沈勇有力，善用铁枪，重三十斤。颍州与淮西为邻境，数为秦宗权所攻，力战拒之，宗权悉陷河南诸州，独敬荛不可下，由是颍旁诸州民，皆依敬荛避贼。是时，所在残破，独颍州户二万。梁太祖攻淮南，道过颍州，敬荛供馈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荛沿淮指挥使。其后梁兵攻吴，庞师古死清口，败兵亡归，过颍，大雪，士卒饥冻，敬荛乃沿淮积薪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赖以全活，太祖表敬荛武宁军留后，遂拜节度使。天祐三年，为左卫上将军。太祖即位，敬荛以疾致仕，后卒于家。

○蒋殷

蒋殷，幼为王重盈养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旧恩录其子孙，表殷牙将，太祖尤爱之。唐迁洛阳，殷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阳，转攻淮南，还屯正阳，哀帝遣殷劳军。是时，哀帝方卜郊，殷与枢密使蒋玄晖等有隙，因谮之太祖，言玄晖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诸侯助祭者以谋兴复，太祖大怒，哀帝为改卜郊。是时，太祖将有篡弑之谋，何太后尝泣涕叩头为玄晖等言：“梁王禅位后，愿全唐家子母。”殷乃诬玄晖尝私侍太后，太祖斩玄晖及张廷范、柳璨等，遣殷弑太后于积善宫。哀帝下诏惭愧，自言以母后故无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

友珪与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宁军节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瓒亦王氏子，惧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蒋。末帝诏削官爵，还其姓，遣牛存节讨之，殷举族自燔死。

杂传第三十二

○刘知俊

刘知俊，字希贤，徐州沛人也。少事时溥，溥与梁相攻，知俊与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为左开道指挥使。知俊姿貌雄杰，能被甲上马，轮剑入敌，勇出诸将。当是时，刘开道名重军中。历海、怀、郑三州刺史，从破青州，以功表匡国军节度使。

邠州杨崇本以兵六万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时，太祖方与诸将攻沧州，知俊不俟命，与康怀英等击败崇本，斩馘二万，获马三千匹，执其偏裨百人。李思安为夹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罢思安，拜知俊行营招讨使，未至潞，夹城已破，徙西路行营招讨使，败邠、岐兵于幕谷。是时，延州高万兴叛杨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会万兴，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屡杀诸将，王重师无罪见杀，知俊益惧，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复攻邠州，知俊以军食不给未行。

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为亲军指挥使，间遣人告知俊以不宜来。知俊遂叛，臣于李茂贞，以兵攻雍、华，执刘捍送于凤翔。太祖使人谓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负邪？"知俊报曰："王重师不负陛下而族灭，臣非背德，但畏死尔！"太祖复使语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诛重师，乃刘捍误我，致卿至此，吾岂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责。"知俊不报，以兵断潼关。

太祖遣刘鄩、牛存节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贞，茂贞地狭，无以处之，使之西攻灵武。韩逊告急，太祖遣康怀英、寇彦卿等攻邠宁以牵之。知俊大败怀英于升平，杀梁将许从实。茂贞大喜，以知俊为泾州节度使，使攻兴元，取兴、凤，围西县。已而茂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间之，茂贞夺其军。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为武信军节度使，使返攻茂贞，取秦、凤、阶、成四州。建虽待知俊甚厚，然亦阴忌其材，尝谓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尔辈所能制，不如早图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为人色黑，而其生岁在丑。建之诸子，皆以"宗"、"承"为名，乃于里巷构为谣言曰："黑牛出圈棕绳断。"建益恶之，遂见杀。

○丁会

丁会，字道隐，寿州寿春人也。少工挽丧之歌，尤能凄怆其声以自喜。后去为盗，与梁太祖俱从黄巢。梁太祖镇宣武，以为宣武都押衙。光启四年，东都张全义袭破河阳，逐李罕之，罕之召晋兵围河阳，全义告急。是时，梁军在魏，乃遣会及葛从周等将万人救之。会等行至河阴，谋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来远，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者，兵家之胜策也。"乃渡九鼎，直趋河阳，战于沇水，罕之大败，河阳围解。大顺元年，梁军击魏，会及葛从周破黎阳、临河，遂败罗弘信于内黄。梁军攻时溥于徐州，遣会别攻宿州，刺史张筠闭城距守，会堰汴水浸其东，城坏，筠降。兖州硃瑾以兵万馀击单父，会及瑾战于金乡，大败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晋，以潞州降梁。会自河阳攻晋泽州，下之。乃以会为昭义军留后，会畏梁太祖雄猜，常称疾者累年。天复元年，太祖复起会为昭义军节度使。昭宗遇弑，会与三军缟素发哀。梁军攻燕沧州，燕王守光乞师于晋，晋人为攻潞州，会乃降晋。晋王以会归于太原，赐以甲第，位在诸将上。庄宗立，以会为都招讨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兴，追赠太师。

○贺德伦

贺德伦，河西人也。少为滑州牙将。梁太祖兼领宣义，德伦从太祖征伐，以功累迁平卢军节度使。贞明元年，魏州杨师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骄难制，乃分相、澶、卫三州建昭德军，以张筠为节度使；魏、博、贝三州仍为天雄军，以德伦为节度使。遣刘鄩以兵六万渡河，声言攻镇定，王彦章以骑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变；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阅魏兵籍，检校府库。德伦促牙兵上道，牙兵亲戚相决别，哭声盈途。效节军将张彦谋于其众曰："朝廷以我军府强盛，设法残破之。况我六州旧为藩府，未尝远出河门，一旦离亲戚，去乡里，生不如死。"乃相与夜攻金波亭，彦章走出。迟明，魏兵攻牙城，杀五百馀人，执德伦致之楼上，纵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异驰至魏谕彦，许以刺史。彦谓异曰："为我报皇帝，三军不负朝廷，朝廷负三军，割隶无名，所以乱耳。但以六州还魏，而诏刘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异还，言彦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击之。末帝使人谕彦，以制置已定，不可复易。使者三反，彦怒曰："佣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罗绍威故吏司空颋曰："为我作奏，若复依违，则渡河虏之耳！"末帝优诏答之，言："王镕死，镇人请降，遣鄩以兵定镇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还。"戒彦勿为朝廷生事。彦乃以杨师厚镇魏州尝带招讨使，逼德伦论列之，末帝不许，谕以诏书，彦裂诏书抵于地，曰："愚主听人穿鼻，难与共事矣！"乃迫德伦降晋，德伦惶

恐曰：“惟将军命。乃遣牙将曹廷隐奉书庄宗。

庄宗入魏，德伦以彦逼己，遣人阴诉于庄宗，庄宗斩彦于临清而后入。徙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行至太原，监军张承业留之。王檀攻太原，德伦麾下多奔檀，承业惧德伦为变，杀之。

○阎宝

阎宝，字琼美，郓州人也。少为硃瑾牙将，瑾走淮南，宝降于梁。梁太祖时，为诸军都虞候，常从诸将征伐，未尝独立战功。至末帝时，以宝为保义军节度使。贞明三年，贺德伦以魏博降晋，晋军攻下洺、磁、相、卫，移兵围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五百骑救宝，温至内黄，遇晋军，乃降晋。晋遣温将所降梁军至城下招宝，宝遂降晋。晋王拜宝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天平军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位在诸将上。梁、晋战胡柳，晋军败。庄宗欲引兵退保临濮，宝曰：“夫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断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势可破；胜而骄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时也。”庄宗谢曰：“微公，几败吾事。”乃整军复战，遂败梁兵。十八年，晋军讨张文礼于镇州，以宝为招讨使。明年三月，宝战败，退保赵州。惭愤发疽卒，追赠太师。晋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为太原军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军于河上，以延孝为左右先锋指挥使。延孝见梁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骑奔于唐。见庄宗于朝城，庄宗解御衣、金带以赐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庄宗屏人问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赵岩婿也，张汉杰妇家，皆用事。段凝奸邪，以入金多为大将，自其父时故将皆出其下。王彦章，骁将也，遣汉杰监其军而制之。小人进任，而忠臣勇士皆见疏斥，此其必亡之势也。”庄宗又问梁计如何，曰：“臣在梁时，窃闻其议：期以仲冬大举，遣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出石会以攻太原；霍彦威以关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趋镇定；王彦章以京师禁卫击郓州；段凝以河上之军当陛下。”庄宗初闻延孝言梁必亡，喜，及闻其大举也，惧，曰：“其将何以御之？”延孝曰：“梁兵虽众，分则无馀。臣请待其既分，以铁骑五千自郓趋汴，出其不意，捣其空虚，不旬日，天下定矣。”庄宗甚壮其言。后董璋等虽不出兵，而梁兵悉属段凝于河上，京师无备，庄宗卒用延孝策，自郓入汴，凡八日而灭梁。以功拜郑州防御使，赐姓名曰李绍琛。二年，迁保义军节度使。

三年，征蜀，以延孝为先锋排阵斩斫使，破凤州，取固镇，降兴州。与王衍战三泉，衍败走，断吉柏江浮桥，延孝造舟以渡，进取绵州。衍复断绵江浮桥。延孝谓招抚使李严曰："吾远军千里，入人之国，利在速战。乘衍破胆之时，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将迎降不暇。若修缮桥梁，必留数日，使衍得闭关为备，则胜负未可知也。"因与严乘马浮江，军士随之济者千馀人，遂入鹿头关，下汉州，居三日，后军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汉州，以俟魏王继岌。

蜀平，延孝功为多。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见重于郭崇韬。崇韬有军事，独召璋与计议，而不问延孝，延孝大怒，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仆ＨＹ相从，反俯首郭公之门，吾为都将，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璋诉于崇韬，崇韬解璋军职，表为东川节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险阻，以定两川，璋有何功而得旄节！"因见崇韬言其不可。崇韬曰："绍琛反邪？敢违吾节度！"延孝惧而退。明年崇韬死，延孝谓璋曰："公复俯首何门邪？"璋求哀以免。

继岌班师，命延孝以万二千人为殿，行至武连，闻硃友谦无罪见杀。友谦有子令德在遂州，庄宗遣使者诏继岌即诛之。继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过延孝军，又不谒，延孝大怒，谓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谋尽出于郭公，而汗马之劳，攻城破敌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岂得存？而友谦与我俱背梁以归唐者，友谦之祸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谦旧将，知友谦被族，皆号哭诉于军门曰："硃公无罪，二百口被诛，旧将往往从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拥其众自剑州返入蜀，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驰檄蜀人，数日之间，众至五万。继岌遣任圜以七千骑追之，及于汉州，会孟知祥夹攻之，延孝战败，被擒，载以槛车。圜置酒军中，引槛车至坐上，知祥酌大卮从车中饮之而谓曰："公自梁朝脱身归命，遂拥节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贵，而入此槛车邪？"延孝曰："郭崇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两川，一旦无罪，阖门受戮。顾如延孝，何保首领。以此不敢归朝耳！"任圜东还，延孝槛车至凤翔，庄宗遣宦者杀之。

杂传第三十三

○张全义

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县，县令数困辱之，全义因亡入黄巢贼中。巢陷长安，以全义为吏部尚书、水运使。巢贼败，去事诸葛爽于河阳。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为孙儒所逐，全义与李罕之分据河阳、洛阳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欢。然罕之性贪暴，日以寇钞为事。全义勤俭，御军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义常有馀。罕之仰给全义，全义不能给，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晋、绛，全义袭取河阳，罕之奔晋，晋遣兵助罕之，围全义甚急。全义乞兵于梁，梁遣牛存节、丁会等以兵万人自九鼎渡河，击败罕之于沇水，晋军解去。梁以丁会守河阳，全义还为河南尹。全义德梁出己，由是尽心焉。

是时，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二城以居之。数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东迁，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全义初名言，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全义事梁，又请改名，太祖赐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义奉事益谨，卒以自免。

自梁与晋战河北，兵数败亡，全义辄搜卒伍铠马，月献之以补其缺。太祖兵败蓚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剸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击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

尝有言全义于太祖者，太祖召全义，其意不测。全义妻储氏明敏有口辩，遽入见，厉声曰："宗奭，种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开荒斫土，捃拾财赋，助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已无能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无恶心，妪勿多言。"全义事梁，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天下兵马副元帅，封魏王。

初，全义为李罕之所败，其弟全武及其家属为晋兵所得，晋王给以田宅，待之甚厚，全义常阴遣人通问于太原。及梁亡，庄宗入汴，全义

自洛来朝，泥首待罪，庄宗劳之曰："卿家弟侄，幸复相见。全义俯伏感涕。年老不能进趋，遣人掖扶而登，宴犒尽欢，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皆兄事之。全义因去梁所赐名，请复其故名。而全义犹不自安，乃厚赂刘皇后以自托。

初，梁末帝幸洛阳，将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仪仗法物犹在，全义因请幸洛阳，白南郊仪物已具。庄宗大悦，加拜全义太师、尚书令。明年十一月，庄宗幸洛阳，南郊而礼物不具，因改用来年二月，然不以前语责全义。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

初，庄宗灭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全义以谓梁虽仇敌，今已屠灭其家，足以报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庄宗以为然，铲去墓阙而已。

全义监军尝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孙延古，因托全义复求之。监军忿然曰："自黄巢乱后，洛阳园宅无复能守，岂独平泉一石哉！"全义尝在巢贼中，以为讥己，固大怒，奏笞杀监军者，天下冤之。其听讼，以先诉者为直，民颇以为苦。

同光四年，赵在礼反于魏，元行钦讨贼无功，庄宗欲自将讨之，大臣皆谏以为不可，因言明宗可将。是时，郭崇韬、硃友谦皆已见杀，明宗自镇州来朝，处之私第，庄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请，不从；最后全义力以为言，庄宗乃从。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义以忧卒，年七十五，谥曰忠肃。

子继祚，官至上将军。晋高祖时，与张从宾反于河阳，当族诛。而宰相桑维翰以其父珙尝事全义有恩，乞全活之，不许，止诛继祚及其妻子而已。

○硃友谦

硃友谦，字德光，许州人也。初名简，以卒隶渑池镇，有罪亡去，为盗石濠、三乡之间，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为陕州军校。陕州节度使王珙，为人严酷，与其弟珂争河中，战败，其牙将李璠与友谦谋，共杀珙，附于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谦复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谦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贞，太祖往来过陕，友谦奉事尤谨，因请曰："仆本无功，而富贵至此，元帅之力也。且幸同姓，愿更

名以齿诸子。”太祖益怜之，乃更其名友谦，录以为子。太祖即位，徙镇河中，累迁中书令，封冀王。

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谦侍中，友谦虽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谦入觐，友谦不行，乃附于晋。友珪遣招讨使韩勍将康怀英等兵五万击友谦。晋王出泽、潞以救之，遇怀英于解县，大败之，追至白迳岭，夜秉炬击之，怀英又败，梁兵乃解去。友谦醉寝晋王帐中，晋王视之，顾左右曰：“冀王虽甚贵，然恨其臂短耳！”

末帝即位，友谦复臣于梁而不绝晋也。贞明六年，友谦遣其子令德袭同州，逐节度使程全晖，因求兼镇。末帝初不许，已而许之，制命未至，友谦复叛，始绝梁而附晋矣。末帝遣刘鄩等讨之，鄩为李存审所败。晋封友谦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为同州节度使。

庄宗灭梁入洛，友谦来朝，赐姓名曰李继麟，赐予巨万。明年，加守太师、尚书令，赐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忠武军节度使，诸子及其将校为刺史者十馀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是时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谦阅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将以从军。及郭崇韬见杀，伶人景进言：“唐兵初出时，友谦以为讨己，阅兵自备。”又言：“与崇韬谋反。”且曰：“崇韬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谦为内应。友谦见崇韬死，谋与存乂为郭氏报冤。”庄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为言。友谦闻之大恐，将入朝以自明，将吏皆劝其毋行。友谦曰：“郭公有大功于国，而以谗死，我不自明，谁为我言者！”乃单车入朝。景进使人诈为变书，告友谦反。庄宗惑之，乃徙友谦义成军节度使，遣硃守殷夜以兵围其馆，驱友谦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诏魏王继岌杀令德于遂州，王思同杀令锡于许州，夏鲁奇族其家属于河中。鲁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率其宗族二百馀口见鲁奇曰：“硃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入室取其铁券示鲁奇曰：“此皇帝所赐也，不知为何语！”鲁奇亦为之惭。

友谦死，其将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谦族诛，天下冤之。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阳王恕己之后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驸马都尉，尚太祖妹，是为万安大长公主。象先以梁甥为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历宿、洺、陈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迁左龙武统军、

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东都，以大事谋于赵岩，岩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讨杨令公一言谕禁军，则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谋告杨师厚，师厚遣裨将王舜贤至洛阳与象先谋，象先许诺。是时，龙骧军将刘重遇戍于怀州，以其军作乱，友珪遣霍彦威击败于鄢陵，其馀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龙骧军在东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尽召龙骧军至洛而诛之。"乃伪为友珪诏书示之，龙骧军恐惧，不知所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与君，天下之贼也！尔能趋洛阳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则所谓转祸而为福也。"军士踊跃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驰奏，言："龙骧军反。"象先闻之，即引禁军千人入宫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封尹、判在京马步军诸军事。贞明四年，为平卢军节度使，徙镇宣武。

象先为梁将，未尝有战功，徒以甥故掌亲军。及诛友珪，有功于末帝。在宋州十馀年，诛敛其民，积贷千万。庄宗灭梁，象先来朝洛阳，辇其资数十万，赂唐将相、伶官、宦者及刘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称其为人。庄宗待之甚厚，赐姓名为李绍安，改宣武军为归德军，曰："归德之名，为卿设也。"遣之还镇。是岁卒，年六十，赠太师。

象先二子，正辞官至刺史，沆周世宗时为横海军节度使。象先平生所积财产数千万，邸舍四千间，其卒也，不以分诸子，而悉与正辞。正辞初以父任为飞龙副使。唐废帝时，献钱五万缗，领衢州刺史。晋高祖入立，复献五万缗，求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灵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辞惮，不欲行，复献钱数万，乃得免。正辞不胜其忿，以衣带自经，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时，又献钱三万缗、银万两，出帝怜之，欲与一内郡，未及而卒。

正辞积钱盈室，室中尝有声如牛，人以为妖，劝其散积以禳之。正辞曰："吾闻物之有声，求其同类尔，宜益以钱，声必止。"闻者传以为笑。

○硃汉宾

硃汉宾，字绩臣，亳州谯人也。其父元礼为军校，从梁军战，殁于清口。汉宾为人有胆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战，怜之，以为养子。是时，梁方东攻兖、郓，郓州硃瑾募其军中骁勇者，黥双雁于其颊，号"雁子都"。太祖闻之，乃更选勇士数百人，号"落雁都"，以汉宾为指挥使。及

汉宾贵，人犹以为“硃落雁”。汉宾事梁为天威军使，历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远军节度使。庄宗灭梁，罢汉宾为右龙武统军，待之颇薄。后庄宗因出游幸其第，汉宾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进酒食，奏歌舞，庄宗欢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汉宾自此有宠。初，汉宾在梁也，与硃友谦俱为太祖养子，而友谦年长，汉宾以兄事之。其后梁亡，汉宾数寓书友谦，友谦不答，汉宾衔之。其后友谦见族，人皆以为汉宾有力。明宗入立，以汉宾为庄宗所厚，恶之，以为右卫上将军。安重诲用事，汉宾依附之，相为婚姻，由是复得为昭义军节度使。重诲死，汉宾罢为上将军，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汉宾为将，未尝有战功，而临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颇爱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晋高祖时，赠太子少傅，谥曰贞惠。

○段凝

段凝，开封人也。初名明远，后更名凝。为渑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后凝弃官，亦事太祖，为军巡使。又以其妹内太祖，妹有色，后为美人。凝为人憸巧，善窥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渐亲信之，常使监诸军。为怀州刺史，梁太祖北征，过怀州，凝献馈甚丰，太祖大悦。过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献馈如常礼，比凝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迁凝郑州刺史，使监兵于河上。李振亟请罢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则社稷亡矣！”然终不罢也。

庄宗已下魏博，与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彦章为招讨使，凝为副。是时，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凝依附岩等为奸。彦章为招讨使，三日，用奇计破唐德胜南城。而凝与彦章各自上其功，岩等从中匿彦章功状，悉归其功于凝。凝因纳金岩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岩等言，卒以凝为招讨使，军于王村。是时，唐已下郓州，凝乃自酸枣决河东注郓，以隔绝唐军，号“护驾水”。庄宗自郓趋汴，汴兵悉已属凝，京师无备，乃遣张汉伦驰驲召凝于河上，汉伦中道坠马，伤不能进。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万降唐，庄宗赐以锦袍、御马。明日，凝奏：“故梁奸人赵岩、张汉杰等十馀人侮弄权柄，残害生灵，请皆族之。”凝出入唐朝无隗色，见唐将相若倡优，因伶人景进纳赂刘皇后，以求恩宠。庄宗甚亲爱之，赐姓名曰李绍钦，以为泰宁军节度使。居月馀，用库钱数十万，有司请责其偿，庄宗释之。郭崇韬固请，以为不可，庄宗怒曰：“朕为卿所制，都不自由！”终释之。

庄宗遣李绍宏监诸将备契丹，凝军瓦桥关，以谄事绍宏，绍宏数荐凝可大用，郭崇韬每以为不可。迁武胜军节度使。赵在礼反，绍宏请以

凝招讨，庄宗使凝条奏方略，凝所请偏裨，皆其故党，庄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归田里。明年，长流辽州，赐死。

○刘□

刘□，汴州雍丘人也，世为宣武军牙将。梁太祖镇宣武，□以军卒补队长，稍以战功迁牙将，为襄州都指挥使。山南节度使王班为乱军所杀，乱军推□为留后，□伪许之，明日飨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为乱者杀之。会梁遣陈晖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复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时，为晋州观察留后，凡八年，日与晋人交战。庄宗灭梁，□来朝，庄宗劳之曰："刘侯亡恙，尔居晋阳之南鄙久矣，不早相闻，今日见访不其晚邪？"□顿首谢罪，遣还镇，遂以为节度使，徙镇安远。天成元年，以史敬镕代之，□还京师，未至，拜武胜军节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赠侍中。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问，幽州人也。为刘仁恭骑将，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杀守文，乃与张万进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杀廷祚，以其子继威代之。万进杀继威，与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为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与晋战所得，及兵背晋而归梁者，皆以隶知裕。梁、晋相拒河上十馀年，其摧坚陷阵，归化一军为最，然知裕位不过刺史。庄宗入汴，知裕与段凝军河上，闻梁已亡，欲自杀，为宾客故人止之，乃降唐。庄宗尤宠待之，诸将嫉其宠，因猎射之，知裕走以免。庄宗为杀射者，以知裕为房州刺史。明宗时，历绛、淄二州刺史，迁宿州团练使、安州留后。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恶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系饮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罢为右神武统军。应顺中卒，赠太傅。

○陆思鐸

陆思鐸，澶州临黄人也。少事梁为宣武军卒，以善射知名。累迁拱辰左厢都指挥使，领恩州刺史。梁、晋相拒河上，思鐸镂其姓名于箭筈以射晋军，而矢中庄宗马鞍，庄宗拔矢，见思鐸姓名，奇之。其后灭梁，思鐸谒见，庄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请死，庄宗慰而起之，拜龙武右厢都指挥使。晋高祖时，为陈、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陈州，有善政，临终戒其子曰："陈人爱我，我死则葬焉。"遂葬于陈

州。

杂传第三十四

○赵在礼

赵在礼，字干臣，涿州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军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袭取沧州，其后守文为其弟守光所杀，在礼乃奔于晋。庄宗时，为效节指挥使，将魏兵戍瓦桥关。还至贝州，军士皇甫晖作乱，推其将杨仁晟为首，仁晟不从，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又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在礼闻乱，衣不及带，方逾垣而走，晖曳其足而下之，环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从我者如此首！"在礼从之，遂反。

在礼自贝州还攻魏，纵军大掠。是时，兴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闻在礼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犹不知，方据案大怒，左右告曰："贼已市中杀人，吏民皆走，欲谁呼邪？"正言大惊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马将去，厩吏曰："公妻子为虏矣，安得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门，见在礼，望而下拜，在礼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军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礼即自称兵马留后。

庄宗遣元行钦讨之，行钦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钦。明宗至鄴，军变，因入城与在礼合。明宗兵反向京师，在礼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礼义成军节度使，在礼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兴唐尹。久之，皇甫晖等皆去，在礼独在魏，患魏军之骄，惧及祸，乃求徙镇横海。历镇泰宁、匡国、天平、忠武、武宁、归德、晋昌，所至邸店罗列，积赀巨万。

晋出帝时，以在礼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以击契丹，未尝有战功。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既而复受诏居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自号"拔钉钱。"晋亡，契丹入汴，在礼自宋驰至洛阳，遇契丹拽剌等，拜于马首，拽剌等兵共侵辱之，诛责货财，在礼不胜其愤。行至郑州，闻晋大臣多为契丹所锁，中夜惶惑，解衣带就马枥自经而卒，年六十二。汉高祖立，赠中书令。

○霍彦威

霍彦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乱，梁将霍存掠得之，爱其俊爽，养以为子。尝从存战，中矢，眇其一目。后事梁太祖，太祖亦

爱之，稍迁左龙骧军使、右监门卫上将军。预诛友珪，以功拜洺州刺史，迁邠宁节度使。李茂贞遣梁叛将刘知俊攻邠州，彦威固守逾年，每获知俊兵，必纵还之，知俊德之，后不复攻。徙镇义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营招讨使，与晋军相持河上，彦威屡败，降为陕州留后。

庄宗灭梁，彦威自陕来朝，庄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彦威与梁将段凝、袁象先等皆在。庄宗酒酣，指彦威等举酒属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敌，今侍吾饮，乃卿功也。"彦威等惶恐伏地请死，庄宗劳之曰："吾与总管戏尔，卿无畏也。"赐姓名曰李绍真。明年，徙镇武宁，从明宗击契丹，明宗爱其为人，甚亲厚之。

其后赵在礼反，彦威别讨赵太于邢州，破之，还以兵属明宗讨在礼。明宗军变，从马直军吏张破败率众杀将校，纵火焚营噪呼，明宗叱之曰："自吾为帅十有馀年，何负尔辈！今贼城破在旦夕，乃尔辈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况尔天子亲军，返效贼耶！"军士对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归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巢除。且闻破魏之后，欲尽坑魏博诸军，某等初无叛心，直畏死耳！今宜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镇之兵，请天子帝河南，令公镇河北。"明宗涕泣谕之，乱兵环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则佗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彦威与安重诲劝明宗许之，乃拥兵入城，与在礼合，彦威独不入。明宗入城，与在礼置酒大会，而部兵在外者闻明宗反，皆溃去，独彦威所将五千人营城西北隅不动。居二日，明宗复出，得彦威兵，乃之魏县，谋欲还镇州，彦威、重诲劝明宗以兵南向。

庄宗崩，彦威从明宗入洛阳，首率群臣劝进，内外机事，皆决彦威。彦威素与段凝、温韬有隙，因擅捕凝、韬下狱，将杀之，安重诲曰："凝、韬之恶，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内难，以恩信示人，岂公报仇之时？"彦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韬，放归田里，已而卒赐死。

彦威徙镇平卢。硃守殷反，伏诛，彦威遣使者驰骑献两箭为贺，明宗赐两箭以报之。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令，然非下得施于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礼，动多此类。然彦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举明经及第，遭世乱，依彦威，自彦威为偏裨时已从之。彦威尝战败脱身走，麾下兵无从者，独晏徒步以一剑从之榛棘间以免。彦威高其义，所历方镇，常辟以自从，至其家事无大小，皆决于晏，彦威以故得少过失。当时诸镇辟召寮属，皆以晏为法。

天成三年冬，彦威卒于镇。是时，明宗方猎于近郊，青州驰骑奏彦

威卒，明宗涕泣还宫，辍朝，仍终其月不举乐，赠彦威太师，谥曰忠武。

○房知温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为赤甲都官健，后隶魏州马斗军，稍迁亲随军指挥使。庄宗取魏博，得知温，赐姓李氏，名曰绍英，以为澶州刺史，历曹、贝二州刺史，戍瓦桥关。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驰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宁军节度使。明年，为北面招讨使，屯于卢台。明宗遣乌震往代知温还镇，其戍卒效节军将龙晊等攻震杀之。效节，魏州军也。魏州自罗绍威诛衙军，杨师厚为节度使，复置银枪效节军。当梁末帝时，师厚几为梁患。师厚卒，以贺德伦代之。末帝患魏军强难制，与赵岩等谋分相、魏为两镇，魏军由此作乱，劫德伦叛梁而降晋，梁遂失河北。庄宗自得魏兵，与梁战河上，数有功，许其军以灭梁而厚赏。及梁亡，魏军虽数赐与，而骄纵无厌，常怀怨望；皇甫晖之乱，劫赵在礼入魏，皆此军也。明宗入立，在礼镇天雄军，以魏军素骄，常惧祸，不遑居，阴遣人诉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从荣代在礼，而遣魏效节九指挥北戍卢台。军发之日，不给兵甲，惟以长竿系旗帜以表队伍，军士颇自疑惑。明年，明宗遣乌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乐。卢台戍军夹水东西为两寨，震初至，与知温会东寨，方博，效节军乱，噪于门外，知温即乘马而出。乱军击杀震，执辔留知温，知温绐曰："骑兵皆在西寨，今独步军，恐无能为也。"知温即跃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骑军尽杀乱者。明宗下诏，悉诛其家属于魏州，凡九指挥三千馀家数万口，驱至漳水上杀之，漳水为之变色。魏之骄兵，于是而尽。明宗知变自知温起，释而不问，徙镇武宁，加兼侍中，历镇天平、平卢。

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而知温为副使，废帝时以裨将事知温甚谨，后因杯酒失意。及废帝起兵凤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间有窥觎之意，谓其司马李冲曰："吾有钱数屋，养兵数千，因时建义，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离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请怀表而西以觇之。"及冲至京师，废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称贺，还劝知温入朝，废帝慰劳之甚厚。知温还镇，封东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临轩遣册。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卤簿、鼓吹、辂车、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无明文。今北平王德钧、东平王知温受封遣策，请下兵部、太常、太仆，给卤簿、鼓吹、辂车、法物赴本道，礼毕还有司。"知温在镇，常厚敛其民，积赀巨万，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声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宫，赠太尉。

知温卒后，其子彦儒献其父钱三万缗、绢布三万匹、金百两、银千两、茶千五百斤、丝十万两，拜沂州刺史。其将吏分其馀赀者，皆为富家云。

○王晏球

王晏球，字莹之，洛阳人也。少遇乱，为盗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养以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镇宣武，选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帐下，号“□子都”。晏球为人倜傥有大节，为□子都指挥使。太祖即位，为右千牛卫将军。友珪立，龙骧戍卒反，自怀州趣京师，遣晏球击败之于河阳，以功迁龙骧第一指挥使。

末帝即位，迁龙骧四军指挥使。梁遣捉生军将李霸将千人戍杨刘，霸夜作乱，自水门入，纵火大噪，以长竿缚布沃油，仰烧建国门。晏球闻乱，不俟命，率龙骧五百骑击之，贼势稍却。末帝登楼见之，呼曰：“此非吾龙骧军邪！”晏球奏曰：“乱者，李霸一部尔，陛下严守宫城，而责臣破贼。”迟明尽杀之，以功拜澶州刺史。

梁、晋军河上，以晏球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庄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闻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庄宗赐姓名曰李绍虔，拜齐州防御使，戍瓦桥关。明宗兵变，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从至洛阳，拜归德军节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为招讨使，与宣徽南院使张延朗等讨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馁将万骑救都。晏球闻秃馁等兵且来，留张延朗屯新乐，自逆于望都。而契丹从他道入定州，与都出不意击延朗军，延朗大败，收馀兵会晏球趋曲阳，都乘胜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众掩至，晏球与左右十馀人连矢射之，都众稍却，而后军亦至。晏球立高冈，号令诸将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顾者斩。符彦卿以左军攻其左，高行珪以右军攻其右，中军骑士抱马项驰入都军，都遂大败，自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六十馀里。都与秃馁入城，不敢复出。契丹又遣惕隐以七千骑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契丹自中国多故，强于北方，北方诸夷无大小皆畏伏，而中国之兵遭契丹者，未尝少得志。自晏球击败秃馁，又走惕隐，其馀众奔溃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櫌白梃所在击杀之，无复遗类。惕隐与数十骑走至幽州西，为赵德钧擒送京师。明宗下诏责诮契丹。契丹后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辄斩其使以绝之。于是时，中国之威几于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数遣人促其破贼，晏球以谓未可急攻。

其偏将硃弘昭、张虔钊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驱兵以进，兵果败，杀伤三千馀人，由是诸将不敢复言攻。晏球乃休养士卒，食其三州之赋，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与诸将高会。久之，都城中食尽，先出其民万馀人，数与秃馁谋决围以走，不果，都将马让能以城降，都自焚死。

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军中未尝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军节度使。又徙平卢，累官至兼中书令。是岁卒，年六十二，赠太尉。

○安重霸

安重霸，云州人也，初与明宗俱事晋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为人狡谲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为亲将。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结承休以自托。梁末，蜀取李茂贞秦、成、阶三州，重霸劝承休求镇秦州，衍以承休为节度使，重霸为其副使。重霸与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献衍，请衍东游。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问重霸，重霸曰："剑门天下之险，虽有精兵，不可过也。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承休素亲信之，以为然。承休整军将发，秦人送之，帐饮城外。酒罢，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马前，辞曰："秦、陇不可失，愿留为公守。"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唐军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阶三州降唐，明宗以为阆州团练使。罢为左卫大将军。久之，以为匡国军节度使。废帝时，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镇大同，以病罢还，卒于潞州。

○王建立

王建立，辽州榆社人也。唐明宗为代州刺史，以建立为虞候将。庄宗尝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扰代人，建立捕而笞之。庄宗怒，欲杀之，明宗为庇让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师，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杀常山监军并其守兵，明宗家属因得无患，由是明宗益爱之。明宗即位，以为成德军节度副使，已而拜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建立与安重诲素不协，定州王都有二志，数以书通建立，约为兄弟，重诲知之以为言。明宗不欲伤建立，亟召还京师。建立入见，亦多言重诲过失。明宗大怒，欲亟罢重诲，群臣左右讽解之，乃止。然卒以

建立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岁馀，自言不识文字，愿解三司，明宗不许。久之，建立称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诈疾而得疾者。"乃出为平卢节度使，又徙上党。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职，乃以太子少保致仕。

建立数请朝见，不许，乃自诣京师，阑至后楼见明宗，涕泣言己无罪，为重诲所摈，明宗曰："汝为节度使，不作好事，岂独重诲谗汝邪！"赐以茶药而遣之。废帝立，复起为天平军节度使。晋高祖时，徙镇平卢。天福五年来朝，高祖劳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赐以肩舆入朝，给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见甚渥。又徙昭义，赐以玉斧、蜀马。累封韩王。建立好杀人，其晚节始惑浮图法，戒杀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赠尚书令。

子守恩，以廕补，稍迁诸卫将军。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师得告归，而契丹灭晋。昭义节度使张从恩与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权巡检使，以守潞州，而从恩入见契丹。从恩既去，守恩因剽劫从恩家赀，以潞州降汉。汉高祖即位，以守恩为昭义军节度使，徙镇静难、西京留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守恩性贪鄙，人甚苦之。时周太祖以枢密使将白文珂等军西平三叛，还过洛阳，守恩以使相自处，肩舆出迎。太祖怒，即日以头子命文珂代守恩为留守，而守恩方诣馆谒，坐于客次以俟见，而吏驰报新留守视事于府矣。守恩大惊，不知所为，遂罢去，奉朝请于京师。

后隐帝杀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谕之，群臣恐惧，无敢言者，独守恩前对曰："陛下始睡觉矣。"闻者皆缩头。显德中，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以卒。

呜呼！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将相，汉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与汉未有间隙之端，其无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为如此者，何哉？盖其习为常事，故特发于喜怒颐指之间，而文珂不敢违，守恩不得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岂非朝廷法制纲纪坏乱相乘，其来也远，既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康福

康福，蔚州人也，世为军校。福以骑射事晋王为偏将。庄宗尝曰："吾家以羊马为生，福状貌类胡人而丰厚，胡宜羊马。"乃令福牧马于相州，为小马坊使，逾年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过相州，福以小坊马二千匹归命，明宗军势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飞龙使，领磁州刺史、襄州兵马都监。从刘训讨荆南，无功而还。福为将无佗能，善诸戎语，明宗尝召入便殿，访以外事，福辄为蕃语以对。枢密使安重诲恶之，常戒福曰："无妄奏事，当斩汝！"福惧，求外任。

灵武韩洙死，第六澄立，而偏将李从宾作乱。澄表请朝廷命帅，而重诲以谓灵武深入夷境，为帅者多遇害，乃拜福凉州刺史，朔方、河西军节度使。福入见明宗，涕泣言为重诲所挤。明宗召重诲为福更佗镇，重诲曰："福为刺史无功效而建节旄，其敢有所择邪！"明宗怒，谓福曰："重诲遣汝，非吾意也。吾当遣兵护汝，可无忧。"乃令将军牛知柔以兵卫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击走之。至青冈峡，遇雪，福登山望见川谷中烟火，有吐蕃数千帐，不觉福至，福分其兵马三道，出其不意袭之。吐蕃大骇，弃车帐而走，杀之殆尽，获其玉璞、绫锦、羊马甚众，由是威声大振。

福居灵武三岁，岁常丰稔，有马千驷，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异志，重诲亦言福必负朝廷。明宗遣人谓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负我！"福言："受国恩深，有死无二。"因乞还朝，不许。福章再上，即随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镇彰义。历静难、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晋高祖时，徙镇河中，代还，卒于京师，赠太师，谥曰武安。

福世本夷狄，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福尝有疾卧阁中，寮佐入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

○郭延鲁

郭延鲁，沁州绵上人也。父饶，以骁勇事晋，数立军功，为沁州刺史者九年，为政有惠爱，州人思之。延鲁以善槊为将，累迁神武都知兵马使。硃守殷反，从攻汴州，以先登功为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累迁复州刺史。延鲁叹曰："吾先君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励，民甚赖之。秩满，州人乞留，不许，皆遮道攀号。天福中，拜单州刺史，卒于官。

当是时，刺史皆以军功拜，言事者多以为言，以谓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而延鲁父子特以善政著闻焉。

呜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自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赀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

杂传第三十五

○华温琪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世本农家。温琪身长七尺。少从黄巢为盗，巢陷长安，以温琪为供奉官都知。巢败，温琪走滑州，顾其状貌魁伟，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经于桑林，桑辄枝折。乃之胙县，有田父见之曰："子状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后岁馀，闻濮州刺史硃裕募士为兵，乃往依之。

后事梁，为开道指挥使，累以战功为绛、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为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赖其利。历齐、晋二州。庄宗攻晋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晋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坐掠部民妻，为其夫所讼，罢为金吾卫大将军、左龙武统军。硃友谦以河中叛附于晋，末帝拜温琪汝州防御使、河中行营排阵使。迁耀州观察留后。

庄宗灭梁，见温琪，曰："此为梁守平阳者也。"嘉之，因以耀州为顺义军，拜温琪节度使，徙镇雄武。明宗时来朝，愿留阙下，以为左骁卫上将军。逾年，明宗谓枢密使安重诲曰："温琪旧人，宜与一重镇。"重诲意不欲与，对以无员阙。佗日，明宗语又及之，重诲曰："可代者惟枢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诲不能答。温琪闻之惧，称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为镇国军节度使。废帝时，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赠太子太傅。

○苌从简

苌从简，陈州人也。世本屠羊。从简去事晋为军校，力敌数人，善用槊。庄宗用兵攻城，从简多为梯头，庄宗爱其勇，以功累迁步军都指挥使。庄宗与梁军对阵，梁军有执大旗出入阵间者，庄宗登高丘望见之，叹曰："彼猛士，谁能为我取之者？"从简因前请往，庄宗惜之，不许。从简潜率数骑，驰入梁军，夺其旗而还，军中皆鼓噪，庄宗壮之，赐与甚厚。

从简尝中流矢，镞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无良药，欲凿其骨，人皆以为不可。从简遽使凿之，工迟疑不忍下，从简叱其亟凿，左右视者，

皆若不胜其毒，而从简言笑自若。然其为人刚暴难制，庄宗每屈法优容之。累迁蔡州防御使。明宗时，历麟、汝、汾、金四州防御使。明宗尝戒之曰："富贵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贷尔，吾恐不能。"从简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责。

废帝举兵于凤翔，从简与诸镇兵围之，已而兵溃，从简东走，被执。废帝责其不降，从简曰："事主不敢二心。"废帝释之，拜颍州团练使。晋高祖起兵太原，废帝将亲征，召为招讨副使，从至河阳，拜河阳三城节度使。废帝还洛阳，从简即降晋。历镇忠武、武宁，入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卒年六十五，赠太师。

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兒以食。许州富人有玉带，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杀而取之。卒夜逾垣，隐木间，见其夫妇相待如宾，二卒叹曰："吾公欲夺其宝，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跃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带献，遂逾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张筠 弟抃

张筠，海州人也。世以赀为商贾。筠事节度使时溥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爱其辩惠，以为四镇客将、长直军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卫三州为昭德军，以筠为节度使，由是魏博军叛附于晋。晋王攻相州，筠弃城走。后以为永平军节度使。梁亡事唐，仍为京兆尹。从郭崇韬伐蜀，为剑南两川安抚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镇兴元。筠尝有疾，不见将吏，副使符彦琳入问疾，筠又辞不见。彦琳疑筠已死，即请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彦琳下狱，以其反闻。明宗知彦琳无反状，召彦琳释之，阳徙筠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内，筠至长安不得入，乃朝京师，以为左骁卫上将军。

筠弟抃，当筠为京兆尹时，以为牙内指挥使、三白渠营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抃守京兆。蜀平，魏王继岌班师，至兴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师大乱，抃乃断咸阳浮桥以拒继岌，继岌乃自杀。初，筠代康怀英为永平军节度使，而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又于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将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分得宝货，筠因以事杀威而取之。魏王继岌死渭南，抃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延嗣因尽得衍蜀中珍宝。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诛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宝抃又取之。由是兄弟赀皆巨万。然筠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为聚敛，民赖以安。而抃嗜酒贪鄙，历沂、密二州刺史。晋出帝时，以将军市马于回鹘，坐马不中式，有司理其价

直，抃性鄙，因郁郁而卒。

筠居洛阳，拥其赀，以酒色声妓自娱足者十馀年，人谓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长安。是岁，张从宾作乱，入洛阳，筠遂以免。卒，赠太子太师。

呜呼，五代反者多矣，吾于明宗独难其辞。至于魏王继岌薨，然后终其事也。庄宗遇弑，继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书其所以然。夫继岌之存亡，于张抃无所利害，抃何为而拒之不使之东乎？岂其有所使而为之乎？然明宗于符彦超深以为德，而待抃无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乱之臣，望风而飨应乎？使抃不断浮桥，而继岌得以兵东，明宗未必能自立。则继岌之死，由抃之拒，其所系者岂小哉！

○杨彦询

杨彦询，字成章，河中宝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师范，师范好学，聚书万卷，使彦询掌之。彦询为人聪悟，遂见亲信。师范降梁，后见杀，彦询无所归，乃之魏，事杨师厚为客将。魏博叛梁入于晋，彦询因留事晋。庄宗灭梁，以彦询为引进副使，奉使吴、蜀，常称旨。历德州刺史、羽林将军晋高祖镇太原，废帝疑其有贰志，择诸将之谨厚者佐之，乃以彦询为太原节度副使。其后晋高祖以疑见徙，欲拒命不行，以问彦询，彦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与唐敌否？公其审计之！”高祖反意已决，彦询亦不复敢言。高祖左右以彦询异议，欲杀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时，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彦询为宣徽使，数往来虏帐中，德光亦爱其为人。明年，拜威德军节度使，复入为宣徽使，又拜安国军节度使。天福七年，徙镇镇国，遭岁大饥，为政有惠爱。以病风罢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师。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唐昭义军节度使抱真之后也。父矩，遭世乱不仕，尝谓周曰：“邯郸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当从军旅以兴吾门。”周年十六，为内丘捕贼将，以勇闻。是时，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卫。内丘人卢岳将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进，周意怜之，为送至西山。有盗从林中射岳，中其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尔邪？”盗闻其声，曰：“此李周也。”因各溃去。周

送岳至太原，岳谓之曰：“吾少学星历，且工相人。子方颐隆准，眉目疏彻，身长七尺，真将相也。吾占天象，晋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晋，以图富贵。”周以母老辞归。

是时，梁遣葛从周攻下邢、洺，晋王栅兵青山口，周未知所归，乃思岳言，至青山归晋，晋王以周为万胜黄头军使。后从征伐常有功。从战柏乡，先登，迁匡霸指挥使，守杨刘。周为将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与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坚守。久之，周闻母丧奔归，庄宗遣佗将代周守，几为梁兵所破，庄宗遽追周还守之，乃得不破。其后梁人已破德胜，因东击杨刘，以巨舰绝河，断晋饷援。周遣人驰趋庄宗求救，请日行百里以赴急，庄宗笑曰：“周为我守，何忧！”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猎，曰：“周非梁将可敌也。”比至，周已绝粮三日。庄宗以巨筏积薪沃油，顺流纵火焚梁舰，梁兵解去。庄宗见周劳曰：“微公，诸将为梁擒矣！”历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时，拜武信军节度使，徙镇静难，历武宁、安远、永兴、宣武四镇，所至多善政。晋高祖时，复镇静难，罢还。出帝幸澶渊，以周留守东京，还，拜开封尹。卒年七十四，赠太师。

○刘处让

刘处让，字德谦，沧州人也。少为张万进亲吏，万进入梁，为泰宁军节度使，以处让为牙将。万进叛梁附晋，梁遣刘鄩讨之。万进遣处让求救于晋，晋王方与梁相拒，未能出兵，处让乃于军门截耳而诉曰：“万进所以见围者，以附晋故也，奈何不顾其急？苟不出兵，愿请死！”晋王壮之，曰：“义士也！”为之发兵。未渡河，而万进为梁兵所败，处让因留事晋。庄宗即位，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称旨。天成中，迁引进使，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废帝时，魏州军乱，逐其帅刘延皓，遣范延光招讨，以处让为河北都转运使。晋高祖立，历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杨光远为招讨使，以处让参其军事。已而副招讨使张从宾叛于河阳，处让分兵击破从宾。还，与光远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后延光有降意而迟疑，处让入城，譬以祸福，延光乃出降。

唐制，枢密使常以宦者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庄宗始用武臣，而权重将相，高祖时，以宰相桑维翰、李崧兼枢密使，处让与诸宦者心不平之。光远之讨延光也，以晋重兵在己掌握，举动多骄恣，其所求请，高祖颇裁抑之。处让为光远言：“此非上意，皆维翰、崧等嫉公耳！”光远大怒。及兵罢，光远见高祖，诉以维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罢维瀚等，以处让为枢密使。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

母忧，高祖遂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处让居丧期年，起复为彰德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赠太师。

○李承约

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二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从破夹寨，战临清，以功累迁洺汾二州刺史、颍州团练使。天成中，邠州节度使毛璋有异志，明宗拜承约泾州节度副使，使往伺璋动静。承约见璋，谕以祸福。后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时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约黔南节度使。承约以恩信抚诸夷落，劝民农桑，兴起学校。居数年，当代，黔南人诣京师乞留，为许留一年。召为左卫上将军，改左龙武统军，拜昭义军节度使，复为左龙武统军。天福二年，迁左骁卫上将军。数请老，不许。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师。

○张希崇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人也。少好学，通《左氏春秋》。刘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军中为偏将，将兵戍平州。其后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为卢龙军行军司马。明宗时，卢文进自平州亡归，契丹因以希崇代文进为平州节度使，遣其亲将以三百骑监之。居岁馀，虏将喜其为人，监兵稍怠，希崇因与其麾下谋走南归。其麾下皆言兵我，不可俱亡，惧不得脱，因劝希崇独去。希崇曰："虏兵守我者三百骑尔，烹其将，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虏帐千馀里，使其闻乱而呼兵，则吾与汝等在汉界矣！"众皆曰善。乃先为阱，置以石灰。明日，虏将谒希崇，希崇饮之以酒，杀之阱中，兵皆溃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万南归。明宗嘉之，拜汝州防御使。迁灵武节度使。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明宗下诏褒美。希崇抚养士卒，招辑夷落，自回鹘、瓜、沙皆遣使入贡。居四岁，上书求还内地，徙镇邠宁。晋高祖入立，复拜灵武节度使，希崇叹曰："吾当老死边徼，岂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彻馔乃敢退。为将不喜声色。好读书，颇知星历。天福三年，月掩毕口大星，希崇叹曰："毕口大星，边将也，我其当之乎！"明年正月卒，赠太师。有子仁谦。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为人勇悍，而能折节下士。事晋王，为五院军队长。梁、晋战柏乡、胡柳，皆有功，迁黄甲指挥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时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独禁部曲不与事，厚其给养，使掌家事而已。迁陇州防御使。废帝起兵凤翔，驰檄四邻，四邻未有应者，独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见废帝，往来计事。废帝即位，德之，拜保义军节度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以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高祖入立，徙镇建雄，罢为上将军。天福五年卒，赠太师。

○张廷蕴

张廷蕴，开封襄邑人也。少为宣武军卒，去事晋，稍迁军校。常从庄宗征伐，先登力战，金疮满体，庄宗壮之，以为帐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检使。是时，庄宗在魏，以刘皇后从行，刘氏多纵其下扰人为不法，人无敢言者，廷蕴辄收而斩之。李继韬叛于潞州，庄宗遣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兵为前锋。廷蕴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馀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御，遂破潞州。明旦，明宗与行钦后至，明宗心颇慊之。廷蕴以功迁羽林都指挥使、申怀沂三州刺史、金颍陇绛四州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开运中，以疾卒。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梁郓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貌必儒人，可无隐也。"凤以实对，廷蕴亟荐于明宗。后凤贵为相，数荐廷蕴于安重诲，重诲屡言之，明宗以廷蕴破潞之隙，终恨之，故终不秉髦节。廷蕴素廉，历七州，卒之日，家无余赀。

○马全节

马全节，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节为捉生指挥使。赵在礼反鄴都，以全节为马步军指挥使。明宗即位，历博单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御使。废帝时，蜀人攻金州，州兵才数百，全节散家财，与士卒坚守，蜀人去，废帝召全节，以为沧州留后。晋高祖入立，即拜全节横海军节度使，徙镇安远，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昪，高祖发兵三万，使全节与安审晖讨之，金全南奔。昪将李承裕守安州，全节与承裕战州南，大败承裕，斩首三千级，生擒千馀人。承裕弃城去，审晖追至云梦，执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节斩千五百人，以其馀兵并承裕献于京师。承裕谓全节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计，将军皆取之矣。吾见天

子，必诉此而后就刑。”全节惧，因杀承裕，高祖置而不问，徙全节镇昭义。又徙安国。从杜重威讨安重荣，以功徙镇义武。自出帝与契丹交恶，全节未尝不在兵间。开运元年，为行营都虞候，契丹与晋大军相距澶、魏之间，全节别攻白团城，破之，虏七百人。克泰州，虏二千人，降其守将晋廷谦。四月，契丹败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节败之于定丰，执其将安晖。七月，徙广晋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为招讨使，以全节为副，大败契丹于卫村。

全节为人谦谨，事母至孝，其临政决事，必问法如何。初，徙广晋，过元城，衣白襕谒其县令，州里以为荣。开运二年，徙镇顺国，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赠中书令。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从唐明宗征伐，事唐为武胜军节度使，所至苛暴，以诛敛为务，宾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祸。晋高祖时，历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罢为神武统军。契丹入寇，陷贝州，出帝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是时，青州杨光远据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贞及遇分兵守郓州。遇等至马家渡，契丹方将渡河助光远，遇等击败之，以功拜义成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

开运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锋赵延寿围镇州，杜重威不敢出战。延寿分兵大掠，攻破栾城、柏乡等九县，南至邢州。是时岁除，出帝与近臣饮酒过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马全节、安审琦及遇等御之。从恩等至相州，阵安阳河南，遣遇与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视虏。遇渡漳河，逢虏数万，转战十馀里，至榆林，为虏所围，遇马中箭而踣，得其仆杜知敏马，乘之以战。知敏为虏所擒，遇谓彦超曰：“知敏，义士也，岂可失之！”即与彦超跃马入虏，取之而还。虏兵与遇战，自午至未，解而复合，益出生兵，势甚盛。遇戒彦超曰：“今日之势，战与走尔，战尚或生，走则死也。等死，死战，犹足以报国。”张从恩与诸将怪遇视虏无报，皆谓遇已陷虏矣。已而有驰骑报遇被围，安审琦率兵将赴之，从恩疑报者诈，不欲往，审琦曰：“成败天也，当与公共之，虽虏不南来，吾属失皇甫遇，复何面目见天子！”即引骑渡河，诸军皆从而北，拒虏十馀里，虏望见救兵来，即解去。遇与审琦等收军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时，契丹兵已深入，人马俱乏，其还也，诸将不能追，而从恩率遇等退保黎阳，虏因得解去。

三年冬，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阴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诸将列坐，告以降虏，遇与诸将愕然不能对。重威出降表，遇等俯首以次自画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与张彦泽先入京师，遇行至平棘，绝吭而死。

呜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为死节；晋亡而皇甫遇死，不得为死事，吾岂无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谋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钺，为幸免矣。方晋兵之降虏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声震天，即降岂其欲哉！使遇奋然攘臂而起，杀重威于坐中，虽不幸不免而见害，犹为得其死矣，其义烈岂不凛然哉！既俯首听命，相与亡人之国矣，虽死不能赎也，岂足贵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责以备。恕，故迁善自新之路广；备则难得，难得，故可贵焉。然知其所可恕，与其所可贵，岂不又难哉！

○安彦威

安彦威，字国俊，代州崞县人也。少以军卒隶唐明宗麾下。彦威善射，颇知兵法。明宗镇天平、宣武、成德，以彦威常为牙将，以谨厚见信。明宗入立，皇子从荣镇鄴，彦威为护圣指挥使。以从荣判六军，彦威迁捧圣指挥使，领宁国军节度使。晋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留守，徙镇归德。是时，河决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钱募民治堤。迁西京留守，遭岁大饥，彦威赈抚饥民，民有犯法，皆宽贷之，饥民爱之，不忍流去。丁母忧，哀毁过制。出帝与契丹隳盟，拜彦威北面行营副都统，彦威悉以家财佐军用。以疾卒于京师。

彦威与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为舅，彦威未尝以为言。及卒，太妃临哭，人始知同宗也，当时益称其慎重。

○李琼

李琼，沧州饶安人也。少为骑将，与晋高祖隶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与战不胜，诸将各稍引去，而晋高祖独战不已，契丹渐合而围之。琼引高祖衣与俱遁，至刘李河而追兵且及，琼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马踣，琼以长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马与高祖，而步护之，走十馀里，乃得免。明宗兵变于魏而南，琼从高祖以三百骑先趋汴州。高祖为保义军节度使，以为牙队指挥使。高祖建国，以为护圣都虞候，赐与金帛甚厚，而不与之官爵，琼亦郁郁。久之，拜相、中二州刺史。出帝时，为棣州刺史。杨光远反，以书招

琼，琼拒而不纳。迁洺州团练使，又为护圣右厢都指挥使。晋亡，契丹入京师，以琼为威州刺史，行至郑州，遇盗见杀。

○刘景岩

刘景岩，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赀交游豪俊。事高万金，为部曲，其后为丹州刺史。晋高祖起兵太原，唐废帝调民七户出一卒为义兵。延州节度使杨汉章发乡民赴京师，将行，景岩遣人激怒之，义兵乱，杀汉章，迎景岩为留后。晋高祖即位，即拜景岩节度使。景岩从事熊皦，为人多智，阴察景岩跋扈难制，惧其有异心，欲以利愚之，因语景岩，以谓边地不可以久安，为陈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泾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岩信之，岁馀，其获甚多。景岩使皦朝京师，皦乃言："景岩不宜在边，可徙之内地。"乃移景岩邠州，皦入拜补阙，而景岩又徙镇保义，居未几，又徙武胜。景岩乃悟皦为卖己，遂诬奏皦隐己玉带，皦坐贬商州上津令。皦惧景岩邀害之，道亡，匿山中。开运三年，景岩罢武胜，以太子太师致仕，居华州。契丹犯京师，以周密镇延州，景岩乃还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权，允权妻刘氏，景岩孙女子也。景岩良田甲第、僮仆甚盛，党项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强，景岩与之往来，允权颇患之。允权妻岁时归省，景岩谓曰："高郎一县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权益恶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诬其反而杀之，年八十馀。

长子行琮，德州刺史，罢，留京师，亦被诛。次子行谦，允权妇翁也，为奏言非刘氏子，遂免不诛。

杂传第三十六

○卢文进

卢文进，字大用，范阳人也。为刘守光骑将。唐庄宗攻范阳，文进以先降拜寿州刺史，庄宗以属其弟存矩。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庄宗与刘鄩相拒于莘，召存矩会兵击鄩。存矩募山后劲兵数千人，课民出马，民以十牛易一马，山后之人皆怨，而兵又不乐南行，行至祁沟关，聚而谋为乱。文进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为侧室，文进以其大将不敢拒，虽与，心常歉之也，因与乱军杀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明宗即位，文进自平州率众数万归唐，明宗得之，喜甚，以为义成军节度使。居岁馀，徙镇威胜，加同平章事，入为上将军，出镇昭义，徙安远。晋高祖立，与契丹约为父子，文进惧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杀其行军司马冯知兆、副使杜重贵，送款于李昪，昪遣兵迎之。文进居数镇，颇有善政，兵民爱之。其将行也，从数骑，自至营中别其将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将士皆再拜为诀，乃南奔。昪以文进为天雄统军、宣润节度使。

文进身长七尺，状貌伟然。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纴工作无不备，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掠燕、赵，人无宁岁。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候，常苦钞夺，为唐患者十馀年，皆文进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务为恭谨，礼接文士，谦谦若不足，其所谈论，近代朝廷仪制、台阁故事而已，未尝言兵。后以左卫上将军卒于金陵。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浑。金全少为唐明宗厮养，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战伐，以功为刺史。天成中，为彰义军节度使，在镇务为贪暴。罢归，献马数十匹，居数日，又以献，明宗谓曰：“卿患马多邪，何进献之数也？且卿在泾州治状如何，无乃以马为事乎？”金全惭不能对。徙镇横海。久之，罢为右卫上将军。

晋高祖时，安州屯防指挥使王晖杀节度使周瑰，高祖遣金全将骑兵

千人以往，下诏书招晖曰：“晖降，以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谕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无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从进意晖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晖闻金全来，果南走，为从进兵所杀。金全后至，得晖馀党数百人，皆送京师。晖之乱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赀，因擒其将武克和等十馀人杀之，克和呼曰：“王晖首乱，犹赐之信誓，以为刺史；我等何罪，反见杀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将军违诏而杀降，亦将不免也！”高祖不能诘。即以金全为安远军节度使。

金全左都押衙明汉荣用事，所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汉荣以累功臣，为选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荣。汉荣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庞令图谏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从后引弓，射善射者，一发而毙，晏球求其人，欲厚赏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败，晏球遣仁沼献捷于京师，凡所赐与甚厚，悉以分故人、亲戚之贫者，此天下之廉士也。为人如此，岂有为人谋而不善者乎？宜纳仁沼而遣汉荣。”汉荣闻之，夜使人杀令图而ＣＧ仁沼，仁沼舌坏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马全节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诣京师诉其父冤，汉荣大惧，绐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汉荣，公违诏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将诉于朝。今以全节代公，是召公对狱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发兵三万授全节讨之。昪遣其将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颈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为天威统军。汉隐帝时，李守贞反河中，乞兵于昪，金全为昪润州节度使，与查文徽等出沐阳。昪之诸将皆锐于攻取，金全独以谓远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后亦不复用，不知其所终。

○杨思权

杨思权，邠州新平人也。事梁为控鹤右第一军使。唐庄宗灭梁，以为夹马都指挥使。明宗时，秦王从荣为河东节度使，以冯赟为副，思权为北京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佑之。从荣素骄，所为多不法。是时，宋王从厚为河南尹。从厚年少，谦恭好礼。明宗阴遣人从容语从厚之善，以讽勉之。从荣不悦，告思权曰：“天下共贤河南而非我，我将废矣，奈何？”思权曰：“公有甲士，而思权在，何患也！”乃劝从荣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为备。冯赟患之，以其事闻。明宗召思权还京师，以从荣故，亦不之责也。后为右羽林都指挥使，将兵戍兴元。潞王从珂反凤翔，兴元张虔钊会诸镇兵讨贼。诸镇兵围凤翔，思权攻城西，严卫指挥使尹晖攻城东，破其两关城。从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语甚哀，外

兵闻者皆悲之，而虔钊督战甚急，军士反兵逐虔钊，思权因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降。晖闻思权已降，亦麾其军使解甲，由是诸镇之兵皆溃。思权与晖入见从珂，思权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愿不以防御、团练使处臣。"乃出一纸于怀中曰："愿志臣姓名以为验。"从珂即书曰："可邠宁节度使。"废帝入立，拜思权静难军节度使。后为右龙武统军、左卫上将军。天福八年，卒于京师，赠太傅。

○尹晖

尹晖者，魏州大名人也。从废帝入洛阳，而晋高祖来朝，与晖遇于道。晖时犹为严卫指挥使，恃先降功，不为高祖屈，马上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废帝晖不可与名籓。乃以为应州节度使。晋高祖入立，罢为右卫大将军。范延光反，以书招晖，晖惧，出奔淮南，为人所杀，有子勋。

○王弘赞

王弘赞，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时，为合阶二州刺史、右千牛卫将军、卫州刺史。潞王从珂反于凤翔，拥兵东至陕。愍帝惧，夜以百馀骑出奔，至卫州东七八里，遇晋高祖将朝于京师，驺呵前导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对曰："成德军节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马恸哭，谓敬瑭曰："潞王反，康义诚等皆叛我，我无所依，长公主教我逆尔于路。"高祖曰："卫州刺史王弘赞，宿将也，且多知时事，请就图之。"即驰骑前见弘赞曰："主上危迫，吾戚属也，何以图全？"弘赞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将相大臣从乎？"曰："无也。""国宝、乘舆、法物从乎？"曰："无也。"弘赞叹曰："所谓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今万乘之主，以百骑出奔，而将相大臣无一人从者，则人心去就可知也。虽欲兴复，其可得乎！"即从高祖上谒于驿舍。高祖且以弘赞语白愍帝。弓箭库使沙守荣、奔弘进前谓高祖曰："主上，明宗爱子，公，爱婿也，公于此时不能报国，而反问大臣、国宝所在，公亦助贼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亲将陈晖捍之，守荣与晖战死，弘进亦自刎。高祖因尽杀帝从兵，独留帝于驿而去。弘赞奉帝居于州廨。弘赞有子峦，为殿直，废帝入立，遣峦持鸩与弘赞。初，愍帝在卫州，弘赞令市中酒家献酒，愍帝见之，大惊，遽殒于地，久而苏，弘赞曰："此酒家也，愿献酒以慰无憀。"愍帝受之，由是日献一觞。及峦持鸩至，因使酒家献之，愍帝饮而不疑，遂崩。弘赞后事晋为凤翔行军司马，以光禄卿致仕，卒，赠太傅。

○刘审交

刘审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书，通于吏事，为唐兴令，补范阳牙校。刘守光僭号，以审交为兵部尚书，守光败，归于太原，唐庄宗以为从事。其后赵德钧镇范阳，北面转运使马绍宏辟审交判官。王晏球讨王都，以为转运供军使。定州平，拜辽州刺史。复为北面转运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丧，哀毁过礼，不调累年。晋高祖即位，杨光远讨范延光于魏州，审交复为供军使。是时，晋高祖分户部、度支、盐铁为三使，岁馀，三司益烦弊，乃复合为一，拜审交三司使。议者请检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审交曰："租有定额，而天下比年无闲田，民之苦乐，不可等也。"遂止不检，而民赖以不扰。迁右卫上将军、陈州防御使。出视民田，见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为范，为民更铸。安从进平，徙审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罢还。契丹犯京师，留萧翰而去，翰复以审交为三司使。已而翰召许王从益守京师。汉高祖起义太原，从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从益母王淑妃与群臣谋迎高祖，或以谓燕兵在京师者犹数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从，议未决。审交进曰："余燕人也，今为燕守城，当为燕谋，然事势不可为也。太妃语是。"从益乃罢不设备，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罢审交不用。隐帝时，为汝州防御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岁时祠祭。诏特赠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从军，事唐庄宗、明宗，为裨校，以力战有功拜刺史。晋天福中，从杨光远讨范延光于魏州，又从杜重威讨安重荣于镇州，皆有功。历贝州、泾州节度使。泾州张彦泽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为宽恕，问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馀事，民皆复归。历迁武胜、保义、义武、成德四镇，皆有善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过镇州，临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晋厚恩，不能死战而以城降，何面目面行见人主与士大夫乎！"乃剧饮，求刀欲自引决，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为武胜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徙镇武宁。卒于镇，赠中书令。

○高行周 行珪附

高行周，字尚质，妫州人也。世为怀戎戍将。父思继。思继兄弟皆

以武勇雄于北边，为幽州节度使李匡威戍将。匡威为其弟匡俦所篡，晋王将讨其乱，谋曰："高思继兄弟在孔领关，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继为吾用，则事无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继兄弟。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匡俦闻思继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刘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为先锋都指挥使，思继为中军都指挥使，弟某为后军都指挥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临决谓仁恭曰："思继兄弟，势倾一方，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为防。"克用留晋兵千人为仁恭卫。而晋兵多犯法，思继等数诛杀之。克用以责仁恭，仁恭以高氏为诉，由是晋尽诛思继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为牙将，而思继子行周年十馀岁，亦收之帐下，稍长，补以军职。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为武州刺史。其后守光背晋，晋兵攻之。守光将元行钦牧马山后，闻守光且见围，即率所牧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钦为幽州留后，行钦曰："吾所惮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怀戎，得行珪子系之。兵过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当从我行，不然，且杀公子。"行珪谢曰："与君俱刘公将，而忍叛之？吾当为刘氏也，尚何顾吾子耶！"行钦即以兵围行珪。月馀，行珪城中食尽，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为父老守也，今刘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杀吾以降晋。"父老皆泣，愿以死守。是时，行周适从行珪在武州，即夜缒行周驰入晋见庄宗，庄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钦已解去，行珪乃降晋。庄宗时，历朔忻岚三州刺史、大同军节度使。明宗入立，徙镇威胜、安远。

行珪性贪鄙，所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为人刚直，数规谏之，行珪不听，衔之。已而戍兵有谋叛者，行珪先觉之，因潜徙库兵于佗所。戍兵叛，趋库劫兵无所得，乃溃去，行珪追而杀之。因诬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见杀，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镇，赠太尉。

当行珪之降晋也，行周隶明宗帐下，初为裨将，赵德钧识之，谓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大贵，宜善待之。"梁、晋军河上，庄宗遣明宗东袭郓州，行周将前军，夜遇雨，军中皆欲止不进，行周曰："此天赞我也！郓人恃雨，不备吾来，宜出其不意。"即夜驰涉济，入其城，郓人方觉，遂取之。庄宗灭梁，以功领端州刺史，迁绛州。明宗时，从平硃守殷，克王都，迁颍州团练使、振武军节度使。历镇彰武、昭义。晋高祖时，为西京留守，徙镇天雄。安从进叛，以行周为襄州行营都部署，讨平之，徙镇归德。出帝时，代景延广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时，李彦韬、冯玉等用事，乃求归镇。契丹灭晋，留萧翰守汴，翰又弃去，召唐故许王从益入汴。而汉高祖起太原，从益遣人召行

周，将以拒汉，行周叹曰：“衰世难辅，况兒戏乎！”乃不从。汉高祖入京师，加行周守中书令，徙镇天平军，封临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齐王。卒，赠尚书令，追封秦王。有子怀德。

○白再荣

白再荣，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为军卒。唐、晋之间，为护圣指挥使。契丹犯京师，再荣从契丹北归，至镇州，契丹留麻荅守镇州而去，晋人从者多留焉。居未几，李筠、何福进等谋逐麻荅，使人召再荣，再荣迟疑不欲往，军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诸将以再荣名次最高，乃推为留后。再荣出于行伍，贪而无谋。是时，李崧、和凝等皆随契丹留镇州，再荣以兵环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赀。李穀谓曰：“公等亲被契丹之苦，忧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众人所为，非独公力也。今才得生路，而遽杀宰相，此契丹尚或不为，然它日至京师，天子问宰相何在，何以对之？”再荣默然，乃止。而悉拘尝事麻荅者取其财，镇人谓之“白麻荅”。汉高祖即位，拜再荣为留后，迁义成军节度使。罢还京师。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军士攻再荣于第，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士卒尝事公隶麾下，一旦无礼如此，亦复何面见公乎！”乃斩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赎而葬之。

○安叔千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骑射，事唐庄宗，以为奉安指挥使。明宗时与讨王都，拜秦州刺史。从击契丹，为先锋都指挥使，以功拜昭武军节度使。历静难、横海、安国、建雄四镇。叔千状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为鄙陋，人谓之“没字碑。”晋出帝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契丹犯京师，晋百官迎见耶律德光于赤冈，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劳曰：“是安没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诚款，吾今至此，当与汝一吃饭处。”叔千再拜。乃以为镇国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罢归京师，自以常私附契丹，颇怀愧惧。以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师，军士大掠，叔千家赀已尽，而军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卒，年七十二。

杂传第三十七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傥有胆气。梁、晋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驿，晋人攻之，逾年不能下，景珂卒战死。光鄴时年十岁，为晋兵所掠，明宗爱其颖悟，常以自随。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历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杨光远，以光鄴为青州防御使。光鄴招辑兵民，甚有恩意。契丹灭晋，遣光鄴知曹州。许王从益入汴，以为枢密使。汉高祖入京师，改右领军卫大将军、左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枢密副使，出知永兴军，卒于官。

光鄴为人沈默多谋，事继母以孝闻。虽贵，不营财产，常假官舍以居，萧然仅蔽风雨。雍睦亲族，粗衣粝食，与均有无，而光鄴处之晏然，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其所临政，务以宽静休息为意。病亟，戒其左右，气绝以尸归洛，无久留以烦军府。既卒，州人上书乞留葬立祠，不许。

○冯晖

冯晖，魏州人也。为效节军卒，以功迁队长。唐庄宗入魏，与梁相距于河上，晖以队长亡入梁军，王彦章以晖骁勇，隶之麾下。梁亡，庄宗赦晖不问。从明宗讨杨立、魏王继岌平蜀，累迁夔、兴二州刺史。董璋反东川，晖从晋高祖讨璋，军至剑门，剑门兵守，不得入，晖从佗道出其左，击蜀守兵殆尽。会晋高祖班师，拜晖澶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晖袭滑州，不克，遂入于魏，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义成军节度使，徙镇灵武。灵武自唐明宗已后，市马籴粟，招来部族，给赐军士，岁用度支钱六千万，自关以西，转输供给，民不堪役，而流亡甚众。青冈、土桥之间，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晖始至，则推以恩信，部族怀惠，止息侵夺，然后广屯田以省转饷，治仓库、亭馆千馀区，多出俸钱，民不加赋，管内大治，晋高祖下诏书褒美。

党项拓拔彦超最为大族，诸族向背常以彦超为去就。晖之至也，彦超来谒，遂留之，为起第于城中，赐予丰厚，务足其意。彦超既留，而

诸部族争以羊马为市易，期年有马五千匹。晋见晖马多而得夷心，反以为患，徙镇静难，又徙保义。岁中，召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晖于是始觉晋有患己意。是时，出帝昏乱，冯玉、李彦韬等用事，晖曲意事之，因得复镇灵武。时王令温镇灵武，失夷落心，大为边患。晖即请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愿得自募兵以为卫。"乃募得兵千馀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来谒，晖顾首领一人，指其佩剑曰："此板桥王氏剑邪？吾闻王氏剑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诸腰间，若将玩之，因击杀首领者，其从骑十馀人皆杀之。裨将药元福曰："今去灵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晖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杀之，其馀岂敢动哉！"已而诸族皆以兵扼道路，晖以言譬谕之，独所杀首领一族求战，即与之战而败走，诸族遂不敢动。晖至灵武，抚绥边部，凡十馀年，恩信大著。官至中书令，封陈留王。广顺三年卒，追封卫王。子继业。

○皇甫晖

皇甫晖，魏州人也。为魏军卒，戍瓦桥关，岁满当代归，而留屯贝州。是时，唐庄宗已失政，天下离心。晖为人骁勇无赖，夜博军中，不胜，乃与其徒谋为乱，劫其部将杨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军久戍之劳，去家咫尺，不得相见。今将士思归不可遏，公当与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军，则坐据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计之过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故出此不祥之言？"军士知不可强，遂斩之，推一小校为主，不从，又斩之，乃携二首以诣裨将赵在礼，在礼从之，乃夜焚贝州以入于魏，在礼以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晖拥甲士数百骑，大掠城中，至一民家，问其姓，曰："姓国。"晖曰："吾当破国！"遂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及明宗入魏，遂与在礼合谋，庄宗之祸自晖始。明宗即位，晖自军卒擢拜陈州刺史，终唐世常为刺史。

晋天福中，以卫将军居京师。在礼已秉旄节，罢镇来朝，晖往候之曰："与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发也，公今富贵，能恤我乎？不然，祸起坐中！"在礼惧，遽出器币数千与之，而饮以酒，晖饮自若，不谢而去。久之，为密州刺史。契丹犯阙，晖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为歙州刺史、奉化军节度使，镇江州。周师征淮，景以晖为北面行营应援使，屯清流关，为周师所败，并其都监姚凤皆被擒。世宗召见，晖金疮被体，哀之，赐以金带、鞍马，后数日卒。拜凤左屯卫上将军。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牴，以屠狗为生。后去为军卒，累迁指挥使。唐魏王继岌伐蜀，景思为蜀守固镇。继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兴州刺史。晋高祖时，为贝州行军司马。出帝时，契丹攻陷贝州，景思为赵延寿所得，以为壕砦使。契丹灭晋，拜景思亳州防御使。汉高祖时，为邓州行军司马，后为沿淮巡检。

汉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讦杀人。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言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十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军籍、粮簿而已。吏闵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亳之人随至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斩奴而释景思。后从世宗战高平，世宗以所得汉降兵数千为效顺指挥，以景思为指挥使，复戍淮上。周师伐淮南，以功领饶州刺史，迁濠州刺史，兵攻濠州，以战伤重卒，赠武清军节度使。

○王进

王进，幽州良乡人也。为人勇悍，走及奔马。少聚徒为盗，乡里患之，符彦超遣人以赂招置麾下。彦超镇安远军，军中有变，遣进驰奏京师，明宗怪其来速，嘉其足力，以隶宁卫指挥。汉高祖为侍卫亲军指挥使，以进为军校。高祖镇河东，因以之从，每有急，遣进驰至京师，往返不过五六日，由是愈亲爱之，累迁奉国军都指挥使。从周太祖起魏，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历汝、郑二州防御使、彰德军节度使。显德元年秋，以疾卒，赠太师。

呜呼！予述旧史，至于王进之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阵敌，非有百夫之勇，则必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岂非名器之用，随世而轻重者欤？世治则君子居之而重，世乱则小人易得而轻欤？抑因缘侥幸，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乱世，既其极也，遂至于是欤？岂其又有甚于是者欤？当此之时，为国长者不过十馀年，短

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视其上易君代国，如更戍长无异，盖其轻如此，况其下者乎！如进等者，岂足道哉！《易》否泰消长，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视在上者如进等，则其在下者可知矣。予书进事，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从唐庄宗为卒，后为长剑指挥使。历唐、晋为六军都虞候。汉高祖为河东节度使，以思为牢城指挥使。高祖入立，领武胜军节度使，徙镇昭义。思起军卒，未尝有战功，徒以幸会汉兴，遂秉旄节。在潞州五年，以聚敛为事，而性鄙俭。初，思微时，周太祖方少孤无依，衣食于思家，以思为叔，后思与周太祖俱遭汉以取富贵。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礼。广顺三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逾年得疾，归于洛阳，卒，赠中书令。

○孙方谏

孙方谏，郑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诱民，民多归之。后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孙氏，方谏自以为尼族人，即继行其法，堡人推以为主。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恶方谏聚徒山中，恐为边患，因表以为游奕使。方谏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后灭晋，以方谏为义武军节度使。已而徙方谏于云中，方谏不受命，率其徒复入狼山。汉高祖起，契丹纵火烧定州，虏其人民北去。方谏闻之，自狼山入，据之以归汉，高祖嘉之，即拜方谏义武军节度使。周太祖时，徙镇镇国，以其弟行友为定州留后。世宗攻太原，方谏朝于行在，从还京，至洛得疾，徙镇匡国，卒于洛阳，年六十二，赠太师。

杂传第三十八

○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为乐营将。峻少以善歌事梁节度使张筠。唐庄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归京师。租庸使赵岩过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岩见而悦之。是时岩方用事，筠因以峻遣岩。梁亡，岩族诛，峻流落民间。久之，事三司使张延朗，延朗不甚爱之。晋高祖灭唐，杀延朗，是时汉高祖从晋起兵，因悉以延朗赀产赐之，峻因得事汉高祖。高祖镇河东，峻为客将。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汉遣郭从义讨赵思绾，以峻监其军。累迁宣徽北院使。

周太祖镇天雄军，峻为监军。汉隐帝已杀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杀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与太祖举兵犯京师。太祖监国，以汉太后命拜峻枢密使。太祖将兵北出，至澶州，返军向京师。是时，太祖已遣冯道迎湘阴公赟于徐州，而汉宗室蔡王信在许州。峻与王殷谋，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马鐸之许州以伺变，崇、鐸遂幽赟而杀信。

太祖入立，拜峻右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刘旻攻晋州，峻为行营都部署，得以便宜从事。别遣陈思让、康延沼自乌岭出绛州与峻会。峻至陕州，留不进。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驰至陕州，谕峻欲亲征。峻屏左右谓守素曰："晋州城坚不可近，而刘旻兵锐亦未可当，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盖有待尔。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镇，未有威德以加之，岂宜轻举！而兖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则彦超入京师，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驰还，具道峻言。是时，太祖已下诏西幸，闻峻语，遽自提其耳曰："几败吾事！"乃止不行。峻军出自绛州，前锋报过蒙坑，峻喜，谓其属曰："蒙坑，晋、绛之险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过此，可知其必败也。"峻军去晋州一舍，旻闻周兵大至，即解去。诸将皆欲追之，峻犹豫不决。明日，遣骑兵追旻，不及而还。从讨慕容彦超，为随驾都部署，率众先登。

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皆太祖故时偏裨，太祖初即位，谦抑未欲进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彦超还，即求解枢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劳之。峻多发书诸

镇，求为保荐，居数日，诸镇皆驰骑上峻书，太祖大骇。峻连章求解，因不视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当自往候卿。”峻曰：“车驾若来，是致臣有不测也。”然殊无出意。枢密直学士陈同与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还奏曰：“峻意少解，然请陛下声言严驾，若将幸之，则峻必出矣。”太祖僶俛从之。峻闻太祖且来，遂驰入谒。

峻于枢密院起□事，极其华侈，邀太祖临幸，赐予甚厚。太祖于内园起一小殿，峻辄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此为？”太祖曰：“枢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惭不能对。峻为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衎、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不已，语渐不逊。日亭午，太祖未食，峻争不已，是时寒食假，太祖曰：“俟假开，当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于别所。太祖见冯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贬商州司马，卒于贬所。

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监修国史，意其所书不实，因召史官取日历读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惧以漏落得罪。峻贬后，李穀监修，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事付史馆，乃命枢密直学士就枢密院录送史馆，自此始。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为军卒，以军功累迁灵武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废帝时，从范延光讨张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晋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殷事母以孝闻，欲与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尝取往。及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责之，殷即取杖授婢仆，自笞于母前。母亡服丧，晋高祖诏殷起复，以为宪州刺史，殷乞终丧。服除，出帝以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

后从汉高祖讨杜重威，先登力战，矢中其脑，镞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契丹犯边，汉遣殷以兵屯澶州。隐帝已杀杨邠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殷于澶州，又诏郭崇杀周太祖于魏。诏书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驰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出为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亲军，自河以北皆受殷节度。殷颇务聚敛，太祖闻而恶之，遣人谓之曰：“吾起魏时，帑廪储畜岂少邪？

汝为国家用，足矣。”殷不听。

殷与王峻俱从太祖起自魏，后峻得罪，殷不自安。广顺三年秋九月永寿节，殷求入为寿，太祖许之，而惧其疑也，复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来朝，殷握兵柄，职当警卫，出入多以兵从，又求兵甲，以备非常。是时，太祖卧疾，疑殷有异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削夺在身官爵，长流登州。已而杀之，徙其家属于登州。

○刘词

刘词，字好谦，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杨师厚，以勇悍知名。唐庄宗下魏博，与梁战夹河，词以军功为效节军使，迁长剑指挥使，坐事左迁汝州十馀年。废帝时，诏诸州镇选骁勇者充禁军，词得选为禁军校。从破张从宾、杨光远，以功迁奉国第一军都虞候。从马全节破安州，以功迁指挥使。从杜重威破镇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晋军讨安从进，为襄州行营都虞候，以功迁泌州团练使。徙房州，岁馀，为政不苛挠，人颇便之。词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谓人曰：“我以此取富贵，岂可一日辄忘之？且人情易习，若一堕其筋力，有事何以报国！”汉高祖时，复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汉军讨李守贞于河中，词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为行营都虞候，以功拜镇国军节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镇安国、河阳三城。世宗战高平，樊爱能等军败南走，遇词而止之曰：“军败矣，可无前也。”词不听，辄趣兵以进，世宗嘉之，以为随驾都部署。及班师，以为河东行营副都部署，徙镇永兴。明年卒于镇，年六十五，赠侍中，谥忠惠。

○王环

王环，镇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为御者，及知祥僭号于蜀，使典卫兵。晋开运之乱，秦、凤、阶、成入于蜀，孟昶以环为凤州节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训攻秦、凤州，数为环所败，大臣皆请罢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为家，而声教不及秦、凤，今兵已出，无功而返，吾有惭焉。”乃决意攻之。周兵粮道颇艰，昶遣兵五千出堂仓抵黄花谷以争粮道。景、训先知其来，命排阵使张建雄以兵二千当谷口，别遣裨将以劲兵千人出其后，伏堂仓以待其归。蜀兵前遇建雄，战不胜，退走堂仓，伏发，尽殪之，由是蜀兵守诸城堡者皆溃。

初，昶遣其秦州节度使高处俦以兵援环，未至，闻堂仓兵败，亦溃

归，处俦判官赵玭闭城不内，处俦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阶二州相继亦降，独环坚守百馀日，然后克之。世宗召见环，叹曰："三州已降，环独坚守，吾数以书招之，而环不答，至于力屈就擒，虽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劝事君者。"乃拜环右骁卫将军。是时，周师已征淮，即以环佐侯章为攻取贼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师南征，李景陈兵于淮，舟楫甚盛，周师无水战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务于京城之西，为战舰数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战。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环将水战卒数千，自蔡河以入淮。环居军中，未尝有战功。蜀卒与环俱擒者，世宗不杀，悉以从军，后多南奔于景，世宗待环益不疑。已而景将许文缜、边镐等皆被擒，世宗悉以为将军，与环等列第京师，岁时赐与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环从，遇疾，卒于泗州。

○折从阮

折从阮，字可久，初名从远，避汉高祖名，改为阮，云中人也。其父嗣伦，为麟州刺史。从阮为人，温恭长者，居父丧，以孝闻。唐庄宗镇太原，以为牙将，后以为府州刺史。晋出帝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馀，迁本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汉高祖入立，于府州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师，徙镇武胜，即拜从阮子德扆为府州团练使。周太祖入立，从阮历徙宣义、保义、静难三镇。显德二年，罢还京师，行至洛阳卒，赠中书令。

杂传第三十九

○硃守殷

硃守殷，少事唐庄宗为奴，名曰会兒。庄宗读书，会兒常侍左右。庄宗即位，以其厮养为长直军，以守殷为军使，故未尝经战阵之用。然好言人阴私长短以自结，庄宗以为忠，迁蕃汉马步军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德胜，守殷无备，遂破南城，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明宗请以守殷行军法，庄宗不听。同光二年，领镇武军节度使。是时，庄宗初入洛，守殷巡检校京师，恃恩骄恣，凌侮勋旧，与伶人景进相为表里。魏王继岌已杀郭崇韬，进诬硃友谦与崇韬谋反，庄宗遣守殷围其第而杀之。是时，明宗自镇州来朝，居于私第。庄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动静。守殷阴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图归藩，无与祸会也！"明宗曰："吾洛阳一匹夫尔，何能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庄宗东讨，守殷将骑军阵宣仁门外以俟驾。郭从谦作乱，犯兴教门以入，庄宗亟召守殷等军，守殷按军不动。庄宗独与诸王宦官百馀人射贼，守殷等终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闻庄宗已崩，即驰入宫中，选载嫔御、宝货以归，纵军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

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明年，迁宣武军节度使。九月，明宗诏幸汴州，议者喧然，或以为征吴，或以为东诸侯有屈强者，将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杀都指挥使马彦超，闭城反。明宗行至京水，闻守殷反，遣范延光驰兵傅其城。汴人开门纳延光，守殷自杀其族，乃引颈命左右斩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传徇洛阳。

守殷之将反也，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计事，彦超不从，守殷杀之。明宗怜彦超之死，以其子承祚为洺州长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与高季兴、孔循俱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梁太祖镇宣武，养让为子，是为硃友让。其僮奴以友让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军功为指挥使。晋李继韬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泽州，即以璋为刺史。

梁亡，璋事唐为邠宁节度使，与郭崇韬相善。崇韬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军都虞候，军事大小，皆与参决。蜀平，以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孟知祥镇西川。其后，二人有异志。安重诲居中用事，议者多言知祥必不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称璋忠义，重诲以为然，颇优宠之，以故璋益横。

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诏两川贡助南郊物五十万，使李仁矩赍安重诲书往谕璋，璋诉不肯出，只出十万而已。又因事欲杀仁矩，仁矩涕泣而免，归言璋必反。其后使者至东川，璋益倨慢，使者还，多言璋欲反状。重诲患之，乃稍择将吏为两川刺史，以精兵为其牙卫，分布其诸州。又分阆州置保宁军，以仁矩为节度使，遣姚洪将兵千人从仁矩戍阆州。璋及知祥觉唐疑己，且削其地，遂连谋以反。璋因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结。又遣其将李彦钊扼剑门关为七砦，于关北增置关，号永定。凡唐戍兵东归者，皆遮留之，获其逃者，覆以铁笼，火炙之，或刲肉钉面，割心而啖。长兴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阆州执李仁矩、姚洪，皆杀之。

初，璋等反，唐独诛璋家属，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属留京师者皆不诛。石敬瑭讨璋等，兵久无功，而自关以西馈运不给，远近劳敝，明宗患之。安重诲自往督军，敬瑭不纳，重诲遂得罪死，敬瑭亦还。明宗乃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西归，谕璋等使改过。知祥遣人告璋，欲与俱谢过自归，璋曰："唐不杀孟公家族，于西川恩厚矣。我子孙何在？何谢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卖己。三年四月，以兵万人攻知祥，战于弥牟，璋大败，还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晖代还过璋，璋邀留之。至是，晖执璋杀之，传其首于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瑰，相州临漳人也。唐明宗为节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郓州，梁兵方扼杨刘，其先锋将康延孝阴送款于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于庄宗者，延光辄自请行，乃怀延孝蜡丸书，西见庄宗致之，且曰："今延孝虽有降意，而梁兵扼杨刘者甚盛，未可图也，不如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庄宗以为然。垒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垒。明宗使延光间行求兵，夜至河上，为梁兵所得，送京师，下延光狱，搒掠数百，胁以白刃，延光终不肯言晋事。系之数月，稍为狱吏所获。庄宗入汴，狱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庄宗见延光，喜，拜检校工部尚书。

明宗时，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荥阳，硃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见，若缓之使得为计，则城坚而难近。故乘人之未备者，莫若急攻，臣请骑兵五百，驰至城下，以神速骇之。”乃以骑兵五百，自暮疾驰至半夜，行二百里，战于城下。迟明，明宗亦驰至，汴兵望见天子乘舆，乃开门，而延光先入，犹巷战，杀伤甚众，守殷死，汴州平。

明年，迁枢密使，出为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诲死，复召延光与赵延寿并为枢密使。明宗问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抚髀叹曰：“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家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马三万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尝计，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节。明宗遣安从进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刘遂凝驰驿入见献策，言绥、银二州之人，皆有内向之意，请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师问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绥、银岂足顾哉！若不破夏州，虽得绥、银，不能守也。”遂凝又请自驰入说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万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体也。”是时，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与淑妃有旧，方倚以蒙恩宠，所言无不听，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争，独延光从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藏窜山谷，或寄匿于军营，有司不能禁。或劝延光以严法制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

是时，秦王握兵骄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议者多属意于潞王。延光惧祸之及也，乃求罢去。延寿阴察延光有避祸意，亦遽求罢。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辞益恳至，继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罢之，延光复镇成德，而用硃弘昭、冯赟为枢密使。已而秦王举兵见诛，明宗崩，潞王反，杀愍帝，唐室大乱，弘昭、赟皆及祸以死。末帝复诏延光为枢密使，拜宣武军节度使。天雄军乱，逐节度使刘延皓，遣延光讨平之，即以为天雄军节度使。

延光常梦大蛇自脐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问门下术士张生，张生赞曰：“蛇，龙类也，入腹内，王者之兆也。”张生自延光微时，言其必贵，延光素神之，常置门下。言多辄中，遂以其言为然，由是颇畜异志。当晋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万屯辽州，与赵延寿掎角。既而延寿先降，延光独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贺表又颇后诸侯至，又其女

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怀反侧。高祖封延光临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秘琼者，为成德军节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挥使，后温其为契丹所虏，琼乃悉杀温其家族，瘗之一穴，而取其家赀巨万计，晋高祖入立，以琼为齐州防御使，橐其赀装，道出于魏。延光阴遣人以书招之，琼不纳，延光怒，选兵伏境上，伺琼过，杀之于夏津，悉取其赀，以戍逻者误杀闻。由是高祖疑其必为乱，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将孙锐、澶州刺史冯晖，以兵二万距黎阳，掠滑、卫。高祖以杨光远为招讨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锐轻脱无谋，兵行以娼女十余自随，张盖操扇，酣歌饮食自若。军士苦大热，皆不为用。光远得谍者，询得其谋，诱锐等渡河，半济而击之，兵多溺死，锐、晖退走入魏，闭壁不复出。

初，延光反意未决，而得暴疾不能兴，锐乃阴召晖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从之。高祖闻延光用锐等以反，笑曰："吾虽不武，然尝从明宗取天下，攻坚破强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敌，况锐等兒戏邪？行取孺子尔！"乃决意讨之。

延光初无必反意，及锐等败，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赍表自归，高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延光又附杨光远表请降，不报，延光遂坚守。晋以箭书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斩延光者。然魏城坚难下，攻之逾年不克，师老粮匮。宗正丞石帛上书极谏，请赦延光，愿以单车入说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谒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居数月来朝，因惭请老，以太子太师致仕。

初，高祖赦降延光，语使者谓之曰："许卿不死矣，若降而杀之，何以享国？"延光谋于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许之不死，则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不欲使在京师。岁馀，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上遣处让来时，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反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乃挈其帑归河阳。其行辎重盈路，光远利其赀，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图之，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溺死，以延光自

投水死闻，因尽取其赀。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为之辍朝，赠太傅。水运军使曹千获其流尸于缪家滩，诏许归葬相州。已葬，墓辄崩，破其棺椁，头颅皆碎。初，秘琼杀董温其取其赀，延光又杀琼而取之，而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

当延光反时，有李彦珣者，为河阳行军司马，张从宾反河阳，彦珣附之，从宾败，彦珣奔于魏，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之守城。招讨使杨光远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见，自射杀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杀母当诛，高祖以谓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后以坐赃诛。

呜呼，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故圣人于仁义深矣，其为教也，勤而不怠，缓而不迫，欲民渐习而自趋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无知，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五代之乱，其来远矣。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五代之际，其祸害不可胜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爱其亲，莫不共知恶于不孝，然彦珣弯弓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之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

○娄继英

娄继英，不知何许人也。历梁、唐，为绛、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为左监门卫上将军。继英子妇，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时诛其父韬，延沼兄弟废居于许，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继英有弟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蜡书招继英，继英乃遣延沼入魏见延光，延光大喜，与之信箭，使阴图许。延沼与其弟延浚、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许。而许州节度使苌从简以延光之反，疑有应者，为备甚严。延沼未及发，延光蜡书事泄于京师，继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许。高祖下诏招慰之，使复位，继英惧不敢出。温氏兄弟谋杀继英以自归，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张从宾反于洛阳，延沼兄弟乃与继英俱投从宾于汜水。继英知温氏之初欲杀己也，反谮延沼兄弟于从宾，从宾杀之。从宾败，继英为杜重威所杀。

○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朔州人也。祖从义，利州刺史。父全，胜州刺史、振武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荣有力，善骑射，为振武巡边指挥使。晋高祖起太原，使张颖阴招重荣，其母与兄皆以为不可，重荣业已许颖，母、兄谋共杀颖以止之，重荣曰："未可，吾当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为天子则中。"一发辄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为节度使则中。"一发又中，其母、兄乃许，重荣以巡边千骑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荣成德军节度使。

重荣虽武夫，而晓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从傍诟骂，夺其剑而逐之，问之，乃继母也，重荣叱其母出，后射杀之。

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是时，高祖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骄甚，高祖奉之愈谨，重荣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数以此非诮高祖。契丹使者往来过镇州，重荣箕踞慢骂，不为之礼，或执杀之。是时，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数遣使责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诘。乃遣供奉官张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镇、忻、代山谷中吐浑，悉驱出塞。吐浑去而复来，重荣卒纳之，因招集亡命，课民种稗，食马万匹，所为益骄。因怒杀指挥使贾章，诬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于兵，存者特吾与父尔，今父死，吾何忍独生，愿就死！"遂杀之。镇人于是高贾女之烈，而知重荣之必败也。重荣既僭侈，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过镇，重荣侵辱之，拽剌言不逊，重荣怒，执拽剌，以轻骑掠幽州南境之民，处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据熟吐浑白承福、赫连功德等领本族三万馀帐自应州来奔，又据生吐浑、浑、契苾、两突厥三部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其族、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来奔，具言契丹残害，掠取生口羊马，自今年二月已后，号令诸蕃，点阅强壮，办具军装，期以上秋南向。诸蕃部诚恐上天不祐，败灭家族，愿先自归，其诸部胜兵众可十万。又据沿河党项、山前后逸越利诸族首领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敕牒、旗帜来归款，皆号泣告劳，愿治兵甲以报怨。又据朔州节度副使赵崇杀节度使刘山，以城来

归。窃以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归，虽系人情，尽由天意。又念陷蕃诸将等，本自勋劳，久居富贵，没身虏塞，酷虐不胜，企足朝廷，思归可谅，苟闻传檄，必尽倒戈。”其表数千言。又为书以遗朝廷大臣、四方藩镇，皆以契丹可取为言。高祖患之，为之幸鄴，报重荣曰：“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重荣谓晋无如我何，反意乃决。重荣虽以契丹为言，反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故不加怒于重荣。

重荣将反也，其母又以为不可，重荣曰：“为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龙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则中之。”一发而中，其母乃许。饶阳令刘岩献水鸟五色，重荣曰：“此凤也。”畜之后潭。又使人为大铁鞭以献，诳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辄死。”号“铁鞭郎君”，出则以为前驱。镇之城门抱关铁胡人，无故头自落，铁胡，重荣小字，虽甚恶之，然不悟也。其冬，安从进反襄阳，重荣闻之，乃亦举兵。是岁，镇州大旱、蝗，重荣聚饥民数万，驱以向鄴，声言入觐。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朔之，兵已交，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国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降晋，大惧，退入于辎重中，其兵二万皆溃去。是冬大寒，溃兵饥冻及见杀无孑遗，重荣独与十馀骑奔还，以牛马革为甲，驱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荣裨将自城西水碾门引官军以入，杀守城二万馀人。重荣以吐浑数百骑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斩首以献，高祖御楼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军为顺德，镇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从进

安从进，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马军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明宗时，为保义、彰武军节度使，未尝将兵征伐。李彝超自立于夏州，从进尝一以兵往，卒亦无功。愍帝即位，徙领顺化，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潞王反凤翔，从进巡检京城，杀枢密使冯赟，送款于从珂。愍帝出奔，从珂将至京师，从进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镇山南东道。晋高祖即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藩镇多务，过为姑息，而藩镇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为，谓举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从进最后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从进已畜异志，恃江为险，招集亡命，益置军兵。南方贡输道出襄阳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

黥以充军。与安重荣阴相结托，期为表裹。高祖患之，谋徙从进，使人谓曰："东平王建立来朝，愿还乡里，已徙上党。朕虚青州以待卿，卿诚乐行，朕即降制。"从进报曰："移青州在汉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优容之。其子弘超为宫苑副使，居京师，从进请赐告归，遂不遣。王令谦、潘知麟者，皆从进牙将也，常从从进最久，知其必败，切谏之。从进遣子弘超与令谦游南山，酒酣，令人推堕崖死。

天福六年，安重荣执杀契丹使者，反迹见，高祖为之幸鄴，郑王重贵留守京师。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从进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闻兵法，先人者夺人，愿为空名宣敕十数通授郑王，有急则命将以往。"从进闻高祖北，遂杀知麟以反。郑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讨之，从进引兵攻邓州，不克，进至湖阳，遇建崇等，大骇，以为神速，复为野火所烧，遂大败。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阳。高祖遣高行周围之，逾年粮尽，从进自焚死。执其子弘受及其将佐四十三人送京师，高祖御楼受俘，徇于市而斩之。降襄阳为防御，赠令谦忠州刺史，知麟顺州刺史。

○杨光远

杨光远，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盖沙陀部人也。光远初名阿檀，为唐庄宗骑将，从周德威战契丹于新州，折其一臂，遂废不用。久之，以为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戍瓦桥关。光远为人病秃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长于吏事。明宗时，为妫、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称。

初，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大将荫刺等十馀人。已而契丹与中国通和，遣使者求荫刺等，明宗与大臣议，皆欲归之，独光远不可，曰："荫刺皆北狄善战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国事，归之岂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与吾好，岂相负也？"光远曰："臣恐后悔不及尔！"明宗嘉其说，卒不遣荫刺等。光远自易州刺史拜振武军节度使。清泰二年，徙镇中山，兼北面行营都虞候，御契丹于云、应之间。

晋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远佐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副使，为契丹所败，退守晋安寨。契丹围之数月，人马食尽，杀马而食，马尽，乃杀敬达出降。耶律德光见之，靳曰："尔辈大是恶汉兒。"光远与诸将初不知其诮己，犹为谦言以对，德光曰："不用盐酪，食一万匹战马，岂非恶汉兒邪！"光远等大惭伏，德光问曰："惧否？"皆曰："甚惧。"曰："何惧？"曰："惧皇帝将入蕃。"德光曰："吾国无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

事晋。”晋高祖以光远为宣武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光远进见，佯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问之，对曰：“臣于富贵无不足也，惟不及张生铁死得其所，此常为愧尔！”由是高祖以为忠，颇亲信之。

范延光反，以为魏府都招讨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计降延光。而光远自以握重兵在外，谓高祖畏己，始为恣横。高祖每优容之，为选其子承祚尚长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宠无比。枢密使桑维翰恶之，数以为言。光远自魏来朝，屡指维翰擅权难制。高祖不得已，罢出维翰于相州，亦徙光远西京留守，兼镇河阳，夺其兵职。光远始大怨望，阴以宝货奉契丹，诉己为晋疏斥。所养部曲千人，挠法犯禁河、洛之间，甚于寇盗。天福五年，徙镇平卢，封东平王。光远请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单州刺史，承勋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车骑连属数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师，封寿王。

是时，晋马少，括天下马以佐军，景延广请取光远前所借官马三百匹，光远怒曰：“此马先帝赐我，安得复取，是疑我反也！”遂谋为乱。而承祚自单州逃归，出帝即以承祚为淄州刺史，遣使者赐以玉带、御马以慰安之，光远益骄，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

是时，出帝与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间，郓州观察判官窦仪计事军中，谋曰：“今不以重兵大将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东过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马家渡济河，方筑垒，守贞等急击之，契丹大败，遂与光远隔绝。德光闻河上兵大败，与晋决战戚城，亦败。

契丹已北，出帝复遣守贞、符彦卿东讨，光远婴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几尽。光远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误光远耶！”其子承勋等劝光远出降，光远曰：“我在代北时，尝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人言我当作天子，宜且待时，毋轻议也。”承勋知不可，乃杀节度判官丘涛、亲将杜延寿、杨瞻、白延祚等，劫光远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诣阙自归，而光远亦上章请死。出帝以其二子为侍卫将军，赐光远昭书，许以不死，群臣皆以为不可，乃敕李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杀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远方阅马于厩，延祚使一都将入谓之曰：“天使在门，欲归报天子，未有以藉手。”光远曰：“何谓也？”曰：“愿得大王头尔！”光远骂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晋安寨降契丹，使尔家世世为天子，我亦望以富贵终身，而

反负心若此！”遂见杀，以病卒闻。

承勋事晋为郑州防御使，德光灭晋，使人召承勋至京师，责其劫父，脔而食之，乃以承信为平卢节度使。汉高祖赠光远尚书令，封齐王，命中书舍人张正撰光远碑铭文赐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电，击折之。

阿噔啜初非姓氏，其后改名瑊而姓杨氏。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云。光远既病秃，而妻又跛其足也，人为之语曰：“自古岂有秃疮天子、跛脚皇后邪？”相传以为笑。然而召夷狄为天下首祸，卒灭晋氏，疮痍中国者三十馀年，皆光远为之也。

杂传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晋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从侯益攻破张从宾于汜水，以功拜潞州节度使。范延光反于鄴，重威从高祖攻降延光，徙领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领天平，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安重荣反，重威逆战于宗城，重荣为偃月阵，重威击之不动。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将王重胤曰："两兵方交，退者先败。"乃分兵为三，重威先以左右队击其两翼，战酣，重胤以精兵击其中军，重荣将赵彦之来奔，重荣遂大败，走还镇州，闭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军节度使。

重威出于武卒，无行而不知将略。破镇州，悉取府库之积及重荣之赀，皆没之家，高祖知而不问。及出帝与契丹绝好，契丹连岁入寇，重威闭城自守，属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骑驱其人民千万过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尝出救。

开运元年，加重威北面行营招讨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满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还兵击之，重威等南走，至阳城，为虏所困，赖符彦卿、张彦泽等因大风奋击，契丹大溃。诸将欲追之，重威为俚语曰："逢贼得命，更望复子乎？"乃收马驰归。

重威居镇州，重敛其民，户口凋敝，又惧契丹之至，乃连表乞还京师。未报，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为鄴都留守。而镇州所留私粟十馀万斛，殿中监王钦祚和市军储，乃录以闻，给绢数万匹以偿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没邪！"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诈以瀛州降，复以重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馀日，饥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调发供馈，远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弃城去，重威退屯武强。契丹寇镇、定，重威西趋中渡桥，与虏夹滹沱河而军。偏将宋彦筠、王清渡水力战，而重威按军不动，彦筠遂败，清战死。转运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为桥，募敢死士过河击贼，诸将皆以为然，独重威不许。

契丹遣骑兵夜并西山击栾城，断重威军后。是时，重威已有异志，而粮道隔绝，乃阴遣人诣契丹请降。契丹大悦，许以中国与重威为帝，重威信以为然，乃伏甲士，召诸将告以降虏。诸将愕然，以上将先降，乃皆听命。重威出降表使诸将书名，乃令军士阵于栅外，军士犹喜跃以为决战，重威告以粮尽出降，军士解甲大哭，声震原野。契丹赐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诸军，拜重威太傅。

契丹犯京师，重威以晋兵屯陈桥，士卒饥冻，不胜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随而诟之，重威俯首不敢仰顾。契丹据京师，率城中钱帛以赏军，将相皆不免，重威当率万缗，乃诉于契丹曰："臣以晋军十万先降，乃独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还鄴都。明年，契丹北归，重威与其妻石氏诣虏帐中为别。

汉高祖定京师，拜重威太尉、归德军节度使，重威惧，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将攻之。遣给事中陈同以诏书召之，重威不听命，而汉兵数败，围之百馀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师，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将反，高祖悉诛于繁台，其亡者奔于鄴。燕将张琏先以兵二千在鄴，闻燕兵见杀，乃劝重威固守。高祖已杀燕兵，悔之，数遣人招琏等，琏登城呼曰："繁台之诛，燕兵何罪？既无生理，请以死守！"重威食尽，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无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请降，高祖许之。重威素服出见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悉诛琏及重威将吏，而录其私帑，以重威归京师。

高祖病甚，顾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发丧，大臣乃共诛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于市，市人蹴而诟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践，斯须而尽。

○李守贞

李守贞，河阳人也。晋高祖镇河阳，以为客将，其后尝从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监马全节军破李金全于安州，以功拜宣徽使。

出帝即位，杨光远反，召契丹入寇。守贞领义成军节度使，为侍卫亲军都虞候，从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郓州，渡马家口，栅于河东。守贞驰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获马数百匹，裨将七十馀人。徙领泰宁军节度使，以兵二万讨之。光远降，其故吏宋颜悉取光远宝货、名姬、善马献之守贞，守贞德之，阴置颜麾下。是时，凡出师破贼，必有

德音赦其馀类。而光远党与十馀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枢密使桑维翰缓其制书，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颜匿守贞所，诏取颜杀之，守贞大怒，乃与维翰有隙。

贼平行赏，守贞悉以黥荼染木给之，军中大怒，以帛裹之为人首，枭于木间，曰："守贞首也。"守贞以功拜同平章事，赐以光远旧第，守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为京师之甲。出帝临幸，燕锡恩礼，出于诸将。

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为北面招讨使，守贞为都监。晋兵素骄，而守贞、重威为将皆无节制，行营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于草木皆尽。其始发军也，有赐赉，曰"挂甲钱"，及班师，又加赏劳，曰"卸甲钱"，出入之费，常不下三十万，由此晋之公私重困。守贞与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满城，杀二千馀人。还，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领天平军节度使，又领归德。

是时，出帝遣人以书招赵延寿使归国，延寿诈言思归，愿得晋兵为应，而契丹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出帝以为然，命杜重威等将兵应之。初，晋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贞。是时，重威镇魏州，守贞尝将兵往来过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尝谓守贞曰："卿常以家财散士卒，可谓忠于国者乎！"守贞谢曰："皆重威与臣者。"因请与重威俱北。于是卒以重威为招讨使，守贞为都监，屯于武强。契丹寇镇、定，守贞等军于中渡，遂与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贞为司徒。契丹犯京师，拜守贞天平军节度使。

汉高祖入京师，守贞来朝，拜太保、河中节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贞惧，不自安，以谓汉室新造，隐帝初立，天下易以图，而门下僧总伦以方术阴干守贞，为言有非常之相，守贞乃决计反。而赵思绾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黄衣遗守贞，守贞大喜，以为天人皆应，乃发兵西据潼关，招诱草寇，所在窃发。汉遣白文珂、常思等出军击之。已而王景崇又以凤翔反，景崇与思绾遣人推守贞为秦王，守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间以蜡丸书遗吴、蜀、契丹，使出兵以牵汉。

文珂等攻景崇、思绾等久无功，隐帝乃遣枢密使郭威率禁兵将文珂等督攻之。诸将皆请先击思绾、景崇，威计未知所向。行至华州，节度使扈彦珂谓威曰："三叛连衡，以守贞为主，守贞先败，则思绾、景崇可传声而破矣。若舍近图远，使守贞出兵于后，思绾、景崇拒战于前，则汉兵屈矣。"威以为然，遂先击守贞。

是时，冯道罢相居河阳，威初出兵，过道家问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无赖，好蒲博，以为道讥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钱多则多胜，钱少则多败，非其不善博，所以败者，势也。今合诸将之兵以攻一城，较其多少，胜败可知。”威大悟，谋以迟久困之，乃与诸将分为三栅，栅其城三面，而阙其南，发五县丁夫筑长城以连三栅。守贞出其兵坏长城，威辄补其所坏，守贞辄出争之，守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贞城中兵无几，而食又尽，杀人而食。威曰：“可矣。”乃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贞召总伦问以济否，总伦曰：“王当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杀人垂尽，则王事济矣。”守贞以为然。尝会将吏大饮，守贞指画虎图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发中之，将吏皆拜贺，守贞益以自负。城破，守贞与妻子自焚，汉军入城，于烟烬中斩其首，传送京师，枭于南市，其馀党皆磔之。

○张彦泽

张彦泽，其先突厥部人也。后徙居阴山，又徙太原。彦泽为人骁悍残忍，目睛黄而夜有光，顾视如猛兽。以善射为骑将，数从庄宗、明宗战伐。与晋高祖连姻，高祖时，已为护圣右厢都指挥使、曹州刺史。与讨范延光，拜镇国军节度使，岁中，徙镇彰义。

为政暴虐，常怒其子，数笞辱之。子逃至齐州，州捕送京师，高祖以归彦泽。彦泽上章请杀之，其掌书记张式不肯为作章，屡谏止之。彦泽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为彦泽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谗式，且迫之曰：“不速去，当及祸。”式乃出奔。彦泽遣指挥使李兴以二十骑追之，戒曰：“式不肯来，当取其头以来！”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门邠州，节度使李周留式，驰骑以闻，诏流式商州。彦泽遣司马郑元昭诣阙论请，期必得式，且曰：“彦泽若不得张式，患在不测。”高祖不得已，与之。彦泽得式，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

高祖遣王周代彦泽，以为右武卫大将军。周奏彦泽所为不法者二十六条，并述泾人残敝之状，式父鐸诣阙诉冤，谏议大夫郑受益、曹国珍，尚书刑部郎中李涛、张麟，员外郎麻麟、王禧伏阁上疏，论彦泽杀式之冤，皆不省。涛见高祖切谏，高祖曰：“彦泽功臣，吾尝许其不死。”涛厉声曰：“彦泽罪若可容，延光铁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涛随之谏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为蠲泾州民税，免其杂役一年，下诏罪己，然彦泽止削阶、降爵而已。于是国珍等复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院御史诣阁门连疏论之，不报。

出帝时，彦泽为左龙武军大将军，迁右武卫上将军，又迁右神武统军。自契丹与晋战河北，彦泽在兵间，数立战功，拜彰国军节度使。与契丹战阳城，为契丹所围，而军中无水，凿井辄坏，又天大风，契丹顺风扬尘奋击甚锐，军中大惧。彦泽以问诸将，诸将皆曰："今虏乘上风，而吾居其下，宜待风回乃可战。"彦泽以为然。诸将皆去，偏将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待风回，吾属为虏矣！且逆风而战，敌人谓我必不能，所谓出其不意。"彦泽即拔拒马力战，契丹奔北二十馀里，追至卫村，又大败之，契丹遁去。

开运三年秋，杜重威为都招讨使，李守贞兵马都监，彦泽马军都排阵使。彦泽往来镇、定之间，败契丹于泰州，斩首二千级。重威、守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强，闻契丹空国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彦泽适至，言虏可破之状，乃与重威等西趋镇州。彦泽为先锋，至中渡桥，已为虏所据，彦泽犹力战争桥，烧其半，虏小败却，乃夹河而寨。

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贞叛降契丹，彦泽亦降。耶律德光犯阙，遣彦泽与傅住兒以二千骑先入京师，彦泽倍道疾驱，至河，衔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门斩关而入。有顷，宫中火发，出帝以剑拥后宫十馀人将赴火，为小吏薛超所持。彦泽自宽仁门传德光与皇太后书入，乃灭火。大内都点检康福全宿卫宽仁门，登楼觇贼，彦泽呼而下之，诸门皆启。彦泽顿兵明德楼前，遣傅住兒入传戎王宣语，帝脱黄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彦泽，彦泽谢曰："臣无面目见陛下。"复使召之，彦泽笑而不答。

明日，迁帝于开封府，帝与太后、皇后肩舆，宫嫔、宦者十馀人皆步从。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监守，内外不通。帝与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泽乃敢遣。帝取内库帛数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与。又使求酒于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虑陛下忧躁，饮之有不测之虞，所以不敢进。"帝姑乌氏公主私赂守门者，得入与帝诀，归第自经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彦泽不听，遣白德光，德光报曰："天无二日，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乃止。

初，彦泽至京师，李涛谓人曰："吾祸至矣！与其逃于沟窦而不免，不若往见之。"涛见彦泽，为俚语以自投死，彦泽笑而厚待之。

彦泽自以有功于契丹，昼夜酣饮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犹题其旗帜曰"赤心为主"。迫迁出帝，遂辇内库，输之私第，因纵军士大掠京师。军士逻获罪人，彦泽醉不能问，□真目视之，出三手指，军士即驱出

断其腰领。皇子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有色，彦泽使人求于皇太后，太后迟疑未与，即劫取之。彦泽与阁门使高勋有隙，乘醉入其家，杀数人而去。

耶律德光至京师，闻彦泽劫掠，怒，锁之。高勋亦自诉于德光，德光以其状示百官及都人，问："彦泽当诛否？"百官皆请不赦，而都人争投状疏其恶，乃命高勋监杀之。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缞绖杖哭，随而诟詈，以杖朴之，彦泽俯首无一言。行至北市，断腕出锁，然后用刑，勋剖其心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其髓，脔其肉而食之。

呜呼，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其祸乱覆亡之不暇，盖必然之理尔。使重威等虽不叛以降虏，亦未必不亡；然开虏之隙，自一景延广，而卒成晋祸者，此三人也。视重威、彦泽之死，而晋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愤疾怨怒于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争已戮之尸，脔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撦裂蹈践，斯须而尽，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当是时，举晋之兵皆在北面，国之存亡，系此三人之胜败，则其任可谓重矣。盖天下恶之如彼，晋方任之如此，而终以不悟，岂非所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欤？

杂传第四十一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为人明敏巧辩，善事人。唐明宗镇邢州，以为牙将，其后尝从明宗，隶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历引进阁门使，驰诏方镇、监军征伐，必用景崇。后事晋，累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晋亡，萧翰据京师，景崇厚赂其将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归，许王从益居京师，用景崇为宣徽使、监左藏库。汉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库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师，拜景崇右卫大将军，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从，乃求留守起居表，诣行在见高祖，愿留军中效用，为高祖画攻战之策，甚有辩，高祖乃奇其材。

是时，汉方新造，凤翔侯益、永兴赵赞皆尝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内顾自疑，乃阴召蜀人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惧，皆请入朝。会回鹘入贡，言为党项所隔不得通，愿得汉兵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鹘。景崇将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来，善矣，若犹迟疑，则以便宜图之。"景崇行至陕，赵赞已东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击破蜀兵，追至大散关而还。高祖乃诏景崇兼凤翔巡检使。

景崇至凤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劝景崇可速诛益，景崇念独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犹豫未决。益从事程渥，与景崇同乡里，有旧，往说景崇曰："吾与子为故人，吾位不过宾佐，而子已贵矣，奈何欲以阴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数百，子毋妄发，祸行及矣！非吾，谁为子言之。"于是景崇颇不欲杀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杀之。

益至京师，隐帝新立，史弘肇、杨邠等用事，益乃厚赂邠等，阴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开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讽凤翔将吏求己领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后，以赵晖为凤翔节度使。景崇乃叛，尽杀侯益家属，与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秦王，隐帝即以赵晖讨之。景崇西招蜀人为助，蜀兵至宝鸡，为晖将药元福、李彦从所败。晖攻凤翔，堑而围之，数以精兵挑战，景崇不出。晖乃令千人潜之城南一舍，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声言蜀救兵至矣，须臾尘起，景崇以为然，乃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晖设伏以待之，景崇兵大败，由是不敢复出。

明年，守贞、思绾相次皆败，景崇客周璨谓景崇曰："公能守此者，

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败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诚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为万有一得之计可乎？吾闻赵晖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孙辇等烧城东门伪降，吾以牙兵击其城北兵，脱使不成而死，犹胜于束手屯。”璨等皆然之。迟明，辇烧东门将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辇乃降晖。

○赵思绾

赵思绾，魏州人也。为河中节度使赵赞牙将。汉高祖即位，徙赞镇永兴，赞入朝京师，留思绾兵数百人于永兴。高祖遣王景崇至永兴，与齐藏珍以兵迎回鹘，阴以西事属之。景崇至永兴，赞虽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据子午谷，景崇用思绾兵击走之。遂与思绾俱西，然以非己兵，惧思绾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随，而难言之，乃稍微风其旨。思绾厉声请先黥以率众，齐藏珍恶之，窃劝景崇杀思绾，景崇不听，与俱西。

高祖遣使者召思绾等，是时侯益来朝，思绾以兵从益东归。思绾谓其下常彦卿曰：“赵公已入人手，吾属至，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变，勿预言也。”益行至永兴，永兴副使安友规出迎益，饮于郊亭，思绾前曰：“兵馆城东，然将士家属皆居城中，愿纵兵入城挈其家属。”益信之以为然。思绾与部下入城，有州校坐于城门，思绾殴之，夺其佩刀斩之，并斩门者十馀人，遂闭门劫库兵以叛。

高祖遣郭从义、王峻讨之，经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与思绾俱送款于李守贞，守贞以思绾为晋昌军节度使。隐帝遣郭威西督诸将兵，先围守贞于河中。居数月，思绾城中食尽，杀人而食，每犒宴，杀人数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绾取其胆以酒吞之，语其下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思绾计穷，募人为地道，将走蜀，其判官陈让能谓思绾曰：“公比于国无嫌，但惧死而为此尔！今国家用兵三方，劳敝不已，诚能翻然效顺，率先自归，以功补过，庶几有生；若坐守穷城，待死而已。”思绾然之，乃遣教练使刘珪诣从义乞降，而遣其将刘筠奉表朝廷。拜思绾镇国军留后，趣使就镇，思绾迟留不行。蜀阴遣人招思绾，思绾将奔蜀，而从义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从义图之。从义因入城召思绾，趣之上道，至则擒之。思绾问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钉也。”思绾厉声曰：“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责，然钉磔之丑，壮夫所耻，幸少假之。”从义许之，父子俱斩于市。

○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吐谷浑部人，汉高祖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彦超黑色胡髯，号阎昆仑。少事唐明宗为军校，累迁刺史。唐、晋之间，历磁、单、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赇，法当死，汉高祖自太原上章论救，得减死，流于房州。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归汉，拜镇宁军节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为都部署以讨之，以彦超为副。彦超与行周谋议多不协，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进。彦超欲速进战，而行周不许。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彦超扬言行周以女故，惜贼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闻二人不相得，惧有佗变，由是遽亲征。彦超数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见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诉。高祖知曲在彦超，遣人慰劳行周，召彦超责之，又遣诣行周谢过，行周意稍解。

是时，汉兵顿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坚，诸将皆知未可图，方伺其隙，而彦超独言可速攻，高祖以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伤者万馀人，由是不敢复言攻。后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为天雄军节度使，行周辞不敢受，高祖遣苏逢吉谕之曰："吾当为尔徙彦超。"行周乃受，而彦超徙镇泰宁。

隐帝已杀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杀周太祖及王峻等，惧事不果，召诸将入卫京师。使者至兖，彦超方食，释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师，开封尹侯益谓隐帝曰："北兵之来，其家属皆在京师，宜闭门以挫其锐，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彦超诮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计也。"隐帝乃遣彦超副益，将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彦超力战于七里，隐帝出劳军，太后使人告彦超善卫帝，彦超大言报曰："北兵何能为？当于阵上喝坐使归营。"又谓隐帝曰："官家宫中无事，明日可出观臣战。"明日隐帝复出劳军，彦超战败奔兖州，隐帝遇弑于北郊。

周太祖入立，彦超不自安，数有所献，太祖报以玉带，又赐诏书安慰之，呼彦超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学士鲁崇谅往慰谕之，彦超心益疑惧。已而刘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晋、绛，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彦超乘间亦谋反，遣押衙郑麟至京师求入朝，太祖知其诈，手诏许之。彦超复称管内多盗而止，又为高行周所与书以进，其辞皆指斥周过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验其印文伪，以书示行周。彦超又遣人南结李昪，昪为出兵攻沐阳，为周兵所败，而刘旻攻晋、绛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卫步军指挥使曹英、客省使向训讨之，彦超闭城自守。

初，彦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谏曰："鲁，诗书之国也，自伯禽以来未有能霸者，然以礼义守之而长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杰也，

若量力相时而动，可以保富贵终身。李河中、安襄阳、镇阳杜令公，近岁之龟鉴也。”彦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见围，因大括城中民赀以犒军，前陕州司马阎弘鲁惧其鞭扑，乃悉家赀以献。彦超以为未尽，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监括弘鲁家。周度谓弘鲁曰：“公命之死生，系财之多少，愿无隐也。”弘鲁遣家僮与周度属刂掘搜索无所得。彦超又遣郑麟持刃迫之，弘鲁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无所隐。周度入白彦超，彦超不信，下弘鲁及周度于狱。弘鲁乳母于泥中得金缠臂献彦超，欲赎出弘鲁，彦超大怒，遣军校笞弘鲁夫妇肉烂而死，遂斩周度于市。

是岁，镇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郑分，兖州当焉。”彦超即率军府将吏步出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

彦超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在镇尝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已而得质伪银者，置之深室，使教十馀人日夜为之，皆铁为质而包双银，号“铁胎银”。其被围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银数千铤，当悉以赐汝。”军士私相谓曰：“此铁胎尔，复何用哉！”皆不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亲征，城破，彦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继勋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灭其族。兖州平，太祖诏赠阎弘鲁左骁卫大将军、崔周度秘书监。

杂传第四十二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　，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岂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孔子以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虚言也哉！

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疮，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冯道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去事宦者张承业。承业监河东军，以为巡官，以其文学荐之晋王，为河东节度掌书记。庄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其解学士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愧谢，道殊不以为德。服除，复召为翰林学士。行至汴州，遇赵在礼作乱，明宗自魏拥兵还，犯京师。孔循劝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诏赴阙，岂可自留！"乃疾趋至

京师。庄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为，问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何在？”重诲曰：“为学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学士，迁兵部侍郎。岁馀，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道尝戒明宗曰：“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水运军将于临河县得一玉杯，有文曰“传国宝万岁杯”，明宗甚爱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明宗问之，道曰：“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晓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讲说其义，嘉纳之。

道相明宗十馀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于凤翔，愍帝出奔卫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为废帝，遂相之。废帝即位，愍帝犹在卫州，后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废帝出道为同州节度使，逾年，拜司空。晋灭唐，道又事晋，晋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国公，罢为匡国军节度使，徙镇威胜。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德光喜，以道为太傅。德光北归，从至常山。汉高祖立，乃归汉，以太师奉朝请。周灭汉，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师，兼中书令。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耶律德光尝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师，隐帝已崩，太祖谓汉大臣必行推戴，及见道，道殊无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时，太祖意少沮，知汉未可代，遂阳立湘阴公赟为汉嗣，遣道迎赟于徐州。赟未至，太祖将兵北至澶州，拥兵而反，遂代汉。议者谓道能沮太祖之谋而缓之，终不以晋、汉之亡责道也。然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

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

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盖其自述如此。

道前事九君，未尝谏诤。世宗初即位，刘旻攻上党，世宗曰："刘旻少我，谓我新立而国有大丧，必不能出兵以战。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道乃切谏，以为不可。世宗曰："吾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刘旻乌合之众，若遇我师，如山压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将击旻，果败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关，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击旻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葬毕而道卒，年七十三，谥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 兄掞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也。其兄珽，唐末举进士及第，为监察御史。丁内艰，贫无以葬，乞食而后葬。珽饥卧庐中，闻者哀怜之。服除，还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书记。吴兵围杜洪，梁太祖遣汭与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载兵数万，珽为汭谋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粮倍之，缓急不可动，若为敌人縻之，则武陵、武安必为公之后患。不若以劲兵屯巴陵，壁不与战，吴兵粮尽，则围解矣。"汭不听，汭果败，溺死。赵匡凝镇襄阳，又辟掌书记。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书记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员外郎、知制诰。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辞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剧难理，前刺史十馀辈，皆坐废，珽至，以治闻。迁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学士。许州冯行袭病，行袭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惧为变。行袭为人严酷，从事魏峻切谏，行袭怒，诬以赃下狱，欲诛之。乃遣珽代行袭为留后。珽至许州，止传舍，慰其将吏，行袭病甚，欲使人代受诏，珽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即卧内见行袭，道太祖语，行袭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还报太祖，太祖喜曰："珽果办吾事。"会岁饥，盗劫汴、宋间，曹州尤甚，太祖复遣珽治之。珽至索贼，得大校张彦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馀人，悉诛之。召拜左谏议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太祖平生不爱儒者，闻珽语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骑常侍，侍讲。袁象先讨贼，珽为乱兵所杀。

琪少举进士、博学宏辞，累迁殿中侍御史，与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为翰林学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诏书，皆琪所为，下笔辄得太祖意。末帝时，为御史中丞、尚书左丞，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顷同为宰相。顷性畏慎周密，琪倜傥负气，不拘小节，二人多所异同。琪内结赵岩、张汉杰等为助，以故顷言多沮。顷尝掎摭其过。琪所私吏当得试官，琪改试为守，为顷所发，末帝大怒，欲窜逐之，而岩等救解，乃得罢为太子少保。

唐庄宗灭梁，得琪，欲以为相，而梁之旧臣多嫉忌之，乃以为太常卿。迁吏部尚书。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师乏食尤甚，庄宗以硃书御札诏百僚上封事。琪上书数千言，其说漫然无足取，而庄宗独称重之，遂以为国计使。方欲以为相，而庄宗崩。明宗入洛阳，群臣劝进，有司具仪，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等请改国号，绝土德。明宗武君，不晓其说，问何谓改号，对曰："庄宗受唐锡姓为宗属，继昭宗以立，而号国曰唐。今唐天命已绝，宜改号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群臣，群臣依违不决。琪议曰："殿下宗室之贤，立功三世，今兴兵向阙，以赴难为名，而欲更易统号，使先帝便为路人，则茕然梓宫，何所依往！"明宗以为然，乃发丧成服，而后即位。以琪为御史中丞。

自唐末丧乱，朝廷之礼坏，天子未尝视朝，而入阁之制亦废。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诏群臣，五日一随宰相入见内殿，谓之起居。琪以谓非唐故事，请罢五日起居，而复朔望入阁。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数见群臣也，不可罢。而朔望入阁可复。"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对官论事，而内殿起居，一见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陈，非所以数见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诏起居日有言事者，许出行自陈。又诏百官以次转对。

是时，枢密使安重诲专权用事，重诲前驱过御史台门，殿直马延误

冲之，重诲即台门斩延而后奏。琪为中丞，畏重诲不敢弹纠，又惧谏官论列，乃托宰相任圜先白重诲而后纠，然犹依违不敢正言其事。豆卢革等罢相，住圜议欲以琪为相，而孔循、郑珏沮之，乃止。迁尚书右仆射。琪以状申中书，言《开元礼》“仆射上事日，中书、门下率百官送上。”中书下太常，礼院言无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复举上仪，皆不可。

明宗讨王都，已破定州，自汴还洛，琪当率百官至上东门，而请至偃师奉迎。其奏章言“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坐误以定州为真定，罚俸一月。霍彦威卒，诏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将，而琪故梁相也，叙彦威在梁事不曰伪，为冯道所驳。

琪为人重然诺，喜称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负。既贵，乃刻牙版为金字曰“前乡贡进士李琪”，常置之坐侧。为人少持重，不知进退，故数为当时所沮。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

○郑珏

郑珏，唐宰相綮之诸孙也。其父徽，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珏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时，为监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补阙。梁诸大臣以全义故数荐之，累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奉旨。末帝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庄宗自郓州入汴，末帝闻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为，与李振、敬翔等相持恸哭，因召珏问计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问其策如何，珏曰：“愿得陛下传国宝驰入唐军，以缓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宝固不足惜，顾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庄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谒道左。贬莱州司户参军，量移曹州司马。张全义为言于郭崇韬，复召为太子宾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为相，而安重诲以圜新进，不欲独相之，以问枢密使孔循。循尝事梁，与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谨慎而长者，乃拜珏平章事。

明宗幸汴州，六军家属自洛迁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军士愁怨，大臣颇以为言。明宗不省，上下汹汹，转相动摇，独珏称赞，以为当行。赵凤极言于安重诲，重诲惊惧，入见明宗切谏，乃诏罢其行。而珏又称赞之，以为宜罢。珏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孔循罢枢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职。明宗数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仆射致

仕，赐郑州庄一区。卒，赠司空。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无棣人也。愚为人谨重寡言，好学，为古文。沧州节度使卢彦威以愚为安陵主簿，丁母忧解去。后游关中，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内，愚以书说韩建，使图兴复，其言甚壮。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阳。举进士、宏词，为河南府参军。白马之祸，愚复去之山东，与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经术事梁末帝为侍讲，数称荐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遗、崇政院直学士。

衡王友谅，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独愚长揖，末帝以责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独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礼见之，则拜宜也。臣于王无所私，岂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罢为邓州观察判官。

唐庄宗灭梁，愚朝京师，唐诸公卿素闻愚学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学士。魏王继岌伐蜀，辟愚都统判官。蜀道阻险，议者以谓宜缓师待变而进，招讨使郭崇韬以决于愚，愚曰："王衍荒怠，乱国之政，其人厌之。乘其仓卒，击其无备，其利在速，不可缓也。"崇韬以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灭蜀。初，军行至宝鸡，招讨判官陈乂称疾请留，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知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摇，正可斩之以徇。"由是军中无敢言留者。

明宗即位，累迁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为宰相冯道、赵凤草加恩制，道鄙其辞，罢为太常卿。任圜罢相，乃拜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愚为相，不治第宅，借延宾馆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视之，见其败毯敝席，四壁萧然，明宗嗟叹，命以供帐物赐之。

潞王反，犯京师，愍帝夜出奔。明日，愚与冯道至端门，闻帝已出，而硃弘昭、冯赟皆已死，愚欲至中书候太后进止，道曰："潞王已处处张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可俟太后旨也？"乃相与出迎。废帝入立，罢道出镇同州，以刘昫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刚介，动辄违戾。昫与冯道姻家，愚数以此诮昫，两人遂相谊诟，乃俱罢。愚守左仆射。

是时，兵革方兴，天下多事，而愚为相，欲依古以创理，乃请颁《唐六典》示百司，使各举其职，州县贡士，作乡饮酒礼，时以其迂阔不用。愍帝即位，有意于治，数召学士，问以时事，而以愚为迂，未尝

有所问。废帝亦谓愚等无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饭僧尔！”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卢导

卢导，字熙化，范阳人也。唐末举进士，为监察御史。唐亡事梁，累迁左司郎中、侍御史知杂事，以病免。唐明宗时，召拜右谏议大夫，迁中书舍人。潞王从珂自凤翔以兵犯京师，愍帝出奔于卫州。宰相冯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将出迎潞王于郊，京师大恐，都人藏窜，百官久而不集，惟导与舍人张昭先至。冯道请导草笺劝进，导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劝进之事，岂可轻议哉！”道曰：“劝进其可已乎？”导曰：“今天子蒙尘于外，遽以大位劝人，若潞王守节不回，以忠义见责，其将何辞以对？且上与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诣宫门，取太后进止。”语未终，有报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检使安从进催百官班迎，百官纷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阳门外，道又促导草笺，导对如初。李愚曰：“吾辈罪人，卢舍人言是也。”导终不草笺。导后事晋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颋

司空颋，贝州清阳人也。唐僖宗时，举进士不中，后去为罗绍威掌书记。绍威卒，入梁为太府少卿。杨师厚镇天雄，颋解官往依之。师厚卒，贺德伦代之。张彦之乱，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诋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辞，又为兵刃所迫，流汗浃背，不能下笔。彦怒，推正言下榻，诟曰：“钝汉辱我！”顾书吏问谁可草奏者，吏即言颋罗王时书记，乃驰骑召之。颋为乱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见彦长揖，神气自若，挥笔成文，而言甚浅鄙，彦以其易晓，甚喜，即给以衣服仆马，遂以为德伦判官。德伦以魏博降晋，晋王兼领天雄，仍以颋为判官。梁、晋相距河上，常以颋权军府事。颋为郭崇韬所恶，崇韬数言其受赂。都虞候张裕多过失，颋屡以法绳之。颋有侄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谓通书于梁。庄宗族杀之。

杂传第四十三

○刘昫

刘昫，涿州归义人也。昫为人美风仪，与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后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处直为子都所囚，昫兄暄亦为怨家所杀，昫乃避之沧州。唐庄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为翰林学士，明宗时，累迁兵部侍郎居职。明宗素重昫而爱其风韵，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昫诣中兴殿门谢，是日大祠不坐，□句入谢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当时以此为荣。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数几何？"玫言："其数百万。"及责以赏军而无十一，废帝大怒，罢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计文簿，核其虚实，残租积负悉蠲除之。往时吏幸积年之负盖而不发，因以把持州县求贿赂，及昫一切蠲除，民间欢然以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冯道与昫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刚介，遂相诋诟。相府史吏恶此两人刚直，因共扬言，其事闻，废帝并罢之，以昫为右仆射。是时，三司诸吏提印聚立月华门外，闻宣麻罢昫相，皆欢呼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昫在相位，不习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俭怏怏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闻名心惧"之语，昫辄易曰"有耻且格"。居俭诉曰："名讳有令式，予何罪也？"当时闻者皆传以为笑。及为仆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台吏引仆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诘吏以故事，自宰相至台省皆不能知。是时，冯道罢相为司空。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不特置，及道为司空，问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台官、两省入而后入，宰相出则随而出。至昫为仆射，自以由宰相罢，与道同，乃随道出入，有司不能弹正，而议者多窃笑之。

晋高祖时，张从宾反，杀皇子重乂于洛阳，乃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

○卢文纪

卢文纪，字子持，其祖简求，为唐太原节度使，父嗣业，官至右补阙。文纪举进士，事梁为刑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台参，吏白诸道进奏官贺，文纪问："当如何？"吏对曰："朝廷在长安时，进奏官见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诸侯强盛，贡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镇，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进奏官至客次通名，劳以茶酒而不相见，相传以为故事。"文纪曰："吾虽德薄，敢隳旧制？"因遣吏谕之。进奏官奋臂喧然欲去，不得已入见，文纪据床端笏，台吏通名赞拜，既出，恚怒不自胜，诉于枢密使安重诲。重诲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诉于朝。"即相率诣阁门求见以壮诉。明宗问宰相赵凤："进奏吏比外何官？"凤曰："州县发递知后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尔，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纪又请悉复中外官校考法，将相天子自书之，诏虽施行，而官卒不考。岁馀，迁工部尚书。

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协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纪以鄴与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参上，文纪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纪即出视事，鄴因醉忿自经死，文纪坐贬石州司马。久之，为秘书监、太常卿。奉使于蜀，过凤翔。时废帝为凤翔节度使，文纪为人形貌魁伟、语音琅然，废帝奇之。后废帝入立，欲择宰相，问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纪及姚颢有人望。"废帝因悉书清望官姓名内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挟之，首得文纪，欣然相之，乃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是时，天下多事，废帝数以责文纪。文纪因请罢五日起居，复唐故事，开延英，冀得从容奏议天下事。废帝以谓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见群臣也，不可罢，而便殿论事，可以从容，何必延英。因诏宰相有事，不以时诣阁门请对。晋高祖起太原，废帝北征，过拜徽陵，休仗舍，顾文纪曰："吾自凤翔识卿，不以常人为待，自卿为相，询于舆议，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纪皇恐谢罪。废帝至河阳，文纪劝帝扼桥自守，不听。晋高祖入立，罢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赠司徒。

○马胤孙

马胤孙，字庆先，棣州商河人也。为人懦暗，少好学，学韩愈为文章。举进士，为唐潞王从珂河中观察支使。从珂为杨彦温所逐，罢居于

京师里第，胤孙从而不去。从珂为京兆尹，徙镇凤翔，胤孙常从之，以为观察判官。潞王将举兵反，与将吏韩昭胤等谋议已定，召胤孙告之曰："受命移镇，路出京师，何向为便？"胤孙曰："君命召，不俟驾。今大王为国宗属，而先帝新弃天下，临丧赴镇，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从珂心独重之。废帝入立，以为户部郎中、翰林学士。久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胤孙不通世务，故事多壅塞。是时，冯道罢匡国军节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来无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议者纷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职也，当参与大政，而宰相卢文纪独以谓司空之职，祭祀扫除而已。胤孙皆不能决。时刘昫亦罢相为仆射，右散骑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当在仆射前。"胤孙责御史台检例，台言："故事无所见，据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孙即判台状施行，刘昫大怒。崔居俭扬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语，是朝廷无解语人也！且仆射师长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况仆射乎？昭序痴兒，岂识事体？"朝士闻居俭言，流议稍息。胤孙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晋兵起太原，废帝至河阳，是时势已危迫，胤孙自洛来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胤孙献绫三百匹而已。晋高祖入立，罢归田里。

胤孙既学韩愈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说，及罢归，乃反学佛，撰《法喜集》、《佛国记》行于世。时人诮之曰："佞清泰不彻，乃来佞佛。"清泰，废帝年号也。人有戏胤孙曰："公素慕韩愈为人，而常诵傅奕之论，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孙答曰："岂知非佛佞我也？"时人传以为笑。后以太子宾客分司居于洛阳，周广顺中卒。胤孙卒后，其家婢有为胤孙语者。初，崔协为明宗相，在位无所发明，既死，而有降语其家，胤孙又然。时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后语"云。

○姚顗

姚顗，字百真，京兆长安人也。少蠢，不修容止，时人莫之知，中条山处士司空图一见以为奇，以其女妻之。举进士，事梁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庄宗灭梁，贬复州司马，已而以为左散骑常侍兼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废帝欲择宰相，选当时清望官知名于世者，得卢文纪及顗，乃拜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顗为人仁恕，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在相位龊龊无所为。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每岁集以孟冬三旬，而选尽季春之

月。天成中，冯道为相，建言：“天下未一，选人岁才数百，而吏部三铨分注，虽曰故事，其实徒繁而无益。”始诏三铨合为一，而尚书、侍郎共行选事。至顗与卢文纪为相，复奏分铨为三。而循资、长定旧格，岁久多舛，因增损之。选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诉不逊，顗等无如之何，废帝为下诏书禁止。晋高祖立，罢顗为户部尚书。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无馀赀，尸不能敛，官为赗赠乃能敛，闻者哀怜之。

○刘岳

刘岳，字昭辅，洛阳人也。唐民部尚书政会之八代孙，崇龟、崇望其诸父也。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举进士，事梁为左拾遗、侍御史。末帝时，为翰林学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贬均州司马，复用为太子詹事。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硃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敕甲。岳建言，以谓“制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训诫，而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

初，郑馀庆尝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起复、冥昏之制，叹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风俗，且无金革之事，起复可乎？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诏岳选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与太常博士段颙、田敏等增损其书，而其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然犹时有《礼》之遗制。其后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公卿之家，颇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讹谬可笑，其类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赠吏部尚书。子温叟。

呜呼，甚矣，人之好为礼也！在上者不以礼示之，使人不见其本，而传其习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乱，不暇于礼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然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而十又转失其三四也，可胜叹哉！

○马缟

马缟，不知其世家，少举明经，又举宏词。事梁为太常少卿，以知礼见称于世。唐庄宗时，累迁中书舍人、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继唐太祖、庄宗而不立亲庙。缟言："汉诸侯王入继统者，必别立亲庙，光武皇帝立四庙于南阳，请如汉故事，立庙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议，礼部尚书萧顷等请如缟议。宰相郑珏等议引汉桓、灵为比，以谓灵帝尊其祖解渎亭侯淑为孝元皇，父苌为孝仁皇，请下有司定谥四代祖考为皇，置园陵如汉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议汉桓帝尊祖为孝穆皇帝，父为孝崇皇帝。缟以谓孝穆、孝崇有皇而无帝，惟吴孙皓尊其父和为文皇帝，不可以为法。右仆射李琪等议与缟同。明宗诏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惟皇与帝，异世殊称。爰自嬴秦，已兼厥号，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奈何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于中书，各陈所见。李琪等请尊祖祢为皇帝，曾高为皇。宰相郑珏合群议奏曰："礼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损有益。今议者引古，以汉为据，汉之所制，夫复何依？开元时，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立庙京师，此唐家故事也。臣请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诏旨，而立庙京师。"诏可其加帝，而立庙应州。

刘岳修《书仪》，其所增损，皆决于缟。缟又言："缞麻丧纪，所以别亲疏，辨嫌疑。《礼》，叔嫂无服，推而远之也。唐太宗时，有司议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给假为大功九月，非是。"废帝下其议，太常博士段颙议"嫂服给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与礼异者非一，而丧服之不同者五。《礼》，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礼、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赞善大夫赵咸又议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仪礼》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义，各有所当。据《礼》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轻重失其伦也。以名则兄子之妻疏，因尊则嫂非卑，嫂服大功，其来已久。令，国之典，不可灭也。"司封郎中曹琛，请下其议，并以《礼》、令之违者定议。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左仆射刘昫等议曰："令于丧服无正文，而嫂服给大功假，乃假宁附令，而敕无年月，请凡丧服皆以《开元礼》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缟始也。

缟明宗时尝坐覆狱不当，贬绥州司马。复为太子宾客，迁户部、兵部侍郎。卢文纪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国子祭酒。卒，年八十，赠兵部尚书。

○崔居俭

崔居俭，清河人也。祖蠡、父荛皆为唐名臣。居俭美文辞，风骨清秀，少举进士。梁贞明中，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唐庄宗时，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为世所嫉。明宗崩，居俭以故事为礼仪使，居俭以祖讳蠡，辞不受，宰相冯道即徙居俭为秘书监。居俭历兵、吏部侍郎、尚书左丞、户部尚书。晋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赠右仆射。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闻者哀之。

○崔梲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为刑部郎中。梲少好学，颇涉经史，工于文辞。遭世乱，寓居于滑台，不游里巷者十馀年，人罕识其面。梁贞明三年，举进士甲科，开封尹王瓒辟掌奏记。梲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药，曰："死生有命，何用药为？"梲屡进医药，不纳。每宾客问疾者，梲辄迎拜门外，泣涕而告之，涿终不服药而卒。梲居丧哀毁，服除，唐明宗以为监察御史，不拜，逾年再命，乃拜。累迁都官郎中、翰林学士。

晋高祖时，以户部侍郎为学士承旨，权知天福二年贡举。初，梲为学士，尝草制，为宰相桑维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者当罢职，乃引经据争之，维翰颇不乐。而梲少专于文学，不能莅事，维翰乃命梲知贡举，梲果不能举职。时有进士孔英者，素有丑行，为当时所恶。梲既受命，往见维翰，维翰素贵，严尊而语简，谓梲曰："孔英来矣。"梲不谕其意，以谓维翰以孔英为言，乃考英及第，物议大以为非，即罢学干，拜尚书左丞，迁太常卿。

五年，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梲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县，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衤盖裆，白布大口袴，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籥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衤盖，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袴，乌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负以熊钓，以象百兽率舞。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梲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之。然礼乐废

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其年高祖崩。梲以风痹改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以卒。

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废二舞。明年，契丹灭晋，耶律德光入京师，太常请备法驾奉迎，乐工教习卤簿鼓吹，都人闻者为之流涕焉。

○李怿

李怿，京兆人也。少好学，颇工文辞。唐末举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唐亡，事梁为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梁亡，责授怀州司马，遇赦量移，稍迁卫尉少卿。天成中，复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累迁尚书右丞承旨。时右散骑常侍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中书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士窦梦徵、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笑曰："年少举进士登科，盖偶然尔。后生可畏，来者未可量，假令予复就礼部试，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闻者多其知体。后迁刑部尚书分司洛阳，卒，年七十馀。

杂传第四十四

○和凝

和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尧为唐监察御史，其后世遂不复宦学。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节，然独好礼文士，每倾赀以交之，以故凝得与之游。而凝幼聪敏，形神秀发。举进士，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瑰辟为从事。瑰与唐庄宗战于胡柳，瑰战败，脱身走，独凝随之，反顾见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当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岂可去也！"已而一骑追瑰几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杀之，瑰由此得免。瑰归，戒其诸子曰："和生，志义之士也，后必富贵，尔其谨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主客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知贡举。是时，进士浮薄，喜为喧哗以动主司。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闭省门，绝人出入以为常。凝彻棘开门，而士皆肃然无哗，所取皆一时之秀，称为得人。晋初，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为翰林学士承旨。高祖数召之，问以时事，凝所对皆称旨。天福五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高祖将幸鄴，而襄州安从进反迹已见。凝曰："陛下幸鄴，从进必因此时反，则将奈何？"高祖曰："卿将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夺人也。请为宣敕十馀通，授之郑王，有急则命将击之。"高祖以为然。是时，郑王为开封尹，留不从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从进果反，郑王即以宣敕命骑将李建崇、焦继勋等讨之。从进谓高祖方幸鄴，不意晋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为神，遂败走。出帝即位，加右仆射，岁馀，罢平章事，迁左仆射。汉高祖时，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显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赠侍中。

凝好饰车服，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馀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然性乐善，好称道后进之士。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后知举，选范质为第五。后质位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焉。

○赵莹

赵莹，字玄辉，华州华阴人也。为人纯厚，美风仪。事梁将康延孝为从事。晋高祖为保义军节度使，以莹掌书记，自是徙镇常以莹从。高

祖将起兵太原，以问诸将吏，将吏或赞成之，莹独惧形于色，劝高祖毋反。高祖虽不用其言，心甚爱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拜中书令。出为晋昌军节度使、开封尹。是时，出帝童昏，冯玉、李彦韬等用事，与桑维翰争权，乃共谮去之，以莹柔而易制，故复引以为相。契丹灭晋，莹从出帝北徙虏中，莹事兀欲为太子太保。周太祖时，与契丹通好，遣尚书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莹于幽州，莹见敏悲不自胜。莹子易则、易从。当其徙而北也，与易从俱，而易则留事汉，官至刑部郎中。后莹病将卒，告于契丹，愿以尸还中国，契丹许之。及卒，遣易从护其丧南归。太祖怜之，赠莹太傅，葬于华阴。

○冯玉

冯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举进士不中。冯赟为河东节度使，辟为推官。入拜监察御史，累迁礼部郎中，为盐铁判官。晋出帝纳玉姊为后，玉以后戚知制诰，拜中书舍人。玉不知书，而与殷鹏同为舍人，制诰常遣鹏代作。顷之，玉出为颍州团练使，拜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迁枢密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时，出帝童昏，冯皇后用事，军国大务，一决于玉。玉尝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决。玉除中书舍人卢价为工部侍郎，桑维翰以价资望浅为不可，由是与维翰有隙，维翰由此罢相。玉为相，四方贿，积赀巨万。契丹灭晋，张彦泽先以兵入京师，兵士争先入玉家，其赀一夕而尽。明日见彦泽，犹谄笑，自言愿得持晋玉玺献契丹，以冀恩奖。彦泽不纳。出帝之北，玉从入契丹，契丹以为太子太保。周广顺三年，其子杰自契丹逃归，玉惧，以忧卒。

○卢质

卢质，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勋郎中。质幼聪惠，善属文。事唐为秘书郎，丁母忧，解职。后去游太原，晋王以为河东节度掌书记。质与张承业等定议立庄宗为嗣。庄宗将即位，以质为大礼使，拜行台礼部尚书。庄宗即位，欲以质为相。质性疏逸，不欲任责，因固辞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迁户部尚书、翰林学士。从平梁，权判租庸，迁兵部尚书，后为学士承旨，仍赐“论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国军节度使。三年，拜兵部尚书，判太常卿事。历镇河阳、横海。

初，梁已篡唐，封哀帝为济阴王，既而ＣＧ杀之，瘗于曹州。同光三年，庄宗将议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垅，稍广其封，以时

荐飨而已。质乃建议立庙追谥，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质奉册立庙于曹州。而议者以谓辉王不幸为贼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为梁所弑，遂以亡国，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称，且立庙称宗而不入太庙，皆非是。共以此非质，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庙号。

秦王从荣坐谋反诛，质以右仆射权知河南府事。废帝反凤翔，愍帝发兵诛之，竭帑藏以厚赏，而兵至凤翔皆叛降。废帝悉将而东，事成许以重赏，而军士皆过望。废帝入立，有司献籍数甚少，废帝暴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国用，犹不足，三司使王玫请率民财以佐用。乃使质与玫等共议配率，而贫富不均，怨讼并起，囚系满狱。六七日间，所得不满十万。废帝患之，乃命质等借民屋课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晋高祖入立，质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吕琦

吕琦，字辉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兖，为横海军节度判官。节度使刘守文与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败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兖为谋主。已而延祚又为守光所败，兖见杀。守光怒兖，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见执，将就刑，兖故客赵玉绐其监者曰：“此吾弟也。”监者信之，纵琦去。玉与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负之而行，逾数百里，变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琦为人美风仪，重节概，少丧其家，游学汾、晋之间。唐庄宗镇太原，以为代州军事推官。后为横海赵德钧节度推官，入为殿中侍御史。明宗时，为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河阳主藏吏盗所监物，下军巡狱，狱吏尹训纳赂反其狱，其冤家诉于朝，下御史台按验，得训赃状，奏摄训赴台。训为安重诲所庇，不与，琦请不已，训惧自杀，狱乃辨，蒙活者甚众。岁馀，迁礼部郎中、史馆修撰。

长兴中，废帝失守河中，罢居清化坊，与琦同巷，琦数往过之。后废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诰、给事中、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是时，晋高祖镇河东，有二志，废帝患之，琦与李崧俱备顾问，多所裨画。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时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馁、荫刺等助都，而为赵德钧、王晏球所败，秃馁见杀，荫刺等皆送京师。其后契丹数遣使者求荫刺等，其辞甚卑恭，明宗辄斩其使者不报。而东丹王又亡入中国，契丹由此数欲求和。琦因

言："方今之势，不如与契丹通和，如汉故事，岁给金帛，妻之以女，使强藩大镇顾外无所引援，可弭其乱心。"崧以琦语语三司使张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纾国患，岁费县官十数万缗，责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废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语问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大以为非，因诵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之诗，以诮琦等。废帝大怒，急召崧、琦等问和戎计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为国计，非与契丹求利于中国也。"帝即发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养士而捍国也，又输以资虏，可乎？"崧等惶恐拜谢，拜无数，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吕琦强项，肯以人主视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顷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虽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赐酒一卮而遣之，其议遂寝。因迁琦御史中丞，居数月，复为端明殿学士。其后晋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为助，遂以亡唐。琦事晋为秘书监，累迁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

赵玉仕至职方员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亲尝药扶侍，及卒，为其家主办丧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学，如己子，后举进士及第云。琦有子馀庆、端。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遥人也。少以儒学知名，唐明宗时为右补阙，直弘文馆。晋高祖镇太原，融为观察判官。高祖徙郓，欲据太原拒命，延见宾佐，问以可否，而坐中或赞成之，或恐惧不敢言，融独从容对曰："融本儒生尔，军旅之事，未尝学也，进退存亡之理，岂易言哉！"高祖不之责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累拜左谏议大夫，迁中书舍人。融曰："文辞非臣所长也。"遂辞不拜。时诏修洛阳大内，融上疏切谏，高祖褒纳其言，即诏罢其役。迁御史中丞，改尚书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泽

何泽，广州人也。父鼎，唐末为容管经略使。泽少好学，长于歌诗。举进士，为洛阳令。唐庄宗好畋猎，数践民田，泽乃潜身伏草间伺庄宗，当马谏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敛疲民以给军食。今田将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贼，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听臣言，愿赐臣死于马前，使后世知陛下之过。"庄宗大笑，为之止猎。拜仓部郎中。明宗时，数上书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

便，大臣屡言不听；泽伏閤切谏，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馆修撰。泽外虽直言，而内实邪佞，尝于内殿起居，班退，独留，以笏叩颡，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闻者皆哂之。

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为"蠲纸"。泽上书言其敝，明宗下诏悉废户部蠲纸。

泽与宰相赵凤有旧，数私于凤，求为给谏。凤薄其为人，以为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泽先知之，即称新官上章自诉。章下中书，凤等言："泽未拜命而称新官，轻侮朝廷，请坐以法。"乃以太仆少卿致仕，居于河阳。泽时年已七十，尚希仕进，即遣婢宜子诣匦上章言事，请立秦王为皇太子。秦王素骄，多不轨，遂成其祸，由泽而始。晋高祖入立，召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权

王权，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仆射起之曾孙。父荛，官至右司郎中。权举进士，为右补阙。唐亡，事梁为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累迁御史中丞。唐庄宗灭梁，贬权随州司马。起为右庶子，累迁户部尚书。晋高祖时为兵部尚书。是时，高祖以父事契丹，权当奉使，叹曰："我虽不才，安能稽颡于穹庐乎？"因辞不行，坐是停任。逾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入，赠左仆射。

○史圭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为人明敏好学。为宁晋、乐寿县令，有善政，县人立碑以颂之。郭崇韬镇成德，辟为从事。明宗时，为尚书郎。安重诲为枢密使，荐圭直学士。故事，直学士职虽清，而承领文书，参掌庶务，与判官无异。重诲素不知书，倚圭以备顾问，始白许圭升殿侍立。枢密直学士升殿自圭始。改尚书右丞，判吏部铨事。重诲败死，圭出为贝州刺史。罢归常山，闭门绝人事，出入闾里乘辎軿车。晋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盐铁副使，迁吏部侍郎，分知铨事，有能名。以疾罢，卒于常山。

○龙敏

龙敏，字欲讷，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摄参军。刘守光乱，敏避之沧州，遂客于梁，久不调。敏素善冯道，道为唐庄宗从事，乃潜往依

之。监军张承业谓道曰：“闻子有客，可与俱来。”道以敏见承业，承业辟敏监军巡官，使掌奏记。庄宗即位，召拜司门员外郎。敏父咸式，年七十馀，而其祖父年九十馀，皆在鄴，敏乃求为兴唐尹，事祖、父以孝闻。丁母忧，去职。赵在礼反，逼敏起视事。明宗即位，在礼镇沧州，敏乃复得居丧。服除，累拜兵部侍郎。冯赟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赟入为枢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时，晋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废帝在怀州，赵德钧父子有异志，张敬达屯于晋安，势甚危急。废帝问计从臣，敏曰：“晋所恃者契丹也。东丹王失国之君，今在京师，若以兵送东丹自幽州而入西楼，契丹且有内顾之忧，何暇助晋？晋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谓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钧。德钧为将，守城婴堑，笃励健兒而已。使其当大敌，奋不顾身，非其能也。况有异志乎？今闻驾前之马，犹有五千，愿得壮者千匹，健兵千人，与勇将郎万金，自平遥沿山冒虏中而趋官砦，且战且行，得其半达，则事济矣！”懿为言之废帝，废帝莫能用。然人皆壮其大言。历晋为太常卿，使于吴越。是时，使吴越者，见吴越王皆下拜，敏独揖之。还，迁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疡发于首卒，赠右仆射。

杂传第四十五

○李崧

李崧，深州饶阳人也。崧幼聪敏，能文章，为镇州参军。唐魏王继岌为兴圣宫使，领镇州节度使，以推官李荛掌书记。崧谓掌书吕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书奏之职，非荛所当。"柔私使崧代为之，以示卢质、冯道，道等皆以为善。乃以崧为兴圣宫巡官，拜协律郎。继岌与郭崇韬代蜀，以崧掌书记。继岌已破蜀，刘皇后聪谗者言，阴遣人之蜀，教继岌杀崇韬，人情不安。崧入见继岌曰："王何为作此危事？诚不能容崇韬，至洛诛之何晚？今远军五千里，不见咫尺之诏杀大臣，动摇人情，是召乱也。"继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书吏三四人，登楼去梯，夜以黄纸作诏书，倒用都统印，明旦告谕诸军，人心乃定。

师还，继岌死于道。崧至京师，任圜判三司，用崧为盐铁判官，以内忧去职还乡里。服除，范延光居镇州，辟崧掌书记。延光为枢密使，崧拜拾遗，直枢密院。累迁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长兴中，明宗春秋高，秦王从荣多不法，晋高祖为六军副使，惧祸及，求出外藩。是时，契丹入雁门，明宗选将以捍太原，晋高祖欲之。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等议将，久不决，明宗怒甚，责延寿等，延寿等惶恐，欲以康义诚应选，崧独曰："太原，国之北门，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从崧议。晋高祖深德之，阴遣人谢崧曰："为浮屠者，必合其尖。"盖欲使崧终始成己事也。其后晋高祖以兵入京师，崧窜匿伊阙民家，晋高祖召为户部侍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丁内艰，起复。

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与冯玉对掌枢密。是时，晋兵败契丹于阳城，赵延寿在幽州，诈言思归以诱晋兵，崧等信之。初，汉高祖在晋，掌亲军，为侍卫都指挥使，与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汉高祖耻之，怒不肯谢，晋高祖遣和凝谕之，乃谢。其后汉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为侍卫使，崧亦数称重威之材，于是汉高祖以崧为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寿之诈以为然，卒以重威将大兵，其后败于中渡，晋遂以亡。

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师，德光素闻延寿等称崧为人，及入京师，谓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师。契丹北还，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镇州。其后麻荅弃镇州，崧与冯道等得还。高祖素不悦崧，又为怨者谮之，言崧为契丹所厚，故崧遇汉权臣，常惕惕为谦谨，

莫敢有所忤。

汉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苏逢吉，崧家遭乱，多埋金宝，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屿、ＨＸ与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为夺我第。崧又以宅券献逢吉，逢吉尤不喜。汉法素严，杨邠、史弘肇多滥弄法。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多干没其赀，屿笞责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澄乃教延遇告变，言崧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通守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从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托逢吉。逢吉送崧侍卫狱。崧出乘马，从者去，无一人，崧恚曰："自古岂有不死之人，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乃自诬伏，族诛。

崧素与翰林学士徐台符相善，后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延遇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

○李鏻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阳事唐，咸通间为给事中。鏻少举进士，累不中，客河朔间，自称清海军掌书记，谒定州王处直，处直不为礼。乃易其绿衣，更为绯衣，谒常山李弘规，弘规进之赵王王镕，镕留为从事。其后张文礼弑镕自立，遣鏻聘唐庄宗于太原。鏻为人利口敢言，乃阴为庄宗画文礼可破之策。后文礼败，庄宗以鏻为支使。

庄宗即位，拜鏻宗正卿，以李琼为少卿。献祖、懿祖墓在赵州昭庆县，唐国初建，鏻、琼上言："献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启运陵，请置台令。"县中无赖子自称宗子者百馀人，宗正无谱牒，莫能考按。有民诣寺自言世为丹阳竟陵台令，厚赂宗正吏，鏻、琼不复详考，遂补为令。民即持绛幡招置部曲，侵夺民田百馀顷，以谓陵园□需地。民诉于官，不能决，以闻。庄宗下公卿博士，问故唐诸帝陵寝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阳在今润州，而竟陵非唐事。鏻不学无知，不足以备九卿。"坐贬司农少卿，出为河中节度副使。

明宗即位，以鏻故人，召还，累迁户部尚书。鏻意颇希大用，尝谓冯道、赵凤曰："唐家故事，宗室皆为宰相。今天祚中兴，宜按旧典，鏻虽不才，尝事庄宗霸府，识今天子于藩邸，论才较业，何后众人？而久置班行，于诸君安乎？"道等恶其言。后杨溥谍者见鏻言事，鏻谓安重诲曰："杨溥欲归国久矣，若朝廷遣使谕之，可以召也。"重诲信之，以玉

带与谍者使为信，久而无效，由是贬鏻兖州行军司马。

鏻与废帝有旧，愍帝时，为兵部尚书，奉使湖南，闻废帝立，喜，以谓必用己为相。还过荆南，谓高从诲曰："士固有否泰，吾不为时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将用矣！"乃就从诲求宝货入献以为贺，从诲与马红装拂二、猓犭然皮一，因为鏻置酒，问其副使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辅之望？"承翰曰："尚书崔居俭、左丞姚颢，其次太常卢文纪也。"从诲笑顾左右，取进奏官报状示鏻颢与文纪皆拜平章事矣。鏻惭失色。还，遂献其皮、拂，废帝终不用。

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卢文纪代之，及文纪作相，鏻乃求为太常卿。及拜命，中谢曰："臣叨入相之资。"朝士传以为笑。

鏻事晋累迁太子太保。汉高祖即位，拜鏻司徒，居数月卒，年八十八，赠太傅。

○贾纬

贾纬，镇州获鹿人也。少举进士不中，州辟参军。唐天成中，范延光镇成德，辟赵州军事判官，迁石邑令。纬长于史学。唐自武宗已后无实录，史官之职废，纬采次传闻，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当唐之末，王室微弱，诸侯强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纬所论次多所阙误。而丧乱之际，事迹粗存，亦有补于史氏。晋天福中，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数求为史职，改屯田员外郎、起居郎、史馆修撰，与修《唐书》。丁内艰，服除，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给事中，复为修撰。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初，桑维翰为相，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继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广顺元年，实录成，纬求迁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时，宰相王峻监修国史，纬书日历，多言当时大臣过失，峻见之，怒曰："贾给事子弟仕宦亦要门阀，奈何历诋当朝之士，使其子孙何以仕进？"言之太祖，贬平卢军行军司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尧

段希尧，河内人也。晋高祖为河东节度使，以希尧为判官。高祖军屯忻州，军中有拥高祖呼万岁者，高祖惶惑，不知所为。希尧劝高祖斩其乱首，乃止。高祖将举兵太原，与其宾佐谋，希尧以为不可，高祖虽

不听，然重其为人，不责之也。高祖入立，希尧比诸将吏，恩泽最薄。久之，稍迁谏议大夫，使于吴越。是时，江、淮不通，凡使吴越者皆泛海，而多风波之患。希尧过海，遭大风，左右皆恐惧，希尧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无恐也。"已而风亦止。历莱、怀、棣三州刺史。出帝时，为吏部侍郎，判东、西铨事，累迁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少保。

○张允

张允，镇州人也。少事镇州为张文礼参军。唐庄宗讨张文礼，允脱身降，庄宗系之狱，文礼败，乃出之为魏州功曹。赵在礼辟节度推官，历沧、兖二镇掌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累迁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废帝皇子重美为河南尹，掌六军，以允刚介，乃拜允给事中，为六军判官。罢，迁左散骑常侍。晋高祖即位，屡赦天下，允为《驳赦论》以献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又汉之吴汉疾笃，帝问汉所欲言。汉曰：'惟愿陛下无赦尔！'盖行赦不以为恩，不行赦不以为无恩，罚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讼者，一有罪而一无罪，若有罪者见舍，则无罪者衔冤。此乃致灾之道，非救灾之术也。至使小人遇天灾，则皆喜而相劝以为恶，曰：'国将赦矣，必舍我以救灾。'如此，则是教民为恶也。夫天之为道，福善而祸淫。若舍恶人而变灾为福，则是天又喜人为恶也。凡天之降灾，所以警戒人主节嗜欲，务勤俭，恤鳏寡，正刑罚而已。"是时，晋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览之大喜。允事汉为吏部侍郎，隐帝诛戮大臣，京师皆恐，允常退朝不敢还家，止于相国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

王松，父徽，为唐僖宗宰相。松举进士，后唐时，历刑部郎中，唐末，从事方镇。晋高祖镇太原，辟松节度判官。晋高祖即位，拜右谏议大夫，累拜工部尚书。出帝北迁，萧翰立许王从益于京师，以松为左丞相。汉高祖入洛，先遣人驰诏东京百官尝授伪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台悉敛百官伪敕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仪自诮，以语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书令也。"闻者笑之。后松子仁宝为李守贞河中支使，守贞反，松以子故上书自陈，高祖怜之，但使解职而已。松有田城东，岁时往来京师，以疾卒。

○裴皞

裴皞，字司东，河东人也。裴氏自晋、魏以来，世为名族，居燕者号“东眷”，居凉者号“西眷”，居河东者号“中眷”。皞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刚急，直而无隐。少好学，唐光化中举进士，拜校书郎、拾遗、补阙。事梁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事后唐为礼部侍郎。皞喜论议，每陈朝廷阙失，多斥权臣。改太子宾客，以老拜兵部尚书致仕。晋高祖起为工部尚书，复以老告，拜右仆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

皞以文学在朝廷久，宰相马胤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胤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也。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而为人俊秀，以文辞知名秦、陇间。秦帅辟为秦州节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仁裕事唐，复为秦州节度判官。王思同镇兴元，辟为从事。思同留守西京，以为判官。废帝举兵凤翔，思同战败，废帝得仁裕，闻其名不杀，置之军中。自废帝起事，至其入立，驰檄诸镇，诏书、告命皆仁裕为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入立，罢职为郎中，历司封左司郎中、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累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显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

仁裕性晓音律，晋高祖初定雅乐，宴群臣于永福殿，奏黄钟，仁裕闻之曰：“音不纯肃而无和声，当有争者起于禁中。”已而两军校斗升龙门外，声闻于内，人以为神。喜为诗。其少也，尝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顾见江中沙石皆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进。乃集其平生所作诗万馀首为百卷，号《西江集》。仁裕与和凝于五代时皆以文章知名，又尝知贡举，仁裕门生王溥、凝门生范质，皆至宰相，时称其得人。

○裴羽

裴羽，字用化，其父贽，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为河南

寿安尉。事梁为御史台主簿，改监察御史。唐明宗时，为吏部郎中，与右散骑常侍陆崇使于闽，为海风所飘至钱塘。是时，吴越王钱镠与安重诲有隙，唐方绝镠朝贡，羽等被留经岁，而崇以疾卒。后镠遣羽还，羽求载崇尸与俱归。镠初不许，羽以语感动镠，镠恻然许之，因附羽表自归。明宗得镠表大喜，由是吴越复通于中国。羽护崇丧至京师，及其橐装还其家，士人皆多羽之义。羽，周太祖时为左散骑常侍，卒，赠户部尚书。

○王延

王延，字世美，郑州长丰人也。少好学，尝以赋谒梁相李琪，琪为之称誉，荐为即墨县令。冯道作相，与延故人，召拜左补阙。迁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吏部尚书卢文纪与故相崔协有隙。是时，协子颀方举进士，文纪谓延曰："吾尝誉子于朝，贡举选士，当求实效，无以虚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问之，则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为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选颀甲科，人皆称其公。累迁刑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延为人重然诺，与其弟规相友爱，五代之际，称其家法焉。

○马重绩

马重绩，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军中。重绩少学数术，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居于太原。唐庄宗镇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问之，重绩所言无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时，废不用。晋高祖以太原拒命，废帝遣兵围之，势甚危急，命重绩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建而离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战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见乎离。'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战而胜，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岁九月，契丹助晋击败唐军，晋遂有天下。拜重绩太子右赞善大夫，迁司天监。明年，张从宾反，命重绩筮之，遇《随》，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续，虚而动之，动随其覆。岁将秋矣，无能为也！"七月而从宾败。高祖大喜，赐以良马、器币。

天福三年，重绩上言："历象，王者所以正一气之元，宣万邦之命。而古今所纪，考审多差，《宣明》气朔正而星度不验，《崇玄》五星得

而岁差一日，以《宣明》之气朔，合《崇玄》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自前世诸历，皆起天正十一月为岁首，用太古甲子为上元，积岁愈多，差阔愈甚。臣辄合二历，创为新法，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诏下司天监赵仁锜、张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锜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绩历考之，皆合无舛。”乃下诏班行之，号《调元历》。行之数岁辄差，遂不用。重绩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重绩卒年六十四。

○赵延义

赵延义，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数术，避乱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为司天监，每为建占吉凶，小不中，辄加诘责。温珪临卒，戒其子孙曰：“数术，吾世业，然吾仕乱国，得罪而几死者数矣！子孙能以佗道仕进者，不必为也。”然延义少亦以此仕蜀为司天监。蜀亡，仕唐为星官。延义兼通三式，颇善相人。契丹灭晋，延义随虏至镇州。李筠、白再荣谋逐麻答归汉，犹豫未决，延义假述数术赞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师，太祖召延义问：“汉祚短促者，天数邪？”延义言：“王者抚天下，当以仁恩德泽，而汉法深酷，刑罚枉滥，天下称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时，太祖方以兵围苏逢吉、刘铢第，欲诛其族，闻延义言悚然，因贷其族，二家获全。延义事周为太府卿、判司天监，以疾卒。

新五代史考

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作《司天职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岁，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为历。而谨察其变者，以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验吉凶，以求天意，以觉人事，其术藏于有司。历者，有常之数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于天下。术有时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厘，则乱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时，盖有国之所重也。然自尧命羲、和见于《书》，中星闰余，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间千有余岁，遗文旷废，《六经》无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尝道也。至于后世，其学一出于阴阳之家，其事则重，其学则末。夫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盖自汉而后，其说始详见于世，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尧、舜、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历家之术，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

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历》。至晋高祖时，司天监马重绩始更造新历，不复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会，而起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为气首。初，唐建中时，术者曹士蔿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然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而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然行之五年，辄差不可用，而复用《崇玄历》。周广顺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于家。民间又有《万分历》，而蜀有《永昌历》、《正象历》，南唐有《齐政历》。五代之际，历家可考见者止于此。而《调元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万分》止行于民间，其法皆不足纪。而《永昌》《正象》《齐政历》，皆止用于其国，今亦亡，不复见。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学士王朴，通于历数，乃诏朴撰定。岁余，朴奏曰：

◎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变者也。人情之动，则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岁月日时，由斯而成；阴阳寒暑，由斯而节；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为国家者，履端立极，必体其元；布政考绩，必因其岁；礼动乐举，必正其朔；三农百工，必顺其时；五刑九伐，必顺其气；庶务有为，必从其日

月。是以圣人受命，必治历数。故五纪有常度，庶征有常应，正朔行之于天下也。

自唐之季，凡历数朝，乱日失天，垂将百载，天之历数，汨陈而已。陛下顺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询庶官，振举坠典。臣虽非能者，敢不奉诏。乃包万象以为法，齐七政以立元，测圭箭以候气，审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迟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势之升降，而交蚀详焉。

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各有数，合则化成矣。阳之策三十六，阴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两阳三阴，同得七十二。同则阴阳之数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数也。化成则谓之五行之数。五之，得期数。过之者谓之气盈，不及者谓之朔虚。至于应变分用，无所不通。故以七十二为经法。经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数之节也，随法进退，不失旧位，故谓之通法。以通法进经法，得七千二百，谓之统法。自元入经，先用此法，统历之诸法也。以通法进统法，得七十二万。气朔之下，收分必尽，谓之全率。以通法进全率，得七千二百万，谓之大率，而元纪生焉。元者，岁、月、日、时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当盈缩、先后之中，所谓七政齐矣。

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缩。日盈月缩，则后中而朔。月盈日缩，则先中而朔。自古朓□肉之法，率皆平行之数；入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伦。《皇极》旧术，则迂回而难用。降及诸历，则疏远而多失。今以月离朓朒，随历校定，日躔朓朒，临用加减。所得者，入离定日也。一日之中，分为九限。每限损益，衰稍有伦。朓朒之法，可谓审矣。

赤道者，天之纮带也。其势圜而平，纪宿度之常数焉。黄道者，日轨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极二十四度。当与赤道近，则其势斜；当与赤道远，则其势直。当斜，则日行宜迟；当直，则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后加其度，二至前后减其度。九道者，月轨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极远六度。出黄道，谓之正交；入黄道，谓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则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则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

则其势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远近，以考斜正，乃得加减之数。自古虽有九道之说，盖亦知而未详，徒有祖述之文，而无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为八节；一节之中，分为九道；尽七十二道，而使日月无所隐其斜正之势焉。九道之法，可谓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自古诸历，分段失实，隆降无准；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为入历之数；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积，以为变段。然后自疾而渐迟，势尽而留。自留而行，亦积微而后多。别立诸段变历，以推变差，俾诸段变差，际会相合。星之迟疾，可得而知之矣。

自古相传，皆谓去交十五度以下，则日月有蚀。殊不知日月之相掩，与暗虚之所射，其理有异。今以日月径度之大小，校去交之远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势之升降，度仰视、旁视之分数，则交亏得其实矣。

臣考前世，无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术，不能举其大体，遂为等接之法。盖从假用，以求径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数。后学者不能详知，因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常式。今并削而去之。谨以《步日》、《步月》、《岁星》、《步发敛》为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以为《钦天历》。

昔在帝尧，钦若昊天。陛下考历象日月星辰，唐尧之道也。天道玄远，非微臣之所尽知。

世宗嘉之。诏司天监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为始。

《显德钦天历》

演纪上元甲子，距今显德三年丙辰，积七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钦天》统法：七千二百。

《钦天》经法：七十二。

《钦天》通法：一百。

《钦天》步日躔术

岁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轨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岁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轨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岁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轨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气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纪：六十。

岁差：八十四，四十。

辰则：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七度。觜：一度。参：一十度。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节

置岁率，以演纪上元距所求积年乘之，为气积。统法而一，为日。盈周纪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气日辰及分秒也。以气策累加之，秒盈通法从分，分盈统法从日，日盈周纪去之，即各得次气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气积，以朔率去之，不尽为闰余。用减气积，为朔积。统法而一，为日。盈周纪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历

置岁率，以闰余减之，统法而一，为日。岁中以下为盈；以上，减去岁中为缩，即天正常朔加时所入也。累加象策，满岁中去之，盈缩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时入历分秒，以其日损益率乘之，统法而一，损益其日朓朒数，为日躔朓朒定数。

◎赤道日度

置气积，以轨率去之，余统法而一，为度；命赤道虚八算外，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岁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黄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后每五度为限，初率八，每限减一，盖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强，亦限率空。其半当四立之宿。自后亦五度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尽九限，末率八，殷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为分。经法而一，为度。二至前后各九限以减、二分前后各九限以加赤道宿，为黄道宿及分。就其分为少、太、半之数。

◎黄道日度

置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各与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统法通之；所入限率乘其分，以从之。经法而一，为分；盈统法，为度。用减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也。加岁中，以黄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时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减去半法，为午后分；不足，反减，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经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后以减加时黄道日度，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满统法从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历

置天正中气午前分，便为午中入盈历日分。其在午后者，以午后分减岁中，为午中入缩历日分。累加一日，满岁中即去之，盈缩互命，为每日午中入历也。

◎岳台中晷

置午中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为分；分十为寸。用损益其下中晷数，为定数也。

◎晨昏分

各置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用损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损加、益减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减昏，为日出入分。各以辰则除，为辰数；余满经法，为刻；命辰数子正算外，则日出入辰刻也。

◎昼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减之，为昼分。用减统法，为夜分。各满经法，为昼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则除，为辰数；经法除，为刻数。命辰数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约之，为更用分。又五约之，为筹用分。用累加甲夜，满辰则为辰，满经法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晓中星

置昏分，减去半统，用乘轨率，统法除之，为距中分。盈统法，为度。加午中日躔，为昏中星；减之，为晓中星。

◎赤道内外数

置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用损益其下内外数；如不足损，则反损之；内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内外定数也。

◎九服距轨数

置距岳台南北里数，以三百六十通之，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减二千五百一十三，为其地戴中数以赤道内外定数，内减、外加之，即九服距轨数也。

◎九服中晷

置距轨数，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约之，用减四千，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为地用分。相从为晷分，分十为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经法通轨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数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经法除之，为漏法。通轨中于上，置赤道内外数于下，以下减上，余用乘之；盈漏法，为漏分。赤道内以减、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为其地晨分。减统法，为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台术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晓中星也。

《钦天》步月离术

离率：一十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万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离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离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中准：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离：九百六十三。

程节：八百。

◎月离入历

置朔积，以离率去之，余满统法为日，即天正常朔加时入历也。累加象策，盈离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历也。

◎月离朓朒

置入历分，以日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程节除之，为限数。余乘所入限损益率，程节而一，用损益其限朓朒为定数。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离朓朒定数，朓减、朒加朔弦望常分，为定日。定朔加时日入后，则进一日；有交见初则不进。弦望加时日未出，则退一日，日虽出有交见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则消息定之。定朔与后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无中气者，为闰。

◎朔望加时日度

各置日躔入历，以日躔月离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为定朔加时入历。以历分乘其日损益率，统法而一，损益其下盈缩数，为定数。置

定朔历分，通法约之，以定数盈加、缩减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离入交

置朔积，以交率去之，余满统法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为入交常日。置月离朓朒定数，经法乘之，平离而一，朓减、朒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黄道正交月度

统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复以统法除，为入交度。用减其朔加时日度，即朔前月离正交黄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离出入黄道六度。变从八节，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黄道八节，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节后第一限之宿，为月行其节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为月行其节第二道，即以所起限为正交后第一限。初率八，每限减一，尽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殷半交之宿。自后亦九限，初率八，每限减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复与黄道相会，谓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后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数乘之。半交前后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数乘之：皆如经法而一，为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后，正交前后各九限为减，中交前后各九限为加。在夏至之宿后，正交前后各九限为加，中交前后各九限为减。凡月正交后出黄道外，中交后入黄道内。其半交前后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后，出黄道外，秋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皆以差为加；在春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秋分之宿后，出黄道外：皆以差为减。四约泛差，以黄道差减之，为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后各九限，皆以差为加。半交前后各九限，皆以差为减。以黄赤二差加减黄道，为九道宿次；就其分为少、太、半之数。八节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离正交黄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经法约之，为泛差。用求黄赤二差，以加减之，即月离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离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时日相距之度，以轨中加之，为加时象积。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既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离午中入历

置朔望月离入历，加半统，减去定分，各以日躔月离朓朒定数，朓减、□肉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减之，为前；不足，返减，为后。用乘其日离程，统法而一，满经法为度，为晨昏前后度。前加、后减加时月，为晨昏月度。

◎晨昏象积

置加时象积，以前象前后度，前减、后加，又以后象前后度，前加、后减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计距后象离度，以减晨昏象积，为加；不足，反减之，为减。以距后象日数除之，用加减每日离度，为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

◎月去黄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阳道；以上，去之，月行阴道：皆以经法通之。用减九百八十，余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为分；满经法为度。行阳道，在黄道外；行阴道，在黄道内，即所求月去黄道内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阴阳道日。半交中以下，为交后；以上，用减交中，为交前：皆以统法通之，为距交分。朔视距交分，阳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阴道一万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视距交分阴阳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蚀限。

◎日月食甚加时定分

置朔定分。半统以上，以半统减之；半统以下，用减半统：为距午分。十一乘之，经法而一。半统以下，以减半统；以上，以加朔定分：为日食加时定分。望以其日晨分与一千六百二十相减，余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减二百四十五，余以损益望定分，为月食加时定分。

◎日食常准

置中准；与其日赤道内外数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为黄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减半昼分以乘之，半昼分而一；赤道内以减、赤道外以加中准，为日食常准。

◎日食定准

置日躔入历，以经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减三千二百八十七，为二至后；以上，减去三千二百八十七，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减九千八百六十一，为二分后；以上，减去九千八百六十一，为二至前。各三约之，二至前后用减、二分前后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为黄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昼分而一，以加常准，为定准。

◎日食分

以定准加中限，为阴道定准；减中限，为阳道定限。不足减者，反减之，为限外分。视阴道距交分，定准以上，定限以下，为阴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减之，为距食分。定准以下，虽曰阴道，亦为阳道食；即加阳道定限，为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减去限外分，为距食分。不足减者，不食。其阳道距交分，定限以下，为入定食限；即用减阳道定限，为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为日食之大分；余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分

视距交分，中准以下，皆既；以上，用减食限，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为月食之大分；余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减四千七百八十；余自相乘，六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减六百四十七，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减一千九百一十二，余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减五百一十七，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减三百八十七，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减五千二百六十；余自相乘，六万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减七百一十一，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减二千一百四十；余，七除之；以减五百六十七，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减之；余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减四百一十七，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时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离乘之，其日离程而一，为定用分。以减朔望定分，为亏初。加之，为复末。加时常分，如食甚术推之，得亏初、复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则除之，为辰；经法除之，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亏食所起

日食起亏自西，月食起亏自东。其食分少者，月行阳道，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阴道，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数也。立春后，立夏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后，立冬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黄道斜正也。阳道交前，阴道交后，食分多，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阳道交后，阴道交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黄道比常数所偏差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据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后，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数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带食出入分

视其日出入分，在亏初定分已上，复末定分已下，即带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减复末定分，为带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亏初定分减出入分，为带食差。各置带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为带食之大分；余为小分。

◎食入更筹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昏分减之：皆更用分而一，为更数。余，筹用分而一，为筹数。

《钦天》步五星术

◎岁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变率：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变段变日 变度 变历

晨见一十七 三 三十七二 二十四

顺疾九十 一十六 六十三一十一 一十三

顺迟二十五 二 九一 二十九

前留二十六 三十二

退迟一十四 一 一十二空 二十八

退疾二十七 四 三十八一 三十七

退疾二十七 四 三十八一 三十七

退迟一十四 一 一十二空 二十八

后留二十六 三十二

顺迟二十五 二 九一 二十九

顺疾九十 一十六 六十三一十一 一十三

夕伏一十七 三 三十七二 二十四

◎荧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变率：二百九十八万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变段变日 变度变历

晨见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五十 五十八

顺疾七十三 五十一 一四十八 三

次疾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四十四 一十七

次迟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四十二 五十八

顺迟六十二 一十九 二十九一十八 二十

前留八 六十九

退迟一十 一 五十八空 四十四

退疾二十一 七 四十六二 四十

退疾二十一 七 四十六二 四十

退迟一十 一 五十八空 四十四

后留八 六十九

顺迟六十二 一十九 二十九一十八 二十

次迟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四十二 五十八

次疾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四十四 一十七

顺疾七十三 五十一 一四十八 三

夕伏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五十 五十八

◎镇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变率：九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右七十六，九十。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变段 变日变度 变历

晨见 一十九二 七 一 一十四

顺疾 六十五六 三十八 三 五十一

顺迟 一十九空 六十三 空 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 三

退迟 一十六空 四十三 空 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二 三十五 空 六十

退疾 三十三二 三十五 空 六十

退迟 一十六空 四十三 空 一十四

后留 三十七 三

顺迟 一十九空 六十三 空 三十五

顺疾 六十五六 三十八 三 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二 七 一 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变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夕见 四十二 五十三 四十 五十一 一十七

顺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三十七 七十七 二

次迟 三十三 三十四 一 三十二 四十

顺迟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一 一十一 二十四

前留 六 六十九

退迟 四 一 二十二 空 三十一

退疾 六 三 六十五 一 二十二

夕伏 七 四 四十 一 三十七

晨见 七 四 四十 一 三十七

退疾 六 三 六十五 一 二十二

退迟 四 一 二十二 空 三十一

后留 六 六十九

顺迟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一 一十一 二十四

次迟 三十三 三十四 一 三十二 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三十七 七十七 二

顺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 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四十 五十一 一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变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变段变日变度变历

夕见一十七三十四 一二十九 五十四

顺疾一十一一十八 二十四一十六 四

顺迟一十六一十一 四十三一十 一十

前留二 六十八

夕伏一十一六 二

晨见一十一六 二

后留二 六十八

顺迟一十六一十一 四十三一十 一十

顺疾一十一一十八 二十四一十六 四

晨伏一十七三十四 一二十九 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气积，以其星周率除之，为周数；不尽为天正中气积前合。用减岁率，为前年天正中气后合。如不足减，则加岁率以减之，为次前年天正中气后合。各以统法约之，为日、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变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变度顺加、退减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见，皆退变也。

◎入历

置变率。以周数乘之，以历率去之，余满统法为度。历中以下，为先；以上，减去历中，为后：即所求平合入历。以逐段变历累加之，得逐段入历也。

◎后后定数

置入历分，以其度损益率乘之，经法而一，用损益其下先后数，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后定数，先加、后减之，留用前段先后数，太白顺伏见及前顺疾次疾后次迟次疾、辰星顺伏见及前疾后迟，并先减、后加之，即各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气日躔黄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时宿度也。

◎盈缩定数

置常日，如岁中以下，为在盈；以上，减去岁中，余为在缩：即常日入盈缩历也。置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经法而一，用损益其下盈

缩数，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缩定数盈减、缩加之，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气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时日辰也。

◎入中节

置定日，以气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气日数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减之，为日率；定星与前段定星相减，为度率。通度率，以经法乘之，通日率而一，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与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减之，余减平行分，为其段远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为其段远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顺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为前段末日、后段初日行分。各与其段平行分相减，平行分多，则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则减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后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则以迟段近疾行分，为疾段近迟行分，所得与平行分相减，平行分多，则加之，少则减之：皆为远迟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经法，以前段末日加时分减之：余乘前段末日行分，经法而一；用顺加、退减前段末日加时宿度，为其段初行昏后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减，为差率。累计其段初行昏后夜半距后段初行昏后夜半日数除之，为日差。半日差，以减多、加少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则累加、末少则累减，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顺加、退减初行昏后夜半宿度，为每日昏后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后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计距所求日数，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减初日行分，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计日乘之，用顺加、退减其段初行昏后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钦天》步发敛术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维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气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朔虚：三千三百九十九，七十二。

◎气候图

冬至十一月中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小寒十二月节雁北乡鹊始巢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鸡始乳鸷鸟厉疾水泽腹坚

立春正月节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雨水正月中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

惊蛰二月节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春分二月中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清明三月节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

谷雨三月中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

立夏四月节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

小满四月中苦菜秀靡草死小暑至

芒种五月节螗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

夏至五月中鹿角解蜩始鸣半夏生

小暑六月节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

大暑六月中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

立秋七月节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处暑七月中鹰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白露八月节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秋分八月中雷乃收声蛰虫坯户水始涸

寒露九月节鸿雁来宾雀入水为蛤菊有黄华

霜降九月中豺祭兽草木黄落蛰虫咸俯

立冬十月节水始冰地始冻雉入水为蜃

小雪十月中虹藏不见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节鹖鸟不鸣虎始交荔挺出

◎爻象图

冬至《坎》初六公《中孚》辟《复》侯《屯》内

小寒《坎》九二侯《屯》外大夫《谦》卿《睽》

大寒《坎》六三公《升》辟《临》侯《小过》内

立春《坎》六四侯《小过》外大夫《蒙》卿《益》

雨水《坎》九五公《渐》辟《泰》侯《需》内

惊蛰《坎》上六侯《需》外大夫《随》卿《晋》

春分《震》初九公《解》辟《大壮》侯《豫》内

清明《震》六二侯《豫》外大夫《讼》卿《蛊》

谷雨《震》六三公《革》辟《夬》侯《旅》内

立夏《震》九四侯《旅》外大夫《师》卿《比》

小满《震》六五公《小畜》辟《乾》侯《大有》内

芒种《震》上六侯《大有》外大夫《家人》卿《井》

夏至《离》初九公《咸》辟《姤》侯《鼎》内

小暑《离》六二侯《鼎》外大夫《丰》卿《涣》

大暑《离》九三公《履》辟《遁》侯《恒》内

立秋《离》九四侯《恒》外大夫《节》卿《同人》

处暑《离》六五公《损》辟《否》侯《巽》内

白露《离》上九侯《巽》外大夫《萃》卿《大畜》

秋分《兑》初九公《贲》辟《观》侯《归妹》内

寒露《兑》九二侯《归妹》外大夫《无妄》卿《明夷》

霜降《兑》六三公《困》辟《剥》侯《艮》内

立冬《兑》九四侯《艮》外大夫《既济》卿《噬嗑》

小雪《兑》九五公《大过》辟《坤》侯《未济》内

大雪《兑》上六侯《未济》外大夫《蹇》卿《颐》

◎七十二候

各置中节，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气，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

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节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节，各以维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没日

中节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减统法，为有没分。通气策以乘之，气盈而一，满统法为日；用加其气而命之，即所求没日也。

◎灭日

常朔分朔虚已下者，为灭分。以朔率乘之，朔虚而一，盈统法为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灭日也。

右朴所撰《钦天历经》四篇。《旧史》亡其《步发敛》一篇，而在者三篇，简略不完，不足为法。朴历世既罕传，予尝问于著作佐郎刘羲候叟，羲叟为予求得其本经，然后朴之历大备。羲叟好学知书史，尤通于星历，尝谓予曰："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朴亦能自为一家。朴之历法，总日躔差为盈缩二历，分月离为迟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杀之渐，以审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数，以步黄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黄道八节，辨其内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环，而二曜协矣。观天势之升降，察轨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会密矣。测岳台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轨漏实矣。推星行之逆顺、伏留，使舒亟有渐，而五纬齐矣。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羲叟之言盖如此，览者得以考焉。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然则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乎？曰：天，吾不知，质诸圣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此圣人极论天人之际，最详而明者也。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天，吾不知，吾见其亏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变而衰落之；物之下者，进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人之贪满者多祸，其守约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见人之祸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故据其迹之可见者以为言，曰亏益，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其知与不知，异辞也，参而会之，与人无以异也。其果与于人乎，不与于人乎，则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远之；以其与人无所异也，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然则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顺人心，是之谓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动而不息，不能无盈缩差忒之变，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

呜呼，圣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开平二年夏四月辛丑，荧惑犯上将。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坐。二年正月丙申，荧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张；甲戌，彗出灵台。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众星交流；丙戌，众星交流。八月戊子，荧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荧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荧惑犯左执法。六月甲子，太白昼见。丙寅，岁犯右执法。己巳，太白昼见。庚寅，众星流，自二更尽三更而止。辛卯，众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堕，有声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岁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恶星入天库，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积尸。六月乙未，众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昼见。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诸侯。辛亥，荧惑犯上将。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荧惑犯右执法；己卯，荧惑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无光。丙午，月掩左执法。十一月丁丑，月晕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荧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荧惑、岁相犯。二月辛卯，荧惑犯键闭。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众小星流于西北。己巳，荧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执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荧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诸侯。九月壬子，岁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将。十月壬午，月犯五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摇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闰八月癸卯朔，荧惑犯上将。戊申，月犯南斗。乙卯，荧惑犯右执法。庚戌，太白犯右执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轸。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轩辕大星。乙未，太白犯镇，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荧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岁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荧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月有食之，既。

长兴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罇。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积尸。九月辛酉朔，众小星交流而殒。十一月壬戌，荧惑犯氐。十二月丙辰，荧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荧惑犯羽林。

五月癸亥，太白昼见。闰五月乙巳，岁昼见。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门。九月丙戌，众星交流；丁亥，众星交流而殒。戊子，太白昼见。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键。三年四月庚辰，荧惑犯积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垒。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六月庚午，众星交流。七月乙亥朔，众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执法。乙未，雷。

应顺元年二月丁酉，众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贯日。是月改元。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昼见。六月甲戌，太白犯右执法。九月辛丑，众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师。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虚、危，扫天垒及哭星。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荧惑犯积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将。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东井北辕；甲午，太白犯五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舆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毕。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轩辕。九月己卯，荧惑犯上将。壬子，彗出于西，扫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荧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东方。丙辰，荧惑犯进贤。十一月庚子，月犯房。

开运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荧惑犯天钥。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诸侯。七月庚辰，月犯荧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东井。八月甲辰，荧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岁犯井钺。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岁犯东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后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昼见。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乙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镇犯太微西垣。戊戌，岁犯右执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岁犯左执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昼见。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关；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将。九月壬寅，太白犯右执法。庚戌，太白犯镇。辛酉，镇犯右执法。丁卯，太白犯岁。镇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将、执法、内屏、谒者，勾己往来，至是岁十一月辛亥而出。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镇犯左掖。七月甲申，荧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广顺元年二月丁巳，岁犯咸池。己未，荧惑犯五诸侯。三月甲子，岁守心。己卯，荧惑犯鬼；壬午，荧惑犯天尸。四月甲午，岁犯钩钤。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经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荧惑犯井钺；八月乙未，荧惑犯天鐏。九月辛酉，荧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执法。十月壬辰，太白犯进贤。三年四月乙丑，荧惑犯灵台；五月辛巳，荧惑犯上将；丙申，荧惑犯右执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

显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坠，有声如雷，牛马皆逸，京城以为晓鼓，皆伐鼓以应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参。十二月庚午，白虹贯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记亦有详略，其日、月、五星之变，大者如此。至于气祲之象，出没销散不常，尤难占据。而五代之际，日有冠珥、环晕、缨纽、负抱、戴履、背气，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胜书，而背气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黄雾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雾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雾中有苍白二虹。广顺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异者也。至于吴火出杨林江水中、闽天雨豆之类，皆非中国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书矣。

职方考第三

呜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唐之盛时，虽名天下为十道，而其势未分。既其衰也，置军节度，号为方镇，镇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凌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硃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庄宗初起并、代，取幽、沧，有州三十五，其后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灭梁。岐王称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复失，惟得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唐。石氏入立，献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为晋。刘氏之初，秦、凤、阶、成复入于蜀，隐帝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为汉。郭氏代汉，十州入于刘旻，世宗取秦、凤、阶、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废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为周。宋兴因之。此中国之大略也。其余外属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闽已先亡，而在者七国。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合中国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军不在焉。唐之封疆远矣，前史备载，而羁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间。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其可见者，具之如谱。

以下表略

汴州，唐故曰宣武军。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后唐灭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汉、周因之。

洛阳，梁、唐、晋、汉、周常以为都。唐故为东都。梁为西都。后唐为洛京。晋为西京，汉、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迁洛，废为佑国军。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国军曰永平。唐灭梁，复为西京。晋废为晋昌军。汉改曰永兴，周因

之。

曹州，故属宣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威信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复置彰信军。

宋州，故属宣武军节度。梁初徙置宣武军。唐灭梁，改曰归德。

陈州，故属忠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镇安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复之。

许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国。唐灭梁，复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义成。以避梁王父讳改曰宣义。唐灭梁，复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东道。唐、梁之际改曰忠义军。后以延州为忠义，襄州复曰山南东道。

邓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梁破赵匡凝，分邓州置宣化军。唐改曰威胜。周改曰武胜。

安州，梁置宣威军。唐改曰安远，晋罢，汉复曰安远，周又罢。

晋州，故属护国军节度。梁开平四年置定昌军，贞明三年改曰建宁。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唐末置戎昭军，已而废之，遂入于蜀。至晋高祖时，又置怀德军，寻罢。

陕州，唐故曰保义，梁改曰镇国，后唐复曰保义。

华州，唐故曰镇国，梁改曰感化，后唐复曰镇国。

同州，唐故曰匡国，梁改曰忠武，后唐复曰匡国。

耀州，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梁末帝时，茂贞养子温韬以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义胜曰静胜。后唐复为耀州，改曰顺义。

延州，故属保大军节度。梁置忠义军，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军，五代皆因之。后唐建鄴都，晋、

汉因之，至周罢。大名府，后唐曰兴唐，晋曰广晋，汉、周复曰大名。

澶州，故属天雄军节度。晋天福九年置镇宁军。

相州，故属天雄军节度。梁末帝分置昭德军，而天雄军乱，遂入于晋。庄宗灭梁，复属天雄。晋高祖置彰德军。

邢州，故属昭义军节度。昭义所统泽、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为昭义军节度使，徙其军额于邢州，而泽、潞二州入于晋。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当唐末有两昭义军。梁、晋之争，或入于梁，或入于晋。梁以邢、洺、磁三州为保义军。庄宗灭梁，改曰安国。

镇州，故曰成德军。梁初以成音犯庙讳，改曰武顺。唐复曰成德，晋又改曰顺德，汉复曰成德。

应州，故属大同军节度。唐明宗即位，以其应州人也，乃置彰国军。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军。

府州，晋置永安军，汉罢之，周复。

并州，后唐建北都，其军仍曰河东。

潞州，唐故曰昭义。梁末帝时属梁，改曰匡义，岁余，唐灭梁，改曰安义。晋复曰昭义。

庐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军。

寿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复曰忠正。

五代之际，外属之州，扬州曰淮南，宣州曰宁国，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镇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镇海，越州曰镇东，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剑南东、西川，遂州曰武信，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静江，容州曰宁远，邕州曰建武，广州曰清海，皆唐故号，更五代无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余僭伪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谱。

济州，周广顺二年置，割郓州之钜野、郓城，兖州之任城，单州之金乡为属县而治钜野。

单州，唐末以宋州之砀山，梁太祖乡里也，为置辉州，已而徙治单父。后唐灭梁，改辉州为单州。其属县置徙，传记不同，今领单父、砀山、成武、鱼台四县。

耀州，李茂贞置，治华原县。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

解州，汉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闻喜、安邑、解县为属而治解。

威州，晋天福四年置，割灵州之方渠，宁州之木波、马岭三镇为属而治方渠。周广顺二年改曰环州，显德四年废为通远军。

五代置军六，皆寄治于县，隶于州，故不别出。监者，物务之名尔，故不载于地理。皇朝军监始自置属县，与州府并列矣。

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天县。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复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显德三年废为定远军，割其属安陵县属德州，废弓高县入东光县，为定远军治所。

滨州，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赡国军，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为属县而治渤海。

雄州，周显德六年克瓦桥关置，治归义；割易州之容城为属，寻废。

霸州，周显德六年克益津关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为属。

通州，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为属而治高安。

剑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剑浦、富沙三县为属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马希范置，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而治清湘。

秀州，吴越王钱元瓘置，割杭州之嘉兴县为属而治之。

雄州，南汉刘□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汉刘□割广州之浈阳置，治浈阳。

开封府故统六县。梁开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许州之扶沟、□焉陵，陈州之太康隶焉。唐分酸枣、中牟、襄邑、□焉陵、太康五县还其故，晋升汴州为东京，复割五县隶焉。

雍丘，晋改曰□巳，汉复其故。

长垣，唐改曰匡城。

黎阳，故属滑州，晋割隶卫州。

叶、襄城，故属许州，唐割隶汝州。

楚丘，故属单州，梁割隶宋州。

密州胶西，故曰辅唐，梁改曰安丘，唐复其故，晋改曰胶西。

渭南，故属京兆，周改隶华州。

同官，故属京兆府，梁割隶同州，唐割隶耀州。

美原，故属同州，李茂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为裕州，属顺义军节度。后不见其废时，唐同光三年，割隶耀州。

平凉，故属泾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权于平凉置渭州而县废。后唐清泰三年，以故平凉之安国、耀武两镇置平凉县，属泾州。

临泾，故属泾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权于临泾置原州而泾州兼治其民。后唐清泰三年割隶原州。

鄜州咸宁，周废。

稷山，故属河中，唐割隶绛州。

慈州仵城、吕香，周废。

大名府大名，故曰贵乡。后唐改曰广晋，汉改曰大名。

沧州长芦、乾符，周废入清池；无棣，周置保顺军。

安陵，故属景州，周割隶德州。

澶州顿丘，晋置德清军。

博州武水，周废入聊城。

博野，故属深州，周割隶定州。

武康，故属湖州，梁割隶杭州。

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

苏州吴江，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明州望海，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处州长松，故曰松阳，梁改曰长松。

潭州龙喜，汉乾祐三年，马希范置。

天长、六合，故属扬州。南唐以天长为军，六合为雄州，周复故。

汉阳，故属鄂州，周置汉阳军。

氵义川，故属沔州，周割隶安州。

襄州乐乡，周废入宜城。

邓州临湍，汉改曰临濑；菊潭、向城，周废。

复州竟陵，晋改曰景陵。

监利，故属复州，梁割隶江陵。

唐州慈丘，周废。

商州乾元，汉改曰乾祐，割隶京兆。

洛南，故属华州，周割隶商州。

随州唐城，梁改曰汉东，后唐复旧，晋又改汉东，汉复旧。

雄胜军，本凤州固镇，周置军。

秦州天水、陇城，唐末废，后唐复置。

成州栗亭，后唐置。

自唐有方镇，而史官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也。然而后世因习，以军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军者，徒以虚名升建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书也。州、县，凡唐故而废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见于今者，及县之割隶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备职方之考。其余尝置而复废，尝改割而复旧者，皆不足书。山川物俗，职方之掌也，五代短世，无所迁变，故亦不复录，而录其方镇军名，以与前史互见之云。

吴世家第一

呜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　，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蹙，楚开蛮服。剥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视人，岭皞遭刘。百年之间，并起争雄，山川亦绝，风气不通。语曰：清风兴，群阴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国世家》。

杨行密，字化源，庐州合淝人也。为人长大有力，能手举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盗起，行密以为盗见获，刺史郑棨奇其状貌，释缚纵之。后应募为州兵，戍朔方，迁队长。岁满戍还，而军吏恶之，复使出戍。行密将行，过军吏舍，军吏阳为好言，问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奋然曰："惟少公头尔！"即斩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为乱，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复弃城走，行密遂据庐州。

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庐州刺史。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鐸所攻，骈表行密行军司马，行密率兵数千赴之。行至天长，师鐸已囚骈，召宣州秦彦入扬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冈。师鐸兵众数万击行密，行密阳败，弃营走，师鐸兵饥，乘胜争入营收军实，行密反兵击之，师鐸大败，单骑走入城，遂杀高骈。行密闻骈死，缟军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门，彦及师鐸奔于东塘，行密遂入扬州。

新五代史·世家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权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师鐸还自东塘，与宗衡合，行密闭城不敢出。已而宗衡为偏将孙儒所杀，儒攻高邮破之，行密益惧。其客袁袭曰："吾以新集之众守空城，而诸将多骈旧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诸将持两端、因强弱、择向背之时也。海陵镇使高霸，骈之旧将，必不为吾用。"行密乃以军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广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长，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因犒军擒霸族之，得其兵数千。已而孙儒杀秦彦、毕师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久之，未知所向，问袭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袭曰："钟传新得江西，势未可图，而秦彦之入广陵也，召池州刺史赵锽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锽失所

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为人非公敌，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锽，战于曷山，大败之。进围宣州，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

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义、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苏、常、润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孙儒自逐行密，入广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杀民老疾以饷军，驱其众渡江，号五十万，以攻行密。诸将田頵、刘威等遇之辄败，行密欲走铜官。其客戴友规曰：“儒来气锐而兵多，盖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刘威亦曰：“背城坚栅，可以不战疲之。”行密以为然。久之，儒兵饥，又大疫，行密悉兵击之，儒败，被擒，将死，仰顾见威曰：“闻公为此策以败我，使我有将如公者，其可败邪！”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皁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

是岁，复入扬州，唐拜行密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升州刺史冯弘鐸来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进攻苏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硃瑾奔于行密。初，瑾为梁所攻，求救于晋，晋遣李承嗣将劲骑数千助瑾，瑾败，因与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轻弱，得瑾劲骑，而兵益振。是岁，梁太祖遣葛从周、庞师古攻行密寿州，行密击败梁兵清口，杀师古，而从周收兵走，追至涬河，又大败之。五年，钱镠攻苏州，及周本战于白方湖，本败，苏州复入于越。天复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战临安，大败之，擒其将顾全武以归。二年，冯弘鐸叛，袭宣州，及田頵战于曷山，弘鐸败，将入于海。行密自至东塘邀之，使人谓弘鐸曰：“胜败，用兵常事也，一战之衄，何苦自弃于海岛？吾府虽小，犹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从十余骑，驰入其军，以弘鐸为节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为升州刺史。

是岁，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谕使李俨拜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吴王。三年，以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败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师范来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败梁兵，杀硃友宁。友宁，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将以击茂章，兵号二十万，复为茂章所败。田頵叛，袭升州，执李神福妻子归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讨頵，頵遣其将王坛逆之，又遣神福书，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从吴王起事，今为大将，忍背德而顾妻子乎？”立斩其使以自绝，军士闻之，皆感奋。行至吉阳矶，頵执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败坛兵于吉阳。行密别遣台濛击頵，頵

败死。

初，頵及安仁义、硃延寿等皆从行密起微贱，及江、淮甫定，思渐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难制，颇欲除之，未有以发。天复二年，钱镠为其将许再思等叛而围之，再思召頵攻镠杭州，垂克，而行密纳镠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尝计事广陵，行密诸将多就頵求赂，而狱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狱也！"归而遂谋反。仁义闻之亦反，焚东塘以袭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战，望见仁义，大骂之。仁义止其军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军却，而伏兵果发，追至夹冈，仁义植帜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义复入润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诚、米志诚等围之。吴之军中推硃瑾善槊，志诚善射，皆为第一。而仁义尝以射自负，曰："志城之弓十，不当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当仁义弓之一。"每与茂章等战，必命中而后发，以此吴军畏之，不敢进。行密亦欲招降之，仁义犹豫未决。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执仁义，斩于广陵。

延寿者，行密夫人硃氏之弟也。頵及仁义之将叛也，行密疑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尝行，故触柱而仆，硃夫人扶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其目，是天废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出硃夫人以嫁之。

天祐二年，遣刘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围而出，诸将请急击之，存曰："击之复入，则城愈固，听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执杜洪，斩于广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赵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谥曰武忠。子渥立。溥僭号，追尊行密为太祖武皇帝，陵曰兴陵。

渥字承天，行密长子也。行密病，出渥为宣州观察使。右衙指挥使徐温私谓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奸臣之谋，若它日召子，非温使者慎无应命。"渥涕泣谢温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隐作符召渥，隐虑渥幼弱不任事，劝行密用旧将有威望者代主军政，乃荐大将刘威，行密未许。温与严可求入问疾，行密以隐议告之，温等大惊，遽诣隐所计事。隐未出，而温见隐作召符犹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见温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隐骂曰："汝欲卖吾国者，复何面目见杨氏乎？"遂杀之。以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渥之入也，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茂章惜而不与，渥怒，命李简以兵五千围之，茂章奔于钱塘。

天祐三年二月，刘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钟传卒，其子匡时代立，传养子延规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时。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执匡时及司马陈象以归，斩象于市，赦匡时。以秦裴为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代唐，改元开平，渥仍称天祐。鄂州刘存、岳州陈知新以舟师伐楚，败于浏阳，楚人执存及知新以归。楚王马殷素闻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骂殷曰："昔岁宣城脱吾刃下，今日之败，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岂负杨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杀之，岳州复入于楚。

初，渥之入广陵也，留帐下兵三千于宣州，以其腹心陈璠、范遇将之。既入立，恶徐温典牙兵，召璠等为东院马军以自卫。而温与左衙都指挥使张颢皆行密时旧将，又有立渥之功，共恶璠等侵其权。四年正月，渥视事，璠等侍侧，温、颢拥牙兵入，拽璠等下，斩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愤未能发，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颢共遣盗入寝中杀渥，渥说群盗能反杀温等者皆为刺史。群盗皆诺，惟纪祥不从，执渥缢杀之，时年二十三，谥曰景。弟隆演立。溥僭号，追尊渥为烈宗景皇帝，陵曰绍陵。

隆演字鸿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温、颢之弑渥也，约分其地以臣于梁，及渥死，颢欲背约自立。温患之，问其客严可求，可求曰："颢虽刚愎，而暗于成事，此易为也。"明日，颢列剑戟府中，召诸将议事，自大将硃瑾而下，皆去卫从然后入。颢问诸将，谁当立者，诸将莫敢对。颢三问，可求前密启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为之太速。且今外有刘威、陶雅、李简、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虽自立，未知此辈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辅立幼主，渐以岁时，待其归心，然后可也。"颢不能对。可求因趋出，书一教内袖中，率诸将入贺，诸将莫知所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杨氏创业艰难，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当立，告诸将以无负杨氏而善事之。辞旨激切，闻者感动。颢气色皆沮，卒无能为，隆演乃得立。

颢由此与温有隙，讽隆演出温润州。可求谓温曰："今舍衙兵而出外郡，祸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说颢曰："公与徐温同受顾托，议者谓公夺其衙兵，是将杀之于外，信乎？"颢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从乂页与诸将造温，可求阳责温曰："古人不忘一饭之恩，况公杨氏三世之将，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时，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阳谢曰："公等见留，不愿去也。"由是不行。行军副使李承嗣与张颢善，觉可求有附温意，讽颢使客夜刺杀之，客刺可求不能中。

明日，可求诣温，谋先杀颢，阴遣钟章选壮士三十人，就衙堂斩颢，因以弑渥之罪归之。温由是专政，隆演备位而已。

六月，抚州危全讽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钎、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严可求问谁可用者。可求荐周本，时本方攻苏州败归，惭不肯出，可求强起之。本曰："苏州之败，非怯也，乃上将权轻，而下多专命尔。若必见任，愿无用偏裨。"乃请兵七千。战于象牙潭，败之，执全讽、彦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钱塘。全讽至广陵，诸将议曰："昔先王攻赵锽，全讽屡饷给吴军。"乃释不杀。初，全讽欲举兵也，钱镠送王茂章于梁，道过全讽，谓曰："闻公欲大举，愿见公兵，以知济否。"全讽阵兵，与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吴，吴兵三等，如公此众，可当其下将尔，非得益兵十万不可。"而全讽卒以此败。

八年，徐温领升州刺史，治舟师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时为大将，勋位已高，愤温用事，尝曰："徐温何人？吾犹未识，而骤至于此。"温闻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坛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围之，隆演使客将何蕘谕遇使自归。蕘因说曰："公若欲反，可杀蕘以示众，若本无心，何不随蕘以出？"遇自以无反心，乃随蕘出，温讽再用伺其出，杀之，并族其家。

九年，温率将吏进隆演位太师、中书令、吴王。温为行军司马、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章攻楚取岳州，执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败之于无锡。梁遣王茂章攻寿春，温败之霍丘。十二年，封徐温齐国公、两浙都招讨使，始镇润州。留其子知训为行军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遥决之。冬，浚杨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十三年，宿卫将李球、马谦挟隆演登楼，取库兵以诛知训，阵于门桥。知训与战，频却，硃瑾适自外来，以一骑前视其阵，曰："此不足为也。"因反顾一麾，外兵争进，遂斩球、谦，而乱兵皆溃。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会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刘信代之。四月，副都统硃瑾杀徐知训，瑾自杀。润州徐知诰闻乱，率兵入，杀唐宣谕使李俨以止乱，遂秉政。

徐氏之专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训尤凌侮之。尝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鬅鬙为苍鹘。知训尝使酒骂坐，语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训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训杀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训又与硃瑾有隙，瑾已杀知训，携其首驰府中示隆演曰："今日为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

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击柱，提剑而出，府门已阖，逾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诚闻瑾杀知训，被甲率其家兵至天兴门问瑾所在，闻瑾死，乃还。徐温疑志诚助瑾，遣使杀之。严可求惧事不克，使人伪从湖南境上来告军捷，召诸将入贺，擒志诚斩之。刘信克虔州，执谭全播以归。

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将吏请隆演即天子位，不许。夏四月，温奉玉册、宝绶尊隆演即吴王位。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庙号太祖，渥景王，庙号烈祖。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严可求为门下侍郎，骆知祥为中书侍郎，殷文圭、沈颜为翰林学士，卢择为吏部尚书，李宗、陈章为左、右雄武统军，柴再用、钱镖为左、右龙武统军，王令谋为内枢密使，江西刘信征南大将军，鄂州李简镇西大将军，抚州李德诚平南大将军，庐州张崇安西大将军，海州王绾镇东大将军，文武以次进位。封宗室皆郡公。

温之徙镇金陵也，以其养子知诰守润州。严可求尝谓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贤下士，人望颇归，若不去之，恐为后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诰秉政，其语泄，知诰出可求于楚州，可求惧，诣金陵见温谋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吴犹不敢改天祐，可谓不负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业者，常以兴复为辞。今闻河上之战，梁兵屡绌，若李氏复兴，其能屈节乎？宜于此时先建国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谋迫隆演僭号。

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权在徐氏，及建国称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饮，稀复进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谥曰宣。弟溥立，僭号，追尊为高祖宣皇帝，陵曰肃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国，封丹阳郡公。隆演卒，弟庐江公濛次当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长君，乃立溥。七月，改升州大都督府为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顺义，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御天兴楼，大赦。拜徐温太师，严可求右仆射。

三年，唐庄宗灭梁。遣司农卿卢苹使于唐，严可求密条数事授苹以行。苹见洛阳，庄宗问之，苹次第以对，皆如所授。

四年，溥至白沙阅舟师，徐温来见，以白沙为迎銮镇。

五年，唐遣谏议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刘信出劳之，谓曰："亚次闻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汉有韩信，吴有刘信，君还，其语亚次，当来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鎞首百步，谓昭文曰："一发而中，愿以此卮为寿，否则亦以自罚。"言讫，而箭已穿矣。

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庙于金陵。左仆射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同平章事。是岁，庄宗崩，五月丁卯，诏为同光主辍朝七日。

七年，大丞相徐温率吴文、武上表劝溥即皇帝位，溥未许而温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贞，大赦境内，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诰为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询辅国大将军、金陵尹，治温旧镇。诸子皆封王。

二年正月，封东海为广德王，江渎广源王，淮渎长源王，马当上水府宁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镇江王。六月，荆南高季兴来附，封季兴秦王。九月，季兴败楚师于白田，获其将吏三十四人来献。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询来朝，知诰诬其有反状，留之不遣，以为左统军，斩其客将周廷望。以徐知谔为金陵尹。溥加尊号睿圣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诰为中书令。

二年，册其子江都王璡为太子。三年，以徐知诰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为司徒，及左仆射王令谋、右仆射宋齐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诰东海王。五年，建都于金陵。六年闰正月，金陵火，罢建都，废临川王濛为历阳公，知诰遣亲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谋司徒，宋齐丘司空。知诰召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军节度副使，以其子景迁为太保、平章事，与令谋等执政。

七年九月，溥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应天弘道广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诰进位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封齐王。二年，景迁病，以次子景遂为门下侍郎、参政事。三年，知诰建齐国，立宗庙、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禅位于齐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阳，年三十八，谥曰睿。

升元六年，李昪迁其子孙于海陵，号永宁宫，严兵守之，绝不通

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吴人多哀怜之。显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而李景闻之，遣人尽杀其族。周先锋都部署刘重进得其玉砚、马脑碗、翡翠瓶以献，杨氏遂绝。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贩盐为盗，行密起合淝，隶帐下。行密所与起事刘威、陶雅之徒，号三十六英雄，独温未尝有战功。及行密欲杀硃延寿等，温用其客严可求谋，教行密阳为目疾，事成，以功迁右衙指挥使，始预谋议。

及行密病，平生旧将，皆以战守在外，而温居帐下，遂预立渥之功。及弑渥，又与张颢有隙，使钟章杀之。章许诺，选壮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为盟。温犹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阳谓曰："温有老母，惧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宁可已乎？"温乃安。明日，钟章杀颢，温因尽杀纪祥等，归弑渥之罪于颢，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祸乱若此，得保百口以归合淝，公之惠也。"

隆演立，温遂专政，迁升州刺史，治舟师于金陵。大将李遇怒温用事，出嫚言，温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行密旧将，人人皆自疑，温因伪下之，恭谨如见行密，诸将乃安。八年，温迁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讨使李涛攻越，战于临安，裨将曹筠奔于越，涛败被执。温间遣人语筠曰："吾用汝为将，汝军有求，吾不能给，是吾过也。"赦筠妻子不诛，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温战于无锡，筠感温前言，临战奔归，遂败越兵。十二年，封温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始就镇润州，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温城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训辅隆演于广陵，而大事温遥决之。知训为硃瑾所杀，温养子知诰自润州先入，遂得政。

温虽奸诈多疑，而善用将吏。江西刘信围虔州，久不克，使人说谭全播出降，遣使报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众，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说客降之，何以威敌国？"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济师，遂破全播。人有诬信逗留阴纵全播，言信将反者，信闻之，因自献捷至金陵见温，温与信博，信敛骰子厉声祝曰："刘信欲背吴，愿为恶彩，苟无二心，当成浑花。"温遽止之，一掷，六子皆赤，温惭，自以卮酒饮信，然终疑之。及唐师伐王衍，温急召信至广陵，以为左统军，托以内备，遂夺其地。

温客尤见信者，惟骆知祥、严可求，可求善筹画，知祥长于财利，

温尝以军旅问可求，国用问知祥，吴人谓之“严、骆。”温亦自喜为智诈，尤得吴人之心。初随行密破赵锽，诸将皆争取金帛，温独据余囷，作粥以食饿者。十六年，温请隆演即皇帝位，不许，又请即吴王位，乃许，遂建国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顺义七年，温又请溥即皇帝位，溥未许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齐王，谥曰武。李昪僭号，号温为义祖。

呜呼，盗亦有道，信哉！行密之书，称行密为人，宽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将蔡俦叛于庐州，悉毁行密坟墓，及俦败，而诸将皆请毁其墓以报之。行密叹曰：“俦以此为恶，吾岂复为邪？”尝使从者张洪负剑而侍，洪拔剑击行密，不中，洪死，复用洪所善陈绍负剑，不疑。又尝骂其将刘信，信忿，奔孙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负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复来。”明日，果来。行密起于盗贼，其下皆骁武雄暴，而乐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而徐氏父子，区区诈力，裴回三主，不敢轻取之，何也？岂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欤！

据《吴录》、《运历图》、《九国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扬州，至晋天福二年，为李昪所篡，实四十六年。而《旧唐书》、《旧五代史》皆云大顺二年入扬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吴录》徐铉等撰，《运历图》龚颖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记宜得实。而唐末丧乱，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铉、颖所记为定。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字正伦，徐州人也。世本微贱，父荣，遇唐末之乱　，不知其所终。昪少孤，流寓濠、泗间，杨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状貌，养以为子。而杨氏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冒姓徐氏，名知诰。及壮，身长七尺，广颡隆准。为人温厚有谋。为吴楼船军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杀李遇，昪以功拜升州刺史。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昪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民稍誉之。徐温镇润州，以升、池等六州为属，温闻昪理升州有善政，往视之，见其府库充实，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迁昪润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屡求宣州，温不与。既而徐知训为硃瑾所杀，温居金陵，未及闻。昪居润州，近广陵，得先闻，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乱，遂得政。

昪事徐温甚孝谨，温尝骂其诸子不如昪，诸子颇不能容，而知训尤甚，尝召昪饮酒，伏剑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觉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后昪自润州入觐，知训与饮于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谏以其谋告昪，昪起遁去。知训以剑授刁彦能，使追杀之，及于中途而还，绐以不及，由是得免。后昪贵，以彦能为抚州节度使。

知训之用事也，尝凌弱杨氏而骄侮诸将，遂以见杀。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为谋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尝阴使人察视民间有婚丧匮乏者，往往赒给之。盛暑未尝张盖、操扇，左右进盖，必却之，曰："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已归昪。

武义元年，拜左仆射，参知政事。温行军司马徐玠数劝温以己子代昪，温遣子知询入广陵，谋代昪秉政。会温病卒，知询奔还金陵，玠反为昪谋，诬知询以罪，斩其客将周廷望，以知询为右统军。杨溥僭号，拜昪太尉、中书令。大和三年，出镇金陵，如温之制，留其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谋、宋齐丘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昪东海郡王。

昪照鉴见白须，顾其吏周宗叹曰："功业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驰诣广陵见宋齐丘，谋禅代。齐丘以为未可，请斩宗以谢吴人，昪黜宗为池州刺史。

吴临江王濛者，怨徐氏舍己而立溥，心尝不平，及昪将谋篡国，先废濛为历阳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杀守者，奔庐州节度使周本。本，吴旧将也，闻濛至，欲纳之，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闭门遮本不得出，缚濛送金陵，见杀。

五年，昪封齐王。已而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昪谓人望已归。天祚三年，建齐国，置宗庙社稷，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摄太尉杨璘传位于昪，国号齐，改元升元。昪以册尊溥曰："受禅老臣知诰，谨上册皇帝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追尊徐温为忠武皇帝，封子景为吴王，封徐氏子知证江王，知谔饶王。周本与诸将至金陵劝进，归而叹曰："吾不诛篡国者以报杨氏，今老矣，岂能事二姓乎！"愤惋而死。

二年四月，迁杨溥于润州丹阳宫。以王舆为浙西节度使、马思让为丹阳宫使，以严兵守之。

徐氏诸子请昪复姓，昪谦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议百官，百官皆请，然后复姓李氏，改名曰昪。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庙，追尊四代祖恪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曾祖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庙号惠宗；考荣孝德皇帝，庙号庆宗。奉徐温为义父，徐氏子孙皆封王、公，女封郡、县主。以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右仆射张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骑八万讲武于铜桥。

杨溥卒于丹阳宫。溥子璡为吴太子时，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国，封其女永兴公主。女闻人呼公主，则呜咽流涕而辞，宫中皆怜之。溥卒，以璡为康化军节度使，已而以疾卒。

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礼毕，群臣请上尊号。昪曰："尊号非古也。"不许。州、县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门闾，复其徭役；其尤盛者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

四年六月，晋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送款于昪，昪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迎之。承裕与晋将马全节、安审晖战安陆南，三战皆败，承裕与裨将段处恭皆死，都监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执，送于京师，高祖厚赐之，遣还。昪致书高祖，复送光鄴等，请以败军行法，高祖又遣之，昪

以甲士临淮拒之，乃止。

六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

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诮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

七年，昪卒，年五十六，谥曰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昪长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温死，昪专政，以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年，昪镇金陵，留景为司徒、同平章事，与宋齐丘、王令谋居广陵，辅杨溥。昪将篡国，召景归金陵为副都统。昪立，封齐王。昪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为皇太后，妃钟氏为皇后。封弟寿王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景达鄂王，景遏前未王，为保宁王。秋，改封景遂齐王、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景达为燕王、副元帅，盟于昪柩前，约兄弟世世继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破虔州妖贼张遇贤。遇贤，循州罗县小吏也。初，有神降罗县民家，与人言祸福辄中。遇贤祷之，神曰："遇贤是罗汉，可留事我。"是时，南海刘□死，子玢初立，岭南盗贼起，群盗千余人未有所统，问神当为主者，神言遇贤，遂共推为帅。遇贤自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群贼盗皆绛衣，攻剽岭外，问神所向，神曰："当过岭取虔州。"遂袭南康，节度贾浩不能御。遇贤据白云洞，造宫室，有众十余万，连陷诸县。景遣洪州营屯虞候严思、通事舍人边镐率兵攻之。遇贤问神，神不复语，群盗皆惧，遂执遇贤以降。

景以冯延巳、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梦锡直宣政殿，专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梦锡屡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纳。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齐王景遂参决，惟陈觉、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见者不得入。给事中萧俨上疏切谏，不报。侍卫军都虞候贾崇诣阁求见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见先帝所以成功业者，皆用众贤之谋，故延接疏远，未尝壅隔，然下情犹有不达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顿与臣下隔绝！臣老即死，恐无复一见颜色。"因泣下呜咽，景

为之动容，引与坐，赐食而慰之，遂寝所下令。

初，宋齐丘为昇谋篡杨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阳入九华山，昇屡招之，乃出。昇僭号，未几，齐丘以病罢相，出为洪州节度使。景立，复召为相，而陈觉、魏岑等皆为齐丘所引用。而岑与觉有隙，谮觉于景，左迁少府监。齐丘亦罢相为浙西节度使。齐丘不得意，愿复归九华山，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青阳一县。

二年二月，闽人连重遇、硃文进弑其君王延羲，文进自立。是时，延羲弟延政亦自立于建州，国号殷。王氏兄弟连兵累年，闽大乱，景因其乱遣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建州。延政闻唐且攻之，遣人绐福州曰："唐兵助我讨贼矣。"福州信之，共杀文进等以降，延政遣其从子继昌守福州。文徽军屯建阳，福州将李仁达杀王继昌自称留后，泉州将留从效亦杀其刺史黄绍颇，皆送款于文徽。

四年八月，文徽乘胜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剑浦、富沙三县，置剑州，迁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景遂欲罢兵，而查文徽、陈觉等皆言："仁达等余孽犹在，不若乘胜尽取之。"陈觉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达等。景以觉为宣谕使，召仁达朝金陵，仁达不从。觉惭，还至建州，矫命发汀、建、信、抚州兵攻仁达。时魏岑安抚漳、泉，闻觉起兵，亦擅发兵会觉。景大怒，冯延巳等为言："兵业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为招讨使、王建封为副使，益兵以会之，以延鲁、魏岑、陈觉皆为监军使。仁达送款于吴越，吴越以兵三万应仁达。觉等争功，进退不相应，延鲁与吴越兵先战，大败而走，诸军皆溃归。景怒，遣使者锁觉、延鲁至金陵。而冯延巳方为宰相，宋齐丘复自九华召为太傅，为稍解之，乃流觉蕲州、延鲁舒州。韩熙载上书切谏，请诛觉等，齐丘恶之，贬熙载和州司马。是岁，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而景方以觉等疲兵东南，不暇北顾。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冯延巳、谏议大夫魏岑乱政，与觉等同罪而不见贬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贬文蔚江州司士参军，亦罢延巳为少傅、岑为太子洗马。

五年，以景遂为太弟；景达为元帅，封齐王；南昌王冀为副元帅，封燕王。契丹遣使来聘，以兵部尚书贾潭报聘。

六年，汉李守贞反河中，遣其客将硃元来求援，景以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抚使，兵攻沭阳，闻守贞已败，乃还。是时，汉隐帝少，中国衰弱，淮北群盗多送款于景，景遣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

之。

八年，福州诈言“吴越戍兵乱，杀李仁达而遁”，遣人请建州节度使查文徽，文徽与剑州刺史陈诲下舟闽江趋应之。福州以兵出迎。诲曰：“闽人多诈难信，宜驻江岸徐图之。”文徽曰：“久则生变，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诲屯江口，进至西门，伏兵发，文徽被擒。诲与越人战，大败之，获其将马先进。景送先进还越，越亦归景文徽。是岁，楚王马希广为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九年秋，楚人囚希萼于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国大乱。景遣信州刺史边镐攻楚，破潭州，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为洪州节度使，希崇舒州节度使，以边镐为湖南节度使。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万载、上高四县，置筠州。以冯延巳、孙忌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广州刘晟乘楚之乱，取桂管，景遣将军张峦出兵争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库空虚，宰相冯延巳以克楚为功，不欲取费于国，乃重敛其民以给军，楚人皆怨而叛，其将刘言攻边镐，镐不能守，遁归。

十一年，金陵大火逾月。

十二年，大饥，民多疫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师南征，诏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盗据一方，僭称伪号。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逆。金全之据安陆，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迫夺闽、越，涂炭湘、潭，至于应接慕容，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乃拜李穀为行营都部署，攻自寿州始。是时，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景召齐丘还金陵，以刘彦贞为神武统军，刘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以距周师。李穀曰：“吾无水战之具，而使淮兵断正阳浮桥，则我背腹受敌。”乃焚其刍粮，退屯正阳。是时世宗亲征，行至圉镇，闻谷退军，曰：“吾军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进急趋正阳，曰：“唐兵且至，宜急击之。”刘彦贞等闻谷退军，果以为怯，急追之。比及正阳，而重进先至，军未及食而战，彦贞等遂败。彦贞之兵施利刃于拒马，维以铁索；又刻木为兽，号“捷马牌”；以皮囊布铁蒺藜于地。周兵见而知其怯，一鼓败之。世宗营于淝水之阳，徙浮桥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争之不得，而周师取滁州。景惧，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至徐州，称唐皇帝奉书，愿效贡赋，陈兄

事之礼，世宗不答。景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讷皆弃城走；延鲁削发为僧，为周兵所获。蕲州裨将李福杀其刺史王承隽降周。景益惧，始改名璟以避周庙讳，遣其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献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罢兵。世宗不报，分兵袭下扬、泰。景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为边将所执。光州刺史张承翰降周。

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辞益卑服，世宗犹不答，前遣钟谟等并晟、崇质皆留行在。而谟等请归取景表，尽献江北地，世宗许之，遣崇质、德明等还，始赐景书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艰，六纪于兹，瓜分鼎峙。自为声教，各擅蒸黎，交结四夷，凭凌上国。华风不竞，否运所钟，凡百有心，敦不兴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苟不能恢复内地，申画边疆，便议班旋，真同戏剧。至于削去尊称，愿输臣节，孙权事魏，萧詧奉周，古也虽然，今则不取。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德明等还，盛称世宗英武，景不悦。宋齐丘、陈觉等皆以割地无益，而德明卖国以图利。景怒，斩德明。遣元帅齐王景达与陈觉、边镐、许文缜率兵趣寿春，景达将硃元等复得舒、蕲、泰三州。夏，大雨，周师在扬、滁、和者皆却，诸将请要其险隘击之。宋齐丘曰："击之怨深，不如纵之以为德。"诫诸将闭壁，无得要战，故周师皆集于寿州。世宗屯于涡口，欲再幸扬州，宰相范质以师老泣谏，乃班师，以李重进攻庐、寿，向训守扬州。训请弃扬州，并力以攻寿春，乃封府库付主者，遣景旧将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负糗粮，以送周师。

十五年，景达遣硃元等屯紫金山，筑甬道以饷寿州。二月，世宗复南征，徙下蔡浮桥于涡口，为镇淮军，筑二城以夹淮。周师连破紫金诸寨。景达虽为元帅，兵事皆决于陈觉。觉与硃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贞客，反覆难信，景遣大将杨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愤怒，叛降于周，诸军皆溃，许文缜、边镐皆被执，景达以舟兵奔还金陵。刘仁赡病且死，其副使孙羽等以寿州降于周。世宗班师。景遣人焚扬州，驱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复南征，遂围濠州，刺史郭廷谓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师，然愿请命于唐而后降。"世宗为之缓攻，廷谓遣人请命于景，景许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师步骑数万，水陆齐进，军士作《檀来》之歌，声闻数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门。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师攻楚州，守将张彦卿、郑昭业城守

甚坚，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亲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坏，彦卿、昭业战死，周兵怒甚，杀戮殆尽。周师复取海、泰、扬州。世宗幸迎銮以临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自屈身去其名号，乃遣陈觉奉表，请传国与其世子而听命。

初，周师南征，无水战之具，已而屡败景兵，获水战卒，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战，命王环将以下淮。景之水军多败，长淮之舟，皆为周师所得。又造齐云船数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齐云舟大，不能过，乃开老鹳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战，以周兵非敌，且未能至江。及觉奉使，见舟师列于江次甚盛，以为自天而下，乃请曰："臣愿还国取景表，尽献江北诸州，如约。"世宗许之，始赐景书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劳其良苦而已。是时，扬、泰、滁、和、寿、濠、泗、楚、光、海等州，已为周得，景遂献庐、舒、蕲、黄，画江以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时显德五年也。

初，孙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问晟江南虚实，不对，世宗怒，杀晟。周已罢兵，景乃赠刘仁赡太师，追封晟鲁国公。世宗遣钟谟、冯延鲁归国。景复遣谟等朝京师，手自书表，称天地父母之恩不可报，又请降诏书同藩镇，遣谟面陈愿传位世子。世宗遣谟等还国，优诏以劳安之。景以谟为礼部侍郎、延鲁户部侍郎。

景为太子时；延鲁等皆出入东宫，礼部尚书常梦锡自昇世屡言不可使延鲁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鲁用事，梦锡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称臣，有语及朝廷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君等尝欲致君如尧、舜，今日自为小朝邪？"钟谟素善李德明，既归，而闻德明由宋齐丘等见杀，欲报其冤，未能发。陈觉，齐丘党也，与严续素有隙。觉尝奉使周，还言世宗以江南不即听命者，严续之谋，劝景诛续以谢罪。景疑之，谟因请使于周，验其事。景已割地称臣，乃遣谟入朝谢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续谋，愿赦之。世宗大惊，曰："续能为谋，是忠其主也，朕岂杀忠臣乎？"谟还，言觉奸诈，景怒，流觉饶州，杀之，宋齐丘坐觉党与，放还青阳，赐死。以太弟景遂为洪州节度使，燕王冀为太子。

景困于用兵，钟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谟尝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九月，太子冀卒，次子从嘉封吴王，居东宫。钟谟言从嘉轻肆，请立纪国公从善，景怒，贬谟国子司业，立从嘉为太子。世宗使人谓景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

害为子孙计。”景因营缉诸城，谋迁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迁，惟枢密使唐镐赞之，乃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从嘉监国，景迁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宫府营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归，景悔怒不已。唐镐惭惧，发疾卒。

六月，景卒，年六十四。从嘉嗣立，以丧归金陵，遣使入朝，愿复景帝号，太祖皇帝许之，乃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曰顺陵。

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景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建隆二年，景迁南都，立煜为太子，留监国。景卒，煜嗣立于金陵。母钟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圣尊后；立妃周氏为国后；封弟从善韩王，从益郑王，从谦宜春王，从度昭平郡公，从信文阳郡公。大赦境内。遣中书侍郎冯延鲁修贡于朝廷，令诸司四品已下无职事者，日二员待制于内殿。

三年，泉州留从效卒。景之称臣于周也，从效亦奉表贡献于京师，世宗以景故，不纳。从效闻景迁洪州，惧以为袭己，遣其子绍基纳贡于金陵，而从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张汉思。汉思老不任事，州人陈洪进逐之，自称留后，煜即以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铁钱，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当十。拜韩熙载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长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仪宣城公。

五年，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与谈论。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欲以平章事赠之，问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遂赠熙载平章事。熙载，北海将家子也，初与李穀相善。明宗时，熙载南奔吴，穀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谓穀曰：“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穀曰：“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师之征淮也，命穀为将，以取淮南，而熙载不能有所为也。

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

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诏煜赴阙，煜称疾不行，王师南征，煜遣徐铉、周惟简等奉表朝廷求缓师，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师，太祖赦之，封煜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其后事具国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时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师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铉朝于京师。铉居江南，以名臣自负，其来也，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及其将见也，大臣亦先入请，言铉博学有材辩，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明日，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太祖徐召之升，使毕其说。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其说累数百言。太祖曰："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攈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据汤悦所撰《江南录》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岁尽献淮南十四州，画江为界。"保大十五年，乃周显德四年也。案《五代旧史》及《世宗实录》，显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复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尽献淮南诸州，画江为界，当是保大十六年也。悦等南唐故臣，记其目见之事，何其差缪？而《九国志》、《纪年通谱》之类，但以悦书为正，不复参校，遂皆差一年。至于景灭闽国，是保大四年，《江南录》书于三年，亦差一年，已具《闽世家》注。或疑景立逾年而改元，则灭闽国当为三年，周取淮南当为十五年不差，但《江南录》误于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诸书参校，闽人杀王延羲，当晋开运元年，周师始伐南唐当显德二年。据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则开运元年为保大二年，显德二年为保

大十三年。今《江南录》书延羲被杀于二年，周师始伐于十三年，则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误，而悦等书灭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尔。昪自晋天福二年建国，至皇朝开宝八年国灭，凡三十九年。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　，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黄巢陷长安，僖宗在蜀，忠武军将鹿晏弘以兵八千属杨复光讨贼，巢败走，复光以其兵为八都，都将千人，建与晏弘皆为一都头。复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过剽略。行至兴元，逐节度使牛丛，自称留后。僖宗即以晏弘为节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头皆领属州刺史。已而晏弘拥众东归，陷陈、许，建与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号“随驾五都”，以属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为养子。僖宗还长安，使建与晋晖等将神策军宿卫。

光启元年，河王重荣与令孜争盐池，重荣召晋兵犯京师，僖宗幸凤翔。二年三月，移幸兴元，以建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行至当涂驿，李昌符焚栈道，栈道几断，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寝，既觉，涕泣，解御衣赐之。

僖宗已至兴元，令孜以谓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惧且得罪，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为西川监军，杨复恭代为军容使。复恭出建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敬瑄患之，以问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

东川顾彦朗与建有旧，建闻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谓彦朗曰：“十军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即以其家属托彦朗，选精兵二千，驰之成都。行至鹿头关，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击破鹿头关，取汉州。彦朗闻之，出兵助建，军于学射。敬瑄遣将句惟立逆建，建击败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敬瑄发兵七万益行章，与建相持濛阳、新都百余日。昭宗遣左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诏彦朗等罢兵。彦朗请以大臣镇蜀，因为建求旌节。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建节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将彦朗等兵讨之。昭宗以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久之，不克，建谓昭度曰：“公以数万之众，困两川之人，而师久无功，奈何？且唐室多故，东方诸镇，兵接都畿，公当归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蛮夷之国，不足以留公。”昭度迟疑未决，建遣军士擒昭度亲吏于军门，脔而食之，建入白曰：“军士饥，须此为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节与建而东。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

山行章屯广都，建击败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资、简、戎、茂、嘉、邛诸州皆杀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军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开门迎建。建将入城，以张勍为都虞候，戒其军士曰：“吾以张勍为虞候矣，汝等无犯其令，幸勍执而见我，我尚活汝，使其杀而后白，吾亦不能诘也。”建入城，军士剽略，勍杀百人而止。后建迁敬瑄于雅州，使人杀之；复以令孜为监军，既而亦杀之。大顺二年十月，唐以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

东川顾彦朗卒，其弟彦晖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赐彦晖东川旌节，绵州刺史常厚执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简、王宗涤等讨厚。自彦朗死，建欲图并东川而未有以发，及李简等讨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晖必出犒师，即与俱来，无烦吾再举也。”简等击厚，败之钟阳，厚走还绵州，以唐旌节还道弼而出之。彦晖已得节，辞疾不出犒军。乾宁二年，建遣王宗涤攻之。十二月，宗涤败彦晖于楸林，斩其将罗璋，遂围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简诏建罢兵，建收兵还成都。黔南节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

四年，宗涤复攻东川，别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峡，取渝、泸州。五月，建自将攻东川，昭宗遣谏议大夫李洵、判官韦庄宣谕两川，诏建罢兵。建不奉诏，乃责授建南州刺史，以郯王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代建为西川节度使。茂贞拒命，乃复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彦晖自杀。彦晖将顾彦瑶顾城已危，谓诸将吏曰：“事公当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宾铁剑曰：“事急而有叛者，当齿此剑！”及城将破，彦瑶与彦晖召集将吏饮酒，遂与之俱死。建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唐即以宗涤为节度使，于是并有两川之地。

是时，凤翔李茂贞兼据梁、洋、秦、陇，数以兵侵建。天复元年，

梁太祖兵诛宦者，宦者韩全诲等劫天子幸凤翔，梁兵围之，茂贞闭城拒守经年，力窘，求与梁和。建间遣人聘茂贞，许以出兵为援，劝其坚壁勿和。遣王宗涤将兵五万，声言迎驾，以攻兴元，执其节度使李继业，而武定节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时，荆南成汭死，襄州赵匡凝遣其弟匡明袭据之，建乘其间，攻下夔、施、忠、万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六年，又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

七年，梁灭唐，遣使者谕建，建拒而不纳。建因驰檄四方，会兵讨梁，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

是岁正月，巨人见青城山。六月，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诸子为王，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唐袭为枢密使，郑骞为御史中丞，张格、王锴皆为翰林学士，周博雅为成都尹。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浚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玭等百余人，并见信用。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为太师。宗佶本姓甘氏，建为忠武军卒时掠得之，养以为子，后以军功累迁武信军节度使。后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长，宗佶以养子心不自安，与郑骞等谋，求为大司马，总六军，开元帅府，凡军事便宜行而后闻。建以宗佶创业功多，优容之。唐袭本以舞僮见幸于建，宗佶尤易之，后为枢密使，犹名呼袭，袭虽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谨。建闻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枢密使，是将反也。"宗佶求大司马，章三上，建以问袭，袭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与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请不已，建叱卫士扑杀之，并赐骞死。六月，以遂王宗懿为皇太子。建加尊号英武睿圣皇帝。七月，驺虞见武定。

二年，颁《永昌历》。广都嘉禾合穗。

三年八月，有龙五十见洵阳水中。十月，麟见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贞自为梁所围，而山南入于蜀，地狭势孤，遂与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与，以王宗侃为北路都统，宗佑、宗贺、唐袭为三面招讨使以攻岐。战于青泥，宗

侃败绩，退保西县，为茂贞兵所围。建自将击之，岐兵败，解去，建至兴元而还。加尊号曰英武睿圣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号曰英武睿圣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为监军也，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欧阳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献。五月，梁遣光禄卿卢玭来聘，推建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张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国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杀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过尔，不可以绝两国之欢。”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将作监李纮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剑州木连理。六月，麟见文州。十二月，黄龙见富义江。

三年正月，麟见永泰。五月，驺虞见壁山，有二鹿随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杀太子少保唐袭。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后更名宗坦，建得铜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余字，建以为符谶，因取之以名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为人犭叚喙齵齿，多材艺，能射钱中孔，尝自抱画球掷马上，驰而射之，无不中。年十七，为皇太子，判六军，创天武神机营，开永和府，置官属。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唐袭，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屡谑于朝，建惧其交恶，乃罢袭枢密使，出为兴元节度使。已而袭罢归，元膺廷疏其过失，建益不悦。是月七夕，元膺召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毛文锡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来，峭与文锡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锡离间语。建怒，将罪之。元膺出而袭入，建以问之，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尔！”建疑之，袭请召营兵入卫。元膺初不为备，闻袭召兵，以为诛己，乃与伶人安悉香、军将喻全殊率天武兵自卫，遣人擒峭及文锡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将徐瑶、常谦率兵出拒袭，与袭战神武门，袭中流矢，坠马死。建遣王宗贺以兵讨之，元膺兵败皆溃去，元膺匿跃龙池槛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识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谕之，宗翰未至，为卫兵所杀。建乃立其幼子郑王宗衍为太子。白龙见邛州江。

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寿败之于瞿唐。八月，杀黔南节度使王宗训。冬，南蛮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范击败之于大渡河。麟见昌州。

五年，起寿昌殿于龙兴宫，画建像于壁；又起扶天阁，画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宫室。遣王宗俦等攻岐，取其秦、凤、阶、成

四州，至大散关。梁叛将刘知俊在岐，于是特以其族来。

通正元年，遣王宗绾等率兵十二万出大散关攻岐，取陇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以实之，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黄龙见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汉。

天汉元年，杀刘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复国号蜀。

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内宠，贤妃徐氏与妹淑妃，皆以色进，专房用事，交结宦者唐文扆等干与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军，事无大小，皆决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卫，谋尽去建故将。故将闻建疾，皆不得入见，久之，宗弼等排闼入，言文扆欲为变，乃杀之。建因以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必不为太子用，思择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为枢密使判六军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卫王宗仁，简王元膺，赵王宗纪，豳王宗辂，韩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杰，鲁王宗鼎，兴王宗泽，薛王宗平。而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也，以母宠得立为皇太子，开崇贤府，置官属，后更曰天策府。衍为人方颐大口，垂手过膝，顾目见耳，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辂貌类己，而信王宗杰于诸子最材贤，欲于两人择立之。而徐妃专宠，建老昏耄，妃与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贵，又讽宰相张格赞成之，衍由是得为太子。

建卒，衍立，谥建曰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号昭圣皇后，后建数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

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尝以九日宴宣华苑，嘉王宗寿以社稷为言，言发泣涕。韩昭等曰：“嘉王酒悲尔！”诸狎客共以慢言谑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

蜀人富而喜遨，当王氏晚年，俗竞为小帽，仅覆其顶，俯首即堕，谓之“危脑帽”。衍以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间，

民间以大帽识之，因令国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状如锥。而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硃粉，号“醉妆”，国中之人皆效之。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号为圣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于西县，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其还也，自阆州浮江而上，龙舟画舸，昭耀江水，所在供亿，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还成都。

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天雄军，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为宣徽使，承休妻严氏，有绝色，衍通之。是时，唐庄宗灭梁，蜀人皆惧。庄宗遣李严聘蜀，衍与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帘帷珠翠，夹道不绝。严见其人物富盛，而衍骄淫，归乃献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继岌、郭崇韬伐蜀。是岁，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岁常猎于子来山。是岁，又幸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以王承休妻严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谏，衍不听。行至梓潼，大风发屋拔木，太史曰：“此贪狼风也，当有败军杀将者。”衍不省。衍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衍惧，遽还。唐师所至，州县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绵谷，遣王宗勋、宗俨、宗昱率兵以拒唐师。宗勋等至三泉，望风退走。衍诏宗弼诛宗勋等，宗弼反与宗勋等合谋，送款于唐师。衍自绵谷还成都，百官及后宫迎谒七里亭，衍杂宫人作回鹘队以入。明日，御文明殿，与其群臣相对涕泣。而宗弼亦自绵谷驰归，登太玄门，收成都尹韩昭、宦者宋光嗣、景润澄、欧阳晃等杀之，函首送于继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迁衍于天启宫。魏王继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缚舆榇，出降于七里亭。

庄宗召衍入洛，赐衍诏曰：“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诏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伪宰相王锴、张格、瘐传素、许寂、翰林学士李旻等，及诸将佐家族数千人以东。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驿，庄宗用伶人景进计，遣宦者向延嗣诛其族。衍母徐氏临刑呼曰：“吾兒以一国迎降，反以为戮，信义俱弃，吾知其祸不旋踵

矣！”衍妾刘氏，鬓发如云而有色，行刑者将免之，刘氏曰：“家国丧亡，义不受辱！”遂就死。

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录为养子。建攻顾彦晖，宗弼常以建语泄之彦晖者，彦晖败，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师兼中书令、判六军，辅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宝奉魏王及郭崇韬，求为西川节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献为？”居数日，为崇韬所杀。

宗寿，许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录之为子。宗寿好学，工琴奕，为人恬退，喜道家之术，事建时为镇江军节度使。衍既立，宗寿为太子太保奉朝请，以炼丹养气自娱。衍为淫乱，独宗寿常切谏之，后为武信军节度使。唐师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尝以书招之，独宗寿不降。闻衍已衔璧，大恸，从衍东迁，至岐阳，以赂赂守者，得入见衍，衍泣下沾襟，曰：“早从王言，岂有今日！”衍死，宗寿走渑池，闻庄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诣京师，上书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为保义军行军司马，封衍顺正公，许以诸侯礼葬之。宗寿得王氏十八丧，葬之长安南三赵村。

呜呼，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

龙之为物也，以不见为神，以升云行天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可以为妖矣！凤凰，鸟之远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命夔作乐，乐声和，鸟兽闻之皆鼓舞。当是之时，凤凰适至，舜之史因并记以为美，后世因以凤来为有道之应。其后凤凰数至，或出于庸君缪政之时，或出于危亡大乱之际，是果为瑞哉？麟，兽之远人者也。昔鲁哀公出猎，得之而不识，盖索而获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书于《春秋》曰“西狩获麟”者，讥之也。“西狩”，非其远也；“获麟”，恶其尽取也。狩必书地，而哀公驰骋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举，故书“西”以包众地，谓其举国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识之兽也，以见公之穷山竭泽而尽取，至于不识之兽，皆搜索而获之，故曰“讥之也”。圣人已没，而异端之说兴，乃以麟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谶纬诡怪之言。凤尝出于舜，以为瑞，犹有说也，及其后出于乱世，则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一出，其一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龟，玄物也，污泥川泽，不可胜数，其死而贵于卜官者，

用适有宜尔。而《戴氏礼》以其在宫沼为王者难致之瑞，《戴礼》杂出于诸家，其失亦以多矣。驺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诗》曰："吁嗟乎驺虞！"贾谊以谓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之为兽者，其出于近世之说乎？

夫破人之惑者，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几惑者有以思焉。

据《前蜀书》、《运历图》、《九国志》，皆云建以唐大顺二年入成都为西川节度使，天复七年九月建号，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为定。惟《旧五代史》云"龙纪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号改元"者缪也。至后唐同光三年蜀灭，则诸书皆同。自大顺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后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人也。其叔父迁，当唐之末，据邢、洺、磁三州，为晋所虏。晋王以迁守泽潞，梁兵攻晋，迁以泽潞降梁。知祥父道，独留事晋而不显。及知祥壮，晋王以其弟克让女妻之，以为左教练使。庄宗为晋王，以知祥为中门使。前此为中门使者多以罪诛，知祥惧，求他职，庄宗命知祥荐可代己者，知祥因荐郭崇韬自代，崇韬德之，知祥迁马步军都虞候。庄宗建号，以太原为北京，以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继岌代蜀，郭崇韬为招讨使，崇韬临诀，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择帅以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庄宗遂以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祥驰至京师，庄宗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昔，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兒尔，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异产，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韬已死。魏王继岌引军东归，先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知祥遣大将李仁罕会任圜、董璋等兵击破延孝，知祥得其将李肇、侯弘实及其兵数千以归。而庄宗崩，魏王继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益置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七万余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分将之。

初，魏王之班师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钱六百万缗以犒军，其余者犹二百万。任圜自蜀入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余钱。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仆卿赵季良赍官告赐之，因以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军余钱送京师，且制置两川征赋。知祥怒，不奉诏。然知祥与季良有旧，遂留之。

枢密使安重诲颇疑知祥有异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镇蜀，庄宗以宦者焦彦宾为监军，明宗入立，悉诛宦者，罢诸道监军。彦宾已罢，重诲复以客省使李严为监军。严前使蜀，既归而献策伐蜀，蜀人皆恶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宾以例罢，而诸道皆废监军，独吾军置之，是严欲以蜀再为功也。"掌书记母昭裔及诸将吏皆请止严而无内，知祥曰："吾将有以待其来！"严至境上，遣人持书候知祥，知祥盛兵见之，

冀严惧而不来，严闻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严至成都，知祥置酒召严。是时，焦彦宾虽罢，犹在蜀，严于怀中出诏示知祥以诛彦宾，知祥不听，因责严曰："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目客将王彦铢执严下，斩之。明宗不能诘。

初，知祥镇蜀，遣人迎其家属于太原，行至凤翔，凤翔节度使李从□严闻知祥杀李严，以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诘，而欲以恩信怀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谕知祥，并送琼华公主及其子昶等归之。

知祥因请赵季良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皆与参决。三年，唐徙季良为果州团练使，以何瓒为节度副使。知祥得制书匿之，表留季良，不许。乃遣其将雷廷鲁至京师论请，明宗不得已而从之。是时，瓒行至绵谷，惧不敢进，知祥乃奏瓒为行军司马。

是岁，唐师伐荆南，诏知祥以兵下峡，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兴死，其子从诲请命，知祥请罢戍兵，不许。知祥讽重威以兵鼓噪，溃而归，唐以诏书劾重威，知祥奏请无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为必反。

四年，明宗将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责知祥助礼钱一百万缗。知祥觉唐谋欲困己，辞不肯出。久之，请献五十万而已。初，魏王继岌东归，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听言事者，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谓唐将致讨。自璋镇东川，未尝与知祥通问，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结。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许，以问赵季良，季良以为宜合从以拒唐，知祥乃许。于是连表请罢还唐所遣节度使、刺史等。明宗优诏慰谕之。

长兴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书令。初，知祥与璋俱有异志，而重诲信言事者，以璋尽忠于国，独知祥可疑，重诲犹欲倚璋以图知祥。是岁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阆州，擒李仁矩杀之。是月应圣节，知祥开宴，东北望再拜，俯伏呜咽，泣下沾襟，士卒皆为之歔欷，明日遂举兵反。

是秋，明宗改封琼华公主为福庆长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无遣使就籓册命之仪。诏有司草具新仪，乃遣秘书监刘岳为册

使。岳行至凤翔，闻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诏削夺知祥官爵，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知祥遣李仁罕、张业、赵廷隐将兵三万人会璋攻遂州，别遣侯弘实将四千人助璋守东川，又遣张武下峡取渝州。唐师攻剑门，杀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剑门。璋来告急，知祥大骇，遣廷隐分兵万人以东，已而闻唐军止剑州不进，喜曰："使唐军急趋东川，则遂州解围，吾势沮而两川摇矣。今其不进，吾知易与尔。"十二月，敬瑭及廷隐战于剑门，唐师大败。张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将袁彦超代将其军，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鲁奇死之，知祥以仁罕为武信军留后，遣人驰鲁奇首示敬瑭军，敬瑭乃班师。利州李彦珂闻唐军败东归，乃弃城走，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军留后。李仁罕进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赵季良为留后。

是时，唐军涉险，以饷道为艰，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军亦旋，所在守将又皆弃城走。明宗忧之，以责安重诲。重诲惧，遽自请行。而重诲亦以被谗得罪死。明宗谓致知祥等反，由重诲失策，及重诲死，乃遣西川进奏官苏愿、进奉军将杜绍本西归招谕知祥，具言知祥家属在京师者皆无恙。

知祥闻重诲诛死，而唐厚待其家属，乃邀璋欲同谢罪，璋曰："孟公家属皆存，而我子孙独见杀，我何谢为！"知祥三遣使往见璋，璋不听，乃遣观察判官李昊说璋，璋益疑知祥卖己，因发怒，以语侵昊。昊乃劝知祥攻之。而璋先袭破知祥汉州，知祥遣赵廷隐率兵三万，自将击之，阵鸡距桥。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锦袍，使持书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军士皆噪曰："徒曝我于日中，何不速战？"璋即麾军以战。兵始交，璋偏将张守进来降，知祥乘之，璋遂大败，走。过金雁桥，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岂有杀父以求生者乎，宁俱就死！"因与璋俱走。知祥遣赵廷隐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见杀，光嗣自缢死，知祥遂并有东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谢唐。

唐枢密使范延光曰："知祥虽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势，以为两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归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间谍致此危疑，抚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宁妻孟氏，知祥妹也。庄宗已杀克宁，孟氏归于知祥，其子瑰，留事唐为供奉官。明宗即遣瑰归省其母，因赐知祥诏书招慰之。知祥兼据两川，以赵季良为武泰军留后、李仁罕武信军留后、赵廷隐保宁军留后、张业宁江军留后、李肇昭武军留后。季良等因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议未决而瑰至蜀。知祥见瑰倨慢。九月，瑰自蜀还，得知祥表，请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其余刺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请封蜀王，且言福庆公主已卒。明宗

为之发哀，遣阁门使刘政恩为宣谕使。政恩复命，知祥始遣其将硃滉来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遣工部尚书卢文纪册封知祥为蜀王，而赵季良等五人皆拜节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数万人，知祥皆厚给其衣食，因请送其家属，明宗诏谕不许。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闰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国号蜀。以赵季良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李昊为翰林学士。

三月，唐潞王举兵于凤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讨之，思同兵溃，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钊等至成都，知祥宴劳之，虔钊奉觞起为寿，知祥手缓不能举觞，遂病，以其子昶为皇太子监国。知祥卒，谥为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为两川节度使，昶为行军司马。知祥僭号，以昶为东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监国。知祥已卒而秘未发，王处回夜过赵季良，相对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专伺时变，当速立嗣君以绝非望，泣无益也。"处回遂与季良立昶，而后发丧。昶立，不改元，仍称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庆政。

明德三年三月，荧惑犯积尸，昶以谓积尸蜀分也，惧，欲禳之，以问司天少监胡韫，韫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为鹑首之次，鹑首，秦分也，蜀虽属秦，乃极南之表尔。前世火入鬼，其应在秦。晋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积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权见杀。义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硃龄石见杀。而蜀皆无事。"乃止。

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昶大悟，即日出之，赐保贞金数斤。有上书者，言台省官当择清流，昶叹曰："何不言择其人而任之？"左右请以其言诘上书者，昶曰："吾见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皆见嘉纳，奈何劝我拒谏耶！"

然昶年少不亲政事，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宽厚，多优纵之，及其事昶，益骄蹇，多逾法度，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而李仁罕、张业尤甚。昶即位数月，执仁罕杀之，并族其家。是时，李

肇自镇来朝，杖而入见，称疾不拜，及闻仁罕死，遽释杖而拜。

广政九年，赵季良卒，张业益用事。业，仁罕甥也。仁罕被诛时，业方掌禁兵，昶惧其反，乃用以为相，业兼判度支，置狱于家，务以酷法厚敛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执而杀之。王处回、赵廷隐相次致仕，由是故将旧臣殆尽。昶始亲政事，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

是时，契丹灭晋，汉高祖起于太原，中国多故，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汉将赵思绾据永兴、王景崇据凤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何建出陇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应思绾。昶相母昭裔切谏，以为不可，然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乃遣安思谦益兵以东。已而汉诛思绾、景崇，虔钊等皆罢归，而思谦耻于无功，多杀士卒以威众。昶与翰林使王藻谋杀思谦，而边吏有急奏，藻不以时闻，辄启其封，昶怒之。其杀思谦也，藻方侍侧，因并擒藻斩之。

十二年，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

十三年，昶加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军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贽雅王，仁裕嘉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韩继勋为雄武军节度，闻周师来伐，叹曰："继勋岂足以当周兵邪！"客省使赵季札请行，乃以季札为秦州监军使。季札行至德阳，闻周兵至，遽驰还奏事。昶问之，季札惶惧不能道一言，昶怒杀之，乃遣高彦俦、李廷珪出堂仓以拒周师。彦俦大败，走青泥，于是秦、成、阶、凤复入于周。昶惧，分遣使者聘于南唐、东汉，以张形势。

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归之，昶亦归所获周将胡立于京师，因寓书于世宗，世宗怒昶无臣礼，不答。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诸国皆惧。荆南高保融以书招昶使归周，昶以前尝致书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宝，生七岁而卒，太常言无服之殇无赠典，昶问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评生四岁而卒，赠扬州大都督，封肃王，此故事也。"昶乃赠玄宝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为皇太子。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

据险一方，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宋兴，已下荆、潭，昶益惧，遣大程官孙遇以蜡丸书间行东汉，约出兵以挠中国，遇为边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诏伐蜀，遣王全斌、崔彦进等出凤州，刘光义、曹彬等出归州；诏八作司度右掖门南、临汴水为昶治第一区，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昶。

昶遣王昭远、赵彦韬等拒命。昭远，成都人也，年十三，事东郭禅师智諲为童子。知祥尝饭僧于府，昭远执巾履从智諲以入，知祥见之，爱其惠黠。时昶方就学，即命昭远给事左右，而见亲狎。昶立，以为卷帘使。枢密使王处回致仕，昶以枢密使权重难制，乃以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然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昶母李太后常为昶言昭远不可用，昶不听。昭远好读兵书，以方略自许。兵始发成都，昶遣李昊等饯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谓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兒，取中原如反掌尔！"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喆辇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全斌至三泉，遇昭远，击败之。昭远焚吉柏江浮桥，退守剑门。军头向韬得蜀降卒言："来苏小路，出剑门南清强店，与大路合。"全斌遣偏将史延德分兵出来苏，北击剑门，与全斌夹攻之，昭远、彦韬败走，皆见擒。玄喆闻昭远等败，亦逃归。

刘光义攻夔州，守将高彦俦战败，闭牙城拒守，判官罗济劝其走，彦俦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虽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又劝其降，彦俦不许，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溃，将帅多被擒获。昶问计于左右，老将石頵以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宜聚兵坚守以敝之。昶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时乾德三年正月也。自兴师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为翰林学士，衍之亡也，昊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

昶至京师，拜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为人明辩，甚见优礼，诏书呼为"国母"，尝召见劳之曰："母善自爱，无戚戚思蜀，他日当送母归。"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归老故乡，不胜大愿。"是时刘钧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刘钧，当如母愿。"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为！"因不食而卒。其余事具国史。

知祥兴灭年数甚明，诸书皆同，盖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国灭，凡四十一年。惟《旧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缪也。

南汉世家第五

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　　，因家焉。父谦，为广州牙将。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去略湖、湘间，广州表谦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以西。岁余，有兵万人，战舰百余艘。谦三子，曰隐、台、岩。

谦卒，广州表隐代谦封州刺史。乾宁中，节度使刘崇龟死，嗣薛王知柔代为帅，行至湖南，广州将卢琚、覃□作乱，知柔不敢进。隐以封州兵攻杀琚、□，迎知柔，知柔辟隐行军司马。其后徐彦若代知柔，表隐节度副使，委以军政。彦若卒，军中推隐为留后。天祐二年，拜隐节度使。梁开平元年，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军节度、安南都护。三年，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南平王。

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浚、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学博士，浚崇望之子，以避乱往；衡德裕之孙，唐右补阙，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因避乱往，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术事人，常称疾不起，隐亦客之。洞潜初为邕管巡官，秩满客南海，隐常师事之，后以为节度副使，及□僭号，为陈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

乾化元年，进封隐南海王。是岁卒，年三十八。弟□立。

□，初名岩，谦庶子也。其母段氏生□于外舍，谦妻韦氏素妒，闻之怒，拔剑而出，命持□至，将杀之。及见而悸，剑辄堕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后三日，卒杀段氏，养□为己子。及长，善骑射，身长七尺，垂手过膝。

隐为行军司马，□亦辟薛王府谘议参军。隐镇南海，□为副使。隐卒，□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检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隐官爵授□，袭封南海王。

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隐始亦自立。是时，交州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叶

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卢光稠据虔州以攻岭上，其弟光睦据潮州，子延昌据韶州；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刺史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能制。隐攻韶州，□曰："韶州所赖者光稠，击之，虔人必应，应则首尾受敌，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隐不听，果败而归，因尽以兵事付□。□悉平诸寨，遂杀昌鲁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败卢氏，取潮、韶。又西与马殷争容、桂，殷取桂管，虏士政；□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隐、□自梁初受封爵，禀正朔而已。

贞明三年，□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谦圣武皇帝，隐襄皇帝，立三庙。置百官，以杨洞潜为兵部侍郎，李衡礼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赵光胤兵部尚书，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焉。

□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支解、刳剔之刑，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国号汉。□初欲僭号，惮王定保不从，遣定保使荆南，及还，惧其非己，使倪曙劳之，告以建国。定保曰："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在，四方其不取笑乎！"□笑曰："吾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也。"

三年，册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楚王殷女也。

四年春，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

七年，唐庄宗入汴，□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询中国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词还，言唐必乱，不足忧，□大喜。又性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呼唐天子为"洛州刺史"。是岁，云南骠信郑旻遣使致硃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昭淳好学有文辞，□与游宴赋诗，□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隐女增城县主妻旻。

八年，作南宫，王定保献《南宫七奇赋》以美之。□初名岩，又更曰陟。

九年，白龙见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龙，又更名龚，以应龙见之祥。有胡僧言：“谶书‘灭刘氏者龚也。’”□乃采《周易》“飞龙在天”之义为“□”字，音“俨”，以名焉。

四年，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于贺江，□惧，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内，改元曰大有。遣将苏章以神弩军三千救封州，章以两铁索沈贺江中，为巨轮于岸上，筑堤以隐之，因轻舟迎战，阳败而奔，楚人逐之，章举巨轮挽索锁楚舟，以强弩夹江射之，尽杀楚人。

三年，遣将李守鄘、梁克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登义凤楼受俘，谓承美曰：“公常以我为伪廷，今反面缚，何也？”承美顿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颢子也。克贞又攻占城，掠其宝货而归。

四年，爰州杨廷艺叛，攻交州刺史李进，进遁归。□遣承旨程宝攻廷艺，宝战死。

五年，封子耀枢邕王，龟图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晋王，洪昌越王，洪弼齐王，洪雅韶王，洪泽镇王，洪操万王，洪杲循王，洪□息王，洪邈高王，洪简同王，洪建益王，洪济辨王，洪道贵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

九年，遣将军孙德晟攻蒙州，不克。

十年，交州牙将皎公羡杀杨廷艺自立，廷艺故将吴权攻交州，公羡来乞师。□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以兵驻海门，权已杀公羡，逆战海口，植铁橛海中，权兵乘潮而进，洪操逐之，潮退舟还，轹橛者皆覆，洪操战死，□收余众而还。

十五年，□卒，年五十四，谥天皇大帝，庙号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子耀枢、龟图皆早死，玢次当立。□病卧寝中，召右仆射王翻与语，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寿、俊虽长，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类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因泣下歔欷。翻为□谋，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后立洪昌为太子。议已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以告之，益谏曰：“少者得立，长者争之，祸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赵昭仪为皇太妃，以晋王洪熙辅政。

玢立，果不能任事。□在殡，召伶人作乐，饮酒宫中，裸男女以为乐，或衣墨缞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妖人张遇贤，自称中天八国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贤围洪昌等于钱帛馆，裨将万景忻、陈道庠力战，挟二王溃围而走。玢莫能省，岭东皆乱。

洪熙日益进声妓诱玢为荒恣。玢亦颇疑诸弟图己，敕宦官守宫门，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阴遣陈道庠养勇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强、少良、何昌廷等，习为角牴以献玢。玢宴长春宫以阅之，玢醉起，道庠与思潮等随至寝门拉杀之，尽杀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谥曰殇。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晋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应乾，以洪昌为兵马元帅，知政事，洪杲副元帅，刘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杀兄，立不顺，惧众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众。已而洪杲屡请讨贼，阴劝晟诛思潮等以止外议。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诣佛前祝曰："洪杲误念，来生王宫，今见杀矣。后世当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与家人诀别，然后赴召，至则杀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群臣上尊号曰大圣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华宫，晟使盗刺杀之。晟自杀洪杲，由是与诸弟有隙，而洪昌最贤，□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镇王洪泽居邕州，有善政，是岁凤皇见邕州，晟怒，使人酖杀之。而诸弟相次见杀。

三年，杀其弟洪雅，又杀刘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陈道庠惧，不自安，其友邓伸以荀悦《汉纪》遗之，道庠莫能晓，伸骂曰："憝獠！韩信诛而彭越醢，皆在此书矣！"道庠悟，益惧。晟闻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狱，皆斩之于市，夷其族。以右仆射王翻为英州刺史，使人杀之于路。

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济、洪简、洪建、洪□、洪昭，同日皆见杀。

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许。允章还，晟曰："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是时，马希广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乱，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状。晟乃遣巨象指挥使吴珣、内侍吴怀恩攻贺州，已克之，楚人来救，珣凿大阱于城下，覆箔于上，以土傅之，楚

兵迫城，悉陷阱中，死者数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连、宜、严、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还。

九年冬，又遣内侍潘崇彻攻郴州，李景兵亦在，与崇彻遇，战，大败景兵于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赟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宦者林延遇、宫人卢琼仙，内外专恣为杀戮，晟不复省。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项，拔剑斩之以试剑，因并斩其首。明日酒醒，复召玉楼侍饮，左右白已杀之，晟叹息而已。

十年，湖南王进逵以兵五万率溪洞蛮攻郴州，潘崇彻败进逵于□豪石，斩首万余级。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继兴卫王，璇兴桂王，庆兴荆王，保兴祥王，崇兴梅王。

十二年，晟亲耕藉田。交州吴昌浚遣使称臣，求节钺。昌浚者，权子也。权自□时据交州，□遣洪操攻之，洪操战死，遂弃不复攻。权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浚立，始称臣于晟。晟遣给事中李玙以旌节招之，玙至白州，浚使人止玙曰："海贼为乱，道路不通。"玙不果行。晟杀其弟洪邈。

十三年，又杀其弟洪政，于是□之诸子尽矣。显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贡于京师，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忧形于色。又尝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间，出书占之，叹曰："吾当之矣！"因为长夜之饮。

十六年，卜葬域于城北，运甓为圹，晟亲临视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继兴，封卫王。晟卒，以长子立，改元曰大宝。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澄枢等既专政，鋹乃与宫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省事。延寿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于内殿设帐幄，陈宝贝，胡子冠远游冠，衣紫霞裾，坐帐中宣祸福，呼鋹为太子皇帝，国事皆决于胡子，卢琼仙、

龚澄枢等争附之。胡子乃为鋹言："澄枢等皆上天使来辅太子，有罪不可问。"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深嫉之，数请诛宦官，宦官皆仄目。

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与礼官登坛，四顾指麾，宦者许彦真望见之曰："此谋反尔！"乃拔剑升坛，允章迎叱之，彦真驰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狱，遣礼部尚书薛用丕治之。允章与用丕有旧，因泣下曰："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而子报仇邪？"复入白鋹，并捕二子系狱，遂族诛之。陈延寿谓鋹曰："先帝所以得传陛下者，由尽杀群弟也。"劝鋹稍诛去诸王。鋹以为然，杀其弟桂王璇兴。是岁，建隆元年也。鋹将邵廷琄言于鋹曰："汉乘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有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而治，自然之势也。今闻真主已出，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劝鋹修兵为备，不然，悉珍宝奉中国，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为虑，恶廷琄言直，深恨之。

四年，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余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讽群臣入贺。

五年，鋹以宦者李托养女为贵妃，专宠。托为内太师，居中专政。许彦真既杀钟允章，恶龚澄枢等居己上，谋杀之。澄枢使人告彦真反，族诛之。

七年，王师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将暨彦赟与其刺史陆光图皆战死，余众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师。会王师退舍，廷琄训士卒，修战备，岭人倚以为良将。有谮者投无名书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赐死；士卒排军门见使者，诉廷琄无反状，不能救，为立祠于洸口。

八年，交州吴昌文卒，其佐吕处玶与峰州刺史乔知祐争立，交趾大乱，驩州丁琏举兵击破之，鋹授琏交州节度。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两首四臂。是时，太祖皇帝诏李煜谕鋹使称臣，鋹怒，囚煜使者龚慎仪。

十三年，诏潭州防御使潘美出师，师次白霞。鋹遣龚澄枢守贺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备。是岁秋，潘美平贺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连州。鋹喜曰："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

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开宝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将潘崇彻先降。师次泷头，鋹遣使请和，求缓师。二月，师度马迳，鋹遣其右仆射萧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复令整兵拒命。美等进师，鋹遣其弟祥王保兴率文武诣美军降，不纳。龚澄枢、李托等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尔，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尽焚其府库、宫殿。鋹以海舶十余，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师次白田，鋹素衣白马以降。献俘京师，赦鋹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其后事具国史。

隐兴灭年世，诸书皆同。盖自唐天祐二年隐为广州节度使，至皇朝开宝四年国灭，凡六十七年。《旧五代史》以梁贞明三年□僭号为始，故曰五十五年尔。

楚世家第六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权遣孙儒、刘建峰将兵万人属其弟宗衡，略地淮南　，殷初为儒裨将。宗衡等攻杨行密于扬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权，宗权数召儒等，儒不欲还，宗衡屡趋之，儒怒，杀宗衡，自将其兵取高邮，遂逐行密。行密据宣州，儒以兵围之，久不克，遣殷与建峰掠食旁县。儒战败死，殷等无所归，乃推建峰为帅，殷为先锋，转攻豫章，略虔、吉，有众数万。乾宁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邓处讷发邵州兵戍龙回关，建峰等至关，降其戍将蒋勋。建峰取勋铠甲被先锋兵，张其旗帜，直趋潭州，至东门，东门守者以为关兵戍还，开门内之，遂杀处讷，建峰自称留后。僖宗授建峰湖南节度使、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建峰不与，勋率兵攻湘乡，建峰遣殷击勋于邵州。

建峰庸人，不能帅其下，常与部曲饮酒欢呼。军卒陈赡妻有色，建峰私之，赡怒，以铁槁击杀建峰。军中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佶将入府，乘马辄踶啮，伤佶髀。佶卧病，语诸将曰："吾非汝主也，马公英勇，可共立之。"诸将乃共杀赡，磔其尸，遣姚彦章迎殷于邵州。殷至，佶乘肩舆入府，殷拜谒于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将吏下，北面再拜，以位与之，时乾宁三年也。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攻连、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刘士政惧，遣其将陈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义岭。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纳。殷怒，遣琼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余人，悉坑之，遂围桂管，虏士政，尽取其属州。殷表琼桂管观察使。四年，拜殷武安军节度使。

初，孙儒败于宣州，殷弟賨为杨行密所执，行密收儒余兵为"黑云都"，以賨为指挥使。賨从行密攻战，数有功，为人质重，未尝自矜，行密爱之，问賨谁家子，賨曰："马殷弟也。"行密大惊曰："汝兄贵矣，吾今归汝可乎？"賨不对。他日又问之，賨谢曰："臣，孙儒败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杀身不足报。湖南邻境，朝夕闻殷动静足矣，不愿去也。"行密叹曰："昔吾爱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为吾合二国之欢，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亦所以报我也！"乃厚礼遣賨归。殷大喜，表賨节度副使。

行密遣将刘存等攻杜洪，围鄂州，殷遣秦彦晖、许德勋以舟兵救

之，已而杜洪败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彦晖拒于上流，偏将黄璠以舟三百伏浏阳口。存等屡战不胜，乃致书于殷以求和，殷欲许之，彦晖曰："淮人多诈，将怠我师，不可信。"急击之，存等退走，黄璠以浏阳舟截江合击，大败之，刘存及陈知新战死，彦晖取岳州。

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贡，太祖拜殷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断汉口，邀殷贡使，殷遣许德勋攻其沙头，季昌求和，乃止。杨行密袁州刺史吕师周来奔。师周，勇健豪侠，颇通纬候、兵书，自言五世将家，惧不能免，常与酒徒聚饮，醉则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闻之，疑其有异志，使人察其动静。师周益惧，谓其裨将綦毋章曰："吾与楚人为敌境，吾常望其营上云气甚佳，未易败也。吾闻马公仁者，待士有礼，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图之，章舌可断，语不泄也。"师周以兵猎境上，乃奔于楚，綦毋章纵其家属随之。殷闻师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图岭表而得此人，足矣。"以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岭南，取昭、贺、梧、蒙、龚、富等州。殷表师周昭州刺史。

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平江，许德勋击败之。殷遣秦彦晖攻朗州，彦恭奔于吴，执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瑰、辰州宋鄴、溆州昌师益等率溪洞诸蛮皆附于殷。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节度使。殷乃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册府，置官属。太祖拜殷天册上将军，殷以其弟賓为左相，存为右相，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末帝时，加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唐庄宗灭梁，殷遣其子希范修贡京师，上梁所授都统印。庄宗问洞庭广狭，希范对曰："车驾南巡，才堪饮马尔。"庄宗嘉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贡，并贺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执其贡使史光宪。殷遣袁诠、王环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

殷初兵力尚寡，与杨行密、成汭、刘□等为敌国，殷患之，问策于其将高郁，郁曰："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于是殷始修贡京师，然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郁又讽殷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

天成二年，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自置官属，以其弟賨为静江军节度使，子希振武顺军节度使，次子希声判内外诸军事，姚彦章为左相，许德勋为右相，李鐸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拔常为仆射，马珙为尚书，文武皆进位。谥其曾祖筠曰文肃、祖正曰庄穆、父元丰曰景庄，立三庙于长沙。长兴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诏曰“马殷官爵俱高，无以为赠，谥曰武穆”而已。子希声立。

希声字若讷，殷次子也。殷建国，以希声判内外诸军事。荆南高季昌闻殷将高郁素教殷以计策而楚以强，患之，尝使谍者行间于殷，殷不听。希声用事，谍者语希声曰：“季昌闻楚用高郁，大喜，以为亡马氏者必郁也。”希声素愚，以为然，遽夺郁兵职，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营西山，将老焉，犬子渐大，能咋人矣！”希声闻之，矫殷令杀郁。殷老不复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雾四塞，殷怪之，语左右曰：“吾尝从孙儒，儒每杀不辜，天必大雾，岂马步狱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状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杀吾勋旧！”顾左右曰：“吾亦不久于此矣！”明年殷薨。

希声立，授武安、静江等军节度使。希声尝闻梁太祖好食鸡，慕之，乃日烹五十鸡以供膳。葬殷上潢，希声不哭泣，顿食鸡肉数器而起。其礼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而食蒸豚，世岂乏贤邪！”长兴三年，希声卒，追封衡阳王。弟希范立。

希范字宝规，殷第四子也。殷子十余人，嫡子希振长而贤，其次希声与希范同日生，而希声母袁夫人有美色，希声以母宠得立，而希振弃官为道士，居于家。希声卒，而希范以次立，袭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赐以弓矢冠剑。天福四年，加希范天册上将军，开府承制如殷故事。

希范好学，善诗，文士廖光图、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时学士，希范性奢侈，光图等皆薄徒，饮博欢呼，独常沉厚长者，上书切谏，光图等恶之。

襄州安从进、安州李金全叛，晋高祖诏希范出兵。希范遣张少敌以舟兵趋汉阳，漕米五万斛以馈军，金全等败，少敌乃旋。

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希范遣刘勍、刘全明等以步

卒五千击之，士愁大败。勍等攻溪州，士愁走奖州，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柯、两林，南通桂林、象郡，希范乃立铜柱以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

希范作会春园、嘉宴堂，其费巨万，始加赋于国中，拓拔常切谏以为不可。希范又作九龙殿，以八龙绕柱，自言身一龙也。是时，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觐廷谏希范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今天子囚辱，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为兒女之乐乎？"希范谢之，思觐□真目视希范曰："孺子终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开运四年，希范卒，年四十九，谥曰文昭。希广立。

希广字德丕，希范同母弟也。希范平生恶拓拔常谏诤，常入谒，希范呼阍者指常曰："吾不欲见此人，勿复内也。"乃谢绝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为忠，召之托以希广。希范卒，常数劝希广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广不从。

希萼为朗州节度使，希范之卒，希萼自朗州来奔丧。希广将刘彦瑫谋曰："武陵之来，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备非常，使其解甲释兵而后入。"张少敌、周廷诲曰："王能与之则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广泣曰："吾兄也，焉忍杀之，分国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于砆石，止之于碧湘宫，厚赂以遣之。希萼愤然而去，乃遣使诣京师求封爵，请置邸称藩。汉隐帝不许，降玺书慰劳讲解之。希萼怒，送款于李景，举兵攻长沙。希广遣刘彦瑫、许可琼等御之。

彦瑫败希萼于仆射洲。希萼去，诱溪洞诸蛮寇益阳。希广遣崔珙琏以步卒七千屯湘乡玉潭以遏诸蛮。刘彦瑫以舟兵趋武陵，攻希萼。彦瑫败于湄洲，希广大惧，遣使请兵于京师，汉隐帝不能出师。希萼舟兵沿江而上，自号"顺天将军"，攻岳州，刺史王赟坚城不战，希萼呼赟曰："吾昔约君同行，今何异心乎？"赟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责将吏异心乎？愿君王入长沙，不伤同气，臣不敢不尽节。"希萼引兵去，下湘乡，止长沙，屯水西。刘彦瑫、许可琼屯水东。

彭师暠登城望水西军，入白希广曰："武陵兵骄，杂以蛮蜑，其势易破。请令可琼等阵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趋岳麓，候夜击

之。”希广以为可，而可琼已阴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议。明日，师暠诣可琼计事，□真目叱之曰：“视汝反文在面，岂欲投贼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广，请杀之，希广不听。希萼攻长乐门，牙将吴宏、杨涤战于门中，希萼少衄，已而许可琼奔于希萼，宏、涤闻之皆溃。希广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见之恻然曰：“此钝夫也，岂能为恶？左右惑之尔。”顾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对，遂缢死之。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汉隐帝崩，京师大乱，希萼遂臣于李景，景册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军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与楚旧将徐威、陆孟俊、鲁绾等谋作乱。希萼置酒端阳门，希崇辞以疾，威等纵恶马十余匹，以壮士执槁随之，突入其府，劫库兵，缚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师暠、廖偃囚希萼于衡山，师暠奉希萼为衡山王，臣于李景。希崇惧，亦请命于景。景遣边镐入楚，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时周广顺元年也。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领舒州节度使，居扬州。

显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扬州，下诏抚安马氏子孙。已而扬州复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归京师，拜右羽林统军，希能左屯卫大将军，希贯右千牛卫大将军，希隐、希浚、希知、希朗皆为节度行军司马。

刘言，吉州庐陵人也。王进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从玕奔楚，言事希范为长州刺史。进逵少为静江军卒，事希萼为指挥使。

希萼攻希广，以进逵为先锋，陷长沙。长沙遭乱残毁，希萼使进逵以静江兵营缉之，兵皆愁怨，进逵因拥之，夜以长柯巨斧斫关，奔归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将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战大败而还。进逵乃逐出留后马光惠，迎言于辰州以为帅，进逵自为副。已而希萼将徐威等作乱，缚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乱。李景遣边镐入楚，迁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从，遣进逵与行军司马何景真等攻镐于长沙，镐败走。

周广顺三年，言奉表京师，以邀封爵。又言长沙残破，不可居，请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从之，乃升朗州为武平军，在武安军上，以言为节度使，因以武安授进逵，进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图。进逵谋曰：“言将可用者不过何景真、硃全琇尔，召而杀之，言可取也。”是时，刘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进逵因白言召景真等会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见杀，乃举兵袭武陵，执言杀之，奉表京师，周太祖即以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

世宗征淮南，授进逵南面行营都统。进逵攻鄂州，过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进逵故时同列，待进逵甚谨。进逵左右就叔嗣求赂，叔嗣不与，左右谗其短，进逵面骂之，叔嗣惭恨，语其下曰："进逵战胜而还，吾无遗类矣。"进逵入鄂州，方攻下长山，叔嗣以兵袭武陵。进逵闻之，轻舟而归，与叔嗣战武陵城外，进逵败，见杀。

周行逢，武陵人也。与王进逵俱为静江军卒，事希萼为军校。进逵攻边镐，行逢别破益阳，杀李景兵二千余人，擒其将李建期。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为进逵行军司马。进逵与刘言有隙，行逢为画谋策袭杀言。进逵据武陵，行逢据潭州。

显德元年，拜行逢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军府事。潘叔嗣杀进逵，或劝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杀进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还岳州，遣其客将李简率武陵人迎行逢于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阳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

行逢故武陵农家子，少贫贱无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俭约自勉励，而性勇敢，果于杀戮，麾下将吏素恃功骄慢者，一以法绳之。大将十余人谋为乱，行逢召宴诸将，酒半，以壮士擒下斩之，一境皆畏服。民过无大小皆死，夫人严氏谏曰："人情有善恶，安得一概杀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妇人何知！"严氏不悦，绐曰："家田佃户，以公贵，颇不力农，多恃势以侵民，请往视之。"至则营居以老，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见之，劳曰："吾贵矣，夫人何自苦邪！"严氏曰："公思作户长时乎？民租后时，常苦鞭扑，今贵矣，宜先期以率众，安得遂忘垅亩间乎！"行逢强邀之，以群妾拥升肩舆，严氏卒无留意，因曰："公用法太严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祸起，田野间易为逃死尔。"行逢为少损。

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将吏，以其子保权属之曰："吾起陇亩为团兵，同时十人，皆以诛死，惟衡州刺史张文表独存，然常怏怏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其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于朝廷。"

行逢卒，子保权立。文表闻之，怒曰："行逢与我起微贱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举兵叛，攻下潭州。保权乞师于朝廷，亦命

杨师璠讨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师璠亦泣，顾其军曰：“汝见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贤若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师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战，大败之。初，保权之乞师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钊讨文表，未至而文表为师璠所执。延钊兵入朗州，保权举族朝于京师，其后事具国史。

殷自唐乾宁三年入湖南，至周广顺元年，凡五十七年，余具《年谱》注。

吴越世家第七

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也。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兒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兒为队伍　，号令颇有法，群兒皆惮之。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县录事钟起有子数人，与镠饮博，起尝禁其诸子，诸子多窃从之游。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

镠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镠曰："今镇兵少而贼兵多，难以力御，宜出奇兵邀之。"乃与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锋度险皆单骑，镠伏弩射杀其将，巢兵乱，镠引劲卒蹂之，斩首数百级。镠曰："此可一用尔，大众至何可敌邪！"乃引兵趋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巢众至，闻媪语，不知其地名，曰："向十余卒不可敌，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过。都统高骈闻巢不敢犯临安，壮之，召董昌与镠俱至广陵。久之，骈无讨贼意，昌等不见用，辞还，骈表昌杭州刺史。是时，天下已乱，昌乃团诸县兵为八都，以镠为都指挥使，成及为靖江都将。

中和二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昌有隙，汉宏遣其弟汉宥、都虞候辛约，屯兵西陵。镠率八都兵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营中惊扰，因焚之，汉宥等皆走。汉宏复遣将黄珪、何肃屯诸暨、萧山，镠皆攻破之。与汉宏遇，战，大败之，杀何肃、辛约。汉宏易服持脍刀以遁，追者及之，汉宏曰："我宰夫也。"举刀示之，乃免。

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诏昌及汉宏罢兵，皆不奉诏。汉宏遣其将硃褒、韩公玫、施坚实等以舟兵屯望海。镠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于曹娥埭，进屯丰山，施坚实等降，遂攻破越州。

汉宏走台州，台州刺史执汉宏送于镠，斩于会稽，族其家。镠乃奏昌代汉宠，而自居杭州。

光启三年，拜镠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昌越州观察使。是岁，毕师鐸囚高骈，淮南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牙将刘浩逐其帅周宝，宝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镠遣都将成及、杜棱等攻常州，取周宝以归，镠具军礼郊迎，馆宝于樟亭，宝病卒。棱等进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剖其心以祭宝。然后遣其弟钅求攻徐约，约败走入海，追杀之。

昭宗拜镠杭州防御使。是时，杨行密、孙儒争淮南，与镠战苏、常间。久之，儒为行密所杀，行密据淮南，取润州，镠亦取苏、常。唐升越州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杭州武胜军，拜镠都团练使，以成及为副使。及字弘济，与镠同事攻讨，谋多出于及，而镠以女妻及子仁琇。镠乃以杜棱、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

景福二年，拜镠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决事，临民讼，以骰子掷之，而胜者为直。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等，以妖言惑昌，献鸟兽为符瑞。牙将倪德儒谓昌曰："曩时谣言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祷祠之，视王书名与图类。"因出图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称皇帝，国号罗平，改元顺天。分其兵为两军，中军衣黄，外军衣白，铭其衣曰"归义"。副使黄竭切戒昌以为不可，昌大怒，使人斩竭，持其首至，骂曰："此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圊中。昌乃以书告镠，镠以昌反状闻。

昭宗下诏削昌官爵，封镠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镠曰："董氏于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万屯迎恩门，遣其客沈滂谕昌使改过。昌以钱二百万犒军，执应智等送军中，自请待罪，镠乃还兵。昌复拒命，遣其将陈郁、崔温等屯香严、石侯，乞兵于杨行密，行密遣安仁义救昌。镠遣顾全武攻昌，斩崔温。昌所用诸将徐珣、汤臼、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辄败。昌兄子真，骁勇善战，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与其裨将刺羽有隙，羽谮之，昌杀真，兵乃败。全武执昌归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顾左右曰："吾与钱公俱起乡里，吾尝为大将，今何面复见之乎！"左右相对泣下，因□真目大呼，投水死。

昭宗以宰相王溥镇越州，溥请授镠，乃改威胜军为镇东军，拜镠镇

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号越州为“东府”。光化元年，移镇海军于杭州，加镠检校太师，改镠乡里曰广义乡勋贵里，镠素所居营曰衣锦营。婺州刺史王坛叛附于淮南，杨行密遣其将康儒应坛，因攻睦州。镠遣其弟钅求败儒于轩渚，坛奔宣州。昭宗诏镠图形凌烟阁，升衣锦营为衣锦城，石鉴山曰衣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镠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号其幼所尝戏大木曰“衣锦将军”。

天复二年，封镠越王。镠巡衣锦城，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与左都指挥使许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内城，镠子传瑛及其将马绰、陈为等闭门拒之。镠归，至北郭门不得入。成及代镠与绾战，斩首百余级，绾屯龙兴寺。镠微服逾城而入，遣马绰、王荣、杜建徽等分屯诸门，使顾全武备东府，全武曰：“东府不足虑，可虑者淮南尔，绾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细矣。杨公大丈夫，今以难告，必能闵我。”镠以为然。全武曰：“独行，事必不济，请择诸公子可行者。”镠曰：“吾尝欲以元鴱婚杨氏。”乃使随全武如广陵。绾果召田頵于宣州。全武等至广陵，行密以女妻元鴱，亟召頵还。頵取镠钱百万，质镠子元瓘而归。

天祐元年，封镠吴王，镠建功臣堂，立碑纪功，列宾佐将校名氏于碑阴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

梁太祖即位，封镠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客有劝镠拒梁命者，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太祖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江西危全讽等为杨渥所败，信州危仔倡奔于镠，镠恶其姓，改曰元。开平二年，加镠守中书令，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三年，加守太保。

杨渥将周本、陈章围苏州，镠遣其弟锯、镖救之。淮兵为水栅环城，以铜铃系网沈水中，断潜行者。水军卒司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触网，淮人闻铃声遂举网，福乃过，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军号，内外夹攻，号令相应，淮人以为神，遂大败之，本等走，擒其将闾丘直、何明等。

四年，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乾化元年，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立生祠于衣锦军。镠弟镖居湖州，擅杀戍将潘长，惧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镠尚

父。末帝贞明三年，加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四年，杨隆演取虔州，镠始由海路入贡京师。龙德元年，赐镠诏书不名。

唐庄宗入洛，镠遣使贡献，求玉册。庄宗下其议于有司，群臣皆以谓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韬尤为不可，既而许之，乃赐镠玉册金印。镠因以镇海等军节度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属皆称臣，起玉册、金券、诏书三楼于衣锦军，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明宗即位，安重诲用事，镠致书重诲，书辞嫚，重诲大怒。是时，供奉官乌昭遇、韩玫使吴越，既还，玫诬昭遇称臣舞蹈，重诲乃奏削镠王爵、元帅、尚父，以太师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绢表间道自陈。安重诲死，明宗乃复镠官爵。长兴三年，镠卒，年八十一，谥曰武肃。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宝，少为质于田頵。頵叛于吴，杨行密会越兵攻之，頵每战败归，即欲杀元瓘，頵母尝蔽护之。后頵将出，语左右曰："今日不胜，必斩钱郎。"是日頵战死，元瓘得归。

镠卧病，召诸大将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后事，吾死，公等自择之。"诸将泣下，皆曰："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镠乃出管钥数箧，召元瓘与之曰："诸将许尔矣。"镠卒，元瓘立，袭封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皆如镠故事。

王延政自立于建州，闽中大乱，元瓘遣其将仰诠、薛万忠等攻之，逾年，大败而归。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宫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烧其宫室迨尽，元瓘避之，火辄随发。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年五十五，谥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时年十三，诸将皆少佐，佐初优容之，诸将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将章德安于明州、李文庆于睦州，杀内都监杜昭达、统军使阚璠，由是国中皆畏恐。

王延义、延政兄弟相攻，卓俨明、硃文进、李仁达等自相篡杀，连兵不解者数年。仁达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达求救于佐。佐召诸将计事，诸将皆不欲行，佐奋然曰："吾为元帅，而不能举兵邪？诸将吾家素畜养，独不肯以身先我乎？有异吾议者斩！"乃遣其统军使张

筠、赵承泰等率兵三万，水陆赴之。遣将誓军，号令齐整。筠等大败景兵，俘馘万计，获其将杨业、蔡遇等，遂取福州而还，由是诸将皆服。

佐立七年，袭封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开运四年，佐卒，年二十，谥曰忠献。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质于宣州，以胡进思、戴恽等自随，元瓘立，用进思等为大将。佐既年少，进思以旧将自待，甚见尊礼，及倧立，颇卑侮之，进思不能平。倧大阅兵于碧波亭，方第赏，进思前谏以赏太厚，倧怒掷笔水中曰："以物与军士，吾岂私之，何见咎也！"进思大惧。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倧以诗题图上，进思见之大悟，知倧将杀己。是夕拥卫兵废倧，囚于义和院，迎俶立之，迁倧于东府。俶历汉、周，袭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

世宗征淮南，诏俶攻常、宣二州以牵李景，俶治国中兵以待。景闻周师将大举，乃遣使安抚，境上皆戒严。苏州候吏陈满不知景使，以谓朝廷已克诸州，遣使安抚矣，亟言于俶，请举兵以应。俶相国吴程遽调兵以出，相国元德昭以为王师必未渡淮，与程争于俶前，不可夺。程等攻常州，果为景将柴克宏所败，程裨将邵可迁力战，可迁子死马前，犹战不顾，程等仅以身免。周师渡淮，俶乃尽括国中丁民益兵，使邵可迁等以战船四百艘、水军万七千人至于通州以会期。

吴越自唐末有国，而杨行密、李昪据有江淮。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飘溺其使。显德四年，诏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颂等使于俶，世宗谕之曰："朕此行决平江北，卿等还当陆来也。"五年，王师征淮，正月克静海军，而日就等果陆还。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赐俶兵甲旗帜、橐驼羊马。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太祖皇帝时，俶尝来朝，厚礼遣还国，俶喜，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其后事具国史。

呜呼！天人之际，为难言也。非徒自古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岂其欺惑愚众，有以用之欤？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

镠世兴灭，诸书皆同，盖自唐乾宁二年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有两浙，至皇朝太平兴国三年国除，凡八十四年。

闽世家第八

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为农。兄潮，为县史。唐末群盗起 ，寿州人王绪攻陷固始，绪闻潮兄弟材勇，召置军中，以潮为军校。是时，蔡州秦宗权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绪为光州刺史，召其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发兵攻绪。绪率众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绪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

绪已见废，前锋将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为主。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略地至其境，而军行整肃，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围彦若，逾年克之。光启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后。潮遣审知攻晖，久不克，士卒伤死甚众，审知请班师，潮不许。又请潮自临军，且益兵，潮报曰："兵与将俱尽，吾当自往。"审知乃亲督士卒攻破之，晖见杀。唐即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

审知为人状兒雄伟，隆准方口，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乾宁四年，潮卒，审知代立。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是时，杨行密据有江淮，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审知虽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阴，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

审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谥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审知长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节度使。是岁，庄宗遇弑，中国多故，延翰乃取司马迁《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示其将吏曰："闽，自古王国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军府将吏上书劝进。十月，延翰建国称王，而犹禀唐正朔。

延翰为人长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审知丧未期，彻其几筵，又多选良家子为妾。崔氏性□石，良家子之美者，辄幽之别室，系以大械，刻木为人手以击颊，又以铁锥刺之，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后病，见以为祟而卒。

审知养子建州刺史延禀，本姓周氏，自审知时与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延钧怒。二人因谋作乱。十二月，延禀、延钧皆以兵入，执延翰杀之。而延钧立，更名鏻。

鏻，审知次子也。唐即拜鏻节度使，累加检校太师、中书令，封闽王。初，延禀与鏻之谋杀延翰也，延禀之兵先至，已执延翰而杀之，胆日鏻兵始至，延禀自以养子，推鏻而立之。延禀还建州，鏻饯于郊，延禀临诀谓鏻曰："善继先志，毋烦老兄复来！"鏻衔之。长兴二年，延禀率兵击鏻，攻其西门，使其子继雄转海攻其南门，鏻遣王仁达拒之。仁达伏甲舟中，伪立白帜请降，继雄信之，登舟，伏兵发，刺杀之，枭其首西门，其兵见之皆溃去，延禀见执。鏻诮之曰："予不能继先志，果烦老兄复来！"延廪不能对，遂杀之。延禀子继升守建州，闻败，奔于钱塘。

长兴三年，鏻上书言："楚王马殷、吴越王钱镠皆为尚书令，今皆已薨，请授臣尚书令。"唐不报，鏻遂绝朝贡。

鏻好鬼神、道家之说，道士陈守元以左道见信，建宝皇宫以居之。守元谓鏻曰："宝皇命王少避其位，后当为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逊位，命其子继鹏权主府事。既而复位，遣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安归？"守元传宝皇语曰："六十年后，当为大罗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册于宝皇，以黄龙见真封宅，改元为龙启，国号闽。追谥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立五庙，置百官，以福州为长乐府。而闽地狭，国用不足，以中军使薛文杰为国计使。文杰多察民间阴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没其赀以佐用，闽人皆怨。又荐妖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奸臣，不质诸鬼神，将为乱。"鏻使彦视鬼于宫中。

文杰与内枢密使吴英有隙，英病在告，文杰谓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屡以疾告，将罢公。"英曰："奈何？"文杰因教英曰："即上遣人问公疾，当言'头痛而已，无他苦也。'"英以为然。明日，讽鏻使巫视英疾，巫言："入北庙，见英为崇顺王所讯，曰：'汝何敢谋反？'以金槌击其首。"鏻以语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问其疾如何。"鏻遣人问之，英曰："头痛。"鏻以为然，即以英下狱，命文杰劾之，英自诬伏，

见杀。英尝主闽兵，得其军士心，军士闻英死，皆怒。是岁，吴人攻建州，鏻遣其将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进，曰：“得文杰乃进。”鏻惜之不与，其子继鹏请与之以纾难，乃以槛车送文杰军中。文杰善数术，自占云：“过三日可无患。”送者闻之，疾驰二日而至，军士踊跃，磔文杰于市，闽人争以瓦石投之，脔食立尽。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杰为鏻造槛车，以谓古制疏阔，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铁芒内向，动辄触之，既成，首被其毒。

龙启三年，改元永和。王仁达为鏻杀延禀有功，而典亲兵，鏻心忌之，尝问仁达曰：“赵高指鹿为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达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为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聪明，朝廷官不满百，起居动静，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灭之而已。”鏻惭，赐与金帛慰安之。退而谓人曰：“仁达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遗后世患。”卒诬以罪杀之。

鏻妻早卒，继室金氏贤而不见答。审知婢金凤，姓陈氏，鏻嬖之，遂立以为后。初，鏻有嬖吏归守明者，以色见倖，号归郎，鏻后得风疾，陈氏与归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归郎以通陈氏。鏻命锦工作九龙帐，国人歌曰：“谁谓九龙帐，惟贮一归郎！”

鏻婢春燕有色，其子继鹏蒸之，鏻已病，继鹏因陈氏以求春燕，鏻怏怏与之。其次子继韬怒，谋杀继鹏，继鹏惧，与皇城使李仿图之。是岁十月，钅彝飨军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见延禀来，仿以为鏻病已甚，乃令壮士先杀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无恙，问仿杀可殷何罪，仿惧而出，与继鹏率皇城卫士而入。鏻闻鼓噪声，走匿九龙帐中，卫士刺之不殂，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继韬及陈后、归郎皆为仿所杀。鏻立十年见杀，谥曰惠皇帝，庙号太宗。

继鹏，鏻长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仿判六军诸卫事。仿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养死士以为备。昶患之，因大享军，伏甲擒仿杀之，枭其首于市。仿部曲千人叛，烧启圣门，夺仿首，奔于钱塘。

晋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贡京师，高祖遣散骑常侍卢损册昶闽王，拜其子继恭临海郡王。损至闽，昶称疾不见，令继恭主之。又遣中书舍人刘乙劳损于馆，乙衣冠伟然，驺僮甚盛。他日损遇乙于途，布衣芒屩而已，损使人诮之曰：“凤阁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昶闻之，怒损侵辱之，损还，昶无所答。而其子继恭遣其佐郑元弼

随损至京师贡方物，致书晋大臣，述昶意求以敌国礼相往来。高祖怒其不逊，下诏暴其罪，归其贡物不纳。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书请籍没其物而禁锢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狱。狱具引见，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礼义，陛下方示大信，以来远人，臣将命无状，愿伏斧钺质，以赎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归。

昶亦好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而妖人林兴以巫见幸，事无大小，兴辄以宝皇语命之而后行。守元教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三年夏，虹见其宫中，林兴传神言："此宗室将为乱之兆也。"乃命兴率壮士杀审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后兴事败，亦被杀。而昶愈惑乱，立父婢春燕为淑妃，后立以为皇后。又遣医人陈究以空名堂牒卖官。

昶弟继严判六军诸卫事，昶疑而罢之，代以季弟继镛，而募勇士为宸卫都以自卫，其赐予给赏，独厚于他军。控鹤都将连重遇、拱宸都将硃文进，皆以此怒激其军。是岁夏，术者言昶宫中当有灾，昶徙南宫避灾，而宫中火，昶疑重遇军士纵火。内学士陈郯素以便佞为昶所亲信，昶以火事语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惧，夜率卫士纵火焚南宫，昶挟爱姬、子弟、黄门卫士斩关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义立之。延义令其子继业率兵袭昶，及之；射杀数人，昶知不免，掷弓于地，继业执而杀之，及其妻、子皆死无遗类。延义立，谥昶曰康宗。

延义，审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贡于晋，改元永隆。铸大铁钱，以一当十。曦自昶世倔强难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惮倓，不敢有所发。新罗遣使聘闽以宝剑，昶举以示倓曰："此将何为？"倓曰："不忠不孝者，斩之。"曦居旁色变。曦既立，而新罗复献剑，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发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体。

泉州刺史余廷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进买宴钱千万，曦曰："皇后土贡何在？"廷英又献皇后钱千万，乃得不劾。曦尝嫁女，朝士有不贺者笞之。御史中丞刘赞坐不纠举，将加笞，谏议大夫郑元弼切谏，曦谓元弼曰："卿何如魏郑公，乃敢强谏！"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为魏郑公可矣。"曦喜，乃释赞不笞。

曦弟延政为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数举兵相攻，曦由此恶其宗室，多以事诛之。谏议大夫黄峻舁榇诣朝堂极谏，曦怒，贬峻漳州司户参军。校书郎陈光逸上书疏曦过恶五十余事，曦命卫士鞭

之百而不死，以绳系颈，挂于木，久而乃绝。国计使陈匡范增算商之法以献，曦曰：“匡范人中宝也。”已而岁入不登其数，乃借于民以足之，匡范以忧死。其后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断尸，弃之水中。

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贤妃尚氏有色而宠。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为相。曦常为牛饮，群臣侍酒，醉而不胜，有诉及私弃酒者辄杀之。诸子继柔弃酒，并杀其赞者一人。连重遇杀昶，惧为国人所讨，与硃文进连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语诮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石尚妃之宠，欲图曦而立其子亚澄，乃使人谓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等惧。六年三月，曦出游，醉归，重遇等遣壮士拉于马上而杀之，谥曰景宗。

延政，审知子也。曦立，为淫虐，延政数贻书谏之。曦怒，遣杜建崇监其军，延政逐之，曦乃举兵攻延政，为延政所败。延政乃以建州建国称殷，改元天德。

明年，连重遇已杀曦，集闽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亲冒矢石，遂启有闽，及其子孙，淫虐不道。今天厌王氏，百姓与能，当求有德，以安此土。”群臣皆莫敢议，乃掖硃文进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进以重遇判六军诸卫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无少长皆杀之。以黄绍颇守泉州，程赟守漳州，许文缜守汀州，称晋年号，时开运元年也。泉州军将留从效诈其州人曰：“富沙王兵收福州矣，吾属世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贼乎？”州人共杀绍颇，迎王继勋为刺史，漳州闻之，亦杀赟，迎王继成为刺史，皆王氏之诸子也。文缜惧，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杀文进，传首建州以自归。福州裨将林仁翰又杀重遇，谋迎延政都福州。

是时，南唐李景闻闽乱，发兵攻之，延政遣其从子继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将李仁达谓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继昌杀之。欲自立，惧众不附，以雪峰寺僧卓俨明示众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诸将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杀俨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达为威武军节度使，更其名曰弘义。而景兵攻破建州，迁延政族于金陵，封鄱阳王。是岁，景保大四年也。

留从效闻延政降唐，执王继勋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为清源军，以从效为节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达入朝，仁达不从，遂降于吴越。而留从效亦逐景守兵，据泉、漳二州，景犹封从效晋江王。周世宗

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从效仍臣于南唐。其后事具国史。

晋开运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岁，李景兵破建州，王氏灭。《江南录》云："保大三年，虏王氏之族，迁于金陵。"谬也。据王潮实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观察使，而后人纪录者，乃用"骑马来、骑马去"之谶以为据，遂以王潮光启二年岁在丙午拜泉州刺史为始年，至保大四年，岁复在丙午而灭，故为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闽国，则当自景福元年为始，实五十五年也。今诸家记其国灭丙午是也。其始年则牵于谶书，谬矣。惟《江南录》又差其末年也。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后唐献祖庙讳，更名季兴。季兴少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梁太祖初镇宣武　　，让以入赀得幸，养为子，易其姓名曰硃友让。季兴以友让故得进见，太祖奇其材，命友让以子畜之，因冒姓硃氏，补制胜军使，迁毅勇指挥使。

天复二年，梁兵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太祖议欲收军还河中，季兴独进曰："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太祖壮其言，命季兴募勇敢士，得骑士马景，季兴授以计，引见太祖。景曰："此行无还理，愿录其后嗣。"太祖恻然止之，景固请，乃行。景以数骑驰叩城门告曰："梁兵将东，前锋去矣。"岐人以为然，开门出追梁军，梁兵随景后以进，杀其九千余人，景死之。茂贞后与梁和，昭宗出，赠景官，谥曰忠壮。季兴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从破青州，徙颍州防御使，复姓高氏。

当唐之末，襄州赵匡凝袭破雷彦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为留后。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吴，匡明奔于蜀，乃以季兴为荆南节度观察留后。开平元年，拜季兴节度使。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荆南节度十州，当唐之末，为诸道所侵，季兴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季兴招缉绥抚，人士归之，乃以倪可福、鲍唐为将帅，梁震、司空熏、王保义等为宾客。

太祖崩，季兴见梁日以衰弱，乃谋阻兵自固，治城隍，设楼橹。以兵攻归、峡，为蜀将王宗寿所败。又发兵声言助梁击晋，以侵襄州，为孔勍所败，乃绝贡赋累年。梁末帝优容之，封季兴渤海王，赐以衮冕剑佩。贞明三年，始复修贡。

梁亡，唐庄宗入洛，下诏慰谕季兴，司空薰等皆劝季兴入朝京师，梁震以为不可，曰："梁、唐世为仇敌，夹河血战垂二十年，今主上新灭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强兵，居重镇，以身入朝，行为虏尔。"季兴不听，留其二子，以骑士三百为卫，朝于洛阳。庄宗果欲留之，郭崇韬谏曰："唐新灭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诸侯相继入贡，不过遣子弟将吏，而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广，且绝四方内向之意，不可。"庄宗乃止，厚礼而遣之。庄宗尝问季兴曰："吾已灭梁，欲征吴、蜀，何者为先？"季兴

曰："宜先蜀，臣请以本道兵先进。"庄宗大悦，以手拊其背，季兴因命工绣其手迹于衣，归以为荣耀。季兴已去，庄宗心悔遣之，密诏襄州刘训图之。季兴行至襄州，心动，夜斩关而出。已去，而诏书夜至。季兴归而谓梁震曰："不听子言，几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来朝一失，放还一失。且主上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虑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继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

初，唐兵伐蜀，季兴请以本道兵自取夔、忠、万、归、峡等州，乃以季兴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而季兴未尝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兴因请夔、忠等州为属郡，唐大臣以为季兴请自取之，而兵出无功，不与。季兴屡请，虽不得已而与之，而唐犹自除刺史，季兴拒而不纳。明宗乃以襄州刘训为招讨使，攻之，不克，而唐别将西方鄴克其夔、忠、万三州，季兴遂以荆、归、峡三州臣于吴，吴册季兴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谥曰武信。季兴子九人，长子从诲立。

从诲字遵圣。季兴时，入梁为供奉官，累迁鞍辔库使，赐告归宁，季兴遂留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行军司马。季兴卒，吴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从诲以父自绝于唐，惧复见讨，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马殷为之请命于唐，而从诲亦遣押衙刘知谦奉表自归，进赎罪银三千两，明宗纳之。长兴元年正月，拜从诲节度使，追封季兴楚王，谥曰武信。三年，封从诲渤海王。应顺元年，封南平王。

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晋高祖遣翰林学士陶穀为从诲生辰国信使，从诲宴穀望沙楼，大陈战舰于楼下，谓穀曰："吴、蜀不宾久矣，愿修武备，习水战，以待师期。"穀还，具道其语，晋高祖大喜，复遣使赐以甲马百匹。襄州安从进反，结从诲为援，从诲外为拒绝，阴与之通。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从进诛，从诲求郢州为属郡，高祖不许。

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太原，从诲遣人间道奉表劝进，且言汉得天下，愿乞郢州为属，汉高祖阳诺之。高祖入汴，从诲遣使朝贡，因求郢州，高祖不与。从诲怒，发兵攻郢州，为刺史尹实所败。汉遣国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从诲问敏中国虚实，以为契丹之后，兵食皆殚，意欲以诮敏，敏为言："杜重威悉以晋戈甲降虏，虏置之镇州，未尝以北，而晋兵皆汉有也。"从诲不悦。敏以印本《五经》遗从诲，从诲谢

曰："予之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至德要道，于此足矣。"敏因诵《诸侯章》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从诲以为讥己，即以大卮罚敏。

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季兴、从诲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诲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

从诲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绝于汉。逾年，复通朝贡。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尚书令，谥曰文献。子保融立。从诲十五子，长曰保勋，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长。从诲时，为节度副使，兼峡州刺史。从诲卒，拜节度使。广顺元年，封渤海郡王。显德元年，进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挥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为应。又遣客将刘扶奉笺南唐，劝其内附。李景称臣，世宗得保融所与笺，大喜，赐以绢百匹。荆南自后唐以来，常数岁一贡京师，而中间两绝。及世宗时，无岁不贡矣。保融以谓器械金帛，皆土地常产，不足以效诚节，乃遣其弟保绅来朝，世宗益嘉之。

初，季兴之镇，梁以兵五千为牙兵，衣食皆给于梁。至明宗时，岁给以盐万三千石，后不复给。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给之。

保融性迂缓，无材能，而事无大小，皆委其弟保勖。其从叔从义谋为乱，为其徒高知训所告，徙之松滋而杀之。宋兴，保融惧，一岁之间三入贡。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赠太尉，谥曰贞懿。弟保勖立。

保勖字省躬，从诲第十子也。保融卒，拜节度使。三年，保勖疾，谓其将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后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贞懿王乎？先王寝疾，以军府付公，今先王子继冲长矣。"保勖曰："子言是也。"即以继冲判内外兵马。十一月，保勖卒，年三十九，赠侍中。保融之子继冲立。

继冲字成和。保勖卒，拜节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权立，其将张文表作乱，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钊等讨之。延钊假道荆南，约以

兵过城外。继冲大将李景威曰：“兵尚权谲，城外之约，不可信也。宜严兵以待之。”判官孙光宪叱之曰：“汝峡江一民尔，安识成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师岂易当也！”因劝继冲去斥候，封府库以待，继冲以为然。景威出而叹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为！”因扼吭而死。延钊军至，继冲出逆于郊，而前锋遽入其城。继冲亟归，见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诣延钊纳牌印，太祖优诏复命继冲为节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继冲上书愿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庙，率其将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拜武宁军节度使以卒。光宪拜黄州刺史，其后事具国史。

季兴兴灭年世甚明，诸书皆同，盖自梁开平元年镇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国除，凡五十七年。

东汉世家第十

刘旻，汉高祖母弟也。初名崇，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少无赖，嗜酒好博　，尝黥为卒。高祖事晋为河东节度使，以旻为都指挥使。高祖即帝位，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隐帝时，累加中书令。

隐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而与旻素有隙，旻颇不自安，谓判官郑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权臣，而吾与郭公不叶，时事如何？"珙曰："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隐帝遇弑，旻乃谋举兵。

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状已白，而汉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汉太后，立旻子赟为汉嗣，遣宰相冯道迎赟于徐州。当是时，人皆知太祖之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兒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周太祖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兒。太祖见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赟之意，因自指其颈以示使者曰："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旻喜，益信以为然。太原少尹李骧曰："郭公举兵犯顺，其势不能为汉臣，必不为刘氏立后。"因劝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变，庶几赟得立，赟立而罢兵可也。旻大骂曰："骧腐儒，欲离间我父子！"命左右牵出斩之。骧临刑叹曰："吾为愚人画计，死诚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独存，愿与之俱死。"旻闻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汉，以明无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汉，降封赟湘阴公。旻遣牙将李鋋奉书周太祖，求赟归太原，而赟已死。旻恸哭，为李骧立祠，岁时祠之。

乃以周广顺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钧为太原尹，判官郑珙、赵华为宰相，都押衙陈光裕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鋋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轧、政事令高勋以册尊旻为大汉神武皇帝，并册旻妻为皇后。兀欲性豪俊，汉使者至，辄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饮，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闻旻自立，颇幸中国多故，乃遣其贵臣述轧、高勋以自爱黄骝、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

已而兀欲为述轧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聘于述

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萧禹厥率兵五万助旻。旻出阴地攻晋州，为王峻所败。是岁大寒，旻军冻馁，亡失过半。明年，又攻府州，为折德扆所败，德扆因取岢岚军。

周太祖崩，旻闻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助旻。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三万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钧以步骑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驿，元徽击败之，益围潞州。

是时，世宗新即位，以谓旻幸周有大丧，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将以击其不意。自宰相冯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锐。显德元年三月亲征，甲午，战于高平，李重进、白重赞将左，樊爱能、何徽将右，向训、史彦超居中军，张永德以禁兵卫跸。旻亦列为三阵，张元徽居东偏，杨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师谓旻曰："勍敌也，未可轻动。"旻奋髯曰："时不可失，无妄言也！"衮怒而去。旻号令东偏先进，王得中叩马谏曰："南风甚急，非北军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军！"即麾元徽，元徽击周右军，兵始交，爱能、徽退走，其骑军乱，步卒数千弃甲叛降元徽，呼万岁声振川谷。世宗大骇，躬督战士，士皆奋命争先，而风势愈盛，旻自麾赤帜收军，军不可遏，旻遂败。日暮，旻收余兵万人阻涧而止。

是时，周之后军，刘词将之，在后未至，而世宗锐于速战，战已胜，词军继至，因乘胜追击之，旻又大败，辎重器甲、乘舆服御物皆为周师所获。旻独乘契丹黄骝，自雕窠岭间道驰去，夜失道山谷间，得村民为乡导，误趋平阳，得他道以归，而张元徽战殁于阵。杨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战，故独全军而返。旻归，为黄骝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

世宗休军潞州，大宴将士，斩败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人，军威大振。进攻太原，遣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以断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师去城三百步，围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而彦卿等为契丹所败，彦超战殁，世宗遽班师。

初，周师围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杨衮以归，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发数万骑助旻，遣得中先还。至代州，代州将桑珪杀防御使郑处谦，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问得中虏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归，无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败符彦卿于忻口，得中遂见杀。

旻自败于高平，已而被围，以忧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钧立。

承钧，旻次子也。少颇好学，工书。旻卒，承钧遣人奉表契丹，自称男。述律答之以诏，呼承钧为兒，许其嗣位。初，旻常谓张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业，赟之冤，义不为郭公屈尔，期与公等勉力以复家国之仇。至于称帝一方，岂获已也，顾我是何天子，尔亦是何节度使？"故其僭号仍称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庙，四时之祭，用家人礼。承钧既立，始赦境内，改乾祐十年曰天会元年，立七庙于显圣宫。

契丹遣高勋助承钧，承钧遣李存瑰与勋攻上党，无所得而还。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关，契丹使来告急，承钧将发兵，而世宗班师，乃已。

宋兴，昭义节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将刘继冲、判官孙孚奉表称臣，执其监军周光逊、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为援。承钧欲谋于契丹，继冲道筠意，请无用契丹兵。承钧即率其国兵自将出团柏谷，群臣饯之汾水。仆射赵华曰："李筠举事轻易，陛下不图成败，空国兴师，臣实忧之。"承钧至太平驿，封筠陇西郡王。筠见承钧仪卫不备，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陈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钧与周世仇也，闻筠言亦不悦。遣宣徽使卢赞监其军，筠心益不平，与赞多不叶，承钧遣宰相卫融和解之。

已而筠败死，卫融被执至京师，太祖皇帝问融承钧所以助筠反状，融言不逊，太祖命以铁榼击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顾左右曰："此忠臣也。"释之，命以良药傅其疮。遣融致书于承钧，求周光逊等，约亦归融太原。承钧不报，融遂留京师。承钧谓赵华曰："不听公言，几至于败。然失卫融、卢赞，吾以为恨尔。"

承钧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无为参议国政。无为，棣州人，方颡鸟喙，好学多闻，善谈辩。尝衣褐为道士，居武当山。周太祖讨李守贞于河中，无为诣军门上谒，询以当世之务，太祖奇之。或谓太祖曰："公为汉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纵横之士，非所以防微虑远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纳。无为去，隐抱腹山。承钧内枢密使段常识之，荐其材，承钧以谏议大夫召之，遂以为相。五年，宿卫殿直行首王隐、刘绍、赵鸾等谋作乱，事觉被诛，其词连段常，乃罢常枢密为汾州刺史，缢杀之。

自旻世凡举事必禀契丹，而承钧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责承钧改元、援李筠、杀段常不以告，承钧惶恐谢罪。使者至契丹辄见留，承钧奉之愈谨，而契丹待承钧益薄。承钧自李筠败而失契丹之援，无复南侵之意。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继颙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畜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继颙后累官至太师、中书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尝因界上谍者谓承钧曰：“君家与周氏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承钧遣谍者复命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承钧，开尔一路以为生。”故终其世不加兵。

承钧立十三年病卒，其养子继恩立。

继恩本姓薛氏，父钊为卒，旻以女妻之，生继恩。汉高祖以钊婿也，除其军籍，置之门下。钊无材能，高祖衣食之而无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钊罕得见，钊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伤而不死，钊即自裁。旻女后适何氏，生子继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钧无子，乃以二子命承钧养为子。承钧立，以继恩为太原尹。承钧尝谓郭无为曰：’继恩纯孝，然非济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无为不对。承钧病卧勤政阁，召无为，执手以后事付之。

承钧卒，继恩告哀于契丹而后立。继恩服缞裳视事，寝处皆居勤政阁，而承钧故执事百司宿卫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继恩置酒会诸大臣宗子，饮罢，卧阁中。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闭户而杀之。郭无为遣人以梯登屋入，杀霸荣并其党。

初，承钧之语郭无为也，继恩怨无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荣之乱，人皆以谓无为之谋，霸荣死，口灭而无知者。无为迎继元而立之。

继元为人忍。旻子十余人，皆无可称者。当继元时，有镐、锴、锜、锡、铣，于继元为诸父，皆为继元所杀，独铣以佯愚获免。承钧妻

郭氏，继元兄弟自少母之。继元妻段氏，尝以小过为郭氏所责，既而以它疾而卒，继元疑其杀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图杀郭氏，郭氏方缞服哭承钧于柩前，超执而缢杀之，于是刘氏之子孙无遗类矣。

继元立，改元曰广运。王师北征，继元闭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诏书招继元出降，许以平卢军节度使，郭无为安国军节度使。无为捧诏色动，而并人及继元左右皆欲坚守以拒命。无为仰天恸哭，拔佩刀欲自裁，为左右所持。继元自下执其手，延之上坐，无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万之王师？"盖欲摇动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坚。宦者卫德贵察无为有异志，以告继元，继元遣人缢杀之。

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门入，而有积草自城中飘出塞之。是时，王师顿兵甘草地中，会岁暑雨，军士多疾，乃班师。王师已去，继元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璠时在太原，叹曰："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

太平兴国四年，王师复北征，继元穷窘，而并人犹欲坚守。其枢密副使马峰老疾居于家，舁入见继元，流涕以兴亡谕之，继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台受降，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公。其后事具国史。

旻年世兴灭，诸书皆同，自周广顺元年建号，至皇朝太平兴国四年灭，凡二十八年，余具年谱注。

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

呜呼，尧、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余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 ，至于后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窃交兴，而称号纷杂，则不可以不别也。五代十国，称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然予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辛卯，长兴二年，乃镠之末世也，然不见其终始所因，故不得而备列。钱氏讫五代，尝外尊中国，岂其张轨之比乎。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作《十国世家年谱》。

以下表略

或问：十国固非中国有也，然犹命以封爵，而称中国年号来朝贡者，亦有之矣，本纪之不书，何也？曰：封爵之不书，所以见其非中国有也。其朝贡之来如夷狄，以夷狄书之则甚矣。问者曰：四夷、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贡则书，而十国之不书何也？曰：以中国而视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夷狄之则未可也。故十国之封爵、朝贡，不如夷狄，则无以书之。书如夷狄，则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书，见其自绝于中国焉尔。问者曰：外而不书，则东汉之立何以书？曰：吾于东汉，常异其辞于九国也。《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世乱则疑难之事多，正疑处难，敢不慎也。周、汉之事，可谓难矣哉！或谓：刘旻尝致书于周，求其子赟不得而后自立，然则旻之志不以忘汉为仇，而以失子为仇也。曰：汉尝诏立赟为嗣，则赟为汉之国君，不独为旻子也。旻之大义，宜不为周屈，其立虽未必是，而义当不屈于周，此其可以异乎九国矣。终旻之世，犹称乾祐，至承钧立，然后改元，则旻之志岂不可哀也哉！

十国年世，惟楚、闽、东汉三国，诸家之说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难考正。今略其诸说而正其是者，庶几博览者不惑，而一以《年谱》为正也。马氏，据《湖湘故事》、《九国志》、《运历图》，并云殷以长兴元年卒，是岁，子希声立，长兴三年卒。而《五代旧史》殷列传云，殷长兴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声立，不周岁而卒；明宗本纪长兴元年，书希声除节度使，起复，三年八月，又书希声卒。今据《九国

志》，殷以大中六年岁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盖自大中壬申至长兴元年庚寅，实七十九年，为得其实。而希声，据《湖湘故事》、《九国志》、《运历图》皆以三年卒，与明宗本纪皆合，不疑。惟《旧史》书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声立不周岁卒为缪尔。希萼、希崇之乱，南唐尽迁马氏之族归于金陵。《五代旧史》云，时广顺元年也。而《运历图》云乾祐二年马氏灭者，缪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谶云："龙起头，猪掉尾。"盖殷以乾宁三年岁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广顺元年辛亥而灭。《九国志》以乾祐三年为辛亥，《湖湘故事》以显德元年为辛亥者，皆缪也。惟《五代旧史》得其实。王氏世次，曰潮、曰审知、曰延翰、曰璘、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岁在壬子始入福州，至开运三年丙午而灭，实五十五年。当云七主五十五年，为得其实。而《运历图》云五十六年，《九国志》、《五代旧史》、《纪年通谱》、《闽中实录》、《闽王列传》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缪也。审知，《五代旧史》本传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国志》亦云同光元年卒。《运历图》同光三年卒。今检《五代旧史》庄宗本纪，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审知加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岂得卒于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称权知军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军节度使。以此推之，审知卒当在同光三年十二月，盖闽去京师远，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师，理当然也。又据《闽王列传》、《九国志》，皆云审知在位二十九年。审知以唐乾宁四年嗣位，是岁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实二十九年。则《运历图》为是，而《旧史》、《九国志》元年卒者，皆缪也。璘本名延钧，《五代旧史》本传云在位十二年。《九国志》云在位十一年。《闽王列传》、《纪年通谱》皆云在位十年。盖璘以天成元年杀延翰自立，是岁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实十年而卒，与《闽王列传》合，而《旧史》、《九国志》皆缪也。璘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岁见杀，而《旧史》、《九国志》、《运历图》皆无永和之号，又《运历图》书鏻见杀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缪也。刘旻，《九国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钧立，时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显德元年也。而《五代旧史》、《周世宗实录》、《运历图》、《纪年通谱》皆云显德二年冬旻卒。又有旻伪中书舍人王保衡《晋阳见闻要录》云，旻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钧立。承钧丙戌生，立时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亲所见闻，所得最实，然而颇为转写差误尔。按保衡书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当于乙卯岁卒，则是显德二年也。又书承钧丙戌生，立时年二十九，则当是显德元年甲寅岁也。岂有旻卒于二年，承钧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国志》参较，旻享年六十，显德元年卒，承钧以是岁嗣位，时年二十九，为得其实，但《见闻要录》衍"一"字尔。其云二年卒者，皆缪也。《九

国志》又云，承钧立，服丧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为天会元年，当是显德四年。而《纪年通谱》以显德三年为天会元年者，缪也。晋与梁为敌国，自称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于《年谱》，其后遂灭梁而为唐，故不列于世家。

四夷附录第一

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 ，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

新五代史·附录夷狄，种号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国，其次小远者附见，又其次微不足录者，不可胜数。其地环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为中国患。三代猃狁，见于《诗》、《书》。秦、汉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或曰与库莫奚同类而异种。其居曰枭罗个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谓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又以为鲜卑之遗种。当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而南至营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梑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

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

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

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遗晋马千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庄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机攻晋蔚州，执其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是时，庄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存矩至祁沟关，兵叛，拥偏将卢文进击杀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进部将刘殷守之。庄宗遣周德威击殷，而文进引契丹数十万大至，德威惧，引军去，为契丹追及，大败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围之。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文进又教契丹为火车、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熔铜铁汁挥之，中者辄烂堕。德威拒守百余日，庄宗遣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救之。契丹数为嗣源等所败，乃解去。

契丹比他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庄宗讨张文礼，围镇州。定州王处直惧镇且亡，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郁谓阿保机曰：“臣父处直使布愚款曰：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

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阿保机跃然曰：“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国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为后患不可召，而处直不听。郁已去，处直为其子都所废。阿保机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闻处直废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庄宗。庄宗自将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晋兵自桑林驰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虏骑愕然，稍却，晋军乘之，虏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虏皆陷没。阿保机退保望都。会天大雪，契丹人马饥寒，多死，阿保机顾卢文进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庄宗蹑其后，见其宿处，环秸在地，方隅整然，虽去而不乱，叹曰：“虏法令严，盖如此也！”

契丹虽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后，欲击渤海，惧中国乘其虚，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间，使者再至。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楼而阿保机方东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见之。阿保机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延坤入谒。阿保机问曰：“闻尔河南、北有两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军乱，命总管令公将兵讨之，而变起洛阳，凶问今至矣。总管返兵河北，赴难京师，为众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机仰天大哭曰：“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闻中国乱，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愿不遂。”又曰：“我兒既没，理当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将兵二十年，位至大总管，所领精兵三十万，天时人事，其可得违？”其子突欲在侧曰：“使者无多言，蹊田夺牛，岂不为过！”坤曰：“应天顺人，岂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国而不代，岂强取之邪？”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兒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兒，则亦安能长久？”又谓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当先归，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幽、镇之间，共为盟约，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阿保机攻渤海，取其扶余一城，以为东丹国，以其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已而阿保机病死，述律护其丧归西楼，立其次子元帅太子耀屈之。坤从至西楼而还。

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久之，知其材，召与语，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

诸小国，皆延徽谋也。延徽后逃归，事庄宗，庄宗客将王缄谮之，延徽惧，求归幽州省其母。行过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数月，德明问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复走契丹。"德明以为不可，延徽曰："阿保机失我，如丧两目而折手足，今复得我，必喜。"乃复走契丹。阿保机见之，果大喜，以谓自天而下。阿保机僭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后卒于虏。

耀屈之后更名德光。葬阿保机木叶山，谥曰大圣皇帝，后更其名曰亿。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显，遣使者以名马聘唐，并求碑石为阿保机刻铭。明宗厚礼之，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报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讨之。都以蜡丸书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馁、荫刺等以骑五千救都，都及秃馁击晏球于曲阳，为晏球所败。德光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晏球又败之于唐河。赫邈与数骑返走，至幽州，为赵德钧所执，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馁、荫刺，皆送京师。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初，阿保机死，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余代之，将立以为嗣。然述律尤爱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诸部，安端已去，而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长兴元年，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以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担列曰列知恩，荫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失讫曰讫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赞华。三年，以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

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称雄北方。及救王都，为王晏球所败，丧其万骑，又失赫邈等，皆名将，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因求归赫邈、荫刺等，唐辄斩其使而不报。当此之时，中国之威几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饷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击夺之。庄宗

之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乡县，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东置三河县。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揆刺泊，出寇云、朔之间。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镇河东，总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御之。应顺、清泰之间，调发馈饷，远近劳敝。

德光事其母甚谨，常侍立其侧，国事必告而后行。石敬瑭反，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尝梦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岂非天邪！"母召胡巫问吉凶，巫言吉，乃许。是岁九月，契丹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将至太原，遣人谓敬瑭曰："吾为尔今日破敌可乎？"敬瑭报曰："皇帝赴难，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远来，而唐军甚盛，愿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问曰："大兵远来，战速而胜者，何也？"德光曰："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且吾兵多难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胜也。"敬达败，退保晋安寨，德光围之。唐遣赵德钧、延寿救敬达，而德钧父子按兵团柏谷不救。德光谓敬瑭曰："吾三千里赴义，义当彻头。"乃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子晋王，予视尔犹子，尔视予犹父。"已而杨光远杀张敬达降晋。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阳，德光送至潞州，赵德钧、延寿出降。德光谓晋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从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后北。"临诀，执手嘘□戏，脱白貂裘以衣高祖，遗以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孙孙无相忘！"时天显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执赵德钧、延寿以归。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其子延寿，本姓刘氏，常山人也，其父邢为蓨县令，刘守文攻破蓨县，德钧得延寿并其母种氏而纳之，因以延寿为子。延寿为人，姿质妍柔，稍涉书史，明宗以女妻之，号兴平公主。庄、明之世，德钧镇幽州十余年，以延寿故，尤见信任。延寿明宗时为枢密使，罢，至废帝立，复以为枢密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遣延寿将兵讨之。而德钧亦请以镇兵讨贼，废帝察其有异志，使自飞狐出击其后，而德钧南出吴□，会延寿于西唐，延寿因以兵属之。废帝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德钧为延寿求镇州节度使。废帝怒曰："德钧父子握强兵，求大镇，苟能败契丹而破太原，虽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因遣使者趣德钧等进军。德钧阴遣人聘德光，求立己为帝。德光指穹庐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锁德钧父子而

去。德光母述律见之，问曰：“汝父子自求为天子何邪？”德钧惭不能对，悉以田宅之籍献之。述律问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属我矣，何献之为？”明年，德钧死，德光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

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兒皇帝”，如家人礼。德光遣中书令韩颓奉册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复遣赵莹、冯道等以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终其世，奉之甚谨。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遣使者责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语，独不逊。德光益怒。杨光远反青州，招之。开运元年春，德光倾国南寇，分其众为三：西出雁门，攻并、代，刘知远击败之于秀容；东至于河，陷博州，以应光远；德光与延寿南，攻陷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阳。晋出帝亲征，遣李守贞等东驰马家渡，击败契丹。而德光与晋相距于河，月余，闻马家渡兵败，乃引众击晋，战于戚城。德光临阵，望见晋军旗帜光明，而士马严整，有惧色，谓其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家兵马半已饿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杀伤相半，阵间断箭遗镞，布厚寸余。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为二，一出沧州，一出深州以归。二年正月，德光复倾国入寇，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契丹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时，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御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战于榆林，几为所虏。审琦从后救之，契丹望见尘起，谓救兵至，引去。而从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阳。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间，乃下诏亲征，军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归至古北，闻晋军且至，即复引而南，及重威战于阳城、卫村。晋军饥渴，凿井辄坏，绞泥汁而饮。德光坐奚车中，呼其众曰：“晋军尽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后平定天下。”会天大风，晋军奋死击之，契丹大败。德光丧车，骑一白橐驼而走。至幽州，其首领大将各笞数百，独赵延寿免焉。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兒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兒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

延寿。

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兵趋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晋军至城下，见城门皆启，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汉璋追牟翰及之，汉璋战死。重威等军屯武强。德光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攻破栾城县，县有骑军千人，皆降于虏。德光每获晋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杀”，纵以南归。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德光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兒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亦以赭袍赐重威。遣傅住兒监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诏赐帝曰：“孙兒但勿忧，管取一吃饮处。”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出帝与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辞不见，曰：“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马于高冈，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门，登城楼，遣通事宣言谕众曰：“我亦人也，可无惧。我本无心至此，汉兵引我来尔。”遂入晋宫，宫中嫔妓迎谒，皆不顾，夕出宿于赤冈。封出帝负义侯，迁于黄龙府。癸巳，入居晋宫，以契丹守诸门，门庑殿廷皆磔犬挂皮，以为厌胜。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氈裘左衽任，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俯首，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德光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虏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灭晋而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为皇太子。德光曰：“吾于燕王无所爱惜，虽我皮肉，可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闻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岂得为之？”乃命与之迁秩。翰林学士张砺进拟延寿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德光索笔，涂其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止以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寿前为枢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故晋相和凝并为宰相。砺，明宗时翰林学士，晋高祖起太原，唐废帝遣砺督赵延寿进军于团柏谷，已而延寿为德光所锁，并砺迁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

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引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其爱之如此。德光将视朝，有司给延寿貂蝉冠，砺三品冠服，延寿与砺皆不肯服。而延寿别为王者冠以自异。砺曰：“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赍书及阿保机明殿书赐德光。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属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兒皇帝云。

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德光大惧。又时已热，乃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归，以晋内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从。自黎阳渡河，行至汤阴，登愁死冈，谓其宣徽使高勋曰：“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勋退而谓人曰：“虏将死矣。”相州梁晖杀契丹守将，闭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后汉以王继弘镇相州，得髑髅十数万枚，为大冢葬之。德光至临洺，见其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栾城，得疾，卒于杀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晋人谓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四夷附录第二

兀欲，东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从，号永康王。契丹好饮人血，突欲左右姬妾 ，多刺其臂吮之，其小过辄挑目、刲灼，不胜其毒。然喜宾客，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明宗时，自滑州朝京师，遥领武信军节度使，食其俸，赐甲第一区，宫女数人。契丹兵助晋于太原，唐废帝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突欲于其第。晋高祖追封突欲为燕王。

德光灭晋，兀欲从至京师。德光杀继旻、彦绅，籍其家赀，悉以赐兀欲。德光死栾城，兀欲与赵延寿及诸大将等俱入镇州。延寿自称权知军国事，遣人求镇州管钥于兀欲，兀欲不与。延寿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谋者汹汹，必有变，宜备之。今中国之兵，犹有万人，可以击虏；不然，事必不成。"延寿犹豫不决。兀欲妻，延寿以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寿及张砺、李崧、冯道等置酒，酒数行，兀欲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当一见之。"延寿欣然与兀欲俱入。食顷，兀欲出坐，笑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锁之矣。诸君可无虑也。"又曰："先帝在汴州与我算子一茎，许我知南朝军国事，昨闻寝疾，无遗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砺等罢去。兀欲召延寿廷立而诘之，延寿不能对。乃遣人监之，而籍其家赀。兀欲宣德光遗制曰："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谓镇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诸镇。萧翰闻德光死，弃汴州而北，至镇州，兀欲已去。翰以骑围张砺宅，执砺而责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为节度使，何也？"砺对不屈，翰锁之。是夕，砺卒。

兀欲为人俊伟，亦工画，能饮酒，好礼士，德光尝赐以绢数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尽。兀欲已立，先遣人报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晋取天下，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而人皇王背我归中国，其子岂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将废之。兀欲留其将麻答守镇州，晋诸将相随德光在镇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汗从行，与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桥。述律所将兵多亡归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机墓所也。

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

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队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大将赵思温，本中国人也，以材勇为阿保机所宠，述律后以事怒之，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之，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

兀欲更名阮，号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禄。是岁八月，葬德光于木叶山，遣人至镇州召冯道、和凝等会葬。使者至镇州，镇州军乱，大将白再荣等逐出麻答。据定州，已而悉其众以北。麻答者，德光之从弟也。德光灭晋，以为邢州节度使，兀欲立，命守镇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国人，剥面，抉目，拔发，断腕而杀之，出入常以钳凿挑割之具自随，寝处前后挂人肝、胫、手、足，言笑自若，镇、定之人不胜其毒。麻答已去，冯道等乃南归。

汉乾祐元年，兀欲率万骑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马嘶为候。其来也，马不嘶鸣，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虏众皆惧，以为凶，虽破内丘，而人马伤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会诸部酋长，复谋入寇，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强之。燕王述轧与太宁王呕里僧等率兵杀兀欲于大神淀。德光子齐王述律闻乱，走南山。契丹击杀述轧、呕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庆历，号天顺皇帝，后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妇人，左右给事，多以宦者。然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

初，兀欲常遣使聘汉，使者至中国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复遣将军硃宪报聘，宪还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复南寇。显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军节度使田景咸为淤口关部署，右神武统军李洪信为合流口部署，前凤翔节度使王晏为益津关部署、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宁军御龙舟，艘船战舰，首尾数十里，至益津关，降其守将，而河路渐狭，舟不能进，乃舍舟陆行。瓦桥淤口关、瀛莫州守将，皆迎降。方下令进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于瓦桥关、霸州于益津关而还。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述律后为庖者因其醉而杀之。

呜呼！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谈者所可识也！

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邰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石，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高者，东台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气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若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而多异花，记其二种：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烁人；一曰青囊，如中国金灯，而色类蓝可爱。又二日，至仪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无里候，其所向不知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与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战于沙河。述律兵败而北，兀欲追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扑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自褭潭入大山，行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荑，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兀欲时卓帐于此，会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而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

也。’兀欲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峤所目见囚述律、葬德光等事，与中国所记差异。

已而翰得罪被锁，峤与部曲东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峤等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东行，数日，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峤至福州而契丹多怜峤，教其逃归，峤因得其诸国种类远近。云：“距契丹国东至于海，有铁甸，其族野居皮帐，而人刚勇。其地少草木，水咸浊，色如血，澄之久而后可饮。又东，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革为屋。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酿糜为酒，醉则缚之而睡，醒而后解，不然，则杀人。又东南，渤海，又东，辽国，皆与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鱼盐之利。又南，奚，与契丹略同，而人好杀戮。又南至于榆关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汉地。西则突厥、回纥。西北至娅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又其西，辖戛，又其北，单于突厥，皆与娅厥律略同。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销冰乃得饮。东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韈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地尤寒，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捕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尝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箸十余只，教其每走十余里遗一箸，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其说如此。又曰：“契丹尝选百里马二十匹，遣十人赍干饣少北行，穷其所见。其人自黑车子，历牛蹄国以北，行一年，经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山林则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铁甸语，其言颇可解，云地名颉利乌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龙蛇猛兽、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还。此北荒之极也。”

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

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峤归，录以为《陷虏记》云。

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非一，莫可考正，惟尝见于中国者可据也。据耶律德光《立晋高祖册文》云：“惟天显九年，岁次丙申。”是岁乃晋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为天显元年。按《契丹附录》，德光与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显，与此正合矣。又据开运四年德光灭晋入汴，肆赦，称会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为会同元年，是天显尽十年，而十一年改为会同矣。惟此二者，其据甚明。余皆不足考也。《附录》所载夷狄年号，多略不书，盖无所用，故不必备也。

四夷附录第三

奚，本匈奴之别种。当唐之末，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有人马二万骑。分为五部：一曰阿荟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讫支部。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地多黑羊，马嵒前蹄坚善走，其登山逐兽，下上如飞。

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仁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

去诸卒，子扫剌立。庄宗破刘守光，赐扫剌姓李，更其名绍威。绍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后，绍威父子数遣使朝贡。初，绍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鲁之姊为妻，后逐不鲁叛亡入西奚，绍威纳之。晋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门以北入于契丹，是时绍威与逐不鲁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晋北归，拽剌迎谒马前，德光曰："非尔罪也。负我者，扫剌与逐不鲁尔。"乃发其墓，粉其骨而扬之。后德光灭晋，拽剌常以兵从。其后不复见于中国。

自去诸徙妫州，自别为西奚，而东奚在琵琶川者，亦为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云。

吐浑，本号吐谷浑，或曰乞伏乾归之苗裔。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居于青海之上。当唐至德中，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内附者，唐处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懿宗时，首领赫连鐸为阴山府都督，与讨庞勋，以功拜大同军节度使。为晋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处蔚州界中。庄宗时，有首领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门为栅，庄宗为置宁朔、奉化两府，以承福为都督，赐其姓名为李绍鲁。终唐时，常遣使朝贡中国。

晋高祖立，割雁门以北入于契丹，于是吐浑为契丹役属，而苦其苛暴。是时，安重荣镇成德，有异志，阴遣人招吐浑入塞，承福等乃自五台入处中国。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责诮高祖，高祖恐惧，遣供奉官张澄率兵搜索并、镇、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浑驱出之。然晋亦苦契丹，思得吐浑为缓急之用，阴遣刘知远镇太原慰抚之。终高祖时，承福

数遣使者朝贡。后出帝与契丹绝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军节度使，待之甚厚。契丹与晋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从出帝御虏。是岁大热，吐浑多疾死，乃遣承福归太原，居之岚、石之间。刘知远稍侵辱之，承福谋复亡出塞，知远以兵围其族，杀承福及其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其羊马赀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其余众以其别部王义宗主之。吐浑遂微，不复见。

初，唐以承福之族为熟吐浑。长兴中，又有生吐浑杜每兒来朝贡。每兒，不知其国地、部族。至汉乾祐二年，又有吐浑何戛剌来朝贡，不知为生、熟吐浑，盖皆微，不足考录。

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当唐末，以名见中国。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从硃邪赤心讨庞勋。其后李国昌、克用父子为赫连鐸等所败，尝亡入达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其俗善骑射，畜多驼、马。其君长、部族名字，不可究见，惟其尝通于中国者可见云。

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数自河西来贡驼、马。明宗讨王都于定州，都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靼入契丹界，以张军势，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靼，盖唐常役属之。长兴三年，首领颉哥率其族四百余人来附。讫于显德，常来不绝。

党项，西羌之遗种。其国在《禹贡》析支之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有地三千余里。无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盗窃而多寿，往往百五六十岁。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唐德宗时，党项诸部相率内附，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

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售，而所售常过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吏就边场售马给直，止其来朝，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

稠等出兵讨之。福等击破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杀数千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时，府州党项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来朝贡。广顺三年，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羊马，侵扰诸部，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听命，太祖遣邠州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等讨之。建武勇于立功，不能通夷情，驰军击野鸡族，杀数百人。而喜玉、折思、杀牛三族闻建武击破野鸡族，各以牛酒犒军，军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诱建武军至包山，度险，三族共击之，军投崖谷，死伤甚众。太祖怒，罪建武等，选良吏为庆州刺史以招抚之。

其他诸族，散处尚边界上者甚众，然其无国地、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突厥，国地、君世、部族、名号、物俗，见于唐著矣。至唐之末。为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际，尝来朝贡。同光三年，浑解楼来。天成二年，首领张慕晋来。长兴二年，首领杜阿熟来。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来。凡四至，其后不复来。然突厥于时最微，又来不数，故其君长史皆失不能纪。

吐蕃，国地、君世、部族、名号、物俗，见于唐著矣。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

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清泰元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出文谦，灵武冯晖遣牙将吴继勋代文谦为留后，是时天福七年。明年，晋高祖遣泾州押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至汉隐帝时，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广顺二年，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是时，枢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师厚者，少起盗贼，为兖州牙将，与峻相友善，后峻贵，师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马前，诉以饥寒，峻未有以发。而嘉施等来请帅，峻即建言：“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余，无应募者，乃奏起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师厚至凉州，奏荐押衙副使崔虎心、阳妃谷首领沈念般等及中国留人子孙王廷翰、温崇乐、刘少英为将吏。又自安国镇至凉州，立三州以控扼诸羌，用其酋豪为刺史。然凉州夷夏杂处，师厚小人，不能抚有。至世宗时，师厚留其子而逃归，凉州遂绝于中国。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晋天福五年，义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周世宗时，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其所贡：硇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濯、金星矾、胡桐律、大鹏砂、聂褐、玉团。皆因其来者以名见，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纪。

而吐蕃不见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自此数至中国。明宗尝御端明殿见其使者，问其牙帐所居，曰：“西去泾州二千里。”明宗赐以虎皮，人一张，皆披以拜，委身宛转，落其氈帽，乱发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汉隐帝时犹来朝，后遂不复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鹘，为唐患尤甚。其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著矣。唐尝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国为舅。其国本在娑陵水上、后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间，又为石雄、张仲武所破，其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

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来，而史不见其君长名号，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监门卫上将军杨沼押领还蕃。至唐庄宗时，王仁美遣使者来，贡玉、马，自称“权知可汗”，庄宗

遣司农卿郑续持节册仁美为英义可汗。是岁，仁美卒，其弟狄银立，遣都督安千想等来。同光四年，狄银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权知国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来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为顺化可汗。晋高祖时又册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为狄银亲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讫五代常来朝贡，史亦失其纪。其地出玉、犛、绿野马、独峰驼、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腽肭脐、金刚钻、红盐、罽氍、騊駼之革。其地宜白麦、青騑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其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氈帽。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长兴四年，回鹘来献白鹘一联，明宗命解緤放之。自明宗时，常以马市中国，其所赍宝玉皆属县官，而民犯禁为市者辄罪之。周太祖时除其禁，民得与回鹘私市，玉价由此倍贱。显德中，来献玉，世宗曰："玉虽宝而无益。"却之。

于阗，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五代乱世，中国多故，不能抚来四夷。其尝自通于中国者仅以名见，其君世、终始，皆不可知。而于阗尤远，去京师万里外。其国西南近葱岭，与婆罗门为邻国，而相去犹三千余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

晋天福三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氂牛尾、玉灊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鄴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是岁冬十二月，匡鄴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冬乃还。而居诲颇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而不能道圣天世次也。

居诲记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硃耶氏之遗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氂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又东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窜也。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

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鄴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兼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鄴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汉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来。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唐高宗灭高丽，徙其人散处中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之。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据挹娄，臣于唐。至中宗时，置忽汗州，以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后世遂号渤海。其贵族姓大氏，开平元年，国王大諲撰遣使

者来，讫显德常来朝贡。其国土物产，与高丽同。諲撰世次、立卒，史失其纪。

新罗，弁韩之遗种也。其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时封金真为乐浪郡王，其后世常为君长。同光元年，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朝贡。长兴四年，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纪。自晋已后不复至。

黑水靺鞨，本号勿吉。当后魏时见中国。其国，东至海，南界高丽，西接突厥，北邻室韦，盖肃慎氏之地也。其众分为数十部，而黑水靺鞨最处其北，尤劲悍，无文字之记。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来，其后常来朝贡，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独鹿亦遣使来。兀兒、胡独鹿若其两部酋长，各以使来。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纪。至长兴三年，胡独鹿卒，子桃李花立，尝请命中国，后遂不复见云。

南诏蛮，见于唐。其国在汉故永昌郡之东、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及徐虎、虎侄蔼，乃以龟年为使，虎为副，蔼为判官，使南诏。南诏所居曰苴絺城，龟年等不至苴絺，至善阐，得其要约与唐为甥舅。僖宗许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诏大喜，遣人随龟年求公主。已而黄巢败，收复长安，僖宗东还，乃止。

同光三年，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自言尝使南诏，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南诏不纳。至明宗时，巂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华来朝贡，明宗拜卑晚宁远将军，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定摽莎为定远将军。明年遣左金吾卫将军乌昭远为入蛮国信使，昭远不能达而还。

牂牁蛮，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为生，而无城郭聚落，有所攻击，则相屯聚。刻木为契。其首领姓谢氏，其名见于唐。至天成二年尝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带如中国，贡草豆蔻二万个、硃砂五百两、蜡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使者号若土，附牂牁以来。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东至海，西至云南，南邻真脑，北抵驩州。其人，俗与大食同。其乘，象、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鸟兽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尝通中国。显德五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

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

五代史记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来，一治一乱，旋相消长，未有去仁而兴、积仁而亡者。甚哉 ，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逮皇天悔祸，真人出宁，易暴以仁，转祸以德，民咸保其首领，收其族属，各正性命，岂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连乱结，非无忠良豪杰之士竭谋殚智，以缓民之死，乃湮没而无闻矣。否闭极而泰道升，圣人作而万物睹，指挥中原，兵不顿刃，向之滔天巨猾，摇毒煽祸以害斯人者，蹈鼎镬斧钺质之不暇，岂非人邪！天与人相为表里，和同于无间。圣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归，国之所恃以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尧舜之盛，汉唐之兴，秦隋之失，魏晋之亡，南北之乱，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

建安 陈师锡

新五代史

作者：欧阳修

宋史

本纪第一

本纪第二

本纪第一

本纪第四

本纪第五

本纪第六

本纪第七

本纪第八

本纪第九

本纪第十

本纪第十一

本纪第十二

本纪第十三

本纪第十四

本纪第十五

本纪第十六

本纪第十七

本纪第十八

本纪第十九

本纪第二十

本纪第二十一

本纪第二十二

本纪第二十三

本纪第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五

本纪第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七

本纪第二十八

本纪第二十九

本纪第三十

本纪第三十一

本纪第三十二

本纪第三十三

本纪第三十四

本纪第三十五

本纪第三十六

本纪第三十七

本纪第三十八

本纪第三十九

本纪第四十

本纪第四十一

本纪第四十二

本纪第四十三

本纪第四十四

本纪第四十五

本纪第四十六

本纪第四十七

志第一 天文一

志第二 天文二

志第三 天文三

志第四 天文四

志第五 天文五

志第六 天文六

志第七 天文七

志第八 天文八

志第九 天文九

志第十 天文十

志第十一 天文十一

志第十二 天文十二

志第十三 天文十三

志第十四 五行一上

志第十五 五行一下

志第十六 五行二上

志第十七 五行二下

志第十八 五行三

志第十九 五行四

志第二十 五行五

志第二十一 律历一

志第二十二 律历二

志第二十三 律历三

志第二十四 律历四

志第二十五 律历五

志第二十六 律历六

志第二十七 律历七

志第二十八 律历八

志第二十九 律历九

志第三十 律历十

志第三十一 律历十一

志第三十二 律历十二

步气朔第一

志第三十三 律历十三

志第三十四 律历十四

志第三十五 律历十五

志第三十六 律历十六

志第三十七

志第三十八 地理一

志第三十九 地理二

志第四十 地理三

志第四十一 地理四

志第四十二 地理五

志第四十三 地理六

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

志第四十五 河渠二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志第四十八 河渠五

志第四十九 河渠六

志第五十 河渠七

志第五十一 礼一

志第五十二 礼二（吉礼二）

志第五十三 礼三（吉礼三）

志第五十四 礼四（吉礼四）

志第五十五 礼五（吉礼五）

志第五十六 礼六吉礼六

志第五十七 礼七吉礼七

志第五十八 礼八（吉礼八）

志第五十九 礼九（吉礼九）

志第六十 礼十（吉礼十）

志第六十一 礼十一（吉礼十一）

志第六十二 礼十二（吉礼十二）

志第六十三 礼十三（嘉礼一）

志第六十四 礼十四（嘉礼二）

志第六十五 礼十五（嘉礼三）

志第六十六 礼十六（嘉礼四）

志第六十七 礼十七（嘉礼五）

志第六十八 礼十八（嘉礼六）

志第六十九 礼十九（宾礼一）

志第七十 礼二十（宾礼二）

志第七十一 礼二十一（宾礼三）

志第七十二 礼二十二（宾礼四）

志第七十三 礼二十三（宾礼五 附录）

志第七十五 礼二十五（凶礼一）

志第七十四 礼二十四（军礼）

志第七十六 礼二十六（凶礼二）

志第七十七 礼二十七（凶礼三）

志第七十八 礼二十八（凶礼四）

志第七十九 乐一

志第八十 乐二

志第八十一 乐三

志第八十二 乐四

志第八十三 乐五

志第八十四 乐六

志第八十五 乐七（乐章一）

志第八十六 乐八（乐章二）

志第八十七 乐九（乐章三）

志第八十八 乐十（乐章四）

志第八十九 乐十一（乐章五）

乐志第九十 乐十二（乐章六）

志第九十一 乐十三（乐章七）

志第九十二 乐十四（乐章八）

志第九十三 乐十五（鼓吹上）

志第九十四 乐十六（鼓吹下）

志第九十五 乐十七

志第九十六 仪卫一

志第九十七 仪卫二

志第九十八 仪卫三

志第九十九 仪卫四

志第一百 仪卫五

志第一百一 仪卫六

志第一百二 舆服一

志第一百三 舆服二

志第一百四 舆服三

志第一百五 舆服四

志第一百六 舆服五

志第一百七 舆服六

志第一百八 选举一（科目上）

志第一百九 选举二（科目下 举遗逸附）

志第一百十 选举三（学校试 律学等试附）

志第一百十一 选举四（铨法上）

志第一百十二 选举五（铨法下）

志第一百一十三 选举六（保任 考课）

志第一百一十四 职官一

志第一百一十五 职官二

志第一百一十六 职官三

志第一百一十七 职官四

志第一百一十八 职官五

第一百一十九 职官六

第一百二十 职官七

志第一百二十一 职官八（合班之制）

志第一百二十二 职官九（叙迁之制）

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

志第一百二十四 职官十一（奉禄制上）

志第一百二十五 职官十二（奉禄制下）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货上一（农田）

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

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布帛 和籴 漕运）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屯田 常平 义仓）

志第一百三十 食货上五（役法上）

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

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货下一（会计）

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货下二（钱币）

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货下三

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货下四

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货下五

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货下六

志第一百三十八 食货下七

志第一百三十九 食货下八

志第一百四十 兵一（禁军上）

志第一百四十一 兵二（禁军下）

志第一百四十二 兵三（厢兵）

志第一百四十三 兵四（乡兵一）

志第一百四十四 兵五（乡兵二）

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乡兵三）

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志第一百四十七 兵八

志第一百四十八 兵九

志第一百四十九 兵十

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志第一百五十一 兵十二

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

志第一百五十三 刑法二

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

志第一百五十五 艺文一

志第一百五十六 艺文二

志第一百五十七 艺文三

志第一百五十八 艺文四

志第一百五十九 艺文五

志第一百六十 艺文六

志第一百六十一 艺文七

志第一百六十二 艺文八

表第一

表第二

表第三

表第四

表第五

表第六

表第七

表第八

表第九

表第十

表第十一

表第十二

表第十三

表第十四

表第十五

表第十六

表第十七

表第十八

表第十九

表第二十

表第二十一

表第二十二

表第二十三

表第二十四

表第二十五

表第二十六

表第二十七

表第二十八

表第二十九

表第三十

表第三十一

表第三十二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列传第二 后妃下

列传第三 宗室一

列传第四 宗室二

列传第五 宗室三

列传第六 宗室四

列传第七 公主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

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

列传第七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十四

列传第七十五

列传第七十六

列传第七十七

列传第七十八

列传第七十九

列传第八十

列传第八十一

列传第八十二

列传第八十三

列传第八十四

列传第八十五

列传第八十六

列卷第八十七

列传第八十八

列传第八十九

列传第九十

列传第九十一

列传第九十二

列传第九十三

列传第九十四

列传第九十五

列传第九十六

列传第九十七

列传第九十八

列传第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

列传第一百一

列传第一百二

列传第一百三

列传第一百四

列传第一百五

列传第一百六

列传第一百七

列传第一百八

列传第一百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列传第一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一百七十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程氏门人）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道学三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朱氏门人）

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

列传第二百一 文苑四

列传第二百二 文苑五

列传第二百三 文苑六

列传第二百四 文苑七

列传第二百五 忠义一

列传第二百六 忠义二

列传第二百七 忠义三

列传第二百八 忠义四

列传第二百九 忠义五

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义七

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义八

列传第二百一十三 忠义九

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忠义十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义

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隐逸上

列传第二百一十七 隐逸中

列传第二百一十八 隐逸下

列传第二百一十九 列女

列传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列传第二百二十二 外戚上

列传第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

列传第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列传第二百二十五 宦者一

列传第二百二十六 宦者二

列传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太祖一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朓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为宣祖。周显德中，宣祖贵，赠敬左骁骑卫上将军。宣祖少骁勇，善骑射，事赵王王镕，为镕将五百骑援唐庄宗于河上，有功。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汉乾祐中，讨王景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周广顺末，改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又尝与韩令坤博土室中，雀斗户外，因竞起掩雀，而室随坏。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广顺初，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世宗尹京，转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即位，复典禁兵。北汉来寇，世宗率师御之，战于高平。将合，指挥樊爱能等先遁，军危。太祖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乘胜攻河东城，焚其门。左臂中流矢，世宗止之。还，拜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三年春，从征淮南，首败万众于涡口，斩兵马都监何延锡等。南唐节度皇甫晖、姚凤众号十五万，塞清流关，击走之。追至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姚凤禽之。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固亲，启闭，王事也。"诘旦，乃得入。韩令坤平扬州，南唐来援，令坤议退，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趋六合。太祖下令曰："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令坤始固守。太祖寻败齐王景达

于六合东，斩首万余级。还，拜殿前都指挥使，寻拜定国军节度使。

四年春，从征寿春，拔连珠砦，遂下寿州。还，拜义成军节度、检校太保，仍殿前都指挥使。冬，从征濠、泗，为前锋。时南唐砦于十八里滩，世宗方议以橐驼济师，而太祖独跃马截流先渡，麾下骑随之，遂破其砦。因其战舰乘胜攻泗州，下之。南唐屯清口，太祖从世宗翼淮东下，夜追至山阳，俘唐节度使陈承诏以献，遂拔楚州。进破唐人于氵銮江口，直抵南岸，焚其营栅，又破之于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世宗，遣使遗太祖书，馈白金三千两，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五年，改忠武军节度使。

六年，世宗北征，为水陆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桥关，降其守将姚内斌，战却数千骑，关南平。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恭帝即位，改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

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贬降者叙复，流配者释放，父母该恩者封赠。遣使遍告郡国。丙午，诏谕诸镇将帅。戊申，赐书南唐。赠韩通中书令，命以礼收葬。己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复安州、华州、兖州为节度。辛亥，论

翊戴功，以周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余领军者并进爵。壬子，赐宰相、枢密、诸军校袭衣、犀玉带、鞍马有差。癸丑，放南唐降将周成等归国。乙卯，遣使分振诸州。丁巳，命周宗正郭□祀周陵庙，仍以时祭享。己未，宰相表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癸亥，以周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守太师，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守太保、太原郡王，定难军节度使、守太傅、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守太傅，余领节镇者并进爵。甲子，赐皇弟殿前都虞候匡义名光义。己巳，立太庙。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二月乙亥，尊母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以周宰相范质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吴廷祚同中书门下二品。丙戌，长春节，赐群臣衣各一袭。三月乙巳，改天下郡县之犯御名、庙讳者。丙辰，南唐主李景、吴越王钱俶遣使以御服、锦绮、金帛来贺。宿州火，遣使恤灾。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癸亥，命武胜军节度使宋延渥等率舟师巡江徼。是春，均、房、商、洛鼠食苗。夏四月癸酉，窦俨上二舞十二乐曲名、乐章。乙酉，幸玉津园。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丙戌，浚蔡河。癸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遣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讨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庚子，遣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将兵出东道，与守信会讨李筠。壬寅，窦俨上太庙舞曲名。癸卯，石守信败李筠于长平。甲辰，命诸道进讨。丙午，幸魏仁浦第视疾。己酉，西京作周六庙成，遣官奉迁。丁巳，诏亲征，以枢密使吴廷祚留守上都，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命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屯兵河阳。己未，发京师。丁卯，石守信、高怀德破筠众于泽州，禽伪节度范守图，杀北汉援兵之降者数千人，筠遁入泽州。戊辰，王师围之。六月癸酉，有星赤色，出心。辛未，拔泽州，筠赴火死，命埋瘞骼。释河东相卫融，禁剽掠。甲申，免泽州今年租。有星赤色，出太微垣，历上相。乙酉，伐上党。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赦之。上如潞。辛卯，大赦，减死罪，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租，录阵殁将校子孙，丁夫给复三年。甲午，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破北汉沙谷砦。秋七月戊申，上至自潞。壬子，幸范质第视疾。甲子，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庆陵。乙丑，南唐进白金，贺平泽、潞。丁卯，南唐进乘舆御服物。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行入阁仪。辛未，遣郭□飨周庙。壬

申，复贝州为永清军节度。甲戌，命宰相祷雨。辛巳，以周武胜军节度使侯章为太子太师。壬午，以光义领泰宁军节度，依前殿前都虞候。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为皇后。戊子，南唐进贺平泽潞金银器、罗绮以千计。九月壬寅，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焚北汉平遥县。癸卯，三佛齐国遣使贡方物。丙午，奉玉册谥高祖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曾祖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祖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祖妣刘氏曰简穆皇后；皇考曰武昭皇帝，庙号宣祖。己酉，幸宜春苑。中书舍人赵逢坐从征避难，贬房州司户参军。己未，淮南节度李重进以扬州叛，遣石守信等讨之。甲子，归太原俘。冬十月丁卯朔，赐内外文武官冬衣有差。壬申，定县为望、紧、上、中、下，令三年一注。壬午，河决厌次。乙酉，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北汉汾州，死之。龙捷指挥石进二十九人坐不救弃市。丁亥，诏亲征扬州，以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部署，枢密使吴廷祚权上都留守。戊子，诏诸道长贰有异政、众举留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庚寅，发京师。十一月丁未，师傅扬州城，拔之，重进尽室自焚。戊申，诛重进党，扬州平。命诸军习战舰于迎銮，南唐主惧甚，其臣杜著、薛良因诡迹来奔，帝疾其不忠，斩著下蜀市，配良庐州牙校。己酉，振扬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岁以下者半之。胁隶为军者，赐衣屦遣还。庚戌，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复三年。乙卯，南唐主遣使来犒师。庚申，遣其子从镒来朝。

十二月己巳，驾还。丁亥，上至自扬。辛卯，泉州节度使留从效称藩。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上诣太后宫门称庆。庚子，占城国王遣使来朝。壬寅，幸造船务观习水战。戊申，以扬州行宫为建隆寺。太仆少卿王承哲坐举官失实，责授殿中丞。壬子，商州鼠食苗，诏免赋。谓宰臣曰："比命使度田，多邀功弊民，当慎其选，以见朕意。"丁巳，导蔡水入颍。己未，遣郭□飨周庙。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献马五百、橐驼百、野马十。甲子，泽州刺史张崇诂坐党李重进弃市。二月丙寅，幸飞山营，阅炮车。壬申，疏五丈河。癸酉，有司奏进士合格者十一人。荆南高保勖进黄金什器。甲戌，幸城南，观修水匮。丁丑，南唐进长春节御衣、金带及金银器。己卯，赐天雄军节度符彦卿粟。禁春夏捕鱼射鸟。己丑，定窃盗律。三月丙申，内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余人，乘火为盗者五十人，擒斩三十八人，余以宰臣谏获免。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酒工为盗，坐弃市。闰月己巳，幸玉津园。谓侍臣曰："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壬辰，南唐进谢赐生辰金器、罗绮。丁丑，金、商、房

三州饥，振之。癸未，幸迎春苑宴射。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壬寅，诏郡国置前代帝王、贤臣陵冢户。己酉，无棣男子赵遇诈称皇弟，伏诛。己未，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坐失觉察除籍。庚申，班私炼货易盐及货造酒曲律。五月癸亥朔，以皇太后疾，赦杂犯死罪已下。乙丑，天狗堕西南。丙寅，三佛齐国来献方物。丁丑，以安邑、解两池盐给徐、宿、郓、济。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六月甲午，皇太后崩于滋德殿。己亥，群臣请听政，从之。庚子，以太后丧，权停时享。辛丑，见百官于紫宸殿门。壬子，祈雨。庚申，释服。秋七月壬戌，以皇太后殡，不受朝。辛未，晋州神山县谷水泛出铁，方圆二丈三尺，重七千斤。壬申，以光义为开封府尹，光美行兴元尹。己卯，陇州进黄鹦鹉。八月壬辰朔，不视朝。壬寅，诏诸大辟送所属州军决判。甲辰，南唐主李景死，子煜嗣，遣使请追尊帝号，从之。己酉，执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官勒归私第。辛亥，幸崇夏寺，观修三门。女直国遣使来朝献。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庚申，《周世宗实录》成。九月壬戌朔，不御殿。南唐遣使来进金银、缯彩。甲子，契丹解利来降。荆南节度使高保勖遣其弟保寅来朝。戊子，遣使南唐赙祭。冬十月癸巳，南唐遣其臣韩熙载、田霖来会皇太后葬。丙申，遣枢密承旨王仁赡赐南唐礼物。戊戌，禁边民盗塞外马。辛丑，丹州大雨、雹。丙午，葬明宪皇太后于安陵。十一月辛酉朔，不视朝。甲子，太后祔庙。己巳，幸相国寺，遂幸国子监。癸酉，沙州节度使来曹元忠、瓜州团练使曹延继等遣使献玉鞍勒马。十二月壬申，回鹘可汗景琼遣使献方物。乙未，李继勋败北汉军，俘辽州刺史傅廷彦、弟勋来献。辛丑，幸新修河仓。庚戌，畋于近郊。癸丑，遣使赐南唐、吴越马、羊、橐驼有差。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丧不受朝贺。己巳，淮南饥，振之。庚午，幸迎春苑宴射。甲戌，广皇城。诏郡国长吏劝民播种。丙子，瓜沙归义节度使曹元忠献马。庚辰，女直国遣使只骨来献。诏郡国不得役道路居民。癸未，幸国子监。二月丙辰，复幸国子监，遂如迎春苑宴从官。庚寅，诏文班官举堪为宾佐、令录者各一人，不当者比事连坐。甲午，诏自今百官朝对，须陈时政利病，无以触讳为惧。乙未，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坐失火免官。己亥，更定窃盗律。壬午，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甲寅，北汉寇潞、晋，守将击走之。三月戊午朔，厌次霣霜杀桑。壬戌，三佛齐国遣使来献。癸亥，祷雨。丁卯，幸太清观，遂幸开封尹后园宴射。己巳，大雨。诏申律文谕郡国，犯大辟者刑部审覆。乙亥，遣使赐南唐主生辰礼物。丁丑，女直国遣使来献。丁亥，命徙北汉降人于邢、洺。夏四月乙未，延州大雨

雪，赵、卫二州旱。丙申，宁州大雨雪，沟洫冰。戊戌，幸太清观。庚子，回鹘阿督等来献方物。壬寅，丹州雪二尺。乙巳，赠兄光济为邕王，弟光赞为夔王，追册夫人贺氏为皇后。五月甲子，幸相国寺祷雨，遂幸迎春苑宴射。乙亥，海州火。开太行运路。癸未，命使检诸州旱。甲申，诏均户役，敢蔽占者有罪。复幸相国寺祷雨。乙酉，广大内。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彻乐。六月辛卯，振宿州饥。癸巳，吴廷祚以雄武军节度使罢。乙未，赐酒国子监。丁酉，幸太清观。己亥，减京畿、河北死罪以下。壬寅，京师雨。壬子，蕃部尚波于等争采造务，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击走之。乙卯，幸迎春苑宴射。黄陂县有象自南来食稼。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谢赐生辰礼，贡金银、锦绮千万。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数千人归国。乙丑，免舒州菰蒲新税。丁卯，潞州大雨、雹。索内外军不律者配沙门岛。己卯，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来降。辛巳，遣从臣十人检河北旱。癸未，兖、济、德、磁、洺五州蝗。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乙未，用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诏注诸道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诏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九月庚午，吐蕃尚波于等归伏羌县地。壬申，修武成王庙。丙子，占城国来献。禁伐桑、枣。冬十月乙酉朔，赐百官冬服有差。丙戌，幸太清观，遂幸造船务，观习水战。己亥，幸岳台，命诸军习骑射，复幸玉津园。辛丑，以枢密副使赵普为枢密使。辛亥，畋近郊。十一月癸亥，禁奉使请托。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丙寅，南唐遣其臣顾彝来朝。丙子，三佛齐国遣使李丽林等来献，高丽国遣李兴祐等来朝。己卯，畋于近郊。壬午，赐南唐建隆四年历。十二月丙戌，诏县置尉一员，理盗讼。置弓手，视县户为差。戊戌，蒲、晋、慈、隰、相、卫六州饥，振之。庚子，班捕盗令。甲辰，衡州刺史张文表叛。是岁，周郑王出居房州。

乾德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乙卯，发关西乡兵赴庆州。丁巳，修畿内河堤。己未，遣使赐南唐、吴越马、橐驼、羊有差。庚申，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十州兵以讨张文表。乙丑，幸造船务，观造战船。甲戌，诏荆南发水卒三千应延钊于潭。己卯，女直国遣使来献。

二月壬辰，周保权将杨师璠枭文表于朗陵市。甲午，慕容延钊入荆南，高继冲请归朝，得州三、县十七。乙未，克潭州。辛亥，澶、滑、卫、魏、晋、绛、蒲、孟八州饥，命发廪振之。三月辛未，幸金凤园习射，七发皆中。符彦卿等进马称贺，乃遍赐从臣名马、银器有差。壬

申，高继冲籍其钱帛刍粟来上。癸酉，班新定律。戊寅，慕容延钊破三江口，下岳州，克复朗州，湖南平。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夏四月，旱。甲申，遍祷京城祠庙，夕雨。减荆南朗州、潭州管内死罪一等，卤掠者给主。乙酉，遣使祭南岳。丁亥，幸国子监，遂幸武成王庙，宴射玉津园。庚寅，出内钱募诸军子弟凿习战池。辛卯，《建隆应天历》成，御制序。壬辰，赏湖南立功将士。癸巳，幸玉津园。丙申，兵部郎中曹匪躬弃市，海陵盐城屯田副使张蔼除名，并坐不法。庚子，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助宴金银、罗纨、柱衣、屏风等物。癸卯，辰、锦、叙等州归顺。甲辰，诏疏凿三门。禁泾、原、邠、庆等州补蕃人为边镇将。夏西平王李彝兴献犛牛一。乙巳，幸玉津园，阅诸军骑射。丙午，免湖南茶税，禁陕州盐井。辛亥，贷澶州民种食。五月壬子朔，祷雨京城。甲寅，遣使祷雨岳渎。乙丑，广大内。庚午，给荆南管内符印。癸酉，幸玉津园。六月乙酉，免潭州诸县无名配敛。壬辰，暑，罢营造，赐工匠衫履。乙未，诏荆南兵愿归农者听。丙申，诏历代帝王三年一飨，立汉光武、唐太宗庙。己亥，澶、濮、曹、绛蝗，命以牢祭。庚子，百官三上表请举乐，从之。减左右仗千牛员。丙午，雨。诏蜡祀，庙、社皆用戌腊一日。己酉，命习水战于新池。秋七月辛亥朔，定州县所置杂职、承符、厅子等名数。甲寅，以湖湘殁王事靳彦朗男承勋等三十人补殿直。丙辰，幸新池，赐役夫钱，遂幸玉津园。丁巳，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来献，给钱米以释之。己未，诏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癸亥，湖南疫，赐行营将校药。丁卯，幸武成王庙，遂幸新池，观习水战。己巳，朗州贼将汪端寇州城，都监尹重睿击走之。诏免荆南管内夏税之半。甲戌，释周保权罪。乙亥，诏缮朗州城，免其管内夏税。丁丑，分命近臣祷雨。己卯，班《重定刑统》等书。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丙戌，遣给事中刘载朝拜安陵。丁亥，王全斌攻北汉乐平县，降之。辛卯，以乐平县为平晋军，降卒千八百人为效顺军人，赐钱帛。壬辰，诏九经举人下第者再试。癸巳，女直国遣使献名马。蠲登州沙门岛民税，令专治船渡马。丙申，北汉静阳十八砦首领来降。泉州陈洪进遣使来朝贡。齐州河决。京师雨。己亥，契丹幽州岐沟关使柴廷翰等来降。癸卯，宰相质率百官上尊号，不允。九月甲寅，三上表请，从之。丙寅，宴广政殿，始用乐。丁卯，责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为淄州刺史。戊辰，女直国遣使献海东青名鹰。丙子，禁朝臣公荐贡举人。赐南唐羊万口。磔汪端于朗州。戊寅，北汉引契丹兵攻平晋，遣洺州防御使郭进等救之。冬十月庚辰，诏州县征科置簿籍。己亥，畋近郊。丁未，吴越国王进郊祀礼金银、珠器、犀象、香药皆万计。十一月乙卯，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郊祀银万两。甲子，有事南郊，

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进贺南郊尊号、银绢万计。丁卯，赐近臣袭衣、金带、器币、鞍马有差。乙亥，畋近郊。十二月庚辰，殿前祗候李璘以父仇杀员僚陈友，璘自首，义而释之。辛巳，开封府尹光义、兴元尹光美各益食邑，赐功臣号；宰相质、溥、仁浦并特进，易封，益食邑；枢密使普加光禄大夫，易功臣号；文武臣僚各进阶、勋、爵、邑。甲申，皇后王氏崩。辛卯，罢登州都督。己亥，泉州陈洪进遣使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己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诏不允。闰月己酉朔，校医官，黜其艺不精者二十二人。甲寅，命近臣祈雪。丁卯，覆试拔萃科，田可封、宋白、谭利用等称旨，赐与有差。辛未，卜安陵于巩县。乙亥，折德扆败北汉军于府州城下，禽其将杨璘。以太常议，奉赤帝为感生帝。

二年春正月辛巳，谕郡国长吏劝农耕作。有象入南阳，虞人杀之，以齿、革来献。京师雨雪、雷。癸未，幸迎春苑宴射。甲申，诏著四时听选式。回鹘遣使献方物。戊子，质以太子太傅、溥以太子太保、仁浦仍尚书左仆射罢。庚寅，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壬辰，诏亲试制举三科，不限官庶，许直诣阁门进状。甲辰，诏诸道狱词令大理、刑部检详，或淹留差失致中书门下改正者，重其罪。乙巳，幸玉津园宴射。丁未，诏县令、簿、尉非公事毋至村落。令、录、簿、尉诸职官有耄耋笃疾者举劾之。二月戊申朔，北汉辽州刺史杜延韬以城来降。癸丑，遣使振陕州饥。导渼水入京。丁巳，治安陵，隧坏，役兵压死者二百人，命有司瘗恤。庚午，府州俘北汉卫州刺史杨璘来献。甲戌，南唐进改葬安陵银绫绢各万计。浚汴河。三月辛巳，幸教船池，赐水军将士衣有差，还，幸玉津园宴射。乙未，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来降。丁酉，遣使祈雨于五岳。禁臣僚往来假官军部送。辛丑，遣摄太尉光义奉册宝上明宪皇太后谥曰昭宪，皇后贺氏谥曰孝惠，王氏谥曰孝明。夏四月丁未朔，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博州判官颖贽中第。戊申，振河中饥。己酉，免诸道今年夏税之无苗者。乙卯，葬昭宪皇太后、孝明皇后于安陵。乙丑，始置参知政事，以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为之。己巳，灵武饥，转泾粟以饷。壬申，祔二后于别庙。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五月己卯，知制诰高锡坐受藩镇赂，贬莱州司马。辛巳，宗正卿赵砺坐赃杖、除籍。癸未，幸玉津园宴射。六月己酉，以光义为中书令，光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子德昭贵州防御使。庚申，幸相国寺，遂幸教船池、玉津园。辛未，河南、北及秦诸州蝗，惟赵州不食稼。秋七月乙亥，春州暴水溺民。庚辰，邵阳雨雹。辛巳，幸玉津园。还，幸新池，观习水战。辛卯，诏翰林学士陶谷、窦仪举堪为藩郡通判者各一人，不

当者连坐。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屿责乾州司户，库部员外王贻孙责左赞善大夫，并坐试任子不公。戊子，延州雨雹。乙未，幸北郊观稼。辛丑，太子太傅质薨。壬寅，潘美等克郴州。冬十月戊申，周纪王熙谨薨。辍视朝。十一月甲戌，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副之，将步骑二万出归州道以伐蜀。乙亥，宴西川行营将校于崇德殿，示川峡地图，授攻取方略，赐金玉带、衣物各有差。壬辰，畋近郊。十二月乙巳，释广南郴州都监陈琄等二百人。戊申，刘光义拔夔州，蜀节度高彦俦自焚。丁巳，蠲归、峡秋税。辛酉，王全斌克万仞、燕子二砦，下兴州，连拔石圈等二十余砦。甲子，光义拔巫山等砦，斩蜀将南光海等八千级，禽其战□翟都指挥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全斌先锋史进德败蜀人于三泉砦，禽其节度使韩保正、李进等。南唐进银二万两、金银器皿数百事。庚午，诏招复山林聚匿。辛未，畋北郊。

本纪第二

○太祖二

三年春正月癸酉朔，以出师，不御殿。甲戌，王全斌克剑门，斩首万余级，禽蜀枢密使王昭远、泽州节度赵崇韬。乙亥，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壬午，全斌取利州。乙酉，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有九。高丽国王遣使来朝献。戊子，吏部郎中邓守中坐试吏不当，责本曹员外郎。癸巳，刘光义取万、施、开、忠四州，遂州守臣陈愈降。乙未，诏抚西川将吏百姓。丙申，赦蜀，归俘获，除管内逋赋，免夏税及沿征物色之半。二月癸卯，南唐、吴越进长春节御衣、金银器、锦绮以千计。甲辰，遣皇城使窦思俨迎劳孟昶。丁未，全州大水。庚申，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三月癸酉，诏置义仓。

是月，两川贼群起，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死之，诏所在攻讨。夏四月乙巳，回鹘遣使献方物。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南唐进贺收蜀银绢以万计。戊午，遣中使给蜀臣鞍马、车乘于江陵。癸亥，募诸军子弟导五丈河，通皇城为池。五月辛未朔，诏还诸道幕职、令录经引对者，以涉途远近，差减其选。壬申，幸迎春苑宴射。乙亥，遣开封尹光义劳孟昶于玉津园。丙戌，见孟昶于崇元殿，宴昶等于大明殿。丁亥，赐将士衣服钱帛。戊子，大赦，减死罪一等。壬辰，宴孟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六月甲辰，以孟昶为中书令、秦国公，昶子弟诸臣锡爵有差。庚戌，孟昶薨。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壬辰，追封孟昶为楚王。丁酉，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园宴射。八月戊戌朔，诏籍郡国骁勇兵送阙下。癸卯，河决阳武县。庚戌，诏王全斌等廪蜀亡命兵士家。乙卯，河溢河阳，坏民居。戊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己未，郓州河水溢，没田。辛酉，寿星见。九月己巳，阅诸道兵，以骑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隶亲军。壬申，诏蜀诸郡各置克宁军五百人。辛巳，河决澶州。戊子，幸西水硊。十月丁酉朔，大雾。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丙寅，济水溢邹平。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乙未，剑州刺史张仁谦坐杀降，贬宋州教练。十二月丁酉朔，诏妇为舅姑丧者齐、斩。己亥，诏西川管内监军、巡检毋预州县事。戊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围、琥珀五百斤。

四年春正月丙子，遣使分诣江陵、凤翔，赐蜀群臣家钱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抚西川。己丑，幸迎春苑宴射。二月癸卯，视皇城役。丙辰，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献。安国军节度使罗彦瑰等败北汉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辛酉，试下第举人。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税及诸征之半，田不得耕者尽除之。岳州火。三月癸酉，罢义仓。甲戌，占城国遣使来献。癸未，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夏四月丁酉，占城遣使来献。丙午，潭州火。壬子，罢光州贡鹰鹞。丁巳，契丹天德军节度使于延超与其子来降。进士李蔼坐毁释氏，辞不逊，黥杖，配沙门岛。庚申，幸燕国长公主第视疾。五月，南唐贺文明殿成，进银万两。甲戌，光禄少卿郭□巳坐赃弃市。乙亥，阅蜀法物、图书。丁丑，诏蜀郡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辛巳，潭州火。壬午，澶州进麦两歧至六歧者百六十五本。辛卯，荧惑犯轩辕。六月甲午，东阿河溢。甲辰，河决观城。月犯心前星。丙午，澧州刺史白全绍坐纵纪纲规财部内免官。诏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内侍年三十以上方许养一子，士庶敢有阉童男者不赦。己酉，果州贡禾，一茎十三穗。秋七月丙寅，诏蜀官将吏及姻属疾者，所在给医药、钱帛。戊辰，西南夷首领董暠等内附。己巳，幸造船务，又幸开封尹北园宴射。癸酉，赐西川行营将士钱帛有差。庚辰，罢剑南蜀米麦征。华州旱，免今年租。给州县官奉户。八月丁酉，诏除蜀倍息。庚子，水坏高苑县城。壬寅，诏宪臣及吏、刑部官三周岁满日，即转授加恩。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檝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辛亥，幸玉津园宴射。京兆府贡野蚕茧。壬子，衡州火。乙卯，录囚。丙辰，河决滑州，坏灵河大堤。普州兔食稼。闰月乙丑，河溢入南华县。己巳，衡州火。乙亥，诏：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征，令、佐能劝来者受赏。九月壬辰朔，水。虎捷指挥使孙进、龙卫指挥使吴瑰等二十七人，坐党吕翰乱伏诛，夷进族。庚子，占城献驯象。乙巳，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园观卫士骑射。丙午，诏吴越立禹庙于会稽。冬十月辛酉朔，命太常复二舞。癸亥，诏诸郡立古帝王陵庙，置户有差。己巳，禁吏卒以巡察扰民。十二月庚辰，妖人张龙儿等二十四人伏诛，夷龙儿、李土、杨密、聂赟族

五年春正月戊戌，治河堤。丁未，合州汉初县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连宋”。甲寅，王全斌等坐伐蜀黩货杀降，全斌责崇义军节度使，崔彦进责昭化军节度使，王仁赡责右卫大将军。丙辰，诏伐蜀将校有受蜀人钱物者，并即还主。丁巳，赏伐蜀功，曹彬、刘光义等进爵有差。二月庚申朔，幸造船务，遂幸城西观卫士骑射。甲子，薛居正、吕余庆并为吏部侍郎、依前参知政事。己丑，幸教船池。三月甲辰，诏翰林学士、常

参官于幕职、州县及京官内各举堪任常参官者一人，不当者连坐。乙巳，诏诸道举部内官吏才德优异者。丙午，以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崇矩检校太傅。是日，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宴射。丙辰，北汉石盆砦招收指挥使阎章以砦来降。五星聚奎。夏五月乙巳，赐京城贫民衣。北汉鸿唐砦招收指挥使樊晖以砦来降。甲寅，王溥为太子太傅。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辛巳，幸建隆观，遂幸飞龙院。丁亥，牂牁顺化王子等来献方物。七月丁酉，禁毁铜佛像。己酉，免水旱灾户今年租。八月甲申，河溢入卫州城，民溺死者数百。

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甲午，西南蕃顺化王子部才等遣使献方物。己酉，畋近郊。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坐居丧娶妾免。供奉武仁海坐枉杀人弃市。

十二月丙辰，禁新小铁镴等钱、疏恶布帛入粉药者。癸酉，升麟州为建宁军节度。赵普以母忧去位，丙子，起复。

开宝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陕之集津、绛之垣曲、怀之武陟饥，振之。己亥，北汉偏城砦招收指挥使任恩等来降。三月庚寅，班县令、尉捕盗令。癸巳，幸玉津园。乙巳，有驯象自至京师。夏四月乙卯，幸节度使赵彦徽第视疾。五月丁未，赐南唐米麦十万斛。六月癸丑朔，诏民田为霖雨、河水坏者，免今年夏税及沿征物。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丁丑，太白昼见。戊寅，复见。辛巳，龙出单父民家井中，大风雨，漂民舍四百区，死者数十人。秋七月丙申，幸铁骑营，赐军钱羊酒有差。北汉颖州砦主胡遇等来降。丙午，幸铁骑营，遂幸玉津园。戊申，坊州刺史李怀节坐强市部民物，责左卫率府率。北汉主刘钧卒，养子继恩立。八月乙卯，按鹘于近郊，还，幸相国寺。戊午，又按鹘于北郊，还，幸飞龙院。丙寅，遣客省使卢怀忠等二十二人率禁军会潞州。戊辰，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征北汉。九月辛巳朔，禁钱出塞。癸未，监察御史杨士达坐鞠狱滥杀弃市。庚子，李继勋败北汉於铜温河。己酉，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继元立。冬十月己未，畋近郊，还，幸飞龙院。丙子，吴越王遣其子惟浚来朝贡。十一月癸卯，日南至，有事南郊，改元开宝。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宰相普等奉玉册宝，上尊号曰应天广运大圣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十二月甲子，行庆，自开封兴元尹、宰相、枢密使及诸道蕃侯，并加勋爵有差。乙丑，大食国遣使献方物。

二年春正月己卯朔，以出师，不御殿。二月乙卯，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副之，宣徽南院使

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以伐北汉。宴长春殿。命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副之，以防契丹。戊午，诏亲征。己酉，以开封尹光义为上都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判留司三司事。甲子，发京师。乙亥，雨，驻潞州。三月壬辰，发潞州。乙未，李继勋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戊戌，驾傅城下。庚子，观兵城南，筑长连城。辛丑，幸汾河，作新桥。发太原诸县丁数万集城下。癸卯，北汉史昭文以宪州来降，乙巳，临城南，谓汾水可以灌其城，命筑长堤壅之，决晋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继勋军于南，赞军于西，彬军于北，进军于东，乃北引汾水灌城。辛亥，遣海州刺史孙方进率兵围汾州。四月戊申，幸城东观筑堤。壬子，复幸城东。己未，何继筠败契丹于阳曲，斩首数千级，俘武州刺史王彦符以献，命陈示所获首级、铠甲于城下。壬戌，幸汾河观造船。戊辰，幸城西上生院。丙子，复幸城西。五月癸未，韩仲赟败契丹于定州北。自戊子至庚寅，命水军载弩环攻，横州团练使王廷义、殿前都虞候石汉卿死之。甲午，北汉赵文度以岚州来降。甲辰，都虞候赵廷翰奏，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闰月戊申，雉圮，水注城中，上遽登堤观。己酉，右仆射魏仁浦薨。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赞言，议班师。己未，命兵士迁河东民万户于山东。庚申，分命使臣率兵赴镇、潞。壬戌，驾还。戊辰，驻跸于镇州。六月丙子朔，发镇州。癸巳，至自太原。曲赦京城囚。秋七月丁巳，幸封禅寺。诏镇、深、赵、邢、洺五州管内镇、砦、县悉城之。甲子，大宴，赐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节度、观察使袭衣金带。戊辰，西南夷顺化王子武才等来献方物。癸酉，幸新水磑。汴决下邑。乙亥，寿星见。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庙。壬戌，幸玉津园宴射。冬十月戊子，畋近郊。庚寅，散指挥都知杜延进等谋反伏诛，夷其族。诏相、深、赵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复其家。庚子，以王溥为太子太师，武衡德为太子太傅。癸卯，西川兵马都监张延通、内臣张屿、引进副使王珏为丁德裕所谮，延通坐不逊诛，屿、珏并杖配。十一月丙午，幸镇宁军节度使张令铎第视疾。甲寅，畋近郊，还，幸金凤园。庚申，回鹘、于阗遣使来献方物。十二月癸未，幸中书视宰相赵普疾。己亥，右赞善大夫王昭坐监大盈仓，其子与仓吏为奸赃，夺两任、配隶汝州。丁德裕诬奏西川转运使李铉指斥，事既直，犹坐酒失，责授右赞善大夫。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雨雪，不御殿。癸丑，增河堤。辛酉，诏民五千户举孝弟彰闻、德行纯茂者一人，奇才异行不拘此限，里闾郡国递审连署以闻，仍为治装诣阙。二月庚寅，幸西茶库，遂幸建隆观。三月庚

戌，诏阅进士十五举以上司马浦等百六人，并赐本科出身。辛亥，赐处士王昭素国子博士致仕。丙辰，殿中丞张颙坐先知颍州政不平，免官。己未，幸宰相赵普第视疾。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幸寺观祷雨。辛卯，雨。甲午，幸教船池。己亥，罢河北诸州盐禁。诏郡国非其土产者勿贡。五月丁未，禁京城民畜兵器。癸丑，幸城北观水碚。癸亥，赐诸班营舍为雨坏者钱有差。六月乙未，禁诸州长吏亲随人掌厢镇局务。秋七月乙巳，立报水旱期式。壬子，诏蜀州县官以户口差第省员加禄，寻诏诸路亦如之。戊辰，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宴射。八月戊子，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园。九月己亥朔，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贵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遣使发十州兵会贺州，以伐南汉。甲辰，诏：西京、凤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汉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顺、文、武、宣、懿、僖、昭诸帝凡二十七陵尝被盗发者，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椁阝重葬，所在长吏致祭。己酉，幸开宝寺观新钟。丙辰，女直国遣使赍定安国王烈万华表，献方物。丁卯，潘美等败南汉军万众于富州，下之。十月庚辰，克贺州。十一月壬寅，下昭、桂二州。乙巳，减桂阳岁贡白金额。癸丑，右领军卫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败契丹于遂城。丙寅，以曹州举德行孔蟾为章丘主簿。十二月壬申，潘美等下连州。辛卯，大败南汉军万余于韶州，下之。癸巳，增河堤。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师，不视朝。丙午，罢诸道州县摄官。丁未，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癸丑，潘美等取英州、雄州。二月丁亥，南汉刘钅长遣其左仆射萧漼等以表来上。己丑，潘美克广州，俘刘鋹，广南平。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辛卯，大赦广南，免二税，伪署官仍旧。三月乙未，幸飞龙院，赐从臣马。丙申，诏广南有卖人男女为奴婢转佣利者，并放免。伪政有害于民者具以闻，除之。增前代帝王守陵户二。夏四月丙寅朔，前左监门卫将军赵玭诉宰相赵普，坐诬毁大臣，汝州安置。丁卯，三佛齐国遣使献方物。己巳，诏禁岭南商税、盐、曲，如荆湖法。辛未，幸永兴军节度使吴廷祚第视疾。癸未，幸开宝寺。辛卯，南唐遣其弟从谏来朝贡。发厢军千人修前代陵寝之在秦者。壬辰，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五月乙未朔，御明德门受刘鋹俘，释之；斩其柄臣龚澄枢、李托、薛崇誉。大宴于大明殿，鋹预焉。丁酉，赏伐广南功，潘美、尹崇珂等进爵有差。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丁丑，命翰林试南汉官，取书判稍优者，授令、录、簿、尉。壬午，以孝子罗居通为延州主簿。封

刘鋹为恩赦侯。乙酉，罢贺州银场。赐刘鋹月奉外钱五万、米麦五千斛。河决原武，汴决谷熟。秋七月戊戌，赐开封尹光义门戟十四。庚子，幸新修水硊，赐役人钱帛有差。戊午，复著内侍养子令。癸亥，幸建武军节度使何继筠第视疾。汴决宋城。八月壬申，文武百官上尊号，不允。辛卯，景星见。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辛巳，除广南旧无名配敛。甲申，诏十月后犯强窃盗者，郊赦不原。丙戌，放广南民驱充军者。十一月癸巳朔，南唐遣其弟从善，吴越国王遣其子惟浚，以郊祀来朝贡。南唐主煜表乞去国号呼名，从之。庚戌，诏诸道所罢摄官三任无遗阙者以闻。河决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上闻，弃市。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诏置诸州幕职官奉户。壬戌，蜀班内殿直四十人，援御马直例乞赏，遂挝登闻鼓，命各杖二十，翌日，悉斩于营，都指挥单斌等皆杖、降。十二月癸亥朔，赐南郊执事官器币有差。丁卯，行庆，开封尹光义、兴元尹光美、贵州防御使德昭、宰相赵普并益食邑。己巳，内外文武官递进勋爵。辛未，赐九经李符本科出身。壬午，畋近郊。

本纪第一

○太祖三

五年春正月壬辰朔，雨雪，不御殿。禁铁铸浮屠及佛像。庚子，前卢氏县尉鄢陵许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琼年九十九，两兄皆八十余，乞一官以便养。因召琼厚赐之，授永鄢陵令。壬寅，省州县小吏及直力人。乙巳，罢襄州岁贡鱼。二月丙子，诏沿河十七州各置河堤判官一员。庚辰，以凤州七房银冶为开宝监。庚寅，以兵部侍郎刘熙古参知政事。闰月壬辰，礼部试进士安守亮等诸科共三十八人，召对讲武殿，始放榜。庚戌，升密州为安化军节度。三月庚午，赐颍州龙骑指挥使仇兴及兵士钱。辛未，占城国王波美税遣使来献方物。壬申，幸教船池习战。乙酉，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齐国主释利乌耶遣使来献方物。丙午，遣使检视水灾田。丙寅，遣使诸州捕虎。五月庚申，赐恩赦侯刘鋹钱一百五十万。乙丑，命近臣祈晴。并广南州十三、县三十九。丙寅，罢岭南采珠媚川都卒为静江军。辛未，河决濮阳，命颍州团练使曹翰往塞之。甲戌，以霖雨，出后宫五十余人，赐予以遣之。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济、郓、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决阳武，汴决谷熟。丁酉，诏：淫雨河决，沿河民田有为水害者，有司具闻除租。戊申，修阳武堤。秋七月己未，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癸未，邕、容等州獠人作乱。

八月庚寅，高丽国王王昭遣使献方物。己亥，广州行营都监朱宪大破獠贼于容州。癸卯，升宿州为保静军节度，罢密州仍为防御。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酉，李崇矩以镇国军节度使罢。冬十月庚子，幸河阳节度使张仁超第视疾。甲辰，试道流，不才者勒归俗。十一月己未，李继明、药继清大破獠贼于英州。癸亥，禁僧道习天文地理。己巳，禁举人寄应。庚辰，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淮、湖、岭、蜀转运使。十二月乙酉朔，祈雪。己亥，畋近郊。开封尹光义暴疾，遂如其第视之。甲寅，内班董延谔坐监务盗刍粟，杖杀之。诏合入令、录者引见后方注。乙卯，大雨雪。是岁，大饥。

六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御殿。置蜀水陆转运计度使。癸酉，修魏县河。二月丙戌朔，棣州兵马监押、殿直傅延翰谋反，伏诛。丙申，曹州饥，漕太仓米二万石振之。己亥，吴越国进银装花段、金香师子。三月乙卯朔，周郑王殂于房州，上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

庆陵之侧，陵曰顺陵。己未，复密州为安化军节度。庚申，覆试进士于讲武殿，赐宋准及下第徐士廉等诸科百二十七人及第。乙亥，赐宋准等宴钱二十万。大食国遣使来献。翰林学士、知贡举李昉坐试人失当，责授太常少卿。试朝臣死王事者子陆坦等，赐进士出身。丙子，幸相国寺观新修塔。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辛丑，遣卢多逊为江南国信使。甲辰，占城国王悉利陀盘印茶遣使来献方物。丙午，黎州保塞蛮来归。戊申，诏修《五代史》。五月庚申，刘熙古以户部尚书致仕。诏：中书吏擅权多奸赃，兼用流内州县官。己巳，交州丁琏遣使贡方物。幸玉津园，观刈麦。辛巳，杀右拾遗马适。六月辛卯，阅在京百司吏，黜为农者四百人。癸巳，占城国遣使献方物。隰州巡检使李谦溥拔北汉七砦。癸卯，雷有邻告宰相赵普党堂吏胡赞等不法，赞及李可度并批籍没。庚戌，诏参知政事与宰相赵普分知印押班奏事。秋七月壬子朔，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军，以进士、明经者为之。丙辰，减广南无名率钱。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辛卯，赐布衣王泽方同学究出身。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坐试判假手，杖、除名。甲辰，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辛酉，幸都亭驿。九月丁卯，余庆以尚书左丞罢。己巳，封光义为晋王、兼侍中，德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沈义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石守信兼侍中，卢多逊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壬申，诏晋王光义班宰相上。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不视朝。丁亥，幸玉津园观稼。戊子，流星出文昌、北斗。甲辰，特赦诸官吏奸赃。十一月癸丑，诏常参官进士及第者各举文学一人。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丙午，前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多逊起复视事。行《开宝通礼》。限度僧法，诸州僧帐及百人，岁许度一人。

七年春正月庚戌，不御殿。庚申，占城国王波美税遣使献方物。齐州野蚕成茧。癸亥，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二黑子。癸卯，命近臣祈雨。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三月乙丑，三佛齐国王遣使献方物。夏四月丙午，遣使检岭南民田。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莹坐受南唐馈遗，责授右赞善大夫。甲寅，以布衣齐得一为章丘主簿。乙丑，诏市二价者以枉法论。丙寅，幸讲武池，观习水战。丙子，又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六月丙申，河中府饥，发粟三万石振之。己亥，淮溢入泗州城。壬寅，安阳河溢，皆坏民居。秋七月壬子，幸讲武池，观习水战，遂幸玉津园。丙辰，南丹州

溪洞酋帅莫洪燕内附。诏减成都府盐钱。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八月戊寅，吴越国王遣使来朝贡。丁亥，谕吴越伐江南。戊子，陈州贡芝草，一本四十九茎。己丑，幸讲武池，赐习水战军士钱。戊戌，殿中丞赵象坐擅税，除名。甲辰，幸讲武池，观习水战，遂幸玉津园。九月癸亥，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翟都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都监，颍州团练使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出荆南，以伐江南。将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丁卯，以知制诰李穆为江南国信使。冬十月甲申，幸迎春苑，登汴堤观战舰东下。丙戌，又幸迎春苑，登汴堤观诸军习战，遂幸东水门，发战□翟东下。江南进绢数万，御衣、金带、器用数百事。壬辰，曹彬等将舟师、步骑发江陵，水陆并进。丁酉，命吴越王钱俶为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己亥，曹彬收下峡口，获指挥使王仁震、王宴、钱兴。闰月己酉，克池州。丁巳，败江南军于铜陵。庚申，命宰相、参知政事更知日历。壬戌，彬等拔芜湖、当涂两县，驻军采石。癸亥，诏减湖南新制茶。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赐器币有差。丁卯，彬败江南军于采石，擒兵马部署杨收、都监蔡震等千人，为浮梁以济。十一月癸未，黥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一千三百九十人为归化军。甲申，诏省剑南、山南等道属县主簿。丁亥，秦、晋旱，免蒲、陕、晋、绛、同、解六州逋赋，关西诸州免其半。己丑，知汉阳军李恕败江南水军于鄂。甲午，曹彬败江南军于新林砦。辛丑，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壬寅，大食国遣使献方物。十二月己酉，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辛亥，命近臣祈雪。甲子，吴越王帅兵围常州，获其人马，寻拔利城砦。丙寅，彬败江南军于新林港。己巳，左拾遗刘祺坐受赂，黥面、杖配沙门岛。庚午，北汉寇晋州，守臣武守琦败之于洪洞。壬申，吴越王败江南军于常州北界。

八年春正月甲戌朔，以出师，不御殿。丙子，知池州樊若水败江南军于州界，田钦祚败江南军于溧水，斩其都统使李雄。乙酉，御长春殿，谓宰相曰："朕观为臣者比多不能有终，岂忠孝薄而无以享厚福耶？"宰相居正等顿首谢。庚寅，曹彬拔升州城南水砦。二月癸丑，彬败江南军于白鹭洲。乙卯，拔升州关城。丁巳，太子中允徐昭文坐抑人售物，除籍。甲子，知扬州侯陟败江南军于宣化镇。戊辰，覆试进士于讲武殿，赐王嗣宗等三十一人、诸科纪自成等三十四人及第。三月乙酉，赐王嗣宗等宴钱二十万。己丑，命祈雨。庚寅，彬败江南军于江北。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知潞州药继能拔北汉鹰涧堡。辛丑，召契丹使于讲武殿观习射。壬寅，遣内侍王继恩领兵赴升州。大食

国遣使来朝献。夏四月乙巳，幸东水硊。癸丑，幸都亭驿，阅新战船。丁巳，吴越王拔常州。壬戌，彬等败江南军于秦淮北。戊辰，幸玉津园，观种稻，遂幸讲武池，观习水战。庚午，诏岭南盗赃满十贯以上者死。幸西水硊。五月壬申朔，以吴越国王钱俶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太子洗马赵瑜杖配海岛；侃受赏，迁屯田员外郎。辛巳，祈晴。甲申，江南宁远军及沿江砦并降。乙酉，诏武冈、长沙等十县民为贼卤掠者，蠲其逋租，仍给复一年。甲午，安南都护丁琏遣使来贡。辛丑，河决濮州。六月壬寅，曹彬等遣使言，败江南军于其城下。丁未，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辛亥，河决澶州顿丘。甲子，彗出柳，长四丈，辰见东方。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庚辰，遣阁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癸未，西天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啰来朝献。甲申，诏吴越王班师。己亥，山后两林鬼主、怀化将军勿尼等来朝献。八月乙卯，幸东水硊观鱼，遂幸北园。辛酉，诏权停今年贡举。壬戌，契丹遣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带、名马。西南蕃顺化王子若废等来献名马。癸亥，丁德裕败润州兵于城下。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之，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畋猎，又何罪马哉！"自是遂不复猎。戊寅，润州降。冬十月己亥朔，江南主遣徐铉、周惟简来乞缓师。辛亥，诏郡国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材异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诣阙。丁巳，修西京宫阙。江南主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戊午，改润州镇海军节度为镇江军节度。幸晋王北园。己未，曹彬遣都虞候刘遇破江南军于皖口，擒其将朱令赟、王晖。十一月辛未，江南主遣徐铉等再奉表乞缓师，不报。甲申，曹彬夜败江南军于城下。丙戌，以校书郎宋准、殿直邢文庆充贺契丹正旦使。乙未，曹彬克升州，俘其国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临视新龙兴寺。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观筑堰。辛丑，赦江南，复一岁；兵戈所经，二岁。戊申，三佛齐遣使来献方物。己酉，幸龙兴寺。辛亥，免开封府诸县今年秋租十之三。己未，以恩赦侯刘鋹为彭城郡公。甲子，契丹遣使耶律乌正来贺正旦。丁卯，吴越国王乞以长春节朝觐，从之。

九年春正月辛未，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不用献俘仪。壬申，大赦，减死罪一等。乙亥，封李煜为违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己卯，江南昭武军节度使留后卢绛焚掠州县。庚辰，诏郊西京。癸巳，晋王率文武上尊号，不允。二月癸卯，三上表，不允。庚戌，以曹彬为枢密使。辛亥，命德昭迎劳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州。契丹遣使耶律延以御衣、玉带、名马、散马、白鹘来贺长春节。乙卯，吴越王奏内客省使丁

德裕贪狠，贬房州刺史。丁巳，观礼贤宅。戊午，以卢多逊为吏部侍郎，仍参知政事。己未，吴越国王钱俶偕子惟濬等朝于崇德殿，进银绢以万计。赐俶衣带鞍马，遂以礼贤宅居之，宴于长安殿。壬戌，钱俶进贺平升州银绢、乳香、吴绫、□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甲子，召晋王、吴越国王并其子等射于苑中，俶进御衣、寿星通犀带及金器。丁卯，幸礼贤宅，赐俶金器及银绢倍万。三月己巳，俶进助南郊银绢、乳香以万计。庚午，赐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癸酉，以皇子德芳为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右卫大将军王仁赡权判留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丙子，幸西京。己卯，次巩县，拜安陵，号恸陨绝者久之。庚辰，赐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户复一年。辛巳，至洛阳。庚寅，大雨，分命近臣诣诸祠庙祈晴。辛卯，幸广化寺，开无畏三藏塔。夏四月己亥，雨霁。庚子，有事圆丘，回御五凤楼，大赦，十恶、故杀者不原，贬降责免者量移叙用，诸流配及逋欠悉放，诸官未赠恩者悉覃赏。壬寅，大宴，赐亲王、近臣、列校袭衣、金带、鞍马、器币有差。丙午，驾还。辛亥，上至自洛。丁巳，曹翰拔江州，屠之，擒牙校宋德明、胡则等。诏益晋王食邑，光美、德昭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德芳益食邑，薛居正、沈义伦加光禄大夫，枢密使曹彬、宣徽北院使潘美加特进，吴越国王钱俶益食邑，内外文武臣僚咸进阶封。己未，著令旬假为休沐。丙寅，大食国王珂黎拂遣使蒲希密来献方物。五月己巳，幸东水硊，遂幸飞龙院，观渔金水河。甲戌，遣司勋员外郎和岘往江南路采访。杀卢绛。庚辰，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观稼。宋州大风，坏城楼、官民舍几五千间。甲申，以阁门副使田守奇等充贺契丹生辰使。晋州以北汉岚、石、宪三州巡检使王洪武等来献。六月庚子，步至晋王邸，命作机轮，輓金水河注邸中为池。癸卯，吴越王进银、绢、绵以倍万计。乙卯，荧惑入南斗。秋七月戊辰，幸晋王第观新池。丙子，幸京兆尹光美第视疾。戊寅，再幸光美第。泉州节度使陈洪进乞朝觐。丙戌，命近臣祈晴。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渎祠庙。庚寅，幸光美第。八月乙未朔，吴越国王进射火箭军士。己亥，幸新龙兴寺。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乙巳，幸等觉院，遂幸东染院，赐工人钱。又幸控鹤营观习射，赐帛有差。又幸开宝寺观藏经。丁未，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伐北汉。丙辰，遣使率兵分五道入太原。九月甲子，幸绫锦院。庚午，权高丽国事王伷遣使来朝献。党进败北汉军于太原城北。辛巳，命忻、代行营都监郭进迁山后诸州民。庚寅，幸城南池亭，遂幸礼贤宅，又幸晋王第。冬十月甲午朔旦，赐文武百官衣有差。丁酉，兵马监押马继恩率兵入河东界，焚荡四十余砦。己亥，幸西教场。庚子，镇州巡检郭进焚寿阳县，俘九千人。辛丑，晋、隰巡检穆彦璋入河东，俘二千余人。党

进败北汉军于太原城北。己酉，吴越王献驯象。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谥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受禅之初，颇好微行，或谏其轻出。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侧，不能害也。"既而微行愈数，有谏，辄语之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不汝禁也。"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汴京新宫成，御正殿坐，令洞开诸门，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吴越钱俶来朝，自宰相以下咸请留俶而取其地，帝不听，遣俶归国。及辞，取群臣留俶章疏数十轴，封识遗俶，戒以途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南汉刘鋹在其国，好置ＣＧ以毒臣下。既归朝，从幸讲武池，帝酌卮酒赐鋹。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帝笑而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宁肯尔耶？"即取鋹酒自饮，别酌以赐鋹。王彦升擅杀韩通，虽预佐命，终身不与节钺。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即加贬绌。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见孟昶宝装溺器，捶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赞曰：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圣人之才，而后以其行事畀之，则生民平治之期，殆无日也。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

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

本纪第四

○太宗一

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讳炅，初名匡义，改赐光义，即位之二年改今讳，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时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甲辰也。帝幼不群，与他儿戏，皆畏服。及长，隆准龙颜，望之知为大人，俨如也。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亲征泽、潞，帝以大内点检留镇，寻领泰宁军节度使。征李重进，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尹，再加兼中书令。征太原，改东都留守，别赐门戟，封晋王，序班宰相上。

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乙卯，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丙辰，群臣表请听政，不许。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固请，乃许，即日移御长春殿。庚申，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先帝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加左仆射，沈伦加右仆射，卢多逊为中书侍郎，曹彬仍枢密使，并同平章事。楚昭辅为枢密使，潘美为宣徽南院使，内外官进秩有差。诏茶、盐、榷酤用开宝八年额。十一月癸亥朔，帝不视朝。甲子，追册故尹氏为淑德皇后，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戊辰，罢州县奉户。庚午，诏诸道转运使察州县官吏能否，第为三等，岁终以闻。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匿者论死。乙亥，命权知高丽国事王伽为高丽国王。癸未，幸相国寺。己丑，遣著作郎冯正、佐郎张□巳使契丹告哀。诏文武官由谴累不齿者，有司毋得更论前过。十二月己亥，置直舍人院。甲寅，御乾元殿受朝，乐县而不作。大赦，改是岁为太平兴国元年。命太祖子及齐王廷美子并称皇子，女并称皇女。丁巳，置三司副使。戊午，契丹遣使来赙。己未，幸讲武池，遂幸玉津园。庚申，节度使赵普、向拱、张永德、高怀德、冯继业、张美、刘廷让来朝。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殡，不视朝。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戊辰，亲试礼部举人。甲戌，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丙子，幸相国寺，还，御东华门观灯。庚辰，阅礼部贡士十举至

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赐出身。戊子，命邕州广源州酋长坦坦绰侬民富为检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国。辛卯，幸讲武池。置江南榷茶场。二月甲午，契丹遣使来贺即位及正旦。吴越国遣使来贡。罢南唐铁钱。庚子，帝改名炅。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乐。乙巳，幸新凿池，遂幸讲武池，宴射玉津园。丁未，占城国遣使来贡。己酉，令江南诸州盐先通商处悉禁之。戊午，幸太平兴国寺，遂幸造船务。还，幸建隆观。三月壬戌朔，始立试官衔选限。己卯，以河阳节度使赵普为太子少保。己丑，幸开宝寺。置威胜军。禁江南诸州铜。许契丹互市。夏四月辛卯，大食国遣使来贡。丁酉，契丹遣使来会葬。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五月壬戌，河南法曹参军高丕、伊阙县主簿翟嶙、郑州荥泽令申廷温坐不勤事，并免。癸亥，向拱、张永德、张美、刘廷让皆罢节镇，为诸卫上将军。乙丑，幸新水磑，遂幸玉津园宴射。丙寅，诏继母杀子及妇者同杀人论。庚午，宴崇德殿，不作乐。遣辛仲甫使契丹。甲戌，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庙，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别庙。庚辰，诏作北帝宫于终南山。癸未，幸新水磑，遂宴射玉津园。六月辛卯朔，白龙见邠州要策池中。乙卯，幸开宝寺，遂幸飞龙院，赐从官马。是月，磁州保安等县墨虫生，食桑叶殆尽。颍州大水。秋七月庚午，诏诸库藏敢变权衡以取羡余者死。癸未，钜鹿、沙河步屈食桑、麦，河决荥泽、顿丘、白马、温县。闰月己亥，幸白鹘桥，临金水河。己酉，河溢开封等八县，害稼。甲寅，诏发潭州兵击梅山洞贼。丁巳，有司上闰年舆地版籍之图。令支郡得专奏事。八月癸亥，黎州两林蛮来贡。乙丑，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来朝。癸酉，以观灯，遂幸相国寺。戊寅，诏作崇圣殿。是月，陕、澶、道、忠、寿诸州大水，钜鹿步蝻生，景城县雹。九月乙未，幸弓箭院，遂幸新修三馆。壬寅，幸新水磑，遂幸西御园宴射。丁未，渤尼国遣使来贡，山后两林蛮来献马。辛亥，幸讲武台大阅。容州初贡珠。乙卯，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惟濬来朝。丙辰，狩近郊。丁巳，吴越王遣使乞呼名，不允。是月，兴州江水溢，濮州大水，汴水溢。

冬十月戊午朔，赐百官及在外将校、长吏冬服。辛酉，契丹来贺乾明节。己巳，幸京城西北，观卫士与契丹使骑射，遂宴苑中。己巳，群臣请举乐，表三上，从之。丙子，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辛巳，畋近郊。初榷酒酤。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甲午，遣李渎等贺契丹正旦。丁酉，禁江南诸州新小钱，私铸者弃市。癸丑，幸御龙弓箭直营，赐军士钱帛有差。十二月丁巳朔，试诸州所送天文术士，隶司天台，无取者黥配海岛。庚午，畋近郊。癸酉，诏定晋州矾法，私煮及私贩易者罪有差。辛巳，幸新水磑。

高丽国王使其子元辅来贺即位。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群臣诣阁贺。庚寅，殿直霍琼坐募兵劫民财，腰斩。甲午，浚汾河。雅州西山野川路蛮来朝。戊戌，开襄、汉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废。己亥，光禄丞李之才坐擅入酒邀同列饮殿中，除名。庚子，罢陈州蔡河舟算。辛丑，浚广济、惠民及蔡三河，治黄河堤。乙巳，浚汴口。己酉，命修《太祖实录》。辛亥，命群臣祷雨。癸丑，京畿雨足。二月丙辰，幸郑国公主第。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丁巳，诏班诸州录事、县令、簿尉历子合书式。甲子，罢昌州七井虚额盐。丙寅，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辛未，幸西绫锦院，命近臣观织室机杼，还，幸崇文院观书。诏凿金明池。甲申，禁沿边诸郡阑出铜钱。制西京新修殿名。三月乙酉朔，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诏旌其门闾，复其家。辛丑，监海门戍、殿直武裕坐奸赃弃市。壬寅，秦州言，戎酋王泥猪寇八狼戍，巡检刘崇让击败之，枭其首以徇。己酉，吴越国王钱俶来朝。壬子，幸开宝寺。是月，寿州甘露降。夏四月乙卯朔，命群臣祷雨。召华山道士丁少微。丙辰，禁民自春及秋毋捕猎。庚午，幸建隆观，遂幸西染院，又幸造船务。乙亥，置诸道转运判官。己卯，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凡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庚辰，幸城南观麦，遂幸玉津园宴射。辛巳，侍御史赵承嗣坐监市征隐官钱，弃市。癸未，以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钱俶乞罢所封吴越国王，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并寝书诏不名之命，归其兵甲，求还，不许。是月，河决获嘉县。五月乙酉，赦漳、泉，仍给复一年。钱俶献其两浙诸州，凡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丁亥，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惟濬徙淮南军节度使，惟治徙镇国军节度使。戊子，赦两浙，给复如漳、泉。癸巳，遣李从吉等使契丹。乙未，占城国遣使献方物。壬寅，定难军节度使李克睿卒，子继筠立。乙巳，以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幸殿前都指挥使杨信第视疾。戊申，以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子飞雄矫制乘驿至清水县，缚都巡检周承瑨及刘文裕、马知节等七人，将劫守卒据城为叛，文裕觉其诈，禽缚飞雄按之，尽得其状，诏诛飞雄及其父母妻子同产，而哀若愚宗奠无主，申戒中外臣庶，自今子弟有素怀凶险、屡戒不悛者，尊长闻诸州县，锢送阙下，配隶远处，隐不以闻，坐及期功以上。六月戊午，复给乘驿银牌。壬午，秦州清水监军田仁朗击破西羌，斩获甚众。癸未，诏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来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是月，泗州大水，汴水决宁陵县。秋七月乙酉，大雨震电，西窑务藁聚焚。壬辰，右千牛卫上将军李煜卒，追封吴王。戊戌，金乡县民李光袭十世同居，诏旌其

门。庚戌，改明德门为丹凤门。壬子，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赇擅改刑部所定法，杖杀之。八月癸丑，幸南造船务，遂幸玉津园宴射。滑州黄河清。丙辰，诏两浙发淮海王缌麻以上亲及管内官吏赴阙。辛未，夷州蛮任朗政来贡。癸酉，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甲戌，群臣请上尊号曰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许之。九月甲申，亲试礼部举人。壬子，以布衣张遁为襄邑县主簿，张文旦濮阳县主簿。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来贺乾明节。高丽国王遣使来贡。庚申，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齐王邸，赐齐王银万两、绢万匹，德昭、德芳有差。辛酉，复兖州曲阜县袭封文宣公家。庚午，畋近郊。是月，河决灵河县。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号。庚子，幸齐王邸。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十二月乙丑，幸讲武台观机石连弩。庚午，畋近郊。戊寅，契丹遣使来贺正旦。己卯，置三司推官、巡官。

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遣官分督诸州军储输太原行营。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分命节度使河阳崔彦进、彰德李汉琼、彰信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副以卫府将直，四面进讨。侍卫马军都虞候米信、步军虞候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将其军以从，西上阁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监护之。辛卯，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断燕蓟援师。癸巳，置签署枢密院事，以石熙载为之。乙未，宴潘美等于长春殿，赐以袭衣、金带、鞍马。癸卯，新浑仪成。二月壬子，幸国子监，遂幸玉津园宴射。甲寅，以齐王廷美子德恭为贵州防御使。丙辰，以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沈伦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枢密承旨陈从信副之。癸亥，赐扈从近臣鞍马、衣服、金玉带有差。甲子，帝发京师。戊寅，次澶州，观鱼于河。三月庚辰朔，次镇州。丁亥，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禽获甚众。乙未，郭进大破契丹于关南。庚子，左飞龙使史业破北汉鹰扬军，俘百人来献。乙巳，夏州李继筠乞帅所部助讨北汉。诏泉州发兵护送陈洪进亲属赴阙。夏四月己酉朔，岚州行营与北汉军战，破之。庚戌，盂县降。以石熙载为枢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哲、刘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总马步军，并驻泊镇州。壬戌，帝发镇州。折御卿克岢岚军，获其军使折令图。乙丑，克隆州，获其招讨使李询等六人。己巳，折御卿克岚州，杀其宪州刺史郭翊，获夔州节度使马延忠。庚午，次太原，驻跸汾东行营。辛未，幸太原城，诏谕北汉主刘继元使降。壬申夜，帝幸城西，督诸将发机石攻城。甲戌，幸诸砦。乙亥，幸连城，视攻城诸洞。五月己卯朔，攻城西南，遂陷羊马城，获其宣徽使范超，斩纛下。辛巳，攻城西北。壬午，其骑帅郭万超来降，遂移幸城南，手诏赐继元。癸未，进

攻将士尽奋，若将屠之。是夜，继元遣使纳款。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命祠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乙酉，赦河东常赦所不原者，命录死事将校子孙，瘗战士。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优赏归顺将校，尽括僧道隶西京寺观，官吏及高赀户授田河南。北汉节度使蔚进卢遂以汾州降。己丑，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帝作《平晋诗》，令从臣和。辛卯，继元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乙未，筑新城。送刘继元缌麻以上亲赴阙。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帝作《平晋记》刻寺中。废隆州，隳其城。庚子，发太原。丁未，次镇州。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己巳，次盐沟顿，民得近界马来献，赐以束帛。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哲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哲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从征失律，贬崇信军节度使。甲寅，彰信军节度使刘遇贬宿州观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东三交口。甲戌，汴水决宋城县。武功郡王德昭自杀。诏作太清楼。是月，秦州大水。九月己卯，河决汲县。丁亥，置皇子侍读。己亥，幸新城，观铁林军人射强弩。庚子，华山道士丁少微诣阙，献金丹及巨胜、南芝、玄芝。癸卯，山后两林蛮以名马来献。丙午，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汉功，齐王廷美进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伦加左仆射，卢多逊兼兵部尚书，曹彬兼侍中，白进超、崔翰、刘廷翰、田重进、米信并领诸军节度使，楚昭辅、崔彦进、李汉琼并加检校太尉，潘美加检校太师，王仁赡加检校太傅，石熙载加刑部侍郎，文武从臣进秩有差。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归华山。己丑，畋近郊。辛卯，忻州言与契丹战，破之。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余级。十二月丁未，占城国遣使来贡。丁卯，畋近郊。置诸州司理判官。

五年春正月庚辰，诏宣慰河东诸州。壬午，新作天驷左、右监，以

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庚寅，改端明殿学士为文明殿学士。二月戊辰，斩徐州妖贼李绪等七人。废顺化军。三月戊子，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从臣蹴鞠大明殿。己丑，左监门卫上将军刘鋹卒，追封南越王。癸巳，代州言宣徽南院使潘美败契丹之师于雁门，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获都指挥使李重诲。闰三月丙午，幸水硊，因观鱼。甲寅，亲试礼部举人。丁巳，亲试诸科举人。庚午，幸讲武池观习楼船。辛未，甘、沙州回鹘遣使以橐驼名马来献。夏四月癸未，亲试应百篇举赵昌国，赐及第。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是月，寿州风雹，冠氏县雨雹。五月癸卯朔，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六月壬午，高丽国王遣使来贡。是月，颍州大水，徐州白沟溢入城。秋七月丁未，讨交州黎桓，命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濬、左监门卫将军崔亮、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阁门祗候王僎并为部署。全兴、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各以其众致讨。庚申，北海虸蚄生。八月甲申，西南蕃主龙琼琚使其子罗若从并诸州蛮来贡。九月癸卯，黎桓遣使为丁璿上表求袭位。甲辰，史馆上《太祖实录》。壬戌，畋近郊。冬十月戊寅，大发兵屯关南及镇、定州。己丑，发京师，至雄州，民治道。甲午，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护定州屯兵。十一月庚子朔，安南静海军节度行军司马、权知州事丁璿上表求袭位，不报。丙午，以秦王廷美为东京留守，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陈从信副之。己酉，帝伐契丹。壬子，发京师。癸丑，次长垣县。关南与契丹战，大破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戊午，驻跸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十二月甲戌，大阅，遂宴幄殿。卫士有盗获獐者当坐，诏特释之。戊寅，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庚辰，发大名府，因校猎。乙酉，帝至自大名府。交州行营与贼战，大破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静戎二军。辛亥，易州破契丹数千众。丙寅，改静戎军为安静军。二月己卯，命宰臣祷雨。三月己酉，兴元尹德芳薨，追封岐王。癸丑，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丙辰，置破虏、平戎二军。丁巳，高昌国遣使来贡。壬戌，交州行营破贼于白藤江口，获战舰二百艘，知邕州侯仁宝死之。会炎瘴，军士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驿闻，诏班师。诏斩刘澄、贾湜于军中，征孙全兴下狱。令诸州长吏五日一虑囚。夏四月辛未，幸太平兴国寺祷雨。丙戌，高丽国遣使来贡。禁西川诸州白衣巫师。罢湖州织罗，放女工。五月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平塞军与契丹战，破之。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薨。七月丙午，诏渤海琰府王助讨契丹。是月，延州、鄜、宁、河中大水，宋州蝗。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左拾遗田锡上

疏极谏，诏嘉奖之。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初令中书舍人郭贽等考校课绩。辛亥，以赵普为司徒，石熙载为枢密使。壬子，诏求直言。丙辰，易州言破契丹。斩绵州妖贼王禧等十人。

冬十月癸酉，群臣三奉表上尊号曰应运统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许之。甲申，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定州都部署。丙戌，校历代医书。甲午，诏作苏州太一宫成。十一月丁酉，监察御史张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钱籴粜，弃市。甲辰，改武德司为皇城司。女真遣使来贡。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号，内外文武加恩。壬子，令诸州监临官有所闻见传闻须面陈者，俟报。丁巳，交州行营部署孙全兴弃市。辛酉，以枢密使楚昭辅为左骁卫上将军。十二月癸酉，购求医书。己卯，畋近郊。己丑，诸道节度州置观察支使，奉料同掌书记，仍不得并置。辛卯，禁民私市近界部落马。

七年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群臣诣阁称贺。壬戌，定舆服等差及婚取丧葬仪制。二月甲申，改关南为高阳关，徙并州治唐明镇。乙酉，特贯庐州管内逋米万七千二百四十石。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以秦王廷美为西京留守。乙巳，以旱分遣中黄门遍祷方岳。交州以王师致讨，遣使来谢。壬子，赐秦王袭衣、通犀带、钱十万。是月，舒州上玄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宣州雪霜，杀桑害稼。北阳县蝗，飞鸟数万食之尽。夏四月甲子，以枢密直学士窦偁、中书舍人郭贽并参知政事，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戊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罢归第，复其子德恭、德隆名皇侄，女韩氏妇落皇女、云阳公主之号。卢多逊褫职流崖州，并徙其家，期周以上亲悉配远裔。庚辰，左仆射、平章事沈伦罢为工部尚书。禁河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是月，润州大水。五月辛丑，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戊申，虑囚。己酉，夏州留后李继捧献其银、夏、绥、宥四州。辛亥，三交行营言，潘美败契丹之师于雁门，破其垒三十六。丙辰，秦王廷美降封涪陵县公、房州安置。以崇仪副使阎彦进知房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军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己未，府州破契丹于新泽砦，获其将校以下百人。是月，陕州蝗，芜湖县雨雹。六月乙亥，遣使发李继捧缌麻巳上亲赴阙，其弟继迁奔地斤泽。丙子，置译经院。是月，河决临济县。汉阳军大水。

秋七月甲午，以子德崇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卫王；德明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广平郡王。乙卯，工部尚书沈伦以左仆射致仕。是月，河决范济口。淮水、汉水、易水皆溢。阳谷县蝗。关、陕诸州大

水。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师王溥薨。己卯，诏川、峡诸州官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悉罢之，民间勿禁。

九月己丑朔，西京诸道系籍沙弥，令祠部给牒。甲寅，贵妃孙氏薨。邠州蝗。

冬十月癸亥，诏河南吏民不得阑出边关侵挠略夺，违者论罪，有得羊马生口者还之。戊辰，幸金明池，御龙舟观习水战。河决武德县，蠲临河民租。己卯，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窦偁卒。癸卯，《乾元历》成。是月，岳州田鼠食稼。

十一月己酉，以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禁民丧葬作乐。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午，蠲两浙诸州太平兴国六年以前逋租。戊寅，高丽国王伽卒，其弟治遣使求袭位，诏立治为高丽国王。

闰月戊子朔，丰州与契丹战，破之，获其天德军节度使萧太。占城国献驯象。丙申，狩近郊。辛亥，诏赦银、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诸州置农师。

八年春正月己卯，以东上阁门使王显为宣徽南院使，酒坊使弭德超为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癸未，诏令州、县长吏延问高年耆德。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丁酉，禁内属部落私市女口。

三月庚申，以右谏议大夫宋琪为参知政事。丰州破契丹兵，降三千余帐。癸亥，分三司，各置使。癸酉，幸金明池，观习水战。丙子，亲试礼部举人。甲申，除福建诸州盐禁。

夏四月壬寅，班《外官戒谕辞》。壬子，流枢密副使弭德超于琼州，并徙其家。乙卯，幸枢密使石熙载第视疾。

五月丁卯，诏作太一宫于都城南。黎桓自称三使留后，遣使来贡，并上丁璿让表。诏谕桓送璿母子赴阙，不听。丁亥，流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于登州。乙亥，诏长吏诱致关、陇流亡。是月，河决滑州，过澶、濮、曹、济，东南入于淮。相州风雹。

六月己亥，以王显为枢密使，柴禹锡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己

酉，兖州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县民诣阙请封禅。是月，谷、洛、瀍、涧溢，坏官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巩县坏殆尽。

秋七月辛未，参知政事郭贽罢为秘书少监。庚辰，加宋琪刑部尚书，以工部尚书李昉参知政事。是月，河、江、汉、滹沱及祁之资、沧之胡卢、雄之易恶池水皆溢为患。

八月壬辰，以大水故，释死罪以下。丁酉，山后两林蛮来贡。溪、锦、叙、富四州蛮来附。庚戌，以枢密使石熙载为右仆射。辛亥，增《谥法》。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及枢密院副使一人录送史馆。

九月癸丑朔，占城国献驯象。初置水陆路发运于京师。是月，睢溢，浸田六十里。

冬十月戊戌，改卫王德崇名元佐，广平郡王德明名元祐，德昌名元休，德严名元隽，德和名元杰。已酉，进元佐为楚王、元祐陈王，封元休韩王、元隽冀王、元杰益王，并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司徒兼侍中赵普罢为武胜军节度使。

十一月壬子朔，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并平章事。癸丑，除川、峡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弃市律。己未，太一宫成。壬申，以翰林学士李穆、吕蒙正、李至并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王沔并同签署枢密院事。庚辰，置侍读官。十二月壬午朔，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诱没界外民归业，仍给复三年。丁亥，赐河北、河东缘边戍卒襦，京城诸军米。淮海国王钱俶三上表乞解兵马大元帅、国王、尚书中书令、太师等官。罢元帅名，余不许。西人寇宥州，巡检使李谒击走之。是月，醴泉县水中草变为稻。滑州河决。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子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戊午，右仆射石熙载薨。壬戌，购逸书。丁卯，涪陵县公廷美薨，追封涪陵王。壬申，蠲诸州民去年官所贷粟。癸酉，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李穆卒。

三月丁巳，滑州河决既塞，帝作《平河歌》赐近臣，蠲水所及州县今年租。癸未，以涪陵王子德恭、德隆为刺史，婿韩崇业为静难军司马。是月，甘露降太一宫庭。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表请凡三上，许之。甲午，幸金明池，观习水战，因幸讲武台观射，赐武士帛。五月庚戌朔，除江南盐禁。辛亥，幸城南观麦，赐刈者钱帛。罢诸州农师。壬

子，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贡。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己卯，以京官充堂后官。六月丁亥，诏求直言。己丑，遣使按察两浙、淮南、西川、广南狱讼。镇安军节度使、守中书令石守信薨。庚子，令诸州长吏十日一虑囚。壬寅，诏罢封泰山。甲辰，禁边臣境外种莳。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为朝元殿，文明殿为文德殿，丹凤门为乾元门；改匦院为登闻鼓院，东延恩匦为崇仁检院，南招谏匦为思谏检院，西申冤匦为申明检院，北通玄匦为招贤检院。

八月丁酉，亲祠太一宫。壬寅，河水溢。是月，淄州大水。

九月壬戌，群臣表三上尊号曰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仁明德广孝皇帝，不许，宰相叩头固请，终不许。丙寅，幸并河新仓。

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夏州言掩击李继迁，获其母妻，俘千四百余帐，继迁走。壬辰，禁布帛不中度者。癸巳，岚州献牝兽，一角，并瑞物六十三种图付史馆。戊戌，忠州录事参军卜元干坐受赇枉法，杖杀之。

十一月壬子，高丽国王遣使来贡。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中外文武官进秩有差。癸酉，以浦城童子杨亿为秘书省正字。十二月庚辰，淮海国王钱俶徙封汉南国王。癸未，赐京畿高年帛。丁亥，罢岭南采珠场。壬辰，立德妃李氏为皇后。丙申，御乾元门，赐京师大酺三日。戊戌，大雨雪。

本纪第五

○太宗二

二年春正月丙辰，以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判济州，封定安侯；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判沂州，封长宁侯。右补阙刘蒙叟通判济州，起居舍人韩俭通判沂州。乙丑，赐德恭、德隆常奉外支钱三百万。

二月戊寅，权交州留后黎桓遣使来贡。乙未，夏州李继迁诱杀汝州团练使曹光实。己亥，占城遣使来贡。

三月己未，亲试礼部举人。江南民饥，许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诸州，振饥民及察官吏能否。戊寅，遣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复屯三交口。己卯，诏以帝所生官舍作启圣院。己丑，殿前承旨王著坐监资州兵为奸赃，弃市。庚子，甘露降后苑。辛丑，夏州行营破西蕃息利族，斩其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两族，降五十余族。

五月甲子，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天长军蝝生。

六月甲戌朔，河西行营言，获岌罗赋等十四族，焚千余帐。戊子，复禁盐、榷酤。

秋七月庚申，诏诸道转运使及长吏，宜乘丰储廪以防水旱。

八月癸酉朔，遣使按问两浙、荆湖、福建、江南东西路、淮南诸州刑狱，仍察官吏勤惰以闻。癸巳，西南奉化王子以慈来贡。是月，瀛、莫二州大水。

九月丙午，以岁无兵凶，除十恶、官吏犯赃、谋故劫杀外，死罪减降，流以下释之，及蠲江、浙诸州民逋租。庚戌，重九，赐近臣饮于李昉第，召诸王、节度使宴射苑中。是夕，楚王宫火。辛亥，废楚王元佐为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群臣请留元佐养疾京师，许之。己未，西南蕃王遣使来贡。己巳，禁海贾。

闰月癸未，太白入南斗。甲申，幸天驷监，赐从臣马。乙未，禁邕管杀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己亥，均州献一角兽。

冬十月辛丑朔，虑囚。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灾、施护、法天并为朝请大夫、试鸿胪少卿。己酉，汴河主粮胥吏坐夺漕军口粮，断腕徇于河畔三日，斩之。甲寅，黎邛部蛮王子来贡。

十一月壬午，狩于近郊，以所获献太庙，著为令。戊子，祷雪。辛卯，诏在官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卯，南康军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胜重载。丁未，遣中使赐缘边戍卒襦裤。丙辰，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宋琪罢守本官。

三年春正月辛未，右武卫大将军、长宁侯德隆薨，以其弟德彝嗣侯，仍知沂州。庚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气如城，至明不散。己丑，知雄州贺令图等请伐契丹，取燕、蓟故地。庚寅，北伐，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副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副之，以其众出雄州；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戊戌，参知政事李至罢为礼部侍郎。二月壬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

三月癸酉，曹彬与契丹兵战固安南，克其城。丁丑，田重进战飞狐北，又破之。潘美自西陉入，与契丹兵遇，追至寰州，执其刺史赵彦辛，辛以城降。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癸未，田重进战飞狐北，获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頵、马军指挥使何万通。乙酉，曹彬败契丹于涿州南，杀其相贺斯。丁亥，潘美师至应州，其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司门员外郎王延范与秘书丞陆坦、戎城县主簿田辩、术士刘昂坐谋不轨，弃市。庚寅，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岐国公陈洪进卒。辛卯，田重进攻飞狐，其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举城降，以其县为飞狐军。占城国遣使来贡。丙申，进围灵丘，其守将穆超以城降。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壬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乙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

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甲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为参知政事。

秋七月庚午，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杜彦圭为均州团练使。应群臣、列校死事及陷敌者，录其子孙。壬午，徙山后降民至河南府、许汝等州。丁亥，以签署枢密院事张齐贤为给事中、知代州。癸巳，阶州福津县有大山飞来，自龙帝峡壅江水逆流，坏民田数百里。甲午，诏改陈王元祐为元僖，韩王元休为元侃，冀王元隽为元份。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张宏并为枢密副使。丁未，大雨，遣使祷岳渎，至夕雨止。剑州民饥，遣使振之，因督捕诸州盗贼。辛亥，降潘美为检校太保，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九月丙寅朔，减两京诸州系囚流以下一等，杖罪释之。赐所徙寰、应、蔚等州民米，升、宣等十四州雍熙二年官所振贷并蠲之。戊寅，赐北征军士阵亡者家三月粮。

冬十月甲辰，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壬子，高丽国王遣使来贡。庚申，诏以权静海军留后黎桓为本军节度。

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群臣玉华殿。己亥，定州田重进入契丹界，攻下岐沟关。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壬子，建房州为保康军，以右卫上将军刘继元为节度使。代州副部署卢汉赟败契丹于土镫堡，斩获甚众，杀监军舍利二人。是岁，寿州大水，濮州蝗。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己卯，遣使按问西川、岭南、江浙等路刑狱。丙戌，诏："应行营将士战败溃散者并释不问，缘边城堡备御有劳可纪者所在以闻。瘗暴骸，死事者廪给其家，录死事文武官子孙。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敌所蹂践者给复三年，军所过二年，余一年。"二月丙申，以汉南国王钱俶为武胜军节度使，徙封南阳国王。丁酉，缮治河北诸州、军城隍。甲寅，钱俶改封许王。

三月庚辰，诏申严考绩。

夏四月癸巳朔，以御史中丞赵昌言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未，诏诸州郡暑月五日一涤囹圄，给饮浆，病者令医治，小罪即决之。丁未，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彩于楼下，纵民取之。并水陆发运为一司。

五月丙寅，遣使市诸道民马。庚辰，改殿前司日骑为捧日，骁猛为拱辰，雄勇为神勇，上铁林为殿前司虎翼，腰弩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为侍卫司虎翼。丁亥，诏诸州送医术人校业太医署。赐诸将阵图。

六月丁酉，以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戊戌，以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为贝、冀都部署，郭守文及郢州团练使田钦祚并为北面排阵使。庚子，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复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是月，鄜州献马，前足如牛。

秋七月丙寅，幸讲武池观鱼。是月，置三班院。

八月庚子，免诸州吏所逋京仓米二十六万七千石。

九月癸亥，校医术人，优者为翰林学生。

冬十月丙午，流雄州都部署刘廷让于商州。壬子，左仆射致仕沈伦薨。

十一月庚辰，诏以实数给百官奉。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庚戌，畋近郊。丁巳，大雨雪。

端拱元年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乙亥，亲耕籍田。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除十恶、官吏犯赃至杀人者不赦外，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癸未，幸玉津园习射。乙酉，禁用酷刑。是月，澶州黄河清。

二月乙未，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丙申，禁诸州献珍禽奇兽。己亥，诏瀛州民为敌所侵暴者赐三年租，复其役五年。庚子，以籍田，开封尹、陈王元僖进封许王，元侃襄王，元份越王，钱俶邓王，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昉为尚书右仆射，参知政事吕蒙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王显加检校太傅，给事中、许国公赵普守太保兼侍中，参加政事辛仲甫加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赵昌言加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王沔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张宏为枢密副使，余内外并加恩。甲辰，升建州为建宁军节度。庚戌，以子元偓为左卫上将军、

徐国公，元偁为右卫上将军、泾国公。

三月甲戌，贬枢密副使赵昌言为崇信军行军司马。乙亥，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癸未，幸玉津园习射。废水陆发运司。

夏四月丁亥，赐京城高年帛。己丑，加高丽国王治、静海军节度使黎桓并检校太尉。

五月辛酉，置秘阁于崇文院。辛未，感德军节度使李继捧赐姓赵氏，名保忠。壬申，以保忠为定难军节度使。闰五月辛卯，以洺州防御使刘福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濮州防御使杨赞为贝州兵马都部署。乙未，赐诸州高年爵公士。丁酉，交州黎桓遣使来贡。壬寅，亲试礼部进士及下第举人。

六月丙辰朔，右领军卫大将军陈廷山谋反，伏诛。丁丑，改湖南节度为武安军节度。亲试进士、诸科举人。

秋七月丙午，除西川诸州盐禁。辛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知镇州。

八月乙卯，寿星见丙地。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镇州路都部署。戊寅，太师、邓王钱俶薨，追封秦国王，谥忠懿。庚辰，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赐帛，遂幸玉津园习射。是月，凤凰集广州清远县廨合欢树，树下生芝三茎。

九月乙酉朔，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定州都部署。

冬十月壬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戴兴为澶州都部署。癸未，诏罢游猎，五方所畜鹰犬并放之，诸州毋以为献。

十一月甲申朔，高丽王遣使来贡。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壬辰，以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兵马部署。癸巳，诏议北伐。

二月壬子朔，令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癸丑，诏录将校官吏功及死事使臣、官吏子孙，士卒廪给其家三月。平塞、天威、平定、威虏、静戎、保塞、宁边等军，祁、易、保、定、镇、邢、赵等州民，除雍熙

四年正月丙戌诏给复外，更给复二年；霸、代、洺、雄、莫、深等州，平虏、岢岚军，更给复一年。戊午，罢乘传银牌，复给枢密院牒。以太仓粟贷京畿饥民。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国子监为国子学。

三月辛卯，命高琼为并、代都部署。壬寅，亲试礼部举人。

夏四月丁巳，置富顺监。辛未，幸赵普第视疾。

五月戊戌，以旱虑囚，遣使决诸道狱。是夕，雨。

秋七月甲申，以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盐铁使张逊为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戊子，有彗出东井，上避正殿，减常膳。辛丑，契丹犯威虏军，崇仪使尹继伦击破之，杀其相皮室，大将于越遁去。

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见。癸亥，诏作开宝寺舍利塔成。

九月壬午，邛部川、山后百蛮来贡。

冬十月辛未，以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同平章事。以岁旱、彗星谪见，诏曰："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玄祐。"十二月辛亥，置三司都磨勘官。丙辰，大雨雪。庚申，诏令四方所上表祇称皇帝。群臣请复尊号，不许。辛酉，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诏去"文武"二字，余许之。三佛齐国遣使来贡。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减京畿系囚流罪以下一等。改元，内外文武官并加勋阶爵邑，中书舍人、大将军以上各赐一子官。赐鳏寡孤独钱，除逋负。受尊号，改乾明节为寿宁节。戊子，诏作清心殿。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两浙、淮西、岭南诸州渔禁。己酉，改大明殿为含光殿。

三月丙子朔。乙未，幸西京留守赵普第视疾。

夏四月庚戌，遣中使诣五岳祷雨，虑囚，遣使分决诸道狱。甲寅，诏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举转运使及知州、通判。五溪蛮田汉权来附。戊午，建婺州为保宁军节度。丙寅，命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

五月甲午，给致仕官半奉。辛卯，置详覆、推勘官。

六月丙午，罢中元、下元张灯。庚午，太白昼见。

秋七月丁丑，太白复见。是月，吉、洪、江、蕲、河阳、陇城大水。开封、陈留、封丘、酸枣、鄢陵旱，赐今年田租之半，开封特给复一年。京师贵籴，遣使开廪减价分粜。

八月乙巳，毁左藏库金银器皿。己巳，禁川峡、岭南、湖南杀人祀鬼，州县察捕，募告者赏之。庚午，西南蕃主使其子龙汉兴来贡。是月，京兆长安八县旱，赐今年租十之六。蠲舒州宿松等三处鱼池税。

九月辛巳，荧惑入太微垣。大宴崇政殿。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是月，蠲沧、单、汝三州今年租十之六。

冬十月甲辰，交州黎桓遣使来贡。乙巳，荧惑陵左执法。乙丑，知白州蒋元振、知须城县姚益恭并以清干闻，下诏褒谕，赐粟帛。是月，以乾郑二州、河南寿安等十四县旱，州蠲今年租十之四，县蠲其税。

十一月戊戌，太白昼见。是月，蠲大名府管内今年租十之七。十二月乙巳，占城遣使来贡。乙卯，高丽国遣使来贡。辛酉，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制可者，并下中书、枢密、三司中覆颁行。是岁，洪、吉、江、蕲诸州水，河阳大水。曹、单二州有蝗，不为灾。开封、大名管内及许、沧、单、汝、乾、郑等州，寿安、长安、天兴等二十七县旱。深冀二州、文登牟平两县饥。

二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丙子，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帅兵援赵保忠于夏州。乙酉，置内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丙戌，荧惑犯房。己丑，诏陕西诸州长吏设法招诱流亡，复业者计口贷粟，仍给复二年。

二月癸丑，尽易宫殿彩绘以赭垩。监察御史祖吉坐知晋州日为奸赃，弃市。乙丑，斩夔州乱卒谢荣等百余人于市。

闰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寅，祷雨。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蓄他兵器。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命近臣兼差遣院流内铨。是月，河水溢，鄄城县蝗，汴河决。

三月乙卯，幸金明池，御龙舟，遂幸琼林苑宴射。己巳，以岁蝗旱

祷雨弗应，手诏宰相吕蒙正等：“朕将自焚，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

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辛巳，以张齐贤、陈恕并参知政事，张逊兼枢密副使，温仲舒、寇准并为枢密副使。是月，河水溢，虞乡等七县民饥。

五月己亥朔，诏减两京诸州系囚流以下一等，杖罪释之。庚子，置诸路提点刑狱官。丙辰，左正言谢泌以敢言擢右司谏，赐金紫，钱三十万。

六月甲戌，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命张永德为并、代都部署。乙酉，以汴水决浚仪县，帝亲督卫士塞之。庚寅，禁陕西缘边诸州阑出生口。是月，楚丘、鄄城、淄川三县蝗，河水、汴水溢。

秋七月己亥，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李继迁奉表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改名保吉。是月，乾宁军蝗，许、雄、嘉三州大水。

八月己卯，置审刑院。己丑，雅州言登辽山崩。

九月丁酉朔，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王沔，给事中、参知政事陈恕并罢守本官。己亥，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吏部尚书，以右仆射李昉、参知政事张齐贤并平章事，翰林学士贾黄中、李沆并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帝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翰林承旨苏易简。壬寅，邛部川蛮来贡。癸卯，罢枢密使王显为崇信军节度使。甲辰，以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

十一月丙申朔，复百官次对。乙巳，罢京城内外力役土功。己酉，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十二月丙寅朔，行入阁仪。乙亥，赐秦州童子谭孺卿本科出身。癸未，保康军节度使刘继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大雨，无冰。是岁，女真表请伐契丹，诏不许，自是遂属契丹。大名、河中，绛、濮、陕、曹、济、同、淄、单、德、徐、晋、辉、磁、博、汝、兖、虢、汾、郑、亳、庆、许、齐、滨、棣、沂、贝、卫、青、霸等州旱。

三年春正月癸卯，大雨雪。乙巳，诏常参官举可任升朝官者。丙午，诏宰相、侍从举可任转运使者。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朔，以赵普为太师，封魏国公。戊戌，亲试礼部举人。辛丑，亲试诸科举人。戊午，以高丽宾贡进士四十人并为秘书省秘书郎，遣还。庚申，帝幸金明池观水戏，纵京城观者，赐高年白金器皿。

夏四月丁丑，诏江南、两浙、荆湖吏民之配岭南者还本郡禁锢。癸未，上作《刑政》、《稼穑》诗赐近臣。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阁。壬寅，诏御史府所断徒罪以上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一人虑问。丁未，户部郎中田锡、通判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狱，并责州团练副使，不签署州事。戊申，诏太医署良医视京城病者，赐钱五十万具药，中黄门一人按视之。己酉，以旱，遣使分行诸路决狱。是夕，雨。辛亥，置理检司。甲寅，诏作秘阁。

六月丁丑，大风，昼晦，京师疫解。戊寅，虑囚。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庚寅，以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并、代兵马都部署。辛卯，置常平仓。

秋七月己酉，太师、魏国公赵普薨，追封真定王。是月，许、汝、兖、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洛水溢。

八月戊辰，以秘阁成，赐近臣宴。壬申，召终南山隐士种放，不至。庚辰，阇婆国遣使来贡。丁丑，释岭南东、西路罚作荷校者。

九月丙申，遣官祈晴京城诸寺观。甲寅，幸天驷监，赐从臣马。乙卯，群臣上尊号曰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凡五表，终不许。

冬十月辛酉朔，折御卿进白花鹰，放之，诏勿复献。戊寅，始置京朝、幕职、州县官考课，并校三班殿最。戊子，高丽、西南蕃皆遣使来贡。

十一月己亥，许王元僖薨。甲申，虑囚，降徒流以下一等，释杖罪。赵保忠贡鹘，号“海东青”，还之。己未，禁两浙诸州巫师。置三司主辖收支官。是月，蔡州建安大火。十二月丁卯，大雨雪。己卯，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来贡。是月，雄州言大火。是岁，润州丹徒县饥，死者三百户。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享太室，群臣诣斋宫拜表称贺。辛卯，祀天地

于圜丘，以宣祖、太祖配，大赦。乙未，大雨雪。高丽国遣使来贡。乙巳，藏才西族首领罗妹以良马来献。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戌，召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置昭宣使。癸亥，废沿江榷货八务。乙丑，加高丽国王王治检校太师，静海军节度使黎桓封交□止郡王。己卯，诏以江、浙、淮、陕饥，遣使巡抚。诏分遣近臣巡抚诸道，有可惠民者得便宜行事，吏罢软、苛刻者上之，诏令有未便者附传以闻。丙戌，置审官院、考课院。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是月，商州大雨雪。

三月壬子，诏权停贡举。

四月己卯，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

五月戊申，罢盐铁、户部、度支等使，置三司使。

六月戊午朔，诏中丞己下皆亲临鞫狱。丙寅，吏部侍郎、平章事张齐贤罢为尚书左丞。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张逊贬右领军卫将军，右谏议大夫、同知院事寇准罢守本官。以涪州观察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吕端参知政事，刘昌言同知枢密院事。戊寅，初复给事中封驳。

七月丁酉，大雨。戊戌，复沿江务，置诸路茶盐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酉，以向敏中、张咏始同知银台、通进司，视章奏案牍以稽出入。

九月丙申，诏诸杂除禁锢人，州县有阙，得次补以责效，能自新勤干者具闻再叙。乙巳，以给事中封驳隶银台、通进司。丙午，命侍从举任才堪五千户以上县令者二人。自七月雨，至是不止。是月，河水溢，坏澶州。江溢，陷涪州。诏溺死者给敛具，澶人千钱涪人铁钱三千，仍发廪以振。

冬十月壬戌，罢诸路提点刑狱司。庚午，始分天下州县为十道，两京为左右计，各署判官领之，置三司使二员。辛未，右仆射、平章事李昉，给事中、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左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并罢守本官。以吏部尚书吕蒙正平章事，翰林学士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枢密都承旨赵镕为宣徽北院使，枢密直学士向敏中为右谏议大

夫，并同知枢密院事。丁丑，以右谏议大夫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辛巳，遣使按行畿县，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是月，河决澶州，西北流入御河。

闰月辛卯，幸水硊观鱼。己酉，置三司总计度使。

十一月丁巳，万安州献六眸龟。癸酉，还陇西州所献白鹰。十二月辛丑，大雨雪。戊申，西川都巡检使张□与王小波战江原县，死之。小波中流矢死，众推其党李顺为帅。

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受朝，群臣诣阁拜表称贺。戊午，李顺陷汉州，已未，陷彭州。乙丑，虑囚，流罪以下释之。己巳，李顺陷成都，知府郭载奔梓州，顺入据之，贼兵四出攻劫州县。遣使振宋、亳、陈、颍州饥民，别遣决诸路刑狱，应因饥劫藏粟，诛为首者，余减死。癸酉，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讨李继迁。甲戌，命昭宣使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讨李顺。诏诸州能出粟贷饥民者赐爵。辛巳，诏除两京诸州淳化三年逋负。

二月乙未，李顺分攻剑州，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合击，大破之，斩馘殆尽。丙午，幸南御庄观稼。己酉，以益王元杰为淮南、镇江等军节度使，徙封吴王。辛亥，诏除剑南东西川、峡路诸州主吏民卒淳化五年以前逋负。

三月乙亥，赵保忠为赵保吉所袭，奔还夏州，指挥使赵光嗣执之以献，李继隆帅师入夏州。交□止郡王黎桓遣使来贡。

夏四月壬午朔，诏除天下主吏逋负。甲申，削赵保吉所赐姓名。丙戌，置起居院，初复起居注。以国子学复为国子监。辛卯，虑囚。大食国王遣使来贡。戊戌，赦诸州，除十恶、故劫杀、官吏犯正赃外，降死罪以下囚。己亥，王继恩帅师过绵州，贼溃走，追杀及溺死者甚众。庚子，复绵州。内殿崇班曹习破贼于老溪，复阆州。绵州巡检使胡正远帅兵进击，复巴州。壬寅，西川行营击贼于研口砦，破之，复剑州。癸卯，大雨。

五月丁巳，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其党张余复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传序死之。丙寅，河西行营送赵保忠至阙下，释其罪，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己巳，以知梓州张雍、都巡检使卢斌尝坚守却贼，斌

进击解阆州围，遂平蓬州，雍加给事中，斌领成州刺史。以少府监雷有终为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庚午，贼攻夔州，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赟、夔州巡检使解守颙大败其众于西津口，斩首二万级，获舟千余艘。辛未，降成都府为益州。壬申，右仆射李昉以司空致仕。甲戌，诏利州、兴元府、洋州西县民并给复一年。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庚辰，初伏，帝亲书绫扇赐近臣。

六月辛卯，诏赦李顺胁从诖误。是月，都城大疫，分遣医官煮药给病者。贼攻施州，指挥使黄希逊击走之。戊戌，峡路行营破贼于广安军，又破贼张罕二万众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斩甚众。戊申，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为镇州都部署。贼攻陵州，知州张旦击破之。高丽遣使，以契丹来侵乞师。

秋七月辛亥朔，贼攻眉州，知州李简等坚守逾月，贼引去。癸亥，置江、淮、两浙发运使。丙寅，除两浙诸州民钱俶日逋负。甲戌，置威塞军。乙亥，李继迁遣使来贡。

八月甲申，诏有司讲求大射仪注。癸巳，以内班为黄门。甲午，置宣政使，以宦者昭宣使王继恩为之。乙未，诏释剑南、峡路诸州亡命。戊戌，以通远军复为环州，置清远军。庚子，大雨。贝州言骁捷卒劫库兵为乱，推都虞候赵咸雍为帅，转运使王嗣宗率屯兵击败之，擒咸雍，磔于市。辛丑，诏遣知益州张咏赴部，得便宜从事。癸卯，以参知政事赵昌言为西川、峡路招安马步军都部署，寻诏昌言驻凤翔，遣内侍押班卫绍钦往行营指挥军事。峡路行营破贼帅张余，复云安军。李继迁使其弟奉表待罪。

九月庚戌朔，户部尚书辛仲甫以太子少保致仕。甲寅，赐三司钱百万，募能言司事之利便者，量事赏之，尽则再给以备赏。己未，罢诸州榷酤。改黄门院为内侍省，以黄门班院为内侍省内侍班院，入内黄门班院为内侍省入内侍班院。辛酉，遣使分行宋、亳、陈、颍、泗、寿、邓、蔡等州按行民田，被水及种莳不及者并蠲其租。壬申，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大赦，除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外，诸官先犯赃罪配隶禁锢者放还。乙亥，以左谏议大夫寇准参知政事。丁丑，以蜀部渐平，下诏罪己。戊寅，西川行营言卫绍钦破贼于学射山，别将杨琼复蜀州，曹习等又破贼于安国镇，诛其帅马太保。

冬十月庚辰，诏释殿前司逃军亲属之禁锢者。西川行营指挥使张嶙杀其将王文寿以叛，遣使招抚其众，遂共斩嶙首以降。乙未，杨琼等复

邛州。乙巳，改青州平卢军为镇海军，杭州镇海军为宁海军。

十一月庚戌，遣使谕李继迁，赐以器币、茶药、衣服。丙辰，赐近臣飞白书。庚申，诏江南西路及荆湖南北路、岭南溪洞接连及蕃商、外国使诱子女出境者捕之。癸亥，贼攻眉州，崇仪使宿翰等击败之，斩其伪中书令吴蕴。丙寅，幸国子监，赐直讲孙奭绯鱼，因幸武成王庙，复幸国子监，令奭讲《尚书》，赐以束帛。大寒，赐禁卫诸军缗钱有差。十二月戊寅朔，日当食，云阴不见。辛巳，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安抚西川。丙戌，命诸王畋近郊。弛忠、靖二州刑徒。庚寅，宿翰等引兵趋嘉州，伪知州王文操以城降。乙未，秘书丞张枢坐知荣州降贼，弃市。辛丑，以三司两京、十道复归三部，各置使一员，每部置判官、推官、都监，分勾院为三。

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系囚，流罪以下递降一等，杖罪释之。蠲诸州逋租，蠲陕西诸州去年秋税之半。丙辰，诏作上清宫成。丁巳，凉州吐蕃当专以良马来献。戊午，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来贡。辛酉，上御乾元门观灯。癸亥，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勒浪、嵬族自振武犯边，永安节度使折御卿邀击，败之于子河氵义，勒浪等乘乱反击德威，遂杀其将突厥大尉、司徒、舍利等，获吐浑首领一人，德威仅以身免。戊辰，以翰林学士钱若水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刘昌言罢为给事中。以宣祖旧第作洞真宫成。甲戌，李继迁遣使以良马、橐驼来贡。

二月甲申，命宰相祷雨。令川峡诸州瘗暴骸。戊戌，以旱虑囚，减流罪以下。丙午，雨。嘉州函贼帅张余首送西川行营，余党悉平。蠲襄、唐、均、汝、随、邓、归、峡等州去年逋租。振亳州、房州、光化军饥，遣使贷之。

三月庚申，诏求直言。辛酉，以会州观察使、知清远军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己巳，废邵武军归化县金坑。

夏四月癸未，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右仆射，以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柴禹锡罢为镇宁军节度使，参知政事苏易简为礼部侍郎，以翰林学士张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甲申，以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赵镕知枢密院事。乙酉，契丹犯雄州，知州何承矩击败之，斩其铁林大将一人。辛丑，遣使分决诸路刑狱，劫贼止诛首恶，降流罪以下一等。壬寅，虑囚。甲辰，大雨，雷电。开宝皇后宋氏崩。

六月乙酉，购求图书。丙戌，遣使谕李继迁，授以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奉诏。丁亥，以银州左都押衙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己亥，许士庶工商服紫。是月，大热，民有暍死者。

秋七月丙寅，除陈、许等九州及光化军今年夏税。

八月壬辰，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兼判开封府。大赦，文武常参官子为父后见任官者，赐勋一转。癸巳，以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癸卯，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

九月丙午，西南蕃牂牁诸蛮来贡，诏封西南蕃主龙汉□尧为归化王。丁卯，御朝元殿册皇太子。庚午，清远军言李继迁入寇，率兵击走之。

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让宫僚称臣，许之。乙丑，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坐挠边，责授蓝田县令。

十一月己未，阅武使殿。是月，以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召王继恩归阙。十二月甲戌，群臣奉表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许。契丹犯边，折御卿率兵御之，卒于师。斩马步军都军头孙赞于军中。庚辰，新浑仪成。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文武加恩。丁卯，废诸州司理判官。

二月壬申朔，司空致仕李昉薨。戊寅，以越王元份为杭州大都督兼领越州，吴王元杰为扬州大都督兼领寿州。己卯，以徐国公元偓为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泾国公元偁为鄂州都督、武清军节度使。庚辰，以御史中丞李昌龄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辛巳，以吕蒙正为左仆射，宋琪为右仆射。乙未，定任子官制。

三月丙寅，以京师旱，遣中使祷雨。戊辰，命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

夏四月甲戌，命侍卫马军都指挥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讨李继迁。癸未，雨。

五月癸卯，李继迁寇灵州。

六月戊戌，黔州言蛮寇盐井，巡检使王惟节战死。是月，亳州蝗。

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为夏、绥、麟、府州都部署。庚子，诏作寿宁观成。丙寅，给事中、参知政事寇准罢守本官。戊辰，蠲峡路诸州民去年逋租。是月，汴水决谷熟县，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

闰月庚寅，诏江、浙、福建民负人钱没入男女者还其家，敢匿者有罪。

八月辛丑，密州言蝗不为灾。

九月戊寅，右仆射宋琪薨。诏川峡诸州民家先藏兵器者，限百日悉送官，匿不以闻者斩。己卯，夏州、延州行营言破李继迁于乌白池，获未幕军主、吃啰指挥使等二十七人，继迁遁。甲申，会州观察使、环庆副都部署田绍斌贬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虢州安置。丙戌，秦、晋诸州地昼夜十二震。丙申，诏废衢州冶。

冬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

十一月丁卯朔，增司天新历为一百二十甲子。戊寅，置签署提点枢密、宣徽院诸房公事。辛卯，许州群盗劫郾城县居民，巡检李昌习斗死，都巡检使王正袭击之，获贼首宋斌及余党，皆斩于市。甲午，禁淮南通行盐税。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诣诸寺观祷雪。甲寅，雨雪。大有年。是岁，处州稻再熟。

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并参知政事，给事中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张洎罢为刑部侍郎。乙酉，孝章皇后陪葬永昌陵。辛卯，以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

二月丙申朔，灵州行营破李继迁。辛丑，帝不豫。甲辰，降京畿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壬戌，大食、宾同陇国并来贡。

三月丁卯，占城国来贡。壬辰，不视朝。癸巳，追班于万岁殿，宣诏令皇太子柩前即位。是日崩，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殡于殿之西阶。群臣上尊谥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赞曰：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本纪第六

○真宗一

真宗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讳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乾德五年，五星从镇星聚奎。明年正月，后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抚而问曰：“天子好作否？”对曰：“由天命耳。”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初名德昌，太平兴国八年，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改今讳，仍判府事。故事，殿庐幄次在宰相上，宫僚称臣，皆推让弗受。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开封政务填委，帝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愜，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嘉美。

三年三月，太宗崩，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

夏四月乙未，尊皇后为皇太后，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丙申，群臣请听政，表三上，从之。戊戌，始见群臣于崇政殿西序，寻赐器币。癸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吕端加右仆射。弟越王元份进封雍王，吴王元杰进封兖王，并兼中书令。徐国公元偓进封彭城郡王，泾国公元偁进封安定郡王，并同平章事。元俨封曹国公。侄阆州观察使惟吉为武信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傅潜、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高琼并领诸军节度。驸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并为诸军节度使。甲辰，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赵镕加南院使，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并参知政事。丁未，中外群臣进秩一等。罢盐铁、度支、户部副使。癸丑，置镇戎军。乙卯，静海军节度使、交阯郡王黎桓加兼侍中，进封南平王。

五月丁卯，诏求直言。庚午，命两制议丰盈之术以闻。甲戌，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昌龄责授忠武行军司马。甲申，放宫人给事岁久者。丙戌，以镇安军节度使李继隆同平章事。封姊秦国、晋国二公主并为长公主，齐国公主改许国长公主，妹宣慈、贤懿、寿昌、万寿四公主并为长公主。丁亥，立秦国夫人郭氏为皇后。

六月乙未，以太宗墨迹赐天下名山。戊戌，追复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书令、秦王，赠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己亥，上大行皇帝谥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辛丑，诏罢献祥瑞。甲辰，复封兄元佐为楚王。乙巳，追册莒国夫人潘氏为皇后，谥庄怀。以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为集贤院学士。赠弟元亿为代国公。

秋七月乙丑，诏转运使更迭赴阙，访以民事。癸酉，诏访孔子嫡孙。乙亥，以殿前都虞候范廷召领河西军节度使，葛霸保顺军节度使，王汉忠威塞军节度使，康保裔彰国军节度使，王昭远保静军节度使。甲申，以范廷召、葛霸为定州、镇州驻泊都部署，王汉忠为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康保裔为并、代州都部署。

八月丙申，罢盐井役。己亥，以镇海军节度使曹彬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赵镕为寿州观察使，同知枢密院事李惟清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并为枢密副使。庚子，命以十二月二日为承天节。戊申，太白犯太微。己酉，封乳母齐国夫人刘氏为秦国延寿保圣夫人。先是，帝以汉、唐封乳母为夫人县君故事付中书，已乃有是命。戊午，荧惑入东井。庚申，西川广武卒刘旴逐巡检使韩景祐，掠蜀、汉等州，招安使上官正、钤辖马知节讨平之。

九月丁丑，二星陨西南。戊寅，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

冬十月，夏人寇灵州，合河都部署杨琼击走之。己酉，葬太宗于永熙陵。丁巳，赐山陵使而下银帛有差。岁星入氐。

十一月甲子，祔太宗神主于太庙，以懿德皇后配，祔庄怀皇后于别庙。丙寅，诏两京死罪以下递减一等，缘山陵役民赐租有差。己巳，诏工部侍郎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己卯，赐帛西鄙餫饷士卒。阅骑射，擢精锐者十人迁职。乙酉，废理检院。十二月癸巳，承天节，群臣上寿于崇德殿。丙申，追尊母贤妃李氏为皇太后。辛丑，诏诸路转运使申饬令长劝农。甲辰，以银州观察使赵保吉为定难军节度使。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诏改元。丙寅，上皇太后李氏谥曰元德。丁丑，召学官崔颐正讲《书》，因命宰臣选明经术者以闻。戊寅，阅御龙直。辛巳，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甲申，彗出营室北。

二月癸巳，吕端等言彗出之应当在齐、鲁分。帝曰："朕以天下为

忧，岂直一方耶？”甲午，诏求直言，避殿减膳。乙未，虑囚，老幼疾病，流以下听赎，杖以下释之。丁酉，彗灭。

三月己巳，置太平州。壬申，赐进士孙仅等宴琼林。辛巳，以赵保吉归顺，遣使谕陕西，纵绥、银流民还乡，家给米一斛。

夏四月，旱。壬辰，祷白鹿山。壬寅，赵保吉遣弟继瑗入谢。己酉，遣使按天下吏民逋负，悉除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甲子，幸大相国寺祈雨，升殿而雨。

六月辛卯，诏近臣举常参官才堪转运使者。丙辰，以旱，免开封二十五州军田租。

秋七月甲子，诏民供亿山陵者赐租什二。己巳，诏沿淮诸州藏瘗遗骸。

八月癸卯，禁新小钱。己酉，幸诸王宫。

九月己巳，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壬申，赐终南隐士种放粟帛缗钱。己卯，以左卫上将军张永德为太子太师。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戊子，吕端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张齐贤、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李至为武胜军节度使。己丑，参知政事温仲舒罢为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夏侯峤罢为户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以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杨砺、宋湜并为枢密副使。丙午，许群臣著述诣阁献，令两制铨简。

十一月丙辰，龙钵贡马二千骑。甲子，诏葺历代帝王陵庙。十二月庚寅，幸许国长公主第视疾。癸卯，令三司判官举才堪知州者各一人。是岁，溪峒、吐蕃诸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领、甘州回鹘、西南蕃黎州山后蛮来贡。定州苞伤稼，遣使振恤，除是年租。

二年春正月甲子，诏尚书丞、郎、给、舍，举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丙子，定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有罪比品听赎。

二月丙申，以赵普配飨太祖庙庭。诏群臣迎养父母，蠲天下逋负，释系囚。己酉，戒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

三月丙辰，江、浙发廪振饥。戊辰，置荆湖南路转运使。壬申，王

汉忠为泾、原、邠、宁、灵、环都部署。

闰月丁亥，以久不雨，帝谕宰相曰：“凡政有阙失，宜相规以道，毋惜直言。”诏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及己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幸许国长公主第视疾，又幸北宅视德愿疾。诏两京诸路收瘗暴骸，营塞破冢。戊子，幸太一宫、天清寺祈雨。己丑，上皇太后宫名曰万安。庚寅，罢有司营缮之不急者。诏中外臣直言极谏。从弟德愿卒。壬辰，雨。辛丑，江南转运使言宣、歙竹生米，民采食之。丙午，诏江、浙饥民入城池ＬＴ采勿禁。

夏四月丙寅，许国长公主薨。

五月丁亥，严服用之制。乙巳，幸曹彬第视疾。

六月丁巳，宰臣进《重修太祖实录》。戊午，曹彬薨。庚辰，大食国遣使来贡。

七月甲申，以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张昭允为都钤辖。给外任官职田。己丑，以横海军节度使王显为枢密使。壬寅，制《圣教序》赐传法院。甲辰，幸国子监，召学官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还，幸崇文院，赐秘书监、祭酒以下器币。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等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

八月辛亥，御文德殿，文武百官入阁。乙卯，群臣上尊号曰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乐。戊午，社，宴近臣于中书。丙寅，大阅于东北郊。癸酉，杨砺卒。乙亥，以太师赠济阳郡王曹彬配飨太祖庙庭，司空赠太尉中书令薛居正、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潘美、右仆射赠侍中石熙载配飨太宗庙庭。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戊子，召宗室宴射后苑。甲午，奉安太宗圣容于启圣院新殿，帝拜而恸，左右皆掩泣。赐修殿内侍缗钱。癸卯，幸骐骥院，赐从官马，还，宴射后苑。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

冬十月壬子，宜州执溪峒蛮酋三十余人诣阙，诏释其罪，遣还。癸丑，放澧州蛮界归业民租。戊午，置福建路惠民仓。

十一月壬午，诏亲王领大都督府节镇者勿兼长史。乙酉，飨太庙。

丙戌，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天下，录功臣子孙之无禄者。御朝元殿，受尊号册。丁亥，赐群臣带服、鞍马、器币有差。庚寅，大宴含光殿。壬辰，张齐贤加门下侍郎，李沆加中书侍郎，中外臣悉加恩。甲午，以左神武军大将军德恭为左卫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德彝为左神武军大将军。乙未，诏：幸河北，所次顿舍给用，毋泛及州县。以周莹为驾前军都部署，石保吉为行营先锋都部署。己亥，狩近郊。辛丑，赐京城父老衣帛。戊申，以魏咸信为贝、冀行营都部署。己酉，以李沆为东京留守。十二月辛亥，赐近臣戎服、厩马。甲寅，驾发京师，次陈桥。王昭远卒。戊午，驻跸澶州。冀州言败契丹兵于城南，杀千余人，夺马百余匹。辛酉，宴从臣于行宫。以王超等督先锋，仍示以阵图，俾识部分。壬戌，赐近臣甲胄、弓剑。幸浮桥，登临河亭，赐澶州父老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躬御铠甲于中军。契丹攻威虏军，本军击败之，杀其酋帅。府州言官军入契丹五合川，拔黄太尉砦，歼其众，焚其车帐，获马牛万计。丁卯，召见大名府父老，劳赐之。是岁，沙州蕃族首领、邛部川蛮、西南蕃、占城、大食国来贡。江、浙、广南、荆湖旱，岚州春霜害稼，分使发粟振之。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驻跸大名府。诏并、代都部署高琼等分屯冀州、邢州。辛巳，临视枢密副使宋湜疾。癸未，以葛霸为贝、冀、高阳关前军行营都部署。莱州防御使田绍斌凡十人以功进秩。契丹犯河间，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乙酉，流忠武军节度使傅潜于房州、都钤辖张昭允于通州，并削夺官爵。丁亥，幸紫极宫，还，登子城阅骑射。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庚寅，赦河北及淄、齐州罪人，非持杖劫盗、谋故杀、枉法赃、十恶至死者并释之。录将吏死事者子孙，民被焚掠者复其租。罢缘边二十三州军榷酤。令诸州举吏民有武艺及材力过人者。壬辰，宋湜卒。甲午，发大名府。益州军变，害钤辖符昭寿，逐知州牛冕等，推都虞候王均为首作乱。诏户部使雷有终为庐州观察使，帅师会李惠等讨之，均闭城门固守。庚子，至自大名府。戊申，幸吕端第视疾。

二月庚申，宴含光殿。辛酉，诏："近臣并知杂御史、尚书省五品及带馆阁三司职者，各举升朝官有武干堪边任一人。"癸亥，以周莹为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北院使，并知枢密院事。王旦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乙丑，以王显为定州路行营都部署，王超为镇州路行营都部署。丁卯，益州王均开城伪遁，雷有终等入城，为所败，退保汉州，李惠死之。戊辰，京畿旱，虑囚。癸酉，大雨。甲戌，置静乐军。丙子，赏花苑中，召从臣宴射。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甲午，御崇政殿试礼部贡举人。

夏四月戊申朔，赐进士陈尧咨等袍笏。庚戌，吕端薨。甲寅，阅河北防城举人康克勤等击射。乙卯，葬元德皇太后。丁巳，以葛霸为邠、宁、环、庆都部署。壬申，前知益州牛冕、西川转运使张适并削籍，冕流儋州，适为连州参军。

五月丁卯，诏天下死罪减一等，流以下释之，十恶至死、谋故劫杀、坐赃枉法者论如律。幸玉津园观刈麦。己丑，幸金明池观水嬉，遂幸琼林苑宴射。壬寅，御试河北举人。河决郓州，诏徙州城。

六月己未，太白昼见。丁卯，以向敏中为河北、河东宣抚使，按巡郡国，存慰士民。

秋七月己亥，以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侍讲邢昺为江、浙巡抚使。

八月辛亥，京东水灾，遣使安抚。

九月庚辰，赐契丹降人萧肯头名怀忠，为右领军卫将军、严州刺史；招鹘名从化，为右监门卫将军；虫哥名从顺，为千牛卫将军。壬辰，幸大相国寺，遂宴射玉津园。壬寅，卫国公张永德薨。

冬十月甲辰，雷有终大败贼党，复益州，杀三千余人。壬子，绵、汉都巡检、澄州刺史张思钧削籍流封州。乙卯，幸元份宫视疾。令诸州兼群牧。己未，滨州防御使王荣削籍流均州。己丑，雷有终追斩王均于富顺监，禽其党六千余人。诏原川峡路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雷有终等以功进秩有差。丙寅，以翰林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梁颢分为川、峡安抚使。延州言破大卢、小卢等十族，获人畜二十万。

十一月甲戌，环、庆副部署徐兴削籍配郢州。乙亥，灵州副部署孙进责授复州团练副使。郓州决河塞。戊寅，均畿内田税。壬午，诏群臣尽言无讳，常参官转对如故事，未预次对者听封事以闻。辛卯，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丙申，张齐贤罢为兵部尚书。十二月戊申，狩近郊，以亲获禽献太庙。甲寅，大宴含光殿。乙卯，幸元份宫视疾。丁巳，阅武艺，遂宴射苑中。庚申，罢京畿均田税。育吾蕃部贡嫠牛。甲子，契丹税木监使黄颙等率属内附，赐冠带。丙寅，开封府奏狱空，诏嘉之。丁卯，诏河东、北缘边吏民斩边寇首一级支钱五千，禽者倍之，获马者给帛二十匹。是岁，高丽、大食国、高州蛮来贡。畿内、江南、荆湖旱，果、阆州水，并振之。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诏天下系囚死罪己下减一等，杖罪释之。辛巳，幸范廷召第视疾。甲申，命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详中外封事。诏应益州军民因城乱杀伤劫盗，除官吏外，皆释不问。乙酉，命收瘗西川遗骸。丁亥，幸开宝寺，还，御乾天门观灯。庚子，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

二月丁未，祈雨。戊申，交州黎桓贡驯犀象。癸丑，决天下狱。丁巳，幸大相国寺、上清宫祈雨。戊午，雨，帝方临轩决事，沾服不御盖。壬戌，诏群臣子弟奏补京官者试一经。甲子，释逋负官物者二千六百余人，蠲逋负物二百六十余万。已纳而非理者以内府钱还之，没者给其家。丙寅，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人。己巳，置永利监。

三月甲戌，抚水州蛮酋蒙瑛等来纳兵器、毒药箭，誓不复犯边。乙亥，诏史馆韩瑗等举御史台推勘官。丁丑，风雪，帝谓宰相曰："霾曀颇甚，卿等思阙政，以佐予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许。辛巳，分川峡转运使为益、利、梓、夔四路。召终南隐士种放，辞疾不至。庚寅，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向敏中并平章事，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门下侍郎。高琼为殿前都指挥使，葛霸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汉忠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并领节度。司天监进《仪天历》。辛卯，以参知政事王化基为工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并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夏四月丙午，葛霸为并、代行营都部署。壬子，诏亲老无兼侍者特与近任。回鹘可汗禄胜贡玉勒鞍、名马、宝器，愿以兵助讨继迁。丙辰，审官院引对京朝官，阅殿最而黜陟之。己未，以王钦若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庚申，幸元份宫视疾，遂幸诸王宫。辛未，御试制科举人。

五月壬申朔，御乾元殿受朝。京畿系囚罪流以下递减一等，杖罪释之。癸酉，以元俨为平海军节度使。甲申，工部侍郎致仕朱昂对便殿，赐器币。戊子，亳州贡白兔，还之。乙未，大同军留后桑赞为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河西军节度。

六月癸卯，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凡十九万五千余人。丁巳，诏东川民田先为江水所害者除其租。丁卯，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戊申，出阵图示宰相，命督将练士，以备北边。

秋七月庚午，以河朔馈运劳民，诏转运使减徭役存恤。己卯，边臣言契丹谋入寇。以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为副都部署，王汉忠为都排阵使。

八月辛丑，张齐贤为泾、原等州安抚经略使。戊申，出环庆至灵州地图险要示宰相，议战守方略。己酉，御试制科举人。壬子，幸开宝寺。又幸御龙营阅武艺，赐缗钱有差。遂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丁卯，遣使巴蜀，廉察风俗、官吏能否。戊辰，社，宴宰相于中书。

九月，庆州地震。李继迁陷清远军。

冬十月，曹璨以蕃兵邀李继迁辎重于唐龙镇。己未，张斌破契丹于长城口。

十一月壬申，知阶州窦玭献白鹰，还之。王显奏破契丹，戮二万人，获统军铁林等。癸未，京城民获金牌，有“赵为君万年”字。庚寅，畋近郊。甲午，龟兹国来贡。十二月丁未，诏蜀贼王均既平，除追捕亡命，余诖误之民并释不问。讹言动众者，有司斩以闻。丙寅，太白昼见南斗。丁卯，诏罢三路都部署兼河北转运使。

闰月己巳，幸大相国寺。丁丑，邠、宁副都部署杨琼等七将流岭南。戊寅，李继迁蕃族讹遇等归顺。己卯，以兵部尚书张齐贤为右仆射。壬午，灵州言河外砦主李琼等以城降西夏。上念其力屈就禽，特释其亲属。乙酉，李继迁部族讹猪等率属来附。庚寅，河北饥，蠲赋减役，发廪振之。是岁，龟兹、丹眉流、宜高上溪抚水州蛮来贡。梓州水，遣使振恤。

五年春正月壬寅，李继迁部将卧浪己等内附，给田宅。壬戌，环、庆部署张凝袭诸蕃，焚族帐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

二月乙酉，诏边士疾病战没者，冬春衣听给其家。己丑，幸上清宫。以王汉忠为邠宁、环、庆路都部署。

三月丁酉，李继迁陷灵州，知州裴济死之。庚戌，比部员外郎洪湛削籍流儋州，工部尚书赵昌言责授安远军司马，知杂御史范正辞滁州团练副使。己未，御试礼部举人。

夏四月壬申，诏陕西民輓送缘边刍粮者，赐租之半。壬午，命三司岁较户口。丙戌，赐深、霸九州民租有差。癸巳，复雄州榷场。

五月庚子，减河北冗官。壬寅，知荣州褚德臻坐盗取官银，弃市。癸卯，置宪州。代州进士李光辅善击剑，诣阙。帝曰："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遣还。甲辰，诏申明内侍养一子制。乙巳，蠲天下逋负。丙午，以王显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六月癸酉，继迁围麟州，曹璨请济师，诏发并、代、石、隰州兵援之。乙亥，以侍卫马军都虞候王超为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己卯，以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周莹为永清军节度使。己酉，诏益兵八千分屯环庆、泾原。知麟州卫居实言继迁以众二万来攻城，兵出击走之，杀伤过半。是月，都城大雨，坏庐舍，民有压死者，振恤其家。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遂幸龙卫营视所坏垣室，劳赐有差。乙巳，召终南隐士种放。疏丁冈河。癸丑，诏许高州蛮田彦伊子承宝等入朝，赐器帛、冠带。乙卯，募河北丁壮。壬戌，契丹大林砦使王昭敏等来降。戎人寇洪德砦，守将击走之。癸亥，增川峡官奉钱。

八月，群臣三表上尊号，不允。丙子，沙州曹宗寿遣使入贡，以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乙酉，石、隰部署言河西蕃族拽浪南山等四百人来归。

九月戊申，种放对于便殿，授左司谏、直昭文馆。乙卯，赐种放第宅。

冬十月己巳，遣使赍药赐镇戎军将士。戊寅，诏河西戎人归顺者，给内地闲田处之。又诏诸州长吏与佐职官同录问大辟罪人。辛巳，泾原部署系内属蕃族数叛者九十一人，请诛之，诏释其罪。丁亥，平章事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右仆射张齐贤为太常卿。庚寅，修丰州城。

十一月壬辰，诏麟州给复一年。甲午，六谷首领潘罗支等贡马，第给其直。辛丑，享太庙。壬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丁未，白州民黄受百余岁，赐粟帛。己酉，封子玄祐为信国公。庚戌，吕蒙正加司空，李沆加右仆射，楚王元佐为右羽林军上将军，雍王元份守太傅，兖王元杰守太保，曹国公元俨同平章事。十二月壬午，赐京城百岁老人祝道岩爵一级。癸未，迁麟州内属人于楼烦。是岁，河北、郑、曹、滑州饥，振之。

本纪第七

○真宗二

六年春二月戊寅，幸飞山雄武营，观发机石、连弩，遂宴射潜龙园。己卯，以京东西、淮南水灾，遣使振恤贫民，平决狱讼。幸北宅视德润疾。庚辰，以西凉府六谷首领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甲申，封贤懿长公主为郑国长公主。蕃部叶市族啰埋等内附。己丑，德润卒。庚寅，屯田员外郎盛梁坐受赇枉法，流崖州。

三月辛卯朔，钦州言交州八州使黄庆集等来归。石、隰都巡检使言绥州东山蕃部军使拽臼等内属。己酉，钱种放还山。乙卯，幸惟吉第视疾。戊午，幸元份宫视疾。

四月，李继迁寇洪德砦，蕃官庆香、庆等击走之。以庆香等领刺史。契丹来侵，战望都县，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发河东广锐兵赴援。辛巳，信国公玄祐薨。

五月甲午，太白昼见。辛亥，录望都战没将士子孙。癸丑，镇州副都部署李福坐望都之战临阵退衄，削籍流封州。京城疫，分遣内臣赐药。

六月丁卯，诏命官流窜没岭南者，给缗钱归葬。丰州瓦窑没剂、如罗、昧克等族以兵济河击李继迁，败之。丁丑，陇山西首领秃逋等贡马，愿附大兵击贼。丁亥，寇准为三司使。复盐铁、度支、户部副使。

秋七月癸丑，兖王元杰薨。

八月庚午，太白昼见。辛未，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二十五族纳质来归。丙子，诏环、庆秋田经寇践伤者，顷赐粟十五斛，民被掠者，口赐米一斛。蠲棣州民租十之三。

九月己丑，蒲端国献红鹦鹉。丙申，出内府缯帛，市谷实边。甲辰，以吕蒙正为太子太师、莱国公。

十月丁丑，狐出皇城角楼，获之。戊寅，给军中传信牌。

十一月癸巳，虑囚，杂犯死罪以下递减一等，杖释之。苦寒，令诸

路休役兵。己亥，阅捧日军士教三阵于崇政殿。壬寅，幸大相国寺。庚戌，雨木冰。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庚申，遣使西北，劳赐将士。甲子，诏求直言。西面部署言李继迁攻西凉，知府丁维清没焉。庚午，以李继隆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甲戌，万安太后不豫，诏求良医。戊寅，赦天下，死罪减一等，流以下释之。是岁，西凉府暨龙野马族、三佛齐、大食国来贡。河北、兴元府、遂、郢州大熟。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丁亥，麟府路言契丹言泥族拔黄三百余帐内属。癸巳，幸天驷监，赐从官马。丙申，京师地震。辛丑，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石、隰州言河西蕃部四十五族首领率属内附。京师地再震。乙巳，废高州。丁未，京师地复震。壬子，开定州河通漕。

二月，环、庆部署言西凉府潘罗支集六谷蕃部合击李继迁，败之，继迁中流矢死。罗支使来献捷。戊寅，太常卿张齐贤为兵部尚书。冀、益、黎、雅州地震。

三月，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斩获甚众。柳谷川蕃部入寇、麟，府击败之，擒千余人。己亥，皇太后崩。辛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不允。乙巳，李沆等诣宫门，见帝毁瘠过甚，退上五表求见，言西北军事方殷，力请听政，从之。麟府路言败西人于神堆，破其砦栅。己酉，帝始于崇政殿西庑衰服恸哭见群臣。

夏四月甲寅，上大行皇太后谥曰明德。群臣三请御正殿，从之。丙辰，邢州地震不止。以溪蛮宁息，民多复业，蠲澧州石门县租二年。丁卯，以隆暑，休北边役兵。瀛州地震。

五月甲申，邢州地连震不止，赐民租之半。蒲端国遣使来贡。丁巳，诏诸路转运使代还日，在任兴除利害、升黜能否，凡所经画事，悉条上以闻。

六月己未，幸北宅视德钦疾。洪德砦言继迁部将都尾等率属归附。甲子，诏罢川峡、闽、广州军贡承天节，自今三千里外者罢之。镇戎军言败戎人于石门川。庚午，德钦卒。洪德砦言蕃部罗泥天王本族诸首领各率属归附。赵保忠卒。壬午，暑甚，罢京城工役，遣使赐暍者药。

秋七月癸未，班用兵诛赏格。丙戌，李沆薨。庚寅，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庚子，益都民李仁美、国凝母皆百余

岁，诏赐粟帛。

八月，泾原部署言击万子军主族帐，斩首二百余级。己未，以毕士安、寇准并平章事，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壬申，诏常参官二人共举州县官可任幕职者一人。丙子，以保平军节度石保吉为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庚辰，遣使广南东、西路疏决系囚，犒劳军校父老，访民间便宜。

九月癸未，罢北面赍御剑内臣，以剑属主将。丙戌，令诸路转运使考察官吏能否，己丑，诏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举文武官可任藩郡者各一人。丁酉，召宰相议亲征。契丹耶律吴欲来降。宋州汴水决。乙巳，置祁州。河决澶州，遣使具舟济民，给以粮饷。

闰月乙卯，诏河北吏民杀契丹者，所至援之，仍颁赏格。壬申，江南旱，遣使决狱，访民疾苦，祠境内山川。癸酉，明德皇太后殡沙台。北平砦、威虏军合兵大破契丹。乙亥，参知政事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契丹统军挞览率众攻威虏、顺安军，三路都部署击败之，斩偏将，获其辎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复为州、砦兵所败。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并众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击其游骑。契丹驻阳城淀，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石普以讲和。丙子，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洺路都部署。己卯，高继勋率兵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

冬十月壬午，诏修葺历代圣贤陵墓。癸未，麟府路率部兵入朔州，破大狼水砦。乙酉，令漕运所经州军长吏兼辇运事。戊子，祔明德皇后于太庙。庚寅，命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癸巳，幸故郑国长公主第。乙未，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丁酉，诏魏能、张凝、田敏屯定州。癸卯，以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保、莫州、威虏、岢岚军及北平砦皆击败契丹。既而王继忠上言契丹请和，命阁门祗候曹利用往答之。丁未，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己酉，置龙图阁待制。

十一月辛亥，太白昼见。乙卯，遣使抚河北。契丹攻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兵败之，杀伤十余万众，遁去。官吏进秩、赐物有差。己未，遣使安抚河东诸州。契丹逼冀州，知州王屿击走之。甲子，校猎近郊。丙寅，遣使安集河北流民。戊辰，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石州地震。庚午，车驾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癸

酉，驻跸韦城县。甲戌，寒甚，左右进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王继忠数驰奏请和，帝谓宰相曰：“继忠言契丹请和，虽许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诈，不可不为之备。”契丹兵至澶州北，直犯前军西阵，其大帅挞览耀兵出阵，俄中伏弩死。丙子，帝次澶州。渡河，幸北砦，御城北楼，召诸将抚慰。郓州得契丹谍者，斩之。戊寅，曹利用使契丹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契丹使韩□巳来讲和。辛巳，遣使安抚河北、京东。壬午，幸城南临河亭，赐凿凌军绵襦。癸未，幸北砦，又幸李继隆营，命从官将校饮，犒赐诸军有差。诏谕两京以将班师。甲申，契丹使姚东之来献御衣、食物。乙酉，御行营南楼观河，遂宴从官及契丹使。丙戌，遣使抚谕怀、孟、泽、潞、郑、滑等州，放强壮归农。遣监西京左藏库李继昌使契丹定和，戒诸将勿出兵邀其归路。丁亥，遣使安集河北流民，瘗暴骸。以阁门祗候曹利用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戊子，幸北砦劳军，召李继隆、石保吉宴射行宫西亭。壬辰，赦河北诸州死罪以下，民经蹂践者给复二年，死事官吏追录子孙。癸巳，雍王元份疾，命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甲午，车驾发澶州，大寒，赐道傍贫民襦裤。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书来。丁酉，契丹兵出塞。戊戌，至自澶州。己亥，幸雍王元份宫视疾。辛丑，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癸卯，遣使抚问河北东、西路官吏将卒，访察功状。甲辰，改威虏诸军名。戊申，诏恤河北伤残。是岁，交州、西凉府、西、高、丰、甘、沙州、占城、大食、蒲端、龟兹国来贡。江南东、西路饥，陕、滨、棣州蝗害稼，命使振之。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非故斗杀、放火、强盗、伪造符印、犯赃官典、十恶至死者悉除之。壬子，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令有司市耕牛给之。癸丑，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乙卯，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振河北饥。遣监察御史朱抟赴德清军收瘗战没遗骸，致祭。罢江、淮、荆、浙增榷酤钱。丙辰，幸雍王元份宫视疾。甲子，诏淮南以上供军储振饥民。戊辰，以天平军节度使王超为崇信军节度。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所在量军储馈给，勿调民飞輓。癸酉，幸李继隆第视疾。京西民转送军储者赐租十二。丁丑，诏河北转运使察官属不任职者以名闻。戊寅，取淮、楚间踏犁式颁之河朔。

二月，嘉、邛州铸大铁钱。置霸州、安肃军榷场。癸未，李继隆卒。甲申，定入粟实边授官等级。乙酉，遣使安抚交州。甲午，诏缘边得契丹马牛，悉纵还之，没蕃汉口归业者，给资粮。弛边民铁禁。环州言戎人入寇，击走之，俘其军主。癸卯，遣太子中允孙仅等使契丹。丁

未，吕蒙正对便殿。

三月甲寅，御试礼部贡举人。戊午，郑州防御使魏能坐归师不整，责授右羽林将军。庚申，禁边民入外境掠夺。

夏四月，赐进士李迪等琼林宴。丁酉，枢密直学士刘师道责授忠武军行军司马，右正言、知制诰陈尧咨单州团练使，俱坐考试不公。己亥，葺河北城池。癸卯，置资政殿学士，以王钦若为之。冯拯为参知政事。甲辰，以宁国军留后、驸马都尉吴元扆为武胜军节度。戎人寇环州，击败之，执其酋庆，请戮之，诏释其罪，配淮南。

五月戊申，幸国子监。丁巳，司天少监史序上《乾元宝典》。己未，幸元份宫视疾。庚申，御试河北举人。丁卯，宴近臣于资政殿。饯种放游嵩山。癸酉，诏天下榷利勿增羡为额。

六月丁丑，诏劝学。幸诸王宫。己卯，命法直官用士人。己丑，曹州民赵谏、赵谔以恐喝赃钜万伏诛。辛卯，以赵德明归款，谕河西诸蕃各守疆界。高琼求板本经史，诏给之。

秋七月庚戌，刘质进《兵要论》，召试中书。甲子，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科。

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丙戌，有司上新定权衡法。遣内臣奉安太祖圣容于扬州建隆寺。丁亥，翰林学士晁迥先为郓王元份留守官属，坐辅导无状，责授右司郎中。辛丑，幸南宫及恭孝太子宫。有星孛于紫微。

九月丁未，以向敏中为鄜延路都部署。庚戌，淮南旱，诏转运使疏理系囚。癸亥，三司上《新编敕》。群臣三表上尊号，不允。庚午，幸兴国寺传法院观新译经。辛未，命近臣虑开封府系囚。壬申，诏荆湖溪峒民为蛮人所掠而归者，勿限年月，给还旧产。

冬十月庚辰，丁谓上《景德农田编敕》。乙酉，毕士安薨。丙戌，遣职方郎中韩国华等使契丹。

十一月戊申，诏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举堪为学官者十人。丙辰，享太庙。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庚申，大宴含光殿。癸亥，寇准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楚王元佐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王元偓进封宁王，安定郡王元称进封舒王，曹国公元俨进封广陵郡王，安定郡公惟吉

加同平章事。癸酉，契丹使来贺承天节。十二月辛巳，置资政殿大学士，以王钦若为之。癸未，以高琼为忠武军节度，葛霸为昭德军节度。对京畿父老于长春殿，赐帛有差。契丹遣使贺明年正旦。是岁，夏州、西凉府、邛部川蛮来贡。淮南、两浙、荆湖北路饥，京东蝻生，闽飓风不害稼，遣使分振。

三年春正月丁巳，亲释逋负系囚。振畿县贫民，收瘗遗骸。丁卯，诏缘边归业民给复三年。辛未，置常平仓。

二月甲戌，幸北宅省德恭疾。乙亥，诏京东西、淮南、河北振乏食客户。己卯，谒明德皇后攒宫，赐守奉人缗帛。甲申，禁民开近陵域地。以宋州为应天府。丁亥，王继英卒。戊戌，以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寇准为刑部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王旦为工部尚书、平章事。己亥，王钦若、陈尧叟并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赵安仁参知政事。枢密都承旨韩崇训、马知节并签署枢密院事。

三月乙巳，客星出东南。辛亥，免随州光化民贷粮。己未，诏儆谏臣悉心献替。

夏四月癸酉，幸秦国长公主第。丙子，幸开宝寺，遂幸御龙直班院，观教阅弓刀。又幸左骐骥院，赐从官马、群牧使等器币。还，幸崇文院观图籍，赐编修官金帛有差。己卯，置清平、宣化二军。乙酉，置河北缘边安抚使、副、都监于雄州。壬辰，命使巡抚益、利、梓、夔、福建诸路，决狱及犒设将吏、父老。乙未，种放赐告归终南山。己亥，遣使巡抚江、浙路。

五月壬寅，日当食不亏。周伯星见。辛亥，置京东五路巡检。丁巳，幸北宅视德恭疾。己未，德恭卒。西凉府厮铎督部落多疾，赐以药物。渭川妙娥族三千余帐内附。复置高州。

六月丙子，群臣固请听乐，从之。诏三班考较使臣以七年为限。知广州凌策请发兵定交□止乱，帝以黎桓素修职贡，不欲伐丧，命遵前诏安抚。戊寅，罢两川税课金二分。乙未，汴水暴涨，赐役兵钱。丙申，遣使振应天府水灾及瘗溺死者。

秋七月壬寅，减鄜延戍兵。乙巳，太白昼见。庚戌，诏渭州、镇戎军收获蕃部牛送给内地耕民。壬子，赐广南《圣惠方》，岁给钱五万，市药疗病者。邵晔上邕州至交阯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帝曰："祖

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乐。丙寅，大风，遣中使视稼。

八月甲戌，阅太常新集雅乐。丁丑，幸宝相院。戊寅，诏川峡戍兵二年者代之。庚辰，工部侍郎董俨坐躁竞倾狡，责授山南东道行军司马。

九月甲寅，宴射含芳园。丙辰，御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壬戌，幸元偓宫视疾。甲子，置诸陵斋宫。乙丑，放西州纳质人。夏州赵德明奉表归款。

冬十月庚午，以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兼侍中，封西平王。甲午，两浙转运使姚铉坐不法除名，为连州文学。丁酉，葬明德皇后。

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见。十二月癸酉，太白昼见。戊寅，高琼卒。乙酉，狩近郊，以亲获兔付有司荐庙。戊子，诏牛羊司畜有孳乳者放牧勿杀。辛卯，朝陵，缘路禁乐。壬辰，幸秦国长公主第，又幸北宅视德钧疾。是岁，西凉府龛谷十族、高溪州、风琶溪洞诸蛮酋来贡。京东西、河北、陕西饥，振之。博州蝝，不为灾。

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御朝元殿受朝。诏京畿系囚流以下减一等。甲辰，以陈尧叟为东京留守。德钧卒。乙巳，契丹使辞归国。以丁谓为随驾三司使。己未，车驾发京师。庚申，次中牟县，除逋负，释系囚，赐父老衣币，所过如之。王显卒。丙寅，次永安镇。丁卯，帝素服诣诸陵。减西京及诸路系囚罪，如己亥诏。置永安县及三陵副使、都监。

二月己巳，幸西京，经汉将军纪信冢、司徒鲁恭庙，赠信太尉、恭太师。命吏部尚书张齐贤祭周六庙。诏从官先茔在洛者赐告祭拜。癸酉，诏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国子监、武成王庙。甲戌，幸上清宫。诏赐酺三日。辛巳，录唐白居易孙利用为河南府助教。壬午，幸吕蒙正第。甲申，御五凤楼观酺，召父老五百人，赐饮楼下。丁亥，幸元偓宫。戊子，葺周六庙。加号列子。增封唐孝子潘良瑗及其子季通墓，仍禁樵采。庚寅，诏河南府置五代汉高祖庙。辛卯，车驾发西京。甲午，次郑州，遣使祀中岳及周嵩、懿二陵。丁酉，赐隐士杨璞缯帛。

三月己亥，至自西京。甲辰，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癸丑，赵德明遣使来谢廪给，因贡驼马，优赐答之。丁巳，诏天下收瘗遗骸，致祭。庚申，蠲河南府仓库吏逋负刍粮缗帛四十五万。

夏四月癸酉，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辛巳，皇后郭氏崩。甲午，诏榷酤不得增课。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辛亥，有司上大行皇后谥曰庄穆。减并、代戍兵屯河东，以省馈运。戊午，幸元偁宫视疾。兖州增二千户守孔子坟。

闰月戊辰，减剑、陇等三十九州军岁贡物，夔、贺等二十七州军悉罢之。己巳，幸秦国长公主第省疾。壬申，御试制科举人。丙戌，诏张齐贤等各举供奉官、侍禁、殿直有谋略武干知边事者二人。癸巳，诏开封府断狱，虽被旨，仍覆奏。

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丁未，令翰林讲读、枢密直学士各举常参官一人充御史。司天监言五星聚而伏于鹑火。乙卯，葬庄穆皇后。

秋七月丁卯，庄穆皇后祔别庙。庚午，置灵台令。壬申，增置开封府判官、推官各一员。甲戌，宜州兵乱，军校陈进杀知州刘永规等，劫判官卢成均为首。诏阁门使曹利用等讨之。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辛巳，以龙廷为静海军节度、交阯郡王，赐名至忠。癸巳，复置诸路提点刑狱。

八月壬寅，幸大相国寺，遂幸崇文院观书，赐修书官器币。又幸内藏库。丁未，中书门下言庄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请举乐，不允。己酉，颁宜州立功将士赏格。益州地震。辛亥，赐文宣王四十六世孙圣佑同学究出身。壬子，邢昺加工部尚书。中书门下再表请秋宴听乐，又不允。丙辰，泾原路言瓦亭砦地震。丁巳，诏王旦、杨亿等修太祖、太宗史。置龙图阁直学士，以右谏议大夫杜镐为之。丁谓上《景德会计录》。

九月己巳，赐交阯郡王印及安南旌节。壬申，赐畿县《圣惠方》。丁亥，幸舒王宫视疾。辛卯，赐监修国史王旦宴。壬辰，日上有五色云。

冬十月甲午朔，日当食，云阴不见。曹利用破贼于象州，擒卢成均，斩陈进。优赐将士，利用等进秩、赐物有差。乙巳，颁考试进士新格。祠祭置监祭使二员，以御史充。诏翰林学士晁迥等举常参官可知大藩者二人。丁未，升象州为防御。甲寅，诏：宜、柳、象州、怀远军死

罪以下，非十恶、谋故斗杀、官吏犯枉法赃者，并原之。广南东、西路杂犯死罪以下递减一等，胁从受署者勿理。蠲宜、柳、象州、怀远军丁钱及夏秋租，桂、昭州秋租。乙卯，毁诸道官司非法讯囚之具。

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曹利用等言招安贼党，其馈贼食物者，请追捕减死论，诏释不问。十二月己亥，赐近臣、契丹锦绮绫縠等物。癸卯，废兖州铁冶。己未，甘州僧翟大秦等献马，给其直。是岁，河西六谷、夏州、沙州、大食、占城、蒲端国、西南蕃溪峒蛮来贡。雄州、安肃、广信饥。宛丘、东阿、须城县蝗，不为灾。诸路丰稔，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丁卯，紫云见，如龙凤覆宫殿。戊辰，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赐京师酺。幽州旱，求市麦种；夏州饥，请易粟，并许之。己巳，诏黎、雅、维、茂四州官以瘴地二年一代。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戊寅，蠲畿内贷粮。己卯，诏以天书之应，申儆在位。乙酉，制加交阯郡王黎至忠功臣食邑。

二月壬辰，御乾元门观酺，赐父老千五百人衣服、茶彩。丁酉，分遣中使六人锡边臣宴。丙午，申明非命服勿服销金及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

三月甲戌，兖州父老千二百人诣阙请封禅；丁卯，兖州并诸路进士等八百四十人诣阙请封禅；壬午，文武官、将校、蛮夷、耆寿、僧道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余人诣阙请封禅，不允。自是表凡五上。

夏四月甲午，诏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丙申，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冯拯、陈尧叟分掌礼仪使。庚子，幸元偁宫视疾。壬寅，御试礼部贡举人。丙午，作昭应宫。戊申，幸秦国长公主第省疾。又幸晋国、鲁国长公主第，并赐白金千两、彩二千匹。曹、济州、广济军耆老二千二百人诣阙请临幸。

五月壬戌，王钦若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见。丙子，诏瘗汴、蔡、广济河流尸暴骸，仍致祭。丁丑，幸南宫视惟能疾。壬午，诏缘路行宫旧屋止加涂塈，毋别创。癸未，置天书仪卫使副、扶侍使都监、夹侍，凡有大礼即命之。诏离京至封禅以前不举乐，所经州县勿以声伎来

迓。甲申，放后宫一百二十人。戊子，诏：除乘舆供帐，存于礼文者如旧，自今宫禁中外进奉物，勿以销金文绣为饰。

六月乙未，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北。丁酉，诏宫苑皇亲臣庶第宅饰以五彩，及用罗制幡胜、缯帛为假花者，并禁之。壬寅，迎泰山天书于含芳园，云五色见，俄黄气如凤驻殿上。庚戌，曲赦兖州系囚流罪以下。辛亥，群臣表上尊号曰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

秋七月庚申，太白昼见。丙寅，诏诸州市上供物，非土地所宜者罢之。

八月己丑，上太祖尊谥曰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庚寅，诏东封道路军马毋犯民稼，开封府毋治道役民。庚子，置河东缘边安抚司。乙巳，黔州言磨嵯、洛浦蛮首领龚行满等率族二千三百人内附。己酉，王钦若献芝草八千余本。

九月戊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岳州进三脊茅。庚申，以向敏中权东京留守。甲子，奉天书告太庙，悉陈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于仗内。戊辰，幸元偓宫视疾。壬申，知晋州齐化基坐贪暴削籍，流崖州。乙亥，幸潜龙园宴射。丁丑，幸惟吉宫视疾。戊寅，西京诸州民以车驾东巡贡献召对，劳赐之。己卯，以马知节为行宫都部署。庚辰，赵安仁献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余本。乙酉，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

冬十月戊子，上御蔬食。庚寅，以巡幸，置考制度使、副，凡巡幸则命之。是夕，五星顺行同色。辛卯，车驾发京师，扶侍使奉天书先道。丙申，次澶州，宴周莹于行宫。戊戌，许、郓、齐等州长吏赴泰山陪位。辛丑，驻跸郓州，神光起昊天玉册上。甲辰，诏扈从人毋坏民舍、什器、树木。丁未，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戊申，王钦若等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余本。己酉，五色云起岳顶。庚戌，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辇，道经险峻，降辇步进。先夕大风，至是顿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纵四方所献珍禽奇兽。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作会真宫。癸丑，御朝觐坛之寿昌殿，受群臣朝贺。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并进秩。赐致仕官本品全奉一季，京朝官衣绯绿十五年者改赐服色。令开封府及所过州军考送服勤词学、经明行修

举人，其怀材抱器沦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称者，所在以闻。三班使臣经五年者与考课。两浙钱氏、泉州陈氏近亲，蜀孟氏、湖南马氏、荆南高氏、广南河东刘氏子孙未食禄者，听叙用。赐天下酺三日。改乾封县为奉符县。泰山七里内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臣、泰山父老于殿门，赐父老时服、茶帛。甲寅，复常膳。次太平驿，赐从官辟寒丸、花茸袍。丙辰，次兖州，以州为大都督府。

十一月戊午，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靴袍再拜。幸叔梁纥堂。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谥孔子曰玄圣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给近便十户奉茔庙，赐其家钱三十万，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孙圣佑为奉礼郎，近属授官、赐出身者六人。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庙；周文公曰文宪王，曲阜县立庙。辛酉，赐诸蕃使袍笏。壬戌，次中都县，幸广相寺。癸亥，次郓州，幸开元寺。丁卯，赐曲阜孔子庙经史。辛未，幸河渎庙，加封。癸酉，曲宴永清军节度使周莹，赐兵士缗钱。丁丑，帝至自泰山，奉天书还宫。壬午，诏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甲申，命王旦奉上太祖、太宗谥册，亲享太庙。乙酉，大宴含光殿。十二月辛卯，御乾元殿受尊号。庚子，葛霸卒。辛丑，王旦加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楚王元佐加太傅，宁王元偓为护国军节度，舒王元偁为平江、镇江军节度，并兼侍中；广陵郡王元俨进封荣王，安定郡公惟吉为威德军节度，余进秩有差。癸卯，幸上清宫、景德开宝寺。王钦若加礼部尚书。甲辰，张齐贤为右仆射，温仲舒、寇准并为户部尚书，王化基、邢昺、郭贽并为礼部尚书。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戊申，以德雍、德文、德存、惟正、惟忠、惟叙、惟和、惟宪并领诸州刺史，允升、允言、允成、允宁、允中并为各卫将军。庚戌，幸元偁宫视疾。又幸元偓宫。辛亥，交阯郡王黎至忠加同平章事。壬子，幸元偁宫。契丹使上将军萧智可等来贺。是岁，西凉府、甘州、三佛齐、大食国、西南蕃等来贺封禅。诸路言岁稔，米斗七八钱。

二年春正月癸亥，以封禅庆成，赐宗室、辅臣袭衣、金带、器币。乙丑，置内殿承制。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或潜举息钱，辄坏坟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庚午，诏："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板文集，令转运司择官看详，可者录奏。"乙酉，以陕西民饥，遣使巡抚。

二月己丑，改定入内内侍省内侍名职。壬辰，诏立曲阜县孔子庙学舍。乙未，赐抚州高年黄泰粟帛。甲辰，蠲同、华民租。乙巳，幸大相国等寺、上清宫祈雨。戊申，遣使祠太乙，祀玄冥。己酉，雨。癸丑，

禁毁金宝塑浮屠像。甲寅，以丁谓为三司使。

三月丙辰，日当食，阴晦不见。辛未，赐京城酺。己卯，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称疾不朝，降太子左卫率。

夏四月戊子，升州火，遣御史访民疾苦，蠲被火屋税。己丑，饯种放还山。乙未，河北旱，遣使祠北岳。己亥，以丁谓为修昭应宫使。壬寅，诏禁中外群臣非休暇无得群饮废职。诏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丙午，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国监生。丁未，振陕西民饥。五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罢韶州献频婆果。丁卯，遣使陕西决狱，流罪以下减一等，死罪情可悯者上请。庚辰，陕西旱，遣使祷太平宫、后土、西岳、河渎诸祠。代州地震。

六月乙酉，颁幕职、州县官招集户口赏条。甲午，幸昭应宫，赐修宫使器币。辛卯，保州增屯田务兵三百人。戊戌，麟府言社庆族依唐龙镇为援，数扰别部，请出兵袭之。帝曰："均吾民也。"不许。壬寅，诏量留五坊鹰鹘，备诸王从时展礼，余悉纵之。罢邕、宜州岁贡药箭。庚戌，御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贡举梁固等九十二人。

秋七月甲寅，诏张齐贤等各举才堪御史者一人。丁巳，置纠察在京刑狱司。辛酉，复以万安宫为滋福殿。己巳，幸惟吉宫视疾。辛未，以昭应宫为玉清昭应宫。乙亥，蠲京东徐、济七州水灾田租。戊寅，诏孔子庙配享鲁史左丘明等十九人加封爵。庚辰，蠲天下封禅赦前逋负千二百六十六万缗。

八月丙戌，京东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过津渡，戒有司勿算。甲辰，西南蕃龙汉□尧来贡，贺东封，加汉□尧宁德大将军。

九月戊午，赐秦州被水民粟，人一斛。壬戌，合镇、定部署为一。甲子，浚汴口。命工部侍郎冯起为契丹国信使。乙丑，幸潜龙园宴射。甲戌，遣使赐戎、泸军民辟瘴药。乙亥，无为军言大风拔木，坏城门、营垒、民舍，压溺者千余人。诏内臣恤视，蠲来年租，收瘗死者，家赐米一斛。丁丑，发官廪振凤州水灾。

冬十月癸未，优赏宁朔军士。戊子，诏江、浙运粮兵卒经冬停役两月。甲午，诏天下置天庆观。甲辰，兖州霖雨害稼，振恤其民。

十一月丙辰，作《文武七条》戒官吏。甲子，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癸酉，蕃部阿黎等来朝贡，授

阿黎怀化司戈。十二月辛巳，诏：晋国大长公主丧，罢承天节上寿及明年元旦朝会。交州黎至忠贡驯犀。乙未，幸惟吉宫视疾。辛丑，丁谓上《封禅朝觐祥瑞图》，刘承珪上《天书仪仗图》。甲辰，幸惟吉宫视疾。契丹国母萧氏卒，辍视朝。是岁，于阗、西凉府、西南蕃罗岩州蛮来贡。雄州虫食苗即死，遣使振恤。

三年春正月丁巳，赐建安军父老江禹锡粟帛。

二月乙酉，丁谓请承天节禁屠宰刑罚，从之。癸巳，交州黎至忠卒，大校李公蕴自称留后。已亥，禁方春射猎，每岁春夏，所在长吏申明之。辛丑，以张齐贤判河阳。

闰月辛亥，帝御文德殿，群臣入阁。甲寅，冬官正韩显符上新造铜候仪。乙卯，诏转运司贷恤黎州夷人。丁卯，幸开封府射堂宴射，赐开封府将吏器币。戊辰，诏东京、畿内死罪以下递减一等。将吏逮事太宗藩府者并赐予。赤县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摄官，赐粟帛终身；八十者爵一级。甲戌，以射堂为继照堂。丁丑，召宰臣于宜圣殿，谒太宗圣容、玉皇像。戊寅，幸韩国长公主第视疾。

三月壬辰，以权静海军留后李公蕴为静海军节度，封交阯郡王，赐衣带、器币。丙申，幸石保吉第视疾。辛丑，诏戎、泸州给复一年，艰食者振之。

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壬子，石保吉卒。乙卯，陕西民疫，遣使赍药赐之。丁巳，诏中书以五月一日进中外文武升朝官及奉使岁举官名籍。辛酉，赐泰山隐士秦辨号贞素先生，放还山。甲子，契丹国母葬，废朝，禁边城乐。甲戌，加王旦兵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户部尚书，陈尧叟工部尚书。

五月己卯，幸惟吉宫视疾。壬午，以西凉府觅诺族瘴疫，赐药。丙戌，惟吉卒。辛丑，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庐舍，民有压死者，赐布帛。

六月庚戌，边臣言契丹饥，来市籴，诏雄州籴粟二万石振之。河中府父老千余人请祀后土，不许。丙辰，颁天下《释奠先圣庙仪》并《祭器图》。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壬戌，幸邢昺第视疾，赐金帛。乙丑，幸元偁宫视疾。

秋七月丙申，温仲舒卒。己亥，以右丞向敏中为工部尚书、资政殿

大学士。置龙图阁学士，以直学士杜镐为之。诏南宫北宅大将军以下，各勤讲肄，诸子十岁以上并受经学书，勿令废惰。辛丑，文武官、将校等三上表请祠汾阴后土。

八月丁未朔，诏明年春有事于汾阴，州府长吏勿以修贡助祭烦民。戊申，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己酉，王旦为祀汾阴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庚戌，诏汾阴路禁弋猎，不得侵占民田，如东封之制。辛亥，以江南旱，诏转运使决狱。壬子，幸元偁宫视疾。升、洪、润州屡火，遣使存抚，祠境内山川。戊午，赐占城国主马及器甲。庚申，幸天驷监，赐从官马。解州池盐不种自生。辛酉，给郓州牧马草地还民。甲子，罢江、淮和籴，所在系囚递减一等，盗谷食者量行论决。丁卯，群臣五表上尊号，不许。戊辰，诏升、洪、扬、庐州长吏兼安抚使。甲戌，以澄州团练使朱能为左龙武军大将军。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来迎，上劳问之，赐以缗帛。

九月癸未，赐钱三十万给故卢多逊子葬其父母。丁亥，作《宗室座右铭》赐诸王。华州言父老二千余人请幸西岳。癸巳，杖杀入内高品江守恩于郑州，知州俞献卿坐论救削一任。乙未，幸崇真资圣院视吴国长公主疾。甲辰，内出《绥抚十六条》，颁江、淮南安抚使。

冬十月辛亥，契丹使耶律宁告征高丽。河中民获《灵宝真文》。庚申，丁谓等上《大中祥符封禅记》。

十一月庚寅，遣内臣奉安宣祖、太祖圣容于二陵。乙未，甘州回鹘来贡。己亥，幸太一宫。陕州黄河清。十二月，陕州黄河再清。庚戌，集贤校理晏殊献《河清颂》。癸丑，诏天下贫民及渔采者过津渡勿算。乙卯，告太庙。诏自今谒庙入东偏门。以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权东京留守。丁巳，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诸道图经》。辛酉，谒玉清昭应宫。丙寅，诏沙门岛流人特给口粮。己巳，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禁扈从人燔道路草木。辛未，以太宗御书赐交州李公蕴。是岁，龟兹、占城、交州来贡。陕西饥。江、淮南旱。

本纪第八

○真宗三

四年春正月辛巳，诏执事汾阴懈怠者，罪勿原。乙酉，习祀后土仪。丁亥，将祀汾阴，谒启圣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圣容。丙申，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丁酉，奉天书发京师。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翼仗。庚子，右仆射、判河阳张齐贤见于汜水顿。陈尧叟献白鹿。辛丑，陈幄殿于訾村，望拜诸陵。甲辰，至慈涧顿，赐道傍耕民茶荈。

二月戊申，赐扈驾诸军缗钱。华州献芝草。东京狱空。壬子，出潼关，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岳。癸丑，次河中府。丁巳，黄云随天书辇。次宝鼎县奉祇宫。戊午，登后圃延庆亭。己未，瀵泉涌，有光如烛。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轮，还奉祇宫，紫气四塞。幸开元寺，作大宁宫。壬戌，甘州回鹘、蒲端、三麻兰、勿巡、蒲婆、大食国、吐蕃诸族来贡。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文武官并迁秩，该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四品以上，追事太祖、太宗潜藩或尝更边任家无食禄者，录其子孙。建宝鼎县为庆成军。建隆佐命及公王将相丘冢，所在致祭。给西京分司官实奉三分之一。令法官慎刑名，有情轻法重者以闻。赐天下酺三日。大宴群臣于穆清殿，赐父老酒食衣币。作《汾阴配飨铭》、《河渎四海赞》。召草泽李渎、刘巽，渎以疾辞，授巽大理评事。乙丑，观酺。加号西岳。诏葺夷齐祠。丁卯，赐宁王元偓服带、鞍马有加。乙巳，次华州，幸云台观。庚午，宴宣泽亭，紫云如龙，起岳上。召见隐士郑隐、李宁，赐茶果、束帛。辛未，次阌乡县，召见道士柴又玄，问以无为之要。壬申，宴虢州父老于湖城行宫。

三月甲戌，次陕州，召草泽魏野，辞疾不至。乙亥，赐运船卒时服。己卯，次西京。庚辰，罢河北缘边工役。壬午，幸上清宫。甲申，幸崇法院，移幸吕蒙正第，赐服御、金币。丙戌，大宴大明殿。丁亥，诏葺所经历代帝王祠庙。己丑，御五凤楼观酺。壬辰，诏朝陵自西京至巩县不举乐。癸巳，禁扈从人践田稼。甲午，发西京。丙申，谒安陵、永昌诸陵。壬寅，幸列子庙，表潘孝子墓。

夏四月甲辰朔，上至自汾阴。壬子，幸元偁宫视疾。驸马都尉李遵勖责授均州团练副使。峡路钤辖执为乱夷人王群体等，帝悯其异俗，免死配隶。丙辰，大宴含光殿。己未，钱种放归终南。甲子，王旦加右仆

射，元佐为太尉，元偓进封相王。乙丑，幸元偓宫视疾。葺尚书省。加王钦若吏部尚书，陈尧叟户部尚书，冯拯工部尚书。丙寅，以张齐贤为左仆射。丁卯，许国公吕蒙正薨。

五月丙子，加交阯郡王李公蕴同平章事。癸未，庐、宿、泗等州麦自生。辛卯，幸北宅视德存疾。京兆旱，诏振之。癸巳，诏州城置孔子庙。乙未，加上五岳帝号，作《奉神述》。丁酉，虑囚，死罪流徒降等，杖以下释之。辛丑，视德存疾。

六月丙午，太白昼见。亳州二龙见禹祠。德存卒。丙寅，遣使安抚江、淮南水灾，许便宜从事。诏授交、甘等州、大食、蒲端、三麻兰、勿巡国奉使官。

秋七月壬申朔，除闽、浙、荆湖、广南岁丁钱四十五万。壬午，韩国、吴国、隋国长公主进封卫国、楚国、越国长公主。镇、眉、昌等州地震。己丑，诏先蠲滨、棣州水灾田租十之三，今所输七分更除其半。丙申，江、洪、筠、袁江涨，没民田。

八月乙巳，太白昼见。丙午，幸南宫视惟叙疾。诏除纁田租。庚戌，曲宴诸王、宰相。癸丑，赐青州孤老茕独民帛。惟叙卒。丙辰，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等孙，授官。丁巳，诏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边防机事者并赐对。癸亥，甘州回纥可汗夜落纥奉表诣阙。乙丑，刻御制《大中祥符颂》于左承天祥符门。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坏州城及伤田庐，遣使发粟振之。九月丁丑，泾原钤辖曹玮言笼竿川熟户蕃部以闲田输官，请于要害地募兵以居，从之。戊子，幸太乙宫祈晴。辛卯，向敏中等为五岳奉册使。癸巳，御乾元楼观酺。

冬十月戊申，御朝元殿发五岳册。丁巳，定江、淮盐酒价，有司虑失岁课，帝曰："苟便于民，何顾岁入也。"十一月庚午，占城国贡狮子。丙子，御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贡举人。

十二月乙巳，诏楚、泰州潮害稼，复租。没溺人赐千钱、粟一斛。是岁，西凉府、夏、丰、交州、甘州、诸溪峒蛮来贡。畿内蝗。河北、陕西、剑南饥。吉州、临江军江水溢，害民田舍。兖州蚜蚄虫，不为灾。

五年正月乙亥，赐处州进士周启明粟帛。戊寅，雨木冰。壬午，幸元偁宫视疾。河决棣州。

二月庚戌，诏贡举人公罪听赎。丙寅，诏官吏安抚滨、棣被水农民。

三月己丑，御试礼部举人。丁未，峒酋田仕琼等贡溪布。庚戌，王旦等并加特进、功臣。丁巳，免滨、棣民物入城市者税一年。

夏四月戊申，以向敏中为平章事。有司请违法贩茶者许同居首告，帝谓以利败俗非国体，不许。壬子，除通、泰、楚州盐亭户积负丁额课盐。乙丑，枢密直学士边肃责授岳州团练副使。

五月辛未，江、淮、两浙旱，给占城稻种，教民种之。戊寅，修仪刘氏进封德妃。丁亥，免棣州租十之三。戊子，赐近臣金华殿所种麦。

六月庚申，赐杭州草泽林逋粟帛。壬戌，诏常参官举幕职、州县官充京官。癸亥，赐邵武军被水者钱粟。

秋七月戊辰，作保康门。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丁酉，禁周太祖葬冠剑地樵采。戊戌，张齐贤为司空致仕。甲辰，诏枢密直学士限置六员。庚戌，淮南旱，减运河水灌民田，仍宽租限，州县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己未，作五岳观。

九月辛未，张齐贤入对。壬申，观新作延安桥。幸大相国寺、上清宫。射于宜春苑。癸酉，徙澄海三指挥屯岭北州郡。戊子，王钦若、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丁谓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庚寅，幸故郓王、兖王宫。

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己未，大赦天下，赐致仕官全奉。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

闰月己巳，上圣祖尊号。辛未，谢太庙。壬申，立先天、降圣节，五日休沐、辍刑。乙亥，诏上圣祖母懿号，加太庙六室尊谥。丙子，群臣上尊号曰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丁丑，出舒州所获瑞石，文曰“志公记”。戊寅，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辛巳，建安军铸圣像。龙见云中。戊子，御制配享乐章并二舞名，文曰《发祥流庆》，武曰《降真观德》。

十一月丙申，亲祀玉皇于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门下侍郎，向敏中

中书侍郎，楚王元佐太师，相王元偓太傅，舒王元偁太保。内外官加恩。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丁未，作《汴水发愿文》。庚戌，诏允言朝参。乙卯，罢献珍禽异兽。十二月甲子，置景福殿使。戊辰，作景灵宫。京师大寒，鬻官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壬申，改谥玄圣文宣王曰至圣文宣王。戊寅，溪峒张文乔等八百人来朝。己卯，知天雄军寇准言狱空，诏奖之。乙酉，振泗州饥。丙戌，诏天庆等节日，民犯罪情轻者释之。丁亥，立德妃刘氏为皇后。是岁，交州、甘州、西凉府、溪峒蛮来贡。京城、河北、淮南饥，减直鬻谷以济流民。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朝元殿受朝。司天监言五星同色。庚子，诏减配隶法十二条。戊申，禁内臣出使预民政。己酉，赐京师酺五日。辛亥，进封卫国、楚国、越国长公主三人为徐国、邠国、宿国。庚申，置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在昭仪上。置司宫令，在尚宫上。以婕妤杨氏为婉仪，贵人戴氏为修仪，美人曹氏为婕妤。辛酉，诏宗正寺以帝籍为玉牒。

二月戊辰，观酺。己亥，泰州言海陵草中生圣米，可济饥。

三月丁未，诏沙门岛流人罪轻者徙近地。乙卯，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丁谓为迎奉使。

夏四月庚辰，诏淮南给饥民粥，麦登乃止。壬午，太白昼见。癸未，幸元偁宫视疾。丙戌，诏诸州死罪可疑者详审以闻。

五月壬辰，诏伎术官未升朝特赐绯紫者勿佩鱼。甲辰，圣像至。丙午，诏圣像所经郡邑减系囚死罪，流以下释之。升建安军为真州。乙卯，谒圣像，奉安于玉清宫。丁巳，遣使奏告诸陵。

六月壬戌，惟和卒。赵州黑龙见。丁卯，寿丘献紫茎金芝。癸酉，保安军雨，河溢，兵民溺死，遣使振之。丙子，诏翰林学士陈彭年等删定《三司编敕》。丁丑，崇饰诸州黄帝祠庙。

秋七月癸巳，上清宫道场获龙于香合中。己亥，中书门下表请元德皇后祔庙。庚子，行配祔礼。癸卯，诏天下勿税农器。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诣阙请谒太清宫。

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辛酉，以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丙寅，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庚午，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置礼仪院。

九月庚寅，幸元偁宫视疾。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

冬十月辛酉，元德皇后祔庙。甲子，亳州太清宫枯桧再生。真源县菽麦再实。癸酉，谒玉清昭应宫。己卯，作《步虚词》付道门。壬午，降圣节赐会如先天节仪。

十一月辛亥，幸元偁宫视疾。癸丑，赐御史台《九经》、诸史。甲寅，判亳州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本。乙卯，龟兹遣使来贡。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泾原钤辖曹玮言发兵讨原州界拨藏族违命者，捕获甚众。回鹘遣使来贡。己巳，天书扶侍使赵安仁等上奉天书车辂、鼓吹、仪仗。壬申，献天书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应宫及太庙。乙亥，幸开宝寺、上清宫。己卯，幸太一宫。戎、泸蛮寇平。是岁，西蕃、高州蛮、龟兹来贡。

七年春正月辛丑，虑囚。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宝。己酉，朝谒太清宫。天书升辂，雨雪倏霁，法驾继进，佳气弥望。是夜，月重轮，幸先天观、广灵洞霄宫。曲赦亳州及车驾所经流以下罪。升亳州为集庆军节度，减岁赋十之二。改奉元宫为明道宫。太史言含誉星见。庚戌，御均庆楼，赐酺三日。壬子，诏所过顿递侵民田者，给复二年。丙辰，建南京归德殿，赦境内及京畿车驾所过流以下罪。追赠太祖幕府元勋僚旧，录常参官逮事者并进秩，欲授子孙者听。作鸿庆宫。

二月戊午，次襄邑县，皇子来朝。庚申，夏州赵德明遣使诣行阙朝贡。辛酉，至自亳州。丙寅，诏天地坛非执事辄临者斩。辛未，飨太庙。壬申，恭谢天地，大赦天下。乙亥，益州铸大铁钱。

三月，城淯井监。癸己，雄州甲仗库火。甲午，制加宰相王旦、向敏中、楚王元佐、相王元偓、舒王元偁、荣王元俨枢密使、同平章事。乙未，宴翔鸾阁。辛丑，发粟振仪州饥。复诸州观察使兼刺史。甲辰，幸元偁宫视疾。丁未，封皇子庆国公。青州民赵嵩百一十岁，诏存问之。

夏四月丁巳，西凉府厮铎督遣使来贡。己未，赐淮南诸州民租十之二。癸亥，河南府狱空，有鸠巢其户，生二雏。甲子，以归义军留后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丙子，舒王元偁薨。

五月壬辰，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乙未，又为天书刻玉使。泾原言叶施族大首领艳般率族归顺。

六月乙卯，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丙辰，眉州通判董荣受赇鬻狱，长安知县王文龟酗酒滥刑，并投荒裔。戊午，戒州县官吏决罪逾法。壬申，封婉仪杨氏为淑妃。乙亥，枢密使王钦若罢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以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丙子，诏棣州经水，流民归业者给复三年。

秋七月辛丑，交州李公蕴败鹤柘蛮，献捷。癸卯，太白昼见。甲辰，以同州观察使王嗣宗、内客省使曹利用并为枢密副使。

八月甲寅，置景灵宫使，以向敏中为之。乙卯，除江、淮、两浙被灾民租。丁巳，杨光习坐擅领兵出砦，又诬军中谋杀司马张从吉，配隶邓州。乙丑，给河东沿边将士皮裘毡袜。甲戌，河决澶州。丁丑，命内臣奉安太祖、太宗圣像于鸿庆宫。辛巳，诏岭南戍兵代还日，人给装钱五百。

九月丙戌，含誉星再见。辛卯，尊上玉皇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戊戌，御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辛丑，幸五岳观。冬十一月乙酉，滨州河溢。玉清昭应宫成，诏减诸路系囚罪流以下一等。己丑，加王旦司空、修宫使。壬辰，御乾元门观酺。

十二月癸丑朔，日当食不亏。丙辰，诏王钦若等五人各举京朝、幕职、州县官详练刑典、晓时务、任边寄者二人。丁巳，诏川、峡、闽、广转运、提点刑狱官察属吏贪墨惨刻者。己未，作元符观。庚申，契丹使萧延宁等辞归国。辛酉，加楚王元佐尚书令，相王元偓太尉，荣王元俨兼中书令，忠武军节度使魏咸信同平章事，余并进秩。泾原路请筑笼竿城。是岁，夏州、西凉府、高丽、女真来贡。淮南、江、浙饥，除其租。天下户九百五万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六十五。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谒玉清昭应宫，奉表告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还御崇德殿受贺，赦天下，非十恶、枉法赃及己杀人者咸除之。文武官满三岁者，有司考课以闻。乙酉，诏环州缘边卒人赐薪水钱。庚寅，置清卫二指挥奉宫观。乙未，皇女入道。戊戌，徙棣州城。庚戌，诏王钦若等举供奉官至殿直有武干者一人。

二月，泗州周宪百五岁，诏赐束帛。甲寅，宗正寺火。丙辰，唃厮啰、立遵贡名马。丙寅，以元佐为天策上将军、兴元牧，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丁卯，遣使巡抚淮、浙路。癸酉，祈雨。丙子，诏进士六举、诸科九举者许奏名。庚辰，大雨。

三月乙酉，幸元偓宫视疾。戊戌，宴宗室，射于苑中。壬寅，御试礼部贡举人。

夏四月辛酉，赐宰相《五臣论》。壬戌，以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钦若、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戊辰，德彝卒。壬申，荣王元俨宫火，延及殿阁内库。癸酉，诏求直言。命丁谓为大内修葺使。戊寅，王膺坐应诏言事乖缪贬。

五月壬午，荣王元俨罢武信军节度使，降封端王。庚寅，荧惑犯轩辕。壬辰，废内侍省黄门。禁金饰服器。庚子，放宫人一百八十四人。

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未，诏诸州以《御制七条》刻石。乙亥，惟忠卒。

闰月己卯，赦天下。庚辰，王钦若上《彤管懿范》。

七月丙辰，以诸州牛疫免牛税一年。戊午，王嗣宗为大同军节度使。丙寅，幸相王元偓新宫。以宫城火，诏诸王徙宫于外。丙子，幸瑞圣园观稼，宴射于水心殿。

八月己卯，大理少卿阎允恭、开封判官韩允坐枉狱除名。戊戌，诏京兆、河中府、陕、同、华、虢等州贷贫民麦种。

九月，注辇国贡土物、珍珠衫帽。甲寅，唃厮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人以自效。丁卯，宴宗室，射于后苑。己巳，赐注辇使袍服、牲酒。

冬十月乙巳，王钦若上《圣祖先天纪》。戊申，回鹘呵罗等来贡。

十一月辛酉，相王元偓加兼中书令，端王元俨进封彭王。癸亥，高丽使同东女真来贡。十二月戊寅，皇子冠。丁亥，侍禁杨承吉使西蕃还，以地理图进。辛卯，皇子庆国公封寿春郡王。是岁，占城、宗哥族及西蕃首领来贡。坊州大雨，河溢。陕西饥。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会灵观使，以丁谓为之，加刑部尚书。壬申，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寿春郡王友。

二月丁亥，王旦等上《两朝国史》。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以下进秩、赐物有差。甲午，诏以皇子就学之所名资善堂。延州蕃部饥，贷以边谷。

三月丙午，除雷州无名商税钱。秦州曹玮抚捍蕃境得宜，诏嘉之。己酉，王钦若上《宝文统录》。辛酉，以西蕃宗哥族李立遵为保顺军节度使。壬戌，诏举官必择廉能。癸亥，置修玉牒官。乙丑，著作佐郎高清以赃贿仗脊，配沙门岛。

夏四月庚辰，周伯星见。丙申，赐天下酺。振延州蕃族饥。庚子，幸陈尧叟第视疾。壬寅，以唐相元稹七世孙为台州司马。

五月乙巳，邠宁环庆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骑千五百来寇庆州，内属蕃部击走之。癸丑，幸南宫视惟宪疾。甲寅，惟宪卒。乙卯，毛尸等三族蕃官冯移埋率属来归，诏抚之。丙辰，诏天下系囚死罪减等，流以下释之。丁巳，向敏中为宫观庆成使。甲子，左天厩草场火。庚午，太白昼见。

六月戊寅，幸会灵观，宴祝禧殿，癸未，京畿蝗。

秋七月，抚水蛮寇宜州，广南西路请便宜掩击，许之。丁未，增筑京师新城。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附草死者数里。戊午，停京城工役。癸亥，以畿内蝗，下诏戒郡县。甲子，诏京城禁乐一月。丁卯，幸太乙宫、天清寺。

八月壬申，知秦州曹玮言伏羌砦蕃部厮鸡波与宗哥族连结为乱，以兵夷其族帐。丙子，令江、淮发运司留上供米五十万以备饥年。磁、华、瀛、博等州蝗，不为灾。丙戌，制玉皇圣号册文。以陈尧叟为右仆射。戊子，以旱，罢秋宴。壬辰，群臣请受尊号册宝，表五上，从之。

九月癸卯，雄、霸河溢。甲辰，以丁谓为平江军节度使。丙午，陈彭年、王曾、张知白并参知政事。丁未，曹玮言宗哥唃厮啰、蕃部马波叱腊、鱼角蝉等寇伏羌砦，击败之，斩首千余级。庚戌，以不雨，罢重阳宴。利州水，漂栈阁。甲寅，雨。督诸路捕蝗。丁巳，诏以旱蝗得雨，宜务稼省事及罢诸营造。戊午，禁诸路贡瑞物。戊辰，青州飞蝗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己巳，诏民有出私廪振贫乏者，三千石至八千

石，第授助教、文学、上佐之秩。

冬十月己卯，王钦若表上《翊圣保德真君传》。壬申，诏冯拯等各举殿直以上武干者一人。壬辰，置直龙图阁。

十一月，会灵观甘露降。乙巳，诏河、陕诸路州简禁军五百人。丁未，河西节度使石普坐妄言灾异，除名流贺州。丁卯，以唐裴度孙坦为郑州助教。是岁，西蕃宗哥族、邛部山后蛮、夏州、甘州来贡。诸州有陨霜害稼及水灾者，遣使振恤，除其租。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衮服。壬寅，上圣祖宝册。己酉，上太庙谥册。庚戌，享六室。辛亥，谢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号。乙卯，宰相读天书于天安殿，遂幸玉清昭应宫，作《钦承宝训述》示群臣。壬戌，诏以四月旦日为天祥节。丙寅，命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宝使。

二月庚午，诏振灾，发州郡常平仓。壬申，御正阳门观酺。丁丑，置谏官、御史各六员，每月一员奏事，有急务听非时入对。戊寅，王旦加太保、中书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加吏部尚书。楚王元佐领雍州牧；相王元偓加尚书令兼中书令，进封徐王；彭王元俨加太保；寿春郡王祯兼中书令。王钦若加右仆射，赵德明加太傅，中外官并加恩。辛巳，考课京朝官改秩及考者。壬午，定宗室子授官之制。庚寅，进封李公蕴为南平王。秦州神武军破宗歌族、马波叱腊等于野吴谷，多获人马。己亥，陈彭年卒。

三月辛丑，以不雨，祷于四海。壬寅，不雨，罢上巳宴。庚申，免潮州逋盐三百七十万有奇。辛酉，令作淖糜济怀、卫流民。

夏四月庚辰，陈尧叟卒。戊子，邵州野竹生实，以食饥。

五月戊戌，诏所在安恤流民。戊申，以王旦为太尉、侍中，五日一入中书，旦恳辞不拜。己酉，荧惑犯太微。乙卯，纵岁献鹰犬。己未，奉太祖圣容于西京应天院，向敏中为礼仪使。诸路蝗食苗，诏遣内臣分捕，仍命使安抚。

六月壬申，赦西京系囚，死罪减一等，流以下释之。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戊寅，除升州后湖租钱五十余万，听民溉田。陕西、江、淮南蝗，并言自死。庚辰，盗发后汉高祖陵，论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内侍王克让以礼治葬，知制诰刘筠祭告。因诏州县申前代帝

王陵寝樵采之禁。乙酉，免大食国蕃客税之半。龟兹国使张复延等贡玉勒鞍马，令给其直。己丑，王旦对于崇政殿。

秋七月丁未，霖雨，放朝。己未，幸魏咸信第视疾。甲子，魏咸信卒。

八月庚午，以王钦若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壬申，向敏中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王旦对于便殿。丙子，诏京城禁围草地听民耕牧。丁丑，禁采狨。戊寅，免牛税一年。

九月癸卯，以参知政事王曾为礼部侍郎，李迪为参知政事，马知节知枢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并同知枢密院事。丙午，幸王旦第视疾。戊申，以蝗，罢秋宴。己酉，王旦薨。甲寅，诏能拯救汴渠覆溺者给赏，或溺者贫者，以官钱给之。丁未，教卫士骑射。

冬十月辛未，诏阁门自今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后殿日引公事，勿过两司。壬申，谕诸州非时灾沴不以闻者论罪。己卯，罢京东上贡物。辛卯，赐寿春郡王及王友张士逊等诗。

十一月己亥，诏曲宴日辍后殿视事。辛丑，曹玮平鬼留家族。壬寅，诏淮、浙、荆湖治放生池，禁渔采。乙卯，幸太一宫，大雪，帝谓宰相曰："雪固丰稔之兆，第民力未充，虑失播种。卿等其务振劝，毋遗地利。"壬戌，契丹使耶律准来贺承天节。高丽使徐讷率女真首领入对崇政殿，献方物。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给贫民粥，并瘗死者。乙亥，罢京城工役。丙子，严寒，放朝。丁丑，放逋负，释系囚。己卯，女真国人归，给装钱。高丽使徐讷赐射瑞圣园。辛卯，诏陕西缘边鬻谷者勿算。壬辰，遣使缘汴河收瘗流尸。是岁，三佛齐、龟兹国来贡。诸路蝗，民饥。镇戎军风雹害稼，诏发廪振之，蠲租赋，贷其种粮。

二年春正月乙未，真游殿芝草生。壬寅，振河北、京东饥。辛亥，赐寿春郡王《恤民歌》。戊午，王钦若等上《天禧大礼记》四十卷。己未，遣使谕京东官吏安抚饥民，又命诸路振以淖糜。

二月丙寅，甘州来贡。丁卯，寿春郡王加太保，进封升王。诏近臣举常参官堪任御史者。庚午，右正言刘烨请自今言事许升殿，从之。庚辰，振京西饥。乙酉，幸徐王元偓宫视疾。

三月辛丑，修京城。丙辰，先贷贫民粮种止勿收。

夏四月戊子，幸飞山雄武教场，宴赐从臣将士。庚寅，赦天下，死罪减一等，流以下释之。

闰月，辰州讨下溪州蛮，斩首六十余级，降千余人。己亥，诏户部尚书冯拯等举幕职、令录堪充京官者各二人。癸卯，马知节为彰德军留后。丁未，灵泉出京师，饮者愈疾。作祥源观。壬子，幸徐王元偓宫视疾。

五月壬戌，诏长吏恤孝弟力田者。甲子，徐王元偓薨。丁卯，释下溪州蛮彭儒猛罪。丙戌，西京讹言妖如帽，夜蜚，民甚恐。

六月壬辰，诏三班使臣经七年者考课迁秩。己亥，诏诸州上佐、文学、参军谪降十年者，听还乡。乙巳，讹言帽妖至京师，民夜叫噪达曙，诏捕尝为邪法人耿概等弃市。辛亥，彗出北斗魁。

秋七月壬申，以星变赦天下，流以下罪减等，左降官羁管十年以上者放还京师，京朝官丁忧七年未改秩者以闻。丁亥，彗没。

八月庚寅，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壬寅，下溪州彭儒猛纳所掠汉生口、器甲等，诏赐袍带。甲辰，立皇子升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宗室加恩，群臣赐勋一转。戊申，黎州山后两林百蛮都王李阿善遣使来贡。壬子，彭王元俨进封通王。以李迪兼太子宾客。癸丑，作《元良箴》赐皇太子。甲寅，楚王元佐加兴元牧，徐国长公主进封福国，邠国长公主进封建国，宿国长公主进封鄂国。乙卯，诏畎索河水入金水河。丙辰，以德雍、德文、惟政并为诸州防御使，允成、允升、允宁并为诸州团练使。

九月丁卯，册皇太子。庚午，诏全给外戍诸军物。庚辰，御乾元门观酺。

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遂宴安福殿。

十二月辛丑，以张旻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是岁，占城国、甘州、溪峒、黎州山后蛮来贡。陕西旱，振之。江阴军蝻，不为灾。

三年春正月癸亥，贡举人郭□贞等见崇政殿。□贞冒丧赴举，命典谒诘之，即引咎，殿三举。

二月乙未，河南府地震。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遣吕夷简体访陕、亳民讹言。丙寅，御试礼部贡举人。癸未，翰林学士、工部尚书钱惟演等坐知举失实，降一官。甲申，颍州石陨出泉，饮之愈疾。

夏四月甲午，西上阁门使高继勋坐市马亏直削官。

五月丁巳，大食国来贡。乙丑，左谏议大夫戚纶坐讪上，贬岳州副使。辛未，虑囚。

六月癸未，浚淮南漕渠，废三堰。甲午，王钦若为太子太保。河决滑州。戊戌，以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丁谓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滑州决河，泛澶、濮、郓、齐、徐境，遣使救被溺者，恤其家。

秋七月壬申，曹璨卒。群臣表上尊号曰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皇帝。

八月丁亥，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滑州龙见，河决。辛卯，太白昼见。己亥，庆州亡去熟户委乞等来归。庚戌，遣使抚恤京东西、河北水灾。

九月乙丑，庆州骨咩、大门等族归附。辛巳，遣中官存问高丽贡使之被溺者。冬十一月己巳，谒景灵宫。庚午，飨太庙。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选两任五考无责罚者试身、言、书、判。丁丑，御天安殿受尊号册。

十二月丙戌，富州蛮酋向光泽表纳土，诏却之。辛卯，向敏中加左仆射、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寇准加右仆射，通王元俨进封泾王，曹利用、丁谓并为枢密使，百官加恩。癸巳，以任中正、周起并为枢密副使。是岁，高丽、女真来贡。江、浙及利州路饥，诏振之。

四年春正月乙丑，以华州观察使曹玮为镇国军留后、佥枢密院事。丙寅，开扬州运河。己巳，幸元符观。庚午，赠处士魏野著作郎，赐其家粟帛。

二月，帝不豫。癸未，遣使安抚淮南、江、浙、利州饥民。滑州决河塞。辛丑，发唐、邓八州常平仓振贫民。

三月戊午，以淄州民饥，贷牛粮。甲子，振蕃部粟。庚午，诏川峡

致仕官听还本贯。癸酉，川、广举人勿拘定额。己亥，振益、梓民饥。己卯，向敏中薨。

夏四月丁亥，大风，昼晦。庚寅，分江南转运使为东、西路。丙申，杖杀前定陶县尉麻士瑶于青州。

五月丁巳，发粟振秦、陇。

六月丙申，以寇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河决滑州。壬寅，御试礼部奏名举人九十三人。

秋七月丁巳，太白昼见。辛酉，京城大雨，水坏庐舍大半。丙寅，以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冯拯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以霖雨坏营舍，赐诸军缗钱。庚午，以丁谓为平章事，曹利用同平章事。癸酉，入内副都知周怀政伏诛。丁丑，太子太傅寇准降授太常卿，翰林学士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曙并罢职。

八月，永兴军都巡检使朱能杀中使叛。乙酉，以任中正、王曾并参知政事。诏利、夔路置常平仓。丙戌，朱能自杀。壬寅，寇准贬道州司马。甲辰，赐诸军器币。入内押班郑志诚坐交朱能，削两任、配隶房州。

九月己酉，分遣近臣张知白、晁迥、乐黄目等各举常参官，诸路转运及劝农使各举堪京官、知县者二人，知制诰、知杂御史、直龙图阁各举堪御史者一人。丙辰，始御崇德殿视事，治朱能党，死、流者数十人。己未，久雨，放朝。壬戌，给事中朱巽、工部郎中梅询坐不察朱能奸谪官。丁卯，赦天下。己巳，遣使安抚永兴军。壬申，赐京城酺。

冬十月戊寅，命依唐制，双日不视事。壬午，幸正阳门观酺。帝自不豫，浸少临行，至是人情大悦。壬辰，以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甲辰，减水灾州县秋租。丙午，召皇子、宗室、近臣玉宸殿观稻，赐宴。

十一月戊午，召近臣于龙图阁观御制文词，帝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宰臣丁谓请镂板宣布。庚申，内出御制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丙寅，丁谓加门下侍郎兼太子太傅，李迪加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依前少傅。迪、谓忿争于帝前。戊辰，罢谓为户部尚书，迪为户部侍郎。任中正、王曾、钱惟演并兼太子宾客，张士逊、林特并兼太子詹事，晏殊为太子左庶子。己巳，诏谓赴中书视事如故。庚午，诏自今除军国大事仍旧亲决，余皆委皇太子同宰

相、枢密使等参议行之。太子上表陈让，不允。以丁谓兼太子少师，冯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辛未，诏自今群臣五日于长春殿起居，余只日视朝于承明殿。甲戌，丁谓等请作天章阁奉安御集。十二月乙酉，皇太子亲政，诏内臣传旨须覆奏。丁亥，龟兹、甘州回鹘遣使来贡。己丑，王钦若加司空。庚寅，议事资善堂，命张景宗侍皇太子。丁酉，以王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

闰月丁卯，以唃厮啰为边患，诏陈尧咨等巡抚。庚午，京城谷贵，减直发常平仓。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赐手书宰相，谕以辅导储贰之意。是岁，京西、陕西、江、淮、荆湖诸州稔。

五年春正月己丑，帝疾愈，出幸启圣院。癸巳，诏天下死罪降，流以下释之。乙未，遣使抚京东水灾。丁酉，以张士逊为枢密副使。己亥，宴近臣承明殿。

二月甲寅，审刑院言天下无断狱。丙寅，赐天下酺。庚午，以孔子四十七世孙圣祐袭封文宣公。

三月辛巳，御正阳门观酺。辛丑，京东、西水灾，赐民租十之五。壬寅，丁谓加司空，冯拯加左仆射，曹利用加右仆射，任中正工部尚书。

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轩辕。

五月乙亥，虑囚，降天下死罪。

六月丙午，太白昼见。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戊寅，新作景灵宫万寿殿。

八月壬戌。荧惑犯南斗。

九月戊寅，唃厮啰请降。

冬十月癸卯，蠲京东西、淮、浙被灾民租。壬子，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庆会，皇太子押班。

十一月戊子，王钦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坐擅赴阙，降司农卿、分司南京。是岁，高丽遣使来贡。京东、河北、两川、荆湖稔。

乾兴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丁亥，御东华门观灯。戊戌，蠲秀州水灾民租。

二月庚子，大赦天下。癸卯，上尊号曰应天尊道钦明仁孝皇帝。诏苏、湖、秀州民饥，贷以廪粟。甲辰，制封丁谓为晋国公，冯拯为魏国公，曹利用为韩国公。庚戌，诏徐州振贫民。甲寅，对宰相于寝殿。帝不豫增剧，祷于山川神祇。戊午，帝大渐，遗诏皇太子于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淑妃为皇太妃。帝是日崩于延庆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十月己酉，葬永定陵。己未，祔太庙。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庆历七年，加谥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赞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本纪第九

○仁宗一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七年，封庆国公。八年，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癸酉，谒太庙。四年，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秉笏南乡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遣使告哀契丹。己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山陵诸费，毋赋于民。庚申，命丁谓为山陵使。出遗留物赐近臣、宗室、主兵官。甲子，听政于崇政殿西庑。乙丑，以生日为乾元节。丙寅，遣使以先帝遗留物遗契丹。进封泾王元俨为定王，赐赞拜不名。以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使、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戊辰，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尚书户部侍郎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宣徽南院使曹玮为左卫大将军。

三月乙酉，作受命宝。庚寅，初御崇德殿，太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

夏四月壬子，遣使以即位告契丹。丙寅，交州来贡。

五月乙亥，录系囚，杂犯死罪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

六月己酉，命参知政事王曾按视山陵皇堂。丁巳，契丹使来祭奠吊慰。庚申，入内内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诛。丁谓罢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甲子，改命冯拯为山陵使。丙寅，降参知政事任中正为太子宾客。

秋七月辛未，冯拯加昭文馆大学士，王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乙亥，遣使报谢契丹。丙子，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戊寅，改翼祖定陵为靖陵。辛卯，贬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

八月壬寅，遣使贺契丹主及其妻生日、正旦。乙巳，皇太后同御承明殿垂帘决事。

九月壬申，告大行皇帝谥于天地、宗庙、社稷。癸酉，上谥册于延庆殿。己卯，命以天书从葬。

冬十月壬寅，契丹使来贺即位。己酉，葬真宗皇帝于永定陵。诏中外避皇太后父讳。己未，祔真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明之舞》，以庄穆皇后配。辛酉，降东、西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

十一月丁卯朔，钱惟演罢。甲戌，唃厮啰、立遵求内附。乙亥，以皇太后生日为长宁节。辛巳，初御崇政殿西阁讲筵，命侍讲孙奭、冯元讲《论语》。壬午，以张知白为枢密副使。十二月壬戌，契丹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苏州水，沧州海潮溢，诏振恤被水及溺死之家。南平王李公蕴遣使进贡。

天圣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初来贺长宁节。癸未，命三司节浮费，遂立计置司。戊子，以京东、淮南水灾，遣使安抚。辛卯，发卒增筑京城。

二月戊戌，许唃厮啰岁一入贡。丁巳，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壬戌，减诸节斋醮道场。

三月甲戌，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应天院。丙子，诏减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赐城中民八十以上者茶帛，仍复其家。甲申，诏自今营造，三司度实给用。辛卯，司天监上《崇天历》。行淮南十三山场贴射茶法。

夏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丁未，乾元节，百官及契丹使初上寿于崇德殿。癸丑，诏文武官奏荫亲属从本资。丁巳，诏近臣举谏官、御史各一人。

五月甲子，行陕西、河北入中刍粮见钱法。庚午，诏礼部贡举。辛未，录系囚。甲戌，命鲁宗道按视滑州决河。庚寅，议皇太后仪卫制同乘舆。

六月甲辰，罢江宁府溧水县采丹砂。乙卯，禁毁钱铸钟。

秋七月壬申，除戎、泸州虚估税钱。诏职田遇水旱蠲租如例。辛巳，蠲天下逋负。

八月乙未，募民输芟塞滑州决河。丙申，下德音，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废郓州东平马监，以牧地赋民。甲寅，芝生天安殿柱。

九月丙寅，冯拯罢，以王钦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辛巳，诏凡举官未改转而坐赃者，举主免劾。庚寅，宴崇德殿。

闰月甲午，诏裁造院女工及营妇配南北作坊者，并释之。戊戌，寇准卒于雷州。己亥，冯拯卒。丁未，禁彭州九陇县采金。丁巳，禁伎术官求辅臣、宗室荐举。

冬十月辛酉朔，徙陕西缘边军马屯内地。

十一月丁酉，诏诸州配囚，录具狱与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禁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路巫觋挟邪术害人者。戊午，置益州交子务。是岁，甘、沙州来贡，泾原咩迷卞杏家族纳质内附。

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内臣收瘗汴口流尸，仍祭奠之。

三月丁酉，奉安真宗御容于景灵宫奉真殿。癸卯，王钦若上《真宗实录》。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秋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

夏四月辛酉，诏三司岁市□、绢非土产者罢之。乙酉，录晋石氏后。

五月乙未，录系囚。

六月壬申。罢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宫观然灯。

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于玉清昭应宫安圣殿。

八月丙辰朔，宴崇德殿，初用乐之半。诏举官己迁改而贪污者，举主以状闻，闻而不以实者坐之。己卯，幸国子监，谒孔子，遂幸武成王庙。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一宫，赐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

十一月甲午，加上真宗谥。乙未，朝飨玉清昭应、景灵宫。丙申，飨太庙。丁酉，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百官上尊号曰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皇太后。赐百官诸军加等。乙巳，立皇后郭氏。辛亥，加恩百官。十二月庚午，诏开封府每岁正旦、冬至禁刑三日。是岁，龟兹、甘肃来贡。

三年春正月辛卯，长宁节，近臣及契丹使初上皇太后寿于崇政殿。

二月戊寅，诏陕西灾伤州军，盗廪谷非伤主者，刺配邻州牢城，徒减一等。

夏四月丁丑，诏三馆缮书藏太清楼。

五月庚寅，录系囚。癸巳，幸御庄观刈麦，闻民舍机杼声，赐织妇茶帛。己亥，赐隐士林逋粟帛。己酉，禁臣僚奏荐无服子弟。

六月壬戌，太白昼见。癸酉，环、原州属羌叛寇边，环庆都监赵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抚陕西。

秋七月戊子，诏诸路转运使察举知州、通判不任事者。丙午，诏边户为羌所扰者蠲租，复役二年。

八月戊午，以忠州盐井岁增课、夔州奉节巫山县旧藉民为营田、万州户有税者岁籴其谷，皆为民害，诏悉除之。辛未，蠲陕西州军旱灾租赋。

九月乙巳，诏司天监奏灾异据占书以闻。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辛酉，晏殊为枢密副使。

十一月己卯朔，罢贴射茶法。辛卯，以襄州水蠲民租。晋、绛、陕、解州饥，发粟振之。戊申，王钦若卒。十二月癸丑，王曾为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乙丑，张旻为枢密使。戊寅，太白昼见。是岁，龟兹、甘州、于阗来贡。环、庆蕃部嵬逋等内附。补泾原降羌首领潘征为本族军主。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章得象与流内铨同试百司人。庚子，泾原兵破康奴族。

二月甲寅，诏吏犯赃至流，按察官失举者，并劾之。庚午，置西界和市场。

三月甲申，诏转运使、提点刑狱罢劝农司。己亥，鄜延蕃部首领曹守贵等内附。

夏四月壬子，诏京东西、河北、淮南平谷价。

五月己卯，诏礼部贡举。壬午，诏大辟疑者奏谳，有司毋辄举驳。戊子，录系囚。己亥，诏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郡毋得荐送。

闰月戊申，减江、淮岁漕米五十万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场民逋钱十三万缗。己酉，诏补太庙室长、斋郎。辛亥，复陕西永丰渠以通解盐。

六月丁亥，建、剑、邵武等州军大水，诏赐被灾家米二石，溺死者官瘗之。庚寅，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辛卯，避正殿，减常膳。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被水民田蠲其租。癸卯，诏官物漂失，主典免偿。流徙者，所在抚存之。秋七月戊申，御长春殿，复常膳。辛未，减两川岁输锦绮，易绫纱为绢，以给边费。壬申，诏诸路转运使举所部官通经术者。

八月丁亥，筑泰州捍海堰。己丑，诏施州溪峒首领三年一至京师。

九月乙卯，诏孙奭、冯元举京朝官通经术者。庚申，诏礼部贡院：诸科通三经者荐擢之。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辛未，废襄、唐州营田务，以田赋民。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辰，诏郎中以上致仕，赐一子官。甲午，昏雾四塞。丙申，奉安真宗御容于鸿庆宫。

十二月丁丑，发米六十万斛贷畿内饥。丁亥，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寿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以谦全国体，请如太后令。"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己未，晏殊罢。戊辰，以夏竦为枢密副使。

二月癸酉，命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提举。丙子，诏振京

东流民。丁丑，西域僧法吉祥等来献梵书。

三月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六人。秦州地震。罢琼州岁贡瑇瑁、龟皮、紫贝。

夏四月壬辰，寿宁观火。

五月庚子朔，诏武臣子孙习文艺者，听奏文资。壬寅，太白昼见。丙午，阅诸班骑射。辛亥，录系囚。辛酉，命吕夷简等详定编敕。癸亥，楚王元佐薨。是月，京畿旱，磁州虫食桑。六月甲戌，祈雨于玉清昭应宫、开宝寺。丙子，诏决畿内系囚。丁丑，雨。癸未，罢诸营造之不急者。

秋七月己亥朔，振秦州水灾，赐被溺家钱米。丙辰，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诏察京东被灾县吏不职者以闻。

九月庚戌，阅龙卫神勇军习战。

冬十月辛未，罢陕西青苗钱。癸酉，奉安真宗御容于慈孝寺崇真殿。己丑，颁新定《五服敕》。甲午，同皇太后幸御书院，观太宗、真宗御书。乙未，诏西川、广南在官物故者，遣人护送其家属还乡，官为给食。丙申，滑州言河平。

十一月丁酉朔，以陕西旱蝗，减其民租赋。庚子，遣使河北体量安抚。壬寅，复作指南车。辛亥，朝飨景灵宫。壬子，飨太庙。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贺皇太后于会庆殿。丁巳，恭谢玉清昭应宫。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甲戌，诏辅臣南郊恩例外，更改一子官。丁亥，诏百官宗室受赂、冒为亲属奏官者毋赦。是岁，甘州及南平国王李公蕴遣人来贡。京兆府、邢，洺州蝗。华州旱，蚜□方虫食苗。

六年春正月己酉，罢两川乾元节岁贡织佛。戊午，罢提点刑狱。

二月庚辰，大风，昼晦。壬午，张知白薨。

夏四月戊辰，诏审官、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军头司各引对所理公事。自帝为皇太子，辅臣参决诸司事于资善堂，至是始还有司。丁丑，贷河北流民复业者种食，复是年租赋。癸未，命官减三司岁调上供物。甲申旦，有星大如斗，自北流至西南，光烛地，有声如雷。庚寅，下德

音，以星变斋居，不视事五日。降畿内囚死罪，流以下释之。罢诸土木工。振河北流民过京师者。

五月乙未朔，交阯寇边。

六月丙寅，罢戎、泸诸州谷税钱。

秋七月壬子，江宁府、扬、真、润州江水溢，坏官民庐舍，遣使安抚振恤。

八月乙丑，诏免河北水灾州军秋税。乙亥，河决澶州王楚埽。丙戌，录唐张九龄后。

九月己亥，诏京朝官任内，五人同罪奏举者，减一任。癸卯，祠西太一宫。甲辰，诏河北灾伤，民质桑土与人者悉归之，候岁丰偿所贷。乙巳，遣使修诸路兵械。

冬十月甲申，除福州民逋官庄钱十二万八千缗。

十一月戊午，京西言谷斗十钱。十二月癸亥，祠西太一宫。是岁，甘州、三佛齐来贡。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罢。丙辰，降利用为左千牛卫上将军。

二月庚申朔，鲁宗道卒。甲子，诏文臣历边有材勇、武臣之子有节义者，与换官，三路任使。丙寅，张士逊罢，以吕夷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丁卯，以夏竦、薛奎参知政事，陈尧佐为枢密副使。癸酉，贬曹利用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房州安置，未至，自杀。乙酉，以河北水灾，委转运使察官吏，不任职者易之。

闰月癸巳，募民入粟以振河北。戊申，禁京城创造寺观。壬子，复制举六科，增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科，置书判拔萃科及试武举。癸酉，置理检使，以御史中丞为之。

三月乙丑，诏吏胥受赇毋用荫。辛巳，诏契丹饥民所过给米，分送唐、邓等州，以闲田处之。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在外者实封以闻。

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租赋。辛卯，南平王李公蕴卒，其子德政遣人来告，以为交阯郡王。

五月乙未朔，诏礼部贡举。庚申，诏戒文弊。己巳，颁新令。庚午，诏先朝文武官自刺史、少卿、监以上，并录其后。癸酉，录系囚。庚辰，御承明殿，臣僚请对者十九人，日昃乃罢。

六月壬辰，置益、梓、广南路转运判官。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甲寅，王曾罢。

秋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官告诸陵，诏天下不复缮修。乙亥，诏殿直以上毋得换文资。乙酉，罢诸宫观使。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诏罢天下职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给之。己丑，以吕夷简为昭文馆大学士。辛卯，夏竦复为枢密副使，陈尧佐、王曙并参知政事。己亥，诏命官犯正入赃，毋使亲民。

冬十月壬寅，阅虎翼武骑卒习战。丙午，京师地震。诏知州军岁举判、司、簿、尉可县令者一人。

十一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遂御天安殿受朝。庚午，诏天下孤独疾病者，致医药存视。诏周世宗后，凡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是岁，河北水。遣使决囚，振贫，瘗溺死者，给其家缗钱，察官吏贪暴不恤民者。龟兹、下溪州黔州蛮来贡。

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玮卒。辛巳，作会圣宫于西京永安县。

二月戊子，诏五代时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

三月壬申，幸后苑，遂宴太清楼。乙亥，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诏河北被水州县毋税牛。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二十二人。

五月甲寅，赐信州龙虎山张乾曜号澄素先生。丙辰，大雨雹。辛酉，录系囚。

六月癸巳，吕夷简上新修国史。己亥，诏御史台狱勿关纠察司。乙巳，亲试书判拔萃科及武举人。

秋七月丙子，策制举人。

八月丙戌，诏详定盐法。丁亥，诏近臣宗室观祖宗御书于龙图、天章阁，又观瑞谷于元真殿，遂宴蕊珠殿。戊子，诏流配人道死者，其妻

子给食送还乡里。

九月癸丑，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丙辰，罢转对。乙丑，姜遵卒。己巳，以赵稹为枢密副使。

冬十月壬辰，奉安太祖御容于太平兴国寺开先殿。丙申，弛三京、河中府、颍、许、汝、郑、郓、济、卫、晋、绛、虢、亳、宿等二十八州军盐禁。壬寅，置天章阁待制。

十一月丙寅，朝飨景灵宫。丁卯，飨太庙。戊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贺皇太后于会庆殿。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辛丑，西平王赵德明、交阯王李德政并加赐功臣。是岁，高丽、占城、邛部川都蛮来贡。

九年春正月辛亥，诏诸路转运判官员外郎以上，遇郊听任子弟。丙辰，长宁节，百官初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辛未，减畿内民租。

二月癸巳，诏复郡县职田。

三月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会圣宫。

夏四月戊寅，诏以陇州论平民五人为劫盗抵死，主者虽更赦，并从重罚。乙巳，阅大乐。

五月乙丑，录系囚。

六月庚辰，宋绶上《皇太后仪制》。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使来告其主隆绪殂，遣使祭奠吊慰，及贺宗真立。

九月癸亥，祠西太一宫，赐道左耕者茶帛。

冬十月丙戌，诏公卿大夫励名节。乙未，诏常参官已授外任，毋得奏举选人。辛丑，罢益、梓、广南路转运判官。

闰月戊辰，翰林侍读学士孙奭请老，命知兖州，曲宴太清楼送之。

十一月丁亥，驰两川矾禁。己丑，祈雪于会灵观。丁酉，出知杂御史曹修古，御史郭劝、杨偕，推直官段少连。十二月甲寅，诏吏部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权注近官。辛酉，大风三日。是岁，契丹主及其

国母遣使来致遗留物及谢吊祭。南平王李德政遣人谢加恩。龟兹、沙州来贡。女真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内附。

本纪第十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二月癸卯，吕夷简上《三朝宝训》。丙午，诏仕广南者毋过两任，以防贪黩。庚戌，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戊午，录故宰臣孙，并试将作监主簿。甲子，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校书郎，三丞以上斋郎。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

三月戊子，颁《天圣编敕》。戊戌，以江、淮旱，遣使与长吏录系囚，流以下减一等，杖笞释之。己亥，除婺、秀州丁身钱。

夏四月丙午，录系囚。戊午，知棣州王涉坐冒请官地为职田，配广南牢城。

五月癸酉，遣使点检河北城池器甲，密访官吏能否。壬午，废杭、秀二州盐场。

秋七月丙申，诏诸路转运使举国子监讲官。丁酉，王曙罢。太白昼见，弥月乃灭。

八月辛丑，以晏殊为枢密副使。丙午，晏殊参知政事。甲寅，以杨崇勋为枢密副使。辛酉，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壬戌，大内火，延八殿。癸亥，移御延福宫。甲子，以吕夷简为修内使。乙丑，诏群臣直言阙失。丁卯，大赦。

九月庚寅，重作受命宝。丙申，皇太后出金银器易左藏缗钱二十万，以助修内。

冬十月庚子，黄白气五贯紫微垣。丁巳，诏汉阳军发廪粟以振饥民。

十一月甲戌，以修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谒太庙，大赦，改元，百官进秩，优赏诸军。是日还宫。己卯，冬至，率百官贺皇太后于文德殿，御天安殿受朝。壬辰，延州言夏王赵德明卒。癸巳，以德明子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十二月壬寅，以杨崇勋为枢密使。戊午，诏获劫盗者奏裁，毋擅杀。壬戌，西北有苍白气亘天。是岁，京

东、淮南、江东饥。

二年春正月己卯，诏发运使以上供米百万斛振江、淮饥民，遣使督视。

二月戊戌，含誉星见东北方。庚子，诏江、淮民饥死者，官为之葬祭。乙巳，皇太后服衮衣、仪天冠飨太庙，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是日，上皇太后尊号曰应元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丁未，祀先农于东郊，躬耕籍田，大赦。百官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三月庚午，加恩百官。丁亥，祈雨于会灵观、上清宫、景德开宝寺。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兴以来贬死者复官，谪者内徙。甲午，皇太后崩，遗诏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吕夷简为山陵使。

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留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甲辰，以大行皇太后山陵五使并兼追尊皇太后园陵使。戊申，听政于崇政殿西厢。己酉，罢乾元节上寿。壬子，诏臣僚、宗戚、命妇毋得以进献祈恩泽，及缘亲戚通表章。罢创修寺观。帝始亲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癸丑，召还宋绶、范仲淹。丙辰，内侍江德明等并坐交通请谒黜。己未，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皆罢。以张士逊为昭文馆大学士，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随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壬戌，御紫宸殿，以张士逊为山陵使兼园陵使。癸亥，上大行太后谥曰庄献明肃，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谥曰庄懿。

五月戊辰，诏礼部贡举。癸酉，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乙亥，罢群牧制置使。丙子，命宰臣张士逊撰《谢太庙》及《躬耕籍田记》。检讨宋祁言，皇太后谒庙非后世法，乃止撰《籍田记》。戊寅，录系囚。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壬寅，录周世宗及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鋹后。癸卯，命审刑、大理详定配隶刑名。戊午，减天下岁贡物。

秋七月丁丑，诏知耀州富平县事张龟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风告天下。戊子，诏以蝗旱，去尊号“睿圣文武”四字，以告天地宗庙，仍令中

外直言阙政。

八月甲午朔，契丹使来吊慰祭奠。壬寅，作奉慈庙。甲辰，诏中外毋避庄献明肃太后父讳。丁巳，置端明殿学士。

九月甲戌，幸洪福院，临庄懿太后梓宫。丙子、壬午，临如之。

冬十月癸巳朔，太白犯南斗。甲午，禁登州民采金。丁酉，祔葬庄献明肃皇太后、庄懿皇太后于永定陵。甲辰，诏以两川岁贡绫锦罗绮纱，以三之二易为纟由绢，供军须。己酉，祔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神主于奉慈庙。癸丑，下德音，降东、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缘二太后陵应奉民户，免租赋科役有差。丙辰，赠周王祐为皇太子。戊午，张士逊、杨崇勋罢，以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王曙为枢密使，王德用为枢密副使，宋绶参知政事，蔡齐为枢密副使。

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罢。诏增宗室奉。太白犯南斗。乙丑，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甲戌，赠寇准为中书令。十二月丙申，复置提点刑狱。丁酉，诏诸路转运使、副，岁遍历所部，仍令州军具所至月日以闻。甲辰，以京东饥，出内藏绢二十万代其民岁输。乙巳，诏修周庙。丁未，诏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勿任。戊申，出宫人二百。乙卯，废皇后郭氏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大呼殿门请对，诏宰相告以皇后当废状。丙辰，出道辅及谏官范仲淹，仍诏台谏自今毋相率请对。丁巳，诏明年改元。禁边臣增置堡砦。是岁，畿内、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蝗，淮南、江东、两川饥，遣使安抚，除民租。注辇国来贡。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发江、淮漕米振京东饥民。丙寅，诏开封府界诸县作糜粥以济饥民，诸灾伤州军亦如之。戊辰，诏三司铸景祐元宝钱。甲戌，诏执政大臣议兵农可更制者以闻。诏募民掘蝗种，给菽米。癸未，诏礼部所试举人十取其二，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尝经殿试，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及曾经先朝御试者，皆以名闻。甲申，淮南饥，出内藏绢二十万代其民岁输。丁亥，置崇政殿说书。庚寅，诏停淮南上供一年。

二月乙未，罢书判拔萃科。辛丑，诏礼部贡院：诸科举人七举者，不限年，并许特奏名。甲辰，权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戊申，诏麟、府州振蕃、汉饥民。

三月壬午，免诸路灾伤州军今年夏税。癸未，诏解州畦户逋盐蠲其半。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

夏四月丁酉，开封府判官庞籍言，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帝为杖内侍，仍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癸丑，诏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辛酉，出布十万端，易钱籴河北军储。丁卯，禁民间织锦刺绣为服饰。西川岁织锦上供亦罢之。癸酉，诏台谏未曾历郡守者与郡。壬午，录系囚。是月，契丹主宗真之母还政于子，出居庆陵。

六月壬辰，交州民六百余人内附。庚子，免畿内被灾民税之半。己酉，策制举、武举人。乙卯，诏州县官非理科决罪人至死者，并奏听裁。

闰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己巳，常州无锡县大风发屋。乙亥，毁天下无额寺院。壬午，罢造玳瑁、龟筒器。

秋七月丙申，赐寿州下蔡县被溺之家钱有差。己亥，枢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辛丑，诏文武提刑毋得互相荐论。壬子，诏转运使与长吏，举所部官专领常平仓粟。甲寅，河决澶州横陇埽。

八月庚申，薛奎卒。壬戌，有星孛于张、翼。癸亥，王曙卒。甲子，月犯南斗。戊辰，帝不豫。庚午，以王曾为枢密使。辛未，以星变，大赦，避正殿，减常膳，辅臣奏事延和殿阁。壬申，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入道，杨氏安置别宅。

九月壬辰，百官请只日御前殿，如先帝故事，诏可。丁酉，帝康复，御正殿，复常膳。甲辰，诏立皇后曹氏。丙午，荧惑犯南斗。

冬十月庚申，罢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诏淮南转运兼发运事。乙亥，作郊庙《景安》、《兴安》、《祐安》之曲。

十一月己丑，册曹氏为皇后。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飨圣祖。十二月癸酉，赐西平王赵元昊佛经。是岁，南平王李德政献驯象二，诏还之。开封府、淄州蝗。

二年春正月癸丑，置迩英、延义二阁，写《尚书·无逸》篇于屏。

二月戊午，御延福宫观大乐。癸亥，旧给事资善堂者皆推恩。戊辰，李迪罢，以王曾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随、李谘知枢密院事，蔡齐、盛度参知政事，王德用、韩亿同知枢密院事。

三月戊申，出内库珠赐三司，以助经费。

夏四月庚午，诏天下有知乐者，所在荐闻。

五月甲午，ＯＤ、獠寇雷、化州，诏桂、广会兵讨之。丙申，录系囚。庚子，议太祖、太宗、真宗庙并万世不迁。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丙午，降天下系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丁未，广西言镇宁州蛮入寇。

六月丁巳，诏幕职官初任未成考毋荐。乙亥，颁《一司一务及在京敕》。镇宁蛮请降。

秋七月戊申，废西京采柴务，以山林赋民，官取十之一。

八月壬子朔，诏轻强盗法。甲寅，宴紫宸殿，初用乐。甲戌，幸安肃门炮场阅习战。己卯，置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官。

九月壬寅，按新乐。己酉，作睦亲宅。命中丞杜衍等汰三司胥吏。宋绶上《中书总例》。

冬十月辛亥朔，复置朝集院。癸亥，复群牧制置使。丁卯，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庚午，荧惑犯左执法。

十一月戊子，废后郭氏薨。癸巳，朝飨景灵宫。甲午，飨太庙、奉慈庙。乙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录五代及诸国后。宗室任诸司使以下至殿直者，换西班官。百官上尊号曰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丁未，加恩百官。十二月壬子，加唃厮啰为保顺军留后。丙子，诏长吏能导民修水利辟荒田者赏之。是岁，以镇戎军荐饥，贷弓箭手粟麦六万石。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复郭氏为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二月丙辰，命官较太常钟律。壬戌，诏两制、礼官详定京师士民服用、居室之制。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瘴毒，为置医药。丁卯，修陕西三

白渠。

三月癸巳，复商贾以见钱算请官茶法。乙未，观新定钟律。戊戌，诏两省、卿监、刺史、阁门以上致仕，给奉如分司官，长吏岁时劳赐之。改维州为威州。夏五月庚辰，购求馆阁逸书。丙申，录系囚。丙戌，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坐讥刺大臣，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并落职补外。诏戒百官越职言事。

六月壬申，虔、吉州水溢，坏城郭、庐舍，赐被溺家钱有差。

秋七月丁亥，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乙未，置大宗正司。庚子，大雨震电。太平兴国寺灾。辛丑，降三京罪囚一等，徒以下释之。

八月己酉，班民间冠服、居室、车马、器用犯制之禁。乙卯，月犯南斗。

九月庚辰，幸睦亲宅宴宗室。癸巳，荧惑犯南斗。是月，定申心丧解官法。

冬十月丁未，命章得象等考课诸路提刑。甲寅，作朝集院。

十一月戊寅，保庆皇太后杨氏崩。辛卯，上保庆太后谥曰庄惠。十二月丙寅，李谘卒。丁卯，王德用知枢密院事，章得象同知枢密院事。是岁，南平王李德政、西南蕃来贡。南丹州莫淮戟内附。

四年春正月壬午，诏均诸州解额。

二月己酉，葬庄惠皇太后于永定陵。己未，祔神主于奉慈庙。庚申，德音：降东、西京及灵驾所过州县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乙丑，置赤帝像于宫中祈嗣。

三月甲戌，置天章阁侍讲。戊寅，诏礼部贡举。

夏四月乙巳，吕夷简上《景祐法宝新录》。甲子，吕夷简、王曾、宋绶、蔡齐罢，以王随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尧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盛度知枢密院事，韩亿、程琳、石中立参知政事，王曮同知枢密院事。

五月庚戌，皇子生，录系囚，降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是日，皇子薨。乙卯，以旱，遣使决三京系囚。丙寅，芝生化成殿楹。

六月乙亥，杭州江潮坏堤，遣使致祭。戊子，出《神武秘略》赐边臣。己丑，奉安太祖御容于扬州建隆寺。

秋七月丁未，诏河东、河北州郡密严边备。戊申，有星数百西南流至壁东，大者其光烛地，黑气长丈余，出毕宿下。

八月甲戌，越州水，赐被溺民家钱有差。甲午，诏三司、转运司毋借常平钱谷。冬十一月癸亥，罢登、莱卖金场。

十二月甲申，并、代、忻州并言地震，吏民压死者三万二千三百六人，伤五千六百人，畜扰死者五万余。遣使抚存其民，赐死伤之家钱有差。是岁，滑州民蚕成被，长二丈五尺。唃厮啰、龟兹、沙州来贡。

宝元元年春正月甲辰，雷。丙辰，以地震及雷发不时，诏转运使、提举刑狱按所部官吏。除并、代、忻州压死民家去年秋粮。

二月壬申，诏复日御前殿。甲午，安化蛮寇宜、融州。

三月戊戌朔，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罢，以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章得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䶮、李若谷并参知政事，王博文、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己亥，发邵、澧、潭三州驻泊兵讨安化州蛮。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

夏四月癸酉，王博文卒。乙亥，以张观同知枢密院事。壬辰，除宜、融州夏税。

五月乙巳，录系囚。

六月戊寅，罢举童子。己卯，建州大水，坏民庐舍，赐死伤家钱有差，其无主者，官葬祭之。甲申，诏天下诸州月上雨雪状。

秋七月壬戌，策制举人。癸亥，策武举人。

八月丁卯，复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庚辰，荧惑犯南斗。

九月戊申，诏应祀事，己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赐宜、融州讨蛮兵缗钱。

冬十月丙寅，诏戒百官朋党。

十一月甲辰，诏广西钤辖进兵讨安化蛮。乙巳，诏宜、融州民尝从军役者，免今夏税，运粮者免其半。戊申，朝飨景灵宫。己酉，飨太庙及奉慈庙。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号曰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乙卯，复奏举县令法。王曾薨。十二月癸亥朔，加恩百官。甲子，京师地震。丙寅，鄜延路言赵元昊反。甲戌，禁边人与元昊互市。己卯，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是岁，达州大水，黎州蛮来贡。

二年春正月己酉，王随卒。辛亥，安化蛮平。癸丑，赵元昊表请称帝、改元。

三月丁未，铸皇宋通宝钱。乙卯，阅试卫士。戊午，赐陕西缘边军士缗钱。

夏四月癸亥，授唃厮啰二子瞎毡、磨毡角团练使。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壬申，免昭州运粮死蛮寇者家徭二年、赋租一年。丁亥，募河东、陕西民入粟实边。

五月癸巳，诏近臣举方略材武之士各二人。己亥，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癸卯，命近臣同三司议节省浮费。丙午，遣使体量安抚陕西、河东。己酉，录系囚。壬子，王德用罢，以夏守赟知枢密院事。

六月壬戌，诏省浮费，自乘舆服御及宫掖所须，宜从简约，若吏兵禄赐，毋概行裁减。戊辰，诏诸致仕官尝犯赃者，毋推恩子孙。丁丑，益州火，焚庐舍三千余区。壬午，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

秋七月丁巳，诏宗室遇南郊及乾元节恩，许官一子，余五岁授官。戊午，以夏竦知泾州兼泾原、秦凤路沿边经略安抚使、泾原路马步军都总管，范雍兼鄜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鄜延路马步军都总管。八月丁卯，以筚篥城唃厮波补本族军主。甲戌，皇子生。丙子，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辛巳，命辅臣报祠高禖。

九月壬寅，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乙卯，出内库银四万两易粟，振益、梓、利、夔路饥民。

十月庚午，赐麟、府州及川、陕军士缗钱。甲申，诏两川饥民出剑门关者勿禁。

十一月戊子朔，出内库珠，易缗钱三十万籴边储。丁酉，盛度、程琳罢，出御史中丞孔道辅。壬寅，以王曮知枢密院事，宋庠参知政事。十二月庚申，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宾客。壬申，诏："御史阙员，朕自择举。"是岁，曹、濮、单州蝗。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壬戌，赐国子监学田五十顷。是月，元昊寇延州，执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鄜延副都总管石元孙。诏陕西运使明镐募强壮备边。

二月丁亥，以夏守赟为宣徽南院使、陕西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诏潼关设备。辛卯，月、太白俱犯昴。壬辰，夏守赟兼沿边招讨使。出内藏缗钱十万赐戍边禁兵之家。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白气如绳贯日。甲午，括畿内、京东西、淮南、陕西马。丙申，诏诸路转运使、提刑访知边事者以闻。丁酉，诏枢密院同宰臣议边事。辛丑，出内藏缗钱八十万付陕西市籴军储。丙午，德音：释延州、保安军流以下罪，寇所攻掠地除今夏税，戍兵及战死者赐其家缗钱。是日改元，去尊号"宝元"字，许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丁未，诏陕西量民力，蠲所科刍粮。癸丑，降范雍为尚书吏部侍郎、知安州。甲寅，出内库珠偿民马直。

三月丙辰，诏大臣条陕西攻守策。癸亥，命韩琦治陕西城池。乙丑，阅虎翼军习战。辛未，诏延州录战没军士子孙，月给粮。丙子，大风，昼暝，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丁丑，罢大宴。诏中外言阙政。戊寅，王曮、陈执中、张观罢，以晏殊、宋绶知枢密院事，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诏按察官举才堪将帅者。庚辰，诏参知政事同议边事。辛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赐京师、河北、陕西、河东诸军缗钱，蠲陕西夏税十之二，减河东所科粟。

夏四月丙戌，省陕西沿边堡砦。癸巳，诏诸戍边军月遣内侍存问其家，病致医药，死为敛葬之。甲午，遣使籍陕西强壮军。乙未，契丹国母复遣使来贺乾元节。乙巳，增补河北强壮军。丙午，鄜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坐弃军要斩。丁未，赠刘平、石元孙官，录其子孙。辛亥，筑延州金明栲栳砦。

五月甲寅朔，诏前殿奏事毋过五班，余对后殿。命大官赐食。壬戌，张士逊致事，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

士。癸酉，诏夏守赟进屯鄜州。戊寅，以夏竦为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招讨使。是月，元昊陷塞门砦，兵马监押王继元死之，又陷安远砦。

六月丙戌，诏假日御崇政殿视事如前殿。丁亥，以夏守赟同知枢密院事。甲午，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乙未，南京鸿庆宫神御殿火。壬寅，遣使体量安抚京东、西。甲辰，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弓手。

秋七月乙丑，遣使以讨元昊告契丹。庚午，阅诸军习战。戊寅，皇子昕为忠正军节度使，封寿国公。

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癸卯，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使邈川。戊申，夏守赟罢，以杜衍同知枢密院事。辛亥，诏范仲淹、葛怀敏领兵驱逐塞门等砦蕃骑出境，仍募弓箭手，给地居之。

九月甲寅，滑州河溢。戊午，李若谷罢，以宋绶、晁宗悫参知政事，郑戩同知枢密院事。戊辰，以晏殊为枢密使，王贻永、杜衍、郑戩并枢密副使。甲戌，诏使臣、诸班、诸军有武艺者自陈。辛巳，阅诸军习战。是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检杨保吉死之。又围师子、定川堡，战士死者五千余人，遂陷乾沟、乾河、赵福三堡。环庆路兵马副都总管任福破白豹城。

冬十月乙未，制铜符、木契、传信牌。甲辰，录方略士六十一人，授官有差。

十一月壬戌，有大星流西南，声如雷者三。十二月癸未，出内藏库绢一百万助籴军储。诏南京祠大火。丙戌，诏以常平缗钱助籴军储。癸卯，宋绶卒。戊申，铸当十钱权助边费。

本纪第十一

○仁宗三

庆历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庆殿受朝。己未，加唃厮啰河西节度使。壬申，诏岁以春分祠高禖。是月，元昊请和。

二月己亥，寿国公昕薨。辛亥，罢大宴。京东西、淮、浙、江南、荆湖置宣毅军。甲辰，诏臣僚受外任者，毋得因临遣祈恩。丙午，京师雨药。是月，元昊寇渭州，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福及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

三月庚戌朔，修金堤。乙卯，诏止郡国举人，勿以边机为名希求恩泽。

夏四月甲申，以资政殿学士陈执中同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诏夏竦仍判永兴军。乙巳，下德音：降陕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特支军士缗钱，振抚边民被钞略者亲属。

五月丁巳，录系囚。甲子，出内藏缗钱一百万助军费。乙丑，追封皇长子为褒王，赐名昉。丁卯，罢陕西经略安抚沿边招讨都监。辛未，宋庠、郑戩罢，以王举正参知政事，任中师、任布为枢密副使。诏夏竦屯军鄜州，陈执中屯军泾州。癸酉，阅试卫士。

六月壬辰，诏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贼至则御之。乙巳，诏近臣举河北、陕西、河东知州、通判、县令。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后星。戊午，月掩南斗。壬戌，置万胜军凡二十指挥。是月，元昊寇麟、府州。

八月戊寅，诏鄜延部署以兵援麟、府。甲申，河北置场括市战马，缘边七州军免括。乙未，毁潼关新置楼橹。庚子，月掩岁星。乙巳，募民间材勇者补神捷指挥。是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宁远砦，砦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陷丰州，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死之。

九月壬子，命河东铸大铁钱。乙亥，复置义仓。

冬十月甲午，诏罢陕西都部署，分四路置使。置陕西营田务。己

亥，罢铜符、木契。是月，修河北城池。

十一月壬子，置泾原路强壮弓箭手。丙辰，发廪粟，减价以济京城民。甲子，朝飨景灵宫。乙丑，飨太庙、奉慈庙。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蠲陕西来年夏税十之二，及麟、府民二年赋租。臣僚许立家庙。功臣不限品数赐戟。增天下解额。弛京东八州盐禁。是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十二月丙子，加恩百官。丁丑，司天监上《崇天万年历》。戊寅，诏陕西四路总管及转运使兼营田。甲午，置陕西护塞军。是岁，湖南洞蛮知徽州杨通汉贡方物。

二年春正月丁巳，复京师榷盐法。壬戌，诏以京西闲田处内附蕃族无亲属者。遣使河北募兵，及万人者赏之。癸亥，诏磨勘院考提点刑狱功罪为三等，以待黜陟。

二月乙未，诏河北强壮刺手背为义勇军。

三月甲辰朔，诏殿前指挥使、两省都知举武臣才堪为将者。丁巳，杜衍宣抚河东。辛酉，晁宗悫罢。己巳，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致书求割地。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

夏四月戊寅，命御史中丞、谏官同较三司用度，罢其不急者。庚辰，知制诰富弼报使契丹。五月辛亥，录系囚。壬子，减皇后及宗室妇郊赐之半。甲寅，诏三馆臣僚上封事及听请对。丙辰，诏医官毋得换右职。戊午，建大名府为北京。降河北州军系囚罪一等，杖、笞以下释之。乙酉，罢左藏库月进钱。戊辰，禁销金为服饰。是月，契丹集兵幽州，声言来侵，河北、京东皆为边备。

六月甲戌，出内藏银、□、绢三百万助边费。癸未，以特奏名武艺人补三班。丙戌，置北平军。丙申，阅蕃落将士骑射。戊戌，诏减省南郊臣僚赐与。

秋七月丙午，任布罢。丁未，诏军校战没无子孙者，赐其家缗钱。戊午，大雨雹。以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晏殊加平章事。癸亥，富弼再使契丹。诏京官告病者，一年方听朝参。

八月丁丑，策制举人。戊寅，策武举人试骑射。甲申，白气贯北斗。戊子，出内藏库缗钱十万修北京行宫。己亥，遣使安抚京东，督捕盗贼。

九月丙午，吕夷简改兼枢密使。乙丑，契丹遣耶律仁先、刘六符持誓书来。

闰月戊戌，罢河北民间科徭。是月，元昊寇定川砦，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

冬十月庚戌，刺陕西保捷军。甲寅，遣使安抚泾原路。丙辰，知制诰梁适报使契丹。戊午，发定州禁军二万二千人屯泾原。庚申，诏恤将校阵亡，其妻女无依者养之宫中。丙寅，契丹遣使来再致誓书，报彻兵。

十一月壬申，黑气贯北斗柄。辛巳，复都部署兼招讨等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是岁，占城献驯象三。

三年春正月庚午朔，封皇子曦为鄂王。辛未，曦薨。丙子，减陕西岁市木三之一。辛巳，诏辅臣议蠲减天下赋役。戊子，诏录将校死王事而无子孙者亲属。辛卯，置德顺军。壬辰，录唐狄仁杰后。癸巳，元昊自名曩霄，遣人来纳款，称夏国。

二月丙午，赐陕西招讨韩琦、范仲淹、庞籍钱各百万。辛酉，立四门学。

三月壬申，阅卫士武技。戊子，吕夷简罢为司徒、监修国史，与议军国大事。以章得象为昭文馆大学士，晏殊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参知政事。

夏四月戊戌朔，幸琼林苑阅骑士。癸卯，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使元昊，许封册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甲辰，以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乙巳，诏夏竦还本镇，以杜衍为枢密使。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祷于岳渎。甲子，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录系囚。戊寅，诏诸路转运使并兼按察使，岁具官吏能否以闻。庚辰，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癸未，置御史六员，罢推直官。丁亥，置武学。戊子，雨。己丑，谢雨。辛卯，筑钦天坛于禁中。乙未，近臣荐试方略者六人，授官有差。是月，忻州地大震。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

六月甲辰，诏诸路漕臣令所部官吏条茶、盐、矾及坑冶利害以闻。

秋七月辛未，诏许二府不限奏事常制，得敷陈留对。丙子，王举正罢。壬午，罢陕西管内营田。甲申，命任中师宣抚河东，范仲淹宣抚陕西。乙酉，获王伦。

八月乙未朔，命官详定编敕。戊戌，诏谏官日赴内朝。丁未，以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壬子，白气贯北斗魁。癸丑，韩琦代范仲淹宣抚陕西。甲寅，太白昼见。戊午，罢武学。

九月丁卯，诏辅臣对天章阁。戊辰，吕夷简以太尉致仕。乙亥，任中师罢。丁丑，诏执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受谒。是月，桂阳洞蛮寇边，湖南提刑募兵讨平之。

冬十月丙午，诏中书、枢密同选诸路转运使。丁未，诏县令佐能根括编户隐伪以增赋入者，量其数赏之。戊申，诏二府同选诸路提刑。甲寅，复诸路转运判官。乙卯，诏修兵书。壬戌，诏二府颁新定磨勘式。甲子，筑水洛城。是月，光化军乱，讨平之。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丁亥，更荫补法。壬辰，限职田。是月，五星皆在东方。十二月乙巳，桂阳监徭贼复寇边。丁巳，大雨雪，木冰。河北雨赤雪。交阯献驯象五。安化州蛮来贡。

四年春正月庚午，京城雪寒，诏三司减价出薪米以济之。壬申，西蕃磨毡角入贡。乙亥，荆王元俨薨。辛卯，太常礼仪院上新修《礼书》及《庆历祀仪》。

二月丙申，出奉宸库银三万两振陕西饥民。己酉，白虹贯日。甲寅，罢陕西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随路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

三月癸亥朔，以旱遣内侍祈雨。辛未，省广济河岁漕军储二十万石。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语在《选举志》。己卯，出御书治道三十五事赐讲读官。庚辰，录唐郭子仪后。甲申，免衡、道州、桂阳监民经徭贼劫略者赋役一年。

夏四月丙申，诏湖南民误为征徭军所杀者，赐帛存抚其家。丁酉，宜州蛮区希范叛，诏广西转运钤辖司发兵讨捕。壬子，以锡庆院为太学。

五月庚午，录系囚。壬申，幸国子监谒孔子，有司言旧仪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遂幸武成王庙，又幸玉津园观种稻。乙亥，抚州献生金山。丙子，诏西川知州军监，罢任未出界而卒者，录其子孙一人。戊寅，诏募人纳粟振淮南饥。乙酉，忻州言地震，有声如雷。丙戌，曩霄遣人来，复称臣。

六月壬子，降天下系囚流、徒罪一等，杖、笞释之。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癸丑，诏诸军因战伤废停不能自存及死事之家孤老，月给米，人三斗。

秋七月戊寅，封宗室德文等十人为郡王、国公。壬午，月犯荧惑。癸未，契丹遣使来告伐夏国。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淯井监官兵击走之。丙戌，诏诸路转运、提刑察举守令有治状者。

八月辛卯，命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甲午，富弼宣抚河北。戊戌，命右正言余靖报使契丹。保州云翼军杀官吏、据城叛。庚子，命右正言田况度视保州，仍听便宜行事。丙午，进宗室官有差。戊午，诏辅臣所荐官毋以为谏官、御史。

九月辛酉，保州平。壬戌，诏保州官吏死乱兵而无亲属者，官为殡敛，兵官被害及战没，并优赐其家。民田遭蹂践者，蠲其租。癸亥，以真宗贤妃沈氏为德妃，婉仪杜氏为贤妃。戊辰，吕夷简薨。庚午，晏殊罢。乙亥，遣使安抚湖南。甲申，以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丁亥，宴宗室太清楼，射于苑中。

冬十月庚寅，赐曩霄誓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陈尧佐薨。丙申，命范仲淹提举三馆秘阁缮校书籍。癸丑，桂阳蛮降，授蛮酋三人奉职。

十一月壬戌，以西界内附香布为团练使。己巳，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己卯，改上庄穆皇后谥曰章穆，庄献明肃皇太后曰章献明肃，庄懿皇太后曰章懿，庄怀皇后曰章怀，庄惠皇太后曰章惠。庚辰，朝飨景灵宫。辛巳，飨太庙、奉慈庙。壬午，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壬辰，加恩百官。乙未，封曩霄为夏国主。丁酉，诏州县以先帝所赐七条相诲敕。辛亥，置保安、镇戎军榷场。是岁，黎州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来贡。

五年春正月甲戌，罢河东、陕西诸路招讨使。乙亥，复置言事御史。丙子，契丹遣使来告伐夏国还。庚辰，命知制诰余靖报使契丹。癸未，诏京朝官因被弹奏，虽不曾责罚，但有改移差遣，并四周年磨勘。乙酉，范仲淹、富弼罢。丙戌，杜衍罢，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王贻永为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吴育、庞籍并为枢密副使。

二月辛卯，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壬辰，曩霄初遣人来贺正旦。癸卯，以久旱，诏州县毋得淹系刑狱。辛亥，祈雨于相国天清寺、会灵祥源观。癸丑，桂阳监言唐和等复内寇。乙卯，谢雨。

三月己未，诏大宗正励诸宗子授经务学。辛酉，韩琦罢。癸亥，诏礼部贡举。甲子，宜州蛮贼区希范平。庚午，东方有黄气如虹贯月。甲戌，诏监司按察属吏，毋得差官体量。甲申，诏陕西以曩霄称臣，降系囚罪一等，笞释之，边兵第赐缗钱。民去年逋负皆勿责，蠲其租税之半，麟、府州尝为羌所掠，除逋负租税如之。丙戌，罢入粟补官。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当食，阴晦不见。录系囚，遣官录三京囚。辛卯，曩霄初遣人来贺乾元节。戊申，章得象罢，以贾昌朝为昭文馆大学士，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庚戌，以吴育参知政事，丁度为枢密副使。

五月己巳，罢诸路转运判官。

闰月丙午，曩霄遣人来谢册命。

六月丁卯，减益、梓州上供绢岁三之一，红锦、鹿胎半之。

秋七月戊申，以广州地震。

八月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

九月庚寅，诏文武官己致仕而举官犯罪当连坐者，除之。辛卯，以重阳，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楼，遂射苑中。

冬十月乙卯，契丹遣使来献九龙车及所获夏国羊马。辛酉，祔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庙，大赦。罢转运使兼按察。庚午，幸琼林苑，遂畋杨村，遣使以所获驰荐太庙，召父老，赐以饮食、茶帛。辛

未，颁历于夏国。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

十一月丁亥，冬至，宴宗室于崇政殿。己酉，诏河北长吏举殿直、供奉官有武才者。是岁，施州溪洞蛮、西南夷龙以特来贡。

六年春正月戊申，徙广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戊寅，青州地震。诏陕西经略安抚及转运司议裁节诸费及所置官员无用者以闻。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录系囚。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屡震，辄海底有声如雷。甲午，月犯岁星。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五十三人。

夏四月甲寅，遣使赐湖南戍兵方药。

五月甲申，京师雨雹，地震。丙戌，录系囚。戊子，减邛州盐井岁课缗钱一百万。丙申，诏陕西市蕃部马。丁酉，京东人刘巹、刘沔、胡信谋反，伏诛。

六月庚戌朔，诏夏竦与河北监司察帅臣、长吏之不职者。丁巳，有流星出营室南，其光烛地，隐然有声。丙寅，以久旱，民多暍死，命京城增凿井三百九十。丁丑，诏制科随礼部贡举。

秋七月丁亥，月犯南斗。庚寅，河东经略司言雨坏忻、代等州城壁。

八月癸亥，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并试武举人。癸酉，以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

九月甲辰，登州言有巨木三千余浮海而出。

冬十月辛未，诏发兵讨湖南ＯＤ贼。

十一月己卯，遣官议夏国公封界。癸未，湖南ＯＤ贼寇英、韶州界。辛丑，畋东韩村，乘舆所过及围内田，蠲其租一年。是岁，邈川首领唃厮啰、西蕃瞎毡、磨毡角、安化州蛮蒙光速等来贡。交阯献驯象十。道州部泷酋李石壁等降。

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庆殿受朝。丁亥，诏河北所括马死者，限

二年偿之。己亥，颁《庆历编敕》。壬寅，诏减连州民被ＯＤ害者来年夏租。

二月己酉，诏取益州交子三十万，于秦州募人入中粮。丙辰，令内侍二人提举月给军粮。

三月壬午，录系囚。癸未，诏天下有能言宽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驿置以闻，以其副上之转运司，详其可行者辄行之。毁后苑龙船。丁亥，以旱，罢大宴。癸巳，诏避正殿，减常膳。许中外臣僚实封条上三事。乙未，贾昌朝罢，以陈执中为昭文馆大学士，夏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文彦博为枢密副使。罢出猎。丁酉，以夏竦为枢密使，文彦博参知政事，高若讷为枢密副使。辛丑，祈雨于西太一宫，及还，遂雨。壬寅，陈执中、宋庠、丁度以旱，降官一等。

夏四月丁未，谢雨。己酉，诏："前京东转运使薛绅专任文吏伺察郡县细过，江东转运使杨弦、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苛刻相尚，并削职知州，自今毋复用为部使者。"壬子，御正殿，复常膳。乙卯，复执中、庠、度官。己巳，诏谏官非公事毋得私谒。

五月戊寅，诏武臣非历知州、军无过者，毋授同提点刑狱。己丑，补降ＯＤ唐和等为峒主。己亥，命翰林学士杨察蠲放天下逋负。辛丑，诏西北二边有大事，二府与两制以上杂议之。

六月乙巳，诏禁畜猛兽害人者。辛酉，诏天下知县非鞫狱毋得差遣。壬戌，诏臣僚朝见者，留京毋过十日。

秋七月癸未，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甲申，德音：降南京畿内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赐民夏税之半。除灾伤倚阁税及欠折官物非侵盗者。辛丑，禁贡余物馈近臣。

八月乙丑，析河北为四路，各置都总管。

九月丁酉，诏删定《一州一县敕》。

冬十月壬子，李迪薨。甲子，幸广亲宅，谒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赐器币有差。乙丑，河阳、许州地震。

十一月乙未，加上真宗谥。丙申，朝飨景灵宫。丁酉，飨太庙、奉

慈庙。戊戌，冬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十二月戊申，加恩百官。庚戌，枢密直学士明镐体量安抚河北。癸丑，诏贝州有能引致官兵获贼者，授诸卫上将军。甲寅，遣内侍以敕榜招安贝贼。是岁，西蕃磨毡角来贡。

八年春正月丁丑，文彦博宣抚河北，明镐副之。壬午，江宁府火。乙未，日赤无光。

闰月辛丑，贝州平。甲辰，曲赦河北，赐平贝州将士缗钱，战没者官为葬祭，兵所践民田蠲其税，改贝州为恩州。戊申，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官吏将士有功者迁擢有差。辛酉，亲从官颜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谋为变，宿卫兵捕杀之。丙寅，磔王则于都市。丁卯，知贝州张得一坐降贼伏诛。

二月癸酉，颁《庆历善救方》。夏国来告曩霄卒。己卯，赐瀛、莫、恩、冀州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丁酉，奉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于睦亲宅。

三月甲辰，诏礼部贡举。辛亥，遣使体量安抚陕西。甲寅，幸龙图、天章阁，诏辅臣曰："西陲备御，兵冗赏滥，罔知所从，卿等各以所见条奏。"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于民者，朕欲闻之，其悉以陈。"壬戌，以霖雨，录系囚。癸亥，以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豫、将帅能否、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与夫谗人害政、奸盗乱俗及防微杜渐之策，召知制诰、谏官、御史等谕之，使悉对于篇。

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谅祚为夏国主。壬申，丁度罢，明镐参知政事。

五月辛酉，夏竦罢，宋庠为枢密使，庞籍参知政事。

六月戊辰朔，诏近臣举文武官材堪将帅者。丙子，河决澶州商胡埽。壬辰，以久雨斋祷。甲午，明镐卒。乙未，诏馆阁官须亲民一任，方许入省、府及转运、提点刑狱差遣。丙申，章得象薨。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县募饥民为军。辛丑，罢铸铁钱。

八月己丑，以河北、京东西水灾，罢秋宴。

九月戊午，诏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转给河北州军。冬十一月己亥，作“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壬戌，出廪米，减价以济畿内贫民。

十二月乙丑朔，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出内藏钱帛赐三司，贸粟以济河北，流民所过，官为舍止之，所赍物毋收算。丁卯，册美人张氏为贵妃。戊子，遣使体量安抚利州路。是岁，庐州合肥县稻再实。交州来贡。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停作乐。庚戌，张士逊薨。己未，诏以缗钱二十万市谷种，分给河北贫民。辛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风闻弹奏。

二月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颁药。辛未，发禁军十指挥赴京东、西路备盗。

三月丁巳，录系囚。己未，契丹遣使来告伐夏国。庚申，翰林院学士钱明逸报使契丹。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

四月癸未，梓州转运司言淯井监夷人平。

六月甲子，蠲河北复业民租赋二年。甲戌，始置观文殿大学士。戊寅，诏中书、枢密非聚议毋通宾客。戊子，诏转运使、提点刑狱，所部官吏受赃失觉察者，降黜。

秋七月丁酉，诏臣僚毋得保荐要近内臣。己未，诏诸州岁市药以疗民疾。

八月壬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宋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庞籍为枢密使，高若讷参知政事，梁适为枢密副使。甲申，策制举、武举人。

九月乙巳，广源州蛮侬智高寇邕州，诏江南、福建等路发兵以备。戊午，太白犯南斗。己未，罢武举。冬十一月丙申，诏河北被灾民八十以上及笃疾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一石、酒一斗。辛丑，诏民有冤、贫不能诣阙者，听诉于监司以闻。

十二月甲子，遣入内供奉高怀政督捕邕州盗贼。是岁，大留国来贡。

本纪第十二

○仁宗四

二年春正月癸卯，以岁饥，罢上元观灯。壬子，命近臣同三司较天下财赋出入之数。

二月甲申，出内库绢五十万，下河北、陕西、河东路，以备军赏。

三月戊子朔，诏季秋有事于明堂。己丑，以大庆殿为明堂。甲午，遣官祈雨。丁酉，月犯轩辕大星。戊戌，诏明堂礼成，群臣毋上尊号。庚子，契丹遣使以伐夏师还来告。丙午，雨。己酉，诏两浙流民听人收养。翰林学士赵概报使契丹。夏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礼神玉。己亥，旌定州义民李能。

六月己未，出新制明堂乐八曲。丁卯，以自制黄钟五音五曲，并肄于太常。庚午，定选举县令法。壬申，月犯填星。癸未，录系囚。

八月庚申，荧惑入舆鬼，犯积尸。癸亥，出内藏绢百万市籴军储。壬申，深州大雨，坏庐舍。

九月丁亥，阅雅乐。己酉，朝飨景灵宫。庚戌，飨太庙。辛亥，大飨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如圜丘。大赦，百官进秩一等。诏自今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

冬十月庚午，荧惑犯太微上将。乙亥，宴京畿父老于锡庆院。闰十一月己未，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丙寅，秀州地震，有声如雷。丁卯，诏中书门下省、两制及太常官详定大乐。河北水，诏蠲民租，出内藏钱四十万缗、绢四十万匹付本路，使措置是岁刍粮。

十二月甲申，定三品以上家庙制。唃厮啰、西蕃瞎毡、西南蕃龙光氵能、占城、沙州来贡，泾原路生户都首领那龙男阿日丁内附。

三年春正月乙丑，幸魏国大长公主第视疾。

二月丙戌，宰臣文彦博等进《皇祐大飨明堂记》。己亥，复行河北沿边州军入中粮草见钱法。

三月庚申，宋庠罢，以刘沆参知政事。癸酉，侬智高表献驯象及金银，却之。

夏四月癸未，诏："河北流民相属，吏不加恤，而乃饰厨传，交赂使客，以取名誉。自今非犒设兵校，其一切禁之。"丙申，太白昼见。

五月庚戌，以恩、冀州旱，诏长吏决系囚。壬申，置河渠司。乙亥，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丁丑，录系囚。

六月丁亥，无为军献芝草，帝命姑免知军茹孝标罪，戒州郡自今勿复献。

秋七月癸丑，诏："少卿、监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务者，御史台、审官院以闻。尝任馆阁、台谏及提刑者，中书裁处。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丙辰，以孔氏子孙复知仙源县事。丁巳，两制、礼官上大乐，名曰《太安》。辛酉，河决大名府郭固口。乙丑，罢、徙州县长吏不任事者十有六人。丙子，减郴、永州、桂阳监丁身米岁十万余石。

八月丙戌，遣使安抚京东、淮南、两浙、荆湖、江南饥民。辛卯，诏诸路监司具所部长吏治状能否以闻。是月，汴河绝流。

冬十月庚子，文彦博罢，以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高若讷为枢密使，梁适参知政事，王尧臣为枢密副使。

十一月辛亥，减漳州、泉州、兴化军丁米。十二月庚辰，新作浑仪。庚子，诏文武官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甲辰，罢灾伤州军贡物。是岁，泾原樊家族密厮歌内附。

四年春正月己巳，诏诸路贷民种。乙亥，塞大名府决河。

二月庚子，蠲湖州民所贷官米。

三月己酉，诏礼部贡举。丙辰，蠲江南路民所贷种数十万斛。辛酉，录系囚。辛未，诏宫禁市物给实直，非所阙者毋市。

夏四月庚辰，诏修河兵夫逃亡死伤，会其数，以议官吏之罚。广源州蛮侬智高反。

五月乙巳朔，智高陷邕州，遂陷横、贵等八州，围广州。壬申，命知桂州陈曙率兵讨智高。六月乙亥，起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湖南安

抚使、知潭州，前尚书屯田员外郎、直史馆杨畋体量安抚广南、提举经制盗贼事。庚辰，改余靖为广西安抚使、知桂州，命同提点广东刑狱李枢与陈曙讨智高，广东转运钤辖司发兵援之。丁亥，以狄青为枢密副使。

秋七月乙巳，出内藏钱绢助河北军储。丙午，命余靖经制广南盗贼事。丁巳，大风拔木。壬戌，智高引众去广州，广东兵马钤辖张忠、知英州苏缄邀击于白田，忠战殁。甲子，广东兵马钤辖蒋偕又败于路田。

八月癸未，诏开封府比大风雨，民庐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辛卯，命枢密直学士孙沔安抚湖南、江西，内侍押班石全斌副之。

九月丁巳，命余靖提举广南兵甲经制贼盗事。庚申，广西兵马钤辖王正伦讨智高于昭州馆门驿，战殁。智高入昭州。庚午，以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路、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是月，智高袭杀蒋偕于太平场。

冬十月丙子，太白犯南斗。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各五千人赴广南行营。丁丑，智高入宾州。甲申，复入邕州。丁亥，以诸路饥疫并征徭科调之烦，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以闻。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戊午，诏免江西、湖南、广南民供军须者今年秋租十之三。十二月壬申朔，广西兵马钤辖陈曙讨智高兵，战于金城驿。壬辰，观新乐。乙未，录唐颜真卿后。是岁，河北路及鄜州水，蠲河北民积年逋负、鄜州民税役。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庆殿受朝。庚戌，以广南用兵，罢上元张灯。白虹贯日。丁巳，会灵观火。戊午，狄青败智高于邕州，斩首五千余级，智高遁去。甲子，遣使抚问广南将校，赐军士缗钱。

二月癸未，狄青复为枢密副使。甲申，赦广南。凡战没者，给槥椟护送还家，无主者葬祭之。贼所过郡县，免其田租一年，死事家科徭二年。贡举人免解至礼部，不预奏名者亦以名闻。丙戌，诏广西都监萧注等追捕智高。丁亥，下德音：减江西、湖南系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丁壮馈运广南军须者，减夏税之半，仍免差徭一年。戊子，诏百官遇南郊奏荐，无子孙者听奏期亲一人。乙未，诏宗室通经者，大宗正司以闻。

三月癸亥，遣使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太宗御容于并州，真宗御容于澶州。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千四十二人。

夏四月甲午，命刘沆、梁适监议大乐。

五月乙巳，诏辅臣凡有大政，许复对后殿。高若讷罢，以狄青为枢密使。丁未，孙沔为枢密副使。戊申，诏转运使毋取羡余以助三司。庚戌，诏智高所至州，无城垒，若兵力不敌而弃城者，奏裁。壬子，录系囚。丁巳，诏转运司振邕州贫民，户贷米一石。甲子，诏谏官、御史毋挟私以中善良，及臣僚言机密事毋得漏泄。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按《太安乐》，观宗庙祭器。丙戌，作集禧观成。乙未，诏河北荐饥，转运使察州县长吏能招辑劳来者，上其状；不称职者举劾之。

秋七月乙巳，诏荆湖北路民因灾伤所贷常平仓米免偿。己酉，诏荐举非其人者，令御史台弹奏，见任监司以上弗许荐论。戊午，诏太常定谥，毋为溢美。

闰月戊辰，诏广南民逃未还者，限一年归业，其复三岁。壬申，庞籍罢，以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梁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乙亥，诏武臣知州军，须与僚属参议公事，毋专决。庚辰，秦凤路言总管刘焕等破蕃部，斩首二千余级。

八月丁酉朔，诏民诉灾伤而监司不受者，听州军以状闻。辛酉，策制举、武举人。壬戌，诏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

九月乙酉，观新乐。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壬子，作“镇国神宝”。丁巳，诏以蝗旱，令监司谕亲民官上民间利害。

十一月丁卯，朝飨景灵宫。戊辰，飨太庙、奉慈庙。己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负。十二月戊午，诏转运官毋得进羡余。壬戌，以曹、陈、许、郑、滑州为辅郡，隶畿内，置京畿转运使。是岁，占城国来贡。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诏京师大寒，民多冻馁死者，有司其瘗埋之。壬申，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癸酉，贵妃张氏薨，辍视朝七

日，禁京城乐一月。丁丑，追册为皇后，赐谥温成。辛卯，录系囚，减三京、辅郡杂犯死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二月庚子，诏治河堤民有疫死者，蠲户税一年；无户税者，给其家钱三千。壬戌，孙沔罢，以田况为枢密副使。

三月己巳，王贻永罢，以王德用为枢密使。辛未，命曾公亮等同试入内医官。壬申，赐边臣攻守图。置京畿提点刑狱。乙亥，太史言日当食四月朔。庚辰，下德音：改元，减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癸未，易服，避正殿，减常膳。乙酉，诏京西民饥，宜令所在劝富人纳粟以振之。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辛丑，御正殿，复常膳。祥源观火。

五月戊寅，以河北流民稍复，遣使安抚。壬辰，太白昼见。

秋七月丁卯，以程戡参知政事。立温成园。戊辰，梁适罢。己巳，出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

八月丁酉，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八品以下，其祖父母、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听赎；未仕而尝受朝廷赐者，所犯非凶恶，亦听赎。"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命修起居注官侍经筵。

九月乙亥，契丹遣使来告夏国平。辛巳，遣三司使王拱辰报使契丹。己丑，太白昼见。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昼见。壬辰，诏士庶家毋得以尝佣顾之人为姻，违者离之。丁酉，葬温成皇后。丙午，温成皇后神主入庙。戊午，幸城北炮场观发炮，宴从臣，赐卫士缗钱。

十一月甲子，出太庙禘祫、时飨及温成皇后庙祭飨乐章，肄于太常。十二月丙午，诏司天监天文算术官毋得出入臣僚家。癸丑，诏内侍传宣，令都知司札报，被旨者覆奏。是岁，融州大丘洞杨光朝内附。

二年春正月丁卯，奉安真宗御容于万寿观。减畿内、辅郡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赐诸军缗钱。戊辰，邕州言苏茂州蛮内寇，诏广西发兵讨之。丁亥，晏殊薨。

二月壬辰，汾州团练推官郭固上车战法，既试之，授卫尉丞。

三月丁卯，诏修起居注立于讲读官之次。丙子，封孔子后为衍圣公。是月，以旱，除畿内民逋刍及去年秋逋税，罢营缮诸役。

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贺乾元节，以其主之命持本国三世画像来求御容。辛亥，定差衙前法。乙卯，出米京城门，下其价以济流民。

五月己未，录系囚、。辛酉，诏中书公事并用祖宗故事。戊寅，诏戒百官务饬官守。

六月戊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刘沆监修国史，富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乙巳，侬智高母侬氏、弟智光、子继宗、继封伏诛。秋八月戊子，减畿内、辅郡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乙未，置台谏章奏簿。壬子，诏中书、枢密院第宗姓服属，自明堂覃恩后及十年者，咸与进官。

九月戊午，契丹使来告其国主宗真殂，帝为发哀，成服于内东门幕次，遣使祭奠、吊慰及贺其子洪基立。戊辰，诏试医官须引《医经》、《本草》以对，每试十道，以六通为合格。辛己，罢辅臣、宣徽、节度使乾元节任子恩。

冬十月丙戌，录唐长孙无忌后。己丑，诏京畿毋领辅郡，罢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癸丑，下溪州蛮彭仕羲内寇，诏湖北路发兵捕之。

十一月乙卯，交阯来告李德政卒，其子日尊上德政遗留物及驯象。己未，行并边见钱和籴法。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丁酉，诏武臣有赃滥者毋得转横行，其立战功者许之。庚子，契丹遣使致其主宗真遗留物及谢吊祭。庚戌，太白昼见。壬子，作醴泉观成。是岁，西界阿讹等内附，诏遣还。龙赐州彭师党以其族来归，大食国、西蕃、安化州蛮来贡。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御大庆殿受朝。是日，不豫。辛酉，辅臣祷祠于大庆殿，斋宿殿庑。近臣祷于寺观，及遣诸州长吏祷于岳渎诸祠。壬戌，御崇政殿。癸亥，赐在京诸军缗钱。甲子，赦天下，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戊辰，罢上元张灯。辛未，命辅臣祷天地、宗庙、社稷。是月，大雨雪，木冰。

二月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

三月丁巳，诏礼部贡举。辛未，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壬申，遣官谢天地、宗庙、社稷、寺观、诸祠。癸酉，契丹遣使来谢。

闰月癸未朔，以王尧臣参知政事，程戡为枢密副使。诏前后殿间日视事。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复决。丙辰，裁定补荫选举法。甲戌，录系囚。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言江、河决溢，河北尤甚。

六月辛亥朔，诏双日不御殿，伏终如旧。辛未，免畿内、京东西、河北被水民赋租。乙亥，雨坏太社、太稷坛。戊寅，遣使安抚河北。己卯，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

秋七月乙酉，命京东西、湖北监司分行水灾州军振饥蠲租。丙戌，赐河北流民米，压溺死者，赐其家钱有差。己丑，出内藏银绢三十万振贷河北。月入南斗。乙巳，贷被水灾民麦种。是月，彗出紫微垣，长丈余。环州小遇族叛，知州张揆破降之。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癸亥，狄青罢，以韩琦为枢密使。是夕彗灭。甲子，出恭谢乐章，肄于太常。乙亥，朝谒景灵宫，减京城系囚徒罪一等，杖笞释之。戊寅，诏湖北招安彭仕羲。

九月庚寅，命宰臣摄事于太庙。辛卯，恭谢天地于大庆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百官。庚子，赐致仕卿、监以上及曾任近侍之臣粟帛酒馔。癸卯，举行御史迁次格。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罢，贾昌朝为枢密使。十二月壬子，刘沆罢，以曾公亮参知政事。甲子，白虹贯日。是岁，西蕃磨毡角、占城、大食国来贡。融、桂州蛮杨克端等内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村夷人寇淯井监。庚戌，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遣使录三京、辅郡系囚。壬戌，杜衍薨。澧州罗城洞蛮内寇，发兵击走之。癸酉，王德用卒。是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戊寅，振河北被灾民。乙未，契丹使耶律防、陈觊来求御容。戊戌，淮水溢。遣张昇报使契丹。癸卯，狄青卒。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

夏四月丁未，以河北地数震，遣使安抚。丙寅，幽州地大震，坏城郭，覆压死者数万人。己巳，邕州火峒蛮侬宗旦入寇。癸酉，以彭仕羲未降，遣官安抚湖北。

五月庚辰，管勾麟府军马公事郭恩为夏人所袭，殁于断道坞。己亥，诏举行磨勘法。

六月戊午，夏国主谅祚遣人来谢使吊祭。戊辰，以淑妃苗氏为贤妃。

秋七月辛巳，诏河北诸道总管分遣兵官教阅所部军。辛卯，命孙抃、张昇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丁酉，诏陕西、河北诸路经略安抚举文武官材堪将领者各一人。

八月己酉，诏：每岁赐诸道节镇、诸州钱有差。命长吏选官和药，以救民疾。壬子，命富弼等详定《编敕》。庚申，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癸亥，策制举人。丁卯，置广惠仓。

九月庚子，契丹再使萧扈、吴湛来求御容。

冬十月乙巳，遣胡宿报使契丹。丙午，班《禄令》。

十一月丙申，诏三司使体量判官才否以闻。十二月戊申，诏："自今间岁贡举，天下进士、诸科解旧额之半，置明经科，罢说书举人。"辛亥，立内降关白二府法。是岁，西蕃瞎毡并诸族、西平州黔南道王石自品、西南蕃鹅州来贡。

三年春正月戊戌，凿永通河。

二月癸卯，契丹使来告其祖母哀，辍视朝七日，遣使祭奠吊慰。癸丑，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甲戌，诏礼部贡举。

夏四月甲子，吴育卒。乙丑，罢睦亲宅祖宗神御殿。丙辰，诏："守令或贪恣耄昏，以弛为宽，以苛为察，以增赋敛为劳，以出入刑罚为能，而部使者莫之举劾。自今其各思率职，毋挠权幸，毋纵有罪，以称朕意。"五月壬申，增国子监生员。甲午，契丹遣使致其祖母遗留物。

六月丙午，文彦博、贾昌朝罢，以富弼为昭文馆大学士，韩琦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宋庠、田况为枢密使，张昪为枢密副使。甲寅，诏学士院编国朝制诰。丁卯，交□止贡异兽。秋七月丙子，诏广济河溢，原武县河决，遣官行视民田，振恤被水害者。癸巳，以夔州路旱，遣使安抚。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己未，王尧臣卒。庚申，彭仕羲率众降。

九月癸酉，议罢榷茶法。己丑，契丹遣使来谢。

冬十月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户乾食盐钱。

十一月癸酉，议减冗费。己丑，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十二月己巳，诏三司岁上天下税赋之数，三岁一会亏赢以闻。

闰月丁卯朔，诏："吏人及伎术官职，毋得任知州军、提点刑狱，自军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边要州军。"丁丑，诏裁定制科及进士高第人恩数。庚辰，诏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宴契丹使，毋作乐。壬午，录系囚，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是岁，安化上中下州、北遐镇蛮人来贡。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辛丑，御正殿，复常膳。以自冬雨雪不止，遣官分行京城，赐孤穷老疾钱，畿县委令佐为糜粥济饥。壬寅，赐在京诸军班缗钱。颁《嘉祐驿令》。

二月己巳，罢榷茶。庚午，广南言交阯寇钦州。乙亥，以广惠仓隶司农寺。戊子，白虹贯日。

三月戊戌，命近臣同三司减定民间科率。是月，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三百三十九人。

夏四月丁卯，诏孟冬大祫于太庙。癸酉，封柴氏后为崇义公，给田千顷，奉周室祀。丙子，复银台司封驳制。癸未，陈执中薨。辛卯，诏中外臣庶居室、器用、冠服、妾媵，有违常制，必罚毋贷。壬辰，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大震电，雨雹。

五月戊戌，诏："两制臣僚旧制不许诣执政私第，所举荐不得用为御史，今除其法。"庚子，诏内臣员多，权罢进养子入内。壬子，遣官经界河北牧地，余募民种艺。

六月己巳，群臣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表五上，不许。癸酉，诏诸路经略安抚、转运使、提点刑狱各举本部官有行实政事者三人，以备升擢。尝任两府者，许举内外官。丁丑，诏转运司，凡邻州饥而辄闭粜者，以违制论。辛卯，放宫女二百十四人。

秋七月丁未，放宫女二百三十六人。

八月乙亥，策制举人。

冬十月壬申，朝飨景灵宫。癸酉，大祫于太庙，大赦。诏诸路监司察士有学行为乡里所推者，同长吏以闻。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丁。复益州为成都府，并州为太原府。戊寅，加恩百官。

十一月庚子，汝南郡王允让薨。十二月丁丑，白虹贯日。是岁，唃厮啰来贡。

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贯日，太白犯岁星。己亥，录刘继元后。

二月壬戌，录系囚。

三月壬辰，诏礼部贡举。癸巳，刘沆薨。乙未，岁星昼见。壬子，诏以蝗涝相仍，敕转运使、提点刑狱督州县振济，仍察不称职者。

夏四月癸未，程戡罢，以孙抃为枢密副使。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议均税。

五月戊子朔，京师民疫，选医给药以疗之。己丑，京师地震。丁酉，诏三司置宽恤民力司。己酉，王安石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丁巳，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六月乙丑，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

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阯与甲峒蛮合兵寇边，都巡检宋士尧拒战，死之，诏发诸州兵讨捕。丙申，诏待制、台谏官、正刺史以上各举诸司使至三班使臣堪将领及行阵战斗者三人。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上新修《唐书》。庚戌，诏中书门下采端实之士明进诸朝，辨激巧伪者放黜之。

八月壬申，诏求逸书。庚辰，置陕西估马司。乙酉，罢诸路同提点

刑狱使臣。丙戌，置江、湖、闽、广、四川十一路转运判官。

九月己丑，太白昼见。

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蚕成茧，被于原野。

十一月辛卯，罢内臣寄迁法。辛丑，宋庠罢。以曾公亮为枢密使，张昪、孙抃为参知政事，欧阳修、陈升之、赵概为枢密副使。十二月己卯，苏茂州蛮寇邕州。辛巳，补诸州父老百岁以上者十二人为州助教。是岁，大食国来贡。

六年春正月乙未，许两制与台谏相见。

二月丁巳，诏宗室赐名授官者，须年及十五方许转官。乙丑，诏良民子弟或为人诱隶军籍，自今两月内，父母诉官者还之。丙寅，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己亥，富弼以母丧去位。庚子，以富弼母丧，罢大宴。戊申，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是月，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九十五人。

夏四月辛酉，诏岭南官吏死于侬贼而其家流落未能自归者，所在给食，护送还乡。庚辰，陈升之罢，以包拯为枢密副使。出谏官唐介、赵抃、御史范师道、吕诲。

五月丙戌，官诸路敦遣行义文学之士七人。庚戌，录系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分命官录三京系囚。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丑，太白昼见。壬申，岁星昼见。丙子，以司马光知谏院，入对。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诰。

秋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丙戌，诏淮南、江、浙水灾，差官体量蠲税。戊子，录昭宪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孙，进秩授官者十有九人。癸巳，诏："台谏为耳目之官，乃听险陂之人兴造飞语，中伤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书门下其申儆百工，务敦行实，循而弗改者绌之。"八月乙亥，策制举人。丁丑，诏："诸路刺举之官，未有以考其贤否，比令有司详定厥制，其各务祗新书，以称朕意。仍令考校转运、提刑，课绩院以新定条目施行。"戊寅，诏州县长吏有清白不扰而实惠及民者，令本路监司保荐再任，政迹尤异，当加奖擢。

闰月乙酉，复以成都府为剑南西川节度。庚子，以韩琦为昭文馆大学士，曾公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张昇为枢密使。辛丑，以胡宿为枢密副使。

冬十月壬午，定内侍磨勘法。丙戌，诏京西、淮、浙、荆湖增置都同巡检。壬辰，起复皇侄、前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辞以丧，不拜。

十一月己巳，许夏国用汉衣冠。癸酉，赐昭宪皇太后家信陵坊第。戊寅，许康州刺史李枢以己官封赠父母。十二月丙戌，复丰州。庚寅，命诸路总管集随军功过簿，以备迁补。是岁，冬无冰。占城国献驯象，安化州蛮来贡。

七年春正月辛未，复命皇侄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乙亥，诏南郊以太祖配为定制。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

二月己卯朔，更江西盐法。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癸未，录系囚，命官录被水诸州系囚。

三月辛亥，诏礼部贡举。乙卯，孙抃罢，以赵概参知政事，吴奎为枢密副使。甲子，以旱，罢大宴。乙丑，祈雨于西太一宫。庚午，谢雨。壬申，徐州彭城、濠州钟离地生面十余顷，民皆取食。

夏四月壬午，颁《嘉祐编敕》。己丑，夏国主谅祚进马，求赐书，诏赐《九经》，还其马。

五月戊午，太白昼见。庚午，包拯卒。

六月丙子朔，岁星昼见。

秋七月戊申，太白经天。壬子，诏季秋有事于明堂。

八月乙亥朔，出明堂乐章，肄于太常。己卯，诏以宗实为皇子。癸未，赐名曙。丁亥，奉安真宗御容于寿星观。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庙诸陵。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己酉，朝飨景灵宫。庚戌，飨太庙。辛亥，大飨明堂，奉真宗配，大赦。己未，加恩百官。

冬十月乙亥，皇子表辞所除官，赐诏不允。丙戌，白虹贯日。乙未，太白昼见。丙申，诏内藏库、三司共出缗钱一百万，助籴天下常平仓。

十二月甲午，德妃沈氏为贵妃，贤妃苗氏为德妃。丙申，幸龙图、天章阁，召群臣宗室观祖宗御书。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作《观书诗》，命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庚子，再召从臣于天章阁观瑞物，复宴群玉殿。是岁，冬无冰。占城来贡。

八年春正月辛亥，交阯贡驯象九。

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下德音：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丙戌，中书、枢密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

三月戊申，庞籍薨。癸亥，御内东门幄殿，优赐诸军缗钱。甲子，御延和殿，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四十一人。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丧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务从俭约。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本纪第十三

○英宗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讳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梦两龙与日并堕，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满室，或见黄龙游光中。四岁，仁宗养于内。宝元二年，豫王生，乃归濮邸。帝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见教授，曰："师也，敢弗为礼？"时吴王宫教授吴充进《宗室六箴》，仁宗付宗正，帝书之屏风以自戒。景祐三年，赐名宗实，授左监门卫率府副率，累迁右羽林军大将军、宜州刺史。皇祐二年，为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嘉祐中，宰相韩琦等请建储，仁宗曰："宗子已有贤知可付者，卿等其勿忧。"时帝方服濮王丧。六年十月辛卯，起为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帝以终丧辞。奏四上，乃听。丧终，复授前命，又辞。七年八月，许罢宗正，复为岳州团练使。戊寅，立为皇子。癸未，改今名。帝闻诏称疾，益坚辞。诏同判大宗正事安国公从古等往喻旨，即卧内起帝以入。甲辰，见清居殿。自是，日再朝，或入侍禁中。九月，迁齐州防御使、钜鹿郡公。

八年，仁宗崩。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百官入，哭尽哀。韩琦宣遗制。帝御东楹见百官。癸酉，大赦，赐百官爵一等，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遣王道恭告哀于契丹。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乙亥，帝不豫。遣韩贽等告即位于契丹。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诏请皇太后同听政。壬午，皇太后御小殿垂帘，宰臣覆奏事。乙酉，作受命宝。丁亥，以皇子右千牛卫将军仲𤇾咸为安州观察使、光国公。荧惑自七年八月庚辰不见，命宰臣祈禳，至是月己丑见于东方。庚子，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五月戊午，以富弼为枢密使。戊辰，初御延和殿。以疾未平，命宰臣祈福于天地、宗庙、社稷及寺观，又祈于岳渎名山。六月辛卯，契丹遣萧福延等来祭吊。

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癸亥，岁星昼见。乙丑，星大小数百西流。戊辰，百官请大行皇帝谥于南郊。八月癸巳，以生日为寿圣节。

九月辛亥，以光国公仲𤇾咸为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淮阳郡王，改名顼。戊午，上仁宗谥册于福宁殿。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十一月丙午，祔于太庙。大风霾。己酉，减东西二京罪囚一等，免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租。辛亥，契丹遣萧素等来贺即位。

十二月己巳，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乙亥，淮阳郡王顼出阁。是岁，于阗、西南蕃来贡。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戊戌，太白昼见。己亥，寿圣节，百官及契丹使初上寿于紫宸殿。甲寅，赏知唐州赵尚宽修沟堰、增户口，进一官，赐钱二十万。

三月壬寅，命修秦悼王冢，置守护官。戊午，录囚。辛酉，雨土。

夏四月癸未，放宫女百三十五人。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赐诸军钱有差。

五月己亥，浚二股河。戊申，皇太后还政。庚戌，初日御前后殿。壬子，诏："皇太后称圣旨，出入仪卫如章献太后故事。其有所须，内侍录圣旨付有司，覆奏即行。"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曰慈寿。己未，荧惑犯太微上将。壬戌，以病愈，命宰臣谢天地、宗庙、社稷及宫观。

闰月戊辰，辅臣进爵一等。

六月己亥，以淮阳郡王顼为颍王，祁国公颢为保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东阳郡王，鄠国公頵为左卫上将军。增宗室教授。丁未，增同知大宗正事一员。辛亥，作睦亲、广亲宅。辛酉，太白昼见。壬戌，岁星昼见。

八月甲辰，录周世宗后。甲寅，太白入太微垣。乙卯，遣兵部员外郎吕诲等四人充贺契丹太后生辰、正旦使，刑部郎中章岷等四人充贺契丹主生辰、正旦使。丙辰，内侍都知任守忠坐不法，贬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振宿、亳二州水灾户。

九月丁卯，复武举。庚午，诏夏国精择使人，戒励毋紊彝章。

冬十月丙申，诏中外近臣、监司举治行素著可备升擢者二人。

十一月乙亥，科陕西户三丁之一，刺以为义勇军，凡十三万八千四

百六十五人，各赐钱二千。谏官司马光累上疏谏之，不允。戊寅，复内侍养子令。十二月乙巳，雨土。丙辰，契丹遣耶律烈等来贺寿圣节，萧禧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畿内、宋、亳、陈、许、汝、蔡、唐、颍、曹、濮、济、单、濠、泗、庐、寿、楚、杭、宣、洪、鄂、施、渝州、光化、高邮军大水，遣使行视，疏治振恤，蠲其赋租。西蕃瞎毡子瞎欺米征内附。二年春正月甲戌，振蔡州。

二月甲辰，大风，昼冥。丁未，录囚。是月，赐礼部奏名进士、明经诸科及第出身三百六十一人。

三月己巳，班《明天历》。

夏四月戊戌，诏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辛丑，诏监司、知州岁荐吏毋徒充数。丙午，奉安仁宗御容于景灵宫。丁未，白气起西方。

五月癸亥，诏以综核名实励臣下。丙子，诏自今皇子及宗室属卑者，勿授以检校师、傅官。乙酉，诏宗室封王者子孙袭爵。

六月壬辰，录囚。己酉，诏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议奉濮安懿王典礼。甲寅，罢尚书省集议，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在合经。诏遣官与契丹定疆界。

秋七月癸亥，富弼罢。丙寅，诏减乘舆服御。丙子，放宫女百八十人。丁丑，太白昼见。己卯，群臣五上尊号，不允。庚辰，张昇罢，以文彦博为枢密使。

八月庚寅，京师大雨，水。癸巳，赐被水诸军米，遣官视军民水死者千五百八十人，赐其家缗钱，葬祭其无主者。乙未，以雨灾，诏责躬乞言。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帝书其后曰："雨灾专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协德交修'。"己亥，以水灾，罢开乐宴。壬子，以工部郎中蔡抗等充贺契丹生辰使，侍御史赵鼎等充贺契丹正旦使。乙卯，减衮冕制度。丙辰，陕西置壮城兵。

九月壬戌，雨，罢大宴。己巳，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壬午，太白犯南斗。乙酉，以久雨，遣使祈于岳渎名山大川。

冬十月乙巳，雨木冰。

十一月庚午，朝飨景灵宫。辛未，飨太庙。壬申，有事南郊，大

赦。上皇太后册。册皇后。以齐州为兴德军节度。辛巳，加恩百官。十二月辛亥，太白昼见。是岁，蒋、波、绣、云、龙赐等州来贡。

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契丹遣使耶律仲达等来贺正旦。戊午，契丹遣使萧惟辅等来贺寿圣节。丙寅，幸降圣院，谒神御殿。癸酉，契丹改国号为辽。己卯，温州火，烧民屋万四千间，死者五千人。丁丑，皇太后下书中书门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韩氏、任氏，皇帝可称亲。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诏遵慈训。以茔为园，置守卫吏，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祠事，如皇太后旨。辛巳，诏臣民避濮安懿王讳，以王子宗懿为濮国公。壬午，黜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

三月庚申，彗星晨见于室。辛酉，黜谏官傅尧俞、御史赵鼎、赵瞻。戊辰，上亲录囚。庚午，以彗，避正殿，减膳。辛未，以黜吕诲等诏内外。癸酉。以灾异责躬，诏转运使察狱讼、调役利病大者以闻。辛巳，彗晨见于昴，如太白，长丈有五尺。壬午，孛于毕，如月。

夏四月丙午，诏有司察所部左道、淫祀及贼杀善良不奉令者，罪毋赦。

五月甲子，罢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举人。乙丑，彗至张而没。戊辰，谓宰相曰："朕欲与公等日论治道，中书常务有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六月己酉，录囚。

秋七月乙丑，进濮王子孙及鲁王孙爵一等。

八月庚子，遣傅卞等贺辽主生辰，张师颜等贺正旦。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癸亥，定待制、谏官、朝官少卿郎中迁选岁月补员格。庚辰，禁妃嫔、公主以下荐服亲之夫。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县君任氏坟域为园。乙酉，诏两日一御迩英阁。丁亥，诏礼部三岁一贡举。甲午，诏宰臣、参知政事举才行士可试馆职者各五人。

十一月戊午，帝不豫，祷于大庆殿。己未，宰相始奏事。辛酉，降天下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庙、社稷。壬寅，立颍王顼为皇太子。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

转。辽遣萧靖等来贺正旦、寿圣节。是岁，遣使以违约数寇责夏国，谅诈献方物谢罪。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群臣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圣孝皇帝。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大风霾。辛亥，蠲京师逋曲钱。丁巳，帝崩于福宁殿，寿三十六。谥曰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帝自居睦亲宅，孝德著闻。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诸子，帝所得悉以与王府旧人既葬而辞去者。宗室有假金带而以铜带归，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带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带，直钱三十万，亡之，帝亦不问。初辞皇子，请潭王宫教授周孟阳作奏，孟阳有所劝戒，即谢而拜之。奏十余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谨守吾舍，上有适嗣，吾归矣。"既为皇子，慎静恭默，无所猷为，而天下阴知其有圣德。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从容以为言，帝曰："朕虽宫中命小臣，亦未尝以名也。"一日，语神宗曰："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义甚无谓。朕尝思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会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赞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资，膺继统之命，执心固让，若将终身，而卒践帝位，岂非天命乎？及其临政，臣下有奏，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虽以疾疹不克大有所为，然使百世之下，钦仰高风，咏叹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广、唐魏王泰窥觎神器，矫揉夺嫡，遂启祸原，诚何心哉！诚何心哉！

本纪第十四

○神宗一

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顼，英宗长子，母曰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八月，赐名仲钅咸。授率府副率，三迁至右千牛卫将军。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尝梦神人捧之登天。英宗即位，授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是年五月壬戌，受经于东宫。帝隆准龙颜，动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侍讲王陶入侍，帝率弟颢拜之。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今讳。治平元年六月，进封颍王。三年三月，纳故相向敏中孙女为夫人。十月，英宗不豫，帝引仁宗故事，请两日一御迩英阁讲读，以安人心。十二月壬寅，立为皇太子。

四年正月丁巳，英庙崩，帝即皇帝位。戊午，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遣冯行己告哀于辽。己未，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命宰相韩琦为山陵使。辛酉，遣孙坦等告即位于辽，以大行皇帝诏赐夏国主及西蕃唃厮啰。丙寅，群臣表三上，始御迎阳门幄殿听政。内医侍先帝疾者，皆坐不谨贬之。诏东平郡王允弼、襄阳郡王允良朝朔望。以吴奎终丧，复授枢密副使。戊辰，以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英国公，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曹佾改昭庆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张昇改河阳三城节度使，宗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集庆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并加守太保，弟东阳郡王颢进封昌王，鄠国公頵进封乐安郡王。群臣进秩有差。

二月乙酉，初御紫宸殿。立向氏为皇后。丁亥，诏入内内侍省、皇城司合覆奏事并执条覆奏。戊子，进封交阯郡王李日尊为南平王。加邈川首领董毡检校太保。诏山陵所须，应委三司、转运司计置，毋辄扰民。诏提举医官院试堪诊御脉者六人。庚寅，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辛卯，白虹贯日。壬辰，诏公主下嫁者行见舅姑礼。甲辰，西蕃首领拽罗钵、鸠令结二人诱蕃部三百余帐投夏国，捕获，斩之以徇。

三月壬子，曹佾加检校太尉兼侍中。赐礼部进士及第、出身四百六

十一人。甲寅，陕西宣抚使郭逵讨蕃部党令征等，平之。赐昌王颢公使钱岁万缗，半给之。丙辰，昌王颢、乐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许。癸亥，诏入内内侍省官已经寿圣节任子者，同天节权罢奏荐。壬申，欧阳修罢知亳州。癸酉，吴奎参知政事。乙亥，允良薨。

闰月癸未，太白昼见。甲申，夏国主谅祚遣使谢罪。辛卯，诏齐、密、登、华、邠、耀、鄜、绛、润、婺、海、宿、饶、歙、吉、建、汀、潮等十八州知州，庆、渭、秦、延四州通判，其选并从中书，毋以恩例奏授。乙未，张昪以太子太师致仕。庚子，诏求直言。御史中丞王陶乞许举知县资序人为御史里行，从之。癸卯，王安石出知江宁府。甲辰，诏诸路帅臣及副总管或有移易，依庆历故事。乙巳，诏以孟夏农劳之时，令监司戒饬州县省事，劝民力田，民有艰食者振之。

夏四月庚戌，请大行皇帝谥于南郊。辛酉，诏内外所上封事，令张方平、司马光详定以闻。丙寅，录囚。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以过毁大臣，陶出知陈州，申、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罢知青州。遣使循行陕西、河北、京东、京西路，体量安抚。壬申，奎复位。罢州郡岁贡饮食果药。癸酉，诏陕西、河东经略、转运司察主兵臣僚怯懦老病者以闻。

五月辛巳，以久旱，命宰臣祷雨。乙巳，宝文阁成，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官。

六月己酉，辽遣萧余庆等来吊祭。己未，振河北流民。辛未，诏天下官吏有能知徭役利病可议宽减者以闻。乙亥，诏中书、枢密细务归之有司。

秋七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嫔家婚姻夤缘得官者。甲申，石蕃来贡。己丑，命尚书户部郎中赵抃、刑部郎中陈荐同详定中外封事。辛卯，告英宗宪文肃武宣孝皇帝谥于天地、宗庙、社稷。壬辰，上宝册于福宁殿。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得失。

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戊午，复西夏和市。己巳，京师地震。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

九月丁丑，诏减诸路逃田税额。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庙，乐曰《大英之舞》。戊子，减两京、畿内、郑、孟州囚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蠲其赋。辛卯，徙封颢为岐王，頵为高密郡

王。富弼为尚书左仆射。遣孙思恭等报谢于辽，且贺生辰、正旦。壬辰，录周世宗从曾孙贻廓为三班奉职。甲午，辽遣耶律好谋等来贺即位。戊戌，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辛丑，韩琦罢为司徒、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吴奎、陈升之罢。枢密副使吕公弼为枢密使，张方平、赵抃并参知政事，邵亢为枢密副使。壬寅，以曾公亮为尚书左仆射，文彦博为司空。潮州地震。癸卯，以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

冬十月丙午，漳、泉诸州地震。丁未，富弼罢判河阳。戊申，建州、邵武、兴化军地震。己酉，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滕甫考诸路监司课绩。张方平以父忧去位。庚戌，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振霜旱州县。癸丑，诏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侍御史知杂事举材堪御史者各二人。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甲寅，制《资治通鉴序》赐司马光。癸酉，知青涧城种谔复绥州。

十一月丁丑，诏近臣各举才行可任使者一人。戊寅，诏求直言。丙戌，诏二府各举所知。丁亥，令考课院详定诸州所上县令治状。戊子，分命宰臣祈雪。置马监于河东交城县。庚寅，诏近臣以举官不当，经三劾者，中书别奏取旨。乙未，诏令内外文武官各举有材德行能者。十二月丙辰，西南龙蕃来贡。辛酉，以来岁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殿、减膳、罢朝贺。壬戌，诏起居日增转对官二人。丙寅，诏州县吏并缘为奸，致狱多瘐死，岁终会死者多寡，以制其罪。著为令。己巳，辽遣萧杰等来贺正旦。

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丁丑，以旱，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壬午，令州县掩暴骸。丁亥，命宰臣曾公亮等极言阙失。庚寅，御殿复膳。壬辰，幸寺观祈雨。丙申，赵概罢知徐州，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丁酉，诏修《英宗实录》。壬寅，增太学生百人。

二月辛亥，令诸路每季上雨雪。乙卯，孔若蒙袭封衍圣公。壬戌，贷河东饥民粟。

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来告哀。丙戌，诏恤刑。戊子，作太皇太后庆寿宫、皇太后宝慈宫。丁酉，简州木连理，潭州雨毛。

夏四月乙巳，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戊申，命宰臣祷雨。以枢密直学士李参为尚书右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辛亥，同天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紫宸殿。

五月甲戌，募饥民补厢军。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学官。戊戌，废庆成军。

六月癸卯，录唐魏征、狄仁杰后。丁未，占城来贡。辛亥，诏诸路兴水利。乙亥，河决枣强县。丙寅，命司马光、滕甫裁定国用。

秋七月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城。丁丑，诏诸路帅臣、监司及两制、知杂御史已上，各举武勇谋略三班使臣二名。赐布衣王安国进士及第。己卯，群臣三表请上奉元宪道文武仁孝之号，不许。陈升之知枢密院事。给濮州雷泽县尧陵守户。壬午，以恩、冀州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甲午，减河北路囚罪一等。丁酉，赐河北安抚司空名诰敕，募民入粟。己亥，回鹘来贡。

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京师地震。甲辰，又震。乙卯，赐河东及鄜延路转运司空名诰敕，募民入粟实边。甲子，诏中书门下，考属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丙寅，罢宗谔平章事。丁卯，遣张宗益等贺辽主生辰、正旦。

九月辛未，太祖曾孙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丁亥，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

冬十月辛丑，给天下系囚衣食薪炭。乙卯，出奉宸库珠，付河北买马。戊辰，禁销金服饰。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癸未，命宰臣祷雪。丙戌，朝飨太庙，遂斋于郊宫。废青城后苑。丁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群臣进秩有差。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祷雪。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赐夏国主秉常诏，许纳塞门、安远二砦归其绥州。辛亥，录唐段秀实后。癸丑，祷雪于郊庙、社稷。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壬戌，雪。甲子，辽遣耶律公质等来贺正旦。

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灵宫英德殿。

二月己亥，以富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

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乙巳，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甲子，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司条例，议行新法。

三月乙酉，诏漕运、盐铁等官各具财用利害以闻。丙戌，命宰臣祷雨。戊子，秉常上誓表，纳塞门、安远二砦，乞绥州，诏许之。乙未，以旱虑囚。

四月丁酉朔，群臣再上尊号，不许。戊戌，省内外土木工。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丁未，唐介薨，临其丧。戊申，宰臣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诏不允。癸丑，命曾公亮为西京奏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丁巳，遣使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戊午，外任大使臣年七十以上，令监司体量，直除致仕者，更不与子孙推恩。甲子，御殿复膳。免河北归业流民夏税。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乐。己卯，赐河北役兵特支钱。癸未，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判应天府，知制诰钱公辅罢知江宁府。丁亥，奉安仁宗、英宗御容于会圣宫及应天院。甲午，减西京囚罪一等。台州民延赞等九人，年各百岁以上，并授本州助教。

六月丁巳，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以论王安石，罢知邓州。以翰林学士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命龙图阁直学士张掞兼编排录用勋臣子孙。壬戌，太白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日当食，云阴不见。庚午，诏御史中丞举推直官及可兼权御史者。甲戌，东平郡王允弼薨。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壬午，振恤被水州军，仍蠲竹木税及酒课。癸未，诏自今文臣换右职者，须实有谋勇，曾著绩效，即得取旨。甲申，日下有五色云。己丑，韩琦上《仁宗实录》，曾公亮上《英宗实录》。

八月癸卯，侍御史刘琦贬监处州盐酒务，御史里行钱顗贬监衢州盐税，亦以论安石故。乙巳，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以论新法，贬通判蕲州。丙午，同修起居注范纯仁以言事多忤安石，罢同知谏院。戊申，河徙东行。夏国请从旧蕃仪，诏许之。己酉，范纯仁知河中府。甲寅，朝神御殿。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壬戌，待御史知杂事刘述、同判刑部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述贬知江州，讽贬通判复州。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坐言许遵所议刑名不当，贬监安州税。

九月甲子朔，交州来贡。乙丑，以古勿峒效顺首领侬智会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丁卯，立常平给敛法。戊辰，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丁丑，遣孙固等贺辽主生辰、正旦。辛卯，废奉慈庙。壬辰，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判亳州。曾公亮、陈升之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城绥州，命郭逵选将置守具。逵遣赵离交夏人所纳安远、塞门二砦，就定地界。夏人渝初盟，离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因改名绥德城。戊戌，以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仍赐姓名赵怀顺。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由阁门上殿。戊午，宗谔复平章事。己未，夏人来谢封册。辛酉，录杨承信曾孙立、田重进曾孙章为三班借职。十一月乙丑，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甲戌，诏祖宗之后世袭补外官，非袒免亲罢赐名授官。丙子，罢诸路提刑武臣。颁《农田水利约束》。壬午，御迩英阁听讲。赐汴口役兵钱。己丑，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闰月庚子，浚御河。壬子，置交子务。是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

十二月癸亥朔，复减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癸酉，增失入死罪法。丙戌，增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宫观官，以处卿监、监司、知州之老者。戊子，辽遣萧惟禧来贺正旦。是岁，交州来贡。

本纪第十五

○神宗二

三年春正月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戊午，判尚书省张方平罢知陈州。

二月壬申，以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凡九辞，诏收还敕诰。甲戌，以河州刺史瞎欺丁木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乙酉，韩琦罢河北安抚使，为大名府路安抚使。

三月丙申，孙觉、吕公著、张戩、程颢、李常上疏极言新法，不听。己亥，始策进士，罢诗、赋、论三题。戊申，李常言青苗敛散不实，有旨具析，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诏书，以为不当，坐罢职，守本官。壬子，赐礼部奏名进士、明经及第八百二十九人。乙卯，诏诸路毋有留狱。丙辰，立试刑法及详刑官。右正言孙觉以奉诏反覆，贬知广德军。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苑。丙寅，辽遣耶律宽来贺同天节。丁卯，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募民入粟。戊辰，御史中丞吕公著贬知颍州。己卯，赵抃罢知杭州，以韩绛参知政事。监察御史里行程颢罢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壬午，右正言李常贬通判滑州，监察御史里行张戩贬知公安县，王子韶贬知上元县。癸未，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罢为同修起居注，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公事，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癸巳，诏并边州郡毋给青苗钱。太白昼见。壬寅，诏令司马光详定转对封事。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归中书。辛亥，赐进士苏丕号安退处士。壬子，罢入阁仪。丁巳，诏以审官院为东院，别置西院。

六月癸酉，日有五色云。丁丑，封宗室秦、鲁、蔡、魏、燕、陈、越七王后为公。戊寅，诏修武成王庙。丙戌，知谏院胡宗愈贬通判真州。

秋七月辛卯，欧阳修徙知蔡州。壬辰，吕公弼罢枢密使，以知太原府冯京为枢密副使。罢潞州交子务。戊戌，雨雹。癸丑，详定宗室袭封制度。甲寅，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戊午，罢看详银台司文字所。丙寅，以旱虑囚，死罪以下递减一等，杖、笞者释之。以卫州旱，令转运司振恤，仍蠲租赋。戊寅，诏川陕、福建、广南七路官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具为令。遣张景宪等贺辽主生辰、正旦。己卯，夏人犯大顺城，知庆州李复圭以方略授环庆路钤辖李信、庆州东路都巡检刘甫、监押种咏出战，兵少取败。复圭诬信等违其节制，斩信及刘甫，种咏死于狱。是月，庆州巡检姚兕败夏人于荔原堡。钤辖郭庆、都监高敏死之。九月戊子朔，中书置检正官。乙未，韩绛罢为陕西宣抚使。己亥，始试法官。庚子，曾公亮罢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辛丑，以冯京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吴充为枢密副使。乙巳，亲策贤良方正及武举。壬子，太白昼见。癸丑，作东、西府以居执政。司马光罢知永兴军。诏环庆阵亡义勇余丁当刺者，悉免之。

冬十月辛酉，诏延州毋纳夏使。甲子，雨木冰。壬申，朝谒神御殿。丙子，知庆州李复圭擅兴兵败绩，诬裨将李信、刘甫、种咏以死，御史劾之，贬保静军节度副使。戊寅，陈升之以母忧去位。乙酉，诏罢诸场务内侍监当。

十一月戊子，振河北饥民徙京西者。己丑，官节行之士二十一人。壬辰，蠲陕西蕃部贷粮。癸卯，授布衣王存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宣抚司指挥使。甲辰，夏人寇大顺城，都监燕达等击走之。庚戌，诏升朝官除南郊赦封赠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转官。乙卯，以韩绛兼河东宣抚使。梓州路转运使韩璹等以能兴利除害，赐帛有差。十二月己未，诏立诸路更戍法，旧以他路兵杂戍者遣还。乙丑，立保甲法。丁卯，以韩绛、王安石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珪参知政事。赐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庚午，夏人寇镇戎军三川砦，巡检赵普伏兵邀击，败之。丁丑，增广南摄官奉。戊寅，初行免役法。赐西蕃董毡诏并衣带、鞍马。庚辰，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壬午，辽遣萧遵道等来贺正旦。癸未，命宋敏求详定命官、使臣过犯。是岁，振河北、陕西旱饥，除民租。交阯入贡，广源、下溪州蛮来附。

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不视朝。己丑，种谔袭夏兵于啰兀北，大败之，遂城啰兀。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言者以谔为稔边患不便。壬辰，王安石请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仓本，从之。乙未，渝州夷贼李光吉叛，巡检李宗闵等战死，命夔州路转运使孙构讨平之。诏详定大辟覆谳法。丁酉，朝谒太祖、太宗神御殿。庚子，幸集禧观，宴从臣，又幸大相国寺，御宣德门观灯。韩绛等言种谔领兵入西界，斩获甚众，诏遣使抚问。乙巳，停括牧地。丁未，立京东、河北贼盗重法。庚戌，罢永兴军买盐钞场。甲寅，定文德殿朔望视朝仪。

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辛酉，诏治吏沮青苗法者。戊辰，诏振河北民乏食者。赙恤西界战死军人。庚午，于阗国来贡。壬申，进封高密郡王頵为嘉王。癸酉，诏审官院所定人赴中书，察堪任者引见。甲戌，赐讨渝州夷贼兵特支钱。丁丑，祷雨。诏增漳河等役兵。

三月丁亥，夏人陷抚宁堡。戊子，庆州广锐卒叛，寻讨平之。庚寅，诏给诸路学田，增教官员。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癸卯，减河东、陕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民缘军事科役者，蠲其租赋。丙午，种谔坐陷抚宁堡，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丁未，韩绛坐兴师败衄罢，以本官知邓州。辛亥，录唐李氏后。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辛酉，辽遣萧广等来贺同天节。壬戌，遣环庆都钤辖开赟以兵屯邠、泾、河中，以备西夏。癸亥，罢陕西交子法。癸酉，司马光权判西京留台。种谔再贬贺州别驾。甲戌，诏司农寺月进诸路所上雨雪状。丙子，遣使按视宿、亳等州灾伤，仍令修饬武备。壬午，定进士考转官。

五月甲午，右谏议大夫吕晦卒。壬寅，诏许富弼养疾西京。丙午，高丽国来贡。辛亥，诏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丧及嫡孙承重，并解官行服。壬子，诏恩、冀等州灾伤，遣使振恤，蠲其税。

六月丁巳，河北饥民为盗者，减死刺配。庚申，群臣三上尊号曰绍天法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许。甲子，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丙寅，虑囚。甲戌，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

秋七月戊子，层檀国来贡。甲午，振恤两浙水灾。乙未，录死事将校崔达子遇为三班奉职。丁酉，监察御史里行刘挚罢监衡州盐仓，御史中丞杨绘贬知郑州。庚子，诏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丁未，诏唐、邓给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高丽来贡。遣官体量陕西差役新法及民间利害。甲寅，诏郡县保甲与贼斗死伤者，给钱有差。庚申，复《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癸酉，遣楚建中等贺辽主生辰、正旦。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主之。

九月丙戌，河决郓州。辛卯，大飨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内外官进秩有差。庚子，夏人入贡。癸卯，增选人奉。

冬十月壬子朔，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法。丙辰，置枢密院检详官。戊辰，立太学生内、外、上舍法。丙子，诏罪人配流，遇冬者至中春乃遣。

十一月壬午朔，诏凡赏功罚罪，事可惩劝者，月颁之天下。甲申，诏蠲逋租。丁亥，作中太一宫。壬寅，开洪泽河达于淮。十二月辛亥朔，诏增赐国子监钱四千缗。戊午，归夏俘。己未，安定郡王从式薨。甲子，封越国公世清为会稽郡王。丙寅，省诸路厢军。乙亥，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丙子，辽遣耶律纪等来贺正旦。

五年春正月己丑，诏听降羌归国。己亥，诏太庙时飨，以宗室使相已上摄事。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二月壬子，龟兹来贡。以两浙水，赐谷十万石振之，仍募民兴水利。壬戌，诏罢陕西递运铜锡。癸亥，太白昼见。丙寅，以知郑州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龙图阁直学士蔡挺为枢密副使。

三月甲午，李日尊卒，子乾德嗣，遣使吊赠。戊戌，富弼以司空致仕，进封韩国公。立文武换官法。丙午，以内藏库钱置市易务。

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乙卯，辽遣耶律适等来贺同天节。己未，括闲田。置弓箭手。辛未，塞北京决河。

五月辛巳，诏以古渭砦为通远军，命王韶兼知军。行教阅法。宗室非袒免亲者许应举。庚寅，以青唐大首领俞龙珂为西头供奉官，赐姓名包顺。壬辰，以赵尚宽等前守唐州辟田疏水有功，增秩以劝天下。丙午，太白昼见。行保马法。

六月壬子，曾公亮以太傅致仕。癸亥，诏以四场试进士。丙寅，作京城门铜鱼符。乙亥，置武学。

秋七月壬寅，初以文臣兼枢密都承旨。

闰月庚戌，遣中书检正官章惇察访荆湖北路。诏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养子，更养次子为内侍者斩。

八月甲申，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薨。秦凤路沿边安抚王韶复武胜军。丁亥，诏求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壬辰，以武胜军为镇洮军。癸巳，遣崔台符等贺辽主生辰、正旦。乙未，诏侍从及诸路监司各举有才

行者一人。甲辰，王韶破木征于巩令城。颁方田均税法。

九月癸丑，许宗室试换文资。癸亥，始御便殿，旬校诸军武技。丙寅，少华山崩，诏压死者赐钱，贫者官为葬祭。淮南分东、西路。

冬十月戊戌，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置熙河路。减秦凤囚罪一等。

十一月癸丑，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以为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丁卯，贬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监荆南税。壬申，分陕西为永兴、秦凤路，仍置六路经略司。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十二月丙子，赦亡命荆湖溪洞者。丁丑，诏太原置弓箭手。戊寅，诏寺观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者免役钱。改温成庙为祠。壬午，陈升之为枢密使。癸未，雨土。乙未，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己亥，辽遣萧瑜等来贺正旦。

六年春正月辛亥，复僖祖为太庙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顺祖于夹室。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丙申，永昌陵上宫东门火。王韶复河州，获木征妻子。壬寅，以韩绛知大名府。

三月己酉，诏赠熙河死事将田琼礼宾使，录其子三人、孙一人。庚戌，亲策进士。置经局，命王安石提举。辛亥，试明经诸科。丙辰，以四月朔日当食，自丁巳避殿、减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己未，置诸路学官。壬戌，赐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十六人。甲子，交州来贡。丁卯，宰相上表请复膳，不许。诏进士、诸科并试明法注官。戊辰，置刑狱检法官。庚午，封李日尊子乾德为交阯郡王。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不见。乙亥，御殿复膳。西南龙蕃诸夷来贡。置律学。丁丑，辽遣耶律宁等来贺同天节。甲午，定齐、徐等州保甲。戊戌，裁定在京吏禄。

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戊申，祷雨。乙丑，诏京东路察士人有行义者以闻。遣中书检正官熊本措置泸夷。西京左藏库副使景思忠等攻烧遂州夷囤战殁，录其子昌符等七人，军士死者，赐其家钱帛有差。辛未，西南龙蕃来贡。

六月己亥，置军器监。

秋七月乙巳，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等六路各置铸钱监。丙午，大食陀婆离来贡。己酉，祷雨。甲寅，录在京囚，死罪以下降一等，杖罪释之。丁巳，诏沿边吏杀熟户以邀赏者戮之。乙丑，分河北为东、西路。丙寅夜，西北有声如硠。

八月壬申朔，遣贾昌衡等贺辽主生辰、正旦。甲申，罢简州岁贡绵□。甲午，赐熙河、泾原军士特支钱。戊戌，复比闾族党之法。

九月壬寅，置两浙和籴仓，立敛散法。戊申，诏兴水利。辛亥，策武举。戊午，岷州首领木令征以其城降，王韶入岷州。丙寅，太白犯斗。戊辰，诏祷雨，决狱。

冬十月辛未，章惇平懿、洽州蛮。辛巳，以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群臣贺，解所服玉带赐安石。甲申，朝献景灵宫。丙戌，振两渐、江、淮饥。壬辰，行折二钱。丁酉，遣使瘗熙河战骨。

十一月癸丑，中太一宫成，减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乙卯，亲祀太一宫。丙寅，大雪，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十二月戊子，诏决开封府囚。丙申，辽遣耶律洞等来贺正旦。

七年春正月辛亥，赏复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库使桑湜等迁官有差。壬子，幸中太一宫宴从臣，又幸大相国寺，御宣德门观灯。乙卯，封皇子俊为永国公。甲子，熊本平泸夷。

二月辛未，于阗来贡。发常平米振河阳饥民。癸未，诏三司岁会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乙丑，祷雨。辛卯，置客省、引进、四方馆、阁门使副等员。乙未，知河州景思立等与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败死。废辽州。

三月壬寅，木征、鬼章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顺等击走之。虑囚，减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癸卯，以旱，避殿减膳。乙巳，白虹贯日。丙午，遣使分行诸路，募武士赴熙河。庚戌，诏熙河死事者家给钱有差。罢两浙增额预置□绢。令诸路监司察留狱。癸丑，群臣表请复膳，不许。丙辰，辽遣林牙萧禧来言河东疆界，命太常少卿刘忱议之。己未，行方田法。甲子，遣使报聘于辽。乙丑，诏以灾异求直言。

夏四月癸酉，以旱，罢方田。是日，雨。辽遣耶律永宁等来贺同天节。乙亥，王韶破西蕃于结河川。丙子，御殿复膳。己卯，以高遵裕为

岷州团练使。甲申，诏边兵死事无子孙者，廪其亲属终身。乙酉，王韶进筑珂诺城，与蕃兵连战，破之，斩首七千余级，焚二万余帐，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雨雹。丙戌，王安石罢知江宁府。以韩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吕惠卿参知政事。置沅州。丁酉，诏王韶发木征及其家赴阙。辽遣枢密副使萧素议疆界于代州境上。

五月戊戌朔，减熙河路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辛丑，诏河州瘗蕃部暴骸。壬寅，雨雹。癸卯，大雨雹。辛亥，罢贤良方正等科。乙丑，大雨水，坏陕、平陆二县。

六月戊寅，赐讨洮州将士特支钱。丁亥，作浑仪、浮漏。广州凤凰见。以木征为荣州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忠。

秋七月癸卯，群臣五上尊号曰绍天宪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许。癸亥，诏河北两路捕蝗。又诏开封、淮南提点、提举司检覆蝗旱。以米十五万石振河北西路灾伤。

八月丁丑，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振汉蕃饥民。遣张刍等贺辽主生辰、正旦。辛卯，诏免淮南、开封府来年春夫，除放邢、洺等州秋税。癸巳，置场于南薰、安上门，给流民米。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上编修《阁门仪制》。

九月戊戌，以时雨降，诏河北、京西、陕西、淮南等路劝民趋耕，有因事拘系者释之。壬子，三司火。癸丑，置京畿、河北、京东西路三十七将。甲寅，诏枢密院议边防。

冬十月壬申，诏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条代北事宜以闻。戊寅，诏浙西路提举司出米振常、润州饥。庚辰，置三司会计司，以韩绛提举。辛巳，以河北灾伤，减州、军文武官员。癸巳，以常平米于淮南西路易饥民所掘蝗种，又振河北东路流民。

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员。丁卯，文武官加恩。己丑，辽遣耶律宁等来贺正旦。是岁，高丽入贡，淆井、长宁夷十郡及武都夷内附。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罢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冯京罢知亳州。丙午，分京东为东、西路。辍江南东路上供米，均给灾伤州军。丁未，御宣德门观灯。乙卯，诏出使廷臣，所至采吏治能否以闻。雨木冰。戊午，诏所在流民愿归业者，州县赍遣之。己未，洮西安抚司以岁旱，请

为粥以食羌户饥者。

二月甲子，增陕西钱监改铸大钱。癸酉，以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诏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等，以李靖营阵法教殿前马步军。乙酉，初行河北户马法。丙戌，停京畿土功七年。

三月丁酉，振润州饥。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从之。庚子，辽萧禧再来，遣韩缜往河东会议。癸丑，知制诰沈括报聘。复振常、润饥民。戊午，太白昼见。

夏四月乙丑，诏减将作监冗官。丁卯，辽遣耶律景熙等来贺同天节。乙亥，正僖祖禘祫东向位。戊寅，以吴充为枢密使。壬午，湖南江水溢。

闰月乙未，陈升之罢为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广源州刘纪寇邕州，归化州侬智会败之。壬寅，沈括上《奉元历》。癸卯，以宣徽北院使张方平判永兴军。分秦凤路兵为四将。壬子，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辞连右羽林大将军世居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命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御史徐禧杂治之。狱具，世居赐死，逢、革等伏诛。甲寅，录赵普后。乙卯，诏西南蕃五姓蛮五年一入贡。

五月辛酉朔，虑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甲子，分环庆兵为四将。丁丑，雨土及黄毛。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顿埋谋叛，伏诛。己丑，遣使振鄜延、环庆饥。

六月乙未，日上有五色云。丙午，酾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己酉，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辛亥，以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戊午，太师魏国公韩琦薨。己未，以琦配飨英宗庙庭。

秋七月甲子，虔州江水溢。戊寅，太白昼见。戊子，分泾原兵为五将。命韩缜如河东割地。八月庚寅朔，日当食，云阴不见。癸巳，募民捕蝗易粟，苗损者偿之，仍复其赋。丙申，遣谢景温等贺辽主生辰、正旦。减官户役钱之半。诏发运司体实淮南、江东、两浙米价，州县所存上供米毋过百万石，减直予民，斗钱勿过八十。庚戌，韩绛罢。发河北、京东兵及监牧卒修都城。丁巳，大阅。

九月庚申朔，王安石兼修国史。立武举绝伦法。

冬十月庚寅，吕惠卿罢知陈州。乙未，彗出轸。己亥，诏以灾异数见，不御前殿，减常膳，求直言。壬寅，赦天下。罢手实法。丁未，彗不见。丙辰，御殿复膳。

十一月戊寅，交阯陷钦州。壬午，立陕西蕃丁法。甲申，交阯陷廉州。丙戌，渝州改南平军。十二月丙申，浚河。壬寅，以翰林学士元绛参知政事，龙图阁直学士曾孝宽签书枢密院事。辛亥，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安南道招讨使，嘉州防御使李宪副之，以讨交阯。癸丑，辽遣耶律世通等来贺正旦。甲寅，熙河路木宗城首领结彪谋叛，熟羌日脚族青厮扒斩其首来献，补下班殿侍。

九年春正月乙丑，雨木冰。戊辰，交阯陷邕州，知州苏缄死之。己卯，下溪州刺史彭师晏及天赐州降。庚辰，遣使祭南岳、南海，告以南伐。辛巳，赠苏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以其子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

二月戊子，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道招讨使，罢李宪，以赵卨副之。诏占城、占腊合击交阯。己丑，宗哥首领鬼章寇五牟谷，蕃官蔺毡讷支等邀击，大破之。己亥，以出师，罢春宴。乙卯，雨雹。

三月内辰朔，进仁宗婉容周氏为妃。辛酉，御集英殿策进士。恤钦、廉、邕三州死事家，瘗战亡士，贼所蹂践，除其田征。甲戌，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十六人。丁丑，以广西进士徐伯祥为右侍禁、钦廉白州巡检。宗哥首领鬼章寇五牟谷，熙河钤辖韩存宝败之。庚辰，以种谔知岷州。

夏四月辛卯，辽遣耶律庶几等来贺同天节。乙未，以辽主母丧，罢同天节上寿。戊戌，复广济河漕。癸卯，诏广南亡没士卒及百姓为贼残破者，转运、安抚司具实，并议振恤以闻。甲辰，给空名告身付安南，以招降赏功。诏诸路募武勇赴广西。赠广西死事将士官有差。丙午，遣王克臣等吊慰于辽。辛亥，茂州夷寇边，遣内侍押班王中正经制。甲寅，辽遣耶律孝淳以国母丧来告，帝发哀成服，辍视朝七日。

五月丙辰朔，诏邕州沿边州峒首领来降者，周惠之。癸亥，诏试医学生。丙寅，分两浙为东、西路。丁卯，城茂州。壬申，诏安南诸军过岭有疾者，所至护治。丙子，大理国来贡。庚辰，静州下首领董整白等来降。

六月丁亥，诏安南将吏，视军士有疾者月以数闻。己丑，绵州都监王庆、崔昭用、刘珪、左侍禁张乂援战茂州，死之。诏庆等子与借职，女出嫁，夫与奉职；白丁王禹锡等二人，赐钱其家。辛卯，诏滨海富民得养蜑户，毋致为外夷所诱。己亥，虑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癸卯，以水源等洞蛮主侬贺等七人为定远、宁远将军。

秋七月丙辰，朱崖军黎贼黄婴入寇，诏广南西路严兵备之。庚申，关以西蝗蝻、虿蚄生。壬戌，筑下溪州，改名会溪城。癸亥，静州将杨文绪结蕃部谋叛，王中正斩之以徇。诏广西死事官无子孙者许立后。乙丑，诏自今遇大礼推恩，官昭宪太后族一人。是月，安南行营次桂州，郭逵遣钤辖和斌等督水军涉海自广东入，诸军自广南入。

八月甲申朔，齐州监务左班殿直孙纪死贼，录其一子为三班借职。戊子，以文彦博守太保兼待中，行太原尹。己丑，遣程师孟等贺辽主生辰、正旦。罢鬻祠庙钱。丁酉，禁北边民阑出谷粟。庚子，占城来贡。

九月戊午，浚汴河。丙寅，诏罢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己卯，辽遣使回谢。诏恤岭南死事家，表将士墓。

冬十月乙酉，太白昼见。乙未，诏东南诸路教阅新军。丙午，王安石罢判江宁府。以吴充监修国史，王珪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资政殿学士冯京知枢密院。辛亥，除放沅州归明人户去年倚阁秋税。

十一月乙卯，赐广南东路空名告敕，募入钱助军。辛酉，录唐相魏征后同州司士参军道严，流内铨特免试注官。乙亥，以安南行营将士疾疫，遣同知太常礼院王存祷南岳，遣中使建祈福道场。己卯，洮东安抚司言包顺等破鬼章兵于多移谷。壬午，鬼章寇岷州，知州种谔等败之铁城。十二月丙戌，安南伪观察使刘纪降。置司农丞。庚寅，子佣生。丁酉，诏岷州界经鬼章兵燹者赐钱，胁从来归者释其罪。癸卯，郭逵败交阯于富良江，获其伪太子洪真，李乾德遣人奉表诣军门降，逵遂班师。丁未，辽遣耶律运等来贺正旦。庚戌，诏有得鬼章、冷鸡朴首者，赏之。置威戎军。

十年春正月乙丑，御宣德门观灯。戊辰，仙韶院火，不视朝。己巳，白虹贯日二月甲申，以崇信军节度使宗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子，以鬼章败，种谔等赏官有差。辛卯，日中有黑子。甲午，诏宗室使相虽及十年，更不取旨磨勘。丁酉，诏诸州岁以十一月给老疾贫乏者

粟，尽三月乃止。己亥，以王韶知洪州。丙午，以复广源、苏茂等州，群臣表贺，赦广州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赐行营诸军钱，民缘征役者恤其家。以广源州为顺州，赦李乾德罪。以郭逵判潭州，赵离知桂州。己酉，以交阯降，赦广南东路、荆湖南路系囚，余各降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辛未，虑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壬申，诏州县捕蝗。

夏四月辛巳，复置宪州。乙酉，辽遣萧仪等来贺同天节。癸巳，文州蕃贼寇边，州兵击走之。丁酉，赐熙河路兵特支钱，战死者赐帛，免夏秋税。

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史。甲戌，太白昼见。

六月壬午，注辇国朝贡。癸巳，王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丁未，置岷州铁城堡。

秋七月甲寅，祷雨。丁巳，令诸路岁上县令课绩。辛酉，群臣五上尊号曰奉天宪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许。乙亥，郭逵以安南失律，贬为左卫将军。丙子，河决澶州曹村埽。

八月壬寅，诏潭州置将及增武臣一员。遣苏颂等贺辽主生辰、正旦。甲辰，诏侍从、台谏、监司各举文臣有才行者一人。

九月庚戌，诏："河决害民田，所属州县疏瀹，仍蠲其税，老幼疾病者振之。"乙卯，诏："诸传宣、内批、面谕，事无法守，并从中书、枢密覆奏。其祈恩泽规免罪者劾之。"辛酉，诏镇戎、德顺军各置都监一员。癸酉，立义仓。甲戌，宗朴兼侍中，封濮阳郡王。

冬十月戊寅朔，宗朴薨。癸巳，昭化军节度使宗谊封濮国公。诏濮王子以次袭封奉祀。戊戌，太子太师张昇卒。

十一月庚午，以西蕃邈川首领董毡、都首领青宜结鬼章为廓州刺史，阿令骨为松州刺史。甲戌，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十二月丁丑朔，占城国献驯象。壬午，诏改明年为元丰。甲申，以郊祀，文武官加恩。丁亥，封子佣为均国公。辛丑，辽遣耶律孝淳等来贺正旦。

元丰元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戊午，命详定郊庙礼仪。诏减陈留捧日、天武等军剩员。庚申，御

宣德门，召从臣观灯。乙丑，以太皇太后疾，驿召天下医者。

闰月辛巳，以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提点中太一宫吕公著兼端明殿学士。己丑，诏赠尚书令韩琦依赵普故事。壬辰，枢密直学士孙固同知枢密院事。己亥，太傅兼侍中曾公亮薨。庚子，日中有黑子。癸卯，以公亮配飨英宗庙庭。

二月庚戌，濮国公宗谊薨。甲寅，以邕州观察使宗晖为淮康军节度使，封濮国公。戊辰，诏赦安南战棹都监杨从先等，仍论功行赏。

三月辛巳，虑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御迩英阁，沈季长进讲《周礼》八法。癸未，诏内外文武官各举堪应武举一人。广南西路经略司乞教阅峒丁，从之。乙未，御崇政殿阅诸军。辰、沅ＯＤ贼寇边，州兵击走之。

夏四月己酉，辽遣耶律永宁等来贺同天节。丙辰，诏增置两浙路提举官。庚申，诏除《九经》外，余书不得出界。癸亥，太白昼见。乙丑，封虢国公宗谔为豫章郡王。戊辰，塞曹村决河，名其埽曰灵平。

五月甲戌朔，赐塞河役死家钱。乙亥，诏试中刑法官以次推恩。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巳，诏以灵平功迁太常博士苗师中等各一官。

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阁门使、忠州团练使韩存宝经制泸州纳溪夷。己亥，诏齐州预备水灾。辛丑，夔州言甘露降。

八月癸卯，西边将讷儿温、禄尊谋反，伏诛。丁未，诏河北被水者蠲其租。甲寅，遣黄履等贺辽主生辰、正旦。戊午，以韩绛为建雄军节度使。己巳，诏滨、棣、沧三州被水民以常平粮贷之。庚午，诏青、齐、淄三州给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阯来贡。癸未，李乾德表乞还广源等州，诏不许。乙酉，以端明殿学士吕公著、枢密直学士薛向并同知枢密院事。诏祀天地及配帝并用特牲。是月，武康军嘉禾生，河中府甘露降。

冬十月庚戌，定秋试诸军赏格。侍禁仵全死事，录其弟宣为三班借职。辛亥，韩存宝破泸夷后城十有三囤。癸亥，于阗来贡。

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等详定正旦御殿仪注。癸巳，辰州ＯＤ贼叛，诏沅州兵讨之。乙亥，罢文武功臣号。是月，梁县嘉禾生。十二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凡十二日。辛亥，录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丙辰，诏青州民王赟以复父仇免死，刺配邻州。戊午，置大理寺狱。己未，诏罢都大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甲子，以婉容邢氏为贤妃。诏罢三司推勘公事官，减军器监勾当公事，审官东院、流内铨及将作监、三班院主簿，左右军巡判官。丙寅，辽遣耶律隆等来贺正旦。

二年春正月乙亥，罢岢岚、火山军市马。丙子，诏立高丽交易法。壬午，以容州管内观察使、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杨遂为宁远军节度使。癸未，诏知沅州谢麟督捕徭贼。甲申，御宣德门观灯。丁亥，诏以经义、论试宗室。甲午，京兆府学教授蒋夔乞以十哲从祀孔子，从之。诏辰州叙浦县置龙潭堡。是月，颍州、寿州甘露降。

二月甲寅，诏瘗汉州暴骸。日中有黑子。乙卯，以泸州夷乞弟犯边，诏王光祖等讨之。丙辰，诏定解盐岁额。乙丑，沧州饥，发仓粟振之。

三月庚午朔，董毡遣使来贡。辛未，诏给地葬畿内寄葬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庚辰，亲试礼部进士。壬午，试特奏名进士及武举。癸未，试诸科明法。赐董毡缗钱、银帛、对衣、金带等物。丙戌，诏雄州两输户南徙者谕令复业。庚寅，疏汴、洛。

夏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苑。甲辰，辽遣萧晟等来贺同天节。丁巳，陈升之以检校太尉依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江军节度使、上柱国、秀国公致仕。己未，陈升之卒。癸亥，定正旦御殿仪。甲子，诏增审刑院详议、详断官，罢刑部校法官。是月，南康军甘露降，眉州生瑞竹。

五月丙子，顺州蛮叛，峒兵讨平之。庚辰，诏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并称王夫人，祔濮园。辛巳，太子太师致仕赵概上所集《谏林》。甲申，元绛罢知亳州。乙酉，诏安南军死事孤寡廪给之。戊子，御史中丞蔡确参知政事。

六月甲辰，广西捕斩侬智春，执其妻子以献。戊申，命蔡确参定编修《传法宝录》。癸丑，诏五路帅臣、副总管军臣僚各举任将领及大使臣者二人。甲寅，清汴成。辛酉，诏镇宁军节度使、魏国公宗懿追封舒王。是月，南康军甘露降，忠州雨豆。

秋七月甲戌，张方平以太子少师致仕。戊寅，详定朝会仪。己卯，命中书句考四方诏狱。庚辰，以淮康军节度使宗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亥，详定郊庙礼仪。是月，陈州芝草生，南宾县雨豆，琼州甘露降。

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绥德城，都监李浦败之。辛丑，分泾原路兵为十一将。壬寅，复八作司为东、西两司，各置监官，文臣一员、武臣二员。遣李清臣等贺辽主生辰、正旦。甲寅，诏："增太学生舍为八十斋，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以颍州为顺昌军节度。是月，曹州生瑞谷，河阳生芝草。

九月癸未，降顺昌军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甲申，西南龙蕃来贡。丁亥，大宴集英殿。己丑，进婕妤朱氏为昭容。壬辰，出《马步射格斗法》颁诸军。甲午，西南罗蕃、方蕃来贡。

冬十月丙申，西南石蕃来贡。癸卯，置籍田令。诏立水居船户，五户至十户为一甲。戊申，交阯归所掠民，诏以顺州赐之。己酉，太皇太后疾，上不视事。庚戌，罢朝谒景灵宫，命辅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减天下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释之。乙卯，太皇太后崩。戊午，诏易太皇太后园陵曰山陵。辛酉，以群臣七上表，始听政。命王珪为山陵使。

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殿。丁亥，雨土。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国子监敕式令》并《学令》凡百四十条。丙午，复置御史六察。庚申，辽遣萧宁等来贺正旦。是月，全州芝草生，桂州甘露降。

本纪第十六

○神宗三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以大行太皇太后在殡，不视朝。癸酉，升许州为颍昌府。丙子，降颍昌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戊寅，上太皇太后谥曰慈圣光献。戊子，诏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失入者，岁具数罚之。己丑，高丽国遣使来贡。白虹贯日。辛卯，于阗国大首领阿令颠颡温等来贡。癸巳，白虹贯日。

二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章惇参知政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视朝。丁巳，命辅臣祷雨。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吴充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永昭陵。丙子，南丹州入贡，以刺史印赐之。乙酉，祔慈圣光献皇后神主于太庙。戊子，降两京、河阳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己丑，以慈圣光献皇后弟昭德军节度使曹佾为司徒兼中书令，改护国军节度使，余亲属加恩有差。

夏四月乙未，观文殿大学士吴充薨。丁酉，封宗晖为濮阳郡王，濮安懿王子孙皆进官一等。己亥，辽遣耶律永芳等来贺同天节。乙巳，以泸州夷乞弟侵扰，诏边将讨之。戊申，乞弟寇戎州，兵官王宣等战殁。甲寅，罢群牧行司，复置提举买马监牧司。乙卯，令御史分案诸路监司。庚申，诏御史台六察以纠劾多寡为殿最，任满取旨升黜。辛酉，增国子监岁赐钱六千缗。

五月乙丑，诏自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辛巳，以颍昌进士刘堂上《制盗十策》，授徐州萧县尉。甲申，复命韩存宝经制泸夷。诏改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是月，青州临朐、益都石化为面。

六月甲午，日有五色云。戊戌，诏省宗室教授，存十三员。丙午，诏中书详定官制。罢兵部勾当公事官。诏河北、河东、陕西路各选文武官一员提举义勇保甲。壬子，诏罢中书门下省主判官，归其事于中书。是月，安州、临江军产芝及连理麦。

秋七月庚午，河决澶州。甲戌，诏自今遇大礼罢上尊号。癸未，彗

出太微垣。丙戌，避殿减膳，诏求直言。丁亥，罢群神从祀明堂。戊子，太白昼见。

八月乙巳，罢省、寺、监官领空名者。癸丑，遣王存等贺辽主生辰、正旦。戊午，彗不见。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东安坟地二十顷及守园户。丙寅，御殿复膳。乙亥，正官名。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特进易左、右仆射，自是以下至承务郎易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有差，检校仆射以下及阶散宪衔并罢，详在《职官志》。辛巳，大飨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癸未，薛向、孙固并为枢密副使。乙酉，诏即景灵宫作十一殿，以时王礼祠祖宗。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丙戌，进封岐王颢为雍王，嘉王頵为曹王，并为司空。文彦博为太尉。封曹佾为济阳郡王，宗旦为华阴郡王。冯京为枢密使。薛向罢知颍州。丁亥，以吕公著为枢密副使。闰九月乙卯，加文彦博河东、永兴军节度使，以富弼为司徒。

十一月己丑朔，日当食，云阴不见。十二月甲辰，辽遣萧伟等来贺正旦。

四年春正月乙未，命步军都虞候林广代韩存宝经制泸夷。庚子，诏试进士加律义。辛亥，于阗来贡。冯京罢知河阳。孙固知枢密院，龙图阁直学士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二月辛未，置秦州铸钱监。己卯，分东南团结诸军为十三将。

三月乙未，诏在京官毋举辟执政有服亲。癸卯，章惇罢知蔡州。甲辰，以翰林学士张璪参知政事。乙巳，命官阅九军营阵法于京城南。戊申，大阅。丙辰，董毡遣使来贡。

夏四月癸亥，辽遣耶律祐等来贺同天节。御延和殿阅试保甲。己巳，诏罢南郊合祭天地，自今亲祀北郊，如南郊仪，有故不行，则以上公摄事。壬申，虑囚。山阴县主簿余行之谋反，伏诛。乙酉，河决澶州小吴埽。

五月丁酉，诏河东路提点刑狱刘定专振被水民。戊申，封晋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于绛州。

六月戊午，河北诸郡蝗生。癸未，命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杨景略、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督诸县捕蝗。

秋七月己丑，太白昼见。庚寅，西边守臣言夏人囚其主秉常，诏陕西、河东路讨之。甲午，鄜延、泾原、环庆、熙河、麟府路各赐金银带、锦袄、银器、鞍辔、象笏。甲辰，韩存宝坐逗留无功伏诛。丁未，大军进攻米脂砦。己酉，诏曾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诏内外官司举官悉罢。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书吏部，审官东西、三班院议选格。

八月乙卯朔，罢中书堂选，悉归有司。丙辰，诏蠲河北东路灾伤州军今年夏料役钱。辛酉，夏人寇临川堡，诏董毡会兵伐之。以金州刺史燕达为武康军节度使。己巳，复置滑州。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获酋首三人、首领二十余人。庚辰，又袭破于女遮谷，斩获甚众。辛巳，司马光、赵彦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

九月乙酉，董毡遣使来贡，且言已遣首领洛施军笃乔阿公等将兵三万会击夏

牴□@钕芨蠢贾茛懦恰N熳樱□贾菪滤呈琢彀土钰说热□迓仕□勘□八娜巳鲥妥诔牵□苤□＜汉ィ□醌瞵稀豆□□嵋□贰H梢□□暮颖北＜子诔缯□睿□倨溆耪呷□□□恕＜壮剑□甓ń济矸铎肜褚恰1□纾□□拖闹髯笥也⑨兔□孔逯畈渴琢欤□⑫碜怨椤N焐辏□□追付贰8□纾□谋□让字□危□～延经略副使种谔率众击破之。辛亥，种谔又败夏人于无定川。

十月丁巳，米脂砦降。己未，拂菻国来贡。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与夏人遇，战败之。乙丑，泾原兵至磨哆隘，遇夏人，与其统军梁大王战，败之，追奔二十里，斩大首领没啰卧沙、监军使梁格鬼等十五级，获首领统军侄讫多埋等二十二人。己巳，入银州。庚午，环庆行营经略使高遵裕复清远军。种谔遣曲珍等领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与战，破之，斩获甚众。癸酉，复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丁丑，曲珍与夏人战于蒲桃山，败之。戊寅，种谔入夏州。诏诸将存抚降人。辛巳，史馆修撰曾巩乞收采名臣高士事迹遗文，诏从之。泾原节制王中正入宥州。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丁亥，诸军合攻灵州，种谔败夏人于黑水。己丑，李宪败夏人于啰逋川。辛卯，种谔降横河平人户，破石堡城，斩获甚众。辛丑，师还。癸卯，种谔至夏州索家平，兵众三万人，以无食而溃。丙午，高遵裕以师还，夏人来追，遂溃。十二月辛未，林广破乞弟于纳江。乙亥，慈圣光献皇后禫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请听乐，不许，自是五表，乃从之。戊寅，辽遣萧福全等来贺正旦。

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丙申，御宣德门观灯。己亥，白虹贯日。庚子，责授高遵裕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乙巳，作新浑仪、浮漏。辛亥，诏再议西讨，以熙河经制李宪为泾原、熙河兰会安抚制置使，李浩权安抚副使。

二月癸丑朔，颁三省、枢密、六曹条制。诏鄜延军士病不能归者，赐其家绢十匹。丙辰，以乞弟平，班师。辛酉，诏：董毡首领结邻死，其朝辞物给其子董讷支蔺毡，增赐绢百匹。癸亥，华阴郡王宗旦薨。丁卯，封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宗惠为江夏郡王。癸酉，以出师，赦梓州路，减囚罪一等，民缘军事役者蠲其赋。封董毡为武威郡王。丙子，渤泥来贡。

三月壬辰，亲策进士。甲午，策武举。己亥，以日当食，避殿减膳，赦天下，降死罪一等，流以下原之。诏杭州岁修吴越王坟庙。壬寅，鄜延路副总管曲珍败夏人于金汤。乙巳，赐进士、诸科出身千四百二十八人。丙午，雨土。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不见。甲寅，御殿复膳。丁巳，辽遣耶律永端等来贺同天节。己未，沈括奏遣曲珍将兵绥德城，应援讨葭芦寨左右见聚羌落，诏从之。乙丑，以直龙图阁徐禧知制诰、权御史中丞。癸酉，官制成。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薄宗孟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录唐段秀实后，复其家。丁丑，同知枢密院吕公著罢知定州。

五月辛巳朔，行官制。丁亥，赏蛮将士有差。癸巳，丰州卒张世矩等作乱，伏诛。其党王安以母老，诏特原之。作尚书省。戊戌，诏两省官人举可任御史者各二人。甲辰，遣给事中徐禧治鄜延边事。

六月辛亥朔，环庆经略司遣将与夏人战，破之，斩其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甲寅，王珪上《两朝史》。戊午，诏修《两朝宝训》。诏以成都路供给泸州边事，曲赦，免二税。甲子，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壬申，交阯献驯犀二。癸酉，豫章郡王宗谔薨。戊寅，曲珍等败夏人于明堂川。作天源河。秋七月辛巳，广西经略司言知宜州王奇与贼战，败绩。壬午，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戊子，诏御史中丞舒亶举任言事或察官十人。辛卯，诏尚书考功员外郎蔡京编手诏。庚子，以蔡京为起居郎，仍同详定官制。丁未，垂拱殿宴修史官。己酉，始建雩坛，祀上帝，以太宗配。

八月庚戌朔，封御侍武氏为才人。壬子，进封均国公佣为延安郡王。以昭容朱氏为贤妃。庚申，帝有疾。诏岁以四孟月朝献景灵宫。辛未，遣韩忠彦等贺辽主生辰、正旦。凤州团练使种谔以行军迁道，降授文州刺史。壬申，诏罢增减幕职、州县官奉。甲戌，城永乐。戊寅，河决原武。

九月丁亥，夏人三十万众寇永乐，曲珍战不利，裨将寇伟等死之，夏人遂围城。己丑，帝以疾愈，降京畿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壬辰，遣使行视畿县民被水患者。乙未，诏张世矩等将兵救永乐砦。戊戌，永乐陷，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稷死之。己亥，诏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阁门各置使、副等职。庚子，安化蛮寇宜州，知州王奇死之，诏赠忠州防御使。辛丑，赏董毡将士有差。癸卯，滑州河水溢。

冬十月辛亥，洛口、广武大河溢。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鄜延路副都总管曲珍以城陷败走，降授皇城使。丙辰，修定景灵宫仪。乙丑，诏赠永乐死事臣徐禧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舜举昭化军节度使，并赐谥忠愍，李稷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入内高品张禹勤皇城使，各推恩赐赠有差。癸酉，贬知太原府、资政殿大学士吕惠卿知单州。

十一月戊寅朔，罢御史察诸路。壬午，景灵宫成，告迁祖宗神御。癸未，初行酌献礼。乙酉，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与享大臣子若孙一人。庚寅，紫宸殿宴侍祠官。十二月丁巳，新乐成。以贤妃周氏为德妃。辛酉，塞原武决河。丙寅，休日御延和殿，引进对官十人。辛未，西南龙蕃来贡。壬申，辽遣耶律仪等来贺正旦。丙子，录永乐死事将皇城使寇伟等十三人及东上阁门副使景思谊等九十人，赠赐有差。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始用新乐。仪鸾司彻幕屋坏，毁玉辂。甲申，白虹贯日。丁亥，朝献景灵宫。己丑，层檀入贡。庚寅，御宣德门观灯。癸巳，诏御史六察罢上下半年更易法。乙未，诏修周、汉以来陵庙。乙巳，御崇政殿阅武士。丙午，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

二月丁未，夏人数十万众攻兰州，钤辖王文郁率死士七百余人击走之。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熙河经略使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以王文郁为西上阁门使、知兰州，副使李浩为四方馆使。甲子，诏供备库使高遵治、西京左藏库副使张寿各降一官。

三月辛卯，夏人寇兰州，副总管李浩以卫城有功，复陇州团练使。乙未，休日御延和殿，引进对官八人。丙申，河东将薛义败夏人于葭芦西岭。戊戌，以检校太尉、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王拱辰为武安军节度使。麟、府州将郭忠诏等败夏人于乜离抑部，诏行赏有差。己亥，河东将高永翼败夏人于真卿流部。

夏四月己酉，朝献景灵宫。辛亥，辽遣萧固等来贺同天节。甲子，礼部郎中林希上《两朝宝训》。李浩败夏人于巴义溪。辛未，雨土。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进讲《周礼》。

五月丙子朔，于阗入贡。甲申，以时暑，趣决开封、大理狱。庚寅，以旱，虑囚。甲午，夏人寇兰州，右侍禁韦定死之。癸卯，诏赐资州孝子支渐粟帛。是月，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败之。六月乙巳朔，诏御史台六察各置御史一员。癸丑，诏御史中丞、两省官各举可任言事或监察御史五人。

闰月乙亥朔，夏主秉常请修贡，许之。戊寅，诏陕西、河东毋辄出兵。丙戌，诏内外文武各举应武举一人。汴水溢。丙申，太师、守司徒、韩国公富弼薨，谥文忠。

秋七月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庙。丙辰，以四后祔庙，降京畿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孙固罢知河阳。以同知枢密院韩缜知枢密院，户部尚书安焘同知枢密院。戊午，朝献景灵宫。

八月丙子，赐升祔陪祠官宴于尚书省。己卯，太白昼见。乙酉，遣蔡京等贺辽主生辰、正旦。辛卯，蒲宗孟罢，王安礼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李清臣为尚书右丞。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酉朔，秉常遣使上表，请复修职贡，乞还旧疆。戊子，封孟轲为邹国公。癸巳，会稽郡王世清薨。庚子，尚书省成。辛丑，封马援为忠显王。

十二月癸卯，加上仁宗谥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英宗曰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甲辰，朝献景灵宫。乙巳，朝享太庙。丙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甲寅，文彦博以太师致仕。乙卯，以观文殿大学士韩绛为建雄军节度使。庚申，幸尚书省，官执政五服内未仕者一人，进尚书以下官一等。

七年春正月丙午，封洺州防御使世准为安定郡王。癸丑，夏人寇兰州，李宪等击走之。甲寅，以贤妃朱氏为德妃。

二月甲戌，太师文彦博入觐，置酒垂拱殿。癸未，进封濮阳郡王宗晖为嗣濮王，封宗晟为高密郡王，宗绰为建安郡王，宗隐为安康郡王，宗瑗为汉东郡王，宗愈为华原郡王。

三月辛丑，赐文彦博宴于琼林苑，帝制诗以赐之。庚申，御崇政殿大阅。壬戌，诏赐鬼章写经纸，还其所献马。癸亥，白虹贯日。

夏四月辛未，大食国来贡。乙亥，辽遣萧浃等来贺同天节。丁丑，赐饶州童子朱天锡五经出身。丙戌，景灵宫天元殿门生芝草六本。壬辰，朝献景灵宫。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将官吕真败之。

五月壬子，虑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辛酉，白虹贯日。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诏诸路帅臣、监司等举大使臣为将领。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顺军，巡检王友死之。辛卯，江夏郡王宗惠薨。

秋七月甲辰，伊、洛溢，河决元城。丙午，遣使振恤，赐溺死者家钱。壬子，朝献景灵宫。甲寅，王安礼罢。

八月庚午，诏王光祖遣人招谕乞弟，许出降免罪补官。是岁，乞弟死。辛巳，遣陈睦等贺辽主生辰、正旦。

九月壬寅，西南龙蕃来贡。乙巳，三佛齐来贡。乙丑，夏人围定西城，熙河将秦贵败之。

冬十月乙亥，夏人寇熙河。庚辰，饶州童子朱天申对于睿思殿，赐五经出身。辛巳，朝献景灵宫。戊子，诏分画交阯界，以六县二峒赐之。乙未，夏人寇静边砦，泾原将彭孙败之。

十一月丁酉朔，寇清边砦，队将白玉、李贵死之。甲辰，夏国主秉常遣使来贡。乙卯，太白昼见。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庚寅，诏门下、中书外省官同举言事御史。辛卯，辽遣耶律襄等来贺正旦。是岁，河东饥。河北水，坏洺州庐舍，蠲其税。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甲辰，赦天下。乙巳，使辅臣代祷景灵宫。乙卯，分遣群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

二月辛巳，开宝寺贡院火。丁亥，命礼部锁试别所。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三省、枢密院入见，请立皇太子及请皇太后权同听政，许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佣为皇太子，赐名煦，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乙未，赦天下，遣官告于天地、宗庙、社稷、诸陵。丁酉，皇太后命吏部尚书曾孝宽为册立皇太子礼仪使。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年三十有八。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九月己亥，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十月乙酉，葬于永裕陵。

赞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本纪第十七

○哲宗一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讳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曰钦圣皇后朱氏。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于宫中，赤光照室。初名佣，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七年三月，神宗宴群臣于集英殿，王侍立，天表粹温，进止中度，宰相而下再拜贺。八年二月，神宗寝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储，为宗庙社稷计，又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神宗首肯。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帘于福宁殿，谕珪等曰："皇子性庄重，从学颖悟。自皇帝服药，手写佛书，为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书字极端谨，珪等称贺，遂奉制立为皇太子。初，太子宫中常有赤光，至是光益炽如火。

戊戌，神宗崩，太子即皇帝位。己亥，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群臣进秩，赐赉诸军。遣使告哀于辽。白虹贯日。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命宰臣王珪为山陵使。甲寅，以群臣固请，始同太皇太后听政。

己未，赐叔雍王颢、曹王頵赞拜不名。令中外避太皇太后父遵甫名。诏边事稍重者，枢密院与三省同议以进。庚申，尚书左仆射、郇国公王珪进封岐国公。颢进封扬王，頵为荆王，并加太保。弟宁国公佶为遂宁郡王，仪国公佖为太宁郡王，成国公俣为咸宁郡王，和国公似为普宁郡王。高密郡王宗晟、汉东郡王宗瑗、华原郡王宗愈、安康郡王宗隐、建安郡王宗绰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师、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济阳郡王曹佾为太保，特进王安石为司空，余进秩，赐致仕服带、银帛有差。辛酉，诏颜子、孟子配享孔子庙庭。

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辛未，蠲元丰六年以前逋赋。甲戌，加李乾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董毡检校太尉。诏曰："先皇帝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诏以太皇太后生日为坤成节。丁丑，召吕公著侍读。谕枢密、中书通议事都堂。诏遵先帝制，遣官察举诸路监司之法。庚辰，吕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砦，斩首六百余级。辛己，遣使以先帝遗留物遗辽国及告即位，甲申，水部员外郎王谔非职言事，坐罚金。丙戌，以蕃官高福战

死，录其子孙。丁亥，复蠲旧年逋赋。

五月丙申，诏百官言朝政阙失。资政殿学士司马光过阙，入见。丁酉，群臣请以十二月八日为兴龙节。壬寅，城熙、兰、通远军，赐李宪、赵济银帛有差。甲辰，作受命宝。丙午，京师地震。复置辽州。庚戌，王珪薨。改命蔡确为山陵使。丙辰，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戊午，以蔡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六月庚午，赐楚州孝子徐积绢米。丁亥，诏中外臣庶许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尚书左丞。诏府界、三路保甲罢团教。丙午，辽人来吊祭。丙辰，白虹贯日。吏部侍郎熊本奏归化侬智会异同，坐罚金。罢沅州增修堡砦。

八月乙丑，诏按察官所至，有才能显著者以名闻。己巳，镇江军节度使韩绛进开府仪同三司。癸酉，遣使贺辽主生辰、正旦。乙亥，以供奉王英战死葭芦，录其子。

九月戊戌，以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之谥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己亥，上宝册于福宁殿。己酉，遣使报谢于辽。

冬十月甲子，夏国遣使进助山陵马。癸酉，诏仿《唐六典》置谏官。丁丑，令侍从各举谏官二人。诏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罢义仓。己卯，诏均宽民力，有司或致废格者，监司、御史纠劾之。河决大名。乙酉，葬神宗皇帝于永裕陵。丙戌，罢方田。以夏国主母卒，遣使吊祭。

十一月癸巳，诏按问强盗，欲举自首者毋减。丁酉，祧翼祖，祔神宗于太庙，庙乐曰《大明之舞》。辛丑，减两京、河阳囚罪一等，杖已下释之，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己酉，辽遣使贺即位。十二月壬戌，于阗进狮子，诏却之。开经筵，讲《鲁论》，读《三朝宝训》。罢《太学保任同罪法》。丙寅，夏人以其母遗留物、马、白驼来献。辛未，左仆射蔡确、右仆射韩缜并迁秩、加食邑，扬王颢、荆王頵并为太傅。壬申，章惇、司马光等进秩有差。申戌，罢后苑西作院。乙亥，诏执政、侍臣讲读。戊寅，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乙酉，辽遣萧睦等来贺正旦。是岁，日有五色云者六。高丽、大食入贡。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丙午，录在京囚，减死罪以下一等，杖罪者释之。丁未，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后凡缘军兴添置官局。丙辰，久旱，幸相国寺祈雨。立神宗原庙。戊午，甘露降。

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民艰食者众，诏安抚使韩绛振之。乙丑，修《神宗实录》。丁卯，诏左右侍从各举堪任监司者二人，举非其人有罚。庚午，禁边民与夏人为市。辛未，董毡卒，以其子阿里骨袭河西军节度使、邈川首领。庚辰，夏人入贡。辛巳，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盐法落职。

闰月庚寅，蔡确罢。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诏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壬辰，以吕公著为门下侍郎。丙午，守尚书右丞李清臣为尚书左丞，试吏部尚书吕大防为尚书右丞。白虹贯日。丁未，群臣上太皇太后宫名曰崇庆，殿曰崇庆寿康；皇太后宫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庚戌，赐于阗国王服带、器币。辛亥，章惇罢。甲寅，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乙卯，以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丙辰，掩京城暴骸。罢诸州常平管勾官。

三月辛未，诏毋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置诉理所，许熙宁以来得罪者自言。命太学公试，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癸酉，置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一员。乙亥，罢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己卯，复广济河辇运。辛巳，诏民间疾苦当议宽恤者，监司具闻。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乙酉，许职事官带职。

夏四月己丑，韩缜罢。辛卯，诏诸路旱伤蠲其租。壬辰，以旱虑囚。癸巳，王安石薨。辛丑，诏执政大臣各举可充馆阁者三人。壬寅，以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乙巳，诏户部裁冗费，著为令。李宪等以用兵失利，为刘挚所劾，贬秩奉祠。辛亥，扬王颢、荆王頵并特授太尉。诏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知诚州周士隆抚纳溪洞民一千三百余户，赐士隆银帛。癸丑，定六曹郎官员数。

五月丁巳朔，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为门下侍郎。罢诸路重禄，复熙宁前旧制。庚申，夏人来贺即位。壬戌，诏侍从、台官、监司各举县令一人。戊辰，命程颐同修立国子监条制。己巳，幸扬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癸酉，复左、右天厩坊。壬午，诏文彦博班宰相之上。

六月甲辰，置《春秋》博士。吕惠卿落职，分司南京、苏州居住。戊申，以富弼配享神宗庙庭。庚戌，太白昼见。甲寅，诏正风俗，修纪纲，勿理隐疵细故。复置通利军。程颐上疏论辅养君德。

秋七月丁巳，置检法官。辛酉，设十科举士法。刘恕同修《资治通鉴》，未沾恩而卒，诏官其子。乙丑，夏国主秉常卒。庚午，夏国遣使贺坤成节。

八月辛卯，诏常平依旧法，罢青苗钱。壬辰，封弟偲为祁国公。甲午，占城国遣使入贡。壬子，日傍有五色云。磁州谷异垄同穗。

九月丙辰朔，司马光薨。己未，朝献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赦天下。丁卯，试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己卯，张璪罢。

冬十月丙戌，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庚寅，太白昼见。壬辰，夏人来告哀。庚子，遣使吊祭。十一月戊午，以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御史中丞刘挚为尚书右丞。乙亥，于阗国遣使入贡。庚辰，蠲盐井官溪钱。

十二月庚寅，诏将来服除，依元丰三年故事，群臣勿上尊号。戊戌，华州郑县小敷谷山崩。戊申，诏以冬温无雪，决系囚。是岁，河北、楚、海诸州水。

二年春正月乙丑，封秉常子乾顺为夏国主。戊辰，诏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老》、《庄》、《列子》书命题。辛巳，诏苏辙、刘分攵编次神宗御制。白虹贯日。

二月丁亥，遣左司谏朱光庭使河北，振民被灾者。诏施、黔、戎、泸等州保甲监司免岁阅。丁酉，加赐于阗国金带、锦袍、器币。己亥，命吏部选人改官，岁以百人为额。辛丑，诏陕西、河东行策应牵制法。是月，代州地震。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手诏，止就崇政殿受册。戊辰，诏中外侍从岁举郡守各一人。令御史台察民俗奢僭者。夏人遣使入谢。癸酉，奉安神御于景灵宫宣光殿。庚辰，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百人为额。

夏四月丙戌，交阯入贡。丁亥，鬼章子结龌龊寇洮东。戊子，虑囚。己丑，诏太师文彦博十日一议事都堂。辛卯，诏："冬夏旱□，海内

被灾者广，避殿减膳，责躬思过，以图消复。”丁酉，以四方牒诉上尚书者，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己亥，太皇太后以旱权罢受册礼。癸卯，雨。乙丑，以徐州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丁未，复制科。戊申，御殿复膳。李清臣罢。

五月癸丑，夏人围南川砦。丁卯，以刘挚为尚书左丞，兵部尚书王存为尚书右丞。壬申，于阗入贡。丁丑，诏御史官阙，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两省谏议大夫以上杂举。

六月辛丑，以安焘知枢密院事。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丙午，邈川首领结药来降，授三班奉职。

秋七月辛亥，诏户部修《会计录》。韩绛以司空致仕。夏人寇镇戎军。诏府界、三路教阅保甲。复课利场务亏额科罚。丙辰，罢诸州数外岁贡。戊午，以辽萧德崇等贺坤成节，曲宴垂拱殿，始用乐。庚申，进封李乾德为南平王。辛酉，改诚州为渠阳军。辛未，韩维罢。

八月辛巳，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给钱粟，死者赐帛其家。诏复进纳人改官旧法。乙酉，命吕大防为西京安奉神宗御容礼仪使。庚寅，西南蕃遣人入贡。癸巳，以夏国政乱主幼，强臣乙逋等擅权逆命，诏诸路帅臣严兵备之。庚子，授西蕃首领心牟钦毡银州团练使，温溪心瓜州团练使。辛丑，泾原言夏人寇三川诸砦，官军败之。丁未，岷州行营将种谊复洮州，执蕃酋鬼章青宜结。

九月乙卯，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丙辰，发皇太后、皇太妃册宝于文德殿。己未，夏人寇镇戎军。丁卯，禁私造金箔。

冬十月壬午，奉安神宗御容于会圣宫及应天院。癸未，日有五色云。戊子，恭谢景灵宫。辛卯，减西京囚罪一等，杖已下释之。己亥，西南龙、张蕃遣人入贡。庚子，论复洮州功，种谊等迁秩、赐银绢有差。

十一月丙辰，复置涟水军。庚申，献鬼章于崇政殿，以罪当死，听招其子及部属归以自赎。乙亥，大雪甚，民冻多死，诏加振恤，死无亲属者官瘗之。罢内殿承制试换文资格。丙子，决囚。十二月乙酉，赐诸军及贫民钱。丙戌，兴龙节，初上寿于紫宸殿。己丑，大寒，罢集英殿宴。壬辰，兀征声延部族老幼万人渡河南，遣使廪食之，仍谕声延勿失

河北地。乙未，白虹贯日。壬寅，颁《元祐敕令式》。是冬，始闭汴口。

三年春正月己酉朔，不受朝。庚戌，复广惠仓。己未，朝献景灵宫。庚申，雪寒，发京西谷五十余万石，损其直以纾民。辛酉，诏广南西路朱崖军开示恩信，许生黎悔过自新。壬戌，罢上元游幸。壬申，阿里骨奉表诣阙谢罪，令边将无出兵，仍罢招纳。甲戌，决囚。

二月甲申，罢修金明池桥殿。乙酉，德音：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工役权放一年，流民饥贫量与应副。丙戌，诏河东苦寒，量度存恤戍兵。癸巳，罢春宴。乙未，白虹贯日。辛丑，太白昼见。乙巳，广东兵马监童政坐擅杀无辜，伏诛。

三月丙辰，韩绛薨。丁巳，御集英殿策进士。戊午，策武举。己巳，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乙亥，夏人寇德静砦，将官张诚等败之。

夏四月戊寅，令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闻。辛巳，以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壬午，以观文殿学士孙固为门下侍郎，刘挚为中书侍郎，王存为尚书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为尚书右丞，户部侍郎赵瞻签书枢密院事。癸巳，诏定职事官岁举升陟人数。丁酉，阿里骨来贡。庚子，诏天下郡城以地里置壮城兵额，禁勿他役。

五月癸亥，汉东郡王宗瑗薨。

六月癸未，诏司谏、正言、殿中、监察御史，仿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资序历一年者为之。辛丑，夏人寇塞门砦。甲辰，五色云见。

秋七月戊申，荆王頵薨。戊辰夜，东北方明如昼，俄成赤气，中有白气经天。辛未，太白昼见。癸酉，忠州言临江涂井镇雨黑黍。

八月戊寅，阿里骨入贡。己卯，进封扬王颢为徐王。辛巳，复置荆门军。丙戌，罢吏试断刑法。丁酉，渠阳蛮入寇。辛丑，降系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

九月庚申，禁宗室联姻内臣家。乙丑，阿里骨复迁职，加封邑。诏观察使以上给永业田。丁卯，御集英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十月丙戌，诏罢新创诸堡砦，废渠阳军。戊戌，复南、北宣徽院。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等行河。丁卯，大食麻啰拔国入贡。诏岁以十月给巡城兵衣裘。十二月丁酉，渝州獠人寇小溪。壬寅，白虹贯日。

闰月癸卯朔，颁《元祐式》。甲辰，范镇定铸律、度量、钟磬等以进，令礼部、太常参定。戊申，减宰执赐予。庚申，置六曹尚书权官。丙寅，诏吏部详定六曹重复利害以闻。是岁，三佛齐、于阗、西南蕃入贡。天下上户部：主户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八十三。断大辟二千九百一十五人。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受朝，群臣及辽使诣东上阁门、内东门拜表贺。丙子，宴辽使于紫宸殿。甲申，以夏人通好，诏边将毋生事。

二月甲辰，吕公著薨。庚戌，白虹贯日。乙卯，夏人来谢封册。

三月己卯，作浑天仪。胡宗愈罢。丁亥，以不雨，罢春宴。己丑，诏自今大礼毋上尊号。辛卯，昼有流星出东方。癸巳，录囚。乙未，罢幸琼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乙巳，吕大防等以久旱求罢，不允。丁未，曹佾薨。戊申，罢大礼使及奏告执政加赐。戊午，立试进士四场法。壬戌，弛在京牧地与民。

五月癸酉，诏自今侍读以三人为额。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坐不论蔡确，改官。辛巳，贬观文殿学士蔡确为光禄卿。丁亥，复贬确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丁酉，于阗国来贡。

六月甲辰，范纯仁、王存罢。丙午，以赵瞻同知枢密院事，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许将为尚书右丞。丁未，夏国来贡。癸丑，邈黎国般次泠移、四林栗迷等赍于阗国黑汗王及其国蕃王表章来贡。秋七月丙子，诏复外都水使者。丁丑，辽国使萧寅等来贺坤成节，曲宴垂拱殿。庚辰，安焘以母忧去位。

八月壬寅，敕郡守贰以“四善三最”课县令，吏部岁上监司考察知州状。辛酉，太皇太后诏：今后明堂大礼，毋令百官拜表称贺。九月戊寅，致斋垂拱殿。己卯，朝献景灵宫，辛巳，大飨明堂，赦天下，百官

加恩，赐赍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乙酉，加赐韩缜、范纯仁器币有差。乙未，检举先朝文武七条，戒谕百官遵守。

冬十月辛丑，西南程蕃入贡。丁未，龙蕃入贡。戊申，翰林学士苏辙上《神宗御集》，藏宝文阁。癸丑，御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

十一月庚午，敕朝请大夫以下进士为左，余为右。溪洞彭儒武等进溪洞布。癸未，以孙固知枢密院事，刘挚为门下待郎，吏部尚书傅尧俞为中书侍郎。乙酉，有星色赤黄，尾迹烛地。己丑，太皇太后却元日贺礼，令百官拜表。庚寅，章惇买田不法，降官。辛卯，改发运、转运、提刑预妓乐宴会徒二年法。十二月庚子，辽使耶律常等贺兴龙节，曲宴垂拱殿。癸丑，更定朝仪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甲寅，减鄜延等路戍兵归营。戊午，以御史阙，令中丞、两省各举二人。是岁，夏国、邈黎、大食、麻啰拔国入贡。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大庆殿视朝。丁丑，朝献景灵宫。

二月丁酉，罢诸州、军通判奏举改官。己亥，夏人归永乐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庚子，加溪洞人田忠进等九十二人检校官有差。辛丑，以旱罢，修黄河。癸卯，祷雨岳渎，罢浚京城壕。丁未，减天下囚罪，杖以下释之。庚戌，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等使致仕，令所司备礼册命。壬子，彦博乞免册礼，从之。甲子，宴饯文彦博于玉津园。

三月丙寅朔，赵瞻薨。丁卯，诏赐故孙觉家缗钱，令给丧事。壬申，以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承旨苏颂为尚书左丞。癸未，罢春宴。壬辰，罢幸金明池、琼林苑。

夏四月癸卯，诏郑穆、王岩叟等同举监察御史二员。甲辰，吕大防等以旱求退，不允。丙午，孙固薨。癸丑，诏讲读官御经筵退，留二员奏对迩英阁。丁巳，诏以旱、避殿减膳，罢五月朔日文德殿视朝。辛酉，以保宁军节度使冯京为检校司空。

五月壬申，诏差役法有未备者，令王岩叟等具利害以闻。乙亥，雨。己卯，御殿复膳。

六月辛丑，录囚。癸亥，昼有五色云。

七月壬申，泾原路经略司言：诸人违制典买蕃部田土，许以免罪，自二顷五十亩以下，责其出刺弓箭手及买马备边用各有差。乙酉，夏人来议分画疆界。

九月丁丑，诏复置集贤院学士。

冬十月癸巳，罢提举修河司。丁酉，诏定州韩琦祠载祀典。

十二月辛卯朔，许将罢。安康郡王宗隐薨。丙辰，禁军大阅，赐以银楪、匹帛，罢转资。是岁，东北旱，浙西水灾。赐宗室子授官者四十四人。断大辟四千二百六十有一。高丽、于阗、龙蕃、三佛齐、阿里骨入贡。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不受朝，群臣及辽使诣东上阁门、内东门拜表贺。癸酉，诏祠祭、游幸毋用羔。

二月辛卯，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龙图阁待制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事。癸巳，以苏辙为尚书右丞，宗室士侁追封魏国公。庚子，拂菻国来贡。丁丑，授阿里骨男溪邦彪箋为化外庭州团练使。

三月癸亥，吕大防上《神宗实录》。己巳，御集英殿策进士。庚午，策武举。癸酉，诏御史中丞举殿中侍御史二人，翰林学士至谏议大夫同举监察御史二人。丙子，吕大防特授右正议大夫。壬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九百五十七人。丁亥，罢幸金明池、琼林苑。

夏四月乙未，复置通礼科。丙申，诏恤刑。辛丑，诏大臣堂除差遣，非行能卓异者不可轻授。仍搜访遗材，以备擢任。夏人寇熙河兰岷、鄜延路。壬寅，太白昼见。壬子，赐南平王李乾德袍带、金帛、鞍马。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罢文德殿视朝。庚辰，诏娶宗室女得官者，毋过朝请大夫、皇城使。丁亥，后省上《元祐敕令格》。

六月壬辰，录囚。甲辰，置国史院修撰官。乙卯，诏以田思利为银青光禄大夫，充溪洞都巡检。

秋七月癸亥，复张方平宣徽南院使致仕。乙丑，复制置解盐使。己卯，振两浙水灾。

八月己丑，三省进纳后六礼仪制。辛卯，诏御史台：臣僚亲亡十年不葬，许依条弹奏及令吏部检察。己亥，改宗正属籍曰《宗藩庆系录》。令文武臣出入京城门书职位、差遣、姓名及所往。己酉，修《神宗宝训》。癸丑，诏鄜延路都监李仪等以违旨夜出兵入界，与夏人战死，不赠官，余官降等。乙卯，夏人寇怀远砦。

闰月壬戌，严饬陕西、河东诸路边备。甲子，太白昼见。庚午，诏御史中丞举殿中侍御史二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给事中举监察御史四人。壬申，太子太保致事张方平辞免宣徽使，不允。甲申，刑部侍郎彭汝砺与执政争狱事，自乞贬逐，诏改礼部侍郎。

九月丁亥，夏人寇麟、府二州。壬辰，诏州民为寇所掠，庐舍焚荡者给钱帛，践稼者振之，失牛者官贷市之。癸巳，御集英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丁酉，御试方正王普等，迁官有差。岁出内库缗钱五十万以备边费。甲辰，幸上清储祥宫。壬子，宫成，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癸丑，以执政官行谒禁法非便，诏有利害陈述勿禁。

冬十月丁卯，有流星昼出东北。庚午，朝献景灵宫，还，幸国子监，赐祭酒丰稷三品服，监学官赐帛有差。庚辰，令诸宫院建小学。贵妃苗氏薨。癸未，编修神宗御制官转秩加赏。诏京西提刑司岁给钱物二十万缗，以奉陵寝。

十一月乙酉朔，刘挚罢。壬辰，作《元祐观天历》。尚书右丞苏辙罢知绛州。辛丑，傅尧俞薨。十二月戊辰，开封府火。壬申，范纯仁以前御敌失策降官。是岁，两浙水，定州野蚕成茧。高丽、交阯、三佛齐入贡。

七年春正月甲辰，以辽使耶律迪卒，辍朝一日。乙巳，张诚一以穿父墓取犀带，责授左武卫将军，提举亳州明道宫。

二月丁卯，诏陕西、河东边要进筑守御城砦。

三月己亥，录囚。

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甲子，命吕大防为皇后六礼使。甲戌，立考察县令课绩法。

五月戊戌，御文德殿册皇后。庚子，罢侍从官转对。丙午，王岩叟罢知郑州。大食进火浣布。

六月辛酉，以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忠彦知枢密院事，苏辙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范百禄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梁焘为尚书左丞，御史中丞郑雍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甲子，置广文馆解额。戊辰，浑天仪像成。甲戌，日旁五色云见。

七月癸巳，诏修《神宗史》。复翰林侍讲学士。己酉，诏诸路安抚钤辖司及西京、南京各赐《资治通鉴》一部。庚戌，宗室缌麻以上者禁析居。

八月丙辰，罢监酒税务增剩给赏法。己未，诏西边诸将严备，毋轻出兵。乙亥，戒边将毋掊克军士。前陷交阯将吏苏佐等十七人自拔来归。

九月戊戌，诏："冬至日南郊，宜依故事设皇地祇位。礼毕，别议方泽之仪以闻。"己酉，永兴军、兰州、镇戎军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环州地震。丁巳，陕西有前代帝王陵庙处，给民五家充守陵户。丁卯，夏人寇环州。

十一月辛巳，太白昼见。甲申，诏太中大夫以上许占永业田。丙戌，于阗入贡。庚寅，帝斋大庆殿。辛卯，朝献景灵宫。壬辰，飨太庙。癸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群臣中外加恩。罢南京榷酒。民罹亲丧者，户以差等与免徭。辛丑，赐徐王剑履上殿。十二月辛亥，阿里骨、李乾德加食邑实封。甲子，罢饮福宴。庚午，祈雪。是岁，兖州仙源县生瑞谷。高丽、占城、西南蕃龙氏、罗氏入贡。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不受朝。甲申，蔡确卒。丁亥，御迩英阁，召宰臣读《宝训》。庚寅，诏复范纯仁太中大夫。壬辰，幸太乙宫。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

二月己酉，诏西南蕃龙氏迁秩补官。辛亥，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策府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壬子，诏刑部不得分禁系人数，瘐死数多者申尚书省。癸丑，诏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

三月甲申，苏颂罢。辛卯，范百禄罢。庚子，诏御试举人复试赋、诗、论三题。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来谢罪，愿以兰州易塞门砦，不许。癸丑，诏恤刑。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讲。丁巳，诏南郊合祭天地，罢礼部集官详议。

五月癸未，置蕲州罗田县。丁亥，罢二广铸折二钱。己丑，录囚。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以论苏轼、苏辙，罢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己亥，祁国公亻思为开府仪同三司。

六月戊午，梁焘罢。壬戌，中书后省上《元祐在京通用条贯》。

秋七月丙子朔，以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

八月丁未，久雨。祷山川。辛酉，以太皇太后疾，帝不视事。壬戌，遣使按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灾。癸亥，减京师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丁卯，祷于岳渎、宫观、祠庙。戊辰，赦天下。庚午，诏陕西复铸小铜钱。辛未，祷于天地、宗庙、社稷。乙亥，祷于诸陵。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己卯，诏以太皇太后园陵为山陵。庚辰，遣使告哀于辽。甲申，命吕大防为山陵使。壬辰，诏山陵修奉从约，诸道毋妄有进助。

冬十月戊申，群臣七上表请听政。戊辰，徐王颢乞解官给丧，诏不允。庚午，复内侍刘瑗等六人。

十一月丙子，始御垂拱殿。乙未，以雪寒，振京城民饥。壬寅，赐劳修奉山陵兵士。十二月乙巳，范纯仁乞罢，不允。甲寅，仿《唐六典》修官制。丁巳，辽人遣使来吊祭。出钱粟十万振流民。己巳，上太皇太后谥曰宣仁圣烈皇后。是岁，河入德清军，决内黄口。

本纪第十八

○哲宗二

绍圣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群臣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丙申，夏人来贡。辛丑，遣中书舍人吕希纯等行河。罢河东大铜钱。

二月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润甫为尚书右丞。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神主于太庙。癸亥，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甲子，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惠讳。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乙亥，吕大防罢。庚辰，诏大学合格上舍生推恩免省试，附科场春榜。乙酉，御集英殿策进士。丁亥，策武举。戊子，以徐王颢为太师，徙封冀王。癸巳，诏振京东、河北流民，贷以谷麦种，谕使还业，蠲是年租税。丁酉，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九百七十五人。苏辙罢。

夏四月乙巳朔，阿里骨进狮子。丙午，以旱，诏恤刑。己酉，诏中外决狱。庚戌，诏有司具医药治京师民疾。壬子，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癸丑，改元。白虹贯日。甲寅，以王安石配飨神宗庙庭。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戊午，复新城两厢。庚申，减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壬戌，以资政殿学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罢。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丁卯，诏诸路复元丰免役法。戊辰，同修国史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

闰月壬申，复提举常平官。癸酉，罢十科举士法。甲申，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丙戌，复义仓。丁亥，诏神宗随龙人赵世长等迁秩、赐赍有差。戊子，诏在京诸司，所受传宣中批，并候朝廷覆奏以行。乙未，西南张蕃遣人入贡。丙申，命左仆射章惇提举修《神宗国史》。丁酉，诏添差徐州兵马都监。

五月壬寅，罢修官制局。甲辰，罢进士习试诗赋，令专二经，立宏词科。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太白昼见。辛亥，刘奉世罢。癸丑，诏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甲寅，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谓天地合祭非古，诏礼部、太常详议以闻。乙丑，邓润甫卒。丁卯，嗣

濮王宗晖薨。

六月甲戌，来之邵等疏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丙子，罢制置解盐使。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为嗣濮王。癸未，以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同知枢密院事。甲申，除进士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

秋七月丁巳，以御史黄履、周秩、谏官张商英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王岩叟赠官；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梁焘提举舒州灵仙观。戊午，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八月丙戌，召辅臣观稼后苑。日有五色云。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九月癸卯，遣御史刘拯按河北水灾，振饥民。丙午，御集英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庚戌，罢制科。罢广惠仓。癸丑，令监司岁察守臣课绩优者以闻。甲寅，知广州唐义问坐弃渠阳砦，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庚申，太白昼见。丁卯，诏京东西、河北振恤流民。戊辰，流星出紫微垣。

冬十月丙申，三佛齐遣使入贡。丁酉，河北流断绝。

十一月己亥朔，复八路差官法。壬子，以冬无雪，决系囚。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甲寅，开封男子吕安斥乘舆，当斩，贷之。丁己，诏河北振饥，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状、才能显著者以闻。十二月辛未，申严铜钱出外界法。庚辰，命诸路祈雪。丙戌，滑州浮桥火。己丑，漳河决溢，浸洺、磁等州，令计置堙塞。甲午，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坐史事责授散官，永、澧、黔州安置。是岁，京师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发京东粟振之。

二年春正月甲辰，诏国史院增补先帝御集。丙午，立宏词科。己未，迁奉太平兴国寺三朝御容于天章阁。乙丑，殿前司奏狱空，诏赐缗钱。

二月乙亥，吕大防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安州居住。辛巳，出内库钱帛二十万助河北振饥。甲午，罢广文馆解额。

三月己亥，宗晟薨。己未，试宏词黄符等五人各循一资。

夏四月戊辰，诏职事官罢带职，朝请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贤院学士为集贤殿修撰，直集贤院为直秘阁，集贤校理为秘阁校理。壬申，

封华容郡王宗愈为嗣濮王。诏许将等七人，不限资格，各举才行堪备任使者二人。丁亥，诏依元丰条置律学博士二员。

五月乙巳，命蔡卞详定国子监三学及外州州学制。乙卯，六月壬辰，禁京城士人舆轿。上皇太妃宫名曰圣瑞。

秋七月丙辰，诏大理寺复置右治狱，仍依元丰例添置官属。

八月壬申，命彰信军节度使宗景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阴郡王。甲申，宗愈薨。乙酉，录赵普后希庄为阁门祗候。

九月甲午，以安定郡王宗绰为嗣濮王。壬寅，告迁神宗神御于景灵宫显承殿。癸卯，诣景灵宫，行奉安礼。戊申，加上神宗谥曰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己酉，朝献景灵宫。庚戌，朝飨太庙。辛亥，大飨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甲子，郑雍罢。癸酉，告迁宣仁圣烈皇后神御于景灵宫徽音殿。甲戌，诣宫行奉安礼。以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辛巳，进封冀王颢为楚王。辛卯。河南府地震。

十一月乙未，安焘罢知河南府。丙申，太白昼见。戊戌，范锷自转运使入对，言有捕盗功，乞赐章服。帝曰："捕盗，常职也，何足言功？"黜知寿州。甲寅，梁惟简除名、全州安置。丙辰，赠蔡确为太师，赐谥忠怀。十二月乙丑，复置监察御史三人，分领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学士蔡京、御史中丞黄履各举御史二人。壬申，白虹贯日。戊子，诏如元丰例，孟月朝献景灵宫。是岁，苏州夏、秋地震。桂阳监庆云见。出宫女九十一人。交阯、三佛齐、韦蕃、阿里骨入贡。

三年春正月庚子，韩忠彦罢知真定府。甲辰，朝献景灵宫，遍诣诸殿，如元丰礼。庚戌，引见蕃官包顺、包诚等，赐赍有差。诏鞫狱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罪者，论如律。乙卯，诏户部尚书勿领右曹。戊午，诏罢合祭，间因大礼之岁，夏至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癸亥，出元丰库缗钱四百万于陕西、河东籴边储。辛未，复元丰《恤孤幼令》。癸酉，罢富弼配飨神宗庙庭。癸未，诏封濮王子未王者三人：宗楚为南阳郡王，宗祐为景城郡王，并开府仪同三司；宗汉为东阳郡王。乙酉，宗绰薨。丙戌，诏三岁一取旨，遣郎官、御史按察监司职事。丁亥，夏人寇义合砦。

三月壬辰，以禁中屡火，罢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癸巳，夏人围塞门砦。丁酉，尚书省火。戊午，剑南东川地震。己亥，封宗楚为嗣濮王。辛亥，封大宁郡王佖为申王，遂宁郡王佶为端王。丁巳，幸申王、端王府。

夏四月辛酉，罢宣徽使。丙子，诏自今景灵宫四孟朝献，分为二日。

五月壬子，太白昼见。丙辰，录囚。

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赵普庙。乙酉，立北郊斋宫于瑞圣园。

秋七月庚戌，依元丰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定禄秩。罢元祐所增聚义钱。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庙。

八月辛酉，夏人寇宁顺砦。壬戌，日上有五色晕，下有五色气。己卯，复置检法官。庚辰，以范祖禹、刘安世在元祐中构造诬谤，祖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安世新州别驾、英州安置。

九月己亥，邈川首领阿里骨卒。己酉，滁、沂二州地震。壬子，楚王颢薨。乙卯，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名冲真。

冬十月丁巳朔，以楚王薨，罢文德殿视朝。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戊辰，诏被边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严守备。辛未，西南方雷声，雨雹。癸酉，钟传言筑汝遮，诏以为安西城。

十一月丁未，章惇上《神宗实录》。庚戌，宴修实录官。十二月辛酉，宗景坐以立妾罔上，罢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司事。癸酉，置施州铸钱广积监。甲戌，蔡京上《新修大学敕令式》、《详定重修敕令》。遗弃饥贫小儿三岁以下，听收养为真子孙。是岁，于阗、大食、龟兹师王国、西南蕃龙氏、罗氏入贡。宗室子授官者四十六人。

四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群臣及辽使诣东上阁门拜表贺。班内外学制。庚寅，以阿里骨子瞎征袭河西军节度使、邈川首领。甲午，泾原路钤辖王文振败夏人于没烟峡。庚戌，李清臣罢。

二月乙未，以三省言，追贬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韩维致仕及孙固、范百禄、胡宗愈遗表恩。诏江、淮巡检依旧法招置土兵。癸

亥，于阗来贡，黑汗王攻夏人三州，遣其子以闻。丙寅，夏人寇绥德城。庚午，诏国信使毋得以非例之物遗人使，仍著条禁。癸酉，诏申王佖、端王佶岁赐钱各六千五百缗。丙子，进神宗婉仪宋氏为贤妃。己卯，复元丰榷茶法。庚辰，罢《春秋》科。癸未，以三省言，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刘奉世为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黜韩维以下三十人轻重有差。甲申，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

闰月丙戌朔，张天说坐上书诋讪先朝处死。壬寅，以曾布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同知枢密院事。癸卯，大雨雹。甲辰，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宾州安置，刘安世移高州安置，己酉，御集英殿策进士。庚戌，策武举。

三月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讨之，及进筑胡山砦。癸亥，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六百九人。甲子，诏武举谢师古等以远人赐帛，李惟岳以高年赐帛。丁卯，诏泸南安抚司、南平军毋擅诱杨光荣献纳播州疆土。庚午，夏人大至葭卢城下，知石州张构等击走之。甲戌，幸金明池。丙子，剋胡山新砦成，赐名平羌砦。辛巳，西上阁门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长波川，斩首二千余级，获牛马倍之。壬午，命官编类司马光等改废法度论奏事状。

夏四月丁亥，令诸狱置气楼凉窗，设浆饮荐席，杻械五日一浣，系囚以时沐浴，遇寒给薪炭。甲午，熙河筑金城关。丙申，诏发解省试添策一道。丁酉，进编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己亥，吕大防卒于虔州。庚子，知保安军李沂伐夏国，破洪州。壬寅，环庆钤辖张存入盐州，俘戮甚众，及还，夏人追袭之，复多亡失。甲辰，置克戎砦、平夏城，置灵平砦。丁未，以西边板筑有劳，曲赦陕西、河东路。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己酉，复文德殿侍从转对。

五月丁巳，文彦博薨。辛酉，以皇太妃服药及亢旱，决四京囚。壬戌，诏陕西添置蕃落马军十指挥。丁卯，废卫州淇水第二马监、颍昌府单镇马监。辛未，韩缜薨。丁丑，贬韩维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六月癸未朔，日明食之。丁亥，太白犯太微垣。戊子，宗楚薨。丙申，诏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各举监察御史二人。丁酉，环庆路安疆砦成，诏防托蕃汉官赐帛有差。甲辰，熙河进筑青石峡毕工，赐名西平。

乙巳，保宁军观察留后宗汉为开府仪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己酉，太原地震。太白昼见。

秋七月壬子朔，太白昼见。

八月乙酉，封湖州观察使世开为安定郡王。丙戌，鄜延将王愍复宥州。戊戌，封宗祐为嗣濮王。筑威戎城。己酉，彗出西方。

九月壬子，以星变，避殿减膳，罢秋宴，诏公卿悉心修政，以辅不逮，求中外直言。乙卯，赦天下，出元丰库缗钱四百万付陕西广籴，诏归明人未给田者舍以官舍。戊辰，彗灭。癸酉，谒中太一宫为民祈福。丙子，御殿复膳。命宗景为开府仪同三司。己卯，封婉仪刘氏为贤妃。

冬十月戊戌，宗景薨。壬寅，废安国、安阳淇水监及洛阳原武监。

十一月丁卯，诏谏议大夫以上各举监察御史一人。癸酉，贬刘奉世为隰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丁丑，诏放归田里程颐涪州编管。十二月癸未，刘挚卒。甲申，曲宴辽使于垂拱殿。乙酉，侍御史董敦逸坐奏对不实，贬秩、知兴国军。是岁，两浙旱饥，诏行荒政，移粟振贷。出宫女二十四人。宣城民妻一产四男子。于阗、西南蕃罗氏入贡。播州夷杨光荣等内附。户部主户一千三百六万八千七百四十一，丁三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客户六百三十六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丁三百六万七千三百三十二。大辟三千一百九十二人。

元符元年春正月庚戌朔，不视朝。丙寅，咸阳民段义得玉印一纽。甲戌，幸瑞圣园，观北郊斋宫。

二月丙戌，白虹贯日。庚寅，诏建五王外第。壬辰，复罢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丁酉，宗祐薨。戊申，知兰州王舜臣讨夏人于塞外。筑兴平城。

三月壬子，令三省、枢密吏三岁一试刑法。甲寅，开楚州通涟河。丙辰，米脂砦成。丁巳，五王外第成，赐名懿亲宅。戊午，封宗汉为嗣濮王。杀朱崖流人陈衍。壬戌，申王佖、端王佶并为司空。令太常寺与阁门修定刈麦仪。乙丑，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辩验段义所献玉玺，定议以闻。戊辰，吏部郎中方泽等坐私谒后族宴聚，罚金补外。庚午，幸申王府。辛未，幸端王府。甲戌，进封咸宁郡王俣为莘王，普宁郡王似为简王，祁国公偲为永宁郡王。丙子，筑熙河通会关。

夏四月庚辰，世开薨。甲申，幸睿成宫及莘王、简王府。丙戌，章惇等进《神宗帝纪》。梁焘卒于化州。壬辰，林希罢。丙申，建显谟阁，藏《神宗御集》。庚子，幸睿成宫。壬寅，学士院上《宝玺》、《灵光》、《翔鹤》乐章。癸卯，诏学官增习两经。丁未，曾布上《删修军马敕例》。

五月戊申朔，御大庆殿，受天授传国受命宝，行朝会礼。己酉，班德音于天下，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癸丑，受宝，恭谢景灵宫。戊午，宴紫宸殿。庚申，诏献宝人段义为右班殿直，赐绢二百匹。

六月戊寅朔，改元。丙戌，遣官分诣鄜延、泾原、河东、熙河按验所筑城砦。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敕令》。

秋七月乙卯，诏增置大府丞一员。乙丑，敕大礼五使自今并差执政官，定为令。丁卯，令学官试《三经》。庚午，诏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刘安世梅州安置，王岩叟、朱光庭诸子并勒停不叙。壬申，京师地震。

八月丙子朔，熙河兰岷路复为熙河兰会路。庚辰，诏自今三省、枢密院进拟在京文臣、开封推判官、武臣横班使副及诸路监司、帅守，并取旨召对。丁亥，诏侍从中书舍人以上各举所知二人，权侍郎以上举一人，仍指言所堪职任。

九月丁未，以霖雨，罢秋宴。庚戌，秦观除名，移雷州编管。癸亥，赐王安石第于京师。冬十月乙未，诏武官试换文资。丁酉，以河北、京东河溢，遣官振恤。乙亥，夏人寇平夏城。癸卯，附马都尉张敦礼坐元祐初上疏誉司马光，夺留后，授环卫官。

十一月壬戌，朝献景灵宫。癸亥，朝飨太庙。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是岁，澶州河溢，振恤河北、京东被水者。真定府、祁州野蚕成茧。泾原路禽夏国统军嵬名阿埋等，高丽、瞎征、西南蕃张氏、罗氏、程氏入贡。西蕃首领李讹□移、巴诎支、吕承信等内附。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御大庆殿，以雪罢朝，群臣及辽使诣东上阁门拜表贺。群臣又诣内东门，贺如仪。丁卯，出内金帛二百万，备陕西边储。

二月甲戌朔，令监司举本路学行优异者各二人。韦蕃入贡。己卯，诏许高丽国王遣士宾贡。辛巳，增置神臂弓，诏自今应被旨举官，所举不当，具举主姓名以闻。甲申，夏人以国母卒，遣使告哀，且谢罪，却

其使不纳。戊子，鄜延钤辖刘安败夏人于神堆。甲午，大食入贡。乙未，诏吏部：守令课绩，从御史台考察，黜其不实者。

三月丙辰，辽人遣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来为夏人请缓师，仍献玉带。筑环庆路定边城。丁巳，秦凤经略司言吴名革率部族、孳畜归顺。诏名革补内殿承制，首领李□移补右侍禁，及赐钱帛有差。庚申，知府州折克行获夏国钤辖令王皆保。乙丑，祈雨。己巳，莘王俣为司空。

夏四月庚辰，幸莘王府。令广西提点刑狱司兼领盐事。丙戌，筑鄜延、河东路暖泉、乌龙砦。丁亥，以旱，减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辛卯，诏鞫狱，徒以上须结案及录审覆奏，然后断遣，不如令者坐之。癸巳，封永嘉郡王偲为睦王。遣中书舍人郭知章报聘于辽。丁酉，筑威羌城。

五月甲辰，太白昼见。庚戌，筑鄜延路金汤城。癸亥，奉迁真宗神御于万寿观延圣殿。曲赦陕西、河东路，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乙丑，进章惇官五等，曾布三等，许将、蔡卞、黄履皆二等。辛未，诏莘王俣、睦王偲母进封婕妤。

六月庚辰，赐兰、会州新砦名会川城。甲午，赐环庆路之字平曰清平关。戊戌，筑定边、白豹城讫工，阁门使张存等转官、赐金帛有差。

秋七月乙巳，盛暑，中外决系囚。丁未，放在京工役。庚戌，河北河涨，没民田庐，遣官振之。甲子，知环州种朴获夏国监军讹勃啰。丙寅，洮西安抚使王赡复邈川城，西蕃首领钦彪阿成以城降。

八月癸酉，章惇等进《新修敕令式》。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甲戌，太原地震。戊寅，皇子生。辛巳，降德音于诸路：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乙酉，赐熙河路缗钱百万抚纳部族。丁亥，复修会州。癸巳，太白昼见。瞎征降。甲午，建葭芦戍为晋宁军。丙申，保宁军节度吕惠卿特授检校司空。

九月庚子朔，夏人来谢罪。癸卯，命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并依元丰旧制。甲辰，幸储祥宫。乙巳，幸醴泉观。丁未，立贤妃刘氏为皇后。己未，青唐酋陇拶以城降。壬戌，雨，罢秋宴。甲子，右正言邹浩论刘氏不当立，特除名勒停、新州羁管。丙寅，御文德殿册皇后。闰月癸酉，置律学博士员。诏详议庙制。以青唐为鄯州、陇右节度。邈川为

湟州，宗哥城为龙支城，俱隶陇右。戊寅，以廓州为宁砦城。丙戌，果州团练使仲忽进古方鼎，志曰“鲁公作文王尊彝”。甲午，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己未，越王茂薨。

冬十月壬子，诏河北大名二十二州军置马步军指挥，以广威、保捷为名。甲寅，日有食之，既。

十一月丁亥，诏绥德城为绥德军。壬辰，诏河北黄河退滩地听民耕垦，免租税三年。乙未，诏诸州置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是月，河中猗氏县民妻一产四男子。

三年春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视朝。丁丑，奉安太宗皇帝御容于景灵宫大定殿。戊寅，大赦天下，蠲民租。己卯，帝崩。皇太后谕遗制，立弟端王即位于柩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四月己未，上谥曰钦文睿武昭孝皇帝，庙号曰哲宗。七月丁卯，以谥号册宝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八月壬寅，葬于永泰陵。癸亥，祔太庙。崇宁三年七月，加谥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政和三年，改谥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赞曰：折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枅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本纪第十九

○徽宗一

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讳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钦慈皇后陈氏。元丰五年十月丁巳生于宫中。明年正月赐名，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出就傅。五年，加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秩一等，赏诸军。遣宋渊告哀于辽。辛巳，尊先帝后为元符皇后。癸未，追尊母贵仪陈氏为皇太妃。甲申，命章惇为山陵使。乙酉，出先帝遗留物赐近臣。丙戌，以申王佖为太傅，进封陈王，赐赞拜不名。丁亥，进仁宗淑妃周氏、神宗淑妃邢氏并为贵妃，贤妃宋氏为德妃。戊子，以章惇为特进，封申国公。己丑，进封莘王俣为卫王，守太保；简王似为蔡王，睦王偲为定王，并守司徒。罢增八厢逻卒。

二月己亥，始听政。尊先帝妃朱氏为圣瑞皇太妃。壬寅，以南平王李乾德为检校太师。丁未，立顺国夫人王氏为皇后。庚戌，向宗回、宗良迁节度使，太后弟侄未仕者俱授以官。癸亦，初御紫宸殿。庚申，以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辛酉，名懿亲宅潜邸曰龙德宫。甲子，毁承极殿。丙寅，遣吴安宪、朱孝孙以遗留物遗辽国主。三月戊辰朔，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庚午，遣韩治、曹谱告即位于辽。辛未，诏追封祖宗诸子光济等三十三人为王，女四十八人为公主。甲申，以西蕃王陇拶为河西军节度使，寻赐姓名曰赵怀德，邈川首领瞎征为怀远军节度使。己丑，以日当食，降德音于四京：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庚寅，录赵普后。辛卯，诏求

直言。癸巳，以宁远军节度观察留后世雄为崇信军节度使，封安定郡王。乙未，却永兴民王怀所进玉器。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己亥，令监司分部决狱。甲辰，以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乙巳，录曹佾后。丁未，以帝生日为天宁节。己酉，长子亶生。辛亥，大赦天下，应元符二年已前系官逋负悉蠲之。癸丑，鹿敏求等以应诏上书迁秩。乙卯，请大行皇帝谥于南郊。丁巳，诏范纯仁等复官、宫观，苏轼等徙内郡居住。癸亥，罢编类臣僚章疏局。乙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五百十八人。

五月丁卯朔，罢理官失出之罚。丙子，诏复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乙酉，蔡卞罢。己丑，诏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辛卯，还司马光等致仕遗表恩。癸巳，河北、河东、陕西饥，诏帅臣计度振恤。

六月丙申朔，辽主遣萧进忠、萧安世等来吊祭。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诏，罢同听政。丁卯，告哲宗钦文睿武昭孝皇帝谥于天地、宗庙、社稷。戊辰，上宝册于福宁殿。癸酉，以皇太后还政，减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癸未，遣陆佃、李嗣徽报谢于辽。罢管勾陕西、京、川路坑冶及江西、广东、湖北、夔、梓、成都路管勾措置盐事官。辛卯，封子亶为韩国公。

八月戊戌，诏诸路遇民有疾，委官监医往视疾给药。庚子，作景灵西宫，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于其西。辛丑，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陕西军储。壬寅，葬哲宗皇帝于永泰陵。丙午，遣董敦逸贺辽主生辰，吕仲甫贺正旦。戊申，高丽王王熙遣使奉表来慰。庚戌，诏以仁宗、神宗庙永世不祧。戊午，以蔡王似为太保。癸亥，祔哲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成之舞》。

九月甲子，诏修《哲宗实录》。丙寅，辽遣萧穆来贺即位。丁卯，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己巳，幸龙德宫。辛未，章惇罢。丙子，以陈王佖为太尉。丁丑，诏修《神宗史》。己丑，复均给职田。

十月乙未，夏国入贡。丙申，蔡京出知永兴军，贬章惇为武昌军节度副使。丁酉，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壬寅，以曾布为尚

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乙卯，升端州为兴庆军。己未，诏禁曲学偏见、妄意改作以害国事者。辛酉，罢平准务。

十一月丁卯，诏修《六朝宝训》。降德音于端州：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庚午，诏改明年元。戊寅，以观文殿学士安焘知枢密院事。庚辰，黄履罢。己丑，置《春秋》博士。辛卯，令陕西兼行铜、铁钱。以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十二月甲午，以皇太后不豫，祷于宫观、祠庙、岳渎。戊戌，出廪粟减价以济民。辛丑，虑囚。甲辰，诏修《国朝会要》。戊申，降德音于诸路：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戊午，辽人来贺正旦。是岁，出宫女六十九人。

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气起东北，亘西南，中函白气。将散，复有黑昆在旁。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烛地。癸酉，范纯仁薨。甲戌，皇太后崩，遗诏追尊皇太妃陈氏为皇太后。丁丑，易大行皇太后园陵为山陵，命曾布为山陵使。己卯，令河、陕募人入粟，免试注官。

二月丙申，雨雹。己亥，汰秦凤路土兵。甲辰，始听政。乙巳，出内库及诸路常平钱各百万，备河北边储。丁巳，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

三月甲子，始御紫宸殿。乙丑，辽使萧恭来告其主洪基殂，遣谢瓘、上官均等往吊祭，黄寔贺其孙延禧立。丁丑，诏以河西军节度使赵怀德知湟州。壬午，以日当食，避殿减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不见。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谥曰钦圣宪肃。乙未，上追尊皇太后谥曰钦慈。丁酉，御殿复膳。壬寅，诏诸路疑狱当奏而不奏者科罪，不当奏而辄奏者勿坐，著为令。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诏三省减吏员、节冗费。丙寅，葬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于永裕陵。庚辰，苏颂薨。丙戌，祔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神主于太庙。戊子，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

六月庚寅朔，以韩国公亶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京兆郡王。戊申，封向宗回为永阳郡王，向宗良为永嘉郡王。甲寅，封吴王颢子孝骞为广陵郡王，頵子孝参为信都郡王。戊午，范纯礼罢。己未，诏班《斗杀情理

轻重格》。

秋七月辛巳，内郡置添差宗室阙。丙戌，安焘罢。丁亥，以蒋之奇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陆佃为尚书右丞，端明殿学士章楶同知枢密院事。

九月己巳，诏诸路转运、提举司及诸州军，有遗利可以讲求及冗员浮费当裁损者，详议以闻。丙戌，子礻圣薨。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罢。丁酉，天宁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垂拱殿。

十一月庚申，以陆佃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温益为尚书右丞。壬戌，以西蕃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辛未，出御制南郊亲祀乐章。戊寅，朝献景灵宫。己卯，飨太庙。庚辰，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改彰信军为兴仁军，昭德军为隆德军。改明年元。十二月壬辰，赐陈王佖诏书不名。癸卯，进神宗昭仪武氏为贤妃。丙午，奉安神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大明殿。丁未，诣宫行礼。己酉，降德音于四京，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是岁，辽人来献遗留物。河东地震，京畿蝗，江、淮、两浙、湖南、福建旱。

崇宁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诏死者家赐钱有差。

二月丙戌朔，以圣瑞皇太妃疾，虑囚。甲午，子亶改名烜。以蔡确配飨哲宗庙庭。戊戌，诏："士有怀抱道德、久沈下僚及学行兼备、可厉风俗者，待制以上各举所知二人。"奉议郎赵谂谋反，伏诛。庚子，封子焕为魏国公。辛丑，圣瑞皇太妃薨，追尊为皇太后。庚戌，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

三月丁巳，奉安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戊午，诣宫行礼。壬戌，以定王偲为太保。壬申，幸定王第。

夏四月己亥，上皇太后谥曰钦成。

五月丁巳，荧惑入斗。庚申，韩忠彦罢。己巳，瞎征卒。庚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余各以差夺官。辛未，诏待制以上举能吏各二人。乙亥，黜后苑内侍请以箔金饰宫殿者。丙子，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戊寅，葬钦成皇后于永裕陵。己卯，陆佃罢。庚辰，以许将为门下侍郎，

温益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赵挺之为尚书右丞。

六月己丑，祔钦成皇后神主于太庙。壬辰，减西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癸卯，诏六曹尚书有事奏陈，许独员上殿。己酉，太白昼见。壬子，改渝州为恭州。癸丑，诏仿《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

闰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殿曰重光。辛酉，虑囚。壬戌，曾布罢。甲子，诏诸路州县官有治绩最著者，许监司、帅臣各举一人。壬午，追贬李清臣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癸未，诏监司、帅臣于本路小使臣以上及亲民官内，有智谋勇果可备将帅者，各举一人。

秋七月甲申朔，建长生宫以祠荧惑。丙戌，诏省、台、寺、监及监司、郡守，并以三年成任。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己丑，焚元祐法。甲午，诏于都省置讲议司。诏杭州、明州置市舶司。庚子，章楶罢。甲辰，以雨水坏民庐舍，诏开封府振恤压溺者。辛亥，罢《春秋》博士。

八月乙卯，子烜改名桓，焕改名楷。乙丑，罢权侍郎官。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甲戌，诏天下兴学贡士，建外学于国南。丙子，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己卯，以赵挺之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尚书右丞。

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丁酉，治臣僚议复元祐皇后及谋废元符皇后者罪，降韩忠彦、曾布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窜曾肇以下十七人。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庚子，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时世美已卒，诏赠官，仍官其子一人。壬寅，贬曾布为武泰军节度副使。甲辰，诏："元符三年、建中靖国元年责降臣僚已经牵复者，其元责告命并缴纳尚书省。"冬十月癸亥，蒋之奇罢。戊辰，诏责降宫观人不得同一州居住。甲戌，以御史钱遹、石豫、左肤及辅臣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等言，罢元祐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丙子，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党与变法，并罢祠禄。戊寅，以资政殿学士蔡卞知枢密院事。

十一月乙酉，邵州言知溪洞徽州杨光衔内附。戊子，以婉仪郑氏为贤妃。辛卯，置河北安济坊。癸巳，置西、南两京宗正司及敦宗院。戊戌，置显谟阁学士、待制官。戊申，子楷为开府仪同三司，封高密郡王。己酉，立卿、监、郎官三岁黜陟法。十二月癸丑，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安焘为宁国军节度副使，范纯礼分司南京。庚申，铸当五钱。辛酉，赠哲宗子邓王茂为皇太子，谥献愍。丁丑，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是岁，京畿、京东、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兴化军旱。辰、沅州徭入寇。出宫女七十六人。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乙酉，窜任伯雨、陈瓘、龚居□、邹浩于岭南，马涓等九人分贬诸州。知荆南舒亶平辰、沅州ＯＤ贼，复诚、徽州，改诚州为靖州，徽州为莳竹县。壬辰，温益卒。乙巳，以复荆湖疆土，曲赦两路。丙午，以沍寒，令监司分部决狱。丁未，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二月辛亥，安化蛮入寇，广西经略使程节败之。壬子，遣官相度湖南、北ＯＤ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营造。甲寅，进元符皇后为太后，宫名崇恩。辛酉，置殿中监。癸亥，奉安哲宗御容于西京会圣宫及应天院。丙子，置诸路茶场。

三月壬午，进仁宗充仪张氏为贤妃。乙酉，减西京囚罪一等。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丁亥，御集英殿策进士。癸卯，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尝上书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

夏四月甲寅，诏侍从官各举所知二人。乙卯，于阗入贡。丁卯，诏毁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西宫绘像。己巳，以初谒景灵宫，赦天下。乙亥，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戊寅，以赵挺之为中书侍郎，张商英为尚书左丞，户部尚书吴居厚为尚书右丞，兵部尚书安惇同知枢密院事。夺王珪赠谥，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

五月辛巳，以贤妃郑氏为淑妃。癸未，以陈王佖为太师。丙戌，贬曾布为廉州司户参军。己亥，封子楫为楚国公。丙午，册元符皇后刘氏为太后。六月壬子，册王氏为皇后。庚申，诏："元符末上书进士，类多诋讪，令州郡遣入新学，依大学自讼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当屏之远方。"壬戌，虑囚。是月，中太一宫火。复

湟州。

秋七月己卯，学士院火。辛巳，以复湟州，进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壬午，白虹贯日。甲申，降德音于熙河兰会路：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庚寅，曾肇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辛卯，诏上书进士见充三舍生者罢归。丁酉，诏自今戚里宗属勿复为执政官，著为令。乙巳，诏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八月丁未朔，再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安焘为祁州团练副使，范纯礼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削蒋之奇秩三等。戊申，张商英罢。辛酉，诏张商英入元祐党籍。

九月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庚寅，封子枢为吴国公。诏："上书邪等人，知县以上资序并与外祠，选人不得改官及为县令。"壬辰，置医学。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宁寺。辛丑，改吏部选人自承直郎至将仕郎七阶。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甲辰，诏郡县谨祀社稷。冬十一月庚辰，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

十二月癸亥，祧宣祖皇帝、昭宪皇后。丙寅，诏六曹长贰岁考郎官治状，分三等以闻。是岁，诸路蝗。纂府蛮杨晟铜、融州杨晟天、邵州黄聪内附。

三年春正月己卯，安化蛮降。辛巳，诏上书邪等人毋得至京师。戊子，铸当十大钱。壬辰，增县学弟子员。甲午，赐蔡京子攸进士出身。癸卯，太白昼见。甲辰，铸九鼎。

二月丙午，以淑妃郑氏为贵妃。以刊定元丰役法不当，黜钱遹以下九人。丁未，置漏泽园。己酉，诏王珪、章惇别为一籍，如元祐党。诏自今御后殿，许起居郎、舍人侍立。壬子，以楚国公楫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南阳郡王。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银复尽输内藏。辛未，雨雹。

三月辛巳，置文绣院。丁亥，作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甲午，跻钦成皇后神主于钦慈皇后之上。辛丑，大内灾。

夏四月乙巳，以火灾降德音于四京：减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乙卯，复鄯州，建为陇右都护府。辛酉，徙封楫为乐安郡王。复廓州。乙丑，罢讲议司。己巳，曲赦陕西。壬申，楫薨。

五月戊寅，罢开封权知府，置牧、尹、少尹。改定六曹，以吏、户、仪、兵、刑、工为序，增其员数，仿《唐六典》易胥吏之称。己卯，以复鄯、廓，蔡京为守司空，封嘉国公。庚辰，许将、赵挺之、吴居厚、安惇、蔡卞各转三官。甲申，改鄯州为西宁州，仍为陇右节度。辛丑，诏黜守臣进金助修宫庭者。

六月壬寅朔，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癸酉，以王安石配飨孔子庙。丙午，增诸州学未立者。壬子，置书、画、算学。占城入贡。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辛酉，复置太医局。癸亥，虑囚。乙丑，诏内外官毋得越职论事，侥幸奔竞，违者御史台弹奏。

秋七月癸酉，以婉仪王氏为德妃。庚辰，诏自今大礼不受尊号，群臣毋上表。辛卯，行方田法。

八月庚子，诏诸路知州、通判增入“主管学事”四字。壬寅，大雨，坏民庐舍，令收瘗死者。甲辰，蔡京上《神宗史》。丙午，许将罢。

九月乙亥，以赵挺之为门下侍郎，吴居厚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尚书左丞，刑部尚书邓洵武为尚书右丞。壬辰，诏诸路州学别置斋舍，以养材武之士。

冬十月辛居朔，大雨雹。丁未，贤妃张氏薨。丙辰，命官编类六朝勋臣。戊午，夏人入泾原，围平夏城，寇镇戎军。庚申，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王厚言，河西军节度使赵怀德等出降。己巳，立九庙，复翼祖、宣祖。庚午，贵妃邢氏薨。

十一月甲戌，幸太学，官论定之士十六人，遂幸辟雍，赐国子司业吴絪、蒋静四品服，学官推恩有差。丙戌，封子杞为冀国公。丁亥，诏取士并繇学校，罢发解及省试法，科场如故事。癸巳，更上神宗谥曰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加上哲宗谥曰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甲午，朝献景灵宫。乙未，飨太庙。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升兴仁、隆德军为府，还彰信、昭德旧节。十二月乙巳，升通远军为巩州。戊午，赐陈王佖入朝不趋。是岁，诸路蝗。出宫女六十二人。广西黎洞杨晟免等内附。

本纪第二十

○徽宗二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丙戌，筑溪哥城。壬辰，诏察诸路监司贪虐者论其罪。丙申，诏京畿路改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官。蔡卞罢。立武学法。丁酉，秦凤蕃落献邦、潘、叠三州。以内侍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

二月乙巳，筑御谋城。己酉，置亲卫、勋卫、翊卫郎、中郎等官，以勋戚近臣之兄弟子孙有官者试充。甲寅，以张康国知枢密院事，兵部尚书刘逵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何执中为尚书左丞。乙卯，班方田法。庚申，诏西边用兵能招纳羌人者，与斩级同赏。壬戌，升赵州为庆源军。甲子，雨雹。乙丑，改三卫郎为侍郎。

闰月壬申，复元丰铨试断按法。令州县仿尚书六曹分六案。甲申，置陕西、河东、河北、京西监，铸当二夹锡铁钱。己丑，御端门，受赵怀德降，授感德军节度使，封安化郡王。壬辰，曲赦熙河兰湟路。

三月壬寅，置青海马监。甲辰，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丙午，诏建王口砦为怀远军。庚戌，令吕惠卿致仕。戊午，复银州。乙丑，诏州县属乡聚徒教授者，非经书、子、史毋习。丁卯，牂牁、夜郎首领以地降。是月，夏人攻塞门砦。

夏四月辛未，辽遣萧良来，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戊寅，夏人攻临宗砦。辛巳，诏诸路走马承受毋得预军政及边事。己丑，夏人寇顺宁砦，鄜延第二副将刘延庆击破之；复攻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献等击却之。

五月戊申，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壬子，遣林摅报聘于辽。赐张继先号虚静先生。癸丑，罢转运司检察钩考法。辛酉，命官分部决狱。

六月丙子，复解池盐。占城入贡。丁丑，虑囚。辛巳，罢陕西、河东力役。甲申，曲赦熙河、陕西、河东、京西路。戊子，赵挺之罢。

秋七月丙申朔，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辛丑，置荧惑坛。置四辅郡，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甲寅，诏夺元祐辅臣坟寺。丁巳，还上书流人。户部尚书曾孝广

坐钱帛皆阙，出知杭州。

八月戊辰，以德妃王氏为淑妃。庚午，以王、江、古州归顺，置提举溪洞官二员，改怀远军为平州。丙子，以东辅为拱州。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乙酉，诣宫酌献。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壬辰，遣刘正夫使辽。

九月己亥，赦天下。乙巳，诏元祐人贬谪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至畿辅。诏京畿、三路保甲并于农隙时教阅。乙卯，赐上舍生三十五人及第。丙辰，诏自今非宰臣毋得除特进。

冬十月，自七月雨，至是月不止。甲申，以左、右司所编绍圣、元符以来申明断例班天下，刑名例班刑部、大理司。丁亥，升武冈县为军。戊子，诏上书进士未获者，限百日自陈免罪。壬辰，日中有黑子。

十一月戊戌，安定郡王世雍薨。丙辰，置诸路提举学事官。己未，章惇卒。十二月癸酉，升拱州为保庆军。甲申，分平州置允州、格州。是岁，苏、湖、秀三州水，赐乏食者粟。泰州禾生□鲁。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庚子，复置江、湖、淮、浙常平都仓。甲辰，以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丁未，太白昼见，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权罢方田。戊申，诏侍从官奏封事。己酉，罢诸州岁贡供奉物。庚戌，诏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辛亥，御殿复膳。壬子，罢圜土法。丁巳，罢书、画、算、医四学。壬戌，复书、画、算学。

二月甲子朔，诏监司条奏民间疾苦。丙寅，蔡京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以观文殿大学士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庚午，诏翰林学士、两省官及馆阁自今并除进士出身人。壬申，省内外冗官，罢医官兼宫观者。蒲甘国入贡。丁丑，以前后所降御笔手诏模印成册，班之中外。州县不遵奉者，监司按劾，监司推行不尽者，诸司互察之。

三月丙申，诏星变已消，罢求直言。辛丑，改威德军为石堡砦。封眉州防御使世福为安定郡王。癸卯，御集英殿策进士。丁未，罢诸州武学。乙卯，废银州为银川城。丙辰，蔡王似薨。己未，赐礼部奏名进士

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一人。

夏四月丁丑，停免两浙水灾州郡夏税。

五月丁未，班《纪元历》。辛亥，封子栩为鲁国公。乙卯，罢辟举，尽复元丰选法。

六月癸亥，立诸路监司互察法，庇匿不举者罪之，仍令御史台纠劾。改格州为从州。甲子，诏求隐逸之士，令监司审核保奏，其缘私者，御史察之。丁卯，诏辅臣条具东南守备策。壬申，虑囚。

秋七月庚寅朔，日当食不亏。壬寅，诏改明年元。

九月辛丑，河南府嘉禾与芝草同本生。

冬十月己卯，升澶州为开德府。庚辰，降德音于开德府：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十一月辛卯，陈王佖薨。乙巳，诏立武士贡法。辛亥，并京畿提刑入转运司。十二月戊午朔，日当食不亏，群臣称贺。己未，刘逵罢。壬戌，诏臣僚休日请对，特御便殿。己巳，诏监司按事，有怀奸挟情不尽实者，流窜不叙。是岁，广西黎洞韦晏闹等内附。

大观元年春正月戊子朔，赦天下。甲午，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戊戌，幸兴德禅院。复废官。庚子，复置议礼局于尚书省。甘露降于帝鼎内，群臣称贺。壬寅，吴居厚罢。戊申，进封卫王俣为魏王，定王偲为邓王。壬子，以何执中为中书侍郎，邓洵武为尚书左丞，户部尚书梁子美为尚书右丞。乙卯，封仲损为南康郡王，仲御为汝南郡王。

二月壬戌，以向宗回为开府仪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甲子，以黎洞纳土，曲赦广西。乙亥，复医学。己卯，复行方田。丙戌，以平昌郡君韦氏为才人。

三月丁酉，赵挺之罢。以何执中为门下侍郎，邓洵武为中书侍郎，梁子美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朱谔为右丞。甲辰，立八行取士科。癸丑，赵挺之卒。

夏四月乙丑，以淑妃王氏为贵妃。

五月己丑，封子棫为杨国公。朝散郎吴储、承议郎吴侔坐与妖人张怀素谋反，伏诛。贬吕惠卿为祁州团练副使。庚寅，邓洵武罢。甲午，诏班新乐于天下。癸卯，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意人充选。以安化蛮犯边，益兵赴广西讨之。乙巳，子构生。

六月己未，以梁子美为中书侍郎。壬戌，诏景灵宫建僖祖殿室。甲子，以黎人地为庭、孚二州。癸酉，赐上舍生二十九人及第。乙亥，朱谔卒。丁丑，虑囚。甲申，以才人韦氏为婕妤。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戊子，诏括天下漏丁。壬寅，班祭服于州郡。乙巳，贤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丁巳，封子构为蜀国公。庚申，以户部尚书徐处仁为尚书右丞，吏部尚书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吴、楚二十六州：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

九月庚寅，建显烈观于陈桥。己酉，加上僖祖谥曰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朝献景灵宫。庚戌，飨太庙。辛亥，大飨明堂，赦天下。升永兴军为大都督府。章綖坐冒法，窜海岛。李景直等四人以上书观望罪，并编管岭南。

冬十月己未，诏士有才武绝伦者，岁贡准文士上舍上等法。辛酉，苏州地震。乙丑，贬张商英为安化军节度副使。己巳，大雨雹。

闰月丙戌，以林摅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乙未，诏守令以户口为殿最。升桂州为大都督府，镇州为靖海军节度。壬寅，禁用翡翠。乙巳，升太原府、郓州并为大都督府。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蔡京等以不及所当食分，率群臣称贺。乙丑，置符宝郎。己巳，升瀛州为河间府、瀛海军节度。戊寅，南丹州刺史莫公佞降。徐处仁以母忧去位。十二月庚寅，以蔡京为太尉，进何执中以下官二等。癸巳，以江宁、荆南、扬、杭、越、洪、福、潭、广、桂并为帅府。置黔南路。丁酉，置开封府府学。己亥，以婉容乔氏为贤妃。开溴河。是岁，秦凤旱。京东水，河溢，遣官振济，贷被水户租。庐州雨豆。汀、怀二州庆云见。乾宁军、同州黄河清。于阗、夏国入贡。涪州夷骆世叶、骆文贵内附。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宝于大庆殿，赦天下，文武进位一等。蔡京表贺符瑞。乙卯，以婉仪刘氏为德妃。己未，蔡京进太师；加童贯节

度使，仍宣抚。庚申，进封魏王俣为燕王，邓王偲为越王，并为太尉；京兆郡王桓为定王，高密郡王楷为嘉王，并为司空；吴国公枢为建安郡王，冀国公杞为文安郡王，楚国公栩为安康郡王，杨国公棫为济阳郡王，蜀国公构为广平郡王，并为开府仪同三司。甲子，以神宗德妃宋氏、刘氏为淑妃，贤妃乔氏为德妃。庚午，徙封仲损为齐安郡王，仲御为华阳郡王，孝骞为晋康郡王，孝参为豫章郡王，并开府仪同三司；封仲增为信安郡王，仲忽为普安郡王，仲癸为咸安郡王，仲仆为同安郡王，仲糜为淮安郡王。戊寅，徙封向宗回为汉东郡王，向宗良为开府仪同三司。仲损薨。河东、北盗起。

二月甲申，置诸州曹掾官。甲午，诏建徽猷阁，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官。己亥，以安德军节度使钱景臻为开府仪同三司。庚戌，以婕妤韦氏为修容。

三月庚申，班《金箓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甲子，封子材为魏国公。乙亥，封子模为镇国公。戊寅，赐上舍生十三人及第。升乾宁军为清州。诏监司岁举所部郡守二人、县令四人赴三省审察。夏四月甲辰，复洮州。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亥，虑囚。以复洮州功，赐蔡京玉带，加童贯检校司空，仍宣抚。甲寅，复诸路岁贡供奉物。壬戌，溪哥王子臧征扑哥降，复积石军。戊辰，诏官蔡京子孙一人，进执政官一等。

六月乙酉，以涪夷地为珍州。甲午，以平夏城为怀德军。乙未，以殿中六尚、算学、太官局、翰林仪鸾司皆隶六察。

秋七月庚戌，罢建僖祖殿室。乙卯，以婉容王氏为贤妃。

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坏民庐舍，复被水者家。丙申，中书侍郎梁子美罢知郓州。己亥，置保州敦宗院。

九月辛亥，以林据为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余深为尚书左丞。壬戌，贬向宗回为太子少保致仕。壬申，封子植为吴国公。癸酉，皇后王氏崩。削向宗回官爵。丙子，曲赦熙河兰湟、秦凤、永兴军路。冬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昼见。乙丑，上大行皇后谥曰靖和。

十二月壬寅，陪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是岁，同州黄河清。出宫女七十有七人。于阗、夏国入贡。涪夷任应举、杨文贵，湖南徭杨再光内附。

三年春正月乙卯，祔靖和皇后神主于别庙。己未，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园陵役者蠲其赋。丁卯，以涪夷地为承州。甲戌，升湟州为向德军节度。

二月丙子朔，播州杨文贵纳土，以其地置遵义军。丁丑，韩忠彦致仕。

三月丙午，立海商越界法。庚戌，御集英殿策进士。辛酉，诏四川郡守并选内地人任之。壬戌，并黔南入广西路。乙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八十五人。壬申，张康国卒。

夏四月戊寅，林摅罢。戊子，以淑妃刘氏为贵妃。癸巳，以郑居中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管师仁同知枢密院事。癸卯，以余深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薛昂为尚书左丞，工部尚书刘正夫为尚书右丞。

五月乙巳朔，孟翊献所画卦象，谓宋将中微，宜更年号、改官名、变庶事以厌之。帝不乐，诏窜远方。丙辰，令辟雍宴用雅乐。丁巳，虑囚。戊辰，大雨雹。辛未，以德妃乔氏为贵妃。

六月甲戌朔，诏修《乐书》。管师仁罢。丁丑，蔡京罢。辛巳，以何执中为特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泸夷地为纯、滋二州。庚寅，冀州河水溢。

秋七月丁未，诏谪籍人除元祐奸党及得罪宗庙外，余并录用。丙辰，诏罢都提举茶事司，在京令户部、在外令转运司主之。

八月乙酉，封子朴为雍国公。己丑，嗣濮王宗汉薨。甲午，以仲增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嗣濮王。丙申，升融州为清远军节度。己亥，韩忠彦薨。

九月癸丑，封子棣为徐国公。己未，赐天下州学藏书阁名“稽古”。

冬十月癸巳，减六尚局供奉物。

十一月丁未，诏算学以黄帝为先师，风后等八人配飨，巫咸等七十人从祀。己巳，蔡京进封楚国公致仕，仍提举《哲宗实录》，朝朔望。十二月己亥，罢东南铸夹锡钱。是岁，江、淮、荆、浙、福建旱，秦、凤、阶、成饥，发粟振之，蠲其赋。陕州、同州黄河清。阇婆、占城、夏国入贡。泸州夷王募弱内附。

四年春正月癸卯，罢改铸当十钱。辛酉，诏士庶拜僧者，论以大不恭。丁卯，夏国入贡。二月庚午朔，禁然顶、炼臂、刺血、断指。庚辰，罢京西钱监。甲申，诏自今以赏进秩者毋过中奉大夫。己丑，以余深为门下侍郎。资政殿学士张商英为中书侍郎，户部尚书侯蒙同知枢密院事。壬辰，罢河东、河北、京东铸夹锡铁钱。

三月庚子，募饥民补禁卒。诏医学生并入太医局，算入太史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学官等并罢。甲寅，敕所在振恤流民。癸亥，诏：罪废人稍加甄叙，能安分守者，不俟满岁，各与叙进，以责来效。丙寅，赐上舍生十五人及第。戊辰，诏上书邪下等人可依无过人例，今后改官升任并免检举。

夏四月己卯，班乐尺于天下。癸未，蔡京上《哲宗实录》。丙申，立感生帝坛。丁酉，诏修《哲宗史》。

五月壬寅，停僧牒三年。丁未，彗出奎、娄。甲寅，立词学兼茂科。丙辰，诏以彗见，避殿减膳，令侍从官直言指陈阙失。戊午，赦天下。壬戌，改广西黔南路为广南西路。癸亥，治广西妄言拓地罪，追贬帅臣王祖道为昭信军节度副使。甲子，贬蔡京为太子少保。丙寅，余深罢。

六月庚午，御殿复膳。乙亥，以张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壬辰，复向宗回为开府仪同三司、汉东郡王。乙未，虑囚。丙申，薛昂罢。

秋七月辛丑，复罢方田。戊申，封子□骂为冀国公。

八月乙亥，以刘正夫为中书侍郎，侯蒙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邓洵仁为尚书右丞。戊寅，省内外冗官。庚辰，以资政殿学士吴居厚为门下侍郎。丁亥，行内外学官选试法。

闰月辛丑，诏诸路事有不便于民者，监司条奏之。癸卯，改陵井监为仙井监。辛酉，诏戒朋党。以张阁知杭州，兼领花石纲。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酉，立贵妃郑氏为皇后。郑居中罢。戊戌，太白昼见。以吴居厚知枢密院事。

十一月乙丑朔，朝景灵宫。丙寅，飨太庙。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改明年元。丙戌，罢拱州为襄邑县。十二月庚戌，改谥靖和皇后为惠恭。是岁，夔州江水溢。海水清。出宫女四百八十六人。南丹州首领莫公晟内附。

政和元年春正月己巳，以贤妃王氏为德妃。壬申，毁京师淫祠一千三十八区。戊寅，封子□共为定国公。丙戌，废白、龚二州。壬辰，诏百官厉名节。

二月壬寅，册皇后。乙巳，诏陕西、河东复铸夹锡钱。丙午，以太子少师郑绅为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己巳，诏监司督州县长吏劝民增植桑柘，课其多寡为赏罚。癸酉，以吏部尚书王襄同知枢密院事。

夏四月乙卯，罢陕西、河东铸夹锡钱。丙辰，虑囚。立守令劝农黜陟法。丁巳，以淮南旱，降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五月癸亥，诏四川羡余钱物归左藏库。戊辰，改当十钱为当三。己卯，东南有星昼陨。丁亥，解池生红盐。

六月甲寅，复蔡京为太子少师。

秋七月壬申，以疾愈，赦天下。癸未，废平、从二州为砦。

八月乙未，复蔡京为太子太师。丁巳，张商英罢。戊午，诏："监司部内官吏，一岁中有犯罪至三人以上，虽不及三人而或有曾荐举者，罪及监司。"九月戊寅，王襄罢。丁亥，封子栻为黄国公。是月，郑允中、童贯使辽，以李良嗣来，良嗣献取燕之策，诏赐姓赵。

冬十月辛卯，以用事之臣多险躁朋比，下诏申儆。庚戌，封昭化军节度使宗粹为信安郡王。辛亥，贬张商英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十一月任戌，以上书邪等及曾经入籍人并不许试学官。丙子，封子榛为福国公。十二月己酉，诏台谏以直道核是非，毋惮大吏，毋比近习。辛亥，废镇州，升琼州为靖海军。是岁，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茧。出宫女八十人。交趾、夏国入贡。

本纪第二十一

○徽宗三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书邪等人并不除监司。

二月戊子朔，蔡京复太师致仕，赐第京师。庚子，以婉容崔氏为贤妃。

三月戊午朔，定国公□共薨。己巳，御集英殿策进士。己卯，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七百十三人。

夏四月己丑，诏县令以十二事劝农于境内，躬行阡陌，程督勤惰。辛卯，复行方田。日中有黑子。甲午，宴蔡京等于太清楼。乙巳，以定国军节度使仲忽为开府仪同三司。庚戌，以何执中为司空。壬子，赐张商英自便。

五月癸亥，虑囚。丁卯，封子椿为庆国公。己巳，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议事。

六月己丑，以资政殿学士余深为门下侍郎。乙卯，白虹贯日。

秋七月壬申，访天下遗书。丙子，置礼制局。

九月壬午，改太尉以冠武阶。癸未，正三公、三孤官。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罢尚书令。

冬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

十一月己未，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阁门事。戊寅，日南至，受元圭于大庆殿，赦天下。辛巳，蔡京进封鲁国公。以何执中为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执政皆进秩。十二月甲申，行给地牧马法。乙酉，以郑居中为特进。丙戌，以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乙巳，定命妇名为九等。丙午，燕辅臣于延福宫。辛亥，封子樨为卫国公。是岁，成都府、苏州火。出宫女三百八十三人。高丽入贡。成都路夷人董舜咨、董彦博内附，置祺、亨二州。

三年春正月己未，以定王桓、嘉王楷并为太保。庚申，以广平郡王

构为检校太保。甲子，诏以天赐元圭，遣官册告永裕、永泰陵。丙寅，以燕王俣为太傅。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配飨文宣王庙。丁丑，吴居厚罢，以观文殿学士郑居中知枢密院事。己卯，以越王偲为太傅，封子楗为韩国公。

二月甲申，以德妃王氏为淑妃。庚寅，罢文臣勋官。辛卯，崇恩太后暴崩。甲午，以辽、女真相持，诏河北治边防。丁酉，诏百官奉祠禄者并以三年为任。乙巳，增定六朝勋臣一百一十六人。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戊辰，进神宗淑妃宋氏为贵妃。升永安县为永安军。癸酉，赐上舍生十九人及第。

夏四月戊子，作保和殿。庚寅，以复溱、播，等州降德音于梓夔路。癸巳，邓洵仁罢。乙巳，以福宁殿东建玉清和阳宫。丙午，升定州为中山府。己酉，以资政殿学士薛昂为尚书右丞。庚戌，班《五礼新仪》。

闰月丙辰，改公主为帝姬。戊午，复置医学。辛酉，上崇恩太后谥曰昭怀。庚午，庆国公椿薨。

五月乙酉，虑囚。丙申，升苏州为平江府。庚子，大盈仓火。壬寅，以筑溱、播进执政官一等。丙午，葬昭怀皇后于永泰陵。丁未，诏尚书内省分六司，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置内宰、副宰、内史、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吏员。己酉，班新燕乐。

六月癸亥，祔昭怀皇后神主于太庙。戊辰，降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园陵役者蠲其赋。

秋七月癸未，升赵城县为庆祚军。甲申，还王珪、孙固赠谥，追复韩忠彦、曾布、安焘、李清臣、黄履等官职。庚子，贵妃刘氏薨。壬寅，复置白州。

八月甲戌，以燕乐成，进执政官一等。丙子，以何执中为少师。丁丑，升润州为镇江府。戊寅，封四镇山为王。

九月庚寅，诏大理寺、开封府不得奏狱空，其推恩支赐并罢。戊戌，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达。

冬十月乙丑，阅新乐器于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戊辰，诏冬祀

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冬十一月辛巳，朝献景灵宫。壬午，飨太庙，加上神宗谥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上哲宗谥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升端州为兴庆府。乙酉，以天神降，诏告在位，作《天真降临示现记》。乙丑，以贤妃崔氏为德妃。壬辰，筑祥州。己亥，诏有官人许举八行。

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乙卯，诏天下贡医士。辛酉，太白昼见。是岁，江东旱，温、封、滋三州火。出宫女二百七十有九人。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阶凡二十六等。辛丑，追封濮王子宗谊为祁王，宗咏为莱王，宗师为温王，宗辅为楚王，宗博为萧王，宗沔为霍王，宗荩为建王，宗胜为袁王。

二月丁巳，赐上舍生十七人及第。癸亥，改淯井监为长宁军。癸酉，长子桓冠。

三月丙子朔，以淑妃王氏为贵妃。

夏四月庚戌，幸尚书省，以手诏训诫蔡京、何执中，各官迁秩，吏赐帛有差。癸丑，阅太学、辟雍诸生雅乐。甲子，改戎州为叙州。

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泽，以太祖配。降德音于天下。子机薨。

六月戊午，虑囚。壬申，以广西溪洞地置隆、兑二州。

秋七月丁丑，置保寿粹和馆，以养宫人有疾者。戊寅，焚苑东门所储毒药可以杀人者，仍禁勿得复贡。甲午，祔明达皇后神主于别庙。

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直学士。癸亥，定武臣横班以五十员为额。

九月乙卯，以安静军节度使王宪为开府仪同三司。己亥，诏诸路兵应役京师者，并以十月朔遣归。

冬十月乙巳，复置拱州。

十一月丁丑，封子梴为相国公。十二月己酉，以禁中神御殿成，减天下囚罪一等。癸丑，定朝议、奉直大夫以八十员为额。己未，诏广南

市舶司岁贡真珠、犀角、象齿。是岁，相州野蚕成茧。出宫女六十八人。

五年春正月庚辰，泸南晏州夷反，寻诏梓州路转运使赵遹等督兵讨平之。己丑，令诸州县置医学，立贡额。甲午，改龙州为政州。

二月乙巳，立定王桓为皇太子。甲寅，册皇太子，赦天下。庚午，以童贯领六路边事。三月辛未朔，太白昼见。己卯，御集英殿策进士。甲申，追论至和、嘉祐定策功，封韩琦为魏郡王，复文彦博官。丁亥，诏以立皇太子，见责降文武臣僚并与牵复甄叙，凡千五百人。壬辰，升舒州为德庆军。癸巳，赐礼部奏名进士出身六百七十人。

夏四月甲辰，作葆真宫。丁未，诣景灵宫，还，幸秘书省，进馆职官一等。庚戌，改集英殿为右文殿。癸亥，置宣和殿学士。诏东宫讲读官罢读史。

五月壬辰，虑囚。

六月癸丑，以修三山河桥，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升汝州为陆海军。丁丑，诏建明堂于寝殿之南。甲申，昭庆军节度使蔡卞为开府仪同三司。丁亥，封子□越为瀛国公。

八月己酉，以秘书省地为明堂。辛亥，升通利军为濬州、平川军节度。嗣濮王仲增薨。

九月己卯，封仲御为嗣濮王。丙戌，封子楱为惠国公。冬十月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为冲隐处士。戊午，夏国入贡。

十一月癸酉，录昭宪皇后杜氏之裔。庚寅，高丽遣子弟入学。十二月己亥，升遂州为遂宁府。庚申，以平晏夷，曲赦四川。癸亥，置缘边安抚司于泸州。是岁，平江府、常、湖、秀州水。出宫女五十人。

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泸南献捷，转宰执一官。以童贯宣抚陕西、河北。

闰月壬寅，升颍州为顺昌府。丁未，置道学。

二月丁亥，诏增广天下学舍。庚寅，诏广京城。

三月癸丑，赐上舍生十一人及第。

夏四月乙丑，会道士于上清宝箓宫。辛未，以何执中为太傅致仕，朝朔望。丁丑，诏天宁诸节及壬戌日，杖已下罪听赎。丙戌，却监司、守臣进献。庚寅，诏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事。

五月丁酉，废锡钱。庚子，以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刘正夫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壬寅，以保大军节度使邓洵武知枢密院事。

六月丙寅，班中书官制格。庚午，虑囚。甲戌，诏堂吏迁官至奉直大夫止。癸未，皇太子纳妃朱氏。

秋七月壬辰朔，以震武城为震武军。甲午，以德妃崔氏为贵妃。辛亥，以河阳三城节度使王荐为开府仪同三司。诸盗晏州卜漏阙一字

、沅州黄安俊、定边军李吡□移伏诛，诏函首于甲库。壬子，曲赦湖北。己未，解池生红盐。辛酉，改走马承受公事为廉访使者。

八月壬戌朔，戒北边帅臣毋生事。壬午，诏天下监司、郡守搜访岩谷之士，虽恢诡谲怪自晦者悉以名闻。丁亥，幸蔡京第。己丑，升晋州为平阳、寿州为寿春、齐州为济南府。

九月辛卯朔，诣玉清和阳宫，上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丙申，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以西内成，曲赦京西。己未，以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乙丑，太白昼见。

十一月丁酉，朝献景灵宫。戊戌，飨太庙。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庚子，以礼部尚书白时中为尚书右丞。辛丑，魏国公材薨。戊申，以侯蒙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己未，徙封卫国公榎为郓国公。增横班为十三阶。十二月己巳，以婉仪刘氏为贤妃。戊寅，以熙河进筑功成，进执政一官。乙酉，奠九鼎于圜像徽调阁。刘正夫为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戊子，以宗粹为开府仪同三司。是岁，冀州三山黄河清。出宫女六百人。高丽、占城、大食、真腊、大理、夏国入贡，茂州夷郅永寿内附。

七年春正月丁酉，于阗入贡。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二月癸亥，以大理国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甲子，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丁卯，御集英殿策高丽进士。辛未，改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乙亥，幸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道经。

三月庚寅，赐高丽祭器。高丽进士权适等四人赐上舍及第。乙未，以童贯权领枢密院。丙申，升鼎州为常德军。

夏四月庚申，帝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辛酉，升温州为应道军。

五月戊子朔，升庆州为庆阳军、渭州为平凉军。己丑，如玉清和阳宫，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号宝册。辛卯，命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乙未，诏权罢宫室修造。辛丑，祭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以监司州县共为奸赃，令廉访使者察奏，仍许民径赴尚书省陈诉。癸卯，改玉清和阳宫为玉清神霄宫。

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进封蔡京为陈、鲁国公。戊辰，以嘉王楷为太傅。改节度观察留后为承宣使。己巳，蔡京辞两国不拜，诏官其亲属二人。壬午，诏禁巫觋。丙戌，贵妃宋氏薨。

秋七月壬辰，熙河、环庆、泾原地震。庚子，诏八宝增定命宝。

八月癸亥，诏明堂并祠五帝。郑居中以母忧去位。

九月戊子，诏湖北民力未纾，胡耳西道可罢进筑。辛卯，大飨明堂，赦天下。乙未，刘正夫卒。丁酉，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见于紫宸殿。壬寅，进宰执官一等。甲辰，以薛昂为特进。癸丑，贵妃王氏薨。

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戊寅，侯蒙罢。

十一月庚寅，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辛卯，郑居中起复。以余深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白时中为中书侍郎。壬辰，复置醴州。丙申，何执中卒。升石泉县为军。十二月戊申朔，有星如月。丁巳，以薛昂为门下侍郎。戊辰，诏天神降于坤宁殿，刻石以纪之。庚午，以童贯领枢密院。命户部侍郎孟揆作万岁山。是岁，三山河水清。出宫女六十八人。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受定命宝于大庆殿。戊子，封孙谌为崇国

公。己丑，赦天下。应元符末上书邪中等人，依无过人例。乙巳，封侄有奕为和义郡王。庚戌，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黼为尚书左丞。

二月戊辰，增诸路酒价。庚午，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甲戌，升六安县为六安军。丁丑，诏监司辄以禁钱买物为苞苴馈献，论以大不恭。

三月丙戌，诏监司、郡守自今须满三岁乃得代，仍毋得通理。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对。丙申，以茂州蕃族平，曲赦四川。丁酉，知建昌陈并等改建神霄宫不虔及科决道士，诏并勒停。戊戌，御集英殿策进士。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为榜首。

夏四月癸丑朔，筑靖夏城、制戎城。录吕余庆后。癸亥，减捶刑。己卯，诏每岁以季秋亲祠明堂，如孟月朝献礼。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为贞元节。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诏诸路选漕臣一员，提举本路神霄宫。丁亥，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壬辰，班御制《圣济经》。以青华帝君八月九日生辰为元成节。庚戌，手敕两浙漕司，以权添酒钱尽给御前工作。

六月乙卯，以贤妃刘氏为淑妃。己巳，以淮西盗平，曲赦。庚子，虑囚。甲戌，以西边献捷，曲赦陕西、河东路。

秋七月壬午，以西师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郑居中为少傅，余深为少保，邓洵武为特进，进执政官一等。己酉，遣廉访使者六人振济东南诸路水灾。

八月甲寅，以童贯为太保。辛酉，诏班御注《道德经》。壬申，诏执政非入谢及丐去，毋得独留奏事。癸酉，封子椅为嘉国公。乙亥，升兖州为袭庆府。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壬午，诏罢拘白地、禁榷货、增方田税、添酒价、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东南水灾强籴等事。丙戌，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己丑，以岁当戌、月当壬为元命，降德音于天下。庚寅，薛昂罢。以白时中为门下侍郎，王黼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冯熙载为尚书左丞，刑部尚书范致虚为尚书右丞。壬辰，禁州郡遏籴及边将杀降以幸功赏者。癸

巳，禁群臣朋党。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辛丑，郑居中罢，乞持余服，诏从之。诏察县令治行、诸路监司能改正州县事者，较为殿最。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

闰月庚申，诏江、淮、荆、浙、闽、广监司督责州县还集流民。丁卯，进封楷为郓王。丙子，诏：周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复立恭帝后以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世世为国三恪。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昼见。己亥，改兴庆军为肇庆府。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大赦天下。辛亥，日中有黑子。丙辰，以婉容王氏为贤妃。辛酉，补上书人安尧臣官。己巳，升梓州为潼川府。

十二月戊寅朔，复京西钱监。己丑，置裕民局。是岁，江、淮、荆、浙、梓州水。出宫女百七十八人。黄岩民妻一产四男子。于阗、高丽入贡。

本纪第二十二

○徽宗四

宣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云。壬子，进建安郡王枢为肃王，文安郡王杞为景王，并为太保。乙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丁巳，金人使李善庆来，遣赵有开报聘，至登州而还。戊午，以余深为太宰兼门下侍郎，王黼为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乙丑，改湟州为乐州。癸酉，封子栋为温国公，侄有恭为永宁郡王。乙亥，躬耕籍田。罢裕民局。

二月庚辰，改元。易宣和殿为保和殿。戊戌，以邓洵武为少保。

三月庚戌，蔡京等进安州所得商六鼎。己未，以冯熙载为中书侍郎，范致虚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张邦昌为尚书右丞。诏天下知宫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童贯遣知熙州刘法出师攻统安城，夏人伏兵击之，法败殁，震武军受围。甲子，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辛未，赐上舍生五十四人及第。甲戌，皇后亲蚕。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己亥，曲赦陕西、河东路。辛丑，进辅臣官一等。

五月丙午朔，有物如龙形，见京师民家。丁未，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丙辰，败夏人于震武。壬申，班御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甲戌，虑囚。是月，大水犯都城，西北有赤气亘天。

六月壬午，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甲申，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仍行册命，配享混元皇帝。己亥，夏国遣使纳款，诏六路罢兵。

秋七月甲寅，以童贯为太傅。

八月戊寅，诏诸路未方田处并令方量，均定租课。丁酉，以神霄宫成，降德音于天下。范致虚以母忧去位。

九月甲辰朔，燕蔡京于保和新殿。辛酉，大飨明堂。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丁卯，以淮康军节度使蔡攸为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甲戌朔，以《绍述熙丰政事书》布告天下。

十一月癸丑，朝献景灵宫。甲寅，飨太庙。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甲子，诏东南诸路水灾，令监司、郡守悉心振救。戊辰，以淮甸旱，饥民失业，遣监察御史察访。张邦昌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王安中为尚书右丞。时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东南骚动，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诏放归田里。十二月甲戌，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辛卯，大雨雹。丙申，帝数微行，正字曹辅上书极论之，编管郴州。是岁，京西饥，淮东大旱，遣官振济。岚州黄河清。升邢州为信德，陈州为淮宁，襄州为襄阳，庆州为庆阳，安州为德安，郓州为东平，赵州为庆源府；泸州为泸川，睦州为建德，岳州为岳阳，宁州为兴宁，宜州为庆远，光州为光山，均州为武当军。

二年春正月癸亥，追封蔡确为汝南郡王。甲子，罢道学。

二月乙亥，遣赵良嗣使金国。唐恪罢。庚辰，以宁远军节度使梁子美为开府仪同三司。戊子，令所在赡给淮南流民，谕还之。甲午，诏别修《哲宗史》。

三月壬寅，赐上舍生二十一人及第。乙卯，改熙河兰湟路为熙河兰廓路。

夏四月丙子，诏江西、广东两界群盗啸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都监各一员。

五月庚子朔，以淑妃刘氏为贵妃。己酉，日中有黑子。丁巳，祭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布衣朱梦说上书论宦寺权太重，编管池州。戊辰，诏宗室有文行才术者，令大宗正司以闻。六月癸酉，诏开封府振济饥民。丁丑，太白昼见。戊寅，蔡京致仕，仍朝朔望。辛巳，诏自今动改元丰法制，论以大不恭。丙戌，诏三省、枢密院额外吏职，并从裁汰。及有妄言惑众、稽违诏令者，重论之。诏诸司总辖、提点之类，非元丰法并罢。丁亥，复寺院额。甲午，罢礼制局并修书五十八所。

秋七月壬子，罢文臣起复。己未，罢医、算学。丙寅，封子楒为英国公。

八月庚辰，诏减定医官额。乙未，诏监司所举守令非其人，或废法不举，令廉访使者劾之。

九月壬寅，金人遣勃堇等来。乙巳，复德士为僧。辛亥，大飨明堂。丙辰，遣马政使金国。癸亥，余深加少傅。宴童贯第。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河东节度使梁师成为太尉。建德军青溪妖贼方腊反，命谭稹讨之。

十一月己亥，余深罢，仍少傅，授镇西军节度使、知福州。庚戌，以王黼为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己未，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方腊，死之。十二月丁亥，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讨方腊。己丑，以少傅郑居中权领枢密院。庚寅，诏访两浙民疾苦。是月，方腊陷建德，又陷歙州，东南将郭师中战死。陷杭州，知州赵霆遁，廉访使者赵约诟贼死。是岁，淮南旱。夏国、真腊入贡。

三年春正月壬寅，邓洵武卒。戊午，以安康郡王栩为太保，进封济王；镇国公模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乐安郡王。己未，诏淮南、江东、福建各权添置武臣提刑一员。辛酉，罢苏、杭州造作局及御前纲运。乙丑，罢西北兵更戍。罢木石彩色等场务。是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庚午，赵霆坐弃杭州，贬吉阳军。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乙酉，罢天下三舍及宗学、辟雍、诸路提举学事官。癸巳，赦天下。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三月丁未，御集英殿策进士。庚申，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三十人。

夏四月丙寅，贵妃刘氏薨。甲戌，青溪令陈光以盗发县内弃城，伏诛。庚寅，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诏二浙、江东被贼州县给复三年。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以郑居中领枢密院。己亥，诏杭、越、江宁守臣并带安抚使。甲辰，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节。改睦州、建德军为严州、遂安军，歙州为徽州。丙午，金人再遣曷鲁等来。戊申，以兴宁军节度使刘宗元为开府仪同三司。癸亥，诏三省觉察台谏罔上背公者，取旨谴责。陈过庭、张汝霖以乞罢御前使唤及岁进花果，为王黼所劾，并窜贬。

闰月丙寅，减诸州曹掾官。辛未，立医官额。甲戌，复应奉司，命

王黼及内侍梁师成领之。戊寅，虑囚。

六月，河决恩州清河埽。

秋七月丁卯，振温、处等八州。丁亥，废纯、滋等十二州。戊子，童贯等俘方腊以献。是月，洛阳、京畿讹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儿食之，二岁乃息。

八月甲辰，曲赦两浙、江东、福建、淮南路。乙巳，以童贯为太师，谭稹加节度。丁未，祔明节皇后神主于别庙。丙辰，方腊伏诛。

九月丙寅，以王黼为少傅，郑居中为少师。庚午，进执政官一等。辛未，大飨明堂。

冬十月甲寅，诏自今赃吏狱具，论决勿货。童贯复领陕西、两河宣抚。

十一月丁丑，冯熙载罢。以张邦昌为中书侍郎，王安中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李邦彦为尚书右丞。辛巳，封子桐为仪国公。壬午，张商英卒。十二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子，进封广平郡王构为康王，乐安郡王模为祁王，并为太保。是岁，诸路蝗。

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为少保，梁师成为开府仪同三司。癸酉，金人破辽中京，辽主北走。

二月丙申，以旱祷于广圣宫，即日雨。癸卯，雨雹。丙午，以吴国公植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信都郡王。

三月辛酉，幸秘书省，遂幸太学，赐秘书少监翁彦深、王时雍、国子祭酒韦寿隆、司业权邦彦章服，馆职、学官、诸生恩锡有差。丙子，辽人立燕王淳为帝。金人来约夹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屯兵于边以应之，且招谕幽、燕。

夏四月丙午，诏置补完校正文籍局，录三馆书置宣和楼及太清楼、秘阁。又令郡县访遗书。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卯，封子柄为昌国公。甲戌，嗣濮王仲御薨。乙亥，以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庚辰，以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为太尉。童贯至雄州，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道进兵。癸未，辽人击败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乙酉，封开府仪同三司、江夏郡王仲爰为嗣濮王。丙戌，虑囚。杨可世与辽将萧干

战于白沟，败绩。丁亥，辛兴宗败于范村。

六月己丑，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帝闻兵败，惧甚，遂诏班师。壬寅，以王黼为少师。是月，辽燕王淳死，萧干等立其妻萧氏。

秋七月己未，废贵妃崔氏为庶人。壬午，王黼以耶律淳死，复命童贯、蔡攸治兵，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甲申，种师道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和诜散官安置。

九月戊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北伐，王黼大恶之，诏除名勒停、广南编管。己未，金人遣徒孤且乌歇等来议师期。辛酉，大飨明堂。己巳，高丽国王王俣薨，遣路允迪吊祭。甲戌，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国。己卯，辽将郭药师以涿、易二州来降。

冬十月庚寅，改燕京为燕山府，涿、易八州并赐名。癸巳，刘延庆与郭药师等统兵出雄州。戊戌，曲赦所复州县。己亥，耶律淳妻萧氏上表称臣纳款。甲辰，师次涿州。己酉，郭药师与高世宣、杨可世等袭燕，萧干以兵入援，战于城中，药师等屡败，皆弃马缒城而出，死伤过半。癸丑，以蔡攸为少傅、判燕山府。甲寅，刘延庆自卢沟河烧营夜遁，众军遂溃，萧干追至涿水上乃还。

十一月丙辰朔，行新玺。戊辰，朝献景灵宫。己巳，飨太庙。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园丘，赦天下。东南官吏昨缘寇盗贬责者，并次第移放，上书邪上等人特与磨勘。戊寅，金人遣李靖等来许山前六州。以彰德军节度使郑详为太尉。十二月丁亥，郭药师败萧干于永清县。戊子，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国。庚寅，以郭药师为武泰军节度使。辛卯，金人入燕，萧氏出奔。壬辰，使来献捷。乙未，诏监司未经陛对，毋得之任。丙申，贬刘延庆为率府率、安置筠州。壬寅，进封植为莘王。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人遣李靖来议所许六州代租钱。己未，遣赵良嗣报聘，求西京等州。辛酉，以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甲申，录富弼后。

二月乙酉朔，以李邦彦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赵野为尚书右丞。丙戌，金人以议未合，断桥梁，焚次舍。丁酉，进封雍国公朴为华原郡王，徐国公棣为高平郡王，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三月乙卯，金人再遣宁术割等来。己未，遣卢益报聘，皆如其约。

夏四月癸巳，金人遣杨璞以誓书及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州来归。庚子，童贯、蔡攸入燕，时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先为金人尽掠而去。乙巳，童贯表奏抚定燕城。庚戌，曲赦河北、河东、燕云路。是日班师。

五月己未，以收复燕、云，赐王黼玉带。庚申，以王黼为太傅，郑居中为太保，进宰执官二等。辛酉，王黼总治三省事。癸亥，童贯落节钺，进封徐、豫国公。蔡攸为少师。乙丑，诏正位三公立本班，带节钺若领他职者仍旧班，著为令。癸酉，祭地于方泽。是月，金人许朔、武、蔚三州。金主阿骨打殂，弟吴乞买立。

六月乙酉，郭药师加检校少傅。丙戌，辽人张觉以平州来附。己丑，仲爰薨。乙未，诏今后内外宗室并不称姓。丁酉，以安国军节度使仲理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嗣濮王。己亥，虑囚。戊申，郑居中卒。辛亥，以蔡攸领枢密院。

秋七月戊午，以梁师成为少保。己未，童贯致仕。起复谭稹为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庚午，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上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禁元祐学术。

八月辛巳朔，日当食不见。辛丑，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壬寅，太白昼见。是月，萧干破景州、蓟州，寇掠燕山，郭药师败之。干寻为其下所杀，传首京师。

九月辛酉，大飨明堂。

冬十月乙酉，雨木冰。壬寅，罢诸路提举常平之不职者。

十一月乙卯，以郑绅为太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诸路漕臣坐上供钱物不足，贬秩者二十二人。丁卯，王安中、谭稹并加检校少傅，郭药师为太尉。华原郡王朴薨。壬申，王黼子弟亲属推恩有差。是月，金人取平州，张觉走燕山，金人索之甚急，命王安中缢杀，函其首送之。十二月乙巳，金人遣高居庆等来贺正旦。戊申，以高平郡王棣为太保，进封徐王。是岁，秦凤旱，河北、京东、淮南饥，遣官振济。

六年春正月乙卯，为金主辍朝。戊午，置书艺所。癸亥，藏萧干首于太社。戊寅，遣连南夫吊祭金国。

二月丁亥，以冀国公□骂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河间郡王；韶州防御

使令荡为婺州观察使，封安定郡王。己亥，躬耕藉田。丙午，诏自今非历台阁、寺监、监司、郡守、开封府曹官者，不得为郎官、卿、监，著为令。李邦彦以父忧去位。

三月己酉朔，以钱景臻为少师。金人来匄粮，不与。

闰月辛巳，皇后亲蚕。庚子，御集英殿策进士。

夏四月癸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八百五人。丁巳，李邦彦起复。

五月壬寅，虑囚。癸卯，金人遣使来告嗣位。

六月壬子，诏以收复燕、云以来，京东、两河之民困于调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闽、广并纳免夫钱，期以两月纳足，违者从军法。

秋七月戊子，遣许亢宗贺金国嗣位。丁酉，诏：应系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改正。壬寅，诏宗室、后妃戚里、宰执之家概敷免夫钱。甲辰，置玑衡所。

八月乙卯，谭稹落太尉、罢宣抚使，童贯落致仕，领枢密院代之。丁巳，以溢机堡为安羌城。壬戌，以复燕、云，赦天下。

九月乙亥，以白时中为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郎，李邦彦为少宰兼中书侍郎。蔡攸落节钺。辛巳，大飨明堂。丁亥，以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尹蔡懋同知枢密院。庚寅，以金芝产于艮岳万寿峰，改名寿岳。庚子，金人遣富谟弼等以遗留物来献。

冬十月庚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癸酉，诏内外官并以三年为任，治绩著闻者再任，永为式。

十一月丙子，王黼致仕。太白昼见。乙酉，罢应奉司。丙戌，令尚书省置讲议局。壬辰，诏监司择县令有治绩者保奏，召赴都堂审察录用，毋过三人。十二月甲辰朔，蔡京领讲议司。诏百官遵行元丰法制。丁未，诏内外侍从以上各举所知二人。癸亥，蔡京落致仕，领三省事。是岁，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京师、河东、陕西地大震，两河、京东西、浙西水，环庆、邠宁、泾原流徙，令所在振恤。夏国、高丽、于阗、罗殿入贡。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诏赦两河、京西流民为盗者，仍给复一年。癸巳，诏罢诸路提举常平官属，有罪当黜者以名闻，仍令三省修已废之法。

二月甲辰，复置铸钱监。诏御史察赃吏。己酉，雨木冰。庚戌，诏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亲往措置。己巳，进封广国公栻为南康郡王、福国公榛为平阳郡王，并开府仪同三司。壬申，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言招安群盗张万仙等五万余人，诏补官犒赐有差。

三月癸酉朔，雨雹。甲申，知海州钱伯言奏招降山东寇贾进等十万人，诏补官有差。丙戌，以惠国公楧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安郡王。

夏四月丙辰，降德音于京东、河北路。庚申，蔡京复致仕。复州县免行钱。戊辰，诏行元丰官制。复尚书令之名，虚而勿授；三公但为阶官，毋领三省事。

五月壬午，封子枞为润国公。丁亥，诏诸路帅臣举将校有才略者、监司举守令有政绩者岁各三人。

六月辛丑朔，诏宗室复著姓。丙午，封童贯为广阳郡王。戊申，诏臣僚辄与内侍来往者论罪。辛亥，虑囚。己未，以蔡攸为太保。癸亥，诏吏职杂流出身人，毋得陈请改换。乙丑，罢减六尚岁贡物。

秋七月庚午朔，诏士庶毋以“天”、“王”、“君”、“圣”为名字，及以壬戌日辅臣焚香。甲戌，以河间郡王□咢为太保，进封沂王。是月，河东义胜军叛。熙河、河东路地震。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壬辰，金人以擒辽主，遣李孝和等来告庆。是月，河东言粘罕至云中，诏童贯复宣抚。有狐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辛亥，赐曾布谥曰文肃。戊午，罢京畿和籴。

十一月庚午，诏：无出身待制以上、年及三十通历任满十岁，乃许任子。乙亥，遣使回庆金国。甲申，朝献景灵宫。乙酉，飨太庙。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庚寅，以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为河东、河北路制置使。十二月乙巳，童贯自太原遁归京师。己酉，中山奏金人斡离不、粘罕分两道入攻。郭药师以燕山叛，北边诸郡皆陷。又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府。太常少卿傅察奉使不屈，死之。丙辰，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金兵犯中山府，詹度御

之。戊午，皇太子桓为开封牧。罢修蕃衍北宅，令诸皇子分居十位。己未，下诏罪己。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募草泽异才有能出奇计及使疆外者。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西城及诸局所管缗钱，尽付有司。以保和殿大学士宇文虚中为河北、河东路宣谕使。庚申，诏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于龙德宫。尊皇后为太上皇后。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遂幸镇江府。四月己亥，还京师。明年二月丁卯，金人胁帝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七年九月甲子，凶问至江南，遥上尊谥曰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十二年八月乙酉，梓宫还临安。十月丙寅，权攒于永祐陵。十二月丁卯，祔太庙第十一室。十三年正月己亥，加上尊谥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赞曰：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本纪第二十三

○钦宗

钦宗恭文顺德仁孝皇帝，讳桓，徽宗皇帝长子，母曰恭显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乙酉生于坤宁殿。初名亶，封韩国公，明年六月进封京兆郡王。崇宁元年二月甲午，更名烜，十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定王。政和元年三月，讲学于资善堂。三年正月，加太保。四年二月癸酉，冠于文德殿。五年二月乙巳，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丁巳，谒太庙。诏乘金辂，设卤簿，如至道、天禧故事，及宫僚参谒并称臣，皆辞之。六年六月癸未，纳妃朱氏。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开封牧。庚申，徽宗诏皇太子嗣位，自称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辞，因得疾。又固辞，不许。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见群臣。是日，日有五色晕，挟赤黄珥，重日相荡摩久之。乃引道君皇帝出居龙德宫，皇后出居撷景园。以少宰李邦彦为龙德宫使，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门下侍郎吴敏副之。是时，金人已分道犯境。壬戌，赦大逆、反叛以下罪，进百官秩一等，赏诸军，立妃朱氏为皇后，以太子詹事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癸亥，诏太傅燕王、越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诏非三省、枢密院所得旨，有司勿行。甲子，斡离不陷信德府，粘罕围太原。诏京东、淮西、浙募兵入卫。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丙寅，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诏改元。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受群臣朝贺，退诣龙德宫，贺道君皇帝。诏中外臣庶实封言得失。金人破相州。戊辰，破濬州。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师溃，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己巳，灌奔还，金人济河，诏亲征。道君皇帝东巡，以领枢密院事蔡攸为行宫使，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副之。诏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数等事，并参酌祖宗旧制。罢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处，止留后苑，以奉龙德宫。以门下侍郎吴敏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李梲同知枢密院事。贬太傅致仕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赐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并籍其家。放宁远军节度使朱勔归田里。帝欲亲征，以李纲为留守，以李梲为副。给事中王寓谏亲征，罢之。庚午，道君皇帝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宰相欲奉帝出襄、邓，李纲谏止之。以纲为尚书右丞。辛未，以李纲为亲征行营

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副之。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罢。李邦彦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守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少宰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野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为尚书左丞。壬申，金人渡河，遣使督诸道兵入援。癸酉，诏两省、枢密院官制一遵元丰故事。金人犯京师，命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使其军。诏从官举文武臣僚堪充将帅有胆勇者。是夜，金人攻宣泽门，李纲御之，斩获百余人，至旦始退。甲戌，金人遣吴孝民来议和，命李梲使金军。金人又使萧三宝奴、耶律忠、张愿恭来。以吏部尚书唐恪同知枢密院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阳等门，李纲督战，自卯至酉，斩首数千级，何灌战死。李梲与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来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丙子，避正殿，减常膳。括借金银，籍倡优家财。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诏称金国加“大”字。辛巳，道君皇帝幸镇江。以兵部尚书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金人陷阳武，知县事蒋兴祖死之。壬午，大风走石，竟日乃止。封子谌为大宁郡王。甲申，省廉访使者官，罢钞旁定贴钱及诸州免行钱，以诸路赡学户绝田产归常平司。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击金人于顺天门外，败之。乙酉，路允迪使粘罕军于河东。平阳府将刘嗣初以城叛。丁亥，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督泾原、秦凤兵入援，以师道同知枢密院事，为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庚寅，盗杀王黼于雍丘。癸巳，大雾四塞。乙未，贬少保、淮南节度使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及八角镇，赐死。

二月丁酉朔，命都统制姚平仲将兵夜袭金人军，不克而奔。戊戌，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金人复来议和。庚子，命附马都尉曹晟使金军。辛丑，又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使之，许割三镇地。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且言李邦彦等疾纲，恐其成功，罢纲正堕金人之计。会邦彦入朝，众数其罪而骂。吴敏传宣，众不退，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殿帅王宗濋恐生变，奏上勉从之。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纲后期，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乃复纲右丞，充京城防御使。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诏诛士民杀内侍为首者，禁伏阙上书，废苑囿宫观可以与民者。金人使王汭来。癸卯，命肃王枢使金军。以观文殿学士、大名尹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签书枢密院事。蔡懋罢。乙巳，宇文虚中、王球复使金军。康王至自金军。金人遣韩光裔来告辞，遂退师，京师解严。丙午，康王构为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省

明堂班朔布政官。丁未，日有两珥。戊申，赦天下。诏谕士民，自今庶事并遵用祖宗旧制，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己酉，罢宰执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及殿中监、符宝郎。诏用祖宗故事，择武臣得军心者为同知、签书枢密院，边将有威望者为三衙。以金人请和，诏官民昔尝附金而复归本朝者，各还其乡国。庚戌，李邦彦罢，以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吴敏为少宰兼中书侍郎，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棁为尚书右丞。辛亥，诏监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宇文粹中罢知江宁府。癸丑，种师道罢为中太一宫使。赠右正言陈瓘为右谏议大夫。甲寅，贬太师致仕蔡京为秘书监、分局南京，太师、广阳郡王童贯为左卫上将军，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先是，粘罕遣人来求赂，大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人，且结约余睹以图之。至是，粘罕怒，及攻太原不克，分兵趣京师，过南、北关，权威胜军李植以城降。乙卯，陷隆德府，知府张确、通判赵伯臻、司录张彦遹死之。丙辰，有二流星，一出张宿入浊没，一出北河入轸。己未，诏遥郡承宣使有功应除正任者，自今除正任刺史。辛酉，梁方平坐弃河津，伏诛。王孝迪罢。命给事中王云、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使金国，镇洮军节度使、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制置使。乙丑，御殿复膳。丙寅，下哀痛之诏于陕西、河东。是月，金人犯泽州之高平，知州高世由往犒之，乃去。

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阁待制宋焕奉表道君皇帝行宫。诏侍从言事。诏非三省、枢密院所奉旨，诸司不许奉行。罢川路岁所遣使。募人掩军民遗骸，遣使分就四郊致祭。戊辰，李棁罢为鸿庆宫使。己巳，张邦昌罢为中太一宫使。徐处仁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何□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庚午，宇文虚中罢知青州。癸酉，诣景灵东宫行恭谢礼。命赵野为道君皇帝行宫奉迎使。甲戌，恭谢景灵西宫及建隆观。乙亥，诣阳德观、凝祥池、中太乙宫、佑神观、相国寺。丙子，改撷景园为宁德宫。录司马光后。己卯，燕王俣、越王偲为太师。壬午，诏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癸未，遣李纲迎道君皇帝于南京，以徐处仁为礼仪使。殿中侍御史李擢、左司谏李会罢。乙酉，迎道君皇帝于宜春苑，太后入居宁德宫。丙戌，知中山府詹度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太原府张孝纯、知河间府陈遘并为资政殿学士，知泽州高世由直龙图阁，赏城守之劳也。丁亥，朝于宁德宫，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庚寅，

肃王枢为太傅。姚古复隆德府。辛卯，复威胜军。壬辰，太保景王杞、济王栩为太傅。有流星出紫微垣。甲午，康王构为集庆、建雄军节度使，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陕西制置使。命陈东初品官，赐同进士出身，辞不拜。籍朱勔家。乙未，诏金归朝官民未发遣者，止之。丙申，贬蔡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是春，夏人取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

夏四月戊戌，夏人陷震威城，摄知城事朱昭死之。己亥，迎太上皇帝入都门。壬寅，朝于龙德宫。癸卯，立子谌为皇太子。耿南仲为门下侍郎。乙巳，置《春秋》博士。戊申，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己酉，乾龙节，群臣上寿于紫宸殿。庚戌，赵野罢。壬子，金人使贾霆、冉企弓来。癸丑，封太师、沂国公郑绅为乐平郡王。贬童贯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郴州。减宰执俸给三之一及支赐之半。诏开经筵。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西北之师，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关陕、河东之改币，及近习所引，献颂可采，特赴殿试之流，所爵赏，悉夺之。甲寅，种师道加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乙卯，诏自今假日特坐，百司毋得休务。以平凉军节度使范讷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丙辰，诏有告奸人妄言金人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戊午，进封南康郡王栻为和王，平阳郡王榛为信王。己未，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壬戌，诏亲擢台谏官，宰执勿得荐举，著为令。追政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甲子，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已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人二员。东兵正将占沆与金人战于交城县，死之。乙丑，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贬蔡攸节度副使，安置朱勔于循州。

五月丙寅朔，朝于龙德宫，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丁卯，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以少傅、镇西军节度余深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戊辰，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庚午，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向德军节度使张楙、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度使朱孝孙、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是日，寒。辛未，申铜禁。诏：无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历任实及十年者，乃得任子。监察御史余应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罢知卫州。甲戌，曲赦河北路。乙亥，申销金禁。丁丑，诏以俭约先天下，澄冗汰贪，为民除害，授监司、郡县奉行所未及者，凡十有六事。姚古将兵至威胜，闻粘罕将至，众惊溃，河东大

振。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与金人战于榆次，死之。己卯，借外任官职田一年。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辛巳，损太官日进膳。追削高俅官。甲申，罢详议司。己丑，以河东经略安抚使张孝纯为检校少保、武当军节度使。壬辰，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乙未，诏姚古援太原。

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还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贺。诏谏官极论阙失。戊戌，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时太原围急，群臣欲割三镇地，李纲沮之，乃以李纲代种师道为宣抚使、援太原。辛丑，以资政殿学士刘韐为宣抚副使，陕西制置司都统制解潜为制置副使。太白犯岁星。壬寅，封郓国公榘为安康郡王，韩国公楗为广平郡王，并开府仪同三司。诏："今日政令，惟遵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癸卯，以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王禀为建武军节度使，录坚守太原之功也。甲辰，路允迪罢为醴泉观使。乙巳，左司谏陈公辅以言事责监合州酒务。壬子，天狗坠地。有声如雷。癸丑，虑囚。丙辰，太白、荧惑、岁、镇四星合于张。辛酉，罢都水、将作监承受内侍官。熙河都统制焦安节坐不法，李纲斩之。壬戌，姚古坐拥兵逗遛，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彗出紫微垣。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书邪等之禁。宋昭政和中上书谏攻辽，贬连州；庚午，诏赴都堂。乙亥，安置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贯吉阳军。己卯，免借河北、河东、陕西路职田。乙酉，诏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丁亥，令侍从官共议改修宣仁圣烈皇后谤史。辛卯，遣监察御史张澂诛童贯，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诛赵良嗣，并窜其子孙于海南。壬辰，侍御史李光坐言事贬监当。是月，解潜与金人战于南关，败绩。刘韐自辽州引兵与金人战，败绩。

八月甲午朔，录陈瓘后。丙申，复命种师道以宣抚使巡边，召李纲还。庚子，诏以彗星，避殿减膳，令从臣具民间疾苦以闻。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人战于文水，败绩。辛丑，诏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丁未，斡离不复攻广信军、保州，不克，遂犯真定。戊申，都统制张思正等夜袭金人于文水县，败之。己酉，复战，师溃，死者数万人，思正奔汾州。都统制折可求师溃于子夏山。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金人乘胜攻太原。录张庭坚后。乙卯，遣徽猷阁待制王云、阁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使于金国，秘书著作佐郎刘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其军议和。戊午，许翰罢知亳州。己未，太宰徐处仁罢知东平，少宰吴敏罢知扬州。以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何□为中书侍

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尹聂昌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庚申，遣王云使金军，许以三镇赋税。是月，福州军乱，杀其知州事柳庭俊。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执安抚使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通判方笈皆死之。辛未，贬吴敏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涪州。移蔡攸于万安军，寻与弟翛及朱勔皆赐死。乙亥，诏编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笔手诏，参祖宗法及今所行者，删修成书。丁丑，礼部尚书王□为尚书左丞。戊寅，有赤气随日出。李纲罢知扬州。壬午，枭童贯首于都市。癸未，赐布衣尹焞为和靖处士。甲申，日有两珥、背气。丙戌，建三京及邓州为都总管府，分总四道兵。庚寅，以知大名府赵野为北道都总管，知河南府王襄为西道都总管，知邓州张叔夜为南道都总管，知应天府胡直孺为东道都总管。又罢李纲提举洞霄宫。辛卯，遣给事中黄锷由海道使金国议和。是月，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朔，御殿复膳。贬李钢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建昌军。丁酉，金人陷真定，都钤辖刘竭死之。有流星如杯。戊戌，金人使杨天吉、王汭来。庚子，日有青、赤、黄恩气。金人陷汾州，知州张克戩、兵马都监贾亶死之。又攻平定军。辛丑，下哀痛诏，命河北、河东诸路帅臣传檄所部，得便宜行事。壬寅，天宁节，率群臣诣龙德宫上寿。甲辰，诏用蔡京、王黼、童贯所荐人。丙午，集从官于尚书省，议割三镇。召种师道还。丁未，以礼部尚书冯澥知枢密院事。己酉，阅炮飞山营。庚戌，以范讷为宁武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辽故将小□胡□录攻陷麟州建宁砦，知砦杨震死之。壬子，诏太常礼官集议金主尊号。命尚书左丞王□副康王使斡离不军，□辞。乙卯，雨木冰。丙辰，金人陷平阳府，又陷威胜、隆德、泽州。丁巳，高丽入贡，令明州递表以进，遣其使还。戊午，贬王□为单州团练副使，命冯澥代行。庚申，日有两珥及背气。侍御史胡舜陟请援中山，不省。辛酉，种师道薨。

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籍谭稹家。戊辰，康王未至金军而还。冯澥罢。己巳，集百官议三镇弃守。庚午，诏河北、河东、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观以居。辛未，有流星如杯。壬申，禁京师民以浮言相动者。癸酉，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以首议弃地罢。金人至河外，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师十二万拒之。甲戌，师溃。金人济河，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遁。乙亥，命刑部尚书王云副康王使斡离不军。许割三镇，奉衮冕、车辂，尊其主为皇叔，且上尊号。丙子，金人渡河，折彦质兵尽溃，提刑许高兵溃于洛口。金人来言，欲尽得河北地。京师戒严。遣资政殿学士冯澥及李若水使粘罕

军。丁丑，何□罢。以尚书左丞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孙傅为尚书右丞。命成忠郎郭京领选六甲正兵所。签书枢密院事李回以万骑防河，众溃而归。是日，塞京城门。戊寅，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康王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罢清野。辛巳，以知怀州霍安国为徽猷阁待制，通判林渊直徽猷阁，赏守御之功也。壬午，斡离不使杨天吉、王汭、勃堇撒离栂来。命耿南仲使斡离不军，聂昌使粘罕军，许画河为界。康王至磁州，州人杀王云，止王勿行，王复还相州。甲申，以尚书右丞孙傅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辅签书枢密院事。以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督勤王兵入援。乙酉，斡离不军至城下。遣蜡书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来援。多为逻兵所获。丁亥，大风发屋折木。李回罢。戊子，金人攻通津门，范琼出兵焚其砦。己丑，南道总管张叔夜将兵勤王，至玉津园，以叔夜为延康殿学士。斡离不遣刘晏来。庚寅，幸东壁劳军。诏三省长官名悉依元丰旧制。领开封府何□为门下侍郎。

闰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门，统制姚仲友御之。奇兵作乱，杀使臣，王宗濋斩数十人乃定。唐恪出都，人欲击之，因求去，罢为中太一宫使。以门下侍郎何□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韐坐弃军，降五官予祠。癸巳，京师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朱伯友坐弃郑州，降三官罢。西道总管王襄弃西京去。知泽州高世由以城降于金。燕瑛欲弃河阳，为乱兵所杀。河东诸郡，或降或破殆尽。都民杀东壁统制官辛亢宗。罢民乘城，代以保甲。粘罕军至城下。甲午，时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易火饭以进，人皆感激流涕。金人攻通津门，数百人缒城御之，焚其炮架五、鹅车二。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金人陷怀州，霍安国、林渊及其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訏、张谌皆死之。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阳门。冯澥与金人萧庆、杨真诰来。丙申，帝幸宣化门，以障泥乘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张叔夜数战有功，帝如安上门召见，拜资政殿学士。金人执胡直孺，又陷拱州。丁酉，赤气亘天。以冯澥为尚书左丞。戊戌，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濋与金人战于城下，统制官高师旦死之。庚子，以资政殿学士张叔夜签书枢密院事。金人攻宣化门，姚仲友御之。辛丑，金人攻南壁，杀伤相当。壬寅，诏河北守臣尽起军民兵，倍道入援。癸卯，金人攻南壁，张叔夜、范琼分兵袭之，遥见金兵，奔还，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数。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间使召诸道兵勤王。乙巳，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然亦十失五六。金人攻城急。丙午，雨木冰。丁未，始避正殿。己酉，遣冯澥、曹辅与宗室仲温、士讠布使金军请和。命康王为

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入卫。辛亥，金人来议和，要亲王出盟。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门，范琼以千人出战，渡河，冰裂，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甲寅，大风自北起，俄大雨雪，连日夜不止。乙卯，金人复使刘晏来，趣亲王、宰相出盟。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金人焚南薰诸门。姚仲友死于乱兵，宦者黄经国赴火死，统制官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力战，与其家人皆被害。秦元领保甲斩关遁，京城陷。卫士入都亭驿，执刘晏，杀之。丁巳，奉道君皇帝、宁德皇后入居延福宫。命何□及济王栩使金军。戊午，何□入言，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惊忧而疾，必欲之出，朕当亲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霁。夜有白气出太微，彗星见。庚申，日赤如火，无光。辛酉，帝如青城。

十二月壬戌朔，帝在青城。萧庆入居尚书省。是日，康王开大元帅府于相州。癸亥，帝至自青城。甲子，大索金帛。丙寅，遣陈过庭、刘韐使两河割地。辛未，定京师米价，劝粜以振民。癸酉，斩行门指挥使蒋宣、李福。乙亥，康王如北京。丙子，尚书省火。庚辰，雨雹。癸未，大雪，寒。纵民伐紫筠馆花木为薪。庚寅，康王如东平。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金军，金人亦遣使入贺。壬辰，金人趣召康王还。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出割两河地，民坚守不奉诏，凡累月，止得石州。甲午，诏两河民开门出降。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于浊没。丁酉，雨木冰。己亥，阴曀，风迅发。夜，西北阴云中有如火光。庚子，金人索金银急。何□、李若水劝帝亲至军中，从之，以太子监国而行。乙巳，籍梁师成家。丙午，刘韐自经于金军。太学生徐揆上书，乞守门请帝还阙。金人取至军中，揆抗论，为所杀。至夜，金人劫神卫营。丁未，大雾四塞。金人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自如金军，都人出迎贺。丙寅，金人堑南薰门路，人心大恐。已而金人令推立异姓，孙傅方号恸，乞立赵氏，不允。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辛未，金人逼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庚辰，康王如济州。癸未，观文殿大学士唐恪仰药自杀。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杀户部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庚子，金人来取宗室，开封尹徐秉哲令民结保，毋藏匿。丁巳，金人胁上皇北行。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

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于南京，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问至。七月己丑，上尊谥曰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三十二年闰二月戊寅，祔于太庙。

赞曰：帝在东宫，不见失德。及其践阼，声技音乐一无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窜殛之，故金人闻帝内禅，将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乱势已成，不可救药，君臣相视，又不能同力协谋，以济斯难，惴惴然讲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沦胥，社稷芜荋。帝至于是，盖亦巽懦而不知义者欤！享国日浅，而受祸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本纪第二十四

○高宗一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讳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显仁皇后韦氏。大观元年五月乙巳生东京之大内，赤光照室。八月丁丑，赐名，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二年正月庚申，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进封康王。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四年，始冠，出就外第。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朝廷方遣同知枢密院事李棁等使金，议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遣宰臣授地，亲王送大军过河。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二月，会京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人砦不克，金人见责，邦昌恐惧涕泣，帝不为动，斡离不异之，更请肃王。癸卯，肃王至军中，许割三镇地。进邦昌为太宰，留质军中，帝始得还。金兵退，复遣给事中王云使金，以租赋赎三镇地。又以蜡书结辽降将耶律余睹，为金人所得。八月，金帅粘罕复引兵深入，陷太原。斡离不破真定。冬十月，王云从吏自金先还，言金人须帝再至乃议和。云归，言金人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都。十一月，诏帝使河北，奉衮冕、玉辂，尊金主为伯，上尊号十八字。被命，即发京师。以门下侍郎耿南仲主和议，请与俱，乃以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为参议官偕行。帝由滑、浚至磁州，守臣宗泽请曰："肃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磁人以云将挟帝入金，遂杀云。时粘罕、斡离不已率兵渡河，相继围京师。从者以磁不可留，知相州汪伯彦亦以蜡书请帝还相州。

闰月，耿南仲驰至相，见帝致辞，以面受钦宗之旨，尽起河北兵入卫，帝乃同南仲募兵勤王。初，朝廷闻金兵渡河，欲拜帝为元帅。至是，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复申元帅之议，尚书右仆射何□拟诏书以进，钦宗遣阁门祗候秦仔持蜡诏至相，拜帝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仔于顶发中出诏，帝读之呜咽，兵民感动。

十二月壬戌朔，帝开大元帅府，有兵万人，分为五军，命武显大夫陈淬都统制军马。阁门祗候侯章赍蜡书至自京师，诏帝尽发河北兵，命

守臣自将。帝乃下令诸郡守与诸将，议引兵渡河。乙亥，帝率兵离相州。丙子，履冰渡河。丁丑，次大名府。宗泽以二千人先诸军至，知信德府梁扬祖以三千人继至，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会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赍蜡诏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轻动。汪伯彦等皆信和议，惟宗泽请直趋澶渊为壁，次第解京城之围。伯彦、南仲请移军东平。帝遂遣泽以万人进屯澶渊，扬言帝在军中。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帝决意趋东平。庚寅，帝发大名。

建炎元年春正月癸巳，帝至东平。初，帝军在相州，京城围久，中外莫知帝处。及是，陈请四集，取决帅府。壬寅，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亦部兵数千至东平。命潜善进屯兴仁，留惟忠为元帅都统制。金人闻帝在澶渊，遣甲士及中书舍人张澂来召。宗泽命壮士射之，澂乃遁。伯彦等请帝如济州。二月庚辰，发东平。癸未，次济州。时帅府官军及群盗来归者号百万人，分屯济、濮诸州府，而诸路勤王兵不得进。二帝已在金人军中。三月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帝，称大楚。黄潜善以告，帝恸哭，僚属欲奉帝驻军宿州，谋渡江左，帝闻三军籍籍，遂辄。承制以宗泽为徽猷阁待制。丁巳，斡离不退师，徽宗北迁。戊午，承制以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充元帅；潜善为徽猷阁待制，充副元帅。夏四月，粘罕退师，钦宗北迁。癸亥，邦昌尊元祐皇后为宋太后，遣人至济州访帝，又遣吏部尚书谢克家来迎。耿南仲率幕僚劝进，帝避席流涕，逊辞不受。伯彦等引天命人心为请，且谓靖康纪元，为十二月立康之兆。帝曰："当更思之。"以知淮宁府赵子崧为宝文阁学士、元帅府参议官、东南道总管，统东南勤王兵。邦昌遣阁门宣赞舍人蒋师愈等持书诣帝，自言从权济事，及将归宝避位之意。帝亦贻诸帅书，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辄入。闻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李纲在湖北，遣刘默持书访之。又谕宗泽等，以受伪命之人义当诛讨，然虑事出权宜，未可轻动。泽复书谓邦昌篡乱踪迹已无可疑，宜早正天位，兴复社稷，不可不断。门下侍郎吕好问亦以蜡书来，言帝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丁卯，谢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宝"至济州，帝恸哭跪受，命克家还京师，趣办仪物。戊辰，济州父老诣军门，言州四旁望见城中火光属天，请帝即位于济。会宗泽来言，南京乃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遂决意趋应天。是夕，邦昌手书上延福宫太后尊号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皇后又遣兄子卫尉少卿孟忠厚持手书遗帝。皇后垂帘听政。邦昌权尚书左仆射，率在京百官上表劝进，不许。甲戌，皇后手书告中外，俾帝嗣统。乙亥，百官再上表，又不许。丁丑，冯澥等至济州，百官三上表，许以权听国事。戊寅，命宗

泽先勒兵分驻长垣、韦城等县，以备非常。东道副总管朱胜非至济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以兵来会。庚辰，帝发济州，鄜延副总管刘光世自陕州来会，以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辛巳，次单州。壬午，次虞城县。西道都总管王襄自襄阳来会。癸未，至应天府。皇后诏有司备法驾仪仗。乙酉，张邦昌至，伏地恸哭请死，帝慰抚之。承制以汪伯彦为显谟阁直学士，黄潜善为徽猷阁直学士。权吏部尚书王时雍等奉乘舆服御至，群臣劝进者益众，命有司筑坛府门之左。

五月庚寅朔，帝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张邦昌及应于供奉金国之人，一切不问。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寝。罢天下神霄宫。住散青苗钱。应死节及殁于王事者并推恩。奉使未还者，禄其家一年。应选人并循资，已系承直郎者，改次等京官。臣僚因乱去官者，限一月还任。溃兵、群资咸许自新。免系官欠负，蠲南京及元帅府常驻军一月以上州县夏税。应天府特奏名举人并与同进士出身，免解人与免省试。诸路特奏名三举以上及宗室尝预贡者，并推恩。应募兵勤王人以兵付州县主兵官，听赴行在。中外臣庶许言民间疾苦，虽诋讦亦不加罪。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断。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更不收叙。内外大臣，限十日各举布衣有材略者一人。余如故事。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元祐皇后在东京，是日彻帘。辛卯，遥尊乾龙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诏史官辨宣仁圣烈皇后诬谤。筑景灵宫于江宁府。壬辰，以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以河东、北宣抚使范讷为京城留守。癸巳，遥尊帝母韦贤妃为宣和皇后，遥立嘉国夫人邢氏为皇后。耿南仲罢。甲午，以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行在，杨惟忠为建武军节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简其士马隶五军。乙未，以生辰为天申节。冯澥罢，以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命中军统制马忠、后军统制张㝢率兵万人，趣河间府追袭金人。丙申，以吕好问兼门下侍郎。丁酉，以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副之，真定府路副总管王渊为都统制，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王时雍黄州安置。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砦义兵，共复磁、相。戊戌，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京城抚谕使，龙图阁学士耿延禧副之。赠吏部侍郎李若水观文殿学士，谥忠愍。己亥，召太学生陈东赴行在。李纲至江宁，诛叛卒周德等。庚子，诏：以靖康大臣主和误国，责李邦彦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浔州安置，徙吴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梲、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皆以使金请割地，责广南诸州并安置。辛丑，诏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如文彦博例，

月两赴都堂。壬寅，封后宫潘氏为贤妃。以江、淮发运使梁扬祖提领东南茶盐事。癸卯，天申节，罢百官上寿。乙己，赐诸路勤王兵还营者钱，人三千。丙午，以诬谤宣仁圣烈皇后，追贬蔡确、蔡卞、邢恕、蔡懋官。以保静军节度使姚古知河南府。金人陷河中府，权府事郝仲连死之。丁未，徽宗至燕山府。庚戌，以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壬子，进张邦昌太傅。丙辰，罢监察御史张所，寻责江州安置。丁巳，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扬二州储资粮，修城垒，以备巡幸。以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尝援京城力战，从徽宗北行，遥命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戊午，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罢。遣太常少卿周望使河北军前通问二帝。西道总管王襄、北道总管赵野坐勤王稽缓，并分司，襄阳府、青州居住。寻责襄永州、野邵州，并安置。

六月己未朔，李纲入见，上十议，曰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以前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濋引卫兵遁逃，致都城失守，责官、邵州安置。徽猷阁直学士徐秉哲假资政殿学士，为大金通问使，秉哲辞。庚申，封靖康军节度使仲湜嗣濮王。粘罕还屯云中。辛酉，命新任郎官未经上殿者并引对。御史中丞颜岐罢。徐秉哲责官、梅州安置。诏河北、京、陕、淮、湖、江、浙州军县镇募人修筑城壁。壬戌，置登闻检鼓院。癸亥，以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张邦昌坐僭逆，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及受伪命臣僚：王时雍高州，吴开永州，莫俦全州，李擢柳州，孙觌归州，并安置。颜博文、王绍以下论罪有差。以知怀州霍安国、河东宣抚使刘韐死节，赠安国延康殿学士，韐资政殿大学士。甲子，命李纲兼御营使。乙丑，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马忠为河北经制使，措置民兵。洪刍罢左谏议大夫，下台狱。丁卯，以祠部员外郎喻汝砺为四川抚谕，督漕计羡缗及常平钱物。罢开封、诸州、军、府司录曹掾官。州、军通判二员者省其一。权减宰执奉赐三之一。省诸路提举常平司、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贼李孝忠寇襄阳，守臣黄叔敖弃城遁。立格买马。辛未，以子舅生，大赦。籍天下神霄宫钱谷充经费。拘天下职田钱隶提刑司。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癸酉，诏陕西、山东诸路帅臣团结军民，互相应援。乙亥，增诸县弓手，置武尉领之。宗室叔向以所募勤王兵屯京师，或言为变，命刘光世捕诛之。戊寅，以汪伯彦知枢密院事。遣宣义郎傅雱使河东军前，通问二帝。己卯，置沿河、沿淮、沿江帅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都监，总置军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别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淮诸路。置三省、枢密院赏功司。东京留守范讷落节钺、淄州居住。庚辰，以二帝未还，禁州县用乐。辛巳，置沿河巡察六使。壬午，以户部尚书张悫同知枢密

院事兼提举措置户部财用。癸未，吕好问罢。甲申，并尚书户部右曹所掌归左曹，命尚书总领。乙酉，以宗泽为东京留守，杜充为北京留守，罢监司州郡职田。丙戌，诏陕西、河北、京东西路募兵合十万人，更番入卫行在。命京东、西路造战车。丁亥，以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括买官民马，劝出财助国。戊子，以钱盖为陕西经制使，封赵怀恩为安化郡王，因召五路兵赴行在。

秋七月己丑朔，以枢密副都承旨王□燮为河东经制使。庚寅，诏王渊、刘光世、统制官张俊、乔仲福、韩世忠分讨陈州军贼杜用、京东贼李昱及黎驿、鱼台溃兵，皆平之。辛卯，籍东南诸州神霄宫及赡学钱助国用。叔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士珸以磁、洺义兵复洺州。乙未，以温州观察使范琼为定武军承宣使、御营司同都统制。丙申，赐诸路强壮巡社名为“忠义巡社”，专隶安抚司。戊戌，钦宗至燕山府。以忻州观察使张昇为河北制置使。东都宣武卒杜林谋据成都叛，伏诛。己亥，诏台省、寺监繁简相兼，学官、馆职减旧制之半。辛丑，复议吴开、莫俦等十一人罪，并广南、江、湖诸州安置，余递贬有差。壬寅，诏：“奉元祐太后如东南，六宫及卫士家属从行，朕当独留中原，与金人决战。”以延康殿学士许翰为尚书右丞。甲辰，以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当金人谋立异姓，书张邦昌姓名，斩于都市。乙巳，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丙午，诏定议巡幸南阳。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缮宫室，输钱谷以实之。丁未，遣官诣京师迎奉太庙神主赴行在。己酉，罢四道都总管。以尚书虞部员外郎张浚为殿中侍御史。庚戌，征诸道兵，期八月会行在。丙辰，徽宗自燕山密遣阁门宣赞舍人曹勋至，赐帝绢半臂，书其领曰：“便可即真，来援父母。”帝泣以示辅臣。张所、傅亮军发行在。是月，关中贼史斌犯兴州，僭号称帝。

八月戊午朔，洪刍等坐围城日括金银自盗，及私纳宫人，刍及余大均、陈冲贷死，流沙门岛，余五人罪有差。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己未，元祐太后发京师。庚申，以刘光世为奉国军节度使，韩世忠、张俊皆进一官。辛酉，右司谏潘良贵罢。壬戌，以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悫兼御营副使。癸亥，命御营使、副大阅五军。庚午，更号元祐太后为隆祐太后。辛未，罢傅亮经制副使，召赴行在。壬申，召布衣谯定赴行在。命御营统制辛道宗讨陈通。是夕，东北方有赤气。癸酉，以耿南仲主和误国，南雄州安置。乙亥，用张浚言，罢李纲左仆射。丙子，隆祐太后发南京，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护卫如江宁，兼节制江、淮、荆、浙、闽、广诸州，制置东南盗贼。丁丑，以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知

杭州，节制两浙、淮东将兵及福建枪杖手，讨陈通。庚辰，降榜招谕杭州乱兵。壬午，用黄潜善议，杀上书太学生陈东、崇仁布衣欧阳澈。乙酉，遣兵部员外郎江端友等抚谕闽、浙、湖、广、江、淮、京东西诸路，及体访官吏贪廉、军民利病。许翰罢。丁亥，博州卒宫仪作乱，犯莱州。

九月己丑，建州军校张员等作乱，执守臣张动，转运副使毛奎、判官曹仔为所杀，婴城自守。范琼捕斩李孝忠于复州。壬辰，以金人犯河阳、汜水，诏择日巡幸淮甸。铸建炎通宝钱。命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壁，招训民兵，以备海道。甲午，命扬州守臣吕颐浩缮修城池。宗泽往河北视师，七日还。是夜，辛道宗兵溃于嘉兴县。丁酉，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戊戌，罢买马。己亥，以子蒉为检校少保、集庆军节度使，封魏国公。诏内外官司参用嘉祐、元丰敕，以俟新书。庚子，二帝徙居□郡。辛丑，陈通劫提点刑狱周格营，杀格，执提点刑狱高士曈。壬寅，遣徽猷阁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庙神主赴扬州。以直秘阁王圭为招抚判官，代张所，寻责所广南安置。乙巳，宗泽表请车驾还阙。戊申，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渡河击金人，破之，复新乡县。己酉，以谍报金人欲犯江、浙，诏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募民入赀授官。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罢诸路经制招抚使。庚戌，始通当三大钱于淮、浙、荆湖诸路。壬子，命湖南抚谕官马伸持诏赐张邦昌死于潭州，并诛王时雍。癸丑，诏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乙卯，王彦及金人战，败绩，奔太行山聚众，其裨将岳飞引其部曲自为一军。赵万陷镇江府，守臣赵子崧弃城渡江，保瓜洲。是秋，金人分兵据两河州县，惟中山、庆源府、保、莫、邢洺、冀、磁、绛、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戊午，太后至扬州。己未，罢诸路劝诱献纳钱物。庚申，罢诸路召募溃兵忠义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癸亥，募群盗能并灭贼众者官之。甲子，以张浚论李纲不已，落纲观文殿大学士，止奉宫祠。知秀州兼权浙西提点刑狱赵叔近入杭州招抚陈通。乙丑，罢帅府、要郡、次要郡新军及水军。丁卯，以王渊为杭州制置盗贼使，统制官张俊从行。庚午，次泗州，幸普照寺。甲戌，太白昼见。己卯，次楚州宝应县。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堕水死。庚辰，命刘光世讨镇江叛兵。辛巳，以光世为滁和濠州、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置使，御营统制官苗傅为使司都统制。朝请郎李棫提举广西左、右两江峒丁公事。癸未，至扬州，禁内侍统兵官相见。丙戌，王渊、张俊诱赵万等，悉诛之。

十一月戊子，李纲鄂州居住。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守臣滕祐弃城遁。己丑，诏杂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悯者，抚谕官同提刑司酌情减降，先断后闻。壬辰，遣王伦等为金国通问使。乙未，以张悫为尚书左丞，工部尚书颜岐同知枢密院事。丙申，曲赦应天府、亳、宿、扬、泗、楚州、高邮军。丙午，以张悫为中书侍郎。戊申，以颜岐为尚书左丞兼权门下侍郎，御史中丞许景衡为右丞，刑部尚书郭三益同知枢密院事。权密州赵野弃城遁，军校杜彦据州，追野，杀之。辛亥，命福建路增招弓手。金人陷河间府。是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丙辰朔，命从臣四员充讲读官，就内殿讲读。丁巳，诏诸路提刑司选官，即转运司所在州类省试进士，以待亲策。辛酉，王渊入杭州，执陈通等诛之。壬戌，青州败将王定以兵作乱，杀帅臣曾孝序。癸亥，粘罕犯汜水关，西京留守孙昭远遣将拒之，战殁，昭远将兵南遁，寻命部将王仔奉启运宫神御赴行在。甲子，改授后父徽猷阁待制邢焕为光州观察使。乙丑，诏凡刑赏大政并经三省，其干请墨敕行下者罪之。丙寅，张遇犯江州。戊辰，金人围棣州，守臣姜刚之固守，金兵解去。甲戌，金人陷同州，守臣郑骧死之。张遇犯黄州。己卯，金人陷汝州，入西京。庚辰，金人陷华州。辛巳，破潼关。河东经制使王□燮自同州引兵遁入蜀。丁进诣宗泽降。乙酉，增置广西弓手以备边。以户部尚书黄潜厚为延康殿学士、同提举措置财用。

本纪第二十五

○高宗二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扬州。丁亥，录两河流亡吏士。沿河给流民官田、牛、种。戊子，金人陷邓州，安抚刘汲死之。辛卯，置行在榷货务。壬辰，金人犯东京，宗泽遣将击却之。癸巳，复明法新科。甲午，诣寿宁寺，谒祖宗神主。乙未，金人破永兴军，前河东经制副使傅亮以兵降，经略使唐重、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陈迪、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提点刑狱郭忠孝、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俱死之。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守臣赵令{山成}拒之。丙申，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者，中书籍其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录用。金人陷均州，守臣杨彦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己亥，张遇焚真州。秘阁修撰孙昭远为乱兵所害。庚子，遣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抚谕使兼宣谕使，持诏赐夏国。张遇陷镇江府，守臣钱伯言弃城走。辛丑，内侍邵成章坐辄言人臣除名、南雄州编管。金人陷郑州，通判赵伯振死之。癸卯，金帅窝里嗢陷潍州，又陷青州，寻弃去。丁未，诏谕流民、溃兵之为盗贼者，释其罪。己酉，禁诸将引溃兵入蜀，置大散关使以审验之。庚戌，遣考功员外郎傅雱为淮东京东西抚谕使。辛亥，王渊招降张遇，以所部万人隶韩世忠。改授显谟阁直学士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诏凡后族毋任侍从官，著为令。金人焚邓州。是月，以中奉大夫刘豫知济南府。金人陷颍昌府，守臣孙默为所杀。经制司僚属王择仁复永兴军。金人陷秦州，经略使李复降；又犯熙河，经略使张深遣兵马都监刘惟辅与战于新店，败之，斩其帅黑锋。

二月丙辰，金人再犯东京，宗泽遣统制阎中立等拒之，中立战死。戊午，移耿南仲于临江军。金人陷唐州。壬戌，安化军节度副使宇文虚中应诏使绝域，复中大夫，召赴行在。癸亥，罢市易务。甲子，金人犯滑州，宗泽遣张捻救之，战死。乙丑，泽遣判官范世延等表请帝还阙。河北贼杨进等诣泽降。丁卯，复延康、述古殿直学士为端明、枢密直学士。辛未，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罪至死者，籍其赀。壬申，赦福州叛卒张员等。癸酉，金人陷蔡州，执守臣阎孝忠。丙子，金人陷淮宁府，守臣向子韶死之。丁丑，遣王贶等充金国军前通问使。戊寅，责降知镇江府赵子崧为单州团练副使、南雄州安置。己卯，夺秘书正字胡珵官，送梧州编管。朝奉大夫刘正彦应诏使绝域，授武德大夫、威州刺史，寻为御营右军副统制。庚申，以王渊为向德军节度使。辛巳，武功大夫、和

州防御使马扩奔真定五马山砦聚兵，得皇弟信王榛于民间，奉之总制诸砦。壬午，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淮南路置振华军八万人。是月，成都守臣卢法原修城成。

三月辛卯，金人陷中山府。壬辰，诏诸路安抚使许便宜节制官吏。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试弓马出官格》，先阅试，然后奏补。粘罕焚西京去。庚子，河南统制官翟进复西京，宗泽奏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丙午，遥授尚书右仆射何□为观文殿大学士，中书侍郎陈过庭为资政殿大学士，同知枢密院事聂昌为资政殿大学士，并主管宫观。时□已卒于金，昌为人所杀，朝廷未之知。过庭亦在金军中。丁未，罢内外权局官之不应法者。遣杨应诚为大金、高丽国信使。己酉，张员等复作乱，拥众突城出，命本路提点刑狱李芘讨捕之。辛亥，以范琼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屯真州。是月，金人陷凤翔府，守臣刘清臣弃城去；又犯泾原，经略使统制官曲端遣将拒战，败之，金兵走同、华。石壕尉李彦仙举兵复陕州。

五月乙酉，许景衡罢。孙琦犯德安府。丙戌，命参酌元祐科举条制，立诗赋、经义分试法。戊子，以翰林学士朱胜非为尚书右丞。辛卯，以金兵渡河，遣韩世忠、宗泽等逆战。甲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福建转运判官谢如意执张员等六人，诛之。丙申，复命宇文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充金国祈请使。贼靳赛寇光山县。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彦部兵渡河，屯滑州之沙店。癸卯，张悫薨。甲辰，金帅娄宿陷绛州。丁未，复置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乱，执守臣朱芾，迎前守赵叔近复领州事。命御营中军统制张俊讨之。癸丑，罢借诸路职田。

六月乙卯，权罢邛州铸钱，增印钱引。癸亥，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甲子，亲虑囚。乙丑，张俊至秀州，杀赵叔近，执徐明斩之。甲戌，叶浓陷福州。丁丑，诏江、浙沿流州军练水军，造战舰。京畿、淮甸蝗。是月，以知延安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泾原经略使统制官曲端为节制司都统制。永兴军经略使郭琰逐王择仁，择仁奔兴元。

秋七月甲申，叶浓入宁德县，复还建州，命张俊同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率兵讨之。丙戌，诏吏部审量京官，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人，乃听参选。宗泽薨。丁亥，诏百官坐祭京、王黼拟授而废者，许自新复用。戊子，禁军中抉目刳心之刑。壬辰，选江、浙州军正兵、土兵六之一赴行在。乙未，以郭仲荀为京城副留守。戊戌，录内外诸军将士功。辛丑，以春霖、夏旱蝗，诏监司、郡守条上阙政，州郡灾甚者蠲田

赋。甲辰，以降授北京留守杜充复枢密直学士，为开封尹、东京留守。

八月甲寅，初铸御宝三。甲戌，御集英殿策试礼部进士。罢殿中侍御史马伸，寻责濮州。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辛巳，犯宿州。是月，二帝徙居韩州。

九月甲申，丁进叛，复寇淮西。庚寅，赐礼部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特奏名进士皆许调官。壬辰，召侍从所举褚宗谔等二十一人驿赴行在。癸巳，金人陷冀州，将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兴军，经略使郭琰弃城，退保义谷。辛丑，陕西节制司兵官贺师范及金人战于八公原，败绩，死之。丙午，复所减京官奉。丁未，东京留守统制官薛广及金人战于相州，败死。己酉，郭三益薨。是秋，窝里嗢、挞懒破五马山砦，信王榛不知所终。马扩军败于北京之清平。

冬十月甲寅，命扬州浚隍修城。阅江、淮州郡水军。杨应诚还自高丽。戊午，遣刘光世讨李成。壬戌，禁江、浙闭籴。癸亥，粘罕围濮州，遣韩世忠、范琼领兵至东平、开德府，分道拒战，又命马扩援之。甲子，命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杨进复叛，攻汝、洛，命翟进击于鸣皋山，翟进战死。丙子，罢吏部审量崇宁、大观以来滥赏，止令自陈。是月，刘正彦击丁进，降之。

十一月辛巳朔，提举嵩山崇福宫李纲责授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刘光世及李成战于新息县，成败走。高丽国王王楷遣其臣尹彦颐入见。金人围陕州，守臣李彦仙拒战，却之。壬辰，金人陷延安府，权知府刘选、总管马忠皆遁，通判府事魏彦明死之。癸巳，赵哲大破叶浓于建州城下，浓遁而降，复谋为变，张俊禽斩之。乙未，金人陷濮州，执守臣杨粹中，又陷开德府，守臣王棣死之。以魏行可充金国军前通问使。庚子，诣寿宁寺朝飨祖宗神主。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金人陷相州，守臣赵不试死之。甲辰，陷德州，兵马都监赵叔皎死之。庚戌，立士庶子弟习射补官法。是月，节制陕西军马王庶为都统制曲端所拘，夺其印。四川茶马赵开罢官买卖茶，给引通商如政和法。金人犯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金人陷淄州。泾原兵马都监吴玠袭斩史斌。滨州贼盖进陷棣州，守臣姜刚之死之。京东贼李民诣行在请降，王渊歼其众，留民为将。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从统制苗傅以其军八千人驻奉国寺。庚申，金人犯东平府，京东西路制置使权邦彦弃城去，又犯济南府，守臣刘豫以城降。甲子，金人陷大名府，提点刑狱郭永骂敌不屈，死之，转运判官裴亿降。又陷袭庆府。乙丑，陷虢州。丙寅，初命修国史。己巳，以黄潜

善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汪伯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颜岐门下侍郎，朱胜非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卢益同知枢密院事。辛未，金人犯青州。丁丑，特进致仕余深、金紫光禄大夫致仕薛昂并分司，进昌军、徽州居住。耿南仲再责单州别驾，唐恪追落观文殿大学士。戊寅，以礼部侍郎张浚兼御营参赞军事，教习长兵。是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扬州。以京西北路兵马钤辖翟兴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抚制置兼招讨使。京西贼贵仲正陷岳州。甲申，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丁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潍州，焚城而去。京东安抚刘洪道入青州守之。己丑，奉安西京会圣宫累朝御容于寿宁寺。占城国入贡。趣大金通问使李邺、周望、宋彦通、吴德休等往军前。辛卯，陕州都统邵兴及金人战于潼关，败之。复虢州。乙未，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其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救之，官军败绩。庚子，张用、王善寇淮宁府，守臣冯长宁却之。诏："百官闻警遣家属避兵，致物情动摇者，流。"丙午，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复及子倚死之，军校赵立结乡兵为兴复计。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军溃于沭阳，其将张遇死，世忠奔盐城。金兵执淮阳守臣李宽，杀转运副使李跋，以骑兵三千取彭城，间道趣淮甸。戊申，至泗州。

二月庚戌朔，始听士民从便避兵。命刘正彦部兵卫皇子、六宫如杭州。江、淮制置使刘光世阻淮拒金人，敌未至，自溃。金人犯楚州，守臣朱琳降。辛亥，金人陷天长军。壬子，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被甲驰幸镇江府。是日，金兵过杨子桥。癸丑，游骑至瓜洲，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庙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王渊请幸杭州。命留朱胜非守镇江，以吏部尚书吕颐浩为资政殿大学士、江淮制置使，都巡检使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充行在五军制置使，驻镇江府，控扼江口。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江宁府。是夕，发镇江，次吕城镇。金人入真州。甲寅，次常州。御营统制王亦谋据江宁，不克而遁。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杀守臣邓绍密。丙辰，次平江府。丁巳，金人犯泰州，守臣曾班以城降。丁进纵兵剽掠，王渊诱诛之。戊午，次吴江县，命朱胜非节制平江府、秀州控扼军马，礼部侍郎张浚副之。又命胜非兼御营副使。留王渊守平江。以忠训郎刘俊民为阁门祗候，赍书使金军。诏录用张邦昌亲属，仍命俊民持邦昌贻金人约和书稿以行。金人陷沧州，守臣刘锡弃城走。己未，次秀州。命吕颐浩往来经制长江，以龙图阁待制、知江州陈彦文为沿江措置使。庚申，次崇德县。吕颐浩从行，即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以兵二千还

屯京口。又命御营中军统制张俊以兵八千守吴江，吏部员外郎郑资之为沿江防托，监察御史林之平为沿海防托，募海舟守隘。壬戌，驻跸杭州。金人陷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死之。癸亥，下诏罪己，求直言。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省仪物、膳羞，出宫人之无职掌者。乙丑，降德音；赦杂犯死罪以下囚，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纲罪在不赦，更不放还。盖用黄潜善计，罪纲以谢金人。置江宁府榷货务都茶场。丁卯，百官入见，应迪功郎以上并赴朝参。戊辰，出米十万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损直以粜，济东北流寓之人。金人焚扬州。己巳，用御史中丞张澂言，罢黄潜善、汪伯彦，以户部尚书叶梦得为尚书左丞，澂为右丞。庚午，诏平江、镇江府、常、湖、杭、越州，具寓居京朝官已上姓名以备简拔。分命浙西监司等官，募土豪守千秋、垂脚、襄阳诸岭，以扼宣、常诸州险要。金人去扬州。辛未，诏御营使司唯掌行在五军，凡边防经制并归三省、枢密。金人过高邮军，守臣赵士瑗弃城走。溃兵宋进犯泰州，守臣曾班遁。壬申，罢军期司掊敛民财者。吕颐浩遣将陈彦渡江袭金余兵，复扬州。癸酉，靳赛犯通州。韩世忠小校李在叛据高邮。甲戌，黄潜善、汪伯彦并落职。乙亥，召朱胜非赴行在，留张浚驻平江。赠陈东、欧阳澈承事郎，官有服亲一人，恤其家。召马伸赴行在，卒，赠直龙图阁。丙子，诏士民直言时政得失。是月，以王庶为陕西节制使、知京兆府，节制司都统制曲端为鄜延经略使、知延安府。张用据确山，号“张莽荡”。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庚辰，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辛巳，叶梦得罢，以卢益为尚书左丞，未拜，复罢为资政殿学士。御营都统制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为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知江宁府。壬午，诏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文字。扈从统制苗傅忿王渊骤得君，刘正彦怨招降剧盗而赏薄。帝在扬州，阉宦用事恣横，诸将多疾之。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帝登楼，以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增统制，正彦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傅等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是夕，帝移御显宁寺。甲申，尊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宁寺为睿圣宫，大赦。以张澂兼中书侍郎，韩世忠为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俊为秦凤副总管，分其众隶诸军。丁亥，以东京留守杜充为资政殿大学士、节制京东西路。殿前副都指挥使、东京副留守郭仲荀进昭化军节度使。分窜内侍蓝珪、高邈、张去为、张旦、曾择、陈永锡于岭南诸州。择已行，傅追还，杀之。吕颐浩至江宁。戊子，以端明殿学士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卢益为尚书左丞。张俊部众八千至平江，张浚谕以决策起兵问罪，约吕颐浩、刘光世招韩世忠来会。己丑，改元明受。张浚奏乞睿

圣皇帝亲总要务。庚寅，百官始朝睿圣宫，以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刘光世为太尉、淮南制置使，范琼为庆远军节度、湖北制置使，杨惟忠加少保，张浚为礼部尚书，及吕颐浩并赴行在。傅等以御营中军统制吴湛主管步军司；黄潜善、汪伯彦并分司，衡、永州居住；王孝迪、卢益为大金国信使；进士黄大本、吴时敏为先期告请使。置行在都茶场。吕颐浩奏请睿圣皇帝复大位。金人陷鄜州。癸巳，张浚命节制司参议官辛道宗措置海舶，遣布衣冯□番持书说傅、正彦。甲午，有司请尊太后为太皇太后，不许。吕颐浩率勤王兵万人发江宁。乙未，再贬黄潜善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刘光世部兵会吕颐浩于丹阳。丙申，韩世忠自盐城收散卒至平江，张俊假兵二千。戊戌，赴行在。辛丑，傅等以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张浚责黄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等遣军驻临平，拒勤王兵。壬寅，日中黑子没。卢益罢。吕颐浩至平江。水贼邵青入泗州。癸卯，太后诏：睿圣皇帝宜称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皇帝称皇太侄、监国。赐傅、正彦铁券。吕颐浩、张浚传檄中外讨傅、正彦，执黄大本下狱。乙巳，太后降旨睿圣皇帝处分兵马重事。张俊率兵发平江，刘光世继之。丙午，张浚同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李邴、御史中丞郑□并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张浚发平江。丁未，次吴江，奏乞建炎皇帝还即尊位。朱胜非召傅、正彦至都堂议复辟，傅等遂朝睿圣宫。金人陷京东诸郡，刘洪道弃青州去。挞懒以刘豫知东平府、节制河南州郡。赵立复徐州。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帝还宫，与太后御前殿垂帘，诏尊太后为隆祐皇太后。己酉，诏访求太祖神主。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副之。庚戌，复纪年建炎。命张浚知枢密院事，苗傅、刘正彦并检校少保。吕颐浩、张浚军次临平，苗翊、马柔吉拒战不胜，傅、正彦引兵二千夜遁。辛亥，皇太后撤帘。吕颐浩等入见。傅犯富阳、新城二县，遣统制王德、乔仲福追击之。癸未，朱胜非、颜岐、王孝迪、张澂、路允迪俱罢。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邴尚书右丞，郑□签书枢密院事。甲寅，以刘光世为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勤王所僚属将佐进官有差。主管殿前司王元、左言并责官，英、贺州安置。枢密都承旨马瑗停官、永州居住。吏部员外郎范仲熊、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并除名，柳州、吉阳军编管。斩中军统制吴湛、工部侍郎王世修于市。赠王渊开府仪同三司。乙卯，大赦。举行仁宗法度，应嘉祐条制与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宽。罢上供不急之物。元祐石刻党人官职、恩数追复未尽者，令其家

自陈。许中外直言。丁巳，禁内侍交通主兵官及馈遗假贷、借役禁兵、干预朝政。庚申，诏尚书左右仆射并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尚书左、右丞。以李邴参知政事。诏行在职事官各举所知，并省馆学、寺监等官。苗傅犯衢州。癸亥，以给事中周望为江、浙制置使。丁卯，帝发杭州，留郑□卫皇太后，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及刘光世追讨傅、正彦。己巳，诏：傅、正彦、苗瑀、苗翊、张逵不赦，余党并原。壬申，立子魏国公旉为皇太子。赦傅党王钧甫、马柔吉罪，许其自归。丙子，范琼自光、蕲引兵屯洪州。是月，刘文舜寇濠州。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隶之，听便宜黜陟。庚辰，苗傅统领官张翼斩王钧甫、马柔吉降。辛巳，次镇江府，遣祭张悫、陈东墓，诏恤其家。癸未，以翰林学士滕康同签书枢密院事。乙酉，至江宁府，驻跸神霄宫，改府名建康。起复朝散郎洪皓为大金通问使。丁亥，以徽猷阁直学士陈彦文提领水军，措置江、浙防托。召蓝珪等速还朝。己丑，韩世忠追讨傅、正彦于浦城县，获正彦，傅遁走。张浚抚谕薛庆于高邮，为庆所留。乙未，浚罢。以御营前军统制王□燮为淮南招抚使。己亥，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省左、右司郎中二员。苗傅裨将江池杀苗翊，降于周望。傅走建阳县，土豪詹标执之以献。辛丑，张浚还自高邮。复命知枢密院事。是月，翟兴击杀杨进余党，复推其徒刘可拒官军。

六月戊申朔，以东京留守杜充引兵赴行在，命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己酉，以久雨，召郎官已上言阙政，吕颐浩请令实封以闻。遂用司勋员外郎赵鼎言，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司马光配。王善攻淮宁府不克，转寇宿州，统领王冠战败之。甲寅，罢赏功司。乙卯，命恤死事者家，且录其后。升浙西安抚使康允之为制置使。丙辰，刘光世招安苗傅将韩隽。戊午，命江、浙、淮南引塘泺、开畎浍，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辛酉，以久阴，下诏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经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难之远图，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以带御器械李质权同主管殿前司。乙丑，以建康府路安抚使连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等州制置使。丁卯，右司谏袁植请诛黄潜善及失守者权邦彦等九人。诏：“朕方念咎责己，岂可尽以过失归于臣下？”遂罢植知池州，以赵鼎为右司谏。癸酉，置枢密院检详官。以右司郎中刘宁止为沿江措置副使。甲戌，移御行宫。乙亥，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

寇敌，应接中原。官吏民士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金人陷磁州。是夏，贼贵仲正降。

秋七月戊寅，赠王复为资政殿学士。己卯，亲虑囚。辛巳，苗傅、刘正彦伏诛。癸未，进韩世忠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御营使司都统制。范琼自洪州入朝，以琼为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后军统制辛企宗为都统制。命学士院草夏国书、大金国表本付张浚。甲申，诏以苗、刘之变，当轴大臣不能身卫社稷，朱胜非、颜岐、路允迪并落职，张澂衡州居住。以知庐州胡舜陟为淮西制置使，知江州权邦彦兼本路制置使。金人犯山东，安抚使刘洪道弃潍州遁，莱州守将张成举城降。丁亥，以范琼跋扈无状，收下大理狱，分其兵隶神武五军。皇太子薨，谥元懿。戊子，郑□薨。己丑，以资政殿大学士王綯参知政事，兵部尚书周望同签书枢密院事。庚寅，仙井监乡贡进士李时雨上书，乞选立宗子系属人心，帝怒，斥还乡里。辛卯，升杭州为临安府。壬辰，言者又论范琼逼迁徽宗及迎立张邦昌，琼辞伏，赐死，子弟皆流岭南。刘洪道复青州，执金守向大猷。乙未，遣谢亮使夏国。丁酉，遣崔纵使金军前。庚子，张浚发行在。辛丑，王□燮与靳赛遇，合战，败绩。壬寅，命李邴、滕康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扈从太后如洪州，杨惟忠将兵万人以卫。以杜充同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副使。乙巳，诏江西、闽、广、荆湖诸路团教峒丁、枪杖手。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翟兴引兵入汝州，与贼王俊战，败之。

八月己酉，移浙西安抚司于镇江府。庚戌，李邴罢。壬子，以吏部尚书刘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甲寅，王庶罢。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庆阳府王似为陕西节制使。刘文舜入舒州。己未，太后发建康。丁卯，遣杜时亮使金军前。

闰八月丁丑朔，以胡舜陟为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丁亥，辅逵掠涟水军，杀军使郝璘，率众降于王□燮。己丑，以吕颐浩守尚书左仆射，杜充守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书言二十事，吕颐浩不悦，罢之。辛卯，命杜充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前军统制王□燮隶之，韩世忠为渐西置使守镇江，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池州，并受充节制。丁酉，太后至洪州。己亥，减福建、广南岁上供银三之一。诏制置使唯用兵听便宜，余事悉禁。壬寅，帝发建康，复还浙西，张俊、辛企宗以其军从。甲辰，次镇江府。赐陈东家金。张浚次襄阳，招官军、义兵分屯襄、郢、唐、邓，以程千秋、李允文节制。是月，知济南府宫仪及金人数战于密州，兵溃，仪及刘洪道俱奔淮南，守将李逵以密州降金。靳赛诣刘光世降。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谍报金人治舟师，将由海道窥江、浙，遣韩世忠控守圌山、福山。辛亥，次平江府。壬子，金人陷单州、兴仁府，遂陷南京，执守臣凌唐佐，降之。癸丑，以周望为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总兵守平江。翰林学士张守同签书枢密院事。命刘光世移屯江州。丙辰，遣张邵等充金国军前通问使。金人陷沂州。却高丽入贡使。张浚承制罢知潭州辛炳，起复直龙图阁向子諲代之。丁巳，蠲诸路青苗积欠钱。辛酉，知鼎州邢倞坐结耶律余睹，再责汝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癸亥，赐宿、泗州都大提举使李成军绢二万匹，成寻复叛。己巳，以胡舜陟为两浙宣抚司参谋官，知镇江府陈邦光为沿江都制置使。庚午，以工部侍郎汤东野知平江府兼浙西制置使。辛未，追复邹浩龙图阁待制。壬申夜，潭州禁卒作乱，谋窜不果，向子諲随招安之。甲戌，金帅娄宿犯长安，经略使郭琰弃城遁，河北贼郦琼围光州。

冬十月丙子朔，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擿赃吏姓名以为殿最。庚辰，禁诸军擅入川、陕。癸未，帝至杭州，复如浙东。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诣周望降，望以仲威为本司统制。辛卯，李成陷滁州，杀守臣向子伋。壬辰，帝至越州。癸巳，命提举广西峒丁李棫市马，邕州置牧养务。戊戌，初命东南八路岁收经制五项钱输行在。张浚治兵于兴元府。金人陷寿春府。庚子，陷黄州，守臣赵令{山成}死之。辛丑，张浚以同主管川、陕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专总四川财赋。金人自黄州济江，刘光世引军遁，知江州韩梠弃城去。金人自大冶县趋洪州。是月，京西贼刘满陷信阳军，杀守臣赵士负。盗入宿州，杀通判盛修已。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庐州，守臣李会以城降。王善叛降金，金人执之。丁未，诏降杂犯死罪，释流以下囚，听李纲自便，追复宋齐愈官。贵仲正犯荆南，兵马钤辖渠成与战，斩之。戊申，金帅兀□犯和州，守臣李俦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己酉，张浚出行关、陕。兀□陷无为军，守臣李知几弃城走。壬子，太后退保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献弃洪州走。丁巳，金人陷临江军，守臣吴将之遁。戊午，遣孙悟等充金国军前致书使。金人陷洪州，权知州李积中以城降。抚、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淮贼刘忠犯蕲州，韩世清逆战，破之。忠入舒州，杀通判孙知微。庚申，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忞弃城去。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县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主管步军司闾勍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诏奉安于天庆观，寻命勍节制淮西军马，以拒金人。甲子，杜充遣都统制陈淬、岳飞等及金人战于马家渡，王□燮以军先遁，淬败绩，死之。乙丑，以检正诸房公事傅崧卿为浙东防遏使。太后发吉州，次太和县。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

雄率众叛，犯永丰县，知县事赵训之死之。金人至太和县，太后自万安陆行如虔州。丁卯，十诏回浙西迎敌。金人犯吉州，守臣杨渊弃城走，又陷六安军。己巳，帝发越州，次钱清镇。庚午，复还越州。以周望同知枢密院事，仍兼两浙宣抚使守平江，殿前都指挥使郭仲荀为副使守越州，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浙东制置使从行。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辛未，兀□入建康府，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李棁迎拜，通判杨邦乂拒之。癸酉，帝如明州。金人犯建昌军，兵马监押蔡延世击却之。甲戌，兀□杀杨邦乂。韩世忠自镇江引兵之江阴军。江、淮宣抚司溃卒李选攻陷镇江。淮丁兵马都监王宗望以濠州降于金。是月，张浚至秦州。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败走，仲遂据襄阳。

十二月乙亥朔，张浚承制废积石军。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西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杀守臣胡唐老。辛巳，金人陷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队官刘晏击走之。金人陷广德军。杀守臣周烈。刘光世引兵趋南康军。壬午，定议航海避兵，禁卒张宝等惮行，谋乱，命吕颐浩等伏兵，执宝等十七人斩之。甲申，张浚承制拜泾原经略使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乙酉，兀□犯临安府，守臣康允之弃城走，钱塘县令朱跸死之。己丑，帝乘楼船次定海县，给行在诸军雪寒钱。辛卯，留范宗尹、赵鼎于明州以候金使。癸巳，帝次昌国县。乙未，杜彦犯潭州，杀通判孟彦卿、赵民彦。金人屠洪州。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抚使李邺以城降，卫士唐琦袖巨石要击金帅琶八不克，死之。郭仲荀弃军奔温州。庚子，移幸温、台。癸卯，黄潜善卒于英州。李成自滁州引兵之淮西。

本纪第二十六

○高宗三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乙巳，金人犯明州，张俊及守臣刘洪道击却之。丙午，帝次台州章安镇。己酉，遣小校自海道如虔州问安太后。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张俊引兵去，浙东副总管张思政及刘洪道继遁。癸丑，贬郭仲荀汝州团练副使、广州安置。丙辰，诏原两浙州郡降金官吏。丁巳，娄宿陷陕州，守臣李彦仙死之。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电，乘胜破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张公裕以大舶击退之。辛酉，发章安镇。壬戌，雷雨又作。甲子，泊温州港口。乙丑，以中书舍人李正民为两浙、湖南、江西抚谕使，诣太后问安。丁卯，台州守臣晁公为弃城遁。虔州卫兵及乡兵相杀，纵火肆掠三日。刘可转寇京西，屡为桑仲所败，至是为其党所杀，复推刘超据荆门军。戊辰，滕康、刘珏罢，仍夺职。己巳，换给僧道度牒，人输钱十千。辛未，命臣僚条具兵退之后措置之策、驻跸之所。是月，金人攻楚州，守臣赵立拒之。金人犯邠州，曲端遣泾原路副总管吴玠拒战，败之于彭原；又陷同州。张浚遣谢亮使夏国，至则其主乾顺已称制，遂还。

二月甲戌朔，郦琼率众降于刘光世。叛将傅选诣虔州乞降。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诏复以卢益为资政殿学士，李回端明殿学士，并权知三省、枢密院事。金人陷潭州，将吏王暕、刘价、赵聿之战死，向子諲率兵夺门亡去，金兵大掠，屠其城。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还临安。癸未，虔州乡兵首领陈新率众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犯虔州，与新战，破之，新乃去。甲申，禁逃卒投刺别军。丙戌，金人自临安退兵，命刘光世率兵追之。丁亥，金人陷汴京，权留守上官悟出奔，为盗所杀。庚寅，帝次温州。浙东防遏使傅崧卿入越州。辛卯，金人陷秀州。甲午，知蔡州程昌寓弃城南归。鼎州民钟相作乱，自称楚王。乙未，杜充罢。丙申，以金兵退，肆赦。张浚承制以陕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罢诸路武臣提点刑狱。李成入舒州。金游骑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汤东野亦遁。荼陵县军贼二千余人犯郴州永兴县。戊戌，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辛丑，白虹贯日。钟相陷澧州，杀守臣黄宗。权湖北制置使傅雱招谕孔彦舟，彦舟听命，因以为湖南、北捉杀使。荆南守臣唐恿弃城去。金人陷醴州，守臣王淑弃城去。是月，张浚自秦州引兵入援。

三月癸卯朔，孔彦舟入鼎州。金人去平江，统制陈思恭以舟师邀败

其后军于太湖。吕颐浩请幸浙西。丙午，赵鼎言金兵去未远，遂缓其行。丁未，命发运司说谕两浙富民助米，以备巡幸。辛亥，遣兵部员外郎冯康国等抚谕荆湖南北、广南诸路。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弃城去。甲寅，遣卢益及御营都统制辛企宗奉迎太后东还。丙辰，金人犯终南县，经略使郑恩战败，死之。丁巳，金人至镇江府，韩世忠屯焦山寺邀击之。诏侍从官各举可充监司者一二人。辛酉，御舟发温州。宣抚司节制军马李允文部兵至鄂州。御营前军将杨勍叛。甲子，张浚请便宜辟官不许动改。戊辰，孔彦舟击败钟相，禽相及其子子昂，槛送行在。己巳，戚方陷广德军，杀权通判王俦。

夏四月癸酉，蠲江西州县兵盗贼破民家夏税。戊寅，吴玠及金人战于邠州彭原店，败绩，部将杨晟死之。己卯，以观文殿学士朱胜非为江西、湖南北宣抚使。是日，张浚引兵至房州，知金兵退，乃还。癸未，帝驻越州。甲申，下诏亲征，巡幸浙西。韩世忠驻军扬子江，要金人归路，屡败之，兀□引军走建康。乙酉，以御史中丞赵鼎为翰林学士，鼎固辞不拜。戚方围宣州。刘光世遣统制王德诱诛刘文舜于饶州。丙申，用赵鼎劾奏，吕颐浩罢为镇南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命三省、枢密院同班奏事。韩世忠及兀□再战江中，金人乘风纵火，世忠败绩。兀□渡江，屯六合县。丁酉，复以赵鼎为御史中丞。戊戌，振明州被兵民家。己亥，以张俊为浙西、江东制置使。辛丑，王德破妖贼王宗石于信州贵溪县，执其渠帅，诸县悉平。是月，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门军北归，留守司同统制牛皋潜军宝丰击败之。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辛亥，统领赤心队军马刘晏及戚方战于宣州，败死。壬子，金人焚建康府，执李棁、陈邦光而去。淮南宣抚司统制岳飞邀击于静安镇，败之。是夜，紫微垣内有赤云亘天，白气贯其中。癸丑，诏台谏等官各举所知二人。以张守参知政事、赵鼎签书枢密院事。以白金三万两赐韩世忠军，赠战殁将孙世询、严永吉、张渊等官。甲寅，金人陷定远县，执闾勍去，勍不屈，死之。巨师古击戚方于宣州，数败之，方引去。乙卯，王綯罢。丁巳，命刘光世移军捕戚方。杨勍犯婺州。戊午，复置权尚书六部侍郎。癸亥，诏中原、淮南流寓士人，听所在州郡附试。甲子，周望罢，寻分司、衡州居住。置京畿、淮南、湖北、京东西路镇抚使。乙丑，升高邮军为承州。以翟兴、孟汝、赵立、刘位、赵霖、李成、吴翊、李彦先、薛庆并为镇抚使：兴河南府，唐州，立楚、泗州、涟水军，位滁、濠州，霖和州、无为军，成舒、蕲，翊光、黄州，彦先海州、淮阳军，庆，承州、天长军。丁卯，庆及金人战于承州城下，累败之。戊辰，命江、浙州县祭战

死兵民。分江东、西为鄂州、江州、池州三路，置安抚使。罢诸路帅臣兼制置使、诸州守臣兼管内安抚使。是月，刘超据荆南，分兵犯峡州，又合叛将彭筠犯复州。淮西败将崔增陷焦湖水砦。河东、北经制使王俊举兵及金人战于襄城县，败之，复颍昌府。张浚承制以金、房州隶利路。

六月辛未朔，蠲绍兴府三县湖田米。诏侍从、台谏、诸将集议驻跸事宜。杨勍犯处州。癸酉，遣统制陈思恭讨勍。合江南两路转运为都转运使。再贬周望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甲戌，罢御营司。以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乙亥，王□燮遣统领林闰等追袭杨勍于东阳县，军败，裨将李在死之。丁丑，以刘光世部兵为御前巡卫军，光世为都统制。杨勍等焚建州。戚方犯湖州安吉县，诏张俊捕之。戊寅，更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以知建康府权邦彦为淮南等路制置发运使。滁、濠镇抚使刘位为贼张文孝所杀，命其子纲袭职。庚辰，置镇抚使六人：陈规，德安府、复州、汉阳军；解潜，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程昌寓，鼎、澧州；陈求道，襄阳府、邓、随、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冯长宁，淮宁、顺昌府、蔡州。辛巳，虑囚。申命有司，讨论厘正崇宁以来滥赏。罢诸州添差通判职官。癸未，召刘光世赴行在。甲申，岳飞破戚方于广德军。乙酉，钟相伪将胡源引兵入慈利县，执其党陈诚来降。丙戌，以吕颐浩为建康路安抚大使，刘光世为两浙路安抚大使，朱胜非为江州路安抚大使，郭仲威为真、扬州镇抚使。戚方诣张俊降。庚寅，召韩世忠率兵赴行在。辛卯，妖贼王宗石等伏诛。壬辰，权密州都巡检徐文率部兵泛海来归。甲午，置枢密院干办官四员。乙未，郭仲威犯镇江府，遣岳飞击之。是月，兀□闻张浚在秦州，将举兵北伐，自六合引兵趋陕西。

秋七月癸卯，刘光世援宣抚使例，乞便宜行事，不许。诏军兴以来诸州得便宜指挥者并罢。乙巳，冯长宁复顺昌府。张浚罢曲端都统制。丁未，以刘光世为集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戊申，以孔彦舟为辰、沅、靖州镇抚使。张浚献黄金万两助军用。宣抚司遣统制官吕世存、王俊复鄜州，其余州县多迎降。后军将王辟叛，陷归州，钤辖田祐恭击败之。己酉，王辟犯房州，守臣韦知几弃城走。庚戌，杨勍受刘光世招安，寻复叛去，迫泉州。癸丑，崔增犯太平州，守臣郭伟拒却之。乙卯，金人徙二帝自韩州之五国城。刘光世乞移司平江，不许。丙辰，张俊合诸将戚方等兵万余赴行在。丁巳，申命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韩世忠、张俊并罢。己未，禁闽、广、淮、浙海舶商贩山东，虑为金人乡导。诏江、浙、福建州县，谕豪右募民兵据险立

栅，防遏外寇。庚申，以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辛酉，建州民范汝为作乱，命统制李捧捕之。乙丑，复李邦彦以下十九人官职，听自便。复李纲银青光禄大夫，许翰、颜岐端明殿学士。张浚贬曲端阶州居住。丁卯，金人立刘豫为帝，国号齐。戊辰，罢提领措置茶盐司。己巳，诏王□燮部兵屯信州。程昌寓遣将杜湛禽李合戎于松滋县。是月，张用据汉阳军，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招降之，以便宜徙鄂州路副总管，以右军统制马友知汉阳军。

八月辛未朔，以礼部尚书谢克家参知政事。壬申，李成请降于江州，诏抚纳之，张浚停程千秋官、文州编管。癸酉，选神武中军亲兵六百人番直禁中。甲戌，诏侍从官日一员轮直，进故事关治体者。丁丑，以韩世忠为检校少师、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张俊检校少保、宁武昭庆军节度使。赠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为左谏议大夫，录其后二人。庚辰，太后至自虔州。薛庆及金人战于扬州城下，死之。郭仲威奔兴化县。辛巳，侍御史沈与求、户部侍郎季陵以论宰相范宗尹，皆黜，宗尹复视事。癸未，卢益罢。张浚复永兴军，再贬曲端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甲申，陈万信余党雷进作乱。乙酉，焚慈利、石门二县。以御营司参议官王择仁权河东制置使，山砦首领韦忠佺为都统制，宋用臣、冯赛同都统制。丙戌，命李成、吴翊捍御上流，翊弃城去，以成为四州镇抚使。命李捧便道过信州招捕靳赛。戊子，以饶、信妖贼平，赦二州徒以下囚，蠲民今年役钱。贬滕康永州、刘珏衡州，并居住。己丑，诏岳飞救楚州，仍命刘光世遣兵往援。辛卯，杜湛渡江讨群贼，复石首等五县。壬辰，盗入梅州，杀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癸巳，命福建安抚使程迈会兵讨范汝为。甲午，知虢州邵兴遣统制阎兴及金人战于解州东，屡破之。金人陷承州。命陈思恭屯兵明州，以防海道。刘光世遣王德、郦琼以轻兵渡江。乙未，遇金游骑于召伯埭，败之。戊戌，以桑仲为襄阳、邓随郢州镇抚使。是月，罢提举广西峒丁。孔彦舟入潭州，宣抚司参议官王以宁率兵拒之，以宁败，遁去。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傅雱在彦舟军中，承制以彦舟权湖南副总管。刘纲以乏食，率兵奔溧阳。

九月辛丑，吕颐浩入见，请益兵，命王□燮、巨师古、颜孝恭兵隶之，分屯境内。壬寅，诏诸路决囚。甲辰，徽宗皇后郑氏崩于五国城。戊申，命秦凤将关师古领兵赴行在。刘豫僭位于北京。庚戌，禁宣抚司僚属便宜行事，及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癸丑，泾原同统制李彦琦及金人战于洛河车渡，败之。乙卯，罢中书门下省检正官。桑仲陷均、房州，进犯白土关。丙辰，复增左右司郎官为四员。金

人攻楚州，赵立死之。丁巳，赵霖复和州。李成遣马进犯兴国军。戊午，荆、襄贼赵延寿犯德安府，陈规拒却之。己未，金、均、房安抚使王彦及桑仲战于平丽县，败之。王ＣＲ诣彦降。辛酉，李捧击范汝为于建州，官军皆溃，捧遁去。金人犯扬州，统制靳赛逆战于港河，败之。金人陷延安府，执吕世存，又陷保安军。癸亥，张浚遣都统制刘锡统五路兵及金将娄宿战于富平县，浚驻邠州督战，官军败绩。丙寅，给刘光世犒军银二万两、绢二万匹。戊辰，赵延寿焚郢州。金人陷楚州，镇抚使李彦先求救，兵败死之。

冬十月庚午朔，张浚斩环庆经略使赵哲于邠州，贬刘锡合州安置，命诸将各领兵归本路。浚退保秦州，陕西大震。辛未，秦桧自楚州金将挞懒军中归于涟水军丁禩水砦。壬申，命杨惟忠、王□燮讨李成。丙子，以孔彦舟为鼎、澧、辰、沅、靖州镇抚使。戊寅，钟相余党杨华举兵围桃源县。己卯，马进犯江州。癸未，程昌寓入鼎州，击杨华，破之。甲申，趣刘光世救楚州。丁亥，以李回同知枢密院事。庚寅，遣前御史台检法官谢向招范汝为。召张浚以兵入援。追复李邦彦观文殿大学士。辛卯，虔州贼李敦仁及弟世雄举兵破虔州石城县。甲午，命杨惟忠率兵屯江州。乙未，岳飞破金人于承州。丙申，诏刘光世节制诸镇，守御通、泰州，伺便袭金人过淮。是月，冯长宁弃城去，寻以淮宁附刘豫。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刘洪道招降之。环庆路统制慕洧叛附于夏国。泾原统制张中彦、经略司干办赵彬叛降金人。刘忠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屯滁州龚家城。

十一月癸卯，慕洧遂引金人围环州。吕颐浩复南康军。甲辰，赵鼎罢。乙巳，秦桧入见。丙午，岳飞弃泰州渡江。丁未，金人犯泰州，飞退保江阴军沙上。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签书枢密院事，秦桧为礼部尚书。李允文杀岳州守臣袁植。吕颐浩会杨惟忠与马进战南康军，不利。戊申，颐浩遣巨师古救江州，为进所败，师古奔洪州。金人陷泾原，经略使刘锜退屯瓦亭。己酉，以孔彦舟为湖南副总管，部兵屯潭州。庚戌，命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讨范汝为。壬子，日南至，率百官遥拜二帝，乙卯，改枢密院干办官为计议官，丙辰，金人陷泰州。丁巳，通州守臣吕伸弃城去。王彦攻桑仲于黄水，破之，房州平。张浚以彦为金、均、房州镇抚使。崔增犯池州，刘洪道遣统制李贵击走之，增以兵万余诣吕颐浩降。甲子，诏诸路守臣节制管内军马。丙寅，金、房州贼郭希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命王□燮部兵万人速援吕颐浩。祝友渡江大掠。是月，张浚退军兴州，秦凤副总管吴玠收余兵保大散关东和尚原。诏诸路转运司括借寺观田租芦场三年。

十二月庚午，安南请入贡，却之。辛未，遣度支员外郎韩球括饶、信诸州钱粮，凡江、湖、川、广上供皆拘之。壬申，命孔彦舟援江州。丙子，禁节制军马守臣便宜行事。丁丑，马进分兵犯洪州。乙丑，李敦仁犯抚州崇仁县，命李山、张忠彦讨之。壬辰，金人犯熙州，总管刘惟辅战败之，杀五千余人。甲午，再犯熙州，惟辅军溃被执，死之。乙未，以张俊为江南招讨使，讨李成。丁酉，范汝为降，诏补民兵统领。是月，张浚承制复海州团练副使曲端左武大夫，兴州居住。是岁，宣抚处置司始令四川民岁输激赏绢三十三万匹有奇。

绍兴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帅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下诏改元，释流以下囚，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蠲两浙夏税、和买□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戊申，改命张俊为江淮路招讨使。复江、池路为江东、西路，分荆湖江南诸州为荆湖东、西路，置安抚司，治池、江、鄂、鼎州。江南东、西路各置转运司，荆湖东、西路转运司通掌两路财赋。以吕颐浩为江东路安抚大使，朱胜非江西路安抚大使。马进陷江州，守臣姚舜明弃城走，端明殿学士王易简等二百人皆遇害。己酉，岳飞引兵之洪州。金人犯扬州。谢向率范汝为讨平建阳贼刘时举。金人犯秦州，吴玠击败之。庚戌，又犯西宁州，守臣俱重迎降。辛亥，谢克家罢。壬子，诏京官、知县并堂除，内外侍从各举可任县令者二人，犯赃连坐。自今不历县令者勿除监司、郎官，不历外任者勿除侍从，著为令。张中孚以原州叛降于金。癸丑，李敦仁围建昌军，蔡延世率乡兵击退之。贼曹成入汉阳军，李允文招之，成入鄂州，复趋江西。丁巳，吕颐浩遣王□燮、崔增击贼于湖口，大败之。颐浩及杨惟忠引兵趋江州。辛酉，诏："太祖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宗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绝。自宣和末至今未举。有司其上应袭封人名，依故事举行。"金人再围环州。是月，张浚复曲端荣州刺史、提举江州太平观、阆州居住，寻移恭州。

二月戊辰朔，宜章县民李冬至二作乱，犯英、连、韶、郴诸州。祝友降，刘光世分其军，以友知楚州。庚午，改行宫禁卫所为行在皇城司。李成党邵友犯筠州，守臣王庭秀弃城去。辛未，犯临江军，守臣康倬遁。壬申，初定岁祀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礼。癸酉，桑仲自枣阳引兵还襄阳。丁丑，鄜延将李永琦叛，犯庆阳府。戊寅，禁州郡统兵官擅招安乱军盗贼。己卯，日中有黑子，四日乃没。以辛企宗为福建制置使。辛巳，以秦桧参知政事。壬午，水贼张荣入通州。癸未，诏辛企宗及谢向罢遣范汝为兵，汝为不听命。甲申，诏王□燮、张俊掎角讨捕马进等贼。丙戌，复置秘书省。己丑，命孔彦舟、吕颐浩、张俊会兵讨李

成。壬辰，雨雹。癸巳，邵青寇宣州。丙申，诏诸路提刑司以八月类省试。张浚亦以便宜合川、陕举人即置司类省试。丁酉，宣教郎范焘坐诬讼孟忠厚，且及太后，除名、潮州编管。是月，李敦仁犯汀州。马友遣其党犯鄂州，总管张用拒却之。李允文以友权湖南招捉公事，友大掠汉阳而去，过岳州，守臣吴锡遁，友据之。

三月戊戌朔，以严、衢二州守臣柳约、李处劢有治效，各进职一等。吕颐浩遣崔增、王□燮合兵击李成于湖口，大败之。庚子，张浚以富平之败上疏待罪，诏免。壬寅，禁诸路遏籴。丙午，张俊、杨沂中、岳飞渡江击马进，大败之。孔彦舟焚掠潭州，趋衡州。己酉，李成犯饶州。庚戌，张俊、杨沂中复击马进于筠河，败之，复筠州，进奔江州。男子崔绍祖诈称越王中子，受上皇诏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赵霖以闻。辛亥，诏赴行在。命刘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治扬州，经画屯田。光世迄不行。甲寅，罢诸州免行钱。乙卯，金人破阶州。庚申，刘超犯澧州，统制杜湛率兵拒之。甲子，始下诏罪李成，募人禽斩，赦胁从者。张俊追马进至江州，进战败，遁去。乙丑，俊复江州，杨沂中、赵密引兵追击进，又大败之。成奔蕲州。振淮南、京东西流民。荆湖东路安抚使向子諲说降马友，与共讨李冬至二，平之。是月，金人攻张荣缩头湖水砦，荣击败之，来告捷，刘光世以荣知泰州。金人迫兴州，张浚退保阆州，以端明殿学士张深为四川制置使，及参议军事刘子羽趋益昌。参谋官王庶为龙图阁待制、知兴元府兼利、夔两路制置使，节制陕西诸路。桑仲以其党李道知随州。

夏四月己巳，张浚承制分利、阆、剑、文、政五州为利州路，置经略安抚使。庚午，张琪复叛，犯当涂县。金将挞懒渡淮，屯宿迁县马乐湖。壬申，太白昼见。乙亥，刘光世复楚州。阶州统领杜肇复阶州。马友引兵入潭州。戊寅，杜琪弃澧州，刘超入据之。己卯，金泾原帅赵彬犯耀州，守臣赵澄击走之。淮贼寇宏犯濠州。庚辰，隆祐皇太后崩。癸未，桑仲陷邓州，守将谭兖弃城走，河东招捉使王俊引兵来援，仲执斩之，以其党李横知州事。乙酉，为太后制期年服。辛卯，群臣三上表，始听政。癸巳，命向子諲发兵及广西安抚许中同扼险要，防孔彦舟入广，仍许胁从自新以招谕。是月，京西贼李忠陷商州，守臣杨伯孙弃城走。吕颐浩遣统制阎皋、通判建昌军蔡延世袭击李敦仁，禽其弟世雄、世臣。

五月丙申朔，蠲江西路被贼州县赋税。丁酉，诏吕颐浩、朱胜非、刘光世并兼淮南诸州宣抚使。始夺李成官。戊戌，以张用为舒、蕲镇抚使。癸卯，作“大宋中兴宝”成。金人犯和尚原，吴玠击败之。丙午，初

复召试馆职之制。刘光世遣统制王德袭扬州，执郭仲威以献，伏诛。辛亥，水军统制邵青叛，围太平州。赵彬及金人合兵围庆阳府，守臣杨可升击败之。甲寅，命知南外宗正事令选年幼宗子，将育于宫中。诏收耆户长役钱。己未，诏州县因军期征取民财物者，立式榜示，禁过数催扰。庚申，孔彦舟引众过潭州，马友迎击，大败之。彦舟趋岳州，犯鄂州。李允文以彦舟为湖东副总管，屯汉阳。辛酉，以直秘阁宗纲为荆南镇抚司措置营田官，樊宾为副。壬戌，刘光世招降邵青。赵延寿据分宁县，吕颐浩招降之。是月，张俊及李成战于黄梅县，杀马进，成败，遁归刘豫。李忠、谭兖各率兵归张浚，浚命王庶分其兵。张用复叛，寇江西，岳飞招降之。湖州进士吴木上书论宰执，送徽州编管。

六月己巳，始鬻承直、修武郎以下官。壬申，册谥皇太后曰昭慈献烈。甲戌，张琪犯余杭，又犯宣州。乙亥，月犯心。庚辰，湖贼杨华、杨广犯鼎州，程昌寓拒却之。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请选立继嗣。壬午，权攢昭慈献烈皇后于越州。张琪犯徽州，守臣郭东弃城去，琪入据之。癸未，张浚引大兵至瑞昌县之丁家洲，李允文自鄂部兵归浚，浚并其兵，护允文赴行在。邵青率舟师至镇江，甲申，复叛去。丁亥，崇安民廖公昭合范汝为余党熊志宁作乱，众既散，志宁复与建阳民丁朝佐合兵陷二县。戊子，虑囚。己丑，邵青犯江阴军之福山，遣海州镇抚使李进彦、中军统制耿进率舟师会刘光世讨之。南安贼吴忠、宋破坛、刘洞天作乱。庚寅，江西提刑司遣官讨之，破坛、洞天皆伏诛，忠遁去。癸巳，熙河统制关师古、洮东安抚郭玠同讨熙州叛兵，连败之。甲午，广贼邓庆、龚富围南雄州，守臣郑成之率兵民以拒。蠲建、剑、汀州、邵武军租。是月，知虢州邵兴屯卢氏县，为河南统制董先所破，走兴元，先遂取商、虢二州。张浚承制以吴玠为陕西诸都统制。时关陇六路尽陷，止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粘罕既得陕西地，悉与伪齐。

秋七月乙未朔，以马友权荆湖东路副总管，趣讨孔彦舟。统制潘逵、后军将胡江等叛、破玉山、弋阳、永丰三县，遣枢密院准备将领徐文讨之。戊戌，吴锡复入邵州。庚子，以岳飞为神武右副军统制，留军洪州，弹压盗贼。辛丑，封伯右武卫大将军令话为安定郡王。壬寅，虔州贼陈颙作乱，命趣捕之。甲辰，诏秘书省长贰通修日历。丙午，刘光世遣将乔仲福击邵青于常熟，为所败。挞懒自宿迁北归。戊申，韩世清追袭张琪，复祁门县。庚戌，张俊执傅雩赴行在。张浚以曲端属吏，以武臣康随提点夔路刑狱，与王庶杂治之。辛酉，召吕颐浩赴行在。张琪犯饶州，颐浩遣阎皋击败之。琪党姚兴降，琪走徽州。癸亥，范宗尹

罢。是月，濠州守臣李玠弃城去。王彦数击败李忠。赵彬来归，张浚承制以彬为陕西转运使，又以泾原兵马都监李彦琪为本路副总管，彦琪寻叛去。

八月丙寅，以孔彦舟为蕲、黄镇抚使。丁卯，以知潭州吴敏为荆湖东西、广南路宣抚使。张浚杀曲端于恭州狱。张用部兵至瑞昌归张浚，浚以用为本军统制。戊辰，张守等上《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癸酉，复以汪伯彦为江东安抚大使。乙亥，吕颐浩遣将李铸复舒州。丁丑，祔昭慈献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庙。戊寅，张守罢。以李回参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枢密院事。庚辰，杜湛及刘超战于彭山，为所败。辛巳，超及杨华、杨广合兵复寇鼎州，程昌寓遣湛率舟师击败之。遣辛企宗移军福州，讨熊志宁、胡江等诸贼。韩世清及张琪战，世清败，琪复入祁门县。壬午，命张俊遣兵捕之。铸绍兴钱。癸未，诏许邵青、张琪胁从徒党自新。乙酉，以李成在顺昌，恐复谋乱，遣使赍蜡书谕淮宁、蔡州将士，立赏格，募人禽斩成。丁亥，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庚寅，复李纲资政殿大学士。募人往京东、河南伺察金、齐动止，仍赍诏慰抚忠义保聚之人。蔡州镇抚使范福弃城去，以土豪李祐代之。辛卯，蠲徽州被贼民家夏税。壬辰，置三省、枢密院赏功房。是月，知郢州曹成掠湖西，犯沅州，与知复州李宏合屯济阳，既而攻宏，宏奔潭州。

九月甲午朔，张琪党李捧犯宣州，守臣李彦卿及韩世清击却之。诏江东、西路安抚使复治建康府、洪州。以王□燮知池州，杨惟忠知江州，并兼管内安抚使，率部兵赴官。丙申，斩李世臣。己亥，以资政殿学士叶梦得为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庚子，张琪复陷宣州，已乃遁去。辛丑，命王□燮讨琪。丁未，诏岁再遣使省谒诸陵，因抚问河南将士。命马友移屯鄂州。庚戌，命宗室右监门卫大将军士芑朝飨温州太庙。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大赦。罢诸州守臣节制军马。录用元符末上书人子孙。癸丑，复以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丁巳，王彦破李忠于秦郊店，忠奔归刘豫。戊午，禁福建转运司抑民出助军钱。落范宗尹观文殿学士。己未，初措置河南诸镇屯田。以户部尚书孟庾为江东西、湖东等路宣谕制置使。辛酉，诏四方有建策能还两宫者，实封以闻，有效者赏以王爵。壬戌，遣御史胡世将督捕福建盗贼。是月，长星见。

冬十月乙丑，诏蔡京、王黼门人实有才能者，公举叙擢。李回罢。丙寅，朱胜非分司、江州居住。丁卯，以李允文恣睢专杀，赐死大理狱。己巳，王德招邵青，降之。庚午，以孟庾参知政事，徽猷阁直学士

汤东野为江、淮发运使。刘洪道招降李捧、华旺。壬申，置行在大宗正司。癸酉，兀□攻和尚原，吴玠及弟璘力战，大败之，兀□仅以身免。丁丑，增置诸路武尉。戊寅，以张俊为太尉，移屯婺州。壬午，初置见钱关子，招人入中，以给军食。范汝为复叛，入建州，守臣王浚明弃城走，辛企宗退屯福州。甲申，刘超请降，以超守光州。戊子，崔绍祖伏诛。诏邵青以舟师赴行在。己丑，升越州为绍兴府。李成军正李雩伏诛。知承州王林禽张琪于楚州，槛送行在。壬辰，录程颐孙易为分宁令。癸巳，范汝为犯邵武军，守臣吴必明、统制李山率兵拒之，众溃，退保光泽县。关师古复秦州，获郭振。是月，刘豫遣将王世冲寇庐州，守臣王亨大破之，斩世冲。曹成及马友战于潭州，成败，还攸县。王才遣将丁顺围濠州，刘光世遣兵攻横涧山，顺解围去。

十一月乙未，叶梦得至建康，以诏招王才，降之。丙申，遣内侍抚问孔彦舟、桑仲。丁酉，榜谕福建、江东群盗，赦其胁从者。戊戌，诏移跸临安。以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副之，仍命械谢向、陆棠赴行在。己亥，以娄寅亮为监察御史。范汝为犯光泽县，李山走信州。辛丑，续编《绍兴太常因革礼》。桑仲请正刘豫恶逆之罪，诏进幸荆南。乙巳，以右司谏韩璜党富直柔，责监浔州税。张琪伏诛。庚戌，富直柔罢。荆湖、广西宣抚使吴敏始受命置司柳州。辛亥，升康州为德庆府。壬子，诏内外侍从各举所知三人。丙辰，程昌寓遣杜湛击杨华，败之。命张俊遣使持诏招曹成，以所部赴行在。己未，杨华请降。辛酉，命吏部侍郎李光节制临安府内外诸军。壬戌，曹成犯安仁县，执安抚使向子諲，进攻道州。是月，前知廓州李惟德以岷州来归。吴玠始遣人通书夏国。

十二月乙丑，吴敏罢。丙寅，复置枢密院都承旨。范汝为遣叶澈寇南剑州，守臣{□角}拒战，大破之。己巳，遣吏部侍郎傅崧卿为淮东宣谕使。甲戌，遣江东安抚司统制郝晸、颜孝恭讨建昌军贼。乙亥，辛企宗罢，仍追三官，率兵赴军前自效。丁丑，蠲诸路在官积欠。诏官户名田过制者与民均科。以岳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部兵屯洪州。曹成陷道州，守臣向子忞弃城走。戊寅，以彗出，求直言。增行在职事官职钱。遣驾部员外郎李愿抚谕川、陕。己卯，诏两浙分东、西路，置提点刑狱。庚辰，桑仲遣兵寇复州，守臣俎遹弃城去。辛巳，复置广西提举茶盐司。知海州薛安靖杀伪都巡检使王企中，率军民以城来归。增诸路酒钱，以备军费。甲申，知龙州范综、统制雷仲举兵复水洛城。己丑，起复陕西都统制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诏江西安抚司趣兵讨捕吴忠。是月，刘豫遣将王彦充攻寿春府。桑仲遣李横复寇金州，王彦拒战于马郎

岭，大破之，均州平。蔡州褒信县弓手许约叛，据光州。阶州安抚孙注复洮州。龚富等围南剑州。

本纪第二十七

○高宗四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绍兴府，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甲午，诏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丙申，赐杨邦乂谥曰忠襄。韩世忠围建州。丁酉，蠲诸路元年逋税。庚子，陕西叛将白常围岷州，关师古率兵破之。辛丑，韩世忠拔建州，范汝为自焚死，斩其二弟，余党悉平。壬寅，帝发绍兴。曹成释向子諲。丙午，帝至临安府。壬子，遣韩世清捕石陂贼。癸丑，以张浚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刘豫遣兵犯伊阳县，翟兴及其将李恭合击败之。曹成犯郴州永兴县。己未，修临安城。辛酉，遣内侍任源抚问张浚。江西副总管杨惟忠以杨勍虽就招安，复谋作乱，诱诛之。

二月甲子，杨华复叛，扰鼎、澧、潭三州。诏立赏禽捕首领，赦贷胁从。丙寅，命刘光世将锐卒万人屯扬州，经理淮东。庚午，以李纲为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仍命岳飞率马友、李宏、韩京、吴锡等共讨曹成诸盗。甲戌，以吏部尚书李光为淮西招抚使，王□燮副之。乙亥，雨雹。丙子，以施逵、谢向、陆棠党范汝为，逵除名、婺州编管，向、棠械赴行在，俱道死。丁丑，分崔增、李捧、邵青、赵延寿、李振、单德忠、徐文所部兵为七将，名御前忠锐军，隶步军司，非枢密奉旨，不许调遣。减淮南营田岁租三之二，俟三年复旧。己卯，刘光世入见，同执政对内殿，谕以进屯扬州，光世迄不行。庚辰，诏监司避本贯。壬午，程昌寓遣杜湛募兵攻贼周伦，破之。甲申，以工部员外郎滕茂实死节于代州，赠龙图阁直学士。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员修《日历》。己丑，复荆湖东、西为荆湖南、北路，南路治潭，北路仍治鄂。申禁福建路私有、私造兵器。是月，知商州董先叛入刘豫。金人陷庆阳府，执杨可升，降之。

三月壬辰朔，命襄、邓镇抚使桑仲收复陷没诸郡，仍命诸镇抚使互相应援。再贬徐秉哲惠州，吴开南雄州，莫俦韶州，并居住。水贼翟进袭汉阳军，杀守臣赵令戣。李光执韩世清于宣州以归。虔化县贼李敦仁及其徒皆授官，隶诸军。乙未，复置江阴军。罢福建路武尉。戊戌，叶梦得罢。以李光为江东安抚大使，兼滁、濠等六州宣抚使。罢江、淮发运司。桑仲如郢州调兵，守将霍明以仲将谋逆，杀之，以其事闻。庚子，金人攻方山原，陕西统制杨政援之，金兵引去。辛丑，又犯陇安

县，吴璘等击走之。淮南营田副使王寔括闲田三万顷给六军耕种。丙午，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省枢密院检详官。己酉，以神武右军中部统制杨沂中为神武中军统制。癸丑，河南镇抚使翟兴为部将杨伟所杀。甲寅，金人复自水洛城来攻，杨政等又败之。庚申，曹成寇贺州清水砦，守臣刘全弃城去。是月，知寿春府陈卞及钤辖陈宝等举兵复顺昌府，寻引兵归，为伪齐所逐，并寿春失之。

夏四月甲子，曹成陷贺州。陈颙围循州，焚龙川县，命江西安抚司遣将捕之。丙寅，赐礼部进士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庚午，以翰林学士承旨翟汝文参知政事。壬申，释福建诸州杂犯死罪以下囚。江西军贼赵进寇瑞昌县，杨惟忠讨降之。戊寅，伪齐统领王资率兵来归。富顺监男子李勃伪称徐王，召赴行在。壬午，诏内外侍从、监司、守臣各举中原流寓士大夫三二人，以备任使。癸未，诏曰："朕登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荐用之人，不得偏私离间，朋比害政。"谥孙傅曰忠定。乙酉，李纲始拜命，置司福州。是夜，太平州军士陆德据城叛，囚守臣张錞，杀当涂县令钟大猷。戊子，命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庚寅，刘豫徙居汴京。是月，王彦大破董先于马岭关，复商州。

闰月癸巳，高丽遣使入贡。乙未，知池州王进讨陆德，诛之。丙申，岳飞击破曹成于贺州。置都督府随军转运司。丁酉，左朝奉郎孙觌坐前知临安府赃污，贷死除名、象州羁管。罢后苑工作。辛丑，韩世清以狂悖伏诛。丙午，岳飞败曹成于桂岭县，成走连州，遣统制张宪追击，破之，又走郴州，入邵州。丁未，赐福建宣抚司赏军钱十万缗。听朱胜非自便。乙卯，诏诸镇抚使非奉朝旨，毋擅出兵。刘光世闻父丧去官，特命起复。己未，诏自今明堂专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是月，张浚命利、夔制置使王庶与知成都府王似两易其职。襄、邓副都统制李横、同副都统制李道合兵围郢州，霍明遁去。

五月辛酉，以兵部尚书权邦彦签书枢密院事，以枢密将领赵琦所部兵为忠锐第八将。癸亥，吕颐浩出师，以神武后军及忠锐两将从行，百官班送。甲子，以霍明权襄、邓、随、郢州镇抚使。诏观察使已上各荐可备将帅者二人。丁卯，罢两浙转运司回易库。己巳，废绍兴府余姚、上虞县湖田为湖，溉民田。庚午，诏修建康行宫。辛未，选宗室子偁之子伯琮育于禁中。丙子，吕颐浩总师至常州，前军将赵延寿兵叛于吕城镇。丁丑，延寿犯金坛县，杀知县胡思忠。颐浩称疾不进。戊寅，海州贼王山犯涟水军，总领苏复、副统制刘靖会兵击败之。庚辰，临安府火。癸未，置御前军器所。甲申，亲虑囚，自是岁如之。罢行在权官。

乙酉，刘光世遣王德追赵延寿叛兵至建平县，悉诛之。丙戌，置修政局，命秦桧提举。诏侍从、台省寺监官、监司、守令条具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丁亥，以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仇悆为沿海制置使。戊子，手诏用建隆故事，命百官日轮一人转对。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献销金屏障，诏有司毁之，夺康国二官。蠲太平州被贼之家夏税。是月，张浚以参赞军事刘子羽知兴元府，黜王庶，复以王似知成都府。韩世忠至洪州，遣董旼招曹成，成听命赴行在。

六月庚寅朔，李宏引兵入潭州，执马友，杀之。甲午，李纲领兵三千发福州。戊戌，诏孟庾、韩世忠班师。岳飞屯驻江州。庚子，以刘光世为宁武、宁国军节度使，韩世忠为太尉，移屯建康府。辛丑，以李横为襄、郢镇抚使，李道邓、随镇抚使。壬寅，翟汝文罢。孔彦舟叛降伪齐。乙巳，以权邦彦兼权参知政事。戊申，仇悆兼制置福建路。辛亥，免台谏官轮对。甲寅，召吕颐浩赴行在，令参谋官傅崧卿权主管都督府事。诏两浙、江、淮守臣，令存抚东北流寓人。乙卯，韩世忠遣统制解元、巨振入潭州，执李宏以归。

秋七月辛酉，悉蠲福建诸州被兵之家田税。壬戌，复置湖北提举茶盐司。甲子，罢福建提举市舶司。己巳，起复翟琮为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甲戌，罢淮东路提点刑狱司。丙子，马友党郝通率兵五万归宣抚司。戊寅，知庐州王亨复安丰、寿春县。己卯，吕颐浩入见。庚辰，韩世忠讨刘忠，驻兵于岳州之长乐渡，大破之，忠走淮西。丁亥，诏编次建炎以来谱牒。

八月壬辰，以孟庾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癸巳，顺昌县贼余胜等作乱，通判南剑州王元鼎捕杀之。甲午，安定郡王令话薨。丙申，诏郡守除罢赴阙，皆得引对。临安府火。以知江州刘绍先为沿淮防遏使。戊戌，命朱胜非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日赴朝堂议事。沿海州县籍民海舶，每岁一更，守海道险要。振福建饥民。己亥，停傅雱官、英州羁管。庚子，诏孟庾、韩世忠总大兵至建康，进赴行在。戊申，给事中胡安国以论朱胜非罢，宰执、台谏上疏留之，皆不报。江西统制傅枢讨平南雄贼张忠、邓庆、刘军一等。己酉，赐吴玠田。甲寅，秦桧罢。给事中程瑀等坐论驳朱胜非，疑其党桧，并落职主宫观。彗出胃。乙卯，减膳，戒辅臣修阙政，罢修建康行宫。

九月戊午朔，落秦桧职。己未，罢修政局。辛酉，以彗出，大赦，许中外臣民直言时政，陕西诸叛将许令自新。壬戌，王伦自金国使还入见。遣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附茶药金币进两宫。甲子，以直徽

猷阁郭伟为淮西巡抚使。乙丑，复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戊辰，司空山贼李通出降，以为都督府亲军统领。癸酉，以右朝请大夫吕源为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治定海县。知建昌军朱芾击石陂贼余照，禽斩之。甲戌，彗没。丙子，复以郭仲荀为武泰军节度使。诏墨敕有不当者，许三省、枢密院奏禀，给事中、中书舍人缴驳，台谏论列，有司申审。庚辰，命福建提举茶盐官兼领市舶司。辛巳，以韩世忠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他帅臣称宣抚使者并罢。壬午，遣监察御史明橐等五人宣谕江、浙、湖、广、福建诸路，仍降诏谕官吏以遣使按察、劝惩、诛赏之意。癸未，新作行宫南门成。甲申，提辖榷货务张纯峻立淮、浙盐法，增其算。总领四川财赋赵开初变四川盐法，尽榷之。乙酉，太白昼见。丙戌，以知兴元府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丁亥，封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防御使令畤为安定郡王。是月，韩世忠遣统制解元袭击刘忠于蕲阳，大破之。忠奔刘豫。

冬十月戊子朔，置牧马监于饶州。庚寅，李勃伏诛。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广南、福建路都转运使。甲辰，潘致尧至楚州，通判州事刘晏劫其礼币奔刘豫，守臣柴春战死。戊申，以知平江府赵鼎为江东安抚大使。丙辰，禁温、台二州民结集社会。班度量权衡于诸路，禁私造者。是月，颜孝恭招降石陂余贼李宝等。

十一月辛酉，陈颙陷汀州武平县，犯梅、循二州。乙丑，初榷明州卤田盐。辛未，议将抚师江上，召侍从官条具利害。甲戌，命李纲、刘洪道、程昌寓、解潜会兵捕讨湖寇杨太。戊寅，范汝为余党范忠掠龙泉县。庚辰，诏宣谕五使，焚所至州县建炎以前已蠲税籍。癸未，临安大火。是月，关师古败伪齐兵于抹邦山。马友党步谅诣李纲降，纲入潭州，其党郝晸降王进，吴锡禽王浚。湖南盗贼悉平。

十二月丁亥朔，命神武前军领申世景等讨捕范忠。己丑，伪称荣德帝姬易氏伏诛。范忠犯处州。巨师古引兵入庐州，执王亨送行在。甲午，李纲罢。临安府火。丙申，振被火家。罢浙东沿海制置司。丁酉，岳飞遣统领徐庆、王贵讨禽萍乡贼高聚。己亥，以胡舜陟为庐、寿等州镇抚使。金人侵熙、秦，关师古击败之。庚子，遣驾部员外郎李愿抚谕川、陕。江西兵马副钤辖张忠彦坐纵暴不法，斩于潭州。辛丑，程昌寓遣杜湛讨杨钦等，败之，杀三千余人。癸卯，川、陕宣抚司类试陕西发解进士，得周谟等十三人，以便宜赐进士出身。甲辰，罢张浚宣抚处置使，仍知枢密院。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及王似同治司事。己酉，遣司封员外郎周随亨同抚谕川、陕。庚戌，孟庾自建康来朝。辛亥，金人犯商州，守将邵隆退屯上津。李横败伪齐兵，复汝州。

甲寅，命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诏都督府总治江东西、湖北、浙西帅臣经画屯田。张浚承制以归州隶夔州路。是冬，金人犯和尚原，将士乏食自溃，吴璘拔砦弃去。虔贼谢达犯惠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临安，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统领赵进击却之。翟琮入西京，禽伪齐留守孟邦雄。命诸路宪臣兼提举常平司。庚申，金人犯上津。李横破颍顺军，伪齐知军兰和降。壬戌，金人犯金州洵阳县。以仇悆为福建、两浙、淮东路沿海制置使。癸亥，陈颙围潮州不下，引兵趋江西。甲子，李横复颍昌府。乙丑，诏中外刑官各务仁平，台宪检察，月具所平反以闻，岁终考察殿最。金人陷金州，镇抚使王彦焚积聚，退保西乡。庚午，罢行在宗正司，命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辛未，震电雨雹。造浑天仪。李通为其徒王全所杀。壬申，命西外宗正移司福州。癸酉，复祭大火。以汤东野为淮东安抚使。乙亥，以李横为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丁丑，登、莱山砦统制范温率部兵泛海来归。庚辰，诏春秋望祭诸陵。张浚论奏王似不可为副，因引罪求罢，不报。癸未，诏民复业者，视垦田多寡定租额赋役。乙酉，减淮、浙蚕盐钱。

二月丁亥朔，升桂州为静江府。乙丑，权邦彦薨。浙东贼彭友犯龙泉县。辛卯，李通余党刘德围舒州。吴玠遇金人于饶风关，王彦自西乡来会，金人分兵攻关，统制郭仲败走。丁酉，饶风关破，玠趣西县，彦奔达州，四川大震。张浚被罢职之命，以诸军方溃，因秘不行，复具奏审。己亥，金帅撤离曷入兴元府，经略使刘子羽焚其城走三泉县，吴玠退屯仙人关。庚子，以宗子伯琮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瑗，寻改贵州。辛丑，蠲广东诸州被贼民家税。壬寅，郑州兵马钤辖牛皋、彭□率兵与李横会，横以便宜命皋为蔡、唐州镇抚使，□知汝州。乙巳，翟琮遣统制李吉败伪齐兵于伊阳，又歼其将梁进之众。丁未，王似始受宣抚副使之命。戊申，虔贼周十隆犯循、梅、汀州，诏统制赵祥等合兵捕之。庚戌，以李横为神武左军副统制、京西招抚使。改胡舜陟为淮西安抚使。辛亥，以工部尚书席益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徐俯签书枢密院事。壬子，王全犯庐州。甲寅，诏守臣至官半年，具上民间利害或边防五事。李横遣人奏颍昌之捷，诏许横便宜行事。乙卯，刘光世遣郦琼等屯兵泗州为李横声援。是月，张浚复以王庶为参谋官，往巴州措置。时金兵深入至金牛镇，疑有伏，由褒斜谷引兵还兴元，吴玠、刘子羽追击其后，杀获甚众。

三月己未，诏岳飞捕虔贼。壬戌，申命统制巨师古部兵万人屯扬州。胡舜陟至庐州，王全降。甲子，以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李横传檄

诸军收复东京。己巳，金人遣兵援刘豫，李横败走，颍昌复陷。壬午，以韩世忠为淮南东路宣抚使。李纲遣兵击降李宗谅，诏戮于市。

夏四月丁亥，朱胜非以母丧去位。伪齐知虢州董震及其统制董先来归，以震权商、虢、陕州镇抚使。己丑，诏江东西、湖北、浙西募民佃荒田，蠲三年租。辛卯，以刘光世为检校太傅、江南东路宣抚使。金人去兴元。壬辰，徙都督府于镇江。岳飞军次虔州。甲午，伪齐知唐州胡安中来归。丙申，伪齐李成攻陷虢州，董先、牛皋奔襄阳。己亥，改谥昭慈献烈皇后为昭慈圣献。复举五帝日月之祀。庚子，增文武小官奉。辛丑，荆南统制罗广率兵至鼎州。杨太众益盛，自号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子义为太子，广等不克讨而还。丁未，岳飞遣统领张宪、王贵击彭友，禽斩之。刘忠为部下王林所杀，传首行在。戊申，以浙西兵马钤辖史康民所部兵为忠锐第九将。己酉，张浚奏王庶、王似、卢法原威望素轻，乞命刘子羽、吴玠并为判官，不报。辛亥，徐文叛奔伪齐。

五月丙辰，以翟琮为河南府、孟汝郑州镇抚使，董先为副使。丁巳，遣枢密计议官任直清抚谕襄阳、商、虢、河南诸镇。己未，命杨沂中招捕严州盗贼。辛酉，建睦亲宅。以董先为商、虢、陕州镇抚使。征河南布衣王忠民为宣教郎，至行在，辞不受。壬戌，潘致尧还，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寝出师之议。乙丑，罢诸州在任守臣所辟通判。丁卯，以韩肖胄等充金国军前通问使。安化蛮犯边，广西经略使许中发兵击之。戊辰，杨沂中招降严州贼缪罗等，捕斩其徒百人，魔贼平。庚午，以岳州数被兵，免今年税役。壬申，诏守、令、尉、佐，境内妖民聚集不能觉察致乱者，并坐罪。知建昌军朱芾讨南丰县贼，禽诛其魁黄琛。乙亥，以方与金国议和，禁边兵犯齐境。丙子，王彦复金州，金兵弃均、房去。韩世忠请以大军还镇江。己卯，诏淮南统制解元戍泗州，余屯江北。周随亨、李愿宣押王似、卢法原至阆州，张浚始解使事。时已论金牛之功，以吴玠为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刘子羽为宝文阁直学士，王彦为保大军承宣使，僚属将帅第赏有差。庚辰，浚及子羽、王庶、刘锡等赴行在。诏李横等收军还镇。辛巳，罢宣抚司便宜黜陟。

六月甲申朔，统制巨师古坐违韩世忠节制，除名、广州编管。丙戌，复置六部架阁库。丁亥，禁诸路招纳淮北人及中原军来归者。戊子，复元祐宰相吕大防官职，赠谥。庚寅，诏降川、陕死罪囚，释流以下。赏吴玠、关师古将士。壬辰，张浚至绵州，复奏王似不可任。甲午，命王□燮率诸军讨杨太。己亥，罢沿海制置司。丁未，置国子监及博士弟子员。戊申，以王林所部兵为忠锐第十将。己酉，岳飞自虔州班师。辛亥，发兵屯驻虔、广二州，弹压盗贼，州各三千人。是月，金人

围方山原，王似命吴玠发兵救之。

秋七月己未，复置博学宏词科。初许任子就试。甲子，以久旱，偿州县和市民物之直。丁卯，诏访求累朝勋臣曹彬等三百人子孙，以备录用。戊辰，王□燮以舟师发行在。己巳，诏减膳，禁屠，弛工役，罢苛娆，命两浙及诸路宪臣亲按部录囚。辛未，蠲绍兴二年和市絁帛。癸酉，吕颐浩等以旱乞罢政，帝赐诏曰："与其去位，曷若同寅协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厌天心者。"颐浩等乃复视事。乙亥，朱胜非起复。丙子，泉州水溢，坏城。丁丑，遣中使逆趣张浚于道。是月，四川霖雨、地震。

八月己丑，诏岳飞赴行在，留精兵万人戍江州。翟琮率兵突围奔襄阳，诏屯驻其地。癸卯，罢诸路输禁军阙额钱。甲辰，以雨旸不时，苏、湖地震，求直言。乙巳，复置史馆修撰、直馆检讨官，命郎官兼领著作郎及佐郎。戊申，罢都转运司。己酉，诏湖南丁米三分之二均取于民田，其一取之丁口。辛亥，孟庾自军中来朝。

九月戊午，吕颐浩罢。诏凡遇水旱灾异，监司、郡守即具奏毋隐。庚申，岳飞自江州来朝。川、陕统领官吴胜败伪齐兵于黄堆砦。丙寅，以赵鼎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壬申，诏中书舍人、给事中，凡制敕非军期机速，必先书押而后报行。甲戌，伪齐王彦先寇徐、宿二州。乙亥，以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韩世忠为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王□燮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主管殿前司郭仲荀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兼权殿前司。己卯，吴胜克莲花城。

冬十月癸未，朱胜非上《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庚寅，加吴玠检校少保。壬辰，趣王□燮进兵。诏宽私盐重法。甲午，却大理国入贡。丁酉，残破州县视户口增损立守令考课法。己亥，禁州县擅增置税场。伪齐李成陷邓州。辛丑，南丹蛮莫公晟围观州，焚宝积监，杀知监陈烈。壬寅，伪齐兵逼襄阳，李横以粮尽，弃城奔荆南，知随州李道亦弃城去。甲辰，王□燮讨湖贼，战于鼎口，不利。伪齐陷郢州，守臣李简弃城去。申禁私役战士。丁未，命三省除铨曹奸弊。戊辰，罢诸路类省试。统制石世达及杜湛合兵大破湖贼黄诚于龙阳洲。庚戌，复置宗正少卿及寺监诸丞。是月，王彦先引兵至北寿春，将渡淮。刘光世驻军建康，扼马家渡；又遣郦琼驻无为军，为庐、濠声援。贼乃还。

十一月己未，以右文殿修撰王伦为都督府参议官。癸亥，诏监司、帅守察内外宗子病民害政者以闻。崔增、吴全遇湖贼于阳武口，死之。甲子，韩肖胄等使还。乙丑，禁沿淮诸砦兵擅侵齐境。庚午，临安府火。甲戌，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嵊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乙亥，复元祐十科举士法。丁丑，命宾、横、宜、观四州市战马。戊寅，王□燮自鼎州引兵还鄂，留统领王渥等四军听程昌寓节制。己卯，蠲南剑州所负民间献纳钱十六万缗。省淮南州县文武官。十二月辛巳朔，降敕书抚谕吴玠及川、陕将士。乙酉，临安府火。戊子，又火。朱胜非以屡火求罢，不允。丙申，王似承制废通远军。己酉，金国元帅府遣李永寿、王翊来见。是岁，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临安，率百官遥拜二帝。乙卯，增淮、浙路盐钞贴纳钱。遣章谊等为金国通问使。己未，程昌寓遣杜湛、王渥攻杨太皮真砦，破之。己巳，诏谕王似、卢法原、吴玠，使之协和。金人犯宕昌、临江砦及花石峡，关师古遣统领刘戩分兵拒却之。庚午，诏诸路将帅毋以两国通使辄弛边备，淮南州郡津渡尤慎讥察。甲戌，罢州县新置弓手。乙亥，蠲循、梅、潮、惠四州被兵家租赋。丙子，申敕三省、枢密院，除官并遵旧制，毋相侵紊，除拜、罢免皆明示黜陟之由。戊寅，金人犯神坌砦，沿北岭至大散关。临安府火。己卯，韩肖胄罢。

二月壬午，诏赃罪至死者仍籍其赀。癸未，作建康府行宫。席益罢。乙酉，以徐俯兼参知政事。丙戌，禁川、陕诸将招纳北军。湖北军贼檀成犯长阳县，解潜遣统领胡勉捕斩之。群盗田政自襄阳犯峡州。己丑，解潜遣统制王恪击政，斩之。庚寅，金人犯两当县。乙未，诏孟庾赴行在。己亥，诏三衙管军及将帅观察使以上，举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辛丑，金人犯仙人关。癸卯，诏权以射殿为景灵宫，四时设位朝献。丙午，张浚入见。

三月辛亥朔，吴玠率杨政、吴璘、田晟、王喜诸将与兀□战于仙人关，大败之。兀□遁去。戊午，雨雹。以赵鼎参知政事。壬戌，孟庾至行在，罢都督府，以其兵属张俊。乙丑，张浚以资政殿大学士罢，寻落职奉祠、福州居住。己巳，蠲淮南州县民租一年。辛未，日有青赤黄气。编次建炎以来诏旨，颁诸路。癸酉，蠲兴元府、洋州被兵家税役二年。丙子，以王似为资政殿学士、川陕宣抚使，卢法原为端明殿学士，与吴玠并充副使，关师古为熙河兰廓路安抚制置使。

夏四月庚辰朔，命赵开再任总领四川财赋。诏谕川、陕官吏兵民，以张浚失措当示远窜，犹嘉其所用吴玠等能御大敌，许国一心，止从薄

责。仍令宣抚司讲求谘访，凡扰民咈众之事，速厘革之。癸未，刘子羽白州安置。乙酉，诏明堂用皇祐典礼，兼祀天皇大帝、神州地祇以下诸神。丙戌，吴玠败金兵，复凤、秦、陇州。诏特旨处死情法不相当者，许大理奏审。蠲淮南州军上供钱一年。庚寅，置孳生牧马监于临安府。甲午，罢广西提举茶盐司。关师古叛，以洮、岷二州降伪齐，吴玠并将师古军。乙未，诏诸路岁上户口。丁酉，罢诸州回易库。庚子，命刘光世遣兵巡边。辛丑，保静州夷人入贡。丙午，徐俯罢。是月，王似承制废符阳军。知寿春府罗兴叛降伪齐。

五月庚戌朔，以岳飞兼黄复二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癸丑，以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实录》。甲寅，诏淮南帅臣兼营田使，守令以下兼管营田。岳飞复郢州，斩伪齐守荆超。甲子，以孟庾兼权枢密院事。乙丑，赐李横军绢万匹。丙寅，李成弃襄阳去，岳飞复取之。金人攻金州，镇抚使王彦遣统制许青等与战于汉阴，败之。罢诸县武尉。壬申，裁省三省、枢密细务，责六曹长贰专决。癸酉，以国史日历所为史馆。伪齐收李成余众，益兵驻新野，岳飞与别将王万夹击，复大败之。乙亥，王彦数败金兵于洵阳县。丙子，复选宗室子彦之子伯玖育于禁中。

六月壬申，复命川、陕类试。乙未，太白昼见经天。戊戌，诏神武军、神武副军统制、统领官并隶枢密院。庚子，以霖雨，罢不急之役。壬寅，诏三省、枢密院，凡奉干请墨敕，许执奏不行。置史馆校勘官。作明堂行礼殿于教场。甲辰，禁诸军强刺平人为兵，已刺者皆释之。吴玠乞宫观，不允。是月，荧惑犯南斗。岳飞将牛皋复随州，执伪齐守王嵩，磔之。

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以吏部尚书胡松年签书枢密院事。庚戌，以湖南安抚席益为安抚制置大使。建昌军军卒修达等作乱，杀守臣刘滂，江西制置使胡世将遣参谋侯悫、统制丘赟讨之。壬子，命吴玠通信夏国。癸丑，湖贼杨钦等破社木砦，官军败却，小将许筌战殁。丙辰，赏仙人关之功，以吴玠为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吴璘、杨政以下论赏有差。丁巳，命左右司岁考郎官功过治状以为赏罚。庚申，复曲端、赵哲官。壬戌，岳飞遣统制王贵、张宪击败李成及金兵于邓州之西，复邓州，禽其将高仲。丙寅，侯悫引兵入建昌军，执修达等十三人，斩之。罢建州腊茶纲。诏江东安抚司招水军千五百人。己巳，湖贼万余人诣鼎、澧二州降。刘光世来朝。庚午，王贵、张宪破金、齐兵，复唐州及信阳军，襄汉悉平。辛未，章谊、孙近使还入见，粘罕致书约淮南毋得屯兵。

八月庚辰，以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湖贼夏诚等犯枝江县，解潜遣将蒋定舟与战，败之。辛巳，吴玠遣统领姚仲攻陇城县，克之。壬午，王□燮以讨贼无功，降光州观察使。戊子，改命赵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乙未，遣魏良臣等充金国通问使。丙申，毁王安石舒王告。己亥，周十隆出降，为官军所掠，复遁去，犯汀、循州。壬寅，王似罢。以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代王□燮讨湖贼。癸卯，以襄阳府、随、郢、唐、邓州、信阳军六郡为襄阳府路。

九月戊申，减淮、浙路盐钞所增贴纳钱。壬子，夏诚遣将李全功犯公安军，解潜遣统制林闰等击斩之。安定郡王令畤薨。辛酉，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蠲襄阳等六郡三年租税。庚午，朱胜非罢。金、齐合兵自淮阳分道来犯。壬申，渡淮，楚州守臣樊叙弃城去。韩世忠自承州退保镇江府。癸酉，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沈与求参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与赵鼎定策亲征，命张俊以军援淮东，刘光世移军建康，车驾择日进发。丁丑，以孟庾为行宫留守，留统制王进一军及神武中军五百人隶之。百司不预军旅之务者，听从便避兵。己卯，韩世忠自镇江率兵复如扬州。金人犯滁州。以张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金人围亳州。席益遣统制吴锡率兵讨徭贼杨再兴，大破之。壬午，伪齐兵犯安丰县。癸未，复以张浚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甲申，复以王□燮为建武军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丙戌，命胡松年诣江上，会诸将议进兵。戊子，韩世忠邀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又遣将董旼败之于天长县鸦口桥。己丑，金人攻承州，韩世忠遣将成闵、解元合兵击于北门，败之。金人围濠州。甲午，遣秘书正字杨晨持诏抚谕四川。遣侍御史魏□工、监察御史田如鳌诣刘光世、张俊军中计事，光世始移军太平州。丙申，命后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弃城走。丁酉，诏州县团教弓手、土兵。戊戌，帝御舟发临安，刘锡、杨沂中以禁兵扈从。己亥，韩世忠捷奏至，命收瘗战死将士，仍令胡松年致祭。庚子，张俊率兵发镇江，如建康。壬寅，帝次平江。加赠陈东、欧阳澈秘阁修撰，官其子孙二人，各赐田一顷，且追咎汪伯彦落观文殿学士，黄潜善更不追复。命韩世忠、杨沂中分兵控扼沿海要地。癸卯，焚决淮东闸堰。赐扈从诸军钱。乙巳，仇悆遣将孙晖击金人于寿春，败之，复霍丘、安丰二县。是月，借江、浙坊场钱一界，以备军费。

十一月戊申，太白昼见。庚戌，赏承州水砦首领徐康等要击金兵之功，转官有差，仍蠲承、楚、泰州水砦民兵赋役十年。置沿江烽火，放

浙东诸郡防城丁夫。壬子，始下诏声刘豫逆罪，论亲讨之旨，以厉六师。吴玠遣统制杨从仪等率兵败金人于腊家城。癸丑，玠乞纳节赎刘子羽罪，遂听子羽自便。金人入光州。甲寅，伪齐知光州许约破石额山砦，遂据之。乙卯，韩世忠遣兵夜劫金人营于承州，破之。金人犯六合县，丙辰，掠全椒县三城湖。丁巳，戒诸路大小臣僚借贷催科纵吏奸扰民，及务绝盗贼之伺隙者。命董旼、赵康直总领淮东水砦。戊午，以胡松年兼权参知政事。金人陷滁州。刘光世移军建康，韩世忠移军镇江，张俊移军常州。己未，复命张浚知枢密院事，以其尽忠竭节诏谕中外。庚申，宴犒守江将士。癸亥，刘光世遣统制王德击金人于滁州之桑根，败之。揭黄榜招谕湖贼。甲子，命滁、和诸州移治保聚。乙丑，金人犯滁口。己巳，刘光世遣统制王师晟等率兵夜入南寿春府袭金人，败之，执伪齐知府王靖。广贼区稠围韶州乐昌县，钤辖韩京遣兵击斩之。诏张浚视师江上。十二月乙亥朔，魏良臣、王绘还自泗州军前入见。戊寅，命都督府右军统制李贵部兵屯扼福山镇。辛巳，命中军统制王进屯兵泰州，防拓通、泰。壬午，以枢密都承旨马扩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丙戌，吴伦遣兵攻腊家城，破之。丁亥，听两淮避兵民耕种所在闲田。壬辰，金、齐兵逼庐州，仇悆婴城固守，岳飞所遣统制徐庆、牛皋援兵适至，败走之。刘光世亦遣统制靳赛战于慎县。张俊遣统制张宗颜击败金人于六合。诏江、浙、荆湖十四郡各募水军五百人，名横江军。两浙十郡沿江海州县招捕巡检土军。甲午，程昌寓遣杜湛、彭筠合击杨钦，破之。己亥，以来年正旦日食，下诏修阙政，求直言。庚子，金人退师。辛丑，诏葬祭浙西、江东二军之死事者。壬寅，省淮南转运司。遣胡松年往常熟县、江阴军沿江计议军事。癸卯，金人去滁州。

本纪第二十八

○高宗五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金人去濠州。丁未，戒诸军战陈毋杀中原民籍充金兵者。命鬻官田宅输钱专充军费。戊申，进庐、泰二州守御官属各一官。己酉，诏前宰执吕颐浩等十九人及行在职事官各条上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策。免淮南官吏去职之罪，仍令还任。承州水砦统领仲谅复入楚州。庚戌，张俊遣统领杨忠闵、王进夹击金人于淮南岸，败之，降其将程师回、张延寿。辛亥，淮东统制崔德明袭败金兵于盱眙。召张浚赴行在。乙卯，浚入见。赏沿江监司、帅臣供亿之劳，各进官一等。戊午，趣修建康行宫。己未，诏减淮南诸州杂犯死罪，释流以下囚。庚申，置诸州军教场，选兵专习弓弩，立格按试。辛酉，赠殿中侍御史马伸左谏议大夫。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入见。壬戌，以世忠为少保、淮东宣抚使，驻镇江；光世少保、淮西宣抚使，驻太平；俊开府仪同三司、江东宣抚使，驻建康。甲子，郦琼复光州，降其守许约。乙丑，罢淮南茶盐提刑司，置提点两路公事官一员，兼领刑狱、茶盐、漕运、市易事。淮西要会州军并置市易务。戊辰，诏川、陕宣抚司招谕陷贼官民。庚午，命王进合江西、广东诸将兵讨周十隆。海贼朱聪犯广州，又犯泉州。壬申，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入辞，命升殿，以光世、世忠有隙，赐酒谕释之，皆感激奉诏。癸酉，伪齐知亳州马秦犯光州，权州事王萃率兵拒之。是月，金主晟殂，旻之孙亶立。岳飞自池州入朝。二月丙子，以飞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命常州布衣陈得一造新历。丁丑，帝发平江。戊寅，遣权太常少卿张铢奉迎太庙神主于温州。壬午，帝至临安，进扈从官吏秩一等。丙戌，以赵鼎为左仆射，张浚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将兵平湖贼杨太。丁亥，吴璘、杨政攻拔秦州，执伪齐守胡宣，金帅撒离曷来援，政复击败之。己丑，诏建太庙。壬辰，命张浚诣江上措置边防，诏谕诸路宣抚制置司，示以专任之旨。以右司谏赵霈论奏得体，赐三品服。丁酉，进执政官秩一等，以赏防秋之功。戊戌，诏淮南宣抚司抚司淮北来归官吏军民。己亥，直史馆范冲上《神宗实录考异》。庚子，诏翰林学士孙近、胡交修类编臣僚条具利害章疏以闻。甲辰，蠲湖南路上供三年。是月，伪齐商元寇信阳军，守臣舒继明被禽，死之。

闰月乙巳朔，雨雹。丁未，胡松年罢。戊申，雪。己酉，留四川上

供银帛就充军费。乙卯，以孟庾、沈与求并兼权枢密院事。丙辰，并诸路提举常平入茶盐司。罢福建铸钱，令转运、坑冶司办集。丁巳，撤离曷欲犯秦州，吴玠遣部将牛皓伺之，遇于瓦五谷，战死。癸亥，海贼陈感犯雷州，官军屡败。丁卯，王□燮罢。命户部尚书章谊措置财用，孟庾提领，号总制司。命川、陕宣抚司幕僚摄司事，仍权节制军马。戊辰，置路分总管，以处闲退武臣。辛未，复置宗正丞，掌修属籍。再蠲荆南府、归、峡二州、荆门、公安二军岁贡上供二年。

三月甲戌朔，以王□燮贪纵不武，败师误国，责授濠州团练使。丙子，遣枢密计议官吕用中等分使两浙、江东、西路检察经、总制司财用。丁丑，诏侍从至监察御史、馆职已上，在内馆职、在外侍从官、监司、帅守，各举所知充监司、守令，寻命馆职专举县令。己卯，以韩世忠兼镇江府宣抚使，刘光世兼太平州宣抚使。壬午，以都督府参议军事邵溥兼权川、陕宣抚副使。罢御前军器所提举官，并隶工部。壬辰，命广东、福建路招捕朱聪。乙未，初榷铅、锡。张浚亲讨湖贼。丁酉，复移浙西安抚司于临安府。庚子，罢饶州牧马监。

夏四月丙午，贵池县丞黄大本坐枉法赃，杖脊、刺配南雄州。丁未，遣司农丞盖谅持诏抚谕川、陕。召解潜赴行在，王彦知荆南府，诸镇抚使至是尽罢。戊申，太庙神主至自温州。己酉，以审量滥赏，追左银青光禄大夫王序八官及职名，仍改正出身。庚戌，诏内侍遇特恩转宫，止武功郎。壬子，访得周后柴叔夏袭封崇义公。戊午，奉安太庙神主。己未，更免役保正长法。甲子，太上皇帝崩于五国城。丙寅，帝即射殿行朝献景灵宫之礼，始以惠恭皇后祔祭。募民耕营田，官给牛、种。庚午，省四川添差官。辛未，以诸路税赋畸零增收钱专充上供。是月，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卒。

五月乙亥，初谒太庙。庚辰，命邵溥、吴玠裁省四川冗官浮费。辛巳，名行宫新作书院为资善堂。遣何蕤等奉使金国，通问二帝。中书舍人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义。张浚奏：“使事兵家机权，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未可遽绝。”乃遣行。丁亥，立残破州县守令劝民垦田及抛荒殿最格。己丑，以孟庾知枢密院事。壬辰，召张浚还行在。丁酉，诏浚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戊戌，以贵州防御使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徽猷阁待制范冲兼资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以盛暑，命监司行部虑囚。己亥，岳飞军次鼎州。庚子，周十隆降。辛丑，命川、陕访求元祐党人子孙。

六月甲辰，封武经大夫令矼为安定郡王。湖贼杨钦、全琮、刘诜相

继率众诣岳飞降。乙巳，名新历曰《统元》。丁未，并饶州铸钱司于虔州。己酉，命建国公瑗出就资善堂听读，拜范冲、朱震。出内帑钱赐宗室贫者。壬子，复省淮南州县冗官。癸丑，以久旱，减膳、祈祷。禁诸路科率，自租税、和市、军须外皆罢。岳飞急攻湖贼水砦，贼将陈瑫降，杨太赴水死，余党刘衡等皆降。飞急击夏诚，斩之。丁巳，湖贼黄诚斩杨太首，挟钟子仪、周伦诣都督府降，湖湘悉平，得户二万七千，悉遣归业。戊午，减福建贡茶岁额之半。庚申，以旱罢诸路检察财用官。丁卯，以贼平，免沿湖民前二年逋租。己巳，罢福建诸州枪杖手。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悆为沿海制置使。甲戌，免蕲州上供及租税三年。戊寅，奖谕岳飞，抚劳将士，趣张浚还朝。己卯，孟庾罢，以沈与求兼权枢密院事及措置财用。壬午，以金、均、房州隶襄阳府路。伪齐兵寇湖阳县，执唐州守臣高青，复释之。丁亥，赐宇文虚中家福建田十顷。甲午，诏残破州县亲民官，计到、罢之日户口考殿最。韩世忠复镇淮军，禽伪齐守王拱。丙申，蠲湖南路上供米三年及秋租之半。丁酉，置高峰、王口二砦都巡检使，益兵戍之。

八月壬寅朔，罢荆南营田司，令安抚司措置官兵耕种。甲辰，定馆职额为十八员。壬子，诏淮南山水砦都巡检各听守令节制。癸丑，蠲福建州军供拨常平钱米。己未，下诏示章惇、蔡卞诋诬宣仁圣烈皇后之罪，追贬惇昭化军节度副使，卞单州团练副使，子孙不许在朝。命广宫学，教内外宗子。辛酉，诏淮南、襄阳府等路团结民社。丙寅，以诸盗平，减湖、广、江西二十二州杂犯死罪，释徒、杖以下囚。海贼朱聪降，命补水军统领。是月，伪齐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罢总制司所增收头子等诸色钱。乙亥，赐礼部进士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唱名始遵故典，令馆职侍立殿上。壬午，加岳飞检校少保。伪齐兵寇固始县，统领华旺拒战，却之，寻复光州。甲申，命沿海州军籍海舶，分守要害。乙酉，赵鼎上《重修神宗实录》。壬辰，诏元符上书邪等范柔中等二十七人各官一子。以解潜部兵三千隶马军司。甲午，周十隆复叛，犯汀州。戊戌，遣统领王进、李贵讨之。

冬十月庚戌，张浚入见。乙卯，以席益为四川制置大使，位宣抚副使上，州军兵马并隶大使司，边防重事仍令宣抚司处置。李纲为江西制置大使，吕颐浩为湖南制置大使。戊午，诏川、陕类试合格第一人依殿试第三人例推恩，余并同赐进士出身，特奏名进士命宣抚选官试时务策。澧州贼雷德进降。乙丑，伪齐兵寇涟水军，韩世忠遣统制呼延通等

逆击，败之。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节度使以下金字牙符，命都督府掌之，给将帅立战功者。命州县卖户帖以助军费。癸酉，诏守臣死节昭著者，毋限品秩，并赐谥。乙亥，征和靖处士尹焞于涪州，命为崇政殿说书。戊寅，郊。辛巳，复置淮南提举盐事官。壬午，出宫女三十人。甲申，权减宰执及行在官吏奉。乙酉，以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丙戌，命张浚视师荆、襄、川、陕。戊子，知衡州裴廪坐调夫筑城冻死二千余人，除名、岭南高州编管。乙未，出内帑绵绢赐宗室。丁酉，罢催税户长。十二月己亥朔，以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招讨使。杨沂中权主管殿前司，并统神武中军。庚子，改神武四军及巡卫军号行营五护军。辛丑，以都督府兵隶三衙。命左右司、枢密院检详官参考中兴已行条例，修为定法。乙巳，禁服用翠羽。己酉，免侍从官轮对。庚戌，汰横江水军三之一。癸丑，命两淮、川陕、荆襄、荆南诸帅府参谋官各一员提点屯田。癸亥，禁川陕州县官悉用川陕人。丙寅，都督府遣参议军事刘子羽、主管机宜文字熊彦诗抚谕川陕，且察边备虚实。戊辰，夜雨雹。

六年春正月辛未，蠲贫民户帖钱之半，无物产者悉除之。癸酉，命给事中、中书舍人甄别元祐党籍。乙亥，以内重外轻，命省台、寺监及监司、守令居职及二年者，许更迭出入除擢。丁丑，诏凡入粟补官者，毋授亲民、刑法之职。壬午，赐宗子伯玖名琚，为和州防御使。罢绵州宣抚副使，命吴玠专治兵事。罢御史平反刑狱赏。丙戌，张浚视师荆襄，入辞。己丑，安定郡王令矼薨。庚寅，还预借坊场钱。辛卯，诏监司、帅臣慢令失职者，令张浚黜陟以闻。甲午，振江、湖、福建、浙东饥民，命监司、帅臣分选僚属及提举常平官躬行检察。戊戌，命鬻通直郎、阁门宣赞舍人以下官。

二月庚子，以诸路宣抚制置大使并兼营田大使，宣抚副使、招讨安抚使并兼营田使。壬寅，雨雪。改江、淮屯田为营田。甲辰，置行在交子务，印交子钱引给诸路，令公私同见钱行用。戊申，岳飞入见。复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辛亥，诏张浚暂赴行在奏事。甲寅，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折彦质签书枢密院事。乙卯，韩世忠引兵攻宿迁县，统制呼延通与金兵战，败之，禽其将孛堇牙合。澧州贼徒伍俊杀雷德进，持其首诣鼎州降。丙辰，韩世忠围淮阳军。复置诸路市易务。戊午，命杨沂中以兵万人听都督行府调遣。己未，遣户部侍郎刘宁止如镇江府，总领三宣抚司钱粮。辛酉，兀□救淮阳，韩世忠引兵归楚州。壬戌，以折彦质兼权参知政事。癸亥，沈与求罢。李纲入见。是月，张浚至江上会诸将议事，命张俊进屯盱眙。

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绫纸钱。名金、均、房州民兵曰保胜，又命招刺三千人，赐名必胜军。己巳，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京西、湖北路宣抚副使。辛未，蠲旱伤州县民积欠钱帛租税。己卯，趣岳飞如鄂州措置军事。辛巳，以枢密副都承旨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壬午，金、齐兵犯涟水军，韩世忠击败之。壬辰，宽四川灾伤州县户帖钱之半。

夏四月戊戌朔，湖南贼黄旺犯桂阳监。甲辰，伪齐兵陷唐州，团练判官扈举臣、推官张从之等皆死。岳飞以母丧去官。丙午，诏飞起复。己酉，诏文武臣僚能决胜强敌恢复境土者，赐功臣号。庚戌，始训诸宗子名。甲寅，赏淮阳功，呼延通等进官有差，余受赏者凡万七千人。刘光世遣副统制王师晟、郦琼袭伪齐兵于刘龙城，破之，禽其统制华知刚。己未，命福建安抚司发水军讨海贼郑庆。辛酉，禁四川伐并边山林。甲子，以韩世忠为横海、武宁、安化军节度使，号扬武翊运功臣。除商旅缗钱税。丙寅，复行在官吏奉。蠲东京民渡淮南商贩之税。

五月戊辰朔，禁以鹿胎为冠。癸酉，诏未经上殿臣僚，先令三省审察，然后引对。戊寅，以四川监司地远玩法，应有违戾，令制置大使按劾。壬午，诏大理寺议狱不合，即诣刑部关决，刑部不能定，同赴都堂禀议。赐吴玠四川户帖钱十万缗犒军。癸未，禁淮南州县收额外杂色租。乙酉，改交子为关子，罢交子务。庚寅，以刘光世为保静、宁武、宁国军节度使。壬辰，以张俊进屯盱眙，改崇信、奉宁军节度使。甲午，禁销钱及私铸铜器。丙申，诏监司虑囚不能遍及者，听遣官，著为令。

六月乙巳夜，地震。乙酉，求直言。甲寅，张浚渡江，抚淮上诸屯。命刘光世自当涂进屯庐州，岳飞自九江进屯襄阳，杨沂中屯泗州。戊午，诏两淮沿江守臣并以三年为任。辛酉，封集英殿修撰令廪为安定郡王。

秋七月壬申，以司农少卿樊宾提领营田公事。癸未，诏张浚暂赴行在。癸巳，罢川陕便宜差遣监司、守贰。以金州隶川陕路，均、房二州隶京西南路。郭浩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阁门宣赞舍人邵隆知商州，听浩节制，经理商、虢。是月，刘光世复寿春府。

八月己亥，范宗尹薨。庚子，赐左司谏陈公辅三品服。癸卯，以徽猷阁直学士李迨为四川都转运使。甲辰，诏谕将士将亲征。岳飞遣统制牛皋破伪齐镇汝军，禽其守薛亨。乙巳，命权殿前司解潜等帅精兵扈

从，主管步军司边顺留兵守临安，知临安府梁汝嘉为巡幸随军都转运使。丁未，以秦桧为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孟庾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同留守。戊申，岳飞遣将杨再兴复西京长水县。己酉，命秦桧、孟庾权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庚戌，蠲虔州残破诸县逋负、梅州夏秋两税，听广东经略安抚司便宜措置盗贼。辛亥，奉神主发临安。丁巳，权罢经筵进讲。己未，预借江、浙民来年夏税絁帛，折米输官。庚申，增给职事官米月三斛。是月，张俊城盱眙，进屯泗州。岳飞及伪齐李成、孔彦舟连战至蔡州，克之，伪守刘永寿举城降。

九月丙寅朔，帝发临安。岳飞遣统制王贵、郝晸、董先复虢州卢氏县。癸酉，帝次平江。戊寅，命职事官日一员轮对。壬午，岳飞以孤军无援，复还鄂州。癸未，权奉安神主于平江能仁寺。戊子，以户部郎官霍蠡总领岳飞军钱粮。庚寅，张浚入奏，复如镇江。辛卯，立贼徒相招首罪赏格。赏镇淮军功，进统制王德等官。是月，刘豫闻亲征，告急于金主亶求援，亶不许，豫自起兵三十万，命子麟趣合肥，侄猊出涡口，引兵分道入寇。

冬十月丙申，招西北流寓人补阙额禁军。丁酉，裁定淮南路租额。刘麟寇淮西，张俊遣杨沂中、张宗颜等分兵御之。戊戌，沂中至濠州，刘光世已弃庐州而南，浚遣人督还，光世不得已驻兵应沂中，遣统制王德、郦琼及贼将崔皋、贾泽、王遇战，皆败之。贼兵攻寿春府芍陂砦，守臣孙晖拒战，又败之。辛丑，罢四川监酒官百余员。壬寅，以梁汝嘉兼浙西、淮东沿海制置使，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副之。癸卯，赵鼎请降敕谕张浚，令光世、沂中及张俊全军引还，为防江之计。甲辰，又诏浚督将士僇力破贼，皆未达。刘猊犯定远县，沂中进战，大败之于藕塘，猊挺身遁，麟在顺昌闻之，拔砦去。刘光世遣王德及沂中追麟，至南寿春而还。孔彦舟亦解光州围而去。戊申，命解潜遣兵千人守青龙港口。癸丑，张俊、杨沂中引兵攻寿春府，不克而还。乙卯，诏诸军所俘人民给钱米遣归。丁巳，惠州军贼曾衮作乱。庚申，摧锋军统制韩京募敢死士，夜袭破之，衮寻出降。壬戌，日中有黑子没。

十二月申午朔，诏降庐、光、濠等州死罪，释流以下囚。召秦桧赴行在。张浚入见，请幸建康；赵鼎请还临安。戊戌，韩世忠攻淮阳军，及金人战，败之。辛丑，城南寿春府。壬寅，赵鼎罢。遣右司员外郎范直方宣谕川、陕，抚问吴玠将士。甲辰，命都督府参议军事吕祉如建康，措置移跸。丙午，折彦质罢。丁未，赏淮西功，加张俊少保，改镇洮、崇信、奉宁军节度使，杨沂中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戊申，命秦桧赴讲筵供职，孟庾为行宫留守。辛亥，以资政殿学士张守参知政

事，兼权枢密院事。丙辰，以吕颐浩为浙抚西安制置大使、判临安府。丁巳，以刘光世为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戊午，诏凡因民事被罪者，不许亲民。己未，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闲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为额。右司谏陈公辅乞禁程氏学。诏："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庚申，以安化郡王王禀死节太原，赐其家田十顷。辛酉，以山阴、诸暨等四十县为大邑，并命堂除。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下诏移跸建康。蠲无为军税役一年。置建康御前军器局。丁卯，赏张浚以破敌功，迁特进。己巳，发米万石济京东、陕西来归之民。张浚入见。甲戌，罢都督府诸州市易官。丁丑，解潜罢，以刘锜权主管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庚辰，筑采石、宣化渡二城。癸未，以翰林学士陈与义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诏广西帅臣训练土丁、保丁。乙酉，复置枢密使、副，知院以下仍旧，张浚改兼枢密使。丙戌，禁诸军互纳亡卒。西蕃三十八族首领赵继忠等来归。丁亥，以秦桧为枢密使。何蕃、范宁之至自金国，始闻上皇及宁德皇后崩。己丑，帝成服，下诏降徒囚，释杖以下。辛卯夜，东北有赤气如火。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百官七上表，请遵以日易月之制。徽猷阁待制、知严州胡寅请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终服，而张浚连疏论丧服不可即戎，遂诏外朝勉从所请，宫中仍行三年之丧。丙申，太平州火。丁酉，镇江府火。庚子，遣王伦等使金国迎奉梓宫。岳飞入见。辛丑，以日食，求直言；以久旱，命诸州虑囚。乙巳，诏凡辟举官犯赃罪，罪及所举官。丙午，吴玠置银会子于河池。丁未，诏席益募陕西、河东、河北兵二千，部送行在充扈卫。癸丑，雨雹。丙辰，始御便殿。果州守臣宇文彬等进《禾登九穗图》，俱夺一官，罢之。丁巳，以岳飞为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己未，帝发平江。

三月癸亥朔，次丹阳，韩世忠入见，命世忠扈从，岳飞次之。甲子，次镇江，杨沂中入见，命沂中总领弹压巡幸事务。乙丑，蠲驻跸及经从州县积年逋赋。丁卯，以吏部侍郎吕祉为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辛未，帝至建康。壬申，诏尚书省常程事从参知政事分治。癸酉，减建康流罪以下囚，蠲建康府、太平、宣州逋赋及下户今年身丁钱。岳飞乞并统淮西兵以复京畿、陕右，许之，命飞尽护王德等诸将军。既而秦桧等以合兵为疑，事遂寝。戊寅，手诏抚劳将士。进沈与求知枢密院事。己卯，尊宣和皇后为皇太后。庚辰，以王彦兵隶侍卫马军司。吕颐浩为少保兼行宫留守。孟庾罢。甲申，以刘光世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张浚因分为六军，命吕祉节制。乙酉，赐光世第于建康

府。丁亥，命虔、吉、南安军诸县各募土兵百人，责知县训练，防御盗贼。是春，广西大饥，李实变为桃。

夏四月癸巳，筑太庙于建康，以临安府太庙为圣祖殿。戊戌，修浚建康城池。丁未，岳飞乞解官持余服，遂弃军去，诏不许。戊申，日中有黑子。庚戌，以张浚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实监其军。壬子，张浚如太平州、淮西视师。庚申，以信阳军隶京西路。罢淮南提点司，东西两路各置转运兼提点刑狱、提举茶盐常平事。

五月丁卯，诏李纲趣捕虔、吉诸盗。壬申，命礼官举文宣王、武成王、荧惑、寿星、岳镇、海、渎、农、蚕、风、雷、雨师之祀。甲戌，以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趣赴行在，未至而罢。癸未，以郦琼为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甲申，初试枢密院都督府效士。乙酉，命侍从官通举材堪知县者二十人。丙戌，伪齐陷随州。己丑，禁四川增印钱引。

六月辛卯朔，改上惠恭皇后谥曰显恭皇后。岳飞入见。壬辰，命岁辰戌月祀大火，配以阏伯。乙未，罢江、淮营田司，令诸路安抚、转运司兼领其事。丙申，以《重修神宗实录》去取未当，命史馆复加考订。丁酉，岳飞引过自劾，诏放罪，慰谕之。戊戌，命刘锜兼都督府咨议军事，率兵戍庐州。乙巳，沈与求薨。召王德以所部兵赴行在。遣吕祉如淮西抚谕诸军。丙辰，诏吴玠、李迨共议四川经费，赡军恤民。岳飞复职。

秋七月戊辰，诏侍从各举可任监司、郡守者一二人。癸酉，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甲戌，嗣濮王仲湜薨。癸未，以久旱，命中外臣庶实封言事。甲申，蠲诸路民积年逋租。以建康疫盛，遣医行视，贫民给钱，葬其死者。命疏决滞狱。乙酉，诏即建康权正社稷之位。戊子，诏户部长贰迭出巡按诸路，考究财赋利病，违者劾之。己丑，诏诸路归业民垦田，及八年始输全税。

八月乙未，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锜副之，并驻庐州。命郦琼率兵赴行在。戊戌，琼叛，杀中军统制张景等，执吕祉及赵康直、赵不群，以兵四万人奔刘豫。辛丑，手诏赦庐州屯驻行营左护军。壬寅，郦琼引兵至淮，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刘锜、吴锡至庐州，以兵追之不及，命张宗元往招之。张浚乞去位。甲辰，以赵鼎为万寿观使兼侍读。甲寅，诏命官犯赃，刑部不得擅黥配，听朝廷裁断。乙卯，赐岳飞军钱十万缗。招归正

复业人耕湖北、京西闲田。

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帝谥曰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皇后曰显肃皇后。丁卯，韩世忠、张俊入见，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庐州。壬申，张浚罢。癸酉，命参知政事轮日当笔，权三省事，更不分治常程。罢都督府。甲戌，以台谏累疏，落张浚观文殿大学士，仍领宫祠。丙子，复以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戊寅，以庐州、寿春府民遭郦琼虏掠，蠲租税一年。己卯，朝献圣祖于常朝殿。庚辰，朝飨太庙。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召刘光世赴行在。戊子，禁诸路进羡余。以刘锜知庐州兼淮西制置副使。

冬十月庚寅朔，诏仍旧开经筵。辛卯，命后省官看详上书有可采者，条上行之。丁酉夜，敕张浚安置岭表。戊戌，赵鼎累请浚母老，改永州居住。伪齐犯泗州，守臣刘纲击走之。丙午，命户部郎官薛弼、霍蠡同总领江西、湖、广五路财赋。壬子，统制呼延通、王权等袭击金人于淮阳军，败之，丁巳，诏六参日，轮行在百官一员转对。

闰月癸亥，赠赵康直徽猷阁待制。乙丑，蠲江东路月桩钱万缗。发米二万石振京西、湖北饥民。丙寅，尹焞入见，命为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甲戌，始作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神主。庚辰，韩世忠引兵渡淮，逆击金人于刘冷庄，败之。辛巳，李纲罢。癸未，复汉阳军。是月，张俊弃盱眙，引兵还建康。

十一月丙申，赐吴玠犒军钱百五十万缗。丁酉，以知温州李光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丁未，金帅挞懒、兀□入汴京，执伪齐刘豫，废为蜀王。癸丑，诏来春复幸浙西。是月，伪齐知临汝军崔虎诣岳飞降。十二月庚辰，复置都大提举四川茶马监牧官。丁卯，祔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神主于太庙。庚午，以解潜权主管马步军司，命韩世忠留屯楚州，屏蔽江、淮。己卯，诏内外大将及侍从官，举武臣智略器局堪帅守谋议官者。癸未，王伦等使还，入见，言金国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甲申，城泗州。丁亥，复遣王伦等奉迎梓宫。是冬，吴玠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郑宗、李进攻巩州，不克，宗死于城下，希仲遁还，玠斩以徇。

本纪第二十九

○高宗六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丙申，减临安府夏税折输钱。戊戌，张守罢。辛丑，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诏以方议和好，禁沿海州郡遣人过淮招纳。丁未，大阅张俊军。戊申，以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二月戊午，刘锜入见。减建康府夏税折输钱，蠲民户逋租、和市科调。庚申，日中有黑子。以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行宫留守。壬戌，岳飞乞增兵，不许。癸亥，帝发建康。丙寅，以胡安国《春秋传》成书，进宝文阁直学士。戊寅，帝至临安。己卯，以户部尚书章谊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行宫留守，吕颐浩为醴泉观使。甲申，减绍兴府和市绢万匹。

三月己丑，以知南外宗正事仲儡嗣濮王。庚寅，以礼部尚书刘大中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王庶为枢密副使。壬辰，复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甲午，陈与义罢。戊戌，增夔州路路分都监一员，修治关隘，练义兵。己亥，蠲农器及牛税。以李天祚为静海军节度使、交趾郡王。壬寅，定以故相韩忠彦配享徽宗庙廷。丁未，蠲所过州县民积欠税赋。戊申，蠲江西、湖南诸州月椿钱各万缗。己酉，命考核川、陕宣抚司便宜所授官，冒滥尤甚者悉与裁减。

夏四月庚申，初置户部和籴场于临安。壬戌，遣王庶巡视江、淮边防。丁丑，复置六路发运司。癸未，诏三衙管军轮宿禁中。

五月庚戌，诏镇江府募横江军千人。窜内侍罗亶于海岛。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壬寅，贬刘子羽为单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丁未，金国使乌陵思谋、石庆充与王伦等偕来。戊申，以资政殿学士叶梦得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己酉，王庶至淮南，檄张宗颜将兵七千屯庐州，巨师古三千屯太平州，分韩世忠军屯泗州及天长县。

六月壬戌，赐衍圣公孔玠衢州田五顷，奉先圣祠事。癸亥，赵鼎上《重修哲宗实录》。壬申，赐礼部进士黄公度以下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王庶自淮南还入见。乙亥，以中护军统制张宗颜知庐州，命刘锜率兵移屯镇江府。丁丑，乌陵思谋、石庆充入见。

秋七月乙酉朔，复命王伦及蓝公佐奉迎梓宫。录司马光曾孙伋补承务郎。辛亥，彗出东方。

八月戊午，诏："日者遣使报聘邻国，期还梓宫。尚虑边臣未谕，遂驰戎备，以疑众心。其各严饬属城，明告部曲，临事必戒，无忘捍御。"甲子，蠲江东路月椿钱万三千缗有奇。丁丑，彗灭。遣监察御史李寀宣谕江西，措置盗贼。

冬十月丁巳，刘大中罢。甲戌，赵鼎罢。乙亥，日中有黑子。丁丑，金国使张通古、萧哲与王伦皆来。韩世忠乞奏事行在，不许。戊寅，枢密副使王庶乞免签书和议文字，累疏求去，不许。

十一月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孙近参知政事。丙戌，遣大理寺丞薛倞、朱斐诣广南路决滞狱。戊戌，王伦入见。己亥，复以伦为国信计议使，中书舍人苏符副之，符辞以疾。庚子，以孙近兼权同知枢密院事。辛丑，诏："金国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从、台谏详思条奏。"从官张焘、晏敦复、魏矼、曾开、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皆言不可。甲辰，王庶罢。辛亥，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直谏，斥和议，除名、昭州编管。壬子。改差监广州都盐仓。十二月甲寅，以赵鼎为醴泉观使。乙卯，以宗正少卿冯楫为国信计议副使。己未，以吏部尚书李光参知政事。戊辰，王伦言金使称"诏谕江南"，其名不正。秦桧以未见国书，疑为封册。帝曰："朕嗣守祖宗基业，岂受金人封册。"癸酉，馆职胡珵、朱松、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上书，极论不可和。甲戌，以端明殿学士韩肖胄签书枢密院事。乙亥，命肖胄等为金国奉表报谢使。丙子，张通古、萧哲至行在，言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以监察御史施廷臣为侍御史，权吏部尚书张焘、侍郎晏敦复以廷臣主和议而升用，执奏不行。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右谏议大夫李谊、殿中侍御史郑刚中凡再至都堂，及宰执议取国书。丁丑，诏："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余无需索。令尚书省榜谕。"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是月，虚恨蛮犯嘉州忠镇砦。是岁，始定都于杭。

九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临安。丙戌，以金国通和，大赦。河南新复州军官吏并不易置，蠲其民租税三年，徭役五年。以王伦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亻褒、兵部侍郎张焘诣河南修奉陵寝。庚寅，赐刘光世号和众辅国功臣，张俊加少傅、安民靖难功臣，韩世忠为少师，张浚复左宣奉大夫。

辛卯，以尹焞为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焞力辞不拜。壬辰，加岳飞、吴玠并开府仪同三司，杨沂中太尉。癸巳，建皇太后宫。甲午，金宿州守臣赵荣来归。丙申，金主诏谕河南诸州以割地归我之意。改发运经制司为经制司，命户部长贰一人领使，仍置副或判官。戊戌，以王伦为东京留守，郭仲荀为副，户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闽、广路经制使，司农卿霍蠡为判官。己亥，以吴玠为四川宣抚使。

二月癸丑，以徽猷阁待制周聿为陕西宣谕使，监察御史方廷实宣谕三京、淮北。丁巳，以郭仲荀为太尉、东京同留守。慕洧寇环州。戊午，以知金州郭浩为陕西宣抚判官。壬戌，以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张浚知福州，寻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福建路安抚大使。命周聿、方廷实蒐访隐士。甲子，均定诸州县月桩钱。己巳，以郭浩为陕西宣谕使。壬申，命修《徽宗实录》。癸酉，诏盗贼已经招安而复啸聚者，发兵加诛毋赦。是月，日中有黑子，月余乃没。江西统制官李贵以其军归杨沂中。

三月丁亥，以和州防御使璩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丙申，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之地。兀□还祁州。己亥，分河南为三路，废拱州。辛丑，以翰林学士楼炤签书枢密院事。甲辰，伪齐知开封府郑亿年上表待罪，召赴行在。丁未，正伪齐所改州县名。是春，夏人陷府州。

夏四月庚戌朔，吕颐浩薨。辛亥，命楼炤宣谕陕西诸路。壬午，金鄜延路经略使关师古上表待罪，命知延安府。癸丑，落赵鼎奉国军节度使为特进，仍知泉州。金陕西诸路节制使张中孚上表待罪，命为检校少保、宁国军节度使、知永兴军、节制陕西诸路军马。甲子，以观文殿学士孟庾为西京留守，资政殿学士路允迪南京留守。丙寅，金秦凤经略使张中彦上表待罪，命知渭州。以孙近兼权同知枢密院事。壬申，移寿春府治淮北旧城。癸酉，诏新复诸路监司、帅臣按劾官吏之残民者。韩世忠、张俊入见。

五月庚寅，奉迎东京钦先、孝思殿累朝御容赴临安。辛卯，复命江、淮守臣二年为任。乙未，复置淮东提举茶盐司。癸卯，复召募耆长法。丙午，鄜延副将李世辅部兵三千自凤翔来归，赐名显忠。

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国城。辛亥，夏国主乾顺卒。壬子，楼炤以东京见卒四千四百人为忠锐三将。庚申，盗入邵武军。壬戌，以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己巳，吴玠薨。壬申，楼炤承制以李

显忠为护国军承宣使、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率部兵及夏国招抚使王枢赴行在。癸酉，澧州军事推官韩紃坐上书论讲和非计，送循州编管。乙亥，以孟庾兼东京留守。王伦自东京赴金国议事。楼炤承制以杨政为熙河经略使，吴璘为秦凤经略使，仍并听四川宣抚司节制；郭浩为鄜延经略使、同节制陕西军马。丙子，分宣抚司兵四万人出屯熙、秦，六千人隶郭浩，留吴玠精兵二万人屯兴元府、兴、洋二州。戊寅，置钱引务于永兴军。是月，抚州钤辖伍俊谋据桃源复叛，湖北安抚薛弼召诛之。

秋七月甲申，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丙戌，东京耆老李茂松、寇璋等二百人奉表称贺，皆引见，补官遣还。复置都水南、北丞各一员。丁亥，金人拘王伦于中山。丙申，命详验刘豫伪官，换给告身。乙巳，给还伪齐所没民间资产。以胡世将兼权主管四川宣抚司。

八月己酉，复淮南诸州学官。庚戌，赐陕西诸军冬衣，绢十五万匹。命前川、陕宣抚司便宜所补官，限一年自陈，换给告身。丙辰，金国以挞懒主和割地，疑其二心，杀之。壬戌，蠲成都、潼川路岁输对籴等米五十四万石、水运钱七十九万缗。乙丑，给新法度牒、紫衣师号钱二百万缗付陕西市军储。己巳，命陕西复行铁钱。庚午，遣苏符等使金贺正旦。乙亥，遣前知宿州赵荣、知寿州王威俱还金国。以关师古为行营中护军前军统制。

九月己卯，命鄜延、秦凤、熙河路招纳蕃部熟户及陷没夏国军民。丙戌，封叔士亻褒为齐安郡王。庚寅，罢经制司，令提刑兼领常平事。甲午，名皇太后殿曰慈宁。丙申，以威州防御使温济告韩世忠阴事勒停、南剑州编管。世忠又奏欲杀之，诏移万安军。己亥，郭仲荀率东京兵五千至镇江。

冬十月辛亥，诏侍从官各举所知二人。王伦见金主于御林子，被拘于河间，遣其副蓝公佐先归。甲寅，王枢入见，并其俘百九十人皆纵遣还夏国。己未，蠲阶、成、岷、凤四州民税之半。戊辰，慈宁宫成。甲戌，日中有黑子。丙子，赐李显忠军钱十万缗。是月，岳飞入见。十一月戊寅朔，赐吴玠家钱三万缗，以其弟璘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申命刑部大理官编次刑名断例。癸未，嗣濮王仲儡薨。己丑，诏三省官属详覆在京通用令。追复张所为直龙图阁。

十二月甲寅，命续编《绍兴因革礼》。甲子，李光罢。戊辰，命续修《元丰会要》。兀□留苏符等于东京，谋复取河南。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莫将等充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辛卯，李纲薨。甲辰，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郑亿年复资政殿学士，奉朝请。

二月戊申，命陕西复募蕃汉弓箭手。诏赃吏罪抵死，情犯甚者，奏取旨。辛亥，雨雹。以刘锜为东京副留守，李显忠南京副留守。壬子，命两宗正官各举所知宗室二人。癸丑，展省试期一年。壬戌，诏新复州军蒐举隐逸，诸路经理屯田。丁卯，罢史馆，以日历归秘书省，置监修国史官。以孟庾知开封府，为东京留守；仇悆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癸酉，罢吏部审量宣和滥赏。

三月甲申，封阏伯为商丘宣明王。戊子，增印钱引五百万缗，付宣抚司市军储。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屡言金人必渝盟，宜为备。己丑，罢诸路增置税场。韩世忠、张俊入见。始罢内教。复营建康行宫。丙申，苏符自东京还。丁酉，命川、陕宣抚司军事不及待报者，听随宜措置。己亥，以郭浩知永兴军兼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杨政徙知兴元府。是月，命胡世将与夏人议入贡，夏人不报。

夏四月丙午，访求亡逸历书及精于星历者。辛酉，以张中孚为醴泉观使，中彦提举祐圣观，赵彬为兵部侍郎。癸亥，命部使者岁举廉吏一人。庚午，复四川诸州学官。壬申，韩肖胄罢。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等分四道来攻。甲申，名徽宗御制阁曰敷文。乙酉，兀□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撤离曷自河中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刘锜引兵至顺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皆弃城走，钤辖李兴率兵拒战，不克。辛卯，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金人。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李宝败金人于兴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兴军，趋凤翔。丁酉，命胡世将移陕西之右护军还屯蜀口。以福建、广东盗起，命两路监司出境共讨。己亥，命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庚子，以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听胡世将便宜黜陟、处置军事。辛丑，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砦，吴璘遣统制姚仲等拒却之。金人围耀州，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壬寅，金人围顺昌府，三路都统葛王褒以大军继至，刘锜力战，败之。

六月甲辰朔，以韩世忠太保，张俊少师，岳飞少保，并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乙巳，刘锜遣将阎充战败金人于顺昌之李村。丙午，命两浙、江东、福建诸州团结弓弩手。以仇悆为沿海制置使。诏将佐士卒能

立奇功者，赏以使相节钺官告，临军给受。丁未，罢建康府行宫营缮。戊申，以刘锜为沿淮制置使。己酉，吴璘遣统制李师颜等战败金人于扶风，拔之。壬子，兀□及宋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等帅众十余万攻顺昌府，刘锜率将士殊死战，大败之。初，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乙卯，顺昌围解，兀□还。以知平江府梁汝嘉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己未，刘光世进军和州。郭浩遣统制郑建充攻破金人于醴州，复其城。壬戌，诏诸司钱物量留经费外，悉发以赡军。楼炤以父丧去位。甲子，撤离曷攻青溪岭，鄜延经略使王彦率兵战败之，撤离曷还屯凤翔。命士亻褭主奉濮王祠事。张俊遣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援刘锜，德暂至顺昌，值围已解，复还庐州。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丙寅，下诏抚谕顺昌府官吏兵民。庚午，以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韩世忠遣统制王胜、背嵬将成闵率兵至淮阳军南，与金人遇，击败之。是月，金人围庆阳府，权守臣宋万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

闰月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甲戌，追孟庾、路允迪官，徙家属远郡。丙子，诏三衙管军及观察使已上，各举智略勇猛、材堪将帅者二人。金人犯泾州，守臣曲汲弃城去，经略使田晟率兵来救，金人败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战于泾州，败之，金人引归凤翔。乙酉，降陕西杂犯死罪，释流以下囚。丙戌，以胡世将为端明殿学士，吴璘为镇西节度使，杨政武当节度使，郭浩奉国节度使。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丁亥，诏释顺昌府流以下囚，再复租税二年，守御官吏进官一等。己丑，永兴军钤辖傅忠信等与金人战于华阴县，败之。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丙申，张宪复淮宁府。丁酉，赵鼎分司、兴化军居住。岳飞遣统制郝晸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韩世忠遣统制王胜、王权攻海州，克之，执其守王山。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己亥，金人救海州，王权等逆战，败之，复怀仁县。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再贬赵鼎漳州居住，又贬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癸卯，岳飞遣将张应、韩清入西京，会李兴复永安军。丙午，以御史中丞王次翁参知政事。己酉，岳飞及兀□战于郾城县，败之。庚戌，曲赦海州。永兴军统领辛镇及金人战于长安城下，败之。癸丑，以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为判官。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

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壬戌，飞以累奉诏班师，遂自郾城还，军皆溃，金人追之不及。颍昌、蔡、郑诸州皆复为金有。甲子，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乙丑，增收州县头子钱为激赏费。金人围淮宁府，赵秉渊弃城南归。辛未，金人犯盩厔县，王俊逆战于东洛谷，却之。

八月壬申朔，以张九成、喻樗、陈刚中、凌景夏、樊光远、毛叔度、元盥等七人尝不主和议，皆降黜之。乙亥，韩世忠围淮阳军，不克。庚辰，金人及郦琼合兵驻于千秋湖陵，韩世忠遣统制刘宝等夜袭破之。壬午，李成犯西京，李兴击却之。杨沂中军于宿州。丙戌，以郭浩知夔州。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甲午，川、陕宣抚司统领王喜等遇金人于汧阳县，败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谕韩世忠罢兵。时秦桧专主和议，诸大帅皆还镇。丁未，杨政遣统制杨从仪夜袭金人于凤翔府，败之。戊申，金人复入西京，李兴弃城去。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辛酉，临安火。戊辰，以郭浩知金州，节制陕西、河东军马兼措置河东忠义军。是秋，知代州王忠植举兵复石、代等十一州。

冬十月癸酉，复张浚观文殿大学士。甲戌，以王忠植为建宁军承宣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戊寅，秦桧上《重修绍兴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庚辰，金人犯庆阳府，守臣宋万年以城降。辛卯，金人犯陕州，吴琦率兵迎击，败之。庚子，金人袭洮州，攻铁城堡，统制孔文清、惠逢击败之。是月，刘锜入见。胡世将命王忠植救庆阳，叛将赵惟清执之降于金，忠植不屈而死。

十一月丁未，金将合喜复犯陕州，吴琦击却之。又犯宝溪县，统制杨从仪败之。壬子，以令为保宁军节度使。是月，宜章洞民骆科叛，犯桂阳、郴、道、连、贺诸州，命发大兵讨之。十二月壬午，上皇太后册宝于慈宁殿。丁亥，赠王忠植奉国军节度使，谥义节。辛卯，起诸路耆长役钱隶总制司，专给军用。是月，杨沂中引兵还行在。

十一年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还。丙寅，兀□陷庐州。戊辰，金人陷商州，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岳飞发鄂州。辛巳，知泰州王□奂兼通、泰二州制置使。癸未，王德、田师中等击破金人，复含山县，夺昭关。刘锜自东关击败金人于青溪。甲申，金人复犯昭关，王德等又败之。李显忠遣统领崔皋击败金人于舒城县。丁亥，杨沂中、刘锜等大败兀□军于柘皋。己丑，兀□亲率兵逆战于店步，沂中等又败之，乘胜逐北，遂复庐州。是月，虔、吉州盗贼悉平。

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壬寅，韩世忠引兵趋寿春。癸卯，复张俊特进。金人围濠州。岳飞发舒州。甲辰，张俊、杨沂中、刘锜议班师，乙巳，沂中、锜先行，俊以轻兵留后。丙午，诏释淮西杂犯死罪以下囚。丁未，金人陷濠州，执守臣王进，夷其城，钤辖邵青死之。戊申，张俊遣杨沂中、王德入濠州，遇金伏兵，败还。己酉，韩世忠至濠州，不利而退。辛亥，岳飞次定远县，闻金兵退，还屯舒州。杨沂中归行在。壬子，金人渡淮北归。癸丑，张俊归建康府。丁巳，刘锜归太平州。甲子，行营统制张彦及金人遇于汧阳之刘坊砦，第八将张宏战没。

夏四月丙子，复收免行钱。己卯，孙近罢。辛巳，以王次翁兼权同知枢密院事。韩世忠、张俊、岳飞相继入觐。壬辰，以世忠、俊并为枢密使，飞枢密副使，命三省、枢密院官复分班奏事。乙未，张俊请以所部兵隶御前。罢三宣抚司，改统制官为御前统制官，各屯驻旧所。丙申，以广西经略使胡舜陟节制广东、湖南兵，趣讨骆科。慕容洧破新泉砦，又攻会州，将官朱勇破之。

五月辛丑，置两淮、江东西、湖广京西三道总领军马钱粮官，仍掌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癸卯，赙恤战没将士。丁未，遣张俊、岳飞于楚州巡视边防。召刘光世赴行在。甲寅，命枢密行府置司镇江，令遍行巡历措置。庚申，加杨沂中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

六月乙亥，造克敌弓。加秦桧特进，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癸未，张俊、岳飞至楚州。俊以海州城不可守，毁之，迁其民，统韩世忠军还镇江，惟背嵬一军赴行在。甲申，知河南府李兴部兵至鄂州，以兴为左军统制。乙丑，明州僧王法恩等谋反，伏诛。壬辰，刘光世罢为万寿观使。

秋七月戊戌，秦桧上《徽宗实录》，进修撰以下各一官。庚子，以翰林学士范同参知政事。以旱，减膳祈祷，遣官决滞狱，出系囚。丁未，加秦桧少保。甲寅，罢刘锜兵，命知荆南府。乙卯，诏优奖永兴、凤翔、秦陇等州县官，到任半年减磨勘，任满迁一官。己未，加张俊太傅。癸亥，大雨。是月，命张俊复如镇江措置军务，留岳飞行在。

八月戊辰，立祚德庙于临安，祀韩厥。甲戌，罢岳飞。乙亥，命诸王后各推年长一人权主祀事。癸巳，胡世将起复。

九月癸卯，命军器少监鲍琚如鄂州根括宣抚司钱谷。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告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张俊收宪属吏以闻。丁未，坐监司不按赃吏罪。辛亥，吴璘拔秦州，州将武谊降。壬子，璘率姚仲及金人战于丁刘圈，败之。杨政克陇州，破岐下诸屯。郭浩复华州，入陕州。甲寅，建康大火。丙申，遣刘光远等充金国通问使。吴璘及金人战于剡家湾，大败之，遂围腊家城。癸亥，璘自腊家城受诏班师，杨政、郭浩皆引军还。乙丑，邵隆复虢州，郝晸讨禽骆科，斩之。

冬十月丙寅朔，金人陷泗州，遂陷楚州。丁卯，命枢密都承旨郑刚中宣谕川、陕。戊辰，杨政及金人战于宝鸡县，败之，禽通检孛堇。乙亥，兀□遣刘光远等还。戊寅，诏修玉牒。下岳飞、张宪大理狱，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壬午，遣魏良臣、王公亮为金国禀议使。乙酉，虚恨蛮主历阶诣嘉州降。癸巳，韩世忠罢为醴泉观使，封福国公。是月，金人陷濠州，邵隆复陕州。

十一月己亥，范同罢。责降李光为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辛丑，兀□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等偕来。丁未，范同分司、筠州居住。罢判大宗正事士亻褒、同知宗正事士撙，申严戚里宗室谒禁。己酉，雷。壬子，萧毅等入见，始定议和盟誓。乙卯，以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充金国报谢进誓表使。庚申，命宰执及议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辛酉，以张浚为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是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诏川、陕宣抚司毋出兵生事，招纳叛亡。骆科余党欧幻四等复叛桂阳蓝山，犯平阳县，遣江西兵马都监程师回讨平之。十二月丁卯，责降徽猷阁待制刘洪道为濠州团练副使使、柳州安置。癸酉，命尚书省置籍勾考诸路滞狱。甲戌，罢川、陕宣抚司便宜行事。乙亥，兀□遣何铸等如会宁见金主，且趣割陕西余地。遂命周聿、莫将、郑刚中分画京西唐邓、陕西地界。壬午，命州县三岁一置产业簿，籍民赀财田宅以定赋役，禁受赇亏隐旧

额。丁亥，立讥察海舶条法。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

本纪第三十

○高宗七

十二年春正月癸卯，罢枢密行府。庚申，孙近分司、漳州居住。

二月丁丑，加建国公瑗为检校少保，进封普安郡王。己卯，赐杨沂中名存中。丙戌，诏诸州修学宫。辛卯，蠲广南东、西路骆科残扰州县今年租。镇江、太平、池州、芜湖大火。癸巳，金主许归梓宫及皇太后，遣何铸等还。

三月丙申，临安府火。壬寅，命普安郡王出就第，朝朔望。辛亥，以士亻褒尝营护岳飞为朋比，责建州居住。丙辰，胡世将卒。

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为迎护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祶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庚午，赐礼部进士陈诚之以下二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戊寅，封韦渊平乐郡王。辛巳，皇后邢氏崩讣初至。甲申，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

五月甲午，以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乙未，遣沈昭远等贺金主生辰。置淮西、京西、陕西诸路榷场。丙午，增筑慈宁殿。停给度僧牒。乙卯，复试教官法。

六月甲子，命侍从、台谏、礼官杂议权奉欑宫。戊辰，以万俟卨为欑宫按行使。辛未，责降王庶为向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壬午，金国归孟庾、李正民。甲申，以吴璘为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

秋七月壬辰朔，福州签判胡铨除名、新州编管。丁酉，上皇后谥曰懿节，祔神主于别庙。己亥，以何铸权参知政事。己酉，始制常行仪仗及造玉辂。乙卯，蠲广南、湖北沿边州军免行钱。

八月辛酉朔，兀□使来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丙寅，何铸罢。甲戌，以万俟卨参知政事，充金国报谢使。壬午，皇太后至，入居慈宁宫。己丑，帝易缌服，奉迎徽宗及显肃、懿节二后梓宫至，奉安于龙德别宫。是月，郑刚中分画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国，存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及陇西成纪余地，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关为界。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为枢密使，充攒宫总护使。壬寅，大赦。乙巳，加秦桧太师，封魏国公。丙午，金使刘筈、完颜宗表等九人入见。戊申，以王次翁等充金国报谢使。藏金国誓书于内侍省。辛亥，加张中孚开府仪同三司，中彦靖海军节度使。甲寅，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以金州郭浩为金、房、开、达四州经略安抚使。始遣杨愿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乙丑，始听中外用药。丙寅，权攒徽宗皇帝及显肃皇后于会稽永固陵，懿节皇后祔。乙亥，以翰林学士程克俊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丁丑，以皇太后回銮，推恩进封秦桧为秦、魏两国公，辞不拜。庚辰，以何铸党援岳飞，不主和议，责授秘书少监、徽州居住。甲申，皇太后生辰，上寿于慈宁宫。丁亥，置福建路提举茶事司。

十一月癸巳，枢密使张俊罢，进封清河郡王。以左司郎中李椿年为两浙转运副使，专治经界。乙未，加杨存中少保。己亥，禁贬谪人私至行在。庚子，作崇政、垂拱二殿。辛丑，刘光世薨。壬寅，曾祖姑秦、鲁国大长公主薨。丙午，尹焞卒。庚戌，孟忠厚罢。左承事郎张戒坐党赵鼎、岳飞停官。辛亥，遣张中孚、中彦还金国。十二月甲子，诏侍从、监察御史已上、监司、郡守各举所知宗室。丙寅，幸秦、鲁国大长公主第临奠，又幸刘光世第临奠。庚午，命太学弟子员以三百人为额。壬申，秦桧上《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癸酉，以李显忠为保信军节度使、御前选锋军统制，王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是岁，断大辟二十四人。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加上徽宗谥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己亥，亲飨太庙，奉上册宝。癸卯，增建国子监太学。乙巳，复兼试进士经义、试赋。

二月壬戌，初御前殿，特引四参官起居。甲子，制郊庙社稷祭器。乙丑，更永固陵曰永祐。丙寅，封韩世忠咸安郡王。乙亥，蠲雷、化等十州免行钱。丙子，造金、象、革、木四辂。庚辰，立太学及科举试法。辛巳，秘书少监秦熺修《建炎以来日历》成。乙酉，建景灵宫，奉安累朝神御。

三月己亥，造卤簿仪仗。乙巳，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振淮南饥民。仍禁遏籴。

夏四月癸亥，颁乡饮酒仪于郡国。甲戌，毁狱吏讯囚非法之具。

闰月己丑，立贵妃吴氏为皇后。戊申，命史馆编《靖康建炎忠义录》。庚戌，杨政入见，加检校少保，赐田五十顷。壬子，蠲诸路无名月桩钱。乙卯，王次翁罢。

五月甲子，张九成坐党赵鼎，南安军居住。壬申，置国子博士、正、录。乙亥，命诸路置放生池。丁丑，天申节，始上寿锡宴如故事。

六月壬戌，禁三衙及诸军市易，月增将官供给钱有差。壬寅，程克俊罢，以万俟离兼权签书枢密院事。戊申，诏诸路提刑岁举部内廉明平恕狱官。庚戌，金遣洪皓、张邵、朱弁来归。

秋七月甲子，诏求遗书。罢捕贼补官格。丙寅，处州兵士杨兴等谋作乱，事觉伏诛。戊辰，置诸州铜作务。壬申，雨雹。蠲浙西贫民逋负丁盐钱。

八月丙戌，遣吏部侍郎江邈奉迎累朝神御于温州。丁亥，命诸路有出身监司一员提举学事。戊戌，洪皓至自金国，入见。己亥，遣郑朴等使金贺正旦，王师心等贺金主生辰。郑刚中献黄金万两。辛丑，复昌化、万安、吉阳军。知阶州田晟将所部三千人赴行在。丁未，以晟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其众隶焉。己酉，加钱愐太尉。庚戌，诏监司、守臣讲求恤民事宜。

九月丁巳，宗室子偁卒于秀州。甲子，洪皓出知饶州。戊辰，命诸路置敦宗院。己巳，诏淮东、京西监司岁终上州县所增户口，为守令殿最。庚午，以兵部侍郎司马朴死节，赠兵部尚书，赐其家银绢。癸酉，诏诸州守、贰提举学事，县令、佐主管学事。戊寅，蠲淮南逋欠坊场钱及上供帛。

冬十月己丑，秦桧上《监学敕令格式》。庚寅，制浑天仪。乙未，奉安累朝帝后神御于景灵宫。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守并配，大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云阴不见。辛卯，毁私铸毛钱。癸巳，建秘书省。丁酉，增太学弟子员二百。己亥，郭浩入见。丁未，命行在宗子入宫学。己酉，金遣完颜晔等来贺明年正旦。

是月，始颁来岁历于诸路监司、守臣。是岁，关外初行营田。

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遣罗汝楫等报谢金国。甲子，临安府火。戊

寅，命普安郡王为子俩解官持服。

二月丁亥，复置靖州新民学。癸巳，蠲江、浙诸路逋欠钱帛。戊戌，初命四川都转运司岁拨总制司钱百七十三万缗，市□绢绵输于鄂州总领所。丙午，罢万俟离。定宗学生额为百员。己酉，以资政殿学士楼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加郭浩检校少保。

三月乙卯，蠲江、浙、京、湖积欠上供钱米。丁卯，避金太祖嫌名，改岷州为西和州，川、陕宣抚司为四川宣抚司。己巳，幸太学。蠲汀、漳、泉、建四州经贼残蹂民户赋役一年。壬申，解潜坐党赵鼎，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己卯，诏举贤良。

夏四月甲申，诏刑部及监司决绝滞讼。丁亥，初禁野史。虔州民析其屋，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甲午，金人来求淮北人之在南者，诏原者听还。遣马军司统领张守忠讨海贼朱明。

五月丙辰，诏阶、成、西和、凤四州募兵赴行在。甲子，楼炤罢。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会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丙寅，婺州大水。己巳，金始遣乌延和等来贺天申节。辛未，楚州盐城县海水清。是月，严、信、衢、建四州水。

六月甲申，蠲江、浙州县酒税、坊场、纲运、仓库积年逋负。孙近再夺三官，移南安军居住。丁亥，加高世则少保。戊子，安南国入贡。癸巳，宣州泾县妖贼俞一作乱，守臣捕灭之。乙未，振江、浙、福建被水之民。丙申，内侍白鄂坐诽谤，及其客张伯麟俱黥配吉阳军。特赠子偁太子少师，官给葬事。庚子，夺万俟离三官、归州居住。乙巳，置国子监小学。

秋七月戊午，金人杀王伦于河间府。丙寅，立明法科兼经法。丙子，幸秘书省。

八月癸未，抚州献瑞禾。庚寅，以李椿年权户部侍郎，仍治经界。乙未，遣林保使金贺正旦，宋之才贺金主生辰。

九月辛酉，分利州为东、西路，以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杨政利州东路安抚使。甲子，命郡守终更入见，各举所部县令一人。壬申，赵鼎移吉阳军安置。癸酉，命临安府索蔡京子孙逮赴贬所，遇赦永不量移。

冬十月甲午，从右正言何若言，请戒内外师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学。乙未，加韦渊少师。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十一月甲子，复内教，即禁中阅试三衙将士。癸酉，李光移琼州安置。乙亥，朱胜非薨。十二月丁丑朔，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宋苍舒献嘉禾一茎九穗。己卯，命诸郡收养老疾贫乏之民，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丁酉，李文会罢，寻责筠州居住。庚子，以御史中丞杨愿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癸卯，金遣孛散温等来贺明年正旦。是月，汀贼华齐寇漳州长泰县，安抚司遣兵捕之，为所败，将佐赵成等死之。是岁，四川宣抚司始取民户称提钱岁四十万缗，以备军费。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御大庆殿，初行大朝会礼。戊申，泸南安抚使冯楫献嘉禾。己未，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辛酉，初置籍田。丁卯，减成都府路对籴米三之一、宣抚司激赏钱三十万缗。戊辰，命户部侍郎王鈇措置两浙经界。辛未，初命僧道纳免丁钱。

二月戊寅，增太学弟子员百人。乙未，诏州县科折之数，第三等户毋或均配。己亥，封崇国公璩为恩平郡王，出就第。

三月甲子，遣敷文阁待制周襟、马观国、史愿、诸将程师回、马钦、白常皆还金国。

夏四月丙子朔，赐秦桧第一区。戊寅，彗星出东方。癸未，避殿减膳，命监司、郡守条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决狱。赐礼部进士刘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丁亥，以彗出，大赦。癸巳，彗没。甲午，遣后军统制张渊讨捕福建盗贼。庚子，罢四川都转运司。

五月丙辰，客星见。戊午，命贫民产子赐义仓米一斛。甲子，金遣完颜宗尹等来贺天申节。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丁丑，幸秦桧第。乙酉，加桧妻妇子孙官封。丁亥，客星没。秋七月戊申，复置利州铸钱监。戊午，命监司审查县令治状显著及老懦不职者，上其名以为黜陟。蠲庐、光二州上供钱米一年。丁卯，免汀、漳二州秋税及处州三县被水民家□绢，鄂州旧额绢各一年。己巳，蠲四川转运司积贷常平钱十三万缗。

八月申戌朔，禁收折帛合零钱，止输实数。乙亥，蠲京西路请佃田租及州县场务税钱二年。己亥，改诸路提举茶盐官为提举常平茶盐公

事，川、广以宪臣兼领。辛丑，复增太学弟子员二百。

九月辛酉，遣钱周材使金贺正旦，严抑贺金主生辰。

冬十月乙亥，帝书“一德格天之阁”赐秦桧，仍就第赐宴。丙子，杨愿罢。癸未，以枢密都承旨李若谷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武冈军徭人杨再兴降。庚寅，以翰林学士承旨秦熺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恩数视执政。辛卯夜，雷。癸巳，蠲安丰军上供钱米二年。甲午，以汪勃言折彦质党赵鼎，郴州安置。庚子，置四川宣抚司总领钱粮官。辛丑，命秦熺班签书枢密之下。

十一月甲辰，加钱忱少保，钱愐开府仪同三司。丙辰，郭浩卒。丙寅，全给秦桧岁赐公使钱万缗。

闰月己卯，罢明法新科。十二月戊午，置江阴军市舶务。甲子，命右司员外郎李朝正同措置经界。丁卯，金遣蒲察说等来贺明年正旦。

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增太学外舍生额至千人。壬辰，亲飨先农于东郊，行籍田礼，执耒耜九推，诏告郡县。

二月辛丑，割金州丰阳县、洋州乾祐县畀金人。壬寅，毁诸路淫祠。癸丑，建秦桧家庙。

三月庚午朔，建武学，置弟子员百人。辛卯，造秦桧家庙祭器。乙未，增建太庙。己亥，立淮东、江东、两浙、湖北州县岁较营田赏罚格。

夏四月壬子，禁州县预借民税及和买钱。戊午，定选试武士弓马去留格。

五月壬申，浚运河。命诸路漕臣兼提举学事。癸未，初作太庙祏室。丙戌，作景钟。丁亥，金遣乌古论海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安南献驯象十。

秋七月壬申，以张浚上疏论时事，落节钺、连州居住。壬辰，立秘书省献书赏格。丙申，复何铸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

八月辛丑，筑高禖坛。壬子，遣边知白使金贺正旦，周执羔贺金主生辰。

九月甲戌，命何铸等为金国祈请使，请国族。甲午，赏统制张渊、韩京等讨捕福建、广东诸盗功，各进官有差。

冬十月戊戌，帝观新作礼器于射殿，撞景钟，奏新乐。十一日丙子，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庚辰，罢州县新创税场。癸未，复置御书院。己丑，加潘正夫少保。

十二月戊戌，彗见西南方，乙巳，灭。辛酉，金遣卢彦伦等来贺明年正旦。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诸路收试中原流寓士人。己卯，禁监司、郡守进羡余。辛卯，以举人多冒贯，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礼以贡士。壬辰，以李若谷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签书枢密院事。癸巳，进秦熺为资政殿大学士。

二月乙巳，亲祠高禖。辛酉，李若谷罢。

三月乙亥，何若罢。己卯，以翰林学士段拂参知政事。乙酉，改封秦桧为益国公。戊子，改命张俊为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落李若谷资政殿学士、江州居住。

夏四月丙申，蠲诸路免行钱三之一。己亥，以御史中丞汪勃签书枢密院事。己未，诏赵鼎遇赦永不检举。以前贬所潮州录事参军石怪待遇鼎厚，除名、浔州编管。

五月甲子，诏举贤良。乙丑，雨雹。乙巳，洪皓责濠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辛巳，金遣完颜卞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乙卯，禁招安盗贼。戊午，改命普安郡王瑗为常德军节度使，恩平郡王璩武康军节度使。

秋七月庚辰，召郑刚中赴行在。辛巳，太白昼见。以徽猷阁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使。癸未，命李璆同总领四川财赋符行中参酌减放四川重敛。戊子，以吴璘充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

八月庚子，罢建州创置卖盐坊。癸卯，赵鼎薨于吉阳军。戊申，遣沈该使金贺正旦，詹大方贺金主生辰。丁巳，以诸路羡余钱充月桩之数。加邢孝扬太尉。

九月己巳，减四川科率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癸酉，诏以四川宣抚司降赐库米一百万石，均减对籴。乙亥，蠲江南东、西道诸州月桩钱。丙子，郑刚中罢。丙戌，减江、浙诸州折帛钱。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癸卯，建太一宫。丁未，命太常岁以春秋二仲荐献攒宫，季秋遣御史按视。己酉，进杨存中为少傅。己未，临安府甘露降。

十一月丙寅，秦桧上《重修免役敕令格式》。丁卯，复赐进士闻喜宴。十二月辛卯朔，禁诸州擅释放流配命官及事干边防切要之人。甲寅，郑刚中落职、桂阳监居住。丙辰，金遣完颜宗藩等来贺明年正旦。

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园。

二月乙未，段拂罢，寻落职、兴国军居住。以汪勃兼权参知政事。辛亥，听赵鼎归葬。

三月丁丑，命杨政、吴璘招关、陕流民补殿前军。戊寅，罢汀州诸县上供银，蠲茶铅本钱之半。庚辰，幸新太一宫。壬午，以秦熺知枢密院事。乙酉，禁民私渡淮及招纳叛亡。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庚子，秦熺乞避父子共政，以为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提举秘书省。壬寅，命熺恩礼视宰臣班次，亚右仆射。甲辰，赐礼部进士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丙辰，加士奁开府仪同三司。

五月戊辰，加吴益太尉。乙亥，裁损奉使赏给。丙子，金遣萧秉温等来贺天申节。癸未，以李显忠私取故妻于金，降为平海军承宣使、台州居住。甲申，罢四川宣抚司，以李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是月，徽州庆云见。

六月甲辰，筑九宫贵神坛于东郊。戊申，士民曹溥等上尊号，不许。是月，遣太府丞宋仲堪诣江州置狱，鞫郑刚中欺隐官钱。福州候官县有竹实如米，饥民采食之。是夏，浙东西、淮南、江东旱。

八月丙申，汪勃罢。丁酉，以工部尚书詹大方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禁州县士民饰词举留官吏。

闰月庚申，免江、浙、湖南今岁和籴。甲子，命临安、平江二府、

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以广储蓄。壬申，遣王墨卿使金贺正旦，陈诚之贺金主生辰。甲申，辛道宗降官、房州羁管。乙酉，禁奉使三节人出境博易。福建诸州贼平，以所创招奇兵为殿前司左翼军。

九月丙午，詹大方薨。

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尧弼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十一月乙酉朔，升感生帝为上祀。己亥，胡铨移吉阳军编管。壬寅，郑刚中责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戊申，禁四川买马官吏私市蛮马。辛亥，振绍兴府饥。十二月乙卯朔，振明、越、秀、润、徽、婺、饶、信诸州流民。丙寅，借给被灾农民春耕费。丁卯，命利路三都统措置营田，以其租充减免对籴之数。戊辰，蠲被灾下户积欠租税。庚辰，金遣召守忠等来贺明年正旦。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辰，郑刚中移封州安置，子良嗣等亦除名编管。

夏四月丁巳，立孳生牧马监赏罚格。丙寅，秘阁修撰张邵上秦桧在金国代徽宗与粘罕书稿，诏付史馆，以邵为徽猷阁待制。戊寅，湖、广、江西路、建康府并甘露降。

五月壬午朔，汀、漳、泉三州民田被贼蹂践，蠲其二税。戊戌，赏平福建群盗功，以选锋军统制刘宝为武泰军承宣使，余将士迁秩有差。庚子，金遣唐括德温等来贺天申节。丁未，减连、英、循、惠、新、恩六州免行钱。

六月丁巳，茶陵县丞王庭珪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戊午，秦桧上《吏部续降七司通用法》。

秋七月壬寅，颁诸农书于郡邑。

八月辛未，刺浙东诸州强盗当配者充沿海诸军。

九月戊申，命绘秦桧像，仍作赞赐之。

冬十月己未，湖南副总管辛永宗停官、肇庆府编管。

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辛丑，李椿年以经界不均

罢。丁未，立州县垦田增亏赏罚格。是月，命复蜡祭。十二月丁巳，金岐王亮弑其主亶自立。己未，诏无子女户、得解举人、太学生之独居者并免役。己巳，命四川制置司岁募扈卫三百人赴行在。丁丑，金遣完颜衮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桧入朝，殿前司军士施全道刺之，不中。壬辰，磔全于市。癸卯，趣诸路转运司及守臣毕经界事。丙午，两浙转运副使曹泳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讥谤，诏送大理寺。

二月戊申朔，立守贰、令尉营田增亏赏罚格。庚戌，禁民春月捕鸟兽。蠲静江府、昭州上供折布钱三之一。壬子，罢经界所覆实官吏。庚申，免海外四州及泸、叙二州、长宁军经界。

三月庚辰，金遣完颜思恭等来报即位。癸未，以余尧弼参知政事，给事中巫伋签书枢密院事。丙戌，遣尧弼等贺金主即位。戊子，以秦熺为观文殿大学士、万寿观使。丙申，李孟坚狱具。诏李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戊戌，诏改正经界法之厉民者。庚子，以巫伋兼权参知政事。壬寅，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夏四月壬子，以没入官田悉归常平司，禁募民佃种。癸酉，置力田科，募江、渐、福建民耕两淮闲田。是月，信州妖贼黄曾等作乱，陷贵溪县，江西兵马钤辖李横等讨平之。

五月庚辰，申禁诸军差承接文字使臣伺察朝政。癸未，秦桧上《中兴圣统》。甲午，金就遣完颜思恭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癸亥，加秦熺少保。诏大理寺鞫前太常主簿吴元美讥谤狱。丙寅，禁民结集经社。是月，建州民张大一作乱。

秋七月丙子，罢招刺禁军。庚寅，罢泉、漳、汀三州经界。

八月申辰朔，量移张浚永州、孙近虔州、万俟卨沅州、李若谷饶州、李文会江州、段拂南康军，并居住。雷州守臣王ＡＺ坐交通赵鼎、李光停官。戊申，改建大理寺。辛酉，遣陈诚之使金贺正旦，王□严贺金主生辰。

九月甲申，以吴元美讥毁大臣，除名、容州编管。丙申，侍御史曹筠以附下罔上罢。

冬十月戊辰，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送惠州编管。秦桧有疾。庚午，命执政赴桧第议事。

十二月甲子，桧始朝，命肩舆入宫门，二孙扶掖升殿，不拜。己巳，金遣萧颐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以两淮民复业未久，宽其租税。庚子，蠲平江府折帛钱三年。

二月甲寅夜，雨雹。乙卯，诏诸州置惠民局，官给医书。壬戌，遣巫伋等为金国祈请使，请归渊圣皇帝及皇族、增加帝号等事。癸亥，以余尧弼兼签书枢密院事。

三月丁丑，雨雹。丁亥，蠲江、浙、荆湖等路中户以下积年逋负。夏闰四月己卯，禁三衙掊克诸军。丁亥，赐礼部进士赵逵以下四百四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亥，罢利州路选刺义士。戊午，金遣刘长言等来贺天申节。以吴璘、杨政、田师中并为太尉。

六月甲戌，括淮南佃田所隐顷亩，以理租税。辛巳，命岁给大理寺、三衙及州县钱，和药剂疗病囚。

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曹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辛亥，罢柴米税。癸亥，诏州县官尝被科率害民重罪者，不得任守令亲民官。

八月辛未，秦桧上《重修诸路茶盐法》。壬申，韩世忠薨，诏进太师致仕。癸酉，追封通义郡王。禁郡守特断。乙亥，加岳阳军节度使士撙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甲申，遣陈夔使金贺正旦，陈相贺金主生辰。

九月戊戌朔，籍寺观绝产以赡学。乙巳，均科处州丁盐钱。丁巳，增筑景灵宫。是月，巫伋使还，所请皆不许。

冬十月甲戌，幸张俊第。壬午，进俊为太师，升从子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甲申，夜有赤气。

十一月庚戌，余尧弼罢。乙卯，命提举常平官修复陂湖。丁巳，进

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十二月壬申，雷。癸巳，金遣兀□鲁定方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未，加韦渊太保。

三月丁酉，以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谤毁朝政，并除名，之奇梅州、之荀容州编管。甲辰，以直龙图阁叶三省、监都作院王远通书赵鼎、王庶，力诋和议，言涉谤讪，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丁巳，遣司农丞钟世明诣福建路籍寺观绝产田宅入官，其后岁入钱三十四万缗。

夏四月丙子，巫伋罢。辛巳，以御史中丞章复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五月癸丑，金遣田秀颖等来贺天申节。是月，襄阳大水，容州野蚕成茧。

秋七月甲午朔，加封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公，升中祀。丁巳，虔州军卒齐述杀殿前司统制吴进、江西同统领马晟，据州叛。

八月己卯，遣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发兵同江西安抚使张澄、殿前司游奕军统制李耕讨述。

九月乙未，又遣左翼军统制陈敏相继讨之。癸丑，章复罢。

冬十月甲戌，以御史中丞宋朴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就命李耕知虔州。庚辰，以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

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丁巳，立荐举受财刑名。李耕入虔州，尽诛叛兵，虔州平。十二月辛酉朔，减夔州路及蒲江、淯井两监盐钱岁八万二千缗有奇。戊子，金遣张利用等来贺明年正旦。

本纪第三十一

○高宗八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进韦渊太傅。己酉，复以李显忠为宁国军节度使。

二月癸亥，幸玉津园，遂幸延祥观。庚午，脔虔州军贼黄明等八人于都市。辛未，改虔州为赣州。壬申，申严冒贯请举法。癸未，赏平赣盗功，以李耕为金州观察使，将士进秩、给赏有差。

三月丙午，齐安郡王士亻褭薨于建州，追封循王。诏凡民认复军庄营田者，偿开耕钱。丁未，禁州县都监、巡尉擅置刑狱。戊申，以前太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

夏四月辛巳，诏诸州编管、羁管人，遵旧法，长吏月一验视，不许囚禁。乙酉，减利州岁铸钱为九万缗。

五月庚寅，禁州县以私意籍罪人赀产。乙巳，复以萧振为四川制置使。辛亥，金遣纥石烈大雅等来贺天申节。乙卯，立淮南诸州举人解额。

六月乙卯，潼川大水。

秋七月壬辰，宽理平江府、湖、秀二州被水民夏税。戊戌，从秦桧所请，命台州取綦崇礼草桧罢相制所受墨敕。庚戌，禁诸军濒太湖擅作坝田。

八月乙丑，士撙薨，追封韶王。丙寅，左宣教郎王孝廉谋据成都叛，事觉，伏诛。己卯，赐秦桧建康府永丰圩田。乙酉，命敕令所编辑中兴以后宽恤诏令。

九月甲午，振潼川被水州县，仍蠲其赋。庚子，禁采鹿胎。

冬十月丁巳，诏郡守年七十者听自陈，命主宫观。戊午，遣吴□使金贺正旦，施钜贺金主生辰。戊辰，宋朴罢。壬申，以右谏议大夫史才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丁丑，遣户部郎官钟世明修筑宣州、太平州圩田。是月，命大理鞫妖人孙士道狱。

十一月壬寅，诏立张叔夜庙于信州。甲辰，班《大宗正司条令》。乙丑，以经筵终帙，赐宰执、讲读等官宴于秘书省，为故事。十二月丁巳，诏州县税额少者，罢其监官。癸亥，韦渊薨。癸未，禁民车服逾制。

闰月丙申，命检正都司官详定郡守所上利病以闻。辛丑，命诸军保任统制官在职十年无过者进秩。庚戌，金遣蔡松年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减池州青阳县田租万七千石。

二十四年春正月辛未，幸延祥观。癸酉，初诏郡国同以八月十五日试举人。丙子，封婉容刘氏为贵妃。戊寅，地震。

二月丁亥，前左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炜尝上书诽谤，送邕州编管。丙午，加吴益太尉。

三月壬申，杨再兴复寇边，前军统制李道讨平之，禽再兴及其子正修、正拱，槛送行在。乙亥，赐礼部进士张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庚辰，秦桧以私憾捃摭知建康府王循友，诏大理鞫之。是春，始榷夔州路茶。

夏四月丙戌，诏诸路招补三衙诸军，期三年课其殿最。辛丑，西南小张蕃贡方物。己酉，罗殿国贡名马。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衢州民俞八作乱，围州城，通判州事汪召锡拒却之，遂掠严州寿昌县，遣殿前司正将辛立讨平之。辛未，金遣耶律安礼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癸巳，史才罢。甲午，以御史中丞魏师逊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辛丑，王循友贷死、藤州安置。癸卯，诏："尝命四川州县减免财物，以宽民力，尚虑未周，令制置司、总领所同共措置，务在不妨军食，可以裕民。"寻遣钟世明如四川同议。以主管侍卫马军司成闵为庆远军节度使。

秋七月癸丑，张俊薨。勒停人王ＡＺ坐交通李光，下大理狱。乙卯，脔徭人杨正修、正拱于市。乙未，复置邛、雅二州博易场三所。壬戌，诏捐四川茶马司羡余钱给军费，以宽民力。甲子，复落萧振职、池州居住。乙丑，以总领财赋符行中为四川制置使。乙亥，南丹州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诸蛮纳土内附。戊寅，幸张俊第临奠。

八月壬辰，禁百官避免轮对。甲午，罢温州市黄柑、福州贡荔枝。丙午，追封张俊为循王。以湘潭县丞郑杞、主簿贾子展嘲毁朝政，除名，杞容州、子展德庆府编管。

九月辛亥朔，李道如衡州措置盗贼。丁巳，赏平衢贼功，升辛立领忠州团练使，将士迁职、给钱有差。

冬十月壬午，蠲旱伤州县租赋。戊子，遣沈虚中使金贺正旦，张士襄贺金主生辰。

十一月乙丑，魏师逊罢。丁卯，以权吏部侍郎施钜参知政事，郑仲熊签书枢密院事。戊辰，进秦熺少傅，封嘉国公。是月，以通判武冈军方畴通书胡铨及他罪，除名、永州编管。十二月丙戌，以故龙图阁学士程瑀有《论语讲解》，秦桧疑其讥己，知饶州洪兴祖尝为序，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镂版，至是命毁之。兴祖昭州、安行钦州编管，瑀子孙亦论罪。丁亥，王ＡＺ除名、辰州编管。丁酉，知鄞县程纬为其丞王肇所告，慢上无人臣礼，除名、贵州编管，籍其赀。壬寅，刺诸路编管人充厢军。乙巳，金遣白彦恭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五年春正月辛未，赏讨杨再兴功，保宁军承宣使李道落阶官，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将士进官、赐钱有差。

二月乙酉，以镇江都统制刘宝为安庆军节度使，建康都统制王权为清远军节度使。壬寅，以通判常州沈长卿、仁和县尉芮烨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烨武冈军编管。

三月己酉，右司郎中张士襄自金国使还，坐奉使不肃罢官。壬申，地震。

夏四月乙酉，施钜罢，以郑仲熊兼权参知政事。戊子，命四川制置司许就类省试院校试刑法。己亥，减广西路折米钱。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太庙仁宗室柱生芝九茎。戊申，罢诸路免行钱岁百八万缗。癸丑，以前知泉州宗室令衿讥讪秦桧，遂坐交结罪人、汀州居住。乙丑，金遣李通等来贺天申节。壬申，赐刘锜湖南田百顷。

六月庚辰，郑仲熊罢。辛巳，以礼部侍郎汤思退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癸卯，以言者追谮岳飞，改岳州为纯州，岳阳军为华容军。

是月，安南入贡。

秋七月丙辰，减四川绢估、税斛、盐酒等钱岁百六十余万缗，蠲州县积欠二百九十余万缗。诏四川营田有占民田者，常平司按验给还。甲戌，封李天祚为南平王。

八月丁丑，申严诬告加等法。辛巳，命大理鞫赵汾及令衿交通狱。丙戌，以吏部侍郎董德元参知政事。蠲诸路身丁、免丁钱一年。壬辰，建执政府。

九月丁巳，秦桧上《绍兴宽恤诏令》。

冬十月庚辰，复置鸿胪寺。壬午，遣王岷使金贺正旦，郑枏贺金主生辰。乙酉，命大理鞫张祁附丽胡寅狱。乙未，幸秦桧第问疾。夜，桧讽右司员外郎林一飞、台谏徐嘉张扶等请拜熺为相。丙申，进封桧建康郡王，熺为少师，并致仕。命汤思退兼权参知政事。是夕，桧薨。丁酉，桧姻党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曹泳停官、新州安置。朱敦儒、薛仲邕、王彦傅、杜思旦皆罢。命有司具上执政、侍从官居外任及主宫观与在谪籍者职位、姓名。辛丑，徙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张扶皆出为他官。

十一月乙巳朔，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戊申，夺赵汾二官。壬子，以敷文阁直学士魏良臣参知政事。癸亥，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甲子，幸秦桧第临奠。乙丑，复洪皓官，释张祁狱。丁卯，罢大理寺官旬白。庚午，诏监司、郡守，事无巨细，皆须奏闻裁决，毋得止上尚书省。臣僚荐举人才，必三人以上同荐。封叔和州防御使、右监门卫大将军士俴为崇庆军节度使、嗣濮王，福建路提刑令誏为利州观察使、安定郡王。辛未，知建康府王会及列郡守臣王晌、王铸、郑侨年、郑震、方滋俱以谄附贪冒罢。真腊、罗斛国贡驯象。十二月甲戌朔，诏曰：“台谏风宪之地，比用非其人，党于大臣，济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亲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继此者宜尽心乃职，毋合党缔交，败乱成法，当谨兹戒，毋自贻咎。”诏张浚、折彦质、万俟卨、段拂听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乙亥，复以卨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戊寅，郑亿年责建武军节度副使、南安军安置。壬午，诏监司、守臣禁羡余，罢权摄，戢苞苴，节宴饮。诏前后告讦者莫汲、汪召锡、陆升之等九人除名，广南诸州编管。甲申，召孟忠厚奉朝请。命胡寅、张九成等二十八人并令自便，仍复其官。乙酉，董德元罢。丙戌，以刘锜知潭州。辛卯，命三省、六部条具续降敕

旨来上，审详施行。甲午，以敷文阁待制沈该参知政事。乙未，以王会恃权贪横，停官、循州编管。丙申，复以萧振为四川制置使。复张浚、折彦质、赵汾、叶三省、王ＡＺ、刘岑官。移胡铨衡州。丁酉，禁闽、浙、川、广贡真珠、文犀。戒州县加收耗粮。己亥，金遣耶律归一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子，省诸州税场，以宽商贾。甲子，追复赵鼎、孙近、郑刚中、汪藻旧职。乙丑，诏选择监司，须七品以上清望官，或经朝擢及治郡著绩者。丙寅，曹泳吉阳军编管。封伯令衿明州观察使、安定郡王，以其从弟令誏让也。戊辰，除民事律。蠲诸路积负及黄河竹索钱。

二月乙亥，命四川州县，凡预借民赋税分限理析。己卯，定诸州流寓士人解额。庚辰，罢进奏院定本朝报。乙酉，进士林东追谄秦桧，上书狂妄，英州编管。右朝奉郎林一飞坐指使林东，责监高州盐税。庚寅，三佛齐国入贡。辛卯，魏良臣罢。庚子，以左朝散大夫王□严为秦桧亲党，直徽猷阁吕愿中贪虐附桧，□严建昌军居住，愿中责果州团练副使、封州安置。

三月甲寅，以边事已定，罢宰相兼领枢密使。丁巳，诏两淮边民未复业者，复其租十年。己未，以万俟离参知政事。癸亥，加吴璘开府仪同三司。乙丑，以东平府进士梁勋伏阙上书言北事，送千里外州军编管。丙寅，诏曰：“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丁卯，蠲闽、浙诸州岁供军器所物料三之一，减诸州工匠千人。己巳，募四川民佃淮南、京西闲田，并边复租税十年，次边五年。

夏四月戊子，增温、台等十六州解额。命湖北路以增户、垦田为守令殿最。庚寅，遣陈诚之等贺金主尊号礼成。癸巳，置武学官及弟子员百人。甲午，禁州郡进祥瑞。戊戌，立六科以举士。加韦谦太尉。诏大辟情犯无可矜悯者，禁刑、寺妄引例奏裁贷减。罢乡饮酒举士法。诏淮南、京西占射官田逾二年未尽垦者，募人更佃。

五月壬寅，以沈该为尚书左仆射，万俟离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知枢密院事。丁未，诏州军教授毋兼他职。丙辰，蠲楚州、盱眙军民租十年。己未，金遣敬嗣晖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辛未朔，罢诸路鬻户绝田。丁丑，以端明殿学士程克俊参知政事。戊寅，复权要亲族中第覆试法。乙酉，诏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丁亥，流星昼陨。辛卯，以秦桧既死，命史馆重修日历。

秋七月辛丑，诏三衙主帅举武臣堪知州者。壬寅，蠲诸路丁绢一年为二十四万匹。丙午，右奉议郎薛仲邕连州编管。丁未，彗出井，避殿减膳。辛亥，诏诸州守贰考各县丁籍，依年格收除。民间市物，官户、势家与编氓均科。丙辰，彗灭。诏进士因事送诸州军听读，特放逐便，仍许取应。辛酉，雨水银。

八月戊寅，班元丰、崇宁学制于诸路。革正前举登第奏埙、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淮南提举常平朱冠卿言，秦桧挟私废法，埙等皆其子孙、亲戚、门下憸人，于是有官应试者，所授阶官易左为右，白身者驳放。占用省额，复还后科。庚辰，裁州县吏额。己丑，蠲建康府积欠内帑钱帛。庚寅，安南国遣使入贡。辛卯，程克俊罢。甲子，以吏部侍郎张纲参知政事。

九月乙巳，以翰林学士陈诚之同知枢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荐举坐罪法。壬子，诏成都、潼川两路漕臣同制置、总领、茶马司审度四川财赋利害，其实惠得以及民、调度可以经久者，条具以闻。甲寅，以天圣、绍兴真决赃吏指挥班示诸路。丙寅，增大理寺吏禄。戊辰，命吏、刑二部修条例为成法。

冬十月己巳朔，诏许秦桧在位之日，无辜被罪者自陈厘正。罢浙东常平司平准务。乙亥，诏四川监司、帅臣、制置、总领、茶马司，各举可守郡者。甲午，蠲郴、道、永三州、桂阳军民身丁米。乙未，王会移琼州编管。以宋贶党附秦桧，责梅州安置。丁酉，以张浚上书论用兵，依旧永州居住。辛丑。遣李琳使金贺正旦，葛立方贺金主生辰。

闰月丙午，罢廉州贡珠，纵蛋丁自便。己酉，命离军人愿归农者，人给江、淮、湖、广荒田百亩，复其租税十年。乙卯，初置临安府左、右厢官，分掌讼牒。

十一月甲戌，命吏部侍郎陈康伯、户部侍郎王俣稽考国用岁中出纳之数。丙戌，裁定六曹、寺监百司吏额。十二月辛丑，命三省录台谏所言事报枢密院。癸丑，万俟离上《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甲寅，罢诸路铸钱司。庚申，赏应诏论事切当者。壬戌，三佛齐国入贡。甲子，金遣梁□求等来加明年正旦。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幸延祥观。戊子，命侍从各荐宗室京朝官才识、治行者二人。

二月丁酉朔，复兼习经义、诗赋法。庚子，杨政卒。壬寅，太庙仁宗、英宗两室柱芝草生。戊午，以御史中丞汤鹏举参知政事。庚申，更定福建路盐法。癸亥，加刘锜太尉。

三月己巳，命京局改官人先除知县。乙酉，赤气出紫微垣。丙戌，赐礼部进士王十朋以下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丁亥，诏焚交阯所贡翠羽于通衢，仍禁宫人服用销金翠羽。己丑，减三川对籴米岁十六万九千石，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及茶司引息虚额钱岁九十五万缗。辛卯，万俟卨卒。壬辰，以符行中前在蜀恣横，南雄州安置。甲午，除耕牛税。

五月癸未，金遣耶律守素等来贺天申节。辛卯，复以五帝、神州地祇等十三祭为大祀。

六月甲辰，命臣僚转对，尽忠开陈，毋摭细微以应故事。戊申，以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中书门下平章事。庚戌，复余深、黄潜善并观文殿大学士。乙卯，裁定离军将士诸州添差数。戊午，初命太庙冬飨祭功臣，腊飨祭七祀，祫飨兼之。己未，进钱忱少傅。增命官捕获私茶盐赏典。

秋七月己巳，复饶、赣、韶三州铸钱监。癸酉，戒监司、郡守举劾守令观望徇私。乙亥，以龙图阁学士李文会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丙子，诏凡出命，令先经两省书读，如旧制。

八月乙未，以汤鹏举知枢密院事。庚申，复置提领诸路铸钱司于行在，以户部侍郎荣蕤领之。

九月癸酉，张纲罢。戊寅，以吏部尚书陈康伯参知政事。蠲淮南、京西、湖北积欠内藏钱帛。丁亥，校书郎叶谦亨言："祀典散逸，隆杀不当，名称或舛，请敕礼官、秘书酌景德故事，取祭祀之式，定为一书，名曰《绍兴正祠录》，以为恒制。"诏从之。

冬十月壬寅，有赤气随日入。癸卯，筑通、泰、楚三州捍海堰。辛酉、诏四川诸司察旱伤州县，捐其税，振其饥民。

十一月癸亥朔，减福建盐钞钱岁八万缗。乙丑，遣孙道夫使金贺正

旦。辛巳，遣刘章贺金主生辰，丁亥，汤鹏举罢。戊子，蠲庐州二税及上供钱米一年。十二月甲午，诏广南经略、市舶司察蕃商假托入贡。丙辰，初命州县置禁历。戊午，金遣高思廉等来贺明年正旦。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申禁三衙强刺平民为兵。己卯，幸延祥观，遂幸玉津园。壬午，禁诸路二税折纳增价。癸未，遣户部郎中莫濛等检视淮南、浙西、江东沙田芦场。甲申，命台谏、侍从三人以上公荐监司治状。

二月癸巳，命史馆重修徽宗大观以前实录。丙申，以陈诚之知枢密院。戊戌，禁沿海州军博买。乙巳，以工部侍郎王纶同知枢密院事。乙酉，命六曹长贰详定差役旧法。癸丑，加杨存中少师，谥张俊曰忠烈。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丙寅，雪。丁丑，加田师中开府仪同三司。戊寅，诏："自今用人，选帅臣、监司曾任郎官已上者为侍从，监司、郡守有政绩者为卿监、郎官，朝官二年乃迁，卿监、郎官未历监司者更迭补外。"戊子，责秦桧党宋朴徽州居住，沈虚中筠州居住。

夏四月丙申，复诏文武官非犯赃罪，并许以致仕恩任子。辛亥，雨雹。严州遂安贼江大明寇衢州，官军捕斩之。

五月，金遣萧恭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壬辰，太白昼见。癸巳，流星昼陨。甲寅，增浙西、江东、淮东沙田芦场租课，置提领官田所掌之。

秋七月庚申，立江西上供米纲赏格。戊辰，诏："监司按发官吏，不得送置司州军推鞫。所犯涉重，即以奏闻，命邻路监司选官就鞫。"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庚辰，亲制郊庙乐章。乙酉，复鬻没官田。

八月戊子朔，置国史院，修神、哲、徽三朝正史。己丑，检放风水灾伤州县苗税，仍振贷饥民。乙未，增四川十七州举人解额。戊戌，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壬寅，命户部侍郎令諿提领诸路铸钱。甲寅，地震。

九月辛未，定铜钱出界罪赏。甲戌，诏以吏部七司旧制与续降参订异同，立为定法。丁丑，置殿前司虎翼水军千人。庚辰，以中书舍人王刚中为四川安抚制置使。辛巳，封叔建州观察使士輅为昭化军节度使、

嗣濮王。癸未，蠲平江、绍兴、湖州被水民逋赋。

冬十月丁亥朔，遣沈介使金贺正旦，黄中贺金主生辰。辛丑，禁监司、帅、守私役军匠。

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壬午，复命检举诸人因赦移放者，告讦得罪者不预。十二月庚寅，安定郡王令衿薨。辛丑，修睦亲宅，建宫学。丁未，复李光官，放自便。戊申，蠲楚州归附民赋役五年。壬子，金遣苏保衡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兴元都统制姚仲复籍兴元府等五州义士，得二万余人。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诣慈宁殿行庆寿礼。庚申，浚平江三十六浦以泄水。庚午，振湖、秀诸州饥民。癸酉，幸延祥观，遂幸玉津园。庚辰，禁诸州科卖仓盐。癸未，蠲沙田芦场为风水所侵者租之半。是月，金国罢沿边榷场，惟泗州如旧。

二月丙戌朔，亦罢沿边榷场，存其在盱眙者。加吴璘少保。己丑，禁海商假托风潮私往北界。壬辰，除临安府岁供修内司钱三万六千缗。丁酉，蠲四川折估籴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戊戌，大雪，雨雹。己亥，禁贸易广南羁縻州物货。命广西教阅峒丁。庚戌，罢诸路斥侯递卒。甲寅，取具贬死臣僚姓名，议加恩典。

三月丙子，除州县积欠钱三百九十七万缗有奇，及中下户所欠入宫钱物。丁丑，诏侍从、台谏、帅臣、监司岁举可任将帅者二人。限命官子孙制田减父祖之半，并其诡名寄产者，格外田亩同编户科役。己卯，除湖州、平江、绍兴流民公私逋负。

夏四月壬辰，国子司业黄中自金国使还，言金人将徙居汴京以见逼，望早饬边备。宰相怒，不听。己亥，修三省法。庚子，增置带御器械四员。丙午，禁内外将佐营造、回易，掊敛军士。辛亥，命县令有政绩者诸司同荐，不次升擢，以风厉之。

五月甲寅朔，罢鬻福建闪生沙田。丁巳，诏殿前司选统制官部兵千人戍江州，弹压盗贼，每岁一易。己未，桩顿江、浙四路折帛钱于三总领所及浙西提刑司，以备军用。辛酉，禁权要、豪民举钱军中取息。丁卯，命印给三总领所见钱公据、关子，许商人入纳。己巳，立监司、守臣举劾八条。金遣王可道等来贺天申节。

六月甲辰朔，遣王纶等为金国奉表称谢使。丁亥，禁江、淮私渡北

人。丙申，陈诚之罢。禁积钱民户过万缗，官户过二万缗，满二年不易他物者没入之。丁酉，申禁包苴请托。己亥，以陈康伯兼权枢密院事。辛丑，李光卒。壬寅，以主管步军司赵密为太尉。己酉，沈该以贪冒罢。

闰月甲寅，益荆南戍卒千人，守臣刘锜亦募效用三千人。丁巳，命江、湖、浙西五漕司增价籴米二百二十万石赴沿江十郡，自荆至常州，以备振贷。戊午，罢成都府路隔槽酒务监官七十一员，令民承买。己未，罢江、浙、淮东沙田芦场所增租课。甲子，落沈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罢福建安抚司官卖盐。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辛未，复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官。

秋七月丁亥，以权吏部尚书贺允中参知政事。癸巳，封权户部侍郎令諲为安定郡王。戊戌，福州大水。己酉，禁诸路抑买官田。庚戌，以四川经、总制及田晟钱粮钱共百三十四万缗充增招军校费。

八月甲子，募商人输米行在诸仓，愿以茶、盐、矾钞等偿直者听。丁卯，除南雄、英、连三州经界，复丁米旧额。甲戌，并史馆归秘书省，玉牒所归宗正寺。

九月甲申，诏建炎以来使未还而后嗣无禄者，与一子官。乙酉，王纶使还入见，言金国和好无他。丙戌，汤思退等称贺。甲午，以汤思退为尚书左仆射，陈康伯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未，以皇太后不豫，大赦，不视朝。丙申，为太后祈福。蠲中下户所欠税赋及江、浙蝗潦州县租。丁酉，减僧道免丁钱。己亥，蠲见监赃罚赏钱。庚子，皇太后韦氏崩。癸卯，遣周麟之等为金国奉表哀谢使。

冬十月甲寅，以群臣五上表，始听政。命保康军节度使吴益为攒宫总护使。乙亥，立诸路和籴募民妄运米赏格。戊寅，册谥皇太后曰显仁。

十一月丁亥，遣贺允中等为金国遗留国信使。丙午，权攒显仁皇后于永祐陵。十二月甲寅，谍言北界禁民传起兵，帝谕大臣常自治，为安边息民之计。甲子，祔显仁皇后神主于太庙。辛未，以王纶知枢密院事。壬申，减三省、枢密院激赏库及诸书局岁用钱二十万缗，鼎州程昌寓所增蔡州官兵衣粮钱四之一，西和州官卖盐直之半，蒋州上供经、总制司无额钱如之。丙子，金遣施宜生等来贺明年正旦。

三十年春正月戊子，给刘锜军费钱六十万缗。丙申，以吏部侍郎叶义问同知枢密院事。废御书院。丁酉，罢钧容班乐工及甲库酒局。壬寅，募人垦淮南荒田。甲辰，定御辇院三营兵额为九百人。

二月甲寅，罢夔州路榷茶。乙卯，金遣大怀忠等来吊祭。戊午，遣叶义问为金国报谢使。癸酉，诏立普安郡王瑗为皇子，更名玮。丙子，进封建王。

三月辛巳，复馆职召试，然后除擢。免湖北、京西宣抚司诸库未输钱八十九万缗。癸未，以淮东茶盐司钱十万缗充募民垦田费。乙酉，加吴益少保，赵密开府仪同三司，以赏攒宫之劳。丁酉，初置金州御前诸军都统制，以知金州王彦为之。癸卯，赐礼部进士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及第、出身。甲辰，置牧马监于潮、惠二州。丙午，加恩平郡王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始称皇侄。夏四月己酉朔，以孙惰为蕲州防御使，恺贵州团练使，惇荣州刺史。丙辰，以贺允中兼权同知枢密院事。

五月辛巳，刺海贼罪不至死者为龙猛、龙骑军。初置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制，以刘锜兼领之。乙酉，初置江州御前诸军都统制，以步军司前军都统制戚方为之。诏诸路刺强盗贷死少壮者为兵。丙戌，定铸钱司岁铸五十万缗。辛卯，临安、于潜、安吉三县大水。海贼陈演添作乱，掠高、雷二州境上，南恩州民林观禽杀之，命观以官。丙申，金遣萧荣等来贺天申节。壬寅，落沈该致仕，复观文殿大学士、知明州。丙午，加吴益太尉。

六月庚戌，复出诸军见钱关子三百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庚午，王伦罢。辛未，以江西广东湖南折帛、经总制钱合六十万缗，江西米六万石充江州军费。后益以四川利路经总制、江西茶引合二十万缗。

秋七月戊寅，遣明州水军三百戍昆山黄鱼垛，巡捕槽船之为盗者。甲申，诏诸路帅司，春秋教阅禁兵弓弩手。戊戌，以叶义问知枢密院，翰林学士周麟之同知院事，御史中丞朱倬参知政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贺允中使还，言金人必叛盟，宜为之备。癸丑，允中致仕。甲寅，复以四川经、总制钱五十万缗给总领所，增招兵士。壬申，淮东总管许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重兵五十余万，屯宿、泗州，谋来攻。

九月庚寅，以带御器械李宝为浙西副总管，提督海船，驻平江。丙申，命刘宝招制胜军千人。丁酉，罢内侍省。

冬十月丙午，罢内侍官承受诸军奏报文字。丁未，遣虞允文使金贺正旦，徐度贺金主生辰。庚戌，雷。辛酉，镇江都统制刘宝以专悍贪横罢。壬戌，以刘锜为镇江都统制，荆南右军统制李道为都统制。癸亥，日中无云而雷。癸酉，蠲舒、和、蕲、黄四州民附种田租。

十一月庚辰，禁诸路折输职田钱。癸巳夜，有白气出入危、昴间。十二月乙巳朔，汤思退罢。初行会子于东南。戊申夜，白气亘天。海南黎贼王文满平。己酉，罢招刺三衙及江上诸军。庚戌，禁掠卖生口入溪峒。癸丑，命户部立经、总制钱十年中数为定额。丁卯，金遣仆散权等来贺明年正旦。

本纪第三十二

○高宗九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丁丑，雷。丁亥，免湖州增丁所输绢。夜，风雷雨雪交作。辛卯，诏江、浙官民户均输和市絁帛。壬辰，刘宝落节钺、福建路居住。丙申，大雨雪，给三衙卫士、行在贫民钱及薪炭，命常平振给辅郡细民，诸路监司决狱。己亥，放张浚、胡铨自便。庚子，禁淮南拘籍户马。

二月戊申，复置邛州惠民监。癸丑，以赵密领殿前都指挥使。甲寅，罢杨存中殿前都指挥使，进太傅，为醴泉观使，封同安郡王。丙辰，置行在会子务。乙丑，复鬻僧道度牒。诏分经义、诗赋为两科。丙寅，诏通进司承受内降文字，并囊封送三省、枢密院。辛未，秦熺卒，赠太傅。

三月甲戌朔，命破敌军统制陈敏部兵屯太平州。己卯，官勋臣魏仁浦、马知节、余靖、寇瑊诸孙各一人。选文臣宗室主西、南外两宗司。庚辰，禁两淮抑民附种。以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拱知襄阳府，部兵三千戍之。壬午，以兵部尚书杨椿参知政事。丁亥，夺秦熺赠官及遗表恩赏。庚寅，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朱倬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卯，复李光左中大夫，官其子孙二人。壬辰，地震。庚子，以前徽猷阁待制张宇发死节，赠四官，录其子孙。

夏四月丁巳，以久雨伤蚕麦，盗贼间发，命侍从、台谏条上弭灾除盗之策。出天申节银十万两加充户部籴本。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壬申，权减荆南上供钱银绢丝米之半，用招填禁军。是月，金主亮率文武群臣如汝、洛。

五月癸酉朔，给两淮民兵荒田。乙亥，增筑禁城。戊寅，诏吴拱视缓急退守荆南。己丑，命沿淮州郡毋纳北人。辛卯，金遣高景山、王全来贺天申节。全扬言无礼，致其主亮语，求淮、汉地及指取将相近臣计事，且以钦宗皇帝讣闻。壬辰，选两浙、江东、福建诸州禁军弓弩手之半，部送枢密院按试。甲午，宰执召同安郡王杨存中及三衙帅赵密等至都堂议举兵。诏以王全语谕诸路统制、帅守、监司，随宜应变，毋失机会。是日，为钦宗皇帝发丧，特诏持斩衰三年。乙未，以吴璘为四川宣抚使，仍命制置使王刚中同处置军事。丙申，命主管马军司成闵部兵三

万人戍鄂州。庚子，命两浙、江、湖、福建诸州起禁军弓弩手，部送明州、平江府、江、池、太平三州、荆南府军前。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内侍张去为窃权挠政，乞斩之以作士气。

六月乙巳，以群臣三上表，始听政。丙午，刘锜乞即日移军渡江，诏锜进发，骑兵屯扬州。丁未，出宫女三百九十人。蠲临安府禁军阙额钱五年。乙酉，以御史中丞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辛亥，金主亮遣大怀正至盱眙，语送伴使吕广问云：将以六月迁汴京。令其归奏。癸丑，罢教坊，并敕令所归刑部。乙卯，以刘锜为淮南、江东西、浙西制置使。戊午，命带御器械刘炎同提举措置沿淮盗贼。庚申，彗出角。遣步军司都统制戚方提总江上诸军策应军马，听刘锜节制。谕吴拱严备襄阳，视缓急，合田师中、成闵兵以援之。甲子，始御正殿。乙丑，放女乐二百余人。丙寅，听淮南诸州移治清野。戊辰，以周麟之辞使北，命枢密都承旨徐嘉代行。淮北民兵崔唯夫、董臻等率众万余来归。

秋七月丙子，命两浙、江东滨海诸州预备敌兵。诏诸路帅臣教阅土兵、弓手。戊寅，命雷州守臣节制高、容、廉、化四州军马。时雷州军贼凌铁作乱，东南第十二将高居弁会五州巡尉官兵讨平之。戊子，周麟之分司、筠州居住。辛卯，振给淮南归正人。壬辰，徐嘉等至盱眙，金主亮以非所指取之人，谕遣亟还。癸巳，诏："四川财赋，自当专任总领所。如遇警急，调发不及申奏，则令宣、制司随宜措置，先举后闻。"乙未，行新造会子于淮、浙、湖北、京西诸州。是月，金主亮徙都汴京，命其臣刘萼由唐、邓瞰荆、襄，张中彦、王彦章据秦、凤、窥巴、蜀，苏保衡、完颜郑家奴由海道趋两浙。

八月辛丑朔，忠义人魏胜复海州，李宝承制以胜知州事。丙午，蠲诸路逋欠经总制钱、江浙等路上供米。丁未，以婉容刘氏妄预国政，废于家。蠲淮南、京西、湖北民秋税之半。辛亥，以刘婉容事连坐，昭庆军承宣使王继先福州居住，停子孙官，籍其赀。甲寅，李宝率舟师三千发江阴，大风，退泊明州关澳，聚兵复进。乙卯，刘锜引兵屯扬州，遣统制王刚以兵五千屯宝应。丁巳，召田师中赴行在。寻以吴拱为鄂州诸军都统制。壬戌，复用资政殿学士张焘落致仕、知建康府。癸亥，分处归正人于淮南诸州，能自存者从便，愿为兵者籍之。乙丑，诏便宜选补战功人，后勿递减。丙寅，出内帑钱七万缗，犒戍兵之家，仍悉除军债。乙巳，起复成闵为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

九月庚午朔，命大臣朝飨太庙。辛未，宗祀徽宗于明堂，以配上帝，大赦。甲戌，金人犯黄牛堡，守将李彦坚拒却之，金兵遂扼大散

关，吴璘驻青野原，遣将高松等援之。庚辰，以给事中黄祖舜同知枢密院事。壬午，流星昼陨。乙酉，诏刘锜、王权、李显忠、戚方严备清河、颍河、涡河口。丁亥，成闵渡江，屯应城县，遣吴拱戍郢州。博州民王友直聚兵大名，自称河北安抚制置使，以其徒王任为副，遣军师冯毅入朝奏事。吴璘遣将彭青至宝鸡渭河，夜劫金人桥头砦，破之。庚寅，成闵遣统制赵撙部兵五千驻德安。辛卯，金国趣使臣书至楚州，守臣以闻，其辞多悖慢。壬辰，监盱眙军淮河渡夏俊复泗州。癸巳，金人犯通化军，守将张超拒却之。甲午，册谥大行皇帝曰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吴璘遣将刘海复秦州，金守将萧济降。乙未，金人犯信阳军。丙申，吴璘遣将曹氵休复洮州。戊戌，刘锜发扬州。诏以金人背盟，降敕榜招谕中原军民。己亥，兰州汉军千户王宏杀其刺史温敦乌乜来降。吴璘遣将彭青复陇州。是月，金主亮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之上，遂自将来攻，兵号百万，远近大震。

冬十月庚子朔，诏将亲征。魏胜攻沂州，败，还海州，金人围之。李宝以舟师至东海县，金人解围去，宝遂入海州。辛丑，金人自涡口渡淮。癸卯，以吴璘兼陕西、河东招讨使，刘锜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成闵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讨使。金人陷蒋州。李显忠遣统制孔福与金人战于大人洲，败之。乙巳，金人复犯海州，魏胜、李宝击却之。刘锜引兵次淮阴，金人将自清河口入淮，锜列兵于运河岸以扼之。丁未，命宣抚制置司传檄契丹、西夏、高丽、渤海诸国及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河南诸路，谕出师共讨金人。是日，金人立其东京留守葛王褒为皇帝，改元大定。戊申，王权闻金兵大至，自庐州引兵遁，屯昭关。己酉，知均州武钜招纳北界杜海等二万人来归。庚戌，复置机速房。知庐州龚涛闻金兵将至，弃城走。辛亥，金将萧琦陷滁州，守臣陆廉弃城走。壬子，改建王玮为镇南军节度使。刘锜遣统制王刚等击败金人于清河口，金人复来战，刚失利。吴拱遣将侯俊、郝敦书复唐州。癸丑，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场净利钱三百八十万缗以备赏军。金人围庐州，都监、权州事杨春率兵突阵出，守水砦。金人又攻海州，李宝力战败之，解围去。甲寅，金人攻樊城，吴拱遣守将翟贵、王进与战，贵、进俱战死，金兵亦退。刘锜遣兵渡淮及金人战，死者十七八。金主亮以大军至庐州城北之五里，筑土城以居。戚方遣将张宝复蒋州。乙卯，以金人渝盟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命州县谕富民捐赀助国。刘锜闻王权遁，自淮阴引兵归扬州。丙辰，金主亮入庐州，王权自昭关遁，金人追至尉子桥，破敌军统制姚兴战死，权退保和州。金州都统制王彦遣统制任天锡出洵阳，复丰阳县。丁巳，帝闻王权败，召杨存中同宰执议于内殿，陈康伯赞帝定议亲征。武钜遣将荀琛复邓州。戊午，任天锡复商洛县。命

吴璘趣出兵汉中，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金人犯真州，步军司统制邵宏渊逆战于胥浦桥，兵败，真州陷。金人不入城，遂犯扬州。己未，任天锡复商州，执其守完颜守能。赵撙引兵渡淮。庚申，以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赵撙复褒信县。王权自和州遁归，屯于东采石。辛酉，复汤思退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分行在官吏三之一扈从，余留行遣常事。金人陷和州。壬戌，以将士劳于征讨，避殿减膳。刘锜退军瓜州镇，金人陷扬州，淮东安抚使刘泽弃城奔泰州。以户部侍郎刘岑为御营随军都转运使，李显忠为御营先锋都统制屯芜湖，主管步军司李捧为前军都统制。赵撙复新蔡县。癸亥，募诸州豪民招枪杖、弓箭手赴行在。金人入扬州。王权自采石夜还建康，

"寻复如采石。甲子，复张浚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吴璘遣统制吴挺、向起等及金人战于德顺军之治平砦，败之。赵撙复平兴县。乙丑，金人趋瓜州，刘锜遣统领员琦拒之于皂角林，大败之，斩其统军高景山。丙寅，李宝遇金舟师于胶西县陈家岛，大败之，斩完颜郑家奴等五人。刘锜还镇江府。赵撙复蔡州，斩其总管杨寓。分御营宿卫为五军。金人攻秦州，向起、吴挺击却之。丁卯，叶义问至镇江。诏起江、浙、福建诸州强丁赴江上诸军。武钜复虢州卢氏县，任天锡复朱阳县。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内侍张去为，帝不悦，去为致仕，出莘老知遂宁府。

十一月己巳朔，邵宏渊遣统领崔皋及金人战于定山，败之。任天锡复虢州，守将萧信遁去。庚午，通州守臣崔邦弼弃城去。辛未，成闵引兵发应城县，援淮西。遣权吏部侍郎汪应辰诣浙东措置海道。壬申，以张浚判建康府。召王权赴行在，以李显忠代将。邵宏渊为池州都统制。金人犯瓜州，镇江中军统制刘汜战败走，权都统制李横亦遁。金人铁骑奄至江上，统制魏俊、王方死之。叶义问惶怖欲退走，复趋建康。金人游骑至无为军，守臣韩髦弃城走。癸酉，淮宁府民陈亨祖执同知完颜耶鲁，以其城来归。赵撙引兵去，蔡州复陷。甲戌，池州统制官崔定等复入无为军。乙亥，金主亮临江筑坛，刑马祭天，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诸军统制官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等以舟师拒金主亮于东采石，战胜，却之。崔定复巢县，任天锡复上津、商洛二县。丁丑，虞允文遣水军统制盛新以舟师击金人于杨林河口，又败之。金主亮焚其舟而去。戊寅，王彦遣将杨坚复栾川县。己卯，以汤思退为行宫留守。虚恨蛮犯嘉州笼蓬堡，官军大败，副将郑祥等为所杀。庚辰，金主亮引军趋淮东。癸未，吴璘病，自仙人原还兴州，留姚仲节制军事，虞允文自采石率李捧一军及戈船如镇江备敌。甲申，赠姚兴、魏俊、王方官。

金主亮至扬州。乙酉，贷刘汜死、英州编管。江州统制李贵、忠义首领孟俊复顺昌府，金州将邢进复华州。丙戌，赐战士帛，给其家薪炭。任天锡复陕州。丁亥，刘锜以疾罢，以御营宿卫中军统制刘锐权镇江都统制。成闵自京西还建康，遂如镇江。戊子，吴璘复力疾上仙人原。己丑，王权贷死、琼州编管。李宝泛海南归。金人复攻陕州，任天锡破走之。复犯襄阳，统制官李胜等拒却之，复通化军。王彦遣将杨坚、党清至西京长水县及金人战，败之。庚寅，复长水县。癸巳，以成闵为镇江都统制、淮东制置使、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淮北泗宿州招讨使，李显忠为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亳州招讨使，吴拱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甲午，武钜遣乡兵总辖杜隐等复嵩州。乙未，金人陷泰州。是日，金人弑其主亮于扬州龟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人持檄诣镇江军中议和。

十二月己亥朔，赵撙夜袭蔡州，复入其城。王彦遣兵复福昌县。庚子，杨存中及虞允文渡江至瓜州察金兵。金人犯汉南之茨湖，鄂州军士史俊登其舟，获一将，诸军继进，遂击却之。杨椿夜攻金人，杀其帅高定山，复庐州。辛丑，以李宝为靖海军节度使、浙西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东东路招讨使。金统军刘萼闻茨湖败，亦退师。王彦遣将阎□巳复渑池县。壬寅，天有白气。以赵密为行宫在城都总管。成闵渡江之扬州。癸卯，命诸路招讨司率兵进讨，互相应援，沿江诸大帅条陈恢复事宜。复岳州旧名。右军统领沙世坚入泰州。甲辰，虞允文自镇江入见。均州统领昝朝复邓州。乙巳，张浚至慈湖，命李显忠引兵渡江。丙午，淮东统制王选复楚州。丁未，杜隐等入河南府。吴拱遣统制牛宏入汝州。戊申，帝发临安，建王从行。庚戌，金人渡淮北去。壬子，次平江。罢督视府。虞允文还至镇江。癸丑，淮东统制刘锐、陈敏引兵入泗州。鄂州统制杨钦以舟师追败金人于洪泽镇。乙卯，江北金兵尽去，李显忠复入和州。吴璘遣将复水洛城。金人复破汝州，牛宏败走。戊午，次镇江府。庚申，吴璘遣将拔金人治平砦。壬戌，曲赦新复州军。甲子，降淮南、京西、湖北杂犯死罪以下囚。赏采石功，进统制张振、时俊等官。金颍、寿二州巡检高显以寿春府来降。丁卯，命诸道籍乡兵。初，王友直、王任聚兵，尝命友直为天雄军节度使，任为天平军节度使。金主褒既立，下令散其众，友直等自寿春来归。是月，金主知亮已死，遂趋燕京。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镇江。己巳，金人犯寿春府，忠义将刘泰战死，金兵引去。庚午，发镇江府。壬申，至建康府，张浚入见。丙子，祧翼祖主于夹室。己卯，李显忠引兵还建康。庚辰，

罢郡守年七十者。壬午，金人复犯蔡州，赵撙力战却之。乙酉，权知东平府耿京遣其将贾瑞、掌书记辛弃疾来奏事。己丑，金主遣其臣高忠建等来告嗣位。以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庚寅，诏新复州县搜访仗节死义之士。丙申，以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虞允文副之。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缴奏再上，乃改命存中措置两淮。

二月戊戌朔，罢借两浙、江、淮坊场净利钱。以虞允文为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措置招军市马及与吴璘议事。庚子，兴州统领惠逢等复河州。振两淮饥民。壬寅，金人犯汝州，守将王宣逆战，败之。癸卯，帝发建康。惠逢复积石军，又克来羌城。丁未，刘锜薨。己酉，王宣及金人再战于汝州。庚戌，金人全师来攻，宣败绩，弃去。辛亥，金人复犯顺昌府，孟新拒却之，寻亦弃去。壬子，赏蔡州功，赵撙等进官有差。乙卯，至临安府。兴元都统制姚仲攻巩州不下，退守甘谷城，遂引兵围德顺军。丙辰，金人犯蔡州。赵撙击却之。戊午，复引兵来攻，撙又败之，金兵遁去。王彦遣将马贵断河中南桥，金兵来攻，贵战败之。壬戌，诏军士战死者禄其家一年，伤重而死于营者半之。乙丑，王宣及右军副将汲靖败金人于蔡州确山县。赵撙弃蔡州。丙寅，金人复取之。姚仲遣副将赵铨攻下镇戎军，金同知渭州秦弼及其子嵩来归。王彦遣兵救陕州，遇金人于虢州东，败之，金兵引去。丁卯，吴珙遣将复永安军、永宁、福昌、长水三县。

闰月癸酉，金人破河州，屠其城。乙亥，命杨存中、李显忠固守新复州军，量度进讨。丙子，姚仲遣将复原州。戊寅，祔钦宗主于太庙。癸未，振淮南归正人。金人犯虢州。吴璘遣杨从仪等攻拔大散关，分兵据和尚原，金人走宝鸡。丙戌，给张浚钱十九万缗，造沿江诸军战舰。庚寅，王刚破金人于海州。辛卯，杨椿罢。壬辰，姚仲攻德顺军，败金人于瓦亭砦、新店。是月，张安国等攻杀耿京，李宝将王世隆攻破安国，执之以献。

三月壬寅，更定金使入境接伴、馆伴旧仪。癸卯，成闵遣统制杜彦救淮宁，击败金人于项城县。甲辰，罢扈从官吏赏典。乙巳，录商、虢之功，加吴璘少傅、王彦为保平军节度使。戊申，吴璘复德顺军，又遣将严忠取环州。辛亥，命兵部侍郎陈俊卿、工部侍郎许尹经画两淮堡砦屯田。癸丑，金人围淮宁府，守臣陈亨祖死之。甲寅，吴璘自德顺军复还河池。金人犯镇戎军。丁巳，遣洪迈等贺金主即位。戊午，忠义军统制、知兰州王宏拔会州。金人陷淮宁府，统领戴规战死。成闵归自淮东。辛酉，金人攻原州。丙寅，诏举贤良。

夏四月丁卯朔，姚仲遣兵救原州。己巳，使侍从、台谏条上防秋足食足民策。遣左武大夫都飞虎结约河东。壬申，赏御营宿卫将士四万余人进官有差。癸酉，蠲淮东残破州军上供银绢、米麦及经、总制钱一年。蒙城县民倪震率丁口数千来归。甲戌，募民耕淮东荒田，蠲其徭役及租税七年。戊寅，以御史中丞汪澈参知政事。金人围海州。戊子，洪迈等辞行，报聘书用敌国礼。是月，大雨，淮水暴溢数百里，漂没庐舍，人畜死者甚众。

五月戊戌，吴璘自河池如凤翔巡边，姚仲遣兵救原州，数败金人。庚子，复置提举秦州买马监，命四川总领官兼权其职。壬寅，姚仲及金人战于原州北岭，败绩。戊申，复以杨存中为醴泉观使，奉朝请。罢御营宿卫司。辛亥，镇江都统制张子盖救海州，遇金人于石湫堰，大败之，金人解去。甲寅，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乙卯，知顺昌军孟昭率部曲来归。己未，吴璘遣将复熙州。壬戌，禁诸军互招逃亡。加郑藻太尉。振东北流民。命张浚置御前万弩营，募淮民为之。甲子，诏立建王玮为皇太子，更名昚。加成闵太尉、主管殿前司，李显忠为太尉、主管马军司。籍诸州归正人，愿为农者给官田，复租十年；愿为兵者赴军中。

六月丙寅朔，吴璘次大幽岭，檄召姚仲至军前，下河池狱，命夔路安抚使李师颜代将其兵。戊辰，名新宫曰德寿。庚午，以吴珙主管步军司。罢三招讨司。甲戌，加赠兄子为太师、中书令，追封秀王，谥安僖；妻张氏封王夫人。乙亥，朱倬罢。丙子，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孝宗即位，累上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于德寿殿，年八十一。谥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十六年三月丙寅，欑于会稽之永思陵。光宗绍熙二年，加谥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

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本纪第三十三

○孝宗一

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讳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孙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庆国公令譫，令譫生子偁，是为秀王。王夫人张氏梦人拥一羊遗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青杉闸之官舍，红光满室，如日正中。少长，命名伯琮。

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传位太宗，过尧、舜远甚。"高宗曰："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而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感叹。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三年二月，除和州防御使，赐名瑗。壬寅，改贵州。五年五月，用左仆射赵鼎议，立书院宫中教之，既成，遂以为资善堂。帝读书强记，天资特异。己亥，制授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六月己酉，听读资善堂，以徽猷阁待制范冲兼诩善，起居郎朱震兼赞读，高宗命帝见冲、震皆拜。十二年正月丁酉，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

三月壬寅，出阁就外第。十三年九月，秀王殁于秀州。十四年正月庚辰，用廷臣议，听解官行服。十六年四月乙巳，免丧，还旧官。十七年六月戊午，改常德军节度使。二十四年，衢州盗起，秦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帝入侍言之，高宗大惊。明日，以问桧，桧谓不足烦圣虑，故不敢闻，俟朝夕盗平则奏矣。桧退，知为帝言，忌之。及桧疾笃，其家秘不以闻，谋以子熺代相，帝又密启高宗破其奸。三十年二月癸酉，立为皇子，更名玮。甲戌，诏下。丙子，制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制出，中外大悦。四月，赐字元瑰。三十一年十月壬子，以明堂恩，改镇南军节度使。先是，金人犯

边，高宗下诏亲征，而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驱。直讲史浩以疾在告，闻之亟入，为帝言，太子不宜将兵，乃为草奏，因中宫以进，请卫从以共子职。高宗因亦欲帝遍识诸将，十二月，遂扈跸如金陵。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为皇太子，改名昚。初，高宗久有禅位之意，尝以谕帝，帝流涕固辞，会有边事不果。及归自金陵，陈康伯求去，高宗复以倦勤谕之。中书舍人唐文若闻而请对，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储之诏，赐名烨。监察御史周必大密与康伯言，与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诏别拟进，乃定今名。既又命学士承旨洪遵为太子择字，遵拟四字以进，皆不称旨。

六月甲戌，御笔赐字元永。

乙亥，内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丙子，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谕之，帝又推逊不受，即趋侧殿门，欲还东宫，高宗勉谕再三，乃止。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辅臣奏事毕，高宗还宫。百官移班殿门外，拜诏毕，复入班殿庭。顷之，内侍掖帝至御榻前，侧立不坐，内侍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称贺，帝遽兴。辅臣升殿固请，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独断。然此大位，惧不克当。"班退，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门，冒雨掖辇以行，及宫门弗止。上皇麾谢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还，顾曰："吾付托得人，吾无憾矣。"左右皆呼万岁。是日，诏有司议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以闻，在内诸司日轮官吏应奉德寿宫，增置，朝德寿宫提点、干办等官，德寿宫宿卫依皇城及宫门法。戊寅，大赦。诏宰相率百官月两朝德寿宫。己卯，以即位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庚辰，诏五日一朝德寿宫。以左武大夫龙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武翼郎曾觌带御器械。癸未，始御后殿。甲申，诏中外士庶陈时政阙失。丙戌，诏进宰执官二等。丁亥，诏以太上皇不许五日一朝，自今月四朝。复除名勒停人胡铨官、知饶州。己丑，诏有司月奉德寿宫缗钱十万。辛卯，诏罢四川市马。壬辰，诏百官日一人入对。癸巳，蝗。甲午，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寿圣太上皇后。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戊戌，兴州中军统制吴挺复巩州。庚子，判建康府张浚入见。以雨水、飞蝗，令侍从、台谏条上民间利害。壬寅，诏戒饬诸郡守臣。癸卯，以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甲辰，以参知政事汪澈视师湖北、京西。遣刘珙等使金告即位。戊申，以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是夜，地震，大风拔木。己酉，有事于太庙、别庙。癸丑，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撙、忠

义军统领皇甫倜复光州。甲寅，朝献景灵宫。诏淮南诸州存恤淮北来归之民，权免税役。丙辰，以少保、保康军节度使吴益为少傅，太尉、宁武军节度使吴盖为开府仪同三司。丁巳，罢李宝措置海道。戊午，恩平郡王璩入见。庚申，以御前军器所仍隶工部。辛酉，诏后省看详中外上书，有可采者以闻。壬戌，以黄祖舜兼权参知政事。罢诸路圣节进奉。诏李显忠军马听张浚节制。癸亥，增将士战伤死者推恩格。诏蠲四川积年逋负。

八月乙丑朔，四川马军统制高师中与金人战于摧沙，败死。丙寅，吴璘与金人战于德顺军。己巳，以翰林学士史浩为参知政事。戊寅，率群臣诣德寿宫，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册宝。于亥，班宽恤事十八条。起居舍人洪迈、知阁门事张抡坐奉使辱命罢。甲申，吴璘败金人于北山。戊子，追复李光资政殿学士，赵鼎、范冲并还合得恩数。庚寅，以生日为会庆节。追册故妃郭氏为皇后。

九月甲午，以子愔为少保、永兴军节度使，进封邓王；恺为雄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庆王；惇为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恭王。甲午，金人攻德顺军东山堡，中军将李庠战死。丁酉，诏开讲日召辅臣观讲。川、陕宣谕使虞允文以论边事不合罢。己亥，诏侍从、台谏举知四川利害可为都转运使者。庚子，以金人来索旧礼，诏宰执、侍从、台谏各陈应敌定论以闻。辛丑，诏吴璘审度措置，保全川蜀。乙巳，诏纂录勋臣名次。丙午，转补朱震、范冲子孙官。庚戌，谥皇后郭氏曰恭怀。辛亥，振淮东义兵及归正人。以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王之望为户部侍郎、川陕宣谕使，仍命将调兵同防守兴州川口。乙卯，诏虞允文赴吴璘军议事。辛酉，以吴璘为少师。

冬十月丙寅，诏朝臣举堪监司、郡守者，戊辰，以岳阳军节度使居广开府仪同三司，史浩兼权知枢密院事。己巳，叶义问罢。诏登闻鼓院毋沮抑进状。庚午，以恩平郡王璩为少保。诏会庆节权免上寿。戊寅，诏张浚、陈俊卿覆实诸将所陈功赏。改谥皇后郭氏曰安穆。壬午，官岳飞孙六人。甲申，契丹招讨萧鹧巴来奔。金人攻德顺城，吴璘击走之，复遣兵追袭，遂为所败。乙酉，升建州为建宁府。戊子，以资政殿学士张焘同知枢密院事。己丑，安南都护、南平王同李天祚、阇婆国王悉里地茶兰固野、占城国王邹时巴兰并加食邑实封。

十一月庚子，以萧鹧巴为忠州团练使。乙巳，金人攻水洛城。丙午，赐忠义军统制皇甫倜军帛五千匹、绵万两。戊申，诏改明年为隆兴元年。辛亥，免杨存中所献酒坊逋负钱四十万缗。甲寅，定内侍官额。

辛酉，史浩免权知枢密院事。裁定文武臣宫观、岳庙员数。立措置京西营田司。十二月乙丑，诏宰臣复兼枢密使。金人攻陇城县，官军拒却之，丙寅，诏帅臣、监司具部内知州治行臧否以闻。诏弃德顺城，徙兵民于秦州以里屯住。丁卯，以陈康伯兼枢密使。令江、淮宣抚司增招武勇效用军。戊辰，诏侍从、台谏集议当今弊事，仍命尽率其属，使极言无隐。辛未，刘珙、张说还自盱眙。戊寅，蠲四川登极赦前带白契税钱。丙戌，诏观察使已上各举所知三人，三省、枢密院详议立格以闻。庚寅，罢建康、镇江营田官兵。辛卯，广西贼王宣破藤州，守臣廖颙弃城遁。是岁，诸路断大辟四十一人。

隆兴元年春正月壬辰朔，群臣朝于文德殿。帝朝德寿宫。立武臣荐举格。甲午，四川宣抚司奉诏班师。庚子，以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丙午，诛殿前司后军谋变者。戊申，诏礼部贡院试额增一百人。丁巳，诏吴璘军进退可从便宜。璘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间道往中原，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安庆军节度使士箋乞减奉赐之半，以助军用。自是，诸宗室有请，悉从之。戊辰，宰执陈康伯等乞再减奉，止存旧格之半，许之。己卯，振两淮流民及山东归正忠义军。癸未，黄祖舜罢。庚寅，逐秦桧党人，仍禁辄至行在。

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取侵地。癸巳，以张焘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落端明殿学士、饶州居住。丙申，雨雹。丁酉，诏户部置局，议节浮费。己亥，杨存中等乞减半奉如宰执例，许之。庚子，以龙大渊知阁门事，曾觌同知阁门事。壬寅，陈康伯上钦宗陵名曰永献。乙巳，诏求遗逸。丁未，诏修《太上皇帝圣政》。罢龙大渊，别与差遣。曾觌复带御器械。召张浚。己酉，张焘罢。立选人减举主法。甲寅，复龙大渊知閤门事。曾觌同阁门事，给事中、中书舍人留黄不行。乙卯，诏饬郡县吏。庚申，以久雨，命有司振灾伤，察刑禁。

夏四月乙丑，定选人改官岁额。戊辰，张浚入见，议出师渡淮，三省、枢密院不预闻。壬申，赐礼部进士木待问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乙亥，王之望罢。壬午，诏户部、台谏议节浮费。癸未，诏以白金二十五万两给江、淮都督府军费。戊子，张浚命邵宏渊帅师次盱眙。己丑，又命李显忠帅师次定远。是月，金人拔环州，守臣强霓及其弟震死之。

五月壬辰，申严铺翠销金及神祠僭拟之禁。丁酉，李显忠复灵壁县。邵宏渊次虹县，金人拒之。戊戌，显忠东趋虹县。庚子，复虹县，金知泗州蒲察徒穆及同知泗州大周仁降。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前殿。壬寅，张浚渡江视师。癸卯，金右翼军都统萧琦降于李显忠。甲辰，显忠及宏渊败金人于宿州。乙己，史浩罢。追复司马康右谏议大夫。丙午，复宿州，戮金兵数千人。建康前军统领官王珙巷战，死之。丁未，以辛次膺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洪遵同知枢密院事。督诸路开营田。辛亥，诣德寿宫贺天申节。金纥石烈志宁自睢阳引兵至宿州，李显忠击却之。壬子，钦宗大祥，帝服衰服诣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礼。显忠与金人战于宿州，邵宏渊不援，显忠失利。是夜，建康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世雄、殿前司统制官左士渊逃归。癸丑，进李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金人攻宿州城，显忠大败之。殿前司统制官张训通等七人、统领官十二人，以二将不叶而遁。甲寅，李显忠、邵宏渊军大溃于符离。乙卯，下诏亲征。丙辰，召汪澈。以张浚兼都督荆、襄军马。李显忠、邵宏渊至濠州。张浚以刘宝为镇江诸军都统制。丁巳，以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并为节度使，徒穆大同军、周仁彰国军、琦威塞军。遣御前忠勇军赴都督府。是月，成都地震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遣内侍趣上淮东将士功赏。癸亥，汪澈罢。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皆不许。丁卯，以观文殿大学士汤思退为醴泉观使兼侍读。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为参知政事。汪澈落资政殿学士、台州居住。庚午，张浚自盱眙还扬州。辛未，李显忠罢军职。壬申，以太傅、同安郡王杨存中为御营使、节制殿前司军马。癸酉，下诏罪己。张浚降授特进，仍前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武义大夫，职仍旧。诏杨存中先诣建康措置营砦，检视沿江守备。戊寅，诏展巡幸之期。辛次膺罢。己卯，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辛巳，命浙西副都总管李宝兼御营统制官、措置浙西海道。甲申，右谏议大夫王大宝入封，论移跸。以敷文阁学士虞允文为兵部尚书兼湖北、京西宣谕使。戊子，放宫人三十人。以萧琦为检校少保、河北招抚使。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李显忠再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乙未，诏宿州弃军将佐夺官、贬窜有差。丙申，太白昼见，经天。罢江、淮宣抚司便宜行事。乙巳，以旱蝗、星变，诏侍从、台谏、两省官条上时政阙失。丁未，诏征李显忠侵欺官钱金银，免籍其

家。乙卯，裁减省、部、寺、监官吏。戊午，给还岳飞田宅。

八月丙寅，张浚复都督江、淮军马。庚午，以刘宝兼淮东招抚使。丙子，以飞蝗、风水为灾，避殿减膳。罢借诸路职田之令。戊寅，金纥石烈志宁又以书求海、泗、唐、邓四州地及岁币。癸未，复以龙大渊知阁门事，曾觌同知阁门事。丙戌，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等赍书至金帅府，戒勿许四州，差减岁币。仍命诸将毋遣兵人出境。

九月己酉，杨存中罢。

冬十月戊午朔，大臣奏金帅书言四事，帝曰："四州地、岁币可与，名分、归正人不可从。"辛酉，御殿复膳。己巳，遣护圣军戍江南。丙子，诏庆上皇后教旨改称圣旨。立贤妃夏氏为皇后。丁丑，地震。辛巳，升洪州为隆兴府。诏："江、淮军马调发应援，从都督府取旨，余事悉以闻。"十一月己丑，卢仲贤自宿州以金都元帅仆散忠义遗三省、枢密院书来。庚子，遣王子望等为金国通问使。辛丑，诏侍从、台谏于后省集议讲和、遣使、礼数、土贡四事，仍各荐可备小使者。丙午，卢仲贤擅许四州，下大理寺，夺三官。召张浚。癸丑，以胡昉、杨由义为使金通问国信所审议官。

十二月己未，陈康伯罢。乙丑，张浚入见。丁丑，以汤思退为尚书左仆射，张浚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浚仍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壬午，西南方有白气。是岁，以两浙大水、旱蝗，江东大水，悉蠲其租。

二年春正月辛卯，诏增德寿宫车辇仪卫。壬辰，御文德殿，册皇后。癸巳，修三省法。乙未，及皇后朝德寿宫。丙申，命虞允文调兵讨广西诸盗。庚子，罢诸州招军。丙午，金仆散忠义复以书来。庚戌，申严卿监、郎官更出迭入之制。壬子，振归正人。甲寅，白气亘天。是月，福建诸州地震。

二月辛未，蠲秀州贫民逋租。壬申，容州妖贼李云作乱。癸酉，复王权武义大夫，命权广西路都钤辖，专一措置盗贼。丙子，诏饬将帅减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赐之半。罢两浙、福建、江西、湖南、夔州路参议官。丁丑，雨雹及雪。获李云，其党悉平。乙酉，胡昉自宿州还。初，金帅以昉等不许四郡，械系之，昉等不屈，金主命归之。

三月丙戌朔，诏张浚视师于淮。又诏王之望等以币还。丁亥，诏荆

襄、川陕帅臣严边备，毋先事妄举。卢仲贤除名，械送郴州编管。壬寅。诏知光州皇甫倜毋招纳归正人。丙午，王宣等降。诏三衙戍兵归司，建康、镇江大军更番归砦。庚戌，芝生德寿宫。以户部侍郎钱端礼为淮东宣谕使，吏部侍郎王之望为淮西宣谕使。诏抚谕两淮军民。壬子，以广西贼平，诏减高、藤、雷、容四州杂犯死罪囚，释杖以下，蠲夏秋税赋。以忠勇军隶步军司，神劲右军隶镇江都统司。癸丑，以王彦为建康诸军都统制兼淮西招抚使。

夏四月庚申，召张浚还朝。甲子，以李显忠侵欺官钱给还诸军。丁卯，以建康归正人为忠毅军，镇江为忠顺军，命萧琦、萧鹧巴分领之。戊辰，罢江、淮都督府。高丽入贡。丁丑，张浚罢。癸未，言者论宰相、执政徇欺之弊，命书寘政事堂。

五月壬辰，复置环卫官。丙申，诏吴璘毋招纳归正人。辛丑，诏刘宝量度泗州轻重取舍事宜以闻。江西总管邵宏渊责授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仍征其盗用库钱。乙巳，率群臣诣德寿宫贺天申节，始用乐。丁未，蝗。诏内外赃私不法官吏，尚书省置籍检勘。庚戌，罢招神劲效用军。辛亥，鬻两淮所招户马。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辛酉，以淫雨，诏州县理滞囚。戊辰，太白昼见。壬申，命虞允文弃唐、邓，允文不奉诏。丁丑，振江东、两淮被水贫民。

秋七月乙酉，召虞允文。以户部尚书韩仲通为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洪遵罢。己丑，以周葵兼权知枢密院事。遣主管马军司公事张守忠以兵诣淮西，措置边备。庚子，太白经天。诏内外文武官年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毋得荫补。乙巳。命海、泗州彻戍。丁未，雨雹。戊申，蠲淮东内库坊场钱一年。庚戌，洪遵落端明殿学士。癸丑，以江东、浙西大水，诏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陈阙失及当今急务。是月，罢内侍押班梁珂为在外宫观。移广西提刑司于容州。

八月甲寅朔，以灾异，避殿减膳。戊午，南丹州莫延廪为诸蛮所逐来归，诏补修武郎。命江东、浙西守臣措置开决围田。甲子，秦国大长公主薨。以久雨，决系囚。庚辰，以资政殿大学士贺允中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辛巳，诏振淮东被水州县。张浚薨。壬午，遣魏杞等为金国通问使。

九月甲申。罢内侍李珂赐谥。甲午，诏江东、浙西监司、守臣讲明

措置田事。乙未，交阯入贡。丁酉，严脏吏法。辛丑，以王之望为参知政事，权刑部侍郎吴芾为给事中兼淮西宣谕使。金人犯边。以久雨，出内库白金四十万两，籴米赈贫民。壬寅，王彦帅师济江，军昭关。癸卯。命汤思退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辞不行。乙巳，复命杨存中为同都督，钱端礼、吴芾并为都督府参赞军事。罢宣谕司。仍易国书以付魏杞。少保、崇信军节度使赵密落致仕，权领殿前司职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帅以国书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及俘获人，且邀岁币三十万，杞未得进。丁卯，贺允中罢为资政殿大学士致仕。己巳，以周葵兼权知枢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枢密院事。庚午，诏辅臣夕对便殿。丙子，大风。庚辰，蠲京西、湖北运粮所经州县秋税之半。以靖海军节度使李宝为沿海驻扎御前水军都统制。辛巳，金人分道渡淮，刘宝弃楚州遁。

十一月乙酉，知楚州魏胜与金人战，死之，州遂陷，濠州亦陷。王彦弃昭关遁，滁州又陷，丙戌，诏谕沿边将士。丁亥，诏魏杞等以所赍礼币犒军。杞弗从，命留镇江侯旨。复命王之望督视江、淮军马。戊子，以金人侵扰，诏郊杞改用明年。又诏谕归正官民军士。命王之望同都督江、淮军马。汤思退罢都督。召陈康伯。巳丑，王之望罢同都督。庚寅，命杨存中都督江、淮军马。辛卯，汤思退罢，寻以尹穑、晁公武论之，落观文殿大学士、永州居住，未至而卒。甲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是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请斩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窜其党洪适、晁公武而用陈康伯、胡铨等，以济大计。丙申，遣国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书如金帅府，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誓目大略与绍兴同。以金人犯淮南，诏避殿减膳。丁酉，诏择日视师。戊戌，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铨、右谏议大夫尹穑分诣两浙措置海道。赠魏胜宁国军节度使，谥忠壮。辛丑，兵部尚书钱端礼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兼提领德寿宫。壬寅，诏侍从、两省官日一至都堂议事，有关台谏者亦听会议。以显谟阁学士虞允文同签书枢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劳师江上。甲辰，金人犯六合县，步军司统制崔皋击却之。乙巳，以钱端礼兼权参知政事。丁未，以显谟阁直学士沈介为沿江制置使。命沿江诸州调保甲分守渡口。己酉，刘宝落节钺，为武泰军承宣使，王彦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闰月甲寅，陈康伯入见，诏康伯间日一朝，肩舆至殿门，给扶升殿。丙辰，周葵罢。王抃见金二帅，皆得其报书以归。戊午，萧琦卒。

壬戌。诏罢胡铨、尹穑。丙寅，召韩仲通。以沈介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制置使。戊辰，以金人且退，诏督府择利击之，王之望执不可。乙亥。之望罢。丙子，以王抃为奉使金国通问国信所参议官，持陈康伯报书以行。丁丑。金遣张恭愈来迓使者。诏台谏、侍从、两省官举楚、庐、滁、濠四州守臣。十二月甲申，罢陕西路转运司。戊子，魏杞始渡淮。诏郊祀大礼遵至道典故，改用来年正月一日上辛。辛卯，以钱端礼为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虞允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刚中签书枢密院事。丙申，制曰："比遣王抃，远抵颍滨，得其要约。寻澶渊盟誓之信，仿大辽书题之仪，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士咸起宁居之心。重念数州之民，罹此一时之难，老稚有荡析之灾，丁壮有系累之苦，宜推荡涤之宥，少慰凋残之情。应沿边被兵州军，除逃遁官吏不赦外，杂犯死罪情轻者减一等，余并放遣。"遣洪适等贺金主生辰。诏吴挺市马赴行在。己亥，雨雹。壬寅，罢三衙、江上、荆襄诸军招军。甲辰，遣沿海水军还屯。己酉，朝献景灵宫。庚戌，朝飨太庙。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丁巳，淮西安抚韩璡勒停、贺州编管。庚申，以钱端礼兼德寿宫使。辛酉，召杨存中。通问使魏杞至燕山。丁卯，以王抃使金有劳，进五官。庚午，西北方有白气。诏馆职更迭补外。辛未，立两淮守令劝民种桑赏。壬申，诏两浙振流民。以绍兴流民多死，罢守臣徐嘉及两县令。癸酉，蠲沿边残破州军官赋一年。甲戌，刘宝责果州团练副使、琼州安置。乙亥，罢两淮招抚司及陕西、河东宣抚、招讨司。丙子，淮西守将孔福以遇敌弃城伏诛，顿遇夺官，刺面配吉阳军牢城。

二月庚辰朔，朝德寿宫，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四圣观。乙酉，罢江、淮都督府。遣官检察两淮州县，振济饥民。庚寅，雨雹。癸巳，移濠州戍兵于藕塘。庚子，以杨存中为宁远、昭庆军节度使。甲辰，以久雨，避殿减膳，蠲两淮灾伤州县身丁钱绢，决系囚。丁未，陈康伯薨，谥文恭。

三月甲寅，太白昼见。己未，御殿复膳。庚申，以虞允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命淮西、湖北、荆襄帅臣措置屯田，复置榷场。癸亥，黄祖舜薨。戊辰，白气亘天。己巳，罢诸军额外制领将佐。乙亥，太白经天。是春，湖南盗起，入广东焚掠州县，官军讨平之。夏四月庚子，金报问使完颜仲等入见。乙巳，吴璘入见。

五月庚戌，以璘为太傅，封新安郡王。丙辰，诏有司治皇后家庙。壬戌，诏监司、帅守讲究弊事以闻。合广南东、西路监事为一司。癸亥，诏总领、帅、漕臣、诸军都统制并兼提领措置屯田，沿边守臣兼管屯田事。丁卯，诏吴璘措置马纲、水路。壬申，蠲四川州县虚额钱。吴璘改判兴元府。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丙子，遣李若川等使金贺上尊号。增置诸路钤辖、都监。郴州盗李金等复作乱，遣兵讨捕之。

六月癸未，王刚中薨。乙酉，诏恭王府直讲王淮倾邪不正，有违礼经，可与外任。丙戌，以翰林学士洪适签书枢密院事。戊子，步军司统制官崔皋坐奏功冒滥，夺所迁观察使，止进横行三官，令本军自效。辛卯，以武经郎令德为安定郡王。壬辰，以淮南转运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夺一官罢之。丙申，以两淮守令劳徕安集无效，下诏戒饬之，仍以诏置守令治所。壬寅，蠲广东残破郡县税赋。甲辰，罢湖北、京西制置司。

秋七月辛亥，诏知州年七十以上者与宫观。癸丑。辅臣晚对选德殿，御坐后有大屏，记注诸道监司、郡守姓名，因令都堂视此书之。甲寅，借职田租二年，以裨经费。己未，铸当二钱。己巳，蠲关外四州民今年租税及湖南贼蹂郡县夏税。

八月己卯，以永丰圩田赐建康都统司。癸未，获李金。乙酉，诏立子愔为皇太子。丁亥，虞允文罢。戊子，大赦。己丑，以洪适为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吏部侍郎叶颙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庚寅，立知州军、诸路总管钤辖都监辞见法。癸巳，钱端礼以避东宫亲嫌，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论虞允文阿附罢，谪居汀州。

九月乙卯，立广国夫人钱氏为皇太子妃。丁巳，申严百司官出入局之制。丁卯，升鼎州为常德府。甲戌，以端明殿学士汪澈知枢密院事，洪适兼同知枢密院事。乙亥，置沿淮诸州都巡检。

冬十月己卯，遣方滋等使金贺正旦。戊子，增头子钱。归正人右通直郎刘蕴古坐以军器法式送北境，伏诛。壬辰，御大庆殿，册皇太子。癸巳，诣德寿宫称谢。乙未，诏侍从各举所知宗室一二人。丁酉，金遣高衎等来贺会庆节。乙巳，淮北红巾贼逾淮劫掠，立赏讨捕之，已而知楚州胡明遣巡尉击杀其首萧荣。

十一月辛亥，招收两淮流散忠义人。丙寅，白气亘天。辛未，遣龙

大渊抚谕两淮，措置屯田，督捕盗贼。十二月戊寅，以洪适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汪澈为枢密使。命广东提刑司招安李金余党。癸未，遣王□严等贺金主生辰。康寅，以叶颙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辛卯，诏侍从、台谏、两省举堪监司、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阁举材武可守边者一人。庚子，罢两淮诸州权摄官。壬寅，金遣乌古论忠弼等来贺明年正旦。癸卯。诏枢密院文书依三省式，经中书门下画黄书读至正。

二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垦田给还复业之民。辛未，命湖南监司存恤寇盗残破郡县。

二月丁丑，罢盱眙屯田，振两浙、江东饥。戊寅，幸玉津园宴射，遂幸龙井。

三月乙巳，禁京西、利州路科役保胜义士。壬子，诏戒饬刑狱官。戊午，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请裁定奏荐，诏三省、台谏集议，具条式以闻。诏县令非两任，毋除监察御史；非任守臣，毋除郎官。著为令。丁卯，赐礼部进士萧国梁以下四百九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戊辰，再增诸州军离军添差员阙。辛未，罢洪适右仆射。癸酉，以给事中、权吏部尚书魏杞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丁丑，罢和籴。

夏四月戊寅，以久雨，命侍从、台谏议刑政所宜以闻。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浙西州县杂犯死罪以下囚一等，释杖以下。庚辰，诏两浙漕臣王炎开平江、湖、秀围田。辛巳，避殿减膳。甲申，太白昼见。癸巳，御殿复膳。乙未，汪澈罢。丁酉，以知荆南府李道凭恃戚里妄作，罢之。

五月戊申，张焘薨。己酉，罢权借职田。庚戌，叶颙罢。以魏□巳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林安宅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中书舍人蒋芾签书枢密院事。癸丑，太白昼见，经天。禁浙西修筑围田。罢修建康行宫。丁卯，命监司、守臣预备水旱。

六月甲戌，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诏诸路监司、帅臣各察守令臧否以闻。丙子，刑部上《乾道新编特旨断例》。戊寅，诏制科权罢注疏出题，守臣、监司亦许解送。庚辰，封孙挺为福州观察使、荣国公，摅为左千牛卫大将军。癸未，诏使相毋奏补文资，七色补官人毋任子，堂吏迁朝议大夫以五员为额。乙酉，申严内外牒式法，裁其额。丙戌，废永丰圩。戊戌，诏改官人实历知县一任，方许关升。著为定式。秋七月己

酉，调泉州左翼军二千人屯许浦镇。甲寅，以镇江都统制戚方为武当军节度使。

八月辛未朔，诏两淮行铁钱，铜钱毋过江北。癸酉，以武锋军隶步军司。甲戌。罢任子年三十得免试参选之令。丁丑，蠲淮南放归万弩手差役二年。壬午，诏诸州守臣兼训练禁军。癸未，降会子、交子于镇江、建康务场，令江、淮之人对换。丙戌，林安宅劾叶颙之子受金失实，罢之。丁亥，诏安宅筠州居住，温州大水。戊子，以魏杞兼同知枢密院事，蒋芾权参知政事。召叶颙。庚寅，少保、新兴郡王吴盖薨。甲午，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乙未，诏吴璘复判兴州。丙申，升宣州为宁国府。罢户部诸路岁籴一年。

九月甲辰，知上元县李允升犯脏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丙午，建康守臣王佐坐纵允升去官，夺三官勒停、建昌军居住。余失按官吏及荐举官夺官有差。辛亥，遣官按视温州水灾，振贫民，决系囚。乙卯，诏改造大历。辛酉，追封子恪为邵王，谥曰悼肃。甲子，诏监司各举部内知县、县令二三人，守臣各举属县一二人。己巳，魏□巳等上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纪》、《太上皇圣政》。太白昼见。是月，诏举将帅，置章奏簿。

冬十月癸酉，上《太上皇圣政》于德寿宫。乙亥，遣薛良朋等使金贺正旦。己卯，减饶州岁贡金三之一，蠲诸路洒坊逋赋。戊子，知峡州吕令问坐纵脏吏知夷陵县韩贽胄去官，夺二官、鄂州居住。辛卯，雨雹。金遣魏子平等来贺会庆节。十一月丙午，杨存中薨。己酉，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两淮总领所许自造会子。鬻诸路营田。壬子，诏修祥曦殿记注。乙卯，密诏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如吴璘不起，收其宣抚使牌印，权行主管职事。甲子，大阅。戊辰，筑郢州城。是月，诏汰冗兵。十二月庚午朔，白气亘天。癸酉，诏三省、侍从、台谏、两淮漕臣、郡守，条具两淮铁钱、交子利害以闻。乙亥，遣梁克家等贺金主生辰。己卯，以资政殿学士叶颙知枢密院事。辛巳，诏免进呈《钦宗日历》，送国史院修纂实录。壬午，追封杨存中为和王。甲申，以叶颙为尚书左仆射，魏杞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蒋芾参知政事，吏部尚书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庚寅，诏宰相领兼制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癸巳，诏监司、守臣举廉吏。丙申，金遣乌古论元忠等来贺明年正旦。以江东兵马钤辖王抃为带御器械。是岁，裁定内外军额。

本纪第三十四

○孝宗二

三年春正月甲辰，诏廷尉大理官毋以狱情白宰执，探刺旨意为轻重。庚戌，置三省户房国用司。初，以国用匮乏，罢江州屯驻军马，至是复留之。癸亥，罢铜钱过江之禁。裁定利州西路诸军额。

二月壬申，诏国用司月上宫禁及百司官吏、三衙将士请给之数。癸酉，出龙大渊为江东总管，曾觌为淮西总管。甲戌，大渊改浙东，觌改福建。乙亥。罢成都、潼川路转运司轮年铨试，以其事付制置司。辛巳，以端明殿学士虞允文知枢密院事。癸未，雨雹。甲申，为知陈州陈亨祖立庙于光州，赐名愍忠。丙戌，以《武经龟鉴》、《孙子》赐镇江都统戚方、建康都统刘源。癸巳，措置淮东山水砦。丙申，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园。戊戌，直秘阁、前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脏，刺面配柳州，籍其家。

三月甲辰，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园。辛亥，诣德寿宫，恭请裁定医官员额。丁巳，诏四川宣抚司创招千人，置司所在屯驻。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张氏薨。

夏四月辛未，蠲诸路州军逋负。癸酉，为秀王王夫人成服于后苑，百官进名奉慰。丁丑，合利州东、西路为一。戊寅，以吴璘知兴元府、充利州路安抚使、四川宣抚使。

五月癸卯，叶颙等上《三祖下仙源积庆图》及《太宗真宗玉牒》、《哲宗宝训》。甲寅，吴璘薨。庚申。命四川制置使汪应辰主管宣抚司事，移司利州。修扬州城。壬戌，大减三衙官属。

六月己巳，命汪应辰权节制利州路屯驻御前军马。辛未，复分利州东、西路为二。甲戌，以虞允文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乙亥，金遣使来取被俘人。诏实俘在民间者还之，军中人及叛亡者不预。戊寅，复以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充宣抚使，帝亲书九事戒之。罢淮西、江东总领所营田，募人耕佃，壮丁各还本屯，癃老存留，减半请给。甲申，诏镇江都统制戚方、武锋军都统制陈敏各上清河口战守之策。追封吴璘为信王。丁亥，诏后省参考理检院典故。辛卯，皇后夏氏崩。振泉州水灾。

秋七月己亥，立荐举改官额。壬寅，以皇太子疾，减杂犯死罪囚，释流以下。乙巳，皇太子薨，谥曰庄文。己酉，东宫医官杜揖除名、昭州编管，寻改琼州。

闰月辛未，诏诸军复置副都统制，文字与都统制连书，军马调发从都统制，违者奏劾。戚方罢。癸酉，权攒安恭皇后于临安修吉寺。丁亥，戚方落节钺、信州居住。

八月丁酉，内侍陈瑜、李宗回坐交结戚方受赂，瑜除名、决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编管，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籍所盗库金以犒军。甲寅，以久雨，命临安府决系囚。丁巳，叶颙等请罢，不许。蠲光、濠、庐三州、寿春府赋一年。戊午，遣官分决滞狱。壬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癸亥，诏给、舍讨论考课旧法。四川旱，赐制置司度牒四百，备振济。九月戊子，太白昼见。冬十月乙未朔，占城入贡。丁酉，遣唐□彖等使金贺正旦。戊戌。修真州城。以嗣濮王士□曷为开府仪同三司。庚子，定内外荐举改官人岁额。癸卯，诏归正借补官资人充枢密院效士，于指定州军以官库酒息赡之者，毋罢其给。乙卯，金遣蒲察莎鲁窝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戊辰，雷。己巳，诏戒饬武臣及百官。癸酉，以郊祀雷，叶颙、魏杞并罢，命陈俊卿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刘珙同知枢密院事。甲戌，蒋芾、陈俊卿请罢，不许。丁丑，以雷发非时，诏台谏、侍从、两省官指陈阙失。辛巳，诏侍从、两省、台谏、卿监、郎官举堪郎官、寺监丞、监司、郡守者。癸巳，罢川路马船。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己亥，遣王瀹贺金主生辰。乙巳，置丰储仓。增印会子。辛亥，以吴益为太傅。庚申，金遣徒单忠卫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水，四川旱，江东西、湖南北路蝗，振之。

四年春正月戊辰，籍荆南义勇民兵，增给衣甲，遇农隙日番教。壬午，夺秦埙、秦堪郊恩荫补。癸未，雨雹。甲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园。辛卯，罢吴益郊恩荫补。壬辰，叶颙薨。

二月甲午朔，罢福建路卖钞盐，蠲转运司岁发钞盐钱十五万缗。诏四川宣抚使虞允文集四路漕臣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丁酉，命湖北安抚司给田募辰、沅、靖三州刀弩手。戊戌，置和州铸钱盐。己亥，以蒋芾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兼制国用使，观文殿大学士史浩为四川制置使，浩辞不行。庚子，诏蒋芾常朝，赞拜不名。芾

辞，许之。乙巳，赐王炎出身，签书枢密院事。癸丑，五星皆见。乙卯，雪，雨雹。

三月庚午，以敷文阁待制晁公武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戊寅，诏赠果州团练使韩崇岳立庙，赐名忠勇，宣州观察使朱勇立庙，赐名忠节。己丑，四方雾下若尘。庚寅，蠲楚州壮丁、社民税役。谥陈亨伯曰愍节。

夏四月乙未，置汉阳军收发马监。诏公吏非犯公罪，毋得引用并计案问法。巳亥，置郢州转般仓。癸卯，遣使抚邛、蜀二州饥民为乱者。己酉，追封韩世忠为蕲王。甲寅，蒋芾等上钦宗《帝纪》、《实录》。丙辰，礼部员外郎李焘上所著《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丁巳，诏太史局参用新旧历。戊午，诏贩牛过淮者，论如兴贩军须之罪。是月，振绵、汉等州饥。五月癸亥，出度牒千道，续减四川科调。乙丑，太白昼见。以邛州安仁县荒旱，失于蠲放，致饥民扰乱，守、贰、县令降罢追停有差。甲申，谥赵鼎曰忠简。丙戌，行乾道新历。丁亥，以饶、信二州、建宁府饥民啸聚，遣官措置振济。是月，西夏任敬德遣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发兵攻西番。

六月辛卯朔，太白昼见，经天。甲午，诏罢广西钞盐，复官般官卖法，岁减转运司钞钱十九万缗，其秋苗毋得科折。戊戌，蠲诸路逋负乾道元年二月和市、折帛、杂色钱。辛丑，龙大渊卒，诏以为宁武军节度使致仕。五星皆见。癸卯，诏四川宣抚司增印钱引一百万，对偿民间预借钱。蠲邛、蜀二州夏税。丁巳，召兴化军布衣林彖赴行在。戊午，蒋芾以母丧去位。

秋七月壬戌，以刘珙兼参知政事。召建宁府布衣魏掞之赴行在。申禁异服异乐。癸亥，徽州大水。己巳，罢沿江水军制置司。辛未，衢州大水。戊寅，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尤勤致疾而死，赠直龙图阁。丁亥，以经、总制余剩钱二十一万缗桩留邛、蜀州，以备振济。己丑，以久雨，御延和殿虑囚，减临安府、三衙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是月，西夏遣间使来。

八月乙未，班祈雨雪之法于诸路。己亥，五星皆见。丁未，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传旨不实，擅兴工役，降三官放罢。庚戌，刘珙罢。辛亥，陈俊卿请罢政，不许。

九月庚申，立内外将佐升差审察法。庚午，从太上皇幸天竺寺。限品官子孙名田。是秋，罢关外四州营田官兵，募民耕佃。

冬十月壬辰，遣郑闻等使金贺正旦。甲午，禁归正人藏匿金人者。乙未，臣僚言："天下之事，必历而后知，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职事官及局务官，必任满方许求外，未历亲民任使，即未得拟州郡，且授通判。"诏从之。庚子，蒋芾起复尚书左仆射，陈俊卿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兼制国用使。甲辰，大阅。己酉，金遣移剌神独斡等来贺会庆节。庚戌，大风。

十一月壬戌，遣知无为军徐子寅措置楚州官田，招集归正忠义人以耕。甲戌，严盗贼法。乙亥，诏峡州布衣郭雍赴行在。壬申，两淮归正忠义有田产者，蠲役五年。癸未，岳阳军节度使居广封永阳郡王。十二月丙申，遣胡元质等贺金主生辰。甲辰，赐魏掞之同进士出身，为太学录。蒋芾辞起复，许之。减两浙、江东西路明年夏税、和市之半。甲寅，金遣完颜仲仁等来贺明年正旦。

五年春正月甲戌，措置两淮屯田。

二月己丑，申严太庙季点法。乙未，命楚州兵马钤辖羊滋专一措置沿淮、海盗贼。先是，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旺寻为金人所获，其徒渡淮而南者甚众，故命滋弹压之。戊戌，赠张浚太师，谥忠献。壬寅，以给事中梁克家签书枢密院事。癸卯，大风。甲辰，以王炎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丙午，雨雹。辛亥，诏自今诏令未经两省书读者毋辄行，给、舍驳正毋连衔同奏。

三月丁巳朔，诏趣修庐、和二州城。己巳，蠲成都府路民户岁输对籴米脚钱三十五万缗。乙亥，以王炎为四川宣抚使，仍参知政事。召虞允文赴行在。丙子，赐礼部进士郑侨以下三百九十有二人及第、出身。壬午，赐郭雍号冲晦处士。癸未。罢利州路诸州营田官兵，募民耕佃。诏侍从、监司、帅臣、管军荐武举出身人可将佐者。

夏四月己丑，复置将作、军器少监。壬辰，以梁克家兼参知政事。辛丑，诏福建路贫民生子，官给钱米。庚戌，修襄阳府城。辛亥，振恤衢、婺、饶、信四州流民。

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断伤目，不视朝。金牒取俘获人，王抃议尽遣时旺余党，陈俊卿持不可，帝然之。

六月庚寅，太白昼见。戊戌，始视朝。己酉，以虞允文为枢密使。

秋七月乙丑，召曾觌入见，陈俊卿及虞允文请罢之，不许。至行在，俊卿、允文复言其不可留，诏以觌为浙东总管。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以陈俊卿为尚书左仆射，虞允文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兼制国用使，辛亥，命淮西路铸小铁钱。

九月己未，罢淮东屯田官兵，募民耕佃。辛酉，诏淮东诸州农隙教阅民丁。甲子，诏侍从、台谏集议钦宗配飨功臣。壬申，大风。命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许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归正忠义人耕垦官田。

冬十月乙酉，遣汪大猷等使金贺正旦。戊子，振温、台二州被水贫民，以守臣、监司失职，降责有差。戊戌，大风。己亥，命饶、信二州岁各留上供米三万石，以备振粜。癸卯，金遣高德基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癸丑朔，复置淮东万弩手，名神劲军。庚申，增置广东水军。乙丑，以孙扩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以明州定海县水军为御前水军。丙寅，为岳飞立庙于鄂州。己巳，太白昼见。辛未，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各举京朝官以上、才堪监司、郡守者三人。壬申，复成闵庆远军节度使、镇江诸军都统制。十二月己丑，遣司马伋等贺金主生辰。辛卯，大风。丁酉，置应城县马监。复李显忠威武军节度使。乙巳，复置成都府广惠仓。戊申，金遣完颜毅等来贺明年正旦。

六年春正月癸丑，雅州沙平蛮寇边，焚碉缅砦。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调兵讨之，失利。乙卯，修楚州城。丁巳，复强盗旧法，其四年十一月指挥勿行。癸亥，初降金字牌下四川宣抚司，备边奏。乙丑，增筑丰储仓。庚午，以奉国军承宣使、知庐州郭振为武泰军节度使。

二月乙酉，诏户部侍郎二人分领诸路财赋。丁亥，复置舒州同安监，铸铁钱。辛卯，王炎遣人约沙平蛮归部，稍损边税与之。丙申，广西路复行钞盐法，仍增收通货钱四十万缗，以备漕计。壬寅，诏谕大臣：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己酉，置应城县孳生监。庚戌，以曾觌为福州观察使。遣司农寺丞许子中诣淮西，措置铁钱。

三月癸丑，用三省言，两淮守帅宜久其任，二年后察其能否，以行赏罚。乙卯，裁减枢密院吏额一百十有四人。丁巳，诏步军司权以三万五千人为额。起复王抃佥知阁门事，专一措置三衙拣选官兵。赠彰国军节度使大周仁为太尉。庚申，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园。乙丑，以

晁公武、王炎不协，罢四川制置司归宣抚司。辛未，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园。甲戌，裁减三省吏额七十人。戊寅，以知绍兴府史浩为检校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己卯，诏两淮州县官以繁简易其任。复置江、浙、京湖、两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为之。

夏四月辛巳朔，罢铸钱司归发运司。并淮东总领所归淮西总领所。以敷文阁直学士张震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抚使，乙未，赐发运使史正志缗钱二百万，为均输、和籴之用。吏部尚书汪应辰三上疏论发运司。戊戌，以应辰知平江府。

五月甲寅，裁减六部吏额百五十人，其余百司、三衙以是为差。己未，陈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会要》、太上皇玉牒。已已，陈俊卿以议遣使不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罢行在至镇江征税所比近者十有三。甲戌，诏戒饬百官。丁丑，知潮州曾造犯赃，贷命、南雄州编管，籍其家。戊寅，诏给舍、台谏言事。

闰月壬午，诏监司、帅臣举守令臧否失实，依举清要官法定罪。甲申，印给诸州上供纲目，季申而岁校之，以为殿最。戊子，遣范成大等使金求陵寝地，且请更定受书礼。辛卯，吏部侍郎陈良祐论祈请使不当遣，恐生边衅。诏以良祐妄兴异论，不忠不孝，放罢、送筠州居住。癸巳，增环卫官奉。以梁克家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壬寅，以江东漕臣黄石不亲按行水灾州郡，降二官。甲辰，辛次膺薨。戊申，复置武臣提刑。

六月壬子，申严卿监、郎官更迭补外之制。壬申，增武学生为百人。癸酉，置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铸铁钱。是月，荣国公挺自东宫出居外第。

秋七月癸未，诏以沙田、芦场岁收租税六十余万缗入左藏南库。丙戌，诏川广监司、郡守任满奏事讫方调。己丑，置兴国军兴国监。甲午，诏除郎官并引对毕供职。辛丑，复置御前弓马子弟所，命吴挺兼提举。赐岳飞庙曰忠烈。

八月庚戌，虞允文请蚤建太子。癸丑，复置详定一司敕令所。丙寅，置阁门舍人十员。是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式》。

九月壬辰，赐苏轼谥曰文忠。辛丑，沅州ＯＤ人相仇杀，守臣孙叔杰出兵击之，失利。徭人进迫州城，安抚司谕解之，叔杰寻抵罪。是

月，范成大至自金，金许以迁奉及归钦庙梓宫，而不易受书礼。

冬十月己酉，以孙摅为左千牛卫大将军。丙辰，诏发运使置司行在。谥司马朴曰忠洁。辛酉，遣吕正己等使金贺正旦。丁卯，金遣耶律子敬等来贺会庆节。甲戌，起居舍人赵雄请置局议恢复，诏以雄为中书舍人。

十一月丁丑朔，复置军器监一员。壬午，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乙未，复置神武中军，以吴挺为都统制。召曾觌提举佑神观。丁酉，加上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寿圣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明慈太上皇后。是月，遣赵雄等贺金主生辰，别函书请更受书之礼。置左藏南上库。十二月戊申，大阅。甲子，置江州广宁监、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铸铁钱。壬申，金遣蒲察愿等来贺明年正旦。癸酉，罢发运司。以史正志奏课不实，责为楚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是岁，两浙、江东西、福建水、旱。

七年春正月丙子，率群臣奉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册宝于德寿宫。庚辰，虞允文复请建太子，帝命允文拟诏以进。壬寅，命三省旬录宣谕圣语及时政记同进。是月，复铸钱司。

二月癸丑，诏立子惇为皇太子，大赦。以庆王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进封魏王。丁巳，增置皇太子宫讲读官。庚申，罢会子库，仍赐户部内藏南库缗钱二百万、银九十万两，以增给官兵之奉。甲子，诏寺观毋免税役。丁卯，太傅、大宁郡王吴益薨。壬申，大风。

三月乙亥朔，赵雄至金，金拒其请。诏训习水军。丙子，立恭王夫人李氏为皇太子妃。戊寅，徙侍卫马军司戍建康。己卯，起复刘珙同知枢密院事。以明州观察使、知阁门事兼枢密都承旨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言说不宜执政。乙酉，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船法。丙戌，复置将作监。殿中侍御史李处全乞遣张说按行边戍，以息众论，中书舍人范成大乞不草词。戊子，说罢为安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庚寅，遣使核两淮种麦。丙申，御大庆殿册皇太子。礼部侍郎郑闻、工部侍郎胡铨、枢密院检详文字李衡、秘书丞潘慈明并罢。虞允文乞留铨，乃以为宝文阁待制兼侍讲。己亥，皇太子谢于紫宸殿，宰相率百官赴东宫贺。

夏四月戊申，以曾觌为安德军承宣使。庚申，诏诸路增收无额钱物，并输南上库。壬戌，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园。。甲子，诏皇

太子判临安府。己巳，诏侍从、台谏、两省官举任刑狱、钱谷及有智略吏能者各二人。辛未，诏皇太子领临安尹。

五月戊寅，复置淮东总领所。丁亥，刘珙起复同知枢密院事，为荆、襄宣抚使，珙辞不拜。庚寅，金人葬钦宗于巩原。丁酉，诏广西帅臣措置南丹州市马。是月，遣知阁门事王抃点阅荆、襄军马。

六月丙午，复主管马军司公事李显忠为太尉。己巳，赐吴璘谥曰武顺。壬申，诏两淮垦田毋创增税赋。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为枢密使、四川宣抚使。

八月丙辰，诏两淮民丁充民兵者，本名丁钱勿输。辛酉，复修襄阳城。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为兵。甲申，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东园。戊子，安定郡王令德薨。

冬十月丁未，罢绍兴宗正行司，改恩平郡王璩判西外宗正。己酉，遣莫濛等使金贺正旦。壬戌，金遣乌林答天锡等来贺会庆节，天锡要帝降榻问金主起居，虞允文请帝还内，命知阁门事王抃谕天锡以明日见，天锡沮退。癸亥，会庆节，金使随班入见。

十一月甲戌，御集英殿策试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垕。戊寅，锡垕制科出身。十二月丁未，遣翟绂等贺金主生辰。庚申，诏阁门舍人依文臣馆阁以次轮对。癸亥，罢太医局。丙寅，金遣完颜宗宁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湖南、江东西路旱，振之。

八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丁酉，朝献景灵宫，遂幸天竺寺、玉津园。

二月乙巳，诏改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丙午，诏六察分隶，事有违戾，许监察御史随事具实状纠劾以闻。戊申，遣姚宪等使金贺上尊号，附请受书之事。辛亥，以虞允文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癸丑，以安庆军节度使张说、吏部侍郎王之奇并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说不可为执政，不报。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诏，权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诏并与在外宫观。丙辰，诏罢王希吕与远小监当，寻诏与宫观。丁巳，李衡罢为起居郎。丙寅，户部尚书曾怀赐出身，参知政事。

三月戊子，诏省侍中、中书、尚书令员，以左、右丞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赐礼部进士黄定以下三百八十有九人及第、出身。己酉，殿中侍御史萧之敏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允文请罢政，许之。翼日复留，出之敏提点江东刑狱。甲子，措置两淮官田徐子寅等坐授田归正人逃亡，夺官有差。乙丑，诏再蠲两淮二税一年。

五月戊子，福建盐行钞法。丙申，立宗室铨试法。

六月庚子，以武德郎令揆为金州观察使，封安定郡王。壬寅，蠲两淮归正人撮收课子。淮东巡尉有纵逸归正户口过淮者，夺官有差。壬子，省监司荐举员。

秋七月辛巳，罢淮西屯田官兵，募归正人耕佃。姚宪、曾觌至自金，金人拒其请。癸未，以觌为武泰军节度使。壬辰，雨雹。

九月戊辰，定江西四监铁钱额。乙亥，诏王炎赴都堂治事。戊寅，以虞允文为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己丑，赐允文家庙祭器。壬辰，允文入辞，帝谕以决策亲征，令允文治兵俟报。

冬十月丁未，遣冯撙等使金贺正旦。丙辰，金遣夹谷清臣等来贺会庆节。罢借诸路职田。

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广、湖南八路官田。辛巳，复四川诸州教授员。庚寅，进检校少傅、知福州史浩开府仪同三司。十二月戊戌，蠲两淮明年租赋。甲辰，诏京西招集归正人授田如两淮。甲寅，命四川试武举。丙辰，追封刘光世为安成郡王。丁巳，遣韩元吉等贺金主生辰。庚申，复置铸钱司提点官二员。辛酉，金遣曹望之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隆兴府、江、筠州、临江、兴国军大旱，四川水。

九年春正月辛未，王之奇罢为淮南安抚使，王炎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乙亥，以张说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沈夏签书枢密院事。戊寅，遣官鬻两浙营田及没官田，次及江东、西、四川如之。以刑部尚书郑闻签书枢密院事。乙酉，福建盐复官卖法。是月，以措置两淮、荆襄十六事敕安抚、转运司督诸州守臣，月具所行事奏，仍审择臧否，以议黜陟。

闰月戊申，以久雨，命大理、三衙、临安府及两浙州县决系囚，减杂犯死罪以下一等，释杖以下。乙卯，修庐州城。辛酉，大风。幸天竺

寺、玉津园。

二月壬申，蠲江西旱伤五州逋负米。乙亥，青羌奴儿结寇安静砦，黎州推官黎商老战死。乙酉，孙荣国公挺薨，追封豫国公。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

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银绢。戊申，从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园。癸丑，复以进奏院隶门下后省。丙辰，复分淮南安抚司为东、西路。

夏四月丁丑，裁定武锋军军额。己丑，皇太子解临安尹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

六月甲戌，禁两淮、荆襄、四川诸州籍民户马。己丑，戒饬监司、守令劝农。

秋七月壬寅，青羌奴儿结降。辛亥，吐蕃弥羌畜列陷安静砦，引兵深入，黎州守臣诱邛部川蛮击却之。

八月丙子，诏兴修水利。癸未，合荆、鄂二军为一，以吴挺充都统制。

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兴会要》、太上皇及皇帝玉牒。庚子，命盱眙军以受书礼移牒泗州，示金生辰使，金使不从。

冬十月甲子，遣留正等使金贺正旦。右丞相梁克家与同知枢密院张说议使事不合，乃求去。辛未，克家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壬申，鬲云见。甲戌，以曾怀为右丞相，张说知枢密院事，郑闻参知政事，沈夏同知枢密院事。庚辰，金遣完颜襄等来贺会庆节。丁亥，襄等入辞，别函申议受书之礼，仍示虞允文速为边备。

十一月辛卯，诏枢密院除授及财赋，事关中书、门下省，其边机军政更不录送。戊戌，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明年为淳熙元年。十二月未朔，戒敕沿边诸军，毋辄遣间探、招纳叛亡。甲子，沈夏罢。乙丑，以御史中丞姚宪签书枢密院事。遣韩彦直等贺金主生辰。辛未，交阯入贡。癸酉，罢广西客钞盐，复官般官卖法。甲戌，遣使措置宜州市马。乙亥，以嗣濮王士輵、永阳郡王居广并为少保。乙酉，金遣完颜璋

等来贺明年正旦，以议受书礼不合，诏俟改日。以太上皇有旨，姑听仍旧。丁亥，璋等入见。是岁，浙东、江东西、湖北旱。

淳熙元年春正月乙未，禁淮西诸关采伐林木。戊戌，罢坐仓籴米赏。庚子，罢两淮将帅权摄官。丙午，禁两淮耕牛出境。以交阯入贡，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

二月癸酉，虞允文薨。辛巳，为郭浩立庙于金州。

三月戊子朔，诏寄禄官及选人并去左右字。丙申，以郑闻为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戊申，幸玉津园。癸丑，金遣梁肃等来计事。

夏四月戊辰，从太上皇幸聚景园。壬申，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入州学听读。乙亥，诏四川宣抚司教阅诸州将兵。戊寅，遣张子颜等使金报聘。己卯，以姚宪参知政事，户部尚书叶衡签书枢密院事。

五月壬寅，班郑兴裔所创《检验格目》。

六月丙辰朔，诏礼官讨论别建四祖庙，正太祖东向位。戊午，以兴州都统制吴挺为定江军节度使。癸酉，改江陵府为荆南府。戊寅，曾怀罢。癸未，姚宪罢。甲申，落宪端明殿学士，罢宫观。以叶衡参知政事。

秋七月丁亥，以郑闻参知政事。罢四川宣抚司。以成都府路安抚使薛良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戊子，诏举廉吏。壬辰，以曾怀为右丞相。己酉，姚宪南康军居住。

八月己未，张说罢为太尉，提举隆兴府玉隆观。以徽猷阁学士杨倓为昭庆军节度使、签书枢密院事。

九月乙酉朔，以曾觌开府仪同三司。壬寅，幸玉津园宴射。乙巳，罢宜州市马。

冬十月辛酉，立金银出界罪赏。壬戌，遣蔡洸使金贺正旦。癸亥，以积雨，命中外决系囚。丙寅，郑闻薨。乙亥，金遣完颜让等来贺会庆节。戊寅，占城入贡。辛巳，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壬午，以魏王恺判明州。蠲郴州、桂阳军借贷常平米。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以礼部侍郎龚茂良参知政事。杨

倓罢，以叶衡兼权知枢密院事。丙午，曾怀罢。戊申，以叶衡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二月丁巳，以吏部尚书李彦颖签书枢密院事。壬戌，遣吴琚等贺金主生辰。丙寅，罢铁钱，改铸铜钱。庚午，诏礼官论复魏悼王袭封。壬申，叶衡等上《真宗玉牒》。金遣刘仲诲等来贺明年正旦。以资政殿学士、知江陵府沈夏升大学士，为四川宣抚使，仍命升差从主帅，场务还军中。新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改管内制置使。

二年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怀坐擅改堂除，克家落观文殿学士，怀降为观文殿学士。甲午，废同安、蕲春监。丁未，以两淮诸庄归正人安业，徐子寅等行赏有差。庚戌，诏籍诸军子弟为背嵬军。

三月丙申，以太上皇寿七十，诏礼官讨论庆寿典礼。乙巳，诏武举第一人补秉义郎，堂除诸军计议官。

夏四月乙卯，赐礼部进士詹骙以下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己巳，幸玉津园。是月，茶寇赖文政起湖北，转入湖南、江西，官军数为所败，命江州都统皇甫倜招之。

五月辛卯，谕宰相以朝政阙失，士民皆得献言。庚子，命鄂州都统李川调兵捕茶寇。乙巳，诏知县三年为任。

六月庚戌朔，诏自今宰执、侍从以下除外任，非有功绩者不除职名，外任人非有劳效，亦不除职。以沈夏同知枢密院事。辛酉，罢四川宣抚司。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丁卯，用左司谏汤邦彦言，落蒋芾、王炎观文殿大学士，张说落节度使，芾建昌军、炎袁州、说抚州，并居住。戊辰，振济湖南、江西被寇州县。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广东。

秋七月辛丑，有星孛于西方。

八月丙辰，江西总管贾和仲以捕茶寇失律，除名、贺州编管。甲子，赐安南国王印。丁卯，蠲湖南、江西被寇州县租税。丁丑，遣左司谏汤邦彦等使金申议。

九月乙卯朔，汤邦彦请分扬、庐州、荆南、襄阳府、金州、兴元府、兴州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抚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总管以治兵，三载视其成以议诛赏。从之。乙酉，振恤淮南水旱州县。乙未，叶衡罢。丁未，沈夏罢。赠赵鼎为太傅，还其爵邑，追封丰国公。

闰月丁巳，以李彦颖参知政事，翰林学士王淮签书枢密院事。甲子，诏武臣从军毋带内职。

是月，辛弃疾诱赖文政杀之，荼寇平。

冬十月戊寅朔，赏平荼寇功，湖南、江西、广东监帅黜陟有差。庚辰，大风。壬午，诣德寿宫，加上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寿圣明慈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齐明广慈太上皇后。乙酉，遣谢廓然等使金贺正旦。戊戌，金遣完颜禧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戊申朔，奉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册宝于德寿宫。庚戌，丽正门内火。癸丑，大风。戊午，提点坑冶王揖进羡余十万缗，诏却之。十二月辛巳，班《淳熙吏部七司法》。遣张宗元等贺金主生辰。甲午，朝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文武官封父母，赏诸军。议放天下苗税三之一，大臣言国用不足，乃止。丙申，更定强盗赃法。甲辰，金遣完颜迨等来贺明年正旦。

三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宽其逋负之半。删犯赃荫补法。振淮东饥，仍命贷贫民种。乙丑，振恤归正人。

二月壬午，蠲两淮教阅民兵夏税。癸未，以伯圭为安德军节度使。甲申，诏四川监司、帅守，闻命之官毋候告敕。赐韩世忠谥曰忠武。是月，罢诸路鬻没官田。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雾云不见。辛亥，上《太上皇日历》于德寿宫。己未，置六部编敕司。癸亥，幸报恩寺，遂幸聚景园。己巳，并左藏四库为二。辛未，诏四川制置司岁择梁、洋义士材武者二人，遣赴枢密院。壬申，立任子参选覆试法。

夏四月戊寅，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岁举监司、郡守各五人。辛巳，靖州ＯＤ人寇边，遣兵讨捕之。丁亥，雨雹。己丑，责授叶衡德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丁酉，汤邦彦、陈雷奉使无状，除名，邦彦新州、雷永州编管。己亥，诏诸路提刑岁五月理囚。

五月癸丑，合利州东、西路为一。安南国王李天祚卒。戊午，遣使吊祭。壬申，太白昼见。

六月乙酉，减四川酒课四十七万余缗。甲午，以朱熹屡诏不起，特

命为秘书郎，熹不就。

秋七月乙丑，禁浙西围田。

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赵雄签书枢密院事。诏六察官纠察庶务，台纲益振，各进二官。庚辰，太上皇诏立贵妃谢氏为皇后。壬午，以久雨，命中外决系囚。戊戌，靖州ＯＤ寇平。

九月癸亥，诏自今犯公罪至死者，其荫补具所犯奏裁，著为令。

冬十月甲戌，以久雨，命中外决系囚。丙子，御文德殿，册皇后。丁丑，命临安守臣严禁逾侈。庚辰，诏自今非歉岁不许鬻爵。癸未，遣阎苍舒等使金贺正旦。壬辰，金遣蒲察通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癸丑，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庚午，遣张子正等贺金主生辰。十二月己丑，黎州蛮寇边，官军失利，蛮亦遁去。甲午，诏职事官补外者，复除职如故事。追封吴玠为涪王。丁酉，定铸钱司岁铸额为十五万缗。戊戌，金遣刘琉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京西湖北诸州、兴元府、金、洋州旱，绍兴府、台、婺州水，并振之。

四年春正月戊申，诏自今内外诸军岁一阅试。庚申，诏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丙寅，雨雹。丁卯，班《淳熙历》。

二月乙亥，幸太学，祗谒先圣，退御敦化堂，命国子祭酒林光朝讲《中庸》。下诏，遂幸武学，谒武成王庙。监、学官进秩一等，诸生推恩、赐帛有差。己卯，诏诸军毋以未补官人任军职。戊子，立边人逃入溪洞及告捕法。癸巳，立武臣授环卫官法。戊戌，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质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三月乙巳，以史浩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永国公。己酉，龚茂良等上《仁宗玉牒》、《徽宗实录》、《皇帝玉牒》。庚戌，幸玉津园宴射。壬子，贷随、郢二州饥民米。诏李龙[A147]袭封安南国王。甲寅、修韶州城。丙寅，幸聚景园。

夏四月甲戌，以魏王恺为荆南、集庆军节度使、行江陵尹、判明州如故。乙亥，参知政事龚茂良以曾觌从骑不避道，杖之。戊寅，上奏乞罢政，不许。甲午，给归正官子孙田屋。

五月庚子朔，幸佑圣观。罢四川和籴。

六月丁丑，龚茂良罢。己卯，以王淮参知政事。辛巳，班《幸学诏》。癸未，升蜀州为崇庆府。甲申，诏自今宰执朝殿得旨，事须覆奏乃行。

秋七月辛丑，禁江上诸军盗易战马。振襄阳饥民。壬寅。立待补太学试法。戊申，班御史台弹奏格。乙酉，罢临川伯王雱从祀。癸丑，龚茂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甲寅，申严四川入蕃茶禁。甲子，班《淳熙重修敕令格式》。

八月辛巳，禁耕牛过淮。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己亥，命修筑海潮所坏塘岸。辛丑，免宰执以下会庆节进奉。庚戌，命礼官定开宝、政和祀礼。戊午，阅蹴踘于选德殿。

冬十月丙子，以久阴，命中外决系囚。遣钱良臣等使金贺正旦。丁丑，诏监司、守臣岁举武臣堪知县者各二人。己卯，诏将士智勇杰出者，躐等升差。丁亥，金遣完颜忠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丁酉，诏两淮归正人为强勇军。庚子，以赵雄同知枢密院事。壬戌，太白昼见。癸亥，遣赵思等贺金主生辰。十二月丁卯，试四川所上义士二人，官而遣之。己巳，诏行荐举事实格法。乙亥，大阅。辛巳，蠲太平州民贷常平钱米。壬辰，金遣完颜炳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福州、建宁府、南剑州水，并振之。

本纪第三十五

○孝宗三

五年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癸卯，罢特旨免臣僚及寺观科徭。庚戌，大风。己未，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考课法。

二月己巳，置州县丁税司。辛未，申严武臣呈试法。诏二广毋以摄官人治狱。丁丑，禁解盐入京西界。甲申。雨土。庚寅，威州蛮寇边，讨降之。

三月丁未，李彦颖罢。给辰、沅、澧、靖四州刀弩手田。壬子，以史浩为右丞相。丁巳，幸玉津园。己未，以王淮知枢密院事，赵雄参知政事。是春，黎州蛮出降。

夏四月乙丑朔，诏叶衡任便居住。丙寅，以礼部尚书范成大参知政事。辛未，知绍兴府张津进羡余四十万缗，诏以代民输和买、身丁之半。赐礼部进士姚颖以下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身。丁丑，雨土。己卯，以赵思奉使不如礼，罢起居舍人，仍降二官。丁亥，命后省择中外所言利病不戾成法者以闻。

五月庚子，置武学国子员。丁未，修临安府城。禁诸路州军责属县进羡余。

六月庚午，饬百官及诸监司毋得请托。乙亥，范成大罢。癸未，诏京西、湖北商人以牛马负茶出境者罪死。甲申，诏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侍御史各举堪御史者二人。以给事中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己丑，罢诸州私置税场。减四川茶课十五万余缗。庚寅，蠲大理寺赃钱三万九千余缗。

闰月丙申，赠强霓、强震官，立庙西和州，赐名旌忠。丁酉，限四川总领会子额。戊戌，罢兴州都统司营田官兵，募民耕佃。己亥，复分利州东、西路为二。壬寅，置镇江、建康府转般仓。龚茂良卒于英州。乙巳，以魏王恺为永兴、成德军节度使、雍州牧、判明州如故。庚戌，蠲秀州民折帛钱。

秋七月甲子，太尉、提举万寿观李显忠薨。癸未，禁砂毛钱。丁

亥，以岁丰，命沿江籴米百六十万石，以广边储。

八月甲午，诏诸路监司戒所部，民税毋以重价强折输钱。复制科旧法。丁酉，诏关外四州增募民兵为忠勇军。戊午，增铨试为五场，呈试为四场。

九月甲子，定广西卖盐赏罚。壬申，幸秘书省。戊寅，赐岳飞谥曰武穆。

冬十月戊戌，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仁宗玉牒》。庚子，遣宇文价等使金贺正旦。辛亥，金遣张九思等来贺会庆节。乙卯，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友直以募兵扰民，降为武宁军承宣使，罢军职，统制以下夺官有差。军民哗呶者，执送大理寺鞫之。戊午，以孙右千牛卫大将军扩为明州观察使，封英国公。

十一月丙寅，诏军民喧哄者，并从军法。史浩言民不宜律以军法，不听。王友直再降为宜州观察使、信州居住。浩请罢政。甲戌，浩罢为少傅，还旧节，充醴泉观使兼侍读。乙亥，以钱良臣参知政事。丁丑，以赵雄为右丞相，王淮为枢密使。戊寅，以两川禁卒千人为成都府雄边军。庚辰，复监司互察法。十二月庚寅朔，班新定荐举式。辛卯，遣钱冲之等贺金主生辰。丁酉，罢兴元都统司营田官兵，募民耕佃。辛丑，复同安、蕲春监。丙午，禁两淮铜钱，复行铁钱。丙辰，金遣乌延察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阶、福建兴化军水，通、泰、楚州、高邮军田鼠伤禾。三佛齐国入贡。

六年春正月戊辰，振淮东饥民。庚午，复置内侍省合同凭由司。壬申，蠲夔州路上供金银。丁丑，雨雹。辛巳，复置光州中渡榷场。

二月己丑朔，幸佑圣观，召史浩、曾觌赐酒。壬辰，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丙申，诏前宰执、侍从有己见利便，听不时以闻，辛丑，立武臣关升荫补法。丙午，诏逃军犯强盗者毋拟贷。癸丑。命州县毋挠义役。乙卯，诏自今归正官亲赴部授官，以革冒滥。丁巳，裁特奏名试法。

三月庚申，幸聚景园。丙寅，录赵鼎、岳飞子孙，赐以京秩。己巳，郴州贼陈峒等破连、道州、桂阳军诸县，命湖南帅臣讨捕之。置广西义仓。辛未，再振淮东饥民。壬申，雨雹。丁丑，诏戒励诸道转运使。庚辰，幸玉津园。夏五月壬戌，裁宗室换官法。庚午，蠲四川盐课

十万缗。乙亥，郴寇平。癸未，给襄阳归正忠义人田。

六月甲午，建丰储仓。丙申，诏特奏名毋授知县、县令。戊戌，蠲郴州运粮丁夫今年役钱之半。辛亥，广西妖贼李接破郁林州，守臣李端卿弃城遁，遂围化州。命经略司讨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编管。

秋七月癸亥，籍郴州降寇。隶荆、鄂军。戊辰，班《隆兴以来宽恤诏令》于诸路。赵雄等上《会要》。乙亥，诏诸军五口以上增给缗钱。癸未，太白昼见，经天。

八月庚寅，罢诸路监司、帅守便宜行事。壬寅，以知楚州翟畋过淮生事，夺五官、筠州居住。

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癸未，诏福建、二广卖盐毋擅增旧额。

冬十月乙酉朔，蠲连州被寇民租税。辛卯，遣陈岘等使金贺正旦。丙申，诏太学两优释褐，与殿试第二人恩例。庚子，四川行当三大钱。再蠲四川盐课十七万余缗。辛丑，除绍兴府民逋赋五万余缗。乙巳，金遣蒲察鼎寿等来贺会庆节。戊申，广西妖贼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论数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诛赏之法，命宰执示从臣于都堂。辛酉，裁宗子试法。戊寅，罢金州管内安抚司。壬午，诏宗室有出身人得考试及注教授官。癸未，遣傅淇等贺金主生辰。十二月丙戌，班《重修淳熙敕令格式》。丙申，修百司省记法。己亥，诏自今鞫赃吏，后虽原贷者，毋以失入坐狱官。庚戌，金遣耶律慥等来贺明年正旦。辛亥，蠲临安府征税一年。是岁，温、台州水，和州旱。

七年春正月甲子，减广西诸州岁卖盐数。乙丑，刘焞以以平李接功，擢集英殿修撰，将佐幕属吏士进官、减磨勘年有差。己卯，诏京西州军并用铁钱及会子；民户铜钱，以铁钱或会子偿之，满二月不输官，许告赏。庚辰，蠲淮东民贷常平钱米。

二月癸未朔，初置广南烟瘴诸州医官。丙戌，复置皇太子宫小学教授。辛卯，魏王恺薨。乙未，诏拨广西兵校五百人隶提刑司。戊戌，罢瓜洲孳生马监。己亥，出湖南桩积米十万石，振粜永、邵、郴三州。甲辰，命利州路守、贰、县令兼领营田。乙巳，限改官员岁毋过八十人。封子楝为宜州观察使、安定郡王。

三月壬戌，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庚午，迎太上皇、太上皇后宴翠寒堂。乙亥，减内外官荐举员。丁丑，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诏诸州招补军籍之阙，自今岁以为常。

夏四月甲申，幸聚景园。丙戌，赵雄等上仁宗、哲宗玉牒。戊子，除明州积欠诸司钱十五万缗。辛卯，再免沿边归正人请占官田赋役三年，甲辰，黎州五部落犯盘佗砦，兵马都监高晃以绵、潼大军三千人与战，败走，蛮人深入，大掠而去。己酉，命荫补、武举、宗室、小使臣行三年丧。

五月戊辰，以吏部尚书周必大参知政事，刑部尚书谢廓然签书枢密院事。袁州分宜县大水，捐其税。戊寅，诏舒、蕲二州铸钱岁以四十五万贯为额。己卯，申饬书坊擅刻书籍之禁。庚辰，诏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县尉。

六月丙戌，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陈俊卿为少保。壬辰，五部落再犯黎州，制置司钤辖成光延战败，官军死者甚众，提点刑狱、权州事折知常弃城遁。甲午，制置司益兵，遣都大提举茶马吴总往平之。壬寅，诏试刑法官增试经义。

秋七月癸丑，诏二广帅臣、监司察所部守臣臧否以闻。丁卯，以旱，决系囚，分命群臣祷雨于山川。壬申，移广西提刑司于郁林州。

八月癸未，禁黎州官吏市蕃商物。甲申，以祷雨未应，谕辅臣欲令职事官以上各实封言事。是夕，雨。丁酉，置湖南飞虎军。戊戌，雨。甲辰，五部落犯黎州塞，兴州左军统领王去恶拒却之，折知常重赂蛮，使之纳款。

九月癸亥，诏自今常朝毋称丞相名。甲子，命枢密使亦如之。乙丑，诏宰执、使相，给使减年恩数，身后三年者毋收使。丙寅，诏知县成资始听监司荐举。壬申，禁诸路遏籴。癸酉，名省记法为《淳熙重修百司法》。

冬十月丙戌，诏："限田太宽，民役烦重，其令台谏、给舍同户部长贰详议以闻。"戊子，遣叶宏等使金贺正旦。乙未，黎州五部落进马乞降，诏却献马，许其互市。庚子，金遣李佾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癸丑，诏边吏存恤江西过淮饥民。丁巳，禁淮南诸司、州郡抑配民酒。辛酉，蠲两淮州军二税一年。癸亥，黎州戍军伍进等作乱，

折知常遁去，王去恶诱进等诛之。壬申，南康军旱，诏出检放所余苗米万石充军粮。癸酉。遣盖经等贺金主生辰。十二月庚寅，赵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志》。壬辰，以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不备蕃部，致其猖獗，夺两官罢之。丙申，嗣濮王士輵薨。戊戌，以新除成都府路提点刑狱禄东之权四川制置司，应黎州边事，随宜措置。癸卯，诏临安府承宣旨审奏如故事。甲辰，金遣徒单守素等来贺明年正旦。是月，诏以太上皇明年七十有五，议行庆寿礼，太上皇不允，帝进黄金二千两为寿。是岁，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发廪贷给，趣州县决狱，募富民振济补官。故岁虽凶，民无流殍。安南入贡。

八年春正月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丙辰，诏、内侍见带兵官并与在京宫观，著为令。乙亥，诏福建岁拨盐于邵武军市军粮。

二月壬午，诏去岁旱伤郡县，以义仓米日给贫民，至闰三月半止。黎州土丁张百祥等不堪科役为乱，统领官刘大年引兵逆击之，土丁溃去，大年坐诛。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围田者。裁童子试法。己丑，禁广西诸州科卖亭户食盐。庚寅，诏三省、枢密、六部置籍，稽考兴利除害等事。戊戌，以保康军节度使士歆为嗣濮王。

三月丁未朔，幸佑圣观。戊午，以潮州贼沈师为乱，趣帅、宪捕之。辛未，幸聚景园。闰月辛巳，命诸路帅臣、监司分州郡臧否为三等，岁终来上。戊子，赐礼部进士黄由以下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出身。庚寅，修扬州城。甲午，幸玉津园。壬寅，减在京及诸路房廊钱什之三，德寿宫所减，月以南库钱贴进。禁潭、道等州官卖盐。甲辰，立宗室命继法。

夏四月癸丑，修湖南诸州城。丙辰，以临安疫，分命医官诊视军民。庚申，复以强盗配隶诸军重役。丁卯，安定郡王子栋薨。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学，以教养峒民子弟。

五月戊寅，诏监司、守令劝课农桑，以奉行勤怠为赏罚。壬午，诏诸路转运司趣民间补葺经界簿籍。辛卯，以久雨，减京畿及两浙囚罪一等，释杖以下，贷贫民稻种钱。壬寅，以史浩为少师。

六月己酉，诏放殿前司平江府牧马草场二万亩，听民渔采。戊午，除淳熙七年诸路旱伤检放米一百三十七万石、钱二千六万缗。辛酉，罢诸路坊场监官，听民承买。戊辰，史浩荐薛叔似、杨简、陆九渊、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等十六人，诏并赴都堂审察。

七月癸未，复以许浦水军隶殿前司。永阳郡王居广薨，追封永王。辛未，赏监司、守臣修举荒政者十六人。以不雨、决系囚。壬辰，绍兴大水，出秀、婺州、平江府米振粜。丁酉，严州水，诏被灾之家蠲其和买，三等以上户减半。辛丑，录范质后。

八月丙午，以旱，罢招军。庚戌，赵雄罢。壬子，诏绍兴府诸县夏税、和市、折帛、身丁钱绢之类，不以名色，截日并令住催。癸丑。以王淮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甲寅，以谢廓然同知枢密院事。丙辰，更后殿幄次为延和殿。己未，以观文殿大学士、新四川制置使赵雄知泸州，戊辰，言者请自今歉岁蠲减，经费有亏，令户部据实以闻，毋得督趣己蠲阁之数。从之。罢诸路补葺经界簿籍。

九月庚辰，命诸路提举司贷民麦种。辛巳，钱良臣罢。庚寅，以谢廓然兼权参知政事。

冬十月己酉，遣施师点等使金贺正旦。辛酉，录黎州战殁将士四百三人。甲子，金遣完颜寔等来贺会庆节。诏灾伤州县谕民振粜。

十一月甲戌，以旱伤，罢喜雪宴。戊寅，蠲富阳、新城、钱塘夏税。庚寅，前池州守赵粹中误斩递卒汪青，落职，仍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辛卯，诏两省、侍从、台谏各举所知。浚行在至镇江府运河。丁酉，遣燕世良贺金主生辰。己亥，振临安府及严州饥民。庚子，再诏临安府为粥食饥民。辛丑，以淳熙元年减半推赏法募民振粜。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饶二州民流者众，罢守臣，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丁未，禁诸州营造。戊申，谥刘安世曰忠定。辛亥，蠲诸路旱伤州军明年身丁钱物。甲寅，雨雹。以度僧牒募闽、广民入米。丙辰，诏县令有能举荒政者，监司、郡守以名闻。甲子，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戊辰，金遣魏贞吉等来贺明年正旦。以争执进书仪，帝还内，遣王抃往谕旨。己巳，贞吉奉书入见。

是月，广东安抚巩湘诱潮贼沈师出降，诛之。是岁，江、浙、两淮、京西、湖北、潼川、夔州等路水旱相继，发廪蠲租，遣使按视，民有流入江北者，命所在振业之。

九年春正月甲戌，诏四孟朝献分用三日，如在京故事。丁丑，命两淮戍兵岁一更。癸未，罢枢密都承旨王抃为在外宫观，因罢诸军承受，复密院文书关录两省旧法，以文臣为都承旨。戊子，籴广南米赴行在。庚寅，诏江、浙、两淮旱伤州县贷民稻种，计度不足者贷以桩积钱。

二月庚戌，遣使访问二广盐法利害。戊辰，四川制置司言获叙州贼大波浪。三月辛未朔，幸佑圣观。诏振济忠、万、恭、涪四州。癸未，振济镇江。壬辰，遣使按视淮南、江、浙振济。甲午，罢诸路寄招军兵三年，就拣军子弟补其阙。

夏四月甲辰，诏自今盗发所在，亲临帅守、监司论罚，平定有劳者议赏。乙卯，诏诸路提刑，文武臣通置一员。癸亥，帝览陆贽《奏议》，谕讲读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条陈来上，无有所隐。"五月癸酉，以孙扌丙为右千牛卫大将军。丙子，诏辅臣择监司、郡守，必先才行。

六月壬寅，诏侍从、台谏各举操修端亮、风力强明、可充监司者一二人。甲寅，蠲犒赏库酒课二十二万余缗。汀、漳二州民为沈师蹂践者，除其赋。丁巳，给临安府贫民棺瘗钱。戊午，谢廓然薨。庚申，太白昼见。临安府蝗，诏守臣亟加焚瘗。甲子，太白昼见，经天。

秋七月甲戌，以江西常平、义仓及桩管米四十万石付诸司，预备振粜。辛己，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浙东提举朱熹，以备振粜。壬辰，以资政殿学士李彦颖参知政事。诏发所储和籴米百四十万石，补淳熙八年振济之数，于沿江屯驻诸州桩管。

八月己亥朔，诏绍兴民户去岁已纳夏税应减者三十万缗，理为今年之数。庚子，减皇后内命妇荫补数，立文武臣遇郊奏荐员，限致仕、遣表恩泽，视旧法捐三之一。淮东、浙西蝗。壬子，定诸州官捕蝗之罚。乙卯，复赏修举荒政监司、守臣。

九月己巳朔，罢诸路科买军器物料三年。庚午，以王淮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丙子，以子彤为容州观察使，封安定郡王。辛巳，大享明堂，大赦。乙酉，以钱引十万缗赐泸州，备振粜。辛卯，封伯圭为荥阳郡王。以旱减恭、合、渠、昌州今年酒课。癸巳，太白昼见。乙未，禁蕃舶贩易金银，著为令。

十月戊戌朔，遣王蔺等使金贺正旦。丙午，罢军器所招军。辛亥，塞四川沿边支径。戊午。金遣完颜宗回等来贺会庆节。甲子，蠲诸路旱伤州军淳熙七年八年逋赋，出县官缗钱以偿户部。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妇饰僭拟。庚午，振夔路饥。乙酉，进奏院火。丙戌，遣贾选等贺金主生辰。戊子，大风。十二月己亥，更二

广官卖盐法，复行客钞，仍出缗钱四十万以备漕计之阙。癸亥，金遣孛术鲁正等来贺明年正旦。

十年春正月丁丑，以给事中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命州县掘蝗。甲申，李彦颖罢。乙酉，命二广提举盐事官互措置盐事。丙戌，以施师点兼权参知政事。丁亥，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己丑，诏罢广南官鬻盐法。壬辰，罢江东、浙西寄招镇江诸军三年。

二月癸卯，提举德寿宫陈源有罪，窜建宁府，寻移郴州，仍籍其家赀，进纳德寿宫。

三月戊辰，李焘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六百八十七卷。辛未，有司请造第七界会子。辛巳，免四川和籴三年。癸未，幸玉津园。戊子，诏四川类试自今十六人取一人。己丑，除诈称灾伤籍产法。癸巳，复铨试旧法，罢试杂文。

夏四月丙申，再蠲临安府民丁身钱三年。己亥，命湖南、广西堙塞溪洞径路。

五月丙寅，增皇太子宫小学教授一员。甲戌，以潭州飞虎军隶江陵都统司。戊寅，幸聚景园。辛卯，诏疏襄阳水渠，以渠傍地为屯田，寻诏民间侵耕者就给之。废舒州宿松监。

六月戊戌，监察御史陈贾请禁伪学。乙巳，罢昭州岁贡金。己未，诏诸路监司、帅臣岁举廉吏。庚申，严赃吏禁。秋七月乙丑，以不雨，决系囚。丙寅，幸明庆寺祷雨。甲戌，以夏秋旱□，避殿减膳，令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各陈朝政阙失，分命群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左丞相王淮等以旱乞罢，不许。丁丑，诏除灾伤州县淳熙八年欠税。甲申，雨。己丑，御殿复膳。

八月戊申，以施师点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黄洽参知政事。庚戌，以史浩为太保、魏国公致仕，庚申，以左藏南库隶户部。

九月乙丑，长溪、宁德县大水。丙寅，严盗贩解监法。丁丑，幸佑圣观。壬午，蠲诸州逋负内藏库钱六十万缗。乙酉，遣余端礼等使金贺正旦。丁亥，禁内郡行铁钱。

冬十月乙未，诏两浙义役从民便。壬子，金遣完颜方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乙丑，降会子，收两淮铜钱。甲戌，幸龙山大阅，遂幸玉津园。

闰月壬寅，诏却安南献象。丁巳，遣陈居仁等贺金主生辰。十二月丙子，朝德寿宫，行太上皇后庆寿礼，推恩如太上皇故事。丁亥，金遣完颜婆卢火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福、漳、台、信、吉州水，京西、金、澧州、南平、荆门、兴国、广德军、江陵、建康、镇江、绍兴、宁国府旱。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安化蛮蒙光渐等犯宜州思立砦，广西兵马钤辖沙世坚出兵讨之，获光渐。丙午，诏江东、西路诸监司，义役、差役从民便。甲寅，雨土。

二月甲申，诏两淮、京西、湖北万弩手令在家阅习，每州许岁上材武者一二人，试授以官，如四川义士之制。

三月辛卯，诏刑部、御史台每季以仲月录囚徒。癸巳，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以备金人。复金州管内安抚司。甲午，以上津、潮阳旱，蠲其税。辛丑，罢秀州御马院庄，归其侵地于民。丁未，禁淮民招温、处州户口。除职田、官田八年逋租。庚戌，诏御试策有及军民利害者，考官裒类以闻。辛亥，史浩入谢，赐宴于内殿。

夏四月甲子，以兴元义胜军移戍襄阳。戊辰，赐礼部进士卫泾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癸未，重班《绍兴申明刑统》。

五月戊子朔，蠲崇德等十六县小民淳熙十年欠税十四万缗。癸卯，命刑部、大理寺议减刺配法。甲寅，出缗钱三十万犒给四川久戍将士。乙卯，太白昼见。

六月戊午朔，诏诸道总领举偏裨可将帅者。庚申，以周必大为枢密使。壬戌，诏在内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在外守臣、监司，不限科举年分，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己卯，诏诸州岁买稻种，备农民之阙。

秋七月癸卯，蠲减浙东败阙坊场酒课。癸丑，以浙西、江东水，禁诸州遏籴。甲寅，筑黎州要冲城。

八月庚申，遣章森使金贺正旦。

九月丁亥，诏诸路添差官自今毋创置。乙巳，诏殿前军子弟许权收刺一次。甲寅，再减四川酒课六十八万余缗。

冬十月甲子，初命举改官人犯赃者，举主降二官。乙丑，遣王信等贺金主生辰。庚午，禁诸州增收税钱。丙子，金遣张大节等来贺会庆节。盱眙军言得金人牒，以上京地寒，来岁正旦、生辰人使权止一年。壬午，诏诸以忠义立庙者，两淮漕臣缮治之。

十一月壬寅，禁福建民私有兵器。癸卯，助广西诸州岁计十万缗。甲寅，令峡州岁时存问处士郭雍。十二月丁巳，修湖南府城。己卯，诏戒监司、州县毋得于常赋外追取于民。是岁，江东、浙西诸州水，福建、广东、吉、赣州、建昌军、兴元府、金、洋、西和州旱。

十二年春正月己丑，禁交阯盐入省地。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遣人诱青羌奴儿结，杀之。戊戌，日中有黑子。戊申，赐任伯雨谥曰忠敏。庚戌，日中复有黑子。

二月辛酉，雨雹。乙亥，罢诸军额外制领将佐。庚辰，置黎州防边义勇。

三月乙酉，进孙扩为安庆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辛卯，禁习渤海乐。辛亥，命侍从、台谏、两省、总领、管军官各举堪都、副统制者一二人。癸丑，除税场高等累赏法。

夏四月甲子，幸聚景园。戊辰，班《淳熙宽恤诏令》。丙子，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挺与留正议之。己卯，幸玉津园。

五月庚寅，地震。辛卯，福州地震。诏帅臣赵汝愚察守令、择兵官、防盗贼。

六月乙卯，立淮东强勇军效用效士法。壬戌，除诸军逋欠营运钱。丁丑，诏浙东帅臣、监司不以时上诸州臧否，夺一官。戊寅，太白昼见。

秋七月丁酉，太白昼见，经天。壬寅，诏二广试摄官如铨试例，取其半。甲辰，以淮西屯田卤莽，总领、军帅、漕臣、守臣夺官有差。

八月癸亥，诏太上皇寿八十，令有司议庆寿礼。乙丑，诏户部、给

舍、台谏详官民户役法以闻。

九月甲申，复二广监司以下到罢酬赏法。丙戌，诏恤潮州、台州被水之家。庚寅，遣王信等使金贺正旦。丁丑，诏诸路总领、军帅、漕臣、守臣岁上屯田所收之数。

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圣寿齐明广慈备德太上皇后。甲寅，蠲施、黔州经制无额钱。命侍从各举宗室二三人。癸亥，诏诸路臧否以三月终、四川、二广以五月终来上。

十一月丁亥，鄂州大火。戊子，雷。壬辰，遣章森等贺金主生辰。辛丑，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庚戌朔，帅群臣奉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册宝于德寿宫，推恩如绍兴三十二年故事。甲子，以知福州赵汝愚为四川制置使。丙子，金遣仆散守忠等来贺明年正旦。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率群臣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文武臣僚并理三年磨勘，免贫民丁身钱之半为一百一十余万缗，内外诸军犒赐共一百六十万缗。癸巳，以史浩为太傅，陈俊卿为少师，嗣濮王士歆为少保。庚子，以昭庆军节度使士岘为开府仪同三司。

二月甲寅，诏强盗两次以上，虽为从，论死。庚申，诏举归正、添差、任满人才艺堪从军者。

三月丁酉，诏职事官改官，许在岁额八十员之外。合提举广南东、西盐事司为一。甲辰，幸玉津园。

夏四月辛亥，诏吴挺结约夏人。戊辰，再蠲四川和籴军粮三年。辛未，幸聚景园。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甲申，诏非泛补官及七色补官人、非曾任在朝侍从者，品秩虽高，毋得免役。丙申，赐冲晦处士郭雍号曰颐正先生，仍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来上。

秋七月壬辰，诏内外诸军主帅各举堪统制者二三人。壬寅，谥胡铨曰忠简。

闰月丙午朔，雨雹。戊申，以敷文阁学士留正签书枢密院事。己酉，施师点乞免兼同知枢密院事，许之。己未，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轸。丙子，以故相曾怀鬻奏补恩，追落观文殿大学士。壬午，新筑江陵城成。

九月乙巳，诏伪造会子凡经行用，并处死。是月，遣李献等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甲戌朔，福州火。甲午，金遣完颜老等来贺会庆节。

十一月戊午，诏四川制置司通知马政，量收水渠民包占荒田租。庚申，遣张叔椿等贺金主生辰。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列传》、《皇帝会要》。丙寅，梁克家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辛未，裁定百司吏额。十二月丙子，思州田氏献纳所买黔州民省地，诏偿其直。辛己，减汀州盐价岁万缗。甲午，陈俊卿薨。乙未，振临安府城内外贫乏老疾之民。戊戌，大理寺狱空。己亥，金遣耶律子元等来贺明年正旦。辛丑，再赐军士雪寒钱。是岁，利州路饥，江西诸州旱。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桩积米贷济金、洋州及关外四州饥民。

二月丁亥，以周必大为右丞相。戊子，以施师点知枢密院事。

三月甲子，幸玉津园。

夏四月己卯，置籍考诸路上供殿最，以为赏罚。戊子，赐礼部进士王容以下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

五月乙巳，成都火。己酉，遣官措置汀州经界。

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画龙祈雨法。甲申，幸太一宫、明庆寺祷雨。丁亥，梁克家薨。庚寅，临安府火。辛卯，太白昼见。癸巳，王淮等以旱求罢，不许。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己亥，减两浙路囚罪一等，释杖以下。

秋七月辛丑，罢户部上供殿最。丙午，诏群臣陈时政阙失及当今急务。丁未，以旱，罢汀州经界。己酉，诏监司条上州县弊事、民间疾苦。辛亥，避殿减膳彻乐。癸丑，命检正都司看详群臣封事，有可行者以闻。诏省部、漕臣催理已蠲逋欠者，令台谏觉察。权减秀州经、总制籴本钱半年。丙辰，命临安府捕蝗，募民输米振济。除绍兴新科下户今年和市布帛二万八千匹。辛酉，江西、湖南饥，给度僧牒，鬻以籴米备

振粜。戊辰，雨。命给、舍看详监司所条弊事。

八月辛未，赐度牒一百道、米四万五千石，备振绍兴府饥。甲戌，御殿复膳。癸未，以留正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丙戌，复夔路酬赏法。

九月癸卯，太上皇不豫。乙巳，诣德寿宫问疾。丙午，遣万钟等使金贺正旦。己未，诣德寿宫问疾。乙丑，罢增收木渠民田租。丙寅，除官军私负。

冬十月辛未，以太上皇不豫，赦。壬申，诣德寿宫问疾。癸酉，分遣群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甲戌，以太上皇未御常膳，自来日不视朝，宰执奏事内殿。乙亥，诣德寿宫侍疾，太上皇崩于德寿殿，遗诰太上皇后改称皇太后。奉皇太后旨，以奉国军承宣使甘昪主管太上皇丧事。丙子，以韦璞等为金告哀使。戊寅，以荥阳郡王伯圭为攒宫总护使。翰林学士洪迈言大行皇帝庙号当称“祖”，诏有司集议以闻。己卯，诏尊皇太后。辛巳，诏曰：“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讨论仪制以闻。”甲申，用礼官颜师鲁等言，大行太上皇帝上继徽宗正统，庙号称“宗”。乙酉，百官五上表请帝还内听政。丙戌，诏俟过小祥，勉从所请。戊子，帝衰绖御素辇还内。以颜师鲁等充金国遣留国信使。己丑，金遣田彦皋等来贺会庆节，诏免入见，却其书币。甲午，诣德寿宫，自是七日皆如之。

十一月戊戌朔，诣德寿宫，自是朔望皆如之。己亥，大行太上皇帝大祥，自是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诣德寿宫，衰绖而杖如初。诏皇太子惇参决庶务。庚子，皇太子三辞参决庶务，不许。辛丑，诣德寿宫禫祭，百官释服。甲辰，群臣三上表请御殿听政，诏俟过祔庙。戊申。遣胡晋臣等贺金主生辰。辛亥，冬至，诣德寿宫。甲寅，西南方有赤气随日入。乙卯。雷。戊午，诏皇太子参决庶务于议事堂，在内寺监、在外守臣以下，与宰执同除授讫乃奏。己未，诏三日一朝德寿宫。十二月庚午，大理寺狱空。壬午，东北方有赤气随日出。癸巳，金遣完颜崇安等来贺明年正旦，见于垂拱殿之东楹素幄，诏礼物毋入殿，付之有司。是岁，两浙、江西、淮西、福建旱，振之。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诣德寿宫几筵行礼。戊戌，皇太子初决庶务于议事堂。辛丑，复置左、右补阙、拾遗。乙巳，诏免诸州军会庆节进奉二年。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庚申，施师点罢。甲子，以黄洽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萧燧参知政事。

二月丁亥，金遣蒲察克忠等来吊祭，行礼于德寿殿，次见帝于东楹之素幄。癸巳，遣京镗等使金报谢。

三月庚子，王淮等上大行太上皇谥曰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乙巳，上高宗谥册宝于德寿殿，又上懿节皇后改谥宪节册宝于别庙本室。丁未，右丞相周必大摄太傅，持节导梓宫。癸丑，用洪迈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飨高宗庙庭，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秘书少监杨万里乞用浚，皆不报。丙寅，权攒高宗于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亲行奉迎虞主之礼，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辞皆如之。乙亥，诏洪迈、杨万里并予郡。甲申，用礼官尤袤请，诏群臣再集议配享臣僚。丙戌，祔高宗神主于太庙，诏曰："朕比下令欲衰绖三年，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诏俟过祔庙，勉从所请，然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己丑，诏减临安、绍兴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民缘攒宫役者蠲其赋。庚寅，用御史冷世光言，罢再议配享。皇太后有旨，车驾一月四诣德寿宫，如旧礼。

五月己亥，王淮罢。乙巳，帝既用薛叔似言罢王淮，诏谕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遗、补阙为名，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丁巳，诏修《高宗实录》。己未，祁门县大水。壬戌，始御后殿。诏岁出钱五万六千余缗，减广东十二州折纳米价钱。

六月丁卯，雨雹。戊辰，罢敕令所。己巳，以伯圭为少傅，带御器械夏执中为奉国军节度使。癸酉，以新江西提点刑狱朱熹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职。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叶适论栗袭王淮、郑丙、陈贾之说，为"道学"之目，妄废正人。诏熹仍赴江西，熹力辞不赴。庚寅，荧惑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庙乐曰《大勋》，舞曰《大德》。己未，出兵部侍郎林栗。壬戌，恩平郡王璩薨，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黄气覆大内。辛丑，大飨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癸卯，更试补医官法。己酉，遣郑侨等使金贺正旦。甲寅，上皇太后宫名慈福。

冬十月癸未，金遣王克温等来贺会庆节，见于垂拱殿东楹。甲申，

会庆节，诏北使、百官诣东上阁门拜表起居，免入贺。己丑，再罢诸州科买军器物料三年。

十一月庚子，建焕章阁，藏高宗御集。遣何澹贺金主生辰。甲辰，诏百官轮对，毋过三奏。十二月丙寅，追复龚茂良资政殿学士。壬午，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辞不至。戊子，金遣田彦皋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江西、湖北、两淮、建宁府、徽州水。

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殂，孙璟立。甲午，封孙抃为嘉国公。丙申，黄洽罢。己亥，以周必大为左丞相，留正为右丞相，萧燧兼权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王蔺参知政事，刑部尚书葛邲同知枢密院事。乙巳，萧燧罢。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宫。戊申，以昭庆军承宣使郭师禹为保大军节度使。辛亥，罢淮西屯田。是日，帝始谕二府，以旬日当内禅，命周必大留身呈诏草。丙辰，罢拘催钱所。复二广官般官卖盐法。己未，更德寿宫为重华宫。谥李纲曰忠定。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下诏传位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素服驾之重华宫。辛未，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皇后曰寿成皇后。绍熙五年五月壬戌，寿皇圣帝不豫。六月戊戌，崩于重华殿，年六十有八。十有丙辰，谥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乙卯，权欑于永阜陵。十二月甲戌，祔于太庙。庆元三年十一月辛丑，加谥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赞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本纪第三十六

○光宗

光宗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讳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绍兴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二十年赐今名，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转荣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及庄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类己，欲立为太子，而以其非次，迟之。乾道六年七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册太子，当有赦。是时，虞允文相，因请蚤建储贰。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练历庶务，通知古今，庶无后悔尔。"七年正月丙子朔，孝宗上两宫尊号册、宝，礼成。丞相允文复以请，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卿宜讨论前代典礼。"允文寻以闻。二月癸丑，乃立帝为皇太子，庆王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进封魏王。三月丁酉，受皇太子册。四月甲子，命判临安府，寻领尹事。帝之为恭王，与讲官商较前代，时出意表，讲官自以为不及。逮尹临安，究心民政，周知情伪。孝宗数称之，且语丞相赵雄曰："太子资质甚美，每遣人来问安，朕必戒以留意问学。"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高宗崩。十一月己亥，百官大祥毕，孝宗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十五年二月戊戌，帝始赴议事堂，自是，间日与辅臣公裳系鞋相见，内外除擢，自馆职、部刺史以上乃以闻。九月乙巳，又诏："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十一月，丞相周必大乞去，孝宗谕曰："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会陈康伯家以绍兴传位御札来上，十二月壬申，孝宗遣中使密持赐必大，因令讨论典礼，既又密以禅意谕参知政事留正。十六年正月辛亥，两府奏事，孝宗谕以倦勤，欲禅位皇太子，退就休养，以毕高宗三年之制。因令必大进呈诏草。

二月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应奉官以次称贺。内侍固请帝坐，帝固辞。内侍扶掖至七八，乃微坐，复兴。次丞相率百僚称贺，礼毕，枢密院官升殿奏事，帝立听。班退，孝宗反丧服，御后殿，帝侍立，寻登辇，同诣重华宫。帝还内，即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皇后曰寿成皇后。寿皇圣帝诏立帝元妃李氏为皇后。甲子，帝率群臣朝重华宫。大赦，百官进秩一级，优赏诸军，蠲公私逋负及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税役。丙寅，帝率群臣诣重华宫，上尊号册、宝。以阁门舍人谯熙

载、姜特立并知阁门事。庚午，诏五日一朝重华宫。辛未，尊皇太后曰寿圣皇太后。壬申，诏内外臣僚陈时政阙失，四方献歌颂者勿受。遣罗点等使金告即位。癸酉，诏戒敕将帅。赐前宰执、从官诏，访以得失。乙亥，诏两省官详定内外封章，具要切者以闻。遣诸葛廷瑞等使金吊祭。丙子，诏戒敕官吏。己卯，诏官吏赃罪显著者，重罚毋贷。辛巳，以生日为重明节。丁亥，诏百官轮对。己丑，诏编《寿皇圣政》。庾寅，诏中书舍人罗点县可为台谏者，点以叶适、吴镒、孙逢吉、张体仁、冯震武、郑湜、刘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

三月壬辰，以周必大为少保，留正转正奉大夫。丙申，遣沈揆等使金贺即位。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可任湖广及四川总领者一人。己亥，子扩进封嘉王。癸卯，金遣王元德等来告哀。戊申，以寿皇却五日之朝，诏自今月四朝重华宫。甲寅，以史浩为太师，伯圭为少师，少保土歆为少傅，昭庆军节度使士岘为少保。戊午，金遣张万公等来致遗留物。己未，以左补阙薛叔似为将作监，右拾遗许及之为军器监。拾遗、补阙官自此罢。诏东宫书籍并赐嘉王。

夏四月丙寅，有事于太庙。丁卯，四川应起经、总制钱存留三年，代输盐酒重额。癸酉，侄拆进封许国公。乙亥，以两浙犒赏酒库隶诸州，岁入六十五万，寻减三十万。戊寅，金遣徒单镒等来告即位。以权兵部侍郎何澹为右谏议大夫。丙戌，有事于景灵宫。

五月甲午，以王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丙申，周必大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常德府、辰、沅、靖州大水入其郛。丁酉，诏丞相以下月一朝重华宫。戊戌，罢周必大判潭州之命，许以旧官为醴泉观使。戊申，以和义郡夫人黄氏为贵妃。右丞相留正论知阁门事姜特立，罢之。

闰月庚申朔，诏内侍陈源许在外任便居住。免郡县淳熙十四年以前私负，十五年以后输息及本者亦蠲之。壬戌，以赵雄为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卫国公，仍判江陵府。庚午，诏罢卖浙西常平官田。癸酉，诏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宗配。丙子，赵雄疾甚，改判资州。戊寅，蠲郡县第五等户身丁钱及临安第五等户和买绢各一年，仍出钱二十三万缗振临安贫民。己卯，阶州大水入其郛。壬午，大理狱空。乙酉，御后殿虑囚。

六月庚寅，镇江大水入其郛。癸卯，诏自今臣僚奏请事涉改法者，三省、枢密院详具以闻。

秋七月辛酉，儒林郎倪恕等以封事可采，迁官、免文解有差。戊辰，遣谢深甫等贺金主生辰。庚辰，下诏恤刑。

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丙申，减两浙月桩等钱岁二十五万五千缗。己亥，王淮薨。癸丑，金遣温迪罕肃等来贺即位。

九月癸亥，金遣完颜守真等来贺重明节。减绍兴和买绢岁额四万四千余匹。乙丑，戒执政、侍从、台谏，毋移书以荐举、请托。南剑州火，降其守臣一官，仍令优加振济。戊辰，诏侍从各举公正强敏之士，尝任守令及职事官、材堪御史者一人。甲戌，诏监司、帅守，秩满到阙，荐所部廉吏一二人。遣郭德麟等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庚子，罢枢密院审察诸军之制。壬寅，蠲楚州、高邮盱眙军民负常平米一万四千余石。甲寅，大阅。

十一月庚午，诏改明年为绍熙元年。复置嘉王府翊善，以秘书郎黄裳为之。乙亥，诏陈源毋得辄入国门。丁丑，减江、浙月桩钱额十六万五千余缗。十二月壬子，金遣裴满余庆等来贺明年正旦。

绍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率群臣诣重华宫，奉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册宝。壬申，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壬午，何澹请置《绍熙会计录》。诏何澹同户部长贰、检正、都司稽考财赋出入之数以闻。

二月丁酉，雨雹。辛亥，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言：道学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别邪正。从之。

三月丁卯，诏秀王袭封，置园庙。班安僖王讳。录赵普后一人。庚午，以久雨，释杖以下囚。夏四月乙酉，诏两淮措置流民。己丑，以伯圭为太保、嗣秀王。丁未，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以论带御器械吴端罢。戊申，赐礼部进士余复以下五百三十有七人及第、出身。

五月乙卯，赵雄坐所举以贿败，降封益川郡公，削食邑一千户。己未，出吴端为浙西马步军副总管。丙寅，修楚州城。丙子，太白昼见。

六月丁亥，遣丘密等贺金主生辰。丙申，以上供等钱偿广州放免身丁钱数。甲午，御后殿虑囚。

秋七月癸丑，诏秀王诸孙并授南班。甲寅，以葛邲参知政事，给事

中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乙卯，以留正为左丞相，王蔺枢密院使。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八月辛卯，立任子中铨人吏部帘试法。己亥，帝率君臣上《寿皇圣帝玉牒》、《日历》于重华宫。己酉，诏造新历。

九月丁巳，金遣王修等来贺重明节。己未，升剑州为隆庆府。辛酉，雷。庚午，遣苏山等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丁酉，诏内外诸军自今毋置额外制、领以下官。丙午，诏内外军帅各荐所部有将才者。庚戌，诏谕郡县吏奉法爱民。

十一月甲寅，安南入贡。壬戌，潼川转运判官王溉撙节漕计，代输井户重额钱十六万缗，诏奖之。十二月辛巳朔，赠左千牛卫大将军挺为保宁军节度使。壬午，赐王伦谥曰节愍。丙戌，罢王蔺枢密使。戊子，以葛邲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癸卯，诏岁减广东官卖盐。丙午，金遣把德固等来贺明年正旦。戊申，浦城盗张海作乱，诏提点刑狱丰谊捕之。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命两淮行义仓法。壬子，诏尊高宗为万世不祧之庙。庚申，修六合城。辛酉，金主母徒单氏殂。戊寅，雷电，雨雹。

二月庚辰朔，大雨雪。壬午，遣宋之瑞等使金吊祭。癸未，名新历曰《会元》。甲申，福建安抚使赵汝愚等以盗发所部，与守臣、监司各降秩一等，县令追停。乙酉，诏以阴阳失时，雷雪交作，令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各具时政阙失以闻。出米五万石赈京城贫民。权罢修皇后家庙。辛卯，布衣余古上书极谏，帝怒，诏送筠州学听读。丁未，金遣完颜回等来告哀。

三月丙辰，诏监司、郡守互送以赃论。丁巳，诏自今边事令宰相与枢密院议，仍同签书。丙寅，诏福建提点刑狱陈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经界。丁卯，增广州摧锋军三百人。癸酉，建宁府雨雹，大如桃李，坏民居五千余家。温州大风雨，雷电，田苗桑果荡尽。丙子，出右司谏邓驲。

夏四月乙酉，从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幸聚景园。丙申，诏侍从、两省、台谏及在外侍从之臣，各举所知尝任监司、郡守可充郎官、卿监及资历未深可充诸职事官者各三人。辛丑，徽州火，二日乃灭。

五月己酉朔，福州水。辛亥，诏六院官许轮对，仍入杂压。庚申，诏侍从、经筵、翰苑官，自今并不时宣对，庶广咨询，以补治道。戊长，金州大火。己巳，潼川、崇庆二府、大安、石泉、淮安三军、兴、利、果、合、绵、汉六州大水。

六月戊寅，诏监司到任半年，条上裕民事，如郡守。庚辰，遣赵ＮＵ等贺金主生辰。丁亥，以伯圭判大宗正事。癸巳，诏宰臣、执政，自今不时内殿宣引奏事。

秋七月丁未朔，诏故容州编管人高登追复元官，仍赠承务郎。己未，出会子百万缗，收两淮私铸铁钱。乙丑，复置太医局。己巳，兴州大水，漂没数千家。

八月戊寅，何澹以本生继母丧去官。甲申，宽两浙榷铁之禁。

九月壬子，金遣完颜兖等来贺重明节。召知福州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壬戌，禁职田折变。癸亥，遣黄申等使金贺正旦。乙丑，以久雨，命大理、三衙、临安府及两浙决系囚，释杖以下。己巳，诏侍从于尝任卿监、郎官内，选堪断刑长贰一二人以闻。

冬十月丙子朔，诏罢经界。丁丑，筑福州外城。庚辰，减百官大礼赐物三之一。甲申，复吴端带御器械。辛卯，诏守令毋征敛病民。庚子，下诏抚谕四川被水州军。

十一月戊申，安定郡王子彤薨。己巳，册加高宗徽号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辛未，有事于太庙。皇后李氏杀黄贵妃，以暴卒闻。壬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风雨，不成礼而罢。帝既闻贵妃薨，又值此变，震惧感疾，罢称贺，肆赦不御楼。寿皇圣帝及寿成皇后来视疾，帝自是不视朝。十二月庚辰，筑荆门军城。丁亥，帝始对辅臣于内殿。乙未，增楚州更戍兵一千五百人。庚子，复出会子百万缗，收两淮铁钱。辛丑，金遣完颜宗璧等来贺明年正旦。壬寅，资、简、普、荣四州及富顺监旱。甲辰，诏庆远军承宣使、内侍省都知杨皓怀奸凶恣，刺面杖脊，配吉州；和州防御使、内侍省押班黄迈私相朋附，决杖、编管抚州。寻送皓抚州、迈常州居住。是岁，建宁府、汀州水，阶、成、西和、凤四州及淮东旱，振之。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视朝。庚戌，蠲秀州上供米四万四千石。岁蠲四川盐酒重额钱九十万缗。出度僧牒二百，收淮东铁钱。丁

巳，命夔路转运使通融漕计籴米，以备凶荒。壬戌，罢文州民杂役。诏辅臣代行恭谢之礼。

二月甲戌朔，复以两浙犒赏酒库隶户部。丁酉，申严钱银过淮之禁。

闰月丙午，禁郡县新作寺观。甲寅，以王蔺为端明殿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蔺辞不行。壬戌，诏州县未断之讼，监司毋得移狱，违者许执奏。甲子，成都府路转运判官王溉以代民输激赏等绢钱三十三万缗，诏进一官，仍令再任。诏卖郡县没官田屋及营田。

三月甲戌，修天长县城。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以子涛为安定郡王。甲申，罢雅州税场五。筑峡州城。乙酉，留正乞去位，不许。庚寅，宜州蛮寇边，改知郁林州沙世坚知宜州讨之。辛卯，复监司列荐法。丁酉，罢广东增收盐斤钱。己亥，诏技艺补授之人毋得奏补，著为令。庚子，监察御史郭德麟以察事失体，出为湖北提举常平茶盐。

夏四月癸卯，补童子吴钢官。甲寅，振四川旱伤郡县。乙卯，以户部侍郎丘崈为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戊午，帝朝重华宫。丁卯，蠲临安民元年二年逋赋。

五月，帝有疾，不视朝。乙未，命汉阳、荆门军、复州行铁钱。己亥，蠲四川水旱郡县租赋。仍以两浙犒赏酒库隶诸州，令户部郎官提领，岁以四十五万缗为额，庚子晦，常德府大水入其郛。

六月辛丑朔，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与士为文浮靡、吏苟且饰伪者。以权礼部尚书陈骙同知枢密院事，甲辰，遣钱之望等贺金主生辰。丁未，罢四川诸军岁起西兵。废光州定城监。壬子，虑囚。戊午，以伯圭为太师。甲子，增捕获私铸铜钱赏格。丙寅，以太尉郭师禹为少保。

秋七月己巳，刺沿边盗万人为诸州禁军。壬申，监文思院常良孙坐赃，配海外。益国公周必大坐缪举良孙，降荥阳郡公。省广西郡县官。甲戌，台州水。壬午，泸州骑射卒张信等作乱，杀其帅臣张孝芳。甲申，军士卞进、张昌击杀信。增嘉王府讲读官二员。壬辰，修扬州城。

八月甲寅，诏两淮行铁钱交子。戊午，总领四川财赋杨辅奏：已蠲东、西两川畸零绢钱四十七万缗、激赏绢六万六千匹。诏奖之。自是岁以为例。

九月甲戌，修德安府外城。乙亥，金遣仆散端等来贺重明节。戊子，遣郑汝谐等使金贺正旦。丙申，劝两淮民种桑。

冬十月壬寅，修大禹陵庙。丙午，修潭州城。辛亥，帝诣重华宫进香。庚申，会庆节，丞相率百官诣重华宫拜表称贺。

十一月壬申，振襄阳府被水贫民。癸酉，减蕲州岁铸钱二十万缗。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诣重华宫拜表称贺。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黄裳皆上疏请帝朝重华宫，吏部尚书赵汝愚亦因面对以请，帝开纳。辛卯，帝朝重华宫，皇后继至，都人大悦。癸巳，蠲湖南北、京西、江西郡县月桩、经总制钱岁二十三万余缗。戊戌，诏李纯乃皇后亲侄，可特除阁门宣赞舍人。十二月癸卯，帝率群臣上《寿皇圣帝玉牒》、《圣政》、《会要》于重华宫。丙午，蠲归正人赋役三年。辛亥，以留正为少保。乙丑，金遣温敦忠等来贺明年正旦。是岁，江东、京西、湖北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华宫。辛卯，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

二月戊戌朔，诏陈源特与在京宫观。丙寅，贷淮西民市牛钱。出米七万石振江陵饥民。甲戌，皇孙生。

三月丙子，帝朝重华宫，皇后从。辛巳，以葛邲为右丞相，胡晋臣知枢密院事，陈骙参知政事，赵汝愚同知枢密院事。甲申，监察御史汪义端奏：汝愚执政，非祖宗故事，请罢之。疏三上，不报。辛卯，义端罢。癸巳，帝从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幸聚景园。乙未，修巢县城。

夏四月己酉，罢括卖四川沿边郡县官田。

五月丙寅朔，复永州义保。己巳，赐礼部进士陈亮以下三百九十有六人及第、出身。进士李侨年五十四，调成都司户参军，自以禄不及养，乞以一官回赠父母。帝嘉其志，特诏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与初品官封。丙子，淮西大水。丙戌，绍兴大水。召浙东总管姜特立。丞相留正以论特立不行，乞罢相，不报。壬辰，太尉、利州安抚使吴挺卒。四川制置使丘崈承制以总领财赋杨辅权安抚使，命统制官李世广权管其军。

六月丙申朔，留正出城待罪。振江浙、两淮、荆湖被水贫民。戊戌，秘书省著作郎沈有开，著作佐郎李唐卿，秘书郎范黼、彭龟年，校书郎王爽，正字蔡幼学、颜棫、吴猎、项安世上疏，乞寝姜特立召命。己亥，遣许及之等贺金主生辰。壬寅，诏市淮马充沿江诸军战骑。戊

申，胡晋臣薨。己酉，御后殿虑囚。癸丑，蠲临安增民税钱八万余缗。甲寅，太白昼见。甲子，雨雹。

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昼见。丙寅，大雨雹。己巳，留正复论姜特立，缴纳出身以来文字、待罪于范村。丙子，以不雨，命诸路提刑审断滞狱。戊寅，命临安府及三衙决系囚，释杖以下。壬午，以赵汝愚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余端礼同知枢密院事，陈源为内侍省押班。癸未，禁邕州左、右两江贩鬻生口。乙酉，叙州夷贼没该落无等寇边，遣兵讨平之。

八月丙申，蠲绍兴丁盐、茶租钱八万二千余缗。丁酉，罢郡县卖没官田。癸丑，诏三省议振恤郡县水旱。丁巳，赠吴挺少保；其子曦落阶官，起复濠州图练使、带御器械。戊午，振江东、浙西、淮西旱伤贫民。

九月己巳，金遣董师中等来贺重明节，庚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己卯，上寿圣皇太后尊号曰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壬午，遣倪思等使金贺正旦。甲申，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戊子，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等咸上疏，请朝重华宫。

冬十月丙午，内教三衙诸军。己酉，朝献于景灵宫。夜，地震。庚戌，朝献于景灵宫。夜，地又震。壬子，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报。甲寅，雨土。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疏重华宫，乞会庆圣节勿降旨免朝。寿皇曰："朕自秋凉以来，思与皇帝相见，卿等奏疏，已令进御前矣。"明日会庆节，帝以疾不果朝，丞相葛邲率百官贺于重华宫。侍从上章，居家待罪，诏不许。嘉王府翊善黄裳上疏，请诛内侍杨舜卿。台谏张叔椿、章颖上疏，乞罢黜。戊午，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己未，丞相以下奏事重华宫。庚申，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请罢政，彭龟年请逐陈源以谢天下，皆不报。

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壬申，侍从、两省赵彦逾等十一人同班奏事。癸酉，太白昼见，地生毛，夜有赤云白气。戊寅，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遣右司郎官徐谊召留正于城外。庚辰，正始入朝，复赴都堂视事。命姜特立还故官。日中黑子灭。癸未，帝率群臣奉上皇太后册、宝于慈福宫。十二月戊戌，帝朝重华宫。壬寅，右司谏章颖以地震请罢葛邲，疏十余上，不报。甲辰，命沿边守臣三年为任。己酉，诏监司、

帅守毋独员荐士。庚戌，赵雄薨。甲寅，复四川盐合同场旧法。丁巳，振江、浙流民。己未，金遣完颜弼等来贺明年正旦。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庆殿，受群臣朝，遂朝重华宫，次诣慈福宫，行庆寿礼。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癸酉，寿皇圣帝不豫。丙子，大理狱空。癸未，葛邲罢。丙戌，宽绍兴民租税。

二月乙未，赵汝愚、余端礼以奏除西帅不行，居家待罪。戊戌，荆鄂诸军都统制张诏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庚戌，禁湖南、江西遏籴。

三月癸亥，合利州东、西为一路。己巳，寿成皇后生辰，免过宫上寿。

夏四月甲午，帝幸玉津园，皇后及后宫皆从。乙未，寿皇圣帝幸东园。丙申，史浩薨。己亥，朝献于景灵宫。壬寅，以不雨，使大理、三衙、临安府及两浙决系囚，释杖以下。癸卯，雨土。甲辰，侍从入对，请朝重华宫。己酉，太学生程肖说等以帝未朝，移书大臣。事闻，帝将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宫门以俟，日昃，帝复以疾不果出。侍从、馆学官上疏，乞罢黜，居家待罪。职事官请去待罪者百余人，诏不许。丙辰，侍讲黄裳、秘书少监孙逢吉等再上疏以请。丁巳，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陈傅良请以亲王、执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华宫使。台谏交章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离间两宫，请罢逐之。

五月辛酉朔，辰州徭贼寇边。甲子，侍从入对，未得见。宰执诣重华宫问疾，不及引。陈傅良缴上告敕，出城待罪。丁卯，以寿皇圣帝疾棘，命丞相以下分祷天地、宗庙、社稷。戊辰，丞相留正等请帝侍疾，正引裾随帝至福宁殿，久之，乃泣而出。辛未，丞相以下以所请不从，求退，帝命皆退，于是丞相以下遂出城待罪。知阁门事韩侂胄请宣押入城，许之。追封史浩为会稽郡王。乙亥。帝将朝重华宫，复不果。戊寅，以寿皇圣帝疾，赦。权刑部尚书京镗入对，请朝重华宫。庚辰，丞相以下诣重华宫问疾。癸未，起居舍人彭龟年叩头请奏事，诏令上殿，乃请朝重华宫。甲申，从官列奏以请，嘉王府翊善黄裳、讲读官沈有开、彭龟年奏，乞令嘉王诣重华宫问疾，许之。王至重华宫，寿皇为之感动。丙戌，权户部侍郎袁说友入对，请朝重华宫。

六月，遣梁总等贺金主生辰。戊戌夜，寿皇圣帝崩，遗诰改重华宫为慈福宫，建寿成皇后殿于宫后，以便定省。以重华宫钱银一百万缗赐

内外军。先是，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骙、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闻寿皇圣帝大渐，见帝于后殿，力请帝朝重华宫，皇子嘉王亦泣以请，不听。至是，丞相正等闻寿皇圣帝崩，乃率百官听遗诰于重华宫。己亥，丞相以下上疏，请诣重华成礼。庚子，遣薛叔似等使金告哀。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请就丧次成服。壬寅，寿皇大敛。皇子嘉王复入奏事，诏侯疾愈，过宫行礼。丞相以下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不许；请代行祭奠礼，许之。仍有旨：皇帝有疾，听就内中成服。夜，白气亘天。乙巳，尊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寿成皇后为皇太后。己酉，白气亘天。乙卯，遣林湜等使金致遗留物。

秋七月辛酉，丞相留正称疾，乞罢政，遂逃归。初，正等屡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正拟指挥以进，奉御笔："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正得之，大惧，乃谋退焉。甲子，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执丧，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重华宫之素幄，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寿仁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宫。庆元元年十一月戊戌，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庚寅，太上皇帝不豫。辛卯，崩于寿康宫，年五十有四。十一月丙寅，谥曰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嘉泰三年十一月壬申，加谥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赞曰：光宗幼有令闻，向用儒雅。逮其即位，总权纲，屏嬖幸，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

本纪第三十七

○宁宗一

宁宗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讳扩，光宗第二子也，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为恭王，慈懿梦日坠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于王邸，五年五月，赐今名。十一月乙丑，授右千牛卫大将军。七年，光宗为皇太子。淳熙五年十月戊午，迁明州观察使，封英国公。七年二月，初就傅。九年正月，始冠。十年九月己巳，始预朝参。十一年，当出阁，两宫爱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东宫之侧，以十月甲戌迁焉。十二年三月乙酉，迁安庆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八月辛酉，纳夫人韩氏。十六年二月壬戌，光宗受禅。三月己亥，拜少保、武宁军节度使，进封嘉王。帝自弱龄，尊师重傅，至是，始置翊善，以沈清臣为之。绍熙元年春，宰相留正请立帝为储嗣。

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壬寅，宰臣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不许；请代行祭奠之礼，从之。丁未，宰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储位，以安人心。"越六日，奏三上，从之。明日，遂拟旨以进。是夕，御批付丞相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七月辛酉，留正以疾辞去。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见正去，乃遣韩侂胄因内侍张宗尹以禅位嘉王之意请于太皇太后，不获。遇提举重华宫关礼，侂胄因其问，告之。礼继入内，泣请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悟，令谕侂胄曰："好为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帅郭杲夜分兵卫南北内。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帘，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执丧，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奏。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笔，卿当奉行。"汝愚曰："内禅事重，须议一指挥。"太皇太后允诺。汝愚袖出所拟以进，云："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览毕，曰"甚善。"汝愚出，以旨谕帝，帝固辞曰："恐负不孝名。"汝愚曰："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皇何地！"众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诣几筵殿。哭尽哀。须臾立仗讫，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讫，乃入行禫祭礼。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太上皇后。汝愚即丧次请召

丁卯，侍御史张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诏以叔椿为吏部侍郎。戊

辰，诏求直言。遣郑湜使金告禅位。己巳，以赵汝愚兼参知政事。庚午，召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诣行在。壬申，建泰安宫。乙亥，以赵汝愚为右丞相，参知政事陈骙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仍兼同知枢密院事。汝愚辞不拜。赐前宰执、侍从诏，访以得失。丙子，大风。戊寅，诏：秋暑，太上皇帝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以殿前都指挥使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庚辰，率群臣拜表于泰安宫。辛巳，以赵汝愚为枢密使，保大军节度使郭师禹为攒宫总护使。壬午，侍御史章颖等劾内侍林亿年、陈源、杨舜卿，诏亿年、源与在外宫观，舜卿在京宫观。韩侂胄落阶官，为汝州防御使。癸未，余端礼辞兼同知枢密院事。甲申，以兵部尚书罗点签书枢密院事。诏两省官详定应诏封事，具要切者以闻。戊子，诏百官轮对。罢杨舜卿在京宫观，林亿年常州居住，陈源抚州居住。

八月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涛薨。辛卯，初御行宫便殿听政。癸巳，以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甲午，增置讲读官，以给事中黄裳、中书舍人陈傅良、彭龟年等为之。丁酉，以生日为天祐节。己亥，率群臣朝泰安宫。辛丑，诏诸道举廉吏、纠污吏。壬寅，诏经筵官开陈经旨，救正阙失。进封弟许国公抩为徐国公。癸卯，加嗣濮王士歆少师，郭师禹少傅，夏执中少保。乙巳，诏晚讲官会讲。丁未，复罢经筵坐讲，命三省议振恤诸路郡县水旱。乙卯，加安南国王李龙[A147]思忠功臣。诏岁减广西盐额十万缗。丙辰，留正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以赵汝愚为右丞相。丁巳，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通亮公清、不植党与、曾任知县者二人。

九月己巳，命赵汝愚朝献景灵宫。庚子，命嗣秀王伯圭朝飨太庙。是日，罗点薨。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壬申，以刑部尚书京镗签书枢密院事。甲戌，下诏抚谕诸将。改天祐节为瑞庆节。

冬十月己丑，右谏议大夫张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诏落正观文殿大学士。庚寅，更泰安宫为寿康宫。辛卯，命四川制置司铨量诸州守臣。癸巳，雷。乙未，诏以阴阳谬盭，雷电非时，令台谏、侍从，各疏朝政阙失以闻。戊戌。复许武举人试换文资。庚子，以久雨，命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释杖以下。辛丑，减两浙、江东西路和市折帛钱，蠲两浙路丁盐、身丁钱一年。雅州蛮寇边，土丁拒退之，寻出降。甲辰，以朱熹言，趣后省看详应诏封事。乙巳，上大行至尊寿皇圣帝谥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丙午，复以朱熹奏请，却瑞庆节贺表。庚戌，改上安穆皇后谥曰成穆皇后，安恭皇后谥曰成恭皇后。壬子，遣曾三复使金贺正旦。丙辰，上孝宗皇帝册宝于重华殿，成

穆皇后、成恭皇后册宝于本室。

是月，建福宁殿。

闰月庚申，以吏部尚书郑侨等奏请祧僖、宣二祖，正太祖东向之位，寻立僖祖别庙，以藏顺、翼、宣三祖之主。乙丑，遣林季友使金报谢。戊辰，金遣使来吊祭。戊寅，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赵汝愚力谏，不听；台谏、给舍交章请留朱熹，亦不听。诏两省、台谏、侍从各举宗室有文学器识者二人。壬午，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

十一月甲午，复加安南国王李龙[A147]济美功臣。丙午，帝自重华宫还大内。庚戌，以宜州观察使韩侂胄兼枢密都承旨。辛亥，雨木冰。诏行孝宗三年丧制，命礼官条具典礼以闻。升明州为庆元府。乙卯，权攒孝宗皇帝于永阜陵。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间妄言宫禁事。乙丑，吏部侍郎彭龟年上疏言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乞黜之，以解天下之疑。诏罢龟年，进侂胄一官，与在京宫观。赵汝愚请留龟年，不听。御史中丞谢深甫劾陈傅良，罢之。戊辰，以陈康伯配飨孝宗庙庭。己巳，陈骙罢。庚午，以余端礼知枢密院事，京镗参知政事，郑侨同知枢密院事。辛未，监察御史刘德秀劾起居舍人刘光祖，罢之。癸酉，金遣使来贺登位。上孝宗庙乐曰《大伦之舞》。甲戌，祔孝宗神主于太庙。丁丑，减临安、绍兴二府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蠲民缘攒宫役者赋。戊寅，加郭师禹少师，进封永宁郡王。癸未，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淮南、江东西路水旱，振之，仍蠲其赋。

庆元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蠲两淮租税。壬寅，黎州蛮寇边，官军战却之。乙巳，蠲台、严、湖三州贫民身丁、折帛钱一年。诏两浙、淮南、江东路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辛亥，以久雨，振给临安贫民。丙辰，白虹贯日。

二月丁巳朔，诏两淮诸州劝民垦辟荒田。壬戌，诏嗣秀王伯圭赞拜不名。癸亥，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路杖以下囚。丁卯，诏帅臣、监司岁终考察郡守臧否以闻。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罢赵汝愚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己卯，雨土。以余端礼兼参知政事。庚辰，兵部侍郎章颖以党赵汝愚罢。甲申，谢深甫等再劾汝愚，诏与宫观。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寅，太白经天。辛亥，诏四川岁发西兵诣行在，如旧制。癸丑，命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

利害。甲寅，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以党赵汝愚罢。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吕祖俭坐上疏留赵汝愚及论不当黜朱熹、彭龟年等，忤韩侂胄，送韶州安置。己未，以余端礼为右丞相，京镗知枢密院事，郑侨参知政事，谢深甫签书枢密院事。庚申，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以上书留赵汝愚、章颖、李祥、杨简，请黜李沐，诏宏中等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驺上疏救之，不听。戊辰，临安大疫，出内帑钱为贫民医药、棺敛费及赐诸军疫死者家。

五月戊子，吕祖俭改送吉州安置。戊戌，诏戒百官朋比。丙午，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辛亥，减大理、三衙、临安府杂犯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

六月丁巳，复留正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右正言刘德秀请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己未，遣汪义端贺金主生辰。庚午，诏三衙、江上诸军主帅、将佐，初除举自代一人，岁荐所知二人。癸酉，以韩侂胄为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

秋七月壬辰，加周必大少傅。丁酉，落赵汝愚观文殿大学士，罢宫观。己亥，太白昼见。

八月己巳，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

九月壬午朔，蠲临安府水灾贫民赋。乙酉，以久雨，决系囚。丙戌，灾惑入太微。甲辰，遣黄艾使金贺正旦。己酉，蠲台、严、湖三州被灾民丁绢。

冬十月己卯，诏三省、枢密院条上合教诸军例。乙丑，升秀州为嘉兴府，舒州为安庆府，嘉州为嘉定府，英州为英德府。戊辰，金遣吴鼎枢来贺瑞庆节。壬申，封子恭为安定郡王。

十一月己丑，雨土。庚寅，以弟徐国公抩为昭庆军节度使。戊戌，加上寿圣隆慈备福太皇太后尊号曰寿圣隆慈备福光佑太皇太后，寿成皇太后曰寿成惠慈皇太后，太上皇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太上皇后曰寿仁太上皇后。丙午，以监察御史胡纮言，责授赵汝愚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丁未，命宰执大阅。十二月癸亥，置楚州弩手效用军。丙子，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辞。丁丑，金遣纥石烈正来贺明年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礼为左丞相，京镗为右丞相，郑侨知枢密

院事，谢深甫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枢密院事，庚子，赵汝愚卒于永州。甲辰，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劾留正引用伪学之党，诏落正观文殿大学士，罢宫观。

二月辛酉，诏追复赵汝愚官，许归葬，以中书舍人吴宗旦言，罢之。辛未，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

三月丙申，命诸军射铁帘。己亥，进封弟抩为吴兴郡王。丙午，有司上《庆元会计录》。

夏四月甲子，余端礼罢。壬申，以何澹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叶翥签书枢密院事。乙亥，增置监察御史一员。

五月辛巳，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祖稷。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乙酉，申严狱囚瘐死之罚。辛卯，赐礼部进士邹应龙以下四百九十有九人及第、出身。甲午，减诸路和市折帛钱三年。建华文阁，以藏孝宗御集。甲辰，更慈福宫为寿慈宫。

六月庚戌，遣吴宗旦贺金主生辰，乙丑，命监司、帅守臧否县令，分三等，丙子，子埈生。秋七月癸未，飨于太庙。丙戌，减诸路死罪囚，释流以下。戊子，量徙流人吕祖俭等于内郡。诏检正、都司考核诸路守臣便民五事以闻。戊戌，以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

八月癸丑，奉安孝宗皇帝、成穆皇后、成恭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丙辰，以太常少卿胡纮请，权住进拟伪学之党。壬戌，子埈薨，追封兖王，谥冲惠。

九月丁亥，复分利州为东西、路。癸巳，嗣濮王士歆薨，追封韶王。甲午，流星昼陨。丁酉，遣张贵谟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戊申，率群臣奉上寿圣隆慈备福光佑太皇太后、寿成惠慈皇太后、圣安寿仁太上皇、寿仁太上皇后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辛亥，册皇后。壬戌，金遣张嗣来贺瑞庆节。甲戌，大阅。

十一月庚寅，诣寿康宫，上《太上皇帝宽恤诏令》。壬辰，京镗等上《孝宗皇帝宽恤诏令》。癸卯，赏宜州捕降峒寇功。十二月辛未，金遣完颜崇道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窜处士蔡元定于道州。

三年春正月壬寅，郑侨罢。癸卯，以谢深甫兼知枢密院事。

二月己酉，京镗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实录》。丁巳，以大理司直邵褒然请诏大臣自今权臣、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诏下其章。

三月乙未，建东华门。庚子，禁浙西州军围田。壬寅，诏自今有司奏谳死罪不当者，论如律。”夏四月丙午，雨土。命不□去为嗣濮王。壬子，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乙丑，雨雹。

六月戊辰，颁《淳熙宽恤诏令》。

闰月甲戌，内出铜器付尚书省毁之，命申严私铸铜器之禁。乙亥，遣卫泾贺金主生辰。甲午，诏留正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遂作乱。

秋七月庚午，监察御史沈继祖录淹囚四百余条来上，诏进二官。

八月戊子，复置严州神泉监。辛卯，知广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甲午，均诸路职田。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诏蠲民赋。辛酉，遣曾炎使金贺正旦。乙丑，申严帅臣、监司臧否郡守之制。是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

冬十月癸酉，雷。丙戌，金遣完颜愈来贺瑞庆节。丙申，以太皇太后违豫，赦。

十一月辛丑，加孝宗皇帝谥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太皇太后吴氏崩。壬寅，朝献于景灵宫。癸卯，朝飨于太庙。甲辰，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乙巳，诏为大行太皇太后服期。丁未，遣赵介使金告哀。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丁丑，以大行太皇太后攒宫，蠲绍兴府贫民明年身丁、折帛绵绢。庚辰，罢文武官纳官告绫纸钱。甲申，雷，雨土。乙未，金遣奥屯忠孝来贺明年正旦。丁酉，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

四年正月己卯，上钦宗皇后谥曰仁怀皇后。丙寅，以叶翥同知枢密院事。丁卯，诏有司宽恤两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

二月辛未，诏两省、侍从、台谏各举所知一二人，毋荐宰执亲党。

丙子，上大行太皇太后谥曰宪圣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权攒宪圣慈烈皇后于永思陵。乙丑，金遣乌林答天益来吊祭。

夏四月丙戌，祔仁怀皇后、宪圣慈烈皇后神主于太庙。己丑，蠲临安、绍兴二府租税有差。丙申，始御正殿。是月，右谏议大夫张釜请下诏禁伪学。遣汤硕使金报谢。

五月己亥，加韩侂胄少傅，赐玉带。己酉，诏禁伪学。

六月己巳，遣杨王休贺金主生辰。癸酉，以弟吴兴郡王抦为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辛酉，叶翥罢。

八月丁卯朔，以久雨，决系囚。丙子，以谢深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吏部尚书许及之同知枢密院事。庚辰，白气亘天。丙戌，诏以太上皇圣躬清复，率群臣上寿。寻不克行。

九月壬寅，太白昼见。癸卯，太白经天。丁未，颁《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庚申，遣马觉使金贺正旦。是月，诏造新历。

冬十月戊子，金遣孙铎来贺瑞庆节。

十二月丙戌，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己丑，金遣杨庭筠来贺明年正旦。

五年春正月庚子，枢密院直省官蔡琏诉赵汝愚定策时有异谋，诏下大理捕鞫彭龟年、曾三聘等，以实其事。中书舍人范仲艺力争之于韩侂胄，事遂寝。张釜等复请穷治，诏停龟年、三聘官。壬戌，建玉堂。

二月癸酉，白气亘天。乙酉，张釜劾刘光祖附和伪学，诏房州居住。

三月甲午，罢监司臧否郡守之制。夏五月壬辰朔，新历成，赐名曰《统天》。戊戌，赐礼部进士曾从龙以下四百十有一人及第、出身。戊申，以久雨，民多疫，命临安府振恤之。壬子，诏诸路州学置武士斋，选官按其武艺。

六月癸亥，遣李大性贺金主生辰。

秋七月甲寅，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

八月乙亥，白气亘天。辛巳，太祖庙楹生芝，率群臣诣寿康宫上寿，始见太上皇，成礼而还。甲申，以过宫上寿礼成，中外奉表称贺。丙戌，诏减诸路流囚，释杖以下，推恩如庆寿故事。丁亥，进京镗等官一级。戊子，立沿边诸州武举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加韩侂胄少师，封平原郡王。丙辰，遣朱致知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庚申朔，封郭师禹为广陵郡王。丙子，金遣仆散琦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己丑朔，诏复右司一员。十二月辛酉，嗣濮王不□去薨。庚午，命广东水土恶弱诸州建安仁宅、惠济仓库，给士大夫死不能归者。己亥，奉安仁怀皇后、宪圣慈烈皇后神御于景灵宫。甲申，金遣范楫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饶、信、江抚、严、衢、台七州、建昌、兴国军、广东诸州皆水，振之。

六年春正月己亥，子坦生。

二月戊辰，减诸路杂犯死罪囚，释徒以下。己巳，雨土。己卯，率群臣奉上《圣安寿仁太上皇玉牒》、《圣政》、《日历》、《会要》于寿康宫。甲申，封婕妤杨氏为贵妃。

闰月庚寅，以京镗为左丞相，谢深甫为右丞相，何澹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乙巳，复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丁未，雨土。辛亥，以殿前副都指挥使吴曦为昭信军节度使。

三月甲子，朱熹卒。辛未，从寿成惠慈皇太后幸聚景园。己卯，安定郡王子恭薨。

夏四月己酉，命不璺为嗣濮王。

五月丙辰，以旱，决中外系囚。除茶盐赏钱。有司上《庆元宽恤诏令》、《役法撮要》。癸亥，避正殿，减膳。丙寅，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释杖以下囚。戊辰，诏侍从、台谏、两省、卿监、

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辛未，以久不雨，诏中外陈朝廷过失及时政利害。壬申，雨。丁丑，诏三省、枢密院择臣僚封事可行者以闻。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丁亥，以太上皇后违豫，赦。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壬辰，遣赵善义贺金主生辰，吴旰使金告哀。戊申，许及之以母忧去位。

秋七月己未，初御后殿。丁卯，以御史中丞陈自强签书枢密院事。

八月庚寅，以太上皇违豫，赦。辛卯，太上皇崩。甲午，遣李寅仲使金告哀。乙未，日中有黑子。丙申，上大行太上皇后谥曰慈懿皇后。丁酉。京镗薨。壬寅，子坦薨，追封邠王，谥冲温。癸卯，权攒慈懿皇后于临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于太庙。甲子，婺州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侂胄、苏师旦，逐陈自强等，以周必大代之。诏杖祖泰，配钦州牢城。己巳，命谢深甫朝献景灵宫。庚午，命嗣濮王不壘朝飨太庙。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丙子，遣丁常任为金国遗留国信使。

冬十月丙戌，加韩侂胄太傅。戊子，遣林桷使金贺正旦。庚子，复加安南国王李龙[A147]保节功臣。辛丑，雨土。

十一月癸丑朔，诏宗子与愿更名□严，为福州观察使。己未，皇后韩氏崩。癸亥，子增生。丙寅，东北地震。上大行太上皇谥曰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乙亥，上大行皇后谥曰恭淑皇后。十二月癸未朔，子增薨，追封郢王，谥冲英。乙酉，日中有黑子。辛卯，雨土。权攒宪仁圣哲慈孝皇帝于永崇陵。己亥，金遣乌古论谊来吊祭。壬寅，权攒恭淑皇后于临安府南山之广教寺。癸卯，祔光宗皇帝神主于太庙。遣虞俦使金报谢。诏改明年为嘉泰元年。乙巳，日中黑子灭。蠲临安、绍兴二府民缘攒宫役者赋。戊申，金遣纥石烈忠定来贺明年正旦。己酉，加吴曦太尉。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庙。诏罢四川总领所所增关外四州营田租。是岁，建宁府、徽、严、衢、婺、饶、信、南剑七州水，建康府、常、润、杨、楚、通、泰和七州、江阴军旱，振之。

本纪第三十八

○宁宗二

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申严福建科盐之禁。壬戌，谢深甫等荐士三十有五人，诏籍名中书，以待选擢。丁卯，命路钤按阅诸州兵士，毋受馈遗及擅招军。违者置诸法。庚午，以葛邲配飨光宗庙庭。丙子，金遣完颜充来吊祭。

二月戊子，诏求明历之士，壬辰，开资善堂。遣俞烈使金报谢。癸巳，监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周必大首倡伪学，私植党与，诏降为少保。修《光宗实录》。乙未，续修《吏部七司法》。己亥，初置教官试于四川。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复雨雹。颁《庆元宽恤诏令》、《役法撮要》。己巳，雨雹。戊寅，临安大火，四日乃灭。

夏四月辛巳，诏有司振恤被灾居民，死者给钱瘗之。壬午，下诏自责。诏枢密院核禁卫班直及诸军营栅焚毁之数。癸未，避正殿，减膳。甲申，命临安府察奸民纵火者，治以军法。内降钱十六万缗，米六万五千余石，振被灾死亡之家。辛卯，龙州蕃部寇边，遣官军讨之。诏以风俗侈靡，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内出销金铺翠，焚之通衢，禁民无或服用。丁酉，御正殿，复膳。戊戌，以潜邸为开元宫。丙午，诏文武臣无寓居州任厘务官，著为令。

五月戊午，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癸亥，释诸路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丁卯，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六条。乙亥，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请用文彦博故事，以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韩侂胄上疏请致仕，不许。免允中官。丙子，雨。丁丑，雨雹。

六月辛巳，遣陈宗召贺金主生辰。丙午，太白经天。

秋七月乙卯，何澹罢。丁巳，以旱，复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壬戌，释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杖以下囚。癸亥，雨雹。甲子，以陈自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张釜签书枢密院事。丁卯，复振被火贫民。己巳，以吴曦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

八月己卯，减奏荐恩。甲申，张釜罢，以陈自强兼知枢密院事，给事中张岩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程松同知枢密院事。丙戌，复诏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沿江八州行铁钱利害。

九月辛亥，遣朝臣二人决浙西围田。己未，雨土。辛未，遣李景和使金贺正旦。甲戌，令礼官纂集孝宗一朝典礼。

冬十月甲申，诏免瑞庆节诸道入贡。丙戌，起居郎王容请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从之。甲午，金遣徒单怀忠来贺瑞庆节。甲辰，编《光宗御集》。

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旧输黄河铁缆钱。丙寅，太白昼见。十二月己卯，太白经天。庚寅，复免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辛丑，雨土。癸卯，金遣纥石烈真来贺明年正旦。是岁，浙西、江东、两淮、利州路旱，振之，仍蠲其赋。真里富国献驯象二。

二年春正月癸亥，以知阁门事苏师旦兼枢密都承旨。丁卯，陈自强等上《高宗实录》。

二月甲申，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丁亥，修《高宗正史》、《宝训》。戊子，颁《治县十二事》以风厉县令。癸巳，禁行私史。

三月辛亥，诏宰执各举可守边郡者二三人。己未，初命诸路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己巳，诏诸路帅臣、总领、监司举任将帅者与本军主帅列上之。

夏四月庚寅，雨雹。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己巳，赐礼部进士傅行简以下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

六月丙子，遣赵不艰贺金主生辰。己卯，临安火。壬午，浚浙西运河。辛卯，禁都民以火说相惊者。庚子，大雨雹。

秋七月辛亥，封子觌为安定郡王。癸亥，以旱，释诸路杖以下囚。己巳，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七条。庚午，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复行宽恤四事。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书袁说友同知枢密院事。癸未，建宝谟阁，以

藏《光宗御集》。己丑，诏作寿慈宫，请太皇太后还内。甲午，谢深甫等上《庆元条法事类》。

九月己酉，朝寿慈宫。甲寅，修《皇帝会要》。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万寿观。丙寅，嗣秀王伯圭薨，追封崇王，谥曰宪靖。庚午，临安府野蚕成茧。

冬十月乙亥，上寿成惠慈太皇太后尊号曰寿成惠圣慈祐太皇太后。戊子，金遣完颜瑭来贺瑞庆节。乙未，遣鲁使金贺正旦。是月，追复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

十一月甲辰，始御正殿。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庚戌，以陈自强知枢密院事，前同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参知政事。丁巳，右文殿楹生芝。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率群臣奉上寿成惠圣慈祐太皇太后册宝于寿慈宫。甲申，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加韩侂胄太师。庚寅，大阅。

闰月丁未，诏讲官有当开释者，随事开陈。乙卯，以福州观察使□严为威武军节度使，封卫国公。丁卯，金遣徒单公弼来贺明年正旦。是月，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是冬，子坰生，未逾月薨，追封华王，谥冲穆。是岁，建宁府、福、汀、南剑、泸四州水，邵州旱，振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谢深甫罢。壬午，置湖南溪洞总首。戊子，龙州蕃部复寇边，遣官军讨之。甲午，张岩罢。丙申，以陈自强兼参知政事。戊戌，幸太学，谒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国子祭酒李寅仲讲《尚书·周官》篇。遂幸武学，谒武成殿。监学官进秩一级，诸生推恩、赐帛有差。以袁说友参知政事，权翰林学士、知制诰傅伯寿签书枢密院事，伯寿辞不拜。

二月乙巳，御文德殿册皇后。以吏部尚书费士寅签书枢密院事。

三月丁丑，以久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乙酉，幸聚景园。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寅，福州瑞麦生。丙午，出封桩库两淮交子一百万，命转运司收民间铁钱。乙卯，陈自强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光宗《实录》。辛酉，诏宰执、台谏子孙毋就试。

五月戊寅，以陈自强为右丞相，许及之知枢密院事，仍兼参知政

事。庚辰，以旱，诏大理、三衙、临安府释杖以下囚。癸未，命有司搜访旧闻，修三朝正史，以书来上者赏之。是月，以苏师旦为定江军承宣使。

六月壬寅，遣刘甲贺金主生辰。己酉，减大理、三衙、临安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癸亥，太白经天。

秋七月辛未，颁《庆元条法事类》。命殿前司造战舰。壬午，权罢同安、汉阳、蕲春三监铸钱。白虹贯日。癸未，禁江、浙州县抑纳逃赋。乙未，加光宗皇帝谥曰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八月壬寅，增置襄阳骑军。戊申，置四川提举茶马二员，分治茶、马事。丙辰，陈自强等上《皇帝会要》。甲子，诏刑部岁终比较诸路瘐死之数，以为殿最。

九月庚午，袁说友罢。壬申，以宗子希堪为庄文太子嗣，更名搢，授右千牛卫将军。癸酉，命坑冶铁冶司毋得毁私钱改铸。己丑，诏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遣张孝曾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庚子，诏宥吕祖泰。癸卯，以费士寅参知政事，华文阁学士、知镇江府张孝伯同知枢密院事。丙午，命两淮诸州以仲冬教阅民兵万弩手。丁未，大风。戊申，龙州蕃部出降。壬子，金遣完颜奕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壬申，上光宗册宝于太庙。癸酉，朝献于景灵宫。甲戌，朝飨于太庙。乙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癸未，大风。己丑，安定郡王子觌薨。更定选人荐举改官法。庚寅，复置福田、居养院，命诸路提举常平司主之。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举茶马通治茶马事。辛酉，下诏戒敕将帅掊克。金遣独吉思忠来贺明年正旦。是冬，金国多难，惧朝廷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风。浚天长县濠。癸未，日中有黑子。壬辰，雨雹。琼州西浮洞逃军作乱，寇掠文昌县，遣兵讨平之。

二月丁酉，置庄文太子府小学教授。辛亥，命内外诸军射铁帖转资。壬子，蠲临安府逋负酒税。己未，立《试刑法避亲格》。庚申，夜有赤气亘天。

三月丁卯，临安大火，迫太庙，权奉神主于景灵宫。己巳，避正

殿。庚午，命临安府振焚室。辛未，诏修太庙。甲戌，下诏罪己。乙亥，诏百官疏陈时政阙失。庚寅，复御正殿。

夏四月甲午朔，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府。命内外诸军详度纯队法。甲辰，许及之罢。振恤江西水旱州县。乙巳，以费士寅兼知枢密院事，张孝伯参知政事，吏部尚书钱象祖赐出身，同知枢密院事。丙辰，诏革选举之弊。

五月乙亥，诏诸军主帅各举部内将材三人，不如所举者坐之。癸未，追封岳飞为鄂王。

六月癸巳，遣张嗣古贺金主生辰。丙申，置诸军帐前雄校，以军官子孙补之。壬寅，诏侍从、台谏、两省集议裁抑滥赏。壬子，诏诸路监司核实诸州桩积钱米。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丁巳，增庐州强勇军为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旱，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及诸路决系囚。戊辰，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己巳，命诸路提刑从宜断疑狱。蠲内外诸军逋负营运息钱。辛未，蠲两浙阙雨州县逋租。戊子，命诸路提刑、提举司措置保伍法。

八月己亥，陈自强等上《皇帝玉牒》。癸丑，诏自今以恩赏进秩，岁毋过二官。蠲绍兴府攒宫所在民身丁钱绢绵盐。丙辰，除静江府、昭州折布钱。戊午，张孝伯罢。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诏藏于太常。壬午，遣邓友龙使金贺正旦。丙戌，戒饬两淮州县遵守宽恤旧法。

冬十月庚子，以资政殿大学士、淮东安抚使张岩参知政事。壬寅，金遣完颜昌来贺瑞庆节。十一月乙未朔，诏两淮、荆襄诸州值荒歉奏请不及者，听先发廪以闻。庚午，封伯栩为安定郡王。壬申，白气亘天。庚辰，修六合县城。

十二月癸巳，诏总核内外财赋，以陈自强及兼国用使，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己亥，诏改明年为开禧元年。壬寅，禁州县挟私籍没民产。甲辰，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乙卯，金遣乌林答毅来贺明年正旦。

开禧元年春正月癸酉，初置澉浦水军。壬午，雨霾。

二月癸巳，夺徐安国三官。癸卯，诏国用司立考核财赋之法。丙午，蠲临安府逋负酒税。

三月庚申，太白昼见。辛未，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辛巳，以淮西安抚司所招军为强勇军。癸未，费士寅罢。

夏四月戊子朔，以钱象祖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刘德秀签书枢密院事。辛卯，以江陵副都统李奕为镇江都统，皇甫斌为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戊戌，修《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辛丑，日中有黑子。甲寅，武学生华岳上书，谏朝廷不宜用兵，恐启边衅。以忤韩侂胄，送建宁府编管。乙卯，大风。

五月己巳，赐礼部进士毛自知以下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复淳熙荐举改官法。乙亥，诏以卫国公□严为皇子，进封荣王。甲申，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朱裕结弓手李全焚涟水县。是月，金国以边民侵掠及增边戍来责渝盟。

六月戊子，罢广东税场八十一墟。辛卯，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戊戌，命诸路安抚司教阅禁军。己亥，遣李壁贺金主生辰。庚子，进程松资政殿大学士，为四川制置使。辛丑，淮东安抚郑挺坐擅纳北人牛真及劫涟水军事败，夺二官罢。壬寅，天鸣有声。复同安、汉阳、蕲春三监。己巳，荧惑犯太微右执法。陈自强等上《新修淳熙以后吏部七司法》。壬子，陈自强侍御史邓友龙等请用本朝故事，以韩侂胄平章军国事。减大理、三衙、临安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

秋七月庚申，诏韩侂胄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命兴元都统司增招战兵。丙寅，以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领阁门事。丁卯，诏侍从、两省、台谏、在外待制、学士已上及内外文武官，各举将帅边守一二人。戊辰，赠赵汝愚少保。己卯，韩侂胄等上《高宗御集》。壬午，诏诸路提刑、提举司措置保甲。癸未，以韩侂胄兼国用使。以旱，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及诸路决系囚。

八月丙戌朔，蠲两浙阙雨州县赃赏钱。丁亥，命湖北安抚司增招神劲军。癸巳，雨。乙巳，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是月，赠宇文虚中少保。追封刘光世为鄜王。

闰月戊寅，韩侂胄等上《钦宗玉牒》、《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

九月丁亥，刘德秀罢。庚子，诏官吏犯赃追还所受如旧法。丁未，遣陈景俊使金贺正旦。庚戌，大风。

冬十月甲子，江州守臣陈铸以岁旱图献瑞禾，诏夺一官。丙寅，升嘉定府为嘉庆军。庚午，金遣纥石烈子仁来贺瑞庆节。复置和州马监。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军五千人屯扬州。乙未，申严告讦之禁。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庚午，诏两淮京西监司、帅守讲行宽恤之政。增刺马军司弩手。癸酉，诏永除两浙身丁钱绢。戊寅，金遣赵之杰来贺明年正旦，入见，礼甚倨。韩侂胄请帝还内，诏使人更以正旦朝见。著作郎朱质上书请斩金使，不报。是岁，真里富国献瑞象。江浙、福建、二广诸州旱，两淮、京西、湖北诸州水，振之。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蠲两浙路身丁□绵。癸巳，再给军士雪寒钱。发米振给贫民。以金使悖慢，馆伴使、副以下夺官有差。乙未，增太学内舍生为百二十人。辛丑，更名国用司曰国用参计所。己酉，雷雨雹。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是月，雅州蛮高吟师寇边，遣官军讨之。

二月癸丑，寿慈宫火。甲寅，太皇太后移居大内，车驾月四朝。乙卯，以火灾，避正殿，彻乐。丁巳，以久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决系囚。己卯，复御正殿。

三月癸巳，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宣抚副使。甲午，颁《开禧重修七司法》。丁酉，诏诸路监司岁十一月按部理囚，如五月之制。己亥，从太皇太后幸聚景园。乙巳，钱象祖罢，以张岩兼知枢密院事。丙午，以钱象祖怀奸避事，夺二官、信州居住，己酉，知处州徐邦宪入见，请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罢之。

夏四月己未，雅州蛮作乱，焚碉门砦，官军失利。庚申，四川宣抚司复调御前大军往讨之。甲子，以薛叔似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邓友龙为御史中丞、两淮宣抚使。下纳粟补官之令。戊辰，以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己巳，调三衙兵增戍淮东。庚午，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乙亥，以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丁丑，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于金，求封蜀王。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复泗州，江州统制许进复新息县。戊寅，光州忠义人孙成复褒信县。

五月辛巳朔，陈孝庆复虹县。吴兴郡王抩薨，追封沂王，谥曰靖惠。癸未，禁边郡官吏擅离职守。丙戌，江州都统王大节引兵攻蔡州，不克，军大溃。丁亥，下诏伐金。癸巳，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庙、社稷。皇甫斌引兵攻唐州，败绩。兴元都统秦世辅出师至城固县，军大乱。甲午，赐宗室希瞿子名均，命为沂王抩后，补千牛卫将军。以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会兵攻宿州，败绩。壬寅，太白昼见。简荆襄、两淮田卒以备战兵。癸卯，郭倬等还至蕲县，金人追而围之，倬执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以与金人，乃得免。

六月壬子，王大节除名、袁州安置，寻徙封州。癸丑，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败绩。甲寅，邓友龙罢。以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为刑部尚书、两淮宣抚使。乙卯，雅州蛮高吟师出降，官军杀之。丁巳，减大理、三衙、临安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夺郭倬、李汝翼二官。辛酉，夺皇甫斌三官。甲子，李爽罢。丁卯，曲赦泗州，减杂犯死罪囚，余皆除之，蠲其租税三年。建康副都统田琳复寿春府。戊辰，雅州蛮复寇边。甲戌，夺李爽三官、汀州居住。再夺皇甫斌五官、南安军安置。丙子，夺邓友龙三官、兴化军居住，戊寅，苏师旦罢。是月，命丘崈至扬州部署诸将，悉三衙江上军分守江、淮要害。金人封吴曦为蜀王。

秋七月辛巳，复绍兴边郡赏。夺苏师旦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罢旱伤州军比较租赋一年。诏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监司、郡守、前宰执侍从、各举人材二三人。壬午，雅州蛮出降，庚子，苏师旦除名、韶州安置。癸卯，以张岩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李壁参知政事。乙巳，置沂王府小学教授。

八月丙寅，有司上《开禧刑名断例》。斩郭倬丁镇江。戊辰，再夺李爽三官、南雄州安置。辛未，诏诸州无证有佐之狱毋奏裁。壬申，以淮东安抚司所招军为御前强勇军。

九月壬午，金兵攻夺和尚原。己丑，朝献于景灵宫。庚寅，朝飨于太庙。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乙巳，赏复泗州功。

冬十月戊申朔，诏内外军帅各举智勇可将帅者二人。辛酉，以将士暴露，罢瑞庆节宴。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围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领兵驻真州以援两淮。辛巳，金人破枣阳军。甲申，以丘崈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金人犯神马坡，江陵副都统魏友谅突围趋襄阳。乙酉，赵淳焚樊城。戊子，金

人犯庐州，田琳拒退之。癸巳，以金人犯淮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乙未，避正殿，减膳。以湖广总领陈谦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丙申，金人去庐州。丁酉，金人犯旧岷州，守将王喜遁去。戊戌，金人围和州，守将周虎拒之。金人破信阳军。辛丑，金人围襄阳。壬寅，金人破随州。癸丑，太皇太后赐钱一百万缗犒赏军士。诏诸路招填禁军以待调遣。甲辰，金人犯真州。乙巳，金人破西和州。是月，濠州、安丰军及边屯皆为金人所破。十二月戊申，金人围德安府，守将李师尹拒之。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之遁去。吴曦焚河池县，退屯青野原。辛亥，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癸丑，金人去和州。甲寅，金人攻六合县，郭倪遣前军统制郭僎救之，遇于胥浦桥，大败，倪弃扬州走。丁巳，金人破大散关。戊午，荧惑守太微。癸亥，魏友谅军溃于花泉，走江陵。丁卯，金人犯七方关，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拒却之。戊辰，吴曦还兴州。金人自淮南退师，留一军据濠州。己巳，罢郭倪，夺三官，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南康军安置。庚午，薛叔似、陈谦罢。以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复两浙围田，募两淮流民耕种。癸酉，吴曦始自称蜀王。甲戌，以镇江副都统毕再遇为镇江都统、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抚使程松遁。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丘宓罢。己卯，命知枢密院事张岩督视江、淮军马。庚辰，以陈自强兼枢密使。癸未，金人破阶州。丁亥，子圻生。庚寅，诏建康府给淮民装钱，遣归业。辛卯，吴曦招通判兴元府、权大安军事杨震仲，震仲不屈，死之。癸巳，命两淮帅守、监司招集流民。甲午，吴曦僭位于兴州。甲辰，夺池州都统陈孝庆三官罢。

二月壬子，以金师退，御正殿，复膳。甲寅，削夺福建路总管兼延祥水军统制商荣官爵、柳州安置。己未，罢程松四川宣抚使，以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为四川制置使，沿江制置使叶适兼江、淮制置使。庚申，以旱，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癸亥，子圻薨，追封顺王，谥冲怀。甲子，振给旱伤州县贫民。命诸路提刑司从宜断疑狱。丁卯，罢江、浙、荆湖、福建招军。戊辰，子塘生。庚午，金人去襄阳。辛未，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八条，蠲两淮被兵诸州今年租赋。乙亥，释两浙路杖以下囚。四川宣抚副使司随军转运安丙及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监四川总领所兴州合江仓杨巨源等共诛吴曦，传首诣行在，献于庙社，枭三日，四川平。并诛曦妻子，家属徙岭南，夺其父挺官，迁吴璘子孙出蜀，存其庙祀，玠子孙免连坐。

三月丙子朔，蠲两淮被兵州郡役钱。丁丑，斩伪四川都转运使徐景望于利州。壬辰，兴州将刘昌国引兵至阶州，金人退去。癸巳，李好义

复西和州。丁酉，金人去成州。庚子，诏以杨辅为四川宣抚使，安丙为端明殿学士、四川宣抚副使，起居舍人许奕为四川宣谕使。落程松资政殿大学士，夺六官、筠州安置。忠义统领张翼复凤州。辛丑，曲赦四川，减杂犯死罪囚，释杖以下。壬寅，责授程松顺昌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

夏四月戊申，以吴猎兼四川宣谕使。子壻薨，追封申王，谥冲懿。癸丑，赦两淮、湖北、京西被兵诸州，减杂犯死罪囚，释流以下。蠲湖北、京西诸郡今年租赋。四川忠义人复大散关。己未，奉使金国通谢、国信所参议官方信孺发行在。庚申，以兵部尚书宇文绍节知江陵府，权湖北、京西宣抚使。壬戌，诏吴猎与宣抚司议，分兴州都统司军之半屯利州。丁卯，召杨辅诣行在，以吴猎为四川制置使。戊辰，以资政殿学士钱象祖参知政事。己巳，改兴州为沔州。庚午，赠杨震仲官，仍官其子一人。癸酉，金人复破大散关。甲戌，赦西和、阶、成、凤四州。

五月丁丑，赏诛吴曦功。戊寅，用四川宣抚司奏，吴曦党人张伸之等一十六人除名，编配两广及湖南诸州。己丑，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辛卯，以太皇太后谢氏有疾，赦，是日崩。四川宣抚副使司参赞军事杨巨源与金人战于长桥，败绩。戊戌，诏四川宣抚、制置司分治兵民。庚子，复置沔州副都统制，以李好义为之。辛丑，李好义袭秦州，败还。

六月甲寅，赏守襄阳功。己未，李好义遇毒死。癸亥，以林拱辰为金国通谢使，遣富琯使金告哀，刘弥正贺金主生辰。癸酉，安丙杀其参议官杨巨源。

秋七月己卯，命不俦为嗣濮王。乙酉，以灾伤，下诏罪己。

八月己巳，上大行太皇太后谥曰成肃皇后。

九月丁丑，诏诸路帅臣申儆边备。辛巳，召张岩诣行在。壬午，方信孺以忤韩侂胄，坐用私觌物擅作大臣馈遗金将，夺三官、临江军居住。甲申，减极边官吏举主员。乙酉，权攒成肃皇后于永阜陵。丙戌，命淮西转运司措置雄淮军。辛卯，以赵淳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乙未，张岩罢。辛丑，遣王□冉持书赴金国都副元帅府。壬寅，祔成肃皇后神主于太庙。

冬十月乙巳，减临安、绍兴二府囚罪一等，蠲民缘攒宫役者赋。丙

午，更殿前司纯队法。乙卯，复珍州遵义军。丙辰，诏以边事谕军民。

十一月甲戌，诏：韩侂胄轻启兵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罢右丞相。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以诛韩侂胄诏天下。丁丑，以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将士行赏有差。夺陈自强三官、永州居住。戊寅，责授苏师旦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己卯，斩之。诏："奸臣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臣僚，各具所见以闻。"辛巳，再夺邓友龙五官、南雄州安置，寻除名，徙循州。乙酉，置御前忠锐军。丙戌，以御史中丞卫泾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丁亥，诏立皇子荣王□严为皇太子，更名懔。戊子，郭倪除名、梅州安置，郭僎除名，连州安置：仍籍其家。夺李壁三官、抚州居住。癸巳，夺张岩二官、徽州居住。己亥，以立皇太子，大赦。十二月癸卯，以丘崇为江、淮制置大使。罢山东、京东招抚司。以许奕为金国通问使。乙巳，太白昼见。丁未，罢京西北路招抚司。己酉，落叶适宝文阁待制。蠲两淮州军税一年。庚戌，夺许及之二官、泉州居住。夺薛叔似二官、福州居住。再夺皇甫斌五官、英德府安置。癸丑，金人复破随州。辛酉，以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泾及给事中雷孝友并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林大中签书枢密院事。乙丑，以礼部尚书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丙寅，赠吕祖俭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丁卯，诏改明年为嘉定元年。是岁，浙西旱蝗，沿江诸州水。

本纪第三十九

○宁宗三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谏议大夫叶时等请枭韩侂胄首于两淮以谢天下，不报。辛巳，下诏求言。壬午，王柟还自河南，持金人牒，求韩侂胄首。丙戌，叶时等复请枭侂胄首于两淮。戊子，安定郡王伯栩薨。壬辰，以史弥远知枢密院事，以许奕为金国通谢使。

二月戊申，追复赵汝愚观文殿大学士，谥忠定。诏史官改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壬子，诏临安府振给流民。戊午，责授程松果州团练副吏、宾州安置。是月，郴州黑风峒寇罗世传作乱，招降之。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论用兵，夺进士第一人恩例。戊子，下诏戒饬内外群臣。复秦桧王爵、赠谥。己丑，王柟自军前再还行在，议以韩侂胄函首易淮、陕侵地。辛卯，诏枭侂胄首于两淮。是春，子垍生。

夏四月丙辰，诏后省科别群臣奏疏可行者以闻。赠彭龟年宝谟阁直学士，落李沐宝文阁学士。戊午，再责授陈自强复州团练副使、雷州安置，仍籍其家。

闰月辛未，置拘榷安边钱物所。壬申，雨雹。癸未，子垍薨，追封肃王，谥冲靖。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决系囚，释杖以下。甲申，诏自今视事，令皇太子侍立。乙酉，以钱象祖兼太子少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并兼太子宾客。辛卯，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癸巳，减常膳。乙未，蠲两浙阙雨州县贫民逋赋。命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丙申，幸太乙宫、明庆寺祷雨。丁酉，以旱，诏求言。

五月辛酉，赐礼部进士郑自成以下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甲子，太白经天。乙丑，以飞蝗为灾，减常膳。丁卯，诏侍从、台谏疏奏阙政，监司、守令条上民间利害。

六月庚午，金人归大散关。辛未，金人归濠州。乙亥，卫泾罢。丙子，遣邹应龙贺金主生辰。甲申，林大中薨。乙未，以蝗，祷于天地、社稷。丙戌，诏侍从、两省、台谏举沿边守臣。辛卯，以史弥远兼参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诏吕祖泰特补上州文学。癸丑，以丘崈同知枢密院事。壬戌，以飞蝗为灾，诏三省疏奏宽恤未尽之事。

八月戊辰朔，发米振贫民。辛未，丘崈卒。甲戌，命侍从、台谏、两省详议会子折阅利害。辛巳，以礼部尚书娄机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楼钥签书枢密院事。丙戌，诏礼部侍郎许奕、起居舍人曾从龙考订监司、守令所陈民间利害，择可行者以闻，其未上者趣之。甲午，发米二十万，振粜江、淮流民。

九月辛丑，金使完颜侃、乔宇入见。壬子，出安边所钱一百万缗，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籴米振饥民。己未，诏以和议成谕天下。甲子，遣曾从龙使金贺正旦。乙丑，大风。赦沿边诸州。

冬十月丙子，以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仍兼参知政事，娄机参知政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己卯，褒录庆元上书杨宏中等六人。庚辰，封伯柷为安定郡王。辛巳，蔡琏除名，配赣州牢城。癸未，金遣使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丙辰，金主璟殂。戊午，史弥远以母忧去位。十二月戊辰，钱象祖罢。庚午，四川初行当五大钱。升嘉兴府为嘉兴军。再夺李沐三官、信州居住。戊寅，改命曾从龙使金吊祭。己卯，黎州蛮畜卜寇边。己丑，遣宇文绍彭使金贺即位。辛卯，蠲两淮州军二税一年。是岁，江、淮制置司汰雄淮军归农，淮东拣刺八千余人以补镇江大军及武锋军之阙，淮西拣刺二万六千余人以为御前定武军。

二年春正月庚子，诏内外有司疏陈节用之事。辛丑，金遣裴满正来告哀。丁己，以楼钥参知政事，御史中丞章良能知枢同密院事，吏部尚书宇文绍节签书枢密院事。庚申，金遣蒲察知刚来献遗留物。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治行尤异者二三人。

二月己巳，金遣使来告即位。庚午，黎州蛮寇边。壬午，以会子折阅日甚，诏侍从、两省以下各疏奏所见。丁亥，罢法科试经义，复六场旧法。戊子，大风。

三月丙申，雨雹。巳酉，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戊午，禁两淮官吏私买民田。庚申，命浙西及沿江诸州给流民病者药。辛酉，罢漳、泉、福三州、兴化军卖废寺田。壬戌，出内库钱十万缗为临安贫民棺槥费。

夏四月乙丑，诏诸路监司督州县捕蝗。戊辰，江、淮制置司言，放庐、濠二州忠义军归农。甲申，赐临安诸军死者棺钱。戊子，赐杨震仲谥曰节毅。

五月丙申，史弥远起复。丁酉，以旱，诏诸路监司决系囚，劾守令之贪残者，戊戌，借补训武郎罗日愿谋为变，伏诛。庚子，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有政绩才望者二人，以补郎官之阙。辛丑，申命州县捕蝗。癸卯，诏两淮、荆襄守令以户口多寡为殿最。乙卯，释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己未，以旱，诏群臣上封事。庚申，祷于天地、宗庙、社稷。

六月癸亥朔，命浙西诸州谕民种麻豆，毋督其租。诏台省及诸路监司速决滞狱。戊辰，奉安成肃皇后神御于景灵宫。己巳，遣俞应符贺金主生辰。乙酉，复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广丰稔诸州籴运以给临安，仍偿其费。辛卯，京湖制置司言，放诸州新军及忠义人归农。

秋七月癸巳，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五条。乙未，诏荒歉州县七岁以下男女听异姓收养，著为令。己亥，蠲信阳、荆门、汉阳军民赋。壬寅，命两淮转运司给诸州民麦种。癸卯，募民以振饥免役。

八月甲子，听两淮诸州民行铁钱于沿江八州。乙丑，以安丙为四川制置大使，罢宣抚司。甲戌，册皇太子。丁丑，皇太子谒于太庙。戊寅，诏皇太子更名询。己卯，黎州蛮复寇边。丙戌，发米十万石振两淮饥民。

九月己亥，朝献于景灵宫。庚子，朝享于太庙。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丙午，增太学内舍生十员。癸丑，命吏部郎官刘□龠等审定中外所陈会子利害，上于朝。己未，遣费培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丁卯，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义以补厢、禁军阙。丁丑，金遣使来贺瑞庆节。己丑，命两淮转运司给诸州民稻种。减公私房廊白地钱什之三。

十一月辛卯朔，沔州统制张林等谋作乱，事觉，贷死除名、广南羁管。甲午，诏浙西监司募饥民修水利。乙未，以岁饥罢雪宴。是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诏遣荆、鄂、江、池四州军讨之。十二月甲子，四川制置大使司调官军讨黎州蛮，败绩。

己巳，赐朱熹谥曰文。乙亥，诏诸州毋籴职田租。丙戌，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诸路旱蝗，扬、楚、衡、郴、吉五州、南安军盗起。

三年春正月甲辰，下诏招谕群盗。又诏戒饬监司、郡守。丙午，雨土。

二月辛酉，黎州蛮复寇边。庚午，诏楚州武锋军岁给累重钱，如大军例。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兴府，督捕峒寇。

三月丁酉，蠲都城及荒歉诸州民间逋负。己亥，以湖南转运判官曹彦约知潭州，督捕峒寇。庚子，赐彭龟年谥曰忠肃。甲寅，诛楚州渠贼胡海。丙辰，以久雨，释两浙州县系囚。

夏四月癸亥，李元砺犯南雄州，官军大败。乙丑，决临安系囚，释杖以下。丙寅，诏监司、守臣安集泰、吉二州民经贼蹂践者。戊辰，出内库钱二十三万缗赐临安军民。己巳，诏临安府给细民病死者棺椟。

五月乙未，淮东贼悉平，诏宽恤残破州县。甲辰，以去岁旱蝗，百官应诏封事，命两省择可行者以闻。乙巳，命沿海诸州督捕海寇。戊申，经理两淮屯田。庚戌，以江陵忠勇军为御前忠勇军。癸丑，以久雨，发米振贫民。

六月丁己朔，日有食之。壬戌，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九条。癸亥，遣黄中贺金主生辰。己卯，加杨次山少保，封永阳郡王。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期冒者以赃论。是月，池州副都统许俊、江州副都统刘元鼎与李元砺战于江西，皆不利。知潭州曹彦约又与贼战，亦为所败，贼势愈炽。

秋七月辛卯，申严围田增广之禁。癸卯，定南班为三十员。

八月乙亥，大风拔木。是月，临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诏三衙、江上诸军，升差将校必以材艺年劳，其徇私者，台谏及制置、总领劾之。癸丑，遣钱仲彪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壬申，雷。金遣使来贺瑞庆节。丁丑，推南雄州战殁将士恩。

十一月癸巳，赏楚州平贼功。乙巳，遣朝臣二人往两浙路与提举官

议收浮盐。是月，李元砺迫赣州、南安军，诏以重赏募人讨之。十二月丙辰，诏江、淮诸司严饬守令安集流民。戊午，娄机罢。丙寅，湖南贼罗世传缚李元砺以降，峒寇悉平。辛巳，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黎州蛮请降。是岁，临安、绍兴二府、严、衢二州大水，振之，仍蠲其赋。

四年春正月己丑，叙州蛮攻嘉定府利店砦，陷之。甲辰，以四川盐担钱对减激赏绢一年。丙午，诏湖南、江西诸州经贼蹂践者，监司、守臣考县令安集之实，第其能否以闻。

二月乙卯，李元砺伏诛。壬戌，罗世传补官，寻复叛。辛巳，罢广西诸州牛税。

闰月丁未，大风。辛亥，诏诸路帅臣、监司、守令格朝廷振恤之令及盗发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己未，临安府振给病民，死者赐棺钱。丙子，沔州将刘世雄等谋据仙人原作乱，伏诛。夏四月甲申，禁两浙、福建州县科折盐酒。己丑，以吴曦没官田租代输关外四州旱伤秋税。丙午，赐黑风峒名曰效忠。戊申，出内库钱瘗疫死者贫民。是月，四川制置大使司置安边司以经制蛮事，命成都路提刑李□、潼川路安抚许奕共领之。

五月乙亥，赐礼部进士赵建大以下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出身。

六月丁亥，遣余嵘贺金主生辰，会金国有难，不至而还。减京畿囚罪一等，释杖以下。辛丑，更定四川诸军军额。

秋七月壬戌，太白昼见。丙寅，诏四川官吏尝受伪命者，自今毋得叙用。丁丑，诏军兴以来爵赏冒滥者听自陈，除其罪。

九月辛酉，叙州蛮寇边。乙亥，罗世传为其党所杀。丁丑，遣程卓使金贺正旦。诏附会开边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

冬十月甲辰，以金国有难，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谨边备。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赏平峒寇功。甲戌，申严诸军升差之制。十二月辛巳，奉议郎张鎡坐扇摇国本除名、象州羁管。癸未，以会子折阅不行，遣官体访江、浙诸州。乙巳，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金国有难，贺生辰使不至。

五年春正月己巳，诏诸路通行两浙倍役法，著为令。壬申，赐李好义谥曰忠壮。

二月壬午，罢两淮军兴以来借补官。

三月庚戌，四川制置司遣兵分道讨叙州蛮，其酋米在请降。戊辰，以久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甲戌，以广东、湖南、京西盗平，监司、帅臣进职有差。夏五月癸酉，安南国王李龙[A147]卒，以其子昊昱为安南国王。诏州县见役人毋纳免役钱，役满复输。

六月癸未，遣傅诚贺金主生辰。乙酉，禁铜钱过江。

秋七月庚申，赏降叙州蛮功。戊辰，以雷雨毁太庙屋，避正殿减膳。

八月甲戌朔，御后殿，复膳。

九月丙午，太白昼见。己酉，有司上《续编中兴礼书》。庚戌，遵义砦夷杨焕来献马。辛未，罢沿海诸州海船钱。遣应武使金贺正旦。

冬十月辛巳，诏诸路总领官岁举堪将帅者二三人，安抚、提刑举可备将材者各二人。戊子，金遣使来贺瑞庆节。戊戌，雷。遣使吊祭安南。

十一月庚申，朝献于景灵宫。辛酉，朝飨于太庙。壬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丁丑，再蠲濠州租税一年。壬午，诏蠲州县横增税额。己亥，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

六年春正月庚申，宇文绍节卒。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帅守、监司各举实才二三人。

二月丁丑，太白昼见。丙戌，有司上《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乙未，诏宗室毋与胥吏通姻，著为令。

三月癸亥，楼钥罢。

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参知政事。甲午，复法科试经义法，杂流进纳人不预。

五月丁卯，以旱，命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戊辰，修庆元六年以来宽恤诏令。

六月乙亥，诏刑部岁终上诸州未决之狱于尚书省，择其最久者罪之。丁丑，遣董居谊贺金主生辰，会金国乱，不至而还。丁亥，复监司臧否守令及监司、郡守举廉吏所知法。丙申，诏三衙、江上诸军主帅各举堪将帅者二三人。

八月己巳朔，诏诸路监司、帅臣举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绝、绩用章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范谋作乱，夔州路安抚司遣兵讨平之。是月，金人弑其主允济。

九月甲辰，蠲京、湖诸州逋负二十八万余缗。

闰月戊辰朔，诏御史台置考课监司簿。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谨边备。己丑，诏湖北监司、守令振恤旱伤。癸巳，雷。甲午，史弥远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高宗宝训》、《皇帝玉牒》、《会要》。乙未，大雷。丙申，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冬十月丁酉朔，申严互送之禁。戊申，遣真德秀贺金主即位，会金国乱，不至而还。庚戌，遣李□使金贺正旦，亦不至而还。甲子，金遣使来告即位。

十一月癸未，虚恨蛮寇嘉定府之中镇砦。十二月壬寅，蠲琼州丁盐钱。癸亥，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诸州大水，振之。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司遣提举皂郊博马务何九龄率诸将及金人战于秦州城下，败还。丁丑，章良能薨。壬午，沔州都统王大才斩何九龄，枭首境上，以其事闻。

三月丁卯，以安丙同知枢密院事，成都府路安抚使董居谊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国来督二年岁币。戊子，金人来止贺正旦使。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诸州贫民纳盐。

五月丁丑，太白经天。乙酉，赐礼部进士袁甫以下五百四人及第、出身。

六月辛丑，以旱，命诸路州军祷雨。甲辰，诏诸路监司、守臣速决

滞讼。丙午，蠲两浙路诸州赃赏钱。壬子，释大理、三衙及两浙路杖以下囚。丁巳，置嘉定府边丁二千人以备蛮。

秋七月甲子朔，以左谏议大夫郑昭先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戊辰，诏省吏毋授参议官。乙亥，金人来告迁于南京。庚寅，以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罢金国岁币。是月，夏人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不报。

八月癸巳朔，罢关外四州所增方田税。乙未，罢四川宣制司所补官。癸卯，复建宗学。置博士、谕各一人，弟子员百人。金国复来督岁币。乙巳，太白经天。禁州县沮坏义役。戊申，诏以安丙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昼见。乙丑，史弥远等上《高宗中兴经武要略》。戊寅，调殿前司兵增戍天长县。丙戌，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释两浙路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

冬十月壬辰朔，出内帑钱振临安府贫民。

十一月辛酉朔，遣聂子述使金贺正旦，刑部侍郎刘□龠等及太学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报。丙戌，命浙东监司发常平米振灾伤州县。罢四川制置大使司所开盐井。十二月甲午，复罢同安监铸钱。丁巳，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黎州蛮畜卜始降。

八年春正月辛未，命师禹嗣秀王。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将材三人。己卯，遣丁焴贺金主生辰。戊子，申严销金铺翠之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罢。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负米，释其系囚。己未，雨土。

三月辛酉，诏大郡岁举廉吏二人，小郡一人。乙亥，以旱，命诸路州县祷雨。丙子，蠲临安府茶盐赏钱。释两浙诸州系囚。辛巳，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何致坐妄造事端、营惑众听，配广西牢城。癸未，安定郡王伯柷薨。丙戌，释江、淮阙雨州郡杖以下囚。

夏四月乙未，幸太一宫、明庆寺祷雨。辛丑，避正殿，减膳。壬寅，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癸卯，诏中外臣民直言时政得失。乙巳，减临安及诸路杂犯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

五月辛未，雨。己卯，命利州路安抚司招刺忠义人。辛巳，御正殿，复膳。癸未，复命有司祷雨。甲申，诏赃吏毋得减年参选，著为令。乙酉，发米振粜临安府贫民。

六月丙辰，诏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

秋七月辛酉，以郑昭先参知政事，礼部尚书曾从龙签书枢密院事。壬戌，诏四川立杨巨源庙，名曰褒忠。戊辰，蠲两淮诸州今年秋税并极边五州明年夏税。癸酉，蠲临安、绍兴二府贫民夏税。丙子，发米三十万石振粜江东饥民。庚辰，诏弟搢更名思正，侄均更名贵和。甲申，诏职田蠲放如民田，违者坐之。

八月己丑，赐张栻谥曰宣。庚子，申严宗子训名法。丁未，权罢旱伤州县比较赏罚。己酉，禁州县遏籴。是月，兰州盗程彦晖求内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却之。

九月己巳，朝献于景灵宫。庚午，朝飨于太庙。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乙亥，申严两浙围田之禁。甲申，罢四川法科试。

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类赦书宽恤事，下诸路监司推行。壬寅，金遣使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丙辰朔，封伯泽为安定郡王。癸亥，遣施累使金贺正旦。十二月己丑，诏杨巨源、李好义子孙各进一官。辛亥，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江东西路旱蝗。

九年春正月乙丑，赐吕祖谦谥曰成。置马军司水军。乙亥，遣留筠贺金主生辰。丙子，命诸州招填军籍。辛巳，罢诸路旱蝗州县和籴及四川关外科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亥，东西两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丁丑，诏侍从、台谏、两省举堪监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进与其徒何进等引众十万来归，四川制置使董居谊拒却之。

五月癸酉，太白昼见。

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戊申，振恤浙西被水州县，宽其租税。

秋七月戊辰，诏边县择才不拘常法，其余并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诏两浙、江东监司核州县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月癸亥，西川地震。甲子，又震。丙寅，金遣使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庚寅，遣陈伯震使金贺正旦。癸卯，以程彦晖攻围巩州，迫及川界，命利州副都统刘昌祖移驻西和州以备之。十二月丁巳，再给诸军雪寒钱。乙亥，金遣使来贺明年正旦。

本纪第四十

○宁宗四

十年春正月癸巳，雨土。乙未，大风。庚子，遣钱抚贺金主生辰。

二月庚申，地震。

夏四月丁未朔，金人犯光州中渡镇，执榷场官盛允升杀之，遂分兵犯樊城。戊申，鄂州、江陵府副都统王守中引兵拒之，金人遂分兵围枣阳、光化军。丙辰，诏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赵方措置调遣，仍听便宜行事。丁巳，命四川制置使董居谊酌量缓急，便宜行事。辛酉，庐州钤辖王辛败金人于光山县之安昌砦，杀其统军完颜掩。壬戌，金兵遁去，随州、光化皆以捷闻。丁卯，诏出戍官兵金给其家。

五月辛巳，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蠲茶盐赏钱。甲申，赐礼部进士吴潜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癸卯，赵方请下诏伐金，遂传檄招谕中原官吏军民。

六月庚戌，太白昼见。戊午，诏厉将士，募京西忠义人进讨。辛未，东川大水。癸酉，太白经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戊寅，以旱，释诸路杖以下囚。甲申，雅州蛮寇边，焚碉门砦，遣兵讨之。丁亥，嗣濮王不俦薨。庚子，诏诸军将佐有罪者送屯驻州鞫之，罢军士淫刑。

八月乙丑，诏监司、郡守各举威勇才略可将帅者二人。

冬十月乙巳朔，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及两浙诸州杖以下囚。癸酉，蠲三衙、江上诸军公私逋负钱。

十一月丁丑，大风。庚辰，太白昼见。甲申，诏浙东提举司发米十万石振给贫民。戊戌，太白经天。十二月戊申，以军兴，募民纳粟补官。乙卯，诏武举人毋复应文举。癸亥，金凤翔副统军完颜赟以步骑万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军，守臣黄炎孙遁。金人攻白环堡，破之。庚午，迫黄牛堡，统制刘雄弃大散关遁，金人据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京东路忠义李全率众来归，诏以全为京东路总

管。戊子，金人围皂郊堡。壬辰，利州将麻仲率忠义人焚秦州永宁砦。乙未，以度僧牒千给四川军费。丁酉，诏四川忠义人立功，赏视官军。金人犯隔芽关，兴元都统李贵遁，官军大溃。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关而去。乙巳，沔州都统王大才马蹶，死于河池。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万人。丁未，金人破湫池堡。戊申，金人围随州、枣阳军，游骑至汉上，均州守臣应谦之弃城走。丙辰，白虹贯日。楚州钤辖梁昭祖焚金人粮舟于大清河，京东忠义副都统沈铎遣兵助之。

三月丁丑，金人焚湫池堡而去。戊子，利州统制王逸等率忠义人复皂郊，金副统军完颜赟、包长寿遁去，沔州军士郭雄追斩赟首，长寿仅以身免。己丑，沔州都统刘昌祖至皂郊。辛卯，忠义人十万余出攻秦州，官军继进，至赤谷口，王逸传昌祖之命退师，且放散忠义人，军大溃。癸巳，包长寿合长安、凤翔之众，复攻皂郊，遂趋西和州。是日，镇江忠义统制彭惟诚等败于泗州。丙申，刘昌祖焚西和州遁，守臣杨克家弃城去。戊戌，金人破西和州。

夏四月甲辰，刘昌祖焚成州遁，守臣罗仲甲弃城去。是日，金人去西和州。戊申，命四川增印钱引五百万以给军费。阶州守臣侯颐弃城去。是日，金人去成州。戊午，金人复犯大散关，守将王立遁。己未，金人犯黄牛堡，兴元都统吴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关，执王立斩之。

五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进忠义人。癸未，蚩尤旗见，其长竟天。丁亥，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壬辰，申严试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辛酉，诏湖州振恤被水贫民。

秋七月癸酉，夺知天水军黄炎孙三官、辰州居住。乙酉，修《孝宗宝训》。辛卯，蠲四川关外诸州税役。甲午，蠲光州民兵战死之家税役。

九月己卯，朝献于景灵宫。庚辰，朝乡于太庙。辛己，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辛卯，安定郡王伯浑薨。丙申，兴元都统吴政、利州副都统张威各进三官。刘昌祖夺五官、韶州安置。冬十月丙午，罗仲甲、杨克家、侯颐并夺三官，仲甲常德府、克家道州、颐抚州居住。戊午，大

风。壬戌，修盱眙军城。

十一月壬申，金人攻安丰军之黄口滩。是月，陕西人张羽来归。

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谊诣行在。以新利州路安抚使聂子述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犯湫池堡，守将石宣拒退之。甲申，金人攻白环堡，守将董炤拒退之。戊子，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统张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庚寅，金人犯随州、枣阳军，又破信阳军之二砦，京西诸将引兵拒之。辛卯，金人犯西和州，守臣赵彦呐设伏以待之，歼其众乃还。金人犯安丰军，建康都统许俊遣将却之。金人焚成州，犯河池，守将张斌遁去。癸巳，金人围安丰军及光州，攻光化军，破郧山县，进副均州。甲午，破凤州，守臣雷云弃城去，金人夷其城。乙未，兴元都统吴政及金人战于黄牛堡，死之。金人乘胜攻武休关。

二月戊戌朔，金人破光山县。太白昼见。壬寅，金人围枣阳军，京湖制置使赵方遣统制扈再兴救之，不克进而还。癸卯，金人破武休关，兴元都统李贵遁还，利州路提刑、权兴元府事赵希昔弃城去。丁未，金人破兴元府。戊申，金人攻枣阳军。己酉，遣殿前司军八千人防捍江面。庚戌，以曾从龙同知枢密院事兼江、淮宣抚使，权吏部尚书任希夷签书枢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军，守臣李文子弃城去。金人犯洋州，守臣蔡晋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破。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谊自利州遁。沔州都统张威遣统制石宣等邀击金人于大安军，大破之，获其将巴土鲁安，金人遂去兴元府。丙辰，金人去洋州。丁巳，京湖制置使赵方遣统制扈再兴等引兵三万余人出攻唐、邓二州，随州忠义统领刘世兴等引兵攻唐州。甲子，金人去枣阳军。乙丑，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利州路安抚丁焴许之。

三月己巳，以郑昭先知枢密院事，曾从龙参知政事。癸酉，金人复入洋州，焚其城而去。乙亥，兴元军士权兴等作乱，犯巴州，守臣秦季□□弃城去。鄂州统制刘世荣会兵攻唐州。丁亥，太白昼见。权兴等降。癸巳，雨土。甲午，金人自盱眙退师。

闰月己未，追雷云三官、梅州安置。辛酉，赠吴政为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壬戌，诏抚谕四川官军、忠义人。癸亥，兴元军士张福、莫简等作乱，以红巾为号。是春，金人围安丰军、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统武师道、忠义军统制陈孝忠救之，皆不克进。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军犯滁州之全椒、来安及扬州之天长、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乱，诸城悉

闭。金人游骑数百至东采石、杨林渡，建康大震。京东总管李全自楚州、忠义总辖季先自涟水军各引兵来援，金人乃解去。全追击，败之于曹家庄，获其贵将。

夏四月庚午，张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遁，杀总领财赋杨九鼎。丁丑，张福掠阆州，丁亥，掠果州。癸巳，曾从龙罢。以郑昭先兼参知政事，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安丙为四川宣抚使。董居谊落职，夺三官。

五月乙未朔，召聂子述诣行在。张福薄遂宁府，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权府事程遇孙弃城遁。丁酉，减两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边诸州杂犯死罪囚，释流以下，仍蠲今年租税。己亥，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张福入遂宁府，焚其城。甲寅，四川宣抚司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捕福。戊午，福入普州，守臣张已之弃城遁。癸亥，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戊辰，张福屯普州之茗山。庚午，张威引兵至。丙子，太白昼见。辛巳，西川地震。太白昼见。癸未，张福请降，乙酉，张威执之，归于宣抚司。丁亥，嗣濮王不嫖薨。金国招谕李全等，不听。辛卯，太白经天。癸巳，丁焴复以书约夏国攻金人。

秋七月丙申，张福伏诛。复夺董居谊二官、永州居住。庚子，张威捕贼众一千三百余人诛之，莫简自杀，红巾贼悉平。癸亥，李全引兵至齐州，知州王赟以城降。

八月戊辰，复合利州东、西路为一。

九月丙午，罢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东西制置司。以宝文阁待制李大东为沿江制置使，淮南转运判官赵善湘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东提刑贾涉为主管淮东制置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

十一月辛亥，进封杨次山为会稽郡王。十二月壬申，京东节制司言复京东、河北二府九州四十县。乙亥，筑兴元府城。丁丑，雅州蛮入卢山县。己卯，四川宣抚司遣兵取洮州，召诸将议出师，招谕中原豪杰。辛巳，蛮焚碉门砦，边丁大败。乙酉，金人犯凤州之长桥。丁亥，四川宣抚司命罢洮州之师。己丑，京湖置司遣统制扈再兴等引兵六万人，分二道出境。庚寅，赏茗山捕贼功。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兴引兵攻邓州，鄂州都统许国攻唐州，不克而还。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赵方督诸将拒退之。己亥，雅州蛮复掠卢山县，遣兵讨之。己酉，命不凌为嗣濮王。戊午，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

三月辛卯朔，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讨之。

夏四月庚申朔，淮东制置贾涉招谕山东、两河豪杰。

五月庚寅朔，雅州蛮降。戊戌，史弥远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

六月癸酉，赐礼部进士刘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出身。加安丙少保。丙子，以李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壬午，以季先为果州团练使、涟水军忠义副都统，命赴枢密院议事，未至，杀之。

秋七月戊戌，以京东、河北诸州守臣空名官告付京东、河北节制司，以待豪杰之来归者。丙午，以任希夷兼参知政事。丙辰，四川宣抚司招黎人土丁，降之。

八月癸亥，皇太子询薨，谥曰景献。壬申，安丙遗夏人书，定议夹攻金人。癸未，四川宣抚司命利州统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巩州会夏人，遂传檄招谕陕西五路官吏军民。甲申，复海州，以将作监丞徐晞稷知州事。盱眙将石珪叛入涟水军，诏以珪为涟水忠义军统辖。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围巩州，且来趣师。甲午，太白昼见。王仕信引兵发宕昌。乙未，四川宣抚司统制质俊、李寔引兵发下城。戊戌，四川宣抚司命诸将分道进兵，沔州都统张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统程信出长道，兴元副都统陈立出大散关，兴元统制田胃为宣抚司帐前都统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统陈昱出上津。己亥，张威下令所部诸将毋得擅进兵。庚子，质俊等克来远镇。辛丑，王仕信克盐川镇。壬寅，质俊等自来远镇进攻定边城，金人来救，俊等击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与夏人会于巩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庚戌，金人犯皂郊堡，沔州统制董炤等与战，大败。壬子，程信及夏人攻巩州不克，信引兵趋秦州。丙辰，夏人自安远砦退师。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信遂自伏羌城引军还，诸将皆罢兵。戊寅，程信以四川宣抚司之命，斩王仕信于西和州。四川宣抚司以张威不进兵，罢其军职。

十一月庚戌，大风。壬子，临安府火。十二月戊午，大风。壬申，涟水忠义军统辖石珪叛。癸未，镇江副都统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来献。

十四年春正月丙戌朔，以雪寒，释大理、三衙、临安、两浙诸州杖以下囚。乙未，地震。以李全还自山东，赐缗钱六万。庚子，立四川运米赏格。

二月戊辰，金人围光州。己巳，金人犯五关。壬申，金人治舟于团风，弗克济，遂围黄州，分兵破诸县，又遣别将犯汉阳军。丁丑，李全弃泗州遁，还。甲申，诏淮东、京湖诸路应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权殿前司职事冯樾将兵驻鄂州，京东忠义都统李全将兵救蕲、黄，樾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统扈再兴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破黄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节弃城遁死。庚寅，长星见。李全自楚州引兵援淮西。癸巳，扈再兴引所部趋蕲州。甲午，太白昼见。乙未，诏京湖制置司趣援蕲、黄。己亥，金人陷蕲州，知州事李诚之及其家人、官属皆死之。癸丑，金人退师，扈再兴邀击，败之于天长镇，甲寅晦，又败之。

夏四月乙卯，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乙丑，命任子帘试于御史台。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击，败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壬辰，史弥远等上《孝宗宝训》、《皇帝会要》。丙申，西川地震。乙巳，颁《庆元宽恤诏令》。

六月甲寅朔，初置沿江制置副使司于鄂州。丙寅，诏以侄福州观察使贵和为皇子，更名竑，进封祁国公。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乙亥，以太祖十世孙与莒补秉义郎。丙子，减京畿囚罪一等，释杖以下。辛巳，大风。

秋七月辛丑，以赵方为京湖制置大使，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兼京东、河北路节制使。丁未，修《光宗宝训》。

八月乙卯，赐史弥远家庙。任希夷罢。壬戌，以兵部尚书宣缯同知枢密院事，给事中俞应符签书枢密院事。甲子，以秉义郎与莒为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乙丑，追封史浩为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戊寅，以侄右监门卫大将军贵诚为果州团练使。

九月癸未，立贵诚为沂靖惠王后。己丑，朝献于景灵宫。庚寅，朝飨于太庙。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冬十月癸丑，京东、河北节制司言复沧州，诏以赵泽为河北东路钤辖、知州事。甲寅，复以齐州为济南府，兖州为袭庆府。丙寅，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趣会兵。庚午，雷。

十一月己亥，安丙薨。是月，京东安抚张林叛。十二月庚申，郑昭先罢。

闰月辛巳朔，以宣缯兼参知政事，俞应符兼权参知政事。戊申，以殿前司同正将华岳等谋为变，杀之。是岁，浙东、江西、福建诸路旱，沔、成、阶、利四州水，振之。

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恭膺天命之宝。癸丑，立李诚之庙于蕲州。甲寅，褒赠蕲州死事官吏，录其子孙有差。丁巳，诏抚谕山东河北军民、将帅、官吏。己未，以受宝，大赦，文武官各进秩一级，大犒诸军。

二月庚子，罢御史台帘试任子法。

三月丁巳，诏江西提举司振恤旱伤州县。

夏四月壬午，诏蠲蕲州今年租赋。

五月庚戌，太白昼见。甲寅，诏监司虑囚，察州县匿囚者劾之。丁巳，进封子祁国公竑为济国公。己未，以侄果州团练使贵诚为邵州防御使。壬戌，知济南府种斌等攻张林于青州，林遁去。己巳，修《孝宗经武要略》。

六月辛卯，俞应符薨。

秋七月甲子，诏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监司条画营田来上。

八月己卯，命户部详议义役。辛卯，诏文武官毋得归宗，著为令。甲午，有彗星出于氐。

九月辛亥，以宣缯参知政事，给事中程卓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薛极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丁巳，复以随州三关隶德安府，置关使。壬戌，彗星没。辛未，太白昼见。

冬十月丙子，以收复京东州军，犒赏忠义有差。

十一月戊午，赦京东、河北路。十二月乙亥朔，发米振给临安府贫民。丙子，以雪寒，释京畿及两浙诸州杖以下囚。丁亥，以李全为保宁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京东路镇抚副使。

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诏命官犯赃毋免约法。己酉，子坻生，辛酉，命淮东制置司振给山东流民。

二月戊子，雨土。己丑，嗣秀王师禹薨，追封和王。戊戌，子坻薨，追封邳王，谥冲美。

三月戊申，张林所部邢德来归，诏进二官，复以为京东东路副总管。丁卯，以道州民饥，诏发米振之。夏五月甲辰，诏右选试注官如左选之制。戊申，赐礼部进士蒋重珍以下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戊辰，诏复潭州税酒法。

六月丁酉，程卓薨。秋八月辛巳，诏州县经界毋增绍兴税额。癸未，申严舶船铜钱之禁。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乙巳，诏江、淮诸司振恤被水贫民。乙卯，雷。冬十一月辛亥，以太平州大水，诏振恤之。

十二月辛巳，命淮东、西总领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补官。癸未，嗣濮王不凌薨。壬辰，雷。

十七年春正月戊戌朔，诏补先圣裔孔元用为通直郎，录程颐后。癸亥，命淮东西、湖北路转运司提督营屯田。

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赋十万余缗。甲午，命临安府振粜贫民。

三月癸丑，雪。是月，金人迫西和州，寻引兵还。

夏四月辛卯，诏庐州振粜饥民。乙未，赐李全、彭义斌钱三十万缗为犒赏战士费。

五月戊戌，诏核实两淮、京湖、四川、江上诸军之数。

六月丁卯朔，太白经天，昼见。癸酉，知西和州尚震午坐金兵至谋遁，夺三官、岳州居住。壬辰，大名府苏椿等举城来归，诏悉补官，即

以其州授之。

秋七月丁酉朔，命福建路监司振恤被水贫民。辛亥，命师嵓嗣秀王。

八月乙亥，罢通州天赐盐场。丙戌，帝不豫。闰八月乙未朔，申严两浙诸州输苗过取之禁。丁酉，皇帝崩于福宁殿，年五十七。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听政。进封皇子竑为济阳郡王，出居湖州。宝庆元年正月己丑，谥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庙号宁宗。三月癸酉，葬于会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谥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赞曰：宋世内禅者四，宁宗之禅，独当事势之难，能不失礼节焉，斯可谓善处矣。初年以旧学辅导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类，一时守文继体之政，烨然可观。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频岁兵败，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国体亏矣。既而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至于皇储国统，乘机伺间，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虽然，宋东都至于仁宗，四传而享国百年，邵雍称为前代所无，南渡至宁宗，亦四传而享国九十有八年，是亦岂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际，宁、理之视仁、英，其迹虽同，其情相去远矣。

本纪第四十一

○理宗一

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讳昀，太祖十世孙。父希□卢，追封荣王，家于绍兴府山阴县，母全氏。以开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桥里第。前一夕，荣王梦一紫衣金帽人来谒，比寤，夜漏未尽十刻，室中五采烂然，赤光属天，如日正中。既诞三日，家人闻户外车马声，亟出，无所睹。幼尝昼寝，人忽见身隐隐如龙鳞。是时，宁宗弟沂靖惠王薨，无嗣，以宗室希瞿子赐名均为沂王后，寻改赐名贵和。嘉定十三年八月，景献太子薨，宁宗以国本未立，选太祖十世孙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择普安、恩平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而以帝嗣沂王。六月乙亥，补秉义郎。八月甲子，授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十五年五月丁巳，以竑为检校少保，进封济国公。己未，以帝为邵州防御使。帝性凝重寡言，洁修好学，每朝参待漏，或多笑语，帝独俨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见者敛容。会济国公竑与丞相史弥远有违言，弥远日谋媒蘖其失于宁宗，属意于帝而未遂。

十七年八月丙戌，宁宗违豫，自是不视朝。壬辰，疾笃，弥远称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

闰月丙申，宁宗疾甚，丁酉，崩于福宁殿。弥远使杨谷、杨石入白杨皇后，称遗旨以皇子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大赦。尊杨皇后曰皇太后，同听政。封竑为济王，赐第湖州，以醴泉观使就第。癸亥，诏宫中自服三年丧。

九月乙亥，诏褒表老儒，以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杨简宝谟阁直学士，并提举南京鸿庆宫。柴中行叙复元职，授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戊寅，诏兄济王妻卫国夫人吴氏封许国夫人。己卯，皇太后、皇帝御便殿垂帘。诏以先圣四十九代孙行可为迪功郎，授判、司、簿、尉；以礼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中书舍人真德秀兼侍读；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乔行简、宗正少卿陈贵谊、军器监王塈兼侍讲。壬午，葛洪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辛卯，祀明堂，大赦。

冬十月戊戌，诏诸路提点刑狱以十一月按理囚徒。己亥，嗣秀王师嵓薨。壬子，诏百官奉按月给。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麋溧请承顺东朝，继志述事，壹以孝宗为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天、悦亲、讲学、仁民。上嘉纳焉。癸未，以五月十六日为皇太后寿庆节。丁亥，诏改明年为宝庆元年。戊子，以葛洪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己丑，诏以生日为天基节。十二月甲午，雪寒，免京城官私房赁地、门税等钱。自是祥庆、灾异、寒暑皆免。癸丑，开经筵，诏辅臣观讲。诏太后所居殿号曰慈明。辛酉，请大行皇帝谥号于南郊，谥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庙号曰宁宗。

宝庆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诏举贤良。庚午，湖州盗潘壬、潘丙、潘甫谋立济王竑，竑闻变，匿水窦中，盗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其身，守臣谢周卿率官属入贺。初，壬等伪称李全以精兵二十万助讨史弥远擅废立之罪，比明视之，皆太湖渔人及巡尉兵卒，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诛贼。弥远奏遣殿司将彭任讨之，至则盗平。又遣其客秦天锡托宣医治竑疾，谕旨逼竑死，寻诏贬为巴陵郡公。辛未，诏保宁军节度使师弥为检校少保。诏以皇太后弟奉国军节度使杨谷、保宁节度杨石并开府仪同三司。丙戌，济王竑讣闻，特辍视朝。己丑，上宁宗谥册、宝。

二月甲午，诏故太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鄂王岳飞谥忠武。丙申，诏师弥检校少师、嗣秀王。丙辰，楚州火。戊午，发廪振在京细民，给犒马步军、皇城司守卫军有差。

三月癸酉，葬宁宗于会稽永茂陵。

夏四月辛卯朔，宁宗祔庙。壬辰，诏皇兄竑赠少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直舍人院王堕等缴奏命，遂寝。丁酉，皇太后手书："多病，自今免垂帘听政。"壬寅，帝两请皇太后垂帘，不允。辛亥，发廪振在京细民。

五月甲子，诏："内外文武大小之臣，于国政有所见闻，封章来上，毋或有隐。"丙寅，诏不熄为保康军承宣使、嗣濮王。

六月辛卯，太白昼见。丁未，诏史弥远为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弥远辞免太师。

秋七月丁丑，滁州大水，诏振恤之。乙酉，诏行大宋元宝钱。

八月壬寅，以司农丞姚子才封事切直，诏进一秩，授秘书郎。癸卯，诏知袁州赵{□政}夫直秘阁、福建提点刑狱，以旌廉吏。丙午，诏侍

从、给谏、卿监、郎官，并在外前执政、侍从、帅臣、监司，各举廉吏三人。戊申，诏侍从、两省、台谏、三衙、知阁、御带、环卫官，在外前执政、侍从，帅臣、监司、都副都统制及屯戍主将，其各举堪充将帅三人。己酉，地震。壬子，张九成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甲寅，以程颐四世孙源为籍田令。乙卯，莫泽言真德秀舛论纲常，简节上语，曲为济王地。诏德秀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丁巳，诏戒贪吏。

九月丙寅，著作佐郎陶崇上保业、慎独、谨微、持久四事，帝嘉纳之。

冬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寅，诏会稽攒宫所在，税赋尽免折科，山阴县权免三年。十一月癸亥，宣缯兼同知枢密院事，薛极参知政事，葛洪签书枢密院事。诏邵州潜藩，可升为宝庆府。筠州与御名音相近，改为瑞州。壬午，雪寒，在京诸军给缗钱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祥庆、灾异、霪雨、雪寒咸给。甲申，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谤讪，真德秀奏札诬诋。诏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职罢祠。

十二月甲辰，诏删修敕令。是岁，两浙路户一百九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六，口二百八十二万二千三十二。福建路户一百七十万四千一百八十六，口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十九。

二年春正月癸亥，诏赠沈焕、陆九龄官，焕谥端宪，九龄谥文达。录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子孙官各有差。癸酉，诏布衣李心传赴阙。戊寅，荧惑入氐。壬午，太白、岁星、填星合于女。

二月辛卯，临察御史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恶五，仅褫职罢祠，罚轻。诏削二秩。

三月癸酉，以久雨，诏大理寺、三衙、两浙运司、临安府诸属县榷酒所，凡赃赏等钱，罪已决者，一切勿征，毋锢留妻子。自是霖潦、寒暑皆免。戊寅，诏太常寺建功臣阁，以“昭勋崇德”为名。己卯，蕲州火。

夏四月己丑，诏辅臣奉薄，其以《隆兴格》为制。辛亥，有流星大如太白。

六月丙申，御后殿，赐进士王会龙以下九百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有

差。壬寅，诏以孔子五十二代孙万春袭封衍圣公。

秋七月戊辰，雷电、雨，昼晦，大风。遂安、休宁两县界山裂，洪水坏公宇、民居、田畴。八月乙巳，济王竑追降巴陵县公。辛亥，卫泾薨。

九月庚申，雷。

冬十月甲申，诏《宁宗御集》阁以“宝章”为名，仍置学士、待制员。辛丑，又雷。辛亥，荧惑、岁星、填星合于女，荧惑犯填星。改湖州为安吉州。

十一月甲寅，修祚德庙，以严程婴、公孙杵臼之祀。丙辰，始御紫宸殿。辛酉，荧惑犯岁星。丙子，日南至，上诣慈明殿。十二月癸卯，亲享太庙。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寿明皇太后尊号册、宝于慈明殿。壬子，史弥远二秩。辛酉，以杨谷、杨石并为少傅。知楚州姚翀朝辞，奏淮楚忠义军事，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为朕抚定之。”己巳，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三月庚戌朔，诏郡县长吏劝农桑，抑末作，戒苛扰。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辛亥，以皇太后尊号册、宝礼成，侄孙杨凤孙以下推恩有差。

夏四月戊戌，宣引前丞相谢深甫孙女谢氏诣慈明殿进见。

五月壬子，诏岳珂户部侍郎，依前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闰月己卯朔，诏：郡县系囚不实书历，未经结录，守臣辄行特判，宪司其详覆所部狱案，岁月淹延者重置于宪。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乙酉，太阴犯心。丁酉，诏振赡被水郡县，其竹木等税勿征。丙午，史弥远乞归田里，诏不允。

八月庚戌，诏谢氏特封通义郡夫人。癸亥，诏凡试邑两经罢黜，更

勿授知县、县令。甲戌，太白、荧惑合于翼。丙子，城太平州，诏知州綦奎进中奉大夫，余推恩有差。

九月癸未，故观文殿大学士、魏国公、赠太师留正谥忠宣。丙午，追上宁宗徽号曰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冬十月甲子，右监门卫大将军与爽改赐名贵谦，授宜州观察使，继沂王后。右千牛卫将军孟杓改赐名乃裕，授和州防御使，继景献太子后。甲戌，赵范江东提刑兼知池州，节制防江水步军、池州都统司军马。

十一月戊寅，奉上宁宗徽号册宝于太庙。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为绍定元年。十二月己酉，日旁有气如珥。壬申，发廪振赡京城细民。大元兵破关外诸隘，四川制置郑损弃三关。

绍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寿明慈睿皇太后尊号册宝于慈明殿。杨谷、杨石并升少师。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己酉，流星昼陨。

秋七月戊戌，荧惑犯南斗。

冬十月戊申，荧惑犯壁垒阵星。丁巳，荧惑、填星合于危。甲子，荧惑犯填星。

十一月癸酉，荧惑入羽林。庚辰，雷。丁酉，诏申严皇城司给符之制，照阑入法。十二月辛亥，以薛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葛洪参知政事，袁韶同知枢密院事，郑清之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二年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张衍上检验、推鞫四事。诏刑狱人命所关，其令有司究行之。丁亥，荧惑、岁星合于娄。

二月庚戌，诏岁举廉吏或犯奸赃，保任同坐，监司、守臣其申严觉察。

三月辛卯，诏郡县系囚多瘐死狱中，宪司其具狱官姓名以闻，黜罢之。

夏四月庚申，诏郡县官阙，毋令艺术人、豪民、罢吏借补权摄。

五月，诏成都、潼川路岁旱民歉，制司、监司其亟振恤，仍察郡县奉令勤惰以闻。辛巳，赐进士黄朴以下五百五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诏户绝者许立嗣，毋妄籍没。

六月丁巳，诏通义郡夫人谢氏进封美人。

九月丁卯，台州大水。壬辰，有流星大如太白。

冬十月壬戌，诏台州水灾，除民田租及茶、盐、酒酤诸杂税，郡县抑纳者监司察之。

十一月己丑，荧惑入氐。

三年春正月甲申，诏故皇子缉赠保信、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永王，谥冲安。壬辰，知枣阳军史嵩之创置屯田，以劳赏官两转。

二月丙申，日有背气。戊戌，诏汀、赣、吉、建昌蛮獠窃发，经扰郡县复赋税一年。庚戌，诏赵范起复，依前知镇江府、节制防江水步并本州在砦军马；赵葵起复，依前知滁州、节制本州屯戍军马。壬子，诏故皇子绎赐忠正、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昭王，谥冲纯。

闰月癸酉，逃卒穆椿夜窃入皇城，烧毁甲仗，卫士捕得之，诏磔于市。乙酉，太白、岁星合于毕。

三月丁酉，雨土。戊申，奉国军节度使不忄冬薨，赠少傅，追封乐平郡王。

夏四月己卯，漳州、连城盗起，知龙岩县庄梦诜、尉钟自强不能效死守土，诏各削二秩罢。

五月甲寅，检校少保李全授彰、化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京东镇抚使，依旧京东忠义诸军都统制。戊午，李全左右金吾卫上将军，职任仍旧。

六月乙酉，岁星入井。

秋七月丁酉，汀州宁化县曾氏寡妇晏给军粮御漳寇有功，又全活乡民数万人，诏封恭人，赐冠帔，官其子承信郎。

九月辛丑，祀明堂，大赦。丙午，美人谢氏进封贵妃。冬十月己巳，荧惑、填星合于室。

十一月丁酉，有星孛于天市垣。丁未，流星昼陨。十二月庚申，诏录用孔子四十九代孙灿补官。李全叛。壬戌，淮东官兵王青力战，死之，赠右武大夫、蕲州防御使。甲子，诏："逆贼李全，反形日著，今乃肆为不道，已敕江、淮制臣率兵进讨，有能擒斩全以降者，加以不次之赏。"乙丑，诏免明年元会礼。以郑清之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乔行简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诏："史弥远敷奏精敏，气体向安，朕未欲劳以朝谒，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丁卯，册命贵妃谢氏为皇后。己卯，慈明殿出缗钱百五十万犒诸军，振赡在京细民。癸未，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尊号册宝。

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诣慈明殿行庆寿礼，大赦，史弥远以下进秩有差。赐李心传同进士出身。壬寅，赵范、赵葵等诛李全于新塘，诏各进两秩，余推恩有差。

二月戊午朔，诏：雄边军统制、总辖范胜、谷汝砺等诛逆著劳，各官五转，将士立功者，趣具等第、姓名来上。丙子，诏起复孟珙从义郎、京西路分，枣阳军驻扎。

夏四月戊辰，赵范、赵葵并进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赐紫章服、金带。丁丑，以郑清之兼同知枢密院事；乔行简签书枢密院事；赵善湘兵部尚书、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依旧安抚使；赵范权兵部侍郎、淮东安抚副使、知扬州兼江淮制司参谋官；赵葵换福州观察使、右骁卫大将军、淮东提刑、知滁州兼大使司参议官。

五月丙午，宗室司正检校少傅、安德军节度使、天水郡公，加食邑五百户；贵谦承宣使；乃裕观察使。

六月己未，诏魏了翁、真德秀、尤焴、尤□龠并叙复元官职祠禄。

七月己丑，日生承气。丁酉，贾涉女侍后宫，诏封文安郡夫人。庚戌，葛洪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有流星大如太白。

八月己未，大元兵破武休，入兴元，攻仙人关。辛酉，洪咨夔叙复元官祠禄。辛未，文安郡夫人贾氏封才人。

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统制徐仪、统领马振远坐救焚不

力，贬削有差。上素服视朝，减膳彻乐。庚子，建昌军火。甲辰，流星昼陨。

冬十月戊午，太常少卿度正、国史院编修官李心传各疏言：宗庙之制，未合于古，兹缘灾异，宜举行之。诏两省、侍从、台谏集议以闻。甲子，以余天锡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癸酉，大元兵破蜀口诸郡，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战青野原有功，诏授沔州都统。戊寅，以李□为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赵彦呐直龙图阁、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兴元府、利路安抚使，安癸仲户部郎中、总领四川财赋。

十一月乙酉，诏忠义总管田遂力战而殁，赠武节大夫、忠州刺史，加封立庙。十二月乙亥，以史嵩之为大理少卿兼京湖制置副使。

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为京西路兵马钤辖、枣阳军驻扎。庚寅，诏：李全之叛，淮东提刑司检法吴澄等出泰州城谒贼，各追官勒停。其不出见贼者高梦月、刘宾云循升二资。骂贼而死者海陵簿吴矗，特赠朝奉郎，官其一子将仕郎。”壬辰，史嵩之进大理卿、权刑部侍郎、京湖安抚制置使、知襄阳府。壬寅，新作太庙成。

二月癸丑，帝谒太庙。

三月乙酉，诏京城内外免征商三月。丁酉，日后抱气、承气。

夏四月癸亥，以宝章阁直学士桂如渊顷帅蜀日，北兵攻城，不能合谋死守而遁，致军民罹殃，反以捷闻，诏褫职罢祠。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

五月己丑，诏：“昨郁攸为灾，延及太室，罪在朕躬，而二三执政，引咎去职。今宗庙崇成，神御妥安，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并复元官。”辛卯，臣僚言：“积阴霖霪，历夏徂秋，疑必有致咎之征。比闻蕲州进士冯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为炉户，诛求日增，杰妻以忧死，其女继之，弟大声因赴诉，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举火自经而死。民冤至此，岂不上干阴阳之和？”诏都大坑冶魏岘罢职。癸巳，太白经天，昼见。戊戌，诏今后齐民有罪，监司、守臣毋辄籍没其家，必具闻俟命。

六月乙丑，荧惑、填星合于娄，荧惑顺行犯填星。丙子，诏诸狱官不理他务。

秋七月甲申，诏：“近岁北兵再入利、阆，迫近顺庆，承奉郎胡元琰摄郡事，能收散卒，定居民，谕叛将，以全阖郡，以功特转官三资。”太白入井。丙戌，监楚州大军仓富起宗军变死难，诏赠宣教郎，官一子文林郎。张焕同时被创，害及其家，诏转官一资。丁酉，以吴潜为太府少卿、总领淮西财赋，陈贵谊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为徽猷阁待制、知泉州。丁巳，泗州路分刘虎、副都统董琳焚断盱泗桥遏金兵。己未，魏了翁以宝章阁待制、潼川安抚使知泸州。乙丑，赐进士徐元杰等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壬申，太白、岁星合于张。甲戌，新作玉牒殿，奉安累朝玉牒。

九月乙巳，雨雹，雷。

闰月己酉，有流星大如太白。庚戌，彗星出于角。戊辰，史弥远乞归田里，诏不允。

冬十月戊子，以星变，大赦。金将以盱眙军来降，赦盱眙，改为招信军。

十一月己巳，乔行简累疏乞归田，诏不允。十二月丙子朔，进封才人贾氏为贵妃。辛巳，皇太后不豫。壬午，大赦。皇太后崩。癸卯，群臣凡七表请听政，从之。诏：外朝大典，不敢轻改，宫中自服三年丧。时宋与大元兵合围汴京，金主奔归德府，寻奔蔡州，大元再遣使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

六年春正月己酉，以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嗣秀王师弥判大宗正事，赵善湘光禄大夫、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加食邑四百户。戊辰，史弥远加食邑千户。

二月丁丑，上大行皇太后谥曰恭圣仁烈皇后。以赵范为工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公事，赵葵秘书监兼侍讲，余天锡礼部侍郎兼侍读。癸卯，荧惑犯东井。

三月丙辰，大雨、雹。

夏四月壬寅，葬恭圣烈皇后于永茂陵。

五月庚戌，太白、荧惑合于柳。邓州移剌以城来降。

六月丁酉，史嵩之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

秋七月，败武仙于浙江。

八月，拔唐州。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辛亥，祀明堂，大赦。辛酉，经筵官请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缉熙殿榜、《殿记》宣付史馆。

冬十月，江海领襄军从大元兵合围金主于蔡州。甲申，史宅之太府少卿，史宇之将作少监，并赐同进士出身。丙戌，史弥远进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郑清之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加食邑一千户。丁亥，史弥远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仍奉朝请，加食邑封。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贵谊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诏："史弥远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优礼。长子宅之权户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次子宇之直华文阁、枢密院副都承旨，长孙同卿直宝章阁，次孙绍卿、良卿、会卿、晋卿并承事郎，女夫赵汝楳军器少监，孙女夫赵崇梓官一转。"己丑，诏崔与之、李□、郑性之赴阙。庚寅，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真德秀兼福建安抚使。乙未，史弥远薨，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诏戒贪吏。

十一月乙巳，给事中莫泽等言，差提举千秋鸿禧观梁成大暴狠贪婪，苟贱无耻，诏夺成大祠禄。丙午，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己未，以魏了翁为华文阁待制、知泸州、潼川安抚使，赐金带。癸亥，进赵葵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甲子，台臣劾刑部尚书莫泽贪淫忮害，罢之。丙寅，权工部尚书赵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帝嘉纳之。丁卯，诏赵葵任责防御。戊辰，礼部郎中洪咨夔进对：今日急务，进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当聚之于朝。帝是其言，命咨夔洎王遂同为监察御史。己巳，赵葵入见，帝问以金事，对曰："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十二月戊寅，史宅之缴纳赐第，诏给赐本家，仍奉家庙。庚辰，以薛极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甲申，吴潜太府卿，仍淮西总领财赋，暂兼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戊申，洪咨夔言："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袁韶，仇视善类，谄附弥远，险忮倾危。"诏袁韶夺职、罢祠禄。壬辰，台臣言："赵善湘、陈晐、郑损纳赂弥远，怙势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汉人心，罪状显著。"诏赵善湘有讨

李全功，特寝免；陈晓与祠，郑损落职与祠。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诏求直言。侍从、卿监、郎官，在外执政、从官，举堪为监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统帅、知阁、御带、环卫官，在外总管、军帅，举堪为将帅者各二人。钟震、陈公益、李性传、张虙并兼侍读。徐清叟、黄朴、李大同、叶味道并兼崇政殿说书。辛丑，赵范依前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知黄州，史嵩之权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陈韡华文阁待制，仍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诏德安三关使彭哲，去年十月北兵至，弃关遁，削二秩勒停。乙巳，赐故少傅、权参知政事任希夷谥宣宪。丙午，诏赵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责防御。太白、荧惑合在斗。戊申，金主完颜守绪传位于宗室承麟。己酉，城破，守绪自经死，承麟为乱兵所杀，执其参知政事张天纲。丙寅，诏："太师、中书令荣王已进王爵，宜封三代，曾祖子爽赠太师、吴国公，祖伯旰赠太师、益国公，父师意赠太师、越国公。"戊辰，以枢密院言，诏："京西忠顺统制江海、枣阳同统制郭胜，向因所部兵行劫，坐不发觉，除名、广州拘管。遇赦还军前自效有功，并叙复元受军职。"史嵩之露布告金亡，谨遣郭春按循故壤，诣奉先县汛扫祖宗诸陵。还师屯信阳。命王旻守随州，王安国守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均，并益兵饬备，经理唐、邓屯田。

二月辛未，监察御史洪咨夔言："上亲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其谄事权奸，党私罔上，倡淫黩货，罪大罚轻。"诏李知孝削一秩，罢祠；梁成大削两秩。壬申，以赵彦呐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兴元府。丁亥，诏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诸命官贬窜物故者，许令归葬。

三月己酉，以贾涉子似道为籍田令。辛酉，诏遣太常寺主簿朱扬祖、阁门祗候林拓诣洛阳省谒八陵。

四月辛未，诏遣朱复之诣八陵，相度修奉。丁丑，诏："比年宗亲贫窭，或致失所。甚非国家睦族之意。大宗正司、南外西外宗正司，其申严州郡，以时赡给，违者有刑。"监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不报。戊寅，岁星守太微垣上相星。壬午，监察御史洪咨夔言："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上嘉纳。甲申，日生赤晕。丙戌，以灭金获其主完颜守绪遗骨告太庙，其玉宝、法物并俘囚张天纲、完颜好海等命有司审实以闻。庚寅，诏授孟珙带御器械，京、襄部押官属陈一荐、江海官两转，余论功行赏。金降人夹谷奴婢改姓同名鼎，王闻显、呼延实、来伯友、石大

瑞、白华各授官有差。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诸路都大提点坑冶吴渊，恃才贪虐，籍人家赀以数百万计，掩为己有，其弟潜违道干誉，任用非类。"诏吴渊落右文殿修撰，吴潜落秘阁修撰，并放罢。

五月庚子，薛极卒，赠少师。戊申，太平州螟。己酉，太阴入氐。乙卯，诏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并再降授官，寻尽追爵秩。诏魏了翁赴阙。丙辰，以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军马兼沿江制置副使。壬戌，以崔与之为端明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陈韡权工部尚书、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丙寅，诏："黄干、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皆厄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优赠、存恤，仍各录用其子，以旌忠义。戴野，其复元资，以励士风。"建阳县盗发，众数千人，焚劫邵武、麻沙、长平。

六月戊辰朔，郑清之等进奏选德殿柱有金书六字曰："毋不敬，思无邪。"上曰："此坐右铭也。"庚午，荧惑、填星合于胃。壬申，诏蠲漳、泉、兴化三州丁米钱。丙子，以李鸣复为侍御史兼侍讲。戊寅，以乔行简知枢密院事，曾从龙参知政事，郑性之签书枢密院事，陈贵谊兼同知枢密院事。己卯，诏："故巴陵县公竑可尽复本身官爵，有司其检视墓域，以时致祭。妻吴昨自请为尼，特赐慧净法空大师，绍兴府月给衣资缗钱。"诏殿司选精锐千人，命统制娄拱、统领杨辛讨捕建阳县盗。辛巳，诏故端明殿学士、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赠资政殿大学士，谥忠宣。荧惑犯填星。丙戌，有流星大如太白。戊子，日晕不匝，生格气。癸巳，史嵩之进兵部尚书。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

秋七月乙巳，诏嘉兴县王临年百二岁，补迪功郎致仕。

八月癸酉，诏："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食，江、淮制司其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仍榜谕开封、应天、河南三京。"甲戌，朱扬祖、林拓朝谒八陵回，以图进，上问诸陵相去几何及陵前涧水新复，扬祖悉以对，上忍涕太息。乙亥，以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甲午，权邵武军王野以平建阳寇有功，官两转，余推赏有差。

九月庚子，赵范依旧京西、湖北安抚制置大使、知襄阳府。辛丑，荧惑入井。壬寅，赵范言："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澄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诏赵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东

营田边备；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营田边备；刘子澄、赵楷并削三秩放罢。又言：“杨义一军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诏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三秩放罢，杨义削四秩，勒停自效。己酉，真德秀言：权臣罔上，讲筵官亦傅会其言，今承其弊，有当虑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盗、盐法之弊。帝嘉纳之。诏：进士何霆编类朱熹解注文字，有补经筵，授上文学。

冬十月己卯，真德秀进《大学衍义》。辛卯，陈贵谊薨，赠少保。

十一月壬子，京、湖制司创镇北军，诏以襄阳府驻扎御前忠卫军为名。壬戌，太白经天。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楫来。戊子，王楫辞于后殿。辛卯，遣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报谢，各进二秩。

本纪第四十二

○理宗二

端平二年正月丁酉，太阴行犯太白。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丙辰，诏主管侍卫马军孟珙黄州驻扎，措置边防。丁巳，孟珙入见。辛酉，以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为大元通好使，从义郎王全副之，寻以武功郎杜显为添差通好副使。

二月甲子朔，日当亏不亏。癸酉，岁星守氐。壬午，太白、填星合于胃。

三月乙未，诏太学生陈均编《宋长编纲目》，进士陈文蔚著《尚书解》，并补迪功郎。丁酉，杨谷、杨石并升太师，寻辞免。乙巳，曾从龙兼同知枢密院事，真德秀参知政事，兼给事中、兼侍读陈卓同签书枢密院事。

夏四月甲子，诏："前四川制置郑损，城池失守，且盗陕西五路府库财钜万，削官二秩，谪居温州，簿录其家。"丁卯，都城火。丁亥，太白昼见。戊子，大阅。有流星大如太白。

五月乙未，雨雹。军民交哄，御前诸军都统制赵胜削三秩，罢，命韩昱代之。丙申，大雨、雹。甲辰，真德秀薨，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忠。庚戌，以乔行简兼参知政事。

六月壬申，太阴入氐。戊寅，以郑清之为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乔行简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己卯，葛洪资政殿大学士，予祠禄。庚辰，流星昼陨。祈雨。壬午，以曾从龙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崔与之参知政事，郑性之同知枢密院事，陈卓签书枢密院事。赐进士吴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己丑，荧惑入太微垣。庚寅，诏郑损更削两秩，窜南剑州。

秋七月丁酉，有流星大如太白。戊戌，太白经天。辛丑，流星昼陨。丙午，太白入东井。庚申，礼部尚书魏了翁上十事，不报。闰七月戊寅，诏录开禧蜀难死事之臣，大安知军杨震仲孙忠孙补下州文学；利州路常平干官刘当可母王氏义不降曦，投江而死，追赠和义郡夫人，当

可与升官差除。乙酉，赐少师、特进、银青光禄大夫赵方谥忠肃。丙戌，故保宁军节度使、鲁国公安丙谥忠定。丁亥，全子才、刘子澄坐唐州之役弃兵宵遁，子才削二秩，谪居衡州，子澄削二秩，谪居瑞州。

八月癸巳，岁星入氐。乙卯，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仍图像于昭勋崇德之阁。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

九月癸未，崇国公主薨。

冬十月辛卯，有流星大如太白。己未，填星犯毕，岁星、太白合于心。

十一月乙丑，以曾从龙为枢密使、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郑性之兼权参知政事。戊辰，诏两督府各给金千两、银五万两、度牒千、缗钱五百万为随军资。台臣李鸣复论曾从龙、魏了翁督府事，不允。戊子，安南国贡方物。十二月庚寅，曾从龙六疏乞寝枢密使命，依旧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诏许辞枢密使。以魏了翁兼督视江淮军马。癸巳，四川制置司遣将斩叛军首贼蒲世兴于万州。己亥，填星守天街星。庚子，诏官告院制修武郎以下告身给督视府。太阴入井。壬寅，魏了翁陛辞，诏事干机速，许便宜行之。吴潜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赵善瀚、马光祖督府参议官。甲辰，曾从龙薨，赠少师。余嵘同签书枢密院事。庚戌，故参知政事李壁谥文懿。辛亥，雷。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发非时，罢天基节宴。诏劝农桑。赐安南国王封爵、袭衣、金带。丁卯，填星犯毕。壬申，大元兵连攻洪山，张顺、翁大成等以兵捍御之。

二月甲午，诏以大元兵攻江陵，统制李复明奋勇战没，其赠三秩，仍官其二子。死伤士卒，趣具姓名来上。壬寅，诏侍从、台谏、给舍条具边防事宜。甲辰，起居郎吴泳上疏论淮、蜀、京、襄捍御十事，不报。诏魏了翁依旧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其速赴阙。诏史嵩之淮西制置使兼副使。辛亥，日晕周匝。甲寅，左曹郎官赵以夫上备边十策。

三月乙亥，吴潜赴阙。是月，襄阳北军主将王旻、李伯渊焚城郭仓库，相继降北。时城中官民兵四万七千有奇，其财粟三十万、军器二十四库皆亡，金银盐钞不与焉。南军主将李虎乘火纵掠，襄阳为空。制置

使赵范坐失抚御，致南北军交争造乱，诏削官三秩，落龙图阁学士，姑仍制置职任。阶、岷、叠、宕十八族降。有谍者以檄招曹友闻军降，友闻斩之以闻。

夏四月丙申，太阴入太微垣。己酉，魏了翁乞归田里，诏不允，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癸丑，诏悔开边，责己，其京湖、兴、沔州军县镇见系囚情理轻者释之。

五月戊寅，提举万寿观洪咨夔依旧兼侍读。己卯，有流星出心，大如太白。辛巳，太阴入毕。甲申，赵葵华文阁直学士、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

六月丁亥，流星夕陨。己亥，洪咨夔卒，诏与执政恩例，赠二秩，谥忠文。癸卯，荧惑、填星合于毕。丙午，荧惑犯填星。庚戌，大雨、雹。

秋七月丁巳，祈晴。诏权徐州国安用力战役而殁，已赠顺昌军节度使，仍官其子国兴承节郎。庚申，以赵范失襄城，罪重罚轻，诏罢职奉祠。辛酉，太阴入氐。丁卯，以郑性之参知政事，李鸣复签书枢密院事，戊辰，监察御史杜范、吴昌裔以言事不报，上疏乞罢官，诏改授范太常少卿，昌裔太常卿。庚午，荧惑入井。戊寅，太阴入东井。甲申，雨血。

八月丙戌，诏赵范更削两秩、谪居建宁府，李虎削三秩、落刺史，罢御器械，各令任责捍御自效。癸卯，诏前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赠开府仪同三司傅伯成谥忠简。

九月庚申，太白、岁星合于尾。庚午，雷。辛未，祀明堂，大赦。雷雨。乙亥，左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右丞相兼枢密使乔行简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以崔与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壬午，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与大元兵大战于大安军阳平关，兵败，死之。诏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谥毅节，立庙曰褒忠，官其二子承务郎。

冬十月乙酉，诏："殿前司将胡斌，曩死邵武之寇，赠武节大夫，有司为立后授官，因旧庙赐额。宗室师礻贾死尤溪之战，赠武节郎，官其一子进义校尉，立庙林岭。"甲午，诏："沿江制置使陈韡应援淮东，授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应援江陵、峡州江面上流。"壬寅，大

元兵破固始县，淮西将吕文信、杜林率溃兵数万叛，六安、霍丘皆为群盗所据。丙午，安南国贡方物，诏授金紫光禄大夫、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赐袭衣、金银带。大元太子阔端兵离成都，大元兵破文州，守臣刘锐、通判赵汝鼐死之。

十一月戊午，诏嗣秀王师弥授少师。丙寅，以乔行简为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封肃国公。大元兵围光州，诏史嵩之援光，赵葵援合肥，陈韡遏和州，为淮西声援。戊辰，魏了翁依旧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吴潜、袁甫、徐清叟赴阙。壬申，诏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宰掾、枢属、郎官、钤辖，各陈防边方略。甲戌，太阴入太微垣。戊寅，复成都府。十二月戎戌，以吴渊户部侍郎、淮东总领财赋兼知镇江府。壬寅，诏改明年为嘉熙元年。癸卯，郑清之辞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诏仍旧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丁未，宣缯薨，以定策功，赠太师，谥忠靖。甲寅，池州都统赵邦永以援滁州功，诏邦永转左武大夫，其余立功将士具等第、姓名推赏。

嘉熙元年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丁巳，诏京西兵马都监、随州驻扎程再暹官三转，带行阁门宣赞舍人、京西钤辖兼知随州，赏其洪山战功，余有功将士趣以名上。辛酉，以李□同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甲子，诏："两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县，间有招集振恤，尚虑恩惠不周，流离失所。江阴、镇江、建宁、太平、池、江、兴国、鄂、岳、江陵境内流民，其计口给米，期十日竣事以闻。"癸酉，荧惑守鬼宿。壬午，流星大如太白。

二月癸未朔，以郑性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邹应龙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李宗勉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罢，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乙酉，葛洪薨。壬寅，雨雹。丙申，诏忠义选锋张顺、屈伸等，以舟师战公安县之巴芒有功，各官一转，余推恩有差。癸卯，诏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己酉，太白昼见，日晕周匝。

三月癸亥，日生背气。己巳，诏阵韡、史嵩之、赵葵各官两转。乙亥，魏了翁薨，赠少师，赐谥文靖。以孟珙为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别之杰宝章阁待制、知太平州。

夏四月壬午朔，以李□同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知成都府。壬辰，弟贵谦保康军节度使，仍奉朝请，进封天水郡开国侯，加食邑；与芮武康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仍奉朝请，进封开国子。丙申，诏："两淮策应军战宣化，两军杀伤相当，陈亡将校李仙、王海、李雄、廖雷各

赠武翼大夫，余赠官有差。”庚子，荧惑犯权星。丙午，诏：“沔州诸镇将帅，昨以大元兵压境，皆弃官遁。夔路钤辖、知恩州田兴隆，独自大安德胜堡至潼川，逆战数合，虽兵寡不敌，而忠节可尚，特与官一转。”五月丙辰，袁韶薨。太阴犯荧惑。壬申，京城大火。丙子，荧惑犯将星。

六月壬辰，诏赏蕲州都统制万文胜、知州徐□守城之功，将士在行间者，论功补官有差。癸巳，以邹应龙为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乙未，太白、填星合于井。甲辰，祈雨。丙午，以吴潜为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知黄州兼淮西安抚使、本路提刑李寿朋一被命三月，不即便途之官，遂还私舍，诏削三秩，送建昌军居住。诏建内小学，择宗子十岁以下资质美者二三人，置师教之。

秋七月壬子，湖北提举董槐朝辞，奏楮币物价重轻之弊。己未，枢密院言：“大元兵自光州、信阳抵合肥，制司参议官李曾伯、庐州守臣赵胜、都统王福战守，俱有劳效。”诏曾伯等十一人各官一转。辛酉，太阴犯岁星、填星入井，庚午，岁星守建星。壬申，日生背气。癸酉，太阴入井。

八月甲申，太师、秦国公汝愚追封福王。乙酉，填星犯井，癸巳，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李宗勉签书枢密院事。甲辰，诏：蜀鸡冠隘都统王宣战殁，其总管吴桂弃所守走，又纵部伍剽劫，削三官勒停。

九月壬子，填星留于井。癸丑，有流星出七公西星，至浊没。丁巳，雷。

冬十月戊戌，有流星大如桃。

十一月戊辰，诏陈韡、史嵩之、赵葵于沿江、淮、汉州军，备舟师战具，防遏冲要堡隘。辛未，太史言十二月朔日食将既，日与金、木、水、火四星俱缠于斗。诏损膳避朝，庶图消弭，其令有司检会故实以闻。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诏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帅臣、监司、前宰执侍从举晓畅兵财各二人，三衙、诸军统制举将材二人。己未，诏史嵩之、赵葵应援黄州、安丰，其立功将士等第，亟具名以闻；光州、信阳二城，共图克复。辛酉，诏史嵩之进端明殿学士，视执政恩数；赵葵刑部尚书，制置并如旧；余玠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进三

秩；孟珙宁远军承宣使，依旧带御器械。史嵩之端明殿学士，依是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召赴阙。甲子，两浙转运判官王野察访江面还，进对，劾吴潜知平江府不法厉民数事。诏野直华文阁、知建宁府。

二月甲申，大理少卿朱扬祖充押伴使，借章服、金鱼。庚寅，诏吏嵩之以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军马，置司鄂州。癸己，大宗正丞贾似道奏言："北使将至，地界、名称、岁例，宜有成说。"又奏："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治赃吏，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日行之，则财自裕。"戊戌，诏："近览李□奏，知蜀渐次收复，然创残之余，绥抚为急，宜施荡宥之泽。淮西被兵，恩泽亦如之。其降德音，谕朕轸恤之意。"大元再遣王楫来。辛丑，楫还，以朱扬祖充送伴使。癸卯，以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

三月己丑，命将作监周次说为大元通好使。壬子，以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癸丑，以高定子为中书舍人、京湖江西督视参赞军事。庚申，诏史嵩之兼督视光、蕲、黄、夔、施州军马。戊辰，发行都会子二百万、并湖广九百万，下都督参政行府犒师。乙亥，诏四川被兵州、军、府、县、镇并转输劳役之所，见禁囚人情理轻者释之。诏四川帅臣招集流民复业，给种与牛，优与振赡。

夏四月癸未，以李□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己酉，雨土。太阴入太微垣。

闰月丁未，太阴入井。甲子，有流星大如太白。壬申，赐礼部进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巳，太白昼见。癸未，以李鸣复知枢密院事，李宗勉参知政事，余天锡签书枢密院事。甲申，乔行简请"以兵事委李鸣复，财用委李宗勉，楮币委余天锡，当会议者，臣则参酌行之"。诏允所请。诏严州布衣钱时、成忠郎吴如愚以隐居著书，并选为秘阁校勘。丙戌诏崔与之提举洞霄宫，任便居住，李鸣复复参知政事。壬寅，岁星犯壁垒阵。

六月甲辰朔，流星昼陨。戊申，吴渊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以吴潜为淮东总领财赋、知镇江府。丙寅，李□薨，特赠资政殿大学士。

秋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风大作，诏避殿、减膳、彻乐，令中

外之臣极言阙失。辛卯，有流星大如太白。壬寅，荧惑犯鬼，积尸气。

八月辛酉，太白昼见，经天。癸亥，流星昼陨。

九月壬午，荧惑犯权星。子维生。甲申，封宫人谢氏为永宁郡夫人。乙未，有流星大如太白。

冬十月庚戌，雷。丁卯，吴潜言："宗子赵时□更集真、滁、丰、濠四郡流民十余万，团结十七砦。其强壮二万可籍为兵，近调五百援合肥，宜补时□更官。又沙上芦场田可得二十余万亩，卖之以赡流民，以佐砦兵。"从之。荧惑入太微垣。戊辰，太白入于氐。己巳，日生黑子。辛未，复光州。

十一月甲申，子维薨，追封祁王，谥冲昭。十二月丙午，光州守臣董尧臣伏诛，司户柳臣举配雷州。乙卯，诏四川诸州县盐酒榷额，自明年始更减免三年，其四路合发总所纲运者亦免。戊辰，诏诸路和籴给时直，平概量，毋科抑，申严收租苛取之禁。己巳，出祠牒、会子共七百万纸，给四川制司为三年生券。

三年春正月癸酉，以乔行简为少傅、平章军国重事，封益国公；李宗勉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余天锡参知政事；游似同签书枢院事。

二月丙午，诏史嵩之依旧兼都督江西、湖南军马。丁卯，又命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己巳，窜赵邦永，坐救滁不进兵。

三月辛未朔，以吴潜为敷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甲戌，以别之杰权兵部尚书，依旧沿江制置安抚使兼都督行府参赞军事，李曾伯兼都督行府参议官，孟珙兼都督行府参谋官。流星昼陨。辛卯，雨土。

夏四月壬寅，祈雨。癸卯，以吴渊权工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

五月辛未，荧惑犯太微垣执法星。戊寅，以吴潜为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知镇江府。辛卯，乔行简五疏乞罢机政，诏不允。

秋七月庚午，以董槐知江州兼都督行府参议官。甲申，以吴渊兼都督行府参赞军事。

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宗庙、社稷。以游似参知政事，许应龙签书枢密院事，林略同签书枢密院事。己亥，荧惑入氐。辛丑，太阴入氐。有流星大如太白。丁亥，荧惑犯房宿。

九月辛巳，祀明堂，大赦。壬午，淮西敢勇将官陆旺、李威特与官三转，同出战二百人官两转，以赏庐州磨店北之功，其阵没者优与抚恤。

冬十月丁未，故太师鲁王谢深甫赐谥惠正。己未，出祠牒百给济处州。秉义郎李良守鄂州长寿县，没于战阵，诏赠官三转。癸亥，荧惑、太白合于斗。乙丑，虹见。

十一月丙子，以范钟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己未，观文殿大学士崔与之薨，赠少师，谥清献。辛酉，太白昼见。甲子，复夔州，录荆鄂都统张顺、孟璋等将士战功。

四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营室。庚辰，以星变，下诏罪己。辛巳，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午，彗星犯王良第二星。

二月丙申朔，日生背气。戊戌，大赦。辛丑，流星昼陨。白虹贯日。丁未，太白昼见。癸丑，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州军马。丙辰，白气亘天。

三月辛未，诏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削三秩。彗星消伏。乙酉，流星昼陨。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运判吴申进对，因论蜀事，为上言："郑损弃边郡不守，桂如渊启溃卒为乱，赵彦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险谲变诈，殊费关防。宜进孟珙于夔门。夔事力固乏，东南能助之，则夔足以自立。"又言："张祥有保全赵彦呐、杨恢两制置之功，敌人惮其果毅，宜见录用。"上嘉纳之。乙巳，诏史嵩之进三秩，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即日彻都督局。

五月庚午，太阴入太微垣，岁星、太白合于娄。甲戌，太阴入氐。乙亥，子寿国公薨。戊子，命吴潜兼侍读，李性传兼侍讲。

六月甲午朔，江、浙、福建大旱，蝗。乙未，祈雨。己亥，太白犯毕。辛丑，追封阆州签厅陈承己妻彭氏为恭人，赐庙阆州，以强寇入奉国县市，承己为贼所创，彭骂贼死之。辛亥，追赠儒林郎王巩为通直

郎，官其一子为文学，以丙申蜀破，巩阖门死于兵。癸丑，太白犯天关星。戊午，有流星大如太白。

秋七月乙丑，诏："今夏六月恒阳，飞蝗为孽，朕德未修，民瘼尤甚，中外臣僚其直言阙失毋隐。"又诏有司振灾恤刑。太白入井。甲戌，太白、荧惑合于井。己丑，荧惑、太白合于鬼。

八月己酉，荧惑、填星合于柳，太白犯权星大星。癸丑，荧惑犯填星。

九月乙丑，诏余玠进三秩，直华文阁、淮东提刑、节制招信军屯戍军马。以玠昨帅舟师渡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全师而还。至是，论功定赏，是役将士，趣以名上所司议推恩。

冬十月癸巳，诏改明年为淳祐元年。丁巳，命余玠兼节制应天府、泗、宿、永、海、邳、徐、涟水屯戍军马。

十一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垣。己巳，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星。癸酉，诏武功大夫、荆鄂都统制张顺以私钱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两军，及援安庆、池州有功，特与官两转。丙子，与芮妻钱氏封安康郡夫人。辛巳，荧惑犯太微上相垣。十二月甲辰，奉国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多谟薨。丙辰，地震。己未，诏求直言。闰十二月丙寅，李宗勉薨，赠少师，赐谥文清。以游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范钟参知政事，徐荣叟签书枢密院事。庚午，诏系囚情理轻者释之。乙亥，诏民间赋输仍用钱会中半，其会半以十八界直纳，半以十七界纽纳。戊寅，以吴潜为福建安抚使，史宅之为浙东安抚使。

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诏举文武才。庚子，雷。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丙午，封周惇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丁未，太阴入氐。戊申，幸太学谒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鬲讲《礼记·大学》篇，监学官各进一秩，诸生推恩锡帛有差。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

二月戊寅，日生晕。壬午，乔行简薨，谥文惠。

夏四月丁丑，诏以与芮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嗣荣王，贵谦开府仪同三司、嗣沂王。辛巳，以贾似道为太府少卿、湖广总领财赋。

五月庚寅，以少师、保宁军节度使、判大宗正事、嗣秀王师弥为太子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师贡为少师。己亥，诏沿江淮西制置使别之杰任责边防。戊申，赐礼部进士徐俨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庚申，太白昼见。螟。癸酉，有流星大如太白。己卯，流星昼陨。丙戌，荧惑入氐。

秋七月壬辰，祈雨。

八月辛巳，杨石薨，赠太师。

冬十月庚辰，太白入氐。

十一月戊戌，太白昼见。己亥，淮东提刑余玠以舟师解安丰之围。己巳，太白经天，昼见。十二月丁卯，余天锡薨，赠太师，赐谥忠惠。丁丑，侍御史金渊言：彭大雅贪黩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乞更窜责。诏除名、赣州居住。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诏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进《玉牒》及《中兴四朝国史》、《孝宗经武要略》、《宁宗玉牒》《日历》《会要实录》。

二月甲戌，以游似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请祠禄，诏提举洞霄宫。范钟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徐荣叟参知政事，赵葵赐进士出身、同知枢密院事，别之杰签书枢密院事。

三月戊子，诏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并听沿江制置司节制。诏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司毋辄加杖责。

夏四月甲寅，白气亘天。壬申，雨雹。

五月己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进对。戊申，台臣言知建宁府吴潜有三罪。诏夺职，罢新任。己酉，以赵葵为湖南安抚使、知潭州。

六月壬子朔，徐荣叟乞归田里，从之。丁巳，诏以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事干机速，许同制臣共议措置，先行后奏，仍给金字符、黄榜各十，以备招抚。丙寅，以别之杰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高定子签书枢密院事，杜范同签书枢密院事。是月盛夏积雨，浙右大水。丁丑。岁星犯井。

秋七月辛巳朔，常、润、建康大水，两淮尤甚。

八月丁卯，诏淮东先锋马军邓淳、李海等扬州挞扒店之战，宣劳居多，各官两转，余推恩有差。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己丑，雷。辛卯，祀明堂，大赦。癸巳，诏："淮东忠勇军统领王温等二十四人战天长县东，众寡不敌，皆没于阵，赠温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其子兴国补保义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赐其家。余人恤典有差。"冬十月甲寅，史嵩之进封永国公。乙丑，大元兵大入通州。

十一月辛卯，诏谕两淮节制李曾伯，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职，其督励诸将，勉图后功。己亥，日南至，雷电交作，诏避殿减膳，求直言。癸卯，诏决中外系囚。十二月己未，诏："通州守臣杜霆，兵至弃城弗守，载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虽已夺三秩，厥罚犹轻。其追毁出身以来文字，窜南雄州。"壬戌，太白昼见。癸亥，大元兵连攻叙州，帐前都统杨大全等水陆并进，自卯至午，战十数合，殁于行伍。诏赠武节大夫、眉州防御使，官其二子承节郎。丙寅，以孟珙为检校少保，依旧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余玠权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赵葵资政殿大学士、福建安抚使、知福州。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参知政事。庚辰，荧惑入氐。乙未，以李曾伯为华文阁待制，依旧淮东西制置使、知扬州；杜杲敷文阁学士，依旧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董槐秘阁修撰，依旧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辛丑，诏安南国王陈日煚元赐功臣号，特增"守义"二字。

二月乙丑，以吕文德为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统两淮出战军马，捍御边陲。庚午，以郢州推官黄从龙死节，诏赠通直郎，一子补下州文学。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癸丑，左武卫中郎将、濠州措置捍御王烈，阁门宣赞、淮西路钤王杰，阁门祗候、江东路钤李季实往马帅王鉴军前议事，遇大元兵战死，赠官，仍各官其二子。乙卯，嘉定守臣程立之固守，诏官一转。丙辰，安丰军统领陈友直以王家堈战功，与官两转，壬申，布衣王与之进所著《周礼订议》，补下州文学。

五月庚子，诏施州创筑郡城及关隘六十余所，本州将士及忠州戍卒执役三年者，各补转一官。

六月甲戌，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氐。

秋七月丁亥，诏海州屯驻借补保义郎申政，密州之役先登陷阵，后以战没，特赠保义郎，官其子进勇副尉。太白入井。壬辰，四川制司言：大元兵破大安军，忠义副总管杨世威坚守鱼孔隘，孤垒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责边防。诏以世威就知大安军。甲午，日生格气。己亥，太白经天，昼见。

八月乙卯，流星昼陨。癸亥，诏福州延祥、荻芦两砦并置武济水军，摘本州厢禁习水者充，千五百人为额。

闰月丁丑，四川总领余玠言，知巴州向牷、钤辖谭渊白土坪等战有功。诏佺等十八人各官三转，余转官有差。其中创人各给缗钱百，阵没者趣上姓名，赠恤其家。太白犯权星。壬寅，太白、填星合于翼。

九月壬申，诏蠲高邮民耕荒田租。

冬十月丙戌，太白入于氐。

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请祠，不允。

本纪第四十三

○理宗三

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诏边将毋擅兴暴掠，虐杀无辜，以慰中原遗黎之望。帝制《训廉》、《谨刑》二铭，戒饬中外。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杜范同知枢密院事，刘伯正签书枢密院事，余玠华文阁待制、依旧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李曾伯宝章阁直学士、依旧淮东安抚制置使、知扬州兼淮西制置使。戊午，枢密院言："四川帅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宜第功行赏。"诏玠趣上立功将士姓名等第，即与推恩。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桩库缗钱各十万，命两淮、京湖、四川制司收瘗频年交兵遗骸，立为义□冢。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乙未，祈雨。

五月庚戌，余玠言："利阆城大荻山、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旧治，泸州城神臂山，诸城工役，次第就绪。神臂山城成，知泸州曹致大厥功可嘉，乞推赏以励其余。"诏致大带行遥郡刺史。丁巳，武功大夫、雄威军都统制杨价世守南边，连年调戍播州，捍御勤瘁，诏价转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戊午，大元兵围寿春府。吕文德节制水陆诸军解围有功，诏赴枢密院禀议，发缗钱百万，诣两淮制司犒师。庚申，守阙进勇副尉桂虎、进义副尉楚富、吐浑将虞候郑蔡捍御寿春，俱有劳效，诏各官资两转，给缗钱。乙丑，前签书枢密院事邹应龙薨，赠少保、监察御史。胡清献劾淮西提刑徐敏子三罪，诏削两秩，送江州居住。

六月庚午朔，吕文德依旧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兼淮西招抚使、知濠州。乙亥，赐礼部进士留梦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午，诏安丰军策应解寿春围将士补转官资有差。诏：寿春一军先涉大海，捣山东胶、密诸州有功，今大元兵围城，能守城不隳，其立功将士皆补转有差。乙未，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毕。丙申，吴潜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

秋七月己亥朔，祈雨。乙卯，招收沿淮失业壮丁为武胜军，以五千人为额。辛酉，盗发永州东安县，飞虎军正将吴龙、统制郑存等讨捕有功，诏补转官资有差。甲子，诏："故直龙图阁项安世正学直节，先朝名

儒，可特赠集英殿修撰。”八月壬辰，太白昼见。

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病谒告，许之，诏范钟、刘伯正暂领相事。甲辰，史弥忠卒，赠少师，封郑国公，赐谥文靖。诏史嵩之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癸丑，荧惑、填星合于轸。甲寅，京湖制司言，诸将李福等破申州、蔡州西平县城壁及马家等砦，诏将士各补官推赏有差。己未，将作监徐元杰上疏论史嵩之起复，宜许其举执政自代。帝不允，遂求去。帝曰：“经筵赖卿规益，何事引去耶？”癸亥，太白犯斗宿距星。乙丑，雷。丁卯，雷。台臣言严州及绍兴、萧山等县征商烦苛，诏亟罢之。

冬十月甲戌，诏庆元府守臣敦谕史嵩之赴阙，嵩之控辞，不允。壬辰，杜范、游似提举万寿观兼侍讲。

十一月辛丑，诏趣游似、杜范赴阙。戊申，雷。庚戌，诏陈韡、李性传赴阙。十二月庚午，以范钟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杜范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游似知枢密院事，刘伯正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诏戒饬百官。许右丞相史嵩之终丧。甲戌，以赵葵同知枢密院事。乙亥，郑清之授少保，依旧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进封卫国公。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诏更新庶政，绥抚中原遗民。丙午，杜范辞免右丞相，不允。己酉，雷。乙卯，以李性传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复五河，诏吕文德进三秩，羊洪进二秩，余有战功者推赏，其阵没人，具姓名赠恤。丁丑，范钟等上《玉牒》、《日历》及孝宗、光宗《御集》、《经武要略》、《宁宗实录》。壬辰，太白昼见，经天。

三月庚子，诏严赃吏法，仍命有司举行彭大雅、程以升、吴淇、徐敏子纳贿之罪。准淳熙故事，戒吏贪虐、预借、抑配、重催、取赢。以缗钱百万犒淮东师。

夏四月甲申，填星犯上相星。丙戌，杜范薨，赠少傅，谥清献。戊子，余玠言权巴州何震之守城死于兵，诏进赠官三秩，一子与下州文学。京湖制司言：“钤辖王云等袭邓州镇平县灵山，战顺阳铁撅峪，皆有劳效，野战数十合，云等六人被重创死，路钤于江一军力战。”诏王云赠

三秩，仍官其二子为承信郎。王宽、王立、田秀、董亮、董玉各加赠恤，于江等各转一官资。诏李曾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鉴职事修举，曾伯、玠升阁职，槐、珙、鉴转官，并因其任。

五月丁酉，吕文福、夏贵上战功，诏贵官两转，文福带行阁职。丁未，诏："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制帅漕司及许浦水军司，共造轻捷战船千艘，置游击军壮士三万人，分备捍御。"戊申，日生赤黄背气。辛亥，诏董槐赴阙。丁巳，淮东制置使李曾伯辞免焕章阁学士，从之。

六月甲申，祈雨。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赠四秩。置诏狱。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旱。辛丑，镇江、常州亢旱，诏监司、守臣及沿江诸郡安集流民。甲辰，祈雨。乙卯，诏给徐元杰、刘汉弼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恤其家。丁巳，京湖制司言总制亢国用师众战裕州拐河，战黑山，战大神山，皆有劳效。诏国用官两转，李山等四十七人官一转。吕文德言与大元兵战五河隘口，又战于濠州，大元兵还。诏文德屯驻诸军战守将士，推恩有差。

八月庚辰，范钟再乞归田，不允。

九月甲辰，京湖制置司言："刘整等率精锐，以云梯四面登镇平县城，入城巷战，焚城中仓库、糗粮、器甲，路将武胜等四人死之；略广阳，焚列屯、砦栅、庐舍凡二十余所；还抵灵山，又力战有功。"诏整官两转，同行蔡贵等二百二十人各官一转。辛亥，祀明堂，奉太祖、太宗、宁宗并侑。大赦。冬十一月乙未，郑清之乞归田，不允。丙申，诏师弥典伺属籍，职事修举，授太傅，加食邑，依前判大宗正事、嗣秀王。壬子，诏：大元兵入蜀，权成都府冯有硕、权汉州王骧、权成都县杨兑、权资州刘永、权潼川府魏霭死于官守，其各赠官三转，仍官其一子。癸丑，诏将领关贵、统制白傅才率众复洋州，还遇大元兵交战，将士百五十三人皆阵没，已祔飨闵忠庙，赡恤其家。关贵、白傅才各赠承节郎，官其一子进勇副尉。

十二月甲戌，诏寿春守臣刘雄飞等以大元兵围城捍御有功，雄飞及吕文福、林子崇等十一人各官三转，刘用等补转官资有差。己卯，以游似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为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赐玉带及赐第行在。兄与欢换授安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仍奉朝请；弟嗣沂王贵谦、嗣荣王与芮并加授少

保。以赵葵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李性传同知枢密院事，陈韡兼参知政事。壬午，太史奏来岁正旦日当食，诏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殿减膳，命百司讲行阙政，凡可以消弭灾变者，直言毋隐。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置国用所，命赵与[B170]为提领官。

二月戊辰，范钟再乞归田里，诏官三转，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己巳，范钟再辞，诏提举洞霄宫，任便居住。庚午，以刘雄飞知寿春府、节制屯田军马。

三月癸巳，日晕周匝，珥气。

夏四月辛酉，太白昼见。壬戌，太阴犯太白。甲戌，以丘岳兼两淮屯田副使，贾似道兼蕲、黄屯田副使。丁丑，日晕周匝。戊寅，诏朱熹门人胡安之、吕焘、蔡模并迪功郎、本州州学教授。给札录其著述，并条具所欲言者以闻。闰四月辛卯，李曾伯以台谏论，诏落职予祠，寻罢祠禄。戊戌，吕文德言："今春北兵攻两淮，统制汪怀忠等逆战赵家园，拔还俘获人民；路钤夏贵，知州王成、倪政等帅舟师援安丰军，所至数战，将士阵亡者众。"诏倪政赠官三转，官一子承信郎；许通、夏珪、孙才江德仙各赠官两转，官其一子下班祗应，给缗钱恤其家；余立功将士恩赏有差。"辛丑，月晕五重。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将士捍御有功者，辄以便宜推赏，具立功等第补转官资以闻。诏从之。

五月庚申，诏贾似道措置淮西山砦城筑。壬戌，太白犯权星。己卯，诏诸镇募兵、造舟、置马，帅臣其务奖激将士，以严边防。

六月甲午，保信军节度使希丞薨。丙午，祈雨。壬子，以陈韡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乙卯，台臣言李鸣复、刘伯正进则害善类，退则蠹州里。诏鸣复落职罢宫观，伯正削一秩。

秋七月壬戌，泉州岁饥，其民谢应瑞非因有司劝分，自出私钱四十余万，籴米以振乡井，所全活甚众。诏补进义校尉。丁卯，太阴犯斗。己巳，吕文德言："北兵围寿春城，州师至黄家穴，总管孙琦、吕文信、夏贵等战龙堽有功。"诏文德官一转，余依等第转补；其阵没董先等二十二人、伤者四百三十七人，赠恤恩赏有差。癸酉，有流星出自室，大如太白。

八月辛卯，太阴犯房。己酉，赐文士刘克庄进士出身，以为秘书少

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壬子，太白昼见。癸丑，以刘克庄兼崇政殿说书。枢密院言："前知普州何叔丁、签书判官杨仁举，淳祐元年冬北兵攻城，两家二十余人死于难，叔丁孙嗣祖、仁举幼子肖翁被俘逃归。"诏叔丁等赠官恤后有差。

九月甲子，有流星出于斗，大如太白。戊辰，以贾似道为敷文阁直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太白昼见。癸酉，孟珙薨，赠少师。

冬十月己丑，少保、嗣荣王与芮之子赐名孟启，授贵州刺史。乙未，填星、岁星、荧惑合于亢。己酉，太白入氐。

十一月癸亥，岁星入氐。甲戌，右丞相游似五请归田里，诏不允。辛巳，诏："北兵入蜀，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阖家数百口罹害，死不易节，其特赐徽猷阁待制，官其二子，赐谥立庙。死事史季俭、杨戡子各赐官两转，官一子。"十二月乙未，诏史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永国公致仕。台谏论史嵩之无父无君，丑声秽行，律以无将之法，罪有余诛，乞寝宫祠，削官远窜。

七年春正月乙卯朔，诏："间者绌逐非才，收召众正，史嵩之已令致事，示不复用。咨尔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务举实政，以辑宁我邦家。若辞浮于实，玩愒岁月，朕何赖焉。"建资善堂，授孟启宜州观察使，就内小学。

二月庚寅，诏："淮安主簿周子镕，久俘于北，数遣蜡书谍报边事，今遂生还，可改朝奉郎，优与升擢。"己亥，贵妃贾氏薨。戊申，日晕周匝。壬子，诏改潜邸为龙翔宫。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丁亥，填星犯亢。庚子，以王伯大签书枢密院事，吴潜同签书枢密院事。辛丑，以郑清之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游似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赵葵为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陈韡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甲辰，赵葵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东安抚使，应军行调度并听便宜行事；赵希堕礼部尚书、督视行府参赞军事。庚戌，出缗钱千万、银十五万两、祠牒千、绢万，并户部银五千万两，付督视行府赵葵调用。

五月甲寅，宁淮军统制张忠戍浮山，手搏北将，俱溺水死，赠武略

大夫，官一子承信郎，缗钱五千给其家。祈雨。壬申，以吴潜兼权参知政事。乙亥，御集英殿策士，诏求直言弭旱。

六月癸巳，赐礼部进士张渊微以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丙申，以旱，避殿减膳。诏中外臣僚士民直陈过失，毋有所讳。戊申，诏："旱势未释，两淮、襄、蜀及江、闽内地，曾经兵州县，遣骼暴露，感伤和气，所属有司收瘞之。"秋七月己未，太阴犯心。乙丑，吴潜罢。丁卯，以别之杰参知政事，郑寀同签书枢密院事。己卯，吴潜依旧端明殿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

八月甲申，郑寀罢。辛卯，雨。辛丑，前彭州守臣宇文景讷死事，诏赠官、进三秩，官一子下州文学。壬寅，诏监司、守臣议荒政以振乏绝，租税合蠲减者具实来上。甲辰，高定子薨，赠少保。丙午，蔡抗进其父沈《尚书解》。

九月丙辰，有流星出于室。癸酉，雷。

冬十月辛巳，太白昼见。己酉，台臣言添差、抽差、摄局、须入、奏辟、改任、荐举、借补、旷职、匿过十弊。

十一月丁巳，诏："茶陵知县事黄端卿为郴寇所害，进官三秩，官一子将仕郎，立庙衡州。"十二月辛巳，李鸣复卒。壬辰，诏："太学生程九万自北脱身来归，且条上边事，赐迪功郎。"

八年春二月丁亥，赵葵言吕文德洎诸将解泗州之围有功，诏补转推赏有差。戊子，太阴生黄白晕。癸巳，雨雹。乙未，福州福安县民罗母年过百岁，特封孺人，复其家。敕有司岁时存问，以厚风化。辛丑，赵葵表："招、泗断桥，将士用命，兵退。陈奕、谭涓玉、王成等战涡河、龟山有劳，闻其步兵多山东人，遂调史用政等袭胶州，复袭高密县，以牵制侵淮之师。"诏趣上立功将士等第、姓名推赏。乙丑，雨雹。甲戌，诏："先锋军统制田智润泗州潮河坝之战，父子俱死于兵，赠智润修武郎，子承节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给缗钱五千恤其家。"夏四月庚辰，诏淮东制置司于泗州立庙，祠夏皋及张忠、田智润父子，赐额以旌忠节。丁亥，赠朝奉郎程克己妻王氏同没王事，进赠安人。

五月癸丑，赵葵进三秩。

六月乙酉，日生赤黄晕周匝。戊戌，以徐鹿卿为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兼侍讲。甲辰，有流星出河鼓，大如太白。

秋七月戊申，太白入井。辛亥，以王伯大参知政事，应彳繇同知枢密院事，谢方叔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同签书枢密院事，赵与[B170]资政殿学士，依旧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癸酉，王伯大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

九月辛酉，祀明堂，大赦。雷。

冬十月甲戌朔，别之杰三疏乞归田里，诏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绍兴府。乙亥，应彳繇、谢方叔并兼参知政事。己卯，余玠言："都统制张实等以战功，承制便宜与官三转，给刺史象符、金银器二百两、银三百两、缗钱一万，余将士依等第转官，给金银符、钱帛有差。"诏命词、给告身付之。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启授庆远军节度使，进封益国公。庚申，诏周世宗八世孙柴彦颖补承务郎，袭封崇义公。辛酉，诏两淮、京湖沿江旷土，军民从便耕种，秋成日官不分收，制帅严劝谕觉察。"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乙丑，雨雹。丁卯，许应龙薨。己巳，范钟薨，赠少保，谥文肃。辛未，诏以官田三百亩给表忠观，旌钱氏功德，仍禁樵采。闰二月甲辰，以郑清之为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赵葵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应彳繇、谢方叔并参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枢密院事。乙卯，郑清之五辞免太师，许之。

三月癸未，以贾似道为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乙酉，程元凤江、淮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兼知饶州。丁亥，诏以四月朔日食，自二十一日避殿、减膳、彻乐。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庚戌，赵葵四辞免右丞相兼枢密使，诏不允。

五月己丑，赵葵乞归田里，又不允。甲午，郑寀薨。

六月壬戌昼，南方有星，急流至浊没，大如太白。丙寅，诏边郡各立庙一，赐额曰"褒忠"，凡没于王事忠节显著者并祠焉，守臣春秋致祀。

秋七月壬辰，诏知吉州李义山更削三秩，监赃钱银纳安边所。癸酉，太白犯进贤星。

八月己酉，以吴潜为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辛亥，诏趣赵葵治事，命吴渊宣谕赴阙。[

九月丙子，诏赵与[B170]提领户部财用，置新仓，积贮百二十万，名淳祐仓，许辟官四人。乙未，册命婉容阎氏为贵妃。

冬十月辛丑，太白入氐。丁卯，谏臣周坦言：知建宁府杨栋任成都制幕时，尽载激赏库珍宝先遁，陷丁黼于死，致全蜀生灵涂炭。诏褫栋阁职，罢新任。

十一月辛未，太白入氐。壬申，有流星出自织女星。丙子，赵与[B170]资政殿学士、提领国用、浙西安抚使。癸未，应彳繇乞归田里，诏以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十二月己亥，以董槐兼侍读。乙巳，以吴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徐清叟签书枢密院事。戊申，太白昼见。戊午，史宅之薨，赠少师。

十年春正月甲午，应彳繇三乞归田里，与祠禄。

二月乙卯，雨土。

三月癸未，赵葵辞，以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庚寅，以贾似道为端明殿学士、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余玠龙图阁学士，职任依旧；李曾伯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丙申，有流星夕陨。

夏四月己酉，幸龙翔宫。

五月丙寅朔，以福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善琦为保康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嗣濮王；吴渊资政殿学士，依旧职任，与执政恩数。癸未，贾似道言王登浚筑江陵城濠有劳，诏登初官选人，减举主三员。

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贾似道兼淮西安抚使。己巳，赐礼部进士方梦魁以下五百一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甲戌，进士第一名方梦魁改赐名逢辰。戊寅，以严州水，复民田租。

冬十月丁酉，诏郡邑间有水患，其被灾细民，随处发义仓振之。辛酉，诏诸主兵官今后行罚，毋杖脊以伤人命。

十一月壬申，赵葵授特进，依旧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壬午，雷。癸未，以雷震非时，自二十四日避殿减膳。诏："公卿大夫百执事各扬乃职，裨朕不逮。"参知政事谢方叔、吴潜、签书枢密院事徐清叟并乞解机政，诏不允。十二月壬辰朔，郑清之乞归田里，诏不允。戊戌，太白、岁星合于危。丁巳，虹见。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诏孟启改赐名孜，依前庆远军节度使，进封建安郡王。己丑，诏沿海沿江州郡，申严水军之制。监察御史程元凤言：资善堂宜选用重厚笃实之士。上嘉纳之。

二月乙未，左丞相郑清之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及《光宗宁宗宝训》、《宁宗经武要略》。丁酉，诏清之等各进秩有差。庚子，游似乞致仕，诏依旧观文殿大学士、进二秩。甲寅，太白犯昴。乙卯，太白昼见。

三月丁卯，少保、保宁军节度使、嗣濮王不擅薨，赠少师，追封新兴郡王。乙亥，雨土。戊寅，以谢方叔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吴潜参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枢密院事。辛巳，城宝应，诏移一军戍守。李庭芝进一秩，将士推恩有差。俞兴升成都安抚副使、知嘉定府，任责威、茂、黎、雅边防。

夏四月戊戌，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门义居，福州陈氏，笄年守志，寿逾九袤，诏皆旌表其门。丁未，进《淳祐条法事类》凡四百三十篇，郑清之等各进二秩。

六月甲午，四川余玠奏进北马五百，诏立功将士趣上姓名推恩。丙申，高达带行遥郡刺史、权知襄阳府、管内安抚、节制屯戍军马。乙巳，诏求遗书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许上进。

秋七月癸亥，太白昼见。丙寅，太阴入氐。壬申，太白入井。丁丑，有流星出于毕，大如太白。庚辰，前签书枢密院事陈卓薨，赠少师。

八月己丑朔，流星夕陨。癸巳，太阴入氐。丁酉，荧惑入井。丁未，命吕文福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庚戌，诏以故直龙图阁楼昉所著《中兴小传》百篇、《宋十朝纲目》并《撮要》二书，付史馆□誊写，昉追赠龙图阁待制。辛亥，诏："比览林光世《易范》，明《易》推星配象演义，有司其以礼津遣赴阙。"九月辛未，祀明堂，大赦。闰十月癸

丑，太白入氐。癸酉，吴潜五疏乞罢机政，不允。

十一月丙申，京湖制司表都统高达等复襄、樊，诏立功将士三万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转，以缗钱三百五十万犒师。甲辰，郑清之乞解机政，诏依前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封齐国公，仍奉朝请。己酉，诏承信郎陈思献书籍，赐官一转。庚戌，太师郑清之薨，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谥忠定。甲寅，以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丞相。乙卯，以徐清叟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董槐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戊辰，诏以八事训饬在廷，曰肃纪纲、用正人、救楮币、固边陲、清吏道、淑士气、定军制、结人心。己卯，游似薨，赠少师，谥清献。

十二年春正月癸巳，武功大夫王坚以复兴元功，转遥郡团练使。辛丑，太学录杨懋卿以孝行卓异，诏表其门，以其事宣付史馆。癸丑，诏宰执议立方田，开沟浍，自近圻始。创置游击军，水步各半。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巳未，诏陈显伯资善堂翊善，蔡抗资善堂赞读、翁甫资善堂直讲。壬午，诏襄、郢新复州县，赋税复三年。大元兵数万攻随、郢、安、复，京西马步军副总管马荣率将士战严窦山。癸未，再战铜冶坪。

三月丁亥，又战子陵大脊山。诏荣兵不满千，能御大难，赏官两转，进州钤，带行阁门祗候，赐金带。诸将王成、杨进各官两转升迁，余推恩有差。丁未，守三氵义口诸将焚北屯积蓄，断其浮梁。

夏四月庚申，有流星出自角、亢，大如太白。戊辰，诏襄、郢新复州郡，耕屯为急，以缗钱百万命京阃措置，给种与牛。壬申，荧惑犯权星。乙亥，葵抗兼侍立修注官。丙子，置池州游击水军。

五月甲申朔，祈雨。壬辰，诏申儆江防，每岁以葺战舰、练舟师勤惰为殿最赏罚。乙巳，盗起信州玉山县。罢诸郡经界。戊申，太阴犯毕。

六月癸亥，发米三万石振衢、信饥、玉山寇平。丙寅，严、衢、婺、台、处、上饶、建宁、南剑、邵武大水，遣使分行振恤存问，除今年田租。

秋七月庚寅，太白、荧惑合于轸。

八月己未，诏来年省试仍旧用二月一日，殿试用四月十五日以前，庶免滞留远方士子。己巳，诏以缗钱四十万振恤在京军民。丁丑，诏行《会天历》。辛巳，诏改明年为宝祐元年。

九月丁亥，少师、保康军节度使、嗣沂王贵谦薨，赠太傅，追封申王。戊戌，太白、填星合于箕。丙午，太白犯斗。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参知政事，董槐同知枢密院事。嗣濮王善珘薨，赠少师、追封咸宁郡王。戊午，濮安懿王长孙善奂福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嗣濮王。壬申，诏襄、樊已复，其务措置屯田，修渠堰。

十一月庚寅，吴潜罢。丙申夜，临安火；丁酉夜，火乃熄。戊戌，诏避殿减膳。壬寅，诏求直言。十二月乙卯，以吴潜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己未，诏追录彭大雅创城渝州功，复承议郎，官其子。癸亥，诏海神为大祀，春秋遣从臣奉命往祠，奉常其条具典礼来上。壬申，太阴入氐。丁丑，立春，雷。

宝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诏以艺祖嫡系十一世孙嗣荣王与芮之子建安郡王孜为皇子，改赐名禥，授崇庆军节度使，进封永嘉郡王。制《资善堂记》赐皇子。戊戌，日生戴气。癸卯，大元兵渡汉江，屯万州，入西柳关。高达调将士扼河关，上山大战，至鳖坑、石碑港而还。诏高达、程大元、李和各官两转，余恩赏有差。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戊辰，陈垓贪赃不法，窜潮州。辛未，罢尚书省，创置呈白房。

三月戊子，与芮授少师，加食邑七百户；希逦检少傅，加食邑五百户；与欢授少保，加食邑七百户；乃裕保康军节度使，加食邑五百户。丙申，别之杰薨，赠少师。

夏四月丁巳，有流星大如太白。

五月甲午，诏余玠赴阙。乙未，诏侍从、台谏、给舍、制司各举帅才二人。丁酉，荧惑、岁星合在昴。己亥，赐礼部进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戊申朔，江、湖、闽、广旱。庚戌，四川制司言余玠疾革，诏玠资政殿学士，与执政恩数。辛亥，以贾似道为资政殿大学士，李曾伯端明殿学士、职任依旧。庚申，以余晦为司农卿、四川宣谕使。祈雨。

秋七月壬午，王伯大薨。丙戌，蔡抗兼资善堂翊善，施退翁兼资善堂直讲。庚寅，温、台、处三郡大水，诏发丰储仓米并各州义廪振之。癸巳，诏余玠以兴元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务抚存之，仍各给良田，制司济以钱粟。甲午，余玠卒，赠官五转。庚子，以董槐兼参知政事。癸卯，诏抚谕四川官吏军民。

八月丁未朔，以马光祖为司农卿、淮西总领财赋。甲寅，起居郎萧泰来出知隆兴府。先是，起居舍人牟子才与泰来并除，子才四疏辞，极陈泰来奸险汙秽，耻与为伍，泰来不得已，请祠，遂予郡。丙辰，以余晦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乙丑，行皇宋元宝钱。

九月壬午，程元凤升兼侍读，牟子才升兼侍讲。壬辰，城夔门。太阴入毕。

冬十月丙午朔，诏出缗钱二百万，振恤京城军民。

十一月丙子朔，诏奖谕襄阳守臣高达。己丑，贾似道献所获良马，赐诏褒嘉，其将士增秩、赏赉有差。十二月乙卯，册瑞国公主。庚申，刘伯正薨，赠五秩。

本纪第四十四

○理宗四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大元城利州、阆州。诏湘潭县民陈克良孝行，表其门。

二月甲辰朔，诏太常厘正秦桧谥，因谕辅臣曰："谥'缪狠'可也。"荧惑犯权星。乙巳，诏利州统制吕达战没，赠官四转，官一子承信郎，一子下班祗应。己酉，余晦兼四川屯田使。庚申，诏饶州布衣饶鲁不事科举，一意经学，补迪功郎、饶州教授。辛酉，日晕周匝。戊辰，故直华文阁李燔，先儒朱熹门人，赐谥文定。

三月壬午，王元善使大元，留七年来归。戊子，雪。诏蠲江、淮今年二税。己丑，诏录襄城功，高达带行环卫官、遥郡团练使，职任依旧；王登行军器监丞、制司参议官；程大元、李和以下将士六千六百一十三人补转官资有差。甲午，城东海，贾似道以图来上。

夏四月辛亥，诏边兵贫困可闵，闲田甚多，择其近便者分给耕种，制司守臣治之。乙丑，以徐清叟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董槐参知政事。

六月壬寅朔，罢临安府临平镇税场。甲辰，四川制司言：合州、广安军北兵入境，王坚、曹世雄等战御有功。诏坚官两转，余各补转官资。甲寅，侍御史吴燧等论故蜀帅余玠聚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孙尽窃帑庾之积以归。诏簿录玠家财。以李曾伯为资政殿学士，依旧节制四川。丙辰，利州王佐坚守孤垒，降将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骂之，永忠流涕而退。初，隆庆教授郑炳孙不从南永忠降，先缢死其妻女，亦朝服自缢。诏奖谕：佐进官一秩，炳孙赠朝奉郎、直秘阁，仍访其子，官以文资。王伯大乞致仕，诏进一秩，允所请。丁巳，以贾似道同知枢密院事，职任依旧。庚午，诏余晦赴阙。闰六月壬申，董槐疏：蜀事孔棘，愿假臣宣抚之名，置司夔门，以通荆、蜀。上优诏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鲜，卿请帅蜀，足见忠壮。然经理西事，当在庙堂，宜竭谋猷，以副委任。"诏蒲择之暂权四川制置司事。甲戌，录嘉定战功。先是，大元兵围城五旬，帅守俞兴、元用等夜开关力战而围解。诏俞兴等十六人各官五转，将士补转有差。以包恢提点浙西刑狱，招捕荻浦盐寇。乙亥，台州海寇积年，民罹其害，路分董橚洎进士周自中等擒获，诏橚官一转，余推赏有差。壬午，以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

使，进司夔路，诏赐曾伯同进士出身。罢江湾浮盐局，戊戌，大元使离扬州北归。

秋七月己酉，诏“前蜀帅余玠镇抚无状，兵苦于征戍，民困于征求，兹俾其家输所取蜀财，犒师振民；并边诸郡田租，其复三年。”诏思、播两州连年捍御，其守臣田应庚、杨文各官一转，余推恩。诏贾似道开阃，以枢密行府为名。庚戌，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寅，故光禄大夫贾涉谥忠肃。壬戌，复安西堡。己巳，荻浦海寇平，包恢进直龙图阁，刘达授横行、带遥郡。李性传赴阙，以王坚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

八月乙亥，诏以前知阆州兼利西安抚王惟忠付大理狱，寻命台臣监鞫。辛巳，徐清叟乞罢机务，诏不允。癸巳，谢方叔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及《七朝经武要略》、《中兴四朝志传》，诏方叔、徐清叟、董槐等各进秩。戊戌，籍王惟忠家财。

九月辛亥，祀明堂，大赦。辛酉，诏诣西太一宫，为国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谏而止。丙寅，诏戒外戚毋干请。诏：山阴、萧山、诸暨、会稽四县水，其除今年田租。丁卯，太白昼见。

冬十月庚午朔，谢方叔等进宝祐编《吏部七司续降条令》。癸酉，皇子禥进封忠王。甲午，斩王惟忠于都市。丁酉，追削余玠资政殿学士，夺余晦刑部侍郎告身。戊戌，段元鉴上隆庆堡战功。

十一月壬寅，日南至。忠王冠。丁未，大元城光化旧治。十二月庚午，排保甲，行自实法。癸未，雷。四川苦竹隘捷至。甲午，隆庆部兵周荣被获归北，密约段元鉴入隘解围，事觉就禽，不屈而死，马徽、白端战殁。诏四川宣抚司为之立庙。安西堡受攻五月，将士力战解围，居民以资粮助军实。诏四川宣抚司具名推恩，在城人并赏一资，复租赋五年。余玠男如孙征所认钱三千万将足。诏如孙削三秩、勒停。

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巴州捷至。庚申，城均州龙山。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张灯侈靡，倡优下贱，奇技献笑，媟汙清禁，上累圣德。今因震霆示威，臣愿圣明觉悟，天意可回。”帝纳其言。壬戌，诏宗正寺所拟宗子名，以用、宜、季、次、绍五字，续大、由、友、嗣、甫之下。

二月乙亥，诏右千牛卫上将军乃猷授蕲州防御使，奉沂靖惠王祠事。兼给事中王野言：“国家与大元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

之帅轻启兵端。二三狂妄如赵楷、全子才、刘子澄辈，轻而无谋，遂致只轮不返。全子才诞妄惨毒，今乃援刘子澄例自陈改正，乞寝二人之命，罢其祠禄，以为丧师误国之戒。”从之。己卯，复广陵堡城，贾似道以图来上。壬午，诏发缗钱二百万给四川调度。乙酉，诏以告身、祠牒、新会、香、盐，命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两界旧敝会子。

三月己酉，诏沿边耕屯，课入登羡，管屯田官推赏，荆襄、两淮及山砦如之。庚戌，邵武寇平。癸丑，诏自实法宜宽期限，监司、守臣其严戢吏奸，毋烦扰民。以吴渊为观文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己未，雨土。

夏四月乙酉，以江万里知福州、福建安抚使。

五月，久雨。丁未，以监司、州郡辟书冗滥，诏申严禁止。己酉，李性传薨。辛酉，太阴入毕。嘉定大雨、雹，与叙南同日地震。浙西大水。

六月辛未，大风。甲戌，太阴入氐。甲戌，李全子松寿葺旧海城，窥海道，贾似道调兵败之，敕书奖谕，趣上立功等第、姓名推赏。戊子，洪天锡劾内官卢允叔、董宋臣，疏不报，竟去，诏迁太常少卿。辛卯，王野以御史胡大昌言罢给事中，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

秋七月辛丑，太阴入氐。癸丑，以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丙辰，谢方叔、徐清叟以御史朱应元言罢。辛酉，有流星大如太白。诏三省枢府机政，令董槐、程元凤轮日判事取旨。壬戌，以谢方叔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蔡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徐清叟资政殿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丁卯，岁星、荧惑在柳。己巳，太阴在氐。马光祖兼节制和州、无为、安庆三郡屯田使。丙子，郑性之薨。庚寅，福建安抚江万里以台臣李衢言罢新命、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辛卯，应彳繇薨。

九月甲午朔，雷。丙午，以徐清叟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丙辰，陈显伯兼资善堂翊善，皮龙荣兼资善堂赞读。壬戌，权中书舍人陈大方言：“刘子澄端平入洛之师，贾勇赞决，北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败涂地，二十年来，为国家患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

裔。”诏罢子澄祠禄。

冬十月甲戌，太白昼见。丁丑，有流星出自毕。

十一月丁巳，荧惑犯太微垣上相星。十二月乙丑，嗣濮王善奂薨。丙子，少傅、节度使与欢薨，赠少师，追封奉化郡王。

四年春正月乙未，诏谢方叔夺职罢祠，谢修削三秩勒停。乙巳，太阴犯岁星。己酉，太阴犯荧惑。辛亥，以吴渊为京湖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军马急切，便宜行事。庚申，蜀阃奏捷。辛酉，诏史嵩之观文殿大学士，依前金紫光禄大夫、永国公致仕。

二月戊辰，雨雹。丙子，诏袭封衍圣公孙孔洙添差通判吉州，不厘务。

三月壬寅，以少师、嗣荣王与芮为太傅。乙卯，日晕周匝。丙辰，帝制《字民训》赐改秩亲民官。

夏四月庚午，月晕周匝。癸未，以程元凤参知政事；蔡抗同知枢密院事；贾似道参知政事，职任依旧；李曾伯资政殿大学士、福建安抚使；吴渊进二秩，职任依旧；吴潜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马光祖焕章阁直学士，职任依旧。

五月甲午，孙梦观兼资善堂赞读，章鉴兼资善堂直讲。先圣五十代孙孔元龙赐迪功郎，授初品官。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大入边。诏以银万两，使思、播结约罗鬼为援。徐清叟夺资政殿大学士、罢祠禄，王野夺端明殿学士罢祠，仍褫执政恩数。丁未，太白昼见。诏申严老鼠隘防戍。襄、樊阃臣奏捷。甲寅，赐礼部进士文天祥以下六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甲戌，朱禩孙太府寺簿、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任责泸、叙、长宁边防。浙江堤成。癸未，董槐罢。台臣丁大全既累疏击之，辞极诋毁，且以台牒役隅兵夜半迫槐出关，物论殊骇；三学生屡上书以为言，诏以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诏程元凤、蔡抗可轮日判事，军国重务取旨。丁亥，太白入井。

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调舟师与大元兵战，凡十三合，诏俊官三转，仍带阁门行宣赞舍人。乙卯，以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蔡抗参知政事，张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八月甲子，程元凤上疏言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

九月壬辰，西南蕃吕告蛮目宁名天兄弟慕义与乌苏蛮合力为国御难，诏各补承信郎。丙申，知邕州程芾以贪暴，诏削二秩罢之。甲寅，监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奉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边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纳解。欲宽民力，必汰冗员。"帝纳焉。冬十月壬戌，太阴犯斗。

十一月戊子朔，荆、襄阃臣以功状来上，诏推赏将士。戊戌，京湖继上战功。诏："蜀罹兵革，吾民重困，所当劳来抚摩，使之乐业。比闻官吏乃肆诛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饬属郡，违者罪无赦，御史台其严觉察。"乙巳，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不率，诏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亻匈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癸丑，以张磻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诏戒群臣洗心饬行，毋纵于货贿，其或不悛，举行淳熙成法。又开国以来勋臣之裔，有能世济其美而不世其禄者，所在州郡以闻。参知政事蔡抗辄擅去国，勉留不返，诏授职予祠，寻以林存言，寝其命。十二月戊午朔，荧惑犯填星。庚申，大元城枣阳。乙丑，以张磻兼参知政事。甲戌，奖谕荆阃吴渊，其有功将士，趣上姓名、等第推赏。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赵葵为少保、宁远军节度使、京湖宣抚使、判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进封卫国公；贾似道进知枢密院事、职任依旧；吴渊参知政事；李曾伯荆湖南路抚使兼知潭州；吴潜、赵与[B170]各官一转。乙巳，雷。丙午，禁奸民作白衣会，监司、郡县官等失觉察者坐罪。辛亥，吴渊薨，赠少师，谥庄敏。

二月戊午，四川嘉定上战功。以贾似道为两淮安抚使。辛酉，命赵葵兼湖广总领财赋，余晦淮西总领财赋。壬戌，筑思州三隘。丁丑，布衣余一飞、高杞陈襄阳备御策，诏命赵葵行之。

五月庚申，雨。丁卯，城荆山，置怀远军荆山县。诏贾似道官两转。戊寅，诏京湖、沿江、海道严备舟师防遏。辛巳，复剑门垒，赏蒲择之官两转，朱禩孙、蒲黼、杨大渊、韩勇各官四转。壬午，夏贵正任吉州刺史、带御器械、镇江驻扎都统制、知怀远军。

六月丙戌，太白、岁星合于翼。辛卯，太阴入氐。丁酉，祈雨。马天骥以台臣言罢，诏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临安洞霄宫。

秋七月丙辰，祈雨。戊午，雨。己未，太白昼见。丁卯，有流星大如桃。丙子，太阴入井。

八月丙戌，光化军奏捷。台州火。癸巳，诏谢方叔仍旧职，蔡抗以资政殿学士并领祠在京。甲午，给事中邵泽等言谢方叔罪状，诏寝祠命。丙申，京城火。庚子，以张磻参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己酉，史嵩之薨，赠少师，谥庄肃。

九月壬子朔，诏今后台臣迁他职，辄出关，以违制论，仍著为令。辛酉，祀明堂，大赦。

冬十月庚寅，张磻薨，赠少师。癸巳，雷。甲午，虹见。丁酉，以林存签书枢密院事。庚子，诏皇子忠王禥授镇南、遂安军节度使，皇女进封升国公主。

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节制广南，任责边防。乙丑，奖谕安南国，赐金器币、香茗。乙亥，诏京湖帅臣，黄平、清浪、平溪分置屯戍。庚辰，诏三边郡县官毋擅离职守，诸制帅臣其严纠察。十二月壬午，李曾伯依旧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兼广南制置使，移司静江府。丁未，荧惑入氐。

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林存兼权参知政事。癸亥，诏出封桩库银万两付蜀阃。辛未，诏授成穆皇后弟太师郭师禹孙善庸承务郎，仍免铨注差。癸酉，罢李曾伯广西经略，以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其经略司官属，改充制司官属。甲戌，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戊寅，雷。

二月辛巳朔，以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湖广总领财赋屯田事。壬辰，雨土。

三月辛亥朔，祈雨。丙辰，马光祖请以吕文德、王鉴、王登、汪立信等充制司参议官及辟制司准备差使等官，诏光祖开阃之初，姑从所请。戊辰，以马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抚使。庚午，荧惑退入氐。甲戌，诏湖北提点刑狱文复之移司江陵，兼京湖制司参议官。

夏四月庚辰朔，诏：自冬徂春，天久不雨，民失东作。自四月一日始，避殿减膳，仰答谴告。癸未，程元凤等以久旱乞解机务，诏不允。甲申，大雨。丙申，群臣三表请御正殿，从之。丁酉，诏田应己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己亥，台臣朱熠劾沿江制置副使吕好问黄州之役贪酷误事，诏褫职。乙巳，程元凤罢，以观文殿学士判福州，寻提举洞霄宫。丙午，赵葵三辞免福建安抚使，诏授醴泉观使兼侍读。丁未，以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林存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朱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五月庚戌朔，诏襄、樊解围，高达、程大元应援，李和城守，皆有劳绩，将士用命，深可嘉尚，其亟议行赏激。癸丑，诏怀远、涟水相继奏功，夏贵官两转，兼河南招抚使。毛兴转右武大夫，并依旧任。丁巳，李曾伯言："广西多荒田，民惧增赋不耕，乞许耕者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奏可。丙寅，命嗣荣王与芮判大宗正事。丁卯，嗣秀王师弥薨。

六月癸巳，台臣戴庆炯劾淮东总领赵与时，夺职镌秩。

秋七月庚戌，城凌霄山，诏朱禩孙进一秩，易士英带行阁门宣赞，余转官有差。癸丑，荧惑犯房宿。戊午，赵葵四辞免醴泉观使兼侍读，乞外祠，从之。戊辰，蜀郡刘整上捷，诏推恩赏。癸酉，知平江府余晦，以台臣戴庆炯言曩败绩于蜀，误国欺君，诏夺宝章阁待制罢任，追冒支官钱。甲戌，诏前福建漕臣高斯得已夺职镌官，其赃百余万严限征偿，以惩贪吏。乙亥，吕文德入播州，诏京湖给银万两。

八月癸未，太阴行犯荧惑。戊戌，诏上流锁江防御。癸卯，诏申严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壬子，诏蜀、广、海道申严防遏。甲寅，诏安南情状叵测，申饬边防。戊辰，安丰上战功。有流星透霞。

冬十月丙子朔，诏蜀中将帅虽未克复成都，而暴露日久，战功亦多，宜与序升，其亟条具以闻。丁丑，以俞兴为四川制置副使、知嘉定府兼成都安抚副使。乙酉，诏知隆庆府杨礼守安西堡有功，官两转。戊子，大元兵攻通、泰州。庚寅，广南刘雄飞奏横山之功，诏雄飞官三转，部兵将校官两转。辛卯，诏常州、江阴、镇江发米振赡淮民。

十一月己酉，林存罢，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癸丑，颍州上战

功，诏亟推赏，以示激厉。诏追复余玠官职。甲寅，筑黄平，赐名镇远州，吕逢年进一秩。诏抚谕沿边将士。丙辰，给事中张镇言：徐敏子曩帅广右，嗜杀黩货，流毒桂府。诏仍旧羁管隆兴府。丁巳，叶梦鼎依旧职知隆兴府。壬戌，以朱熠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饶虎臣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贾似道枢密使、两淮宣抚使。甲子，太阴犯权星。丁卯，东海失守，贾似道抗章引咎，诏令以功自赎，特与放罪。甲戌，淮东帅臣奏大元兵退。填星、荧惑在危。十二月戊寅，诏改来年为开庆元年。庚辰，大元兵渡马湖入蜀，诏马光祖时暂移司峡州，六郡镇抚向士璧移司绍庆府，以便策应。癸未，房州上战功。丙戌，诏置横山屯。丁亥，向士璧不俟朝命进师归州，捐赀百万以供军费；马光祖不待奏请招兵万人。捐奉银万两以募壮士，遂有房州之功。诏士璧、光祖各进一秩。辛丑，诏李曾伯城筑关隘，训练民兵峒丁，申严防遏。填星、太白、荧惑合于室。

开庆元年春正月乙巳朔，诏饬中外奉公法，图实政。马光祖与执政恩数。李曾伯进观文殿学士。己酉，大元兵攻忠、涪，渐薄夔境，诏蒲择之、马光祖战守调遣，便宜行事。辛亥，诏："戍蜀将士，频年战御，暴露可闵。今申命蒲择之从优犒师，春防毕日即与更戍，其辄逃归者从军令。"癸丑，诏吕文德城黄平，深入蛮地，抚辑有方，与官三转。庚申，诏知宾州吕振龙，知象州奚必胜，兵至闻风先遁，兵退乃返，并追毁出身文字，窜远郡。横州守臣刘清卿设隘坚守，与官一转。壬戌，监察御史章士元言谢方叔帅蜀误国，诏方叔更与镌秩，其子修窜广南。癸亥，左司谏沈炎言余晦坏蜀，幕属李卓、王克己济恶敛怨，诏晦、卓、克己各夺两官。丙寅，印应飞依旧职知鄂州兼湖北转运使。丁卯，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蜀帅蒲择之以重兵攻成都，不克。大元兵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阆、蓬、广安守将相继纳降，又造浮梁于涪州之蔺市。戊辰，以李庭芝权知扬州。

二月乙亥朔，诏京西提刑王登提兵援蜀，功未及成，赍志以殁，赠官五转，致仕恩外，仍官一子。"庚辰，以赵与[B170]为观文殿学士、两淮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乙酉，出内库缗钱三千万助边用。丙戌，以马光祖为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己丑，诏蠲建康、太平、宁国、池州、广德等处沙田租。壬辰，诏蠲涟水军制司所收屯田租。乙未，发平粜仓米三万，减直振在京民。辛丑，涪州报大元兵退。

三月庚戌，诏印应雷、黄梦桂赴都堂禀议。命有司县重赏募将士，

毁蔺市浮梁。癸丑，诏：蜀死节臣、云顶山诸处将士，咸褒录其后。丁巳，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庚申，马光祖奏大元兵自乌江还北。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鉴、杨礼坚守城壁，殁于王事，诏各赠奉国军节度使，封“二字”侯，立庙赐额。致仕恩外，更官一子成忠郎。丁丑，以向士璧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兼归、峡、施、珍、南平军、绍庆府镇抚使。甲申，诏：守合州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厉，节义为蜀列城之冠，诏赏典加厚。乙酉，知施州谢昌元自备缗钱百万，米麦千石，筑郡城有功，诏官一转。乙未，诏赐夏贵溧阳田三十顷。丙申，以吕文德兼四川总领财赋。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开州。辛亥，雨雹。乙卯，达州上吕文德等战功，诏迁补有功将士。丁巳，诏湖北诸郡去年旱潦饥疫，令江陵、常、澧、岳、寿诸州发义仓米振粜，仍严戢吏弊，务令惠及细民。乙丑，行开庆通宝钱。辛未，赐礼部进士周震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婺州大水，发义仓米振之。

六月甲戌，吕文德兵入重庆。诏谕四川军民共奋忠勇，效死勿去，有功行赏，靡间迩遐。有能效顺来归，悉当宥过加恤。仍奖吕文德断桥通道之功，命兼领马军行司。辛巳，以朱熠参知政事，饶虎臣同知枢密院事。丙戌，南平来报战功。戊戌，诏申严海道防御。己亥，诏奖谕贾似道。壬寅，以李庭芝直宝谟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太白昼见。

秋七月辛亥，太白入井。癸亥，蔡抗薨，赠少保，谥文肃。以知播州杨文、知思州田应庚守御勤劳，诏各官一转。

八月甲申，以濠州统制张斌柘塘之战，殁于王事，赠官三转，仍与一子下班祗应。乙酉，降人来言：大元宪宗皇帝崩于军中。戊子，诏吴潜开阃海道，勤劳三年，屡疏求退，仍旧观文殿大学士、判宁国府、特进、崇国公。辛卯，命吕文德兼湖北安抚使。庚子，太白犯权星、荧惑。

九月壬子，贾似道表言大元兵自黄州沙武口渡江、，中外震动。己未，嗣濮王善腾薨。庚申，以吴潜兼侍读、奉朝请，戴庆炯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下诏责己，勉谕诸阃进兵。壬戌，诏出内府缗钱千万、银五万两、帛五万匹给宣司，缗钱五百万、银三万两、帛三万匹给沿江副司犒师。诏：已命御史陈寅趣淮东调兵五万，应援上流。癸亥，

赵葵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封卫国公，判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命侍御史沈炎往沿江制置副司趣兵援鄂渚。再出内库缗钱五百万、银二万两、帛二万匹给两淮制司，缗钱三百万、银万两、帛万匹给沿江制司，以备军赏。戊辰，太白犯荧惑。己巳，诏贾似道兼节制江西、二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流。庚午，合州解围，诏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节制军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冬十月辛未朔，丁大全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壬申，以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相国公；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茂国公，宣抚大使等如旧。癸酉，命赵葵为江东宣抚使，马光祖移司江州应援鄂州，史岩之沿江制置副使，移司寿昌军应援鄂州。丙子，改封吴潜为庆国公。丁丑，诏给还浙西提举常平司岁收上亭户沙地租二百万，永勿复征。庚辰，诏合州围解，宣阃制臣及二三大将之功，宜加优赏。吕文德授检校少师，李遇龙进三秩、权刑部侍郎，各赐金币；将佐以下，进秩、赐金有差。诏自今月十一日始，避殿减膳彻乐。又诏："比者蜀道稍宁，然干戈之余，疮痍未复，流离荡析，生聚何资。咨尔旬宣之寄，牧守之臣，轻徭薄赋，一意抚摩，恤军劳民，庶底兴复。其被兵百姓，迁入城郭，无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财粟振之。"壬午，御史陈寅言：知江州袁玠贪赃不悛，残贱州邑。诏削玠五秩、窜南雄州。癸未，丁大全落职、罢新任。乙酉，雷。丙戌，以赵葵为沿江、江东宣抚使，置司建康，任责捍御。癸巳，向士璧权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任责广西边防。十一月壬寅，以朱熠权知枢密院事，饶虎臣、戴庆炯并权参知政事。癸卯，吕文福带遥郡防御使、河南招抚使、知淮安军。诏追毁袁玠出身以来文字，除名不叙，移万安军。戊申，诏求直言。辛亥，舟师战浒黄洲。乙卯，诏赵葵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江东西宣抚使，进封益国公，其饶、信、袁、临、抚、吉、隆兴官军民兵，并听节制调遣，谘访、罢行、黜陟皆得便宜行事。以缗钱五百万、银五万两给其用。丙辰，诏选精锐招信、泗州千人，扬州拱卫军千人，安丰、濠州各千五百人，赴京听调遣。庚申，夏贵入见，帝抚劳甚至。闰十一月甲戌，诏出内帑缗钱五千万犒内外诸军。丁丑，以向士璧为湖南制置副使，余职仍旧，赐金带。己卯，荧惑入氐。癸未，诸将陶林、文通进兵有功，诏林带行遥郡刺史，文通转武功大夫，赐银有差。甲申，以印应雷为军器监、淮西总领财赋兼江东转运判官，吕文德检校少保、京西湖北安抚使兼制置使、知鄂州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己丑，皮龙荣兼资善堂翊善。庚寅，陶林奏沼山寺战功。癸巳，向士璧连以功状来上。乙未，诏降周震炎第四甲出身。丙申，贾似道表：大战数合，皆有

功。

十二月己亥朔，贾似道言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丁未，荧惑犯房宿、钩钤星。辛亥，诏改来年为景定元年。壬子，改封吴潜为许国公，贾似道为肃国公。

本纪第四十五

○理宗五

景定元年春正月丙子，诏奖贾似道功。庚辰，岁星、荧惑合在尾。壬辰，诏："知涪州赵，聚粮不运饷兵士，遂为北有，已削一秩，罚轻，再削两秩。"乙未，潼川城仙侣山。贾似道言："高达守鄂州城凡三月，大元师北还。"二月丙午，诏贾似道以缗钱三千万犒师，并示赏功之典。己酉，以高达为宁江军承宣使、右金吾卫上将军，赐缗钱五十万；吕文德赐缗钱百万、浙西良田百顷；鄂州战守将士赐缗钱三千万；王鉴、孙虎臣、苏刘义等各官十转。高达迁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陈奕、阮思聪并正任防御使。江西、湖南帅司言：大元兵破瑞州、临江军城，兴国、寿昌、洪、抚、全、永、衡诸郡民皆被兵，存者奔窜它所。甲寅，诏临江守臣陈元桂死节，官五转，赠宝章阁待制。与一子京官、一子选人恩泽。给缗钱十万治葬，立庙死所，谥曰正节。瑞州守臣陈昌世治郡虽有善政，兵至，民拥之以逃，以弃城失守，削三秩勒停。"乙卯，诏孙虎臣和州防御使，张世杰以下十三人各官五转；立功将士并补两官资，赐银绢。庚申，雨雹。辛酉，大元遣偏师自大理由广南抵衡州，向士璧会合刘雄飞逆战于道，俘民获还者甚众。诏雄飞升保康军承宣使，余转官、赐银钱。贾似道赐金器千两、币千匹，命国子监主簿刘锡趣召赴阙。向士璧迁兵部侍郎，职任依旧。吕文德、高达、陈奕等各赐金币有差。丙寅，大元军过分宁、武宁二县，河湖砦都监权巡检张兴宗死之，诏赠武翼郎，官一子承信郎，以缗钱三万给其家。湖南诸将温和转左武大夫、带行遥郡刺史，李虎官三转、带行阁门宣赞，鄮进带行复州团练使，各赐银绢，旌其守御之功。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庚午，命夏贵兼黄、寿策应使，总舟师。癸酉，以横山之战将士效节，多死行阵，总管张世雄、沈彦雄、陈喜、秦安、李孝信、郑俊、李安国各赠十官资，赐缗钱万恤其家。甲戌，赏夏贵鸿宿州、白鹿矶战功，迁福州观察使，职任仍旧。将士推赏。乙亥，诏全、岳、永、衡、柳、象、瑞、兴国、南康、隆兴、江州、临江、潭州诸县经兵，农民失业，应开庆元年以前二税尽除之。癸未，贾似道奏蘋草坪大战，进至黄州。乙酉，诏范文虎转左武大夫、环卫官、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环卫官、职任依旧。鄂州统制张胜死于汉阳战阵，赠官五转，官其子焕进武校尉。丙戌，贾似道言，自鄂趋黄，与北朝回军相遇，诸将用命捍御。诏孙虎臣、范文虎、张世杰以下各赐

金帛。

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吴潜过失，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钧对馆职策，乞为济邸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钧正字，奸谋叵测。请速诏贾似道正位鼎轴。”诏朱熠、戴庆炯轮日判事，大政则共议以闻。己亥，贾似道表言夏贵等战新生洲，进至白鹿矶，皆身自督战有功。诏赴阙。庚子，以王坚为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戊申，以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己酉，扬州大火。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癸丑，进贾似道少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卫国公；朱熠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饶虎臣参知政事；戴庆炯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皮龙荣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己未，以夏贵为保康军承宣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知淮安州兼淮东安抚副使、京东招抚使，赐金器币、溧阳田三十顷。壬戌，进马光祖资政殿大学士，职任依旧。癸亥，以吕文德兼夔路策应使。丙寅，命马光祖兼淮西总领财赋。

五月戊辰朔，诏赵葵依旧少保、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徐清叟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饶虎臣罢。壬申，李曾伯、史岩之并落职解官，曾伯坐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岩之坐鄂州围解，大元兵已渡江北还，然后出兵，又命程芾任事，以致败绩。甲戌，诏赠吕文信宁远军承宣使，立庙赐额，子师宪带行阁职，更与两子承信郎；辅周和州防御使，录其白鹿矶死事。乙亥，诏李虎驭军无律，贷命追夺、窜郁林州。丁丑，赐贾似道玉带。庚辰，戴庆炯卒，赠资政殿大学士。壬午，荧惑犯斗。癸未，以皮龙荣兼权参知政事；沈炎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马堃鄂州都统制，驻扎江陵府。甲申，祈雨。戊子，诏饶虎臣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杨栋召赴阙。壬辰，以姚希得为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乙未，诏李庭芝起复秘阁修撰、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知杨州。

六月丁酉朔，夏贵奏淮安战功。庚子，窜丁大全于南康军。壬寅，诏立皇子忠王禥为皇太子，赐字长源。戊申，王野卒。壬子，赐李遇龙金带。陈奕带御器械，依旧镇江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赐田三十顷。诏升巢县为镇巢军。甲寅，杨栋、叶梦鼎并太子詹事。乙卯，陈韡进一秩、福建安抚使、知福州，徐清叟观文殿学士、知泉州。

秋七月丁卯朔，皇太子入东宫，行册礼，大赦。壬申，贵妃阎氏薨，赐谥惠昭。东南有星如太白。丁亥，命皇太子昕朝侍立。戊子，上谓宰执曰：“北朝使来，事体当议。”贾似道奏：“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己丑，侍御史何梦然劾丁大全、吴

潜欺君无君之罪。庚寅，贾似道兼太子少师，朱熠、皮龙荣、沈炎并兼宾客。辛卯，诏丁大全削三秩、谪居南安军，吴潜夺观文殿大学士，罢祠，削二秩、谪居建昌军。癸巳，诏举孝廉。

八月壬寅，以程元凤为淮、浙发运使、判平江府。己酉，太阴犯填星。诏皇太子受册毕，贾似道、朱熠、皮龙荣、沈炎各进一秩，东宫官吏诸军兵等官一转，余皆推恩。壬子，与[B170]薨，赠少师，谥忠宪。太白犯房。壬戌，李曾伯、史岩之各削二秩。甲子，饶虎臣削二秩，夺资政殿学士，罢祠。

九月癸酉，守泸州刘整以功来上。丁丑，知漳州、节制屯戍军马洪天锡言，援例创辟干官一员，报行军机密文字，奏可。辛巳，祀明堂，大赦。丙戌，荧惑犯壁。戊子，李松寿犯淮安。

冬十月乙未朔，诏申严边防。甲辰，诏党丁大全、吴潜者，台谏其严觉察举劾以闻，当置于罪，以为同恶相济者之戒。时似道专政，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帝弗悟其奸，为下是诏。戊申，李松寿修南城，诏趣淮阃调兵毁之。壬子，破李松寿兵于涟水城下，夷南城旧址。乙卯，有星自东北急流向太阴。壬戌，窜吴潜于潮州。

十一月丙寅，诏内侍何时修削二秩，永罢不叙。洪焘知临安府兼浙西安抚使。壬午，以中军统制、知简州马千权兴州都统兼知合州。戊子，荧惑与填星顺行，太阴犯房。十二月甲午朔，诏华亭奉宸庄，其隶外廷助军饷。包恢叙复元官职、知常州。辛丑，建阳县嘉禾生，一本十五穗，诏改建阳为嘉禾县。甲寅，吕文德上夔路战功。乙卯，少师、庐陵郡王思正薨，谥简惠。印应雷直徽猷阁、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节制蕲、黄、兴国三郡。庚申，以监察御史桂锡孙言，追寝全子才叙复之命。

二年春正月癸亥朔，诏："监司率半岁具劾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行赏罚。守臣助监司所不及，以一岁为殿最，定赏罚。本路、州无所劾，而台谏论列，则监司守臣皆以殿定罚。有治状廉声者，摭实以闻。"乙丑，城安庆。诏马光祖进二秩。丁丑，命皇太子谒拜孔子于太学。己卯，福建安抚使陈韡累疏请老，诏进一秩，守观文殿学士致仕。以董槐判福州、福建安抚使。乙酉，诏封张栻为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月丙申，孙虎臣战邳州，全师而归。癸卯，诏诸路监司申严伪会赏罚之令。甲寅，进封周国公主。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乙亥，故宁远军承宣使张祥、都统制阎忠进，以援蜀之功，祥赠节度使，忠进赠复州团练。除恩泽外，各更官一子承信郎，赐缗钱二万。戊寅，贾似道等上《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及孝宗、光宗、宁宗《实录》，诏似道、皮龙荣、朱熠、沈炎各进二秩。

夏四月癸巳朔，余思忠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勒停、窜新州。乙未，以皮龙荣参知政事，沈炎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何梦然签书枢密院事，俞兴保康军承宣使、四川安抚制置使。丙申，吕文德超授太尉、京湖安抚制置屯田使、夔路策应使兼知鄂州，李庭芝右文殿修撰、枢密都承旨、两淮安抚制置副使、知扬州。己亥，诏申严江防。壬寅，吕文德兼湖广总领财赋。乙巳，马天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吕文福带御器械、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官一转。戊申，马光祖进观文殿学士，职任依旧。乙卯，窜吴潜于循州。丙辰，窜丁大全于贵州，追削二秩。丁巳，杨镇授左领军卫将军、驸马都尉，高达知庐州、淮西安抚副使。

五月癸亥，贾似道请祠禄，诏不允。庚午，谢方叔叙复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戊寅，以刘雄飞知夔州、夔路安抚使。乙酉，王坚迁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

六月乙未，诏霖雨为沴，避殿、减膳、彻乐。乙巳，诏近畿水灾，安吉为甚，亟讲行荒政。辛亥，以范文虎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主管侍卫步军司兼马军司。

秋七月甲子，蜀帅俞兴奏守泸州刘整率所部兵北降，由兴构隙致变也。至是，兴移檄讨整。辛未，制置使蒲择之坐密通蜡书叛贼罗显，诏窜万安军。太阴犯斗。乙亥，以厉文翁为资政殿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戊寅，王惟忠家讼冤，诏夺谢方叔合得恩数。丁大全责授新州团练使、贵州安置。台臣吴燧夺职罢祠，陈大方、胡大昌皆镌官。壬午．陈韡卒，赠少师，谥忠肃。丙戌，吴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

八月壬辰，命韩宣兼常德、辰、沅、澧、靖五郡镇抚使。吕文德兼四川宣抚使，范文虎以白鹿矶之功赏七官，以五官转行遥郡防御使，余

官给凭。丁酉，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穷竟侵盗掩匿之罪。时以兵退，遣官会计边费，似道忌功，欲以汙篾一时阃臣，士璧及赵葵、史岩之、杜庶皆责征偿。信州谢枋得以赵葵檄给钱粟募民兵守御，至是，自偿万缗。壬寅，筑周国公主馆于安济桥。乙巳，以江万里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依执政恩数。

九月辛酉，诏湖、秀二郡水灾，守令其亟劝分，监司申严荒政。乙亥，李庭芝言李松寿已遁。大元使赦经久留真州，帝趣与锡赉。经之留，谋出贾似道，帝惑其言不悟。盖似道在鄂时，值我世祖皇帝归正大位撤兵，似道自诡有再造之功，讳言岁币及讲和之事，故不使经入见。

冬十月癸巳，吕文德言已复泸州外堡，拟即对江垒石为城，以示持久之计，从之。戊戌，雷电。甲申，诏申奖贾似道鄂州之功。丙午，以何梦然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癸丑，程元凤授特进、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甲寅，皇太子择配，帝诏其母族全昭孙之女择日入见。宝祐中，昭孙没于王事，全氏见上，上曰："尔父死可念。"对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此语可母天下。"迨开庆丁大全用事，以京尹顾嵓女为议，大全败，故有是命。丙辰，沈炎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

十一月己未朔，刘雄飞和州防御使、枢密副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庚申，周国公主馆成，诏董宋臣、李忠辅各官一转。甲戌，资政殿学士致仕汝腾卒，赠官四转，谥忠清。安南国贡象二。丁丑，马光祖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下嫁周国公主于杨镇。己卯，以镇为宜州观察使，赐玉带，寻升庆远军承宣使。诏："驸马都尉杨镇家合有赏典，杨蕃孙官两转，杨铎、杨鉴官一转，并直秘阁，余转官进封有差。"癸未，封全氏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庚寅，改窜蒲择之于南康军。辛卯，宰臣奏："太子语臣等言：'近奉圣训，夫妇之道，王化之基，男女正位，天地大义。平日所讲修身齐家之道，当真履实践，勿为口耳之学。'请宣付史馆，永为世程法。"从之。甲午，以皮龙荣兼权知枢密院事，何梦然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马光祖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知临安府。己亥，太阴犯五车。壬寅，江万里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癸卯，册永嘉郡夫人全氏为皇太子妃。

三年春正月戊子朔，诏申饬百官尽言。诏量移丁大全、吴潜党人，并永不录用。壬戌，诏："陈垲等耆年奉祠，宜示崇奖：陈垲端明殿学士，林彬之宝章阁待制，史季温直华文阁，丁仁直宝谟阁，仍并予祠

禄。”甲子，福建路安抚使马天骥进资政殿大学士，职任依旧。乙丑，诏谕西蜀郡县等官，已授遇阙，毋遥受虚批月日，违期不赴。丁卯，以善谘嗣濮王。戊辰，周国公主进封周、汉国公主。庚午，赐贾似道第宅于集芳园，给缗钱百万，就建家庙。甲戌，诏权知梁山军李鉴守城有功，带行阁门宣赞舍人，就知梁山军。复泸州，改为江安军。吕文德进开府仪同三司。

二月丁亥朔，临安、安吉、嘉兴属邑水，民溺死者众，诏守臣给礻彗瘗之。诏奖谕制置司，其立功参赞将士，进秩、升职犒给有差。乃裕授检校少保。以皮龙荣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乙巳，太阴入氐。戊申，诏省试中选士人覆试于御史台，为定制。庚戌，李璮以涟、海三城叛大元来归，献山东郡县。诏改涟水为安东州，授璮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复其父李全官爵。璮即松寿。

三月乙丑，以孙附凤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辛未，诏升海州东海县为东海军。丁丑，汪立信升直华文阁、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节制蕲、黄、兴国三郡军马。庚辰，吕文福依旧职差知濠州兼淮西招抚使。

夏四月庚寅，太白昼见。庚子，荧惑与岁星合在危。甲辰，有流星大如杯。

五月壬戌，荧惑犯壁垒阵。丙寅，雨雹。己巳，诏：“广西静江屯田，小试有效，其邕、钦、宜、融、柳、象、浔诸州守臣任责措置，经略安抚以课殿最，仍条具来上。”辛未，马光祖以病请祠，诏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丁丑，赐礼部进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庚辰，夏贵上蕲县战功。

六月戊子，诏李璮受围，给银五万两，下益都府犒师，遣青阳梦炎率师援之。庚寅，以孙附凤兼权参知政事，杨栋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壬辰，吴潜没于循州，诏许归葬。己亥，董槐乞致仕，诏授特进。戊申，诏青阳梦炎援李璮，不俟解围，辄提援兵南归，谕制置司劾之。己酉，有流星大如荧惑。庚戌，安南国王日煚上表乞世袭，诏授检校太师、安南国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使、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仍赐金带、器币、鞍马。癸丑，诏应谪臣僚终于贬所者，许令归葬。

秋七月丙辰，诏州县官廪禄不时给者，御史台觉察，或以他物折支，计赃论罪。壬戌，董槐薨，赠少师，谥文清。庚午，周、汉国公主薨，赐谥端孝。壬申，江州都统聂世兴调遣入蜀，托疾惮行，诏夺二秩，押往京湖制司自效。戊寅，侍御史范纯父言："前四川制置使俞兴，□石功启戎，罢任镌秩，罚轻，乞更褫夺，以纾众怒。"奏可。辛巳，诏重修《吏部七司条法》。癸未，诏申严诸路郡县苛取苗米之禁。甲申，夜有白气亘天。

八月甲午，海州石湫堰成，诏知州张汉英带行遥郡刺史、马步军副总管，带行环卫官。丁酉，筑蕲州城。知州王益落阶官，正任高州刺史；制置使汪立信上《新城图》，诏奖谕。戊戌，李璮兵败，为大元所诛，事闻，诏沿边诸郡严边防。汪立信升直敷文阁、主管沿江制置司公事、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癸卯，太阴犯昴。乙巳，沿江制置使姚希得进宝章阁学士，职任依旧。

九月壬申，召陈奕赴枢密院禀议。丙子，有流星大如太白。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读书安贫，不事科举，今已百四岁，诏补迪功郎致仕，本郡给奉。闰九月甲申朔，太白昼见。丙戌，流星透霞，大如太白。戊戌，诏刑部长贰、大理卿、少卿，岁终无评事可举，即举在京三狱官。庚子，有流星大如太白。丙午，诏应知县罪罢，虽经赦，毋注紧、望阙，著为令。戊申，诏："绍兴府火，给贷居民钱，今及二载，民贫可悯，悉除勿征。"冬十月乙卯，诏蠲四川制总、州县盐酒榷额。己未，太阴犯岁星。甲子，以杨栋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叶梦鼎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丁卯，吕文德言遣将校御敌，多逗遛不进，且奏功失实，具姓名上闻。诏吕文焕、王达、赵真削两秩，马堃、王甫削一秩，余贬降有差。太阴犯五车星。庚午，太白入氐。甲戌，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壮为王臣。诏改归化为来安州，从毅进秩修武郎、知州事，令世袭。丙子，诏安丰六安县升军使。

十一月壬辰，丁大全窜贵州，招游手，立将校，置弓矢舟楫，纵仆隶淫虐军民，诏夺大全贵州团练使，移置新州。癸巳，马光祖乞祠禄，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丙申，徐清叟薨，赠少师，谥忠简。丁酉，资阳砦主万户小哥及其子众家奴叛来降，诏小哥赐姓王，名永坚，补武翼大夫、夔路副总管，重庆府驻扎。戊戌，以夏贵知庐州、淮西安抚副使。丁未，皇孙容州观察使封资国公焯薨，赠保静军节度使、广国公。荧惑、填星合在娄。十二月辛巳，吕文德累疏辞兼四川宣抚，诏仍兼四川策应使。

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诏侍从、台谏、给舍、卿监、郎官以上及制总、监司各举所知，不拘员限，不如所举，行连坐法。戊子，林希逸言蒲阳布衣林亦之、陈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泽，奉亲不仕，诏林亦之、陈藻赠迪功郎，林公遇元官上进赠一官。诏董宋臣同提举奉安符宝所，仍奉祠禄。己亥，严州火。丙午，诏革词诉改送之弊。

二月癸丑，诏吴潜、丁大全党人迁谪已久，远者量移，近者还本贯，并不复用。丁大全溺死藤州，诏许归葬。诏俞兴往岁失陷泸城，更削一秩。丁巳，置官田所，以刘良贵为提领，陈耆为检阅。戊午，日晕周匝。乙亥，吕文德浚筑鄂州、常、澧城池讫事，诏奖之，守臣韩宣转遥郡承宣使，苏刘义吉州刺史。

三月丁亥，以吕文德为宁武、保康军节度使，职任依旧；刘雄飞枢密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财赋、夔路转运使。加授姚希得刑部尚书，李庭芝兵部侍郎，朱禩孙太府卿，汪立信太府少卿，并依旧任。壬辰，太阳赤黄晕。丁酉，以王坚知和州兼管内安抚使，吕思望知濠州兼淮西招抚使。庚子，以何梦然兼权知枢密院事。丁未，诏知宁国府赵汝禖推行经界，不扰而办，职事修举，升直华文阁，依旧任。戊申，忠州防御使贵杰授福州观察使。

夏四月乙卯，太阴犯权星。丙寅，官田所言，知嘉兴县段浚、知宜兴县叶哲佐买公田不遵元制，诏罢之。戊辰，太阳赤黄晕，不匝。

五月庚寅，太阴入氐。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宁府布衣徐几，皆得理学之传。诏各补迪功郎，何基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徐几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戊戌，四川制司言：二月甲寅，大元兵攻嘉定城，马堃出战御之。诏马堃援夔迁延，削一秩，令以所转四官理作叙复。流星出自角宿距星。

六月壬子，祈雨。乙卯，京城火。丙辰，诏饶虎臣叙复元官，依旧提举太平兴国宫。庚申，诏：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今秋成在迩，其荆湖、江西诸道，仍旧和籴。丙寅，诏公田竣事，刘良贵官两转，陈耆、廖邦杰洎六郡官进秩有差。丁卯，流星出自河鼓。庚午，宰执进《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及《徽宗长编》、《宁宗实录》，诏贾似道以下官两转。

秋七月壬辰，敕令所进《宁宗以来宽恤诏令》。戊戌，以董宋臣为

入内内侍省押班。

八月甲寅，董宋臣以病乞收回恩命，请祠，诏赐告五月。乙卯，流星出自天仓星。

九月甲申，诏赵汝楳为太府少卿、淮东总领财赋。辛卯，祀明堂，大赦。甲午，以何梦然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杨栋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叶梦鼎签书枢密院事。

冬十月己未，诏发缗钱百四十万，命浙西六郡置公田庄。甲子，命张珏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

十一月己亥，福州火。十二月丁未朔，诏皇太子宫讲官詹事以下，日轮一员，辰入酉出，专讲读，备咨问，以称辅导之实。己未，诏在京置窠栅、私系囚并非法狱具，台宪其严禁戢，违者有刑。辛未，太白、岁星顺行。

五年春正月丁丑朔，诏崇经术，考德行。癸巳，出奉宸库珠，香、象、犀等货下务场货易，助收币楮。庚子，太子右谕德汤汉三乞休致，授秘阁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抚使。

二月壬戌，流星出自毕。甲子，太阴犯房。丁卯，太阴犯斗。辛未，雨土。

三月辛巳，王坚卒，赐谥忠壮。马光祖依旧观文殿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己丑，日晕周匝。

夏四月丙午，诏：管景模妻孥陷没，效忠愈坚，平时所得奉入，率以抚恤将士，遂至空乏，特赐缗钱三十万。寻赐金带。丁未，以夏贵为枢密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辛亥，诏郡邑行乡饮酒礼。癸丑，太阴入太微垣。乙卯，信阳军将领余元友等提兵防护春耕有功，补转两官资。戊午，太白昼见。乙丑，何梦然、马天骥以台臣劾罢。己巳，江万里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李曾伯以观文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庚午，太白、岁星合于娄。

五月庚辰，何梦然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建宁府。辛卿，以杨栋参知政事，叶梦鼎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姚希得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提举洞霄宫。甲午，流星出自河鼓，大如太白。乙未，安南国奉表谢恩，进方物，诏却之，仍赐金帛，以奖恭顺。己亥，太白经

天，昼见。

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谢堕因寇焚掠常山县弃城遁，诏削三秩，褫职不叙。台臣言衢州詹沔之变，乃谢堕任都吏徐信苛取激之，堕罪重罚轻。诏斩信，籍其家，堕再削两秩勒停。丁未，诏饶虎臣叙复资政殿学士，依前通奉大夫，差遣如故。甲寅，加授李庭芝宝章阁直学士，依旧任，朱禩孙右文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使，汪立信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江西安抚使。诏吕文德职事修举，与官一转。太阴犯心。戊午，祈雨。太白犯天关星。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马院、御前酒库。戊辰，荧惑、岁星并行。己巳，太白、太阴并行入井。庚午，太阳赤黄晕。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丁丑，诏避殿减膳，应中外臣僚许直言朝政阙失。己卯，流星出自右摄提星，彗星退于鬼。辛巳，彗星退于井。甲戌，京城大火。癸巳，谢奕昌卒，赠少保，追封临海郡王，谥庄宪。甲午，填星守毕。乙未，马天骥以台臣劾其贪赃，夺职罢祠，其子时楙削一秩、罢新任。丙申，知嘉定府洪涛言：新繁县御容殿前枯木再荣，殿有画太祖像；又顺化人杨嗣光等奉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像来归，令椟藏府中天庆观。诏本府选差武臣迎奉赴行在所，嗣光补武阶两资。祈雨。台臣言太子宾客杨栋指彗为蚩尤旗，欺天罔君，诏栋罢职予祠。戊戌，彗星退于参。

八月壬寅朔，荧惑与填星合。丙午，以杨栋知建宁府。戊午，彗星消伏。甲子，彗星复见于参。辛未，彗星化为霞气。

九月己丑，日生格气。癸巳，内侍李忠辅以台臣劾其贪肆欺罔，削两秩放罢。乙未，建宁府教授谢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闱，发策十余问，言权奸误国，赵氏必亡。左司谏舒有开劾其怨望腾谤，大不敬，窜兴国军。

冬十月丙午，太阴犯斗。辛亥，诏十七界会浸轻，并以十八界会易之，限一月止。乙丑，诏行关子铜钱法，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帝有疾，不视朝。丙寅，大赦。丁卯，帝崩。遗诏皇太子禥即皇帝位。咸淳元年三月甲申，葬于会稽之永穆陵。二年十二月丙戌，谥曰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

赞曰：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

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及函守绪遗骨，俘宰臣天纲，归献庙社，亦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矣。顾乃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郝经来使，似道讳言其纳币请和，蒙蔽抑塞，拘留不报，自速灭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虽然，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

本纪第四十六

○度宗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讳禥，太祖十一世孙。父嗣荣王与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绍兴府荣邸。初，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神言："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是夕，齐国夫人黄氏亦梦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岁久，无子，乃属意托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己丑，赐名孟启，以皇侄授贵州刺史，入内小学。七年正月乙卯，授宜州观察使，就王邸训习。九年正月乙巳，授庆远军节度使，封益国公。十一年正月壬戌，改赐名孜，进封建安郡王。宝祐元年正月庚辰，诏立为皇子，改赐今名。癸未，授崇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永嘉郡王。二年七月，以宗正少卿蔡抗兼翊善。时资善堂初建，理宗制《堂记》，书以赐王。十月癸酉，进封忠王。十一月壬寅，加元服，赐字邦寿。五年十月庚子，授镇南、遂安军节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为皇太子，赐字长源，命杨栋、叶梦鼎为太子詹事。七月丁卯，太子入东宫。癸未，行册礼。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将晡，复至榻前起居，率为常。理宗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以怒，明日须更覆讲。二年正月丁丑，谒孔子于太学，请以张栻、吕祖谦列从祀。十二月癸卯，册永嘉郡夫人全氏为皇太子妃。

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遗诏，太子即皇帝位。戊辰，尊皇后谢氏曰皇太后，生日为寿崇节。庚午，宰执、文武百官诣祥曦殿表请听政，不允。辛未，大赦。

十一月壬申，宰执以下日表请视朝，不允。丁丑，凡七表，始从。丙戌，帝初听政，御后殿，命马廷鸾、留梦炎兼侍读，李伯玉、陈宗礼、范东叟兼侍讲，何基、徐几兼崇政殿说书。诏求直言。又诏先朝旧臣赵葵、谢方叔、程元凤、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万里、王□龠、洪天锡、汤汉等赴阙。诏躬行三年丧。复济王竑元赠少师、节度使，追封镇王，谥昭肃，有司讨论坟制增修之。加封嗣荣王与芮武康、宁江军节度使，依前太师、判宗正事。诏抚劳边防将士。监察御史劾宦官李忠辅、何舜卿等赃罪，并窜远方。戊戌，诏儒臣日侍经筵，辅

臣观讲。乙未，命洪天锡以侍御史兼侍读。十二月辛丑，诏改明年为咸淳元年，行铜钱关子，率贯以七百七十文足。壬寅，戒赃吏绝贡羡余。甲辰，诏以生日为乾会节。初开经筵，讲殿以熙明为名。礼部尚书马廷鸾进读《大学衍义序》，陈心法之要。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

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丞相贾似道请为总护山陵使，不允，寻下诏奖谕。癸酉，直学士院留梦炎疏留似道。甲戌，谏议大夫朱貔孙等亦请改命，不报。诏临安免征商三月。丙子，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辞免，不允。

二月庚申，置籍中书，记谏官、御史言事，岁终以考成绩。

三月癸酉，似道乞解机政，不允。壬午，京湖制司创招镇边军。甲申，葬理宗于永穆陵。夏四月壬寅，赏四川都统昝万寿云顶山、金堂峡之功，及其将士。丁未，寿崇节，免征临安官私房僦地钱。戊申，乾会节，如上免征，再免在京征商三月。自是祥庆、灾异、寒暑皆免。戊午，贾似道特授太师。己未，幸景灵宫，发米八万石赡京城民。夔路都统王胜以李市、沙平之战获功，转官两资，将士效力者，上其名推赏。

五月己巳，追命史弥远为公忠翊运定策元勋。

闰月乙巳，久雨，京城减直粜米三万石。自是米价高即发廪平粜，以为常。丁未，发钱二十万赡在京小民，钱二十万赐殿、步、马司军人，钱二万三千赐宿卫。自是行庆、恤灾，或遇霪雨雪寒，咸赐如上数。以江万里参知政事，王□龠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马廷鸾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丁巳，以钱三十万命临安府通变平物贾。丁卯，故成都马步军总管张顺殁于王事，诏特赠官五转，其子与八官恩泽。

六月乙酉，名理宗御制之阁曰显文，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戊子，沿海制置使叶梦鼎三辞免，不允。己丑，名理宗原庙殿曰章熙。

秋七月丁酉，太白昼见。初命迪功郎邓道为韶州相江书院山长，主祀先儒周惇颐。壬寅，参知政事江万里乞归田里，不允。戊申，夔路安抚徐宗武城开、达石城，乞推恩，从之。壬戌，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

用牌帖。癸亥，以谅阴，命宰执类试，阮登炳以下，依廷试例出身。禁在京置窠栅、私系囚。

八月庚辰，命陈奕沿江按阅军防，赐钱二十万给用。丁亥，诏有司收民田租，或掊克无艺，监司其严禁戢，违者有刑。甲午，大元元帅阿术帅大军至庐州及安庆，诸路统制范胜、统领张林、正将高兴、副将孟兴逆战，没于阵。诏胜等各官其一子进勇副尉。

九月己酉，以洪天锡为工部侍郎兼侍读。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轼、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癸丑，吕文德言京湖制、帅、策应三司官属，乞推恩。诏各进一秩。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严乡举、择守令、黜贪污、谳疑狱、任儒师、修役法。

冬十月壬申，减四川州县盐酒课，始自景定四年正月一日，再免征三年。乙亥，减田契税钱什四。庚辰，江安州、潼川安抚司以攻怀、简小富砦战图来上，诏优答以赏。

十一月乙未，兄少保、保宁军节度使致仕乃裕薨，赠少傅，追封临川郡王。

二年春正月癸丑，江万里四请归田、乞祠禄，不允，以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

二月乙巳，侍讲范东叟奏正心之要有三：曰进德，曰立政，曰事天。上嘉纳焉。戊寅，诏免湖南漕司积年运上峡米耗折逋直。辛卯，诏左、右史循旧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庚子，赏夔路总管张喜等防护开、达军功，将士进官有差。乙巳，诏郡守两年为任，方别授官。戊申，赐敕书奖谕吕文德。

夏四月乙丑，洪天锡三请祠，不允，以显文阁待制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寿之道在修德，后世怵邪说以求之，往辙可鉴。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俭，皆致寿之原。"上嘉纳之。丁亥，授信州布衣徐直方史馆编校。

五月癸丑，诏诸节制将帅讨军实，节浮费，毋占役兵士，致妨训练。

六月丁丑，给罗鬼国化州印。壬午，以衢州饥，命守、令劝分诸藩

邸发廪助之。

秋七月壬辰，祈雨，诏以来年正月一日郊。壬寅，礼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诏自咸淳三年为始罢之。

八月甲申，安南国遣使贺登位，献方物。

九月丙辰，浙西安抚使李芾以台臣黄万石等言，削两秩免。冬十一月辛丑，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立城，屯驻武锐一军，以工役费用及图来上。诏奖劳之。乙卯，少师致仕赵葵薨，赠太傅，赐谥忠靖。丁巳，利东安抚使、知合州张珏调统制史炤、监军王世昌等复广安大梁城，诏推爵赏有差。

十二月丁丑，申严戢贪之令。甲申，以请先帝谥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丙戌，奉册宝请于南郊，上谥曰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大理寺奏岁终大辟古十五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丁酉，奉皇太后宝，上尊号曰寿和。辛丑，寿和太后册、宝礼成，谢堂等二十七人各进一秩，高平郡夫人谢氏等二十二人各进封、特封有差。癸卯，册命妃全氏为皇后。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颛孙师升十哲，邵雍、司马光升列从祀，雍封新安伯。礼部尚书陈宗礼、国子祭酒陈宜中进读《中庸》。己酉，执经官宗礼、讲经官宜中各进一秩，宜中赐紫章服。太学、武学、宗学、国子学、宗正寺官若医官、监书库、门、庖等，各进一秩，诸斋长谕及起居学生推恩有差。乙卯，寿和太后亲属谢奕修、郭自中、黄兴在等二十八人各升补一秩。

二月己未，克复广安军，诏改为宁西军。庚申，马光祖再乞致仕，不允。乙丑，诏贾似道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丙子，枢密院言：知夔州、夔路安抚徐宗武创立卧龙山堡囿。诏宗武带行遥郡团练使，以旌其劳。

三月癸卯，知房州李鉴及将校杜汝隆、夏喜以战龙光砦有功，优与旌赏。

夏四月庚申，寿和太后两次册、宝，族兄弟谢奕实等十五人、族侄谢在达等四十七人、族侄孙谢镛等十四人各锡银十两、帛十匹。诏：太中大夫全清夫儒科发身，恳陈换班，靖退可尚，特授清远军承宣使、提

举佑神观，仍奉朝请。乙酉，张珏护合州春耕，战款龙溪，以状言功，诏趣上立功将士姓名。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戊申，诏曰："比常命有司按月给百官奉，惟官愈卑，去民愈亲，仍闻过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诸路监司其严纠劾。"六月壬戌，加授吕文德少傅，马光祖参知政事，李庭芝兵部尚书，并职任仍旧。皇后受册推恩，弟全清夫以下十五人官一转，全必□□以下十七人补承信郎。癸酉，美人杨氏进封淑妃。戊寅，诏荣王族姻与莱等三十四人各转官有差。

秋七月丁亥，张珏授正任团练使、带行左领军卫大将军，赐金带。壬辰，枢密院言："右武大夫、权鄂州都统汪政鄂城战御，又焚光化城外积聚，及攻真阳城，皆有功，该转十二官。"诏转横行遥郡。甲午，四川都统昝万寿调统制赵宝、杨立等率舟师护粮达渠城，以功推赏。己酉，权黎州张午招谕大青羌主归义，乞用两林西蕃瑜林例，赐予加优，从之。

八月辛酉，遣步帅陈奕率马军舟师巡逻江防。壬戌，边报警急，诏谕吕文德等申严防遏。乙丑，太师、武康、宁江军节度使、判大宗正事嗣荣王与芮进封福王，主荣王祀事。壬申，久雨，命在京三狱、赤县、直司、签厅择官审决狱讼毋滞。

九月乙未，诏郡县折收民田租，毋厚直取赢，违者论罪。癸卯，知邕州总统谭渊、李旺、周胜等繇特磨行大理界，率兵攻建水州，禽其知州阿孱以下三百余人，获马二百余，焚谷米、器甲、庐舍。师还论功，各转官三资，军校补转有差。

冬十月庚申，复开州，赐四川策应司钱百万劳军。甲戌，大雷电。

十一月丙申，故左丞相吴潜追复光禄大夫。壬寅，赏知房州李鉴调遣路将夏喜、统领冯兴等均州武阳坝战功。十二月丙辰，吕文焕依旧带行御器械，改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丁卯，台臣言叙复元官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皮龙荣贪私倾险，尝朋附丁大全，乞寝新命。诏予祠禄。

四年春正月癸未，赐吕师夔紫章服、金带。己丑，吕文德言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荆鄂都统制唐永坚蜡书报白河口、万山、鹿门山北帅兴筑城堡，檄知郢州翟贵、两淮都统张世杰申严备御。癸巳，

故守合州王坚赐庙额曰“报忠”。癸卯，沔州驻扎、潼川安抚副使昝万寿特升右武大夫、带行左骁卫大将军，赐金带。己酉，印应雷改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庚戌，诏曰：“迩年近臣无谓引去以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远，往往相尚，不知其非义也。亦由一二大臣尝勇去以为众望，相踵至今。孟子于齐王不遇，故去，是未尝有君臣之情也，然犹三宿出昼，庶几改之。儒者家法，无亦取此乎。朕于诸贤，允谓无负，其弗高尚，使人疑于负朕。”闰月庚午，赐夏贵金带。

夏四月壬午，汤汉三辞免刑部侍郎、福建安抚使。庚寅，乾会节，帝御紫宸殿，群臣称贺。上曰：“谢方叔托名进香，擅进金器诸物，且以先帝手泽，每系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为己功，殊失大臣体，宜镌一秩。”于是卢钺等相继论列方叔昨蜀、广败事，误国殄民，今又违制擅进，削一秩罚轻。诏削四秩，夺观文殿大学士、惠国公，罢宰臣恩数，仍追《宝奎录》并系跋真本来上。丙申，右正言黄镛言：“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报。丁酉，诏故修武郎姚济死节，立庙，赐额曰“忠壮”。

五月辛酉，枢密都承旨高达再辞侍卫都虞候，乞归田里，命孙虎臣代之。壬申，赐陈文龙以下六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丙子，贾似道乞骸骨，不允。

六月辛巳，叶梦鼎再乞归田里，不允。诏罢浙西诸州公田庄官，募民自耕输租，租减什三，毋私相易田，违制以盗卖官田论。

秋七月戊午，有星出氐宿，西北急流入骑官星没。己未，淑妃杨氏亲属杨幼节以下百三十四人推恩进秩。

八月壬寅，奉安《宁宗实录》、《理宗实录》、《御集》、《日历》、《会要》、《玉牒》、《经武要略》、《咸淳日历》、《玉牒》，贾似道、叶梦鼎、马廷鸾各补转两官，诸局官若吏推恩有差。

九月癸未，太白昼见。大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子宪生。参知政事常挺六乞归田里，诏予郡。己亥，已减四川州县盐酒课，诏自咸淳四年始，再免征三年。

十一月癸丑，枢密院言：“南平、绍庆六郡镇抚使韩宣城渝、嘉、开、达、常、武诸州有劳，繇峡州至江陵水陆措置，尽瘁以死，宜视没

于王事加恩。”诏宣守本官致仕，任一子承节郎，仍赠正任承宣使。丁巳，诏知江陵府陈奕，裨将周全、王德等战西山、南谷口、田家山有功，各以等第推赏。戊午，子锽生。丙寅，福建安抚使汤汉再辞免，乞祠禄，诏别授职。辛未，以文武官在选，困于部吏，隆寒旅琐可闵。诏吏部长贰、郎官日趣铨注，小有未备，特与放行，违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严诫饬。常挺卒，赠少保。壬申，行义役法。十二月辛卯，以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癸巳，史馆状《理宗实录》接续起修。张九成、孙象先力学饬行，不坠家声，其免一解示表厉。命建康府建南轩书院，祠先儒张栻，戊戌，汪立信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职任依旧。乙巳，诏赏京湖总管张喜、赵万等石门坂堰战功。

五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扬州。壬子，京湖策应司参谋呼延德领诸将张喜等遇北兵，战于蛮河。癸亥，叶梦鼎累章请老，留之，固辞，依前少保、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封信国公。以马廷鸾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甲戌，以江万里参知政事。

二月戊子，江万里辞免参知政事，不允。

三月丙午，北帅阿术自白河以兵围樊城。甲寅，叶梦鼎辞免判福州、福建安抚使，诏不允。乙卯，皇后归宁，族姻推恩，保信军节度使全清夫以下五十六人各进一秩，咸安郡夫人全氏以下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大元兵城鹿门。己未，诏浙西六郡公田设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战于赤滩圃。戊辰，以江万里为左丞相，马廷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己巳，以马光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吴革沿江制置使。

夏四月丙子，赏张世杰战功。辛巳，江万里、马廷鸾辞免，诏不允。壬午，知渠州张资上蓬州界白土、神山、蒲渡等处今年春战功。丙戌，以安西都统张朝宝、利东路安抚张珏领兵护钱粟饷宁西军，还至水硞头，战有功，诏推赏。己丑，刘雄飞依旧枢密都承旨、知沅州兼常德、澧、辰、沅、靖五郡镇抚使。癸巳，李庭芝特进一秩。高邮县夏世贤七世义居，诏署其门。

五月己酉，马光祖依旧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乙卯，程元凤薨，赠少师。庚申，有星自斗宿距星东北急流向牛宿，至浊没。壬戌，诏：信阳诸将娄安邦、朱兴战千石畈，吕文焕、呼延德战福山，杨青、李忠战石湫，俱有劳效，推赏有差。壬申，京湖制司言：故夔路安抚徐宗武没于王事，乞优加赠恤。诏致仕恩外，特官其一子承节郎。

六月庚辰，以吕文福为复州团练使、知濠州兼淮西安抚副使。甲申，皇子昰生。辛卯，家铉翁辞免新命，诏别授职。庚子，李庭芝辞免兼淮东提举，不允。

秋七月己酉，观文殿学士马光祖乞守本官致仕，诏允所请。庚申，祈雨。壬戌，东南有星自河鼓距星西北急流，至浊没。

八月戊寅，诏郡县收民田租，毋巧计取赢，毋厚直折纳，转运司申严按劾。诏襄、樊将士战御宣力，以钱二百万犒师，趣上其立功姓名补转官资。

九月丙午，祈晴。辛酉，祀明堂，大赦。丙寅，明堂礼成，加上寿和圣福皇太后尊号册、宝，太师、判大宗正事、福王、荣王祀事与芮加食邑一千户。

冬十月甲申，子宪授检校太尉、武安军节度使，封益国公。己丑，吕文德进封崇国公，加食邑七百户。以汤汉为显文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兼象山书院山长。

十一月戊辰，少傅文德乞致仕，诏特授少师，进封卫国公，依所请致仕。十二月癸酉，文德卒，赠太傅，赐谥武忠。己卯，以范文虎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寿和圣福皇太后尊号册宝礼成，侄谢堂、侄孙光孙等二十八人各转一官，余姻推恩有差。甲申，以钱二百万命京湖帅臣给犒襄、郢等处水陆戍士。戊子，诏安南国王父陈日煚、国王陈威晃并加食邑一千户。大元兵筑南新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印应雷两淮安抚制置使。己酉，以钱二百万赐夔路策应司备御赏给。庚戌，以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起复淮东安抚副使、知淮安州。辛酉，行《成天历》，丁卯，上制《字民》、《牧民》二训，以戒百官。戊辰，以江万里为福建安抚使。

二月辛未，检校少保、安德军节度使与莱加食邑五百户。丁亥，陈宜中经筵进讲《春秋》终篇，赐象简、金御仙花带、鞍马。丁酉，以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己亥，朱禩孙权兵部尚书，仍四川安抚制置、总领夔路转运、知重庆府。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丑，诏曰："吏以廉称，自古有之，今绝不闻，岂不自章显而壅于上闻欤？其令侍从、卿监、郎官，各举廉吏，

将显擢焉。”癸亥，诏：“赣、吉、南安境数被寇，虽有砦卒，寇出没无时，莫能相救。宜即要冲立四砦，砦屯兵百，使地势联络，御寇为便。从三郡择将官领之。”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说书。

五月辛丑，以吴革为沿江制置宣抚使。

六月庚午，诏《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戊寅，贾似道托疾退辞，疏十数上，上留益坚，礼异之，曰师相而不名。马廷鸾洎省、部、台谏、学馆、诸司，连章请留似道。庚辰，子宪薨。庚寅，诏以襄、郢水陆屯戍将士隆暑露处，出钱二百万，命京湖制司给赐。

秋七月，复开州。己亥，更铸印给之。

八月甲申，瑞安府乐清县嘉禾生，诏荐士增四名。壬辰，诏：郡县行推排法，虚加寡弱户田租，害民为甚。其令各路监司询访，亟除其弊。诏精择监司、守令，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置籍考核，岁终第其治状来上。癸巳，以夏贵能举职事，进一秩。诏似道十日一朝。

九月庚戌，以黄万石为沿海制置使。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遣范文虎总统殿司、两淮诸军，往襄、樊会合备御，赐钱百五十万犒师。己卯，诏台州发义仓米四千石并发丰储仓米三万石，振遭水家。甲申，以陈宗礼、赵顺孙兼权参知政事，依旧同提举编修敕令、《经武要略》。闰十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万四千八十石。戊午，诏殿、步、马诸军贫乏阵没孤遗者多，方此隆寒，其赐钱二十万、米万石振之。

十一月丁丑，嘉兴、华亭两县水，免公田租五万一千石，民田租四千八百一十石。庚辰，诏襄、郢屯戍将士隆寒可闵，其赐钱二百万犒师。己丑，都统张世杰领兵江防。乙未，诏陈宗礼进一秩，为资政殿学士，依所请守兼参知政事致仕。十二月戊戌，陈宗礼卒，赠七秩。己亥，诏唐全、张兴祖等赍蜡书入襄阳，往复甚艰，各补转三官，赐钱二千缗。大元兵筑万山城。

七年春正月乙丑，子昰授左卫上将军，进封建国公。诏汤汉、洪天锡赴阙。诏戒贪吏。辛未，绍兴府诸暨县湖田水，免租二千八百石有奇。

三月戊寅，发屯田租谷十万石，振和州、无为、镇巢、安庆诸州饥。辛巳，日晕，赤黄周匝。乙酉，平江府饥，发官仓米六万石。吉州饥，发和籴米十万石，皆减直振粜。丙戌，诏减内外百司吏额。戊子，发米一万石，往建德府济粜。诏临江军宣圣四十七代孙延之子孙，与放国子监试。

夏四月辛亥，免广东提举司盐箩银三万两。甲寅，礼部侍郎陈宜中再乞补外，以显文阁待制出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

五月乙酉，赐礼部进士张镇孙以下五百二人及第、出身。壬辰，发米二万石，诣衢州振粜。

六月癸巳，以钱百万、银五千两命知嘉定府昝万寿修城浚壕，缮甲兵，备御遏。以韩震带行御器械、知江安州兼潼川东路安抚副使，马堃带行御器械、知咸淳府、节制涪、万州。台臣劾朱善孙督纲运受赃四万五千，诏特贷死，配三千里，禁锢不赦。乙未，诏以蜀阃调度浩繁，赐钱二百万给用。丙申，诸暨县大雨、暴风、雷电，发米振遭水家。瑞州民及流徙者饥，乏食，发义仓米一万八千石，减直振粜。己亥，诏以陆九渊孙溥补上州文学。己酉，镇江府转输米十万石于五河新城积贮。癸丑，以隆暑，给钱二百万赐襄、郢屯戍将士。丙辰，抚州黄震言："本州振荒劝分，前谷城县尉饶立积米二百万，靳不发廪，虽尝监贷，宜正遏籴之罪。"诏饶立削两秩、武冈军居住。洪天锡三辞召命，诏守臣勉谕赴阙。戊午，绍兴府饥，振粮万石。己未，两淮五河筑城具完，赐名安淮军。大元会兵围襄阳。

秋七月辛未，枢密院言吴信、周旺赍蜡书入襄城，往复效劳，诏各补官三转。丁丑，湖南转运司访求先儒张栻后人义伦以闻，诏补将仕郎。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孙言："夏五以来，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荡城壁，楼橹圮坏。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灾害为甚，乞赐黜罢，上答天谴。"诏不允。癸未，诏：城五河，淮东制置印应雷具有劳绩，进一秩，宣劳官属将士皆推恩。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甲午，以钱三百万，遣京湖制置李庭芝诣郢州调遣犒师。丁未，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会合策应，以钱二百万随军给用。

九月乙亥，显文阁直学士汤汉、显文阁直学士洪天锡各五辞召命，诏并升华文阁学士，仍予祠禄。己丑，子□生。

冬十月丙申，少傅、嗣秀王与泽薨，诏赠少师，追封临海郡王。癸丑，从政郎朱鉴孙进《群经要略》。己未，诏殿、步、马诸军贫乏阵没孤遗者，方此隆寒，其赐钱二十万、米万石振之。

十一月癸亥，诏民有以孝弟闻于乡者，守、令其具名上闻，将旌异劳赐焉。己巳。诏汤汉官一转，端明殿学士，依所请致仕。十二月甲午，诏诸路监司循按刑狱，慊从扰民，御史台申严觉察。丙午，以钱三十万命四川制司下渠、洋、开州、宁西镇抚使张朝宝创司犒师。己亥，淮东统领兼知镇江府赵溍乞祠禄，不允。谢方叔特叙复元官职、惠国公致仕。辛亥，初置士籍。戊午，诏举廉能材堪县令者，侍从、台谏、给舍各举十人，卿监、郎官各举五人，制帅、监司各举六人，知州、军、监各举二人。

八年春正月庚申，诏："朕惟崇俭必自宫禁始，自今宫禁敢以珠翠销金为首饰服用，必罚无贷。臣庶之家，咸宜体悉。工匠犯者，亦如景祐制，必从重典。"又诏："有虞之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汉之为吏者长子孙，则其遗意也。比年吏习偷薄，人怀一切，计日待迁，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窃弄官政，吾民奚赖焉？继自今内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数易，其有治状昭著，自宜奖异。"辛未，子昺生。己丑，汤汉卒，赐谥文清。

二月癸巳，谢方叔卒，赠少师。前知台州赵子寅殁，无所归，特赠直秘阁，给没官宅一区、田三百亩，养其孤遗，以旌廉吏。丙午，以钱二百万给犒襄、郢水陆战戍将士。

三月丙子，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赵顺孙授中大夫。

夏四月戊子，知合州、利路安抚张珏创筑宜胜山城。

五月己巳，王□龠除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大元兵久围襄、樊，援兵厄关险，不克进。诏荆、襄将帅移驻新郢，遣部辖张顺、张贵将死士三千人自上流夜半轻舟转战。比明达襄城，收军阅视，失张顺。

六月丙申，皮龙荣徙衡州。丁酉，以章鉴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同提举《经武要略》。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籴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乙巳，以家铉翁兼权知绍兴府、浙东安抚、提举司事，以唐震为浙西提点刑狱。王□龠乞寝新命，不允，勉谕赴阙。辛亥，台臣言

江西推排田结局已久，旧设都官、团长等虚名尚在，占吝常役，为害无穷，又言广东运司银场病民。诏俱罢之。癸丑，以钱五百万命四川制司诣湖北籴运上峡入夔米五十万石。秋七月辛未，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计度转运使胡颖乞祠禄，诏勋一转，依所乞宫观。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辛丑，诏家铉翁赴阙。丁未，绍兴府六邑水，发米振遭水家。壬子，王□龠辞免明堂大礼陪祠。乙卯，诏福建安抚陈宜中克举厥职，升宝谟阁待制。

九月丁卯，诏洪天锡转端明殿学士，允所请致仕，辛未，明堂礼成，祀景灵宫。还遇大雨，改乘逍遥辇入和宁门，肆赦。庚辰，诏以朱禩孙兼四川屯田使。乙酉，洪天锡卒，赠五官，谥文毅。

冬十月己亥，绍兴府言八月一日，会稽、余姚、上虞、诸暨、萧山五县大水，诏减田租有差。丁未，以章鉴兼权参知政事。右丞相马廷鸾十疏乞骸骨，诏不允。庚戌，以秋雨水溢，诏减钱塘、仁和两县民田租什二，会稽湖田租什三，诸暨湖田租尽除之。辛亥，陈宜中兼给事中。

十一月乙卯，右丞相马廷鸾累疏乞骸骨，授观文殿学士、知饶州。诏以隆寒，殿、步、马司诸军贫窭并阵没孤遗者，振以钱粟。丙辰，陈奕以殿前都指挥使摄侍卫步军司、马军司。己未，马廷鸾辞免知饶州，乞祠禄。诏以所请，以观文殿大学士、鄱阳郡公提举洞霄宫。壬戌，命阮思聪赴枢密院廪议。己巳，诏明堂礼成，安南国王陈日煚、陈威晃各加食邑一千户，赐鞭、鞍、马等物。十二月甲寅，以叶梦鼎为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破，范天顺、牛富死之。癸未，诏定安丰统制金文彪、朱文广、王文显、盛全氵戎河、古河、泉河、珉河等处战功行赏。

二月甲申，诏鄂州左水军统制张顺没身战阵，赠宁远军承宣使，官其二子承信郎，立庙京湖，赐额曰忠显。甲午，朱禩孙抚绥备御，义不辞难，敕书奖谕。丁未，以夏贵检校少保。庚戌，吕文焕以襄阳府归大元。癸丑，以朱涧寺战功，推赏来归人马宣、沿江都统王喜等将士千五百七十余人。

三月庚申，贾似道言边遽日闻，请督师以励将帅。诏不允。四川制司言："近出师成都，刘整故吏罗鉴自北复还，上整书稿一帙，有取江南

二策：其一曰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桃源，河、淮要冲，宜先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帝览奏，亟诏淮东制司往清口，择利城筑以备之。叶梦鼎辞免右丞相，诏不允。庚午，遣金吾卫上将军阮思聪由平江、镇江及黄州行视城池，凡合缮修增易者亟条奏。丙子，来归人方德秀补成忠郎，栗勇、杨林、胡巨川补保义郎，刘全补承信郎。戊寅，贾似道始奏李庭芝表言襄帅吕文焕以城降大元。己卯，加昝万寿宁远军承宣使、职任仍旧。庚辰，夏贵辞免检校少保，不允。壬午，诏建机速房，以革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违边报之弊。贾似道累疏请身督师，诏勉留。

夏四月，诏褒襄城死节，右领卫将军范天顺赠静江军承宣使，右武大夫、马司统制牛富赠金州观察使，各官其二子承信郎，赐土田、金币恤其家。甲申，汪立信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不许辞免。以钱二百万给立信开阃犒师。叶梦鼎乞致仕，遣官勉谕赴都堂治事。辛卯，以赵溍为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建康留守。诏黄万石赴阙。壬辰，诏：“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今年乾会节，其免集英殿宴，以钱六十万给沿江制置赵溍江防捍御。”癸巳，知招信军陈岩乞祠禄。诏曰：“乃者边吏弗戒，致有襄难，将士频岁暴露，边民荡析离居，ＰＮ伤朕心。尔阃臣专征方面，宜身率诸将，宣扬国威，以赏戮用命不用命。尔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国人，保固封守。尔诸将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敌王所忾。今朕多诰，尔其悉听明训，毋懈毋忄奕，习于故常，功多有厚赏，尔不克用劝，罚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识超卓、明控御之宜、怀攻守之略者，密具以闻，一如端拱二年制书，朕当虚心以听。”李庭芝乞解罢，诏赴阙。壬寅，诏复置枢密院都统制、副都统制各一员。丁未，以高达为宁江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知峡州。诏忠州潜已升咸淳府，刺史王达改授高州刺史。李庭芝辞召赴阙，诏与祠。巳酉，诏：“南归人复有战功者予优赏，杨春、薛聚成、陈君谟、周海、周兴各补成忠郎，萧成、侯喜、丁甫、刘铸、郑归各补承信郎。”以夏贵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庚戌，诏汪立信赏罚调用悉听便宜行事。辛亥，吕师夔言：“比贾似道得李庭芝书，报臣叔父文焕以襄城降，臣闻之陨越无地，不能顷刻自安。请以经略安抚、转运、静江府印委次官护之，席藁俟命，容臣归省偏亲，誓当趋事赴功，毁家纾难，以赎门户之愆，以报君父之造。”诏不允。

五月乙卯，以黄万石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四川制司朱禩孙言：“所部诸县除正辟文臣外，诸郡属邑，许令本司不拘外县一

体选辟文臣，以幸蜀之士民。”奏可。丙辰，知庐州吕文福言：“从兄文焕以襄阳降，为其玷辱，何颜以任边寄，乞放罢归田里。”诏不允。吕师夔五疏乞罢任，诏赴阙。丁卯，申禁奸民妄立经会，私创庵舍，以避征徭，保伍容芘不觉察坐之。辛未，刘雄飞乞致仕。戊寅，孝感县丞关应庚上书言边防二十事，诏授武当军节度推官兼司法，京湖制司量材任使。庚辰，马军司统制王仙昔在襄、樊缘战陷阵，今复来归，特与官五转，充殿前司正额统制，赐钱一万。布衣林椿年等上书言边防十数事，诏诸人上书凡言请以丞相似道督视者不允，余付机速房。

六月，刑部尚书兼给事中陈宜中言，樊城之溃，牛富死节尤著，以职卑，赠恤下范天顺一阶，未惬舆情。诏加赠富宁远军承宣使，仍赐土田、金币恤其家。前四川宣抚司参议官张梦发诣贾似道，上书陈危急三策，曰镇汉江口岸，曰城荆门军当阳界之玉泉山，曰峡州宜都而下联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图上城筑形势。贾似道不以上闻，下京湖制司审度可否，事竟不行。成都安抚使昝万寿去冬调将士攻毁成都大城，今春战碉门，五月遣统制杨国宝领兵至雅州，统领赵忠领兵至眉州，两路捍御有劳，诏具将士宣力等第、姓名以闻。吕文福言文焕为人扶拥，以襄阳降非由己心。诏与李庭芝元陈异同，其审核以闻。庭芝表：“向在京湖，来归人吴旺等备言文焕父子降状，先纳莞钥，旋献襄城，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先锋。言人人同，制司案辞可征，非敢加诬人罪。”诏文福勉力捍御，毋坠家声。京湖制司言：“去年冬间，探司总管刘仪、盛聪，总制赵铎，领精锐至均州文龙崖立砦。吕文焕既降，均城受敌，知郡刘懋偕刘仪等扞御宣劳。”诏懋升右武大夫、带行左卫大将军，仍旧职，仪添差荆湖北路兵马钤辖，聪添差鄂州兵马钤辖，各官三转，将士官两转。左藏东库蹇材望上书言边事大可忧者七，急当为者五。不报。丙戌，刘雄飞卒，特赠一官。戊子，京湖制司请给器械，诏内军器库选犀利者赐之，仍赠钱百万备修缮。四川制置朱禩孙言月奉银计万两，愿以犒师，向后月免请。诏常禄勿辞。己丑，给事中陈宜中言，乞正范文虎不力援襄之罚，诏文虎降一官、依旧知安庆府。安南国进方物，特赐金五百两、帛百匹。癸卯，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文虎以三衙长闻难怯战，仅从薄罚，犹子天顺守节不屈，犹或可以少赎其愆。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挟多资为父行贿，且自希荣进，今虽寸斩，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则人心兴起，事功可图。”诏俞大忠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循州拘管。又言守阙进义副尉童明，襄阳破，拔身来归，且尝立功开州，乞补转四官。诏特与官两转。

闰月辛亥，命殿前指挥使陈奕总统舟师备鄂州、黄州江防。癸丑，来归人郭珍补成忠郎，张进、张春、张德林、向德成、王全、娄德、王兴各补承信郎。丙辰，朝散郎师显行进《注皇朝文鉴》。前临安府司法梁炎午陈攻守之要五事，不报。命大理寺丞钟蜚英点视沿江堡隘兵船，戊辰，知叙州郭汉杰言，马湖蛮王汝作、鹿巫蛮王沐丘，帅蛮兵五百余助官军民义阻险马湖，捍御有功。诏赏汝作、沐丘金帛及其部兵有差。叙州总管曹顺一军，凡在战阵者，趣具立功等第来上。

秋七月丁亥，权绍兴府节制紫城军义文荣鼎及将校赵居敬、丁福、孟青、蒲祥、白贵、史用、罗宜、王繁等九人，成都之役没于兵，各追赠官秩，仍官其子。癸巳，知达州赵章、知开州鲜汝忠、知渠州张资等复洋州。戊戌，张珏等复马□□山。

八月癸丑，权知均州徐鼎、总管盛聪战房州胡师峪、板仓。乙卯，知房州李鉴调权竹山县王国材、统制熊权、总辖马宗明，战落马坪、白羊山，诏有司各以劳效论赏。

九月辛巳，以章鉴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同签书枢密院事。成都安抚使昝万寿城嘉定乌尤山。乙未，以洪焘为浙东安抚使。丙申，以黄万石为湖南安抚使。

冬十月己酉，来归人汪福、许文政各官五转。癸丑，镇巢军、和州、太平州诸将查文、李文用、孟浩等十一人，以射湖冈、万岁岭、后港及焦湖北岸战功，咸赐爵赏。癸亥，雷。四川制司言何炎向失洋州，调知达州赵章等率诸部军义复之；七月又复洋州、吴胜堡两城，权檄统辖谢益知洋州，总制赵桂楫知巴州，俾任责吴胜堡战守之事。至是以功来上，且以二州摄事守臣请命于朝，诏与正授。丁丑，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告老，进二秩致仕。李庭芝两淮安抚制置使，赐钱二百万激犒备御。

十一月壬午，子□授左卫上将军，封嘉国公。戊子，知泰州龚准遣其将王大显等捍御水砦有功，又获俘民以还，诏水步两军将校凡用命者赏激有差。甲午，以夏贵为淮西制置使兼知庐州，陈奕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吕文福知阁门事。诏从李庭芝请分淮东、西制置为两司，就命庭芝交割淮东，仍兼淮西策应使。乙未，以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赐钱百万激犒备御。李庭芝辞免淮西策应使，不允。知安丰军陈万以舟师自城西大涧口抵正阳城，遇北兵力战，诏旌其劳。十二月甲子，以马廷鸾为浙东安抚使、知绍兴府。丙寅，权参知政事章鉴再乞解机政，不允。丁丑，沿江制置使所辖四郡夏秋旱涝，免屯田租二十五万石。

十年春正月壬午，城鄂州汉口堡。权总制施忠、部将熊伯明、知泰州龚准以天长县东横山、秦潼湖、青蒲口等处战功推赏。戊子，江万里以疾辞职任，诏依旧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乙丑，以留梦炎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庚寅，城鄂州沌口西岸堡。京湖制司言襄阳勇信中军钤辖吴信随吕文焕北往，今并妻子冒险来归。诏吴信赴阙，制司仍存恤其家。丙申，江东沙圩租米，以咸淳九年水灾，诏减什四。乙巳，雨土。

二月己酉，以赵顺孙为福建安抚使。辛酉，诏诸制阃就任升除恩数，其告命、衣带、鞍马，阁门勿差人给赐，往要厚赂，以失优宠制臣之意，违者有刑。

三月己卯，免郡县侵负义仓米七十四万八千余石。

夏四月乙卯，子昺授左卫上将军，进封永国公。诏赏沿江都统王达、黄俣战黄连寺之功。戊午，以吕文福为常德、辰、沅、澧、靖五郡镇抚使、知沅州。辛酉，诏赏光州守陈岩、路分李全、许彦德、总管何成、路钤仰子虎等牛市畈、丁家庄战功。乌苏蛮王诣云南军前纳款大元。

五月丁亥，以高世杰为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总统出戍军马。辛丑，马廷鸾辞免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诏不允。壬寅，张珏表请城马□□、虎头两山，或先筑其一，以据险要。

六月戊午，以银二万两命寿春府措置边防。

秋七月壬午，汪立信乞致仕，不允。癸未，帝崩于福宁殿，遗诏太子□即皇帝位。甲申，台臣劾内医蔡幼习，诏夺五秩，送五百里州军居住，二子并罢阁门职。

八月己酉，上大行皇帝谥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庙号度宗。德祐元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绍陵。

赞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贾似道执国命。度宗继统，虽无大失德，而拱手权奸，衰敝寝甚。考其当时事势，非有雄才睿略之主，岂能振起其坠绪哉！历数有归，宋祚寻讫，亡国不于其身，幸矣。

本纪第四十七

○瀛国公二王附

瀛国公名□，度宗皇帝子也，母曰全皇后，咸淳七年九月己丑，生于临安府之大内。九年十一月授左卫上将军，封嘉国公。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年四岁，谢太后临朝称诏。甲申，兄昰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吉王，加食邑一千户；弟昺保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信王，加食邑一千户。命平章贾似道依文彦博故事，独班起居。丙戌，上皇太后尊号曰寿和圣福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诏以生日为天瑞节。戊子，命临安府振赡细民。辛卯，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壬寅，诏抚三边将士。命州郡举遗逸。除浙西安抚司、两浙转运司、临安府见追赃赏钱。诏求言。

八月甲辰，诏乞言于老臣江万里、叶梦鼎、马廷鸾、留梦炎、赵顺孙、王□龠。李庭芝筑清河城，以图来上，诏庭芝进一秩，宣劳将士，具名推赏。加知鄂州李雷应守军器监，知太平州孟之缙尚书兵部员外郎，知江州钱真孙直宝章阁，知镇江军洪起畏直敷文阁。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临安、余杭民溺死者亡算。甲寅，太皇太后以老不能御正衙，命暂以慈元殿为后殿。辛酉，作度宗庙。戊辰，以全清夫为昭信军节度使，谢堂检校少保，谢垕保康军节度使。马廷鸾乞骸骨归田里，诏趣之任。

九月丁丑，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王□龠乞致仕，诏不允。戊寅，发米振余杭、临安两县水灾。余杭灾甚，再给米二千石。己卯，似道乞免答拜，从之。辛巳，覆试文武举士人。壬午，覆试文武举士人。癸未，大元兵大会于襄阳。丙戌，丞相伯颜将一军趣郢州，元帅唆都将一军入淮，翟招讨将一军徇荆南。丁亥，大元军薄郢州。戊子，免被水州县今年田租。甲午，初开经筵。丁酉，天瑞节，免征临安府公私房赁钱十日。以金符十三、银符百给夏贵激赏奇功。己亥，试正奏名进士，赐王龙泽以下出身有差。壬寅，有星见西方，委曲如蚓。复州副将翟国荣遇大元兵，战烂泥湖，死之。闽中旱。

冬十月丙午，知达州赵章复洋州，加右骁骑尉中郎将。大元兵破渠州礼义城，知州张资自杀。丁未，饶州布衣董声应进《诸史纂约》、《兵鉴》、《刑鉴》，诏声应充史馆编校文字。癸丑，上度宗谥。广西经略司权参议官邢友龙击潮州、漳州寇，破之。乙卯，令州县行义田、

义役。丁巳，友龙以下诸将各转官有差。大元兵攻郢州，都统制张世杰力战御之，遂去，由藤湖入汉。戊午，郢州副都统赵文义追战全子湖死，恤其家。庚申，赠翟国荣复州团练使，官其二子，立庙复州。壬戌，以钱百万给郢城屯戍将士。甲子，诏以明年为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鉴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陈宜中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大元兵徇沙洋城，京湖宣抚司遣总管王虎臣援之。丙寅，城破，虎臣与守隘官王大用皆被执。荧惑犯镇星。大元兵至新城。戊辰，总制黄顺出降。己巳，副总制仁宁出降。都统制边居谊力战，城破，赴火死。知复州翟贵以城降。闽中地震。

十一月癸酉，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丁丑，命沿江制置使赵溍巡江策应，赐钱百万激赏战功。戊寅，马廷鸾力辞浙东安抚使、知绍兴府，诏依旧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赠赵文义清远军节度使，与其兄威武军节度使文亮共立庙扬州，赐名传忠。庚辰，以陆秀夫为淮东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壬午，削诸班直溢额人。癸未至乙酉，覆试特奏名士人。丙戌，以王□龠为左丞相，章鉴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似道自九月乞命左右丞相，至是从之。以张晏然兼京湖、四川宣抚司参议官。己丑至庚寅，覆试特奏名士人。壬辰至癸巳，如上覆试。甲午，括邸第戚畹及御前寺观田，令输租。丁酉，加安南国王陈日煚宁远功臣，其子威晃奉正功臣。十二月癸卯朔，命建康府、太平州、池州振避兵淮民。以隆寒，劳赐京湖及沿江戍守将士。甲胡，诏淮西四郡水旱，去年屯田未输之租其勿征。丁未，提举兴国宫吕师夔请募兵江州，诏知州钱真孙同募，尚书省以钱米给之。癸丑，大元兵攻阳逻堡，夏贵以兵力守，武定军都统制王达战死。乙卯，大元兵夜以偏师乘雪渡青山矶。丙辰，都统程鹏飞鏖战，被重创，归鄂州，都统高邦宪屯马家渡，弃舟走，被执。大元兵复攻夏贵于阳逻堡，都统制刘成以定海水军战死。贵败，沿江纵兵大掠，归庐州。朱禩孙将兵至鄂州，闻鄂兵败，夜奔江陵府。己未，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吕文焕以北兵攻鄂州。庚申，程鹏飞及权守张晏然以城降。幕僚张山翁不屈，诸将欲杀之，丞相伯颜曰："义士也，释之。"诏钱塘、仁和两县民年七十至九十已上者，赐帛及酒米。癸亥，诏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总统诸军，所辟官属皆先命后奏。诏天下勤王。甲子，起李芾为湖南提刑。乙丑，以高达为湖北制置使兼安抚、知江陵府。诏："边费浩繁，吾民重困，贵戚释道，田连阡陌，安居暇食，有司核其租税收之。"赠王达清远军承宣使。庚午，度宗梓宫发引至浙江上，俟潮涨绝江，潮失期，日晡不至。程鹏飞以北兵徇黄州，知州陈奕遣人请降于寿昌军。李庭芝以兵勤王。辛未，命州郡节制驻戍经从兵。

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元兵入黄州。甲戌，陈奕遣人下蕲州，并招其子岩于安东州。丁丑，知蕲州管景模遣人请降于黄州。戊寅，诏浙东邸第出米，减价粜民。壬午，葬度宗于永绍陵。大元兵入蕲州。癸未，似道以吕师夔权刑部尚书、都督府参赞军事，任中流调遣。乙酉，以陈宜中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吕师夔、钱真孙遣人请降于蕲州。丙戌，大元兵徇江州。知安东州陈岩夜遁。邳州降。知寿昌军胡梦麟寓治于江州，丁亥，自杀。戊子，知南康军叶阊遣人请降于江州。似道出师。知德安府来兴国以城降。夔路安抚张起岩与其将弋德攻开州，复取之。己丑，知安庆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馔如江州迎师。乙未，附度宗神主于新宫。以孙虎臣为宁武军节度使。戊戌，赦京畿罪。池州都统张林遣人请降于江州。大元兵入安庆，范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药死。是月，知达州鲜汝忠以城降。

二月癸卯，似道以宋京为都督府计议官，使大元军中。甲辰，以黄万石为江南西路制置使，加湖北制置副使高达检校少保。庚戌，大元兵入池州，权守赵卯发自经死。宋京如军中，请称臣、奉岁币，不得请而还。辛亥，赠刘成清远军承宣使。乙卯，五郡镇抚吕文福遣所部淮兵入卫，降诏褒之。丙辰，诏劳贾似道，命都督府岁举改官如史嵩之故事。己未，加张起岩福州观察使，弋德以下各转五官。庚申，虎臣与大元兵战于丁家洲，败绩，奔鲁港，夏贵不战而去。似道、虎臣以单舸奔扬州，诸军尽溃，翁应龙以都督府印奔临安。壬戌，大元兵徇饶州，知州唐震死之。故相江万里赴水死，通判万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与可、知隆兴府吴益皆弃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建康都统翁福出迎大元兵。甲子，大元兵至临江军，民尽去，知军鲍廉死之。似道上书请迁都。乙丑，下公卿杂议，王□龠言己不能与大计，遂去。张世杰将兵入卫临安，道饶州，复取之，其将谢元、王海、李旺、袁恩、吕再兴皆战死。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丙寅，以天祥为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趣入卫。诏募兵。以谢堂为两浙镇抚使，谢至保宁军节度使，全永坚、谢垕并检校少保。戊辰，征两浙、福建诸郡厢禁兵之半入卫。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知江阴军郑弃城遁，知无为军刘权、知太平州孟之缙皆以城降。己巳，大元兵攻嘉定九顶山，都统侯兴战死。以陈宜中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曾渊子同知枢密院事、两浙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文及翁签书枢密院事，倪普同签书枢密院事。召王□龠为浙西、江东宣抚招抚大使，使居京师，以备咨访。遣大元国信使郝经等归。庚午，加夏贵开府仪同三司，令以所部兵入卫。令长吏给经过兵民钱米，一切勿征税。应编配、拘锁人，除伪造关会、强劫盗放火者，余悉纵之。放免浙西公田逋米及诸文武官在谪

籍者，并放自便与叙复改正，放参亲民。加张珏宁远军节度使，昝万寿保康军节度使，张世杰和州防御使，令将兵入卫。陈宜中乞诛似道，诏罢似道平章、都督，予祠。赵与可除名，令临安府捕案之。招似道溃兵。辛未，右丞相章鉴遁。

三月壬申朔，诏复茶盐市舶法。似道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给佃主，令率其租户为兵。殿前指挥使韩震请迁都，陈宜中杀之。震所部兵叛，攻嘉会门，射火箭至大内，急发兵捕之，皆散走。癸酉，都统徐旺荣迎大元兵入建康府，镇江统制石祖忠请降于建康。命浙西提刑司准备差遣刘经戍吴江，两浙转运司准备差遣罗林、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戍独松关，山阴县丞徐垓、正将郁天兴戍四安镇，起赵淮为太府寺丞，戍银树东坝。湖北安抚司计议官吴继明攻通城县，复取之，执县令以归。遣使召章鉴还朝。甲戌，以似道为醴泉观使。大元兵至无锡县，知县阮应得出战，一军皆没，应得赴水死。诏发兵戍吴江。乙亥，发兵戍独松岭、铜岭。诏谕吕文焕、陈奕、范文虎使通和议息兵。以王□龠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闽中地复大震。丙子，下诏罪己。以陈宜中为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罢章鉴官，予祠。侍御史陈过请窜贾似道并治其党人翁应龙等，不俟报而去。监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从过所请，乃命捕应龙下临安府狱。罢廖莹中、王庭、刘良贵、游汶、朱浚、陈伯大、董朴。责洪起畏镇江自效。丁丑，知滁州王应龙以城降。己卯，杖翁应龙，刺配吉阳军。命王□龠、陈宜中并都督诸路军马。加吕文福福州观察使。庚申，赠唐震华文阁待制。削万道同三官，罢之。壬午，复吴潜、向士璧官。知常州赵与鉴闻兵至遁，常民钱訾以城降。甲申，大元兵至西海州，安抚丁顺降。乙酉，知东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潜说友、通判胡玉、林镗以城降。加张世杰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丙戌，知广德军令狐概以城降。徙浙西提点刑狱司于平江府。张世杰遣其将阎顺、李存进军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李山进军常州。丁亥，张德以下各转官有差。谢元等赠十官。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陨。己丑，滁人执王应龙归于扬州，杀之。加吕文福保康军承宣使，趣入卫。文福至饶州，杀使者，入江州降大元。庚寅，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枢密院曾渊子、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王霖龙相继皆遁。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倪普讽台臣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知安东州孙嗣武以城降。雨土。辛卯，命在京文武官并转两官，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阎顺战安吉县，复取凤平。张濡部曲害大元行人严忠范于独松关，执廉希贤至临安，重创死。壬辰，岳州安抚高世杰军洞庭中，大元兵攻之，世杰降。癸巳，攻岳州，总制孟之绍以城降。甲午，诏褒谕张世杰、阎顺，诸将各转官有

差。乙未，免安吉县今年夏田租，有战没者，县令、丞恤之。丙申，顾顺攻广德军，复取之。以陈合同签书枢密院事。丁酉，赠边居谊利州观察使。戊戌，赦边城降将罪，能自拔而归者录之，复一州者予知州，复一县者予知县，所部僚吏将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赏。罢章鉴祠官并夺宰辅恩数，曾渊子削两官，夺执政恩数，陈过、陈坚、徐卿孙各削两官，夺侍从恩数。赵与鉴追两官罢之，遇赦永不收叙。罢许自、王霖龙。令淮东制置司用标由。庚子，徙淮东总领所于江阴军。加吴继明阁门宣赞舍人。

四月壬寅朔，赠赵卯发华文阁待制。贬陈过平江府。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复镇巢军。甲辰，赠江万里太师，谥文忠，辍视朝二日。乙巳，大元兵入广德县，知县王汝翼与寓居官赵时晦率义兵战斗山，路分孟唐老与其二子皆死，汝翼被执，至建康死之。王大用赠三官，王虎臣赠两官，官其二子。丙午，大元兵破沙市城，都统孟纪死之，监镇司马梦求自经死。戊申，京湖宣抚朱禩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以江陵降，京湖北路相继皆下。张起岩提兵保飞山。己酉，命刘师勇戍平江府。辛亥，顾顺诸将各转三官，孟唐老赠三官。壬子，以高斯得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总统张敏与大元兵战丰城，死之。癸丑，赠五官，官其一子。阮应得赠十官。乙卯，以福王与芮为武康、宁江军节度使、判绍兴府。丙辰，王□龠来，令如文彦博故事，自朝参起居外并免拜。以枢密副使召夏贵提兵入卫。丁巳，总制霍祖胜攻溧阳县，复取之。戊午，赠张资眉州防御使，侯兴复州团练使。乙未，文及翁、倪普并削一官，夺执政恩数；潜说友削三官，夺侍从恩数。庚申，令狐概除名、配郁林州牢城，籍其家。知金坛县李成大率义局官含山县尉胡传心、阳春主簿潘大同、濠梁主簿潘大ＰＯ、进士潘文孙潘应奎攻金坛县，取之。镇江统制侯岩、县尉赵嗣滨复助大元兵来战，成大二子及大同等皆死，执成大以归。壬戌，大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赵孟锦率兵大战于老鹳觜。癸亥，加知思州田谨贤、知播州杨邦宪并复州团练使，趣兵入卫。有大星自心东北流入浊没。乙丑，荧惑犯天江。提举太平兴国宫常楙请立济王后。丁卯，加李庭芝参知政事。戊辰，诏宜兴、溧阳民兵助战有功，特免今年田租。江阴民被兵，其租亦勿收责。庚午，大元兵至扬子桥，扬州都拨发官雷大震出战死。是月，常德、鼎、澧皆降。

五月辛未朔，命宰执日赴朝堂治事。旌德县城守有功，免其民今年田租。癸酉，大元兵至宁国县，知县赵与□唐出战死。甲戌，淮安总制李宗荣、知庆远府仇子真将兵来勤王。乙亥，加苗再成濠州团练使，赵孟锦扬州都统司计议官。以洪福知镇巢军。丁丑，诏赵溍统军民船屯江

阴。刘师勇攻常州，复取之，执安抚戴之泰，司户赵必佮、总管陆春战死。戊寅，淮东兵马钤辖阮克己将兵来勤王，加左骁骑中郎将。己卯，赐婺州处士何基谥文定，王柏承事郎。加张珏检校少保、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庚辰，赠雷大震保康军节度使。辛巳，加刘师勇濠州团练使，其将刘圭以下各转官有差。戊子，赠潘大同等官，余有功人并转两官。辛卯，贬潜说友南安军，吴益汀州，并籍其家。罢李珏，送婺州。籍吕文焕、孟之缙、陈奕、范文虎家。甲午，饶、信州饥，令民入粟补官。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淮东、西官民兵各转一官。丙申，诏张世杰、张彦、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遣使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宫观。己亥，劳军。吴继明复蒲圻、通城、崇阳三县，加带行带御器械、权知鄂州，令择险为寓治。赠鲍廉直华文阁，官其一子；赵与□唐直华文阁。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昼晦如夜。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城降。知叙州李演将兵援嘉定府，遂解归，战羊雅江，兵败被执。辛丑，太皇太后诏削尊号“圣福”字以应天戒。复魏克愚官，太学生萧规、唐棣并补承信郎。知嘉兴府余安裕坐闻兵求去，贻书朝中，语涉不道，削一官送徽州。徐卿孙削一官贬吉州。命侍从官已上各举才堪文武者五人，余廷臣各举三人，虽在谪籍，亦听举之。丙午，王应麟言：“开庆之祸，始于丁大全，请凡大全之党，在谪籍者皆勿宥。”从之。己酉，免广德军今年田租及诸郡县未纳纲解。王应麟缴还章鉴、曾渊子录黄，言韩震为逆，二人实芘之；且渊子芘翁应龙致有逸罚，又尝窃府库金以遁。庚戌，命削鉴一官，放归田里，渊子再削一官，徙吉州，诛翁应龙，籍其家。辛亥，铨试。甲寅，留梦炎入朝，王□龠请相梦炎，乞以经筵备顾问，陈宜中请相梦炎，乞祠，诏二相毋藉此求闲。以□龠为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两赴经筵，五日一朝；宜中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梦炎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乙卯，诏求言。知叙州郭汉杰以城降。丙辰，疏决在京罪人。免引见。戊午，知泸州梅应春以城降。己未，以李庭芝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庚申，知富顺监王宗义以城降。王应麟复缴还曾渊子贬吉州录黄，癸亥，贬韶州。丙寅，吴继明诸将各转官有差。丁卯，朱禩孙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庚午朔，江西制置黄万石移治抚州，诏还隆兴府。辛未，张世杰诸军战焦山下，败绩。甲戌，徙似道居婺州，廖莹中除名贬昭州，王庭除名贬梅州，徙曾渊子雷州。宁国吏杨义忠率义兵出战死，乙亥，赠武功大夫。丁丑，徙似道建宁府。太白入东井。庚申，加知高邮军褚一正阁门宣赞舍人，知怀远军金之才带御器械，知安淮军高福阁门祗

候，知泗州谭与阁门宣赞舍人，知濠州孙立右卫大将军，赏守边功。壬午，太白昼见。诏饶州被兵，令免今年田租。路钤刘用调兵入靖州，知州康玉劫之，通判张起岩入杀玉，复靖州。癸未，拘内司局钱饷兵。丙戌，令权籴公田今年租，每石以钱十贯给佃主，十贯给种户，其镇江、常州、江阴被兵者勿籴。庚寅，谪似道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循州，籍其家。籴浙西邸第、寺观田米十之三。追复皮龙荣官。监司、郡守避事不即到官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辛卯，王□龠子嗾京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言：宜中擅权，党似道，芘赵溍、潜说友，使门客子弟交通关节，其误国将甚于似道。宜中去，遣使四辈召之，皆不至。谢堂乞罢两浙镇抚司，不从。张世杰乞济师，不报。壬辰，下刘九皋等临安狱，罢王□龠为醴泉观使。癸巳，以夏贵知扬州，朱焕知庐州。甲午，遣使召宜中还朝。乙未，以陈文龙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通判婺州张镇孙闻兵遁，罢其官。贬胡玉连州、林镗韶州，并除名。沿江招讨大使汪立信卒。丙申，削李珏两官、贬潮州。以开庆兵祸，追罪史嵩之夺其谥。戊戌，遣使召宜中还朝。

八月己亥朔，总制毛献忠将衢州兵入卫。辛丑，疏决临安府罪人。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加夏贵枢密副使、两淮宣抚大使，李芾湖南镇抚大使。总制戴虎破大南砦，转三官。加张起岩太府寺丞、知靖州，刘用以下立功人各转官有差。大元兵驻巴陵县黄沙。乙巳，吴继明复平江县。戊申，试太学上舍生。己酉，拘阎贵妃集庆寺、贾贵妃演福寺田还安边所。庚戌，刘师勇攻吕城，破之。癸丑，复《嘉定七司法》。丁巳，遣使召宜中还朝。加张世杰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总都督府诸兵。戊午，加刘师勇和州防御使。荧惑犯南斗。赵淇除大理少卿，王应麟封还录黄，言昔内外以宝玉献似道，淇兄弟为甚，己未，遂罢之。甲子，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乙丑，扬州文武官转两官。加吴继明湖北招讨使，朱旺诸将各转三官。

九月己巳，陈宜中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左司谏陈景行请令讲官坐讲陪宿直，从之。辛未，加田谨贤福州观察使，杨邦宪利州观察使，趣入卫。己卯，陈宜中乞任海防，不允。辛巳，有事于明堂，赦。李成大被执，不屈死，壬午，赠五官。丙戌，命文天祥为都督府参赞官，总三路兵。会稽县尉郑虎臣部送似道之贬所，至漳州，杀之。大元兵至泰州，知州孙虎臣自杀，庚寅，赠太尉。免靖州今年田租。辛卯，徙李珏梧州。乙未，刘良贵再削两官、贬信州。张彦与大兵战败被执，以城降。

冬十月己亥，加张世杰沿江招讨使，刘师勇福州观察使，总统出戍

兵。壬寅，宜中来。癸卯，玉牒殿灾。丁未，以梦炎为左丞相，宜中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城临安。辛亥，以张世杰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兼浙西策应使。丁巳，太白会填星。戊午，领户部财用常懋、中书舍人王应麟请立济王后。赠夏椅直秘阁。征绍兴府处士陆应月为史馆编校文字。壬戌，大元兵发建康，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将右军出四安镇，趣独松关，参政董文炳、范文虎将左军出江入，江阴军，丞相伯颜将中军入常州。荧惑犯垒壁阵。癸亥，张全、尹玉、麻士龙援常州，士龙战虞桥死，全奔五牧。朱焕至庐州，贵不内。焕归，复以为淮东制置副使。陈合坐匿廖莹中家资，夺执政恩数。甲子，尹玉战五牧，死之，张全不战遁。丙寅，趣赵溍、赵与可、郑所募兵。诏中外官有习兵略者，各以书来上。是月，李世修以江阴降。

十一月丁卯朔，铜关将贝宝、胡岩起攻溧水死，赠宝武翼郎，岩起朝奉郎。庚午，以陈文龙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黄镛同签书枢密院。命诸制司各举才堪将帅者十人，不限偏裨士卒，如不隶军中者，许投匮自荐。辛未，起居舍人曾唯辞官不允，去。癸酉，赠尹玉濠州团练使、麻士龙高州刺史，免张全、朱华临陈退师罪。丁丑，诏被俘将士能率众来归者，以人数补官，能立功者予节钺；诸阃以下官，以所招人多寡行赏。戊寅，大元兵破广德军。己卯，破四安镇，正将胡明等死之。召文天祥入卫。辛巳，曾唯削一官免。太白犯房。壬午，大元兵至隆兴府，黄万石弃抚州遁，转运判官刘槃以隆兴降。癸未，大元兵破兴化县，知县胡拱辰自杀。甲申，中书舍人王应麟辞免兼给事中，不允。大元兵至常州，招降不听，攻二日，破之，屠其城。知州姚訾、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皆死，刘师勇溃围奔平江。乙酉，改宜兴县为南兴军。礼部侍郎陈景行辞官不允，去。丙戌，赠济王太师、尚书令，进封镇王，谥昭肃，令福王与芮择后奉祀，赐田万亩。丁亥，独松关告急，趣文天祥入卫。戊子，调民兵出守余杭、钱塘。己丑，独松关破，冯骥死之，张濡遁，邻邑望风皆遁。通判平江府郑畴遁，庚寅，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遣人迎降于常州。辛卯，大元兵趋抚州，都统密佑逆战于璧邪，兵败，死之。癸巳，以张世杰为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甲午，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黄万石提兵走建昌军。乙未，左丞相梦炎遁。丙申，遣使召梦炎还朝。赐余杭、武康、长兴县民钱，并免今年田租。郑畴降一官，罢通判。抚州施至道以城降。

十二月丁酉朔，诏许似道归葬，以其祖田庐还之。戊戌，复赵与可为都督府参议官，放李珏自便。己亥，赠王汝翼朝奉郎。庚子，以吴坚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兼权参知政事。遣柳岳奉书诣大元军中，称盗杀廉

尚书，乞班师修好。癸卯，以陈文龙为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赐谢堂同进士出身，同知枢密院事。甲辰，赠姚訾龙图阁待制，其父希得赠太师，陈炤直宝章阁，冯骥集英殿修撰。嘉兴府告急，给封桩库钱为兵备。命赵与侲戍缙云县。复季可官，令如龙泉县募兵。乙巳，以陈景行为浙东安抚副使，戍处州。起方逢辰戍淳安县。丙午，追封吕文德和义郡王。丁未，出安边封桩库金付浙东诸郡为兵备。大元兵入平江府。起吴君擢为太府少卿，提点临平民兵。遣使召梦炎、应麟，皆不至。戊申，张世杰入卫，加检校少保，降诏奖谕。王□龠薨，辍视朝二日。乙酉，括临安府州县马。庚戌，柳岳还。癸丑，遣宗正少卿陆秀夫、刑部尚书夏士林、兵部侍郎吕师孟使军前。诏吕文焕、赵孟桂通好。己未，方兴、丁广、赵文礼兵皆败归。庚申，以柳岳为工部侍郎，洪雷震为右正言，使燕祈请。大元兵破大洪山，知随州朱端履降。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癸亥，遣使召梦炎，不至。

德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大元兵自元年十月围潭州，湖南安抚兼知州李芾拒守三月，大小战数十合，力尽将破，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帅司参议杨霆及幕属陈亿孙、颜应焱等皆从芾死。守将吴继明、刘孝忠以城降。宝庆降，通判曾如骥死之。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戊辰，还。太皇太后命用臣礼。己巳，嘉兴守刘汉杰以城降。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以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全永坚浙东抚谕使。辛未，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诸关兵尽溃。遣监察御史刘岊奉表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癸酉，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荧惑犯木星。甲戌，大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岩弃城去。乙亥，以贾余庆知临安府。丙子，命吉王昰、信王昺出镇。丁丑，以夏士林签书枢密院事。己卯，加全永坚太尉。参知政事常懋遁。三学生誓死不去，特与放释褐出身。以杨亮节为福州观察使，提举吉王府行事；俞如珪为环卫官、提举信王府行事。大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赵良淳自经死。月晕东井。庚辰，签书枢密院夏士林遁。辛巳，祀太乙宫。癸未，升封吉王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以留梦炎为江东西、湖南北宣抚大使。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其表曰：“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

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是夜，丞相陈宜中遁，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乙酉，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丙戌，命天祥同吴坚使大元军。赐家铉翁进士出身、签书枢密院事，贾余庆同签书枢密院事、知临安府。戊子，知建德军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处州梁椅、知台州杨必大皆降。是月，知临江军滕岩瞻遁。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荡，如鹅卵。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使者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壬寅，犹遣贾余庆、吴坚、谢堂、刘岊、家铉翁充祈请使。是日，大元军军钱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三月丁丑，入朝。

五月丙申，朝于上都。降封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是月，陈宜中等立昰于福州，后二年四月，昰殂于□冈洲，陆秀夫等复立卫王昺，后三年始平之。

赞曰：司马迁论秦、赵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孙皆有天下，至于运祚短长，亦系其功德之厚薄焉。赵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视秦宜有间矣。然仁之敝失于弱，即文之敝失于僿也。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敝，用乖其方，驯致棼扰。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瀛国四岁即位，而天兵渡江，六岁而群臣奉之入朝。汉刘向言：“孔子论《诗》至‘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后嗣，是以富贵无常。”至哉言乎！我皇元之平宋也，吴越之民，市不易肆。世祖皇帝命征南之帅，辄以宋祖戒曹彬勿杀之言训之。《书》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我元一天下之本，其在于兹。

二王者，度宗庶子也。长建国公昰，母淑妃杨氏；季永国公昺，母修容俞氏。度宗崩，谢太后召贾似道等入宫议所立，众以为昰长当立，似道主立嫡，乃立□而封昰为吉王、昺信王。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尹临安，请以二王镇闽、广，不从，始命二王出阁。大元兵迫临安，宗亲复以请，乃徙封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俞如珪为提举。大元兵至皋亭山，镇等奉之走婺州。丞相伯颜入临安，遣范文虎将兵趣婺，召镇以王还，镇得报即去，曰：“我将就死于彼，以缓追兵。”亮节等遂负王徒步

匿山中七日，其将张全以兵数十人始追及之，遂同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复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亦以所部兵来温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时尝至是，有御座在寺中，众相率哭座下，奉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昺副之。乃发兵除吏，以秀王与{罒幸}为福建察访使兼安抚、知西外宗正，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入闽中抚吏民，谕同姓。太皇太后寻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王于温，宜中等沉其兵江中，遂入闽。时汀、建诸州方欲从黄万石降，闻昰将至，即闭城却使者，万石将刘俊、宋彰、周文英辈亦多来归。

五月乙未朔，宜中等乃立昰于福州，以为宋主，改元景炎，册杨淑妃为太后，同听政。封信王昺为卫王。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命吴浚、赵溍、傅卓、李珏、翟国秀等分道出兵。改福州为福安府，温州为瑞安府。郊赦。是日黎明，有大声出府中，众皆惊仆。文天祥自镇江亡归，庚辰，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遣其将吕武入江、淮招豪杰，杜浒如温州募兵。广东经略使徐直谅遣梁雄飞请降于隆兴帅府，乃假雄飞招讨使，使徇广州。既而直谅闻昰立，命权通判李性道、摧锋军将黄俊等拒雄飞于石门，性道不战，俊战败奔广州，直谅弃城遁。

六月丙子，雄飞入广州，诸降将皆授以官，俊独不受，遂为众所杀。吴浚聚兵于广昌，取南丰、宜黄、宁都三县。翟国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诸县，民多应之者。命文天祥为同都督。

七月丁酉，进兵南剑州，欲取江西。是月，吴浚兵败于南丰，翟国秀闻兵至，遂引还。傅卓兵败，诣江西元帅府降。平章阿里海牙破严关，马暨退保静江府。

八月，漳州乱，命陈文龙为闽广宣抚使以讨之。甲戌，秀王与{罒幸}围婺州。丙子，闻大兵至，遂解归。以王积翁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剑州，备御上三郡；黄佺为同提刑、招捕使、知漳州，备御下三郡。张世杰遣兵助吴浚与元帅李恒战兜零，兵败，奔宁都。兴化石手军乱。

九月，复以陈文龙知兴化军。东莞人熊飞为黄世杰守潮、惠二州，闻赵溍至，即以兵应之，攻雄飞于广州。壬寅，雄飞遁，熊飞遂复韶州。新会令曾逢龙亦帅兵至广州，李性道出迎谒，飞与逢龙执而杀之。

衢州守将魏福兴出战福星桥，死。壬子，赵溍入广州。是月，招讨也的迷失会东省兵于福州。元帅吕师夔、张荣实将兵入梅岭。

十月壬戌朔，文天祥入汀州。赵溍遣曾逢龙就熊飞御大军于南雄，逢龙战死，熊飞奔韶州。大军围韶州，守将刘自立以城降，飞率兵巷战，兵败，赴水死。十有一月，参政阿剌罕、董文炳将兵至处州，李珏以城降。甲辰，秀王与{罒幸}逆战于瑞安，观察使李世达死之。与{罒幸}及其弟与虑、子孟备、监军赵由□葛、察访使林温被执，皆死。阿剌罕兵至建宁府，执守臣赵崇釚，知邵武军赵时赏、知南剑州王积翁皆弃城去。乙巳，是入海。癸丑，大军至福安府，知府王刚中以城降。是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是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是移潮州。是月，福、兴化皆降。英德守臣凌弥坚、徐梦得等亦降。

十二月辛酉朔，赵溍弃广州遁。乙丑，制置方兴亦遁，吴浚退走入瑞金。戊辰，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知兴化军陈文龙婴城不下，乙酉，通判曹澄孙以城降，文龙被执，不屈死。是次甲子门。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军破汀关。癸巳，知循州刘兴降。壬寅，吴浚弃瑞金遁，镇抚孔遵入瑞金，文天祥走漳州，浚寻还汀州，降。戊申，知潮州马发及其通判戚继祖降，癸丑，复来归。丁巳，权知梅州钱荣之以城降。

二月，大军至广州，县人赵若冈以城降。广东诸郡皆降。

三月，文天祥取梅州，陈文龙从子瓒举兵杀守将林华，据兴化军。

四月，文天祥取兴国县，广东制置使张镇孙袭广州取之，梁雄飞等弃城走韶州。

五月，张世杰将兵取潮州，文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入会昌县，淮民张德兴亦起兵杀太湖县丞王德颙，据司空山，攻下黄州、寿昌军。丁巳，遇宣慰郑鼎，战樊口，鼎坠水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取雩都。己卯，入兴国县。

七月，遣兵取吉、赣诸县，围赣州。衡山人赵璠、抚州人何时皆起

兵应之。乙巳，张世杰围泉州，遣将高日新复邵武。淮兵在福州者，欲杀王积翁以应世杰，皆为积翁所戮。江西宣慰李恒遣兵援赣州，而自将兵入兴国。

八月，文天祥诸将兵皆败，乃引兵即邹㴋于永丰，㴋兵亦溃。己巳，荧惑掩月，天色赤。壬申，文天祥兵败于兴国。己卯，大军破司空山，张德兴败，亡走。甲申，天祥至空坑，兵尽溃，遂挺身走循州，诸将皆被执。

九月，元帅唆都援泉州。戊申，张世杰归浅湾。左丞塔出将兵入大庾岭，参政也的迷失将兵复取邵武，入福州。

十月甲辰，唆都破兴化军，陈瓒死之。进攻潮州，马发拒之，乃去攻惠州。

十一月，塔出围广州。庚寅，张镇孙以城降。元帅刘深以舟师攻昱于浅湾，昱走秀山。陈宜中入占城，遂不反。

十二月丙子，昱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丁丑，刘深追昱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

十五年正月，大军夷广州城。张世杰遣兵攻雷州，不克。己大军克涪州，执守将王明。

二月，大军破潮州，马发死之。

三月，文天祥取惠州，广州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取广州。昱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冈洲，遣兵取雷州。曾渊子自雷州来，以为参知政事，广西宣谕使。

四月戊辰，昱殂于□冈洲，其臣号之曰端宗。庚午，众又立卫王昺为主，以陆秀夫为左丞相。是月，有黄龙见海中。

五月癸未朔，改元祥兴。乙酉，升□冈洲为翔龙县。遣张应科、王用取雷州，应科三战皆不利，用因降。

六月丁巳，应科再战雷州，遂死之。知高州李象祖降。己未，昺徙居崖山，升广州为翔龙府。己巳，有大星东南流，坠海中，小星千余随之，声如雷，数刻乃已。己卯，都元帅张弘范、李恒征崖山。

十月，赵与珞与谢明、谢富守琼州，阿里海牙遣马成旺招之，与珞率兵拒于白沙口。

十一月癸巳，州民执与珞以降。

闰月庚戌，王道夫弃广州遁。壬戌，凌震遁。癸亥，大军入广州。十二月壬午，王道夫攻广州，兵败被执。凌震兵继至，亦败。文天祥走海丰，壬寅，被执于五坡岭。震兵又败于芰塘。大军破南安县，守将李梓发死之。

十六年正月壬戌，张弘范兵至崖山。庚午，李恒兵亦来会。世杰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昺其中。大军攻之，舰坚不动。又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

二月戊寅朔，世杰部将陈宝降。己卯，都统张达以夜袭大军营，亡失甚众。癸未，有黑气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杰以淮兵殊死战。至午潮上，张弘范攻其南，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遂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溃，翟国秀及团练使刘俊等解甲降。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赞曰：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志第一 天文一

○仪象 极度 黄赤道 中星 土圭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来，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居是官者，专察天象之常变，而述天心告戒之意，进言于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也。然考《尧典》，中星不过正人时以兴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然后日食之变昉见于《书》。观其数羲、和以"俶扰天纪"、"昏迷天象"之罪而讨之，则知先王克谨天戒，所以责成于司天之官者，岂轻任哉！

箕子《洪范》论休咎之征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礼记》言体信达顺之效，则以天降膏露先之。至于周《诗》，屡言天变，所谓"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又所谓"雨无其极，伤我稼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以及"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烨烨震电，不宁不令"。孔子删《诗》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约鲁史而作《春秋》，则日食、星变屡书而不为烦。圣人以天道戒谨后世之旨，昭然可睹矣。于是司马迁《史记》而下，历代皆志天文。第以羲、和既远，官乏世掌，赖世以有专门之学焉。然其说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浑天。宣夜先绝，周髀多差，浑天之学遭秦而灭，洛下闳、耿寿昌晚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晋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学者荦荦名世，岂世难得其人欤！

宋之初兴，近臣如楚昭辅，文臣如窦仪，号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幻罪论死。既而张思训、韩显符辈以推步进。其后学士大夫如沈括之议，苏颂之作，亦皆底于幻眇。靖康之变，测验之器尽归金人。高宗南渡，至绍兴十三年，始因秘书丞严抑之请，命太史局重创浑仪。自是厥后，窥测占候盖不废焉尔。宁宗庆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昼，草泽上书言食于夜。及验视，如草泽言。乃更造《统天历》，命秘书正字冯履参定。以是推之，民间天文之学盖有精于太史者，则太宗召试之法亦岂徒哉！今东都旧史所书天文祯祥、日月薄蚀、五纬凌犯、彗孛飞流、晕珥虹霓、精祲云气等事，其言时日灾祥之应，分野休咎之别，视南渡后史有详略焉。盖东

都之日，海内为一人，君遇变修德，无或他诿。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谨星野之书。且君臣恐惧修省之余，故于天文休咎之应有不容不缕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时势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术有精粗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

仪象

历象以授四时，玑衡以齐七政，二者本相因而成。故玑衡之设，史谓起于帝喾，或谓作于宓牺。又云璿玑玉衡乃羲、和旧器，非舜创为也。汉马融有云："上天之体不可得知，测天之事见于经者，惟有玑衡一事。玑衡者，即今之浑仪也。"吴王蕃之论亦云："浑仪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体，为四游仪以缀赤道者，此谓玑也；置望筒横箫于游仪中，以窥七曜之行，而知其躔离之次者，此谓衡也。"若六合仪、三辰仪与四游仪并列为三重者，唐李淳风所作。而黄道仪者，一行所增也。如张衡祖洛下闳、耿寿昌之法，别为浑象，置诸密室，以漏水转之，以合璿玑所加星度，则浑象本别为一器。唐李淳风、梁令瓒祖之，始与浑仪并用。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巴中人张思训创作以献。太宗召工造于禁中，逾年而成，诏置于文明殿东鼓楼下。其制：起楼高丈余，机隐于内，规天矩地。下设地轮、地足；又为横轮、侧轮、斜轮、定身关、中关、小关、天柱；七直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上有天顶、天牙、天关、天指、天抱、天束、天条，布三百六十五度，为日、月、五星、紫微宫、列宿、斗建、黄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进退。开元遗法，运转以水，至冬中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今以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冬至之日，日在黄道表，去北极最远，为小寒，昼短夜长。夏至之日，日在赤道里，去北极最近，为小暑，昼长夜短。春秋二分，日在两交，春和秋凉，昼夜平分。寒暑进退，皆由于此。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视。按旧法，日月昼夜行度皆人所运行。新制成于自然，尤为精妙。以思训为司天浑仪丞。

铜候仪，司天冬官正韩显符所造，其要本淳风及僧一行之遗法。显符自著经十卷，上之书府。铜仪之制有九：

一曰双规，皆径六尺一寸三分，围一丈八尺三寸九分，广四寸五分，上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南北并立，置水臬以为准，得出地三十五

度，乃北极出地之度也。以釭贯之，四面皆七十二度，属紫微宫，星凡三十七坐，一百七十有五星，四时常见，谓之上规。中一百一十度，四面二百二十度，属黄赤道内外官，星二百四十六坐，一千二百八十九星，近日而隐，远而见，谓之中规。置臬之下，绕南极七十二度，除老人星外，四时常隐，谓之下规。

二曰游规，径五尺二寸，围一丈五尺六寸，广一寸二分，厚四分，上亦刻周天，以釭贯于双规巅轴之上，令得左右运转。凡置管测验之法，众星远近，随天周遍。

三曰直规，二，各长四尺八寸，阔一寸二分，厚四分，于两极之间用夹窥管，中置关轴，令其游规运转。

四曰窥管，一，长四尺八寸，广一寸二分，关轴在直规中。

五曰平准轮，在水臬之上，径六尺一寸三分，围一丈八尺三寸九分，上刻八卦、十干、十二辰、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于其中，定四维日辰，正昼夜百刻。

六曰黄道，南北各去赤道二十四度，东西交于卯酉，以为日行盈缩、月行九道之限。凡冬至日行南极，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故景长而寒；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极六十七度，故景短而暑。月有九道之行，岁匝十二辰，正交出入黄道，远不过六度。五星顺、留、伏、逆行度之常数也。

七曰赤道，与黄道等，带天之纮以隔黄道，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强。黄道之交也，按经东交角宿五度少，西交奎宿一十四度强。日出于赤道外，远不过二十四度。冬至之日行斗宿，日入于赤道内，亦不过二十四度，夏至之日行井宿；及昼夜分，炎凉等。日、月、五星阴阳进退盈缩之常数也。

八曰龙柱，四，各高五尺五寸，并于平准轮下。

九曰水臬，十字为之，其水平满，北辰正。以置四隅，各长七尺五寸，高三寸半，深一寸。四隅水平则天地准。

唐贞观初，李淳风于浚仪县古岳台测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阳城四分。今测定北极高三十五度以为常准。

熙宁七年七月，沈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

《浑仪议》曰：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见匿，求其次舍经劚之会，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复集于表锐，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几一，而谓之岁。周天之体，日别之谓之度。度之离，其数有二：日行则舒则疾，会而均，别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别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见，其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而谓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数也。度在天者也，为之玑衡，则度在器。度在器，则日月五星可抟乎器中，而天无所豫也。天无所豫，则在天者不为难知也。

自汉以前，为历者必有玑衡以自验迹。其后虽有玑衡，而不为历作。为历者亦不复以器自考，气朔星纬，皆莫能知其必当之数。至唐僧一行改《大衍历法》，始复用浑仪参实，故其术所得，比诸家为多。

臣尝历考古今仪象之法，《虞书》所谓璿玑玉衡，唯郑康成粗记其法，至洛下闳制圆仪，贾逵又加黄道，其详皆不存于书。其后张衡为铜仪于密室中，以水转之，盖所谓浑象，非古之玑衡也。吴孙氏时王蕃、陆绩皆尝为仪及象，其说以谓旧以二分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张衡改用四分，而复椎重难运。故蕃以三分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绩之说以天形如鸟卵小橢，而黄、赤道短长相害，不能应法。至刘曜时，南阳孔定制铜仪，有双规，规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规，判仪之中以象地；有时规，斜络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干，以法二极；其中乃为游规、窥管。刘曜太史令晁崇、斛兰皆尝为铁仪，其规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极，乃是定所谓双规者也。其制与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双规，下有纵衡水平，以银错星度，小变旧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传也。唐李淳风为圆仪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次曰三辰，转于六合之内，圆径八尺，有璿玑规、月游规，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又次曰四游，南北为天枢，中为游筒可以升降游转，别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为难用，而其法亦亡。其后率府兵曹梁令瓒更以木为游仪，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诏与一行杂校得失，改铸铜仪，古今称其详确。至道中，初铸浑天仪于司天监，多因斛兰、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铸铜仪于天文院，姑用令瓒、一行之论，而去取交有失得。

臣今辑古今之说以求数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

其一，旧说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又曰：天常倾西北，极星不得居中。臣谓以中国规观之，天常北倚可也，谓极星偏西则不然。所谓东西南北者，何从而得之？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日之所入者为西乎？臣观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太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尝读黄帝《素书》：“立于午而面子，立于子而面午，至于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于卯而负酉，立于酉而负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则皆曰南面。”臣始不谕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为北也。常以天中为北，则盖以极星常居天中也。《素问》尤为善言天者。今南北才五百里，则北极辄差一度以上；而东西南北数千里间，日分之时候之，日未尝不出于卯半而入于酉半，则又知天枢既中，则日之所出者定为东，日之所入者定为西，天枢则常为北无疑矣。以衡窥之，日分之时，以浑仪抵极星以候日之出没，则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从而知中国之为东南也？彼徒见中国东南皆际海而为是说也。臣以谓极星之果中、果非中，皆无足论者。彼北极之出地六千里之间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几千万里之外邪？今直当据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为法。不足为法者，宜置而勿议可也。

其二曰：纮平设以象地体，今浑仪置于崇台之上，下□敢日月之所出，则纮不与地际相当者。臣详此说虽粗有理，然天地之广大，不为一台之高下有所推迁。盖浑仪考天地之体，有实数，有准数。所谓实者，此数即彼数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谓也。所谓准者，以此准彼，此之一分，则准彼之几千里之谓也。今台之高下乃所谓实数，一台之高不过数丈，彼之所差者亦不过此，天地之大，岂数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则所谓准数者也。衡移一分，则彼不知其数几千里，则衡之低昂当审，而台之高下非所当恤也。

其三曰：月行之道，过交则入黄道六度而稍却，复交则出于黄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黄道，如绳之绕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阴，则日为之亏；入蚀法而不亏者，行日之阳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后复会。今月道既不能环绕黄道，又退交之渐当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终而顿移，亦终不能符会天度，当省去月环。其候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

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径一度有半，用日之径也。若衡端不能全容

日月之体，则无由审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满上衡之端，不可动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则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东以窥上端之西，则差几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当穿之中心。今两端既等，则人目游动，无因知其正中。今以钩股法求之，下径三分，上径一度有半，则两窍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则所察自正。

其五，前世皆以极星为天中，自祖□恒以玑衡窥考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今铜仪天枢内径一度有半，乃谬以衡端之度为率。若玑衡端平，则极星常游天枢之外；玑衡小偏，则极星乍出乍入。令瓒旧法，天枢乃径二度有半，盖欲使极星游于枢中也。臣考验极星更三月，而后知天中不动处远极星乃三度有余，则祖□恒窥考犹为未审。今当为天枢径七度，使人目切南枢望之，星正循北极枢里周常见不隐，天体方正。

其六，令瓒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于纮，然纮平正而黄道斜运，当子、午之间，则日径度而道促；卯、酉之际，则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无谬。新铜仪则移刻于纬，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瓒天中单环，直中国人顶之上，而新铜仪纬斜络南北极之中，与赤道相直。旧法设之无用，新仪移之为是。然当侧窥如车轮之牙，而不当衡规如鼓陶，其旁迫狭，难赋辰刻，而又蔽映星度。

其七，司天铜仪，黄、赤道与纮合铸，不可转移，虽与天运不符，至于窥测之时，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复运游仪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与去极度，所得无以异于令瓒之术。其法本于晁崇、斛兰之旧制，虽不甚精缗，而颇为简易。李淳风尝谓斛兰所作铁仪，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减十度。此正谓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黄、赤道度，再运游仪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则以月历每日去极度算率之，不可谓之胶也。新法定宿而变黄道，此定黄道而变宿，但可赋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余分，此其为略也。

其八，令瓒旧法，黄道设于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玑最处其下。每月移一交，则黄、赤道辄变。今当省去月道，徙玑于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之下，则二道与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审。

其九，旧法：规环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银丁。所以施银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则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为之，璿者，珠之属也。今司天监三辰仪设齿于环背，不与横萧会，当移列两旁，以便参

察。

其十，旧法：重玑皆广四寸，厚四分。其他规轴，椎重朴拙，不可旋运。今小损其制，使之轻利。

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岁易，不知赤道之因变也。黄道之度，与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黄道徙而西，则赤道不得独胶。今当变赤道与黄道同法。

其十二，旧法：黄、赤道平设，正当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后乃别加钻孔，尤为拙谬。今当侧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际之外，自不凌蔽。

其十三，旧法：地纮正络天经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则地际正为地纮所伏。今当徙纮稍下，使地际与纮之上际相直。候三辰伏见，专以纮际为率，自当默与天合。

又言浑仪制器：

浑仪之为器，其属有三，相因为用。其在外者曰体，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象，以法天之运行，常与天随。其在内玑衡，玑以察纬，衡以察经。求天地端极三明匿见者，体为之用；察黄道降陟辰刻运徙者，象为之用；四方上下无所不属者，玑衡为之用。

体之为器，为圆规者四。其规之别：一曰经，经之规二并峙，正抵子午，若车轮之植。二规相距四寸，夹规为齿，以别去极之度。北极出纮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强，南极下纮亦如之。对衔二釭，联二规以为一，釭中容枢。二曰纬，纬之规一，与经交于二极之中，若车轮之倚，南北距极皆九十一度强。夹规为齿，以别周天之度。三曰纮，纮之规一，上际当经之半，若车轮之仆，以考地际，周赋十二辰，以定八方。纮之下有趺，从一衡一，刻沟受水以为平。中沟为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趺，为升龙四以负纮。凡浑仪之属皆属焉。龙吭为纲维之四揵以为固。

象之为器，为圆规者四。其规之别：一曰玑，玑之规二并峙，相距如经之度。夹规为齿，对衔二釭，釭中容枢，皆如经之率。设之亦如经，其异者经胶而玑可旋。二曰赤道，赤道之规一刻，玑十分寸之三以衔赤道。赤道设之如纬，其异者纬胶于经，而赤道衔于玑，有时而移，度穿一窍，以移岁差。三曰黄道，黄道之规一，刻赤道十分寸之二以衔

黄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际二十有四度，其北入赤道亦如之。交于奎、角，度穿一窍，以铜编属于赤道。岁差盈度，则并赤道徙而西。黄赤道夹规为齿，以别均迤之度。

玑衡之为器，为圆规二，曰玑，对峙，相距如象玑之度，夹规为齿，皆如象玑。其异者：象玑对衔二釭，而玑对衔二枢，贯于象玑天经之釭中。三物相重而不相胶，为间十分寸之三，无使相切，所以利旋也。为横箫二，两端夹枢，属于玑，其中挟衡为横一，栖于横箫之间。中衡为轉，以贯横箫，两末入于玑之罅而可旋。玑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详；衡可以低昂，以察上下之祥。

《浮漏议》曰：

播水之壶三，而受水之壶一。曰求壶、废壶，方中皆圆尺有八寸，尺有四寸五分以深，其食二斛，为积分四百六十六万六千四百六十。曰复壶，如求壶之度，中离以为二，元一斛介八斗，而中有达。曰建壶，方尺植三尺有五寸，其食斛有半。求壶之水，复壶之所求也。壶盈则水驰，壶虚则水凝。复壶之肋为枝渠，以为水节。求壶进水暴，则流怒以摇，复以壶，又折以为介。复为枝渠，达其滥溢。枝渠之委，所谓废壶也，以受废水。三壶皆所以播水，为水制也。自复壶之介，以玉权酾于建壶，建壶所以受水为刻者也。建壶一易箭，则发上室以泻之。求、复、建壶之泄，皆欲迫下，水所趣也。玉权下水之概寸，矫而上之然后发，则水挠而不躁也。复壶之达半求壶之注，玉权半复壶之达。枝渠博皆分，高如其博，平方如砥，以为水概。壶皆为之幂，无使秽游，则水道不慧。求壶之幂龙纽，以其出水不穷也。复壶士纽，士所以生法者，复壶制法之器也。废壶鲵纽，止水之沈，鲵所伏也。铜史令刻，执漏政也。冬设熅燎，以泽凝也。注水以龙嘴直颈附于壶体，直则易浚，附于壶体则难败。复壶玉为之喙，衔于龙嘴，谓之权，所以权其盈虚也。建壶之执窒瓬涂而弥之以重帛，窒则不吐也。管之善利者，水所溲也，非玉则不能坚良以久。权之所出高则源轻，源轻则其委不悍而溲物不利。箭不效于玑衡，则易权、洗箭而改画，覆以玑衡，谓之常不弊之术。今之下漏者，始尝甚密，久复先大者管泐也。管泐而器皆弊者，无权也。弊而不可复寿者，术固也。察日之晷以玑衡，而制箭以日之晷迹，一刻之度，以赋余刻，刻有不均者，建壶有眚也。赘者磨之，创者补之，百刻一度，其壶乃善。昼夜已复，而箭有余才者，权鄙也。昼夜未复，而壶吐者，权沃也。如是，则调其权，此制器之法也。

下漏必用甘泉，恶其垽之为壶眚也。必用一源泉之冽者，权之而

重，重则敏于行，而为箭之情慓；泉之卤者，权之而轻，轻则椎于行，而为箭之情驽。一井不可他汲，数汲则泉浊。陈水不可再注，再注则行利。此下漏之法也。

箭一如建壶之长，广寸有五分，三分去二以为之厚，其阳为百刻，为十二辰。博牍二十有一，如箭之长，广五分，去半以为之厚。阳为五更，为二十有五筹；阴刻消长之衰。三分箭之广，其中刻契以容牍。夜算差一刻，则因箭而易牍。镣匏，箭舟也。其虚五升，重一镒有半。锻而赤柔者金之美者也，然后渍而不墨，墨者其久必蚀。银之有铜则墨，铜之有锡则屑，特铜久瀵则腹败而饮，皆工之所不材也。

《景表议》曰：

步景之法，惟定南北为难。古法置槷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极星不当天中，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长者规之，两表相去中折以参验，最短之景为日中。然测景之地，百里之间，地之高下东西不能无偏，其间又有邑屋山林之蔽，倘在人目之外，则与浊氛相杂，莫能知其所蔽，而浊氛又系其日之明晦风雨，人间烟气尘坌变作不常。臣在本局候景，入浊出浊之节，日日不同，此又不足以考见出没之实，则晨夕景之短长未能得其极数。

参考旧闻，别立新术。候景之表三，其崇八尺，博三寸三分，杀一以为厚者。圭首剡其南使偏锐。其趺方厚各二尺，环趺刻渠受水以为准。以铜为之。表四方志墨以为中刻之，缀四绳，垂以铜丸，各当一方之墨。先约定四方，以三表南北相重，令趺相切，表别相去二尺，各使端直。四绳皆附墨，三表相去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初出，则量西景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别记之。至日欲入，候东景亦如之。长短同，相去之疏密又同，则以东西景端随表景规之，半折以求最短之景。五者皆合，则半折最短之景为北，表南墨之下为南，东西景端为东西。五候一有不合，未足以为正。既得四方，则惟设一表，方首，表下为石席，以水平之，植表于席之南端。席广三尺，长如九服冬至之景，自表趺刻以为分，分积为寸，寸积为尺。为密室以栖表，当极为霤，以下午景使当表端。副表并趺崇四寸，趺博二寸，厚五分，方首，剡其南，以铜为之。凡景表景薄不可辨，即以小表副之，则景墨而易度。

元祐间苏颂更作者，上置浑仪，中设浑象，旁设昏晓更筹，激水以运之。三器一机，吻合躔度，最为奇巧。宣和间，又尝更作之。而此五

仪者悉归于金。

中兴更谋制作，绍兴三年正月，工部员外郎袁正功献浑仪木样，太史局令丁师仁始请募工铸造，且言："东京旧仪用铜二万余，今请折半用八千斤有奇。"已而不就，盖在廷诸臣罕通其制度者。乃召苏颂子携取颂遗书，考质旧法，而携亦不能通也。至十四年，乃命宰臣秦桧提举铸浑仪，而以内侍邵谔专领其事，久而仪成。三十二年，始出其二置太史局。而高宗先自为一仪置诸宫中，以测天象，其制差小，而邵谔所铸盖祖是焉，后在钟鼓院者是也。

清台之仪，后其一在秘书省。按：仪制度：表里凡三重，其第一重曰六合仪，阳经径四尺九寸六分，阔三寸二分，厚五分。南北正位，两面各列周天度数，南北极出入地皆三十一度少，度阔三分。阴纬单环大小如阳经，阔三寸二分，厚一寸八分。上置水平池，阔九分，深四分，沿环通流，亦如旧制。内外八干、十二枝，画艮、巽、坤、乾卦于四维。第二重曰三辰仪，径四尺三分，阔二寸二分，厚五分。釭钏刻画如阳经。赤道单环，径四尺一寸四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上列二十八宿、均天度数，阔二分七厘。黄道单环，径四尺一寸四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上列七十二候，均分卦策，与赤道相交，出入各二十四度弱。百刻单环，径四尺五寸六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上列昼夜刻数。第三重曰四游仪，径三尺九寸，阔一寸九分，厚五分。釭钏刻画如璿玑，度阔二分半。望筒长三尺六寸五分，内圆外方，中通孔窍，四面阔一寸四分七厘，窥眼阔三分，夹窥径五尺三分。鳌云以负龙柱，龙柱各高五尺二寸。十字平水台高一尺一寸七分，长五尺七寸，阔五寸二分。水槽阔七分，深一寸二分。若水运之法与夫浑象，则不复设。

其后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卒不可得。苏颂之书虽在，大抵于浑象以为详，而其尺寸多不载，是以难遽复云。旧制有白道仪以考月行，在望筒之旁。自熙宁沈括以为无益而去之，南渡更造，亦不复设焉。

极度

极度　　极星之在紫垣，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众星所拱，是谓北极，为天之正中。而自唐以来，历家以仪象考测，则中国南北极之正，实去极星之北一度有半，此盖中原地势之度数也。中兴更造浑仪，而太史令丁师仁乃言："临安府地势向南，于北极高下当量行移易。"局官吕璨言："浑天无量行更易之制，若用于临安与天参合，移之他往必有差

忒。”遂罢议。后十余年，邵谔铸仪，则果用临安北极高下为之。以清台仪校之，实去极星四度有奇也。

黄赤道

黄赤道　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为纲维，分列四方，南北去极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出入内外极远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黄道。凡五纬皆随日由黄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时交会归于黄道而转变焉，故有青、黑、白、赤四者之异名。

夫赤道终古不移，则星舍宜无盈缩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历》，以仪揆测之，得毕、觜、参、鬼四宿，分度与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仪测候，与唐一行尤异。绍圣二年，清台以赤道度数有差，复命考正。惟牛、室、尾、柳四宿与旧法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寡。盖天度之不齐，古人特纪其大纲，后世渐极于精密也。

若夫黄道横络天体，列宿躔度自随岁差而增减。中兴以来，用《统元》、《纪元》及《乾道》、《淳熙》、《开禧》、《统天》、《会元》，每一历更一黄道，其多寡之异有不可胜载者，而步占家亦随各历之躔度焉。

中星

中星　四时中星见于《尧典》，盖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即日行而定四时，虚、鸟、火、昴之度在天，夷隩析因之候在人，故《书》首载之，以见授时为政之大也。而后世考验冬至之日，尧时躔虚，至于三代则躔于女，春秋时在牛，至后汉永元已在斗矣。大略六十余年辄差一度。开禧占测已在箕宿，校之尧时，几退四十余度。盖自汉太初至今，已差一气有余。而太阳之躔十二次，大约中气前后，乃得本月宫次。盖太阳日行一度，近岁《纪元历》定岁差，约退一分四十余秒。盖太阳日行一度而微迟缓，一年周天而微差，积累分秒而躔度见焉。历家考之，万五千年之后，所差半周天，寒暑将易位，世未有知其说者焉。

土圭

土圭　《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而冯相氏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时。

志第二 天文二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紫微垣

紫微垣东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一曰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东蕃近阊阖门第一星为左枢，第二星为上宰，三星曰少宰，四星曰上弼一曰上辅，五星为少弼一曰少辅，六星为上卫，七星为少卫，八星为少丞或曰上丞。其西蕃近阊阖门第一星为右枢，第二星为少尉，第三星为上辅，第四星为少辅，第五星为上卫，第六星为少卫，第七星为上丞。其占，欲均明，大小有常，则内辅盛；垣直，天子自将出征；门开，兵起宫垣。两蕃正南开如门，曰阊阖。有流星自门出四野者，当有中使御命，视其所往分野论之；不依门出入者，外蕃国使也。太阴、岁星犯紫微垣，有丧。太白、辰星犯之，改世。荧惑守宫，君失位。客星守，有不臣，国易政。国皇星，兵。彗星犯，有异王立。流星犯之，为兵、丧，水旱不调。使星入北方，兵起石氏云：东西两蕃总十六星，西蕃亦八星，一右枢，二上尉，三少尉，四上辅，五少辅，六上卫，七少卫，八少丞。上宰一星，上辅二星，三公也。少宰一星，少辅二星，三孤也。此三公、三孤在朝者也。左右枢、上少丞，疑丞辅弼，四邻之谓也。尉二星，卫四星，六军大副尉，四卫将军也

。

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为天枢，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枢星在天心，四方去极各九十一度。贾逵、张衡、蔡邕、王蕃、陆绩皆以北极纽星之枢，是不动处。在纽星末犹一度有余。今清台则去极四度半。第一星主月，太子也；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一之坐，谓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行，庶子也。《乾象新星书》曰：“第三星主五行，第四星主诸王，第五星为后宫。”闳云：“北极五星，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四曰太子者，最赤明者也。后四星勾曲以抱之者，帝星也。太公望以为北辰，以为耀魄宝，以为帝极者是也。或以勾陈口中一星为耀魄宝者，非是

。北极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忧；左星不明，庶子

忧；明大动摇，主好出游；色青微者，凶。客星入，为兵、丧。彗星入，为易位。流星入，兵起地动。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是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以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乃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魁第一星曰天枢，正星，主天。又曰枢为天，主阳德，天子象。其分为秦，《汉志》主徐州。《天象占》曰："天子不恭宗庙，不敬鬼神，则不明，变色。"二曰璇，法星，主地。又曰璇为地，主阴刑，女主象。其分为楚，《汉志》主益州。《天象占》曰："若广营宫室，妄凿山陵，则不明，变色。"三曰玑，为人，主火，为令星，主中祸。其分为梁，《汉志》主冀州。若王者不恤民，骤征役，则不明，变色。四曰权，为时，主水，为伐星，主天理，伐无道。其分为吴，《汉志》主荆州。若号令不顺四时，则不明，变色。五曰玉衡，为音，主土，为杀星，主中央，助四方，杀有罪。其分为燕，《汉志》主兖州。若废正乐，务淫声，则不明，变色。六曰阖阳，为律，主木，为危星，主天仓、五谷。其分为赵，《汉志》主扬州。若不劝农桑，峻刑法，退贤能，则不明，变色。七曰摇光，为星，主金，为部星，为应星，主兵。其分为齐，《汉志》主豫州。王者聚金宝，不修德，则不明，变色。又曰一至四为魁，魁为璇玑；五至七为杓，杓为玉衡：是为七政，星明其国昌。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汉志》主幽州。第九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汉志》主并州。《晋志》，辅星傅乎阖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其色在春青黄，在夏赤黄，秋为白黄，冬为黑黄。变常则国有兵殃，明则臣强。斗旁欲多星则安，斗中星少则人恐。太阴犯之，为兵、丧、大赦。白晕贯三星，王者恶之。星孛于北斗，主危。彗星犯，为易主。流星犯。主客兵。客星犯，为兵。五星犯之，国乱易主。

按：北斗与辅星为八，而《汉志》云九星，武密及杨维德皆采用之。《史记索隐》云："北斗星间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汉书》必有所本矣。

勾陈六星，在紫宫中，五帝之后宫也，太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乐纬》曰："主后宫。"巫咸曰："主天子护军。"《荆州占》："主大司马。"或曰主六军将军。或曰主三公、三师，为万物之母。六星比陈，象六宫之化，其端大星曰元始，余星乘之曰庶妾，在北极配六辅甘氏曰：勾陈在辰极左，是为钩陈卫六军将军。或以为后宫，非是。勾陈口中一星为阳德，天皇大帝内坐。或即以为天皇大帝，非是

。其占，色不欲甚明，明即女主恶之。星盛，则辅强；主不用谏，佞人在侧，则不见。客星入之，色苍白，将有忧；白，为立将；赤黑，将死。客星出而色赤，战有功；守之，后宫有女使欲谋。彗星犯之，后宫有谋，近臣忧。流星入，为迫主。青气入，大将忧。

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陈口中，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群灵，执万神图，大人之象也。客星犯之，为除旧布新。彗、孛犯，大臣叛。流星犯，国有忧。云气入之，润泽，吉。黄白气入，连大帝坐，臣献美女；出天皇上者，改立王。

四辅四星，又名四弼，在极星侧，是曰帝之四邻，所以辅佐北极，而出度授政也。去极星各四度。闳云："四辅一名中斗。"或以为后宫，非是。武密曰："光浮而动，凶；明小，吉；暗，则不理。"客星犯之，大臣忧。彗、孛犯，权臣死。流星犯，大臣黜。黄、白气入，四辅有喜。白气入，相失位。

五帝内坐五星，在华盖下，设叙顺，帝所居也。色正，吉；变色，为灾。客星犯紫宫中坐，占为大臣犯主。彗、孛犯之，民饥，大臣忧，三年有兵起。流星犯，为兵起、臣叛；出，为有诛戮。云气入，色黄，太子即位，期六十日，赤黄，人君有异。

六甲六星，在华盖杠旁，主分阴阳，配节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授农时也。明，则阴阳和；不明，则寒暑易节；星亡，水旱不时。客星犯之，色赤，为旱；黑，为水；白，则人多疫。彗、孛犯，女主出政令。流星犯，为水旱，术士诛。云气犯，色黄，术士兴。苍白，史官受爵。

柱史一星，在北极东，主记过，左右史之象。一云在天柱前，司上帝之言动。星明，为史官得人；不明，反是。客星犯之，史官有黜者。彗、孛犯，太子忧，或百官黜。流星犯，君有咎。云气犯，色黄，史有爵禄。苍白气入，左右史死。

女史一星，在柱史北，妇人之微者，主传漏。

天柱五星，在东垣下，一云在五帝左稍前，主建政教。一曰法五行，主晦朔、昼夜之职。明正，则吉，人安，阴阳调；不然，则司历过。客星犯之，国中有贼。彗、孛犯，宗庙不安，君忧，一曰三公当之。云气赤黄，君喜；黑，三公死。

女御四星，在大帝北，一云在勾陈腹，一云在帝坐东北，御妻之象也。星明，多内宠。客星犯之，后宫有诛，一云自戮。孛、彗犯，后宫有诛。流星犯，后宫有出者。一云外国进美女。云气化黄，为后宫有子，喜；苍白，多病。

尚书五星，在紫微东蕃内，大理东北，《晋志》在东南维，一云在天柱右稍前，主纳言，夙夜咨谋，龙作纳言之象。彗、孛犯之，官有叛，或太子忧。流星若出，则尚书出使；犯之，谏官黜，八坐忧。云气入，黄，为喜；黄而赤，尚书出镇；黑，尚书有坐罪者。

大理二星，在宫门左，一云在尚书前，主平刑断狱。明，则刑宪平；不明，则狱有冤酷。客星犯之，贵臣下狱；色黄，赦；白，受戮；赤黄，无罪；守之，则刑狱冤滞，或刑官有黜。彗犯，狱官忧；流星，占同。云气入，黄白，为赦；黑，法官黜。

阴德二星，巫咸图有之，在尚书西，甘氏云："阴德外坐在尚书右，阳德外坐在阴德右，太阴太阳入垣翊卫也。"《天官书》则以"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耑锐，若见若不见，曰阴德。"谓施德不欲人知也。主周急振抚。明，则立太子，或女主治天下。客星犯之，为旱，饥；守之，发粟振给。彗、孛犯，后宫有逆谋。流星犯，君令不行。云气入，黄，为喜；青黑，为忧。

天床六星，在紫微垣南门外，主寝舍解息燕休。一曰在二枢之间，备幸之所也。陶隐居云："倾则天王失位。"客星入宫中，有刺客，或内侍忧。彗、孛犯之，主忧，大臣失位。流星犯，后妃叛，女主立，或人君易位。云气入，色黄，天子得美女，后宫喜有子；苍白，主不安，青黑，忧；白，凶。

华盖七星，杠九星，如盖有柄下垂，以覆大帝之坐也，在紫微宫临勾陈之上。正，吉；倾，则凶。客星犯之，王室有忧，兵起。彗、孛犯，兵起，国易政。流星犯，兵起宫内，以赦解之；贯华盖，三公灾。云气入，黄白，主喜；赤黄，侯王喜。

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主北使入中国。客星犯，邦有忧；一曰客星守之，备奸使；亦曰北地兵起。彗、孛犯，守之，亦为北兵。黑云气入，北兵侵中国。

八谷八星，在华盖西、五车北，一曰在诸王西。武密曰："主候岁丰

俭，一稻、二黍、三大麦、四小麦、五大豆、六小豆、七粟、八麻。”甘氏曰：“八谷在宫北门之右，司亲耕，司候岁，司尚食。”星明，吉；一星亡，一谷不登；八星不见，大饥。客星入，谷贵。彗星入，为水。黑云气犯之，八谷不收。

内阶六星，在文昌东北，天皇之阶也。一曰上帝幸文馆之内阶也。明，吉；倾动，忧。彗、孛、客、流星犯之，人君逊避之象。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紫微垣西，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军，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大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司隶，赏功进；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宝。所谓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阶者也。明润色黄，大小齐，天瑞臻，四海安；青黑微细，则多所残害；动摇，三公黜。月晕其宿，大赦。岁星守之，兵起。荧惑守之，将凶。太白守、入，兵兴。填星守，国安。客星守，大臣叛。彗、孛犯，大乱。流星犯，宫内乱。

三公三星，在北斗杓南及魁第一星西，一云在斗柄东，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在魁西者名三师，占与三公同，皆主宣德化、调七政、和阴阳之官也。移徙，不吉；居常，则安；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乱；三星不见，天下不治。客星犯，三公忧。彗、孛及流星犯之，三公死。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主绳愆禁暴。甘氏云：“贱人之牢也。”月晕入，多盗。荧惑犯之，民相食，国有败兵。太白、岁星守，国多犯法。客星、彗星犯之，三公下狱，或将相忧。流星犯之，有赦宥之令。

势四星，在太阳守西北，一曰在玑星北。势，腐形人也，主助宣王命，内常侍官也。以不明为吉，明则阉人擅权。

天理四星，在北斗魁中，贵人之牢也。星不欲明，其中有星则贵人下狱。客星犯，多狱。彗、孛犯之，国危。赤云气犯之，兵大起，将相行兵。

相一星，在北斗第四星南，总百司，集众事，掌邦典，以佐帝王。一曰在中斗文昌之南，在朝少师行大宰者。明，吉；暗，凶；亡，则相黜。

太阳守一星，在相星西北、斗第三星西南，大将、大臣之象，主设武备以戒不虞。一曰在下台北，太尉官也，在朝少傅行大司马者。明，吉；暗，凶。客、彗、孛犯之，为易政，将相忧，兵乱。云气入，黄，为喜；苍白，将死；赤，大臣忧。

内厨二星，在紫微垣西南外，主六宫之内饮食及后妃夫人与太子燕饮。彗、孛或流星犯之，饮食有毒。

天厨六星，在扶筐北，一曰在东北维外，主盛馔，今光禄厨也。星亡，则饥；不见，为凶。客星、流星犯之，亦为饥。

天一一星，在紫微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吉凶。明，则阴阳和，万物盛，人君吉；亡，则天下乱。客星犯，五谷贵。彗、孛犯之，臣叛。流星犯，兵起，民流。云气犯，黄，君臣和；黑，宰相黜。

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一度，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明，吉；暗，凶；离位，有水旱。客星犯，兵起，民流，火灾，水旱，饥馑。彗、孛犯，兵、丧。流星犯，宰相、史官黜。云气犯，黄白，百官受赐；赤为旱、兵；苍白，民多疫。

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天之武备也，故在紫微宫左右，所以御难也。明，吉；暗、小，兵败；芒角动，兵起。客星、彗星、流星犯，皆为兵、饥。

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主分争与刑罚藏兵，亦所以御难，备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国兵起；明，有忧；细微，吉。客星入，兵、丧。彗星守，兵起。流星犯，诸侯多争。云气犯，苍白、黑，为凶。

天戈一星，又名玄戈，在招摇北，主北方。芒角动摇，则北兵起。客星守之，北兵败。彗、孛、流星犯之，占同。云气犯，黑，为北兵退；苍白，北人病。

太尊一星，在中台北，贵戚也。不见，为忧。客、彗、流星犯之，并为贵戚将败之徵。

按《步天歌》载，中宫紫微垣经星常宿可名者三十五坐，积数一百

六十有四。而《晋志》所载太尊、天戈、天枪、天棓皆属太微垣，八谷八星在天市垣，与《步天歌》不同。

太微垣

太微垣十星，《汉志》曰："南宫朱鸟，权、衡。"《晋志》曰："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之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衡主平也；又为天庭，理法平辞，监升授德，列宿受符，诸神考节，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执法所以举刺凶邪。左执法东，左掖门也。右执法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辅也。"《汉志》："环卫十二星，蕃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左右，掖门。"《乾象新书》：十星，东西各五，在翼、轸北。其西蕃北星为上相，南门右星为右执法。东西蕃有芒及动摇者，诸侯谋上。执法移，刑罚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轨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月犯太微垣，辅臣恶之，又君弱臣强，四方兵不制；犯执法，《海中占》云："将相有免者期三年。"月入东西门、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有叛臣，君忧；入西门，出东门，君忧，大臣假主威。月中犯乘守四辅，为臣失礼，辅臣有诛。月晕，天子以兵自卫。一月三晕太微，有赦。月食太微，大臣忧，王者恶之。岁星入，有赦；犯之，执法臣有忧；入东门，天下有急兵；守之，将、相、执法宪臣死；入端门，守天庭，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旱；入南门，逆出西门，国有丧；逆行入东门，出西门，国破亡。填星、荧惑犯之，逆行入，为兵、丧；犯上将，上将忧；守端门，国破亡，或三公谋上，有戮臣；犯西上将，天子战于野，上相死；入太微，色白无芒，天下饥；退行不正，有大狱；犯太微门，左右将死；入天庭在屏星南，出左掖门左将死，右掖门右将死，直出端门无咎；入太微，凌犯、留止，为兵，入二十日，廷尉当之，留天庭十日有赦；犯太微东南陬，岁饥，执法大臣忧；犯上相，大臣死。填星犯入太微，有德令，女主执政。若逆行执法、四辅，守之，有忧；守太微，国破；守西蕃，王者忧。太白犯入太微，为兵，大臣相杀；留守，有兵、丧；与填星犯太微中，王者恶之；入右掖门，从端门出，贵人夺势；昼见太微，国有兵、丧。月掩太白于端门外，国受兵。辰星犯太微，天子当之，有内乱；入天庭，后宫忧，大水；守左右执法，入，兵起，有赦；入西门，后宫灾，大水；入西

门，出东门，为兵、丧、水灾。客星犯入太微，色黄白，天子喜；出入端门，国有忧；左掖门，旱；右掖门，国乱；出天庭，有苛令，兵起；入太微三十日，有赦；犯四辅，辅臣凶。彗星犯太微，天下易；出太微，宫中忧，火灾；犯执法，执法者黜；犯天庭，王者有立；孛于翼，近太微上将，为兵、丧；孛于西蕃，主革命；孛五帝，亡国杀君。流星出太微，大臣有外事；出南门甚众，贵人有死者；纵横太微宫，主弱臣强；由端门入翼，光照地有声，有立王。云气出入，色微青，君失位。青白黑云气入左右掖，为丧；出，无咎。赤气入东掖门，内兵起。黄白云气入太微垣，人主喜，年寿长。入左右掖门，天子有德令。黑及苍白气入，天子忧，出则无咎。黑气如蛇入垣门，有丧。

内五帝坐五星，内一星在太微中，黄帝坐，含枢纽之神也。天子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则明以光，不明则人主当求贤以辅法；不则夺势。四帝星夹黄帝坐，四方各去二度。东方，苍帝灵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拒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纪之神也。黄帝坐明，天子寿，威令行；小，则反是，势在臣下；若亡，大人当之。月出坐北，祸大；出坐南，祸小；出近之，大臣诛，或饥；犯黄帝坐，有乱臣。抵帝坐，有土功事。月晕帝坐，有赦。《海中占》：月犯帝坐，人主恶之。五星守黄帝坐，大人忧。荧惑、太白入，有强臣。岁星犯，有非其主立。荧惑犯，兵乱；入天庭，至帝坐，有赦。太白入之，兵在宫中。填逆行，守黄帝坐，亡君之戒。五星入，色白，为乱。客星色黄白抵帝坐，臣献美女。彗星入，宫乱；抵帝坐，或如粉絮，兵、丧并起。流星犯之，大臣忧；抵四帝坐，辅臣忧，人多死。苍白气抵帝坐，天子有丧；青赤，近臣欲谋其主；黄白，天子有子孙喜。月犯四帝，天下有丧，诸侯有忧。五星犯四帝，为忧。

太子一星，在帝坐北，帝储也。储有德，则星明润。云气入，黄为喜，黑为忧。太白、荧惑、客星、流星守、犯，皆为忧。一云金、火守之，或入，太子不废则为篡逆之事。

内五诸侯五星，在九卿西，内侍天子，不之国也。《乾象新书》：在郎位南，辟雍礼得，则星明；亡，则诸侯黜。

从官一星，在太子北，侍臣也。以不见为安，一曰不见则帝不安，如常则吉。

幸臣一星，在帝坐东北，常侍太子，以暗为吉。《新书》：在太子东，青、赤气入之，近臣谋君不成。

内屏四星，在端门内，近右执法。屏者，所以拥蔽帝庭也。

左右执法各一星，在端门两旁，左为廷尉之象，右为御史大夫之象，主举刺凶奸。君臣有礼，则光明润泽。《乾象新书》：在中台南，明，则法令平。月、五星及客星犯守，则君臣失礼、辅臣黜。荧惑、太白入，为兵。流星犯之，尚书忧。

郎位十五星，在帝坐东北，一曰依乌郎府也。周之元士，汉之光禄、中散、谏议、议郎、郎中是其职，主卫守也。其星不具，后妃灾，幸臣诛。星明大，或客星入之，大臣为乱，元士忧。彗、孛犯，郎官失势。彗星、枉矢出其次，郎佐谋叛。荧惑守之，兵、丧。赤气入，兵起；黄白，吉；黑，凶。

郎将一星，在郎位北，主阅具，以为武备也。若今之左、右中郎将。《新书》曰：在太微垣东北。明，大臣叛。客星犯、守，郎将诛。黄、白气入，则受赐。流星犯，将军忧。

常陈七星，如毕状，在帝坐北，天子宿卫虎贲之士，以设强御也。星摇动，天子自出将；明，则武兵用；微，则弱。客星犯，王者行诛。

九卿三星，在三公北，主治万事，今九卿之象也。《乾象新书》：在内五诸侯南，占与天纪同。

三公三星，在谒者东北，内坐朝会之所居也。《乾象新书》：在九卿南，其占与紫微垣三公同。

谒者一星，在左执法东北，主赞宾客、辨疑惑。《乾象新书》：在太微垣门内，左执法北。明盛，则四夷朝贡。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又曰上台上星主兖、豫，下星主荆、扬；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下台上星主青，下星主徐。人主好兵，则上阶上星疏而色赤。修宫广囿，肆声色，则上阶合而横。君弱则上阶迫而色暗。公侯皆叛，率部动兵，则中阶上星赤。外夷来侵，边国骚动，则中阶下星疏而横，色白。卿大夫废

正向邪，则中阶下星疏而色赤。民不从令，犯刑为盗，则上阶下星色黑。去本就末，奢侈相尚，则下阶上星阔而横，色白。君臣有道，赋省刑清，则上阶为之戚。诸侯贡聘，公卿尽忠，则中阶为之比。庶人奉化，徭役有叙，则下阶为之密。若主奢欲，数夺民时，则上阶为之夺。诸侯僭强，公卿专贪，则中阶为之疏。士庶逐末，豪杰相凌，则下阶为之阔。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谷丰世泰；不平，则反是。三台不具，天下失计。色明齐等，君臣和而政令行；微细，反是。一曰天柱不见，王者恶之。司命星亡，春不得耕。司中不具，夏不得耨。司禄不具，秋不得获。一曰三台色青，天下疾；赤，为兵；黄润，为德；白，为丧；黑，为忧。月入，君忧，臣乱，公族叛。月入而晕，三公下狱。客星入之，贵臣赐爵邑；出而色苍，臣夺爵；守之，大臣黜，或贵臣多病。彗星犯，三公黜。流星入，天下兵将忧；抵中台，将相忧，人主恶之。云气入，苍白，民多伤；黄白润泽，民安君喜；黄，将相喜；赤，为忧；青黑，忧在三公；苍白，三公黜。

按上台二星在柳北，其北星入柳六度。中台二星，其北入张二度。下台二星在太微垣西蕃北，其北星入翼二度。武密书：三台属鬼，又属柳、属张。《乾象新书》：上台属柳，中台属张，下台属翼。

长垣四星，在少微星南，主界域，及北方。荧惑入之，北人入中国。太白入，九卿谋，边将叛。彗、孛犯之，北地不安。流星入，北方兵起，将入中国。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卫掖门。南第一星处士，第二星议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月五星犯守处士，女主忧，宰相易。岁犯，小人用，忠臣危。火犯，贤德退。土犯，宰相易，女主忧。金犯，大臣诛，又曰以所居主占之。客星、孛星犯之，王者忧，奸臣众。彗星犯，功臣有罪，一曰法令臣诛。流星出，贤良进，道术用。云气入，色苍白，贤士忧，大臣黜。

灵台三星，在明堂西，神之精明曰灵，四方而高曰台，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武密曰：与司怪占同。

虎贲一星，在下台星南，一曰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明，则臣顺，与车骑星同占。

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宫。明吉，暗凶。五星、

客星及彗犯之，主不安其宫。

右上元太微宫常星一十九坐，积数七十有八，而《晋志》所载，少微、长垣各四星，属天市垣，与《步天歌》不同。

天市垣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氐、房、心、尾、箕、斗内宫之内。东蕃十一星：南一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东海，五曰徐，六曰吴越，七曰齐，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赵，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南一曰韩，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郑，九曰晋，十曰河间，十一曰河中。象天王在上，诸侯朝王，王出皋门大朝会，西方诸侯在应门左，东方诸侯在应门右。其率诸侯幸都市也亦然。一曰在房、心东北，主权衡，主聚众。又曰天旗庭，主斩戮事。《乾象新书》曰：市中星众润泽，则岁实。荧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扫之，为徙市易都。客星入，为兵起；出，为贵丧。《天文录》曰：天子之市，天下所会也。星明大，则市吏急，商人无利；小，则反是；忽然不明，籴贵；中多小星，则民富。月入天市，易政更弊，近臣有抵罪，兵起。月守其中，女主忧，大臣灾。五星入，将相忧，五官灾；守之，主市惊更弊。又曰：五星入，兵起。荧惑守，大饥，火灾。或芒角色赤如血，市臣叛。填星守，籴贵。太白入，起兵，籴贵。辰星守，蛮夷君死。客星守，度量不平；星色白，市乱；出天市，有丧。彗星守，谷贵；出天市，豪杰起，徙易市都；扫帝坐，出天市，除旧布新。流星入，色苍白，物贵；赤，火灾，民疫。一曰出天市，为外兵。云气入，色苍白，民多疾；苍黑，物贵；出，物贱；黄白，物贱；黑，为啬夫死。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天皇大帝外坐也。光而润泽，主吉，威令行；微小，大人忧。月犯之，人主忧。五星犯，臣谋主，下有叛；荧惑，尤甚。客星入，色赤，有兵；守之，大臣为乱。彗、孛犯，人民乱，宫庙徙。流星犯，诸侯兵起，臣谋主，贵人更令。

候一星，在帝坐东北候，一作后

，主伺阴阳也。明大，辅臣强；细微，国安；亡，则主失位；移，则不安居。太阴犯之，辅臣忧。客、彗守之，辅臣黜。孛犯，臣谋叛。

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余之臣也。星微，吉；失常，宦者

有忧。

斗五星，在宦者南，主平量。《乾象新书》：在帝坐西，覆则岁熟，仰则荒。客、彗犯，为饥。

斛四星，在斗南，主度量、分铢、算数。其星不明，凶；亡，则年饥。一曰在市楼北，名天斛。

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货金、玉、珠、玑。

屠肆二星，在帛度东北，主屠宰、烹杀。《乾象新书》：在天市垣内十五度。

车肆二星，在天市门中，主百货。星不明，则车盖尽行；明，则吉。客星、彗星守之，天下兵车尽发。《乾象新书》：在天市垣南门偏东。

宗正二星，在帝坐东南，宗大夫也。武密曰：主囗司宗得失之官。《乾象新书》：在宗人西。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号令也；犯之，主不亲宗庙。星孛其分，宗正黜。

宗人四星，在宗正东，主录亲疏享祀。宗族有序，则星如绮文而明正；动，则天子亲属有变。客星守之，贵人死。

宗星二星，在候星东，宗室之象，帝辅血脉之臣。《乾象新书》：在宗人北。客星守之，宗支不和；暗，则宗支弱。

帛度二星，在宗星东北，主度量买卖平货易者。《乾象新书》：在屠肆南。星明大，尺量平，商人不欺。客星、彗星守之，丝绵大贵。

市楼六星，在天市中，临箕星之上，市府也，主市贾律度。其阳为金钱，阴为珠玉，变见，各以其所占之。《乾象新书》：主阛阓，度律制令，在天市中。星明，吉；暗，则市吏不理。彗星、客星守之，市门多闭。

七公七星，在招摇东，为天相，三公之象也，主七政。明，则辅佐强；大而动，为兵；齐政，则国法平；戾，则狱多囚；连贯索，则世乱；入河中，籴贵，民饥。太白守之，天下乱，兵起。客星守，岁饥，主危。流星出其分，主将黜。

贯索九星，在七公星前，贱人之牢也。一曰连索，一曰连营，一曰天牢，主法律，禁强暴。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星在天市垣北。星皆明，天下狱繁；七星见，小赦；五星、六星，大赦；动，则斧锓用；中空，改元。石申曰：一星亡，则有赐爵；三星亡，大赦，远期八十日；入河中，为饥；中星众，则囚多。辰星犯之，主水，米贵。彗星出，其分中外豪杰起。客星入，有枉死者；色黄，诸侯献地；青，为忧；赤，为兵；白，乃为吉。流星入，女主忧，或赦；出，则贵女死。云气入，色苍白，天子亡地；青，兵起；黑，狱多枉死；白，天子喜。

天纪九星，在贯索东，九卿之象，万事纲纪，主狱讼。星明，则天下多讼；亡，则政理坏，国纪乱；散绝，则地震山崩；与女床合，则君失礼，女谒行。客星守之，主危，民饥。客星犯，诸侯举兵。彗、孛犯之，地震。客星、彗星合守，天下狱讼不理。

女床三星，在天纪北，后宫御女侍从官也，主女事。明，则宫人恣；舒，则妾代女主；不动，则吉；不见，女子多疾。客星、彗星守之，宫人谋上。客星入，女子忧，后宫恣动，女谒行。云气出，色黄，后宫有福；白，为丧；黑，凶；青，女多疾。

右天市垣常星可名者一十七坐，积数八十有八。而市楼、天斛、列肆、车肆、斗、帛度、屠肆等星，《晋志》皆不载，《隋志》有之，属天市垣，与《步天歌》合。又贯索，七公、女床、天纪，《晋志》属太微垣。按《乾象新书》：天纪在天市垣北，女床属箕宿，贯索属房宿，七公属氐宿。武密以七公属房，又属尾；贯索属房，又属氐、属心；女床属于尾、箕。说皆不同。

志第三 天文三

○二十八舍上 二十八舍

东方

角宿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为天田，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道。盖天之三门，犹房之四表。星明大，吉，王道太平，贤者在朝；动摇、移徙，王者行；左角赤明，狱平；暗而微小，王道失。陶隐居曰："左角天津，右角天门，中为天关。"日食角宿，王者恶之；晕于角内，有阴谋，阴国用兵得地，又主大赦。月犯角，大臣忧狱事，法官忧黜。又占忧在宫中。月晕，其分兵起；右角，右将灾；左亦然。或曰主水；色黄，有大赦。月晕三重，入天门及两角，兵起，将失利。岁星犯，为饥。荧惑犯之，国衰，兵败；犯左角，有赦；右角，兵起；守之，谗臣进，政事急；居阳，有喜。填星犯角为丧，一曰兵起。太白犯角，群臣有异谋。辰星犯，为小兵；守之，大水。客星犯，兵起，五谷伤；守左角，色赤，为旱；守右角，大水。彗星犯之，色白，为兵；赤，所指破军；出角，天下兵乱。星孛于角，白，为兵；赤，军败；入天市，兵、丧。流星犯之，外国使来；入犯左角，兵起。云气黄白入右角，得地；赤入左，有兵；入右，战胜；黑白气入于右，兵将败。

按汉永元铜仪，以角为十三度；而唐开元游仪，角二星十二度。旧经去极九十一度，今测九十三度半。距星正当赤道，其黄道在赤道南，不经角中；今测角在赤道南二度半，黄道复经角中，即与天象合。景祐测验，角二星十二度，距南星去极九十七度，在赤道外六度，与《乾象新书》合，今从《新书》为正。

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也，主守兵禁。星明，则远方来贡；暗，则夷叛；中有小星，兵动。客、彗守之，兵起。

库楼十星，六大星库也，南四星楼也，在角宿南。一曰天库，兵车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芒角，兵起；星亡，臣下逆；动，则将行；实，为吉；虚，乃凶。岁星犯之，主兵。荧惑犯之，为兵、旱。月入库楼，为兵。彗、孛入，兵、饥。客星入，夷兵起。流星入，兵尽出。赤云气入，内外不安。天库生角，有兵。

平星二星，在库楼北，角南，主平天下法狱，廷尉之象。正，则狱讼平；月晕，狱官忧。荧惑犯之，兵起，有赦。彗星犯，政不行，执法者黜。

平道二星，在角宿间，主平道之官。武密曰："天子八达之衢，主辙轼。"明正，吉；动摇，法驾有虞。岁星守之，天下治。荧惑、太白守，为乱。客星守，车驾出行。流星守，去贤用奸。

天田二星，在角北，主畿内封域。武密曰："天子籍田也。"岁星守之，谷稔。荧惑守之，为旱。太白守，谷伤。辰星守，为水灾。客星守，旱、蝗。

天门二星，在平星北。武密云："在左角南，朝聘待客之所。"星明，万方归化；暗，则外兵至。月晕其外，兵起。荧惑入，关梁不通；守之，失礼。太白守，有伏兵。客星犯，有谋上者。

进贤一星，在平道西，主卿相举逸材。明，则贤人用；暗，则邪臣进。太阴、岁星犯之，大臣死。荧惑犯，为丧，贤人隐。太白犯之，贤者退。岁星、太白、填星、辰星合守之，其占为天子求贤。黄白紫气贯之，草泽贤人出。

周鼎三星，在角宿上，主流亡。星明，国安；不见，则运不昌；动摇，国将移。《乾象新书》引郏鄏定鼎事，以周衰秦无道，鼎沦泗水，其精上为星。李太异曰："商巫咸《星图》已有周鼎，盖在秦前数百年矣。"

按《步天歌》，库楼十星，柱十五星，衡四星，平星、平道、天田、天门各二星，进贤一星，周鼎三星，俱属角宿。而《晋志》以左角为天田，别不载天田二星，《隋志》有之。平道、进贤、周鼎，《晋志》皆属太微垣，库楼并衡星、柱星、南门、天门、平星皆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及景祐书乃与《步天歌》合。

亢宿四星，为天子内朝，总摄天下奏事。听讼、理狱、录功。一曰疏庙，主疾疫。星明大，辅忠民安；动，则多疾。为天子正坐，为天符。秋分不见，则谷伤籴贵。太阳犯之，诸侯谋国，君忧。日晕，其分大臣凶，多雨，民饥、疫。月犯之，君忧或大臣当之；左为水，右为兵。月晕，其分先起兵者胜；在冬，大人忧。岁星犯之，有赦，谷有成；守之，有兵，人多病；留三十日以上，有赦；又曰："犯则逆臣为

乱。”荧惑犯，居阳，为喜；阴，为忧；有芒角，大人恶之；守之久，民忧，多雨水，又为兵。填星犯，谷伤，民亡；逆行，女专政，逆臣为谋；守之，有兵。太白犯之，国亡，民灾；逆行，为兵乱；有芒角，贵臣戮；守之，有水旱灾，或为丧。辰星犯之，为水，又为大兵；守之，米贵，民疾，岁旱，盗起，民相恶。客星犯，国不安；色赤为兵、旱，黄为土功；青黑，使者忧；守之谷伤。一云有赦令；黑，民流。彗犯，国灾；出，则有水、兵、疫、臣叛；白，为丧。孛星犯，国危，为水，为兵；入，则民流；出，则其国饥。流星入，外国使来，谷熟；出，为天子遣使，赦令出。李淳风曰：“流星入亢，幸臣死。”云气犯之，色苍，民疫；白，为土功；黑，水；赤，兵。一云：白，民虐疾；黄，土功。

右亢宿四星，汉永元铜仪十度，唐开元游仪九度。旧去极八十九度，今九十一度半。景祐测验，亢九度，距南第二星去极九十五度。

大角一星，在摄提间，天王坐也。又为天栋，正经纪也。光明润泽，为吉；青，为忧；赤，为兵；白，为丧；黑，为疾；色黄而静，民安；动，则人主好游。月犯之，大臣忧，王者恶之。月晕，其分人主有服。五星犯之，臣谋主，有兵。太白守之，为兵。彗星出，其分主更改，或为兵。天子失仁则守之。孛星犯，为兵；守之，主忧。客星犯、守，臣谋上；出，则人主受制。流星入，王者恶之；犯之，边兵起。云气青，主忧；白，为丧；黄气出，有喜。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斩杀，断军狱。月犯之，天子忧。五星犯，将军叛。彗、孛犯，边将死。云气犯，苍白，兵乱；赤，臣叛主；黄白，为和亲；出，则有赦；黑气入，人主恶之。

摄提六星，左右各三，直斗杓南，主建时节，伺禨祥。其星为盾，以夹拥帝坐，主九卿。星明大，三公恣，主弱；色温不明，天下安；近大角，近戚有谋。太阴入，主受制。月食，其分主恶之。荧惑、太白守，兵起，天下更主。彗、孛入，主自将兵；出，主受制。流星入，有兵；出，有使者出；犯之，公卿不安。云气入，赤，为兵，九卿忧；色黄，喜；黑，大臣戮。

阳门二星，在库楼东北，主守隘塞，御外寇。五星入，五兵藏。彗星守之，外夷犯塞、兵起。赤云气入，主用兵。

顿顽二星，在折威东南，主考囚情状，察诈伪也。星明，无咎；

暗，则刑滥。彗星犯之，贵人下狱。

按《步天歌》，大角一星，折威七星，左、右摄提总六星，顿顽、阳门各二星，俱属角宿。而《晋志》以大角、摄提属太微垣，折威、顿顽在二十八宿之外。阳门则见于《隋志》，而《晋史》不载。武密书以摄提、折威、阳门皆属角、亢。《乾象新书》以右摄提属角，左摄提属亢，余与武密书同。《景祐》测验，乃以大角、摄提、顿顽、阳门皆属于亢，其说不同。

氐宿四星，为天子舍室，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适也；后二星，妾也。又为天根，主疫。后二星大，则臣奉度，主安；小，则臣失势；动，则徭役起。日食，其分，卿相有谗谀，一曰王者后妃恶之，大臣忧。日晕，女主恣，一曰国有忧，日下兴师。月食其宿，大臣凶，后妃恶之，一曰籴贵。月晕，大将凶，人疫；在冬，为水，主危，以赦解之。月犯，左右郎将有诛，一曰有兵、盗。犯右星，主水；掩之，有阴谋，将军当之。岁星犯，有赦，或立后；守之，地动，年丰；逆行，为兵。荧惑犯之，臣僭上，一云将军忧；守，有赦。填星犯，左右郎将有诛；守之，有赦；色黄，后喜，或册太子；留舍，天下有兵；齐明，赦。太白犯之，郎将诛；入，其分疾疫；或云犯之，拜将；乘右星，水灾。辰星犯，贵臣暴忧；守之，为水，为旱，为兵；入守，贵人有狱；乘左星，天子自将。客星犯，牛马贵；色黄白，为喜，有赦，或曰边兵起，后宫乱；五十日不去，有刺客。彗星犯，有大赦，籴贵；灭之，大疫；入，有小兵，一云主不安。孛星犯，籴贵；出，则有赦；入，为小兵；或云犯之，臣干主。流星犯，秘阁官有事；在冬夏，为水、旱；《乙巳占》，后宫有喜；色赤黑，后宫不安。云气入，黄为土功；黑主水；赤为兵；苍白为疾疫；白，后宫忧。

按汉永元铜仪、唐开元游仪，氐宿十六度，去极九十四度。景祐测验与《乾象新书》皆九十八度。

天乳一星，在氐东北，当赤道中。明，则甘露降。彗、客入，天雨。

将军一星，骑将也，在骑官东南，总领车骑军将、部阵行列。色动摇，兵外行。太白、荧惑、客星犯之，大兵出，天下乱。

招摇一星，在梗河北，主北兵。芒角、变动，则兵大行；明，则兵起；若与栋星、梗河、北斗相直，则北方当来受命中国。又占：动，则

近臣恣；离次，则库兵发；色青，为忧；白，为君怒；赤，为兵；黑，为军破；黄，则天下安。彗星犯，北边兵动；出，其分夷兵大起。孛犯，蛮夷乱。客星出，蛮夷来贡，一云北地有兵、丧。流星出，有兵。云气犯，色黄白，相死；赤，为内兵乱；色黄，兵罢；白，大人忧。

帝席三星，在大角北，主宴献酬酢。星明，王公灾；暗，天下安；星亡，大人失位；动摇，主危。彗犯，主忧，有乱兵。客星犯，主危。

亢池六星，在亢宿北。亢，舟也；池，水也。主渡水，往来送迎。微细，凶；散，则天下不通；移徙不居其度中，则宗庙有怪。五星犯之，川溢。客星犯，水，虫多死。武密云："主断军狱，掌弃市杀戮。"与旧史异说。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虎贲也，主宿卫。星众，天下安；稀，则骑士叛；不见，兵起。五星犯，为兵。客星守之，将出有忧，士卒发。流星入，兵起，色苍白，将死。

梗河三星，在帝席北，天矛也。一曰天锋，主北边兵，又主丧，故其变动应以兵、丧。星亡，国有兵谋。彗星犯之，北兵败。客星入，兵出，阴阳不和。一云北兵侵中国。流星出，为兵。赤云气犯，兵败；苍白，将死。

车骑三星，在骑官南，总车骑将，主部阵行列。变色动摇，则兵行。太白、荧惑、客星犯之，大兵出，天下乱。

阵车三星，在氐南，一云在骑官东北，革车也。太白、荧惑守之，主车骑满野，内兵无禁。

天辐二星，在房西斜列，主乘舆，若《周官》巾车官也。近尾，天下有福。五星、客、彗犯之，则辇毂有变。一作天福。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俱属氐宿。《乾象新书》以帝席属角，亢池属亢；武密与《步在歌》合，皆属氐，而以梗河属亢。《占天录》又以阵车属于亢，《乾象新书》属氐，余皆与《步天歌》合。

房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亦四辅也。下第一星，上将也；次，次将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为四表，中为天衢、为天关，黄道之所经也。南间曰阳环，其南曰太阳；北间曰阴环，其北曰太阴。七曜由乎天衢，则天下和平，由

阳道，则旱、丧；由阴道，则水、兵。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南星曰左骖，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骖。亦曰天厩。又主开闭，为畜藏之所由。星明，则王者明；骖星大，则兵起；离，则民流；左骖、服亡，则东南方不可举兵；右亡，则西北不可举兵。日食，其分为兵，大臣专权。日晕，亦为兵，君臣失政，女主忧。月食其宿，大臣忧，又为王者昏，大臣专政。月晕，为兵；三宿，主赦，及五舍不出百日赦。太阴犯阳道，为旱；阴道，为雨；中道，岁稔。又占上将诛。当天门、天驷，谷熟。岁星犯之，更政令，又为兵，为饥，民流；守之，大赦，天下和平，一云良马出。荧惑犯，马贵，人主忧；色青，为丧；赤，为兵；黑，将相灾；白芒，火灾；守之，有赦令；十日勾已者，臣叛。填星犯之，女主忧，勾已，相有诛；守之，土功兴，一曰旱、兵，一曰有赦令。太白犯，四边合从；守之，为土功；出入，霜雨不时。辰星犯，有殃；守之，水灾。一云北兵起，将军为乱。客星犯，历阳道，为旱；阴道，为水，国空，民饥；色白，有攻战；入，为籴贵。彗星犯，国危，人乱，其分恶之。孛星犯，有兵，民饥，国灾。流星犯之，在春夏，为土功；秋冬，相忧；入，有丧。《乙巳占》：出，其分天子恤民，下德令。云气入，赤黄，吉；如人形，后有子；色赤，宫乱；苍白气出，将相忧。

按汉永元铜仪、唐开元游仪，房宿五度。旧去极百八度，今百十度半。景祐测验，房距南第二星去极百十五度，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乾象新书》在赤道外二十四度。

键闭一星，在房东北，主关籥。明，吉；暗，则宫门不禁。月犯之，大臣忧，火灾。岁星守之，王不宜出。填星占同。太白犯，将相忧。荧惑犯，主忧。彗星、客星守之，道路阻，兵起，一云兵满野。

钩钤二星，在房北，房之钤键，天之管籥。王者至孝则明。又曰明而近房，天下同心。房、钩钤间有星及疏折，则地动，河清。月犯之，大人忧，车驾行。月食，其分将军死。岁星守之，为饥；去其宿三寸，王失政，近臣起，乱。荧惑守之，有德令。太白守，喉舌忧。填星守，王失土。彗星犯，宫庭失业。客星、流星犯，王有奔马之败。

东咸、西咸各四星，东咸在心北，西咸在房西北，日、月、五星之道也。为房之户，以防淫泆也。明，则信吉。东咸近钩钤，有谗臣入。西咸近上及动，有知星者入。月、五星犯之，有阴谋，又为女主失礼，民饥。荧惑犯之，臣谋上。与太白同犯，兵起。岁星、填星犯之，有阴谋。流星犯，后妃恣，王有忧。客星犯，主失礼，后妃恣。

罚三星，在东、西咸正南，主受金罚赎。曲而斜列，则刑罚不中。彗星、客星犯之，国无政令，忧多，枉法。

日一星，在房宿南，太阳之精，主昭明令德。明大，则君有德令。月犯之，下谋上。岁星守，王得忠臣，阴阳和，四夷宾，五谷丰。太白、荧惑犯之，主有忧。客星、彗星犯之，主失位。

从官二星，在房宿西南，主疾病巫医。明大，则巫者擅权。彗、孛犯之，巫臣作乱。云气犯，黑，为巫臣戮；黄，则受爵。

按《步天歌》，以上诸星俱属在房。日一星，《晋》、《隋志》皆不载，以他书考之，虽在房宿南，实入氐十二度半。武密书及《乾象新书》惟以东咸属心，西咸属房，与《步天歌》不同，余皆吻合。

心宿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为大辰，主天下之赏罚；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星直，则王失势。明大，天下同心；天下变动，心星见祥；摇动，则兵离民流。日食，其分刑罚不中，将相疑，民饥，兵、丧。日晕，王者忧之。月食其宿，王者恶之，三公忧，下有丧。月晕，为旱，谷贵，虫生，将凶。与五星合，大凶。太阴犯之，大臣忧；犯中央及前后星，主恶之；出心大星北，国旱；出南，君忧，兵起。岁星犯之，有庆贺事，谷丰，华夷奉化；色不明，有丧，旱。荧惑犯之，大臣忧；贯心，为饥；与太白俱守，为丧。又曰：荧惑居其阳，为喜；阴，为忧。又曰：守之，主易政；犯，为民流，大臣恶之；守星南，为水；北，为旱；逆行，大臣乱。填星犯之，大臣喜，谷丰；守之，有土功；留舍三十日有赦；居久，人主贤；中犯明堂，火灾；逆行，女主干政。太白犯，籴贵，将军忧，有水灾，不出一年有大兵；舍之，色不明，为丧；逆行环绕，大人恶之。辰星犯明堂，则大臣当之，在阳为燕，在阴为塞北，不则地动、大雨；守之，为水，为盗。客星犯之，为旱；守之，为火灾；舍之，则籴贵，民饥。彗星犯之，大臣相疑；守之而出，为蝗、饥，又曰为兵。星孛，其分有兵、丧，民流。流星犯，臣叛；入之，外国使来；色青，为兵，为忧；黄，有土功；黑，为凶。云气人，色黄，子孙喜；白，乱臣在侧；黑，太子有罪。

按汉永元铜仪、唐开元游仪，心三星皆五度，去极百八度。景祐测验，心三星五度，距西第一星去极百十四度。

积卒十二星，在房西南，五营军士之象，主卫士扫除不祥。星小，

为吉；明，则有兵；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尽出。五星守之，兵起；不则近臣诛。彗星、客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将。云气犯之，青赤，为大臣持政，欲论兵事。

按《步天歌》，积卒十二星属心，《晋志》在二十八宿之外，唐武密书与《步天歌》合。《乾象新书》乃以积卒属房宿为不同，今两存其说。

尾宿九星，为天子后宫，亦主后妃之位。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嫔妾也。亦为九子。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有序，子孙蕃昌。明，则后有喜，谷熟；不明，则后有忧，谷荒。日食，其分将有疾，在燕风沙，兵、丧，后宫有忧，人君戒出。日晕，女主丧，将相忧。月食，其分贵臣犯刑，后宫有忧。月晕，有疫，大赦，将相忧，其分有水灾，后妃忧。太阴犯之，臣不和，将有忧。岁星犯，谷贵；入之，妾为嫡，臣专政；守之，旱，火灾。荧惑犯之，有兵；留二十日，水灾；留三月，客兵聚；入之，人相食，又云宫内乱。填星犯之，色黄，后妃喜；入，为兵、饥、盗贼；逆行，妾为女主；守之而有芒角，更姓易政。太白犯、入，大臣起兵；久留，为水灾；出、入、舍、守，籴贵，兵起，后宫忧；失行，军破城亡。辰星犯守，为水灾，民疾，后宫有罪者，兵起；入，则万物不成，民疫。客星犯、入，宫人恶之；守之，贱女暴贵；出，则为风、为水，后宫恶之，兵罢，民饥多死。彗星犯，后惑主，宫人出，兵起，宫门多土功；出入，贵臣诛，有水灾。孛犯，多土功，大臣诛；守之，宫人出；出，为大水，民饥。流星入、犯，色青，旧臣归；在春夏，后宫有口舌；秋冬，贤良用事；出，则后宫喜，有子孙；色白，后宫妾死；出入，风雨时，谷熟，入，后族进禄；青黑，则后妃丧。云气入，色青，外国来降；出，则臣有乱。赤气入，有使来言兵。黑气入，有诸侯客来。

按汉永元铜仪，尾宿十八度，唐开元游仪同。旧去极百二十度，一云百四十度；今百二十四度。景祐测验，亦十八度，距西行从西第二星去极百二十八度，在赤道外二十二度。《乾象新书》二十七度。

神宫一星，在尾宿第三星旁，解衣之内室也。

天江四星，在尾宿北，主太阴。明动，为水，兵起；星不具，则津梁不通；参差，马贵。月犯，为兵，为臣强，河津不通。荧惑犯，大旱；守之，有立主。太白犯，暴水。彗星犯，为大兵。客星入，河津不通。流星犯，为水，为饥。赤云气犯，车骑出；青，为多水；黄白，天

子用事，兵起；入，则兵罢。

傅说一星，在尾后河中，主章祝官也，一曰后宫女巫也，司天王之内祭祀，以祈子孙。明大，则吉，王者多子孙，辅佐出；不明，则天下多祷祠；亡，则社稷无主；入尾下，多祝诅。《左氏传》“天策焞输”，即此星也。彗星、客星守之，天子不享宗庙。赤云气入，巫祝官有诛者。

鱼一星，在尾后河中，主阴事，知云雨之期。明大，则河海水出；不明，则阴阳和，多鱼；亡，则鱼少；动摇，则大水暴出；出，则河大鱼多死。月晕或犯之，则旱，鱼死。荧惑犯其阳，为旱；阴，为水。填星守之，为旱。赤云气犯出，兵起，将忧；入，兵罢；黄白气出，兵起。

龟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星明，君臣和；不明，则上下乖。荧惑犯，为旱；守，为火。客星入，为水，忧。流星出，色赤黄，为兵；青黑，为水，各以其国言之。赤云气出，卜祝官忧。

按神宫、傅说、鱼各一星，天江四星，龟五星，《步天歌》与他书皆属尾。而《晋志》列天江于天市垣，以傅说、鱼、龟在二十八宿之外，其说不同。

箕宿四星，为后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鸡。主八风，又主口舌，主蛮夷。星明大，谷熟；不正，为兵；离徙，天下不安；中星众亦然，籴贵。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轸者，皆为风起；舌动，三日有大风。日犯或食其宿，将疾，佞臣害忠良，皇后忧，大风沙。日晕，国有妖言。月食，为风，为水、旱，为饥，后恶之。月晕，为风，谷贵，大将易，又王者纳后。月犯，多风，籴贵，为旱，女主忧，君将死，后宫干政。岁星入，宫内口舌，岁熟，在箕南，为旱；在北，为有年；守之，多恶风，谷贵，民饥死。荧惑犯，地动；入，为旱；出，则有赦；久守，为水；逆行，诸侯相谋，人主恶之。填星犯，女主忧；久留，有赦；守之，后喜，有土功；色黄光润，则太后喜；又占：守，有水；守九十日，人流，兵起，蝗。太白犯，女主喜；入，则有赦；出，为土功，籴贵；守之，为旱，为风，民疾；出入留箕，五谷不登，多蝗。辰星犯，有赦；守，则为旱；动摇、色青，臣自戮，又占：为水溢、旱、火灾、谷不成。客星入犯，有土功，宫女不安，民流；守之，为饥；色赤，为兵；守其北，小熟；东，大熟；南，小饥；西，大饥；出，其分民饥，大臣有弃者；一云守之，秋冬水灾。彗星犯守，东夷自灭；出，

则为旱，为兵，北方乱。孛犯，为外夷乱，籴贵；守之，外夷灾；出，为谷贵，民死，流亡；春夏犯之，金玉贵；秋冬，土功兴；入，则多风雨；色黄，外夷来贡。云气出，色苍白，国灾除；入，则蛮夷来见；出而色黄，有使者；出箕口，敛，为雨；开，为多风少雨。

按汉永元铜仪，箕宿十度，唐开元游仪十一度。旧去极百十八度，今百二十度。景祐测验，箕四星十度，距西北第一星去极百二十三度。

糠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明，则丰熟；暗，则民饥，流亡。

杵三星，在箕南，主给庖舂。动，则人失釜甑；纵，则丰；横，则大饥；亡，则岁荒；移徙，则人失业。荧惑守，民流。客星犯、守，岁饥。彗、孛犯，天下有急兵。

按《晋志》，糠一星、杵三星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书》与《步天歌》皆属箕宿。

北方

南斗六星，天之赏禄府，主天子寿算，为宰相爵禄之位，传曰：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褒贤进士，禀受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廷也。又谓南星者，魁星也；北星，杓也，第一星曰北亭，一曰天开，一曰鈇锪。石申曰："魁第一主吴，二会稽，三丹阳，四豫章，五庐江，六九江。"星明盛，则王道和平，帝王长龄，将相同心；不明，则大小失次；芒角动摇，国失忠臣，兵起，民愁。日食在斗，将相忧，兵起，皇后灾，吴分有兵。日晕，宰相忧，宗庙不安。月食，其分国饥，小兵，后、夫人忧。月晕，大将死，五谷不生。月犯，将臣黜，风雨不时，大臣诛；一岁三入，大赦；又占：入，为女主忧，赵、魏有兵；色恶，相死。岁星犯，有赦；久守，水灾，谷贵；守及百日，兵用，大臣死。荧惑犯，有赦，破军杀将，火灾；入二十日，籴贵；四十日，有德令；守之，为兵、盗；久守，灾甚；出斗上行，天下忧；不行，臣忧；入，内外有谋；守七日，太子疾。填星犯，为乱；入，则失地；逆行，地动；出、入、留二十日，有大丧；守之，大臣叛。又占；逆行，先水后旱；守之，国多义士。太白犯之，有兵，臣叛；留守之，破军杀将；与火俱入，白烁，臣子为逆；久，则祸大。辰星犯，水，谷不成，有兵；守之，兵、丧。客星犯，兵起，国乱；入，则诸侯相攻，多盗，大旱，宫庙火，谷贵；七日不去，有赦。彗星犯，国主忧；出，则其分有谋，又

为水灾，宫中火，下谋上，有乱兵；入，则为火，大臣叛。孛犯入，下谋上，有乱兵；出，则为兵，为疾，国忧。流星入，蛮夷来贡；犯之，宰相忧，在春天子寿，夏为水，秋则相黜，冬大臣逆；色赤而出斗者，大臣死。云气入，苍白，多风；赤，旱；出，有兵起，宫庙火；入，有两赤气，兵；黑，主病。

按汉永元铜仪，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唐开元游仪，二十六度。去极百十六度，今百十九度。景祐测验，亦二十六度，距魁第四星去极百二十二度。

鳖十四星，在南斗南，主水族，不居汉中，川有易者。荧惑守之，为旱。辰星守，为火。客星守，为水。流星出，色青黑，为水；黄，为旱。云气占同。一曰有星守之，白衣会，主有水。

天渊十星，一曰天池，一曰天泉，一曰天海，在鳖星东南九坎间，又名太阴，主灌溉沟渠。五星守之，大水，河决。荧惑入，为旱。客星入，海鱼出。彗星守之，川溢伤人。

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以不居常处为灾。荧惑犯之，为旱。客星入，多土功，北边饥；守之，守御之臣作乱。

建六星，在南斗魁东北，临黄道，一曰天旗，天之都关。为谋事，为天鼓，为天马。南二星，天库也。中二星，市也，鈇锧也。上二星，为旗跗。斗建之间，三光道也，主司七曜行度得失，十一月甲子天正冬至，大历所起宿也。星动，人劳役。月犯之，臣更天子法；掩之，有降兵。月食，其分皇后娣侄当黜。月晕，大将死，五谷不成，蛟龙见，牛马疫。月与五星犯之，大臣相谮有谋，亦为关梁不通，大水。岁星守，为旱，籴贵，死者众，诸侯有谋；入，则有兵。荧惑守之，臣有黜者，诸侯有谋，籴贵；入，则关梁不通，马贵；守旗跗三十日，有兵。填星守之，王者有谋。太白守，外国使来。辰星守，为水灾，米贵，多病。彗、孛、客星犯之，王失道，忠臣黜。客星守之，道路不通，多盗。流星入，下有谋；色赤，昌。

天弁九星弁一作辨，在建星北，市官之长，主列肆、阛阓、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明盛，则万物昌；不明及彗、客犯之，籴贵；久守之，囚徒起兵。

天鸡二星，在牛西，一在狗国北，主异鸟，一曰主候时。荧惑舍

之，为旱，鸡多夜鸣。太白、荧惑犯之，为兵。填星犯之，民流亡。客星犯，水旱失时；入，为大水。

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三韩、鲜卑、乌桓、獵狁、沃且之属。星不具，天下有盗；不明，则安；明，则边寇起。月犯之，乌桓、鲜卑国乱。荧惑守之，外夷兵起。太白守之，鲜卑受攻。客星守，其王来中国。

天籥八星，在南斗杓第二星西，主开闭门户。明，则吉；不备，则关籥无禁。客星、彗星守之，关梁闭塞。

农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农主稼穑者，又主先农、农正官。星明，岁丰；暗，则民失业；移徙，岁饥。客星、彗星守之，民失耕，岁荒。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皆属南斗。《晋志》以狗国、天鸡、天弁、天籥、建星皆属天市垣，余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书》以天籥、农丈人属箕，武密又以天籥属尾，互有不同。

牛宿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越。明大，则王道昌，关梁通，牛贵；怒，则马贵；动，则牛灾，多死；始出而色黄，大豆贱；赤，则豆有虫；青，则大豆贵；星直，籴贱；曲，则贵。日食，其分兵起；晕，为阴国忧，兵起。月食，有兵；晕，为水灾，女子贵，五谷不成，牛多暴死，小儿多疾。月晕在冬三月，百四十日外有赦；晕中央大星，大将被戮。月犯之，有水，牛多死，其国有忧。岁星入犯，则诸侯失期；留守，则牛多疫，五谷伤；在牛东，不利小儿；西，主风雪；北，为民流；逆行，宫中有火；居三十日至九十日，天下和平，道德明正。荧惑犯之，诸侯多疾，臣谋主；守，则谷不成，兵起；入或出守斗南，赦。填星犯之，有土功；守之，雨雪，民人、牛马病。太白犯之，诸侯不通；守，则国有兵起；入，则为兵谋，人多死。辰星犯，败军移将，臣谋主。客星犯守之，牛马贵，越地起兵；出，牛多死，地动，马贵。彗星犯之，吴分兵起；出，为籴贵，牛死。孛犯，改元易号，籴贵，牛多死，吴、越兵起，下当有自立者。流星犯之，王欲改事；春夏，谷熟；秋冬，谷贵；色黑，牛马昌，关梁入贡。云气苍白横贯，有兵、丧；赤，亦为兵；黄白气入，牛蕃息；黑，则牛死。

按汉永元铜仪，以牵牛为七度，唐开元游仪八度。旧去极百六度，

今百四度。景祐测验，牛六星八度，距中央大星去极百十度半。

天田九星，在斗南，一曰在牛东南，天子畿内之田。其占与角北天田同。客星犯之，天下忧。彗、孛犯守之，农夫失业。

河鼓三星，在牵牛西北，主天鼓，盖天子及将军鼓也。一曰三鼓，主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左星，南星也，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设守险阻，知谋徵也。鼓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泽，将吉；不正，为兵、忧；星怒，则马贵；动，则兵起；曲，则将失计夺势；有芒角，将军凶猛象也；乱摇，差度乱，兵起。月犯之，军败亡。五星犯之，兵起。彗星、客星犯，将军被戮。流星犯，诸侯作乱。黄白云气入之，天子喜；赤，为兵起；出，则战胜；黑，为将死。青气入之，将忧；出，则祸除。

左旗九星，在河鼓左旁，右旗九星，在牵牛北、河鼓西南，天之鼓旗旌表也。主声音、设险、知敌谋。旗星明大，将吉。五星犯守，兵起。

织女三星，在天市垣东北，一曰在天纪东，天女也，主果蓏、丝帛、珍宝。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则星俱明，天下和平；星怒而角，布帛贵。陶隐居曰："常以十月朔至六七日晨见东方。"色赤精明者，女工善；星亡，兵起，女子为候。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月晕，其分兵起。荧惑守之，公主忧，丝帛贵，兵起。彗星犯，后族忧。星孛，则有女丧。客星入，色青，为饥；赤，为兵；黄，为旱；白，为丧；黑，为水。流星入，有水、盗，女主忧。云气入，苍白，女子忧；赤，则为女子兵死；色黄，女有进者。

渐台四星，在织女东南，临水之台也，主晷漏、律吕事。明，则阴阳调而律吕和；不明，则常漏不定。客星、彗星犯之，阴阳反戾。

辇道五星，在织女西，主王者游嬉之道。汉辇道通南北宫，其象也。太白、荧惑守之，御路兵起。

九坎九星，在牵牛南，主沟渠、导引泉源、疏泻盈溢，又主水旱。星明，为水灾；微小，吉。月晕，为水；五星犯之，水溢。客星入，天下忧。云气入，青，为旱；黑，为水溢。

罗堰三星，在牵牛东，拒马也，主堤塘，壅蓄水源以灌溉也。星明大，则水泛溢。

天桴四星，在牵牛东北横列，一曰在左旗端，鼓桴也，主漏刻。暗，则刻漏失时。武密曰：“主桴鼓之用。”动摇，则军鼓用；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为桴鼓用。太白、荧惑守之，兵鼓起。客星犯之，主刻漏失时。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俱属牛宿。《晋志》以织女、渐台、辇道皆属太微垣，以河鼓、左旗、右旗、天桴属天市垣，余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左旗属箕属斗，右旗亦属斗，渐台属斗，又属牛，余与《步天歌》同。《乾象新书》则又以左旗、织女、渐台、辇道、九坎皆属于斗。

须女四星，天之少府，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主布帛裁制、嫁娶。星明，天下丰，女巧，国富；小而不明，反是。日食在女，戒在巫祝、后妃祷祠，又占越分饥，后妃疾。日晕，后宫及女主忧。月食，为兵、旱，国有忧。月晕，有兵谋不成；两重三重，女主死。月犯之，有女惑，有兵不战而降，又曰将军死。岁星犯之，后妃喜，外国进女；守之，多水，国饥，丧，籴贵，民大灾，荧惑犯之，大臣、皇后忧，布帛贵，民大灾；守之，土人不安，五谷不熟，民疾，有女丧，又为兵；入则籴贵；逆行犯守，大臣忧；居阳，喜；阴，为忧。填星犯守，有苛政，山水出，坏民舍，女谒行，后专政，多妖女；留五十日，民流亡。太白犯之，布帛贵，兵起，天下多寡女；留守，有女丧，军发。辰星犯，国饥，民疾；守之，天下水，有赦，南地火，北地水，又兵起，布帛贵。客星犯，兵起，女人为乱；守之，宫人忧，诸侯有兵，江淮不通，籴贵。彗星犯，兵起，女为乱；出，为兵乱，有水灾，米盐贵。星孛，其分兵起，女为乱，有奇女来进；出入，国有忧，王者恶之。流星犯，天子纳美女，又曰有贵女下狱；抵须女，女主死。《乙巳占》：出入而色黄润，立妃后；白，为后宫妾死。云气入，黄白，有嫁女事；白，为女多病；黑，为女多死；赤，则妇人多兵死者。

按汉永元铜仪，以须女为十一度。景祐测验，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极百五度，在赤道外十四度。

十二国十六星，在牛女南，近九坎，各分土居列国之象。九坎之东一星曰齐，齐北二星曰赵，赵北一星曰郑，郑北一星曰越，越东二星曰周，周东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晋，晋北一星曰韩，韩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有变动，各以其国占之。陶隐居曰：“越星在婺女南，郑一星在越北，赵二星在郑南，周二星在越东，楚一星在魏西南，燕一星在楚南，韩一星在晋北，晋一星在

代北，代二星在秦南，齐一星在燕东。”

离珠五星，在须女北，须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又曰：主天子旒珠、后夫人环珮。去阳，旱；去阴，潦。客星犯之，后宫有忧。

奚仲四星，在天津北，主帝车之官。凡太白、荧惑守之，为兵祥。

天津九星，在虚宿北，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备，津梁不通；明，则兵起；参差，马贵；大，则水灾；移，则水溢。彗、孛犯之，津败，道路有贼。客星犯，桥梁不修；守之，水道不通，船贵。流星出，必有使出，随分野占之。赤云气入，为旱；黄白，天子有德令；黑，为大水；色苍，为水，为忧；出，则祸除。

败瓜五星，在匏瓜星南，主修瓜果之职，与匏瓜同占。

匏瓜五星一作瓠瓜，在离珠北，天子果园也，其西觜星主后宫，不明，则后失势；不具或动摇，为盗；光明，则岁丰；暗，则果实不登。彗、孛犯之，近臣僭，有戮死者。客星守之，鱼盐贵，山谷多水；犯之，有游兵不战。苍白云气入之，果不可食；青，为天子攻城邑；黄，则天子赐诸侯果；黑，为天子食果而致疾。

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俱属须女，而十二国及奚仲、匏瓜、败瓜等星，《晋志》不载，《隋志》有之。《晋志》又以离珠、天津属天市垣，扶筐属太微垣。《乾象新书》以周、越、齐、赵属牛，秦、代、韩、魏、燕、晋、楚、郑属女。武密以离珠、匏瓜属牛又属女，以奚仲属危。《乾象新书》以离珠、匏瓜属牛，败瓜属斗又属牛，以天津西一星属斗，中属牛，东五星属女。

虚宿二星，为虚堂，冢宰之官也，主死丧哭泣，又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两星下，似盖屋也。”盖屋之下，中无人，但空虚似乎殡宫，主哭泣也。明，则天下安；不明，为旱；欹斜上下不正，享祀不恭；动，将有丧。日食，其分其邦有丧。日晕，民饥，后妃多丧。月食，主刀剑官有忧，国有丧。月晕，有兵谋，风起则不成，又为民饥。月犯之，宗庙兵动，又国忧，将死。岁星犯，

民饥；守之，失色，天王改服；与填星同守，水旱不时。荧惑犯之，流血满野；守之，为旱，民饥，军败；入，为火灾，功成见逐；或勾巳，大人战不利。填星犯之，有急令；行疾，有客兵；入，则有赦，谷不成，人不安；守之，风雨不时，为旱，米贵，大卜欲危宗庙，有客兵。太白犯，下多孤寡，兵，丧；出，则政急；守之，臣叛君；入，则大臣下狱。辰星犯，春秋有水；守之，亦为水灾，在东为春水，南为夏水，西为秋水，北冬有雷雨、水。客星犯，籴贵；守之，兵起，近期一年，远则二年，有哭泣事；出，为兵、丧。彗星犯之，国凶，有叛臣；出，为野战流血；出入，有兵起，芒焰所指国必亡。星孛其宿，有哭泣事；出，则为野战流血，国有叛臣。流星犯，光润出入，则冢宰受赏，有赦令；色黑，大臣死；入而色青，有哭泣事；黄白，有受赐者；出，则贵人求医药。云气黄入，为喜；苍，为哭；赤，火；黑，水；白，有币客来。

按汉永元铜仪，以虚为十度，唐开元游仪同。旧去极百四度，今百一度。景祐测验，距南星去极百三度，在赤道外十二度。

司命二星，在虚北，主举过、行罚、灭不祥，又主死亡。逢星出司命，王者忧疾，一曰宜防祆惑。

司禄二星，在司命北，主增年延德，又主掌功赏、食料、官爵。

司危二星，在司禄北，主矫失正下，又主楼阁台榭、死丧、流亡。

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司候内外，察愆尤，主过失。《乾象新书》：命、禄、危、非八星主天子已下寿命、爵禄、安危、是非之事。明大，为灾；居常，为吉。

哭二星，在虚南，主哭泣、死丧。月、五星、彗、孛犯之，为丧。

泣二星在哭星东，与哭同占。

天垒城一十三星，在泣南，圜如大钱，形若贯索，主鬼方、北边丁零类，所以候兴败存亡。荧惑入守，夷人犯塞。客星入，北方侵。赤云气掩之，北方惊灭，有疾疫。

离瑜三星，在十二国东，《乾象新书》在天垒城南。离，圭衣也；瑜，玉饰，皆妇人见舅姑衣服也。微，则后宫俭约；明，则妇人奢纵。客星、彗星入之，后宫无禁。

败臼四星，在虚、危南，两两相对，主败亡、灾害。石申曰：“一星不具，民卖甑釜；不见，民去其乡。”五星入，除旧布新。客星、彗星犯之，民饥，流亡。黑气入，主忧。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俱属虚宿。司命、司禄、司危、司非、离瑜、败臼，《晋志》不载，《隋志》有之。《乾象新书》以司命、司禄、司危、司非属须女；泣星、败臼属危。武密书与《步天歌》合。

危宿三星，在天津东南，为天子宗庙祭祀，又为天子土功，又主天府、天市、架屋、受藏之事。不明，客有诛，土功兴；动或暗，营宫室，有兵事。日食，陵庙摧，有大丧，有叛臣。日晕，有丧。月食，大臣忧，有丧，宫殿圮。月晕，有兵、丧，先用兵者败。月犯之，宫殿陷，臣叛主，来岁籴贵，有大丧。岁星犯守，为兵、役徭，多土功，有哭泣事，又多盗。荧惑犯之，有赦；守之，人多疾，兵动，诸侯谋叛，宫中火灾；守上星，人民死，中星诸侯死，下星大臣死，各期百日十日；守三十日，东兵起，岁旱，近臣叛；入，为兵，有变更之令。填星守之，为旱，民疾，土功兴，国大战；犯之，皇后忧，兵，丧；出、入、留、舍，国亡地，有流血；入，则大乱，贼臣起。太白犯之，为兵，一曰无兵兵起，有兵兵罢，五谷不成，多火灾；守之，将忧，又为旱，为火；舍之，有急事。辰星犯之，大臣诛，法官忧，国多灾；守之，臣下叛，一云皇后疾，兵、丧起。客星犯，有哭泣，一曰多雨水，谷不收；入之，有土功，或三日有赦；出，则多雨水，五谷不登；守之，国败，民饥。彗星犯之，下有叛臣兵起；出，则将军出国，易政，大水，民饥。孛犯，国有叛者兵起。流星犯之，春夏为水灾，秋冬为口舌；入，则下谋上；抵危，北地交兵。《乙巳占》：流星出入色黄润，入民安，谷熟，土功兴；色黑，为水，大臣灾。云气入，苍白，为土功；青，为国忧；黑，为水，为丧；赤，为火；白，为忧，为兵；黄出入，为喜。

按汉永元铜仪，以危为十六度；唐开元游仪十七度。旧去极九十七度，距南星去极九十八度，在赤道外七度。

虚梁四星，在危宿南，主园陵寝庙、祷祝。非人所处，故曰虚梁。一曰宫宅屋帏帐寝。太白、荧惑犯之，为兵。彗、孛犯，兵起，宗庙改易。

天钱十星，在北落师门西北，主钱帛所聚，为军府藏。明，则库盈；暗，为虚。太白、荧惑守之，盗起。彗、孛犯之，库藏有贼。

坟墓四星，在危南，主山陵、悲惨、死丧、哭泣。大曰坟，小曰墓。五星守犯，为人主哭泣之事。

杵三星，在人星东，一云在臼星北，主舂军粮。不具，则民卖甑釜。

臼四星，在杵星下，一云在危东。杵臼不明，则民饥；星众，则岁乐；疏，为饥；动摇，亦为饥；杵直下对臼，则吉；不相当，则军粮绝；纵，则吉；横，则荒；又臼星覆，岁饥；仰，则岁熟。彗星犯之，民饥，兵起，天下急。客星守之，天下聚会米粟。

盖屋二星，在危宿南九度，主治宫室。五星犯之，兵起。彗、孛犯守，兵灾尤甚。

造父五星，在传舍南，一曰在腾蛇北，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主御营马厩、马乘、辔勒。移处，兵起，马贵；星亡，马大贵。彗、客入之，仆御谋主，有斩死者，一曰兵起；守之，兵动，厩马出。

人五星，在虚北，车府东，如人形，一曰主万民，柔远能迩；又曰卧星，主夜行，以防淫人。星亡，则有诈作诏者，又为妇人之乱；星不具，王子有忧。客、彗守犯，人多疾疫。

车府七星，在天津东，近河，东西列，主车府之官，又主宾客之馆。星光明，润泽，必有外宾，车驾华洁。荧惑守之，兵动。彗、客犯之，兵车出。

钩九星，在造父西河中，如钩状。星直，则地动；他星守，占同。一曰主辇舆、服饰。明，则服饰正。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俱属危宿。《晋志》不载人星、车府，《隋志》有之。杵、臼星，《晋》、《隋志》皆无。造父、钩星，《晋志》属紫微垣，盖屋、虚梁、天钱在二十八宿外。《乾象新书》以车府西四星属虚，东三星属危。武密书以造父属危又属室，余皆与《步天歌》合。按《乾象新书》又有天纲一星，在危宿南，入危八度，去极百三十二度，在赤道外四十一度。《晋》、《隋志》及诸家星书皆不载，止载危、室二宿间与北落师门相近者。近世天文乃载此一星，在鬼、柳间，与外厨、天纪相近。然《新书》两天纲虽同在危度，其说不同，今姑附于此。

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一曰玄宫，一曰清庙，又为军粮之府，主土功事。一曰室一星为天子宫，一星为太庙，为王者三军之廪，故置羽林以卫；又为离宫阁道，故有离宫六星在其侧。一曰定室，《诗》曰“定之方中”也。星明，国昌；不明而小，祠祀鬼神不享；动，则有土功事；不具，忧子孙；无芒、不动，天下安。日食在室，国君忧，王者将兵，一曰军绝粮，土卒亡。日晕，国忧，女主忧黜。月食，其分有土功，岁饥。月晕，为水，为火，为风。

月犯之，为土功，有哭泣事。岁星犯之，有急而为兵；入，天子有赦，爵禄及下；舍室东，民多死；舍北，民忧；又曰守之，宫中多火灾，主不安，民疫。荧惑犯，岁不登；守之，有小灾，为旱，为火，籴贵；逆行守之，臣谋叛；入，则创改宫室；成勾巳者，主失宫。填星犯，为兵；守之，天下不安，人主徙宫，后、夫人忧，关梁不通，贵人多死；久守，大人恶之，以赦解，吉；逆行，女主出入恣；留六十日，土功兴。太白犯五寸许，天子政令不行；守，则兵大忌之，以赦令解；一曰太子、后妃有谋；若乘守勾巳、逆行往来，主废后妃，有大丧，宫人恣；去室一尺，威令不行；留六十日，将死；入，则有暴兵。辰星犯之，为水；入，则后有忧，诸侯发动于西北。客星犯入，天子有兵事，军饥，将离，外兵来；出于室，兵先起者败。彗星出，占同；或犯之，则弱不能战；出入犯之，则先起兵者胜，一曰出室为大水。孛犯或出入，先起兵者胜；出，有小灾，后宫乱。武密曰：“孛出，其分有兵、丧；道藏所载，室专主兵。”流星犯，军乏粮，在春夏将军贬，秋冬水溢。《乙巳占》曰：“流星出入色黄润，军粮丰，五谷成，国安民乐。”云气入，黄，为土功；苍白，大人恶之；赤，为兵，民疫；黑，则大人忧。

按汉永元铜仪，营室十八度，唐开元游仪十六度。旧去极八十五度。景祐测验，室十六度，距南星去极八十五度，在赤道外六度。

雷电六星，在室南，明动，则雷电作。

离宫六星，两两相对为一坐，夹附室宿上星，天子之别宫也，主隐藏止息之所。动摇，为土功；不具，天子忧。太白、荧惑入，兵起；犯或勾巳环绕，为后妃咎。彗星犯之，有修除之事。

垒壁阵十二星一作壁垒，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垒，主天军营。星明，国安；移动，兵起；不见，兵尽出，将死。五星入犯，皆主兵。太白、辰星，尤甚。客星入，兵大起，将吏忧。流星入南，色青，后忧；

入北，诸侯忧；色赤黑，入东，后有谋；入西，太子忧；黄白，为吉。

腾蛇二十二星，在室宿北，主水虫，居河滨。明而微，国安；移向南，则旱；向北，大水。彗、孛犯之，水道不通。客星犯，水物不成。

土功吏二星，在壁宿南，一曰在危东北，主营造宫室，起土之官。动摇，则版筑事起。

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军南，北宿在北方，落者，天军之藩落也，师门犹军门。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星明大，安；微小、芒角，有大兵起。岁星犯之，吉。荧惑入，兵弱不可用。客星犯之，光芒相及，为兵，大将死；守之，边人入塞。流星出而色黄，天子使出；入，则天子喜；出而色赤，或犯之，皆为兵起。云气入，苍白，为疾疫；赤，为兵；黄白，喜；黑云气入，边将死。

八魁九星，在北落东南，主捕张禽兽之官也。客、彗入，多盗贼，兵起。太白、荧惑入守，占同。

天纲一星，在北落西南，一曰在危南，主武帐宫舍，天子游猎所会。客、彗入，为兵起，一云义兵。

羽林军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出垒壁之南，一曰在营室之南，东西布列，北第一行主天军，军骑翼卫之象。星众，则国安；稀，则兵动；羽林中无星，则兵尽出，天下乱。月犯之，兵起。岁星入，诸侯悉发兵，臣下谋叛，必败伏诛。太白入，兵起。填星入，大水。五星入，为兵。荧惑、太白经过，天子以兵自守。荧惑入而芒赤，兴兵者亡。客星入，色黄白，为喜；赤，为臣叛。流星入南，色青，后有疾；入北，诸侯忧；入东而赤黑，后有谋；入西，太子忧。云气苍白入南，后有忧；北，诸侯忧；黑，太子、诸侯忌之；出，则祸除；黄白，吉。

斧钺三星，在北落师门东，芟刈之具也，主斩刍稾以饲牛马。明，则牛马肥腯；动摇而暗，或不见，牛马死。《隋志》、《通志》皆在八魁西北，主行诛、拒难、斩伐奸谋。明大，用兵将忧；暗，则不用；移动，兵起。月入，大臣诛。岁星犯，相诛。荧惑犯，大臣戮。填星入，大臣忧。太白入，将诛。客、彗犯，斧钺用；又占：客犯，外兵被擒，士卒死伤，外国降；色青，忧；赤，兵；黄白，吉。

按《步天歌》，已上诸星皆属营室。雷电、土功吏、斧钺，《晋志》皆不载，《隋志》有之。垒壁阵、北落师门、天纲、羽林军，《晋

志》在二十八宿外，腾蛇属天市垣。武密书以腾蛇属营室，又属壁宿。《乾象新书》以西十六星属尾、属危，东六星属室；羽林军西六星属危，东三十九星属室；以天纲属危，斧钺属奎。《通占录》又以斧钺属壁、属奎，说皆不同。

壁宿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明大，则王者兴，道术行，国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经术不用，图书废；星动，则有土功。日食于壁，阳消阴坏，男女多伤，国不用贤。日晕，名士忧。月食，其分大臣忧，文章士废，民多疫。月晕，为风、水，其分有忧。月犯之，国有忧，为饥，卫地有兵。岁星犯之，水伤五谷；久守或凌犯、勾巳，有兵起。荧惑犯之，卫地忧；守之，国旱，民饥，贤不用；一占：王有大灾。填星犯守，图书兴，国王寿，天下丰，国用贤；一占：物不成，民多病；逆行成勾巳者，有土功；六十日，天下立王。太白犯之一二寸许，则诸侯用命；守之，文武并用，一曰有军不战，一曰有兵丧，一曰水灾，多风雨；一曰犯之多火灾。辰星犯，国有盖藏保守之事，王者刑法急；守之，近臣忧，一曰其分有丧，有兵，奸臣有谋；逆行守之，桥梁不通。客星犯之，文章士死，一曰有丧；入，为土功，有水；守之，岁多风雨；舍，则牛马多死。彗星犯之，为兵，为火，一曰大水，民流。孛犯，为兵，有火、水灾。流星犯，文章废；《乙巳占》曰："若色黄白，天下文章士用。"赤云气入之，为兵；黑，其下国破；黄，则外国贡献，一曰天下有烈士立。

按汉永元铜仪，东壁二星九度。旧去极八十六度。景祐测验，壁二星九度，距南星去极八十五度。

天厩十星，在东壁之北，主马之官，若今驿亭也，主传令置驿，逐漏驰骛，谓其急疾与晷漏竞驰也。月犯之，兵马归。彗星入，马厩火。客星入，马出行。流星入，天下有惊。

霹雳五星，在云雨北，一曰在雷电南，一曰在土功西，主阳气大盛，击碎万物。与五星合，有霹雳之应。

云雨四星，在雷电东，一云在霹雳南，主雨泽，成万物。星明，则多雨水。辰星守之，有大水；一占：主阴谋杀事，孳生万物。

鈇锧五星，在天仓西南，刈具也，主斩刍饲牛马。明，则牛马肥；微暗，则牛马饥饿。

按《步天歌》，壁宿下有鈇锼五星，《晋》、《隋志》皆不载。《隋志》八魁西北三星曰鈇锼，又曰鈇钺，其占与《步天歌》室宿内斧钺略同，恐即是此误重出之。霹雳五星、云雨四星，《晋志》无之，《隋志》有之。武密书以云雨属室宿。天厩十星，《晋志》属天市垣，其说皆不同。

志第四 天文四

○二十八舍下

西方

奎宿十六星，天之武库，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西南大星曰天豕目，亦曰大将。明动，则兵、水大出。日食，鲁国凶，边兵起及水旱。日晕，为兵，为火。月食，聚敛之臣有忧。月晕，兵败，籴贵，将戮，人疾疫。月犯之，其分乱。岁星犯之，近臣为逆；守之，虫为灾，人民饥，盗起，多狱讼；久守，北兵降；色润泽，大熟；守二十日以上，兵起鲁地；逆行守之，君好兵，民流亡。荧惑犯之，环绕三十日以上，将相凶，大水，民流；守二十日以上，鲁地有兵；动摇、进退，有赦；舍，岁大熟；留，臣下专权，多狱讼；守百日以上，多盗。填星入犯，吴、越有兵，一曰齐、鲁，一曰兵、丧；守之，有贵女执政；出入，水泉溢。太白犯之，大水，有兵，霜杀物；入，则外兵入国；昼见，将相死。辰星犯之，江河决，有兵，为旱，为火。守之，王者忧，兵、旱。客星犯之，有沟渎事；守，则王者有忧，军败，贼臣在侧；入之，破军杀将；舍留不去，人饥；出，则为谋臣惑天子。彗犯，为饥，为兵、丧；出，则有水灾。星孛之，其下兵出，民饥，国无继嗣；出，则西北有兵起。流星入犯之，有沟渎事，破军杀将。《乙巳占》：流星出入，色黄白光润，文昌武偃；赤如火光作声，为弓弩用；一曰入则有聚众事。赤云气入犯，为兵；黄，为天子喜；黑，则大人有忧。

按汉永元铜仪，以奎为十七度，唐开元游仪十六度。旧去极七十六度，景祐测验同。

天溷七星，在外屏南，主天厕养猪之所，一曰天之厕溷也。暗，则人不安；移徙，则忧。

土司空一星，在角南，一曰天仓，主土事。凡营城邑、浚沟洫、修堤防、则议其利，建其功，四方小大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星大、色黄，则天下安。五星犯之，男女不得耕织。彗、客犯之，水旱，民流，兵大起，土功兴。客星守之，有土功、哭泣事。黄云气入，土功兴，移京邑。

策一星，在王良北，天子仆也，主执策御。流星、彗、孛、客星犯之，皆为大兵起，天子自将于野；近之，下有谋乱者。

附路一星附一作傅，在阁道南旁，别道也。一曰在王良东，主太仆，主御风雨。芒角，则车骑在野；星亡，有道路之变；不具，则兵起。太白、荧惑入，兵起。彗、孛犯之，道路不通。客星入，马贱。苍白云气入，太仆有忧；赤，为太仆诛；黄白，太仆受赐；黑，为太仆死。

阁道六星，在王良前，飞道也，从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主辇阁之道，天子游别宫之道也。星不见，则辇阁不通；动摇，则宫掖有兵。彗、孛、客星犯之，主不安国，有丧。白云气入，有急事；黑，主有疾；黄，则天子有喜。

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星，动则车骑满野。一曰为天桥，主御风雨、水道。星不具，或客星守之，津梁不通。与阁道近，有江河之变。星明，马贱；暗，则马灾。太白、荧惑入守，为兵。彗、客犯之，为兵、丧，天下桥梁不通。流星犯，大兵将出。青云气入犯之，王良奉车忧坠车。云气赤，王良有斧锁忧。

外屏七星，在奎南，主障蔽臭秽。

军南门，在天大将军南，天大将军之南门也。主谁何出入。星不明，外国叛；动摇，则兵起；明，则远方来贡。

按《步天歌》，以上诸星俱属奎宿。以《晋志》考之，王良、附路、阁道、军南门、策星，俱在天市垣，别无外屏、天溷、土司空等星，《隋志》有之。而武密以王良、外屏、天溷皆属于壁，或以外屏又属奎。《乾象新书》以王良西一星属壁，东四星属奎，外屏西一星属壁，东六星属奎，与《步天歌》各有不合。

娄三星，为天狱，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亦为兴兵聚众。明大，则赋敛以时。星直，则有执主命者；就聚，国不安。日食于娄，宰相、大人当之，郊祀神不享。日晕，有兵，大人多死。月食，其分后妃忧，民饥。月晕，在春百八十日有赦，又为籴贵，三日内雨解之。月犯，多畋猎，其分忧，将死，民流。一曰多冤狱。岁星犯之，牛多死，米贱，有赦；守之，国安，一曰：民多疫，六畜贵，有兵自罢。荧惑犯守，为

旱，为火，谷贵；又曰：守二十日以上，大臣死。星动，人多死；若逆行入成勾巳者，国廪灾。填星犯之，天子戒边境，不可远行，将兵凶；守之，谷丰，民乐；若逆行，女谒行；留舍于娄，外国兵来。太白犯之，有聚众事；守之，期三十日有兵，民饥。辰星犯之，刑罚急，多水旱，大臣忧，王者以赦除之；守而芒角、动摇、色赤黑者，臣下起兵。客星犯，大兵；守之，五谷不成，又曰：臣惑主，专政，岁多狱讼；环绕三日，大赦。彗星犯之，民饥死；出，则先旱后水，谷大贵，六畜疾，仓库空，又曰国有大兵。星孛，其分为兵，为饥。流星出犯之，有法令清狱。青赤云气入，为兵、丧；黑，为大水。

按汉永元铜仪，以娄为十二度，唐开元游仪十三度。旧去极八十度。景祐测验，娄宿十二度，距中央大星去极八十度，在赤道内十一度。

天仓六星，在娄宿南，仓谷所藏也，待邦之用。星近而数，则岁熟粟聚；远而疏，则反是。

月犯之，主发粟。五星犯，兵起，岁饥，仓粟出。荧惑、太白合守，军破将死。荧惑入，军转粟千里；近之，天下旱。太白犯之，外国人相食，兵起西北。辰星守之，大水、客、彗犯之，五谷不成。客星入，岁饥籴贵。流星入，色赤，为兵；犯之，粟以兵出；色黄白，岁大稔。苍白云气入，岁饥；赤，为兵、旱，仓廪灾；黄白，岁大熟。

右更五星，在娄西，秦爵名，主牧师官，亦主礼义。星不具，天下道不通。太白、荧惑犯守，山泽兵起。

左更五星，在娄东，亦秦爵名，山虞之官，主山泽林薮竹木蔬菜之属，亦主仁智。占同右更。

天大将军十一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外小星，吏士也。动摇，则兵起，大将出；小星动摇，或不具，亦为兵；旗直扬者，随所击胜。五星犯守，大将忧。客星守之，大将不安，军吏以饥败。流星入，大将忧。苍白云气犯之，兵多疾；赤，为兵出。

天庾四星，在天仓东南，主露积。占与天仓同。

按《晋志》，天仓、天庾在二十八宿之外，天大将军属天市垣，左更、右更惟《隋志》有之。《乾象新书》以天仓属奎。武密亦以属奎，又属娄。《步天歌》皆属娄宿。

胃宿三星，天之厨藏，主仓廪，五谷府也。明，则天下和平，仓廪实，民安；动，则输运。暗，则仓空；就聚，则谷贵、民流；中星众，谷聚；星小，谷散；芒，则有兵。日食，大臣诛，一曰乏食，其分多疾，谷不实，又曰有委输事。日晕，谷不熟。月食，王后有忧，将亡，亦为饥，郊祀有咎。月晕，兵先动者败，妊妇多死，又曰国主死，大多雨，或山崩，有破军。岁星在晕内，天子有德令。月晕在四孟之月，有赦。荧惑在晕中，为兵。月犯之，邻国有暴兵，天下饥，外国忧，谷不实，民多疾；变色，将军凶。岁星犯之，大人忧，兵起；守，则国昌；入，则国令变更，天下狱空；若逆行，五谷不成，国无积蓄。荧惑犯之，兵乱，仓粟出，贵人忧；守之，旱饥，民疫，客军大败；入，则改法令，牢狱空；进退环绕勾巳、凌犯及百日以上，天下仓库并空，兵起。填星犯之，大臣为乱；守之，无蓄积，有德令，岁谷大贵；若逆行守勾巳者，有兵；色赤，兵起流血；青，则有德令。辰星犯，其分不宁；守之，有兵，国有立侯，巫咸曰："为旱，谷不成，有急兵。"又逆行守之，仓空，水灾。客星犯之，王者忧，仓廪用；退行入，则有赦；守之，强臣凌国，谷不熟；乘之，为火；舍而不去，人饥；出，其分君有忧。彗星犯之，兵动，臣叛，有水灾，谷不登。星孛，其分兵起，王者恶之。流星犯之，仓库空；色赤，为火灾。苍白云气出入犯之，以丧籴粟事；黑，为仓谷败腐；青黑，为兵；黄白，仓实。

按汉永元铜仪，胃宿十五度。景祐测验，十四度。

天囷十三星，如乙形，在胃南，仓廪之属，主给御廪粢盛。星明，则丰稔；暗，则饥。月犯之，有移粟事。五星犯之，仓库空虚。客、彗入，仓库忧，水火焚溺。青白云气入，岁饥，民流亡。

大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积京，主大丧也。中星繁，诸侯丧，民疫，兵起。月犯之，为兵，为水、旱，天下有丧。月晕前足，大赦。五星入，为水、旱、兵、丧。荧惑守之，天下有丧。客、彗入，民疫。流星出犯之，其下有积尸。苍白云气犯之，天下兵、丧；赤，则人多战死。

积尸一星，在大陵中。明，则有大丧，死人如山。月犯之，有叛臣。五星犯之，天下大疾。客、彗犯，有大丧。苍色云气入犯之，人多死；黑，为疫。

天船九星，在大陵北，河之中，天之船也，主通济利涉。石申曰："不在汉中，津河不通。"明，则天下安；不明及移徙，天下兵、

丧。月犯之，百川流溢，津梁不通。五星犯之，水溢，民移居。彗星犯之，为大水。客星犯，为水，为兵。青云气入，天子忧，不可御船；赤，为兵，船用；黄白，天子喜。

天廪四星，在昴宿南，一曰天ＢＷ，主蓄黍稷，以供享祀。《春秋》所谓御廪，此之象也。又主赏功，掌九谷之要。明，则国实岁丰；移，则国虚；黑而稀，则粟腐败。月犯之，谷贵。五星犯之，岁饥。客星犯，仓库空虚。流星入，色青为忧；赤，为旱，为火；黄白，天下熟。青云气入，蝗，饥，民流；赤，为旱；黑，为水；黄，则岁稔。

积水一星，在天船中，候水灾也。明动上行，舟船用。荧惑犯，有水。

按《晋志》大陵、积尸、天船、积水俱属天市垣，天囷、天廪在二十八宿之外。武密以天囷、大陵属娄，又属胃；天船属胃，又属昴。《乾象新书》，天囷五星属娄，余星属胃，大陵西三星属娄，东五星属胃，与《步天歌》互有不同。

昴宿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及狱事。又为旄头，北星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罒干}毕以前驱，此其义也。黄道所经。明，则天下牢狱平；六星皆明与大星等，为大水。七星皆黄，兵大起。一星亡，为兵、丧。摇动，有大臣下狱及有白衣之会。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北兵大起。一星独跳跃而动，北兵欲犯边。日食，王者疾，宗姓自立，又占边兵起。日晕，阴国失地，北主忧，赵地凶，又云大饥。月食，大臣诛，女主忧，为饥，边兵起，将死，北地叛。月岁三晕，弓弩贵，民饥。晕在正月上旬，有赦；犯之，为饥，北主忧，天子破北兵；变色，民流，国亡，下有暴兵，有赦；出昴北，天下有福；乘之，法令峻，大水，谷不登。岁星犯之，狱空；乘之，阴国有兵，北主忧；守之，主急刑罚，狱空，一曰臣下狱有解者；守其北，有德令，又曰水物不成；久守，大臣坐法，民饥；留守，破军杀将。荧惑犯守，为兵，为旱、饥；守东，齐、楚、越地有兵；守南，荆、楚有兵；西，则兵起秦、郑；北，则兵起燕、赵，又为贵人多死，北地不宁；入则有喜，有赦，天下无兵；守而环绕勾巳，为赦；久守，籴贵。填星犯，或出入守之，北地为乱，有土功，五谷不成，水火为灾，民疫，又为女主失势；入，则地动水溢，宗庙坏；留，则大将出征。太白入犯之，大赦；在东，六畜伤；在西，六月有兵；又曰守之，北兵动，将下狱；昼见，边兵起；出、入、留、舍，在南为男丧，北为女丧。辰星犯，北主忧，守之，谷不成，民饥；久守，为水，为兵。客星犯，贵人有急，北

兵大败，谗人在内；守之，臣叛主，兵起；入，则其分有丧。彗星犯之，大臣为乱；出，则边兵起，有赦。星孛，其分臣下乱，有边兵，大臣诛。流星出入犯之，夷兵起。《乙巳占》：“流星入，北方来朝；出，则天子有赦令恤民。”苍赤云气犯之，民疫；黑，则北主忧；青，为水，为兵；青白，人多丧；黄，则有喜。

按汉永元铜仪，昴宿十二度，唐开元游仪十一度。旧去极七十四度。景祐测验，昴宿十一度，距西南星去极七十一度。

刍藁六星，在天苑西，一曰在天囷南，主积稿之属。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星明，则刍藁贵；星盛，则百库之藏存；无星，则百库之藏散。月犯之，财宝出。辰星、荧惑犯之，刍藁有焚溺之患。赤云气犯之，为火；黄，为喜。

天阴五星，主从天子弋猎之臣。不明，则为吉；明，则禁言泄。

天河一星一作天阿，在天廪星北。《晋志》在天高星西，主察山林妖变。五星、客、彗犯之，主妖言满路。

卷舌六星，在昴北，主枢机智谋，一曰主口舌语，以知谗佞。曲而静，则贤人升；直而动，多谗人，兵起，天下有口舌之害。徙出汉外，则天下多妄说。星繁，人多死。月犯之，天下多丧。五星犯，佞人在侧。彗、客犯之，侍臣忧。

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南，如环状，天子养禽兽之苑。明，则禽兽牛马盈；不明，则多瘠死；不具，有斩刈事。五星犯之，兵起。客、彗犯，为兵，兽多死。流星入，色黑，禽兽多死；黄，则蕃息。《云气占》同。

天谗一星，在卷舌中，主巫医。暗，则为吉；明盛，人君纳佞言。

月一星，在昴宿东南，蟾蜍也，主日月之应，女主臣下之象，又主死丧之事。明大，则女主大专。太白、荧惑守之，臣下起兵为乱。彗、客犯之，大臣黜，女主忧。

砺石四星，在五车星西，主百工磨砺锋刃，亦主候伺。明，则兵起；常，则吉。荧惑入，边兵起；守之，诸侯发兵。客星守之，为兵。

按《晋志》，天河、卷舌、天谗俱属天市垣，天苑在二十八宿之

外，刍稾、天阴、月、砺石，《晋志》不载，《隋史》有之。武密又以刍稾属胃，卷舌属胃，又属昴。《乾象新书》以刍稾属娄，卷舌西三星属胃，东三星属昴，天苑西八星属胃，南八星属昴。《步天歌》以上诸星皆属昴宿，互有不合。

毕宿八星，主边兵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天官书》曰："毕为{罒干}车。"明大，则远人来朝，天下安；失色，边兵乱；一星亡，为兵、丧；动摇，则边兵起；移徙，天下狱乱；就聚，则法令酷。日食，边王死，军自杀其主，远国有谋乱。日晕，有边兵；不则北主忧，又占有风雨。月食，有赦，赵分有兵，或赵君忧。月晕，兵乱，饥，丧；晕三重，边有叛者，七日内风雨解之，又为阴国有忧，天下赦。犯毕大星，下犯上，大将死，阴国忧；入毕口，多雨；穿毕，岁饥，盗起；失行，离于毕，则雨；居中，女主忧；又曰犯北，则阴国忧；南，则阳国忧。岁星犯之，冬多风雨，又曰为水；入毕口，边兵起，民饥，有赦；守三十日，客兵起；出阳，为旱；阴，为水。荧惑犯右角，大战；左角，小战；入，则边兵忧；守之，为饥，有赦；成勾巳环绕，大赦；一曰入毕中，有兵兵罢；又曰守之，有畋猎事，北主忧，天下道路不通；入毕口，有赦；逆行至昴，为死丧；已去还守，贵臣忧；舍毕口，赵国忧。填星犯之，兵起西北，不战；守之，兵有降军，有赦，一曰土功徭役烦，兵起；入，则地震水溢；守毕口，大人当之；出、入、留、舍，其野兵起，客军死。太白犯右角，战败，将死；入毕口，将相为乱，大赦，国易政令，诸侯起兵，为水，五谷不成；贯毕，仓廪空，四国兵起。辰星犯之，边地灾；入毕口，国易政；守之，水溢，民病，物不成，边兵起；守毕口，人为乱。客星犯之，大人忧，无兵兵起，有兵兵罢；入，则多狱事；守之，为饥，边兵起；出，为车马急行。彗星犯之，北地为乱，人民忧。星孛，其分土功兴，多徭役。色苍，为饥，破军；黄，则女为乱；白，为兵、丧；黑，为水。流星犯之，边兵大战；色赤贯之，戎兵大至；入而复出，为赦；入而黄白有光，外人入贡。苍白云气入，岁不收；赤，为兵、旱，为火；黄白，天子有喜。

按汉永元铜仪，毕十六度。旧去极七十八度。景祐测验，毕宿十七度，距毕口北星去极七十七度。

天节八星，在毕、附耳南，主使臣持节宣威四方。明大，则使忠；不明，则奉使无状。荧惑守之，臣有谋逆，或使臣死。太白守之，大将出。客、彗犯之，法令不行。客星守，持节臣有忧。

九州殊口九星，在天节南下，晓方俗之官，通重译者也。常以十一月候之。亡一星，一国忧；二星以上，天下乱，兵起。太白、荧惑守之，亦为兵。客星入，民忧，水负海，国不安，有兵。

附耳一星，在毕下，主听得失，伺愆邪，察不祥也。星盛，则中国微，有盗贼，边候警，外国反。动摇，则谗臣在君侧。岁星犯之，有兵，将相丧。太白犯之，佞臣在侧。

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一曰在九州殊口东，南北列，主天下兵旗，又曰天子之旗也。太白、荧惑犯之，兵骑满野。客星犯，诸侯兵起，禽兽多疾。

天街二星，在昴、毕间，一曰在毕宿北，为阴阳之所分。《大象占》：近月星西，街南为华夏，街北为外邦。又曰三光之道，主伺候关梁中外之境。明，则王道正。月犯天街中，为中平，天下安宁；街外，为漏泄，谗夫当事，民不得志；不由天街，主政令不行。月晕其宿，关梁不通。荧惑守之，道路绝；久守，国绝礼。岁星居之，色赤，为殃，或大旱。太白守之，兵塞道路，六夷旄头灭，一曰民饥。

天高四星，在坐旗西，《乾象新书》：在毕口东北。台榭之高，主望八方云雾氛气，今仰观台也。不见，为主失礼；守常，则吉；微暗，阴阳不和。月、五星犯之，则水旱不时；乘之，外臣诛。月晕，不出六月有丧。荧惑入十日，为小赦；留三十日，大赦。客、彗守之，大旱。苍白云气犯，亦然。

诸王六星，在五车南，主察诸侯存亡。明，则下附上；不明，则下叛；不见，宗庙危，四方兵起。荧惑入之，诸王妃恣，为下所谋；守之，下不信上。太白、荧惑犯，诸王当之，一曰宗臣忧。客、彗守，诸侯黜。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宿北，五帝坐也，又五帝之车舍也。主天子五兵，又主五谷丰耗。一车主蕡麻，一车主麦，一车主豆，一车主黍，一车主稻米。西北大星曰天库，主太白，秦分及雍州，主豆。东北一星曰天狱，主辰星，燕、赵分及幽、冀，主稻。东南一星曰天仓，主岁星，鲁分徐州，卫分并州，主麻。次东南一星曰司空，主填星，楚分荆州，主黍粟。次西南一星曰卿，主荧惑，魏分益州，主麦。《天文录》曰：“太白，其神令尉，辰星，其神风伯；岁星，其神雨师；荧惑，其神丰隆；填星，其神雷公。此五车有变，各以所主占之。”三柱，一曰

天渊，一曰天休，一曰天旅，欲其均明阔狭有常，星繁，则兵大起。石申曰：“天库星中河而见，天下多死人，河津绝。”又曰：“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均明有常。”天旅星不见，则大风折木；天休动，则四国叛。一柱出，或不见，兵半出；三柱尽出，及不见，兵亦尽出。柱外出一月，谷贵三倍；出二月、三月，以次倍贵；外出不尽两间，主大水。月犯天库，兵起，道不通；犯天渊，贵人死，臣逾主。月晕，女主恶之；在正月，为赦；晕一车，赦小罪；五车俱晕，赦殊罪；四、七、十月晕之，为水；晕十一、十二月，谷贵。五星犯，为旱，丧；犯库星，为兵起。岁星入之，籴贵。荧惑入之，为火，或与岁星占同。填星入天库，为兵，为丧；舍中央，为大旱，燕、代之地当之；舍东北，畜蕃，帛贱；舍西北，天下安。太白入之，兵大起；守五车，中国兵所向慴伏；舍西北，为疾疫，牛马死，应酒泉分。辰星入舍为水；犯之，兵以水潦起。客星犯，则人劳；庚寅日候近之，为金车，主兵；甲寅日候近之，为木车，主槥增价；戊寅日候近之，为土车，主土功；丙寅日候近之，为火车，主旱；壬寅日候近之，为水车，主水溢；入之，色青为忧，赤为兵；守天渊，有大水；守天休，左为兵，右为丧；黄为吉。彗、孛犯之，兵起，民流。流星入，甲子日，主粟；丙午日，主麦；戊寅日，主豆；庚申日，主蕡，壬戌日，主黍：各以其日占之，而粟麦等价增。白云气入，民不安；赤，为兵起。

天潢五星，在五车中。主河梁津渡。星不见，则津渡不通。月入天潢，兵起。五星失度，留守之，皆为兵。荧惑、填星入之，为大旱，为火。荧惑舍之，牛马疫，为兵。辰星出天潢，有赦。客星入，为兵；留守，则有水害。苍白或黑云气入，为丧；赤，为兵；黄白，则天子有喜。

咸池三星，在天潢南，主陂泽池沼鱼鳖凫雁。明大，则龙见，虎狼为害；星不具，河道不通。

月入，为暴兵。五星入，为兵，为旱，失忠臣，君易政；守之，为饥，为兵。客星入，天下大水。流星入，为丧；出，则兵起。云气入，色苍白，鱼多死；赤，为旱；白，为神鱼见；黑，为大水。

参旗九星，一曰天旗，一曰天弓，司弓弩，候变御难。星如弓张，则兵起；明，则边寇动；暗，为吉。又曰天弓不具，天下有兵。五星犯之，兵起。荧惑守之，下谋上，诸侯起兵；一曰有边兵。太白守之，兵乱。客星守，天下忧。流星入，北地兵起。云气犯之，色青，入自西北，兵来，期三年。

天关一星，在五车南，亦曰天门，日月之所行，主边方，主关闭。星芒角，为兵；不与五车合，大将出。月岁三晕，有赦；犯之，有乱臣更法。五星守之，贵人多死。岁星、荧惑守之，臣谋主，为水，为饥。太白、荧惑守之，大赦，关梁有兵。太白入，则大乱。填星守，王者壅蔽；犯之，臣谋主。太白失行，兵起。客星犯之，民多疾，关市不通；又曰诸侯不通，民相攻。客星入，多盗。流星犯之，天下有急，关梁不通，民忧，多盗。黄云气犯，四方入贡。

天园十三星，在天苑南，植菜果之处。曲而钩，菜果熟。白云气犯之，兵起。

按《步天歌》，以上诸星皆属毕宿。武密书以天节属昴，参旗、天关、五车、三柱皆属觜，与《步天歌》不同。《乾象新书》以天节、参旗皆属毕；天园西八星属昴，东五星亦属毕；五车北西南三大星属毕，东二星及三柱属参。说皆不同，今皆存之。

觜觿三星，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粮足，将得势；动，则盗贼行，葆旅起；暗，则不可用兵。日食，臣犯主，戒在将臣。晕及三重，其下谷不登，民疫；五重，大赦，期六十日。月食，为旱，大将忧，有叛主者。正月月晕，有赦，外军不胜，大将忧，偏裨有死者。岁星犯之，其分兵起；守，则农夫失业，后有忧，丁壮多暴死，下有叛者，民多疾疫；入，则多盗，天时不和；国君诛伐不当，则逆行。荧惑犯之，其分有叛者，为旱，为火，为兵起，为籴贵；与觜觿合，赵分相忧；入，则其下有兵。填星入犯，为兵，为土功，其分失地；女主恣，则填星逆行而色黄。太白犯之，兵起；守之，其分易令，大臣叛，物不成，民疫。辰星犯之，不可举兵；一曰赵地水，有叛者；守之，赵分饥。客星出入其宿，青为忧，赤为兵，黑为水，白为丧，黄白为吉。彗星犯之，兵起；出入其分，失地，民流。星孛之，为兵乱，军破，其色与客星同占。流星入犯之，有叛者，有破军。云气犯之，赤，为兵；苍白，为兵、忧；黑，赵地大人有忧；色黄，有神宝入。

按汉永元铜仪、唐开元游仪，皆以觜觿为三度。旧去极八十四度。景祐测验，觜宿三星一度，距西南星去极八十四度，在赤道内七度。

坐旗九星，在司怪西北，君臣设位之表也。星明，则国有礼。

司怪四星，在井钺星前，主候天地、日月、星辰变异，鸟兽、草木

之妖，明主闻灾，修德保福。星不成行列，宫中及天下多怪。

按《步天歌》，坐旗、司怪俱属觜宿，武密书及《乾象新书》皆属于参。

参宿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天市，一曰大辰，一曰鈇钺，主斩刈万物，以助阴气；又为天狱，主杀，秉威行罚也；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参为白虎之体，其中三星横列者，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参应七将，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主鲜卑外国，不欲其明。七将皆明大，天下兵精；王道缺，则芒角张；伐星明与参等，大臣有谋，兵起；失色，军散败；芒角动，边有急，兵起，有斩伐之事；星移，客伐主；肩细微，天下兵弱；左足入玉井中，兵起，秦有大水，有丧，山石为怪；星差戾，王臣贰；左股星亡，东南不可举兵；右股，则主西北。又曰参足移北为进，将出有功；徙南为退，将军失势。三星疏，法令急。日食，大臣忧，臣下相残，阴国强。日晕，有来和亲者，一曰大饥。月食其度，为兵，臣下有谋，贵臣诛，其分大饥，外兵大将死，天下更令。月晕，将死，人殃乱，战不利。月犯，贵臣忧，兵起，民饥；犯参伐，偏将死。岁星犯之，水旱不时，大疫，为饥；守之，兵起，民疫；入，则天下更政。荧惑犯之，为兵，为内乱，秦、燕地凶；守之，为旱，为兵，四方不宁；逆行入，则大饥。填星犯之，有叛臣；守之，其下国亡，奸臣谋逆，一云有丧，后、夫人当之；逆行留守，兵起。太白犯之，天下发兵；守之，大人为乱，国易政，边民大战。辰星犯之，为水，为兵，贵臣黜。辰星与参出西方，为旱，大臣诛。逆守之，兵起。客星入犯之，国内有斩刈事；守之，边州失地；环绕者，边将有斩刈事。彗星犯之，边兵败，君亡，远期三年；贯之，色白，为兵、丧。星孛于参，君臣俱忧，国兵败。流星入犯之，先起兵者亡。《乙巳占》曰："流星出而光润，边安，有赦，狱空。"青云气入犯之，天子起边城；苍白，为臣乱；赤，为内兵；黄色润泽，大将受赐；黑，为水灾，大臣忧。白云气出贯之，将死，天子疾。

按汉永元铜仪，参八度。旧去极九十四度。景祐测验，参宿十星十度，右足入毕十三度。

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主水泉，以给庖厨。动摇，为忧。客星入，为水，为丧国失地；出，则国得地，一云将出。流星入，为大水。云气入而色青，井水不可食。

屏二星，一作天屏，在玉井南，一云在参右足。星不具，人多疾。不明，大人寝疾。星亡，主多病。月、五星犯之，为水。客星出于屏，亦为大人有疾。彗星犯之，水旱不时。

军井四星，在玉井东南，军营之井，主给师，济疲乏。月犯，刍稾财宝出。荧惑入，为水，兵多死。太白入，兵动，民不安。客星入，忧水害。

厕四星，在屏星东，一曰在参右脚南，主溷。色黄，为吉，岁丰；青黑，人主腰下有疾。星不具，则贵人多病。客星入，为谷贵。彗、孛入，岁饥。青云气入，为兵；黑，为忧；黄，则天子有喜。

天屎一星，在天厕南。色黄，则年丰。凡变色，为蝗，为水旱，为霜杀物。常以秋分候之。星亡不见，天下荒；星微，民多流。

按《步天歌》，玉井、军井、厕各四星，屏二星，天屎一星，俱属参宿。《晋志》玉井在参左足，武密书属觜，《乾象新书》属毕；军井，《晋志》在玉井南，武密亦属觜，《乾象新书》亦属毕，唐开元游仪在玉井东南；屏、厕、天屎，《晋志》皆不载，《隋志》屏在玉井南，开元游仪在觜，《隋志》厕在屏东，屎在厕南，《乾象新书》皆属参，与《步天歌》互有不合。

南方

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七曜常行其中，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武密占曰：井中为三光正道，五纬留守若经之，皆为天下无道。不欲明，明则大水。又占曰：用法平，井宿明。钺一星，附井宿前，主伺奢淫而斩之；明大与井宿齐，则用钺于大臣。

月宿，其分有风雨。日食，秦地旱，民流，有不臣者；晕，则多风雨；有青赤气在日，为冠，天子立侯王。月食，有内乱，大臣黜，后不安，五谷不登，分有兵、丧。月晕，为旱，为兵，为民流，国有忧，一曰有赦。阴阳不和则晕，晕及三重，在三月为大水，在十二月日壬癸为大赦。月犯之，将死于兵，水官黜，刑不平；犯井钺，大臣诛，有水事。岁星犯之，主急法，多狱讼，水溢，将军恶之；犯井钺，近臣为乱，兵起；逆行入井，川流壅塞。荧惑犯之，兵先起者殃，又曰天子以水败；入守经旬，下有兵，贵人不安；守三十日，成勾巳，角动，色赤黑，贵人当之，百川溢，兵起。填星入犯之，兵起东北，大臣忧；入井

钺，王者恶之；在觜而去东井，其下亡地。太白犯之，咎在将；久守，其分君失政，臣为乱。辰星犯之，星进则兵进，退则兵退，刑法平，又曰北兵起，岁恶。芒角、动摇，色赤黑，为水，为兵起。客星犯之，谷不登，大臣诛，有土功，小儿妖言。彗星犯之，民谗言，国失政，一曰大臣诛，其分兵灾。流星犯之，在春夏则秦地谋叛，在秋冬则宫中有忧。《乙巳占》：流星色黄润，国安；赤黑，秦分民流，水灾。苍黑云气入犯之，民有疾疫；黄白润泽，有客来言水泽事。黑气入，为大水。常以正月朔日入时候之，井宿上有云，岁多水潦。

按汉永元铜仪，井宿三十度，唐开元游仪三十三度，去极七十度。景祐测验，亦三十三度，距西北星去极六十九度。

五诸侯五星，在东井北，主断疑、刺举、戒不虞、理阴阳、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师，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五者常为帝定疑议。星明大、润泽，则天下治。五礼备，则光明，不相侵陵；暗，则贵人谋上；芒角，祸在中。岁星犯之，兵起三年。荧惑犯之，大臣叛不成。太白犯之，诸侯兴兵亡国；经天昼见，则诸侯受诛。客星犯，王室乱，诸侯亡地，秦国殃；守之，诸侯亲属失位。彗、孛犯之，执法臣诛，又曰贵臣当之，期一年。云气犯之，色苍白，诸侯有丧；不，则臣有诛戮。天下表大水。

积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所以供酒食之正也。不见，为灾。岁星犯之，水物不成，鱼盐贵，民饥。荧惑犯之，为兵，为水。辰星犯之，为水、旱。客星犯之，兵起，大水，大臣忧，期一年。苍白云气入犯之，天下有水。

积薪一星，在积水东北，供庖厨之正也。星不明，五谷不登。荧惑犯之，为旱，为兵，为火灾。客星守之，薪贵。赤云气入犯之，为水灾。

南河三星，与北河夹东井，一曰天之关门也，主关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阳门，一曰越门，一曰权星，主火。两河戍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动摇，中国兵起。河星不具，则路不通。水泛溢。月出入两河间中道，民安，岁美，无兵；出中道之南，君恶之，大臣不附。星明，为吉；昏昧动摇，则边兵起，远人叛，主忧。月犯之，为中邦忧，一曰为兵，为丧，为旱，为疫；行西南，为兵、旱；入南戍，则民疫；晕，则为土功；乘之，四方兵起；经南戍南，则为刑罚失。岁星犯之，北主忧。荧惑犯两河，为兵；守三十日以上，川溢；

守南河，谷不登，女主忧；守南戍西，果不成；在东，则有攻战。填星乘南河，为旱，民忧；守之，为兵，道不通。太白舍三十日，川溢；一曰有奸谋；守两河，为兵起。客星守之，为旱，为疫。彗、孛出，为兵；守，为旱。流星出，为兵、丧，边戍有忧。苍白云气入之，河道不通；出而色赤，天子兵向诸侯。黄气入之，有德令；出，为灾。

北河亦三星，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阴门，一曰胡门，一曰衡星，主水。五星出、入、留、守之，为兵起；犯之，为女丧；乘之，为北主忧。岁星入北戍，大臣诛。荧惑从西入北戍，六十日有丧；从东入，九十日有兵；一曰出北戍北守之，边将有不请于上而用兵外国者胜。填星守之，兵起，六十日内有赦，一曰有土功；若守戍西，五谷不实。太白舍北戍，三十日为女丧，有内谋；守阴门，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辰星守之，外兵起，边臣有谋；留止，则兵起四方。客星入犯之，有丧于外，奸人在中；入自东，兵起，期九十日；入自西，有丧，期六十日；守之，为大水。流星经两河间，天下有难；入，为北兵入中国，关梁不通。云气苍白入犯之，边有兵，疾疫，又为北主忧。

四渎四星，在东井南垣之东，江、河、淮、济之精也。明大，则百川决。

水位四星，在积薪东，一曰在东井东北，主水衡。岁星犯之，为大水；一曰出南，为旱。荧惑守之，田不治。客星犯之，水道不通，伏兵在水中；一曰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彗、孛出，为大水，为兵，谷不成。流星入之，天下有水，谷败民饥。赤云气入，为旱、饥。

天樽三星，在五诸侯南，一曰在东井北，樽，器也，主盛饘粥，以给贫馁。明，为丰；暗，则岁恶。

阙丘二星，在南河南，天子双阙，诸侯两观也。太白、荧惑守之，兵战阙下。

军市十三星，状如天钱，天军贸易之市，有无相通也。中星众，则军余粮；小，则军饥。月入，为兵起，主不安。五星守之，军粮绝。客星入，则有刺客起，将离卒亡。流星出，为大将出。

野鸡一星，在军市中，主变怪。出市外，天下有兵。守静，为吉；芒角，为凶。

狼一星，在东井东南，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芒角、动摇，则兵起；明盛，兵器贵；移位，人相食；色黄白，为凶；赤，为兵。月犯之，有兵不战，一曰有水事。月食在狼，外国有谋。五星犯之，兵大起，多盗。彗、孛犯之，盗起。客星守之，色黄润，为喜；黑，则有忧。赤云气入，有兵。

弧矢九星，在狼星东南，天弓也，主行阴谋以备盗，常属矢以向狼。武密曰："天弓张，则北兵起。"又曰："天下尽兵。"动摇明大，则多盗；矢不直狼，为多盗；引满，则天下尽为盗。月入弧矢，臣逾主。月晕其宿，兵大起。客星入，南夷来降；若舍，其分秋雨雪，谷不成；守之，外夷饥；出入之，为兵出入。流星入，北兵起，屠城杀将。赤云气入之，民惊，一曰北兵入中国。

老人一星，在孤矢南，一名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候之南郊，春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天子寿昌；不见，则兵起，岁荒，君忧。客星入，为民疫，一曰兵起，老者忧。流星犯之，老人多疾，一曰兵起。白云气入之，国当绝。

丈人二星，在军市西南，主寿考，悼耄矜寡，以哀穷人。星亡，人臣不得自通。

子二星，在丈人东，主侍丈人则。不见，为灾。

孙二星，在子星东，以天孙侍丈人侧，相扶而居以孝慈。不见，为灾；居常，为无咎。

水府四星，在东井西南，水官也，主堤塘、道路、梁沟，以设堤防之备。荧惑入之，有谋臣。辰星入，为水。客星入，天下大水。流星入，色青，所主之邑大水；赤，为旱。

按《步天歌》自五诸侯至水府常星一十八坐，俱属东井。武密书以丈人二星、子、孙各一星属牛宿。《乾象新书》以丈人与子属参、孙属井；又以水府四星亦属参。武密以水府属井。余皆与《步天歌》合。

舆鬼五星，主观察奸谋，天目也。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星为积尸，主死丧祠祀；一曰鈇锧，主诛斩。星明大，谷不成；不明，民散。锧欲其忽忽不明，明则兵起，大臣诛；动而光，赋重役烦，民怀嗟怨。日食，国不安，有大丧，贵人忧。晕，则其分有兵，大臣有诛废者。月食，贵臣、

皇后忧，期一年。晕，为旱，为赦。月犯之，秦分君忧，一曰军将死，贵臣、女主忧，民疫。岁星犯之，谷伤民饥，君不听事；犯鬼锜，执法臣诛。荧惑犯之，忠臣诛，一曰兵起，后失势；入，则后及相忧，一曰贼在君侧，有兵、丧；勾巳，国有赦；留守十日，诸侯当之；二十日，太子当之；勾巳环绕，天子失庙。填星犯之，大臣、女主忧；守之，忧在后宫，为旱，为土功；入锜，王者恶之；犯积尸，在阳为君，在阴为后，在为太子，右为贵臣，随所守恶之。太白入犯之，为兵，乱臣在内，一曰将有诛；贯之而怒，下有叛臣；久守之，下有兵，为旱，为火，万物不成。辰星犯之，五谷不登；守，为有丧，忧在贵人。客星犯之，国有自立者败，一曰多土功；入之，有诅盟祠鬼事。彗星犯之，兵起，国不安。星孛，其下有丧，兵起，宜修德禳之。流星犯鬼锜，有戮死者；入，则四国来贡。白云气入，有疾疫；黑，后有忧；赤，为旱；黄，为土功；入犯积尸，贵臣有忧；青，为病。

按汉永元铜仪，舆鬼四度。旧去极六十八度。景祐测验，舆鬼三度，距西南星去极六十八度。

爟四星，在鬼宿西北，一曰在轩辕西，主烽火，备边亭之警急。以不明为安，明大则边有警。赤云气入，天下烽火皆动。

天狗七星，在狼星北，主守财。动移，为兵，为饥，多寇盗，有乱兵。填星守之，人相食。客、彗守之，则群盗起。

外厨六星，为天子之外厨，主烹宰，以供宗庙。占与天厨同。

积尸气一星，在鬼宿中，孛孛然入鬼一度半，去极六十九度，在赤道内二十二度，主死丧祠祀。

天纪一星，在外厨南，主禽兽之齿。太白、荧惑守犯之，禽兽死，民不安。客星守之，则政隳。

天社六星，在弧矢南。昔共工氏之勾龙能平水土，故祀之以配社，其精上为星。明，则社稷安；不明、动摇，则下谋上。太白、荧惑犯之，社稷不安。客星入，有祀事于国内；出，则有祀事于国外。

按《晋志》，爟四星属天市垣，天狗七星在七星北。武密以天狗属牛宿，又属舆鬼，《乾象新书》属井。外厨六星，《晋志》在柳宿南，武密书亦属柳，《乾象新书》与《步天歌》皆属舆鬼。天纪一星，武密书及《乾象新书》皆属柳，惟《步天歌》属鬼宿。天社六星，武密书属

井，又属鬼。《乾象新书》以西一星属井，中一星属鬼，末一星属柳。今从《步天歌》，以诸星俱属舆鬼，而备存众说。

柳宿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尔雅》曰："咮谓之柳。柳，鹑火也。"又主木功。一曰天库，又为鸟喙，主草木。明，则大臣谨重，国家厨食具；开张，则人饥死；亡，则都邑振动；直，则为兵。日食，宫室不安，王者恶之，厨官、桥道、堤防有忧。日晕，飞鸟多死，五谷不成；三抱而戴者，君有喜。月食，宫室不安，大臣忧。月晕，林苑有兵，天下有土功，厨狱官忧，又为兵，为饥，为旱、疫。岁星犯之，国多义兵。荧惑犯之，色赤而芒角，其下君死，一曰宫中忧火灾；守之，有兵，逆臣在侧；逆行守之，王不宁。填星犯守，君臣和，天下喜；石申曰："天子戒饮食之官。"出、入、留、舍，有急令。太白犯之，有急兵。逆行勾巳，臣谋主；昼见，为兵。辰星犯之，民相仇，岁旱，君戒在酒食。客星犯之，咎在周国；守，则布帛、鱼盐贵。色苍白，杀边地诸侯。彗星犯之，大臣诛，为兵，为丧。星孛于柳，南夷叛，甘德曰："为兵，为丧。"流星出犯之，周分忧；色黄，为喜；入，则王者内有火灾；《乙巳占》："出，则宗庙有喜，贤人用；入，为天厨官有忧，木功废。"赤云气入，为火；黄，为赦；黄白，为天子有喜，起宫室。

按汉永元铜仪，以柳为十四度，唐开元游仪十五度。旧去极七十七度。景祐测验，柳八星一十五度，距西头第三星去极八十三度。

酒旗三星，在轩辕右角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饮食。星不具，则天下有大丧，帝王宴饮，沉昏非礼，以酒亡国；明，则宴乐谨。五星守之，天下大酺，有酒肉赐宗室。荧惑犯之，饮食失度。太白犯之，三公九卿有谋。客、彗犯，主以酒过为相所害。赤云气入，君以酒失。

按《晋志》，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以酒旗属柳宿。以《通占镜》考之，亦属柳，又属七星。《乾象新书》亦属七星，与《步天歌》不同，今并存之。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绣，又主急兵。故星明，王道昌；暗，则贤良去，天下空；动，则兵起；离，则易政。盖天曰：七星为朱雀颈。颈者，文明之粹，羽仪所承。日食其宿，主不安，刑在门户之神。又曰：文章士受诛，其分兵起，臣为乱。日晕，周邦君忧；青色抱而顺，在兵为东军吉。月食，后及大臣有忧，又为岁饥，民流，其国更政。晕，其地旱，狱官凶。岁星犯之，主忧兵，五谷多伤。荧惑犯之，

桥梁不通；逆行，则地动为火灾；出、入、留、舍，其国失地，水决。填星犯守，世治平，王道兴，后、夫人喜。太白犯之，兵暴起，大臣为乱；经天，防诈伪。辰星犯之，贼臣在侧；守，则其分有忧，万物不成，兵从中起，贵臣有罪，民疫流亡。客星犯之，为兵，《荆州占》云："河水决，民流。"彗犯，有乱兵起，贵臣戮；武密曰："彗星出七星，状如杵，为兵。"星孛于星，有乱兵起宫殿，贵臣戮，大臣相谮。流星犯之，为兵、忧；又曰：入，则有急使来。《乙巳占》："流星入，库官有喜，锦绣进，女工用。"苍白云气入，贵人忧；出，则天子用急使。赤入，为兵；黑，为贤士死；黄，则远人来贡；白，为天子遣使赐诸侯帛。

按景祐测验，七星七度，距大星去极九十七度。

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后妃之主，士职也。一曰东陵，一曰权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将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将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太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武密曰："后妃后宫之象，阴阳交合，感为雷，激为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背璚，分为抱珥，此二十四变皆权主之。"微细，则皇后不安；黑，则忧在大人；移徙，则民流；东西角大张而振，后族败。月入之，女主失势，或火灾；犯左右角，大臣以罪免；中犯乘守太民，为饥，太后宗有罪；守少民，小有饥，女主失势；守御女，有忧。月晕，女主有丧。月、五星凌犯、环绕、乘守，皆为女主有祸。月食，女主忧。岁星犯之，女主失势，一曰大臣当之；乘守大民，为大饥，太后宗黜；中犯乘守少民，为小饥，后宫有黜者。荧惑犯守勾巳，后妃离德；犯御女，天子仆妾忧；犯太民、少民，忧在后宗；守之，宫中有戮者。填星行其中，女主失势，有丧。太白犯之，皇后失势。客星犯之，近臣谋灭宗族。彗、孛犯，女主为寇，一曰兵起。流星入之，后宫多谗乱《乙巳占》："流星出之，后有中使出。"一曰天子有子孙喜。

天稷五星，在七星南，农正也，取百谷之长以为号。明，则岁丰；暗，或不具为饥；移徙，天下荒歉。客星入之，有祠事于内；出，有祠事于国外。

天相三星，在七星北，一曰在酒旗南，丞相大臣之象。武密曰："占与相星同。"五星犯守之，后妃、将相忧。彗、客犯之，大臣诛。云气入，黄，为大臣喜；黑，为将忧。

内平四星，在三台南，一曰在中台南，执法平罪之官。明，则刑罚平。

按轩辕十七星，《晋志》在七星北，而列于天市垣；武密以轩辕属七星，又属柳；《乾象新书》以西八星属柳，中属七星，末属张。天稷五星，《晋志》在七星南；武密亦以天稷属七星，又属柳；《乾象新书》以西二星属柳，余属七星。天相三星，《晋志》在天市垣，武密书属七星，《乾象新书》属轸宿。内平四星，《晋志》在天市垣，武密书属柳，《乾象新书》属张，《步天歌》属七星。诸说皆不同，今并存之。

张宿六星，主珍宝、宗庙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饮食、赏赉之事。明，则王行五礼，得天下之中；动，则赏赉不明，王者子孙多疾；移徙，则天下有逆；就聚，则有兵。日食，为王者失礼，掌御馔者忧。甘德曰："后失势，贵臣忧，期七十日。"晕及有黄气抱日，主功臣效忠。又曰："财宝大臣黜，将相忧。"月食，其分饥，臣失势，皇后有忧。晕，为水灾。陈卓曰："五谷、鱼盐贵。"巫咸曰："后妃恶之，宫中疫。"月犯之，将相死，其国忧。岁星入犯之，天子有庆贺事；守之，国大丰，君臣同心；三十日不出，天下安宁，其国升平。荧惑犯之，功臣当封；入，则为兵起；又曰色如四时休王，其分贵人安，社稷无虞；又曰荧惑春守，诸侯叛；逆行守之，为地动，为火灾，又曰将军惊，土功作，又曰会则不可用兵。填星犯之，为女主饮宴过度，或宫女失礼；入，为兵；出，则其分失地；守之，有土功。太白犯之，国忧；守之，其国兵谋不成，石申曰："国易政。"舍留，其国兵起。辰星犯守，五谷不成，兵起，大水，贵臣负国，民疫，多讼，芒角，臣伤其君；入，为火灾；出；则有叛臣。客星犯之，天子以酒为忧；守之，周、楚之国有隐士出；入于张，兵起，国饥；舍留不去，前将军有谋。又曰利先起兵。彗星犯之，国用兵，民亡；守，为兵；出，为旱；又曰犯守，君欲移徙宫殿。星孛于张，为民流，为兵大起。《乙巳占》："流星出入，宗社昌，有赦令，下臣入贺。"苍白云气入之，庭中觞客有忧；黄白，天子因喜赐客；黑，为其分水灾；色赤，天子将用兵。

按汉永元铜仪，张宿十七度，唐开元游仪十八度。旧去极九十七度。景祐测验，张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极一百三度。

天庙十四星，在张宿南，天子祖庙也。明，则吉；微细，其所有兵，军食不通。客星中犯之，有白衣会，兵起。又曰祠官有忧。武密曰："与虚梁同占。"

按天庙十四星，《晋志》虽列于二十八宿之外，而亦曰在张宿南，与《隋志》所载同，兼与《步天歌》合。

翼宿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又主外夷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国宾；动摇，则蛮夷使来；离徙，天子将举兵。日食，王者失礼，忠臣见谮，为旱灾。晕，为乐官黜；上有抱气三，敌心欲和。月食，亦为忠臣见谮，飞虫多死，北方有兵，女主恶之，石申曰："大臣有谋。"月犯之，国忧，其分有兵，大将亡，女主恶之。岁星犯，五谷为风所伤；守之，王道具，将相忠，文术用；逆行入之，君好畋猎。荧惑犯之，其分民饥，臣下不从命，边兵起；出、入、留、舍，为兵；守之，佞臣为乱。填星犯之，大臣忧；守之，主圣臣贤，岁丰，后有喜；出、入、留、舍，兵起；逆行，则女主失政。太白入或犯之，皆为兵起；出、入、留、舍，大风水灾，其分君不安；舍左，为旱；守犯、勾已、凌突，则大臣专君令。辰星凌抵，下臣为乱伏诛；守之，旱，饥，民流，龙蛇见；守其中，兵大起；同见西方，大臣忧。客星入犯之，国有兵，大臣忧，一曰负海国有使来；守之，为兵起。彗星犯之，大臣忧，国有兵、丧。星孛于翼，亦为大臣忧，其分失礼乐；出，则其地有谋，下有兵、丧；芒所指，有降人。流星犯之，亦为忧在大臣；出，则其下有兵；入，为贵臣囚系，《乙巳占》曰："流星入，天下贤士入见，南夷来贡，国有贤臣。"赤云气出入，有暴兵；黄而润泽，诸侯来贡；黑，为国忧。

按汉永元铜仪，翼宿十九度，唐开元游仪十八度。旧去极九十七度。景祐测验，翼宿一十八度，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极百四度。

东瓯五星，在翼南，蛮夷星也。《天文录》曰："东瓯，东越也，今永嘉郡永宁县是也。"芒角、动摇，则蛮夷叛。太白、荧惑守之，其地有兵。

按东瓯五星，《晋志》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书》属张宿；武密书属翼宿，与《步天歌》合。

轸宿四星，主冢宰、辅臣，主车骑，主载任。有军出入，皆占于轸。又主风，占死丧。明大，则车驾备；移徙，天子有忧；就聚，则兵起。辖二星，傅轸两旁，主王侯，左辖为王者同姓，右辖为异姓。星明，兵大起；远轸，凶；辖举，南蛮侵；车无辖，国有忧。日食，忧在将相，戒车驾之官，一曰后不安。晕而生背气，其下兵起，城拔，视背所向击之胜，又曰王者恶之。月食，后及大臣忧。月晕，有兵，岁旱，

多大风。岁星犯之，为火灾，为民疫，大臣忧，主库者有罪；入，则其国将死；守之，国有丧；七日不移，有赦，又曰君有忧。荧惑犯之，有乱兵；入轸，将军为乱，水伤稼，民多妖言；逆行，为火，为兵。填星犯之，为兵，为土功；入，则兵败；逆行，女主忧；出、入、舍、留，六十日兵起，大旱。太白犯之，为兵起，得地；入，为兵；守之，亡地，将忧；起左角，逆行至轸，失地；经天，则兵满野。辰星犯之，民疫，大臣忧，中国有贵丧；守之，大水；入，则天下以火为忧，一曰国有丧。客星犯之，为兵，为丧；入，则有土功，籴贵，诸侯使来；出，则君使诸侯；守之，边兵起，民饥；守辖，军吏忧。彗星犯之，为兵，为丧；色赤，为君失道，又曰天子起兵，王公废黜。星孛于轸，亦为兵、丧，又曰下谋上，主忧。流星犯之，有兵起，亦有丧，不出一年，库藏空；春夏犯之，为皮革用；秋冬，为水旱不调。

按汉永元铜仪，以轸宿为十八度。旧去极九十八度。景祐测验，亦十八度，去极一百度。

长沙一星，在轸宿中，入轸二度，去极百五度，主寿命。明，则君寿长，子孙昌。

青丘七星，在轸东南，蛮夷之国号。星明，则夷兵盛；动摇，夷兵为乱；守常，则吉。

军门二星，在青丘西，一曰在土司空北，天子六宫之门。主营候，设豹尾旗，与南门同占。星非其故，及客星犯之，皆为道不通。

器府三十二星，在轸宿南，乐器之府也。明，则八音和，君臣平；不明，则反是。客、彗犯之，乐官诛。赤云气掩之，天下音乐废。

土司空四星，在青丘西，主界域，亦曰司徒。均明，则天下丰；微暗，则稼穑不登。太白、荧惑犯之，男女废耕桑。客、彗犯之，为兵起，民流。

按《步天歌》，以左辖右辖二星、长沙一星、军门二星、土司空四星、青丘七星、器府三十二星俱属轸宿；《晋志》惟辖星、长沙附于轸，余在二十八宿之外；《乾象新书》以军门、器府、土司空属翼，青丘属轸；武密书以军门属翼，余皆属轸。今从《步天歌》，而附见诸家之说。

志第五 天文五

○七曜 景星 彗孛 客星 流星 妖星 星变 云气 日食日变 日煇气月食 月变 月煇气

七曜

日为太阳之精，君之象，日行一度，一年一周天。日月行有道之国，则光明。君道至大，则日色光明；动不失时，则日扬光。至德之萌，日月如连璧。君臣有道，则日含“王”字；君亮天工，则日备五色；有圣人起，则日再中。人君有德，日有四彗，光芒四出；日有二彗，一年再赦。

《周礼》视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阴阳五色之气，浸淫相侵；二曰象，云气成形象；三曰鐫，日旁气刺日；四曰监，云气临日上；五曰闇暗，谓蚀及日光脱；六曰瞢，不光明；七曰弥，白虹贯日；八曰序，谓气若山而在日上，及冠珥背璚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九曰隮，谓晕及虹也；十曰想，五色有形想。

凡黄气环在日左右为抱气；居日上为戴气、为冠气；居日下为承气、为履气；居日下左右为纽气、为缨气。抱气则辅臣忠，余皆为喜、为得地，吉。

一珥在日西则西军胜，在东则东军胜，南北亦然；无兵，亦有拜将。两珥气圜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寿考。三珥色黄白，女主喜；纯白，为丧；赤，为兵；青，为疾；黑，为水。四珥主立侯王，有子孙喜。

日有黄芒，君福昌；多黄辉，王政太平。日无光，为兵、丧，又为臣有阴谋。日旁云气白如席，兵众战死；黑，有叛臣；如蛇贯之而青，谷多伤；白，为兵；赤，其下有叛；黄，臣下交兵；黑，为水。日始出，黑云气贯之，三日有暴雨。青云在上下，可出兵。有赤气如死蛇，为饥，为疫。杂气刺日皆为兵。

日晕，七日内无风雨，亦为兵；甲乙，忧火；丙丁，臣下忠；戊己，后族盛；庚辛，将利；壬癸，臣专政。半晕，相有谋；黄，则吉；黑，为灾。晕再重，岁丰；色青，为兵，谷贵；赤，蝗为灾。三重，兵起。四重，臣叛。五重，兵、饥。六重，兵、丧。七重，天下亡。

日并出，诸侯有谋，无道用兵者亡。日辟，为兵寇。日陨，下失政。日中见飞燕，下有废主。日中黑子，臣蔽主明。日昼昏，臣蔽君之明，有篡弑。赤如血，君丧臣叛。日夜出，兵起，下陵上，大水。日光四散，君失明。白虹贯日，近臣乱，诸侯叛。日赤如火，君亡。日生牙，下有贼臣。

日食，为阴蔽阳，食既则大臣忧，臣叛主，兵起。日食在正旦，王者恶之。日珥，甲乙，日有二珥四珥而食，白云中出，主兵；丙丁，黑云，天下疫；戊己，青云，兵、丧；庚辛，赤云，天下有少主；壬癸，黄云，有土功。日食在甲乙日，主四海之外，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各以其下所主当之。寅卯辰木，招谋者司徒也。巳午未火，招谋者太子也。申酉戌金，司马也。亥子丑水，司空也。

月为太阴之精，女主之象，一月一周天。君明，则依度；臣专，则失道。或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则乍南乍北；或女主外戚专权，则或进或退。月变色，为殃；青，饥；赤，兵、旱；黄，喜；黑，水。昼明，则奸邪作。月旁瑞气，一珥，五谷登；两珥，外兵胜；四珥及生戴气，君喜国安。终岁不晕，天下偃兵。

晦而明见西方，曰朏；朔而明见东方，曰仄匿。朏则政缓，仄匿则政急。六日而弦，臣专政。七日而弦，主胜客。八日而弦，天下安。十日不弦，将死，战不胜。

两月并见，兵起，国乱，水溢。星入月中，亡国破将。白晕贯之，下有废主。白虹贯之，为大兵起。生齿，则下有叛臣。生足，则后族专政。

月珥背璚，晕而珥，六十日兵起；珥青，忧；赤，兵；白，丧；黑，国亡；黄，喜。有背璚，臣下驰纵，欲相残贼，不和之气。晕三重，兵起；四重，国亡；五重，女主忧；六重，国失政；七重，下易主；八重，亡国；九重，兵起亡地；十重，天下更始。

月食，从上始则君失道，从旁始为相失令，从下始为将失法。岁星犯之，兵、饥、民流。荧惑犯之，大将死，有叛臣，民饥。填星犯之，人臣弑主；合，国饥。月食填星，民流；一曰月犯填，女主忧，民流。太白犯，出月右为阴国有谋，左为阳国有谋；出月下，君死、民流。

月戴太白，起兵；入月，将死；与太白会，太子危。辰星犯之，天下水。月食辰，水，饥。辰入月，臣叛主。彗星入，或犯之，兵期十二年，大饥；贯月，臣叛主。流星犯之，有兵；入无光，有亡国；在月上下，国将乱。月犯列星，其国受兵。星食月，国相死。星见月中，主忧。

凡月之行，历二十有九日五十三分而舆日相会，是谓合朔。当朔日之交，月行黄道而日为月所掩，则日食，是为阴胜阳，其变重，自古圣人畏之。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黄道，则虽会而不食。月之行在望与日对冲，月入于闇虚之内，则月为之食，是为阳胜阴，其变轻。昔朱熹谓月食终亦为灾，阴若退避，则不至相敌而食。所谓闇虚，盖日火外明，其对必有闇气，大小与日体同。此日月交会薄食之大略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自昔人主遇灾而惧，侧身修行者，此也。

岁星为东方，为春，为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色光明润，君寿民富。又主福，主大司农，主五谷。石申曰：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如岁在卯，不可东征。甘德曰：所去，国凶；所之，国吉；退行，为凶灾。主泰山、徐青兖及角、亢、氐、房、心、尾、箕。君令不顺，则岁星退行；入阴为内事，入阳为外事；行阴道为水，行阳道为旱。星大，则喜；小，则牛马多死，疾疫。初见小而日益大，所居国利。初出大而日小，国耗。《荆州占》：岁星色黑，为丧；黄，则岁丰；白，为兵；青，多狱；君暴，则色赤。荧惑相犯，为大战；相去方寸为犯，战，客胜。食火，国亡。边侵曰食。守之为贼。居之不去为守。触火，则国乱。两体俱动而直曰触。合斗，为饥、旱。离复合、合复离曰斗。填星相犯，退，犯填，太子叛。当东反西曰退。与填星合，为内乱，民饥。芒角相及同光曰合。守填星，其下城败。太白相犯，大臣黜，女主丧。触太白，则四边来侵。守太白，为四序不调。合斗，则大将死。辰星相犯，太子忧。触辰，主忧；守，忧贼。合，则君臣和。昼见，则臣强。他星犯之，主不安。客星犯守，主忧。流星犯之，色苍黑，大农死；赤，为饥疫；黄，则岁丰。抵之，臣叛主。

荧惑为南方，为夏，为火。于人五常，礼也；五事，视也。晋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出入无常。”二岁一周天。出，则有兵；入，则兵散。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所舍国为乱、贼、疾、丧、饥、兵。或环绕勾巳，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为殃愈甚。退行一舍，天下有火灾；五舍，大臣叛。《星经》曰：“主霍山、扬、荆、交州，又主舆鬼、柳、七星。”又主大鸿胪，又

曰主司空，为司马，主楚、吴、越以南，司天下君臣之过失。东行，则兵聚东方；西行，则兵聚西方。天下安，则行疾。与岁星相犯，主册太子，有赦。触岁星，有子；守之，太子危。填星相犯，兵大起。入填星，将为乱；触之，有刀兵；守之，有内贼，太子危。与太白相犯，主亡，兵起；守北，太子忧；南，庶子忧。环绕，偏将死。与辰星相犯，兵败。与辰星相会，为旱，秋为兵，冬为丧；守之，太子忧，有赦。他星相犯，兵起，祆星犯之，为兵，为火。

填星为中央，为季夏，为土。于人五常，信也；五事，思也。常以甲辰元始之岁填行一宿，二十八岁而一周天。四星皆失，填为之动。所居，国吉，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天子失信，则填大动。盈则超舍，以德盈则加福，刑盈则不复；缩则退舍不及常，德宿则迫戚，刑缩则不育。《星经》曰："主嵩山、豫州，又主东井。"行中道，则阴阳和调。退行一舍，为水；二舍，海溢河决。经天退行，天下更政，地动。巫咸曰：光明，岁熟。大明，主昌。小暗，主忧。春青，夏赤，女主喜。春色苍，岁大熟；色赤，饥。有芒，兵。与岁星相犯相斗，为内乱；合，则野有兵。荧惑相犯，为兵、丧；合，则为兵，为内乱，大人忌之。太白相犯，为内兵，有大战，一曰王者失地。合于太微，国有大兵，一曰国亡。辰星犯，为兵，为旱。祆星犯，下臣谋上。流星犯，则民多事。与月相犯，有兵。

太白为西方，为秋，为金。于人五常，义也；五事，言也。常以正月甲寅与火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一年一周天。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为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为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星经》曰："主华阴山、梁、雍、益州，又主奎、娄、胃、昴、毕、觜、参。"出西方，失行，外国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若经天，天下革，民更主，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女主昌，又曰主大臣。巫咸曰：光明见影，战胜，岁熟。状炎然而上，兵起。光如张盖，下有立王。凡与岁星相犯，兵败失地。犯荧惑，客败主胜。犯填星，太子不安，失地。犯辰星，主兵。入月，主死，其下兵。犯月角，兵起，在左则中国胜，在右则外国胜。当见不见，失地破军。他星犯，其事急。祆星犯，边城有战。客星犯，主兵将死。凡太白至午位，避日而伏，若行至未，即为经天，其灾异重也。

辰星为北方，为冬，为水。于人五常，智也；五事，听也。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五月夏至见东井，八月秋分见角、亢，十一月冬至见

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也。一年一周天。出早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祆。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星经》曰："主常山、冀、并、幽州，又主斗、牛、女、虚、危、室、壁。"又曰主燕、赵、代，主廷尉，以比宰相之象。石申曰：色黄，五谷熟；黑，为水；苍白，为丧。凡与岁星相犯，皇后有谋。荧惑犯，妨太子。填星犯，兵败；太白亦然。芒角相及同光曰合，他星光曜相逮为害。客星、太阴、流星相犯，主内患。

凡五星：岁星色青，比参左肩；荧惑色赤，比心大星；填星色黄，比参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而应四时则吉，变常为凶。

木与土合为内乱，饥；与水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合为饥，为旱；与金合为白衣之会，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曰牝牡，年谷大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其年或有或无。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举事用兵，从军为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分地；出其阳，偏将战。与土合为忧，主孽卿。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一曰，火与水合为焠，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一曰，为变谋更事，必为旱。与金合为疾，为白衣会，为内兵，国亡地。与木合国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

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内乱。

三星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百姓饥乏，改立侯王。四星合，是谓大汤，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殃，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见，其年必恶。

凡五星与列宿相去方寸为犯，居之不去为守，两体俱动而直曰触，离复合、合复离曰斗，当东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舍曰合。凡五星东行为顺，西行曰逆，顺则疾，逆则迟，通而率之，终于东行。不东不西曰留，与日相近而不见曰伏，伏与日同度曰合。

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经天，自始与日合后，行速而先日，夕见西方。去日前稍远，夕时欲近南方则渐迟，迟极则留，留而近日，则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后，晨见东方。逆极则留，留而后迟，迟极去日稍

远，旦时欲近南方，则远行以追日，晨伏于东方，复与日合度。此五星合见、迟疾、顺逆、留行之大端也。

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数，如岁星谓十二年一周天，乃约数耳。晋灼谓太岁在四仲则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则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说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广狭，而岁星之行自有盈缩，岂得以十二年一周无差忒乎？唐一行始言岁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率百二十余年而超一次，因以为常。以春秋乱世则其行速，时平则其行迟，其说尤迂。既乃为后率前率之术以求之，则其说自悖矣。今绍兴历法，岁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余一分，积一百四十四年剩一次矣。然则先儒之说安可信乎？余四星之行，固无逆顺，中间亦岂无差忒？一行不复详言，盖亦知之矣。

景星

景星，德星也，一曰瑞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大而中空，其名各异。曰周伯，其色黄，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曰含誉，光耀似彗，喜则含誉射。曰格泽，状如炎火，下大上锐，色黄白，起地上，见则不种而获。曰归邪，两赤彗向上，有盖。曰天保星，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鸡鸣。皆五行冲和之气所生也。其王蓬芮、玄保、昭明、昏昌、旬始、司危、菟昌、地维臧光之类，亦皆为瑞星。然前志以王蓬芮已下星为妖星。又奇星，古无所考，见于仁宗、英宗之时，故附于景星之末云。

彗孛

彗星，小者数寸，长者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除旧布新之兆也。其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光芒所及则为灾。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

孛星，彗属。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主大乱，主大兵，灾甚于彗。旄头星，《玉册》云：亦彗属也。

客星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是也。周伯，大而黄，煌煌然，所见之国，兵丧，饥馑，民庶流亡。老子，明大纯白，出则为饥，为凶，为善，为恶，为喜，为怒。王蓬絮，状如粉絮，拂拂然，见则其国兵起，有白衣之会。国皇，大而黄白，有芒角，主兵起，

水灾，人主恶之。温星，色白，状如风动摇，常出四隅。皆主兵。此五星错出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各以其所在分野而占之。又四隅各有三星：东南曰盗星，主大盗；西南曰种陵，出则谷贵；西北曰天狗，见则天下大饥；东北曰女帛，主有大丧。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东西横行亦曰流。流星有八，曰天使，曰天晖，曰天雁，曰天保，曰地雁，曰梁星，曰营头，曰天狗。流星之为天使者，有祥有妖，为天晖、天雁、夜陨而为天保，则祥；若夜陨而为地雁、梁星，昼陨而为营头，则妖。流星之大者为奔星，夜陨而为天狗，厥妖大。自下而升曰飞。飞星有五，亦有妖祥之分，飞星化而为天刑则祥；为降石，为顿顽，为解衔，为大滑，则为妖。

妖星

妖星，五行乖戾之气也。五星之精，散而为妖星，形状不同，为殃则一。各以其所见日期、分野、形色，占为兵、饥、水、旱、乱、亡。星长三尺至五尺，期百日，等而上之，至一丈期一年，三丈期三年，五丈期五年，十丈期七年，十丈已上，不出九年。盖妖星长大则期远而殃深，短小则期近而殃浅。

天搀星乃岁之精，主奋争。天枪如彗，出西方，长二三尺，名天枪，主破国。天猾主招乱。天棓出西方，长数丈，主国乱。蚩尤旗类彗而后曲，主兵。天冲状如人，苍衣赤首，不动，主下谋上，灭国。国皇大而赤，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寇。及登主夷分，主恣虐，旦见则主弱。昭明如太白，光芒不行，主兵、丧。司危，《天官书》如太白，有目，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其下有兵，主击强。五残如辰星，去地六七丈，其下有兵，主奔亡。六贼去地六丈，大而赤，有光，出非其方，下有兵、丧。狱汉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大贲主灭邪暴兵。烛星主灭邪。绌流主伏逃。茀星、昴、孛星主灾。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鸡，见则更主。击咎主大兵，有反者，大乱。天杵主□羊。天柎主击殃。伏灵见则世乱。天败主斗冲。司奸主见怪。天狗有毛，旁有短彗，下如狗形，见则兵饥。天残主贪残。卒起有谋反，主惊亡。枉矢色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长数匹者，见则兵起，破女君臣忧，上下乱。拂枢主制时。灭宝主伐乱。绕綖主乱孳。惊理主相屠。大奋祀主招邪。

天锋彗象，形似矛锋，见则兵起，有乱臣。昭星有三彗，兵出，有大盗不成，又主灭邪。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出东南方，东北主旱，或大水。长庚星如一匹布著天，见则兵起。四填大而赤，可二丈，为兵。地维臧光星如月，始出，大而赤，去地二丈，东南，旱；西北，兵；出东北，大水。老子星色白，为善为恶，为饥为凶，为喜为怒。营头星有云如坏山坠，所坠下有覆军流血。积陵出西南，长三丈，主兵，小饥。昏昌出西北，气青赤色，中赤外青，主国易政。莘星出西北，状如环，大则诸侯失地。白星如削瓜，主男丧。菟昌有赤青环之，主水，天下改易。濛星赤如牙旗，长短四面，西南最多，乱之象。长星出西方。

岁星之精，化为天棓、天枪、天猾、天冲、国皇、及登，苍彗。火星之精，化为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赤彗。土星之精，化为五残、六贼、狱汉、大贲、昭星、绌流、茀星、旬始、蚩尤，虹蜺、击咎，黄彗。太白之精，化为天杵、天柎、伏灵、天败、司奸、天狗、天残、卒起，白彗。辰星之精，化为枉矢、破女、拂枢、灭宝、绕綖、惊理、大奋祀，黑彗。

而月旁祆星，亦各有所生。天枪、天荆、真若、天扌袁、天楼、天垣，岁星所生也，见以甲寅日，有两青方在其旁。天阴、晋若、官张、天惑、天雀、赤若、蚩尤，荧惑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两赤方在其旁。天上、天伐、纵星、天枢、天翟、天沸、荆彗，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两黄方在其旁。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墙星、权星、白雚，太白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两白方在其旁。天美、莒天毚、天社、天林、天庥、天蒿、端下，辰星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两黑方在其旁，见则为水、旱、兵、丧、饥、乱。

云气

《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故鲁僖公日南至登观台以望，汉明帝升灵台以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盖古者分至主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迨乎后世，其法寝备。瑞气则有庆云、昌光之属，妖气则有虹蜺、牂云之类，以候天子之符应，验岁事之丰凶，明贤者之出处，占战阵之胜负焉。

日食

"

建隆元年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乾德三年二月壬寅朔，日当食不食。五年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开宝元年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三年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四年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五年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七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八年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六年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七年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八年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雍熙二年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三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淳化二年闰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三年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四年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五年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

咸平元年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二年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年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五年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年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四年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阴雨不见。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阴雨不见。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七年十二月癸丑朔，日当食不食。八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天禧三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五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乾兴元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几尽。

天圣二年五月丁亥朔，日当食不食。四年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年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七年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明道二年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景祐三年四月己酉朔，日当食不食。

宝元元年正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康定元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庆历二年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四年十一月戊午朔，日当食不食。五年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六年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皇祐元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四年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五年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至和元年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嘉祐元年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三年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六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

熙宁元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二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六年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八年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

元丰元年六月癸卯朔，日当食不食。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当食不食。五年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六年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元祐二年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阴雨不见。六年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绍圣元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二年二月丁卯朔，日当食不食。四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

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见。

大观元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二年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四年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政和三年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五年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重和元年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宣和元年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阴

云不见。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食于亢。

绍兴五年正月乙巳朔，日食于女。七年二月癸巳朔，日食于室是年当金之天会十五年，《金史》不书日食

。八年至十二年，日食多在夜，史蒙蔽不书。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于牛，阴云不见。十五年六月乙亥朔，日食于井。十七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于氐是年乃金之皇统七年，《金史》不书日食

。十八年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十九年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二十四年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二十五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二十八年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三十年八月丙午朔，日食于翼。三十一年正月甲戌朔，太史言日当食而不食。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于女。

隆兴元年六月庚申朔，日食于井。二年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

乾道五年八月甲申朔，日食在翼，阴云不见。九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在井，阴云不见。

淳熙元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在尾，阴云不见。三年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四年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十年十一月壬戌朔，日食于心。十五年八月甲子朔，日食于翼。十六年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

庆元元年三月丙戌朔，日食于娄。四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五年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六年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是年乃金承安五年，《金史》不书日食

。

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于毕。三年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金史》不书。

开禧二年二月壬子朔，日当食，太史言不见亏分。

嘉定三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四年十一月己酉朔，日当食，太

史言不见亏分。《金史》不书

。七年九月壬戌朔，日食于角。九年二月甲申朔，日食于室。十年七月丙子朔，日食于张。十一年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四年五月甲申朔，日食于毕。十六年九月庚子朔，日食于轸。

宝庆三年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绍定元年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六年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

端平二年二月甲子朔，日当食不亏。

嘉熙元年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淳祐二年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年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五年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年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九年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年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宝祐元年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景定元年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咸淳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三年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四年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六年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七年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八年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见，鸡鹜皆归。明年，宋亡。

日变

周显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复有一日相掩，黑光摩荡者久之。

开宝七年正月丙戌，日中有黑子二。

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状。三年九月戊申，日赤如赭。四年四月甲申，日无光。

宝元二年十二月庚申，日赤如朱，逾二刻复。

庆历八年正月乙未，日赤无光。

熙宁十年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

元丰元年闰正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二月戊午散。十二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大，至丁巳散。二年二月甲寅，日中有黑子如李，至癸亥散。

崇宁二年五月癸卯，日淡赤无光。三年十月壬辰，日中有黑子如枣大。

政和二年四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八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如李大。

宣和二年正月己未，日蒙蒙无光。五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枣大。三年十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大。四年二月癸巳，日蒙蒙无光。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庚申，日赤如火，无光。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至壬寅始消。

绍兴元年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如李大，三日乃伏。六年十月壬戌，日中有黑子如李大，至十一月丙寅始消。七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大，旬日始消。四月戊申，日中有黑子，至五月乃消。八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十月乙亥，日中有黑子。十五年六月丙午，日中有黑气往来。丁未，日中有黑子，日无光。

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日色黄白，昏雾四塞。

淳熙十二年正月癸巳，日中生黑子，大如枣。戊戌至庚戌，日中皆有黑子。十三年五月庚辰，日中生黑子，大如枣。

绍熙四年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至庚辰始消。

庆元六年八月乙未，日中有黑子如枣大，至庚子始消。十二月乙酉，又生，至乙巳始消。

嘉泰二年十二月甲戌，日中生黑子，大如枣。丙戌，始消。四年正月癸未，开禧元年四月辛丑，日中皆有黑子大如枣。

嘉熙二年十月己巳，日中有黑子。

德祐二年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如鹅卵相荡。

日煇气

建隆元年迄开宝末，凡冠气七，珥百，抱气七，承气六，赤黄气三，黄白气三，青气二，缨一，晕一百五十六，半晕四十五，重晕五十九，重半晕七，交晕一十八，背气二百三十一，纽气戟气三。

太平兴国迄至道末，凡冠气一十八，戴气三，抱气一十三，珥七十七，承气三，赤黄气璚气一，青气三，晕五十九，半晕二十三，重晕一十二，交晕三，背气四十四，纽气三，戟气一，直气一十五。

咸平元年迄乾兴末，凡重轮二十四，彗一，五色气一，冠气二百六十六，珥四十一，戴气一百九十七，抱气五十七，承气一百八十四，直气七十七，光气一，黄气九，赤黄气四，紫气五，赤黄交气二，赤黄绿碧气二，青赤气二十一，黄白气一，黑气二，白气五，缨三，戟气一，纽气二，背气二百九十九，晕一千二百三十一，半晕六百五十三，重晕二十七，交晕一十三。

天圣元年讫嘉祐末，凡日黄曜有光一，煇气一十九，龙凤云一，庆云二，五色云八，紫黄云五，赤黄云一，紫云二，青黄紫晕八百五十五，周晕二十六，重晕一十六，交晕五，连环晕一，珥八百四十七，冠气一百四十，戴气二百五十六，承气一百，重承气一，抱气一十八，负气一，背气一百七，格气二，直气五，白虹贯日四，白气如绳贯日并晕一。

治平元年讫四年，凡五色云八，煇气一，晕一百二十八，周晕三，重晕十二，交晕二，珥八十九，冠气一十一，戴气三十九，承气五，背气三十三，白虹贯日一，白虹贯珥一。

治平以后讫元丰末，凡日晕一千三百五十六，周晕二百七十七，重晕七十四，交晕四十九，连环晕一，珥八百八十二，冠气四十二，戴气二百七十一，承气五十，抱气二，背气二百四十六，直气二，戟气一，缨气五，璚气一，白虹贯日九，贯珥三，五色云二十六。

自元丰八年三月五日讫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晕五百二十八，周晕二百五十七，重晕六十八，交晕六十七，五色气晕二，珥五百五十六，

冠气六十一，戴气一百五十，承气三十三，背气一百七十四，直气三，戟气四，缨气一，格气五，白虹贯日一十六，贯珥一，五色云十二。

自元符三年正月讫靖康二年四月，凡日晕九，晕戴三，半晕一，晕珥背一，半晕重背一，晕缨一，珥背三，珥十三，晕珥七，冠气七，晕背四，戴气六，承气二，抱气四，背气一十七，五色气晕一，直气四，环气戴气二，戟气一，履气二，半晕重履一，半晕再重一。

建炎三年春、明年二月辛丑，白虹贯日。四年十一月癸卯，日生背气。

绍兴元年正月壬戌，日生背气。二年四月壬申、五月戊寅，日皆生戴气。闰四月丙申，日生背气。三年二月乙卯，日生戴气。六月甲申朔，日生背气。四年正月壬子，日生承气。三月壬戌，日晕于轸。甲子，又晕于娄。辛未，又晕于胃，是日，日生抱气。五月甲戌，日生背气。六月壬辰，日晕于井。五年正月庚申，日有戴气。六年二月丙寅，日晕于娄。三月戊寅，日晕于张。丁亥，又晕于胃。四月己亥，日生戴气。庚子，复生，仍有承气。十一月庚寅，日左右生珥并背气。癸巳，日又生背气。七年二月辛丑，氛气翳日。八年二月辛巳，白虹贯日。二十一年闰四月壬申，日生赤黄晕周匝。二十七年二月壬寅，白虹贯日。二十八年二月戊申，日生赤黄晕周匝。二十九年正月癸酉，日连晕，上生青赤黄色戴气，日左右生珥。三十一年四月戊辰，日生赤黄晕周匝。六月辛酉，日上晕外生赤黄色，有背气。七月辛卯，日上晕外生背气。

隆兴二年二月壬申，日生赤黄色晕，日左右生青赤黄珥。癸未，日生赤黄色晕周匝。三月庚戌，日生赤黄色晕周匝。六月甲子，日有戟气。七月甲申朔，日生赤黄晕不匝，上生重晕，又生背气及青珥。丁亥，日生重晕，上生青赤黄色背气。癸卯，日生赤黄晕不匝，晕外生背气，赤黄，两头向外曲。

乾道元年六月丁未，日晕周匝，下晕外生格气，横在日下。二年二月庚辰，日左生赤黄色直气长丈余，及半晕背气。三年三月丁巳，日晕于娄，外生赤黄承气。四月辛卯，日晕，赤黄色周匝。五月戊戌朔，日赤黄晕周匝。甲辰，日下晕外有青赤黄承气。六月丙子，日赤黄晕周匝。四年六月丁巳，日赤黄晕周匝。五年正月己巳，日生黄色戴气承气。六年三月丁丑，日晕不匝，下生承气。闰五月壬辰，日半晕再重，生戴气承气。丁酉，日左生珥。八年六月辛丑，日晕不匝，左右生珥。壬寅，日晕周匝。丁未，日晕不匝，外生承气，日下晕。九年二月丙

子，日晕于奎。

淳熙元年三月辛丑，日晕于胃。二年七月甲辰，日生背气。三年二月庚子，日晕不匝，外日半晕再重。四年二月戊子，日晕不匝，日上连晕生戴气，日下晕外生承气。五年三月癸卯、四月乙酉、六月庚辰，皆日晕周匝。十二月乙未，日生两珥，一戴气。六年二月癸丑，日半晕再重。六月己丑，日晕周匝。十二月辛亥，日晕外生戴气。八年正月己酉，日生戴气，后日左生青赤黄珥。闰三月丙申，日晕周匝。七月己卯，日半晕外生背气。十一年正月戊申，日半晕再重。十三年五月己卯，日晕周匝。十五年二月己卯，日半黄晕周匝。六月丙申，日上生青赤黄色背气。十六年三月壬寅，日半晕再重。

绍熙元年五月庚辰，日半晕再重。六月甲申，日生赤黄晕周匝。二年二月壬寅，日生戴气，青赤黄色。三月辛未，日生青赤黄晕周匝。四月癸未，日生戴气。七月庚申，日晕外生背气。壬戌，日有背气。四年二月癸亥，日晕周匝。十一月辛巳，日晕外生背气。五年四月乙卯，日晕周匝。六月丙午，日上晕外生背气。

庆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贯日。二月辛巳，日上晕外生青赤黄背气。四月己未，日生赤黄色格气。二年五月己丑，日生背气，其色青黄。

嘉泰元年六月辛卯，日晕周匝。

嘉定四年七月己卯巳初刻，日有赤黄晕不匝，至酉初后，日上晕外生青赤黄背气。六年四月己卯，日赤黄晕周匝。七年三月壬申，日生赤黄晕，外有青赤黄承气，后晕周匝。十一年二月丙辰，日有赤黄晕，白虹贯日。丙寅，日有戴气。十五年二月己亥，日晕于娄，周匝，有承气。十七年六月辛卯，日生背气。

宝庆三年十二月己酉，日旁有气如珥。

绍定三年二月丙申，日有背气。四年七月己丑，日生承气。五年三月丁酉，日生抱气承气。

端平元年四月甲申，日生赤晕。六月戊子，日生赤黄晕，上下有格气。二年六月戊寅，日有承气。三年二月辛亥，日晕周匝。

嘉熙元年二月己酉，日晕周匝。三月癸亥、七月壬申，日有背气。

四年二月丙申朔，日生背气。辛丑，白虹贯日。

淳祐元年二月戊寅，午后日晕。三年七月甲午，日生格气。五年五月戊申，日生赤黄晕，外有背气。六月甲子，日晕周匝。六年三月癸巳，日晕周匝，生珥气。四月丁丑，日晕周匝。七年二月戊申，日晕周匝。八年六月己酉，日晕于井，赤黄，周匝。

宝祐元年正月戊戌，日生戴气。二年二月辛酉，日晕周匝。四年三月乙卯，日晕周匝。

景定四年四月戊辰，日生赤黄晕。五年三月己丑，日晕于娄，周匝，赤黄，自午至申。六月庚午，日生赤黄晕。九月己丑，日生格气。

咸淳元年六月壬午，日生承气。七年春三月辛巳，日晕，赤黄，周匝。

月食

开宝元年十一月庚寅，月食。二年十月戊子，月食。三年四月乙酉，月食。五年八月壬寅，月食。七年八月庚寅，月当食不食。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甲辰，月食，既。十一月壬寅，月食。三年十月丙寅，月食，云阴不见。五年八月乙卯，月食，既。

雍熙元年正月丙寅，月食。二年七月戊午，月当食不食。四年五月丁丑，月食。

端拱二年三月丁酉，月当食不食。

淳化元年正月庚寅，月食。二年八月壬午，月食，既。三年正月癸卯，月食。八月丙子，月食，云阴不见。五年六月乙未，月食。十二月癸巳，月食，既。

至道元年六月己丑，月食，云阴不见。十二月丁亥，月食。二年十月辛亥，月食。

咸平元年十月庚子，月食。二年九月乙未，月食。三年二月壬戌，月食。八月庚申，月食。四年八月甲寅，月食。五年正月辛亥，月食。七月戊申，月食。六年正月甲辰，月食。七月壬寅，月食。

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丑，月食。二年五月壬戌，月食。十月庚寅，月食。三年十一月癸丑，月食。四年五月辛亥，月食，云阴不见。九月戊寅，月当食不食。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癸酉，月食。二年九月丁卯，月当食不食。三年闰二月甲子，月食。五年正月甲申，月食，阴翳不见。七月庚辰，月食。十二月丁丑，月食。八年十月辛卯，月食。九年四月己丑，月食，云阴不见。

天禧元年四月壬午，月食。十月庚辰，月食。三年二月壬寅，月食。四年八月癸巳，月食。

天圣二年五月壬寅，月当食不食。四年五月戊午，月食。

庆历二年六月丁亥，月食。五年四月庚子，月食。九月戊戌，月食。六年九月壬辰，月食。

皇祐二年七月庚子，月食。四年十一月丙辰，月食。五年十月辛亥，月食。

至和二年九月庚午，月食。

嘉祐元年八月甲子，月食，既。二年二月壬戌，月食。八月戊午，月食。三年闰十二月辛巳，月食。四年六月戊寅，月食。十二月己亥，月食，既。五年十二月己巳，月食。七年十月己丑，月食。八年十月癸未，月食，既。

治平元年四月庚辰，月食。四年二月甲午，月食。

熙宁元年七月乙酉，月食。二年闰十一月丁未，月食。三年五月乙巳，月当食，云阴不见。四年五月己亥，月食。十一月丙戌，月食。六年三月戊午，月食。九月乙卯，月食。七年九月己酉，月食，既。九年正月壬申，月食，云阴不见。十年正月丙寅，月食。七月癸亥，月食，云阴不见。

元丰元年正月庚申，月当食，有云障之。六月戊午，月食。二年六月壬子，月当食，云阴不见。三年十月甲戌，月食，云阴不见。四年四月辛未，月食，既。十月己巳，月食。五年十月癸亥，月食。六年八月丁亥，月当食不食。七年二月乙酉，月食，云阴不见。八月辛巳，月

食，云阴不见。八年八月丙子，月食，既。

元祐元年十二月戊戌，月当食，云阴不见。三年六月庚寅，月食，既。十二月丁亥，月当食，云阴不见。四年五月甲申，月食，云阴不见。五年五月戊寅，月食，云阴不见。六年四月癸卯，月食，云阴不见。七年三月戊戌，月食，既。八年九月己丑，月食，云阴不见。

绍圣三年七月癸卯，月食，云阴不见。四年正月庚子，月食，云阴不见。

元符元年五月壬戌，月当食不食。二年五月丙辰，月食，既。十月甲寅，月食，既。三年十月戊申，月食。

崇宁二年二月甲子，月食，既。八月辛酉，月食，既。三年二月己未，月食。八月丙辰，月食。四年十二月戊寅，月食。五年六月乙亥，月食。十二月壬申，月食，既。

大观三年十月丙戌，月食。四年四月甲申，月食，既。九月庚辰，月食，既。

政和元年三月戊寅，月食。九月甲戌，月食。三年二月丁酉，月食。十月甲午，月食。四年正月辛卯，月食，既。六年十一月乙巳，月食。七年十一月乙亥，月食。

重和元年五月丙甲，月食。

宣和二年三月丙辰，月食。六年正月癸亥，月食。十二月戊午，月食，既。

建炎三年二月壬午，月食于轸。

绍兴元年八月己卯，月当食，云阴不见。二年二月丙子，月未当阙而阙，体如食，色黄白。

七月甲戌，月食于室，既。三年七月戊辰，月食于危。四年十二月庚寅，月食于井。五年十一月乙酉，月食于井，既。六年五月辛巳，月食于南斗。十一月己卯，月当食，云阴不见。八年三月辛丑，月当食，云阴不见。九月丁酉，月当食，云阴不见。九年九月壬辰，月食于胃，既。十二年七月丙午，月食，云阴不见。十三年六月庚子，月食，既。

十二月戊戌，月当食，云阴不见。十四年六月甲午，月食于女。十五年五月己未，月当食，阴云不见。十六年四月甲寅，月食。二十一年二月丙辰望，月当食，阴云不见。二十五年五月壬戌望，月当食，以山色遮映，不见亏分。二十七年九月丁丑，月食。三十年正月甲午望，月当食，阴云蔽之。

隆兴二年五月己亥，月当食，阴云蔽之。

乾道元年四月甲午，月当食，阴云蔽之。四年二月丁未，月食，既。五年二月辛丑，月当食，阴云不见。六年十一月辛酉，月当食，阴云不见。八年六月壬子，月当食，阴云不见。

淳熙元年四月壬申，月当食，阴云不见。二年四月丙寅，月食于房，既。九月癸亥，月当食，云阴不见。三年三月庚申，月当食，云阴不见。五年二月己卯，月当食，云阴不见。六年正月甲戌，月食，既。八年十一月丁亥，月食。九年十一月辛巳，月食。十年五月己卯，月食。十二年三月戊戌，月食。九月乙未，月当食，云阴不见。十三年三月壬辰，月当食，阴云不见。八月庚寅，月食，既。十四年八月甲申，月当食，阴云不见。十六年十二月辛丑，月当食，云阴不见。

绍熙元年六月丁酉，月当食，阴云不见。十一月乙未，月当食，阴云不见。二年六月壬辰，月当食，阴云不见。三年四月乙巳，月当食，阴云不见。五年九月癸卯，月当食，云阴不见。

庆元二年八月壬戌，月食。三年七月己未，月食，既。四年七月庚戌，月食。六年五月庚午，月当食，阴云不见。

嘉泰二年五月己未，月当食，阴云不见。三年三月癸未，月当食，阴云不见。

开禧元年三月壬申，月当食，阴云不见。闰八月己巳，月当食，阴云不见。三年正月壬辰，月食。七月戊子，月食。

嘉定元年二月丙戌，月当食，阴雨不见。十二月庚辰，月食。二年六月丁丑，月食。三年十一月己亥，月食。五年十月戊子，月食。七年二月庚戌，月食。八月丁未，月食。八年八月辛丑，月食，既。九年二月己亥，月当食，云阴不见。闰七月乙未，月当食，云阴不见。十年十二月戊午，月食。十一年六月乙卯，月食。十二月壬子，月食，既。十二年五月庚戌，月当食，既，云阴不见。十一月丙午，月食。十三年五

月甲辰，月当食，云阴不见。十四年十月丙寅，月食。十五年三月癸亥，月当食于氐，既，云阴不见。十六年三月丁巳，月当食，云阴不见。

宝庆元年正月丁丑，月食。七月癸酉，月食，阴雨不见。二年七月戊辰，月食，阴雨不见。

绍定元年十一月甲申，月食。二年十一月己卯，月食。四年四月庚午，月食。五年三月乙未，月食。六年二月庚寅，月食。

端平二年十二月癸卯，月食。三年十二月丁酉，月食。

嘉熙元年六月乙未，月食。三年四月甲寅，月食。四年四月戊申，月食。

淳祐元年九月庚子，月食。四年十月癸丑，月食。五年七月戊申，月食。七年五月丁卯，月食。八年十月己丑，月食。十一年三月乙亥，月食。九月壬申，月食。十二年八月丙寅，月食。

宝祐二年闰六月丙戌，月食。三年十二月丁丑，月食。五年十月丁酉，月食。六年四月癸巳，月食。十月辛卯，月食。

开庆元年四月戊子，月食。十月乙酉，月食。

景定二年七月甲戌，月食。

咸淳二年六月丁丑，月食。十一月甲辰，月食。四年七月癸亥，月食。五年九月丁巳，月食。六年三月乙卯，月食。九月辛亥，月食。九年正月戊辰，月食。十二月壬戌，月食。

月变

天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两月重见。

月煇气

建隆元年迄开宝末，凡珥一十九，煇气一十三，晕二十九，重晕一，半晕一十四，交晕二，纽气二。

太平兴国元年迄至道末，凡冠气一，珥六，煇气五，赤气二，抱气

一，晕八，半晕三，背气一。

咸平元年迄乾兴末，凡重轮三，珥一百二十，冠气十二，晕气十二，承气八，抱气三，戴气九，赤黄气十七，五色气十一，青赤气二，黄红气一，晕三百九十四，五色重晕二十，背气一。

天圣元年讫嘉祐末，凡扬光一，光芒气一，红光煇气一，煇气五，五色煇气一，晕二百五十七，周晕三十三，交晕四，连环晕一，珥七十二，冠气五，戴气一十三，承气五，背气一，白虹贯月一，黄虹贯月二。

治平元年讫四年，凡五色煇气一，五色晕气一，晕五十一，珥一十五，冠气一，戴气四，背气二。四年讫元丰末，凡五色煇气十一，五色晕气六，晕四百二十三，周晕二百四十七，交晕二，珥一百三十四，冠气七，戴气五十，承气五，背气一十，白虹贯月五，贯珥一。

自元丰八年三月五日至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凡五色晕气九，晕八十九，周晕二百五十一，重晕一，交晕三，珥一百三，冠气七，戴气二十七，背气八，白虹贯月二，贯珥一。

自元符三年正月迄靖康二年四月，凡晕五，晕珥二，五色晕五，珥二，晕冠一，交晕一，重晕一，白虹贯月一，五色云一。

建炎四年十月己卯，晕生五色。

绍兴二年四月壬申，晕于轸。五月乙亥，晕生五色。四年六月壬午，晕生珥。五年正月戊午，晕于东井。

乾道元年三月丁巳，晕周匝，著太微西扇星。三年五月壬午，生黄白晕，左右珥。四年三月壬寅，生黄白晕周匝。五年二月庚子，黄白晕周匝。

嘉泰三年七月壬午，白虹如半晕贯月中。

淳祐六年闰四月辛丑，晕五重。十月辛丑，生珥。八年二月戊子，晕生黄白。

宝祐四年三月乙卯，四月庚午，景定三年十月甲子，十二月辛酉，四年二月戊午，晕皆周匝。

德祐二年正月己卯，晕东井。

志第六 天文六

○月犯五纬 月犯列舍上

月犯五纬

建隆二年十一月癸未，月犯岁星。三年二月乙巳，又犯。

开宝三年九月乙卯，犯填星。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己亥，掩荧惑。八月甲戌，与太白合。八年七月辛巳，凌岁星。

端拱元年二月戊申，犯填星。辛亥，犯岁星。六月丁卯，掩填星。

淳化元年十一月丙申，与荧惑合。二年六月己丑，犯岁星。三年三月癸亥，与太白合。

九月戊午，掩荧惑。十二月甲申，与荧惑合。四年十月癸未，与辰星合。五年二月己亥，犯岁星。

至道元年三月乙卯，又犯。三年八月戊申，犯填星。十二月癸丑，犯岁星。

咸平元年三月乙丑，犯荧惑。五月己巳，掩岁星。七月甲子，又犯。十二月甲午，犯填星。二年二月戊子，犯太白。十一月乙未，犯荧惑。三年二月壬子，犯太白。九月辛丑，又犯。四年十月辛酉，掩荧惑。十一月己丑，又犯。五年二月癸巳，犯岁星。六年十一月癸卯，犯填星。十二月庚午，又犯。

景德元年八月壬申，犯填星。二年五月辛卯，犯填星。十二月癸未，犯岁星。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子，犯岁星。三年十月丙辰，犯荧惑。四年正月丁丑，犯太白。二月壬辰，犯填星。八月丙寅，犯太白。五年三月癸未，犯填星。六月乙巳，又犯。六年正月壬子，犯填星。二月丙戌，犯岁星。四月辛巳，又犯。七月癸卯，又犯。十月甲申，犯太白。七年十二月丁丑，犯填星。八年三月己亥，犯填星。四月丙辰，掩荧惑。八

月癸未，犯填星。九年五月己巳，犯岁星。十月戊戌，犯太白。十二月丙戌，犯荧惑。

天禧元年正月戊申，犯填星。三年四月乙未，犯荧惑。五月癸亥，又犯。九月己卯，犯岁星。四年二月乙未，又犯。三月癸亥，又犯。七月辛亥，犯太白。八月庚子，犯荧惑。五年五月辛卯，犯填星。九月己卯，又犯。

天圣三年正月丁未，犯荧惑。五年七月己未，犯岁星。八月丁亥，犯荧惑。十一月戊申，掩岁星。六年九月己酉，犯填星。

明道元年九月戊子，犯填星。

景祐二年四月丁巳，掩太白。

宝元元年三月己酉，犯填星。四月庚寅，犯岁星。

庆历元年八月庚子，掩岁星。十月丙申，犯填星。四年七月壬午，犯荧惑。六年三月丙申，犯岁星。七月乙酉，又犯。

皇祐元年七月丙午，犯岁星。二年六月壬申，犯填星。四年十月己丑，犯岁星。

至和二年五月庚辰，犯填星。十一月己酉，犯岁星。十二月辛丑，犯填星，甲辰，掩岁星。

嘉祐元年三月丙寅，掩填星。闰三月癸巳，掩岁星。五月戊子，犯填星。二年四月庚申，犯荧惑。六月戊申，犯太白。己卯，犯荧惑。四年五月丁酉，犯太白。十月甲戌，犯荧惑。十二月甲戌，又犯；庚午，掩之。五年三月甲午，掩荧惑。六年闰八月辛丑，犯填星。十一月癸亥，又犯。八年七月壬戌，掩岁星。

治平四年正月辛亥，犯辰星。八月辛未，犯太白。癸酉，犯岁星。九月壬寅，犯太白。十月戊辰，掩填星，又犯荧惑。

熙宁元年二月丁巳，犯填星。四月壬子，犯岁星。五年四月癸亥，犯填星。闰七月庚申，犯荧惑。六年九月甲辰，掩太白。十年九月庚午，犯岁星。十二月壬辰，犯岁星。

元丰七年十月甲午，犯辰星。八年八月戊寅，犯填星。十一月戊

戌，犯岁星。庚子，犯填星。

元祐三年七月庚午，犯太白。十月壬辰，犯岁星。四年三月丙子，又犯。七月辛卯，犯填星。十月癸丑，掩填星。六年九月癸卯，犯荧惑。十二月甲戌，掩岁星。八年十二月丁巳，犯荧惑。

绍圣元年六月甲戌，犯太白。九月辛酉，犯填星。十二月癸未，又犯。二年正月庚戌，又犯。三月壬申，又犯。三年九月戊戌，犯岁星。四年七月丁丑，犯荧惑。

元符二年八月壬辰，犯岁星。十一月辛巳、十二月戊申皆犯。三年六月癸卯，犯荧惑。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辛未，犯填星。

崇宁元年七月丁亥，犯太白。五年二月戊子，犯荧惑。

大观二年十二月戊子，犯荧惑。四年七月戊午，犯岁星。

政和元年正月己巳，犯岁星。

宣和元年正月乙卯，犯填星。三年八月戊申，犯荧惑。四年八月庚戌，犯填星。七年十一月乙酉，犯荧惑。

建炎四年六月戊寅，犯荧惑。

绍兴元年九月己未，犯太白。六年五月壬午，犯填星。十六年六月庚申，掩填星。二十年二月乙未，犯岁星。二十四年八月戊子，犯岁星。二十七年六月甲辰，犯大白。三十年六月壬子，犯荧惑。三十二年正月癸巳，犯太白。二月己亥，犯岁星。

隆兴元年三月丙申、四月丙子、七月戊戌，皆犯填星。

乾道元年十一月庚午，犯荧惑。四年十月庚子、十一月戊申，皆掩、犯荧惑。七年三月辛巳，又犯。

淳熙三年五月庚午，犯太白。六年十一月己未，犯岁星。九年十一月癸巳，犯太白。

庆元四年七月己亥，宿于岁星。

嘉泰三年四月，犯太白。四年十月辛丑，掩、犯岁星。十二月丙申，又掩、犯。

嘉定二年六月甲申，掩食填星，不见。乙丑，掩食荧惑。五年九月丁未，犯岁星。十二年八月甲申，犯荧惑。十三年十月辛酉，犯太白。十五年三月壬子，掩食太白。

端平二年正月丁酉，犯太白。

嘉熙元年四月丁亥，犯荧惑。五月丙辰，又犯。七月辛酉，犯岁星、填星。

淳祐元年二月癸酉，掩食荧惑。六年四月壬戌，犯太白。

宝祐四年正月乙巳，掩岁星。己酉，犯荧惑。六年八月癸未，又犯。

景定元年八月己酉，掩填星。三年十月己未，犯岁星。

月犯列舍

建隆三年四月壬辰，月犯舆鬼。庚子，犯氐。五月甲子，犯左执法。六月丙申，犯房第一星。十二月庚戌，入南斗魁。

乾德四年二月癸卯，犯五车。五年正月壬子，犯南斗魁。七月丁未，犯昴。十月己巳，掩昴。

开宝元年正月辛卯，犯昴。二年正月丙戌，犯昴。三年六月乙未，犯东井。十月癸未，犯天关。五年七月庚辰，犯东井。六年三月丁巳，犯毕大星。

太平兴国五年七月乙丑，掩五诸侯。七年二月丙子，犯舆鬼。三月丙申，犯昴。八年三月癸未，入南斗魁。八月戊寅，犯昴。壬午，犯舆鬼。庚寅，犯角。十月癸未，犯东井。乙巳，犯心后星。九年正月庚申，掩五车东南。甲戌，入南斗魁。二月壬辰，犯七星。丁巳，犯五诸侯。丙午，犯舆鬼。五月甲寅，掩星第三星。六月壬寅，犯昴。七月甲子，又犯。癸酉，犯五诸侯第三星。九月丁未，犯南斗魁。甲子，犯昴。己巳，入舆鬼，掩积尸。十二月丙戌，掩昴。

雍熙二年正月庚午，入南斗魁。二月丙戌，犯舆鬼西北星。三月戊

申，犯昴。四月乙丑，掩心后星。五月丙辰，犯房第二星。闰九月丁亥，掩昴。十月辛酉，犯轩辕，掩御女。

端拱元年八月壬戌，掩建第一星。甲戌，掩建星。十二月乙亥，犯房。二年四月辛酉，犯角左星。

淳化元年四月丙辰，犯角大星。七月甲午，犯毕。丙辰，掩毕左股第二星。九月辛巳，犯牵牛。十一月乙未，犯角大星。二年四月庚辰，犯氐东南星。六月乙亥，入氐。十二月乙亥，犯毕。丙戌，入氐。三年十一月癸卯，入毕，掩大星。乙卯，入氐。四年九月癸巳，掩牵牛。闰十月丁未，入太微端门。五年正月丙寅，犯轩辕大星。五月丁未，入毕。十月庚子，凌轩辕大星。丙午，入氐，犯东北星。

至道元年六月辛巳，入太微。十一月乙卯，犯毕大星。甲子，入太微。三年九月癸未，入轩辕。

咸平元年六月壬辰，入太微。二年八月戊午，入南斗魁。九月癸巳，犯右执法。辛巳，犯轩辕。十月癸亥，犯昴。庚午，又犯太微屏星。三年二月乙丑，犯心中星。五月壬午，犯右执法。戊子，犯心中星。丙申，犯太微上相。六月丁未，与荧惑犯右执法。辛未，入毕。九月庚子，入太微。十月己巳，犯角右星。十二月丙寅，掩心。四年正月戊子，犯太微上将。丁酉，犯南斗魁。四月丁未，又犯。六月癸丑，掩房次相。八月乙巳，犯心后星。丙寅，犯轩辕大星。九月乙亥，犯南斗魁。丁酉，犯角大星。十月乙丑，犯五车。十一月乙未，犯心后星。十二月庚戌，犯五车。己未，犯角。壬戌，犯心前星。五年四月庚辰，犯心后星。五月戊申，犯南斗魁。七月壬寅，掩箕。甲寅，犯昴。八月庚午，犯南斗魁。辛丑，掩昴。丙戌，犯五诸侯。九月丙辰，犯轩辕大星。十月壬午，犯轩辕小星。甲申，犯右执法。十二月甲申，掩心前星。六年正月戊戌，犯昴。辛亥，犯房上将次将、心小星。三月丁未，犯心后星。五月甲午，犯轩辕大星。七月甲寅，犯五诸侯东南星。八月甲申，犯轩辕大星。九月癸卯，犯昴。己巳，犯五车。十月庚申，犯南斗魁。丙子，犯舆鬼。十一月戊戌，犯毕。

景德元年三月庚戌，犯舆鬼。四月辛未，入南斗魁。五月乙丑，入太微端门，犯屏星。六月甲子，掩心后星。丙子，掩昴。戊寅，犯五车东南星。九月戊子，犯南斗魁。十二月辛丑，犯房。二年正月乙卯，犯昴。七月甲寅，掩心中星。庚午，犯东井北辕。十一月庚申，犯舆鬼。辛未，犯心前星。三年二月己卯，犯昴。十一月己酉，又犯。四年六月

壬午，掩南斗。戊午，犯天关。七月庚午，掩氐。辛未，犯房次相。八月甲寅，犯东井。九月己巳，犯建星。十二月丙戌，犯氐。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壬寅，犯建星。八月丁未，犯毕。戊申，犯天门。己酉，掩东井。九月癸亥，掩南斗杓。十一月甲午，犯牵牛。十二月丁酉，犯毕。丙午，掩角左星。己酉，犯房上相。二年八月丁亥，在氐。戊子，犯房。乙巳，入东井。九月壬申，又入东井。乙亥，犯轩辕。十月丙戌，犯建星。丁酉，犯毕。十一月丁卯，入东井。丙子，入氐。三年正月壬戌，入东井。丁卯，在执法南。庚午，犯氐距星。丙子，犯牵牛。二月丁亥，犯毕。闰二月辛未，犯牵牛。三月庚辰，入太微端门。甲申，犯东井。四月甲寅，在轩辕西南。五月丁亥，在氐西北。七月戊戌，犯毕大星。八月己丑，犯毕。戊辰，犯东井。十月庚申，犯毕。乙丑，在轩辕西南。戊辰，犯左执法。庚午，入亢距星。十一月丙申，犯进贤。十二月丁巳，犯东井。四年正月壬午，犯毕。三月乙酉，入太微。五月癸未，在氐。戊子，犯牵牛。六月庚戌，入氐。戊辰，在东井。七月戊寅，犯西咸。癸未，犯牵牛。癸巳，掩毕大星。八月乙巳，在氐。己酉，犯建。庚戌，犯牵牛。十月乙卯，犯毕。辛酉，犯轩辕御女。十一月乙酉，犯东井。十二月戊午，入太微，掩左执法。己未，在进贤西南。辛酉，入氐。五年二月戊申，入东井。壬子，入太微。癸丑，犯执法。三月庚辰，入太微，犯屏星。五月甲戌，犯太微上将。壬午，犯建。癸未，犯右执法，六月壬寅，又犯。丙午，入氐。七月丁丑，犯建星。戊寅，犯牵牛。八月己酉，犯建星。乙卯，犯毕。九月乙酉，入东井。十月庚子，犯牵牛。庚戌，犯毕。戊午，入太微。闰十月丁丑，犯毕。丙戌，入太微端门。十一月丁未，入东井。丁巳，入氐。十二月庚辰，入太微。六年正月壬寅，入东井。二月己巳，又入。癸酉，犯轩辕大星。乙亥，入太微。三月壬寅，又入。四月甲子，在东井。戊辰，犯轩辕大星。庚午，入太微。犯右执法。甲戌，入氐。五月丁未，入太微。甲辰，昏度犯南斗。七月己亥，犯牵牛。庚戌，犯毕。癸丑，掩东井。八月丙戌，入太微端门。九月丁未，犯东井。甲寅，入太微。十月辛未，入毕。庚申，入太微。乙酉，入氐。十一月己亥，犯毕。壬寅，入东井。甲辰，犯舆鬼。辛亥，入氐。十二月己巳，犯东井。七年二月甲子，又入。三月庚寅，犯天关。丁酉，入太微。四月己巳，入氐。六月庚申，入太微。甲子，入氐。丁卯，犯南斗杓。庚辰，入东井。七月丁未、九月壬寅，又入。十一月癸卯，入太微。癸亥，掩天关。八年正月己丑，犯毕。二月己未，掩东井。乙丑，入太微。三月乙酉，掩天关，又入太微。闰六月壬寅，掩东井。七月乙卯，犯罚星。壬申，犯舆鬼。八月辛巳，入氐。壬午，犯钺。癸卯，入太微。十月壬

辰，入东井。辛丑，入氐。十二月丁酉，又入。戊戌，犯房上相。九年正月甲寅，在东井。庚申，犯太微右执法。二月戊子，在太微。三月甲寅，又入。四月丙子，在东井。戊寅，犯舆鬼。癸未，入太微。己丑，掩天江第二星。五月甲寅，在氐。七月乙丑，掩东井。八月丙申，犯轩辕第五星。戊戌，犯太微屏星。

九月丁未，犯南斗。十月戊子，犯五诸侯。壬辰，犯太微。十一月甲子，在氐。丁卯，犯天江。十二月丁亥，入太微。

天禧元年三月丙午，犯舆鬼。戊午，犯南斗杓。四月丁丑，入太微。辛巳，入氐。五月甲辰，犯太微。六月丙子，入氐。七月庚子，入太微，犯上相。九月庚申，入太微。十月甲申，犯舆鬼。戊子，入太微端门。十一月丙辰，犯太微上相。十二月壬午，犯右执法。二年正月甲寅，入氐。戊午，犯南斗距星。二月丁丑，犯太微屏星。三月乙巳，入太微。六月壬辰，入太微西垣。己亥，犯房。八月乙卯，入太微。九月癸未，入太微，犯屏星。十月庚戌，入太微。三年五月壬戌，又入。八月壬辰，入南斗魁。癸卯，犯昴。九月己卯，入太微。十月癸卯，犯轩辕次星。乙巳，犯右执法。丙午，犯角大星。十一月癸酉，入太微。戊寅，犯房。四年正月庚辰，掩昴。二月壬寅，犯箕。癸卯，犯南斗。三月癸亥，犯右执法。乙丑，掩角右星。戊辰，掩心后星。庚午，入南斗魁。四月乙未，掩房次将。丙申，犯天江。丁酉，犯箕。戊戌，掩南斗魁。五月癸亥，掩心后星。乙丑，入南斗魁。六月丁亥，犯角南星。十一月庚申，掩昴。丁卯，犯轩辕大星。辛未，掩角距星。闰十二月庚申，犯舆鬼。戊辰，犯房。辛未，犯南斗魁。五年正月壬午，掩昴。甲申，掩五车东南星。壬辰，犯房上相。丙申，掩心后星。戊戌，入南斗魁。二月己未，入太微端门。三月丙午，犯太微屏星。癸巳，犯南斗。五月庚子，犯五车东南星。六月庚午，犯五诸侯。七月辛巳，掩昴。八月壬戌，犯五车东南星。九月戊子，犯昴。壬辰，犯五诸侯。乙未，掩轩辕大星。十月乙卯，掩昴。丁巳，犯五车。戊午，掩东井。

乾兴元年正月丁丑，犯昴。己卯，又犯五车东南星。辛卯，犯房。四月丙辰，犯南斗魁第二星。五月癸未，犯南斗。七月戊寅，又犯。辛卯，犯东井。癸巳，犯舆鬼。十一月己卯，犯五车。

天圣元年正月壬申，犯昴。丁亥，掩心大星。五月丙子，掩房。六月丙午，犯南斗魁。闰九月乙巳，犯昴。二年二月丁卯，犯鬼，因掩积尸。四月辛未，掩房南星。六月丁卯，犯天江。戊寅，犯昴下三星。八月己卯，掩轩辕大民星。十月庚午，犯井钺。辛巳，犯氐。三年六月甲

子，犯建。丙子，犯东井。七月戊子，犯房。八月丙子，又犯。九月丁亥，犯建。十二月辛酉，犯东井。四年正月戊子，犯东井。十月己丑，犯东井。十二月丁亥，犯毕距星。五年九月癸卯，犯建。丁巳，犯东井。十月壬申，犯牵牛中星。甲申，犯东井。辛卯，掩角南星。壬辰，入氐。十一月庚申，犯氐。六年正月癸丑，犯角南星。二月甲戌，犯东井。戊子，犯牵牛。六月壬申，又犯氐。七月丙辰，犯毕。巳卯，犯东井。七年四月庚子，犯氐。六月庚戌，掩毕。九月壬申，犯毕距星。八年六月乙巳，犯毕。十月甲午，掩毕柄第二星。九年八月辛丑，犯轩辕大星。九月壬戌，犯毕。十月戊戌，犯右执法。十一月甲申，掩毕大星。丁酉，犯氐。

明道元年二月丙午，犯毕大星。六月壬戌，又犯。七月壬辰，犯东井。九月癸巳，入太微。

十月乙卯，犯鬼西南星。十一月戊子，犯谒者。二年二月辛丑，入毕口。八月巳亥，入氐。

九月戊子，入太微。十二月丁未，犯积尸。

景祐元年闰六月丁卯，掩东咸。庚辰，犯毕。八月甲子，犯南斗。十一月庚戌，犯房。十二月壬申，入太微。二年二月丙寅，又入。四月己未，犯鬼。六月丙辰，入太微。九月乙巳，又入。三年六月己卯，犯氐。八月乙卯，犯南斗。四年六月壬午，犯南斗魁。

宝元元年三月戊申，入太微。四月丁丑，犯角。庚辰，犯心前星。六月乙亥，犯心。八月辛未，犯箕。二年五月癸卯，犯心大星。十月壬戌，犯南斗。

康定元年四月辛卯，犯轩辕大星。七月癸亥，犯南斗。十一月己巳，犯轩辕御女。十二月己丑，犯昴。

庆历元年正月辛未，犯房次将。六月庚子，犯昴。癸卯，犯东井。七月丙辰，掩心后星。戊午，掩南斗天相。八月庚子，犯积尸。九月己巳，犯轩辕御女。二年二月甲申，犯舆鬼。四月戊子，犯房次将。三年七月戊子，犯东井。九月癸未，入东井。丙戌，犯轩辕右角。四年七月甲申，犯东井。八月癸丑、十月丙午又犯。五年十二月癸酉，犯房上相。六年七月壬午，犯左角。丁亥，犯斗天府。九月甲申，犯牛。十一月己丑，犯毕距星。辛卯，犯东井。庚子，犯氐距星。七年七月己卯，

犯氐。八月壬戌，犯毕大星。乙丑，犯东井。八年二月癸酉，犯毕，六月己丑，又犯。十一月丙午，掩毕。

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又掩。五月庚子，犯太微上相。癸卯，入氐。七月戊戌，犯氐。九月丙午，犯毕。十一月辛丑，掩毕。十二月戊辰，犯毕。二年三月丁酉，犯轩辕大星。八月庚申，入氐。壬申，入东井。十一月丙申，犯毕。巳酉，入氐。十二月辛卯，犯毕大星。三年三月癸丑，犯毕。四月己丑，入太微。癸巳，入氐。六月壬寅，犯毕。九月甲子，犯毕距星。四年正月丙辰，犯东井。八月丙申，犯舆鬼。五年八月丁巳，犯东井。

至和二年二月辛丑，犯氐。壬寅，犯心前星。闰三月癸巳，犯太微左执法。丙申，犯氐。五月壬辰，掩心前星。七月己丑，犯南斗。壬辰，犯壁垒阵。八月甲戌，犯轩辕大星上第二星。

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犯昴。庚子，犯角左星。癸卯，犯心。十二月，犯房。二年四月庚申，犯心。己卯，又犯。七月己卯，犯角大星。九月丁丑，犯心后星。己丑，犯昴。戊戌，犯太微西垣上将。三年正月庚寅，犯左角。二月癸卯，入斗魁。三月乙亥，犯五车东南星。四月乙巳，犯五诸侯东星。乙卯，掩房距星。五月乙酉，掩南斗距星。戊子，掩壁垒阵。七月庚辰，入南斗魁。辛卯，犯五车东南星。八月辛亥，犯壁垒阵。辛酉，犯五诸侯。壬戌，犯舆鬼。甲子，犯轩辕大星。九月甲戌，掩箕。己卯，犯壁垒阵。甲申，犯昴。丁亥，犯东井。十一月甲戌，犯壁垒阵。己卯，犯昴。癸未，犯五诸侯。丙戌，掩轩辕大星。十二月甲寅，犯轩辕左角少民。闰十二月已卯，犯舆鬼。四年正月戊申，掩轩辕大星。丙辰，犯心后星。二月庚午，犯五车。四月庚寅，掩昴。五月乙巳，犯房距星。戊申，掩南斗魁。辛亥，犯壁垒阵。六月癸酉，掩心后星。八月癸酉，犯壁垒阵。九月丁未，犯昴。十月丁丑，犯东井。己卯，犯舆鬼。辛巳，犯轩辕御女。十一月己酉，犯轩辕左角少民。十二月己巳，掩昴。甲戌，掩舆鬼。五年正月癸卯，犯轩辕御女。辛亥，犯心。三月辛卯，犯昴。乙巳，犯心后星。戊申，犯南斗距星。四月癸亥，掩舆鬼西北星。癸酉，犯心。五月庚子，犯房距星。六月戊辰，犯心。七月庚戌，掩东井。八月壬戌，犯房距星。乙丑，犯南斗。九月庚寅，夜漏未上，掩心中央大星。壬寅，掩昴。十一月丁酉，犯昴。十二月丁卯，犯东井。己巳，犯舆鬼。戊寅，犯房距星。六年正月丙午，掩心大星。二月己未，犯昴。三月己丑，犯东井。七月庚寅，掩心大星。辛卯，犯天江。癸卯，犯昴。八月庚午，掩昴。癸酉，掩东井。九月乙丑，犯昴。十月乙未，犯东井。十一月庚申，犯昴。七年三

月乙卯，犯轩辕右角。六月己亥，犯天街。八月己卯，犯房距星。九月丙辰，犯轩辕右角。十二月乙酉，犯井钺。八年二月庚辰，犯东井。庚寅，犯房。三月丁未，犯井钺。六月癸未，犯建。七月庚戌，又犯。八月甲戌，犯房。己卯，犯牵牛。辛卯，犯东井。九月乙未，又犯。十一月癸丑，又犯。

治平元年正月丁未，犯天关。戊申，犯东井。三月庚戌，犯角。丁巳，犯牵牛中星。四月己巳，犯天关。庚午，犯东井。闰五月戊戌，犯氐。七月甲申，掩毕。八月甲寅，入东井。九月庚辰，犯天关。十月丙申，犯牵牛中星。丙午，犯毕。戊申，犯东井。二年正月戊寅，犯左角。二月丁未，入氐。辛亥，犯建。壬子，犯牵牛。三月丙寅，犯东井。四月癸巳，入东井。五月己巳，掩氐距星。甲申，犯毕。六月丁酉，入氐。甲寅，入东井。七月戊辰，犯建。壬午，入东井。八月丙午，犯毕。己酉，入东井。十月庚寅，犯牵牛中星。庚子，犯毕。壬寅，犯东井。十一月戊辰，犯毕。辛未，入东井。三年十一月癸亥，掩毕右股。丁丑，犯罚。十二月甲辰，掩西咸。四年正月庚申，入东井。甲子，犯轩辕大民。二月己酉，犯毕西第二星。戊子，入东井。癸巳，犯灵台。丁酉，犯亢。癸卯，犯牵牛。三月乙卯，入东井。闰三月庚辰，犯毕大星。癸未，入东井。四月庚戌，又入。己未，犯亢距星。庚申，入氐。壬戌，犯天江。甲子，犯建。乙丑，犯牵牛。五月甲申，犯左执法。戊子，入氐。辛卯，犯建。辛丑，犯毕北第四星。甲辰，入东井。六月乙卯，入氐。己未，掩建东第二星。辛未，入东井。八月庚戌，犯氐。乙卯，犯牵牛。癸亥，犯毕。庚午，犯轩辕御女。辛未，犯灵台。壬申，犯右执法。九月庚辰，犯南斗西第一星。辛巳，犯建南第三星。壬午，又犯牵牛。辛卯，犯毕大星。癸巳，入东井。十月戊午，犯毕西第三星。辛酉，入东井。甲子，犯轩辕大民。丙寅，犯灵台。丁卯，犯右执法。戊辰，犯上相。庚午，犯亢距星。辛未，入氐。十一月己卯，犯壁垒阵。戊子，入东井。壬辰，犯轩辕御女。十二月乙卯，犯东井西南第二星。庚申，犯轩辕少民。辛酉，入太微。戊辰，掩西咸第一星。庚午，犯建星。

熙宁元年正月庚辰，犯毕右股第二星。二月丁巳，入太微。庚申，入氐。三月癸未，入太微。四月壬子，犯东上相。甲寅，犯亢第三星。乙卯，入氐。五月丙子，犯轩辕御女。癸未，掩氐北第二星。甲申，犯罚南第一星。六月乙巳，犯西上相。庚戌，入氐。丙寅，入东井。

七月癸酉，入太微垣轨道，无所犯。丙子，犯亢距星。甲午，入东井。八月乙巳，掩氐东北星。丙午，犯罚北第二星。辛酉，入东井。九

月戊子，入东井。壬辰，犯轩辕御女。甲午，入太微。十月乙巳，犯牵牛。丙辰，入东井。庚申，犯轩辕少民。辛酉，入太微。十一月辛巳，犯毕大星。癸未，犯东井西第二星。己丑，入太微。十二月戊申，犯毕。甲寅，犯轩辕御女。丙辰，入太微。辛酉，犯氐。二年正月戊寅，入东井。癸未，犯西上相。戊子，入氐。二月己酉，犯轩辕大星。甲寅，犯亢距星。乙卯，入氐。三月丙子，犯轩辕大星。戊寅，入太微。癸未，犯氐东北星。四月庚子，入东井。庚戌，入氐。五月甲戌，犯东上相。壬辰，掩毕大星。六月乙巳，入氐。己未，犯毕。七月壬申，入氐。辛巳，入羽林军。己丑，入东井，犯东南第二星。八月甲寅，犯毕大星。丙辰，入东井。九月辛巳，犯毕。丁亥，犯轩辕大星。己丑，入太微。十月壬寅，犯壁垒阵。辛亥，犯东井东北第三星。丙申，入太微。十一月己巳，犯壁垒阵。丙子，犯毕。戊寅，入东井。癸未，犯灵台北第一星。甲申，入太微。闰十一月丙午，入东井。十二月辛未，犯毕大星。癸酉，犯东井西北第二星。戊寅，入太微，三年正月丙午，又入。庚戌，入氐。二月戊辰，入东井。甲戌，入太微。戊寅，入氐。壬午，犯建。三月癸巳，犯毕。庚子，入太微；四月戊辰，又入。壬申，入氐。五月乙未，入太微。甲辰，犯建西第一星。六月癸亥，入太微。丁卯，入氐。七月己亥，犯建。辛亥，犯东井钺星。八月乙丑，犯天籥。己卯，犯东井东第二星。九月乙巳，掩天关。丙午，犯东井距星。戊申，犯舆鬼东北星。辛亥，入太微。十月丙寅，犯羽林军。癸未，入氐。十一月癸巳，入羽林军。辛丑，入东井。丙午，入太微。戊申，入氐。十二月癸酉，犯西上将。四年正月辛卯，犯毕。乙未，犯天关。辛丑，入太微。癸卯，掩、犯平道东星。甲辰，犯亢。乙巳，入氐。二月辛酉，犯毕距星北第二星。癸亥，掩、犯东井距星。戊辰，入太微。甲戌，犯东咸。三月甲午，犯轩辕大星北一星。庚子，入氐。四月丁卯，又入。庚午，犯天江。丙子，入羽林军。五月庚寅，入太微。甲辰，入羽林军。六月戊午，入太微。癸亥，犯键闭。七月丙戌，入太微。己丑，入氐。八月甲子，犯壁垒阵第一星。九月乙巳，犯轩辕。丁未，入太微。十月辛酉，入羽林军。丁卯，犯毕北第三星。己巳，犯东井。甲戌，入太微。丁丑，犯亢距星。戊寅，入氐。十一月戊子，入羽林军。壬寅，入太微。十二月壬戌，犯毕距星。甲子，犯东井东北第一星。丁卯，犯轩辕大星北一星。五年正月丁酉，入太微。庚子，入氐。二月壬戌，犯轩辕大星北一星。甲子，入太微。三月丙戌，犯东井东北第一星。甲午，犯亢距星。乙未，入氐。五月甲申，掩轩辕大星。丙戌，入太微。六月乙卯，犯平道东星。丙辰，掩犯亢距星。丁未，入氐。戊午，犯房北第一星。辛酉，犯南斗距星。七月癸巳，犯羽林军西一星。闰七月甲寅，犯天江东第三星。辛酉，入羽林军。八月癸卯，入太微。

九月乙卯，入羽林军。壬戌，犯天街南星。十月癸未，入羽林军。甲申，犯壁垒阵东第一星。乙未，掩轩辕大星北一星。十一月庚戌，入羽林军。己未，犯东井东北一星。甲子，入太微。丁卯，犯亢距星。戊辰，入氐。己巳，犯钩钤东星。六年正月壬子，犯诸王西第一星。庚申，入太微。癸亥，入氐。甲子，犯东咸西南第二星。乙丑，犯天江西南第二星。二月己卯，犯天街西南星。乙酉，犯轩辕大星北一星。庚寅，入氐。三月甲寅，入太微。戊午，入氐。

四月辛巳，入太微。癸未，犯进贤。癸巳，犯羽林军。五月己酉，入太微。六月辛巳，犯东咸西一星。七月甲辰，入太微。丁未，入氐。戊申，犯房北第一星。辛亥，掩南斗西第五星。八月癸未，入羽林军。甲申，犯壁垒阵东第二星。戊戌，入太微。九月甲辰，犯天江南第二星。乙丑，入太微。十月辛巳，犯外屏西第五星。甲申，犯月星。癸巳，入太微。丙申，入氐。十一月丙午，犯壁垒阵西北星。壬子，犯天街南星。十二月己卯，掩月星。辛巳，犯司怪北第二星。丁亥，入太微。七年正月乙卯，入太微，二月壬午，又入，三月己酉，又入。辛亥，犯进贤。癸丑，入氐。乙卯，犯天江南一星。四月乙亥，掩轩辕大星北一星。五月甲辰，入太微。六月辛未，又入。己卯，犯南斗西第五星。己丑，掩、犯天阴北第一星。庚寅，犯天街北星。七月甲辰，犯心大星。己酉，犯壁垒阵西第一星。丙辰，犯天阴西南星。八月己卯，犯壁垒阵东第四星。辛卯，犯轩辕大星北一星。九月戊申，犯外屏西第三星。辛亥，犯天阴中央星。十月戊寅，犯天阴西南星。己卯，犯月星。戊子，入太微。十一月丙辰，犯左执法，又入太微。十二月癸酉，掩、犯天阴第三星。八年正月癸卯，犯司怪北一星。乙巳，犯五诸侯西第四星。庚戌，入太微。二月戊辰，犯昴距星。丁丑，入太微。戊寅，犯左执法。甲申，犯箕东北星。四月壬申，入太微。丁丑，犯心距星。壬午，犯壁垒阵。闰四月己亥，入太微。辛亥，入羽林军。壬子，犯壁垒阵东北第一星。丙辰，犯天阴西南星。五月丁卯，犯右执法。辛巳，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甲午，入太微。巳亥，犯日星。壬寅，入南斗魁。丙午，入羽林军。七月庚午，犯狗国西南星。癸酉，入羽林军。己卯，犯昴西南第二星。癸未，犯五诸侯。八月甲午，犯心距星。辛丑，入羽林军。十月戊戌，犯外屏西第三星。庚子，犯天阴西北星。己酉，犯长垣南一星。庚戌，犯西上将。十一月丁丑，犯灵台北第一星。庚辰，犯角距星。十二月庚戌，犯日星。九年正月辛未，犯长垣南一星。四月庚子，犯心大星。五月丁卯，犯房距星。壬申，犯壁垒阵。甲戌，又犯。六月乙未，掩心东星。庚子，犯壁垒阵西第五星。丙午，犯天阴西北星。七月甲戌，犯昴东北星。戊寅，犯五诸侯东一星。八月癸巳，掩狗

国西北星。乙未，犯壁垒阵西第五星。癸卯，犯五车西南星。九月丁巳，犯心东星。壬戌，犯壁垒阵西南星。丙寅，犯外屏西第二星。辛未，犯司怪北第一星。丁丑，犯灵台南第二星。十月辛卯，犯壁垒阵西第八星。庚子，犯五诸侯西第四星。十一月庚申，犯外屏西第一星。十二月乙未，犯五诸侯东一星。丙申，犯舆鬼东北星。戊戌，犯轩辕大星。己亥，掩灵台南第二星。丙午，犯心东星。十年正月戊午，犯昴西北一星。乙亥，犯箕东北星。二月庚子，犯房距星。癸卯，入南斗。甲辰，犯狗国东北星。四月甲辰，犯外屏西第一星。六月庚寅，犯心东星。丙申，犯壁垒阵西一星。七月?镉希□肝逯詈疃□恍恰0嗽赂□□□副诶菡笪鞯诙□恰N煨纾□肝宄刀□闲恰>旁滦劣希□竿馄廖鞯谝恍恰1□□□杆竟直钡谝恍恰J□乱矣希□副诶菡笪鞯谒男恰<汉ィ□噶樘ū钡诙□恰9锖ィ□富□健J□□鹿镂矗□竿馄廖饕恍恰1□纾□戈奈鞅毙恰P撩□□谟吖砦鞅毙恰P脸螅□感亩□恰?

元丰元年正月壬戌，犯明堂东北星。辛未，掩南斗西第五星。闰正月戊子，犯轩辕少民。乙未，犯房距星、次相。二月壬子，犯五诸侯东一星。癸亥，犯心大星。三月癸巳，入南斗，掩东第二星。四月丁巳，犯房南第二星。庚申，入南斗。庚午，犯昴西北星。五月乙酉，犯心东星。六月乙卯，犯南斗东南第一星。七月甲午，犯司怪北第二星。九月癸巳，犯轩辕御女。十月庚戌，犯云雨东北星。丙辰，犯司怪北一星。丁巳，犯东井东北第一星。戊午，犯积薪。十一月丙戌，犯舆鬼，又犯积尸。十二月己酉，犯昴西北星。癸亥，犯心星。丙寅，犯狗西星。二年正月乙卯，犯东井东北第一星。辛巳，犯舆鬼距星，又入犯东南星并积尸。甲申，犯灵台。二月庚戌，犯轩辕御女。辛亥，犯灵台南一星。三月辛未，犯昴西北星。壬午，犯天门东星。乙酉，犯心大星。四月乙卯，犯南斗。五月己卯，犯日星，犯房距星。六月甲辰，犯天门东星。甲寅，犯泣西星。七月己卯，犯罗堰。癸未，犯云雨东北星。壬辰，犯舆鬼西南星。八月辛酉，犯轩辕御女。九月庚午，犯天江。甲戌，犯罗堰。丙子，犯泣西星。壬午，犯昴距星。十月乙巳，犯云雨西南星。庚戌，犯天街东北星。十一月丁丑，犯昴距星。己卯，犯司怪。庚辰，入东井。辛巳，犯水位。十二月戊申，犯天樽东北星。庚戌，犯轩辕大民，又犯酒旗。三年正月壬申，掩昴宿东北星。甲戌，犯司怪。乙酉，犯心距星。

二月壬寅，入东井。乙巳，犯轩辕大民。三月庚午，犯天樽南星。丁丑，犯天门。庚辰，犯心大星。壬午，犯南斗。四月丁未，犯心距星。壬子，犯牵牛南星及罗堰。五月己巳，犯明堂西第二星。甲戌，犯

日星，又犯房。己卯，犯牵牛。壬午，犯虚梁西第一星。六月己亥，犯泣西星。戊午，犯东井距星。七月己巳，犯心距星。戊寅，入云雨。癸未，犯昴。八月丙申，犯日星。甲辰，犯虚梁。九月辛未，犯泣西星。戊寅，犯天街东北星。庚辰，犯东井距星。辛巳，犯天樽南星。闰九月丙申，犯牵牛南星。庚子，犯云雨西北星。乙巳，犯昴。丁未，犯司怪南第二星。戊申，入犯东井东北第三星。辛未，犯酒旗。十月辛酉，犯氐。壬戌，犯天阴西北星。十一月乙未，犯云雨。庚子，犯昴。庚戌，犯天门。十二月壬戌，犯云雨西北星。庚午，入东井。癸酉，犯轩辕右角。乙亥，犯明堂。辛巳，犯天江。癸未，犯建西第二星。四年三月壬辰，入东井。五月辛亥，犯月星。六月己巳，犯罗堰西第二星。己卯，犯诸王西第二星。辛巳，入东井。七月戊申，犯东井钺星。八月庚申，犯天江西南第三星。壬戌，犯建西第三星。癸酉，犯月星。己卯，犯轩辕大民。九月己丑，犯建西第一星。庚寅，犯天鸡东南星。辛卯，犯罗堰北第二星。十月辛酉，掩、犯虚梁西第三星。壬戌，犯云雨西北星。戊辰，犯天街西南星。庚午，犯东井西北第三星。十一月甲午，犯天阴西南星。乙未，犯月星。戊戌，入东井。癸卯，犯明堂西第二星。戊申，犯东咸西南第二星。己酉，犯天江东北第二星。十二月癸亥，犯天街西南星。乙丑，犯东井西北第二星。五年正月辛卯，犯诸王东第二星。癸巳，犯东井东南第二星。二月庚申，入东井。辛酉，犯水位星西第一星。三月戊子，入东井。庚子，犯建西第一星。五月乙酉，犯酒旗南第二星。甲午，犯天籥西北星。己亥，犯虚梁西第二星。六月丙子，入东井。七月丁亥，犯东咸西第二星。辛卯，犯牵牛距星。甲午，犯虚梁西第二星。甲辰，入东井。八月甲寅，犯钩钤西星。甲子，犯外屏西第一星。辛未，入东井，九月戊戌，又入。十月壬子，犯建西第五星。癸丑，犯牵牛距星。丁巳，犯云雨西南星。甲子，犯诸王西第五星。十一月癸未，犯虚梁西第二星。丙戌，犯外屏西第一星。癸巳，入东井。甲午，犯水位星西第一星。十二月己未，犯天关。庚申，入犯东井。六年正月己卯，犯云雨西星。乙酉，犯毕距星。丁亥，犯司怪南第一星。戊子，入东井。二月乙卯，又入。壬申，犯虚梁西第三星。三月癸未，入东井。四月庚戌，又入。己未，犯氐距星。五月乙未，入云雨。七月丙辰，犯虚梁西第一星。八月丁丑，犯键闭。辛巳，犯牵牛距星。乙酉，入犯云雨东北星。癸巳，犯东井西北第二星。九月辛亥，犯虚梁西第三星。戊午，掩毕距星。辛酉，入东井。甲子，犯酒旗南第二星。十月戊子，入东井。十一月乙卯，又入。乙丑，入氐。丙寅，犯房北第一星。十二月庚辰，掩、犯毕距第二星。七年正月辛亥，犯水位星西第一星。丙辰，犯明堂。二月戊寅，入东井。丁亥，入氐。辛卯，犯建。三月壬寅，犯毕距星。乙巳，入东井。戊申，犯酒旗。四月戊寅，犯明堂

东北第一星。壬午，入氐。丁亥，犯罗堰。壬辰，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壬午，犯罗堰南第二星。七月辛酉，入东井。八月戊子，入犯东井。九月丙辰，入犯东井东南第一星。十月壬午，犯司怪南第一星。癸未，入东井。己丑，犯明堂。甲午，犯心大星。十一月庚戌，入东井。十二月辛未，犯外屏西第二星。乙亥，入犯毕。辛巳，犯酒旗。戊子，入氐。己丑，犯罚。八年正月壬寅，犯毕西第二星。乙巳，入东井。乙卯，入氐。二月壬申，入东井。甲申，犯东咸东第一星。

三月庚戌，入氐。辛亥，犯罚。甲寅，犯建星西第五星。乙卯，犯牛距星。庚午，犯毕。四月丁卯，入井。五月己酉，犯天鸡西北星。六月壬申，入氐。丙子，犯建星西第四星。七月甲辰，犯天鸡。癸丑，犯毕，又行入毕。丙辰，入井。八月丁卯，入氐。辛未，犯建星西第四星。壬申，犯牛距星。甲戌，犯泣东星。九月辛亥，入井，犯东南第一星。十月丁卯，犯罗堰北一星。乙亥，犯毕西第二星。戊子，入氐。十一月甲午，犯牛距星。癸卯，入毕，又犯毕大星。乙巳，入井。己酉，犯轩辕御女。癸丑，犯进贤。十二月丁卯，犯外屏。庚午，掩毕距星。

志第七 天文七

○月犯列舍下

元祐元年正月丁酉，犯毕。庚子，入井。乙巳，犯灵台。丙午，犯右执法。己酉，犯亢。丁卯，入东井。戊辰，犯水位。甲戌，犯左执法。乙亥，犯进贤。戊寅，犯氐。闰二月壬辰，掩毕。乙未，入东井。乙巳，入氐。三月壬申，又入。戊辰，犯右执法。戊寅，犯罗堰。四月癸巳，犯轩辕御女。辛丑，犯罚。甲辰，犯建。五月癸亥，入太微。丁卯，入氐。辛巳，犯毕。六月庚寅，入太微。辛亥，入井。七月戊午，入太微。壬戌，入氐。八月癸卯，入毕，犯毕大星。九月辛酉，犯建星。丁丑，犯轩辕少民。戊寅，犯上将，又入太微。己卯，入太微。十月丁酉，犯天廪。戊戌，犯毕，入毕内。庚子，犯井。乙巳，犯灵台。丙午，入太微垣，犯右执法。丁未，犯太微垣东扇上相星。十一月戊辰，入井。癸酉，行入太微。甲戌，犯左执法。戊寅，入氐。十二月癸巳，犯天高，又犯附耳。乙巳，犯井。丙申，犯水位。己亥，犯轩辕左角。辛丑，入太微。壬寅，犯太微东扇上相。乙巳，入氐。二年正月壬戌，犯井。戊辰，入太微。癸酉，入氐，犯东北星。甲戌，犯罚。二月庚寅，入井。乙未，犯太微上将。庚子，入氐。三月丁巳，入井。戊午，犯水位。辛酉，犯轩辕左角。乙丑，犯平道。丁卯，入氐。壬申，犯建。四月戊子，犯轩辕大星，掩御女。己丑，犯灵台。庚寅，入太微。甲午，入氐。丙申，犯罚星。五月戊辰，犯罗堰。辛未，犯壁垒阵。六月乙酉，入太微。己丑，入氐。己亥，犯壁垒阵。甲辰，犯附耳。丙午，入井。七月丁巳，犯氐。庚午，犯天廪。辛未，入犯毕。癸酉，犯井。丁丑，犯轩辕大星。八月甲申，入氐。庚寅，犯牛。甲午，犯壁垒阵。乙丑，犯天廪。丙寅，掩、犯毕大星。戊辰，入井。壬申，犯轩辕左角少民。癸酉，犯上将。甲戌，入太微。十月乙酉，犯罗堰。戊子，犯壁垒阵。辛丑，入太微。乙巳，入氐。十一月甲寅，犯壁垒阵。甲戌，犯罚星。十二月戊子，犯毕。乙未，犯灵台，又犯上将，入太微。三年正月戊午，入东井。己未，犯水位。甲子，入太微。二月乙未，入犯氐西北星。三月壬子，犯东井西扇北第二星。丁巳，犯灵台南第三星。庚申，犯平道。四月乙酉，入太微，犯内屏。辛卯，犯东咸。甲午，犯建。丁酉，犯壁垒阵。五月壬子，入太微垣。辛酉，犯建。辛未，犯天廪。六月甲申，入氐。壬辰，犯壁垒阵。七月癸丑，犯东咸。己未，犯壁垒阵。丁卯，犯天高。己巳，入东井。庚午，犯水位。八月己卯，入氐。己丑，犯壁垒阵。庚寅，犯天溷。癸巳，犯天廪。甲午，

入毕。乙未，犯天关。丙申，犯东井北第二星。戊戌，犯鬼距星。九月辛酉，犯毕。癸亥，犯司怪。甲子，犯天樽。十月甲申，犯壁垒阵。己丑，犯天高。己卯，入东井。犯东扇北第三星。壬辰，犯水位。丙申，入太微。十一月戊午，入东井，犯西扇北第二星，己未，犯天樽西北星。庚申，入鬼，犯积尸气。癸亥，入太微。十二月辛卯，又入之。闰十二月辛未，入毕。癸丑，犯东井西扇北第二星。甲寅，犯天樽。戊午，入太微，犯内屏。己未，犯太微三公。庚申，犯平道。四年正月丙戌，入太微。庚寅，犯氐。辛卯，犯罚。二月戊申，入井。壬子，犯长垣。癸丑，入太微，犯内屏。甲寅，犯三公。乙卯，犯平道东星。丁巳，入氐。三月丙子，犯天樽。丁丑，入鬼，犯积尸气。庚辰，入太微。乙丑，入氐。丁亥，犯天江。四月戊申，入太微。壬子，入犯氐。乙卯，犯天籥。壬戌，犯壁垒阵。五月乙亥，入太微。丁丑，犯平道。己卯，入氐。六月癸卯，入太微。丙午，入氐。己未，犯外屏。壬戌，犯毕。甲子，犯井。乙丑，犯天樽。七月甲戌，入氐。乙亥，犯罚。癸未，入羽林军。甲申，犯壁垒阵。八月辛丑，入氐。己未，入井。九月甲申，犯毕。丙戌，入犯井。戊子，犯鬼。辛卯，入太微。十月癸丑，犯井钺。乙卯，犯水位。己未，入太微。十一月己卯，犯毕。辛巳，入井。丙戌，入太微，犯内屏。十二月丙辰，犯亢。丁巳，入氐。五年正月丙子，犯东井。戊寅，犯舆鬼。辛巳，入太微，犯内屏。乙酉，入氐。丙戌，犯东咸。丁亥，犯天江。二月癸卯，犯钺，又犯东井。戊申，入太微。辛亥，犯亢。癸丑，犯键闭，乙卯，犯天籥。三月己巳，犯诸王。庚午，犯司怪。丙子，入太微，犯内屏。四月甲辰，入太微，犯三公。乙巳，犯平道。庚戌，犯天籥。丙辰，入羽林军。五月庚午，入太微。庚寅，掩毕。六月癸卯，犯东咸。乙巳，犯南斗。庚戌，入犯羽林军。七月乙丑，入太微。丁巳，犯平道。己巳，入氐，犯壁垒阵。丁亥，入东井。己丑，犯舆鬼东北星。八月丙申，入氐。癸卯，犯壁垒阵。壬子，犯毕。九月壬申，犯羽林军。辛巳，犯司怪。丁亥，入太微。十月乙未，犯南斗。庚子，入犯羽林军。辛丑，犯壁垒阵。己酉，入东井。庚戌，犯五诸侯。六年正月丙子，入太微。戊寅，犯平道。二月甲辰，入太微，犯内屏。辛亥，犯斗。四月壬寅，入氐。五月丙寅，入太微。戊辰，犯平道。庚午，入氐。戊寅，入羽林军。戊戌，犯键闭。乙巳，入羽林军。七月戊辰，犯斗。癸酉，入羽林军。甲戌，犯壁垒阵。八月庚子，入羽林军。闰八月戊辰，又入。辛未，犯外屏。丙子，犯司怪。丁丑，犯东井。戊寅，犯五诸侯。壬午，入太微。九月甲午，入羽林军。丙申，犯壁垒阵。戊戌，

犯外屏。壬寅，犯诸王。庚戌，入太微。十月壬戌，入羽林军。己

巳，犯天街。乙亥，犯轩辕大星。丁丑，入太微，犯内屏。庚辰，犯亢。辛巳，入氐。十一月己丑，入犯羽林军。戊戌，犯司怪。庚子，犯五诸侯。甲辰，犯太微次将。丙午，犯进贤。戊申，入氐。十二月甲子，犯诸王。壬申，入太微。七年正月己亥，入太微。壬寅，犯亢。二月戊午，犯月星。壬戌，犯五诸侯。丁卯，入太微。戊辰，犯进贤。戊寅，入羽林军。三月壬辰，犯轩辕大星。甲午，入太微，犯内屏。乙未，犯太微上相。丁酉，犯亢。戊戌，入氐。四月壬戌，入太微。癸亥，犯进贤。乙丑，犯氐距星。癸酉，入羽林军内。甲戌，犯壁垒阵。丙子，犯外屏。五月己丑，入太微。六月丙辰，入太微，犯内屏。庚申，入氐，犯东南星。壬戌，犯天江。戊辰，入羽林军。甲戌，犯月星。七月辛卯，入南斗。壬寅，犯诸王。八月壬戌，入羽林军。九月甲申，犯天江。戊子，犯哭、泣。辛卯，犯壁垒阵。乙未，犯天阴。丙申，犯月星。戊戌，犯司怪。庚子，犯五诸侯。癸卯，犯轩辕次北星。乙巳，入太微，犯内屏。

十月丁巳，入羽林军。甲子，犯天街，又犯诸王。癸酉，入太微。丙子，犯氐距星。十一月甲申，入羽林军。庚寅，犯天阴。癸巳，犯司怪。庚子，入太微。十二月癸丑，犯壁垒阵。戊午，犯月星。壬戌，犯五诸侯。乙丑，犯轩辕次北星。丁卯，入太微，犯内屏。庚午，犯亢。壬申，犯房。八年正月甲午，入太微。丙申，犯进贤。己亥，犯日星。二月癸亥，犯太微上相。丁卯，犯心大星。三月甲申，犯五诸侯。丁亥，犯轩辕大星北第一星。己丑，入太微，犯内屏。庚寅，犯左执法。乙未，犯天江。丙申，犯箕。辛丑，入羽林军。壬寅，犯壁垒阵东北星。四月丙辰，入太微。五月丁亥，犯亢。甲午，犯壁垒阵西南星。六月乙酉，犯轩辕。甲子，犯壁垒阵。八月己卯，入太微。甲申，犯心距星。庚寅，犯五诸侯西第三星。

九月壬午，犯狗国。庚寅，犯天阴。壬辰，犯司怪。乙未，犯五诸侯。庚子，入太微。十月辛亥，犯壁垒阵。乙卯，犯外屏。戊午，犯天阴。壬子，入羽林军。壬戌，犯五诸侯。丁卯，入太微，犯上将。十一月庚辰，入羽林军。乙酉，犯天阴。己亥，犯氐。十二月壬子，犯天阴。乙卯，犯司怪。丁巳，犯五诸侯。壬戌，入太微。癸亥，犯左执法。

绍圣元年正月丁亥，犯长垣。己丑，犯太微上将。二月庚戌，犯坐旗。庚申，犯角距星。甲子，犯箕距星。乙丑，犯斗。三月己卯，犯五诸侯东第二星。四月丙午，犯五诸侯西第三星。闰四月己丑，入太微，犯右执法。甲申，犯房距星。丁亥，入斗，犯东第二星。五月壬子，犯

心距星。六月己卯，犯房距星。辛巳，犯箕。八月丙子，犯箕东北星。九月戊申，入羽林军。丁巳，犯五诸侯东第二星。癸亥，犯太微左执法。十月甲戌，入羽林军。壬辰，犯角距星。乙未，犯房距星。十一月壬寅，入羽林军。乙巳，犯外屏西第二星。戊申，犯昴西北星。壬子，犯五诸侯西第四星。癸丑，犯鬼东北星。癸亥，犯心大星。十二月庚午，入羽林军。己卯，卯五诸侯西第三星。甲申，犯太微上将。二年正月乙巳，犯坐旗南第一星。辛亥，犯灵台。甲寅，犯角距星。丁巳，犯日星。二月庚午，犯昴。己卯，入太微，犯右执法。乙酉，犯心东星。三月乙卯，入斗。己未，入羽林军。四月癸酉，犯太微西扇上将。乙亥，犯角南星。己卯，犯房南第二星。五月甲辰，犯天门东星。己酉，犯箕东北星。六月甲戌，犯房距星。辛巳，入羽林军。戊子，犯五车东南星。七月壬寅，犯心东星。戊申，入羽林军，犯壁垒阵西第六星。丙辰，犯坐旗南星。八月辛未，犯箕北第一星。戊寅，犯外屏西第一星。丙戌，犯鬼东北星。九月癸卯，入羽林军。甲辰，犯壁垒阵西第八星。十月庚午，犯屏西第一星。丙子，犯昴西北星。乙巳，犯五车东南星。丁未，犯五诸侯西第五星。戊申，犯舆鬼东北星。辛亥，犯灵台南第二星。戊午，掩心宿后星。三年正月乙未，犯外屏。戊戌，犯昴。乙巳，犯轩辕左角。三月庚午，犯鬼西北星。壬申，掩轩辕大星。癸酉，犯灵台。四月丁卯，犯轩辕左角。甲戌，犯日星，又犯房距星。庚辰，犯代星。辛巳，犯壁垒阵。五月乙未，犯灵台。壬寅，犯心宿东星。乙巳，犯南斗。六月壬午，犯昴。七月丙午，犯外屏。癸丑，犯五诸侯。八月丁卯，入犯南斗。戊寅，犯五车。辛巳，犯舆鬼。甲申，犯灵台。九月甲午，犯南斗。辛丑，犯外屏。甲辰，犯昴。丙午，犯司怪。戊申，犯水位。壬子，犯明堂。十月壬戌，犯狗星。十一月己亥，犯昴。癸卯，犯舆鬼。壬子，犯日星。十二月壬戌，入犯云雨。庚午，犯五诸侯。辛未，入舆鬼，掩积尸气。四年正月戊戌，犯鬼西北星，入鬼。辛丑，犯灵台南第一星。二月乙亥，犯心东星。闰二月辛卯，犯井东扇北第一星。壬辰，犯五诸侯西第五星。癸巳，入鬼，又犯舆鬼。乙未，犯轩辕左角。己亥，犯天门东星。乙巳，入斗，犯斗西第四星。三月癸亥，犯灵台南第一星。己巳，犯日星，又犯房距星。壬申，犯斗距星。戊辰，掩云雨西南星。四月己丑，犯轩辕御女星。丁酉，犯心东星。庚子，犯狗西星。庚戌，犯昴西北星。五月丁卯，掩斗西第四星。癸酉，入犯云雨。六月甲午，入斗。乙未，犯狗东星。庚子，犯云雨西南星。七月壬戌，犯狗西星。壬申，掩、犯昴西北星。乙亥，犯司怪北第二星。丙子，犯积薪。八月己丑，犯斗西第四星。癸巳，犯哭、泣东星。乙未，掩、犯云雨东北星。甲辰，入犯鬼及犯积尸气。九月丙辰，犯北距星。己未，犯秦西星。十月甲午，犯昴西北星。丁酉，入井，犯东扇北第一

星。戊戌，犯积薪，又犯水位东第一星。庚子，犯轩辕御女星。壬寅，犯明堂南第三星。十一月丁巳，入犯云雨星。十二月辛卯，犯司怪北第二星。壬辰，犯井东扇北第一星。乙未，犯轩辕大民。丙申，犯灵台南第一星。丁酉，犯明堂。壬寅，犯心距星。癸卯，犯天江南第一星。

元符元年正月庚申，犯天樽。辛酉，入犯鬼。己巳，犯日星，又犯房距星。二月丁亥，犯天樽。辛卯，犯灵台。甲辰，犯哭、泣。三月癸丑，犯司怪。己巳，犯罗堰，又犯牛。癸酉，犯云雨。四月癸未，犯鬼距星。甲申，犯酒旗。甲午，犯斗。五月己未，犯心距屋。庚申，犯天江。戊辰，犯云雨。六月乙未，又犯。庚子，犯昴西北星。八月壬午，犯天江。九月丙辰，犯虚梁。壬戌，犯昴。甲子，犯司怪。乙丑，入井。十月戊寅，犯斗。癸未，犯虚梁西第二星。己丑，犯天阴。癸巳，犯天樽。甲午，犯鬼距星。庚子，犯天门。十一月戊申，犯罗堰。壬子，犯云雨。丁巳，犯昴距星。庚申，入井。庚午，犯心大星。十二月戊寅，犯虚梁。丁亥，入井。戊子，犯水位。庚寅，犯酒旗，又犯轩辕右角。壬辰，犯明堂。戊戌，犯天江。二年正月甲寅，犯司怪北第三星。丙辰，犯水位第三星。壬戌，犯天门东星。甲子，犯日星，又犯房距星。己巳，掩牛南第一星。二月己卯，犯昴距星。壬午，入井。乙酉，犯酒旗南第三星，又犯轩辕右角。丁亥，犯明堂西南第二星。壬辰，犯心距星。癸巳，犯天江西南第二星。己亥，犯虚梁西第一星。三月乙酉，犯井距星。庚戌，犯天樽南星。丁巳，犯天门东星。庚申，犯天江西南第一星。甲子，犯罗堰南星。戊辰，犯云雨东北星。四月丙子，犯司怪北第三星。丁丑，入井，又犯井东扇北第三星。丁亥，犯心距星。辛卯，犯牛南星。甲午，犯虚梁西第三星。乙未，犯云雨西北星。庚子，犯天阴北星。五月乙巳，犯水位西第二星。丙辰，犯天籥下东星。丁巳，犯建星西第二星。辛酉，犯虚梁西南第一星。六月辛巳，犯日星。丙戌，犯牛南星，又犯罗堰南第二星。庚寅，犯云雨东北星。丙寅，犯天街东北星。戊戌，入井。七月庚戌，犯天江西南第四星。壬子，犯建星西第三星。丙辰，犯虚梁西第三星。丁巳，犯云雨西北星。壬戌，犯天阴西北星。乙丑，犯司怪北第三星。丙寅，入井，犯东扇北第三星。八月癸未，犯虚梁西第一星。庚寅，犯昴东南星。辛巳，犯诸王西第二星。癸巳，入井。丙申，犯酒旗南第三星。九月丁巳，犯天阴北星。闰九月甲申，犯天阴西北星。辛卯，犯轩辕右角。十月辛丑，犯建西第一星。壬寅，犯天鸡东南星。乙巳，犯虚梁西第一星。壬子，犯月星。癸丑，犯诸王西第二星。乙卯，入犯井东扇北第二星。丙辰，犯水位西第二星，戊午，犯酒旗南第二星。庚申，犯明堂西第二星。十一月壬午，犯井钺星，又犯井距星，又入井。十二月庚子，犯虚梁西第二

星。丙午，犯天阴西北星。丁未，又犯月星。庚戌，入井，犯东扇北第二星。辛亥，犯水位西第二星。癸丑，犯酒旗南第二星，又犯轩辕右角大民。乙卯，犯明堂西第二星。三年正月乙亥，犯诸王西第一星。丁丑，入东井。

四月庚戌，犯东咸西第三星。五月辛卯，犯昴。七月乙酉，犯天阴西南星。九月癸未，入东井。十二月甲辰，犯司怪北第二星。丙辰，入氐。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己巳，犯月星。二月己亥，犯井钺，癸卯，犯轩辕右角大民。四月乙巳，犯罚星。五月丙子，犯牛大星。六月己酉，犯外屏西第二星。七月己巳，犯南斗。八月丁酉，犯建西第二星。九月丁丑，犯司怪北第四星。十一月癸酉，入东井。十二月丁酉，犯天街西南星。

崇宁元年正月丁卯，入东井。己巳，犯水位西第一星。二月癸卯，入氐。三月庚午，犯角距星。六月丁亥，犯轩辕大星。九月癸巳，犯壁垒阵。十月乙丑，入毕口。二年二月乙卯，犯天高。四月壬戌，入氐。五月己亥，犯云雨东北星。七月戊子，犯建星西二星。九月丙戌，犯哭泣。十一月庚寅，入井。三年正月乙未，入氐。丙申，犯键闭。二月辛酉，犯亢距星。四月戊午，犯房北第一星。七月癸未，犯建星西第二星。甲申，犯牛大星。九月辛卯，犯井西扇北第二星。十一月己丑，入太微。四年正月戊寅，犯诸王西第二星。闰二月甲戌，犯井距星。癸卯，犯水位。五月乙巳，犯亢距星。丙午，入氐。七月丙辰，入毕口。八月癸酉，犯建星西第三星。十月庚辰，入井。十二月丁丑，犯鬼东南星。五年正月戊申，入太微。三月辛亥，犯建距星。五月辛丑，入氐。七月壬寅，犯牛大星。甲辰，犯壁垒阵西五星。九月戊申，犯井距星。十一月丁未，犯长垣南一星。戊申，入太微。

大观元年正月甲辰，入太微。五月甲午，犯进贤。六月甲子，入氐。八月乙亥，入毕。九月己丑，犯天籥。癸巳，犯壁垒阵。十二月丁未，犯建。二年正月庚申，犯井钺。甲子，犯轩辕。二月癸巳，入太微，犯内屏。四月庚子，入羽林军。五月己未，入氐。六月癸巳，犯壁垒阵。九月壬申，入太微。十一月辛酉，犯井。三年正月辛酉，犯太微西扇次将。二月己丑，入太微，犯内屏。三月癸亥，犯南斗。四月己卯，犯五诸侯。六月庚辰，犯平道。七月庚戌，犯房。八月甲午，犯井。九月壬子，入羽林军。十月甲午，犯太微西扇次将。乙未，犯谒者。十二月壬辰，掩亢。四年正月戊申，犯天街。二月辛卯，犯南斗。

三月甲寅，犯亢。

六月乙亥，犯进贤。七月戊申，犯南斗。八月甲戌，犯天江。十一月己卯，犯五诸侯。

政和元年二月乙卯，犯南斗。三月庚辰，犯东咸。六月乙酉，入羽林军。七月壬申，犯狗。

八月丙申，犯心距星。二年三月甲子，犯五诸侯。三年三月壬戌，犯长垣。甲子，入太微。

四月丙戌，犯五诸侯西第四星。五月甲午，入南斗。丁酉，犯壁垒阵。七月庚寅，犯狗国。

九月癸巳，犯昴。十月壬戌，犯五车。乙丑，犯鬼。己巳，犯右执法。四年二月庚戌，犯昴。五月己丑，入南斗。六月甲寅，犯心东星。八月癸亥，犯司怪。五年正月壬辰，犯心大星。三月丙戌，犯房。五月庚寅，犯云雨。六月壬子，犯狗。九月甲申，犯昴星。十月丙辰，入鬼星。十二月甲寅，犯明堂。六年闰正月癸卯，犯司怪。二月辛巳，犯房。四月己卯，犯南斗。六月辛未，犯心大星。八月乙丑，犯日星。九月庚戌，犯天樽。十月乙丑，犯罗堰。七年正月己酉，犯心。甲戌，犯天门。四月辛未，犯日星。七月庚子，犯哭、泣。八月乙丑，犯牛。十月壬申，入井。十一月丁酉，犯天街。

重和元年二月乙丑，犯酒旗。六月己巳，犯云雨。八月丙辰，犯房。

宣和元年十一月己未，犯鬼。二年正月己酉，犯毕。七月辛亥，犯牛。九月丁巳，入井。十二月辛卯，犯东咸。三年二月壬申，掩角。五月丙午，入氐。十一月丙戌，犯罚。四年七月戊辰，犯建。十月壬寅，入井。十一月癸酉，犯轩辕御女。五年正月壬戌，犯毕。三月己巳，入氐。七月甲子，犯牛。六年正月己巳，入氐。六月辛酉，犯壁垒阵。十月丁巳，犯毕。七年正月甲申，犯鬼。六月丁巳，入羽林军。十二月丙辰，入太微。

靖康元年二月庚戌，入太微。甲寅，入氐。三月戊寅，入太微。庚辰，入氐。四月丁未，犯平道。己酉，入氐。辛亥，犯天江。五月己巳，犯鬼。壬申，入太微。六月己未，犯毕。七月戊辰，入太微。壬申，入氐。癸酉，犯罚。己卯，入羽林军。己丑，入井。八月戊戌，入

氐。丙午，入羽林军。乙卯，犯天关。丙辰，入东井。九月癸未，犯井钺。十月辛丑，人羽林军。丙辰，入太微。十一月丁丑，犯天关。戊寅，入井。庚辰，犯鬼积尸气。十二月癸酉，入井。乙亥，犯鬼积尸气。二年三月乙未，入井。辛丑，入太微。四月壬戌，犯天关。

建炎三年三月乙未，入氐。四年六月辛巳，犯心。七月辛亥，入南斗魁中。八月辛卯，犯五诸侯。十二月壬辰，掩心大星。

绍兴元年三月癸卯，犯五诸侯西第五星。四月癸酉，犯轩辕大星。辛巳，犯心。戊子，入羽林军。六月丙子，犯心。癸未，犯昴。八月辛未，犯心宿东星。癸未，犯昴。九月辛丑，入南斗。乙巳，入羽林军。辛巳，犯五诸侯。十一月巳酉，犯五诸侯东第一星。十二月癸未，犯角。二年二月辛未，犯五诸侯西第四星。乙亥，入太微。三月己酉，犯心大星。五月戊寅，入羽林军。六月乙巳、七月癸酉，又入。辛丑，入南斗魁中。七月乙丑，犯房距星。八月戊申，犯司怪。三年四月辛丑，入南斗魁中。五月丙寅，掩心第三星。七月癸亥，入南斗魁中。九月戊午，入南斗，犯西第五星。十月壬寅，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丁巳，犯壁垒阵西第六星。乙丑，犯五车。丁卯，犯五诸侯西第四星。己卯，犯斗。十二月辛卯，犯昴。丙申，犯鬼。丁酉，犯轩辕御女。甲辰，掩心前星。四年正月壬戌，犯五诸侯东第一星。癸亥，犯鬼西北星。三月乙卯，犯司怪。四月癸巳，犯房。八月癸未，犯心后星。十二月丙戌，犯昴西北星。五年四月癸未，犯房。十月庚辰，犯南斗。壬戌，入井。十一月甲申，又入。甲午，入氐。六年正月己卯，入井。三月甲申，犯心大星。四月辛丑，入井。六月己未，犯昴。九月戊子，犯轩辕右角大民。十月辛亥，犯司怪北第二星。十二月丙午，入井。七年正月辛未，犯天街。二月辛丑，入井。三月戊辰，犯井钺。六月丁巳，犯井。七月甲申，又犯。九月己卯，又犯。十月丁未、闰十月甲戌、十二月己巳，皆犯井。三月辛巳，犯斗宿西第一星。

四月乙未，犯司怪。闰十月癸酉，又犯之。五月丁丑，犯建。八月己亥，又犯。丙午，犯房北第二星。八年三月癸亥，犯井。四月戊午、七月丁未、八月甲戌、九月辛丑、十月己巳、十二月甲子，皆犯井。乙亥，犯房北第一星。九年正月辛卯，入犯东井。四月癸丑、六月乙亥、八月己巳、九月丙申、十月甲子、十二月己未，皆入犯东井。二月己巳，入氐。四月癸亥、六月戊午、八月癸丑，皆入氐。六月乙未，犯建西第四星。九月丙辰，掩角距星。壬戌，犯天高。十二月丁巳，又犯。十年正月丙戌，犯入井。三月辛巳、四月戊申、闰六月丁酉、八月辛巳、十月丁亥，皆犯入井。三月辛卯，入氐。六月癸丑、七月戊申、八

月乙亥、十二月辛卯，皆入氐。闰六月乙未，犯毕。九月丁巳，犯毕距星。十二月壬子，又犯毕。十一年正月戊午，犯氐。二月甲戌，犯毕。八月乙酉，皆犯毕。三月甲辰，入井。六月乙亥，入氐。十一月乙卯，入太微垣，犯左执法。丙辰，犯进贤。己未，犯氐东北星。十二月乙亥，入毕，掩大星。十二年正月壬寅，犯毕距星。四月辛未，入太微。十一月，行犯权大星，并掩御女。十三年正月癸卯，犯权星并御女。八月己酉，复掩权大星。十四年正月庚申，入毕，掩大星。六月丁亥，犯亢距星。十六年八月壬寅，犯钩钤。十七年二月己未，入羽林军，是岁凡六。三月己卯、入氐，五月甲戌、六月壬寅、十一月乙酉，皆入氐。七月癸酉，入南斗。

十月乙未，又入。十一月甲戌，犯司怪。十八年三月乙丑，犯五诸侯。壬午，入羽林军，是岁凡八。四月壬寅，入氐。五月丙寅，入太微，犯东上相。六月丁酉，入氐。七月乙丑，犯房。戊辰，入南斗。闰八月癸亥，又入。十九年正月辛丑，犯亢。二月甲戌，入南斗。丁丑，入羽林军。是岁凡八。六月庚申，犯房。癸亥，入南斗。八月戊午，又入。二十年四月丁巳，犯角。六月戊午，入南斗，是岁凡三。壬戌，入羽林军，是岁凡五。七月己卯，犯角距星。壬午，犯房。八月癸亥，犯昴距星。十一月乙未，犯角距星。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入南斗。二月辛酉，犯心东星。三月丙申，入羽林军，是岁，凡七。闰四月己丑，犯壁垒阵。八月乙亥，入南斗。十月癸未，犯壁垒阵。十一月戊申，犯昴。二十二年正月丙辰，犯心东星。二月庚午，犯昴，是岁，凡三。乙亥，犯鬼。三月癸丑，入南斗，是岁，凡四。二十三年正月癸卯、二月庚午，犯舆鬼。壬申，犯权御女星。三月戊申，犯南斗。七月乙未，犯房距星。十月癸酉，犯司怪。十一月辛丑，入东井。二十四年正月庚申，犯昴。六月丙午、十二月庚寅，皆犯司怪。戊戌，犯昴距星。九月己巳、十二月辛卯，皆入东井。二十五年四月庚辰、七月己巳，又入东井，是岁凡六。六月辛丑，犯钺。十月庚寅，犯天关。十二月乙酉，犯司怪。二十六年正月壬子、十月乙酉、十一月庚辰，皆犯司怪。癸丑，入东井，是岁，凡八。八月丙子，犯房。十月乙亥，犯牛。二十七年正月甲戌，犯天关。庚寅，犯建。二月癸卯、三月庚午，皆入东井，是岁凡七。四月己酉，犯房钩钤，又犯键闭。六月甲辰，犯罚，又犯东井。七月庚午，入氐。丙子，犯罗堰。乙酉，犯天关。十一月乙丑，犯牛。十二月辛亥，犯角宿距星。二十八年正月辛未，入东井。是岁凡五。二月甲寅，犯牛。三月庚辰，犯建。四月己酉，犯罗堰。五月丙子，犯牛。六月丁酉，犯氐。壬寅，掩建。

八月丁酉，又掩。八月辛卯，犯亢。壬辰，入氐。丁未，入毕口内，犯大星。九月甲戌，掩犯毕。十月癸巳，掩牛宿距星。癸丑，犯氐距星。十一月辛巳、十二月戊申，入氐。丁未，犯亢。二十九年正月丙寅，犯入东井。是岁凡六。乙亥，犯氐距星。二月癸卯，入氐方口内，是岁凡四。甲辰，犯西咸。三月己未，犯天高。壬申，犯东咸。乙亥，犯建星。四月辛卯，犯权右角大民。甲辰，犯罗堰。五月甲子，犯亢。六月戊申，犯附耳。庚申，入氐。丙寅，犯罗堰。七月癸巳，掩牛宿距星。九月丁酉，入毕口，犯大星。十一月壬辰，犯毕。十二月己巳，犯亢距星。壬申，犯东咸。三十年正月戊戌，入氐。二月己丑，又入。是岁凡五。三月甲申，入东井，是岁凡三。七月戊子，犯牛。八月乙卯，又犯。九月庚辰，犯南斗。十月庚申，掩入毕。十一月庚寅，入犯东井。三十一年正月甲申，犯东井是岁凡五。二月乙卯，犯权星御女。庚申，入氐。三月戊子，又入，是岁，凡五。四月辛亥，犯太微垣西上将星。辛巳，犯平道星。戊子，犯牛距星。戊戌，犯毕距星。七月丁丑，犯西咸。癸未，犯牛。癸巳，入毕大星。九月丙申，犯太微东左执法星。十一月壬午，掩毕。辛卯，掩太微东上相星。十二月壬子、甲寅，犯舆鬼，掩积尸。三十二年正月丁丑，掩毕宿大星，犯附耳。庚辰，犯东井，是岁凡七。戊子，入氐，是岁凡二。己丑，犯西咸。二月庚戌，犯酒旗。壬子，入太微西，掩右执法星。乙卯，犯亢。己亥，犯太微西上将。庚辰，入太微。辛巳，犯进贤。四月癸未，犯牛。五月庚午，犯太微东上相星。庚辰，入羽林军。九月壬寅、十一月、十二月皆入。戊子，入毕，掩犯大星及附耳。七月甲辰，掩建。十月丙寅，又掩。九月庚戌，入毕。十二月壬申，又入。十月己卯，犯司怪。

隆兴元年二月己巳，入东井，是岁凡六。癸酉，犯权大星。七月丙申，十月壬子，皆入氐。壬寅，犯毕、壁垒阵胜星。十月甲子，又犯。癸卯，入羽林军，是岁凡三。十月丙午，犯权。十二月丁卯，掩天高。戊辰，犯天关。二年正月戊子，入羽林军，是岁凡六。甲午，掩入毕。二月甲子，入东井，是岁凡五。己巳，犯长垣。辛未，入太微，掩、犯左执法并上相星。三月辛卯，犯东咸。四月丙申，入氐。七月丁亥，入太微，犯内屏星。八月乙丑，犯壁垒阵。十月丁卯，犯毕。庚辰，入氐。十一月丁亥，入羽林军。丙辰，掩司怪。己亥，犯舆鬼，掩积尸。丁未，入氐。戊申，犯西咸。闰十一月壬戌，犯天高。己巳，犯长垣。

乾道元年二月甲申、五月癸酉、十月庚寅，皆掩、犯诸王星。戊戌，犯东咸。庚申，入太微，犯内屏。六月壬午，又如之。甲子，入氐。六月丙戌，又入。辛未，入羽林军，是岁凡八。五月辛酉，掩天

江。七月丁巳，犯南斗。八月壬午，掩、犯钩钤。十二月戊戌，又掩。甲申，犯天籥。乙酉，掩南斗。九月壬子，又掩。九月庚午，入太微。十月丁酉、十二月壬辰，皆入太微。十月庚辰，犯狗。十一月丁巳，犯天街，掩诸王。二年正月壬子，犯诸王。二月己卯，又犯。乙卯，掩、犯五诸侯。二月乙酉，犯权。己亥，入羽林军。五月辛酉，又入。五月甲寅，犯键闭。六月辛巳，入氐。八月丙子，又入。壬子，犯房。乙酉，犯南斗，入魁。

八月庚辰，又入。乙未，犯月。八月辛巳，掩、犯狗国。九月庚戌，犯哭。十一月戊午，犯权。十二月壬辰，入氐。三年二月戊子，掩、犯东咸。辛卯，入南斗。三月甲寅，入氐。四月辛巳，又入。四月壬申，犯五诸侯。九月癸未、十一月戊寅，皆犯。五月乙巳，入太微。癸丑，掩、犯南斗。丁丑，犯房。庚辰，入南斗魁。七月乙巳，犯心大星。闰七月丁丑，犯周星。戊寅，犯哭，又入羽林军。八月乙巳，犯代。九月庚辰，犯月星。十月戊午，犯亢。十二月壬寅，犯昴。甲寅，入氐，掩东南星。四年正月辛未，犯五车。二月丁巳，入羽林军，是岁凡九。三月庚午，犯权。四月庚子，犯左执法。乙巳，犯心前星。五月乙亥，入南斗。十月壬辰，又入。六月丙申，犯角。七月壬午，犯五车。丙辰，入太微。八月丁未，掩天阴。

十月乙未，犯壁垒阵。戊戌，又犯。丙午，犯五诸侯。庚午，犯昴。壬申，犯司怪。癸未，犯心。十二月乙巳，入太微，犯左执法。丁未，掩犯角。五年正月癸酉，入太微，犯左执法。戊寅，掩心东星。二月壬辰、八月癸卯、十一月乙丑，皆犯昴。乙亥，犯长垣。三月癸亥、六月壬子、九月甲戌、十一月己巳，皆掩犯五诸侯。戊辰，犯左执法。己卯，入羽林军，是岁凡七。四月庚子，犯心。五月甲子，犯角距星。庚午，入南斗。六月辛亥，犯五车。

九月壬申，又犯。七月甲子，犯箕。十月丁亥，入南斗魁，又掩第五星。六年正月庚申，犯昴。戊辰，犯右执法。癸酉，犯心东星。二月辛卯，犯五诸侯。癸酉，入犯南斗。丁未，入羽林军，是岁，凡三。三月壬戌，犯灵台。庚午，入南斗魁。五月己丑、七月丁亥，皆如之。五月壬戌，掩日星，又犯房。闰五月庚寅，犯心东星。七月戊戌，犯昴。庚子，犯五车。

九月壬午，犯狗。十月壬戌，犯五车东南星。七年正月甲申，犯五车。三月甲申，犯权星御女。四月戊午，犯心大星。六月癸丑，掩心东星。乙卯，掩、犯南斗。九月丁丑、十二月丙寅，皆如之。十月乙卯，

犯昴。十一月乙未，犯房宿日星。八年正月辛卯，犯心距星。三月丁丑，犯鬼。丙戌，犯心大星。四月癸丑，犯房。九月戊子，犯鬼宿距星。九年四月丙子，犯心。六月辛未，掩、犯心大星。

淳熙元年七月戊申，入东井。十一月戊戌、十二月乙丑，皆入。八月乙亥，犯井钺。十二月癸亥，犯天街。二年正月壬辰，犯井钺。二月庚申，入东井。四月乙卯、九月戊戌，十月癸巳，皆入。六月癸亥，犯南斗。七月戊子，犯房。闰九月乙卯，犯牛。十月癸卯，入氐。三年正月乙丑、七月己酉，又入氐。三月庚戌、九月辛酉，皆入东井。四月乙酉，犯角宿距星。七月丁未，犯角。十一月甲寅，犯毕。四年正月庚申，入氐。三月戊寅，入东井。七月壬戌、十月甲申、十二月己卯，皆入。七月庚戌，犯牛宿距星。八月丁亥，入毕宿方口内。九月甲寅，犯毕。五年正月乙卯，入氐。闰六月己亥、十二月庚戌，皆如之。三月辛丑，入东井，是岁凡四。闰六月乙卯，入毕宿方口内。十一月壬申，掩毕宿附耳星。六年正月甲戌，犯太微右执法星。二月甲午，犯毕。四月辛卯，入东井，是岁凡三。五月丁卯，入氐。

十月戊申，犯左执法，又行入太微垣。乙亥，又入。十二月丁未，犯壁垒阵西七星。七年正月庚午，入太微，犯左执法。癸酉，入氐。三月戊辰、四月乙未、六月庚寅、十一月甲戌、十二月辛丑，皆如之。四月壬辰，入太微。六月丁亥、十二月丁酉，皆如之。六月乙巳，掩毕大星。七月乙亥，入东井，是岁凡三。八月丙午，犯权大星。十一月戊辰，又犯。十月甲午，犯毕。十二月乙丑，又犯。十一月甲戌，入氐。八年正月己未，入东井，是岁凡六。

二月丙申，入氐。四月戊午、六月癸丑，皆入。三月己未，入太微。闰三月丁亥，八月庚午，十月癸巳，又入。六月丁卯，入毕。八月壬戌，九月己丑，皆入。九年六月壬戌，又入。

八月己未，入东井。十二月己未，入氐。十年正月丙子，入东井，是岁凡二。二月乙酉，入太微。三月丁丑、六月庚子、七月丙寅、十一月壬午、闰十一月庚戌，皆入。三月辛巳，入氐。六月癸卯、七月辛未，皆入。九月癸酉，入羽林军。十二月乙亥，犯权大星。十一年正月己酉，入氐。七月癸巳、八月庚申，皆如之。二月甲子，犯诸王。七月丁酉，犯南斗。十一月辛卯，入羽林军。十二年正月戊申，入南斗。八月癸酉，犯五诸侯。十三年四月己巳，入羽林军。五月甲申，入太微。七月甲申，犯心大星。八月己卯，亦如之。丁亥，犯南斗。十四年三月戊申，犯心距星。四月甲申，行犯房北第二星。辛卯，入羽林军，是岁

凡二。五月壬子，行犯心大星。六月庚寅，行入斗。七月丙午，掩犯房。九月乙丑，掩犯角宿距星。十五年正月庚申，入南斗魁。六月丁丑、九月己亥、十二月戊子，皆如之。二月乙酉，掩心后星。六月己丑，犯昴。丁巳，犯五车东南星。十月己卯，又犯五车。十六年三月庚戌，入南斗魁。

绍熙元年六月乙未，宿斗距星西北。四年七月丁亥，犯天关。十月庚戌，入东井。十二月乙巳，又入。五年三月丁卯、闰十月癸酉，皆入。十二月丁丑，入氐。

庆元元年六月辛酉，十二月壬申，皆入。己卯，入东井。三年二月辛亥，入毕。四年六月庚寅，犯毕西第二星。壬申，入井。壬寅，入氐宿方口内。九月乙巳，犯壁垒阵西第八星。甲寅，入东井。戊午，行入太微垣内。十月癸酉，犯壁垒阵。十一月己卯、十二月壬午，亦如之。五年三月戊戌，入东井。七月甲寅、十二月辛未，亦如之。四月壬申，行入太微。六年二月壬申，又入。

嘉泰元年七月乙卯，入氐。二年四月甲申，入太微。戊子，入氐。九月己酉，犯斗。三年四月辛丑，又犯。丙午，入太微。十月癸卯，入羽林军。辛酉，入氐。四年三月壬申，犯权。

六月戊申，入羽林军。七月丙子，又入羽林军。十月壬子，入太微。癸丑，犯天江。

开禧元年正月庚午，犯五诸侯。三月乙丑，又犯。三月己巳，入太微。四月戊申，入羽林军。二年六月丙寅，又入。七月己丑，入斗。十月辛亥，又入。三年二月癸丑，犯五车东南星。乙丑，犯心东星。六月丁巳，入南斗魁。丁卯，犯昴。十二月癸丑，犯五车。

嘉定元年二月丙午，犯昴。三月乙亥，犯五车。六月丁丑，犯房。二年十月乙丑，犯斗。三年九月庚寅，犯心中星。四年闰二月己丑，入东井。五年正月丁巳，又入。己酉，犯南斗。六年三月庚辰，入东井。十月辛亥，犯毕。庚申，犯角宿距星。七年六月辛丑，入氐。八年正月戊辰，犯毕。七月辛卯，又犯。辛未，入东井。十一月辛未，又如之。九年正月丙寅，入东井。乙亥，入氐。十二月戊子、犯毕。十年三月庚辰，入毕。五月丁亥，入氐。十二月丙寅，又入。十一月壬辰，犯权大星。十一年二月庚戌，入东井。九月戊子，十二月庚戌，皆如之。四月辛亥，入太微。六月庚戌，入氐。九月丙戌，入毕。十二年四月癸酉，

入太微。九月丙辰，又如之。八月癸未，入东井。十月庚午，入羽林军。十三年正月戊戌，犯毕。

九月甲辰，又犯。二月癸酉，入太微。九月癸巳，犯南斗。丙午，入东井。十四年正月乙巳，入氐。七月己丑，又入。三月丙申，入太微。四月辛未，犯南斗。八月丙寅，入羽林军。十五年五月丁巳，入氐。八月癸未，入南斗。十六年六月辛巳，犯心前星，又犯中星。十一月庚申，入太微。

宝庆三年七月乙酉，犯心后星。

端平元年五月己酉，入氐。二年六月壬申，又入。十二月庚子，入井。三年四月丙申，入太微。十一月甲戌，又入。五月辛巳，入毕。七月壬戌，入氐宿。戊寅，入东井。

嘉熙元年七月癸酉，入井。二年四月乙酉，入太微。闰四月丁未，入井。三年八月辛丑，入氐。四年正月辛己，入太微。五月庚午，又入。甲戌，入氐宿方口内。

淳祐元年正月丁未，入氐。六年七月丁卯，犯斗西第五星。八月辛卯，犯房宿距星。七年七月己未，犯心宿中央星。十一年七月己丑，入氐宿方口内。八月癸巳，又入。十二年五月戊申，犯毕宿大星。十二月壬申，入氐宿方口内。

宝祐元年九月壬辰，入毕。三年五月辛酉，又入。六月甲戌，入氐。七月辛丑，八月己巳，皆入。四年十月壬戌，犯斗。五年六月辛卯，入氐宿方口内。七月丙子，入井。六年十一月甲子，犯权。

景定元年十一月戊子，犯房。二年七月辛未，犯斗。三年二月乙巳，入氐宿方口内。六月乙未，入氐宿方口内。八月癸卯，犯昴宿距星。十月丁卯，犯五车。四年四月乙卯，犯权。五月庚寅，入氐。五年二月甲子，犯房。丁卯，犯斗。四月癸丑，入太微。六月甲寅，犯心。

十月丙午，犯斗。

咸淳十年二月壬子，犯毕。

志第八 天文八

○五纬犯列舍

岁星

建隆二年四月乙巳，犯左执法。五月己丑，犯东井。十月乙巳，犯亢。

太平兴国八年七月丙寅，入张。

雍熙元年正月辛巳，犯灵台第一星。

至道元年十一月庚戌，犯右执法。三年十月丁巳，入氐。

咸平元年三月乙酉，退行入氐。七月庚戌，入亢。

景德二年八月壬子，入太微。十二月壬辰，犯天樽。三年十月戊寅，犯轩辕大星。四年闰五月己巳，犯轩辕大星。九月乙亥，入太微。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甲子，犯右执法。四月丁未，入太微。七月己未，又在太微。二年十月庚戌，入氐。三年四月庚申，退行入氐。丙子，守氐。四年六月己巳，犯天江。五年三月丁丑，犯牵牛。六年四月乙丑，犯壁垒阵。九年五月辛未，失度。

天禧三年九月壬戌，入太微。丙寅，犯右执法。十一月己丑，犯右执法。四年二月己酉，犯右执法。三月庚申，犯舆鬼、积薪，又犯哭星。五月乙丑、七月乙卯，犯右执法。五年十二月丁未，犯房。

乾兴元年正月丁丑，犯键闭。二月庚午，犯房。

天圣元年八月戊午，犯天籥。三年五月辛卯，犯壁垒阵。七月乙未，又犯。六年八月庚午，犯钺。十月丙寅，又犯。七年八月己亥，犯舆鬼。九月己未，犯积尸。八年九月丁未，犯轩辕。九年十月戊戌，犯左执法。

明道元年正月辛巳，掩左执法。五月戊戌，犯太微左执法。

景祐元年正月己巳，犯东咸。四月丙申，犯钩钤。戊申，犯房。甲

寅，掩房上相。七月戊子，又犯房。二年五月丁未，犯天籥。

康定元年六月丁未，犯井钺。七月戊午，犯东井。十月庚子，又犯。

庆历元年八月庚辰，犯鬼。丙戌，犯积尸。十一月癸酉，退犯舆鬼。二年四月乙酉，犯舆鬼。庚寅，犯积尸。三年九月庚寅，犯左执法。四年二月戊午，犯左执法。

嘉祐二年八月乙巳，犯氐。三年五月乙酉，退犯东咸第二星。七月辛卯，顺行，又犯。四年正月丙申，犯建。五年七月己亥，退犯十二诸国代星。

治平元年闰五月癸未，入东井。八月丁未，犯天樽。二年四月癸巳，犯天樽。七月丙辰，犯舆鬼。三年九月庚午，犯灵台。十月甲午，犯太微上将。四年正月壬子，犯西上将。二月戊子，犯灵台。四月甲子，又犯。五月丙申，犯西上将。六月乙丑，入太微。十月丁卯，犯进贤。

熙宁元年七月壬申，犯进贤。十一月丙戌，入氐。二年七月辛巳，犯氐。丁亥，入氐。八年六月己未，犯诸王。八月庚戌，又犯。九年六月辛卯，入东井。七月丁丑，犯天樽西星。十月戊戌，犯天樽东北星。十年三月戊寅，犯天樽西星。

元丰元年八月丁巳，犯灵台北第一星。九月乙亥，犯西上将。十月戊申，入太微。二年正月己丑，又犯。三月辛未，犯灵台北星。三年十月辛酉，犯氐距星。庚午，入氐。四年二月壬午，退入氐。五年九月癸未，犯天江北第一星。七年四月壬午，犯壁垒阵西第六星。七月癸卯，又犯西第五星。十一月丙辰，又犯。十二月庚午，犯天樽。

元祐四年二月壬子，犯天樽。五年五月壬辰，犯轩辕大星。十月癸巳，入太微。庚戌，犯右执法。七年十月庚申，入氐。八年四月癸亥，退入氐。十二月丁卯，犯天江。

绍圣元年三月乙巳，犯天籥。三年三月丁未，犯壁垒阵。四月戊子，入羽林军。七月辛丑，又犯壁垒阵。十一月甲辰，又犯。

元符元年正月己未，犯外屏。二年六月甲申，犯诸王东第一星。十一月丁亥，又犯。

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己酉，犯轩辕大星。

崇宁元年六月甲辰，犯轩辕左角少民。二年正月戊戌，退行入端门。三年八月乙卯，犯亢距星。四年正月辛巳，犯房北第一星。闰二月庚辰，犯房钩钤。五年十月辛未，犯南斗西第二星。

大观元年二月庚午，犯斗。二年十月庚辰，犯壁垒阵。三年十二月丙申，犯外屏。四年六月癸未，犯天阴。

政和元年八月甲寅，犯钺。二年三月乙亥，犯司怪。八月丁酉，犯积薪。九月丁卯，犯鬼。三年三月戊寅，犯积薪。闰四月壬戌，犯鬼，入犯积尸气。八月甲辰，犯轩辕。四年正月丁亥，犯轩辕大星。八月己巳，入太微垣。十月辛酉，犯左执法。五年正月丁丑，又犯。二月辛酉，入太微。六年闰正月己酉，犯亢。七月辛亥，又犯。十一月丙辰，犯房。七年三月丙辰，又犯。

重和元年五月甲午，犯斗。

宣和元年五月乙亥，犯牛。二年二月甲戌，犯壁垒阵。四年三月甲戌，犯昴。五年八月壬午，犯井。

靖康元年十月癸卯，犯左执法。二年二月壬戌，又犯。丁卯，入太微。六月甲申，犯诸王东第一星。

建炎三年五月丙午，逆行犯房。七月癸未，犯钩钤。

绍兴二年八月庚寅，逆行犯壁垒阵。五年四月壬子，犯井钺。七月丁丑、十月丙午、十一月庚午朔至戊子，逆行入井。六年三月庚午，入井。壬辰，复入，留二十日。七月壬辰，犯鬼。癸巳，犯积尸气。十二月壬戌，又如之。十二月庚申，逆行犯鬼东南星。辛酉，入鬼宿内。七年正月癸亥，三月壬午，逆行入鬼，犯积尸气。八年九月己丑，犯太微垣东左执法。十年正月戊子，七月辛未，入氐。十一年七月戊午，犯东咸西第二星。十七年七月壬戌，顺行入东井，不犯星。十一月丙戌，退行入井。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顺行犯氐。戊申，又入氐。二十二年七月辛亥，入氐。二十八年七月丁丑，顺行犯诸王。二十九年六月己酉、闰六月辛酉，顺行入犯东井。七月戊戌，顺行犯天樽。十二月己巳，入犯东井。三十二年正月戊寅，退行入太微。二月戊戌朔，退行犯太微垣西上将星。乙巳，退行逆出太微西门。五月庚子，顺行犯太微垣西上将星。乙巳，复顺行犯太微。乙酉，顺行犯右执法。十月庚午、顺行犯进

贤。

隆兴元年十月戊子，顺行犯氐。十一月庚寅，又入氐。二年二月己卯，退行入氐。六月壬申、癸未，犯氐。

乾道三年十月乙巳，犯壁垒阵。四年九月丙戌，留守壁垒阵。六年六月癸丑，十一月丁丑，犯诸王。七年六月癸酉，犯天樽。十一月癸巳，又如之。八年三月丁丑，犯天樽。十一月癸未，留守权大星。九年五月乙卯，犯权大星。十月庚午，十二月庚午，犯太微右执法。

淳熙元年二月壬午，犯太微垣西上将星。二年四月庚申，犯进贤。十月丁亥，入氐。三年五月己未，留守氐。五年四月壬午，留守牛。六年五月癸亥，留入羽林军。六月乙巳，十一月壬戌，犯壁垒阵西第六星。八月丁未，留守壁垒阵西第五星。九年十一月庚申，守诸王星。十年七月己巳，犯天樽。十一年九月癸卯、十月辛巳，皆犯、守权大星。十二年十月辛亥，犯太微右执法。十五年正月壬子，犯房北第一星。二月己巳，留守房。五月癸亥，留守氐。十六年六月乙未，留守天江。

绍熙五年八月壬辰，犯司怪。十一月庚戌，犯诸王。

庆元二年八月乙亥，犯权大星。四年三月乙巳，入太微，犯右执法。五年十二月己卯，犯房。六年三月丙寅，犯房。

嘉泰二年八月丙戌，留守牛。三年七月戊午，行入羽林军。

开禧二年七月乙未，犯井钺。八月庚戌，犯东井。三年九月甲戌，顺行入鬼，在积尸气、镞星西南。

嘉定元年闰四月壬申，顺行入鬼，犯积尸气、镞星。七月辛酉，顺行犯权大星。二年二月丙戌，犯、守权大星。三年二月己巳，退行入太微，犯左执法。四月乙亥，留守太微。四年十一月甲子，犯房。五年四月乙巳，退行犯房宿。七月丙辰，顺行犯房。辛酉，顺行犯钩钤。六年三月丙寅，留守建星。八年八月甲午，犯壁垒阵，入羽林军。十年七月壬寅，留守毕。十一年七月甲戌，顺行犯井钺。八月丙午，顺行入东井。九月己丑，留守东井。十二年七月辛酉，顺行犯鬼。十三年二月庚寅，顺行犯鬼。十四年二月乙丑，退行犯权左角少民星。十五年三月甲子，退行犯太微左执法。十六年正月戊申，留守氐距星。

绍定三年六月乙酉，顺行入井。十一月丁未，退行入井。

端平元年四月戊寅，退守太微东上相。二年二月癸酉，留氐。八月癸巳，顺行入氐宿。

嘉熙元年五月庚午朔，留守建星。二年五月壬寅，退行壁垒阵。

淳祐二年六月丁丑，顺行犯井宿。六年十一月癸亥，入氐。

咸淳三年十月甲寅，顺行犯权大星。

荧惑

建隆元年十月癸酉，犯进贤。十一月乙卯，犯氐。二年八月戊申，犯哭星。九月乙酉，犯壁垒阵。三年十月甲辰，犯氐。十二月庚戌，入天籥。

乾德三年九月乙亥，犯司怪。四年四月壬子，入舆鬼，犯积尸。五月辛卯，犯轩辕。五年九月戊申，犯舆鬼。十二月戊辰，犯五诸侯。

开宝元年五月壬子，犯太微上将。六月壬戌，掩心大星。二年七月乙亥，犯舆鬼。八月戊寅，掩积尸。三年八月壬辰，犯房。五年二月己卯，退入太微，犯上相。七月甲子，入氐。

太平兴国八年七月癸亥，入舆鬼。

雍熙元年七月乙卯，入东井。十二月辛巳，逆犯轩辕第二星。三年七月癸巳，入舆鬼。九月乙亥，犯轩辕大星。

端拱元年六月己丑，入舆鬼，犯积尸。八月戊午，又犯轩辕大星。九月甲申，犯灵台。壬辰，犯太微上将。乙巳，犯右执法。十月癸亥，又犯左执法。十一月甲申，犯进贤。二年二月辛未，退行犯亢。六月壬申，犯氐东南星。八月丙寅，犯天江。十一月庚辰，犯哭星。十二月己巳，犯房，又犯钩钤。

淳化元年八月戊申，犯轩辕大星。壬申，犯灵台。九月庚辰，犯太微上将。壬辰，犯右执法。癸巳，犯左执法。二年正月丙戌，犯房第一星。四月丁亥，犯天江。三年十月乙巳，犯左执法。十一月己亥，入氐。四年四月戊辰，入羽林。丙子，犯氐。五年三月甲戌，犯东井西垣第一星。十月己未，入氐。十一月癸丑，犯房第一星。

至道二年正月丁卯，守昴。三月，守东井。闰七月丁亥，犯毕北小

星。十月己未，入太微。甲子，入氐。十一月丁亥，又入太微。三年五月庚午，入太微端门。八月庚子，掩南斗魁。己未，入东井。

咸平元年四月癸巳，入舆鬼。二年十一月戊申，退行犯舆鬼。三年二月癸酉，又犯。四月辛酉，犯轩辕大星。六月丁未，犯右执法。四年八月甲子，犯舆鬼。十月庚子，犯轩辕。十一月庚寅，犯太微上将。五年四月庚辰，又犯。甲申，犯太微西垣。壬辰，犯右执法。七月丁巳，犯氐。八月丙子，犯房。六年七月壬寅，犯舆鬼。八月庚申，犯轩辕大星。九月戊申，犯灵台。十月己未，入太微，犯上将。十一月庚寅，犯左执法。壬辰，犯进贤。甲辰，犯太微上相。十二月甲子，又犯进贤。

景德元年三月丙申，犯太微上将。戊戌，犯次相。己酉，犯执法。七月乙丑，犯氐。闰九月庚戌，犯南斗。二年八月丁丑，犯轩辕大星。甲戌，犯左执法。十二月乙酉，犯氐。三年正月己巳，犯房上相。庚午，犯次相。二月甲戌，犯钩钤。丙寅，犯房次相。三月丁未，守心。乙丑，犯钩钤。丙寅，又退行犯房次相。七月丁酉，犯天江。四年八月丙申，与岁星犯太微上将。己酉，犯右执法。十一月丙寅，犯氐。丙戌，犯西咸。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戊辰，犯壁垒阵。二年十一月乙卯，犯氐。十二月庚寅，犯东井。三年四月辛卯，犯右执法。四年三月庚寅，犯东井。五月乙亥，入舆鬼。五年七月辛卯，犯毕。闰十月丁卯，在诸王北。六年正月己亥，犯毕。丁巳，犯司怪。二月甲戌，掩、犯东井。三月己未，犯舆鬼。五月辛丑，犯轩辕大星。七年七月己酉，犯井钺，又犯东井。八月己卯，犯天樽。八年二月己亥，犯五诸侯。三月辛丑，犯舆鬼。四月癸丑，掩井钺。五月丁亥，入太微。庚寅，犯轩辕大星。辛丑，犯太微上将。丙子，犯右执法。九年七月丁巳，犯天樽。八月丙戌，犯舆鬼。巳丑，犯积尸。十月丁丑，犯轩辕大星。十二月丁酉，又犯轩辕。

天禧元年五月戊戌，犯灵台。己酉，掩太微上相。丁酉，犯右执法。六月丙子，犯左执法。二年五月庚寅，入东井。七月癸酉，犯舆鬼。九月辛巳，犯灵台。十月壬辰，犯太微上将。十一月丙寅，犯左执法。甲申，又犯太微上将。十二月壬辰，又犯。乙巳，入太微。己酉，犯氐。三年三月戊辰，入太微。四月己丑，又入太微，犯右执法。四年九月丁卯，犯灵台。庚午，犯五诸侯。十月辛巳，入太微。丁亥，犯右执法。辛丑，犯左执法。十一月丙寅，掩进贤。闰十二月辛未，入氐。五年三月辛卯，退行犯亢。六月甲寅，入氐。壬申，犯房。七月庚子，

犯天江。八月庚戌，掩南斗魁第二星。壬戌，犯南斗。

乾兴元年七月甲午，犯轩辕大星。九月辛未，入太微。己丑，出太微端门，犯左执法。十一月庚辰，犯亢。

天圣元年正月丙寅，犯房。丁卯，犯钩钤、键闭。癸酉，犯罚。二月庚申，犯天籥。四月戊午，犯南斗魁。八月癸巳，又犯南斗距星。闰九月乙巳，犯壁垒阵。二年十一月戊申，犯房。三年正月辛卯，犯天籥。三月庚戌，又犯壁垒阵。五月辛卯，犯羽林。六月壬戌，又犯壁垒阵。七月戊子，又犯。十一月乙巳，犯外屏。四年正月己亥，犯天阴。二月癸酉，犯天高。八月甲午，犯东井。九月壬申，犯氐。十二月戊寅，犯天街。六年三月甲辰，犯东井。七年七月壬午，犯井钺。丙戌，又犯井距星。八年正月乙卯，犯东井。九年九月丁巳，犯舆鬼。壬戌，犯积尸。

明道元年正月庚子，犯舆鬼东北星。二月甲辰，掩鬼。二年八月癸卯，犯积尸。

景祐元年四月辛亥，犯太微上将。五月壬申，犯右执法。丁亥，犯左执法。八月戊午，犯房。丁卯，犯东咸。甲申，犯天江。九月丙午，犯南斗。二年七月甲午，入鬼。九月丁亥，犯牵牛。甲午，犯灵台。己亥，入太微。十月庚午，犯左执法。十二月辛亥，犯平道。戊辰，犯太微上相。三年正月壬辰，犯亢。三月己亥，犯进贤。七月甲辰，犯房次将。九月癸巳，犯南斗。

宝元元年正月辛丑，犯房。三月丙午，犯轩辕。六月庚午，犯心前星。七月癸卯，犯天江。

八月辛未，犯南斗。九月丙申，犯天鸡。

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犯建星。

庆历五年二月甲寅，犯东井。四月丙午，犯鬼积尸。五月乙酉，犯轩辕大星。六年七月乙巳，犯东井。九月甲午，犯舆鬼。七年正月壬寅，犯五诸侯。三月丁亥，犯鬼积尸。六月庚申，犯左执法。八年八月辛未，犯鬼积尸。

皇祐元年五月甲辰，犯右执法。二年八月庚申，入鬼，犯积尸。十月庚午，犯太微上将。闰十一月丙辰，犯太微东上相。三年四月丙戌，

犯左执法。七月戊午，犯氐。八月辛丑，犯天江。四年十月乙酉，犯太微左执法。五年六月丙戌，犯氐。闰七月壬午，犯天江。八月乙巳，犯南斗。

至和元年十一月，犯亢。丁丑，犯氐距星。二年九月甲申，犯壁垒阵。

嘉祐元年十月甲子，犯氐。二年三月戊子，犯壁垒阵。五月戊子，又犯壁垒阵东星。三年三月庚子，入东井。十一月癸未，犯钩钤。十二月丁未，犯天江。四年二月丁酉，犯羽林。七月己酉，犯毕距星。九月戊午，退犯天街。十月癸酉，犯月星。五年二月丙戌，犯东井。四月庚午，犯舆鬼。癸酉，掩积尸。六月壬戌，犯轩辕左角，光相接。六年八月丁巳，犯司怪。己巳，入东井。闰八月癸巳，犯天樽。十月乙亥，退犯五诸侯东壁。七年三月乙卯，犯舆鬼西北星。辛酉，犯鬼积尸。五月丙寅，犯灵台。六月壬午，入太微，不犯。八年六月癸酉，犯诸王。八月戊戌，犯舆鬼。辛丑，犯积尸。十二月甲申，犯轩辕。

治平元年五月己未，犯太微西垣上将。闰五月癸酉，犯右执法。七月癸巳，入氐。二年六月辛丑，入东井。七月乙酉，犯鬼锁。十月壬辰，犯灵台。三年三月辛巳，犯太微西上将。四月己酉，犯右执法。七月壬午，入氐。四年六月辛酉，犯积薪。七月丁丑，犯舆鬼，又犯积尸。八月辛亥，犯轩辕大星。癸亥，又犯少民。九月甲申，犯西上将。戊戌，犯右执法。十月壬子，犯左执法。壬戌，犯上相。十一月丙子，犯进贤。十二月乙卯，犯亢。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犯氐东南星。丁卯，又入氐。七月丙戌，犯房北第二星。乙未，犯东咸南第一星。八月甲寅，犯天江南第二星。二年九月甲戌，犯西上将。丙戌，入太微。闰十一月乙巳，犯氐距星。己酉，入氐。十二月戊寅，犯房。戊子，犯壁。三年正月癸巳，犯东咸第二星。二月辛卯，入天籥。五月癸巳、正月乙巳，犯罚。八月戊午，犯南斗。十月戊午，犯壁垒阵西北星。四年三月乙未，犯诸王西第二星。十月戊寅，犯亢南第一星。十一月辛卯，犯氐距星。乙未，入氐。十二月戊辰，犯罚。五年正月己丑，犯天江东第一星。癸卯，入天籥。五月丙午，入羽林军。十二月戊午，犯外屏西第二星。六年正月庚戌，犯天阴西南第一星。庚午，犯月星。二月丁丑，犯天街西南星。甲申，犯诸王西第二星。三月戊辰，入东井。四月庚子，犯积薪。十月辛巳，犯氐距星。癸未，入氐。十一月戊申，犯钩钤西第一星。七年四月壬申，犯壁垒阵西第八星。十二月辛巳，犯天阴西南第一星。八年正月辛亥，犯

月星。二月甲子，犯诸王西第一星。三月丁酉，犯司怪北第二星。丙辰，入犯东井东北第一星。四月己丑，犯积薪。闰四月辛丑，入舆鬼。九年七月壬戌，犯诸王东第三星。八月戊戌，犯井钺。壬寅，犯东井距星。丁未，入东井。十月戊戌，犯东井东北第一星。十一月丁卯，犯司怪。十年正月丙寅，犯司怪第二星。四月丙戌，又犯舆鬼东北星。戊子，入舆鬼。

元丰元年六月己巳，犯司怪南二星。七月庚辰，入井。戊戌，犯天樽西北星。八月戊午，犯积薪。九月壬申，犯舆鬼西北星。丁丑，入舆鬼，犯积尸。二年二月壬戌，入犯舆鬼东北星。三年七月丁卯，入东井。甲申，犯天樽西北星。八月辛丑，犯积薪。乙卯，犯舆鬼积尸。闰九月丁巳，犯长垣。十月戊辰，犯灵台北星。癸未，入太微。四年四月甲申，犯右执法。

七月庚戌，入氐。五年七月辛丑，犯舆鬼西北星。乙巳，入舆鬼。十月癸丑，犯西上将。丁巳，入太微。十一月壬午，犯左执法。甲午，犯西上将。六年三月戊寅，犯进贤。己亥，犯东上相。闰六月戊戌，入犯氐东南星。七月丙辰，犯房北第二星。甲子，犯东咸西第一星。

八月癸未，犯天江南第二星。七年八月己巳，犯灵台。九月己亥，犯西上相。丁未，入太微。乙丑，犯左执法。十月己丑，犯进贤。十一月戊午，犯亢距星。十二月辛巳，入氐。八年正月戊午，犯房北第一星。二月乙丑，犯键闭。癸酉，犯罚北第一星。乙酉，犯东咸。三月壬戌，犯壁垒阵。七月巳未，犯天江。十月戊寅，犯秦星。十一月丙午，犯壁垒阵西第六星。十二月壬戌，顺行犯壁垒阵。

元祐元年闰二月丙辰，犯天街。八月甲寅，入太微。十月丙午，犯亢。十一月己未，犯氐距星，入氐。十二月丁亥，犯房。己丑，犯钩钤。辛卯，犯键闭。三年二月乙巳，犯天街。三月壬子，犯诸王。四月丙申，入犯东井。十月丁未，犯亢南第一星。十一月戊申，犯氐距星，己酉，入氐。十二月甲辰，犯天江。甲寅，犯天籥。四年二月丁未，犯壁垒阵。三月丁丑，又犯壁垒阵。六月甲寅，犯外屏。八月己未，退行，又犯外屏。十二己未，犯天阴西南星。五年二月戊戌，犯诸王。三月癸未，入东井。甲申，犯之。六年八月乙巳，犯诸王。七年二月戊辰，犯东井。四月乙卯，犯舆鬼。丙辰，又入舆鬼。五月辛亥，犯长垣。八年四月乙卯，犯外屏。八月庚戌，入东井。庚午，犯天樽。九月乙未，犯、积薪。十月辛酉，犯舆鬼。

绍圣元年二月丙寅，犯五诸侯东第一星。三月丁酉，犯鬼西北星。五月戊申，犯灵台北第一星。二年七月乙未，入井。八月丙戌，入鬼。三年正月戊戌，退犯轩辕。五月癸巳，犯灵台。辛丑，犯太微上将。丙辰，犯太微右执法。八月丁丑，入氐。四年六月丙戌，入犯井。己亥，犯天樽西北星。七月丁巳，掩犯积薪。丁卯，犯鬼西北星。庚午，入鬼，犯积尸气。八月丁未，犯轩辕大星。十月癸未，犯太微西垣上将。甲申，入太微。十一月甲戌，犯太微东扇上相。丁丑，掩之。

元符元年正月壬戌，犯太微东垣上相。乙丑，入太微垣，行轨道。四月丙午，犯太微左执法。六月丙午，犯亢。七月乙丑，入氐。己巳，又犯之。八月乙酉，犯房南第三星。辛卯，犯东咸。十一月壬戌，犯代星。十二月戊寅，犯壁垒阵。乙未，又犯壁垒阵。二年七月庚申，入鬼，犯积尸气。八月丙申，犯轩辕大星。九月丁卯，犯太微西垣上相。闰九月壬申，入太微。甲午，犯太微左执法。十月甲辰，犯太微东垣上相。己未，犯进贤。十一月庚寅，犯亢距星。十二月壬戌，入氐。二年正月辛未，犯氐东南星。四月壬寅，退行犯亢南第一星。八月丁巳，犯南斗西第二星。

建中靖国元年九月己未，入太微。十月甲辰，犯平道西第一星。

崇宁元年五月丁巳，退行入南斗魁。戊辰，又犯南斗西第二星。二年二月壬戌，犯昴西南星。丙子，犯天街北星。十月甲子，犯亢南第一星。三年四月壬子，犯壁垒阵西五星。四年三月壬寅，犯井钺。甲寅，犯井距星。乙巳，又入井。五年八月乙卯，犯天街南星。十月乙丑，犯昴东南星。甲申，犯天阴东北星。

大观元年正月辛丑，犯毕。三月癸巳，入井。四月癸未，犯鬼及犯积尸气。五月己酉，犯酒旗。六月壬戌，犯轩辕大星。七月乙酉，犯灵台。二年六月辛卯，犯天街。七月癸酉，犯司怪。八月己丑，入井。三年正月庚午，又犯井。三月丙寅，犯鬼。六月癸未，入太微。七月己酉，犯太微左执法。己巳，犯进贤。四年六月庚午，犯月星。七月辛酉，入井。闰八月丙辰，犯鬼，又犯积尸气。

政和元年五月乙酉，犯右执法。二年六月辛亥，入井。三年正月乙亥，犯太微垣内屏。四月丙午，犯太微上将。闰四月乙丑，犯太微右执法。七月癸巳，入氐。九月庚辰，犯天江。四年九月乙未，犯上将。十月甲子，又犯左执法。十一月庚寅，犯进贤。五年正月乙亥，犯亢。七月庚辰，犯氐。八月乙丑，犯天江。六年八月丁丑，犯灵台。九月癸

巳，入太微。庚戌，又犯太微左执法。十二月癸亥，入氐。七年正月丁酉，犯键闭。七月乙未，犯天江。

重和元年正月丁亥，犯外屏。闰九月癸亥，犯进贤。十月戊申，又入氐。

宣和元年九月癸亥，犯壁垒阵。二年十月庚辰，犯亢。三年正月戊申，犯南斗。丙辰，又入南斗。四年正月辛未，犯天街。五年六月乙未，犯天阴。九月己未，犯司怪。六年闰三月庚辰，犯五诸侯。七年九月壬辰，犯鬼。

靖康元年正月乙酉，又犯五诸侯。丁亥，又守五诸侯。三月戊寅，又入鬼。己卯，又犯鬼积尸气。

建炎三年八月癸丑，入鬼，犯积尸。甲子，犯太微垣西上将星。丙寅，又入太微。十月乙巳，出太微垣东左掖门。己酉，犯垣东上相，徘徊不去。四年三月乙亥，犯左执法。七月戊辰，犯房。八月丁丑，犯东咸。乙未，犯天江。十一月乙卯，入壁垒阵。

绍兴元年正月乙亥朔，入羽林。九月丙辰，入太微。十月丁丑，犯左执法。庚辰，顺行出太微垣内左掖门。十一月辛丑，犯进贤。二年正月丙申，入氐。五月乙亥，犯氐东南星。七月乙丑，犯天江。八月戊戌，犯斗西第二星。三年九月壬子，顺行入太微。甲寅，犯右执法。乙丑，出端门。丙寅，犯左执法。十月癸巳，犯进贤。十一月丁巳，犯亢南第一星。辛未，犯氐。甲戌，入氐。十二月辛丑，犯房北第一星。壬寅，犯钩钤。癸卯，犯键闭。四年正月辛亥朔，犯东咸。十月丙子，犯壁垒阵。戊戌，又犯西第六星。己亥，入羽林军。五年四月甲辰，入井。十月乙丑，入氐。十一月丙戌，犯房。丁亥，犯钩钤。乙未，犯东咸。十二月乙卯，犯天江。六年五月戊寅，犯壁垒阵。七年二月己酉，犯诸王西第二星。四月甲午，入井。五月庚辰，入鬼，犯积尸。九年四月己巳，入鬼，犯积尸。十年十月庚子，犯五诸侯。十一年三月乙卯，入鬼。十二年七月乙未，犯司怪。丁未，入井。八月，入鬼，犯积尸。十二月丙戌，逆行犯权大星北第一星。十四年八月庚辰，犯积尸。十五年九月辛酉，犯天江南第一星。十六年十月丙午，犯左执法。甲寅，出太微左掖门。十七年七月己卯，顺行犯房宿。己丑，顺行犯东咸。八月戊申，顺行犯天江。十月乙酉，顺行犯壁垒阵。庚寅，晦，顺行入羽林军。十八年闰八月戊辰，顺行犯太微西上将。九月癸巳，犯太微左执法。十一月甲辰，顺行入氐。十二月壬申，顺行犯房。十九年七月戊

申，犯南斗。十月辛未，顺行犯壁垒阵，入羽林。二十年十一月丙戌，顺行犯氐。二十一年四月戊辰，入羽林。庚午，行犯壁垒阵。二十二年二月壬申，顺行犯天街。三月丙午，顺行犯司怪。十一月癸卯，顺行犯房宿钩钤。十二月癸酉，顺行犯天江。二十三年三月戊午，顺行入羽林。二十五年八月壬寅，顺行入东井。十月壬寅，退行犯东井。十一月癸酉，退行犯司怪。二十六年二月丁亥，顺行犯东井、钩钤。六月甲午，顺行犯太微垣西上将。七月庚申，顺行犯太微左执法。二十七年六月癸亥，顺行犯司怪。七月癸酉，又入东井。癸巳，顺行犯天樽。九月乙丑，顺行犯舆鬼，又犯积尸。二十八年二月癸丑，顺行犯舆鬼。乙卯，又如之。六月乙未，顺行犯太微垣西右执法。二十九年六月壬子，顺行犯司怪。闰六月壬戌，顺行入东井。是月壬辰，又如之。庚辰，顺行犯天樽。七月戊申，顺行犯舆鬼。辛亥，入鬼，犯积尸气。十月辛未，顺行犯太微垣西上将。十二月辛酉，留太微垣内屏西南星十日。三十一年四月庚申，犯太微垣西上将。八月戊申，顺行入氐。九月庚寅，犯天江。十一月乙酉，犯牛。三十二年闰二月壬午，退行犯进贤。五月癸巳，顺行入犯氐。

隆兴元年八月壬午，犯长垣。九月乙未，犯太微垣西上将。十月庚申，入太微垣东，犯左执法。癸未，犯进贤。十二月甲戌，入氐。二年正月辛亥，犯房。甲寅，犯键闭。二月辛未，顺行犯东咸。三月辛亥，退行犯东咸。四月戊寅，退行犯房。七月壬子，犯天江。己卯，顺行犯南斗。十月乙丑，顺行犯周星。己巳，犯秦星。己亥，犯代星。十一月庚子，犯壁垒阵。癸卯，顺行入羽林军。

乾道元年三月甲寅，犯诸王星。八月乙酉，顺行犯太微垣西上将星。辛丑，入太微。九月庚戌，犯太微垣左执法。壬申，犯进贤。十一月丙辰，顺行入氐。十二月癸未，顺行犯房，又犯钩钤。二年正月乙卯，顺行犯天江。九月庚戌，顺行犯壁垒阵西胜星。辛亥，入壁垒阵。丙辰，入羽林军。甲子，犯壁垒阵。十月乙未，犯壁垒阵西第八星。三年二月壬辰，犯月星。四月乙亥，犯司怪。九月庚寅，犯亢。十月乙巳，入氐。十一月庚午，犯钩钤。十二月己亥，犯天江。四年三月甲子，犯壁垒阵。辛巳，犯壁垒阵及入羽林军。七月丙戌，留守天囷。十二月乙卯，犯天阴。五年正月乙亥，犯月星。甲申，犯天街。三月丁丑，犯东井。十一月戊子，犯天江。六年二月甲申，犯牛。七月己亥，犯诸王。七年二月壬戌，犯东井。四月癸丑，入鬼，犯积尸。五月己丑，犯权大星。八年八月丙午，入东井。癸亥，犯天樽。十月癸卯，犯鬼。辛亥，又犯。戊午，犯积尸气。十一月己巳，又犯鬼。九年四月丁

丑，犯权。

五月庚戌，犯太微垣西上将星。六月癸亥，犯太微垣西右执法。

淳熙元年七月辛卯，入东井。丙午，入天樽。八月乙亥，犯鬼。二年正月庚子，犯权大星。

五月甲午，犯太微西上将。八月乙亥，入氐。三年十月乙亥，犯太微西上将。十一月丙寅，犯太微东上将。四年正月己巳，入太微。七月庚申，入氐。辛酉，犯氐。八月己卯，犯房。五年九月乙亥，犯太微右执法。十月壬辰，出左掖门。十二月壬子，入氐。六年二月己酉，入氐。三月辛未，犯氐宿距星。四月丙午，守亢。六月丙申，犯氐。七月己未，犯房。八月己丑，犯天江。十一月乙亥，入羽林军。丁丑，犯壁垒阵西第七星。七年九月乙丑，入太微。庚午，出。十二月壬午，犯氐。甲申，又入。八年五月己卯，入南斗。六月庚戌，守箕。癸酉，犯南斗。七月戊寅，入南斗。庚寅，犯狗。九月戊寅，犯秦星。壬辰，犯壁垒阵。十月辛酉，入羽林军。九年十一月庚午，犯氐距星。辛未，入氐。十二月戊戌，犯钩钤。十年五月甲子，入羽林军。六月庚子，入壁垒阵。八月癸丑，又犯。九月戊辰，退入羽林军。十一年二月壬戌，犯诸王星。十二年三月丁未，入羽林军。十三年四月丙子，犯舆鬼。十四年七月壬寅，犯诸王星。甲子，犯司怪。癸未，入井。十月庚辰，留守五诸侯。十五年六月庚寅，犯右执法。十六年闰五月丙戌，犯诸王。六月丙辰，入东井。八月乙巳，犯舆鬼。乙卯，顺行入鬼，犯积尸气。

绍熙元年五月丙辰，犯灵台。二年七月丁未，入东井。庚寅，入鬼，犯积尸气。十一月庚戌，入太微。三年正月己酉，入太微垣内，留守。三月乙未，入太微垣西，犯上将星。四月丁巳，犯太微右执法。七月乙酉，入氐。八月丁未，犯房北第二星。四年十月丁酉，入太微垣内，徘徊内屏者凡四阅月。十一月己巳，犯上相。五年七月癸酉，犯氐。八月壬辰，犯房。十一月庚寅，犯壁垒阵。

庆元元年九月丙戌，入太微垣内。戊申，始出。二年三月癸卯，退犯天江。五月甲辰，守犯心大星。十月戊戌，犯氐宿距星。四年五月庚子，入羽林军。五年十一月癸巳，入氐。

嘉泰元年五月丁丑，细行不由黄道。三年二月壬寅，犯井宿。

开禧元年正月庚辰，留守五诸侯西第四星。四月丁巳，犯权大星。

六月丙午，犯太微西右执法。甲戌，入东井。十一月甲辰，入太微。十二月戊午，留守太微垣。三年二月己未，退，留守权星。

嘉定元年九月辛酉，入太微顺行。二年二月乙酉，退行犯太微上相。三月癸卯，退行犯左执法。己酉，留守太微垣。六月壬戌，顺行入房。己丑，顺行犯天江。九月己酉，顺行犯南斗。三年十月己未，入太微垣，犯右执法。四年正月辛卯，入氐宿方口内。二月丁丑，犯房。

四月丙戌，退行入氐。五月丙寅，犯氐。六月乙巳，犯东咸。八月壬辰，犯南斗。十一月壬子，犯壁垒阵。五年八月癸卯，入太微。九月戊申，又犯右执法。十一月丙寅，入氐。六年闰九月庚午，犯壁垒阵。十月戊戌，入羽林。七年十月甲寅，顺行犯氐。八年四月戊午，入羽林军。十年九月丁亥，留守天关。十一月壬午，退行犯月星。辛卯，留守昴宿月星。十一年四月壬戌，顺行入鬼，犯积尸气。十二年七月壬戌，顺行入井。十四年七月己丑，顺行犯司怪。十六年十月丁酉，入太微。十七年正月戊申，留守太微垣东上相星。

宝庆二年正月戊寅，入氐。

绍定元年七月戊戌，犯南斗。十月戊申，犯壁垒阵。十一月癸酉，顺行入羽林军。二年十一月己丑，顺行入氐。三年七月丁巳，退行入羽林军。六年二月癸卯，犯东井。

端平元年九月辛丑，入井。十二月，犯司怪。二年六月己丑，入太微。三年七月庚午，入井。

嘉熙元年正月癸酉，守鬼宿。四月庚子，犯权。五月丙子，犯将星。二年七月壬寅，顺行入鬼，犯积尸气。九月壬午，犯权大星。十月丁卯，入太微。三年五月辛未，犯太微垣执法星。八月己亥，入氐。丁巳，犯房。四年八月乙巳，犯太微垣左执法。十一月辛巳，犯太微垣东上相。甲子，顺行入太微垣。

淳祐元年六月乙酉，犯氐宿东南星。丙戌，入氐宿方口内。三年正月庚辰，顺行入氐。十一年八月丁酉，顺行入井。十二年四月壬申，犯权。

宝祐二年二月甲辰，又犯。三年十一月丁巳，犯太微垣上相星。五年十二月丁未，入氐。六年三月庚午，退行入氐。

开庆元年闰十一月己卯，入氐。十二月丁未，入房宿钩钤星。

景定元年五月壬午，退行斗宿。三年五月壬戌，犯壁垒阵西方胜星。

德祐元年四月乙丑，犯天江。八月戊午，犯南斗。十月壬戌，犯壁垒阵。

填星

开宝五年七月乙丑，犯东井。

端拱元年闰五月庚寅，退行犯建星，相去五寸许。

咸平二年七月辛巳，犯毕。四年六月丙申，犯东井。十月辛丑，犯井钺。己未，犯东井。五年三月戊戌，犯钺。六年九月戊戌，守舆鬼。

景德二年十月丙子，守轩辕。三年五月癸亥，犯轩辕。九月戊辰，犯灵台。四年八月辛亥，入太微右掖。乙卯，又入太微。

太中祥符二年正月辛巳，入太微。十月癸巳，犯进贤。十一月乙卯，犯平道。三年三月辛卯，犯进贤。五月癸卯，又犯。十一月戊寅，犯亢。四年十二月壬寅，入氐。五年正月甲戌，守氐。九月戊辰，入氐。十月己巳，又入。六年四月癸未，入氐。十二月丙戌，犯东井。七年三月丁未，犯罚。五月乙酉，犯键闭。丙戌，犯舆鬼。六月辛酉，犯房上将。

天禧元年二月癸酉，犯建星。三年五月丁卯，犯牵牛。

天圣四年十月庚寅，犯右更。

明道二年七月癸巳，犯鬼。十二月壬子，又犯。

景祐元年正月丁卯，犯南斗，又犯鬼。三月戊子，又犯。三年九月辛巳，犯太微上相。四年十月己卯，犯左执法。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犯平道。

庆历七年六月庚申，犯建。

嘉祐三年六月丙寅，犯毕。九月庚辰，犯毕。五年六月己巳，犯井钺。甲申，犯东井。十月甲申，退犯东井距星。六年七月己亥，犯天樽。七年八月己丑，入鬼。十一月乙巳，退犯舆鬼距星。

治平元年七月壬辰，犯轩辕大星。二年九月戊辰，犯灵台。四年九月癸卯，犯东上相。

熙宁元年正月庚辰，退犯上相。二月乙巳，入太微。十月乙亥，犯东上相。二年十一月丙子，犯亢距星。三年正月丁巳，犯亢。十一月壬寅，入氐。五年五月丙午，又入。十一月己酉，犯罚南星。六年四月戊寅，犯罚南第一星。五月庚申，又退犯键闭。八月甲申，犯罚。七年正月丁未，犯天江东北第一星。八年八月丁巳，犯天籥西北星。九年正月壬午，犯建西第二星。

元丰二年二月丙午，犯十二国代东星。三年七月丙寅，犯壁垒阵西第五星。十月丁亥，又犯之。七年六月乙未，犯外屏。

元祐三年七月己未，犯诸王。五年六月乙巳，入东井。七月甲子，十一月丁亥，皆犯东井。六年三月庚辰，犯东井。四月己亥，入太微垣，行轨道。十一月癸巳，犯水位。七年七月己丑，入舆鬼。十二月丁丑，犯舆鬼。八年正月甲申，犯舆鬼。壬辰，退入舆鬼。丁酉，入鬼，犯积尸。

绍圣二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上将。九月庚申，入太微垣轨道。三年二月己卯，入太微，犯上将。是月庚戌、四月庚辰、五月丙申，俱犯。甲辰，入太微垣，行轨道。九月乙巳，又入太微。十月甲戌，犯太微左执法。四年正月丁未，又犯。十月癸巳，犯进贤。

元符元年正月丙辰，又犯。七月癸亥，又犯。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辛酉，犯氐东南星。

崇宁元年四月庚戌，犯房北第一星。四年十二月己卯，犯建西第二星。五年六月戊辰，又犯。

大观元年闰八月丙午，犯泣星。

政和七年十月丙辰，犯毕。

重和元年二月甲戌，犯天街。

宣和七年十月庚子，入太微。

靖康二年正月丁巳，犯上相。

建炎三年三月乙未，犯亢。

绍兴二年三月己未，犯东咸第三星。八月戊申，复犯第三星。五年闰二月庚戌、三月癸卯、五月丁丑，皆犯建星。七年六月己未，犯牛宿南星。十一年八月甲午，入羽林军。十八年八月辛丑，顺行犯东井钺星。二十年正月辛卯，退，留守东井。二十四年八月庚戌，顺行入太微。二十五年三月戊午，退行犯太微垣西上将。二十六年十一月庚辰，犯平道。二十七年正月癸巳，退行犯进贤。三十年十一月辛巳，顺行犯房。壬寅，顺行犯键闭。三十一年三月己亥，退行犯键闭。八月庚戌，顺行犯房。

乾道元年七月丙寅，留守建星。二年二月甲午，犯牛。三月庚申，留守牛宿。五月己未，掩狗国星。三年七月乙丑，犯周星。四年八月乙卯，守壁垒阵。五年四月戊子，入羽林军。五月丙辰，留守羽林军。七月丙戌，犯壁垒阵。九月甲戌，守壁垒阵。六年六月戊午，退入羽林军。九月庚寅，又入守之。七年八月丁卯，退行犯壁垒阵东胜星。十月乙卯、十一月庚寅，又犯、守之。

淳熙三年十月己丑，犯毕。四年六月丁丑，十月甲申，犯天关。五年正月壬戌，留守诸王。

五月辛卯，入井。八月丙辰，留守东井。十一月辛巳，又犯。六年正月壬申，留守井钺星。

是月戊子、二月戊申，皆犯入东井。九月庚午，留守水位。十二月戊戌，犯天樽。七年八月壬辰，入鬼，犯积尸气。戊申，犯鬼。十一月丙辰，又如之。八年四月戊午，入鬼。九年十一月己丑，留守权左角。十年三月辛巳，留守权大星。十月癸卯，犯太微上将。癸丑，入太微。十二月壬戌，犯上将。十一年九月甲辰，入太微。十一月己亥，留守太微垣。十二年四月庚午，守太微垣右执法。十三年三月壬午，犯太微东上相星。四月乙丑，入太微。乙巳，留守太微垣。十五年三月丁巳，五月癸亥，犯亢。十月辛卯，入氐。十六年正月辛丑，留守氐。

绍熙三年二月辛丑，留守天江。

庆元四年七月乙丑，犯壁垒阵西第五星。

嘉泰四年七月己卯，留守天廪。

开禧元年八月甲辰，留守毕。二年八月壬子，留守诸王。三年七月辛卯，犯井钺。九月甲戌，留守井。

嘉定元年四月辛亥，犯井。二年正月癸亥，犯守井。六年三月壬戌，留守权左角少民星。闰九月己丑，顺行入太微。十一月丙子，留太微垣，守右执法。七年十二月戊戌，留守太微垣东上相星。十一年正月辛巳，守氐距星。六月辛亥，留守亢。十一月丙子，入氐。十二年四月壬申，退行入氐。五月乙卯，留守氐。十三年七月乙巳，犯房。

端平二年十月己未，退行犯毕宿距星。十二月己亥，留守天街。三年正月丁卯，顺行犯毕距星。

嘉熙元年八月乙酉，顺行犯井东第二星。

淳祐四年四月癸未，留守太微垣，守右执法。五年四月甲申，退守上相。七年四月丁亥，犯亢。

景定元年正月庚辰，入尾。五年七月甲午，留守于毕。

咸淳二年八月庚午，入井。

太白

建隆二年九月丁丑，犯南斗。

乾德三年八月庚申，犯太微上将。四年六月辛丑，犯右执法。五年八月辛酉，又犯。

开宝元年十一月庚寅，犯房。四年四月己巳，犯东井。五年十一月己未，犯哭星。

太平兴国六年八月戊子，入太微，犯右执法。

雍熙元年二月壬辰，犯昴。八月壬寅，掩轩辕第一星。十一月戊

戌，入氐。戊午，又犯心前星。己未，又犯大星。二年闰九月癸未，入南斗魁。四年十月癸卯，犯进贤。

端拱元年十月辛巳，犯哭星。癸未，犯天垒。二年五月己亥，犯毕右股第一星。六月乙卯，犯天关。七月壬申，犯舆鬼东南星。八月壬子，犯轩辕大星。九月庚辰，犯左执法。

淳化元年六月庚申，犯太微垣，入端门。三年九月辛丑，犯右执法。癸卯，犯太微端门。十月壬午，入氐。四年十月乙丑，犯南斗魁第二星。

至道元年三月癸巳，凌东井第一星。五月壬戌，犯轩辕大星，相去一尺许。十一月庚戌，入氐。三年八月戊申，犯太微上将。

咸平元年七月癸酉，犯角左星。八月，犯轩辕。九月癸亥，犯南斗魁。庚辰，犯太微次将。十一月癸酉，又入轩辕。乙亥，入太微。二年正月己卯，入南斗魁。四月己未，入太微，犯次将，守屏星。甲子，又入。六月丁丑，入东井。三年二月甲寅，犯昴。八月己未，犯轩辕大星。九月壬午，犯右执法。四年九月乙亥，犯房、心。十月丙午，入南斗。闰十二月丙戌，犯角大星。己酉，犯房。辛卯，犯箕。壬辰，犯南斗魁。五年正月丁巳，犯心后星。二月庚申，掩昴。壬申，掩五车。六年四月庚辰，犯舆鬼。五月乙巳，犯轩辕。九月戊申，犯左执法。十一月癸巳，入氐。

景德元年闰九月丙寅，犯南斗。十月丙午，犯哭。二年五月己未，掩心前星。六月己丑，犯南斗。七月甲寅，犯舆鬼积尸。八月己丑，犯太微上相。三年十一月甲子，犯西咸。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丁卯，犯水位。庚辰，犯舆鬼。丁亥，犯权。八月辛丑，犯轩辕大星。丁未，犯轩辕少民。二年八月壬寅，入氐。九月戊午，在心。戊辰，犯天江。三年正月戊辰，犯牵牛。四年四月甲子，犯舆鬼。五月戊子，犯轩辕大星。丙申，犯轩辕少民。九月己丑，犯右执法。乙未，犯左执法。十月戊申，在进贤西南。十一月丁亥，犯房上相。十二月壬戌，犯建星。五年十月戊申，犯箕。十一月甲辰，犯壁垒阵。六年正月丁酉，犯右更。五月戊午，犯天关。六月乙丑，犯罚星。辛未，犯东井。己卯，犯天樽。七月乙未，犯舆鬼。甲寅，犯轩辕大星。八月，犯建。丁丑，掩毕，又犯右执法。七年四月甲子，犯东井。六月甲子，犯太微上将。辛未，犯执法。七月丁酉，犯角南星。十一月

戊子，入氐。九年二月己卯，犯昴。甲辰，犯五车。八月癸未，犯轩辕大星。己丑，犯轩辕东南。丙申，在灵台南，相去一尺。九月丙午，犯右执法。壬子，犯左执法。

天禧元年七月戊戌，犯右执法。八月甲午，犯房次相。十月己巳，入南斗。三年九月己巳，犯左执法。十月庚寅，犯进贤。甲辰，犯亢。十一月乙卯，入氐。四年七月丁巳，掩房。己未，犯箕。庚申，入南斗魁。辛未，犯昴。八月乙酉，犯心后星。丁亥，入南斗魁。戊戌，犯昴。庚子，掩五车。五年六月甲寅，入东井。七月戊寅，犯舆鬼。壬午，犯五诸侯、箕。丙申，犯轩辕大星。八月壬子，犯太微上相。戊午，犯右左执法。

乾兴元年五月庚午，犯鬼及积尸。七月己卯，犯角。

天圣元年正月庚午，犯建。二年二月丙戌，犯五车。八月庚午，犯轩辕东星。甲申，自右掖门行入太微。辛巳，犯太微上将。九月戊子，犯右执法。甲午，犯左执法。三年六月己卯，犯太微上将。十月乙卯，犯南斗。五年九月辛丑，犯灵台。乙巳，犯明堂。庚申，犯左执法。七年五月己巳，犯毕距星。八年四月辛亥，犯舆鬼。

明道元年二月庚午，犯五车。六月乙丑，犯东井。八月壬子，掩轩辕左角。九月丙子，犯左执法。二年八月戊午，犯房。十月癸巳，犯南斗。十一月癸亥，又犯。

景祐二年三月壬寅，犯东井。四月乙卯，犯五诸侯。己巳，入鬼。九月甲午，犯右执法。十一月甲申，入氐。四年六月癸酉，犯东井。七月辛丑，犯鬼。己未，犯轩辕大星。

宝元元年四月己巳，犯东井。癸巳，犯舆鬼。七月甲辰，犯角南星。

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犯昴。六月丁未，犯东井。

庆历三年五月己卯，犯轩辕大星。九月甲申，犯左执法。五年六月辛酉，犯东井。六年七月丙戌，犯左执法。八年闰正月丙寅，犯昴。二月丁酉，犯五车东南星。六月庚辰，犯东井。

八月庚午，犯轩辕大星。

皇祐元年九月戊戌，犯斗天相。四年十月丙子，犯南斗。五年六月癸酉，犯毕。乙未，犯井钺。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犯五车。四月辛巳，犯毕。七月癸巳，犯舆鬼。入月庚申，犯轩辕大星。九月庚辰，犯太微左执法。

嘉祐元年十月丁巳，入氐。戊辰，犯房。二年九月庚子，犯南斗。四年八月甲子，犯轩辕右角。九月丁未，犯太微左执法。十月癸酉，犯亢。癸未，入氐。十月庚子，犯罚南星。癸卯，犯东咸。十二月辛未，犯建。五年九月庚寅，犯房。乙巳，犯天江。十一月戊戌，犯壁垒阵。丁未，退犯井钺。六年六月乙卯，犯毕距星。七月甲申，犯东井。庚寅，犯天樽。甲辰，犯舆鬼距星。八月甲子，犯轩辕大星。戊午，犯灵台北星。七年三月癸酉，入东井。十一月乙巳，入氐。己未，犯西咸南星。癸亥，犯罚。

治平元年二月辛卯，犯昴。闰五月丙寅，入毕，不犯。六月甲子，犯东井。七月壬申，犯舆鬼。癸巳，犯轩辕大星。八月己酉，犯灵台。甲寅，入太微。丙寅，犯右执法。十月丙申，入氐。壬子，犯心前星。二年八月乙未，犯氐。己酉，入太微。庚戌，犯右执法。九月壬午，犯斗距星。十月庚寅，入氐。丙午，犯心距星。四年闰三月庚寅，犯东井东第一星。癸卯，犯五诸侯东第一星。四月丁巳，犯舆鬼东北星。八月丁未，犯轩辕大民。甲寅，犯轩辕御女。庚午，犯灵台。九月辛巳，犯右执法。壬午，掩之。戊子，入太微。十月乙卯，犯亢。丙寅，入氐。十一月丁丑，犯房。己卯，犯键闭。丁酉，犯天江。

熙宁元年八月己未，入氐。十一月辛己，犯壁垒阵西第二星。二年六月辛亥，犯天关。庚申，犯东井距星。辛酉，入东井。七月辛未，犯天樽，犯舆鬼东南星。八月丙午，犯轩辕大星。三年五月壬子，犯灵台。六月乙丑，犯右执法。十月癸酉，犯亢距星。十一月庚寅，入氐。丁未，犯罚。四年十一月辛丑，犯十二国代星。庚戌，犯壁垒阵西第五星。五年二月甲戌，犯昴东北第二星。六月己酉，犯毕距星。七月丁亥，入东井。十月戊寅，入氐。十一月己酉，犯罚。六年六月癸未，犯东上相。丁酉，犯左执法。八月丁丑，掩氐东南星。九月甲辰，犯天江南第二星。丙寅，犯南斗距星。丁卯，入南斗。七年二月乙未，犯壁垒阵西第七星。八年二月庚寅，犯天阴中星。三月戊戌，犯月星。癸卯，犯天街北星。辛酉，犯司怪北第二星。闰四月戊戌，犯舆鬼西北星。八月丁酉，犯轩辕御女。九月癸亥，犯右执法。辛未，犯左执法。十月丁酉，犯亢距星。丙午，入氐。九年九月丁巳，犯东咸西第一星。辛巳，

犯南斗西第二星。十月庚寅，犯狗国西北星。十一月辛酉，犯壁垒阵西北星。十年六月壬寅，犯东距星。癸卯，入东井。九月己酉，入太微。

元丰元年十月丙辰，犯亢距星。庚午，入氐。十一月己丑，犯罚南第二星。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二年十一月壬辰，犯壁垒阵西第五星。十二月戊戌，犯壁垒阵。三年正月甲戌，又犯外屏西第二星。二月甲寅，犯昴距星。六月癸巳，犯毕距第二星。乙未，入毕口。七月戊辰，犯东井西北第二星。己巳，入东井。戊子，犯水位西第三星。八月丙申，犯舆鬼。

九月戊寅，入太微。乙酉，犯左执法。闰九月丙申，犯进贤。丁巳，犯氐距星。十月己未，入氐。四年八月甲戌，犯心距星。九月戊申，犯南斗距星。庚戌，入南斗。六年二月壬申，犯天阴东北星。三月癸未，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丁卯，犯五诸侯。八月己卯，犯轩辕御女。九月乙巳，犯右执法。丁巳，犯东上相。甲子，犯进贤。十月戊寅，犯亢距星。戊子，入氐。七年十一月己酉，犯壁垒阵西第五星。十二月辛巳，犯云雨。八年六月甲戌，顺行犯天关。癸未，顺行犯井距星。甲申，顺行入井。七月乙未，犯天樽。八月甲戌，犯轩辕少民。辛巳，犯灵台。

元祐元年闰二月丙辰，犯诸王。十月戊戌，犯亢。壬子，入氐。二年十二月己丑，犯壁垒阵。三年二月己亥，犯昴。六月癸未，犯天高。七月辛亥，入东井。壬戌，犯天樽。庚午，犯水位。八月丁丑，犯鬼。戊戌，犯轩辕大星。九月甲寅，犯太微垣上将。庚申，入太微，犯右执法。丁卯，犯左执法。十月丁未，犯亢南第一星。十一月甲辰，入氐。丁巳，犯罚。四年六月丙午，犯太微垣西上将。戊申，入太微。九月壬辰，入斗。五年正月丁亥，犯罗堰。十一月戊戌，犯壁垒阵。六年正月乙酉，犯外屏。二月甲寅，犯天阴。三月癸酉，犯平道。丁丑，犯天江。四月己酉，犯五诸侯。闰八月辛酉，犯轩辕御女。丁卯，犯轩辕左角。九月丁亥，犯右执法。己丑，入太微。十月庚午，入氐。十一月丙戌，犯罚。七年八月丙寅，入氐。己巳，犯月星。辛未，犯司怪。丁丑，犯房，又犯钩钤。十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辰，犯伐。甲申，犯壁垒阵。十二月壬戌，犯云雨。八年六月乙酉，犯诸王东第二星。丙辰，犯天关。丙寅，入东井。庚午，犯东井。八月庚戌，犯轩辕大星。甲戌，入太微。

绍圣元年五月戊午，犯灵台北第一星。十月甲午，入氐。十一月丙午，犯西咸南第一星。癸丑，犯罚南第二星。二年正月乙巳，犯罗堰南

第一星。十一月辛亥，犯壁垒阵西星。庚申，犯壁垒阵西第六星。三年二月庚戌，犯昴。庚辰，入昴。五月戊午，犯毕。六月庚申，又入。戊辰，入犯天高。庚辰，犯天关。丙戌，犯司怪。七月壬辰，犯东井。癸巳，入东井。

八月庚申，犯舆鬼。庚辰，犯轩辕大星。九月乙酉，犯轩辕左角。乙未，犯太微上将。己亥，入太微垣，行轨道。己酉，犯太微左执法。甲寅，犯太微上相。癸未，入氐。十一月辛丑，犯东咸。四年四月壬寅，犯五诸侯西第五星。五月己卯，犯长垣南第一星。六月乙酉，犯灵台北第一星。丁亥，犯太微垣西上将星。戊子，入太微。壬寅，犯太微左执法。八月壬午，犯氐东南星。壬辰，犯房南第三星。庚子，犯心大星。己酉，犯天江南第一星。十二月戊申，入建。

元符元年正月庚戌，犯建。丙辰，犯天鸡。己巳，犯罗堰。二月乙未，犯壁垒阵。十二月乙亥，犯代星。己亥，犯壁垒阵。二年正月己酉，犯壁垒阵东北星。二月乙未，犯天阴东南星。三月甲辰，犯月星。庚戌，犯诸王西第一星。丁卯，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辛卯，犯五诸侯西第五星。五月乙巳，入犯鬼西北星。九月癸卯，犯轩辕御女。丁巳，犯灵台南第二星。戊辰，入太微。己巳，犯太微右执法。闰九月丙子，犯左执法。十月壬子，入氐。壬戌，犯西咸南第一星。戊辰，犯罚星南第一星。十二月乙亥，犯建西第二星。三年七月己巳，犯角南星。八月丙申，犯亢南第一星。九月丁亥，犯南斗西第二星。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丁酉，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辛亥，入东井。

崇宁元年三月壬申，犯月星。四月戊戌，犯井钺。六月庚辰，犯进贤。十月甲戌，犯亢距星。二年正月乙巳，犯壁垒阵西第五星。八月丙子，入氐。九月戊子，犯房钩钤。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星。七月戊戌，犯积薪。八月壬寅，犯鬼积尸气。四年五月甲寅，犯轩辕大星。

八月庚辰，犯罚。十二月庚辰，犯建西三星。五年正月丁未，犯灵台，犯牛东南星。

大观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二月丙戌，犯月星。三月庚寅，犯天街。壬辰，犯毕。四月戊午，入井。十月辛酉，犯左执法。丙子，犯角大星。闰十月丙戌，犯亢。丁未，犯房。十一月壬子，犯心。二年七月丁丑，犯亢。八月丙戌，入氐。庚子，犯房钩钤。三年二月癸卯，犯壁垒阵。五月辛亥，犯天阴。六月壬辰，入井。四年四月己卯，犯井钺。

庚辰，犯井。辛巳，入井。十月戊午，入氐。十一月庚寅，犯天江。

政和元年十一月甲戌，犯天江。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执法。四年十二月乙卯，入羽林军。五年三月辛未，犯天街。四月乙卯，犯五诸侯。十一月壬辰，犯罚。六年九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寅，犯壁垒阵。七年八月癸酉，入太微。

重和元年六月庚午，犯上将。十一月壬申，犯天江。

宣和二年五月丁丑，犯天阴。三年八月己亥，犯钩铃。十月丁未，入井。四年二月辛丑，犯壁垒阵。五年五月甲寅，犯鬼。十一月庚午，犯房。六年七月庚子，犯亢。七年五月壬辰，犯毕。

靖康元年四月丁未，犯井东扇北第一星。五月壬申，入鬼，犯积尸气。十一月庚午，犯亢。壬午，入氐。闰十一月戊戌，犯键闭。

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入太微。闰八月丙戌，犯心前星。四年正月癸亥，犯建星。

绍兴元年九月丁酉，犯轩辕左角。乙卯，入太微。丙辰，犯右执法。癸亥，复犯。十月戊辰，入太微。己丑，犯亢南第二星。十一月己亥，入氐。二年九月庚申，犯天江。三年六月甲午，入井。八月乙酉，犯轩辕左角少民星。四年四月庚辰，犯司怪。五月辛亥，犯舆鬼。十一月甲子，入氐。五年正月乙卯，犯建。十一月己丑，犯壁垒阵。庚寅，入羽林。六年五月辛卯，犯毕。六月辛酉，入井。七月己巳，复犯井东北第二星。己卯，犯水位。八月戊申，犯轩辕大星。九月戊辰，顺行入太微垣，乙酉，始出。丁亥，犯进贤。十月辛丑，入亢。己酉，入氐。辛亥，又如之。七年五月辛巳，犯鬼宿西北。六月丙辰，犯太微垣西上将。八年十二月戊午，入羽林军。乙亥，经行壁垒阵，入羽林军。九年二月壬申，犯月星。四月癸亥，犯五诸侯西第五星。五月甲申，入鬼，犯积尸气。九月乙巳，入太微垣，犯左执法，丁未，始出。十年四月丙子，入氐。十一年六月乙亥，犯井距星。十二年五月甲午，犯鬼西北星。乙未，犯积尸气。十七年四月丙午，顺行犯五诸侯。九月己卯，顺行入太微垣。庚辰，顺行犯右执法。十一月乙丑，顺行入氐。十九年六月乙卯，犯井钺。丙辰，犯东井。丁巳，入东井。二十一年十一月己酉，顺行入羽林军。二十二年六月甲子，犯东井。乙酉，入东井。

七月辛亥，顺行入鬼，犯积尸气。九月壬辰，顺行入太微垣。庚

子，犯左执法。十月甲戌，入氐。二十三年八月辛酉，顺行犯亢。二十五年四月戊子，顺行犯五诸侯。八月癸卯，顺行犯权左角少民。十月癸卯，顺行入氐。二十六年七月壬戌，顺行犯太微左执法。八月丁亥，顺行犯亢距星。戊戌，顺行入氐。九月乙丑，顺行犯天江。十月甲申，顺行犯南斗。闰十月辛酉，顺行犯壁垒阵。二十七年六月丙申，顺行犯井钺。己亥、甲辰，皆入东井。七月戊子，顺行犯权左角少民星。二十八年三月甲申，犯司怪。十一月庚午，顺行入氐。二十九年十一月癸未，顺行犯壁垒阵西胜星。戊戌，顺行入羽林军。三十年六月丙辰，顺行犯天关。壬申，入东井。八月癸亥，顺行犯权大星。丁巳，犯权左角少民星。十月庚申，顺行入氐。三十一年六月戊辰，掩犯太微右执法。七月壬辰，顺行犯角宿距星。三十二年正月丁亥，顺行犯建。二月己亥，顺行犯牛。

隆兴元年六月丙子，入东井。八月乙酉，犯权左角少民星。九月辛丑，入太微。庚戌，犯左执法，入守垣内，壬子，始出。十月辛酉，顺行犯进贤。十一月戊戌，犯房。庚子，犯键闭。十二月庚申，顺行犯天籥。辛未，犯建。二年八月庚辰，顺行入氐。辛巳，犯氐。十月己卯，犯天籥。丙寅，顺行犯南斗。己巳，顺行犯狗。十一月甲申，顺行入天田。甲辰，顺行犯壁垒阵。

乾道元年五月戊午，顺行犯诸王。六月辛巳，入东井。丁未，顺行犯鬼。八月癸未，入太微。十二月庚子，顺行入羽林军。二年三月己酉，顺行犯天街。己亥，顺行入鬼。九月己酉，犯明堂。十一月辛亥，顺行入氐。十二月壬辰，顺行犯南斗。三年十一月丁丑，犯羽林军。四年五月己卯，犯毕。辛巳，入毕口内。六月丁酉，犯天关。癸卯，犯司怪。辛亥，入东井。七月庚申，犯天樽。甲戌，犯鬼。八月己亥，犯权。丙辰，入太微，九月丙寅，出。十月丁酉，入氐。五年九月庚申，犯心宿大星。七年八月丁卯，犯权左角少民星。九月甲申，犯右执法，入太微垣，甲午，出。十月丁卯，入氐。十一月己卯，犯房。丙戌，犯东咸。八年八月壬戌，入氐。甲子，犯氐东南星。九月癸酉，犯房。甲戌，犯钩钤。戊子，犯天江。十一月丁亥，犯壁垒阵。

淳熙元年十一月甲午，入氐。辛亥，犯罚。十二月壬午，犯建。二年十一月丁卯，入羽林军。三年五月癸亥，犯毕。六月乙卯，犯天关。丁亥，犯井钺。辛卯，入东井。八月戊戌，入太微，犯右执法。四年七月己卯，犯角宿距星。九月辛丑，犯心前星。六年六月乙未，入东井。八月癸卯，犯权、御女星。十月戊申，人氐。七年八月己巳，入氐。八年五月甲辰，入东井。九年十一月乙亥，入氐。十年闰十一月己亥，犯

壁垒阵。十一年七月壬申，入东井。

八月丁巳，犯权大星。十二年六月癸酉，犯太微右执法。十四年六月甲戌，入井。九月丁未，入太微。戊申，顺行犯太微右执法。丙寅，犯进贤。十五年九月丙申，犯房。十月辛未，犯南斗魁。十六年闰五月丙戌，入井。

绍熙元年十一月戊午，入氐。三年七月己卯，犯天江。八月甲辰，犯权左角少民星。四年九月甲戌，犯心东星。

庆元元年六月丁卯，入东井。九月戊子，入太微，戊戌，始出。

嘉泰三年六月甲寅，入井。十月甲寅，入氐。四年六月乙未，犯斗。

开禧元年六月壬子，入井。二年五月辛卯，犯权大星。十一月壬戌，入氐。三年十一月癸巳，顺行入壁垒阵。

嘉定元年六月甲戌，犯井钺。四年六月庚子，入井。八月庚寅，犯权大星。七年十一月丙寅，顺行入氐。十年七月乙酉，犯角。十二年六月庚辰，顺行入井。八月壬申，顺行犯权星、御女。丁丑，犯权左角少民星。十三年十月丁巳，顺行犯南斗。十五年十一月丙午，顺行入氐宿方口内。

绍定五年七月甲申，顺行入井。

端平二年七月丙午，顺行入井。八月丁巳，犯太微右执法。

嘉熙二年十月戊辰，顺行入氐。四年六月己亥，顺行犯毕距星。癸丑，犯天关。七月乙丑，顺行入井。八月己酉，顺行犯权大星。

淳祐元年十月庚辰，顺行入氐。三年闰八月丁丑，顺行犯权大星。十月丙戌，顺行入氐。四年九月癸亥，顺行犯斗。六年五月壬戌，顺行犯权大星。十月己酉，顺行入氐。八年七月戊申，入井。九年七月癸酉，犯进贤。十月辛丑、十一月辛未，顺行入氐。十一年二月甲寅，顺行犯昴。七月壬申，顺行入井。闰十月癸亥，顺行入氐。十二年九月丙午，顺行犯斗宿距星。

宝祐四年六月丁亥，顺行入井。

开庆元年七月辛亥，顺行入井。八月庚子，顺行犯权。

景定元年八月壬子，犯房。三年十月庚午，顺行入氐。五年六月戊午，顺行犯天关。己巳，与太阴并行入井。

咸淳四年七月庚午，顺行入斗。

德祐元年七月丙子，入东井。十一月辛巳，犯房。

辰星

景德四年九月戊子，见东方，在亢。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己巳，犯轩辕大星。六年十月壬戌，入氐。

天圣八年四月壬寅，犯鬼积尸。

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犯罚南第一星。五年九月癸酉，入氐。

元丰八年十月癸未，入氐。

元祐五年七月丁亥，犯轩辕大星。六年十月庚午，犯键闭。

元符元年五月戊午，入舆鬼，犯积尸气。十月辛丑，犯西咸。二年闰九月壬辰，入氐。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庚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俱入氐。

隆兴二年十月壬申，入氐，至戊寅出，凡七日。

志第九 天文九

○岁星昼见 太白昼见经天 五纬相犯 老人星 景星 彗星 客星

岁星昼见

嘉祐五年三月乙未，岁星昼见。六年六月壬申，昼见。七年六月丙子，昼见。八年七月癸亥，昼见。

治平元年六月壬戌，昼见。

元符二年八月癸未，昼见。

太白昼见经天

开宝元年六月丁丑，太白昼见。戊寅，复见。

淳化元年六月庚午，七月丁丑，十一月戊戌，皆昼见。

咸平三年六月己未，昼见。四年十二月丙寅，昼见在南斗。六年五月甲午、八月庚午，皆昼见。

景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昼见。二年四月甲辰，昼见。三年七月乙巳，昼见。庚申，又见。十二月癸酉，又见。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庚申，昼见。四年六月丙午、八月乙巳，皆昼见。六年四月壬午，昼见。七年七月癸卯，昼见。九年五月庚午，昼见。

天禧三年六月辛卯，复见。四年七月丁巳，昼见。五年六月丙午，昼见。

乾兴元年十一月壬辰，又见。

天圣三年六月壬戌、十二月戊寅，皆昼见。五年五月壬寅，昼见。

明道元年七月，昼见三十日。

庆历三年八月甲寅，昼见。

皇祐三年四月丙午，昼见。

至和元年五月壬辰、九月己丑、十月辛卯，皆昼见。三年四月己丑，昼见。

嘉祐二年六月己未，昼见。四年正月庚寅，昼见。七月辛丑，昼见。五年九月庚寅，昼见。六年六月乙丑，昼见。七年五月戊午，昼见。七月己酉，经天，复见。十月乙未，昼见。

治平元年正月戊戌，昼见。六月辛酉，昼见。二年七月丁丑，昼见。十二月辛亥，又见。四年二月丁酉，昼见。闰三月癸未，昼见。五月辛巳，昼见。七月癸卯，八月丁未，昼见。

熙宁元年十一月癸酉，昼见。二年六月壬戌，昼见。三年五月癸巳、九月壬子、五年二月癸亥、五月丙午、八年三月戊午、七月戊寅，皆昼见。九年十月乙酉，昼见。十年五月甲戌，昼见。

元丰元年四月癸亥，昼见。三年七月戊子，昼见。四年七月己丑，昼见。六年八月己卯，昼见。七年十月乙卯，昼见。

元祐元年六月庚戌，昼见。十月庚寅，昼见。三年二月辛丑，昼见。七月辛未，又见。六年四月壬寅，昼见。闰八月乙丑，又见。七年十一月辛巳，昼见。八年四月己未，昼见。

绍圣元年五月己酉，昼见。九月庚申，又见。二年十一月丙申，昼见。三年五月壬子，昼见。四年六月己酉，昼见。

元符二年五月甲辰，昼见。八月癸巳，又见。

崇宁元年六月己酉，昼见。三年正月癸卯，昼见。

大观二年十一月丁未，昼见。四年十月戊戌，又见。

政和三年十二月辛酉，昼见。六年十月乙丑，昼见。七年三月辛未，昼见。

重和元年十月己卯，昼见。

宣和二年六月丁丑，昼见。六年十一月丙子，昼见。

建炎元年十月甲戌、绍兴元年四月壬申，昼见。四年六月庚子、十一月戊申，昼见经天。六年正月壬辰，昼见经天。十七年七月辛巳，昼见。二十八年六月壬辰，昼见。

隆兴元年七月丙申，经天昼见。二年六月戊辰，昼见。七月庚子，经天昼见。

乾道元年三月甲寅，昼见。乙亥，昼见经天。二年四月甲申，昼见。五月甲寅，经天昼见。庚午，昼见。三年九月戊子，四年五月乙丑，昼见，与日争明。六月辛卯，经天。五年六月庚寅，昼见。十一月甲子，昼见。庚午，昼见。

淳熙三年五月癸酉，经天昼见。四年十一月壬戌，又见。六年七月乙丑，昼见。癸未，经天。九年六月庚申，昼见。甲子，经天。九月癸巳、十一年五月乙卯、十二年六月戊寅，昼见。七月丁酉，经天昼见，至八月壬申始灭。十四年六月辛卯，昼见。七月辛丑，经天。

绍熙元年五月丙子，昼见。与日争明。四年七月乙丑，十一月甲戌，昼见。

庆元元年三月庚寅，经天昼见。七月己亥，昼见。四年九月壬寅，昼见。癸卯，经天。

嘉泰元年六月丙午，经天昼见。十一月己巳，昼见。十二月己卯，经天昼见。三年六月癸亥，经天昼见。

开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年五月壬寅，三年十二月乙巳，昼见，与日争明。

嘉定元年五月甲子，四年七月壬戌，五年九月丙午，六年二月丁丑，昼见。七年五月丁丑、八月乙巳、九月壬戌，昼见。九年五月癸酉、十年五月乙丑，昼见。癸酉，经天。十一月庚辰，昼见。戊戌，经天。十二年二月庚子，昼见。三月丁亥，经天昼见。六月辛未，昼见。辛亥，经天，昼见。十三年九月甲午、十四年三月甲午、十五年五月庚戌、九月辛未，昼见。十七年六月丁卯，昼见经天。

宝庆元年六月辛卯，昼见。

绍定五年四月丁丑，昼见。五月癸巳，经天。

端平元年十一月壬戌，经天。二年四月丁亥、七月戊戌，昼见经天。

嘉熙元年二月己酉，二年五月辛巳，八月辛酉，昼见经天。三年十二月辛酉、四年二月丁未、淳祐元年六月庚寅，昼见。十月戊戌，昼见。乙巳，经天。二年十二月壬戌，昼见。三年七月己亥、四年八月壬辰、五年二月辛卯，昼见经天。六年四月辛酉、八月壬子，昼见。

九月戊辰，昼见经天。七年十月辛巳、九年十二月戊申、十一年二月乙卯、七月癸亥、宝祐二年九月丁卯、三年十月甲戌、四年五月丁未、五年七月己未、开庆元年六月壬寅、景定三年四月庚寅、闰九月甲申、五年四月戊午，昼见。五月乙亥、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四年九月癸酉德祐元年七月丙子，昼见。

五纬相犯

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荧惑于娄。十月壬申，又相犯于轸。三年十一月甲戌，荧惑犯岁星于房。

乾德四年六月甲辰，太白犯荧惑于张。

开宝四年十月甲辰，太白犯荧惑于牵牛。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巳，荧惑犯岁星。

端拱二年正月丁亥，辰星犯岁星于须女。十一日壬辰，荧惑犯岁星。

淳化二年三月癸丑，太白犯岁星于娄。五年六月丙午，太白、岁星相犯于柳。十一月丙子，太白犯辰星于虚。

至道元年五月戊午，荧惑犯填星于奎。

咸平元年二月甲寅，太白犯填星。三年四月癸亥，辰星掩太白。六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填星。

景德二年六月己亥，太白犯岁星。三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己酉，太白犯岁星。四年七月癸巳，荧惑犯岁星。八月乙未，荧惑又犯岁星。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壬申，太白犯填星。二年十一月癸亥，荧惑犯岁星。四年十一月庚午，太白犯填星。辛未，辰星犯填星。五年正月壬午，荧惑犯岁星。七年三月乙巳，荧惑犯岁星。九年六月甲戌，荧惑犯岁星。

天禧元年四月壬辰，太白犯岁星。二年六月戊午，太白犯岁星。七月癸酉，辰星犯太白。五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十月己巳，荧惑犯填星。

天圣元年三月丁丑，荧惑犯岁星。二年九月戊申，太白犯荧惑，十一月壬子，辰星犯太白。三年五月癸未，太白、辰星相犯于井。五年六月辛卯，荧惑犯填星。壬辰，掩填星。七年五月辛未，太白犯填星，在毕宿一度半。八年六月乙酉，太白犯荧惑。

景祐元年闰六月庚辰，太白犯填星。十一月甲寅，又犯荧惑。二年五月丁亥，又犯填星。九月辛巳，荧惑犯填星，在张六度。四年七月己未，太白犯荧惑。九月辛亥，荧惑犯填星，在翼十五度。

康定元年九月壬申，辰星犯填星。

庆历三年九月甲申，太白犯岁星。

皇祐三年十一月丁丑，荧惑犯填星。

嘉祐元年九月乙巳，太白犯岁星。三年闰十二月甲戌，荧惑犯岁星，躔斗四度。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岁星。六年三月癸巳，荧惑犯岁星，在营室。七月己丑，太白犯填星，躔井十二度。闰八月己亥，太白犯辰星，在轸四度。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岁星，在营室。六月丁丑，太白犯荧惑，在翼一度半。八年四月己丑，太白犯岁星，在胃。是日，荧惑晨见东方。五月庚辰，荧惑犯岁星，在昴四度。

治平元年十一月庚午，辰星犯太白，在尾十六度。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岁星。五月癸亥，辰星犯太白。戊子，太白犯填星，在张五度。八月己亥，荧惑犯岁星，躔柳七度半。十月丙申，又犯填星，在翼二度。三年十二月癸卯，太白犯荧惑，躔危四度。四年九月癸巳，太白犯填星。丙申，犯岁星。十月甲子，荧惑犯填星。十一月己卯，又犯岁星。十二月丁卯，太白犯荧惑。

熙宁元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荧惑。三年正月己未，荧惑犯岁星。

十月乙酉，太白犯填星。八年三月庚寅，太白犯填星。十年七月癸酉，太白犯岁星。

元丰二年五月庚寅，荧惑犯岁星。四年十月乙亥，荧惑犯太白。五年三月丙戌，太白犯填星。十二月丙寅，辰星犯岁星。七年十一月甲寅，太白犯岁星。

元祐元年闰二月戊申，太白犯荧惑。八年四月乙卯，太白犯荧惑。

绍圣元年闰四月庚午，荧惑犯填星。三年九月丙午，太白犯填星。

元符元年十二月乙未，太白犯荧惑。二年闰九月癸未，辰星犯填星。十月乙巳，太白犯填星。十二月辛亥，荧惑犯填星。三年四月丙辰，荧惑犯填星。

崇宁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白犯填星。三年十一月庚寅，太白犯辰星。

大观元年十二月乙酉，太白犯荧惑。二年正月甲寅，太白犯岁星。二月壬午，荧惑犯岁星。

十月丁酉，太白犯填星。十一月壬申，太白犯岁星。三年三月辛未，太白犯岁星。四年二月辛未，太白犯岁星。五月甲辰，荧惑犯岁星。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太白犯填星。十二月乙未，又犯。三年七月乙丑，荧惑犯太白。四年十月甲子，荧惑犯岁星。七年正月癸卯，荧惑犯岁星。

宣和二年十月己卯，太白犯荧惑。三年闰五月壬午，荧惑犯岁星。六年二月己卯，荧惑犯岁星。七年七月乙未，太白犯岁星。

靖康元年六月辛丑，太白犯岁星。

绍兴十九年六月壬戌，太白犯填星。二十年九月戊子，荧惑犯岁星。二十一年闰四月甲午，辰星犯填星。二十六年七月癸亥，太白犯荧惑。二十七年四月壬寅，太白犯岁星。二十八年十月乙未，辰星犯填星。三十年七月己亥，太白犯岁星。

隆兴元年九月丁酉，太白犯荧惑。十二月甲子，太白犯填星。二年

正月丁亥至己丑，荧惑犯守岁星。十一月甲午，辰星犯岁星。

乾道三年十一月乙亥，太白犯岁星。四年三月丁卯，荧惑犯填星。六年七月乙巳，荧惑犯岁星于毕。八年五月癸巳，太白犯岁星。九年二月庚申，荧惑犯岁星。七月丁巳，太白犯岁星。

淳熙二年闰九月丁巳，太白犯荧惑。八年七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十一年七月庚戌，太白犯岁星。十四年十月庚辰，填星犯太白。十六年五月乙未，太白犯荧惑。

绍熙二年十二月戊子，太白犯岁星。

庆元元年九月戊子，太白犯荧惑。四年十月壬午，太白犯岁星。五年十一月辛丑，荧惑犯岁星。十二月辛未，太白犯填星。六年四月癸巳，荧惑犯填星。

嘉泰二年五月庚戌，荧惑犯填星。

开禧二年六月甲寅，荧惑犯岁星。三年十月丁未，太白犯荧惑。

嘉定十年七月戊子，荧惑触岁星。

宝庆二年十月辛亥，荧惑犯填星。十一月辛酉，荧惑犯岁星。

绍定元年十月甲子、五年六月乙丑、端平元年六月辛巳、三年六月丁未、嘉熙四年八月癸丑、宝祐四年十二月戊午，荧惑俱犯填星。

开庆元年九月戊辰，太白犯荧惑。

咸淳十年十月丙寅，荧惑犯填星。

德祐二年正月癸酉，荧惑犯岁星。

五纬相合

岁星

建隆三年十一月壬申，与荧惑合于房。

开宝元年正月壬寅，与填星、太白合于娄。

淳化五年六月丙午，与太白合于柳。

至道元年五月庚戌，与太白、太阴同度，不相犯。

景德四年九月戊子，与填星合于翼。

天禧二年八月癸丑，与荧惑合于张。

绍兴十六年三月乙丑，与填星、太白合于昴。十月戊戌，与填星合于毕。十七年七月壬戌，与太白合。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丑，与荧惑合于尾。三十一年六月甲寅，与太白合于张。

隆兴元年十一月庚寅，与太白合。

乾道元年十二月庚子，与填星合于南斗。二年十一月丁巳，与填星合于牛。六年五月戊寅，与太白合于毕。七年六月庚戌，与太白合于井。

淳熙十四年四月癸未，与填星合于轸。十月己丑，与太白合于氐。

庆元元年四月辛酉，与太白合于井。

开禧元年七月癸未，与填星合。二年二月甲子，与填星合于昴。

端平二年十月己未，与太白合于心。

嘉熙四年五月甲子，与太白合于娄。

宝祐三年八月丁卯，岁星、荧惑在柳。

景定元年正月庚辰，与荧惑行入尾。

荧惑

雍熙二年七月丙戌，与岁星合于轸。

建炎四年六月戊子，与填星合于亢。九月壬戌，与岁星合于斗。

绍兴二年六月丙午，与填星合于房。十一月乙亥，与岁星合于室。三年八月戊子，与太白合于张。四年二月戊子，与填星合于箕。五年闰二月丙午，与岁星合于昴。六年正月丁亥，与填星合于斗。七年五月甲

申，与岁星、太白合于柳。闰十一月丁卯，与辰星行入氐。八年二月己未，与填星合于女。十三年九月辛未，与太白合于尾。十五年八月庚寅，与太白合于氐。二十年三月甲午，与太白合于毕。九月戊子，又合于轸。十一月戊子，与太白合于氐。二十二年十月己卯，与太白合于氐。十一月壬子，与岁星合于心。二十六年七月庚申，与填星合于轸。二十九年闰六月己未，与岁星合于井。三十年七月庚子，与填星合于氐。三十一年十一月丁未，与岁星合于翼。三十二年八月辛未，与填星合于尾。十一月壬戌，与太白合于羽林军。

隆兴元年七月壬寅，与辰星合于柳。十二月壬申，与岁星合于氐。二年四月癸未，与岁星合于氐。八月癸酉，与填星合于箕。

乾道元年八月辛巳，与太白合于翼。二年二月乙酉，与岁星合于斗。三月癸酉，与填星合于牛。四年二月庚申，与填星合。五月壬戌，与岁星合。五年十一月甲子，与太白合于房。戊辰，与辰星合于心。辛巳，又合于尾。六年二月甲申，与太白合。辛卯，合于女。三月戊午，合于危。乙丑，与岁星合于室。七月辛巳，与填星合于土。九月癸卯，合于毕。八年四月辛丑，与填星合于奎。九年三月辛丑，与岁星合于柳。四月乙丑，又合于星。

淳熙二年六月丙寅，合于轸。四年九月己亥，合于尾。六年十一月甲子，合于危。九年二月壬寅，合于胃。十一年三月甲寅，合于井。

绍熙三年九月乙亥，与填星合于尾。

庆元四年五月庚子，又合。八月甲戌，合于虚。六年四月癸巳，合于室。

嘉泰四年五月乙亥，合于胃。

开禧三年十月丙辰，与太白合于箕。

嘉定元年五月戊辰，与填星合于井。八月庚寅，与岁星合于张。六年三月癸卯，合于斗。七年三月辛巳，与太白合于参。八年四月戊午，与岁星合于室。九年十月庚午，与辰星合于房。十年七月戊寅，与岁星合于昴。十五年五月丁丑，合于轸。

宝庆二年十月辛亥，与岁星、填星合于女。

绍定元年十月丁巳，与填星合于危。二年正月丁亥，与岁星合于娄。三年十月己巳，与填星合于室。五年六月乙丑，与填星合于娄。

端平元年六月庚午，与填星合于胃。三年六月癸卯，合于毕。

嘉熙三年八月癸亥，与太白合于斗。四年七月己丑，与太白合于鬼。八月己酉，与填星合于柳。

淳祐四年九月癸丑，合于轸。

宝祐元年五月丁酉，与岁星合于昴。

景定三年四月庚子，合于危。十一月丁未，与填星合于娄。五年六月戊辰，与岁星合。八月壬寅，与填星合。

咸淳十年十月丙寅，与填星行在轸。

填星

端拱二年九月乙巳，与荧惑合于危。

淳化二年正月癸丑，与太白合于须女。

至道元年五月乙卯，与荧惑合于东壁。

绍兴十年十二月戊子、十一年三月庚子，与太白合于室。

隆兴二年十月辛巳，合于斗。

乾道二年五月己未，与岁星合于南斗。

淳熙五年闰六月己酉，与荧惑合于井。

淳祐六年十月乙未，与岁星、荧惑合于亢。

宝祐六年十一月甲戌，与荧惑顺行在危。十二月辛丑，与太白、荧惑合于室。

太白

乾德四年六月己亥，与荧惑合于张。

开宝三年五月庚戌，与填星合于毕。六月乙未，与岁星合于东井。五年十月甲辰，与荧惑合于牵牛。

雍熙四年十二月丁巳，与填星、岁星合于南斗魁。

淳化二年三月癸丑，与岁星合于娄，太白在南。三年正月丙辰，与荧惑合于娄，岁星在胃。

至道元年五月丙辰，与岁星合于七星，不相犯。

太中祥符元年九月乙酉，与岁星合于角、亢。

建炎四年十一月辛丑，与岁星合于南斗。十二月壬午，与荧惑合于危。

绍兴元年九月丁酉，与荧惑合于张。十一月乙卯，与填星合于心。二年十一月甲子，与荧惑合于危。癸未，与岁星、荧惑合于室。三年四月戊子，与岁星合于奎。四年二月丁酉，合于娄。五年正月己卯，十月戊申，与填星合于斗。六年七月癸酉，与岁星合于井。七年四月丁巳，与荧惑合于东井。五月乙亥，与荧惑、辰星合于井。十一月癸巳，与荧惑合于尾。八年正月乙巳，与填星合于女。十一月丙午，合于虚。九年三月癸卯，与荧惑合于井。十一月壬申，与岁星合于角。十年十一月丁未，与填星合于危。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合于奎。十四年六月癸卯，与荧惑合于井。十七年二月庚戌，与填星合。庚申，与岁星合。十二月庚戌，与辰星合于南斗。十九年六月戊午，与填星合于井。七月丁未，与岁星、辰星合于张。二十年三月戊寅，与荧惑合于昴。四月庚戌，与填星合于东井。六月甲寅，与岁星合于翼。十月丙午，与岁星、荧惑合于轸。己巳，与荧惑合于角。二十二年九月庚申，与荧惑、辰星合于角。十月庚午，与荧惑合于亢。二十三年六月甲子，与填星合于张。九月癸卯，与岁星合于尾。闰十二月癸卯，合于南斗。二十五年九月壬申，与填星合于轸。十一月壬申，与辰星合于尾。二十六年七月丙辰，与荧惑合，壬戌，与荧惑、填星合于轸。二十七年三月辛卯，与荧惑、岁星合于奎。二十八年二月丁未，与岁星合于胃。六月乙未，与荧惑合。十一月己未，与填星合于亢。三十年七月丙申，与岁星合于柳。三十一年六月壬寅，合于星。九月庚午，与填星合于房。十二月甲辰，合于尾。

隆兴元年八月庚辰，与荧惑合于张。十月丁丑，与岁星合于亢。十二月辛酉，与填星合于箕。二年八月乙卯，与岁星合于氐。十月丙辰，

与填星合于箕。

乾道元年七月乙亥，与荧惑合于张。三年正月癸亥，与填星、岁星合。十一月壬申，与岁星合。五年四月乙巳，与荧惑合于井。十一月甲子，合于房。十二月癸巳，合于尾。六年正月甲子，合于斗。三月壬戌，与填星合。五月乙丑，与岁星合于昴。七年二月丙寅，与岁星合于毕。三月甲午，与荧惑合于井。八年五月癸未，与岁星合于井。九年三月辛酉，与填星合于奎。七月甲寅，与岁星合于张。

淳熙元年正月丁未，与填星合于奎。十月乙丑，与岁星合于轸。二年闰九月甲寅，与荧惑合于尾。三年二月庚辰，与填星合于胃。五月乙丑，合于毕。六月癸巳，与荧惑合于井。四年九月壬子，与荧惑、岁星合于尾。五年正月庚戌，与岁星合于斗。十一月壬戌，合于牛。六年三月丁丑，六月丁酉，与填星皆合于井。八年六月壬申，合于柳。九年二月丙寅，与荧惑合于昴。五月乙亥，与填星合于柳。十一月乙亥，又与荧惑合于氐。十一年七月壬寅，与岁星合于柳。八月己卯，与填星合于翼。九月乙卯，与辰星、荧惑合于亢。十二年六月癸酉，与填星合于翼。十五年六月丙子，与填星合于亢。甲申，与岁星合于氐。

绍熙元年十一月丁丑，与填星合。五年十一月庚戌，与荧惑合于危。

庆元元年三月庚寅，与岁星合于参。六月庚午，合于井。八月癸酉，与荧惑合于张。二年十一月丙子，与填星合于牛。三年八月甲戌，与荧惑、岁星合于翼。四年十月戊寅，与岁星合于角。五年十二月辛未，与填星合于危。

嘉泰元年五月戊午，与荧惑合于柳。二年正月丁巳，与荧惑、岁星合于南斗。十二月癸酉，与岁星合于女。

开禧二年二月壬申，与填星、岁星合于昴。

嘉定元年六月戊寅，与填星、荧惑合于井。二年四月丁丑，与填星合于井。四年八月乙酉，与填星合于室。五年九月丁未，与岁星合于心。七年六月庚子，与填星合于翼。十一月丁卯，与荧惑合于氐。九年九月庚寅，与填星合于角。十二年闰三月甲寅，七月壬寅，与岁星合于井。十三年八月丙戌，与填星合于房。

宝庆二年正月壬午，与岁星、填星合于女。三年八月甲申，与荧惑

合于星、翼。

绍定三年闰二月乙酉，与岁星合于毕。五年八月壬申，合于张。六年五月庚戌，与荧惑合在柳。

端平元年正月丁未，合于斗。二年二月壬午，与填星合于胃。三年九月庚申，与岁星合在尾。

嘉熙元年六月乙未，与填星合于井。四年七月甲戌，与荧惑合于井。

淳祐三年闰八月壬寅，与填星合于翼。六年三月戊午，与荧惑合于毕。十年十二月戊戌，与岁星合于危。十二年七月庚寅，与荧惑合于轸。九月戊戌，与填星合于箕。

宝祐五年六月丙戌，与岁星合于翼。

景定五年四月庚午，与岁星合于娄。

咸熙三年七月己亥，与填星合于井。

德祐元年十月丁巳，与填星合。

辰星

景德三年七月己酉，与岁星、太白合于柳。

绍兴四年三月乙亥，与太白合于毕。七年五月戊子，与荧惑、太白合于柳。九年九月乙巳，与岁星合于角。十七年三月乙卯，与填星合。二十一年闰四月壬辰，与填星合于东井。二十三年四月丙寅，与太白合于毕。二十八年十月丙申，与填星合于亢。

隆兴二年十一月庚寅，与岁星合。十二月丁亥，与太白合。

乾道元年三月甲戌，与荧惑合于毕。四年二月壬子，与太白合于胃。五年六月庚寅，与岁星合。七年四月丙寅，淳熙四年五月乙巳，与太白合于井。十五年六月庚寅，与太白合于张。十二月壬戌，与岁星合于尾。

绍熙四年三月辛己，与太白会于昴。

五纬俱见

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连珠，聚于奎、娄之次。

景德四年七月，五星当聚鹑火而近太阳，同时伏。

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见东方。

靖康元年六月丙辰，填星、荧惑、太白，岁星聚。

乾道四年二月壬子、六月辛丑、八月己亥、六年五月乙亥、十月庚申、八年十月癸卯，五星俱见。

淳熙十三年闰七月戊午，五星皆伏。八月乙亥，七曜俱聚于轸。

老人星

乾德三年八月辛酉、四年八月乙卯、六年正月戊申、开宝二年七月丁亥、本平兴国四年八月乙亥、五年八月己卯、六年八月己卯、八年八月辛卯、雍熙三年八月己酉、四年八月辛亥、端拱元年八月乙卯、二年八月己亥、淳化元年八月丁卯、二年八月辛未、三年八月戊寅、四年九月己亥、五年八月己丑、至道元年八月己亥、二年闰七月己亥、三年八月辛丑、咸平元年八月癸丑、二年八月癸亥、三年八月丁卯、四年八月甲子、五年八月己丑、六年八月丙子、景德元年八月癸酉、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八月庚寅、四年二月己卯、八月甲午、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丁亥、八月丙申、二年二月壬辰、八月乙巳、三年二月辛巳、八月己酉、四年正月戊寅、八月丙寅、七年正月癸丑、八月己巳、八年七月癸酉、九年正月甲寅、八月壬午、天禧元年八月癸巳、二年正月丁巳、八月辛卯、三年八月己亥、四年八月己亥、五年二月丙午、八月己巳、老人星皆出丙。

治平四年二月癸巳、八月戊申、熙宁元年正月乙未、八月己卯、二年二月乙卯、八月壬戌、三年正月甲寅、八月癸酉、四年二月己未、八月丁丑、五年二月己未、闰七月己亥、六年正月庚午、八月丁酉、七年二月甲申、八月庚寅、八年二月己丑、八月庚戌、九年二月丁酉、八月庚子、十年正月己卯、九月戊申、元丰元年二月乙酉、八月丙午、二年二月壬戌、八月乙卯、三年二月甲寅、八月己未、四年八月丁卯、五年二月甲戌、八月己巳、六年二月己未、八月丁丑、七年二月辛巳、八月己卯、八年二月庚辰、八月辛巳、元祐元年二月戊寅、八月庚子、二年

二月庚寅、九月辛亥、三年二月癸巳、八月己亥、四年二月壬子、八月丁未、五年正月甲午、八月辛亥、六年二月己亥、闰八月壬戌、七年正月壬子、八月壬戌、八年二月丙寅、八月己巳、九年二月己丑、绍圣元年八月丙子、二年二月壬午、八月丁丑、三年二月庚午、八月癸未、四年二月甲申、八月甲申、五年二月庚辰、元符元年八月辛卯、二年二月乙未、九月壬辰、崇宁元年二月壬寅、八月癸未、二年二月甲寅、八月庚戌、三年二月戊午、八月辛酉、四年二月庚申、八月丙寅、五年二月戊辰、八月甲戌、大观元年二月乙亥、八月丁丑、二年二月甲午、八月壬午、三年二月戊子、八月癸巳、四年二月乙未、闰八月丁酉、政和元年二月癸卯、八月己亥、二年二月乙巳、八月己酉、三年二月甲午、八月己未、四年二月己酉、八月辛未、五年二月庚申、八月甲子、六年闰正月壬戌、、八月丁卯、七年正月戊午、八月丙子、重和元年二月壬申、八月乙亥、宣和元年二月癸未、八月癸未、二年二月辛巳、八月己丑、三年二月丙戌、八月癸巳、四年二月己亥、八月辛丑、五年二月庚子、八月丙午、六年二月戊申、八月辛亥、七年二月癸丑、八月庚申、建炎四年七月戊辰、皆见于丙。

景星

开宝四年八月癸卯，景星见。

景德三年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己酉，含誉星见。其年九月丙戌，又见，似彗有尾而不长。

天圣元年二月己亥，奇星见。二年八月丙子，四年七月壬申，又见。

明道二年二月戊戌，含誉星见东北方，其色黄白，光芒长二尺许。

景祐二年正月己丑，奇星又见。

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八月己未、嘉祐二年八月庚午、三年八月丙辰、四年正月庚戌、八月癸未、五年八月庚午、六年正月癸丑、八月壬辰、七年正月辛亥、八年正月辛酉、治平元年二月己丑、七月癸巳、二年二月癸巳、八月己亥、三年正月庚辰、八月庚戌、奇星皆见。

彗孛

彗星

开宝八年六月甲子，出柳，长四丈，辰见东方，西南指，历舆鬼至东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而灭。

端拱二年七月戊子，又出东井积水西，青白色，光芒渐长，辰见东北，旬日夕见西北，历右摄提，凡三十日至亢没。

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又出营室北，光芒尺余，至丁酉，凡十四日灭。六年十一月辛亥，旄头犯舆鬼。甲寅，有彗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历五诸侯及五车入参，凡三十余日没。

天禧二年六月辛亥，彗出北斗魁第二星东北，长三尺许，与北斗第一星齐，北行经天牢，拂文昌，长三尺余，历紫微、三台、轩辕速行而西，至七星，凡三十七日没。

景祐元年八月壬戌夜，有星孛于张、翼，长七尺，阔五寸，十二日而没。十二月己未夜，有星出外屏，有芒气。

皇祐元年二月丁卯，彗出虚，晨见东方，西南指，历紫微至娄，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没。

嘉祐元年七月，彗出紫微，历七星，其色白，长丈余，至八月癸亥灭。

治平三年三月己未，彗出营室，晨见东方，长七尺许，西南指危洎坟墓，渐东速行，近日而伏。至辛巳，夕见西南，北有星，无芒彗，益东方，别有白气一，阔三尺许，贯紫微极星并房宿，首尾入浊，益东行，历文昌、北斗贯尾。至壬午，星复有芒彗，长丈余，阔三尺余，东北指，历五车，白气为岐横天，贯北河、五诸侯、轩辕、太微五帝坐内五诸侯及角、亢、氐、房宿。癸未，彗长丈五尺，星有彗气如一升器，历营宿至张，凡一十四舍，积六十七日，星气孛皆灭。

熙宁八年十月乙未，星出轸度中，如填，青白。丙申，西北生光芒，长三尺，斜指轸，若彗。丁酉，光芒长五尺。戊戌，长七尺，斜指左辖，至丁未，入浊不见。

元丰三年七月癸未，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白气长一丈，斜指东南，在轸度中。丙戌，向西北行，在翼度中。戊子，长三尺，斜穿郎位。癸卯，犯轩辕，至丁酉入浊不见。庚子晨，复出于张度中。至戊子，凡三十有六日，没不见。

绍圣四年八月己酉，彗出氐度中，如填，有光，色白，气长三丈，斜指天市左星，九月壬子，光芒长五尺，入天市垣。己未，犯天市垣宦者。庚申，犯天市垣帝坐。戊辰，没不见。

崇宁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如杯口大，光芒散出如碎星，长六丈，阔三尺，斜指东北，自奎宿贯娄、胃、昴、毕，后入浊不见。

大观四年五月丁未，彗出奎、娄，光芒长六尺，北行入紫微垣，至西北入浊不见。

靖康元年六月壬戌，彗出紫微垣。

绍兴元年九月，彗星见。十二月戊寅、二年八月甲寅，见于胃。丙辰，行犯土司空，至九月甲戌始灭。十五年四月戊寅，彗星见东方。丙申，复见于参度。五月丁巳，化为客星，其色青白。壬戌，留守张，至六月丁亥乃消。十六年十一月庚寅，彗星见西南危宿。二十六年七月丙午，彗星见东井，约长一丈，光芒二尺。癸丑，又犯五诸侯。三十一年六月己巳，彗星见北斗天权星东北，太史妄称为含誉。

淳熙二年七月辛丑，有星孛于西北方，当紫微垣外七公之上，小如荧惑，森然蓬孛，至丙午始消。

嘉定十五年八月甲午，彗星见右摄提，光芒三尺余，体类岁星，凡两月，历氐、房、心乃没。

绍定三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孛于天市垣屠肆星之下，明年二月壬午乃消。五年闰九月，彗星见东方，十月己未始消。

嘉熙四年正月辛未，彗星见于室，至三月辛未乃消。

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见于柳，芒角烛天，长十余丈，日高方敛，凡月余，己卯，退行，见于舆鬼。辛巳，在井。丙申，见于参。戊戌，在参宿度内。八月末，光芒稍减，凡四月乃灭。

客星

建隆二年十二月己酉，出天市垣宗人星东，微有芒彗，三年正月辛未，西南行入氐宿，二月癸丑，至七星没。

太平兴国八年二月甲辰，出太微垣端门东，近屏星，北行。

端拱二年七月丁亥，出北河星西北，稍暗，微有芒彗，指西南。

淳化元年正月辛巳，出轸宿，逆至张，七十日，经四十度乃不见。

景德二年八月甲辰，出紫微天棓侧，孛孛然如粉絮，稍入垣内，历御女、华盖，凡十一日没。三年三月乙巳，出东南方。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丑，见南斗魁前。

天禧五年四月丙辰，出轩辕前星西北，大如桃，速行，经轩辕大星入太微垣，掩右执法，犯次将，历屏星西北，凡七十五日，入浊没。

明道元年六月乙巳，出东北方，近浊，有芒彗。至丁巳，凡十三日没。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

熙宁二年六月丙辰，出箕度中，至七月丁卯，犯箕乃散。三年十一月丁未，出天囷。

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出参度中，犯、掩厕星，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入奎，至七年三月辛亥乃散。

绍兴八年五月，守娄，鲁分也。九年二月壬申，守亢，陈分也。

乾道二年三月癸酉，出太微垣内五帝坐大星西，微小，色青白。

淳熙八年六月己巳，出奎宿，犯传舍星，至明年正月癸酉，凡一百八十五日始灭。

嘉泰三年六月乙卯，出东南尾宿间，色青白，大如填星。甲子，守尾。

嘉定十七年六月己丑，犯尾宿。

嘉熙四年七月庚寅，出尾宿。

志第十 天文十

○流陨一

流陨

建隆元年正月戊午，有星出东北方，青赤色，北行，初小后大，尾迹断续，光烛地。四月，有星出天市垣。六月癸酉，有大星赤色，出心大星。甲申，有星赤色，出太微垣，历上相。乙未，有大星色赤，流虚东北。九月癸亥，有星出昴。甲子，有星如缶，出卯，光明烛地。十二月戊辰，有星青赤色，出参旗西南，慢行而没，苍光烛地。三年六月丁酉，有星出天市，入南斗魁。

乾德元年二月丙午，有星如桃，色赤，出弧矢东南没，有光明。二年二月乙丑，有星黄白色，出太微五帝南，速行至外厨没，其体散落，光烛地。三年六月丁巳，有星如桃，色黄赤，出北斗魁，经太微垣北，过角宿西，渐大，行五尺余，没，尾迹凝天有光明。十二月丁巳，有星出天河，青白色，南行至天仓没，初小后大，光浊地。四年正月乙未，有星出天社，青白色，速行，尾迹三丈余，初小后大，没，有光明。四月甲寅，有星出天乳，青赤色，东南行，贯房没，光烛地。闰八月己丑，有星出天船，青白色，西北速行，没于文昌。

开宝元年七月戊子，有星出大角，青白色，北行没，明烛地。九月戊子，有星出文昌，赤黄色，东北速行而没。二年六月己卯，有星出河鼓，慢行，明烛地。三年九月庚午，广州民见众星皆北流。四年八月辛卯，有星出织女，西北行，尾迹三丈余，没，久有声。五年八月乙巳，有星出王良，西北行，四丈余，有声而散。七年九月甲午，有星出室，西北行，星体散落有声，明烛地。

太平兴国三年十月甲寅，有星出天船，赤黄色，至天棓，星体散落，明烛地。八年三月丙寅，有星昼出西南，当未地，青白色，尾迹二丈余，没于东南，有光明。七月辛巳，有星如称权，没于娄。八月壬寅，有星出紫微钩陈东，赤黄色，向北速行，近北极没。

雍熙元年十月丁酉，有星出昴，赤色，东南蛇行二丈余，没。二年正月壬戌，有星出东井，其大倍于金星，入舆鬼没。四年六月庚戌酉初，有星出西北，色青白，入浊，当戌地，有声如雷。八月乙亥，有星

出天关东，色赤黄，尾贯月。

端拱元年四月辛亥，有星出天津，赤黄色，蛇行，有声，明烛地，犯天津东北。闰五月辛亥丑时，有星出奎，如半月，北行而没。乙卯，有星出紫微钩陈西，色青，尾迹短，赤光照地，北行而没。九月癸丑，有星出西南，如太白，有尾迹，至中天。旁出一小星，行丈余，又出一小星，相随至五车没。二年四月辛亥戌时，有星出东南，色白，坠于氐、房间。壬申，有星出渐台，血色赤，东南急行，掩左旗，过河鼓没。

淳化元年九月辛巳，有星出羽林，色青，南行，光夺月。十一月壬午，流星出天关，南行，历天井、郎位、摄提，至大角东北坠于地，光芒四照，声如隤墙。二年正月丙申，有星出水府西，色赤黄，经参旗分为三星，相从至天苑东没，光烛地。七月癸酉，有星出云雨侧，色青白，缓行三尺余，没。二年三月己酉未时，西北方有星西北速行，色青白，有尾迹。四月己卯，有星出文昌，西南速行至柳，分为二星而没。六月己丑，有星出天市垣屠肆东，色青白，西北慢行丈余，分为三星，从而没。四年五月乙未平明，有星东南出南斗，色青白，西北行而没。五年八月己酉，常星未见，有星出东方，色青白，东北慢行，至浊没，大约出奎、娄间。九月庚午，有星出昴北，缓行，过卷舌，至砺石没。

至道元年四月乙巳，常星未见，有星出心北，色青赤，急行而坠。七月癸丑，有星出危，色青白，入羽林没。二年五月辛丑，有星出紫微北，尾迹丈余，如彗而有声，坠于壁、室间。五月己未，日未及地五尺间，有星出中天，色赤黄，有尾迹，东行速行二丈余，没。六月己卯，有星出牵牛西，历狗国，光芒丈余，坠东南，及地无声。又有星出翼，贯天庙，坠于稷星东，光烛地。九月丁酉平明，有星出北方，东行三丈余，分为三星，从而没。三年九月丁丑，有星二，陨于西南，一出南斗，一出牵牛，有光三丈许。

咸平五年三月丙午，有星昼出心，至南斗没，赤光丈余。八月辛巳，有星出营室，色白。丙申，有流星出东方，西南行，大如斗，有声若牛吼，小星数十随之而陨。戊戌，又有星十数入舆鬼，至中台，凡一大星偕小星数十随之，其间两星，一至狼星，一至南斗没。丁未，有星昼出紫微垣，贯北斗没。壬子，有星出中天，尾迹数道如迸火，西流至狼、弧没。六年五月乙未，有星出王良西，又出北极稍东北，至垣外没，有声如雷。六月庚午，有星昼出东北方，色黄白，有尾迹。七月壬辰，有星出昴，尾迹丈余，色白，隐隐有声，至狼星没。十一月癸丑，

有星出毕，至屏星北没，尾迹蛇行，屈曲三丈余，久方没。十二月乙酉，威虏军有星历城西北，尾迹长数里，光照地，落蕃帐，有声如雷者三。

景德元年六月戊午，有星昼出西南方，赤黄，有尾迹，速流丈余，没。十月戊申，天雄军有星出北方，陨于西北，光丈余。十二月庚辰，有星出文昌，慢行西北，分为数星，至紫微垣东北没。戊子，有星出昴，至参旗，迸为数星没。二年正月丙子，日未没，有星速流西南。二月己亥，有星出太微上将，光烛地。四月癸卯，有星北流入天仓，尾迹丈余。十月戊寅，有星出太微垣内屏北，至翼分为三星，随而没，尾迹青白色。十一月壬子，有星出南昼，声如雷，光烛地。三年五月乙卯，有星出天津东北、紫微垣北，分为四星，随而没，赤黄，有尾迹。六月乙亥，有星出云雨星北，至羽林天军南，迸为三星没。丁酉，有星出胃北，入天囷，迸为数星，光烛地。七月庚申，有星出灵台，有炬彗，声如雷，至南北没，赤光烛地。十一月辛丑，有星出中台东北，速流，有声，光烛地。四年三月庚申，有星昼出南方。六月丙辰，有星出北方，慢流至八谷，迸为数星没，光烛地。己未，有星出天市，分为三星，至尾没。

七月辛卯，有星出败瓜南，慢流，历河鼓，入天市，至宗人东北，迸为二星没，色赤黄，有尾迹。十二月癸巳，有星出弧矢，赤黄色，尾迹丈余，光烛地，速流入浊。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戊申，有星十余，急流入浊，色赤黄，有尾迹。五月辛未，有星如太白，出天市垣宗人东南，尾迹丈余，阔三寸，向北慢流，至女床西，分为数星没。六月戊申，有星出北斗魁内，赤黄，有尾迹，稍北速行，迸为数星没。八月己丑，有星昼出中天，如太白，有尾迹，急流东南，近日没。九月乙丑，有星出天仓，急流东南，星体散落。二年三月己未，有星出天津南，至离珠没，尾迹五丈余，照地明。四月丙申，有星出八谷，有尾迹，速流而西，至五车东，迸为数星没。五月乙亥，有星昼出东方，如太白，尾迹赤黄，流至日北没。八月丙申，有星出北斗杓，西南急行，至郎将西，分为数点。九月乙丑，有星出南河，如桃，色赤，至中台没。三年三月丁未，有星出天市宗人东北，尾迹二丈，至左旗，迸为数星没，光烛地。五月丁亥，有星出北斗魁，如桃，色青白，尾迹二丈余。六月丁巳，有星出文昌，至上台没。乙卯，有星出传舍，如桃，色赤黄，至紫微没。壬申，有星出建星，入南斗没，赤黄，有尾迹。七月庚辰，有星出宗人西，北流入浊，光照地。八月丁未，有星出贯索，至帝座没，尾迹光明。壬戌，有星出文

昌，至北极没，尾迹丈余。九月庚辰，有星出轩辕左，入太微垣没。十月庚戌，有星出东方，赤黄，无尾迹，分为数星，稍南没。四年二月辛亥，有星出东方，尾迹赤黄，二丈余。四月乙丑，有星出柳，色赤黄，至翼没。五月戊子，有星出东方，赤黄色。六月壬戌，有星出觜东北，流入浊。七月壬申，有星出紫微宫，速流至天皇没。戊寅，有星自内阶流经文昌，至上台，迸为数星，随而没。十月戊午，有星出东北，入浊。又星出七星南，至天稷没，尾迹丈余。五年二月戊申，有星出贯索，经库楼，迸为数星没。八月戊午，有星大小二十余，皆有尾迹，北流。又一星光烛地，出紫微垣外，尾丈余，阔三寸许，东北流，至传舍没。庚申，星出天耗北，尾迹十丈余，明烛地，至文昌没。六年乙巳，有星昼出南方，赤光迸逸，照地明。十一月丁巳，有星出太微郎位东，色赤黄，有尾迹，至轸北，迸为数星没。十二月癸亥，有星出西南，色青白，入东北没。七年三月内戌，有星出南河，大如杯，至玉井没。四月辛酉，星出钩陈，尾迹赤黄。七月丁未，有星昼出东南方，色黄，急流而北。九月辛亥，有星出军市，至柳，迸为三星没。十一月癸未，有星昼出日西南，尾迹二丈余，阔三寸许，青白色，西流而没。己丑，有星出南河，至弧矢没，光烛地。八年二月丁卯，有星出郎将北，迸为三星。四月癸丑，有星出亢西，至右摄提，迸为数星，随而没。五月乙酉，有星青白色，出人星，至腾蛇没，光烛地。丙申，有星西南流，迸为数星没，明照地。八月己亥，有星出参，南流入浊。九年四月庚子，有星昼出，赤黄色，急流西北没。

天禧元年四月己巳，有星出轸，至器府北没，光照地。六月，有星出河鼓，速流至天田，迸为数星没。十二月癸巳，有星出东北，尾迹赤黄，急流西南没。二年八月乙卯，有星二，有尾迹，赤黄，一出五车，一出狼北，入浊。戊午，有星出酒旗，至明堂没，光烛地。九月戊子，有星出西南，至天园没。十一月辛酉，有星出南河，色赤黄，至柳没。三年六月乙巳，有星出昴，急流至天仓没。十二月壬寅，有星出轩辕，尾迹黄，慢流至太微垣，久之，有声如雷。四年正月丁丑，有星出王良，明照地，至腾蛇没。五年四月丙辰，有星出轩辕前星，大如桃，状若粉絮，犯次将，入太微垣，历屏星，凡七十五日，入浊没。己未，有星出南方，如二升器，色青赤，北流入浊，尾迹三丈许。七月辛巳，有星出文昌，光明烛地。十月乙巳，有星出天津西。

乾兴元年三月庚寅，夜漏未上，星出七星，曳尾缓行，至翼没。五月己巳，星出天棓，速行入紫微极星西没。癸酉，星出张，西北入浊。壬午，星出危，赤黄，有尾迹，速行而东，炸烈如迸火，随至羽林军南

没，明烛地。己丑，星出北河，至轩辕没。九月己巳，星出羽林，流至刍稾没。己丑，星出天市垣旁，缓行经天，过天市垣，至营室没。壬辰，星出营室，行至天仓没。十月丁酉，星出右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弁没，明烛地。十一月壬辰，常星未见，有星出五车，南行至奎没。

天圣元年正月丙戌，星出北斗魁西，至八谷没。三月戊辰，星出贯索，至五车没。六月戊戌，星出天弁，至建星没。己丑，星出北斗星，东北入浊没。庚寅，星出五车，至五诸侯没。闰九月癸巳，星出五车，至参没。丙申，星出东壁，至天仓没。甲辰，常星未见，星出营室，至外屏没。己酉，星出翼，南行入浊。二年辛丑，星出五车，至毕没。六月丁卯，昼漏上，星出中天，赤黄色，有尾迹，西南缓行入浊。辛巳，星出牵牛，南入浊。九月辛卯，星出太微，没于右执法。四年正月壬午，星出亢，东南流入浊。丁巳，星出灵台，至翼没。丙午，星出北斗魁，近文昌没。其夜，又有星出箕，南行入浊。四月丙寅，星出太微从官侧，南行入浊。五月辛巳，星出天市垣市楼侧，东北流入浊。闰王月丙辰，星出天船，没于紫微钩陈侧。六月乙亥，星出土司空，东南入浊。八月乙未，星出天棓，近天仓没。

九月丁未，星出王良，西北入浊。十一月丙辰，星出东井，没于南河侧。十二月丁丑，星出钩陈，没于天棓侧。戊戌，星出太微，至文昌没。五年正月壬寅，星出天社，西南入浊。九月癸卯，星出天厨，北流入浊。丁未，星出北辰，没于天床侧。甲子，有星出北河，没于东井。六年四月甲申，夜漏欲尽，有星大如斗器，自北方至于西南，光照地，有声如雷，曳尾迹长数丈，久之，散为苍白云。七年二月乙丑，星出天乳，贯天市，入浊。八年二月丁酉，星出轩辕大星侧，如杯，速行至器府没。

明道元年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贯北河，入东井没，炸烈有声，明烛地。食顷，又有星出天市垣宗人侧，东流入浊。四月乙巳，星出贯索，大如杯，没于钩陈侧，光照地。八月癸亥，星出天船，近钩陈没，明烛地。乙丑，星出胃，大如杯，有尾迹，西北缓行，迸为六七小星，相随没于大陵，明烛地。丙寅，星出营室，西南速行，至危没。良久，又有星出天园，至天社没，光烛地。九月丙子，星出娄，没于云雨侧，尾迹久方散。食顷，又有星出天大将军，近奎没，尾迹久方散，明烛地。续又星出北辰，西北速行，至内阶没。又有星出天苑，没于天园，明烛地。

景祐元年八月己卯，星出东井，行至厕星没，尾迹久方散，明烛地。乙酉，星出北斗魁，西北速行，入紫微东南垣没。又有星出文昌，西北速行，至紫微钩陈没，尾迹久方散，明烛地。九月丁亥，星出天津，如太白，青色，有尾迹，没于危。良久，星出五车，没天廪。己丑，星出东井，如太白，赤黄色，有尾迹，向东速行，至柳没，光照地。其夜，星出娄，至奎没，明烛地。十一月乙卯，星出轩辕大星侧，如太白，赤黄，向东速行，入浊，明照地。二年八月庚申，星出大陵，如太白，赤黄色，东南缓行，没于昴，尾迹久方散，明烛地。九月丙午，常星未见，星出婺女，缓行，近南斗没。十一月辛丑，星出五车，至觜觿没，明烛地。四年闰四月癸未，夜漏未上，星出天津，大如杯，东北行入浊。己亥，星出上台，至轩辕没。五月辛亥，星出华盖，至北辰没。六月壬申，星出天津，入天市垣，至宗人没。是夜，星出王良。如太白，青白色，有尾迹，东南速行，至娄没，明烛地。己卯，星出梗河，没于亢。七月戊申，有星数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东壁没，光烛地，久之不散。九月庚子，星出南河，东南速行，近狼星没，青白色，有尾迹如太白，明烛地。己酉，星出牵牛，如太白，青白色，西南入浊。丁卯，星出紫宫，没天棓，有尾迹，明烛地。

宝元元年正月戊戌，星出左摄提，如太白，赤黄色，至天市西垣没，明烛地。二月甲午，星出河鼓，至七公没。三月辛丑，星出东井，没参侧。庚戌，星出大角，至氐没。辛亥，星出北斗魁，如太白，青白色，有尾迹，东北速行入浊，光照地。四月壬申，有星出中台，如太白，青白色，有尾迹，向北速行入浊，明烛地。又星出天江，如太白，有尾迹，西南速行，至房没。八月壬申，星出东井，如太白，东北速行，没舆鬼，明烛地。十月壬午，星出天津，至营室没。己丑，星出东井，如太白，赤黄，有尾迹，至狼侧没，明烛地。十一月癸丑，星出中台，至轩辕没。二年正月庚申，星出翼，如太白，行至角没。三月癸丑，星出右旗，赤黄，有尾迹，向南速行，没于建星，明烛地。五月庚戌，星出房，至积卒没。闰十二月甲寅，星出文昌，如太白，有尾迹，西北速行，至五车没，明烛地。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有星出文昌，如太白，青白色，北行入浊。四月丁未，有星出紫宫东垣上卫侧，至北辰没。癸丑，星出北斗，北行入浊。六月庚戌，星出天弁，西北入浊，明烛地。九月戊寅，星出天船，东行，入五车没。十月壬辰，星出天津，速行至紫宫西垣没。壬戌，中天有星大如杯，赤黄，有尾迹，西南速行，没于浊，光照地，良久，有声如雷。十一月乙亥，星出文昌，北行，明烛地，入浊。

庆历元年八月癸未，星出天船，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青白色，明烛地。己亥，星出奚仲，大如杯，色青白，西南缓行，没于天津侧，明烛地。辛丑，有星经天廪，东南缓行入浊。乙巳，夜漏未上，星出营室，如太白，东行入浊，青白色。九月己酉，星出奎，如太白，有尾迹，西行，没于东壁，明烛地。丙辰，星出毕，如太白，有尾迹，西北速行，至王良没。丁卯，星出北辰，如太白，北行入浊，明烛地。戊辰，星出壁垒阵，如太白，赤黄，有尾迹，西南入浊，明烛地。二年二月庚子，星出房，如太白，赤黄，有尾迹，西南速行，入浊没，明烛地。三月戊寅，星出钩陈侧，如太白，赤黄，有尾迹，西行缓行，至天棓没，明烛地。四月丁丑，星出贯索，大如醆，青白色，有尾迹，东北慢行，至阁道没，明烛地。丙申，星出贯索，如太白，赤黄色，西北速行，没于中台侧，明烛地。七月壬寅，星出河鼓，大如杯，青白色，西速行，至牵牛没，明烛地。己酉，星出婺女，如太白，青白色，有尾迹，东南慢行入浊，明烛地。乙丑，星出天津，如太白，赤黄，向西速行，至贯索没，尾迹久方散，明烛地。八月壬寅，星出北斗杓，如太白，青白色，西北行，没于浊。乙亥，夜漏未上，星出箕，南行入浊。又有星出天仓，如太白，东南入浊没。壬午，星出危，东南行，至浊没。九月辛亥，星出天船，如太白，东行入浊，青白色，有尾迹。庚申，星出娄，至东壁没。乙丑，星出娄，至天仓没。丁卯，星出五车，东北流，没于文昌侧。闰九月辛未，星出羽林军，如太白，赤黄色，西南行入浊。乙亥，星出娄，西行入浊。十二月庚申，有星出弧矢，南行入浊，赤黄，有尾迹，烛地。三年二月壬寅，星出上台，至轩辕没，有尾迹，明烛地。

四月戊申，夜漏未上，中天星出大角，如太白，西行至轩辕没。辛亥，星出女床，至天市西垣没。丙辰，星出牵牛，如太白，西南缓行，至天渊没。七月己卯，星出北斗魁，西北行入浊。甲申，星出贯索，如太白，速行至北斗柄没。甲寅，星出阁道，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有尾迹，明烛地。十月戊申，星出柳，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弧矢没，尾迹久方散。五年五月辛巳，星出紫宫钩陈侧，北行入浊。六月辛酉，星出奎，如太白，西行，至天仓没，有尾迹，明烛地。壬戌，星出营室，如太白，赤黄色，东南速行，过危，至虚没，有尾迹，明烛地。七月甲午，星出建星，如太白，向南速行，至浊没。乙巳，星出牵牛，如太白，南行，至浊没。八月甲寅，星出八谷，东北入浊。少顷，有星出天将军，如太白，西北速行，至王良没，有尾迹，其色赤黄。巳卯，星出文昌，大如醆，直北速行入浊，有尾迹，明烛地。壬午，星出北河，至柳没。十月甲寅，星出毕，东南速行，至天苑没，赤黄，有尾迹。丙

辰，星出张，东南速行，至浊没。丙寅，星出天津，大如杯，东南速行，至危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六年三月乙未，星出大角，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庚戌，星出文昌，如太白，向北速行入浊，青白色，有尾迹，明烛地。六月丁巳，星出营室，大如杯，光烛地，有声，北行，至王良没。七月癸巳，星出昴，至参没。九月辛巳，星出王良，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乙巳，星出南河，如太白，东北速行，没于舆鬼侧。七年四月己酉，星出营室，东北速行入浊。戊辰，星出郎位，如太白，至梗河没，有尾迹，明烛地。六月己巳，星出天田，赤黄色，有尾迹，西南缓行，至折威没。戊辰，星出尾，西南速行入浊。九月乙亥，星出河鼓，入天市垣，至宗人没。戊寅，星出天苑，如太白，南行，至天园没，有尾迹，明烛地。庚辰，星出东井，没于狼。丙戌，星出北落师门，西南缓行，至浊没。十二月癸亥，星出五车，赤黄色，西北速行，至天船没。八年正月乙酉，星出天厕侧，西南速行入浊，有尾迹，明烛地。丁酉，星出柳，直南速行入浊。二月乙酉，星出文昌，青白色，东北速行，至浊没。四月己巳，星出奎，如太白，东北速行，至娄没。五月壬寅，星出氐，如太白，向西南速行，入浊没。戊午，星出房，色赤黄，东南入浊。六月戊寅，星出北落师门，西南速行，没于浊。己卯，星出北斗，至郎位没，有尾迹，明烛地。癸巳，星出天津，至紫宫西垣没。七月庚申，星出七公，如太白，西北速行，入浊没。八月乙亥，星出天市，西南速行入浊，有尾迹，色赤黄。是夜，星出东壁，赤黄色，东北速行，至浊没。九月壬寅，星出天仓，如太白，东北速行，至胃没。甲子，星出天苑，西南速行，入浊没。十月乙酉，星出匏瓜，如太白，向东速行，至天津没。十二月乙丑，星出南河，如太白，东南行，至弧矢没。己丑，星出天市垣，东南行，至浊没。

皇祐元年三月庚子，星出轸，西南速行，没于翼。四月辛巳，星出织女，向南速行，入天市垣，至宗人没，明烛地。甲申，星出心，如太白，东南速行入浊。六月丙寅，星出紫宫钩陈侧，如太白，北行入浊。己巳，星出匏瓜，赤黄，有尾迹，向南速行，至建星没。丁丑，星出造父，如太白，向西南速行，至天棓没，有尾迹，明烛地。九月壬子，星出阁道，东南速行，至娄没，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癸巳，星出文昌，向东速行，至五车没，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乙丑，星出亢，赤黄色，向东北缓行，至天市垣西没。丁酉，星出文昌，向北速行，没于北辰侧。二年四月癸未，星出氐，赤黄色，东南速行，至心没，有尾迹，明烛地。

五月乙巳，星出贯索，向东速行，至女床没。七月己丑，星出奎，

赤黄色，西南缓行，没于营室侧。九月辛卯，星出织女，如太白，向西速行，入浊没。十二月丁未，星出库楼，如太白，赤黄色，至翼没。三年七月丙辰，星出南斗，赤黄色，尾迹凝天，向南缓行，至浊没。

八月庚辰，星出奎，如太白，西北速行，没于浊。九月癸丑，星出上台，东北入浊。十月乙巳，星出天枪，如太白，西北速行入浊。四年三月庚申，星出郎将，东行，至贯索没。壬申，星出文昌，没于五车侧。四月辛巳，星出天市垣市楼侧，至南斗没。癸卯，星出东壁，没于天船侧。六月庚子，星出危，如太白，东南速行入浊。壬寅，星出天船，如太白，东北入浊。八月丁酉，星出天仓，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戊戌，星出参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苑没。九月丙午，星出娄，西南速行入浊。戊申，星出紫宫北辰侧，赤黄色，西南速行，至贯索没，尾迹凝天，明烛地。己酉，星出营室，如太白，东南速行入浊。是夜，星出参，如太白，东南速行入浊，尾迹赤黄。甲子，有星出南河，如太白，东北入浊。十月丁丑，星出天棓，西北速行入浊，有尾迹，明烛地。丙申，星出天仓，如太白，西南速行入浊。十一月丙申，星出北河，没于北斗璇星侧。五年正月壬寅，夜漏未上，星出东井，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有尾迹，明烛地。五月庚戌，星出北斗魁侧，西北速行入浊，尾迹赤黄。庚申，星出大角，如太白，西北行，至中台没，青白色，有尾迹。六月癸酉，星出紫宫北辰侧，赤黄色，北行，至浊没。七月癸卯，星出王良，至天津没。甲辰，星出奎，如太白，速行没于危。是夜，星出紫宫北辰侧，色赤黄，西南速行，至天市垣东没，有尾迹，明烛地。乙巳，星出王良，速行至营室没。戊午，星出贯索，西南速行，入天市垣，至宦者没。八月丙戌，星出紫宫北辰侧，至王良没。是夜，又星出危，没婺女侧。癸亥，星出大陵，至营室没，有尾迹，明烛地。九月乙亥，星出参，如太白，西北速行，至昴没，有尾迹，明烛地。

至和元年七月壬戌，星出王良，色赤黄，向北速行，至天船没，有尾迹，明烛地。八月壬寅，星出上台，东北行入浊。二年七月甲申，星出牵牛，如太白，赤黄色，南行入浊，有尾迹，明烛地。九月己卯，星出弧矢，如太白，西南速行，至丈人没，尾迹青白。又有星出轩辕，向北速行，至中台没。庚辰，星出天廪，东南缓行，至天苑没。十一月戊辰，星出南河，向南行，至弧矢没。辛酉，星出弧矢，色赤黄，南行入浊。十二月甲申，星出太微东垣，如太白，赤黄色，东南速行，至轸没。辛卯，星出柳，如太白，赤黄色，直北速行入浊。

志第十一 天文十一

○流陨二

熙宁元年正月辛卯，星出张西南，如太白，速行入浊没，赤黄。乙未，星出左摄提西，如太白，东南急行，至库楼北没，赤黄，有尾迹。二月戊午，星出常陈南，如太白，西慢行至轩辕东没，赤黄，有尾迹。辛酉，星出北斗魁东，如太白，南急行，至轩辕大星南没，赤黄，有尾迹。壬戌，星出角东，如太白，西急行，至翼没，赤黄，有尾迹。戊辰，星出大角南，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氐没，赤黄，有尾迹。己巳，星出天市垣内宦者，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氐没，青白，有尾迹。四月壬寅，星出轩辕南，如太白，东南慢行，至轸没，赤黄，有尾迹。己酉，星出天市垣内宦者西，如太白，西南慢流，至织女没，青白，有尾迹。壬戌，星出天棓东，如太白，东北慢行，至天津没，赤黄，有尾迹。五月乙亥，星出天棓，如太白，东北急行，至天津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六月癸卯，星出天枪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角没，赤黄，有尾迹。有星出平星南，如太白，西南急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乙巳，星出轸东，如太白，缓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丁未，星出牵牛西，如太白，东南速行，入浊没，赤黄。戊申，星出骑官北，如太白，南缓行，入浊没，青白。又星出垒壁阵，如太白，东南速行，至浊没。戊午，星出阁道北，如岁星，东北缓行，入浊没，青白。庚申，星透云出天棓西，如太白，北急行，至天市垣西墙没，赤黄，有尾迹。壬戌，星出王良南，如岁星，东北急行，至天大将军没，赤黄，有尾迹。有星出紫微垣内，至钩陈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紫微垣内北极南，如太白，西北速行，至西咸北没，赤黄，有尾迹。甲子，星出尾北，如杯口，西缓行，至平星没，赤黄，有尾迹。丙寅，星出氐北，如岁星，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七月乙亥，星出虚南，如岁星，西急行，至天市垣西墙没，赤黄色，有尾迹。丙子，星出东壁东，如太白，东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丙戌，星出天大将军北，如岁星，东北慢行，入浊没，青白。乙未，星出九坎北，如太白，西北缓行，至牵牛，分迸而没，赤黄。又星出右旗，如太白，西缓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己亥，星出天廪北，如太白，南急行，至天苑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八月癸卯，星出天棓东，如太白，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辰，星透云出虚北，如岁星，北缓行，至奎没，赤黄。乙巳，星出女床东，如杯口，西北急流，至天市垣墙河中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参北，

如太白，东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王良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天津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丙午，星出左摄提南，如太白，西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丁未，星出牵牛，如杯口，东南缓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癸亥，星出垒壁阵，如太白，西南缓行，至狗国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丑，星出垒壁阵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十二国没，赤黄，有尾迹。九月甲戌，星出上台南，如太白，东北急行，至?谄叫敲唬□嗷疲□形布＃□盏孛鳌８□剑□浅霰倍房□校□缢晷牵□鞅被盒校□胱敲唬□喟住Ｓ中浅龌∈肝鳎□缣□祝□髂霞毙校□撂焐缑唬□喟祝□形布＃□盏孛鳌Ｐ了龋□浅鲎衔⒃□诒奔□潜保□缣□祝□奔毙校□胱敲唬□嗷疲□形布＃□盏孛鳌９镂矗□浅鲎衔⒃□希□缣□祝□奔毙校□帘倍访唬□嗷疲□形布！Ｎ熳樱□浅霰夏希□缣□祝□□下□校□胱敲唬□喟祝□形布＃□盏孛鳌９锼龋□浅鲋□□鳎□缣□祝□髂下□鳎□胩焓性□诿唬□嗷疲□形布＃□盏孛鳌＜孜纾□浅鲋刑ū保□缣□祝□□霞绷鳎□料绿□唬□喟祝□盏孛鳌１□辏□浅鎏旖虮保□缢晷牵□鞅奔绷鳎□僚□裁唬□嗷啤６∮希□浅鲂□□□缣□祝□鞅甭□鳎□磷衔⒃□诒奔□唬□嗷疲□形布＃□盏孛鳌Ｊ□赂□樱□浅鲇鹆志□□□缣□祝□□毙校□胱敲唬□嗷疲□形布＃□盏孛鳌Ｓ中浅隼荼谡笪鳎□绫□冢□髂纤傩校□胱敲唬□喟祝□盏孛鳌Ｈ梢□□浅龉吵挛鳎□缣□祝□奔毙校□帘倍访唬□嗷疲□形布！Ｓ中浅龆□□保□缢晷牵□□奔毙校□亮□唬□嗷疲□形布！Ｓ中浅龇隹穑□缣□祝□鞅奔毙校□磷敲唬□嗷疲□形布＃□盏孛鳌＜壮剑□浅隼荼谡蠖□□缣□祝□霞毙校□胱敲唬□嗷疲□形布！Ｕ盏孛鳌Ｓ中浅鎏旖蛭鳎□缣□祝□鞅被盒校□胱敲唬□喟祝□盏孛鳌Ｓ中浅鲫哪希□缣□祝□髂匣盒校□撂靽锩唬□嗷疲□形布＃□髦虻亍Ｓ中浅隼晌欢□□缣□祝□□彼傩校□劣疑闾崦唬□嗷疲□髦虻亍８□纾□浅雎δ希□缢晷牵□髂纤傩校□陵拿唬□喟祝□形布！Ｒ颐□□浅鎏焓性□锨轿鳎□缣□祝□骷毙校□胱敲唬□喟住Ｈ尚纾□浅鲂□□鳎□缣□祝□□霞毙校□琳琶唬□嗷疲□形布！９锖亻□浅雎Ｐ保□缣□祝□骷绷鳎□磷敲唬□嗷疲□形布！Ｊ□辉赂□纾□浅龉吵露□□缣□祝□□奔绷鳎□帘倍房□唬□喟祝□形布＃□盏孛鳌９镂矗□浅鲇□叶□□缣□祝□髂霞毙校□劣鹆志□唬□嗷疲□形布！Ｊ□□录汉亻□浅鐾趿急保□缣□祝□□□校□廖宄得唬□嗷疲□形布＃□盏孛鳌８□樱□浅鎏觳侄□□缣□祝□□霞毙校□磷敲唬□喟祝□形布！Ｐ劣希□浅鎏□⒃□□剑□缣□祝□傩兄亮□唬□瓢祝□形布！？

二年正月庚寅，星透云出紫微垣内钩陈西，如太白，西慢行，入浊没，青白。二月甲辰，星出平星南，如太白，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三月壬辰，星出天市垣西墙东，如太白，北急行，至天纪没，赤黄，有尾迹。癸巳，星出贯索南，如太白，东南慢行，至浊没。

四月庚戌，星出轩辕东，如杯口，北慢行，至北斗没，赤黄，有尾迹。辛酉，星出阁道西，如太白，东南速行，至东壁没，青白，有尾迹。五月己丑，星出太微垣内五帝坐，如杯口，东行至角宿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六月己亥，星出心西，如岁星，西南急行，至库楼没，赤黄，有尾迹。乙巳，星出氐南，如太白，南缓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壬子，星出天津，如太白，西北速行，至天枪没，青白，有尾迹。辛酉，昼有流星；夕有星透云出织女，西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癸亥，星出太微垣东墙，如太白，西急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甲子，星出尾北，如太白，南急行，入浊没，青白。七月丁卯，星出危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垒壁阵没，赤黄，有尾迹。辛未，星出梗河东，如太白，西北速行，至天枪没，赤黄，有尾迹。丁亥，星出天船西，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甲午，星出天津西，如太白，西南缓行，至心没，赤黄，有尾迹。八月丁酉，星透云出钩陈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天棓没，赤黄，有尾迹。癸亥，星出北斗魁北，如太白，北急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九月甲子，星出娄北，如岁星，西北急行，至王良没，青白，有尾迹。甲戌，星出右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天市垣西墙没，青白，有尾迹。丁丑，星出五车东，如岁星，东北速行，至北河没，青白，有尾迹。十月乙未，星出天苑南，如太白，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甲辰，星出毕东，如太白，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癸丑，星出胃东，如太白，东南急流，至天苑没，青白，有尾迹。甲寅，星出卷舌西，如岁星，西南急行，至娄没，青白，有尾迹。十一月丙寅，星出织女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河鼓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壬申，星出羽林军内，如岁星，西南急行，至浊没，青白。己卯，星透云出大陵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东壁没，青白，有尾迹。闰十一月辛酉，星出天仓，如岁星，西南缓行，至浊没，青白。

三年正月丙申，星出右摄提，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己未，星出毕，如杯，西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二月丁卯，星出七星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青白。己丑，星出太微西扇上将南，如盂，西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文昌中，如杯，西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北斗魁南，如盂，西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寅，星出紫微垣西墙东，如杯，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月戊戌，星出七公，如杯，速行入紫微垣中钩陈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壬寅，星出天市垣西墙东，如杯，东南急流，至骑官没，青白，有尾迹。己未，星出轸北，如太白，西北慢行，至明堂没，赤

黄，有尾迹。四月壬戌，星出紫微垣内帝星南，如太白，北急行，至钩陈没，赤黄，有尾迹。癸未，星出文昌南，如杯，西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甲申，星出轩辕东，如太白，东南慢行，至太微垣左执法，赤黄。六月己巳，星出牵牛东，如太白，东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壬申，星出紫微垣西墙北，如太白，东北慢流，至浊没，赤黄。庚辰，星出羽林军东，如杯，东南急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七月庚子，星透云出紫微垣西墙，如太白，南慢行，至天市垣西墙没，青白，有尾迹。八月丙戌，星出紫微垣西墙，如杯，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九月己亥，星出紫微垣西墙，如太白，西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丁未，星透云出天船，如太白，西慢流，至内阶没，赤黄，有尾迹。庚戌，星出紫微垣东墙，如太白，东北急流，至钩陈没，青白，有尾迹。十月己未，星出奎西，如太白，南慢行，至天仓南没，青白，有尾迹。戊辰，星出天囷西，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土司空没，赤黄，有尾迹。十一月戊戌，星出五车，如太白，西南缓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十二月甲子，星出外屏，如太白，西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

四年正月丙午，星出五车西，如杯，南速行，入浊没，赤黄，照地明。二月甲子，星出昴西，如杯，西缓行，入浊没，青白。三月癸巳，星出天市垣内斗星西，如太白，西北速行，至贯索西没，赤黄，有尾迹。五月己亥，星出左摄提，如太白，东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六月丁丑，星出营室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垒壁阵没，赤黄，有尾迹。辛巳，星出造父西，如太白，东南慢流，至天棓没，青白，有尾迹。七月戊申，星出天津东，如太白，西慢流，至天□音没，赤黄，有尾迹。八月己未，星出五诸侯西，如太白，东南慢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辛酉，星出天市垣西墙西，如太白，西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癸亥，星出北河西，如太白，西北急行，至上台没，赤黄。乙丑，星出南斗北，如太白，西南缓行，入浊没，赤黄。九月甲午，星出紫微垣西墙东，如太白，东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乙巳，星出天廪，如太白，南缓行，至天苑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丙午，星出北落师门南，如太白，南缓行，至天苑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北落师门南，如太白，南缓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十月壬子，星出紫微垣内北极北，如太白，东北缓行，至紫微垣西墙没，青白，有尾迹。癸丑，星出外屏北，如太白，东缓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甲寅，星出文昌西，如杯，北速行，至紫微垣右枢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乙卯，星出牵牛，如太白，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庚申，星出天苑南，如太白，东南慢行，至浊

没，赤黄，有尾迹。戊辰，星出天囷东，如杯，东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癸酉，生出五车东，如太白，东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壬辰，星出天棓西，如杯，西北缓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庚子，星出太微垣左执法南，如太白，东南慢行，至角没，赤黄，有尾迹。

五年七月己丑，星出七公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天市垣西墙没，赤黄。癸巳，星出太微垣东，如杯，西急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如钩，南行。十月戊寅，星出紫微垣内后宫东，如杯，北慢行，入浊没，赤黄，照地明。又星出文昌西，如杯，急行至卷舌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申，星出天鸡南，如杯，西慢行，至浊没，赤黄。丁亥，星出紫微垣东，如杯，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戊子，星出羽林军，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乙巳，星出娄南，如杯，西北急行，至七公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甲寅，星出七星南，如杯，西慢行，至参旗没，青白，有尾迹。十二月辛未，星透云出五车东，如太白，东北急行，至文昌没，赤黄，有尾迹。壬辰，星出招摇东，如太白，西北急行，至浊没，青白。丙申，星出角南，如太白，南慢行，至库楼没，赤黄，有尾迹。

六年正月庚申，星出天市垣东，如杯，东南急行，至浊没，青白。三月庚午，星出氐东，如盂，西慢行，入浊没，赤黄，照地明。四月丙子，星出贯索西，如杯，北慢行，至紫微垣墙上宰没，青白，照地明。戊寅，星出贯索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亢没，赤黄，有尾迹。己卯，星出柳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南河没，赤黄，有尾迹。五月癸卯，星出腾蛇西，如杯，西北慢行，至浊没，青白，照地明。六月辛卯，星出营室北，如杯，东南急行，至垒壁阵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子，星出天市垣吴越东，如杯，东南急行，至牵牛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七月丙寅，星出垒壁阵西，如杯，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戊辰，星出天关，如杯，东南缓行，至东井内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己巳，星出天仓东，如太白，南速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八月庚辰，星出天市垣内宗正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壬辰，星出羽林军西，如杯，南缓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分迸，照地明。乙未，星出河鼓，如杯，南速行，至建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九月甲辰，星出钩陈东，如杯，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丙午，星出天苑南，如杯，南速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辛亥，星出天船西，如杯，西速行，穿北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辛酉，星出钩陈东，如

杯，西南速行，至天纪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卯，星出文昌西，如杯，西北速行，至王良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甲辰，出弧矢东，如盂，西南缓行，至天社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辛酉，出轩辕南，如杯，南缓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七年正月丁未，出角南，如太白，东南速行，至浊没，青白。丁巳，出张南，如杯，西南缓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二月壬申，出天棓北，如杯，东北缓行，至造父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辛卯，出轸北，如杯，东慢行，至角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三月甲子，出西咸北，如杯，南急行，至氐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四月壬申，出轩辕西，如太白，西北慢行，至五车没，青白，有尾迹。又出渐台南，如杯，东北急行，至天津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丙戌，星出天市垣蜀星西，如杯，东北慢行，至候星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六月辛未，星出辇道东，如太白，北急行，至钩陈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狗国南，如太白，东北慢行，至天田南，曲尺东行，至天垒城没，赤黄。己卯，星出天市垣内列肆西，如太白，西南慢行，入浊没，赤黄色，有尾迹。庚辰，星出华盖北，如杯，东北慢行，至天船没，赤黄，有尾迹。乙酉，星出垒壁阵北，如太白，东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庚寅，星出梗河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氐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五车北，如太白，东北急行，至北河没，青黄，有尾迹，照地明。辛卯，星出危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南斗没，赤黄，有尾迹。壬辰，星出紫微垣墙内钩陈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北斗魁内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七月甲寅，星出王良北，如盂，北慢行，至文昌没，赤黄，有尾迹。丁巳，星出天津北，如太白，北急行，至紫微垣墙内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戊午，星出大陵北，如太白，东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壬戌，星出羽林军东，如太白，东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癸亥，星出天仓，如杯，南急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八月戊寅，星出北斗天枢南，如太白，东北慢行，至文昌没，青白，有尾迹。癸未，星出羽林军内，如杯，北慢行，至大陵没，赤黄，有尾迹。乙酉，星出天纪西，如太白，东慢流，至奚仲没，赤黄，有尾迹。九月丁酉，星出羽林军南，如太白，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辛丑，星出王良西，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有尾迹。丙午，星出天囷东，如太白，东急流，至九斿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戊申，星出天仓北，如杯，东北慢流，至浊没，青黄。甲子，星透云出营室东，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左旗没，赤黄。十月丙子，星出天仓西，如杯，西南慢流，至败臼没，赤黄，尾迹分裂，照地明。又星出轸东，如杯，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

照地明。丙戌，星出五车，如杯，东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戊子，星出天苑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右枢星东，如太白，东北慢流，至浊没，青白。

八年正月壬子，星出贯索西，如杯，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二月乙亥，星出七星，如太白，西缓行，至弧矢没，赤黄，有尾迹。三月丁酉，星出积水东，如太白，西北速行，至五车东没，赤黄，有尾迹。戊戌，星出贯索东，如太白，东北速行，至织女没，赤黄，有尾迹。四月癸亥，星出北斗天枢北，如杯，北速行，至钩陈没，赤黄。闰四月癸巳，未昏，星出土司空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庙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心东，如杯，南速行，至浊没，赤黄，照地明。五月壬戌，星出尾东，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戊寅，星出文昌西，如太白，西北缓行，至浊没，赤黄。六月癸巳，星出天市垣西墙西，如太白，西南缓行，入氐没，赤黄。戊戌，星出天市垣齐星东，如太白，西南缓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齐星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市垣内列肆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文昌东，如太白，北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巳，星出北落师门南，如太白，南速行，至浊没，赤黄。壬子，星出北斗魁东，如杯，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七月辛酉，星出天津北，如太白，东北缓行，至天船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午，星出北斗摇光西，如杯，北速行，至浊没，赤黄。癸未，星出奎北，如太白，东北速行，至大将军没，赤黄，有尾迹。甲申，星出天市垣东，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八月癸巳，星出垒壁阵南，如太白，南缓行，至浊没，赤黄。九月壬戌，星出织女南，如太白，西南缓行，至浊没，赤黄。乙丑，星出织女南，如太白，西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丙寅，星透云出河鼓北，如太白，东南缓行，至危没，赤黄。又星出天仓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中台东，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十月壬辰，星出军市西，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未，星出弧矢西北，如杯，东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丙申，星出大陵西，如杯，西北缓行，至阁道没，青白。又星出五车西，如太白，北速行，至天船没，青白，有尾迹。

九年正月丙子，星出七公北，如太白，东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己卯，星出天船东，如杯，西北急行，至天大将军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三月甲子，星透云出天市垣内宗正西，如太白，西北慢行，至太微垣内五帝坐没，赤黄，有尾迹。又星透云出紫微垣西，如

杯，西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丙子，星出卷舌东，如太白，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四月庚寅，星出天市垣，如杯，北急行，至紫微垣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辛亥，星出心南，如太白，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五月庚申，星出天津，如杯，东南慢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丑，星出尾北，如太白，东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戊寅，星出心南，如太白，南急行，入浊没，赤黄。壬午，星出天津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天江没，赤黄，有尾迹。六月丙戌，星出华盖西，如太白，西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戊子，星出车府东，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壬辰，星出牵牛东，如太白，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辰，星出阁道北，如杯，西南急行，至钩陈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巳，星透云出虚南，如太白，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丙午，星出东壁北，如杯，南急流，至羽林军没，赤黄，有尾迹。己酉，星出阁道南，如太白，西急行，至车府没，赤黄，有尾迹。辛亥，星出天市垣内斛星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建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北斗内大理北，如太白，东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天枪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癸丑，星出天棓南，如太白，东南慢行，至天津没，赤黄，有尾迹。七月乙卯，星出羽林军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戊寅，星出外屏西，如太白，东北急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壬午，星出王良西，如杯，东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八月戊子，星出大角东，如太白，南缓行，至氐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王良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天津没，青白，有尾迹。壬寅，星出危北，如杯，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辰，星出梗河南，如太白，西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戊申，星出外屏北，如太白，南急流，至土司空没，赤黄，有尾迹。辛亥，星出营室西，如太白，南急流，至坟墓没，赤黄。壬子，星出参西，如太白，东南急流，至狼星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紫微垣内后宫东，如杯，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癸丑，星出天大将军，如太白，急流至造父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九月丁巳，星出昴北，如杯，东北急流，至五车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紫微垣少辅东，如杯，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戊午，星出南河东，如岁星，东慢流，至七星没，赤黄，有尾迹。辛酉，星出牵牛西，如太白，东慢流，至危没，赤黄，有尾迹。戊辰，星出王良西，如太白，西北慢流，至北斗没，青白，有尾迹。丁丑，星出危西，如太白，南慢流，至牵牛没，青白，有尾迹。庚辰，星出紫微垣墙右枢北，如太白，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

明。十月己酉，星出天囷西，如太白，东南缓行，至天苑没，赤黄，有尾迹。己丑，星出昴南，如太白，西北缓行，至内阶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子，星出五车西，如杯，缓行至钩陈没，赤黄。辛丑，星出屏星，如盂，向东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癸卯，星出天仓北，如太白，东北缓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丁未，星出柳东，如太白，东速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十一月甲寅，星出参旗西，如太白，南缓行，至天苑内没，赤黄，有尾迹。庚午，星出弧矢东，如太白，东南缓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十二月癸未，星出天苑东，如太白，西南缓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庚子，星出娄东，如杯，西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甲辰，星出军井西，如太白，南缓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

十年正月丁丑，星出紫微垣内相南，如太白，南缓行，至太微垣右执法没，赤黄，有尾迹。辛巳，星出参西，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苑没，赤黄，有尾迹。二月丙戌，星出五车大星西，如太白，赤黄色，北急流，至大陵没，有尾迹。癸巳，星透云出北斗北，如太白，速行入浊没，青白，有尾迹。戊申，星出天弁东南，如杯，东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月丁巳，星出右枢东，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四月甲申，星出河鼓北，如太白，东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甲辰，星出郎位北，如太白，西急行，至下台南没，赤黄，明烛地。己酉，星出积卒北，如杯，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太微垣内屏南，如太白，西南慢流，至翼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五月甲戌，星出库楼北，如太白，西南慢流，至浊没，赤黄。乙亥，星出五车西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文昌没，赤黄，有尾迹。丁丑，星出天市垣内候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左旗没，赤黄，有尾迹。六月辛丑，星出天市垣西，如杯，西北急流，至右摄提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巳，星出王良东，如太白，西北急行，至紫微垣内钩陈没，赤黄，有尾迹。丙午，星出天鸡南，如太白，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戊申，星出南斗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七月庚戌，星透云出北斗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氐宿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天市垣内宗人东，如太白，南急流，至尾没，赤黄，有尾迹。甲寅，星透云出氐，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乙亥，星出人星西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织女没，赤黄，有尾迹。八月己卯，星出左摄提东，如杯，东慢流，至天大将军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壬午，星出钩陈东，如太白，东北慢流，

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壬辰，星出天船西，如太白，西慢流，至紫微垣没，赤黄，有尾迹。甲辰，星出军市西，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九月庚戌，星出内阶北，如杯，北慢流，至文昌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戌辰，星透云出织女，如太白，西北急流，至紫微垣内北极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紫微垣内北极东，如太白，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己巳，星出司怪西，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午，星出天船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紫微垣内阶没，青白，有尾迹。壬申，星出紫微垣少尉东，如杯，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丙子，星出河鼓北，如太白，西急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十月己卯，星出七星北，如太白，东急行，至浊没，赤黄。乙酉，星出天纪北，如杯，西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亥，星出昴南，如杯，西急行，至营室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东井北，如杯，东急行至轩辕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辛卯，星出天棓北，如太白，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己亥，星出霹雳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子，星出紫微垣内，如太白，北急流，至浊没，青白，照地明。辛丑，星出轩辕西第三星北，如杯，东南慢流，至天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巳，星出紫微垣内钩陈东，如太白，东北慢行，至浊没，青白。十一月癸丑，星出天庙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寅，星出天厨北，如杯，西行至天棓没，赤黄。又星出天船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腾蛇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卯，星出紫微垣内五帝坐南，如太白，东北急行，至角没，青白，有尾迹。十二月甲申，星出天庙东南，如杯，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

志第十二 天文十二

○流陨三

元丰元年正月丁卯，星出天纪，向南速行，至天社北没，赤黄。庚午，星出天纪南，如太白，西南慢行，至天社没，赤黄，有尾迹。闰正月壬寅，星出紫微垣内钩陈北，如杯，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甲辰，星出柳北，如杯，西急行，至天廪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二月己酉，星出太微垣内，如杯，西南急行，至翼没，有尾迹，照地明。癸亥，星出角南，如杯，西南急行，至土司空没，青白。三月丁酉，星出箕东，如杯，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四月丙寅，星出阁道东，如杯，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六月甲辰，东南方光烛地，有星如盂，出瓠瓜，至内阶没，分裂，有声如雷。己巳，星出左摄提西，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太微垣内五诸侯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辛未，星出外屏北，如太白，东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七月甲申夕，星出大角南，如太白，北慢行，至北斗没，赤黄，有尾迹。庚子，星出天市垣内列肆东，如杯，西慢行，至亢没，青白，有尾迹。八月己酉，星出紫微垣内阴德南，如杯，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卯，星出营室北，如盂，西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丙辰，星出贯索西北，如太白，西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甲子，星隔云照地明，东北急行，至浊没。九月庚辰，星出钩陈北，如杯，西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甲申，星出七公北，如太白，西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己亥，星出天囷南，如杯，东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东井西，如杯，东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月乙巳，星出天津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天棓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二月丙子，星出北河北，如杯，东南急行，至弧矢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二年三月戊子，星出氐内，如太白，东北缓行，至天市垣内候星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五月戊辰，星出轸中，如太白，西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午，星出天厨东，如太白，东北速行，至天津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午，星出氐南，如太白，南速行，至浊没，青白。丙申，星出织女北，如杯，北速行，至紫微垣内太子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酉，星出紫微垣上宰北，如杯，北速行，至右枢没，青白，照地明。六月戊戌，星出尾东，如杯，南速

行，至浊没，青白，照地明。庚子，星出危东，如杯，东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七月乙巳，星出雷电北，如太白，东速行，至霹雳，赤黄，有尾迹。庚子，星出氐北，如杯，西速行，至浊没，青白，照地明。庚寅，星出天津西，如杯，南急行，至河鼓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八月癸卯，星出天囷西，如太白，东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九月戊辰，星出天弁，如太白，西南速行，至天市垣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十月丁未，星出天船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营室没，青白，有尾迹。乙卯，星出北斗西，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十二月壬子，星出舆鬼东，如太白，东北速行，至轩辕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三年正月癸未，星出右摄提西，如太白，青白色，东北速行，至浊没，有尾迹。二月辛丑，星出弧矢南，如太白，东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五月庚午，星出尾南，如太白，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辛未，星出中台北，如太白，东南缓行，至天江没，赤黄。丁丑，星出织女西，如杯，东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六月己亥，星出南斗南，如杯，南速行，至鳖星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壬子，星出天津东，如杯，东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七月甲子，星出天棓如杯，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丙寅，星出天棓北，如杯，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己丑，星出北斗西，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八月乙卯，星出天囷北，如太白，东南慢流，至弧矢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戊午，星出紫微垣内大理西，如太白，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闰九月辛卯，星出舆鬼南，如杯，急流至轩辕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戌，星出紫微垣内钩陈北，如太白，北急流，至天棓没，青白，照地明。十月庚申，星出狼东，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丙辰，星出厕星东，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

四年正月戊戌，星出五车北，如杯，西南急流，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分裂。六月戊寅，星出紫微垣内厨南，如太白，南慢流，至大角没，赤黄，有尾迹。八月丁巳，星出壁垒阵南，如杯，西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癸亥，星出文昌北，如太白，东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癸酉，星出贯索南，如太白，东南至天市垣秦星没，赤黄色，有尾迹，照地明。戊寅，星出娄，大如太白，东急流，至浊没，青白。己卯，星出文昌西，如太白，北慢流，至紫微垣内钩陈没，赤黄，有尾迹。九月己酉，星出天街，如杯，北急行，穿五车

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戌，星出天仓南，如太白，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乙丑，星出紫微垣内六甲，如太白，东北慢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乙未，星出钩陈北，如太白，东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五年四月庚申，星出角东，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浊没，赤黄。辛未，星出紫微垣内钩陈北，如太白，急行至浊没，青白。五月己丑，星出天津西，如太白，西北急行，至紫微垣内钩陈没，赤黄，有尾迹。六月丁卯，星出天枪东，如太白，西急行，至天樽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己卯，星出郎位，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七月辛巳，星出天市垣内列肆西北，如杯，西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月庚戌，星出参南，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浊没，青白。辛亥，星出参旗南，如杯，东急行，至军井没，青白，有尾迹。甲寅，星出腾蛇西，如太白，南速行，入虚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子，星出中台南，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十一月辛巳，星出五车西南，如太白，西北速行，入云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申，星出天津北，如太白，东北速行，至紫微垣内钩陈没，赤黄，有尾迹。十二月庚申，星出东壁西，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戊辰，星出毕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赤黄。壬申，星出中台北，如太白，东北速行，至浊没，赤黄。

六年四月辛酉，星出轩辕西南，如杯，西缓行，至天樽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闰六月丙子，星出贯索东北，如杯，西南急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戊寅，星出贯索西，如盂，西缓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己卯，星出天枪东，如太白，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癸卯，星出壁垒阵西南，如太白，西南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八月癸巳，星透云出王良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室没，青白，有尾迹。甲午，星出腾蛇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丙申，星出天船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文昌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九月癸卯，星出五车东，如杯，北急行，至浊没，赤黄，照地明。己巳，星出舆鬼东北，如太白，西北速行，至紫微垣内文昌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庚申，星出危北，如太白，西南急行，至牵牛没，赤黄，有尾迹。乙丑，星出织女西南，如太白，西北急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

十月辛丑，星出大角西，如太白，南慢行，至角距星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

七年四月辛未，星出牛星东，如杯，西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丙子，星出亢，如太白，西南急行，至角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六月庚辰，星出天棓南，如太白，西南急行，入天市垣内候星没，青白，有尾迹。癸巳，星出紫微垣东，如杯，东北流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戊子，星出王良西，如杯，西北速行，至女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酉，星出鳖星南，如太白，东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七月丙午，星出阁道北，如杯，北慢行，至浊没，青白。己未，星出胃东，如太白，东急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八月辛未，星出文昌东，如太白，西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癸巳，星出天津东，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河鼓没，青白，有尾迹。十一月乙卯，星出虚南，如杯，西南急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巳，星出七星东，如太白，东南急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八年正月丙午，星透云出角南，如杯，东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二月丙寅，星出娄南，如太白，西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庚辰，星出太微垣左执法北，如太白，东南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癸巳，星出紫微垣内钩陈东，如盂，西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六月己丑，星出右旗西，如杯，向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七月庚申，星出胃宿，如杯，急流至天囷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十月壬申，透云星出王良西，如太白，急流至织女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丑，透云星出天囷南，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戊子，透云星出奎东，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寅，星出昴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乙巳，星出紫微垣钩陈东，如太白，向北速行，至太子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元祐元年正月癸巳，星出狼星南，向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丑，透云星出近轸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二月丙戌，透云星出近紫微垣文昌西，向西北急流，至王良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上台北，向西北急流，至王良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闰二月庚戌，星出五车南，向西北慢流，至浊没，青白。五月壬申，星出女北，向东急流，至虚东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甲辰，星出天津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尾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七月丁巳，星出坟墓东，如太白，慢流至壁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九月庚申，星出天苑南，

如太白，向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戌，星出天津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十月庚寅，星出羽林军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辛丑，透云星出近五车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天囷北没，青白，有尾迹。丙午，星出室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申，星出紫微垣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十二月庚寅，星出天苑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

二年正月癸酉，星出柳南，如杯，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辛巳，星出轸南，如杯，向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壬子，星出柱史西，如盂，西北急流，至钩陈东没，赤黄，有尾迹。四月丙午，星出天棓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天津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六月壬寅，星出文昌东，如杯，向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九月甲寅，星出天市垣中山北，如太白，向西急流，至天纪西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丁丑，星出雷电南，如太白，向西急流，入天市垣内至宗正东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三年三月己酉，星出亢南，如杯，向南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六月壬午昼酉时八刻后，星出西南甲位，如盂，向东急流，至卯位没，青白，有尾迹。庚子，星出壁南，如杯，东南急流，入羽林军内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甲辰，星出天市垣魏星西，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梗河西没，赤黄，有尾迹。又有星出霹雳南，如杯，东南急流，至羽林军东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八月癸巳夕，有星自中天向东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十一月戊申，星出北斗天璇，如杯，流至南河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闰十二月甲子，星出天厨北，如太白，向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

四年二月己酉，星出五诸侯西，如太白，急流至五车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月戊戌，星透云出织女东，如太白，速行至天津西没，赤黄，明烛地。己亥，星透云出氐西，如太白，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四月壬寅，星出车肆南，如太白，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五月癸巳，星出天弁南，如太白，速行至尾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甲辰，星出天津东，如太白，慢流至霹雳东没，青白，有尾迹。九月己巳，星出天津东南，如太白，速行至女床西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午，星透云出天棓北，如太白，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十月丁巳，星出天津东南，如太白，速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乙酉，星出司怪西南，如

杯，慢流至参旗没，赤黄，有尾迹。

五年正月己酉，星出右摄提，如杯，西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四月癸丑，星出天厨，如太白，急流北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天棓，如杯，急流北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天市垣斗星西北，如杯，急流至北斗西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五月癸酉，星出文昌，如太白，急流北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六月庚申，星出室北，如太白，东北缓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辛酉，星出氐，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又星出紫微垣少尉，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七月辛未，星出危，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癸未，星出天市垣屠肆西，如太白，急流西至贯索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亥，星出自天市垣市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心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甲午，星出房西，如太白，东南急流，至心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子，星出内厨，如太白，急流至文昌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卯，星出八谷西，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九月辛巳，星出军市西，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乙酉，星出渐台西，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辛卯，星出羽林军内，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甲午，星出柳，如杯，缓北行，至浊没，有尾迹，明烛地。己未，星出车府西，如太白，急流北至天津西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紫微垣柱史南，如杯，西南缓行，至天津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壬戌，星出紫微垣内极星北，如太白，急流北，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十二月己亥，星出柳，如太白，西北流，至北河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辰，星出卷舌西，如太白，急流西，至浊没，青白，有尾迹。

六年二月辛丑，星出翼东，如杯，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辰，星透云出郎将西，如太白，东北速行，至紫微垣内少尉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乙酉，星出天市垣内宗人南，如杯，西北急流，至宋星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亥，星出贯索东，如太白，东南急流，至候东没，赤黄，有尾迹。六月丙辰，星透云出太微垣内郎位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七月癸亥，透云星二，皆如太白：一出天枪东，西南急流，至亢东没；一出奎东，西南急流，至壁垒阵东没：赤黄，有尾迹。九月甲寅，星出天津北，如太白，东北慢流，至内阶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壬戌，星出娄南，如太白，东南慢流，至天苑没，赤黄，有尾迹，明烛

地。丁卯，星出东北方，如杯，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王良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七年二月戊午，星出败瓜东南，如太白，急流至虚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甲戌，星出平星西，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己卯，星出紫微垣帝星西北，如杯，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癸未，星出心东，如太白，急流至尾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三月辛亥，星出北极天枢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四月癸亥，星出辇道东，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甲子，透云星出天市垣燕星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辛巳，星出牛西北，如杯，急流至壁垒阵西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庚午，星出腾蛇南，如太白，急流至匏瓜东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乙亥，星出阁道东，如太白，急流至天船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八月辛未，星出奎距星西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九月甲辰，星出参旗西，如太白，急流至参东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八年正月甲申，星出天市垣内候南，如杯，东南急流，至箕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三月庚寅，透云星出左摄提东南，如太白，东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又星出天市垣内，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渐台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辛丑，透云星出紫微垣天厨西，如太白，向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庚申，星出氐北，如太白，慢流至角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壬戌，星出中天，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庚午，星出五车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九月辛卯，星出紫微垣，如杯，向南急流，青白，有尾迹，明烛地。至五车内没。乙未，透云星出羽林军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酉，星出败瓜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天弁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王良北，如太白，向北急流，至上辅西北没，青白，有尾迹。己亥，透云星出天苑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卯，星出天苑西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乙巳，星出营室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左旗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申，星出天棓东南，如杯，北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壁西，如太白，向

南慢流，至羽林军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绍圣元年正月壬午昼，星出中天，如太白，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丙戌，星出钩陈北，如杯，东北急流，至北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酉，透云星出北斗摇光西，如太白，西北速行，至钩陈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二月丙午，透云星出壁东，如杯，西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庚午，星出紫微垣内天枪西南，如杯，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四月辛酉，星出北斗摇光南，如太白，向南急流，至大角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六月癸酉，星出人星南，如太白，急流至牛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丑昼，有飞星出东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中天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乙未，星出牛东南，如太白，西南速行，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申，透云星出室北，如太白，西南速行入天市垣，至宗正西没，赤黄，有尾迹。八月戊戌，星出奎南，如太白，东南速行至天囷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九月庚子，星出天囷南，如太白，急流至九州殊口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巳，透云星出羽林军南，如太白，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辛酉，星出天弁西，如太白，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寅，星出室东，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戊辰，星出紫微垣内钩陈南，如杯，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己巳，星出紫微垣内，如太白，慢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癸酉，星出轩辕，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甲申，星出天仓南，如太白，慢行至上台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辛卯，星出鬼东，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庚子，星出北斗天枢西北，如杯，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戌，星出星宿，如太白，急流至天稷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天庙南，如杯，慢行至浊没，青白，照地明。十二月辛未，透云星出柳西，如太白，东南速行，至张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申，星出天厨，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

二年三月丁未，星出危西，如杯，西急流，至败瓜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辰，星出天津东北，如杯，向东慢流，至室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四月甲申，透云星出上台南，如太白，西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癸卯，星出渐台东，如太白，东北急流，至人星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甲寅，星出阁道东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辛酉，透云星出建西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箕宿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六月壬午，透云星出壁垒阵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

白，有尾迹，明烛地。七月辛丑，星出九州殊口东，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乙巳，星出天棓北，如杯，东北急流，至内阶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申，星出天枪西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九月乙未，星出北斗天枢西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丁酉，星出左史东，如杯，东北急流，至上台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戌，星出外厨西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癸亥，星出厕星东，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甲子，星出辇道东，如太白，西南慢流，至渐台南没，赤黄，有尾迹。又星出腾蛇西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丙寅，星出天仓南，如太白，向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辰，星出昴东南，如太白，向西急流，至天阴西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甲戌，星出壁南，如太白，向东南急流，至天仓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戌，透云星出参旗北，如太白，向东慢流，至觜北没，赤黄，有尾迹。丁亥，透云星出娄东，如杯，向东急流，至胃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庚寅，透云星出张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癸巳，星出外屏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羽林军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庚申，星出外屏西南，如太白，西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十二月甲子，透云星出中天，如杯，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辰，透云星出五车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三年二月丙子，透云星出太微垣，如太白，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四月庚申，星出贯索西南，如太白，急流至女床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乙未，星出平星西，如杯，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辛丑，星出天棓南，如太白，急流至渐台东南没，赤黄，有尾迹。六月壬戌，星出女床南，如太白，急流至织女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七月癸丑，星出室北，如太白，急流至天仓东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乙卯，透云星出危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巳，星出左更东，如太白，慢流至觜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八月癸亥，星出天津南，如太白，急流至天棓北没，赤黄，有尾迹。乙酉，星出天仓南，如太白，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九月乙未，星出七公北，如太白，慢流至角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丁未，星出五车西北，如太白，急流至文昌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辛亥，星出右史西，如太白，急流至壁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子，星出天仓南，如太白，急流至

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昴南，如杯，慢流至诸王没，青白。癸丑，星出北斗天璇东，如太白，慢流至辇道西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阁道西北，如太白，急流至大将军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甲寅，星出柳西南，如太白，急流至屏星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文昌西北，如杯，急流至钩陈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己未，星出天市垣吴越星西，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丑，透云星出织女西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壬午，星出亢池东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癸巳，星出五车东南，如太白，东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甲午，星出太微垣郎位西北，如太白，急流至周鼎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戌，星出柳北，如太白，急流至轩辕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子，星出紫微垣太一西，如太白，慢流至鈇锁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丁巳，星出南河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四年正月甲辰，星出北斗开阳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钩陈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二月戊午，星出井南，如太白，东南急流，至弧矢西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子，星出星宿北，如太白，向北急流，至紫微垣右枢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月己未昼，星出东南丙位，如太白，西南急流，至西南未位没，赤黄，有尾迹。四月壬辰，星出天渊东南，如太白，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五月甲戌，星出人星东，如太白，向东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庚辰，星出紫微垣钩陈西南，如太白，向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六月甲申，星出亢西南，向西急流，至浊没，色赤黄；又星出室西南，急流至女西没，色青黄，皆如太白，有尾迹，明烛地。乙未，星出紫微垣少辅东，如太白，西北急流，至北斗天权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午，透云星出王良西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戊申，星透云出室西北，如太白，西北急流，至紫微垣内钩陈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七月丙辰，星出天津北，如太白，东北急流，至天棓西没，色赤黄。戊午，透云星出匏瓜南，如太白，向东急流，至人星西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子，星出匏瓜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牛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己酉，星出天市垣南海，向西南慢流，至浊没，色青白；又星出天大将军西，西北急流，至室东没，色赤黄，皆如太白，有尾迹，明

烛地。九月壬子，星出女床西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天市垣内斗星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乙卯，星出河鼓西，西南急流，入天市垣东海西没，色赤黄；又星出天园东，东南急流，入浊没，色青白，皆如太白，有尾迹，明烛地。戊午，透云星出牛西，大如杯，西南急流，至建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卯，星出天棓西，如太白，西北急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月丁酉，星出天关东北，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辛丑，透云星出文昌北，如太白，向北急流，入紫微垣内钩陈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甲申，星出太微垣内五诸侯西，如太白，西南急流，至明堂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巳，透云星出天庙东，如太白，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乙巳，星出中台南，如太白，西南慢流，至八谷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丁未，星出天仓北，西南急流，至壁垒阵北没，赤黄；又星出天仓西北，西南急流，至浊没，青白，皆如太白，有尾迹，明烛地。

元符元年二月丁亥，星出井北，如太白，急流至参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申，星出宗正东，如太白，急流至天江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月甲戌，星出明堂南，急流至土司空西没；又星出天乳北，急流至角没：皆如太白，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四月乙酉，透云星出卷舌，如杯，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戊子，星出氐西，如太白，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丙午，星出文昌南，慢行至浊没；又星出平星东南，急流至浊没，皆如杯，青白，有尾迹。五月庚戌，星出斗宿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辰，星出左旗东南，如太白，急流至下台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酉，星出文昌东，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癸巳，星出天津东南，如杯，至室东没，青白，有尾迹。又星出室，如杯，至壁东没，青白，有尾迹。辛丑，星出箕，如太白，急流至尾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壬寅，星出文昌西，如太白，慢行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七月丁未，星出天津西北，如太白，急流至建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甲寅，星出腾蛇东北，如太白，急流至阁道东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乙卯，星出大角东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丁巳戌时初刻，星出东方，如杯，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癸亥，星出钩陈南，如太白，慢行至文昌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壬辰，西南方有星自浊出，如太白，慢行经天，至紫微垣北斗天枢西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九月癸亥，星出天囷东南，如太白，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丙寅，星出井西，如太白，急流至室西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丁酉，

星出壁南，如太白，急流至女西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辛未，星出胃南，如太白，慢行至娄西南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二年正月辛酉，星出太阳守东南，如太白，慢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二月丙申，星出钩陈东，如太白，西北慢流，至浊没，青白。壬寅，星出天市垣赵星西南，如太白，急流至吴越星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癸卯，星出灵台北，如太白，向西慢行，至轩辕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戊辰，星出氐西南，如太白，西南速行，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丁酉，星出亢池东，如太白，西北急流，至太微垣东扇上将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戊戌，透云星出壁垒阵南，如太白，东南速行，至羽林军没，赤黄，有尾迹。八月乙未，透云星出阁道东，如太白，东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九月己巳，星出昴东南，如太白，向南慢流，至天苑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闰九月乙亥，星出河鼓西，如太白，西南急流，入天市垣内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又星出天苑东南，如太白，向南急流，至浊没，青黄，有尾迹，明烛地。十月辛丑，星出女西北，如太白，西南急流，至牛西北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癸卯，星出上台东，如太白，西北急流，至文昌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壬戌，星出壁南，如太白，向南急流，入羽林军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丙子，星出阴德东，如太白，东北慢行，至北斗魁内大理西没，赤白，有尾迹。庚寅，星出中台东，如太白，向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

三年五月癸巳，星出织女，如杯，西北慢流，至北斗摇光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

志第十三 天文十三

○流陨四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癸亥，星出西南，如盂，东北急流，入尾距星没，青黑，无尾迹，明烛地。

崇宁元年三月庚辰，星出张，如金星，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丁卯，星出尾，如杯，西南慢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闰六月癸酉，星出斗，向西南慢流，至建没，青白，有尾迹，数小星从之。八月己未，星出羽林军，如杯，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月壬子，星出天船，如盂，急流至五车没，青黑，有尾迹，声隆隆然。十二月己卯，星出娄，如金星，西南慢流，至外屏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二年正月戊申，星出未位，如金星，急流至北河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戊午，星出亢，如金星，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九月辛巳，星出牛，如杯，西南慢流，至狗国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一月甲辰，星出参，如金星，西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无尾迹，明烛地。十二月丁未，星出大陵，如金星，至腾蛇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三年四月戊申，星出轸，如杯，西北慢流，入太微垣内屏星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又入太微；又入屏星。六月丙午，星出氐，如金星，东北慢流，入天市垣，赤黄，有尾迹，明烛地。八月己酉，星出建，如杯，西南急流，至鳖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甲子，星出天大将军，如盂，西北急流，入王良没，赤黄，无尾迹，明烛地。四年正月甲申，星出角，如盂，西南慢流，入浊没，青白，无尾迹。闰二月壬申，星出井，如金星，西北急流，入五车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三月庚子，星出紫微垣华盖，如杯，至钩陈大星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月庚申，星出河鼓，如盂，西北急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十二月甲午，星出参，如杯，东南慢流，入军市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五年六月庚午，星出西咸，如金星，东北急流，入天市垣内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乙酉，星出库楼，如杯，向西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明烛地。九月癸卯，星出天船，如杯，慢流至诸王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十二月壬戌，星出奎，向南急流，入天仓没，青白，有尾迹及三丈，明烛地，声散如裂帛。

大观元年二月丁卯，星出参，如杯，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无

尾迹，明烛地。四月辛未，星出轸，如盂，向南慢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六月乙亥，星出尾西南，如杯，西南慢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明烛地。七月庚戌，星出箕，如杯，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无尾迹，照地明。二年十二月癸卯，星出奎，如盂，西北急流，入造父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有声。

政和元年四月丙辰，星出亢，如盂，西北急流，至右摄提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五月辛巳，日未中，星陨东南。二年九月乙卯，星出斗，如杯，西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三年四月丙申，星出心，如盂，西南急流，至积卒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四年九月庚子，星出坟墓，如盂，东南急流，入羽林军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七年十二月甲子，星出胃东南，如盂，西北急流，至天大将军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重和元年九月庚辰，星出斗魁南，如盂，东南急流，至天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宣和元年三月丁卯，星出柳，如盂，东北急流，入太微垣，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十月戊子，星出云雨，如盂，西南慢流，入羽林军内没，青白，照地明。二年六月庚寅，星出氐南，如太白。东北急流，入天市垣，无尾迹。十二月辛巳，星出奎西南，如杯，西南慢流，至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三年七月癸未，星出斗，如太白，东南急流，入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四年十一月丙寅，星出王良北，如杯，急流至紫微垣内上辅北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五年二月丙午，星出北河东北，如杯，东南慢流，至轸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六年七月丁酉，星出太阳守，如盂，东北急流，入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七年十一月戊子，星出王良北，如杯，急流入紫微垣上辅北，赤黄，有尾迹，照地明。

靖康元年二月丙辰，星出张，如太白，东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明。又星出北河，如太白，东南慢流，至轸东没，赤黄，有尾迹，照地。三月壬辰，星出紫微垣内钩陈东南，如金星，东北慢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五月乙未，星出权东北，如桃，西北急流，至浊没，青白，有尾迹，照地。六月癸丑，星流大如五斗器，众光随之，明照地，起东南，坠西北，有声如雷。庚申，星出紫微垣内华盖东南，如金星，向北急流，至左枢没。二年正月乙未，大星出建，向西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

建炎四年六月乙酉，星出紫微垣钩陈。十月辛未，星出壁。

绍兴元年四月甲戌，星出东方，昼陨。七月乙未朔，星出河鼓。八月辛未，星出羽林军。十一月庚戌，星出娄宿西南。丁巳，星出天枪北。十二月甲子朔，星出大陵西北。二年三月甲午，星出紫微垣华盖西南。乙卯，星出角。丁巳，星出紫微垣右枢星。戊午，星出轩辕大星西南。闰四月乙巳，星出太微垣西右执法北。五月癸未，星出河鼓。五年十月壬戌，星出室东南，赤黄而大。六年十月壬子，星出壁西北。七年八月壬寅，星陨于汴。八年十一月乙巳，星出天囷东北。九年五月癸未，星出房宿东南。十七年八月己未，星出危宿，慢流至贯索没，青白色，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二十六年六月丁亥，星出东北方，光明照地。二十八年六月戊戌，星昼陨，有尾长三丈，至西北没。二十九年八月戊寅，星出紫微垣西南，约长三尺，赤黄色，西南急流，至钩陈大星东北没。三十一年六月乙卯，星出右摄提，赤白色，急流向东南没，有尾迹，大如岁星。丁巳，星出，青白色，自东北急流向东南没，有尾迹，大如盏口。甲子，星出氐，赤黄色，慢流至角宿天田没，初小后大，如太白，后有小星随之。九月壬午，星昼陨，约长三丈。

隆兴元年六月丁丑，星出尾宿，青白色，向东南慢流没。七月壬寅，星出天市垣内，赤色，向西北慢流，至右摄提西南没，炸散小星二十余颗，有声，尾迹大如太白，丙午，又出天市垣，慢流至氐宿没，青白色，微有尾迹，小如填星。癸丑，星出织女，急流向贯索西北没，青白色，明大如土星，照地。丙辰，星出辇道，急流入天棓西南没，赤黄色，有尾迹，小如土星。八月庚申，星出羽林军，赤黄色，向东南急流，至浊没。戊辰，星出虚宿，赤黄色，急流至牛宿西南没。壬申，星出天市垣，赤青色，慢流至西咸西北没。癸酉，星出壁宿，赤黄色，急流犯王良星没，如太白。丙子，星出羽林军门，青白色，慢流委曲行，至东南浊没。辛巳，星出南斗，赤黄色，慢流入羽林军没，有尾迹，大如金星；次有星一，赤黄色，有尾迹，亦如金星，出云雨星，慢流向西南，至女宿之下没。戊子，星出羽林军门东南，慢流至浊没，青白色，有尾迹，大如土星。又星一，青白色，出天仓，向东南急流，有尾迹，小如木星，至浊没。九月庚戌，星出紫微垣外坐，赤黄色，向西北急流，抵紫微垣内坐尚书星没。十一月庚寅，星出轸宿，急流向东南骑官星没，赤黄色，有尾迹，大如木星。丁未，飞星出天船，急流向紫微垣外坐内厨西北没，炸出二小星，青白色，有尾迹，照地，大如木星。二年二月辛酉，飞星出权星，慢流至太微垣内五帝坐大星西南没，青白色，微有尾迹，大如岁星。六月丁丑，星出王良，青白色，急流犯天津

西南没。己卯，飞星出造父，急流入紫微垣内钩陈大星东南没，青白色，大如填星。辛亥，星出天关，急流贯入毕口西北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赤黄色。十月丙辰，星出赵国，向西南慢流，犯赵东星没，有尾迹，大如填星，赤黄色。十一月壬午朔，星出卯位，慢流至西南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青白色。癸未，星出，犯弧矢，急流至天庙东南没，有尾迹，大如太白，青白色。丁亥，星出天苑，向西南慢流，至浊没，微有尾迹，大如太白，色赤黄。癸卯，星出羽林军，慢流向西南浊没，大如太白，色赤黄。辛亥，星出南河，向东南慢流，至翼宿没，微有尾迹，大如太白，色赤黄。十二月壬午，星出弧矢，向东南至浊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色青白。

乾道元年三月丙辰，星出周国，急流至天鸡没，微有尾迹，大如岁星，色黄白。甲子，星出张宿，慢流向西南，至浊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色赤黄。五月丁丑，星出河鼓，白色，向东北慢流，至浊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六月甲辰，星出东北，慢流向西南没，有尾迹、音声，大如太白，色赤黄。七月壬戌，星出西南，慢流至东南没，大如岁星，色赤黄。庚午，星出代国，慢流至赵国没，大如岁星，色青白。九月戊申，星出王良，慢流至尾宿没。十月癸未，星出权星东南，急流至太微垣没，有尾迹，照地明，如太白，色青白。二年二月庚子，星出西北方，急流至浊没，明大如岁星，色青白。六月丙子，星出角宿，急流至轸宿没，有尾迹，大如太白，色赤黄。七月己巳，星出织女，急流至天市垣内宗星没，有尾迹，大如岁星，青白色。十一月己未，星出，急流东南苍黑云间没，大如岁星，色青白。十二月，星出天关，急流至外屏星没，有二小星随之，赤黄色，微有尾迹，大如岁星。三年九月甲午，星出卷舌，急流至娄宿没，有尾迹，大如岁星，黄白色。又有星青白色，出北斗，急流至少宰西北没，大如岁星。五年七月甲子，星出宗正，赤色，慢流至女宿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岁星。九月丙辰，星出，赤黄色，如蛇，入天棓没。六年九月辛巳，星出狼星，入弧矢，至浊没，微有尾迹，大如填星，赤黄色。十月庚戌，星出天囷，急流至浊没，有尾迹，大如岁星，赤黄色。七年七月戊戌，星大如拳，急流向西北方，至浊没，有尾迹，照地如电。九月甲午，透云星出，急流向西南方，至浊没，高丈余，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色青白。

淳熙三年正月辛未，星出狼星，急流至浊没，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四月戊戌，星出角宿，青白色。五年八月乙巳，星出狼星，急流向东南没，微有尾迹，大如太白，青白色。六年八月壬辰，星出紫微垣钩

陈大星，慢流至浊没，有尾迹，大如盏口，青白色。七年五月乙亥，星出天市垣内东海星，慢流，炸作三小星，有尾迹，照地，大如盏口，青白色。八月丁未，星出贯索大星西北，急流至浊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色青白。十一年四月乙丑，星出自中天，慢流向东北方没，微有尾迹，炸作小星相从，有声，明大如太白，色青白。十五年二月辛未，星出太尊，大如盏口，急流至浊没，色青白。

庆元二年九月甲午、四年六月甲午，星皆昼陨。七月壬寅，星出羽林军下，青白色，大如碗。九月丁巳，星出奎宿，向壁垒阵没，赤白色，大如太白，五年六月丁丑，星出东北，慢流至西南方没，大如岁星，青白色。九月壬子，星出西南，慢流向东北没，大如太白，青白色，

嘉泰二年四月辛巳，星出西北，急流东北至浊没，色赤。十月乙酉，星出五车，大如岁星。四年十一月庚午，星出天津，急流入天市垣没。

开禧元年正月庚子，星出中天，赤色，大如太白。向浊没。七月癸亥，星出天津，入斗宿东南没，色赤，大如太白，二年六月癸丑，星出招摇，入库楼，色赤，大如太白。

嘉定元年六月辛未，星出天津东北，慢流向天市垣没。二年六月壬午，星出织女东南，慢流入天市垣没，色赤，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庚寅，星出中天，急流向东北，至浊没。三年九月己酉，星夕陨。五年七月乙巳，星出中天，慢流向西南方，至浊没。六年五月癸亥，星昼陨。九月癸卯，星夕陨。丁巳，星昼陨。十月戊戌，星出昴宿西南，慢流向天廪东南没。壬戌，星出西南，慢流至浊没，青白色。十二月壬寅，星昼陨。七年三月壬午，星出轸宿距星东南，慢流至浊没。五月辛卯，星出天津西南，慢流向心宿西北没。八年七月癸未，星出室宿距星东北，急流向天仓星西北没。乙酉，星出织女东南，慢流向牛宿西北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青白色。八月甲辰，星出天津西南，慢流向河鼓东北没。十二月丙申，星出五诸侯东北，慢流向天关西南没，有声及尾迹，明照地，赤黄色。九年六月乙巳，星出牛宿距星东北，慢流至浊没。十年五月壬申，星出尾宿距星西北，慢流向牛宿距星东南没。十一年六月乙卯，星出河鼓距星西南，急流向正西，至浊没。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星出昴宿东南，急流至浊没。十三年十二月丁巳，星出轸旗东北，慢流至浊没，赤黄色。十四年二月壬午，星出南河距星东南，慢流向西南，至浊没，赤黄色。八月戊午，星出房宿距星，急流

至浊没，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赤黄色。十一月甲申，星出天仓距星四北，慢流向东南方，至浊没，赤黄色。十六年十一月壬戌，星出五诸侯东北，急流向西北，至浊没，色赤黄，隆隆有声，及尾迹照地，大如盏。

宝庆二年四月辛亥，星出，大如太白，

绍定元年六月己酉，星昼陨。二年正月庚辰、九月壬辰，星出，大如太白，三年十一月丁未，星昼陨。四年七月庚戌，星出，大如太白，九月甲辰，星昼陨。五年八月甲寅，星夕陨。闰九月己酉，星出，大如太白，

端平元年六月丙戌，星西南行，大如太白，有尾迹，照地明。二年四月戊子，星出，大如太白，六月庚辰，星昼陨。七月丁酉，星出，大如太白，辛丑，星昼陨。十月辛卯，星出，大如太白，三年五月庚辰，星出心宿，大如太白，六月癸巳，星夕陨。

嘉熙元年正月壬午，星出，大如太白，二月己丑，星夕陨。九月癸丑，星出七公西，至浊没。十月戊戌，星出，大如桃。二年四月甲子，七月辛卯，九月乙未，星出，大如太白，六月甲辰、八月癸亥，星昼陨。三年三月甲戌，星昼陨。八月辛丑，星出，大如太白，四年正月辛巳，六月戊午，星出，大如太白，二月辛丑、三月癸未，星昼陨。

淳祐元年六月癸酉，星出，大如太白，己卯，星昼陨。三年六月甲戌，星出氐宿距星，大如太白，八月乙卯，星昼陨。四年四月丙子，星出尾宿距星下，大如太白，六月乙未，星出毕宿，大如太白，六年七月癸酉，星出室宿，大如太白，九月甲子，星出斗宿，尾迹青白照地，大如太白，七年九月丙辰，星出室宿。八年六月甲辰，星出河鼓，大如太白，十月丙辰，星出角宿距星。九年六月壬戌，其日，星自南方急流，至浊没，赤黄色，大如太白，十月壬申，星出织女。十年四月丁酉朔，星夕陨。十一年七月丁丑，星出毕宿距星，赤黄色，大如太白，八月己丑朔，星夕陨。十二年四月庚申，星出角宿、亢星，大如太白，八月癸丑，星出角，色赤照地。

宝祐元年四月丁巳，星出，大如太白，二年七月庚戌，星出，大如太白，三年七月辛酉，星出，大如太白，十月丁丑，星出毕宿距星。五年七月丁卯，星出，大如桃。六年九月戊辰，透霞星出。

开庆元年六月己亥，星出斗宿河鼓，急流向东南，至浊没，赤黄色，有音声，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

景定元年七月丙子，星出东南，大如太白，十月乙卯，星出东北，急流向太阴，有音声，尾迹照地明，大如桃。三年四月甲辰，星出，大如盏。六月己酉，星出，大如荧惑。九月丙子，星出，大如太白，闰九月丙戌，透霞星出，大如太白，庚子，星出，大如太白，四年五月戊戌，星出角宿距星。六月丁卯，星出河鼓。八月乙卯，星出天仓。五年二月壬戌，星出毕宿。五月甲午，星出河鼓大星东南，急流向西北，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七月己卯，星出右摄提。

咸淳二年六月甲戌，星出左摄提。三年七月庚寅，星出昴宿东南，急流至浊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大如太白，四年七月戊午，星出氐宿距星西北，急流入骑官星没，赤黄，有尾迹，照地明，大如桃。五年五月庚申，星出斗宿距星东北，急流向牛，至浊没。六月庚寅，星出斗宿。七月壬戌，星出东南河鼓距星西北，急流至浊没。

德祐元年四月癸亥，有大星自心东北流入浊没。

妖星

建隆二年五月己丑，天狗堕西南。

绍兴十七年正月乙亥，妖星出东北方女宿内，小如岁星，光芒长五丈，二月丙寅始消。

淳熙十三年九月辛亥，星出，大如太白，色先赤后黄白，尾迹约二尺，委曲如蛇行，类枉矢。十四年五月，有星出浊际，大如日，与日相摩荡而入。

嘉定十一年五月癸未，蚩尤旗竟天。

端平二年春，天狗坠怀安金堂县，声如雷，三州之人皆闻之，化为碎石，其色红。

咸淳十年九月壬寅，有星见西方，曲如蚓。

德祐元年二月丁亥，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坠。

星变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戊午，大角星东北生角。

隆兴二年九月戊戌，大角光体摇动。十月丙子，弧矢九星内矢一星偏西不向狼星。

乾道元年八月乙巳，大角光体摇动。

淳熙元年七月辛亥，奎宿生芒。

云气

乾德三年七月己卯夜，西方起苍白气，长五十丈，贯天船、五车，亘井宿。

开宝元年十月乙未旦，西北起苍白气三道，长二十丈，趋东散。

太平兴国四年四月己巳夜，西北有白气压北斗。

雍熙三年正月己未夜，赤气如城。四年正月癸酉夜，白气起角、亢，经太微垣，历轩辕大星，至月傍散。

端拱元年十月壬申迟明，巽上有云过中天，连地，浓润，前赤黄，后黑苍色，先广后大，行势如截。十一月戊午夜，西北方有赤气如日脚，高二丈。

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方苍白色气长短八道，如彗扫，稍经天汉，参错如交蛇。

咸平三年十月辛亥，黑气贯北斗。十二月庚午，黑气长三丈余，贯心宿，入天市垣抵帝坐，久方散。四年三月丙申，白气二，亘天。十月辛亥，黑气贯北斗。五年正月，白气如虹贯日，久而散。七月戊戌，白气如阵贯东井。六年四月己巳，白气东西亘天。丁丑，白气贯日。

五月辛亥，白气出昴，至东壁没。六月辛未，赤气出贯天。丙子，白气出河鼓左右旗，分为数道没。七月癸卯，白气如彗，起西南。

景德元年三月，白气贯轩辕，苍白气十余如布亘天。五月乙巳，白气数道如芒帚，长七尺许。七月辛亥，黄气出壁，长五丈余。十一月癸丑，黑气十余道冲日。二年正月丙寅，黄白气贯月，黑气环之。二月丁丑，白气五道贯北斗。十月丙子，白气出阁道东西，孛孛有光。三年三

月丙辰，北方赤气亘天，白气贯月。四月癸卯，黄气如柱贯月。十月甲午，黑气贯北斗魁。四年三月己未，白气东西亘天。庚申，白气出南方，长一丈许，久而不散。四月庚午，白气贯北斗，长十丈。庚寅，白气如布袭月，三丈许。甲午，南方有黑气贯心宿，长五丈许。十一月己巳，中天有赤气如扫，长七尺，在舆鬼南。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亥朔，黄气出于艮。丁丑，白气二，东西亘天。七月，西北方白云气如彗帚三十余条。二年九月戊午，黄气如柱起东南方，长五丈许。三年四月丁巳，中天黑气东西亘天。十二月癸亥，青赤气贯太微。五年二月壬寅，白气长五丈，出东井，贯北斗魁及轩辕。七年五月，有气出紫微为宫阙状，光烛地。

天禧二年四月，黄气如柱贯月。

天圣七年二月己卯夜，苍黑云长三十丈，贯弧矢、翼、轸。

明道元年十月庚子夜，黄白气五，贯紫微垣。十二月壬戌，西北有苍白气亘天。

景祐元年八月壬戌，青黄白气如彗，长七尺余，出张、翼之上，凡三十三日不见。四年七月戊申夜，黑气长丈余，出毕宿下。

宝元二年正月壬子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三十尺，渐东南行，历娄、胃、昴、毕及火、木，相次中天而散。三月甲寅夜，细黑云起西北方，长三十丈，贯王良及营室。

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夜，东南方近浊，黑色横亘数丈，阔尺许，良久散。六月壬子，黑气起心宿西，长五十丈，首尾侵浊，久之散。

庆历元年八月庚辰夜，东方有白气，长十尺许，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长丈余，冲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余日没。壬午夜，黑气起西南，长七丈，贯危宿、羽林，入浊，至天津，良久散。癸卯夜，苍白云起西北，阔二尺许，首尾至浊，良久没。二年十一月壬申，黑气贯北斗柄。八月甲申，白云贯北斗。三年正月戊戌，中天有白气，长二十丈，向西南行，贯日。

四月癸卯，白气二，生西北隅，上中天，首尾至浊，东南行，良久散。七月戊辰，西南生黑气，长三丈许，经天而散。八月壬子夜，白气贯北斗魁。四年五月甲子夜，黑气起东北方，近浊，长五丈许，良久

散。九月辛巳夜，中天有气长二丈许，贯卷舌、南河东北，少顷散。十一月甲子夜，苍白云起，南近浊，久方散。八年正月丁酉夜，黑气生，首尾至浊，渐东行，久之乃散。二月辛卯夜，西方近浊生黑气，长三丈，良久散。

皇祐四年十一月壬寅夜，黑气生东方，南北至浊，贯参宿、轩辕。辛酉夜，白气起北方，近浊，长五丈许，历北斗，久之散。

治平元年六月戊午夜，苍白云起东北方，长一丈许，贯毕。二年二月乙未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五丈许，贯东井及北斗，良久散。四月癸巳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三十尺，西至轩辕大民，北抵钩陈。丙午夜，西北方有白气，渐东南行，首尾至浊，贯角宿，移西北，久方散。九月庚申夜，西北苍黑云长三丈许，贯营室壁垒阵及天河。三年六月丁未夜，东方有苍白云，长一丈许，贯毕。四年二月癸巳夜，苍白云起南方，长三丈，阔尺，贯南门星。三月甲寅夜，西南方起苍白云二，长三丈，阔尺，相距二尺，贯东井南河，久之乃散。闰三月辛巳夜，苍黑云起南方，两首至浊，阔尺，贯尾、箕、斗、牛、库楼、骑官。五月戊寅夜，苍黑云起北方，长三丈，阔尺，贯紫微垣、王良。壬寅夜，苍黑云起北方，长三丈，阔尺，贯紫微垣。甲辰夜，苍黑云起东方，长丈，阔尺，贯天苑、五车、参旗。六月癸亥夜，白云起东北方，长五丈，上阔下狭，贯天船、阁道、传舍、紫微垣、天棓。戊辰夜，黑云起北方，长三丈，阔尺，贯北斗、紫微垣、王良。八月乙亥夜，黑气起西北方，长丈，阔尺，贯北斗。十月庚申夜，黄气一，上下贯月中。十一月丙子夜，苍黑气起南方，长五丈，阔二尺，东至库楼，北至南河，横贯翼。十二月庚戌夜，苍黑云起南方，长三丈，阔二尺，贯五车、东井、五诸侯。

熙宁元年正月乙酉夜，苍白云起西南方，长四丈，阔尺，贯月及南河、舆鬼、轩辕。六月己酉夜，苍黑云起北方，长二丈，阔尺，贯北斗魁，东贯文昌。十月庚申夜，苍黑云起北方，东西两首至浊，贯织女、天棓、紫微垣、北斗魁。二年四月甲辰夜，苍白云起东南方，长三丈，阔尺，贯天市垣。六月辛酉夜，苍黑云起西南方，长四丈，阔二尺，贯大角、左右摄提、天市垣、斗、女、牛。七月甲申，日下有五色云。十一月，每夕有赤气见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灭。三年二月庚申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三丈，阔二尺，贯王良、扶箱、天厨。六月己未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丈，阔尺，贯五车。又起西北，长丈余，贯北斗魁、文昌。五年七月丁亥夜，白云起南方，长丈，贯氐、房、心。六年五月庚申夜，苍黑云起东北方，长五丈，阔二尺，贯云雨、阁道。七年

三月壬子，苍白云起西南方，长二丈，阔尺，贯日，经中天过，白气如带。四月壬申夜，苍白云起北方，长五丈，阔二尺，贯北斗魁、钩陈、王良、阁道，东至奎。丙戌夜，苍白云起西北方，长三丈，阔尺，贯东井、紫微垣钩陈。六月辛未夜，苍黑云起天河中，长五丈，南北两首至浊，贯尾、箕；又苍黑云起东方，长五丈，贯羽林、外屏。甲戌，苍白云起西方，长三丈，贯轸、角、太微。丙戌夜，苍白云起南方，长二丈，贯危、室、壁及八魁。丁亥夜，苍白云起东方，长二丈，贯月及毕、奎、娄、外屏；又起南方，长二丈，贯危、室、壁及八魁。壬辰夜，苍白云起西南方，长二丈，贯天棓、紫微垣。癸巳夜，苍黑云起东方，长五丈，贯牛、天仓、岁、太白、卷舌。七月庚戌夜，苍白云起东方，长丈余，贯参旗及参。八年二月己巳夜，苍黑云起西方，长丈，贯轸、轩辕。乙酉夜，苍黑云起东方，长三丈，贯心、天市垣列肆、宗人。五月壬戌夜，苍黑云起西南方，长二丈，贯氐、房、心。癸亥，苍黑云起西方，长三丈，贯轩辕、太微垣五帝坐。十月庚子夜，黑云起西北方，长三丈，贯毕、大陵、钩星。九年四月庚寅夜，白气起东北方天棓，入天市垣。辛亥夜，苍黑云起南方，长二丈，贯库楼、骑官、积卒、心、尾。六月乙未夜，苍白云起东北方，长四丈，贯室、壁、阁道。七月己亥夜，苍黑云起南方，长四丈，贯军市、天园。十月乙酉夜，苍黑云起西北方，长四丈，贯北斗、钩、车府。十年六月癸未夜，苍黑云起南方，长三丈，阔尺，贯龟、鳖、天渊。乙巳夜，苍白云起东北方，长三丈，阔尺，贯五车及毕。七月丙子夜，苍黑云起北方，长丈，贯北斗魁。八月庚辰，苍黑云起东北方，长二丈，贯参、井、北河、五诸侯。九月庚申夜，苍黑云起北方，由北斗魁杓贯紫微垣，至天棓。十月辛丑夜，苍黑云起南方，长二丈，贯斧钺、鈇锧。

元丰二年四月戊申夜，白云起南方，长三丈，贯库楼、积卒、龙尾。辛亥夜，苍白云起南方，长三丈，贯房。王年四月壬申夜，苍白云起北方，长二丈，出太微垣，贯五帝坐、常陈。八年十月庚申夜，苍黑云生北方，长三丈，阔尺，贯北斗、文昌、天枪。

元祐三年七月戊辰夜，东北方近浊，天明照地，如月将出，偏西北有白气经天。九月己酉夜，赤气起北方，渐生白气数道。

绍圣二年十一月，桂阳监庆云见。

元符二年九月戊辰夜，赤气起北方紫微垣北斗星东南，次有白气十道，各长五尺。

崇宁元年十一月己酉，赤气随日没。二年五月戊子夜，苍白云起东南方，长三丈，贯尾、箕、斗。

政和元年十一月甲戌夜，苍白气起紫微垣，贯四辅。五年四月庚子，有白云自北直彻中天，渐成五色，如华盖。七年五月乙卯夜，赤云、白气起东北方。

宣和元年六月辛巳夜，赤气起北方，半天如火。七月戊午夜，赤云起东北方，贯白气三十余道。二年二月戊戌夜，赤云起东北，渐向西北，入紫微垣。三年九月壬午夜，苍白气长三丈，贯月。四年九月丁丑，西方日下有赤气。七年四月壬子夜，有赤云入紫微垣。

靖康元年正月丁丑夜，赤白气起西方。九月戊寅，有赤气随日出。九月乙未，西方日下有赤气。十一月乙丑，日下有赤气。闰十一月丁酉，赤气亘天。二年正月己亥夜，四北阴云中有火光，长二丈余，阔数尺，时时见。二月壬午夜，白气如虹，自南亘北，渐移西南至东北。

三月戊子夜，白气贯斗。

建炎元年八月壬申，东北有赤气。四年五月壬子，赤云亘天中，有白气十余道，贯之如练，起于紫微，犯北斗及文昌，由东南而散。

绍兴元年二月己巳，白气亘天。七年正月辛未夜，东北赤气如火，出紫微宫；二月癸卯，又如之。十一月癸卯，有赤云如火，随日入。八年九月甲申朔夜，有赤气如火，出紫微垣内。十八年八月丁亥，西北方赤气如火。二十七年二月乙酉，赤气出紫微垣。十月壬寅，赤气随日出。三十年正月壬申，东北方赤气一带五处如火影。十一月甲午，西南方白气自尾历壁、娄、昴宿。十二月戊申，其夜白气出尾宿，历心、房、氐、亢、角，入天市，贯太微，至郎位止，有类天汉。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其夜，白气出斗宿，历牛、女、危，至娄止，约广六丈，类天汉，东西亘天。

隆兴元年十二月壬午，其夜，白气出危宿，历室、壁、奎、胃、娄至昴止。二年十一月庚寅，其日，赤云气遍天，随日入。

乾道元年正月庚午，其夜，白气出奎宿，渐上，经娄、胃、昴，贯毕，入参宿内止。三月戊辰，其夜，白气自参宿至角宿止，与天汉相接，约广七丈。四月丁酉，其夜，苍白气自西北渐上，东北入天市垣；辛丑，入北斗魁中及入文昌星；乙巳，入紫微垣内至北极、天枢中。

十月己丑，苍白云气长二丈，穿入翼宿。十一月丙寅，白气出女宿，历虚、危、室、壁、奎、娄、胃宿，入昴宿止。二年十二月庚子，白气亘天。六年十月庚午，赤气随日出。十一月丁丑，赤气随日入。七年七月壬寅，赤气随日入。十月己未，赤气随日出。八年十月乙巳，赤气随日入；丙午，随日出。九年十月壬申，其日，矞云见。

淳熙元年十月戊寅，东北方生曲虹。三年八月丁酉，赤气随日入；戊戌，随日出。五年十月丁巳，生曲虹。十年正月戊子，西南有白气，如天汉而明，南北广六丈，东西亘天。十四年十一月甲寅，赤气随日入。

绍熙四年十一月甲戌夜，赤云、白气见。五年六月壬寅，白敢如带亘天；己酉，又如之。

庆元四年八月庚辰，白气如带亘天。五年二月癸酉夜，白气如带亘天，八月癸亥，又如之。

嘉泰四年二月庚申，赤气亘天。十一月壬申，其日，白气如带亘天。癸酉，虹见。

嘉定六年十月乙卯，赤气随日出；十一月辛卯，随日入。

嘉熙四年二月丙辰，白气亘天。

淳祐二年二月癸丑朔，白气亘天。十年十一月丁丑，虹见。

景定三年七月甲申夜，白气亘天，如匹布。

志第十四 五行一上

○水上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动作威仪，犹见休咎，人君以天地万物为体，祯祥妖孽之致，岂无所本乎？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颐《太极图说》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于理而究于诚。其于《洪范》五行五事之学，虽非所取，然班固、范晔志五行已推本之，及欧阳修《唐志》，亦采其说，且于庶征惟述灾眚，而休祥阙焉，亦岂无所见欤？

旧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甘露、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意者诸福毕至，在治世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务以符瑞文饰一时，而丁谓、蔡京之奸，相与傅会而为欺，其应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后，郡县绝无以符瑞闻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征，前史所罕见，皆屡书而无隐。于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图存。

《易·震》之《彖》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于恐惧修省者乎？昔禹致群臣于会稽，黄龙负舟，而执玉帛者万国。孔甲好鬼神，二龙降自天，而诸侯相继畔夏。桑谷共生于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复修成汤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业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湣有雀生鹯，二国以霸，亦以之亡。大概征之休咎，犹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胜之则凶可为吉，无德以当之则吉乃为凶。故德足胜妖，则妖不足虑；匪德致瑞，则物之反常者皆足为妖。妖不自作，人实兴之哉！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

润下，水之性也。水失其性，则为灾沴。旧说以恒寒、鼓妖、鱼孽、豕祸、雷电、霜雪、雨雹、黑眚、黑祥皆属之水，今从之。醴泉、河清虽为瑞应，苟非其时，未必不为异，故杂附于编。他如甘露、嘉禾、芝草一切祥瑞之物，见于后者，因其事而考其时，则休咎自见，故亦各以类相从云。

建隆元年十月，棣州河决，坏厌次、商河二县居民庐舍、田畴。二年，宋州汴河溢。孟州坏堤。襄州汉水涨溢数丈。四年八月，齐州河决。九月，徐州水损田。

乾德二年四月，广陵、扬子等县潮水害民田。七月，泰山水，坏民庐舍数百区，牛畜死者甚众。三年二月，全州大雨水。七月，蕲州大雨水，坏民庐舍。开封府河决，溢阳武。河中府、孟州并河水涨，孟州坏中氵单军营、民舍数百区。河坏堤岸石，又溢于郓州，坏民田。泰州潮水损盐城县民田。淄州、济州并河溢，害邹平、高苑县民田。四年，东阿县河溢，损民田。观城县河决，坏居民庐舍，注大名。又灵河县堤坏，水东注卫南县境及南华县城。七月，荥泽县河南北堤坏。八月，宿州汴水溢，坏堤。淄州清河水溢，坏高苑县城，溺数百家及邹平县田舍。泗州淮溢。衡州大雨水月余。五年，卫州河溢，毁州城，没溺者甚众。

开宝元年六月，州府二十三大雨水，江河泛溢，坏民田、庐舍。七月，泰州潮水害稼。八月，集州霖雨河涨，坏民庐舍及城壁、公署。二年七月，下邑县河决。是岁，青、蔡、宿、淄、宋诸州水，真定、澶、滑、博、洺、齐、颍、蔡、陈、亳、宿、许州水，害秋苗。三年，郑、澶、郓、淄、济、虢、蔡、解、徐、岳州水灾，害民田。四年六月，汴水决宋州谷熟县济阳镇。又郓州河及汶、清河皆溢，注东阿县及陈空镇，坏仓库、民舍。郑州河决原武县。蔡州淮及白露、舒、汝、庐、颍五水并涨，坏庐舍、民田。七月，青、齐州水伤田。五年，河决澶州濮阳，绛、和、庐、寿诸州大水。六月，河又决开封府阳武县之小刘村。宋州、郑州并汴水决。忠州江水涨二百尺。六年，郓州河决杨刘口。怀州河决获嘉县。颍州淮、涬水溢，渰民舍、田畴甚众。七月，历亭县御河决。单州、濮州并大雨水，坏州廨、仓库、军营、民舍。是秋，大名府、宋、亳、淄、青、汝、澶、滑诸州并水伤田。七年四月，卫、亳州水。泗州淮水暴涨入城，坏民舍五百家。安阳县河涨，坏居民庐舍百区。八年五月，京师大雨水。濮州河决郭龙村。六月，澶州河决顿丘县。沂州大雨，入城，坏居舍、田苗。九年三月，京师大雨水。淄州水害田。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涨二十五丈。兴州江涨，毁栈道四百余间。管城县焦肇水暴涨，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顷。颍州颍水涨，坏城门、军营、民舍。七月，复州蜀、汉江涨，坏城

及民田、庐舍。集州江涨，泛嘉川县。三年五月，怀州河决获嘉县北注。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六月，泗州淮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州北门。十月，滑州灵河已塞复决。四年三月，河南府洛水涨七尺，坏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决宋城县。卫州河决汲县，坏新场堤。八月，梓州江涨，坏阁道、营舍。九月，澶州河涨。郓州清、汶二水涨，坏东阿县民田。复州沔阳县湖韶涨，坏民舍、田稼。五年五月，颍州颍水溢，坏堤及民舍。徐州白沟河溢入州城。七月，复州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六年，河中府河涨，陷连堤，溢入城，坏军营七所、民舍百余区。鄜、延、宁州并三河水涨，溢入州城：鄜州坏军营，建武指挥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坏仓库、军民庐舍千六百区；宁州坏州城五百余步，诸军营、军民舍五百二十区。七年三月，京兆府渭水涨，坏浮梁，溺死五十四人。四月，耀、密、博、卫、常、润诸州水害稼。六月，均州淯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又河决临邑县，汉阳军江水涨五丈。七月，大名府御河涨，坏范济口。南剑州江水涨，坏居民舍一百四十余区。京兆府咸阳渭水涨，坏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九月，梧州江水涨三丈，入城，坏仓库及民舍。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房村，径澶、濮、曹、济诸州，浸民田，坏居民庐舍，东南流入淮。六月，陕州河涨，坏浮梁；又永定涧水涨，坏民舍、军营千余区。河南府澍雨，洛水涨五丈余，坏巩县官署、军营、民舍殆尽。谷、洛、伊、瀍四水暴涨，坏京城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又坏河清县丰饶务仓库、军营、民舍百余区。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鄜州河水涨，溢入城，坏官寺、民舍四百余区。荆门军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五十一区，溺死五十六人。八月，徐州清河涨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门以御之。九月，宿州睢水涨，泛民舍六十里。是夏及秋。开封、浚仪、酸枣、阳武、封丘、长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县河水害民田。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涨，坏官署、民舍，溺者千余人。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涨，溢入东西两城，坏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妇河涨溢，坏官寺、民田。孟州河涨，坏浮梁，损民田。雅州江水涨九丈，坏民庐舍。新州江涨，入南砦，坏军营。

雍熙二年七月，朗江溢，害稼。八月，瀛、莫州大水，损民田。三年六月，寿州大水。

端拱元年二月，博州水害民田。五月，英州江水涨五丈，坏民田及庐舍数百区。七月，磁州漳、滏二水涨。

淳化元年六月，吉州大雨，江涨，漂坏民田、庐舍。黄梅县堀口湖

水涨，坏民田、庐舍皆尽，江水涨二丈八尺。洪州涨坏州城三十堵、民庐舍二千余区，漂二千余户。孟州河涨。二年四月，京兆府河涨，陕州河涨，坏大堤及五龙祠。六月乙酉，汴水溢于浚仪县，坏连堤，浸民田。上亲临视，督卫士塞之。辛卯，又决于宋城县。博州大霖雨，河涨，坏民庐舍八百七十区。亳州河溢，东流泛民田、庐舍。七月，齐州明水涨，坏黎济砦城百余堵。许州沙河溢。雄州塘水溢，害民田殆尽。嘉州江涨，溢入州城，毁民舍。复州蜀、汉二江水涨，坏民田、庐舍。泗州招信县大雨，山河涨，漂浸民田、庐舍，死者二十一人。八月，藤州江水涨十余丈，入州城，坏官署、民田。九月，邛州蒲江等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七十区，死者七十九人。是秋，荆湖北路江水注溢，浸田亩甚众。三年七月，河南府洛水涨，坏七里、镇国二桥；又山水暴涨，坏丰饶务官舍、民庐，死者二百四十人。十月，上津县大雨，河水溢，坏民舍，溺者三十七人。四年六月，陇城县大雨，牛头河涨二十丈，没溺居人、庐舍。九月，澶州河涨，冲陷北城，坏居人庐舍、官署、仓库殆尽，民溺死者甚众。梓州玄武县涪河涨二丈五尺，壅下流入州城，坏官私庐舍万余区，溺死者甚众。十月。澶州河决，水西北流入御河，浸大名府城，知府赵昌言壅城门御之。

至道元年四月甲辰，京师大雨、雷电，道上水数尺。五月，虔州江水涨二丈九尺，坏城流入深八尺，毁城门。二年六月，河南瀍、涧、洛三水涨，坏镇国桥。七月，建州溪水涨，溢入州城，坏仓库、民舍万余区。郓州河涨，坏连堤四处。宋州汴河决谷熟县。闰七月，陕州河涨。是月，广南诸州并大雨水。

咸平元年七月，侍禁、阁门祗候王寿永使彭州回，至凤翔府境，山水暴涨，家属八人溺死。齐州清、黄河泛溢，坏田庐。二年十月，漳州山水泛溢，坏民舍千余区，民黄拏等十家溺死。三年三月，梓州江水涨，坏民田。五月，河决郓州王陵埽。七月，洋州汉水溢，民有溺死者。四年七月，同州洿谷水溢夏阳县，溺死者数十人。五年二月，雄、霸、瀛、莫、深、沧、诸州、乾宁军水，坏民田。六月，京师大雨，漂坏庐舍，民有压死者。积潦浸道路，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皆注惠民河，河复涨，溢军营。

景德元年九月，宋州汴水决，浸民田，坏庐舍。河决澶州横陇埽。二年六月，宁州山水泛溢，坏民舍、军营，多溺死者。三年七月，应天府汴水决，南注亳州，合浪宕渠东入于淮。八月，青州山水坏石桥。四年六月，郑州索水涨，高四丈许，漂荥阳县居民四十二户，有溺死者。邓州江水暴涨。南剑州山水泛溢，漂溺居人。七月，河溢澶州，坏王八

埽。八月，横州江涨，坏营舍。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开封府尉氏县惠民河决。二年七月，徐、济、青、淄大水。八月，凤州大水，漂溺民居。十月，京畿惠民河决，坏民田。三年六月，吉州、临江军并江水泛溢，害民田。九月，河决河中府白浮梁村。四年七月，洪、江、筠、袁州江涨，害民田，坏州城。八月，河决通利军，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坏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于孟州温县。苏州吴江泛溢，坏庐舍。十一月，楚、泰州潮水害田，人多溺者。五年正月，河决棣州聂家口。七月，庆州淮安镇山水暴涨，漂溺居民。六年六月，保安军积雨河溢，浸城垒，坏庐舍，判官赵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七年六月，泗州水害民田。河南府洛水涨。秦州定西砦有溺死者。八月，河决澶州。十月，滨州河溢于安定镇。八年七月，坊州大雨河溢，民有溺死者。九年六月，秦州独孤谷水坏长道县盐官镇城桥及官廨、民舍二百九十五区，溺死六十七人。七月，延州洎定平、安远、塞门、栲栳四砦山水泛溢，坏堤、城。九月，雄、霸州界河泛溢。利州水漂栈阁万二千八百间。

天禧三年六月，河决滑州城西南，漂没公私庐舍，死者甚众，历澶州、濮、郓、济、单至徐州，与清河合，浸城壁，不没者四板。明年既塞。六月，复决于西北隅。

乾兴元年正月，秀州水灾，民多艰食。十月己酉夜，沧州盐山、无棣二县海潮溢，坏公私庐舍，溺死者甚众。是岁，京东、淮南路水灾。

天圣初，徐州仍岁水灾。三年十一月辛卯，襄州汉水坏民田。四年六月丁亥，剑州、邵武军大水，坏官私庐舍七千九百余区，溺死者百五十余人。是月，河南府、郑州大水。十月乙酉，京山县山水暴涨，漂死者众，县令唐用之溺焉。是岁，汴水溢，决陈留堤，又决京城西贾陂入护龙河，以杀其势。五年三月，襄、颍、许、汝等州水。七月辛丑，泰州盐官镇大水，民多溺死。六年七月壬子，江宁府、扬、真、润三州江水溢，坏官私庐舍。是月，雄、霸州大水。八月甲戌，临潼县山水暴涨，民溺死者甚众。是月，河决楚王埽。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梁。

明道元年四月壬子，大名府冠氏等八县水浸民田。

景祐元年闰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七月，澶州河决横陇埽。八月庚午，洪州分宁县山水暴发，漂溺居民二百余家，死者三百七十余

口。三年六月，虔、吉诸州久雨，江溢，坏城庐，人多溺死。四年六月乙亥，杭州大风雨，江潮溢岸，高六尺，坏堤千余丈。八月甲戌，越州大水，漂溺居民。

宝元元年，建州自正月雨，至四月不止，溪水大涨，入州城，坏民庐舍，溺死者甚众。

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坏民庐舍。

庆历元年三月，汴流不通。八年六月乙亥，河决澶州商胡埽。是月，恒雨。七月癸丑，卫州大雨水，诸军走避，数日绝食。是岁，河北大水。

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黄、御二河决，并注于乾宁军。河朔频年水灾。二年，镇定复大水，并边尤被其害。三年七月辛酉，河决馆陶县郭固口。八月，汴河绝流。四年八月，鄜州大水，坏军民庐舍。

嘉祐二年六月，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河北水潦害民田。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伐渡人。七月，京东西、荆湖北路水灾。淮水自夏秋暴涨，环浸泗州城。是岁，诸路江河溢决，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三年七月，京、索、广济河溢，浸民田。五年七月，苏、湖二州水灾。六年七月乙酉，泗州淮水溢。七年六月，代州大雨，山水暴入城。七月，窦州山水坏城。河决北京第五埽。

治平元年，庆、许、蔡、颍、唐、泗、濠、楚、庐、寿、杭、宣、鄂、洪、施、渝州、光化军水。九月，陈州水灾。二年八月庚寅，京师大雨，地上涌水，坏官私庐舍，漂人民畜产不可胜数。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参者十数人而已。诏开西华门以泄宫中积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多溺死，官为葬祭其无主者千五百八十人。

熙宁元年秋，霸州山水涨溢，保定军大水，害稼，坏官私庐舍、城壁，漂溺居民。河决恩、冀州，漂溺居民。二年八月，河决沧州饶安，漂溺居民，移县治于张为村。泉州大风雨，水与潮相冲泛溢。损田稼，漂官私庐舍。四年八月，金州大水，毁城，坏官私庐舍。七年六月，熙州大雨，洮河泛溢。八年四月，潭、衡、邵、道诸州江水溢，坏官私庐舍。九年七月，太原府汾河夏秋霖雨，水大涨。十月，海阳、潮阳二县海潮溢，坏庐舍，溺居民。十年七月，河决曹村下埽，澶渊绝流，河南

徙，又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凡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万，田三十万顷。洺州漳河决，注城。大雨水，二丈河、阳河水湍涨，坏南仓，溺居民。沧、卫霖雨不止，河泺暴涨，败庐舍，损田苗。

元丰元年，章丘河水溢，坏公私庐舍、城壁，漂溺民居。舒州山水暴涨，浸官私庐舍，损田稼，溺居民。四年四月，澶州临河县小吴河溢北流，漂溺居民。五月，淮水泛涨。五年秋。阳武、原武二县河决，坏田庐。七年六月，青田县大水，损田稼。七月，河北东、西路水。北京馆陶水，河溢入府城，坏官私庐舍。八月，赵、邢、洺、磁、相诸州河水泛溢，坏城郭、军营。是年，相州漳河决，溺临漳县居民。怀州黄、沁河泛溢，大雨水，损稼，坏庐舍、城壁。磁州诸县镇，夏秋漳、滏河水泛溢。临漳县斛律口决，坏官私庐舍，伤田稼，损居民。

元祐四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涨。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绍圣元年七月，京畿久雨，曹、濮、陈、蔡诸州水，害稼。

元符元年，河北、京东等路大水。二年六月，久雨，陕西、京西、河北大水，河溢，漂人民，坏庐舍。是岁，两浙苏、湖、秀等州尤罹水患。

大观元年夏，京畿大水。诏工部都水监疏导，至于八角镇。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户。十月，苏、湖水灾。二年秋，黄河决，陷没邢州钜鹿县。三年七月，阶州久雨，江溢。四年夏，邓州大水，漂没顺阳县。

政和五年六月，江宁府、太平、宣州水灾。八月，苏、湖、常、秀诸郡水灾。七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

重和元年夏，江、淮、荆、浙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众，分遣使者振济。发运使任谅坐不奏泗州坏官私庐舍等勒停。

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骤高十余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驼冈连万胜门外马监，居民尽没。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盖水信也。至是，诏都水使者决西城索河堤杀其势，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坏藉田亲耕之稼。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薰门，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

平。十一月，东南州县水灾。四年十二月戊戌，诏："访闻德州有京东、西来流民不少，本州振济有方，令保奏推恩。余路遇有流移，不即存恤，按劾以闻。"六年秋，京畿恒雨。河北、京东、两浙水灾，民多流移。

建炎二年春，东南郡国水。

绍兴二年闰月，徽、严州水，害稼。三年七月丙子，泉州水三日，坏城郭、庐舍。五年秋，西川郡国水。六年冬，饶州雨水坏城四百余丈。十四年五月丙寅，婺州水。乙丑，兰溪县水侵县市，丙寅中夜，水暴至，死者万余人。十六年，潼川府东、南江溢，水入城，浸民庐。十八年八月，绍兴府、明、婺州水。二十二年，淮甸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潼川府江溢，浸城内外民庐。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七月，光泽县大雨，溪流暴涌，平地高十余丈，人避不及者皆溺，半时即平。二十七年，镇江、建康、绍兴府、真、太平、池、江、洪、鄂州、汉阳军大水。二十八年六月丙申，兴、利二州及大安军大雨水，流民庐，坏桥栈，死者甚众。九月，江东、淮南数郡水。浙东、西沿江海郡县大风、水，平江、绍兴府、湖、常、秀、润为甚。二十九年七月戊戌，福州水入城，闽、候官、怀安三县坏田庐，官吏不以闻，宪臣樊光远坐黜。三十年五月辛卯夜，于潜、临安、安吉三县山水暴出，坏民庐、田桑，溺死者甚众。三十一年八月，建始县大水，流民庐，死者甚众。三十二年四月，淮溢数百里，漂民田庐，死者尤众。六月，浙西郡县山涌暴水，漂民舍，坏田覆舟。

隆兴元年八月，浙东、西州县大风、水，绍兴、平江府、湖州及崇德县为甚。二年七月，平江、镇江、建康、宁国府、湖、常、秀、池、太平、庐和光州、江阴、广德、寿春、无为军、淮东郡皆大水，浸城郭，坏庐舍、圩田、军垒。操舟行市者累日，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淮东有流民。

乾道元年六月，常、湖州水坏圩田。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胔骼尚七千余。三年六月，庐、舒、蕲州水，坏苗稼，漂人畜。七月己酉，临安府天目山涌暴水，决临安县五乡民庐二百八十余家，人多溺死。八月，湖、秀州、上虞县水，坏民田庐。时积潦至于九月，禾稼皆腐。江东山水溢，江西诸郡水，隆兴府四县为甚。四年七月壬戌，衢州大水，败城三百余丈，漂民庐，孳牧，坏禾稼。诸既县大水害稼。江宁、建康府水。是岁，饶、信亦水。五年七月丁巳，建宁府瑞应场大溠、山枣等山

暴水涌出，漂民庐，溺死甚众。是岁夏秋，温、台州凡三大风，水漂民庐，坏田稼，入畜溺死者甚众，黄岩县为甚，郡守王之望、陈岩肖不以闻，皆黜削。六年五月，平江、建康、宁国府、温、湖、秀、太平州、广德军及江西郡大水，江东城市有深丈余者，漂民庐，湮田稼，溃圩堤，人多流徙。八年五月，赣州、南安军山水暴出，及隆兴府、吉、筠州、临江军皆大雨水，漂民庐，坏城郭，溃田害稼。六月壬寅，四川郡县大雨水，嘉、眉、邛、蜀州、永康军及金堂县尤甚，漂民庐，决田亩。九年五月戊午，建康、隆兴府、严、吉、饶、信、池、太平州、广德军水，漂民居，坏圩湮田，分水县沙塞四百余亩，采石流民多渡江。六月，湖北郡县水。

淳熙元年七月壬寅、癸卯，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仁和县濒江二乡坏田圃。三年八月辛巳，台州大风雨，至于壬午，海涛、溪流合激为大水，决江岸，坏民庐，溺死者甚众。癸未，行都大雨水，坏德胜、江涨、北新三桥及钱塘、余杭、仁和县田，流入湖、秀州，害稼。浙东西、江东郡县多水，婺州、会稽嵊、广德军建平三县尤甚。四年五月庚子，建宁府、福、南剑州大雨水，至于壬寅，漂民庐数千家。己亥夜，钱塘江涛大溢，败临安府堤八十余丈；庚子，又败堤百余丈。明州濒海大风，海涛败定海县堤二千五百余丈、鄞县堤五千一百余丈，漂没民田。九月丁酉、戊戌，大风雨驾海涛，败钱塘县堤三百余丈；余姚县溺死四十余人，败堤二千五百六十余丈；败上虞县堤及梁湖堰及运河岸；定海县败堤二千五百余丈；鄞县败堤五千一百余丈。五年六月戊辰，古田县大水，漂民庐，圮县治市桥。闰月己亥，阶州水，坏城郭。乙巳，兴化军及福清县及海口镇大水，漂民庐、官舍、仓库，溺死者甚众。六年夏，衢州水。秋，宁国府、温、台、湖、秀、太平州水，坏圩田，乐清县溺死者百余人。七年五月戊戌，分宜县大水，决田害稼。八年五月壬辰，严州大水，漂浸民居万九千五百四十余家、垒舍六百八十余区。绍兴府大水，五县漂浸民居八万三千余家，田稼尽腐；渔浦败堤五百余丈，新林败堤通运河。是岁，徽、江二州亦水。十年五月辛巳，信州大水入城，沈庐舍、市井。襄阳府大水，漂民庐，盖藏为空。江东、浙东数郡亦水。八月辛酉，雷州大风激海涛，没濒海民舍，死者甚众。九月乙丑，福、漳州大风雨，水暴至，长溪、宁德县濒海聚落、庐舍、人舟皆漂入海，漳城半没，浸八百九十余家。丁卯，吉州龙泉县大水，漂民庐，坏田亩，溺死者众。十一年四月，和州水，湮民庐，坏圩田。五月丙申，阶州白江水溢，决堤圮城，浸民庐、垒舍、祠庙、寺观甚多。建康府、太平州水。六月甲申，处州龙泉县大雨，水浸民舍，坏杠梁，汇田害稼。七月壬

辰，明州大风雨，山水暴出，浸民市，圮民庐，覆舟杀人。十二年六月，婺州及富阳县皆水，浸民庐，害田稼。八月戊寅，安吉县暴水发枣园村，漂庐舍、寺观，坏田稼殆尽，溺死千余人，郡守刘藻不以闻，坐黜。是岁，鄂州自夏徂冬，水浸民庐。九月，台州水。十四年三月辛未，汀州水，漂百余家、军垒六十余区。十五年五月，淮甸大雨水，淮水溢，庐、濠、楚州、无为、安丰、高邮、盱眙军皆漂庐舍、田稼，庐州城圮。荆江溢，鄂州大水，漂军民垒舍三千余。江陵、常德、德安府、复、岳、澧州、汉阳军水。戊午，祁门县群山暴汇为大水，漂田禾、庐舍、冢墓、桑麻、人畜什六七，浮胔甚众，及害及浮梁县。六月，建宁、隆兴府、袁、抚州、临江军水圮民庐。七月，黄岩县水败田潴。番昜湖溢番昜县，漂民舍、田稼，有流徙者。十六年四月甲戌，绍兴府新昌县山水暴作，害稼湮田，漂民庐。五月丙辰，沅、靖州山水暴溢至辰州，常德府城没一丈五尺，漂民庐舍。汀州大水，浸民庐千五百余家，溺死三千人。分宜县水。丁巳，阶州白江水溢，浸城市民庐。六月庚寅，镇江府大雨水五日，浸军民垒舍三千余。辛卯，潼川府东南二江溢，决堤，毁桥，浸民庐，涪城、中江、射洪、通泉、郪县没田庐。

绍熙二年三月，宁化县连水漂庐舍、田亩，溺死二十余人。五月戊申，建宁州水。己酉，福州水，浸附郭民庐，怀安、候官县漂千三百余家，古田、闽清县亦坏田庐。庚午，利州东江溢。坏堤、田、庐舍。辛未，潼川府东、南江溢；六月戊寅，又溢，再坏堤桥，水入城，没庐舍七百四十余家，郪、涪、射洪、通泉县汇田为江者千余亩。七月癸亥，嘉陵江暴溢，兴州圮城门、郡狱、官舍凡十七所，漂民居三千四百九十余，潼川崇庆府、绵、果、合、金、龙、汉州、怀安、石泉、大安军鱼关皆水。时上流西蕃界古松州江水暴溢，龙州败桥阁五百余区，江油县溺死者众。三年五月壬辰，常德府大雨水，浸民田庐。乙未，潼川府东、南江溢，后六日又溢，浸城外民庐，人徙于山。己亥，池州大雨水连夕，青阳县山水暴涌，漂田庐杀人，盖藏无遗；贵池县亦水。庚子，泾县大雨水，败堤，圮县治、庐舍。六月辛丑，建平县水，败堤入城，漂浸民庐。甲戌，祁门县水。七月壬申，天台、仙居县大水连夕，漂浸民居五百六十余，坏田伤稼。襄阳、江陵府大雨水，汉江溢，败堤防，圮民庐、没田稼者逾旬，复州、荆门军水亦如之。镇江府三县水，损下地之稼。四年四月，上高县水，浸二百余家。五月壬申、癸酉，奉新县大雷雨、水，漂浸八百二十余家。五月辛未、丙子，镇江府大雨水，浸营垒六千余区。戊寅，安丰军大水，平地三丈余，漂田庐，丝麦皆空。是月，诸暨、萧山、宣城、宁国县大水，坏田稼。广德军属县水害稼。筠州水浸民庐。戊寅，进贤县水，圮百二十余家。六月丙申，兴国军

水，池口镇及大冶县漂民庐，有溺死者。戊戌，靖安县水，漂三百二十余家。是夏，江、赣州、江陵府亦水。七月乙酉，丰城县水，壬午，临江军水，皆圮民庐。丁亥，新淦县漂浸二千三百余家。八月辛丑，隆兴府水，圮千二百七十余家。吉州水，漂浸民庐及泰和县官舍。自夏及秋，江西九州三十七县皆水。是岁，兴化军大风激海涛，漂没田庐尤多。五年五月辛未，石埭、贵池、泾县皆水，圮民庐，溺死者众。是月，泰州大水。七月壬申，慈溪县水，漂民庐，决田害稼，人多溺死。乙亥，会稽、山阴、萧山、余姚、上虞县大风驾海涛，坏堤，伤田稼。八月辛丑，钱塘、临安、新城、富阳、於潜县大雨水，余杭县尤甚，漂没田庐，死者无算。安吉县水，平地丈余。平江、镇江、宁国府、明、台、温、严、常州、江阴军皆水。是秋。武陵县江溢，圮田庐甚众。

庆元元年六月壬申，台州及属县大风雨，山洪、海涛并作，漂没田庐无算，死者蔽川，漂沉旬日。至于七月甲寅，黄岩县水尤甚。常平使者莫漳以缓于振恤，坐免。七月，临安府水。二年秋，浙东郡国大水。三年九月，绍兴府属县二婺州属县二，水害稼，五年秋，台、温衢、婺水，漂民庐，人多溺死，衢守张经以匿灾吝振坐黜。六年五月，建宁府、严、衢、婺、饶、信、徽、南剑州及江西郡县皆大水，自庚午至于甲戌，漂民庐，害稼。

嘉泰二年七月丙午，上杭县水，圮田庐，坏稼，民多溺死。建安县漂军民庐舍百二十余，山摧，覆民庐七十七家，溺压死者六十余。丁未，长溪县漂民庐二百八十余家。古田县漂官舍、民庐甚众，溺死者二百七十。剑浦县圮二百五十余家，死者亦众。三年四月，江南郡邑水害稼。

开禧元年九月丙戌，汉、淮水溢，荆襄、淮东郡国水，楚州、盱眙军为甚，圮民庐，害稼。二年五月庚寅，东阳县大水，山千七百三十余所同夕崩洪，漂聚落五百四十余所，湮田二万余亩，溺死者甚众。三年，江、浙、淮郡邑水，鄂州、汉阳军尤甚。

嘉定二年五月己亥，连州大水，败城郭百余丈，没官舍、郡庠、民庐，坏田亩聚落甚多。六月辛酉，西和州水，没长道县治、仓库。丙子，昭化县水，没县治，漂民庐。成州水，入城，圮垒舍。同谷县及遂宁府、阆州皆水。七月壬辰，台州大风雨激海涛，漂圮二千二百八十余家，溺死尤众。三年四月甲子，新城县大水。五月，严、衢、婺徽州、富阳、余杭、盐官、新城、诸暨、淳安大雨水，溺死者众，圮田庐、市郭，首种皆腐。行都大水，浸庐舍五千三百，禁旅垒舍之在城外者半

没，西湖溢。四年七月辛酉，慈溪县大水，圮田庐，人多溺者。八月，山阴县海败堤，漂民田数十里，斥地十万亩。五年五月庚戌，严州水。六月丁丑，台州及建德、诸暨、会稽县水，坏田庐。六年六月丁丑，淳安县山涌暴水，陷清泉寺，漂五乡田庐百八十里，溺死者无算，巨木皆拔。丁亥，于潜县大水。戊子，诸暨县风雷大雨，山涌暴作，漂十乡田庐，溺死者尤多。钱塘县、临安、余杭、于潜、安吉县皆水。九年五月，行都及绍兴府、严、衢、婺、台、处、信、饶、福、漳、泉州、兴化军大水，漂田庐，害稼。十年冬，浙江涛溢，圮庐舍，覆舟，溺死甚众。蜀、汉二州江没城郭。十一年六月戊申，武康、吉安县大水，漂官舍、民庐，坏田稼，人畜死者甚众。十二年，盐官县海失故道，潮汐冲平野三十余里，至是侵县治，庐州港渎及上下管、黄湾冈等场皆圮。蜀山沦入海中，聚落、田畴失其半，坏四郡田。后六年始平。十四年，建康府大水。十五年七月，萧山县大水。时久雨，衢、婺、徽、严暴流与江涛合，圮田庐，害稼。十六年五月，江、浙、淮、荆、蜀郡县水，平江府、湖、常、秀、池、鄂、楚、太平州、广德军为甚，漂民庐，害稼，圮城郭、堤防，溺死者众。鄂州江湖合涨，城市沉没，累月不泄。是秋，江溢，圮民庐。余杭、钱塘、仁和县大水。福、漳、泉州、兴化军水坏稼十五六。十七年五月，福建大水，漂水口镇民庐皆尽，候官县甘蔗砦漂数百家，人多溺死；建宁府没平政桥，入城；南剑州圮郡治、城楼、郡狱、官舍，城坏，民避水楼上者皆死。乙卯，建昌军大水，城不没者三板，漂民庐，圮官舍、城郭、桥梁，害稼。

绍定二年，天台、仙居县大水。四年，沿江水灾。

端平三年三月辛酉，蕲州大雨水，漂民居。是年，英德府、昭州及襄、汉江皆大水。

嘉熙元年，饶、信州水。二年，浙江溢。

淳祐二年，绍兴府、处、婺州水。七年，福建水。十年，严州水。十一年八月甲辰，汀州山水暴至，漂人民。九月，江陵水。是年，江、浙多水，饶州亦水。十二年六月，建宁府、严、衢、婺、信、台、处、南剑州、邵武军大水，冒城郭，漂室庐，死者以万数。

宝祐元年七月，温、台、处、信、饶州大水。

开庆元年五月己未，婺州水，漂民庐。是岁，滁、严州水。

景定二年，浙东水。

咸淳六年五月，大雨水。七年五月甲申，诸暨县大水，漂庐舍。是月，重庆府江水泛溢者三，漂城壁，坏楼橹。十年三月，庐州水。四月，绍兴府大雨水。八月，临安府水，安吉、武康县水。

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滑州黎阳县河清。

端拱元年二月，澶、濮二州河清二百余里。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丁酉，陕西河清。十二月乙巳，河再清，当汾水合流处清如汾水。

元丰四年十月，环州河水变甘。

大观元年八月，乾宁军河清。二年十二月，陕州河清，同州韩城县、郃阳县至清及百里，涉春不变。自是迄政和、宣和，诸路数奏河清，辄遣郎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表贺，岁以为常。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阳凤原乡，有疾者饮之皆愈。八年十一月，通州军言醴泉出汶山下，有疾者饮之皆愈。

熙宁元年五月，京师开化坊醴泉出。

政和五年正月，河阳台观醴泉出。

志第十五 五行一下

○水下

建隆三年春，延、宁二州雪盈尺，沟洫复冰，草木不华。丹州雪二尺。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京师及近畿诸州雪，损桑。

天禧元年十一月，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遣中使埋之四郊。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庆历三年十二月丁巳，大雨雪。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丑，雪。初，帝以愆亢，责躬减膳，每见辅臣，忧形于色。庞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阴阳，而上烦陛下责躬引咎，愿守散秩以避贤路。"帝曰："是朕诚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乃得雪。

至和元年正月，京师大雪，贫弱之民冻死者甚众。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折宫架。是日，帝因感风眩，促礼行而罢。壬午，大雨雪，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元祐二年冬，京师大雪连月，至春不止。久阴恒寒，罢上元节游幸，降德音诸道。八年十一月，京师大雪，多流民。

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御大庆殿受朝贺，以雪罢。

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百官乘轿入朝。飞鸟多死。七年十二月，大雪。诏收养内外乞丐老幼。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时，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堕地。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车驾在青城，大雪数尺，人多冻死。

建炎三年六月，寒。

绍兴元年二月寒食日，雪。五年二月乙巳，雨雪。六年二月癸卯，雪。十三年三月癸丑，雨雪。十七年二月丙申，雪。十八年二月癸卯，雪。二十八年三月丙寅，雨雪。二十九年二月戊戌，大雪。三十一年正月戊子，大雨雪，至于己亥，禁旅垒舍有压者，寒甚。

乾道元年二月，大雪。三月，暴寒，损苗稼。二年春，大雨，寒，至于三月，损蚕麦。二月丙申，雪。四年二月癸丑，大雪。五年二月戊子，雪。六年五月，大风雨，寒，伤稼。七年二月丙辰，雨雪。

淳熙十二年，淮水冰，断流。是冬，大雪。自十二月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或雹，或雨水，冰冱尺余，连日不解。台州雪深丈余，冻死者甚众。十六年四月戊子，天水县大雨雪，伤麦。

绍熙元年三月，留寒至立夏不退。十二月，建宁府大雪深数尺。查源洞寇张海起，民避入山者多冻死。二年正月，行都大雪积冱，河冰厚尺余，寒甚。是春，雷雪相继，冻雨弥月。四年二月己未，雪。

庆元五年二月庚午，雪。六年二月乙酉，雪。五月，亡暑，气凛如秋。

开禧三年二月戊申，雪。

嘉定元年二月甲寅，雪。四年二月丙子，雪。六年二月丁亥，雪。六月，亡暑，夜寒。九年二月乙酉、丙申，雪。十年二月庚申、壬戌，雪。十七年三月癸丑，雪。

宝庆元年四月辛卯，雪。

绍定四年二月己巳，雨雪。六年三月壬子，雨雪。

端平元年二月癸酉，雨雪。二年三月乙未，雨雪。

嘉熙二年二月乙未，雨雪。

淳祐六年二月壬申，雨雪。

宝祐元年二月壬子，雨雪。二年三月戊子，雨雪。六年二月，雨雪。

开庆元年二月庚辰，雨雪。

景定五年二月辛亥，雨雪。

建隆三年春，厌次县陨霜杀桑，民不蚕。

淳化三年三月，商州霜，花皆死。

景德四年七月，渭州瓦亭砦早霜伤稼。

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名、澶、相州并霜，害稼。

至和二年，河东自春陨霜杀桑。

绍兴七年二月庚申，霜杀桑稼。

淳熙十六年七月，阶、成、凤、西和州霜，杀稼几尽。

绍熙三年九月丁未，和州陨霜连三日，杀稼。是月，淮西郡国稼皆伤。

嘉熙元年三月，霜。

建隆元年十月，临清县雨雹伤稼。二年七月，义川、云岩二县大雨雹。四年七月，海州风雹。

乾德二年四月，阳武县雨雹。宋州宁陵县风雨雹伤民田。六月，潞州风雹。七月，同州郃阳县雨雹害稼。八月，肤施县风雹霜害民田。三年四月，尉氏、扶沟二县风雹，害民田，桑枣十损七八。

开宝二年，风雹害夏苗。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景城县雨雹。七月，永定县大风雹害稼。五年四月，冠氏、安丰二县风雹。七年五月，芜湖县雨雹伤稼。八年五月，相州风雹害民田。

端拱元年三月，霸州大雨雹，杀麦苗。闰五月，润州雨雹伤麦。

淳化元年六月，许州大风雹，坏军营、民舍千一百五十六区。鱼台县风雹害稼。

至道二年十一月，代州风雹伤田稼。

咸平元年九月，定州北平等县风雹伤稼。三年四月丁巳，京师雨雹，飞禽有陨者。六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雨雹，如弹丸。

大中祥符三年丙申，京师雨雹。五年八月丙辰，京师雨雹。

天禧元年九月，镇戎军彭城砦风雹，害民田八百余亩。

天圣元年五月丙辰，大雨雹。二年七月壬午，大雨雹。六年，京师雨雹。

嘉祐四年四月丙戌，震雷雨雹。

熙宁元年秋，鄜州雨雹。三年七月、七年四月五月，京师雨雹。八年夏，鄜州、泾州雨雹。九年二月，京师雨雹。十年夏，鄜州雨雹。秦州大雨雹。

绍圣二年十月辛未，西南方有雷声，次大雨雹。四年闰二月癸卯，京师雨雹，自辰至申。

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丙申，京师雨雹。五月辛酉，京师大雨雹。

崇宁三年十月辛丑，京师雨雹。

大观元年十月己巳、三年五月戊申，京师大雨雹。

政和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几两时而止。

宣和四年二月癸卯，京师雨雹。四年三月朔，雨雹。

靖康元年十二月己卯、庚辰，京师雨雹。

建炎三年八月甲戌，大雨雹。

绍兴元年二月壬辰，高宗在越州，雨雹震雷。二年二月丙子，临安府大雨雹。三年正月，雨雹震雷。四年三月己未，大雨雹伤稼。五年闰月乙巳朔，雨雹而雪。十月丁未夜，秀州华亭县大风电，雨雹，大如荔枝实，坏舟覆屋。十二月戊辰，雨雹。七年二月癸丑，雨雹。先一夕雷，后一日雪，癸丑又雹。八年六月丙辰，大雨雹。九年二月甲戌，雨雹伤麦。十二月辛未，雨雹。十年二月辛亥，大雨雹。十二月庚辰，雨雹。十一年正月辛酉，雨雹。十三年二月甲子，雨雹伤麦。五月戊午夜，雹。七月庚午、壬申，雹害稼。十一月己未，雨雹。十七年正月庚辰，雨雹；五月丙寅，又雹。二十一年三月己卯，雹伤禾麦。二十八年四月辛亥，雨雹。二十九年二月戊戌，雹损麦。

隆兴元年三月丙申夜，雨雹。二年二月丁丑，雹与霰俱。四月庚午，雹。六月，雨雹。七月丁未，雨雹。十月辛卯，雨雹。十二月己亥，雨雪而雹。闰月，雨雹。

乾道元年二月庚寅夜，雹。二年十月辛卯，雨雹。三年二月壬午，雪；癸未，雹。四年正月癸未夜，雹，有霰。二月丁酉、癸丑，雨雹；乙卯，雹而雪。五年二月丙午，雹损麦；六年二月壬午，亦如之。八年七月壬辰，雨雹。

淳熙三年四月丁亥，雨雹。癸巳，天台、临海二县大风雹，伤麦。四年正月，建康府雨雹。五月丙寅，雨雹。五年，建康府雨雹者再。六年正月丁丑，雹伤麦。三月壬申夜，大雨雹。八年十二月甲寅，雨雹。十二年二月辛酉夜，雨雹。十三年闰月丙午，雨雹。十五年二月丁亥，雨雪而雹。六月丁卯，雨雹。十六年二月己卯，雹而雨。

绍熙元年二月丙申，雪；丁酉，雹。二年正月戊寅，大雨雹，震雷电以雨，至二月庚辰，大雪连数日。是月庚寅朔，建宁府大风雨雹，仆屋杀人。三月癸酉，大风雨雹，大如桃李实，平地盈尺，坏庐舍五千余家，禾麻、蔬果皆损；瑞安县亦如之，坏屋杀人尤甚。秋，祐川县大风雹，坏粟麦。

庆元三年二月戊辰，雪；己巳，雹。四月乙丑，雨雹，大如杯，破瓦，杀燕爵。

嘉泰元年三月丙寅，雨雹三日。五月丁丑，雨雹。七月癸亥，大雨

而雹。二年四月庚寅，雨雹伤稼。六月庚子，大风雹而寒。四年正月壬辰，雪而雹。

开禧二年正月己酉，雹而雷。

嘉定元年闰月壬申，雨雹害稼。二年三月乙未，雨雹。六年夏，江、浙郡县多雨雹害稼。十五年九月癸丑，大震雨雹。十六年秋，雨雹。

绍定元年五月丁酉，雨雹。五年九月壬寅，雨雹。六年三月丙辰，大雨雹。

端平二年五月乙未，雹。三年六月庚戌，雨雹。

嘉熙元年二月壬辰，雨雹。

淳祐二年四月壬申，雨雹。八年二月壬辰，雨雹。三月乙丑，雨雹。九年正月，雨雹。

宝祐三年五月，嘉定府大雨雹。

开庆元年五月辛亥，雨雹。

景定元年二月庚申，雨雹。

建隆四年四月癸巳，宿州昼日无雨，雷霆暴作，军校傅韬震死。是夜夜半，雷起于京师。开封县署役夫刘延嗣、万进震死，顷之复苏，有烟焰自牖入室，因骇仆，遍体焦灼。

乾德二年正月辛巳，雷起京师西南，东行有电。五月戊寅，大名府大雨，雷震焚藁聚。四年七月，海州雷震长吏厅，伤刺史梁彦超。

开宝七年六月，易州雷，震死耀武军士八人。八年八月，邛州延贵镇震死民费贵及其子四人。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景城县震死牛商冯异。

端拱二年八月，兴化军民刘政震死，有文在胸曰“大不孝”。

淳化三年七月，泗州大风雨，震僧伽塔柱。

至道元年三月甲戌，雷未发声，召司天监寺赵昭问之，答云："按占书，雷不发声，宽政之应也。"七月，泗州大风雨，雷震僧伽塔及坏钟楼。

咸平元年正月戊寅，京师西北有雷电。十一月，瀛州、顺安军并东北有雷。三年冬，黄州西北雷震，似盛夏时。十二月，真定府东南雷。四年十月乙巳，京师西南雷电。闰十二月，大名府雷。六年十一月甲午，京师暴雷震，司天言："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时议改元肆赦，诏宰相增广条目，采民病悉除之。

景德三年九月丙寅夕，京师大震雷。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京师西北方雷。五年十二月己巳，京师西北雷电。九年五月，殿侍张信奉南海祝版乘驿至唐州，震死。

嘉祐四年四月丙戌，大震雷，雨雹。

庆历六年五月，雷雹、地震。

绍圣三年十月十五日，西南方有雷声，次雨雹。

大观三年十月戊子，大雷雹而雨。

建炎四年正月己未，雷。时御舟次温州章安镇，高宗谓宰臣曰："雷声甚厉，前史以为君弱臣强，四夷兵不制。"是夕，金人破明州。壬戌，又雷。

绍兴五年九月戊寅，雷。十月丁巳，雷。六年十月丙午，雷。九年九月甲午、十月丁卯，雷。十一年十一月己酉，雷。十五年十月辛卯、十二月甲寅，雷。十六年，温州大雷电，震死六人于龙翔寺。十八年闰月甲戌，雷。十九年十月甲寅，雷。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南安军大雷电，大庾县震死四人。十一月辛未夜，震雷。十二月癸酉，雷。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己卯，雷。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子，雷。二十七年九月癸未，雷。三十一年正月丁丑，雷。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雷雨，不克郊。戊辰，日南至，大震雷。八年九月乙酉，雷。九年闰月癸卯，雷。

淳熙九年九月壬午，雷。十二年十一月戊子，雷。十二月丁丑，

雷。十三年正月己丑，雷；后三十五日，雪。十四年十一月乙卯，雷。十六年七月乙丑，大雷震太室斋殿东鸱吻。

绍熙元年九月辛酉，雷。十一月壬午，日南至。郊祀，风雨大至，帝震恐，因致疾。四年十一月己卯，日南至；辛巳，雷。五年十月癸巳，大雷电。

庆元二年正月戊子，雷。十一月，雷。三年十月癸亥，雷。六年九月己未，雷。

嘉泰二年正月己巳，雷。三年正月，雷。四年正月辛卯，雷。

开禧二年正月，雪、雷。九月，雷。三年十月辛未、癸酉，雷。

嘉定二年九月戊子，雷。三年正月，雷。十月壬申，雷。八月辛丑、九月辛酉，雷。四年九月，雷。五年七月戊辰，雷雨震太室之鸱吻。十月丁酉，雷。六年闰月壬辰，雷震电；乙未昧爽，洊雷。七年九月癸亥，雷。八年九月丙寅，雷。十一年九月辛巳，祀明堂，肆赦，震雷。十四年十月庚午，雷。十五年九月癸丑，雷。十六年九月乙卯、十二月壬辰，雷。十七年九月丁亥，雷。

宝庆二年九月庚申、十月辛丑，雷。

绍定二年九月庚辰，雷。五年九月壬寅，雷。

端平二年十二月辛亥，雷。三年九月庚午，雷。是月，祀明堂，大雨震电。十月戊戌，雷。

嘉熙元年九月丁巳，雷。二年九月己酉、十月庚戌，雷。

淳祐元年十二月丙寅，雷。二年九月己丑，雷。三年三月丙辰，雷。十年十一月壬午，雷。十二年十二月丁丑，雷。

宝祐三年九月，雷。

开庆元年十月乙酉，雷。

景定二年十月戊戌，雷电；己亥，雷电。

咸淳四年闰月丁巳、九月庚申，雷。九年十月癸亥、十二月丙辰、

壬戌，雷。

建炎七年五月，汴京无云而雷。

绍兴三十年十月壬戌，昼漏半，无云而雷；癸亥，日过中，无云而雷。

淳熙十四年六月甲申昧爽，祷雨太乙宫，乘舆未驾，有大声自内发，及和宁门，人马辟易相践，有失巾屦者。

至道元年十二月，广州大鱼击海水而出。鱼死，长六丈三尺，高丈余。

政和七年夏中，有二鱼落殿中省厅屋上。

宣和二年三月，内出鱼，纯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馆，拜表贺。

绍兴十八年，漳浦县崇照盐场海岸连有巨鱼，高数丈。割其肉数百车，剜目乃觉，转鬣而傍舰皆覆。又渔人获鱼，长二丈余，重数千斤，剖之，腹藏人骼，肤发如生。二十四年四月，海盐县海洋有巨鳅，群虾从之，声若讴歌。抵岸偃沙上，犹扬鬣拨刺，其高齐县门。

乾道六年，行都北阙有鲇鱼，色黑，腹下出人手于两傍，各具五指。七年十一月丁亥，洞庭湖巨鼋走沙拥舟，身广长皆丈余，升舟，以首足压重舰没水。

淳熙十三年二月庚申，钱塘龙山江岸有大鱼如象，随潮汐复逝。十六年六月甲辰，钱塘旁江居民得鱼，备五色，鲫首鲤身。民诡言梦得鱼，觉而在手犹跃，事闻，有司令纵之。

庆元三年二月，饶州景德镇渔人得鱼，赪尾鲤鳞而首异常鱼。镇之老人言其不祥。绍兴二年尝出，后为水灾。盖是岁五月，镇果大水，皆鱼孽也。

嘉定十七年，海坏畿县盐官地数十里。先是，有巨鱼横海岸，民脔食之，海患共六年而平。

建隆元年七月，澶州蝗。二年五月，范县蝗。三年七月，深州蝻虫生。四年六月，澶、濮、曹、绛等州有蝗。七月，怀州蝗生。

乾德二年四月，相州蝻虫食桑。五月，昭庆县有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是时，河北、河南、陕西诸州有蝗。三年七月，诸路有蝗。

开宝二年八月，冀、磁二州蝗。

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卫州蝻虫生。六年七月，河南府、宋州蝗。七年四月，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七月，阳谷县蝻虫生。

雍熙三年七月，鄄城县有蛾、蝗自死。

淳化元年七月，淄、澶、濮州、乾宁军有蝗。沧州蝗蝻虫食苗。棣州飞蝗自北来，害稼。三年六月甲申，京师有蝗起东北，趣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七月，真、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军、平定、彭城军蝗、蛾抱草自死。

至道二年六月，亳州、宿、密州蝗生，食苗。七月，长葛、阳翟二县有蝻虫食苗。历城、长清等县有蝗。三年七月，单州蝻虫生。

景德二年六月，京东诸州蝻虫生。三年八月，德、博蝝生。四年九月，宛丘、东阿、须城三县蝗。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雄州蝻虫食苗。三年六月，开封府尉氏县蝻虫生。四年六月，祥符县蝗。七月，河南府及京东蝗生，食苗叶。八月，开封府祥符、咸平、中牟、陈留、雍丘、封丘六县蝗。九年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七月辛亥，过京师，群飞翳空，延至江、淮南，趣河东，及霜寒始。毙

天禧元年二月，开封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两浙、荆湖百三十州军，蝗蝻复生，多去岁蛰者。和州蝗生卵，如稻粒而细。六月，江、淮大风，多吹蝗入江海，或抱草木僵死。二年四月，江阴军蝻虫生。

天圣五年七月丙午，邢、洺州蝗。甲寅，赵州蝗。十一月丁酉朔，京兆府旱蝗。六年五月乙卯，河北、京东蝗。

景祐元年六月，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种万余石。

宝元二年六月癸酉，曹、濮、单三州蝗。四年，淮南旱蝗。是岁，京师飞蝗蔽天。

皇祐五年，建康府蝗。

熙宁元年，秀州蝗。五年，河北大蝗。六年四月，河北诸路蝗。是岁，江宁府飞蝗自江北来。七年夏，开封府界及河北路蝗。七月，咸平县鸲鹆食蝗。八年八月，淮西蝗，陈、颍州蔽野。九年夏，开封府畿、京东、河北、陕西蝗。

元丰四年六月，河北蝗。秋，开封府界蝗。五年夏，又蝗。六年夏，又蝗。五月，沂州蝗。

元符元年八月，高邮军蝗抱草死。

崇宁元年夏，开封府界、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蝗。二年，诸路蝗，令有司酺祭。三年、四年，连岁大蝗，其飞蔽日，来自山东及府界，河北尤甚。

宣和三年，诸路蝗。五年，蝗。

建炎二年六月，京师、淮甸大蝗。八月庚午，令长吏修酺祭。

绍兴二十九年七月，盱眙军、楚州金界三十里，蝗为风所堕，风止，复飞还淮北。三十二年六月，江东、淮南北郡县蝗，飞入湖州境，声如风雨；自癸巳至于七月丙申，遍于畿县，余杭、仁和、钱塘皆蝗。丙午，蝗入京城。八月，山东大蝗。癸丑，颁祭酺礼式。

隆兴元年七月，大蝗。八月壬申、癸酉，飞蝗过都，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东郡县，害稼。京东大蝗，襄、随尤甚，民为乏食。二年夏，余杭县蝗。

乾道元年六月，淮西蝗，宪臣姚岳贡死蝗为瑞，以佞坐黜。

淳熙三年八月，淮北飞蝗入楚州、盱眙军界，如风雷者逾时，遇大雨皆死，稼用不害。九年六月，全椒、历阳、乌江县蝗。乙卯，飞蝗过都，遇大雨，堕仁和县界。七月，淮甸大蝗，真、扬、泰州窖扑蝗五千斛，余郡或日捕数十车，群飞绝江，堕镇江府，皆害稼。十年六月，蝗遗种于淮、浙，害稼。十四年七月，仁和县蝗。

绍熙二年七月，高邮县蝗。至于泰州。五年八月，楚、和州蝗。

嘉泰二年，浙西诸县大蝗，自丹阳入武进，若烟雾蔽天，其堕亘十余里，常之三县捕八千余石，湖之长兴捕数百石。时浙东近郡亦蝗。

开禧三年，夏秋久旱，大蝗群飞蔽天，浙西豆粟皆既于蝗。

嘉定元年五月，江、浙大蝗。六月乙酉，有事于圜丘、方泽，且祭酺。七月又酺，颁酺式于郡县。二年四月，又蝗，五月丁酉，令诸郡修酺祀。六月辛未。飞蝗入畿县。三年，临安府蝗。七年六月，浙郡蝗。八年四月，飞蝗越淮而南。江、淮郡蝗，食禾苗、山林草木皆尽。乙卯，飞蝗入畿县。己亥，祭酺，令郡有蝗者如式以祭。自夏徂秋，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计，饥民竞捕，官出粟易之。九年五月。浙东蝗。丁巳，令郡国酺祭。是岁，荐饥，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十年四月，楚州蝗。

绍定三年，福建蝗。

端平元年五月，当涂县蝗。

嘉熙四年，建康府蝗。

淳祐二年五月，两淮蝗。

景定三年八月，两浙蝗。

绍兴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市民刺杀之。时州已陷，夏，镇江军帅王胜攻取之；明年，以其郡属金，悉空其民。

乾道六年，南雄州民家豕生数豚，首各具他兽形，有类人者。

庆元初，乐平县民家豕生豚，与南雄同而更具他兽蹄。三年四月，余干县民家豕生八豚，其二为鹿。古田县豕食婴儿。

淳化三年六月，黑风昼晦。

景祐四年七月，黑气长丈余，出毕宿下。

康定元年，黑风昼晦。

元丰末，尝有物大如席，夜见寝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数见，而哲宗崩。至大观间，渐昼见。政和元年以后，大作，每得人语声则出。先若列屋摧倒之声，其形廑丈余，仿佛如龟，金眼，行动砉砉有声。黑气蒙之。不大了了，气之所及，腥血四洒，兵刃皆不能施。又或变人形，亦或为驴。自春历夏，昼夜出无时，遇冬则罕见。多在掖庭宫人所居之地，亦尝及内殿，后习以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浸少，而乱遂作。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执中奉祀北郊。有黑气长数丈，出自斋宫，行一里许，入坛壝，绕祭所，皆近人穿灯烛而过。俄又及于坛，礼将毕，不见。

宣和中，洛阳府畿间，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则掠小儿食之后，虽白昼，入人家为患，所至喧然不安，谓之“黑汉”。有力者夜执枪棒自卫，亦有托以作过者，如此二岁乃息。已而北征事起，卒成金人之祸。三年春，日有眚，忽青黑无光，其中汹汹而动，若鋊金而涌沸状。日旁有黑正如水波，周面旋绕，将暮而稍止。

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初出，两黑气如人形，夹日旁，至巳时乃散。

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坚如铁，破之，米心通黑。

淳熙十一年二月。临安府新城县深浦天雨黑水终夕。十六年六月，行都钱塘门启，黑风入，扬沙石。

庆元元年，徽州黄山民家古井，风雨夜出黑气，波浪喷涌。

咸平元年五月，抚州王羲之墨池水色变黑如云。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丁丑，泰山王母池水变红紫色。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府宝鼎县瀵泉有光，如烛焰四五炬，其声如雷。三年八月，解州盐池紫泉场水次二十里许不种自生，其味特嘉，命屯田员外郎何敏中往祭池庙。八月，东池水自成盐，仅半池，洁白成块，晶莹异常。祀汾阴经度制置使陈尧叟继献，凡四千七百斤，分赐近臣及诸列校。

绍兴十四年，乐平县河冲里田陇数十百顷，田中水类为物所吸，聚为一直行，高平地数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

数尺，夭矫如长虹，声如雷，穿墙毁楼。二水斗于杉墩，且前且却，约十刻乃解，各复故。

天圣四年十月甲午，昏雾四塞。

靖康元年正月丁未，雾气四塞，对面不见。

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北京大雾四塞，是夕，城陷。三年三月，车驾发温州航海，乙丑，次松门，海中白雾，昼晦。六月，久阴。四年三月乙丑，四方雾下如尘。

绍兴三年，自正月阴晦，阳光不舒者四十余日。五年正月甲申，雾气昏塞。七月，刘豫毁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七年，氛气翳日。八年三月甲寅，昼晦，日无光，阴雾四塞。乙卯，昼夜云气昧浊。四月，积雨方止，氛雾四塞，昼日无光。

隆兴元年五月丙午，朝雾四塞。二年六月，积阴弥月。

乾道二年十一月，久阴。五年正月甲申，昼蒙。六年五月，连阴。六月，日青无光。

淳熙六年十二月乙丑，昼蒙。十三年正月丁亥，亦如之。

庆元二年一月己卯，昼暝，四方昏塞。三年二月丁卯，昼晦，昏雾四塞。六年十二月辛卯、嘉定三年正月丙午、十年正月乙未、十三年三月壬辰，皆昼蒙。

建炎四年三月辛亥，白虹贯日。

绍兴八年三月辛巳，白虹亘天。二十七年二月壬寅，白虹贯日。三十年十二月辛酉，曲虹见日之西。

乾道三年十月丙申，虹见。

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曲虹见日东。二年十月庚辰，虹见。五年十月丁巳，曲虹见日东。

庆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贯日。

嘉泰三年七月壬午，亦如之。四年十一月，虹见。

嘉定十一年二月丙辰，白虹贯日。

嘉熙三年十月乙丑，虹见。四年二月辛丑，白虹贯日。

淳祐十年十二月丁巳，虹见。

宝祐五年十月，虹见。

太祖从周世宗征淮南，战于江亭，有龙自水中向太祖奋跃。

乾德五年夏，京师雨，有黑龙见尾于云际，自西北趋东南。占主大水。明年，州府二十四水坏田庐。

开宝六年四月，单父县民王美家龙起井中，暴雨飘庐舍，失族属，及坏旧镇廨舍三百五十余区，大木皆折。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堕于城北门楼，有物抱东柱，龙形金色，足三尺许，其气甚腥。旦视之，壁上有烟痕，爪迹三十六。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青蛇出无为军廨，长数尺。

宣和元年夏，雨，昼夜凡数日。及霁，开封县前茶肆中有异物如犬大，蹲踞卧榻下。细视之，身仅六七尺，色苍黑，其首类驴，两颊作鱼颔而色正绿，顶有角，生极长，于其际始分两歧，声如牛鸣，与世所绘龙无异。茶肆近军器作坊，兵卒来观，共杀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讹言龙复仇云。

绍兴初，朱胜非出守江州，过梁山，龙入其舟，才长数寸，赤背绿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近龙孽也。行都柴垛桥旌忠庙三蛇出没庭庑，大者盈尺，方鳞金色，首脊有金钱，遇霁，或变化数百于蕉卉间。庙徙而蛇孽亦绝。十一年四月，衡山县净居岩有蛇长二丈，身围数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山气遇夜辄昏昧，蛇毙始明。二十五年六月，湖口县赤龙横水中如山，寒风怒涛，覆舟数十艘，士卒溺者数十人。三十年春，宜黄县大蛇见于丞治，长二丈。捕之纵数里外，俄复至者数四。

乾道五年七月乙亥，武宁县龙斗于复塘村，大雷雨，二龙奔逃，珠坠，大如车轮，牧童得之。自是连岁有水灾。

太平兴国三年，灵州献官马驹，足有二距。

雍熙二年，虔州吏李祚家马生驹，足有距。四年，鄜州直罗县民高英家马生前两足如牛。端拱二年，夏州民程真家马生二驹。

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名监马生驹，赤色，肉尾无□□。

宣和五年，马生两角，长三寸，四足皆生距。时北方正用兵。

绍兴八年，广西海□需有海兽如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众杀之，明日海溢，环村百余家皆溺死，近马祸也。五年，广西市马，全纲疫死。

淳熙六年十二月，宕昌西马、金州马皆大疫。十二年，黎、雅州献马，有角长二寸。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

绍熙元年二月丙申，右丞相留正乘马早朝，入禁扉，马毙，近马祸也。

嘉定五年正月，史弥远入贺于东宫，马惊堕地，衣帻皆败，其额微损，事与上同。

建隆元年，雄州归义军民刘进妻产三男。二年，孟州民孟福、定州民孟公礼等妻各产三男。三年，齐州、晋州大旱，民家多生魃。龙冈县民林嗣妻、京师龙捷军卒宜超妻产三男。

乾德三年，江陵府民刘晖妻产三男。四年，安州骁健军卒赵远妻产三男。五年，光州民高与、德州民赵嗣、乾宁军卒王进妻产三男。

开宝元年，沂州民王政、澶州民谢兴妻产三男。二年，阆州民孙延广、开州民董远妻产三男。七年，青城县王宥妻产三男。河南府民刘元妻产三男。

太平兴国二年，邢州招收军卒李遇、汝州归化军卒鱼霸、常州民谢祚妻产三男。晋原县民杨万妻产三男。七年，澶州龙卫军卒靳兴、普州民郑彦福妻产三男。汾州民郑训妻产三女。雁门县民刘习妻产四男。滑州归化军卒安旺妻产二男一女。八年，扬州顺化军卒俞钊、温州民李遇、荣州民李祚妻产三男。九年，扬子县民妻生男，毛被体半寸余，面长、顶高、乌肩、眉毛粗密，近发际有毛两道软长眉，紫唇、红耳、厚鼻、大类西域僧。至三岁，画图以献。

雍熙二年，奉新县民何靖妻产三男。三年，鲁山县民张美、相州林虑县民张钦妻产三男。四年，晋原县民周承晖、固始县民杨升妻产三男。

端拱元年，祁州民冯遇妻产三男。二年，齐州民徐美、并州民侯远、常州卒徐流妻产三男。

淳化元年正月，河阳县民王斌、新息县民李珪妻产三男。八月，汾州悉达院僧智严头生角三寸。二年，晋陵县民黄钊、南充县民彭公霸、龙阳县民周信、王屋县民李清、临清县民国忠、邻水县吏谢元升、奉化县卒朱旺妻产三男。瀛州民胡立、邢州民高德妻产三男。四年，邯郸县民郑安、河间县民王希辇、安州民宋和妻产三男。五年，雍丘县营卒盛泰妻产三男。

至道元年，保州敌军校李深、宋城县民王洽、临淮县民贺用、永清县民董美、鄄城县民马方妻产三男。二年，安丰县民王构、伊阳县民张寿、成都县民彭操妻产三男。三年，汾州民赵演、沂州民李嗣、南剑州民刘相、饶安县民睦鸾、卫州宣武军卒李筠妻产三男。

咸平元年，台州永安县王旺、澶州静戎军卒郑穗妻产三男。莘县民怀梁、获嘉县民王贵、永康县民罗彦瑶、温县民杨荣、毗陵县民魏吉妻产三男。三年，睢县民朱进、郓州武威军卒徐绕、深州民彭远妻产三男。四年，望都县民郭莹、邕州澄海军卒梁济妻产三男。五年，夏津县民赵替妻产三男。六年，石城县民刘诜、堂邑县民戴玉妻产三男。平乡县民郭让妻产四男。

景德元年，南昌县民李聪妻产三男。二年，奉新县民魏勇妻产三男。四年，八作司匠赵荣、南顿县民任登老、枣强县民张绪妻各产三男。

大中祥符元年，高邮军民王言妻产四男。二年，崞县民张留、清平军民杨泉妻产三男。三年，获嘉县民冯可妻产三男。宋城县民李悔妻产二男一女。四年，河池县民冯守钦妻产三男。五年，大名府宣勇军卒徐璘、赞皇县民李钊妻产三男。七年，铜鞮县民李谦、宋城县民白德、霍丘县民朱璘、平凉县民焦思顺妻产三男。八年，河南府民宋再兴、真阳县民周元、历亭县民田用侯言、霍丘县民王忠杜戩、濛阳县民卫志聪、定州骁武军卒张吉、雍丘县怀勇军卒黄进妻产三男。永嘉县民张保妻产四男。九年，曹州雄勇军卒聂德、瀛州民刘元、澧州民张贵、广州民刘

吉妻产三男。

天禧元年，连江县民陈霸妻产三男。三年，钱塘县民谢文信、遂安县民李承遇妻产三男。四年，孝感县民杜明、平恩县民刘顺妻产三男。七月，耒阳县民张中妻产三男，其额有白志方寸余，上生白发。

自天圣迄治平，妇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熙宁元年距元丰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者一，三男一女者一。元丰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而四男者一。前志以为人民蕃息之验。

宣和六年，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丰乐楼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余，楚州人，忽生髭，长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诏度为女道士。

绍兴三年，建康府桐林湾妇产子，肉角、有齿。是岁，人多产鳞毛。二十年八月，真符县民家一产三男。

隆兴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而妇产子，二首具羽毛之形。

乾道五年，衡、湘间人有化为虎者。余杭县妇产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妇产子亦如之，皆连体两面相乡。三家才相距一二里。潮州城西妇孕过期产子，如指大、五体皆具者百余，蠕蠕能动。

淳熙十年，番昜南乡妇产子，肘各有二臂，及长，斗则六臂并运。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有四日复生。十一月辛未，邓家巷妇产肉块三，其一直目而横口。十四年六月，临安府浦头妇产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长四尺。

绍熙元年三月癸酉，行都市人夜以杀相惊，奔迸者良久乃定。是岁，昆山县工采石而山压。三年六月，它工采石邻山，闻其声呼，相应答如平生。其家凿石出之，见其妻，喜曰："久闭乍风，肌肤如裂。"俄顷，声微噤不语，化为石人，貌如生。

庆元元年，乐平县民妇产子有尾。永州民产子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进贤县妇产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

嘉定四年四月，镇江府后军妻生子，一身二首而四臂。

淳化五年六月，京师疫，遣太医和药救之。

至道二年，江南频年多疾疫。

大观三年，江东疫。

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三年二月，永州疫。六年，四川疫。十六年夏，行都疫。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

乾道元年，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疫，浙东、西亦如之。六年春，民以冬燠疫作。八年夏，行都民疫，及秋未息。江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

淳熙四年，真州大疫。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十四年春，都民、禁旅大疫，浙西郡国亦疫。十六年，潭州疫。

绍兴二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三年，资、荣二州大疫。

庆元元年，行都疫。二年五月，行都疫。三年三月，行都及淮、浙郡县疫。

嘉泰三年五月，行都疫。

嘉定元年夏，淮甸大疫，官募掩骼及二百人者度为僧。是岁，浙民亦疫。二年夏，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三年四月，都民多疫死。四年三月，亦如之。十五年，赣州疫。十六年，永、道二州疫。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是日，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寺死者尤多。二年闰三月，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

熙宁元年七月戊子夜，西南云间有声鸣，如风水相激，寝周四方。主民劳，兵革岁动。六年七月丙寅夜，西北云间有声如磨物，主百姓劳。七年七月庚子夜，西北天鸣，主惊忧之事。

绍兴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天有声如雷，水响于东南，四日乃止。

开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鸣有声。

天禧三年正月晦，沈丘县民骆新田闻震，顷之，陨石入地七尺许。

淳熙十六年三月壬寅，陨石于楚州宝应县，散如火，甚臭腥。

庆元二年六月辛未，黄岩县大石自陨，雷雨甚至，山水瀵涌。

志第十六 五行二上

○火上

炎上，火之性也。火失其性，则为灾眚。旧说以恒燠、草妖、羽虫之孽，羊祸、赤眚、赤祥之类皆属之火，今从之。

建隆元年，宿州火，燔民舍万余区。二年三月，内酒坊火，燔舍百八十区，酒工死者三十余。三年正月，滑州甲仗库火。燔仪门及军资库一百九十区，兵器、钱帛并尽。开封府通许镇民家火。燔庐舍三百四十余区。二月，安州牙吏施延业家火。燔民舍并显义军营六百余区。五月，京师相国寺火，燔舍数百区。海州火，燔数百家，死者十八人。

乾德四年二月，岳州衙署、禀库火，燔市肆、民舍殆尽，官吏逾城仅免。三月，陈州火，燔民舍数十区。潭州火，燔民舍五百余区；逾月，民周泽家火，又燔仓禀、民舍数百区，死者三十六人。是春，诸州言火者甚众。八月，衡州火，燔公署、仓库、民舍仅千余区。五年，京师建隆观火。

开宝三年八月，辰州廨火，燔军资库。五年七月，忠州火，仓库殆尽。七年九月，永城县火，燔民舍一千八百余区。八年四月，洋州火，燔州廨、民舍千七百区。永城县火，燔军营、民舍千九百八十区，死者九人。

太平兴国七年八月，益州西仓灾。

雍熙元年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初夕，阴云雷震，火起月华门，翌日辰、巳方止。二年九月庚寅夜，楚王元佐宫火，燔舍数百区，王自是以疾废于家。三年，光化军民却勋家火，延燔军廨、舍、库。

端拱元年二月，云安军威棹营火。二年三月，衡州火，燔州县官舍、仓库、军营三百余区。又崇贤坊有鸟燔数十处，七日不灭。

淳化三年十月，蔡州怀庆军营火，燔汝河桥民居、官舍三千余区，死者数人。十二月，建安军城西火，燔民舍、官廨等殆尽。四年二月，永州保安津舍火，飞焰过江，烧州门及民屋三百余家。

咸平二年四月，池州仓火，燔米八万七千斛。

景德元年正月，平虏军营火，焚民居庐舍甚众。四年十一月，郢州火，燔仓库并尽。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桂州甲仗库灾。二年四月，升州火，燔军营、民舍殆尽。四年八月，徐州草场火。十月，镇州城楼、战棚火。七月，雄州甲仗库火。八年二月甲寅，宗正寺火。四月壬申夜，荣王元俨宫火，自三鼓北风甚，癸酉亭午乃止，延燔左承天祥符门、内藏库、朝元殿、乾元门、崇文院、祕阁、天书法物内香藏库。九年五月甲子，左天厩坊草场火。

天禧二年二月戊寅，北宅蔡州团练使德雍院火，延燔数百区。三年春，京师多火。六月，永州军营火，延民舍数百余区。五年四月丁巳，事材场火。

天圣三年二月丁卯，蕲州榷货务火。五年四月壬辰，寿宁观火。七年六月丁未，玉清昭应宫灾。初，大中祥符元年，诏建宫以藏天书。七年，宫始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至是，火发夜中，大雷雨，至晓而尽。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

景祐三年七月庚子，太平兴国寺火起阁中，延燔开先殿及寺舍数百楹。是夕，大雨雹。十月巳酉，澶州横龙水口西岸料物场火，焚薪刍一百九十余万。

宝元二年六月丁丑，益州火，焚民庐舍二千余区。

康定元年六月乙未，南京鸿庆宫神御殿火。

庆历元年五月癸亥，庆州草场火，延燔州城楼橹。三年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四年三月丙戌夜，代州五台山寺火。六月丁未，开宝寺灵感塔灾。七月甲子，燕王宫火。六年七月辛丑，洪福禅院火。八年正月壬午，江宁府火。初，李景江南大建宫室、府寺，其制多仿帝室，至是一夕而焚，唯玉烛殿独存。

皇祐五年正月丁巳，会灵观火。

至和元年四月辛丑，祥元观火。二年，并州太宗神御殿火。

嘉祐三年正月，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死者五十人。

治平四年十二月壬子夜，睦亲宫火，焚九百余间。甲寅，广亲宫又火。

熙宁六年二月丙申，永昌陵上宫火，燔东城门。七年九月壬子，三司火，自巳至戌，焚屋千八百楹，案牍殆尽。十一月，洞真宫火。九年十月，鲁王、濮王宫火。十年正月，仙韶院火。撤屋二百五十楹。三月丙子，开封府火。

元丰元年八月，邕州火，焚官舍千三百四十六区，诸军衣万余袭，谷帛军器百五十万。四年六月，衡州火，烧官舍、民居七千二百楹。钦州大雷震，火焚城屋。五年二月，洞真宫火。八年二月辛巳，开宝寺火。时寓礼部贡院于寺，点校试卷官翟曼、陈之方、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

元祐元年三月，宗室宫院火。六年十二月，开封府火。

绍圣三年三月七日，内尚书省火，寻扑灭。上逾执政：禁中屡火，方醮禳，已罢春宴，仍不御垂拱殿三日。四年七月甲子，禁中火。

元符元年四月，宗室宫院火。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壬寅，集禧观火，大雨中久而后灭。

崇宁二年六月，中太乙宫火。三年三月辛丑，大内火。

政和三年四月，苏州火，延烧公私屋一百七十余间。五月，封州火，延烧公私屋六百八十二间。五月辛丑，京师大盈仓火。是岁，成都府大慈寺、温州绛州皆火。

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凡爇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焚死者甚众。

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书省火，延烧礼、祠、工、刑、吏部，拆尚书省牌掷火中禳之乃息。二年三月戊戌，天汉桥火，焚百余家。顷之，都亭驿又火。己酉，保康门火。

绍兴元年十月乙酉，临安府、越州大火，民多露处。十二月辛未，越州火，焚吏部文书，乙酉，移跸钱塘。二年正月丁巳，宣州火，燔民居几半。五月庚辰，临安府大火，亘六七里，燔万数千家。十二月甲午，行都大火。燔吏刑工部、御史台、官府、民居、军垒尽，乙未旦乃熄。三年九月庚申，行都阙门外火，多燔民居。四年正月戊寅，行都火，燔数千家。六年二月，行都屡火，燔千余家。十二月，行都大火，燔万余家，人有死者。时高宗亲征刘豫，都民之暴露者多冻死。七年正月辛未，平江府火。二月辛丑，镇江府、楚、真、扬、太平州火。是岁，临安府火。八年二月丁酉，太平府大火，宣抚司及官舍、民居、帑藏、文书皆尽，死者甚众，录事参军吕应中、当涂县丞李致虚死焉。九年二月己卯，行都火。七月壬寅，又火。十年十月，行都火，燔民居，延及省部。十一月丁巳，温州大火，燔州学、酤征舶等务、永嘉县治及民居千余。十一年七月癸亥，婺州大火，燔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几半。九月甲寅，建康府火，燔府治三十余区，民居三千余家。十二年二月辛巳，镇江府火，燔仓米数万石，刍六万束，民居尤众。是月，太平、池州及芜湖县皆火。三月丙申，行都火。四月，行都又火。十四年正月甲子，行都火。十五年，大宁监火，燔官舍、帑藏、文书。九月丙子，行都火，经夕，渐近太室而灭。十七年八月，建康府火。十二月辛亥，静江府火，燔民舍甚众。二十年正月壬午，行都火，燔吏部文书皆尽。二十五年，汴京宫室悉焚。二十六年。潭州南岳庙火。二十九年四月，镇江府火，焚军垒、民居。十二月丙子，夔州大火，燔官舍、民居、寺观，人有死者。

乾道元年正月，泰州火，燔民舍几尽。是年春，德安府应城县厩驿火。二年冬，真州六合县武锋军垒火。十二月，婺州火。自是火患不息，人火之也。三年五月，泉州火。五年十二月壬申，太室东北垣外民舍火。七年十一月丁亥，禁垣外阉人私舍火，延及民居。九年九月，台州火，经夕，至于翌日昼漏半，燔州狱、县治、酒务及居民七千余家。

淳熙元年十二月丁巳，泉州火，燔城楼及五十余家。二年六月戊午，潭州南岳庙火。八月，严州火。十一月癸亥，丽正门内东庑灾。是岁，泸州火，坐上焚民居不实，守臣贬秩。三年九月，大内射殿灾，延及东宫门。四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千余家。五年四月庚寅，兴州沙市火，燔三百四十余家，有死者。十一月，和州牧营火，燔一百六十区。七年二月，江陵府沙市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八月，温州试士，火作于贡闱。八年正月，扬州火。九月乙亥，行都火。九年九月，合州大火。燔民居几尽，官舍仅有存者。

十一年二月辛酉，兴元府义胜军垒舍火。十二年八月，温州火，燔城楼及四百余家。十月，鄂州大火，燔万余家。江风暴作，结庐堤上、泊舟岸下者，焚溺无遗。十四年五月，大内武库灾，戎器不害。六月庚寅，行都宝莲山民居火，延烧七百余家，救焚将校有死者。五月，成都府市火，燔万余家。十六年九月，南剑州大火，民居存者无几。

绍熙元年八月壬寅，处州火，燔数百家。十二月戊申，建宁府浦城县火。时查洞寇张海作乱，焚五百余家。二年四月，行都传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为孽，火数起之应。是月，徽州大火，夜燔州治、谯楼、官舍、狱宇、钱帑库务，凡十有九所，五百二十余区，延烧千五百家，自庚子至于壬寅乃熄。五月己巳，金州火，燔州治、官舍、帑藏、保胜军器库、城内外民居甚众。三年正月己巳，行都火，通夕，至于翌日，阛阓焚者半。十一月，又火，燔五百余家。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翌日，燔八百家。

庆元二年八月己酉，永州火，燔三百家。三年闰月甲申，金州都统司中军垒舍火，焚千三百余区。阅六月乙酉，又火。燔二千余区。是冬，绍兴府僧寺火，延烧数百家。六年八月戊戌，徽州火。燔州狱、官舍，延及八百余家。

嘉定元年三月戊寅，行都大火，至于四月辛巳，燔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五万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余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践死者不可计。城中庐舍九毁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火作于宝莲山御史台胥杨浩家，谏议大夫程松请戮浩以谢都民。疏再上，始黥配万安军，犹免决。自是民讹言相惊，亡赖因纵火为奸利。二年六月己卯，临安府火。三年正月丁酉，襄阳府火作而风暴，选锋军校于友直死于救焚，止延烧六十余家。帅、漕臣上其功，赠二秩，官其子二。十一月甲午，福州火。燔四百余家。四年三月丁卯，行都大火，燔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夜召禁旅救扑。太室撤庙庑，迁神主并册、宝于寿慈宫。翼日戊辰旦，火及和宁门鸱吻，禁卒张隆飞梯斧之，门以不焚。火作时，分数道，燔二千七十余家。又翌日己巳，神主还太室。时省部皆寓治驿、寺。四月丙申，临安府梵天寺火。六月，盱眙军天长县禁军营火，铠械为尽。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

开禧二年二月癸丑，寿慈宫灾。四月壬子，行都火，燔数百家。

嘉定二年八月己巳，信州火，燔二百家。九月丁酉，吉州火，燔五百余家。是岁，泸州火，燔千余家。十一月丁亥，建宁府政和县火，燔百余家。四年闰二月己卯，绍兴府嵊县浦桥火，燔百余家。三月，滁州火，燔民居甚多。十月，抚州火。辛卯，福州一夕再火，燔城门、僧寺，延烧千余家，死者数人。五年五月己未，和州火。燔二千家。八年八月辛丑，湖州火，燔寺观，延烧三百家。九年七月甲戌，南剑州沙县火，燔县门、官舍及千一百余家，民有死者。十一年二月，行都火。燔数百家。九月己巳，禁垣外万松岭民舍火，燔四百八十余家。十三年二月庚寅，安丰军故步镇火，燔千余家，死者五十余人。八月庚午，庆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观、民居甚众。十一月壬子，行都火，燔城内外数万家、禁垒百二十区。十七年四月丁卯，西和州焚军垒及民居二千余家，人火之也。守臣尚震午误以为金人至而遁。六月丁亥，岳州火，燔岳阳楼、州狱、帑库，延及八十家。己丑又火，燔百余家。

绍定元年三月，行都火，燔六百余家。

嘉熙元年六月，临安府火，燔三万家。

淳祐元年，徽州火。十二年十一月丙申，行都火，至丁酉夜始熄。

景定四年，绍兴火。五年，临安府大火。

德祐元年，玉牒所灾。

乾德二年冬，无雪。五年冬，无雪。

开宝元年冬，京师无雪。二年冬，无雪。

淳化二年冬，京师无冰。

至道元年冬，无雪。二年冬，无雪。

大中祥符二年，京师冬温，无冰。

天圣五年，夏秋大暑，毒气中人。

嘉祐六年冬，京师无冰。

治平四年冬，无雪。

元丰八年冬，无雪。

元祐元年冬，无雪。四年冬，京师无雪。五年冬，无冰雪。

绍兴五年五月，大燠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曷死者甚众。三十一年冬，无雪。

乾道三年，冬温，少雪无冰。五年，冬温，无雪。六年，冬温，无雪冰。

绍熙三年冬，潼川路不雨，气燠如仲夏，日月皆赤，荣州尤甚。

庆元元年冬，无雪。二年冬，无雪。四年冬，无雪。越岁，春燠而雷。六年，冬燠无雪，桃李华，虫不蛰。

开禧三年冬，少雪。

嘉定元年，春燠如夏。六年冬，燠而雷，无冰，虫不蛰。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曷死者甚众。九年冬，无雪。十三年冬，无冰雪。越岁，春暴燠，土燥泉竭。

建隆二年九月，亳州献芝一株。

乾德四年闰八月，黄冈县民段赞屋柱生紫芝一本二茎，知州郑守忠以献。十二月，登州献芝五茎。

开宝四年，成都府民罗达家生芝。六年正月，知梓州赵延通献芝一本。河中府大明观殿芝草生，节度使陈思让以闻。七年七月，陈州节度党进献控鹤营卒孙洪家芝二本。八月，又献芝一本，四十九茎。九月，麻城县廨芝生柱上，刺史王明以献。十月，梓州献芝草。

太平兴国二年八月，青城县民家竹一本，上分双茎。三年六月，项城县令王元正献芝草。七月，广州献芝草。八月，功臣堂柱生芝二本，知州范旻画图以献。四年八月，广州献芝草。九月，华山道士丁少微献白芝、黝芝各一器。五年五月，眉山县竹一茎十四节，上分二枝，长丈四尺。九月，真定府行宫殿梁生芝。如荷花，知府赵贤进以图来上。十月，龙水县华严寺旧截竹为筒引水。忽生枝叶，长二丈许，知州姜宣以闻。六年三月，广州献黄芝一本九茎。七月，新津县赵丰村竹一茎十二

节，上分两岐，知州崔宪以闻。七年六月，知黄州裴仁凤献芝草。七月，知罗江县陈覃于罗璜山获芝四本以献。湘阴县万寿寺松根，芝草二本生，转运副使赵昌献之。八月，再生四本，昌又献。潭州民欧阳进、夏侯敏园中芝三本。宜兴县民长孙裕家生芝，紫茎黄盖。十月，雄州实信院竹业丛芝草，僧致仁采之复生，悉以上献。八年二月，知福州何允昭献芝二本。五月，汉州献芝。十月乙酉，蜀州献瑞竹一本十六节，上分两枝。知连州史昭文献芝二茎。十一月，婺源县民王化于王陵山石上得紫芝一本，丛生五茎。金州监军廨生芝三本。九年十月，金州献芝三本，永康军献芝九茎，同日至阙下。十一月，知梓州沈护获芝三茎。

雍熙二年七月，灵州芝草生，知州侯赟刻木为其状来献。三年三月，殿前承旨张思能使楚、泗，献所得芝草五本。四月，眉山县献《异竹图》。八月，刑部尚书宋琪家牡丹三华。

端拱元年五月，知襄州郝正献芝五本。八月，广州凤集合欢树下，得芝三本。二年七月，彭山县民家生异竹。舒州芝草生，知州赵孚以献。十月，密州献芝草。

淳化元年四月，永州监军廨芝草生，知州克宪以闻。八月，黄州刺史魏丕献芝草。二年二月，射洪县安国寺竹二茎同本。六月，舒州竹连理，知州乐史以闻。十一月，陵州民赵崇家慈竹二茎，长六尺许，其上别有根柢，茎分十枝，长丈余；又一本三茎并耸。三年十月，朗州异竹生。京师太平兴国寺牡丹生华，占云："有丧。"是月，恭孝太子薨。四年正月，知兴化军冯亮献芝草。十月，彭门芝草生。十二月，荣州献《异竹图》。五年正月，密州献芝草四本，枝叶扶疏。二月，知温州何士宗献芝草五本；十月，又献十本。

至道元年十一月，潭州监军廨生竹一本，长二尺许，枝叶万余，尤为殊异。二年六月，虔州龙泉县合龙院一竿分两枝。河南县民张知远家芝草生，判府吕蒙正表上之。闰七月，密州献芝二本。三年二月，广东转运使康戩献紫芝。

咸平元年十二月，宣化县保圣山瑞竹生一本二枝。二年闰二月，宣、池、歙、杭、越、睦、衢、婺诸州箭竹生米如稻。时民饥，采之充食。九月，剑州驿厅梁上生芝草，一枝三朵，其色黄白，知州李仁衡图以献。四年正月，滩州献芝草一本，如佛状。十二月，知淮阳军王砺献芝草三本。六年五月，导江县民潘矩田生芝，三层，黄紫色，高五寸许。九月，相州牧龙坊生芝一茎，色紫黄，长尺余，分七枝，枝如手五

指状。其最上枝类凤者，知州张鉴以献。

景德三年八月，蔡州献芝草。四年十月，知广安军王奇上《芝草图》。十二月，蓬州上《瑞竹图》。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温州献《瑞竹图》。五月辛未，以东封，遣经度制置使王钦若祭文宣王庙，于孔林得芝五株，色黄紫如云色，及人戴冠冕之状。诏内侍杨怀玉祭谢。复得芝四本，轻黄，如云气之状。癸未，内侍江德明于白龙潭石上得紫黄芝一本以献。六月，瑕丘县民宋固于尧祠前得黄紫芝九本，连理者四；又县民蔡珍得芝一本，王钦若以献。钦若又于岱岳及尧祠前，再得芝二十二本。连理者二，及有贯草石者。七月，钦若亲获芝十一本，又州长及民所得二十六本，有重台连理及外白内紫之状，且言："泰山至日生芝草，军民竞采，请给缗帛。"从之。兖州狱空，司理参军郭保让扫除其间，得芝四本。八月，须城县民家芝草生。乾封县民家屋柱生芝。滋长连亵，色鲜洁如绘画。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有贯草木、附石、连理及饰为宝山者。黄州献异竹一本双茎。九月，赵安仁来献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十一本。巩县柴务牡丹华。十月，泰山芝草再生者甚众。辛丑，车驾次郓州，知州马元方献芝草五本。甲辰，钦若等又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五十本，有并五连、三连理者，五色重晕如宝盖，下相连带，凡草木五谷如宝山、灵禽、瑞兽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诏令封禅日列天书辇前，又送诸路名山胜景及赐宰相。是月，复州献芝草，类神仙佛像。河中府酒厨梁上生芝，一本十二叶，其色如玉。安阳县段赞家紫芝连理，长尺余，又民李钊屋柱生芝三本。霍丘县河亭及圣惠坊并有紫芝生。十二月，福州怀安县龙眼树上紫芝连理。温州献《灵芝图》。二年正月，福州荔枝树生连理芝二本。二月，饶州献芝草四本。七月，遂州皇泽寺芝草生，凡五十本。九月，荣州廨庭中生芝二本。十月，果州青居山献金晕连理芝草。十一月，华山张超谷石上生紫芝二本。嵩岳生芝草五十本。石首县文宣王庙殿柱芝草生。又龙盖山万福里民宗永昌园藤上芝草生，一本双茎。十二月，汉州芝草生。黔州芝草一茎十二枝，若山峰状。三年正月，井研县三惠寺生芝草十本。二月，昌州廨厅柱芝生四本。闰二月，饶州芝草生。三月，西充县青莲塔院、太平观并生芝草。四月，京师竹有华，占云："岁不丰。"六月，绵、邵、鄂州并芝草生。七月，虢州圣女观生芝草三本。八月，颍县民得田芝十二本。蜀州生芝草，一茎九叶。江陵县民张仲家竹自根上分干，其一干又分三茎，九月，江陵府永泰寺竹出地七节，分为两茎，长丈余，知府陈尧咨以闻。华州敷水民侯元则入华阳川石罅，得芝一本，知州顾端以献。十月，内侍任文庆诣茅山，设醮洞

中，获芝草二十八本，有如人手者。十一月，安乡县谢山获芝二十二本，其七状如珊瑚而色紫。十二月，神泉县获芝四本。四年正月，知华州崔端献芝草，状如仙人掌。须城县民李道安于黄仙公洞台上得芝草一本以献。二月，崔端又献芝草十本。知益州任中正献芝草二十二本。知遂州毋宾古献芝草。四月，古田县僧舍竹一本，上分三茎。端昌县民李让家筀竹一本，去地五尺许，分为二茎，知州范应辰以闻。六月，夔州芝草生禀舍中。七月，知亳州徐泌、知江州王文震并献芝草。知郴州袁延庆献芝草十本。八月，邕州云封寺柏树生芝五本，知州刘知诘以献。西充县广川王庙生芝十本，其三连理。八月，知信州李放献《瑞竹图》三本。十一月，河中府献芝草。真源县民王顺慈、司徒捷家生芝各一本。岳州、道州并献芝草。南岳奉册使薛映、副使钱惟演过荆门军神林石上，获芝草以献。十二月，铅山县仁寿僧舍生芝草一本，双枝，长尺八寸。五年六月，浔州六祖院法堂紫芝双秀，知州高志宁以闻。八月，亳州献芝草。十月，泽州厅事梁上，生白茎紫盖芝二十四本。闰十月，常州芝草生。又萧山县芝生李树上十一本。十一月，广州献芝草二百三十七本。晋原县僧舍芝草一本。十二月，随州芝草生。亳州献鹿邑县民所获芝草四本。候官县山上生芝草五十四本。闽县望泉寺生芝草十本。宁德县支提山石上生芝草十五本。六年二月，江州庐山崇圣院生芝九本，知州王文震以献。四月，饶州承天院东山生芝四本，连叶。六月，寿丘县获紫茎金芝一本。景陵县管阳山林中获芝三十本。七月，内侍石延福登兖州寿丘，获芝一本，贯草而生，又旁得三十本。亳州团练使高汉英献芝八本。鼎州城门柱下生芝一本。八月，继照堂生芝一本，紫茎黄盖。奉祀经度制置使丁谓至真源县，太清宫道士、濑阳乡民继获芝八十本以献。乙丑，又获二百五十本，有一本三茎，一茎如云气佛像者。九月，又得宋城县民所获芝五十本献之。十月，丁谓来朝，献芝草三万七千一百八本，饰以仙人、宝禽、异兽之状；十一月，又献九万五千一百本。明年，车驾至真源，民有诣行阙献者，又一万八千本。是冬，兖州景灵宫芝草生。庆成军大宁庙圣制碑阁生金芝二本。昭州龙岳山资寿寺芝草生。浔州厅廨柱芝生一本，上分为二，其上又生二本，凡三重。无锡县民曹诜家食案生芝，赤黄有光，长尺许。又知南安军章得一献芝草。七年正月，明州献茹侯山石上芝草一本四茎。二月，知信州欧阳陟献芝草七本，忠州献芝五本。四月，福州献芝草二本。五月，郪县西上石崖生紫芝十五本。七月，华州民入华山，得白石上芝草，双茎连盖。八月，均州、献州献芝千二百二十七本。十月，庆成军大宁庙石双茎芝生，其上合

干，明、英二州芝草生。十一月，蜀州芝草二本生竹根。八年二

月，青州武成王庙柱生芝一本，知州张知白以图献。三月，荣州应灵县弥陀佛舍生紫芝三本，其一双干，上如盖。四月，昌州有芝生石上，一本四茎，其色黄白。四月，彰明县民家竹一根，上分二本、十三节。又开元寺桃竹一茎，上分十八节，皆相对。五月，道州舜祠旁生芝二十一本。六月，盩厔县民家芝草三茎，共成一叶，又石芝一本。十月，晋原县民柏扆家生芝三根，合为一本。九年七月，知信州董温献芝十二本。八月，知庐州余献卿献芝二本。九月，涪城县石壁生芝一本。十一月，武冈县民何文化园竹生两株同本，上分四茎。十二月，晋原县民李彦滔家竹一本，双茎对节，知州王世昌图以献。

天禧元年三月，新津县平盖下玉皇案下芝草生。鄂州天庆观圣祖殿芝草生。四月，邵阳等县竹生穗如米，民饥，食之。又浮梁县竹生穗如米。七月，汉阳军太平兴国寺异竹一本，生二茎，节皆相对。十二月庚午。内出芝草如真武像。二年正月庚子，内出真游、崇徽二殿《梁上芝草图》示宰相。五月，兖州景灵宫昭庆殿生金芝二本。三年六月，汉阳军芝草生一百五十余本。七月，嵩山崇福宫获芝草一百本，有重台连理、贯草者，知河南府冯拯以献。四年四月，梁山军民王崇扆竹园生金晕紫芝五本。十一月，上饶县民王寿园中生芝草三本，皆金晕，其二连理。

乾兴元年六月，苏、秀二州湖田生圣米，居民取以食。兴州竹有实，如大麦，民取以食。占曰："大饥。"八月，洋州民李永负土成母坟，芝生坟上。

天圣元年五月，兴州竹有实如大麦，民取以食之。占曰："竹有实，大饥。"八月甲寅，有芝生于天安殿柱，召辅臣观之。九月戊午，城西下木场芝草生。三年七月，梓州城门生芝二本。四年正月。梓州民家生芝四本。九月，荣州芝生。

明道元年七月，荣州、连州并芝生。

景祐二年九月，嘉州芝草生。四年五月丙寅，有芝生于化成殿楹。

庆历元年二月丙午，京师雨药。二年八月，梓州芝草生。五年八月，洪州章江禅院堂柱芝草生，高一尺三寸，叶二十一层，色白黄，有紫晕，旁生小芝，叶九层，上有气如烟。

皇祐元年七月，福州生芝一十二本。十月，湖州芝草生。三年六月

丁亥，无为军献芝草凡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丰年为上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鱼虫之异，焉足尚哉！”

五年闰七月，荣州芝草生。

嘉祐三年十一月，河南府芝草生。六年正月，清川县汉光武祠生芝草，一本三岐。八月，施州歌罗砦生芝四本。十月，汝州新砦巡检廨舍生芝五本。

熙宁元年，益阳县雷震山裂，出米可数十万斛，赍至京师，信米也，但色黑如炭。八年七月，鼎州产芝三本，其一类珊瑚，枝叶摎结，盐官县自三月地产物如珠，可食；水产菜如菌，可为菹，饥民赖之。九年五月，流江县产芝二十一本。

元丰二年四月，眉州生瑞竹。六月，忠州雨豆。七月甲午，南宾县雨豆。十一月，全州芝生十二本。三年六月，安州芝生二十九本，其一连理。临江军芝生四十三本。四年十月，鄞县天庆观生瑞竹一本，自第九节分茎双起。五年七月，永康县生紫芝九本。十一月，阆中县生紫芝六、金芝七。永康县生紫芝九。六年八月，吉州芝生三十三本。十二月，滕县官舍生异草，经月不腐。七年四月，景灵宫芝生六本于天元殿门。五月，开化县芝生九本，黄白紫色。八月，永安陵下宫芝生一本。十月，青州芝生二十一本。

元祐元年七月，武安军言：“前秘书省正字郑忠臣母坟前生芝草一本，紫茎黄盖。”三年六月，临江县涂井镇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四年九月，江津县石上生芝草二本六茎。五年二月，晋原县生芝草四十二本。七年十一月，滁州生芝二百余本。

绍圣三年九月，淄川县生芝草，有谷十科穿芝草生二枝。十月，河南府大内地生芝草。

元符二年正月，处州民田生瑞竹。二月，泸州生芝草一本，同根骈干，至盖复合为一。又衡州郡厅生紫芝一根十六叶。

崇宁元年八月，盘石县芝草连理。三年十月，复州、泽州芝草生。四年正月，戎州、宿州芝草生。七月，泸州芝草、瑞竹生。五年冬，澶州、安州芝草生。

大观元年三月，宣、郓、湖、润州皆芝草生。庐州雨大豆。九月，

崇天台及兖州孔林芝草生。二年，陈、兖、筠州、广德军芝草生。三年秋，西京、湖、海、普、渠州、南安军芝草生。

政和元年正月，莱州芝草生。十一月，虔州圣祖殿芝草生。二年二月戊子，河南府新安县蟾蜍背生芝草。自是而后，祥瑞日闻。玉芝产禁中殆无虚岁，凡殿宇、园苑及妃嫔位皆有之。外则中书尚书二省、太学、医学亦产紫芝。四年八月，建州境内竹生米数千万石。五年十一月癸酉，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干相似，其叶圆细，生花结实。诏送秘书省，仍拜表贺。五年五月，禁中芭蕉连理。八月甲子，蕲州进芝草一万一千六百枝，内一枝紫色，九干。十二月己未，汝州进六万本，其间连理、双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有司不胜其纪。初犹表贺，后以为常，不皆贺也。时朱胜非为京东提举学事，行部至密州界，见县令部数百夫入山采芝。弥漫山谷，皆芝菌也。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数十叶，层叠高大，众色咸备。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万本，每万本作一纲入贡。文仲寻进职，授本道转运使。

建炎二年九月癸卯，权知密州杜彦献芝草，五叶，如人指掌，色赤而泽。宰臣黄潜善奏："色符火德，形像股肱之瑞。"高宗不启视，却之。

绍兴元年七月乙未，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以枯秸生穗奏瑞。高宗曰："朕在潜邸，梁间生芝草，官僚皆欲上闻，朕手碎之，不欲宝此奇怪。"乃却之。十六年正月辛未，泸州天雨豆，近草妖也。十六年，梅州孔子庙生芝。二十一年，绍兴府学御书下生芝。番阳县石门民家篱竹生重萼牡丹，又民家灶鼎生金色莲华。房州治所彩山下生萱。万州、虔州放生池生莲，皆同蒂异萼。二十三年六月，汀州生莲，同蒂异萼者十有二。二十五年五月，太室楹生芝九茎，秦桧帅百官观之，称贺。勾龙廉、沈中立以献颂迁擢，周麟之请绘之卤簿行旗。桧孙礼部侍郎埙请以黎州甘露降草木、道州连理木、镇江府瑞瓜、南安军瑞莲、严、信州瑞芝悉图之旗。是冬，桧薨，高宗曰："比年四方奏瑞，文饰取悦，若信州林机奏秦桧父祠堂生芝，佞谀尤甚。"明年四月甲午，诏郡国无献瑞。

乾道元年七月，池州竹生穗，实如米，饥民采之以食，守臣鲁詧为《野谷生竹图》以献。御史劾詧不以民食草木为病，坐佞免官。

庆元五年八月，太室西北夹室楹生白芝，四叶，前史以白芝为丧祥。明年八月，国连有大丧。

嘉泰二年十一月，秘书省右文殿楹生芝二茎。

志第十七 五行二下

○火下

乾德二年十月，眉州献《禾生九穗图》。四年四月，府州、尉氏县、云阳县并有麦两歧。五月，鱼台县麦秀三歧。六月，南充县民何约田禾一茎十三穗，一茎十一穗；七月，又生一茎九穗。

开宝二年五月，梓、蜀二州；六年四月，东明县；八年五月，郑州、梓州、合州巴川县并献瑞麦。

太平兴国元年九月，隰州献合穗禾，长尺余。十月，渝州献九穗禾。三年四月，夏县，五月舒州，六月阆州，麦并秀两歧。四年七月，洺州献嘉禾。邛、资二州禾并九穗。八月，泾州民田并有嘉禾。九月，知温州何士宗献《嘉禾九穗图》。五年七月，蓬莱县民王明田谷隔垅合穗，相去一尺许。八月，知慈州张愈献合穗禾。九月，流溪县，六年五月汝阴县，九年五月施州，麦并秀两歧。

端拱元年五月，陈州；淳化元年四月魏城县；七月阆州；二年四月，蔡州；五月，陈州、陵州仁寿县；四年五月，达州；五年四月，永城县，并献瑞麦。

至道元年六月，嘉禾生眉山县萧德纯田，一本二十四穗。七月，金水县胥罗翊田禾生九穗。舒州监军吴光谦廨粟畦两本，歧分十穗。临涣县民侯正家二禾合成一穗。八月，绵竹县禾生九穗。夏州团练使赵光嗣献嘉禾一函。十月，濠州献《瑞谷图》。二年五月，泗州献瑞麦。三年二月，洋州嘉禾合穗，知州施翊以闻。四月，唐州、遂州、磐石县并献瑞麦。五月，黄州、建昌军麦秀二三穟。八月，雅州禾一茎十四穗。雄州嘉禾生。九月，知代州李允正献嘉禾穗一匣。

咸平元年五月，曲水县麦秀二三穗。七月，嘉禾生后苑，一茎二十四穗。百丈县民李文宝禾生一茎十七穗。八月，苏州廨后园、邠州民田并禾生合穗。平夷县民王义田禾两穗合为一。化城县民张美田禾九穗。二年五月，华州麦秀二三穗。七月，资官县吏董昭美禾一茎九穗者各一。棣、洺二州嘉禾合穗。彭城县民张福先田粟一茎分四穗。八月，鄞县赵范粟一茎九穗。玄武县民李知进田粟一茎，上分五苗，成二十一穗。榆次县民周贵田禾三茎共穗。三年五月，酇县、海陵县并麦秀二三

穗。七月，真定府禾三茎一穗。达州民李国清田禾一苗九穗。八月，辰州公田禾生一茎三穗者四。隰州嘉禾合穗，图以献。四年八月，舒州嘉禾生。九月，知河中府郭尧卿献《嘉禾合穗图》。五年八月，临汾县民吉遇、洪洞县民范思安田并禾生隔二陇上合为一。六年七月，涉县民连罕田隔四垅同颖。铜梁县民杨彦鲁禾一茎九穗。

景德元年正月，宁晋县民耿待问田禾合穗者三本，知州王用和图以献。二年七月，获鹿县禾合穗。八月，荥阳县及相州嘉禾异亩同颖。九月，并州贡《嘉禾图》。三年八月，大名府、沧州并嘉禾生。真定府禾异亩同颖。九月，荣州禾一茎十八穗。四年六月，南雄州保昌民田禾一本九穗，以图来献。七月，神泉县民张篆田禾一苗九穗。贝、兖二州嘉禾合穗。九月，卫、德二州、广安军并上《嘉禾图。》大中祥符元年，曲水县、南郑县并麦秀二三穗。七月，乾封县奉高乡民田禾异垅同颖，判州王钦若以闻。八月，郓州献嘉禾。淳化县民贺行满田禾隔四垅，相去四尺许，合为一穗。新平县民尹遇田禾合穗者二本。真定府粟生二穗。九月，澧州嘉禾一茎十穗。虢州团练使綦兴献合穗禾。嘉州民潘德麟田禾二茎各九穗。麟州嘉禾生。二年六月，简州民集若宁家禾九穗。七月，黔州嘉禾异亩合穗。八月，嘉州廨有一茎十四穗生庭中，岐山县禾异亩同颖，知州施护以闻。三年四月，同州麦秀二三穗。七月，冀、淄、昭三州嘉禾多穗，异亩同颖。八月，宁化军嘉禾合穗；宝鼎县民张知友田禾隔四垅，相去二尺许合穗，判府陈尧叟以闻。楼烦县民田禾异本同颖。剑州嘉禾生，一茎九穗。四年三月辛巳，帝至西京，福昌县民朱懿文嘉禾一本七穗。昌元县民舒元晃田禾一茎九穗，知州柴德方以闻。金水县民田禾一茎三十六穗。四月，六安县麦秀二三穗。五月，唐、汝、庐、宿、泗、濠州麦自生。八月，蜀州禾一茎九穗。长寿县民常自天田禾合穗者二。蒲县禾异亩同颖。九月，知虢州李昭献合穗禾。五年四月，遂州麦秀两穗或三穗。七月，华州禾一茎两穗。真定府四县嘉禾合穗。八月，京兆府嘉禾生。九月，巴州禾一茎二十四穗，一茎十七穗。六年三月，邕州麦秀两穗或三穗。七月，益州嘉禾九穗至十穗。朝邑县民田禾八茎同颖。己未，召近臣观嘉谷于后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绘以示百官。八月，龙门县、永宁军博野县民田并嘉禾生合穗。瀛州嘉禾生，知州冯守信以闻。忻州秀容、定襄二县民田禾合穗。保定军公田、大通监并嘉禾生。九月，京兆府献《长安县嘉禾图》，一枝双穗。七年，通泉县尉刘定辞官廨禾一本六穗。邯郸县民马文田禾隔垅合穗者二本。滁州榷酒署内禾一茎二穗。晋原、平原二县民田禾并一本十三穗。三月，郾城县麦秀两穗、三穗。八月，知亳州李迪献禾一茎三穗至十穗。府谷县民刘善田禾隔三垅合成一穗。岚州牙吏燕青田禾一茎八

穗，一茎五穗。辽州平城民田禾隔二垅合穗，有十三本或二十一本合为一者。九月，施州禾一茎九穗至十二穗。真定、贝州并嘉禾合穗。八年，湖阳县麦秀两穗、三穗。四月，旭川县民任庆和田禾一茎九穗。闰六月，眉山县民杨文继、邛州李义田禾并一茎九穗。七月，永静军禾隔垅合穗者二，监军使仲甫以闻。八月，桂阳监民何文胜田粟一本二穗。九年四月，建初县麦秀两穗或三穗。八月，判大名府魏咸信献合穗禾。永静军阜城县民田谷隔三垅合穗者二本。广州嘉禾生。安化县民吴景延田禾穗长尺五寸。九月，知凤翔府赵湘、知邠州王守斌并献《嘉禾图》。

天禧元年七月，流江县禾一茎九穗。二年九月，河北安抚副使张昭远献谷穗三，各长尺余。资州禾一茎九穗。三年七月，饶阳县民杨宣田禾二垅，相去二尺许，合为一穗。益州嘉禾一茎九穗。四年八月，内出《玉宸殿瑞谷图》示近臣，每本有九穗、十穗者。九月，鄞县民岑贯田禾一茎九穗，知州苏维甫以闻。五年四月，河南府民田嘉禾合穗，知府五钦若以闻。七月，导江县民赵元赏、青城县民王伟田禾并一茎九穗。

乾兴元年五月，南剑州麦一本五穗。绵州麦秀两歧。八月，洋州嘉禾合穗。十一月，高陵县嘉禾合穗。

天圣二年八月乙酉，宁化军嘉禾异亩同颖。四年九月，荣州禾一本九穗。五年，资州禾一本九穗。六年，忻州禾异本同颖。五月乙未，陈州瑞麦一茎二十穗。六月，陈州献《瑞麦图》。七年七月，河南府嘉禾合穗。八年八月壬午，召近臣观瑞谷于元真殿。九年，肤施县禾异亩同颖。

景祐元年七月，磁州嘉禾合穗。八月，大名府嘉禾合穗。九月，泾州、磁州、保德军并嘉禾合穗。十月，孝感、应城二县稻再熟。成德军禾一本九穗。三年五月，荣州禾一茎九穗。四年七月己巳，临清县谷异亩同颖者六十本。

康定元年六月，蜀州、怀安军并禾九穗。

庆历二年，寿安县嘉禾合穗。六年五月，昭化县禾一茎两歧。八月，赵州、怀州并嘉禾异亩同颖。九月，定襄县嘉禾隔二垄合穗。长江县禾一茎十穗。十二月，石照诸县野谷穆生。七年九月，邠州、荣州、德州并嘉禾合穗。

皇祐元年，密州禾合穗者五本。永康军禾一茎九穗。二年九月，延州、石州并嘉禾异亩合穗。永康军嘉禾一茎九穗。十二月，密州禾十茎合一穗。石州四茎合一穗。三年五月，彭山县上《瑞麦图》，凡一茎五穗者数本。帝曰："朕赏禁四方献瑞，今得西川麦秀图，可谓真瑞矣！其赐田夫束帛以劝之。"是月，滁州麦一茎五穗。四年八月，嘉州、蜀州并嘉禾一茎九穗。九月，南剑州有禾一本，双茎二十穗。五年三月，资州嘉禾一茎九穗。闰六月，资州麦秀两歧。七月，郓州、祁州禾异亩同颖。九月，成德军嘉禾异亩同颖。绵州禾一茎九穗。

至和元年十二月，蜀州嘉禾一茎九穗。二年五月，亳州麦秀两歧。六月，应天府贡大麦一本七十穗，小麦一本二百穗。八月，邛州嘉禾一茎九穗。

嘉祐三年六月，绵州麦一穗两歧。七月，泰山上《瑞麦图》，凡五本五百一穗。四年六月，彰明县有麦两歧百余本。五年三月，崇安县嘉禾一本九十茎。七年，陵州禾一茎九穗。九月。平遥县禾异亩合穗。

熙宁元年，永兴军禾一茎四穗。眉州禾一茎九穗。四年，乾宁军禾二茎合穗。成德军、晋州、汾州禾异垄同穗。六年，南溪县禾一苗九穗。八年，怀安军、泸州、渠州各麦秀两歧。安喜县禾二本间五垄合穗。平山县禾合穗者二。保塞县禾七本间一垄或两垄合穗。潞城县禾合穗者二。九年，火山军禾间五垄，束鹿、秀容二县间四垄，渤海县皆异垄同颖。流江县禾一苗九穗。谯县麦一本三穗。尉氏县、湖阳县、彭城县麦一本两穗。渠州大麦一穗两歧，或三歧、四歧者。阳翟县麦秀两歧。天兴、宝鸡二县皆麦秀两歧，仍一本有三四穗或六穗者。石州、安州麦秀两歧。十年，磁州禾合穗。眉州禾生九穗。亳州禾生二穗。

元丰元年，武康军禾一茎十一穗。汝州禾合穗。宁江军禾一茎十穗。邢州麦秀两歧。夔州麦一本三穗。二年，简州、安德军麦秀两歧。曹州生瑞禾。北京、安武军、怀州、镇戎军禾合穗。镇戎军、怀州禾皆异亩同颖。袁州禾一茎八穗至十一穗，皆层出，长者尺余。府州禾异亩同穗。三年，眉州禾一本九穗。齐州禾一茎五穗。赵州禾二本合穗。安州麦一本三穗至五穗，凡十四茎。深州麦秀两歧，或三四穗，凡四十亩。眉州麦秀两歧。四年，徐州麦一本百七十二穗。代州禾合穗。襄邑县禾一本九穗。五年，高邑县禾一茎五穗。青州、安肃军、宪州禾皆异亩同颖。六年，洪州七县稻已获再生，皆实。威胜军武乡县禾二本间五垄合穗。历城县禾二本合穗。赵州禾间三垄合穗。唐州禾二穗者四。泸州禾九穗。怀、青、潍三州禾皆异垄同穗。府州、陕州保平军禾皆合

穗。七年，蜀州禾生九穗。青州禾异亩同颖者十一。同州禾异亩同颖。合州麦秀两歧。八年，亳州麦一茎二穗，一茎三穗，一茎四穗。镇潼军秫禾苗异垄同穗。岷州禾皆四穗。泰宁军禾异本同颖者三。是岁秋、冬，保、泽、赵、鄂、隰、沧、潍、密、简、饶、诸州、威胜军禾合穗，或异亩同颖。

元祐元年，简州禾合穗。石州禾异亩同颖。二年，忻、隰、磁、滩、怀州禾异亩同颖。赵、忻州禾合穗。三年，祁、保、彭州禾异亩同颖。瀛、磁、代、丰州、安国军禾合穗。剑州、安国军麦秀两歧。夔州麦一本十二穗。四年，泰宁军麦异亩同颖。流江县禾一本二穗。荣德县禾一本九穗。青、郑、济、赵州禾合穗及有一本三穗。峨嵋县禾异亩同颖，又禾登一百五十三穗。五年，冀州、安武军、大名府、成德军禾合穗。永宁军禾二本隔五垄合穗。平定军禾异亩同穗。汀州禾生三十六穗。剑州禾一本八穗。普州麦一茎双穗。夔州麦秀五歧。六年，汝阳县、美原县、兖州邹县麦一茎数穗。南剑州粟一本三十九穗。瀛、定、怀、汝、晋、昌州、平定、永康军禾合穗。七年，均、兖、祁、沧、资、华、柳州禾合穗。鄂州禾一本一枝两穗，三本三枝两穗。仙源县禾异垄合穗。耀州粟二茎隔两垄合为一穗。梁山军禾一茎九穗。固始县麦有双穗。定陶县、丹阳县麦秀两歧。

绍圣元年，博野县麦一本五穗。汉阳军麦秀两歧。乐寿县麦一本两穗或三穗。怀安军禾一本九穗。二年，青、潍、果、冀、德、滨、岚、濮、达州禾合穗。三年，安武军禾合穗。岚州禾两根合穗者二。普、相、青、齐、岚州、永康军禾异亩同颖，合秀至九穗。泉州粟二本五穗、八穗。瑕丘县、武陟县、陕城、小溪四县麦合穗。良原县、沈丘县、长子县麦秀两歧。四年，河中府麦秀三穗。虹县、云安县麦秀两歧。茂州一枝两穗。汶山县一枝三穗至六穗。西京、郓、齐、隰州禾合穗。颖昌府禾一茎四穗至五穗。

元符元年，庆州禾异本同颖。青、晋、潞州、荆南府、永宁、镇戎军等一十一处禾合穗。邢州禾异垄合穗。南剑州、嘉州禾一茎九穗。内乡县麦一茎两穗。符离、灵壁、临涣、蕲、虹五县麦秀两穗。两当县麦秀三穗。安平县生瑞麦。二年，涟水军麦合穗。邓、岷州、镇戎军禾合穗。十一月，岷州宕昌砦生瑞麦。

建中靖国元年，沛县、晋州禾合穗。崇宁元年，淄州禾合穗。二年，晋宁军、忻州禾合穗。五年，河南府、保德军、庆、兰、潭、冀、府州、岢岚军禾合穗。淮西路民田既割，复生实。

大观元年，蜀州粟一茎九穗。二年，巩州粟一茎六穗。镇潼军、隆德府、保德军、庆、兰州禾合穗。武信军禾一茎九穗。简州麦秀两歧。三年，武信军、泸、遂、普州麦秀两歧。四年，蔡州麦一茎两歧至七八歧者九十亩。九月，尚书左仆射张商英表上《袁州瑞禾图》及宋大雅献《修者禾》十有三章，赐诏褒答。商英请并写置中书省右仆射厅壁，许之，仍许三省、枢密院同观。

政和元年，知河南府邓洵武言："秋禾大稔，自双穗至十穗以上，嘉禾无双。"荣州粟一茎九穗。蔡州麦一茎两歧或三五歧至八九亩近约十亩，远或连野。二年，知定州梁士野奏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垄，计六尺三寸，生为一穗，并中间垄内一科三茎，上生粟三穗。五年，邓州、仙井监嘉禾合穗。是冬，台州进宁海县早禾一稃二米者凡三石。时方修明堂，遂协成典礼，诏许拜表贺。自是史官多记奇祥异瑞，谓麦禾为常事不书。惟宣和末，郭药师言嘉禾合穗，以新收复，特书之。

建隆三年七月，南唐李景献凤卵。

雍熙四年十月，知润州程文庆献鹤，颈毛如垂缨。

端拱元年八月，清远县廨舍有凤集柏树，高六尺，众禽随之东北去，知州李昌龄图以献。

至道元年九月，京师自旦至酉，群鸟百余万，飞翔有声，识者云"突厥雀"。

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时，白州有三凤自东来，入城中，众禽围绕至万岁寺，栖百尺木上。身长九尺，高五尺，文五色，冠如金杯。申时北向而去。画图以闻。

大中祥符元年春，升州见黄雀群飞蔽日，有从空坠者，占主民有役事。是岁火。

宝元二年，长举县有白鹊，觜脚红，不类常鹊。

治平四年五月，太子右赞善大夫陈世修献白乌。

熙宁七年六月乙未，增城县凤凰见。

元丰三年八月戊寅，平棘县获白鹊。九月丙午，赵州获白乌。六年

七月壬申，丹州生白鹊。

政和三年九月，大飨明堂，有鹤回翔堂上，明日，又翔于上清宫。是时，所在言瑞鹤，宰臣等表贺不可胜纪。

宣和元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贺赤乌，又贺白鹊。政和后，禁苑多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野兽、麀鹿、驾鹅、禽鸟数百实其中。至宣和间，每秋风夜静，禽兽之音四彻，宛若深山大泽陂野之间，识者以为不祥。宣和末，南郊礼毕，御郊宫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称贺，忽有鸮止鸣于殿屋，若与赞拜声相应和，闻者骇之。时已报女真背盟，未逾月，内禅。明年有陷城之难。

建炎三年，高宗在扬州。二月辛亥早朝，有禽翠羽，飞鸣行殿三匝，一再止于宰臣汪伯彦朝冠。冠，尊服，飞鸟践之不祥；翠羽，又青祥也。刘向以为“野鸟入宫，宫室将空”。一曰败亡之应。是月，金人入扬州，有仓卒渡江之变。未几，伯彦罢相，寻坐贬。四年正月丁巳，金人围陕州，有鸢、鸦数万飞噪城上，与战声相乱。金将娄宿曰：“城当陷，急攻之。”遂失守，近羽孽也。七年，枭鸣于刘豫后苑，又群鸟鸣于内庭，如曰“休也”。豫恶之，募人获一枭者予钱五千。是岁，伪齐亡。十七年二月，有白乌六集于高禖坛上，府尹沈该以瑞奏。二十七年，饶州番阳县有妖乌，凫身鸡尾，长喙方足赤目，止于民屋数日，弹矢不能中。

乾道六年，邵武军泰宁县有雀飞鸣，立死于瑞宁佛刹香炉。先是绍兴初，是邑有雀立死于丹霞佛刹香炉，皆羽孽也，而浮图氏因谓之雀化。

庆元三年春，池州铜陵县鸳鸯雄化为雌。

绍兴五年，江东、西羊大疫。十七年，汀州羊无角。

嘉定九年，信州玉山县羊生骈首。

端拱元年十一月戊午夜，西北方有赤气如日脚，高二丈。

咸平六年六月辛未，赤气出娄，贯天廪，占曰：“仓禀有火灾。”

景德三年三月丙辰，北方赤气亘天。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亥，青赤气贯紫微。

庆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雄军、德、博州天降红雪，尽，血雨。

熙宁二年十一月，每夕有赤气见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灭。

元祐三年七月丁卯夜，东北方明如昼，俄成赤气，内有白气经天。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朔夕，有赤气起东北，弥亘西方，久之，中出白气二，及赤气将散，复有黑气在其傍。

宣和元年四月丙子夜，四北赤气数十道亘天，犯紫宫北斗。仰视，星皆若隔绛纱，拆裂有声，间以白黑二气，自西北俄入东北，延及东南，迨晓乃止。

靖康元年九月戊寅，有赤气随日出。

建炎元年八月庚午，东北方有赤气，占曰“血祥”。四年五月，洞庭湖夜赤光如火见东北，亘天，俄转东南，此血祥也。壬子夜，西北方有赤气弥天，贯以白气如练者十数，犯北斗、文昌、紫微，由东南而散。

绍兴七年正月乙酉夜，北方有赤气达旦。辛卯，斗、牛间赤气如火。十一月癸卯，南方有赤气，东北皆赤云，自日入至于甲夜。八年九月甲申，赤气出紫微垣。十八年八月丁亥、九月甲寅，皆有赤气如火。二十年十一月，建昌军新城县永安村大风雪，夜半若数百千人行声，语笑歌哭，杂扰匆遽，而凝寒阴塞，咫尺莫辨。明旦，雪中有人、畜、鸟、兽蹄迹，流血汙染十余里，入山乃绝。二十七年三月乙酉，赤气出紫微垣。七月壬申赤气随日入。十月壬寅，赤气如火；三十年二月壬申，亦如之。三十二年春，淮水溢，中有赤气如凝血。

隆兴二年十一月庚寅，日入后，赤云随之。

乾道元年八月壬午，赤气中天，自日入至于甲夜。六年十月庚午，赤气随日出。十一月丁丑，赤云随日入，至于甲夜。七年七月壬寅、十月乙巳、丙午、淳熙三年八月丁酉、戊戌，皆有赤气随日入出。十三年，行都民家有血自地中出，溅染污人衣。十四年十一月癸丑、甲寅，有赤气随日入出。

绍熙三年春，潼川路久旱，日、月、星皆有赤气。四年十一月甲戌，赤云夜见，白气间之。

庆元六年十月，赤气夜发横天。

嘉泰四年二月庚辰夜，有赤云间以白气，东北亘天，后八日，国有大火，占者以为火祥。

嘉定六年十月乙卯，赤气随日出。十一月辛卯，赤气随日出。

端平三年七月甲申，天雨血。

宝祐二年，蜀雨血。

开宝七年六月，棣州有火自空堕于城北，有物如龙。

端拱元年九月，泸州盐井竭，遣匠刘晚入视，忽有声如雷，火焰突出，晚被伤。

建炎元年正月辛卯夜，西北阴雪中有如火光。

绍兴三十二年，建昌军新城县有巨室，箧中时有火光，燔衣帛过半而箧不焚，近火孽也。

志第十八 五行三

○木

曲直，木之性也。木失其性，则为妖祥。旧说以狂咎、木冰、恒雨、服妖、龟孽、鸡祸、青眚、青祥之类，皆属之木，今从之。

太平兴国六年正月，瑞安县民张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

至道六年，修昭应宫，有木断之，文如点漆，贯彻上下，体若梵书。十一月，襄州民刘士家生木。有文如龙、鱼、凤、鹤之状。七年五月，抚州修天庆观，解木有文如墨画云气、峰峦、人物、衣冠之状。七月，彰明县崇仙观柱有文为道士形及北斗七星象。

大中祥符八年，晋州庆唐观古柏中别生槐，长丈余。

天圣元年二月，河阳柳二本连理。六月，河阳甗、枣各连理。五年正月，绵谷县松柏同本异干。九年十月，公井县冬青木连理。

明道元年八月，黄州橘木及柿木连枝。

康定元年十月，始兴县柑两本连理。

庆历三年十二月，澧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六年九月甲辰，登州有巨木浮海而出者三千余。

治平四年六月，汀州进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

熙宁元年三月，简州木连理。是岁，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树尽枯而为龙脑，价为之贱，至京师，一两才值钱一千四百。二年，建州民杨纬言：“元年三月，大雷雨，所居之西有黄龙见，下获一木如龙，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复有龙飞其下。及霁，木龙尾、翼、足皆具，归合旧木，宛然一体。”图象以进。十年八月乙巳，惠州柚木有文曰“王帝万年，天下太平”。

元丰元年五月，剑州木连理。三年六月己未，饶州长山雨木子数亩，状类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为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尝有之。是岁大稔。十二月，泌阳县甘棠木连理。六年五月，卫真县洞霄

宫枯槐生枝叶。

元祐元年八月己丑，杭州民俞举庆七世同居，家园木连理。五年四月，德州木连理。

元符元年八月，施州李木连理。二年九月，眉山县桤木二株，异根同干，木枝相附。

崇宁四年正月，襄城县李、梨木连理。

大观元年三月，湟州栏木生叶。八月，瑞州、永兴军并木连理。二年十二月，岢岚军园池生瑞木。

政和三年七月，玉华殿万年枝木连理。南雄州枫木连理。十月，武义县木根有“万宋年岁”四字。四年，建州木连理。六月，沅陵县江涨，流出楠木二十七，可为明堂梁柱，蔡京等拜表贺。九月丙申，彭城县柏开华。十二月辛丑，元氏县民王寘屋柱槐木再生枝叶，高四十余尺。是岁，邵州海棠木连理，泽州、台州槐木连理，荆门军紫薇木连理。六年，坊、兖、洪、明、夔、徐、新、全、隰、太平州并木连理。梅州枯木生枝。

宣和二年四月，永州民刘思析薪，有“天下太平”字。

绍兴十四年四月，虔州民毁欹屋析柱，木里有文曰：“天下太平”，时守臣薛弼上之，方大乱，近木妖也。二十年八月，福州冲虚观皂荚木翠叶再实。二十一年，建德县定林寺桑生李实，栗生桃实，占曰：“木生异实，国主殃。”二十五年十月，赣州献太平木。时秦桧擅朝，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绍兴间，汉阳军有插榴枝于石罅，秀茂成阴，岁有花实者。初，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

淳熙十六年三月，扬州桑生瓜，樱桃生茄，此草木互为妖也。七月，晋陵县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绍熙五年”，如是者二。是时，绍熙犹未改元，其后果止五年，此近木妖也。

绍熙四年，富阳县栗生来禽实。五年，行都雨木，与《唐志》贞元陈留雨木同占，木生于下而自上陨者，将有上下易位之象。

嘉定六年五月己巳，严州淳安、遂安、桐庐三县大木自拔，占

曰：“木自拔，国将乱。”

景定四年五月，成都太祖庙侧大木仆，忽起立，生三芽。

德祐二年正月戊辰，宝应县民析薪，中有“天太下赵”四字，献之，制置使李庭芝尝以钱五千。

咸平六年十一月庚戌，雨木冰。

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戊寅，京师雨木冰。

天禧五年正月戊寅，京师雨木冰。

庆历三年十二月丁巳，雪木冰，占曰：“兵象也。”

嘉祐元年正月，雨木冰。

治平二年十月乙巳，雨木冰。

熙宁三年十月、八年正月、九年正月，京师雨木冰。

元祐八年二月，京师大寒，霰、雪，雨木冰。

宣和五年十月乙酉，雨木冰。

靖康元年十月乙卯，雨木冰。二年正月丁酉，雨木冰。

绍熙五年十一月辛亥，雨木冰。

宣和六年，御楼观灯，时开封尹设次以弹压于西观下，帝从六宫于其上，以观天府之断决者，帘幕深密，下无由知。众中忽有人跃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状，以手画帘，出指斥语。执于观下，帝怒甚，令中使传旨治之。箠掠乱下，又加炮烙，询其谁何，略不一语，亦无痛楚之状。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帝大不悦，为罢一夕之欢，竟不得其何人，付狱尽之。七年八月，都城东门外鬻菜夫至宣德门下，忽若迷罔，释荷担向门戟手，出悖骂语。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道，尚宜速改也。”逻卒捕之，下开封狱，一夕方省，则不知向之所为者，乃于狱中尽之。

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扬州，郊祀后数日，有狂人具衣冠，执香

炉，携绛囊，拜于行宫门外。自言：“天遣我为官家儿。”书于囊纸，刻于右臂，皆是语。鞫之不得姓名，高宗以其狂，释不问。明年二月，金人犯维扬。三月，有明受之变。

绍兴元年四月庚辰，阆州有狂僧衰绖哭于郡谯门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实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阆距行都万里，逾月而遗诏至。

淳熙十四年正月，绍兴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践王坐曰：“我太上皇孙，来赴。”郡鞫讯，终不语，亦狂咎也。是冬，高宗崩。明年八月，王薨。

绍熙二年十二月庚辰昧爽，成都府有人衰服入帐门，大呼阃帅京镗姓名，亦狂咎也。

建隆元年十月，蔡州大霖雨，道路行舟。

开宝二年八月，帝驻潞州，积雨累日未止。九月，京师大雨霖。五年，京师雨，连旬不止。河南、河北诸州皆大霖雨。九年秋，大霖雨。

太平兴国二年，道州春夏霖雨不止，平地二丈余。五年五月，京师连旬雨不止。七年六月，齐州逮捕临邑尉王坦等六人。系狱未具，一夕，大风雨坏狱户，王坦等六人并压死。

雍熙二年八月，京师大霖雨。

淳化元年六月，陇城县大雨，坏官私庐舍殆尽，溺死者百三十七人。三年九月，京师霖雨。四年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是秋，陈、颍、宋、亳、许、蔡、徐、濮、澶、博诸州霖雨，秋稼多败。五年秋，开封府、宋、亳、、陈、颍、泗、寿、邓、蔡、润诸州雨水害稼。

咸平元年五月，昭州大霖雨，害民田，溺死者百五十七人。

景德三年八月，青州大雨，坏鼓角楼门，压死者四人。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无为军大风雨，折木，坏城门、军营、民舍，压溺千余人。十月，兖州霖雨害稼。三年四月，升州霖雨。五月辛丑，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军营、民舍，多压者，近畿积潦。五年九月，建安军大霖雨，害农事。

天禧四年七月，京师连雨弥月。甲子夜，大雨，流潦泛溢，民舍、军营圮坏大半，多压死者。自是频雨，及冬方止。

乾兴元年二月，苏、湖、秀州雨，坏民田。

天圣四年六月戊寅，莫州大雨，坏城壁。七年，自春涉夏，雨不止。

明道二年六月癸丑，京师雨，坏军营、府库。

景祐三年七月庚子，大雨震电。

庆历，六年七月丁亥，河东大雨，坏忻、代等州城壁。

皇祐二年八月，深州大雨，坏民庐舍。四年八月癸未，京城大风雨，民庐摧圮，至有压死者。

嘉祐二年八月，河北沿边久雨，瀕河之民多流移。五月丁未，昼夜大雨。六月乙亥，雨坏太社、太稷坛。三年八月，霖雨害稼。六年七月，河北、京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淫雨为灾。闰八月，京师久雨。是岁频雨，及冬方止。

治平元年，京师自夏历秋，久雨不止，摧真宗及穆、献、懿三后陵台。

熙宁元年八月，冀州大雨，坏官私庐舍、城壁。七年六月，陕州大雨，漂溺陕、平陆二县。

元丰四年七月，泰州海风驾大雨，漂浸州城，坏公私舍数千楹。

元祐二年七月丁卯，以雨罢集英殿宴。

元符二年九月，以久雨罢秋宴。三年七月，久雨，哲宗大升舆在道陷泥中。

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久雨，时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二陵方用工，诏京西祈晴。

崇宁元年七月，久雨，坏京城庐舍，民多压溺而死者。三年六月，久雨。四年五月，京师久雨。又自七月至九月，所在霖雨伤稼，十月始

霁。

靖康元年四月，京师大雨，天气清寒。又自五月甲申至六月，暴雨伤麦，夏行秋令。

建炎二年春，淫雨。三年二月癸亥，高宗初至杭州，久霖雨，占曰："阴盛，下有阴谋。"时苗傅、刘正彦为乱。五月，霖雨，夏寒。

绍兴元年，行都雨，坏城三百八十丈。是岁，婺州雨，坏城。三年，雨，自正月朔至于二月。七月，四川霖雨，至于明年正月。四年六月，淫雨害稼，苏、湖二州为甚。九月，久雨，时刘豫连金人入寇；十月，高宗亲征而霁。五年三月，霖雨，伤蚕麦，行都雨甚。九月，雨，至于明年正月。六年五月，久雨不止。七年十月，高宗如建康，久雨。八年三月，积雨，至于四月，伤蚕麦，害稼。二十一年夏，襄阳府大雨十余日。二十三年六月，大雨，坏军垒、民田。三十年五月，久雨，伤蚕麦，害稼。八月，施州大风雨。三十二年六月，浙西大霖雨。

隆兴元年三月，霖雨，行都坏城三百三十余丈。二年六月，阴雨。七月，浙西、江东大雨害稼。八月，风雨逾月。

乾道元年二月，行都及越、湖、常、润、温、台、明、处九郡寒，败首种，损蚕麦。二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夏寒。江、浙诸郡损稼，蚕麦不登。三年五月丙午，泉州大雨，昼夜不止者旬日。八月，淫雨，江浙淮闽禾、麻、菽、麦、粟多腐。四年四月，阴雨弥月。六年五月，连雨六十余日。十一月，连雨。辛巳，郊祀，云开于圜丘，百步外有澍雨。八年四月，四川阴雨七十余日。六月壬寅，大雨彻昼夜，至于己酉。九年闰正月，淫雨。

淳熙二年夏，建康府霖雨，坏城郭。三年五月，淮、浙积雨损禾麦。八月，浙东西、江东连雨。癸未、甲申，行都大风雨。九月，久雨。十月癸酉，孝宗出手诏决狱，援笔而风起开霁。四年九月丁酉、戊戌，绍兴府余姚、上虞二县大风雨。五年闰六月己亥，阶州暴雨，至于戊申。乙巳，兴化军、福州福清县暴风雨夜作。六年四月，衢州霖雨。九月，连雨；己巳，将郊而霁。八年四月，雨腐禾麦。五月，久雨，败首种。十年五月，信州霖雨，自甲戌至于辛巳。八月，福州大霖雨，自己未至于九月乙丑，吉州亦如之。十一年四月，淫雨。戊寅，建康府、太平州大霖雨。六月甲申，处州龙泉县暴雨。十二年五月、六月，皆霖雨。十三年秋，利州路霖雨，败禾稼穜稑，金、洋、阶、成、岷、凤六

州亦如之。十五年五月，荆、淮郡国连雨。戊午，祁门县霖雨。十六年四月，西和州霖雨，害禾麦。五月，浙西、湖北、福建、淮东、利西诸道霖雨。

绍熙元年春，久阴连雨，至于三月。夏，阶、成、岷、凤四州霖雨伤麦。二年二月，赣州霖雨，连春夏不止，坏城四百九十丈，圮城楼、敌楼凡十五所。四月，福建路霖雨，至于五月。七月，利路久雨，伤种麦。癸亥，兴州暴雨连日。八月，行都久雨。三年五月，江东、湖北路连雨。常德府大雨彻昼夜，自壬辰至于庚子。宁国府、池州、广德军自己亥至于六月辛丑朔，雨甚，祁门县至于庚戌。七月壬申，天台、仙居二县大雨连旬。淮西路、镇江、襄阳府皆害禾麦。八月，普州雨害稼。四年四月，霖雨，至于五月，浙东西、江东、湖北郡县坏圩田，害蚕、麦、蔬、稑，绍兴、宁国府尤甚。镇江府大雨，自辛未至于丙子，淮西郡县自丙子至于戊寅。五年八月，霖雨，畿县、浙东西皆害稼。九月，雨，至于十月癸巳，大雨三昼夜不止，江东西、福建郡县皆苦雨。

庆元元年正月，霖雨。甲辰，帝蔬食露祷，丙午霁。二月，又雨，至于三月，伤麦。五月，霖雨。七月，雨，至于八月。二年六月壬申，台州焱风暴雨连夕。八月，行都霖雨五十余日。三年七月，雨连月。四年八月，久雨。五年五月，行都雨，坏城，夜压附城民庐，多死者。六月，浙东、西霖雨，至于八月。六年五月庚午，严州霖雨，连五昼夜不止。

嘉泰二年六月，福建路连雨，至于七月丁未，大风雨为灾。三年八月，久雨。

开禧元年七月，利路郡县霖雨害稼。闰月，盱眙军阴雨，至于九月，败禾稑。十月，行都淫雨，至于明年春。二年春，淫雨，至于三月。

嘉定二年五月戊戌，连州大雨连昼夜。六月，利、阆、成、西和四州霖雨。七月壬辰，台州大风雨夜作。三年三月，阴雨六十余日。五月，淫雨，至于六月，首种多败，蚕麦不登。四年八月，霖雨，至于九月。五年春，淫雨，至于三月，伤蚕麦。十一月，雨雪积阴，至于明年春。六年春，淫雨，至于二月。丁亥，雨雪集霰。五月，阴雨经日。辛酉，严州霖雨。月戊子，绍兴府大风雨，浙东、西雨，至于七月。七年九月，阴雨，至于十月，害禾麦。九年四月、六月，大霖雨，浙东、西郡县尤甚。十年三月，连雨，至于四月。十月，霖雨害稼。十一年六

月，霖雨，浙西郡县尤甚。十二年六月，霖雨弥月。十五年七月，浙东、西霖雨为灾。十六年五月，霖雨，浙西、湖北、江东、淮东尤甚。八月，大风雨害稼。十七年八月，霖雨。

乾德四年二月长春节，甘露降江宁府报恩院。五年二月，甘露降江陵府玉泉寺松树。

开宝元年十二月，甘露降蔡州僧院柏树。

太平兴国三年正月，甘露降寿州廨。四年五月，甘露降河东县廨丛竹凡三日。七年四月丙戌，知汉州安守亮献柏叶上甘露一器。九年三月丙子，甘露降西京南太一宫新城。

雍熙三年四月庚子，甘露降后院草木。四年十二月，甘露降兴化军罗汉峰前五松。

端拱二年二月，甘露降寿州廨园柏及资圣寺桧。

淳化二年十二月，资州廨及延寿观、德纯寺甘露降松柏，凡六日。三年正月，舒州，二月，衢州；四月，舒州；四年六月，舒州：并甘露降。

至道三年四月，蕲州；三年五月，泉州；六月苏州，甘露降。

咸平元年四月，甘露降平戎军廨果树，凡九十余本。十一月，甘露降亳州真观灵宝柏树。二年五月，太平州、浔州；三年二月，泉州；十一月，浔州；四年二月，龚州；五年正月，桂州；十一月，许州，并甘露降。

景德元年，义宁县；二年正月，郁林州；二月，晋州及神山县；三年正月，梓州；四月，遂州；十二月，荣州、怀安军，甘露降。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饶县、信阳军；二年正月，信阳军、陈、鄂二州；三月，陵、升、梓三州；三年二月，柳州、怀安军；闰二月，富顺监；五月，泽、耀、晋、益四州；四年正月，梓州；三月，泽州；四月，常州；五年四月，遂州；五月，无为军；六月，梓州；七月，真定府；十一月，荣州开元寺；六年三月，梓州；六月，鄜州；八月，遂州；九月，信州；十月，亳州太清宫；十一月，浔州；十二月，荣州、南仪州；七年二月，凤翔府天庆观；五月，郓州；十月，亳州太清宫；

十一月，彭州天庆观；八年正月，中江县；二月，果州；十月，衢州：九年十一月，玉清昭应宫，并甘露降。

天禧元年正月，贵州天庆观；二月，玉清昭应宫；三月，后苑；四月，会灵观；五月，庐州通判厅及后土祠；十二月，昭州天庆观；二年十二月，荣州开元寺、怀安军天庆观；三年四月，舒州；五月，益州；四年三月，邵武军；十二月，平泉县；五年三月，泉州；十一月，韶州，并甘露降。

天圣元年正月，柳州；十一月，河南府；二年五月，凤州；十月，泾州；四年，荣州、怀安军；六年，太平州；七年正月，益州；九年正月，荣州，并甘露降。

明道元年十一月，韶州、梓州甘露降。

景祐四年十一月，成德军；庆历四年正月，桂州；皇祐三年十二月，吉州；嘉祐七年三月，眉州、蓬州；九月，陵州，并甘露降。

熙宁元年距元丰八年，甘露降凡二十余处。

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亦如之。

大观初，甘露降于九成宫帝鼐室。三年冬，降于尚书省及六曹，御制七言四韵诗赐执政已下。其后内自禁中及宣和殿、延福宫、神霄宫，下至三学、开封府、大理寺、宰臣私第，皆有之，岁岁拜表称贺。

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未几，昶入朝京师。江南李煜末年，有卫士秦友登寿昌堂榻，覆其鞋而坐，讯之，风狂不寤。识者云：“鞋，履也，李氏将覆于此地而为秦所有乎？‘履’与‘李’、‘友’与‘有’同音，赵与秦，同祖也。”又煜宫中盛雨水染浅碧为衣，号“天水碧”。未几，为王师所克，士女至京师犹有服之者。天水，国之姓望也。

淳化三年，京师里巷妇人竞剪黑光纸团靥，又装镂鱼腮中骨，号“鱼媚子”以饰面。黑，北方色；鱼，水族，皆阴类也。面为六阳之首，阴侵于阳，将有水灾。明年，京师秋冬积雨，衢路水深数尺。

景德四年春，京城小儿裂裳为小儿旗，系竿首，相对挥飐，兵斗之象也。是岁，宜州卒陈进为乱，出师讨平之。

绍兴二十一年，行都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用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时去宣和未远，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近服妖也。二十七年，交阯贡翠羽数百，命焚之通衢，立法以禁。

绍熙元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

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粉点眼角，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或曰“鹁角”。

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凿金明池，既掘地，有龟出，殆逾万数。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有黑龟甚众，沿汴水而下。

至和元年二月，信州贡绿毛龟。

大观元年闰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赵霆行河，得两首龟以为瑞，蔡京信之，曰：“此齐小白所谓象罔见之而霸者也。”郑居中曰：“首岂容有二，而京主之，意殆不可测。”帝命弃龟金明池。

政和四年，瑞州进六目龟。五年，博州进白龟。

绍兴八年五月，汴京太康县大雷雨，下冰龟数十里，随大小皆龟形，具首足卦文。

乾道五年，舒州民献龟，骈生二首，不能伸缩。郡守张栋纵之灊山，近龟孽也。

嘉定十四年春，楚州境上龟大小死者蔽野。

咸平三年八月，黄州群鸡夜鸣，至冬不止。

绍兴初，陈州民家鸡忽人言，近鸡祸也。松阳县民家鸡生三足，县

治有鸡伏卵，毛生壳外，近鸡祸，亦毛孽也。

乾道六年，西安县官塘有物，鸡首人身，高丈余，昼见于野。

庆元三年，饶州军营鸡卵出蛇，近鸡孽，亦蛇孽也。婺源县张村民家雌鸡化为雄，烹之，形冠距而腹卵孕。同里洪氏家雄鸡伏子，中一雏三足。

咸淳五年，常州鸡羽生距。

建隆元年夏，相、金、均、房、商五州鼠食苗。二年五月，商州鼠食苗。

乾德五年九月，金州鼠食苗。

太平兴国七年十月，岳州鼠害稼。

绍兴十六年，清远、翁源、真阳三县鼠食稼，千万为群。时广东久旱，凡羽鳞皆化为鼠。有获鼠于田者，腹犹蛇文，渔者夜设纲，旦视皆鼠。自夏徂秋，为患数月方息，岁为饥，近鼠妖也。

乾道九年，隆兴府鼠千万为群，害稼。

淳熙五年八月，淮东通、泰、楚、高邮黑鼠食禾既，岁大饥。时江陵府郭外，群鼠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黄各异，为车马践死者不可胜计，逾三月乃息。

绍熙四年，饶州民家二小鼠食牛角，三徙牛牢不免，角穿肉瘠以毙，近鼠妖也。

庆元元年六月，番阳县民家一猫带数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者，民杀猫而鼠舐其血。鼠象盗，猫职捕，而反相与同处，司盗废职之象也，与唐龙朔洛州猫鼠同占。

绍兴三年八月辛亥，尚书省后楼无故自坏。

庆元元年夏，建昌军民居木柱有声如牛鸣者，三日乃止。

咸淳九年，丞相贾似道起复之日，在越上私第，方拜家庙，忽闻内有裂帛声，众宾愕然，密询左右，知家庙栋裂，皆逡巡而退。

志第十九 五行四

○金

从革，金性也。金失其性，则为变怪。旧说以僭咎、恒旸、诗妖、民讹、毛虫之孽，白眚、白祥之类皆属之金，今从之。

建隆二年七月，晋州神山县北谷中有铁随水流出，方二丈三尺，其重七千斤。

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夹江县民王谊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云“君王万岁”，其二云“赵二十一帝”，缄其石来献。

至道二年二月，桂阳监熔银自涌成山峰状。

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宫钟自鸣。

乾兴元年四月甲戌，修奉山陵总管言：皇堂隧道穿得铜锅，有两耳，又于寝宫三门下穿得铜盂一、铁瓮一、铁甲叶三。

天圣元年三月庚辰，涪陵县相轧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五年七月壬寅，辽山县旧河凌地摧塔，获古钱一百四十六千五百四十三文。

明道元年五月壬午，汉州江岸获古钟一。

庆历四年五月乙亥，金溪县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两。

皇祐四年，乾宁军渔人得小钟二于河滨。五年二月己亥，乾宁军又进古钟一。

至和二年四月甲午，浏阳县得古钟一。

熙宁元年至元丰元年，横州共获古铜鼓一十七。

元丰三年八月，岳州永庆寺获铜钟一、铜磬二。六年，南溪县穿土得铜钱五万四千有奇。七年三月，筠州获古铜钟一。十一月，宾州获铜鼓一。八年，昌元县通盐井得铜锅九、铜盆一、铜盘一。

崇宁五年十月，荆南获古铜鼎。

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晋州上一石，绿色，方三尺余，当中有文曰“尧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类手画者，“尧”字居右，“天正”字缀行于左。都堂验视，砻石三分而字画愈明，又于“尧”字之下隐约出一“瑞”字，位置始均，盖曰“天正尧瑞”云。或谓晋阳，尧都也，方玄圭出，乃有此瑞。四年，府畿、汝、蔡之间，连山大小石皆变为玛瑙，尚方取为宝带、器玩甚富。五年正月，湖南提举常平刘钦言：芦荻冲出生金，重九斤八两，状类灵芝祥云；又淘得碎金四百七两有奇。十一月，越州民拾生金。湟州丁羊谷金坑仅千余眼得矿，成金共四等，计一百三十四两有奇。

重和元年十二月，孝感县楚令尹子文庙获周鼎六。

宣和四年后，御府所藏，往往复变为石，而色类白骨，此与周宝圭占略同。五年，荥阳县贾谷山麒麟谷采石修明堂，得一石有文曰“明”，百官表贺。五年四月，又获甗鼎三。

崇宁四年三月，铸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内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宫，车驾临幸，遍礼焉，至北方之宝鼎，忽漏水溢于外。刘炳谬曰：“正北在燕山，今宝鼎但取水土于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后竟以北方致乱。

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胜非夜防城，见南门外火光烛地，掘之，得铜印，有文曰“朱胜私印”。火铄金，金所畏也。后拜相，有明受之变，卒坐眨。三年，吉州修城，役夫得髑髅弃水中，俄浮一钟，有铭五十六字，大略云：“唐兴元年，吾子没，瘗庐陵西垒，后当火德五九之际，世衰道败，浙、梁相继丧乱，章贡康昌之日，吾亦复出是邦，东平鸠工，复使吾子同河伯听命水官。”郡守命录其辞，录毕而钟自碎。

绍兴十一年三月庚申，长安兵刃皆生火光。二十六年，郫县地出铜马，高三尺，制作精好，风雨夜嘶。绍兴中，耕者得金瓮重二十四钧于秦桧别业。

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县石竹山大石自移，声如雷。石方可九丈，所过成蹊，才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庆元二年十二月，吴县金鹅乡铜钱百万自飞。

建隆二年，京师夏旱，冬又旱。三年，京师春夏旱。河北大旱，霸州苗皆焦仆。又河南、河中府、孟、泽、濮、郓、齐、济、滑、延、隰、宿等州并春夏不雨。四年，京师夏秋旱。又怀州旱。

乾德元年冬，京师旱。二年正月，京师旱。夏，不雨。是岁，河南府、陕、虢、麟、博、灵州旱，河中府旱甚。四年春，京师不雨。江陵府、华州、涟水军旱。五年正月，京师旱；秋，复旱。

开宝二年夏至七月，京师不雨。三年春夏，京师旱。邠州夏旱。五年春，京师旱；冬，又旱。六年冬，京师旱。七年，京师春夏旱；冬又旱。河南府、晋、解州夏旱。滑州秋旱。八年春，京师旱。是岁，关中饥，旱甚。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京师旱。三年春夏，京师旱。四年冬，京师旱。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六年春夏，京师旱。七年春，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九年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雍熙二年冬，京师旱。三年冬，京师旱。四年冬，京师旱。

端拱二年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是岁，河南、莱、登、深、冀、旱甚，民多饥死，诏发仓粟贷之。

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雨，帝蔬食祈雨。河南、凤翔、大名、京兆府、许、沧、单、汝、乾、郑、同等州旱。二年春，京师大旱。三年春，京师大旱；冬，复大旱。是岁，河南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四年夏，京师不雨，河南府、许汝亳滑商州旱。五年六月，京师旱。

至道元年，京师春旱。二年春夏，京师旱。

咸平元年春夏，京畿旱。又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军州旱。二年春，京师旱甚。又广南西路、江、浙、荆湖及曹、单、岚州、淮阳军旱。三年春，京师旱。江南频年旱。四年，京畿正月至四月不雨。

景德元年，京师夏旱，人多暍死。三年夏，京师旱。

大中祥符二年春夏，京师旱。河南府及陕西路、潭、邢州旱。三年

夏，京师旱。江南诸路、宿州、润州旱。八年，京师旱。九年秋，京师旱。大名府、澶州、相州旱。

天禧元年，京师春旱，秋又旱。夏，陕西旱。四年春，利州路旱。夏，京师旱。五年冬，京师旱。

天圣二年春，不雨。五年夏秋，大旱。六年四月，不雨。

明道元年五月，畿县久旱伤苗。二年，南方大旱。景祐三年六月，河北久旱，遣使诣北岳祈雨。

庆历元年九月丁未朔，遣官祈雨。二年六月戊寅，祈雨。三年，遣使诣岳渎祈雨。四年三月丙寅，遣内侍两浙、淮南、江南祠庙祈雨。五年二月，诏：天久不雨，令州县决淹狱，又幸大相国寺、会灵观、天清寺、祥源观祈雨。六年四月壬申，遣使祈雨。七年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岳渎祈雨。三月辛丑，西太乙宫祈雨。

皇祐元年五月丁未，遣官祈雨。三年，恩、冀诸州旱。三月，分遣朝臣诣天下名山大川祠庙祈雨。

至和二年四月甲午，遣官祈雨。

嘉祐五年，梓州路夏秋不雨。七年三月甲子，罢春燕，以久旱故也。辛丑，西太乙宫祈雨。

治平元年春，京师逾时不雨。郑、滑、蔡、汝、颍、曹、濮、洺、磁、晋、耀、登等州、河中府、庆成军旱。二年春，不雨。

熙宁二年三月，旱甚。三年，诸路旱。六月，畿内旱。八月，卫州旱。五年五月，北京自春至夏不雨。七年，自春及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淮南诸路久旱。九月，诸路复旱。时新复洮河亦旱，羌户多殍死。八年四月，真定府大旱。八月，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等路旱。九年八月，河北、京东、京西、河东、陕西旱。十年春，诸路旱。

元丰二年春，河北、陕西、京东西诸郡旱。三年春，西北诸路旱。五年，亢旱。六年夏，畿内旱。

元祐元年春，诸路旱。正月，帝及太皇太后车驾分日诣寺观祷雨。是冬，复旱。二年春，旱。三年秋，诸路旱，京西、陕西尤甚。四年

春，京师及东北旱，罢春燕。八年秋，旱。

绍圣元年春，旱，疏决四京畿县囚。三年，江东大旱，溪河涸竭。四年夏，两浙旱。

元符元年，东南旱。二年春，京畿旱。

建中靖国元年，衢、信等州旱。

大观二年，淮南、江东西诸路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政和元年，淮南旱。三年，江东旱。四年旱，诏振德州流民。

宣和元年二月，诏汝、颍、陈、蔡州饥民流移，常平官勒停。秋，淮南旱。四年，东平府旱。五年夏，秦凤路旱。是岁，燕山府路旱。

建炎二年夏，旱。

绍兴二年，常州大旱。帝问致旱之由，中书舍人胡交修奏守臣周祀残酷所致，寻以属吏坐赃及杀不辜，窜岭南。三年四月，旱，至于七月，帝蔬食露祷，乃雨。五年五月，浙东、西旱五十余日。六月，江东、湖南旱。秋，四川郡国旱甚。六年，夔、潼、成都郡县及湖南衡州皆旱。七年春，旱七十余日，时帝将如建业，随所在分遣从臣，有事于名山大川。六月，又旱，江南尤甚。八年冬，不雨。九年六月，旱六十余日，有事于山川。十一年七月，旱。戊申，有事于岳渎。乙卯，祷雨于圜丘、方泽、宗庙。十二年三月，旱六十余日。秋，京西、淮东旱。十二月，陕西旱。十八年，浙东、西旱，绍兴府大旱。十九年，常州、镇江府旱。二十四年，浙东、西旱。二十九年二月，旱七十余日。秋，江、浙郡国旱。三十年春，阶、成、凤、西和州旱。秋，江、浙郡国旱，浙东尤甚。

隆兴元年，江、浙郡国旱，京西大旱。二年，台州春旱。兴化军、漳、福州大旱，首种不入，自春至于八月。

乾道三年春，四川郡县旱，至于秋七月，绵、剑、汉州、石泉军尤甚。四年夏六月，旱，帝将撤盖亲祷于太乙宫而雨。时襄阳、隆兴、建宁亦旱。八月，诏颁皇祐祀龙法于郡县。五年夏秋，淮东旱，盱眙、淮阴为甚。六年夏，浙东、福建路旱，温、台、福、漳、建为甚。七年春，江西东、湖南北、淮南、浙、婺秀州皆旱；夏秋，江、洪、筠、

潭、饶州、南康、兴国、临江军尤甚，首种不入。冬，不雨。九年，婺、处、温、台、吉、赣州、临江、南安诸军、江陵府皆久旱，无麦苗。

淳熙元年，浙东、湖南郡国旱，台、处、郴、桂为甚。蜀关外四州旱。二年秋，江、淮、浙皆旱，绍兴、镇江、宁国、建康府、常、和、滁、真、扬州、盱眙、广德军为甚。三年夏，常、昭、复随郢金洋州、江陵德安兴元府、荆门汉阳军皆旱。四年春，襄阳府旱，首种不入。五年，常、绵州、镇江府及淮南、江东西郡国旱，有事于山川群望。六年，衡、永、楚州、高邮军旱。七年，湖南春旱，诸道自四月不雨，行都自七月不雨，皆至于九月。绍兴、隆兴、建康、江陵府、台、婺、常、润、江、筠、抚、吉、饶、信、徽、池、舒、蕲、黄、和、浔、衡、永州、兴国、临江、南康、无为军皆大旱，江、筠、徽、婺州、广德军、无锡县尤甚，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群望。八年正月甲戌，积旱始雨。七月，不雨，至于十一月：临安、镇江、建康、江陵、德安府、越、婺、衢、严、湖、常、饶、信、徽、楚、鄂、复、昌州、江阴、南康、广德、兴国、汉阳、信阳、荆门长宁军及京西、淮郡皆旱。九年夏五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江陵、德安、襄阳府、润、婺、温、处、洪、吉、抚、筠、袁、潭、鄂、复、恭、合、昌、普、资、渠、利、阆、忠、涪、万州、临江、建昌、汉阳、荆门、信阳、南平、广安、梁山军、江山、定海、象山、上虞、、嵊县皆旱。十年六月旱，至于七月，江淮、建康府、和州、兴国军、恭、涪、泸、合、金、州、南平军旱。十一年四月，不雨，至于八月，兴元府、吉、赣、福、泉、汀、漳、潮、梅、循、邕、宾、象、金、洋、西和州、建昌军皆旱，兴元、吉尤甚。冬，不雨，至于明年二月。十四年五月，旱。六月戊寅，有事于山川群望。甲申，帝亲祷于太乙宫。七月己酉，大雩于圜丘，望于北郊，有事于岳、渎、海凡山川之神。时临安、镇江、绍兴、隆兴府、严、常、湖、秀、衢、婺、处、明、台、饶、信、江、吉、抚、筠、袁州、临江、兴国、建昌军皆旱，越、婺、台、处、江州、兴国军尤甚，至于九月，乃雨。十五年，舒州旱。

绍熙元年，重庆府、蕲、池州旱。二年五月，真、扬、通、泰、楚、滁、和、普、隆、涪、渝、遂、高邮、盱眙军、富顺监皆旱，简、资、荣州大旱。三年夏，郢、扬、和州大旱；秋，简、资、普、荣、叙、隆、富顺监亦大旱。四年，绵州大旱，亡麦。简、资、普、渠、合州、广安军旱。江、浙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镇江、江陵府、婺、台、信州、江西、淮东旱。五年春，浙东、西自去冬不雨，至于夏秋，

镇江府、常、秀州、江阴军大旱，庐、和、濠、楚州为甚，江西七郡亦旱。

庆元二年五月，不雨。三年，潼、利、夔路十五郡旱，自四月至于九月，金、蓬、普州大旱；四月壬子，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六年四月，旱；五月辛未，祷于郊丘、宗社。镇江府、常州大旱，水竭，淮郡自春无雨，首种不入，及京、襄皆旱。

嘉泰元年五月，旱。丙辰，祷于郊丘、宗社。戊辰，大雩于圜丘。浙西郡县及蜀十五郡皆大旱。二年春，旱，至于夏秋。七月庚午，大雩于圜丘，祈于宗社。浙西、湖南、江东旱，镇江、建康府、常、秀、潭、永州为甚。四年五月，不雨，至于七月。浙东西、江西郡国旱。

开禧元年夏，浙东、西不雨百余日，衢、婺、严、越、鼎、沣、忠、涪州大旱。二年，南康军、江西、湖南北郡县旱。三年二月，不雨；五月己丑，祷于郊丘、宗社。

嘉定元年夏，旱，闰月辛卯，祷于郊丘、宗社。二年夏四月，旱，首种不入，庚申，祷于郊丘、宗社。六月乙酉，又祷，至于七月乃雨。浙西大旱，常、润为甚。淮东西、江东、湖北皆旱。四年，资、普、昌、合州旱。六年五月，不雨，至于七月，江陵、德安、汉阳军旱。入年春，旱，首种不入。四月乙未，祷于太乙宫。庚子，命辅臣分祷郊丘、宗社。五月康申，大雩于园丘，有事于岳、渎、海、至于八月乃雨。江、浙、淮、闽皆旱，建康、宁国府、衢、婺、温、台、明、徽、池、真、太平州、广德、兴国、南康、盱眙、安丰军为甚，行都百泉皆竭，淮甸亦然。十年七月，不雨，帝日午曝立，祷于宫中。十一年秋，不雨，至于冬，淮郡及镇江、建宁府、常州、江阴、广德军旱。十四年，浙、闽、广、江西旱，明、台、衢、婺、温、福、赣、吉州、建昌军为甚。十五年五月，不雨，岳州旱。

嘉熙元年夏，建康府旱。三年，旱。四年，江、浙、福建旱。

淳祐七年，旱。十一年，闽、广及饶州旱。

咸淳六年，江南大旱。十年，庐州旱，长乐、福清二县大旱。

建隆中，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凡平荆、湖、川、广、江南，五国皆来朝。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乃竞书简札揭于门曰：“今

召主收赎。”又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召”与“赵”、“赎”与“蜀”同音。

开宝初，广南刘鋹令民家置贮水桶，号“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谣曰：“羊头二四，白天雨至。”后王师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识者以为国家以火德王，房为宋分；羊，未神也；雨者，王师如时雨之义也；“防”与“房”、“桶”与“宋”同音。

周广顺初，江南伏龟山圮，得石函，长二尺，广八寸，中有铁铭，云：“维天监十四年秋八月，葬宝公于是。”铭有引曰：“宝公尝为偈，大事书于版，帛幂之。人欲读之者，必施数钱乃得，读讫即幂之。是时，名士陆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问之，云在五百年后。至卒，乃归其铭同葬焉。”铭曰：“莫问江南事，江南自有冯。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兴。”其字皆小篆，体势完具，徐铉、徐锴、韩熙载皆不能解。及煜归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袭位，即乘鸡也；开宝八年甲戌，江南国灭，是跨犬也；当王师围其城而曹彬营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营其北，是安仁秉夜灯也；其后太平兴国三年，淮海王钱俶举国入觐，即东邻也；家道阙，意无钱也；随虎遇，戊寅年也。

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败侬智高于归仁铺。初，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至是，智高果为青所破。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随流而下，有文曰：“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窈冥，神见人形。心言意语，鬼闻人声；犯禁满盈，地收人魂。”金石同类，类金为变怪者也。

绍兴二年，李纲帅长沙，道过建宁，僧宗本题邑治之壁曰：“东烧西烧，日月七七。”后数日，江西盗李敦仁入境，焚其邑，七月七日也。

淳熙中，淮西竞歌汪秀才曲曰：“骑驴渡江，过江不得。”又为犭某舞以和之。后舒城狂生汪格谋不轨，州兵入其家，缚之。其子拒杀，聚恶少数千为乱，声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诛。七年正月，余杭门外墙壁有诗，其言颇涉怪，后廉得主名，杖遣之。主管城北厢刘君暨以失察异言，坐削秩，其诗不录。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至绍熙二三年，其事始应于两宫。

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词，末句皆曰“东君去后花无主”，朝廷恶而禁之。未几，太子询薨。

庆元四年三月甲辰，有邮筩置诗达御前者，诏宰臣究其诗，不录。

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铁弹子白塔湖曲》。俄有盗金十一者自号“铁弹子”，缪传其斗死于白塔湖中，后获于诸暨县。

汉乾祐中，荆南高从诲凿池于山亭下，得石匣，长尺余，扃鐍甚固。从诲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启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龙即歇。”及建隆中，从诲孙继冲入朝，改镇徐州。“龙”、“隆”音相近。

太平兴国中，京师儿童以木雕合子，中有窍，藏腋下有声，号云“腋底闹”。后卢多逊投荒，人以为谶，其在肘腋而司国典也。

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讹言有物如乌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人民多恐骇，每夕重闭深处，至持兵器驱逐者。六月乙巳，传及京师，云能食人。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而实无状，意其妖人所为。有诏严捕，得数辈，讯之，皆非。

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俗所谓“二郎神”者。京师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倾城男女负土以献，揭榜通衢，云某人献土；又有饰形作鬼使，巡门催纳土者。或以为不祥，禁绝之。后金人斡离不围京师，其国谓之“二郎君”云。

绍兴元年十二月，越州连火，民讹言相惊，月几望当再火。枢密院以军法禁之，乃定。

嘉泰二年六月，故循王张俊家火。后旬日，市井讹言相惊，绛衣妇人为火殃下坠。都民徙避，昼夜弗宁，禁之，后亦不火。

庆元六年十月，琼州讹言妖星流堕民郭七家，声如雷。通判曾丰暨琼山县令移文惊扰，后皆坐绌。签书枢密院事林存为似道所摈，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价高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德祐元年，似道谪死，郡守与之经营，竟得此木以殓。

宋初，陈抟有纸钱使不行之说，时天下惟用铜钱，莫喻此旨。其后用交子、会子，其后会价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之谣。

似道恶十九界之名，乃名关子，然终为十九界矣，而关子价益低，是纸钱使不行也。

宋以周显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图谶谓“过唐不及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又有“寒在五更头”之谣，故宫漏有六更。按汉四百二十余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开庆元年，宋礻乍过唐十一年，满五庚申之数；至德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见六庚申，如宫漏之数。

建隆三年，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乾德二年五月，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城北。

乾德四年八月，普州兔食禾。五年，有象自至京师。

雍熙四年，有犀自黔南入万州，民捕杀之，获其皮角。

开宝八年四月，平陆县鸷兽伤人，遣使捕之，生献十头。十月，江陵府白昼虎入市，伤二人。

太平兴国三年，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七年，虎入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

淳化元年十月，桂州虎伤人，诏遣使捕之。

至道元年六月，梁泉县虎伤人。二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

咸平二年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一死，食之殆半，占云：“守臣灾。”明年，知州王禹偁卒。咸平六年十月乙酉，有狐出皇城东北角楼，历军器库至夹道，获之。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杭州浙江侧，昼有虎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

天圣九年五月，宿州获白兔。六月，庐州获白兔。

明道二年六月，唐州获白兔。

皇祐三年十二月，泰州获白兔。

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阯贡异兽二。初，本国称贡骐驎，状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刍果，必先以杖击其角，然后食。既至，而枢密使田况辨其非麟，诏止称异兽。

熙宁元年九月，抚州获白兔。十二月，岚州获白鹿。四年九月，庐州获白兔。

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军获白兔。六月，泰州军获白兔。七年十月，达州获白兔。

宣和元年十月，淄州获黑兔。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据御榻而坐，诏毁狐王庙。

绍兴十一年，海州属金，悉空其民安江。后二十年，有二虎入城，人射杀之，虎亦搏人。明年，魏胜举州来归，亦空其民。汉龚遂曰："野兽入宫室，宫室将空。"虎豕皆毛孽也。十三年，南康县雷雨，群狸震死于岩穴中，岩石皆为碎。二十二年，刘彭老家猫产数子，皆三足。

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穽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淳熙二年，江州马当山群狐掠人。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绍熙元年三月，临安府民家猫生子一，有八足二尾。四年，鄂州武昌县虎为人患。五年八月，扬州献白兔。侍御史章颖劾守臣钱之望以孽为瑞。占曰："国有忧。"白，丧祥也。是岁，光宗崩。

庆元三年，德兴县群狐入民舍。

咸淳九年十一月辛卯黎明，有虎出于扬州市，毛色微黑，都拨发官曹安国率良家子数十人射之。制置使李庭芝占曰："千日之内，杀一大将。"于是脔其肉于城外而厌之。

绍兴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淳熙元年六月，饶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舍。

庆元二年，抚州有犬若人，坐于郡守之坐。未几，郡守林廷彦卒于官。

德祐元年五月壬申，扬州禁军民毋得蓄犬，城中杀犬数万，输皮纳官。

乾德三年七月己卯夜，西方起苍白气，长五十尺，贯天船、五车，亘井宿，占曰："主兵动。"六年十月己未旦，西北起苍白气三道，长二十尺，趋东散，占曰："游兵之象。"

太平兴国四年四月己未夜，西北有白气压北斗。

雍熙四年正月癸酉，白气起角、亢经，太微垣，历轩辕大星，至月傍散。

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方有苍白气，长短八道，如彗扫稍，经天汉，参错如交蛇，占曰："所见之方主兵胜。"

咸平四年三月丙申，白气二亘天。五年正月，白气如虹贯日，久而散。七月戊戌，白气如阵贯东井。六年四月己巳，白气东西亘天。丁丑，白气贯日。五月辛亥，白气出昴至壁没。六月丙子，白气出河鼓左右旗，分为数道没。七月癸卯，白气如彗，起西南方，占曰："有兵丧。"

景德元年五月，白气贯轩辕，苍白气十余如布亘天。二年二月丁亥，白气五道贯北斗，占为大风、幸臣忧。十月丙子，白气出阁道西，孛孛有光，占曰："宫中忧。"三年三月，白气贯月。四年三月己未，白气东西亘天。庚申，白气出南方，长二丈许，久而不散。四月庚午，白气贯北斗，长十丈，占为大风。庚寅，白气如布袭月，三丈许。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丁丑，白气二，东西亘天。五年二月壬寅，白气长五丈，出东井，贯北斗魁及轩辕，占为兵、为雷雨。

明道元年十二月壬戌，西北有苍白气亘天。

庆历元年八月庚辰夜，东方有白气长十尺许，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长丈余，冲天，九十余日没。

二年八月甲申，白气贯北斗。三年正月戊戌，中天有白气长二十

尺，向西南行贯日，占曰：“边兵忧。”四月癸卯，白气二生西北隅，上中天，首尾至浊，东南行，良久散，占曰：“其下有兵寇。”八月壬子夜，白气贯北斗魁。九月辛巳夜，中天有白气长二丈许，贯卷舌、南河，东北行，少顷散，占曰：“风雨之候。”

皇祐四年十一月辛酉夜，白气起北方近浊，长五丈许，历北斗，久之散，占曰：“多大风。”

嘉祐元年三月，彭城县白鹤乡地生面，占曰：“地生面，民将饥。”五月，钟离县地生面。

治平二年四月丙午夜，西北方有白气，渐东南行，首尾至浊，贯角宿，移西北，久方散。占曰：“有兵战疾疫事。”

熙宁九年四月庚寅夜，白气长丈，起东北方天市垣。

元祐三年七月戊辰夜，西北有白气经天，主兵，宜防西、北二鄙。

元符二年九月戊辰夜，有白气十道，各长五尺，主兵及大臣黜。

崇宁二年五月戊子夜，苍白气起东南方，长三丈，贯尾、箕、斗，主蛮夷入贡，旧臣来归。

宣和三年九月壬午夜，苍白气长三丈，贯月，主其下有乱者。

靖康元年十二月丙辰，白气出太微垣。二年二月壬午夜，白气如虹，自南亘北，须臾，移西南，至东北，天明而没。三月戊子，白气贯斗。

建炎二年，杜充为北京留守，天雨纸钱于营中，厚盈寸。明日，与金人战城下，败绩。纸，白祥也。三年三月，白气贯日。四年五月壬子夜，北方有白气十余道如练。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银。

绍兴元年，潭州得白玉于州城莲花池中，孔彦舟以献，诏却之。前史以为玉变近白祥，后彦舟为剧盗。二月己巳夜，东南有白气。十一年三月庚申，金人居长安，油、酒皆变白色。三十年十一月甲午夜，西南有白气出危，入昴。十二月戊申，白气出尾，入轸，贯天市垣。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白气如带，东西亘天，出斗，历牛。

隆兴元年十二月壬午夜，白气见西南方，出危，入昴。二年正月甲

寅夜，西南有白气，亘天如带。

乾道元年正月庚午，白气见西北方，出奎，入参。三月戊辰，白气如带，自参及角，东西亘天。四月丁酉夜，白气见西北方，入天市垣。辛丑夜，白气入北斗。乙巳夜，白气入紫微垣。十月己丑夜，苍白气见东南方，入翼。十一月丙寅，白气如带，出女，入昴，东西亘天。三年十二月庚午夜，白气如带，东西亘天，出女，入昴。

淳熙十年正月戊子夜，西南有白气如天汉而明，南北广可六丈，东西亘天，历壁至毕。

绍熙五年六月壬寅夜，白气亘天，自紫微至亢、角。己酉日入后，白气亘天，顷刻而散。

庆元四年八月庚辰，白气亘天。五年二月癸酉夜，东北方白气如带，自角至参。八月癸亥，东北方有白气如带，亘天。

嘉泰四年十一月辛未，昼有白气分数道，亘天。

嘉熙四年二月丙辰，白气亘天。

淳祐二年二月甲寅，白气亘天。

景定三年七月甲申，白气如匹布，亘天。

咸三九年，襄阳城中白气自西而出。

绍兴二年，宣州有铁佛象，坐高丈余，自动迭前迭却若伛而就人者数日，既而郡有火。火气盛，金失其性而为变怪也。七月，天雨钱，或从石甃中流出，有轮郭，肉好不分明，穿之。碎若沙土。二月，温州戒福寺铜佛象顶珠自动，光彩激射，经日不少停，数日火作，寺焚。

淳熙九年春，德兴县民家镜自飞舞，与日光相射。

庆元二年正月，泰宁县耕夫得镜，厚三寸，径尺有二寸，照见水底，与日争辉，病热者对之，心骨生寒，后为雷震而碎。

志第二十 五行五

○土

稼穑作甘，土之性也。土失其性，则为灾凶。旧说以恒风、脂夜之妖，华孽、羸虫之孽，牛祸、黄眚、黄祥，皆属之土，今从之。

建隆元年，河南诸州乏食。

乾德元年，齐、隰等州饥。二年，州府二十二饥。

开宝四年，州府六水、一旱，诸州民乏食。五年，大饥。六年，水，民饥。九年，州府十二饥。

太平兴国四年，太平州饥。

淳化元年，开封、河南等九州饥。五年，京东西、淮南、陕西水潦，民饥。

咸平五年，河北及郑、曹、滑饥。

景德元年，江南东、西路饥。二年，淮南、两浙、荆湖北路饥。三年，京东西、河北、陕西饥。

大中祥符三年，陕西饥。四年，河北、陕西、剑南饥。五年，河北、淮南饥。七年，淮南、江、浙饥。八年，陕西州府五饥。

天禧元年，饥。三年，江、浙及利州路饥。

天圣三年，晋、绛、陕、解饥。

明道元年，京东、淮南、江东饥。二年，淮南、江东、西川饥。

宝元二年，益、梓、利、夔路饥。

嘉祐三年，夔州路旱，饥。

熙宁三年，河北、陕西旱。四年，河北旱，饥。六年，淮南、江东、剑南西川、润州饥。七年，京畿、河北、京东西、淮西、成都、利

州、延、常、润、府州、威胜、保安军饥。八年，两河、陕西、江南、淮、浙饥。九年，雄州饥。十年，漳泉州、兴化军饥。元丰元年，河北饥。四年，凤翔府、凤阶州饥。七年，河东饥。

元符二年，饥。

崇宁元年，江、浙、熙河饥。

大观三年，秦、凤、阶、成饥。

重和元年，京西饥。五年，河北、京东、淮南饥。

建炎元年，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三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时金人陷京东诸郡，民聚为盗，至车载干尸为粮。

绍兴元年，行在、越州及东南诸路郡国饥。淮南、京东西民流常州、平江府者多殍死。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时餫饷繁急，民益艰食。三年，吉、郴、道州、桂阳监饥。五年，湖南大饥，殍死、流亡者众。夏，潼川路饥，米斗二千，人食糟糠。兴元饥，民流于果、阆。秋，温、处州饥。六年春，浙东、福建饥，湖南、江西大饥，殍死甚众，民多流徙，郡邑盗起。夏，蜀亦大饥，米斗二千，利路倍之，道殣枕藉。是岁，果州守臣宇文彬献《禾粟九穗图》，吏部侍郎晏敦复言："果、遂饥民未苏，不宜导谀。"坐黜爵。七年夏，钦、廉、邕州饥。九年，江东西、浙东饥，米斗千钱，饶、信州尤甚。十年，浙东、江南荐饥，人食草木。十一年，京西、淮南饥。十八年冬，浙东、江、淮郡国多饥，绍兴尤甚。民之仰哺于官者二十八万六千人，不给，乃食糟糠、草木，殍死殆半。十九年春、夏，绍兴府大饥，明、婺州亦如之。二十四年，衢州饥。二十八年，平江府饥。二十九年，绍兴府荐饥。

隆兴元年，绍兴府大饥，四川尤甚。平江、襄阳府、随、泗州、枣阳、盱眙军大饥，随、枣间米斗六七千。二年，平江府、常、秀州饥，华亭县人食粃糠。行都及镇江府、兴化军、台、徽州亦艰食。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

乾道元年春，行都、平江、镇江、绍兴府、湖、常、秀州大饥，殍徙者不可胜计。是岁，台、明州、江东诸郡皆饥。夏，亡麦。二年夏，亡麦。三年九月，不雨，麦种不入。四年春，蜀、邛、绵、剑、汉州、

石泉军大饥，邛为甚。盗延八郡，汉饥民至九万余。五年夏，饶、信州荐饥，民多流徙。徽州大饥，人食蕨葛。台、楚州、盱眙军亦饥。秋冬不雨，淮郡麦种不入。六年冬，宁国府、广德军、太平、湖、秀、池、徽、和州皆饥。七年秋，江东西、湖南十余郡饥，江、筠州、隆兴府为甚。人食草实，流徙淮甸，诏出内帑收育弃孩。淮郡亦荐饥，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岸铜镪，斗钱八千。江西饥，民流光、濠、安丰间，皆效淮人私籴，钱为之耗。荆南亦饥。八年，江西亡麦。隆兴府荐饥，南昌、新建县饥民仰给者二八千余。九年春，成都、永康、邛三州饥。秋，台州饥，温、婺州亦饥。

淳熙元年，浙东、湖南、广西、江西、蜀关外皆饥，台、处、郴、桂、昭、贺尤甚。二年，淮东西、江东饥，滁、真、扬州、盱眙军、建康府为甚。是岁，镇江、宁国府、常州、广德军亦艰食。诏奖建康留守刘珙振济有方。三年，淮甸饥。夏，台州亡麦。冬，复、施、随、郢州、荆门军、襄阳、江陵、德安府大饥；四年春，尤饥。六年冬，和州饥。泰、通、楚州、高邮军大饥，人食草木。七年，镇江府、台州、无为、广德军民大饥。是岁，江、浙、荆、湘、淮郡皆饥。八年春，江州饥，人采葛而食，诏罢守臣章骘。冬，行都、宁国、建康府、严、婺、太平州、广德军饥，徽、饶州大饥，流淮郡者万余人，浙东常平使者朱熹进对论荒政，请蠲田赋、身丁钱，诏江、浙、淮、湖北三十八郡并免之。九年春，大亡麦。行都饥，于潜、昌化县人食草木。绍兴府、衢、婺、严、明、台、湖州饥。徽州大饥，

穜稑亦绝。湖北七郡荐饥。蜀潼、利、夔三路郡国十八皆饥，流徙者数千人。十年，合、昌州荐饥，民就振相蹂死者三千余人。十一年，泉、汀、漳州、兴化军亡禾。邕、宾、象州饥。十二年，福建饥，亡麦。江西、广东西饥。金州饥，有流徙者。十四年，金、洋、阶、成、凤、西和州人乏食。七月，秀州饥，有流徙者。临安府九县饥。十六年夏，成州亡麦。冬，际、成、凤、西和州荐饥。

绍熙二年，蕲州饥。夔路五郡饥，渝、涪为甚。阶、成、凤、西和州亡麦。三年，资、荣州亡麦，普、叙、简、隆州、富顺监皆大饥，亡麦，殍死者众，民流成都府至千余人，威远县弃儿且六百人。扬州亦多饥。四年，简、资、普州饥，绵州亡麦。夏，绍兴府亡麦。安丰军大亡麦。五年冬，亡麦苗。行都、淮、浙西东、江东郡国皆饥，常、明州、宁国、镇江府、庐滁、和州为甚，人食草木。

庆元元年春，常州饥，民之死徙者众。楚州饥，人食糟粕。淮、浙

民流行都。三年，浙东郡国亡麦，台州大亡麦，民饥多殍。襄、蜀亦饥。四年秋，浙东西荐饥，多道殣。六年冬，常州大饥，仰哺者六十万人。润、扬、楚、通、泰州、建康府、江阴军亦乏食。

嘉泰元年，浙西郡国荐饥，常州、镇江、嘉兴府为甚。二年，四川饥，广安、怀安军、潼川府大亡麦。衡、郴州、武冈、桂阳军乏食。三年春，邵、永州大饥，死徙者众，民多剽盗。夏，行都艰食。四年春，抚、袁州、隆兴府、临江军大饥，殍死者不可胜瘗，有举家二十七人同赴水死者。

开禧二年，绍兴府、衢、婺州亡麦。湖北、京西、淮东西郡国饥，民聚为剽盗。南康军、忠、涪州皆饥。

嘉定元年，淮民大饥，食草木，流于江、浙者百万人。先是淮郡罢兵，农久失业，米斗二千，殍死者十三四，炮人肉、马矢食之。诏所至郡国振恤归业，时邦储既匮，郡计不支，去者多死，亦有俘掠而北者。是岁，行都亦饥，米斗千钱。二年春，两淮、荆、襄、建康府大饥，米斗钱数千，人食草木。淮民刦道殣食尽，发瘗胔继之，人相搤噬。流于扬州者数千家，度江者聚建康，殍死日八九十人。是秋，诸路复大歉，常、润尤甚。冬，行都大饥，殍者横市，道多弃儿。三年春，建康府大饥，人相食。五月，衢州饥，颇聚为剽盗。七年，台州大亡麦。八年，淮、浙、江东西饥，都昌县为盗者三十六党。九年，行都饥，闾巷有殍。十年，台、衢、婺、饶、信州饥，剽盗起，台为甚。蜀石泉军饥，殍死殆万余人。十一年秋，淮、浙、江东饥馑，亡麦苗。十二年春，潼川府饥而不害。十三年春，福州饥，人食草根。十六年春，海州新附山东民饥，京东、河北路新附山西民亦饥。湖南永、道州大饥。是岁，行都、江、淮、闽、浙郡国皆亡麦禾。十七年春，余杭、钱塘、仁和三县饥，镇江府饥，真、鄂州亦乏食。

嘉熙四年，绍兴府荐饥，临安府大饥，严州饥。

咸淳七年，江南大饥。八年冬，襄阳饥，人相食。

德祐二年正月，扬州饥。三月，扬州谷价腾踊，民相食。

乾德二年五月，扬州暴风，坏军营舍仅百区。三年六月，扬州暴风，坏军营舍及城上敌棚。

开宝二年三月，帝驻太原城下，大风，一夕而止。八年十月，广州

飓风起，一昼夜，雨水二丈余，海为之涨，飘失舟楫。九年四月，宋州大风，坏甲仗库、城楼、军营凡四千五百九十六区。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曹州大风，坏济阴县廨及军营。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六年九月，高州大风雨，坏廨宇及民舍五百区。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八年九月，太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九年八月，白州飓风，坏廨宇、民舍。

端拱二年，京师暴风起东北，尘沙曀日，人不相辨。

淳化二年五月，通利军大风害稼。三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北风至，疫疾遂止。

至道二年八月，潮州飓风，坏州廨、营砦。

咸平元年八月，涪州大风，坏城舍。四年八月丙子，京师暴风。

景德二年六月甲午，大风吹沙折木。八月，福州海上有飓风，坏庐舍。三年七月丙寅，京师大风。四年三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乙未，大风起京师西北，连日不止。五年八月，京师大风。七年三月戊辰，京师大风，扬沙砾。是日，百官习仪恭谢坛，有陷仆者。八年六月辛亥，京师风起巳位，吹沙扬尘。

天禧二年正月，永州大风，发屋拔木，数日止。三年五月，徐州利国监大风起西南，坏庐舍二百余区，压死十二人。四年四月丁亥，大风起西北，飞沙折木，昼晦数刻。五月乙卯，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

天圣九年十二月辛酉，大风三日止。

景祐元年六月己巳，无锡县大风发屋，民被压死者众。九月甲寅夜漏上，风自丑起有声，摆木鸣条。二年六月戊寅平明，风自未来，占者以为百谷丰衍之候。

皇祐四年七月丁巳，大风起西北方，拔木。

嘉祐二年正月元日平旦，有风从东北来，遍天有苍黑云，占云：“大熟多雨。”

熙宁四年二月辛巳，京东自濮州至河北旁边，大风异常，百姓惊恐，六年四月，馆陶县黑风。九年十一月，海阳潮阳二县飓风、潮，害民居田稼。十年六月，武城县大风，坏县廨，知县李愈妻、主簿寇宗奭妻之母压死。七月，温州大风雨，漂城楼、官舍。

元丰四年六月，邕州飓风，坏城楼、官私庐舍。七月甲午夜，泰州海风作，继以大雨，浸州城，坏公私庐舍数千间。静海县大风雨，毁官私庐舍二千七百六十三楹。丹阳县大风雨，溺民居，毁庐舍。丹徒县大风潮，飘荡沿江庐舍，损田稼。六月，邕州飓风，坏城楼、官私庐舍。五年六月，朱崖军飓风，毁庐舍。

元祐八年，福建、两浙海风驾潮，害民田。

绍圣元年秋，苏、湖、秀等州有风害民田。

靖康元年正月望夜，大风起西北，有声，吹沙走石，尽明日乃止。二月戊申，大风起东北，扬尘翳空。三月己巳夜五更，大风乍缓乍急，声如叫怒。十一月丁亥，大风发屋折木。闰十一月甲寅，大风起北方，雪作，盈数尺，连夜不止。二年正月巳亥，天气昏噎，狂风迅发，竟日夜，西北阴云中如有火光，长二丈余，阔数尺，民时时见之。庚戌，大风雨。二月乙酉，大风折木，晚尤甚。三月巳亥，大风。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辛酉，北风益甚，苦寒。

建炎元年正月丁酉，大风吹石折木。十二月乙酉，大风拔木。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壬戌，平江府大风雨驾潮，漂溺数百里，坏田庐。三十二年七月戊申，大风拔木。温州大风，坏屋覆舟。

隆兴元年，浙东、西郡国风水伤稼。二年八月，大风雨，漂荡田庐。

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五年十月，台州大风水，坏田庐。八年六月丙辰，惠州飓风，坏海舰三十余。时枢密院调广东经略司水军，四舰覆其三，死者百三十余人。

淳熙三年六月，大风连日。四年九月，明州大风驾海潮，坏定海、

鄞县海岸七千六百余丈及田庐、军垒。六月乙巳夜，福清县、兴化军大风雨，坏官舍、民居、仓库及海口镇，人多死者。五年正月庚戌，大风。六年十一月，鄂州大风覆舟，溺人甚众。七年二月，江陵府大风，火及舟，焚溺死者尤众。十年八月辛酉，雷州飓风大作，驾海潮伤人，禾稼、林木皆折。

绍熙二年三月癸酉，瑞安县大风，坏屋拔木杀人。四年七月，兴化军海风害稼。五年六月丙子，大风。七月乙亥，行都大风拔木，坏舟甚众。绍兴府、秀州大风驾海潮，害稼。秋，明州飓风驾海潮，害稼。十月甲戌，行都大风拔木。

庆元二年六月壬申，台州暴风雨驾海潮，坏田庐。六年三月甲子，大风拔木。

嘉泰三年十月丁未，暴风。十一月癸未，大风，四年正月乙亥亦如之。

开禧元年四月乙卯、九月庚戌，大风。

嘉定元年九月乙丑，大风。二年二月戊子，大风。七月壬辰，台州大风雨驾海潮，坏屋杀人。三年八月癸酉，大风拔木，折禾穗，堕果实。宁宗露祷，至于丙子乃息。后御史朝陵于绍兴府，归奏风坏陵殿宫墙六十余所、陵木二千余章。四年闰月丁未，大风。六年十二月，余姚县风潮坏海堤，亘八乡。七年正月庚辰，江州放镫，黑云暴风忽作，游人相践，死者二十余。十年正月乙未，大风拔木。十一月丁丑，大风。十一年二月甲寅，大风。十月戊午，大风。十三年十一月庚戌、壬子，大风。十二月戊午，大风。十四年六月辛巳，大风。十六年秋，大风拔木害稼，十七年秋，福州飓风大作，坏田损稼。冬，鄂州暴风，坏战舰二百余，寿昌军坏战舰六十余，江州、兴国亦如之。

嘉熙二年，风雹。三年，风雹。

淳祐十一年，泰州风。

景定四年十一月，福州飓风。

咸淳四年闰月丁巳，大风雷雨，居民屋瓦皆动。七年五月甲申，绍兴府大风。十年四月，绍兴府大风拔木。

端拱二年，京师暴风起东北，尘沙曀日，人不相辨。

淳化三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冥，雷震，有顷乃止。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无为军城北暴风，昼晦不可辨，拔木，坏城门、营垒、民舍。

天圣六年二月庚辰，大风昼暝。

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风昼暝，经刻乃复。

嘉祐八年十一月丙午，大风霾。

治平二年二月乙巳，大风昼晦。四年正月庚辰朔，大风霾。是日，上尊号，廷中仗卫皆不能整。时帝已不豫，后七日崩。

熙宁四年四月癸亥，京师大风霾。

元祐八年二月，京师风霾。

靖康二年正月己亥，天气昏曀，风迅发竟日。三月丁酉，风霾。

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朔，大风霾。丁酉，风霾，日色薄而有晕。二月丁酉，汴京风霾，日无光。是日，张邦昌僭位。二年七月癸未，风雨昼晦。是日，东京留守宗泽薨。

绍兴十一年三月庚申，金人居长安，昼晦。

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昼霾四塞。

淳熙五年四月丁丑，尘霾昼晦，日无光。

庆元九年十二月乙未，天雨霾。

开禧元年正月壬午，雨霾。

嘉定十年正月乙未，昼霾。二月癸巳，日无光。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鸡鹜归凄，自巳至申，其明始复。

至道二年秋九月，环、庆州梨生花，占有兵。明年，契丹扰北边。

景德元年二月，保顺军城壕冰，陷起文为桃李花、杂树、人物之状。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霸州渠冰有如华葩状。

大观二年十月乙巳，龚丘县桧生花，萼如莲实。

绍兴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张宗元出抚淮西军，寓建康。槃冰有文如画，佳卉茂木，华叶相敷，日易以冰，变态奇出，春暄乃止。二十七年四月，徽州祁门县圃桃已实复华。

淳熙初，秀州吕氏家冰瓦有文，楼观、车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萝之属，经日不释。淳熙中，兴化军仙游县九巫山古木末生花，臭如兰。

建隆二年九月，渭南县蚜蚄虫伤稼。三年七月，兖州、济、德、磁、洺蝝生。

乾德六年七月，阶州蚜蚄虫生。

太平兴国二年六月，磁州青黑虫群飞食桑，夜出昼隐，食叶殆尽。七月，邢州钜鹿、沙河二县步屈虫食桑麦殆尽。五年七月，潍州蚜蚄虫生，食稼殆尽。七年九月，邠州蚜蚄虫生，食稼。九年七月，泗州蠓虫食桑。

雍熙二年四月，天长军蠓虫食苗。

端拱二年七月，施州蚜蚄虫生，害稼。

淳化二年四月，中都县蜴虫生。七月，单州蜴虫生，遇雨死。

景德元年八月，陕、宾、棣州虫暝害稼。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兖州蚜蚄虫生，有虫青色随齧之，化为水。六年九月，陕西同、华等州蚜蚄虫食苗。

天圣五年五月戊辰，磁州虫食桑。

景祐四年五月，滑州灵河县民黄庆家蚕自成被，长二丈五尺，阔四尺。

嘉祐五年，深州野蚕成茧，被于原野。

熙宁九年五月，荆湖南路地生黑虫，化蛾飞去。金州生黑虫食苗，黄雀来，食之皆尽。

元祐六年闰八月，定州七县野蚕成茧。七年五月，北海县蚕自织如绢，成领带。

元符元年七月，藁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纪成万匹。二年六月，房陵县野蚕成茧。

政和元年九月，河南府野蚕成茧。四年，相州野蚕成茧。五年，南京野蚕成茧，织□五匹，绵四十两，圣茧十五两。

绍兴二十九年秋，浙东、江东西郡县螟。三十年十月，江、浙郡国螟蝝。

隆兴元年秋，浙东西郡国螟，害谷，绍兴府、湖州为甚。二年，台州螟。

乾道三年八月，江东郡县螟螣。淮、浙诸路多言青虫食谷穗。六年秋，浙西、江东螟为害。九年秋，吉、赣州、临江、南安军螟。

淳熙二年秋，浙、江、淮郡县螟。四年秋，昭州螟。五年，昭州荐有螟螣。七年秋，永州螟。八年秋，江州螟。十二年八月，平江府有虫聚于禾穗，油洒之即堕，一夕，大雨尽涤之。十四年秋，江州、兴国军螟。十六年秋，温州螟。

庆元三年秋，浙东萧山、山阴县、婺州，浙西富阳、盐官、淳安、永兴县、嘉兴府皆螟。四年秋，铅山县虫食谷，无遗穗。

嘉定十四年，明、台、温、婺、衢蟊螣为灾。十五年秋，赣州螟。十六年：永、道州螟。

绍定三年，福州螟。

端平元年五月，当涂县螟。

淳祐二年五月，两淮螟。

景定三年八月，浙东、西螟。

乾德三年，眉州民王进牛生二犊。四年，南充县民马全信及相如县民彭秀等家牛生二犊。

开宝二年，九陇县民王达牛生二犊。

太平兴国三年，流溪县民白延进牛生二犊。五年，温江县民赵进牛生二犊。六年，广都县赵全牛生二犊。七年，什邡县民王信、华阳县民袁武等牛生二犊。八年，彭州民彭延、阆州民陈则、安乐县民王公泰牛生二犊。九年七月，知乾州卫升献三角牛。

雍熙三年，果州民李昭牛生二犊。四年郪县民鲜于志鲜于皋、眉山县海罗参、仁寿县民阴饶、成都县民李本、成纪县民王和敏牛生二犊。

端拱元年，眉州民陈希简、晋原县民张昭郁、魏城县民鲜于郜、罗江县民袁族、河阳县民李美、曲水县民曾虔、梓潼县民文光懿、永泰县民罗德、绵竹县民陈洪牛生二犊。

淳化元年，绵竹县民李昌远薄逸、阆州民和中、忠州民民王钦、眉州王图、九陇县民杨皋、玄武县民羊迈达牛生二犊。二年，永川县民梁行良、仁寿县民梁

至道二年，新都县民蹇成美牛生二犊。颍阳县民冯延密牛生二犊，其二额有白。三年，新津县民文承富、赤水县民苏福、广安军吏胥仁迪牛生二犊。

咸平元年，眉山县民向琼玖陈元宝、丹稜县民刘承鹗、通泉县民王居中、曲水县民杨汉成杨景欢王师让、眉山县民陈彦宥牛生三犊。二年，蒙阳县民杜挚、九陇县民杨太、眉山县民苏仁义、洪雅县吏陆文赞牛生二犊。三年，叙浦县民戴昌蕴牛生二犊。四年，流溪县民何承添、晋原县民颇全、永昌县民曾嗣、犀浦县民何福、彰明县民王□巳牛生二犊。六年，渠江县民王德进、魏城民蒲谏王信、石照县民仲汉宗、大足县民刘武牛生二犊。

景德元年，魏城县民阎明、彭州濛阳县民郭琮牛生二犊。二年，三泉县民李景顺、东海县民时祐、小溪县民刘可、赤水县民罗永并牛生二

犊。三年，长江县民于承琛牛生二犊。四年，相如县民杨汉晖、邛州安仁县民罗莹、九陇县民白彦成、渠江县民王继丰家及顺安军屯田务牛生二犊。

大中祥符元年，龚丘县民李起牛生四犊，判州王钦若图以献。二年，立山县民卢仁依、铜山县民勾熙正、什邡县民杜族、南康县陈邦并牛生二犊。三年，犍为县民陈知进牛生二犊。四年，东关县民陈知进牛生二犊。五年，富顺监些井场官杨守忠、曲水县民向平、蓬溪县民蹇知密牛生二犊。六年，广安军依政县民李福、贵溪县民徐志元牛生二犊。七年，双流县民姚彦信、涪城县民张礼、嘉州龙游县民张正、夹江县民郭升、天水县民王吉牛生二犊。八年，仁寿县民何志、通泉县民罢永泰、成都县民张进、华阳县民杨承珂牛生二犊。九年，平定军平定县民范训、临邛县民杨晖牛生二犊。

天禧元年，开江县民冉津及澧州石门县层山院牛生二犊。二年，临邛县民王道进、临溪县民王胜、西县民韩光绪牛生二犊。四年，贵溪县民叶政牛生二犊。五年，巴西县民向知道牛生二犊。

自天圣迄治平，牛生二犊者三十二，生三犊者一。

自熙宁二年距元丰八年，郡国言民家牛生二犊者三十有五，生三角者一。

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郡国言民家牛生二犊者十有五。

大观元年，阆州、达州言牛生二犊。四年三月，帝谓起居舍人宇文粹中曰：“牛产二犊，亦载之起居注中，岂若野蚕成茧之类，民赖其利，乃为瑞邪？”自是史官不复尽书。

政和五年七月，安武军言，郡县民范济家牛生麒麟。

重和元年三月，陕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书省言，歙州歙县民鲍珙家牛生麒麟。三年五月，梁县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绍兴元年，绍兴府有牛戴刃突入城市，触马，裂腹出肠。时卫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逸，近牛祸也。十六年，静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犊以角触人于壁，肠胃出，牛狂走，两日不可执，卒以射死。十八年五

月，依政县牛生二犊。二十一年七月，遂宁府牛生二犊者三。二十五年八月，汉中牛生二犊。

淳熙十二年，仁和县良渚有牛生二首，七日而死。余杭县有犊二首。十六年三月，池州池口镇军屯牛狂走，触人死。

庆元三年，乐平县田家牛生犊如马，一角，鳞身肉尾，农以不祥杀之，或惜其为麟；同县万山牛生犊，人首。

淳化三年正月乙卯，京师雨土，占曰："小人叛。"自后李顺盗据益州。

景德元年七月辛亥，黄气出壁，长五尺余，占曰："兵出。"二年正月丙寅，黄白气环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亥朔，黄气出于艮，占曰："主五谷熟。"二年九月戊午，黄气如柱起东南方，长五丈许。

天禧五年，襄州凤林镇道侧地涌起，高三尺，阔八尺，知州夏辣以闻。

明道元年十月庚子夜，黄白气五，贯紫微垣。

景祐元年八月壬戌夜，有黄白气如彗，长七尺余，出张、翼之上，凡三十有三日不见。

治平元年三月壬戌，雨土。十二月己亥，雨黄土。

熙宁五年十二月癸未、七年三月戊午，并雨黄土。八年五月丁丑，雨黄土兼细毛。

元丰二年十一月丁亥、五年三月乙巳、六年四月辛未，雨土。

元祐七年正月戊午，天雨尘土，主民劳苦。

宣和元年三月庚午，雨土著衣，主不肖者食禄。

绍兴十一年三月庚申，泾州雨黄沙。十八年十一月壬辰，肆赦，天有云赤黄，近黄祥也，太史附秦桧旨奏瑞。

乾道四年三月己丑，雨土若尘。

淳熙四年二月戊戌，雨土，五年二月壬午、甲申、四月丁丑、六年十一月乙丑、十一年正月辛卯、甲寅、十三年正月壬寅，亦如之。十五年九月庚子，南方有赤黄气。

绍熙四年十月甲寅，雨土，五年四月癸卯亦如之。十月乙未，天有赤黄色，占曰："是为天变。"色先赤后黄，近黄赤祥也。十一月辛亥，雨土。

庆元元年二月己卯、十一月己丑，天雨尘土。三年正月丙子、四月丙午、十二月甲申，天雨尘土。六年正月己巳、闰月丁未、十月己丑，雨土。九月辛丑、十一月辛卯，天雨尘土。

嘉泰元年六月己卯、九月己未、十二月辛丑，天雨尘土。

嘉定三年正月丙午，天雨尘土。八年二月己未、五月辛未，天雨尘土。九年十二月癸巳，天雨土。十年二月癸巳，雨土。十二年二月癸巳，天雨尘土。十三年三月辛卯，天雨尘土。十六年二月戊子，天雨尘土。

绍定三年三月丁酉，雨土。

嘉熙二年四月甲申，雨土。三年三月辛卯，天雨尘土。

淳祐五年二月丙寅朔，天雨尘土。十一年三月乙亥，天雨尘。

宝祐三年三月己未，雨土。六年二月壬辰，天雨尘土。

开庆元年三月辛酉，雨土。

景定五年二月辛未，雨土。

德祐元年三月辛巳，终日黄沙蔽天，或曰"丧氛"。

乾德三年，京师地震史失日月

。五年十一月，许州开元观老君像自动，知州宋偓以闻。六年正月，简州普通院毗庐佛像自动。

至道二年十月，潼关西至灵州、夏州、环庆等州地震，城郭庐舍多坏，占云："兵饥。"是时，西夏寇灵州，明年，遣将率兵援粮以救之，关西民饥。

咸平二年九月，常州地震，坏鼓角楼、罗务、军民庐舍甚众。四年九月，庆州地震者再。六年正月，益州地震。

景德元年正月丙申夜，京师地震；癸卯夜，复震；丁未夜，又震，屋皆动，有声，移时方止。癸丑，冀州地震，占云："土工兴，有急令，兵革兴。"是年，契丹犯塞。二月，益、黎、雅州地震。三月，邢州地震不止。四月己卯夜，瀛州地震。五月，邢州地复震不止。十一月壬子，日南至，京师地震。癸丑，石州地震。四年七月丙戌，益州地震。己丑，渭州瓦亭砦地震者四。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代州地震。四年六月，昌、眉州并地震。七月，真定府地震，坏城垒。天圣五年三月，秦州地震。七年，京师地震。

景祐四年十二月甲子，京师地震。甲申，忻、代、并三州地震，坏庐舍，覆压吏民。忻州死者万九千七百四十二人，伤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扰死者五万余；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

宝元元年正月庚申，并、忻、代三州地震。十二月甲子，京师地震。

庆历三年五月九日，忻州地大震，说者曰："地道贵静，今数震摇，兵兴民劳之象也。"四年五月庚午，忻州地震，西北有声如雷。五年七月十四日，广州地震。六年二月戊寅，青州地震。三月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震，则海底有声如雷。五月甲申，京师地震。七年十月乙丑，河阳、许州地震。

皇祐二年十一月丁酉夜，秀州地震，有声自北起如雷。

嘉祐二年，雄州北界、幽州地大震，大坏城郭，覆压者数万人。五年五月己丑，京师地震。

治平四年秋，漳、泉、建州、邵武、兴化军等处皆地震，潮州尤甚，拆裂泉涌，压覆州郭及两县屋宇，士民、军兵死者甚众。八月己巳，京师地震。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须城、东阿二县地震终日，沧州清池、莫州亦震，坏官私庐舍、城壁。是时，河北复大震，或数刻不止，有声如雷，楼橹、民居多摧覆，压死者甚众。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十二月癸卯，瀛州地大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沧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之属。是月，潮州地再震。是岁，数路地震，有一日十数震，有逾半年震不止者。二年十月庚戌，南郊，东壝门内地陷，有天宝十三年古墓。

元丰元年，邕州佛像动摇。初，像动而夏人入寇，又动而州大火，其后侬智高叛，复动，于是知州钱师孟投其像于江中。八年二月甲戌，宾州岭方县地陷。五月丙午，京师地震。

元祐二年二月辛亥，代州地震有声。四年春，陕西、河北地震。七年九月己酉，兰州、镇戎军、永兴军地震，十月庚戌朔，环州地再震。

绍圣元年十一月丙戌，大原府地震。二年十月、十一月，河南府地震。是岁，苏州自夏迄秋地震。三年三月戊戌夜，剑南东川地震。九月己酉，滁州、沂州地震。四年六月己酉，太原府地震有声。

元符元年七月壬申夜，云阴蔽天，地震良久。二年正月壬申，恩州地震。八月甲戌，太原府地震；三年五月己巳，太原府又震。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辛亥，太原府、潞、晋、隰、代、石、岚等州岢岚威胜保化宁化军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自后有司方言祥瑞，郡国地震多抑而不奏。

政和七年六月，诏曰：“熙河、环庆、泾原路地震经旬，城砦、关堡、城壁、楼橹、官私庐舍并皆摧塌，居民覆压死伤甚众，而有司不以闻，其遣官按视之。”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玄武见于州之正寝，有龟大如钱，蛇若朱漆箸，相逐而行，宣抚使焚香再拜，以银奁贮二物。俄俱死。六年正月，京师连日地震，宫殿门皆动有声。七年七月己亥，熙河路地震，有裂数十丈者，兰州尤甚。陷数百家，仓库俱没。河东诸郡或震裂。

建炎二年正月戊戌，长安地大震，金将娄宿围城，弥旬无外援，乘地震而入，城遂陷。

绍兴三年八月甲申，地震，平江府、湖州尤甚。是岁，刘豫陷邓、随等州，金人犯蜀。四年，四川地震。五年五月，行都地震。六年六月乙巳夜，地震自西北，有声如雷，余杭县为甚。是冬，刘麟、猊犯顺，寇濠、寿州。七年，地震。二十四年正月戊寅，地震。二十五年三月壬申，地震。二十八年八月甲寅夜，震。三十一年三月壬辰，地震。三十二年七月戊申，地震。

隆兴元年十月丁丑，地震；六月甲寅，又震。

乾道二年九月丙午，地震自西北方。四年十二月壬子，石泉军地震三日，有声如雷，屋瓦皆落，时绵竹有冤狱云。

淳熙元年十二月戊辰，地震自东北方。九年十二月壬寅夜，地震。十年十二月丙寅，地震。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

庆元六年九月，东北地震。十一月甲子，地震东北方。

嘉定六年四月，行都地震。六月丙子，淳安县地震。九年二月辛亥，东、西川地大震四日。十年二月庚申，地震自东南。十二年五月，地震。六月，西川地震。十四年正月乙未夜，地震，大雷。五月丙申，西川地震。

宝庆元年八月己酉，地震。

嘉熙四年十二月丙辰，地震。

淳祐元年十二月庚辰夜，地震。

宝祐三年，蜀地震。

咸淳七年，嘉定府城震者三。

雍熙三年，阶州福津县常峡山圮，壅白江水，逆流高十许丈，坏民田数百里。

淳化二年五月，名山县大风雨，登辽山圮，壅江水逆流入民田，害稼。

咸平元年七月庚午，宁化军汾水涨，坏北水门，山石摧圮，军士有压死者。二年七月庚寅，灵宝县暴雨崖圮，压居民，死者二十二户。三

年三月辛丑夜，大泽县三阳砦大雨崖摧，压死者六十二人。四年正月，成纪县山摧，压死者六十余人。

景德四年七月，成纪县崖圮，压死居民。

熙宁五年九月丙寅，华州少华山前阜头峰越八盘领及谷，摧陷于石子坡。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长若堤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并山之民言："数年以来，峰上常有云，每遇风雨，即隐隐有声。是夜初昏，略无风雨，山上忽雾起，有声渐大，地遂震动，不及食顷而山摧。"

元祐元年十二月，郑县界小敷谷山摧，伤居民。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陕西不雨，五谷焦枯，泾、渭、灞、浐皆竭。时秦民以饥离散，壮者为北人所买，郡邑遂空。

绍熙四年秋，南岳祝融峰山自摧。剑门关山摧。五年十二月，临安府南高峰山自摧。

庆元二年六月辛未，台州黄岩县大雨水，有山自徙五十余里，其声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动，而故址溃为渊潭。时临海县清潭山亦自移。

嘉泰二年七月丁未，闽建安县山摧，民庐之压者六十余家。

嘉定六年六月丙子，严州淳安县长乐乡山摧水涌。九年，黎州山崩。

咸淳十年，天目山崩。

熙宁元年，荆、襄间天雨白牦如马尾，长者尺余，弥漫山谷。三月丁酉，潭州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黄毛。

绍熙四年十一月癸酉，地生毛。

咸淳九年，江南平地产白毛，临安尤多。

志第二十一 律历一

○应天 乾元 仪天历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故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古人自入小学，知乐知数，已晓其原。后世老师宿儒犹或弗习律历，而律历之家未必知道，各师其师，岐而二之。虽有巧思，岂能究造化之统会，以识天人之蕴奥哉！是以审律造历，更易不常，卒无一定之说。治效之不古若，亦此之由，而世岂察及是乎！

宋初承五代之季王朴制律历、作律准，以宣其声，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考正。和岘等以影表铜臬暨羊头秬黍累尺制律，而度量权衡因以取正。然累代尺度与望臬殊，黍有巨细，纵横容积，诸儒异议，卒无成说。至崇宁中，徽宗任蔡京，信方士“声为律、身为度”之说，始大盭乎古矣。

显德《钦天历》亦朴所制也，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验稍疏，诏王处讷等别造新历。四年，历成，赐名《应天》，未几，气候渐差。太平兴国四年，行《乾元历》，未几，气候又差。继作者曰《仪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观天》，曰《纪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余年，而八改历。南渡之后，曰《统元》，曰《乾道》，曰《淳熙》，曰《会元》，曰《统天》，曰《开禧》，曰《会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复八改历。使其初而立法吻合天道，则千岁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数数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盖必有任其责者矣。

虽然，天步惟艰，古今通患，天运日行，左右既分，不能无忒。谓七十九年差一度，虽视古差密，亦仅得其概耳。又况黄、赤道度有斜正、阔狭之殊，日月运行有盈缩、朏朒、表里之异。测北极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称是。古今测验，止于岳台，而岳台岂必天地之中？余杭则东南，相距二千余里，华夏幅员东西万里，发敛晷刻岂能尽谐？又造历者追求历元，逾越旷古，抑不知二帝授时齐政之法，毕殚于是否乎？是亦儒者所当讨论之大者，诿曰星翁历生之责可哉？至于仪象推测之具，虽亦数改，若熙宁沈括之议、宣和玑衡之制，其详密精致有出于淳风、令瓒之表者，盖亦未始乏人也。今其遗法具在方册，惟《奉

元》、《会天》二法不存。旧史以《乾元》、《仪天》附《应天》，今亦以《乾道》、《淳熙》、《会元》附《统元》，《开禧》、《成天》附《统天》。大抵数异术同，因仍增损，以追合乾象，俱无以大相过，备载其法，俾来者有考焉。

昔黄帝作律吕，以调阴阳之声，以候天地之气。尧则钦若历象，以授人时，以成岁功，用能综三才之道，极万物之情，以成其政化者也。至司马迁、班固叙其指要，著之简策。自汉至隋，历代祖述，益加详悉。暨唐贞观迄周显德，五代隆替，逾三百年，博达之士颇亦详缉废坠，而律志皆阙。宋初混一寓内，能士毕举，国经王制，悉复古道。《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目，后代因之，今亦用次序以志于篇。

曰备数。《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其六曰九数，谓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朒、旁要，是为九章。其后又有《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缀术》、《缉古》等法相因而起，历代传习，谓之小学。唐试右千牛卫胄曹参军陈从运著《得一算经》，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复有徐仁美者，作《增成玄一法》，设九十三问，以立新术，大则测于天地，细则极于微妙，虽粗述其事，亦适用于时。古者命官属于太史，汉、魏之世，皆在史官。隋氏始置算学博士于国庠，唐增其员，宋因而不改。

曰和声。《周礼》，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古之圣人推律以制器，因器以宣声，和声以成音，比音而为乐。然则律吕之用，其乐之本欤！以其相生损益，数极精微，非聪明博达，则罕能详究。故历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阙，前史言之备矣。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乾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曰："古圣设法，先立尺寸，作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累秬黍求为准的，后代试之，或不符会。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钟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

曰审度者，本起于黄钟之律以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逾于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间造者。由是尺度之制尽复古焉。

曰嘉量。《周礼》，□氏为量。《汉志》云，物有多少受以量，本起于黄钟之管容秬黍千二百，而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法备矣。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其后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泉、浙纳土，并、汾归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复升平之制焉。

曰权衡之用，所以平物一民、知轻重也。权有五，曰铢、两、斤、钧、石，前史言之详矣。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造者。及平荆湖，即颁量、衡于其境。淳化三年三月三日，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钧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承珪言："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岁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究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秬黍，黑黍也。乐尺，自黄钟之管而生也。谓以秬黍中者为分寸、轻重之制。

就成二术，二术谓以尺、黍而求氂、絫。

因度尺而求氂，度者，丈、尺之总名焉。因乐尺之源，起于黍而成于寸，析寸为分，析分为氂，析氂为毫，析毫为丝，析丝为忽。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氂，十氂为分。

自积黍而取絫。从积黍而取絫，则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锤皆以铜为之。　以氂、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稍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氂；第一毫下等半钱，当五十氂，若十五斤称等五斤也。

中毫至稍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氂；末毫至稍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氂。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分尺一尺四寸，重一钱

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稍，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等五絫；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十两。

中毫至稍五钱，布十二铢，列五星，星等二絫；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铢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

末毫至稍六铢，铢列十星，星等絫。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

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积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氂、黍、絫、铢各定一钱之则。谓皆定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也。

忽万为分，以一万忽为一分之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之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别也。

丝则千，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之则。

毫则百，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之则。毫者，毫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骥尾为之。

氂则十，一十氂为一分，以一百氂定为一钱之则。氂者，氂牛尾毛也，曳赤金成丝为之也。

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转以十倍，谓自万忽至十万忽之类定为则也。

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之则。两者，以二龠为两。

ＰＵ以二百四十，谓以二百四十絫定为一两之则。

铢以二十四，转相因成絫为铢，则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之则。铢者，言殊异。

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氂，则每氂计二黍十分黍之四。以十氂分二十四黍，则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絫又得

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

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氂、絫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絫，二铢四絫为钱，二絫四黍为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丝，则黍、絫之数成矣。其则，用铜而镂文，以识其轻重。新法既成，诏以新式留禁中，取太府旧称四十、旧式六十，以新式校之，乃见旧式所谓一斤而轻者有十，谓五斤而重者有一。式既若是，权衡可知矣。又比用大称如百斤者，皆悬钧于架，植环于衡，环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绝。至是，更铸新式，悉由黍、絫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也。又令每用大称，必悬以丝绳。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复铸铜式，以御书淳化三体钱二千四百暨新式三十有三、铜牌二十授于太府。又置新式于内府、外府，复颁于四方大都，凡十有一副。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贡金帛，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指，中外以为便。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差变法，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面有方印、长印、八角印，明制度而防伪滥也。

宋初，用周显德《钦天历》，建隆二年五月，以其历推验稍疏，乃诏司天少监王处讷等别造历法。四年四月，新法成，赐号《应天历》。太平兴国间，有上言《应天历》气候渐差，诏处讷等重加详定。六年，表上新历，诏付本监集官详定。会冬官正吴昭素、徐莹、董昭吉等各献新历，处讷所上历遂不行。诏以昭素、莹、昭吉所献新历，遣内臣沈元应集本监官属、学生参校测验，考其疏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历差。昭素、莹二历以建隆癸亥以来二十四年气朔验之，颇为切准。复对验二历，唯昭素历气朔稍均，可以行用。"又诏卫尉少卿元象宗与元应等，再集明历术吴昭素、刘内真、苗守信、徐莹、王熙元、董昭吉、魏序及在监官属史端等精加详定。象宗等言："昭素历法考验无差，可以施之永久。"遂赐号为《乾元历》。《应天》、《乾元》二历皆御制序焉。

真宗嗣位，命判司天监史序等考验前法，研核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至咸平四年三月，历成来上，赐号《仪天历》。凡天道运行，皆有常度，历象之术，古今所同。盖变法以从天，随时而推数，故法有疏密，数有繁简，虽条例稍殊，而纲目一也。今以三历参相考校，以《应天》为本，《乾元》、《仪天》附而注之，法同者不复重出，法殊者备列于后。

建隆《应天历》

演纪上元木星甲子，距建隆三年壬戌，岁积四百八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八。《乾元》上元甲子距太平兴国六年辛巳，积三千五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仪天》自上元土星甲子至咸平四年辛丑，积七十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七。

步气朔

元法：一万二。《乾元》元率九百四十。《仪天》宗法一万一百。又总谓之日法。

岁盈：二十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乾元》岁周二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四。《仪天》岁周三十六万八千八百九十七。《仪天》有周天三百六十五、余二千四百七十，约余二千四百四十五；岁余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余二千四百七十。《应天》、《乾元》无此法，后皆仿此。

月率：五万九千七十三。《乾元》不置此法。《仪天》合率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五十九。又《仪天》有岁闰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二，月闰九千一百一十五、秒六。

会日：二十九、小余五千三百七。《乾元》朔策二十九、小余一千五百六十。《仪天》会日二十九、小余五千三百五十七。

弦策：七、小余三千八百二十七、秒六。《乾元》小余一千一百二十五。《仪天》小余三千八百六十四、秒二十七。策并同。

望策：十四、小余七千六百五十四、妙一十二。《乾元》小余二千二百五十七。《仪天》小余七千七百二十七、秒一十八。策并同。

气策：十五、小余二千一百八十五、秒二十四。《乾元》小余六百四十二半。《仪天》小余二千二百七、秒三。策并同。又《仪天》有气盈四千四百一十四、秒六。

朔虚分：四千六百九十五。《乾元》一千三百八十。《仪天》四千七百四十一。

没限：七千八百一十六、秒九。《乾元》二千二百九十七半。《仪天》七千八百九十二。又《仪天》有纪实六十万六千。

秒法：二十四。《乾元》一百。《仪天》秒母三十六。

纪法：六十。二历同。

推元积：《乾元》、《仪天》皆谓之求岁积分。

置所求年，以岁盈展之为元积。

求天正所盈之日及分并冬至大小余：以八十四万一百六十八去元积，不尽者，半而进位，以元法收为所盈日，不满为小余。日满六十去之，不满者，命从甲子，算外，即冬至日辰、大小余也。《乾元》以岁周乘积年为岁积分，以七万五百六十去之，不尽，以五因，满元率收为日，不满为余日。《仪天》以岁周乘积年，进一位，为岁积分；盈宗法而一为积日，不满为余日。去命并同《应天》。

求次气：以天正冬至大、小余遍加诸常数，盈六十去之，不盈者，命如前，即得诸气日辰、大小余秒也。《乾元》置中气大、小余，以气策加之，命如前，即次气日辰也。《仪天》置冬至大、小余，加气策及余秒，秒盈秒母从小余，盈纪法去之，皆命如前法，各得次气常日辰及余秒。

求天正十一月朔中日：《乾元》谓之经朔。《仪天》谓之天正合朔。

以月率去元积，不尽者，为天正十一月通余；以通余减七十三万六百三十五，余，半而进位，以元法收为日，不满为分，即得所求天正十一月朔中日及余秒。《乾元》以一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去岁积分，不尽为朔余；以岁积分为朔积分，又倍五万二千九百二十，除之，余以五因，满元率为日，不满为分。《仪天》以合率去岁积分，不尽为闰余；满宗法为闰日，不满为余，以闰日及余减天正冬至大、小余，为天正合朔大、小余；去命如前，即得合朔日辰、大小余。

求次朔望中日：《乾元》谓之求弦望经朔。《仪天》谓之求次朔。

置朔中日，累加弦策余秒，即得弦、望及次朔中日。《乾元》以弦策加经朔大、小余，即得次朔经日；以弦策及余秒加经朔，得上弦；再加，得望；三之，得下弦。

求望中月：置朔中月，加半交，盈交正去之，余为望中月。二历不

立此法。

求朔弦望入气：置朔、望中日，各以盈缩准去，不尽者，为入气日及分。二历不立此法。

推没日：置有没之气小余，其小余七千八百一十六、秒九以上者求之也。

近减元法，余以八因之，一千九十二、秒一十九半除为没日，命起气初，即得没日辰。其秒不足者，退一分，加二十四秒，然后除之，四分之三以上者进。《乾元》置有没之气小余，在二千二百九十七半以上者，以十五乘之，用减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二半，余以六百四十二半除为没日。《仪天》以秒母通常气小余及秒，而从之以减岁周，余满五千二百九十七为没日，去命如前。

推灭日：以冬至大、小余，遍加朔日中为上位，有分为下位，在四千六百九十五以下者，为有灭之分也。置有灭之分，进位，以一千五百六十五除为灭日，以灭日加上位，命从甲子，算外，即得月内灭日。《乾元》置有灭之经朔小余，在一千一百八十以下者，以八因之，满三百六十八除为灭日。《仪天》经朔小余在朔虚法以下者，三因，进位，以朔虚分除为灭日。

求发敛

候策：五、小余七百二十八、秒二，母二十四。《乾元》候数五、小余一百一十四、秒十二，秒母七十二。《仪天》候率五、小余七百三十五、秒二十五，秒母三十六。

卦策：六、小余八百七十四、秒六。《乾元》卦位六、小余二百五十七，秒母六十。《仪天》卦率六、小余八百八十三、秒二十。

土王策：十二、小余一千七百四十八、秒一十二。《乾元》策三、小余一百二十八半，秒母一百一十。《仪天》土王率三、小余四百四十、秒五，秒母同上。

辰数：八百三十三半。《乾元》辰法二百四十五，辰率千五百二十。

刻法：一百。《乾元》一百四十七。《仪天》刻三百。

求七十二候：各因诸气大、小余秒命之，即初候日也；各以候策加之，得次候日；又加之，得末候日。二历同法。

求六十四卦：各置诸中气大、小余秒命之，即公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得次卦用事日；又加之，得终卦用事日。十有二节之初，皆诸侯外卦用事日。二历同法。

求五行用事：各因四立大、小余秒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加四季之节大、小余秒，命从甲子，算外。即其月土王用事日。《乾元》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仪天》以土王率加四季大、小余。

求二十四气加时辰刻：《乾元》谓之辰刻。《仪天》谓之求时。

各置小余，以辰数除之为时数，不满，百收为刻分，命起子正，算外，即所在。《乾元》时数同，其不尽，以五因之，以刻法除为刻分。《仪天》以三因小余，以辰率除之为时数，不尽者，满刻率除为刻，余为分。

天总：七十三万六百五十八、秒六十四。《乾元》轨率二十一万四千七十七、秒七千五百一十、小分七十。《仪天》乾元数三百六十八万九千八十八、秒九十九。

天度：三百六十五、小余二千五百六十三、微八十八。《乾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小余二千五百六十三。《仪天》乾则三百六十五度、小余二千五百八十八、秒九十九。《仪天》诸法皆在天总数中。《乾元》、《仪天》各立其法。《乾元》周天策一百七万三千八百五十三、秒七千五百五十三半，会周一万七千三百六十四，会余二十一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天中一百八十二、六千二百八十一半。《仪天》岁差一百一十八、秒九十九，一象度九十一、余三千一百四十二、秒五十，盈初缩末限分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九十九、秒五十，限日八十八、余八千八百九十九、秒五十，缩初盈末限分九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五、秒十五，限日九十三、余七千四百八十五、秒五十，盈缩积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三，进退率一千八百三十六，秒母一百。

《乾元》二十四气日躔阴阳度

《应天》、《乾元》二历，以常气求其阴阳差，故有二十四气立成。《仪天》以盈缩定分、四限直求二十四气阴阳差，乃更不制二十四

气差法。

求日躔损益盈缩度：《乾元》谓之求每日阴阳差。《仪天》谓之求入盈缩分先后定数。

各置定日及分，以冬至常数相减，百收，通为分，自雨水后十六为法，自霜降后十五为法。除分为气中率，二相减，为合差；半之，加减率为初、末率。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

又法，以除合差，为日差。后少者，日损初率；后多者，日益初率。

为每日日躔损益率；累积其数，为盈缩度分。《乾元》各置气数，以一百二十乘之，以一千八百二十六除之，所得为平行率；相减，为合差；初、末并如《应天》。《仪天》以宗法乘盈缩积，以其限分除之，为限率分，倍之，为末限平率；日分乘之，亦以限分除之，为日差；半之，加减初、末限平率，在初者减初加末，在末者减末加初，为末定率；乃以日差累加减限初定率，初限以减、末限以加，为每日盈缩定分；各随其限盈加缩减其下先后数，为每日先后定数；冬至后积盈为先，在缩减之；夏至后，积缩为后，在盈减之。其进退率、升平积准此求之，即各得其限每日进退率、升平积也。

求日躔先后定数：《乾元》谓之求入气、求弦望气入、求日躔阴阳差。

各以朔、弦、望入气日及减本气定日及分秒通之，下以损益率展，以元法为分，损减益加次气下先后积为定数。《乾元》以其月气节减经朔大、小余，即得入气日及分；又以弦策累加天正朔日入气大、小余，满气策去之，即得弦、望经朔入气日及分；以其日损益率乘入气日余分，所得，用损益其日阴阳差为定数。《仪天》法见上。又《仪天》有求四正节定日，去冬、夏二至盈缩之中，先后皆空，以常为定；其春、秋二分盈缩之极，以一百乘盈缩积，满宗法为日，先减后加，去命如前，各得定日。若求朔、弦、望盈缩限日，以天正闰日及余减缩末限日及分，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限日及余；以弦策累加之，即得弦、望及后朔初、末限日；各置入限日及余，以其日进退率乘之，如宗法而一，所得，以进退其日下升平积，即各为定数。

赤道宿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及分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二历同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虚分二千五百六十三、秒一十九。《乾元》七千五百三十五、秒二十五。《仪天》二千五百八十八、秒九十九。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七

觜：一

参：十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二历同

井：三十三

鬼：三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二历同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二历同

又《仪天》云："前皆赤道度，自古以来，累依天仪测定，用为常准。赤道者，天中纮带，仪极攸凭，以格黄道也。"

求赤道变黄道度：《乾元》谓之求黄道度。《仪天》谓之推黄道度。

准二至赤道日躔宿次。前后五度为限，初限十二，每限减半，终九限减尽。距二立之宿，减一度少强，又从尽起限，每限增半，九限终于十二。距二分之宿，皆乘限度，身外除一，余满百为度分，命曰黄赤道差。二至前后各九限，以差为减；二分前后各九限，以差为加。各加减赤道度为黄道度，有余分就近收为太、半、少之数。《乾元》初率九，每限减一，末率一。《仪天》初数一百七，每限减一十，末率二十七，其余限数加减并同《应天》。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度半

牛：七度半二历同

女：十一度太二历并十一度半

虚：十度少强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十九。《乾元》无分。《仪天》六十三分、九十九秒。危：十七度少《乾元》同。《仪天》十七度太

室：十六度太。 壁：十度《乾元》九度太。《仪天》同。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十九。《乾元》九十六度半、《仪天》九十七度半、六十三、秒九十九。

奎：十七度半二历同

娄：一十二度太《乾元》十三度。《仪天》同。

胃：十四度少。二历并十四度太

昴：十一度二历同

毕：十六度半《乾元》同。《仪天》十六度少。

觜：一度 参：九度少二历并同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少。《乾元》八十三度。《仪天》八十二度半。

井：三十度 鬼：二度太二历并同

柳：十四度半《乾元》、《仪天》十四度少。

星：七度。《乾元》、《仪天》并六度太。

张：十八度少《乾元》同。《仪天》十八度太。

翼：十九度少《乾元》十九度。《仪天》同

。

轸：十八度太二历同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半。《乾元》一百九度太。《仪天》同。

角：十三度 亢：九度半二历并同

氐：十二度少《乾元》、《仪天》并十五度半。

房：五度二历同

心：五度《乾元》同。《仪天》四度太。

尾：十七度少。《乾元》同。《仪天》十七度。

箕：十度《乾元》十度太。《仪天》十度。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少。《乾元》七十六度。《仪天》七十四度太。

求赤道日度：《仪天》谓之推日度。

以天总除元积，为总数；不尽，半而进位，又以一百收总数从之，以元法收为度，不满为分秒，命起赤道虚宿四度分。《乾元》以轨率去岁积分，余以五因之，满轨率收为度，不满，退除为分，余同。《仪天》以乾数去岁积分，宗法收为度，命起虚宿二度，余同《应天》。又以一象度及余秒累加之，满赤道宿度即去之，各得四正，即初日加时赤道日度也。

求黄道日度：置冬至赤道日躔宿度，以所入限数乘之，所得，身外除一，满百为度，不满为分，用减赤道日度，为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乾元》、《仪天》亦如其法。《乾元》即以八十四，《仪天》以一百一除为度，余同《应天》。

求朔望常日月：《乾元》谓之求黄道平朔日度。

置朔、望日躔先后定数，进一位，倍之，身外除之，以元法收为度分，先加后减朔望中日、月，为朔望中常日、月度分；用加冬至黄道之宿，命如前，即得朔望常日、月所在。《乾元》置会周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以距十一月后来月数乘之，所得，减去朔余，加会余而半之，以二百九十四收为度，不尽，退除为分。《仪天》法在后。《乾元》又有求黄道加时朔日度，置平朔日，以日躔阳加阴减之，又以冬至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朔加时黄道日度及分也。若求望日度者，以半朔策加之，即得望日度及分也。用阳度，即依本术。

每日加时黄道日度：《乾元》谓之每日行分。

以定朔、望日所在相减，余以距后日数除之，为平行分；二行分相减，为合差；半之，加减平行分，为初行分；后平行多，减为初；后平行少，加为初。

以距后日数除合差，为日差；后少者损，后多者益，为每日行分；累加朔、望日，即得所求。《乾元》同。《仪天》不立此法。又《仪天》有求次正定日加时黄道日度，置岁差，以限数乘之，退一位，满一百一为差秒及小分，再析之，乃以加一象度，所得，累加冬至黄道日，满黄道宿次去之，各得四正，即加时黄道日度也。若求四正定日夜半黄道日度，置其定日小余副之，以其日盈、缩分乘之，满宗法而一，盈加缩减其副，乃以减其日加时，即为夜半黄道日度。又有求每日夜半日度，因四正初日夜半度，累加一策，以其日盈缩分盈加缩减，满黄道宿次去之，即得每日夜半日度。又有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置定朔、望小余副之，以其日盈缩分乘之，以宗法收之为分，盈加缩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度，各得其时加日躔所次。如朔、望有进退者，此术不用。

志第二十二 律历二

○应天 乾元 仪天历

步月离入先后历《乾元》谓之月离。《仪天》谓之步月离。

离总：五万五千一百二十、秒一千二百四十二。《乾元》转分一万六千二百、秒一千二百四。《仪天》历终分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一、秒一百六十五。

转日：二十七、五千五百四十六、秒六千二百一十。《乾元》转历二十七、一千六百三十、秒六千二十。《仪天》历周二十七、五千六百一、秒一百六十五。

历中日：一十三、七千七百七十四、秒三千一百五。《乾元》不立此法。《仪天》历中十三日、七千八百五十、秒五千八十二半。《仪天》有象限六日、八千九百七十五、秒二千五百四十一少。

朔差日：一、九千七百六十二、秒三千七百九十。《乾元》转差一、三千八百六十九、秒三千九百八十。《仪天》会差日一、九千八百五十七、秒九千八百三十五。

《仪天》又有象差日空、四千九百八十、秒四千九百五十八太；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千三百四十四、秒四千九百五十。

度母：一万一百。

秒法：一万。二历同

求天正十一月朔入先后历：《乾元》谓之求月离入历，求弦、望入历。《仪天》谓之推天正经朔入历。

以通余减元积，余以离总去之为总数；不尽者，半而进位，以元法收为日，不满为分。如历中日以下为入先历；以上者去之，为入后历。命日，算外，即得天正十一月朔入先后历日分。累加七日、三千八百二十七分、秒六，盈历中日及分秒去之，各得次朔、望入先后历日分。《乾元》以朔余减岁积分，以转分去之，余以五因之，满元率收之为度；以弦策加之，即弦、望所入。以转差加之，得后朔历；累加之，即

得弦、望入历及分。《仪天》以闰余减岁积分，余以历终分去之，不满，以宗法除之为日；在象限以下为初限，以上去之，余为末限，各为入迟疾历初、末限。

七日：初数八千八百八十八，《乾元》初二千六百一十二。

末数一千一百一十四。末三百二十八。

十四日：初数七千七百七十四，《乾元》初二千二百八十五。

末数二千二百二十八。末六百五十五。《乾元》又有二十一日：初一千九百五十八，末九百八十二；二十八日：初一千六百三十二，末一千三百九。

又《仪天》法月离先后度数：《乾元》谓之月离阴阳差。《仪天》谓之求朔弦望升平定数。

以月朔、弦、望入历先后分通减元法，余进位，下以其日损益率展之，以元法收为分，所得，损益次日下先后积为定数。其七日、十四日，如初数以下者，返减之，以上者去之，余，返减末数，皆进位，下以损益率展之，各满末数为分，损益次日下先后积为定数。《乾元》置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元率收为分，损益其下阴阳差为定数。四七术，如初数已下者，以初率乘之，如初数而一，以损益阴阳差为定数；若初数以上者，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除之，用减初率，余加阴阳差，各为定数。

朔弦望定日：以日躔、月离先后定数，先加后减朔、弦、望中日，为定日。二历法同。

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以天正所盈之日加定积，视朔、弦、望中日，如入大、小雪气，即加去年天正所盈之日分；若入冬至气者，即加今年天正所盈之日分。　　日满七十六去之，不满者，命从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视朔干名与后朔同者大，不同者小，其月无中气者为闰。又视朔所入辰分皆与二分相减，余二收，用减八分之六，其朔定小余如此；以上者进一日；朔或有交正见者，其朔不进。定望小余在日出分以下者，退一日，若有亏初在辰分以下亦如之。二历法同。

《仪天》又有求朔弦望加时月度，置弦、望加时日度，其合朔加时

月与太阳同度，其日、度便为月离所次；余加弦、望象度及余秒，满黄道宿次去之，即定朔、弦、望加时日、度也。

九道宿度：《乾元》、《仪天》皆谓之月行九道。

凡合朔所交，冬在阴历，夏在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出黄道东；立夏、立冬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出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在阳历，夏在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出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出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阳历，秋在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出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出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阴历，秋在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出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出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四序月离为八节，九道斜正不同，所入七十二候，皆与黄道相会。各距交初黄道宿度，每五度为限。初限十二，每限减半，终九限又减尽，距二立之宿减一度少强，却从减尽起，每限减半，九限终十二而至半交，乃去黄道六度；又自十二，每限减半，终九限又减一度少强，更从减尽起，每限增半，九限终十二，复与日轨相会。交初、交中、半交，各以限数，遇半倍使，乘限度为泛差。其交中前后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前后候数乘之，半交前后各九限，各至二分之宿前后候数乘之，皆满百而一为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后，交初前后各九限为减，交中前后各九限为加；夏至之宿后，交初前后各九限为加，交中前后各九限为减。大凡月交后为出黄道外，交中后为入黄道内。半交前后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后出黄道外，秋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皆以差为加；在春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秋分之宿后出黄道外，皆以差为减。倍泛差，退一位，遇减，身外除三；遇加，身外除一。

又以黄道差减，为赤道差。交初、交中前后各九限，以差加；半交前后各九限，皆以差减。以黄赤道差减黄道宿度为九道宿度，有余分就近收为太、半、少之数。《乾元》初数九，每限减一，终于一，限数并同，即八十四除之。《仪天》初数一百一十七，每限减一十，终于二十七，以一百一除。二历皆不身外为法。初中正交、春秋二分、冬夏二至

前后各九限，加减并同《应天》。又《仪天》即除法是九十乘黄道泛差，一百一收为度，乃得月与黄、赤道定差。以上入交定月出入各六度相较之差，黄道随其日行所向，斜正各异，余皆同《应天》。《仪天》有求定朔望加时入迟疾历初末限，置经朔、望入迟疾初末限日及余秒，如求定朔、弦、望法入之，即各得所求。又求初中正交入历，置其朔、望加时入迟疾历初末限日及余秒，视其日月行入阴阳历日及余秒，如近前交者即加，近后交者即返减交中日余，乃如之，各得初、中、正交入迟疾历初末限日及余秒也。其加减满或不足，即进退象限及余秒，各得所求。又求朔望加时及初、中、正交入迟疾限日入历积度，各置小余，以其日历定分乘之，宗法收之为分，一百一除之为度，以加其日下历积度，各得所求。又《乾元》、《仪天》有求正交黄道月度，《乾元》元率通定交度及分，以一百二十七乘之，满九十五而一，进一等，复收为入交度，用减其朔加时日度，即朔前月离正交黄道宿度。《仪天》置朔、望及正交历积度，以少减多，余为月行去交度及分；乃视其朔望在交前者加、交后者减朔望加时黄道月度，为初、中、正交黄道月度也。

九道交初月度：《乾元》谓之月离入交九道正交月度、九道朔度。《仪天》谓之求月离正交九道宿度。

置月离交初黄道宿度，各以所入限数乘之，遇半倍使

如百而一，为泛差；用求黄、赤二道差，依前法加减之，即月离交初九道宿度。《乾元》以日躔阴阳差阳加阴减，为朔、望常分；又以所入限率乘，正交黄道宿度相从之，以求黄、赤二道差，如前加减，为月离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定度加而命之，即朔月离宿度。《仪天》置正交月离黄道，以距度下月九道差，宗法乘之，以距度所入限数乘度，余从之，为总差；半而退位，一百一收之，又计冬、夏二至以求度数乘，满九十而一为度差，依前法加减，为正交月离九道。

求九道朔月度：百约月离先后定数，后加先减四十二，用减中盈而从朔日，乃加交初九道宿次，即得所求。《乾元》置九道正交之度及分，以入交定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时月离宿度及分也。《仪天》法见下。《乾元》又有定交度，置月离阴阳定数，以七十一乘之，满九百一除之为分，用阴减阳加常分为度及分。

求九道望月度：《仪天》谓之求定朔、望加时日月度。

以象积加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即得所求。《乾元》置朔、望加

时日相距之度，以天中度及分加之，为加时象积；用加九道朔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去之，即望日月度及分也。自望推朔亦如之。《仪天》求定朔望加时九道日度，以其朔、望去交度，交前者减之，交后者加之，满九道宿度去之，即定朔、望加时九道日度也。求定朔望加时九道月度，置其日加时九道日度，其合朔者非正交，即日在黄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绳准。故云月与太阳同度也。如求黄道月度法，盈九道宿次去之，各得其日加时九道宿度，自此以后，皆如求黄道月度法入之，依九道宿度行之，各得所求也。

求晨昏月：《乾元》谓之月离晨昏度。《仪天》谓之求晨昏月度。

置后历七日下离分，与其日离分相比较，取多者乘朔、望定分，取少者乘晨昏分，皆满元法为分，百除为度分，仍相减之，朔、望度多者为后，少者为前。

各得晨昏前后度分；前加后减朔、望九道月度为晨昏月。《乾元》置其月离差，在三百九十三以上者，用乘朔、望定分，以下者，只用三百九十三乘，为加时分；元率除之，进一位，二百九十四收为度；又以离差乘晨昏分，亦如前收之为度，与加时度相减之，加时度多为后、少为前，即得晨昏前后度及分，加减如《应天》。《仪天》以晨昏分减定朔、弦、望小余为后，不足者，返减之为前，以乘入历定分，宗法除之，一百一约之为度，乃以前加后减加时月度为晨昏月度。

晨昏象积：《仪天》谓之求晨昏程积度。

置加时象积，以前象前后度前减后加，又以后象前后度前加后减，即得所求。《乾元》法同。《仪天》以所求朔、弦、望加时日度减后朔、弦、望加时日度，余加弦、望度及余，为加时程积；以所求前后分返其加减，又以后朔、弦、望前后度分依其加减，各为晨昏程积度及余也。

求每日晨昏月：《仪天》谓之求每日入历定度。

累计距后象离分，百除为度分，用减晨昏象积为加，不足，返减，以距后象日数除之，为日差；用加减每日离分，百除为度分，累加晨昏月，命以九道宿次，即得所求。《乾元》法同。《仪天》从所求日累计距后历每日历度及分，以减程积为进，不足，返减之，余为退，以距后朔、弦、望日数均之，进加退减每日历定度及分，各为每日历定度及分

也。

步晷漏

求每日晷景去极度晨分：《乾元》谓之晷景距中度晨分。《仪天》别立法，具后。

各以气数相减为分，自雨水后法十六，霜降后法十五，除分为中率，二率相减，为合差；半之，加减中率为初、末率。前多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者，减为初、加为末。

又以元法除合差，为日差；后多者累益初率，后少者累减初率。

为每日损益率；以其数累积之，各得诸气初数也。《乾元》法同。

求昏分：以晨分减元法为昏分。《乾元》谓之元率，《仪天》谓之宗法。

求每日距中度：《乾元》同。《仪天》谓之求每日距子度。

以百乘晨分，如二千七百三十八为度，不尽，退除为距子度，用减半周天度，余为距中星度分；倍距子度分，五等除，为每更度分。《乾元》百约晨分，进一位，以三千六百五十三乘，如元率收为度，余同《应天》。《仪天》置晷漏母，五因，进一位，以一千三百八十二、小分五十五、微分三十五除为度，不尽，以一千三百六十八、小分八十六退除，皆为距子度，余同《应天》。

求每日昏明中星：《乾元》谓之昏晓率星。

置其日赤道日躔宿次，以距南度分加而命之，即其日昏中星；以距子度分加之，为夜半中星；又加之，为晓中星。二历法同。

求五更中星：置昏中星为初更中星；以每更度分加之，得二更初中星；又加之，得三更初中星；累加之，各得五更初中星所临。二历法同。

求日出入时刻：《乾元》谓之求昼夜出入辰刻。《仪天》谓之求日出入晨刻及分。

以二百五十加晨减昏为出入分，以八百三十三半除为时，不满，百

除为刻分，命如前，即得所求。《乾元》以七十三半加晨减昏为出入分，各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尽，以五因之，满刻法为刻，命辰数起子正，算外，即日出入辰刻也。《仪天》置其日晷漏母，以加昏明，余以三因，满辰法除为辰数，余以刻法除为刻，不满为分，辰数命子正，算外，即日出辰刻及分。乃置日出辰刻及分，以加昼刻及分，满辰法及分除为辰数，不满，为入时之刻及分。乃置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即得日入辰刻及分。

昼夜分：《乾元》谓之昼夜刻。《仪天》谓之求每日夜半定漏、求每日昼夜刻。

倍日出分，为夜分；减元法，为昼分；百约，为尽夜分。《乾元》置日入分，以日出分减之为昼分，以减元率为夜分，以五因之，以刻法除为昼夜刻分。《仪天》先求夜半定漏，置其日晷漏母，以刻法除之为刻，不满，三因为分，为夜半定漏及分。置夜半定漏刻及分，倍之，其分满刻法为刻，不满为分，即得夜刻及分。以夜刻减一百刻，余者为昼刻及分，减昼五刻，加夜刻，为日出没刻之数。

更筹：《乾元》谓之更点差分。

倍晨分，以五收，为更差；又五收，为筹差。《乾元》法同。《仪天》不立此法。

步晷漏

冬至后初夏至后次象：八十八日、小余八千八百九十九半，约余八千八百一十一分。

夏至后初冬至后次象：九十三日、小余七千四百八十五，约余七千四百一十二分。

前限：一百八十八十一日、小余六千二百八十五，约余六千二百二十太。

辰法：八百四十一分三分之二。

刻法：一百一分。

辰：八刻三十三分三分之二。

昏明：二百五十二分半。

冬至后上限五十九日，下限一百二十三日、小余六千二百八十五，约余六千二百二十二太。

中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

冬至后上差、夏至后下差：二千一百三十分。

升法：一十五万六千四百二十八分。

冬至后下差、夏至后上差：四千八百一十二分。

平法：一十七万四千三分。

夏至后上限同冬至后下限，夏至后下限同冬至后上限。

中晷：一尺四寸七分、小分八十四。

《仪天》求每日阳城晷景常数：置入冬、夏二至后求日数及分，以所入象日数下盈缩分盈减缩加之为其日定积，又以减其象小余为夜半定积及分。又隔位除一，用若夜半定积及分在二至上限以下者，为入上限之数；以上者，以返减前限日及约余，为入下限日及分。若冬至后上限、夏至后下限，以十四乘之，所得，以减上下限差分，为定差法；以所入上下限日数再乘之，所得，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及分，以减冬至晷影，余为其日中晷景常数也。若夏至后上限、冬至后下限，以三十五乘之，以上下差分为定法；以入上下限日数再乘之，退一等，满一百万为尺，不满尺为寸及分，用加夏至晷景，即得其日中晷景常数。

《仪天》求晷景每日损益差：以其日晷景与次日晷景相减，其日景长于次日晷影为损，短于次日晷景为益。

《仪天》求阳城中晷景定数：置五千分，以其日晷景定数损益差乘之，所得，以万约之为分，冬至后用减，夏至后用加；冬至一日有减无加，夏至一日有加无减。

《仪天》求晷漏损益度入前后限数：置入冬至后来日数，在前限以下者为损；以上者，减去前限，余为入后限日数者为益。若算立成，自冬至后一日，日加满初象，即加象下约余，为一象之数。

《仪天》求每日晷漏损益数：置入前后限损益日数及分，如初象以下为在上限；以上者，返减前限，余为下限，皆自相乘之，其分半以下乘，半以上收之；以一百通日，内其分，乃乘之；所得，在冬至后初象、夏至后次象，以升法除之。若冬至后次象、夏至后初象，以平法除之；皆为分，不满，退除为小分；所得，置于上位，又别置五百五分于下，以上减下，以下乘上；用在升法者，以二千八百五十除之；用在平法者，以五千五百五十二除之；皆为分，不满，退除为小分；所得，以加上位，为其日损益数。

《仪天》求每日黄道去极度及赤道内外度分：若春分后置损益差，以五十乘之，以一千五十二除之为度，不满，以一千四十二除之为分，以加六十七度三千八百四十五。若秋分后，置损益差，以五十乘之，以一千六十除之为度，不满，以一千五十退除为分，以减一百一十五度二千二百二十二分，即得黄道去极度。置去极度分，与九十一度三千八百四十五相减，余者为赤道内外度分。若黄道去极度分在九十一度三千八百四十五以下者为内，若在以上者为外度及分。

《仪天》求每日晷漏母：各以其日损益差，自春分初日以后加一千七百六十八，自秋分初日以后减二千七百七十七，各得其日晷漏母，又曰晨分。

《仪天》求每日昏分及距午分：置日元分，以其日晷漏母减之，余者为昏分。又以其日晷漏母减五千五十分，余者为其日距午分。

月离九道交会《乾元》谓之交会，《仪天》谓之步交会。

交总：七十一万七千八百一、秒八十二。

正交：三百六十三度、八千二百八十三、秒七。

半交：一百八十一度、九千一百四十二、秒五十三半。

少交：九十度、九千五百二十一、秒二十六太。

平朔：一度、四千六百三十二。

平望：空、七千三百一十六。

朔差：二度、八千八百四十一。

望差：二度、一千五百二十五。

初准：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一。

中准：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一。

末准：一千五百五十。

《乾元》交会

交率：一万六千、秒七千八百九十一。

交策：二十七、余六百二十三、秒九千四百五十五。

朔准：二、九百三十六、秒五百四十五。

望准：十四、二千二百五十。

初限：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四。

中限：四万二。

末限：三千四百八。

《仪天》步交会

交终分：二十七万四千八百四十三、秒二千二百七十九。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千一百四十三、秒二千二百七十九。

交中日：一十三、余六千一百二十一、秒六千一百二十一。

交朔日：二、余三千二百一十五、秒七千七百二十一。

交望日：一十四、余七千七百二十九、秒五千。

前限日：一十二、余四千五百一十三、秒七千二百七十九。

后限日：一、余一千六百七、秒八千八百六十半。

交差：四十五。

交数：五百七十二。

秒母：一万。

阴限：七千二百八十六。

交日：空、小余六千一百四十六、秒三百七十三。

阳限：三千一百七十四。

月食既限：二千五百八十二。

月食分法：九百一十二半。

中盈度：《乾元》谓之求平交朔日。《仪天》谓之求天正朔入交。

以通余减元积，七十五展之，以四百六十七除为分，满交总去之，为总数；不尽，半而进位，倍总数，百收为分，用减之，余以元法收为度，不满为分，命曰中盈度及分。《乾元》置朔分，以交率去之，余以五因之，满元率收为日，即得平交朔日及分；次朔、望，以朔、望准加之，即得所求。《仪天》置天正朔积分，以交终分去之，满宗法为日，即得所求。

求次朔望中盈：《仪天》谓之求次朔入交。

各置天正经朔中盈度分，视十一月望，十二月朔、望中日，如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七以下者，即加朔、望差度分秒，余月即加平朔、望度分秒，即得所求。《乾元》法见上。《仪天》置天正朔入交泛日余秒，如交朔及交望余秒皆满交终日及余秒即去之，各得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

月离朔交初度分：《乾元》谓之求朔望交分。《仪天》谓之求入交常日。

置其朔中盈度分，常与其朔常日度分合之，如正交以下者减半法，以上者倍而加之。

加减讫为定，用减天正加时黄道宿度分，余命起天正之宿初算，即得所求。《乾元》置平交朔、望日及分，以元率通之，以日躔阴阳差阳加阴减，为朔、望交分。《仪天》以其日入盈朔限升平定数，升加平减

入交泛日，即为其朔、望入交常日也。《仪天》又有求朔、望入定交日，置其日入迟疾限升平定数，以交差乘之，如交数而一，升加平减入交常日，即为入定交日。

月入阴阳历：《乾元》谓之求朔望阴阳定分，《仪天》谓之求月行阴阳历。　以月离先后定数，先加后减朔、望中盈，用加朔、望常日月分，分即百除，度即百通。

如中准以下者为月出黄道外；以上者去之，余为月入黄道内。《乾元》以一百四十二乘阴阳差，一千八百二除，阳加阴减朔、望交分，为度定分；中限以上为阳，以下为阴。《仪天》视入交定日及余秒，在交中日以下为阳，以上者去之，余为月入阴历。

求食甚定余：置朔定分，如半法以下者返减半法，余为午前分；前以上者减去半法，余为午后分；以乘三百，如半昼分而一，为差。午后加之，午前半而减之。

加减定朔分，为食定余。以差皆加午前、后分，为距中分。其望定分，便为食定余。《乾元》以半昼刻约刻法为时差，乃视定朔小余，在半法以下为用减半法为午前分；以上者去之，为午后分；以时差乘，五因之，如刻法而一，午前减，午后加，又皆加午前、后分，为距日分；刻法而一，为距午刻分。月只以定朔小余为食定余。《仪天》置月行去交黄赤道差，视月道差，如黄赤道交者，依其加减；不如黄赤道交者，返其加减；定朔、望小余为食甚余，亦返其加减去交定分。其日食，则又以其日昼刻，其三百五十四为时差，乃视食甚余，如半法以下，返减半法，余为初率；半法以上者，半法去之，余为末率；满一百一收之，为初率；以减末率，倍之，以加食甚余，为食定余；亦加减初、末率，为距午退分；置之，皆如求发敛加时术入之，即日、月食甚辰刻及分也。

入食限：置黄道内、外分，如初准已上、末准已下为入食限。望入食限则月食，朔入食限则日食。月在黄道内则日食，在外则不食，望则无问内、外皆食。末准已下为交后分；初准以上者，返减中准，为交前分。《乾元》置阴阳定分，在初限以上、末限以下，为入食限，余同《应天》。《仪天》置朔、望入交月行阴阳历日及余秒，如前限以上、后限以下者，为入食限。望入食限则月食，朔入食限、月入阴历则日食。如后限以下为交后限，以上以减交中日及余秒为交前限，各得所求。

入盈缩历：《乾元》、《仪天》不立此法。

置朔定积，如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二十三以下为入盈日分；以上者去之，余为入缩日分。

黄道差：《乾元》谓之求晷差。《仪天》谓之求黄道食差。

置其朔入历盈、缩日及分，如四十五日以上、一百三十七日以下，皆以一千五百乘，为泛差；如四十五日以下，返减之，余为初限日，一百三十七日以上者减去之，余为末限日及分，以六十七乘，半之，用减泛差，以乘距午分，以元法收为黄道定分；入盈，以定分午前内减外加、午后内加外减；入缩，以定分午前内加外减，午后内减外加。《乾元》置入气日，以距冬至之气，以十五乘之，以所入气日通之，以一百八十二日以下为入阳历，以上者去之，为入阴历。置入历分，在四十五日以下，以三十七乘，五除，退一等，为泛差；在四十五日以上、一百三十七日以下，只用三十三、秒三十为泛差；一百三十七以上者去之，余以三十七乘，五除，退一位，用减三十三、秒三十为泛差；皆以距午分乘为晷差。《仪天》二至后日益差至立春、立秋，得一百一十三、小分六十二半，立夏、立冬后每日损，以宗法乘之；冬至、立冬后三气用四十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夏至、立夏后各三气用二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八除，为食差；以食甚距午正刻乘其日食差，为定差；冬至后，甚在午正东，阴减阳加；甚在午正西，阴加阳减；夏至后即返此；立冬初日后，每气益差二十、秒四十四，至冬至初日加六十二、秒三十二；自后每气损差二十、秒四十四，终于大寒，甚在午正西，即每刻累益其差，阴历加，阳历减。

赤道差：《乾元》谓之求离差，《仪天》谓之求赤道食差。

置入盈缩历日及分，如九十一日以下，返减之，为初限日；以上者，用减一百八十二日半，余为末限日及分；四因之，用减三百七十四，为泛差；以乘距中分，如半昼分而一，用减泛差，为赤道定分；盈初缩末内减外加、缩初盈末内加外减。《乾元》计春、秋二分后日加入气日，以十五乘，在九十以下，以九十一乘，退为泛差；九十一以上去之，余以九十一乘，退一等，以减八百一十九，为泛差；二分气内置入气日，以九十一乘，退为泛差；以半昼刻而一，以乘距午分，用加减泛差，为离差；食甚在出没以前者，不用求离差，只用泛差，春分后阴加阳减，秋分后阴减阳加。《仪天》二分后益差至二至，积差皆二千八百二十六，自后累减至二分空，冬至后日损三十一、小分八十，夏至后日

益三十、小分十五，又以宗法乘积差，各以盈缩初末限分除之，为日差；乃以末限累增、初限累损，各为每日食差；又以半昼刻数约其日食差，以乘食甚距午正刻，所得以减食差，余为定数。余同《乾元》。

日食差：依黄、赤二差，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为食差。二历法同。

距交分：《乾元》谓之去交分。《仪天》谓之去交定分。

置交前后分，以黄、赤二差加减之，为距交分。如月在内道不足减者，返减入外道，不食；如月在外道不足减，返减食差，为返减入内道即有食。《乾元》置阴阳历去交前后分，以食差合加减者，依其加减，所得为去交前后定分。月在阴历，去交前后分不足减者，即返减食差，交前减之，余者为得阳历交后得减之，余者为阳历交前定分，并不入食限。月在阳历，去交前后分不足减者，亦返减食差，交前减之，余者为阴历交后定分，交后减之，余者为阴历交前定分，并入食限。《仪天》应食差，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余同《乾元》法。

日食分：置距交分，如四百二十以下者类同阳历分；以上者去之，为阴历分；又以食定余减四分之三，午前倍之，午后半之。

皆退一等，用减阴阳历分，为食定分；如不足减，即返减之，余进一位，加阴历分，为食定分；阳以四十二除，为食之大分；阴九百六十以下返减之，如九十六而一，为食之大分，命十为限。《乾元》置交前后分，以食差加减之，为定交分；在九百二十以下为阳，以上去之为阴。在阳以九十四、在阴以二百一十三除为大分，余同《应天》。《仪天》置入限去交定分，减七百二十八，阳限以上为阴历食，以阳限去之，余减阴限为阴历食分，以下者为阳历食分，亦减三百一十七，如限除之，皆进一位，各命十为限，余同《应天》。

日月食亏初复末：《乾元》谓之求定用刻，《仪天》谓之求日月泛用分、求亏初复末。

百通日月食之大小分，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各如其日离分，为定用分；加食定余，为复末定分；减之，为亏初定分。其月食，以食限减定用分，用减食甚，为亏初定分；如不足减者，即以食限分如望定余为食定分，余却依日食加减，各得月食亏初、复末定分也。《仪天》月以五百八十八，日以五百二十九、秒二十乘所食分，退一等，半之，为

定用刻。《仪天》日以五百四十五、秒四十，月以六百六，皆乘所食分，其小分以本母除，从之，为泛用分；其食又视去交定分在一千七百二十六以下增半刻，八百五十六以下又增半刻，以一千三百五十乘，以辰定分除，为定用刻；皆减定朔、望小余为亏初，加之为复末。

日食起亏：《乾元》谓之求日食初起。

视距交分如四百二十以上者，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如以下者，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凡食八分以上者，皆初起正西，复于正东。《仪天》、《乾元》日在阴历，初起西北；在阳历，初起西南，余并同《应天》。

月食起亏：《乾元》谓之月食初定，《仪天》谓之月食初起。

月在内道，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月在外道，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凡食八分以上者，初起正东，复于正西。《乾元》《仪天》以内道为阴历，外道为阳历，余皆同《应天》。而《仪天》又法云，此法据古经所载，以究天体，食在午中前后一辰之内，其余方若要的验，当视日月食时所在方位高下，审祥黄道斜正、月行所向，起亏、复满皆可知也。

带食出入：《仪天》谓之求带食出入见食分数。

视其日出入分，如在亏初定分以上、复末定分以下，即带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以下，以出入分减复末定分，为带食差；食甚在出入分以上者，以亏初定分减出入分，为带食差；以乘食定分，满定用而一，日阳以四十二、阴以九十六、月一百二十一除之，为带食之大分，余为小分。《乾元》各以食甚余与其日晨昏分相减，余为带食差；其带食差在定用刻以下者，即带食出入；以上者，即不带食出入也。以带食差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刻而一，所得以减所食之分，即带食出入所见之分也。其朔日食甚在昼者，晨为已食之分，昏为所残之分；若食甚在夜，昏为已食之分，晨为所残之分。其月食，见此可以知之也。《仪天》以食甚余减晨昏分，余为出入前分，不足者，返减食甚，余为出入后分，以乘所食之分，其食分以本母通之，从其小分，满定用分除之，所得以本母约之，不满者，半以上为半强，半以下为半弱，即得带食出入之分数也。其日、月食甚在出入前者，为所残之分，在出入后者，为已退之分。

更点：《乾元》、《仪天》谓之月食入定点。

各置亏初、食甚、复末定分，如晨分以下者加晨分，昏分以上者减去昏分，皆以更分除为更数，不尽，以点分除之为点数。命初更，算外，即得所求。《乾元》法同。《仪天》倍其日晨分，以五除之为更分，又以五除之为点分。乃视所求小余，如晨分以下加晨分，昏分以上减去昏分，求更点并同《应天》。

日月食宿分：《乾元》谓之日月食宿。

以天正冬至黄道日度加朔望常日月度，命起斗初，算外，即日月食在宿分也。《乾元》以距日没辰至食甚辰之数，约其日离差，用加昏度。《仪天》用加时定月度也。

志第二十三 律历三

○应天 乾元 仪天历

步五星

岁星总：七十九万七千九百三十一、秒五。《乾元》率二十三万四千五百三十五、秒五千七百二十五，《仪天》木星周率四百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七、秒七千五百六十。

平合：三百九十八日、八千八百五十七、秒二十八。《乾元》余二千五百五十五、秒八千六百二十五，约分八十七。《仪天》余八千七百八十七、秒七千五百六十。二历平合皆谓之周日，数同《应天》。

变差：空、秒一十六。《乾元》差二十八、秒九千四百二十二半，秒母一万。《仪天》岁差九十八、秒九千五百。上限二百五度，下限一百六十度、二十五分、秒六十三。

荧惑总：一百五十六万一百五十二、秒三。《乾元》率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二、秒九千一百八十三、十四。《仪天》火星周率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一百九十一、秒一千一百。

平合：七百七十九日、九千二百二、秒一十八。《乾元》余二千七百四、秒五千九百一十七，约分九十二。《仪天》余九千二百九十一、秒一千一百。二历平合皆谓之周日，数同《应天》。

变差：三、秒空。《乾元》差二十九、秒一千一百三十五。《仪天》岁差九十八、余三千八百。上限一百九十六度八十，下限一百六十八度四十五、秒六十三。

镇星总：七十五万六千三百一十一、秒八十五。《乾元》率二十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一、秒二千一百六十四、二十。《仪天》土星周率三百八十一万八千六百八、秒三千五百。

平合：三百七十八日、八百六、秒五十一。《乾元》余二百三十六、秒八百三十一，约分八。《仪天》余八百八、秒三千五百。二历平合皆谓之周日，数同《应天》。

变差：五、秒七十九。《乾元》差二十八、秒九千五百三。《仪天》岁差一百、秒一千一百，上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秒八十一，下限同上限。

太白总：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二十二、秒四十二。《乾元》率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九、秒一千五百四十七。《仪天》金星周率五百八十九万七千四百八十九、秒五千四百。

平合：五百八十三日、八千九百九十六、秒一十。《乾元》余二千六百七十六、秒一千七百三十五，约分九十一。《仪天》余九千一百八十九、秒五千四百。二历平合皆谓之周日，数同《应天》。

再合：二百九十一日、九千四百九十九、秒五。《乾元》、《仪天》不立此法。

变差：二、秒三十六。《乾元》差二十九、秒一千七百九十八。《仪天》岁差一百二十、余八千三百九，上限一百九十七度一十六，下限一百六十八度、秒六十三。

辰星总：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六、秒四十二、八十。《乾元》率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七、秒四千四百一十，八十。《仪天》水星周率一百一十七万三百八十七、秒二千八百。

平合：一百一十五日，八千八百二、秒三十。《乾元》余二千五百八十七、秒二千九十四，约分八十八。《仪天》余八千八百八十七、秒二千八百。二历平合皆谓之周日，数同《应天》。

再合：五十七日、九千四百二、秒一十五。《乾元》、《仪天》不立此法。

变差：三、秒七十八。《乾元》差二十九、秒一千一百三十八。《仪天》岁差九十八、秒三十，上限一百八十三度、六十二分，下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六十三。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加时平合日度分秒：《乾元》谓之五星平合变日，《仪天》谓之常合中日中度。

各以星总除元积为总数，不尽者，返减星总，余，半而进位；又置总数，木、火三之，土如其数，皆百而从之，以元法收之，为天正冬至

后平合日度及分。《乾元》置岁积分，各以星率去之，不尽，用减星率，余以五因之，满元率收为日，不满，退除为分。《仪天》各以其星周率去岁积分，不满者，返减其周率，余以宗法收为日，不尽，退除为分。

求平合入历分：《乾元》谓之入历，《仪天》谓之推五星常合入历度分。

各以其星变差展所求积年，满三百六十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三、秒一十九，去之不尽，以元法收为度，不满为分，以减平合日，为入历度分。《乾元》以积年乘星差，以周天策去之，不尽，以元率收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用减平合变日，为入历分。《仪天》各置其星岁差，以积年乘之，满三百六十八万九千八百八、秒九千九百去之，不尽，以宗法收为度，不满，退收为分。

求入阴阳变分：在阳末变分以下为入阳历；以上去之，余为入阴历。置入阴、阳历分，以阴、阳变数去之，不尽，为入阴、阳数及变分。

《乾元》岁星前限二万五百五，中限一万二百四十八，后限一万六千二十；荧惑前限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中限六千五百六十四，后限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四；镇星前限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二，中限九千一百二十六，后限同前限，前、后、中皆半周天；太白前限一万九千七百一十六，中限九千八百五十八，后限一万六千八百九；辰星前、中、后与镇星同。又岁星前法一千七百八，后法一千三百三十四，荧惑前法一千六百四十一，后法一千四百三；镇星、辰星前后法皆一千五百二十二；太白前法一千六百四十三，后法一千四百二。《仪天》各置常合入历度分，如在上限末数已下者为增数；以上者减去上限末数下度分，余为入下限减数。又各置所入上、下限度分，以上、下限度分相近者减之，余为入次限、下限度及分。

《乾元》五星辰星阴、阳差分并阴、阳差度并同初、末。入阴阳定分：《乾元》谓之入诸历变分，《仪天》谓之求五星常合入增减定数。

以入变分各减初变分，余却以其变下损益率展之，百而一为分；损益次变下阴、阳积为定分。《乾元》置平合入历分，以其星入段前、后限分加减之，如不足，加周天以减之，余却依入历分入初末限；各置其段入历分，前限以下为在前，以上者去之，为后限分；在中限以下为初

限，以上去之，为末限分；置初、末，以前、后限星分除之为限数，不满，为初末限日；各以其限差分约之，为差；初限以加、末限以减，用加减前、后限度为定度。《仪天》各置常合所入限下度数及分，以其限下损益率乘之，退一等，以百约之为度，不满为分，以损益其限下增、减积度及分。若求诸变增、减定度者，置其变入上下限，准此求之。

定合积日：《乾元》谓之求定日，《仪天》谓之求五星定合积日。

日除阴、阳定分，为二；阳加阴减平合日，为定积日及分。《乾元》置变日，以前、后限度前加后减，为定日。《仪天》各置其星常合中日及余，以入历增减度增者增之、减者减之，金、水返而加减之，以日躔定差先减后加之，金、水则先加后减，即得定合积日及分。又《仪天》求入盈缩初末限，皆以半周天为准。

入气盈缩度分：《乾元》谓之入气，《仪天》谓之求入盈缩初末限。

置定积，以常数去之，不尽者，为入气日分；置入气日分，如求朔望盈缩术入之，即得入气盈缩度分。《乾元》置定日，以气策去之为气数，不尽，为入气日；命以冬至，算外，即得入气日及分。《仪天》各置定合积日，在半周天以下者去之，余为在缩，乃视在盈缩初限日及约余以下者，便为在盈缩初限；以上者，减去盈缩初限日约余，为在盈缩末限日及余。

定合日辰：《乾元》谓之日辰，《仪天》同《应天》。

以其大、小余加入气日，命从甲子，算外，即得所求。《乾元》、《仪天》以冬至大、小余加定日，各满纪法去之，余并同《应天》。《乾元》冬至小余以元率退收，百为母；又有日躔阴阳度，置其气阴阳分，如求朔日度分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入月日数：《仪天》谓之求定合在何月日。

置定合日辰大余，以定朔大余减之，余命算外，即得所求。二历法同。

定合定星：《乾元》同。《仪天》谓之求日躔先后定数、求五星定合定度及分。

各以其星入气盈缩度分盈加缩减之，又以百除阴、阳定分，为度分；阳加阴减，皆加减平合，为定星；用加天正黄道日度，满宿去之，不满宿，即得所求。《乾元》各置其星平合中星，以日躔阴阳度阴减阳加之；又以其星入历限度前加后减之，即为其星定合定星。余同《应天》。《仪天》置所入限日下小余，以其日盈缩率乘，以宗法除为分，以盈缩其日下先后定分，为日躔先后定度及分；又各置其星常合中度及分，以入限增定度及分增减之。金、水二星增者减，减者增；又以日躔先后定度及分，木、火、土即先减后加，金、水先加后减其日躔差，木星二因，退位，火星除二，土星退位，从下加三，金、水倍，用即得定度及分。余同《应天》。

岁星入段亦名入变

荧惑入段镇星入段太白入段辰星入段

诸段平日平度：《乾元》谓之诸星变定积，《仪天》谓之五星诸变中日中度。

置平合日度，以诸段下平日平度加之，即得所求。《乾元》各置其星变日，以所求入历前加后度前加后减之。其太白辰星夕见变及晨疾变，皆以返用加减。荧惑晨见变定，置定差，以进一位满十一除之为定差，各依加减，即得所求；在留变者，置其变定积，以前变前后度前后减之。其火星三因之，后退者倍之。《仪天》各置其星常合中日中度及分，以其星诸变段下常加合中日变度加减中星，即得诸变中日中度及分。

诸段入历：《仪天》谓之求五星诸变入限及增减定度。

置平合入阴阳历分，各以逐段阴阳历分加之，为诸段入历分。《乾元》以在诸变历分中入历名曰限变度。《仪天》各置其星常合入历度分，以其星诸变段下上下限度分累加之，满周天去之，余依常合术入之，各得增减定度。其金星在晨疾、晨合、夕见变者，置增减定度及分，以四乘三除，为金星变定差。其火星在晨见变者，以九乘，增减定度及分，退一位，为晨星变定差。

诸段入变分：置入历分，各以变分去之，余为入变分。求阴阳定分，依平合术入之。《乾元》诸段变分在入变前述。《仪天》即同《应天》。

五星诸段定积曰：《乾元》谓之求五星诸变定日。

置其入阴阳定分，百除，为日分；阳减阴减诸段平日。其金水夕见、晨疾返为之定积。其金星晨次、晨迟，更用盈缩度缩加盈减定积为定。求其入气月日，如平合术入之。又荧惑前迟定积，置平合入阴阳历分，加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五，盈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半去之。余与见求入阴阳历同者，更不求之，如不同历者，即依平合术入，所得，用加前迟留退、后退留平日为定积，入气月日如前。又五星定用盈缩差及阴阳定分：岁荧惑镇星晨见、夕疾、定合，太白定合、夕见、夕退、再合、晨见及后、晨疾，皆用盈缩定差，太白定合晨、夕见及后疾，皆用盈缩定差。内岁星后疾不用盈缩定差，辰星诸段总用盈缩定差盈加缩减。荧惑晨见阴阳定分身外加一，前疾阳定分再析，各为定分。《乾元》诸变定日在入变前。《仪天》各置其星入变中日，以其星所入变限增减定度及分，增者增之，减者减之。其金星定合、夕见、夕顺疾、夕次疾、晨次疾，水星定合、夕见、晨疾变，皆以增减定度及分，增者减之，减者增之，各得定日。合用日躔差者，乃以日躔先后定差先减后加，乃为定日及分。其日躔差，金水定合、夕见、晨疾，以日躔差先加后减，乃为定日及分天之度数。

定星：《乾元》谓之求五星诸变定星，《仪天》谓之求五星诸变定度。

以合用盈缩定差加减平度分，又以阴阳定分阳加阴减。其金水夕见、晨疾返用为定星，求宿度，加平合入之。荧惑前迟、后退差度以二百三十六度加前迟定星，二百五十七度加后退定星，如半周天以下为阳度；以上者去之，余为阴度；前迟阴阳度在一百一十度以上者，返减半周天，余以五因之，后退入阴阳度在七十四度以下者，亦五因之，皆满百为度分，阳减阴加定星，为前迟、后退定星；求宿度，加平合入之。《乾元》置其星其变中星，以入历前后度前加后减之，又合用阴阳度者，阴减阳加之，为定星；以冬至黄道日度加之，命从斗宿，算外，即其变所入宿次也。若在留变者，更不求定星也，只用前变定星为留变定星。又荧惑留差，以一百一十九度减前迟定星，以一百三十四度减后退定星，在一百八十二度半以下为前，以上者去之为后，置前后度，在七十三度以下为在前，以上者返减一百八十三度半，余为后度，皆倍之，百除为度，命曰留差度及分也。又前退定星度，以一百二十三度减前退定星，又以一百三十一度减后退定星，在一百八十二度半以下者为前，以上者去之为后，视前后度在七十三度以下为前，以上者返减一百八十二度半为后：皆以倍之，百除为度，即得前后退差度及分也；用前减后

加其段定星为定星。又五星用阴阳度：岁星荧惑镇星晨见，后疾，夕合；太白夕见、退，夕合，晨见，后疾，平合皆用日躔、阴阳度，其辰星诸段皆用之。《仪天》各置其星其变中度及分，以其变入限增减定度及分，增者增之，减者减之。其金星定合、夕见、夕定度及分，增者减之，减者增之，各得定日、次定日，各加减讫后，合用日躔先后定差者，以日躔先后定差及分先减后加之，即各得定度及分。其日躔差，木星定合，五因，半而退位，晨见先二因，退位，后五因，半而退位；后定疾先差五因，半而退位，定差二因退位；火星定合，身外除二，晨见先差七因，退位，后差身外除二，后差七因退位；土星定合，退位从下加二，晨见先差退位，后差从下加三，退位，后差退位；金星定合，二因之，夕见先差伏倍用，后差从下加三，晨疾伏先差从下加二，后差二因，夕退伏、晨退见六因，先后退位；水星夕见后差从下加三，先差二因，晨疾先差从下加三，后差倍用，定合乃用加减次定度为定度，置定度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命从斗宿初度起算，至不满宿，算外，即得其变加时宿度，其火星前、后退及前迟变皆为次定星，又置之，以留退定差度及分，增者增之，减者减之，得为前、后退定度，前迟，置前留定差，以三除之，乃用增减前迟定度也。又火星留差，以一百二十四半减前迟次定度，又以二百四十六度少加后退定度，若在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以下为入在增；以上者，以减去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为入在减。置入在增、减度及分，如在七十二度以下者为上限；以上者，返减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余为下限。各置所入上、下限增减度及分，在上限四因之，在下限倍，身外加三，皆以一百约之为度及分，若在后留者，三因之为定差度及分。又，《仪天》有火星退定差度及分，以二百四十一度少加前退后次定度，又以一百一十九度减退次定度及分，余，在一百八十二?攘□□□忠韵抡呶□朐谠觯灰陨险撸□跞匕话侔耸□□攘□□□郑□辔□朐诩酢Ｓ种萌肷稀⑪孪薅确郑□粼谄呤□□纫韵抡呶□舷蓿□缭谄呤□□纫陨险呶□跻话侔耸□□攘□□□郑□辔□孪蕖Ｓ种蒙舷孪拊黾醵确郑□谏衔□龋□宦□□郑□锤鞯猛硕ú疃燃胺郑□涠ú睿□缭诤笸苏撸□吨□□ú睢Ｓ钟谢鹦橇舳匚眨□髦们啊10.罅舫Ｖ腥眨□傲粢郧俺俦淙胂拊黾醵ǔ燃胺郑□稣咴鲋□□跽呒踔□□饕郧啊10.罅舳ú疃燃胺郑□稣呒又□□跽咚鹬□□吹们啊10.罅舳匚眨□湓黾醪钔匚肜□弥□Ｓ钟谢鹦乔啊10.笸硕ǔ龋□髦们啊10.蟊浯味ǔ燃胺郑□郧啊10.笸硕ú疃燃胺郑□缭谠稣呒又□□诩跽咚鹬□□吹枚ǔ燃胺郑恢枚ǔ燃胺郑□约犹煺□□粱频廊斩燃胺郑□□佣匪蕹醵热ブ□□敛宦□蓿□阃猓□吹猛诵兴□谒薅燃胺忠玻□湓黾醵ǔ龋□□□擞弥□?

日率度率：以本段定积减后段定积，为泛日率；以本段定星减后段

定星，为定度率。又置后段甲子，以前段甲子减之，余为距后实日率。《乾元》以前段定积减后段定积为日率，以其段定星减后段定星为度率。《仪天》各置其段定日定度，以前段定日定度减之，余者为其段日率、度率。其退行段，置前段定度减之，余为退行度率。

平行分：《仪天》谓之求每日平行度及分。

以距后日率除度率，为平行分。《乾元》以日率除度率为行分。《仪天》各置其段度率及分，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得其星平行分。

初末行分：《仪天》谓之求每段初末日度及分。

置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为合差；半之，加减平行分，为初、末行分；后多者减平行分为初，加平行分为末；后少者加平行分为初，减平行分为末。《乾元》法同。《仪天》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会差，半会差，以加减其段平行分，余同《应天》。又五星前留一段及后退段，皆加为初、减为末；后留一段及前退段，皆以半总差减为初、加为末。其总差消息前后段初、末分，令衰杀等以用总差，即得前后段初、末行分相应也。

求日差：以距后日除合差为日差。《乾元》以日率除合差为日差。《仪天》置其段总差，以减其日率，一百除之，即为每日差行之分。

求每日行分：以日差后多者益、后少者损初日行分，为每日行分。《乾元》、《仪天》法同。

求每日星所在：以每日行分顺加逆减其星，命如前，即得所求。其木火土水前、后迟段平行分倍之，前为初，后为末分，各以距后日除，为日差；前迟日损、后迟日益，为每日行分。《乾元》以日差累损益初日行分，累加其段宿次，即得每日星行宿次及分。《仪天》求每日差行度及分，各置其段总差，以减其日率一日以余之，即为每日差行之分。以每日差分累损益初日行分，为每日行度及分。初日行分多于末日行分，累损初日行分；少于末日行分，累益初日行分。将其每日行度及分累加其星初日所在宿次，各得每日所在宿次及分。如是退行段，将每日行分累减其初日宿次及分，即得退行所在宿度及分。又《仪天》有直求其日星所在宿次，置其所求日，减一，以乘每日差分，所得为积差，以积差加减初日行分，初日多于末日减之；末日多于初日加之，即得其日行分；以初日行分并之，乃半之，为平行分；置平行分，以求日数乘

之，为积度及分；以其积度及分加其星初日宿度，命去之，即其星其日所在宿次及分、如是退行段，以其积度及分减其星初日宿度，余，为其星所在宿度及分。

漏刻，《周礼》，挈壶氏主挈壶水以为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所以视漏刻之盈缩，辨昏旦之短长。自秦、汉至五代，典其事者，虽立法不同，而皆本于《周礼》。惟后汉、隋、五代著于史志，其法甚详，而历载既久，传用渐差。国朝复挈壶之职，专司辰刻，署置于文德殿门内之东偏，设鼓楼、钟楼于殿庭之左右。其制有铜壶、水称、渴乌、漏箭、时牌、契之属：壶以贮水，乌以引注，称以平其漏，箭以识其刻，牌以告时于昼，牌有七，自卯至酉用之，制以牙，刻字填金。 契以发鼓于夜，契有二：一曰放鼓。二曰止鼓制以木，刻字于上。

常以卯正后一刻为禁门开钥之节，盈八刻后以为辰时，每时皆然，以至于酉。每一时，直官进牌奏时正，鸡人引唱，击鼓一十五声，惟午正击鼓一百五十声。

至昏夜鸡唱，放鼓契出，发鼓、击钟一百声，然后下漏。每夜分为五更，更分为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每更初皆鸡唱，转点即移水称，以至五更二点，止鼓契出，凡放鼓契出，禁门外击鼓，然后衙鼓作，止鼓契出亦然，而更鼓止焉。

五点击钟一百声。鸡唱、击鼓，是谓攒点，至八刻后为卯时正，四时皆用此法。禁钟又别有更点在长春殿门之外，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及宗庙陵寝亦皆置焉，而更以鼓为节，点以钲为节。大中祥符三年，春官正韩显符上《铜浑仪法要》，其中有二十四气昼夜进退、日出没刻数立成之法，合于宋朝历象，今取其气节之初，载之于左：

殿前报时鸡唱，唐朝旧有词，朱梁以来，因而废弃，止唱和音。景德四年，司天监请复用旧词，遂诏两制详定，付之习唱。每大礼、御殿、登楼、入阁、内宴、昼改时、夜改更则用之，常时改刻、改点则不用。

五更五点后发鼓曰：

朝光发，万户开，群臣谒。平旦寅，朝辨色，泰时昕。日出卯，瑞露晞，祥光绕。食时辰，登六乐，荐八珍。禺中巳，少阳时，大绳纪。

日南午，天下明，万物睹。日昳未，飞夕阳，清晚气。晡时申，听朝暇，湛凝神。日入酉，群动息，严扃守。

初夜发鼓曰：

日欲暮，鱼钥下，龙韬布。甲夜己，设钩陈，备兰锜。乙夜庚，杓位易，太阶平。丙夜辛，清鹤唳，梦良臣。丁夜壬，丹禁静，漏更深。戊夜癸，晓奏闻，求衣始。

端拱中，翰林天文郑昭晏上言："唐贞观二年三月朔，日有食之，前志不书分数、宿度、分野、亏初复末时刻。臣以《乾元历》法推之，得其岁戊子，其朔戊申，日所食五分，一分在未出时前，四分出后，其时出在寅六刻，亏在三刻，食甚在八刻，复在卯四刻，当降娄九度。"又言："按历书云，凡欲取验将来，必在考之既往。谨按《春秋》交食及汉氏以来五星守犯，以新历及唐《麟德》、《开元》二历覆验三十事，以究其疏密。"

日食：

《春秋》，鲁僖公十二年春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其年五月庚午朔，去交入食限误为三也。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入食限误为二也。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月泛交分入食限前。汉元光元年七月癸未晦，日有食之。今按历法，当以癸未为八月朔，盖日食朔、月食望，自为常理，今云晦日食者，盖司历之失也。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辛酉亦当为九月朔，又失之。

五星守犯：

后汉永元五年七月壬午，岁星犯轩辕大星。《麟德》星五度。《开元》张五度。《乾元》张八度。

元初三年七月甲寅，岁星入舆鬼。《麟德》井二十九度。《开元》鬼一度。《乾元》柳五度。

后魏大延二年八月丁亥，岁星入鬼。《麟德》井二十八度。《开元》鬼二度。《乾元》柳三度。

正始二年六月己未，岁星犯昴。《麟德》昴二度。《开元》昴三

度。《乾元》昴四度。

宋大明三年五月戊辰，岁星犯东井钺。《麟德》参四度。《开元》参六度。《乾元》井初度。

后汉永和四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麟德》箕七度。《开元》斗一度。《乾元》斗十二度。

魏嘉平三年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麟德》角六度。《开元》亢五度。《乾元》亢三度。

晋永和七年五月乙未，荧惑犯轩辕大星。《麟德》星七度。《开元》张二度。《乾元》张二度。

后魏太常二年五月癸巳，荧惑犯右执法。《麟德》翼六度。《开元》翼十二度。《乾元》翼十三度。

陈天嘉四年八月甲午，荧惑犯轩辕大星。《麟德》张二度。《开元》张五度。《乾元》张四度。

后汉延光三年九月壬寅，镇星犯左执法。《麟德》翼十九度。《开元》轸二度。《乾元》翼五度。

晋永和十年正月癸酉，镇星掩钺星。《麟德》参六度。《开元》参七度。《乾元》井三度。

后魏神瑞二年三月己卯，镇星再犯舆鬼积尸。《麟德》井二十八度。《开元》井三十度。《乾元》柳初度。

齐永明九年七月庚戌，镇星逆在泣星东北。《麟德》危二度。《开元》虚九度。《乾元》危四度。

陈永定三年六月庚子，镇星入参。《麟德》参七度。《开元》参八度。《乾元》井二度。

后汉永初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鬼。《麟德》参五度。《开元》井三十度。《乾元》鬼初度。

延光三年二月辛未，太白入昴。《麟德》晨伏。《开元》昴六度。《乾元》昴一度。

魏黄初三年闰六月丁丑，太白晨伏。《麟德》丁亥晨伏，后十日。《开元》同，丁丑晨伏。《乾元》十月置闰，七月丁丑晨伏。

晋咸康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舆鬼。《麟德》柳三度。《开元》鬼一度。《乾元》柳一度。

晋永和十一年九月己未，太白犯天江。《麟德》尾四度。《开元》尾九度。《乾元》尾十二度。

汉太始二年七月辛亥，辰星夕见。《麟德》伏末见。《开元》夕见轸九度。《乾元》夕见轸九度。

后汉元初五年五月庚午，辰星犯舆鬼。《麟德》井二十七度。《开元》井二十八度。《乾元》井二十九度。

汉安二年五月丁亥，辰星犯舆鬼。《麟德》夕见井二十二度。《开元》夕见鬼二度。《乾元》夕见鬼一度。

晋隆安三年五月辛未，辰星犯轩辕大星。《麟德》夕见星五度。《开元》夕见星三度。《乾元》夕见星五度。

后魏太和十五年六月丙子，辰星随太白于西方。《麟德》张二度。《开元》星五度。《乾元》张初度。

端拱二年四月己未，翰林祗候张玭夜直禁中，太宗手诏曰："览《乾元历》细行，此夕荧惑当退轸宿乃顺行，今止到角宿即顺行，得非历差否？"奏曰："今夕一鼓，占荧惑在轸末、角初，顺行也。据历法，今月甲寅至轸十六度，乙卯顺行，验天差二度。臣占荧惑明润轨道，兼前岁逆出太微垣，按历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应，非历法之可测也。"至道元年，昭晏又上言："承诏考验司天监丞王睿雍熙四年所上历，以十八事按验，所得者六，所失者十二。"太宗嘉之，谓宰相曰："昭晏历术用功，考验否臧，昭然无隐。"由是赐昭晏金紫，令兼知历算。二年，屯田员外郎吕奉天上言：

"按经史年历，自汉、魏以降，虽有编联，周、秦以前，多无甲子。太史公司马迁虽言岁次，详求朔闰，则与经传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岁在乙酉。唐兵部尚书王起撰《五位图》，言周桓王十年，岁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见；又言孔子生于周灵王庚戌之岁，卒于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岁，皆非是也。马迁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

儒，后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窃以史氏凡编一年，则有一十二月，月有晦朔、气闰，则须与岁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岁次？本朝文教聿兴，礼乐咸备，惟此一事，久未刊详。臣探索百家，用心十载，乃知唐尧即位之年，岁在丙子，迄太平兴国元年，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间，未有甲子可证，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二十有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册毕。自尧即位年，距春秋鲁隐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从隐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从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从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见，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从周灵王二十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两朔频食，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孔子卒，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四百七十二年。以上并据经传正文，用古历推校，无不符合，乃知《史记》及《五位图》所编之年，殊为阔略。诸如此事，触类甚多，若尽披陈，恐烦圣览。臣耽研既久，引证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后，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历一蔀

；每蔀积月九百四十、积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为常，直至《春秋》鲁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无差爽。用此为法，以推经传，纵小有增减，抑又经传之误，皆可以发明也。古历到齐、梁以来，或差一日，更有近历校课，亦得符合。伏望圣慈，许臣撰集，不出百日，其书必成。傥有可观，愿藏秘府。”

诏许之。书终不就。

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上言：“新历甲子，请以百二十年。”事下有司，以其无所依据，议寝不行。太宗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傥再周甲子，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诏新历甲子所纪百二十岁。

国初，有司上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腊以戌日。”诏从之。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赵垂庆上书言：“本朝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若梁继唐，传后唐，至本朝亦合为金德。矧自国初符瑞色白者不可胜纪，皆金德之应也。望改正朔，易车旗服色，以承天统。”事下尚书省集议，常侍徐铉与百官奏议曰：“五运相承，国家大事，著于前载，具有

明文。顷以唐末丧乱，朱梁篡弑，庄宗早编属籍，亲雪国仇，中兴唐祚，重新土运，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为正统。自后数姓相传，晋以金，汉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运膺火德。况国初祀赤帝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岂可轻议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运，欲国家继唐统为金德，且五运迭迁，亲承历数，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此不可之甚也。按《唐书》天宝九载，崔昌献议自魏、晋至周、隋，皆不得为正统，欲唐远继汉统，立周、汉子孙为王者后，备三恪之礼。是时，朝议是非相半，集贤院学士卫包上言符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载，林甫卒，复以魏、周、隋之后为三恪，崔昌、卫包由是远贬，此又前载之甚明也。伏请祗守旧章，以承天祐。”从之。

大中祥符三年，开封府功曹参军张君房上言：“自唐室下衰，土德隤圮，朱氏强称金统，而庄宗旋复旧邦，则朱梁氏不入正统明矣。晋氏又复称金，盖谓乘于唐氏，殊不知李昪建国于江南耳。汉家二主，共止三年，绍晋而兴，是为水德。洎广顺革命，二主九年，终于显德。以上三朝七主，共止二十四年，行运之间，阴隐而难赜。伏自太祖承周木德而王，当于火行，上系于商，开国在宋，自是三朝迄今以为然矣。愚臣详而辨之，若可疑者。太祖禅周之岁，岁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纳音是木，盖周氏称木，为二金所胜之象也。太宗登极之后，诏开金明池于金方之上，此谁启之？乃天之灵符也。陛下履极当强圉之岁，握符在作噩之春，适宋道之隆兴，得金天之正气。臣试以瑞应言之，则当年丹徒贡白鹿，姑苏进白龟，条支之雀来，颍川之雉至。臣又闻当封禅之时，鲁郊贡白兔，郓上得金龟，皆金符之至验也。愿以臣章下三事大臣，参定其事。”疏奏，不报。

天禧四年，光禄寺丞谢绛上书曰：

臣按古志，凡帝王之兴，必推五行之盛德，所以配天地而符阴阳也。故神农氏以火德，圣祖以土德，夏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自汉之兴，王火德者，以谓承尧之后。且汉，尧之裔也。五帝之大，莫大于尧，汉能因之，是不坠其绪而善继其盛德也。国家膺开光之庆，执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其推终始传，承周之木德而火当其次。且朱梁不预正统者，谓庄宗复兴于后。自石晋、汉氏以及于周，则李昪

建国于江左而唐祚未绝，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统矣。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统，考诸五代之际，亦是类矣。国家诚能下黜五代，绍

唐之土德，以继圣祖，亦犹汉之黜秦，兴周之火德以继尧者也。

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国家飞运于宋，作京于汴，诚万国之中区矣。《传》曰："土为群物主，故曰后土。"《洪范》曰"土爰稼穑，稼穑作甘。"方今四海给足，嘉生蕃衍，迩年京师甘露下，泰山醴泉涌，作甘之兆，斯亦见矣。矧灵木异卉，资生于土，千品万类，不可胜道，非土德之验乎？

臣又闻之，太祖生于洛邑，而胞络惟黄；鸿图既建，五纬聚于奎躔，而镇星是主。及陛下升中之次，日抱黄珥；朝祀于太清宫，有星曰含舆，其色黄而润泽。斯皆凝命有表，微德攸属，天意人事响效之大者，则土德之符在矣。是故天心之在兹，陛下拒而罔受；民意之若是，陛下谦而弗答。气壅未宣，河决遂溃，岂不神哉！然则天渊之勃流，水德之浸患，考六府之厌镇，验五行之胜剋，亦宜兴土之运，御时之灾。伏望顺考符应，详习法度，惟陛下时而行之。

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言曰："在昔泰皇以万物生于东，至仁体乎木，故德始于木。木以生火，神农受之为火德；火以生土，黄帝受之为土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为金德；金以生水，颛顼受之为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为木德；木以生火，唐尧受之为火德；火以生土，虞舜传之为土德。土以生金，夏为金德；金以生水，商为水德；水以生木，周为木德；木以生火，汉应图谶为火德；火以生土，唐受历运为土德。陛下绍天之统，受天之命，固当上继唐祚，以金为德，显黄帝之嫡绪，彰圣祖之丕烈。臣又按圣祖先降于癸酉，太祖受禅于庚申，陛下即位于丁酉，天书下降于戊申。庚，金也，申、酉皆金也，天之体也。陛下绍唐、汉之运，继黄帝之后，三世变道，应天之统，正金之德，斯又顺也。"诏两制详议。既而献议曰："窃详谢绛所述，以圣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汉承尧绪为火德之比，虽班彪叙汉祖之兴有五，其一曰帝尧之苗裔。及序承正统，乃越秦而继周，非用尧之行。今国家或用土德，即当越唐上，承于隋，弥以非顺，失其五德传袭之序。又据董行父请越五代绍唐为金德，若其度越累世，上承百代之统，则晋、汉洎周，咸帝中夏，太祖实受终于周室而陟于元后，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续于遐邈之统？三圣临御六十余载，登封告成，昭姓纪号，率循火行之运，以辉炎灵之曜。兹事体大，非容轻议，矧雍熙中徐铉等议之详矣。其谢绛、董行父等所请，难以施行。"诏可。

志第二十四 律历四

道体为一，天地之元，万物之祖也。散而为气，则有阴有阳；动而为数，则有奇有偶；凝而为形，则有刚有柔；发而为声，则有清有浊，其著见而为器，则有律、有吕。凡礼乐、刑法、权衡、度量皆出于是。自周衰乐坏，而律吕候气之法不传。西汉刘歆、扬雄之徒，仅存其说。京房作准以代律，分六十声，始于南事，终于去灭。然声细而难分，世不能用。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

仁宗著《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剖析清浊，归之于本律。次及间声，合古今之乐，参之以六壬遁甲。

其一、释十二均，曰："黄钟之宫为子、为神后、为土、为鸡缓、为正宫调，太簇商为寅、为功曹、为金、为般颉、为大石调，姑洗角为辰、为天刚、为木、为嗢没斯、为小石角，林钟徵为未、为小吉、为火、为云汉、为黄钟徵，南吕羽为酉，为从魁、为水、为滴、为般涉调，应钟变宫为亥、为登明、为日、为密、为中管黄钟宫，蕤宾变徵为午、为胜先、为月、为莫、为应钟徵。大吕之宫为大吉、为高宫，夹钟商为大冲、为高大石，仲吕角为太一、为中管小石调，夷则徵为传送、为大吕徵，无射羽为河魁、为高般涉，黄钟变宫为正宫调，林钟变徵为黄钟徵。太簇之宫为中管高宫，姑洗商为高大石，蕤宾角为歇指角，南吕徵为太簇徵，应钟羽为中管高般涉，大吕变宫为高宫，夷则变徵为大吕徵。夹钟之宫为中吕宫，仲吕商为双调，林钟角在今乐亦为林钟角，无射徵为夹钟徵，黄钟羽为中吕调，太簇变宫为中管高宫，南吕变徵为太簇徵。姑洗之宫为中管中吕宫，蕤宾商为中管商调，夷则角为中管林钟角，应钟徵为姑洗徵，大吕羽为中管中吕调，夹钟变宫为中吕宫，无射变徵为夹钟徵。仲吕之宫为道调宫，林钟商为小石调，南吕角为越调，黄钟徵为中吕徵，太簇羽为平调，姑洗变宫为中管中吕宫，应钟变徵为姑洗徵。蕤宾之宫为中管道调宫，夷则商为中管小石调，无射角为中管越调，大吕徵为蕤宾徵，夹钟羽为中管平调，中吕变宫为道调宫，黄钟变徵为仲吕徵，林钟之宫为南吕宫，南吕商为歇指调，应钟角为大石调，太簇微为林钟徵，姑洗羽为高平调，蕤宾变宫为中管道调宫，大吕变徵为蕤宾徵。夷则之宫为仙吕，无射商为林钟商，黄钟角为高大石调，夹钟徵为夷则徵，仲吕羽为仙吕调，林钟变宫为南吕宫，太簇变徵为林钟徵。南吕之宫为中管仙吕宫，应钟商为中管林钟商，大吕角为中

管高大石角，姑洗徵为南吕徵，蕤宾羽为中管仙吕调，夷则变宫为仙吕宫，夹钟变徵为夷则徵。无射之宫为黄钟宫，黄钟商为越调，太簇角为变角，仲吕徵为无射徵，林钟羽为黄钟羽，南吕变宫为中管仙吕宫，姑洗变徵为南吕徵。应钟之宫为中管黄钟宫，大吕商为中管越调，夹钟角为中管双角，蕤宾徵为应钟徵，夷则羽为中管黄钟羽，无射变宫为黄钟宫，仲吕变徵为无射徵。”

二、明所主事，调五声为五行、五事、四时、五帝、五神、五岳、五味、五色，为生数一二三四五、成数六七八九十，为五藏、五官及五星。

三、辩音声，曰：“宫声沈厚粗大而下，为君，声调则国安，乱则荒而危。合口通音谓之宫，其声雄洪，属平声，西域言‘婆陀力’。一曰婆陀力。

商声劲凝明达，上而下归于中，为臣，声调则刑法不作，威令行，乱则其宫坏。开口吐声谓之商，音将将、仓仓然，西域言‘稽识’。‘稽识’，犹长声也。角声长而通彻，中平而正，为民，声调则四民安，乱则人怨。声出齿间谓之角，喔喔、确确然，西域言‘沙识’，犹质直声也。徵声抑扬流利，从下而上归于中，为事，声调则百事理，乱则事隳。齿合而唇启谓之徵，倚倚、□戏□戏然，西域言‘沙腊’。‘沙腊’，和也。羽声喓喓而远彻，细小而高，为物，声调则仓禀实、庶物备，乱则匮竭。齿开唇聚谓之羽，诩、雨、酗、芋然。西域言‘般瞻’。变宫，西域言‘侯利箑’，犹言‘斛律’声也。变徵声，西域言‘沙侯加滥’，犹应声也。”

其四、明律吕相生，祭天地宗庙，配律阳之数，曰：“太空，育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也。分为七政，阳数七，所以齐律吕、均节度，不可加减也。以育六甲，六甲，天之使，行风雹，筴鬼神。为岁日时有善恶，故为九宫。九者，阳数变化之道也。为四正卦、五行、十干，阴阳错综，律吕相叶，命宫而商者应，修下而高者降，下生隔八，上生隔六，皆图于左。”

其五、著十二管短长。

其六、出度量衡，辩古今尺龠。律吕真声，本阴阳之气，可以感格天地，在于符合尺寸短长，宜因声以定之。因声定律，则庶几为得；以尺定声，则乖隔甚矣。

初，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时，郑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钟律，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右司谏高若讷、韩琦，取保信、逸、瑗等钟律详考得失。度等上议曰："保信所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而成尺。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空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逸、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鬴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有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

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尺，度等言：

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尺。

《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一寸，《孙子》十厘为分，十分为寸，虽存异说，其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考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籍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法。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以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物之生，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尔。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勖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勖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勖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

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

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暨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置铜斛。世之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两者。臣等检详《汉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围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较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勖揆较之详密，校之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弘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氂。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晋荀勖所用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东都尔。

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

今朝廷必求尺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与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影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弥长，出古远甚，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且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

诏度等以钱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定音之高下以闻。

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影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准影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诏乃罢之。而

若讷卒用汉货泉度尺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二、晋田父玉尺，与梁法尺同，比晋前尺为一尺七氂；三、梁表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二分二氂一毫有奇；四、汉官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晋前尺为一尺四分七氂；六、晋后尺，晋江东用之，比晋前尺为一尺六分三厘；七、魏前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一寸七厘；八、中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九、后尺，同隋开皇尺、周氏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十、东魏后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三寸八毫；十一、蔡邕铜龠尺，同后周玉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十二、宋氏尺，与钱乐之浑天仪尺、后周铁尺同。比晋前尺为一尺六分四厘；十三、太府寺铁尺，制大乐所裁造尺也；十四、杂尺，刘曜浑仪土圭尺也，比晋前尺为一尺五分；十五、梁朝俗尺，比晋前尺为一尺七分一厘。太常所掌，又有后周王朴律准尺，比晋前尺长二分一厘，比梁表尺短一厘；有司天监影表尺，比晋前尺长六分三厘，同晋后尺；有中黍尺，亦制乐所新造也。

其后宋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祁上其《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赏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为言曰：“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厘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至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

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礼乐同异，以行诛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毋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其数。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

是时瑗、逸制乐有定议，乃补庶试秘书省校书郎，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日：

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

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围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厘，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本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尺，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厘六毫，围十分三厘八毫，长七十六分二厘之起于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引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计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钟、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三，因旧而新，敏而为之，则旬月功可也，又向淹久而广费哉？

执政不听。

四年，镇又上书曰：

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

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秠。”诞降者，天降之也。许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二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百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

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厘六毫，围十分二厘八毫，是为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说者谓四厘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

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为非是，三也。

又按《汉书》言龠，其状似爵，爵谓爵□戋，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

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

同谓之度尺。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积实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

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

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

又按权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

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之，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之，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

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

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愿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

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令不已大乎。

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方今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论议不著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顾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论议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

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后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辩其是非焉。

宋兴百余年，司天数改历，其说曰："历者岁之积。岁者月之积，月者日之积，日者分之积，又推余分置闰，以定四时，非博学妙思弗能考也。夫天体之运，星辰之动，未始有穷，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则差，差则敝而不可用，历之所以数改造也。物铢铢而较之，至石必差，况于无形之数哉？"乾兴初，议改历，命司天役人张奎运算，其术以八千为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为半分，四千二百九十九为朔，距乾兴元年壬戌，岁三千九百万六千六百五十八为积年。诏以奎补保章正。又推择学者楚衍与历官宋行古集天章阁，诏内侍金克隆监造历，至天圣元年八月成，率以一万五百九十为枢法，得九钜万数。既上奏，诏翰林学士晏殊制序而施行焉，命曰《崇天历》。历法曰演纪上元甲子，距天圣二年甲子，岁积九千七百五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上考往古，岁减一算；下验将来，岁加一算。

步气朔

《崇天》枢法：一万五百九十。

岁周：三百八十六万七千九百四十。

岁余：五万五千五百四十。

气策：一十五、余五千三百一十四、秒六。

朔实：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九。

岁闰：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二。

朔策：二十九、余五千六百一十九。

望策：一十四、余八千一百四、秒一十八。

弦策：七、余四千五十二、秒九。

中盈分：四千六百二十八、秒一十二。

朔虚分：四千九百七十一。

闰限：三十万三千一百二十九、秒二十四。

秒法：三十六。

旬周：六十三万五千四百。

纪法：六十。

推天正冬至：置距所求积年，以岁周乘之，为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枢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辰及余。若以后合用约分，即以枢法退除为分秒，各以一百为母。

求次气：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秒累加之，秒盈秒法从小余，小余满枢法从大余，满纪法去之，不尽，命甲子，算外，即各得次气日辰及余秒。

推天正十一月经朔：置天正冬至气积分，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以减天正冬至气积分，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枢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日辰及余。

求弦望及次朔经日：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大、小余，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各弦、望及次朔经日及余秒。

求没日：置有没之气小余，三百六十乘之，其秒进一位，从之，用减岁周，余满岁余为日，不满为余。命其气初日，算外，即其气没日日辰。凡二十四气小余满八千二百六十五、秒三十以上为有没之气。

求减日：置有减经朔小余，三十乘之，满朔虚分为日，不满为余。

命经朔初日，算外，即为其朔减日日辰。凡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为有减之朔。

步发敛

候策：五、余七百七十一、秒一十四。

卦策：六、余九百二十五、秒二十四。

土王策：三、余四百六十二、秒三十。

辰法：八百八十二半。

刻法：一千五十九。

秒法：三十六。

推七十二候：各因中节大、小余命之，为其气初候日也；以候策加之，为次候；又加之，为末候。

求六十四卦：各因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得次卦用事日；以土王策加诸侯之卦，得十有二节之初外卦用事之日。

推五行用事日：各因四立日大、小余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命甲子，算外，即其月土始用事日。

七十二候及卦日与《应天》同。

求发敛去经朔：置天正十一月闰余，以中盈及朔虚分累益之，即每月闰余；满枢法除之为闰日，不尽为小余，即各得其月中气去经朔日及余秒。其余闰满闰限至闰，仍先见定朔大小。其月内无中气，乃为闰月。

求卦候去经朔：各以卦、候策及余秒累加减之，中气前以减，中气后以加。 即各得卦、候去经朔日及余秒。

求发敛加时：置小余，以辰法除之为辰数，进一位，满刻法为刻，不满为刻分。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即各加时所在辰、刻及分。

志第二十五 律历五

○步日躔

周天分：三百八十六万八千六十五、秒二。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虚分二千七百一十五、秒二，约分二十五、秒六十四。

岁差：一百二十五、秒二。

乘法：三十二。

除法：四百八十七。

秒法：一百。

求每日盈缩定数：以乘法乘所入气升降分，如除法而一，为其气中平率；与后气中平率相减，为差率；半差率，加减其气中平率，为其气初、末泛率。至后加为初，减为末；分后减为初，加为末。

又以乘法乘差率，除法而一，为日差；半之，加减初、末泛率，为初、末定率。至后减初加末，分后加初减末。

以日差累加减气之定率，为每日升降定率；至后减，分后加。

以每日升降定率，冬至后升加降减，夏至后升减降加，其气初日盈缩分，为每日盈缩定数；其分、至前一气先后率相减，以前末泛率为其气初泛率，以半日差，至前加之，分前减之。

为其气初日定率。余依本术。求朏朒准此。

求经朔弦望入气：置天正闰日及余，如气策及余秒以下者，以减气策及余秒，为入大雪气；已上者去之，余以减气策及余秒，为入小雪气：即得天正十一月经朔入大、小雪气日及余秒。求弦、望及后朔入气，以弦策累加之，满气策及余秒去之，即得。

求定气日：冬、夏二至以常气为定。余即以其气下盈缩分缩加盈减常气约余为定气，满若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定气日及

分。

求经朔弦望入气朏朒定数：各以所入气小余乘其日损益率，如枢法而一，即得。

求赤道宿度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虚：十度及分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虚分二千七百一十五、秒二，约分二十五、秒六十四。

奎：十六度 娄：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毕：十七度 觜：一度 参：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 鬼：三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张：十八度 翼：十八度 轸：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七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毕、觜、参及舆鬼四宿度数与古度不同，自《大衍历》依浑天仪以测定，为用纮带天中，仪极是凭，以格黄道。

推天正冬至赤道日度：以岁差乘距所求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用减周天分，余以枢法除之为度，不尽为余秒。其度，命以赤道虚宿七度外起算，依宿次去之，不满者，即得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躔所距宿度及余秒。其余以枢法退除为分及秒，各以一百为度。

求二十四气赤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余秒，以气策及

余秒累加之。先以三十六乘赤道秒，以一百乘气策秒，然后加之，即秒母皆同三千六百。

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二十四气加时赤道日躔宿度及余秒。

求二十四气昏后夜半赤道日度：各以其气小余减枢法，其秒亦以一百乘，然乃减之。

余加其气加时赤道日躔宿度及余秒，即其气初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及余秒。求次日累加一度，满宿次去之，各得所求。

求赤道宿积度：置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全度，以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约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秒；以赤道宿度累加距后度，即得各赤道宿积度及分秒。

求赤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各置赤道宿积度及分秒，满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秒一十一去之，余四十五度六十六分以下为入初之限；已上者，用减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余为入末限度及分秒。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各置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用减一百二十五，余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十二除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黄、赤道差度及分；至后分前以减、分后至前以加赤道宿积度，为其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其宿黄道积度，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太

牛：七半

女：十一半

虚：十秒六十四

危：十七太

室：十七

壁：九少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秒六十四

奎：十七半

婁：十二太

胃：十四太

昴：十一

毕：十六

觜：一

参：九少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

井：三十

鬼：二

柳：十四

星：七

张：十八太

翼：十九少

轸：十八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

角：十三

亢：九半

氐：十五半

房：五

心：四

尾：十七

箕：十

东方七宿七十四度。

求冬至加时黄道日躔宿次：以冬至加时赤道日躔宿度，用减一百二十五，余以冬至加时赤道度及分乘之，十二除为分，分满百为度，用减九十一度赤道日度及分，即冬至加时黄道日躔宿度及分。

求二十四气初日加时黄道日躔宿次：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道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减之，余以所气数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气下中积及约分，又以其气初日盈缩分盈加缩减之，用加冬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命之，即各得其气初日加时黄道日躔所在宿度及分。若其年冬至加时赤道日躔度空，分、秒在岁差已下者，即如前宿全度，乃求黄赤道差，以次年冬至加时黄赤道差减之，余依本术，各得所求。此术以究算理之微，亟求其当，止以盈缩分加减中积，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

求二十四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置一百分，分以一百约其气初日升降分，升加降减之，一日所行之分乘其初日约分，所得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不满百分为秒，以减其初日黄道加时日躔宿次，即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

求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各因二十四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日加一度，以一百约每日升降为分秒，升加降减之，以黄道宿次命之，即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所距宿度及分。

步月离

转周分：二十九万一千八百三、秒五百九十四。

转周日：二十七、余五千八百七十三、秒五百九十四。

朔差日：一、余一万三百三十五、秒九千四百六。

望差：一十四、余八千一百四、秒五千。

弦策：七、余四千五十二、秒二千五百。

七日：初数九千四百四十一，初约分八十九；末数一千一百七十九，末约分一十一。

十四日：初数八千二百三十二，初约分七十八；末数二千三百五十八，末约分二十二。

二十一日：初数七千五十二，初约分六十九；末数三千五百三十八，末约分二十三。

二十八日：初数五千八百七十三，初约分五十六。

已上秒法一万。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秒四十一。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八十二。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秒二十三。

平行：一十三度三十六分、秒八十七半。

已上秒母一百。

推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置天正十一月经朔积分，以转周分秒去之，不尽，以枢法除之为日，不满为余秒，命日，算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若以朔差日及余秒加之，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即次日加时入转。

求弦望入转：因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上弦、望及下弦加时入转日及余秒。若以经朔、弦、望小余减之，各得其日夜半入转日及余秒。

求朔弦望入转朏朒

定数：置所入转余，乘其日损益率，枢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其四七日下余如初数下，以初率乘之，初数而一，以损益朏朒为定数。若初数已上者，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用减初率，馀加朏朒，各为定数。其十四日下余若在初数已上者，初数减

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为朏定数。

求朔望定日：各以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经朔、弦、望小余，满若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日及余。若定朔干名与后朔同名者大，不同者小，其月无中气者为闰月。凡注历，观朔小余，如日入分已上者，进一日，朔或当定，有食应见者，其朔不进。弦、望定小余不满日出分，退一日，其望定小余虽满此数，若有交食亏初起在日出已前者，亦如之。有月行九道迟疾，历有三大二小；若行盈缩累增损之，则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俯循常仪，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不过三大二小。若正朔有加交，时亏在晦、二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置定朔、弦望约分，副之，以乘其日升降分，一万约之，所得，升加降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如前，各得其日加时日躔黄道宿次。

推月行九道：凡合朔所交，冬在阴历，夏在阳历，月行青道；冬、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在阳历，夏在阴历，月行白道；冬、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阳历，秋在阴历，月行朱道；春、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阴历，秋在阳历，月行黑道。春、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四序月离虽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各视月所入正交积度，满象度及分去之，入交积度及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若在半象以下者为入初限；已上者，复减象度，余为入末限；用减一百二十五，余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满二十四而一为分，分满百为度，所得，为月行与黄道差数。距半交后、正交前，以差数为减；

距正交后、半交前，以差数为加。此加减出入六度，单与黄道相较之数，若较赤道，则随气迁变不常。

计去冬、夏至以来度数，乘黄道所差，九十而一，为月行与赤道差数。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后行阴历，秋分交后行阳历，皆为同名；春分交后行阳历，秋分交后行阴历，皆为异名。其在同名，以差数加者加之，减者减之；其在异名，以差数加者减之，减者加之。皆以增损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九道宿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少、半、太之数。

推月行九道平交入气：各以其月闰日及余，加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盈交终日去之，乃减交终日及余秒，即各平交入其月中气日及余秒。满气策及余秒去之，余即平交入后月节气日及余秒。因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余秒加之，满气策及余秒去之，余为平交入其气日及余秒，若求其气朏朒定数，如求朔、弦、望经日术入之，各得所求也。

求平交入转朏朒定数：置所入气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枢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乃以交率乘之，交数而一，为定数。

求正交入气：以平交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平交入气余，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即正交入气日及余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宿度：置正交入气余，副之，以乘其日升降分，一百约之，升加降减其副，乃一百乘之，枢法而一，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即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以正交度及分减一百二十五，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满二十四，余为定差。以差加黄道宿度，仍计去冬、夏至以来度数乘差，九十而一，所得，依名同异而加减之，满若不足，进退其度，命如前，即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推定朔、弦、望加时月离所在度：各置其日加时日躔所在，变从九道，循次相当。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先置朔、弦、望加时黄道宿度，以正交加时黄道宿度减之，余以加其正交加时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度，算外，即朔、弦、望加时所当九道宿度。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

虽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

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当九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命如前，即各得加时九道月离宿次。

求定朔夜半入转：各视经朔夜半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加减转日，不则因经为定。

求次定朔夜半入转：因定朔夜半入转，大月加二，小月加一，余皆四千七百一十六、秒九千四百六，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即次定朔夜半入转；累加一日，去命如前，各得次日夜半转日及余秒。

求月晨昏度：以晨昏乘其日转定分，枢法而一，为晨转分；减转定分，余为昏转分；乃以朔、弦、望定小余乘转定分，枢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余为前；不足覆减，余为后；仍前加后减加时月，即晨、昏月所在度。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为朔后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日昏定月，为上弦后定程；以望日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为望后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为下弦后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累计每程相距日转定分，以减定程为盈；不足，覆减为缩；以相距日均其盈缩，盈加缩减每日转定分，为每日转定度及分。

求每日晨昏月：因朔、弦、望晨昏月，加每日转定度及分，盈缩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凡注历，自朔日注昏，望后次日注晨。

已前月度并依九道所推，以究算理之精微。如求其速要，即依后术求之。

推天正经朔加时平行月：置岁周，以天正闰余减之，余以枢法除之为度，不尽，退除为分秒，即天正经朔加时平行月积度。

求天正十一月定朔夜半平行月：置天正经朔小余，以平行分乘之，枢法而一为度，不尽，退除为分秒，所得，为加时度；用减天正经朔加时平行月，即经朔晨前夜半平行月，其定朔有进退者，即以平行度分加减之。

即天正十一月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

求次定朔夜半平行月：置天正定朔夜半平行月，大月加三十五度八十分、秒六十一，小月加二十二度四十三分、秒七十三半，满周天度分去之，即每月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

求定望夜半平行月：计定朔距定望日数，以乘平行度及分秒，所得，加其定朔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即定望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

求天正定朔夜半入转：因天正经朔夜半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之，不则因经而定，即所求年天正定朔晨前夜半入转及其余；以枢法退除为约分及秒，皆一百为母。

求定望及次定朔夜半入转：因天正定朔夜半入转及分秒，以朔望相距日累加之，满转周日二十七及分五十五、秒四十六去之，即各得定望及次定朔晨前夜半入转日及分秒。

求定朔望夜半定月：置定朔、望夜半入转分，乘其日增减差，一百约之为分，分满百为度，增减其下迟疾度，为迟疾定度，迟减疾加夜半平行月，为朔望夜半定月；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朔望夜半月离宿次。其入转若在四七日下，如求朏朒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朔望定程：以朔定月减望定月，为朔后定程；以望定月减次朔定月，即望后定程。

求朔望转积：计朔至望转定分，为朔后转积；自望至次朔亦如之，为望后转积。

求每日夜半月离宿次：各以其朔、望定程与转积相减，余为程差；以距后程日数除之，为日差；加岁转定分，为每日行度及分；定程多，加之；定程少，减之。

以每日行度及分累加朔、望夜半宿次，命之，即每日晨前夜半月离宿次。若求晨昏月，以其日晨昏分乘其日转定度及分，枢法而一，以加夜半月，即晨昏月所在度及分。若以四象为程，兼求弦日平行积余，各依次入之。若以九终转定分累加之，依宿次命之，亦得所求。

步晷漏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六十二分。

一象：九十一、三十二分。

消息法：七千八百七十三。

辰法：八百八十二半，八刻三百五十三。

昏明刻：一百二十九半。

昏明余数：二百六十四太。

冬至阳城晷景：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初限六十二，末限一百二十六、十二分。

夏至阳城晷景：一尺四寸七分，小分八十；初限一百二十六、十二分，末限六十二。

求阳城晷景入二至后日数：各计入二至后日数，乃如半日之分五十，又以二至约分减之，即入二至后来午中日数及分。

求阳城晷景入初末限定日及分：置其日中入二至后求日数及分，以其日午中入气盈缩分盈加缩减之，各如初限已下为在初限；已上，覆减二至限，余为入末限定日及分。求盈缩分，置入二至后来午中日数及分，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尽，为入气以来日数及分；加其气数，命以冬、夏至，算外，即其日午中所入气日及分。置所入气日约分，如出朏朒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阳城每日中晷定数：置入二至初、末限定日及分，如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以初、末限日及分减一百四十六，余退一等，为定差；又以初、末限日及分自相乘，以乘定差，满六千六百四十五为尺，不满，退除为寸分，命曰晷差；以晷差减冬至晷数，即其日阳城午中晷景定数。如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者，以初、末限日及分减一千二百一十七，余再退，为定差；亦以初末限日及分自相乘，以乘定差，满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余为尺，不满，退除为寸分，命曰晷差；以晷差加夏至晷数，即其日阳城中晷定数。若以中积求之，即得每日晷影常数。

求每日消息定数：以所入气日及加其气下中积，一象已下，自相乘；已上者，用减二至限，余亦自相乘，皆五因之，进二位，以消息法

除之，为消息常数；副置常数，用减五百二十九半，余乘其副，以二千三百五十除之，加于常数，为消息定数。冬至后为消，夏至后为息。

求每日黄道去极度及赤道内外度：置其日消息数，十六乘之，以三百五十三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所得，在春分后加六十七度三十一分，秋分后减一百一十五度三十一分，即每日黄道去极度分度。又以每日黄道去极度及分，与一象度相减，余为赤道内、外度。若去极度少，为日在赤道内；去极度多，为日在赤道外，即各得所求。其赤道内外度，为黄、赤道相去度分。

求每日晨昏分日出入分及半昼分：以每日消息定数，春分后加一千八百五十三少，秋分后减二千九百一十二少，各为每日晨分；用减枢法，为昏分。以昏明余数加晨分，为日出分；减昏分，为日入分；以日出分减半法，为昼分。

求每日距中度：置每日晨分，三因，进二位，以八千六百九十八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距子度；用减半周天，余为距中度；又倍距子度，五除，为每更差度及分。

求夜半定漏：置晨分，进一位，以刻法除为刻，不满为分，即每日夜半定漏。

求昼夜刻及日出入辰刻：倍夜半定漏，加五刻，为夜刻；减一百刻，余为昼刻。以昏明刻加夜半定漏，命子正，算外，即日出辰刻；以昼刻加之，命如前，即日入辰刻。

求更筹辰刻：倍夜半定漏，二十五而一，为筹差刻；五乘之，为更差刻。以昏明刻加日入辰刻，即甲夜辰刻；以更筹差刻累加之，满辰刻及分去之，各得每更筹所入辰刻及分。

求每日昏明度：置距中度，以其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又倍距子度，加昏中星命之，即晓中星所格宿次。

求五更中星：皆以昏中星为初更中星，以每更差加而命之，即乙夜所格宿次；累加之，各得五更中星所格宿次。

求九服距差日：各于所在立表候之，若地在阳城北，测冬至后与阳城冬至晷景同者，累冬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若地在阳城南，测夏至后与阳城夏至晷景同者，累夏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

求九服晷景；若地在阳城北冬至前后者，置冬至前后日数，用减距差日，为余日；以余日减一百四十六，余退一等，为定差；以余日自相乘而乘之，满六千六百四十五除之为尺，不满，退除为寸分，加阳城冬至晷景，为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冬至前后日多于距差日，即减去距差日，余依阳城法求之，各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地在阳城南夏至前后者，以夏至前后日数减距差日，为余日，以减一千二百一十七，余再退，为定差；以余日自相乘而乘之，满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为尺，不满，退除为寸分，以减阳城夏至晷数，即其地其日中晷常数；如不及减，乃减去阳城夏至日晷景，余即晷在表南也。若夏至前后日多于距差日，即减去距差日，余依阳城法求之，各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求中晷定数，先以盈缩分加减之，乃用法求之，即各得其地其日中晷定数。

求九服所在昼夜漏刻：冬、夏至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处二至夜刻数，相减为冬、夏至差刻。乃置阳城其日消息定数，以其处二至差刻乘之，如阳城二至差刻二十而一，所得，为其地其日消息定数。乃倍消息定数，进一位，满刻法约之为刻，不满为分，乃加减其处二至夜刻，秋分后、春分前，减冬至夜刻；春分后、秋分前，加夏至夜刻。

为其地其日夜刻；用减一百刻，余为昼刻。求日出入辰刻及距中度五更中星，皆依阳城法。

志第二十六 律历六

○崇天历

步交会

交终分：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七十七、秒四千二百七十七。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千二百四十七、秒四千二百七十七。

交中日：一十三、余六千四百一十八、秒七百三十八半。

朔差日：二、余三千三百七十一、秒五千七百二十三。

后限日：一、余一千六百八十五、秒七千八百六十一半。

望策：十四、余八千一百四、秒五十。

前限日：十二、余四千七百三十二、秒九千二百七十七。$　交率：一百四十一。

交数：一千七百九十六。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度七十六分。

交象：九十度九十四。

半交：一百八十一度八十八。

阳历食限：四千二百。

阳历定法：四百二十。

阴历食限：七千。

阴历定法：七百。

推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置天正十一月朔积分，以交终分秒去之，不尽，满枢法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次朔及望入交：因天正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求次朔，以朔差日及余秒加之；求望，以望策及余秒加之：满交终日及余秒皆去之，即次朔及望加时所入。若以经朔、望小余减之，即各得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夜半入交：因经朔、望夜半入交，若定朔、望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不则因经为定，各得所求。

求次定朔夜半入交：各因前定朔夜半入交，大月加日二，小月加日一，余皆加八千三百四十二、秒五千七百二十三；若求次日，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皆去之，即得次定朔及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置经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其朔、望入气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即朔、望入交常日及余秒。

求朔望加时入交定日：置其朔、望入转朏朒定数，以交率乘之，如交数而一，所得，以朏减朒加入交常日余，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即朔、望加时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月行入阴阳历：视其朔、望入交定日及余秒，在中日及余秒以下者为月在阳历；如中日及余秒已上者，减去之，为月在阴历。凡入交定日，阳初阴末为交初，阴初阳末为交中。

求朔望加时月入阴阳历积度：置其月入阴阳历日及余，其余，先以一百乘之，枢法除为约分。

以九百九乘之，六十八除为度，不尽，退除为分，即朔、望加时月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其月在阳历，即为入阳历积度；月在阴历，即为入阴历积度。

求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置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如交象以下为在少象；已上，覆减半交，余为入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以五因之，用减一千一十，余，以老少象度及分乘之，八十四而一，列于上位；又置所入老少象度及分，如半象以下为在初限；已上，减去半象，余为入末限。置初、末限底及分于上，列半象度及分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四十而一，所得，初限以减，末限以加，上位满百为度，不满为分，即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数及分。

求食定余：置定朔小余，如半法以下覆加半法，余为午前分；已

上，减去半法，余为午后分。置午前、后分于上，列半法于下，以上减下，以下乘上，午前以三万一千七百七十除，午后以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五除之，各为时差。午前以减、午后以加定朔小余，各为食定小余。以时差加午前、后分，为午前、后定分。其月食，直以定望小余便为食定小余。

求日月食甚辰刻：置食定小余，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进一位，刻法除之为刻，不满为刻分。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即食甚辰、刻及分。

求气差：置其朔中积，满二至限去之，余在一象以下为在初；已上，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皆自相乘，进二位，满二百三十六除之，用减三千五百三十三，为气差。以乘距午定分，半昼分而一，所得以减气差，为定数。春分后，交初以减，交中以加；秋分后，交初以加，交中以减。

求刻差：置其朔中积，满二至限去之，余，列二至限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进二位，满二百三十六除之，为刻差以乘距午定分，四因之，枢法而一，为定数。冬至后食甚在午前，夏至后食甚在午后。交初以加，交中以减。冬至后食甚在午后，夏至后食甚在午前。交初以加，交中以减。

求日入食限：置入交定日及余秒，以气、刻、时三差定数各加减之，如中日及余秒以下为不食；已上者，减去中日及余秒，如后限以下、前限已上为入食限；后限以下为交后分；前限以上覆减中日，余为交前分。

求日食分：置入交前后分，如阳历食限以下者为阳历食定分；已上者，覆减一万一千二百，余为阴历食定分；不足减者，不食。

各如限阳历定法而一，为食之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半已上为半强，半以下为半弱。命大分以十为限，得日食之分。

求日食泛用分：置朔入阴阳历食定分，一百约之，在阳历者列入十四于下，在阴历者列一百四十于下，各以上减下，余以乘上，进二位，阳历以一百八十五除，阴历以五百一十四除，各为日食泛用分。

求月入食限：视月入阴阳历日及余，如后限以下为交后分；前限已上覆减中日，为交前分。

求月食分：置交前后分，如三千二百以下者，食既；已上，用减一万二百，不足减者不食；余以七百除之为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小分半已上为半强，半已下为半弱。命大分以十为限，得月食之分。

求月食泛用分：置望入交前后分，退一等，自相乘，交初以九百三十五除，交中以一千一百五十六除之，得数用减刻率，交初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为刻率，交中以九百为刻率。

各得所求。

求日月食定用分：置日月食泛用分，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以所食日转定分除之，即得所求。

求日月食亏初复满小余：各以定用分减食甚小余，为亏初；加食甚小余，为复满：即各得亏初复满小余。若求时刻者，依食甚术入之。

求月食更筹定法：置其望晨分，四因之，退一等，为更法；倍之，退一等，为筹法。

求月食入更筹：置亏初、食甚、复满小余，在晨分以下加晨分，昏分已上减去昏分，余以更法除之为更数，不满，以筹法除之为筹数。其更数命初更，算外，即各得所入更、筹。

求朔、望食甚宿次：置其经朔、望入气小余，以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乘其日升降分，枢法而一，加减其日盈缩分，至后、分前以加，分后、至前以减。

一百约之为分，分满百为度，以盈加缩减其定朔、望加时中积，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加而命之，即定朔、望加时日躔宿次。其望加半周天，命如前，即朔、望食甚宿次。

求月食既内外刻分：置月食交前、后分，覆减三千二百，不及减者，为食下既。

一百约之，列六十四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进二位，交初以二百九十三除，交中以三百六十五除，所得，以定用分乘之，如泛用分而一，为月食既内刻分；覆减定用分，即既外刻分。

求日月带食出入分数：各以食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

差；其带食差满定用分已上者，不带食出入也。

以带食差乘所食分，满定用分而一，若月食既者，以既内刻分减带食差，余所食分，以既外刻分而一，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也。

各以减所食分，即带出、入所见之分。其朔日食甚在昼者，晨为渐进之分，昏为已退之分；若食甚在夜者，晨为已退之分，昏为渐进之分。其月食者，见此可知也。

求日食所起：日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日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其食八分已上者，皆起正西，复于正东。此据午地而论之，其余方位，审黄道斜正、月行所向，可知方向。

求月食所起：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东，复于正西。此亦据午地而论之，其余方位，依日食所向，即知既亏、复满。

步五星

五星会策：十五度二十一分、秒九十。

木星周率：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五十八、秒三十二。

周日：三百九十八、余九千二百三十八、秒三十二。

岁差：一百三、秒六。

伏见度：一十三。

木星盈缩历火星周率：八百二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六、秒五十九。

周日：七百七十九、余九千七百五十六、秒五十九。

岁差：一百三、秒五十三。

伏见度：二十。

火星盈缩历

土星周率：四百万三千八百七十二、秒三十九。

周日：三百七十八、余八百五十二、秒三十九。

岁差：一百三、秒七十八。

伏见度：一十六。

土星盈缩历金星周率：六百一十八万三千五百九十九、秒一十六。

周日：五百八十三、余九千六百二十九、秒一十六。

岁差：一百三十、秒八十。

夕见晨伏度：一十一。

晨见夕伏度：九。

金星盈缩历

水星周率：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秒二十八。

周日：一百一十五、余九千三百二十、秒二十八。

岁差：一百三、秒九十四。

夕见晨伏度：一十四。

晨见夕伏度：二十一。

水星盈缩历

推五星天正冬至后诸变中积中星：置气积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覆减周率，余满枢法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即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命之，积平合中星，以诸段变日、变度累加之，即诸变中积中星。其经退行者，即其变度；累减之，即其星其变中星。

求五星诸变入历：以其星岁差乘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以枢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以减其星平合中星，即平合入历；以其星其变限度依次加之，各得其星诸变入历度分。

求五星诸变盈缩定差：各置其星其变入历度分，半周天以下为在盈；以上，减去半周天，余为在缩。置盈缩限度及分，以五星会策除之

为会数，不尽，为入会度及分；以其会下损益率乘之，会策除之为分，分满百为度，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度，即其星其变盈缩定差。若用立成者，以其所入会度下差而用之。

其木火土三星后退、后留者，置盈缩差，各列其星盈缩极度于下，皆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八十七除之，所得，木、土三因，火直用之；在盈益减损加、在缩益加损减其段盈缩差，为后退、后留定差，因为后迟初段定差。各须类会前留定差，观其盈缩初末，审察降杀，皆裒多益少而用之。

求五星诸变定积：各置其星其变中积，以其变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星其变定积及分；以天正冬至大余及分加之，即其星其变定日及分；以纪法去定日，不尽，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五星诸变在何月日：各置诸变定日，以其年天正经朔大余及分减之，若冬至大余少，加经朔大余者，加纪法乃减之。

余以朔策及分除之为月数，不满，为入月日数及分。其月数命以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星其变入其月经朔日数及分。若置定积，以天正闰月及分加之，朔策除为月数，亦得所求。

求五星诸变入何气日：置定积，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尽，为入气已来日数及分。其气数命起天正冬至，算外，即五星诸变入其气日及分。其定积满岁周日及分即去之，余在来年天正冬至后。

求五星诸变定星：各置其变中星，以其变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其金、水二星，金以倍之，水以三之，乃可加减。

即五星诸变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星其变加时定星宿次及分。五星皆以前留为前退初日定星，后留为后迟初日定星。

求五星诸变初日晨前夜半定星：以其星其变盈缩所入会度下盈缩积度与次度下盈缩积度相减，余为其度损益分；乘其变初行率，一百约之，所得，以加减其日初行率，在盈，益加损减；在缩，益减损加。

为初行积率；又置一百分，亦依其数加减之，以除初行积率，为初日定行率；以乘其率初日约分，一百约之，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为其变晨前夜半定星；加冬至时日度命之，即所在宿次。

求诸变日度率：置后变定日，以其变定日减之，余为其变日率；又置后变夜半定星，以其变夜半定星及分减之，余为其变度率及分。

求诸变平行分：各置其变度率及分，以其变日率除之为平行分，不满，退除为秒，即各得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变总差：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泛差；并前段泛差，四因之，九而一，为总差。若前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各因后段初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

若后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各因前段末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

其前后退行者，各置本段平行分，十四乘，十五除，为总差。其金星夕退、夕伏、再合、晨退，各依顺段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诸段初末日行分：各半其段总差，加减其段平行分，后段行分多者，减之为初，加之为末；后段行分少者，加之为初，减之为末。

即各得其星其段初、末日行度及分秒。凡前后段平行分俱多或俱少，乃平注之；及本段总差不满大分者，亦平注之。其退行段，各以半总差前变减之为初，加之为末；后变加之为初，减之为末。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置其段总差，减其段日率，以除之，为日差；以日差累损益初日行分，后段行分少，日损之；后段行分多，日益之。

为每日行度及分；以每日行度及分累加其星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宿次，命之，即每日星行宿次。遇退行者，以每日行分累减之，即得所求。

径求其日宿次：置所求日，减一，日差乘之，加减初日行分，后行分少，即减之；后行分多，即加之。

为所求日行分；加日行分而半之；以所求日乘之，为径求积度；加减其星初日宿次；命之，即其日星行宿次。

求五星定合日定星：以其星平合初日行分减一百分，余以约其日太阳盈缩分为分，分满百为日，不满为分，命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减

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缩加盈减平合定积、定星，为其星定合日定积、定星。其金、水二星，以一百分减初日行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加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加缩减之。

金、水二星退合者，以初日行分加一百分，以除太阳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距合差日减盈缩分，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减缩加再合定积定星为其星再合定日定积定星。

其金、水二星定积，各依见伏术，先以盈缩差求其加减讫，然后以距合差日、差度加减之。

求木火土三星晨见夕伏定日：各置其星其段定积，乃加减一象度，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半周天已上，覆减周天度及分，余亦自相乘，一百约为分，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乃以其段初日行分覆减一百分，余以除其差为日，不满，退除为分，所得，以加减定积，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各得晨见、夕伏定积；加天正冬至大余及分，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金水二星夕见晨伏定日：各置其星其段定积，其定积先倍其段盈缩差，缩加盈减之，乃加减一象度，夕见减之，晨伏加之。

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周天度，余亦自相乘，一百约为分，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为差；乃置其段初日行分，减去一百分，余以除其差为日，不满，退除为分，所得，以加减定积，夕见加之，晨伏减之。

各得夕见、晨伏定积。

求金水二星晨见夕伏定日：置其星其段定积，其定积先以一百乘其段盈缩差，乃以一百分加其日行分，以除其差，所得，盈加缩减之，加减一象度，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周天度，余亦自相乘，一百约为分，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为差；乃置其段初日行分，如一百，以除其差为日，不满，退除为分，所得，以加减定积，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各为其星晨见、夕伏定积。

历既成，以来年甲子岁用之，是年五月丁亥朔，日食不效，算食二分半，候之不食。

诏候验。至七年，命入内都知江德明集历官用浑仪较测。时周琮言："古之造历，必使千百年间星度交食，若应绳准，今历成而不验，则历法为未密。"又有杨皞、于渊者，与琮求较验，而皞术于木为得，渊于金为得，琮于月、土为得，诏增入《崇天历》，其改用率数如后：

周天分：三百八十六万八千六十六、秒一十七。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虚分二千七百一十六、秒十七，约分二十五、秒六十一。

岁差：一百二十六、秒一十七。

木星

求诸变总差：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泛差；并前段泛差，四因之，退一等，为总差。若前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各因后段初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

若后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各因前段末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

其前后退行者，各置本段平行分，十四乘，十五除，为总差。其金星夕退、夕伏、再合、晨退，各依顺段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五星定合及见伏泛用积：其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及前疾、后伏定积为泛用积，金、水二星平合及夕见、晨伏者，置其星其段盈缩差，金以倍之，水以三之，列于上位；又置盈缩差，以其段初行率乘之，退二等，以减上位；又置初行率，减去一百分，余以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乃盈减缩加中积，为其星其变泛用积。

金、水二星再合及夕伏、晨见者，其星其段盈缩差，金星直用，水以倍之，进二位，以其段初行率加一百分以除之，所得，并盈缩差，以盈加缩减中积，为其星其段泛用积。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其木、火、土三星平合者，以平合初日行分

减一百分，余以约其日太阳盈缩分为分，满百为日，不满为分，命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减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缩加盈减其星平合泛用积，为其星定合日定积定星。　金、水二星平合者，以一百分减初日行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加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加缩减平合泛用积，为其星定合日定积定星也。

金、水二星退合者，以初日行分一百分，以除太阳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距合差日减盈缩分，为距合差度；以差日盈减缩加再合泛用积，为其星再合定日定积差度；盈加缩减再合泛用积，为其星再合日定星；各加冬至大、小余及黄道加时日躔宿次命之，即得其日日辰及宿次。

求木火土星晨见夕伏定用积：各置其星其段泛用积，乃加减一象度，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周天度，余亦自相乘，各二因百约之，在一百六十七已上，以一百约其日太阳盈缩分减之，不满一百六十七者即加之，以其星本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为差；乃置其段初日行分，覆减一百分，余以除其差为日，不满，退除为分所得，以加减泛用积，晨见加之，夕伏减之。

各得其星晨见、夕伏定用积；加天正冬至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金水二星夕见晨伏定用积：各置其星其段泛用积，乃加减一象度，夕见减之，晨伏加之。

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周天度，余亦自相乘，二因百约之，满一百六十七已上，以一百约太阳盈缩分减之，不满一百六十七者即加之，以其星本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为差；乃置其段初日行分，减去一百分，余。

志第二十七 律历七

○明天历

《崇天历》行之至于嘉祐之末，英宗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马杰、灵台郎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旧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考定是非，上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书为密。遂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而琮亦为义略冠其首。今纪其历法于后：

调日法朔余、周天分、斗分、岁差、日度母附

造历之法，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矣。日者，积余成之；度者，积分成之。盖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日。自《四分历》洎古之六历，皆以九百四十为日法。率由日行一度，经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是为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经二十九日有余，与日相会，是为朔策。史官当会集日月之行，以求合朔。

自汉太初至于今，冬至差十日，如刘歆《三统》复强于古，故先儒谓之最疏。后汉刘洪考验《四分》，于天不合，乃减朔余，苟合时用。自是已降，率意加减，以造日法。宋世何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为强率，十七分之九为弱率，于强弱之际以求日法。承天日法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强一弱。自后治历者，莫不因承天法、累强弱之数，皆不悟日月有自然合会之数。

今稍悟其失，定新历以三万九千为日法，六百二十四万为度母，九千五百为斗分，二万六百九十三为朔余，可以上稽于古，下验于今，反覆推求，若应绳准。又以二百三十万一千为月行之余，月行十三度之余。

以一百六十万四百四十七为日行之余。日行周天之余。

乃会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之，并盈不足，是为一朔之法。日法

也，名元法。

今乃以大月乘不足之数，以小月乘盈行之分，平而并之，是为一朔之实。周天分也。

以法约实，得日月相会之数，皆以等数约之，悉得今有之数。盈为朔虚，不足为朔余。

又二法相乘为本母，各母互乘，以减周天，余则岁差生焉，亦以等数约之，即得岁差、度母、周天实用之数。此之一法，理极幽眇，所谓反覆相求，潜遁相通，数有冥符，法有偶会，古历家皆所未达。以等数约之，得三万九千为元法，九千五百为斗分，二万六百九十三为朔余，六百二十四万为日度母，二十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七为周天分，八万四百四十七为岁差。

岁余：九千五百。古历曰斗分。

古者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为斗分。夫举正于中，上稽往古，下验当时，反覆参求，合符应准，然后施行于百代，为不易之术。自后治历者，测今冬至日晷，用校古法，过盈，以万为母，课诸气分，率二千五百以下、二千四百二十八已上为中平之率。新历斗分九千五百，以万平之，得二千四百二十五半盈，得中平之数也。而三万九千年冬至小余成九千五百日，满朔实一百一十五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年齐于日分，而气朔相会。

岁周：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度，内斗分九千五百，得之，即为一岁之日分，故曰岁周。若以二十四均之，得一十五日、余八千五百二十、秒一十五，为一气之策也。

朔实：一百一十五万一千六百九十三。本会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而得二万六百九十三，是为朔余，备在调日法术中。

是则四象全策之余也。今以元法乘四象全策二十九，总而并之，是为一朔之实也。古历以一百万平朔余之分，得五十三万六百以下、五百七十已上，是为中平之率。新历以一百万平之，得五十三万五百八十九，得中平之数也。若以四象均之，得七日，余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秒，是为弦策也。

中盈、朔虚分：闰余附

日月以会朔为正，气序以斗建为中，是故气进而盈分存焉。置中节两气之策，以一月之全策三十减之，每至中气，即一万七千四十、秒十二，是为中盈分。朔退而虚分列焉，置一月之全策三十，以朔策及余减之，余一万八千三百七，是为朔虚分。综中盈、朔虚分，而闰余章焉。闰余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秒一十三。

从消息而自致，以盈虚名焉。

纪法：六十。《易·乾》象之爻九，《坤》象之爻六，《震》、《坎》、《艮》象之爻皆七，《巽》、《离》、《兑》象之爻皆八。综八卦之数凡六十，又六旬之数也。纪者，终也，数终八卦，故以纪名焉。

天正冬至：大余五十七，小余一万七千。先测立冬晷景，次取测立春晷景，取近者通计，半之，为距至泛日；乃以晷数相减，余者以法乘之，满其日晷差而一，为差刻；乃以差刻求冬至，视其前晷多则为减，少则为加，求夏至者反之。

加减距至泛日，为定日；仍加半日之刻，命从前距日辰，算外，即二至加时日辰及刻分所在。如此推求，则加时与日晷相协。今须积岁四百一年，治平元年甲辰岁，气积年也。

则冬至大、小余与今适会。

天正经朔：大余三十四，小余三万一千。闰余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

此乃检括日月交食加时早晚而定之，损益在夜半后，得戊戌之日，以方程约而齐之。今须积岁七十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一，治平元年甲辰岁，朔积年也。

则经朔大、小余与今有之数，偕闰余而相会。

日度岁差：八万四百四十七。《书》举正南之星以正四方，盖先王以明时授人，奉天育物。然先儒所述，互有同异。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又何承天云："《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即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故祖冲之修《大明历》，始立岁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邝、刘孝孙等因

之，各有增损，以创新法。若从虞喜之验，昴中则五十余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验，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后《皇极》综两历之率而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尽其微。今则别调新率，改立岁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于虚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于今。自帝尧以来，循环考验，新历岁差，皆得其中，最为亲近。

周天分：二十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七。本齐日月之行，会合朔而得之。在调日法。

使上考仲康房、宿之交，下验姜岌月食之冲，三十年间，若应准绳，则新历周天，有自然冥符之数，最为密近。

日躔盈缩定差：张胄玄名损益率曰盈缩数，刘孝孙以盈缩数为朏朒积，《皇极》有陟降率、迟疾数，《麟德》曰先后、盈缩数，《大衍》曰损益、朏朒积，《崇天》曰损益、盈缩积。所谓古历平朔之日，而月或朝觌东方，夕见西方，则史官谓之朏朒。今以日行之所盈缩、月行之所迟疾，皆损益之，或进退其日，以为定朔，则舒亟之度，乃势数使然，非失政之致也。新历以七千一为盈缩之极，其数与月离相错，而损益、盈缩为名，则文约而义见。

升降分：《皇极》躔衰有陟降率，《麟德》以日景差、陟降率、日晷景消息为之，义通轨漏。夫南至之后，日行渐升，去极近，故晷短而万物皆盛；北至之后，日行渐降，去极远，故晷长而万物浸衰。自《大衍》以下，皆从《麟德》。今历消息日行之升降，积而为盈缩焉。

赤道宿：汉百二年议造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赤道宿度，则其法也。其赤道，斗二十六度及分，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自后相承用之。至唐初，李淳风造浑仪，亦无所改。开元中，浮屠一行作《大衍历》，诏梁令瓒作黄道游仪，测知毕、觜、参及舆鬼四宿赤道宿度，与旧不同。毕十七度，觜一度，参十度，鬼三度。

自一行之后，因相沿袭，下更五代，无所增损。至仁宗皇祐初，始有诏造黄道浑仪，铸铜为之。自后测验赤道宿度，又一十四宿与一行所

测不同。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危十六度，室十七度，胃十五度，毕十八度，井三十四度，鬼二度，柳十四度，氐十六度，心六度，尾十九度，箕十度。

盖古今之人，以八尺圆器，欲以尽天体，决知其难矣。又况图本所指距星，传习有差，故今赤道宿度与古不同。自汉太初后至唐开元治历之初，凡八百年间，悉无更易。今虽测验与旧不同，亦岁月未久。新历两备其数，如淳风从旧之意。

月度转分：《洪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朏。月未合朔，在日后；今在日前，太疾也。朏者，人君舒缓、臣下骄盈专权之象。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合朔则月与日合，今在日后，太迟也。侧匿者，人君严急、臣下危殆恐惧之象。"盈则进，缩则退，躔离九道，周合三旬，考其变行，自有常数。《传》称，人君有舒疾之变，未达月有迟速之常也。后汉刘洪粗通其旨。尔后治历者多循旧法，皆考迟疾之分，增损平会之朔，得月后定追及日之际而生定朔焉。至于加时早晚，或速或迟，皆由转分强弱所致。旧历课转分，以九分之五为强率，一百一分之五十六为弱率，乃于强弱之际而求秒焉。新历转分二百九十八亿八千二百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一，以一百万平之，得二十七日五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六，最得中平之数。旧历置日余而求朏朒之数，衰次不伦。今从其度而迟疾有渐，月之课验，稍符天度。

转度母：转法、会周附。

本以朔分并周天，是为会周。一朔之月常度也，名周本母。

去其朔差为转终，朔差乃终外之数也。

各以等数约之，即得实用之数。乃以等数约本母为转度母，齐数也。

又以等数约月分为转法，亦名转日法也。

以转法约转终，得转日及余。本历创立此数，皆古历所未有。约得八千一百一十二万为转度母，二百九十八亿八千二百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一为转终分，三百二十亿二千五百一十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为会周，一十亿八千四百四十七万三千为转法，二十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为朔差。

月离迟疾定差：《皇极》有加减限、朏朒积，《麟德》曰增减率、迟疾积，《大衍》曰损益率、朏朒积，《崇天》亦曰损益率、朏朒积。所谓日不及平行则损之，过平行则益之，从阳之义也；月不及平行则益之，过平行则损之，御阴之道也。阴阳相错而以损益、迟疾为名。新历以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九为迟疾之极，而得五度八分，其数与躔相错，可以知合食加时之早晚也。

进朔：进朔之法，兴于《麟德》。自后诸历，因而立法，互有不同。假令仲夏月朔月行极疾之时，合朔当于亥正，若不进朔，则晨而月见东方；若从《大衍》，当戌初进朔，则朔日之夕，月生于西方。新历察朔日之余，验月行徐疾，变立法率，参验加时，常视定朔小余：秋分后四分法之三已上者，进一日；春分后定朔晨分差如春分之日者，三约之，以减四分之二；定朔小余如此数已上者，亦进，以来日为朔。俾循环合度，月不见于朔晨；交会无差，明必藏于朔夕。加时在于午中，则晦日之晨同二日之夕，皆合月见；加时在于酉中，则晦日之晨尚见，二日之夕未生；加时在于子中，则晦日之晨不见，二日之夕以生。定晦朔，乃月见之晨夕可知；课小余，则加时之早晏无失。使坦然不惑，触类而明之。

消息数：因漏刻立名，义通晷景。《麟德》历差曰屈伸率。天昼夜者，《易》进退之象也。冬至一阳爻生而晷道渐升，夜漏益减，象君子之道长，故曰息；夏至一阴爻生，而晷道渐降，夜漏益增，象君子之道消，故曰消。表景与阳为冲，从晦者也，故与夜漏长短。今以屈伸象太阴之行，而刻差曰消息数。黄道去极，日行有南北，故晷漏有长短。然景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之然也。景直晷中则差迟，与句股数齐则差急，随北极高下，所遇不同。其黄道去极度数与日景、漏刻、昏晚中星反覆相求，消息用率，步日景而稽黄道，因黄道而生漏刻，而正中星，四术旋相为中，以合九服之变，约而易知，简而易从。

六十四卦：十二月卦出于孟氏，七十二候原于《周书》。后宋景业因刘洪传卦，李淳风据旧历元图，皆未睹阴阳之赜。至开元中，浮屠一行考扬子云《太玄经》，错综其数，索隐周公三统，纠正时训，参其变通，著在爻象，非深达《易》象，孰能造于此乎！今之所修，循一行旧义，至于周策分率，随数迁变。夫六十卦直常度全次之交者，诸侯卦也；竟六日三千四百八、十六秒而大夫受之；次九卿受之；次三公受之；次天子受之。五六相错，复协常月之次。凡九三应上九，则天微然以静；六三应上六，则地郁然而定。九三应上六即温，六三应上九即寒。上爻阳者风，阴者雨。各视所直之爻，察不刊之象，而知五等与君

辟之得失、过与不及焉。七十二候，李业兴以来迄于《麟德》，凡七家历，皆以鸡始乳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为次候，其余以次承之。与《周书》相校，二十余日，舛讹益甚。而一行改从古义，今亦以《周书》为正。

岳台日晷：岳台者，今京师岳台坊，地曰浚仪，近古候景之所。《尚书·洛诰》称东土是也。《礼》玉人职："土圭长尺有五寸以致日。"此即日有常数也。司徒职以圭正日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此即是地土中致日景与土圭等。然表长八尺，见于《周髀》。夫天有常运，地有常中，历有正象，表有定数。言日至者，明其日至此也。景尺有五寸与圭等者，是其景晷之真效。然夏至之日尺有五寸之景，不因八尺之表将何以得？故经见夏至日景者，明表有定数也。新历周岁中晷长短，皆以八尺之表测候，所得名中晷常数。交会日月，成象于天，以辨尊卑之序。日，君道也；月，臣道也。谪食之变，皆与人事相应。若人君修德以禳之，则或当食而不食。故太阴有变行以避日，则不食；五星潜在日下，为太阴御侮而扶救，则不食；涉交数浅，或在阳历，日光著盛，阴气衰微，则不食；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天为之隐，是以光微蔽之，虽交而不见食。此四者，皆德感之所繇致也。按《大衍历议》：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当食。时自交阯至朔方，同日度景测候之际，晶明无云而不食。以历推之，其日入交七百八十四分，当食八分半。十三年，天正南至，东封礼毕，还次梁、宋，史官言："十二月庚戌朔，当食。"帝曰："予方修先后之职，谪见于天，是朕之不敏，无以对扬上帝之休也。"于是彻膳素服以俟之，而卒不食。在位之臣莫不称庆，以谓德之动天，不俟终日。以历推之，是月入交二度弱，当食十五分之十三，而阳光自若，无纤毫之变，虽算术乖舛，不宜若是。凡治历之道，定分最微，故损益毫厘，未得其正，则上考《春秋》以来日月交食之载，必有所差。假令治历者因开元二食变交限以从之，则所协甚少，而差失过多。由此明之，《诗》云："此日而微。"乃非天之常数也。旧历直求月行入交，今则先课交初所在，然后与月行更相表里，务通精数。

四正食差：正交如累壁，渐减则有差。在内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浅则间遥，交深则相薄；所观之地又偏，所食之时亦别。苟非地中，皆随所在而渐异。纵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食则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处南北则高，居东西则下。视有斜正，理不可均。月在阳历，校验古今交食，所亏不过其半。合置四正食差，则斜正于卯酉之间，损益于子午之位，务从亲密，以考精微。

五星立率：五星之行，亦因日而立率，以示尊卑之义。日周四时，无所不照，君道也；星分行列宿，臣道也。阴阳进退，于此取仪刑焉。是以当阳而进，当阴而退，皆得其常，故加减之。古之推步，悉皆顺行，至秦方有金、火逆数。

《大衍》曰："木星之行与诸星稍异：商、周之际，率一百二十年而超一次；至战国之时，其行浸急；逮中平之后，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自此之后，以为常率。"其行也，初与日合，一十八日行四度，乃晨见东方。而顺行一百八日，计行二十二度强，而留二十七日。乃退行四十六日半，退行五度强，与日相望。旋日而退，又四十六日半，退五度强，复留二十七日。而顺行一百八日，行十八度强，乃夕伏西方。又十八日行四度，复与日合。

火星之行：初与日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乃晨见东方。而顺行二百八十日，计行二百一十六度半弱，而留十一日。乃退行二十九日，退九度，与日相望。旋日而退，又二十九日，退九度，复留十一日。而顺行二百八十日，行一百六十四度半弱，而夕伏西方。又七十日，行五十二度，复与日合。

土星之行：初与日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乃晨见东方。顺行八十四日，计行九度半强，而留三十五日。乃退行四十九日，退三度半，与日相望。乃旋日而退，又四十九日，退三度少，复留三十五日。又顺行八十四日，行七度强，而夕伏西方。又二十一日，行二度半，复与日合。

金星之行：初与日合，五十八日半行四十九度太，而夕见西方。乃顺行二百三十一日，计行二百五十一度半，而留七日。乃退行九日，退四度半，而夕伏西方。又六日半，退四度太，与日再合。又六日半，退四度太，而晨见东方。又退九日，逆行四度半，而复留七日。而复顺行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一度半，乃晨伏东方。又三十八日半，行四十九度太，复与日会。

水星之行：初与日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乃夕见西方。而顺行三十日，计行六十六度，而留二日，乃夕伏西方。而退十日，退八度，与日再合。又退十日，退八度，乃晨见东方，而复留三日。又顺行三十三日，行三十三度，而晨伏东方。又十五日，行三十三度，与日复会。

一行云："五星伏、见、留、逆之效，表、里、盈、缩之行，皆系之

于时，验之于政。小失则小变，大失则大变；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盖皇天降谴以警悟人主。又或算者昧于象，占者迷于数，睹五星失行，悉谓之历舛，以数象相参，两丧其实。大凡校验之道，必稽古今注记，使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独异常，则失行可知矣。”

星行盈缩：五星差行，惟火尤甚。乃有南侵狼坐，北入匏瓜，变化超越，独异于常，是以日行之分，自有盈缩。此乃天度广狭不等，气序升降有差，考今升降之分，积为盈缩之数。凡五星入气加减，兴于张子信，以后方士各自增损，以求亲密。而《开元历》别为四象六爻，均以进退，今则别立盈缩，与旧异。

五星见伏：五星见伏，皆以日度为规。日度之运，既进退不常；星行之差，亦随而增损。是以五星见伏，先考日度之行，今则审日行盈缩，究星躔进退，五星见伏，率皆密近。旧说，水星晨应见不见在雨水后、谷雨前，夕应见不见在处暑后、霜降前。又云，五星在卯酉南则见迟、0伏早，在卯酉北则见早、伏迟，盖天势使之然也。

步气朔术

演纪上元甲子岁，距治平元年甲辰，岁积七十一万一千七百六十，算外。上验往古，每年减一算；下算将来，每年加一算。

元法：三万九千。

岁周：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四千五百。

朔实：一百一十五万一千六百九十三。

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余九千五百。

朔策：二十九、余二万六百九十三。

望策：一十四、余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六半。

弦策：七、余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秒四半。

气策：一十五、余八千五百二十、秒一十五。

中盈分：一万七千四十一、秒一十二。

朔虚分：一万八千三百七。

闰限：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三百四十四、秒六。

岁闰：四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四。

月闰：三万五千三百四十八、秒一十二。

没限：三万四百七十九、秒三。

纪法：六十。

秒母：一十八。

求天正冬至：置所求积年，以岁周乘之，为天正冬至气积分；满元法除之为积日，不满为小余。日盈纪法去之，不尽，命甲子，算外，即得所求年前天正冬至日辰及余。

求次气：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加之，即得次气大、小余。若秒盈秒母从小余，小余满元法从大余，大余满纪法即去之。

命大余甲子，算外，即次气日辰及余。余气累而求之。

求天正经朔：置天正冬至气积分，满朔实去之为积月，不尽为闰余；盈元法为日，不盈为余；以减天正冬至大、小余，为天正经朔大、小余。大余不足减，加纪法；小余不足减，退大余，加元法以减之。

命大余甲子，算外，即得所求年前天正经朔日辰及余。

求弦望及次朔经日：置天正经朔大、小余，以弦策累加之，命如前，即得弦、望及次朔经日日辰及余。

求没日：置有没之气小余，二十四气小余在没限已上者，为有没之气。

以秒母乘之，其秒从之。

用减七十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五，余以一万二百二十五除之为没日，不满为除。以没日加其气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其气没日日辰。

求减日：置有减经朔小余，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为有减之朔。

以三十乘之，满朔虚分为减日，不满为余。以减日加经朔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其月减日日辰。

步发敛术

候策：五、余二千八百四十、秒五。

卦策：六、余三千四百八、秒六。

土王策：三、余一千七百四、秒三。

辰法：三千二百五十。

刻法：三百九十。

半辰法：一千六百二十五。

秒母：一十八。

求七十二候：各置中节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加之，为次候；又加之，为末候。各命甲子，算外，即得其候日辰。

求六十四卦：各因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即次卦用事日；以土王策加诸侯之卦，得十有二节之初外卦用事日。

求五行用事日：各因四立之节大、小余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命甲子，算外，即其月土始用事日也。

求发敛加时：各置小余，满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者，刻法而一为刻，又不满为分。命辰数从子正，算外，即得所求加时辰时。若以半辰之数加而命之，即得辰初后所入刻数。

求发敛去经朔：置天正经朔闰余，以月闰累加之，即每月闰余；满元法除之为闰日，不尽为小余，即得其月中气去经朔日及余秒。其闰余满闰限，即为置闰，以月内无中气为定。

求卦候去经朔：各以卦、候策及余秒累加减之，中气前，减；中气后，加。 即各得卦、候去经朔日及余秒。

步日躔术

日度母：六百二十四万。

周天分：二十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七。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余一百六十四万四百四十七，约分二千五百六十四、秒八十二。

岁差：八万四百四十七。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度。余二万四千二百五十，约分六千二百一十八。

一象度：九十一。余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五，约分三千一百九。

求朔弦望入盈缩度：置二至限度及余，以天正闰日及余减之，余为天正经朔入缩度及余；以弦策累加之，满二至限度及余去之，则盈入缩，缩入盈而互得之。 即得弦、望及次经朔日所入盈缩度及余。其余以一万乘之，元法除之，即得约分。

求朔弦望盈缩差及定差：各置朔、弦、望所入盈缩度及约分，如在象度分以下者为在初；已上者，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置初、末度分于上，列二至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为积数；满四千一百三十五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命曰盈缩差度及分。若以四百乘积数，满五百六十七除之，为盈缩定差。若用立成者，以其度损益率乘度除，满元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度下盈缩积，为定差度；其损益初、末分为二日者，各随其初、末以乘除。其后皆如此例。

求定气日：冬、夏二至，盈缩之端，以常为定。余者以其气所得盈缩差度及分盈减缩加常气日及约分，即为其气定日及分。

赤道宿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及分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余一百六十万四百四十七，约分二千五百六十四。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七

觜：一

参：十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

鬼：三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自《大衍》以下，以仪测定，用为常数。赤道者，常道也，纮于天半，以格黄道。

求天正冬至赤道日度：以岁差乘所求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用减周天分，余以度母除之，一度为度，不满为余。余以一万乘之，度母退除为约分。

命起赤道虚宿六度去之，至不满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躔所在宿度及分。

求夏至赤道加时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以二至限度及分加之，满赤道宿度去之，即得夏至加时赤道日度。若求二至昏后夜半赤道日度者，各以二至之日约余减一万分，余以加二至加时赤道日度，即为二至初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每日加一度，满赤道宿度去之，即得每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

求赤道宿积度：置冬至加时赤道宿全度，以冬至赤道加时日度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赤道其宿积度及分。

求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各置赤道宿积度及分，满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去之，余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半以下分以日为母。

为在初限；以上者，用减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余为入末限度及分。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各置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用减一百一十一度三十七分，余以乘初、末限度及分，进一位，以一万约之，所得，命曰黄赤道差度及分；在至后、分前减，在分后、至前加，皆加减赤道宿积度及分，为其宿黄道积度及分；以前宿黄道积度减其宿黄道积度，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为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半

牛：七半

女：十一半

虚：十少、秒六十四

危：十七太

室：十七少

壁：九太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秒六十四。

奎：十七太

娄：十二太

胃：十四半

昴：十太

毕：十六

觜：一

参：九少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

井：三十

鬼：二太

柳：十四少

星：七

张：十八太

翼：十九半

轸：十八太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三

亢：九半

氐：十五半

房：五

心：四

尾：十七

箕：十

东方七宿七十四度太。

七曜循此黄道宿度，准今历变定。若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乃依法变从当时宿度，然后可步日、月、五星，知其守犯。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减一百一十一度三十七分，余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乘之，进一位，满一万约之为度；不满为分，命曰黄赤道差；用减冬至赤道日度及分，即为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

求冬至之日晨前夜半日度：置一万分，以其日升分加之，以乘冬至约余，以一万约之，所得，以减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即为冬至之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

求逐月定朔之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置其朔距冬至日数，以其度下盈缩积度盈加缩减之，余以加天正冬至晨前夜半日度，命之，即其月定朔之日晨前夜半日躔所在宿次。

求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各置其定朔之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其日升降分升加降减之，满黄道宿度去之，即各得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所在宿度及分。若次年冬至小余满法者，以升分极数加之。

志第二十八 律历八

○明天历

步晷漏术

二至限：一百八十一日六十二分。

一象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

消息法：一万六百八十九。

辰法：三千二百五十。

刻法：三百九十。

半辰法：一千六百二十五。

昏明刻分：九百七十五。

昏明：二刻一百九十五分。

冬至岳台晷景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夏至岳台晷景常数：一尺五寸七分。

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四十五日六十二分。

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一百三十七日。

求岳台晷景入二至后日数：计入二至后来日数，以二至约余减之，仍加半日之分，即为入二至后来日午中积数及分。

求岳台晷景午中定数：置所求午中积数，如初限以下者为在初；已上者，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其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以入限日减一千九百三十七半，为泛差；仍以入限日分乘其日盈缩积，盈缩积在日度术中。

五因百约之，用减泛差，为定差；乃以入限日分自相乘，以乘定

差，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为分及小分，以减冬至常晷，余为其日午中晷景定数。若所求入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者，乃三约入限日分，以减四百八十五少，余为泛差；仍以盈缩差减极数，余者若在春分后、秋分前者，直以四约之，以加泛差，为定差；若春分前、秋分后者，以去二分日数及分乘之，满六百而一，以减泛差，余为定差；乃以入限日分自相乘，以乘定差，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为分及小分，以加夏至常晷，即为其日午中晷景定数。

求每日消息定数：置所求日中日度分，如在二至限以下者为在息；以上者去之，余为在消。又视入消息度加一象以下者为在初；以上者，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其初、末度自相乘，以一万乘而再折之，满消息法除之，为常数。乃副之，用减一千九百五十，余以乘其副，满八千六百五十除之，所得以加常数，为所求消息定数。

求每日黄道去极度及赤道内外度：置其日消息定数，以四因之，满三百二十五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所得，在春分后加六十七度三十一分，在秋分后减一百一十五度三十一分，即为所求日黄道去极度及分。以黄道去极度与一象度相减，余为赤道内、外度。若去极度少，为日在赤道内；若去极度多，为日在赤道外。

求每日晨昏分及日出入分：以其日消息定数，春分后加六千八百二十五，秋分后减一万七百二十五，余为所求日晨分；用减元法，余为昏分。以昏明分加晨分，为日出分；减昏分，为日入分。

求每日距中距子度及每更差度：置其日晨分，以七百乘之，满七万四千七百四十二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命曰距子度；用减半周天，余为距中度。若倍距子度，五除之，即为每更差度及分。若依司辰星漏历，则倍距子度，减去待旦三十六度五十二分半，余以五约之，即每更差度。

求每日夜半定漏：置其日晨分，以刻法除之为刻，不满为分，即所求日夜半定漏。

求每日昼夜刻及日出入辰刻：倍夜半定漏，加五刻，为夜刻。用减一百刻，余为昼刻。以昏明刻加夜半定漏，满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刻法除之为刻，又不满，为刻分。命辰数从子正，算外，即日出辰刻；以昼刻加之，命如前，即日入辰刻。若以半辰刻加之，即命从辰初也。

求更点辰刻：倍夜半定漏，二十五而一，为点差刻；五因之，为更差刻。以昏明刻加日入辰刻，即甲夜辰刻；以更点差刻累加之，满辰刻及分去之，各得更点所入辰刻及分。若同司辰星漏历者，倍夜半定漏，减去待旦一十刻，余依术求之，即同内中更点。

求昏晓及五更中星：置距中度，以其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日昏中星所格宿次，其昏中星便为初更中星；以每更差度加而命之，即乙夜所格中星；累加之，得逐更中星所格宿次。又倍距子度，加昏中星命之，即晓中星所格宿次。若同司辰星漏历中星，则倍距子度，减去待旦十刻之度三十六度五十二分半，余约之为五更，即同内中更点中星。

求九服距差日：各于所在立表候之，若地在岳台北，测冬至后与岳台冬至晷景同者，累冬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若地在岳台南，测夏至后与岳台晷景同者，累夏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

求九服晷景：若地在岳台北冬至前后者，以冬至前后日数减距差日，为余日；以余日减一千九百三十七半，为泛差；依前术求之，以加岳台冬至晷景常数，为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冬至前后日多于距差日，乃减去距差日，余依前术求之，即得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地在岳台南夏至前后者，以夏至前后日数减距差日，为余日；乃三约之，以减四百八十五少，为泛差；依前术求之，以减岳台夏至晷景常数，即其地其日中晷常数。如夏至前后日数多于距差日，乃减岳台夏至常晷，余即晷在表南也。若夏至前后日多于距差日，即减去距差日，余依前术求之，各得其地其日中晷常数。若求定数，依立成以求午中晷景定数。

求九服所在昼夜漏刻：冬、夏二至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地二至夜刻，乃相减，余为冬、夏至差刻。置岳台其日消息定数，以其地二至差刻乘之，如岳台二至差刻二十而一，所得，为其地其日消息定数。乃倍消息定数，满刻法约之为刻，不满为分，乃加减其地二至夜刻，秋分后、春分前，减冬至夜刻；春分后、秋分前，加夏至夜刻。

为其地其日夜刻；用减一百刻，余为昼刻。其日出入辰刻及距中度五更中星，并依前术求之。

步月离术

转度母：八千一百一十二万。

转终分：二百九十八亿八千二百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一。

朔差：二十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八万七千。

朔差：二十六度。余三千三百七十六万七千，约余四千一百六十二半。

转法：一十亿八千四百四十七万三千。

会周：三百二十亿二千五百一十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一。

转终：三百六十八度。余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一，约余三千七百八。

转终：二十七日。余六亿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二百五十一，约余五千五百四十六。

中度：一百八十四度。余一千五百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五半，约余一千八百五十四。

象度：九十二度。余七百五十二万五百六十二太，约分九百二十七。

月平行：十三度。余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三千，约分三千六百八十七半。

望差：一百九十七度。余三千一百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五半，约分三千九百三十四。

弦差：九十八度。余五千六百五十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二太，约分六千九百六十七。

日衰：一十八、小分九。

求月行入转度：以朔差乘所求积月，满转终分去之，不尽为转余。满转度母除为度，不满为余，其余若以一万乘之，满转度母除之，即得约分；若以转法除转余，即为入转日及余。

即得所求月加时入转度及余。若以弦度及余累加之，即得上弦、望、下弦及后朔加时入转度及分；其度若满转终度及余去之。

其入转度如在中度以下为月行在疾历；如在中度以上者，乃减去中度及余，为月入迟历。

求月行迟疾差度及定差：置所求月行入迟速度，如在象度以下为在初。以上，覆减中度，余为在末。其度余用约分百为母。

置初、末度于上，列二百一度九分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为积数；满一千九百七十六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命曰迟疾差度。在疾为减，在迟为加。

以一万乘积数，满六千七百七十三半除之，为迟疾定差。疾加、迟减，若用立成者，以其度下损益率乘度余，满转度母而一，所得，随其损益，即得迟疾及定差。其迟疾、初末损益分为二日者，各加其初、末以乘除。

求朔弦望所直度下月行定分：置迟疾所入初、末度分，进一位，满七百三十九除之，用减一百二十七，余为衰差。乃以衰差疾初迟末减、迟初疾末加，皆加减平行度分，为其度所直月行定分。其度以百命为分。

求朔弦望定日：各以日躔盈缩、月行迟疾定差加减经朔、弦、望小余，满若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日日辰及余。若定朔干名与后朔干名同者月大，不同月小，月内无中气者为闰月。凡注历，观定朔小余，秋分后四分之三已上者，进一日；若春分后，其定朔晨分差如春分之日者，三约之，以减四分之三；如定朔小余及此数已上者，进一日；朔或当交有食，初亏在日入已前者，其朔不进。弦、望定小余不满日出分者，退一日；其望或当交有食，初亏在日出已前，其定望小余虽满日出分者，亦退之。又月行九道迟疾，历有三大二小；日行盈缩累增损之，则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循其常，则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月之大小不过连三。旧说，正月朔有交，必须消息前后一两月，移食在晦、二之日。且日食当朔，月食当望，盖自然之理。夫日之食，盖天之垂诫，警悟时政，若道化得中，则变咎为祥。国家务以至公理天下，不可私移晦朔，宜顺天诫。故《春秋传》书日食，乃纠正其朔，不可专移食于晦、二。其正月朔有交，一从近典，不可移避。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置朔、弦、望中日及约分，以日躔盈缩度及分盈加缩减之，又以元法退除迟疾定差，疾加迟减之，余为其朔、弦、

望加时定日。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所求朔、弦、望加时定日所在宿次。朔、望有交，则依后术。

求月行九道：凡合朔所交，冬在阴历，夏在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夏、立冬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在阳历，夏在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阳历，秋在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在阴历，秋在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正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九道。各视月所入正交积度，视正交九道宿度所入节候，即其道、其节所起。

满象度及分去之余，入交积度及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若在半象以下为在初限。以上，覆减象度及分，为在末限。用减一百一十一度三十七分，余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退位，半之，满百为度，不满为分，所得为月行与黄道差数。距半交后、正交前，以差数减；距正交后、半交前，以差数加。此加减出入六度，单与黄道相较之数，若较之赤道，随数迁变不常。

计去二至以来度数，乘黄道所差，九十而一，为月行与黄道差数。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后行阴历，秋分交后行阳历，皆为同名；若入春分交后行阳历，秋分交后行阴历，皆为异名。其在同名，以差数加者加之，减者减之；其在异名，以差数加者减之，减者加之。皆加减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宿积度减其宿九道宿积度，余为其宿九道宿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三数。

求月行九道入交度：置其朔加时定日度，以其朔交初度及分减之，

余为其朔加时月行入交度及余。其余以一万乘之，以元法退除之，即为约余。

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正交月离所在黄道宿度。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以正交度及分减一百一十一度三十七分，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退一等，半之，满百为度，不满为分，所得，命曰定差。以定差加黄道宿度，计去冬、夏至以来度数，乘定差，九十而一，所得，依同异名加减之，满若不足，进退其度，命如前，即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离所在宿度：各置其日加时日躔所在，变从九道，循次相加。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先置朔、弦、望加时黄道宿度，以正交加时黄道宿度减之，余以加其正交加时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次，算外，即朔、弦、望加时所当九道宿度。其合朔加时若非正近，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

各以弦、望度及分加其所当九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各得加时九道月离宿次。

求定朔夜半入转：以所求经朔小余减其朔加时入转日余，其经朔小余，以二万七千八百七乘之，即母转法。

为其经朔夜半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转日，无进退则因经为定。其余以转法退收之，即为约分。

求次月定朔夜半入转：因定朔夜半入转，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分皆加四千四百五十四，满转终日及约分去之，即次月定朔夜半入转；累加一日，去命如前，各得逐日夜半入转日及分。

求定朔弦望夜半月度：各置加时小余，若非朔、望有交者，有用定朔、弦、望小余。

以其日月行定分乘之，满元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命曰加时度。以减其日加时月度，即各得所求夜半月度。

求晨昏月：以晨分乘其日月行定分，元法而一，为晨度；用减月行定分，余为昏度。各以晨昏度加夜半月度，即所求晨昏月所在宿度。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月，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余为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次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转积度：计四七日月行定分，以日衰加减之，为逐日月行定程；乃自所入日计求定之，为其程转积度分。其四七日月行定分者，初日益迟一千二百一十，七日渐疾一千三百四十一，十四日损疾一千四百六十一，二十一日渐迟一千三百二十八，乃观其迟疾之极差而损益之，以百为分母。

求每日晨昏月：以转积度与晨昏定程相减，余以距后程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为加，定程少为减。

以加减每日月行定分，为每日转定度及分。以每日转定度及分加朔、弦、望晨昏月，满九道宿次去之，即为每日晨、昏月离所在宿度及分。凡注历，朔后注昏，望后注晨。

已前月度，并依九道所推，以究算术之精微。若注历求其速要者，即依后术以推黄道月度。

求天正十一月定朔夜半平行月：以天正经朔小余乘平行度分，元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所得，为经朔加时度。用减其朔中日，即经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若定朔有进退，以平行度分加减之。

即为天正十一月定朔之日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

求次月定朔之日夜半平行月：置天正定朔之日夜半平行月，大月加三十五度八十分六十一秒，小月加二十二度四十三分七十三秒半，满周天度分即去之，即每月定朔之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定弦望夜半平行月、计弦、望距定朔日数，以乘平行度及分秒，以加其定朔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即定弦、望之日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亦可直求朔望，不复求度，从简易也。

求天正定朔夜半入转度：置天正经朔小余，以平行月度及分乘之，满元法除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命为加时度；以减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度及约分，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夜半入转度及分。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平行度分，即为天正十一月定朔之日晨前夜半入转度

及分秒。

求次月定朔及弦望夜半入转度：因天正十一月定朔夜半入转度分，大月加三十二度六十九分一十七秒，小月加十九度三十二分二十九秒半，即各得次月定朔夜半入转度及分。各以朔、弦、望相距日数乘平行度分以加之，满转终度及秒即去之，如在中度以下者为在疾；以上者去之，余为入迟历，即各得次朔、弦、望定日晨前夜半入转度及分。若以平行月度及分收之，即为定朔、弦、望入转日。

求定朔弦望夜半定月：以定朔、弦、望夜半入转度分乘其度损益衰，以一万约之为分，百约之为秒，损益其度下迟疾度，为迟疾定度。乃以迟加疾减夜半平行月，为朔、弦、望夜半定月积度。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定朔、弦、望夜半月离所在宿次。若有求晨昏月，以其日晨昏分乘其日月行定分，元法而一，所得为晨昏度；以加其夜半定月，即得朔、弦、望晨昏月度。

求朔弦望定程：各以朔、弦、望定月相减，余为定程。若求晨昏定程，则用晨昏定月相减，朔后用昏，望后用晨。

求朔弦望转积度分：计四七日月行定分，以日衰加减之，为逐日月行定分；乃自所入日计之，为其程转积度分。其四七日月行定分者，初日益迟一千二百一十，七日渐疾一千三百四十一，十四日损疾一千四百六十一，二十一日渐迟一千三百二十八，乃视其迟疾之极差而损益之，分以百为母。

求每日月离宿次：各以其朔、弦、望定程与转积度相减，余为程差。以距后程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为益差，定程少为损差。

以日差加减月行定分。为每日月行定分；以每日月行定分累加定朔、弦、望夜半月在宿次，命之，即每日晨前夜半月离宿次。如晨昏宿次，即得每日晨昏月度。

步交会术

交度母：六百二十四万。

周天分：二十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七。

朔差：九百九十万一千一百五十九。

朔差：一度、余三百六十六万一千一百五十九。

望差：空度、余四百九十五万五百七十九半。

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余三百九十二万二百二十三半，约分六千二百八十二。

日食限：一千四百六十四。

月食限：一千三百三十八。

盈初限缩末限：六十度八十七分半。

缩初限盈末限：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

求交初度：置所求积月，以朔差乘之，满周天分去之，不尽，覆减周天分，满交度母除之为度，不满为余，即得所求月交初度及余；以半周天加之，满周天去之，余为交中度及余。若以望差减之，即得其月望交初度及余；以朔差减之，即得次月交初度及余；以交度母退除，即得余分。若以天正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各得交初、中所在宿度及分。

求日月食甚小余及加时辰刻：以其朔、望月行迟疾定差疾加迟减经朔望小余，若不足减者，退大余一，加元法以减之；若加之满元法者，但积其数。

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满其度所直月行定分除之，为月行差数；乃以日躔盈定差盈加缩减之，余为其朔、望食甚小余。凡加减满若不足，进退其日，此朔望加时以究月行迟疾之数，若非有交会，直以经定小余为定。

置之，如前发敛加时术入之，即各得日、月食甚所在晨刻。视食甚小余，如半法以下者，覆减半法，余为午前分；半法已上者，减去半法，余为午后分。

求朔望加时日月度：以其朔、望加时小余与经朔望小余相减，余以元法退收之，以加减其朔、望中日及约分，经朔望少，加；经朔望多，减。

为其朔、望加时中日。乃以所入日升降分乘所入日约分，以一万约之，所得，随以损益其日下盈缩积，为盈缩定度；以盈加缩减加时中

日，为其朔、望加时定日；望则更加半周天，为加时定月；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所求朔、望加时日月所在宿度及分。

求朔望日月加时去交度分：置朔望日月加时定度与交初、交中度相减，余为去交度分。就近者相减之，其度以百通之为分。

加时度多为后，少为前，即得其朔望去交前、后分。交初后、交中前，为月行外道阳历；交中后、交初前，为月行内道阴历。

求日食四正食差定数：置其朔加时定日，如半周天以下者为在盈。以上者去之，余为在缩。视之，如在初限以下者为在初。以上者，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置初、末限度及分，盈初限、缩末限者倍之。

置于上位，列二百四十三度半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以一百六乘之，满三千九十三除之，为东西食差泛数。用减五百八，余为南北食差泛数。其求南北食差定数者，乃视午前、后分，如四分法之一以下者覆减之，余以乘泛数。若以上者即去之，余以乘泛数，皆满九千七百五十除之，为南北食差定数。盈初缩末限者，食甚在卯酉以南，内减外加；食甚在卯酉以北，内加外减。

缩初盈末限者，食甚在卯酉以南，内加外减；食甚在卯酉以北，内减外加。

其求东西食差定数者，乃视午前、后分，如四分法之一以下者以乘泛数；以上者，覆减半法，余乘泛数，皆满九千七百五十除之，为东西食差定数。盈初缩末限者，食甚在子午以东，内减外加；食甚在子午以西，内加外减。　缩初盈末限者，食甚在子午以东，内加外减；食甚在子午以西，内减外加。

即得其朔四正食差加减定数。

求日月食去交定分：视其朔四正食差，加减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余为食差加减总数；以加减去交分，余为日食去交定分。其去交定分不足减、乃覆减食差总数、若阳历覆减入阴历，为入食限；若阴历覆减入阳历，为不入食限。凡加之满食限以上者，亦不入食限。

其望食者，以其望去交分便为其望月食去交定分。

求日月食分：日食者，视去交定分，如食限三之一以下者倍之，类

同阳历食分。以上者，覆减食限，余为阴历食分。皆进一位，满九百七十六除为大分，不满，退除为小分，命十为限，即日食之大、小分。月食者，视去交定分，如食限三之一以下者，食既；以上者，覆减食限。余进一位，满八百九十二除之为大分，不满，退除为小分，命十为限，即月食之大、小分。其食不满大分者，虽交而数浅，或不见食也。

求日食泛用刻分：置阴、阳历食分于上，列一千九百五十二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满二百七十一除之，为日食泛用刻、分。

求月食泛用刻分：置去交定分，自相乘，交初以四百五十九除，交中以五百四十除之，所得，交初以减三千九百，交中以减三千三百一十五，余为月食泛用刻、分。

求日月食定用刻分：置日月食泛用刻、分，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以所直度下月行定分除之，所得为日月食定用刻、分。

求日月食亏初复满时刻：以定用刻分减食甚小余，为亏初小余；加食甚，为复满小余；各满辰法为辰数，不尽，满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辰数从子正，算外，即得亏初、复末辰、刻及分。若以半辰数加之，即命从时初也。

求日月食初亏复满方位：其日食在阳历者，初食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日在阴历者，初食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其食过八分者，皆初食正西，复于正东。其月食者，月在阴历，初食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月在阳历，初食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其食八分已上者，皆初食正东，复于正西。此皆审其食甚所向，据午正而论之，其食余方察其斜正，则初亏、复满乃可知矣。

求月食更点定法：倍其望晨分，五而一，为更法；又五而一，为点法。若依司辰星注历，同内中更点，则倍晨分，减去待旦十刻之分，余，五而一，为更法；又五而一，为点法。

求月食入更点：各置初亏、食甚、复满小余，如在晨分以下者加晨分，如在昏分以上者减去昏分，余以更法除之为更数，不满，以点法除之为点数。其更数命初更，算外，即各得所入更、点。

求月食既内外刻分：置月食去交分，覆减食限三之一，不及减者为食不既。　余列于上位；乃列三之二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以一百七十除之，所得，以定用刻分乘之，满泛用刻分除之，为月食既内刻

分；用减定用刻分，余为既外刻、分。

求日月带食出入所见分数：视食甚小余在日出分以下者，为月见食甚、日不见食甚；以日出分减复满小余，若食甚小余在日出分已上者，为日见食甚、月不见食甚；以初亏小余减日出分，各为带食差；若月食既者，以既内刻分减带食差，余乘所食分，既外刻分而一，不及减者，即带食既出入也。

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刻分而一，即各为日带食出、月带食入所见之分。凡亏初小余多如日出分为在昼，复满小余多如日出分为在夜，不带食出入也。

若食甚小余在日入分以下者，为日见食甚、月不见食甚；以日入分减复满小余，若食甚小余在日入分已上者，为月见食甚、日不见食甚；以初亏小余减日入分，各为带食差；若月食既者，以既内刻分减带食差，余乘所差分，既外刻分而一，不及减者，即带食既出入也。

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刻分而一，即各为日带食入、月带食出所见之分。凡亏初小余多如日入分为在夜，复满小余少如日入分为在昼，并不带食出入也。

步五星术

木星终率：一千五百五十五万六千五百四。

终日：三百九十八日。余三万四千五百四，约分八千八百四十七。

历差：六万一千七百五十。

见伏常度：一十四度。

火星终率：三千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六。

终日：七百七十九日。余三万六千五百三十六，约分九千三百六十八。

历差：六万一千二百四十。

见伏常度：一十八度。

土星终率：一千四百七十四万五千四百四十六。

终日：三百七十八。余三千四百四十六，约分八百八十三。

历差：六万一千三百五十。

见伏常度：一十八度半。

金星终率：二千二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九十六。

终日：五百八十三日。余三万五千一百九十六，约分九千二十四。

见伏常度：一十一度少。

水星终率：四百五十一万九千一百八十四。改九千一百九十四。

终日：一百一十五日。余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约分八千七百六十五。

见伏常度：一十八度。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诸段中积中星：置气积分，各以其星终率去之，不尽，覆减终率，余满元法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即天正冬至后其星平合中积。重列之为中星，因命为前一段之初，以诸段变日、变度累加减之，即为诸段中星。变日加减中积，变度加减中星。

求木火土三星入历：以其星历差乘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以度母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命曰差度；以减其星平合中星，即为平合入历度分；以其星其段历度加之，满周天度分即去之，各得其星其段入历度分。金、水附日而行，更不求历差。其木、火、土三星前变为晨，后变为夕。金、水二星前变为夕，后变为晨。

求木火土三星诸段盈缩定差：木、土二星，置其星其段入历度分，如半周天以下者为在盈。以上者，减去半周天，余为在缩。置盈缩度分，如在一象以下者为在初限。以上者，覆减半周天，余为在末限。置初、末限度及分于上，列半周天于下，以上减下，以下乘上，木进一位，土九因之。

皆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命曰盈缩定差。其火星，置盈缩度分，如在初限以下者为在初。以上者，覆减半周天，余为在末。以四十五度

六十五分半为盈初、缩末限度，以一百三十六度九十六分半为缩初、盈末限度分。

置初、末限度于上，盈初、缩末三因之。

列二百七十三度九十三分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以一十二乘之，满百为度，不满，百约为分，命曰盈缩定差。若用立成法，以其度下损益率乘度下约分，满百者，以损益其度下盈缩差度为盈缩定差，若在留退段者，即在盈缩泛差。

求木火土三星留退差：置后退、后留盈缩泛差，各列其星盈缩极度于下，木极度，八度三十三分；火极度，二十二度五十一分；土极度，七度五十分。

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水、土三因之，火倍之。

皆满百为度，命曰留退差。后退初半之，后留全用。

其留退差，在盈益减损加、在缩损减益加其段盈缩泛差，为后退、后留定差。因为后迟初段定差，各须类会前留定差，观其盈缩，察其降差也。

求五星诸段定积：各置其星其段中积，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星其段定积及分；以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加之，满纪法去之，不尽，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其五星合见、伏，即为推算段定日；后求见、伏合定日，即历注其日。

求五星诸段所在月日：各置诸段定积，以天正闰日及约分加之，满朔策及分去之，为月数；不满，为入月以来日数及分。其月数命从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星其段入其月经朔日数及分。定朔有进退者，亦进退其日，以日辰为定。若以气策及约分去定积，命从冬至，算外，即得其段入气日及分。

求五星诸段加时定星：各置其星其段中星，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五星诸段定星。若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段加时定星所在宿次。五星皆以前留为前退初定星，后留为后顺初定星。

求五星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木、火、土三星，以其星其段盈缩定差与次度下盈缩定差相减，余为其度损益差；以乘其段初行率，一百

约之，所得，以加减其段初行率，在盈，益加损减；在缩，益减损加。

以一百乘之，为初行积分；又置一百分，亦依其数加减之，以除初行积分，为初日定行分。以乘其段初日约分，以一百约之，顺减退加其段定星，为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所求。金、水二星，直以初行率便为初日定行分。

求太阳盈缩度：各置其段定积，如二至限以下为在盈；以上者去之，余为在缩。又视入盈缩度，如一象以下者为在初；以上者，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置初、末限度及分，如前日度术求之，即得所求。若用立成者，直以其度下损益分乘度余，百约之，所得，损益其度下盈缩差，亦得所求。

求诸段日度率：以二段日晨相距为日率，又以二段夜半定星相减，余为其段度率及分。

求诸段平行分：各置其段度率及分，以其段日率除之，为其段平行分。

求诸段泛差：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泛差；并前段泛差，四因之，退一等，为其段总差。五星前留前、后留后一段，皆以六因平行分，退一等，为其段总差，水星为半总差。其在退行者，木、火、土以十二乘其段平行分，退一等，为其段总差。金星退行者，以其段泛差为总差，后变则反用初、末。水星退行者，以其段平行分为总差，若在前后顺第一段者，乃半次段总差，为其段总差。

求诸段初末日行分：各半其段总差，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其段初、末日行分。前变加为初，减为末；后变减为初，加为末。其在退段者，前则减为初，加为末；后则加为初，减为末。若前后段行分多少不伦者，乃平注之；或总差不备大分者，亦平注之：皆类会前后初、末，不可失其衰杀。

求诸段日差：减其段日率一，以除其段总差，为其段日差。后行分少为损，后行分多为益。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损益之，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累加减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宿次，命之，即每日星行宿次。

径求其日宿次：置所求日，减一，以乘日差，以加减初日行分，后少，减之；后多，加之。

为所求日行分；乃加初日行分而半之，以所求日数乘之，为径求积度；以加减其段初日宿次，命之，即径求其日星宿次。

求五星定合定日：木、火、土三星，以其段初日行分减一百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余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命曰距合差日及分。以差日及分减太阳盈缩分，余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减缩加。金、水二星平合者，以百分减初日行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余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命曰距合差日及分。以减太阳盈缩分，余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加缩减。金、水星再合者，以初日行分加一百分，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命曰再合差日；以减太阳盈缩分，余为再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加缩减。差度则反其加减。

皆以加减定积，为再合定日。以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加而命之，即得定合日辰。

求五星定见伏：木、火、土三星，各以其段初日行分减一百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日，不满，退除为分，以盈减缩加。金、水二星夕见、晨伏者，以一百分减初日行分，余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日，不满，退除为分，以盈加缩减。其在晨见、夕伏者，以一百分加其段初日行分，以除其日太阳盈缩分为日，不满，退除为分，以盈减缩加。皆加减其段定积，为见、伏定日。以加冬至大余及约分，满纪法去之，命从甲子，算外，即得五星见、伏定日日辰。

琮又论历曰："古今之历，必有术过于前人，而可以为万世之法者，乃为胜也。若一行为《大衍历》，议及略例，校正历世，以求历法强弱，为历家体要，得中平之数。刘焯悟日行有盈缩之差。旧历推日行平行一度，至此方悟日行有盈缩，冬至前后定日八十八日八十九分，夏至前后定日九十三日七十四分，冬至前后日行一度有余，夏至前后日行不及一度。

李淳风悟定朔之法，并气朔、闰余，皆同一术。旧历定朔平注一大一小，至此以日行盈缩、月行迟疾加减朔余，余为定朔、望加时，以定大小，不过三数。自此后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更无晦、二之差。旧历皆须用章岁、章月之数，使闰余有差，淳风造《麟德历》，以气朔、闰余同归一母。

张子信悟月行有交道表里，五星有入气加减。北齐学士张子信因葛荣乱，隐居海岛三十余年，专以圆仪揆测天道，始悟月行有交道表里，在表为外道阳历，在里为内道阴历。月行在内道，则日有食之，月行在外道则无食。若月外之人北户向日之地，则反观有食。又旧历五星率无盈缩，至是始悟五星皆有盈缩、加减之数。

宋何承天始悟测景以定气序。景极长，冬至；景极短，夏至。始立八尺之表，连测十余年，即知旧《景初历》冬至常迟天三日。乃造《元嘉历》，冬至加时比旧退减三日。

晋姜岌始悟以月食所冲之宿，为日所在之度。日所在不知宿度，至此以月食之宿所冲，为日所在宿度。

后汉刘洪作《乾象历》，始悟月行有迟疾数。旧历，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是始悟月行有迟疾之差，极迟则日行十二度强，极疾则日行十四度太，其迟疾极差五度有余。

宋祖冲之始悟岁差。《书·尧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宵中星虚，以殷仲秋。"至今三千余年，中星所差三十余度，则知每岁有渐差之数，造《大明历》率四十五年九月而退差一度。

唐徐升作《宣明历》，悟日食有气、刻差数。旧历推日食皆平求食分，多不允合，至是推日食，以气刻差数增损之，测日食分数，稍近天验。

《明天历》悟日月会合为朔，所立日法，积年有自然之数，及立法推求晷景，知气节加时所在。自《元嘉历》后所立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为强率、以十七分之九为弱率，并强弱之数为日法、朔余，自后诸历效之。殊不知日月会合为朔，并朔余虚分为日法，盖自然之理。其气节加时，晋、汉以来约而要取，有差半日，今立法推求，得尽其数。

后之造历者，莫不遵用焉。其疏谬之甚者，即苗守信之《乾元历》、马重绩之《调元历》、郭绍之《五纪历》也。大概无出于此矣。然造历者，皆须会日月之行，以为晦朔之数，验《春秋》日食，以明强弱。其于气序，则取验于《传》之南至。其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星加减、二曜食差、日宿月离、中星晷景、立数立法，悉本之于前语。然后较验，上自夏仲康五年九月"辰弗集于房"，以至于今，其星辰气朔、日月交食等，使三千年间若应准绳。而有前有后、有亲有疏者，即为中

平之数，乃可施于后世。其较验则依一行、孙思恭，取数多而不以少，得为亲密。较日月交食，若一分二刻以下为亲，二分四刻以下为近，三分五刻以上为远。以历注有食而天验无食，或天验有食而历注无食者为失。其较星度，则以差天二度以下为亲，三度以下为近，四度以上为远；其较晷景尺寸，以二分以下为亲，三分以下为近，四分以上为远。若较古而得数多，又近于今，兼立法、立数，得其理而通于本者为最也。”琮自谓善历，尝曰：“世之知历者甚少，近世独孙思恭为妙。”而思恭又尝推刘羲叟为知历焉。

志第二十九 律历九

○皇祐浑仪

尧敕羲和制横箫以考察星度，其机衡用玉，欲其燥湿不变，运动有常，坚久而不能废也。至于后世，铸铜为圆仪，以法天体。自洛下闳造《太初历》，用浑仪，及东汉孝和帝时，太史惟有赤道仪，岁时测候，颇有进退。帝以问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今无其器，是以失之。"至永元十五年，贾逵始设黄道仪。桓帝延熹七年，张衡更制之，以四分为度。其后，陆绩、王蕃、孔挺、斛兰、梁令瓒、李淳风并尝制作。五代乱亡，遗法荡然矣。真宗祥符初，韩显符作浑仪，但游仪双环夹望筒旋转，而黄、赤道相固不动。皇祐初，又命日官舒易简、于渊、周琮等参用淳风、令瓒之制，改铸黄道浑仪，又为漏刻、圭表，诏翰林学士钱明逸详其法，内侍麦允言总其工。既成，置浑仪于翰林天文院之候台，漏刻于文德殿之钟鼓楼，圭表于司天监。帝为制《浑仪总要》十卷，论前代得失，已而留中不出。今具黄道游仪之法，著于此焉。

第一重，名六合仪。

阳经双环：外围二丈三尺二寸八分，直径七尺七寸六分，阔六寸，厚六分。南北并立，两面各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少强，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少强。

阴纬单环：外围、径、阔与阳经双环等，外厚二寸五分，内厚一寸九分。上列十干、十二支、八封方位，以正地形。上有池沿环流转，以定平准。

天常单环：外围二丈四寸六分，直径六尺八寸二分，阔、厚一寸二分。上列十干、十二支、四维时刻之数，以测辰刻，与阳经、阴纬环相固，如卵之壳幕然。

第二重，名三辰仪。

璇玑双环：外围一丈九尺五寸六分，直径六尺五寸二分，阔一寸四分，厚一寸。两面各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少强，作二枢对两极。

赤道单环：外围一丈九尺六寸八分，直径六尺五寸六分，阔一寸一

分，厚六分。上列二十八宿距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少强，附于璇玑之上。

黄道单环：外围一丈九尺二分，直径六尺三寸四分，阔一寸二分，厚一寸。上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少强，均分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六十四卦、三百六十策。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与赤道相交，每岁退差一分有余。

白道单环：外围一丈八尺六寸三分，直径六尺二寸一分，阔一寸一分，厚五分。上列交度，置于黄道环中，入黄道六度，每一交终，退行黄道一度半弱，皆旋转于六合之内。

第三重，名四游仪。

璇枢双环：外围一丈八尺二寸一分，直径六尺七分，阔二寸，厚七分。两面各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少强，挟直距以对枢轴，东西运转于三辰仪内，以格星度。

横箫望筒：长五尺七寸，外方内圆，中通望孔，直径六分，周于日轮，在璇枢直距之中，使南北游仰，以窥辰宿，无所不至。

十字水平槽：长九尺四寸八分，首阔一尺二寸七分，身阔九寸二分、高七尺。水槽一寸，深八分，四柱各长六尺七寸八分，植于水槽之末，以辅天体，皆以铜为之。乃格七曜远近盈缩，以知昼夜长短之效。其所测二十八舍距度，著于后；其周天星入宿去极所主吉凶，则具在《天文志》。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六度，房五度，心四度，尾十九度，箕十度，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虚十度，危十六度，室十七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毕十八度，觜一度，参十度，井三十四度，鬼二度，柳十四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

皇祐漏刻

自黄帝观漏水，制器取则，三代因以命官，则挈壶氏其职也。后之作者，或下漏，或浮漏，或轮漏，或权衡，制作不一。宋旧有刻漏及以水为权衡，置文德殿之东庑。景祐三年，再加考定，而水有迟疾，用有司之请，增平水壶一、渴乌二、昼夜箭二十一。然常以四时日出传卯正

一刻，又每时正已传一刻，至八刻已传次时，即二时初末相侵殆半。皇祐初，诏舒易简、于渊、周琮更造，其法用平水重壶均调水势，使无迟疾。分百刻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为晓，日没后二刻半为昏，减夜五刻以益昼漏，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损焉。冬至、夏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别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异其数。凡黄道升降差二度四十分，则随历增减改箭。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为时正，终八刻六分之二则交次时。今列二十四气、昼夜日出入辰刻、昏晓中星，以备参合。

皇祐圭表

观天地阴阳之体，以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乎圭表。宋何承天始立表候日景，十年间，知冬至比旧用《景初历》常后天三日。又唐一行造《大衍历》，用圭表测知旧历气节常后天一日。今司天监圭表乃石晋时天文参谋赵延乂所建，表既欹倾，圭亦垫陷，其于天度无所取正。皇祐初，诏周琮、于渊、舒易简改制之，乃考古法，立八尺铜表，厚二寸，博四寸，下连石圭一丈三尺，以尽冬至景长之数，面有双水沟为平准，于沟双刻尺寸分数，又刻二十四气岳台晷景所得尺寸，置于司天监。候之三年，知气节比旧历后天半日。因而成书三卷，命曰《岳台晷景新书》论前代测候是非、步算之法颇详。既上奏，诏翰林学士范镇为序以识。琮以谓二十四气所得尺寸，比显德《钦天历》王朴算为密。今载气之盈缩，备采用焉。

小雪，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十九日戊寅

新表测景长一丈一尺三寸五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尺三寸九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一尺三寸四分小分四十八

。

二年庚寅十月二十九日癸未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十月十日戊子

新表测景长一丈一尺三寸，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尺四寸七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一尺二寸九分小分九十八

。

大雪，元年己丑十一月四日癸巳。云阴不测。

二年庚寅十一月十五日戊戌

新表测景长一丈二尺四寸五分半，王朴算景长一丈二尺四寸五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二尺四寸四分小分二十五

。

冬至，元年己丑十一月十九日戊申

新表测景长一丈二尺八寸五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二尺八寸六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二年庚寅十一月三十日癸丑

新表测景长一丈二尺八寸四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二尺八寸六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三年辛卯十一月十二日己未云阴不测

。

小寒，元年己丑十二月四日癸亥

新表测景长一丈二尺四寸，王朴算景长一丈二尺四寸八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二尺四寸小分十五

。

二年庚寅闰十一月十五日戊辰云阴不测

。

三年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

新表测景长一丈二尺三寸七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二尺四寸八分小分二十六

。

大寒，元年己丑十二月十九日戊寅云阴不测

。

二年庚寅十二月一日甲申

新表测景长一丈一尺一寸七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尺四寸四分，新法算景长一丈一尺一寸八分小分四十

。

三年辛卯十二月十二日己丑云阴不测

。

立春，二年庚寅正月六日甲午云阴不测

。

三年辛卯十二月十六日己亥云阴不测

。

四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甲辰

新表测景长九尺六寸七分半，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寸五分，新法算景长一丈六寸八分小分七

雨水，二年庚寅正月二十一日己酉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正月二日甲寅

新表测景长八尺一寸半分，王朴算景长八尺五寸，新法算景长八尺九寸小分七十六

四年壬辰正月十二日己未

新表测景长八尺一寸二分半，王朴算景长八尺六寸一分，新法算景长八尺一寸二分小分一十八

。

惊蛰，二年庚寅二月七日甲子

新表测景长六尺六寸三分，王朴算景长六尺八寸五分，新法算景长六尺六寸三分小分三十九

。

三年辛卯正月十七日己巳

新表测景长六尺六寸五分，王朴算景长六尺八寸五分，新法算景长六尺六寸五分小分六十八

四年壬辰正月二十八日乙亥云阴不测

春分，二年庚寅二月二十三日己卯

新表测景长五尺三寸五分，王朴算景长五尺二寸七分，新法算景长五尺三寸四分小分七十七

三年辛卯二月四日乙酉云阴不测

四年壬辰二月十四日庚寅

新表测景长五尺三寸一分，五朴算景长五尺二寸七分，新法算景长五尺三寸小分七十二

。

清明，二年庚寅三月八日乙未

新表测景长四尺二寸，王朴算景长三尺八寸九分，新法算景长四尺一寸八分小分六十一

。

三年辛卯二月十九日庚子云阴不测

。

四年壬辰二月二十九日乙巳

新表测景长四尺二寸二分，王朴算景长三尺九寸六分，新法算景长四尺二寸一分小分八十五

。

谷雨，二年庚寅三月二十三日庚戌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三月四日乙卯

新表测景长三尺三寸，王朴算景长二尺九寸六分，新法算景长三尺二寸九分小分八十六

。

四年壬辰三月十五日庚申

新表测景长三尺三寸一分半，王朴算景长三尺一寸，新法算景长三尺三寸一分小分一十六

。

立夏，二年庚寅四月九日乙丑

新表测景长二尺五寸七分，王朴算景长二尺三寸，新法算景长二尺五寸六分小分二十八

。

三年辛卯三月十九日庚午

新表测景长二尺五寸七分半，王朴算景长二尺三寸，新法算景长二尺五寸七分小分四十二

。

四年壬辰三月三十日乙亥

新表测景长二尺五寸八分半，王朴算景长二尺三寸四分，新法算景长二尺五寸八分小分四十四

。

小满，二年庚寅四月二十四日庚辰

新表测景长二尺三分，王朴算景长一尺八寸六分，新法算景长二尺三分小分五十一

。

三年辛卯四月五日乙酉

新表测景长二尺三分半，王朴算景长一尺八寸六分，新法算景长二尺三分小分五十一

。

四年壬辰四月十六日辛卯云阴不测

。

芒种，二年庚寅五月九日乙未

新表测景长一尺六寸九分，王朴算景长一尺六寸，新法算景长一尺六寸半分小分九十七

。

三年辛卯四月二十一日辛丑

新表测景长一尺六寸七分，王朴算景长一尺五寸九分，新法算景长一尺六寸七分小分八十四

。

四年壬辰五月二日丙午

新表测景长一尺六寸八分半，王朴算景长一尺六寸，新法算景长一尺六寸八分小分二十

。

夏至，二年庚寅五月二十五日辛亥

新表测景长一尺五寸七分半，王朴算景长一尺五寸一分，新法算景长一尺五寸七分。

三年辛卯五月七日丙辰云阴不测

。

四年壬辰五月十七日辛酉

新表测景长一尺五寸七分，王朴算景长一尺五寸一分，新法算景长一尺五寸七分。

小暑，二年庚寅六月十一日丙寅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五月二十二日辛未

新表测景长一尺六寸九分半，王朴算景长一尺六寸，新法算景长一尺六寸九分小分七十五

。

四年壬辰六月三日丙子云阴不测

。

大暑，二年庚寅六月二十六日辛巳

新表测景长二尺四寸，王朴算景长一尺八寸五分，新法算景长二尺四分小分九十七

。

三年辛卯六月七日丙戌。

新表测景长二尺二分太，王朴算景长一尺八寸五分，新法算景长二尺四分小分二十四

。

四年壬辰六月十九日壬辰

新表测景长二尺五分，王朴算景长一尺八寸七分，新法算景长二尺六分小分五十三

。

立秋，二年庚寅七月十一日丙申

新表测景长二尺五寸九分，王朴算景长二尺二寸九分，新法算景长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五十一

。

三年辛卯六月二十三日壬寅

新表测景长二尺六寸一分半，王朴算景长二尺三寸三分，新法算景长二尺六寸二分小分七十三

。

处暑，二年庚寅七月二十七日壬子云阴不测

。

三年辛卯七月九日丁巳

新表测景长三尺三寸六分，王朴算景长三尺，新法算景长三尺三寸六分小分六十五

。

四年壬辰七月十九日壬戌云阴不测

。

白露，二年庚寅八月十三日丁卯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七月二十四日壬申云阴不测

四年壬辰八月五日丁丑云阴不测

秋分，二年庚寅八月二十八日壬午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八月九日丁亥

新表测景长五尺三寸八分，王朴算景长五尺二寸一分，新法算景长五尺三寸八分小分六十九

。

四年壬辰八月二十日壬辰云阴不测

寒露，二年庚寅九月十三日丁酉云阴不测

三年辛卯九月二十四日壬寅

新表测景长六尺六寸七分，王朴算景长六尺八分，新法算景长六尺六寸七分小分八十八

。

四年壬辰九月六日戊申

新表测景长六尺七寸三分半，王朴算景长六尺九寸一分，新法算景长六尺七寸四分小分八十四

。

霜降，二年庚寅九月二十八日壬子

新表测景长八尺一寸六分，王朴算景长八尺四寸五分，新法算景长八尺一寸四分小分七十

。

三年辛卯九月十日戊午云阴不测

四年壬辰九月二十一日癸亥

新表测景长八尺二寸，王朴算景长八尺五寸六分，新法算景长八尺一寸九分小分六十六

。

立冬，二年庚寅十月十四日戊辰

新表测景长九尺八寸半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寸，新法算景长九尺八寸一分小分二十五

。

三年辛卯九月二十五日癸酉

新表测景长九尺七寸九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寸，新法算景长九尺七寸八分小分六十三

。

四年壬辰十月六日戊寅

新表测景长九尺七寸六分，王朴算景长一丈一寸，新法算景长九尺七寸六分小分一十

。

测景正加时早晚

后汉熹平三年，《四分历》志立冬中景长一丈，立春中景长九尺六寸。寻冬至南极，日晷最长，二气去至日数既同，则中景应等，而前长后短，顿差四寸。此历景冬至后天之验也。二气中景日差九分半弱，进退均调，略无盈缩，以率计之，二气各退二日十二刻，则晷景之数，立冬更短，立春更长，并差二寸，二气中景俱长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历置冬至后天亦二日十二刻也。熹平三年，时历丁丑冬至，加时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减之，定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后二十八刻。《宋志》大明五年十月十日，景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景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强。折取其中，则中天冬至应在十一月三日求其早晚。令后二日景相减，则一日差率也，倍之为法。前二日减，以百刻乘之，为实。以法除实，得冬至加时在夜半后三十一刻，在《元嘉历》后一日，天数之正也。量检弥年，则加减均同。异岁相课，则远近应率。观二家之说，略而未通。熹平乃要取其中，而失于至前、至后之余。大明则左右率，而失于为实、

为法之数。若夫较景、定气，历家最为急务。观古较验，止以冬至前后数日之间，以定加时早晚。且景之差行，当二至前后，进退在微芒之间。又日有变行，盈缩稍异，若以为准，则加时相背。又晋、汉历术，多以前后所测晷要取其中，此亦差过半日。今比岁较验，在立冬、立春景移过寸，若较取加时，则宜以其相近者通计，半之为距至泛日；乃以其晷数相减，余者以法乘之，满其日晷差而一，为刻；乃以差刻求冬至，视其前晷，多则为减，少则为加，求夏至返之。

加减距至泛日，为定日；仍加半日之刻，命从前距日辰，算外，即二至加时日辰及刻分。如此推求，则二至加时早晚可验矣。

皇祐岳台晷景法

按《大衍》载日及《崇天》定差之率，虽号通密，然未能尽上下交应之理，则晷度无由合契。今立新法，使上符盈缩之行，下参句股之数，所算尺寸与天测验，无有先后。其术曰：计二至后日数，乃减去二至约余，仍加半日之分，即所求日午中积数，而置之以求进退差分，求进退差分者，置中积之数，如一象九十一日三十二分以下为在前；如一象以上，返减二至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一分，余为在后。置前后度于上，列二百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下乘上，满四千一百三十五除之为分，不满，退除为小分。在冬至后即为进差，在夏至后即为退差。

仍列初、末二限，求入初、末限者，置所求日午中积数，日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之数四十五日六十二分以下，即为所求在初限；如在已上者，乃返减二至限，余即为所求入末限。其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以一百三十七日为率。

用求午中晷数。求午中晷数者，视所求。如入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以入限日减一千九百三十七半，余为泛差；仍以限日分乘其进退差，五因百约之，用减泛差，为定差；乃以入限日分自相乘，以乘定差，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为分及小分，以减冬至常晷一丈二尺八寸五分，余为其日午中晷数。若所求入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者，乃三约入限日分，以减四百八十五少，余为泛差；仍以进退差减极数，余者若在春分后、秋分前者，直以四约之，以加泛差，为定差；若在春分前、秋分后者，乃以去二分日数及分乘之，满六百而一，以减泛差，余为定差，用以入限日分自相乘，以乘定差，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为分及小分，以加夏至常晷一尺五寸七分，即为其日午中晷数。若用周岁历，直以其日晷景损益差分乘其日午中之余，满法约之，乃损益其下

晷数，即其日午中定晷。

如此推求，则上下通应之理，句股斜射之原，皆可视验，乃具岳台晷景周岁算数。

志第三十 律历十

○观天历

元祐《观天历》

演纪上元甲子，距元祐七年壬申，岁积五百九十四万四千八百八算。上考往古，每年减一；下验将来，每年加二。

步气朔

统法：一万二千三十。

岁周：四百三十九万三千八百八十。

岁余：六万三千八十。

气策：一十五、余二千六百二十八、秒一十一。

朔实：三十五万五千二百五十三。

朔策：二十九、余六千三百八十三。

望策：一十四、余九千二百六、秒一十八。

弦策：七、余四千六百三、秒九。

岁闰：一十三万八百四十四。

中盈分：五千二百五十六、秒二十四。

朔虚分：五千六百四十七。

没限分：九千四百二。

闰限：三十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九、秒一十二。

旬周：七十二万一千八百。

纪法：六十。

以上秒母同三十六。

推天正冬至：置距所求积年，以岁周乘之，为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统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其大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辰及余。

求次气：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及余秒累加之，秒盈秒法从小余一，小余盈统法从大余一，大余盈纪法去之。

命甲子，算外，即各得次气日辰及余秒。

推天正经朔：置天正冬至气积分，以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以减天正冬至气积分，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统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其大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日辰及余。

求弦望及次朔经日：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大、小余，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经日及余秒。

求没日：置有没之气小余，以三百六十乘之，其秒进一位，从之，用减岁周，余满岁余除之为日，不满为余。其日，命其气初日日辰，算外，即为其气没日日辰。凡气小余在没限以上者，为有没之气。

求灭日：置有灭之朔小余，以三十乘之，满朔虚分除之为日，不满为余。其日命其月经朔初日日辰，算外，即为其月灭日日辰。凡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为有灭之朔。

步发敛

候策：五、余八百七十六、秒四。

卦策：六、余一千五十一、秒一十二。

土王策：三、余五百二十五、秒二十四。

月闰：一万九百三、秒二十四。

辰法：二千五。

半辰法：一千二半。

刻法：一千三百三。

秒母：三十六。

推七十二候：各因中节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加之，为次候；又加之，为末候。

求六十四卦：各因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初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为中卦用事日；又加之，得终卦用事日。以土王策加诸侯内卦，得十有二节之初外卦用事日；又加之，得大夫卦用事日；复以卦策加之，得卿卦用事日。

推五行用事：各因四立之节大、小余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命甲子，算外，为其月土始用事日。

求中气去经朔：置天正冬至闰余，以月闰累加之，满统法约之为日，不尽为余，即各得每月中气去经朔日及余秒。其闰余满闰限者，为月内有闰也；仍定其朔内无中气者为闰月。

求卦候去经朔：以卦、候策累加减中气，去经朔日及余，中气前，减；中气后，加。

即各得卦、候去经朔日及余秒。

求发敛加时：倍所求小余，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五因之，满刻法为刻，不满为余。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即各得所求加时辰、刻及分。

步日躔

周天分：四百三十九万四千三十四、秒五十七。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余三千八十四、秒五十七。

岁差：一百五十四、秒五十七。

二至限日：一百八十二、余七千四百八十。

冬至后盈初夏至后缩末限日：八十八、余一万九百五十八。

夏至后缩初冬至后盈末限日：九十三、余八千五百五十二。

求每日盈缩分：置入二至后全日，各在初限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二至限，余为末限。列初、末限日及分于上，倍初、末限日及约分于下，相减相乘。求盈缩分者，在盈初、缩末，以三千二百九十四除之。在盈末、缩初，以三千六百五十九除之，皆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求朏朒积者，各退二位，在盈初缩末，以三百六十六而一；在盈末缩初，以四百七而一，各得所求。以盈缩相减，余为升降分；盈初缩末为升，缩初盈末为降。

以朏朒积相减，余为损益率。在初为益，在末为损。

求经朔弦望入盈缩限：置天正闰日及余，减缩末限日及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入缩末限日及余；以弦策累加之，满盈缩限日去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入盈缩限日及余秒。

求经朔弦望朏朒定数：各置所入盈缩限日小余，以其日下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所得，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

求定气：冬夏二至以常气为定气。自后，以其气限日下盈缩分盈加缩减常气约余，即为所求之气定日及分秒。

赤道宿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虚：十少秒六十四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秒六十四。

奎：十六

娄：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毕：十七

觜：一

参：十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

鬼：三

柳：十五

星：七

张：十八

翼：十八

轸：十七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宿度，与古不同。自《大衍历》依浑仪测为定，用纮带天中，仪极攸凭，以格黄道。

推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以岁差乘所求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用减周天分，余以统法除之为度，不满为余。命起赤道虚宿四度外去之，至不满宿，即为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余秒。

求夏至赤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以二至限及余加之，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得夏至加时赤道日度及余秒。因求后昏后夜半赤道日度者，以二至小余减统法，余以加二至赤道日度之余，即二至初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以每日累加一度，去命如前，各得所求。

求二十八宿赤道积度：置二至加时日躔赤道全度，以二至加时赤道日度及约分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次累加之，即得二十八宿赤道积度及分秒。

求二十八宿赤道积度入初末限：各置赤道积度及分秒，满象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秒九即去之，若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象限，余为末限。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各置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三之，为限分。用减四百，余以限分乘之，一万二千而一为度，命曰黄赤道差。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赤道宿积度，为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余为二十八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若二至之宿不足减者，即加二至限，然后减之，余依术算。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半

牛：七半

女：十一半

虚：十少秒六十四。

危：十七太

室：十七少

壁：九太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秒六十四。

奎：十七太

娄：十二太

胃：十四半

昴：十一太

毕：十六

觜：一

参：九少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

井：三十

鬼：二太

柳：十四少

星：七

张：十八太

翼：十九半

轸：十八太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三

亢：九半

氐：十五半

房：五

心：四太

尾：十七

箕：十

东方七宿七十四度太。

前黄道宿度，乃依今历岁差变定。若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依历推变，然后可步七曜，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约分，三之，为限分；用减四百，余以限分乘之，一万二千而一为度，命曰黄赤道差；用减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即为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夏至日度，准此求之。

求二至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置一万分，以其日升降分升加降减之，以乘二至小余，如统法而一，所得，以减二至加时黄道日度，余为二至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

求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置二至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每日加一度，百约其日下升降分，升加降减之，满黄道宿次去之，即各得二至后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

求太阳过宫日时刻：置黄道过宫宿度，以其日晨前夜半黄道宿度及分减之，余以统法乘之，如其太阳行分而一，为加时小余；如发敛求之，即得太阳过宫日、时、刻及分。

黄道过宫太史局吴泽等补治有此一段，开封进士吴时举、国学进士程憙、常州百姓张文进本并无之。

危宿十五度少，入卫之分，亥。

奎宿三度半，入鲁之分，戌。

胃宿五度半，入赵之分，酉。

毕宿十度半，入晋之分，申。

井宿十二度，入秦之分，未。

柳宿七度半，入周之分，午。

张宿十七度少，入楚之分，巳。

轸宿十二度，入郑之分，辰。

氐宿三度少，入宋之分，卯。

尾宿八度，入燕之分，寅。

斗宿九度，入吴之分，丑。

女宿六度少，入齐之分，子。

步月离

转周分：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八十二、秒三百八十九。

转周日：二十七、余六千六百七十二、秒三百八十九。

朔差日：一、余一万一千七百四十、秒九千六百一十一。

弦策：七、余四千六百三、秒二千五百。

望策：一十四、余九千二百六、秒五千。

以上秒母同一万。

七日：初数一万六百九十，初约八十九；末数一千三百四十，末约一十一。

十四日：初数九千三百五十一，初约七十八；末数二千六百七十九，末约二十二。

二十一日：初数八千一十一，初约六十七；末数四千一十九，末约三十三。

二十八日：初数六千六百七十二，初约五十五。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秒四十一。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八十二。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秒二十三。

平行：一十三度三十六分、秒八十七半。

以上秒母同一百。

求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以转周分秒去之，不尽，以统法约之为日，不满为余。命日，算外，即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若以朔差日及余秒加之，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即次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各以其月经朔小余减之，余为其月经朔夜半入转。

求弦望入转：因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得弦、望入转日及余秒。求朔弦望入转朏朒定数：置入转余，乘其日算外损益率，如统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其在四七日下余如初数已下，初率乘之，初数而一，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若初数已上者，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用减初率，余加其日下朏朒积为定数。其十四日下余若在初数已上者，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便为朏定数。

求朔弦望定日、各以入限、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经朔、弦、望小余，满若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日及余。若定朔干名与后朔干名同者月大，不同者月小，其月内无中气者为闰月。凡注历，观定朔小余，秋分后在统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进一日；若春分后定朔晨昏差如春分之日者，三约之，用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在此数已上者，亦进一日；或当交亏初在日入已前者，其朔不进。弦、望定小余不满日出分者，退一日；望若有交，亏初在日出分已前者，其定望小余虽满日出分，亦退一日。又有月行九道迟疾，历有三大二小者；依盈缩累增损之，则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俯循常仪，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置定朔、弦、望约分，副之，以乘其日升降分，一万约之，所得，升加降减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月行九道：凡合朔初交，冬入阴历，夏入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出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出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入阳历，夏入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出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出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入阳历，秋入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出黄道南；立夏、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出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入阴历，秋入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出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出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各视月行所入正交积度，满交象去之，入交积度及交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若在半交象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交象，余为末限。置初、末限度及分，三之，为限分；用减四百，余以限分乘之，二万四千而一为度，命曰月道与黄道差数。距正交后、半交前，以差数加；距半交后、正交前，以差数减。此加减出入黄道六度，单与黄道相校之数，若校赤道，则随气迁变不常。

仍计去冬、夏二至已来度数，乘差数，如九十而一，为月道与赤道差数。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后行阴历，秋分交后行阳历，皆为同名；入春分交后行阳历，秋分交后行阴历，皆为异名。

其在同名者，以差数加者加之，减者减之；其在异名者，以差数加者减之，减者加之。二差皆增益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宿九道度及分秒。其分就近约之为太、半、少。

求月行九道平交入气：各以其月闰日及余，加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盈交终日及余秒去之，乃减交终日及余秒。即各得平交入其月中气日及余秒；若满气策即去之，余为平交入后月节气日及余秒。若求朏朒定数，如求朔、望朏朒术入之，即得所求。

求平交入转朏朒定数：置所入气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乘其日算外损益率，如统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乃以交率乘之，交数而一，为定数。

求正交入气：以平交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平交入气余，满若不足，进退其日，即正交入气日及余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日度：置正交入气余，副之，以乘其日升降分，一万约之，升加降减其副，乃以一百乘之，如统法而一，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即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置正交度加时黄道日及分，三之，为限分。用减四百，余以限分乘之，二万四千而一，命曰月道与黄道差数。以加黄道宿度，仍计去冬、夏二至已来度数，以乘差数，如九十而一，为月道与赤道差数。同名以加，异名以减，二差皆增损正交度，即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置定朔、弦、望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度。各以弦、望度加其所当日度，满黄道宿次去之，即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离九道宿度：置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后黄道积度，如前求九道术入之，以前定宿正交后九道积度减之，余为定朔、弦、望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秒。凡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即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去极，若应绳准，故曰加时九道。

求定朔午中入转：各视经朔夜半入转日及余秒，以半法加之，若定朔及余有进退者，亦进退转日，否则因经为定。因求次日，累加一日，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即每日午中入转。

求晨昏月度：以晨分乘其日算外转定分，如统法而一，为晨转分；用减转定分，余为昏转分；乃以朔、弦、望小余乘其日算外转定分，如

统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余为前；不足减者，覆减之，余为后；以前加后减定朔、弦、望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度。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月，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余为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数：累计每程相距日转定分，以减定程，余为盈；不足减者，覆减之，余为缩；以相距日除之，所得，盈加缩减每日转定分，为每日转定度及分秒。

求每日晨昏月：置朔、弦、望晨昏月，以每日转定度及分加之，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凡注历，自朔日注昏月，望后一日注晨月。

已前月度并依九道所推，以究算术之精微，如求速要，即依后术求之。

求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平行月：置岁周，以天正闰余减之，余以统法约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天正十一月定朔夜半平行月：置天正经朔小余，以平行月度分秒乘之，如统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减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平行月积度，即天正十一月经朔晨前夜半平行月。其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平行度，否则因经为定，即天正十一月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次定朔夜半平行月：置天正十一月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大月加三十五度八十分、秒六十一，小月加二十二度四十三分、秒七十三半，满周天度及约分、秒去之，即得次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弦望定日夜半平行月：各计朔、弦、望相距之日，乘平行度及分秒，以加其月定朔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即其月弦望定日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定朔晨前夜半入转：置其月经朔晨前夜半入转日及余秒，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转日，否则因经为定，其余如统法退除为分秒，

即得其月定朔晨前夜半入转日及分秒。因求次日，累加一日，满转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分、秒四十六去之，即每日晨前夜半入转。

求定朔弦望晨前夜半定月：置定朔、弦、望晨前夜半入转分，乘其日算外增减差，百约为分，分满百为度，增减其下迟疾度，为迟疾定度；迟减疾加定朔、弦、望晨前夜半平行月积度及分秒，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各得定朔、弦、望晨前夜半月离宿度及分秒。如求每日晨、昏月，依前术入之，即得所求。

步晷漏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

一象：九十一日三十一分。

消息法：九千七百三。

半法：六千一十五。

辰法：二十五。

半辰法：一十二半。

刻法：一千二百二。

辰刻：八、余四百一。

昏明分：三百太。

昏明刻：二、余六百一半。

冬至岳台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五分。

夏至岳台晷影常数：一尺五寸七分。

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四十五日、六十二分。

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一百三十七日、空分。

求岳台晷影入二至后日数：计入二至以来日数，以二至约分减之，乃加半日之分五十，即入二至后来午中日数及分。

求岳台午中晷影定数：置入二至后日及分，如初限已下者为初；已上，覆减二至限，余为末。其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以入限日入分减一千九百三十七半，为泛差。仍以入限日及分乘其日盈缩积，其盈缩积者，以入盈缩限日及分与二百相减相乘，为盈缩积也。

五因百约，用减泛差，为定差；乃以入限日及分自相乘，以定差乘之，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分，以减冬至岳台晷影常数，余为其日午中晷影定数。其在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者，以三约入限日及分，减四百八十五少，为泛差；仍以盈缩差度减去极度，余者春分后、秋分前，四约，以加泛差，为定差。春分前、秋分后，以去二分日数乘之，六百而一，以减泛差，为定差。乃以入限日及分自相乘，以定差乘之，满一百万为尺，不满为寸分，以加夏至岳台晷影常数，为其日午中晷影定数。

求每日午中定积日：置其日午中入二至后来日数及分，以其日盈缩分盈加缩减之，即每日午中定积日及分。

求每日午中消息定数：置定积日及分，在一象已下自相乘，已上，用减二至限，余亦自相乘，七因，进二位，以消息法除之，为消息常数；副置之，用减六百一半，余以乘其副，以二千六百七十除之，以加常数，为消息定数。冬至后为息，夏至后为消。

求每日黄道去极度：置其日消息定数，十六乘之，满四百一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春分后加六十七度三十一分，秋分后减一百一十五度三十一分，即每日午中黄道去极度及分。

求每日太阳去赤道内外度：置其日黄道去极度及分，与一象度相减，余为太阳去赤道内、外度及分。去极多为日在赤道外，去极少为日在赤道内。

求每日晨昏分及日出入分半昼分。置其日消息定数，春分后加二千一百少，秋分后减三千三百八少，各为其日晨分；用减统法，余为昏分。以昏明分加晨分，为日出分；减昏分，为日入分；以日出分减半法，余为半昼分。

求每日距中度：置其日晨分，进位，十四因之，以四千六百一十一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距子度。用减半周天，余为距中度；五而一，为每更差数。

求每日夜半定漏：置晨分，进一位，如刻法而一为刻，不满为刻分，即每日夜半定漏。

求每日昼夜刻及日出入辰刻：置夜半定漏，倍之，加五刻，为夜刻。减百刻，为昼刻。以昏明刻加夜半定漏，命子正，算外，得日出辰刻。以昼刻加之，命如前，即日入辰刻。其辰数依发敛术求之。

求更点辰刻：置其日夜半定漏，倍之，二十五而一为筹差；半之，进位，为更差。以昏明刻加日入辰刻，即甲夜辰刻；以更筹差累加之，满辰刻及分去之，各得每更筹所在辰刻及分。若用司辰漏者，倍夜半定漏，减去待旦十刻，余依术算，即得内中更筹也。

求每日昏晓中星及五更中星：置距中度，以其日昏后夜半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日昏中星所格宿次，命之曰初更中星。以每更差度加而命之，即乙夜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去命如前，即五更及晓中星。若依司辰星漏倍距子度，减去待旦三十六度五十二分半，余依术求更点差度，即内中昏晓五更及攒点中星也。

求九服距差日：各于所在立表候之，若地在岳台北，测冬至后与岳台冬至晷影同者，累冬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若地在岳台南，测夏至后与岳台晷影同者，累夏至后至其日，为距差日。

求九服晷影：若地在岳台北冬至前后者，以冬至前后日数减距差日，为余日。以余日减一千九百三十七半，为泛差。依前术求之，以加岳台冬至晷影常数，为其地其日午中晷影定数。冬至前后日多于距差日者，乃减去距差日，余依法求之，即得其地其日午中晷影定数。若地在岳台南夏至前后者，以夏至前后日数减距差日，为余日。乃三约之，以减四百八十五少，为泛差。依前术求之，以减岳台夏至晷影常数，即其地其日午中晷影定数。如夏至前后日数多于距差日，乃减去距差日，余依法求之，即得其地其日午中晷影定数，即晷在表南也。

求九服所在昼夜漏刻：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二至夜刻，乃相减，余为二至差刻。乃置岳台其日消息定数，以其处二至差刻乘之，如岳台二至差刻二十除之，所得为其地其日消息定数。乃倍消息定数，进位，满刻法约之为刻，不满为分，以加减其处二至夜刻，春分后、秋分前，以加夏至夜刻；秋分后、春分前，以减冬至夜刻。

为其地其日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求日出入差刻及五更中

星，并依岳台法求之。

志第三十一 律历十一

○观天历

步交会

交终分：三十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一、秒九千九百四十四。

交终日：二十七、余二千五百五十一、秒九千九百四十四。

交中日：一十三、余七千二百九十、秒九千九百七十二。

朔差日：二、余三千八百三十一、秒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余九千二百六、秒五千。

后限日：一、余一千九百一十五、秒五千二十八。

前限日：一十二、余五千三百七十五、秒四千九百四十四。

以上秒母同一万。

交率：一百八十三。

交数：二千三百三十一。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分七十六。

交中度：一百八十一分八十八。

交象度：九十分九十四。

半交象度：四十五分四十七。

阳历食限：四千九百，定法四百九十。

阴历食限：七千九百，定法七百九十。

求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以交终分及秒去之，不尽，满统法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

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次朔及望加时入交泛日：置天正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求次朔，以朔差加之。求望，以望策加之，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次朔及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若以经朔小余减之，余为夜半入交泛日。

求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置经朔、望夜半入交泛日，若定朔、望大余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否则因经为定，即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次朔夜半入交泛日：置定朔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九千四百七十八、秒五十六，求次日，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次定朔及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置经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其朔、望入盈缩限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即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余秒。

求朔望加时入交定日：置其朔、望入转朏朒定数，以交率乘之，交数而一，所得，以朏减朒加入交常日及余秒，满与不足，进退其日，即朔、望加时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月行入阴阳历：置其朔、望入交定日及余秒，在交中已下为月行阳历；已上去之，余为月行阴历。

求朔望加时月行入阴阳历积度：置月行入阴阳历日及余秒，以统法通日，内余，九而一为分，分满百为度，即朔望加时月行入阴阳历积度及分。

求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置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如交象已下为入少象；已上，覆减交中度，余为入老象。皆列于上，下列交中度，相减相乘，进位，如一百三十八而一，为泛差。又视入老、少象度，如半交象已下为初；已上去之，余为末。皆二因，退位，初减末加泛差，满百为度，即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及分。

求日月食甚定余：置定朔小余，如半统法已下，与半统法相减相乘，如三万六千九十而一为时差，以减。如半统法已上减去半统法，余亦与半统法相减相乘，如一万八千四十五而一为时差，午前以减，午后以加，皆加、减定朔小余，为日食甚小余。与半法相减，余为午前、后分。其月食者，以定望小余为月食甚小余。

求日月食甚辰刻：各置食甚小余，倍之，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五因，满刻法而一为刻，不满为分。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即食甚辰刻及分。若加半辰，即命起子初。

求气差：置其朔盈、缩限度及分，自相乘，进二位，盈初、缩末一百九十七而一，盈末、缩初二百一十九而一，皆用减四千一十，为气泛差。以乘午前、后分，如半昼分而一，所得，以减泛差，为定差。春分后，交初以减，交中以加；秋分后，交初以加，交中以减。如食在夜，反用之。

求刻差：置其朔盈、缩限度及分，与半周天相减相乘，进二位，二百九而一，为刻泛差。以乘午前、后分，如三千七百半而一，为定差。冬至后午前、夏至后午后，交初以加，交中以减。冬至后午后、夏至后午前，交初以减，交中以加。

求日入食限交前后分：置朔入交定日及余秒，以气、刻、时三差各加减之，如交中日已下为不食；已上去之，如后限已下为交后分；前限已上覆减交中日，余为交前分。

求日食分：置交前后分，如阳历食限已下为阳历食定分；已上，用减一万二千八百，余为阴历食定分。如不足减者，日不食。

各如定法而一为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小分半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命大分以十为限，即得日食之分。

求日食泛用分：置日食定分，退二位，列于上，在阳历列九十八于下，在阴历列一百五十八于下，各相减相乘，阳以二百五十而一，阴以六百五十而一，各为日食泛用分。

求月入食限交前后分：置望月行入阴阳历日及余秒，如后限已下为交后分。前限已上覆减交中日，余为交前分。

求月食分：置交前后分，如三千七百已下，为食既；已上，覆减一万一千七百，不足减者为不食。

余以八百而一为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小分半已上为半强，已下为半弱。命大分以十为限，即得月食之分。

求月食泛用分：置望交前、后分，自相乘，退二位，交初以一千一

百三十八而一，用减一千二百三，交中以一千二百六十四而一，用减一千八十三，各为月食泛用分。

求日月食定用分：置日月食泛用分，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以定朔、望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日月食定用分。

求日月食亏初复满小余：置日月食甚小余，以定用分减之，为亏初；加之，为复满：即各得所求小余。若求辰刻，依食甚术入之。

求月食更筹法：置望辰分，四因，退位，为更法；五除之，为筹法。

求月食入更筹：置亏初、食甚、复满小余，在晨分已下加晨分，昏分已上减去昏分，皆以更法除之为更数，不尽，以筹法除之为筹数。其更、筹数命初更，算外，即各得所入更、筹。

求日月食甚宿次：置朔、望之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以统法约日月食甚小余，加之，内月食更加半周天，各依宿次去之，即日月食甚所在宿次。

求月食既内外刻分：置月食交前、后分，覆减三千七百，如不足减者，为食不既。

退二位，列于上，下列七十四，相减相乘，进位，如三十七而一，所得以定用分乘之，如泛用分而一，为既内分；以减定用分，余为既外分。

求日月带食出入所见之分：各以食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其带食差在定用分已上，为不带食出入。

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若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乘所食之分，如既外分而一，所得，以减既分，如不足减者，为带食既出入。

以减所食之分，余为带食出、入所见之分。

求日食所起：日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满东南；日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满东北。其食八分已上者，皆起正西，复满正东。此据午地而论之，当审黄道斜正可知。

求月食所起：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满西北；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满西南。其食八分已上者，皆起正东，复满正西。此据午地而论之，当审黄道斜正可知。

步五星

五星历策：一十五度、约分二十一、秒九十。

木星周率：四百七十九万八千五百二十六、秒九十二。？　周日：三百九十八、余一万五百八十六、秒九十二。

岁差：一百一十六、秒七十二。

伏见度：一十三半。

木星盈缩历

火星周率：九百三十八万二千五百六十、秒七十六。

周日：七百七十九、余一万一千一百九十、秒七十六。

岁差：一百一十六、秒一十三。

伏见度：一十八。

火星盈缩历

土星周率：四百五十四万八千四百三十一、秒八十五。

周日：三百七十八、余一千九十一、秒八十五。

岁差：一百一十六、秒三十。

伏见度：一十六半。

土星盈缩历

金星周率：七百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秒三十四。

周日：五百八十三、余一万八百三十一、秒三十四。

岁差：一百一十六、秒六十九。

伏见度：一十一半。金星盈缩历

水星周率：一百三十九万四千二、秒七。

周日：一百一十五、余一万五百五十二、秒七。

岁差：一百一十六、秒四十。

夕见晨伏度：一十五。

晨见夕伏度：二十一。

水星盈缩历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中星：置天正冬至气积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用减周率，余满统法约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命之为平合中积。因而重列之为平合中星，各以前段变日加平合中积，又以前段变度加平合中星，其经退行者即减之，各得五星诸变中积中星。

求五星入历：各以其星岁差乘所求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尽，以统法约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减平合中星，为平合入历度及分秒。求诸变者，各以前段限度累加之，为五星诸变入历度及分秒。

求五星诸变盈缩定差：各置其星其变入历度及分秒，如半周天已下为盈，已上去之为缩。以五星历策度除之为策数，不尽，为入策度及分秒。以其策下损益率乘之，如历策而一为分，分满百为度，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度，即五星诸段盈缩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诸变定积：各置其星其变中积，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加之，满统法去之，不尽，命甲子，算外，即定日辰及分。

求五星诸变入所在月日：各置其星其变定积，以天正闰日及约分加之，满朔策及约分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已来日数。命月数起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星其段入其月经朔日数及分。乃以其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诸变加时定星：各置其星其变中星，以盈缩定差盈加

缩减之，内金倍之，水三之，然后加减，即五星诸段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时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五星皆因留为后段初日定星，余依术算。

求五星诸变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加时分，百约之，以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为其星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加命如前，即得所求。

求诸变日率度率：各以其段日辰距至后段日辰为其段日率；以其段夜半定星与后段夜半定星相减，余为其段度率。

求诸变平行分：各置其段度率，以其段日率除之，为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变总差：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泛差。并前段泛差，四因，退一位，为总差。若前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因后段初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若后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因前段末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其在再行者，以本段平行分十四乘之，十五而一，为总差。内金星依顺段术求之。

求初末日行分：各半其段总差，加减其段平行分，后行分少，加之为初，减之为末；后行分多，减之为初，加之为末。退行者，前段减之为初，加之为末；后段加之为初，减之为末。

为其星其段初、末日行分。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置其段总差，减日率一以除之，为日差；累损益初日行分，后行分少，损之；后行分多，益之。

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其星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命之，即每日夜半星行所在宿次。

径求其日宿次：置所求日，减一，半之，以日差乘而加减初日行分，后行分少，减之；后行分多，加之算。

以所求日乘之，为积度；以顺加退减其星其段初日夜半宿次，即所求日夜半宿次。

求五星合见伏行差：木、火、土三星，以其段初日星行分减太阳行分，为行差。金、水二星顺行者，以其段初日太阳行分减星行分，为行差。金、水二星退行者，以其段初日星行分并太阳行分，为行差。内水星夕伏、晨见，直以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见伏泛用积：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积，便为定合见、伏泛用积。金、水二星各置其段盈缩定差，内水星倍之，以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在平合夕见、晨伏者，盈减缩加定积，为定合见、伏泛用积；在退合夕伏、晨见者，盈加缩减定积，为定合见、伏泛用积。

求五星定合积定星：木、火、土三星，以平合行差除其日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减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减缩加其星定合泛用积，为其星定合定积、定星。金、水二星顺合者，以平合行差除其日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盈缩分加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盈加缩积其星定合泛用积，为其星定合定积、定星。金、水二星退合者，以平合行差除其日盈缩分，为距合差日；以减盈缩减之分，为距合差度；以差日盈减缩加，以差度盈加缩减再定合泛用积，为其星再定合定积、定星。各以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加定积，满统法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得定合日辰。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定星，依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

求五星定见伏定积：木、火、土三星以泛用积晨加、夕减一象，如半周天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一周天，余亦自相乘，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而一为差，如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见加伏减泛用积，为其星定见、伏定积。金、水二星以行差除其日盈缩分为日，在夕见、晨伏，盈加缩减泛用积，为常用积；夕伏、晨见，盈减缩加泛用积，为常用积；如常用积在半周天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各在一象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一周天，余亦自相乘，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以十八而一；冬至后夕、夏至后晨，以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而一为差，如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冬至后晨见、夕伏，夏至后夕见、晨伏，以加常用积，为其星定见、伏定积；冬至后夕见、晨伏，夏至后晨见、夕伏，以减常用积，为其星定见、伏定积。加命如前，即得定见、伏日辰。

志第三十二 律历十二

○纪元历

崇宁《纪元历》

演纪上元上章执徐之岁，距元符三年庚辰，岁积二千八百六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算；至崇宁五年丙戌，岁积二千八百六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六算。

步气朔第一

日法：七千二百九十。

期实：二百六十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

朔实：二十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八。

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余一千七百七十六。

气策：一十五、余一千五百九十二太。

朔策：二十九、余三千八百六十八。

望策：一十四、余五千五百七十九。

弦策：七、余二千七百八十九半。

中盈分：三千一百八十五半。

朔虚分：三千四百二十二。

没限：五千六百九十七少。

旬周：四十三万七千四百。

纪法：六十。

求天正冬至：置上元距所求积年，以期实乘之，为天正冬至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满，如日法而一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其大余命己卯，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辰及余。

求次气：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加之，四分之一为少，之二为半，之三为太。如满秒母，收从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盈纪法乃去之。

去命如前，即次气日辰及余。

求天正经朔：置天正冬至气积分，以朔实去之，不尽，为天正闰

余；用减气积分，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满旬周去之，不满，如日法而一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其大余命己卯，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日辰及余。

求弦望及次朔经日：置天正经朔大、小余，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经日辰及余。

求没日：置有没常气小余，凡常气小余在没限已上者，为有没之气。

六十乘之，用减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余满六千三百七十一而一为日，不满为余。命日起其气初日辰，算外，即为气内没日辰。

求灭日：置有灭经朔小余，凡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为有灭之朔。

三十乘之，满朔虚分而一为日，不满为余。命日起其月经朔日辰，算外，即为月内灭日辰。

步发敛

候策：五、余五百三十、秒五十五。

卦策：六、余六百三十七、秒六。

土王策：三、余三百一十八、秒三十三。

岁闰：七万九千二百九十。

月闰：六千六百七半。

闰限：二十万八千六百七十半。

辰法：一千二百一十五。

半辰法：六百七半。

刻法：七百二十九。

秒法：六十。

求七十二候：各置中节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加之为次候；又加之为末候。各命己卯，算外，即得所求日辰。

求六十四卦：各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得辟卦用事日；又加之，得诸侯内卦用事日；以土王策加之，得十有二节之初诸侯外卦用事日；又加之，得大夫卦用事日；复以卦策加之，得卿卦用事日。各命己卯，算外，即得所求日辰。

求五行用事：各因四立之节大、小余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即其季土始用事之日。各命己卯，算外，即得所求日辰。

七十二候及卦目与前历同。

求中气去经朔：置天正闰余，以月闰累加之，满日法为闰日，不满为余，即其月中气去经朔日算。因求卦候者，各以卦、候策依次累加减之，中气前减，中气后加。

各得其月卦、候去经朔日算。

求发敛加时：置所求小余，倍之，如辰法而一为辰数，不满，五因之，如刻法而一为刻，不尽为分。命辰数起子正，算外，即各得加时所在辰、刻及分。如半辰数，即命起子初。

步日躔

周天分：二亿一千三百一万八千一十七。

岁差：七千九百三十七。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五、秒七十二。

象限：九十一、约分三十一、秒九。

乘法：一百一十九。

除法：一千八百一十一。

秒法：一百。

求每日盈缩分先后数：置所求盈缩分，以乘法乘之，如除法而一，为其气中平率；与后气中平率相减，为合差；半合差，加减其气中平率，为初、末泛率。至后加为初、减为末，分后减为初、加为末。

又以乘法乘合差，如除法而一，为日差；半日差，加减初、末泛率，为初、末定率。至后减初加末，分后加初减末。 以日差累加减其气初定率，为每日盈缩分；至后减，分后加。

各以每日盈缩分加减气下先后数。冬至后，积盈为先，在缩减之；夏至后，积缩为后，在盈减之。其分、至前一气，无后气相减，皆因前气合差为其气合差。余依前术，求朏朒仿此。

求经朔弦望入气：置天正闰日及余，如气策以下者，以减气策，为入大雪气；以上者去之，余以减气策，为入小雪气：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入气日及余。求弦、望及后朔入气，以弦策累加之，满气策去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入气日及余。

求经朔弦望入气朏朒定数：各以所入气小余乘其日损益率，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日下朏朒积，各为定数。

赤道宿度

斗：二十五

牛：七少

女：十一少

虚：九少秒七十二

危：十五半

室：十七

壁：八太。

北方七宿九十四度秒七十二

。

奎：十六半

娄：十二

胃：十五

昴：十一少

毕：十七少。

觜：半。

参：十半。

西方七宿八十三度。

井：三十三少

鬼：二半

柳：十三太。

星：六太

张：十七少

翼：十八太

轸：十七

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角：十二

亢：九少

氐：十六

房：五太

心：六少

尾：十九少

箕：十半

东方七宿七十九度。

按诸历赤道宿次，就立全度，颇失真数。今依宋朝浑仪校测距度，分定太、半、少，用为常数，校之天道，最为密近。如考唐，用唐所测；考古，用古所测：即各得当时宿度。

求冬至赤道日度：以岁差乘所求积年，满周天分去之，不满，覆减周天分，余如五千八百三十二而一为分，不尽，退除为秒。其分，满百为度，命起赤道虚宿七度外去之，至不满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加时日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后赤道宿积度：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

求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视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已下为入初限；已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以四正后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赤道宿积度，为其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后以前宿减之。

为其宿黄道度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

牛：七

女：十一

虚：九少秒七十二

危：十六。

室：十八。

壁：九半。

北方七宿九十三度太秒七十二

。

奎：十八

娄：十二太

胃：十五半

昴：十一

毕：十六半

觜；半

参：九太

西方七宿八十四度。

井：三十半

鬼：二半

柳：十三少

星：六太

张：十七太

翼：二十

轸：十八半

南方七宿一百九度。

角：十二太

亢：九太

氐：十六少

房：五太

心：六

尾：十八少

箕：九半

东方七宿七十八度少。

前黄道宿度，依今历岁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依术推变当时宿度，然后可步七曜，知其所在。如径求七曜所在，置所在积度，以前黄道宿积度减之，为所在黄道宿度及分。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命曰黄赤道差；用减冬至赤道日度及分秒，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气加时黄道日度：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减之，余以所求气数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气中积及约分，又以其气初日先后数先加后减之，用加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命之，即各得其气加时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时赤道宿度空，分秒在岁差已下者，即加前宿全度。然求黄赤道差，余依术算。

求二十四气晨前夜半黄道日度：置日法，以其气小余减之，余副置之；以其气初日盈缩分乘之，如万约之，所得，盈加缩减其副，满日法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其气加时黄道日度，即各得其气一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每日加一度，以百约每日盈缩分为分秒，盈加缩减之，满黄道宿次去之，即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其二十四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系属前气，自前气摊算，即各得所求。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置一万分，以所入气日盈缩分盈加缩减而半

之，满百为分，不满为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

求夏至加时黄道日度：置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以二至限及分秒加之，满黄道宿次去之，不满，为夏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积度：以二至加时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为入二至后黄道积度及分。

求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视二至后黄道积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秒八十七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其积度满象限去之，为二分后黄道积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初限、分后末限度及分秒，进三位，加二十万二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减去四百四十九半，余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末限、分后初限度及分秒，进三位，用减三十万三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以减五百五十半，余在初限者，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求太阳入宫日时刻及分：各置入宫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减之，余以二十四乘，为时实；以其日太阳行度及分秒为法实，如法而一，为半时数；不满，进二位，为刻实；以二十四乘，前法除之为刻，不满，退除为分。其半时命起子正，算外，即得太阳入宫初正时、刻及分。其逐刻日、时及分，旧历均其日数，从其简略，未尽其详。今但依入宫正术求之，即允协天道。

步晷漏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分六十二、秒一十八。

象限：九十一、分二十一、秒九。

一象度：九十一、分二十一、秒四十三。

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六十二日、分二十。

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一百二十日、分四十二。

已上分秒母各同一百。

冬至岳台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岳台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

昏明分：一百八十二少。

昏明刻：二分三百六十四半。

辰刻：八分二百四十三。

半辰刻：四分一百二十一半。

刻法：七百二十九。

求午中入气：置所求日大余及半法，以所入气大、小余减之，为其日午中入气日及余。

求午中中积：置其气中积，以午中入气日及余加之，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为所求日午中中积及分秒。

求午中入二至后初末限；置午中中积及分，为入冬至后；满二至限去之，为入夏至后。其二至后，如在初限已下为入初限；已上，覆减二至限，余为入末限。

求岳台晷影午中定数：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以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为实，置之；以七百二十五除之，所得，加一十万六百一十七，并入限分，折半为法，实如法而一为分，不满，退除为小分，其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减冬至岳台晷影常数，即得所求午中晷影定数。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以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为实，乃置入限分，九因，再折，加一十九万八千七十五为法，其夏至前后，日如在半限以上者，减去半限，余置于上，列半限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进二位，七十七除之，所得加法为定法，然后除之。

实如法而一为分，不满，退除为小分，其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

尺，以加夏至岳台晷影常数，即得所求日午中晷影定数。

求每日日行积度：以午中入气余乘其日盈缩分，日法而一，冬至后盈加缩减、夏至后缩加盈减先后数，以先加后减中积日及分秒，满与不足，进退其日，为所求日行积度及分秒。

求每日赤道内外度：置所求日午中日行积度及分，如不满二至限，在象限已下为冬至后度；象限已上，用减二至限，为夏至前度。如满二至限去之，余在象限以下为夏至后度；象限以上，用减二至限，为冬至前度。并置之于上，列象限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冬至前后五百一十七而一，夏至前后四百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以加二至前后度，所得，用减象限，余置于上，列二至限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其度、分、秒皆以百通，然后乘之。

退一位，如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五十六而一为秒，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即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冬至前后为外，夏至前后为内。

求每日午中太阳去极度；以每日午中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内减外加一象度及分，为每日午中太阳去极度及分。

求每日日出入分晨昏分半昼分：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三百六十三乘之，进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所得，以加减一千八百二十二半，赤道内以减，赤道外以加。

为所求日日出分；用减日法，为日入分。以昏明分减日出分，为晨分；加日入分，为昏分；以日出分减半法，为半昼分。

求每日昼夜刻日出入辰刻：置日出分，倍之，进一位，满刻法为刻，不满为分，即所求日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半夜刻，满辰刻为辰数；命子正，算外，即日出辰刻；以半辰刻加之，即命起时初。

以昼刻加之，满辰刻为辰数；命日出，算外，即日入辰刻及分。

求每更点差刻及逐更点辰刻：置夜刻，减去十五刻，五而一，为更差；又五而一，为点差。以昏明刻加日入辰刻，即初更辰刻；以更点差刻累加之，满辰刻及分去之，各得更点所入辰刻及分。

求每日距中度及每更差度：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

四千四百三十五乘之，如五千八百一十二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以内加外减一百度七十二分、秒七为距中度。用减一百六十四度八十一分、秒五十七，余四因，退一位，为每更差度。

求昏晓五更及攒点中星：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命为初更中星；以每更差度加而命之，即二更中星；以每更差度累加之，满赤道宿度去之，即逐更及攒点中星；加三十六度六十二分、秒五十七，满赤道宿度去之，即晓中星。

求九服晷景：各于所在测冬夏二至晷数，乃相减之，余为二至差数。如地在岳台南测夏至晷景在表南者，并冬夏二至晷数为二至差数。其所求日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置岳台冬至晷景常数，以所求日岳台午中晷景定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差数乘之，如岳台二至差数一丈一尺二寸七分而一，所得，以减其处冬至晷数，即其地其日中晷定数。所求日在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者，置所求日岳台午中晷景定数，以岳台夏至晷景常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差数乘之，如岳台二至差数而一，所得，以加其处夏至晷数，即其地其日中晷定数。如其处夏至景在表南者，以所得之数减其处夏至晷数，余为其地其日中晷定数，亦在表南也。其所得之数多于其处夏至晷数，即减去夏至晷数，余为其地其日中晷定数，在表北也。

求九服所在昼夜漏刻：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处冬夏二至夜刻，但得一至可矣，不必须要冬夏二至。

乃与五十刻相减，余为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进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为刻，不尽，以刻法乘之，复八而一为分，内减外加五十刻，即所求日夜刻；减百刻，余为昼刻。其日日出入辰刻及更点差刻、每更点辰刻，并依岳台术求之。

步月离

转周分：二十万八百七十三、秒九百九十。

转周日：二十七、余四千四十三、秒九百九十。

朔差日：一、余七千一百一十四、秒九千一十。

望策：一十四、余五千五百七十九。

弦策：七、余二千七百八十九半。

已上秒母一万。

七日：初数六千四百七十八，初约分八十九；末数八百一十二，末约分一十一。

十四日：初数五千六百六十六，初约分七十八；末数一千六百二十四，末约分二十二。

二十一日：初数四千八百五十四，初约分六十七；末数二千四百三十六，末约分三十三。

二十八日：初数四千四十三，初约分五十五。

上弦：九十一度、分三十一、秒四十三。

望：一百八十二度、分六十二、秒八十六。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分九十四、秒二十九。

月平行：十三度、分三十六、秒八十七太。

已上分、秒母皆同一百。

求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以转周分及秒去之，不尽，满日法除之为日，不满为余秒，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若以朔差日及余秒加之，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即次朔加时入转日。

求弦望入转：各因其月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以弦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上弦、望及下弦经日加时入转日及余秒。

求朔弦望入转朏朒定数：置入转余，以其日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其四七日下余如初数已下者，初率乘之，初数而一，以损益朏朒为定数。如初数已上者，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用减初率，余加朏朒为定数。其十四日下余如初数已上者，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为朏朒定数。

求朔弦望定日：各置经朔、弦、望小余，以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

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命己卯，算外，各得定日日辰及余。定朔干名与后朔干名同者月大，不同者月小，其月内无中气者为闰月。凡注历，观定朔小余，秋分后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进一日；春分后定朔日出分差如春分之日者，三约之，用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及此数已上者，亦进一日；或当交亏初在日入已前者，其朔不进。弦、望定小余不满日出分者，退一日；望若有食亏初在日出已前者，定望小余进满日出分，亦进一日。又月行九道迟疾，有三大二小；日行盈缩累增损之，则有四大三小，理数然也。若俯循常仪，当察加时早晚，随其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置定朔、弦、望约余，副之，以乘其日盈缩分，万约之，所得，盈加缩减其副，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时日躔黄道宿次。

求平交日辰：置交终日及余秒，以其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减之，余为平交入其月经朔加时后日算及余秒，以加减其月经朔大、小余，其大余命己卯，算外，即平交日辰及余秒。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余秒加之，大余满纪法去之，命如前，即次平交日辰及余秒。

求平交入转朏朒定数：置平交小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朏朒积为定数。

求正交日辰：置平交小余，以平交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日辰，即正交日辰及余秒；与定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经朔加时中积：各以其月经朔加时入气日及余，加其气中积及余，其日命为度，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即其月经朔加时中积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月度：置平交入经朔加时后日算及约余秒，以日法通日，内余，进一位，如五千四百五十三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其月经朔加时中积，然后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月正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交终度及分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求黄道宿积度：置正交加时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正交后黄道宿积度及分秒。

求黄道宿积度入初末限：各置黄道宿积度及分秒，满交象度及分去之，在半交象已下为初限；已上者，以减交象度，余为入末限。入交积度、交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凡月行所交，冬入阴历，夏入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冬入阳历，夏入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入阳历，秋入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春入阴历，秋入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

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后宿度内为同名，入冬至后宿度内为异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减，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加。此加减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较之渐异，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常。

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减。此加减出入六度，异如黄赤道相交异名之差，若较之渐同，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常。

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行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皆加减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宿九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论

春、夏、秋、冬，以四时日所在宿度为正。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以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减。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减；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时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减之，即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度：置定朔加时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当弦、望加时日躔黄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度：各以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后黄道积度，为定朔、弦、望加时正交后黄道积度。如前求九道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余为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离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两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

求定朔午中入转：以经朔小余与半法相减，余以加减经朔加时入转，经朔小余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减之。

为经朔午中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亦加减转日，否则因经为定，命日，算外，即得所求。次月仿此求之。

求每日午中入转：因定朔午中入转日及余秒，每日累加一日，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命如前，即得每日午中入转日及余秒。

求晨昏月度：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转定分，日法而一，为晨转分；用减转定分，余为昏转分；又以朔、弦、望定小余乘转定分，日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为前；不足，覆减之，余为后；乃前加后减加时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月，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

晨定月，余为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累计每程相距日转定分，与晨昏定程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为加，定程少为减。

以加减每日转定分，为每日转定度及分秒。

求每日晨昏月：因朔、弦、望晨昏月，加每日转定度及分秒，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凡注历，目朔日注昏月，望后次日注晨月。

已前月度以究算术之精微，如求其速要，即依后术径求。

求经朔加时平行月：各以其月经朔入气日及余秒，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加其气中积日及约分，命日为度，即为经朔加时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所求日加时平行月：置所求日大余及加时小余，以其月经朔大、小余减之，余为入经朔加时后日数及余；以其日乘月平行度及分秒，列于上位，又以其余乘月平行度及分秒，满日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并上位，用加经朔加时平行月，满周天度及分秒去之，即得所求日加时平行月积度及分秒。

求所求日加时入转：以所求日加时入经朔加时后日数及余，加经朔加时入转日及余秒，满转周日及余秒去之，命日，算外，即得所求。其余先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求所求日加时定月：置所求日加时入转分，以其日算外加减差乘之，百约为分，分满百为度，加减其下迟疾度，为迟疾定度；乃以迟减疾加所求日加时平行月，为定月。各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所求日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其入转若在四、七日者，如求朏朒术入之。

志第三十三 律历十三

○纪元历

步交会

交终分：一十九万八千三百七十七、秒八百八十。

交终日：二十七、余一千五百四十七、秒八百八十。

交中日：一十三、余四千四百一十八、秒五千四百四十。

朔差日：二、余二千三百二十、秒九千一百二十。

望策：一十四、余五千五百七十九。

已上秒母一万。

交率：三百二十四。

交数：四千一百二十七。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约分七十九、秒四十四。

交中度：一百八十一、约分八十九、秒七十二。

交象度：九十、约分九十四、秒八十六。

半交象度：四十五、约分四十七、秒四十三。

日食阳历限：三千四百，定法三百四十。

阴历限：四千三百，定法四百三十。

月食限：六千八百，定法四百四十。

已上分秒母各同一百。

推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积分，以交终分及秒去之，不尽，满日法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

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次朔及望入交：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求次朔，以朔差加之；求望，以望策加之：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各得次朔及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若以经朔、望小余减之，各得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夜半入交：因经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视定朔、望日辰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否则因经为定，各得所求。

求次定朔夜半入交：各因定朔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五千七百四十二、秒九千一百二十，即次朔夜半入交；若求次日，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皆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置经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入气、入转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即得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置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日法通日，内余，进一位，如五千四百五十三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及分。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定积度：置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及分，以定朔、望加时入转迟疾度迟减疾加之，满与不足，进退交终度及分。

即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定积度及分。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定朔望加时月行入阴阳历积度：置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定积度及分，如在交中度及分已下为入阳历积度；已上者去之，余为入阴历积度。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定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视月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如交象已下为在少象；已上，覆减交中度，余为入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于上，列交象度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五百而一，所得，用减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余，列交中度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满一千三百七十五而一，所得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为定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及分。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置其月经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其月入气朏朒定数朏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其日，即得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余秒。近交初为交初，在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为交初；近交中为交中，在十三日、十四日为交中。

求日月食甚定数：以其朔望入气、入转朏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副置之；以定朔、望加时入转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其定朔、望如算外在四七日者，视其余在初数已下，初率乘之，初数而一；初数已上，以末率乘之，末数而一。

所得，视入转，应朒者依其损益，应朏者益减损加其副；以朏减朒加经朔望小余，为泛余。满与不足，进退大余。

日食者视泛余，如半法已下，为中前；列半法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如一万九百三十五而一，所得，为差；以减泛余，为食甚定余；用减半法，为午前分。如泛余在半法已上，减去半法，为中后；列半法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如日法而一，所得，为差；以加泛余，为食甚定余；乃减去半法，为午后分。月食者视泛余，如半法已上减去半法，余在一千八百二十二半已下自相乘，已上者，覆减半法，余亦自相乘，如三万而一，所得，以减泛余，为食甚定余；如泛余不满半法，在日出分三分之二已下，列于上位，已上者，用减日出分，余倍之，亦列于上位，乃四因三约日出分，列之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如一万五千而一，所得，以加泛余，为食甚定余。

求日月食甚辰刻：倍食甚定余，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尽，五因之，满刻法除之为刻，不满为分。命辰数起子正，算外，即食甚辰刻及分。若加半辰，命起子初。

求日月食甚入气：食甚大、小余及食定小余，并定朔、望大余，以此与经朔望大、小余相减。

置其朔望食甚大、小余，与经朔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望入气日余，经朔望少即加之，多即减之。

为日、月食甚入气日及余秒。各置食甚入气及余秒，加其气中积，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即为日、月食甚中积及分。

求日月食甚日行积度：置食甚入气余，以所入气日盈缩分乘之，日法而一，加减其日先后数，至后加，分后减。

先加后减日、月食甚中积，即为日、月食甚日行积度及分。

求气差：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二至限去之，余在象限已下为在初；已上，覆减二至限，余为在末。皆自相乘，进二位，满三百四十三而一，所得，用减二千四百三十，余为气差；以午前、后分乘之。如半昼分而一，以减气差，为气差定数。在冬至后末限、夏至后初限，交初以减，交中以加。

夏至后末限、冬至后初限，交初以加，交中以减。

如半昼分而一，所得，在气差已上者，即以气差覆减之，余应加者为减，减者为加。

求刻差：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二至限去之，余列二至限于下，以上减下，余以乘上，进二位，满三百四十三而一，所得为刻差。以午前、后分乘而倍之，如半法而一，为刻差定数。冬至后食甚在午前，夏至后食甚在午后，交初以加，交中以减。

冬至后食甚在午后，夏至后食甚在午前，交初以减，交中以加。

如半法而一，所得在刻差已上者，即倍刻差，以所得之数减之，余为刻差定数，依其加减。

求朔入交定日：置朔入交常日及余秒，以气、刻差定数各加减之，交初加三千一百，交中减三千，为朔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望入交定日：置望入转朏朒定数，以交率乘之，如交数而一，所得，以朏减朒加入交常日之余，满与不足，进退其日，即望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月行入阴阳历：视其朔、望入交定日及余秒，如在中日及余秒已下为月在阳历；如中日及余秒已上，减去中日，为月在阴历。

求入食限交前后分：视其朔、望月行入阴阳历，不满日者为交后分；在十三日上下者覆减交中日，为交前分；视交前、后分各在食限已下者为入食限。

求日食分：以交前、后分各减阴阳历食限，余如定法而一，为日食之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即得日食之分。其食不

及大分者，行势稍近交道，光气微有映蔽，其日或食或不食。

求月食分：视其望交前、后分，如二千四百已下者，食既；已上，用减食限，余如定法而一，为月食之大分；不尽，退除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得月食之分。

求日食泛用分：置交前、后分，自相乘，退二位，阳历一百九十八而一，阴历三百一十七而一，所得，用减五百八十三，余为日食泛用分。

求月食泛用分：置交前、后分，自相乘，退二位，如七百四而一，所得，用减六百五十六，余为月食泛用分。

求日月食定用分：置日、月食泛用分，副之，以食甚加时入转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如算外在四、七日者，依食定余求之。

所得，应朒者依其损益，应朏者益减损加其副，即为日月食定用分。

求月食既内外分：置月食交前、后分，自相乘，退二位，如二百四十九而一，所得，用减二百三十一，余以定用分乘之，如泛用分而一，为月食既内分；用减定用分，余为既外分。

求日月食亏初复满小余：置日、月食甚小余，各以定用分减之，为亏初；加之，为复满；其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之，为初既；加之，为生光：即各得所求小余。如求时刻，依食甚术入之。

求月食更点法：置月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减去七百二十九，余五约之，为更法；又五除之，为点法。

求月食入更点：置亏初、食甚、复末小余，在晨分已下加晨分，昏分已上减去昏分，余以更法除之为更数，不满，以点法除之为点数。其更数命初更，算外，即各得所入更、点。

求日食所起：日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日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西，复于正东。此据午地而论之。

求月食所起：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月在阴

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其食八分已上，皆起正东，复于正西。此亦据午地而论之。

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数：各以食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如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进一位，如既外分而一，所得，以减既分，即月带食出入所见之分，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 以减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带食所见之分。其食甚在昼，晨为渐进，昏为已退；其食甚在夜，晨为已退，昏为渐进。

求日月食甚宿次：置食甚日行积度，望即更加半周天。

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步五星

木星周率：二百九十万七千八百七十九、秒六十四。

周差：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五十三、秒六十四。

历率：二百六十六万二千六百三十六、秒二十二。

周日：三百九十八、约分八十八、秒六十。

历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四、秒五十。

历中度：一百八十五、约分六十二、秒二十五。

历策度：一十五、约分二十一、秒八十五。

伏见度：一十三。

木星盈缩历

火星周率：五百六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七、秒六十四。

周差：三十六万四百一十四、秒四十四。

历率：二百六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秒二十。

周日：七百七十九、约分九十二、秒九十七。

历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四、秒六十五。

历中度：一百八十二、约分六十二、秒三十二半。

历策度：二十五、约分二十一、秒八十六。

伏见度：一十九。

火星盈缩历

土星周率：二百七十五万六千二百八十八、秒七十八。

周差：九万三千六百六十二、秒七十八。

历率：二百六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五、秒九十。

周日：三百七十八、约分九、秒一十七。

历度：三百六十六、约分二十四、秒四十九。

历中度：一百八十三、约分一十二、秒二十四半。

历策度：一十五、约分二十六、秒二。

伏见度：一十七。

土星盈缩历

金星周率：四百二十五万六千六百五十一、秒四十三半。

合日：二百九十一、约分九十五、秒一十四。

历率：二百六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六、秒一十六。

周日：五百八十三、约分九十、秒二十八。

历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五、秒三十二。

历中度：一百八十二、约分六十二、秒六十六。

历策度：一十五、约分二十一、秒八十九。

伏见度：一十半。

金星盈缩历

HT5”SS〗水星周率：八十四万四千七百三十八、秒五。

合日：五十七、约分九十三、秒八十一。

历率：二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四、秒九十五。

周日：一百一十五、约分八十七、秒六十二。

历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六、秒六十八。

历中度：一百八十二、约分六十三、秒三十四。

历策度：一十五、约分二十一、秒九十四半。

晨伏夕见：一十四。

夕伏晨见：一十九。

水星盈缩历

推五星天正冬至后平合及诸段中积中星：置气积分，各以其星周率除之，所得周数。不尽者，为前合。以减周率，余满日法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命之为平合中星，以诸段常日、常度累加之，即诸段中积、中星。其段退行者，以常度减之，即其段中星。

求木火土三星平合诸段入历：置其星周数，求冬至后合，皆加一数置之。

以周差乘之，满其星历率去之，不尽，满日法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为其星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其段限度依次累加之，即得诸段入历。

求金水二星平合及诸段入历：置气积分，各以其星历率去之，不尽，满日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平合中星，即为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其星其段限度依次累加之，即得诸

段入历。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盈缩定差：各置其星其段入历度及分，如历中已下为在盈；已上减去历中，余为在缩；以其星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入策度及分；命策数，算外，以其策损益率乘之，如历策而一为分，分满百为度；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即其星其段盈缩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定积：各置其星其段中积，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加之，即为定日及分；盈纪法六十去之，不尽，命己卯，算外，即得日辰。

求五星平合诸段所在月日：各置其段定积，以天正闰日及约分加之，满朔策及约分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已来日数及分。其月数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星其段入其月经朔日数及分，乃以日辰相距为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加时定星：各置其段中星，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金星倍之水星三之，乃可加减。

即五星诸段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五星皆因前留为前段初日定星，后留为后段初日定星，余依术算。

求五星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加时分，百约之，乃以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为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加命如前，即得所求。

求诸段日率度率：各以其段日辰距至后段日辰，为其段日率；以其段夜半定星与后段夜半定星相减，为其段度率及分秒。

求诸段平行度：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为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段总差：各以其段平行分与后段平行分相减，余为泛差；并前段泛差，四因，退一位，为总差。若前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因后段初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余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若后段无平行分相减为泛差者，因前段末日行分与其段平行分相减，余为半总差，倍之，为总差。晨迟末段，视段无平行分，因前初段末日行分与晨迟末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其退行者，各置本段平行分，十四乘

之，十五而一，为总差。内金星依顺段术入之，即得所求。夕迟初段，视前段无平行分，因后末段初日行分与夕迟初段平行分相减，为半总差。

求诸段初末日行分：各半其段总差，加减其段平行分，后段平行分多者，减之为初，加之为末；后段平行分少者，加之为初，减之为末。其在退行者，前减之为初，加之为末；后加之为初，减之为末。

各为其星其段初、末日行度及分秒。如前后段平行分俱多、俱少者，平注之；本段总差不满大分者，亦平注之。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置其段总差，减日率一以除之，为日差；累损益初日行分，后行分少，损之；后行分多，益之。

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宿次命之，即每日晨前夜半星行所在宿次。

径求其日宿次：置所求日，减一，半之，以日差乘而加减初行日分，后行分少，减之；后行分多，加之。

以所求日乘之，为积度；乃顺加退减其段初日宿次，即得所求日宿次。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入气：置定积，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尽，为入气已来日数及分秒。其气数命天正冬至，算外，即五星平合及见、伏入气日及分秒。其定积满岁周日及分，去之，余，在来年冬至后。

求五星合见伏行差：木、火、土三星，以其段初日星行分减太阳行分，余为行差。金、水二星顺行者，以其段初日太阳行分减星行分，余为行差。金、水二星退行者，以其段初日星行分并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及见伏泛积：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积，便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金、水二星，各置其段盈缩定差，内水星倍之，以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在平合夕疾、晨伏者，乃盈减缩加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在退合夕伏、晨见者，用盈加缩减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木、火、土三星，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先后

数，为距合差日；以先后数减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后加先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其星定合日定积、定星。金、水二星顺合者，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先后数，为距合差日；以先后数加之，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差度先加后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其星定合日定积、定星。金、水二星退合者，以退合行差除其日先后数，为距合差日；以减先后数，为距合差度；以差日先减后加，以差度先加后减再定合泛积，为其星再定合积星。各以冬至大余及约分加定积，满纪法去之，命己卯，算外，即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定星，依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

求木火土三星定见伏定积日：各置其星定见、伏泛积，晨加夕减象限日及分秒，如二至限已下自相乘，已上，覆减岁周，余亦自相乘，百约为分，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见加伏减泛积，为定积；如前加命，即得日辰。

求金水二星定见伏定日：夕见、晨伏，以行差除其日先后数，为日；先加后减泛用积，为常用积。晨见、夕伏，以行差除其日先后数，为日；先减后加泛用积，为常用积。如常用积在二至限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其二至后日及分在象限已下自相乘，已上，用减二至限，余亦自相乘，如法而一，所得为分；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以十八为法；冬至后夕、夏至后晨，以七十五为法。

以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满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加减常用积，为定用积；加命如前，即得定见、伏日辰。冬至后，晨见、夕伏加之，夕见、晨伏减之；夏至后，晨见、夕伏减之，夕见、晨伏加之。

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气初日至立冬气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不见；晨留在大寒气初日至立夏气九日三十五分已下者，春不晨见，秋不夕见。

熙宁六年六月，提举司天监陈绎言：“浑仪尺度与《法要》不合，二极、赤道四分不均，规、环左右距度不对，游仪重涩难运，黄道映蔽横箫，游规璺裂，黄道不合天体，天枢内极星不见。天文院浑仪尺度及二极、赤道四分各不均，黄道、天常环、月道映蔽横箫，及月道不与天合，天常环相攻难转，天枢内极星不见。皆当因旧修整，新定浑仪，改用古尺，均赋辰度，规、环轻利，黄赤道、天常环并侧置，以北际当天

度，省去月道，令不蔽横萧，增天枢为二度半，以纳极星，规、环、二极，各设环枢，以便游运。”诏依新式制造，置于司天监测验，以较疏密。七年六月，司天监呈新制浑仪、浮漏于迎阳门，帝召辅臣观之，数问同提举官沈括，具对所以改更之理。寻又言：“准诏，集监官较其疏密，无可比较。”诏置于翰林天文院。七月，以括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皇甫愈等赏有差。初，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见《天文志》。朝延用其说，令改造法物、历书。至是，浑仪、浮漏成，故赏之。

元丰五年正月，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所上浑仪、浮漏木样，具新器之宜，变旧器之失，臣等窃详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请依新式改造。其至道、皇祐浑仪、景表亦各差舛，请如法条奏修正。”从之。元祐四年三月，翰林学士许将等言：“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奉诏制造水运浑仪木样，如试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校验皆与天合。”诏以铜造，仍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将等又言：“前所谓浑天仪者，其外形圆，可遍布星度；其内有玑、有衡，可仰窥天象。今所建浑仪象，别为二器，而浑仪占测天度之真数，又以浑象置之密室，自为天运，与仪参合。若并为一器，即象为仪，以同正天度，则浑天仪象两得之矣。请更作浑天仪。”从之，七年四月，诏尚书左丞苏颂撰《浑天仪象铭》。六月，元祐浑天仪象成，诏三省、枢密院官阅之。绍圣元年十月，诏礼部、秘书省，即详定制造浑天仪象所，以新旧浑仪集局官同测验，择其精密可用者以闻。

宣和六年七月，宰臣王黼言：

臣崇宁元年邂逅方外之士于京师，自云王其姓，面出素书一，道玑衡之制甚详。比尝请令应奉司造小样验之，逾二月，乃成璇玑，其圆如丸，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置南北极、昆仑山及黄、赤二道，列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十干、十二支、昼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并内外三垣、周天星。日月循黄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一度，冬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春秋二分黄、赤道交而出卯入酉。月行十三度有余，生明于西，其形如钩，下环，西见半规，及望而圆；既望，西缺下环，东见半规，及晦而隐。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将入，或左或右，或迟或速，皆与天象吻合，无纤毫差。玉衡植于屏外，持扼枢斗，注水激轮，其下为机轮四十有三，钩键交错相持，次第运转，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齿，少者五日行一齿，疾徐相远如此，而同发于一机，其密殆与造物者侔焉。自余悉如唐一行之制。

然一行旧制机关，皆用铜铁为之，涩即不能自运，今制改以坚木若美玉之类。旧制外络二轮，以缀日月，而二轮蔽亏星度，仰视躔次不审，今制日月皆附黄道，如蚁行硠上。旧制虽有合望，而月体常圆，上下弦无辨，今以机转之，使圆缺隐见悉合天象。旧制止有候刻辰钟鼓，昼夜短长与日出入更筹之度，皆不能辨，今制为司辰寿星，运十二时轮，所至时刻，以手指之，又为烛龙，承以铜荷，时正吐珠振荷，循环自运。其制皆出一行之外。即其器观之，全象天体者，璇玑也；运用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谓玑衡为浑天仪，或谓有玑而无衡者为浑天象，或谓浑仪望筒为衡：皆非也。甚者莫知玑衡为何器。唯郑康成以运转者为玑，持正者为衡，以今制考之，其说最近。

又月之晦明，自昔弗烛厥理，独扬雄云："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溯于日乎？"京房云："月有形无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无光，溯日以为光。本朝沈括用弹况月，粉涂其半，以象对日之光，正侧视之，始尽圆缺之形。今制与三者之说若合符节。宜命有司置局如样制，相址于明堂或合台之内，筑台陈之，以测上象。又别制三器，一纳御府，一置钟鼓院，一备车驾行幸所用。仍著为成书，以诏万世。

诏以讨论制造玑衡所为名，命黼总领，内侍梁师成副之。

志第三十四 律历十四

中原既失，礼乐沦亡。高宗时，胡铨著《审律论》，曰：

臣闻司马迁有言曰：“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臣尝深爱迁之言律于兵械为尤重，而深惜后之谈兵者止以战斗、击刺、奇谋，此律之所以汨陈而学者未尝道也。

夫律、度、量、衡，古也渊源于马迁，滥觞于班固，刘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钱乐之之徒汨其泥而扬其波。迁之言曰：“黄钟之实八十一以为宫，而以九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则黄钟为九寸矣。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实如法，亦得长一寸，亦黄钟为九寸也。然则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与夫所谓八十一者，虽多少之不同，而其实一也；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与夫所谓九者，虽多少之不同，而其法一也。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与卯，阴律也；寅与辰，阳律也。生阴律者皆二，所谓下生者倍其实；生阳律者皆四，所谓上生者四其实。迁之言财数百，可谓简矣，而后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渊源于马迁乎？

固之言曰：黄钟之实，八百一十分。盖迁意也。然以林钟之实五百四十，而乃以为六百四十，林钟、太蔟之实以其长自乘，则声虽有，小同于黄钟之宫耳。然则魏柴玉制律，而与黄钟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终于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盖迁术也。而固亦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历十二辰之数，而得黄钟之实，以为阴阳合德，化生万物。其说盖有本矣。然其言三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而不言夫所谓浊倍之变何？夫蕤宾之比于大吕，则蕤宾清而大吕浊，今又损二分之一以生大吕，则大吕之声乃清于蕤宾，是不知夫倍大吕之浊。然则萧衍之论，至于夹钟而裁长三寸七分，其失兆此矣。是不亦滥觞于班固乎？

昭之言曰：推林钟之实至十一万八千九十八、太蔟之实至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约之者，为下生之实；四乘而三约之者，为上生之实。此迁、固之意，昭则详矣。然以蕤宾为上生大吕，而大吕乃下生夷则，何也？盖昭之说阳生阴为下生，阴生阳为上生。今以蕤宾为上生大吕，则是阳生阴，乃上生也；以大吕为下生夷则，是阴生阳，乃下生也。其蔽亦由不知夫大吕有浊倍之变，则其视迁、固去本远矣。是不

亦挹其流于刘昭乎？

若夫孟康、京房、钱乐之之徒，则又大不然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为黄钟之实，起十二律之周径，度其长以容其实，初末尝有径三围九之说也。康之徒惑于八十一分之实，以一寸为九十分，而不察方圜之异，于是有径三围九之论兴焉。天律之形圜，如以为径三围九，则刓其四用之方，而不足于九分之数，以之容黍，岂能至于千二百哉！然则所谓围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龠之方，则知黄钟之分亦方也。固虽无明说，其论洛下闳起历之法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纳之龠中，则不摇而自满，是无异黄钟之容也。龠之制，方寸而深八分。一龠之方，则黄钟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围九方分而圜之，则径不止于三分矣。故夫径三围九之说，孟康为之也。

然由律生吕，数十有二，止矣；京氏演为六十，钱乐之广为三百六十，则与黄帝之说悖矣。盖乐之用《淮南》之术，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以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生三十有四，以大吕、夹钟、中吕、蕤宾、夷则、无射生二十有七，应钟生二十有八，始于包育，而终于安运。然由黄钟迄于壮进百有五十，则三分损一焉以下生；由依行迄于亿兆二百有九，则三分益一焉以上生；惟安运为终而不生。其言与黄帝之法大相牴牾。自迁、固而下，至是杂然莫适为主，至五季王朴而后议少定，沈括、蒋之奇论之当矣。是不亦汩其泥而扬其波乎？

呜呼！律也者，固以实为本而法为末，陛下修其实于上，而有司方定其法于下，以协天地中和之声，则夫数子者，其说有可考焉，臣敢轻议哉！

淳熙间，建安布衣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朱熹称其超然远览，奋其独见，爬梳剔抉，参互考寻，推原本根，比次条理，管括机要，阐究精微。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之成法。其书有《律吕本原》、《律吕证辨》。《本原》者，《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二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量》第十三。《证辨》者，《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权臣既诬元定以伪学，贬死舂陵，虽有其书，卒为空言，呜

呼惜哉！

久之，宜春欧阳之秀复著《律通》，其自序曰：

自律吕之度数不见于经，而释经者反援《汉志》以为据，盖滥觞于《管子》、《吕氏春秋》，流衍于《淮南子》、司马迁之书，而波助于刘歆、京房之学。班固《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尽房所出也。后世协律者，类皆执守以为定法。历代合乐，不为无人，而终不足以得天地阴阳之和声，所以不能追还于隆古之盛者，大抵由三分损益之说拘之也。夫律固不能舍损益之说以求之，由其有损有益，而后有上生下生之异。至其专用三分以为损益之法则失之，未免乎声与数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

盖尝因其损益、上下生之义，而去其专用三分之蔽，乃多为分法以求之，自黄钟以往，其下生者盈十，而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数之或损或益，出于自然，而与旧法固不侔矣。若谓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既上而复下，则其法之穷也，于蕤宾、大吕间见之。夫黄钟而降，转以相生，至于姑洗则下生应钟，而应钟之上生蕤宾者，法也。今乃蕤宾之生大吕，又从而上生焉，此《班志》所载，所以变其说为下生大吕，而大吕之长遂用倍法矣。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犹为有理，独专用三分以为损益，则律之长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数尔。

生律之分，盖不止于三分损益之一端，以一律而分为三，此生律之极数，特一求徵声之法耳。苟以三分损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则声律殆无穷矣，何至于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十律皆下生，一律独上生。唯其下生者，损之极也，而后上生者益焉。上生则律穷矣，此穷上反下、穷下反上之理也。琴一弦之间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末以上生法终之。若以七弦而紧慢之为旋宫之法，则应钟一均之律，宫声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声音自然而然，不可拘于一而不知通变也。故正律止于十二而已。

窃意十二律之度数，当具于《周礼》之《冬官》，如《考工记》凫氏为钟、磬氏为磬之类，各有一职。然《冬官》一篇既亡，则世无以考其度数之详，而三分损益之说散见于书传者，恐或得之目击而不及识其全，或得之口授而未能究其误，或求诸耳决而不能究其真，因是遂著为定论。夫人皆以为法之尽善矣，岂知三分损益所生之律，乃仅得其声之近似而未真。盖非师旷之聪，则耳不能齐，其声之近似者，足以惑人之听，是以不复求其法之未尽善者。此蔡邕所以不如耳决之明者，亦不能

尽信其法也。

后世之制乐者，不知律法之固有未善，而每患其声音高下之不协，以至取古昔遗亡之器而求之，盖亦不知本矣。声以数而传，数以声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则。如侈者声必咋，弇者声必郁，高者数必短，下者数必长。侈弇者，数也，未闻其声而已知其有咋郁之分；高下者，声也，未见其数已知其有长短之异。故不得其自然之声，则数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数，则声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顾先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尺之修短、斛斗之广狭、钟磬之高下谋之，是何足以得其声之和哉！

邵雍曰："世人所见者，汉律历耳。"然则三分损益之法为未善，亦隐然矣。近世蔡元定特著一书，可谓究心，然其说亦有可用与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证于古，凡载于吾书者可见矣；其否者，皆由习熟于三分上下生之说，而不于声器之近似者察之也。岂尝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以作也。

盖律之所以长短，不止乎三分损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推而至于有二十分之法。管之所以广狭，必限于千二百黍之定数，因其容受有方分、圜分之异，与黍体不相合，而遂分辨其空龠有实积、隙积之理。其还相为宫之法，有以推见其为一阴一阳相继之道，而非一上一下相生之谓也。

嗟乎！观吾书者，能知其数之出于自然而然，则知由先汉以前至于今日，上下几二千年，凡史传所述三分损益一定之说者，可以删而去之矣。使其说之可用也，则累世律可协、乐可和，何承天、刘焯辈不改其法矣。故京房六十律不足以和乐，而况钱乐之衍为三百六十之非法，徒增多而无用乎？是其数非出于自然之无所加损，而徒欲傅会于当期之日数云尔。

古之圣人所以定律止于十二者，自然之理数也。苟不因自然之理数，则以三分损益之法衍之，声律殆不特三百六十而已也，而况京房之六十乎！且房之律，吾意其自为之也，而托言受之焦延寿，以欺乎人，以售其说。使律法之善，何必曰受诸人？律法不善矣，虽焦延寿何益哉！所谓善不善者，亦顾其法之可用与否耳。曩者，魏汉津尝创用指尺以制律，乃窃京房之故智，上以取君之信，下以遏人之议，能行之于一日，岂能使一世而用之乎？

今《律通》之作，其数之损益可以互相生，总为百四十四以为之体，或变之，又可得二百一十有六以为之用，乾坤之策具矣。世不用则已，用则声必和，亦因古黄钟九寸法审之，以人物之声而稍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胡为复衍百四十四律乎？”应之曰：“十二者，正声也；百四十四者，变声也。使不为百四十四者，何以见十二宫七声长短之有定数，而宫、商、角、徵、羽清浊之有定分乎？其要主于和而已。故有正声则有变声也，通其变然后可与论律矣。”

《律通》上、下二篇：《十二律名数》第一，《黄钟起数》第二，《生律分正法》第三，《生律分变法》第四，《正变生律分起算法》第五，《十二宫百四十四律数》第六，《律数傍通法》第七，《律数傍通别法》第八；《九分为寸法辨》第九、第十，《五十九律会同》第十一，《空围龠实辨》第十二，《十二律分阴阳图说》第十三，《阳声阴声配乾坤图》第十四，《五声配五行之序》第十五，《七声配五行之序》第十六，《七声分类》第十七，《十二宫七声倡和》第十八，《六十调图说》第十九，《辨三律声法》第二十。真德秀、赵以夫皆盛称之。

舒州桐城县丞李如篪作《乐书》，评司马光、范镇所论律，曰：

镇得蜀人房庶言尺法，庶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去‘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累黍为之，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是以乐声太高，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镇盛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其意谓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实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长一为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则据《汉书》正本之“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本无“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其意谓制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广定为一分，九十分则得黄钟之长，是律由度起也。

《书》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后及度、量、衡，是度起于律，信矣。然则镇之说是，而光之说非也。然庶之论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之说则非，必如其说，则是律非起于度而起于量也。光之说虽非先王作律之本，而后之为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无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汉志》之文，则光之说亦不得谓其非是也。

故尝论之，律者，述气之管也。其候气之法，十有二月，每月为管，置于地中。气之来至，有浅有深，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长。十二月之气至，各验其当月之管，气至则灰飞也。其为管之长短，与其气至之浅深，或不相当则不验。上古之圣人制为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气，而十二辰之音亦由之而出焉。以十二管较之，则黄钟之管最长，应钟之管至短；以林钟比于黄钟，则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之林钟，则长其三分之一；其余或长或短，皆上下于三分之一之数。其默符于声气自然之应者如此也，当时恶睹所谓三分损益哉！又恶睹夫一千二百黍实黄钟容受之量与夫一黍之广一为一分之说哉！古之圣人既为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衡之法，遂取秬黍之中者以实黄钟之管，满龠倾而数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广而度之，得黄钟管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两之，因以生衡。去古既远，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传，而犹有所谓一千二百黍为一龠容受之量与夫一黍之广一为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容受而度其分寸，则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于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流也；后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寻流而及源也。

光、镇争论往复，前后三十年不决，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镇深辟光以度起律之说，不知后世舍去度数，安得如古圣人默符声气之验，自然而成律也哉？至若庶之增益《汉志》八字以为脱误，及其他纷纷之议，皆穿凿以为新奇，虽镇力主之，非至当之论有补于律法者也。

如篪书曰《乐本》，曰《乐章》。

沙随程迥著《三器图议》，曰："体有长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轻重，所以用权也。是器也，皆准之上党羊头山之秬黍焉。以之测幽隐之情，以之达精微之理。推三光之运，则不失其度；通八音之变，则可召其和。以辨上下则有品，以分隆杀则有节。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顷刻不资焉者也。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权，必参相得，然后黄钟之律可求，八音五声从之而应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于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于权不合，乃谓黍称二两，已得官称一两，反疑史书之误。及韩琦、丁度详定，知逸、瑗之失，亦莫能以三器参相考也。"

先是，镇上封事曰："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音声也。音声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有形者何？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龢也、斛也、算数也、权称也、钟也、磬也，是十

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后为得也。”迥谓：“以黍定三器，则十者无不该。三者，尺为之本。周尺也者，先儒考其制，吻合者不一。至宋祁取《隋书》大业中历代尺十五等，独以周尺为之本，以考诸尺。韩琦嘉祐累黍尺二，其一亦与周尺相近。司马备刻之于石。光旧物也。苟以是定尺，又以是参定权量，以合诸器，如挈裘而振其领，其顺者不可胜数也。”

迥博学好古，朱熹深礼敬之。其后江陵府学教授庐陵彭应龙，既注《汉·律历志》，设为问答，著《钟律辨疑》三卷，至为精密，发古人所未言者。

宋历在东都凡八改，曰《应天》、《乾元》、《仪天》、《崇天》、《明天》、《奉元》、《观天》、《纪元》。星翁离散，《纪元历》亡，绍兴二年，高宗重购得之，六月甲午，语辅臣曰：“历官推步不精，今历差一日，近得《纪元历》，自明年当改正，协时月正日，盖非细事。”是岁，始议制浑仪。十一月，工部言，《浑仪法要》当以子午为正，今欲定测枢极，合差局官二员。诏差李继宗等充测验定正宫，俟造毕进呈日，同参详指说制度官丁师仁、李公谨入殿安设。三年正月壬戌，进呈浑仪木样。壬申，太史局令丁师仁等言，省识东都浑仪四座：在测验浑仪刻漏所曰至道仪，在翰林天文局曰皇祐仪，在太史局天文院曰熙宁仪，在合台曰元祐仪，每座约铜二万余斤，今若半之，当万余斤。且元祐制造，有两府提举。时都司覆实，用铜八千四百斤。诏工部置物料，临安府佣工匠，仍令工部长、贰提举。

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亏在辰正。常州布衣陈得一言：当食八分半，亏在巳初。其言卒验。侍御史张致远言：“今岁正月朔日食，太史所定不验，得一尝为臣言，皆有依据。盖患算造者不能通消息、盈虚之奥，进退、迟疾之分，致立朔有讹。凡定朔小余七千五百以上者，进一日。绍兴四年十二月小余七千六百八十，太史不进，故十一月小尽；今年五月小余七千一百八十，少三百二十，乃为进朔，四月大尽。建炎三年定十一月三十日甲戌为腊，阴阳书曰：腊者，接也，以故接新，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后戌日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日，若即用远大寒戌日定之，庶不出十二月。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后四日庚戌，虽近，缘在六年正月一日，此时以十九日戊戌为腊。得一于岁旦日食，尝预言之，不差厘刻。愿诏得一改造新历，委官专董其事。仍尽取其书，参校太史有无，以补遗阙。择历算子弟粗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几日官无旷，历法不绝。”二月丙子，诏秘书少监朱震即秘书省监视得一改造新历。八月，历成，震请赐名《统元》，从

之。诏翰林学士孙近为序，以六年颁行，迁震一秩，赐得一通微处士，官其一子。道士裴伯寿等受赏有差。

得一等上推甲子之岁，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于虚中以为元。著《历经》七卷，《历议》二卷，《立成》四卷，《考古春秋日食》一卷，《七曜细行》二卷，《气朔入行草》一卷，诏付太史氏，副藏秘府。

绍兴九年，史官重修神宗正史，求《奉元历》不获，诏陈得一、裴伯寿赴阙补修之。

十四年，太史局请制浑仪，工部员外郎谢伋言："臣尝询浑仪之法，太史官生论议不同，铸作之工，今尚阙焉。臣愚以为宜先询访制度，敷求通晓天文历数之学者，参订是非，斯合古制。"苏颂之子应诏赴阙，请访求其父遗书，考质制度。宰相秦桧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晓。"高宗曰："此阙典也，朕已就宫中制造，范制虽小，可用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非久降出，第当广其尺寸尔。"于是命桧提举。时内侍邵谔善运思，专令主之，累年方成。

《统元历》颁行虽久，有司不善用之，暗用《纪元》法推步，而以《统元》为名。乾道二年，日官以《纪元历》推三年丁亥岁十一月甲子朔，将颁行，裴伯寿诣礼部陈《统元历》法当进作乙丑朔，于是依《统元历》法正之。

光州士人刘孝荣言："《统元历》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尝自著历，期以半年可成，愿改造新历。"礼部谓："《统元历》法用之十有五年，《纪元历》法经六十年，日月交食有先天分数之差，五星细行亦有二三度分之殊。算造历官拘于依经用法，致朔日有进退，气节日分有误，于时宜改造。"伯寿言："造历必先立表测景验气，庶几精密。"判太史局吴泽私于孝荣，且言铜表难成、木表易坏以沮之。乃诏礼部尚书周执羔提领改造新历，执羔亦谓测景验气，经涉岁月。孝荣乃采万分历，作三万分以为日法，号《七曜细行历》，上之。三年，执羔以历来上，孝宗曰："日月有盈缩，须随时修改。"执羔对曰："舜协时月正日，正为积久不能无差，故协正之。"孝宗问曰："今历与古历何如？"对曰："尧时冬至日在牵牛，今冬至日在斗一度。"

孝荣《七曜细行历》自谓精密，且预定是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伯寿并非之，既而精明不食。孝荣又定八月庚戌望月食

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定戊子岁二月丁未望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复满。伯寿言："当食既，复满在戌正三刻。"

侍御史单时言："比年太史局以《统元历》稍差而用《纪元历》，《纪元》浸差，迩者刘孝荣议改历，四月朔日食不验，日官两用《统元》、《纪元》以定晦朔，二历之差，岁益已甚，非所以明天道、正人事也。如四月朔之日不食，虽为差误，然一分之说，犹为近焉。八月望之月食五分，新历以为食六分，亦为近焉。闻欲以明年二月望月食为验，是夜或有阴晦风雨，愿令日官与孝荣所定七政躔度其说异同者，俟其可验之时，以浑象测之，察其稍近而屡中者，从其说以定历，庶几不致甚差。"诏从之。十一月，诏国子司业权礼部侍郎程大昌、监察御史张敦实监太史局验之。时孝宗务知历法疏密，诏太史局以高宗所降小浑仪测验造历。四年二月十四日丁未望，月食生光复满，如伯寿言。

时等又言："去年承诏，十二月癸卯、乙巳两夜监测太阴、太白，新历为近。今年二月十四日望月食，臣与大昌等以浑仪定其光满，则旧历差近，新历差远。若遽以旧历为是，则去年所测四事皆新历为近，今者所定月食，乃复稍差，以是知天道之难测。儒者莫肯究心，一付之星翁历家，其说又不精密。愿令继宗、孝荣等更定三月一日内七政躔度之异同者，仍令臣等往视测验而造历焉。"三月，诏时与大昌同验之。太史局止用《纪元历》与新历测验，未尝参以《统元历》。臣等先求判太史局李继宗、天文官刘孝荣等《统元》、《纪元》、新历异同，于三月初九日夜、十一日早、十四日夜、二十日早诣太史局，召三历官上台，用铜仪窥管对测太阴、木、火、土星昏晨度经历度数，参稽所供，监视测验。初九日昏度：旧历太阴在黄道张宿十二度八十七分，在赤道张宿十度；新历在黄道张宿十四度四十分，在赤道张宿十五度太。臣等验得在赤道张宿十五度半。今考之新历稍密，旧历皆疏。十一日早晨度：木星在黄道室宿十五度七分，在赤道室宿十三度少；土星在黄道虚宿七度三分，在赤道虚宿七度强。新历木星在黄道室宿十五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室宿十四度少弱；土星在黄道虚宿六度二十一分，在赤道虚宿六度少弱。臣等验得五更三点，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弱；五更五点，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四度。今考之新历稍密，旧历皆疏。十二日，都省令定验《统元》、《纪元》及新历疏密。《统元历》昏度，太阴在黄道氐宿初度九十四分，在赤道氐宿三度少；《纪元历》在黄道氐宿初度八十三分，在赤道氐宿二度太；新历在黄道亢宿八度七十一分，在赤道亢宿九度少弱。三历官以浑仪由南数之，其太阴北去角宿距星二十一度少弱。新旧历官称昏度亢宿未见，祇以窥管测定角宿距星，复以历书考东方七宿，

角占十二度，亢占九度少；既亢宿未见，当除角宿十二度，即太阴此时在赤道亢宿九度少弱。今考之新历全密，《纪元》、《统元历》皆疏。二十日早晨度：《统元历》太阴在黄道斗宿十一度九十一份，在赤道斗宿十二度少；火星在黄道危宿七度九十一分，在赤道危宿七度少；土星在黄道虚宿八度八十二分，在赤道虚宿八度太强。《纪元历》太阴在黄道斗宿十一度四十分，在赤道斗宿十一度半；火星在黄道危宿六度，在赤道危宿六度太；土星在黄道虚宿七度三十九分，在赤道虚宿七度半弱。新历太阴在黄道斗宿十度六十一分，在赤道斗宿十度少；火星在黄道危宿七度二十分，在赤道危宿六度；土星在黄道虚宿六度五十三分，在赤道虚宿六度半。三历官验得太阴在赤道斗宿十度，火星在赤道危宿六度强，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半。今考之太阴，《纪元历》疏；火星，新历、《纪元历》全密，《统元历》疏；土星，新历全密，《纪元》、《统元历》疏。”

又诏时与尚书礼部员外郎李焘同测验，时等言：“先究《统元》、《纪元》、新历异同，召三历官上台，用铜仪窥管对测太阴、土、火、木星晨度经历度数，参稽所供，监视测验。二十四日早晨度：《统元历》太阴在黄道危宿十一度九十分，在赤道危宿九度；木星在黄道室宿十八度一十五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少；火星在黄道危宿十度七十分，在赤道危宿十度；土星在黄道虚宿八度九十五分，在赤道虚宿九度。《纪元历》太阴在赤道危宿十度五十三分，在赤道危宿八度半；木星在黄道室宿十七度六十八分，在赤道室宿十四度少；火星在黄道危宿九度八十四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黄道留在虚宿七度四十分，在赤道虚宿七度半。新历太阴在黄道危宿十三度五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木星在黄道室宿十八度一十分，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半强；火星在黄道危宿十度八分，在赤道危宿九度；土星在黄道虚宿六度六十分始留，在赤道虚宿六度半强始留。三历官验得太阴在赤道危宿十度，木星在赤道室宿十六度太，火星在赤道危宿九度半，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半弱。今考之太阴，《统元历》精密、《纪元历》、新历皆疏；木星，新历稍密，《纪元》、《统元历》皆疏；火星，《纪元》、新历皆稍密，《统元历》疏；土星，新历稍密，《纪元》、《统元历》皆疏。二十七日早晨度：《统元历》木星在黄道壁宿初度四十六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太强；火星在黄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二度强；土星留在黄道虚宿八度九十八分，在赤道虚宿九度。《纪元历》木星在黄道壁宿初度二十五分，在赤道壁宿初度分空；火星在黄道危宿十二度九十七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留在黄道虚宿七度四十八分，在赤道虚宿七度半。新历木星在黄道壁宿初度四十四分，在赤道壁宿初少强；火星在黄道危宿

十二度二十二分，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半；土星留在黄道虚宿六度六十分，在赤道虚宿六度半强。三历官验得木星在赤道壁宿初度少，火星在赤道危宿十一度，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半。今观木星，新历稍密，《纪元》、《统元历》皆疏；火星，《纪元历》全密，《统元》、新历皆疏；土星，新历稍密，《纪元》、《统元历》皆疏。”

由是朝廷始知三历异同，乃诏太史局以新旧历参照行之。礼部言：“新旧历官互相异同，参照实难，新历比之旧历稍密。”诏用新历，名以《乾道历》，己丑岁颁行。

孝荣有《考春秋日食》一卷，《汉魏周隋日月交食》一卷，《唐日月交食》一卷，《宋朝日月交食》一卷，《气朔入行》一卷，《强弱日法格数》一卷。

志第三十五 律历十五

乾道四年，礼部员外郎李焘言："《统元历》行之既久，与天不合，固宜；《大衍历》最号精微，用之亦不过三十余年，后之欲行远也难矣。抑历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仁宗用《崇天历》，天圣至皇祐四年十一月日食，二历不效，诏以唐八历及宋四历参定，皆以《景福》为密，遂欲改作。而刘羲叟谓："《崇天历》颁行逾三十年，所差无几，讵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又谓："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敬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或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乃从羲叟言，复用《崇天历》。羲叟历学为宋第一，欧阳修、司马光辈皆遵用之。《崇天历》既复用，又十三年，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历》，历官周琮皆迁官。后三年，验熙宁三年七月月食不效，乃诏复用《崇天历》，夺琮等所迁官。熙宁八年，始更用《奉元历》，沈括实主其议。明年正月月食，遽不效，诏问修历推恩者姓名，括具奏辨，得不废。识者谓括强辨，不许其深于历也。然后知羲叟之言然。愿申饬历官，加意精思，勿执今是。益募能者，熟复讨论，更造密度，补治新历。"缘焘尝承诏监视测验，值新历太阴、荧惑之差，恐书成所差或多，见讥能者，乃诏诸道访通历者。久之，福州布衣阮兴祖上言新历差谬，荆大声不以白部，即补兴祖为局生。

初，新历之成也，大声、孝荣共为之。至是，大声乃以太阴九道变赤道别演一法，与孝荣立异于后。秘书少监、崇政殿说书兼权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言："承诏于御史台监集局官，参算明年太阴宿度，笺注御览诣实。今大声等推算明年正月至月终九道太阴变赤道，限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具稿成，至正月内，臣等召历官上台，用浑仪监验疏密。"从之。

五年，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程大昌、侍御史单时，秘书丞唐孚、秘书郎李木言："都省下灵台郎充历算官盖尧臣、皇甫继明、宋允恭等言：'厥今更造《乾道新历》，朝廷累委官定验，得见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协躔次，惟九道太阴间有未密。搜访能历之人补治新历，半年未有应诏者，独荆大声别演一法，与刘孝荣《乾道历》定验正月内九道太阴行度。今来二法皆未能密于天道，《乾道》太阴一法与诸历比较，皆未尽善。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内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愿委官与孝荣、大声验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经法，请得与定验官更集孝荣、大声等同赴台，推步明年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宿度，点定月分定验，从其善者用之。'大昌等从大声、孝荣所

供正月内太阴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测验上中旬毕，及取大声、孝荣、尧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阴宿度，参照览视，测验疏密，尧臣、继明、允恭请具今年太阴九道宿度。欲依逐人所请，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阴九道变黄道正对赤道其宿某度，依经具稿，送御史台测验官不时视验，然后见其疏密。”

裴伯寿上书言：

孝荣自陈预定丁亥岁四月朔日食、八月望月食，俱不验。又定去年二月望夜二更五点月食九分以上，出地复满。臣尝言于宰相，是月之食当食既出地，《纪元历》亦食既出地，生光在戌初二刻，复满在戌正三刻。是夕，月出地时有微云，至昏时见月已食既，至戌初三刻果生光，即食既出地可知；复满在戌正三刻，时二更二点：臣所言卒验。孝荣言见行历交食先天六刻，今所定月食复满，乃后天四刻，新历谬误为甚。

其一曰步气朔，孝荣先言气差一日，观景表方知其失，此不知验气者也。臣之验气，差一二刻亦能知之。《纪元》节气，自崇宁间测验，逮今六十余载，不无少差，苟非测验，安知其失？凡日月合朔，以交食为验，今交食既差，朔亦弗合矣。

其二曰步发敛，止言卦候而已。

其三曰步日躔，新历乃用《纪元》二十八宿赤道度，暨至分宫，遽减《纪元》过宫三十余刻，殊无理据。而又赤道变黄道宿度，娄、胃二宿顿减《纪元》半度。在术则娄、胃二宿合二十八度，娄当十二度太，今新历娄作十二度半，乃弃四分度之一。室、轸二宿虚收复多，少数变宿，分宫既讹，是以乾道己丑岁太阳过宫差误。

其四曰步晷漏，新历不合前史。唐开元十二年测景于天下，安南测夏至午中晷在表南三寸三分，新历算在表北七寸；其铁勒测冬至午中晷长一丈九尺二寸六分，新历算晷长一丈四尺九寸九分，乃差四尺二寸七分，其谬盖若此。

其五曰步月离，诸历迟疾、朏朒极数一同，新历朏之极数少朒之极数四百九十三分，疾之极数少迟之极数二十分，不合历法。

其六曰步交会，新历妄设阳准、阴准等差，盖欲苟合已往交食，其间复有不合者，则迁就天道，所以预定丁亥、戊子二岁日月之食，便见差违。

其七曰步五星，以浑仪测验新历星度，与天不合。盖孝荣与同造历人皆不能探端知绪，乃先造历，后方测验，前后倒置，遂多差失。夫立表验气，窥测七政，然后作历，岂容掇拾绪余，超接旧历，以为新术，可乎？

新历出于五代民间《万分历》，其数朔余太强，明历之士往往鄙之。今孝荣乃三因万分小历，作三万分为日法，以隐万分之名。三万分历即万分历也。缘朔余太强，孝荣遂减其分，乃增立秒，不入历格。前古至于宋诸历，朔余并皆无秒，且孝荣不知王处讷于万分增二，为《应天历》日法，朔余五千三百七，自然无秒，而去王朴用秒之历。

臣与造《统元历》之后，潜心探讨复三十余年，考之诸历，得失晓然。诚假臣演撰之职，当与太史官立表验气，窥测七政，运算立法，当远过前历。

诏送监视测验官详之，达于尚书省。

时谈天者各以技术相高，互相诋毁。谏议大夫单时、秘书少监汪大猷、国子司业权礼部侍郎程大昌、秘书丞唐孚、秘书郎李木言："《乾道新历》，荆大声、刘孝荣同主一法，自初测验以至权行施用，二人无异议。后缘新历不密，诏访求通历者，孝荣乃讼阮兴祖缘大声补局生，自是纷纷不已。大声官以判局提点历书为名，乃言不当责以立法起算。不知起历授时，何所凭据。且正月内五夜，比较孝荣所定五日并差，大声所定五日内三日的中，两日稍疏。继伯寿进状献术，时等将求其历书上台测验，务求至当，而大声等正居其官，乃饰辞避事，测验弗精。且大声、孝荣同立新法，今犹反覆，苟非各具所见，他日历成，大声妄有动摇，即前功尽废。请令孝荣、大声、尧臣、伯寿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后至年终，太阴五星排日正对赤道躔度，上之御史台，令测验官参考。"诏从之。

六年，日官言："比诏权用《乾道历》推算，今岁颁历于天下，明年用何历推算？"诏亦权用《乾道历》一年。秋，成都历学进士贾复自言，诏求推明荧惑、太阴二事，转运使资遣至临安，愿造新历毕还蜀，仍进《历法九议》。孝宗嘉其志，馆于京学，赐廪给。太史局李继宗等言："十二月望，月食大分七、小分九十三。贾复、刘大中等各亏初、食甚分夜不同。"诏礼部侍郎郑闻监李继宗等测验。是夜，食八分。秘书省言，灵台郎宋允恭、国学生林永叔、草泽祝斌、黄梦得、吴时举、陈彦健等各推算日食时刻、分数异同。乃诏谏议大夫姚宪监继宗等测验五月

朔日食。宪奏时刻、分数皆差舛，继宗、泽、大声削降有差。

太史局春官正、判太史局吴泽等言："乾道十年颁赐历日，其中十二月已定作小尽，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毕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崇天》、《统元》二历算得甲申朔，《纪元》、《乾道》二历算得癸未朔，今《乾道历》正朔小余，约得不及进限四十二分，是为疑朔。更考日月之行，以定月朔大小，以此推之，则当是甲申朔。今历官弗加精究，直以癸未注正朔，窃恐差误，请再推步。于是俾继宗监视，皆以是年正月朔当用甲申。兼今岁五月朔，太阳交食，本局官生瞻视到天道日食四分半：亏初西北，午时五刻半；食甚正北，未初二刻；复满东北，申初一刻。后令永叔等五人各言五月朔日食分数并亏初、食甚、复满时刻皆不同。并见行《乾道历》比之，五月朔天道日食多算二分少强，亏初少算四刻半，食甚少算三刻，复满少算二刻已上。又考《乾道历》比之《崇天》、《纪元》、《统元》三历，日食亏初时刻为近；较之《乾道》，日食亏初时刻为不及。继宗等参考来年十二月系大尽，及十一年正月朔当用甲申，而太史局丞、同判太史局荆大声言《乾道历》加时系不及进限四十二分，定今年五月朔日食亏初在午时一刻。今测验五月朔日食亏初在午时五刻半，《乾道历》加时弱四百五十分，苟以天道时刻预定乾道十二年正月朔，已过甲申日四百五十分。大声今再指定乾道十一年正月合作甲申朔，十年十二月合作大尽，请依太史局详定行之。"五月，诏历官详定。

淳熙元年，礼部言："今岁颁赐历书，权用《乾道新历》推算，明年复欲权用《乾道历》。"诏从之。十一月，诏太史局春官正吴泽推算太阳交食不同，令秘书省敕责之，并罚造历者。三年，判太史局李继宗等奏："令集在局通算历人重造新历，今撰成新历七卷，《推算备草》二卷，校之《纪元》、《统元》、《乾道》诸历，新历为密，愿赐历名。"于是诏名《淳熙历》，四年颁行，令礼部、秘书省参详以闻。

淳熙四年正月，太史局言："三年九月望，太阴交食。以《纪元》、《统元》、《乾道》三历推之，初亏在攒点九刻，食二分及三分已上；以新历推之，在明刻内食大分空，止在小分百分中二十七。是夜，瞻候月体盛明，虽有云而不翳，至旦不见亏食，于是可见《纪元》、《统元》、《乾道》三历不逮新历之密。今当预期推算淳熙五年历，盖旧历疏远，新历未行，请赐新历名，付下推步。"

礼部验得孟邦杰、李继宗等所定五星行度分数各有异同。继宗云：六月癸酉，木星在氐宿三度一十九分。邦杰言：夜昏度瞻测得木星在氐

宿三度半，半系五十分，虽见月体，而西南方有云翳之。继宗云：是月戊寅，木星在氐宿三度四十一分；邦杰言：四望有云，虽云间时露月体，所可测者木星在氐宿三度太，太系七十五分。继宗云：庚辰土星在毕宿三度二十四分，金星在参宿五度六十五分，火星在井宿七度二十七分；邦杰言：五更五点后，测见土星入毕宿二度半，半系五十分，金星入参宿六度半，火星入井宿八度多三分。继宗云：七月辛丑，太阴在角宿初度七十一分，木星在氐宿五度七十六分；邦杰言：测见昏度太阴入轸宿十六度太，太系七十五分，木星入氐宿六度少，少系二十五分。孝宗曰："自古历无不差者，况近世此学不传，求之草泽，亦难其人。"诏以《淳熙历》权行颁用一年。

五年，金遣使来朝贺会庆节，妄称其国历九月庚寅晦为己丑晦。接伴使、检详丘辨之，使者辞穷，于是朝廷益重历事。李继宗、吴泽言："今年九月大尽，系三十日，于二十八日早晨度瞻见太阴离东浊高六十余度，则是太阴东行未到太阳之数。然太阴一昼夜东行十三度余，以太阴行度较之，又减去二十九日早晨度太阴所行十三度余，则太阴尚有四十六度以上未行到太阳之数，九月大尽，明矣。其金国九月作小尽，不当见月体；今既见月体，不为晦日。乞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验之。"诏遣礼部郎官吕祖谦。祖谦言："本朝十月小尽，一日辛卯朔，夜昏度太阴躔在尾宿七度七十分。以太阴一昼夜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至八日上弦日，太阴计行九十一度余。按历法，朔至上弦，太阴平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当在室宿一度太。金国十月大尽，一日庚寅朔，夜昏度太阴约在心宿初度三十一分。太阴一昼夜亦平行十三度三十一分，自朔至本朝八日为金国九日，太阴已行一百四度六十二分，比之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太阴多行一昼夜之数。今测见太阴在室宿二度，计行九十二度余，始知本朝十月八日上弦，密于天道。"诏祖谦复测验。是夜，邦杰用浑天仪法物测验，太阴在室宿四度，其八日上弦夜所测太阴在室宿二度。按历法，太阴平行十三度余，行迟行十二度。今所测太阴，比之八日夜又东行十二度，信合天道。

十年十月，诏：甲辰岁历字误，令礼部更印造，颁诸安南国。继宗、泽及荆大声削降有差。

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杨忠辅言："《淳熙历》简陋，于天道不合。今岁三月望，月食三更二点，而历在二更二点；数亏四分，而历亏几五分。四月二十三日，水星据历当夕伏，而水星方与太白同行东井间，昏见之时，去浊犹十五余度。七月望前，土星已伏，而历犹注见。八月未弦，金已过氐矣，而历犹在亢。此类甚多，而朔差者八年矣。夫守疏敝

之历，不能革旧，其可哉！忠辅于《易》粗窥大衍之旨，创立日法，撰演新历，不敢以言者，诚惧太史顺过饣布非。恃刻漏则水有增损、迟疾，恃浑仪则度有广狭、斜正。所赖今岁九月之交食在昼，而《淳熙历》法当在夜，以昼夜辨之，不待纷争而决矣。辄以忠辅新历推算，淳熙十二年九月定望日辰退乙未，太阴交食大分四、小分八十五，晨度带入渐进大分一、小分七；亏初在东北，卯正一刻一十一分，系日出前；食甚在正北，辰初一刻一十分；复满在西北，辰正初刻，并日出后。其日日出卯正二刻后，与亏初相去不满一刻。以地形论之，临安在岳台之南，秋分后昼刻比岳台差长，日当先历而出，故知月起亏时，日光已盛，必不见食。以《淳熙历》推之，九月望夜，月食大分五、小分二十六，带入渐进大分三、小分四十七；亏初在东北，卯初三刻，系攒点九刻后；食甚在正北，卯正三刻后；复满在西北，辰正初刻后，并在昼。”礼部乃考其异同，孝宗曰：“日月之行有疏数，故历久不能无差，大抵月之行速，多是不及，无有过者。可遣台官、礼部官同验之。”诏遣礼部侍郎颜师鲁。其夜戌正二刻，阴云蔽月，不辨亏食。师鲁请诏精于历学者与太史定历，孝宗曰：“历久必差，闻来年月食者二，可俟验否？”

十三年，右谏议大夫蒋继周言，试用民间有知星历者，遴选提领官，以重其事，如祖宗之制。孝宗曰：“朝士鲜知星历者，不必专领。”乃诏有通天文历算者，所在州、军以闻。八月，布衣皇甫继明等陈：“今岁九月望，以《淳熙历》推之，当在十七日，实历敝也。太史乃注于十六日之下，徇私迁就，以掩其过。请造新历。”而忠辅乞与历官刘孝荣及继明等各具己见，合用历法，指定今年八月十六日太阴亏食加时早晚、有无带出、所见分数及节次、生光复满方面、辰刻、更点同验之，仰合乾象，折衷疏密。再请今年八月二十九日验月见东方一事，苟见月余光，则其日不当以为晦也。又今年九月十六日验月未盈一事，苟见月体东向之光犹薄，则其日不当为望也。知晦望之差，则朔之差明矣。必使气之与朔无毫发之差，始可演造新历。付礼部议，各具先见，指定太阴亏食分数、方面、辰刻，定验折衷。诏师鲁、继周监之。既而孝荣差一点，继明等差二点，忠辅差三点，乃罢遣之。

十四年，国学进士会稽石万言：

《淳熙历》立元非是，气朔多差，不与天合。按淳熙十四年历，清明、夏至、处暑、立秋四气，及正月望、二月十二月下弦、六月八月上弦、十月朔，并差一日。如卦候、盈、虚、没、灭、五行用事，亦各随气朔而差。南渡以来，浑仪草创，不合制度，无圭表以测日景长短，无

机漏以定交食加时，设欲考正其差，而太史局官尚如去年测验太阴亏食，自一更一点还光一分之后，或一点还光二分，或一点还光三分以上，或一点还光三分以下，使更点乍疾乍徐，随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晋泰始、隋开皇、唐开元课历故事，取《淳熙历》与万所造之历各推而上之于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与夫岁、月、日、星辰之著见于经史者为合与否，然后推而下之，以定气朔，则与前古不合者为差，合者为不差，甚易见也。

然其差谬非独此耳，冬至日行极南，黄道出赤道二十四度，昼极短，故四十刻，夜极长，故六十刻；夏至日行极北，黄道入赤道二十四度，昼极长，故六十刻，夜极短，故四十刻；春、秋二分，黄、赤二道平而昼夜等，故各五十刻。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重定刻漏，又有南北分野、冬夏昼夜长短三刻之差。今《淳熙历》皆不然，冬至昼四十刻极短、夜六十刻极长，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气以上；自冬至之后，昼当渐长，夜当渐短，今过小寒，昼犹四十刻，夜犹六十刻，所差七日有余；夏至昼六十刻极长、夜四十刻极短，乃在芒种前一日，所差亦一气以上；自夏至之后，昼当渐短，夜当渐长，今过小暑，昼犹六十刻，夜犹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余；及昼、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分、秋分之下。

至于日之出入，人视之以为昼夜，有长短，有渐，不可得而急与迟也，急与迟则为变。今日之出入增减一刻，近或五日，远或三四十日，而一急一迟，与日行常度无一合者。请考正《淳熙历》法之差，俾之上不违于天时、下不乖于人事。

送秘书省、礼部详之。

皇甫继明、史元寔、皇甫迨、庞元亨等言："石万所撰《五星再聚历》，乃用一万三千五百为日法，特窃取唐末《崇元》旧历而婉其名尔。《淳熙历》立法乖疏，丙午岁定望则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于十六日下，以掩其过。臣等尝陈请于太史局官对辨，置局更历，迄今未行。今考《淳熙历经》则又差于将来。戊申岁十一月下弦则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必俟颁历之际，又将妄退于二十三日矣。法不足恃，必假迁就，而朔望二弦，历法纲纪，苟失其一，则五星盈缩、日月交会、与夫昏旦之中星、昼夜之晷刻，皆不可得而正也。浑仪、景表，壶漏之器，臣等私家无之，是以历之成书，犹有所待。国朝以来，必假创局而历始成，请依改造大历故事，置局更历，以祛太史局之敝。"事上闻，宰相王淮奏免送后省看详，孝宗曰："使秘书省各司同察之，亦免有

异同之论。”六月，给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亦言更历事，以为历法深奥，若非详加测验，无以见其疏密。乞令继明与万各造来年一岁之历，取其无差者。诏从之。十二月，进所造历。淮等奏：“万等历日与淳熙十五年历差二朔，《淳熙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历法有差。”孝宗曰：“朔岂可差？朔差则所失多矣。”乃命吏部侍郎章森、秘书丞宋伯嘉参定以闻。

十五年，礼部言：“万等所造历与《淳熙历》法不同，当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应见而见为验，兼论《淳熙历》下弦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请遣官监视。”诏礼部侍郎尤袤与森监之。六月二日，森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点入浊。”十月晦，袤奏：“晨前月见东方。”孝宗问：“诸家孰为疏密？”周必大等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体尚存一分，独忠辅、万谓既有月体，不应小尽。”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时，是以二十九日尚存月体耳。”

十六年，承节郎赵涣言：“历象大法及《淳熙历》，今岁冬至并十二月望，月食皆后天一辰，请遣官测验。”诏礼部侍郎李巘、秘书省邓驺等视之。巘等请用太史局浑仪测验，如乾道故事，差秘书省提举一员专监之。诏差秘书丞黄艾、校书郎王叔简。

绍熙元年八月，诏太史局更造新历颁之。二年正月，进《立成》二卷、《绍熙二年七曜细行历》一卷，赐名《会元》，诏巘序之。

绍熙四年，布衣王孝礼言：“今年十一月冬至，日景表当在十九日壬午，《会元历》注乃在二十日癸未，系差一日。《崇天历》癸未日冬至加时在酉初七十六分，《纪元历》在丑初一刻六十七分，《统元历》在丑初二刻二分，《会元历》在丑初一刻二百四十分。迨今八十有七年，常在丑初一刻，不减而反增。《崇天历》寔天圣二年造，《纪元历》崇宁五年造，计八十二年。是时测景验气，如冬至后天乃减六十七刻半，方与天道协。其后陈得一造《统元历》，刘孝荣造《乾道》、《淳熙》、《会元》三历，未尝测景。苟弗立表测景，莫识其差。乞遣官令太史局以铜表同孝礼测验。”朝廷虽从之，未暇改作。”

庆元四年，《会元历》占候多差，日官、草泽互有异同，诏礼部侍郎胡纮充提领官，正字冯履充参定官，监杨忠辅造新历。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姚愈言：“太史局文籍散逸，测验之器又复不备，几何而不疏略哉！汉元凤间，言历者十有一家，议久不决，考之经籍，验之帝王录，然后是非洞见。元和间，以《太初》违天益远，晦朔失实，使治历者修之，

以无文证验，杂议蜂飨起，越三年始定。此无他，不得儒者以总其纲，故至于此也。《周官》冯相氏、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运动，而冢宰实总之。汉初，历官犹宰属也。熙宁间，司马光、沈括皆尝提举司天监，故当是时历数明审，法度严密。乞命儒臣常兼提举，以专其责。”

五年，监察御史张岩论冯履唱为诖辞，罢去。诏通历算者所在具名来上。及忠辅历成，宰臣京镗上进，赐名《统天》，颁之，凡《历经》三卷，《八历冬至考》一卷，《三历交食考》三卷，《晷景考》一卷，《考古今交食细草》八卷，《盈缩分损益率立成》二卷，《日出入晨昏分立成》一卷，《岳台日出入昼夜刻》一卷，《赤道内外去极度》一卷，《临安午中晷景常数》一卷，《禁漏街鼓更点辰刻》一卷，《禁漏五更攒点昏晓中星》一卷，《将来十年气朔》二卷，《己未庚申二年细行》二卷，总三十二卷。庆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统天历》推日食，云阴不见。六年六月乙酉朔，推日食不验。

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诏太史与草泽聚验于朝，太阳午初一刻起亏，未初刻复满。《统天历》先天一辰有半，乃罢杨忠辅，诏草泽通晓历者应聘修治。

开禧三年，大理评事鲍澣之言：“历者，天地之大纪，圣人所以观象明时，倚数立法，以前民用而诏方来者。自黄帝以来，至于秦、汉，六历具存，其法简易，同出一术。既久而与天道不相符合，于是《太初》、《三统》之法相继改作，而推步之术愈见阔疏，是以刘洪，祖冲之之减破斗分，追求月道，而推测之法始加详焉。至于李淳风、一行而后，总气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拟数，演算之法始加备焉。故后世之论历，转为精密，非过于古人也，盖积习考验而得之者审也。试以近法言之：自唐《麟德》、《开元》而至于五代所作者，国初《应天》而至于《绍熙》、《会元》，所更者十二书，无非推求上元开辟为演纪之首，气朔同元，而七政会于初度。从此推步，以为历本，未尝敢辄为截法，而立加减数于其间也。独石晋天福间，马重绩更造《调元历》，不复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会，施于当时，五年辄差，遂不可用，识者咎之。今朝廷自庆元三年以来，测验气景，见旧历后天十一刻，改造新历，赐名《统天》，进历未几，而推测日食已不验，此犹可也。但其历书演纪之始，起于唐尧二百余年，非开辟之端也。气朔五星，皆立虚加、虚减之数；气朔积分，乃有泛积、定积之繁。以外算而加朔余，以距算而减转率，无复强弱之法，尽废方程之旧。其余差漏，不可备言。以是而为术，乃民间之小历，而非朝廷颁正朔、授民时之书也。汉人以谓历元不正，故盗贼相续，言虽迂诞，然而历纪不治，实国家之重事。愿诏有司

选演撰之官，募通历之士，置局讨论，更造新历，庶几并智合议，调治日法，追迎天道，可以行远。”

澣之又言：“当杨忠辅演造《统天历》之时，每与议论历事，今见《统天历》舛近，亦私成新历。诚改新历，容臣投进，与太史、草泽诸人所著之历参考之。”七月，澣之又言：“《统天历》来年闰差，愿以诸人所进历，令秘书省参考颁用。”

秘书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渐言：“改历，重事也，昔之主监事者，无非道术精微之人，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焯、李淳风、一行、王朴等，然犹久之不能无差。其余不过递相祖述，依约乘除，舍短取长，移疏就密而已，非有卓然特达之见也。一时偶中，即复舛戾。宋朝敝在数改历法。《统天历》颁用之初，即已测日食不验，因仍至今置闰遂差一月，其为当改无疑。然朝廷以一代钜典责之专司，必其人确然著论，破见行之非，服众多之口，庶几可见。按乾道、淳熙、庆元，凡三改历，皆出刘孝荣一人之手，其后遂为杨忠辅所胜。久之，忠辅历亦不验，故孝荣安职至今。绍熙以来，王孝礼者数以自陈，每预测验，或中或不中；李孝节、陈伯祥本皆忠辅之徒；赵达，卜筮之流；石如愚献其父书，不就测验晷景，止定月食分数，其术最疏；陈光则并与交食不论，愈无凭依。此数人者，未知孰为可付，故鲍澣之屡以为请。今若降旨开局，不过收聚此数人者，和会其说，使之无争。来年闰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当颁历外国，而三数月之间急遽成书，结局推赏，讨论未尽，必生诋訾。今刘孝荣、王孝礼、李孝节、陈伯祥所拟改历，及澣之所进历，皆已成书，愿以众历参考，择其与天道最近且密者颁用，庶几来年置闰不差。请如先朝故事，搜访天下精通历书之人，用沈括所议，以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积三五年，前后参较，庶几可传永久。”

渐又言：“庆元三年以后，气景比旧历有差，至四年改造新历未成时，当颁五年历，乃差官以测算晷景、气朔加时辰刻附《会元历》颁赐。今若颁来年气朔，既有去年十月以后、今年正月以前所测晷景，已见天道冬至加时分数，来年置闰，比之《统天历》亦已不同，兼诸所进历并可参考。请速下本省，集判局官于本省参考，使澣之覆考，以最近之历推算气朔颁用。”于是诏渐充提领官，澣之充参定官，草泽精算造者、尝献历者与造《统天历》者皆延之，于是《开禧》新历议论始定。诏以戊辰年权附《统天历》颁之。既而婺州布衣阮泰发献《浑仪十论》，且言《统天》、《开禧》历皆差。朝廷令造木浑仪，赐文解罢遣之。

嘉定三年，邹淮言历书差忒，当改造。试太子詹事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秘书监戴溪等言，请询渐、澣之造历故事。诏溪充提领官，澣之充参定官，邹淮演撰，王孝礼、刘孝荣提督推算官生十有四人，日法用三万五千四百。四年春，历成，未及颁行，溪等去国，历亦随寝。韩侂胄当国，或谓非所急，无复敢言历差者，于是《开禧历》附《统天历》行于世四十五年。

嘉泰元年，中奉大夫、守秘书监俞丰等请改造新历。监察御史施康年劾太史局官吴泽、荆大声、周端友循默尸禄，言灾异不及时，诏各降一官。臣僚言："颁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历书一日之间，吉凶并出，异端并用，如土鬼、暗金兀之类，则添注于凶神之上犹可也，而其首则揭九良之名，其末则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于《周公出行》、《一百二十岁宫宿图》，凡闾阎鄙俚之说，无所不有。是岂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哉！愿削不经之论。"从之。二年五月朔，日食，太史以为午正，草泽赵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诏著作郎张嗣古监视测验，大猷言然，历官乃抵罪。

嘉定四年，秘书省著作郎兼权尚左郎丁端祖请考试司天生。十三年，监察御史罗相言："太史局推测七月朔太阳交食，至是不食。愿令与草泽新历精加讨论。"于是泽等各降一官。

淳祐四年，兼崇政殿说书韩祥请召山林布衣造新历。从之。五年，降算造成永祥一官，以元算日食未初三刻，今未正四刻，元算亏八分，今止六分故也。

八年，朝奉大夫、太府少卿兼尚书左司郎中兼敕令所删修官尹涣言："历者，所以统天地、侔造化，自昔皆择圣智典司其事。后世急其所当缓，缓其所当急，以为利吾国者，惟钱谷之务；固吾圉者，惟甲兵是图，至于天文、历数，一切付之太史局，荒疏乖谬，安心为欺，朝士大夫莫有能诘之者。请召四方之通历算者至都，使历官学焉。"

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陈垓言："历者，天地之大纪，国家之重事。今淳祐十年冬所颁十一年历，称成永祥等依《开禧》新历推算，辛亥岁十二月十七日立春在酉正一刻，今所颁历乃相师尧等依《淳祐》新历推算，到壬子岁立春日在申正三刻。质诸前历，乃差六刻，以此颁行天下，岂不贻笑四方！且许时演撰新历，将以革旧历之失。又考验所食分数，《开禧》旧历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历差六刻二分有奇，与今颁行前后两历所载立春气候分数亦差六刻则同。由此观之，旧历差少，未

可遽废；新历差多，未可轻用。一旦废旧历而用新历，不知何所凭据。请参考推算颁行。”

十二年，秘书省言：“太府寺丞张湜同李德卿算造历书，与谭玉续进历书颇有牴牾，省官参订两历得失疏密以闻。其一曰：玉讼德卿窃用《崇天历》日法三约用之。考之《崇天历》用一万五百九十为日法，德卿用三千五百三十为日法，玉之言然。其二曰：玉讼积年一亿二千二十六万七千六百四十六，不合历法。今考之德卿用积年一亿以上。其三曰：玉讼壬子年六月，癸丑年二月、六月、九月，丙辰年七月置闰皆差一日。今秘书省检阅林光世用二家历法各为推算。其四曰：德卿历与玉历壬子年立春、立夏以下十五节气时刻皆同，雨水、惊蛰以下九节气各差一刻。其五曰：德卿推壬子年二月乙卯朔日食，带出已退所见大分八；玉推日食，带出已退所见大分七。辰当壁宿度，同。其六曰：德卿历斗分作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八秒，玉历斗分作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九秒，二历斗分仅差一秒。惟二十八秒之法，起于齐祖冲之，而德卿用之。使冲之之法可久，何以历代增之？玉既指其谬，又多一秒，岂能必其天道合哉！请得商□雀推算，合众长而为一，然后赐名颁行。”十二年，历成，赐名《会天》，宝祐元年行之，史阙其法。

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后为闰十一月。既已颁历，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臧元震言：

历法以章法为重，章法以章岁为重。盖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十九年谓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闰，必第七闰在冬至之前，必章岁至、朔同日。故《前汉·志》云：“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志》云：“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章法之不可废也若此。

今所颁庚午岁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莫知其故。盖庚午之闰，与每岁闰月不同；庚午之冬至，与每岁之冬至又不同。盖自淳祐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之前，不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当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止有六闰，又欠一闰。且一章计六千八百四十日，于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约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起

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当为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闰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则此一章止有六闰，更加六闰除小尽外，实积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后章岁之数，实欠二十八日。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历之始，必自冬至后积三年余分，而后可以置第一闰。今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余分？未有余分，安得遽有闰月？则是后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简而易行之说。盖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两大两小，此经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说，则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则丙寅日冬至即可为十一月初一，以闰十一月初一之丁卯为十一月初二日，庶几递趱下一日置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为大尽。然则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则至、朔同日矣；闰月既在至节前，则十九年七闰矣。此昔人所谓晦节无定，由时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正谓此也。

夫历久未有不差，差则未有不改者。后汉元和初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历虽已颁，亦改正之。顾今何靳于改之哉！元震谓某儒者，岂欲与历官较胜负？既知其失，安得默而不言邪！

于是朝廷下之有司，遣官偕元震与太史局辨正，而太史之词穷，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各降官有差。因更造历，六年，历成，诏试礼部尚书冯梦得序之；七年，颁行，即《成天历》也。

德祐之后，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走海上，命礼部侍郎邓光荐与蜀人杨某等作历，赐名《本天历》，今亡。

志第三十六 律历十六

○绍兴统元 乾道 淳熙 会元历

演纪上元甲子，距绍兴五年乙卯，岁积九千四百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乾道》上元甲子，距乾道三年丁亥，岁积九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八百二十三。《淳熙》上元甲子，距淳熙三年丙申，岁积五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会元》上元甲子，距绍熙三年辛亥，岁积二千五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六十七。

步气朔

元法：六千九百三十。《乾道》三万。《淳熙》五千六百四十。《会元》统率三万八千七百。

岁周：二百五十三万一千一百三十八；岁周日：三百六十五、余一千六百八十八。《乾道》期实一千九十五万七千三百八，岁周三百六十五、余七千三百八。《淳熙》岁实二百五万九千九百七十四，岁周日三百六十五、余一千三百七十四。《会元》气率一千四百一十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二。

气策：一十五日、余一千五百一十四、秒十五。《乾道》余六千五百五十四半。《淳熙》余一千二百二十二、秒二十五。《会元》余八千四百五十五半。

朔实：二十万四千六百四十七。《乾道》八十八万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淳熙》一十六万六千五百五十二、秒五十六。《会元》朔率一百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三十四。

岁闰：七万五千三百七十四。《乾道》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九十四、秒八十八，又有闰限八十五万八千七百二十六、秒五十二，月闰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一、秒二十四。《会元》四十二万九百二十四，又有闰限七十二万一千九百一十。《乾道》又有没限二万二千四百四十五半。《淳熙》四千四百七、秒七十五。《会元》三万二百四十四半。

朔策：二十九日、余三万六千七十七。《乾道》余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淳熙》余三千九百九十二、秒五十六。《会元》余二万五百三十四，约分五十三、秒五。

望策：十四日、余五千三百三半。《乾道》余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八、秒八十八。《淳熙》余四千三百一十六、秒二十八。《会元》余二万九千六百一十七。

弦策：七日、余二千六百五十一太。《乾道》余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秒四十四。《淳熙》余二千一百五十八、秒一十四。《会元》余一万四千八百八半。

中盈分：三千三百二十八、秒三十。《乾道》一万三千一百九。《淳熙》二千四百六十四、秒五十。《会元》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一。

朔虚分：三千二百五十三。《乾道》一万四千八十二、秒二十四。《淳熙》二千六百四十七、秒四十四。《会元》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

旬周：四十一万五千八百。溥《乾道》一百八十万。《淳熙》三十三万八千四百、秒一。《会元》二百三十二万二千。

纪法：六十。三历同。

推天正冬至：置距所求积年，以岁周乘之，为气积分；以旬周去之，不尽，总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得所求年天正冬至日辰及余。其小余总法退除为约分，即百为母。

求次气：置冬至大、小余，以气策及余秒加之，秒盈秒法从一小余，小余满总法从一大余，满纪法去，命甲子，算外，合得次气日辰及余秒。

求天正经朔：置天正冬至气积分，以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以减冬至气积分，余为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朔积分；以旬周去之，不满，总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命甲子，算外，即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朔积分。以旬周去之，不满，总法约之为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得所求天正十一月经朔日辰及余。

求弦望及次朔经日：置天正十一月经朔大、小余，以弦策加之，为上弦；累加之，去命如前，各得弦、望及次月朔经日及余也。

求没日：置有没之气小余，以一百八十乘之，秒从之，用减一百二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九，余以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为日，不满为余。命其气初日，算外，即得其气辰。凡二十四气，小余五千四百一十

五、秒一百六十五。

求灭日：置有灭经朔小余，三十乘之，满朔虚分除为日，不满为余。命经朔初日，算外，即得其月灭日辰。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为有灭之朔。

步发敛

候策：五日、余五百四、秒一百二十五。《乾道》余二千一百八十四、秒二十五。《淳熙》余四百一十、秒七十五。《会元》余二千八百一十二、秒五十。

卦策：六日、余六百五、秒一百一十四。《乾道》余二千六百二十一、秒二十四。《淳熙》余四百九十二、秒九十。《会元》余三千三百八十二、秒二十。

土王策：三日、余三百二、秒一百四十七。《乾道》余二千三百一十、秒二十七。《淳熙》余二百四十六、秒四十五。《会元》一千六百九十一、秒一十。

辰法：五百七十七半。《乾道》二千五百。《淳熙》四百七十。《会元》三千二百二十五。

半辰法：二百八十八太。《乾道》一千二百五十。《淳熙》二百三十五。《会元》一千六百一十二半。

刻法：六百九十三。《乾道》三百。《淳熙》五百六十四。《会元》三百八十七。

秒法：一百八十。《乾道》三十。《淳熙》、《会元》同一百。《淳熙》又有月闰五千一百一十一、秒九十四。

求六十四卦、五行用事日、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四历俱与前历同，此不载。

求发敛去经朔日：置天正闰余，以中盈及朔虚分累益之，即每月闰余；满总法除之为闰日，不尽为小余，即各得其月中气去经朔日辰。因求卦候者，各以卦、候、土王策依次累加减之，中气前减，中气后加。

各得其月卦、候去经朔日辰。

求发敛加时：置所求小余，以辰法除之为辰数，不满，进一位，以刻法而一为刻，不尽为刻分。其辰数命子正，算外，各得加时所在辰、刻及分。加辰刻即命起子初。

步日躔

周天分：二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六、秒八十七。《乾道》分一千九十五万七千七百一十七、秒五。

岁差：八十八、秒八十七。《乾道》四百九、秒五。《淳熙》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三。《会元》轨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约分二十五、秒六十四。三历同。

乘法：五十五。《乾道》八十七。《淳熙》一百一十九。《会元》一百一十九。

除法：八百三十七。《乾道》一千三百二十四。《淳熙》一千八百一十二。《会元》一千八百一十一。

秒法：一百。三历同。

《乾道》又有象限九十一度、分三十一、秒九，《淳熙》、《会元》同。《淳熙》又有乾实三亿九百万七千六百一十三，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分二十五、秒七十二。《会元》半周天度同、分六十二、秒八十六。

表略

求每月盈缩分，朔、弦、望入气朏朒定数，赤道宿度，冬至赤道日度，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二十八宿黄道度，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二十四气加时黄道日度，二十四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晨前夜半黄道日躔宿次，太阳入宫日时刻及分。法同前历，此不载。

步月离

转周分：一十九万九百五十三、秒二千五百六十三。《乾道》八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七、秒七千三百九十五。《淳熙》一十五万五千四百七、秒九千七百四十。《会元》转率一百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一、秒七千三百一十。

转周日：二十七、余三千八百四十三、秒二千五百六十三。《乾道》余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七、秒七千三百九十五。《淳熙》余三千一百二十七、秒九千七百四。《会元》余三万一千四百六十一、秒七千三百一十。

朔差日：一、余六千七百六十三、秒七千四百三十七。《乾道》余二万九千二百八十、秒二百五。《淳熙》余五千五百四十、秒五千八百六十。《会元》余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秒二千六百一十。

望策：一十四、余五千三百三、秒五千。

弦策：七、余二千六百五十一、秒七千五百。《乾道》余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秒四千四百。《淳熙》余二千一百五十八、秒一千四百。《会元》一万四千八百八、秒五十。

七日：初数六千一百五十八，约分八十九；末数七百七十二，约分一十一。

十四日：初数五千三百八十七，约分七十八；末数一千五百四十三，约分二十二。

二十一日：初数四千六百一十五，约分六十七；末数二千三百一十五，约分三十三。

二十八日：初数三千八百四十三，约分五十五；末数空。

以上秒母一万。

以下秒母一百。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秒四十一。三历同。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八十二。三历秒八十六。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秒二十三。三历秒二十九。

平行分：一十三度三十六分、秒八十七半。

推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经弦、望及次朔入转。法同前历，此不载。

表略

《乾道》又有七日初数二万六千六百五十九、初约八十九，末数三千三百四十一、末约一千一；十四日初数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九、初约七十八，末数六千六百八十一，末约二十三；二十一日初数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初约六十七，末数一万二十二、末约三十三；二十八日初数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七、初约五十五，末数空、末约空。《淳熙》七日初数五千一十一，末数六百二十，初约八十九、末约一千二；十四日初数四千三百八十三、末数一千二百五十七，初约七十八、末约二十二；二十一日初数三千七百五十五、末数一千八百八十五，初约六十七、末约三十三；二十八日初数三千一百二十七、初约五十五。《会元》七日初数三万四千三百九十、安约八十九，末数四千三百一十、末约一十一；十四日初数三万八千、初约七十八，末数八千六百二十、末约二十一；二十一日初数二万五千七百七十二、初约六十七，末数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九、末约三十三；二十八日初数二万一千四、初约五十五，末数一百六十一。

求朔、弦、望入转朏朒定数：朔、弦、望定日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推月行九道；求九道宿度，月行九道平交入气，平定入转，朏朒定数，正交入气，正交加时黄道日度，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定朔、弦、望月所在宿度，定朔夜半入转，次朔夜半入转，月晨昏度，朔、弦、望晨昏定程，转定度，晨昏月，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平行月，天正十一月定朔日晨前夜半平行月，次朔夜半平行月，定弦、望夜半平行月，天正定朔夜半入转，弦、望及后朔定日夜半入转，定朔、弦、望夜半月度。法同前历，此不载。

步晷漏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六十三分。《乾道》分同，秒一十八。《淳熙》、《会元》同。

象限：九十一、三十一分。三历同，秒九。

消息法：一万二千二百十一。

辰法：五百七十七半，计八刻二百三十一分。《乾道》余一百。《淳熙》余一百八十八。《会元》余一百二十九。

昏明刻：三百四十六半。《乾道》余一百五十。《淳熙》余二百八

十二。

昏明余数：一百七十三少。《乾道》昏明分七百五十。《淳熙》昏明分一百四十一。《会元》九百六十七半。

冬至岳台晷景：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岳台晷景：一尺五寸六分。

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六十二日。分空。

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一百二十日六十二分。

求每日消息定数：黄道去极度及赤道内、外度，晨昏日出、入分及半昼分，每日距中度，夜半定漏，昼、夜刻及日出、入辰刻，更筹辰刻，昏、明度，五更攒点中星，九服距差日，九服晷景，九服所在昼、夜漏刻。法与前历同，此不载。

步交会

交终分：一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秒六千四百五十七。《乾道》八十一万六千三百六十六、秒六千三十四。《淳熙》交实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六、秒九千五百四十六。《会元》交率一百五万三千一百一十二、秒二千一百四十。

交终日：二十七、余一千四百七十、秒六千四百五十七。《乾道》余六千三百六十六、秒六千三十四。《淳熙》余一千一百九十六、秒九千五百四十二。《会元》余八千二百一十三、秒二千一百四十。

交中日：一十三、余四千二百、秒三千二百二十八半。《乾道》余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三、秒三十七。《淳熙》余三千四百一十八、秒四千七百七十一半。《会元》余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秒六千七十。

朔差：二日、余二千二百六、秒三千五百四十三。《乾道》余九千五百五十一、秒一千五百六十六。《淳熙》余一千七百九十五、秒六千五十七。《会元》余一万二千三百二十、秒七千八百六十。

后限：一日、余一千一百十三、秒一千七百七十一半。《乾道》余四千七百七十五、秒五千七百八十三。

前限：十二日、余三千九十七、秒一千四百五十。《乾道》余一万三千四百九、秒七千二百三十四。

望策：十四日、余五千三百三、秒五十。《乾道》余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八、秒八千八百。《淳熙》余四千三百一十六、秒二千八百。《会元》余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交率：四十二。《乾道》八十。《淳熙》六十一。《会元》五百七。

交数：五百三十五。《乾道》一千一十九。《淳熙》七百七十七。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度七十六分。《乾道》分七十九、秒四十。《淳熙》同。《会元》分同、秒四十四。

交象度：九十度九十四分。《乾道》分同、秒八十五。《淳熙》同。《会元》分同、秒八十六。

半交象度：一百八十一度八十八分。《乾道》度四十五、分四十七、秒四十二半。《淳熙》同。《会元》秒四十二。

阳历食限：二千七百四十五。《乾道》一万四千四百。《淳熙》二千六百三十。《会元》一万八千。

阳历定法：二百七十四半。《乾道》一千四百四十。《淳熙》二百六十三。

阴历食限：四千五百八十五。《乾道》一万八千。《淳熙》三千二百四十。《会元》二万二千五百。

阴历定法：四百五十八半。《乾道》三百二十四。

《乾道》又有月食限二万九千一百，《淳熙》五千四百六十，《会元》三万六千。《乾道》月食定法一千八百，《淳熙》三百五十六。《乾道》月食既限一万一千一百。《淳熙》月食既限一千九百。

推天正十一月加时入交泛日：求次朔及望入交泛日，定朔、望夜半交泛，次朔夜半入交泛日，朔、望加时入交常日，朔望加时入交定日，月行阴阳历，朔、望加时入阴阳历积度，朔、望加时月去黄道度，食甚定余，日月食甚入气，日月食甚中积、气差、刻差，日入食限，日入食

分，日食泛用分，月入食限，月入食分，月食泛用分，日月食定用分，日月食亏初、复满小余，月食既内、外分，日月食所起，月食更、点定法，月食入更点，日月带食出入所见分数，日月食甚宿次。法同前历，此不载。

步五星

五星会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秒九十。

木星终率：二百七十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八、秒三十二。《乾道》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六千五百八十一、秒五十五。《淳熙》周实二百二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五、秒六十五。《会元》周率一千五百四十三万六千八百三十四、秒九十八。

终日：三百九十八、约分八十八、秒七十九。《乾道》分八十八、秒六十。《淳熙》约分八十八、秒五十七。《会元》分八十八、秒四十六。

岁差：六十七、秒九十八。《乾道》周差一百万八千八百六十四、秒五十。《淳熙》一十八万九千七百四十一、秒六十五。

伏见度：一十三。

《乾道》历率一千九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九、秒九。《淳熙》二百五万九千九百八十一、秒一十。《会元》一千四百一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六、秒九。《乾道》历中度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三、秒二十四。《淳熙》同。《会元》秒八十六。《乾道》历策度一十五、分二十一、秒八十五。《淳熙》同。《会元》秒九十。

表略

志第三十七

表略

志第三十八 地理一

○京城 京畿路 京东路 京西路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江陵府，归、峡。

，县一十七，户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蒋、辰、锦、溪、叙，桂阳监

，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邛、蜀、绵、汉、资、简、梓、黎、雅、陵、戎、泸、维、茂、昌、荣、果、阆、渠、合、龙、普、利、兴、文、巴、剑、蓬、壁、夔、忠、万、集、开、渝、涪、黔、施、达、洋，兴元府

，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广、韶、潮、循、封、端、英、连、雄、龚、惠、康、恩、春、泷、勤、新、高、潘、雷、罗、辨、桂、贺、昭、梧、蒙、恭、象、富、融、宜、柳、严、思唐、邕、澄、贵、蛮、横、宾、钦、浔、容、牢、白、廉、党、绣、郁林、藤、窦、义、禺、顺、琼、崖、儋、万安、振

，县二百一十四，户一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升、宣、歙、池、洪、润、常、鄂、筠、饶、信、虔、吉、袁、抚、江、汀、建、剑、江阴、雄远、建昌军

，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漳、泉。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钱俶

入朝，得州十三、军一杭、苏、越、湖、衢、婺、台、明、温、秀、睦、福、处，衣锦。

，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并、汾、岚、宪、忻、代、辽、沁、隆、石，宝兴。

，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夏、银、绥、宥。雍熙元年，复以四州授继捧，自后不复领于职方

，县八。雍熙中，天下上闰年图，州、府、军、监几于四百

。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复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至嘉祐八年，主户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三十一，口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至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四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八十六，口二千五十万六千九百八十。熙宁十年，户一千四百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七十，口三千八十万七千二百十一。元祐元年，户一千七百九十五万七千九十二，口四千七万二千六百六。绍圣元年，户一千九百一十二万九百二十一，口四千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符三年，户一千九百九十六万八百一十二，口四千四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崇宁元年，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各府、州下户口与总数少异，姑两存之

，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

大抵宋有天下三百余年，繇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熙宁始务辟土，而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米脂、浮图、安疆等砦。虽尝以河东边界七百里地与辽人，当时王安石议，盖曰："吾将取之，宁姑与之也。"迨元祐更张，葭芦等四砦给赐夏人，而分画久不能定。绍圣遂罢分画，督诸

路各乘势攻讨进筑。自三年秋八月讫元符二年冬，凡陕西、河东建州一安西

，军二晋宁、绥德

，关三龙平、会宁、金城

，城九安西，平夏、威戎、兴平、定边、威羌、金汤、白豹、会川

，砦二十八平羌、平戎、殄羌、暖泉、米脂、克戎、安疆、横山、绥远、宁羌、灵平、高平、西平、新泉、荡羌、通峡、天都、临羌、定戎、龛谷、大和、通秦、宁河、弥川、宁远、神泉、乌龙

，堡十开光、通塞、石门、通会、大和、通秦、宁河、弥川、宁川、三交 ，又取青唐鄯。

，邈川湟。

、宁塞廓。

、龙支宗哥

等城。建中靖国悉还吐蕃故壤，稍纾民力。崇宁亟变前议，专以绍述为事，蔡京始任童贯、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余垒。陶节夫、钟传、刑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与凿空驾虚，驰骛于元符封域之表。讫于重和，既立靖夏泾原

、制戎鄜延

、制羌西宁

三城，虽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衅旋起。盖自崇宁以来，益、梓、夔、黔、广西、荆湖南、北迭相视效，斥大土宇，靡有宁岁，凡所建州、军、关、城、砦、堡，纷然莫可胜纪。厥后建燕山、云中两路，粗阅三岁，祸变旋作，中原板荡，故府沦没，职方所记，漫不可考。

高宗苍黄渡江，驻跸吴会，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其所存者，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而已，有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九千六百

八十四此宁宗嘉定十一年数

。建国江左又百五十年，迨德祐丙子，遂并归于我皇元版图，而天下始复合为一焉。

今据元丰所定，并京畿为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师，重帝都也。终之以燕、云，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见于后。而凡四京之城阙宫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冠乎篇首，为《地理志》云。

东京，汴之开封也。梁为东都，后唐罢，晋复为东京，宋因周之旧为都，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雍熙三年，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宫城周回五里。

南三门：中曰乾元宋初依梁、晋之旧，名曰明德，太平兴国三年改丹凤，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阳，明道二年改宣德。雍熙元年改今名

，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旧名宽仁、神兽，开宝三年改今名。熙宁十年，又改东华门北曰謻门

，北一门曰拱宸旧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宁十年，改门内西横门曰临华

。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二门，曰左、右长庆熙宁间，改左、右长庆隔门曰左、右嘉肃

，左、右银台。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符乾德六年赐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其上，诏加“祥符”二字而增茸之

。西华门内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旧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宁，明道元年改今名

。

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东、西门曰左、右太和宋初曰日华、月华，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

。正衙殿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宁间，改南门曰端礼

。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

。大庆殿旧名崇元，乾德四年重修，改曰乾元，太平兴国九年改朝元，大中祥符八年改天安，明道三年改今名

。北有紫宸殿旧名崇德，明道元年改

，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旧名长春，明道元年改。

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开宝四年，赐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

，又次西有集英殿旧名广政，开宝三年曰大明，淳化间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名会庆，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

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旧名玉华，后改琼华，熙宁初改今名。

东有升平楼旧名紫云，明道元年改。

宫中观宴之所也。宫后有崇政殿旧名简贤讲武，太平兴国二年改今名。熙宁间，改北横门曰通极。

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后苑东门，洎北向便殿成，赐名宣和门、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

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

宫中又有延庆、旧名万岁，大中祥符七年改。

安福、观文、旧名集圣，明道二年改肃仪，庆历八年改今名。

清景、庆云、玉京等殿，寿宁堂旧名清净，明道元年改。

延春阁。旧名万春，宝元元年改。

福宁殿即延庆，明道元年改。

东西有门曰左、右昭庆。观文殿西门曰延真，其东真君殿曰积庆，前建感真阁。又有龙图阁，下有资政、崇和、宣德、述古殿。天章阁下

有群玉、蕊珠二殿，后有宝文阁，即寿昌阁，庆历元年改。

阁东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辉门。后苑东门曰宁阳，即宣和门，明道元年改。

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其西又有宜圣、化成、即玉宸殿，明道元年改。

金华、西凉、清心等殿，翔鸾、仪凤二阁，华景、翠芳、瑶津三亭。延福宫有穆清殿，延庆殿北有柔仪殿，初有殿无名，章献太后名曰崇徽，明道元年改宝慈，景祐二年改今名。

崇徽殿北有钦明殿。旧名天和，明道元年改观文，又改清居，治平三年改今名。

延福宫北有广圣宫，天圣二年建，名长宁，

景祐二年改。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会祥五殿，建流杯殿于后苑。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枢密副使杨崇勋副之，发京东西、河北、淮南、江东西路工匠给役，内出乘舆物，左藏库易缗钱二十万助其费，以故改诸殿名。

又有慈德殿，杨太后所居，景祐元年赐名。

观稼殿，在后苑，观种稻，景祐二年创建。

延义阁，在崇政殿西。

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盖侍臣讲读之所也，与延义同，景祐三年赐名。

隆儒殿，迩英阁后小殿，皇祐三年始赐名。

慈寿殿，皇太后所居，治平元年赐名。

庆寿宫，保慈宫，熙宁二年建。 玉华殿，在后苑。

基春殿，熙宁七年建，在玉华殿后。

睿思殿，八年建。

承极殿，元丰三年建。

崇庆、隆祐二宫，元祐元年建。

睿成宫，神宗所居东宫，绍圣二年赐名。

宣和殿，在睿思殿后，绍圣二年四月殿成，其东侧别有小殿曰凝芳，其西曰琼芳，前曰重熙，后曰环碧。元符三年废，崇宁初复作，大观三年，徽宗制记刻石，实蔡京为之。

圣瑞宫，皇太妃所居，因以名宫。　显谟阁，元符元年建，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国元年，改曰熙明，寻复旧。

玉虚殿，元符初建。

玉华阁，大观初建，在宣和殿后。

亲蚕宫，政和元年建。

燕宁殿，在延福北，奉安仁宗慈圣光献皇后御容。

延福宫，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内北拱辰门外。旧宫在后苑之西南，今其地乃百司供应之所，凡内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悉移它处，又迁两僧寺、两军营，而作新宫焉。始南向，殿因宫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东门曰晨晖，其西门曰丽泽。宫左复列二位。其殿则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其东阁则有蕙馥

、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其西阁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穠华、绿绮、瑶碧、清阴、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会宁之北，叠石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为二亭：曰云岿，曰层巘。凝和之次阁曰明春，其高逾一百一十尺。阁之侧为殿二：曰玉英，曰玉涧。其背附城，筑土植杏，名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宫之右为佐二阁，曰宴春，广十有二丈，舞台四列，山亭三峙。凿圆池为海，跨海为二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飞华，横度之四百尺有奇，纵数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疏泉为湖，湖中作堤以接亭，堤中作梁

以通湖，梁之上又为茅亭、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动数千，嘉花名木，类聚区别，幽胜宛若生成，西抵丽泽，不类尘境。初，蔡京命童贯、杨戩、贾详、蓝从熙、何□等分任宫役，五人者因各为制度，不务沿袭，故号“延福五位”。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其东直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而晨晖门出入最多。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景龙江北有龙德宫。初，元符三年，以懿亲宅潜邸为之，及作景龙江，江夹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中途曰壶春堂，绝岸至龙德宫。其地岁时次第展拓，后尽都城一隅焉，名曰撷芳园，山水美秀，林麓畅茂，楼观参差，犹艮岳、延福也。宫在旧城，因附见此。

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殿成，总为屋七十五间。

玉清神霄宫，政和三年建，旧名玉清和阳，在福宁殿东，七年改今名。

上清宝阴宫，政和五年作，在景龙门东，对景晖门。既又作仁济、辅正二亭于宫前，命道士施民符药，徽宗时登皇城下视之。又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宝阴宫，以便斋醮之路，徽宗数从复道上往来。是年十二月，始张灯于景龙门上下，名曰“预赏”。其明年，乃有期门之事。

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绛霄楼。山之西有药寮，有西庄，有巢云亭，有白龙沚、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半岭有楼曰倚翠，上下设两关，关下有平地，凿大方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为凤池，东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东池后有挥雪厅。复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复有亭曰极目，曰萧森，右复有亭曰丽云、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间。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亭，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其北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

江，池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其西则自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宣和四年，徽宗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蔡条谓初名凤凰山，后神降，其诗有“艮岳排空霄”，因改名艮岳。宣和六年，诏以金芝产于艮岳之万寿峰，又改名寿岳。蔡絛谓南山成，又改名寿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赐号“昭功敷庆神运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缘此授节度使。大抵群阉兴筑不肯已。徽宗晚岁，患苑囿之众，国力不能支，数有厌恶语，由是得稍止。及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新，凿石为炮，伐竹为笓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啖卫士云。

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东二门：北曰望春，宋初名和政。

南曰丽景。南面三门：中曰朱雀，东曰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创建。

西曰崇明。西二门：南曰宜秋，北曰阊阖。北三门：中曰景龙，东曰安远，西曰天波。以上宋初仍梁、晋旧名，至太平兴国四年改今名。

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筑，元丰元年重修，政和六年，诏有司度国之南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旧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显德三年筑。

南三门：中曰南薰，东曰宣化，西曰安上。东二门：南曰朝阳，北曰含辉。太平兴国四年改寅宾，后复。

西二门：南曰顺天，北曰金耀。北四门：中曰通天，天圣初改宁德，后复。

东曰长景，次东曰永泰，西曰安肃。初号卫州门。以上皆因周旧名，至太平兴国四年，改今名。

汴河上水门，南曰大通，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天圣初，改顺济，后复今名。

北曰宣泽。旧南北水门皆曰大通，熙宁十年改。

汴河下，南曰上善，北曰通津。天圣初，改广津，熙宁十年复。

惠民河，上曰普济，下曰广利。广济河，上曰咸丰，下曰善利，旧名咸通。

上南门曰永顺。熙宁十年赐名。

其后又于金耀门南置开远门。旧名通远。以上皆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天圣初改今名。

西京。唐显庆间为东都，开元改河南府，宋为西京，山陵在焉。宫城周回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因隋、唐旧名。

东一门，曰苍龙。西一门，曰金虎。北一门，曰拱宸。旧名玄武，大中祥符五年改。　　五凤楼内，东西门曰左、右永泰，门外道北有鸾和门，太平兴国三年，以车辂院门改。

右永泰门西有永福门。兴教、光政门内各三门，曰：左、右安礼，左、右兴善，左、右银台。苍龙、金虎门内第二隔门曰膺福、千秋。膺福门内道北门曰建礼。

正殿曰太极，旧名明堂，太平兴国三年改。

殿前有日、月楼、日华、月华门，又有三门，曰太极殿门。后有殿曰天兴，次北殿曰武德。西有门三重，曰：应天、乾元、敷政。内有文明殿，旁有东上阁门、西上阁门，前有左、右延福门。后又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门，柱廊北有明福门，门内有天福殿，殿北有寝殿曰太清，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东又有广寿殿，视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天福殿西有金鸾殿，对殿南廊有彰善门。殿北第二殿曰寿昌，第三殿曰玉华，第四殿曰长寿，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阳，第七殿曰善兴。西有射弓殿。千秋门内有含光殿。拱宸门内西偏有保宁门，门内有讲武殿，北又有殿相对。内园有长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台、娑罗亭。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夹城内及内城北，皆左右禁军所处。

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

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

京城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隋大业元年筑，唐长寿二年增筑。

南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一门，曰关门。北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政和元年十一月，重修大内，至六年九月毕工。朱胜非言："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昇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而漆饰之法，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斤至数千。于是四郊冢墓，悉被发掘，取人骨为灰矣。"

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元丰六年，赐度僧牒修外城门及西桥等。

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成，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中有隔城，又有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其东又有关城，南北各一门。

北京。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城南三门：中曰顺豫，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门，曰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时巡殿门，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熙宁九年，改正南南河门曰景风，南砖曰亨嘉，鼓角曰阜昌。正北北河门曰安平，北砖曰耀德。正东冠氏门曰华景，冠氏第二重曰春祺，子城东曰泰通。正西魏县门曰宝成，魏县第二重曰利和，子城西曰宣泽。东南朝城门曰安流，朝城第二重曰巽齐。西南观音门曰安正，观音第二重曰静方。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内城创置北门曰靖武。鹏元丰七年，废善利、永济关。

行在所。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重华、慈福、寿慈、寿康四宫，重寿、宁福二殿，随时异额，实德寿一宫。延和、崇政、复古、选德四殿，本射殿也。慈宁殿，绍兴九年，以太后有归期建。

钦先孝思殿，十五年建，在崇政殿东。

翠寒堂，孝宗作。

损斋，绍兴末建，贮经史书，为燕坐之所。

东宫，在丽正门内，孝宗、庄文、景献、光宗皆常居之。

讲筵所，资善堂。在行宫门内，因书院而作。

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

京畿路。皇祐五年，以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郑、滑州为辅郡，隶畿内，并开封府，合四十二县，置京畿路转运使及提点刑狱总之。至和二年，罢京畿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其曹、陈、许、郑、滑各隶本路，为辅郡如故。崇宁四年，京畿路复置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先是，改开封府界为京畿路，是年，又于京畿四面置四辅郡：颍昌府为南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建拱州于开封襄邑县为东辅，并属京畿。大观四年，罢四辅，许、郑、澶州还隶京西及河北路，废拱州，复以襄邑县隶开封府。政和四年，襄邑县复为拱州，后与颍昌府、郑州、开德府复为东、南、西、北辅。宣和二年，罢四辅，颍昌府、郑州、开德府各还旧隶，拱州隶京东西路，旧开封府界依旧为京畿。

开封府。崇宁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贡方纹绫、方纹纱、蕉席、麻黄、酸枣仁。县十六：开封，赤。

祥符，赤。东魏浚仪县。大中祥符三年改。

尉氏，畿。

陈留，畿。

雍丘，畿。

封丘，畿。

中牟，畿。宣和三年，改纣王城为青阳城。

阳武，畿。

延津，畿。旧酸枣县，政和七年改。

长垣，隋匡城县。建隆元年，改为鹤丘，后又改。　东明，畿。本东明镇，乾德元年置。

扶沟，畿。

□焉陵，畿。

考城，畿。崇宁四年，与太康同隶拱州。大观四年，废拱州，二县复来隶。

太康，畿。宣和二年，复隶拱州，六年，仍隶京畿。

咸平。畿。旧通许镇，隶陈留，咸平五年置县。

京东路。至道三年，以应天、兖徐曹青郓密齐济沂登莱单濮潍淄、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宣化军、莱芜监利国监为京东路。熙宁七年，分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元丰元年，割西路齐州属东路，割东路徐州属西路。元祐元年，诸提点刑狱不分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并为京东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并为京西路，秦凤等路、永兴军等路并为陕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并为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并为淮南路，其后仍分为两路。

东路。府一，济南。州七：青，密，沂，登，莱，潍，淄。军一，淮阳。县三十八。

青州，望。北海郡，镇海军节度。建隆三年以北海县置军。淳化五年，改军名。庆历二年，初置京东东路安抚使。崇宁户九万五千一百五十八，口一十六万二千八百三十七。贡仙纹绫、梨、枣。县六：益都，望。

寿光，望。

临朐，紧。

博兴，上。

千乘，上。

临淄。上。

密州，上。本防御州。建隆元年，复为防御。开宝五年，升为安化军节度。后降防御。六年，复为节度。崇宁户一十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七，口三十二万七千三百四十。贡绢、牛黄。县五：诸城，望。

安丘，望。唐辅郡，梁改安丘，晋胶西县。开宝四年，复今名。

莒，望。

高密，上。

胶西。元祐三年，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军使。

济南府，上，济南郡，兴德军节度。本齐州。先属京东路。咸平四年，废临济县。元丰元年，割属京东东路。政和六年，升为府。崇宁户一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一，口二十一万四千六十七。贡绵、绢、阳起石、防风。县五：历城，紧。

禹城，紧。

章丘，中，景德三年，以章丘县置清平军。熙宁二年废军，即县治置军使。

长清、中。至道二年，徙城于刺榆

临邑。中。建隆元年，河决公乘渡口，坏城。三年，移治孙耿镇。政和元年，升为望。

沂州，上，琅琊郡，防御。崇宁户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一十六万五千二百三十。贡仙灵脾、紫石英、茯苓、钟乳石。县五：临沂，望。

承，望。

沂水，望。

费，望。

新泰。中。

登州，上，东牟郡，防御。崇宁户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三，口一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四。贡金、牛黄、石器。县四：蓬莱，望。

文登，中。

黄，望。

牟平。紧。有乳山、阎家口二砦。

莱州，中，东莱郡，防御。崇宁户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七，口一十九万八千九百八。贡牛黄、海藻、牡砺、石器。县四：掖，望。

莱阳，望。

胶水，望。

即墨。中

潍州，上，团练。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县建为北海军，置昌邑县隶之。乾德三年，升为州，又增昌乐县。崇宁户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九。贡综丝素絁。县三：北海，望。

昌邑，望。本隋都昌县，后废。建隆三年，复置。

昌乐。紧。本唐营丘县，后废。乾德中，复置安仁县，俄又改。

淄州，上，淄川郡，军事。崇宁户六万一千一百五十二，口九万八千六百一十。贡绫、防风、长理石。县四：淄川，望。

长山，中。

邹平，中下。景德元年，移治济阳废县。

高苑。下。景德三年，以县置宣化军。熙宁三年，废军为县，隶州，即县治置军使。

淮阳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七年，以徐州下邳县建为军，并以宿迁来属。崇宁户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口一十五万四千一百三十。贡绢。县二：下邳，望。

宿迁。中

西路。府四：应天，袭庆，兴仁，东平。州五：徐，济，单，濮，拱。军一，广济。县四十三。

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节度。本唐宋州。至道中，为京东路。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为南京。熙宁五年，分属西路。崇宁户七万九千七百四十一，口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贡绢。县六：宁陵，畿。与楚丘同隶拱州。大观四年，复来隶。政和四年，又拨隶拱州。宣和六年，复来隶。

宋城，赤。

谷熟，畿。

下邑，畿。

虞城，畿。

楚丘。畿。

袭庆府，鲁郡，泰宁军节度。本兖州。大中祥符元年，升为大都督。政和八年，升为府。崇宁户七万一千七百七十七，口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四。贡大花绫、墨、云母、紫石英、防风、茯苓。县七：瑕，上。大观四年，以瑕丘县为瑕县。

奉符，上。本汉乾封县。开宝五年，移治岱岳镇。大中祥符元年改。

泗水，上。

龚，上。大观四年，以龚丘县为龚县。

仙源，中上。魏曲阜县。大中祥符五年改。

莱芜，中。

邹。下。熙宁五年，省为镇，入仙源。元丰七年复。

监一，莱芜。主铁冶。

徐州，大都督，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本属京东路，元丰元年，割

属京东西路。崇宁户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口一十五万二千二百三十七。贡双丝绫、□、绢。县五：彭城，望。

沛，望。

萧，望。

滕，紧。

丰。紧。

监二：宝丰，元丰六年置，铸铜钱，八年废。

利国。主铁冶。

兴仁府，辅，济阴郡，彰信军节度。本曹州。建中靖国元年，改赐军额曰兴仁。崇宁元年，升曹州为兴仁府，复还旧节。大观二年，以拱州为东辅，升督府。政和元年，罢督府，复为辅郡。崇宁户三万五千九百八十，口六万六千九百三十一。贡绢、葶苈子。县四：济阴，望宛亭，望。元祐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

乘氏，紧。

南华。上。

东平府，东平郡，天平军节度。本郓州。庆历二年，初置京东西路安抚使。大观元年，升大都督府。政和四年，移安抚使于应天府。宣和元年，改为东平府。崇宁户一十三万三百五，口三十九万六千六十三。贡绢、阿胶。县六：须城，望。 阳谷，望。景德三年，徙孟店。

中都，紧。

寿张，上。

东阿，紧。

平阴。上。

监一，东平。宣和二年复置。政和三年罢。

济州，上，济阳郡，防御。户五万七百一十八，口一十五万九千一

百三十七。贡阿胶。县四：钜野，望。

任城，望。

金乡，望。

郓城，望。

单州，上，砀郡，建隆元年，升为团练，崇宁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口一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贡蛇床、防风。县四：单父，望。

砀山，望。

成武，紧

鱼台。上。

濮州，上，濮阳郡，团练。崇宁户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口五万二千六百八十一。贡绢。县四：鄄城，望。

雷泽，紧。

临濮，上。

范。上。

拱州，保庆军节度。本开封府襄邑县。崇宁四年建为州，赐军额，为东辅。以开封之考城、太康，南京之宁陵、楚丘、柘城来隶。大观四年，废拱州，复为襄邑县，还隶开封。政和四年，复为州，又复为辅郡。宣和二年，罢辅郡，仍隶京东西路，以襄邑、太康、宁陵为属县，余归旧隶。六年，又以宁陵归南京，太康归开封，复割柘城来隶。县二：襄邑畿。

柘城。畿。

广济军。乾德元年，置发运务。开宝九年，改转运司。太平兴国二年，建为军。四年，割曹、澶、濮、济四州地，复置县以隶焉。熙宁四年废军，以定陶县隶曹州。元祐元年，复为军。县一，定陶。上。

开封府，京东路，分为东西两路，得兖、豫、青、徐之域，当虚、

危、房、心、奎、娄之分，西抵大梁，南极淮、泗，东北至于海，有盐铁丝石之饶。其俗重礼义，勤耕乡任，浚郊处四达之会，故建为都。政教所出，五方杂居。睢阳当漕舟之路，定陶乃东运之冲，其后河截清水，颇涉艰阻。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营丘东道之雄，号称富衍，物产尤盛。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下邳俗尚颇类淮楚焉。

京西路。旧分南、北两路，后并为一路。熙宁五年，复分南、北两路。

南路。府一，襄阳。州七：邓，随，金，房，均，郢，唐。军一，光化。县三十一。

襄阳府，望，襄阳郡，山南东道节度。本襄州。宣和元年，升为府。崇宁户八万七千三百七，口一十九万二千六百五。贡麝香、白谷、漆器。县六：襄阳，紧。

邓城，望。

谷城，紧。

宜城，中下。

中卢，中下。隋义清县。太平兴国元年改。绍兴五年，省入南漳。

南漳。中下。

邓州，望，南阳郡，武胜军节度。旧为上郡。政和二年，升为望郡。建隆初，废临濑县。崇宁户一十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口二十九万七千五百五十。贡白菊花。县五：穰，上。

南阳，中下。庆历四年，废方城县为镇入焉；元丰元年，改为县，隶唐州。

内乡，中下。

顺阳。中下。太平兴国六年，升顺阳镇为县。

淅川。中下。

随州，上，汉东郡，崇信军节度。乾德五年，升为崇义军节度。太平兴国元年，改今名。崇宁户三万八百四，口六万七千二十一。贡绢、绫、葛、覆盆子。县三：随，上。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焉。

唐城，中下。

枣阳。中下。

金州，上，安康郡，乾德五年，改昭化军节度。崇宁户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六，口六万五千六百七十四。贡麸金、麝香、枳壳实、杜仲、白胶香、黄檗。县五：西城，下。

洵阳，中。乾德四年，废淯阳县入焉。

汉阴，中。

石 犨□□厂隆＃┣嚼□□厂隆Ｎ跄□□辏□‖□颍□胛鞒恰Ｔ□v复。

房州，下，房陵郡，保康军节度。开宝中，废上庸、永清二县。雍熙三年并为军。崇宁户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一，口四万七千九百四十一。贡麝香、纟宁布、钟乳石、笋。县二：房陵，上。

竹山。下。

均州，上，武当郡，武当军节度。本防御。乾德六年，移入上州防御。宣和元年，赐军额。崇宁户三万一百七，口四万四千七百九十六。贡麝香。县二：武当，上。

郧乡。上。

郢州，上，富水郡，防御。崇宁户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一，口七万八千七百二十七。贡白纻。县二：长寿，上。

京山。下。

唐州，上，淮安郡，建隆元年，升为团练。开宝五年，废平氏县。崇宁户八万九千九百五十五，口二十万二千一百七十二。贡绢。县五：泌阳，中下。

湖阳，中下。有银场。

比阳，中下。

桐柏，下。开宝六年，移治淮渎故庙。

方城。下。后魏县。庆历四年，废为镇，入邓州南阳县，元丰元年，复为县，隶州。

光化军，同下州。乾德二年，以襄州阴城镇建为军，析谷城县三乡，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军，改乾德为光化县，隶襄州。元祐初，复为军。县一，乾德。望。

北路。府四：河南，颍昌，淮宁，顺昌。州五：郑，滑，孟，蔡，汝。军一，信阳。县六十三。

河南府，洛阳郡，因梁、晋之旧为西京。熙宁五年，分隶京西北路。崇宁户一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七，口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贡蜜、蜡、瓷器。县十六：河南，赤。

洛阳，赤。熙宁五年，省入河南，元祐二年复。　永安，赤。奉陵寝。景德四年，升镇为县。

偃师，畿。庆历二年废，四年复，熙宁五年，省入缑氏，八年，复置，省缑氏县为镇隶焉。

颍阳，畿。废历二年，废为镇，四年，复。熙宁二年，省入登封，元祐二年，复置。

巩，畿。

密，畿。崇宁四年，割隶郑州，宣和二年，还隶府。

新安，畿。

福昌，畿。熙宁五年，省入寿安，元祐元年，复为县。

伊阳，畿。熙宁二年，割栾川冶镇入虢州卢氏县。五年，废伊阙县为镇入河南，六年，改隶伊阳。

渑池，畿。景祐四年，改铁门镇曰延禧。

永宁，畿。

长水。畿。

寿安，畿。庆历三年，废为镇，四年，复。

河清，畿。开宝元年，移治白波镇。熙宁八年闰四月，置铁监。

登封。畿。

监一，阜财。熙宁七年置，铸铜钱。

颍昌府，次府，许昌郡，忠武军节度。本许州。元丰三年，升为府。崇宁四年，为南辅，隶京畿。大观四年，罢辅郡。政和四年，复为辅郡，隶京畿。宣和二年，复罢辅郡，依旧隶京西北路。崇宁户六万六千四十一，口一十六万一百九十三。贡绢、蕉席。县七：长社，次赤。熙宁四年，省许田县为镇入焉。

郾城，次畿。

阳翟，次畿。

长葛，次畿。

临颍，次畿。

舞阳，次畿。

郏。中。元隶汝州，崇宁四年来隶。

郑州，辅，荥阳郡，奉宁军节度。熙宁五年，废州，以管城、新郑隶开封府；省荥阳、荥泽县为镇入管城，原武县为镇入阳武。元丰八年，复州。元祐元年，还旧节；复以荥阳、荥泽、原武为县，与滑州并隶京西路。崇宁四年，建为西辅。大观四年，罢辅郡。政和四年，又复。宣和二年，又罢。崇宁户三万九百七十六，口四万一千八百四十八。贡绢、麻黄。县五：管城，望。

荥泽，中。

原武，上。

新郑，上。

荥阳。紧。

滑州，辅，灵河郡，太平兴国初，改武成军节度。熙宁五年，废州，县并隶开封府。元丰四年，复旧，县复来隶。元祐元年，还旧节度。崇宁户二万六千五百二十二，口八万一千九百八十八。贡绢。县三：白马，中。熙宁三年，废灵河县隶焉。

韦城，望。

胙城。紧。

孟州，望。河阳三城节度。政和二年，改济源郡。崇宁户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口七万一百六十九。贡粱米。县六：河阳，望。

济源，望。

温，望。

汜水，上。熙宁五年，省入河阴。元丰二年复置。大中祥符四年，改武牢关曰行庆。

河阴，中。

王屋。中。熙宁五年，自河南来隶。

蔡州，紧，汝南郡，淮康军节度。崇宁户九万八千五百二，口十八万五千一十三。贡绫。县十：汝阳，上。

上蔡，上。

新蔡，中。

褒信，中。

遂平，中。

新息，中。

确山，中。隋朗山县。大中祥符五年改。

真阳，中。

西平，中。

平舆。中。

淮宁府，辅，淮阳郡，镇安军节度。本陈州。政和三年，改辅为上。宣和元年，升为府。崇宁户三万二千九十四，口一十五万九千六百一十七。贡□、绢。县五：宛丘，紧。

项城，上。

商水，中。

西华，中。　南顿。中。熙宁六年，省为镇，入商水、项城二县。元祐元年复。

顺昌府，上，汝阴郡，旧防御，后为团练。开宝六年，复为防御。元丰二年，升顺昌军节度。旧颍州，政和六年，改为府。崇宁户七万八千一百七十四，口一十六万六百二十八。贡□、絁、绵。县四：汝阴，望。开宝六年，移治于州城东南十里。

泰和，望。

颍上，紧。

沈丘。紧。

汝州，辅，临汝郡，陆海军节度。本防御州。政和四年，赐军额。崇宁户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一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五。贡絁、绢。县五：梁，中。

襄城，紧。

叶，上。

鲁山，中

宝丰。中。旧名龙兴，熙宁五年，省为镇，入鲁山。元祐元年复。宣和二年，改为宝丰县。

信阳军，同下州。开宝九年，降为义阳军，废钟山县。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信阳军。崇宁户九千九百五十四，口二万五十，贡纟宁布。县二：信阳，中下。

罗山。中下。开宝九年废，雍熙二年复置。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当井、柳、星、张、角、亢、氐之分。东暨汝、颍，西被陕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丝、枲、漆、纩之所出。而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盟津、荥阳、滑台、宛丘、汝阴、颍川、临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颇同。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太宗迁晋、云、朔之民于京、洛、郑、汝之地，垦田颇广，民多致富，亦由俭啬而然乎！襄阳为汴南巨镇，淮安、随、枣阳、西城、武当、上庸、东梁、信阳，其习俗近荆楚。

志第三十九 地理二

○河北路 河东路

河北路。旧分东、西两路，后并为一路。熙宁六年，再分为两路。

东路。府三：大名，开德，河间。州十一：沧，冀，博，棣，莫，雄，霸，德，滨，恩，清。军五：德清，保顺，永静，信安，保定。县五十七。

大名府，魏郡。庆历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熙宁以来并因之，六年，分属河北东路。崇宁户一十五万五千二百五十三，口五十六万八千九百七十六。贡花□、绵□、平□、紫草。县十二：元城，赤。熙宁六年，省大名县为镇入焉。

莘，畿。

大名，次赤。熙宁六年，省入元城。绍圣三年复。政和六年，徙治南乐镇。

内黄，畿。

成安，畿。熙宁六年，省洹水县为镇入焉。

魏，次畿。

馆陶，畿。熙宁五年，省永济县为镇入焉，寻复旧。

临清，次畿。

夏津，畿。

清平，畿。宋初，自博州来隶。熙宁二年，又割博平县明灵砦隶焉，本县移置明灵。

冠氏，畿

宗城。畿。熙宁五年，省临清县为镇入焉。当年复旧，寻以永济隶

临清。熙宁六年，又省经城县为镇入焉。

开德府，上，澶渊郡，镇宁军节度。本澶州。崇宁四年，建为北辅。五年，升为府。宣和二年，罢辅郡，仍隶河北东路。崇宁户三万一千八百七十八，口八万二千八百二十六。贡莨莠席、南粉。县七：濮阳，中。

观城，望。皇祐元年，省入濮阳、顿丘。四年，复置。

临河，紧。

清丰，中。庆历四年，徙清丰县治德清军，即县置军使，隶州。熙宁六年，省顿丘县入清丰。

卫南，中。

朝城，畿。旧隶大名府，崇宁四年，与南乐来隶。

南乐。畿。

德清军，见上。

沧州，上，景城郡，横海军节度。崇宁户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一十一万八千二百一十八。贡大绢、大柳箱。县五：清池，望。熙宁四年，省饶安县为镇入清池。有乾符、巷姑、三女、泥姑、小南河五砦。政和二年，改巷姑曰海清，三女曰三河，泥姑曰河平。

无棣，望。治平中，徙无棣县治保顺军，即县治置军使，隶州。

盐山，紧。

乐陵，紧。熙宁二年，徙治咸平镇。

南皮。中。熙宁六年，省临津县入焉。

保顺军。周置军于沧州无棣县南三十里。开宝三年，又以沧棣二州界保顺、吴桥二镇之地益焉，仍棣沧州。

冀州，上，信都郡，旧团练。庆历八年，升安武军节度。崇宁户六万六千二百四十四，口一十万一千三十。贡绢。县六：信都，望。

蓚上。

南宫，上。皇祐四年，升新河镇为县，废南宫。六年，省新河为镇入焉。 枣强，上。熙宁元年，省为镇入信都。十年，复置。

武邑，上。

衡水。中。

河间府，上，河间郡，瀛海军节度。至道三年，以高阳隶顺安军。旧名关南，太平兴国元年，改名高阳关。庆历八年，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一十州军。本瀛州，防御。大观二年升为府，赐军额。崇宁户三万一千九百三十，口六万二百六。贡绢。县三：河间，望。雍熙中，即县西置平虏砦，景德二年，改为肃宁城。

乐寿，望。至道三年，自深州来隶。熙宁六年，省景城为镇入焉。

束城。上。熙宁六年，省为镇入河间，元祐元年复。

博州，上，博平郡，防御。淳化三年，河决，移治于孝武渡西。崇宁户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口九万一千三百三十三。贡平绢。县四：聊城，望。

高唐，望。

堂邑，望。

博平。紧。熙宁二年，割明灵砦隶北京清平。

棣州，上，乐安郡，防御。建隆二年，升为团练，俄为防御。大中祥符八年，移治阳信县界八方寺。崇宁户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口五万七千二百三十四。贡绢。县三：厌次，上。

商河，中。

阳信。下。

莫州，上，文安郡，防御。熙宁六年，省长丰县为镇，又省鄚县入任丘。元祐二年，复鄚县，寻又罢为镇。崇宁户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口

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二。贡绵。县一：任丘。上。有马村王家二砦。政和三年改马村砦曰定安，王家砦曰定平。

雄州，中，防御。本唐涿州瓦桥关。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易阳。崇宁户一万三千一十三，口五万二千九百六十七。贡□。县二：归信，中。有张家、木场、三桥、双柳、大涡、七姑垣、红城、新垣八砦。

容城。中。建隆四年复置。

霸州，中，防御。本唐幽州永清县地，后置益津关。周置霸州，以莫之文安、瀛州之大城来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永清。崇宁户一万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贡绢。县二：文安，上。景祐二年，废永清县入焉。有刘家涡、刁鱼、莫金口、阿翁、雁头、黎阳、喜涡、鹿角八砦。元丰四年，割鹿角砦隶信安军。政和三年，改刘家涡砦曰安平，阿翁曰仁孝，雁头曰和宁，喜涡曰喜安。

大城。上。

德州，上，平原郡，军事。宋初，省归化县。景祐二年，废安陵县入将陵，后割属永静军。熙宁六年，省德平县为镇，入安德。崇宁户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一，口八万二千二十五。贡绢。县二：安德，望。

平原。紧。

滨州，上，军事。大观二年，赐渤海郡名。大中祥符五年，废蒲台县。崇宁户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一，口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八十四。贡绢。县二：渤海，望

招安。上。庆历三年，升招安镇为县。熙宁六年，省为镇入渤海。元丰二年复为县。

恩州，下，清河郡，军事。唐贝州，晋永清军节度，周为防御。宋初，复为节度。庆历八年，改州名，罢节度。崇宁户五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口八万五千九百八十六。贡绢、白毯。县三：清河，望。端拱元年，徙治永宁镇。淳化五年徙今治。熙宁四年，省清阳县入焉。

武城，望。

历亭。紧。至和元年，废漳南县入焉。

永静军，同下州。唐景州。太平兴国六年，以军直属京。淳化元年，以冀州阜城来属。景德元年，改军名。崇宁户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三，口三万九千二十二。贡簟、绢。县三：东光，紧。

将陵。望。景祐元年，移治于长河镇。

阜城。中。嘉祐八年，省为镇入东光。熙宁十年复为县。

清州，下，本乾宁军。幽州芦台军之地，晋陷契丹。周平三关，置永安县，属沧州。太平兴国七年置军，改县曰乾宁隶焉。大观二年，升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乾宁。崇宁户六千六百一十九，口一万二千七十八。贡绢。县一：乾宁。熙宁六年省为镇。元符二年复。崇宁三年再省。政和五年又复。

砦六。钓台、独流北、独流东、当城、沙涡、百万。

信安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六年，以霸州淤口砦建破虏军。景德二年，改为信安。崇宁户七百一十五，口一千四百三十七。贡绢。砦七。周河、刁鱼、田家、狼城、佛圣涡、鹿角、李详。元丰四年，霸州鹿角砦始隶军。

保定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六年，以涿州新镇建平戎军。景德元年，改为保定军。景祐元年，析霸州文安、大城二县五百户隶军。宣和七年，废保定军为保定县，隶莫州，知县事仍兼军使，寻依旧。崇宁户一千二十九，口二千四百八十四。贡絁。砦二。桃花、父母。政和三年，改父母砦曰安宁。

西路。府四：真定，中山，信德，庆源。州九：相，浚，怀，卫，洺，深，磁，祁，保。军六：天威，北平，安肃，永宁，广信，顺安。县六十五。

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军节度。本镇州，汉以赵州之元氏、栾城二县来属。开宝六年，废九门、石邑二县。端拱初，以鼓城隶祁州。淳化元年，以束鹿隶深州。庆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抚使，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洺六州。崇宁户九万二千三百五十三，口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九十七。贡罗。县九：真定，次畿。

槁城，次畿。

栾城，次畿。

元氏，次畿。

井陉，次畿。熙宁六年，省入获鹿、平山。八年复置，徙治天威军，即县治置军使，隶府。有天威军、小作口、王家谷三砦。

获鹿，次畿。

平山，次畿。有甘泉、岚州、沂州、檀明、夫妇、柏岭、黄冈、洪山、赤箭、抱儿、石虎、中子、雕□共、东临山、西临山十五砦。

行唐，次畿。　灵寿。次畿。熙宁六年，省为镇入行唐。八年复。有赤陉、飞吴二砦。

砦一：北砦。咸平二年置。熙宁八年，析行唐县二乡隶砦。

天威军。见上。

相州，望，邺郡，彰德军节度。崇宁户三万六千三百四十，口七万一千六百三十五。贡暗花牡丹花纱、知母、胡粉、绢。县四：安阳，紧。熙宁五年，省永和县入焉。

汤阴，紧。宣和二年，以汤阴县隶浚州，寻复来隶。

临漳，紧。熙宁五年，省邺县入焉。

林虑。中。

中山府，次府，博陵郡。建隆元年，以易北平并来属。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本定州，庆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政和三年，升为府，改赐郡名曰中山。崇宁户六万五千九百三十五，口一十八万六千三百五。贡罗、大花绫。县七：安喜，紧。

无极，紧。　曲阳，上。

唐，上。

望都，中。

新乐，中。

北平。中下。

砦一，军城。隶曲阳县。

北平军。庆历二年，以北平砦建军。四年复隶州，即北平县治置军使，隶州。

信德府，次府，钜鹿郡。后唐安国军节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为府。崇宁户五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贡绢、白磁盏、解玉砂。县八：邢台，上。宣和二年，改龙冈县为邢台。

沙河，上。

任，中。

尧山，中。

平乡，上。熙宁六年，省平乡县为镇入钜鹿。元祐元年复。

内丘，上。熙宁六年，省尧山县入焉，元祐元年复。

南和，中。熙宁五年，省任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

钜鹿。上。

浚州，平川军节度。本通利军。端拱元年，以滑州黎阳县为军。天圣元年，改通利为安利。四年，以卫州卫县隶军。熙宁三年废为县，隶卫州。元祐元年复为军。政和五年升为州，号浚川军节度，改今额。崇宁户三千一百七十六，口三千二百二。县二：卫，上。熙宁六年，废为镇入黎阳。后复。

黎阳。中。

怀州，雄，河内郡，防御。建隆元年，升为团练，俄为防御。崇宁户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一，口八万八千一百八十五。贡牛膝、皂角。县三：河内，紧。熙宁六年，省武德县为镇入焉。

修武，上。熙宁六年，省为镇入武陟。元祐元年复。

武陟。中。

卫州，望，汲郡，防御。崇宁户三万三千二百四，口四万六千三百六十五。贡绢、绵。县四：汲，中。

新乡，紧，熙宁六年，废为镇入汲。元祐二年复。　获嘉，上。天圣四年，自怀州来隶。

共城。中。

监一：黎阳。熙宁七年置，铸铜钱。

洺州，望，广平郡，建隆元年，升为防御。熙宁三年，省曲周县为镇，入鸡泽。六年，省临洺县为镇，入永年。元祐二年，曲周、临洺复为县，寻复为镇。四年，曲周、鸡泽依旧别为两县。崇宁户三万八千八百一十七，口七万三千六百。贡□。县五：永年，上。

肥乡，望。

平恩，紧。

鸡泽，中。

曲周。中。

深州，望，饶阳郡，防御。雍熙四年，废陆泽县。崇宁户三万八千三十六，口八万三千七百一十。贡绢。县五：静安，望。本汉下博县，周置静安军，以县隶，俄复焉。太平兴国七年，又隶静安军。雍熙二年军废，还属，三年废，四年复置，改今名。

束鹿，望。淳化中，自真定来属。

安平，望。

饶阳，望。　武强。望。

磁州，上，滏阳郡，团练。旧名慈，政和三年改作磁。崇宁户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一，口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贡磁石。县三：滏阳，上。熙宁六年，省昭德县为镇入焉。

邯郸，上。

武安。上。有固镇、永安、黄泽、海回四砦。

祁州，中，蒲阴郡，团练。端拱初，以镇州鼓城来属。景德元年，移治于定州蒲阴，以无极隶定州。熙宁六年，省深泽县为镇，入鼓城。元祐元年复。崇宁户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四，口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五。贡花絁。县三：蒲阴，望。

鼓城，紧。

深泽。中。

庆源府，望，赵郡，庆源军节度。本赵州，军事。大观三年，升为大藩。崇宁四年，赐军额。宣和元年，升为府。崇宁户三万四千一百四十一，口六万一百三十七。贡绢、绵。县七：平棘，望。

宁晋，望。

临城，上。唐县。熙宁六年，省隆平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

高邑，中。熙宁五年，省柏乡、赞皇二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皆复。

隆平，中。

柏乡，中。

赞皇。下。

保州，下，军事。本莫州清苑县。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清苑。崇宁户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六，口二十三万二百三十四。贡绢。县一：保塞。望，太平兴国六年，析易州满城之南境入焉。

安肃军，同下州。本易州遂城县。太平兴国六年，建为静戎军，析易州遂城三乡置静戎县隶焉。景德元年并县，改安肃军。宣和七年，废军为安肃县。知县事仍兼军使，寻依旧。崇宁户七千一百九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一。贡素纟□。县一：安肃。中。

永宁军，同下州。雍熙四年，以定州博野县建宁边军。景德元年，改永宁军。宣和七年，废为博野县，知县事仍兼军使，寻依旧。县一：博野。望。

广信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六年，改易州遂城县为威勇军。景德元年，改广信军。崇宁户四千四百四十五，口八千七百三十八。贡□、栗。县一：遂城。中。

顺安军，同下州。本瀛州高阳关砦。太平兴国七年，置唐兴砦。淳化三年，建为顺安军。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阳来属。熙宁六年，省高阳县为镇。十年，复为县。崇宁户八千六百五，口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八。贡绢。县一：高阳。中。

河北路，盖《禹贡》兖、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兖为多。当毕、昴、室、东壁、尾、箕之分。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岱，西压上党。茧丝、织纴任之所出。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有河漕以实边用，商贾贸迁，刍粟峙积。宋初募置乡义，大修战备，为三关，置方田以资军廪。契丹数来侵扰，人多去本，及荐修戎好，益开互市，而流庸复来归矣。大名、澶渊、安阳、临洺、汲郡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浮阳际海，多鬻盐之利。其控带北地，镇、魏、中山皆为雄镇云。

河东路。府三：太原，隆德，平阳。州十四：绛，泽，代，忻，汾，辽，宪，岚，石，隰，慈，麟，府，丰。军八：庆祚，威胜，平定，岢岚，宁化，火山，保德，晋宁。县八十一。

太原府，太原郡，河东节度。太平兴国四年，平刘继元，降为紧州，军事，毁其城，移治于榆次县。又废太原县，以平定、乐平二县属平定军，交城属大通监。七年，移治唐明监。旧领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元丰为次府，大观元年升大都督府。崇宁户一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贡大铜鉴、甘草、人参、矾石。县十：阳曲，次赤。有百井、阳兴二砦。

太谷，次畿。

榆次，次畿。

寿阳，次畿。

盂，次畿。

交城。次畿。宝元二年，自大通监来隶。

文水，次畿。

祁，次畿。 清源，次畿。

平晋。中。熙宁三年，废入阳曲。政和五年复。

监二：大通，永利。

隆德府，大都督府，上党郡，昭义军节度。太平兴国初，改昭德。旧领河东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泽晋绛州、威胜军屯驻泊本城兵马巡检事。本潞州。建中靖国元年，改为军。崇宁三年，升为府，仍还昭德旧节。崇宁户五万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十三万三千一百四十六。贡人参、蜜、墨。县八：上党，望。

屯留，上。 襄垣，上。

潞城，上。

壶关，中。

长子，中。

涉，中。

黎城。中。天圣三年，徙治涉之东南白马驿。熙宁五年，省入潞城县。元祐元年复。

平阳府，望，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本晋州，政和六年，升为府。崇宁户七万五千九百八，口一十八万五千二百五十四。贡蜜、蜡烛。县十：临汾，望。

洪洞，紧。

襄陵，紧。熙宁五年，废慈州乡宁县分隶焉。有雕掌、豹尾二砦。神山，上。有韩买、安国、史壁、叠头等堡。

赵城，上。熙宁五年，省为镇隶洪洞。元丰三年复为县。

汾西，中。有厚裔、青岸、石桥、青山、边柏五砦。

霍邑，中。

冀氏，中。有府城、永兴二砦，陶川、白练、当谷、横岭四堡。

岳阳，中下。

和川。中下。太平兴国六年，废沁州，以县来属。熙宁五年，省为镇入冀氏。元祐元年复为县。

务二：炼矾、矾山。

庆祚军。政和三年，以赵城造父始封之地升为军，以军事领之。

绛州，雄，绛郡，防御。崇宁户五万九千九百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七。贡防风、蜡烛、墨。县七：正平，望。

曲沃，望。

太平，望。熙宁五年，废慈州，以乡宁县分隶太平、稷山。

翼城，上。

稷山，中。

绛，中。有中山、花崖、华山三砦。

垣曲。下。有铜钱一监。

泽州，上，高平郡。崇宁户四万四千一百三十三，口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二。贡白石英、禹余粮、人参。县六：晋城，紧。

高平，上。

阳城，上。

端氏，中。

陵川中。

沁水。中下。

关一：雄定。旧天井关，属晋城县。靖康元年改今名。

代州，上，雁门郡，防御。景德二年，废唐林县。旧置沿边安抚司。崇宁户三万三千二百五十八，口一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七。贡麝香、青、碌。县四：雁门，中下。有西陉、胡谷，雁门三砦。

崞，中下。有楼板、阳武、石峡、土墱四砦。

五台，中下。

繁畤。下。有繁畤、茹越、大石、义兴冶、宝兴军、瓶形、梅回、麻谷八砦。

忻州，下，定襄郡，团练。崇宁户一万八千一百八十六，口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二。贡解玉砂、麝。县二：秀容，紧。熙宁五年，省定襄入焉。元祐元年，定襄复为县。有石岭关、忻口、云内、徒合四砦。

定襄。中下。

汾州，望，西河郡，军事。崇宁户五万一千六百九十七，口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九十八。贡土絁、石膏。县五：西河，望。有永利西监。

平遥，望。

介休，上。

灵石，中。有阳凉南关、阳凉北关。

孝义。上。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中阳，后复为孝义。熙宁五年，省为镇入介休。元祐元年复。

辽州，下，乐平郡。熙宁七年州废，省平城、和顺二县为镇，入辽山县，隶平定军；省榆社县为镇，入威胜军武乡县。元丰八年，复置州，县镇并复来隶。元祐元年，复置和顺、榆社、平城县。崇宁户七千三百一十五。贡人参。县四：辽山，下。有黄泽砦。

和顺，下。

榆社，中下。

平城。中。

宪州，中，汾源郡，军事。初治楼烦，咸平五年，移治静乐军、县，遂废军，又废，楼烦改隶岚州。熙宁三年，废宪州，以静乐县隶岚州。十年，复宪州，仍领静乐县。政和五年，赐郡名。崇宁户二千七百二十二，口七千四百四十四。贡麝香。县一：静乐。中。咸平五年，废天池、玄池二县入焉。

岚州，下，昌烦郡，军事。太平兴国五年，以岚谷隶岢岚军。崇宁户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口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四。贡麝香。县三：宜芳，中。有飞鸢堡。

合河，中下。有乳浪砦。

楼烦。下。咸平五年，自宪州来隶。

石州，下，昌化郡，军事。旧带岚、石、隰三州都巡检使。元丰五年，置葭芦、吴堡二砦隶州，因置二砦沿边都巡检使，遂令三州各带沿边都巡检使。初领县五，元符二年，升葭芦砦为晋宁军，以州之临泉县隶焉。大观三年，复以定胡县隶晋宁军。崇宁户一万五千八百九，口七万二千九百二十九。贡蜜、蜡。县三：离石，中。

平夷，中。有伏落津砦。

方山。下

隰州，下，大宁郡，团练。熙宁五年，废慈州，以吉乡县隶州，即县治置吉乡军使，仍省文城县为镇隶焉。元祐元年，复慈州。七年，以州之上平、永宁两关俯逼西界，以州为次边。崇宁户三万八千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三十九。贡蜜、蜡。县六：隰川，上

温泉，上。有碌矾一务，水头、白壁、先锋三砦。

蒲，中。

大宁，中。

石楼，中。有上平、永宁二砦。

永和。中。

慈州，下，团练。旧领吉乡、文城、乡宁三县。熙宁五年废州，以吉乡隶隰州，即县治置吉乡军使，仍省文城为镇，隶焉。又以乡宁隶晋州襄陵县。元祐元年，复吉乡军为慈州。户口阙。县一：吉乡。中。

麟州，下，新秦郡。乾德初，移治吴儿堡。五年，升建宁军节度。端拱初，改镇西军节度。崇宁户三千四百八十二，口八千六百八十四。贡柴胡。县一：新秦。上。政和四年，废银城、连谷二县入焉。有神堂、静羌二砦，惠宁、镇川二堡。银城有屈野川，五原塞，银城、神木、建宁三砦，肃定、神木、通津、阑干四堡。连谷有屈野川、横阳堡。

大和砦，地名大和谷，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神木砦五十五里，南至弥川砦三十里，西至饶咩浪界堠七十里，北至清水谷二十里。大和堡。地名麻乜娘，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肃定堡界二十五里，南至清水谷二十里，西至松木骨堆界六十五里，北至银城砦二十五里。

府州，中，靖康军节度。本永安军，崇宁元年，改军额。政和五年，赐郡名曰荣河。旧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太原府代州路钤辖领之。崇宁户一千二百四十二，口三千一百八十五。贡甘草。县一：府谷。下。有安丰、宁府、百胜三砦，河滨、斥堠、靖安、西安四堡。

宁川堡，府州安丰砦外第九砦，元符元年赐名。东至斥堠堡三十五里，南至安丰砦界四十五里，西至丰州宁丰砦四十里，北至青没怒川界堠一百五十里。

宁边砦，地名端正平，元符二年进筑，赐今名。东至宁府砦界三十里，南至靖化堡界三十里，西至吴厖烽一十五里，北至保宁砦界三十里。

宁疆堡，宣和六年，独移庄岭建堡，赐名宁疆。

震威城，宣和六年，铁炉骨堆建砦，赐名。

丰州，下。庆历元年，元昊攻陷州地。嘉祐七年，以府州萝泊川掌地复建为州。今军事。政和五年，赐郡名宁丰。崇宁户一百五十三，口四百一十一。贡甘草、柴胡。砦二：永安，保宁。

威胜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三年，于潞州铜鞮县乱柳石围中建为军。崇宁户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二，口三万七千七百二十六。贡土絁。县四：铜鞮，中。太平兴国初，与武乡自潞州来隶。

武乡，上。熙宁七年废辽州，以榆社县为镇入焉。元丰八年，复置辽州，以榆社往隶。

沁源，中下。太平兴国六年废沁州。以县来隶。

绵上。中下。宝元二年，自大通监来隶。庆历六年，徙治军西北大觉寺地。

平定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二年，以镇州广阳砦建为军。四年，以并州平定、乐平二县来属。崇宁户九千三百六，口二万八千六百七。贡绢。县二：平定，中。唐广阳县，太平兴国四年改。有故井陉关、百井砦。

乐平。中。有静阳砦。

岢岚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五年，以岚州岚谷县建为军。崇宁户二千九百一十七，口六千七百二十。贡绢。县一：岚谷。下。熙宁三年废，元丰六年复置。有永和、洪谷等六砦。

宁化军，同下州。崇宁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三千八百二十一。贡绢。县一：宁化。熙宁三年废，元祐元年复，崇宁三年又废为镇。有西阳、脑子、细腰、窟谷四砦。

火山军，同下州。本岚州之地。太平兴国七年，建为军。治平四年，置火山县，熙宁四年，废之。崇宁户五千四十五，口九千四百八十。贡柴胡。砦一：下镇。火山军旧领雄勇、偏头、董家、横谷、桔槔、护水六砦。庆历初，置下镇砦。嘉祐六年，废偏头砦。熙宁元年，废桔槔砦。《元丰九域志》：领砦一。

保德军，同下州。淳化四年，析岚州地置定羌军。景德元年改。崇宁户九百六十三，口四千五十。贡绢。津二：大堡、沙谷。

晋宁军，本西界葭芦砦。元丰五年收复，六月，并吴堡砦并隶石州。元祐四年，以葭芦砦给赐西人。绍圣四年收复。元符二年，以葭芦砦为晋宁军，割石州之临泉隶焉。知军领岚石路沿边安抚使，兼岚、

石、隰州都巡检使。大观三年，复以石州定胡县来隶。东至克胡砦隔河五里，南至吴堡砦一百七十里，西至神泉砦二十五里，北至通秦砦二十里。领县二：定胡，中。旧领定胡、天浑津、吴堡三砦。按吴堡砦元丰四年收复，东至黄河，南至绥德军白草砦九十里，西至绥德军义合砦六十里，北至晋宁军一百七十里。

临泉。中下。旧领克胡、葭芦二砦。按葭芦砦乃元丰五年收复，后为晋宁军。

神泉砦，地名榆木川，在废葭芦砦北。元符元年赐今名。东至晋宁军二十五里，南至乌龙砦一十五里，西至槅祚岭界堠五十里，北至通秦砦四十里。

三交堡，地名三交川岭。元符元年，神泉砦筑堡毕工，赐名。　乌龙砦，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神泉砦二十五里，南至暖泉砦二十里，西至暖泉砦三十里，北至女萌烽一十七里。

通秦砦，地名升啰岭，元符二年赐今名。东至黄河二十九里，南至神泉砦四十二里，西至女萌骨堆界堠五十里，北至通秦堡一十七里。

宁河砦，地名窟薛岭，元符二年赐名。东至黄河三十里，南至通秦堡一十七里，西至尹遇合一十三里，北至章堡二十五里。

弥川砦，地名弥勒川，元符二年赐名。东至黄河六十里，南至弥川堡十五里，西至砦浪骨堆界堆七十里，北至麟州大和砦三十里。

通秦堡，地名精移堡，元符二年，同砦赐名。东至黄河一十七里一百二十步，南至通秦砦一十七里，西至龙移川界堠五十里，北至宁河砦一十一里。

宁河堡，地名哥崖岭，元符二年，同砦赐名。

弥川堡，地名小红崖，元符二年，同砦赐名。东至黄河四十里，南至宁河砦一十五里，西至祖平四十里，北至秦平堡一十里。

靖川堡。东至黄河三十里，南至宁河砦十四里，西至界首立子谷四十五里，北至弥川堡一十三里。

河东路，盖《禹贡》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为多。当觜、参之

分。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苎。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朔方、楼烦，马之所出，岁增贸市以充监牧之用。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

志第四十 地理三

○陕西

陕西路。庆历元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又以熙、河等五州军为一路，通旧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鄜、延、丹、坊、环、庆、邠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凤翔府、秦、阶、陇、凤、成、泾、原、渭、熙、河、洮、岷、州、镇戎、德顺、通远军为秦凤等路，转运使于秦州、提点刑狱于凤翔府置司；仍以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分六路，各置经略、安抚司。

永兴军路。府二：京兆，河中。州十五：陕，延，同，华，耀，邠、鄜，解，庆，虢，商，宁，坊，丹，环。军一：保安。县八十三。其后延州、庆州改为府，又增银州、醴州及定边、绥德、清平、庆成四军。凡府四，州十五，军五，县九十。

京兆府，京兆郡，永兴军节度。本次府，大观元年升大都督府。旧领永兴军路安抚使。宣和二年，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崇宁户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九，口五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八。贡靴毡、蜡、席、酸枣仁、地骨皮。县十三：长安，次赤。

樊川，次赤。旧万年县，宣和七年改。

鄠，次畿。 蓝田，次畿。

咸阳，次畿。

泾阳，次畿。

栎阳，次畿。

高阳，次畿。

兴平，次畿。

临潼，次畿。唐昭应县，大中祥符改。

醴泉，次畿。

武功，次畿。政和八年，同醴泉拨入醴州。

乾祐。次畿

。监二。熙宁四年置，铸铜钱；八年置，铸铁钱。

河中府，次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旧兼提举解州、庆成军兵马巡检事。大中祥符中，以荣河为庆成军。崇宁户七万九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二万七千三十。贡五味子、龙骨。县七：河东，次赤。隋县。熙宁三年，省河西县，六年，省永乐县为镇入焉

。临晋，次畿。

猗氏，次畿。

虞乡，次畿。

万泉，次畿。

龙门，次畿。元祐二年，置铸钱监二。

荣河。次畿。旧隶庆成军，熙宁元年废，以荣河隶府，即县治置军使。

庆成军。见上。

解州，中，防御。崇宁户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六，口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一。贡盐花。县三：解，中。

闻喜，望。

安邑。紧。

陕州，大都督府，陕郡。太平兴国初，改保平军，旧兼提举商、虢州兵马巡检事。崇宁户四万七千八百六，口一十三万五千七百一。贡□〗、絁、括蒌根、柏子仁。县七：陕，中。熙宁六年，省硖石县为石壕镇入焉。

平陆，上。

夏，上。

灵宝，上。熙宁四年，省湖城县入焉。

芮城，中下。

湖城，中下。元丰元年，复置县。

阌乡。中下。太平兴国三年，自虢州与湖城二县来隶。　监二。熙宁三年置，铸铜钱；八年置，铸铁钱

。

商州，望，上洛郡，军事。崇宁户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九，口一十六万二千五百三十四。贡麝香、枳壳实。县五：上洛，中。

商洛，中下。

洛南，中下。

丰阳，中。

上津。中下

虢州，雄，虢郡，军事。崇宁户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口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三。贡麝香、地骨皮、砚。县四：卢氏，中。熙宁二年，以西京伊阳县栾川冶镇隶焉。

虢略，中。唐弘农县。建隆初，改常农。至道三年，改今名。熙宁四年，省玉城县为镇入焉。

朱阳，中。乾德六年，废入常农，太平兴国七年，复置。

栾川。元祐二年，以栾川冶为镇，崇宁三年，改为县。

同州，望，冯翊郡，定国军节度。崇宁户八万一千一十一，口二十三万三千九百六十五。贡白蒺藜、生熟乾地黄。县六：冯翊，紧。

澄城，紧。

朝邑，紧。

郃阳，上。熙宁四年，省夏阳县为镇入焉。

白水，中。

韩城。中。元祐二年，置铸钱监。

监一：沙苑。

华州，望，华阴郡。建隆初，为镇国军节度。皇祐五年，改镇潼军节度。崇宁户九万四千七百五十，口二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贡茯苓、细辛、茯神。县五：郑，上。

下邽，望。

蒲城，望。唐奉先县。开宝四年改。建隆中，自京兆隶同州。天禧四年，自同州来隶。

华阴，紧。

渭南。上。熙宁六年，省为镇入郑。元丰元年，复为县。旧自京兆府来隶。

监二。熙宁四年置，铸铜钱；八年置，铸铁钱。

耀州，紧，华原郡。开宝五年，为感义军节度。太平兴国初，改感德军。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县六：华原，上。

富平，望。

三原，望

云阳，上。

同官，上。

美原。中。

清平军。本凤翔府盩厔县清平镇。大观元年，升为军，复置终南

县，隶京兆府。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专管勾上清太平宫。县一：终南。

延安府，中，都督府，延安郡，彰武军节度。本延州。元祐四年，升为府。旧置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统延州、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四州一军；其后增置绥德军，又置银州，凡五州二军。银州寻废。崇宁户五万九百二十六，口一十六万九千二百一十六。贡黄蜡、麝香。县七：肤施，中。熙宁五年，省丰林县为镇、金明县为砦并入焉。有金明龙安二砦、安塞一堡。元丰四年，又收复塞门砦。宣和二年，改龙安曰德安砦。

延川，中。熙宁八年，省延水县为镇入焉。有丹头、绥平、怀宁、顺安、白草、永平六砦，安定、黑水二堡及永宁关。元丰四年收复，置细浮图、义合、米脂三砦。七年，以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砦隶绥德城。元符二年，废顺安、白草、丹头三砦。

延长，中。

门山，中。

临真，中。

敷政，中。有招安、万安二砦。元符二年，废招安砦为驿。　甘泉。中下

。城二：治平四年，收复绥州。熙宁中，改为绥德城。四年，置啰兀城、抚宁宾草二堡，寻废。元丰五年，置永乐城，赐名银川砦，寻废。

青涧城，元符二年，隶绥德城。

绥德城。元符二年，改为军。

监一。熙宁八年置，铸铁钱。

塞门砦，延州北蕃部旧砦，至道后与芦关、石堡、安远砦俱废。元丰四年收复，仍隶延州肤施县。东至殄羌砦五十里，西至平戎砦六十里，南至安塞堡四十里，北至乌延口九十里。

平羌砦，地本克胡山砦，绍圣四年赐名。东至安定堡六十里，西至

安塞堡三十五里，南至龙安砦五十四里，北至殄羌砦六十里。

威戎城，地本升平塔，绍圣四年赐名。东至临夏城四十里，西至威羌砦七十里，南至黑水堡六十里，北至界台七十里。

平戎砦，地本杏子河东山，绍圣四年赐名。东至塞门砦六十里，西至顺宁砦七十里，南至园林堡五十一里，北至杏子堡四十里。

开光堡，绍圣四年修筑。元符元年赐名，二年，隶绥德城。

殄羌砦，地名那娘山，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威羌砦四十里，西至塞门砦五十里，南至平羌砦六十里，北至御谋城三十五里。

威羌砦，地名白洛觜，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威戎城七十里，西至殄羌砦四十里，南至安定堡七十里，北至芦移堡七十里。

御谋城，崇宁三年进筑，赐名。东至芦移堡三十五里，西至界台三十五里，南至殄羌砦三十五里，北至界台二十里。

石堡砦，崇宁三年进筑，赐名威德军，五年复为砦。国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地在延州北。

制戎城，政和八年，赐鄜延路天降山新城改今名。

新砦，芦移堡，东至屈丁堡五十里，西至御谋城三十五里，南至威羌砦七十里，北至界台一十三里。

屈丁堡，万安堡，东至威戎城六十里，西至芦移堡四十里，南至威羌砦四十里，北至屈丁堡五十一里。

丹头堡，青石崖堡，窟啰堡。

鄜州，上，洛交郡，保大军节度。崇宁户三万五千四百一，口九万二千四百一十五。贡麝香，今改贡蜡烛。县一：宜川。上。后魏义川县。太平兴国中改名，以鄜州废咸宁县入焉。熙宁三年省汾川县、七年省云岩县为镇、八年析同州韩城县新封乡并入焉。

坊州，上，中部郡，军事。崇宁户一万三千四百八，口四万一百九十一。贡弓弦麻、席。县二：中部，紧。

宜君。中。熙宁元年，省升平县为镇入焉。有矾场。

保安军，同下州。崇宁户二千四十二，口六千九百三十一。贡毛段、苁蓉。砦二：德靖，东至保安军八十里，西至庆州荔原堡六十里，南至庆州平戎镇五十里，北至金汤城六十里。

顺宁。东至平戎砦七十里，西至金汤城九十里，南至保安军四十里，北至万全砦四十里。

堡一：园林。东至安塞堡七十里，西至保安军四十里，南至招安驿七里，北至平戎堡五十一里。

金汤城，旧金汤砦，在德靖砦西南，元符二年进筑。东至顺宁砦九十里，西至庆州白豹城四十里，南至德靖砦六十里，北至通庆城六十里。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

绥德军。唐绥州。熙宁二年，收复废为城，隶延州，在州东北三十里。元丰七年，以延州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砦隶绥德城。元符二年，改为军，并将暖泉、米脂、开光、义合、怀宁、克戎、临夏、绥平砦、青涧城、永宁关、白草、顺安砦并隶军。暖泉砦，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河东乌龙砦二十里，西至米脂砦四十五里，南至义合砦八十里，北至清边砦七十里。

米脂砦，本西夏砦，元丰四年收复，为米脂城，后复为砦，隶延州延川县。七年，改隶绥德城。元祐四年，给赐夏人。元符元年收复，仍赐旧名。东至暖泉砦四十五里，西至克戎城六十里，南至开光堡三十里，北至嗣武城二十里。

开光堡，绍圣四年修筑。元符元年赐名。二年，自延安府来属。东至暖泉砦六十里，西至克戎砦五十里，南至绥德军三十里，北至米脂砦三十里。

义合砦，本夏人砦，元丰四年收复，隶延州延川县。七年，改隶绥德城。东至晋宁军六十里，西至绥德军四十里，南至顺安驿六十里，北至暖泉砦八十里。

怀宁砦，延州延川县旧砦。东至绥德军四十里，西至绥平砦四十里，南至青涧城七十里，北至克戎砦六十里。

克戎砦，本西人细浮图砦，元丰四年收复，隶延州延川县。七年，改隶绥德城。元祐四年，给赐夏人。绍圣四年收复，赐名。东至绥德军六十里，西至临夏砦三十里，南至怀宁砦六十里，北至镇边砦六十五里。

临夏砦，地名啰岩谷岭，元符元年筑城，赐今名。东至克戎砦三十里，西至威戎城四十里，南至绥平砦六十里，北至界堠八十二里。

绥平砦，延州延川县旧砦，元符二年，割隶绥德军。东至怀宁砦四十里，南至黑水堡四十里，西至丹头驿四十里，北至临夏砦六十里。

青涧城，延州旧城。东至永宁县七十里，西至来平砦七十里，南至延川县四十里，北至怀宁军七十里。

永宁关，延州延川县旧关。

白草砦，延州延川县旧砦，元符二年废，后复置。

顺安砦，延州延川县旧砦，元符二年废，后复置。

嗣武砦，旧啰兀城，属延州，元丰四年置，寻废。崇宁三年修复，赐名。东至清边砦二十里，西至镇边砦二十里，南至米脂砦三十里，北至龙泉砦二十里。

龙泉砦，宣和二年，改名通泉，寻复故。东至清边砦二十里，西至镇边砦四十里，南至嗣武城二十里，北至中山堡八里。

清边砦，东至河东界五十里，西至龙泉砦二十里，南至暖泉砦七十里，北至生界堠一十三里。以下砦堡，凡不书年月者，皆未详建置本末。　镇边砦，东至龙泉砦四十里，西至大虫坑二十五里，南至克戎城六十五里，北至生界堠二十五里。

龙安砦，本属延安府肤施县，不详何年来属。东至安定堡八十里，西至招安驿四十里，南至金明驿三十五里，北至御安堡四十里

。海末堡，海末至柏林十六堡。黑水、安定、安塞本延安旧堡。

窟儿堡，大厥堡，花佛岭堡，临川堡，定远堡，马栏堡，中山堡，黑水堡，安定堡，佛堂堡，唐推堡，双林堡，安塞堡，浮图堡，柏林堡。

银州，银川郡。领儒林、抚宁、真乡、开光四县。五代以来为西夏所有，熙宁三年收复，寻弃不守。元丰四年收复。五年，即永乐小川筑新城，距故银州二十五里，前据银州大川，赐名银川砦，旋被西人陷没。崇宁四年收复，仍为银州。五年，废为银川城。

庆阳府，中，安化郡，庆阳军节度。本庆州。建隆元年，升团练。乾德元年，复为军事。政和七年，升为节度，军额曰庆阳。宣和七年，改庆州为府。旧置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统庆州、环州、邠州、宁州、乾州，凡五州。其后废乾州，置定边军，已而复置醴州，凡统三州一军。崇宁户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三，口九万六千四百三十三。贡紫茸白花毡、麝香、黄蜡。县三：安化，中。有大顺一城，府城、东谷、柔远、人顺，四砦。元丰四年，废府城砦、金村堡、平戎镇。五年，收复疆诈砦，赐名安疆砦。元祐元年，复平戎镇。

合水，望。熙宁四年始置，省华池、乐蟠二县为镇。七年，改华池镇为华池砦。有东华池、有东华池、西华池二砦，荔原一堡。

彭原。熙宁三年，自宁州来隶。

安疆砦，本西人疆诈砦，元丰五年收复，赐名。元祐四年，给赐夏人。绍圣四年修复。东至德靖砦九十里，西至东谷砦六十里，南至大顺城四十里，北至白豹城四十里。又隶定边军。

横山砦，地名西擦□移，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东谷砦界擦□移四十五里，西至宁羌砦七十里，南至通塞堡三十里，北至定边军三十里。

通塞堡，元符元年进筑。东至东谷砦二十里，西至西谷口砦二十里，南至怀安镇四十里，北至横山砦三十里。

定边城，元符二年修筑，后别为定边军。

白豹城，旧属西界，元符二年修复，赐旧名。东至安疆砦四十里，西至东谷砦二十里，南至柔远砦五十里，北至胜羌堡五十里。别见定边军。

绥远砦，地本骆驼巷，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定边军二十里，西至宁羌砦六十里，南至横山砦五十里，北至神堂砦约五十里

。宁羌砦，地本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缓远砦六十里，西至安塞砦五十里，南至西谷砦三十里，北至王尚原界堠五十里。

镇安城，政和六年进筑。东至鄜延路通庆城三十里，西至九阳堡二十里，南至威边砦三十里，北至西界地名苍鸡二十里。

麦川堡，本名麦经岭，政和六年赐名。系环庆路，未详属何州军，姑附于此，东至怀威砦二十里，西至矜戎堡二十里，南至威边砦一十五里，北至镇安城一十里。

威宁堡，本名衡家堡，政和六年赐名。系环庆路，未详属何州军，姑附于此。东至九阳堡一十五里，西至定边军一十五里，南至矜戎堡一十里，北至七逋哆移塔五里。

矜戎堡，东至怀威堡四十里，西至定边军约二十里，南至胡博川二十里，北至通祖卢门城砦五十里。

府城砦，元丰二年已废，不知何年修复。

金村堡，同上。

胜羌堡，东至洛河川二十里，西至通塞堡约五十里，南至白豹城五十里，北至威边砦二十里。

定戎堡，东至启祖峰二十里，西至那丁原五里，南至兴平城二十里，北至清平关一十里。

威边砦，东至洛河川二十里，西至横山砦三十五里，南至胜羌堡二十里，北至镇安城三十里。

怀威堡。东至鄜延路通庆城十五里，西至矜戎堡约四十里，南至威宁砦约二十里，北至西界罗轻觜约五十里。

环州，下，军事。旧降为通远军，淳化五年复为州。崇宁户七千一百八十三，口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二。贡甘草。县一：通远。上。有乌仑、肃远、洪德、永和、平远、定边、团堡、安塞八砦。

兴平城，地名灰家觜，元符元年筑，赐名。东至贺子儿一十里，西至流井堡四十里，南至洪德砦二十里，北至清平关三十里。　清平关，地名之字平，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鬼通砦二十五里，西至安边城四十里，南至兴平城三十里，北至陷道口餔二十七里。

安边城，地名徐丁台，崇宁五年筑，赐名。东至清平关四十里，西至折姜和市贼砦八十里，南至废肃远砦一百余里，北至牛圈界堠二十里。

罗沟堡，朱灰台至绥远砦中路，地名火罗沟及阿原烽，政和三年建筑，赐名。东南至绥远砦约二十里，西南至宁羌砦约六十里，南至阿原堡约四十里，西至朱台堡约一十五里。

阿原堡地名见“罗沟堡”，政和三年赐名。东至绥远砦三十里，西至宁羌砦三十里，南至西谷砦四十里，北至罗沟堡约四十里。

朱台堡，本朱灰台，政和三年建筑，赐名。东至鸡觜堡约一十八里，西至木瓜堡约五十里，南至阿原堡约四十里，北至蕤毛觜约二百步。

安边砦，大拔砦，元丰二年已废，不知何年复修。

方渠砦，流井堡，东至兴平城四十里，西至安边城三十里，南至党罗原五里，北至兰善约五十余里。

归德堡，东至木瓜堡五十里，西至定戎堡约三十里，南至洪德砦四十里，北至虾

□麻和市贼砦约四十里。

木瓜堡，东至宁羌砦二十五里，西至归德堡五十里，南至惠丁堡四十里，北至界堠里罗节砚五里

。麝香堡，东至龙札谷五里，西至打米谷八里，南至木瓜原一十五里，北至乌丁原二十里。

通归堡，东至归德堡二十里，西至兴平城约三十余里，南至洪德砦二十里，北至堡子谷约一十里。

惠丁堡。东至宁羌砦约四十里，西至麝香堡约三十里，南至安塞砦

约三十五里，北至木瓜堡四十里。

邠州，紧，新平郡，静难军节度。崇宁户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五，口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一。贡火筋、荜豆、剪刀。县五：新平，望。

宜禄，望

三水，上。

定平，紧。熙宁五年，隶宁州。政和七年，自宁州来隶。

淳化。中。淳化四年，升耀州云阳黎国镇为县。熙宁八年，置铸钱监，元丰三年废。宣和元年，自耀州来隶。

宁州，望，彭原郡，兴宁军节度。本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崇宁户三万七千五百五十八，口一十二万二千四十一。贡庵闾、荆芥、砚、席。县三：定安，紧。

襄乐，上。

真宁，下。

醴州，本京兆府奉天县。旧置乾州，熙宁五年废，以奉天还隶府。政和七年，复以县为州，更名醴。八年，割属环庆路。县五：奉天，次畿。

永寿，下。乾德三年，自邠州来隶。熙宁五年，废乾州，永寿及麻亭、常宁二砦，俱隶邠州。政和八年复来隶。

武功，醴泉，二县本属京兆府，政和八年三月，割属醴州。　好畤。本属凤翔府，政和八年三月，割属醴州。

定边军。元符二年，环庆路建筑定边城，后改为军。东至九阳堡三十五里，西至绥远砦二十里，南至横山砦三十里，北至通化堡二十里。

县一：定边。政和六年，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童贯奏：“环庆路已建筑勒皈台等处新城，正据控扼，包占边面，乞依姚古所请，于定边军置倚郭一县。”诏赐今名。

白豹城，元符二年建筑，赐旧名。已见“庆阳府”。

东谷砦，旧砦，已见“庆阳府安化县”。

绥远砦，地名骆驼巷，元符二年进筑，赐名。东至定边军二十里，西至宁羌砦六十里，南至横山砦五十里，北至神堂堡约五十里。

神堂堡大观二年进筑，赐名。东至观化堡三十里，西至绥远砦多移岭界堠十三里，南至绥远砦三十里，北至勤崖原卓望处三里。

观化堡，东至逋祖岭界堠约一十五里，西至鸡觜堡约三十里，南至通化堡二十里，北至甜井觜约一十里。

通化堡，东至逋祖岭平界堠约三十里，西至绥远砦二十余里，南至定边军二十里，北至观化堡二十里。

九阳堡，东至镇安城二十里，西至定边军三十五里，南至东谷砦九十里，北至界堠里乾谷三里。

鸡觜堡。东至通化堡约二十里，西至多移岭界堠约一十里，南至绥远砦一十六里，北至神堂堡约一十四里。

秦凤路。府一：凤翔。州十二：秦，泾，熙，陇，成，凤，岷，渭，原，阶，河，兰。军三：镇戎，德顺，通远。县三十八。其后增积石、震武、怀德三军，西宁、乐、廓、西安、洮、会六州，又改通远军为巩州。凡府一，州十九，军五，县四十八。

秦州，下府，天水郡，雄武军节度。旧置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秦州、陇州、阶州、成州、凤州、通远军，凡五州一军，其后割通远军属熙河，凡统州五。崇宁户四万八千六百四十八，口一十二万三千二十二。贡席、芎穷。县四：成纪，上。有渭水、三阳、上蜗牛、下蜗牛、堡子、伏归、小三阳、照川、土门、四顾、平戎、赤崖湫、西青、远近湫、定西、小定西、下硖、注鹿原、上硖、圆川、伏羌、得胜、榆林、大像、菜园、探长、新水谷、旧水谷、柽林、丙龙、石人铺、驼项、永宁、盐泉、小永宁、冷水泉、双泉、新土、旧土三十九堡。

陇城，中。有静戎、永固、定平、长山、白榆林、郭马、安塞七堡。

清水，中有弓门、铁窟、斫鞍、堡子、小弓门、坐交、得铁、冶坊、桥子、李子、古道、永安、四顾、威塞、床穰、镇边、和戎、安

远、挟河、定川、中城、东城、西城、静边、临川、德威、广武、宁远、长樵二十九堡。

天水。上。

监一：太平。城二：伏羌，熙宁三年，废丹山、纳述、乾川三堡、增伏羌砦为城，有得胜、榆林、大像、菜园、探长、新水、柽林、丙龙、石人、驼项、旧水一十一堡。

甘谷。熙宁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陇诺三堡。四年，置尖竿、陇阳二堡。

砦七：治平四年，置鸡川。熙宁元年，改擦珠堡为通渭堡。五年，改古渭砦为通远军，废者达、本当、七麻三堡，改通渭堡为砦，割永宁、宁远、威远、熟羊、来远并隶军。寻改绥远、定边二砦为镇，隶陇州。

定西，领宁西、牛鞍、上硖、下硖、注鹿原、圆川六堡。

三阳，领渭滨、武安、上下蜗牛、闻喜、伏归、硖口、照川、土门、四顾、平戎、赤崖湫、西青、远近湫十四堡。

弓门，领东鞍、安人、斫鞍、上下铁窟、坐交、得铁、治坊七堡。

静戎，领白榆林、长山、郭马、静塞、定平、永固、邦蹉、宁塞、长燋九堡。

安远，陇城，鸡川。堡三：熙宁三年，改┓穰为镇。五年，改冶坊砦为冶坊堡。八年，改┓穰镇为堡。

┓穰，领白石、古道、中城、东城、西城、定戎、定安、雄边、临川、德威、广武、定川、挟河、镇边一十四堡。

冶坊，领桥子、古道、永安、博望、威塞、李子六堡。

达隆。堡川城，政和六年，于秦凤东西川口进筑，赐名。东至甘泉堡一十八里，西至熙河路安西城管下龟儿镇一十二里，南至甘谷城一百一十里，北至会川城一百二十里。

甘泉堡，东至泾原路第十七堡五十里，西至堡川城一十八里，南至

泾原路治平砦一百五十里，北至泾原路通安砦一百五十里。别见“渭州”。

安远砦。《吏部通用酬赏格》：秦州又有安远等五砦，定边、绥远二砦。熙宁八年，废为镇，属陇州，其后，复为砦。

定边砦，绥远砦，小落门砦，保安砦，弓钟砦，董哥平砦。

凤翔府，次府，扶风郡，凤翔军节度。乾德初，置崇信县。淳化中，割崇信属仪州。熙宁五年，废乾州，以好畤县来隶。政和八年，又以好畤隶醴州。崇宁户一十四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口三十二万二千三百七十八。贡蜡烛、榛实、席。县九：天兴，次赤

。岐山，次畿。

扶风，次畿

，盩厔次畿。大观元年，以县清平镇置军。

郿，次畿。有铁冶务

。宝鸡，次畿。

虢次畿。

麟游，次畿。

普润。次畿。

监一：司竹。

陇州，上，汧阳郡，防御。崇宁户二万八千三百七十，口八万九千七百五十。贡席。县四：汧源，望。有古道银场。熙宁八年，改秦州定边砦为陇西镇，隶县。

汧阳，紧

吴山，中。

陇安。中。开宝二年，析汧阳县四乡置县。

成州，中下，同谷郡。开宝六年，升为团练。崇宁户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四，口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五。贡蜡烛、鹿茸。县二：同谷，上。有骨鹿、马邑、赤土、平原、滔山、胡桃六砦。

栗亭。中。

凤州，下，河池郡，团练。本防御，乾德元年，降为团练。崇宁户三万七千七百九十六，口六万一千一百四十五。贡蜜、蜡烛。县三：梁泉，上。

河池，紧。开宝五年，移治固镇。有水银务。

两当。上。至道元年，移治广乡镇。

监一：开宝。建隆三年，于两当县置银冶。开宝五年，升为监。治平元年罢置官，以监隶两当县，元丰六年废。

阶州，中下，武都郡，军事。本唐武州。陷西戎，后复其地改置焉。崇宁户二万六百七十四，口四万九千五百二十。贡羚羊角、蜡烛。县二：福津，中下。领峰贴硖武平沙滩三砦、团城堡、平定关。

将利。中下

砦一：故城。本故城镇，不知何年建为砦。

渭州，下，陇西郡，平凉军节度。本军事，政和七年，升为节度。旧置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泾州、原州、渭州、仪州、德顺军、镇戎军皆属。熙宁五年，废仪州。元符二年，增置西安州。崇宁三年，又以熙河路会州来属。大观二年，又增置怀德军。凡统五州三军。崇宁户二万六千五百八十四，口六万三千五百一十二。贡绢、苁蓉。县五：平凉，中。有瓦亭砦。

潘原，中

安化，中。熙宁七年，废制胜关，移县于关地，以旧地为镇。

崇信，中。

华亭。中下。熙宁五年，废仪州，与安化、崇信同来隶。

靖夏城，政和六年，赐泾原路席苇平新城名曰靖夏。未详属何军州，姑附此。

甘泉堡。崇宁五年，泾原路经略司于甜井子修筑守御，赐名。未详属何州军，姑附此。别见“秦州”。

泾州，上，安定郡。太平兴国元年，改彰化军节度。崇宁户二万八千四百一十一，口八万八千六百九十九。贡紫茸、毛氎段。县四：保定，望。有长武砦。

灵台，上。

良原，上。

长武。望。咸平四年，升长武镇为县。五年，省为砦，属保定县。大观二年，复以砦为县。

原州，望，平凉郡，军事。崇宁户二万三千三十六，口六万三千四百九十九。贡甘草。县二：临泾，中。

彭阳。中。唐丰义县，太平兴国初改。至道三年，自宁州来隶。

镇二：新城，熙宁三年，废截原砦入焉。

柳泉。领耳朵城一砦。

砦五：开边，熙宁三年，废新门砦入焉。

西壕，平安，绥宁，领羌城、南山、颠倒三堡。

靖安。领中普、吃啰岔、中岭、张嵓、常理、新勒、鸡川、立马城、杀獐川九堡。

安羌堡，新城堡。

德顺军，同下州。庆历三年，即渭州陇干城建为军。崇宁户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九，口一十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一。贡甘草。县一：陇干。元祐八年，以外底堡置。

城一：水洛。领王家城、石门堡

。砦五：静边，别见“镇戎军”

。得胜，领开边堡。

隆德，通边，治平。治平四年置，领牧龙堡。

怀远砦，东至镇戎砦六十里，西至得胜砦三十里，南至张义堡四十里，北至镇羌砦二十七里。

中安堡，威戎堡。东至章川堡三十里，西至同家堡二十五里，南至治平砦四十里，北至静边砦二十里。

镇戎军，同下州。本原州平高县之地。至道三年，建为军。崇宁户一千九百六十一，口八千五十七。贡白毡。城一：彭阳。砦七：治平四年，置信岔堡、凉棚堡。熙宁元年，置熙宁砦、硝坑堡、东西水口堡。元丰四年，废东水口堡。六年，置故砦堡。

东山，乾兴，天圣，有信岔、凉棚二堡。

三川，高平，有故砦堡。

定川，熙宁。有硝坑堡。

堡二：开远，张义。熙宁四年，废安边堡入开远。五年，置张义。

平夏城，旧石门城，绍圣四年赐名。大观二年，升为怀德军。

灵平砦，旧好水砦，绍圣四年赐名。大观二年，割属怀德军。

镇羌砦，绍圣四年赐名。东至三川堡二十一里，西至寺子岔堡二十五里，南至怀远砦二十七里，北至九羊砦二十五里。

高平堡，元符元年修复，赐旧砦名。

威川砦，政和七年赐名，本密多台。

飞泉砦，政和七年赐名。本飞井坞。

飞井堡，乾兴砦管下。

狼井堡，熙宁砦管下狼井、安远、窦信、梅谷、开疆，凡五堡。

安远堡，窦信岔堡，梅谷堡，开疆堡，李家堡，肃远堡，埂地平堡，镇西堡，水口堡，怀远城，别见“德顺军”。

德靖砦，保安军旧有德靖砦，自属鄜延路。

静边砦。天禧旧砦，属德顺军。东至德顺军。七十里，西至第十七堡三十五里，南至威戎堡三十里，北至隆德砦五十里。

会州。元丰五年，熙河路加“兰会”二字，时未得会州。元符二年，始建筑，割安西城以北六砦隶州。崇宁三年，置倚郭县曰敷文，又以会州隶泾原路。县一：敷文。安西城，旧名汝遮，绍圣三年建筑，赐名，属熙河路。东至秦凤路界六十二里，西至原川子一百里，南至定西砦二十七里，北至平西砦三十三里。

平西砦，绍圣四年赐名，地本青石硖，属熙河路。东至秦凤路界三十余里，西至胜如堡一百一十里，南至安西城三十三里，北至会宁关四十四里。

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建筑，赐名通会，未几改今名，属秦凤路。东至泾原路元和市七里，西至熙河路定远城分界五十里，南至熙河路平西砦四十里，北至黄河南岸古烽台一百余里。

会川城，旧名青南讷心，元符二年建筑，赐名，属秦凤路。东至泾原路通安砦六十里，西至熙河定路远城一百五十里，南至会宁关六十里，北至新泉砦四十里。

新泉砦，旧名东北冷牟，元符元年赐名，属秦凤路。东至怀戎堡界白草原三十里，西至会川城界粗儿原三十五里，南至会川城三十里，北至会州四十里。　怀戎堡，崇宁二年筑，属秦凤路。东至泾原路分界定戎砦地分二十二里半，西至本堡管下水泉堡二十里，由香谷至会州共六十里，南至会川城分界三十五里，北至柔狼山界堠四十里，系与夏国西寿监军地对境，经由枯柴谷至柔狼山，有险隘去处。

德威城，政和六年，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属秦凤路。东至麻累山二十五里，西至黄河四里，河北倚卓啰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南至啰迷谷口新移正川堡二十五里，北至北浪口至马练贼城约二十余里。

静胜堡，政和六年，赐清水河新城接应堡名静胜，会川城管下。新修筑静胜堡，不系守御处，在黄河南石觜上，至本城一百二十里，河北

岸与夏国卓啰监军地分相对。

通泉堡，属秦凤路新泉砦管下，不系守御处，在黄河南岭上，至本砦四十里，与河北岸夏国卓啰监军地分相对。

水泉堡，系怀戎堡管下，距本堡二十里，不系守御处。

正川堡。系德威城管下，啰迷谷口新移正川堡距本处二十五里，不系守御处。

怀德军。平夏城。绍圣四年建筑。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德，以荡羌、灵平、通峡、镇羌、九羊、通远、胜羌、萧关隶之，增置将兵，与西安、镇戎互为声援应接。萧关初名威德，又改今名。东至结沟堡一十五里，西至石门堡一十八里，南至灵平砦一十二里，北至通峡砦一十八里。荡羌砦，故没烟后峡，元符元年建筑，赐名。东至通峡砦一十八里，西至正原堡四十里，南至石门堡三十里，北至萧关一百三十五里。

通峡砦，故没烟前峡，元符元年建筑，赐名。东至东弯堡七里，西至荡羌砦一十八里，南至怀德军一十八里，北至胜羌砦八十里。

灵平砦，故好水砦，绍圣四年赐名。大观二年，自镇戎军来属。东至古高平堡一十五里，西至九羊砦三十二里，南至熙宁砦二十八里，北至怀德军一十二里。

硖口堡，东河湾堡，古高平堡，惠民堡，结沟堡，系通峡砦管下五堡。

镇羌堡，东至三川堡二十八里，西至寺子岔堡二十五里，南至怀远砦二十七里，北至九羊砦二十五里。

九羊砦，故九羊谷，元符元年建筑，赐名。东至灵平砦三十里，西至宁安砦六十六里，南至三川砦五十里，北至Z临羌砦八十里

。石门堡，故石门峡东塔子觜，元符元年建筑，赐名。

通远砦，东至龙泉谷三十五里，西至临羌砦六十五里，南至通峡砦五十里，北至胜羌砦三十三里。

龙泉堡，通远砦管下。

胜羌砦，东至漫□移口七里，西至甯韦堡四十里，南至通峡砦八十里，北至萧关六十里。　萧关，崇宁四年建筑。东至葫芦河一十五里，西至绥宁堡三十里，南至胜羌砦六十里，北至临川堡一十八里

。临川堡，通关堡，山西堡。系萧关管下。

西安州。元符二年，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东至天都砦二十六里，西至通会堡五十五里，南至宁安砦一百里，北至啰没宁堡三十五里。荡羌砦，地名没烟峡，元符元年建筑，赐名。后属怀德军。

通会堡，元符元年赐名，系熙河兰会路修筑，地名祭厮坚谷口，不知何年拨属泾原路西安州。

天都砦，元符二年，洒水平新砦赐名天都。东至临羌砦二十里，西至西安州二十六里，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北至绥戎堡六十五里。

临羌砦，元符二年，秋苇平新砦赐名临羌。东至通远砦六十五里，西至天都砦二十里，南至定戎砦八十里，北至绥戎砦七十里。

横岭堡，系天都砦管下。

甯韦堡，定戎堡，元符二年赐名，地本硷隈川。东至山前堡三十里，西至秦凤路分界堠一十二里，南至通安砦一百里，北至劈通流界堠五十里。

劈通川堡，啰没宁堡，北岭上堡，山前堡，高峰堡，宁安砦，崇宁五年，武延川峗朱龙山下新砦赐名宁安。东至九羊砦六十六里，西至通安砦六十一里，南至得胜砦九十里，北至西安州一百里。

那罗牟堡，寺子岔堡，石棚泉堡，通安砦，崇宁五年，乌鸡三岔新砦赐名通安。东至宁安砦六十一里，西至同安堡三十五里，南至甘泉堡一百五里北至定戎砦一百里。

同安堡，系通安砦管下。

绥戎堡，管下秋苇川口堡、锹□川中路堡、征通谷中路东水泉堡，皆不详建置始末。东至萧关三十里，西至山前堡三十五里，南至临羌砦七十里，北至枅柂岭界堠五十里。

秋苇川堡，锹□川中路堡，征通谷中路东水泉堡。

熙州，上，临洮郡，镇洮军节度。本武胜军。熙宁五年收复，始改焉。寻为州。初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远军五州属焉。后得兰州，因加“兰会”字。元祐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元符复故。会州既割属泾原，又改为熙河兰廓路，宣和又改为熙河湟廓路，又改湟州为乐州，又改为熙河兰乐路，寻复改为熙河兰廓路。旧统五州军，兰、廓、西宁、震武、积石六州军相继来属，又改通远军为巩州，凡统九州、三军。崇宁户一千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五十四。贡毛毼段、麝香。县一：狄道。中下。熙宁六年置，九年省。元丰二年复置。

砦一：康乐。熙宁六年，置康乐城为砦，省马骍砦。马骍砦旧属秦州长道县。

堡九：熙宁五年，置庆平、通谷、渭源、北关。六年，改刘家川为当川，置南关、南川。七年，置结河。元丰七年，置临洮。

通谷，庆平，渭源，结河，南川，当川，南关，北关，临洮。东至定远城四十里，西至定羌城界三十五里，南至熙州六十五里，北至阿千堡七十里。

安羌城，宣和六年，赐熙河兰廓路新建溢机堡名为安羌城，不知属何州军，姑附于此。

广平堡。

河州，上，安乡郡，军事。熙宁六年收复。崇宁户一千六十一，口三千八百九十五。贡麝香。县一：宁河。熙宁六年，置枹罕县，九年省。崇宁四年，升宁河砦为县。旧香子城。

城一：定羌。熙宁七年，改河诺城为定羌城。

砦一：南川。熙宁七年，置南山堡，寻改为南川砦。

堡四：熙宁七年，置东谷。八年，置阎精。元丰三年，置西原、北河二堡。

东谷，阎精，西原，北河。关一：通会。熙宁七年置。

循化城，旧一公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怀

羌城四十五里，西至积石军界一百余里，南至下桥家族地分一百余里，北至来同堡六十五里。

大通城，旧达南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通津堡界十五里，西至菊花河六十里，南至扑水原二十一里，北至宁塞堡界十五里。

安疆砦，旧名当标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来同堡三十三里，西至通津堡五十里，南至循化城一百一十里，北至黄河二十里。　怀羌城，崇宁三年，王厚收复。东至南川砦六十里，西至循化城六十五里，南至洮州界一百七十余里。北至安疆砦一百七十里。

来羌城，崇宁三年，王厚收复。东至安乡关七十里，西至大通城界三十八里，南至南川界四十八里，北至黄河二十里。

讲朱城，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河南讲朱、一公、错凿、当标、彤撒、东迎六城，寻弃之。崇宁二年，再收复。除一公改循化城，当标改安疆砦，余四城皆未详。按：讲朱、错凿、一公、当标皆在河州之南，元符二年，边厮波结先以此四城来降，未几，王赡乃进据之。

错凿城，彤撒城，东迎城，宁河砦，崇宁四年，已升宁河砦为县，别有宁河砦。东至定羌城三十里，西至河州四十五里，南至通会关三十里，北至河州界二十里。

来同堡，旧名甘扑堡，崇宁三年筑，赐今名。东至南川砦九十里，西至安疆砦三十五里，南至怀羌城三十五里，北至来羌城三十里。

通津堡，旧名南达堡，崇宁三年赐今名。东至安疆砦四十五里，西至大通城界二十五里，南至循化城一百三十里，北至大通城界二十里。

南山堡，《元丰九域志》属原州绥宁县。

安乡关，旧城桥关，元符三年赐名。东至京玉关界四十里，西至临滩堡四十里，南至河州界三十五里，北至安川堡界一十五里。

临滩堡。东至安乡关四十里，西至古鸡山二十里，南至南川砦界二十里，北至黄河四十里。　巩州，下。本通远军。熙宁五年，以秦州古渭砦为军。崇宁三年，升为州。崇宁户四千八百七十八，口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贡麝香。县三：陇西，元祐五年增置。

永宁，宁远。崇宁三年，升永宁砦为县，又升宁远砦为县。城一：定西。元丰四年，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五年，改定西城为通远军，以汝遮堡为定西城，属通远军。崇宁二年，废定西城管下熨斗平堡，通西砦管下榆木岔堡，并安西城。别见“兰州”。东至龟儿觜镇六十五里，西至龛谷堡一百一十五里，南至通西砦四十六里，北至安西城二十七里。砦六：熙宁五年，割秦州永宁、宁远、威远、通渭、熟羊、来远六砦隶军。六年，置盐川砦。八年，废威远砦为镇。元丰五年，收通西砦。七年，废来远砦为镇，属永宁。崇宁五年，通渭县复为砦，未详何年以砦为县。

永宁，宁远，崇宁三年，与永宁同升为县。

通渭，东至甘泉城五十五里，西至巩州六十四里，南至来远镇一百里，北至甘泉城界六十里。

熟羊，盐川，熙宁六年九月置砦，后改为镇。

通西。东至甘泉城一百二十里，西至熟羊砦七十里，南至三岔堡四十八里，北至定西砦四十八里。

堡七：熙宁五年，割秦州三岔、乜羊、广吴、渭川、哑儿五堡隶军。七年，以岷州遮羊堡来隶。元丰元年，遮羊复隶岷州。五年，置榆木岔、熨斗平二砦堡。七年，废乜羊、广吴、渭川、哑儿四堡。

三岔，旧堡，熙宁四年置。

榆木岔，崇宁二年废。

熨斗平，崇宁二年废。

者达堡，秦州，熙宁五年改古渭砦为通远军，废者达、本当、七麻堡。今通渭乃领七麻堡，不知何年复置者达、本当堡。

七麻堡，本当堡，扑麻龙堡。

岷州，下，和政郡，团练。熙宁六年收复。崇宁户四万五百七十，口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贡甘草。县三：祐川，唐县。崇宁三年复。

大潭，中。建隆三年，合良恭、大潭两镇置县，隶秦州。熙宁七年，自秦州来隶。长道。紧，熙宁七年，自秦州来隶。

砦五：秦州临江砦，熙宁六年，割隶州。七年，置荔川、ㄱ川、闾川，又置宕昌。

临江，荔川，ㄱ川，闾川，宕昌。堡三：熙宁六年，以秦州马务堡隶州。七年，置遮羊堡，寻改为镇。十年，置铁城堡。元丰元年，遮羊堡复隶于州。

遮羊，谷藏，并熙宁七年置。

铁城。熙宁十年置。

监一：滔山。熙宁九年置，铸铁钱。

兰州，下，金城郡，军事。元丰四年收复。崇宁户三百九十五，口九百八十一。贡甘草。县一：兰泉。崇宁三年置，倚郭。

砦一：元丰四年，置龛谷、吹龙二砦。七年，割吹龙属阿千堡。

龛谷。元祐七年废。绍圣三年，复修为堡。东至定远砦一百里，西至阿千堡七十里，南至通谷堡一百二十里，北至定远城三十里。

堡二：元丰四年，置皋兰堡、巩哥关。五年，置西关、胜如、质孤堡。六年，改巩哥关作东关堡，废西关、胜如、质孤堡，置阿千堡。七年，废皋兰堡。元祐五年，复修胜如、质孤二堡，寻废。

东关，东至质孤堡三十六里，西至兰州一十八里，南至屈金支山三十里，北至黄河不及里。

阿千。有阿千水。东至屈金支山二十五里，西至西关堡界二十里，南至临洮堡七十里，北至兰州界三十七里。　定西城，元丰四年，以兰州西使城为定西城。五年，改定西城为通远军，以汝遮堡为定西城，属通远军。别见“巩州”。

定远城，元祐七年筑，旧名李诺平，本龛谷砦，因地窄及无水，故废之，改筑为定远军城。东至安西城八十里，西至东关堡五十里，南至龛谷堡三十里，北至黄河一百七里。

金城关，绍圣四年建筑，南距兰州约二里。崇宁三年，王厚乞移置斫龙谷口，不行。

京玉关，元符三年赐名，本号把拶桥。东至西关堡四十里，西至通川堡四十里，南至临洮堡一百三十九里，北至□□六岭分界三十里。

通川堡。元符三年，自京玉关至啰□兀抹通城中路镪厮狐川新筑堡，赐名，寻弃之。崇宁二年，再收复。东至京玉关四十里，西至通湟砦四十里，南至圆子堡约九里，北至□□六岭分界八十里。别见“乐州”。

洮州。唐末陷于吐蕃，号临洮城。熙宁五年，诏以熙、河、洮、岷、通远军为一路，时未得洮州。元符二年得之，寻弃不守。大观二年收复，改临洮城仍旧为洮州。三年，升团练。东至岷州界一百一十三里，西至乔家族生界二百里，南至鲁黎族生界一百五里，北至河州界一百二十里。通岷砦。东至铎龙桥六十七里，西至洮州四十里，南至洮河二十里，北至熙州界五十五里。

廓州，元符二年，以廓州为宁塞城。崇宁三年弃之，是年收复，仍为廓州。城下置一县，五年罢。大观三年，为防御。东至宁塞砦一十七里，西至同波北堡不及里，南至黄河不及里，北至肤公城界十五里。肤公城，旧名结啰城，崇宁三年收复，后改今名。王厚云：结啰城至廓州约三十余里。东至来宾城界一百三里，西至怀和砦界五十七里，南至同波北堡界一十三里，北至绥平堡界二十五里。

绥平堡，旧名保敦谷，崇宁三年兴筑，赐名。东至保塞砦界二十里，西至清平砦界二十里，南至肤公城界二十里，北至保塞砦界一十七里。

米川城，旧米川县，崇宁三年修筑。王厚云：米川沿河西至廓州约六十里，过河取正路至结啰城约三程，本城至廓州约三十余里。

宁塞砦，东至河北堡界四十五里，西至廓州巡检界一十三里，南至黄河一十五里，北至龙支城界五十里。

同波堡。东至廓州巡检界一十里，西至肤公城界一十五里，南至黄河不及里，北至肤公城一十五里。

乐州。旧邈川城，元符二年收复，建为湟州，建中靖国元年弃之。崇宁二年又复。三年，置倚郭县，五年罢。大观三年，加向德军节度。宣和元年，改为乐州。东至把拶宗六十里，西至龙支城界六十里，南至来羌城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界首赊□兀岭一百一十里。通湟砦，故啰□兀抹通城，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东至通川堡四十里，西至湟州三十

五里，南至安陇砦二十五里，北至临宗砦界六十里。别见“兰州”。

宁洮砦，故瓦吹砦，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东至通湟砦四十五里，西至来宾城一十七里，南至来宾城界二十里，北至安陇砦界一十七里。

安陇砦，故陇朱黑城，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东至赤沙岭三十里，西至麻宗山脚二十五里，南至巩藏岭三十五里，北至湟州四十五里。

安川堡，故卄哥堡，在巴金岭上，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东至湟州界七十里，西至来宾城界四十里，南至安乡关三十里，北至宁川堡四十里。

宁川堡，元符二年收复，三年赐名，寻弃之。崇宁二年，再收复。

绥远关，旧名洒金平，崇宁二年建筑，赐今名。东至湟州二十里，西至胜宗谷口三十里，南至麻宗山脚五十五里，北至丁星原四十里。

来宾城，旧名□□当川，崇宁三年赐名。东至安川堡分界七十里，西至青丹谷三十里，南至黄河一十里，北至安陇砦七十里。

大通城，旧名达南城，东至通津堡界十五里，西至菊花河六十里，南至扑水原二十一里，北至宁川堡界一十五里。

循化城，旧名一公城，别见“河州”。东至怀羌城四十五里，西至积石军界一百余里，南至下乔家族地分一百余里，北至来同堡六十五里。

安疆砦，旧名当标砦，与大通、循化皆崇宁二年改。别见“河州”。东至来同堡三十三里，西至通津堡五十里，南至循化城一百一十里，北至黄河二十里。

德固砦，旧名胜铎谷，崇宁三年筑五百步城，后赐名德固砦。东至绥远关界一十里，西至龙支城界二十里，南至渴驴岭一十里，北至清江山脚二十里。

临宗砦，崇宁三年赐名。南宗堡稍南一十五里乳骆河之西。东至三诺巩哥岭五十余里，西至丁星原约三十余里，南至湟州分界二十一里，北至界首抹牟岭七十里。

通川堡，崇宁二年，王厚收复，系湟州管下。别见“兰州”。东至京玉关四十里，西至通湟砦四十里，南至圆子堡约九里，北至□□六岭分界八十里。

南宗堡，元符二年，与啰□兀抹通城同收复，寻弃之。后再收复。

峡口堡。与通川、南宗堡皆崇宁二年王厚收复。

西宁州。旧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拶降，建为鄯州，仍为陇右节度，三年弃之。崇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护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又置倚郭县。赐郡名曰西平，升中都督府。三年，加宾德军节度。五年，罢倚郭县。东至保塞砦五十七里，西至宁西城四十里，南至清平砦五十里，北至宣威城五十里。龙支城，旧宗哥城，元符二年改今名，寻弃之。崇宁三年收复。东至德固砦界一十八里，西至保塞砦药邦硖二十二里，南至廓州界分水岭四十里，北至习令波族分界八十五里。

宁西城，旧名林金城，改今名。东至汤厮甘二十里，西至厮哥罗川一百里，南至京雕岭二十里，北至金谷峗四十里。

清平砦，旧名溪兰宗堡，后改赐砦名。东至廓州绥平堡界三十五里，西至赤岭铁堠子一百二十里，南至怀和砦界二十五里，北至西宁州界二十五里。

保塞砦，旧名安儿城。以上城砦皆崇宁三年收复，赐名。东至龙支城界二十二里，西至西宁州界三十里，南至廓州界二十里，北至青归族一十五里。　宣威城，旧名{牧瓦}牛城，崇宁三年，改今名。东至绥边砦四十里，西至宁西城界三十五里，南至西宁州界二十五里，北至南宗岭九十里。

绥边砦，旧名宗谷，崇宁三年建筑，后改今名。东至龙支城界六十里，西至宣威城界三十里，南至西宁州界三十二里，北至乳骆河界南一里。

怀和砦，旧名丁令谷，崇宁三年置砦，赐名，又隶积石军。东至廓州界八十三里，西至青海一百三十余里，南至顺通堡界一十三里，北至清平砦界二十五里。

制羌砦。政和八年赐名。地名□□毡岭，属西宁州。

震武军。政和六年，建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未几，改为震武军。不见四至，据童贯奏，古骨龙元属湟州。通济桥，震武城浮桥，政和六年赐名。善治堡，政和六年，震武城通济桥堡赐名。

大同堡，本名古骨龙城应接堡，政和六年赐名。

德通城，本瞎令古城，政和七年，刘法既解震武军围，建筑，赐名。

石门堡。瞎令古城北，地名石门子，政和七年赐名。

积石军。本溪哥城。元符间，为吐蕃溪巴温所据。大观二年，臧征扑哥以城降，即其地建军。东至廓州界八十里，西至青海一百余里，南至盖龙峗八十里，北至西宁州界八十里。怀和砦，已见“西宁州”。东至廓州界八十五里，西至青海一百三十余里，南至顺通堡界一十三里，北至清平砦界二十五里。

顺通堡，东至临松堡一十二里，西至本军一十八里，南至临松堡二十五里，北至怀和砦界一十二里。

临松堡。东至廓州界五十里，西至顺通堡界一十二里，南至把拶公原界约六十里，北至黄河一十五里。

陕西路，盖《禹贡》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当东井、舆鬼之分，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抵蜀、汉，北际朔方。有铜、盐、金、铁之产，丝、枲、林、木之饶，其民慕农桑，好稼穑。鄠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大抵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蒲、解本隶河东，故其俗颇纯厚。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梁泉少桑麻之利，布泉、盐酪资于他郡。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变。秦、陇、仪、渭、泾、原、邠、宁、鄜、延、环、庆等皆分兵屯守，以备不虞云。

志第四十一 地理四

○两浙 淮南东路 淮南西路 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两浙路。熙宁七年，分为两路，寻合为一；九年，复分；十年，复合。府二：平江，镇江。州十二：杭，越，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县七十九。南渡后，复分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西路；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台、衢、处四州为东路。绍兴三十二年，户二百二十四万三千五百四十八，口四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二。

临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余杭郡。淳化五年，改宁海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旧领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建炎元年，带本路安抚使，领杭、湖、严、秀四州。三年，升为府，带兵马钤辖。绍兴五年，兼浙西安抚使。崇宁户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口二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五。贡绫、藤纸。县九：钱塘，望。有盐监。

仁和，望。梁钱江县。太平兴国四年改。绍兴中，与钱塘并升赤。

余杭，望。

临安，望。钱镠奏改衣锦军。太平兴国四年，改顺化军，县复旧名。五年，军废。

富阳，紧。于潜，紧。

新城，上。梁改新登。太平兴国四年复。淳化五年，升南新场为县；熙宁五年，省南新县为镇入焉。

盐官，上。

昌化。中。唐唐山县。太平兴国四年改。有紫溪盐场。

绍兴中，七县并升畿。

绍兴府，本越州，大都督府，会稽郡，镇东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旧领两浙东路兵马钤辖。绍兴元年，升为府。崇宁户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口三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贡越绫、轻庸纱、纸。县八：

会稽，望。

山阴，望。

嵊，望。旧剡县，宣和三年改。

诸暨，望。有龙泉一银坑。余姚，望。

上虞望。

。萧山紧。

新昌。紧，乾道八年，以枫桥镇置义安县，淳熙元年省。

平江府，望，吴郡。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江军节度。本苏州，政和三年，升为府。绍兴初，节制许浦军。崇宁户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口四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二。贡葛、蛇床子、白石脂、花席。县六：吴，望。

长洲，望。

昆山，望。

常熟，望。

吴江，紧。

嘉定。上。嘉定十五年，析昆山县置，以年为名。

镇江府，望，丹阳郡，镇江军节度，开宝八年改。本润州，政和三年升为府，建炎三年置帅。四年，加大使兼沿江安抚，以浙西安抚复还临安。崇宁户六万三千六百五十七，口一十六万四千五百六十六。贡罗、绫。县三：丹徒，紧。有圌山砦。

丹阳，紧。熙宁五年，省延陵县为镇入焉。

金坛。紧。

湖州，上，吴兴郡，景祐元年，升昭庆军节度。宝庆元年，改安吉州。崇宁户一十六万二千三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八。贡白纟宁、漆器。县六：乌程，望。

归安，望。太平兴国七年，析乌程地置县。

安吉，望。

长兴，望。

德清，紧。

武康。上。太平兴国三年，自杭州来隶。

婺州，上，东阳郡，淳化元年，改保宁军节度。崇宁户一十三万四千八十，口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八。贡绵、藤纸。县七：金华，望。

义乌，望。

永康，紧。

武义，上。

浦江，上。唐浦阳县，梁钱寘奏改。

兰溪，望。

东阳。望。

庆元府，本明州，奉化郡，建隆元年，升奉国军节度。本上州，大观元年，升为望。绍兴初，置沿海制置使。八年，以浙东安抚使兼制司；十一年，罢；隆兴元年，复置。淳熙元年，魏惠宪王自宣州移镇，置长史、司马。绍熙五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崇宁户一十一万六千一百四十，口二十二万一十七。贡绫、干山蒻、乌{则虫}鱼骨。县六：鄞，望。

奉化，望。

慈溪，上。

定海，上。 象山，下。

昌国。下。熙宁六年，析鄞县地置，有盐监。绍兴间，升望。

常州，望。毗陵郡，军事。崇宁户一十六万五千一百一十六，口二

十四万六千九百九。贡白纻、纱、席。县四：晋陵，望。

武进，望。

宜兴，望。唐义兴县。太平兴国初改。

无锡。望。

江阴军，同下州。熙宁四年，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建炎初，以江阴县复置军；绍兴二十七年废，三十一年，复置。县一：江阴。下。

瑞安府，本温州，永嘉郡，太平兴国三年，降为军事。政和七年，升应道军节度。建炎三年，罢军额。咸淳元年，以度宗潜邸，升府。崇宁户一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口二十六万二千七百一十。贡鲛鱼皮、蠲糨纸。县四：永嘉，紧。有永嘉盐场。

平阳，望。有天富盐场。

瑞安，紧。有双穗盐场。

乐清。上。唐乐成县，梁钱镠改。

台州，上，临海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五十五。贡甲香、金漆、鲛鱼皮。县五：临海，望。

黄岩，望。有于浦、杜渎二盐场。

宁海，紧。

天台，上。

仙居。上。唐乐安县，梁钱镠改永安。景德四年改今名。

处州，上，缙云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万八千五百二十三，口一十六万五百三十六。贡绵、黄连。县六：丽水，望。龙泉，望。宣和三年，改为剑川县。绍兴元年复故。有高亭一银场。

松阳，上。梁钱镠奏改长松，钱元瓘奏改白龙。咸平二年复故。

遂昌，上。有永丰银场。

缙云，上。

青田。中。

南渡后，增县一：庆元。中。庆元三年，分龙泉松源乡置县，因以年纪名。

衢州，上，信安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万七千九百三，口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八。贡绵、藤纸。县五：西安，望。

礼贤，紧。本江山县，南渡后改。

龙游，上。唐龙丘县。宣和三年，改为盈川县。绍兴初复改。　信安，中。本常山县，咸淳三年改。

开化。中。太平兴国六年，升开化场为县。

建德府，本严州，新定郡，遂安军节度。本睦州，军事。宣和元年，升建德军节度；三年，改州名、军额。咸淳元年，升府。崇宁户八万二千三百四十一，口一十万七千五百二十一。贡白纟宁、簟。县六：建德，望。 淳安，望。旧青溪县。宣和初，改淳化，南渡改今名。

桐庐，上。太平兴国三年，自杭州来隶。

分水，中。

遂安，中。

寿昌。中。

监一：神泉。熙宁七年置，铸铜钱，寻罢。庆元三年复。

嘉兴府，本秀州，军事。政和七年，赐郡名曰嘉禾。庆元元年，以孝宗所生之地，升府。嘉定元年，升嘉兴军节度。崇宁户一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三，口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六。贡绫。县四：嘉兴，望。

华亭，紧。 海盐。上。有盐监，沙腰、芦沥二盐场。

崇德。中。

两浙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南斗、须女之分。东南际海，西

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

淮南路。旧为一路，熙宁五年，分为东、西两路。

东路。州十：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军二：高邮，涟水。县三十八。南渡后，州九：扬、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军四：高邮、招信、淮安、清河，为淮东路，宿、亳不与焉。绍兴三十二年，户一十一万八百九十七，口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四。

扬州，大都督府，广陵郡，淮南节度。熙宁五年，废高邮军，并以县隶州。元祐元年，复高邮军。旧领淮南东路兵马钤辖。建炎元年，升帅府。二年，高宗驻跸。四年，为真、扬镇抚使，寻罢。嘉定中，淮东制置开幕府于楚州，仍兼安抚。崇宁户五万六千四百八十五，口十万七千五百七十九。贡白苎布、莞席、铜镜。县一：江都。紧。熙宁五年，省广陵县入焉。

南渡后，增县二：广陵，紧。泰兴。中。旧隶泰州，绍兴五年来属。十年，又属泰州。十二年，又来隶，以柴墟镇延冷村隶海陵。二十九年，尽仍旧。

亳州，望。谯郡，本防御。大中祥符七年，建为集庆军节度。南渡后，没于金。崇宁户一十三万一百一十九，口一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一。贡绉纱、绢。县七：谯，望。

城父，望。

酇，望。

永城，望。

卫真，望。唐真源县。大中祥符七年改。

鹿邑，紧。

蒙城。望。

宿州，上，符离郡，建隆元年，升防御。开宝元年，建为保静军节

度。元领五县，绍兴中，割虹县隶楚州，后没于金。崇宁户九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口一十六万七千三百七十九。贡绢。县四：符离，望。

蕲，望。

临涣，紧。大中祥符七年，割隶亳州，天禧元年来隶。

灵壁。元祐元年，以虹之零壁镇为县，七月，复为镇。七年二月，零壁复为县。政和七年，改零壁为灵壁。

楚州，紧，山阳郡，团练。乾德初，以盱眙属泗州。开宝七年，以盐城还隶。太平兴国二年，又以盐城监来隶。熙宁五年，废涟水军，以涟水县隶州；元祐二年，复为涟水军。建炎四年，置楚泗承州涟水军镇抚使、淮东安抚制置使、京东河北镇抚大使。绍兴五年，权废承州两县，和、庐、濠、黄、滁、楚州各一县，置镇官。三十二年，涟水复来属。嘉定初，节制本路沿边军马。十年，制置安抚司公事。宝庆三年，升宝应县为州。绍定元年，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改军为淮安州。崇宁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口二十万七千二百二。贡苎布。县四：山阳，望。建炎间入于金，绍兴元年收复。绍定元年，升淮安军，改县为淮安。

盐城，上。有九盐场。建炎间入于金，绍兴元年隶涟水，三年，又来属。

淮阴，中。绍兴五年，废为镇，六年，复。嘉定七年，徙治八里庄。

宝应。紧。宝庆三年，升为宝应州，而县如故。

海州，上，东海郡，团练。建炎间，入于金，绍兴七年复。隆兴初，割以畀金，隶山东路，以涟水县来属。嘉定十二年复。宝庆末，李全据之。绍定四年，全死，又复。端平二年，徙治东海县。淳祐十二年，全子璮又据之，治朐山。景定二年，璮降，置西海州。崇宁户五万四千八百三十，口九万九千七百五十。贡绢、獐皮、鹿皮。县四：朐山，紧。

怀仁，中。

沭阳，中

东海。中。

泰州，上，海陵郡。本团练，乾德五年，降为军事。建炎三年，入于金，寻复。四年，置通、泰镇抚使。绍兴十年，移治泰兴沙上，时泰兴隶海陵，复旧治。元领四县，绍兴十二年，割泰兴隶扬州。建炎四年，又以兴化隶高邮军。崇宁户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二，口一十一万七千二百七十四。贡隔织。县二：海陵，望。

如皋。中下。开宝七年，以海陵监移治。

泗州，上，临淮郡。建隆二年，废徐城县。乾德元年，以楚州之盱眙、濠州之招信来属。建炎四年，复属濠州。绍兴十二年入金，后复。崇宁户六万三千六百三十二，口一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一。贡绢。县三：临淮，上。 虹，中。绍兴九年，自宿州来隶。

淮平。上。绍兴二十一年，地入于金，析临淮地置今县。南渡后，有淮平无盱眙，盖盱眙县即招信军也。

滁州，上，永阳郡，军事。建炎间，置滁、濠镇抚使，寻废。嘉熙中，移治王家沙。景定五年，复旧治。崇宁户四万二十六，口九万七千八十九。贡绢。县三：清流，望。

全椒，紧。

来安。望。唐永阳县，南唐改。绍兴五年，废入清流。十八年，复。乾道九年废为镇。淳熙二年复。

真州，望，军事。本上州。乾德三年，升为建安军。至道二年，以扬州之六合来属。大中祥符六年，为真州。大观元年，升为望。政和七年，赐郡名曰仪真。建炎三年，入于金，寻复。崇宁户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二，口八万二千四十三。贡麻纸。县二：扬子，中。本扬州永正县之白沙镇，南唐改为迎銮镇。建炎元年升军，四年，废为县。绍兴十一年复升军，十二年，复为县。

六合。望。

通州，中，军事。政和七年，赐郡名曰静海。建炎四年，入于金，寻复。崇宁户二万七千五百二十七，口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九。贡獐皮、鹿皮、鳔胶。县二：静海，望周属扬州，析其地为县，与海门同来隶。

海门。望。

监一：利丰。掌煎盐。太平兴国八年，移治于州西南四里。

高邮军，同下州，高沙郡，军事。开宝四年，以扬州高邮县为军。熙宁五年，废为县，隶扬州。元祐元年，复为军。建炎四年，升承州，割泰州兴化县来属；置镇抚使。绍兴五年，废为县，复隶扬州，以知县兼军使。三十一年，复为军，仍以兴化来属。崇宁户二万八百一十三，口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一。县一；今县二：高邮，望。

兴化。紧。旧隶扬州，改隶泰州。建炎四年来隶。绍兴五年废为镇，十九年，复县，隶泰州。乾道二年还隶，寻又隶泰州，淳熙四年复旧。

安东州，本涟水军。太平兴国三年，以泗州涟水县置军。熙宁五年，废为县，隶楚州。元祐二年，复为军。绍兴五年，废为县；三十二年，复为军。绍定元年，属宝应州。端平元年，复为军。景定初，升安东州。崇宁户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九，口四万七百八十五。县一：涟水。望。

招信军，本泗州盱眙县，建炎三年，升军，四年为县，隶濠州。绍兴二年，复隶泗州。七年，仍旧隶京东。十一年，隶天长军。十二年，复升军，以天长来属。宝庆三年，入于金。绍定四年复，仍为招信军。县二：天长，望。旧天长军。至道二年军废，复为县，隶扬州。建炎元年升军，绍兴元年为县。十一年，复升军；十三年，复为县，隶。招信。建炎四年，隶濠州。绍兴四年复；十一年，隶天长军；十二年，复来隶。

淮安军，本泗州五河口。端平二年，金亡，遗民来归，置隘使屯田。咸淳七年六月，置军。县一：五河。咸淳七年置，有潧、泾、沱、崇、淮五河，故名。

清河军，咸淳九年置。县一：清河。

西路。府：寿春。州七：庐，蕲，和，舒，濠，光，黄。军二：六安，无为。县三十三。南渡后，府二：安庆、寿春，州六：庐、蕲、和、濠、光、黄，军四：安丰、镇巢、怀远、六安。为淮西路。

寿春府，寿春郡，紧，忠正军节度。本寿州。开宝中，废霍山、盛

唐二县。政和六年，升为府。八年，以府之六安县为六安军。绍兴十二年，升安丰为军，以六安、霍丘、寿春三县来隶。三十二年，升寿春为府，以安丰军隶焉。隆兴二年，军使兼知安丰县事。乾道三年，罢寿春，复为安丰军。崇宁户一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口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八十一。贡葛布、石斛。县四：下蔡，紧。

安丰，望。

霍丘，望。

寿春。紧。绍兴初，隶安丰，三十二年为府，乾道三年为倚郭。

六安军，政和八年，升县为军。绍兴十三年，废为县。景定五年，复为军。端平元年，又为县，后复为军。县一：六安。中。

庐州，望，保信军节度。大观二年，升为望。旧领淮南西路兵马钤辖。建炎二年，兼本路安抚使。绍兴初，寄治巢县。乾道二年，置司于和州。五年，复旧。崇宁户八万三千五十六，口一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九。贡纱、绢、蜡、石斛。县三：合肥，上。

舒城，下。

梁。中。本慎县。绍兴三十二年，避孝宗讳，改今名。

蕲州，望，蕲春郡，防御。建炎初，为盗所据，绍兴五年收复。景定元年，移治龙矶。崇宁户一十一万四千九十七，口一十九万三千一百一十六。贡苎布、簟。县五：蕲春，望。嘉熙元年治宿，景定二年，随州治泰和门外。

蕲水，望。

广济，望。

黄梅，上。

罗田。元祐八年，以蕲水县石桥为罗田县。

和州，上，历阳郡，防御。南渡后，为姑熟、金陵藩蔽也。淳熙二年，兼管内安抚。崇宁户三万四千一百四，口六万六千三百七十一。贡苎布、练布。县三：历阳，紧。有梁山、栅江二砦。

含山，中。有东关砦。

乌江。中。绍兴五年废为镇，七年，复。

安庆府，本舒州，同安郡，德庆军节度。本团练州。建隆元年，升为防御。政和五年，赐军额。建炎间，置舒、蕲镇抚使。绍兴三年，舒、黄、蕲三州仍听江南西路安抚司节制。十七年，改安庆军。庆元元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端平三年，移治罗刹洲，又移杨槎洲。景定元年，改筑宜城。旧属沿江制置使司。崇宁户一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口三十四万一千八百六十六。贡白术。县五：怀宁，上。

桐城，上。

宿松，上。

望江，上。

太湖上

监一：同安。熙宁八年置，铸铜钱。

濠州，上，钟离郡，团练。乾道初，移戍藕塘，嘉定四年，始城定远县，复旧。崇宁户六万四千五百七十，口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七。贡绢、糟鱼。县二：钟离，望。

定远。望。

光州，上，弋阳郡，光山军节度。本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绍兴二十八年，避金太子光瑛讳，改蒋州。嘉熙元年，兵乱，徙治金刚台，寻复故。崇宁户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八，口一十五万六千四百六十。贡石斛、葛布。县四：定城，上。

固始，望。

光山，中下。同上避讳，改期思，寻复故。

仙居。中下。南渡无。

黄州，下，齐安郡，军事。建炎隶沿江制置副使司。崇宁户八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口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六。贡苎布、连翘。县三：黄

冈，望。

黄陂，上。端平三年，寓治青山矶。麻城。中。端平三年，治什子山。

无为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建炎二年，入于金，寻复。景定三年，升巢县为镇巢军。崇宁户六万一百三十八，口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九。贡绢。县三：无为，望。熙宁三年，析巢、庐江二县地置县。

巢，望。至道二年，移治郭下。绍兴五年废，六年，复。十一年，隶庐州，十二年，复来属。景定三年升军，属沿江制置使司。

庐江。望。有昆山矾场。

怀远军，宝祐五年五月置。县一：荆山。

淮南东、西路，本淮南路，盖《禹贡》荆、徐、扬、豫四州之域，而扬州为多。当南斗、须女之分。东至于海，西抵濉、涣，南滨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扬、寿皆为巨镇，而真州当运路之要，符离、谯、亳、临淮、朐山皆便水运，而隶淮服。其俗与京东、西略同。

江南东、西路。建炎元年，以江宁府、洪州并升帅府，四年，合江东、西为江南路，以鄂、岳来属。又置三帅：鄂州路，统鄂、岳、筠、袁、虔、吉州、南安军；江西路，统江、洪、抚、信州、兴国、南康、临江、建昌军；建康府路，统建康府、池、饶、宣、徽、太平州、广德军。绍兴初，复分东西，以建康府、池、饶、徽、宣、信、抚、太平州、广德建昌军为江南东路；以江、洪、筠、袁、虔、吉州、兴国、南康、临江、南安军为江南西路。寻以抚州、建昌军还隶西路，南康军还隶东路。置帅于池、江二州。未几，以二州地僻隘，复还建康府、洪州。

东路。府一：江宁。州七：宣，徽，江，池，饶，信，太平。军二：南康，广德。县四十三。南渡后，府二：建康，宁国。州五：徽，池，饶，信，太平。军二：南康，广德，为东路。绍兴三十二年，户九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八，口一百七十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七。

江宁府，上，开宝八年，平江南，复为升州节度。天禧二年，升为

建康军节度。旧领江南东路兵马钤辖。建炎元年，为帅府。三年，复为建康府，统太平、宣、徽、广德。五月，高宗即府治建行宫。绍兴八年，置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三十一年，为行宫留守。乾道三年，兼沿江军，寻省。崇宁户一十二万七百一十三，口二十万二百七十六。贡笔。县五：上元，次赤。

江宁，次赤。

句容，次畿。天禧四年，改名常宁。

溧水，次畿。

溧阳。次畿。

宁国府，本宣州，宣城郡，宁国军节度。乾道二年，以孝宗潜邸，升为府。七年，魏惠宪王出镇，置长史、司马。崇宁户十四万七千四十，口四十七万七百四十九。贡纟宁布、黄连笔。县六：宣城，望。

南陵，望。

宁国。紧。

旌德，紧。

太平，中。

泾。紧。

徽州，上，新安郡，军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崇宁户一十万八千三百一十六，口一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六。贡白苎、纸。县六：歙，望。

休宁，望。

祁门，望。

婺源，望。

绩溪，望。

黟。紧。

池州，上，池阳郡，军事，建炎四年，分江东、西置安抚使，领建康、太平、宣、微、饶、广德。后以建康路安抚使兼知池州。崇宁户一十三万五千五十九，口二十万六千九百三十二。贡纸、红白姜。县六：贵池，望。

青阳，上。开宝末，自升州与铜陵并来隶。铜陵，上。

建德，上。唐至德县，吴改。

石埭，上。东流。中下。太平兴国三年，自江州来隶。

监一：永丰。铸铜钱。

饶州，上，鄱阳郡，军事。崇宁户一十八万一千三百，口三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五。贡麸金、竹簟。县六：鄱阳，望。

余干，望。

浮梁，望

乐平，望。

德兴，紧。

安仁。中。开宝八年，以余干县地置安仁场，端拱元年，升为县。

监一：永平。铸铜钱。

信州，上，上饶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四，口三十三万四千九十七。贡蜜、葛粉、水晶器。县六：上饶，望。

玉山，望。

弋阳，望。淳化五年，升弋阳之宝丰场为县；景德元年，废宝丰县为镇，康定中复，庆历三年又废。

贵溪，望。

铅山，中。开宝八年平江南，以铅山直属京，后还隶。

永丰。中。旧永丰镇，隶上饶，熙宁七年为县。

太平州，上，军事。开宝八年，改南平军。太平兴国二年，升为州。崇宁户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一，口八万一百三十七。贡纱。县三：当涂，上。

芜湖，中。开宝末，自建康军与繁昌同隶宣州。太平兴国三年，与繁昌复来隶。

繁昌。中

南康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七年，以江州星子县建为军。本隶西路，绍兴初，来属。崇宁户七万六百一十五，口一十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三。贡茶芽。县三：星子，上。太平兴国三年，升星子镇为县。七年，与都昌同来隶。 建昌，望。太平兴国七年，自洪州来隶。

都昌。上。以县有都村，南接南昌，西望建昌，故名。绍兴七年，自江州来隶。

广德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四年，以宣州广德县为军。崇宁户四万一千五百，口一十万七百二十二。贡茶芽。县二：广德，望。开宝末，自江宁府隶宣州。建平。望。端拱元年，以郎步镇为县，来隶。

西路。州六：洪，虔，吉，袁，抚，筠。军四：兴国，南安，临江，建昌。县四十九。南渡后，府一：隆兴。州六：江，赣，吉，袁，抚，筠。军四：兴国，建昌，临江，南安，为西路。绍兴三十二年，户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三百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八。

隆兴府，本洪州，都督府，豫章郡，镇南军节度。旧领江南西路兵马钤辖。绍兴三年，以淮西屯兵听江西节制，兼宣抚舒、蕲、光、黄、安、复州，寻罢。四年，止称安抚、制置使。八年，复兼安抚、制置大使。隆兴三年，以孝宗潜藩，升为府。崇宁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五，口五十三万二千四百四十六。贡葛。县八：南昌，望。

新建，望。太平兴国六年置县。

奉新，望。唐新吴县，南唐改。

丰城，望。

分宁，望。建炎间，升义宁军，寻复。

武宁，紧。

靖安，中。南唐改。

进贤。崇宁二年，以南昌县进贤镇升为县。

江州，上，浔阳郡，开宝八年，降为军事。大观元年，升为望郡。旧隶江南东路。建炎元年，升定江军节度。二年，置安抚、制置使，以江、池、饶、信为江州路。绍兴元年，复为二路，本路置安抚大使。嘉熙四年，为制置副使司治所。咸淳四年，移制置司黄州；十年，还旧治。崇宁户八万四千五百六十九，口一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贡云母、石斛。县五：德化，望。唐浔阳县，南唐改。

德安，紧。

瑞昌，中。

湖口，中。

彭泽。中。

监一：广宁。铸铜钱。

赣州，上。本虔州，南康郡，昭信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为望郡。建炎间，置管内安抚使，绍兴十五年罢，复置江西兵马钤辖，兼提举南安军、南雄州兵甲司公事。二十三年，改今名。崇宁户二十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口七十万二千一百二十七。贡白乡宁。县十：赣，望。有蛤湖银场。

虔化，望。绍兴二十三年，改宁都。有宝积铅场。

兴国，望。太平兴国中，析赣县之七乡置。

信丰，望。

雩都，望。

会昌，望。太平兴国中，析雩都六乡于九州镇置。有银场。　瑞金，望。有九龙银场。

石城，紧。

安远，上。

龙南。中。南唐县，本名龙南。宣和三年，改虔南。绍兴二十三年，改龙南，取百丈龙滩之南为义。

吉州，上，庐陵郡，军事。崇宁户三十三万五千七百一十，口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五十六。贡纟宁布、葛。县八：庐陵，望。

吉水，望。雍熙元年，析庐陵地置县。

安福，望。

太和，望。

龙泉，望。宣和三年，改泉江，绍兴复旧。

永新，望。至和元年，徙吉水县地置永新县。

永丰，望。

万安。望。熙宁四年，以龙泉县万安镇置。

袁州，上，宜春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九十九，口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三。贡纟宁布。县四：宜春，望。

分宜，望。雍熙元年置。有贵山铁务。

萍乡，望。

万载。紧。开宝末，自筠州来属。宣和三年，改名建城。绍兴元年，复今名。

抚州，上，临川郡，军事。建炎四年，隶江南东路。绍兴四年，复来隶。崇宁户一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口三十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二。贡葛。县五：临川，望。绍兴十九年，析惠安、颍秀二乡入崇仁。

崇仁，望。

宜黄，望。开宝三年，升宜黄场为县。

金溪，紧。开宝五年，升金溪场为县。

乐安。绍兴十九年置，割崇仁、吉水四乡隶之。二十四年，以云盖乡还隶永丰。

瑞州，上，本筠州，军事。绍兴十三年，改高安郡。宝庆元年，避理宗讳，改今名。崇宁户一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一，口二十万四千五百六十四。贡纟宁。县三：高安，望。

上高，望。

新昌。望。太平兴国六年，析高安地置县。

兴国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二年，以鄂州永兴县置永兴军。三年，改兴国。崇宁户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二，口一十万五千三百五十六。贡纟宁。县三：永兴，望。

大冶，紧。南唐县，自鄂州与通山并来隶。有富民钱监及铜场、磁湖铁务。　　通山。中。太平兴国二年，升羊山镇为县。绍兴四年，又为镇，五年复。

南安军，同下州。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县建为军。崇宁户三万七千七百二十一，口五万五千五百八十二。贡纟宁。县三：南康，望。《元丰九域志》南安军领县二，《崇宁地理》不载南康县。据《元丰志》，南康系望县，有瑞阳锡务，不知并于何时。

大庾，中。淳化元年，自虔州与上犹、南康并来隶。

上犹。上。有上田铁务。嘉定四年，改南安。

临江军，同下州。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江建军。崇宁户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九，口二十万二千六百五十六。贡绢。县三：清江，望。

新淦，望。淳化三年，自吉州来隶。

新喻。望。淳化三年，自袁州来隶。

建昌军，同下州。旧建武军，太平兴国四年改。崇宁户一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七，口一十八万五千三十六。贡绢。县二：南城，望。淳化二年，自抚州来隶。有太平等四银场。

南丰。望。

南渡后增县二：新城，绍兴八年，析南城五乡置。

广昌。绍兴八年，析南丰南境三乡置。

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

荆湖南、北路。绍兴元年，以鄂、岳、潭、衡、永、郴、道州、桂阳军为东路、鄂州置安抚司；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冈军为西路，鼎州置安抚司。二年，罢东、西路，仍分南、北路安抚司，南路治潭州；北路治鄂，寻治江陵。

北路。府二：江陵，德安，州十：鄂，复，鼎，澧，峡，岳，归，辰，沅，靖。军二：荆门，汉阳。县五十六。南渡后，府三：江陵，常德，德安。州九：鄂，岳，归，峡，复，澧，辰，沅，靖。军三：汉阳，荆门，寿昌。绍兴三十二年，户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口四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四。

江陵府，次府，江陵郡，荆南节度。旧领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及施、夔州兵马巡检事。建炎二年，升帅府。四年，置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绍兴五年罢。始制安抚使兼营田使，六年，为经略安抚使；七年，罢经略，止除安抚使。淳熙元年，还为荆南府。未几，复为江陵府制置使。景定元年，移治于鄂。咸淳十年，荆湖、四川宣抚使兼江陵府事。崇宁户八万五千八百一，口二十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四。贡绫、纟宁、碧涧茶芽、柑桔。县八：江陵，次赤。

公安，次畿。

潜江，次畿。乾德三年，升白伏巡为县。

监利，次畿。至道三年，以玉沙隶复州。熙宁六年，废复州，以玉沙县入监利县，寻复其旧。

松滋，次畿。

石首，次畿。

枝江，次畿。熙宁六年，省入松滋，元祐元年复。建炎四年，江陵寄治，绍兴五年还旧。嘉熙元年，移澌、涅州。咸淳六年，移江南白水镇下沱市。

建宁。次畿。乾德三年，升白旧巡为县，并置万庾县，万庾寻废。熙宁六年，省建宁入石首。元祐元年复。南渡后，省。

鄂州，紧，江夏郡，武昌军节度。初为武清军，至道二年，始改。建炎二年，兼鄂、岳制置使。四年，兼江南鄂州路安抚，寻改鄂州路安抚。绍兴二年，改兼荆湖北路安抚。六年，管内安抚；十一年，罢。嘉定十一年，置沿江制置副使。淳祐五年，兼荆湖北路安抚使。九年，罢。景定元年，改荆湖制置使。咸淳七年，罢。崇宁户九万六千七百六十九，口二十四万七百六十七。贡银。县七：江夏，紧。 崇阳，望。唐县。开宝八年，又改今名。 武昌，上。

蒲圻，中。

咸宁，中。

通城，中。熙宁五年，升崇阳县通城镇为县。绍兴五年，废为镇。十七年，复。

嘉鱼。下。熙宁六年，析复州地入焉。

监一：宝泉。熙宁七年置，铸铜钱。

南渡后，升武昌县为寿昌军。

德安府，中，安陆郡，安远军节度。本安州。天圣元年，隶京西路，庆历元年还本路。宣和元年，升为府。开宝中，废吉阳县。建炎四年，为安陆、汉阳镇抚使。绍兴三年，复来属。咸淳中，徙治汉阳城头山。崇宁户五万九千一百八十六，口一十四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贡青纟宁。县五：安陆，中。熙宁二年，省云梦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

应城，中。

孝感，中。建炎间，移治紫资砦。

应山，中下。

云梦。中。绍兴七年，移治仵落市，十八年复旧。

南渡后，无应山。

复州，上，景陵郡，防御。建炎四年，置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绍兴三年，置荆湖北路安抚使。端平三年，移治沔阳镇。贡阙。县二：景陵，紧。晋县。熙宁六年废州，以景陵属安州。元祐元年复。

玉沙。下。至道三年，自江陵来隶。宝元二年，废沔阳入焉。熙宁六年，又隶江陵府。元祐元年，与景陵皆复。

常德府，本鼎州，武陵郡，常德军节度。乾德二年，降为团练。本朗州。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熙宁七年，废桃源、汤口、白崖三砦。元丰三年，废白砖、黄石二砦。政和七年，升为军。建炎四年，升鼎、澧州镇抚使。绍兴元年，置荆湖北路安抚使，治鼎州，领鼎、澧、辰、沅、靖州；三十二年，罢。乾道元年，以孝宗潜藩，升府。八年，依旧提举五州。崇宁户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口一十三万八百六十五。贡纟宁、布、练布。县三：武陵，望。

桃源，望。乾德中，析武陵地置县。

龙阳。中。大观中，改辰阳。绍兴元年复旧。五年，升军使，移治黄城砦。三十年，复县。

南渡后，增县一：沅江。中下。自岳州来隶。乾道中，割隶岳州，今复来隶。

澧州，上，澧阳郡，军事。建炎四年，寓治陶家市山砦，随复旧。崇宁户八万一千六百七十三，口二十三万六千九百二十一。贡绫、竹簟。县四：澧阳，望。 安乡，中下。

石门中下。有台宜砦。

慈利。下。有索口、安福、西牛、武口、澧州五砦。

峡州，中，“峡”字旧从“硖”，今从“山”。

夷陵郡，军事。建炎中，移治石鼻山。绍兴五年，复旧。端平元

年，徙治于江南县。崇宁户四万九百八十，口一十一万六千四百。贡五加皮、芒硝、杜若。县四：夷陵，中。有汉流、巴山、麻溪、鱼阳、长乐、梅子六砦，及铅锡场。

宜都，中。

长杨，中下。有汉流、飞鱼二盐井。元丰五年，废新安、长杨二砦。

远安。中下。

岳州，下，巴陵郡，岳阳军节度。本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建炎间，岳、鄂二州各带沿江管内安抚司公事。绍兴二十五年，改州曰纯，改军曰华容；三十一年，复旧。崇宁户九万七千七百九十一，口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五十。贡纟宁。县四：巴陵，上。

华容，望。有古楼砦。

平江，上。

临湘。淳化元年，升王朝场为县，寻改。

归州，下，巴东郡，军事。建炎四年，隶夔路；绍兴五年，复。三十一年，又隶夔；淳熙十四年，复。明年，又隶夔。端平三年，徙郡治于南浦。崇宁户二万一千五十八，口五万二千一百四十七。贡纟宁。县三：秭归，下。熙宁五年，省兴山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有檄礼砦、青林盐井。

巴东，下。有折叠砦。

兴山。下。开宝元年，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又徙香溪北。

辰州，下，卢溪郡，军事。太平兴国七年，置招谕县。熙宁七年，以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废慢水砦、龙门、水浦、铜安、龚溪木砦。九年，废明溪、丰溪、佘溪、新兴、凤伊、铁炉、竹平、木楼、乌速、骡子、酉溪砦堡。崇宁户一万七百三十，口二万三千三百五十。贡朱砂、水银。县四：沅陵，中。

溆浦，中下。有悬鼓砦。元丰二年，置龙潭堡。

辰溪，下。有龙门、铜安二砦。

卢溪。下。

城一：会溪。熙宁八年十二月置。

砦三：池蓬，镇溪，黔安。嘉祐三年，置池蓬，熙宁三年，置镇溪。八年，置黔安。

沅州，下，潭阳郡，军事。本懿州。熙宁七年收复，以潭阳县地置卢阳县，以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州。八年，并锦州砦人户及废招谕县入麻阳，为一县。元丰三年，并镇江砦人户入黔江城，为黔阳县，寻废镇江砦为铺。五年，升旧渠阳砦为县，元祐六年，省为砦，崇宁二年，复为县。崇宁户九千六百五十九，口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七。贡朱砂、水银。县四：卢阳，下。有蒋州、西县、八洲、长宜、回溪、镇江、龙门、怀化八铺。

麻阳，下。有锦州砦，龙溪、龙家、竹砦、虚踵、齐天、叉溪六铺。

龚溪砦，熙宁六年赐名，其后为铺，未详。

黔阳，下。有竹砦、烟溪、无状、木州、洪江五铺。

渠阳。砦八：熙宁间，复硖中胜云鹤绣五州、富锦圆三州。六年，以硖州新城为安江砦，富州新城为镇江砦。七年，废慢水砦、龙家堡，以辰州龙门、铜安二砦隶州，寻废为铺。宣和元年，复置铜安砦。元丰三年，置托口砦。四年，以古诚州贯保新砦为贯保砦，奉爱、丰山新堡为丰山新堡，小田、长渡村堡为小田砦。

安江，有洪江、铜安二铺。

托口，有竹滩一铺，元丰八年罢。

贯保，元丰三年置，六年，隶诚州。元祐六年废，崇宁二年复置。

渠阳，元祐三年，以渠阳军改，来隶。

竹滩，洪江，并元祐五年置，隶黔阳县。

若溪，崇宁三年置。

便溪。崇宁三年，以蒋州改。

靖州，下，军事。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元丰四年，仍建为诚州。五年，沅州贯保砦改为县，总治本砦并托口、小由、丰山四堡砦户口，以渠阳县为名，隶州。六年，移托口、小由两砦却属沅州，析邵州莳竹县隶州，移渠阳县为州治。七年，沅州小由砦复隶州，寻废小由砦、丰山堡。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三年，废军为砦，属沅州。元祐五年，复以渠阳砦为诚州。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大观元年为望郡。崇宁户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口阙。贡白绢。县三：永平，下。本渠阳县，崇宁二年，改名，绍兴八年，移入州。

会同，下。本三江县，崇宁二年改。　通道。下。本罗蒙县，崇宁二年改。

砦四：狼江，收溪，贯保，罗蒙。元丰六年，置收溪，复以沅州贯保来隶。七年，置罗蒙。元祐三年，废收溪、罗蒙。崇宁二年，又置若水、丰山二砦。

堡五：石家滻村，

多星，大由，天村。元丰四年，置石家、滻村；六年，置多星；七年，置大由、天村。元祐三年，废多星、大由、天村等堡，崇宁三年复置；又置羊镇堡、木砦堡。大观二年，又置飞山堡。政和三年，又置零溪堡。八年，又置通平堡。

荆门军，开宝五年，长林、当阳二县自江陵来隶。熙宁六年，废军，县复隶江陵府。元祐三年，复为军。端平三年，移治当阳县。县二：长林，次畿。

当阳。次畿。绍兴十四年，废入长林；十六年复。

汉阳军，同下州。熙宁四年，废为县，以汉川县为镇，属鄂州。元祐元年，复置。绍兴五年，又废为县；七年，复为军。县二：汉阳，紧。汉川。下。太平兴国二年，自德安来隶。绍兴五年废，七年复。

寿昌军，下，本鄂州武昌县。嘉定十五年，升寿昌军使，续升军。端平元年，以武昌县还隶鄂州。县一：武昌。上。以武昌山为名。孙权

所都。南渡后，为江州治所，后复故。

南路。州七：潭，衡，道，永，邵，郴，全。军一：武冈。监一：桂阳。县三十九。南渡后，增茶陵军。绍兴三十二年，户九十六万八千九百三十，口二百一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七。

潭州，上，长沙郡，武安军节度。乾德元年，平湖南，降为防御。端拱元年，复为军。旧领荆湖南路安抚使。大观元年，升为帅府。建炎元年，复为总管安抚司。绍兴元年，兼东路兵马钤辖；二年，复为安抚司。崇宁户四十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口九十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三。贡葛、茶。县十二：长沙，望。开宝中，废长丰县入焉。

衡山，望。淳化四年，以衡山、岳州湘阴并来隶。有黄竿银场。

安化，望。熙宁六年置，改七星砦为镇入焉，废首溪砦。元祐三年，置博易场。

醴陵，紧。

攸，上。

湘乡，中。

湘潭，中

益阳，中。

浏阳，中。有永兴及旧溪银场。

湘阴，中。乾德二年，自鼎州隶岳州，俄而来隶。

宁乡，中。

善化。元符元年，以长沙县五乡、湘潭县两乡为善化县。

衡州，上，衡阳郡，军事。崇宁户一十六万八千九十五，口三十万八千二百五十三。贡麸金、犀。县五：衡阳，紧。有熙宁钱监。

耒阳，中。

常宁，中下。熙宁六年，废常宁县奖中砦。有茭源银场。

安仁。中下。乾德二年，升安仁场为县。

南渡后，升茶陵为军。

道州，中，江华郡，军事。乾德三年，废大历县。熙宁六年，废杨梅、胜冈、绵田三砦。绍兴元年，隶荆湖东路；二年，复旧。崇宁户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五，口八万六千五百五十三。贡白乡宁、零陵香。县四：营道，紧。熙宁五年，省永明县为镇入焉，元祐元年复。

江华，紧。有黄富铁场。宁远，紧。唐延唐县。乾德三年改。

永明。上。

永州，中，零陵郡，军事。熙宁六年，废福田、乐山二砦。八年，废零陵砦。崇宁户八万九千三百八十七，口二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二。贡葛、石燕。县三：零陵，望。

祁阳，中。

东安。中。雍熙元年，升东安场为县。有东安砦。

郴州，中，桂阳郡，军事。绍兴初，改隶荆湖东路，二年，仍来属。崇宁户三万九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九。贡乡宁。县四：郴，紧，有新塘、浦溪二银坑。

桂阳，中。唐义昌县，后唐改郴义。太平兴国初，又改。有延寿银坑。

宜章，中。唐义章县。太平兴国初改。

永兴。中。旧高亭县。熙宁六年改。

南渡后，增县二：兴宁，嘉定二年，析郴县资兴、程水二乡置资兴县，后改今名。

桂东。本郴县地。嘉定四年，析桂阳之零陵、宜城二乡置今县于上犹砦。

宝庆府，本邵州，邵阳郡，军事。大观九年，升为望郡。宝庆元年，以理宗潜藩，升府。淳祐六年，升宝庆军节度。崇宁户九万八千八

百六十一，口二十一万八千一百六十。贡犀角、银。县二：邵阳，望。

新化。望。熙宁五年收复梅山，以其地置县。有惜溪、柘溪、藤溪、深溪、云溪五砦。

全州，下，军事。绍兴元年，听广西路经略安抚司节制。崇宁户三万四千六百六十三，口一十万六千四百三十二。贡葛、零陵香。县二：清湘，望。有香烟、禄塘、长乌、羊状、硖石、磨石、荻源七砦。

灌阳。中。有洮水、灌水、吉宁砦。

茶陵军，绍兴九年，升县为军，仍隶衡州。嘉定四年，析康乐、云阳、常平三乡置酃县，亦尝隶衡州。县一：酃。下。因酃湖为名。

桂阳军，本桂阳监，同下州。绍兴元年，隶荆湖东路，二年，复故。三年，升军。崇宁户四万四百七十六，口一十一万五千九百。贡银。县二；平阳，上。隋县，晋废。天禧三年置。有大富等九银坑，熙宁七年复。

蓝山。中。景德三年，自郴州来隶。

南渡后，增县一：临武。中。自石晋废，绍兴十一年复。

武冈军，崇宁五年，以邵州武冈县升为军。县三：武冈，中。有山塘一砦。熙宁六年，废白沙砦，置关硖、武阳、城步三砦。元祐四年，置赤木砦。绍圣元年，置神山砦。崇宁二年，置通硖。大观元年，置峡口砦。

绥宁，中。本邵州莳竹县地。熙宁九年废，崇宁九年复。绍兴十一年，移治武阳砦，二十五年，还旧。后废临冈来入。

临冈。本莳竹县。元丰四年，以溪洞徽州为县，隶邵州。八年，建临口砦。崇宁五年，改砦为县，隶武冈军。　南渡后，废临冈，增新宁。下。汉夷地。绍兴二十五年，于水头江北立今县。

荆湖南、北路，盖《禹贡》荆州之域。当张、翼、轸之分。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唐末藩臣分据，宋初下之。鄂、岳本属河南，安、复中土旧地，今以壤制而分隶焉。江陵国南巨镇，当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

为湘、岭要剧，鄂、岳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穊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

志第四十二 地理五

○福建路 成都府路 潼川府路 利州路 夔州路

福建路。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军二：邵武，兴化。县四十七。南渡后，升建州为府。绍兴三十二年，户一百三十九万五百六十五，口二百八十二万八千八百五十二。

福州，大都督府，长乐郡，威武军节度。旧领福建路钤辖，建炎三年升帅府。崇宁户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二。贡荔枝、鹿角菜、紫菜。元丰贡红花蕉布。县十二：闽，望。

侯官，望。

福清，望。

古田，望。 唐县。有宝兴银场、古田金坑。

永福，望，有黄洋、保德二银场。

长溪，望。有玉林银场及盐场。长乐，紧。有海坛山盐场。

罗源，中。旧永贞县。 闽清，中。

宁德，中。王审知时置

。怀安，望。太平兴国五年，析闽县置。

连江。望。

建宁府，上，本建州，建安郡。旧军事，端拱元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绍兴三十二年，以孝宗旧邸，升府。崇宁户一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六。贡火箭、石乳、龙茶。元丰贡龙凤等茶、练。县七：建安，望。汉县。有北苑茶焙、龙焙监库及石舍、永兴、丁地三银场。

浦城，望。有余生、蕉溪、斤竹三银场。

嘉禾，望。本建阳县。有瞿岭四银场。景定元年改今名。

松溪，紧。

崇安，望。淳化五年，升崇安场为县。

政和，紧。咸平三年，升关隶镇为县。政和五年，改关隶为政和县。有天受银场。

瓯宁。望。熙宁三年废，元祐四年复。

监一：丰国。咸平二年置，铸铜钱。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兴国初，改平海军节度。本上郡，大观元年，升为望郡。崇宁户二十万一千四百六。贡松子。元丰贡绵、蕉、葛。县七：晋江，望。有盐亭一百六十一。

南安，中。

同安，中。有安仁、上下马栏、庄坂四盐场。

惠安，望。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置县。有盐亭一百二十九。

永春，中。闽桃源县，有倚洋一铁场。

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德化。下。有赤水铁场。

南剑州，上，剑浦郡，军事。太平兴国四年，加“南”字。崇宁户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一。贡土茴香。元丰贡茶。县五：剑浦，紧。旧龙津县，南唐改。有大演、石城二银场，雷、大熟等五茶焙。

将乐，上。太平兴国四年，自建州来隶。有石牌、安福二银场。

顺昌，上。南唐升永顺场为县。沙，中。有龙泉银场。

尤溪。上。有尤溪，宝应等九银场。

漳州，下，漳浦郡，军事。崇宁户一十万四百六十九。贡甲香、鲛鱼皮。县四：龙溪，望。有吴惯、沐犊、中栅三盐场。

漳浦，望。有黄敦盐场。

龙岩，望。有大济、宝兴二银场。

长泰。望。太平兴国五年，自泉州来隶。

汀州，下，临汀郡，军事。淳化五年，以上杭、武平二场并为县，元符元年，析长汀、宁化置清流县。崇宁户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贡蜡烛。县五：长汀望。有上宝锡场，归禾、拔口二银务，莒溪铁务。

宁化，望。有龙门新旧二银坑。　　上杭，上。有钟寮金场。天圣二年，徙治钟寮场东，乾道四年徙治郭下。

武平，上。

清流。南渡后，增县一：莲城。本长汀莲城堡，绍兴三年升县。

邵武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五年，以建州邵武县建为军，仍以归化、建宁二县来属。崇宁户八万七千五百九十四。贡纟宁。县四：邵武，望。有黄土等三盐场，龙须铜场，宝积等三铁场。

光泽，望。太平兴国六年，析邵武置县。有太平银场、新安铁场。

泰宁，望。南唐归化县。元祐元年，改为泰宁。有□累磳金场、江源银场。

建宁。望。有龙门等三银场。

兴化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镇地置太平军，寻改。户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七，贡绵、葛布。县三：莆田，望。自泉州与仙游同来隶。仙游，望。

兴化。中。太平兴国四年，析莆田置县。

福建路，盖古闽越之地。其地东南际海，西北多峻岭抵江。王氏窃据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尽复之。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

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绵，汉，嘉，邛，

简，黎，雅，茂，威。军二：永康，石泉。监一：仙井。县五十八。南渡后，府三：成都，崇庆，嘉定。州十一：眉，彭，绵，汉，邛，黎，雅，茂，简，威，隆。军二：永康，石泉。淳熙二年，户二百五十八万，口七百四十二万。

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剑南西川节度。太平兴国六年，降为州。端拱元年，复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淳化五年，降为益州，罢节度。嘉祐五年，复为府。六年，复节度。旧领成都府路兵马钤辖。建炎三年，罢兼利州路。绍兴元年，领成都路安抚使。五年，兼四路安抚、制置大使。十年置宣抚，罢制置司，知府带本路安抚使。十八年，罢宣抚，复制置司；乾道六年，又罢，并归安抚司，知府仍带本路安抚使。淳熙二年，复制置司，罢宣抚司。开禧元年，置宣抚，罢制置司。未几，两司并置；后罢宣抚，仍置制置大使。嘉定七年，去“大”字。崇宁户一十八万二千九十，口五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贡花罗、锦、高纟宁布、笺纸。县九：成都，次赤。

华阳，次赤。 新都，次畿。

郫，次畿。熙宁五年，省犀浦为镇入焉。

双流，次畿。 温江，次畿。

新繁，次畿。汉繁县，前蜀改。

广都，次畿。熙宁五年废陵州，以贵平、籍二县为镇入焉。

灵泉。次畿。旧名灵池，天圣四年改。

眉州，上，通义郡，至道二年，升为防御。崇宁户七万二千八百九，口一十九万二千三百八十四。贡麸金、巴豆。县四：眉山，望。隋通义县。太平兴国初改。

彭山，望。

丹棱，望。

青神。紧。

崇庆府，紧，本蜀州，唐安郡，军事。绍兴十四年，以高宗潜藩，升崇庆军节度。淳熙四年，升府。崇宁户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五，口二十

七万三千五十。贡春罗、单丝罗。县四：晋源，望。

新津，

望

江原，望。唐唐安县。开宝四年改。

永康。望。蜀析青城地置县。

彭州，紧，濛阳郡，军事。崇宁户五万七千五百二十四。贡罗。县三：九陇，望。唐县。熙宁二年置堋口县，四年，省为镇入焉。有鹿角砦，堋口、木头二茶场。

崇宁，望。唐昌县。崇宁元年改。

濛阳。望。

绵州，上，巴西郡，军事。绍兴三年，以知州事兼绵、威、茂州、石泉军沿边安抚使，节制屯戍军马。五年，川、峡宣抚副使移司绵州，六年罢。二十一年，罢沿边安抚使。嘉熙元年，为四川制置副使治所。崇宁户一十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五，口二十三万四百九。贡绫、纟宁布。县五：巴西，望。

彰明，望

魏城，紧。

罗江，紧。

盐泉。中。

汉州，上，德阳郡，军事。户一十二万九百，口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二。贡纻布。县四：雒，望。

什邡，望

绵竹，望。

德阳。望。

嘉定府，上，本嘉州，犍为郡，军事。乾德四年，废绥山、罗目、玉津三县。庆元二年，以宁宗潜邸，升府。开禧元年，升嘉庆军节度。崇宁户七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口二十一万四百七十二。贡麸金。县五：龙游，上。宣和元年，改曰嘉祥，后复故。熙宁五年，省平羌县入焉。

洪雅，上。淳化四年，自眉州来隶。

夹江，中

峨眉，中。

犍为。下。大中祥符四年，移治惩非镇。

监一：丰远。铸铁钱。

邛州，上，临邛郡，军事。崇宁户七万九千二百七十九，口一十九万三千三十二。贡丝布。县六：临邛，望。熙宁五年，省临溪县为镇入焉，并入依政、蒲江、火井。

依政，望。

安仁，望。有延贡砦。

大邑，望。有思安砦。

蒲江，上。有盐井监、盐井砦。

火井。中。开宝三年，移治平乐镇，至道三年复旧。

监一：惠民。铸铁钱。建炎三年罢。

简州，下，阳安郡，军事。崇宁户四万一千八百八十八，口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九。贡绵□、麸金。县二：阳安，上。

平泉。中。

黎州，上，汉源郡，军事。崇宁户二千七百二十二，口九千八十。贡红椒。县一：汉源。下。庆历六年，废通望县入焉。旧废飞越县有博易务。

领羁縻州五十四。罗岩州、索古州、秦上州、合钦州、剧川州、辄

荣州、蓬口州、柏坡州、博卢州、明川州、胣□皮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属州、河东州、诺筰州、甫岚州、昌化州、归化州、粟川州、丛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木州、东川州、上贵州、滑川州、北川州、吉川州、甫萼州、北地州、苍荣州、野川州、邛陈州、贵林州、护川州、牒琮州、浪瀰州、郎郭州、上钦州、时蓬州、俨马州、橛查州、邛川州、护邛州、脚川州、开望州、上蓬州、北蓬州、剥重州、久护州、瑶剑州、明昌州。

雅州，上，卢山郡，军事。崇宁户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口六万二千三百七十八。贡麸金。县五：严道，中。有碉门砦。

卢山，上。有灵关砦。

名山，中。熙宁五年，省百丈县为镇入焉，元祐二年复。

荣经，中下。

百丈。中下

。州城内一茶场。熙宁九年置。

领羁縻州四十四。当马州、三井州、来锋州、名配州、钳泰州、隶恭州、画重州、罗林州、笼羊州、林波州、林烧州、龙蓬州、敢川州、惊川州、祸眉州、木烛州、百坡州、当品州、严城州、中川州、钳矣州、昌磊州、钳并州、百颇州、会野州、富仁州、推梅州、作重州、祸林州、金林州、诺祚州、三恭州、布岚州、欠马州、罗蓬州、论川州、让川州、远南州、卑卢州、夔龙州、、辉川州、金川州、东嘉梁州、西嘉梁州。

茂州，上，通化郡，军事。熙宁九年，即汶川县置威戎军使，以石泉县隶绵州。崇宁户五百六十八，口一千三百七十七。贡麝香。县一：汶山。下砦一：镇羌。熙宁九年置。关一：鸡宗。熙宁九年置。南渡后，增县一：汶川。下。有博马场。领羁縻州十。珰州、直州、时州、涂州、远州、飞州、乾州、可州、向州、居州。春祺城，本羁縻保州，政和四年，建为祺州，县曰春祺，宣和三年，废为城，隶茂州。寿宁砦，本羁縻直州，政和六年，建寿宁军，在大皂江外，距茂州五里，八年，废为砦，宣和三年，废砦为堡，又废敷文关为敷文堡。延宁砦，本威戎军，熙宁间所建，政和六年，汤延俊等纳土，重筑军城，改名延宁，宣和三年，废为砦，隶茂州，四年，又废砦及寿宁堡入汶川县。

威州，下，维川郡，军事。本维州。景祐三年，以与潍州声相乱，改今名。崇宁户二千二十，口三千一十三。贡当归、羌活。县二：保宁，下。唐薛城县，南唐改。通化。下。天圣元年，改金川。景祐四年复。治平三年，省通化军隶县。有博易场。领羁縻州二。保州、霸州。嘉会砦，本羁縻霸州，政和四年，建为亨州，县曰嘉会，宣和三年，废州，以县为砦，隶威州。通化军，熙宁间所建，在保、霸二州之间。政和三年，董舜咨纳土，因旧名重筑军城，宣和三年，省军使为监押，隶威州。

永康军，同下州。本彭州导江县灌口镇。唐置镇静军。乾德四年，改为永安军，以蜀州之青城及导江县来隶。太平兴国三年，改为永康军。熙宁五年，废为砦；九年，复即导江县治置永康军使，隶彭州。元祐初，复故。县二：导江，望。乾德中，自彭州来隶。熙宁五年，军废，复隶彭州，后复于此置军。有博马场。青城。望。乾德中，自蜀州来隶。熙宁五年军废，还隶蜀州，不知何年复来隶。

仙井监，同下州。本陵州。至道三年，升为团练。咸平四年废，始建县。熙宁五年，废为陵井监。宣和四年，改为仙井监。隆兴元年，改为隆州。崇宁户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三，口一十万四千五百四十五。贡苦药子、续随子。县二：仁寿，中井研。中下。南渡后，增县二：贵平，中下。熙宁五年，废入广都。乾道六年复。籍。中下。废复同上。镇一：大安。旧永安镇。崇宁二年改。盐井一。

石泉军，本绵州石泉县。政和七年，建为军，割蜀之永康、绵之龙安、神泉来隶。宣和三年，降为军使，县皆还旧隶。宣和七年，复为军额。县三：石泉，下。

神泉，上。有石关砦。

龙安。上。有三盘砦及茶场。宣和元年，改龙安曰安昌，后复故。宝祐后，为军治所。

堡九。重和元年置。会同、靖安、嘉平、通津、横望、平陇、凌霄、耸翠、连云。

潼川府路。府二：潼川，遂宁。州九：果，资，普，昌，叙，泸，合，荣，渠。军三：长宁，怀安，广安。监一：富顺。绍兴三十二年，户八十万五千三百六十四，口二百六十三万六千四百七十六。

潼川府，紧，梓潼郡，剑南东川节度。本梓州。乾德四年，改静戎军，置东关县。太平兴国中，改安静军。端拱二年，为东川；元丰三年，复加“剑南”二字。重和元年，升为府。旧兼提举梓州果、渠、怀安、广安军兵马巡检盗贼公事。乾道六年，升泸南为潼川府路安抚使。崇宁户一十万九千六百九，口四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五。贡绫、曾青、空青。县十：郪望。有三十四盐井。

中江，望。隋玄武县。大中祥府五年改。有盐井。

涪城，望。有四镇、二十七盐井。

射洪，紧。有盐井。

盐亭，紧。熙宁五年，省永泰县为镇入焉。有六盐井。

通泉，上。有三铁冶。

飞乌，中。有五盐井。

铜山，中。有铜冶。

东关，中下。有四盐井。

永泰。中下。本尉司，南渡后为县。

遂宁府，都督府，遂宁郡，武信军节度。本遂州。政和五年，升为府。宣和五年，升大藩。端平三年，兵乱，权治蓬溪砦。崇宁户四万九千一百三十二，口一十万二千五百五十五。贡樗蒲绫。县五：小溪，望。隋方义县。太平兴国初改。

蓬溪，望

长江，紧。端平三年，以下三县俱废。

青石，紧。

遂宁。中。唐县。熙宁六年，省青石县入焉。七年，复置。

顺庆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团练。宝庆三年，以理宗初潜之地，升府，隶剑南东路。端平三年，兵乱。淳祐九年，徙治青居山。崇

宁户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一十三万三百一十三。贡丝布、天门冬。县三：南充，望。熙宁六年，省流溪县为镇入焉；绍兴二十七年，复为县。

西充，望。

流溪。望。

资州，上，资阳郡，军事。乾德五年，废月山、丹山、银山、清溪四县。宣和二年，改龙水为资川，后复故，淳祐三年废。崇宁户三万二千二百八十七，口四万七千二百一十九。贡麸金。县四：盘石，紧。有一十八盐井、一铁冶。

资阳，紧。

龙水，中下。

内江。下。有六十六盐井。

普州，上，安岳郡，军事。乾德五年，废崇龛、普慈二县。端平三年，兵乱。淳祐三年，据险置治。宝祐以后废。崇宁户三万二千一百一十八，口七万三千二百二十一。贡葛、天门冬。县三：安岳，中下。熙宁五年，废普康县入焉。

安居，中。

乐至。下。

昌州，上，昌元郡，军事。崇宁户三万六千四百五十六，口九万二千五十五。贡麸金、绢。县三：大足，上。

昌元，上。咸平四年，移治罗市。

永川。上。

叙州，上，南溪郡，军事。乾德中，废开边、归顺二县。本戎州，政和四年改。咸淳三年，徙治登高山。崇宁户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八，口三万六千六百六十八。贡葛。县四：宜宾，中。唐义宾县。太平兴国元年改。熙宁四年，省宜宾入僰道为镇。政和四年，改僰道为宜宾。

南溪，中。乾德中，移治旧奋城。有盐井。

宣化。唐义宾县。太平兴国元年改。熙宁四年，改为镇，隶僰道。宣和元年，复以镇为县，改今名。

庆符。本叙州徼外地。政和三年，建为祥州，置庆符、来附二县。宣和三年，州废，并来附县入庆符县，隶叙州。砦五：柔远、乐从、清平、石门、怀远。靖康元年，废柔远、乐从二砦隶怀远。

羁縻州三十。建州、照州、献州、南州、洛州、盈州、德州、为州、移州、扶德州、播浪州、筠州、武昌州、志州，已上皆在南广溪洞；商州、驯州、浪川州、骋州，已上皆在马湖江；协州、切骑州、靖州、曲江州、哥陵州、品州、牁违州、碾卫州、滈州、从州、播陵州、钳州，已上皆在石门路。

泸州，上，泸川郡，泸川军节度。本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乾道六年，升本路安抚使。嘉熙三年，筑合江之榕山，再筑江安之三江碛，四年，又筑合江之安乐山为城。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崖以守。景定二年，刘整以城归大元，后复取之，改江安州。崇宁户四万四千六百一十一，口九万五千四百一十。贡葛。县三：乾德五年，废绵水，富义置上监州。治平四年，废羊羝砦。元丰二年，废白艿砦。三年，废平夷堡，于罗池改筑安远砦；废大硐、武宁二砦。五年，复置武宁砦，隶长宁军。

泸川，中。

江安，中。有宁远、安夷、西宁远、南田、武宁、安远等砦。

合江。中。有遥埧、青山、安溪、小溪、带头、使君六砦。大观三年，以安溪砦为县，隶纯州；后废纯州，复为砦。宣和三年，废遥坝；四年，复。

南渡后，增县一：纳溪。皇祐三年，纳溪口置砦。绍定五年，升为县。

监一：南井。城三：乐共城，元丰四年置。

堡砦四：江门砦、镇溪堡、梅岭堡、大洲堡。九支城，大观二年，建纯州，置九支、安溪两县及美利城。宣和三年，废纯州及九支县为九

支城，以安溪、美利城为砦，改慈竹砦为堡。

武都城。大观三年，建滋州，置承流、仁怀两县。宣和三年，废州为武都城，以仁怀为堡，承流县并入仁怀。 安远砦，元丰三年置。大观四年废。政和五年复。

博望砦，政和七年置。 板桥堡，政和堡，政和六年置。

绥远砦。前隶武都城，宣和三年隶州。

领羁縻州十八。纳州、薛州、晏州、巩州、奉州、悦州、思峨州、长宁州、能州、淯州、浙州、定州、宋州、顺州、蓝州、溱州、高州、姚州。 长宁军，本羁縻州。熙宁八年，夷人得个祥献长宁、晏、奉、高、薛、巩、淯、思峨等十州，因置淯井监隶泸州。政和四年，建为长宁军。领砦堡六：梅洞砦，政和五年置。

清平砦，旧隶祥州，政和二年建筑，赐今名。宣和三年废祥州，以砦隶军。

武宁砦，熙宁七年置，旧名小溪口。十年，改今名。元丰四年废。五年复置。政和四年，建长宁军，以武宁为倚郭县。宣和二年，废县为堡。四年，复为砦。

宁远砦，皇祐元年，置三江砦。三年，改今名。宣和二年，以砦为堡。四年，复为砦。

安夷砦，熙宁六年置，旧名婆娑。大观四年废。政和六年复置。

石笋堡。政和五年置。初名梅赖，后赐今名。

南渡后，县一：安宁。嘉定四年，升安夷砦为县。有武宁、宁远二砦。

合州，中，巴川郡，军事。淳祐三年，移州治于钓鱼山。崇宁户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七，口八万四千四百八十四。贡牡丹皮、白药子。县五：石照，中。魏石鉴县。乾德三年改。

汉初，中。

巴川，中。

赤水，中下。

铜梁。中下。熙宁四年，省赤水入焉；七年，复置。

荣州，下，和义郡，军事。乾德五年，废和义县。端平三年，择地侨治。宝祐后废。崇宁户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七，口五万二千八十七。贡斑布。县四：荣德，中下。旧名旭川。治平四年改。熙宁四年，省公井县为镇入焉。有盐监一，端平三年废。

威远，中。资官，中。有盐井。

应灵。中下。有盐井。

渠州，下，邻山郡，军事。宝祐三年，徙治礼义山。崇宁户三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口六万三千八百三十。贡绵□、买子木。县三：流江，紧。西魏县。景祐三年，废大竹县入焉；绍兴三年，复分置。

邻水，下。唐县。乾德四年，移治昆楼镇。

邻山。下。梁县。乾德三年，移治故邻州城。

南渡后，增县一：大竹。

怀安军，同下州。乾德五年，以简州金水县建为军。崇宁户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五，口一十七万四千九百八十五。贡□。县二：金水，望。

金堂。望。乾德五年，自汉州来隶。

宁西军，本广安军，同下州。开宝二年，以合州侬洄、渠州新明二镇建为军。淳祐三年，城大良平为治所。宝祐末，归大元。景定初，复取之。咸淳二年，改军名。崇宁户四万七千五十七，口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贡绢。县三：渠江，中。开宝二年，自渠州来隶。

岳池，紧。开宝二年，自果州来隶。

新明。中。开宝二年，自合州来属。六年，移治单溪镇。

南渡后，增县一：和溪。开禧三年，升镇为县。

富顺监，同下州。本泸州之富义县。掌煎盐。乾德四年，升为富义

监。太平兴国元年改。治平元年，置富顺县；熙宁元年，省。嘉熙元年，蜀乱监废。咸淳元年，徙治虎头山。崇宁户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一，口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六。贡葛。领镇十三，盐井一。

利州路。府一：兴元。州九：利，洋，阆，剑，文，兴，蓬，政，巴。县三十八。关一：剑门。南渡后，府三：兴元，隆庆，同庆。州十二：利，金，洋，阆，巴，沔，文，蓬，龙，阶，西和，凤。军二：大安，天水。绍兴三十二年，户三十七万一千九十七，口七十六万九千八百五十二。

兴元府，次府，梁州，汉中郡，山南西道节度。旧兼提举利州路兵马巡检事。建炎二年，升本路钤辖。四年，兼本路经略、安抚使。后分利州路为东、西路：兴元、剑、利、阆、金、洋、巴、蓬、大安为东路，治兴元；阶、成、西和、凤、文、龙、兴为西路，治兴州。又置利州路阶、成、西和、凤州制置使，泾原、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乾道四年，合为一路，兴元帅兼领之；淳熙二年，复分；三年，又合；五年，复分；绍熙五年，再合；庆元二年，又分；嘉定三年，复合。崇宁户六万二百八十四，口一十二万三千五百四十。贡胭脂、红花。县四：南郑，次赤。

城固，次畿。

褒城，次畿。

西。次畿。至道二年，割隶大安军；三年，还隶。有锡冶一务。

茶场一。熙宁八年置。

南渡后，增县一：廉水。次畿。绍兴四年，析南郑县置，以廉水为名。

利州，都督府，益川郡，宁武军节度。旧昭武军，景祐四年改。绍兴十四年，分东、西两路；绍熙五年，复合为一；庆元二年，复分；嘉定三年，复合；十一年，又分。端平三年，兵乱废。崇宁户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三，口五万一千五百三十九。贡金、钢铁。县四：绵谷，中。

葭萌，中。

嘉川，中下。咸平五年，自集州来隶。熙宁三年，省平蜀县入焉。

昭化。下。后周益昌县。开宝五年改。

洋州，望，洋川郡，武康军节度。旧武定军，景祐四年改。建炎以后，尝置蓬、巴、洋州安抚使，寻罢。崇宁户四万五千四百九十，口九万八千五百六十七。贡隔织。县三：兴道，望。

西乡，上。

真符。中。

阆州，上，阆中郡。乾德四年，改安德军节度。绍兴十四年，隶东路。端平三年，兵乱。淳祐三年，移治大获山。崇宁户四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口一十万九百七。贡莲绫。县七：阆中，望。阆水迂曲，绕县三面，故名。绍兴十八年，省玉井镇入焉。

苍溪，紧

南部，紧

新井，紧

奉国，中。熙宁四年，省岐平县为镇入焉。

新政，中。

西水。中下。熙宁四年，省晋安县为镇入焉。

隆庆府，本剑州，上，普安郡，军事。乾德五年，废永归县。隆兴二年，以孝宗潜邸，升普安军节度。绍熙元年，升府。端平三年，兵乱。崇宁户三万五千二十三，口一十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贡巴戟。县六：普安，中。熙宁五年，省临津县为镇入焉。

梓潼，上。

阴平，中。

武连，中。

普成，中下。

剑门。中下。熙宁五年，以剑门关剑门县复隶州。有小剑、白绵、□

巴砍、粮谷、龙聚、托溪六砦。

巴州，中，清化郡，军事。乾德四年，废盘道、归仁、始宁三县。咸平五年，以清化属集州。熙宁五年，废集州，又废壁州，以其县来隶。建炎三年，兼管内安抚。嘉熙四年，兵乱民散。崇宁户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七，口四万一千五百一十六。贡绵□。县五：化城，中下。省集州清化县为镇入焉。

难江，上。旧隶集州。

恩锡，中下。熙宁三年，省七盘县为镇入焉。

曾口，下。熙宁五年，省其章县为镇入焉。

通江。下。省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焉。

文州，中下，阴平郡，军事。建炎后，带沿边管内安抚，寻罢，隶利西路。绍定末，置司成都。端平后，兵乱州废。崇宁户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一，口二万二千七十八。贡麝香。县一：曲水。中下。西魏县。有重石、毗谷、张添、磨蓬、留券、罗移、思村、戎门、披波、绥南十砦，水银务一。

沔州，下，顺政郡，军事。本兴州。绍兴十四年，为利西路治所。开禧三年，吴曦僭改开德府。曦诛，改沔州。崇宁户一万二千四百三十，口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三。贡蜜、蜡。县二：顺政，中。开禧三年，改为略阳。

长举。中下。

监一：济众。铸铁钱。

蓬州，下，咸安郡，军事。乾德三年，废宕渠县。淳祐三年，置司古渝县。崇宁户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七，口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二。贡纟宁丝绫、绵□。县四：蓬池，中。

仪陇，中。

营山，中。唐朗池县。大中祥符五年改。熙宁三年，省蓬山县为镇入焉。

伏虞。中下。熙宁五年，省良山县为镇入焉。

南渡后，增县二：良山，中下。建炎二年复。

相如。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嘉熙间，兵乱。宝祐六年，自果州来属。

政州，下，江油郡，军事。本龙州。政和五年，改为政州。绍兴元年，复为龙州。端平三年，兵乱。宝祐六年，徙治雍村。崇宁户三千五百二十三，口九千二百九十四。贡麸金、羚羊角、天雄。县二：江油，中。有乾坡砦。

清川。下，本马盘，唐改今名。康定初，增戍兵。端平三年，兵乱地废。

大安军，中，本三泉县。旧属兴元府。乾德三年，平蜀，以县直属京。至道二年，建为大安军。三年，军废，县仍旧属京。绍兴三年，复升军。崇宁户六千七十五，口一万八百九十一。领镇二：金牛，青乌。南渡后，复置三泉县，隶军。

金州，上，安康郡，昭化军节度。前宋隶京西南路，惟此一州未没于金。建炎四年，属利州。绍兴元年，置金、均、房州镇抚使。六年，复隶京西南路。九年，隶西川宣抚司。十年，置金、房、开、达安抚使。十三年，隶利州路，又以商州上津、丰阳两县来属。乾道四年，兼管内安抚。县五：西城，下。

汉阴，中下。绍兴二年，迁治新店，以旧县为镇，嘉定三年，升激口镇为县。有饶风镇。

洵阳，中。

石泉，下。

平利。下。

南渡后，增县一：上津。中下。本平利县地。绍兴十六年，以鹘岭关卓驮平为界。

阶州，中下，武都郡，军事。本隶秦凤路。绍兴初，陕西地尽入于金，惟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府和尚原、陇州方山原存。绍兴

初，以杨家崖为家计砦。县二：福津，中下

。将利。中下。

同庆府，中下，同谷郡，军事。本成州，隶秦凤路，绍兴十四年来属。宝庆元年，以理宗潜邸，升同庆府。县二：同谷，中。

栗亭。中。

西和州，下，和政郡，团练。本隶秦凤路。绍兴元年，入于金，改祐州。旧名岷州。十二年，与金人和，以岷犯金太祖嫌名，改西和州，因郡名和政云。以淮西有和州，故加“西”字。开禧二年，又入于金。县三：长道，紧。

大潭，中。

祐川。

凤州，下，河池郡，团练。旧属秦凤路，绍兴十四年来隶。县三：梁泉，上。

两当，上。

河池。紧。

天水军，同下州。绍兴初，秦州入于金，分置南、北天水县。十三年，隶成州。后以成纪之太平社、陇城之东阿社来属。嘉定元年升军，九年，移于天水县旧治。仍置县一：天水。绍兴十五年，废成纪、陇城二县来入。

夔州路。州十：夔，黔，施，忠，万，开，达，涪，恭，珍。军三：云安，梁山，南平。监一：大宁。县三十二。南渡后，府三：重庆，咸淳，绍庆。州八：夔，达，涪，万，开，施，播，思。军三：云安，梁山，南平。监一：大宁。绍兴三十二年，户三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八，口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八。

夔州，都督府，云安郡，宁江军节度。州初置在白帝城，景德三年，徙城东。建炎三年，升夔、利兵马钤辖。淳熙十五年，帅臣带归、峡州兵马司。元丰户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三。贡蜜、蜡。县二：奉节，中。

巫山。中下

绍庆府，下，本黔州，黔中郡，军事，武泰军节度。绍定元年，升府。绍熙三年，移巡检治增潭。元丰户二千八百四十八。贡朱砂、蜡。县二：彭水，中。嘉祐八年，废洪杜、洋水、都濡、信宁四县入焉。有洪杜、小洞、界山、难溪四砦。绍兴二年，以元隶珍州户四十九还隶。

黔江。下。有白石、门阑、佐水、永安、安乐、双洪、射营、右水、蛮冢、浴水、潜平、鹿角、万就、六堡、白水、土溪、小溪、石柱、高望、木孔、东流、李昌、仆射、相阳、小村、石门、茆田、木栅、虎眼二十九砦

。羁縻州四十九。南宁州、远州、犍州、清州、蒋州、知州、蛮州、袭州、峨州、邦州、鹤州、劳州、义州、福州、儒州、令州、郝州、普宁州、缘州、那州、鸾州、丝州、邛州、敷州、晃州、侯州、焚州、添州、瑶州、双城州、训州、乡州、茂龙州、整州、乐善州、抚水州、思元州、逸州、思州、南平州、勋州、姜州、稜州、鸿州、和武州、晖州、毫州、鼓州、悬州。

南渡后，羁縻州五十六。

施州，下，清江郡，军事。元丰户一万九千八百四。贡黄连、木药子。县二：清江，中下。有歌罗、永宁、细沙、宁边、尖木、夷平六砦。熙宁六年五月，省施州永兴砦，置夷平砦。元丰三年七月，废永宁砦，置行廊、安确二砦。

建始。中下。有连天一砦。

监一：广积。绍圣三年置，铸铁钱。

咸淳府，下，本忠州，南宾郡，军事。咸淳元年，以度宗潜邸，升府。元丰户三万五千九百五十。贡绵□。县三：临江，中下。

垫江，中下。熙宁五年，省桂溪县入焉。

南宾。下。

南渡后，增县二：丰都，下。

龙渠。下。

万州，下，南浦郡，军事。开宝三年，以梁山为军。元丰户二万五百五十五。贡金、木药子。县二：南浦，下。有平云砦。

武宁。下。

开州，下，盛山郡，军事。崇宁户二万五千。贡白纟宁、车前子。县二：开江，上。庆历四年，废新浦县入焉。

清水。中。

旧名万岁县，后改。

达州，上，通川郡，军事。本通州。乾德三年改。乾德五年，废阆英、宣汉二县。熙宁六年，省三冈县；七年，省石鼓县，分隶通川、新宁、永睦三县。元丰户四万六百四十。贡□。县五：通川，中。

巴渠，中。

永睦，下。隋永穆县。今改。

新宁，下。

东乡。下。

南渡后，增县一：通明。下。旧通明院。

涪州，下，涪陵郡，军事。熙宁三年，废温山县为镇。大观四年，废白马砦。咸淳二年，移治三台山。元丰户一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贡绢。县三：涪陵，下。有白马盐场。

乐温，下。

武龙。下。宣和元年，改武龙县为枳县。绍兴元年依旧。

重庆府，下，本恭州，巴郡，军事。旧为渝州。崇宁元年，改恭州，后以高宗潜藩，升为府。旧领万寿县，乾德五年，废。雍熙中，又废南平县。庆历八年，以黔州羁縻南、溱二州来隶。皇祐五年，以南州置南川县。熙宁七年，以南川县隶南平军。元丰户四万二千八十。贡葛布、牡丹皮。县三：巴，中。有石英、峰玉、蓝溪、新兴四镇。

江津，中下。乾德五年，移治马□□镇。

壁山。下。

羁縻州一。溱州，领荣懿、扶欢二县。以酋首领之，后隶南平军。

云安军，同下州。开宝六年，以夔州云安县建为军。建炎三年为军使。元丰户一万一千七十五。贡绢。县一：云安。望。有思问、捍技、平南三砦，玉井盐场、团云盐井。

监一：云安。熙宁四年，以云安监户口析置安义县。八年，户还隶云安县，复为监。

梁山军，同下州，高梁郡。开宝二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拨梁山县来隶。熙宁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地益军。元祐元年，还隶万州，寻复故。元丰户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七。贡绵。县一：梁山。中下。

南平军，同下州。熙宁八年，收西番部，以恭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领县二：南川，中下。熙宁八年，省入隆化。元丰元年复置。有荣懿、开边、通安、安稳、归正五砦，溱川堡。

隆化。下。熙宁八年，自涪州来隶。有七渡水砦，大观四年砦废。

溱溪砦，本羁縻溱州，领荣懿、扶欢二县。熙宁七年，招纳，置荣懿等砦隶恭州，后隶南平军。大观二年，别置溱州及溱溪、夜郎两县。宣和二年，废州及县，以溱溪砦为名，隶南平军。

大宁监，同下州。开宝六年，以夔州大昌县盐泉所建为监。元丰户六千六百三十一。贡蜡。县一：大昌。中下。端拱元年，自夔州来隶。旧在监南六十里，嘉定八年，徙治水口监。

珍州，唐贞观中开山洞置，唐末没于夷。大观二年，大骆解上下族帅献其地，复建为珍州。宣和三年，承州废，以绥阳县来隶。县二：乐源、绥阳，本羁縻夷州，大观三年，酋长献其地，建为承州，领绥阳、都上、义泉、宁夷、洋川五县；宣和三年，废州及都上等县，以绥阳隶珍州。遵义砦，大观二年，播州杨文贵献其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宣和三年废军及县，以遵义砦为名，隶珍州。

思州，政和八年建，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宣和四年，废州为

城及务川县，以务川城为名；邛水、安夷二县皆作堡，并隶黔州。绍兴元年，复为思州。县三：务川，安夷，邛水。宣和四年并废，隶黔州。绍兴二年复。

播州，乐源郡。大观二年，南平夷人杨文贵等献其地，建为州，领播川、琅川、带水三县。宣和三年，废为城，隶南平军。端平三年，复以白绵堡为播州，三县仍废，嘉熙三年，复设播州，充安抚使。咸淳末，以珍州来属。县一，乐源。中。有遵义砦，开禧三年升军，嘉定十一年复为砦。

川、峡四路，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天文与秦同分。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材。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孟氏既平，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

志第四十三 地理六

○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 燕山府路

广南东路。府一：肇庆。州十四：广，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新，康，南恩，惠。县四十三。南渡后，府三：肇庆，德庆，英德。州十一：广，韶，循，潮，连，封，新，南恩，梅，雄，惠。绍兴三十二年，户五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四。

广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军节度。开宝五年，废咸宁、番禺、蒙化、游水四县。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旧领广南东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元丰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贡胡椒、石发、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补骨脂、舶上茴香、没药、没石子。元丰贡沉香、甲香、詹糖香、石斛、龟壳、水马、鼍皮、藤簟。县八：南海，望。隋县。后改常康，开宝五年复。

番禺，上。开宝中，废入南海。皇祐三年复置。有银炉铁场。

增城，中

清远，中。有大富银场、静定铁场、钱纠铅场

。怀集，中。有大利银场。

东莞，中下。开宝五年，废入增城。六年复置。有桂角等三银场，静康等三盐场，海南、黄田等三盐栅。

新会，下。有千岁锡场、海晏等六盐场。

信安。下。本义宁县，开宝五年，废入新会。六年，复置。太平兴国初，改信安。熙宁五年，省为镇，入新州新兴县。元祐元年复为县。绍圣元年，复省为镇，后复为县，还隶广州。

南渡后，无信安，增县一：香山，绍兴二十二年，以东莞香山镇为县。

韶州，中，始兴郡，军事。元丰户五万七千四百三十八。贡绢、钟

乳。县五：曲江，望。有永通钱监、灵源等三银场，中子铜场。

翁源，望。有大湖银场，大富铅场。

乐昌，中。有黄坑等二银场、太平铅场。 仁化，中。开宝五年，废入乐昌。咸平三年，复置。有大众、多田二铁场、多宝铅场。

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场析曲江、翁源地置县。南渡后，无建福，增县一：乳源。乾道二年，析曲江之崇信、乐昌依化乡，于洲头津置。

监一：永通。

循州，下，海丰郡，军事。元丰户四万七千一百九十二。贡绢、藤盘。县三：龙川，望。有大有铅场。宣和三年，改龙川曰雷乡。绍兴元年复旧。

兴宁，望。晋县。天禧三年，移治长乐。有夜明银场。

长乐。上。熙宁四年，析兴宁县置。有罗翊等四锡场。

潮州，下，潮阳郡，军事。元丰户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贡蕉布、甲香、鲛鱼皮。县三：海阳，望。有海门等三砦、三河口盐场、丰济银场、横衡等二锡场。

潮阳，中下。本海阳县地。绍兴二年，废入海阳。八年复。

揭阳。宣和三年，割海阳三乡置揭阳县。绍兴二年，废入海阳。八年复，仍移治吉帛村。是谓“三阳”。

连州，下，连山郡，军事。元丰户三万六千九百四十三。贡苎布、官桂。元丰贡钟乳。县三：桂阳，望。有同官银场。

阳山，中。有铜坑铜场。

连山。中。绍兴六年废为镇。十八年复。

梅州，下，军事。本潮州程乡县。南汉置恭州，开宝四年改，熙宁六年废，元丰五年复。宣和二年，赐郡名义安。绍兴六年，废州为程乡县，仍带程乡军事。十四年。复为州。元丰户一万二千三百七十。贡

银、布。县一：程乡。中。有乐口银场、石坑铅场、龙坑铁场。

南雄州，下，本雄州，军事。开宝四年，加“南”字。宣和二年，赐郡名保昌。元丰户二万三百三十九。贡绢。县二：保昌，望。

始兴。中。旧隶韶州，开宝四年来隶。

英德府，下，本英州，军事。宣和二年，赐郡名曰真阳。庆元元年，以宁宗潜邸，升府。元丰户三千一十九。贡纻布。县二：真阳，望。有钟峒银场、礼平铜场。

浛光。上。开宝四年，自广州隶连州。六年，自连州来隶。有贤德等三银场。

贺州，下，临贺郡，军事。开宝四年，废荡山、封阳、冯乘三县。本属东路，大观二年五月，割属西路。户四万二百五。贡银。县三：临贺，紧。有太平银场。

富川，上。

桂岭。中。

南渡后，属广西路。

封州，望，临封郡，军事。本下郡，大观元年，升为望郡。绍兴七年，省州，以二县隶德庆府。十年，复旧。元丰户二千七百七十九。贡银。县二：封川，下。

开建。下。开宝五年，废入封川。六年，复置。

肇庆府，望，高要郡，肇庆军节度。本端州，军事。元符三年，升兴庆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下为望。重和元年，赐肇庆府名，仍改军额。元丰户二万五千一百三。贡银、石砚。县二：高要，中。有沙利银场、浮芦铁场。 四会。中。旧隶广州，熙宁六年来属。有金场、银场。

新州，下，新兴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平兴县。元丰户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一。贡银。县一：新兴。中。咸平六年，移治州城西。

德庆府，望。本康州，晋康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州及悦城、晋康、都城并入端溪，以隶端州，寻复为州。大观四年，升为望郡。绍兴

元年，以高宗潜邸，升为府。十四年，置永庆军节度。元丰户八千九百七十九。贡银。县二：端溪，下。有云烈锡场。

泷水。下。旧隶泷州，州废，以县来隶。有罗磨、护峒二银场。

南恩州，下，恩平郡，军事。旧恩州。开宝五年，废恩平、杜陵二县。庆历八年以河北路有恩州，乃加“南”字。元丰户二万七千二百一十四。贡银。县二：阳江，中。有海口、海陵、博腊、遂训等四砦，有铅场。

阳春。下。熙宁六年废春州，并铜陵县入阳春来隶。有榄径铁场。

惠州，下，军事。宣和二年，赐郡名博罗。元丰户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一。贡甲香、藤箱。县四：归善，中。有阜民钱监，酉平、流坑二银场，永吉、信上、永安三锡场，三丰铁场，淡水盐场。

海丰，下。有云溪、杨安、劳谢三锡场，古龙、石桥二盐场。

河源，紧。有立溪、和溪、永安三锡场。

博罗。中。有铁场。

广南西路。大观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从、庭、孚、观九州为黔南路，融州为帅府，宜州为望郡。三年，以黔南路并入广西，以广西黔南路为名。四年，依旧称广南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龚，浔，柳，贵，宜，宾，横，化，高，雷，钦，白，郁林，廉，琼，平，观。军三：昌化，万安，朱崖。县六十五。南渡后，府二：静江，庆远。州二十：容，邕，象，融、昭，梧，藤，浔，贵，柳，宾，横，化，高，雷，钦，廉，贺，琼，郁林。军三：南宁，万安，吉阳。绍兴二十二年，户四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二。

静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静江军节度。大观元年，为大都督府，又升为帅府。旧领广南西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绍兴三年，以高宗潜邸，升府。宝祐六年，改广西制置大使，后四年废，复为广西路经略、安抚使。元丰户四万六千三百四十三。贡银、桂心。县十一：临桂，紧。嘉祐六年，废慕化县入焉。

兴安，望。唐全义县。晋置溥州。乾德元年，州废。太平兴国初，

改今名。

灵川，望。

荔浦，望。

永福。下。

修仁，中。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元丰元年复。

义宁，中下。本义宁镇，马氏奏置。开宝五年，废入广州新会。六年复置。理定，下。

古，下。

永宁。中。唐丰水县。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元祐元年复。

南渡后，无永宁县。

容州，下，都督府，普宁郡，宁远军节度。开宝五年，废欣道、渭龙、陵城三县。元丰户一万三千七百七十六。贡银、珠砂。县三：普宁，上。开宝五年，废绣州，以常林、阿林、罗绣三县并入焉。

陆川，中。开宝五年，废顺州，省龙豪、温水、龙化、南河四县入焉。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又徙治于旧温水县。　北流。中。开宝五年废禺州，以峨石、扶莱、罗辨、陵城四县地入焉。

邕州，下，都督府，永宁郡，建武军节度。开宝五年，废朗宁、封陵、思龙三县。大观元年，升为望郡。绍兴三年，置司市马于横山砦，以本路经略、安抚总州事，同提点买马，专任武臣；隆兴后文武通差。宝祐元年，兼邕、宜、钦、融镇抚使。元丰户五千二百八十八。贡银。县二：宣化，下。景祐二年，废如和县入焉。

武缘。下。景祐二年，废乐昌县入焉。

砦一：太平。旧领永平、太平、古万、横山四砦，《元丰九域志》止存太平一砦。

金场一：镇乃。熙宁六年置。

羁縻州四十四，县五，洞十一。忠州、冻州、江州、万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龙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员州、广源州、勤州、南源州、西农州、万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五黎县、罗阳、陀陵县、永康县，武盈洞、古甑洞、凭祥洞、鐏峒、卓峒、龙英洞、龙耸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洞：并属左江道。思恩州、鹧州、思城州、勘州、归乐州、武峨州、伦州、万德州、蕃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田州、功饶州、归城州、武笼州及龙川县：并属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又改怀化洞为州。

融州，融水郡，清远军节度。本军事州，大观二年，升为帅府。三年，罢帅府，刚军额，又升为下都督府。崇宁元年，置武阳砦、罗城堡。二年，置乐善砦，废罗城堡。四年，即融水县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废平州，仍为王口砦，与融江、文村、浔江、临溪四堡砦来隶，寻复故。绍兴四年，复废平州为王口砦，观州为高峰砦。元丰户五千六百五十八。贡金、桂心。县一：融水。中。开宝五年，置罗城县。熙宁七年，废武阳、罗城二县为镇来隶。

砦一：融江。南渡后，增县一：怀远。下。绍兴四年州废，复为砦来隶；十四年，复为县。有临溪、文村、浔江三堡，高峰砦。

羁縻州一：乐善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上年，升防御。景定三年，徙治来宾县之蓬莱。元丰户八千七百一十七。贡金、藤器、榾子。县四：阳寿。中下。

来宾，中下。旧隶严州，州废来属。开宝七年，又以废严州之归化入焉。

武化，下。熙宁七年，废武化县入来宾。元祐元年复。

武仙。下。

南渡后，无武化县。

昭州，下，平乐郡，军事。开宝五年，废永平县。元丰户一万五千八百八十。贡银。县四：平乐，中。大中祥符元年，移治州城东。

立山，中。熙宁五年废蒙州，以东区、蒙山二县入焉。

龙平，中。开宝五年废富州，以县来隶，又以思勤、马江入焉。熙宁八年，又隶梧州。元丰八年复来隶。宣和中改昭平。淳熙六年复今名。恭城。下。太平兴国元年，徙治于北乡龙渚市。景定五年复旧。

梧州，下，苍梧郡，军事。元丰户五千七百二十。贡银、白石英。县一：苍梧，下。熙宁四年，省戎城县为镇，入苍梧。

藤州，下，感义郡，军事。开宝三年，废宁风、感义、义昌三县。元丰户六千四百二十二。贡银。县二：镡津，中。

岑溪。下。熙宁四年，废南仪州为县，隶州。

龚州，下，临江郡，军事。开宝五年，废阳川、武林、随建、大同四县。政和元年，州废，隶浔州，三年，复。绍兴六年，复废，仍隶浔州。元丰户八千三十九。贡银。县一：平南。中。开宝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来属。嘉祐二年，废武郎县入焉。

浔州，下，浔江郡，军事。开宝五年，废皇化县，俄又废州，以桂平隶贵州。六年，复置。元丰户六千一百四十一。贡银。县一：桂平。下

柳州，下，龙城郡，军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县之龙江。元丰户八千七百三十。贡银。县三：马平，中。

洛容，中。嘉祐四年，废象县入洛容。

柳城。中。梁龙城县。景德三年改。

贵州，下，怀泽郡，军事。元丰户七千四百六十。贡银。县一：郁林。中下。隋郁平县。开宝四年改。

庆远府，下。本宜州，龙水郡，庆远军节度。旧军事州。景祐三年，废崖山县。宣和元年，赐军额。河池县，不详何年并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潜邸，升庆远府。元丰户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三。贡生豆蔻、草豆蔻。元丰贡银。县四：龙水，上。淳化五年，以柳州洛曹来隶；嘉祐七年，废入龙水。熙宁八年二月，废羁縻怀远军古阳县为怀远砦迷昆县为镇，并思立砦并入焉。有怀远、思立二砦。后改宜山。

天河，下。大观元年六月，以天河县并德谨砦、堰江堡隶融州。靖

康元年九月，复来隶。有德谨一砦。

忻城，中下。庆历三年，以羁縻芝忻、归恩、纟亏等州地置县。

思恩。下。熙宁八年，自环州来隶，徙治带溪砦，省镇宁州礼丹县入焉。元丰六年，复徙旧治。有普义、带溪、镇宁三砦。

南渡后，增县一：河池。下。有银场。

羁縻州十，军一，监二。温泉州、环州、镇宁州，领县二。蕃州、金城州、文州、兰州，领县三。安化州，领县四。迷昆州、智州，领县五。怀远军，领县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监。旧领思顺、归化二州，庆历四年，并入柳州马平县。

宾州，下，安城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州、琅琊保城二县，以岭方隶邕州。六年，以岭方复置州。元丰户七千六百二十。贡银、藤器。县三：岭方，下。迁江，中。本邕州羁縻州，天禧四年置。

上林。中下。开宝五年，自邕州来属，废澄州止戈、贺水、无虞入焉。

横州，下，宁浦郡，军事。开宝五年，废乐山、从化二县，又以废峦州永定来属。元丰户三千四百五十一。贡银。县二：宁浦，下。

永定。下。开宝六年，废峦州武灵、罗竹二县入焉。熙宁四年，省入宁浦。元祐三年复置，后更名永淳。　化州，下，陵水郡，军事。本辩州，太平兴国五年改。开宝中，废陵罗县。元丰户九千三百七十三。贡银、高良姜。县二：石龙，下。

吴川。下。本属罗州，州废，开宝五年来隶。

南渡后，增县一：石城。乾道三年，析吴川西乡置，因石城冈为名。

高州，下，高凉郡，军事。开宝五年，废良德县。景德元年，并入窦州，移治茂名。三年，复置，以二县还隶。元丰户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六。贡银。县三：电白，下。

信宜。中下。唐信仪县。太平兴国初改信宜。熙宁四年废窦州，以信宜县来隶。有银场。

茂名。下。开宝五年，自潘州来隶。

雷州，下，海康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徐闻、遂溪二县。元丰户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贡良姜。元丰贡斑竹。县一：海康。下。有冠头砦。

南渡后，复二县：遂溪，绍兴十九年复置。

徐闻。乾道七年复置。

钦州，下，宁越郡，军事。开宝五年，废遵化、钦江、内亭三县。天圣元年，徙州治南宾砦。元丰户一万五百五十二。贡高良姜、翡翠毛。县二：灵山，望。有咄步砦。

安远。下。唐保京县。宋初改安京，景德中，改今名。有如洪、如昔二砦。

白州，下，南昌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南昌、建宁、周罗三县。政和元年废州，以其地隶郁林，三年复。南渡后，复废入郁林。元丰户四千五百八十九。贡银、缩砂。县一：博白。中。南渡后，隶郁林州。

郁林州，下，郁林郡，军事州。开宝中，废郁平、兴德二县。州初治兴业，至道二年，徙今治。政和元年，废白州，博白来隶。三年，复置白州，以博白还旧隶。南渡后，废白州，以博白来隶。元丰户三千五百六十四。贡缩砂。元丰贡银。县二：南流，中下。旧隶牢州，州废来隶，又以废牢州之定川、宕川，党州容山、怀义、抚康、善牢入焉。

兴业。下。以废郁平、兴德入焉。

廉州，下，合浦郡，军事。开宝五年，废封山、蔡龙、大廉三县，移州治于长沙场，置石康县。太平兴国八年，改太平军，移治海门镇。咸平元年复。元丰户七千五百。贡银。县二：合浦，上。有二砦。

石康。下。本常乐州，宋并为县。

琼州，下，琼山郡，靖海军节度。本军事州。大观元年，以黎母山夷峒建镇州，赐军额为靖海。政和元年，镇州废，以其地及军额来归。元丰户八千九百六十三。贡银、槟榔。县五：琼山，中。熙宁四年，省舍城入焉。有感恩、英田场二栅。　　澄迈。下。开宝五年废崖州，与舍

城、文昌并来隶。

文昌，下。

临高，下。绍兴初，移于莫村。

乐会。下。唐置，环以黎洞，寄治南管。大观三年，割隶万安军，后复来属。

南宁军，旧昌化军，同下州。本儋州，熙宁六年，废州为军。绍兴六年，废昌化、万安、吉阳三军为县，隶琼州。十三年，为军使，十四年复为军，以属县还隶本军。后改今名。元丰户八百五十三。贡高良姜。元丰贡银。县三：宜伦，下。隋义伦县。太平兴国初改。

昌化，下。熙宁六年省，元丰三年复。有昌化砦。感恩。下。熙宁六年省，元丰四年复。

万安军，同下州。旧万安州，万安郡。熙宁七年，废为军。绍兴六年，废军为万宁县，以军使兼知县事，隶琼州。十三年，复为军。元丰户二百七十。贡银。县二：万宁，下。后复名万安。

陵水。下。熙宁七年为镇，元丰三年复。绍兴六年隶琼州。十三年，复来隶。

吉阳军，同下州。本朱崖军，即崖州。熙宁六年，废为军。绍兴六年，废军为宁远县。十三年复。后改名吉阳军。元丰户二百五十一。贡高良姜。镇二：临川，藤桥。熙宁六年，省宁远、吉阳二县为临川、藤桥二镇。宁远即临川。

南渡后，县二：宁远，下。绍兴六年复县，隶琼州。十三年，复来属。

吉阳。下。熙宁六年，废为藤桥镇，隶琼州。绍兴六年复。

平州。崇宁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蛮户纳土，于王口砦建军，以怀远为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浔江、临溪四堡砦并隶军。寻改怀远军为平州，仍置倚郭怀远县。又置百万砦及万安砦，又于安口隘置允州及安口县，又于中古州置格州及乐古县。五年，改格州为从州。政和元年，废平州，依旧为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浔江、临溪四堡砦并依旧隶融

州，废怀远县。又废从州为乐古砦，并通靖、镇安、百万砦并拨隶允州。又废允州，权留平州，又权置百万砦。宣和二年，赐平州郡名曰怀远。绍兴四年，废平州仍为王口砦，隶融州。十四年，复以王口砦为怀远县。

从州。废置具平州。

允州。废置同上。

庭州。大观元年，以宜州河池县置庭州，倚郭县曰怀德。又于南丹州中平县置砦曰靖南，寻拨隶庭州。大观二年，置安远砦。大观四年，废庭州，移靖南砦于废孚州。宣和五年，移安远砦于平安山置。

孚州。大观元年，以地州建隆县置孚州，倚郭县曰归仁。四年，废孚州及归仁县为靖南砦。先于南丹州中平县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复置孚州及归仁县，仍移靖南砦归旧处。宣和三年，复废孚州及归仁县，置靖南砦。大观四年，隶观州。绍兴四年，废靖南砦。

溪州。大观元年，以宜州思恩县带溪砦置溪州。四年，废。

镇州。大观元年，置镇州于黎母山心，倚郭县以镇宁为名，升镇州为都督府，赐静海军额。政和元年，废镇州，以静海军额为琼州。

延德军。崇宁五年，初置延德县于朱崖军黄流、白沙、侧浪之间。大观元年，改为军，又置倚郭县曰通远。政和元年，废延德军为感恩县，昌化军通远县为通远镇，隶朱崖军。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远镇为砦。

地州。崇宁五年纳土。大观元年，以地州建隆县置孚州。

文州。崇宁五年纳土。大观元年，置绥南砦。绍兴四年废。

兰州。崇宁五年纳土。

那州。崇宁五年纳土。

观州。大观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为观州，置倚郭县。大观四年，以南丹州还莫公晟，复于高峰砦置观州。绍兴四年，废观州为高峰砦，存留木门、马台、平洞、黄泥、中村等堡砦。

隆州。

兑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兑州并兴隆县、万松县。宣和三年，废隆州及兴隆县为威远砦，兑州及万松县为靖远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凤麟、金斗、朝天等五砦并废，各隶新砦，仍并隶邕州。

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当牵牛、婺女之分。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有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产。民性轻悍。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然岁有海舶贸易，商贾交凑，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人病不呼医服药。儋、崖、万安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州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但羁縻不绝而已。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营，顺，蓟，景，经。县二十。宣和四年，诏山前收复州县，合置监司，以燕山府路为名，山后别名云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阳郡，卢龙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建为南京，又改号燕京。金人灭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来归。宣和四年，改燕京为燕山府，又改郡曰广阳，节度曰永清军，领十二县。五年，童贯、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药师以燕山叛，金人复取之。析津，宛平，都市，赐名广宁。

昌平，良乡，潞，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赐名清化。

漷阴。

涿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将郭药师以州降，赐郡名曰涿水，升威行军节度。县四：范阳，归义，固安，新城。赐名威城。

檀州。隋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来归，赐郡名曰横山，升镇远军节度。七年，金人复破之。县二：密云，行唐。赐名威塞。

平州。隋置，后唐时为契丹所陷，改辽兴府，以营、滦二州隶之。宣和四年，赐郡名渔阳，升抚宁军节度。五年，辽将张觉据州来降，寻

为金所破。县三：卢龙，赐名卢城。

石城，赐名临关。

马城。赐名安城。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来归，赐郡名曰遂武，防御。县三：易水，涞水，容城。

营州。隋置，后唐时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赐郡名曰平卢，防御。县一：柳城。赐名镇山。

顺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来归，赐郡名曰顺兴，团练。县一：怀柔。

蓟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来归，赐郡名曰广川，团练。七年，金人破之。县三：渔阳，赐名平卢。

三河，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来归，赐郡名曰滦川，军事。县一：遵化。

经州。本蓟州玉田县。宣和六年，建为州。七年，陷于金。

云中府路。

云中府，唐云州，大同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号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云中府、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所谓山后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来归。六年，筑固疆堡。寻复为金人所取。

应州。故属大同军节度，后唐置彰国军，石晋以赂契丹。宣和五年，契丹将苏京以州来降。金人寻遂京，复取之。

朔州。唐置，后唐为振武军，石晋以赂契丹。宣和五年，守将韩正以州来降。金人寻逐正，复取之。

蔚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五年，守将陈翊以州来降。六年，翊为金人所杀，复取之。

奉圣州。唐新州，后唐置威塞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在云中府之东，契丹改为奉圣州。

归化州。旧毅州，后唐改为武州，石晋以赂契丹，契丹改为归化州。

儒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

妫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契丹改为可汗州。

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

○黄河上

黄河自昔为中国患，《河渠书》述之详矣。探厥本源，则博望之说，犹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阑、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渡河，其水犹清，骑可涉也。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曰阔即、曰阔提者，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之南，折而东注，合乞里马出河，复绕昆仑之北，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过临洮，合洮河，东北流至兰州，始入中国。北绕朔方、北地、上郡而东，经三受降城、丰东胜州，折而南，出龙门，过河中，抵潼关。东出三门、集津为孟津，过虎牢，而后奔放平壤。吞纳小水以百数，势益雄放，无崇山巨矶以防闲之，旁激奔溃，不遵禹迹。故虎牢迤东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为特甚。始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渡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由不能顺其就下之性以导之故也。

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为《河渠志》。

河入中国，行太行西，曲折山间，不能为大患。既出大岳，东走赴海，更平地二千余里，禹迹既湮，河并为一，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众流所会，不免决溢之忧，然有司所以备河者，亦益工矣。

自周显德初，大决东平之杨刘，宰相李谷监治堤，自阳谷抵张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将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但诏民治遥堤，以御冲注之患。其后赤河决东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复罹水灾。三年秋，大雨霖，开封府河决阳武，又孟州水涨，坏中氵单桥梁，澶、郓亦言河决，诏发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

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盖以谨力役而重水患也。

开宝四年十一月，河决澶渊，泛数州。官守不时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坐免。五年正月，诏曰："应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茕、独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赐以钱、鞋，役夫给以茶。三月，诏曰："朕每念河渠溃决，颇为民患，故署使职以总领焉，宜委官联佐治其事。自今开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员，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阙员，即以本州判官充。"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遣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其役。翰辞，太祖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顿首对曰："昔宋景公诸侯耳，一发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忧及兆庶，恳祷如是，固当上感天心，必不为灾。"

六月，下诏曰："近者澶、濮等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元，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濬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凡搢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许诣阙上书，附驿条奏。朕当亲览，用其所长，勉副询求，当示甄奖。"时东鲁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经》十二篇，帝闻之，召至阙下，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将授以官，以亲老固辞归养，从之。翰至河上，亲督工徒，未几，决河皆塞。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皆发缘河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卫大将军李崇矩骑置自陕西至沧、棣，案行水势。视堤岸之缺，亟缮治之；民被水灾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以备水患。滑州灵河县河塞复决，命西上阁门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涨，蹙清河，凌郓州，城将陷，塞其门，急奏以闻。诏殿前承旨刘吉驰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诏发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视遥堤旧址。使回条奏，以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抵郓，虽有堤防，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通舟运，溉农田，此富庶之资也。”不报。时多阴雨，河久未塞，帝忧之，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决河塞，群臣称贺。

九年春，滑州复言房村河决，帝曰：“近以河决韩村，发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当以诸军代之。”乃发卒五万，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领其役，又命翰林学士宋白祭白马津，沈以太牢加璧，未几役成。

淳化二年三月，诏：“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寘于法。”四年十月，河决澶州，陷北城，坏庐舍七千余区，诏发卒代民治之。是岁，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隤，每岁河决南岸，害民田。请于迎阳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阳合大河，以防暴涨。”帝许之。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图，命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钧率兵夫，计功十七万，凿河开渠，自韩村埽至州西铁狗庙，凡十五余里，复合于河，以分水势。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决郓州王陵埽，浮钜野，入淮、泗，水势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诸州丁男二万人塞之，逾月而毕。始，赤河决，拥济、泗，郓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弥月，积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陈若拙经度徙城。若拙请徙于东南十五里阳乡之高原，诏可。是年，诏：“缘河官吏，虽秩满，须水落受代。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职。”又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决横垅埽；四年，又坏王八埽，并诏发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陈尧叟言：“白浮图村河水决溢，为南风激还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经度西岸，开减水河。九月，棣州河决聂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请徙城，帝曰：“城去决河尚十数里，居民重迁。”命使完塞。既成，又决于州东南李民湾，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又请徙于商河。役兴逾年，虽扞护完筑，裁免决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八年，乃诏徙州于阳信之八方寺。

著作佐郎李垂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其略曰：

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

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河水正北稍东十里，破伯禹古堤，迳牧马陂，从禹故道，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西大河，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暨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水从西大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潦则塞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国御边之利也。

两汉而下，言水利者，屡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图志，九河并在平原而北，且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

诏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定。中正等上言：“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其议遂寝。

七年，诏罢葺遥堤，以养民力。八月，河决澶州大吴埽，役徒数千，筑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顺道。八年，京西转运使陈尧佐议开滑州小河分水势，遣使视利害以闻。及还，请规度自三迎阳村北治之，

复开汊河于上游，以泄其壅溢。诏可。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贺，上亲为文，刻石纪功。

是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州、通利军与长吏计度。垂上言：

臣所至，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注金、赤河，必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防备。臣亦以为河水所经，不无为害。今者决河而南，为害既多，而又阳武埽东、石堰埽西，地形汙下，东河泄水又艰。或者云："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劳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如是，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臣于两难之间，辄画一计：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

何以计之？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堤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堤，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

臣请以兵夫二万，自来岁二月兴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

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

初，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聊兴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六月望，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经赋率，虑殚困民力，即诏京东西、河北路经水灾州军，勿复科调丁夫，其守扞堤防役兵，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

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有诏嘉奖。

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入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两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荻乱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

其水势，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毁，谓之“扎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隤，谓之“沦卷”。水侵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穴叫}”。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湍怒略渟，势稍汩起，行舟值之多溺，谓之“荐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尺，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旧有七里曲埽，后废。

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

仁宗天圣元年，以滑州决河未塞，诏募京东、河北、陕西、淮南民输薪刍，调兵伐濒河榆柳，赈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诣滑、卫行视河势。五年，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决河，转运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台山麓，名曰天台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贺。十二月，濬鱼池埽减水河。

六年八月，河决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年，始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良山令陈曜请疏郓、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势，遂遣使行视遥堤。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县于杜婆村，废郓州之王桥渡、淄州之临河镇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决澶州横陇埽。庆历元年，诏权停修决河。自此久不复塞，而议开分水河以杀其暴。未兴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闻，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筑堤于澶以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决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视河堤。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

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苍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又远者难为赴役；一出诸路，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

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

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

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开故道，诚久利，然功大难成；六塔下流，可导而东去，以纾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书上奏曰："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数。"诏下中书奏，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

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亩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

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

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

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

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

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于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使决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御漫水，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帝以为然。五月丙寅，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

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

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徙，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

流。

志第四十五 河渠二

○黄河中

熙宁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茂则乘驿相视。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自秋迄冬，数遣使经营。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余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广四百尺。方浚河则稍障其决水，至是，水入于河，而决口亦塞。

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闰七月辛卯，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奈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矿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渭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功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帝乃许春首兴工，而赏怀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义与

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员外郎、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以事至京师，安石问其故，子渊意附会，遽曰："法诚善，第同官议不合耳。"安石大悦。至是，乃置浚河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差子渊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许不拘常制，举使臣等；人船、木铁、工匠，皆取之诸埽；官吏奉给视都水监丞司；行移与监司敌体。

七年，都水监丞刘璯言："自开直河，闭鱼肋，水势增涨，行流湍急，渐塌河岸，而许家港、清水镇河极浅漫，几于不流。虽二股深快，而蒲泊已东，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无固护，设遇漫水出岸，牵回河头，将复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闭清水镇河，筑缕河堤一道以遏涨水，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岁减修护之费，公私两济。"从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愿蠲租税。"从之。又命都水诘官吏不以水灾闻者。外都水监丞程昉以忧死。

十月，安石去位，吴充为相。十年五月，荥泽河堤急，诏判都水监俞光往治之。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八月，又决郑州荥泽。于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尝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稽滞，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若不预为经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无施设，止固护东流北岸而已。适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大名诸埽，皆可忧虞。谓如曹村一埽，自熙宁八年至今三年，虽每计春料当培低怯，而有司未尝如约，其埽兵又皆给他役，实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决溢，此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也。臣前论此，并乞审择水官。今河朔、京东州县，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上轸圣念，而水官不能自讼，犹汲汲希赏。臣前论所陈，出于至诚，本图补报，非敢激讦也。"

元丰元年四月丙寅，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议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以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诏枢密都承旨韩缜相视。缜

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经久。"诏可。

十一月，都水监言："自曹村决溢，诸埽无复储蓄，乞给钱二十万缗下诸路，以时市梢草封桩。"诏给十万缗，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渊言："因护黄河岸毕工，乞中分为两埽。"诏以广武上、下埽为名。

三年七月，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余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训。"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言："王莽河一径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临清徐曲御河决口、恩州赵村坝子决口两径水，亦注冀州城东。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难以西倾，全与李垂、孙民先所论违背，望早经制。"诏送李立之。

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决口相视河流，至乾宁军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无阻，宜修立东西堤。"诏覆计之。而言者又请："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于小吴口北创修遥堤，候将来矾山水下，决王供埽，使直河注东北，于沧州界或南或北，从故道入海。"不从。

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州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于是用其说，分立东西两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势正著堤身为第一，河势顺流堤下为第二，河离堤一里内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远为

第一，次远者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为第三。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诏立之："凡为小吴决口所立堤防，可按河势向背应置埽处，毋虚设巡河官，毋横费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决大吴埽堤，以纾灵平下埽危急。八月，河决郑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阳武沟、刀马河，归纳梁山泺。诏曰："原武决口已引夺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将贻朝廷巨忧。其辍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并力筑堤修闭。"都水复言："两马头垫落，水面阔二十五步，天寒，乞候来春施工。"至腊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沧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静军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广武埽大河水涨，塌岸，坏下闸斗门，万一入汴，人力无以枝梧。密迩都城，可不深虑。"诏都水监官速往护之。丙辰，广武上、下埽危急，诏救护，寻获安定。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帅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监，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戊申，命拯护阳武埽。

十月，冀州王令图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宜近澶州相视水势，使还复故道。会明年春，宫车晏驾。

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神宗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虽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后，元祐元年，子渊已改司农少卿，御史吕陶劾其"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兖州，寻降知峡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十月，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本路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未得雨泽，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九月丁丑，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图领都水，同问行河。

十一月丙子，问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右司谏王觌言："河北人户转徙者多，朝廷责郡县以安集，空仓廪以振济，又遣专使察视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为患三：泛滥渟瀦，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择都水、转运而责成耳。今转运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缪，望别择人。"

时知枢密院事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两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预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计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视便利，欲顺而导之，以拯一路生灵于垫溺，甚大惠也。然昔者专使未还，不知何疑而先罢议；专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议复兴。既敕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复罢。数十日间，变议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为计。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二也。乾宁孤垒，危绝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三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

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河北转运司岁耗财用，陷租赋以百万计，六也。六七月之间，河流交涨，占没西路，阻绝辽使，进退不能，两朝以为忧，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缓而未治可也。且去岁之患，已甚前岁，今岁又甚焉，则奈何？望深诏执政大臣，早决河议而责成之。”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皆主其说。

中书舍人苏辙谓右仆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盍因其旧而修其未备乎？”公著唯唯。于是三省奏：“自河北决，恩、冀以下数州被患，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利害，致妨兴工。”乃诏河北转运使、副，限两月同水官讲议闻奏。

十一月，讲议官皆言：“令图、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十二月，张景先复以问说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为宜，仍于孙村浚治横河旧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军，春天渐为之可也。朝廷是其说。

三年六月戊戌，乃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右相范纯仁言：“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今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乞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进入。’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尚书王存等亦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又预求免责，若遂听之，将有噬脐之悔。乞望选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覆行按视，审度可否，兴工未晚。”

庚子，三省、枢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以虚费劳民为忧。存谓：“今公私财力困匮，惟朝廷未甚知者，赖先帝时封桩钱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数千万物料、兵夫，图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议。”

明日，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

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臣闻孔子论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尝保明，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他日败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亲闻德音，更令熟议。然累日犹有未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臣等本谓建议之人，思虑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结罪，彼所见不过如此，后或误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为患非一。淤沿边塘泊，断御河漕运，失中国之险，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孙村故道，岂非上下通愿？但恐不能成功，为患甚于今日。故欲选近臣按视：若孝先之说决可成，则积聚物料，接续兴役；如不可为，则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赐详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诏书。

户部侍郎苏辙、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辙大略言：

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

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肇之言曰："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

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

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

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

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

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患，其役可缓；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臣愿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恻隐之恩。”

二月己亥，诏开修减水河。辛丑，乃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阔远，宜权罢修河。”

戊申，苏辙言：“臣去年使契丹，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契丹，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黄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此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诗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即建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分杀水势。”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向之，诏同北京留守相视。

时范纯仁复为右相，与苏辙力以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共议，可则行之，有异议速以闻。”绍圣元年正月也。是时，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提刑上官均颇助之。偁之言曰：“河

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垅、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明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乙亥，吕大防罢相。

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言：“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余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会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王宗望亟往救护。壬寅，帝谓辅臣曰：“广武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视之。”辅臣出图、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水趋南岸。今雨止，河必减落，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

八月丙子，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余

步处，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属官司，躬往相度保明。”从之。

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昭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阚村下至海口，补筑新旧堤防，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虽盛夏涨潦，不至壅决。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

己酉，安持又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工。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之时，犹有三分水势，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又据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今访闻东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不惟旧堤损缺怯薄，而阚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诸处埽岸，虑有壅滞冲决之患，不可不豫为经画。”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同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增修疏浚，不致壅滞冲决。

丙辰，张商英又言：“今年已闭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止宜修缉堤埽，防将来冲决而已。近闻王宗望、李仲却欲开澶州故道以分水，吴安持乞候涨水前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九年费财动众？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来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

况立春渐近调夫，如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乞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反覆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诏：“沿黄河州军，河防决溢，并即申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言：“相度大小河门，乘此水势衰弱，并先修闭，各立蛾眉埽镇压。乞次于河北、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其他夫数，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巳，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开小河一道，以待涨水，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著之患。”并从之。

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木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会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

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迄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

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

崇宁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远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无有不下，引之就高，决不可得。况西山积水，势必欲下，各因其势而顺导之，则无壅遏之患。"诏开修直河，以杀水势。

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较修弃堤直堤，可减工四十四万、料七十一万有奇。"从之。闰二月，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增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

五年二月，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仍筑城垒，置官兵守护之。八月，葺阳武副堤。

大观元年二月，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以分减水势。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役十万七千余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毕。"从之。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言："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凡为里八十有七，用缗钱八九万。"异时成功，可免河防之忧，而省久远之费。"诏从之。

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议，大略谓："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尝令送免夫之直，用以买土，增贴埽岸，比之调夫，反有赢余。乞诏有司，应堤埽合调春夫，并依此例，立为永法。"诏曰："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相度条画以闻。"丙申，邢州言河决，陷钜鹿县。诏迁县于高地。又以赵州隆平下

湿，亦迁之。

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丰间小吴口决，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诸水，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深得保固形胜之策，而岁月浸久，侵犯塘堤，冲坏道路，啮损城砦。臣奉诏修治堤防，御捍涨溢。然筑八尺之堤，当九河之尾，恐不能敌。若不遇有损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坏，使与塘水相通，于边防非计也。乞降旨修葺。"从之。庚寅，冀州河溢，坏信都、南宫两县。

三年八月，诏沈纯诚开撩兔源河。兔源在广武埽对岸，分减埽下涨水也。

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龄言："今岁夏秋涨水，河流上下并行中道，滑州浮桥不劳解拆，大省岁费。"诏许称贺，官吏推恩有差。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可置永远浮桥，谓："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直大伾山西，而止，数里方回南，东转而过，复折北而东，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亦止不过十里耳。视地形水势，东西相直径易，曾不十余里间，且地势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为马头，又有中氵单，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可宽河朔诸路之役。"朝廷喜而从之。

五年，置提举修系永桥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其略曰："凿山酾渠，循九河既道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役不逾时，虑无愆素。人绝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灵祇怀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锸繁兴，薪刍转徙，民亦劳止，朕甚悯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广蠲除之惠。应开河官吏，令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七月庚辰，御制桥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开也，水流虽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军，其后遂注成巨泺云。是月，昌龄迁工部侍郎。

八月己亥，都水监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东，虑水溢为患。乞移军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间，以就高仰。"从之。十月丁巳，中书省言冀州枣强埽决，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谙河事，诏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连经涨淤，滩面已高，致河流倾侧东岸。今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其费不赀，兼冬深难施人力，纵使

极力修闭，东堤上下二百余里，必须尽行增筑，与水争力，未能全免决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碱卤及积水之地，又不犯州军，止经数县地分，迤逦缠御河归纳黄河。欲自决口上恩州之地水堤为始，增补旧堤，接续御河东岸，签合大河。”从之。乙亥，臣僚言：“禹迹湮没于数千载之远，陛下神智独运，一旦兴复，导河三山。长堤盘固，横截巨浸，依山为梁，天造地设。威示南北，度越前古，岁无解系之费，人无病涉之患。大功既成，愿申饬有司，以日继月，视水向著，随为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诏付昌龄。

六年四月辛卯，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言冀州枣强县黄河清，诏许称贺。七月戊午，太师蔡京请名三山桥铭阁曰缵禹继文之阁，门曰铭功之门。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称贺。”

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宁化镇大河之侧，地势低下，正当湾流冲激之处。岁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镇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时雨霈然，一失堤防，则不惟东流莫测所向，一隅生灵所系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间诸州往来边路。乞付有司，贴筑固护。”从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氵单，系浮梁。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从之。九月丁未，诏扬专一措置，而令河阳守臣王序营办钱粮，督其工料。

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藉林木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五月甲辰，诏：“孟州河阳县第一埽，自春以来，河势湍猛，侵啮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阳守臣措置固护。”是秋雨，广武埽危急，诏内侍王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岁涨水之后，岸下一例生滩，河行中道，实由圣德昭格，神祇顺助。望宣付史馆。”诏送秘书省。十二月，开修兔源河并直河毕工，降诏奖谕。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龄计议河事，至滑州韩村埽检视，河流冲至寸金潭，其势就下，未易御遏。近降诏旨，令就画定港湾，对开直河。方议开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叹。乞付史馆，仍帅百官表贺。”从之。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决清河埽。是岁，水坏天

成、圣功桥，官吏行罚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今累经涨水无虞。"诏因桥坏失职降秩者，俱复之，扬自正议大夫转正奉大夫。

七年，钦宗即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内侍王仍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纪极。大河浮桥，岁一造舟，京西之民，犹惮其役。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仅为数岁行路之观。漂没生灵，无虑万计，近辅郡县，萧然破残。所辟官吏，计金叙绩，富商大贾，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赏。每兴一役，干没无数，省部御史，莫能钩考。陛下方将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翰复请钩考簿书，发其奸赃。乃诏昌龄与中大夫，扬、揆与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转运司言："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沟河夫一万八千。缘连年不稔，群盗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数减放。"诏减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赀，役者多溺死。吏又并缘侵渔，而京师常有决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导索水自旃然，与须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开封府言："汴水溢坏开封大宁堤，浸民田，害稼。"诏发怀、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发军士千人复汴口。六月，宋州言："宁陵县河溢，堤决。"诏发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护役。四年八月，又决于宋城县，以本州诸县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

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遂捧辇出泥淖中。诏兴督步卒数千塞之。日未旰，水势遂定。帝始就次，太官进膳。亲王近臣皆泥泞沾衣。知县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决于宋城县，发近县丁夫二千人塞之。

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岁运江、淮米五七百万斛，以济京师，问侍臣汴水疏凿之由，令参知政事张洎讲求其事以闻。其言曰：

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阳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洚水即浊漳，大陆则邢州钜鹿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下至沧州，今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齐桓公塞以广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东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

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盖循河沟故读也。渠成流注浚仪，故以浚仪县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外东合济水，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从“汴”字。渠水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二城相去百余步，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而济流自兹乃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渠。东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而漕运焉。隋炀帝大业三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而后行幸焉。自后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东南。至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

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开元中，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实利涉于此。开元末，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浚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八十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废停，却由旧河。

德宗朝，岁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沟，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则功用甚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趋东关，经庐、寿，浮颍步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溯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议将行，而徐州顺命，淮路乃通。至国家膺图受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汉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犯关，驱市人而战；德宗蒙尘，扈驾四百余骑，兵甲皆在郡国。额军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自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畎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决，浸民田，坏庐舍。遣使护塞，逾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涨，诏觇候水势，并工修补，增起堤岸。工毕，复遣使致祭。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涨溢，自京至郑州，浸道路。诏选使乘传

减汴口水势。既而水减，阻滞漕运，复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即诏遣使计度修浚。使还，上言："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请止自泗州夹冈，用功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计减功七百三十一万，仍请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长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又于中牟、荥泽县各置开减水河。"并从之。

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言："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浸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诏转运使规度以闻。"

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涨，堤危，众情恟忄匈忧京城，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泄之于护龙河。六年，勾当汴口康德舆言："行视阳武桥万胜镇，宜存斗门。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分减溢流。"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孙村之石限，悉从其请。七年，德舆言，修河芟地为并滩农户所侵。诏限一月使自实，检括以还县官。皇祐三年，命使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满五日，赐钱以劳之，曰"特支"；而或数涨数防，又不及五日而罢，则军士屡疲，而赐予不及。是岁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给钱，薄其数，才比特支十分之一，军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

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

神宗熙宁四年，创开訾家口，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才三月已浅淀，乃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有应舜臣者，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则泄以斗门，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议。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今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愿陛下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方平之言，为王安石发也。

六年夏，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数放，或至绝流，公私重舟不可荡，有阁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十一月，范子奇建议：冬不闭汴口，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废运般。安石以为然。诏汴口官吏相视，卒用其说。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赴阙。

七年春，河水壅溢，积潦败堤。八月，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七分。昌言请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

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诏检计工粮以闻。七月，叔献又言：“岁开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调夫役。今惟用訾家口，减人夫、物料各以万计，乞减河清一指挥。”从之。未几，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于是复请权闭汴口。

九年十月，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仍记其地分。十年，范子渊请用濬川杷，以六月兴工，自谓功利灼然，请“候今冬疏浚毕，将杷具、舟船等分给逐地分。使臣于闭口之后，检量河道淤淀去处，至春水接续疏导”。大抵皆无甚利。已而清汴之役兴。

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 洛河 蔡河 广济河 金水河 白沟河 京畿沟渠 白河 三白渠 邓许诸渠附

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复言："汴口岁开闭，修堤防，通漕才二百余日。往时数有建议引洛水入汴，患黄河啮广武山，须凿山岭十数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为。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落而稍北，距广武山麓七里，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范子渊知都水监丞，画十利以献。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流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犹虑不足，则旁堤为塘，渗取河水，每百里置木闸一，以限水势。两旁沟、湖、陂、泺，皆可引以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起巩县神尾山，至土家堤，筑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阴县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视。

二年正月，使还，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上复遣入内供奉宋用臣，还奏可为，请"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从之。

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遣礼官告祭。河道侵民冢墓，给钱徙之，无主者，官为瘗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戊辰，遣礼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诏差七千人，赴汴口开修河道。

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阔，多浅涩，乞狭河六十里，为二十一万六千步。"以四月兴役。五月癸亥，罢草屯浮堰。五

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宜废撤。"从之。十月，狭河毕工。

六年八月，范子渊又请"于武济山麓至河岸并嫩滩上修堤及压埽堤，又新河南岸筑新堤，计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开展直河，长六十三里，广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万七千有奇，一月成。"从之。十月，都提举司言："汴水增涨，京西四斗门不能分减，致开决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门可以泄水下入黄河。若孙贾斗门虽可泄入广济，然下尾窄狭，不能尽吞。宜于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门，开淘旧河，创开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马河，役夫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毕工。"诏从其请，仍作二年开修。七年四月，武济河溃。八月，诏罢营闭，纵其分流，止护广武三埽。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恻怛，亲发德音，令执政共议营救。寻诏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开自盟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工。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以此工役重大，民间每夫日顾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至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闻水磨岁入不过四十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以此课利，惑误朝听，依旧存留。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废罢官磨，任民磨茶。"

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匮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匮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匮，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匮，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匮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匮，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言：

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

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以助洛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又言：

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即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势，具图以闻。

不报。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诏导河水入汴。

绍圣元年，帝亲政，复召宋用臣赴阙。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栏水签堤。丁巳，帝谕执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河、洛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须图久计。"丙寅，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满十里，

可以别开新河，导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诏安持等再按视之。

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诏宋用臣、陈祐甫覆按以闻。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岁计，皆藉东南漕运。今年上供物，至者十无二三，而汴口已闭。臣责问提举汴河堤岸司杨琰，乃称自元丰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间，未尝塞也。”诏依元丰条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丰间，四月导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辄闭塞，致河流涸竭，殊失开导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及冻解，止将京西五斗门减放，以节水势，如惠民河行流，自无壅遏之患。”从之。

三年正月戊申，诏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罢归吏部。仲在元祐中提举汜水辇运，建言：“西京、巩县、河阳、汜水、河阴县界，乃沿黄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广武二山，自古河流两山之间，乃缘禹迹。昨自宋用臣创置导洛清汴，于黄河沙滩上，节次创置广、雄武等堤埽，到今十余年间，屡经危急。况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别为之计，患起不测，思之寒心。今如弃去诸埽，开展河道，讲究兴复元丰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岁费、宽民力，河流且无壅遏决溢之患。望遣谙河事官相视施行。”又乞复置汴口，依旧以黄河水为节约之限，罢去清汴闸口。

四年闰二月，杨琰乞依元丰例，减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龙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匮以助汴河行运。诏贾种民同琰相度合占顷亩，及所用功力以闻。五月乙亥，都提举汴河堤岸贾种民言：“元丰改汴口为洛口，名汴河为清汴者，凡以取水于洛也。复匮清水，以备浅涩而助行流。元祐间，却于黄河拨口，分引浑水，令自□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难以调节。乞依元丰已修狭河身丈尺深浅，检计物力，以复清汴，立限修浚，通放洛水。及依旧置洛斗门，通放西河官私舟船。”从之。帝尝谓知枢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为天源河，盖有深意。元祐中，几废。近贾种民奏：‘若尽复清汴，不用浊流，乃当世灵长之庆。”布对曰：“先帝以天源河为国姓福地，此众人所知，何可废也。”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无大改作，汴渠稍湮则浚之。大观中，言者论："胡师文昨为发运使，创开泗州直河，及筑签堤阻遏汴水，寻复淤淀，遂行废拆。然后并役数郡兵夫，其间疾苦窜殁，无虑数千，费钱谷累百万计。狂妄生事，诬奏罔功，官员冒赏至四十五人。"师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宫观。

宣和元年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将溢，诸门皆城守。起居郎李纲奏："国家都汴，百有六十余载，未尝少有变故。今事起仓猝，遐迩惊骇，诚大异也。臣尝躬诣郊外，窃见积水之来，自都城以西，漫为巨浸。东拒汴堤，停蓄深广，湍悍浚激，东南而流，其势未艾。然或淹浸旬时，因以风雨，不可不虑。夫变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愿诏廷臣各具所见，择其可采者施行之。"诏："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非灾异也。"罢纲送吏部，而募人决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已。

七月壬子，都提举司言："近因野水冲荡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浅，若止役河清，功力不胜，望俟农隙顾夫开修。"从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诏："沿汴州县创添栏河锁栅岁额，公私不以为便，其遵元丰旧制。"

靖康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又择使臣八员为沿汴巡检，每两员各将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门，分地防察决溢云。

洛水贯西京，多暴涨，漂坏桥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成。甃巨石为脚，高数丈，锐其前以疏水势，石纵缝以铁鼓络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图来上，降诏褒美。开宝九年，郊祀西京，诏发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桥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馈运便之。其后导以通汴。

蔡河贯京师，为都人所仰，兼闵水、洧水、氵异水以通舟。闵水自尉氏历祥符、开封合于蔡，是为惠民河。洧水自许田注鄢陵东南，历扶沟合于蔡。氵异水出郑之大隗山，注临颍，历鄢陵、扶沟合于蔡。凡许、郑诸水合坚白雁、丈八沟，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双河、栾霸河皆会焉。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闭以时。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设斗门节水，自京距通许镇。二年，诏发畿甸、陈、许丁夫数万浚蔡水，南入颍川。乾德二年二月，令陈承昭率丁夫数千凿渠，自长社引溴水至京师，合闵水。渠成，溴水

本出密县大隗山，历许田。会春夏霖雨，则泛溢民田。至是渠成，无水患，闵河益通漕焉。

太宗淳化二年，以氵异水泛溢，浸许州民田，诏自长葛县开小河，导氵异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

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师霖雨，沟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坏庐舍，知开封府寇准治丁冈古河泄导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开封府言："尉氏县惠民河决。"遣使督视完塞。二年四月，陈州言："州地洿下，苦积潦，岁有水患，请自许州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从之。九年，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遣使按视。四月，诏遣中使至惠民河，规画置坝子，以通舟运。

仁宗天圣二年二月，崇仪副使、巡护惠民河田承说献议：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流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诏遣使按视以闻。五年八月，都大巡护惠民河王克基言："先准宣惠民、京、索河水浅小，缘出源西京、郑、许州界，惠民河下合横沟、白雁沟、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双河、栾霸河、丈八沟，各为民间裁水莳稻灌园，宜令州县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旧制，蔡河斗门栈板须依时启闭，调停水势。"嘉祐三年正月，开京城西葛家冈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请自祥符县界葛家冈开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鲁沟，以纾京城之患。"

神宗熙宁四年七月，程昉请开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运。八月，三班借职杨琰请增置上下坝闸，蓄水备浅涸。诏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将作监尚宗儒言："议者请置蔡河木岸，计功颇大。"诏修固土岸。八年，诏京西运米于河北，于是侯叔献请因丁字河故道凿堤置闸，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运。河成，舟不可行，寻废。十月，诏都水监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辖修京城所请引雾泽陂水至咸丰门，合京、索河，由京、索签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监谓："不若于顺天门外签直河身，及于染院后签入护龙河，至咸丰门南复入京、索河，实为长利。"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二月，都水监言：惠民河修签河次下硬堰毕工。诏立捕获盗泄赏。大观元年十二月，开氵异河入蔡河，从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之请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诏差水官同京畿监司视蔡河堤防及淤浅者，来春并工治之。

广济河导菏水，自开封历陈留、曹、济、郓，其广五丈，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

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浚之。三月，幸新水门观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诏左监门卫将军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水造斗门，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门，俾架流汴水之上，东进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龙武统军陈承昭护修五丈河役，车驾临视，赐承昭钱二十万。乾德三年，京师引五丈河造西水碓。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命发近县丁夫浚广济河。

真宗景德二年六月，开封府言："京西沿汴万胜镇，先置斗门，以减河水，今汴河分注浊水入广济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门本李继源所造，屡询利害，以为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泛流入汴，遂置斗门，以便通泄。若遽壅塞，复虑决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门，水虽甚大，而余波亦可减去。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视，绘图来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非可漕运，罢之。

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尚书驾部员外郎阎贻庆言："五丈河下接济州之合蔡镇，通利梁山泺。近者天河决荡，溺民田，坏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请治五丈河入夹黄河。"因诏贻庆与水官李守忠规度，计功料以闻。

神宗熙宁七年，赵济言："河浅废运，自此物贱伤农，宜议兴复，以便公私。"诏张士澄、杨琰修治。八月，都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欲于通津门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下通广济，以便行运。"从之。八年，又遣琰同陈祐甫因汴河置渗水塘，又自孙贾斗门置虚堤八，渗水入西贾陂，由减水河注雾泽陂，皆为河之上源。九年，诏依元额漕粟京东，仍修坝闸，为启闭之节。九年三月，诏遣官修广济河坝闸。元丰五年三月癸亥，罢广济辇运司，移上供物自淮阳军界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命张士澄都大提举。七月，御史王植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较然，废之非是。"诏监司详议。七年八月，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言："京东地富，谷粟可漕，独患河涩。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广济，则漕舟可通，是一举而两利也。"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诏斥祥符雾泽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匮。又即宣泽门外仍旧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皆以为广济浅涩之备。三月，三省言："广济河辇运，近因言者废罢，改置清河辇运，迂远不便。"诏知棣州王谔措置兴复。都水监亦言："广济河以京、索河为源，转漕京东岁计。今欲依旧，即令于宣泽门外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里，由旧河道复广济河源，以通漕运。"从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导自荥阳黄堆山，其源曰祝龙泉。

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率水工凿渠，引水过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余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横绝于汴，设斗门，入浚沟，通城濠，东汇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贯皇城，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开宝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势，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门凿渠，为大轮激之，南注晋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供备库使谢德权决金水，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入后庙，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车马所经，又累石为间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复引东，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

神宗元丰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视。请自板桥别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后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远，与永安青龙河相合，故赐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启槽，颇滞舟行。既导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丰门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废。然旧惟供洒扫，至徽宗政和间，容佐请于七里河开月河一道，分减此水，灌溉内中花竹。命宋升措置导引，四年十一月，毕工。重和元年六月，复命蓝从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桥、槽、坝、闸，浚澄水，道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给，又于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绝汴，南北筑堤，导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沟无山源，每岁水潦甚则通流，才胜百斛船，逾月不雨即竭。

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阎光泽、国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请开白沟，自京师抵彭城吕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长淮之漕。"诏发诸州丁夫数万治之，以光泽护其役。议者非之。会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极陈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园在襄邑，岁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罢其役。咸平六年，用之为度支员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沟河，导京师积水，而民田无害。

神宗熙宁六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请储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为源，仿真、楚州开平河置闸，则四时可行舟，因废汴渠。帝曰："白沟功料易耳，第汴渠岁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废？"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无穷之利也。当别为漕河，引黄河一支，乃为经久。"冯京曰："若白沟成，与汴、蔡皆通漕，为利诚大，恐汴终不可废。"帝然之，诏刘璯同叔献覆视。八月，都水监言："白沟自濉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兴修。其废汴河，俟白沟毕功，别相视。仍请发谷熟淤田司并京东汴河所隶河清兵赴役。"从之。七年正月，都水监言："自盟河畎导汴南诸水，近者失于疏浚，为害甚大。"于是辍夫修治，而白沟之役废。

初，王安石欲罢白沟、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沟不可为，而卿独见可为？"安石曰："果不可为，罢之诚宜；若可为，即俟时为之，何必计校人言也。"

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监丞孟昌龄言开浚含晖门外白沟河，开堰放水，仍旧通流。

京畿沟洫：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诏开京城濠以通舟楫，毁官水碓三所。三年，分遣入内内侍八人，督京城内外坊里开浚沟渠。先是，京都每岁春浚沟读，而势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闻之，遣使分视，自是不复有稽迟者，以至雨潦暴集，无所雍遏，都人赖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备库使谢德权治沟洫，导太一宫积水抵陈留界，入亳州涡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师所开沟渠，虽屡钤辖，仍令内侍分察吏扰。"

仁宗天圣元年八月，东西八作司与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刘永崇等言："内外八厢创置八字水口，通流两水入渠甚利，虑所置处豪富及势要阻抑，乞下令巡察。"从之。二年七月，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张君平等言："准敕按视开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诸州沟河形势，疏决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连属，开治水势，依寻古沟洫浚之，州县计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开治后，按视不如元计状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偿其费。三、约束官吏，毋敛取夫众财货入己。四、县令佐、州守倅，有能劝课部民自用工开治不致水害者，叙为劳绩，替日与家便官；功绩尤多，别议旌赏。五、民或于古河渠中修筑堰堨，截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六、开治工毕，按行新旧广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沟河岸一步外筑为堤埒。七、凡沟洫上广一丈，则底广八尺，其深四尺，

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有广狭不等处，折计之，则毕工之日，易于覆视。八、古沟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为赋籍而须开治者，据所占地步，为除其赋。”诏令颁行。

神宗熙宁元年三月，都水监言：“畿内沟河至多，而诸县各役人夫开淘，十才二三，须二三年方可毕工。请令府界提点司选官，与县官同定紧慢功料，据合差夫数，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开淘，提点司通行点校。”从之。二年闰十一月，诏以府界道路积水，妨民输纳，命都水监差官沟畎。元丰五年，诏开在京城濠，阔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

徽宗大观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导。是月又诏：“自京至八角镇，积水妨行旅。转运司选官疏导，修治桥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汉。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以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刘承珪等护其役。堑山陘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地势高，水不能至。能献复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运。会山水暴涨，石堰坏，河不克就，卒堙废焉。

端拱元年，供奉官阎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诏八作使石全振往视之，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终不可开。

三白渠在京兆泾阳县。淳化二年秋，县民杜思渊上书言：“泾河内旧有石翣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岁收三万斛。其后多历年所，石翣坏，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颇艰食。乾德中，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则堰辄坏。至秋治堰，所用复取于民，民烦数役，终不能固。乞依古制，调丁夫修叠石翣，可得数十年不挠。所谓暂劳永逸矣。”诏从之，遣将作监丞周约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上《郑白渠利害》：“按旧

史，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亩收一钟。白渠亦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水，长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溉田凡四万四千五百顷，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顷，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旧防，繇是灌溉之利，绝少于古矣。郑渠难为兴工，今请遣使先诣三白渠行视，复修旧迹。”于是诏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经度。

选等使还，言：

周览郑渠之制，用功最大。并仲山而东，凿断冈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山足，岸壁颓坏，堙废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暨年代浸远，泾河陡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其三白渠溉泾阳、栎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筑堤堰，以固护之。旧设节水斗门一百七十有六，皆坏，请悉缮完。渠口旧有六石门，谓之“洪门”，今亦隤圮，若复议兴置，则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时浚治。严豪民盗水之禁。

泾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翣”，废坏已久。杜思渊尝请兴修，而功不克就。其后止造木堰，凡用梢桩万一千三百余数，岁出于缘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坏，漂流散失，至秋，复率民以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毕，命水工拆堰木置于岸侧，可充二三岁修堰之用。所役缘渠之民，计田出丁，凡调万三千人。疏渠造堰，各获其利，固不惮其劳也。选能吏司其事，置暑于泾阳县侧，以时行视，往复甚便。

又言：

邓、许、陈、颍、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闲田凡三百五十一处，合二十二万余顷，民力不能尽耕。皆汉、魏以来，召信臣、杜诗、杜预、任峻、司马宣王、邓艾等立制垦辟之地。内南阳界凿山开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邓、襄三州以溉田。又诸处陂塘防埭，大者长三十里至五十里，阔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沟渠，大者长五十里至百里，阔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历览，若皆增筑陂堰，劳费颇甚，欲堤防未坏可兴水利者，先耕二万余顷，他处渐图建置。

时著作佐郎孙冕总监三白渠，诏冕依选等奏行之。后自仲山之南，移治泾阳县。其七州之田，令选于邓州募民耕垦，皆免赋入。复令选等举一人，与邓州通判同掌其事。选与亮分路按察，未几而罢。

景德三年，盐铁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马景盛陈关中河渠之利，请遣官行郑、白渠，兴修古制。乃诏太常博士尚宾乘传经度，率丁夫治之。宾言："郑渠久废不可复，今自介公庙回白渠洪口直东南，合旧渠以畎泾河，灌富平、栎阳、高陵等县，经久可以不竭。"工既毕而水利饶足，民获数倍。

志第四十八 河渠五

○漳河 滹沱河 御河 塘泺缘边诸水 河北诸水 岷江

漳河源于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镇，与胡卢河合流，其后变徙，入于大河。

神宗熙宁三年，诏程昉同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相视。四年，开修，役兵万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与大臣论财用，文彦博曰："足财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开，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开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劳民，先王所谨，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会京东、河北大风，三月，诏曰："风变异常，当安静以应天灾。漳河之役妨农，来岁为之未晚。"中书格诏不下。寻有旨权令罢役，程昉愤恚，遂请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领淤田事于河上。

五月，御史刘挚言："昉等开修漳河，凡用九万夫。物料本不预备，官私应急，劳费百倍。逼人夫夜役，践蹂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柘，不知其数。愁怨之声，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间乐于工役。河北厢军，刻刷都尽，而昉等仍乞于洺州调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扰攘，至于如此。乞重行贬窜，以谢疲民。"中丞杨绘亦以为言。王安石为昉辨说甚力，后卒开之。五年，工毕，昉与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黄秉推恩有差。

七年六月，知冀州王庆民言："州有小漳河，向为黄河北流所壅，今河已东，乞开浚。"诏外都水监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于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宁，与御河合流。

神宗熙宁元年，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宁军修新河。八年正月，发夫五千人，并胡卢河增治之。

元丰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陈祐甫言："滹沱自熙宁八年以后，泛滥深州诸邑，为患甚大。诸司累相度不决，谓其下流旧入边吴、宜子淀，最为便顺，而屯田司惧填淤塘泺，烦文往复，无所适从。昨差官计之，若障入胡卢河，约用工千六百万，若治程昉新河，约用工六百万，若依

旧入边吴等淀，约用工二十九万，其工费固已相远。乞严立期会，定归一策。”诏河北屯田转运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视。

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转运副使周革言：“熙宁中，程昉于真定府中渡创系浮梁，增费数倍。既非形势控扼，请岁八九月易以版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从之。

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于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于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工犹多，不若开乌栏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河，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籴便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按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浚之，以寒食后入役。

三年正月，韩琦言：“河朔累经灾伤，虽得去年夏秋一稔，疮痍未复。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远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岁劳费过倍。兼镇、赵两州，旧以次边，未尝差夫，一旦调发，人心不安。又于寒食后入役，比满一月，正妨农务。”诏河北都转运使刘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兴工，仍相度最远州县，量减差夫，而辍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运通流，不宜减大河夫役。”于是止令枢密院调兵三千，并都水监卒二千。三月，又益发壮城兵三千，仍诏提举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诏昉赴阙，迁宫苑副使。四年，命昉为都大提举黄、御等河。

八年，昉与刘璯言：“卫州沙河湮没，宜自王供埽开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运。仍置斗门，以时启闭。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势变移而别开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横绝沙河，免大河风涛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涨溢，沙河自有限节，三也。御河涨溢，有斗门启闭，无冲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运，免数百里大河之险，五也。一举而五利附焉。请发卒万人，一月可成。”从之。

九年秋，昉奏毕功。中书欲论赏，帝令河北监司案视保明，大名安抚使文彦博覆实。十月，彦博言：

去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彻于河北极边。自今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伐皆轻载，有害无利，枉费功料极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堤防不至高厚，亦无水患。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纳，必致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致淤淀。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浚。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睹。今始初冬，已见阻滞，恐年岁间，反坏久来行运。傥谓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顺流而下，又合于御河，大约岁不过一百万斛。若自汴顺流径入黄河，达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车乘，陆行入仓，约用钱五六千缗，却于御河装载赴边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粮之费，不可胜计。

又去冬，外监丞欲于北京黄河新堤开置水口，以通行运，其策尤疏。此乃熙宁四年秋黄河下注御河之处，当时朝廷选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费不赀。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疮痍未平，今奈何反欲开口导水耶？都水监虽令所属相视，而官吏恐忤建谋之官，止作迁延，回报谓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议开置河口，况御河堤道，仅如蔡河之类，若欲吞纳河水，须如汴岸增修，犹恐不能制蓄。乞别委清强官相视利害，并议可否。

又言："今之水官，尤为不职，容易建言，侥幸恩赏。朝廷便为主张，中外莫敢异议，事若不效，都无谴罚。臣谓更当选择其人，不宜令狂妄辈横费生民膏血。"

已而都水监言，运河乞置双闸，例放舟船实便，与彦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相视。本奏：

河北州军赏给茶货，以至应接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画，于卫州西南，循沙河故迹决口置闸，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实边郡仓廪。自兴役至毕，凡用钱米、功料二百万有奇。今后每岁用物料一百一十六万，厢军一千七百余人，约费钱五万七千余缗。开河行水，才百余日，所过船□伐六百二十五，而卫州界御河淤浅，已及三万八千余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几千顷，所免租税二千贯石有余。有费无利，诚如议者所论。

然尚有大者，卫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当王供向著之会，所以捍黄

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闸之地，才及堤身之半。询之土人云，自庆历八年后，大水七至，方其盛时，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顺三年矣，设复矾水暴涨，则河身乃在闸口之上。以湍悍之势而无堤防之阻，泛滥冲溢，下合御河，臣恐垫溺之祸，不特在乎卫州，而濒御河郡县，皆罹其患矣。

夫此河之兴，一岁所济船□伐，其数止此，而萌每岁不测之患，积无穷不赀之费，岂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众论，究极利病，咸以谓葺故堤，堰新口，存新闸而勿治，庶可以销淤淀决溢之患，而省无穷之费。万一他日欲由此河转粟塞下，则暂开亟止，或可纾飞輓之劳。

未几，河果决卫州。

元丰五年，提举河北黄河堤防司言："御河狭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纲运转入大河，而闭截徐曲。"既从之矣。明年，户部侍郎蹇周辅复请开拨，以通漕运，及令商旅舟船至边。是时，每有一议，朝廷辄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辍，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吴埽决，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哲宗绍圣三年四月，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持始奏，大河东流，御河复出。诏委前都水丞李仲提举开导。

徽宗崇宁元年冬，诏侯临同北外都水丞司开临清县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计度西堤开置斗门，决北京、恩、冀、沧州、永静军积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复用夫七千，役二十一万余工修西堤，三月始毕，涨水复坏之。

政和五年闰正月，诏于恩州北增修御河东堤，为治水堤防，令京西路差借来年分沟河夫千人赴役。于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拨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筑，又取枣强上埽水口以下旧堤所管榆柳为桩木。

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浅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一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砦，合粮料

淀、回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军为归路。东南起保安军，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合齐女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

天圣以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沿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兵将在，契丹来，云无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无所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契丹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论者自是分为两歧，而廷朝以契丹出没无常，阻固终不可以废也。

仁宗明道二年，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朝，尝有建请置方田者。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此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广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年之后，必有成绩。"帝遂密敕平与怀敏建方田。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后刘平去真定，怀敏犹领屯田司。塘泊益广，至吞没民田，荡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盗决以免水患者，怀敏奏立法依盗决堤防律。

景祐二年，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永济河水，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庚辰，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辽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帝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辽骑也。"帝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畎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是岁，刘宗言知顺安军，上言："屯田司浚塘水，漂招贤乡六千户。"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契丹有词。而杨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沈邈开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责之。

嘉祐中，御史中丞韩绛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此亏薄国体尤甚，物论骇叹，愿请州县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赵滋言："屯田司当徐河间筑堤断水，塘堤具存，可覆视也。宜开水窦六十尺，修石限以节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点刑狱张问言："视八州军塘，出土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无患。"亦施行焉。

神宗熙宁元年正月，复汾州西河泺。泺旧在城东，围四十里，岁旱以溉民田，雨以潴水，又有蒲鱼、茭芡之利，可给贫民。前转运使王沿废为田，人不以为便。至是，知杂御史刘述请复之。是岁，又遣程昉谕边臣营治诸泺，以备守御。

五年，东头供奉官赵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沧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则冰合，无异平地。请自沧州东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枣，数年之间，可限契丹。然后施力耕种，益出租赋，以助边储。"诏程昉察视利害以闻。

六年五月，帝与王安石论王公设险守国，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为国，亦非计也。太祖时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轶。"他日，枢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惧填淤塘泺，失险固之利。"安石谓："滹沱旧入边吴淀，新入洪城淀，均塘泺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盖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论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点制置屯田使阎士良专兴修朴桩口，增灌东塘淀泺。先是，沧州北三堂等塘泺，为黄河所注，其后河改而泺塞。程昉尝请开琵琶湾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请堰水绝御河，引西塘水灌之，故有是命。

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边安抚司上《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请付边郡屯田司。又言于沿边军城植柳莳麻，以备边用。并从之。

九年六月，高阳关言："信安、乾宁塘泺，昨因不收独流决口，至今干涸。"于是命河北东、西路分遣监司，视广狭浅深，具图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诏："比修筑河北破缺塘堤，收匮水势。其信安军等处因塘水减涸，退出田土，己召入耕佃者复取之。"

元丰三年，诏谕边臣曰："比者契丹出没不常，不可全恃信约以为万世之安。况河朔地势坦平，略无险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实为碍塞，卿等当体朕意，协力增修，自非地势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广，用谨边防。盖功利近在目前而不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抚使韩绛言："定州界西自山麓，东接塘淀，绵地百余里，可潴水设险。"诏以引水灌田陂为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东流者，皆以北流坏塘泺为言，事见前篇。

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曰："潴水为塘，以备泛滥，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州县习玩，岁久隳坏。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来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舟，故指为险固之地。其后淤淀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自是堤防坏矣。

河北诸水，有通转饷者，有为方田限辽人者。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浚分行河道，抵于辽境者，皆疏导之。又于清苑界开徐河、鸡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端拱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兴营田也。

先是，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每岁，数扰顺安军。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所以实边廪而限契丹。雍熙后，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后，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堕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

淳化二年，从河北转运使请，自深州新砦镇开新河，导胡卢河，分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运。胡卢河源于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镇入深州武强县，与滹沱河合流，其后变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宁中，内侍程昉请开决引水入新河故道，诏本路遣官按视。永静军判官林伸、东光县令张言举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势最顺，宜无不便。"乃复遣刘璯、李直躬考实，而□会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贬官。

四年春，诏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为屯田，用实军廪，且为备御焉。初，临津令黄懋上封事，盛称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张从古同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事，仍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经画，悉如懋奏。

真宗咸平四年，知静戎军王能请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北入阎台淀，又自静戎之东，引北注三台、小李村，其水溢入长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东入于雄州。五年，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复请自静戎军东，拥鲍河开渠入顺安军，又自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置水陆营田于渠侧。济等言："役成，可以达粮漕，隔辽骑。"帝许之，独盐台淀稍高，恐决引非便，不从其议。因诏莫州部署石普并护其役。逾年功毕。帝曰："普引军壁马村以西，开凿深广，足以张大军势。若边城壕沟悉如此，则辽人仓卒难驰突而易追袭矣。"其年，河北转运使耿望开镇州常山镇南河水入洨河至赵州，有诏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库使舒知白请于泥姑海口、章口复置海作务造舟，令民入海捕鱼，因侦平州机事。异日王师征讨，亦可由此进兵，以分敌势。先是，置船务，以近海之民与辽人往还，辽人尝泛舟直入千乘县，亦疑有乡导之者，故废务。至是，令转运使条上利害。既而以为非便，罢之。

景德元年，北面都钤辖阎承翰自嘉山东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酾而为渠，直蒲阴县东六十二里会沙河，径边吴泊，遂入于界河，以达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饶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诏沧州、乾宁军谨视斗门水口，壅潮水入御河东塘堰，以广溉荫。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则决渠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罢之。因下诏曰："顷修国好，听其盟约，不欲生事，姑务息民。自今边城止可修葺城壕，其余河道，不得辄有浚治。"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泾原都钤辖曹玮言："渭北有古池，连带山麓，今浚为渠，令民导以溉田。"六月，知永兴军陈尧咨导龙首渠入城，民庶便之。并诏嘉奖。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伪制，皆有屯田，克复后，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辽骑而已。

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陕西转运使王博文等言："准敕相度开治解州安邑县至白家场永丰渠，行舟运盐，经久不至劳民。按此渠自后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故号永丰渠。周、齐之间，渠遂废绝。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自陕郊西入解县，民赖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乱离，迄今湮没，水甚浅涸，舟楫不行。"诏三司相度以闻。

神宗即位，志在富国，故以劭农为先。熙宁元年六月，诏诸路监司："比岁所在陂塘堙没，濒江圩埠浸坏，沃壤不得耕，宜访其可兴者，劝民兴之，具所增田亩税赋以闻。"二年十月，权三司使吴充言："前宜城令朱纮，治平间修复木渠，不费公家束薪斗粟，而民乐趋之。渠成，溉田六千余顷，数邑蒙其利。"诏迁纮大理寺丞，知比阳县。或云纮之木渠，绕工度溪以行水，数勤民而终无功。

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具《农田利害条约》，诏颁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无陂塘、圩埠、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或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埠、堤防之类，以障水涝，或疏导沟洫、畎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初，条例司奏遣刘彝等八人行天下，相枧农田水利，又

下诸路转运司各条上利害，又诏诸路各置相度农田水利官。至是，以《条约》颁焉。

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余顷，多用牧马。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余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欲于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监或以为非。

三年三月，帝谓王安石、韩绛曰："都水沮坏淤田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今每事禀于沈立、张巩，何能办集。"七月，帝闻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内侍冯宗道往视，宗道以说者为妄。八月，叔献、汲并权都水监丞、提举沿汴淤田。

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陈世修乘驿经度陈、颍州八丈沟故迹。初，世修言："陈州项城县界蔡河东岸有八丈沟，或断或续，迤逦东去，由颍及寿，绵亘三百五十余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浚治。兴复大江、次河、射虎、流龙、百尺等陂塘，导水行沟中，棋布灌溉，俾数百里复为稻田，则其利百倍。"绘图来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试，八丈沟新河则不然。昔邓艾不赖蔡河漕运，故能并水东下，大兴水田。厥后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闸以限之，与昔不同。惟无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沟可复矣。"故先命世修相度。

四年三月，帝语侍臣："中人视麦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数百里。独枢密院以淤田无益，谓其薄如饼。"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后止。"是月，帝以庆州军乱，召执政对资政殿。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极劳弊。"帝曰："淤田于百姓何苦？闻土细如面。"王安石曰："庆卒之变，陛下旰食。大臣宜于此时共图消弭，乃合为浮议，归咎淤田、保甲，了不相关，此非待至明而后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炤言："开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余顷，修治陂堰，民已获利，虑州县遽欲增税。"诏三司应兴修水利，垦开荒梗，毋增税。

五年二月侯叔献等言："民愿买官淤田者七十余户，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于次年起税。若愿增钱者，不以投状先后给之。"五月，御史张商英言："尝闻献议者请开邓州穰县永国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凿焦家庄，地势偏仰，水不通流。"诏京西

路覆实，遣程昉领其事。昉刳河去疏土，筑为巨堰。水行再岁，会霖雨，溪谷合流大涨，堰下土疏恶，莫能御，由此废不复治。闰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帝曰："灌溉之利，农事大本，但陕西、河东民素不习此，苟享其利，后必乐趋。三白渠为利尤大，有旧迹，可极力修治。凡疏积水，须自下流开导，则畎浍易治。《书》所谓'浚畎浍距川'是也。"

时人人争言水利。提举京西常平陈世修乞于唐州引淮水入东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举陕西常平沈披乞复京兆府武功县古迹六门堰，于石渠南二百步傍为土洞，以木为门，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阔少效。披坐前为两浙提举，开常州五泻堰不当，法寺论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陕西提举常平杨蟠议修郑、白渠，诏都水丞周良孺相视。乃自石门堰泾水开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请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帝曰："纵用内帑钱，亦何惜也。"

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县旧河槽，若疏导入三渡河，可灌西垙稻田。"从之。五月，诏："诸创置水硊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命赞善大夫蔡朦修永兴军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为长利，须及冬乃可经画。九月丙辰，赐侯叔献、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十月，命叔献理提点刑狱资序，周良孺与升一任，皆赏淤田之劳也。阳武县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言："田沙碱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计亩输钱，以助兴修。"诏与淤溉，勿输钱。

十二月，河北提举常平韩宗师论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问安石，安石请令昉、宗师及京东转运司各差官同考实以闻。还奏得良田万顷，又淤四千余顷。于是进呈。宗师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实未尝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尔？"安石曰："今检到好田万顷，又淤田四千余顷，陛下以为不知，臣实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岁决；修滹沱，又无下尾。"安石力为辨说。已而宗师与昉皆放罪。他日，帝论唐太宗能受谏，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开闭四河，除漳河、黄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万余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转一官，又令与韩宗师同放罪，臣恐后世有以议圣德。"安石右昉，大率类此。

是时，原武等县民因淤田坏庐舍坟墓，妨秋稼，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县令追呼，将杖之。民谬云："诣阙谢耳。"使者因为民谢表，遣二吏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县淤田清水颇害民田，诏提举常平官视民耕地，蠲税一料。枢密院奏："淤田役兵多

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下提点司密究其事，提点司言：“死事者数不及三厘。”

七年正月，程昉言：“沧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黄河水淤田种稻，增灌塘泊，并深州开引滹沱水淤田，及开回胡卢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县民葛德出私财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授本州司士参军。八月甲戌，诏司农寺具所兴修农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诏：“籍所兴水利，自今遣使体访，其不实不当者，案验以闻。”从侍御史张琥请也。十一月壬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后以地下难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审议，妄兴夫役，乞加绌罚。”诏开封劾元检计按覆官。丁未，同知谏院范百禄言：“向者都水监丞王孝先献议，于同州朝邑县界畎黄河，淤安昌等处碱地。及放河水，而碱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县长丰乡永丰等十社千九百户秋苗田三百六十余顷。”诏蠲被水户夏税。是岁，知耀州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开滹沱、胡卢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劳绩，别为三等，乞推恩。”从之。三月庚戌，发京东常平米，募饥民修水利。四月，管辖京东淤田李孝宽言：“矾山涨水甚浊，乞开四斗门，引以淤田，权罢漕运再旬。”从之。深州静安令任迪乞俟来年刈麦毕，全放滹沱、胡卢两河，又引永静军双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万七千余顷，河北安抚副使沈披请治保州东南沿边陆地为水田，皆从之。闰四月丁未，提点秦凤等路刑狱郑民宪请于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道下至北关，并自通远军熟羊砦导渭河至军溉田。诏民宪经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

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干当修内司杨琰言：“开封、陈留、咸平三县种稻，乞于陈留界旧汴河下口，因新旧二堤之间修筑水塘，用碎甓筑虚堤五步以来，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从之。七月，江宁府上元县主簿韩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余顷，迁光禄寺丞。太原府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八月，知河中府陆经奏，管下淤官私田约二千余顷，下司农覆实。九月癸未，提举出卖解盐张景温言：“陈留等八县碱地，可引黄、汴河水淤溉。”诏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献言：“刘瑾相度淮南合兴修水利，仅十万余顷，皆并运河，乞候开河毕工，以水利司钱募民修筑圩埠。”

九年八月，程师孟言：“河东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绛州正平县南

董村旁有马璧谷水，尝诱民置地开渠，淤瘠田五百余顷。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凡九州二十六县，新旧之田，皆为沃壤，嘉祐五年毕功，缵成《水利图经》二卷，迨今十七年矣。闻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今臣权领都水淤田，窃见累岁淤京东、西碱卤之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尚虑河东犹有荒瘠之田，可引天河淤溉者。”于是遣都水监丞耿琬淤河东路田。

十年六月，师孟、琬引河水淤京东、西沿汴田九千余顷；七月，前权提点开封府界刘淑奏淤田八千七百余顷；三人皆减磨勘年以赏之。九月，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言：“河北东、西路夏秋霖雨，诸河决溢，占压民田。”诏委官开畎。

元丰元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言：“京东、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余顷，乞差使臣管干。”许之。四月，诏：“辟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埠之类，民力不给者，许贷常平钱谷。”六月，京东路体量安抚黄廉言：“梁山张泽两泺，十数年来淤淀，每岁泛浸近城民田，乞自张泽泺下流浚至滨州，可泄壅滞。”从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语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长，皆山川膏腴渗漉，故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朕取淤土亲尝，极为润腻。”二年，导洛通汴。六月，罢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举定州路水利司。二年，知潍州杨采开白浪河。

哲宗元祐以后，朝廷方务边事，水利亦浸缓矣。四年二月甲辰，诏：“濒河州县，积水占田，在任官能为民沟畎疏导，退出良田百顷至千顷以上者，递赏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陈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势卑下，秋夏之间，许蔡汝邓、西京及开封诸处大雨，则诸河之水，并由陈州沙河、蔡河同入颍河，不能容受，故境内潴为陂泽。今沙河合入颍河处，有古八丈沟，可以开浚，分决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界直入于淮，则沙河之水虽甚汹涌，不能壅遏。”诏可。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赦书略曰：“熙宁、元丰中，诸路专置提举官，兼领农田水利，应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举。近多因循废弛，虑岁久日更隳坏，命典者以时检举推行。”

崇宁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宁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废弛。绍复先烈，当在今日。如荒闲可耕，瘠卤可腴，陆可为水，水可为陆，陂塘可修，灌溉可复，积潦可泄，圩埠可兴，许民具陈利害。或官

为借贷，或自备工力，或从官办集。如能兴修，依格酬奖，事功显著，优与推恩。”从之。

三年十月，臣僚言：“元丰官制，水之政令，详立法之意，非徒为穿塞开导、修举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未有归宿，此最宜讲明而未之及者也。愿推广元丰修明水政，条具以闻。”从之。

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今为永康军。《汉史》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辟沫水之害，是也。

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阳山江、大皂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间，夏潦洋溢，必有溃暴冲决可畏之患。自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博矣。

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为三：曰外应，溉永康之导江、成都之新繁，而达于怀安之金堂；东北曰三石洞，溉导江与彭之九陇、崇宁、濛阳，而达于汉之雒；东南曰马骑，溉导江与彭之崇宁、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华阳。三流而下，派别支分，不可悉纪，其大者十有四：自外应而分，曰保堂，曰仓门；自三石洞曰将军桥，曰灌田，曰雒源；自马骑曰石址，曰豉彘，曰道溪，曰东穴，曰投龙，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则自离堆别而东，与上下马骑、乾溪合。凡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门，曰广济，曰颜上，曰弱水，曰济，曰导，皆以堤摄北流，注之东而防其决。离堆之南，实支流故道，以竹笼石为大堤，凡七垒，如象鼻状以捍之。离堆之趾，旧镬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

元祐间，差宪臣提举，守臣提督，通判提辖。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请，检计修作不能如式以致决坏者，罚亦如之。大观二年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

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

兴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后经靖康之乱，民力不足，夏月暴水，冲损堰身。绍兴二十二年，利州东路帅臣杨庚奏谓：“若全资水户修理，农忙之时，恐致重困。欲过夏月，于见屯将兵内差不入队人，并力修治，庶几便民。”从之。

兴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祐中，提举常平史炤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增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四川宣抚王炎表称拱宣力最多，诏书褒美焉。

志第四十九 河渠六

○东南诸水上

开宝间，议征江南。诏用京西转运使李符之策，发和州丁夫及乡兵凡数万人，凿横江渠于历阳，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运，而军用无阙。

八年，知琼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灵塘，开修渠堰，溉水田三百余顷，居民赖之。"

初，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天禧元年，知升州丁谓言："城北有后湖，往时岁旱水竭，给为民田，凡七十六顷，出租钱数百万，荫溉之利遂废。令欲改田除租，迹旧制，复治岸畔，疏为塘陂以畜水，使负郭无旱岁，广植浦芡，养鱼鳖，纵贫民渔采。"又明州请免濠池及慈溪、鄞县陂湖年课，许民射利。诏并从之。

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利甚厚。"诏屯田郎中梁楚、阁门祗候李居中按视，以为当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三堰平，漕船无阻，公私大便。

四年，淮南劝农使王贯之导海州石闼堰水入涟水军，溉民田；知定远县江泽、知江阴军崔立率民修废塘，浚古港，以灌高仰之地。并赐诏奖焉。

神宗熙宁元年十月，诏："杭之长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常同所属令佐，巡视修固，以时启闭。"从堤举两浙开修河渠胡淮之请也。

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议废吕城堰，又即望亭堰置闸而不用。及因浚河，隳败古泾函、石闸、石□达，河流益阻，百姓劳弊，至

是，民瞻等贬降有差。

六年五月，杭州于潜县令郏亶言："苏州环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又有门堰、泾沥而棋布之。今总二百六十余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因出土，以为堤岸，度用夫二十万。水治高田，旱治下泽，不过三年，苏之田毕治矣。"十一月，命亶兴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仅及一年，遂罢两浙工役。又数月，中书检正沈括复言："浙西泾浜浅涸，当浚；浙东堤防川渎堙没，当修。请下司农贷缗募役。"从之，仍命括相度两浙水利。

九年正月壬午，刘瑾言："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按。"从之。

元丰五年九月，淮南监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泽，出灊山，注北门外。比者，暴水漂居民，知州杨希元筑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泄水斗门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并玺书奖谕。

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发运使许元自淮阴开新河，属之洪泽，避长淮之险，凡四十九里。久而浅涩，熙宁四年，皮公弼请复浚治，起十一月壬寅，尽明年正月丁酉而毕，人便之。至是，发运使罗拯复欲自洪泽而上，凿龟山里河以达于淮，帝深然之。会发运使蒋之奇入对，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险止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宜自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凿左肋为复河，取淮为源，不置堰闸，可免风涛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监丞陈祐甫经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尝言开河之利。其后淮阴至洪泽，竟开新河，独洪泽以上，未克兴役。今既不用闸蓄水，惟随淮面高下，开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势为便。但工费浩大。"帝曰："费虽大，利亦博矣。"祐甫曰："异时，淮中岁失百七十艘。若捐数年所损之费，足济此役。"帝曰："损费尚小，如人命何。"乃调夫十万开治，既成，命之奇撰记，刻石龟山，后至建中靖国初，之奇同知枢密院，奏："淮水浸淫，冲刷堤岸，渐成垫缺，请下发运司及时修筑。"自是，岁以为常。

是年，将作监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开沟洫，置斗门，以便

民田。”诏措置以闻。七年十月，浚真、楚运河。

哲宗元祐四年，知润州林希奏复吕城堰，置上下闸，以时启闭。其后，京口、瓜州、奔牛皆置闸。是岁，知杭州苏轼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水，造堰闸，以时启闭。初，杭近海，患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复浚西湖，引水入运河，复引溉田千顷。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后废而不理。至是，葑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取给于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阛阓，三年一浚，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几废。轼既浚二河，复以余力全六井，民获其利。

十二月，京东转运司言：“清河与江、浙、淮南诸路相通，因徐州吕梁、百步两洪湍浅险恶，多坏舟楫，由是水手、牛驴、扌牵户、盘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贾不行。朝廷已委齐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晋陵县赵竦度地势穿凿。今若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实为长利。乞遣使监督兴修。”从之。

绍圣二年，诏“武进、丹阳、丹徒县界沿河堤岸及石□达、石木沟，并委令佐检察修护，劝诱食利人户修葺。任满，稽其勤惰而赏罚之。”从工部之请也。

四年四月，水部员外郎赵竦请浚十八里河，令贾种民相度吕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诏发运并转运司同视利害以闻。

元符元年正月，知润州王悆建言：“吕城闸常宜单水入澳，灌注闸身以济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给，许量差牵驾兵卒，并力为之。监官任满，水无走泄者赏，水未应而辄开闸者罚，守贰、令佐，常觉察之。”诏可。

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开河所开修楚州支家河，导涟水与淮通。”赐名通涟河。

二年闰九月，润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闸毕工。先是，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献澳闸利害，因命孝蕴提举兴修，仍相度立启闭日限之法。

三年二月，诏：“苏、湖、秀州，凡开治运河、港浦、沟渎，修垒堤岸，开置斗门、水堰等，许役开江兵卒。”

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置提举淮、浙澳闸司官一员，掌杭州至扬州瓜洲澳闸，凡常、润、杭、秀、扬州新旧等闸，通治之。

崇宁二年初，通直郎陈仲方别议浚吴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计工二百二十二万七千有奇，为缗钱、粮斛十八万三千六百，乞置干当官十员。朝廷下两浙监司详议，监司以为可行。时又开青龙江，役夫不胜其劳，而提举常平徐确谓："三州开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请就令护察已开之江，遇潮沙淤淀，随即开淘；若他役者，以违制论。"确与监司往往被赏，人以为滥。

十二月，诏淮南开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镇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毕工。

明年三月，诏曰："昨二浙水灾，委官调夫开江，而总领无法，役人暴露，饮食失所，疾病死亡者众。水仍为害，未尝究实按罪，反蒙推赏，何以厌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体量。提刑司言："开浚吴松、青龙江，役夫五万，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费钱米十六万九千三百四十一贯石，积水至今未退。"于是元相度官转运副使刘何等皆坐贬降。

四年正月，以仓部员外郎沈延嗣提举开修青草、洞庭直河。

大观元年五月，中书舍人许光凝奏："臣向在姑苏，遍询民吏，皆谓欲去水患，莫若开江浚浦。盖太湖在诸郡间，必导之海然后水有所归。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诸浦，能疏涤江、浦，除水患犹反掌耳。今境内积水，视去岁损二尺，视前岁损四尺，良由初开吴松江，继浚八浦之力也。吴人谓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愿委本路监司，与谙晓水势精强之吏，遍诣江、浦，详究利害，假以岁月，先为之备。然后兴夫调役，可使公无费财，而岁供常足；人不告劳，而民食不匮，是一举而获万世之利也。"诏吴择仁相度以闻，开江之议复兴矣。

十一月，诏曰："《禹贡》：'三江既导，震泽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趋海，故苏、湖被患。其委本路监司，选择能臣，检按古迹，循导使之趋下，并相度圩岸以闻。"于是复诏陈仲方为发运司属官，再相度苏州积水。

二年八月，诏："常、润岁旱河浅，留滞运船，监司督责浚治。"三年，两浙监司言："承诏案古迹，导积水，今请开淘吴松江，复置十二闸。其余浦闸、沟港、运河之类，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围，劝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谓："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吴松江散漫，不可开淘泄水。"遂命诸司再相度以闻。

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十月，户部言：“乞如两浙常平司奏，专委守、令籍古潴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仿《周官》遂人、稻人沟防之制，使合众力而为之。”诏可。

政和元年，知陈州霍端友言：“陈地汙下，久雨则积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远，水不时泄。请益开二百里，起西华，循宛丘，入项城，以达于淮。”从之

政和元年十月，诏苏、湖、秀三州治水，创立圩岸，其工费许给越州鉴湖租赋。已而升苏州为平江府，润州为镇江府。

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讯往来，率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监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趣赤岸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

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卢宗原请开修自江州至真州古来河道湮塞者凡七处，以成运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风涛之患；又可就土兴筑自古江水浸没膏腴田，自三百顷至万顷者凡九所，计四万二千余顷，其三百顷以下者又过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兴政和圩田例，召人户自备财力兴修。”诏沈鏻等相度措置。

六年闰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汤村、岩门、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渐至侵啮。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叠。”乃命刘既济修治。

八月，诏：“镇江府傍临大江，无港澳以容舟檝，三年间覆溺五百余艘。闻西有旧河，可避风涛，岁久湮废，宜令发运司浚治。”

是年，诏曰：“闻平江三十六浦内，自昔置闸，随潮启闭，岁久堙塞，致积水为患。其令守臣庄徽专委户曹赵霖讲究利害，导归江海，依旧置闸。”于是，发运副使应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议。惟当先开昆山县界茜泾塘等六所；秀之华亭县，欲并循古法，尽去诸堰，

各置小斗门；常州、镇江府、望亭镇，仍旧置闸。”八月，诏户曹赵霖相度役兴，而两浙扰甚。七年四月己未，尚书省言：“卢宗原浚江，虑成搔扰。”诏权罢其役，赵霖别与差遣。

重和元年二月，前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旧有斗门水闸等七十九座，限则水势，常得其平，比多损坏。”诏检计修复。六月，诏：“两浙霖雨，积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浚港浦故也。其复以赵霖为提举常平，措置救护民田，振恤人户，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诏加霖直秘阁。

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汉间，荒瘠弥望，率古人一亩十钟之地，其堤阏、水门、沟浍之迹犹存。近绛州民吕平等诣御史台诉，乞开浚熙宁旧渠，以广浸灌，愿加税一等。则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废矣，何暇复古哉。愿诏常平官，有兴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闻，特与褒除，以励能者。”从之。

八月，提举专切措置水利农田所奏：“浙西诸县各有陂湖、沟港、泾浜、湖泺，自来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四至，并镌之石。”从之。

三月，赵霖坐增修水利不当，降两官。六月，诏曰：“赵霖兴修水利，能募被水艰食之民，凡役工二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有奇，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已见成绩，进直徽猷阁，仍复所降两官。”

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扬等州运河浅涩，委陈亨伯措置。三年春，诏发运副使赵亿以车畎水运河，限三月中三十纲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纲运会集要口，以运河浅涩，故不能速发。按南岸有泄水斗门八，去江不满一里。欲开斗门河身，去江十丈筑软坝，引江潮入河，然后倍用人工车畎，以助运水。”从之。

四月，诏曰：“江、淮漕运尚矣。春秋时，吴穿邗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汉吴王濞开邗沟，通运海陵。隋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雍熙中，转运使刘蟠以山阳湾迅急，始开沙河以避险阻。天禧中，发运使贾宗始开扬州古河，缭城南接运渠，毁三堰以均水势。今运河岁浅涩，当询访故道，及今河形势与陂塘潴水之地，讲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济不通。可令发运使陈亨伯、内侍谭稹条具措置以闻。”

八月，臣僚言：“比缘淮南运河水涩逾半岁，禁纲舟篙工附载私物，

今河水增涨，其令如旧。”

初，淮南连岁旱，漕运不通，扬州尤甚，诏中使按视，欲浚运河与江、淮平。会两浙有方腊之乱，内侍童贯为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贯欲海运陆辇，稹欲开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发运司相度，陈亨伯遣其属向子諲视之。子諲曰：“运河高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昔唐李吉甫废闸置堰，治陂塘，泄有余，防不足，漕运通流。发运使曾孝蕴严三日一启之制，复作归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达之法，走茶盐之利，且应奉权幸，朝夕经由，或启或闭，不暇归水。又顷毁朝宗闸，自洪泽至召伯数百里，不为之节，故山阳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作一坝，以复怀子河故道，于瓜州河口作一坝，以复龙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坝，以复茱萸、待贤堰，使诸塘水不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坝，权闭满浦闸，复朝宗闸，则上下无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后滞舟皆通利云。

三年二月，诏：“赵之鉴湖，明之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赋，又多为权势所占，两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陈亨伯究实，如租税过重，即裁为中制；应妨下流灌溉者，并驰以予民。”

五年三月，诏：“吕城至镇江运河浅涩狭隘，监司坐视，无所施设，两浙专委王复，淮南专委向子諲，同发运使吕淙措置车水，通济舟运。”

四月，又命王仲闳同廉访刘仲元、漕臣孟庾专往来措置常、润运河。又诏：“东南六路诸闸，启闭有时。比闻纲舟及命官妄称专承指挥，抑令非时启版，走泄河水，妨滞纲运，误中都岁计，其禁止之。”

五月，诏：“以运河浅涸，官吏互执所见，州县莫知所从。其令发运司提举等官同廉访使者，参订经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诏本路漕臣并本州县官详度利害，检计工料以闻。

六年九月，卢宗原复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纲运所经，其东岸皆暗石，多至二十余处；西岸则沙洲，广二百余里。谚云‘拆船湾’，言舟至此，必毁拆也。今东岸有车轴河口沙地四百余里，若开通入杜湖，使舟经平水，径池口，可避二百里风涛拆船之险，请措置开修。”从之。

七年九月丙子，又诏宗原措置开浚江东古河，自芜湖由宣溪、溧水

至镇江，渡扬子，趋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险，并从之。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东南濒江海，水易泄而多旱，历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庆历间，民始盗陂湖为田，后复田为湖。近年以来，复废为田，雨则涝，旱则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税，无计可脱，悉归御前，而漕司之常赋有亏，民之失业无算。可乞尽括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度几凋瘵之民，稍复故业。"诏相度利害闻奏。

八月辛丑，户部言："命官在任兴修农田水利，依元丰赏格，千顷以上，该第一等，转一官，下至百顷，皆等第酬奖；绍圣亦如之。缘政和续附常平格，千顷增立转两官，减磨勘三年，实为太优。"诏依元丰、绍圣旧格。

志第五十 河渠七

○东南诸水下

淮郡诸水：绍兴初，以金兵蹂践淮南，犹未退师，四年，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余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敌船；又诏宣抚司毁拆真、扬堰闸及真州陈公塘，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五年正月，诏淮南宣抚司，募民开浚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之处。

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开凿姥下河，东接大江，防捍敌人，检制盗贼。六年，淮东提举徐子寅言："淮东盐课，全仰河流通快。近运河浅涩，自扬州湾头港口至镇西山光寺前桥垛头，计四百八十五丈，乞发五千余卒开浚。"从之。七年二月，诏令淮南漕臣，自洪泽至龟山浅涩之处，如法开撩。

淳熙三年四月，诏筑泰州月堰，以遏潮水。从守臣张子正请也。八年，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赵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历时既久，颓圮不存。至本朝天圣改元，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日，风潮泛溢，渰没田产，毁坏亭灶，有请于朝，调四万余夫修筑，三旬毕工。遂使海濒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自后浸失修治，才遇风潮怒盛，即有冲决之患。自宣和、绍兴以来，屡被其害。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不可胜数。每一修筑，必请朝廷大兴工役，然后可办。望令淮东常平茶盐司：今后捍海堰如有塌损，随时修葺，务要坚固，可以经久。"从之。

九年，淮南漕臣钱冲之言："真州之东二十里，有陈公塘，乃汉陈登浚源为塘，用救旱饥。大中祥符间，江、淮制置发运置司真州，岁藉此塘灌注长河，流通漕运。其塘周回百里，东、西、北三面，倚山为岸，其南带东，则系前人筑垒成堤，以受启闭。废坏岁久，见有古来基趾，可以修筑，为旱乾溉田之备。凡诸场盐纲、粮食漕运、使命往还，舟舰皆仰之以通济，其利甚博。本司自发卒贴筑周回塘岸，建置斗门、石□达各一所，乞于扬子县尉阶衔内带'兼主管陈公塘'六字，或有损坏，随时补筑，庶几久远，责有所归。"

十二年，和州守臣请于千秋涧置斗门，以防麻澧湖水泄入大江，遇

岁旱灌溉田畴，实为民利。十四年，扬州守臣熊飞言："扬州运河，惟藉瓜洲、真州两闸潴积。今河水走泄，缘瓜洲上、中二闸久不修治，独潮闸一坐，转运、提盐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势冲激，易致损坏；真州二闸，亦复损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闸，以防走泄。"从之。

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言："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开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旧堤以捍风浪，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兼扬州柴墟镇，旧有堤闸，乃泰州泄水之处，其闸坏久，亦于此创立斗门。西引盱眙、天长以来众湖之水，起自扬州江都，经由高邮及楚州宝应、山阳，北至淮阴，西达于淮；又自高邮入兴化，东至盐城而极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扬州泰兴而彻于江：共为石□达十三，斗门七。乞以绍熙堰为名，镬诸坚石。"淮田多沮洳，因损之筑堤捍之，得良田数百万顷。奏闻，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

浙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梁开平中，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门外。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胥山祠。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遂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

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浙江击西北岸益坏，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纶、转运使陈尧佐画防捍之策。纶等因率兵力，籍梢楗以护其冲。七年，纶等既罢去，发运使李溥、内供奉官卢守懃经度，以为非便。请复用钱氏旧法，实石于竹笼，倚叠为岸，固以桩木，环亘可七里。斩材役工，凡数百万，逾年乃成；而钩末壁立，以捍潮势，虽湍涌数丈，不能为害。

至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积久不治，人患垫溺，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

及高宗绍兴末，以钱塘石岸毁裂，潮水漂涨，民不安居，令转运司同临安府修筑。孝宗乾道九年，钱塘庙子湾一带石岸，复毁于怒潮。诏令临安府筑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复令有司："自今江岸冲损，以乾道修治为法。"

理宗宝祐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大方言："江潮侵啮堤岸，乞戒饬殿、步两司帅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筑，留心任责，或有溃决，咎有攸归。"

三年十一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李衢言："国家驻跸钱塘，今逾十纪。惟是浙江东接海门，胥涛澎湃，稍越故道，则冲啮堤岸，荡析民居，前后不知其几。庆历中，造捍江五指挥，兵士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今所管才三百人，乞下临安府拘收，不许占破。及从本府收买桩石，沿江置场桩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选武臣一人习于修江者，随其资格，或以副将，或以路分钤辖系衔，专一钤束修江军兵，值有摧损，随即修补；或不胜任，以致江潮冲损堤岸，即与责罚。"

临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于武林泉。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至宋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

元祐中，知杭州苏轼奏谓："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狭水浅，六井尽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水，其势必耗散。又放水溉田，濒湖千顷，可无凶岁。今虽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又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足于江潮。潮之所过，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载，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少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因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禁自今不得请射、侵占、种植及裔葑为界。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县尉以"管勾开湖司公事"系衔。轼既开湖，因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林希榜曰"苏公堤"，行人便之，因为轼立祠堤上。

绍兴九年，以张澄奏请，命临安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委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专一浚湖；若包占种田，沃以粪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务深阔，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内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洁。旧招军士止有三十余人，今宜增置撩湖军兵，以百人为额，专一开撩。或有种植茭菱，因而包占，增叠堤岸，坐以违制。"

九年，临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茭蔓延，西南一带，已成平陆。而濒湖之民，每以葑草围裹，种植荷花，骎骎不已。恐数十年后，

西湖遂淤，将如越之鉴湖，不可复矣。乞一切芟除，务令净尽，禁约居民，不得再有围裹。”从之。

临安运河在城中者，日纳潮水，沙泥浑浊，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弃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苏轼奏谓：“熙宁中，通判杭州时，父老皆云苦运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开浚。不独劳役兵民，而运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阛阓中盖十四五里，每将兴工，市肆汹动，公私骚然。自胥吏、壕砦兵级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当于某处置土、某处过泥水，则居者皆有失业之忧。既得重赂，又转而之他。及工役既毕，则房廊、邸舍，作践狼籍，园圃隙地，例成丘阜，积雨荡濯，复入河中，居民患厌，未易悉数。若三五年失开，则公私壅滞，以尺寸水行数百斛舟，人牛力尽，跬步千里，虽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询其所以频开屡塞之由，皆云龙山浙江两闸，泥沙浑浊，积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势当然，不足怪也。寻刿刷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得一千人，七月之间，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犹昔，则三五年间，前功复弃。今于钤辖司前置一闸，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候潮平水清复开，则河过阛阓中者，永无潮水淤塞、开淘骚扰之患。”诏从其请，民甚便之。

绍兴三年十一月，宰臣奏开修运河浅涩，帝曰：“可发旁郡厢军、壮城、捍江之兵，至于廪给之费，则不当吝。”宰臣朱胜非等曰：“开河非今急务，而馈饷艰难，为害甚大。时方盛寒，役者良苦，临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当迁避；至于畚闸所经，沙泥所积，当预空其处，则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赀者皆非便，恐议者以为言。”帝曰：“禹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张澄发厢军、壮城兵千人，开浚运河堙塞，以通往来舟楫。

隆兴二年，守臣吴芾言：“城里运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三所作坝，取西湖六处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积水，至望仙桥以南至都亭驿一带，河道地势，自昔高峻。今欲先于望仙桥城外保安闸两头作坝，却于竹车门河南开掘水道，车戽运水，引入保安门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桥以南开至都亭驿桥，可以通彻积水，以备缓急。计用工四万。”从之。

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临安居民繁伙，河港堙塞，虽屡开导，缘裁减工费，不能迄功。臣尝措置开河钱十万缗，乞候农暇，特诏有司，用此专充开河支费，庶几河渠复通，公私为利。”上俞其请。四

年，守臣周淙出公帑钱招集游民，开浚城内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办称之。

淳熙二年，两浙漕臣赵磻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

七年，守臣吴渊言："万松岭两旁古渠，多被权势及有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内砦前石桥、都亭驿桥南北河道，居民多抛粪土瓦砾，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两通判监督，地分厢巡，逐时点检，勿令侵占并抛飏粪土。秩满，若不淤塞，各减一年磨勘；违，展一年，以示劝惩。"

十四年七月，不雨，臣僚言："窃见奉口至北新桥三十六里，断港绝潢，莫此为甚。今宜开浚，使通客船，以平谷直。"从之。

盐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盐官去海三十余里，旧无海患，县以盐灶颇盛，课利易登。去岁海水泛涨，湍激横冲，沙岸每一溃裂，尝数十丈。日复一日，浸入卤地，芦州港渎，荡为一壑。今闻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骤涨，怒涛奔涌，海风佐之，则呼吸荡出，百里之民，宁不俱葬鱼腹乎？况京畿赤县，密迩都城。内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两岸田亩，无非沃壤。若海水径入于塘，不惟民田有咸水渰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乞下浙西诸司，条具筑捺之策，务使捍堤坚壮，土脉充实，不为怒潮所冲。"从之。

十五年，都省言：盐官县海塘冲决，命浙西提举刘垕专任其事。既而垕言：

县东接海盐，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连平江、嘉兴、湖州；南濒大海元与县治相去四十余里。数年以来，水失故道，早晚两潮，奔冲向北，遂致县南四十余里尽沦为海。近县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东西两段，并已沦毁，侵入县两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间古塘十余里。万一水势冲激不已，不惟盐官一县不可复存，而向北地势卑下，所虑咸流入苏、秀、湖三州等处，则田亩不可种植，大为利害。

详今日之患，大概有二：一曰陆地沦毁，二曰咸潮泛溢。陆地沦毁

者，固无力可施；咸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冲损，遇大潮必盘越流注北向，宜筑土塘以捍咸潮。所筑塘基址，南北各有两处：在县东近南则为六十里咸塘，近北则为袁花塘；在县西近南亦曰咸塘，近北则为淡塘。

亦尝验两处土色虚实，则袁花塘、淡塘差胜咸塘，且各近里，未至与海潮为敌。势当东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筑，则可以御县东咸潮盘溢之患。其县西一带淡塘，连县治左右，共五十余里，合先修筑。兼县南去海一里余，幸而古塘尚存，县治民居，尽在其中，未可弃之度外。今将见管桩石，就古塘稍加工筑叠一里许，为防护县治之计。其县东民户，日筑六十里咸塘。万一又为海潮冲损，当计用桩木修筑袁花塘以捍之。

上以为然。

明州水：绍兴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专溉农田。自庆历中，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严立法禁。宣和以来，王仲嶷守越，楼异守明，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岁有水旱之患。乞行废罢，尽复为湖。如江东、西之圩田，苏、秀之围田，皆当讲究兴复。"诏逐路转运司相度闻奏。

乾道五年，守臣张津言："东钱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圆广阔八百顷，傍山为固，叠石为塘八十里。自唐天宝三年，县令陆南金开广之。国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闸七堰，凡遇旱涸，开闸放水，溉田五十万亩。比因豪民于湖塘浅岸渐次包占，种植菱荷，障塞湖水。绍兴十八年，虽曾检举约束，尽罢请佃。岁久菱根蔓延，渗塞水脉，致妨蓄水；兼塘岸间有低塌处，若不淘浚修筑，不惟浸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继摧毁。乞候农隙趁时开凿，因得土修治埂岸，实为两便。"从之。

鄞县水：嘉定十四年，庆元府言："鄞县水自四明诸山溪涧会至他山，置堰小泾，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专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发卒开淘沙觜及浚港汊，又于堰上垒叠沙石，逼使溪流兖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门一带，有碶闸三所：曰乌金，曰积渎，曰行春。乌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损，遂捺为坝，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涌，时复冲倒所捺坝，走泄水源。行春桥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岁久损坏空虚，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山于石缝，以致咸潮尽入上河。其县东管有道士堰，至白鹤桥一带，河港堙塞；又有朱赖堰，与行春等碶相连，堰下江

流通彻大海。今春阙雨，上河乾浅，堰身塌损，以致咸潮透入上河，使农民不敢车注溉田。乞修砌上水、乌金诸处坝堰，仍选清强能干职官，专一提督。”

润州水：绍兴七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言：“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寻遣官属李涧询究练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间已废而复兴。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则丹阳、金坛、延陵一带良田，亦被渰没。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达，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阳练湖幅员四十里，纳长山诸水，漕渠资之，故古语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严，盗决者罪比杀人。本朝浸缓其禁以惠民，然修筑严甚。春夏多雨之际，潴蓄盈满，虽秋无雨，漕渠或浅，但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兵变以后，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岁月既久，其害滋广。望责长吏浚治堙塞，立为盗决侵耕之法，著于令。庶几练湖渐复其旧，民田获灌溉之利，漕渠无浅涸之患。”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

庆元五年，两浙转运、浙西提举言：“以镇江府守臣重修吕城两闸毕，再造一新闸以固堤防，庶为便利。”从之。

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辅臣奏金使往来事，曰：“运河有浅狭处，可令守臣以渐开浚，庶不扰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运河之浚，自北关至秀州杉青，各有堰闸，自可潴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数处，积久低陷，无以防遏水势，当以时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泾港极多，其水入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运河浅也。若修固运河下岸一带泾港，自无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盘门，在太湖之际，与湖水相连；而平江阊门至常州，有枫桥、许墅、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风，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无锡五泻闸损坏累年，常是开堰，彻底放舟；更江阴军河港势低，水易走泄。若从旧修筑，不独潴水可以通舟，而无锡、晋陵间所有阳湖，亦当积水，而四傍田亩，皆无旱□之患。独自常州至丹阳县，地势高仰，虽有奔牛、吕城二闸，别无湖港潴水；自丹阳至镇江，地形尤高，虽有练湖，缘湖水日浅，不能济远，雨晴未几，便觉乾涸。运河浅狭，莫此为甚，所当先浚。”上以为然。

至嘉定间，臣僚又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

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比年以来，镇江闸口河道淤塞，不复通舟，乞令漕臣同淮东总领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开撩。”

越州水：鉴湖之广，周回三百五十八里，环山三十六源。自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始筑塘，溉田九千余顷，至宋初八百年间，民受其利。岁月浸远，浚治不时，日久堙废。濒湖之民，侵耕为田，熙宁中，盗为田九百余顷。尝遣庐州观察推官江衍经度其宜，凡为湖田者两存之，立碑石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政和末，为郡守者务为进奉之计，遂废湖为田，赋输京师。自时奸民私占，为田益众，湖之存者亡几矣。绍兴二十九年十月，帝谕枢密院事王纶曰：“往年宰执尝欲尽干鉴湖，云可得十万斛米。朕谓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则所损未必不过之。凡事须远虑可也。”

隆兴元年，绍兴府守臣吴芾言：“鉴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今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顷，湖尽堙废。今欲发四百九十万工，于农隙接续开凿。又移壮城百人，以备撩洒浚治，差强干使臣一人，以‘巡辖鉴湖堤岸’为名。”

二年，芾又言：“修鉴湖，全藉斗门、堰闸蓄水，都泗堰闸尤为要害。凡遇约运及监司使命舟船经过，堰兵避免车拽，必欲开闸通放，以致启闭无时，失泄湖水。且都泗堰因高丽使往来，宣和间方置闸，今乞废罢。”其后芾为刑部侍郎，复奏：“自开鉴湖，溉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闸十三所。夏秋以来，时雨虽多，亦无泛溢之患，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其为利较然可见。乞将江衍原立禁牌，别定界至，则堤岸自然牢固，永无盗决之虞。”

绍兴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既而都省言，余姚县境内运河浅涩，坝闸隳坏，阻滞纲运，遂命漕臣发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

萧山县西兴镇通江两闸，近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通使纲运，民旅皆利。复恐潮水不定，复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纲运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常州水：隆兴二年，常州守臣刘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运河发流，经营回复，至下流析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达于江。缘江口每日潮汐带沙填塞，上流游泥淤积，流泄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阴军钉立标榻，拘拦税船，每潮来，则沙泥为木标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开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并隶江阴军，若议定深阔丈尺，各于本界开淘，庶协力皆办。又孟渎一港在奔牛镇西，唐孟简所开，并宜兴县界沿湖旧百渎，皆通宜兴之水，藉以疏泄。近岁阻于吴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谓百渎，存者无几。今若开通，委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诜等请，造蔡泾闸及开申港上流横石，次浚利港以泄水势。

六年三月，又命两浙运副刘敏士、浙西提举芮辉于新泾塘置闸堰，以捍海潮；杨家港东开河置闸，通行盐船。仍差闸官一人，兵级十五人，以时启闭挑撩。五月，又以两折转运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筑五泻上、下两闸，及修筑闸里堤岸。仍于郭渎港口舜郎庙侧水聚会处，筑捺硬坝，以防走泄运水。委无锡知县主掌钥匣，遇水深六尺，方许开闸，通放客舟。

淳熙五年，以漕臣陈岘言，于十月募工开浚无锡县以西横林、小井及奔牛、吕城一带地高水浅之处，以通漕舟。

九年，知常州章冲奏：

常州东北曰深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灶子港、孟渎、泰伯渎、烈塘，江阴之东曰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私港、令节港，皆古人开导以为溉田无穷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

臣尝讲求其说，抑欲不劳民，不费财，而漕渠旱不干，水不溢，用力省而见功速，可以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鹤溪，自金坛县洮湖而下，今浅狭特七十余里，若用工浚治，则漕渠一带，无干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兴太湖而下，止开浚二十余里，若更令深远，则太湖水来，漕渠一百七十余里，可免浚治之扰。至若望亭堰闸，置于唐之至德，而彻于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复置，未几又毁之。臣谓设此堰闸，有三利焉：阳羡诸渎之水奔趋而下，有以节之，则当潦岁，平江三邑必无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运河一有所节，则沿河之田，旱岁资以灌溉，二也。每岁冬春之交，重纲及使命往来，多苦浅涸；今启闭以时，足通舟楫，后免车亩灌注之劳，三也。

诏令相度开浚。

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

州境北边扬子大江，南并太湖，东连震泽，西据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间。漕渠两傍曰白鹤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渎、烈塘、横河、五泻诸港，通于大江，而中间又各自为支沟断汊，曲绕参错，不以数计。水利之源，多于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

臣尝询访其故：漕渠东起望亭，西上吕城，一百八十余里，形势西高东下。加以岁久浅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满四五尺。常年春雨连绵、江湖泛涨之时，河流忽盈骤减；连岁雨泽愆阙，江湖退缩，渠形尤亢；间虽得雨，水无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归大江，东径注于吴江；晴未旬日，又复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两傍诸港，如白鹤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泻堰，日为沙土淤涨，遇潮高水泛之时，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则俱不能通。应自余支沟别港，皆已堙塞，故虽有江湖之浸，不见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渠一带，纲运于是经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涩，纲运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坝车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扰；岂特溉田缺事而已。

望委转运、提举常平官同本州相视漕渠，并彻江湖之处，如法浚治，尽还昔人遗迹，及于望亭修建上、下二闸，固护水源。

从之。

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张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别为两派：正河自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其为青溪，自天津桥出栅砦门，亦入于江。缘栅砦门地，近为有力者所得，遂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每水流暴至，则泛溢浸荡，城内居民，尤被其害。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达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既而汪澈奏于西园依异时河道开浚，使水通栅门入。从之。

先是，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华山由句容，一自庐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东南，合而为一，萦回绵亘三百余里，溪、港、沟、浍之水尽归焉。流上水门，由府城入大江。旧上、下水门展阔，自兵变后，砌叠稍狭，虽便于一时防守，实遏水源，流通不快。兼两岸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许侵占，秦淮既复故道，则

水不泛溢矣。又府东门号陈二渡，有顺圣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连绵，上源奔涌，则分一派之水，自南门外直入于江，故秦淮无泛滥之患。今一半淤塞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数亩之田，疏导之以复古迹，则其利尤倍。”

其后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缘建康地势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涨，其势溢溢，非由水门窄狭、居民侵筑所致。且上水门砌叠处正不可阔，阔则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门砌叠处不动，夹河居民之屋亦不毁除，止去两岸积坏，使河流通快。况城中系行宫东南王方，不宜开凿。”从之。

嘉定五年，守臣黄度言：“府境北据大江，是为天险。上自采石，下达瓜步，千有余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岁有河渡钱额；五曰南浦渡、龙湾渡、东阳渡、大城堽渡、冈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钱额。六渡岁为钱万余缗。历时最久，舟楫废坏，官吏、篙工，初无廪给，民始病济，而官漫不省。遂至奸豪冒法，别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济者绝少，乃听吏卒苛取以充课。徒手者犹惮往来，而车檐牛马几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钱物。窃以为南北津渡，务在利涉，不容简忽而但求征课。臣已为之缮治舟舰，选募篙梢，使远处巡检兼监渡官。于诸渡月解钱则例，量江面阔狭，计物货重轻，斟酌裁减，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车牛马，皆有定数，雕榜约束，不得过收邀阻。乞觅裒一岁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钱如额解送，其余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费，而以其余给官吏、篙梢、水手食钱。令监渡官逐月照数支散，有余则解送府司，然后尽绝私渡，不使奸民逾禁。”从之。

秀州水：秀州境内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淀山湖，三曰当湖，四曰陈湖。东南则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西南则淀山湖，自芦历浦入于海。西北则陈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吴松江。其南则当湖，自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亦达于海。支港相贯。

乾道二年，守臣孙大雅奏请，于诸港浦分作闸或斗门，及张泾堰两岸创筑月河，置一闸，其两柱金口基址，并以石为之，启闭以时，民赖其利。

十三年，两浙转运副使张叔献言：“华亭东南枕海，西连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复控大海。地形东南最高，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来筑堰以御咸潮。元祐中，于新泾塘置闸，后因沙淤废毁。今除十五处筑堰及置石□达外，独有新泾塘、招贤港、徐浦塘三处，见有

咸潮奔冲，渰塞民田。今依新泾塘置闸一所，又于两旁贴筑咸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系小派，自合筑堰。又欲于招贤港更置一石□达。兼杨湖岁久，今稍浅淀，自当开浚。”上曰：“此闸须当为之。方今边事宁息，惟当以民事为急。民事以农为重，朕观汉文帝诏书，多为农而下。今置闸，其利久远，不可惮一时之劳。”

十五年，以两浙路转运判官吴坰奏请，命浙西常平司措置钱谷，劝谕人户，于农隙并力开浚华亭等处沿海三十六浦堙塞，决泄水势，为永久利。

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崈奏：“华亭县东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御咸潮。其十七久皆捺断，不通里河；独有新泾唐一所不曾筑捺，海水往来，遂害一县民田。缘新泾旧堰迫近大海，潮势湍急，其港面阔，难以施工，设或筑捺，决不经久。运港在泾塘向里二十里，比之新泾，水势稍缓。若就此筑堰，决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无咸潮之害。其运港止可捺堰，不可置闸。不惟濒海土性虚燥，难以建置；兼一日两潮，通放盐运，不减数十百艘，先后不齐，比至通放尽绝，势必昼夜启而不闭，则咸潮无缘断绝。运港堰外别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兴修。”从之。

八年，崈又言：“兴筑捍海塘堰，今已毕工，地理阔远，全藉人力固护。乞令本县知、佐兼带‘主管塘堰职事’系衔，秩满，视有无损坏以为殿最。仍令巡尉据地分巡察。”诏特转丘崈左承议郎，令所筑华亭捍海塘堰，趁时栽种芦苇，不许樵采。

九年，又命华亭县作监闸官，招收土军五十人，巡逻堤堰，专一禁戢，将卑薄处时加修捺。令知县、县尉并带‘主管堰事’，则上下协心，不致废坏。

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赵善悉发一万工，修治海盐县常丰闸及八十一堰坝，务令高牢，以固护水势，遇旱可以潴积。十年，以浙西提举司言，命秀州发卒浚治华亭乡鱼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开西闸堰放水入泖湖，为一县之利。

苏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两浙漕臣陈弥作言：“疏浚昆山、常熟县界白茆等十浦，约用三百万余工。其所开港浦，并通彻大海。遇潮，则海内细沙，随泛以入；潮退，则沙泥沉坠，渐致淤塞。今依旧招置阙额开江兵卒，次第开浚，不数月，诸浦可以渐次通彻。又用兵卒驾船，遇潮退，摇荡随之，常使沙泥随潮退落，不致停积，实为久利。”从

之。淳熙元年，诏平江府守臣与许浦驻扎戚世明同措置开浚许浦港，三旬讫工。

黄岩县水：淳熙十二年，浙东提举勾昌泰言："黄岩县旧有官河，自县前至温岭，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处，皆以溉田。元有五闸，久废不修。今欲建一闸，约费二万余缗，乞诏两浙运司于窠名钱内支拨。"明年六月，昌泰复言："黄岩县东地名东浦，绍兴中开凿，置常丰闸。名为决水入江，其实县道欲令舟船取径通过，每船纳钱，以充官费。一日两潮，一潮一淤，才遇旱乾，更无灌溉之备。已将此闸筑为平陆，乞戒自今永不得开凿放入江湖，庶绝后患。"

荆、襄诸水：绍兴二十八年，监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县东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处，地名黄潭。建炎间，邑官开决，放入江水，设以为险阻以御盗。既而夏潦涨溢，荆南、复州千余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诉，始塞之。乞令知县遇农隙随力修补，勿致损坏。"从之。

淳熙八年，襄阳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庐县界，拥溉水东流四十五里，入宜城县。后汉南郡太守王宠，尝凿之以泄蛮水，谓之木里沟，可溉田六千余顷。岁久堙塞，乞行修治。"既而杲又修护城堤以捍江流，继筑救生堤为二闸，一通于江，一达于濠。当水涸时，导之入濠；水涨时，入之于江。自是水虽至堤，无湍悍泛滥之患焉。十年五月，诏疏木渠，以渠旁地为屯田。寻诏民间侵耕者就给之，毋复取。

庆元二年，襄阳守臣程九万言："募工修作邓城永丰堰，可防金兵冲突之患，且为农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缘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圮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乞下江陵府同驻扎副都统制司发卒修筑，庶几远民安堵，免被垫溺。"从之。

广西水：灵渠源即离水，在桂州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越者。至汉，归义侯严出零陵离水，即此渠也；马伏波南征之师，饟道亦出于此。唐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以通漕舟。宋初，计使边翊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师中领河渠事重辟，发近县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绍兴二十九年，臣僚言："广西旧有灵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余里，自静江府经灵川、兴安两县。昔年并令两知县系衔'兼管灵渠'，遇

堙塞以时疏导，秩满无阙，例减举员。兵兴以来，县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复系衔，渠日浅涩，不胜重载。乞令广西转运司措置修复，俾通漕运，仍俾两邑今系衔兼管，务要修治。”从之。

志第五十一 礼一

○吉礼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

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承重熙之后，契丹既通好，天下无事，于是封泰山，祀汾阴，天书、圣祖崇奉迭兴，专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礼仪院，仍岁增修，纤微委曲，缘情称宜，盖一时弥文之制也。

自《通礼》之后，其制度仪注传于有司者，殆数百篇。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敕，不就。天圣初，王皞始类成书，尽乾兴，为《礼阁新编》，大率礼文，无著述体，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止于庆历三年。皇祐中，文彦博又撰《大享明堂记》二十卷。至嘉祐中，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

熙宁十年，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为检讨官。襄等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

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

《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祈禳》总四十卷：曰《祀赛式》，曰《斋醮式》，曰《金箓仪》。《蕃国》总七十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丧葬》总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赠式》。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

绍圣而后，累诏续编，起治平，讫政和，凡五十一年，为书三百卷，今皆不传。而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议礼局请分秩五礼，诏依《开宝通礼》之序。政和元年，续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仪注。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

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既有诏讨论冠服，遂废靴用履，其他无所改议，而礼制局亦罢。

大抵累朝典礼，讲议最详。祀礼修于元丰，而成于元祐，至崇宁复有所增损。其存于有司者，惟《元丰郊庙礼文》及《政和五礼新仪》而已。乃若圜丘之罢合祭天地；明堂专以英宗配帝，悉罢从祀群神；大蜡分四郊；寿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复，遂为始祖；即景灵宫建诸神御殿，以四孟荐享；虚禘祭；去牙盘食；却尊号；罢入阁仪并常朝及正衙横行。此熙宁、元丰变礼之最大者也。

元祐册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创景灵西宫，崇宁亲祀方泽、作明堂、立九庙、铸九鼎、祀荧惑，大观受八宝、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盖治平以前所未尝行者。

钦宗即位，尝诏春秋释奠改从《元丰仪》，罢《新仪》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荡析无余。

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孝宗继志，典章文物，有可称述。治平日久，经学大明，诸儒如王普、董{分廾}等多以礼名家。当时尝续编《太常因革礼》矣，淳熙复有编辑之旨。其后朱熹讲明详备，尝

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而没。

理宗四十年间，屡有意乎礼文之事，虽曰崇尚理学，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盖可三叹。咸淳以降，无足言者。

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

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领于太常。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其诸州奉祀，则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并如中祀。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凡有大赦，则令诸州祭岳、渎、名山、大川在境内者，及历代帝王、忠臣、烈士载祀典者，仍禁近祠庙咸加祭。有不克定时日者，太卜署预择一季祠祭之日，谓之“画日”。凡坛壝、牲器、玉帛、馔具、斋戒之制，皆具《通礼》。后复有高禖、大小酺神之属，增大祀为四十二焉。

其后，神宗诏改定大祀：太一，东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为四，东西蜡主日配月；太庙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荐新太庙。岁通旧祀凡九十二，惟五享后庙焉。政和中，定《五礼新仪》，以荧惑、阳德观、帝鼐、坊州朝献圣祖、应天府祀大火为大祀；雷神、历代帝王、宝鼎、牡鼎、苍鼎、冈鼎、彤鼎、阜鼎、皞鼎、魁鼎、会应庙、庆厉军祭后土为中祀；山林川泽之属，州县祭社稷、祀风伯雨师雷神为小祀。余悉如故。

建炎四年十一月，权工部尚书韩肖胄言：“祖宗以来，每岁大、中、

小祀百有余所，罔敢废阙。自车驾巡幸，惟存宗庙之祭，至天地诸神之祀，则废而不举。今国步尚艰，天未悔祸，正宜斋明恭肃，通于神明，而忽大事、弃重礼，恐非所以消弭天灾，导迎景贶。虽小祀未可遍举，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诏有司以时举行。所有器服并牲牢礼料，恐国用未充，难如旧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简，庶几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怀柔、为民求福之意。”寻命礼部太常裁定：每岁以立春上辛祀谷，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后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权用酒酺，仍依方色奠币。以辅臣为初献，礼官为亚、终献。

绍兴三年，复大火祀，配以阏伯，以辰、戌出纳之月祀之。二十七年，礼部太常寺言：“每岁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庙、社稷、感生帝、九宫贵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余并乞寓祠斋宫。”自绍兴以来，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乃悉复之。

旧制，郊庙祝文称嗣皇帝，诸祭称皇帝。著作局准《开元礼》全称帝号。真宗以兼秘书监李至请，改从旧制。又诸祭祝辞皆临事撰进，多违典礼，乃命至增撰旧辞八十四首，为《正辞录》三卷。既复命知制诰李宗谔、杨亿、直史馆陈彭年详定之，以为永式。祝版当进署者，并命秘阁吏书，上亲署讫，御宝封给之。凡先代帝王，祝文止称庙号。凡亲行大祀，则皇子弟为亚献、终献。

五代以来，宰相为大礼使，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至是，大礼使或用亲王，礼仪使专命翰林学士，仪仗、卤簿使亦或以他官。太平兴国九年，始铸五使印。太宗将封泰山，以仪仗使兼判桥道顿递事。大中祥符后，凡有大礼，以中书、枢密分为五使，仍特铸印。

景祐二年，诏有司：“皇地祇、神州，旧常参官摄事，非所以尊神，自今命两省。岁九大祠，宰臣摄事者，参知政事、尚书丞郎、学士奉祠。”于是参知政事盛度，享太庙已受誓戒，除知枢密院，乃不奉祠。又故事，三岁一亲郊，不郊辄代以他礼，庆赏与郊同，而五使皆以辅臣，不以官之高下。天圣中，乃以朝林学士领仪仗，御史中丞领卤簿，始用官次。又每岁大祀，皆遣台省近臣摄太尉，其后或委他官，太中祥符始复旧制。又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今议太尉三公，非其所任，请以吏部尚书掌誓戒。诏用左仆射，阙则用右仆射、刑部尚书一员莅之。

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舆所过，必勘箭然后出入，此师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礼院亦言。于是，凡车驾出入门皆罢之。六年，以详定所请，又罢太庙及宣德、朱雀、南薰诸门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内臣二人执翟羽前导，号曰"拂翟"，失礼尤甚，请除之。

凡郊坛，值雨雪，即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设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给明衣。

开宝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坛稍远，不闻告燎之声，始用爟火，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

又太庙初献，依开宝例，以玉斝、玉瓒，亚献以金斝，终献以瓢斝。外坛器亦如之。庆历中，太常请皇帝献天地、配帝以匏爵，亚献以木爵。亲祠太庙，酌以玉斝，亚献以金斝。郊庙饮福，皇帝皆以玉斝。诏饮福，唯用金斝。亚、终献，酌以银斝。至饮福，尚食奉御酌上尊酒，投温器以进。

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仍制漆匮，付光禄、司农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为定制。嘉祐中，裴煜请："大祠悉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减大祠之半，小祠减中祠之半。东、西太一宫系大祠，岁太府供香，非时祈请，降御封香准大祠例。及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从配神位，牲牢寡薄。"吕公著亦论庙牲未备，悉加其数。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效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于众星之位，香不复设，恐于义未尽。"于是每陛各设香。又言："先儒以为实柴所祀者无玉，□□燎所祀者无币。今太常令式，众星皆不用币，盖出于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则实柴所祀非无玉矣。□□燎无币，恐或未然。"至是遂命众星随其方色用币。

庆历三年，礼官余靖言："祈谷、祀感生帝同日，其礼当异，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谷、明堂苍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从祀神州无玉，报社稷两圭有邸，祈不用玉。明年，《祀仪》成，比《通礼》多所更定云。嘉祐中，集贤校理江休复言："《六典》大祀养牲，在涤三月，祫享日近，已逾其期，而牲牢未供。乞依汉、唐置廪牺局。"下礼院议：岁大小祀几百数，而牲盛之事，储养无素，宜如休复言。乃置廪牺局，设牢预养，籍田旧地，种植

粢盛，纳于神仓，以待祭祀之用。

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椑为杓。又请南北郊先行升烟瘞血之礼，至荐奠毕，即如旧仪，于坛坎燔瘞牲币。又北郊皇地祇及神州地祇，当为坎瘞，今乃建坛燔燎，非是。请今祭地祝版、牲币并瘞于坎。又《祀仪》：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瘞犊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体，殊不应典礼。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报阴。荐享太庙亦皆升首于室。"

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体解，荐腥则解为十一体。今亲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贵贱，无豚解、体解之别。请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肋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以两髀在端，两肩、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末。至荐熟，沉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后肱骨离为三，曰肩、臂、臑。后髀股骨去体离为二，曰肫、胳。前脊谓之正脊，次直谓之脡脊，阔于脡脊谓之横脊，皆二骨。肋骨最后二为短肋，旁中二为正肋，最前二为代肋。若升俎，则肩、臂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肋在中央。其俎之序，则肩、臂、臑、正脊、脡脊、横脊、代肋、长肋、短肋、膊、胳凡十一体，而骨体升俎，进神坐前如少牢礼，皆进下。其牲体各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

又请："亲祠饮福酒讫，仿《仪礼》'佐食抟黍'之说，命太官令取忝于簋，抟以授祝，祝受以豆，以嘏乎皇帝而无嘏辞。又本朝亲祠南郊，习仪于坛所，明堂习仪于大庆殿，皆近于渎。伏请南郊习仪于青城，明堂习仪于尚书省，以远神为恭。又赐胙：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知枢密、同知院事，礼仪、仪仗、卤簿、顿递使，牛羊豕肩、臂、臑各五；太子三师、三少，特进，观文大学士、学士，御史大夫，六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资政殿大学士，观文翰林资政端明龙图天章宝文承旨、侍讲、侍读，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尚书列曹侍郎，龙图、天章、宝文直学士，光禄、正议、通议大夫，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节度观察留后，左右谏议，龙图、天章、宝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书、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臑各三；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监礼官，博士，牛羊脊、肋各三；太祝，奉礼，司奠彝，

郊社、太庙、宫闱令，监牲牢、供应祠事内官，羊髀、膊、胳三；应执事、职掌、乐工、门干、宰手、驭马、驭车人，并均给脾、肫、胳、觳及肠、胃、肤之类。”

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言：“旧礼，郊庙尊罍数皆准古，而不实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为‘看器’。郊庙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献、一尊饮福。宜诏酒官依法制齐、酒，分实之坛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设空器；并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献、饮福酒，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从祀神位用旧升数。”

志第五十二 礼二（吉礼二）

○南郊

南郊坛制。梁及后唐郊坛皆在洛阳。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设燎坛于内坛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仁宗天圣六年，始筑外壝，周以短垣，置灵星门。亲郊则立表于青城，表三壝。神宗熙宁七年，诏中书、门下参定青城殿宇门名。先是，每郊撰进，至是始定名，前门曰泰禋，东偏门曰迎禧，正东门曰祥曦，正西门曰景曜，后三门曰拱极，内东侧门曰夤明，西侧门曰肃成，殿曰端诚，殿前东、西门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后园门曰宝华，著为定式。元丰元年二月，诏内壝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植一杙，缭以青绳，以为限域。既而详定奉祀礼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后世因之，稍增其制。国朝郊坛率循唐旧，虽仪注具载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壝，诚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严内外之限也。伏请除去青绳，为三壝之制。"从之。

徽宗政和三年，诏有司讨论坛壝之制。十月，礼制局言："坛旧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级；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谓地上圜丘、泽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国，或无自然之丘，则于郊泽吉土以兆坛位。为坛之制，当用阳数，今定为坛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数，广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数，广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数，广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总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为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与壝地之数也。"诏行之。

建炎二年，高宗至扬州，庶事草创，筑坛于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大乐、仪仗、法物赴行在所。绍兴十三年，太常寺言："国朝圆坛在国之东南，坛侧建青城斋宫，以备郊宿。今宜于临安府行宫东南修建。"于是，遂诏临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圆坛，第一成纵广七丈，第二成纵广一十二丈，第三成纵广一十七丈，第四成纵广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级，每成一十二缀。三壝，第一壝去坛二十五步，中壝去内壝、外壝去中壝各半之。燎坛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三出陛，在坛南二十步丙地。其青城及望祭殿与行事陪祠官宿斋幕次，并令绞缚，更不修盖。先是，张杓为京尹，

议筑斋宫，可一劳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经略河南，今筑青城，是无中原也。”遂罢役。

神位。元丰元年十一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按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设重营，以为等限。日月在中营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于五星中宫宿之属，则其位皆中营，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则其位皆外营。然则为重营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设为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设于坛下之东南。若夫公卿分献、文武从祀，与夫乐架饌幔，则皆在中壝之内，而大次之设乃在外壝。然则为三壝者，所以序祀事也。”

景德三年，卤簿使王钦若言：“汉以五帝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龛；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极、帝坐本非天帝，盖是天帝所居，则北极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执法，子星之次少孙星，望令司天监参验。”乃诏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检定之。

礼仪使赵安仁言：“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宝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盖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录》：‘坛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余内官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坐齐列，俱在十二陛之间。’唐建中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奏：‘天皇、北极、天一、太一，准《天宝敕》并合升第一等。’贞元二年亲郊，以太常议，诏复从《开元礼》，仍为定制。《郊祀录》又云：‘坛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开元礼义罗》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监史序状：‘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曰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为天子之枢，盖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可备陈，故总名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窃惟《坛图》旧制，悉有明据，天神定位，难以跻升，望依《星经》，悉以旧礼为定。”

钦若复言："旧史《天文志》并云：北极，北辰最尊者。又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谓：'礼天者，冬至祭天皇于北极也。'后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晋《天文志》：'帝坐光而润，则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则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见其可。又安仁议，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苟因前代阙文，便为得礼，实恐圣朝茂典，尤未适中。"诏天皇、北极特升第一龛，又设孙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

钦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晋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实与帝坐不类。"诏特升第二龛。

旧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题署，命钦若改造之。至是，钦若奉板便殿，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余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贮漆匣，覆以黄缣帊。帝降阶观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坛图》，五帝、五岳、中镇、河汉合在第三等。

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言："准礼，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于冬至，恐未协宜。"翰林学士晁迥等言："按《开宝通礼》：圜丘，有司摄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众星总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总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镇、海渎七十一位。今司天监所设圜丘、雩祀、明堂、方丘并七十位，即是方丘有岳、渎从祀，圜丘无星辰，而反以人帝从祀。望如奭请，以《通礼》及神位为定，其有增益者如后敕。"从之。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设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极九位于第一龛；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内坐、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龛；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龛；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内壝之内；众星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第一龛席以稿秸，余以莞席，皆内向配位。

太祖乾德元年，始有事于南郊。自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诏有司讲求遗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

岁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议配享，请以僖祖升配，张昭献议曰："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遍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享。"从之。

九年正月，诏以四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自国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岁亲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亲郊，从礼仪使扈蒙之议，复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言："亲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则符圣人大孝之道，成严父配天之仪。太祖皇帝光启丕图，恭临大宝，以圣授圣，传于无穷。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将来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请奉太宗配；上辛祈谷、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亲郊，奉太祖、太宗并配。"诏可。乾兴元年，真宗崩，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乃请："祈谷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亲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景祐二年郊，诏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亲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谷、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旧。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言："历代郊祀，配位无侧向，真宗示辅臣《封禅图》曰：'尝见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盖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当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后，有司不谕先帝以告成报功、酌宜从变之意，每郊仪范，既引祥符侧置之文，又载西向北上之礼，临时择一，未尝考定。"乃诏南郊祖宗之配，并以东方西向为定。皇祐五年郊，诏自今圜丘，三圣并侑。嘉祐六年，谏官杨畋论水灾繇郊庙未顺。礼院亦言："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后遂罢之。皇祐初，诏三圣并侑，后复迭配，未几复并侑，以为定制。虽出孝思，然颇违经典，当时有司失于讲求。"下两制议，翰林学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义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渎，故郊无二主。今三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非无以宁神也，请如礼官议。"七年正

月，诏南郊以太祖定配。

高宗建炎二年，车驾至扬州，筑坛于江都县之东南。是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将举郊祀，时复议以高宗参配。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洪焘等议，以为："物无二本，事无二初，舜之郊喾，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礼者，所以别等差，视仪则，远而尊者配于郊，近而亲者配于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谓宜如绍兴故事，奉太宗配，将来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参侑，庶于报本之礼、奉先之孝，为两尽其至。"诏恭依。

仪注。乾德元年八月，礼仪使陶谷言："飨庙、郊天，两日行礼，从祀官前七日皆合于尚书省受誓戒，自来一日之内受两处誓戒，有亏虔洁。今拟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礼，望依礼文于八日先受从享太庙誓戒，九日别受郊天誓戒，其日请放朝参。"从之。自后百官受誓戒于朝堂，宗室受于太庙。

祭之日均用丑时，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仪鸾司设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设乐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礼部尚书、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视鼎镬，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及荐腥，礼部尚书帅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熟俎。礼毕，各彻，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后，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御史按视之。奏中严外办以礼部侍郎，请解严以礼部郎中。赞者设亚、终献位于小次之南，宗室位于其后；设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分献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以羊左肩七个、犆豕以左肩五个。有司摄事、进胙皆如礼。太尉展视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号曰饮福，自宰臣而下至应执事及乐工、驭车马人等，并均给有差，以为定式。是岁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衮冕，执圭，合祭天地于圜丘，还御明德门楼，肆赦。

仁宗天圣二年，诏加真宗谥，上谓辅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习仪，其令礼官草具以闻。"先郊三日，奉谥册宝于太庙。次日，荐享玉清昭应、景灵宫，宿太庙。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坛改服衮冕行事。五年，郊后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惮劳也。"三献终，增礼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彻豆。三日，又斋长春殿，谢玉清昭应宫。礼毕，贺皇太后，比籍田，劳酒仪，略如

元会。其恭谢云：“臣某虔遵旧典，郊祀礼成，中外协心，不胜欢抃。”宣答曰：“皇帝德备孝恭，礼成严配，万国称颂，欢豫增深。”帝再拜还内。枢密使以下称贺，阁门使宣答，枢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称贺。酒三行，还内殿，受命妇贺，司宾自殿侧幕次引内命妇于殿庭，北向立，尚仪奏：“请皇太后即御坐。”司宾赞：“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阶，称封号妾某氏等言：“郊祀再举，福祚咸均，凡在照临，不胜忻抃。”降，再拜。尚宫承旨，降自东阶，称“皇太后圣旨”，又再拜。司宾宣答曰“已成钜礼，欢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妇贺，如内命妇仪，退，皆赴别殿贺皇帝，惟不致词，不宣答。

神宗元丰六年十一月二日，帝将亲郊，奉仁宗、英宗徽号册宝于太庙。是日晚，斋于大庆殿。三日，荐享于景灵宫，斋于太庙。四日，朝享七室，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靴袍，乘辇至大次。有司请行礼。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坛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入，宫架乐作，至午阶下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奏《景安》之乐，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诣罍洗，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讫，乐作，至坛下，乐止。升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殿中监进镇圭，《嘉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俯伏，兴，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币，执圭，俯伏，兴，再拜。内侍举镇圭授殿中监，乐止。《广安》乐作，诣太祖神坐前，东向，奠圭币如上帝仪。登歌乐作，帝降坛，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以下奉馔俎，宫架《丰安》乐作，奉奠讫，乐止。再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大圭，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执爵祭酒，三奠讫，执圭，俯伏，兴，乐止。太祝读册，帝再拜讫，乐作。次诣太祖神坐前，如前仪。登歌乐作，帝降自午阶，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乐止。亚献盥帨讫，《正安》乐作，礼毕，乐止。终献行礼并如上仪，献毕，宫架乐作，帝升自午阶，乐止。登歌乐作，至饮福位，乐止。《禧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豆，再受爵，饮福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作。帝降，还位如前仪。礼部、户部尚书彻俎豆，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乐作，一成止。宫架乐作，帝诣望燎位，南向立，乐止。礼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礼仪使跪奏：“礼毕。”宫架乐作，帝出中壝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

帝乘舆还青城，百官称贺于端诚殿。有司转仗卫，奏中严外办。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至玉辂所，侍中跪请降舆升辂。帝升辂，门下侍郎奏请进行，又奏请少驻，侍臣乘马，将至宣德门，奏《采荠》一曲，入门，乐止。侍中请降辂赴幄次，有司奏解严。帝常服，乘舆御宣德门，肆赦，群臣称贺如常仪。

初，淳化三年，将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许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准礼，天地、社稷之祀不废。"诏下尚书省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奏："以许王薨谢，去郊礼裁十日，又诏辍十一日以后五日朝参，且至尊成服，百僚皆当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后不得吊丧问疾。今若皇帝既辍朝而未成服，则全爽礼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违令式。况许王地居藩戚，望著亲贤，于昆仲为大宗，于朝廷为冢嗣，遽兹薨逝，朝野同哀，伏想圣情，岂胜追念。当愁惨之际，行对越之仪，臣等实虑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礼，岁有四焉，载于《礼经》，非有差降。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从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当郊，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对以不当废。珪又谓："'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传》谓：'不敢以卑废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丧，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庙，而合祀天地于圜丘。请冬至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缘神事者皆不可废。"诏用景德故事，惟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仍罢诸军呈阅骑队。故事，斋宿必御楼警严，幸后苑观花，作水戏，至是悉罢之。有司言："故事，当谒谢于祖宗神御殿，献享月吉礼，以礼官摄。"诏遣辅臣仍罢诣佛寺。是后国有故，皆遣辅臣。

高宗绍兴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来，三岁之祀，独于明堂，而郊天之礼未举，来岁乞行大礼。"诏建圜坛于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

孝宗隆兴二年，诏曰："联恭览国史，太祖乾德诏书有云：'务从省约，无至劳烦。'仰见事天之诚，爱民之仁，所以垂万世之统者在是。今岁郊见，可令有司，除礼物、军赏，其余并从省约。。初降诏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适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献岁上辛，遂改来年元为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礼成，进胙于德寿宫，以牛腥体肩三、臂上臑二。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

注，并同上寿礼。皇帝致词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宫，受天纯嘏，臣某与百僚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自后郊祀、明堂进胙饮福，并如上仪。

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礼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权工部尚书赵汝暨等奏：“今岁大礼，正在先帝大祥之后，臣等窃惟帝王受命，郊见天地，不可缓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为计。况今适在当郊之岁，既逾大祥之期，圜丘之祀，岂容不举？”于是降礼，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谒南郊，适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阴交蚀。”遂改来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礼，太常寺言：“皇帝既已从吉，请依仪用乐。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献景灵宫，三十日朝享太庙，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志第五十三 礼三（吉礼三）

○北郊 祈谷 五方帝 感生帝

北郊。宋初，方丘在宫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别为坛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来，迭奉四祖崇配二坛。太平兴国以后，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祐初，礼官言："皇地祇坛四角再成，面广四丈九尺，东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广三尺五寸，卑陋不应典礼。请如唐制增广之。"五年，诸坛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庆历用犊、羊、豕各一。既而谏官司马光奏："大行请谥于南郊，而皇地祇止于望告，失尊卑之序。"下礼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请差官诣北郊行事。其神州之坛，方三丈一尺，皇祐增高三尺，广四十八步，内壝四面以青绳代之。仍遣内臣降香，有司摄事如仪。

神宗元丰元年二月，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其牲币礼乐亦皆不同，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之以其类也。由汉以来，乃有夫妇共牢，合祭天地之说，殆非所谓求神以类之意。本朝亲祀上帝，即设皇地祇位，稽之典礼，有所未合。"遂诏详定更改以闻。于是陈襄、王存、李清臣、张璪、黄履、陆佃、何洵直、杨完等议，或以当郊之岁，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于圜丘之旁，别营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亲祭，改用十月；或欲亲郊圜丘之岁，夏至日遣上公摄事于方丘，议久未决。

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议者乃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壝斋宫，修仪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则夏至又以有司摄事，则不复有亲祭地祇之时，于父天母地之义若有隆杀。请遇亲祀南郊之岁，以夏至日备礼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义。"四年四月，乃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六年，礼部、太常寺上亲祀仪并如南郊；其摄事唯改舞名及不备官，其笾豆、乐架、玉币之数，尽如亲祠。是岁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罢合祭，不

设皇地祇位。

哲宗初立，未遑亲祀，有司摄事如元丰仪。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将言："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礼部尚书赵彦若请依元丰所定，郊祀之岁，亲祀方丘及摄事，已合礼之正，更不须聚议。礼部郎中崔公度请用陈荐议，仍合祭天地，从祀百神。复诏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台谏、礼官集议。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如故事，俟将来亲祠北郊，则合祭可罢。宋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尔。去所易而就所难，虚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后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议。中书舍人孔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祇之祭。彭汝砺、曾肇复上疏论合祭之非。文多不载。

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祇位，于祖宗之制未睹其可。"范百禄以"圜丘无祭地之礼，《记》曰：'有其废之，莫可举也。'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独不设地祇位，恐亦未安。况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今日宜为勉行权制，俟北郊议定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为是。而苏颂、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见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诏曰："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惟三岁一亲郊，则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祀北郊之仪，未之及行。是岁，郊祀不设皇地祇位，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以严并况之仪。厥后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礼毕，集官详议典礼以闻。"十一月冬至，亲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诏罢饮福宴。

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绍圣元年，以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官议。"御史中丞黄履谓："南郊合祭，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亲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莽意合祀，渎乱典礼。"帝以询辅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社者，土之神尔，岂有祭

大祇亦可谓之壮乎？”乃以履奏送礼部、太常寺。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六、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

建中靖国元年，命礼部、太常寺详定北郊仪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

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初，元丰三年七月，诏改北郊圜坛为方丘。六年，命礼部、太常定北郊坛制。哲宗绍圣三年，权尚书侍郎黄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坛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圣园至皇地祇坛之东坛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远。其坛系国初所建，神灵顾享已久。元丰间，有司请地祇、神州并为方坛，坛之外为坎，诏止改圜坛为方。请下有司，比类南郊增饰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诏礼部再为详定，指画兴筑。至是，礼制局言：“方坛旧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广八丈，下广十有六丈。夫圜坛既则象于乾，则方坛当效法于坤。今议方坛定为再成，一成广三十六丈，再成广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积三十六尺，其广与崇皆得六六之数，以坤用六故也。为四陛，陛为级一百四十有四，所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为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与壝俱再，则两地之义也。”斋宫大内门曰广禋，东偏门曰东秩，西偏门曰西平，正东门曰含光，正西门曰咸亨，正北门曰至顺，南内大殿门曰厚德，东曰左景华，西曰右景华，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后又增四角楼为定式。

其神位，崇宁初，礼部员外郎陈旸言：“五行于四时，有帝以为之主，必有神以为之佐。今五行之帝既从享于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于北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与四镇、海渎并列，请升之于第一成。”至是，议礼局上《新仪》：皇地祇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皇帝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东岳于坛第一龛，东镇、海渎于第二龛，东山林、川泽于坛下，东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卯阶之北，以南为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坛第一龛，南镇、海渎

于第二龛，南山林、川泽于坛下，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东，以西为上。土神后土、中岳于坛第一龛，中镇于第二龛，中山林、川泽于坛下，中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西，以西为上。金神蓐收、西岳于坛第一龛，西镇、海渎于第二龛，昆仑西山林、川泽于坛下，西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酉阶之南，以北为上。水神玄冥、北岳于坛第一龛，北镇、海渎于第二龛，北山林、川泽于坛下，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子阶之西，以东为上。神州地祇席以稿秸，余以莞席，皆内向。其余并如元丰仪坛壝之制。其位板之制，上帝位板长三尺，取参天之数；厚九寸，取干元用九之数；广尺二寸，取天之备数；书徽号以苍色，取苍璧之义。皇地祇位板长二尺，取两地之数；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数；广一尺，取地之成数；书徽号以黄色，取黄琮之义。皆以金饰。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又言："《大礼格》，皇地祇玉用黄琮，神州地祇、五岳以两圭有邸。今请二者并施于皇地祇，求神以黄琮，荐献以两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余不用。玉琮之制，当用坤数，宜广六寸，为八方而不剡；两圭之长宜共五寸，并宿一邸，色与琮同。牲币如之。"又言："常祭，地祇、配位各用冰鉴一；今亲祀，盛暑，请增正配及从祀位冰鉴四十一。"并从之。

四年五月夏至，亲祭地于方泽，以皇弟燕王俣为亚献，赵王亻思为终献。皇帝散斋七日于别殿，致斋七日于内殿，一日于斋宫。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陈设及皇帝行事，并如郊祀之仪。是后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亲祀者凡四。

高宗绍兴初，惟用酒脯鹿ＭＺ，行一献礼。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当一依祀天仪式。"诏从之。又言："国朝祀皇地祇，设位于坛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设于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为难，且于经典无据。请仍南向。"

淳熙中，朱熹为先朝南北郊之辩曰："《礼》'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书》'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验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后复合而为一。《周礼》亦只说祀昊天上帝，不说祀后土，故先儒言无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一时合祭共享之礼。古之时，礼数简而仪从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却将上下百神重沓累积并作一祭耶？且郊坛陛级两边上下，皆是神位，中间恐不可行。或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

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

祈谷、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开宝中，太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礼。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谷之祀，悉如圜丘之礼。

景德三年，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言：“伏睹画日，来年正月三日上辛祈谷，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为祈谷，郊祀昊天上帝。《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盖春气初至，农事方兴，郊祀昊天，以祈嘉谷，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后。自晋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择立春之先后。齐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议欲迁日，王俭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并立春前郊。’遂不迁日。吴操之云：‘应在立春前。’然则左氏所记，乃三代彝章；王俭所言，乃后世变礼。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谷，斯则袭王俭之末议，违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后上辛行祈谷礼。”因诏有司详定诸祠祭祀。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为祀赤帝于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龙星谓角、亢也，立夏后，昏见于东方。按《五礼精义》云：‘自周以来，岁星差度，今之龙见或在五月，以祈甘雨，于时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则惟用改朔，不待得节，祭于立夏之前，殊违旧礼之意。苟或龙见于仲夏，雩祀于季春，相去辽阔，于礼未周。欲请并于立夏后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则待改朔。”

天禧元年十二月，礼仪院言：“准画日，来年正月十七日祈谷，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缘岁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应宫，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用立春后辛日，盖当时未有朝拜宫观礼。王俭启云：‘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又宋孝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后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并许互用，在于礼典，固亦无嫌。”

初，祈谷、大雩，皆亲祀上帝。由熙宁迄靖康，惟有司摄事而已。元丰中，礼官言：“庆历大雩宗祀之仪，皆用犊、羊、豕各一，唯祈谷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犊一。请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仪，用犊、羊、豕各一。”

四年十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近诏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余

从祀群神悉罢。今祈谷、大雩犹循旧制，皆群神从祀，恐与诏旨相戾。请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余从祀群神悉罢。”又请改筑雩坛于国南门，以严祀事。并从之。

五年七月，礼部言：“雩坛当立于圜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广轮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为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门，一如郊坛之制。”从之。大观四年二月，礼局议以立春后上辛祈谷，诏：“以今岁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祈于亥，非礼也。”乃不果行。

政和《祈谷仪》：前期降御札，以来年正月上辛祈谷，祀上帝。前祀十日，太宰读誓于朝堂，刑部尚书莅之；少宰读誓于太庙斋房，刑部侍郎莅之。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前祀一日，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诣青城。祀日，自斋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至大次，服衮冕，执圭，入正门，宫架《仪安》之乐作。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帝临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礼仪使奉请再拜。盥洗，升坛上，登歌《嘉安》之乐作。皇帝搢大圭，执镇圭，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搢大圭，跪，受玉币。尊讫，诣太宗神位前，东向，尊币如上仪，登歌作《仁安》之乐。皇帝降阶，有司进熟，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升坛，登歌《歆安》之乐作。皇帝诣上帝神位前酌献，执爵祭酒，读册文讫，奏请皇帝再拜。诣太宗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登歌作《绍安》之乐。皇帝降阶，入小次，文舞退，武舞进，宫架《容安》之乐作。亚献酌献，宫架作《隆安》之乐，《神保锡羡》之舞。终献如之。礼仪使奏请皇帝诣饮福位，宫架《禧安》之乐作。皇帝受爵。又请再拜。有司彻俎，登歌《成安》之乐作。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皇帝诣望燎位。礼毕，还大次。雩祀上帝仪亦如之。惟太宗神位奠币作《献安》之乐，酌献作《感安之乐》。

南渡后，以四祀二在南郊圜坛，二在城西惠照院斋宫。绍兴十四年始具乐舞，用政和仪，增笾豆之数。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乞四祭并即圜坛，礼部侍郎郑闻谓：“明堂当从屋祭，不当在坛。有司摄事，当于望祭殿行礼。”从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受禅，始奉高宗配焉。

五方帝。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诸神从祀。又以四郊迎气及土王日专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从祀。各建坛于国门之外：青帝之坛，其崇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之坛，其崇六尺，东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黄帝之坛，其崇四尺，方七步；白帝之坛，其崇七尺，方七步；黑

帝之坛，其崇五尺，方三步七尺。天圣中，诏太常葺四郊宫，少府监遣吏赍祭服就给祠官，光禄进胙，监祭封题。庆历用羊、豕各一，正位大尊、著尊各二，不用牺尊，增山罍为二，坛上簠、簋、俎各增为二。皇祐定坛如唐《郊祀录》，各广四丈，其崇用五行八七五九六为尺数。嘉祐加羊、豕各二。

元祐六年，知开封府范百禄言："每岁迎气于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国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导四时之和气焉。今吏部所差三献皆常参官，其余执事赞相之人皆班品卑下，不得视中祠行事者之例。请下礼部与太常议，宜以公卿摄事。"从之。

景德中，南郊卤簿使王钦若言："五方帝位板如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恐是五帝之名，理当恭避。"礼官言："《开宝通礼义纂》，五者皆是帝号。《汉书注》自有名，即苍帝灵符，赤帝文祖，白帝显纪，黑帝玄矩，黄帝神斗是也。既为美称，不烦回避。"嘉祐元年，以集贤校理丁讽言，按《春秋文耀勾》为五帝之名，始下太常去之。

其祀仪：皇帝服衮冕，祀黑帝则服裘被衮。配位，登歌作《承安》之乐，余并如祈谷礼。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勾芒位坛下卯阶之南，岁星、析木、大火、寿星位坛下子阶之东，西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于坛下子阶之西，东上。

立夏祀赤帝，以帝神农氏配，祝融氏、荧惑、三辰、七宿从祀。祝融位坛下卯阶之南，荧惑、鹑首、鹑火、鹑尾位子阶之东，西上。井、鬼、柳、星、张、翼、轸宿，位于坛下子阶之西，东上。

季夏祀黄帝，以黄帝氏配，后土、镇星从祀。后土位坛下卯阶之南，镇星位坛下子阶之东。

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蓐收位坛下卯阶之南，太白、大梁、降娄、实沈位坛下子阶之东，西上。奎、娄、胃、昴、毕、觜、参宿，位于子阶之西，东上。

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阳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玄冥位坛下卯阶之南，辰星、诹訾、玄枵、星纪位子阶之东，西上。斗、

牛、女、虚、危、室、壁宿，位子阶之西，东上。

绍兴仍旧制，祀五帝于郊。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兴，必感其一。北齐、隋、唐皆祀之，而隋、唐以祖考升配，宋因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聂崇义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统，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坛而祭，以符火德。"事下尚书省集议，请如崇义奏。乃酌隋制，为坛于南郊，高七尺，广四丈，日用上辛，配以宣祖。牲用骍犊二，玉用四圭，有邸，币如方色。明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从祀。今既奉赤帝为感生帝，一日之内，两处俱祀，似为烦数。况同时并祀，大礼非宜。昊天从祀，请不设赤帝坐。"从之。

乾兴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判礼院谢绛言："伏睹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详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窃寻宣祖非受命开统，义或未安。唐武德初，圜丘、方丘、雩祀并以景帝配，祈谷、大享并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于圜丘，祀太宗于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称祖，万代不迁，停配以符古义。臣以为景帝厥初受封为唐始祖，盖与宣祖不侔。宣祖于唐，是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宋受命，既自太祖，于今四圣，而宣祖侑祀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请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宗祀真宗于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据郑氏说，则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别祭，尊于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请以太祖兼配，正符郑说。详郑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配，故引周后稷配灵威仰之义为证。惟太祖始造基业，躬受符命，配侑感帝，据理甚明。如恐祠日相妨，当以太宗配祈谷，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严之旨。臣以为宣庙非惟不迁，而迭用配帝，于古为疑。《礼》：'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亲尽必毁，况配享乎？"

翰林承旨李维等议："按《礼·祭法》正义曰：'郊，谓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此则崇配之文也。窃惟感帝比祈谷，礼秩差轻；宣祖比太祖，功业有异。今以太祖配祈谷，宣祖配感帝，称情立文，于礼斯协。"诏从所定。

其祀仪：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太史设帝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配帝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币，作《皇安》之乐，酌献，作《肃安》之乐，余如祈谷祀上帝仪。

绍兴十八年，臣僚言：“我朝祀赤帝为感生帝，世以僖祖配之。祖宗以来，奉事尤谨，故子孙众多，与天无极。中兴浸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于招提，酒脯而已。宜诏有司升为大祀，庶几天意潜孚，永锡蕃衍。”诏礼官议之，遂跻大祀。礼行三献用笾豆十二，设登歌乐舞，望祭于斋宫。

志第五十四 礼四（吉礼四）

○明堂

明堂。宋初，虽有季秋大享之文，然未尝亲祠，命有司摄事而已。真宗始议行之，属封岱宗、祀汾阴，故亦未遑。皇祐二年三月，仁宗谓辅臣："今年冬至日，当亲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礼。然自汉以来，诸儒各为论议，驳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诸侯之位，天子之路寝，乃今之大庆殿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于此，今之亲祀，不当因循，尚于郊壝寓祭也。其以大庆殿为明堂，分五室于内。"仍诏所司详定仪注以闻。礼院请依《周礼》，设五室于大庆殿。旧礼，明堂五帝位皆为幔室。今旁帷上幕，宜用青缯朱里；四户八牖，赤缀户，白缀牖，宜饰以朱白缯。

诏曰："祖宗亲郊，合祭天地，祖宗并配，百神从祀。今祀明堂，正当亲郊之期，而礼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为大享，盖亦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并配，而五帝、神州亦亲献之。日、月、河、海诸神，悉如圜丘从祀之数。"礼官议诸神位未决，帝谕文彦博等曰："郊坛第一龛者在堂，第二、第三龛设于左右夹庑及龙墀上，在壝内外者，列于堂东西厢及后庑，以象坛壝之制。仍先缋图。"

令辅臣、礼官视设神位。昊天上帝，堂下山罍各四。皇地祇，大尊、著尊、牺尊、山罍各二，在堂上室外神坐左；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堂下中陛东。三配帝、五方帝，山罍各二，于室外神坐左。神州，大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神坐左。牲各用一犊，毛不能如其方，以纯色代。笾豆，数用大祠。日、月、天皇大帝、北极，大尊各二，在殿上神坐左。笾豆，数用中祠。五官，数用小祠。内官，象尊各二，每方岳、镇、海、渎，山尊各二，在堂左右。中官，壶尊各二，在丹墀、龙墀上。外官，每方丘陵、坟衍、原隰，概尊各二，众星，散尊各二，在东西厢神坐左右。配帝席蒲越，五人帝莞，北极以上稿秸加褥，五官、五星以下莞不加褥，余如南郊。景灵宫升降，置黄道褥位。致斋日，陈法驾卤簿仪仗，壝门大次之后设小次。知庙卿酌奠七祠，文臣分享奉慈、后庙，近侍宿朝堂。行事及从升堂、百官分宿升龙门外，内庭省司宿本所，诸方客宿公馆。设宿爟火于望燎位东南。牲增四犊，羊、豕依郊各十六，以荐从祀。帝谓前代礼有祭玉、燔玉，今独有燔

玉，命择良玉为琮、璧。皇地祇黄琮、黄币，神州两圭有邸、黑币，日月圭、璧，皆置神坐前，燔玉加币上。五人帝、五官白币，日月、内官以下，币从方色。

九月二十四日未漏上水一刻，百官朝服，斋于文德殿。明日未明二刻，鼓三严，帝服通天冠、降纱袍，玉辂，警跸，赴景灵宫，即斋殿易衮圭，荐享天兴殿毕，诣太庙宿斋，其礼具太庙。未明三刻，帝靴袍，小辇，殿门契勘，门下省奉宝舆先入。及大次，易衮圭入，至版位，乐舞作，沃盥，自大阶升。礼仪使导入太室，诣上帝位，奠玉币于神坐，次皇地祇、五方帝、神州，次祖宗。奠币酌献之叙亦然。皇帝降自中阶，还版位，乐止。礼生引分献官奉玉币，祝史、斋郎助奠诸神坐，乃进熟。诸太祝迎上帝、皇地祇馔，升自中阶；青帝、赤帝、神州、配帝、大明、北极、太昊、神农氏馔，升自东阶；黄帝、白帝、黑帝、夜明、天皇大帝、轩辕、少昊、高阳氏馔，升自西阶；内中官、五官、外官、五星诸馔，随便升设。亚献将升，礼生分引献官俱诣罍洗，各由其阶酌献五人帝、日月、天皇、北极，下及左右夹庑、丹墀、龙墀、庭中五官、东西厢外官众星坐。礼毕，帝还大次，解严，改服乘辇，御紫宸殿，百官称贺。乃常服，御宣德门肆赦，文武内外官递进官有差。宣制毕，宰臣百僚贺于楼下，赐百官福胙及内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粟帛、羊酒。

嘉祐七年七月，诏复有事于明堂，有司言："皇祐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祭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余皆罢。又前一日，亲享太庙，尝停孟冬之荐，考详典礼，宗庙时祭，未有因严配而辍者。今明堂去孟冬画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罢。是皆变于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旧礼，先诣昊天奠献，五帝并行分献，以侍臣奠币，皇帝再拜，次诣真宗神坐，于礼为允。"而帝欲尽恭于祀事，五方帝位并亲献焉。朝庙用犊一，羊七，豕七；昊天上帝、配帝犊各一，羊、豕各二；五方、五人帝共犊五，豕五，羊五；五官从祀共羊、豕十。

英宗即位，礼官议仁宗配明堂，知制诰钱公辅等言："《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以成王言之则严祖。方是时，政则周公，祭则成王，亦安在必严其父哉？《我将》之诗是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仁宗则周之成王，虽有配天之业，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康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

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汉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当始配之代，适符严父之说，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最为近古而合乎礼。唐中宗时，则以高宗配；在玄宗时，则以睿宗配；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礼官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愿诏有司博议，使配天之祭不胶于严父，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

观文殿学士孙抃等曰：“《易》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盖祖、考并可配天，符于《孝经》之说，不可谓必严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与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谓严祖、严父其义一也。虽周家不闻废文配而移于武，废武配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经》之严父，历代循守，不为无说。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谓是时二汉之制具存，则魏所损益可知，亦不可谓章、安之后配祭无传，遂以为未尝严父也。唐至本朝讲求不为少，所以不敢异者，舍周、孔之言无所本也。今以为《我将》之诗，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删《诗》，存周全盛之《颂》被于管弦者，独取之也？仁宗继体守成，置天下于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严父之大孝。”

谏官司马光、吕诲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下此，皆不见于经。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之，自非建邦启土、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德业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尊其父以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误释《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也。景祐中，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礼。仁宗虽丰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诏从抃议。

御史赵鼎请递迁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谷、神州，用唐故事。学士王珪等以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严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时以太宗配，在仁宗时以真宗配，今则以仁宗配。仁宗始罢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谷及神州之祭，本非递迁。今明堂既用严父之道，则真宗配天之祭于礼当罢，不当

复分雩祭之配也。”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元丰，详定礼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则虽配帝用犊，《礼》所谓‘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则虽天帝用太牢，《诗》所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是也。自梁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熙宁所用犊与羊、豕，皆未应礼。今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请用牛、羊、豕各一。”太常礼院言：“今岁明堂，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乐，卤簿鼓吹、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自是，凡国有故皆用此制。

六月，诏曰：“历代以来，合宫所配，杂以先儒六天之说，朕甚不取。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配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详定所言：“按《周礼》有称昊天上帝，有称上帝，有称五帝者，一帝而已。将来祀英宗于明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仪注。”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君锡等状：“按《周官》掌次职曰：‘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大次、小次。’又司服职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与五帝异。则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郑氏之学兴，乃有六天之说，而事非经见。晋泰始初，论者始以为非，遂于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显庆礼》亦然。请如诏祀英宗于明堂，惟配上帝，以称严父之意。”又请：“以莞席代稿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罍并用宗庙之器，第以不稞，不用彝瓒。罢爟火及设褥，上帝席以稿秸，配帝席以蒲越，皆加褥其上。饮福受胙，俟终三献。”并从之。

监察御史里行王祖道言：“前诏以六天之说为非古，今复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礼官欲去四圭而废祀神之玉，殊失事天之礼。望复举前诏，以正万世之失。”仍并诏详定合用圭、璧。详定所言：“宋朝祀天礼以苍璧，则燎玉亦用苍璧；礼神以四圭有邸，则燎玉亦用四圭有邸。而议者欲以苍璧礼神，以四圭有邸从燎，义无所主。《开宝》、《开元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礼神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诏唯祀上帝，则四圭有邸，自不当设。宜如南郊，礼神燔燎皆用苍璧。”又请：“宿斋于文德殿，祭之旦，服通天冠、绛纱袍，至大次，改祭服行事，如郊庙之礼。”

先是，三省言：“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礼毕行劳酒之礼，如元会仪。今明堂礼毕，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皇帝于帘内行恭谢礼，百僚称贺讫，升殿赐酒。”太皇太后不许，诏将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

于内东门拜表。九月辛巳，大享于明堂。礼毕，诣景灵宫及诸寺观行恭谢礼。元符元年，尚书左丞蔡卞言："每岁大享明堂，即南郊望祭殿行礼，制度隘窄，未足以仰称严事之意。今新作南郊斋宫端诚殿，实天子洁斋奉祠及见群臣之所，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礼，于义为合。"

初，元丰礼官以明堂寓大庆路寝，别请建立以尽严奉，而未暇讲求。至是蔡京为相，始以库部员外郎姚舜仁《明堂图议》上，诏依所定营建。明年正月，以彗出西方，罢。大观元年九月辛亥，大享于明堂，犹寓大庆殿。

政和五年，诏："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于寝殿，礼盖云阙。崇宁之初，尝诏建立，去古既远，历代之模无足循袭。朕刺经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风，上圆下方，参合先王之制。相方视址，于寝之南，僝工鸠材，自我作古，以称朕昭事上帝率见昭考之心。"既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临丙方近东，以据福德之地"，乃徙秘书省宣德门东，以其地为明堂。

又诏："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见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曰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则世室非庙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则度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广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户，户两夹窗，此夏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寝也。度以八尺之寻，其堂修七寻。又曰四阿重屋，阿者屋之曲也，重者屋之复也，则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则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则知皆室也。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则东西长，七筵则南北狭，所以象天，则知上圜也。名不相袭，其制则一，唯步、寻、筵广狭不同而已。朕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圜象天，下方法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享帝严父，听朔布政于一堂之上，于古皆合，其制大备。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立。"

于是内出图式，宣示于崇政殿，命蔡京为明堂使，开局兴工，日役万人。京言："三代之制，修广不相袭，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寻，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广。今若以二筵为太室，方一丈八尺，则室中设版位、礼器已不可容，理当增广。今从周制，以九尺之筵

为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

广五筵，四丈五尺。

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

广四筵，三丈六尺。

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无修广之数，今亦广以九尺之筵。明堂、玄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

广五筵，四丈五尺。

左右个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

青阳、总章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

左右个各修四筵，三丈六尺。 广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

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

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

堂总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广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

”

蔡攸言：“明堂五门，诸廊结瓦，古无制度，汉、唐或盖以茅，或盖以瓦，或以木为瓦，以夹纻漆之。今酌古之制，适今之宜，盖以素瓦，而用琉璃缘里及顶盖鸱尾缀饰，上施铜云龙。其地则随所向甃以五色之石。栏楯柱端以铜为文鹿或辟邪象。明堂设饰，杂以五色，而各以其方所尚之色。八窗、八柱则以青、黄、绿相间。堂室柱门栏楯，并涂以朱。堂阶为三级，级崇三尺，共为一筵。庭树松、梓、桧，门不设戟，殿角皆垂铃。”诏以“玄堂”犯祖讳，取“平在朔易”之义，改为平朔，门亦如之。仍改敷祐门曰左敷佑，左承天门曰右敷佑，右承天门曰平秩，更衣大次曰斋明殿。七年四月，明堂成，有司请颁常视朔听朝。诏：“明堂专以配帝严父，余悉移于大庆、文德殿。”群臣五表陈请，乃从之。

礼制局言：“祀天神于冬至，祀地祇于夏至，乃有常日，无所事卜。

季秋享帝，以先王配，则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礼不卜常祀而卜其日，所谓卜日者，卜其辛尔。盖月有上辛、次辛，请以吉辛为正。”

又言：“《周礼》：‘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盖于大裘举正位以见配位，于衮冕举配位以见正位，以天道事之，则举卑明尊；大裘象道，衮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请服衮冕。郊祀正位设蒲越，明堂正配位以莞，盖取《礼记》所谓‘莞簟之安’。请明堂正配位并用莞簟。又《周礼》：‘以苍璧礼天。’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然说者谓礼神在求神之前，祀神在礼神之后。盖一祭而并用也。夏祭方泽，两圭有邸，与黄琮并用。明堂大享，苍璧及四圭有邸亦宜并用。圜丘、方泽，执玄圭则搢大圭，执大圭则奠玄圭。《礼经》，祀大神祇，享先王，一如明堂亲祠，宜如上仪。其正配二位，请各用笾二十六，豆二十六，簠八，簋八，登三，铏三，柶盘、神位席、币篚，祝篚、玉爵反坫、瑶爵、牛羊豕鼎各一，并局匕、毕茅、幂俎六，大尊、山尊、著尊、牺尊、象尊各二，壶尊六，皆设而弗酌。尊加幂。牺尊、象尊、壶尊、牺罍、象罍、壶罍各五，加勺、幂。御盘匜一，并篚、勺、巾。饮福受黍豆一，以玉饰。饭福受胙俎一。亚献、终献盥洗罍、爵洗罍并篚、勺、巾各一，神厨鸾刀一。”

又言：“明堂用牲而不设庶羞之鼎。按元丰礼，明堂牲牢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宗祀止用三鼎而不设庶羞之鼎，其俎亦止合用六。宗庙祭祀五齐三酒，有设而弗酌者，若酒正所谓‘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是也。有设而酌者，若司尊彝所谓‘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脩酌’是也。今太庙、明堂之用，请以大尊实泛齐，山尊实醴齐，著尊实盎齐，牺尊实缇齐，象尊实沉齐，壶尊实三酒，皆为弗酌之尊。又以牺尊实醴齐为初献，象尊实盎齐为亚献，并陈于阼阶之上，牺在西，象在东。壶尊实清酒为终献，陈于阼阶之下，皆为酌尊。尊三，其贰以备乏匮。明堂虽严父，然配天与上帝，所以求天神而礼之，宜同郊祀，用礼天神六变之乐，以天帝为尊焉。皇祐以来，以大庆殿为明堂，奏请致斋于文德殿，礼成，受贺于紫宸殿。今明堂肇建，宜于大庆殿奏请致斋，于文德殿礼成受贺。宿斋奏严，本以警备。仁宗诏明堂直端门，故斋夕权罢。今明堂在寝东南，不与端门直，将来宗祀，大庆殿斋宿，皇城外不设卤簿仪仗，其警场请列于大庆殿门之外。王者祀上帝于郊，配以祖，祀于明堂，配以祢。今有司行事，乃寓端诚殿，未尽礼意。请非亲祀岁，有司行事，亦于明堂。改仪仗使曰礼卫，卤簿使曰礼器，桥道顿递使曰礼顿，大礼、礼仪二使仍旧制。又设季秋大享登歌，并用方士。”

初，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议：“明堂五室祀五帝，而王安石以五帝为五

精之君，昊天之佐，故分位于五室，与享于明堂。神宗诏唯以英宗配帝，悉去从祀群神。陛下肇新宏规，得其时制，位五帝于五室，既无以祢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无群神从祀之渎，则神考绌六天于前，陛下正五室于后，其揆一也。”至是诏罢从祀，而亲祠五室焉。寻诏每岁季秋大享，亲祠明堂如孟月朝献礼，罢有司摄事，及五使仪仗等。

已而太常寺上《明堂仪》：皇帝散斋七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于内殿，有司设大次于斋明殿，设小次于明堂东阶下。祀曰，行事、执事、陪祠官立班殿下，东西相向。皇帝服衮冕，太常卿、东上阁门官、太常博士前导。礼部侍郎奏中严外办，太常卿奏请行礼。太常卿奏礼毕，礼部郎中奏解严。其礼器、牲牢、酒馔、奠献、玉币、升烟、燔首、祭酒、读册、饮福、受胙并乐舞等，并如宗祀明堂仪。其行事、执事、陪祠官，并前十日受誓戒于明堂。行事、执事官致斋三日，前一日并服朝服立班省馔，祀日并祭服。陪位官致斋一日。祀前二日仍奏告神宗配侑。自是迄宣和七年，岁皆亲祀明堂。

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尚书秦桧等言：“国朝冬祀大礼，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余员，今卤簿、仪仗、祭器、法物散失殆尽，不可悉行。宗庙行礼，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礼，可举而行，乞诏有司讨论以闻。”礼部、御史、太常寺言：“仁宗明堂以大庆殿为之，今乞于常御殿设位行礼。”乃下诏曰：“肇称吉礼，已见于三岁之郊；载考彝章，当间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辑古上仪，会天地以同禋，升祖宗而并配。”乃以九月十八日行事。

四年，太常寺看详、国子监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礼者十一事：其一，谓陶匏用于郊丘，玉爵用于明堂，今兹明堂实兼郊礼，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礼，当奉玉爵。其二，《礼经》，太牢当以牛、羊、豕为序，今用《我将》之诗，遂以羊、豕、牛为序，所谓以辞害意，岂有用大牲作元祀，而反在羊、豕之后者？其三，陈设尊罍，宜仿《周官》司尊彝秋尝之制。其四，泛齐醴齐，宜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当从古制。其七，皇帝未后诣斋室，则是致斋二日有半，乞用质明以成三日之礼。其八，斋不饮酒茹荤，乞罢官给酒馔，俾得专心致志，交于神明。其九，设神位版及升烟、奠册，不当委之散吏。其十、十一，皆论乐。并从之。

三十一年，以钦宗之丧，用元祐故事，皆前期朝献景灵宫、朝享太庙，皆遣大臣摄事；唯亲行大享之礼，礼毕宣赦，乐备不作。附庙毕如故事。享罢合祭，奉徽宗配。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五官神于东

厢，仍罢从祀诸神位，用熙宁礼也。

孝宗淳熙六年，以群臣议，复合祭天地，并侑祖宗、从祀百神，如南郊。十五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上问宰执配位。周必大奏："昨已申请，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应配坐，且当以太祖、太宗并配。"留正亦言之。上曰："有绍兴间典故，可参照无疑。"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理宗即位，大享当用九月八日，在宁宗梓宫未发之前，下礼官及台谏、两省详议。吏部尚书罗点等言："本朝每三岁一行郊祀，皇祐以来始讲明堂之礼，至今遵行。稽之《礼经》，有'越绋行事'之文，'既殡而祭'之说，则虽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绍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释服之后，未发引之前；庆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释服之后，未发引之前。今来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斋别殿，百官各受誓戒，系在闰八月二十七日，即当在以日易月未释服之内。乞下太史局，于九月内择次辛日行礼，则在释服之后，正与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享太庙，遣官摄事。皇帝亲行大享，礼成不贺。

淳祐三年，将作少监、权枢密都承旨韩祥言："窃以明堂之礼，累圣不废严父配侑之典。南渡以来，事颇不同。高庙中兴，徽宗北狩，当时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废严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绍兴末，乃以徽庙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娱奉尧父，故无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袭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宁考之心有所未尽。"时朝散大夫康熙亦援倪思所著合宫严父为言。上曰："三后并侑之说最当。"是后明堂以太祖、太宗、宁宗并侑。宝祐五年九月辛酉，复奉高宗升侑。于是明堂之礼，一祖三宗并配。度宗咸淳五年，明堂大享，又去宁宗，奉理宗与祖宗并配。

先是，绍兴初，权礼部尚书胡直孺等言："国朝配祀，自英宗始配以近考，司马光、吕诲争之，以为诎祖进父，然卒不能夺王珪、孙抃之谄辞。其后，神宗谓周公守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对以误引《孝经》严父之说，惜乎当时无有辨正之者。今或者曰：后稷为周之祖，文王、武王是为二祧。高祖为汉之祖，孝文、孝武特崇两庙。皆子孙世世所奉承者。太祖为帝者祖，太宗、真宗宜为帝者宗。皇祐以一祖二宗并配，议出于此。直孺等闻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盖古之帝王非建邦启土者，皆无配之祭。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宋肇基创业之君，太祖是已。太祖则周之后

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祭者，万世不迁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当时盖拘于严父，故配帝并及于真宗。今主上绍膺大统，自真宗至于神宗均为祖庙，独跻则患在于无名，并配则几同于祫享。今参酌皇祐诏书，请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礼专而事简，庶几可以致力于神，万世行之可也。”

七年，徽宗哀闻。是岁九月，中书舍人傅崧卿援严父之说，不幸太上讳问奄至，而大享不及，理实未安。吏部尚书孙近等言：“元年以来，祖、宗并配，今论者乃欲祖、宗并配之外，增道君皇帝一位，不合典礼。”权礼部侍郎陈公辅言：“今梓宫未还，庙社未定，疆土未复，臣窃意祖宗、上皇神灵所望于陛下者，必欲兴衰拨乱，恢复中原，迎还梓宫，归藏陵寝，以隆我宋无疆之业。若如议者之言，以陛下贵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获天下之养，今不幸而崩，且欲因明堂之礼，追配上帝，谓是足以尽人子之孝，则于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并侑。太上升配，似未可行。”至嘉定四年，遂以太祖、太宗、高宗、宁宗并侑，至度宗，复以太祖、太宗、高宗、理宗并配焉。

志第五十五 礼五（吉礼五）

○社稷 岳渎 籍田 先蚕 奏告 祈禜

社稷，自京师至州县，皆有其祀。岁以春秋二仲月及腊日祭太社、太稷。州县则春秋二祭，刺史、县令初献，上佐、县丞亚献，州博士、县簿尉终献。如有故，以次官摄。若长吏职官或少，即许通摄，或别差官代之。牲用少牢，礼行三献，致斋三日。其礼器数：正配坐尊各二，笾、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三。从祀笾、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太社坛广五丈，高五尺，五色土为之。稷坛在西，如其制。社以石为主，形如钟，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四面宫垣饰以方色，面各一屋，三门，每门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罘罳，如庙之制，中植以槐。其坛三分宫之一，在南，无屋。庆历用羊、豕各二，正配位笾、豆十二，山罍、簠、簋、俎二，祈报象尊一。

元丰三年，详定所言："社稷祝版、牲币、馔物，请并瘞于坎，更不设燔燎。又《周礼·大宗伯》'以血祭社稷'，社为阴祀，血者幽阴之物，是以类求神之意。郊天先荐血，次荐腥，次荐爓，次荐熟。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荐熟而已。今社稷不用血祭，又不荐爓，皆违经礼。请以埋血为始，先荐爓，次荐熟。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墉下，所以答阴也，今社稷壝内不设北墉，而有司摄事，乃设东向之位，非是。请设北墉，以备亲祠南向答阴之位，有司摄事，则立北墉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今一用少牢，殊不应礼。夫为一郡邑报功者，当用少牢；为天下报功者，当用太牢。所有春秋祈报太社、太稷，请于羊、豕外加角握牛二。"又言："社稷之祭，有瘞玉而无礼玉，《开元礼》：奠太社、太稷，并以两圭有邸。请下有司造两圭有邸二，以为礼神之器，仍诏于坛侧建斋厅三楹，以备望祭。"

先是，州县社主不以石。礼部以谓社稷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坚久。又《礼》：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制。请令州县社主用石，尺寸广长亦半太社之制。遂下太常，修入祀仪。元祐中，又从博士孙谔言，祭太社、太稷，皆设登歌乐。大观，议礼局言："太社献官、太祝、奉礼，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则用常服。请下祭服制度于郡县，俾其自制，弊则听改造之。"

绍兴元年，以春秋二仲及腊前祭太社、太稷于天庆观，又望祭于临

安天宁观。十四年，始筑坛壝于观桥之东，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员，备牲牢器币，进熟、望燎如仪。

岳镇海渎之祀。太祖平湖南，命给事中李昉祭南岳，继令有司制诸岳神衣、冠、剑、履，遣使易之。广南平，遣司农少卿李继芳祭南海，除去刘鋹所封伪号及宫名，易以一品服。又诏："岳、渎并东海庙，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又命李昉、卢多逊、王祐、扈蒙等分撰岳、渎祠及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六年，遣使奉衣、冠、剑、履，送西镇吴岳庙。

太平兴国八年，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诣白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秘书监李至言："按五郊迎气之日，皆祭逐方岳镇、海渎。自兵乱后，有不在封域者，遂阙其祭。国家克复四方，间虽奉诏特祭，未著常祀。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长史以次为献官。"其后，立春日祀东岳岱山于兖州，东镇沂山于沂州，东海于莱州，淮渎于唐州。立夏日祀南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山于越州，南海于广州，江渎于成都府。立秋日祀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西海、河渎并于河中府，西海就河渎庙望祭。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北海、济渎并于孟州，北海就济渎庙望祭。土王日祀中岳嵩山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晋州。

真宗封禅毕，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遣职方郎中沈维宗致告。又封威雄将军为炳灵公，通泉庙为灵派侯，亭山神庙为广禅侯，峄山神庙为灵岩侯，各遣官致告。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车驾次澶州，祭河渎庙，诏进号显圣灵源公，遣右谏议大夫薛映诣河中府，比部员外郎丁顾言诣澶州祭告。秘书丞董温其言："汉以霍山为南岳，望令寿州长吏春秋致祭。"礼官言："虽前汉尝以霍山为南岳，缘今岳庙已在衡山，难于改制。其霍山如遇水旱祈求及非时，准别敕致祭，即委州县奉行。"诏封江州马当上水府，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顺圣平江王；润州金山下水府，昭信泰江王。

及祀汾阴，命陈尧叟祭西海，曹利用祭汾河。车驾至潼关，遣官祠西岳及河渎，并用太牢，备三献礼。庚午，亲谒华阴西岳庙，群臣陪位，庙垣内外列黄麾仗，遣官分奠庙内诸神，加号岳神为顺圣金天王。还至河中，亲谒奠河渎庙及西海望祭坛。五月乙未，加上东岳曰天齐仁圣帝，南岳曰司天昭圣帝，西岳曰金天顺圣帝，北岳曰安天元圣帝，中

岳曰中天崇圣帝。命翰林、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崇饰神像之礼。其玉册制，如宗庙谥册。帝自作《奉神述》，备纪崇奉意，俾撰册文。有司设五岳册使一品卤簿及授册黄麾仗、载册辂、衮冕舆于乾元门外，各依方所。群臣朝服序班、仗卫如元会仪。上服衮冕，御乾元殿。中书侍郎引五岳玉册，尚衣奉衮冕升殿，上为之兴。奉册使、副班于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上五岳帝号，遣卿等持节奉册展礼。"咸承制再拜。奉册使以次升自东阶，受册御坐前，降西阶；副使受衮冕舆于丹墀，随册使降立丹墀西。玉册发，至于朝元门外，帝复坐。册使奉册升辂，鼓吹振作而行。东岳、北岳册次于瑞圣园，南岳册次于玉津园，西岳、中岳册次于琼林苑。及庙，内外列黄麾仗，设登歌。奉册于车，奉衮冕于舆，使、副袴褶骑从，遣官三十员前导。及门，奉置幄次，以州长吏以下充祀官，致祭毕，奉玉册、衮冕置殿内。又加上五岳帝后号：东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肃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遣官祭告。诏岳、渎、四海诸庙，遇设醮，除青词外，增正神位祝文。又改唐州上源桐柏庙为淮渎长源公，加守护者。帝自制五岳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坛之地构亭立石柱，刻文其上。

天禧四年，从灵台郎皇甫融请，凡修河致祭，增龙神及尾宿、天江、天记、天社等诸星在天河内者，凡五十位。

仁宗康定元年，诏封江渎为广源王，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加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皇祐四年，又以灵台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兼祠箕、斗、奎，与东井、天津、天江、咸池、积水、天渊、天潢、水位、水府、四渎、九坎、天船、王良、罗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内者。五年，以侬智高遁，益封南海洪圣广利招顺王。其五镇，沂山旧封东安公，政和三年封王；会稽旧封永兴公，政和封永济王；吴山旧封成德公，元丰八年封王；医巫闾旧封广宁公，政和封王；霍山旧封应圣公，政和封应灵王。东海，大观四年，加号助顺广德王。

绍兴七年，太常博士黄积厚言："岳镇海渎，请以每岁四立日分祭东西南北，如祭五方帝礼。"诏从之。

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之内。自渡江以后，惟南海王庙，岁时降御书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东海之祠，但以莱州隔绝，未尝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东海分界也。绍兴中金人入寇，李宝以舟师大捷于胶西，神之助顺，为有功矣。且元丰间尝建庙于明州定海县，请依南海

特封八字王爵，遣官诣明州行礼。”诏可。

籍田之礼，岁不常讲。雍熙四年，始诏以来年正月择日有事于东郊，行籍田礼。所司详定仪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阳门七里外为先农坛，高九尺，四陛，周四十步，饰以青；二壝，宽博取足容御耕位。观耕台大次设乐县、二舞。御耕位在壝门东南，诸侯耕位次之，庶人又次之。观耕台高五尺，周四十步，四陛，如坛色。其青城设于千亩之外。”又言：“隋以青箱奉穜稑，唐废其礼。青箱旧无其制，请用竹木为之而无盖，两端设襻，饰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种，覆以青帊。穜稑即早晚之种，不定谷名，请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麦，陈于箱中。”大礼使李昉言：“按《通礼》，乘耕根车，今请改乘玉辂，载耒耜于耕根车。又前典不载告庙及称贺之制，今请前二日告南郊、太庙。耕礼毕，百官称贺于青城。礼有劳酒，合设会于还宫之翼日，望如亲祀南郊之制，择日大宴。”详定所言：“御耒耜二具，并盛以青绦，准唐乾元故事，不加雕饰。礼毕，收于禁中，以示稼穑艰难之意。其祭先农，用纯色犊一，如郊祀例进胙，余并权用大祠之制。皇帝散斋三日，致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农、后稷册，学士院撰文进书。”以卤簿使贾模等言，复用象辂载耒耜，以重其事。五年正月乙亥，帝服衮冕，执镇圭，亲享神农，以后稷配，备三献，遂行三推之礼。毕事，解严，还行宫，百官称贺。帝改御大辇，服通天冠、绛纱袍，鼓吹振作而还。御乾元门大赦，改元端拱，文武递进官有差。二月七日，宴群臣于大明殿，行劳酒礼。

景德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言：“来年画日，正月一日享先农，九日上辛祈谷，祀上帝。《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亲载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谓上辛郊天也；元辰，谓郊后吉亥享先农而耕籍也。《六典》、《礼阁新仪》并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农。望改用上辛后亥日，用符礼文。”

明道元年，诏以来年二月丁未行籍田礼，而罢冬至亲郊。遣官奏告天地、宗庙、诸陵、景灵宫，州都就告岳渎、宫庙。其礼一如端拱之制，而损益之。礼成，遣官奏谢如告礼。

元丰二年，诏于京城东南度田千亩为籍田，置令一员，徙先农坛于中，神仓于东南，取卒之知田事者为籍田兵。乃以郊社令辛公佑兼令。公佑请因旧□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其中，并植果蔬，冬则藏冰，凡一岁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荐献而后进御，有余，则贸钱以给杂费，输其

余于内藏库，著为令。权管干籍田王存等议，以南郊□麦殿前地及玉津园东南羡地并民田共千一百亩充籍田外，以百亩建先农坛兆，开阡陌沟洫，置神仓、斋宫并耕作人牛庐舍之属，绘图以进。已而殿成，诏以思文为名。

政和元年，有司议：享先农为中祠，命有司摄事，帝止行耕籍之礼。罢命五使及称贺、肆赦之类。太史局择日不必专用吉亥。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车，罢乘玉辂。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绛纱袍，百官并朝服。仿雍熙仪注，九卿以左右仆射、六尚书、御史大夫摄，诸侯以正员三品官及上将军摄。设庶人耕位于诸侯耕位之南，以成终亩之礼。备青箱，设九谷，如隋之制。寻复以耕籍为大祠，依四孟朝享例行礼，又命礼制局修定仪注。

孟春之月，太史择上辛后吉日，皇帝亲耕籍田，命有司以是日享先农、后稷于本坛，如常仪。前期，殿中监设御坐于思文殿，仪鸾司设文武官次殿门外之左右。其日早，奉礼郎设御耕褥位于耕籍所，尚舍设观耕御坐于坛上，南向。典仪设侍耕群臣位于御耕之东西，设从耕群臣位于御耕之东南，西向，北上。奉礼郎设御耒席于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仆设御耕牛于御坛之西，稍北；太仆卿位于耕牛之东，稍前，南向。太常设左辅位于御耕之东，稍南，西向；设司农位二，一在左辅之后，一在其南，并西向。籍田令三，皆位司农卿南，少退，北上。奉青箱官位于后。诸执耒耜者位公卿耕者后，侍耕者前，西向。三公、三少、宰臣、亲王等每员三人，执政二人，从耕；群官一名助耕，并服绛衣、介帻。三公以次群官耒耜各一具，每一具正副牛二，随牛二人。庶人耕位在从耕官位之南，西向。庶人百人，并青衣，耕牛二百，每两牛用随牛一人，耒耜百具，畚五十具，锸二十五具，以木为刃。耆老百人，常服陪位于庶人位南，西向。司农少卿位二于庶人位前，太社令位司农少卿之西，少退，俱北向。畿内诸令位庶人之东，西向。尚辇局设玉辂于仗内。前期三日，司农以青箱奉九谷種稑之种进内。前二日，皇后率六宫献于皇帝，受于内殿。前一日，降出付司农。

其日质明，左辅奉耒耜载于玉辂讫，耕籍使朝服乘车，用本品卤簿，以仪仗二千人卫耒耜先诣坛所。尚辇奉御设平辇于祥曦殿，皇帝靴袍出自内东门，从驾臣僚禁卫并起居如常仪。将至耕所，文武侍耕、从耕以下及耆老、庶人俱诣籍田西门外立班，再拜奉迎讫，各就次。从耕、陪耕等官服朝服以俟耕。车驾至思文殿，进膳讫，左辅以御耒耜授籍田令，横执之，诣耕籍所，置于席，遂守之。凡执耒耜者横执之，受则先其耒、后其耜。诸县令率终亩庶人、陪耕耆老先就位，司农卿、籍

田令、太社令、奉青箱官、诸执耒耜者以次就位。御史台引殿中侍御史一员先入就位，次礼直官、宣赞舍人等分引侍耕、从耕群官各就位。尚辇奉御进辇思文殿。左辅奏请中严。少顷，奏外办。皇帝通天冠、绛纱袍，乘辇出。将至御耕位，尚舍先设黄道，太常请降辇就位。既降辇，太常卿前导至褥位南向立，奏请行礼。礼直官请籍田令进诣御耒席南向，引司农卿诣籍田令东西向，籍田令俯伏跪，执事者以绦受之，籍田令解绦出耒，执耒兴，东向立，以授司农卿，司农卿西向立，以授左辅，左辅诣御耕位前少东，北向。太常卿奏请受耒耜，左辅执以进，执耒者助执之。皇帝受以三推，左辅前受耒耜，授司农卿，以授籍田令，各复位。籍田令跪而纳于縚，执耒兴，以授执事者，退复位。

皇帝初耕，诸执耒耜者以耒耜各授从耕者，礼直官引太常卿诣御位前，北向，奉请皇帝升坛观耕，复位立。前导官导皇帝升坛，即御坐南向。礼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近东，西向北上立。礼直官引三公、三少、宰臣、亲王各五推，余从耕官各九推，讫，执耒耜者前受耒耜。礼直官引司农少卿帅庶人以次耕于千亩，候耕少顷，礼直官引左辅诣御坐前跪奏礼毕。降坛，乘辇还思文殿，左辅奏解严，侍耕、从耕官皆退。次籍田令以青箱授司农卿，诣耕所，出種稑播之。次司农少卿帅太社令检校终亩。次司农卿诣御前北向俯伏跪奏省功毕，退。所司放仗以俟，皇帝常服还内，侍卫如常仪。绍兴七年，始举享先农之礼，以立春后亥日行一献礼。十六年，皇帝亲耕籍田，并如旧制。

先蚕之礼久废，真宗从王钦若请，诏有司检讨故事以闻。按《开宝通礼》："季春吉巳，享先蚕于公桑。前享五日，诸与享官散斋三日，致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设先蚕氏神坐于坛上北方，南向。尚宫初献，尚仪亚献，尚食终献。女相引三献之礼，女祝读文，饮福、受胙如常仪。"又按《唐会要》："皇帝遣有司享先蚕如先农可也。"乃诏："自今依先农例，遣官摄事。"礼院又言："《周礼》：'蚕于北郊。'以纯阴也。汉蚕于东郊，以春桑生也。请约附故事，筑坛东郊，从桑生之义。坛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礼如中祠。"

庆历用羊、豕各一，摄事献官太尉、太常、光禄卿，不用乐。元丰，详定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蚕氏。唐《月令注》：'以先蚕为天驷。'按先蚕之义，当是始蚕之人，与先农、先牧、先炊一也。《开元享礼》：为瘞坎于坛之壬地。而《郊祀录》载《先蚕祀文》，有'肇兴蚕织'之语，《礼仪罗》又以享先蚕无燔柴之仪，则先蚕非天驷星明矣。今请就北郊为坛，不设燎坛，但瘞埋以祭，余如故事。"

政和，礼局言："《礼》：天子必有公桑蚕室，以兴蚕事。岁既毕，则奉茧而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郊庙之祭服。今既开籍田以供粢盛，而未有公桑蚕室以供祭服，尚为阙礼。请仿古制，于先蚕坛侧筑蚕室，度地为宫，四面为墙，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蚕室二十七，别构殿一区为亲蚕之所。仿汉制，置茧馆，立织室于宫中，养蚕于薄以上。度所用之数，为桑林。筑采桑坛于先蚕坛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凡七事。置蚕官令、丞，以供郊庙之祭服。又《周官内宰》：'诏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郑氏谓：'妇人以纯阴为尊。'则蚕为阴事可知。《开元礼》享先蚕，币以黑，盖以阴祀之礼祀之也。请用黑币，以合至阴之义。"诏从其议，命亲蚕殿以无斁为名。又诏："亲蚕所供，不独衮服，凡施于祭祀者皆用之。"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亲蚕，即延福宫行礼。其仪：季春之月，太史择日，皇后亲蚕，命有司享先蚕氏于本坛。前期，殿中监帅尚舍设坐殿上，南向；前楹施帘，设东西阁殿后之左右。又设内命妇妃嫔以下次于殿之左右，外命妇以下次于殿门内外之左右，随地之宜，量施帷幄。于采桑坛外，四面开门，设皇后幄次于坛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

其日，有司设褥位坛上，少东，东向。设内命妇位坛下东北，南向；设外命妇位坛下东南，北向，俱异位重行西上。内外命妇，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又设从采桑内命妇等位于外命妇之东，南向；用内命妇一员充诣蚕室，授蚕母桑以食蚕。设从采桑外命妇等位于外命妇东，北向，俱异位重行西上。设执皇后钩箱者位于内命妇之西，少南，西上。尚功执钩，司制执箱；内外命妇钩箱者，各位于后，典制执钩，女史执箱。又于坛上设执皇后钩箱位于皇后采桑位之北，稍东，南向，西上。

前出宫一日，兵部率其属陈小驾卤簿于宣德门外，太仆陈厌翟车东偏门内，南向。其日未明，外命妇应采桑及从采桑者，先诣亲蚕所幕次，以俟起居，各令其女侍者进钩箱，载至亲蚕所，授内谒者监以授执钩箱者。前一刻，内命妇各服其服，内侍引内命妇妃嫔以下，俱诣殿庭起居讫，内侍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后首饰、鞠衣，乘龙饰肩舆如常仪，障以行帷，出内东门至左升龙门。内侍跪奏："具官臣某言，请降肩舆升厌翟车。"讫，俯伏，兴，少退。御者执绥升厌翟车，内侍诣车前奏，请车进发，出宣德东偏门，执事者进钩箱，载之车。至亲蚕所殿门，降车，乘肩舆入殿后西阁门，侍卫如常仪。内侍先引内外命妇及从采桑者俱就坛下位，诸执钩箱者各就位。内侍奏请中严；少顷，奏外办。皇后首饰、鞠衣，乘肩舆，内侍前导至坛东门，华盖、仗卫止于门

外，近侍者从之入。内侍奏请降肩舆，至幄次内，下帘。又内侍至幄次，请行礼，导皇后诣坛，升自南陛，东向立。执钩箱者自北陛以次升坛就位次，内侍引尚功诣采桑位前西向，奉钩以进，皇后受钩采桑，司制奉箱进以受桑，皇后采桑三条，止，以钩授尚功，尚功受钩，司制奉箱俱退，复位。

初，皇后采桑，典制各以钩授内外命妇，皇后采桑讫，内外命妇以次采桑，女使执箱者受之，内外命妇一品各采五条，二品、三品各采九条，止，典制受钩，与执箱者退，复位。内侍各引内外命妇退，复位。内侍诣皇后前，奏礼毕，退，复位。内侍引皇后降自南陛，归幄次。少顷，奏请乘肩舆如初。内侍前导，皇后归殿后阁，内侍奏解严。初，皇后降坛，内侍引内命妇诣蚕室，尚功帅执钩箱者以次从至蚕室，尚功以桑授蚕母，蚕母受桑缕切之，授内命妇食蚕，洒一簿讫，内侍引内外命妇各还次，皇后还宫。

宣和重定亲蚕礼，外命妇、宰执并一品夫人升坛侍立，余品列于坛下。六年闰二月，皇后复行亲蚕之礼焉。绍兴七年，始以季春吉巳日享先蚕，视风师之仪。乾道中，升为中祀。

告礼。古者，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命吏告社稷及圻内山川。又天子有事，必告宗庙，历代因之。宋制：凡行幸及封泰山、祠后土、谒太清宫，皆亲告太庙。三岁郊祀，每岁祈谷上帝，祀感生帝，雩祀，祭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圜丘，并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即位、改元、更御名、上尊号、尊太后、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籍田、亲征、纳降、献俘、朝陵、肆赦、河平及大丧、上谥、山陵、园陵、祔庙、奉迁神主，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岳渎、山川、宫观、在京十里内神祠。其仪用牺尊、笾、豆各一，实以酒、脯、醢。宫寺以素馔、时果代，用祝币，行一献礼。若车驾出京，则有□爰祭，用羝羊一。所过州郡桥梁、山川、帝王名臣陵庙去路十里内者，各令本州以香、酒、脯祭告。建降元年，太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四年，修葺太庙，遣官奏告四室及祭本庙土神。凡修葺同。如迁神主，修毕奉安。是岁十一月，诏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东岳、城隍、浚沟庙、五龙庙及子张、子夏庙，他如仪。

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车驾北征。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于圜丘，用特牲；太庙、社稷用太牢；望祭岳渎、名山、大川于四郊，磔风于风伯坛，祀雨师于本坛，祷马于马祖坛，祭蚩尤、礼牙于北郊，并用少牢；祭北方天王于北郊迎气坛，用香、柳枝、灯油、乳粥、酥蜜饼、

果。仍遣内侍一人监祭。咸平中北征，礼同。八年，滑州合河口毕工，遣官告天地、岳渎，后天禧中，又遣谢玉清昭应景灵上清太一宫、会灵祥源观及诸陵。雍熙四年，诏以亲耕籍田，遣官奏告外，又祭九龙、黄沟、扁鹊、吴起、信陵、张耳、单雄信七庙，后又增祭德安公、岳台诸神庙，为定式。

淳化三年十二月将郊，常奏告外，又告太社、太稷及文宣、武成等庙。景德二年，契丹遣使修好，遣官奏告诸陵。四年二月次西京，遣告汾阴、中岳、太行、河、洛、启母少姨庙，东还，奏告如常仪。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及封禅，告天地、宗庙、社稷及诸祠庙、宫观；其在外者，乘传以往。澶、郓、兖州、高阳帝喾、帝尧，亦皆告之。四年，加五岳帝号，告天地、宗庙、社稷。五年，圣祖降，告如封禅礼。六年，宫庭嘉禾生，遣官告庙及玉皇、圣祖天尊大帝。天禧元年，奉迎太祖圣容赴西京，遣官奏告如常仪，及经由五里内并西京城内外神祠。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火，遣告诸陵。十年，大内火，遣告天地、庙社。明道二年，诏以虫螣为沴，减尊号四字，告天地、宗庙。熙宁七年，南郊雅饰，奏告太庙、后庙。八年，以韩琦配享，告英宗庙。元符三年四月朔，太阳亏，遣官告太社。大观元年十二月，以恭受八宝，告天地、宗庙、社稷。政和二年冬至，受元圭，礼同。三年二月，以太平告成，册告诸陵。四年二月，皇长子冠，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五年，建明堂，告如上礼，及宫观、岳渎。

高宗建炎已后，事有关于国体者皆告。绍兴九年，金人遣使议和割地；十一年，诏撰讲和誓文；二十四年，进《徽宗御集》；二十六年，进《太后回銮事实》；二十七年，进《玉牒仙源类谱》；明年，进《神宗宝训》，进祖宗《仙源积庆图》，进《徽宗实录》，进《祐陵迎奉录》；三十一年，金人叛盟兴师；开禧二年，吴曦伏诛；嘉定七年，进《高宗中兴经武要略》；十三年，进《宗藩庆系录》，刊正《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进《光宗玉牒》；十四年，进《孝宗宝训》；十五年，得玉玺；明年，上玉玺；端平元年，获完颜守绪函骨；淳祐五年，进《光宗宁宗两朝宝训》、《经武要略》、《玉牒》、《日历》、《会要》；宝祐元年，皇女延昌公主进封瑞国公主，又封升国；五年，进《中兴四朝史》；景定二年，进《孝宗》、《光宗实录》，皇女周国公主下降；咸淳四年，安奉《宁宗理宗实录》、《御集》、《会要》，《经武要略》：皆告天地、宗庙、社稷、攒陵。其余即位、改元、受禅、册宝，皇子生、冠及巡幸、纳降、献俘之属，并仍旧制。

祈报。《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其福祥。”于是

历代皆有禬禜之事。宋因之，有祈、有报。祈，用酒、脯、醢，郊庙、社稷，或用少牢；其报如常祀。或亲祷诸寺观，或再幸，或彻乐、减膳、进蔬馔，或分遣官告天地、太庙、社稷、岳镇、海渎，或望祭于南北郊，或五龙堂、城隍庙、九龙堂、浚沟庙，诸祠如子张、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鹊、张仪、吴起、单雄信等庙亦祀之。或启建道场于诸寺观，或遣内臣分诣州郡，如河中之后土庙、太宁宫，亳之太清、明道宫，兖之会真景灵宫、太极观，凤翔之太平宫，舒州之灵仙观，江州之太平观，泗州之延祥观，皆函香奉祝，驿往祷之。凡旱、蝗、水潦、无雪，皆禜祷焉。

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帅耆老斋洁，先以酒脯告社令讫，筑方坛三级，高二尺，阔一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黿十星；中为白龙，吐云黑色；下画水波，有龟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幡，刎鹅颈血置盘中，柳枝洒水龙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画龙投水中。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监史序祀玄冥五星于北郊，除地为坛，望告。已而雨足，遣官报谢及社稷。

初，学士院不设配位，及是问礼官，言："祭必有配，报如常祀。当设配坐。"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牛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旧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长，润泽及物，安可阙礼？"特命祭之。

天禧四年四月，大风飞沙折木，昼晦数刻，命中使诣宫观，建醮禳之。天圣三年九月，帝宣谕："近内臣南中勾当回，言诸处名山洞府，投送金龙玉简，开启道场，颇有烦扰。速令分祈，投龙处不得开建道场。"康定二年三月，以黄河水势甚浅，致分流入汴未能通济，遣祭河渎及灵津庙。又澶州曹村埽方开减水直河，而水自流通，遣使祭谢，后修塞，礼同。治平四年十二月，诏以来岁正旦日食，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祭社。

熙宁元年正月，帝亲幸寺观祈雨，仍令在京差官分祷，各就本司先致斋三日，然后行事。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毋得出谒宴饮、贾贩及诸烦扰，令监司察访以闻。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已而雨足，复幸西太一宫报谢。九年十二月，以安南行营将士疾病者众，遣同知太常礼仪院王存诣南岳虔洁致祷，仍建祈福道场一月。又

以西江运粮获应，命本州长吏往祭龙祠。十年四月，以夏旱，内出《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数十纳瓮中，渍之以杂木叶，择童男十三岁下、十岁上者二十八人，分两番，衣青衣，以青饰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洒，昼夜环绕，诵咒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令滂沱，令汝归去！"雨足。

元丰元年十月，太皇太后违豫，命辅臣以下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及都内诸神祠。又作祈福道场于寺观及五岳、四渎凡灵迹所在。八年，帝疾，分祷亦如之。又以京城火灾，建醮于集禧观，且为民祈福。元祐元年十二月，以华州郑县山摧，命太常博士颜复往祭西岳。七年，诏："太皇太后本命岁，正月一日，京师及天下州军，各斋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在京宫观、寺院，开建道场七昼夜，内外狱囚并设食三日。"八年，太皇太后违豫，祈祷如元丰，仍致祷诸陵。又令南京等处长吏，诣祖宗神御所在建置道场。绍兴二年三月苦雨，命往天竺山祈晴，即日雨止。四年，知枢密院张浚言："四川自七月以来霖雨、地震，乞制祝文，名山大川祈祷。"上曰："霖雨、地震之灾，岂非兵久在蜀，调发供馈，民怨所致。当修德以应之，又可祷乎？"

七年正月一日，诏："朕痛两宫北狩，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无以见勤诚之意，可遣官往建康府元符万岁宫修建祈福道场三昼夜，务令严洁，庶称朕心。"又谓辅臣曰："宣和皇后春秋浸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处。已遣人于三茅山设黄箓醮，仰祝圣寿。"是岁七月，张浚等言："雨泽稍愆，乞祷。"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实，宫中种稻两区，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须精加祈祷，以救旱□。"八年，宰臣奏积雨伤蚕，上曰："朕宫中自蚕一薄，欲知农桑之候，久雨叶湿，岂不有损？"乃命往天竺祈晴。

三十二年，太常少卿王普言："逆亮诛夷，虏骑遁去，两淮无警，旧疆浸归。兹者回銮临安，当行报谢之礼。"从之。嘉定八年八月，蝗，祷于霍山。九年六月蝗，祷群祀。淳祐七年六月大旱，命待从祷于天竺观音及霍山祠。

志第五十六 礼六吉礼六

○朝日夕月 九宫贵神 高禖 大火 寿星灵星 风伯雨师 司寒 蜡 七祀 马祖 酺神

朝日，夕月。庆历，用羊、豕各二，笾豆十二，簠、簋、俎二。天禧初，太常礼院以监察御史王博文言，详定："准礼，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国语》：'太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论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按礼，秋分夕月。盖其时昼夜平分，太阳当午而阴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月。未前十刻，太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后三刻行礼，盖是古礼以夕行朝祭之仪。又按礼云：从子至巳为阳，从午至亥为阴。参详典礼，合于未后三刻行礼。"皇祐五年，定朝日坛，旧高七尺，东西六步一尺五寸；增为八尺，广四丈，如唐《郊祀录》。夕月坛与隋、唐制度不合，从旧则坛小，如唐则坎深。今定坎深三尺，广四丈。坛高一尺，广二丈。四方为陛，降入坎深，然后升坛。坛皆两壝，壝皆二十五步。增大明、夜明坛山罍二，笾豆十二。礼生引司天监官分献，上香，奠币、爵，再拜。嘉祐加羊、豕各五。《五礼新仪》定二坛高广、坎深如皇祐，无所改。中兴同。

太一九宫神位，在国门之东郊。坛之制，四陛外，西南又为一陛，曰坤道，俾行事者升降由之。其九宫神坛再成，第一成东西南北各百二十尺，再成东西南北各一百尺，俱高三尺。坛上置小坛九，每坛高一尺五寸，纵广八尺，各相去一丈六尺。初用中祀，咸平中改为大祀，坛增两壝，玉用两圭有邸，藉用稿秸加褥如币色，其御书祝礼如社稷。寻以封禅，别建九宫坛泰山下行宫之东，坛二成，成一尺，面各长五丈二尺，四陛及坤道各广五丈。上九小坛，相去各八尺，四隅各留五尺。坛下两壝，依大祠礼。及祀汾阴，亦遣使祀焉。自后亲郊恭谢，皆遣官于本坛别祭。

景祐二年，学士章得象等定司天监生于渊、役人单训所请祀九宫太一依逐年飞移位次之法："案郄良遇《九宫法》，有《飞棋立成图》，每岁一移，推九州所主灾福事。又唐术士苏嘉庆始置九宫神坛，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次置九小坛：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数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

符于遁甲，此则九宫定位。岁祭以四孟，随岁改位行棋，谓之飞位。自乾元以后，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飞易，仍减冬、夏二祭。国朝因之。今于渊等所请，合天宝初祭之理，又合良遇《飞棋之图》。然其法本术家，时祭之文经礼不载。议者或谓不必飞宫，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则定位之祀所当从也。若其推数于回复，候神于恍忽，因方弭沴，随气考祥，则飞位之文固可遵用。请依唐礼，遇祭九宫之时，遣司天监一员诣祠所，随每年贵神飞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圣己巳入历，太一在一宫，岁进一位，飞棋巡行，周而复始。”诏可。庆历仪，每坐笾、豆十二，簠、簋、俎二。皇祐增坛三成。又礼官言：“岁雩祀外，水旱稍久，皆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及诸寺观、宫庙，九宫贵神今列大祀，亦宜准此。”

熙宁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经》推算，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初终。’今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岁，为灾厄之会。然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异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国朝雍熙元年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时，修东太一宫。天圣七年己巳岁，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宫。请稽详故事，崇建祠宇，迎之京师。”诏建中太一宫于集禧观。十太一神，并用通天冠、绛纱袍。元丰中，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宁祀仪，九宫贵神祝文称‘嗣天子臣某’，以礼秩论之，当与社稷为比，请依祀仪为大祀。其祝版即依会昌故事及《开宝通礼》，书御名不称臣。又近制，诸祠祭牲数，正配以全体解割，各用一牢，贵神九位悉是正坐，异坛别祝，尊为大祝，而共用二少牢，于腥熟之俎，骨体不备。谓宜每位一牢，凡九少牢。”诏下太常，修入祀仪。

元祐七年，监察御史安鼎言：“按汉武帝始祠太一一位，唐天宝初兼祀八宫，谓之九宫贵神。汉祀太一，日用一犊，凡七日而止。唐祀类于天地。今春秋祀九宫太一，用羊、豕，其四立祭太一宫十神，皆无牲，以素馔加酒焉。再详《星经》：太一一星在紫宫门右，天一之南，号曰天之贵神。其佐曰五帝，飞行诸方，蹑三能以上下，以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常居。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疫疾、灾害之事。《唐书》曰：‘九宫贵神，实司水旱。太一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国朝会要》亦云：‘天之尊神及十精、十六度，并主风雨。’由是观之，十神太一、九宫太一与汉所祀太一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馔，而九宫并荐羊豕，似非礼意。”诏礼官详定：十神、九宫太一各有所主，即非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别无祠坛用素食礼。遂依旧制。

崇宁三年，太常博士罗畸言：“九宫诸神位，无礼神玉，惟有燔玉。

窃谓宜用礼神玉，少仿其币之色荐于神坐。”议礼局言：“先王制礼，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谓圭璧者，圭，其邸为璧，以取杀于上帝也。今九宫神皆星名，而其玉用两圭有邸。夫两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礼也。乞改用圭璧以应古制。”

《政和新仪》：“立春日祀东太一宫；立夏、季夏土王日祀中太一宫；立秋日祀西太一宫；立冬日祀中太一宫，宫之真室殿，五福太一在中，君基太一在东，太游太一在西，俱南向。延休殿，四神太一。承厘殿，臣基太一在东，西向，北上。凝祐殿，直符太一。臻福殿，民基太一在西，东向，北上。膺庆殿，小游太一在中，天一太一在东，地一太一在西。灵贶殿，太岁在中，太阴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宫、八卦、五岳、四海、四渎、十二山神等，并为从祀。东、西太一宫准此。东太一宫大殿，五福太一在东，君基太一在西，俱南向。太游太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基太一殿在南，北向。小游太一、直符太一、四神太一殿在大殿之东，西向，北上。天一太一、民基太一、地一太一在大殿之西，东向，北上。西太一宫黄庭殿，五福在中，君基在东，太游在西；均福殿，小游在中，俱南向。延贶殿，天一在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俱西向。资祐殿，地一在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俱西向。资祐殿，地一在中，民基在南，直符在东北，俱东向。”九宫贵神坛三成，一成纵广十四丈，再成纵广十二丈，三成纵广十丈，各高三尺。上依方位置小坛九，各高一尺五寸，纵广八尺。四陛、坤道，两壝，每壝二十五步，如旧制。

绍兴十一年，太常丞朱辂言：“九宫贵神所主风、雨、霜、雪、雹、疫，所系甚重，请举行祀典。”太常寺主簿林大鼐亦言：“十神太一，九宫太一，皆天之贵神，国朝分为二，并为大祀。比一新太一宫，而九宫贵神尚寓屋而不坛。”乃诏临安府于国城之东，建筑九宫坛壝，其仪如祀上帝。其太一宫，初议者请即行宫之北隅建祠，后命礼官考典故，择地建宫。十八年，宫成，御书其榜。十太一位于殿上，南面，西上。从祀，东庑九十有八，西庑九十有七，皆北上。孝宗受禅，又建本命殿，名曰崇禧。光宗又迁介福殿像于挟室，而名新殿曰崇福。

高禖。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张奎言，诏有司详定。礼官以为：“《月令》虽可据，然《周官》阙其文，《汉志》郊祀不及禖祠，独《枚皋传》言‘皇子禖祝’而已。后汉至江左概见其事，而仪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齐禖祀最显，妃嫔参享，黩而不蠲，恐不足为后世法。唐明皇因旧《月令》，特存其事。开元定礼，已复不著。

朝廷必欲行之，当筑坛于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诗》‘克禋以祓’之义也。配以伏羲、帝喾，伏羲本始，喾著祥也。以禖从祀，报古为禖之先也。以石为主，牲用太牢，乐以升歌，仪视先蚕，有司摄事，祝版所载，具言天子求嗣之意。乃以弓矢、弓韣致神前，祀已，与胙酒进内，以礼所御，使斋戒受之。仍岁令有司申请俟旨，命曰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为圜坛高九尺，广二丈六尺，四陛，三壝，陛广五尺，壝各二十五步。主用青石，长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数，形准庙社主，植坛上稍北，露其首三寸。青玉、青币，牲用牛一、羊一、豕一，如卢植之说。乐章、祀仪并准青帝，尊器、神坐如勾芒，唯受福不饮，回授中人为异。祀前一日，内侍请皇后宿斋于别寝，内臣引近侍宫嫔从。是日，量地设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于所斋之庭以望禖坛。又设褥位于香案北，重行。皇后服祎衣，褥位以绯。宫嫔服朝贺衣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行礼，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内臣，奉至斋所，置弓矢等于箱，在香案东；福酒于坫，胙肉于俎，在香案西。内臣引宫嫔诣褥位，东上南向。乃请皇后行礼，导至褥位，皆再拜。导皇后诣香案位，上香三，请带弓韣，受弓矢，转授内臣置于箱，又再拜。内臣进胙，皇后受讫，转授内臣。次进福酒，内臣曰：“请饮福。”饮讫，请再拜。乃解弓韣，内臣跪受，置于箱。导皇后归东向褥位。又引宫嫔最高一人诣香案，上香二，带弓韣，受弓矢，转授左右，及饮福，解弓韣，如皇后仪，唯不进胙。又引以次宫嫔行礼，亦然。俟俱复位，内侍请皇后诣南向褥位，皆再拜退。是岁，宫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宝元二年，皇子生，遣参知政事王䶮以太牢报祠，准春分仪，惟不设弓矢、弓韣，著为常祀，遣两制官摄事。庆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帝嗣续未广，不设弓矢、弓韣，非是。”诏仍如景祐之制。

熙宁二年，皇子生，以太牢报祀高禖，惟不设弓矢，弓韣。既又从礼官言：“按祀仪，青帝坛广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禖既以青帝为主，其坛高广，请如青帝之制。又祀天以高禖配，今郊禖坛祀青帝于南郊，以伏羲、高辛配，复于坛下设高禖位，殊为爽误。请准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为高禖，而彻坛下位。”诏：“高禖典礼仍旧，坛制如所议，改犊为角握牛，高禖祝版与配位并进书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并云‘作主配神’。神无二主，伏羲既为主，其高辛祝文，请改云‘配食于神’。”

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仪，高禖坛上正位设青帝席，配位设伏羲、高辛氏席，坛下东南设高禖，从祀席正配位各六俎，实以羊、豕腥

熟，高禖位四俎，实以牛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坛，诣正配位。高禖位俎，则执事人奉焉。窃以青帝为所祀之主，而牲用羊豕；禖神因其嘉祥从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执事者陈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轻重失当。请以三牲通行解割，正、配、众祀位并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今羊俎以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请以户部郎官。”

《政和新仪》：春分祀高禖，以简狄、姜嫄从祀，皇帝亲祠，并如祈谷祀上帝仪。惟配位作《承安》之乐，而增简狄、姜嫄位牛、羊、豕各一。绍兴元年，太常少卿赵子画言：“自车驾南巡，虽多故之余，礼文难备，至于祓无子，祝多男，所以系万方之心，盖不可阙。乞自来岁之春，复行高禖之祀。”十七年，车驾亲祀高禖，如政和之仪。

大火之祀。康定初，南京鸿庆宫灾，集贤校理胡宿请修其祀，而以阏伯配焉。礼官议：“阏伯为高辛火正，实居商丘，主祀大火。后世因之，祀为贵神，配火侑食，如周弃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历千载，遂为重祀。祖宗以来，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从祀，阏伯之庙，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长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阙。然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感火德，宜因兴王之地，商丘之旧，为坛兆祀大火，以阏伯配。建辰、建戌出内之月，内降祝版，留司长吏奉祭行事。”乃上坛制：高五尺，广二丈，四陛，陛广五尺，一壝，四面距坛各二十五步。位牌以黑漆朱书曰大火位，配位曰阏伯位。牲用羊、豕一，器准中祠。岁以三月、九月择日，令南京长吏以下分三献，州、县官摄太祝、奉礼。庆历，献官有祭服。

建中靖国元年又建阳德观以祀荧惑。因翰林学士张康国言，天下崇宁观并建火德真君殿，仍诏正殿以离明为名。太常博士罗畸请宜仿太一宫，遣官荐献，或立坛于南郊，如祀灵星、寿星之仪。有司请以阏伯从祀离明殿，又请增阏伯位。按《春秋传》曰：五行之官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阏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为上公，则阏伯亦当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既又建荧惑坛于南郊赤帝坛壝外，令有司以时致祭，增用圭璧，火德、荧惑以阏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为从祀。坛广四丈，高七尺，四陛，两壝，壝二十五步，从《新仪》所定。

绍兴三年，诏祀大火。太常寺言：“应天府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于行在春秋设位。”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择九月十四日，依旨设位，望祭应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祀

大辰，以阏伯配。大辰即大火，阏伯即商丘宣明王也。缘国朝以宋建号，以火纪德，推原发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应天，庙曰光德，加封王爵，锡谥宣明，所以追严者备矣。今有司旬日之间举行二祭，一称其号，一斥其名，义所未安。乞自今祀荧惑、大辰，其配位称阏伯，祝文、位板并依应天府大火礼例，改称宣明王，以称国家崇奉火正之意。”

诸星祠，有寿星、周伯、灵星之祭。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出亢宿下。按《天文志》，角、亢为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应。望于亲郊日特置周伯星位于亢、宿间。”诏礼官与司天监定议，且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亢、氐相去不远，并郑分。兖州，寿星之次，宜如中和奏，设位氐宿之间，以为永式。”景德三年，诏定寿星之祀。太常礼院言：“按《月令》：‘八月，命有司享寿星于南郊。’《注》云：‘秋分日，祭寿星于南郊。寿星，南极老人星也。’《尔雅》云：‘寿星，角、亢也。’《注》云：‘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云寿星。’唐开元中，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请用祀灵星小祠礼，其坛亦如灵星坛制，筑于南郊，以秋分日祭之。”

元丰中，礼文所言：“时令秋分，享寿星于南郊。熙宁祀仪：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又于坛下卯陛之南设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东向。按《尔雅》所谓‘寿星角、亢’，非此所谓秋分所享寿星也。今于坛下设角、亢位，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为无名。又按晋《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日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后汉于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庙，常以仲秋祀之，则寿星谓老人矣。请依后汉，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坛下七宿位不宜复设。”

庆历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其坛东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寿星坛方丈八尺。皇祐定如唐制，二坛皆周八步四尺。其享礼，笾八，豆八，在神位前左右，重三行。俎二，在笾、豆外，簠、簋一，在二俎间。象尊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西上。七宿位各设笾一，豆一，在神位前左右。俎一，在笾、豆外，中设簠一、簋一，在俎左右。爵一，在神位正前。壶尊二，在神位右。光禄实以法酒。

《政和新仪》改定：坛高三尺，东西袤丈三尺，南北袤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初，乾兴祀灵星，值屠牲有禁，乃屠于城外。至是，敕有司：“凡祭祀牲牢，无避禁日，著为令。”南渡后，灵星、寿星、风师、雨师、雷师及七祀、司寒、马祖，并仍旧制。

风伯、雨师，诸州亦致祭。大中祥符初，诏惟边地要剧者，令通判致祭，余皆长吏亲享。未几，泽州请立风伯、雨师庙，乃令礼官考仪式颁之。有司言："唐制，诸郡置风伯坛社坛之东，雨师坛于西，各稍北数十步，卑下于社坛。祠用羊一，笾、豆各八，簠、簋各二。"元丰详定局言："《周礼》：'小宗伯之职，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郑氏曰：'兆为坛之营域。四类，日、月、星、辰，运行无常，以气类为之位，兆日于东郊，兆月与风师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师于北郊。'各以气类祭之，谓之四类。汉仪，县邑常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师于丑地，亦从其类故也。熙宁祀仪：兆日东郊，兆月西郊，是以气类为之位。至于兆风师于国城东北，兆雨师于国城西北，司中、司命于国城西北亥地，则是各从其星位，而不以气类也。请稽旧礼，兆风师于西郊，祠以立春后丑日；兆雨师于北郊，祠以立夏后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冬后亥日。其坛兆则从其气类，其祭辰则从其星位，仍依熙宁仪，以雷师从雨师之位，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

旧制，风师坛高四尺，东西四步三尺，南北减一尺。皇祐定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师坛、雷师坛高三尺，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政和之制，风坛广二十三步，雨、雷坛广十五步，皆高三尺，四陛，并一壝，二十五步。其雨师、雷师二坛同壝。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四坛，各广二十五步，同壝。

又言："《周礼》：'大宗伯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所谓周人尚臭，升烟以报阳也。今天神之祀皆燔牲首，风师、雨师请用柏柴升烟，以为歆神之始。"又言："《周礼》乐师之职曰：'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说者曰：'小祀也。'小师职《注》：'小祭祀谓司中、司命、风师。'是也。既已有钟鼓，则是有乐明矣。请有司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乐，仍制乐章以为降神之节。"又言："《周礼》小司徒之职：'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又《肆师》云：'小祭祀用牲。'所谓小祭祀，即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宫中七祀之类是也。后世以有司摄事，难于纯用太牢，犹宜下同大夫礼，用羊、豕可也。今祀仪，马祖、先牧、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岁用羊、豕一。《祠令》：小祠，牲入涤一月，所以备洁养之法。今每位肉以豕，又取诸市，与令文相戾。请诸小祠祭以少牢，仍用体解。"又言："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荐熟而已。请四方百物、宫中七祠、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止荐熟。"并从之。

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币及黑牡、秬黍祭玄冥

之神，乃开冰以荐太庙。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秘书监李至言：“案《诗·豳·七月》曰：‘四之日献羔祭韭。’盖谓周以十一月为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传》曰：‘日在北陆而藏冰。’谓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献羔而启之’，谓二月春分，献羔祭韭，始开冰室也。‘火出而毕赋’，火星昏见，谓四月中也。又案《月令》：‘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详其开冰之祭，当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览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谓荐新？”遂正其礼。天圣新令：“春分阴冰，祭司寒于冰井务，卜日荐冰于太庙。季冬藏冰，设祭亦如之。”

元丰，详定所言：“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祀司寒。按古享司寒，惟以藏冰启冰之日，孟冬非有事于冰，则不应祭享。今请惟季冬藏冰则享司寒，牲用黑牡羊，谷用黑秬黍。仲春开冰，则但用羔。孔颖达注《月令》曰：‘藏冰则用牡黍，启唯告而已。’祭礼大、告礼小故也。且开冰将以御至尊，当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设于神坐，则非礼也。当从孔氏说，出冰之时，置弓矢于凌室之户。”

大观，礼局言：“《春秋左氏传》，以少昊有四叔，其二为玄冥。杜预、郑玄皆以玄冥为水官，故历代祀为司寒，则玄冥非天神矣。今仪注，礼毕有司取祝币瘞坎，赞者赞币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礼享人鬼也。请罢燔燎而埋祝币。”诏从其请。

大蜡之礼，自魏以来始定议。王者各随其行，社以其盛，腊以其终。建隆初，以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为腊。三年，戊戌腊，有司画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议曰：“按蜡始于伊耆，后历三代及汉，其名虽改，而其实一也。汉火行，用戌腊，腊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猎禽兽以享百神，报终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庙，旁及五祀，展其孝心，尽物示恭也。魏、晋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贞观之际，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享宗庙。开元定礼，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今以戌日为腊，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礼，恐未为宜。况宗庙、社稷并遵腊享，独蜡不以腊，请下礼官议。”议如峴言，今后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庙皆用戌腊一日。天圣三年，同知礼院陈诂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内载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畯、五方邮表□畷一十位不载祝文。又《郊祀录》、《正辞录》、《司天监神位图》皆以虎为于菟，乃避唐讳，请仍为虎。五方祝文，众族之下增入田畯、邮表畷云。”

元丰，详定所言：“《记》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历代蜡祭，独在南郊为一坛，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礼意。又

《礼记·月令》以蜡与息民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后日。请蜡祭，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顺成之方则不修报。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后。”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筑坛，其东西有不顺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农以下，更不设祭。又旧仪，神农、后稷并设位坛下，当移坛上。按《礼记正义》：伊耆氏，神农也。今坛下更设伊耆氏位，合除去之。”

《政和新仪》：腊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坛广四丈，高八尺，四出陛，两壝，每壝二十五步。东方设大明位，西方设夜明位，以神农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为上。南北坛设神农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井泉、田畯，仓龙、朱鸟、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鳞、五羽、五介、五毛、五邮表畷、五蠃、五猫、五昆虫从祀，各依其方设位。中方镇星、后土、田畯设于南方蜡坛酉阶之西，中方岳镇以下设于南方蜡坛午阶之西。伊耆设于北方蜡坛卯阶之南，其位次于辰星。

绍兴十九年，有司检会《五礼新仪》，腊前一日蜡东方、西方为大祀，蜡南方、北方为中祀，并用牲牢。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又请于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东西以日月为主，各以神农、后稷配；南北皆以神农为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岳镇、海渎以至猫虎、昆虫，各随其方，分为从祀。其后南蜡仍于圆坛望祭殿，北蜡于余杭门外精进寺行礼。

太庙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七祀，熙宁八年，始置位版。太常礼院请禘享遍祭七祀。详定所言：“《周礼》：天子六服，自□冕而下，各随所祭而服。今既不亲祀，则诸臣摄事日，当从王所祭之服，其摄事之臣不系其官。”又言：“《礼·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行，曰泰厉，曰门，曰户，曰灶。’孟春祀户，祭先脾；孟夏祀灶。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门，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肾。又《传》曰：‘春祀司命，秋祠厉。’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时，所用之俎也。《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则服玄冕。’《注》谓宫中七祀之属。《礼记》曰：‘一献熟。’《注》谓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摄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则遍祭七祀，其四时则随时享分祭，摄事以庙卿行礼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庙牲以为俎，一献而不荐熟，皆非礼制。请以立春祭户于庙室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庭之中，

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行于庙门外之西，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玄冕，献必荐熟。亲祀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之。”《政和新仪》定太庙七祀，四时分祭，如元丰仪，腊享祫享则遍祭，设位于殿下横街之北、道西，东向，北上。

马祖。《祀典》：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并择日。坛壝之制，三坛各广九步，高三尺，四陛，一壝。

又有酺神之祀。庆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为害，乞内外并修祭酺。”礼院言：“按《周礼》：‘族师，春秋祭酺。’酺为人物灾害之神。郑玄云：‘校人职有冬祭马步。则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欤，人鬼之步欤？盖亦为坛位如雩禜云。’然则校人职有冬步，是与马为害者，此酺盖人物之害也。汉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历代书史，悉无祭酺仪式。欲准祭马步仪，坛在国城西北，差官就马坛致祭，称为酺神。

若外州者，即略依禜礼。其仪注，先择便方除地，设营缵为位，营缵谓立表施绳以代坛。其致斋、行礼、器物，并如小祠。先祭一日致斋，祭日，设神坐内向，用尊及笾一、豆一，实以酒酺，设于神坐左。又设罍洗及篚于酒尊之左，俱内向。执事者位于其后，皆以近神为上。荐神用白币一丈八尺在篚。将祭，赞祀官拜，就盥洗讫，进至神坐前，上香、奠币。退诣罍盥洗，实以酒，再诣神坐前奠爵，读祝，再拜，退而瘞币。其酺神祝文曰：“维年岁次月朔某日，州县具官某，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荐生，害于嘉谷，惟神降祐，应时消殄。请以清酒、制币嘉荐，昭告于神，尚享。”

绍兴祀令：虫蝗为害，则祭酺神。嘉定八年六月，以飞蝗入临安界，诏差官祭告。又诏两浙、淮东西路州县，遇有蝗入境，守臣祭告酺神。

志第五十七 礼七吉礼七

○封禅 汾阴后土 朝谒太清宫 天书九鼎

封禅。太宗即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余人诣阙，请东封。帝谦让未遑，厚赐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僧道、耆寿三上表以请，乃诏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学士扈蒙等详定仪注。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灾，诏停封禅，而以是日有事于南郊。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兖州父老吕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及诸道贡举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诣阙陈请，而宰臣王旦等又率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父老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五上表请，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太一宫及在京祠庙、岳渎，命翰林、太常礼院详定仪注，知枢密院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并判兖州，三司使丁谓计度粮草，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行宫道路，皇城使刘承珪等计度发运。诏禁缘路采捕及车骑蹂践田稼，以行宫侧官舍、佛寺为百官宿顿之所，调兖、郓兵充山下丁役。行宫除前后殿外，并张幕为屋，覆以油帊。仍增自京至泰山驿马，令三司沿汴、蔡、御河入广济河运仪仗什物赴兖州，发上供木，由黄河浮筏至郓州，给置顿费用，省辇送之役。以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参知政事冯拯为仪仗使，知枢密院陈尧叟为卤簿使，赵安仁为桥道顿递使，仍铸五使印及经度制置使印给之。遣使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黄皓识之，补州助教，赐以粟帛。

初，太平兴国中，有得唐玄宗社首玉册、苍璧，至是令瘗于旧所。其前代封禅坛址摧圮者，命修完之。山上置圜台，径五丈，高九尺，四陛，上饰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广一丈，围以青绳三周。燎坛在其东南，高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山下封祀坛，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饰以玄，四面如方色；外为三壝，燎坛如山上坛制。社首坛，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八陛，上等广八尺，中等广一丈，下等广一丈二尺；三壝四门：如方丘制。又为瘗埳于壬地外壝之内。以玉为五牒，牒各长尺二寸，广五寸，厚一寸，刻字而填以金，联以金绳，缄以玉匮，置石□感中。金脆难用，以金涂绳代之。

正坐、配坐，用玉册六副，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简数量文多少。匮长一尺三寸。检长如匮，厚二寸，阔五寸，缠金

绳五周，当缠绳处刻为五道，而封以金泥，泥和金粉、乳香为之。

印以受命宝。封匮当宝处，刻深二分，用石□感藏之。其□感用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凿中广深，令容玉匮。□感旁施检处，皆刻深七寸，阔一尺，南北各三，东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缠绳处皆刻三道，广一寸五分，深三分。为石检十以擫□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广深如缠绳。其当封处，刻深二寸，取足容宝，皆有小石盖，与封刻相应。其检立□感旁，当刻处又为金绳三以缠□感，皆五周，径三分，为石泥封□感。泥用石末和方色土为之。

用金铸宝，曰“天下同文”，如御前宝，以封□感际。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阔二尺，厚一尺，长一丈，斜刻其道，与□感隅相应，皆再累，为五色土圜封□感，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九尺。命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领徒封圜台石□感，直集贤院宋皋、内侍郝昭信封社首石□感，并先往规度之。

详定所言：“朝觐坛在行宫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陛，南面两陛，余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按唐封禅，备法驾。准故事，乘舆出京，并用法驾，所过州县不备仪仗。其圜台上设登歌、钟、磬各一虡，封祀坛宫架二十虡，四隅立建鼓、二舞。社道坛设登歌如圜台，坛下宫架、二舞如封祀坛。朝觐坛宫架二十虡，不用熊罴十二案。又按《六典》，南郊合祀天地，服衮冕，垂白珠十有二，黝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禅日依南郊例。洎礼毕，御朝觐坛。诸州所贡方物，陈列如元正仪。令尚书户部告示，并先集泰山下。”仍诏出京日，具小驾仪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仆寺二百九十九人，六军诸卫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监三十七人。

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币，内官而下别设六十六段分充。按《开宝通礼》，岳镇、海渎币从方色，即明皆有制币。今请封祀坛内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坛岳镇以下一十八位，并用方色币。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犊，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从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数分充。今请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犊，其旧供羊、豕，改充从祀牲。又景德中，升天皇、北极在第一等，今请亦于从祀牲内体荐。”

旧制，郊祀正坐、配坐褥以黄，皇帝拜褥以绯。至是，诏配坐以绯，拜褥以紫。又以灵山清洁，命祀官差减其数，或令兼摄，有期丧未

满、余服未卒哭者不得预祭，内侍诸司官，除掌事宿卫外，从升者裁二十四人，诸司职掌九十三人。其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

详定所言："《汉书》八神与历代封禅帝王及所禅山，并于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诏审刑院、开封府毋奏大辟案。帝习仪于崇德殿。初，礼官言无帝王亲习之文，帝曰："朕以达寅恭之意，岂惮劳也。"既毕，帝见礼文有未便，谕宰臣与礼官再议。于是详定所言："按《开宝礼》，则燔燎毕封册；开元故事，则封□感后燔燎。今如不对神封册，则未称寅恭，或封□感后送神，则并为喧渎。欲望俟终献毕，皇帝升坛，封玉匮，置□感中，泥印讫，复位，饮福，送神，乐止，举燎火。次天书降，次金匮降。礼仪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俟封□感毕，皇帝再升坛省视。缘祀礼已毕，更不举乐。省讫，降坛。"仍诏山上亚献、终献，登歌作乐。

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杀一月。帝自告庙，即屏荤蔬食，自进发至行礼前，并禁音乐。有司请登封日圜台立黄麾仗，至山下坛设权火。将行礼，然炬相属，又出朱字漆牌，遣执仗者传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传呼万岁，下即举燎。皇帝还大次，解严，又传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瘗坎，亦设权火三为准。遣司天设漏壶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复于坛侧击板相应。自太平顶、天门、黄岘岭、岱岳观，各竖长竿，揭笼灯下照，以相参候。

辛卯，发京师，以玉辂载天书先行。次日如之。至郓州，令从官、卫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斋于穆清殿，诸升山者官给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幄次，改服靴袍，乘步辇登山，卤簿、仪卫列山下，天书仗不上山，与法驾仗间立。知制诰朱巽奉玉册牒及圜台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马岭至天门路峻绝，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卫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自山趾盘道至太平顶，凡两步一人，彩缯相间，树当道者不伐，止萦以缯。帝每经陕险，必降辇徒步。亚献宁王元偓，终献舒王元偁，卤簿使陈尧叟从。祀官、点馔习仪于圜坛。是夕，山下罢警场。

辛亥，设昊天上帝位于圜台，奉天书于坐左，太祖、太宗并配西北侧向，帝服衮冕，升台奠献，悉去侍卫，拂翟止于壝门，笼烛前导亦彻之。玉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让开基，太宗忧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车书，固抑升中，以延积庆。元符锡祚，众宝效祥，异域咸怀，丰年屡应。虔修封

祀，祈福黎元。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启运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图，重熙累盛。粤惟冲人，丕承列圣，寅恭奉天，忧勤听政。一纪于兹，四隩来暨，丕贶殊尤，元符章示，储庆发祥，清净可致，时和年丰，群生咸遂。仰荷顾怀，敢忘继志，佥议大封，聿申昭事。躬陟乔岳，对越上天，率礼祗肃，备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绥黎元，懋建皇极，天禄无疆，灵休允迪，万叶其昌，永保纯锡。”命群官享五方帝及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饮福酒，摄中书令王旦跪称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三献毕，封金、玉匮。王旦奉玉匮，置于石□感，摄太尉冯拯奉金匮以降，将作监领徒封□感。帝登圜台阅视讫，还御幄。宰臣率从官称贺，山下传呼万岁，声动山谷。即日仗还奉高宫，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复斋于穆清殿。

壬子，禅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奉天书升坛，以祖宗配。玉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无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启，庆赖坤仪。太祖神武，岁震万宇；太宗圣文，德绥九土。臣恭膺宝命，纂承丕绪，穹昊降祥，灵符下付，景祚延鸿，秘文昭著。八表以宁，五兵不试，九谷丰穰，百姓亲比，方舆所资，凉德是愧。溥率同词，缙绅协议，因以时巡，亦既肆类。躬陈典礼，祇事厚载，致孝祖宗，洁诚严配。以伸大报，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瘞，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帝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

癸丑，有司设仗卫、宫县于坛下，帝服衮冕，御封禅坛上之寿昌殿受朝贺，大赦天下，文武递进官勋，减免赋税、工役各有差，改乾封县曰奉符县，宴百官卿监以上于穆清殿、泰山父老于殿门。甲寅，发奉符，始进常膳。

帝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候，景气恬和，祥应纷委。前祀之夕，阴雾风劲，不可以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封□感讫，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鸟异兽山下。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欢呼动天地。改奉高宫曰会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各遣使祭告。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觐坛颂》。圜台奉祀官并于山上刻名，封祀、九宫、社首坛奉祀官并于《社首颂》碑阴刻名，扈

从升朝官及内殿崇班、军校领刺史以上与蕃夷酋长并于《朝觐颂》碑阴刻名。

明年二月，诏知兖州李迪、京东转运使马元方等同修圜封，以吕良首请，命摄兖州助教。

政和三年，兖、郓耆寿、道释等及知开德府张为等五十二人表请东封，优诏不允。六年，知兖州宋康年请下秘阁检寻祥符东封典故付臣经画。时蔡京当国，将讲封禅以文太平，预具金绳、玉检及他物甚备，造舟四千艘，雨具亦千万计，迄不能行。

汾阴后土。真宗东封之又明年，河中府言："进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状乞赴阙，请亲祠后土。"诏不允。已而南又请，河南尹宁王元偓亦表请，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三表以请。诏明年春有事于汾阴后土，命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翰林学士李宗谔副之，枢密直学士戚纶、昭宣使刘承珪计度发运，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盐铁副使林特计度粮草，龙图阁待制王曙、西京左藏库使张景宗、供备库使蓝继宗修治行宫、道路，宰臣王旦为大礼使，知枢密院王钦若为礼仪使，参知政事冯拯为仪仗使，赵安仁为卤簿使，陈尧叟为桥道顿递使。又以旦为天书仪卫使，钦若、安仁副之，丁谓为扶侍使，蓝继宗为扶侍都监，内侍周怀政、皇甫继明为夹侍。发陕西、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给役，出厩马，增传置，命翰林、礼院详定仪注，造玉册、祭器。先令尧叟诣后土祠祭告，分遣常参官告天地、庙社、岳镇、海渎。

详定所言："祀汾阴后土，请如封禅，以太祖、太宗并配。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阔十六步。八陛，上陛广八尺，中广一丈，下广一丈二尺。三重壝，四面开门。为瘞坎于坛之壬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其后土坛别无方色。正坐玉册，玉匮一副；配坐玉册，金匮二副；金泥，金绳。所用石匮并盖三层，方广五尺，下层高二尺，上开牙缝一周，阔四寸，深五寸，中容玉匮，其阔一尺，长一尺六寸。匮刻金绳道三周，各相去五寸，每缠绳处，阔一寸，深五分。上层厚一尺，仍于上四角更刻牙缝，长八寸，深四寸。每缠金绳处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取容封宝。先即庙庭规地为坎，深五尺，阔容石匮及封固者。先以金绳三道南北络石匮，候祀毕封匮讫，中书侍郎奉匮至庙，与太尉同置石匮中，将作监加盖，系金绳毕，各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之宝'，如社首封□感制。帝省视后，将作监率执事更加盝顶石盖，然后封固如法。上为小坛，如方丘状，广厚皆五尺。"

经度制置使诣脽上筑坛如方丘，庙北古双柏旁有堆阜，即其地为之。有司请祭前七日遣祀河中府境内伏羲、神农、帝舜、成汤、周文武、汉文帝、周公庙及于脽下祭汉、唐六帝。

四年正月，帝习仪于崇德殿。丁酉，法驾发京师。二月丙辰，至宝鼎县奉祇宫。戊午，致斋。己未，遣入内都知邓永迁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百官宿祀所。是夜一鼓，扶侍使奉天书升玉辂，先至脽上。二鼓，帝乘金辂，法驾诣坛，夹路设燎火，盘道回曲，周以黄麾仗。初，路出庙南，帝以未修谒，不欲乘舆辇过其前，令凿路由庙后至坛次。翼日，帝服衮冕登坛，祀后土地祇，备三献，奉天书于神坐之左次，以太祖、太宗配侑。

册文曰："维大中祥符四年，岁次辛亥，二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后土地祇：恭惟位配穹旻，化敷品汇。瞻言分壤，是宅景灵。备礼亲祠，抑惟令典。肇启皇宋，混一方舆，祖祢绍隆，承平兹久。眇躬缵嗣，励翼靡遑，厚德资生，绵区允穆，清宁孚祐，戴履蒙休。申锡宝符，震以珍物，虔遵时迈，已建天封。明察礼均，有所未答，栉沐祇事，用致其恭。夷夏骏奔，瑄牲以荐，肃然郯上，对越坤元。式祈年丰，楙昭政本，兆民乐育，百福蕃滋，介祉无疆，敢忘祇畏。恭以琮币、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瘞礼。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侑神作主。尚享。"亲封玉册，正坐于玉匮，配坐于金匮，摄太尉奉之以降，置于石匮，将作监封固之。

帝还次，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谒后土庙，设登歌奠献，遣官分奠诸神。至庭中，视所封石匮。还奉祇宫，钧容乐、太常鼓吹始振作。是日，诏改奉祇曰太宁宫。壬戌，御朝觐坛受朝贺，肆赦，宴群臣于穆清殿、父老于宫门。穆清殿，奉祇宫之前殿也。诏五使、从臣刻名碑阴。谒西岳庙，从官皆刻名庙中，仗卫仪物大略如东封之制。命薛南试将作监主簿，以首请祠汾阴故也。

太清宫。大中祥符六年，亳州父老、道释、举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诣阙，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宰臣帅百官表请。诏以明年春亲行朝谒礼。命参知政事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权三司使林特计度粮草。礼仪院言："按唐太清宫令，奠献用碧币，同人灵，故不用玉。今详太上老君，宜同天神用玉。胙荐献圣祖大帝用四圭有邸。"诏用苍璧，太清宫用竹册一副。丁谓言："太清宫封藏太上老君宝册，请用玉匮各一副，长广一尺，高如之，检厚一寸二分，长广如匮。刻金绳道五，封处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宝。石匮三层，各长五尺三寸。

阔四尺二寸，下层高二尺，中容玉匮，凿深尺二寸，长二尺五寸，阔尺三寸。中层高一尺，南北刻金绳道三，相距各五寸，阔一寸，深五分。系金绳处各深四分，方取容‘天下同文’宝，上层为盝顶盖。”以王旦为奉祀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王钦若为礼仪使，陈尧叟为卤簿使，丁谓为桥道顿递使。又以王旦为天书仪卫使，王钦若同仪卫使，丁谓副之，兵部侍郎赵安仁为扶侍使，入内副都知张继能为扶侍都监。帝朝谒玉清昭应宫，赐亳州真源县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

七年正月十五日，发京师。十九日，至奉元宫，斋于迎禧殿。二十一日，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夜漏上五刻，天书扶侍使奉天书赴太清宫。二鼓，帝乘玉辂，驻大次。三鼓，奉天书升殿，改服衮冕，行朝谒之礼，相王元偓为亚献，荣王元俨为终献。帝还大次，太尉奉册宝于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宝，纳于醮坛石匮，将作监加石盖其上。群臣称贺于大次。分命辅臣荐献诸殿，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曰卫真县。车驾次亳州城西，诣新立圣祖殿朝拜。至应天府朝拜圣祖殿，诏号曰鸿庆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驾至自亳州，百官迎对于太一宫西之幄殿，有司以卫真灵芝二百舆洎白鹿前导天书而入。帝服靴袍，乘大辇，备仪卫还宫。

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谓辅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命笔识之。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适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亲奉安舆，导至道场，付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缄书甚密，抉以利刀方起。帝跪受，复授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蕴以所缄帛，盛以金匮。旦等称贺于殿之北庑。丙寅，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帝与辅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城祠庙。丁卯，有司设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宫县、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靴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礼毕，步导入内。戊辰，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

四月辛卯朔，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钦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红紫云气，渐成华盖，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于灵液亭北，见黄素书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诣阙。"帝御崇正殿，趣召辅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复梦乡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祇受。'朕虽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异即上闻。朕今得其奏，果与梦协。上天眷佑，惟惧不称。"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动天，感应昭著，臣等不胜大庆。"再拜称贺。己亥，迎导天书，安于含芳园之正殿。辛丑，帝致斋。翼曰，备法驾诣殿再拜受，授陈尧叟启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读讫，复奉以升殿。

九月甲子，告太庙，奉安天书朝元殿，建道场。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将行礼，诣幄殿酌献讫，奉以玉辂，中设几褥，夹侍立旁，周以黄麾仗，前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侍使以下前导，封禅日皆奉以升坛，置正位之东。自是凡举大礼，皆如此制。于是制行殿供物，定仪仗千六百人。每岁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却去荤茹。帝自制誓文，刻石，置玉清昭应宫宝符阁下，摹刻天书奉安昭应宫刻玉殿，行酌献礼，令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焉。

天禧元年正月，诏以十五日行宣读天书之礼。前二日，斋于长春殿，以王钦若为宣读天书礼仪使。有司设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录本天书于东，圣祖板位于西，建金箓道场三昼夜。其日三鼓，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道场，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摄中书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谨与宰臣等宣读天书，讲求圣意，虔思睿训，抚育生民。"仪卫使王旦跪取左承天门天书置案上，摄殿中监张景宗、张继能捧案，摄司徒王曾、摄司空张知白跪展天书，摄太尉向敏中宣读，每句已，即详绎其旨，言上天训谕之意，摄中书令王钦若录之。宣读毕，摄侍中张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仪卫使受天书，跪纳匣中。又取功德阁天书、泰山天书宣读如上仪。王钦若跪进所录天书，帝跪受之，登歌酌献。礼毕，奉天书还内。帝自作《钦承宝训述》以示中外。是月之朔，又奉天书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宝册、衮服焉。

帝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先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鼓

一筹，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由西陛升，见侍从在东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后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称贺。即召旦等至延恩殿，历观临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与礼官修崇奉仪注。闰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七年九月，即滋福殿设玉皇像，奉圣号匣，安于朝元殿后天书刻玉幄次。诏以来年正月上玉帝圣号，帝亲撰文，及天书下，亦以此日奏告，仍定仪式班之。以王旦为奏告大礼使，向敏中为仪仗使，寇准为卤簿使，丁谓为礼仪使，王嗣宗为桥道顿递使。

八年正月朔，驾诣玉清昭应宫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奉刻玉天书安于宝符阁，以帝御容侍立于侧，升阁酌献。复朝拜明庆二圣殿。礼毕还宫，易常服，御崇德殿，百官称贺。

九年，诏以来年正月朔诣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圣号宝册，二日诣景灵宫上圣祖天尊大帝徽号。十二月己亥，奉宝册、仙衣安于文德殿，乃斋于天安殿后室。四鼓，帝诣天安殿酌献天书毕，大驾赴玉清昭应宫，衮冕升太初殿，奉册讫，奠玉币，荐馔三献，饮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仪。毕，诣二圣殿，奉上绛纱袍，奉币进酒，分遣摄殿中监上紫微大帝绛纱袍、七元辅弼真君红绡衣、翊圣保德真君皂袍。帝改服靴袍，诣紫微殿、宝符阁焚香，群臣诣集禧殿门表贺。是日，天书赴景灵宫，大驾次至，斋于明福殿。二日，帝服衮冕，诣天兴殿奉上圣祖天尊大帝册宝、仙衣，荐献如上仪。乃改服诣保宁阁焚香，还宫，群臣入贺于崇德殿。命诸州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二十七日。命王旦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赵安仁副之，遣官摄中书侍郎、殿中监，押当册宝、仙衣。二月丁亥，帝斋于长春殿。翼日，有司设圣母板位文德殿，行酌献礼，拜授册宝于王旦、仙衣于赵安仁，以升金辂，具卤簿仪卫，所过禁屠宰。三月乙巳，旦等诣观奉册上懿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其日，帝不视朝。礼毕，群臣入贺，赐饮崇德殿。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复奉玉册、玉宝，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盖以论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诏以王者父天母地，乃者只率万邦黎庶，强为之名，以玉册、玉宝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称谓，谨上徽号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明年五月，诣玉清和阳宫奉上宝册，所用之礼，以瘗坎易燎柴，设望瘗位，玉以黄琮及两珪有邸，币以黄，舞以八成，其余并如奉上玉皇尊号之仪。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祀大礼，以方士百人执威仪前引，分列两序，立于坛下。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号于太庙。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师蔡京奏："天神降格，实为大庆，乞付史馆。"帝出手诏，播告天下。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称贺，御制《天真示现记》，寻以天神降日为天应节，即其地建迎真宫。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制《神应记》，略云："羽卫多士，奉辇武夫，与陪祝官，顾瞻中天，有形有象，若人若鬼，持矛执戟，列于空际，见者骇愕。"仍遣使奏告陵庙，诏天下。

又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筑垣环之，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币用皂。东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币用皂。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币用青。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币用绯。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币用绯。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币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币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币用皂。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享用素馔，复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

崇宁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帝幸九成宫酌献。九月朔，百官称贺于大庆殿，如大朝会仪。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先是，诏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传。阅王与之所上《祀仪》，推鼎之意，施于有用，盖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绵邈，文字杂糅，可择其当理合经，修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书成，并以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

又诏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总屋七十一区，中置殿曰神灵，以祠黄帝；东庑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庑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后置堂曰昭应，祀唐李良及隐士嘉成侯魏汉津。太常礼部言："每岁欲于大乐告成崇政殿元进乐日，秋八月二十七日举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祝文依祀圣祖称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礼用中祀，币各用白。昭应堂礼用小祀，并以素馔。"从之。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议，定鼎阁于天章阁，自九成宫徙九鼎奉安之。又诏改帝鼐为隆鼐，正南彤鼎为明鼎，西南阜鼎为顺鼎，正西皞鼎为蕴鼎，西北魁鼎为健鼎，正北宝鼎如旧，东北牡鼎为和鼎，正东苍鼎为育鼎，东南冈鼎为洁鼎，鼎阁为圜象徽调之阁。阁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阁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布列，亦用仔昔议也。驾诣鼎阁奉安神像，明日复诣阁行香，百僚陪位。其后，又诏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无依据，宜复旧名，惟圜象徽调阁仍旧。

八年，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与魏汉津所铸，凡十八鼎焉。

志第五十八 礼八（吉礼八）

○文宣王庙 武成王庙 先代陵庙 诸神祠

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国子监文宣王庙，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又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纥、颜氏。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复幸孔林，以树拥道，降舆乘马，至文宣王墓，设奠再拜，诏追谥曰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祭以太牢，修饰祠宇，给便近十户奉茔庙。仍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颜氏鲁国太夫人，伯鱼母开官氏，郓国夫人。

二年五月乙卯，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或赠官。亲制《玄圣文宣王赞》，命宰相等撰颜子以下赞，留亲奠祭器于庙中，从官立石刻名。既以国讳，改谥至圣文宣王。赐孔氏钱帛，录亲属五人并赐出身，又赐太宗御制、御书一百五十卷，银器八百两。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器数：先圣、先师每坐酒尊一、笾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冪，各置于坫，巾共二，烛二，爵共四，坫。有从祀之处，诸坐各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烛一、爵一。仁宗再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皆再拜焉。

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仍赐爵号，又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

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请以颜回为兖国公，毋称先师，而祭不读祝，仪物一切降杀，而进闵子骞九人亦在祀典。礼官以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请九人，已在祀典。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惟州县释奠未载。请自今二京及诸州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

诏封孟轲邹国公。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

元祐六年，幸太学，先诣国子监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

崇宁初，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诏："古者，学必祭先师，况都城近郊，大辟黉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数千，宜建文宣王庙，以便荐献。"又诏："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庙，位于邹国公之次。"国子监丞赵子栎言："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庙像，内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汉制，非是。"诏孔子仍旧，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帝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献礼，遣官分奠兖国公而下。国子司业蒋静言："先圣与门人通被冕服，无别。配享、从祀之人，当从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冕七章。衮，公服也，达于上。郑氏谓公衮无升龙，误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同；弁师所掌，则公之冕与王异。今既考正配享、从祀之服，亦宜考正先圣之冕服。"于是增文宣王冕为十有二旒。

大观二年，从通仕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议礼局言："建隆三年，诏国子监庙门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礼。大中祥符二年，赐曲阜庙桓圭，从上公之制。又《史记·弟子传》曰，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自颜回至公孙龙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四十二人姓名仅存。《家语》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会要》七十七人，而《开元礼》止七十二人，又复去取不一。本朝议臣，断以七十二子之说，取琴张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语》、《史记》参定，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祖、鄡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欬、廉洁，《唐会要》、《开元礼》亦互见之，皆有伯爵，载于祀典。请追赠侯爵，使预祭享。"诏封公夏首钜平侯，后处胶东侯，公肩定梁父侯，颜祖富阳候，鄡单聊城侯，罕父黑祈乡侯，秦

商冯翊候，原抗乐平侯，乐欻建成侯，廉洁胙城侯。又诏改封曾参武城侯，颛孙师颍川侯，南宫乡舀汶阳侯，司马耕睢阳侯，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所封犯先圣讳也。

政和三年，诏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临川伯，从祀。《新仪》成，以孟春元日释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释奠。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闵损、东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临淄公宰予、黎阳公端木赐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阳公言偃、河东公卜商、武城侯曾参并东向；东庑。颍川侯颛孙师以下至成都伯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长山侯林放以下至临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颁辟雍大成殿名于诸路州学。

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告子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丘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大晟乐成，诏下国子学选诸生肄习，上丁释奠，奏于堂上，以祀先圣。

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诏降安石从祀庙廷。尚书傅墨卿言："释奠礼馔，宜依元丰祀仪陈设，其《五礼新仪》勿复遵用。"

时又有算学。大观三年，礼部、太常寺请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享，十哲从祀。自昔著名算数者画像两庑，请加赐五等爵，随所封以定其服。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挠涿鹿公，隶首阳周公，容成平都公，常仪原都公，鬼俞区宜都公，商巫咸河东公，晋史苏晋阳伯，秦卜徒父颍阳伯，晋卜偃平阳伯，鲁梓慎汝阳伯，晋史赵高都伯，鲁卜楚丘昌衍伯，郑裨灶荥阳伯，赵史墨易阳伯，周荣方美阳伯，齐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虑伯，汉鲜于妄人清泉伯，耿寿昌安定伯，夏侯胜任城伯，京房乐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寻平陵伯，张衡西鄂伯，周兴慎阳伯，单飏湖陆伯，樊英鲁阳伯，晋郭璞闻喜伯，宋何承天昌卢伯，北齐宋景业广宗伯，隋萧吉临湘伯，临孝恭亲丰伯，张胄玄东光伯，周王朴东平伯，汉邓平新野子，刘洪蒙阴子，魏管辂平原子，吴赵逵谷城子，宋祖冲之范阳子，后魏商绍长乐子，北齐信都芳乐城子，北齐许遵高阳

子，隋耿询湖熟子，刘焯昌亭子，刘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昙罗居延子，李淳风昌乐子，王希明琅琊子，李鼎祚赞皇子，边冈成安子，汉郎顗观阳子，襄楷隰阴子，司马季主夏阳男，落下闳阆中男，严君平广都男，魏刘徽淄乡男，晋姜岌成纪男，张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鸾无极男，隋卢大翼成平男。寻诏以黄帝为先师。

礼部员外郎吴时言："书画之学，教养生徒，使知以孔子为师，此道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学建立殿宇，则配食、从祀，难于其人。请春秋释奠，止令书画博士量率职事生员，陪预执事，庶使知所宗师。医学亦准此。"诏皆从之。

其释奠之礼：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礼院李维言："按《开宝通礼》，诸州释奠，并刺史致斋三日，从祭之官斋于公馆。祭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今诸州长吏不亲行祀，非尊师重教之道。"诏太常礼院检讨以闻。按《五礼精义》，州县释奠，刺史、县令初献，上佐、县丞亚献，州博士、县主簿终献。有故，以次官摄之。大中祥符三年，判国子监孙奭言："上丁释奠，旧礼以祭酒、司业、博士充三献官，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岁止命献官两员临时通摄，未副崇祀向学之意。望自今备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献。"又命崇文院刊《释奠仪注》及《祭器图》颁之诸路。熙宁五年，国子监言："旧例遇贡举岁，礼部贡院集诸州府所贡第一人谒奠先圣，如春秋释奠仪。况春秋自有释奠礼，请罢贡举人谒奠。"崇宁，议礼局言："太学献官、太祝、奉礼，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则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县，凡献官、祝、礼，各服其服，以尽事神之仪。"诏以衣服制度颁使州县自造焉。

其谒先师之礼：建隆二年，礼院准礼部贡院移，按《礼阁新仪》云："旧仪无贡举人谒先师之文。开元二十六年，诏诸州贡举人见讫，就国子监谒先师，官为开讲，质问疑义，所司设食。昭文、崇文两馆学士及监内诸举人亦准此。"自后诸州府贡举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见讫，择日谒先师，遂为常礼。大观初，大司成强渊明言："考之礼经，士始入学，有释菜之仪。请自今每岁贡士始入辟雍，并以元日释菜于先圣。"其仪：献官一员，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员，以博士、正录；大祝一员，以正录。应祀官前释菜一日赴学，各宿其次。至日，诣文宣王殿常服行礼，贡士初入学者陪位于庭，其他亦略仿释奠之仪。绍兴十年，诏与大社、大稷并为大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画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学，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诣学，请以张栻、吕祖谦从祀。从之。

咸淳三年，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其序：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祖、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驷赤、成邑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点、富阳侯颜祖、滏阳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县成、汧源侯燕伋俯句侯颜之仆、建成侯乐劾、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郓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点、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哙、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陵伯谷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苌、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众、缑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荥阳伯服虔、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河南伯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庑，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皙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濮阳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单、祁乡侯罕父黑、淄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旂、南华侯左人郢、朐山侯郑国、乐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邽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瑗、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成都伯扬雄、歧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玄、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汝南伯周敦颐、伊阳伯程颐、郿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

昭烈武成王。自唐立太公庙，春秋仲月上戊日行祭礼。上元初，封为武成王，始置亚圣、十哲等，后又加七十二弟子。梁废从祀之祭，后唐复之。太祖建隆三年，诏修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命左谏议大夫崔颂董其役，仍令颂检阅唐末以来谋臣、名将勋绩尤著者以闻。四年四月，帝幸庙，历观图壁，指白起曰：“此人杀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命去之。景德四年，诏西京择地建庙，如东京制。大中祥符元年，加谥昭烈。

初，建隆议升历代功臣二十三人，旧配享者退二十二人。庆历仪，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元丰中，国子司业朱服言："释奠文宣王，以国子祭酒、司业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太祝、奉礼并以监学官充。及上戊释奠武成王，以祭酒、司业为初献，其亚献、终献及读祝、捧币，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之。官制未行，武学隶枢密院，学官员数少，故差右选。今武学隶国子监，长、贰、丞、簿，官属已多，请并以本监官充摄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祀仪》。"

政和二年，武学谕张滋言："《诗》云'赫赫南仲'、'维师尚父'、'文武吉甫'、'显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是均为周将，功著声诗，今昔所尊惟一尚父，而南仲、吉甫之徒不预配食，余如却毅之阅礼乐、敦诗书，尉缭以言为学者师法，不当弃而不录，请并配食。"博士孙宗鉴亦请以黄石公配。后有司讨论不定，国子监丞赵子崧复言之。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田单昌平伯，赵将廉颇临城伯，秦将王翦镇山伯，汉前将军李广怀柔伯，吴将军周瑜平虏伯。"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东庑，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并西向；西庑，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颎、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并东向。凡七十二将云。

绍兴七年五月，太常博士黄积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礼。十一年五月，国子监丞林保奏："窃见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而不用牲牢，虽曰时方多事，礼用绵薶，然非所以右武而励将士也。乞今后上戊释奠用牲牢，以管仲至郭子仪十八人祀于殿上。"从之。

乾道六年，诏武成王庙升李晟于堂上，降李勣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从祀。先是，绍兴间，右正言都民望言："李勣邪说误国，唐祀几灭，李晟有再造王室之勋；宜升李晟于堂上，置李勣于河间王孝恭之下。"至是，著作郎傅伯寿言："武成庙从祀，出于唐开元间，一时铨次，失于太

杂。如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寔亚鹰扬之烈；陈汤、傅介子、冯奉世、班超之流，皆为有汉之隽功；在晋则谢安、祖逖，在唐则王忠嗣、张巡辈，皆不得预从祀之列。窃闻迩日议臣请以本朝名将从祀，谓宜并诏有司，讨论历代诸将，为之去取，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亦乞取建隆、建炎以来骁俊忠概之臣，功烈暴于天下者，参陪庙祀。”故有是命。

先代陵庙及录名臣后。建隆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垅，或樵采不禁、风雨不芘，宜以郡国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

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自五代乱离，百司废坠，匮神乏祀，阙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诸陵庙。”又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后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汉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后魏孝文帝、唐玄宗宪宗肃宗宣宗、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献帝、魏明帝高贵乡公陈留王、晋惠帝怀帝愍帝、西魏文帝、东魏孝静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后唐末帝诸陵，常禁樵采。”寻又禁河南府民耕晋、汉庙□需地。凡诸陵有经开发者，有司造衮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郭以葬，掩坎日，所在长吏致祭。

又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膑晏婴、晋程婴公孙杵臼、燕乐毅、汉曹参陈平韩信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蜀昭烈帝关羽张飞诸葛亮、唐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李靖李勣尉迟恭浑瑊段秀实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晋赵简子、齐孟尝君、赵赵奢、汉邴吉、唐高士廉唐俭岑文本马周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次之。”诏孙膑等各置守冢三户，赵简子等各二户，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开毁者，皆具棺□郭、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长吏奉行其事。

景德元年，诏：“前代帝王陵寝，名臣贤士、义夫节妇坟垄，并禁樵采，摧毁者官为修筑；无主者碑碣、石兽之类，敢有坏者论如律。仍每岁首所在举行此令。”郑州给唐相裴度守坟三户，赐秦国忠懿王钱俶守坟

三户。加谥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庙青州，周公旦追封文宪王，建庙兖州，春秋委长吏致祭。

熙宁元年，从知濮州韩铎请："尧陵在雷泽县东谷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庙，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扫。"又以中丞邓润甫言，唐诸陵陵已定顷亩外，其余许耕佃为守陵户，余并禁止。先是，仁宗尝录唐张九龄九代孙锡，狄仁杰裔孙国宝，郭子仪孙元亨，长孙无忌孙宏，皆命以官。神宗又录魏征孙道严，段秀实十二世孙昊、八世孙文酉，仍复其家。

元祐六年，诏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费县颜真卿墓并载祀典。先是，乾德中，定先代帝王配享仪，下诸州以时荐祭，牲用羊、豕，政和议礼局遂为定制。

绍兴元年，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句践，以范蠡配。淳熙四年，静江守臣张栻奏所领州有唐帝祠，其山曰尧山；有虞帝祠，其山曰虞山；请著之祀典。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视，禁其樵牧，宜复建庙，给户如故事。"淳祐八年，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陈韡再言，从之。

初，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诸祠庙。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于是太常博士王古请："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大观中，尚书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给告、赐额、降敕。已而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迁其像入寺观及本庙，仍禁军民擅立

大小祠。秘书监何志同言：“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永康军李冰庙，已封广济王，近乃封灵应公。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致前后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故凡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

其新立庙：若何承矩、李允则守雄州，曹玮帅秦州，李继和节度镇戎军，则以有功一方者也。韩琦在中山，范仲淹在庆州，孙冕在海州，则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伟筑祁州河堤，工部员外郎张夏筑钱塘江岸，则以为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庆府赵师旦、邕州苏缄、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挥使马遂，则死于乱贼者也。其王韶于熙河，李宪于兰州，刘氵扈于水洛城，郭成于怀庆军，折御卿于岚州，作坊使王吉于麟州神堂砦，各以功业建庙。寇准死雷州，人怜其忠，而赵普祠中山、韩琦祠相州，则以乡里，皆载祀典焉。其他州县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皆由祷祈感应，而封赐之多，不能尽录云。

志第五十九 礼九（吉礼九）

○宗庙之制

宗庙之制。建隆元年，有司请立宗庙，诏下其议。兵部尚书张昭等奏："谨案尧、舜、禹皆立五庙，盖二昭二穆与其始祖也。有商建国，改立六庙，盖昭穆之外，祀契与汤也。周立七庙，盖亲庙之外，祀太祖与文王、武王也。汉初立庙，悉不如礼。魏、晋始复七庙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庙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立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衷。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于是判太常寺窦俨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皇祖骁卫府君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皇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刘氏曰简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备礼册四亲庙，奉安神主，行上谥之礼。二年十月，祔明宪皇后杜氏于宣祖室。

太平兴国二年，有司言："唐制，长安太庙，凡九庙，同殿异室。其制：二十一间皆四柱，东西夹室各一，前后面各三阶，东西各二侧阶。本朝太庙四室，室三间。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请依长安之制，东西留夹室外，余十间分为五室，室二间。"从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庙，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奉太宗神主祔庙，以懿德皇后符氏配。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言："僖祖称曾高祖，太祖称伯；文懿、惠明、简穆、昭宪皇后并称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并称伯妣。按《尔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观之，唯父母得称考妣。今请僖祖止称庙号，顺祖而下，即依《尔雅》之文。"事下尚书省议，户部尚书张齐贤等言："《王制》'天子七庙'。谓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继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汉书》'为人后者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又《礼》云：'天子绝期丧。'安得宗庙中有伯氏之称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称者，盖礼官之失，非正典也。请自今有事于太庙，则太祖并诸祖室，称孝孙、孝曾孙嗣皇帝；太宗室，称孝子嗣皇帝。其《尔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为宗庙言也。历代既无所取，于今亦不可行。"

诏下礼官议。议曰："按《春秋正义》'跻鲁僖公'云：'礼，父子异昭

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继统，同为一代。又鲁隐、桓继及，皆当穆位。又《尚书》盘庚有商及王，《史记》云阳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称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继兄之统也。又唐中、睿皆处昭位，敬、文、武昭穆同为一世。伏请僖祖室止称庙号，后曰祖妣，顺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称孝曾孙。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称孝孙。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并称孝子。其别庙称谓，亦请依此。”

诏都省复集议，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实而后正其名。今太祖受命开基，太宗缵承大宝，则百世不祧之庙矣。岂有祖宗之庙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为一代？如臣等议，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义，则无疑也。必若同为一代，则太宗不得自为世数，而何以得为宗乎？不得为宗，又何以得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义》亦不言昭。穆不可异，此又不可以为证也。今若序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则上无毁庙之嫌，下有善继之美，于礼为大顺，于时为合宜，何嫌而谓不可乎？”翰林学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继则多，昭、穆异位，未之见也。今详都省所议，皇帝于太祖室称孙，窃有疑焉。”

诏令礼官再议。礼官言：“按《祭统》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公羊传》，公孙婴齐为兄归父之后，《春秋》谓之仲婴齐。何休云：‘弟无后兄之义，为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故不言仲孙，明不以子为父孙。’晋贺循议兄弟不合继位昭穆云：‘商人六庙，亲庙四，并契、汤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袭为君者，便当上毁四庙乎？如此，四世之亲尽，无复祖祢之神矣。’温峤议兄弟相继、藏主夹室之事云：‘若以一帝为一世，则当不得祭于祢，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于恩既顺，于义无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于穆位。德宗亦以中宗为高伯祖。晋王导、荀崧议‘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之文。所以舍至亲取远属者，盖以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故也。窃以七庙之制，百王是尊。至于祖有功，宗有德，则百世不迁之庙也；父为昭，子为穆，则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议者引《汉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殊不知弟不为兄后，子不为父孙，《春秋》之深旨。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礼记》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载，称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谓中宗为皇伯考，德宗谓中宗为高伯祖，则伯氏之称，复何不可？臣等参议：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礼同位

异坐，皇帝于太祖仍称孝子，余并遵旧制。”

景德元年，有司详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礼：“按唐睿宗昭成、肃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开元末，以肃明祔。此时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庙重事，必有据依。推之闺门，亦可拟议。晋骠骑将军温峤有三夫人，峤薨，诏问学官陈舒。舒谓秦、汉之后，废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无复继室，生既加礼，亡不应贬。朝旨以李氏卒于峤之微时，不沾赠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绶。唐太子少傅郑余庆将立家庙，祖有二夫人。礼官韦公肃议与舒同。略稽礼文，参诸故事，二夫人并祔，于理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从升祔，虽先后有殊，在尊亲则一，请同列太宗室，以先后次之。”诏尚书省集议，咸如礼官之请，祔神主于太庙。

乾兴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祔庙，以章穆皇后郭氏配。康定元年，直秘阁赵希言奏：“太庙自来有寝无庙，因堂为室，东西十六间，内十四间为七室，两首各一夹室。按礼，天子七庙，亲庙五、祧庙二。据古则僖、顺二神当迁。国家道观佛寺，并建别殿，奉安神御，岂若每主为一庙一寝。或前立一庙，以今十六间为寝，更立一祧庙，逐室各题庙号。釦宝神御物，宜销毁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庙有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藏木主，寝藏衣冠。至秦乃出寝于墓侧，故陵上更称寝殿，后世因之。今宗庙无寝，盖本于兹。郑康成谓周制立二昭二穆，与太祖、文、武共为七庙，此一家之说，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肃等皆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杀以两。则国家七世之数，不用康成之说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应便立祧庙。自周、汉每帝各立庙，晋、宋以来多同殿异室，国朝以七室代七庙，相承已久，不可轻改。《周礼》：‘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宝物世传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宝盝、釦床，请别为库藏之。”自是室题庙号，而建神御库焉。

嘉祐年，仁宗将祔庙，修奉太庙使蔡襄上八室图，为十八间。初，礼院请增庙室，孙抃等以为：“七世之庙，据父子而言，兄弟则昭、穆同，不得以世数之。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为一世，则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国朝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称孝孙。而《禘祫图》：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庙，请增为八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卢士宗、司马光以为：“太祖已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入汉元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盖太祖未正东向，故上祀三昭三穆；已正东向，则并昭、穆为

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高宗祔庙，又迁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祔庙，僖祖亲尽，当迁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抃等复议曰：“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谓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之三代，礼未有此。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备七室。

治平四年，英宗将祔庙，太常礼院请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于西夹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递迁。翰林承旨张方平等议：“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当祧，合于典礼。”乃于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罢僖祖讳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与商周契、稷疑无以异。今毁其庙而藏主夹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孙，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义。请以所奏付两制议，取其当者。”时王安石为相，不主祧迁之说，故复有是请。

翰林学士元绛等上议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统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际，故谓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为祖，则夏后氏不郊鲧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则僖祖之为始祖无疑矣。傥谓僖祖不当比契、稷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复知尊祖，而子孙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迁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则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请以僖祖之庙为太祖，则合于先王礼意。”翰林学士韩维议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业之所起，奉以为太祖。故子夏序《诗》，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世有天下者，特起无所因，故遂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为宋太祖，无少议者。僖祖虽为高祖，然仰迹功业，未见所因，上寻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窃恐于古无考，而于今亦所未安。今之庙室与古殊制，古者每庙异宫，今祖宗同处一室，则西夹室在顺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无嫌。”

天章阁待制孙固请：“特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亲尽迭毁之主皆藏之。当禘祫时，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太祖顺昭穆之列而从之，取毁庙之主而合食，则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庙为非，则周人别庙姜嫄，不可谓非礼。”秘阁校理王介请依《周官》守祧之制，创祧庙以奉僖

祖，庶不下祔子孙夹室，以替远祖之尊。

帝以维之说近是，而安石以维言夹室在右为尊为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为始祖，则郊祀当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则太祖、太宗当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与僖祖为非始祖之说。遂下礼官详定。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等议："昔商、周之兴，本于契、稷，故奉之为太祖。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玄云'夏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晋琅邪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广之首，必为始祖也。国家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祐之诏，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张昭、任彻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请略仿《周官》守祧之制，筑别庙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则仍其旧。"

同知太常礼院苏梲请："即景灵宫祔僖祖，即与唐祔献、懿二祖于兴圣、明德庙，礼意无异。"同判礼院周孟阳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请："尊僖祖为始祖，而次祧顺祖，以合子为父屈之义。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罢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孙尊之义，余且如旧制。"而冯京欲以太祖正东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绛初议，遂从之。帝问："配天孰始？"安石曰："宣祖见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于是请奉僖祖神主为始祖，迁顺祖神主夹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诏下太常礼院详定仪注。安石本议以僖祖配天，帝不许，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元丰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图上八庙异宫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陆佃言："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亲尽则迭毁。如周以后稷为太祖，王季为昭，文王

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康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尊卑失序。”复图上八庙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何洵直图上八庙异宫，引熙宁仪：僖祖正东向之位，顺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为穆，正得祖宗继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晋孙毓、唐贾公彦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东上。”为两图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犹同祖祢之庙，皆月祭之，与亲庙一等，无亲疏远近之杀。顺祖实去祧之主，若有四时祈祷，犹当就坛受祭。请自今二祧神主，杀于亲庙，四时之祭，享尝乃止，不及大烝，不荐新物。去祧神主，有祷则为坛而祭，庶合典礼。”又请建新庙于始祖之西，略如古方明坛制。有诏，俟庙制成日取旨。

三年，礼文所言：“古者宗庙为石室以藏主，谓之宗祏。夫妇一体，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庙之主，各藏庙室西壁之中；迁庙之主，藏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庙藏主之室，帝后异处，迁主仍藏西夹室，求之于礼，有所未合。请新庙成，并遵古制。”从之。二月，慈圣光献皇后祔庙，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庙、皇后庙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诣僖祖室，次翼祖室，次宣祖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次太宗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享元德皇后。慈圣光献皇后，异馔位、异祝，行祔谒礼。次真宗室，次仁宗室，次英宗室。礼毕，奉神主归仁宗室。

元丰六年六月，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后升祔，准章献明肃、章懿二后，升祔礼毕，递享太庙，止行升祔享礼及祭七祀，权罢孟冬荐享，仍以配继先后为序。八年，礼部太常寺言：“诏书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与简穆皇后祧藏于西夹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于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迁。绍圣元年二月，祔宣仁圣烈皇后于太庙。

元符三年，礼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晋成帝故事，于太庙殿增一室，候祔庙日，神主祔第九室。”诏下侍从官议，皆如所言。蔡京议：“以哲宗嗣神宗大统，父子相承，自当为世。今若不祧远祖，不以哲宗为世，则三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八。宜深考载籍，迁祔如礼。”陆佃、曾肇等议：“国朝自僖祖而下始备七庙，故英宗祔庙，则迁顺祖，神宗祔

庙，则迁翼祖。今哲宗于神宗，父子也，如礼官议，则庙中当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则迁肃宗，以敬宗为一世，故事不远。哲宗祔庙，当以神宗为昭，上迁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义。”先是，李清臣为礼部尚书，首建增室之议，侍郎赵挺之等和之。会清臣为门下侍郎，论者多从其议，惟京、佃等议异。二议既上，清臣辩说甚力，帝迄从焉。

六月，礼部请用太庙东夹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孙杰言：“先帝神主，错之夹室，即是不得祔于正庙，与前诏增建一室之议不同。昨用嘉祐故事，专置使修奉，请以夹室奉安神主，亦与元置使之意相违。请如太常前议，增建一室。”尚书省以庙室未备，行礼有期，权宜升祔，随即增修，比之前代设幄行事者，不为不至。诏依初旨行之，乃祔哲宗神主于夹室。

崇宁二年，祧宣祖与昭宪皇后神主藏西夹室，居翼祖、简穆皇后石室之次。五年，诏曰：“去古既远，诸儒之说不同。郑氏谓：‘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庙与亲庙四，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内。王氏谓：‘非太祖而不毁，不为常数。’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则七庙当祧者，二宗而已。迁毁之礼，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复议。”礼官言：“先王之制，庙止于七，后王以义起礼，乃有增置九庙者。”礼部尚书徐铎又言：“唐之献祖、中宗、代宗与本朝僖祖，皆尝祧而复。今存宣祖于当祧之际，复翼祖于已祧之后，以备九庙，礼无不称。”乃命铎为修奉使，增太庙殿为十室。四年十二月，复翼祖、宣祖庙，行奉安礼，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亚、终献之乐舞焉。

高宗建炎二年，奉太庙神主于扬州寿宁寺。三年，幸杭州，奉安于温州。绍兴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庙神主宜在国都。今新邑未奠，当如古行师载主之义，迁之行阙，以彰圣孝。”于是始建太庙于临安，奉迎安置。

志第六十 礼十（吉礼十）

○禘祫

宗庙之礼。每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则上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亲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谢及新主祔谒，皆大祀也。二荐，则行一献礼。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灶，季夏祀中霤，秋祀门及厉，冬祀行，惟腊享、禘祫则遍祀焉。

禘祫之礼。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礼院言："今年冬祭画日，以十月六日荐享太庙。按《礼》，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义》云：三年丧毕，遭禘则禘，遭祫则祫。宜改孟冬荐享为祫享。"仁宗天圣元年，礼官言："真宗神主祔庙，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从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礼。"遂以孟夏荐享为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礼院言："自天圣六年夏行禘享之礼，至此年十月，请以孟冬荐享为祫享。"诏恭依。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亲诣太庙行祫享礼，以宰臣富弼为祫享大礼使，韩琦为礼仪使，枢密使宋庠为仪仗使，参知政事曾公亮为桥道顿递使，枢密副使程戡为卤簿使。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向位，礼官不敢决。观文殿学士王举正等议曰："大祫之礼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以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

礼官张洞、韩维言："国朝每遇禘祫，奉别庙四后之主合食太庙。唐《郊祀志》载禘祫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议者议其非礼。臣谓每室既有定配，则余后不当参列，义当革正。"

学士孙抃等议："《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余年，至祫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皆预。今甫欲亲祫而四后见黜，不亦疑于以礼之烦故邪？宗庙之礼，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旧礼。

臣等愚以谓如故便。”

学士欧阳修等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后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当祔者，则有别庙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别庙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于古无文，于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统以帝乐；别庙之后，则以本室乐章自随，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统于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祔之后，联席而坐；别庙之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禘祫，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于庙，则其尊自申，是于礼无失。以为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诏：“四后祫享依旧，须大礼毕，别加讨论。”仍诏：“祫享前一日，皇帝诣景灵宫，如南郊礼，卫士毋得迎驾呼万岁。”有司言：“诸司奉礼，摄廪牺令省牲，依《通礼》改正祀仪。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二日于大庆殿，一日于太庙。尚舍直殿下，设小次，御坐不设黄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每坐簠簋二，□铏三，笾豆为后，无黼扆、席几。出三阁瑞石、篆书玉玺印、青玉环、金山陈于庭。别庙四后合食，牲乐奠拜无异仪。故事，七祀、功臣无牲，止于庙牲肉分割，知庙卿行事。请依《续曲台礼》，共料一羊，而献官三员，功臣单席，如大中祥符加褥。”

十月二日，命枢密副使张昪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斋大庆殿。十一日，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圭、乘舆，至大庆殿门外降舆，乘大辇，至天兴殿，荐享毕，斋于太庙。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衮冕，行礼毕，质明，乘大辇还宫，更服靴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贺，升宣德门肆赦。二十一日，诣诸观寺行恭谢礼。二十六日，御集英殿为饮福宴。

治平元年，有司“准画日，孟冬荐享改为祫祭。按《春秋》，闵公丧未除而行吉

禘，《三传》讥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丧除，至十月乃祫祭。天圣元年在谅阴，有司误通天禧旧禘之数，在再期内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应祫，而误禘于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间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于始，则岁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内，礼未应祫，明年未禫，亦未应禘，至六月即吉，二月合行祫祭，乞依旧时享，庶合典礼。”

二年二月，翰林学士王珪等上议曰：“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状：古者新君践阼之三年，先君之丧二十七月为禫祭，然后新主祔庙，特行禘祭，谓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为禘祫。丧除必有禘祫者，为再大祭之本也。今当祫祭，缘陛下未终三年之制，纳有司之说，十月依旧时享。然享庙、祫祭，其礼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尝权罢，唯罢腊祭。是则孟享与享庙尝并行于季冬矣。其禘祫年数，乞一依太常礼院请，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议。”权罢今年腊享。

熙宁八年，有司言：“已尊僖祖为太庙始祖，孟夏禘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禘祭神位，已尊始祖居东向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禘祫，著为定礼。”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禘祫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为二说：郑氏则曰：‘前三后二’，谓禘后四十二月而祫，祫后十八月而禘。徐邈则曰：‘前二后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祫于太庙，明年禘于群庙，自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烦，事神不渎。”太常礼院言：“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遂至八年禘祫并在一岁。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禘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频祫，复踵前失。请依庆历以来之制，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祭。”诏如见行典礼。

详定所又言：“古者稟献、馈食，禴祠、烝、尝，并为先王之享，未尝废一时之祭。故孔氏《正义》以为：‘天子夏为大祭之禘，不废时祭之礿；秋为大祭之祫，不废时祭之尝。’则王礼三年一祫与禘享，更为时祭。本朝沿袭故常，久未厘正，请每禘祫之月虽已大祭，仍行时享，以严天子备礼，所以丕崇祖宗之义。其郊礼、亲祠准此。”

又言：“《礼》：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太祖受命，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禘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失礼莫甚。今国家世系与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当阙，必推见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谓辅臣曰：“禘者，本以审禘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禘。秦、汉以后，谱牒不明，莫知其祖

之所自出，由禘礼可废也。”

已而详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庙，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礼》，祝延尸入奥，灌后乃出延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南面，昭在东，穆在西，乃行朝践之礼，是堂事也。设馔于堂，复延主入室，始祖东面，昭南穆北，徙常上之馔于室中，乃行馈食之礼，是室事也。请每行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礼部言：“合食之礼，始祖东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设位户外，祖宗昭、穆别为幄次，殆非合食之义。请自今祫享，即前楹通设帐幕，以应室中之位。”

大观四年，议礼局请：“每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南之位，始祖南面则昭穆东西相向，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向，以应古义。”又请：“陈瑞物及代国之宝与贡物可出而陈者，并令有司依嘉祐、元丰诏旨，凡亲祠太庙准此。”从之。

南渡之后，有祫而无禘。高宗建炎二年，祫享于洪州。绍兴二年，祫享于温州。时仪文草创，奉迁祖宗及祧庙神主、别庙神主，各设幄合食于太庙。始祖东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

五年，吏部员外郎董{分廾}言：“臣闻戎、祀，国之大事，而宗庙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为重，祫大禘小，则祫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礼未暇遍举，然事有违经戾古，上不当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亿兆黎庶之心，特出于一时大臣好胜之臆说，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顾虽治兵御戎之际，正厥违误，宜不可缓。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区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祇享以正东向之尊。逮至仁宗，亲行祫享，尝议太祖东向，用昭正统之绪。当时在廷之臣，佥谓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论七庙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庙在上，当时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盖终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宁之初，僖祖以世次当祧，礼官韩维等据经有请，适王安石用事，奋其臆说，乃俾章衡建议，尊僖祖为始祖，肇居东向。冯京奏谓士大夫以太祖不得东向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罢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开基受命，不许，安石终不以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礼。至于崇宁，宣祖当祧，适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术，乃建言请立九庙，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并即依旧。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处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东向之尊，委合《礼经》。”

太常寺丞王普又言："{分廾}所奏深得礼意，而其言尚有未尽。臣窃以古者庙制异宫，则太祖居中，而群庙列其左右；后世庙制同堂，则太祖居右，而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践于堂，则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东西；馈食于室，则太祖东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后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东向为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庙迭毁，而太祖不迁，则其礼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庙之始祖，是为庙号，非谥号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庙号已定，虽更累朝，世次犹近，每于祫享，必虚东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宁，又尊僖祖为庙之始祖，百世不迁，祫享东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则名实舛矣。傥以熙宁之礼为是，僖祖当称太祖，而太祖当改庙号。然则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为庙之始祖。每岁五享、告朔、荐新，止于七庙。三年一祫，则太祖正东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为穆。五年一禘，则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庙，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则宗庙之事尽合《礼经》，无复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始受天命，祫享宜居东向之位。"宰相赵鼎等奏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载在《礼经》，无可疑者。"

绍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复亦言：请祧宣祖，就正太祖东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书郑侨等亦乞因大行祔庙之际，定宗庙万世之礼，慰太祖在天之灵，破熙宁不经之论。今太祖为始祖，则太宗为昭，真宗为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九。上参古礼，而不废崇宁九庙之制，于义为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迁，藏在西夹室。至熙宁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议，乃复祔僖祖以为始祖，又将推以配天，欲罢太祖郊配。韩维、司马光等力争，而安石主其说愈坚。孙固虑其罢太祖配天，建议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既曰权居，则当厘正明矣。"诏从之。

闰十月，权礼部侍郎许及之言："僖、顺、翼、宣四祖，为太祖之祖考，所迁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孙之庙。今顺、翼二祖藏于西夹室，实居太庙太祖之右。遇祫享，则于夹室之前，设位以昭穆焉。"于是诏有司集议，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言："僖祖当用唐兴圣之制，立为别庙，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则僖祖自居别庙之尊，三祖不祔子孙之庙。自汉、魏以来，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则即庙而享，于礼尤称。"诸儒如楼钥、陈傅良皆以为可，诏从之。

时朱熹在讲筵，独入议状，条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尚书吏部牒，集议四祖祧主宜有所归。今详群议虽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夹

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至于祫祭，设幄于夹室之前，则亦不得谓之祫。欲别立一庙，则丧事即远，有毁无立。欲藏之天兴殿，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议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时暂东向之故，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朝威灵，相与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令而默推之，则知今日太祖在天之灵，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矣。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不过数年，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者’。”又言：“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与仁宗之庙，皆万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庙亦万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颐以为王安石言‘僖祖不当祧’，复立庙为得礼。窃详颐之议论与安石不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足以见义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特以司马光、韩维之徒皆是大贤，人所敬信，其议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故欲坚守二贤之说，并安石所当取者而尽废之。今以程颐之说考之，则是非可判矣。”

议既上，召对，令细陈其说。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是出以奏陈久之。上再三称善，且曰：“僖祖自不当祧，高宗即位时不曾祧，寿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岂可容易？可于榻前撰数语，径自批出。”熹方惩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上亦然之。熹既退，即进拟诏意，以上意谕庙堂，则闻已毁四祖庙而迁之矣。

时宰臣赵汝愚既以安石之论为非，异议者惧其轧己，藉以求胜，事竟不行。熹时以得罪，遗汝愚书曰：“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而无故轻纳妄议，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欲望神灵降歆，垂休锡羡，以永国祚于无穷，其可得乎？”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东室尚虚。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乞追夺待制，不许。及光宗祔庙，遂复为九世十二室。盖自昌陵祔庙，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言：“已于太庙之西，别建僖祖庙，及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诣僖祖庙奉安。所有今年孟冬祫享，先诣四祖庙室行礼，次诣太庙，逐幄次行礼。”

理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大火，延及太庙。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考古礼，尚论宗庙之制，画而为图，其说甚备。然其为制，务效于古而颇更本朝之制，故学士大夫皆有异论，遂不能行。今天降灾异，火发民家，延及宗庙，举而行之，莫此时为宜。臣于向来备闻其说，今备员礼寺，适当此变，若遂隐默，则为有负，谨

为二说以献。其一，纯用朱熹之说，谓本朝庙制未合于古，因画为图，谓僖祖如周后稷，当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为始祖，是乃顺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庙居于中，左昭右穆各为一庙，门皆南向，位皆东向。祧庙之主藏于始祖之庙夹室，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自不相乱。三年合食，则并出祧庙之主，合享于始祖之庙。始祖东向，群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群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说合于古而宜于今，尽美尽善。举而行之，祖宗在天之灵必歆享于此，而垂祐于无穷也。其一说，则因本朝之制，而参以朱熹之说。盖本朝庙制，神宗尝命礼官陆佃讨论，欲复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骤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为纷纷。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东，并为一列。惟于每室之后，量展一间，以藏祧庙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间，遇三年祫享，则以帷幄幕之，通为一室，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庙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于其室，名为祫享，而实未尝合。今量展此三间，后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于本朝之制，初无大段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今来朝廷若能举行朱熹前议，固无以加；如其不然，姑从后说，亦为允当，不失礼意。然宗庙之礼，傥无其故，何敢妄议？今因大火之后，若加损益，亦惟其时，乞赐详议。”有旨，令侍从、礼部、太常集议，后竟不行。

志第六十一 礼十一（吉礼十一）

○时享 荐新 加上祖宗谥号 庙讳

时享。太祖乾德六年十月，判太常寺和岘上言："按《礼阁新仪》，唐天宝五年，诏享太庙宜祭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将来享庙，欲每室加牙盘食，禘祫、时享亦准此制。"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太常礼院言："今月二十三日，腊享太庙。缘孟冬已行时享，冬至又尝亲祀。按礼每岁五享，其禘祫之月即不行时享，虑成烦数，有爽恭虔。今请罢腊日荐享之礼，其孝惠别庙即如式。"从之。

淳化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礼院言："今年冬至，亲祀南郊，前期朝享太庙，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每遇亲祀，设朔、望两祭，乃是十一月内三祭，太庙两室又行奏告之礼，烦则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去腊享日月相隔，未为烦数。欲望权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腊享如常仪。"从之。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画日乙卯孟享太庙。其日以郓王外攒，改用辛酉。十月十日，孟冬荐享。其月，明德皇后园陵，有司言："故事，大祠与国忌日同日者，其乐备而不作，今请如例。"从之。四年七月，以庄穆皇后祔享，权停孟享。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帝谓王旦等言："来年正月十一日孟享太庙，而有司择八日宴，已在享庙致斋中。又七日上辛，祀昊天上帝。"王钦若言："若移宴日避祀事，即自天庆节以来皆有所妨。"冯拯言："上辛不可移，荐享宗庙是有司择日，于礼无嫌。"帝曰："当询礼官。"终以契丹使发有常期，又将西巡，故不及改。

八年，兼宗正卿赵安仁言："准诏以太庙朔望上食品味，令臣详定。望自今委御厨取亲享庙日所上牙盘例，参以四时珍膳，选上局食手十人，赴庙馔造，上副圣心，式表精悫。"诏：所上食味，委宫闱令监造讫，安仁省视之。

神宗元丰三年十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祠禴尝蒸之名，春夏则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则物成而礼备。今太庙四时虽有荐新，而孟享礼

料无祠禴蒸尝之别。伏请春加韭、卵，夏加麦、鱼，秋加黍、豚，冬加稻、雁，当馈熟之节，荐于神主。其笾豆于常数之外，别加时物之荐，丰约各因其时，以应古礼。”从之。

六年十一月，帝亲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号册宝于太庙。是日，斋于大庆殿。翌日，荐享于景灵宫。礼毕，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至太庙，宰臣、百官班迎于庙门。侍中跪请降辂，帝却乘舆，步入庙，趋至斋宫。翌日，帝服靴袍至大次。有司奏中严、外办，礼仪使跪奏请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东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入，宫架乐作，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祝、宫闱令奉诸室神主于坐，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帝再拜，诣罍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洗瓒、拭瓒讫，执圭。宫架乐作，升堂，乐止。登歌乐作，殿中监进镇圭。帝搢大圭，执镇圭，诣僖祖室，乐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跪，三上香，执瓒祼地，奠瓒，奉币。奠讫，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内侍举镇圭以授殿中监。至次室行事，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兴安》之乐作，文舞九成，止。礼部、户部尚书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宫架《丰安》乐作，奠讫，乐止。帝再诣罍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立，乐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圭。宫架乐作，帝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僖祖室，乐止。宫架乐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立，乐止。太祝读册文，帝再拜。诣次室，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亚献以次行事如前仪，乐止。帝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僖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奠黍豆，再受爵，饮福酒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止。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常博士遍祭七祀、配享功臣。户部、礼部尚书彻俎豆，登歌《丰安》乐作，彻讫，乐止。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宫架《兴安》乐作，一成，止。太祝、宫闱令奉神主入诸祏室。礼仪使跪奏礼毕，登歌乐作，帝降阶，乐止。宫架乐作，出东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转仗赴南郊。

初，国朝亲享太庙，仪物有制。熙宁以来，率循旧典，元丰命官详定，始多损益。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古者纳牲之时，王亲执鸾刀，启其毛，而祝以血毛诏于室。今请改正仪注，诸太祝以毛血荐于神

坐讫，彻之而退。唐崔沔议曰：‘毛血盛于盘。’《开元》、《开宝通礼》及今仪注皆盛以豆。礼以豆盛菹醢，其荐毛血当盛以盘。”又言：“三牲骨体俎外，当加牛羊肠胃、豕肤俎各一。又古者祭祀无迎神、送神之礼，其初祭及末，皆不当拜。又宜令户部陈岁贡以充庭实，如古礼，仍以龟为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余居后。又《周礼》大宗伯之职，凡享，莅玉鬯。今以门下侍郎取瓒进皇帝，侍中酌鬯进瓒，皆未合礼。请命礼部尚书奉瓒临鬯，礼部侍郎奉盘，以次进，皇帝酌鬯祼地讫，侍郎受瓒并盘而退。”又言：“皇帝至阼阶，乃令太祝、宫闱令始奉神主置于坐，行礼毕，皇帝俟纳神主，然后降阶。”并从之。

又言：“神坐当陈于室之奥东面。当行事时，皇帝立于户内西向，即拜于户内。有司摄事，晨祼馈食，亦立于户内西向，更不出户而拜。其堂上荐腥，则设神坐于扆前南向，皇帝立于中堂北向。有司摄事同此。”诏俟庙制成取旨。

又请：“诸庙各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于户内之东西面，皇帝行三献礼毕，于此受嘏。”又言：“每室所用几席，当如《周礼》，改用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凡祭祀，皆缫次各加一重，并莞筵一重为五重。”又言：“古者宗庙九献，皇及后各四，诸臣一。自汉以来为三献，后无入庙之事，沿袭至今。若时享则有事于室，而无事于堂；禘祫则有事于堂，而无事于室。室中神位不在奥，堂上神位不当扆，有馈食而无朝践。度今之宜，以备古九献之意，请室中设神位于奥东面，堂上设神位于户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户内西南，祼鬯为一献；出户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践荐腥之礼为再献；皇帝立于户内西面，行馈食荐熟之礼为三献。”诏并候庙制成取旨。

又请：“三年亲祠，并祫享及有司摄事，每室并用太牢及制币。宗庙堂上□□萧以求阳，而有司行事□□茅香，宜易用萧。灌鬯于地以求阴，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饮。凡币皆埋于西阶东，册则藏有司之匮。”又请：“除去殿下板位及小次，而设皇帝板位于东阶之上，西向。”又请：“凡奏告、祈祷、报谢，用牲牢祭馔，并出帝后神主，以明天地一体之义。又古者祭祀，兼荐上古、中古及当世之食，唐天宝中，始诏荐享每室加常食一牙盘，议者以为宴私之馔可荐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宜罢之。古者吉祭必以其妃配，不特拜，请奠副爵无特拜。《仪礼》曰：‘嗣举奠。’请皇帝祭太庙，既祼之后，太祝以斝酌奠于铏之南，俟正祭嘏讫，命皇子举奠而饮。”

又请：“命刑部尚书一员以奉大牲，兵部尚书一员奉鱼十有五。仍令

腥熟之荐，朝享、四孟及腊享，皆设神位于户内南向。其稞将于室，朝践于堂，馈熟于室，则于奥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当筵前，设馈食之豆八，加豆八，以南为上。铏三，设于豆之南。南陈牛铏居北，羊铏在牛铏之南，豕铏在羊铏之南。羞豆二，曰酏食、糁食，设于荐豆之北。大羹湆盛以登，设于羞豆之北。九俎设于豆之东，三三为列，以南为上。肵俎一，当腊俎之北，纵设之。牲首俎在北牖下，簠簋设于俎南，西上。笾十有八，设于簠簋之南，北上。户外之东设尊彝，西上，南肆。胙阶之东设六罍，其三在西，以盛玄酒，其三在东，以盛三酒。堂下陈鼎之位，在东序之南，居洗之西，皆西面北上。匕皆加于鼎之东，俎皆设于鼎之西，西肆。肵俎在北，亦西肆。若庙门外，则陈鼎于东方，各当其镬，而在其镬之西，皆北面北上。”

又请：“既晨稞，诸太祝入，以血毛奠神坐。太官令取肝，以鸾刀制之，洗于郁鬯，贯以膋，燎于炉炭。祝以肝膋入，诏神于室，又出以隋祭于户外之左，三祭于茅菹。当馈熟之时，祝取菹擩于醢，祭于神坐前，豆间三。又取黍稷肺祭，祭如初，藉以白茅。既祭，宫闱令束而瘗之于西阶东。若郊祀天地，则当进熟之时，祝取菹及黍稷肺，祭于正配神坐前，各三祭，毕，郊社令束茅菹而燔瘗之。祀天燔，祭地瘗，缩酒之茅，或燔或瘗，当与隋祭之菹同。”又言：“古者吉祭有配，皆一尸。其始祝洗酌奠，奠于铏南，止有一爵。及主人献尸，主妇亚献，宾长三献，亦止一爵。请罢诸室奠副爵。其祫享别庙，皇后自如常礼。应祠告天地、宗庙、社稷，并用牲币。如唐置太庙局令，以宗正丞充，罢摄知庙少卿，而宫闱令不预祠事。”又言：“晨稞之时，皇帝先搢大圭，上香、稞鬯、复位，候作乐馈食毕，再搢大圭，执镇圭，奠于缫藉。次奠币、执爵，庶礼神并在降神之后。”从之。

八年，太常寺言：“故事，山陵前，宗庙辍祭享，朔望以内臣行荐食之礼，俟祔庙毕仍旧。今景灵宫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庙朔望荐食自当请罢。”从之。

元祐七年，诏复用牙盘食。旧制，并于礼馔外设，元丰中罢之，礼官吕希纯建议曰：“先王之祭，皆备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设礼馔，即上古、中古之食，牙盘常食，即今世之食。议者乃以为宗庙牙盘原于秦、汉陵寝上食，殊不知三代以来，自备古今之食。请依祖宗旧制，荐一牙盘。”从之，乃更其名曰荐羞。希纯又请：“帝后各奠一爵，后爵谓之副爵。今帝后惟奠一爵共享，渎礼莫甚。请设副爵，亦如其仪。”

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太庙每享，各设太尊二，则是以追享、朝享

之尊，施之于禴祠蒸尝，失礼尤甚。请今四时之享，不设太尊。”又言：“圭瓒之制，亲祀以涂金银瓒，有司行事以铜瓒，其大小长短之制皆不如礼，请改以应古制。”又言：“太庙圭瓒、别庙璋瓒，旧用珉石，请改用玉。”又言：“新定太庙陈设之仪，尽依周制，笾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笾二十有六为四行，以右为上，羞笾二为第一行，朝事笾八次之，馈食笾八又次之，加笾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为四行，以左为上，羞豆二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馈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为二行，在笾之外，簋八为二行，在豆之外。笾豆所实之物，悉如《周礼》笾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菹以ＦＦ，蚳醢以蜂子代之。”又言：“宗庙之祭用太牢而三铏，实牛、羊、豕之羹，固无可论者。至于太羹止设一登，以《少牢馈食礼》考之，则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两铏，司士进湆二豆。三牲之祭，铏既设三，则登亦如其数。请太庙设三登，实牛、羊、豕之湆以为太羹，明堂亦如之。”

高宗建炎三年，奉安神主于温州，权用酒脯。绍兴五年，临安府建太庙，始用特羊，十年改用少牢。其庙享之礼，七年祀明堂于建康，以徽宗之丧，太常少卿吴表臣援熙宁故事，谓当英宗丧未除，不废景灵宫、太庙之礼。翰林学士朱震以为不然，谓：“《王制》：‘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绋行事。’孰谓三年之丧，而可以见宗庙行吉礼乎？”吏部尚书孙近等言：“按《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寝，蒸尝禘于庙。’杜预谓：“新主既特祀于寝，则宗庙常祀，自当如旧。’又熙宁元年，神宗谅暗，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庙之礼。今明堂大礼，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后，皇帝合享太庙，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择日朝享太庙。礼部言：“牲牢、礼料、酒、齐等物，并如五享行之。”绍熙五年，宁宗即位，时有孝宗之丧。闰十月，浙东提举李大性言：“自汉文帝以来，皆即位而谒庙。陛下龙飞已阅三月，未尝一至宗庙行礼。銮舆屡出，过太庙门而不入，揆之人情，似为阙典。乞早择日，恭谒太庙。”诏乃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员外郎李谦请以来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庙之礼。礼寺以为俟皇帝从吉，讨论施行。理宗即位，行三年之丧，初行明堂朝享，以大臣摄事，即吉后，始行亲享之礼。

荐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言：“准诏，送兔十头充享太庙。按《开宝通礼》，荐新之仪，诣僖祖室户前，盥洗酌献讫，再拜，次献诸室如上礼。”遂诏曰：“夫顺时蒐狩，礼有旧章，非乐畋游，将荐

宗庙，久隳前制，阙孰甚焉。爰遵时令，暂狩近郊，既躬获禽，用以荐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猎，亲射所获田禽，并付所司，以备太庙四时荐享，著为令。”

景祐二年，宗正丞赵良规言：“《通礼》著荐新凡五十余物，今太庙祭享之外唯荐冰，其余荐新之礼，皆寝不行。宜以品物时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简择滋味与新物相宜者，配以荐之。”于是礼官、宗正条定：“逐室时荐，以京都新物，略依时训，协用典章。请每岁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藷蕷，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凡二十八种，所司烹治。自彘以下，令御厨于四时牙盘食烹馔，卜日荐献，一如《开宝通礼》。”又太常礼院言：“自来荐冰，惟荐太庙逐室帝主，后主皆阙。谨按朔望每室牙盘食，帝后同荐。又按《礼》：‘有荐新如朔奠。’详此献祀，帝后主别无异等之义。今后前庙逐室后主，欲乞四时荐新，并如朔望牙盘例，后庙、奉慈庙如太庙之礼。”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自今令礼部预为关报，于次日荐之，更不择日。”

元丰元年，宗正寺奏：“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藷蕷、栗黄。今三物久粥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盖节序有蚤晏，品物有后先，自当变通，安能齐一？又唐《开元礼》，荐新不出神主。今两庙荐新，及朔望上食，并出神主。请下礼官参定所宜。”

详定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寝，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择日而荐，非也。天子诸侯，物熟则荐，不以孟仲季为限。《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议以《吕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更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除依《诗》、《礼》、《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虽出一时之议，然岁时登荐，行之已久。依于古则太略，违于经则无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间先王所尝享用膳羞之物，见于经者存之，不经者去之。请自今孟春荐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尝麦以彘，仲夏尝雏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麛，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鲔，诚为阙典。请季春荐鲔，无则阙之。旧有林檎、荞麦、藷蕷之类，及季秋尝酒，并合删

去。凡新物及时出者，即日登献，既非正祭，则不当卜日。《汉仪》尝韭之属，皆于庙而不在寝，故《韦玄成传》以为庙岁二十五祠，而荐新在焉。自汉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荐新虽在庙，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礼尤甚。请依《五礼精义》，但设神座，仍候庙成，荐新于寝。”诏依所定，如鲔阙，即以鲂鲤代之。既而知宗正丞赵彦若言：“礼院以仲秋茭萌不经，易以蒲白。今仲秋蒲无白，改从春献。”

大观，礼局亦言：“荐新虽系以月，如樱、笋三月当进，或萌实未成，转至孟夏之类，自当随时之宜，取新以荐。”政和四年，比部员外郎何天衢言：“祭不欲数，数则烦，祭不欲疏，疏则怠。先王建祭祀之礼，必得疏数之中，未闻一日之间，遂行两祭者也。今太庙荐新，有与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于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荐新，则未尝卜日，一月之内，皆可荐也。新物未备，犹许次月荐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荐新偶与朔祭同日，诏用次日焉。中兴仍旧制。

加上祖宗谥号。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礼院言：“谨按唐大中初，追尊顺宗、宪宗谥号，皇帝于宣政殿授玉册，遣宰臣以下持节奉册赴太庙。授册日，帝既御殿，百僚拜讫，降阶跪授册于太尉，候太尉奉册出宣政门，然后升殿。凡皇帝行礼，皆太常卿赞导奉引。”奏可。是月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备礼遣使奉册上四庙谥号。皇帝高祖府君册曰：“孝曾孙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昊天有命，皇宋勃兴，括厚载以开阶，宅中区而抚运，夷夏蛮貊，罔不献诚，山川鬼神，罔不受职。非臣否德，肇此丕图，实赖先正储休，上玄降鉴，既虔膺于大宝，乃眇觌于遐源，敢遵历代之规，式荐配天之号。谨遣使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书李涛奉宝册，上尊谥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皇帝高祖母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府君册曰：“伏以天命匪忱，惟归于有德，人文设教，必始于贻谋。乘时既肇于兴王，报本敢稽于尊祖。非隆徽称，则大享何以配神，非镂良珉，则洪烈何由垂世？方作《猗那》之颂，永严昭穆之容。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册宝，上尊谥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皇曾祖母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骁卫府君册曰：“伏以人瞻乌止，运叶龙飞。非发源之长，析派不能通上汉；非积基之厚，嗣孙不能有中区。今人纪肇修，孝思罔极，酌百王之损益，荐四庙之蒸尝。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宝册，上尊谥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夫人刘氏曰简穆皇后。”圣考太尉府君册曰：“昔者流火开祥，周发荐文王之号，黄星应运，曹丕扬魏祖之功。咸因致孝之诚，式展尊亲之义，爰遵大典，亟上尊称。谨遣使王溥、副使李涛奉册宝，上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礼毕，群臣进表奉慰。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甲戌，上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帝于朝元殿备礼，奉祖宗尊谥册宝，再拜授摄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册宝于玉辂，太宗册宝于金辂，诣太庙，奉上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礼毕，亲行朝享之礼。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谥二字：僖祖曰文献睿和皇帝，顺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简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圣皇帝，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皇帝。礼毕，群臣拜表称贺。十一日，帝行朝享之礼。

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谥曰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神宗元丰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谥作奉上徽号。十一月二日，奉上仁宗徽号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号曰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

哲宗绍圣二年正月，帝谓辅臣曰："祖宗谥号，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谥，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闻。"宰臣章惇等对曰："祖宗加谥，岁月不定。真庙初加八字，是天圣二年。今神宗祔庙已十年，故事加徽号必在南郊前，谨如圣旨讨阅以闻。"四月二十七日，诏加上神宗皇帝徽号，于大礼前三日行礼。九月十六日，奉上册宝曰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徽宗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号曰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又奉哲宗徽号曰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大观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号为十六字，曰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号。前二日，皇帝御大庆殿，奉神宗册宝授太师、鲁国公蔡京，载以玉辂，奉哲宗册宝授少师、太宰何执中，载以金辂，并诣太庙幄殿，奉安以俟。四日，皇帝诣景灵宫行礼，赴太庙宿斋。五日，服衮冕，恭上神宗册宝于本室，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宝于本室，曰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次行朝享，礼毕，赴南郊青城宫。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诏议加上徽宗徽号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文德殿，命宰臣秦桧奏请太

庙。十日，内殿宿斋，文武百僚集于发册宝殿门幕次，次礼仪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分立御幄前，次分引百僚入就殿下，东西相向立定，礼直官引奉册宝使、侍中、中书令、举宝举册官诣殿下西阶之西，东向立。俟斋室帘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礼部侍郎奏中严外办。次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当幄前俯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请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发册宝之礼。"奏讫，俯伏，兴。帘卷，前导官前导皇帝出幄，执大圭，诣册宝幄东褥位，西向立，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三上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导还褥位，西向立，侍中、中书令、举册举宝官升殿，入册宝幄。举册宝官俱搢笏跪，举册宝与侍中、中书令奉册宝进行，皇帝后从，降自西阶，至殿下褥位，南向立。礼仪使奏皇帝再拜，举册官奉册，举宝官奉宝，皇帝搢大圭，跪奉受册宝使，皇帝执大圭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持节者持节导册宝进行，出殿正门。礼仪使奏礼毕。皇帝释大圭，升自东阶，入斋室。礼部郎中奏解严。次册宝出北宫门，奉册宝使以下骑从，至太庙灵星门外下马，步从至太庙南神门外。次日，文武百僚集于太庙幕次，分引诣殿下再拜，册宝使诣各室行奠献礼。次赞者引举册官举册。，举宝官举宝，礼直官引侍中、中书令前导册宝入自南正门，至殿西阶下权置定，各再拜。次诣徽宗室，册宝使俯伏跪奏称："嗣皇帝臣某，谨遣臣等奉徽号册宝。"奉讫，俯伏，兴。举册官举册进，中书令跪读册文，举宝官举宝进，侍中跪读宝文，册宝使以下各再拜，至册宝幄安奉。礼毕，以次退。次文武百僚奉表称贺。

绍熙二年八月，诏上高宗徽号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庆元三年，上孝宗徽号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嘉泰三年，上光宗徽号曰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宝庆三年，上宁宗徽号曰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咸淳二年，上理宗徽号曰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并如绍兴十三年仪注。

庙讳。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义训者，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当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

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当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推求义类，别无未尽。”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先迁翼祖皇帝、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

绍熙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并合改易。”

嘉定十三年十月，司农寺丞岳珂言：“孝宗旧讳从‘伯’从‘玉’从‘宗’。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著令不许并用。”又言“钦宗旧讳二字，其一从‘■’从‘旦’，其一从‘火’从‘亘’，皆合回避。乞并下礼、寺讨论，颁降施行。”既而礼、寺讨论：“所有钦宗、孝宗旧讳，若二字连用，并合回避，宜从本官所请，刊入施行。”从之。

志第六十二 礼十二（吉礼十二）

○后庙 景灵宫 神御殿 功臣配侑 群臣家庙

后庙之制。建隆三年，追册会稽郡夫人贺氏曰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荐常馔，不设牙盘祭器。乾德元年，孝明皇后王氏崩，始议置庙及二后先后之次。太常博士和岘请共殿别室，以孝明正位内朝，请居上室；孝惠缘改葬，不造虞主，与孝明同祔，宜居次室。礼院又言："后庙祀事，一准太庙，亦当立戟。"及太祖祔庙，有司言："合奉一后配食。按唐睿宗追谥肃明、昭成二后，至睿宗崩，独昭成以帝母之重升配，肃明止享于仪坤庙。近周世宗正惠、宣懿二后并先崩，正惠无位号，宣懿居正位，遂以配食。今请以孝明皇后配，忌日行香废务，其孝惠皇后享于别庙。"从之。

太平兴国元年，追册越国夫人符氏为懿德皇后，尹氏为淑德皇后，并祔后庙。

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壶，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号，宜居其次。"诏孝章殿室居懿德下。六月，礼官议："按太平兴国中追册定谥，皆以懿德居上。淳化初，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别庙祭享，懿德在淑德之上，未测升降之由。其时敕旨依旧懿德在上。按《江都集礼》，晋景帝即位，夏侯夫人应合追尊。散骑常侍任茂、傅玄等议云：'夏侯夫人初归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统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远迩，追尊无经义可据。'今之所议，正与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潜跃之符未兆；懿德辅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尝正位中宫，母临天下。岂可生无尊极之位，没升配享之崇？于人情不安，于典籍无据。唐顺宗祔庙后十一年，始以庄宪皇后升配，宪宗祔庙后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请虚位，允协旧仪。"再诏尚书省集议及礼官同详定。上议曰："淑德皇后生无位号，没始追崇，况在初潜，早已薨谢，懿德皇后享封大国，作配先朝，虽不及临御之期，且夙彰贤懿之美，若以升祔，当归懿德。又详周世宗正惠、宣懿配食故事，当时议以正惠追尊位号，请以宣懿为配。是时以太后在位，疑宣懿祔庙之后，立忌非便。议者引晋哀帝时何太后在上，尊所生周氏为太妃，封其子为琅邪王。及太妃薨，帝奔丧琅邪第，七月而葬。此则奔丧行服，尚不厌降，即忌日废务，于理无嫌。今礼官引唐顺、宪二宗庙，享虚位之文，夫即追册二后，即虚室亦为非便，请奉懿德神主升配。又按议者以

周世宗神主祔庙，必若宣懿同祔，即正惠神主请加‘太’字。今升祔懿德，请即加淑德‘太’字，仍旧别庙。”诏：“以懿德配享，至于‘太’者尊极之称，加于母后，施之宗庙礼所未安。”乃不加“太”字，仍别庙配享。十二月，追尊贤妃李氏为元德皇太后。有司言：“按《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奏《夷则》，歌《仲吕》，以享先妣’，谓姜嫄也。是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庙曰閟宫。晋简文宣后以不配食，筑室于外，岁时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肃明二后于仪坤庙。又玄宗元献杨后立庙于太庙之西。稽于前文，咸有明据。望令宗正寺于后庙内修奉庙室，为殿三间，设神门、斋房、神厨，以备荐享。”

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言：“元德皇太后别建庙室，淑德皇后亦在别庙，同是帝母而无‘太’字。按唐穆宗三后，除宣懿升祔，正献、恭僖二后并立别庙，各有‘太’字。又开元初，太常议昭成皇太后，请不除‘太’字，云‘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如谥册入陵，神主入庙，则当去太字’。按神主入庙之说，盖为祔享太庙，以厌降故，不加‘太’字，则本朝文懿诸后是也。如别建庙室，不可但称皇后，则唐正献、恭僖二太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请加‘太’字，既加之后，望迁就元德新庙，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仍迁庄怀又次之。”诏下中书集议。兵部尚书张齐贤等奏：“宗庙神灵，务乎安静。况懿德作合之始，逮事舅姑，躬执妇道，祔享之礼，宜从后先，伏请仍旧。又汉因秦制，帝母称皇太后。检详去岁议状，请加淑德‘太’字，而诏不加之者，缘当时元德皇太后未行追册。今册命已毕，望依礼官所言。”三年四月乙卯，祔葬元德皇太后于永熙陵。有司言：“元德神主祔庙，准礼当行祔谒，载稽前典，有未合者。伏以追荐尊称，奉加‘太’字，崇建别庙，以备蒸尝。况当禘祫之时，不预合食之列，庙享之制与诸后不同。俟神主还京，即祔庙室，荐献安神，更不行祔谒之礼，每岁五享、禘祫如太庙仪。”

景德四年，奉庄穆皇后郭氏神主谒太庙，祔享于昭宪皇后。享毕，祔别庙，殿室在庄怀之上。帝祀汾阴，谒庙毕，亲诣元德皇太后庙躬谢，自门降辇步入，酌献如太庙，设登歌，两省、御史、宗室防御使以上班庙内，余班庙外，遣官分告孝惠诸后庙。诏：“太庙、元德皇后庙享用犊，诸后庙亲享用犊，摄事用羊、豕。”

五年，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言：“禘祫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别庙赴太庙，祔简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此盖用《曲台礼》别庙皇后禘祫祔享太庙之说。窃虑明灵合享，神礼未安，望诏礼官再加详定。”有司言：“按《曲台礼》载禘祫之仪，则如皇后先祔别庙，遇禘祫祔享于太庙，如是昭后，即坐于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后，即坐于祖

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殷盈孙议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没，已造神主。如昭成、肃明之没也，睿宗在位；元献之没也，玄宗在位；昭德之没也，德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此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礼本合食，故禘祫乃升太庙，以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据《开宝通礼》与《曲台礼》同。今有司不达礼意，遇禘祫岁，尚以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神主祔享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按《礼》称‘妇祔祖姑’，谓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礼也；称‘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注，玄谓‘舅之母死，而又有继室二人，亲者谓舅所生’。然则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妇有数人亦当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于祖姑也。故《开元礼》但载肃明皇后别庙时享之仪，而无禘祫之礼，即知别庙时享及禘祫皆于本庙也。孝惠、孝章、淑德禘祫既祔太庙，则自今禘祫祔享本室，次于正主，庶协典礼。”六年，升祔元德皇后太宗庙室，诏以祔庙岁时为合享次序，而位明德皇后之次。

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钱惟演请以章献、章懿二后并祔真宗之室。太常礼院议：“夏、商以来，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礼之正仪。唐开元中，昭成、肃明二后始并祔于睿宗。今惟演引唐武宗母韦太后升祔穆宗，本朝孝明、孝章禘太祖故事。按穆宗惟韦后祔，太祖未尝以孝章配。伏寻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园陵礼毕，遂得升祔。元德太后自追尊后，凡十七年始克升祔。今章穆皇后著位长秋，祔食真宗，斯为正礼。章献太后母仪天下，与明德例同，若从古礼，止应祀后庙，若便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又况前代无同日并祔之比，惟上裁之。”乃诏有司更议，皆谓：“章穆位崇中壶，与懿德有异，已祔庙室，自协一帝一后之文。章献辅政十年，章懿诞育帝躬，功德莫与为比，退就后庙，未厌众心。按《周官》大司乐职，‘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庙曰閟宫。宜别立新庙，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异室，岁时荐享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令甲。”乃作新庙两庙间，名曰奉慈。

庆历四年，从吕公绰言：“先帝特谥二后庄怀、庄穆，及上真宗文明武定章圣元孝之谥，郭后升祔，当正徽号，宜于郊礼前遣官先上宝册，改‘庄’为‘章’，止告太庙，更不改题。”遂如故事。将郊，所司导五后宝册赴三庙，各于神门外幄次以待。奏告毕，皆纳于室。俄又诏中书门下令礼官考故事，升祔章懿神主。礼院言：“章献、章懿宜序章穆之次，章惠

先朝遗制尝践太妃，至明道中始加懿号，与章怀颇同，请序章怀之次。太者生事之礼，不当施于宗庙。章献以顾托之重，临御之劳，欲称别庙，义无所嫌，属之配室，礼或未顺。”学士王尧臣等言：“章献明肃盛烈丕功，非一惠可举，谥告于庙，册藏于陵，无容追减。章惠拥祐帝躬，并均顾复，故景祐中膺保庆之册，义专系子，礼须别祠。章穆升附，岁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后已定，若再议升降，则情有重轻，请如旧制。”中书门下覆议：“成宪在前，文考之意；配食一体，二慈之宜；奉承无私，陛下之孝。请如礼官及学士议。案祥符诏系章圣特旨，位叙先后，乞圣制定数，昭示无穷。”诏依所议。十月，文德殿奉安宝册，帝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圭。太常奏乐，百官宿庙堂。次日，有司荐享诸庙。寅时，复诣正衙，宰臣、行事官赞导册宝至大庆殿庭发册，出宣德门，摄太尉贾昌朝、陈执中受以赴奉慈庙上宝册，告迁二主，皆涂“太”字，祔于太庙。

至和元年七月，有司奉诏立温成皇后庙，享祭器数视皇后庙。后以谏官言，改为祠殿，岁时令宫臣荐以常馔。

治平元年，同判太常寺吕公著言：“按《丧服小记》‘慈母不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尝以母称，故加宝庆之号。盖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庙享之报。今于陛下恩有所止，礼难承祀，其奉慈庙，乞依礼废罢。”

熙宁二年，命摄太常卿张掞奉章惠太后神主瘗陵园。

元丰六年，详定所言：“按《礼》，夫妇一体，故昏则同牢、合卺，终则同穴，祭则同几、同祝馔，未尝有异庙者也。惟周人以姜嫄为媒神，而帝喾无庙，又不可下入子孙之庙，乃以别庙而祭，故《鲁颂》谓之閟宫，《周礼》谓之先妣，可也。自汉以来，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继而已。盖其间有天下者，起于侧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宫，或以尝正位矣，有所不幸，则当立继以奉宗庙，故有‘祖姑三人则祔于亲者’之说。立继之礼，其来尚矣。始微终显，皆嫡也，前娶后继，皆嫡也。后世乃以始微后继置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义，则非礼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皆元妃，而孝章则太祖继后，乃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请升祔太庙，增四室，以时配享。”七月，遂自别庙升祔焉。

政和四年，有司言：“政和元年孟冬祫享，奉惠恭神主入太庙，祔于祖姑之下。今岁当祫，而明达皇后神主奉安陵祠，缘在城外。三代之制，未有即陵以为庙者。今明达皇后追正典册，岁时荐享，并同诸后，

宜就惠恭别庙增建殿室，迎奉神主以祔。”又言：“明达神主祔谒日，于英宗室增设宣仁圣烈皇后、明达皇后二位，及遍祭七祀、配享功臣，并别庙祔享惠恭、明达二位。”

绍兴七年，惠恭改谥为显恭，以上徽宗圣文仁德显孝之谥故也。十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施坰言：“懿节皇后神主，候至卒哭择日祔庙，合依显恭皇后礼，于太庙内修建殿室，以为别庙安奉。”又言：“将来祔庙，其虞主合于本室后瘗埋。缘别系行在祔庙，欲于本室册宝殿收奉，候回京日依别庙故事。”从之。七月，有司行九虞之祭奉安。三十二年，礼部、太常言：“故妃郭氏追册为皇后，合依懿节皇后祭于别庙。所有庙殿，见安懿节皇后神主，行礼狭隘。乞分为二室，以西为上，各置户牖，及擗截本庙斋宫，权安懿节神主，工毕还殿。”王普又请各置祏室。并从之。

乾道三年闰七月，安恭皇后神主祔于别庙，为三室。

景灵宫。创于大中祥符五年，圣祖临降，为宫以奉之。天圣元年，诏修宫之万寿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广孝殿，奉安章懿皇后。治平元年，又诏就宫之西园建殿，以奉仁宗，署曰孝严，奉安御容，亲行酌献，命大臣分诣诸神御代行礼。翼日，太后酌献，皇后、大长公主以下内外命妇陪位于廷。诏每岁下元朝谒，如奉真殿仪，有期以上丧或灾异，则命辅臣摄事。名斋殿曰迎厘，宫西门曰广祐。四年，建英德殿，奉英宗神御。凡七十年间，神御在宫者四，寓寺观者十有一。

元丰五年，始就宫作十一殿，悉迎在京寺观神御入内，尽合帝后，奉以时王之礼。十一月，百官班于集英殿廷，帝诣蕊珠、凝华等殿，行告迁庙礼，礼仪使奉神御升彩舆出殿。明日，复行荐享如礼，礼仪使奉神舆行，帝出幄，导至宣德门外，亲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前引，望参官及诸军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陪位，内侍省押班整仪卫以从，奉安神御于十一殿。明日，帝诣宫朝献，先谒天兴殿，以次行礼，并如四孟仪。诏自今朝献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荐圣祖殿以素馔，神御殿以膳羞，器服仪物，悉从今制。天兴殿门以奉天神不立戟，诸神御门置亲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凡执政官除拜，赴官恭谢。其后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仪。

元祐元年，太常寺言：“季秋有事于明堂，其朝享景灵宫、亲享太

庙，当用三年不祭之礼，遣大臣摄事。”礼部言：“景灵宫天兴殿，用天地之礼，即非庙享，于典礼无违。”诏明堂前二日朝享景灵宫天兴殿。明年，奉安神宗神御于景灵宫，如十一殿奉安之礼。旧制，车驾上元节以十一日诣兴国寺、启圣院，朝谒太祖、太宗、神宗神御，下元节诣景灵宫朝拜天兴殿，朝谒真宗、仁宗、英宗神御。至是诏分每岁四孟月拜谒之所，自孟秋始，其不当亲献，则遣官分诣。初诣天兴殿、保宁阁、天元殿、太始殿，次诣皇武殿、俪极殿、大定殿、辉德殿，次诣熙文殿、衍庆殿、美成殿，次诣治隆殿、宣光殿，宣光后改曰显承，徽宗又改大明殿。

仍自来年孟春为始。皇太后崩，三省请奉安神御于治隆殿，以遵元祐初诏。复以御史刘极之言，特建原庙，庙成，名神御殿曰徽音，山殿曰宁真。

绍圣二年，奉安神宗神御于显承殿。元丰中，每岁四孟月，天子遍诣诸殿朝献。元祐初，议者请以四孟分献，一岁而遍，至是复用旧仪。诏自今四孟朝献分二日，先日诣天兴殿、保宁阁、天元、太始、皇武、俪极、大定、德辉诸殿，次日诣熙文、衍庆、美成、继仁、治隆、徽音、显承七殿。三年十月，帝诣天兴诸殿朝献。翼日，大雨，诏差已致斋官分献熙文七殿，自是雨雪用为例云。

徽宗即位，宰臣请特建景灵西宫，奉安神宗于显承殿，为馆御之首，昭示万世尊异之意。建哲宗神御殿于西，以东偏为斋殿，乃给度僧牒、紫衣牒千道为营造费，户牖工巧之物并置于荆湖北路。已而右正言陈瓘言五不可，且论蔡京矫诬。不从。

建中靖国元年，诏建钦圣宪肃皇后、钦慈皇后神御殿于大明殿北，名曰柔明。寻改钦仪，又改坤元。

又名哲宗神御殿曰观成。寻改重光。

诏自今景灵宫并分三日朝献。

崇宁三年，奉安钦成皇后神御坤元殿钦圣宪肃皇后之次，钦慈皇后又次之。

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于重光殿。昭怀皇后神御殿成，诏名正殿曰柔仪，山殿曰灵娭。于是两宫合为前殿九，后殿八，山殿十六，阁一，钟楼一，碑楼四，经阁一，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斋宫廊

庑，共为二千三百二十区。

初，东京以来奉先之制，太庙以奉神主，岁五享，宗室诸王行事；朔祭而月荐新，则太常卿行事。景灵宫以奉塑像，岁四孟皇帝亲享，帝后大忌，则宰相率百官行香，后妃继之。遇郊祀、明堂大礼，则先期二日，亲诣景灵宫行朝享礼。

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窃见元丰五年，神宗始广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汉之原庙也。自艰难以来，庶事草创，始建宗庙，而原庙神游犹寄永嘉。乃者权时之宜，四孟荐献，旋即便朝设位以享，未副广孝之意，乞命有司择爽垲之地，仿景灵宫旧规，随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还晬容，奉安新庙，庶几四孟躬行献礼，用副罔极之恩。"从之。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罗。帘幕岁时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刘光世赐第，后以韩世忠第增筑之。天兴殿九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斋殿、进食殿皆备焉。

神御殿，古原庙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宪皇后于资福寺庆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兴国寺开元殿、景灵宫、应天禅院西院、南京鸿庆宫、永安县会圣宫、扬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庆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启圣禅院、寿宁堂、景福殿、凤翔上清太平宫、并州崇圣寺统平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真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灵宫奉真殿、玉清昭应宫安圣殿、洪福院、寿宁堂、福圣殿、崇先观永崇殿、万寿观延圣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宫保祥殿、华州云台观集真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凤翔太平宫。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于景灵宫、应天院，章献明肃皇后于慈孝寺彰德殿，章懿皇后于景灵宫广孝殿，明德、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于万寿观广庆殿。

景德四年，奉安太祖御容应天禅院，以宰臣向敏中为奉安圣容礼仪使，权安于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献礼，卤簿导引，升彩舆进发，帝辞于正阳门外，百官辞于琼林苑门外。遣官奏告昌陵毕，群臣称贺。

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请，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神御，乃宣谕曰："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即崇圣寺殿名曰统平，以奉

太宗。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旧寺殿名曰信武，以奉真宗。”既而统平殿灾，谏官范镇言：“并州素无火灾，自建神御殿未几而辄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国所宜奉安者。近闻下并州复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宽其赋输，缓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东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则陛下孝思，岂特建一神御殿比哉？”先是，睦亲、广亲二宅并建神御殿，翰林学士欧阳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下两制、台谏、礼官议，以为“汉用《春秋》之义，罢郡国庙。今睦亲宅、广亲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礼，宜悉罢。”诏以广亲宅置已久，唯罢修睦亲宅。

熙宁二年，奉安英宗御容于景灵宫，帝亲行酌献，仍诏岁以十月望朝享，有期以上丧或灾异，则命辅臣摄事。知大宗正丞事李德刍言：“礼法：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邸第并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望一切废罢。”下礼官详定，请如所奏。诏诸宗室宫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阁。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元丰五年，作景灵宫十一殿，而在京宫观寺院神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万寿观延圣、广爱、宁华三殿而已。

宣和元年，礼部奏：“太常寺参酌立到诸州府有祖宗御容所在朔日诸节序降至御封香表及下降香表行礼仪注：

朔日诸节序奉香表行礼仪注。斋戒，朝拜前一日，朝拜官及读表文官早赴斋所，俟礼备，礼生引读表文官、赍香表官集朝拜官听，执事者以香表呈视。礼生请读表文官稍前习读表，或密词即读封题，讫，礼生赞复位。次以御封香、礼馔等呈视讫，各复斋所。朝拜官用长吏，阙，以次官充，读表文亦以次官充，执事者以有服色者充。有司设香案、时果、牙盘食神御前，又设奠醪茗之器于香案前之左，置御封香表案上；设朝拜官位于殿下，西向，读表文官位于殿之南，北向，陪位官位于其后；设焚表文位于殿庭东，南向。朝拜日，质明前，香火官先诣殿下，北向拜讫，升殿，东向侍立。有司陈设讫，礼生先引陪位官入就位，北向，次引读表文官入就位，次引朝拜官就位，西向立定。礼生赞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生赞再拜，拜讫，引读表文官先升殿，于香案之右东向立，次引朝拜官诣香案前，赞搢笏、上香、奠酒茗，拜、兴，少立。礼生赞搢笏、跪、读表文，或密词即读封题，执笏兴，降复位。朝拜官再拜，降复位。礼生赞再拜讫，引朝拜官、读表文官诣焚表文位南向立，焚讫，退。

一遇旦、望诸节序下降香表荐献行礼仪注。一如上仪。惟礼生引献官上香讫，跪，执事者以所荐之物授荐献官，受献讫，复授执事者，置于神御前，兴、拜、退一如上仪。”

诏颁行之。

东京神御殿在宫中，旧号钦先孝思殿。建炎二年闰四月，诏迎温州神御赴阙。先是，神御于温州开元寺暂行奉安，章圣皇帝与后像皆以金铸，置外方弗便，因愀然谓宰辅曰：“朕播迁至此，不能以时荐享，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故有是命。三年二月，上览禁中神御荐享礼物，谓宰臣曰：“朕自省阅神御，每位各用羊胃一，须二十五羊。祖宗仁厚，岂欲多害物命？谨以别味代之，在天之灵亦必歆享。”吕颐浩曰：“陛下寅奉宗庙，罔不尽礼，而又仁爱及物，天下幸甚。”

绍兴十五年秋，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东，朔望节序、帝后生辰，皇帝皆亲酌献行香，用家人礼。其殿名：徽宗曰承元，钦宗曰端庆，高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明，宁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

功臣配享。真宗咸平二年，始诏以太师、赠尚书令、韩王赵普配享太祖庙庭。继以翰林承旨宋白等议，又以故枢密使、赠中书令、济阳郡王曹彬配享太祖，以司空赠太尉中书令薛居正、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潘美、尚书右仆射赠侍中石熙载配享太宗庙庭，仍奏告本室，禘祫皆配之。祀日，有司先事设幄次，布褥位于庙庭东门内道南，当所配室西向，设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笾、豆各一，簠、簋、俎各一。知庙卿奠爵，再拜。

乾兴元年，诏从翰林、礼官参议，以右仆射赠太尉中书令李沆、赠太师尚书令王旦、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李继隆配享真宗。

嘉祐八年，诏以尚书右仆射赠尚书令王曾、太尉赠尚书令吕夷简、彰武军节度使赠侍中曹玮配享仁宗。

熙宁八年，诏以司徒兼侍中赠尚书令韩琦配享英宗；元丰元年，又以赠太师中书令曾公亮配焉。熙宁末，尝诏太常礼院讲求亲祠太庙不及功臣礼例。至是，禘祫外，亲享太庙并以功臣与。又从太常礼院请，配享功臣以见赠官书板位。

元祐初，从吏部尚书孙永等议，以故司徒、赠太尉富弼配享神宗；

绍圣初，又以守司空、赠太傅王安石配。三年，罢富弼配，谓弼得罪于先帝也。

崇宁元年，诏以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

《五礼新仪》，配享功臣之位，设于殿庭之次：赵普、曹彬位于横街之南道西，东向，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位于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继隆位于第三次，俱北上；王曾、吕夷简、曹玮位于横街之南道东，西向，第一次，韩琦、曾公亮位于第二次，王安石位于第三次，蔡确位于第四次，俱北上。惟冬享、祫享遍设祭位。

迨建炎初，诏夺蔡确所赠太师、汝南郡王，追贬武泰军节度副使，更以左仆射、赠太师司马光配享哲宗。既又罢王安石，复以富弼配享神宗。

绍兴八年，以尚书左仆射、赠太师韩忠彦配享徽宗。十八年二月，监登闻鼓院徐琏言："国家原庙佐命配享，当时辅弼勋劳之臣绘像庙庭，以示不忘，累朝不过一十余人。今之臣僚与其家之子孙必有存其绘像者，望诏有司寻访，复摹于景灵宫庭之壁，非独假宠诸臣之子孙，所以增重祖宗之德业，以为臣子劝。"遂下诸路转运司，委所管州军寻访各家，韩王赵普、周王曹彬、太师薛居正、石熙载、郑王潘美、太师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侍中曹玮、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各令摹写貌像投纳，绘于景灵宫之壁。

乾道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等言："钦宗皇帝庙庭尚虚配享，当时遭值艰难，沦胥莫救，罕可称述，而以身徇国，名节暴著，不无其人。虽生前官品不应配享之科，事变非常，难拘定制，乞特诏集议。"吏部尚书汪应辰奏："当时死事之臣，皆有次第褒赠。若今配享钦庙，典故所无，如创行之，又当访究本末，差次轻重，有所取舍，尤不可轻易。窃谓配享功臣，若依唐制，各庙既无其人，则当缺之。"乃罢集议，钦宗一庙遂无配享。

淳熙中，高宗祔庙，翰林学士洪迈言："配食功臣，先期议定。臣两蒙宣谕，欲用文武臣各两人，文臣故宰相赠太师秦国公谥忠穆吕颐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谥忠简赵鼎，武臣太师蕲王谥忠武韩世忠、太师鲁王谥忠烈张俊。此四人皆一时名将相，合于天下公论。"议者皆以为宜，遂从之。秘书少监杨万里独谓丞相张浚不得配食为非，争之不得，因去位焉。

绍熙五年十二月，以左丞相、赠太师、鲁国公陈康伯配享孝宗庙庭。

嘉熙元年正月，以右丞相、赠太师葛邲配享光宗庙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史浩为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端平二年八月，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

初，仁宗天圣中郊祀，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陈洪进等子孙以官。元丰中，诏：景灵宫绘像旧臣推恩本支下两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无，取齿长者；若子孙亦绘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绍圣初，林希请稽考庆历以后未经编次臣僚，其子孙应录用者以次编定。寻诏："赵普社稷殊勋，其诸孤有无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长幼为序，毋过三人。"崇宁初，诏："哲宗绘像文武臣僚，并与子若孙一人初品官，若子孙众多，无过家一人。"又录艺祖功臣吕余庆族孙伟及司徒富弼孙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马光之后再绝，复立族子稹，稹亦卒。今虽有子，而光遗表恩泽已五十年，不可复奏，请许移奏见存曾孙，使之世禄。"从之。

群臣家庙，本于周制，适士以上祭于庙，庶士以下祭于寝。唐原周制，崇尚私庙。五季之乱，礼文大坏，士大夫无袭爵，故不建庙，而四时寓祭室屋。庆历元年，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已而宋庠又以为言，乃下两制、礼官详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院事，见任、前任同，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适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计庙祭、寝祭，并以世数疏数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适长子在，则祭以适长子主之；嫡长子死，即不传其子，而传立庙者之长。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仍别议袭爵之制，既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难尽推袭爵之恩，事竟不行。

大观二年，议礼局言："所有臣庶祭礼，请参酌古今，讨论条上，断

自圣衷。”于是议礼局议：“执政以上祭四庙，余通祭三庙。”“古无祭四世者，又侍从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无等差多寡之别，岂礼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庙已增为九室，则执政视古诸侯，以事五世，不为过矣。先王制礼，以齐有万不同之情，贱者不得僭，贵者不得逾。故事二世者，虽有孝思追远之心，无得而越，事五世者，亦当跂以及焉。今恐夺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礼等差之义。可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应有私第者，立庙于门内之左，如狭隘，听于私第之侧。力所不及，仍许随宜。”又诏：“古者寝不逾庙，礼之废失久矣。士庶堂寝，逾度僭礼，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数，则当彻毁居宇，以应礼制，岂得为易行？可自今立庙，其间数视所祭世数，寝间数不得逾庙。事二世者，寝听用二间。”议礼局言：“《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所谓‘太’者，盖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称。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称，欲乞称五世祖。其家庙祭器：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壶尊、罍、铏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从一品笾、豆、簠、簋降杀以两。正二品笾、豆各八，簠、簋各二。余皆如正一品之数。”诏礼制局制造，仍取旨以给赐之。

绍兴十六年二月癸丑，诏太师、左仆射、魏国公秦桧合建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太常请建于其私第中门之左，一常五室，五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堂饰以黝垩。神板长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某大夫之神坐，贮以帛囊，藏以漆函。岁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献。有司言时享用常器常馔，帝仿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赐之。其后，太傅昭庆节度平乐郡王韦渊、太尉保庆节度吴益、少傅宁远节度杨存中并请建家庙，赐以祭器。

隆兴二年四月庚辰，少师、四川宣抚使吴璘请用存中例，从之。

乾道八年九月，诏有司赐少保、武安节度、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家庙祭器如故事。

淳熙五年七月，户部尚书韩彦古请以赐第进父世忠家庙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宁节度卫国公史浩请建家庙，量赐祭器。

嘉泰元年，太傅、永兴节度、平原郡王韩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家庙犹阙，请下礼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张俊，开禧三年，鄜武僖王刘光世子孙相继有请，皆从之。

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遵淳熙故事赐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礼官讨论祭器，并如侂胄之制。弥远请并生母齐国夫人周氏及祔妻鲁国夫人潘氏于生母别庙，皆下有司赐器。

景定三年，诏丞相贾似道赐家庙，命临安守、漕营度，礼官讨论赐祭器，并如仪。

志第六十三 礼十三（嘉礼一）

○上尊号仪 高宗内禅仪 上皇太后皇太妃册宝仪

旧史以饮食、婚冠、宾射、飨宴、脤膰、庆贺之礼为嘉礼，又以岁时朝会、养老、宣赦、拜表、临轩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礼》，分朝会为宾礼，余如其旧云。

尊号之典，唐始载于礼官。宋每大祀，群臣诣东上阁门，拜表请上尊号，或三上，或五上，多谦抑弗许。如允所请，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书册宝。其受册多用祀礼毕日，御正殿行礼，礼毕，有司以册宝诣阁门奉进入内。建隆四年，群臣三上表上尊号，诏俟郊毕受册。前三日，遣官奉告天地、宗庙、社稷，遂为定制。

其仪：有司宿设崇元殿仗卫，文武百官并集朝堂之次，摄太尉奉册于案，吏部侍郎一员押，司徒奉宝于案，礼部侍郎一员押，以五品、六品清资官充举册、举宝官，皆承之以匣，覆之以帕，俱诣殿门外之东、太尉之前。大乐令帅工人入就位，诸侍卫官及宰执、两制、供奉官等立于殿阶下香案前左右，如常入阁仪。侍中奏中严外办，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衮冕，御舆出自西房，乐作，即御坐，扇开，乐止。符宝郎奉宝如常仪，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以下文武群官应北面位者，各就横行位，太常卿于册案前导至丹墀西阶上少东，北面置讫。太尉、司徒、吏部礼部侍郎各入本班立定，典仪赞百官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起居讫，又再拜，分班序立。礼直官引太常卿随行，吏部侍郎押册案以次序行，太尉从之，礼部侍郎次押宝案行，司徒从之，诣西阶，至解剑褥位。其读册中书令、读宝侍中，候册案将至，先升于前楹间第一柱北对立。太尉解剑、脱舄讫，吏部侍郎押册案先升，太尉从升，当御坐前。太尉搢笏，北面奉册案稍前跪置讫，俯伏，兴，少退，东向立；中书令进当册案前，读册讫，俯伏，兴，又搢笏，奉册于褥，东向册函，北向进跪置御坐前，与举册官降还侍立位，太尉亦降，纳舄、带剑。礼部侍郎押宝案升，司徒随升，北面跪置，侍中读宝讫，置册之南，俱复位，其纳舄、带剑、俯伏，一如上仪。典仪赞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太尉至西阶下，解剑、舄升，当御坐前跪贺，其词中书门下撰。

贺讫复位，皆再拜，如读册宝仪。侍中升至御坐前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赞再拜讫，宣曰：“朕以鸿仪昭举，保命会昌，迫于

群情，祗膺显号。退循寡昧，惕惧增深。所贺知。”宣讫复位，典仪赞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侍中升阶奏礼毕，降复位，扇上，乐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乐止。侍中版奏解严，中书侍郎帅奉案官升殿，跪奉册置于案，次门下侍郎奉宝如奉册礼，通事舍人赞引诣东上阁门状进，所司承旨放仗，百官再拜讫，退如常仪。自后受册皆如之。礼毕，赐百官食于朝堂。

熙宁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请加尊号，诏不允。先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言：“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其后佞臣建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论者甚为朝廷惜之。今群臣以故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知，虽宜享有鸿名，然践祚未久，又在亮阴之中，考之事体，似未宜受。陛下诚能断以圣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上表请，则颂叹之声将洋溢四海矣。”诏赐光曰：“览卿来奏，深谅忠诚。朕方以频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倾祸。被此鸿名，有惭面目，况在亮阴，亦难当是盛典。今已批降指挥，可善为答辞，使中外知朕至诚惭惧，非欺众邀名。”其后，宰臣数上表请，终不允。

徽宗内禅，钦宗上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靖康元年正月朔，朝贺毕，车驾诣龙德宫贺，百官班门外，宰执进见如仪。

高宗内禅。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

十一日，行内禅之礼。有司设仗紫宸殿，宰臣、文武百僚立班，皇帝出宫，鸣鞭，禁卫诸班直、亲从仪仗并内侍省执骨朵使臣等并迎驾，自赞常起居。皇帝升御坐，知阁门官以下并内侍都知、御带以下一班起居，次管军一班起居，次宰执以下常起居讫，左仆射陈康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参知政事汪澈、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升殿奏曰：“臣等不才，辅政累年，罪戾山积，乃蒙容贷，不赐诛责。今陛下超然独断，高蹈尧、舜之举，臣等心实钦仰。但自此不获日望清光，犬马之情，不胜依恋。”因再拜辞，相与泣下，几至号恸。帝亦为之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自朕心，非由臣下开陈，卿等当悉力以辅嗣君。”康伯等复奏曰：“皇太子仁圣，天下所共知，似闻谦逊太过，未肯便御正殿。”帝曰：“朕前此固尝与之言，早来禁中又面谕之，即步行径趋侧殿门，欲还东宫，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后矣。”宰执降阶，皇帝降坐，鸣鞭还内。宰臣文武百僚并退，立班，听宣诏讫，再拜

舞蹈，三称万岁，再拜讫，班权退，复追班入，诣殿下立班。

少顷，新皇帝服履袍，涕泣出宫。禁卫诸班直、亲从仪仗等迎驾，起居，鸣鞭。内侍扶掖皇帝至御榻，涕泣再三，不坐，内侍传太上皇帝圣旨，请皇帝升御坐，皇帝升御坐东侧坐。知阁门官以下一班起居、称贺，次管军官一班起居、称贺，次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舍人当殿称文武百僚宰臣陈康伯以下起居、称贺，皇帝降御坐，侧身西向不坐。俟宰臣以下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起居、称贺毕，康伯等升殿奏："臣等言：愿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上副太上皇帝传授之意。"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独断，此大位，惧不敢当，尚容辞避。"康伯等再奏："兹者伏遇皇帝陛下应天顺人，龙飞宝位，第以驽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辅新政，然依乘风云千载之遇，实与四海苍生不胜幸庆。"再拜贺毕，奏事而退。宰执下殿，皇帝还内，鸣鞭。宰执文武百僚赴祥曦殿，候太上皇帝登辇，扈从至德寿宫而退。

翌日，诣德寿宫朝见。前期，仪鸾司设大次于德寿宫门内，小次于殿东廊西向。其日，俟皇帝出即御坐，从驾臣僚、禁卫等起居如常仪。皇帝降御坐，乘辇至德寿宫，文武百僚诣宫门外迎驾，起居讫，前导官、太常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先入，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俟皇帝降辇入，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报文武百僚入，诣殿庭北向立定。前导官导皇帝入小次，帘降，俟太上皇帝即御坐，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上折槛前，奏请拜，皇帝再拜讫，前导官导皇帝稍前，躬奏圣躬万福讫，复位，再拜讫，导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之东，西向立。殿下在位官皆再拜，搢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就拜，又再拜，班首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又再拜，班退，前导官以次退，从驾官归幕次，以俟从驾。太上皇帝驾兴，皇帝从，入见太上皇后，如宫中之仪。皇帝还内，如来仪。每遇正旦、冬至及朔望，并依上仪。

十二日，帝诣德寿宫，以雨，百僚免入见，上就宫中行礼。自后诣宫，若行宫中礼，即不集百官陪位。十三日，诏令宰臣率百官于初二日、十六日诣德寿宫起居。又诏："朕欲每日一朝德寿宫，修晨昏之礼。面奉慈训，恐废万机，劳烦群下，不蒙赐许。礼官宜重定其期，如前代朝朔望，甚为疏阔，朕不敢取。"于是礼部、太常寺言："《汉书》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每五日一次诣德寿宫朝见，如宫中礼。"

帝始御后殿，宰臣陈康伯等奏："臣等朝德寿宫，太上皇宣谕，车驾

每至宫，必于门外降辇，已再三勉谕，既行家人之礼，自宜至殿上降辇。”帝曰：“太上有旨不须五日一朝，只朝朔望，朕心未安，宜令有司详议。如宫门降辇，臣子礼所当然。”于是礼部、太常言：“除朝朔望外，乞于每月初八、二十三日诣德寿宫起居，如宫中仪。”自后皆遵此制，如值雨、盛暑、祁寒，临期承太上特旨乃免。

十一月冬至，上诣德寿宫称贺上寿，礼毕，入见太后，如宫中礼。自后冬至并同。隆兴元年正月朔，帝率百官诣德寿宫，如冬至仪。自后正旦并同。

乾道元年二月朔，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延祥观烧香，太上与帝乘马，太后于后乘舆；次幸聚景园，次幸玉津园。自后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南内，或幸延祥观灵隐寺天竺寺、恭进太上圣政、册命皇太子，起居称谢。遇游幸，则宰执以下从驾至游幸所，除管军、环卫官等俟驾还护从还内，宰执以下并免护从，先退。

淳熙十六年，孝宗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绍熙五年，光宗内禅，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并如绍兴三十二年故事。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礼。建隆元年，诏尊母南阳郡太夫人为皇太后，仍令所司追册四亲庙。后不果行。至道三年四月，尊太宗皇后李氏为皇太后，宰臣等诣崇政殿门表贺皇帝，又诣内东门表贺皇太后。乾兴元年，真宗遗制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亦不果行册礼。

天圣二年，宰臣王钦若等五表请上皇太后尊号。十一月，郊祀毕，帝御天安殿受册，百官称贺毕，再序班。侍中奏中严外办，礼仪使奏发册宝，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秉珪以出。礼仪使、阁门使导帝随册宝降自西阶，内臣奉至殿庭，置横街南东向褥位，册在北，宝在南，帝立殿庭北向褥位，奉册宝官奉册宝案，太常卿、吏部、礼部侍郎引置当中褥位。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尉、司徒就册宝位，帝搢珪跪，奉册授太尉，又奉宝授司徒，皆搢笏东向跪受，兴，奉册宝案置于近东西向褥位。礼仪使奏请皇帝归御幄，易常服，乘舆赴文德殿后幄，百官班退赴朝堂，太尉、司徒奉册宝至文德殿外幄，太尉以下各就次以俟。

侍中奏中严外办，太后服仪天冠、衮衣以出，奏《隆安》之乐，行障、步障、方团扇，侍卫垂帘，即御坐，南向，乐止。太常卿导册案至

殿西阶下，各归班，在位者皆再拜。太尉押册案，司徒奉册，中书令读册讫，侍中押宝案，司徒奉宝，侍中读宝毕，太尉、司徒诣香案前，分班东西序立。尚宫赞引皇帝诣皇太后坐前，帝服靴袍，帘内行称贺礼，跪曰："嗣皇帝臣某言：皇太后陛下显崇徽号，昭焕寰瀛，伏惟与天同寿，率土不胜欣抃。"俯伏，兴，又再拜，尚宫诣御坐承旨，退，西向称："皇太后答曰：皇帝孝思至诚，贯于天地，受兹徽号，感慰良深。"帝再拜，尚宫引归御幄，太尉率百官称贺，奏《隆安》之乐，太后降坐还幄，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放仗，百官再拜退。太后还内，内外命妇称贺太后、皇帝于内殿，在外命妇及两京留司官并奉表称贺。自是，上皇太后尊号礼皆如之。

熙宁二年，神宗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诣文德殿跪奉玉册授摄太尉曾公亮、金宝授摄司徒韩绛，又跪奉皇太后高氏玉册授摄太尉文彦博、金宝授摄司徒赵抃，礼毕，百官称贺。

哲宗即位，诏尊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礼部议："皇太妃生日节序物色，其冠服之属如皇后例，称慈旨，庆贺用笺。太皇太后、皇太后于皇太妃称赐，皇帝称奉，百官不称臣。皇帝问皇太妃起居用笺，皇太妃答皇帝用书。"宰臣请特建太皇太后宫曰崇庆，殿曰崇庆、曰寿康；皇太后宫曰隆祐，殿曰隆祐、曰慈徽。

元祐二年，诏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宁二年故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受册，令太常礼官详定仪注。右谏议大夫梁焘请对文德殿，太皇太后曰："大臣欲行此礼，予意谓必难行。"焘对曰："诚如圣虑，愿坚执勿许。且母后权同听政，盖出一时不得已之事，乞速罢之。"中书舍人曾肇亦言："太皇太后听政以来，止于延和殿，受辽使朝见，亦止于御崇政殿，未尝践外朝。今皇帝述仁祖故事，以极崇奉之礼，太皇太后傥以此时特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之诚，而固执谦德，止于崇政殿受册，则皇帝之孝愈显，太皇太后之德愈尊，两义俱得，顾不美欤？"太皇太后欣然纳之，乃诏将来受册止于崇政殿。寻以天旱权罢。未几，太师文彦博等以时雨溥澍，秋稼有望，请举行册礼，凡三请乃从。九月六日，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发皇太后、太妃册宝于文德殿，行礼如仪。

绍圣元年，诏："奉太皇太后旨，皇太妃特与立宫殿名，坐六龙舆，张繖，出入由宣德正门。"有司请应宫中并依称臣妾，外命妇入内准此；百官拜笺称贺，称殿下。

徽宗即位，加哲宗太妃号曰圣瑞，既又御文德殿，册命元符皇后刘氏为太后，并依皇后礼制。

建炎元年五月，册元祐皇后为隆祐太后，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时方巡幸，不克行礼；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绍兴七年三月，诏略曰："宣和皇后夙拥庆羡，是生眇冲，乃骨肉之至亲，偕父兄而时迈。十年地阻，怀《陟岵》、《凯风》之思；万里使还，奉上皇、宁德之讳。宜尊为皇太后，令所司择日奉上册宝。"太常寺言："请依祖宗故事，俟三年之丧终制，然后行礼。"时翰林学士朱震言："唐德宗建中上太后沈氏尊号时，沈太后莫知所在，犹供张含元殿，具衮冕，出左序，立东方，再拜奉册。今太后圣体无恙，信使相望，岂可不举扬前宪？臣又闻，三年之制，惟天地、社稷越绋行事。德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位，明年改元建中，时行易月之制，故以冕服行事。今陛下退朝之服，尽如礼制，谓当供张别殿，遣三公奉册，藏于有司，恭俟来归。愿下礼官讲明。"诏从之。礼部、太常言："宝文欲乞以'皇太后宝'四字为文，合差撰册文官一员，书册文官一员，书篆宝文官一员，并差执政。"十年，营建皇太后宫，以慈宁为名。十二月，帝自常御殿诣慈宁殿遥贺皇太后，奉上册宝。

十二年八月，皇太后还慈宁宫，十月十八日，奉进册宝。其日张设慈宁殿，设坐殿中，皇太后服祎衣即御坐，本殿官设册宝于殿下，慈宁宫事务官并本殿官并朝服诣殿下，再拜，搢笏，举册宝奉进；先进册，次进宝，进毕，降坐，易祎衣，服常服。皇帝诣慈宁殿贺，如宫中仪，次宰臣率百僚拜表称贺。

三十二年六月，诏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集议以闻。左仆射陈康伯等言："五帝之寿，惟尧最高，百王之圣，惟尧独冠。今兹高世之举，视尧有光，恭请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太上皇后。"诏恭依，仍令礼部、太常讨论礼仪以闻。左仆射陈康伯撰太上皇帝册文，兼礼仪使、参政汪澈书册文并篆宝，知枢密院叶义问撰太上皇后册文，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书册文。

八月十四日，奉上册宝。是日，陪位文武百僚、太傅以下行事官，并朝服入诣大庆殿下立班。皇帝自内服履袍入御幄，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至大庆殿，诣册宝褥位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皇帝行发册宝授太傅之礼如仪。礼毕，皇帝还幄，服履袍还内，文武百僚退。

仪仗鼓吹，备而不作。

护卫册宝，太傅以下行事官导从册宝至德寿宫。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辇，至德寿宫大次降辇，陪位文武官入殿庭立班定，太傅以下行事官从册宝入殿，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殿，诣西向褥位立，太上皇帝自宫服履袍即坐，皇帝北向四拜起居讫，次太傅以下皆四拜起居。

次行奉册之礼，中书令、参知政事史浩读册，摄侍中叶义问读宝，读讫，退复位。皇帝再拜称贺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册宝告成，鸿名肇正，与天同寿，率土均欢。"皇帝再拜，次侍中承旨宣答曰："皇帝孝通天地，礼备古今，勉受鸿名，良深感慰。"皇帝再拜讫，西向立，次太傅以下再拜称贺致词曰："摄太傅、尚书左仆射臣康伯等稽首言：伏惟光尧寿圣太上皇帝陛下肃临宝位，诞受丕称，独推天父之尊，普慰帝臣之愿。"奏讫，再拜舞蹈。次侍中承旨宣答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圣旨：倦勤滋久，佚老是图，勉受嘉名，但增感慰。"又再拜舞蹈。次太上皇帝降坐入宫，皇帝后从寿圣太上皇后册宝入宫。

皇帝诣太上皇后坐前北向立，太上皇后升坐，皇帝四拜起居，行奉上册宝之礼，读册官陈子常读册，读宝官梁康民读宝，读讫复位，皇帝再拜称贺致词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寿圣太上皇后殿下德茂坤元，礼崇大号，宝书翕受，欢抃无疆。"皇帝再拜，次宣答官承旨宣答曰："寿圣太上皇后教旨：皇帝祲容载蒇，显号来膺，诚孝通天，但深感惕。"皇帝再拜讫，太上皇后降坐入宫。次太傅以下文武百僚就德寿殿下拜笺称贺以俟，皇帝服履袍乘辇还内。十六日，宰臣率文武百僚诣文德殿拜表称贺。

志第六十四 礼十四（嘉礼二）

○册立皇后仪 册命皇太子仪 册皇太子 妃仪 公主受封仪 册命亲王大臣仪

册立皇后。建隆元年，立琅邪郡夫人王氏为皇后，命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自后，凡制书云册命者，多不行册礼。后妃皆写册命告身，以金花龙凤罗纸、金涂褾袋，有司进入，学士院草制，宣于正殿。近臣、牧守、宗室皆修贡礼，群臣拜表称贺，又诣内东门奉笺贺皇后。

真宗册德妃刘氏为皇后，不欲令藩臣贡贺，不降制于外廷，止命学士草词付中书。

仁宗册皇后曹氏，其册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简，匣依册之长短；宝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宝”，盘螭纽，绶并缘册宝法物约旧制为之，匣、盝并朱漆金涂银装。其礼与《通礼》异，不立仗，不设县。

前一日，守宫设次于朝堂，设册宝使、副次于东门外，命妇次于受册宝殿门外，设皇后受册宝位于殿庭阶下北向。奉礼设册宝使位于内东门外，副使、内侍位于其南，差退，东向北上，册宝案位于使前南向，又设内给事位于北廂南向。

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礼直官、通事舍人先引中书令、侍中、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奉册宝官，执事人绛衣介帻，诣垂拱殿门就次，以俟册降。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枢密、册宝使副、百官诣文德殿立班，东西相向。内侍二员自内承旨降皇后册宝出垂拱殿，奉册宝官俱搢笏率执事人，礼直官导中书侍郎押册，中书令后从，门下侍郎押宝，侍中后从，由东上阁门出，至文德殿庭权置。

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位，次引侍中于使前，西向称“有制”，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赠尚书令、冀王曹彬孙女册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使、副再拜，侍中还位，门下侍郎帅主节者诣使东北，主节以节授门下侍郎，门下侍郎执节授册使，册使跪受，兴，付主节，幡随节立于使左。次引中书令、侍中诣册宝东北，西向立，中书侍郎引册案立于中书令右，中书令取册授册宝使，使跪受，兴，置于案，中书令、中书侍郎退复班。门下侍郎引宝

案于侍中之右，取宝授册宝使如上仪，退复位，典仪赞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宝，持节者前导，奉册宝官奉舁，援卫如式，以次出朝堂门，诣内东门附内臣入进。

内臣引内外命妇入就位，内侍诣阁请皇后服祎衣。册宝至，使、副俱东向内给事前，北内跪称："册宝使李迪、副使王随奉制授皇后册宝。"俯伏，兴，退复位。内给事入诣受册宝殿门皇后前跪奏讫，内侍进诣使前，西面跪受册宝，以授内谒者监，使退复位。内谒者监、主当内臣持册宝入内东门，内侍从之，以次入诣殿庭。内侍赞引皇后降立庭中北向位，内侍跪取册，次内侍跪取宝，兴，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内侍二员进立皇后左少前东向，内侍称"有制"，内侍赞皇后再拜，内侍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内侍，次内侍奉宝亦然。复赞再拜讫，导皇后升坐，内臣引内外命妇称贺如常仪。礼毕，内侍导皇后降坐还阁，内外命妇班退。皇后易常服，谢皇帝、皇太后，用常礼。百官诣东上阁门表贺。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诏：以皇帝纳后，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与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具为成式。群臣又议勘昏，御史中丞郑雍等请不用阴阳之说，吕大防亦言不可，太后纳之。

六年八月，三省、枢密院言："六礼，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差执政官摄太尉充使，侍从官或判宗正官摄宗正卿充副使。以旧尚书省权为皇后行第。纳采、问名同日，次日纳吉、纳成、告期，。纳成用谷圭为贽，不用雁。'请期'依《开宝礼》改为'告期'，'亲迎'为'命使奉迎'。纳采前，择日告天地、宗庙。皇帝临轩发册，同日，先遣册礼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诣行第班迎。"又言："据《开元礼》，纳采、问名合用一使，纳吉、纳成各别日遣使。今未委三礼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发册例立仗。"诏："各遣使，文德殿发制依发册立仗。"

七年正月，诏尚书左丞苏颂撰册文并书。学士院上六礼辞语，其纳采制文略曰："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遣使持节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礼纳采。"其答文曰："太皇太后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之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封粪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诏。"问名制曰："两仪合德，万物之统，以听内治，必咨令族。重宣旧典，今遣使持节某官以礼问名。"答

曰："使者重宣中制，问臣名族。臣女，夫妇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遗微孙，先臣故某官之遗曾孙，先臣故某官之遗孙，先臣故某官之外孙女，年若干。钦承旧章，肃奉典制。"纳吉制曰："人谋龟筮，同符元吉，恭顺典礼，今使某官以礼纳吉。"答曰："使者重宣中制，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纳成制曰："咨某官某之女，孝友恭俭，实维母仪，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黝纁、谷圭、六马以章典礼，今使某官以礼纳成。"答曰："使者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丰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告期制曰："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吉日惟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礼，今遣某官以礼告期。"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以某月、某甲子吉日告期。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奉迎制曰："礼之大体，钦顺重正，其期维吉，典图是若，今遣某官以礼奉迎。"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备礼以迎。蝼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率旧章，肃奉典制。"余如式。

三月，礼部、太常寺上纳后仪注：

发六礼制书。太皇太后御崇庆殿，内外命妇立班行礼毕，内给事出殿门，置六礼制书案上，出内东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门至文德殿后门入，权置案于东上阁门。

命使纳采、问名。文德殿，宰臣、亲王、执政官、宗室、百僚、大小使臣易朝服，乐备而不作。班定，内给事奉制书案置横街北稍东，西向北上，礼直官、通事舍人引门下、中书侍郎，次引使、副就横街南承制位，北向东上，内给事诣使者东，北面称"太皇太后有制"，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纳后，命公等持节行礼。"典仪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书讫，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从制案出，载于油络网犊车，出宣德门，鼓吹备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门外，令史二人对奉制案立，主人立大门内，傧者立主人之左，北面，进受命，出曰："敢请事。"使者曰："某奉制纳采。"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访，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门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制。"主人再拜。宣制书毕，主人再拜受讫，主人进表讫，再拜，使者出。问名同上仪。使者曰："将加卜筮，奉制问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命，臣某不敢辞。"

命使纳吉、纳成、告期并同命使纳采、问名仪。纳吉，使者曰："加请卜筮，占曰从制，使某纳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龟筮云吉，臣预有焉。臣某谨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

曰：“臣某谨奉典制。”以上纳吉、纳成、告期。请见、授制、接表并如纳采仪。

临轩命使册后及奉迎于文德殿。百官朝服，皇帝常服乘辇至殿后阁，侍中奏中严外办，乃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出自西房，降辇即御坐。两省官及待制、权侍郎、观察使以上，分东西入殿门，各就位，东西相向立。奉宝置御坐前，奉宣后册由东上阁门出，至文德殿庭横行，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受册，宣制曰：“册某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典仪曰“拜”，使、副再拜受册宝讫，典仪赞百官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节奉迎皇后。”典仪赞使、副再拜受节，又赞百官再拜。侍中奏礼毕解严，百官再拜出，皇帝常服还内。册宝至皇后行第，如纳采仪。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备物典册。”皇后受册宝，内外命妇序立如仪，主人以书奉使者。

奉迎。百官常服班宣德门外行第，傧者请，使者曰：“某奉制以礼奉迎。”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谨奉典制。”傧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门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毕，主人再拜受制，答表又再拜。姆导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房外，典仪赞使、副再拜。使者曰：“今月吉日，某等承制以礼奉迎。”内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书授使者，奉于司言，受以奏闻。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讫，升堂，主人升自东阶，西向曰：“戒之戒之，夙夜无违命！”主人退，母进西阶上东向，施衿、结帨曰：“勉之戒之，夙夜无违命！”皇后升舆至中门，升车出大门，使、副及群臣前引。将至宣德门，百官、宗室班迎，再拜讫，分班。皇后入门，鸣钟鼓，班迎官退，乃降车入，次升舆入端礼门、文德殿、东上阁门，出文德殿后门，入至内东门内降舆，司舆前导，诣福宁殿门大次以俟。晡后，皇后车入宣德门，侍中版奏请中严，内侍转奏，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福宁殿，尚宫引皇后出次，诣殿庭之东，西向立。尚仪跪奏外办，请皇帝降坐礼迎，尚宫前引，诣庭中之西，东面揖皇后以入，导升西阶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进馔，食三饭，尚食进酒，受爵饮，尚食以馔从；再饮如初，三饮用卺如再饮。尚仪跪奏礼毕，俱兴，尚宫请皇帝御常服，尚寝请皇后释礼服入幄。次日，以礼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参皇太妃，如宫中之仪。

诏从之。

四月，太皇太后手书曰：“皇帝年长，中宫未建，历选诸臣之家，以故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孙女为皇后。”制诏：“六礼，尚书

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册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辙摄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副之；翰林学士梁焘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

五月甲午，行纳采、问名礼。丁酉，行纳吉、纳成、告期礼。戊戌，帝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贺于东上阁门，次诣内东门贺太皇太后，又上笺贺皇后，上笺贺皇太妃。皇后择日诣景灵宫行庙见礼。

大观四年，册贵妃郑氏为皇后，议礼局重定仪注：临轩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绛纱袍，百官朝服，陈黄麾细仗，依古用宫架。册使出殿门，依近仪不乘辂。权以穆清殿为受册殿。其日，皇后服祎衣，其奉册宝授皇后，皆用内侍。受册讫，皇后上表谢皇帝，内外命妇立班称贺，群臣入殿贺皇帝，于内东门上笺贺皇后。其上礼仪注，乞依进马条令施行；其会群臣，及皇后会外命妇仪注，并依《开元》、《开宝礼》。受册之殿陈宫架，用女工，升降行止并以乐节，而别定乐名、乐章。

皇后上表乞免受册排黄麾仗及乘重翟车、陈小驾卤簿等，而于延福宫受册。其朝谒景灵宫，亦止依近例云。

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七日，册贵妃吴氏为皇后。前期，于文德殿内设东西房、东西阁，凡香案、宫架、册宝幄次、举麾位、押案位、权置册宝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节位、赞者位、奉册宝位、举册举宝官位及文武百僚、应行事官、执事官位，皆仪鸾司、太常典仪分设之，以俟临轩发册。

其日质明，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西阁，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之乐，皇帝降辇即御坐，乐止，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贵妃吴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册使、副再拜，参知政事以节授册使，册使跪受，以授掌节者。中书令以册授册使，侍中以宝授副使，并权置于案，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册使押册，副使押宝，持节者前导，《正安》之乐作，出文德殿门，乐止，至穆清殿门外幄次，权置以俟。

皇后首饰、祎衣出阁，协律郎举麾，《坤安》之乐作，皇后至殿上中间南向立定，乐止。册使、副就内给事前东向跪称："册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备礼典册。"内给事入诣皇后前，北向奏讫，册使举册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副使举宝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掌节者以节授掌节内侍，内侍持节前导，册宝并案进行入诣殿庭。册宝初入门，《宜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降自东阶，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再拜，举册官搢笏跪举册，读册官搢笏跪宣册，内谒者监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又奉宝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宝。司言、司宝置册宝于案，举册宝官并举案官俱搢笏举册宝并案兴，诣东阶之东，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册宝，《成安》之乐作，受讫，乐止。皇后再拜，礼毕。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诏立皇太子，命有司草其册礼，以翰林学士宋白为册皇太子礼仪使。有司言："前代太子无执圭之文，请如王公之制执桓圭，余如旧制。"

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陈列如元会仪，帝衮冕，设黄麾仗及宫县之乐于庭，百官就位。太子常服乘马，就朝元门外幄次，易远游冠、朱明衣，所司赞引三师、三少导从至殿庭位，再拜起居毕，分班立。

太常博士引摄中书令就西阶解剑、履，升殿诣御坐前，俯伏，兴，奏宣制，降就剑、履位，由东阶至太子位东，南向称"有制"，太子再拜。中书侍郎引册案就太子东，中书令北面跪读册毕，太子再拜受册，以授右庶子；门下侍郎进宝授中书令，中书令授太子，太子以授左庶子，各置于案。由黄道出，太子随案南行，乐奏《正安》之曲，至殿门，乐止，太尉升殿称贺，侍中宣制，答如仪。

皇太子易服乘马还宫，百官赐食于朝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师、保而下诣太子参贺，皆序立于宫门之外。庶子版奏外备，内臣褰帘，太子常服出次坐，中书、门下、文武百官、枢密、师、保、宾客而下再拜，并答拜；四品以下官参贺，升坐受之。越三日，具卤簿，谒太庙，常服乘马，出东华门升辂，仪仗内行事官乘车者，并服礼衣，余皆袴褶乘马导从。

有司言："唐礼，宫臣参贺皆舞蹈，开元始罢之。故事，百官及东宫接见只呼皇太子，上笺启称皇太子殿下，百官称名，宫官称臣；常行用左春坊印，宫中行令。又按唐制，凡东宫处分论事之书，太子并画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姓，宣奉行书按画日；其与亲友、师傅，不用此

制。今请如开元之制，宫臣止称臣，不行舞蹈之礼。今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署太子之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祗判官等署，余断案及处分公事并画诺。”诏惟改‘诺’为‘准’，余并从之。其朝皇后仪，止用宫中常礼。时真宗以寿王为皇太子，兼判开封，请见僚属，称名而免称臣。

神宗未及受册礼而即位，乃以册宝送天章阁，遂为故事。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诏曰：“朕以不德，躬履艰难三十有六年，忧劳万机，宵旰靡怠。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如志。皇子毓德允成，神器有讬，朕心庶几可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未及行礼，六月十一日内禅。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制立皇子邓王惜为皇太子。十月，诏以知枢密院洪适为礼仪使，撰册文，签书枢密院事叶颙书册，工部侍郎王弗篆宝。

十六日，皇帝御大庆殿行册礼，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执桓圭。前期，习仪礼官及有司并先一日入宿卫，展宫架乐，设太子次、册宝幄次、百官次，又设皇太子受册位、典宝褥位，应行礼等皆有位，列黄麾半仗于殿门内外。质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诣幕次，符宝郎陈八宝于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册宝至幄次，百官朝服入班殿庭。

有司自幄次奉册宝至褥位，参知政事、中书令导从，退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执圭俟于殿门外。乐正撞黄钟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居，乐止。行礼官赞引皇太子入就殿庭，东宫官从，初入殿门，《明安》之乐作，乐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仪。

皇太子诣受册位，侍中前承旨，降阶宣制曰：“册邓王惜为皇太子。”皇太子拜舞如仪，侍中升殿复位。中书令诣读册位，捧册官奉册至，中书令跪读毕，兴，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册至皇太子位，中书令跪以册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置于案；次侍中以宝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上仪。皇太子再拜。中书舍人押册、中允押宝以出，次皇太子出，如来仪。初行乐作，出殿门乐止。次百官称贺，乐正撞蕤宾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降坐，乐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礼毕，百官易常服，赴内东门司拜笺贺皇后，次赴德寿宫拜表笺贺，诸路监司、守臣等并奉表称贺。明日，车驾诣德寿宫谢。又明日，上御紫宸殿，引皇太子称谢，还东宫，百官赴东宫参贺。

皇太子择日先朝谒景灵宫，次日朝谒太庙、别庙，又择日诣德寿宫称谢。先是，礼官言："皇太子朝谒景灵宫无所服典故，乞止用常服。次朝谒太庙、别庙，当衮冕，乘金辂，设仗。"从之。皇太子言："乘辂、设仗，虽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诏免。

册皇太子妃。政和五年三月，诏选皇太子妃。六年六月，诏选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为皇太子妃，令所司备礼册命。庚辰，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发册。先是，议礼局上《五礼新仪》："皇太子纳妃，乘金辂亲迎。"皇太子三奏辞乘辂及临轩册命，诏免乘辂，而发册如礼焉。

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惟以纶告进内。至嘉祐二年，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始备礼册命。

前一日，百官班文德殿，内降册印，宣制，册案、援卫一如册皇后仪。有司先设册使等幕次于内东门外，命妇次于公主本位门之外，公主受册印位于本位庭阶下北向，册使位于内东门、副使及内给事于其南差退并东向，设册印案位于册使前南向，内给事位于册使北南向。

自文德殿奉册印将至内东门，内给事诣本位，请公主服首饰、褕翟。册印至内东门外褥位置讫，内臣引内命妇入就位，礼直官引册使、副等俱就东向位，内给事就南向位。

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内给事前东向，躬称"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复位，内给事入诣所设受册印位公主前，言讫退。内给事进诣册使前西向，册使跪以册印授内给事，内给事跪授内谒者，内谒者及主当内臣等持入内东门，内给事从入诣本位，赞公主降诣庭中北向立，跪取册，兴，立公主右少前西向。又内给事立公主左少前东向，称"有制"，赞者曰"拜"，公主再拜，右给事奉册跪授之，公主受以授左给事，右给事又奉印授公主，如上仪。赞者曰"拜"，公主再拜毕，引公主升位。次内臣行内命妇贺毕，遂引公主谢皇帝、皇后，一如内中之仪。群臣进名贺。其册印如贵妃，有匣，文曰"兖国公主之印"。遂为定制。

神宗进封邠国大长公主、鲁国公主皆请免册礼，止进告入内云。

册命亲王大臣之制，具《开宝通礼》，虽制书有备礼册命之文，多上表辞免，而未尝行。每命亲王、宰臣、使相、枢密使、西京留守、节度使，并翰林草制，夜中进入，翼日自内置于箱，黄门二人舁之，立御坐东。内朝退，乃奉箱出殿门外，宣付阁门，降置于案，俟文德殿立班，阁门使引制案置于庭，宣付中书、门下，宰相跪受，复位，以授通事舍人，赴宣制位唱名讫，奉诣宰相，宰相受之，付所司。

若立后妃，封亲王、公主，即先称有制，百官再拜，宣制讫，复再拜舞蹈称贺。若宰相加恩制书，即宣付通事舍人，引宰相于宣制石东，北向再拜立，听讫，拜舞复位。若百官受制，即自班中引出听麻，文班于宣制石东，武班于西，并如宰相仪，听讫，出赴朝堂。其罢相者，即引出赴朝堂金吾仗舍。

诸王、宰相朝谢，前一日，内降官告，从内出东上阁门外宣词以赐，授节者，仍交旌节。授者俯伏，执旌节交于颈上者三。参知政事、宣徽使、枢密使、大两省、两制、秘书监、上将军、观祭使以上授官告敕牒者，皆拜敕舞蹈，若止授敕或宣头者止再拜，余官悉不拜敕、不舞蹈，惟御史大夫、中丞拜授东上阁门使，又引至殿门外中笼门再拜。

亲王、节度、使相官告，并载以彩舆迎归第。亲王舆中，设银师子香合，辇官十二人，并幞头、绯绣宽衣；旌节各二，马四，爆槊官十六人，执旌节拢马对引，由乾元门西偏门出至门外；马技骑士五十人，枪牌步兵六十人，教坊乐工六十五人，及百戏、蹴鞠、斗鸡、角抵次第迎引，左右军巡使具军容前导至本宫。使相舆中用银香炉，辇官十二人，金鹅帽、锦络缝紫絁宽衣；旌节各一，马二，爆槊官八人，马技骑士二十人，枪牌步兵二十四人，军巡使不前导，余如亲王制。有故则罢。

凡谏、舍、刺史以上在外任加恩者，悉令其亲属乘传赍诏，就以告牒赐之。

政和礼局上册命亲王、大臣仪，迄不果行。

志第六十五 礼十五（嘉礼三）

○圣节 诸庆节

圣节。建隆元年，群臣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正月十七日，于大相国寺建道场以祝寿，至日，上寿退，百僚诣寺行香。寻诏："今后长春节及诸庆节，常参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进奉。"

太宗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复改为寿宁节。

真宗以十二月二日为承天节。其仪：帝御长春殿，诸王上寿，次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次使相，次管军节度使、两使留后、观察使，次节度使至观察使，次皇亲任观察使以下，各上寿，仍以金酒器、银香合、马、袖表为献。既毕，咸赴崇德殿叙班，宰相率百官上寿，赐酒三行，皆用教坊乐，赐衣一袭，文武群臣、方镇州军皆有贡礼。前一月，百官、内职、牧伯各就佛寺修斋祝寿，罢日以香赐之，仍各设会，赐上尊酒及诸果，百官兼赐教坊乐。

景德二年，始令枢密三司使副、学士复赴百官斋会，少卿、监、刺史以上及近职一子赐恩，僧道则赐紫衣、师号，禁屠，辍刑。

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正月八日皇太后为长宁节。诏定长宁节上寿仪：太后垂帘崇政殿，百官及契丹使班庭下，宰臣以下进奉上寿，阁门使于殿上帘外立侍，百官再拜，宰臣升殿，跪进酒帘外，内臣跪承以入。宰臣奏曰："长宁节，臣等不胜欢抃，谨上千万岁寿。"复降，再拜，三称万岁。内臣承旨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同喜。"咸再拜。宰臣升殿，内侍出帘外跪授虚盏，宰臣跪受，降，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内侍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陈进奉物当殿庭，通事舍人称"宰臣以下进奉"，客省使殿上喝"进奉出"。内谒者监进第二盏，赐酒三行，侍中奏礼毕，皆再拜舞蹈。太后还内，百官诣内东门拜表称贺。其外命妇旧入内者即入内上寿，不入内者进表。内侍引内命妇上寿，次引外命妇，如百官仪。次日大宴。

英宗以正月三日为寿圣节。礼官奏："故事，圣节上寿，亲王、枢密于长春殿，宰臣、百官于崇德殿，天圣谅沍皆于崇政殿。"于是紫宸上寿，群臣升殿间，饮献一觞而退。又一日，赐宴于锡庆院。

神宗以熙宁元年四月十日为同天节，以宅忧罢上寿，惟拜表称贺。明年，亲王、枢密使、管军、驸马、诸司使副诣垂拱殿，宰臣、百官、大国使诣紫宸殿上寿，命坐，赐酒三行，不举乐。明年，以大旱，罢同天节上寿，群臣赴东上阁门表贺。

中书门下言："同天节上寿班，自今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共作一班，进酒一盏；亲王、宗室、使相至观察、驸马、管军观察使以上，皆赴紫宸殿，依本班序立上寿，更不赴垂拱殿。"盖以管军观察使以上及亲王、驸马并于垂拱殿以官序高下各班进酒毕而日晏，外朝有班者仍诣紫宸殿，议者以为近渎，改焉。而诏袒免以上宗妇听班贺于禁中。

哲宗即位，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为坤成节。宰臣请以十二月八日为兴龙节。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后一日。

徽宗以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定上寿仪：皇帝御垂拱殿，群臣通班起居毕，分班，从义郎以下医官、待诏等先退。知引进司官一员读奏目，知东上阁门官一员奏进寿酒，由东阶升，舍人通教坊使以下赞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复位。次看盏人稍前，舍人赞再拜，上殿祗候，分东西两阶立，俟进酒升殿。次舍人引亲王入殿庭，北向立，赞再拜，班首奏万福。舍人引进奉西入，列于亲王后，酒器檐床置马前，揖天武躬奏万福，进奉马先出。内侍进御茶床，殿中监酹酒讫，知东上阁门官殿上躬奏："亲王某以下进寿酒。"舍人揖亲王以下躬赞再拜，乃引亲王二员升殿，知东上阁门官引诣御坐前，舍人东阶下西向立，后准此。

尚酝典御奉盘、盏授班首，搢笏受盘、盏，西向立，奉御启盏，亲王一员搢笏注酒，班首奉诣御坐东进讫，少退，虚跪，兴，以盘授典御，退，阁门引降阶。舍人引当殿北向立，东上，赞拜，兴，搢笏跪奉表，舍人接表，一员在东，余诣亲王西，置表笏上，授引进。知引进司官殿上读奏目，退，亲王以下俯伏，兴，躬，舍人赞再拜，引班首升东阶，余殿下分立。阁门引诣御坐东，北向搢笏，尚酝典御如前奉盘立，乐作，皇帝饮讫，受盏，复位，再拜如上仪。知引进司官诣折槛东，西向宣曰"进奉收"。赞拜，舞蹈，又再拜，西出。亲王以下赴紫宸殿立班。引进官宣"进奉出"，天武奉进奉以出。阁门复立殿上，教坊使赞送御酒，又再拜，教坊致语讫，赞再拜，退。次枢密官上寿，次管军观察以上上寿、进奉并如仪。内侍举御茶床，舍人赞教坊使以下谢祗应，再拜讫，阁门侧奏无公事。

皇帝赴紫宸殿后阁受群臣上寿。质明，三公以下百僚并于殿门外就次，东上阁门、御史台、太常寺分引入诣殿庭东西立。阁门附内侍进班齐牌，皇帝出阁，禁卫诸班亲从迎驾，自赞常起居。皇帝升坐，鸣鞭，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至执政官，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百官，并横行北向立，典仪赞再拜舞蹈，班首奏万福，又再拜讫，分东西立。礼直官引殿中监、少监升东阶，诣酒尊所稍西，南向西上立，舍人揖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次看盏人谢升殿，赞再拜。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酹酒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至执政官，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典仪赞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东阶，东上阁门官接引升殿，授盏、启盏如上仪。上公诣御坐，俯伏跪奏："文武百僚、上公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天宁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俯伏，兴，退，降阶，舍人接引复位，典仪赞再拜讫，礼直官引知枢密院官诣御坐前承旨，退诣折槛稍东，西向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典仪赞拜如仪，百官分东西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东阶，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搢笏，殿中监授盘，上公奉进御坐东，北向，乐作，皇帝饮讫，阁门引接盏，典仪赞拜如上仪。宗室遥郡以下先退。礼直官引枢密院官诣御坐前承旨，退诣折槛稍东，宣曰："宣群臣升殿。"典仪赞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升东阶，亲王、使相以下升西阶；御史台、东上阁门分引秘书监以下升两朵殿，并东西廊席后立。尚酝典御以盏授殿中监，奉御启盏，殿中监西向立，殿中少监以酒注于盏，第二、第三准此。

奉诣御坐前，躬进讫，少退，奉盘西向立。乐作，皇帝饮讫，殿中监接盏退，授奉御，出笏复位。通事舍人分引殿上官横行北向，舍人赞再拜，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舍人赞就坐，各立席后，复赞就坐，群官皆坐。酒初行，先宰臣，次百官，皆作乐。尚食典御、奉御进食，太官设群官食，皇帝再举酒，群官兴，立席后，乐作，饮讫，舍人赞就坐，再行群官酒，皇帝三举酒，并如第二之仪。酒三行，舍人曰"可起"，群官兴，立席后。若宣示盏，即随东上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礼直官引左辅诣御坐前北向俯伏跪奏："左辅具官臣某言礼毕。"俯伏，兴，退，复位。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降阶横行北向立，枢密院官在亲王后。典仪赞再拜，皆舞蹈再拜退。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处仁等表请为乾龙节。至日，皇帝帅百官诣龙德宫上寿毕，即本宫赐侍从官以上宴。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请以五月二十一日为天申节。诏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颠之道，未知攸济。念二圣銮舆在远，万民失业，将士暴露，夙夜痛悼，寝食几废，况以眇躬之故，闻乐饮酒，以自为乐乎？非惟深拂朕志，实增感于朕心。所有将来天申节百官上寿常礼，可令寝罢。”至是止就佛寺启散祝寿道场，诣阁门或后殿拜表称贺。

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奏：“臣闻孝理天下者，帝王之盛德，归美报上者，臣子之至诚。是皆因性自然，发于观感，必各尽其至，然后为称。恭惟陛下抚艰难之运，忧勤在御，兢兢业业，图济中兴，孝德通于神明，皇天为之悔祸，长乐还阙，适当诞节之前，陛下以天下养，获伸宫闱上寿之仪，臣民得于观听，天下无不欣庆，所以崇大养而成孝理之功者，既以尽善尽美矣。陛下诞圣佳辰，乃臣子所愿奉觞上寿，以尽归美之意，其可不举而行之乎？臣愚，欲望将来天申节许令有司举行旧典，至日，百官得以奉万年之觞，仰祝圣寿，天下幸甚。”太常、礼部讨论：每遇圣节，枢密院以下先诣垂拱殿上寿毕，宰臣率百僚于紫宸殿上寿。前一月，分日启建道场，至前一日，枢密院官满散依例作斋筵。至日，三省官上寿立班讫，次赴满散作斋筵。后二日，大宴于集英殿。时命御史台、太常寺修立仪注。

孝宗隆兴元年，太上皇帝天申节，皇帝及宰臣、文武百僚诣德寿宫上寿。是日，以钦宗大祥，前一日，皇帝起居如宫中仪，百僚拜表称贺。

乾道八年，立皇太子，皇帝率皇太子及文武百僚诣德寿宫上寿。前期，仪鸾司陈设德寿宫殿门之内外，设御坐于殿上当中南向，设大次于德寿宫门内南向，小次于殿东廊西向，设皇帝褥位二：一于御坐东南，西向；一于御坐之南，北向。尚酝设御酒尊、酒器于御坐之东，有司又设御茶床于御坐之西，俱稍北。其日，文武百僚内不系从驾者，并先赴德寿宫门外以俟迎驾起居。质明，皇帝服靴袍出即御坐，从驾臣僚、禁卫起居如常仪。皇帝降坐，乘辇将至德寿宫，文武百僚迎驾再拜起居讫，前导官、太常卿、阁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先入，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皇帝降辇入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入诣殿廷，东西相向立定，前导官导皇帝入小次，帘降。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太上皇帝出宫升御坐，鸣鞭，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折槛前北向褥位，再拜，躬奏圣躬万福，再拜，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之东褥位西向立，前导官于殿上随地之宜立。次舍人揖皇太子并文武百僚躬，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搢

笏舞蹈，又再拜，皇太子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各再拜，直身，分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奉盘盏官、受盘盏官、承旨宣答官、奏礼毕官、殿中监、少监升殿。内侍进御茶床，尚酝典御以盘盏、酒注授殿中监、少监，次礼直官引奉盘盏官诣酒尊所北向，殿中监启盏，殿中少监注酒，奉盘盏官奉酒诣皇帝前北向，礼直官引受盘盏官诣太上皇帝御坐前，西向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奉盘盏官躬进皇帝，皇帝奉酒，前导官导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前躬进讫，少后，以盘授受盘盏官。前导官导皇帝诣太上御坐前褥位北向俯伏跪，殿下皇太子并百僚皆躬身。皇帝奏："臣某谨率文武百僚稽首言：天申令节，臣某与百僚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奏讫，伏，兴，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承旨宣答官宣曰："得皇帝寿酒，与皇帝并百僚内外同庆。"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分东西相向立。皇帝诣御坐东，西向立，奉盘盏官以盘北向恭进，皇帝奉盘，乐作，俟太上皇帝饮酒，皇帝躬接盏讫，皇帝少后，以盘盏授受盘盏官，以授殿中监，各复位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皇帝诣褥位北向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诣太上御坐东褥位西向立，皇太子、文武百僚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内侍举茶床，奏礼毕官北向俯伏跪奏："具官臣某言礼毕。"在位官再拜。太上皇帝驾兴，皇帝从入，文武百僚以次退。

淳熙二年十一月，诏："太上皇帝圣寿无疆，新岁七十，以十一日冬至加上尊号册宝，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庆寿礼。"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听宣庆寿赦。宣赦讫，从驾至德寿宫行庆寿礼，致词曰："皇帝臣某言：天祐君亲，锡兹难老，维春之吉，年德加新。臣某与群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余与前上寿仪注同。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表称贺。

十年十二月，以太上皇后新年七十，诏以立春日行庆贺之礼。十三年春正月朔，以太上皇帝圣寿八十，帝率群臣诣德寿宫行礼，其仪注、恩赦并如淳熙二年典故。

孝宗以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光宗以九月四日为重明节，宁宗以十月十九日为天祐节、寻改为瑞庆节，理宗以正月五日为天基节，度宗以四月九日为乾会节，瀛国公以九月二十八日为天瑞节。其上寿称贺之礼，大略皆如天申节仪。

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两京诸路州、府、军、监前七日建道场设醮，断屠宰；节日，士庶特令宴乐，京师然灯。又以六月六日为天

贶节，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又以七月一日圣祖降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为降圣节，休假、宴乐并如天庆节。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改御崇德殿，赐百官饮，如圣节仪。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金涂银结续命缕、绯彩罗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礼毕，宴百官于锡庆院。天禧初，诏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为天祯节，一如天贶节。寻以仁宗嫌名，改为天祺节。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真示见，诏为天应节。又以五月十二日祭方丘日为宁贶节，既又以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圣日为真元节，八月九日青华帝君生辰为元成节，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为开基节，十月二十五日为天符节，皆如天庆节，著为令。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五日，诏："政和以来添置诸节，除开基节外，余并依祖宗法。"

志第六十六 礼十六（嘉礼四）

○宴飨 游观 赐酺

宴飨之设，所以训恭俭、示惠慈也。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司天鸡唱楼于其侧。殿上陈锦绣帷帟，垂香球，设银香兽前槛内，藉以文茵，设御茶床、酒器于殿东北楹，群臣盏斝于殿下幕屋。设宰相、使相、枢密使、知枢密院、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宣徽使、三师、三公、仆射、尚书丞郎、学士、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给、谏、舍人、节度使、两使留后、观察、团练使、待制、宗室、遥郡团练使、刺史、上将军、统军、军厢指挥使坐于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杂御史、郎中、郎将、禁军都虞候坐于朵殿，自余升朝官、诸军副都头以上、诸蕃进奉使、诸道进奉军将以上分于两庑。宰臣、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

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兟；曲宴，枢密使、副并同。

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殿上器用金，余以银。其日，枢密使以下先起居讫，当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阁门通唱，致辞讫，宰相升殿进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举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举酒；或传旨命酹，即搢笏起饮，再拜。曲宴多令不拜。

或上寿朝会，止令满酌，不劝。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宴讫，蹈舞拜谢而退。

建隆元年，大宴于广德殿，酒九行而罢。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礼成，大宴广德殿，谓之饮福。是后三年，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明殿，以长春节在二月故也。太平兴国之后，止设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亲王、枢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驸马都尉皆侍立，军校自龙武四厢都指挥使以上立于庭。其宴契丹使亦于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预焉。

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礼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馆陈靖上言：“古之

飨宴者，所以省祸福而观威仪也。故宴以礼成，宾以贤序，《风》、《雅》之作，兹为盛焉。伏见近年内殿赐宴，群臣当坐于朵殿、两廊者，拜舞方毕，趋驰就席，品列之序，纠纷无别。及至尊举爵，群臣起立，先后不整，俯仰失节。欲望自今令有司预依品位告谕，其有逾越班次、拜起失节、喧哗过甚者，并令纠举。又惟饫赐之典，以宠武夫，大烹之余，故为盛馔。计一饭所费，可数人之属厌，而将校辈或至终宴之时，尚有欲炙之色，盖执事者失于察视，不及洁丰而使然也。伏望并申严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龄亦言：“广宴之设，以均饫赐，得齿高会，宜乎尽礼。而有位之士，鲜克致恭，当纠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当定员数，籍姓名以谨其出入。酒肴之司，或亏精洁，望分命中使巡察。”并从之。

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备设春秋大宴。五年，御史台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谏、正言、三院使、御史并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朵殿，自余依旧。”十二月，诏凡内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仪。翰林学士梁颢请以春秋大宴、小宴、赏花、行幸次为四图，颁下阁门遵守。从之。

景德二年九月，诏曰：“朝会陈仪，衣冠就列，将以训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纪律。况屡颁于条令，宜自顾于典刑。稍历岁时，渐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会，宜令御史台预定位次，各令端肃，不得喧哗。违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杂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视弹奏；内职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礼者，委阁门弹奏；其军员，令殿前侍卫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辖，但亏失礼容，即送所司勘断讫奏。仍令阁门、宣徽使互相察举，敢蔽匿者纠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宣徽院、御史台、阁门、殿前马步军司，凡内宴臣僚、军员并祗候使臣等，并以前后仪制晓谕，务令遵禀，违者密具名闻。其军员有因酒言词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检军士护送归营。又诏臣僚有托故请假不赴宴者，御史台纠奏。天禧四年，直集贤院祖士衡言：“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

仁宗天圣三年，监察御史朱谏言：“伏见大宴，宗室先退，允为得礼。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预再坐，欲望自今内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侄同赴，再坐时卑者先退。”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

熙宁二年正月，阁门言："准诏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数：中书二十二人，枢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亲王八人，昭德军节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亲使相三人，皇亲正刺史已上至节度使并驸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仪鸾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库二十人，内衣物库七人，新衣库七人，内弓箭库三人，钤辖教坊所三人，钟鼓楼一十六人，御药院八人，内物料库九人，法酒库一十六人，内酒坊八人，入内内侍省前后行、亲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职员手分二人，御史台知班一十一人，洒扫亲从官人员已下一百人，两廊觑步亲从官四十二人，提举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举火烛巡检人员一十人，快行亲从官一十一人，支散两省花后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授行首八人，四方馆职掌二人，阁门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岁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七年九月，诏："自今大宴，亲王、皇亲使相、枢密使副使、宣徽使、驸马都尉并于殿门外幕次就赐酒食。"旧制，会食集英西廊之庑下，喧卑为甚，权发遣宣徽院吴充奏其事，故有是命。

元丰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廷贺。诏曰："皇家庆事，与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称谢。久之，王乃退。时王未出阁，帝特令侍宴，以见群臣。九年，阁门言："大宴不用两军妓女，只用教坊小儿之舞。"王拱辰请以女童代之。元祐八年，诏罢独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阅百戏，谓之独看。修国史范祖禹言："是日进《神宗纪》草，陛下览先帝史册甫毕，即观百戏，理似未安，故请罢之。"

元祐二年九月，经筵讲《论语》彻章，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帝亲书唐人诗分赐之。三年六月，罢春宴。八月，罢秋宴，以魏王出殡，翰林学士苏轼不进教坊致语故也。是后以时雨未足，集英殿试举人，尚书省火，禁中祈禳，邠国公主未葬，皆罢宴。凡大宴有故而罢，赐赐预宴官酒馔于阁门朝堂，升殿官虽假故不从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赐焉。亲王、中书、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步军都虞候以上、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三公以下、曾任中书门下致仕者，亦同。

凡外国使预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于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进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从人则于东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于朵殿，夏州押衙于东廊南头歇空坐。七年，龟兹进奉人使歇空坐于契丹舍利之下。其后又令龟兹使副于西廊南赴坐，进奉、押衙重行于后，瓜州、沙州使、副亦于西廊之南赴坐，其余大略以是为

准。

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

其日，预宴文武百僚诣殿庭，东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云殿，阁门、内侍、管军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鸣鞭，殿中监已下通班起居。殿中监、少监升殿，通唤阁门官升殿。摄左右军巡使靴笏起居讫，系鞋执杖侍立，余非应奉官分出。次钟鼓楼节级就位，四拜起居。

次舍人通唤讫，分引群官横行北向，东上阁门官赞大起居，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辞讫，俯伏，兴，复位。群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赞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朵殿、两庑官立于席后。有辽使则舍人引大辽舍利西入大起居，赞各就坐，赞再拜，赞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传事引从人分入，四拜起居，谢坐，并同舍利仪。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盏人谢，升殿再拜。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酹酒讫，次赞天武门外祗候。东上阁门官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

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赞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北向，搢笏，殿中监奉盘盏授班首，少监启盏，以酒注之。班首奉诣御前进讫，少退，虚跪，兴，以盘授殿中监，出笏，东上阁门官引退，舍人接引复位，赞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东上阁门官接引诣御坐，东北向，搢笏，殿中监授盘，奉诣御前，西向立，乐作，皇帝饮讫。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东上阁门引班首接盏，退，虚跪，兴，授盏殿中监，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复位，赞再拜，赞各赐酒，群臣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复赞就坐。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

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

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阁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

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阁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盏，群臣饮讫，宣劝，各兴，立席后，赞再拜谢讫，复坐饮，并如春秋大宴之仪。

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阁门修立集英殿大宴仪注。

乾道八月十二月，诏今后前宰相到阙，如遇赴宴赐茶，其合会墩机，非特旨，并依官品。又行门、禁卫诸色祗应人，依绍兴例，并赐绢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见辞各有宴，然大宴视东京时则亦简矣。

曲宴。凡幸苑囿、池御，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钓鱼，则三馆、秘阁皆预。

太祖建隆元年七月，亲征泽、潞，宴从臣于河阳行宫，又宴韩令坤已下于礼贤讲武殿，赐袭衣、器币、鞍马，以赏泽、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从臣于玉津园。乾德三年七月六日，诏皇弟开封尹、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泛舟后苑新池，张乐宴饮，极欢而罢。是岁重阳，宴近臣于长春殿。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华殿，召宰臣及近臣谓曰："春夏以来，未尝饮酒，今得此嘉雪，思与卿等同醉。"又出御制《雪诗》，令侍臣属和。后凡曲宴不尽载。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作乐。二年八月七日，再宴，用乐。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龙图阁曲宴，诏近臣观太宗草、行、飞白、篆、籀、八分书及画。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书省五品、诸军都指挥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举乐，以明德太后丧制故也。时契丹初来贺承天节，择膳夫五人赍本国异味，就尚食局造食，诏赐膳夫衣服、银带、器帛。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观御制文阁御书及《嘉禾图》，赐饮。是日，皇子从游。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赐宴，仍以稻分赐之。

仁宗天圣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请听乐，而秋燕用乐之半。诏辅臣曰："昨日宴宫中，朕数四上勉皇太后听乐。"王钦若以闻太后，太后曰："自先帝弃天下，吾终身不欲听乐。皇帝再三为请，其可重违乎！"明年上元节，乃朝谒景灵上清宫、启圣院、相国寺，还御正阳门，宴从官，观灯。次日，太后召命妇临观。及春秋大宴，岁为常。夏，观南御庄刈麦，秋，瑞圣园刈谷，并宴从官，或射，不为常。皇祐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春夏赏花、钓鱼则岁为之。嘉祐七上十二月，特召两府、近臣、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管军臣僚至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及宝文阁为飞白分赐，下逮馆阁官，制《观书诗》，赐韩琦以下和进，遂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数日，再会天章阁，观三朝瑞物，复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复辞。"因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盘贮香药，令各持归，莫不沾醉，至暮而罢。

熙宁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闻君命召，不俟驾，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赐宴而有托词不至者，甚非恭上之节也。请自今宴设，群臣非大故与实有疾病，无得托词，仍令御史台察举。"二年八月，《实录》书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阁门仪制所言："垂拱殿曲宴，当直翰林学士与观文、资政、龙图、宝文、枢密、直龙图、天章、宝文阁直学士并赴坐，而翰林学士兼他职者不预，考之官制，似未齐一。请自今曲宴，翰林学士与杂学士并赴。"从之。元丰五年七月，以《两朝国史》书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灵宫祠官于紫宸殿。

元祐二年九月，经筵讲《论语》彻章，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

东宫，帝亲书唐人诗赐之。绍圣三年十一月，以进《神宗皇帝实录》毕，曲宴，宰臣、执政、文臣试侍郎、武臣观察使以上并修图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诏受宝毕，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职事官、六曹员外郎、监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将、诸军副指挥使以上预坐。

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诏令移用他日，以国有故，宰臣请罢宴故也。大观三年，议礼局上垂拱殿曲宴仪：

皇帝视事毕，东上阁门进呈坐图，舍人奏阁门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入殿后阁。

诸司排设备，东上阁门附内侍奏班齐，皇帝出阁升坐，鸣鞭。三公、直学士以上、亲王、使相至观察使以上，分东西入，诣殿庭，横行北向立定。班首奏圣躬万福，舍人赞各就坐，再拜讫，分引诣东西阶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下常起居，次看盏人谢，升殿，次内侍进御茶床，殿侍酹酒讫，阁门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赞再拜。班首奉酒躬进，乐作，皇帝饮讫。舍人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复赞就坐。

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后准此。

尚食兴，奉御进食，太官令设群官食。酒五行，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横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

止巳、重阳赐宴仪：

其日，预宴官以下并赴宴所就次，诸司排设备，预宴官以下诣庭中望阙位立。次中使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

酒行，乐作。食讫、食毕，乐止。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而退。

游观。天子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寺，御宣德门观灯；首夏幸金明池观水嬉，琼林苑宴射；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

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或至近郊阅武、观稼，其事盖不一焉。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幸玉津园。是后凡十三临幸。九月，幸宜春苑。是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幸大相国寺、封禅寺者各五，龙兴寺及皇弟开封尹园各三，幸太清观、建隆观者再，崇夏寺、广化寺、等觉寺者各一，观水硊者八，阅炮车、观水柜、观稼、幸飞龙院、幸开封府、幸都亭驿、幸礼贤院、幸茶库染院、幸河仓、幸金凤园，皆一再至焉。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幸新凿池，赐役卒钱布有差，六月，幸飞龙院。是后凡四幸。三年四月，观刈麦。九年正月六日，幸景龙门外水硊，帝临水而坐，召从臣观之，因谓曰："此水出于山源，清澄甘洁。近河之地，水味皆甘，岂河润所及乎？"宋琪等曰："亦犹人性善恶，染习致然。"帝曰："卿言是也。"四月，幸金明池习水战，帝御水殿，召近臣观之，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都试，军中之绝技者递加赐赉。遂登琼林苑楼，陈百戏，掷金钱，令乐人争之，极欢而罢。五月二日，出南薰门观稼，召从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麦，咸赐以钱帛。回幸玉津园观渔，张乐、习射，既宴而归。明年五月，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有差。雍熙四年四月，幸金明池观水嬉，赐从官饮。帝曰："雨霁天凉，中外无事，宜勿惜醉。"因登苑中楼，尽欢而罢。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九月，幸潜龙园，驻辇池东岸，临水谓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京日，无事常痛饮池上，今池边之木已成林矣。"因顾教坊使郭守忠等数人曰："汝等前日以乐童从我，今亦皓首，光阴迅速如此。"嗟叹久之。帝亲引满举白，群臣尽醉。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幸诸王宫。二年九月，幸开宝寺、福圣院。是后，二寺临幸者凡十有四。三年五月，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移幸琼林苑，登露台，钧容直奏乐，台下百戏竞集，从臣皆醉。自是凡四临幸。九月，幸大相国寺。是后再幸者九。幸上清宫者十有二，幸玉津园者十，幸太一宫、玉清昭应宫各六，余不尽载。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十九日，中书门下上言："伏睹今月十四日，皇帝诣诸宫寺焚香，总三十余处，过百拜以上。臣等侍从，倍增忧灼，昨崇政殿已面奏陈。臣闻尊事万灵，固先精意；登用百礼，乃贵时中。在经久之从宜，必裁正而惟允。伏望特命攸司，载详定式。自今车驾幸诸宫、观、寺、院，正殿再拜；及诸殿，令群臣以下分拜。庶垂亿载，允叶通规。"乃诏礼仪院详定差减焉。

仁宗景祐三年，诏阁门详定车驾幸宫、观、寺、院支赐茶绢等第。

哲宗绍圣四年三月八日，诏自今遇车驾出新城，令殿前马、步军司取旨，权差马、步军赴新城外四面巡检下祗应，每壁马军二百人，步军三百人，并于城外巡警。

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节，御明德门楼观灯，召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五品以上官、见任前任节度观察使饮宴，江南、吴越朝贡使预焉。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赐酒食劳之，夜分而罢。三年正月十三夜然灯，罢内前排场戏乐，以昭宪皇太后丧制故也。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中元节，御东角楼观灯，赐从官宴饮。五年十月下元节，依中元例，张灯三夜。雍熙五年上元节，不观灯，躬耕籍田故也。后凡遇用兵及灾变、诸臣之丧，皆罢。

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赐大食、三佛齐、蒲端诸国进奉使缗钱，令观灯宴饮。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天庆节听京城然灯一昼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圣节亦如之。天圣二年六月，罢降圣节然灯。

政和三年正月，诏放灯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特赐公、师、宰执以下宴，及御制诗四韵赐太师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笔："今岁闰余候晚，犹未春和。晷短气寒，于宴集无舒缓之乐。景灵宫朝献，移十四日东宫、十五日西宫，毕，诣上清储祥宫烧香。十六日诣醴泉观等处烧香。上元节移于闰正月十四日为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太师蔡京以下应两府赴睿谟殿宴，景龙门观灯。续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辅臣，观灯。

赐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会饮则罚金，故因事赐酺，吏民会

饮，过则禁之。唐尝一再举行。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诏曰：“王者赐酺推思，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废，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楼下，赐之酒食。明日，赐群臣宴于尚书省，仍作诗以赐。明日，又宴群臣，献歌、诗、赋、颂者数十人。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凤楼观酺，宗室、近臣侍坐。楼前露台奏教坊乐，召父老五百人列坐，赐饮于楼下。后二日，上复御楼，赐宗室、文武百官宴于都亭驿，赐诸班、诸军将校羊酒。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诏应致仕官并令赴都亭驿酺宴，御楼日合预坐者亦听。又诏朝臣已辞、未见，并听赴会。凡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纫，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中衢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輣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亲王、近列牧伯洎旧臣、宗室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士庶纵观，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群臣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

是岁，东封泰山，所过州府，上御子城门楼，设山车、彩船载乐，从臣侍坐，本州父老、进奉使、蕃客悉预。兖州驻跸，仍赐群臣会于延寿寺。所在改赐门名，兖州曰“回銮覃庆”，郓州曰“升中延福”，濮州曰“告成延庆”。澶州以行宫迫隘，当衢结彩为殿，名曰“延禧”。幸汾阴、亳州，皆如东封路。河中府门名曰“诏毕宣恩”，陕州曰“霈泽惠民”，郑州曰“回銮庆赐”。西京将议改五凤楼名，上曰：“此太祖所建，因瑞应，不可更也。”华阴就行宫宴父老，赐驿亭名曰“宣泽”。至郑州，

以太宗忌日甫过，罢会，赐与如例。亳州曰“奉元均庆”，南京曰“重熙颁庆”。

天禧五年，以畿县追集、老人疲劳之故，止召两赤县、坊县父老预会，其不预名亦听，给以赐物。天下赐酺，各令州、府会官属父老，边州或遣中使就赐。又诏开封府：“赐酺日，罪人酗酒而不伤人者，咸释之。再犯，论如法。”后赐酺皆准此。宋之繁庶，于斯为盛，后遂为定制云。

志第六十七 礼十七（嘉礼五）

○巡幸 养老 视学 赐进士宴 幸秘书省 进书仪 大射仪 乡饮酒礼

巡幸之制，唐《开元礼》有告至、肆觐、考制度之仪，《开宝通礼》因之。

太祖幸西京，所过赐夏、秋田租之半。真宗朝诸陵及举大礼，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过京城，服靴袍、具鸾驾。群臣公服系鞋，供奉班及内朝官前导。凡从官并日赴行宫，合班起居，晚朝视事，群臣不赴。中顿侍食，百官就宿顿迎驾讫，先发，或道途隘远，则免迎驾。将进发，近臣、诸军赐装钱。出京，留司马、步诸军夹道左右，至新城门外奉辞，留守辞于门内，百官、父老辞于苑前，召留守等赐饮苑中。州县长吏、留司官待于境。所过赐巡警兵、守津梁行邮治道卒时服钱履，父老绫袍、茶帛，途中赐卫士缗钱。所幸寺、观，赐道、释茶帛，或加紫衣、师号。吏民有以饔饩、酒果、方物献者，计值答之。命官籍所过系囚、逋负者，日引对，多原释。仍采访民间疾苦，振恤鳏、寡、孤、独。车服、度量、权衡有不如法，则举仪制禁之。有奇材、异德及政事尤异者，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其不守廉隅、昧于正理者，并条析以闻。官吏知民间疾苦者，亦许录奏。所过州、府，结彩为楼，陈音乐百戏。道、释以威仪奉迎者，悉有赐。东京留守遣官表请还京，优诏答之。驾还京，大陈兵卫以入。

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其数。自咸平中，车驾每出，金吾将军帅士二百人，执槁周绕，谓之禁围，春、夏绯衣，秋、冬紫衣。郊祀、省方并增二百，服锦袄，出京师则加执剑。亲王、中书、枢密、宣徽行围内，余官围外。大礼备仪卫，则有司先布土为黄道，自宫至祀所，左右设香台、画瓮、青绳阑干。巡省在途则不设。

凡巡省，翰林进号传诗付枢密院，每夕摘字，令卫士相应为识。东京旧城城门、西京皇城司并契勘，内外城、宫庙门并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镇外城、子城门亦勘箭。朝陵定扈从官人数，入柏城者，仆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二人，余各一人。东封，定仗内导驾官从人数，亲王、中书、枢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学士、尚书丞郎、节度使三人，大两省、大卿监、三司副使、枢密承旨、客省阁门使副、金吾大将军押仗鸣珂、内殿崇班以上二人，余各一人。命诸司巡察之。自后举大礼，皆循此制。

建炎元年七月，诏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所忽。肆朕纂承，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十月一日，车驾登舟，巡幸淮甸，宰执、侍从、百司、三卫、禁旅五军将佐扈卫以行，驻跸扬州。

三年，幸杭州，自杭州幸江宁府，寻幸浙西，自浙西幸浙东。乃下诏曰：“国家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社，涂炭生灵，竭取东西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行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焚残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力，奋励而前，以存家国！”乃诏御前应奉官司自合扈从外，内太常寺据实用人数扈从，余接续起发。四年正月，次台州。二月，次温州。三月，幸浙西。

绍兴元年，诏移跸临安府。六年，诏周视军师，车驾进发，遣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庙。自临安幸平江，寻幸建康。八年二月，还临安。三十一年九月，诏：“金人背盟失信，今率精兵百万，躬行天讨，用十二月十日车驾进发，应行宫临安府文武百僚城北奉辞。”其日，应文武百僚先诣城北幕次，俟车驾御舟将至，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立班定，两拜讫，俟御舟过，班退。三十二年正月，诏：“视师江上，北骑遁去，两淮无警，已委重臣统护诸将经画进讨。今暂还临安，毕恭文祔庙之礼。宜令有司增修建康百官吏舍、诸军营砦，以备往来巡幸，可择日进发。”车驾还宫。

养老于太学，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至太学酌献文宣王。三祭酒，再拜，归御幄。比车驾初出，量时刻，遣使迎三老、五更于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车，导从至太学就次；国老、庶老，有司预戒之，各服朝服，集于其次。大乐正帅工人、二舞入，立于庭。东上阁门、御史台、太常寺、客省、四方馆自下分引百官、宗室、

客使、学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视学班。太常博士赞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国老、庶老立于后，重行异位。

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帝出大次，侍卫如常仪。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宫架《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坐，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夹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执笔以从。三老、五更入门，宫架《和安》之乐作，至宫架北，北向立，以东为上。奉礼郎引群老随入，位于其后，乐止。博士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仍杖夹扶，宫架《和安》之乐作，至西阶下，乐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阶升堂，国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当御坐揖，群老亦揖，皇帝为兴。次奉礼郎揖国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礼郎引国老以下，各于席后立。典仪赞各就坐，赞者承传，宫架《尊安》之乐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讫，殿中监、尚食奉御进珍羞及黍稷等，先诣御坐前进呈，遂设于三老前，乐止。尚食奉御诣三老坐前，执酱而馈讫。尚酝奉御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执爵，奉于三老。次太官、良酝令以次进珍羞酒食于五更、群老之前，皆食。大乐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乐，三终。史臣既录三老所论善言、善行，宫架作《申安》之乐。《宪言成福》之舞毕，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毕，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于堂下，当御坐前，奉礼郎引群老复位，俱揖，皇帝为兴。三老、五更降阶至堂下，宫架《和安》之乐作，出门，乐止。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前奏礼毕，退，复位。兴仪赞拜讫，皇帝降坐，太常卿导还大次，百僚以次退，车驾还宫。三老、五更升安车，导从还，翼日诣阙表谢。

视学。哲宗始视学，遂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御敦化堂，召从官赐坐，礼部、太常寺、本监官承事郎以上侍立，承务郎以下、三学生坐于东西庑，侍讲吴安诗执经，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终篇，复命宰臣以下至三学生坐，赐茶，丰稷赐三品服，本监官、学官等赐帛有差。遂幸昭烈武成王庙，酌献肃揖。

徽宗幸太学，遂幸辟雍，奠献如上仪。诏司业吴絪等转官改秩，循资赐章服，文武学生授官，免省试、文解，赐帛有差。所司预设次于敦化堂后，又于堂上稍北当中两间设次，南向设御坐。又设从官及讲筵讲书、执经官并太学官坐御坐之南，东西重行异位。太学生坐于两庑，相向并北上。宰臣以下从官之次，设于中门外。

皇帝酌献文宣王毕，幸太学，降辇入次，帘垂更衣。礼直官、通事

舍人引讲官与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系鞋。讲书、执经官、学生各立堂下，东西相向。俟报班齐，皇帝升坐，班首奏万福，在位者皆应喏讫，阁门使承旨临阶宣升堂，通事舍人喝拜，应在位者再拜讫，分左右升堂，各就位少立。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引讲书及执经官就北向位，班首奏万福，阁门使宣升堂，舍人喝再拜讫，分东西升堂，立于御坐左右。讲书官在西，东向；执经官在东，西向；学生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再拜，立于东西两庑。内侍进书案，以经授执经官，稍前，进于案上。舍人喝拜就坐，宰臣以下并堂上坐，如阁门所进坐位图。讲书毕，通事舍人曰“可起”，群臣皆起，降阶立。执经官降，讲书官于御坐前致辞讫，亦降。舍人喝拜，如有宣答，即再喝拜。阁门宣坐赐茶，舍人喝拜讫，宰臣以下升堂，各立于位后，学生各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讫，各分东西庑，以北为上下。舍人喝就坐，上下皆就坐。赐茶毕，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堂上官降阶就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讫，礼直官引之以次出。学生就位，舍人喝拜，学生俱再拜，退。

绍兴十三年七月，国学大成殿告成，奉安庙像。明年二月，国子司业高闶请幸学，上从之。诏略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学。声明丕阐，轮奂一新。请既方坚，理宜从欲。将款谒于先圣，仍备举于旧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辇入监，止辇于大成殿门外。入幄，群臣列班于庭。帝出幄，升东阶，跪上香，执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从祀如常仪。尚舍先设次于崇化堂之后，及堂上之中南向设御坐。阁门设群臣班于堂下，如月朔视朝之仪。宰辅、从臣次于中门之外。上乘辇幸太学，降辇于堂，入次更衣。讲官入就堂下讲位，北向；执经官、学生皆立于堂下，东西相向。帝出次，升御坐，群臣起居如仪。乃命三公、宰辅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讲书及执经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于御坐左右。学生北面再拜，分立两庑北上。内侍进书案牙签，以经授执经官，赐三公、宰辅以下坐。讲毕，群臣皆起，降阶，东西相向立。执经官降，讲官进前致词，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赐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于位后。学生北面再拜，分两庑立，上下就坐。赐茶毕，三公以下降阶，学生自两庑降阶，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坐还次，乘辇还宫。时命礼部侍郎秦熺执经、司业高闶讲《易》之《泰》，遂幸养正、持志二斋，赐闶三品服，学官迁秩，诸生授官免举，赐帛有差。

上既奠拜，注视貌象，翼翼钦慕，览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宗所制赞文，命有司悉取从祀诸赞，皆录以进。帝遂作先圣及七十二子赞，

冠以序文，亲洒翰墨，以方载之，五月丙辰，登之彩殿，备仪卫作乐，命监学之臣，自行宫北门迎置学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庑。序曰：“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缨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世道人心庶几焉。”二十六年十二月，言者谓：“陛下崇儒重道，制为赞辞，刻宸翰于琬琰，光昭往古。寰宇儒绅，敦不顾瞻《云汉》之章？请奉石刻于国子监，以碑本遍赐郡学。”从之。

淳熙四年，孝宗幸太学，如绍兴之仪。命礼部侍郎李焘执经、祭酒林光朝讲《大学》。寻幸武学，如太学之仪。帝肃揖武成王，不拜。嘉泰三年正月，宁宗幸太学，如淳熙之仪。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学，宗、武两学官属、生员并赴太学陪位，候车驾至学，诣先圣文宣王位，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俯伏，兴，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至崇化堂，宰臣、使相、执政并起居。执经官由东阶、讲官由西阶并升堂，于御前分东西相向立。次引国子监三学学官、学生一班北面再拜，赞各就坐，赐茶。俟讲书毕，起，立班再拜。礼成，执经官、讲书官、国子监三学官、生员各推恩转官有差。咸淳三年正月戊辰，度宗幸太学祗谒，礼部尚书陈宗礼执经，国子祭酒雷宜中讲《中庸》，余并如仪。

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政和新仪》：押宴官以下及释褐贡士班首初入门，《正安》之乐作，至庭中望阙位立，乐止。预宴官就位，再拜讫。押宴官西向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者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闻喜宴”，在位者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次引押宴官稍前谢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若赐敕书，即引贡士班首稍前，中使宣曰“有敕”，贡士再拜。中使宣曰“赐卿等敕书”，班首稍前，搢笏，跪，中使授敕书讫，少退，班首以敕书加笏上，俯伏，兴，归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凡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贡士以齿。酒初行，《宾兴贤能》之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再行，《于乐辟雍》之乐作。酒三行，《乐育人材》之乐作。酒四行，《乐且有仪》之乐作。酒五行，《正安》之乐作。再坐，酒行、乐作，节次如上仪。皆饮讫、食毕，乐止。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讫，退。次日，预宴官及释褐贡士入谢如常仪。

宁宗庆元五年五月，赐新及第进士曾从龙以下闻喜宴于礼部贡院，上赐七言四韵诗，秘书监杨王休以下继和以进，自后每举并如之。

幸秘书省。绍兴十四年七月，新建秘书省成，秘书少监游操等援宣和故事，请车驾临幸，诏从之。二十七日，幸秘书省，至右文殿降辇，颁手诏曰："盖闻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汉选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后世推焉。仰惟祖宗建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朕嘉兴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新御榜题，肆从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为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遂陈累朝御书、御制、晋唐书画、三代古器，次宣皇太子、宰臣以下观讫，退。遂赐宴于右文殿，酒五行，群臣再拜退。车驾还内，赐少监游操三品服、御书扇，余官笔墨，馆阁官各转一官。淳熙五年九月十三日，孝宗幸秘书省，如绍兴十四年之仪，帝赋诗，群臣皆属和。

进书仪。绍兴二十年五月八日，进呈《中兴圣统》，太常博士丁屡明言："乞比附进呈玉牒行礼。"二十四年，进呈《徽宗御集》，礼部言："昨绍兴十年，徽宗御制，拟以'敷文'名阁，今乞权安奉于天章阁，续俟崇建。"二十六年十月，进呈《太后回銮事实》。二十七年三月，宰臣沈该言："玉牒所官陈康伯等先次编修太祖皇帝玉牒，自诞圣至即位，自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通修一十七年开基玉牒，旧制以梅红罗面签金字，今欲题曰《皇宋太祖皇帝玉牒》。又编修今上皇帝玉牒，自诞圣之后圣德祥瑞、建大元帅府事迹，至即帝位二十余年，又自即位后编修至绍兴二年，通修二十六年中兴玉牒，今欲题曰《皇宋今上皇帝玉牒》。宣祖、太祖、太宗、魏王下各宗《仙源类谱》、五世昭穆，今已修写进本，乞择日进呈。"诏从其请。

前期，仪鸾司、临安府于玉牒殿上南向，设权安奉玉牒、类谱并《中兴圣统》幄次；又至玉牒所向外，设骑从官及文武百官等侍班幕次；又于景灵宫内外，设骑从官幕次。进呈前一日，俟朝退，玉牒所提领官、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玉牒所官等赴本所幕次宿卫。俟仪仗乐人等排立，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玉牒所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引提领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次引提领官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皆再拜讫，班退，归幕次宿卫。仪仗乐人作乐，昼夜更互排立。

其日五更，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诣玉牒殿，北向立。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次引提领官诣玉牒、类谱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礼直官引提领官诣幄前，西向

立。次骑从官分左右乘马，俟玉牒所率辇官奉擎玉牒、类谱，腰舆进行，乐人作乐，仪卫、仪仗迎引。次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骑从，至和宁门下马，执笏步从玉牒、类谱至垂拱殿门外幄次，步从官权归幕次，乐止。仪卫、乐人等并于幄次前排立，俟进呈玉牒、类谱，并如阁门仪讫。

俟玉牒、类谱出殿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分左右执笏步从，仪卫乐人前引，迎奉出皇城北宫门，步从等官上马骑从，至和宁门外。前引将至玉牒所，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于玉牒所门内殿门外立班，内文臣厘务通直郎以上及承务郎见任寺监主簿执事官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迎拜讫。如值雨，地下沾湿，迎拜官吏不迎拜。骑从官至玉牒所，并下马执笏步从，诣玉牒殿下，分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提领官诣玉牒、类谱幄前，西向立定。

俟玉牒所率辇官奉擎玉牒、类谱入幄，仪仗、仪卫、辇官、乐人更互排立。提领官、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知阁、礼官、南班宗室及玉牒所官、分官赴景灵宫，迎奉《皇帝中兴圣统》赴玉牒殿，同时安奉。

俟安奉时将至，设香案毕，次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诣玉牒殿下，并北向立班定。礼直官引提领官诣幄前西立，俟日官报时及。次玉牒所安奉玉牒、类谱讫。次引提领官复位，北向立定。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引提领官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立定，在位皆再拜讫，退。仪卫、乐人等以次退。自是，凡进书并仿此，惟进太上皇圣政，则有诣德寿宫之仪。

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进孝宗、光宗两朝御集、《宁宗实录》及《理宗玉牒日历》。其日，皇帝御垂拱殿，提举官、礼仪使、宗室、使相、宰执以下，赴实录院、右文殿、玉牒所、经武阁并行烧香礼毕，奉迎诸书至和宁门，步导至垂拱殿，以俟班齐，各随腰舆入殿下，东西向立。

皇帝服靴袍出宫，殿下鸣鞭，禁卫、诸班直、亲从等并入内省执骨朵使臣，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点检文字以下并腰舆下人，并迎驾，自赞常起居。内擎腰舆人不拜，止应喏。

皇帝即御坐。先知阁门官以下，各班起居如常仪。

次入内官下殿，各取合进呈书匣升殿，于殿上东壁各置案上，以南为上。知阁门官二员，自御坐前导皇帝起诣三朝诸书香案前褥位，东向立。阁门提点奏请上香，三上香讫，又奏请皇帝再拜讫，知阁门官前导皇帝复归御坐。知阁门官归东朵殿上侍立，仪銮司彻香案、拜褥，降东朵殿。

次舍人请国史实录院以下提举官、礼仪使、宰执并进读官升殿，于御坐东面西立。国史实录院、国史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官，殿下依旧立。

俟入内官进御案，《孝宗御集》提举官并进读御集官稍前立，分进读御集官于御前过，西壁面东立。御集提举诸司官于《孝宗御集》匣前，搢笏、启封、开钥讫，出笏，归侍立位。御集承受官搢笏，于御集匣内取册，转授提举官搢笏接讫，承受出笏，提举官奉册置御案上，出笏。皇帝起前立，提举诸司官、承受官分东西相向立，并搢笏揭册讫，各出笏。进读御集官搢笏稍前，取篦子指读，

逐版揭册指读，并如上仪。俟进读毕，皇帝复坐，进读御集官置篦子于御案上，出笏，却于御前东壁面西立以俟。提举官搢笏、收册，复授承受官搢笏接讫，提举官出笏，稍后立。 承受官奉册入匣讫，出笏，提举诸司官搢笏、锁匣讫，出笏，归侍立位。次读《光宗御集》、《宁宗实录》、《光宗经武要略》，并同上仪。

次玉牒提举官并进读玉牒官稍前立，分进读玉牒官于御前过，西壁面东立。玉牒提举诸司官于玉牒匣前搢笏、启封钥讫，出笏，归侍立位。玉牒承受官搢笏取册，授提举官置御案上，进读亦如前仪，读毕锁匣，出笏，归侍立位。次日历提举官并进读日历官启封钥，进读亦同。

俱毕，入内官彻案，

承受官奉册入匣讫，出笏，提举诸司官搢笏、钥匣讫，出笏，归侍立位。仪鸾司彻卓子，降东朵殿。奉书匣下殿，各置腰舆上。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提举官，礼仪使，宰执并降东阶下殿，东壁面西立。舍人引各官及礼仪使一班当殿面北立定，引各直身出班、敛身称谢讫，归位立，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宣答，御药下殿宣答，提举官、礼仪使并敛身听宣答讫，

御药升殿。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舍人引赴东

壁面西立。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官一班首直身出班、敛身称谢讫，归位立，揖，躬身赞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如传旨谢恩，知阁门官承旨讫，于折槛东面西立，传与舍人承旨讫，再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

不该赐茶官先退。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提举诸司官并承受官以下一班当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各归位立。

次引国史实录院、日历所、编修经武要略所、玉牒所点检文字以下一班当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赞谢恩拜，两拜讫，赞各祗候直身立，各归位立。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奏阁门无公事，皇帝起还宫，百官导送，奏安两朝《御集》、《实录》于天章阁，《经武要略》于经武阁、《玉牒》于玉牒所、《日历》于秘阁如仪。

大谢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仪注。其群臣朝谒如元会。酒三行，有司言“请赐王、公以下射”，侍中称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于殿下，王、公以次射，开乐县东西厢，设熊虎等侯。陈赏物于东阶，以赍能者；设丰爵于西阶，以罚否者。并图其冠冕、仪式、表著、埻埒之位以进。帝览而嘉之，谓宰臣曰：“俟弭兵，当与卿等行之。”

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从官再拜奉觞、贡马为贺。预射官中者，帝为之解，赐袭衣、金带、散马，不解则不赐。苑中皆有射棚、画晕的。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绯紫绣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节序赐宴，则宗室、禁军大校、牧伯、诸司使副皆令习射，遂为定制。外国使入朝，亦令帅臣伴，赐射于园苑。

政和宴射仪：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系鞋，射官窄衣，奏圣躬万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执弓矢，谢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

皇帝初射中，舍人赞拜，凡左右祗应臣僚，除内侍外，并阶上下再拜。行门、禁卫、诸班、亲从、诸司祗应人并自赞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讫，跪进碗。射官先传弓箭与殿侍，侧立。内侍接碗讫，就拜，起，

降阶再拜。有司进御茶床，天武引进奉马列射垛前，员僚奏圣躬万福，东上阁门官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进酒。班首以下横行立，赞再拜，班首奉酒进，乐作，饮毕，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赞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后，引进司官临阶，宣进奉出，天武奉马出，乐合，复赞就坐，饮讫，揖，兴，诸司收坐物等。射官左侧临阶，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双中，如上仪。

进酒临时取旨，得旨进酒，更不进奉中扁碗。及解中，更不贺、不进酒。

臣僚射中，引降阶再拜讫，殿下侧立。御箭解中，招箭班进碗，如上仪。舍人再引射，中官当殿揖，躬宣“有敕，赐窄衣、金带”。跪受，箱过再拜，过殿侧服所赐讫，再引当殿再拜，更不谢。

如宣再射，或更赐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赐鞍辔马如上仪。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阶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讫，下殿，舍人宣“有敕，赐银碗”。跪受执碗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赐散马，即同宣赐，宣“有敕，赐银碗，兼赐散马若干匹”。射讫，进御茶床，诸司复陈坐物等，群官各立席后，赞就坐，群官俱坐。酒五行，宣示盏、宣劝如仪，皆作乐。宴毕，内侍举御茶床，三公以下降阶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车驾幸玉津园，皇帝射讫，次命皇太子，次庆王，次恭王，次管军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发，帝前后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车驾幸玉津园，命从驾文武官行宴射之礼，皇太子、宰执以下，酒三行，乐作。皇帝临轩，有司进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进酒，率宰执以下再拜称贺。宣皇太子射，射中，赐。宣预射臣僚射，使相郑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环卫官萧夺里懒射中，各赐袭衣、金带。

乡饮之礼有三：《周礼》，乡大夫，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宾之，一也；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二也；州长，春秋习射于序，先行乡饮礼，三也。后世腊蜡百神、春秋习射、序宾饮酒之仪，不行于郡国，唯贡士日设鹿鸣宴，犹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之遗礼也。然古礼俯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

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

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淳化中会例行之。政和礼局定饮酒祭降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属，并参用辟雍宴贡士仪，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既又以河北转运判官张孝纯之言："《周官》以六艺教士，必射而后行。古者诸侯贡士，天子试诸射宫，请诏诸路州郡，每岁宴贡士于学，因讲射礼。"于是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本州兵马教谕备弓矢应用物，设乐。其日初筵，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执弓矢，揖人射，乘矢若中，则守帖者举获唱获，执算者以算投壶毕，多算胜少算。射毕，赞者赞揖，酬酢如仪毕，揖退饮，如乡饮酒。

绍兴七年，郡守仇悆置田以供费。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乡饮仪制，遍下郡国，于是国子祭酒高闶草具其仪上之，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

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俯亻巽，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俯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

志第六十八 礼十八（嘉礼六）

○皇太子冠礼皇子附 公主笄礼 公主下降仪宗室附 亲王纳妃 品官婚礼士庶人婚礼

皇太子冠仪，尝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亲制《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

其仪：前期奏告天地、宗庙、神稷、诸陵、宫观。殿中监帅尚舍张设垂拱、文德殿门之内，设香案殿下螭陛间，又为房于东朵殿。大晟展宫架乐于横街南，太常设太子冠席东阶上、东宫官位于后，设褥位，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远游冠簪导、衮冕簪导同箱，在服南。设罍洗阼阶东，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实巾一，加勺幂。光禄设醴席西阶上，南面，实侧尊在席南。又设馔于席，加幂。执事者并公服，立罍洗酒馔之所。九旒冕、远游冠、折上巾各一匴，奉礼郎三人执以侍于东阶之东、西北上。设典仪位于宫架东北，赞者二人在南，西向。

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诣朵殿东房。皇帝乘辇，驻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视朝仪。左辅版奏中严，内外符宝郎奉宝先出；左辅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文德殿，帘卷。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殿上鸣鞭，皇帝出西阁乘辇，协律郎俯伏，跪，举麾，兴，工鼓柷，奏《乾安》之乐，殿上扇合。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导皇帝出，降辇即坐，帘卷扇开，鞭鸣乐止，炉烟升。符宝郎奉宝陈于御坐左右，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入门，《肃安》之乐作，至位，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辅诣御坐前，承制降东阶，诣掌冠者前西向称有制，典仪赞在位官再拜讫，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礼。”掌冠、赞冠者再拜讫，文臣侍从官、宗室、武臣节度使以上升殿，东西立，应行礼官诣东阶下立。

东宫官入，诣太子东房，次礼直官等引太子，内侍二人夹侍，东宫官后从，《钦安》之乐作，即席西向坐，乐止。引掌冠、赞冠者以次诣罍洗，乐作，搢笏，盥帨讫，出笏，升，乐止。执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尔元子，肇冠于阼。筮日择宾，德成礼具。于万斯年，承天之祜。”乃跪冠，《顺安》之乐作，掌冠者兴，

席南北面立，后准此。

赞冠者进席前，北面跪正冠，兴，立于掌冠者之后。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礼直官等引掌冠者降诣罍洗，如上仪。赞冠者进席前，北向跪，脱折上巾置于匴，兴，内侍跪受，兴，置于席。执远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学以让，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进，跪簪结纮，兴。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掌冠者降诣罍洗，及赞冠者跪，脱远游冠，并如上仪。执衮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弥尊，国本以正。无疆惟休，有室大竞。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跪冠，《成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如上仪，跪簪结纮。内侍进服，服讫，乐止。礼直官等引太子降自东阶，乐作，由西阶升，即醴席南向坐，乐止。又引掌冠者诣罍洗，乐作，盥帨讫，升西阶，乐止。赞冠者跪取爵，内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荐，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尔祥。令德寿岂，日进无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乐作，饮讫，奠爵执圭。太官令设馔席前，太子搢圭，食讫，乐止，执圭兴，太官令彻馔、爵。

礼直官等引自西阶诣东房，易朝服，降立横街，南北向，东宫官复位，西向。太子初行，乐作，至位，乐止。

礼直官等引掌冠、赞冠者诣前，西向，掌冠者少进，字之曰："始生而名，为实之宾。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庆。奉敕字某。"太常博士请再拜，太子再拜讫，搢笏，舞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左辅承旨，降自东阶，诣太子前，西向，宣曰"有敕"，太子再拜，宣敕曰："事亲以孝，接下以仁。远佞近义，禄贤使能。古训是式，大猷是经。"宣讫，太子再拜讫，礼直官等引太子前，俯伏，跪，奏称："臣虽不敏，敢不祗奉！"奏讫，兴，复位，再拜讫，引出殿门，乐作，出门，乐止。侍立官并降复位，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礼毕，鸣鞭。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皇帝降坐，左辅奏解严，放仗，在位官皆再拜，退。

太子入内，朝见皇后，如宫中仪。乃择日谒太庙、别庙，宿斋于本宫。质明，服远游冠、朱明衣，乘金辂。至庙，改服衮冕，执圭行礼，

群臣称贺，皇帝赐酒三行。

皇子冠，前期择日奏告景灵宫，太常设皇子冠席文德殿东阶上，稍北东向，设褥席，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九旒冕服、七梁进贤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导、九旒冕簪导同箱，在服南。设罍洗、酒馔、旒冕、冠、巾及执事者，并如皇太子仪。

其日质明，皇帝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皇子自东房出，内侍二人夹侍，王府官从，《恭安》之乐作，即席南向坐，乐止。掌冠者进折上巾，北向跪冠，《修安》之乐作；赞冠者进，北面跪正冠，皇子兴，内侍跪进服讫，乐止。掌冠者揖皇子复坐，以爵跪进，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授尔元服，兄弟具来。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之乐作，饮讫，太官令进馔讫。再加七梁冠，《进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承天之祜。"皇子跪受爵，《辅安》之乐作，太官奉馔。三加九旒冕，《广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荐令芳。三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皇子跪受爵，《贤安》之乐作，太官奉馔，馔彻。

皇子降，易朝服，立横阶南，北向位，掌冠者字之曰："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尔成德，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左辅宣敕，戒曰："好礼乐善，服儒讲艺。蕃我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骄，惟以守之。"皇子再拜，进前俯伏，跪称："臣虽不敏，敢不祗奉！"俯伏，兴，复位，再拜，出。殿上侍立官并降，复位，再拜，放仗。明日，百僚诣东上阁门贺。

公主笄礼。年十五，虽未议下嫁，亦笄。笄之日，设香案于殿庭；设冠席于东房外，坐东向西；设醴席于西阶上，坐西向东；设席位于冠席南，西向。其裙背、大袖长裙、褕翟之衣，各设于椸，陈下庭；冠笄、冠朵、九翚四凤冠，各置于盘，蒙以帕。首饰随之，陈于服椸之南，执事者三人掌之。栉总置于东房。内执事宫嫔盛服旁立，俟乐作，奏请皇帝升御坐，乐止。

提举官奏曰："公主行笄礼。"乐作，赞者引公主入东房。次行尊者为之总髻毕，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冠者东房，西向立，执事奉冠笄以进，掌冠者进前一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北向立，乐止，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绵鸿，以介景福。"祝毕，

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者奉裙背入，服毕，乐作，公主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受尔元服，兄弟具来。与国同休，降福孔皆。"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馔，食讫，彻馔。

复引公主至冠席坐，乐止。赞冠者至席前，赞冠者脱冠置于盘，执事者彻去，乐作。执事者奉冠以进，掌冠者进前二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北向立，乐止，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饰以威仪，淑谨尔德。眉寿永年，享受遐福。"祝毕，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奉大袖长裙入，服毕，乐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尔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永天之祜。"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馔食讫，彻馔。

复引公主至冠席坐，乐作。赞冠者至席前，赞冠者脱冠置于盘，执事者彻去，乐作。执事奉九翚四凤冠以进，掌冠者进前三步受之，进公主席前，向北而立，乐止，祝曰："以岁之吉，以月之令，三加尔服，保兹永命。以终厥德，受天之庆。"祝毕，乐作，东向冠之，冠毕，席南北向立。赞冠者为之正冠、施首饰毕，揖公主适房，乐止。执事者奉褕翟之衣入，服毕，乐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赞冠者执酒器，执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执酒，北向立，乐止，祝曰："旨酒嘉荐，有飶其香。咸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祝毕，乐作，进酒，公主饮毕，赞冠者受酒器。执事者奉馔，食讫，彻馔。

复引公主至席位立，乐止，掌冠者诣前相对，致辞曰："岁日具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令德攸宜。表尔淑美，永保受之。可字曰某。"辞讫，乐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之前，乐止，再拜起居，谢恩再拜。少俟，提举进御坐前承旨讫，公主再拜。提举乃宣训辞曰："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诐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宣讫，公主再拜，前奏曰："儿虽不敏，敢不祗承！"归位再拜，见后母之礼如之。

礼毕，公主复坐，皇后称贺，次妃嫔称贺，次掌冠、赞冠者谢恩，次提举众内臣称贺，其余班次称贺，并依常式。礼毕，乐作；驾兴，乐止。

公主下降。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采罗百匹，谓之系亲。又赐办财银万两，进财之数，倍于亲王聘礼。出降，赐甲第。余如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烛笼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礼。诸亲递加赐赉。其县主系亲以金带，赐办财银五千两，纳财赐赉，大率三分减其二。宗室女特封郡君者，又差降焉。

嘉祐初，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公主封爵已行诞告，不待问名。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如此，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时兖国公主下嫁李玮，诏赐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雁、币、玉、马等物，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侍掌事者受，唯马不入。

神宗即位，诏以"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旧例，长公主凡有表章不称妾，礼院议谓："男子、妇人，凡于所尊称臣若妾，义实相对。今宗室伯叔近臣悉皆称臣，即公主理宜称妾。况家人之礼，难施于朝廷。请自大长公主而下，凡上笺表，各据国封称妾。"从王师约之请也。

康国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降，申中书省，请皇后帅宫闱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妇从，今请如令。"诏："出降日，婉仪帅宫闱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妇免从。"

徽宗改公主为姬，下诏曰："在熙宁初，有诏厘改公主、郡主、县主名称，当时群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者，为大长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

其出降日，婿家具五礼，修表如上仪。太史局择日告庙。

亲迎。前一日，所司于内东门外量地之宜，西向设婿次。其日，婿父醮子如上仪。乃命之曰："往迎肃雍，以昭惠宗祏。"子再拜，曰："祗率严命！"又再拜，降，出乘马，至东华门内下马，礼直官引就次。有司

陈帝姬卤簿、仪仗于内东门外，候将升厌翟车，引婿出次于内东门外，躬身西向。掌事者执雁，内谒者奉雁以进，俟帝姬升车，婿再拜，先还第。

同牢。其日初昏，掌事者设巾、洗各二于东阶东南，一于室北。水在洗东，尊于室中，实四爵、两卺于篚。婿至本第，下马以俟。帝姬至，降车，赞者引婿揖之以入，及寝门又揖，导之升阶，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对位，又揖帝姬，皆即坐受盏三饮，俱兴，再拜，赞者彻酒。

见舅姑。夙兴，帝姬著花钗、服褕翟以俟见。赞者设舅姑位于堂上，舅位于东，姑位于西，各服其服就位。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阶，诣舅位前再拜，赞者以枣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即坐，赞者进彻以东，帝姬退，复位，又再拜。女相者引诣姑位前再拜，赞者以腶修授帝姬奉置姑位前，姑即坐，赞者亦彻以东，帝姬退，复位，又再拜。次醴妇、盥馈、飨妇如仪。

诸王纳妃。宋朝之制，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敲门，即古之纳采。

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壶、彩四十匹。定礼，羊、酒、彩各加十，茗百斤，头{须巾}巾段、绫、绢三十匹，黄金钗钏四双，条脱一副，真珠虎珀瓔珞、真珠翠毛玉钗朵各二副，销金生色衣各一袭，金涂银合二，锦绣绫罗三百匹，果盘、花粉、花冪、眠羊卧鹿花饼、银胜、小色金银钱等物。纳财，用金器百两、彩千匹、钱五十万、锦绮、绫、罗、绢各三百匹，销金绣画衣十袭，真珠翠毛玉钗朵各三副，函书一架缠束帛，押马函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壶，系羊酒红绢百匹，花粉、花冪、果盘、银胜、罗胜等物。亲迎，用涂金银装肩舆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团掌扇四，引障花十树，生色烛笼十，高髻钗插并童子八人骑分左右导扇舆。其宗室子聘礼，赐女家白金五千两。其敲门、定礼、纳财、亲迎礼皆减半，远属族卑者又减之。

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上皇子纳夫人仪：

采择。使者曰：“奉制，某王之俪，属子懿淑。谨之重之，使某行采择之礼。”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颛愚，不足以备采择，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辞。”

问名。使者曰：“某王之俪，采择既谐。将加官占，奉制问名。”傧

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辞。”

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以告。”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占贶之吉，臣与有幸。臣某谨奉典制。”

告成。使者曰：“官占云吉，嘉偶既定，制使某以仪物告成。”傧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谨奉典制。”

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傧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谨奉典制。”

前期，太史局择日，奏告景灵宫。

赐告。前一日，主人设使者次，如常仪，使者以内侍为之。

又设告箱之次于中门外，北向，随阙所向，设香案于寝庭。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于大门外，北向再拜，使者不答拜。谒者引使者入门而左，主人入门而右，举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举告箱者以告置于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阙立，使者称有制，女相者赞再拜，使者曰：“赐某国夫人告。”又赞再拜，退，使者出。

皇帝醮戒于所御之殿，皇子乘象辂亲迎。同牢、夫人朝见、盥馈、皇帝皇后飨夫人如仪。

其诸王以下：

纳采。宾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王，某官谓主人，某王谓婿。

某王率循彝典，以某将事，敢请纳采。”某王谓婿父，某谓宾。

傧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闲于姆训，维是腶修、枣栗之馈，未知所以告虔也。某听命于庙，敢不拜嘉。”

问名。宾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诸龟筮，敢请问名。”傧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谨，重正昏礼，将以加诸卜，某敢不以告。”

纳吉。宾曰：“某王承嘉命，稽诸卜筮，龟筮协从，使某以告。”傧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于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其曷敢辞。”

纳成。宾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王，某王，上谓婿，下谓婿父。

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币，以某将事，敢请纳成。”傧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顺彝典，申之以备物，某敢不重拜嘉。”

请期。宾曰：“某王谨重嘉礼，将卜诸近日，使某请期。”傧者入告，主人再辞。傧者出告，宾曰：“某既不获受命于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傧者入告，主人曰：“谨奉命以从。”

亲迎。前一日，主人设宾次，宾谓婿。

如常仪。其日大昕，婿之父服其服，告于祢庙，无庙者设神位于厅东，不应设位者不设。

子将行，父醮之于厅事。赞者设父位中间，南向，设子位父位之西，近南，东向。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阶，进立位前。赞者注酒于盏，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赞者又设馔父位前，子举酒兴，即坐饮食讫，降，再拜，进立于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厘尔内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于祢庙，如请期之仪。宾将至，主人设神位于寝户外之西，设醴女位于户内，南向，具酒馔。宾至，赞者引就次，女盛服于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于右，从者陪其后。父公服升自东阶，立于寝户外之东，西向。内赞者设酒馔，女就位坐，饮食讫，降，再拜，内赞者彻酒馔。主人降立东阶东南，西面，赞者引宾出次，立于门西，东面，傧者进受命，出请事，宾曰：“某受命于父，以兹嘉礼，躬听成命。”傧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愿从命。”傧者出告讫，入引主人迎宾大门外之东，西面揖宾，宾报揖。主人入门而右，宾入门而左，执雁者从入，陈雁于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东阶上，西面；宾升西阶进，当寝户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宾初入门，母出，立于寝户外之西，南面，宾拜讫，姆引女出于母左，父命之曰：“往之汝家，以顺为正，无忘肃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无违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尔诚听于训言，毋作父母羞！”女出门，婿先还第。

其同牢、庙见、见舅姑诸礼，皆如仪。

凡宗室婚姻，治平中，宗正司言：“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仪制，皆当创法。”诏：“婿家有二世食禄，即许娶宗室女，未仕者与判、司、

簿、尉，已任者随资序推恩。即婿别祖、女别房，旧为婚姻而于今卑尊不顺者，皆许。婿之三代、乡贯、生月、人材书札，止令婚主问验，以告宗正寺、大宗正司，寺、司详视，如条保明。所进财皆赐婿家，令止于本宫纳财，媒妁、使令之非理求匄，许告。宗室女事舅姑及见夫之族亲，皆如臣庶之家。”其后又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

熙宁十年，又诏：“应袒免以上亲不得与杂类之家婚嫁，谓舅尝为仆、姑尝为娼者。若父母系化外及见居沿边两属之人，其子孙亦不许为婚。缌麻以上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后又禁刑徒人子孙为婚。

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宗正司验实召保，付内侍省宣系，听期而行。嫁女则令其婿召保。其冒妄成婚者，以违制论。主婚宗室与媒保同坐，不以赦降，自首者减罪，告者有赏。非袒免亲者依庶姓法。宗室离婚，委宗正司审察，若于律有可出之实或不相安，方听。若无故捃拾者，劾奏。如许听离，追完赐予物，给还嫁资。再娶者不给赐。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寻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

品官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庙见、见舅姑、姑醴妇、盥馈、飨妇、送者，并如诸王以下婚。四品以下不用盥馈、飨妇礼。

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听以雉及鸡鹜代。其辞称“吾子”。

亲迎。质明，掌事者设祢位厅事东间，南向。婿之父服其服，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礼宜有室，聘某氏第几女，以某日亲迎，敢告。”子将行，父坐厅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假九品服，余并皂衫衣、折上巾。 立父位西，少南，东向。赞者注酒于盏授子，子再拜，跪受，赞者又以馔设位前，子举酒兴，即坐饮食讫，降，再拜，进立父位前，命之曰：“厘尔内治，往求尔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

初婚，掌事者设酒馔室中，置二盏于盘，婿服其服如前服，至女家，赞者引就次，掌事者设祢位，主人受礼，如请期之仪。主人谓女

父。

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阶立房外之东，西向。非南向者，各随其所向。父立于门外之左，余放此。

赞者注酒于盏授女，女再拜受盏；赞者又以馔设于位前，女即坐饮食讫，降，再拜。父降立东阶下，宾出次，宾谓婿。

主人迎于门，揖宾入，宾报揖，从入。主人升东阶，西面；宾升西阶，进当房户前，北面。掌事者陈雁于阶，宾曰："某受命于父，以兹嘉礼，躬听成命。"主人曰："某固愿从命。"宾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汝家，无忘肃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无有违命！"诸母申之曰："无违尔父母之训！"女出，婿先还，俟于门外。妇至，赞者引就北面立，婿南面，揖以入，至于室。掌事者设对位室中，婿妇皆即坐，赞者注酒于盏授婿及妇，婿及妇受盏饮讫。遂设馔，再饮、三饮，并如上仪。婿及妇皆兴，再拜，赞者彻酒馔。

见祖祢、见舅姑、醴妇、飨送者，如仪。

志第六十九 礼十九（宾礼一）

○大朝会仪 常朝仪

《周官》：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盖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是以《小雅·鹿鸣》燕其臣下，皆以嘉宾称之。宋之朝仪，政和详定五礼，列为宾礼。今修《宋史》，存其旧云。

大朝会。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朔，始受朝贺于崇元殿，服衮冕，设宫县、仗卫如仪。仗退，群臣诣皇太后宫门奉贺。帝常服御广德殿，群臣上寿，用教坊乐。五月朔，受朝贺于崇元殿，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宫县、仪仗如元会仪。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贺于文明殿，四年于朝元殿，贺毕，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寿，始用雅乐登歌、二舞，群臣酒五行罢。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皆以法服行礼，设宫县、万舞，酒三行罢。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朔，雨，命放仗，百官常服，起居于长春殿，退诣正衙，立班宣制。

仁宗天圣四年十二月，诏明年正月朔先率百官赴会庆殿，上皇太后寿，酒毕，乃受朝天安殿，仍令太常礼院修定仪制。

五年正月朔，晓漏未尽三刻，宰臣、百官与辽使、诸军将校，并常服班会庆殿。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幄，鸣鞭，升坐；又诣殿后皇帝幄，引皇帝出。帝服靴袍，于帘内北向褥位再拜，跪称：“臣某言：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尊号皇太后陛下，膺时纳祐，与天同休。”内常侍承旨答曰：“履新之祐，与皇帝同之。”帝再拜，诣皇太后御坐稍东。内给事酌酒授内谒者监进，帝跪进讫，以盘兴，内谒者监承接之，帝却就褥位，跪奏曰：“臣某稽首言：元正令节，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再拜，内常侍宣答曰：“恭举皇帝寿酒。”帝再拜，执盘侍立，教坊乐止，皇帝受虚盏还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典仪赞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阶，称贺帘外，降，还位，皆再拜、舞蹈。侍中承旨曰：“有制。”皆再拜，宣曰：“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皆再拜、舞蹈。阁门使帘外奏：“宰臣某以下进寿酒。”皆再拜。太尉升自东阶，翰林使酌御酒

盏授太尉，执盏盘跪进帘外，内谒者监跪接以进，太尉跪奏曰：“元正令节，臣等不胜庆抃，谨上千万岁寿。”降，还位，皆再拜。宣徽使承旨曰：“举公等觞。”皆再拜。太尉升，立帘外，乐止。内谒者监出帘授虚盏。太尉降阶，横行，皆再拜、舞蹈。宣徽使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及东西厢坐，酒三行，侍中奏礼毕，退。枢密使以下迎乘舆于长春殿，起居称贺。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贺，帝服衮冕受朝。礼官、通事舍人引中书令、门下侍郎各于案取所奏文，诣褥位，脱剑舄，以次升，分东西立。诸方镇表、祥瑞案先置门外，左右令史绛衣对举，给事中押祥瑞、中书侍郎押表案入，分诣东、西阶下对立。既贺，更服通天冠、绛纱袍，称觞上寿，止举四爵。乘舆还内，恭谢太后如常礼。

神宗元丰元年，诏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等详定正殿御殿仪注，敏求遂上《朝会仪》二篇、《令式》四十篇，诏颁行之。其制：

元正、冬至大朝会，有司设御坐大庆殿，东西房于御坐之左右少北，东西阁于殿后，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之内外。五辂先陈于庭，兵部设黄麾仗于殿之内外。大乐令展宫架之乐于横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宫架外。协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阶之前楹，一位宫架西北，俱东向。陈舆辇、御马于龙墀，伞扇于沙墀，贡物于宫架南冬至不设贡物

，余则列大庆门外。陈布将士于街。左、右金吾六军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大仗于门及殿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参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就陈于阁外。大乐令、乐工、协律郎入就位。中书侍郎以诸方镇表案、给事中以祥瑞俟于大庆门外之左右冬至不设给事中位、祥瑞案

。诸侍卫官各服其器服。

辇出，至西阁降辇，符宝郎奉宝诣阁门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严，又奏外办。殿上鸣鞭，宫县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降舆即坐，扇开，殿下鸣鞭。协律郎偃麾乐止，炉烟升。符宝郎奉宝置御坐前，中书侍郎、给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诣东西阶下对立，百官、宗室及辽使班分东西，以次入，《正安》乐作，就位。乐止，押乐官归本班，起居毕，复案位。三师、亲王以下及御史台、外正任、辽使俱就北向位。典仪赞拜，在位者皆再拜，起居讫，太尉将升，中书令、门下侍郎俱降至西阶

下立凡太尉行则乐作，至位乐止

。太尉诣西阶下，解剑脱舄升殿。中书令、门下侍郎各于案取所奏之文诣褥位，解剑脱舄以次升，分东西立以俟。太尉诣御坐前，北向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启祚，万物咸新冬至易为“晷运推移，日南长至”

。伏惟皇帝陛下应乾纳祐，与天同休。”俯伏，兴，降阶，佩剑纳舄余官准此

。还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再拜。侍中进当御坐前承旨，退临阶，西向，称制宣答曰：“履新之庆冬至易曰“履长之庆”

，与公等同之。”赞者曰“拜”，舞蹈，三称万岁。横行官分班立。中书令、门下侍郎升诣御坐前，各奏诸方镇表及祥瑞讫，户部尚书就承制位俯伏跪奏诸州贡物，请付所司。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司天监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皆如上仪。侍中进当御坐前奏礼毕，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鸣鞭，官县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宫县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偃麾乐止。侍中奏解严，百官退还次。客使、陪位官并退。

有司设食案，大乐令设登歌殿上，二舞入，立于架南。预坐当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异位重行，以北为上，非升殿者位于东西廊下。尚食奉御设寿尊于殿东楹少南，设坫于尊南，加爵一。有司设上下群臣酒尊于殿下东西厢。侍卫官及执事者各立其位，仗卫仍立俟，上寿百官立班如朝贺仪。

侍中版奏中严、外办，闻鸣鞭，索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东房，乐作。帝即坐，扇开，乐止。赞拜毕，光禄卿诣横街南，跪奏：“具官臣某言，请允群臣上寿。”兴，侍中承旨称“制可”，少退。舍人曰“拜”，光禄卿再拜讫，复位。三师以下就位，赞者曰“拜”，在位者皆拜舞，三称万岁。太尉升殿，诣寿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搢笏执爵诣前跪进，帝执爵，太尉出笏，俯伏，兴，少退，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寿。”俯伏，兴，降，复位。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称万岁，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举公等觞。”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称万岁，北向，班分东西序立。太尉自东阶侍立。帝举第一爵，《和安》乐作，饮毕，乐止。太尉受虚爵复于坫，降阶。三师以下再

拜、舞蹈，称万岁如上仪。

侍中进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请延公王等升殿。”俯伏，兴，降，复位，侍中承旨退，称“有制”，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公王等诣东西阶，升立于席后。尚食奉御进酒，殿中监省酒以进。帝举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饮讫，殿中监受爵，乐止。群臣升殿，就横行位。舍人曰：“各赐酒。”赞者曰“拜”，群官皆再拜，三称万岁。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搢笏受酒，宫县作《正安》之乐，文舞入，立宫架北。觞行一周。凡行酒讫，并太官令奏巡周，乐止。尚食进食升阶，以次置御坐前。又设群官食，讫，太官令奏食遍。太乐丞引《盛德升闻》之舞入，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三爵，群官立席后，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饮讫，乐止。殿中丞受虚爵，舍人曰：“就坐。”群官皆坐。又行酒、作乐、进食，如上仪。太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周，乐止，舍人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后，侍中进御坐前跪奏，礼毕，俯伏，兴，与群官俱降阶复位，赞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起，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鸣鞭，太乐令撞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协律郎俯伏，举麾。太乐令令奏《乾安》之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旧制，朝贺、上寿，帝执镇圭，至是始罢不用。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陈祥道言：“贵人贱马，古今所同。故觐礼马在庭，而侯氏升堂致命。聘礼马在庭，而宾升堂私觌。今元会仪，御马立于龙墀之上，而特进以下立于庭，是不称尊贤才、体群臣之意。请改仪注以御马在庭，于义为允。”

旧制，五月朔受朝，熙宁二年诏罢之。元符元年四月，得传国受命宝，礼官言：“五月朔于故事当大朝会，乞就是日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仪。”前一日，帝斋于殿内，翼日，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其后，徽宗以元日受八宝及定命宝、冬至日受元圭，皆于大庆殿行朝贺礼。

《新仪》成，改《元丰仪》太尉为上公，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太乐令为大晟府，《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及增刑部尚书奏“天下断绝，请付史馆”，余

并如旧仪。凡遇国恤则废，若无事不视朝，则下敕云："不御殿。"群臣进表称贺于阁门。

绍兴十二年十月，臣僚言："窃以元正一岁之首，冬至一阳之复，圣人重之，制为朝贺之礼焉。自上世以来，未之有改也。汉高祖以五年即位，而七年受朝于长乐宫。我太祖皇帝以建隆元年即位，受朝于崇元殿。主上临御十有六年，正、至朝贺，初未尝讲，艰难之际宜不遑暇。兹者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亶惟其时。欲望自今元正、冬至举行朝贺之礼，以明天子之尊，庶几旧典不至废坠。"礼部太常寺考定朝会之礼，依国故事，设黄麾、大仗、车辂、法物、乐舞等，百寮服朝服，再拜上寿，宣王公升殿，间饮三周。诏："自来年举行。"十一月，权礼部侍郎王赏等言："朝会之制，正旦、冬至及大庆受朝受贺，系御大庆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礼制各有不同，月朔视朝则御文德殿，谓之前殿正衙，仍设黄麾半仗；紫宸、垂拱皆系侧殿，不设仪仗。元正在近，大庆殿之礼事务至多，乞候来年冬至别行取旨。"诏从之。

明年，阁门言："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正旦朝会皆罢。"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明年正旦朝会，请权以文德殿为大庆殿，合设黄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权减三分之一；合设八宝于御坐之东西，及登歌、宫架、乐舞、诸州诸蕃贡物。行在致仕官、诸路贡士举首，并令立班。"诏从之。十五年正旦，御大庆殿受朝，文武百官朝贺如仪。

常朝之仪。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其后此礼渐废。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参，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于此殿。五日起居则于崇德殿或长春殿，中书、门下为班首。长春即垂拱也。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望参官，遂为定制。

正衙常参。国朝之制：两省、台官、文武百官每日赴文德殿立班，宰臣一员押班。常朝官有诏旨免常朝，及勾当更番宿者不赴。遇假并三日以上，即横行参假。宰相、参知政事及免常朝者悉集事务急速，赴横行不及者，牒报台。如遇亲王、使相过正衙，则取别旨

。群官见、谢、辞者，皆赴正衙。其日，文武班尚书、上将军以下，并先叙立于殿门之外，东西相向文班一品、二品不叙立

。正衙见、谢、辞官立于大班之南，右巡使立正衙位南，北向。台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就揖，班位再揖三院不全即不揖

。揖讫，台官与左巡使先入，各就位左右巡使立钟鼓楼下，左巡使奏武班，右巡使奏文班。如只巡使一员，即就入班南立，单奏。如俱阙，即于台官或员外郎以下差摄

。次两班及右巡使入，次见、谢、辞官入，次两省官入两省官自殿西偏门入，于右勤政门北偏门立，候文武班将至，循午阶就位

，次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宰臣出东上阁门，就位，通事舍人一员立于阁门外，北向，四色官立其后。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应喏急趋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其应横行者班定，通事舍人揖群官转班北向，舍人揖再拜复位，如常朝之仪两省官幕次旧在中书门外，近制就使权就朝堂门南上将军幕次

。凡见、谢、辞官新受、加恩、出使到阙者

，宰臣、亲王、使相俟班定，引赞引出东上阁门，至押班位，西向立定，先赴午阶南中书门下正衙位再拜，却还押班位 、枢密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参知政事、宣徽使、宗室节度使以下至刺史将军俟班定，四方馆吏引出东上阁门，至殿庭，由东黄道赴正衙位，北向，以西为首，将军以东为首。正衙毕，宰臣、枢密出西便门，亲王宗室入东上阁门 ，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三司使、翰林资政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知制诰、待制直学士以上集丞郎幕次，待制集上将军幕次。俟班定，四方馆吏引入殿西便门赴班，于大夫、中丞前出

，门下，中书侍郎至正言四方馆吏引先集勤政门北，俟班定，于一品、二品官未就位前先就位，放班讫，由西偏门出

，御史大夫至御史序班如常朝

，三师、三公、仆射，东宫三师、三少班入殿门，朝堂吏引入殿东便门赴班，于两省、台官前出

，尚书丞郎、左右金吾上将军至将军序班如堂朝

，节度使至刺史、军职四厢都指挥使以上，三司副使、文班京朝官、武官郎将以上，分司官、枢密都承旨、诸使副、医官带正员官者并文东武西相向，重行序立，余如常朝

，其权三司使、开封府，吏部铨、秘书监、修撰、直馆阁校理检讨、三司判官、主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宫僚、内职、军校领郡者，内客省使至通事舍人，节度行军司马至团练副使，幕职上佐州县官，诸司勒留官新受者，京朝官改赐章服者，致仕、责授、降授、并谢行军副使仍辞 。京朝官、贡举发解毕者亦见准仪制，知贡举官合谢辞。近岁皆即时锁宿，故谢辞皆停

。

垂拱殿起居，则内侍省都知、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阁门使以下呈进目者

，次三班使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内朝起居者

，次内殿当直诸班殿前指挥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金枪班等

，次长入祗候、东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指挥使，次驸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缀本班

，次诸王府僚，次殿前诸军使、都头，次皇亲将军以下至殿直，次行门指挥使率行门起居以上并内侍赞喝

。如传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医官、待诏等同班入；次亲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都指挥使，次使相，次节度使，次统军，次两使留后、观察使，次团练、防御使、刺史，次侍卫马步军使、都头，起居毕，见、谢班入。如御崇德殿即紫宸殿也

。即枢密使以下先就班，候升坐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东西对立，余皆北面。长春殿皆北面

，宰相、参知政事最后入以上并阁门赞喝

。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枢密使以下皆舞蹈。早朝，则宰相、枢密、宣徽使起居毕，升殿问圣体。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对毕，枢密使复入奏事。次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有公事，许即时请对。自余受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则听先进取旨

。其见、谢、辞官，以次入于庭。凡见者先之，谢次之，辞又次之出使闲慢或未升朝官，或止拜于门外，自秘书监、上将军、观察使、内客省使以上得拜殿门阶上，及升殿止拜御坐前，余皆庭中班次

。惟宰相、亲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唤，余皆侧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辞，即不舞蹈；见，即将相升殿问圣体。其赐分物酒食及收进奉物，皆舞蹈称谢凡收进奉物皆入谢

。幕职、州县官谢、辞，即判铨官引对，兼于殿门外宣辞戒励。凡国有大庆瑞及出师胜捷，枢密使率内职军校入贺致辞，阁门使宣答；宰相致辞，宣徽使宣答。如赐酒，即预坐官后入，作乐送酒，如曲宴之仪。晚朝则宰相、枢密、翰林学士当直者，洎近侍执事之臣皆赴。

乾德六年九月，始以旬假日御讲武殿又名崇政

，近臣但赴早参宰相以下靴笏，诸司使以下系带

。其节假及大祀，并令如式。

开宝九年四月，诏旬休日不视事。及太宗即位，复如旧视朝。退进食讫，则易服，御崇政殿。先群臣告谢，次军头引见司奏事于殿下，次三班、审官院、流内铨、刑部及诸司引见官吏。如假日起居辞见毕，即移御坐，临轩视事。既退，复有奏事，或阅器物之式者，谓之后殿再坐。

淳化三年，令有司申举十五条：常参文武官或有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犯者夺奉一月；有司振举，拒不伏者，录奏贬降。

景德二年，光禄寺丞钱易言："窃睹文德殿常朝班不及三四十人，盖以凡掌职务止赴五日起居，颇违旧章。望令并赴朝参。"乃诏应三馆、秘书阁、尚书省二十四司、诸司寺监朝臣内殿起居外，并赴文德殿常参。其审刑院、大理寺、台直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司录两县令、司天监、翰林天文、监仓场库务等仍免。

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杂赵湘言："伏见常参官每日趋朝，多不整肃。旧制，并早赴待漏院，候开内门齐入。伏缘每日迨辰以朝，以故后时方入。又风雨寒暑，即多称疾，宜令知班驱使官视其入晚者申奏。疾者遣医亲视。"

天禧四年十月，中书、门下言："唐朝故事：五日一开延英，只日视事，双日不坐。方今中外晏宁，政刑清简，望准旧事，三日、五日一临轩听政，只日视事，双日不坐。至于刑章、钱谷事务，遣差臣僚，除急切大事须面对外，余并令中书、枢密院附奏。"诏礼仪院详定，双日前后殿不坐，只日视事；或于长春殿，或于承明殿，应内殿起居群臣并依常日起居；余如中书、门下之议。俄又请只日承明殿常朝，依假日便服视事，不鸣鞭。诏可。

康定初，诏中书、枢密、三司，大节、大忌给假一日，小节、旬休并后殿奏事，前后毋得过五班，余听后殿对，御厨给食。假日，崇政殿辰漏，上入内进食，俟再坐复对。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王陶以《皇祐编敕》宰臣押班仪制移中书，谓"天子新即位，大臣不应隳废朝仪"，不报。旧制：祖宗以来，日御垂拱殿，待制、诸司使以上俱赴，而百官班文德殿，曰常朝；五日皆入，曰起居。平时，宰相垂拱殿奏事毕，赴文德殿押班，或日昃未退，则阁门传宣放班，多不复赴。王陶以韩琦、曾公亮违故事不押班为不恭，劾之。琦、公亮上表待罪，且言："唐及五代《会要》，月九开延英，则余日宰相当押正衙班。及延英对日，未御内殿前，传宣放班，则宰相不押正衙班明矣。自祖宗继日临朝，宰相奏事。至祥符初，始诏循故事，押文德班。以妨职浸废，乃至今日。请下太常礼院详定。"陶坐绌。司马光代为中丞，请令宰相遵国朝旧制押班，不须详定。寻诏："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听勿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毕，春分以后鲜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鲜有不过辰正，然则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请春分辰正、秋分巳初，奏事未毕，即如今诏，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秋分率以辰正。

熙宁六年正月，西上阁门副使张诚一言：“垂拱殿常朝，先内侍唱内侍都知以下至宿卫行门计一十八班起居，后通事舍人引宰执、枢密使以下大班入，次亲王，次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以下，次皇亲使相以下十班入，方引见、谢、辞。或遇百官起居日，自行门后，通事舍人引枢密以下，次亲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入，方奏两巡使起居。立定，方引两省官入，次阁门引宰臣以下大班入。起居毕，候百官出绝，两省班出，次两巡使出，中书、枢密方奏事，已是日高。况大班本不分别丞郎、给谏、台省及常参官，今独使相以下曲为分别，虚占时刻。请遇垂拱殿百官起居日，将亲王以下十班合为四班，亲王为一班，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为一班，皇亲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异位为两班，可减六班，如垂拱殿常朝不系百官起居，或紫宸殿百官起居，其亲王、使相以下班，并依旧仪序入起居。”从之。九月，引进使李端悫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视朝，祁寒盛暑数烦清跸，而紫宸之朝岁中罕御。请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几正衙、内殿朝仪并举。”从之。

元丰八年二月，诏诸三省、御史台、寺监长贰、开封府推判官六参，职事官、赤县丞以上、寄禄升朝官在京厘务者望参，不厘务者朔参。

哲宗元祐四年十月，以户部尚书吕公孺言，诏朔参官兼赴望参，望参官兼赴六参。五年，诏权侍郎并日参。

绍圣四年十月，御史台言：“外任官到阙朝见讫，并令赴朔、望参。”寻又言：“元丰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著为令。元祐中，改朔参兼赴望参，望参兼赴六参，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止依元丰仪令。”从之。

政和详定《五礼新仪》，有《文德殿月朔视朝仪》、《紫宸殿望参仪》、《垂拱殿四参仪》、《紫宸殿日参仪》、《垂拱殿日参仪》、《崇政殿再坐仪》、《崇政殿假日起居仪》，其文不载。中兴仍旧制。

乾道二年九月，阁门奏：垂拱殿四参四参官谓宰执、侍从、武臣正任、文臣卿监员郎监察御史已上

，皇帝坐，先读奏目。知阁以下，次御带、环卫官以下，次忠佐、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次殿前司员僚，次皇太子，次行门已上，逐班并常起居。次枢密、学士、待制、枢密都承旨以下，知阁并祗应武功大夫以下，通班常起居。次亲王，次马步军都指挥使，次使相，次马步军员僚

已上，逐班并常起居。次殿中侍御史入侧宣大起居讫，归侍立位。次宰执以下，并两省官、文武百官入，相向立定，通班面北立，大起居讫凡常起居两拜，大起居七拜

，三省升殿侍立。次两省官出，次殿中侍御史对揖出，三省、枢密院奏事，次引见、谢、辞，次引臣僚奏事讫，皇帝起。诏："今后遇四参日，分起居班次，可移殿中侍史及宰执以下百官班，令次枢密以下班起居。却令亲王并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殿前司员僚，逐班于宰执以下班后起居，余并从之。"

淳熙七年九月，诏："自今垂拱殿日参，宰臣特免宣名。"

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奏："窃见皇帝御正殿，或御后殿，固可间举，四参官亦有定日。近者每日改常朝为后殿，四参之礼亦多不讲，正殿、后殿、四参间免。陛下临朝之日固未尝辍，而外廷不知圣意，或谓姑从简便，非所以肃百执事也。常朝之礼止于从臣，后殿之仪从臣不与，四参止及卿郎，而乃累月仅或一举。咫尺天威，疏简至此，非所以尊君上而励百辟也。伏愿陛下严常朝、后殿、四参之礼，起群下肃谨之心，彰明时厉精之治，岂不伟哉。"从之。

初，群臣见、辞、谢皆赴正衙。淳化二年，知杂御史张郁言："正衙之设谓之外朝，凡群臣辞、见及谢，先诣正衙，见讫，御史台具官位姓名以报，阁门方许入对，此国家旧制也。自乾德后，始诏先赴中谢，后诣正衙。而文武官中谢后，次日并赴正衙，内诸司遥领刺史、阁门通事舍人以上新授者亦赴正衙辞谢，出使急速免衙辞者亦具状报台，违者罚奉一月。其内诸司职官并将校至刺史以上新授者，欲望同百官例，赴正衙谢。"从之。元丰既定朝参之制，侍御史知杂事满中行上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虚名，袭横行之谬例，有司失于申请，未能厘正。两省、台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东西相向对立，宰臣一员押班，闻传不坐，则再拜而退，谓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应内殿起居官毕集，谓之横行。自宰臣、亲王以下应见、谢、辞者，皆先赴文德殿，谓之过正衙。然在京厘务之官例以别敕免参，宰臣押班近年已罢，而武班诸衙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独御史台官与审官、待次阶官而已。今垂拱内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参，而文德常朝仍复不废，舛谬倒置，莫此为甚。至于横行参假，与夫见、谢、辞官先过正衙，虽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诏下详定官制所。言："今天子日听政于垂拱，以接执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于别殿宣敕不坐，实为因习之误。兼有执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执事者反谓之参，疏数之

节尤为未当。又辞、见、谢，自已入见天子，则前殿正衙对拜为虚文。其连遇朝假，则百官司赴大起居，不当复有横行参假。宜如中行言。”于是常朝、正衙、横行之仪俱罢。

志第七十 礼二十（宾礼二）

○入阁仪 明堂听政仪肆赦仪附 皇太后垂帘仪 皇太子正至受贺仪 皇太子与百官师保相见仪

入阁仪。唐制：天子日御正衙以见群臣，必立仗。朔望荐食陵寝，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乃自正衙唤仗由宣政两门而入，是谓东、西上阁门，群臣俟于正衙者因随以入，故谓之入阁。五代以来，正衙既废，而入阁亦希阔不讲，宋复行之。

建隆元年八月朔，太祖常服御崇元殿，设仗卫，文武百官入阁，始置待制、候对官，乃以工部尚书窦仪待制，太常卿边光范候对。仗退，赐食廊下。

乾德四年四月朔，常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崇元殿视朝，设金吾仗卫，群臣入阁。

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诏以十二月朔御文德殿入阁，令史馆修撰杨徽之、张洎定为新仪。前一日，有司供帐于文德殿宋初曰文明

。是日既明，先列文武官于殿庭之东西，百官、军校、行军副使等序班于正衙门外屏南阶下；次御史中丞、三院御史序立，中丞独穿金吾班过揖两班，一揖归本位；次监察御史两员监阁，于正衙门外屏北阶上北面立；次中书、门下、文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官分班立；次司天奏辰刻；次阁门版奏班齐。皇帝服靴袍乘辇，至长春殿驻辇，枢密使以下奏谒，前导至文德殿。殿上承旨索扇，卷帘。皇帝升位，扇却，仪鸾使焚香；次文武官等拜；次司天鸡唱；次阁门勘契；次阁门使承旨呼四色官唤仗，南班有辞谢者再拜先退，中书、门下班对揖，序立正衙门外屏北阶上；次翰林学士、两省官、中丞、侍御史序立；次金吾将军押细仗入正衙门后，横行拜讫，分行上黄道，仗随入，金吾将军至龙墀分班揖讫，序立；次吏部、兵部侍郎执文武班簿入，对揖立；次中书、门下、学士、两省、御史台官入，北面拜讫，上黄道，将至午阶，靴急趋赴丹墀，弹奏御史至吏部侍郎南便落黄道，急趋就位；起居郎、舍人至兵部、吏部侍郎后，急趋而进，飞至香案前，皆揖讫序立；次金吾大将军先对揖并鞠躬，靴行至折方石位又对揖，北行至奏事石位鞠躬，一员奏军国内外平安，倒行就位；次引文武班就位，揖讫，鞠躬，靴急趋入沙墀；次引侍从班横行，宰相祝月起居毕，分班序立；文武两班出，序

立于衙门外。刑法、待制官赴监奏位，中书、门下夹香案侍立，两省、御史台官、学士、兵部吏部侍郎、金吾将军、监阁御史并相次出，就衙门外立惟学士立门侧北候宰相

。中书、门下诣香案前奏曰："中书公事，臣等已具奏闻。"讫，乃退，揖殿出。次刑法官、待制官各奏事，并宣徽使答讫，乃出就班。次弹奏官、左右史出。阁内失仪者，弹纠如式。弹奏官失仪，起居郎纠之；起居郎失仪，阁门使纠之；阁门使失仪，宣徽使纠之。凡出者皆靴急趋揖殿。次中书、门下、学士就位，阁门使宣放仗，再拜，赐廊下食，又再拜。次阁门使奏阁内无事，文武官出，殿上索扇，垂帘，辇还宫。其赐廊下食，自左右勤政门北东西两廊，文东武西，以北为上立定；中丞至本位，面南一揖，乃就坐食；至台吏，赞乃搢笏食，食讫复赞，食毕而罢。五月朔，命有司增黄麾仗三百五十人，令文武官随中书、门下横行起居，徙翰林学士位于参知政事后，与节度使分东西揖殿出。真宗凡三行之，景德以后，其礼不行。仁宗从知制诰李淑议，仍读时令，诏礼官详定仪注，以言者谓未合典礼而罢。

熙宁三年，知制诰宋敏求等言："奉诏重修定阁门仪制内文德殿殿入阁仪，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宗视朝，皆尝御文德入阁。唐制，常设仗卫于宣政殿，或遇上坐紫宸，即唤仗入阁。如此，则当御紫宸殿入阁，方合旧典。"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按入阁者，乃唐旧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唐紫宸与今同，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于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唤正衙仗自宣政殿东西阁门入，故为入阁。五代以来遂废正衙立仗之制。今阁门所载入阁仪者，止是唐常朝之仪，非盛礼也。"自是入阁之礼遂罢。

敏求又言："本朝惟入阁乃御文德殿视朝，今既不用入阁仪，即文德遂阙视朝之礼。请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文德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学士韩维等以《入阁图》增损裁定上仪曰：

朔日不值假，前五日，阁门移诸司排办，前一日，有司供帐文德殿。其日，金吾将军常服押本卫仗，判殿中省官押细仗，先入殿庭，东西对列；文武官东西序立；诸军将校分入，北向立；朝堂引赞官引弹奏御史二员入殿门踏道，当下殿北向立；次催文武班分入，并东西相向立；诸军将校即于殿庭北向立班。皇帝服靴袍御垂拱殿，鸣鞭，内侍、阁门、管军依朔望常例起居；次引枢密、宣徽、三司使副、枢密直学士、内客省使以下至医官、待诏及修起居注官二员并大起居。诸司使以

下，退排立。帝辇至文德殿后，阁门奏班齐，帝出，殿上索扇，升榻，鸣鞭；扇开，卷帘，仪鸾使焚香，喝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鸡人唱时；舍人于弹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由文武班后至对立位，次引左右金吾将军合班于宣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军国内外平安，归位再拜，各归东西押仗位。通喝舍人于宣制石南北向对立。舍人退于西阶，次揖宰臣、亲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横行，诸军将校仍旧立。阁门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仪石北，俯伏跪致词祝月讫，其词云："文武百僚、宰臣全衔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时祉，与天无穷，臣等无任欢呼抃蹈之至。"归位五拜。阁门使揖中书由东阶升殿，枢密使带平章事以上由西阶升殿侍立；给事中一员归左省位立；转对官立于给事中之南如罢转对官，每遇御史台前期牒请。文官二员并依转对官例，先于阁门投进奏状

；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于转对官南；兵部侍郎于右省班南，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立，搢笏，各出班籍置笏上吏部、兵部侍郎以知审官东、西院官充，刑法官以知审刑、大理寺官充

；亲王、使相以下分班出；引转对官于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仪；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对揖出；次弹奏御史无弹奏对揖出如有弹奏，并如仪

。引给事中至宣制石南揖，躬奏殿中无事；喝祗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引排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于宣制石南躬；喝祗候揖，分班出；喝天武官等门外祗候，出。索扇，垂帘，皇帝降坐，鸣鞭；舍人当殿承旨放仗，四色官靴急趋至宣制石南，称奉敕放仗。金吾将军并判殿中省官对拜，讫，随仗出，亲王、使相、节度使至刺史、学士、台省官、诸军将校等并序班朝堂，谢赐茶酒。帝复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及请对官奏事；不引见谢、辞班。后殿坐，临时取旨。其日遇有德音、制书、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坐，制箱出外。应正衙见、谢、辞文武臣僚，并依御史台仪制唤班，依序分入于文武班后，以北为首，分东西相向，重行异位，依见、辞、谢班序位。余押班臣僚于班稍前押班，候刑法官对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当殿宣班，引转对班见、谢、辞，并如紫宸仪。枢密使不带平章事、参知政事至同签书枢密院事、宣徽使并立于宣制石南稍北，宰臣、亲王、枢密使带平章事、使相系押班者，立于仪石南，余官并立于宣制石南，如合通唤，阁门使引并如仪。赞喝讫，系中书、枢密并揖升殿辞谢，揖，西出，其合问圣体者，并如仪；余官分班出弹奏御史候见、谢、辞班绝，对揖出。其朝见，如谢都城门外御筵，及召赴阙谢茶药抚问之类，不可合班者，各依别班中谢对。赐

酒食等并门赐。其系正衙见门谢辞，亦门外唱放

。

应正衙见、谢、辞臣僚，前一日于阁门投诣正衙榜子，阁门上奏目；又投正衙状于御史台、四方馆。应朔日或得旨罢文德殿视朝，止御紫宸殿起居，其已上奏目。正衙见、谢、辞班并放免，依官品随赴紫宸殿引，或值改，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并如旧仪。应外国蕃客见、辞，候唤班先引赴殿庭东，依本国职次重行异位立，候见、辞、谢班绝，西向躬。舍人当殿通班转于宣制石南，北向立，赞喝如仪，西出。其酒食分物并门赐，如有进奉，候弹奏御史出，进奉入唯御马及担床自殿西偏门入，东偏门出。其进奉出入，文武官起居，舍人通某国进奉，宣徽使喝进奉出，节次如紫宸仪

。候进奉出，给事中奏殿中无事，出。其后殿再坐，合引出者，从别仪。

其日，赐茶酒，宰臣、枢密于阁子，亲王于本厅，使相、宣徽使、两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亲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及四厢都指挥使以下至副都头，并于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于朝堂门外设次

。管军节度使至四厢都指挥使、节度使、两使留后至刺史，并于客省厅。

诏从所定。

徽宗初建明堂，礼制局列上七议：

一曰：古者朔必告庙，示不敢专。请视朝听朔必先奏告，以见继述之意。

二曰：古者天子负扆南向以朝诸侯，听朔则各随其方。请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则随月而御堂，其闰月则居门焉。

三曰：《礼记·月令》，天子居青阳、总章，每月异礼。请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时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之日。请以每岁十月于明堂

受新历，退而颁之郡国。

五曰：古者天子负扆，公、侯、伯、子、男、蛮夷戎狄四塞之国各以内外尊卑为位。请自今元正、冬至及大朝会并御明堂，辽使依宾礼，蕃国各随其方，立于四门之外。

六曰：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自今若有御札、手诏并请先于明堂宣示，然后榜之朝堂，颁之天下。

七曰：赦书、德音，旧制宣于文德殿，自今非御楼肆赦，并于明堂宣读。

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是月一日，上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于天下。自是每月朔御明堂布是月之政。先是，群臣五上表请负扆听朝，诏弗允，至是复再请，始从之。十一月一日上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颁政。其礼：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舆自内殿出，负坐斧扆明堂。大晟乐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颁政官受而读之讫，出，阁门奏礼毕。帝降坐，百官乃退。自是以为常。其岁运、历数、天运、政治之辞，文多不载。是后则各随岁月星历气运推移沿改，而易其辞焉。

初，尚书左丞薛昂条具崇宁以来绍述熙、丰政事，各条其节目，系之月令，颁于明堂。寻诏："颁月之朔，使民知寒暑燥湿之化，而万里之远，虽驿置日行五百里，已不及时。其千里外当前期十日进呈取旨，颁布诸州长吏封掌，俟月朔宣读之。"

宣和元年，蔡京言："周观治象于正月之始和，以十二月颁告朔于邦国，皆不在十月。后世以十月者，祖秦朔故也。秦以十月为岁首，故月令以孟冬颁来岁之朔，今不当用。请以季冬颁岁运于天下。"诏自今以正月旦进呈宣读。四年二月，太常王黼编类《明堂颁朔布政诏书》、《条例》、《气令应验》，凡六十三册，上之。靖康元年，诏罢颁朔布政。

御楼肆赦。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设百官、亲王、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门外，太常设宫县、钲鼓。其日，刑部录诸囚以俟。驾还至宣德门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楼御坐，枢密使、宣徽使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立金鸡。舍人退诣班南，宣付所司讫，太常

击鼓集囚。少府监立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即与之。楼上以朱丝绳贯木鹤，仙人乘之，奉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阁门使承旨引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称贺。阁门使进诣前，承旨宣答讫，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书自内出者，并如文德殿宣制之仪。其降御札，亦阁门使跪授殿门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阁门授宰臣读讫，传告，百僚皆拜舞称万岁。真宗宣制，有司请用仪仗四千人，自承天殿设细仗导卫，近臣起居讫，则分左右前导之。

皇太后临朝听政。乾兴元年，真宗崩，遗旨以皇帝尚幼，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宰相率百官称贺，复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帘前。有司详定仪式：内东门拜表，合差入内都知一员跪授传进；皇太后所降批答，首书“览表具之”，末云“所请宜许”或“不许”。初，丁谓定皇太后称“予”，中书与礼院参议，每下制令称“予”，便殿处分称“吾”。皇太后诏：“止称‘吾’，与皇帝并御承明殿垂帘决事。”百官表贺。

英宗即位，辅臣请与皇太后权同听政。礼院议：自四月内东门小殿垂帘，两府合班起居，以次奏事，非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时帝以疾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太后垂帘处分称“吾”，唯两府日入候问圣体，因奏政事，退诣小殿帘外，覆奏太后。帝疾间，御前后殿听政，两府退朝，犹于小殿覆奏。

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按仪注：未释服以前，遇只日皇帝御迎阳门，日参官并赴起居，依例奏事。每五日，遇只日于迎阳门垂帘，皇帝坐于帘内之北，宰执奏事则权屏去左右侍卫；事有机速，许非时请对，及赐宣召，亦许升殿。礼部、御史台、阁门奏讨论御殿及垂帘仪制，每朔、望、六参，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见、谢、辞班退，各令诣内东门进榜子。皇帝只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三日以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庙毕，起居如常仪。帘前通事以内侍，殿下以阁门。吏部磨勘奏举人，垂帘日引。应见、谢、辞臣僚遇朔、望参日不坐，并先诣殿门，次内东门，应抬赐者并门赐之。于是帝御迎阳门幄殿，同太皇太后垂帘，宰臣、亲王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班十六，至是合班，以阁门奏请故也。礼官请如有祥瑞、边捷，宰臣以下紫宸殿称贺皇帝毕，赴内东门贺太皇太后。从之。

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故事，嘉祐末，

英宗请慈圣同听政，五月同御内东门小殿垂帘，至七月十三日英宗间日御前后殿，辅臣奏事，退诣内东门帘前覆奏。又故事，唯慈圣不立生辰节名，不遣使契丹；若天圣、元丰则御殿垂帘，立生辰节名，遣使与契丹往还及避家讳等。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祐故事。"蔡卞曰："天圣、元丰与今日皆遗制处分，非嘉祐比。"布曰："今日之事，虽载遗制，实出自德音，又皆长君，正与嘉祐事相似。"有旨：依嘉祐、治平故事。布语同列曰："奏事先太后，次覆奏皇帝，如今日所得旨。"遂为定式矣。寻以哲宗灵驾发引，太后手书罢同听断焉。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贺仪。《政和新仪》：前一日，有司于东门外量地之宜，设三公以下文武群官等次如常仪；典仪设皇太子答拜褥位于阶下，南向，又设文武群官版位于门之外。其日，礼直官、舍人先引三公以下文武群臣以次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舍人引左庶子诣皇太子前，跪请内严；少顷，又言外备。内侍褰帘，皇太子常服出次，左右侍卫如常仪。皇太子降阶诣南向褥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曰"再拜"，三公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少前称贺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

，景福维新。伏惟皇太子殿下，与时同休。"贺讫，少退，复位。左庶子前，承命诣群臣前答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

，与公等均庆。"典仪曰"再拜"，班首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讫，礼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官以次出，内侍引皇太子升阶，还次，降帘，侍卫如常仪。

少顷，礼直官、舍人引知枢密院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内侍引皇太子降阶，诣南向褥位，枢密以下参贺如上仪。讫，退。次引师、傅、保、宾客以下入，就位，参贺如上仪。师、傅、保以下以次出。

内侍引皇太子升坐，礼直官引文武宫官入，就位，重行北向立，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左庶子少前，跪言："具官某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 ，伏惟皇太子殿下，与时同休。"俯伏，兴，复位。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分东西序立。左庶子少前，跪言礼毕。左右近侍降帘，皇太子降坐，宫官退，左右侍卫以次出。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至道元年，有司言："百官见皇太子，自两省五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余悉受拜。宫官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参见之仪。其宴会位在王公上。"

与师、傅、保相见。《政和新仪》：前一日，所司设师、傅、保以下次与宫门外道，西南向；设轩架之乐于殿庭，近南，北向。其日质明，诸卫率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典谒设皇太子位于殿东阶下西向，设师、傅、保位，于殿西阶之西，三少位于傅、保之南稍却，俱东向北上。师、傅、保以下俱朝服至宫门，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请内严。通事舍人引师、傅、保立于正殿门之西，三少在其南稍却，俱东向北上。左庶子言外备，诸侍奉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诣阁奉迎。皇太子朝服以出，左右侍卫如常仪，轩架作《翼安》之乐，至东阶下西向立，乐止。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及三少入，就位，轩架作《正安》之乐，至位乐止。皇太子再拜，师、傅、保以下答拜若三少特见，则三少先拜

。通事舍人引师、傅、保以下出，轩架《正安之乐》作，出门，乐止。左庶子前跪称："左庶子某言，礼毕。"皇太子入，左右侍卫及乐作如来仪。

志第七十一 礼二十一（宾礼三）

○朝仪班序 百官转对 百官相见仪制

朝仪班序。太祖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合班仪：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下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谘议参军，司天五官正。凡杂坐者，以此为准。诏曰：“尚书中台，万事之本，而班位率次两省官；节度使出总方面，古诸侯也，又其检校兼守官多至师傅三公，而位居九寺卿监之下，甚无谓也。其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余悉如故。”

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诏：“自今一品致仕官曾带平章事者，朝会宜缀中书门下班。”二年二月，诏重定内外官仪制。有司请令上将军在中书侍郎之下，大将军在少卿监之下，诸卫率、副率在东宫五品之下，内客省使视太卿，客省使视太监，引进使视庶子，判四方馆事视少卿，阁门使视少监，诸司使视郎中，客省引进、阁门副使视员外郎，诸司副使视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从本品，供奉官视诸卫率，殿直视副率，枢密承旨视四品朝官，兼南班官诸司使者从本品，副承旨视寺监丞，诸房副承旨视南省都事。凡视朝官者本品下，视京官在其上。

开宝六年九月，诏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万邦也。晋王亲贤莫二，位望俱崇，方资夹辅之功，俾先三事之列，

宜位宰相上。”九年十一月，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上酺宴班位。驸马都尉、宫僚、员僚、皇亲大将军已下，行门、宰臣、枢密使已下，颍王、皇亲郡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已下，皇亲使相、皇亲节度使、皇亲观察留后已下，皇亲防御、团练、刺史三班合为一；节度使、观察留后已下，防御、团练、刺史三班合为一，并重行异位。诏依所定。既而武康军节度使李端愿言：“使相亦当合为一班，不当独行尊异。”诏令阁门再定，而阁门引仪制及以前议为是。端愿复伸其议，自劾妄言。乃诏太常礼院与御史台同详定。礼院言：“常朝起居班次，缘祖宗旧制，不宜并合。”从之。

四年闰三月，太常礼院、阁门言：“准诏同详定阁门使李端愨所奏阁门仪制，宰臣与亲王立班坐位分左右各为班首，宰臣、枢密使带使相，或带郡王并使相作一行，总为中书门下班。其亲王独行一班者，准封爵令。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所以他官不可参缀。检会坐次图，直将宗室使相辄缀亲王，盖更张之时未见亲王，遂致失于讲求。近见朝拜景灵宫，东阳郡王颢亦缀亲王班，窃恐未安。今取到阁门仪制，其合班宰臣、使相在东，亲王在西，分班立。又祥符元年宴坐次图，宰臣王旦与使相石保吉在东，宁王元偓、舒王元偁、广陵郡王元俨、节度使惟吉在西，分班坐。其元俨、惟吉是郡王与节度使，许缀亲王班，窃虑当时出自特旨。今来检寻元初文字不见，在先朝只依祥符元年宴坐次图子，亲王及带使相郡王在西为一班。臣等参详，请依阁门仪制，亲王在西，独为一班，宗室郡王带使相许缀亲王立班坐次，即系临时特旨。”从之。

熙宁二年四月，国信所言：“大辽贺同天节左番使耶律奭赴文德殿拜表，言南使到北朝缀翰林学士班，今来却在节度使之下。馆伴者谕之，始就班。时下御史台、阁门同详定，奏称人使不知本朝翰林学士班自在节度使之下，如遇合班即节度使在翰林学士之西差前，别为一班立，俱不相压。欲且依久来仪制体例。”诏依所定。是月，编修阁门仪制所言：“庆历中，改文明殿学士为观文殿学士，又置大学士。按文明殿即今文德殿，乃正衙前殿也，后唐始置学士，序位枢密副使之下，每遇紫宸殿坐朝，则升殿侍立。盖文德、紫宸通谓之前殿，故学士侍立为宜。其观文殿深在禁中，乃与资政、端明殿相类，而资政、端明学士并不侍立。窃详庆历所改职名，虽用旧之班著，而殿之次序与旧义理不同。其观文殿大学士自今遇紫宸殿坐朝，请更不升殿侍立。”从之。

元祐元年五月，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

百官转对。自建隆诏内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转对，限以二人。其封章于阁门通进，复鞠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著为阁门仪制。

淳化二年，诏：自今内殿起居日，复令常参官二人次对，阁门受其章。

大中祥符末，罢不复行。

景德三年，复诏："群臣转对，其在外京官内殿崇班以上，候得替，先具民间利害实封，于阁门上进，方得朝见。"

治平中，命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官转对。御史台言："旧制，起居日，轮两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员转对。若两省宫有充学士、待制，则缀枢密班起居，内朝臣僚不与。"寻诏遇转对日，增二员。

熙宁初，阁门言："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奏事退，再引三班，假日则两班，或再御后殿引对，多及午刻，遇开经筵，即至申末，恐久劳圣躬。请遇经筵日，自二府奏事外，止引一班，或有急奏及言事官请对即取旨，俟罢经筵日仍旧。"又言："假日御崇政殿，每遇辰时，则隔班过延和殿再引，不待进食，至巳刻隔班取旨，尚许引对。请自今隔班过延和殿，俟已进食再引。遇寒暑、大风雨雪即令次日引对。"诏："自今授外任者许令转对讫朝辞。"监察御史里行张戩、程颢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阙及闻外事而机速后时，则已无所及；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则或致阻格。请依谏官例，牒阁门求对，或有急奏，即许越次登对，庶几遇事入告，无忧失时。"又以编修阁门仪制所言，三衙有急奏，许于后殿登对，若别有奏陈，则报阁门如常制，或假日御崇政殿，则于已得旨对班后续引，且许两制以上同班奏事。

元丰中，诏："尚书侍郎同郎官一员奏事，郎中、员外郎番次随之，不许独留身。侍郎以下，亦不许独请奏事。其左右选非尚书通领者，听侍郎以上郎官自随。秘书、殿中省、诸寺监长官视尚书，贰丞以下视侍郎。"又诏："三省、枢密院独班奏事日。无得过三班。若三省俱独班，则枢密院当请奏事。其见任官召对讫，次日即朝辞回任听旨。"

元祐中，宰臣吕大防言："昨垂帘听政，惟许台谏以二人同对，故不正之言无得以入。今陛下初见群臣，请对者必众。既人人得进，则善恶相杂，故于采纳尤难。"帝曰："人君以纳谏为上，然邪正则不可不

辨。”遂诏上殿班当直牒及帅臣、国信使副，许依元丰八年以前仪制。

绍圣初，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言者免侍从官转对，续诏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于卿、监、郎官而已。请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又诏：“自今三省、枢密院进拟在京文臣开封府推判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诸路监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军已上，取旨召对。”臣僚言：“每缘职事请对，待次旬日，遇有急奏，深恐失事。请自今后许依六曹、开封例，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又言：“诸路监司，朝廷所选，以推行法令，省问风俗，朝辞之日，当令上殿。”六曹尚书如有职事奏陈，许独员上殿。其群臣请对，虽遇休假，特御便殿听纳。既又诏：“应节镇郡守往令陛辞，归许登对，不特审观人材，亦所以重外任也。可于监司不许免对条下，增入节镇郡守依此。”

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来，二三大臣奏对留身，谗疏善良，请求相继，甚非至公之体。”诏：“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许留身，余非除拜、迁秩、因谢及陈乞免罢，并不许独班奏事，令阁门报御史台弹劾。”又诏：“寺监职事上部，部上省，故得上下维持，纲纪所出。今后虽系两制，职司寺监不许独对。”臣僚言：“祖宗旧制，有五日一转对者，今惟月朔行之，有许朝官转对者，今惟待制以上预焉。自明堂行视朔礼，岁不过一再，则是毕岁而论思者无几。请遇不视朔，即令具章投进，以备览观。”又：“诸路监司未经上殿者，虽从外移，先赴阙引对，方得之官。”并从其议。

百官相见仪制。乾德二年，诏曰：“国家职位肇分，轨仪有序，冀等威之斯辨，在品式之惟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内司之诸使，以至轩墀引籍，州县命官，凡进见于宰相，或参候于长吏，既为总摄，合异礼容，稽于旧仪，且无定法。或传晋天福、周显德中，以廷臣、内职、宾从、将校，比其品数，著为纲条，载于刑统，未为详悉。宜令尚书省集台省官、翰林、秘书、国子司业、太常博士等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

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奏：

两省官除授、假使出入，并参宰相，起居郎以下参同舍人。五品以上官，遇于途，敛马侧立，须其过。常侍以下遇三公、三师、尚书令，引避；其值仆射，敛马侧立。御史夫地、中丞皆分路行。起居郎以下避仆射，遇大夫，敛马侧立；中丞，分路。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并参三师、三公、令、仆，郎中、员外兼参左右丞、本行尚书、侍郎及本辖左

右司郎中、员外。御史大夫以下参三师、三公、尚书令，中丞兼参大夫，知杂事参中丞，三院御史兼参知杂及本院之长。大夫避尚书令以上，遇仆射，敛马侧立而避。大夫遇尚书丞郎、两省官诸司三品以上、金吾大将军、统军上将军，皆分路。余官遇中丞，悉引避。知杂兼避中丞，遇左右丞敛马侧立，余皆分路。郎中及少卿监、大将军以下，皆避知杂。三院同行，如知杂之例。少卿监并参本司长官，丞参少卿。诸司三品遇仆射于途，皆引避。诸卫大将军参本卫上将军。东宫官参隔品。凡参者若遇于途，皆避。

公参之礼，列拜堂上，位高受参者答焉。四赤县令初见尹，趋庭，受拜后升厅如客礼。内客省使谒宰相、枢密使以客礼，阁门使以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诸司使、枢密承旨不答焉。自枢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礼，供奉官、殿直、教坊使副、辞令官、伎术官并趋庭，倨受。诸司副使参大使，通事舍人参阁门使，防御、团练、刺史谒本道节帅，节度、防御、团练副使谒本使，并具军容趋庭，延以客礼。少尹、幕府于本院长官悉拜。防御、团练判官谒本道节帅，并趋庭。上佐、州县官见宰相、枢密使及本属长官，并拜于庭天长、雄武等军使见宰相、枢密亦知之

。参本府宾幕官及曹掾，县簿、尉参令，皆拜。王府官见亲王如宾职见使长，府县官兼三馆职者见大尹同。赤县令、六品以下未尝参官，见宰相、枢密及本司长官，并拜阶上。流外见流内品官，并趋庭。

诸司非相统摄，皆称移牒。分路者不得笼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遇于驿舍，非相统摄及名位县隔，先至者居之。台省官当通官呵止者，如旧式。文武官不得假借呼称，以紊朝制。当避路者，若被宣召及有所捕逐，许横度焉。

又令："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见宰相、枢密使，升阶、连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以客礼展拜。"

太平兴国以后，又制京朝官知令录者，见本使州长吏以客礼，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见本如郎中、员外见尚书丞郎之仪。

咸平中，又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及诸曹参军到畿县见京尹，并趋庭设拜。六年，命翰林学士梁颢等详定阁门仪制，成六卷，因上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比品素无定列，至道中，筵会在知制诰后、郎中前。今请同诸司、少卿监，班位在上。如官至给谏、卿监

者，自如本品，朝会大宴随判使赴长春殿起居引驾。其朝会引驾至前殿，与诸司使同退。”

大中祥符五年，复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详定仪制：文武百官遇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并避。起居郎以下遇给、舍以上，敛马。御史大夫遇东宫三师、尚书丞郎、两省侍郎，分路而行。中丞遇三师、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将军，并分路而行。知杂御史遇尚书侍郎、诸司三品、金吾大将军、统军、诸卫上将军，分路而行。三院同行如知杂例，不同行，遇左右丞则避。尚书丞郎、郎中、员外遇三师、三公、尚书令，则避。郎中、员外遇丞郎，则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本司长官、三师、三公、仆射、尚书丞郎、大夫、中丞、知杂御史，并避，权知判者不避，遇两省给舍以上，敛马。京官遇丞郎、给舍、大卿监、祭酒以上及本寺少监卿、司业，并避。诸军卫大将军以下遇上将军、统军，亦避。詹事遇上台官，如卿监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仆遇东宫三师、三少，并避；遇上台官，如少卿监例。中允以下遇东宫三师、三少，并避；遇宾客、詹事，敛马；遇上台官，如太常博士例。应合避尚书者，并避三司使。其权知开封府如本官品避。其台省官虽不合避，而职在统临者，并避。武班、内职并依此品。

大观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讲沈锡等奏：“二王出就外学，其初见及侍王礼仪、讲说疏数之节，请如故事。”手诏：“按祥符故事，记室翊善见诸王，皆下拜。真宗特以张士逊为王友，命王答拜，以示宾礼。今讲读辅翊之官，职在训道，亦王友傅也，可如例，令王答拜。”群臣赴台参、谢、辞者新授、加恩、出使者

，尚书侍郎则三院御史各一员、中丞、大夫皆对拜三院仍班迎，不坐班即不赴

。节度使、宾客、太常宗正卿则御史一员、中丞、大夫皆对拜。两使留后至刺史、秘书监至五官正、上将军至郎将、四厢都指挥使及内职军校遥郡以上、枢密都承旨及内职带正员官者、四赤县令、三京司录、节度行军至团练副使、幕职官任宪衔者，皆御史一员对拜，中丞、大夫对揖亦令揖讫进言，得参风宪，再揖而退

。若曾任中书、门下及左右丞皆不赴。加阶勋、食邑、章服，馆阁三司、开封府职事及内职转使额、军额，亦不赴台谢。仆射过正衙日，台官大夫以下与百官，并诣幕次致贺文官一品、二品曾任中书、枢密院者不赴

。大夫、中丞则郎中、少卿监、大将军以下亦然本官约止则不赴，仆射赴上都省者罢此仪

。

志第七十二 礼二十二（宾礼四）

○录周后 录先圣后 群臣朝使宴饯 朝臣时节馈廪 外国君长来朝 契丹夏国使副见辞仪高丽附 金国使副见辞仪 诸国朝贡

昔周灭殷，封微子为殷后，俾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宋以柴周之后为二恪，又录孔子之后，亦先王崇德象贤之意也，故皆为宾礼。其余则有朝使之宴饯、岁时之廪馈及外国之使聘、远方之朝贡，著其迓饯宴赉之式，登降揖逊之仪，备一代之制焉。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诏曰："封二王之后，备三恪之宾，所以示子传孙，兴灭继绝。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启介、酇，古先哲王，实用兹道。矧予氵京德，历试前朝，虽周德下衰，勉从于禅让；而虞宾在位，岂忘于烝尝？其封周帝为郑王，以奉同嗣，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又诏曰："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讴歌狱讼，虽归新造之邦；庙貌园陵，岂忘旧君之礼？其周朝嵩、庆二陵及六庙，宜令有司以时差官朝拜祭飨，永为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行礼。"乾德六年八月，诏于周太祖、世宗陵寝侧各设庙宇塑像，命右赞善大夫王硕管勾修盖。开宝六年三月，周郑王殂，诏辍朝十日。帝素服发哀于便殿。十月四日，葬周恭帝于顺陵，诏特辍四日、五日朝参。

仁宗天圣六年，录故虢州防御使柴贵子肃为三班奉职。七年，录故太子少傅柴守礼孙咏为三班奉职。其后，又录柴氏之后曰熙、曰愈、曰若拙、曰上善并为三班奉职，曰余庆、曰诚为州长史、助教，曰贻廓等十一人复其身，仍各赐钱一万。又录世宗曾孙揆、柔及贵曾孙日宣、守礼曾孙若讷皆为三班奉职。

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昔舜受尧、禹受舜之天下，而封丹朱、商均以为国宾。周、汉以降，以及于唐，莫不崇奉先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袭。臣愿考求唐、周之裔，以备二王之后，授以爵命，封县立庙，世世承袭，永为国宾。"事下太常议，曰："古者立二王后，不惟继绝，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创，载祀不永，文章制度，一无可考。上取唐室，世数已远，于经不合。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宜访求子孙，如孔子后衍圣公，授一京官，爵以公号，使专奉庙飨，岁时存问，赐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时祀，并从官给，其庙宇亦加严饰。如此，则上不失继绝之义，度之于今，亦简而易行。"从之。四月，诏曰："先王推绍天之序，

尚尊贤之义，褒其后嗣，宾以殊礼，岂非圣人稽古报功之大典哉？国家受命之元，继周而王，虽民灵欣戴，历数允集，而虞宾将逊，德美丕显。顷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许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则厚矣，而义未称。将上采姚、姒之旧，略循周、汉之典，详其世嫡，优以公爵，异其仕进之路，申以土田之锡，俾庙寝有奉，飨祀不辍，庶几乎《春秋》通三统、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与京主簿，如为班行者，即比类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与河南府、郑州合入差遣，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应缘祭飨礼料所须，皆从官给。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却取以次近亲，令袭爵授官，永为定式。”八月，太常礼院定到内殿崇班、相州兵马都监柴咏于柴氏诸族最长，诏换殿中丞，封崇义公，签书奉宁军节度判官事，以奉周祀。又以六庙在西京，而岁时祭飨无器服之数，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当用祭器给之。

熙宁四年，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言：“崇义公柴咏祭祀不以仪式。周本郭姓，世宗后侄，为郭氏后。今存周后，则宜封郭氏子孙以奉周祀。”帝阅奏，问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于世宗，柴氏也。”帝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安石曰：“为人后于异姓，非礼也。虽受天下于郭氏，岂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五年正月，柴咏致仕。咏长子早亡，嫡孙夷简当袭。太常礼院言夷简有过，合以次子西头供奉官若讷承袭。诏以若讷为卫尉寺丞，袭封崇义公，签书河南府判官厅公事。

政和八年，徽宗诏曰：“昔我艺祖受禅于周，嘉祐中择柴氏旁支一名封崇义公。议者谓不当封周。然禅国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礼盖未尽。除崇义公依旧外，择柴氏最长见在者以其祖父为周恭帝后，以其孙世世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与知县请给，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二恪，永为定制。”

绍兴五年，诏周世宗玄孙柴叔夏为右承奉郎，袭封崇义公，奉周后。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资序，别与差遣。以子国器袭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礼，则入侍祠如故事。其柴大有、柴安宅亦各补官。

淳祐九年，又以世宗八世孙柴彦颖特补承务郎，袭封崇义公。

时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刘氏、郭氏之后，及吴越、荆南、湖南、蜀汉诸国之子孙，皆命以官，使守其祀。具见《本纪》、《世家》。

录先圣后，仁宗景祐二年，诏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北海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皇祐三年七月，诏曰："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宜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事。"

至和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

治平初，用京东提点王纲言，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县，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去家庙。

熙宁中，以四十八代孙若蒙为沂州新泰县主簿，袭封。

元祐初，朝议大夫孔宗翰辞司农少卿，请依家世例知兖州以奉祀。又言："孔子后袭封疏爵，本为侍祠，今乃兼领他官，不在故郡。请自今袭封者无兼他职，终身使在乡里。"朝议依所请，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袭封者专主祠事，增赐田百顷，供祭祀之余许均赡族人。其差墓户并如旧法。赐书，置教授一员，教谕其家子弟，乡邻或愿学者听。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之。其后，通直郎孔宗寿等举若蒙弟若虚袭封，仍请自今众议择承袭之人，不必子继，庶几留意祖庙，惇睦族人。

宣和三年，诏宣议郎孔端友袭封衍圣公，为通直郎、直秘阁，仍许就任关升，以示崇奖。端友言：诏敕文宣王后与亲属一人判司簿尉，今孔若采当承继推恩。诏补迪功郎。

高宗绍兴二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

群臣朝觐出使宴饯之仪。太祖、太宗朝，藩镇牧伯，沿五代旧制，入觐及被召、使回，客省赍签赐酒食。节度使十日，留后七日，观察使五日。代还，节度使五日，留后三日，观察一日，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并赐生料。节度使以私故到阙下，及步军都虞候以上出使回者，亦赐酒食、熟羊。群臣出使回朝，见日，面赐酒食，中书、枢密、宣徽使、使相并枢密使伴；三司使、学士、东宫三师、仆射、御史大夫、节度使

并宣徽使伴。两省五品以上、侍御史、中丞、三司副使、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卿监、上将军、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宣庆宣政昭宣使并客省使伴；少卿监、大将军、诸司使以下任发运转运提点刑狱、知军州、通判、都监、巡检回者即赐，并通事舍人伴；客省、引进、四方馆、阁门使并本厅就食。群臣贺，赐衣；奉慰，并特赐茶酒，或赐食外任遣人进奉，亦赐酒食，或生料。自十月一日后尽正月，每五日起居，百官皆赐茶酒，诸军分校三日一赐。冬至、二社、重阳、寒食，枢密近臣、禁军大校或赐宴其第及府署中，率以为常。

大中祥符五年，诏自今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官，同列出使，并许醵钱饯饮，仍休假一日。余官有亲属僚友出行，任以休务日饯送。故事，枢密、节度使、使相还朝，咸赐宴于外苑。见辞日，长春殿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八年四月，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王能自镇定来朝，宴于长春殿。阁门言："旧制，节度使掌兵，无此礼例。既赴坐，则殿前马军都校当侍立，于品秩非便。"遂令皆预位。

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

时节馈廪。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二十斛，令诸司供帐，京府具衙前乐，许宴其亲友。旦遂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俄又赐枢密使副、参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壶、米面各三十斛。其后，以废务非便，奏罢会，而赐如故。又制：仆射、御史大夫、中丞、节度、留后、观察、内客省使、权知开封府，正、至、寒食，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餤、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四厢及厢都指挥使，中书舍人，统军，防御、团练使，刺史，客省使，枢密都承旨，知银台司、审刑院，三司三司勾院，诸司使，禁军校、忠佐，海外诸蕃进奉领刺史以上，至寒食，并赐节料；立春，奉内朝者皆赐幡胜。

元祐二年十一月冬至，诏赐御筵于吕公著私第，遣中使赐上尊酒、香药、果实、缕金花等，以御饮器劝酒，遣教坊乐工，给内帑钱赐之。及暮赐烛，传宣令继烛，皆异恩也。

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赐宰臣秦桧诏曰："省所奏辞免生日赐宴。朕闻贤圣之兴必五百岁，君臣之遇盖亦千载。夫以不世之英，

值难逢之会，则其始生之日，可不为天下庆乎！式燕乐衎，所以示庆也。非乔岳之神无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贤无以致中兴。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荣哉？宜服异恩，毋守冲节。所请宜不允。”

宋朝之制，凡外国使至，及其君长来朝，皆宴于内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皆预。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宴近臣于广政殿，江南、吴越朝贡使皆预。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宴近臣及孟昶于大明殿。开宝四年五月七日，宴近臣及刘鋹于崇德殿。十一月五日，江南李煜、吴越钱俶各遣子弟来朝，宴于崇德殿。八年三月晦，宴契丹使于长春殿。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十一日，宴两浙进奉使、契丹国信使及李煜、刘鋹、禁军都指挥使以上于崇德殿，不举乐，酒七行而罢。契丹遣使贺登极也。五月十一日，再宴契丹使于崇德殿，酒九行而罢，以其贡助山陵也。三年正月十六日，宴刘鋹、李煜、契丹使、诸国蕃客于崇德殿，以契丹使来贺正故也。三月二十五日，吴越钱俶来朝，宴于长春殿，亲王、宰相、节度使、刘鋹、李煜皆预。十月十六日，宴宰相、亲王以下及契丹使、高丽使、诸州进奉使于崇德殿，以乾明节罢大宴故也。是后，宴外国使为常。

其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使者朝服称制曰“奉制劳某主”，国主迎于门外，与使者俱入升阶，使者执束帛，称有制，国主北面再拜稽首受币，又再拜稽首，以土物傧，使者再拜受。国主送使者出，鸿胪引诣朝堂，所司奏闻，通事舍人承敕宣劳，再拜就馆。翌日，遣使戒见日如仪。又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县大乐。典仪设国主位于县南道西北向，又设其国诸官之位于其后。所司迎引，国主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奏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西房，即御位。典仪赞拜，国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敕升坐，又再拜稽首，至坐，俯伏避席。侍中承制曰“无下拜”，国主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再拜并如上仪。侍中又承制劳还馆，通事舍人引国主降，复位，再拜稽首，出。其国诸官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奏礼毕，皇帝降坐。其锡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

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自景德澶渊会盟之后，始有契丹国信使副元正、圣节朝见。大中祥符九年，有司遂定仪注。

前一日，习仪于驿。见日，皇帝御崇德殿。宰臣、枢密使以下大班起居讫，至员僚起居后，馆伴使副一班入就位，东面立。次接书匣阁门使升殿立。次通事入，不通，喝拜，两拜，奏圣躬万福，又喝两拜，随呼万岁，喝祗候，赴东西接引使副位。舍人引契丹使副自外捧书匣入，当殿前立。天武官抬礼物分东西向入，列于殿下，以东为上。舍人喝天武官起居，两拜，随呼万岁，奏圣躬万福，喝各祗候。阁门从东阶降，至契丹使位北。舍人揖使跪进书匣，阁门侧身搢笏、跪接，舍人受之。契丹使立，阁门执笏捧书匣升殿，当御前进呈讫，授内侍都知，都知拆书以授宰臣，宰臣、枢密进呈讫，遂抬礼物出。舍人与馆伴使副引契丹使副至东阶下，阁门使下殿揖引同升，立御前。至国信大使传国主问圣体，通事传译，舍人当御前鞠躬传奏讫，揖起北使。皇帝宣阁门回问国主，北使跪奏，舍人当御前鞠躬奏讫，遂揖北使起，却引降阶至辞见位，面西揖躬。舍人当殿通北朝国信使某官某祗候见，应喏绝，引当殿，喝拜，大起居其拜舞并依本国礼

，出班谢面天颜，归位，喝拜舞蹈讫，又出班谢沿路驿馆御筵茶药及传宣抚问，复归位，喝拜舞蹈讫，舍人宣有敕赐窄衣一对、金蹀躞子一、金涂银冠一、靴一两、衣著三百匹、银二百两、鞍辔马一每句应喏

，跪受，起，拜舞蹈讫，喝祗候，应喏西出凡传语并奏圣躬万福、致辞，并通事传译，舍人当殿鞠躬奏闻，后同

。次通北朝国信副使某官某祗候见，其拜舞、谢赐、致词并如上仪，西出其敕赐衣一对，金腰带一，幞头、靴、笏、衣着二百匹，银器一百两，鞍辔马一

。次通事及舍人引舍利已下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赞喝大起居，拜舞如仪。舍人喝有敕赐衣服、束带、衣著、银器分物，应喏跪受，抬担床绝，起，舞蹈拜讫，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引差来通事以下从人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喝两拜，奏圣躬万福，又拜，随呼万岁，喝有敕各赐衣服、腰带、衣著、银器分物，应喏跪受，起，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唱喏分班引出。次行门、殿直入，起居讫，殿上侍立。文明殿枢密直学士、三司使、内客省使下殿。舍人合班奏报阁门无事，唱喏讫，卷班西出。客省、阁门使以下东出，其排立，供奉官已下横行合班。宣徽使殿上喝供奉官已下各祗候分班出，并如常仪。皇帝降坐还内。

宴日，契丹使副以下服所赐，承受引赴长春殿门外，并侍宴臣僚宰

执、亲王、枢密使以下祗候。俟长春殿诸司排当有备，阁门使附入内都知奏班齐，皇帝坐，鸣鞭，宰臣、亲王以下并宰执分班，舍人引入。其契丹使副缀亲王班入。舍人通某甲以下，唱喏，班首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两拜，随呼万岁，喝就坐，分班引上殿。或皇帝抚问契丹使副，舍人便引下殿，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就坐。次舍人、通事分引舍利以下东西分班，喝两拜，喝就坐，分引赴两廊下。次舍人引差来通事、从人东西分班入，合班，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就坐，分引赴两廊。次喝教坊已下两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又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次引看盏二人稍近前，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上殿祗候，分东西上殿立。有司进茶床，内侍酹酒，讫，阁门使殿上御前鞠躬奏某甲已下进酒，余如常仪。宴起，宰臣已下降阶，舍人喝两拜，搢笏，舞蹈，喝各祗候，分班出。次舍利合班，喝两拜，舞蹈，三拜，拜谢讫，喝各祗候分引出。次通事、从人合班，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喝教坊使已下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如传宣赐茶酒，又喝谢茶酒拜，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出。阁门使殿上近前侧奏无事，皇帝降坐，鸣鞭还内。

辞日，皇帝坐，内殿起居班欲绝，诸司排当有备，催合侍宴臣僚东西相向，班立崇德殿庭。俟奏班齐，舍人喝拜，东西班殿侍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祗候。次舍人通馆伴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次通契丹使某甲常起居，次通副使某甲常起居，俱引赴西面立。次通宰臣以下横行，通某甲以下，应喏，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应喏，两拜呼万岁，分升殿东西向立。次通事、舍人引契丹舍利以下，次差来通事、从人俱分班入，当殿两拜，奏圣躬万福，喝各就坐，两拜，呼万岁，分引赴两廊立。次通教坊使、看盏。及进茶床、酹酒并阁门奏进酒，并如长春宴日之仪。酒五巡，起。宰臣以下降阶班立，两拜、搢笏、舞蹈，三拜，喝各祗候。宰臣以下并三司使、文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升殿侍立，其余臣僚并契丹使并出。次引舍利及差来从人，俱两拜万岁讫，分班引出。如传宣赐茶酒，更喝谢拜如前仪。已上班绝，舍人再引契丹使入，西面揖躬。舍人当殿通北朝国信使某祗候辞，通讫，引当殿两拜，出班致辞，归位，又两拜讫，宣有敕赐，跪受拜舞讫，喝好去，遂引出。次引副使致词、受赐、拜舞如前仪，亦出。次引舍利已下，次引差来通事、从人，俱分班入，舍人喝有敕赐衣服、衣著、银器分物，各应喏跪受，候抬担床绝，就拜，起，又两拜万岁，喝好去，分班引出。其使副各服所赐，再引入，当殿两拜万岁讫，喝祗候，引升殿，当御前立。皇帝宣阁门使授旨传语国主，舍人揖国信使跪，阁门使传旨通译讫，揖国信使起立，阁门使御前搢笏，于内侍都知处奉授书匣，舍人揖国信使跪，阁

门使跪分付讫，揖起下殿，西出。

政和详定五礼，有《紫宸殿大辽使朝见仪》、《紫宸殿正旦宴大辽使仪》、《紫宸殿大辽使朝辞仪》、《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见仪》、《崇政殿假日大辽使朝辞仪》。其紫宸殿赴宴，辽使副位御坐西，诸卫上将军之南。夏使副在东朵殿，并西向北上。高丽、交阯使副在西朵殿，并东向北上，辽使舍利、从人各在其南。夏使从人在东廊舍利之南，诸蕃使副首领、高丽交阯从人、溪峒衙内指挥使在西廊舍利之南。又至各就位，有分引两廊班首诣御坐进酒，乐作，赞各赐酒，群官俱再拜就坐。酒五行，皆作乐赐华，皇帝再坐，赴宴官行谢华之礼。

夏国进奉使见辞仪。夏国岁以正旦、圣节入贡。元丰八年，使来。诏夏国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朝辞诣垂拱殿。

政和新仪：夏使见日，俟见班绝、谢班前，使奉奉表，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前跪进表函，舍人受之，副入内侍省官进呈。使者起，归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馔。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从人入，不奏，即引当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赐分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奏夏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辞，引当殿四拜。宣赐某物酒馔，再拜如见仪。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诸蛮。

高丽进奉使见辞仪。见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见，引当殿，使稍前跪进表函，俯伏兴讫，归位大起居。班首出班躬谢起居，归位，再拜，又出班谢面天颜、沿路馆券、都城门外茶酒，归位，再拜，搢笏，舞蹈，俯伏兴，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即引当殿四拜起居。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

辞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当殿躬通高丽进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辞，引当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词，归位，再拜。舍人宣有敕赐某物兼赐酒食，搢笏，跪受，箱过，俯伏兴，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从人入辞，如见。

政和元年，诏高丽在西北二国之间，自今可依熙宁十年指挥隶枢密院。明年入贡，诏复用熙宁例，以文臣充接伴使副，仍往还许上殿。七年，赐以笾豆各十二，簠簋各四，登一，铏二，鼎二，罍洗一，尊二。铭曰："惟尔令德孝恭，世称东蕃，有来显相，予一人嘉之。用锡尔宝尊，以宁尔祖考。子子孙孙，其永保之！"绍兴二年，高丽遣使副来贡，并赐酒食于同文馆。

金国聘使见辞仪。宣和元年，金使李善庆等来，遣直秘阁赵有开偕善庆等报聘。已而金使复至，用新罗使人礼，引见宣政殿，徽宗临轩受使者书。自后屡遣使来，帝待之甚厚，时引上殿奏事，赐予不赀，礼遇并用契丹故事。

绍兴三年十二月，宰臣进呈金使李永寿等正旦入见。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时，神京会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暂驻于此。事从简便。旧日礼数，岂可尽行？无庸俱入。"使人见辞，并赐食于殿门外。八年，金国遣使副来，就驿议和。诏王伦就驿赐宴。十一年十一月，金国遣审议使来。入见，时殿陛之仪议犹未决。议者谓"兵卫单弱，则非所以隆国体；欲设仗卫，恐骇虏情。"乃设黄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帘幕，班定彻帷。十二年，扈从徽宗梓宫、皇太后使副来。十三年十一月，有司言："贺正旦使初至，于盱眙军赐宴。未审回程合与不合筵待？"诏内侍省差使臣二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一员于镇江府，一员于盱眙军。寻诏：金国贺正旦人使到阙赴宴等坐次，令与宰臣相对稍南。使副上下马于执政官上下马处。三节人从并于宫门外上下马。立班则于西班，与宰臣相对立。仍权移西班使相在东壁宰臣之东。十四年正月一日，宴金国人使于紫宸殿。文臣权侍郎已上、武臣刺史已上赴坐。自后正旦赐宴仿此。五月，金国始遣贺天申节使来。有司言合照旧例：北使贺生辰圣节使副随宰臣紫宸殿上寿，进寿酒毕，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乐，三节人从不赴。既而三节人从有请，乞随班上寿，诏许之，仍赐酒食。遇贺正，人使朝辞在上辛祠官致斋之内，仍用乐。二十九年，以皇太后崩，其贺正使副止就驿赐宴。见辞日，赐茶酒，并不举乐。

大率北使至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班荆馆在赤岸，去府五十里

，酒七行。翌日登舟，至北郭税亭，茶酒毕，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赐褥被、钅沙锣等。明日，临安府书送酒食，阁门官入位，具朝见仪，投朝见榜子。又明日，入见。伴使至南宫门外下马，北使至隔门内下马。皇帝御紫宸殿，六参官起居。北使见毕，退赴客省茶酒，遂宴

垂拱殿，酒五行，惟从官已上预坐。是日，赐茶器名果。又明日，赐生饩。见之二日，与伴使偕往天竺烧香，上赐沉香、乳糖、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而归。翌日，赐内中酒果、风药、花饧，赴守岁夜筵，酒五行，用傀儡。正月朔旦，朝贺礼毕，上遣大臣就驿赐御筵。中使传旨宣劝，酒九行。三日，客省签赐酒食，内中赐酒果。遂赴浙江亭观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园燕射，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并射弩。酒九行，退。五日，大宴集英殿，尚书郎、监察御史已上皆预，学士撰致语。六日，朝辞退，赐袭衣、金带、大银器。临安府书送赆仪。复遣执政官就驿赐宴。晚赴解换夜筵，伴使与北使皆亲劝酬，且以衣物为侑。次日，加赐龙凤茶、金镀合。乘马出北阙门登舟，宿赤岸。又次日，复遣近臣押赐御筵。

自到阙朝见、燕射、朝辞，共赐大使金千四百两，副使金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都管上节各赐银四十两，中下节各三十两，衣一袭、涂金带一条。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七十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临安府差；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等子内差，并前期教习之。

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惟迓劳宴赉之数，则有杀焉。其授书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诸蕃占城、回鹘、大食、于阗、三佛齐、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或比间数岁入贡。层檀、日本、大理、注辇、蒲甘、龟兹、佛泥、拂菻、真腊、罗殿、渤泥、邈黎、阇婆、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注辇、三佛齐使者至，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

元祐二年，知颍昌府韩缜言：“交阯小国，其使人将及境，臣尝近弼，难以抗礼。按元丰中迓以兵官，饯以通判，使副诣府，其犒设令兵官主之。请如故事。”仍诏所过郡，凡前宰相、执政官知判者亦如之。又诏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

礼部言：“元丰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许一贡。今西南蕃泰平军入贡，期限未及。”诏特许之。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宣和诏蕃国入贡，令本路验实保明。如涉诈伪，以上书诈不实论。

建炎三年，占城国王遣使进贡，适遇大礼，遂加恩，特授检校少傅，加食邑。自后明堂郊祀，并仿此。绍兴二年，占城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银绢。

建炎四年，南平王薨，差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尹东珣充吊祭使，赐绢布各五百匹，羊、酒、寓钱、寓彩、寓金银等，就钦州授其国迎接人，制赠侍中，进封南越王。封其子为交阯郡王，遇大礼，并加恩如占城国王。淳熙元年，赐“安南国王”印，铜铸，涂以金。

绍兴七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只许四十人到阙，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淳熙五年，再入贡。计其直二万五千缗，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安南献驯象。帝曰：“蛮夷贡方物乃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其令帅臣告谕，自今不必以驯象入贡。”三十二年，孝宗登极，诏曰：“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氵京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淳祐三年，安南国主陈日煚来贡，加赐功臣号。十一年，再来贡。景定三年六月，日煚上表贡献，乞授其位于其子陈威晃。咸淳元年二月，加安南大国王陈日煚功臣，增“安善”二字；安南国王陈威晃功臣，增“守义”二字，各赐金带、鞍马、衣服。二年，复上表进贡礼物，赐金五百两，赐帛一百匹，降诏嘉奖。

志第七十三 礼二十三（宾礼五 附录）

○群臣上表仪 宰臣赴上仪 朝省集议班位 臣僚上马之制 臣僚呵引之制

群臣上表仪。《通礼》：守宫设次于朝堂，文东武西，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臣之北。礼曹掾举表案入，引中书令出，就南面立。礼部郎中取表授中书令，令即受表入奏。

其礼：凡正、至不受朝，及邦国大庆瑞、上尊号请举行大礼，宰相率文武群臣暨诸军将校、蕃夷酋长、道释、耆老等诣东上阁门拜表，知表官跪授表于宰臣，宰臣跪授于阁门使，乃由通进司奏御。凡有答诏，亦拜受于阁门，获可，奏者奉表称贺。其正、至，枢密使率内班拜表长春殿门外，亦阁门使受之。

又西京留守拜表仪制：留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质明，并集长寿寺立班，置表于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赐服及大庆瑞并如之。或令分司官赍诣行在，或止驿付南京留司，约用此制。若巡幸，东京则留司百官亦五日一上表起居，并集大相国寺。

其制：群臣诣阁拜奏者，首云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言；常奏御者，止云臣某言，并称尊号，已有功臣爵邑者具之；状奏者，前后列衔，不称尊号，亦云功臣爵邑。其外，又有书疏、奏札、榜子之类。

乾德二年，令有司详定表首。太常礼院言："仆射南省官品第二，太子三师官品第一，品位虽高，而南省上台为尊，合以仆射充首。若专以品秩为定，则诸行侍郎品第四，列于诸司三品卿监之上，不可以品序为准。按唐贞元六年诏，每有庆贺及诸臣上表，并合上公为首，如三公阙，以令、仆行之。中书、门下列贡章表，则仆射是百僚师长，难同宫僚之例。"诏百官集议。翰林学士陶谷等曰："按唐制：上台、东宫并是廷臣，当时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为正宰相。贞观末，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方为宰相。今仆射既非宰相，合在大子三师之下，理固不疑。若以宫僚非廷臣，既宰相岂当兼领？今若先二品而后一品，升后列而退前班，紊其等威，事恐非顺。请以太子三师为表首。"窦仪等曰："东宫三师为表首，论讨故典，实皆无据。左右仆射当为表首者，其事有六：按《六典》，尚书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参官，皆以尚书省官为首，则仆射合为表首，一也。又唐制，上表无上公，即尚书令仆以下行

之，其嗣王合随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则嗣王虽一品，不得为表首，二也。仆射位次三公，合为表首，三也。况仆射为百僚师长，东宫三师非师长之任，四也。晋天福中诏，谢贺上表，上公行之，如阙，即令仆射行之，五也。立制之班，卑者先入后出，尊者后入先出。今东宫一品立定，仆射乃入，仆射既退，东宫一品乃出，且在两省之后，六也。”

诏从仪等议，以仆射为表首焉。

宰臣赴上仪。《开元礼》有任官初上相见之仪。宋制：凡牧守赴上，多仍州府旧礼。台省之制，宰相、亲王、使相正衙谢讫，出文德殿便门至西廊，堂后官、两省杂事迎参；至中书便门，两省官迎班；升都堂，与送上官对揖见任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

，降阶，又与送上官对拜讫，分东、西升坐于床。两省杂事读案，堂后官接案。搢笏顶笔判署，凡三道：一，司天监寿星见；二，开封府嘉禾合穗；三，澶州黄河清。并判准，始谢送上官，讫，三司使、学士、两省官、待制、三司副使升堂展贺。百官先班中书门外，上事官降阶，百官入，直省官通班赞致贺，归后堂，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相见，会食讫，退。

建隆三年，中书、门下言：“准唐天成元年诏故事，藩镇带平章事，合于都堂视事，刊石以记官族，输礼钱三千贯。近年颇隳曩制。自今藩镇带平章事者，输礼钱五百千，刻石记岁月。其钱以给两省公用，望举行之。”诏自今宰相及枢密使兼平章事、侍中、中书令者，输礼钱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刻石以记如旧制。增秩者不再输，旧相复入者输如其数。

乾德二年，置参知政事，就宣徽院赴上，而枢密使、副止上事于本厅。后以曹彬兼侍中，为枢密使，特令赴中书上事。

大中祥符中，诏自今宰相官至仆射者，并于中书都堂赴上，不带平章事亦令赴上。有司上仪注，宰相用常仪。仆射本省上日，郎中、员外班迎于都堂门内，尚书丞、郎于东廊阶上稍近班迎揖，金吾将军升殿展拜贺，礼生赞引，主事读案。见任中书枢密使相、前任中书门下并不赴，余如宰相之仪。上讫，与本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诸司三品以上会食。

右仆射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有司按故事，宰相凡有吉庆，百官皆班贺。诏以未葺攸司，其班贺权罢。旦赴上修宫所，特赐会，丞、郎、三司副使以上悉预。自是宫观使副上日皆赐会作乐。

天禧初，太保、平章事王旦为太尉。国朝以来，三公不兼宰相，无赴上仪。特诏有司详定，就尚书省赴上，百官班迎，宰相而下悉集。御史大夫、中丞、知杂、三院御史皆僚属送上，判案三道。中丞以上，即京府尹、赤县令、诸曹、节度、刺史、皇城、宫苑使悉集。翰林学士入院日赐设，惟学士、中书舍人赴坐。又资政、侍读、侍讲、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兼秘书监并赴上。秘阁及两省五品以上任三馆学士、判馆、修撰者，皆赐设焉。

朝省集议，前代不载其仪。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先下诏都省，省吏以告当议之官，悉集都堂，设左、右丞于堂之东北，南向；御史中丞于堂之西北，南向；尚书、侍郎于堂东厢，西向；两省侍郎、常侍、给事、谏舍于堂之西厢，东向；知名表郎官于堂之东南，北向；监议御史于堂之西南，北向。又设左右司郎中、员外于左、右丞之后，三院御史于中丞之后，郎中、员外于尚书、侍郎之后，起居、司谏、正言于谏舍之后。如有仆射、御史大夫，即于左右丞，中丞之前。如更有他官，即诸司三品于侍郎之南，东宫一品于尚书之前，武班二品于谏舍之南，皆重行异位。卑者先就席。左、右丞升厅，省吏抗声揖群官就坐，知名表郎官以所议事授所司奉诣左、右丞，左、右丞执卷读讫授中丞、中丞授于尚书、侍郎，以次读讫，复授知名表郎官。将毕，左、右丞奉笔叩头揖群官，以一副纸书所议事节署字于下，授四坐。监议御史命吏告云："所见不同者请不署字。"以官高者为表首。如止集本省官，坐如常仪，其知名表郎官、监议御史坐仍北向。惟仆射以上得乘马至都堂，他官虽同平章，事亦止屏外。

明道二年，尚书议庄献、庄懿太后升祔，省官带内外制、兼三司副使承例移文不赴。

监议御史段少连以为官带近职，一时之选，宜有建明，不当反自高异。乃奏议事不集以违制论。从之。

集贤校理赵良规言："国朝故事，令敕仪制，别有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视品与前朝异，固无在朝叙职、入省叙官之说。若全不论职，则后行员外郎兼学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驾下；知制诰、待制入朝与侍郎同列，入省分厕散郎；员外郎任三司副使、郎

中任判官，在三司为参佐，入本省为正员。所以旧来议事，集尚书省官，带职者不赴。别诏三省悉集，则及大小两省；内朝官悉集，则及学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则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长官。故事，尚书省官带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是于尚书省、御史台了不著籍，故有绝曹之语。又凡定学士、舍人、两省著位，除先后入外，若有升降，皆特禀朝旨，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下？”御史台、礼院详定，久不决。

判礼院冯元等曰：“会议之文，由来非一，或出朝廷别旨，或循官司旧规。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学士、两省、台官者，容有两制、给舍、中丞；集学士、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监；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诸卫。盖谋事有小大，集官有等差，率系诏文，乃该余职。少连以太常易名之细，考功覆议之常，误谓群司普当会席，列为具奏，婴以严科，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分局常员，略无异等。请臣僚拟谥，止集南省官属，或事缘体大，临时敕判，兼召三省、台、寺，即依旧例。”御史台言：“今尚书省官任两制者，系台省之籍，无坐曹之实。论职官之言，正为绝曹者设，岂可受禄则系官定奉，议事则绝曹为辞？况王旦、王化基、赵安仁、晁迥、杜镐、杨亿皆尝预议于尚书省。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日，屡经都省议事。又议大事，仆射、御史大夫入省，唯仆射至厅下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会议，列状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张，恐非通理。”

礼官吴育曰：“两奏各有未安。尚书省制度虽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辄易尊卑，是以朝省为彼我、官职分二事也。两制近职，若有事议而云绝班不赴，非所以求至当。且知制诰中书省奏班簿，是谓绝班。翰林学士亦知制诰，不绝班簿。此因循之制，非确据也。纵绝班有例，而绝官无闻，一人命书，三省连判，而都无所系，止为奉钱，岂命官之礼？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质定。祥符五年仆射上事仪：绝班之官，别头赞引，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请凡会议，省官带近职者，别作一行而坐，自为序列，非以相压。若招两制、台省、诸司、诸卫官毕集，则各从其类，自作一行，书议如其位次。”

诏尚书省议事，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议大事，令赴，别设坐次。

是岁，紫宸、垂拱殿刊石为百官表位。三司使，内朝班学士右，独立石位；门外，亦班其上。

熙宁二年，御史台、太常礼院详定臣僚御路上马之制：近上臣僚及北使到阙，并于御路上行马。中书枢密院执政官、宣徽院、御史中丞、知杂御史、左右金吾、摄事官清道者，导从呵止依旧式，其三司副使以上亦许出节。正任观察使以上与合出节臣僚，并许自宣德门外至天汉桥北御路上行马，如从贺出入及宗室内庭诸宫院车骑，并不在此限。

御史台又言："旧制：百官台参、辞谢臣僚于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体按老疾。今止于御史厅一员对拜，不惟有失旧仪，兼恐不能公共参验。请如旧制朝堂拜揖，遇放常朝，即诣御史台。"已而诏宰臣、亲王、使相、两府、宣徽使，遇入枢密院门，许至从南第二门外上下马。又诏：宰臣上马，枢密院次之，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马处并同两省侍郎。

御史台言："左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礼贺仆射上尚书省，于都堂下马。按左、右丞上下马于本厅。请付有司推治。"安礼争论上前，以为今日置左、右丞为执政官，不应有厚薄。左、右丞于都堂上下马自此始。

寻诏执政官退朝上马，宰臣于枢密院，余于隔门外。都堂聚议退，左丞于门下侍郎厅，右丞于中书侍郎厅。品官诣尚书省上下马依杂压，大中大夫以上就第一贮廊，监察御史以上就过道，诸六曹尚书、侍郎即大中大夫以上就本厅，监察御史以上就客位，余并过道门外。

政和朝参臣僚上马次序：俟皇城门开，枢密入，次三省执政官，次一品二品文臣鞠、六曹侍郎、殿中监、开封尹、大司成、侍从官、两省，次百官，御史台编栏以次入。

其宰相罢政，韩琦以司徒、节度判相州，曾公亮以司空、节度为集禧观使，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曹佾以中书令、节度充景灵宫使，韩绛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致仕太师文彦博来朝，其大朝会班位仪物如之。吴育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为西太一宫使，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而已。自是，旧相按例重轻以特旨行之。

治平四年，御史台言："庆历中，有诏详定武臣出节呵引之制：节度使在尚书下，三节。节度观察留后在诸行侍郎下，两节。观察使在中书舍人下，诸卫大将军、防御，团练使在大卿监下，内客省使比诸司大卿，景福殿使比将作监，引进使比庶子，在防御使上，以上各一节。诸州刺史、诸卫将军在少卿监下，宣庆、四方馆使比少卿，宣政、昭宣、

阁门使比司天监少监，诸卫将军上，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比郎中，客省、引进、阁门副使比员外郎，枢密都承旨在司天少监下、阁门使上，副都承旨在阁门使下，枢密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在诸司使下，以上并两人呵引。当时已施行矣，而皇祐编敕删去此制，请复举行。”

志第七十五 礼二十五（凶礼一）

○山陵

山陵、谥祔、服纪、葬仪与士庶之丧制为凶礼。其上陵忌日，汉仪如吉祭。宋制，是日禁屠杀，设素馔，辍乐举哭，素服行事，因以类附焉。

太祖建国，号僖祖曰钦陵，顺祖曰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曰安陵。

安陵在京城东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封村。以司徒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学士窦仪礼仪使，中丞刘温叟仪仗使，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卤簿使，太宗时尹开封，为桥道顿递使。质寻免相，以太宗兼辖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南神门至乳台、乳台至鹊台皆九十五步。乳台高二十五尺，鹊台增四尺。神墙高九尺五寸，环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门、角阙。

有司言："改卜陵寝，宣祖合用哀册及文班官各撰歌辞二首。吉仗用大驾卤簿。凶仗用大升舆、龙輴、鹅茸纛、魂车、香舆、铭旌、哀谥册宝车、方相、买道车、白幰弩、素信幡、钱山舆、黄白纸帐、暖帐、夏帐、千味台盘、衣舆、拂纛、明器舆、漆梓宫、夷衾、仪椁、素翣、包牲、仓瓶、五谷舆、瓷甎、辟恶车。进玄宫有铁帐覆梓宫，藉以棕榈褥，铁盆、铁山用然漆灯。宣祖衮冕，昭宪皇后花钗、翟衣，赠玉。十二神、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及留陵刻漏等，并制如仪。"

有司又言："按《仪礼》'改葬緦'注云：'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也，必服緦者，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緦三月而除之。'又《五礼精义》云：'改葬无祖奠，盖祖奠设于柩车之前以为行始，至于改葬，告迁而已。'今请皇帝服緦，皇亲及文武官护送灵驾者亦服緦，既葬而除。不设祖奠，止于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谥册、谥宝旧藏庙室，合迁置陵内。改葬之礼，与始葬同，几筵宜新，明器坏者改作。凡敛衣、敛物并易之。其皇堂赠玉、镇圭、剑佩、旒冕、玉宝，并以珉玉、药玉，绶以青锦。安陵中玉圭、剑佩、玉宝等皆用于阗玉。孝明、孝惠陵内用珉玉、药玉。启故安陵，奉安宣祖、昭宪孝惠二后梓宫于幄殿。灵驾发引，所过州府县镇，长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辞，皆哭。自发引至揜皇

堂，皆废朝，禁京城音乐。”

顺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营奉二陵，遂以一品礼葬河南县。制度比安陵减五分之一，石作减三分之一，寻改上定陵名曰靖陵。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遗诏：“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诸道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辄离任赴阙。诸州军府临三日释服。”群臣叙班殿庭，宰臣宣制发哀毕，太宗即位，号哭见群臣。群臣称贺，复奉慰尽哀而退。

礼官言：“群臣当服布斜巾、四脚，直领布衤兰，腰绖。命妇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绖，大袖、裙、裤，竹杖。士民缟素，妇人素缦。诸军就屯营三日哭。”群臣屡请听政，始御长春殿。群臣丧服就列，帝去杖、绖，服斜巾、垂帽，卷帘视事。小祥，改服布四脚、直领布衤兰，腰绖，布裤，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帝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浅黄衫、緅皮鞮黑银带。群臣及军校以上，皆本色惨服、铁带，靴、笏。诸王入内服衰，出则服惨。又成服后，群臣朝晡临三日。大小祥、禫除、朔望，皆入临奉慰。内出遗留物颁赐诸臣亲王，遣使赍赐方镇。二十七日，命宰臣撰陵名、哀册文。

明年三月十七日，群臣奉谥号册宝告于南郊，明日，读于灵坐前。四月十日，启攒宫，帝与群臣皆服如初丧。群臣朝晡临殿中，退，易常服出宫城。十三日，发引，帝衰服，启奠哭，群臣入临，升梓宫于龙輴。祖奠彻，设次明德门外，行遣奠礼，读哀册，帝哭尽哀，再拜辞，释衰还宫，百官辞于都城外。二十五日，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于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庙之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升配。礼毕，群臣奉慰。其吉凶仗如安陵，惟增辒辌车、神帛肩舆，卤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在巩县，祔宣祖，曰永昌。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于万岁殿。真宗散发号擗，奉遗诏即位于殿之东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广八十尺，陵台方二百五十尺。大驾卤簿，用玉辂一、革车五外，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有司定散发之礼，皇帝、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并左被发，皇太后全被发。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裤、帽，竹杖，腰绖、首绖，直领布衤兰衫、白绫襯服。诸王皇亲以下如之，加布头冠、绢衤亲服。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妇布裙、衫、帔、帕头，首绖，绢衤亲服。宫人无帔。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头冠、大袖、

衤兰衫、裙、裤，腰绖，竹杖，绢衬服。自余百官并布幞头、衤兰衫，腰绖。两省五品、御史台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以上，见任前任防御、团练、刺史，内客省、阁门、入内都知、押班等，布头冠、幞头、大袖、衤兰，衫、裙、裤，腰绖。诸军、庶民白衫纸帽，妇人素缦不花钗，三日哭而止。山陵前，朔望不视事。

六月，诏翰林写先帝常服及绛纱袍、通天冠御容二，奉帐坐，列于大升舆之前，仍以太宗玩好、弓剑、笔砚、琴棋之属，蒙组绣置舆中，陈于仗内。十月三日，灵驾发引，其凶仗法物擎舁牵驾兵士力士，凡用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服白练宽衫、练裙，勒帛绢帻。余并如昌陵制。十一月二日，有司奉神主至太庙，近臣题谥号，祔于第六室，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置卫十五百人于陵所，作殿以安御容，朝暮上食，四时致祭焉。

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即位。二十日，礼仪院言："准礼例，差官奏告天地、社稷、太庙、诸陵，应祠祭惟天地、社稷、五方帝诸大祠，宗庙及诸中小祠并权停，俟祔庙礼毕，仍旧。"是日，命阁门使薛贻廓告哀于契丹。宣庆使韩守英为大内都巡检，内侍分领宫殿门，卫士屯护。阁门使王遵度为皇城四面巡检，新旧城巡检各权添差，益以禁兵器仗，城门亦设器甲，以辨奸诈。

二十一日，群臣入临，见帝于东序。阁门使宣口敕曰："先皇帝奄弃万国，凡在臣僚，毕同号慕，及中外将校，并加存抚。"群臣拜舞称万岁，复哭尽哀，退。是日上表请听政，凡三上，始允。二十三日，陈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襚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召辅臣通观。明日，大敛成服。二十五日，有司设御坐，垂帘崇政殿之西庑，帘幕皆缟素，群臣叙班殿门外。帝衰服，去杖、绖，侍臣扶升坐。通事舍人引群臣入殿庭，西向合班。俟帘卷，群臣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随班三呼万岁，退。宰臣升殿奏事如仪。三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释衰服，群臣入临，退，赴内东门，进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临，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释服，服惨。

十四日，司天监言："山陵斩草，用四月一日丙时吉。"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言："据司天监定永安县东北六里曰卧龙冈，堪充山陵。"诏雷允恭覆按以闻。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九月十一日，召辅臣赴会庆殿，观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帝与辅臣议及天书，皆先帝尊道膺受灵贶，殊尤之瑞属于元圣，不可留于人间，宜于永定陵奉安。二十三日，奉导天书至长春殿，帝上

香再拜奉辞。二十四日，天书先发，帝启奠梓宫，读哀册，礼毕，具吉凶仪仗。百官素服赴顺天门外，至板桥立班奉辞。还，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皇堂。十八日，虞主至京。十九日，群臣诣会庆殿行九虞祭。二十三日，祔太庙第七室。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丧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并用定陵故事，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人治之。宣庆使石全彬提举制梓宫，画样以进，命务坚完，毋过华饰。三司请内藏钱百五十万贯、□绢二百五十万匹、银五十万两，助山陵及赏赉。遣使告哀辽、夏及赐遗留物，又遣使告谕诸路。又以听政奠告大行，近臣告升遐于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又告嗣位。赐两府、宗室、近臣遗留物。

五月，翰林学士王珪言："天子之谥，当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告天，议定，然后连奏。近制唯词臣撰议，即降诏命，庶僚不得参闻，颇违称天之义。臣拟上先帝尊谥，望诏有司稽详旧典，先之郊，而后下臣之议。"七月，宰臣以下宿尚书省，宗室团练使以上宿都亭驿，请谥于南郊。八月，告于福宁殿、天地、宗社、宫观。

九月二十八日，启菆宫，以初丧服日一临，易常服出。十月六日，灵驾发引，天子启奠，梓宫升龙輴。祖奠彻，与皇太后步出宣德门，群臣辞于板桥。十五日，奉安梓宫陵侧。十七日，开皇堂。十一月二日，虞主至，皇太后奠于琼林苑，天子步出集英殿门奉迎，奠于幄。七日，祭虞主。二十九日，祔太庙。主如汉制，不题谥号，及终虞，而行卒哭之祭。

礼院言："故事，大祥变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礻覃，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从吉，已蒙降敕。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而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不宜有异。请以三月二十九日为大祥，五月择日而为禫，六月一日而从吉。"于是大祥日不御前后殿，开封府停决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观察使以上及宗室管军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群臣皆奉慰焉。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十一日，大敛。二月三日，殡。四月三日，请谥。十八日，奏告及读谥册于福宁殿。七月二十

五日，启菆。八月八日，灵驾发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

礼院准礼：群臣成服后，乘布裹鞍鞯。小祥临讫，除头冠、方裙、大袖。大祥临讫，裹素纱软脚幞头，惨公服，乘皂鞍鞯。禫除讫，素纱幞头、常服、黑带。二日，改吉服，去佩鱼。虞主至自掩圹，五虞皆在途，四虞于集英殿。曲赦两京、畿内、郑、孟等州如故事。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敛，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七月五日，请谥于南郊。九月八日，读谥宝册于福宁殿。二十三日，启菆。十月一日，灵驾发引。二十一日，葬永裕陵。二十九日，虞主至。十一月一日，虞祭于集英殿。自复土，六虞在途，太常卿摄事，三虞行礼于殿。四日，卒哭。五日，祔庙。

秘书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礼，以君服同于父，皆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而人君遂亦不为三年之丧。唯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实行三年之丧。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难改者，以人君自不为服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实行三年之丧，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练、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此礼之不经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盖不可以无服也。祔庙而后即吉，财八月矣，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也。易月之制，因袭已久，既不可追，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渐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释衰，其余则君服斯服可也。至于禫，不必为之服，惟未纯吉以至于祥，然后无所不佩，则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诏礼官详议。

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议："朝廷典礼，时世异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尽用，则当以祖宗故事为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丧三年，民间禁乐如之，虽过山陵，不去衰服，庶协古制。缘先王恤典节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尽用，则当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遗制。"诏从其议。

神主祔庙，是月冬至，百官表贺。崇政殿说书程颐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绍圣四年，太史请迁去永裕陵禁山民冢一千三百余，以便国音。帝

曰："迁墓得无扰乎？若无所害，则令勿迁，果不便国音，当给官钱，以资葬费。"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诏山陵制度并如元丰。七月十一日，启菆。二十日，灵驾发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九日，以升祔毕，群臣吉服如故事。

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继太祖，兄弟相及，虽行易月之制，实斩衰三年，以重君臣之义。公除已后，庶事相称，具载国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实承神考之世，已用开宝故事，为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并用纯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兴国二年故事。"

礼部言："太平兴国中，宰臣薛居正表称：'公除以来，庶事相称，独命彻乐，诚未得宜。'即是公除后，除不举乐外，释衰从吉，事理甚明。今皇帝当御常服、素纱展脚幞头、淡黄衫、黑犀带，请下有司裁制。"宰臣请从礼官议，乃诏候周期服吉。

时诏不由门下，径付有司。给事中龚原言："丧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门下，是废法也。臣为君服斩衰三年，古未尝改。且陛下前此议服，礼官持两可之论，陛下既察见其奸，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从之，臣窃为陛下惜。开宝时，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栉风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权宜一时，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军。于是诏依元降服丧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从吉"指挥，改正。

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于五国城。七年正月，问安使何蕃等还以闻，宰执入见，帝号恸擗踊，终日不食。宰臣张浚等力请，始进糜粥。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临于行宫。自闻丧至小祥，百官朝晡临；自小祥至禫祭，朝一临。太常等言："旧制，沿边州军，不许举哀。缘诸大帅皆国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体，至于将佐，皆怀忠愤，宜就所屯，自副将而上成服，日朝晡临，故校哭于本营。"命徽猷阁待制王伦等为奉迎梓宫使。

时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及汉孝文自执谦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亲，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礼言之，犹且不可，况变故特异如今日者，又当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宁德皇后，蒙尘北狩，永诀不复，实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考之于礼，仇不复则服不除，寝苫枕戈，无时而终。所以然者，天下虽大，万事虽众，皆无以加于父子之

恩，君臣之义也。伏睹某月某日圣旨，缘国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为非矣。自常礼言之，犹须大行有遗诏，然后遵承。今也大行诏旨不闻，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饮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药，必无供亿，崩殂之后，衣衾敛藏，岂得周备？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为谁？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备难堪忍，纵未能遵《春秋》复仇之义，俟仇殄而后除服，犹当革汉景之薄，丧纪以三年为断。不然，以终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圣人之所安也。”

又曰：“虽宅忧三祀，而军旅之事，皆当决于圣裁，则谅沍之典，有不可举。盖非枕块无闻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鲁侯有周公之丧，而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则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师戒严，方将北讨，万几之众，孰非军务。陛下听断平决，得礼之变，卒哭之后，以墨衰临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无疑也。如合圣意，便乞直降诏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宁德皇后，诞育眇躬，大恩难报，欲酬罔极，百未一伸。銮舆远征，遂至大故，讣音所至，痛贯五情。想慕慈颜，杳不复见，怨仇有在，朕敢忘之。虽军国多虞，难以谅闇，然衰麻枕戈，非异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兴自朕躬，致丧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权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怀。其合行典礼，令有司集议来上。如敢沮格，是使朕为人子而忘孝之道，当以大不恭论其罪。’陛下亲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胜大愿。”

六月，张浚请谥于南郊。户部尚书章谊等言：“梓宫未还，久废谥册之礼，请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庙之礼，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毕而后卒哭，卒哭而后祔庙，仍于小祥前卜日行之。异时梓宫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礼，更不立虞主。”从之。九月甲子，上庙号曰徽宗。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显肃皇后将及大祥，虽皇堂未置，若不先建陵名，则春秋二仲，有妨荐献。请先上陵名。”宰臣秦桧等请上陵名曰永固。

徽宗与显肃初葬五国城，十二年，金人以梓宫来还。将至，帝服黄袍乘辇，诣临平奉迎，登舟易缌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于龙德别宫，帝后异殿。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有司预备衮冕、翟衣以往，至则纳之椁中，不复改敛。秦桧白令侍从、台谏、礼官集议，灵驾既还，当崇奉陵寝，或称攒宫。礼部员外郎程敦厚希桧意，独上奏言：“仍攒宫之旧称，则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则若亡存本之后图。臣以为宜勿禤虚名，当示大信。”于是议者工

部尚书莫将等乃言："太史称岁中不利大葬，请用明德皇后故事，权攢。"从之。以八月奉迎，九月发引，十月掩攢，在昭慈攢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亩。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国使至，以钦宗讣闻。诏："朕当持斩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并常服、黑带，去鱼，诣天章阁南空地立班，听诏旨，举哭毕，次赴后殿门外进名奉慰，次诣几筵殿焚香举哭。六月，权礼部侍郎金安节等请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权留以待梓宫之还。从之。七月，宰臣陈康伯等率百官诣南郊请谥，庙号钦宗，遥上陵名曰永献。其余并如徽宗典礼。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号恸擗踊，逾二日不进膳。寻谕宰执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之丧，自不妨听政。淮等奏："《通鉴》载晋武帝虽有此意，后来只是宫中深衣、练冠。"帝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司马光所以讥之。后来武帝竟欲行之。"淮曰："记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时，人主衰绖，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朕当衰绖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仪制，令有司讨论。"诏百官于以日易月之内，衰服治事。

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从礼制。上流涕曰："大恩难报，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车驾还内，帝衰绖御辇，设素仗，军民见者，往往感泣。诏自今五日一诣梓宫前焚香。帝欲衰服素幄，引辅臣及班次，而礼官奏谓："苴麻三年，难行于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礼官颜师鲁、尤袤等奏："乞礼毕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绖。禫祭礼毕，改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银带。神主祔庙毕，改服皂幞头、黑鞓犀带。遇过宫烧香，则于宫中衰绖行礼，二十五月而除。"帝批："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礼毕。五日壬寅，百官请听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诰》"被冕服出应门"等语以证。九日，诏可。

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帝过宫行焚香礼。二十一日丁巳，谕辅臣曰："昨内引洪迈，见朕已过百日，犹服衰粗因奏事应以渐，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义，而巾则用缯或罗。朕以罗绢非是，若用细布则可。"王淮等言："寻常士大夫丁忧过百日，巾衫皆用细布，出而见客，则以黲布。今陛下举旷古不能行之礼，足为万世法。"帝又曰："晚间引宿直官之类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以为然。自是

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过宫则衰绖而杖。

三月壬子，启攒，帝服初丧之服。甲寅，发引。丙寅，掩攒。甲戌，亲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礼，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带、布袍可也。"

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庙。是日诏曰："朕昨降指挥，欲衰绖三年，缘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有俟过祔庙勉从所请之诏，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大臣乃不敢言。盖三年之制，断自帝心，执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说。谏官谢锷、礼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尽言。惟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上书："愿坚'主听大事于内殿'之旨，将来祔庙毕日，预降御笔，截然示以终丧之志，杜绝辅臣方来之章，勿令再有奏请，力全圣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纳用焉。仍诏："攒宫遵遗诰务从俭约，凡修营百费，并从内库，毋侵有司经常之费。诸路监司、州军府监止进慰表，其余礼并免，不得以进奉攒宫为名，有所贡献。"上陵名曰永思。

绍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听在内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礼。

庆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时光宗不能执丧，宁宗嗣服，欲大祥毕更服两月，曰："但欲礼制全尽，不较此两月。"于是监察御史胡纮言："孙为祖服，已过期矣。议者欲更持禫两月，不知用何典礼？若曰嫡孙承重，则太上圣躬亦已康复，于宫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丧有二孤也。自古孙为祖服，何尝有此礼？诏侍从、台谏、给舍集议。吏部尚书叶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圣体违豫，就宫中行三年之丧。皇帝受禅，正宜仿古方丧之服以为服，昨来有司失于讨论。今胡纮所奏，引古据经，别嫌明微，委为允当。欲从所请，参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礼毕，皇帝及百官并纯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飨祖庙。将来禫祭，令礼官检照累朝礼例施行。"四月庚戌，诏："群臣所议虽合礼经，然于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来奏知太皇太后，面奉圣旨，以太上皇帝虽未康愈，宫中亦行三年之制，宜从所议。朕躬奉慈训，敢不遵依。"

初，高宗之丧，孝宗为三年服。及孝宗之丧，有司请于易月之外，用漆纱浅黄之制，盖循绍兴以前之旧。朱熹初至，不以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将来启攒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则其变除之节，尚有可议。望明诏礼官稽考礼律，豫行指定。其官吏军民方丧

之服，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肆为华靡。”其后，诏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视事，盖用此也。方朱熹上议时，门人有疑者，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 谓承重者

，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但《传》云：‘父没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何据。但《小记》云：‘祖父没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傍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服。向来上此奏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已而诏于永思陵下宫之西，修奉攒宫，上陵名曰永阜。

庆元六年，光宗崩，上陵名曰永崇。

嘉定十七年，宁宗崩，上陵名曰永茂。

景定五年，理宗崩，上陵名曰永穆。

咸淳十年，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绍。

自孝宗以降，外庭虽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实行三年之丧云。

志第七十四 礼二十四（军礼）

○禡祭 阅武 受降 献俘 田猎 打球 救日伐鼓

禡，师祭也，宜居军礼之首。讲武次之，受降、献俘又次之。田猎以下，亦各以类附焉。

军前大旗曰牙，师出必祭，谓之禡。后魏出师，又建纛头旗上。太宗征河东，出京前一日，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望气坛用香、柳枝、灯油、乳粥、酥蜜饼、果，祭北方天王。

咸平中，诏太常礼院定禡仪。所司除地为坛，两壝绕以青绳，张幄帟，置军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和三分。祭用刚日，具馔。牲用大牢，以羊豕代。其币长一丈八尺，军牙以白，六纛以皂。都部署初献，副都部署亚献，部署三献，皆戎服，清斋一宿。将校陪位。礼毕焚币，衅鼓以一牢。又择日祭马祖、马社。

阅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故不尽用定仪，亦不常其处。凿讲武池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复筑讲武台城西杨村，秋九月大阅，与从臣登台观焉。

真宗诏有司择地含辉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冯高为台，台上设屋，构行宫。其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分出诸门。诘旦，帝乘马，从官并戎服，赐以窄袍。至行宫，诸军阵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亘二十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有司奏成列，帝升台东向，御戎帐，召从臣坐观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阵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如台上之数以相应。初举黄旗，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駴士噪，声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举白旗，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诏止之，遂举黑旗以振旅。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并凯旋以退。乃召从臣宴，教坊奏乐。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钧容奏乐于楼下，复召从臣坐，赐饮。明日，又赐近臣饮于中书，诸军将校饮于营中，内职饮于军器库，诸班卫士饮于殿门外。

神宗阅左藏库副使开斌所教牌手于崇政殿，乃命殿前步军司择骁健

者依法教习。自是，营屯及更戍诸军、畿甸三路民兵皆随伎艺召见亲阅焉。凡阅试禁卫、戍军、民兵，总率第其精觕，赐以金帛；而超等高者，至命为吏选官，其典领者优加职秩。泾原经略蔡挺肄习诸将军马，点阅周悉，队伍有法，入为枢密副使，因言于上而引试之。旧以七军营阵校试，而分数不齐，前后牴牾。命校试官采掇定为八军法。及军法成，颁行诸路。既又定九军法，以一军营阵，即城南好草披阅之，皆有赏赉。其按阅炮场连弩及便坐日阅召募新军时，令习战如故事。

建炎三年六月，高宗谕辅臣曰："朕欲亲阅武。"宰臣吕颐浩曰："方右武之时，理当如此。祖宗时不忘武备，如凿金明池，益欲习水战。"张浚曰："祖宗每上巳游，必命卫士驰射，因而激赏，亦所以讲武也。"帝曰："朕非久命诸将各阅所部人马，当召卿等共观，足以知诸将能否。"后以巡幸，不果行。

绍兴五年正月，始御射殿，阅诸班直殿前司诸军指教使臣、亲从宿卫亲兵并提辖部押亲兵使臣射射。共一千二百六十人，每六十人作一拨。遂诏户部支金千两，付枢密院激赏库充犒用。三月，御射殿，阅等子赵青等五十人角力，转资，支赐钱银有差。八月，御射殿，阅广东路经略司解发到韶州士庶子弟陈裕试神臂弓，特补进武校尉，赐紫罗窄衫、银束带，差充本路经略司指使。十四年十一月，阅殿前马步军将士艺精者，赏有差。自是，岁以冬月行之，号曰冬教。三十年十月，御射殿，引三衙统制、同统制、统领、同统领入内射射，诏余合赴内殿教人，依年例支降例物，令逐司自行按试等第给散　旧例，每岁引三衙官兵教。是日，止引统制、统领，故有是诏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射殿隔门特坐，引呈新旧行门射射。

乾道二年十一月，幸候潮门外大教场，次幸白石教场。应从驾臣僚，自祥曦殿并戎服起居，从驾往回。内管军、御带、环卫官从驾，宰执以下免从。就逐幕次赐食，俟进晚膳毕，免奏万福，并免茶，从驾还内。二十四日，幸候潮门外大教场，进早膳，次幸白石教场阅兵。三衙率将佐等导驾诣白石，皇帝登台，三衙统制、统领官等起居毕，举黄旗，诸军皆三呼万岁拜讫，三衙管军奏报取旨，马军上马打围教场。举白旗，三司马军首尾相接；举红旗，向台合围，听一金止。军马各就围地，作圆形排立。射生官兵随鼓声出马射獐兔，一金止。叠金，射生官兵各归阵队。举黄旗，射生官兵就御台下献所获。帝遂慰劳，赐赉诸将鞍马金带，以及士卒。诸军欢腾，鼓舞就列。百姓观者如山。时久阴曀，暨帝出郊，云雾解驳，风日开霁。帝遣谕主管殿前司王琪等曰："前

日之教，师律整严，人无哗嚣，分合应度，朕甚悦之，皆卿等力也。”琪等曰：“此陛下神武之化，六军恭谨所致。臣愿得以此为陛下剿绝奸宄。”

四年十月，殿前司言：“相视龙王堂北、江岸以东茅滩一带平地，可作教场。已修筑将坛，将来三司马步军并各全装，披带衣甲，执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场下方营排办，俟驾登台，听金鼓起居毕，依资次变阵教阅。所有圣驾出郊，除禁卫外，欲于本司入阵马军内摘差护圣马军八百人骑、弓箭、器械，作十六队，于仪卫前后引从，各分八队，队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随军鼓笛大乐。及摘差本司入教阵队内诸军步亲随一千人，并统领将官三员，至日，先赴将台下，各分左右，于后壁周围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卫，外作三重环立。”十六日。车驾至滩上。诸军人马，前一日于教场东列幕宿营。是日，三衙管军与各军统领将佐导驾乘马至护圣步军大教场亭，更御甲胄至滩上。皇帝登台，三衙起居毕，权主管殿前司王逵奏三司人马齐，举黄旗，诸军呼拜者三。逵奏请从头教。中军鸣角，倒门角旗出营，马步军簇队成，收鼓讫。连三鼓，马军上马，步人撮起旗枪。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变方阵为备敌之形。别高一鼓，步军四向作御敌之势，且战且前，马军出陈作战斗之势。别高一鼓，各分归地分。五鼓举黄旗，变圆阵为自环内固之形。如前节次讫。三鼓举赤旗，变锐阵，诸军相属，鱼贯斜列，前利后张，为冲敌之形。亦依前节次讫。王逵奏人马教绝，取旨。举青旗，变放教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三，马军下马，步人龊落旗枪，皆应规矩。帝大悦，犒赏倍之。士卒欢呼谢恩如仪。鸣角声簇队讫，放教拽队。步人分东西引拽，马军交头于御台下，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继而进呈车炮、火炮、烟枪。及赭山打围射生，马步军统制官萧鹧巴以所获獐鹿等就御台下进献，人马拽绝。皇帝复御常服，乘马至车子院，宣唤殿前司拨发官马定远、侯彦昌各赐马一匹，彦昌仍自准备将特升副将。进御酒，上谓王逵曰：“今日教阅，进止分合，军律整肃，皆卿之力也。”逵奏：“陛下神武，四海共知。六师军容，孰敢不肃！”时赐酒俱以十分，逵奏以军马事不敢饮，帝曰：“少饮之。”亲减大半。饮毕，谢恩退。又宣问主管侍卫马军司李舜举：“今日按阅之兵，比向时所用之师何如？”舜举奏曰：“今日所治之兵，皆陛下平时躬亲训练，抚以深恩，赐之重赏，忠勇百倍，非昔日可比。”其仪：皇帝至祥曦殿，行门、禁卫等并戎服迎驾常起居。皇帝至，知阁门官以下并戎服常起居，讫。皇帝乘马出，从驾官从驾至候潮门外大教场御幄殿下马，入幄更衣讫，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门、禁卫等迎驾，奏万福。皇帝乘马至教场台下马，升台入幄。从驾官宰执、亲王、使相、正任知阁、御带、环卫官升台，于幄

殿分东西相向立。管军并令全装衣甲带御器械执骨朵升台，于幄殿指南面西立，俟入内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门、禁卫等迎驾，奏万福。皇帝出，阁门分引殿前马步三司统制、统领官常起居讫。次三司将佐以下，听鼓声常起居。次殿帅执骨朵赴御坐前，?嘟讨闭蟆Y菇淘谋希□俑坝□□白嘟淘舱蟆Y菇淘谋希□俑坝□□白嘟倘裾蟆Y菇淘谋希□俑坝□□白嘟淘谋希□槭塘i D谑檀□加氲钋疤□灸常□罹□欢鞒兄计□□□氩Ψ⑼僖□□就持啤⑼沉臁13.□粼侔菪欢髌□□鞴楸揪□；实燮穑□脶8.□缕□□实鄢鲠i；实圩□□崛艘□字磯暫罅iii□菇□□璐病Ⅰ崛嗽蘧妥□□字垂□碛□銎□□鄙砹iii□妥□ = □谝徽稻疲□鹆□暫螅□够实垡□破□□崛嗽蘧妥□□□碛□銎□□鄙砹i Y乖字淳浦粒□诱狄□破□□蹈兜钍獭4紊崛嗽奘常□⑷缫恰Ⅴ恋谒恼担□□夹□捌□□□□□疾话荩□崛顺兄荚薏话荩□蘧妥□5谖逭敌□叭绲谒恼狄恰＞剖潮希□儆□璐病Ⅰ崛朔忠□字从卺5.钪匦辛iii□□□□疾话荩□崛顺兄计□□驹字垂□碓薏话荩□黛蠛蛑鄙砹iii□堤さ拦槟淮巍；实燮穑□寺碇脸底釉合侣怼；实鄢鲠iii□脸底釉好怕ド希□龃颓淄蹙疲□侔菪黄□淮未褪瓜唷⒄□尾9.芫□□□蟆⒂□□11.肺拦倬破□恢鸢嘣侔菪唬□□□谰上嘞蛄i 4吻淄踔凑到□实劬疲□实垡□破□□话嘣侔菪唬□□毁够实酃郾希□穑□党底釉好怕ス獒i G淄跻韵峦耍□实鄢寺沓龀底釉好牛□忻拧13.□赖扔□荩□嗤蚋！；实鄢寺碇梁虺泵磐獯蠼坛。□Y蛹茛俨⑷址□寺泶蛹莼亍；实鄢寺砣牒湍□牛□料殛氐钌舷侣砘构□S喾麓恕?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阅于茅滩。十年十一月，大阅于龙山。十六年十月，大阅于城南大教场。并如上仪。庆元元年十月，以在谅闇，令宰执于大教场教阅。二年十月，大阅于茅滩。嘉泰二年十二月，幸候潮门外教场大阅。端平二年四月大阅，以时暑，不及行。

受降献俘。太祖平蜀，孟昶降，诏有司约前代仪制为受降礼。昶至前一日，设御坐仗卫于崇元殿，如元会仪。至日，大陈马步诸军于天街左右，设昶及其官属素案席褥于明德门外，表案于横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属素服纱帽北向序立。昶跪奉表授阁门使，复位待命。表至御前，侍臣读讫，阁门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属亦起，宣制释罪，昶等再拜呼万岁。衣库使导所赐袭衣、冠带陈于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乘马，至升龙门下马，官属至启运门下马，就次。帝常服升坐，百官先入起居，班立。阁门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谢。召昶升殿，阁门使引自东阶升，宣抚使承旨安抚之。昶至御坐前，躬承问讫，还位，与官属舞蹈出。中书率百官称贺，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

岭南平，刘鋹就擒，诏有司撰献俘礼。鋹至，上御明德门，列仗卫，诸军、百官常服班楼前。别设献俘位于东西街之南，北向；其将校

位于献俘位前，北上西向。有司率武士系鋹等白练，露布前引。至太庙西南门，鋹等并下马，入南神门，北向西上立，监将校官次南立。俟告礼毕，于西南门出，乘马押至太社，如上仪。乃押至楼南御路之西，下马立俟。献俘将校，戎服带刀。摄侍中版奏中严，百官班定；版奏外办，帝常服御坐。百官舞蹈起居毕，通事舍人引鋹就献俘位，将校等诣楼前舞蹈讫，次引露布案诣楼前北向，宣付中书、门下，如宣制仪。通事舍人跪受露布，转授中书，门下转授摄兵部尚书。次摄刑部尚书诣楼前跪奏以所献俘付有司。上召鋹诘责，鋹伏地待罪。诏诛其臣龚澄枢等，特释鋹缚与其弟保兴等罪，仍赐袭衣、冠带、靴笏、器币、鞍马，各服其服列谢楼下。百官称贺毕，放仗如仪。

南唐平，帝御明德门，露布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素服待罪。初，有司请如献刘鋹。帝以煜奉正朔，非若鋹拒命，寝露布弗宣，遣阁门使承制释之。

太宗征太原，刘继元降，帝幸城北，陈兵卫，张乐，宴从臣于城台。继元帅官属素服台下。遣阁门使宣制释罪，召继元亲劳之。从臣诣行宫称贺。时以在军中，故不备礼。继元至京师，诏告献太庙。前一日，所司陈设如常告庙仪。告日黎明，博士引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继元西阶下东向立，其官属重行立。赞者赞太尉再拜讫，博士引就盥爵如常仪，诣东阶解剑脱舄，升第一室进奠，再拜，太祝跪读祝文讫，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继元及官属诣室前西阶下北向立，舍人赞云："皇帝亲征，收复河东，伪主刘继元及伪命官见。"赞者曰再拜，拜讫退位。次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室，皆如第一室。博士引太尉降阶，佩剑纳履复位，赞者曰再拜，太尉与继元等皆再拜，退。焚祝版于斋坊。继元既命以官，故不称俘焉。

元符二年，西蕃王拢拶、邈川首领瞎征等降，诏具仪注。以受降日御宣德门，设诸班直、上四军仗卫，诸军素服陈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见，审问讫，有旨放罪，各等第赐首服袍带。百官称贺，而再御紫宸殿赐宴会。哲宗崩，枢密院留拢拶等西京听旨。诏罢御楼立仗，但引见于后殿。拢拶一班，契丹公主一班，夏国、回鹘公主次之，瞎征一班，边厮波结并族属次之。应族属首领各从其长，以次起居。僧尼公主皆蕃服蕃拜。并赐冠服，谢讫，赐酒馔横门外。

政和初，议礼局上《受降仪》。皇帝乘舆升宣德门楼，降舆坐御幄，百官与降王、蕃官各班楼下，如大礼肆赦仪。东上阁门以红绦袋班齐牌引升楼，楼上东上阁门官附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帝即御坐，帘

卷。内侍又赞扇开，侍卫如常仪。诸班亲从并里围降王人等迎驾，自赞常起居。次舍人赞执仪将士常起居。次管干降王使臣并随行旧蕃官常起居。次礼直官、舍人引百官横行北向，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又再拜退，百官各就东西位。舍人引降王服本国衣冠诣楼前北向，女妇少西立，僧又少西，尼立于后。入内省官诣御坐前承旨，传楼上东上阁门官承旨录讫，以红条袋降制楼下，东上阁门官承旨退。降王以下俯伏，东上阁门官至，令通事舍人掖之起，首领以下皆起，鞠躬。阁门宣有敕，降王以下再拜，僧尼止躬呼万岁。阁门录敕旨付管干官，降王等躬听诘问。如有复奏，阁门录讫，仍以红绦袋引升楼。如无复奏，入内省官诣御坐承旨，传楼上阁门官称有敕放罪讫，舍人赞谢恩，降王以下再拜称万岁，复序立。入内省官诣御坐承旨，传楼上阁门官称有敕各赐首服袍带。楼下阁门官承旨引所赐檐床陈于西，舍人宣曰有敕，降王以下再拜鞠躬，舍人称各赐某物，赐物毕，又再拜称万岁。若赐官、即赞谢再拜，并归次易所赐服。舍人先引降王以下至授遥郡以上当楼前北向东上立，赞再拜，称万岁，又再拜；次赞服冠帔妇女再拜。们尼别谢，引还。次赞楼上侍立官称贺再拜，礼直官，舍人分引百官横行北向立，赞拜讫，班首少前，俯伏跪，称贺，其词中书随事撰述，贺讫，复位。在位者又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东上阁门官进诣楼前承旨，就班首宣曰有制，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其词学士院随事撰述，又赞再拜，三称万岁，又再拜。楼上枢密院前跪奏，称某官臣某言，礼毕，内侍索扇，扇合帘垂，帝降坐。内侍赞扇开，所司承旨放仗，楼下鞭鸣，百官再拜退。

开禧三年三月，四川宣抚副使安丙函逆臣吴曦首并违制创造法物、所受金国加封蜀王诏及金印来献。四月三日，礼部太常寺条具献馘典故，俟逆曦首函至日，临安府差人防守，殿前司差甲士二百人同大理寺官监引赴都堂审验。奏献太庙、别庙差近上宗室南班，奏献太社、太稷差侍从官。各前一日赴祠所致斋，至日行奏献之礼，大理寺、殿前司计会行礼时刻，监引首函设置以俟。奏献礼毕，枭于市三日，付大理寺藏于库。

端平元年，金亡。四月，京湖制置司以完颜守绪函骨来上，差官奏告宗庙社稷如仪。

田猎。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先出禁军为围场，五坊以鹞禽细犬从。帝亲射走兔三，从官贡马称贺。其后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从官或赐窄袍暖靴，亲王以下射中者赐以马。

太宗将北征，因阅武猎近郊，以多盗猎狐兔者，命禁之。有卫士夺人獐，当死，帝曰："若杀之，后世必谓我重兽而轻人。"特贯其罪。帝常以腊日校猎，谕从臣曰："腊日出狩，以顺时令，缓辔从禽，是非荒也。"回幸讲武台，张乐，赐群臣饮。其后，猎西郊，亲射走兔五。诏以古者蒐狩，以所获之禽荐享宗庙，而其礼久废，今可复之。遂为定式。帝雅不好弋猎，诏除有司行礼外，罢近甸游畋，五坊所畜鹰犬并放之，诸州不得以鹰来献。已而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献鹘一，号"海东青"，诏还赐之。腊日，但命诸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职废矣。

真宗复诏教骏所养鹰鹘量留十余，以备诸王从时展礼。禁围草地，许民耕牧。

至仁宗时，言者言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调戎事，请修此礼。于是诏枢密院奏定制度。猎日五鼓，帝御内东门，赐从官酒三行，奏钧容乐，幸琼林苑门，赐从官食。遂猎于杨村，宴于幄殿，奏教坊乐。遣使以所获驰荐太庙。既而召父老临问，赐以饮食茶绢，及五坊军士银绢有差。宰相贾昌朝等曰："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田猎，取鲜杀而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老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从之。明年，复猎于城南东韩村。自玉津园去辇乘马，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节以鼓旗。合围场径十余里，部队相应。帝按辔中道，亲挟弓矢，屡获禽焉。是时，道傍居人或畜狐兔凫雉驱场中。帝谓田猎以训武事，非专所获也，悉纵之。免围内民田一岁租，仍召父老劳问。其后以谏者多，罢猎近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

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衤兰；右朋紫衤兰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

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救日伐鼓。建隆元年，司天监言日食五月朔，请掩藏戈兵铠胄。事下有司，有司请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景德四年五月朔，日食。上避正殿不视事。

至和元年四月朔，日食，既内降德音：改元，易服，避正殿，减膳。百官诣东上阁门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三表乃从。至日，遣官祀太社，而阴雨以雷，至申，乃见食，九分之余。百官称贺。先是皇祐初，以日食三朝不受贺，百官拜表。嘉祐四年，诏正旦日食毋拜表，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减常膳，宴辽使罢作乐。至日，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复膳。六年六月朔日食，诏礼官验详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视事，百官废务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门仆守四门，巡门监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执麾斿，分置四门屋下。龙蛇鼓随设于左东门者立北塾南面，南门者立东塾西面，西门者立南塾北面，北门者立西塾东面。队正一人执刀，率卫士五人执五兵之器，立鼓外。矛处东，戟处南，斧钺在西，槊在北。郊社令立□于坛，四隅萦朱丝绳三匝。又于北设黄麾，龙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诸兵鼓俱静立，俟司天监告日有变，工举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读文，其词以责阴助阳之意。司天官称止，乃罢鼓。如雾晦不见，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

治平四年，诏："古者日食，百司守职，盖所以祗天戒而备非常，今独阙之，甚非王者小心寅畏之道。可令中书议举行。"熙宁六年四月朔，日食，诏易服、避殿、减膳如故事。降天下死刑，释流以下罪。

政和上《合朔伐鼓仪》：有司陈设太社玉币笾豆如仪。社之四门，及坛下近北，各置鼓一，并植麾斿，各依其方色。坛下立黄麾，麾杠十尺，斿八尺。祭告日，于时前，太官令帅其属实馔具毕，光禄卿点视；次引监察御史、奉礼郎、太祝、太官令先入就位，次引告官就位，皆再拜；次引御史、奉礼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就酌尊所，告官盥洗，诣太社三上香，奠币玉，再拜复位。少顷，引告官再盥洗，执爵三祭酒，奠爵，俯伏兴，少立，引太祝诣神位前跪读祝文。告官再拜退，伐

鼓。其日时前，太史官一员立坛下视日。鼓吹令率工十人，如色服分立鼓左右以俟。太史称日有变，工齐伐鼓。明复，太史称止，乃罢鼓。其日废务，而百司各守其职如旧仪。

志第七十六 礼二十六（凶礼二）

○园陵 濮安懿王园庙 秀安僖王园庙 庄文景献二太子欑所上陵 忌日

皇后园陵。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三日，百官入临。明日大敛，欑于滋福宫，百官成服，中书、门下、文武百僚、诸军副兵马使以上并服布斜巾四脚、直领衤兰衫，外命妇帕头、帔、裙衫。九日，帝见百官于紫宸门。太常礼院言："皇后、燕国长公主高氏、皇弟泰宁军节度使光义、嘉州防御使光美并服齐衰三年。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二十七日禫除毕，服吉，心丧终制。"从之。

七月，太常礼院言："准诏议定皇太后谥，按唐宪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议，以谥状读于太庙，然后上之。周宣懿皇后谥，即有司撰定奏闻，未常集议，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庙，修谥册毕始告庙，还，读于灵坐前。"诏从周制。于是，太常少卿冯吉请上尊谥曰明宪皇太后。九月六日，群臣奉册宝告于太庙，翌日上于滋福宫。十月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太庙宣祖室。

乾德二年，改卜安陵于河南府巩县。三月二十五日，奉宝册，改上尊谥曰昭宪皇太后，读于陵次。二十六日，启故安陵。二十七日，灵驾发引，命摄太尉、开封尹光义遣奠，读哀册。四月九日，掩皇堂。

太祖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皇后王氏崩。二十五日，命枢密承旨王仁赡为园陵使。时议改卜安陵于巩，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台再成，四面各长七十五尺。神墙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南神门至乳台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宫卤簿，凶仗名物悉如安陵而差减其数，孝惠又减孝明焉。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启欑宫，群臣服初丧之服；明日，孝惠皇后自幄殿发引。皆设遣奠，读哀册。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二十六日，皆祔于别庙。其后，孝明升祔太祖室。

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帝出次，素服举哀，辍朝五日。六月六日，上谥曰孝章皇后。以岁在未，有忌，权欑于

赵村沙台。三年正月二十日，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台、神墙、乳台、鹊台并如孝明园陵制度，仍以故许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冯氏、皇太子亡妻莒国夫人潘氏、将军惟正之妻裴氏陪葬。二月二日，祔神主于别庙。莒国潘氏，至道三年六月追册为庄怀皇后，陵曰保泰，神主祔后庙。

太宗贤妃李氏，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为皇太后，谥曰元德，祔葬永熙陵。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宗室。

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十七日，群臣上表请听政，凡五上始允。帝去杖、绖，服衰，即御坐，哀动左右。太常礼院言："皇后宜准昭宪皇太后礼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宗室雍王以下，禫除毕，吉服，心丧终制。"五月，详定园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安葬。八月十二日，上谥。九月二十二日，迁坐于沙台攒宫。十月七日，祔神主太宗室。三年十月十五日，帝诣攒宫致奠。十六日，发引。二十九日，掩皇堂。

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皇帝七日释服，后改用十三日。群臣三日释服。诸道、州、府官吏讣到日举哀成服，三日而除。二十一日，司天监详定园陵。帝令祔元德皇太后陵侧，但可安厝，不必宽广，其棺椁等事，无得镌刻花样，务令坚固。二十五日，殡于万安宫之西阶。诏两制、三馆、秘阁各撰挽词。闰五月十三日，上谥曰庄穆。六月二十一日，葬永熙陵之西北。七月，有司奉神主谒太庙，祔享于昭宪皇后，享毕，祔别庙。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日，大祥。诏特废朝，群臣奉慰。

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薨。初葬洪福禅院之西北，命晏殊撰墓铭。二年四月六日，追册为庄懿皇太后。十月五日，改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庙。

真宗章献明肃皇后刘氏，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崩于宝慈殿，迁坐于皇仪殿。三十日，宣遗诰，群臣哭临，见帝于殿之东厢奉慰。宗室削杖不散发。中书、枢密、使相比宗室，去斜巾、垂帽、首绖及杖。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已上、并节度使、文武二品已上，又去中单及裤。两省、御史台中丞文武百官以下，四脚幅巾、连裳、腰绖。馆阁读书、翰林待诏、伎术官并给孝服。宰相、百官朝晡临三日，内外命妇朝临三日。

四月，遣使告哀辽、夏及赐遗留物。十日，司天监详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墙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乳台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门四十五步。鹊台高二丈三尺，至乳台四十五步。诏下宫更不修盖，余依。二十七日，以宰臣张士逊为山园使。是日，翰林学士冯元请上尊谥；九月四日，读于灵坐。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庙。

真宗章惠皇后杨氏。景祐三年十一月五日，保庆皇太后崩。太常礼院言："皇帝本服缌麻三月，皇帝、皇后服皆用细布，宗室皆素服、吉带，大长公主以下亦素服，并常服入内，就次易服，三日而除。"诏以"保祐冲人，加服为小功，五日而除。"四年正月十六日，上谥。二月六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六日，升祔奉慈庙。

仁宗慈圣光献皇后曹氏。神宗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崩于庆寿宫。是日，文武百官入宫，宰臣王珪升西阶，宣遗诰已，内外举哭，尽哀而出。二十六日大敛，命韩缜为山陵按行使。二十九日，皇帝成服。十一月，韩缜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十步内，取方六十五步，可为山陵。"上以迫隘，缜言："若增十步，合征火相主及中五之数。"诏增十步。

十二月，中书言："先是，司天监选年月，迁祔濮安懿王三夫人。今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濮三夫人亦当举葬。"于是诏宗室正任防御使以上许从灵驾，已从濮安王夫人者，免从。

三年正月十四日，上谥。太常礼院言："大行太皇太后虽已有谥，然山陵未毕，俟掩皇堂，去'大行'，称慈圣光献太皇太后；祔庙题神主，仍去二'太'字。"

秘阁校理何洵直言："按礼，既葬，日中还，虞于正寝。盖古者之葬，近在国城之北，故可以平旦而往，至日中即虞于寝，所谓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后世之葬，其地既远，则礼有不能尽如古者。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自当行之于外，如旧仪；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谓宜行之于庆寿殿。又按《春秋公羊传》曰：'虞主用桑。'《士虞礼》曰：'桑主不文。'伏请罢题虞主。"太常言："洵直所引，乃士及诸侯之礼。况嘉祐、治平并虞于集英殿，宜如故事。又嘉祐、治平，虞主已不书谥，当依所请。"

太常礼院又言："慈圣光献皇后祔庙，前三日，告天地、社稷、太

庙、皇后庙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诣僖祖室，次翼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飨元德皇后。慈圣光献皇后，异馔、异祝，行祔庙之礼。次真宗、仁宗、英宗室。礼毕，奉神主归仁宗室。如此，则古者祔谒之礼及近代遍飨故事，并行不废。”从之。三月十日，葬永昭陵。二十二日，祔于太庙。

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崩于崇庆宫。遗诰：“皇帝成服，三日内听政，群臣十三日，诸州长吏以下三日而除。释服之后，勿禁作乐。园陵制度，务遵俭省。余并如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十四日，诏园陵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之制。绍圣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礼部言：“将题神主，谨按章献明肃皇后神主书姓刘氏。”诏依故事。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钦圣宪肃皇后向氏，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十三日崩。二月，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鹊台二，各高四丈一尺。乳台二，各高二丈七尺。神墙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二十六日，祔于神宗庙室。

先是，元祐四年，美人陈氏薨，赠充仪，又赠贵仪。徽宗入继大统，诏有司议追崇之典，上尊谥曰钦慈皇后，祔葬永裕陵，与钦圣同祔神宗室。崇宁元年二月，圣瑞皇太妃朱氏薨，制追尊为皇太后，遂上尊谥曰钦成皇后，五月祔葬永裕陵，祔神主于神宗室，皆备礼如故事。

哲宗皇后刘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崩。诏：“崇恩太后合行礼仪，可依钦成皇后及开宝皇后故事，参酌裁定。”闰四月，上谥曰昭怀皇后。五月，葬永泰陵，祔神主于哲宗庙室。

徽宗皇后王氏，大观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崩。尚书省言：“章穆皇后故事，真宗服七日。”从之。十月，太史局言：“大行皇后园陵斩草用十月二十四日斥，土用十一月十三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诸宗室合祔葬者，并依大行皇后月日时刻。”十一月，宰臣蔡京等请上谥曰靖和皇后。十二月，奉安梓宫于永裕陵之下宫，神主祔别庙。四年十二月，改谥曰惠恭。其后，高宗复改曰显恭。

哲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绍兴元年四月崩。诏以继体之重，当承重服。以遗诰择近地权殡，俟息兵归葬园陵。梓取周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奉之便。六月，殡于会稽上亭乡。攒宫方百步，下宫深一丈五

尺，明器止用铅锡。置都监、巡检各一员，卫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节序，排办如天章阁仪。虞主还州，行祔庙礼。

徽宗显仁皇后韦氏，绍兴二十九年崩，祔于永祐陵攒宫。

高宗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庆元三年崩。时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宁宗降服齐衰期。四年三月甲子，权攒于永思陵。

孝宗成肃皇后夏氏，开禧三年崩，殡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书陆峻言："伏睹列圣在御，间有诸后上仙，缘无山陵可祔，是致别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后，无有不从葬者。其他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灵既安，并不迁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时，名位未正，续行追册。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极即行追册，改殡所为攒宫，典礼已备，与元德、章懿事体不同，所以更不迁祔。窃稽前件典礼，祇缘丧有前后，势所当然，其于礼意，却无隆杀。今来从葬阜陵，为合典故。"从之。

宁宗恭圣仁烈皇后杨氏，绍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茂陵。

濮安懿王园庙。治平三年，诏置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置柏子户五十人。庙三间二厦，神门屋二所，及斋院、神厨、灵星门。其告祭濮安懿王及诸神祝文，并本宫教授撰。河南府给香币、酒脯、礼物。太祝、奉礼则命永安县尉、主簿摄，如阙官，以本府曹官。凡祭告及四仲飨，并依此制。奉安神主三献，命西京差判官一员亚献，朝臣一员终献，摄。知园令出纳神主。庙制用一品，夫人任氏坟域亦称为园。

元丰诏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礼，即园立庙，诏王子孙岁时奉祀，义协恩称，后世无得议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茔域或异处，有司置而不讲，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并称曰'王夫人'，命主司择岁月迁祔濮园，俾其子孙以时奉主与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礼官奏请，王夫人迁葬给卤簿全仗，用鼓吹，至国门外减半。丧行与四时告享，并令嗣濮王主之。

南渡后，主奉祠事，以嗣濮王为之；园令一员，以宗室为之；祠堂主管兼园庙香火官一员，以武臣为之。绍兴二年九月，诏每岁给降福建度牒一十道，充祠堂仲飨、忌祭。五年二月，嗣濮王仲湜言："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至行在，今已至绍兴府，欲权就本处奉安。"从之。先是，神主、神貌在庐州，嗣濮王士从乞奉迁于稳便州郡安奉故也。

十三年五月，知大宗正事、权主奉濮安懿王祠堂士奁言：“濮安懿王神貌、神主权于绍兴府光孝寺，仲享荐祭，其献官、牲牢、礼料并多简略。乞令有司讨论旧制。”行下礼部、太常寺令参酌，欲令士奁摄初献，仍差士奁子或从子二人摄亚、终献。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笾、豆各十，设礼料。初献合服八旒冕，亚献、终献合服四旒冕，奉礼郎、太祝、太官令服无旒冕，并以旧制从事。从之。二十六年二月，嗣濮王士俴言：“濮安懿王祠堂，外无门牖，内阙龛帐，别无供具，望下绍兴府置造修奉。”淳熙五年四月诏：“濮安懿王祠堂园庙，自今实及三年，令本堂牒绍兴府检计修葺。”从嗣濮王士輵请也。

秀安僖王园庙。绍熙元年三月，诏秀王袭封等典礼。礼部、太堂寺乞依濮安懿王典礼，避秀安僖王名一字。诏恭依，仍置园庙。四月，诏：“皇伯荥阳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嗣秀王，以奉王祀。”

六月，礼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园庙制度，庙堂、神门宜并用兽。所安木主石埳，于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开坎室，以石为之，其中可容神主趺匮。今来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并依上件典礼。四仲飨庙，三献官并奉礼郎等，系嗣秀王充初献，本位侄男摄亚、终献，其奉礼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摄。行礼合用牲羊、豕，湖州排办；祭器、祭服，工部下文思院制造。每遇仲飨，本府前期牒报湖州排办。所有行礼仪注，乞从太堂寺参照濮安懿王仪注修定。”并从之。其园庙差御带霍汉臣同湖州通判一员相度闻奏。八月，霍汉臣暨通判湖州朱僎言奉诏相度园庙，以图来上。十月，诏委通判一员，提督修造祠堂，如法修盖。

十一月，礼工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园庙三间二厦、神门屋二坐、斋院、神厨、灵星门，欲令湖州照应建造。”从之。三年正月一收，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安僖王园庙，近已毕工，所有修制神主仪式，令所司检照典故修制，委官题写。”诏差权礼部尚书李巘题写。二月，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园庙，乞从濮安懿王例，每三年一次，从本所移牒所属州府检计修造。”从之。

庄文太子丧礼。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薨。设素幄于太子宫正厅之东。皇帝自内常服至幄，俟时至，易服皂幞头、白罗衫、黑银带、丝鞋，就幄发哀。是日，皇后服素诣宫，随时发哀，如宫中之礼。合赴陪位官并常服、吉带入丽正门，诣宫幕次，俟时至，常服、黑带立班。俟发哀毕，易吉服，退。

自发哀至释服日，皇帝不视事，权禁行在音乐，仍命诸寺院声钟。其小敛、大敛合祭告，以本宫主管春坊官一员行礼；其余祭告，以诸司官行礼。差护丧葬事一员，左藏库出钱二万贯、银五千两、绢五千匹。

成服日，皇帝服期，次粗布幞头、衤兰衫、腰绖、绢衬衫、白罗鞋。六宫人不从服。皇太子妃及本宫人并斩衰三年。文武百官成服一日而除。其文武合赴官及御史台、阁门、太常寺引班祗应人并服布幞头、衤兰衫，腰系布带。本宫官僚并服齐衰三日服，临七日而除，释衰服后藏其服，至葬日服，葬毕而除。

十二日，诏故皇太子攒所，就安穆皇后攒宫侧近择地。继而都大主管所言："太史局官等选到宝林院法堂堪充皇太子攒所。"从之。十三日，以皇太子薨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十八日，赐谥庄文。闰七月一日，遣摄中书令、尚书右仆射魏杞奉谥册、宝于皇太子灵柩前，百官常服入次，易黑带，行礼毕，常服赴后殿门袜，进名奉慰。是夕，皇帝诣东宫行烧香之礼，如宫中之仪。

二日，出葬，宰臣叶颙等诣灵柩前行烧香之礼。兴灵讫，行事官陪位，亲王、南班宗室、东宫官僚入班厅下，再拜，宰臣升诣香案前，上香、酹茶、奠酒讫，举册官举哀册，读册官跪读，读讫，宰臣再拜，各降阶立。在位官皆再拜。灵柩进行，文武百僚奉辞于城外，亲王、宗室并骑从至葬所。掩圹毕，辞讫，退。是日，百僚进名奉慰。

四年五月，礼部、太常寺言："国朝典故，即无皇太子小祥典礼。今参酌讨论，将来庄文太子小祥日，乞皇帝前后殿特不视事。其日，先命侍从官一员常服诣太子神坐前行奠酹礼，令本宫官僚常服陪位，奠酹毕，退。次庆王、恭王常服赴神坐前奠酹毕，退。次太子妃并荣国公以下行家人礼。至大祥日，太子妃、荣国公以下及本宫人行礼毕，焚烧神帛，衰服，间月，妃及荣国公行禫祭家人礼。"从之。明年七月九日大祥，是日，皇帝不视事，差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诣太子宫行奠酹礼，如前仪。

景献太子，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薨。其发哀制服，并如庄文太子之礼。九日，诏护丧视殡所于庄文太子攒宫之东，并依其制建造。九月十日，赐谥景献，遣摄中书令、知枢密院事郑昭先奉谥册、宝于皇太子灵柩前，读册、读宝如仪，讫，班退。至兴灵日，宰臣诣皇太子柩前行礼毕，柩行。其宗室使相、南班官常服、黑带，并赴陪位，骑从至葬所，俟掩攒毕，奉辞讫，退。其日，皇帝不视事，百司赴后殿门外立班，进

名奉慰。十四年七月二日小祥，差知枢密院事郑昭先充奠酹官。十五年八月六日大祥。九月十五日，诏景献太子几筵已彻，高平郡夫人傅氏可特封信国夫人，仍令主奉祭祀。

上陵之礼。古者无墓祭，秦、汉以降，始有其仪。至唐，复有清明设祭，朔望、时节之祀，进食、荐衣之式。五代，诸陵远者，令本州长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过亲谒。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三年，始令宫人诣陵上冬服，岁以为常。开宝九年，太祖幸西京，过巩县，谒安陵奠献。

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昨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司止设酒、脯、香，以未明行事，不设烛燎。又先赴永昌陵，后赴安陵，及帝后二位不遍拜，颇愆于礼。"事下有司，议曰："按《开元礼》，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不设牲牢之祀。今请如宗庙荐享，少加裁减，除不设登铏、牙盘食及太常登歌外，余悉如大祠。朝拜日，有司豫于陵南百步道东设次，具翦除器以备酒扫。设宗正卿位于兆外之左，西向；陵官位于卿之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俱西向北上。设祭器、礼料、酒馔于兆门内。宗正卿以下各就位，再拜，盥手，奠酒，读祝册，再拜。先赴安陵，次永昌陵，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从之。

景德三年，真宗将朝诸陵，以宰臣王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太常礼院言："朝陵故事，合排小驾卤簿。唐太宗朝献陵，宿设黄麾仗，周卫陵寝。今请周设黄麾仗。又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册进御亲书，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请造竹册四副，祝毕焚之。其百官位旧设陵所，从祝官及皇亲、客使分于神道左右，贞观中并陪列司马门内。今望准旧仪施行。又旧仪，诣寝宫至大次之时，设百官位，奏请行礼。望令先入赴寝殿立班。贞观中，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马。检会今年正月，车驾朝拜明德攒宫，止服素白衣。当时皇帝在大祥之内，今既服除，望止服淡黄袍。又按贞观、永徽故事，朝陵皆先亲后尊，拜辞讫，出还大次，便进发，今望先朝永熙陵；行事及辞，皇帝皆两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两次再拜，今请皇帝诣安陵参辞，四度再拜，永昌、永熙陵各两度设拜。旧仪，逐寝殿上食，备太牢之馔，珍羞庶品。近以羊豕代太牢。今请备少牢之祭，设奠、读册毕，复诣寝宫上珍羞庶品，别行致奠之礼。又旧仪，前发二日，太尉告太庙。今请依礼遍告六室。"诏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庙，余依所请。

四年正月，车驾次巩县，罢鸣鞭及太常奏严、金吾传呼。既至，斋于永安镇行宫，太官进蔬膳。是夜，漏未尽三鼓，帝乘马，却舆辇伞

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马门行奠献礼，诸陵亦然。又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又诣元德太后陵奠献，别于陵西南设幄殿，祭如下宫。礼毕，遍诣孝明、孝章、懿德、淑德、明德、庄怀七后陵，遂单骑从内臣巡视陵阙，而亲奠夔、魏、岐、郓、安、周六王及恭孝太子诸坟。其三陵陪葬皇子、皇孙、公主之未出阁者，及诸王夫人之蚤亡者，各设位次诸陵下宫之东序。安陵百二十一坟，量设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昌陵十五坟，量设十位，熙陵八坟，量设五位，并祝版一以致祭焉。辰后，暂诣幄次更衣，复诣诸陵奉辞。有司以朝拜无辞礼，帝不忍，故复往。仍遣官祭一品皇亲诸亲墓。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祀汾阴，经巩县，有司请于訾村王台设幄殿，置三陵神坐，皇帝靴袍就幄，设香酒、时果、牙盘食奠献，而命大臣以香币、酒脯诣诸陵致告。驾还，复行亲谒之礼，帝素服乘马至永安县，斋于行宫，夜漏未尽二鼓，诣三陵及元德太后、明德皇后陵奠献，哀恸。未明，礼毕，复诣四陵奉辞，省视几筵，奠献如初礼。又遍诣诸后陵、诸王坟致奠。命中使遍祭皇亲诸亲坟及汝州秦王坟。

是岁，命礼官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仪注，以祭服行事，专差宗正卿一员朝拜三陵，别遣官二员分拜诸陵。又制长竿檐床二副，置陵表祝版，遣宽衣军士三十二人舆送陵下。其后添差陵庙行礼官四员，选朝官、京官宗姓者充。

翰林学士钱惟演言："春秋朝陵，载于旧式，公卿亲往，盖表至恭。唐显庆中，始诏三公行事，天宝以后，亦遣公卿巡谒，盖取朝廷大臣，不必须同国姓。后参用太常、宗正卿。晋开运中，亦命吏部侍郎。近年以来，止遣宗正寺官，人轻位卑，实亏旧制，望自今于丞、郎、诸司三品内遣官，阙则差两省谏、舍以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景祐初，沧州观察使守节言："寒食节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内司宾往，非所以致恭。"乃诏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员朝拜。四年，减柏子户，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十户，永定五十户，会圣宫十户。庆历二年寒食、十月朔，宗室刺史以上，听更往朝陵。

皇祐三年，太常博士李寿朋奏："帝后诸陵，荐飨皆有时，独昭宪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时祭。"礼院言："朝拜仪注，牲牢并如太庙常飨例，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两爵，两赞再拜，惟祭馔不兼设，盖有司相承失之。"于是诏安陵昭宪皇后祝版、牲币、御封香依太庙同室礼。更造诸陵祭器贮别库。三陵皆置卒五百人，唯定陵以章献太后故，别置一

指挥。昭陵使甘昭吉引定陵例，请置守陵奉先两指挥，京西转运司请减定陵卒半以奉昭陵，诏选募一指挥，额五百人。

初，永安县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韩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县官朔望分朝诸陵。熙宁中，诏文臣大两省、武臣阁门使以上，经过陵下，并许朝拜。又诏："自今臣僚朝拜诸陵，除见任、尝任执政官许进汤，余止奠献、荐新，不特拜。"

初，故事，车驾诣陵，谓之亲谒。南渡之后，此礼不举，故上陵或曰省视，或曰保护，或曰荐献，或曰祭告，或曰致祭，或曰望祭，或曰修奉，悉遣官，不专于行礼也。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诏："应永安军祖宗陵寝，可差西京留守及台臣一员躬亲省视，如有合修奉去处，措置奏闻。"仍诏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充省视陵寝使。又诏河南府镇抚使翟兴团结本处义兵，保护祖宗陵寝。四年六月，诏令礼部给降度牒一百道充祭告诸陵礼料，仍令翟兴所差来人赍祭告表以行。

绍兴元年九月，起居郎陈与义言："陛下躬履艰难之运，驻跸东南，列圣陵邑，远在洛师，顾瞻山川，未得时省。虽欲遣使，道路不通，圣怀日愤。近闻道路少通，差易前日，愿诏执事每半年择遣使臣两员，往省诸陵。"诏令枢密院每半年差使臣两员前去。三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荐献诸陵，乞于行在法惠寺设位，望祭行礼。"从之。自是每岁荐献，率循此制。五月，诏令户部支金一百两付河南府镇抚使司干办公事任直清，充祭告永安军诸陵。

九年正月，上谓辅臣曰："祖宗陵寝，久沦异域，今金国既割还故地，便当遣宗室使相与臣僚前去修奉洒扫。"寻命同判大宗正事士亻褒、兵部侍郎张焘前云河南府祗谒修奉。六月，太常丞梁仲敏等言："春秋二仲，遣宗室遥郡防御使荐献诸陵，太常少卿荐献永祐陵，权宜于行在设位行礼。今道路既通，望依旧遣官前诣。"诏令西京留守司候仲秋就便选官前诣诸陵荐献。士亻褒、张焘回，言："诸陵下石涧水，自兵兴以来，涸竭几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祥。"

十年三月，礼部言："池州铜陵县丞吕和问进宫陵仪制，望付太常寺以备检照。永安军等处今已收复，遂委知军诣诸陵逐位检视，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园庙并无损动，内永安、永昌、永熙陵神台璺裂，未敢一面擅行补饰。太常寺看详若行补修，合就差所委修饰官奏告行礼。"诏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补饰，不得灭裂。其后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张焘言："伏见宣谕官方庭实有请，乞将来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

制度。臣区区愚忠，愿明诏有司，异时永固陵凡金玉珍宝尽斥不用，播告天下，咸使闻知。如是，自然可保无虞。”上嘉纳之。三十二年六月，诏祖宗陵寝，令本处招讨使同本处官吏躬亲朝谒，如法修奉，务在严洁，以称孝思之意。

乾道六年八月，诏承信郎刘湛特转两官，右迪功郎刘师颜特与右承务郎升擢差遣，秦世辅特转一官，升充正将，以湛等归正结义保护陵寝故也。

端平元年正月，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史嵩之露布以灭金闻。二月，御笔：“国家南渡以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帅臣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可令卿、监、郎官以上，诣尚书省恭眡集议。”遂遣太常寺主簿朱扬祖、阁门祗候林拓朝谒八陵。

绍兴元年六月，太常寺言：“昭慈献烈皇太后攒宫在越州会稽县，合依四孟朝献礼例，差宰执一员，前一日赴攒宫泰宁寺宿斋，至日，行朝拜之礼。”诏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行礼。二年三月，知绍兴府张守言：“昭慈献烈皇后攒宫近在府界，望许臣以时朝谒。”从之。自是守臣皆许朝谒。

十七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尧弼言：“望举行旧制，于春秋二仲遣官诣永祐陵攒宫荐献。”臣僚又言：“陵庙之祭，月有荐新，著在令典。方今宗庙久已遵奉，惟是永祐陵阙而未讲，望令有司讨论，举而行之。”太常寺讨论：“欲依《政和五礼》依典故，令两攒宫遵依每月检举，差官行礼，其新物令逐宫预行关报绍兴府排办。”从之。

二十七年六月，诏：“永祐陵及昭慈圣献皇后攒宫检察承受，以检察宫陵所为名。”

三十年九月，吏部言：“绍兴府会稽知县依仿陵台令典故，于阶衔内带兼主管攒宫事务，量加优异。”

淳熙元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差太常少卿荐献永祐陵攒宫，并周视陵域。如遇少卿有缺，乞从本寺前期取指挥。差本寺以次官充摄。所有今年仲春荐献，即日见阙少卿。”诏差太常丞钱良臣。自后春秋遇少卿阙，率以为例。

庆元元年六月，诏：“永阜陵孝宗皇帝攒宫，每岁秋季一就，令所差监察御史恭诣朝拜检察。”从御史台申请。诸陵亦如之。

忌日，唐初始著罢乐、废务及行香、修斋之文。基后，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准式行香。天祐初，始令百官诣阁奉慰。宋循其制，惟宣祖、昭宪皇后为大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诣西上阁门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赴佛寺行香。凡大忌，中书悉集；小忌，差官一员赴寺。如车驾巡幸道遇忌日，皆不进名奉慰。留守自于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军监亦如之。

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时明宪太后在殡，群臣止诣阁奉慰而罢行香。乾德二年，禘于太庙，其日，惠明皇后忌，有司言："唐开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祀先农，与穆宗忌同日；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蜡百神，与敬宗忌同日。诏以近庙忌辰，作乐非便，宜令县而不作。窃以农、蜡之祭，犹避庙忌而不作乐，况僖祖同庙连室而在讳辰，讵可辄陈金石之奏？伏望依礼县而不作。"其后，宣祖、昭宪忌日，诏准太祖、太宗奉翼祖礼，前一日更不废务。

咸平中，有司将设春宴，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都人游赏。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详定故事以闻。史馆检讨杜镐等言："按晋穆帝纳后月，是康帝忌月，礼官荀讷议：'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所据。'当时从讷所议。唐武后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诣阙献捷，军人入城，例有军乐，内史王及善以国家忌月，请备而不奏。凤阁侍郎王方庆奏：'按《礼经》，有忌日而无忌月。'遂举乐。宪宗时，太常博士韦公肃言："《礼》无忌月禁乐，今太常教坊以正月为忌月，停郊庙飨宴之礼，中外士庶咸罢宴乐，窃恐乖宜。'时依公肃所奏。伏以忌日不乐，尝载《礼经》；忌月彻县，实无典故。况前代鸿儒，议论足据。其春宴及池苑，并合举乐。"

景德元年，北征凯旋京师，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诏彻卤簿、鼓吹。礼官议曰："班师振旅，国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贺凯旋，军容宜肃。昔武王伐纣在谅冱中，犹前歌后舞。夫谅冱是重，远忌是轻，以此而论，举乐无爽。况《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其还京日，法驾、鼓吹、音乐，并请振作。"

寻诏："自今宗庙忌日，西京及诸节镇给钱十千，防御、团练州七千，军事州五千，以备斋设。"元德皇后忌日，旧制，枢密使依内诸司例，惟进名，不赴行香，知枢密院王钦若以为言。自是，三司使副、翰林枢密龙图直学士并赴焉。真宗崩，元德、明德皇后忌日在禫制内，乃停进名行香。凡奉慰，宰相、枢密使各帅百官、内职共进名，节度使、留后、观察使各进名。

忌日前后，各禁刑三日如天庆节，释杖以下情轻者，复断屠宰，不视事前后各三日，禁乐各五日。其后，以岁月渐远，禁刑、不视事各二日，禁乐各三日。章宪明肃太后忌辰，礼官请依章懿太后礼例，前后各二日不视事，一日禁屠宰，各三日禁乐。诏：应大忌日，行香，臣僚并素食。复立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章惠、温成诸后为小忌，未几，罢。神宗即位，太常礼院言："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既祧，准礼不讳，忌日亦请依唐睿宗祧迁故事废之。"

初，神御殿酌献，设皇帝位于庭下，而忌日两府列于殿上；寺院行香，左右巡使、两赤县令于中门相向分立，俟宰臣至，立位前，直省官赞通揖，于礼无据。乃命行香群臣班殿下，宰相一员升殿跪炉，而罢通揖。又诏：大忌日不为假，执政官蚤出。礼部言："顺祖及惠明皇后既葬迁主，罢行香。忌日，请于永昌院佛殿之东张幄斋荐。"乃诏："僖祖、翼祖并后六位忌日咸如之。"先是，翼祖、简穆皇后神主奉藏夹室，依礼不忌。后复诏还本室，而忌日亦如旧焉。

《政和新仪》：群臣进名奉慰，其日质明，文武朝参官入诣朝堂就次。御史台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员入就位，次西上阁门、御史台分引朝参官及诸军将校，次礼直官引三公以下在西上阁门南阶下，每等重行异位，并北向东上。知西上阁门官于班前西向立，搢笏，执名纸，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僚俱再拜，俊阁门官执笏、置名纸笏上、入西上阁门讫，退。群臣奉慰诣景灵宫，每等重行异位，并北向东上。礼直官揖班首以下再拜讫，引班首自东阶升殿，舍人接引同升，诣香案前，搢笏，上香，跪奠茶讫，执笏兴，降阶复位，又再拜；次引班首以下分左右搢笏，行香，宰相、执政官分左右行香讫，执笏俱复位；次引班首升殿，诣香案前俯伏，跪，搢笏，执炉，俟读疏毕，执笏俯伏，兴，降阶复位，又再拜，退。

中兴之制：忌日，百僚行香，在外州军亦诣寺院行香，如在以日易月服制之内，并依礼例权停。大祥后次年，于历日内笺注立忌辰，禁音乐一日。绍兴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苏迟等以徽宗、钦宗留北，有朔望遥拜之礼，乃言："凡遇祖宗帝后忌，前一日并忌日，皇帝自内先服红袍遥拜讫，易服行礼。"从之。二年八月，诏："应诸路州、军见屯军马统兵官，每遇国忌，免行香。"

十三年正月，御史台言："正月十三日，钦圣宪肃皇后忌，其日立春。准令，诸臣僚及将校立春日赐幡胜，遇称贺等拜表、忌辰奉慰退即戴。欲乞候十三日忌辰行香退，即行戴插。"从之。三十一年六月，礼部

侍郎金安节等言："六月二十八日，钦慈皇后忌辰，系在渊圣皇帝以日易月释服之外，百官行香，宜如常制。"诏依。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已降旨：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告迁翼祖皇帝、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翼祖皇帝忌及讳、简穆皇后忌，欲乞依礼不讳、不忌。"诏恭依。

淳熙元年十一月诏："文武百僚诣景灵宫国忌立班行香，自今如遇宰执俱致斋不及趁赴，于东班从上引官一员升殿跪炉行香，以次官一员诣西班行香。"先是，阁门得旨：国忌行香，宰执致斋不赴，其西壁武臣阙官押班，已降指挥，差使相或太尉、节度使等押班，可令文武班内班上一员东壁押班，止令西壁散香，今后准此。至是，礼部、太常寺重别指定来上，故有是命。

四年十月，太常少卿齐庆胄言："每遇国忌，文臣班列莫敢不肃，唯是武臣一班员数绝少，或以疾病在告，多不趁赴。"诏阁门、御史台申严行下，如有违戾，弹劾闻奏。九年十月，侍御史张大经奏："比来国忌行香日分，合赴官类多托疾在告，以免夙兴拜跪之劳。乞自今如遇行香日，有称疾托故不赴者，从本台弹奏，乞置典宪。"从之。

群臣私忌。开宝敕文："应常参官及内殿起居职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将军以下遇私忌，请准式假一日。忌前之夕，听还私第。"其后有司言："臣僚忌日恩赐，其间甚有无名者：如刘继元、李煜、刘鋹之类，皆身为降俘，亡没已久，而尚沾恩赐；及周朝忌日，尚有追荐；本朝亦有追尊皇后生日道场，并诸神祠亦有为生日者。请付礼官详议，不经之物，一切省去。"诏周朝忌日仍旧，余罢之。

志第七十七 礼二十七（凶礼三）

○外国丧礼及入吊仪 诸臣丧葬等仪

凡外国丧，告哀使至，有司择日设次于内东门之北隅，命官摄太常卿及博士赞礼。俟太常卿奏请，即向其国而哭之，五举音而止。皇帝未释素服，人使朝见，不宣班，不舞蹈，不谢面天颜，引当殿，喝“拜”，两拜，奏圣躬万福。又喝“拜”，两拜，随拜万岁。或增赐茶药及传宣抚问，即出班致词，讫，归位。又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祗候”，退。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北朝皇太后凶讣，遣使来告哀。诏遣官迓之，废朝七日，择日备礼举哀成服，礼官详定仪注以闻。其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幕殿，俟时释常服，服素服，白罗衫、黑银带、素纱软脚幞头。太常卿跪，奏请皇帝为北朝皇太后凶讣至挂服，又奏请五举音。文武百僚进名奉慰，退幕殿。仍遣使祭奠吊慰。

三年正月，契丹贺正使为本国皇太后成服，所司设幕次、香、酒及衰服、绖、杖等，礼直官引使、副已下诣位，北向再拜。班首诣前，执盏跪奠，俯伏，兴，归位，皆再拜。俟使已下俱衰服、绖、杖，成服讫，礼直官再引各依位北向，举哭尽哀。班首少前，去杖，跪，奠酒讫，执杖，俯伏，兴，归位。焚纸马，皆举哭，再拜毕，各还次，服吉服，归驿。

天圣九年六月，契丹使来告哀。礼官详定：北朝凶讣，宜于西上阁门引来使奉书，令阁门使一员跪受承进，宰臣、枢密使已下待制已上，并就都亭驿吊慰。七月一日，使者耶律乞石至，帝与皇太后发哀苑中，使者自驿赴左掖门入，至左升龙门下马，入北偏门阶下，行至右升龙北偏门，入朝堂西偏门，至文德殿门上奉书。太常博士二员与礼直官赞引入文德殿西偏门阶下，行至西上阁门外阶下，面北跪，进书。阁门使跪受承进。太常博士、礼直官退。使者入西上阁门殿后偏门，入宣祐西偏门，行赴内东门柱廊中间，过幕次祗候，朝见讫，赴崇政殿门幕次祗候，朝见皇太后讫，出。三日，近臣慰乞石于驿。

嘉祐三年正月，契丹告国母哀。使人到阙入见，皇帝问云：“卿离北朝日，侄皇帝悲苦之中，圣躬万福。”朝辞日，即云：“皇帝传语北朝侄皇帝，婶太皇太后上仙，远劳人使讣告。春寒，善保圣躬。”中书、枢密

以下、待制已上赴驿吊慰，云："窃审北朝太皇太后上仙，伏惟悲苦。"五月，献遗留物。

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夏王赵德明薨，特辍朝三日，令司天监定举哀挂服日辰。其日，乘舆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当御坐前跪，奏请皇帝为夏王赵德明薨举哀，又奏请十五举音，又奏请可止。文武百僚进名奉慰。告哀使、副已下朝见，首领并从人作两班见。先首领见，两拜后，班首奏圣躬万福。又两拜，随拜万岁。喝赐例物酒食，跪受。起，又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退。从人仪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释常服，白罗大袖、白罗大带，举哀如皇帝仪。其遣使致祭吊慰，如契丹。

其入吊奠之仪。乾兴元年，真宗之丧，契丹遣殿前都点检崇义军节度使耶律三隐、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知制诰马贻谋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卫上将军萧日新、利州观察使冯延休充皇太后吊慰使、副，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宁、引进使姚居信充皇帝吊慰使、副。

所司预于滋福殿设大行皇帝神御坐，又于稍东设御坐。祭奠吊慰使、副并素服，由西上阁门入，陈礼物于庭。中书、门下、枢密院并立于殿下，再拜讫，升殿，分东西立。礼直官、阁门舍人赞引耶律三隐等诣神御坐前阶下，俟殿上帘卷，使、副等并举哭，殿上皆哭。再拜讫，引升殿西阶，诣神御坐前上香、奠茶酒。贻谋跪读祭文毕，降阶，复位，又举哭，再拜讫，稍东立。俟皇太后升坐，中书、枢密院起居毕，帘外侍立。舍人引吊慰祭奠使、副朝见。殿上举哭，左右皆哭。吊慰使、副萧日新等升殿进书讫，降坐。俟皇帝升坐，中书、枢密院起居毕，升殿侍立。舍人引吊慰祭奠使、副朝见。皇帝举哭，左右皆哭。吊慰使、副耶律宁等升殿进书讫，赐三隐等袭衣、冠带、器币、鞍马，随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银带、器币有差。吊慰使、副萧日新等复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坐，中书、枢密院侍立如仪。舍人引萧日新等升殿进问圣候书毕，赐银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赐三隐等茶酒，又令枢密副使张士逊别会三隐等伴宴于都亭驿。

英宗即位，契丹使来贺乾元节，命先进书奠梓宫，见于东阶。放夏国使人见，客省以书币入，后吊慰使见殿门外。契丹祭奠使见于皇仪殿东厢，群臣慰于门外。使人辞于紫宸殿，命坐赐茶。故事赐酒五行，自是，终谅沍，皆赐茶。

神宗之丧，夏国陈慰使丁努嵬名谟铎、副使吕则、陈聿精等进慰表

于皇仪门外，退赴紫宸殿门，赐帛有差。

元祐初，高丽入贡，有太皇太后表及进奉物。枢密院请遵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谕敕书。已而宣仁圣烈太后崩，礼部、太常、阁门同详定：高丽奉慰使人于小祥前后到阙，令于紫宸殿门见，客省受表以进，赐器物、酒馔，退，并常服、黑带、不佩鱼。候见罢，纯吉服。

淳熙十四年，金国吊祭使到阙，惟皇帝先诣梓宫行烧香礼，及使入门祭讫，皆就幄举哭外，陈设行事并如先朝旧仪。其奉辞日，有司亦先设神御坐及设香案、茶酒、果食盘台于几筵殿上。宰执升殿分东西立，侍从官于殿下西面立。使、副入门，殿上下皆哭，使、副升殿，哭止。使、副诣神坐前一拜，上香、奠茶、三奠酒毕，拜，兴，读祭文官跪读祭文，一拜，兴，殿上下皆哭。使、副俱降，归位立，又再拜讫，退。

诸臣之丧，国制：诸王、公主、宗室将军以上有疾，皆乘舆临问。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宫邸在禁中，多不时而往。惟宰相、使相、驸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赐劳加礼焉。

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质有疾，太祖亲幸其第，赐黄金、银、绢有差。开宝二年，赵普有疾，帝再往视，赐银器、绢甚厚。太平兴国中，镇宁军节度杨信久病喑，忽能言，帝异之，遽幸其第，加赐赉。大中祥符三年三月，镇安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石保吉疾亟，帝将临视之，其日大忌，宰相言于礼非便，遂遣内侍以谕保吉，明日始临省焉。六月，幸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第视疾，赐白金千两、衣著千匹、名药一奁。

熙宁七年十二月，诏颁新式，凡临幸问疾者赐银、绢，宰臣及枢密使带使相者二千五百两匹，枢密使、使相二千两匹，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一千五百两匹，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两匹，殿前都指挥使一千五百两匹，驸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两匹，任节度观察留后以下者一千五百两匹，并入内内侍省取赐。

车驾临奠。《太常新礼》：宰相、枢密、宣徽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驸马都尉薨，皆临幸奠酹，及发引，乘舆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枢密副使杨砺卒，即日冒雨临其丧。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御使李继和卒，真宗将临其丧，以问宰臣，对曰："继和以品秩实无此礼。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尝临杜审琼之丧，于礼无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

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诰吴育奏：“臣窃见车驾每有临奠臣僚、宗戚之家，皆即时出幸，道路不戒，羽卫不全，从官奔驰，众目惊异。万乘法驾，岂慎重之意乎？虽震悼方切于皇慈；而举动贵合乎经礼。臣窃详《通礼》旧仪，盖俟丧家成服，然后临奠，于事不迫，在礼亦宜。臣愚欲乞今后车驾如有临奠去处，乞俟本家既敛成服，然后出幸，则恩意容典，详而得中，警跸羽仪，备之有素。”事下礼官议：“遭丧之家，有出殡日乃成服者，恐至时难行临奠。请自今圣驾临奠臣僚、宗戚之家，若奏讣在交未前，即传宣阁门，只于当日令所属候仪卫备，奏请车驾出幸；若奏讣在交未后，即次日临奠。庶使羽卫整肃，于事为宜。”诏可。

其仪：乘舆自内出，千牛将军四人执戈，一人执桃，一人执茢，前导。车驾将至所幸之第，赞礼者引丧主哭于大门内，望见乘舆，止哭，再拜，立于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临，丧主内外再拜。皇帝哭，十五举音，丧主内外皆哭。皇帝诣祭所三奠酒，丧主已下再拜。皇帝退，止哭。从官进名奉慰。皇帝改常服还内。

《通礼》著：皇帝临诸王、妃、主、外祖父母、皇后父母、宗戚、贵臣等丧，出宫服常服，至所临处变服素服。《天圣丧葬令》：皇帝临臣之丧，一品服锡衰，三品已上缌衰，四品已下疑衰。皇太子临吊三师、三少则锡衰，宫臣四品已上缌衰，五品已下疑衰。

辍朝之制。《礼院例册》：文武官一品、二品丧，辍视朝二日，于便殿举哀挂服。文武官三品丧，辍视朝一日，不举哀挂服。然其车驾临问并特辍朝日数，各系圣恩。一品、二品丧皆以翰林学士已下为监护葬事，以内侍都知已下为同监护葬事。葬日，辍视朝一日，皆取旨后行。庆历五年四月，礼院奏：“准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知院曾公亮奏：‘朝廷行辍朝礼，并乞以闻哀之明日辍朝，其假日便以充数，仍为永例。如值其日前殿须坐，则礼有重轻，自可略轻而为重，更不行辍朝之礼。’臣今看详公亮所奏，诚于辍朝之间适宜顺变。然虑君臣恩礼之情有所未尽，欲乞除人使见辞、春秋二宴合当举乐，即于次日辍朝，余乞依公亮所奏。”诏可。

太平兴国六年，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薨，准礼，一品丧合辍二日，诏特辍三日。其后邓王钱俶、太师赵普、右仆射李沆薨，皆一品，合辍二日，诏并特辍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辍焉。太平兴国九年，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李穆卒，准礼，谏议大夫不合辍朝，特辍一日。

开宝二年，罗彦环、魏仁浦薨，以郊祀及军事不辍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显薨，以皇帝朝拜诸陵，吉凶难于相干，更不辍朝。康定元年，光禄卿郑立卒，礼官举故事辍朝，台官言："卿、监职任疏远，恩礼不称。"自后遂不辍朝。

孝宗乾道三年四月一日，太常寺言："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辍朝五日，内二日不视事。乞自今月二日为始，辍朝至六日止，其二日、三日并不视事。"从之。

举哀挂服。尚舍设次于广德殿或讲武殿、大明殿，其后皆于后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预设举哀所幕殿，周以帘帷，色用青素。其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幕殿，侍臣奏请降舆，俟时释常服，服素服，白罗衫、黑银腰带、素纱软脚幞头。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当御坐前跪，奏请皇帝为某官薨举哀，又请举哭，十五举音，又奏请可止。中书、门下、文武百官进名于崇政殿门外奉慰。皇帝释素服，服常服，乘舆还内。

建隆四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卒，太祖素服发哀。其后赵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元年，李沆薨，礼官言："举哀品秩，虽载礼典，伏缘国朝惟赵普、曹彬曾行兹礼，今望裁自圣恩。"诏特择日举哀。自后宰臣薨，皆用此礼。

真宗乳母秦国延寿保圣夫人卒，以太宗丧始期，疑举哀，礼官言："《通礼》：皇帝为乳母缌麻。按《丧葬令》：皇帝为缌，一举哀止。秦国夫人保傅圣躬，宜备哀荣。况太宗之丧已终易月之制，今为乳母发哀，合于礼典。"从之。

郑国长公主薨，礼官言："降服大功，择日成服。缘居大行皇太后大祥之内，衰服未除，典礼旧章，以轻包重，酌情顺变，礼当厌降，望不成服。皇亲诸亲，亦不制服。"帝曰："宗室诸王皆不制服，情所未忍。至期当遣诸王就其第成服，及令皇后临奠，余如所请。"皇从弟右监门卫大将军德钧卒，以皇帝恭谒陵寝，罢举哀成服。天禧元年，太尉王旦薨，时季秋大享明堂，其日发哀，真宗疑之。礼官言："祠事在质明之前，成服于既祠之后，于礼无嫌。"诏可。

康定二年，皇子寿国公昕薨，年二岁，礼官言："已有爵命，宜同成人。"遂发哀成服。熙宁十年，永国公薨，系无服之殇，诏特举哀成服。

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祥之内；司马光薨，亦在谅沍中，

皆不举哀成服。高宗于刘光世、张俊、秦桧之丧，皆为临奠，然设幄举哀成服之礼，未之行也。孝宗乾道三年，始为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设幕殿后苑壬地，举哀成服，复举行焉。

皇太后、皇后为本族之丧。孝明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中书门下据太常礼院状："准礼例，皇后合出就故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第发哀成服，文武百僚诣其第进名奉慰。"从之。章穆太后母楚国太夫人吴氏薨，太常礼院言："皇帝为外祖母本服小功，详《开宝通礼》，即有举哀成服之文；又缘近仪，大功以上方成服，今请皇太后择日就本宫挂服，雍王以下为外祖母给假。"其后，太后嫡母韩国太夫人薨，亦用此制焉。章献明肃皇后改葬父母，前一日，皇后诣攒所，俟时诣成服所改服缌。尚仪奏："请诣灵柩发哭奠酒，退，六宫内人立班奉慰。掩圹毕，皇后诣坟奠献，再拜，释服还宫。外命妇进笺奉慰如仪。"

辍乐。太平兴国七年十月，中书言："今月七日乾明节，选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参知政事窦偁卒，明日，皇帝亲幸其第，临丧恸哭，设奠还宫，即令罢宴。有司奏："伏以百司告备，六乐在庭，睿圣至仁，闻哀而罢，是以显君父爱慈之道，励臣子忠孝之心。伏请宣付史馆，传录美实。"诏可。

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于长春殿，饯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赴任，以王旦在殡，不举乐。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国太夫人薨，十七日春宴，礼院上言："君臣父子，家国均同。元首股肱，相济成体。贵贱虽异，哀乐则同。一人向隅，满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苫块，欲乞罢春宴声乐，以表圣人忧恤大臣之意。"诏下，并春宴寝罢。

赙赠。凡近臣及带职事官薨，非诏葬者，如有丧讣及迁葬，皆赐赙赠，鸿胪寺与入内内侍省以旧例取旨。其尝践两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数，绢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钱自五十万至五万，又赐羊酒有差，其优者仍给米麦香烛。自中书、枢密而下至两省五品、三司三馆职事、内职、军校并执事禁近者亡殁，及父母、近亲丧，皆有赠赐。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殇子及女出适者，各有常数。其特恩加赐者，各以轻重为隆杀焉。

建隆元年十月，诏："有死于矢石者，人给绢三匹，仍复其家三年，长吏存抚之。"庆历二年，诏："阵亡军校无子孙者，赐其家钱，指挥使七万，副指挥使六万，军使、都头、副兵马使、副都头五万。"

熙宁七年，参酌旧制著为新式：诸臣丧，两人以上各该支赐孝赠，只就数多者给；官与职各该赙赠者，从多给，差遣、权并同，权发遣并与正同。诸两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问疾或浇奠已赐不愿敕葬者，并宗室不经浇奠支赐，虽不系敕葬，并支赙赠。余但经问疾或浇奠支赐或敕葬者，更不支赙赠。前两府如浇奠只支赙赠，仍加绢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面各一十。诸支赐孝赠：在京，羊每口支钱一贯，以折第二等绢充，每匹折钱一贯三百文，余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秔米，面每石支小麦五斗，酒支细色，余依价钱。诸文臣卿监以上，武臣元系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赙赠并依见任官三分中给二，限百日内经所在官司投状，召命官保关申，限外不给。待制、观察使以上更不召保。

元丰五年，诏："鄜延路没于王事、有家属见今在本路欲归乡者给赙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钱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使、殿侍三十千，其余比类支给。"

绍兴二十六年，诏："今后命官实因干办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并遵依旧法。所有李光申请于《绍兴条》内添注日限指挥，更不施行。"旧法非理致死者，谓焚溺坠压之类，通判以上赐银五百两，余三百两，职司已上取旨。初，绍兴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余日，三十日内身亡之人，并支前项银数。至是，户部侍郎宋贶言："自立定日限，后来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孙规图赏给，计会所属，旋作差出名目，陈乞保奏，诚为期罔。"故有是命。

诏葬。《礼院例册》：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葬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二、纁二。诸重：一品柱鬲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诸铭旌：三品已上长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皆书某官封姓之柩。诸輴车：三品已上油幰、牛丝络纲施襈，两厢画龙，幰竿诸末垂六旒苏；七品已上油幰、施襈，两厢画云气，垂四旒苏；九品已上无旒苏；庶人鳖甲车，无幰、巽、画饰。诸引、披、铎、翣、挽歌：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六品、九品 谓非升朝者

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白练帻、白练褥衣，皆执铎、綍，并鞋袜。诸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头。诸纛：五品已上，其竿长九尺；已下五尺已上。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

又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多命诏葬，遣中使监护，官给其费，以表一时之恩。凡凶仪皆有买道、方相、引魂车，香、盖、纸钱、鹅毛、影舆，锦绣虚车，大舆，铭旌；仪棺，行幕，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床帐、衣舆、结彩床皆不定数。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坟有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地轴、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券各一。殡前一日对灵柩，及至坟所下事时，皆设敕祭，监葬官行礼。熙宁初，又著新式，颁于有司。

乾德三年六月，中书令、秦国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继亡，命鸿胪范禹偁监护丧事，仍诏礼官议定吉凶仪仗礼例以闻。太常礼院言："检详故事，晋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广顺元年葬故枢密使杨邠、侍卫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例，并用一品礼。墓方圆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身队二十人，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十二时神、蚊厨帐、暖帐各一，輭车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纛一、翣六、輴车、魂车、仪椁车、买道车、志石车各一；方相氏、鹅毛纛、铭旌、香舆、影舆、盖舆、钱舆、五谷舆、酒醢舆、衣物舆、庖牲舆各一；黄白纸帐、园宅、象生什物、行幕，并志文、挽歌词、启攒启奠祝文，并请下有司修制。其仪：太仆寺革辂，兵部本品卤簿仪仗，太常寺本品鼓吹仪仗，殿中省伞一、曲盖二、朱漆团扇四，自第导引出城，量远近各还。赠玉一、纁二，赠祭少牢礼料，亦请下光禄、太府寺、少府监诸司依礼供应。又楚王母依子官一品例，准令文，外命妇一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鄣三、坐鄣二，白铜饰犊车驾牛驭人四，从人十六，夹车、从车六，伞一、大扇一、团扇二、戟六十。伏缘久不施用，如特赐施行，即合于孟昶吉凶仗内相参排列。"诏并令排列祗应，仍俟导引至城外，分半导至西京坟下及葬，命供奉官周贻庆押奉议军士二指挥防护至洛阳。又赐子玄喆坟庄一区。

开宝四年，建武军节度使何继筠卒，诏遣中使护葬，仍赐宝剑、甲胄同葬。咸平元年，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葬，卤簿、鼓吹备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忌禁内也。元丰五年，崇信军节度使、华阴郡王宗旦薨，听以旌节、牌印葬。寻又诏：不即随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绍兴二十四年，太师、清河郡王张俊葬，上曰："张俊极宣力，与他将不同，恩数务从优厚。"仍赐七梁额花冠貂蝉笼巾朝服一袭、水银二百两、龙脑一百五十两。其后，杨存中薨，孝宗令诸寺院声钟，仍赐水银、龙脑以敛。

《熙宁新式》：先是，知制诰曾布言："窃以朝廷亲睦九族，故于死丧之际，临吊赙恤，至于窀穸之具，皆给于县官，又择近臣专董其事，

所以深致其哀荣而尽其送终之礼。近世使臣沿袭故常，过取馈遗，故私家之费，往往倍于公上。祥符中，患其无节，尝诏有司定其数。皇祐中，又著之《编敕》，令使臣所受无过五百，朝臣无过三百，有违之者，御史奏劾。伏见比岁以来，不复循守，其取之者不啻十倍于著令。乞取旧例裁定酌中之数，以为永式。”诏令太常礼院详定，令布裁定以闻。

嘉祐七年，诏大宗正：自今皇亲之丧，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无尊亲新丧，并择日葬之。初，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言：“故事，皇亲系节度使以上方许承凶营葬，其卑幼丧皆随葬之。自庆历八年后，积十二年未葬者几四百余丧，官司难于卒办，致濮王薨百日不及葬。请自今两宅遇有尊属之丧，不以官品为限而葬之。”下判大宗正司、太常礼仪院、司天监议，而有是诏。元祐中，又诏御史台：“臣僚父母无故十年不葬，即依条弹奏，及令吏部候限满检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得与关升磨勘。如失检察，亦许弹奏。”

追封册命。《通礼》：策赠贵臣，守宫于主人大门外设使、副位，使人公服从朝堂受策，载于犊车，各备卤簿，至主人之门降车。使者称：“有制。”主人降阶稽颡，内外皆哭。读册讫，主人拜送之。

国朝之制：有于私第册之者，有于本道册之者。私第册之者，乾德三年，正衙命使册赠孟昶尚书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册者，建隆元年，故特进、检校太师、南平王高保融奉敕赠太尉，端拱元年，故守太师、尚书令、邓王钱俶特追封秦王是也。其仪与《通礼》大略相类，不复录。

定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 赠官同

，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闻。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

太平兴国八年，诏增《周公谥法》五十五字，美谥七十一字为一百字，平谥七字为二十字，恶谥十七字为三十字。其沈约、贺琛《续广谥》尽废。后以直史馆胡旦言：“旧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赐谥法。近朝以来，遂成阙典。建隆以后，臣僚三品以上合赐谥者百余人，望令史馆编录行状，送礼官定谥付馆，修入国史。”诏：“今后并令

礼官取行状定谥，送考功详覆，关送史馆，永为定式。”

直集贤院王皞言：“谥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盖闻谥知行，以为劝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拟谥，皆迹其功德为之褒贬。近者臣僚薨卒，虽官该拟谥，其家自知父祖别无善政，虑定谥之际，斥其缪戾，皆不请谥。窃惟谥法自周公以来，垂为不刊之典，盖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使其身没之后，是非较然，用为劝惩。今若任其迁避，则为恶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后不必候其请谥，并令有司举行，如此，则隐匿无行之人，有所沮劝。若须行状申乞方行拟谥，考诸方册，别无明证。惟卫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臣谓春秋之时，礼坏乐阙，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举旧典，故至将葬，始请谥于君。且周制，太史掌小丧赐谥，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赐谥请诔。以此知有司之职，自当举行，明矣。”诏下有司详定，如皞请焉。

礼院更议赠安远军节度使马怀德已葬请谥，乃言：“自古作谥，皆在葬前。唐《开元》，三品以上将葬，既启殡，告赠谥于柩前；无赠者，设启奠即告谥。 牸仍峒于郑□鲇谔剖薄Ｈ缪贞角洹18.□木≈彝跏遥□笔敝枚□灰椤Ｖ凉□□怂牢迨□嗄昴耸记脍郑□宜驹蓖饫纱拊□晕□庆荷浦□瘢□□□２□慷拦录拔叫轮扑啦槐赜汹郑□治接泄抒诶瘢□吩肚脍郑□骋病＜俺ひ诳□□□馈Ｇ孜牌舻旄孚郑□□叫轮撇槐赜汹郑□穹俏茉眨坑钟泄抒诶瘢□吩肚脍郑□晕夕窬□□嗡持□校抗□腋□郑□挥锰屏睿□磺脍种□遥□□□惺槭」倬剖常□□楣儆值庇兴□□牛□驶蜚诙□磺搿＞暗ｖ四年，宋绶建议，令官给酒食。其后，又罢赠遗。自此，既葬请谥者甚众。岁月浸久，官阀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孙与其门生故吏，志在虚美隐恶，而有司据以加谥，是废圣人之法，而禢唐庸有司之议也。”诏：“自今得谥者，令葬前奏请；或其家不请，则尚书、太常合议定谥，前葬牒史馆及付其家。即禢私谥不以实，论如选举不以实法。既葬请谥者，不定谥。”

志第七十八 礼二十八（凶礼四）

○士庶人丧礼 服纪

士庶人丧礼。开宝三年十月，诏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昉等奏议曰："唐大历七年，诏丧葬之家送葬祭盘，只得于丧家及茔所置祭，不得于街衢张设。又长庆三年，令百姓丧葬祭奠不得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葬物稍涉僭越，并勒毁除。臣等参详子孙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亲，全尚朴素即有伤孝道。其所用锦绣，伏请不加禁断。其用音乐及栏街设祭，身无官而葬用方相者，望严禁之。其诏葬设祭者不在此限。又准后唐长兴二年诏：五品、六品常参官，丧舆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其品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听以子品，葬妻子者递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望令御史台、街司颁行，限百日率从新制；限满违者，以违禁之物给巡司为赏。丧家辄举乐者，谴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从之。

九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此圣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亲罹衅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

景德二年，开封府言："文武官亡殁，诸寺击钟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监、大将军、观察使、命妇郡夫人已上，即据状闻奏，许于天清、开宝二寺击钟，其声数旋俟进止，自余悉禁。"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系官之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

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从之。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蕤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乃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旨。”诏依，仍令诸州依已降指挥，措置摽拨。

服纪。宋天子及诸臣服制，前史皆散记诸礼中，未尝特录之也，后史则表而出之。高宗于外廷以日易月，于内廷则行三年之礼，御朝则浅素、浅黄。孝宗又力持三年之制。皇帝未成服，则素纱软脚幞头、白罗袍、黑银带、丝鞋。成服日，布梁冠 朱熹云：当用十二梁

、首绖、直领布大袖衫 朱熹云：不当用衤兰，盖下已有裙

、布裙、裤、腰绖、竹杖、白绫衬衫，或斜巾、帽子。视事日，去杖、首绖。小祥日，改服布幞头、衤兰衫、腰绖、布裤。大祥毕，服素纱软脚幞头、白罗袍、素履、黑银带。禫祭毕，素纱软脚幞头、浅色黄罗袍、黑银带。祔庙日，服履、黄袍、红带。御正殿视事，则皂幞头、淡黄袍、黑鞓犀带、素丝鞋。此中兴后制也。

孝宗居忧，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领大袖衫、布裙、首绖、腰绖、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礼毕，始去杖、去绖。禫祭毕，始服素纱软脚幞头、白袍、黑银带。祔庙毕，服皂幞头、黑鞓犀带。每遇过宫庙谒，则衰绖行礼，二十五月而除。三年之内，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视事则御内殿，服白布幞头、白布袍、黑银带，殿设素幄。每五日一次过宫，则衰绖而杖。虞祭则布折上巾、黑带、布袍。受金使吊则衰绖，御德寿殿东廊之素幄。受贺节使，则御垂拱殿东楹之素幄。是时，宰执、近臣皆不肯行，惟断自上心，坚不可夺，大臣乃不敢言。赞其决者，惟敕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为君服，宋制有三等：中书门下、枢密使副、尚书、翰林学士、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领大袖衫、布裙、裤、腰绖、竹杖，或布幞头、襕衫、布斜巾、绢衬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内客省、宣政、昭宣、知阁门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直领大袖衫、裙、裤、腰绖，或幞头、衤兰衫。自余文武

百官，布幞头、衤兰衫、腰绖而已。入局治事，并不易服。宰执奏事去杖，小祥去冠，余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纱软脚折上巾、黪公服、白鞓锡带。禫除毕，去黪服，常服仍黑带、皂鞍鞯。祔庙毕，始纯吉服。宗室出则常服，居则衰麻以终制。

光宗居孝宗之忧，赵汝愚当国，始令群臣服白凉衫、皂带治事，逮终制乃止。宁宗居光宗之忧，复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毕，服紫衫、皂带以治事，从礼部侍郎陈宗召请也。诸路监司、州军县镇长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领布衤兰衫、麻腰绖，朝晡临，三日除之。内外命妇当入临者，布裙、初、帔、首绖、绢衬衫帕首。士庶于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毕，乃许嫁娶，仍不用花彩及乐。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将作监韦璞充金国告哀使，阁门舍人姜特立副之。礼部、太堂寺言："告哀使、副并三节人，从礼例，如在大祥内，合服布幞头、衤阑衫、布裤、腰绖，布凉伞，鞍鞯；在禫服内，合服素纱软脚幞头、黪色公服、黑□呈犀带，青伞，皂鞍鞯；俟禫除，即从吉服，仍系黑带，去鱼，凉伞、鞯并从禫制，并去犭戎座。三节人衣紫衫、黑带，并不听乐，不射弓弩，候过界，听使、副审度，随宜改易服用。"从之。或遣留遗信物使，同上服。

丧服杂议。庆历七年，侍御史吴鼎臣言："武班及诸职司人吏，曾因亲丧出入禁门，甚有裹素纱幞头者，殊失肃下尊上之礼。欲乞武两班，除以官品起复许裹素纱外，其余臣僚并诸职司人吏，虽有亲丧服未除，并须光纱加首，不得更裹素纱。"诏送太常礼院。礼官言："准令文，凶服不入公门。其遭丧被起，在朝参处，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浅，无金玉饰；在家，依其服制。其被起者，及期丧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听不预。今鼎臣所奏，有碍令文。"诏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浅色素纱人，更不令祗应。

丁父母忧。淳化五年八月，诏曰："孝为百行之本，丧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礼，以厚人伦。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之沦亡，蒙朝廷之齿叙，未及卒哭，已闻莅官，遽忘哀戚，颇玷风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殁特被叙用，未经百日，不得趣赴公参。御史台专加纠察；并有冒哀求仕、释服从吉者，并以名闻。"

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又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既受代而丧制未毕者，许其终制。"寻

令川峡官，除州军长吏奏裁，余并许解官。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张廓言："京朝官丁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且忠教恩义，士所执守，一悖于礼，其何能立？今执事盈庭，各务简易，况无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阙，不可习以为例。望自后并依典礼，三年服满，得赴朝请。"

天禧四年，御史台言："文武官并丁忧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别无条例。"下太常，礼官议曰："按《礼·丧服小记》云：'父母之丧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后事，其葬服斩衰。'《注》：'谓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斩衰者，丧之隆哀宜从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犹服斩衰，不葬不变服也。言其葬服斩衰，则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练、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杂记》云：'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注》云：'没，犹终也。除服谓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丧服，服后死者之服。'又杜预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后父，皆服斩衰，其虞、祔先父后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则服母之服，虞讫，反服父之服。既除练，则服母之服。丧可除，则服父之服以除之，讫则服母之服。'贺循云：'父之丧未终，又遭母丧，当父服应终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丧之礼。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参考典故，则是随其先后而除之，无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请依旧礼改正。"

庆历三年，太常礼院议：《礼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大也。'请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听终丧。"时以武臣入流者杂，难尽解官。诏："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领边寄，并听终制，仍续月奉。武臣非在边而愿解官者听。"

凡夺情之制，文臣谏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后恩制起复；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内职遭丧，但给假而已，愿终丧者亦听。惟京朝、幕职、州县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

凡公除与祭。景祐二年，礼仪使言：天圣五年，太常礼院言：自来宗庙祠祭，皆宰臣、参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复改差，多致妨阙。检会《唐会要》，贞元六年诏，百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监祭御史以《礼》有"緦麻已上丧不得飨庙"，移牒吏部诘之。吏部奏：准《礼》，"诸侯绝周、大夫绝緦"者，所以杀旁亲，不敢废大宗之祭事，则緦不祭者，谓同宫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黩也。魏、晋已降，变而从权，緦已上丧服，假满即吉，谓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则无事不可，故

于祭无妨。乞今凡有惨服既葬公除，及闻哀假满，许吉服赴祭。同宫未葬，虽公除依前禁之。诏从。又王泾《郊祀录》：“缌麻已上丧，不行宗庙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贞元，吏部奏请，得许权改吉服，以从宗庙之祭，此一时之事，非旧典也。”今本院看详，律称：“如有缌麻已上丧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请，皆援引典故。奉诏，百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后虽王泾著《郊祀录》称是一时之事，非旧典也。又别无诏敕改更，是以历代止依贞元诏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详定官请依《郊祀录》，缌麻以上丧，不预宗庙之祭。今详贞元起请，证据分明，王泾所说，别无典故。望自今后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免致废阙。

庆历七年，礼官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丧而辄与国家大祭者。今但不许入宗庙，至于南郊坛、景灵宫，皆许行事。按唐吏部所请惨服既葬公除者，谓周以下也，前后相承，误以为三年之丧，得吉服从祭，失之甚也。又据律文：‘诸庙享，有缌麻以上丧，不许执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详经典意也。《王制》曰：‘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废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亲之丧，废天地、社稷之祭，非谓臣下有父母丧，而得从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谓缌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庙，俱为吉祀，奉承之意，无容异礼。今居父母丧不得入太庙，至南郊则为愈重。朝廷每因大礼，侍祠之官普有沾赉，使居丧之人得预祠事，是不欲庆泽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伤大礼？近岁两制以上，并许终丧，惟于武臣尚仍旧制，是亦取古之墨缞从事，金革无避之义也。然于郊祀吉礼则为不可。”下礼院，议曰：“郊祀大礼，国之重事，百司联职，仅取齐集。若居丧被起之官悉不与事，则或有妨阙。但不以惨粗之容接于祭次，则亦可行。请依《太常新礼》，宗室及文武官有遭丧被起及卒哭赴朝参者，遇大朝会，听不入；若缘郊庙大礼，惟不入宗庙，其郊坛、景灵宫得权从吉服陪位，或差摄行事。”诏可。

天圣五年，侍讲学士孙奭言：“伏见礼院及刑法司外州执守服制，词旨俚浅，如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颠倒谬妄，难可遽言。臣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行丧服制度，编祔《假宁令》，请下两制、礼院详定。”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应礼经。然其义简奥，世俗不能尽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两相为服，无所降杀’，旧皆言‘服’者，具载所为服之人；其言‘周’者，本避唐讳，合复为‘期’。又节取《假宁令》附《五服敕》后，以便有司；仍板印颁行，而

丧服亲疏隆杀之纪，始有定制矣。”

子为嫁母。景祐二年，礼官宋祁言：“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幼孤，母边更嫁，有子。稹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今边不幸，而稹解宫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降服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其左方注：‘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则为嫁母无服。’诏议之。侍御史刘夔曰：

按天圣六年敕，《开元五服制度》、《开宝正礼》并载齐衰降服条例，虽与祁言不异，然《假宁令》：“诸丧，斩、齐三年，并解官；齐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注》云：“皆为生己者。”《律疏》云：“心丧者，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再详格令：“子为嫁母，虽为父后者不服，亦当申心丧。”又称：“居心丧者，释服从吉及忘哀作乐、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龙图阁学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尝为出嫁母解官行丧。若使生为母子，没为路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

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开元礼》文，逮乎天宝降敕，俾终三年，然则当时已悟失礼。晋袁准谓：“为人后，犹服嫁母。据外祖异族，犹废祭行服，知父后应服嫁母。”刘智释云：“虽为父后，犹为嫁母齐衰。”谯周云：“非父所绝，为之服周可也。”昔孔鲤之妻为子思之母，鲤卒而嫁于卫，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丧之礼，如子。云“子圣人之后”，即父后也。石苞问淳于睿：“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出不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睿引子思之义为答，且言：“圣人之后服嫁母，明矣。”稹之行服，是不为过。

诏两制、御史台、礼院再议，曰：“按《仪礼》：‘父卒继母嫁，为之服期。’谓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为己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尚许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终，得申本服。唐绍议曰：‘为父后者为嫁母杖周，不为父后者请不降服。’至天宝六载敕，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其嫁母亡，宜终三年。又唐八坐议吉凶加减礼云‘凡父卒，亲母嫁，齐衰杖期，为父后者亦不服，不以私亲废祭祀，惟素服居垩室，心丧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无绝道也。’按《通礼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及为祖后，祖在为祖母，虽周除，仍心丧三年。”

侍讲学士冯元言："《仪礼》、《礼记正义》，古之正礼；《开宝通礼五服年月敕》，国朝见行典制，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惟《通礼义纂》引唐天宝六年制：'出母、嫁母并终服三年。'又引刘智《释议》：'虽为父后，犹为出母、嫁母齐衰，卒哭乃除。'盖天宝之制，言诸子为出母，嫁母，故云'并终服三年'；刘智言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故云'犹为齐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谓，固无疑也。况《天圣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降杖期。'则天宝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即不言解官。若专用礼经，则是全无服式；若俯同诸子杖期，又于条制相戾。请凡子为父后，无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礼义纂》、刘智《释议》，服齐衰，卒哭乃除，逾月乃祭，仍申心丧，则与《仪礼》、《礼记正义》、《通典》、《通礼》、《五服年月敕》'为父后，为出母、嫁母无服。'之言不远。如诸子非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心丧，则与《通礼五服制度》言'虽周除，仍心丧三年'，及《刑统》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其义一也。郭稹应得子为父后之条，缘其解官行服已过期年，难于追改，后当依此施行。"

诏自今并听解官，以申心丧。

子为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枢密使王钦若言："编修《册府元龟》官太常博士、秘合校理聂震丁所生母忧，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礼官言："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晋解遂问蔡谟曰：'庶子丧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轻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与凡人丧母同。'钟陵胡澹所生母丧，自有嫡兄承统，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问范宣，答曰：'为慈母且犹三年，况亲所生乎？嫡母虽尊，然厌降之制，父所不及。妇人无专制之事，岂得引父为比而屈降支子也？'南齐褚渊遭庶母郭氏丧，葬毕，起为中军将军。后嫡母吴郡公主薨，葬毕，令摄职。则震当解官行服，心丧三年；若特有夺情之命，望不以追出为名。自今显官有类此者，亦请不称起复，第遣厘职。"

熙宁三年，诏御史台审决秀州军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丧。御史台言："在法，庶子为父后，如嫡母存，为所生母服缌三月，仍解官申心丧；若不为父后，为所生母持齐衰三年，正服而禫。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尝请解官持心丧，止以父老乞还侍养。宜依礼制追服缌麻，而解官心丧三年。"时王安石庇定，擢为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罢免。

妇为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仪礼丧服传》、《开元礼仪纂》、《五礼精义》、《三礼图》等书，所载妇为舅姑服

周；近代时俗多为重服，刘岳《书仪》有奏请之文。《礼图》、《刑统》乃邦家之典，岂可守《书仪》小说而为国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户婚律》：‘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若居周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又《书仪》：‘舅姑之服斩衰三年。’亦准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

右仆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议曰：“谨按《礼·内则》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则舅姑与父母一也。而古礼有期年之说，至于后唐始定三年之丧，在理为当。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会要》，嫂叔无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旧服三月，增为五月。嫡子妇大功，增为期。众子妇小功，增为大功。父在为母服期，高宗增为三年。妇为夫之姨舅无服，玄宗令从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缌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岂可夫处苫块之中，妇被绮纨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求之人情，实伤理本。况妇为夫有三年之服，于舅姑止服期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况孝明皇后为昭宪太后服丧三年，足以为万世法。欲望自今妇为舅姑服，并如后唐之制，其三年齐、斩，一从其夫。”

嫡孙承重。天圣四年，大理评事杜杞言：“祖母颍川郡君钟殁，并无服重子妇，余孤孙七人，臣最居长，今己服斩衰，即未审解官以否？”礼院言：“按《礼·丧服小记》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正义》曰：‘此论适孙承重之服。祖父卒者，适谓孙无父而为祖后。祖父已卒，今遭祖母丧，故云为祖母后也。若父卒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时，父已先亡，亦为祖父三年。若祖卒时父在，己虽为祖期，今父殁，祖母亡时，己亦为祖母三年也。’又按令文：‘为祖后者，祖卒为祖母，祖父殁，嫡孙为祖母承重者，齐衰三年，并解官。’合依《礼》、令。”

宝元二年，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薛绅言：“祖母万寿县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纪之制，罔知所适，乞降条制，庶知遵守。”诏送太常礼院详定。礼官言：“《五服年月敕》：‘齐衰三年，为祖后者，祖卒则为祖母。’又曰：‘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为祖后者不服。’又按《通礼义纂》：‘为祖后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记》云：‘为祖母也，为后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庙，当以贵贱为差，庶祖母不祔于皇姑，已受重于祖，当为祭主，不得申于私恩；若受重于父代而养，为后可也。’又曰：‘庶祖母合从何服？礼无服庶祖母之文，有为祖庶母后者之服。晋王暠议曰：受命为后，则服之无嫌。妇人无子，托后族人，犹为之服，况其子孙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殁为母得申三年。孙无由独屈，当服之也。’看详《五服年月

敕》，不载持重之文，于《义纂》即有所据。今薛绅不为祖后，受重于父，合申三年之制。”

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与新定令文及《通礼》正文内五服制度，皆圣朝典法，此三处并无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义纂》者是唐世萧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创修之书，未可据以决事。且所引两条，皆近世诸儒之说，不出于《六经》，臣已别状奏驳。今薛绅为映之孙，耀卿为别子始祖，绅继别之后为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了等承传其重者也。不可辄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丧，以废始祖之祭也。臣谨按《礼经》所谓重者，皆承后之文。据《义纂》称重于父，亦有二说：一者，嫡长子自为正体，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长亡，取嫡或庶次承传父重，亦名为受重也。若继别子之后，自为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远系庶祖母为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己之故，为之三年可也。详《义纂》所谓‘受重于父者’，指嫡长子亡、次子承传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

诏太常礼院与御史台详定闻奏。众官参详：“耀卿，王氏子；绅，王氏孙，尤亲于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绅受重代养，当服之也。又薛绅顷因籍田覃恩，乞将叙封母氏恩泽，回授与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绅官爵未合叙封祖母，盖朝廷以耀卿已亡，绅是长孙，敦以教道，特许封邑，岂可王氏生则辄邀国恩，殁则不受重服？况绅被王氏鞠育之恩，体尊义重，合令解官持齐衰三年之服。”诏从之。

皇祐元年，大理评事石祖仁奏：“叔从简为祖父中立服后四十日亡，乞下礼院定承祖父重服。”礼官宋敏求议曰：“自《开元礼》以前，嫡孙卒则次孙承重，况从简为中子已卒，而祖仁为嫡孙乎？古者重嫡，正贵所传，其为后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练、祥、禫之祭。且三年之丧，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变也。今中立未及卒哭，从简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经变也。或谓已服期，不当改服斩，而更为重制。按《仪礼》：‘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郑氏注：‘谓遭丧而出者，始服齐衰期，出而虞则以三年之丧。’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斩衰三年。后有如其类而已葬者，用再丧制服。”遂著为定式。

熙宁八年，礼院请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如又无之，即立庶长孙，行斩衰服。于是礼房详定：“古者封建国邑而立宗子，故周礼适子死，虽有诸子，犹令嫡孙传重，所以一本统、明尊尊之义也。至于商礼，则嫡子死立众子，然后立孙。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尝封建国邑，则嫡孙丧

祖，不宜纯用周礼。若嫡子死无众子，然后嫡孙承重，即嫡孙传袭封爵者，虽有众子犹承重。”时知庐州孙觉以嫡孙解官持祖母服，觉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润州。

元丰三年，太常丞刘次庄祖母亡，有嫡曾孙，次庄为嫡孙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孙承重之文。诏下礼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无诸子，即嫡孙承重；无嫡孙，嫡孙同母弟承重；无母弟，庶孙长者承重；曾孙以下准此。其传袭封爵，自依礼、令。”

杂议。大中祥符八年，广平公德彝聘王显孙女，将大归而德彝卒，疑其礼制。礼官言：“按《礼》：‘曾子问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谓无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斩衰。’又《刑统》云：‘依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就婚等三种之文，妻并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今详女合服斩衰于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欑即除之。”

天圣七年，兴化军进士陈可言：“臣昨与本军进士黄价同保，臣预解送之后，本军言黄价昨赴举时，有叔为僧，丧服未满，臣例当驳放。窃思出家制服，礼律俱无明文，况僧犯大罪，并无缘坐；犯事还俗，准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园。又释门仪式，见父母不拜，居父母丧不绖，死则法门弟子为之制服，其于本族并无服式。望下礼官详议，许其赴试。”太常礼院言：“检会敕文，期周尊长服，不得取应。又礼为叔父齐衰期，外继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黄价为叔僧，合比外继，降服大功。”

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参军祝绅幼孤，鞠于兄嫂。已尝为嫂持服，兄丧，又请解官持丧。有司以为言。仁宗曰：“近世盖有匿亲丧而干进者。绅虽所服非礼，然不忘鞠养恩，亦可劝也。候服阕日与幕职、知县。”

继绝。熙宁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馆蔡延庆父褒，故太尉齐之弟也。齐初无子，子延庆。后齐有子，而褒绝，请复本宗。礼官以请，许之。绍圣元年，尚书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户绝之家，近亲不为立继者，官为施行。今户绝家许近亲尊长命继，已有著令，即不当官为施行。”四年，右武卫大将军克务，乞故登州防御使东牟侯克端子叔博为嗣，请赴期朝参起居，而不为克端服。大宗正司以闻。下礼官议，宜终丧三年。遂诏宗室居父母丧者，毋得乞为继嗣。

大观四年，诏曰：“孔子谓兴灭继绝，天下之民归心。王安石子雱无

嗣，有族子棣，已尝用安石孙恩例官，可以棣为雩后，以称朕善善之意。”先是，元丰国子博士孟开，请以侄孙宗颜为孙，据晋侍中荀顗无子，以兄之孙为孙；其后王彦林请以弟彦通为叔母宋继绝孙，诏皆如所请。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户部言：“知蜀州吴扩申明：乞自今养同宗昭穆相当之子，夫死之后，不许其妻非理遣还。若所养子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实有显过，即听所养母诉官，近亲尊长证验得实，依条遣还，仍公共继嗣。”

志第七十九 乐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矣！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

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

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县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畅，事具《律历志》。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

《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六年，岘又言："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为郊歌。国朝，合州进瑞木成文，驯象由远方自至，秦州获白乌，黄州获白雀，并合播在管弦，荐于郊庙。"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未几，岘复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喜德门，奏《采茨》之乐；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并从之。太常寺又言："准令，宗庙殿庭宫县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宗庙之数，今岁亲郊，欲用旧礼。"有诏，圜丘增十六虡，余依前制。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九年，岚州献祥麟；雍熙中，苏州贡白龟；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蒙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蒙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

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造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凡二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阮成，以示中书门下，因谓曰："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增之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由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并协律吕，冠于雅乐，仍具图以献。上览而嘉之，迁其职以赏焉。自是遂废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同按试，择其晓习月律者，悉增月奉，自余权停廪给，再俾学习，以奖励之。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而不以艺进，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难于骤变。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修乐器。后复以龙图阁待制戚纶同判寺事，乃命太乐、鼓吹两署工校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召宰执、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又令仲辛诞唱

八十四调曲，遂诏补副乐正，赐袍笏、银带，自余皆赐衣带、缗钱，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庙用乐，亲祀用宫县，有司摄事，止用登歌，自余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至是诏曰："致恭明神，邦国之重事；升荐备乐，方册之彝章。矧在尊神，固当严奉。举行旧典，用格明灵。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园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按礼文，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论语》曰：'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曰：'谓歌《雍》也。'《郊祀录》载登歌彻豆一章，奏无射羽。然则宗庙之乐，礼有登歌彻豆，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理安之乐》，诚恐阙失，望依旧礼增用。"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宗谔等言："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曲辞，乐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从之。时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别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施于朝会、宴享，以纪瑞应。

十月，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睹亚献、终献皆不作乐，因令检讨故事以闻。有司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尊献、饮福则作乐；坛下设宫县，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献、终献、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县、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献、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于时特诏亚、终献并用登歌。

五年，圣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诏可之。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虡。景灵宫以庭狭，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

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自时厥后，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竟》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稞、酌献乐章，余诏诸臣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气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

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笙、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十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笙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

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载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县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卖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今当创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灵宫，罢旧《真安》之曲。以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作《兴安》，以献宗庙，罢旧《理安》之曲。《景安》、《兴安》惟乘舆亲行则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钟之徵、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

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地祇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笠，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鑢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

焉。

志第八十 乐二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则量右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竞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

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七月，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钟磬不经镌磨者犹存三县奇七虡，郊庙、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旧乐，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乐节，李照废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并鞞、应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击，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鞉以应之。又所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复用旧乐，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合改与否？”诏：“悉仍旧制，其李照所作，勿复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曰《仪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曰《信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精安》，皇帝饮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皆曰《穆安》，彻豆曰《歆安》，送神曰《诚安》归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诏辅臣分撰。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庆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皆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亦无射为均，皆自黄钟宫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即依前谱

次第成曲，其彻声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

是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

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以律计自倍半。说者云："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

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九为一虡者，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为一虡者，以一均声更加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为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

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

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余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

不可用。

诏可。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献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钟一均声，此乃国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旧法，若于亲行大飨，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盖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盖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则献神之乐亦当用五行本始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无射之均；太簇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诏两制官同太常议，而尧臣等言："大飨日迫，事难猝更。"诏俟过大礼，详定以闻。

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阅雅乐，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并按习大乐新录，赐群臣。又出新制颂埙、匏笙、洞箫，仍令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场，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有差。帝既阅雅乐，谓辅臣曰："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将有事于明堂，然世鲜知音，其令太常并加讲求。"时言者以为镈钟、特磬未协音律，诏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太常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晓音，诏同定钟磬制度。

闰十一月，诏曰："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亦沿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

国初亦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一律，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核。然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传，历古研覃，亦未究绪。顷虽博加访求，终未有知声、知经可信之人。尝为改更，未适兹意。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

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之功德，朕何惮改为？但审声、验书，二学鲜并，互诋胸臆，无所援据，慨然希古，靡忘于怀。”

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祥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

三年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龠，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瑗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七月，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有行远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听，是用申敕执事，还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盛；洎朕之承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祗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籥、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

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是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律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召辅臣至省府、馆阁预观焉，赐详定官器币有差。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

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瑗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特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吾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吾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

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饶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迩，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

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宫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鄹缀，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

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鄹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宫县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矇、眡□□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

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在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俟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浸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志第八十一 乐三

元丰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

初，言大乐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

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余。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磬连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殽无叙，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

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

七曰郑声乱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调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

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其论以为："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余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凡律吕之调及其宫、乐章，具著于图。"

帝取所上图，考其说，乃下镇、几参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其编钟、编磬虽有四清声，而黄钟、大吕正声舛误；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夹钟，则声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时设而不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咏之，中和之声庶可以考。请下朴二律。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制之。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乞留朴钟磬，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以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

几等谓："新乐之成，足以荐郊庙，传万世。其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用夹钟之均三奏，谓之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一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圜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簇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簇为徵；用姑洗均之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则祀天之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礼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用黄钟均，以其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则用太簇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为始终。祭地祇，享宗庙，皆视此均法以度曲。"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轻重与律吕相应。钟三等，王朴钟所谓"声疾而短闻"者也，阮逸、胡瑗钟所谓"声舒而远闻"者也，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钟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则正律相应，清声自足。其堂上堂下簏、笛率从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诸器，随所下律。诏悉从之。乃缉新器用，徙置太常，辟屋以贮藏之。考选乐工，汰其椎钝癃老，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立为程度，以时习焉。

初，皇祐中，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以为尝得古本《汉书》，言在《律历志》。范镇以其说为然，请依法作为尺律，然后别求古乐参考。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诏镇与几等定乐，镇曰："定乐当先正律。"帝然之。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

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

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吾女’，‘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祠宗庙及有司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寘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宫县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县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虡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宫县当二十虡，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宫县。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杰议。杰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与刘几同。请以晋鼓节金奏。考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之郊庙，为何所取？而范镇亦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帝以乐律绝学，防草莱中习之尤难，乃补防为乐正。

六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言：“郊庙乐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言：“有司摄事，祀昊天舞名。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献曰《神娭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诏可。九月，礼部言：“《周礼》，凡大祭祀，王出入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皇帝诣罍洗奏《乾安》，则入门亦当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灵宫及南郊壝门，乞如之。”

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虡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诏可。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

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俏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

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

《论磬》曰：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

特磬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

《论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

乐下太常，而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命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

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

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曰：

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余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入，以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速趫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

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

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帱帔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

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瞽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

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志第八十二 乐四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鬻簨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徵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

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为先务，后世知为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传，徒区区于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则居青阳，角声乃作；盛德在火，则居明堂，徵声乃作；盛德在金，则居总章，商声乃作；盛德在水，则居玄堂，羽声乃作；盛德在土，则居中央，宫声乃作。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一岁之中，兼总五运，凡丽于五行者，以声召气，无不总摄。鼓宫宫动，鼓角角应：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则永膺寿考，历数过期，不亦宜乎？

其五曰：魏汉津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九寸之律，三数退藏，故八寸七分为中声。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

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气不顿进，八音乃谐。若立春在岁元之后，则迎其气而用之，余悉随气用律，使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黄钟之宫，故禀于乾，交于亥，任于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声具焉。汉津以四清为至阳之气，在二十八宿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统十二律。每清声皆有三统：申、子、辰属于虚而统于子，巳、酉、丑属于昴而统于丑，寅、午、戌属于星而统于寅，亥、卯、未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乐之器有时而弊，故律失则求之于钟，钟失则求之于鼎，得一鼎之龠，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浑沦之体，律吕以达阴阳之情，天地之间，无不统摄，机缄运用，万物振作，则乐之感人，岂无所自而然耶？

其八曰：圣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乐，以谓帝舜之乐以教胄子，乃颁之于宗学。成周之乐，掌于成均，乃颁之府学、辟雍、太学；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乐者皆赐之，于是中正之声被天下矣。汉施郑声于朝廷，唐升夷部于堂上，至于房中之乐，唯恐淫哇之声变态之不新也。圣上乐闻平淡之音，而特诏有司制为宫架，施之于禁庭，房中用雅乐，自今朝始云。

又为图十二：一曰五声，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应二十八宿，四曰七均应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调，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应二十四气，八曰十二律钟正声，九曰堂上乐，十曰金钟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图虽不能具载，观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

天地相合，五数乃备，不动者为五位，常动者为五行，五行发而为五声。律吕相生，五声乃备，布于十二律之间，犹五纬往还于十有二次，五运斡旋于十有二时。其图五声以此。

两仪既判，八卦肇分。气盈而动，八风行焉。颛帝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方是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备，后圣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声者，制而为八音，以声召气，八风从律。其图八音以此。

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声召气，吻合元精。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八宿

以此。

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犹宫声处中为四声之纲。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于合乐者，盖乐方七角属木，南方七徵属火，西方七商属金，北方七羽属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属，而每方之中，七均备足。中央七宫管摄四气。故二十八舍应中正之声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应七均之声者，和声之术也。其图七均应二十八宿以此。

合阴阳之声而文之以五声，则九六相交，均声乃备。黄钟为宫，是谓天统；林钟为徵，是谓地统；太簇为商，是谓人统。南吕为羽，于时属秋；姑洗为角，于时属春；应钟为变宫，于时属冬；蕤宾为变徵，于时属夏。旋相为宫，而每律皆具七声，而八十四调备焉。其图八十四调以此。

自黄钟至仲吕，则阳数极而为乾，故其位在左；蕤宾至应钟，则阴数极而为坤，故其位在右。阴穷则归本，故应钟自生阴律；阳穷则归本，故仲吕自归阳位。律吕相生，起于《复》而成于《乾》，终始皆本于阳，故曰“乐由阳来”，六吕则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则为《乾》、《坤》之爻，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自黄钟至仲吕为《既济》，故属阳而居左；自蕤宾至应钟为《未济》，故属阴而居右。《易》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气交际于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图十二律所生以此。

二十四气差之毫厘，则或先天而太过，或后天而不及。在律为声，在历为气。若气方得节，乃用中声；气已及中，犹用正律。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四气以此。

汉津曰：“黄帝、夏禹之法，简捷径直，得于自然，故善作乐者以声为本。若得其声，则形数、制度当自我出。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图十二律钟正声以此。

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歌钟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乐，曲不协律，歌不择人，有先制谱而后命辞。奉常旧工，村野瘫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选择惟艰，故堂上之乐铿然特异焉。其图堂上乐以此。

金玉之精，禀气于乾，故堂上之乐，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历代乐仪》曰：“歌磬次歌钟之西，以节登歌之句。”即《周官》颂磬也，神

考肇造玉磬，圣上绍述先志，而堂上之乐方备，非圣智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安能与于天道哉？其图金钟玉磬以此。

《大晟》之制，天子亲祀圆丘，则用景钟为君围，镈钟、特磬为臣围，编钟、编磬为民围，非亲祀则不用君围。汉津以谓："宫架总摄四方之气，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虡在下而以四方之兽，以象凤仪、兽舞之状。龙簨崇牙，制作华焕。"其图宫架以此。

新乐肇兴，法夏籥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武八佾，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其图二舞以此。

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钟，曰镈钟，曰编钟，曰金錞，曰金镯，曰金铙，曰金铎。其说以谓：

景钟乃乐之祖，而非常用之乐也。黄帝五钟，一曰景钟。景，大也。钟，四方之声，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钟大，世莫识其义久矣。其声则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时弗考，风至则鸣，镈钟形声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摄四方之气。编钟随月用律，杂比成文，声韵清越。錞、镯、铙、铎，古谓之四金。鼓属乎阳，金属乎阴。阳造始而为之倡，故以金镈和鼓阳动而不知已，故以金镯节鼓。阳之用事，有时而终，故以金铙止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铎通鼓。金乃《兑》音，《兑》为口舌，故金之属皆象之。

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编磬。其说以谓："依我磬声"，以石有一定之声，众乐依焉，则钟磬未尝不相须也。往者，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庙，遂置而不用。如此，则金石之声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并用，以谐阴阳。汉津之法，以声为主，必用泗滨之石，故《禹贡》必曰"浮磬"者，远土而近于水，取之实难。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为之，其声沉下，制作简质，理宜改造焉。

丝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说以谓：汉津诵其师之说曰："古者，圣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阳，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数也。师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盖阳之数成于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琴书以九

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额长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气；岳阔三分，以象三才；岳内取声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龙龈及折势四分，以象四时：共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极于九。九者，究也，复变而为一之义也。《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既罢筝、筑、阮，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琴之数则九十有九而法乎阳。”

竹部有三：曰长笛，曰篪，曰箫。其说以谓：笛以一管而兼律吕，众乐由焉。三窍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窍为笛，六律之声备焉。篪之制，采竹窍厚均者，用两节，开六孔，以备十二律之声，则篪之乐生于律。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

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闰余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说以谓：列其管为箫，聚其管为笙。凤凰于飞，箫则象之；凤凰戾止，笙则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于下。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皆用十九数，而以管之长短、声之大小为别。八音之中，匏音废绝久矣。后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阳而生，九者，阳数之极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鸟敛翼，鸟，火禽，火数七也。

土部有一：曰埙。其说以谓：释《诗》者以埙、篪异器而同声，然八音孰不同声，必以埙、篪为况？尝博询其旨，盖八音取声相同者，惟埙、篪为然。埙、篪皆六孔而以五窍取声。十二律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二者，其窍尽合则为黄钟，其窍尽开则为应钟，余乐不然。故惟埙、篪相应。

革部十有二：曰晋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雷鼓，曰雷鼗，曰灵鼓，曰灵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说以谓：凡言乐者，必曰钟鼓，盖钟为秋分之音而属阴，鼓为春分之音而属阳。金奏待鼓而后进者，雷发声而后群物皆鸣也；鼓复用金以节乐者，雷收声而后蛰虫坯户也。《周官》以晋鼓鼓金奏，阳为阴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节众乐。夏加四足，谓之足鼓；商贯之以柱，谓之楹鼓；周县而击之，谓之县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锡诸侯乐，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以鼗将之。柷先众乐，鼗则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声以祀天也；以灵鼓鼓社祭，以天为神，则地为灵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节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辅相于

乐，今用节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击拊，以革为之，实之以糠，升歌之鼓节也。

木部有二：曰柷，曰吾攵。其说以谓：柷之作乐。吾攵之止乐，汉津尝问于李良，良曰：“圣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吾攵之义，如斯而已。柷以木为底，下实而上虚。《震》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其卦之形也。击其中，声出虚，为众乐倡。《震》为雷，雷出地奋，为春分之音，故为众乐之倡，而外饰以山林物生之状。《艮》位寅，为虎，虎伏则以象止乐。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阳数之穷。戛之以笙，裂而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为十二，阴数。十二者，二六之数，阳穷而以阴止之。”

又有度、量、权、衡四法，候气、运律、教乐、运谱四议，与律历、运气或相表里，甚精微矣，兹独采其言乐事显明者。几为书二十卷。说者以谓蔡京使昺为缘饰之，以布告天下云。

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雍，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八月，太常言：“宗庙、太社、太稷并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设宫架乐舞，独为未备，请迎神、送神、诣罍洗、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乐曲，并用宫架乐，设于北墉之北。”诏皆从之。

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登歌之制 大朝会同

：

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吾攵北，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钟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又于午阶之东　太庙则于泰阶之东，宗祀则于东阶之西，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

，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三，为一列，西上　大朝会，和笙在笛南

。埙一，在笛南 大朝会在篪南

。闰余匏一，箫一，各在巢笙南。又于午阶之西　　太庙则于泰阶之

西，宗祀则于西阶之东，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西

，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为一列，东上。埙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箫一，在九星匏西。钟、磬、柷敔、博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 太庙、宗祀、大朝会则于殿上

，埙、篪、笙、笛、箫、匏工并立于午阶之东西 太庙则于泰阶之东西，宗祀则于两阶之间，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西

。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东向。乐正紫公服 大朝会服绛朝服，方心曲领、绯白大带、金铜革带、乌皮履

，乐工黑介帻，执麾人平巾帻：并绯绣鸾衫、白绢夹裤

、抹带 大朝会同

。

又上亲祠宫架之制 景灵宫、宣德门、大朝会附

：

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十二镈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镈钟三、特磬三。东方，镈钟起北，特磬间之，东向。西方，特磬起北，镈钟间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镈钟间之；北方，镈钟起西，特磬间之，皆北向 景灵宫、天兴殿镈钟、编钟、编磬如每岁大祠宫架陈设

。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设柷、敔于北架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设瑟五十二 朝会五十六。宣德门五十四 ，列为四行：二行在柷东，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 宣德门二十。

次五弦琴一十有八 宣德门二十

。并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并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 宣德门七弦、九弦各二十五，并左十有三，右十有二

。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　宣德门三十二　。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间，左二、右一。次箫二十有八 宣德门、大朝会三十

。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　宣德门三十六。朝会笛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 。次埙一十有八 宣德门、朝会二十

。次笛二十有八，并分左右　宣德门笛三十六：朝会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

。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地祇：灵鼓、灵鼗各二。太庙：路鼓、路鼗各二。大朝会晋鼓二。宣德门不设

。并在三弦、五弦琴之间，东西相向，晋鼓一，在匏笙间，少南北向。

副乐正二人，在柷、吾攵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　宣德门四十。朝会三十有六

。次柷、敔，东西相向，列为四行，左右各二行。乐师四人，在歌工之南北，东西相向。运谱二人，在晋鼓之左右，北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右，东向。副乐正同乐正服 大朝会同乐正朝服

，乐师绯公服，运谱缘公服 大朝会介帻、绛鞲衣、白绢抹带

，乐工执麾人并同登歌执麾人服 朝会同

。

又上亲祠二舞之制 大朝会同

：

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执纛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 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

。引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

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　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并进贤冠、黄鸾衫、银褐裙、绿衤盍裆、革带、乌皮履；引武舞头及武舞郎并平巾帻、绯鸾衫、黄画甲身，紫衤盍裆、豹文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鞲。

引武舞人，武弁、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鞲、白绢裤、金铜革带、乌皮履 大朝会同

。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

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稍西；敔一，在编磬之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吾攵北，俱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　太庙、别庙则于殿下泰阶之东，明堂、祠庙则于东阶之西

，设笛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东上　太庙、别庙则于泰阶之西，明堂、祠庙则于西阶之东

。钟、磬、柷、吾攵、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　明堂、太庙、别庙于殿上，祠庙于堂上

，埙、篪、笙、笛、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　　太庙、别庙于太阶之东西，明堂、祠庙于两阶之间，若不用宫架，即登歌工人并坐

。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东向。乐正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平巾帻，乐工黑介帻，并绯绣鸾衫、白绢抹带　三京帅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用登歌乐，陈设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祠登歌

。

又上太祠宫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钟一，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太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钟之内。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 地祇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

。分东西，在歌工之侧。瑟二，在柷东。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各为一列。吾攵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为四列，在雷鼓之后　若地祇即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

。晋鼓一，在笛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　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宫架之南机；判架之乐二面，其制，又去轩架之北面；特架之乐一面

。文武二舞并同亲祠，惟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袍、银褐裙、白绢抹带，与亲祠稍异。

诏并颁行。

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宴飨。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惑懘焦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徵、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新乐器五声、八音方全。埙、篪、匏、笙、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开封府用所颁乐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钧容直及中外不得违。今辄高下其声，或别为他声，或移改增损乐器，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

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诏颁降天下。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绅带，佩玉。"从刘昺制也。

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气，有生有克，四时之禁，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乃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若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声乃作，得角而生，以宫为相；若用羽则刑，用商则战，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声乃作，得徵而生，以商为相；若用角则刑，用羽则战，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声乃作，得宫而生，以羽为相；若用徵则刑，用角则战，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声乃作，得商而生，以角为相；若用宫则刑，用徵则战，故冬禁宫、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载，深切著明者也。作乐本以导和，用失其宜，则反伤和气。夫淫哇殽杂，干犯四时之气久矣。陛下亲洒宸翰，发为诏旨，淫哇之声转为雅正，四时之禁亦右所颁，协气则粹美，绎如以成。"诏令大晟府置图颁降。

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

六年，诏："先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又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十月，臣僚乞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为颂诗，协以新律，荐之郊庙，以告成功。诏送礼制局。

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诏可。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

三月，议礼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则有羽无籥，谓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则有干无戚，谓之干舞。武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于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尝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协古制。"

又言："伶州鸠曰：'大钧有镈无钟，鸣其细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

大也。’然则钟，大器也；镈，小钟也。以宫、商为钧，则谓之大钧，其声大，故用镈以鸣其细，而不用钟；以角、徵、羽为钧，则谓之小钧，其声细，故用钟以昭其大，而不用镈。然后细大不逾，声应相保，和平出焉。是镈、钟两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后世之镈钟，非特不分大小，又混为一器，复于乐架编钟、编磬之外，设镈钟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盖镈钟犹之特磬，与编钟、编磬相须为用者也。编钟、编磬，其阳声六，以应律；其阴声六，以应吕。既应十二辰矣，复为镈钟十二以配之，则于义生复。乞宫架乐去十二镈钟，止设一大钟为钟、一小钟为镈、一大磬为特磬，以为众声所依。”诏可。

四月，礼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严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来天神而礼之，其义一也。则明堂宜同郊祀，用礼天神六变之乐，其宫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泽，各有大乐宫架，自来明堂就用大庆殿大朝会宫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创置。”

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运政治颁于天下。是月也，凡乐之声，以应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既而中书省言：“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应钟为宫，则南吕为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应钟为宫，则当用大吕为商、夹钟为角、仲吕为闰徵、蕤宾为徵、夷则为羽、无射为闰宫。明堂颁朔，欲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从之，仍改正诏书行下。

自是而后，乐律随月右旋。

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时。乐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闰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闰宫。调以羽，使气适平。

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乐以大吕为宫、夹钟为商、仲吕为角、林钟为闰徵、夷则为徵、无射为羽、黄钟为闰宫。客气少阴火，调以羽，尚羽而抑徵。

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左个。乐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夷则为闰徵、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闰宫。客气少阳相火，与岁运同，火气太过，调宜羽，致其和。

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阳。乐以夹钟为宫、仲吕为商、林钟为角、南吕为闰徵、无射为徵、黄钟为羽、太簇为闰宫。调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右个。乐以姑洗为宫、蕤宾为商、夷则为角、无射为闰徵、应钟为徵、大吕为羽、夹钟为闰宫。客气阳明，尚徵以抑金。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乐以仲吕为宫、林钟为商、南吕为角、应钟为闰徵、黄钟为徵、太簇为羽、姑洗为闰宫。调宜尚徵。

仲夏之月，御明堂。乐以蕤宾为宫、夷则为商、无射为角、黄钟为闰徵、大吕为徵、夹钟为羽、仲吕为闰宫。客气寒水，调宜尚宫以抑之。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乐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为闰徵、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蕤宾为闰宫。调宜尚宫，以致其和。

孟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左个。乐以夷则为宫、无射为商、黄钟为角、太簇为闰徵、夹钟为徵、仲吕为羽、林钟为闰宫。调宜尚商。

仲秋之月，御明堂总章。乐以南吕为宫、应钟为商、大吕为角、夹钟为闰徵、姑洗为徵、蕤宾为羽、夷则为闰宫。调宜尚商。

季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右个。乐以无射为宫、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姑洗为闰徵、仲吕为徵、林钟为羽、南吕为闰宫。调宜尚羽，以致其平。

闰月，御明堂，阖左扉。乐以其月之律。

十一月，知永兴军席旦言："太学、辟雍士人作乐，皆服士服，而外路诸生尚衣衤兰幞，望下有司考议，为图式以颁外郡。"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乐。按《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气，大飨之日当用中声乐。今看详古之神瞽考中声以定律，中声谓黄钟也，黄钟即中声，非别有一中气之中声也。考阅前古，初无中、正两乐。若以一黄钟为正声，又以一黄钟为中声，则黄钟君声，不当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钟之次，阴吕也，臣声也。今减黄钟三分，则入大吕律矣。易其名为黄钟中声，不唯纷更

帝律，又以阴吕臣声僭窃黄钟之名。若依《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也。以黄钟为正声，易大吕为中声之黄钟，是帝律所起，黄钟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阳扶阴，退律进吕，为害斯大，无甚于此。今来宗祀明堂，缘八月中气未过，而用中声乐南吕为宫，则本律正声皆不得预。欲乞废中声之乐，一遵帝律，止用正声，协和天人，刊正讹谬，著于《乐书》。”诏可。攸又乞取已颁中声乐在天下者。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书：

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于明堂，渐见就绪，乞报大晟府者凡八条：

一，太、正、少钟三等。旧制，编钟、编磬各一十六枚，应钟之外，增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则四清声不当兼用，止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

其二，太、正、少琴三等。旧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来讨论，并依《律书》所载，止用五弦。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举无遗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乐内更不制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谨按《周官》籥章之职，龠□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吕于是乎生，而其器不行于世久矣。近得古籥，尝以颁行。”今如《尔雅》所载，制造太、正、少三等，用为乐本，设于众管之前。

其四，太正少笛、埙、篪、箫各三等。旧制，箫一十六管，如钟磬之制，有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其四清声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

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闰余，莫见古制。匏备八音，不可阙数，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闰余尤无经见，唯《大晟乐书》称“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独用黄钟一清声。黄钟清声，无应闰之理，今去闰余一匏，止用两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

其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钟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并以正律林钟为宫，三笙合奏，曲用两调，和笙奏黄

钟曲，则巢笙奏林钟曲以应之，宫、徵相杂。器本宴乐，今依钟磬法，裁十二管以应十二律，为太、正、少三等，其旧笙更不用。

其七，柷、吾攵、晋鼓、镈钟、特磬，虽无太、少，系作止和乐，合行备设。

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载乖戾。今欲乞罢而不用。

诏悉从之。

攸之弟绦曰：

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之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

刘昺之兄炜以晓乐律进，未几而卒。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钟八寸七分琯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钟九寸琯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及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晟府典乐。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

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佗人预乐。有士人田为者，善琵琶，无行，攸乃奏为大晟府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翘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

绦又曰："宴乐本杂用唐声调，乐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调，

其均自隋、唐间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琯为之，又作匏、笙、埙、篪，皆入夷部。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然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大小九具，状制奇异，各有篆文。验之《考工记》，其制正与古合。令乐工击之，其声中律之无射。绘图以闻。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

志第八十三 乐五

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饰治之事，时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诏有司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臣民之上，扶颠持危，夙夜痛悼。况于闻乐以自为乐，实增感于朕心。"二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卿苏迟等言："国朝大礼作乐，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坛殿下设宫架。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

四年，再飨，国子丞王普言："按《书·舜典》，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又按《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黄钟，堂下之乐；大吕，堂上之乐也。郊祀之礼，皇帝版位在午阶下，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明堂版位在阼阶上，则还位当歌大吕。今明堂礼不下堂，而袭郊祀还位例，并奏黄钟之乐，于义未当。"寻皆如普议。

先是，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简俭。仍权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国步渐安，始以保境息民为务，而礼乐之事浸以兴矣。

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卿陈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阅，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并作乐教习。"礼仪博士周林复言："神位席地陈设，至尊亲行酌献，堂上下皆地坐作乐，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当教习日，使立以考击，庶革循习简陋之弊。

初，上居谅闇，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受胙等事，上谕礼官详

定。太常寺检照景德、熙、丰亲郊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并合用乐，其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每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即无去奏乐、受胙之文。大飨为民祈福，为上帝、宗庙而作乐，礼不敢以卑废尊。《书》“敛五福，锡庶民”，况熙宁礼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乐备舞，祥祉来臻”是也。于是诏遵行之。其后，礼部侍郎施坰奏：“礼经蕃乐出于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庶几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坠。”有诏俟来年举行。

十有三年，郊祀，诏以祐陵深弓剑之藏，长乐遂晨昏之养，昭答神天，就临安行在所修建圆坛。于是有司言：“大礼排设备乐，宫架乐办一料外，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合用两料。其乐器，登歌则用编钟、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丝玄各二，瑟四，笛四，埙、篪、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西、荆湖南北，括取旧管大乐，上于行都，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增修雅饰，而乐器浸备矣。其乐工，诏依太常寺所请，选择行止畏谨之人，合登歌、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诣太社、太稷、九宫贵神。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将来大礼，见阙玉磬十六枚。其所定声律，系于玉分厚薄，取声高下。正声凡十有二，黄钟厚八分，进而为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律增一分，至应钟一寸九分而止。清声夹钟厚二寸三分，退而为太簇、大吕、黄钟，共四清声，各减一分，至黄钟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马司，宽数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张晟又言：“大乐所用武舞之饰，以干配刀，《周礼·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谓‘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从所请，仿《三礼图》，令

造玉戚，以配舞干。

是岁，始上徽宗徽号，特制《显安》之乐。至于奉皇太后册、宝于慈宁宫，乐用《圣安》；皇后受册、宝于穆清殿，乐用《坤安》，亦皆先后参次而举。《显安》以无射、夹钟为宫，周大司乐飨先王，奏无射而歌夹钟，“夹钟之六五，上生无射之上九。夹钟，卯之气，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无射，阳律之终，夹钟实为之合，盖取其相亲合而萃祖考之精神于假庙也。《圣安》纯用大吕，《坤安》纯用中吕。大吕，阴律之首，崇母仪也；中吕，阴律之次，明妇顺也。

明年正旦朝会，始陈乐舞，公卿奉觞献寿。据元丰朝会乐：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余乐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仍奏瑞曲，而上下之乐交作。今悉仿旧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乐专以太簇为宫。太簇之律，生气凑达万物，于三统为人正，于四时为孟春，故元会用之。

时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按《大晟乐书》：“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祀事既毕，升辇，又击之。盖天者，群物之祖，今以乐之祖感之，则天之百神可得而礼。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之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高八尺一寸。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乐中黍尺，参以太常旧藏黄钟律编钟，高适九寸，正相吻合，遂遵用黍尺制造。

钟成，命左仆射秦桧为之铭。其文曰：“皇宋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乐以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禋祀，谨拜手稽首而献铭。其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旋又命礼局造镈钟四十有八、编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制编钟等，命军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晋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寻制金钟、玉磬二架。

初，元丰本虞庭鸣球及晋贺循采玉造磬之义，命荣咨道肇造玉磬。元祐亲祠，尝一用之，久藏乐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协音律，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盖堂上之乐，歌钟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气于乾，纯精至贵，故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备金声玉振之全，此中兴所以继作也。于是帝谕辅臣，以钟磬音律，其余皆和，惟黄钟、大吕犹未应律，宜熟加考究。诏礼官以铸造镈钟，更须详审，令声和而律应，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阅，仍用皇祐进呈雅乐礼例。皇帝御射殿，召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及武臣刺史以上，阅视新造景钟及礼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钟，用正旦朝会三曲，奏宫架之乐，其制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钟乐正一、镈钟乐工十有二，特磬乐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铜錞一，增造其二；古铜铙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则律玉磬，降到长笛二十有四，并付太常寺掌之，专俟大礼施用。

既而刑部郎官许兴古奏："比岁休祥协应，灵芝产于庙楹，瑞麦秀于留都。昔乾德六年，尝诏和□见作《瑞木》、《驯象》及《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愿依典故，制为乐章，登诸郊庙。"诏从其请，命学士沈虚中作歌曲，以荐于太庙、圜丘、明堂。寻又内出御制郊祀大礼天地、宗庙乐章，及诏宰执、学士院、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付太常肄习。

天子亲祀南郊，圜钟为宫，三奏，乐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飨明堂，夹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诚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圜钟为宫，三奏，凡六成，所奏乐与南郊同，歌《兴安》，用《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日，朝飨太庙，黄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乐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庙乐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乐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庆》，皆以无射宫奏之。

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飨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钟为宫，乐奏六成，与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乐奏八成，乃用《宁安》之歌、《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祀神州地祇，乐奏八成，歌《宁安》，与祀皇地祇同名而异曲，用《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时飨太庙，九成之乐、《兴

安》之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宁安》，八成之乐，与岁祀地祇同。至于亲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以广崇儒右文之声；亲视学，行酌献，定释奠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郡邑行事，则乐止三成。他如亲飨先农、亲祀高禖，则敞坛壝、奏乐舞，按习于同文馆、法惠寺。亲耕籍田，则据宣和旧制，陈设大乐，而引呈耒耜、护卫耕根车、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先农乐用《静安》；高禖乐用《景安》；皇帝亲行三推礼，乐用《乾安》。其补苴轶典、蒐讲弥文者至矣。先朝凡雅乐皆以‘安’名，中兴一遵用之。

南郊乐，其宫圜钟；明堂乐，其宫夹钟。圜钟即夹钟也。夹钟生于房、心之气，实为天帝之堂，故为天宫。祭地祇，其宫函钟，即林钟也。林钟生于未之气，未为坤位，而天社、地神实在东井、舆鬼之外，故为地宫。飨宗庙，其宫用黄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虚、危为宗庙，故为人宫。此三者，各用其声类求之。然天宫取律之相次：圜钟为阴声第五，阴将极而阳生，故取黄钟为角。黄钟，阳声之首也。太簇，阳声之第二，故太簇为徵。姑洗，阳声之第三，故姑洗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为声。地宫取律之相生：函钟上生太簇，故太簇为角；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为徵，姑洗为羽。地道资生而不穷，乃取其相生者以为声。人宫取律之相合：黄钟子，大吕丑，故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应钟亥，故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亲，乃取其合者以为声。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礼人鬼，乐之纲要实在于此。独商声置而不用，盖商声刚而主杀，实鬼神之所畏也。乐奏六成者，即仿周之六变，八成、九成亦如之。

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国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发祥流庆》、《降真观德》则祥符所制，以荐献圣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则皇祐所制，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与夫献太庙以《孝熙昭德》、《礼洽储祥》，则制于元丰。其《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以祀方泽，则制于宣和。至绍兴祀皇地祇，易以《储灵锡庆》、《严恭将事》，而用宣和所制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转相缉熙，乐舞浸备。至中兴而赓续裁定，实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乐而无舞，则在《礼》“凡小祭祀不兴舞”之义也。

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日下蠲罢，各令自便。盖建炎以来，畏天敬祖，虔恭祀事，虽礼乐焕然一新，然其始终常以天下为忧，而未尝

以位为乐，有足称者。

孝宗初践大位，立班设仗于紫宸殿，备陈雅乐。礼官寻请车驾亲行朝飨，用登歌、金玉大乐及彩绘宫架、乐舞；仗内鼓吹，以钦宗丧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庙，礼部侍郎黄中首言："国朝故事，神主升祔，系用鼓吹导引，前至太庙，乃用乐舞行事。宗庙荐享虽可用乐，鼓吹施于道路，情所未安，请备而不作。"续下给、舍详议，谓："荐享宗庙，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则别庙不嫌于用乐。今祔庙之礼为安穆而行，岂可与荐享同日语？将来祔礼，谒祖宗诸室，当用乐舞；至别庙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乐于前殿，是不以钦宗而废祖宗之礼；停乐于别庙，是安穆为钦宗丧礼而屈也。如此，则于礼顺，于义允。"遂俞其请。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无二上，其于用乐，无复有嫌。然用之享庙行礼之日则可，而用于今日之祔则不可。盖祔礼为安穆而设，则其所用乐是为安穆而用，虽曰停于别庙，而为祔后用乐之名犹在也。孰若前后殿乐俱不作为无可议哉？"诏从之。

隆兴元年天申节，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事下礼曹，黄中复奏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以明臣子之责。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遂寝。

乾道改元，始郊见天地。太常洪适奏："圣上践阼，务崇乾德，郊丘讲礼，专以诚意交于神明。窃谓古今不相沿乐，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国鲜习其艺，而听之则倦且寐，独以古乐尝用之郊庙尔。昔者，竽工、鼓员不应经法，孔光、何武尝奏罢于汉代，前史是之。今乐工为数甚夥，其卤簿六引、前后鼓吹，有司已奏明，诏三分减一，惟是肄习尚逾三月之淹。夫驱游手之人振金击石，安能尽中音律，使凤仪而兽舞？而日给虚耗，总为缗钱近二百万。若从裁酌，用一月教习，自可应声合节，不至阙事。"于是诏郊祀乐工，令肄习一月。

太常寺复言："郊祀合用节奏乐工、登歌宫架乐工、引舞舞工，其分诣社稷及别庙，并番轮应奉，更不添置。"寻以礼官裁减坛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箫、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埙可省者十人。其分诣给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钟、磬凡四十八架，止设三十有二人，其宫架钟、磬仍旧。排殿闲慢乐色量省人数，悉报如章。

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言："议礼者尝援绍兴指挥，时飨亚献既入太室，即引终献行事，虽便于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将至于简。宗庙用

之郊飨尤为非宜。盖有献必有乐，卒爵而后乐阕。今亚、终献乐舞虽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终，不可乱也。若使之相继行事，杂然于酌献之间，则其为乐舞者，不知亚献之乐耶，终献之乐耶？”诏从其请订定。

淳熙六年，始举明堂禋礼，命五使按雅乐并严更、警场于贡院，奉诏将乐器依堂上、堂下仪制排设，五使及应赴官僚从旁立观按阅，仍听往来察视。时大礼使赵雄言：“前例，阅乐至皇帝诣饮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阅奠玉币及酌献等乐，皆坐自如，于礼未尽，不当袭用前例。”故有是诏。既而礼官讨论，自绍兴以来，凡五飨明堂，礼毕还辇，并未经用乐，即无作乐节次可考。乃参酌礼例，成礼称贺及肆赦用乐导驾，并用皇祐大飨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仪注，实述绍兴成宪，又命有司兼酌元丰、大观旧典，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粲然可观：

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壝之外，立舞表于酇缀之间 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宫架设于庭中

。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位二：太常丞于登歌乐虡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

祀之日，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出，乐正撞景钟，降舆入大次，景钟止 明堂不用景钟

。服大裘衮冕，自正门入，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宫架《乾安》之乐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 明堂奏《仪安》 。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 明堂至阼阶下，乐止

。凡乐，皆协律郎举麾而后作，偃麾而后止。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 明堂作《诚安》。

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皇帝执大圭再拜，内侍进御匜帨，宫架乐作，帨手毕，乐止。礼仪使前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 明堂并升自阼阶。

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 明堂至堂上作《镇安》

。奠镇圭、奠玉币于上帝，乐止。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

如上仪。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 明堂降自阼阶

。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奉俎官入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 明堂作《禧安》 。跪，奠俎讫，乐止。内侍以御匜帨进，宫架乐作，帨手拭爵，乐止。礼仪使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 明堂无升坛

。登歌《禧安》之乐作 明堂作《庆安》

，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乐止。读册，皇帝再拜。每诣神位并如之。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入小次，乐止。

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 明堂作《穆安》

。舞者立定，乐止。亚献，升，诣酌尊所，西向立，宫架《正安》之乐作 明堂皇太子为亚献，作《穆安》 。三祭酒，以次酌献如上仪，乐止。终献亦如之。奏请诣饮福位，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 明堂作《胙安》

。饮福，礼毕，乐止。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 明堂不降阶

。彻豆，登歌《熙安》之乐作 明堂作《歆安》

。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 明堂作《诚安》

。诣望燎、望瘞位，宫架乐作，至位，乐止 明堂有燎无瘞

。燎、瘞毕，还大次，宫架《乾安》之乐作 明堂作《憩安》 。至大次，乐止。皇帝乘大辇出大次，乐正撞景钟 明堂不用景钟

，鼓吹振作，降辇还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班贺于端诚殿，奏请圣驾进发，军乐导引，至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 明堂就贺于紫宸殿，不奏《采茨》 。

乃御丽正门肆赦。前期，太常设宫架乐于门之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升门至御阁，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升御坐，乐止。金鸡立，太常击鼓，囚集，鼓声止。宣制毕，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皇帝还御幄，乐止。乘辇降门，作乐，

导引至文德殿，降辇，乐止。

按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笛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箫色六，编钟七，编磬八，镈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 祀天神用

。十八，雷鼗鼓 同上

一十九，灵鼓 祭地祇用

二十，灵鼗鼓 同上

二十一，露鼓 飨宗庙用

二十二，露鼗鼓 同上

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国乐之用尤大者，故具载于篇。

初，绍兴崇建皇储，诏有司备礼册命，然在钦宗恤制，未及制乐。乾道初元，诏立皇太子，命礼部、太常寺讨论旧礼以闻。受册日，陈黄麾仗于大庆殿，设宫架乐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乐，升，用黄钟宫，降，用蕤宾宫。皇太子入殿门，作《明安》之乐，受册出殿门亦如之，皆用应钟宫。至七年，易应钟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观所协之律。有虞典乐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乐为教，所以养其性情之正，荡涤邪秽，消融查滓而和顺于道德，则陈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谊，式昭盛礼。由唐季世，储贰罕定，国家益多故而礼废乐阙。至于建隆定乐，虽诏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乐。百年旷典，至是举行，中外胥悦。至天禧册命，礼仪院复奏改《正安》之乐。乾道之用《明安》，实祖述天禧，而以姑洗为宫，则唐东宫轩垂奏乐旧贯云。

孝宗素恭俭，每贺正使赴宴作乐，多遇上辛斋禁，有司条治平用乐典故以进。及生辰使上寿，适亲郊散斋，枢密副使陈俊卿请以礼谕北使，毋用乐。不得已，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人，然后用之，庶存事天之诚。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勿用。"宰

相叶颙、魏杞方主用乐之议，以为乐奏于紫宸，乃使客之礼。俊卿独奏曰："适奉诏旨，仰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彼初未尝必欲用乐，而我乃望风希意，自为失礼以徇之，他日轻侮，何所不至？"寻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犹为北使权用。"后三年，贺使当朝辞，复值散斋，上乃谕馆伴以决意去乐及议所以处之者，如使人必以作乐为言，则移茶酒就驿管领，遂有更不用乐之诏。

其后因雨泽愆期，分祷天地、宗庙，精修雩祀。按礼，大雩，帝用盛乐。而唐开元祈雨雩坛，谓之特祀，乃不以乐荐。于是太常朱时敏言："《通典》载雩礼用舞僮歌《云汉》，晋蔡谟议谓：'《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云汉》之诗。"诏亟从之。

淳熙二年，诏以上皇加上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有司寻言："乾道加尊号，用宫架三十六，乐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来加号庆寿，事体尤重，合依大礼例，用四十八架，乐正、乐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礼乐明备。"仍令分就太常寺、贡院前五日教习。前期，太常设宫架之乐于大庆殿，协律郎位于宫架西北，东向；押乐太常卿位于宫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并位于宫架之北，东西相向，又设宫架于德寿殿门外，协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发册宝日，仪仗、鼓吹列于大庆殿门，乐正、师二人以次入。赞者引押乐太常卿、协律郎入，就位，奏中严外办讫，礼仪使奏请皇帝恭行发册宝之礼，太常卿导册宝，《正安》之乐作。中书令奉宝、侍中奉册进行，《礼安》之乐作。发宝册毕，鼓吹振作，仪卫等以次从行。皇帝自祥曦殿辇至德寿宫行礼，册宝入殿门，作《正安》之乐。上皇出宫，作《乾安》之乐；升御坐，奉上册宝，作《圣安》之乐；降御坐，作《乾安》之乐。太后册宝进行，用《正安》；出阁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阁，复作《坤安》之乐。礼部尚书赵雄等言："国朝旧制，车驾出，奏乐。今庆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礼仪祥备，无以副中外欢愉之心。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花。"诏从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礼成，宜进胙慈闱，行上寿饮酒礼。所有上寿合办仙楼仍用乐，某乐人照天申节礼例。"凡上诣德寿宫，或恭请上皇游幸，或至南内，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时序赏适、过宫侍宴，或圣节张乐、珥花、奉玉卮为上皇寿，率从容竟日，隆重养至乐，备极情文。

及高宗之丧，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虽未尝别设乐禁，而过期不忍闻乐。金使以会庆节来贺，稽之旧典，引对使人或许上寿，惟辍乐不举。孝宗断以礼典，却其书币，就馆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绍兴故事，

移宴于馆而不作乐。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飨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祼馈食，其用乐如朝飨之制。”于是，高宗庙昉奏《大德》之乐舞。礼部言：“今虞祔之行，纯用古礼，导引神主，自有卫仗及太常鼓吹，而杂用道、释，于礼非经，乞行蠲免。”诏从其请。

即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郑侨奏：“祭祀于事为大，礼乐于用为急，然先王处此，有常变之不同，各务当其礼而已。昔舜居尧丧，三载遏密，后世既用汉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汉儒越绋行事之制，循习既久，不特用礼而又用乐，去古愈远。圣主躬服通丧，有司请举大礼，屈意从之。且大飨之礼，祭天地也，圣主身亲行之，行礼作乐，似不可废。其他官分献与夫先期奏告例用乐者，权宜蠲寝，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损益而裁定之，亦足为将来法。”乃命太常讨论，始诏除降神、奠玉币、奉俎、酌献、换舞、彻豆、送神依曲礼作乐外，所有皇帝及献官盥洗、登降等乐皆备而不作云。

志第八十四 乐六

光宗受禅，崇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暨寿圣皇太后尊号，寿皇乐用《乾安》，寿圣、寿成乐用《坤安》，三殿庆礼，在当时侈为盛仪。寻以礼部、太常寺言："国朝岁飨上帝，太祖肇造王业，则配冬飨于圜丘；太宗混一区宇，则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济大业，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继祖宗，以协先儒严祖之议，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币用《宗安》之乐，酌献用《德安》之乐，并登歌作大吕宫。及加上高宗徽号，奉册、宝以告，用《显安》之乐。

绍熙元年，始行中宫册礼，发册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乐，持节展礼官出入殿门用《正安》之乐。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册宝，用《成安》，受内外命妇贺就坐，用《和安》，内命妇进行贺礼，用《惠安》，外命妇进行贺礼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归阁用《泰安》册、宝入殿门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册命之礼。元祐纳后，典章弥盛，而六礼发制书日，乐备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门，朝臣班迎，鸣钟鼓而已。崇宁中，乃陈宫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并以乐为节。至绍兴复制乐，以重祎翟，诏执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于门外设乐。隆兴册礼时，则国乐未举，淳熙始遵用之，而绍熙敷贲旧典，于此特加详备。绍兴乐奏仲吕宫，仲吕为阴；绍熙乐奏太簇宫，太簇为阳：用乐同而揆律异焉。

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礼乐为本，乐欲其备，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属，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虚缓，声不能振应；登歌、大乐乐器及乐舞工人冠服，有积岁久而损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乐工，不给于役，召募百姓，罕能习熟。郊祀事重，其乐工亲扈乘舆，和乐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请优其日廪，以籍田司钱给之，乐艺稍精，仍加赏劝。其缘托权要、送名充数者，严戢绝之。"又言："大礼前期，皇帝朝飨太庙，别庙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系大臣分诣行事。今既亲诣室稞，其酌献、升殿所奏乐曲，恐不相协，宜命有司更制。"皆从之。

宁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别庙，礼官言："僖祖既仿唐兴圣立为别庙，遇祫则即庙以飨，孟冬祫飨日，合先诣僖祖庙室行礼。其乐舞欲依每岁别庙五飨设乐礼例，于僖祖添设登歌乐。如僖庙行礼，就庙

殿依次作登歌乐，其宫架乐则于太庙殿上通作。”诏从之。

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圣节，诣寿康宫上寿举乐，仰体圣主事亲尽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亲上之忱，此国家典礼之大者也。检照典故，天申节赐御筵，在上寿次日。今乃于前一日赐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寿，用乐攸始，而臣下听乐乃在君父之先，义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者，再备乐行礼，一用乾道旧制。寻御文德殿制册皇后，有司请设宫架之乐，依仪施行。庆元六年瑞庆节，金使至，以执光宗、慈懿皇后丧，诏就驿赐御筵，并不作乐。

嘉定二年，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奏：“太常工籍阙少，率差借执役。当亲行荐飨，或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肃仪卫、严禁防也。乞申绍兴、开禧已行禁令，不许用市井替名，显示惩戒，庶俾骏奔之人小大严洁，以称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坛上，簨于上龛，盖在天地祖宗之侧也。宫架列于午阶下，则百神所同听也。夫乐音莫尚于和，今丝、竹、管、弦类有阙断，拊搏、佾舞，贱工、窭人往往垢玩猱杂，宜申严以肃祀事。”皆俞其请。至十四年，诏：“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俗郊顺，奉玉宝来献，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实惟我祖宗之旧。”乃明年元日，上御大庆殿受宝，用鼓吹导引，备陈宫架大乐，奏诗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旧疆来归》，三曰《永清四海》，并奏以太簇宫。

理宗享国四十余年，凡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至是，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绍定三年，行中宫册礼，并用绍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始新制乐曲行事。当时中兴六七十载之间，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蒐讲古制，以补遗轶。于是，姜夔乃进《大乐议》于朝。夔言：

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埙有大小，箫、篪、笛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簇。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

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

宫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宫为夫，徵为妇，商虽父宫，实徵之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徵盛则宫唱而有和，商盛则徵有子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隐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其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

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他私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

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鼜夏》之义也。

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周官》歌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阳，歌六吕主乎阴，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无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

其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管《象》、《武》。管者，箫、篪、笛之属。《象》、《武》皆诗而吹其声，此所谓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于古。

其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曰《战城南》、《圣人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

为铙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伪，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浊》，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山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美仁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精复》，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其议今之乐极为详明，而终谓古乐难复，则于乐律之原有未及讲。

其后，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与其友武夷蔡元定相与讲明，反覆参订，以究其归极。熹在庆元经筵，尝草奏曰："自秦灭学，礼乐先坏，而乐之为教，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而不知其为阙也。望明诏许臣招致学徒，聚礼乐诸书，编辑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后修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垂宪言以贻后人。

盖宋之乐议，因时迭出，其乐律高下不齐，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乐，艺祖一听，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至景祐、皇祐间，访乐、议乐之诏屡颁，于是命李照改定雅乐，比朴下三律。照以纵黍累尺，虽律应古乐，而所造钟磬，才中太簇，乐与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复定议，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乐声复高。元丰中，以杨杰条乐之疵，召范镇、刘几参定。几、杰所奏，下旧乐三律，范镇以为声杂郑、卫，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为黄钟，宫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乐来献，复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诏奖之。初，镇以房庶所得《汉书》，其言黍律异于他本，以大府尺为黄帝时尺，司马光力辨其不然。镇以周鼬、汉斛为据，光谓鼬本《考工》所记，斛本刘歆所作，非经不足法。镇以所收开元中笛及方响合于仲吕，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光谓此特开元之仲吕，未必合于后夔，力止镇勿奏所为乐。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不能以相一。

是时，濂、洛、关辅诸儒继起，远溯圣传，义理精究。周惇颐之言乐，有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

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紊，代变新声，导欲增悲，故有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哉！”

程颐有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

张载有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学，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

熹与元定盖深讲于其学者，而研覃真积，述为成书。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从而证辨之。

其黄钟篇曰：

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先，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损益焉。其《证辨》曰：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信，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秬黍；至王朴专恃累黍，金石亦不复考。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而秬黍长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谓‘子谷秬黍，中者实其籥’，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以见周径之度，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

《黄钟生十一律篇》曰：

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皆上生。阳数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损其一也；阴数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阳辰当位，自得六阴位以居其冲。其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损；其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方与十二月之气相应，盖阴阳自然之理也。　　其《证辨》曰："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与司马氏《律书》、《汉前志》不同，虽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则一，然《吕氏》、《淮南》不过以数之多寡为生之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伦，非其本法也。"

《十二律篇》曰：

按十二律之实，约以寸法，则黄钟、林钟、太簇得全寸；约以分法，则南吕、姑洗得全分；约以厘法，则应钟、蕤宾得全厘；约以毫法，则大吕、夷则得全毫；约以丝法，则夹钟、无射得全丝。约至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其数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其《证辨》曰："黄钟为十二律之首，他律无大于黄钟，故其正声不为他律役。至于大吕之变宫、夹钟之羽、仲吕之徵、蕤宾之变征、夷则之角、无射之商，自用变律半声，非复黄钟矣。此其所以最尊而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为，乃数之自然，他律虽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节最为律吕旋宫用声之纲领也。"

《变律篇》曰：

十二律各自为宫，以生五声二变。其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则能具足。至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取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少下，不和，故有变律。律之当变者有六：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变律者，其声近正律而少高于正律，然后洪纤、高下不相夺伦。变律非正律，故不为宫。　　其《证辨》曰："十二律循环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损益之数，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钟，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钟正声。京房觉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执始，转生四十八律。不知变律之数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复加。虽强加之，亦无所用也。房之所传出于焦氏，焦氏卦气之学，亦去四而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数。不知数之自然，在律不可增，于卦不可减也。何承天、刘焯讥房之病，乃欲增林钟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吕反生黄钟，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则是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应三分损益之

数，其失又甚于房。

《律生五声篇》曰：

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是为五声之原，三分损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损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声之数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数不可行，此声之数所以止于五也。　　其《证辨》曰："《通典》曰：'黄钟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声，其为宫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声，合为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夫黄钟一均之数，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宫长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乱，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为五十四在黄钟为徵、在夹钟为角、在仲吕为商者，其亦误矣。俗乐之有清声，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钟，黄钟又自林钟再生太簇，皆为变律，已非黄钟、太簇之清声耳。胡瑗于四清声皆小其围径，则黄钟、太簇二声虽合，而大吕、夹钟二声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则至应钟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径围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声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则又未知此理。盖乐之和者，在于三分损益；乐之辨者，在于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镇之法，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自夷则已降，其臣、民、事、物，岂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晋荀勖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变声篇》曰：

变宫声四十二，变徵声五十六。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徽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徵、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强弱。至变徵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淮南子》谓之"和谬"，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声，故不为调。　其《证辨》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不比于正音，但可济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八十四声篇》曰：

黄钟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大吕、太簇一半声，夹钟、姑洗二半声，蕤宾、林钟四半声，夷则、南吕五半声，无射、应钟为六半声。中吕为十二律之穷，三半声也。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蕤宾一变律，大吕二变律，夷则三变律，夹钟四变律，无射五变律，中吕六变律也。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

《六十调篇》曰：

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七声，合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徵声十二，羽声十二，凡六十声，为六十调，其变宫十二，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徵十二，在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声，不可为调。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起调、黄钟毕曲；大吕宫至姑洗羽，并用大吕起调、大吕毕曲；太簇宫至仲吕，并用太簇起调、太簇毕曲；夹钟宫至蕤宾羽，并用夹钟起调、夹钟毕曲；姑洗宫至林钟羽，并用姑洗起调、姑洗毕曲；仲吕宫至夷则羽，并用仲吕起调、仲吕毕曲；蕤宾宫至南吕羽，并用蕤宾起调、蕤宾毕曲；林钟宫至无射羽，并用林钟起调、林钟毕曲；夷则宫至应钟羽，并用夷则起调、夷则毕曲；南吕宫至黄钟羽，并用南吕起调、南吕毕曲；无射宫至大吕羽，并用无射起调、无射毕曲；应钟宫至太簇羽，并用应钟起调、应钟毕曲，是为六十调。六十调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钟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纪纲，以成六十调，六十调皆黄钟损益之变也。宫、商、角三十六调，老阳也；其徵、羽二十四调，老阴也。调成而阴阳备也。

或曰："日辰之数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律吕之数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数之成，则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为六十调，若合符节，何也？"曰："即所谓调成而阴阳备也。"夫理必有对待，数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阴与阳言之，则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以黄钟九寸纪阳不纪阴言之，则六律、五声究于六十，亦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盖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与于此。　　其《证辨》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氏疏曰：'黄钟为第一宫，至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声者，所以起调、毕

曲，为诸声之纲领，正《礼运》所谓‘还相为宫’也。《周礼·大司乐》，祭祀不用商，惟宫、角、徵、羽四声。古人变宫、变徵不为调，《左氏传》曰：‘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以二变声之不可为调也。后世以变宫、变徵参而为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候气篇》曰：

以十二律分配节气，按历而俟之。其气之升，分、毫、丝、忽，随节各异。夫阳生于《复》，阴生于《姤》，如环无端。今律吕之数，三分损益，终不复始，何也？曰：“阳之升始于子，午虽阴生，而阳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后穷上反下；阴之升始于午，子虽阳生，而阴升于上亦未已，至巳而后穷上反下。律于阴则不书，故终不复始也。是以升，阳之数，自子至巳差强，在律为尤强，在吕为差弱；自午至亥渐弱，在律为尤弱，在吕为差强。分数多寡，虽若不齐，然而丝分毫别，各有条理，此气之所以飞灰，声之所以中律也。”

或曰：“《易》以道阴阳，而律不书阴，何也？”曰：“《易》尽天下之变，善恶无不备，律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蟣蠓，无非声也。《易》则无不备也，律则写其所谓黄钟一声而已。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其《证辨》曰：“律者，阳气之动，阳声之始，必声和气应，然后可以见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务，乃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钱之大小，其亦难矣。然非精于历数，则气节亦未易正。”

至于审度量、谨权衡，会粹古今，辨析尤详，皆所以参伍而定黄钟为中声之符验也。朱熹深好其书，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受诏典领之臣，宜得此书奏之，以备东都郊庙之乐。

熹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分于所修礼书中，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为条凡七：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忽之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为条凡六：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分寸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大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千载，

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迁，而将期古乐之复见于今，熹盖深致意焉。其《诗乐篇》别系于后。

志第八十五 乐七（乐章一）

○郊祀 祈谷 雩祀 五方帝 感生帝

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国南方，时维就阳。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笾鼎俎，金石丝簧。礼行乐奏，皇祚无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迟，升坛肃祗。其容允若，于礼攸宜。

奠玉币，《嘉安》 嘉玉制币，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克诚。

奉俎，《丰安》 笙镛备乐，茧栗陈牲。乃迎芳俎，以荐高明。

酌献，《禧安》 丹云之爵，金龙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酌。

饮福，《禧安》 洁兹五齐，酌彼六尊。致诚斯至，率礼弥敦。以介景福，永隆后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亚献、终献，《正安》 谓天盖高，其听孔卑。闻乐歆德，介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来，忽兮而回。云驭杳邈，天门洞开。

咸平亲郊八首

降神，《高安》 圜丘何方？在国之阳。礼神合祭，运启无疆。祖考来格，笾豆成行。其仪肃肃，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礼备乐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玉锵鸣。

奠玉币，《嘉安》 定位毖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币，享于克诚。

奉俎，《丰安》 有牲斯纯，有俎斯陈。进于上帝，昭报深仁。

酌献，《禧安》 大报于帝，盛德升闻。醴齐良洁，粢盛苾芬。

饮福，《禧安》 祀帝圜丘，九州献力。礼行于郊，百神受职。灵祇

格思，享我明德。天鉴孔章，玄祉昭锡。

亚献、终献，《正安》　羽籥云罢，干戚载扬。接神有恪，锡羡无疆。

送神，《高安》 神驾来思，风举云飞。神驭归止，天空露晞。

景祐亲郊，三圣并侑二首

奠币，《广安》 千龄启运，三后在天。嘉坛并侑，亿万斯年。

酌献，《彰安》 皇基缔构，帝系灵长。躬荐郁鬯，子孙保昌。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奠币，《定安》　翕受骏命，震叠群方。侑祀上帝，德厚流光。

酌献，《英安》 诞受灵符，肇基丕业。配享洁尊，永隆万叶。

元符亲郊五首 余同咸平，凡阙者皆用旧词

。

降神，《景安》 六变辞同

。无为靡远，深厚广圻。祭神恭在，弁冕衮衣。粢盛丰美，明德馨辉。以祥以佑，非眇专祈。

升降，《乾安》 罍洗、饮福并奏

。神灵拥卫，景从云随。玉色温粹，天步舒迟。周旋陟降，皇心肃祗。千灵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　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进旅退旅，万舞有奕。

彻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升。上帝时歆，以我齐明。卒事而彻，福禄来成。

送神，《景安》 馨遗八尊，器空二簋。至祝至虔，穹祇贶祉。

政和亲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为高，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谓我王，予怀仁厚。眷言顾之，永绥九有。

配位酌献，《大宁》　于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灵心，肇基王迹。启佑后人，垂裕罔极。合食昭荐，孝思维则。

于皇顺祖，积德累祥。发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锡无疆。

高宗建炎初，国步尚艰，乃诏有司，天帝地祇及他大祀，先以时举。太常寻奏，近已增募乐工，干、羽、簨、虡亦备，始循旧礼，用登歌乐舞。其祀昊天上帝。

降神用《景安》

圜钟为宫，三奏　蒐讲上仪，式修毖祀。日吉辰良，礼成乐备。风驭云旗，聿来歆止。嘉我馨德，介兹繁祉。

黄钟为角，一奏　我将我享，涓选休成。执事有恪，惟寅惟清。乐既六变，肃雍和鸣。高高在上，庶几是听。

太簇为徵，一奏　礼崇禋祀，备物荐诚。昭格穹昊，明德惟馨。风马云车，肸蚃居歆。申锡无疆，赍我思成。

姑洗为羽，一奏　惟天为大，物始攸资。恭承禋祀，以报以祈。神不可度，日监在兹。有馨明德，庶其格思。

皇帝盥洗，《正安》　灵承上帝，厉意专精。设洗于阼，罍水以清。盥以致洁，感通神明。无远弗届，其飨兹诚。

升坛，《正安》　皇矣上帝，神格无方！一阳肇复，典祀有常。豆登丰洁，荐德馨香。棐忱居歆，降福穰穰。

上帝位奠玉币，《嘉安》　治极发闻，不瑕有芬。嘉玉陈币，神届欣欣。诚心昭著，钦恭无文。以安以侑，笃祜何垠。

太祖位奠币，《安定》　　茫茫苍穹，孰知其纪！精意潜通，虽远而迩。量币荐诚，有实斯篚。睠然顾之，永锡繁祉。

皇帝还位，《正安》　典祀有常，昭事上帝。奉以告虔，逮迄奠币。钟鼓既设，礼仪既备。神之格思，恭承贶赐。

捧俎，《丰安》　祀事孔明，礼文惟楙。爰洁牺牲，载登俎豆。或肆或将，无声无臭，精祲潜通，永绥我后。

上帝酌献，《嘉安》　气萌黄钟，万物资始。钦若高穹，吉蠲时祀。神筴泰元，增授无已。群生熙熙，函蒙繁祉。

太祖位酌献，《英安》　　赫赫翼祖，受命于天。德迈三代，威加八埏。陟配上帝，明禋告虔。流光垂裕，于万斯年。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大德曰生，阴阳寒暑。乐舞形容，干戚籥羽。一弛一张，退旅进旅。神安乐之，祉锡绵宇。

亚、终献，《文安》　惟圣普临，顺皇之德。典礼有彝，享祀不忒。笾豆静嘉，降登肸饬。神具醉止，景贶咸集。

彻豆，《肃安》　内心齐诚，外物蠲洁。神来迪尝，俎豆既彻。燕及群生，靡或夭阏。降福穰穰，时万时亿。

送神，《景安》　于赫上帝，乘龙御天。惟圣克事，明飨斯虔。荐豆云彻，灵焱且旋。载锡休祉，其惟有年。

望燎，《正安》　灵承上帝，精意感通。馨香旁达，粢盛既丰。登降有仪，祀备乐终。神之听之，福禄来崇。

绍兴十三年，初举郊祀，命学士院制宫庙朝献及圜坛行礼、登门肆赦乐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臣僚有请改定，于是御制乐章十有三及徽宗元御制仁宗庙乐章一，共十有四篇。余则分命大臣与两制儒馆之士，一新撰述，并懿节别庙乐曲凡七十有四，俱汇见焉。其祀圜丘。

皇帝入中壝，《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齐明。律曰姑洗，以示洁清。

我交于神，蠲意必精，既盥而往，祈鉴斯诚。

降神，《景安》

阳动黄宫，日旋南极。天门荡荡，百神受职。

爰熙紫坛，熉黄殊色。神哉沛来，盖亲有德。

盥洗，《乾安》

帝顾明德，监于克诚。齐戒涤濯，式示洁清。

郊丘合祛，享意必精。既盥而荐，熙事备成。

升坛，《乾安》

帝监崇坛，媪神其从。稽古合祛，并侑神宗。

升阶奠玉，诚意感通。贶施鼎来，受福无穷。

昊天上帝位奠玉币，《嘉安》 御制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照临下土，王国是保。

维玉与帛，寅恭昭报。永左右之，钦若至道。

皇地祇位奠玉币，《嘉安》 御制

至哉坤厚，隤然止静。柔载动植，资始成性。

玉光币色，璨若其映。式恭禋祀，有邦之庆。

太祖皇帝位尊币，《广安》 御制

明明翼祖，并侑泰坛。肇造绵宇，王业孔艰。

表正封略，上际下蟠。躬以大报，亦止于燔。

太宗皇帝位奠玉币，《化安》御制。

赫赫巍巍，及时纯熙。昊天成命，后则受之。

登迈邃古，光被声诗。有币陟配，孙谋所贻。

降坛，《乾安》

躬展盛仪，天步逡巡。乐备礼交，嘉玉既陈。

神方安坐，荐祉纷纶。陟降有容，皇心载勤。

还位，《乾安》

克昭王业，命成昊天。泰畤禋燎，八陛惟圜。

肃然威仪，登降周旋。是谓精享，神监吉蠲。

奉俎，《丰安》

至大惟天，云何称德！展诚致荐，牲用博硕。

诚以牲寓，帝由诚格。居歆降祥，时万时亿。

再诣盥洗，《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洁齐。神明其德，乃称禋柴。

惟兹吉蠲，昭事聿怀。重盥而祀，敷锡孔皆。

再升坛与初升同，惟易奠玉作奠酌。

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 御制

谒款坛陛，祗祀泰禋。丘圜自然，可格至神。

桂尊登酌，嘉荐方新。靡福菲眇，敷佑下民。

皇地祇位酌献，《光安》 御制

厚德光大，承元之明。兹潜孳吹，升于昭清。

冰天桂海，咸资化成。恭酌彝醪，报本惟精。

太祖皇帝位酌献，《彰安》 御制

于赫皇祖，创业立极。肃肃灵命，荡荡休德。

嘉觞精洁，雅奏金石。丕显神谟，惟后之则。

太宗皇帝位酌献，《韶安》 御制

丕铄帝宗，复受天命。群阴犹黩，一戎大定。

奠鬯斯馨，功歌在咏。佑启后人，文轨蚤正。

还位，《乾安》

肆类上帝，怀柔百神。稾秸既设，珪币既陈。

精诚潜交，已事而竣。佑我亿载，基图日新。

入小次，《乾安》

恭展美报，聿修上仪。礼乐和节，登降适宜。

德焉斯亲，神靡不娭。海内承福，式固邦基。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泰元尊临，富媪繁祉。于皇祖宗，既昭格止。

奏舞象功，灵其有喜。永言孝思，尽善尽美。

亚献，《正安》

阳丘其高，神祇并位。即奠厥玉，既奉厥醴。

亦有嘉德，克相毖祀。旨酒载爵，以成熙事　终献同，止易再酌为三酌

。

出小次位，《乾安》

爰熙紫坛，天地并贶。来燕来宁，毕陈郁鬯。

承神至尊，精意所乡。告灵飨奠，祉福其畅。

诣饮福位，《乾安》

帝临崇坛，媪神其从。祖宗并歆，福禄攸同。

兵寝刑措，时和岁丰。其膺受之，将施无穷　　降坛同，止易“将”作“以”。

饮福，《禧安》

八音克谐，降神出祗。风马云车，陟降在兹。

锡我纯嘏，我应受之。一人有庆，燕及群黎。

还位，《乾安》

帝出于震，孝奏上仪。燔燎膻芗，神徕燕娭。

肃若旧典，罔或不祗。既右飨之，翕受蕃厘。

彻豆，《熙安》

燎芗既升，焫膋以洁。于豆于登，焄纽蒿有飶。

紫幄熉黄，神其安悦。将以庆成，薄言盍彻。

送神，《景安》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监德之修。

三献备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望燎，《乾安》

谓天盖高，阳嘘而生。日月列宿，皆天之神。

肆求厥类，与阳俱升。视燎于坛，以终其勤。

望瘞，《乾安》

谓地盖厚，阴翕而成。社稷群望，皆地之灵。

肆求厥类，与阴俱凝。视瘞于坎，以终其勤。

还大次，《乾安》

舞具八佾，乐备六成。大矣孝熙，厉意专精。

已事而竣，回轸还衡。我应受之，以莫不增。

还内，《采茨》

五辂鸣銮，八神警跸。天官景从，莫不祗栗。

祲威盛容，昭哉祖述。祚我无疆，叶气充溢。

宁宗郊祀二十九首

皇帝入中壝，《乾安》

合祀丘泽，登侑祖宗。顾諟惟精，灵承惟恭。

有严皇仪，有庄帝容。监于克诚，肃肃雍雍。

降神，《景安》

圜钟为宫

天门荡荡，云车阴阴。百神咸秩，三灵顾歆。

神哉来娭，神哉溥临。飨时宋德，翼翼小心。

黄钟为角

华盖既动，紫微洞开。星枢周旋，日车徘徊。

灵兮顾佑，灵兮沛来。载燕载娭，式时坛垓。

太簇为徵

泰尊媪厘，祖功宗德。辰躔陪营，岳渎受职。

神哉来下，神哉来格。飨德惟馨，留虞嘉席。

姑洗为羽

金石宣昭，羽旄纷纶。洁火夕照，明水夜陈。

娭哉惟灵，娭哉惟神。风马招摇，惟德之亲。

皇帝盥洗，《乾安》

皇帝俭勤，盥用陶瓦。礼神颂祗，奠币献斝。

月鉴阴肃，醴液融冶。挹彼注兹，礼无违者。

升坛，《乾安》

崇台穹窿，高灵下堕。庆阴仿佛，从坐巢峨。

宵升于丘，时通权火。维天之命，百禄是荷。

降坛

帝飨于郊，一精二纯。紫觚陟降，嘉玉妥陈。

神方留娭，瑞贶纷纶。申锡无疆，螽斯振振。

还位

肃肃礼度，鋗々宫奏。天行徐谧，皇仪昭懋。

光连重璧，物备簋豆。于皇以飨，无声无臭。

尚书奉俎

列俎孔陈，嘉笾维实。鼎煁阳燧，玉流星液。

我牲既硕，我荐既苾。神监下昭，安坐翔吉。

再诣盥洗

帝澄初觞，礼严再盥。精明显昭，齐颙洞贯。

灵娭留俞，神光炳焕。我宋受福，永寿于万。

再升坛

紫坛岳立，神光夜烛。有俨旒采，有鸾佩玉。

霄垠顾佑，祖宗熙穆。对越不忘，俾尔戬谷。

降坛，《乾安》

天容澄谧，景气晏和。瓒斝荐醇，鋗璆叶歌。

帝降庭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尔众多。

还位，《乾安》

甘露流英，卿云舒采。灵俞有喜，神光晻暖。

穆穆来莅，洋洋如在。帝用居歆，泽及四海。

入小次，《乾安》

听惟飨德，监惟棐忱。顾諟思明，灵承思钦。

永言端莅，肃对下临。上帝是皇，毋贰尔心。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羽籥陈容，干戚按节。德闲而泰，功劳而决。

虞我神祇，扬我谟烈。尽美尽善，福流有截。

亚献，《正安》

帝临中坛，神从八陛。花玉展瑞，明馨荐醴。

亦有嘉德，克相盛礼。献兹重觞，降福弥弥。

终献，《正安》

敬事天地，升侑祖宗。陈盥于三，介觞之重。

秉德翼翼，有来雍雍。相予祀事，福嘏日溶。

出小次，《乾安》

孝奏展成，熙仪毕荐。光流桂俎，祥衍椒奠。

风管晨凝，云容天转。拜贶于郊，右序诒燕。

诣饮福位，《乾安》

所飨惟清，所钦惟馨。灵喜留俞，天景窈冥。

福禄来成，福禄来宁。皇用时敛，寿我慈庭。

瓒斝觩，觥罍氤氲。有醴惟香，有酒惟欣。

肸蚃丰融，懿懿芬芬。我龙受之，如川如云。

降坛，《乾安》

天锡多祉，皇受五福。言瞻瑶坛，迄奉瑄玉。

昭星炳燿，元气回复。帝仪载旋，有嘉穆穆。

还位，《乾安》

璇图天深，鼎文日辉。庆流皇家，象炳紫微。

乾回冕旒，云焕衮衣。何千万年，式于九围。

尚书彻豆，《熙安》

兰豆既升，簠簋既登。礼备俎实，飨贵牲□烝。

时乃告彻，器用毕兴。祚我皇基，介福是膺。

送神，《景安》

神辅有德，来燕来娭。礼荐熙成，三灵逆厘。

神飨有道，言旋言归。福祉咸蒙，百世本支。

诣望燎位，《乾安》

莫神乎天，阳嘘而生。日月星辰，皆乾之精。

肆求厥类，与阳俱升。眡燎于坛，展也大成。

诣望瘞位，《乾安》

地载万物，阴翕而成。山岳河渎，皆坤之灵。

克肖其象，与阴俱凝。眡瘞于坎，思求厥成。

还大次，《乾安》

福方流胙，祈方钦柴。卤簿载肃，球架允谐。

帝祉具临，皇灵允怀。遄御于次，降福孔皆。

还内，《乾安》

八福呵跸，千官景从。回轸还衡，昆威盛容。

妥饰芝凤，御朝云龙。归寿慈闱，敷时民雍。

景祐上辛祈谷，仁宗御制二首

太宗配位奠币，《仁安》

天祚有开，文德来远。祈彀日辛，侑神礼展。

酌献，《绍安》

于穆神宗，惟皇永命。荐醴六尊，声歌千咏。

绍兴祈谷三首

降神、盥洗、升坛、还位及上帝奠玉币、奉俎，并同圜丘。

太宗位奠币，《宗安》

于穆思文，克配上帝。涓选休成，遵扬严卫。

祗荐明诚，肃陈量币。享兹吉蠲，申锡来裔。

上帝位酌献，《嘉安》

三阳肇新，万物资始。精诚祈天，其听斯迩。

愿均雨旸，田畴之喜。如坻如京，以备百礼。

太宗位酌献，《德安》

天锡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与帝比崇。

礼严陟配，诚达精衷。尚其锡祉，岁以屡丰。

孟夏雩祀，仁宗御制二

太祖配坐奠币，《献安》

昊天盖高，祀事为大。严配皇灵，亿福来介。

酌献，《感安》

龙见而雩，神之来格。牺象精良，威灵赫奕。

绍兴雩祀一首

上帝位酌献，《嘉安》

苍苍昊穹，覆临下土。钦惟岁事，民所依怙。

爰竭精虔，礼典斯举。甘泽以时，介我稷黍。

冬至、孟春、孟夏、季秋四祀，上公摄事七首

降神，《景安》二章

天何言哉，至清而健！默定幽赞，降祥福善。

夙设圜坛，恭陈嘉荐。贞驭下临，储休锡羡。

生物之祖，兴益之宗。于国之阳，以禋昊穹。

六变降神，于论鼓钟。亲德享道，锡羡无穷。

太尉行，《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登降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神萃止，惟吉之从。

司徒奉俎，《丰安》

礼崇禋祀，神鉴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烹。

馨香蠲洁，品物惟精。锡以纯嘏，享兹至诚。

饮福，《广安》

簠簋既陈，吉蠲登荐。洗心防邪，肃祗祭典。

陟降惟寅，笾豆有践。百福咸宜，淳耀丕显。

亚、终献，《文安》

秩秩礼文，肃肃严祀。仰洽神休，式协民纪。

灌献有容，叙其俎簋。明德惟馨，以介丕祉。

送神，《景安》

帝临中坛，肃恭禋祀。灵景舒光，飞龙旋轨。

送神有章，神心具醉。辅德惟仁，永锡元祉。

景德以后祀五方帝十六首

青帝降神，《高安》 六变

四序伊始，三阳肇新。气迎东郊，蛰户咸春。

功宣播殖，泽被生民。祝史正辞，昭事惟寅。

奠玉币、酌献，并用《嘉安》

条风始至，盛德在木。平秩东作，种献穜穋。

律应青阳，气和玉烛。惠彼兆民，以介景福。

送神，《高安》

备物致用，荐羞神明。礼成乐举，克享克禋。

酌献，《祐安》

条风斯应，候历维新。阳和启蛰，吕物皆春。

篚簧协奏，簠簋毕陈。精羞丰荐，景福攸臻。

赤帝降神，《高安》

长嬴戒序，候正南讹。功资蕃育，气应清和。

鼎实嘉俎，乐备登歌。神其来享，降福孔多。

奠玉币、酌献，《嘉安》 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象分离位，德配炎精。景风协律，化神含生。

百嘉茂育，乃顺高明。神无常享，享于克诚。

送神，《高安》

笾豆有践，黍稷惟馨。礼终三献，神归杳冥。

黄帝降神，《高安》

坤舆厚载，黄裳元吉。宅中居正，含章抱质。

分王四季，其功靡秩。育此群生，首兹六律。

奠玉币、酌献，《嘉安》 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中央定位，厚德惟新。五行攸正，四气爰均。

笙镛以间，簠簋斯陈。为民祈福，肃奉明禋。

送神，《高安》

土德居中，方舆配位。乐以送神，式申昭事。

白帝降神，《高安》

西颢腾晶，天地始肃。盛德在金，百嘉茂育，

彍弩射牲，筑场登谷。明灵格思，旌罕纷属。

尊玉币、酌献，《嘉安》 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博硕肥腯，以炰以烹。嘉栗旨酒，有弥斯盈。

肴核惟旅，肃肃烝烝。吉蠲备物，享于克诚。

送神，《高安》

飚轮戾止，景烛灵坛。金奏绎如，白露溥溥。

黑帝降神，《高安》

隆冬戒序，岁历顺成。一人有庆，万物由庚。

有旨斯酒，有硕斯牲。报功崇德，正直聪明。

奠玉币、酌献，《嘉安》 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大仪斡运，星纪环周。三时不害，黍稷盈畴。

克诚致享，品物咸羞。礼成乐变，锡祚贻休。

送神，《高安》

管磬咸和，礼献斯毕。灵欤言旋，神降之吉。

绍兴以后祀五方帝六十首

青帝降神，《高安》

圜钟宫三奏

于神何司，而德于木？肃然顾歆，则我斯福。

我祀孔时，我心载祗。匪我之私，神来不来。

黄钟为角，一奏

神兮焉居？神在震方。仁以为宅，秉天之阳。

神之来矣，道修以阻。望神未来，使我心苦。

太簇为徵，一奏

神在途矣，习习以风。百灵后先，敢一不恭！

奔走疠疫，祓除菑凶。顾瞻下方，逍遥从容。

姑洗羽一奏

温然仁矣，熙然春矣。龙驾帝服，穆将临矣。

我酒清矣，我肴烝矣。我乐备矣，我神顾矣。

升殿，《正安》

在国之东，有坛崇成。节以和乐，式降式登。

洁我珮服，璆琳锵鸣。匪坛斯高，曷妥厥灵？

青帝奠玉币，《嘉安》

物之熙熙，胡为其然。蒙神之休，乃敢报旃。

有邸斯珪，有量斯币。于以奠之，格此精意。

太昊氏位尊币，《嘉安》

卜岁之初，我迎春祗。孰克侑飨，曰古宓戏，万世之德。

再拜稽首，敢爰斯璧。

奉俎，《丰安》

灵兮安留，烟燎既升。有硕其牲，有俎斯承。

匪牲则硕，我德惟馨。缓节安歌，庶几是听。

青帝酌献，《祐安》

百末布兰，我酒伊旨。酌以匏爵，洽我百礼。

帝居青阳，顾予嘉觞。右我天子，宜君宜王。

太昊酌献，《祐安》

五德之王，谁实始之？功括造化，与天无期。

酌我清酤，盥献载饬。神鉴孔飨，天子之德。

亚、终献，《文安》

贰觞具举，承神嘉虞。神具醉止，眷焉此都。

我岁方新，我亩伊殖。时旸时雨，繄神之力。

送神，《高安》

忽而来兮，格神鸿休。忽而往兮，神不予留。

神在天兮，福我寿我。千万春兮，高灵下堕。

赤帝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离明御正，德协于火。有感其生，维帝是何。

帝图炎炎，贻福锡我。鉴于妥虔，高灵下堕。

黄钟为角

赤精之君，位于朱明。茂育万物，假然长嬴。

我洁我盛，我蠲我诚。神其下来，云车是承。

太簇为徵

八卦相荡，一气散施。隆炽恢台，职神尸之。

肃肃飚御，神戾于天。于昭神休，天子万年。

姑洗为羽

烨烨其光，炳炳其灵。窅其如容，欻其如声。

扇以景风，导以朱斿。我德匪类，神其安留。

升殿，《正安》

除地国南，有基崇祟。载陟载降，式虔式恭。

燎烟既燔，黻冕斯容。神如在焉，肆予幽通。

赤帝奠玉币，《嘉安》

太微呈祥，炎德克彰。佑我基命，格于明昌。

一纯二精，有严典祀。于以奠之，以介繁祉。

神农氏奠币，《嘉安》

练以纁黄，有筐将之。肸蚃斯答，有神昭之。

维神于民，实始货食。归德报功，敢怠王国。

奉俎，《丰安》

有牲在涤，从以骍牡。或肆或将，有洁其俎。

神嗜饮食，飶飶芬芬。莫腆于诚，神其顾歆！

赤帝酌献，《祐安》

四月维夏，兆于重离。帝执其衡，物无疠疵。

于皇帝功，思乐旨酒，奠爵既成，垂福则有。

神农氏酌献，《祐安》

猗欤先农，肇兹黍稷！既殖既播，有此粒食。

秬鬯洁清，彝樽疏冪。竭我瑶斝，莫报嘉绩。

亚、终献，《文安》

盥爵奠斝，载虔载恭。笾豆静嘉，于乐鼓钟。

礼备三献，神具醉止。孰显神德？扬光纷委。

送神，《高安》

神来何从？馺然灵风。神去何之？杳然幽踪。

伊神去来，雾散云烝。独遗休祥，山崇川增。

黄帝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维帝奠位，乃咸于时。孰主张是，而枢纽之？

谷我腹我，比予于儿。告我冠服，迨其委蛇。

黄钟角

荪无不在，日舆我居。孰不可来？肸蚃斯须。

象服龙驾，渊渊鼓桴。荪不汝多，多汝意孚。

太簇徵

乐哉帝居，逝留无常！尔信我宅，尔中我乡。

乃眷兹土，于赫君王。翩然下来，去未遽央。

姑洗羽

澹兮抚琴，啾兮吹笙。神之未来，肃穆以听。

缤纷羽旄，姣服在中。神既来止，亦无惰容。

升殿，《正安》

民生地中，动作食息。舆我周旋，莫匪尔极。

捕鲽东海，搴茅南山。彼劳如何，矧升降间！

黄帝奠玉币，《嘉安》

万椟之宝，一絇之丝。孕之育之，谁为此施？

归之后神，神曰何为？不宰之功，荡然四垂。

有熊氏位奠币，《嘉安》

维有熊氏，以土胜王。其后皆沿，兹德用壮。

黼黻幅舄，裳衣是创。币之元纁，对此昭亮。

奉俎，《丰安》

王曰钦哉，无爱斯牲！登我元祀，亦有皇灵。

以将以享，或剥或烹。大夫之俎，天子之诚。

黄帝酌献，《祐安》

黍以为翁，郁以为妇。以侑元功，以酌大斗。

伊谁歆之？皇皇帝后。伊谁嘏之？天子万寿。

有熊氏酌献，《祐安》

昔在绵邈，有人公孙。登政抚辰，节用良勤。

所蓄既大，所行宜远。载其华樽，从以箫管。

亚、终献，《文安》

羽觞更陈，厥味清凉。饮之不烦，又有蔗浆。

夜未艾止，明星浮浮。愿言妥灵，灵兮淹留。

送神，《高安》

灵不肯留，沛兮将归。玉节猋逝，翠旗并驰。

顾瞻伫立，怅然佳期。蹇千万年，无斁人斯。

白帝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白藏启序，庶汇向成。有严禋祀，用答幽灵。

风马云车，来燕来宁。洋洋在上，休福是承。

黄钟角

素精肇节，金行固藏。气冲炎伏，明河翻霜。

功收有年，礼荐有章。祗越眇冥，鸿基永昌。

太簇徵

昊天之气，挚敛万汇。涓日洁齐，有严厥祀。

有牲维肥，有酒维旨。神之燕娭，锡兹福祉。

姑洗羽

执矩斯兑，实惟素灵。受职储休，万宝以成。

飨于西郊，奠玉陈牲。侑以雅乐，来歆克诚。

升殿，《正安》

素猋谐律，西颢堕灵。肇复元祀，晨炀肃清。

下土层陔，嘉荐芳馨。以御蕃祉，介我西成。

白帝奠玉币，《嘉安》

惟时素秋，肇举元祀。礼备乐作，降登有数。

洋洋在上，神既来止。神之格思，锡我繁祉。

少昊氏位奠币，《嘉安》

西颢肃清，群生茂遂。有严报典，孔明祀事。

珪币告虔，神灵燕喜。赍我丰年，以锡民祉。

奉俎，《丰安》

洽礼既陈，谐音具举。有涤斯牲，孔硕为俎。

维帝居歆，介我稷黍。乐哉有秋，繄神之祜！

白帝酌献，《祐安》

徂商肇祀，灵盖孔飨。恭承嘉禧，湛澹秬鬯。

监此馨香，灵其安留。畴惠下民，匪灵之休。

少昊氏位酌献，《祐安》

沆砀西颢，功载万世。乘金宅兑，侑我明祀。

嘉觞布兰，牲玉洁精。神之燕虞，肃用有成。

亚、终献，《文安》

肃成万物，泬寥其秋。惟兹祀事，戾止灵斿。

酌献具举。典礼是求。冀福斯民，黍稷盈畴。

送神，《高安》

沆砀白藏，顺成万宝。有来德馨，于昭神妥。

露华晨晞，飚驭聿还。介我嗣岁，泽均幅员。

黑帝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吉日壬癸，律中应钟。国有故常，北郊迎冬。

乃蒇祀事，必祗必恭。明默虽异，感而遂通。

黄钟为角

良月盈数，四气推迁。帝于是时，典司其权。

高灵下堕，降祉幅员。神之听之，祀事罔愆。

太簇为徵

北方之神，执权司冬。三时务农，于焉告功。

礼备乐作，归功于神。风马来游，永锡斯民。

姑洗为羽

天地闭塞，盛德在水。黑精之君，降福羡祉。

洋洋在上，若或见之。齐庄承祀，其敢斁思。

升殿，《正安》

昧爽昭事，煌煌露光。涤溉蠲洁，容仪肃庄。

牲肥酒旨，荐此芬芳。降陟有序，礼无越常。

黑帝奠玉币，《嘉安》

晨曦未升，天宇肃穆。祗若元祀，将以币玉。

神之格思，三献茅缩。明灵怿豫，下土是福。

高阳氏位奠币，《嘉安》

飚驭云盖，神之顾歆。丕昭礼容，发扬乐音。

祀事既举，仰当神心。申以嘉币，式荐诚谌。

奉俎，《丰安》

辰牡孔硕，奉牲以告。秘祝非祈，丰年宜报。

至意昭彻，交乎神明。降福穰穰，用燕群生。

黑帝酌献，《祐安》

赫赫神游，周流八极。德馨上闻，于焉来格。

不腆酒醴，用伸悃愊。神其歆之！民用响德。

高阳氏酌献，《祐安》

十月纳禾，民务藏盖。不有神休，民罔攸赖。

孟冬之吉，礼行不昧。神降百祥，昭著蓍蔡。

亚、终献，《文安》

万汇揫敛，时惟冬序。蠢尔黎氓，人此室处。

酌献告神，礼以时举。赖此阴骘，民有所怙。

送神，《高安》

神之戾止，天门夜开。礼备告成，云軿亟回。

旗纛晻霭，万灵喧豗。独遗祉福，用泽九垓。

乾德以后祀感生帝十首

降神，《大安》

和均玉管，政协璿衡。四序资始，万物含生。

皇猷允洽，至德惟明。为民祈福，克致精诚。

太保行，《保安》

衣冠俨若，步武有容。公卿济济，率礼惟恭。

罍洗，《正安》

昊天降康，云何以报？斯谋斯惟，雍雍灌鬯。

身之洁兮，神斯来止。神之享兮，民斯福矣。

奠玉币，《庆安》

笾豆有践，玉帛斯陈。神无常享，享于精纯。

奉俎，《咸安》

俎实具列，明德惟馨。肃容祗荐，神其降灵。

酌献，《崇安》

乐调凤律，酒浥牺尊。至灵斯御，盛德弥敦。

饮福，《广安》

三阳戒律，万汇腾精。既苏昆虫，毕达勾萌。

具陈牺象，式荐诚明。锡以蕃祉，永保咸平。

亚、终献，《文安》

大君有命，祀典咸修。荐献式叙，淑慎优柔。

彻豆，《肃安》 以下二首政和中制

奉承明祀，惟羊惟牛。卬盛于豆，备陈庶羞。

钟鼓喤々，神具醉止。其彻嘉笾，永绥福祉。

送神，《普安》

既临下土，复归于天。神之报贶，受福无边。

景祐祀感生帝二首

宣祖配位奠币，《皇安》

浚发长源，粤惟始祖。五运协图，万灵来护。

酌献，《肃安》

龙德而隐，源流则长。宜乎亿祀，侑享弥昌。

元符祀感生帝五首

降神，《大安》 六变

二仪交泰，七政顺行。四序资始，万物含生。

皇朝创业，盛德致平。为民祈福，洁此精诚。

初献升降，《保安》

冕旒俨若，步武有容。公卿济济，《韶》、《濩》邕邕。

帝位酌献 乐和凤律，酒奠牺尊。神明斯享，礼盛难论。

亚、终献，《文安》

大君有命，阙典咸修。帝歆明祀，佑圣千秋。

送神，《普安》

俯临下土，回复上天。触类而长，荷福无边。

帝位奠玉币同前《庆安》，禧祖奠币同景祐《皇安》，酌献同景祐宣祖《肃安》，奉俎同熙宁《咸安》。

绍兴以后祀感生帝十六首

降神，《大安》

圜钟为宫

炎精之神，飞軿碧落。驾以浮云，丹书赤雀。

礼备豆笾，乐谐箫勺。神具醉止，佑我景铄。

黄钟为角

宋德惟火，神实司之。上仪申蒇，迎方重离。

瑶币告洁，秀华金支。啾啾神龙，来介繁禧。

太簇为徵

于物司火，于方峙南。璇霄来下，羽卫毵毵。

祠官祝厘，聊珮合簪。本支有衍，则百斯男。

姑洗为羽

惟神之安，方解羽銮。赤旂霞曳，从以炎官。

居歆嘉荐，肸蚃灵坛。神之格矣，民讫多盘。

盥洗，《保安》

冲牙锵鸣，肃容专精。交神之义，罔敢弗诚。

设洗于阼，罍水惟清。盥以致洁，感通神明。

升殿，《保安》

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大建厥祀，兹报兴王。

礼严陟降，德荐馨香。聿怀嘉庆，降福穰穰。

感生帝位奠玉币，《光安》

肃肃严祀，神幽必闻。骋驾临飨，将歆飶芬。

嘉玉陈币，钦恭无文。永绥多祜，国祚何垠。

僖祖位奠币，《皇安》

于穆文献，景炎发祥。启兹皇运，垂庆无疆。

篚币有陈，式昭肃庄。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奉俎，《咸安》

笾豆大房，秩秩在列。奉牲以告，既全既洁。

乐均无爽，牲醴攸设。神兮燕娭。霓旌孑孑。

感生帝位酌献，《崇安》

盛德在火，相我炎祚。典祀有常，牲玉维具。

风马云车，翩翩来顾。式蕃帝祉，后昆有裕。

僖祖位酌献，《肃安》

皇矣文献，开国有先。德配感生，对越在天。

练日得辛，来止灵坛。神其锡羡，瑞应猗兰。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苾苾芬芬，神具醉止。笙磬铿锵，乾旄旖旎。

嚴假无言，神灵惟喜。申锡蕃釐，暨我孙子。

亚、终献，《文安》

伟炎厥初，缘感而系。庆衍式崇，昭融有契。

乐功既谐，觞献斯继。歆类不违，克昌百世。

彻豆，《肃安》

洁陈斯备，昭格惟禋。神歆以饫，宰彻其馂。

清歌振晓，叶气流春。永锡祚嗣，以渥烝民。

送神，《大安》

丰祀孔饰，肃来自天。兰尊既彻，飚驭载遄。

骑云缥缈，聆乐流连。惟迈惟顾，降福绵绵。

望燎，《普安》

礼文既洽，熏燎聿升。嘉气四塞，丹诚上腾。

惟类之应，惟福之兴。永炽天统，亿载灵承。

志第八十六 乐八（乐章二）

○明堂大飨 皇地祇 神州地祇 朝日夕月 高禖 九宫贵神

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币，《诚安》

思文圣考，对越在天。侑神作主，奉币申虔。

酌献，《德安》

偃革兴文，封峦考瑞。威烈巍巍，允膺宗祀。

皇祐亲享明堂六首

降神，《诚安》

维圣享帝，维孝严亲。肇图世室，躬展精禋。

镛鼓既设，笾豆既陈。至诚攸感，保格上神。

奠玉币，《镇安》

乾亨坤庆育函生，路寝明堂致洁诚。玉帛非馨期感格，降康亿载保登平。

酌献，《庆安》

肃肃路寝，相维明堂。二仪鉴止，三圣侑旁。

灵期□合，祠节齐庄。至诚并贶，降福无疆。

三圣配位奠币，《信安》

祖功宗德启隆熙，严配交修太室祠。圭币荐诚知顾享，木支锡羡固邦基。

酌献《孝安》

艺祖造邦，二宗绍德。肃雍孝享，登配圜极。

先训有开，菲躬何力！歆馨锡羡，保民丽亿。

送神，《诚安》

我将我享，辟公显助。献终豆彻，礼成乐具。

饰驾上游，升烟高骛。神保聿归，介兹景祚。

嘉祐亲享明堂二首

降神，《诚安》

烨烨房、心，下照重屋。我严帝亲，匪配之渎。

西颢沆砀，夕景已肃。灵其来娭，嘉荐芳郁。

送神，《诚安》

明明合宫，莫尊享帝。礼乐熙成，精与神契。

桂尊初阑，羽驾倏逝。遗我嘉祥，于显万世。

熙宁享明堂二首

英宗奠币，《诚安》

于皇圣考，克配上帝。永言孝思，昭荐嘉币。

酌献，《德安》

英声迈古，施德在民。允秩宗祀，宾延上神。

元符亲享明堂十一首

皇帝升降，《仪安》

严父配天，孝乎明堂。舆奠升阶，降音以将。

天步有节，帝容必庄。辟公宪之，礼元不臧。

上帝位奠玉币，《镇安》

圣能享帝，孝克事亲。于皇宗祀，盛节此陈。

何以荐虔？二精有炜。何以致祥？上天鉴止。

神宗奠币，《信安》

合宫礼备，时维哲王。堂筵四敞，明德馨香。

圣考来格，降福穰穰。承承继继，万祀其昌。

奉俎，《禧安》

奕奕明堂，天子即事。奠我圣考，配于上帝。

凡百有职，畴敢不祗！俎洁牲肥，其登有仪。

上帝位酌献，《庆安》

惟礼不渎，所以严亲。惟孝不匮，所以教民。

陟配文考，享天大神。重禧累福，祚裔无垠。

配位酌献，《德安》

隆功骏德，两有烈光。陟配宗祀，惠我无疆。

退文舞、迎武舞，《穆安》

舞以象功，乐惟崇德。文经万邦，武靖四国。

一张一弛，其仪不忒。神鉴孔昭，孝思维则。

亚献，《穆安》

于昭盛礼，严父配天。尽物尽诚，莫匪吉蠲。

重觞既荐，九奏相宣。神介景福，亿万斯年。

饮福，《胙安》

莫尊乎天，莫亲乎父。既享既侑，诚申礼举。

戛击堂上，八音始具。天子亿龄，饮神之胙。

彻豆，《钦安》

穆穆在堂，肃肃在庭。于显辟公，来相思成。

神既歆止，有闻无声。锡我休嘉，燕及群生。

归大次，《憩安》

有奕明堂，万方时会。宗子圣考，作帝之配。

乐酌虞典，礼从周志。釐事即成，于皇来暨。

大观宗祀明堂五首

奠玉币，《镇安》

交于神明，内心为贵。外致其文，亦效精意。

嘉玉既陈，将以量币。肃肃邕邕。惟帝之对。

有邦事神，享帝为尊。内心致德，外示弥文。

嘉玉效珍，荐以量币。恭钦伊何？惟以宗祀。

配位奠币，《信安》

肇祀明堂，告成大报。颙颙祗祗，率见昭考。

涓选休辰，齐明朝夕。于惟皇王，孝思罔极。

酌献，《孝安》

若昔大猷，孝思维则。永言孝思，丕承其德。

于昭明威，侑于上帝。赍我思成，永绥福祉。

配位酌献，《大明》

于昭皇考，大明体神。宪章文思，宜民宜人。

严父之道，陟配于天。躬行孝告，有孚于先。

绍兴亲享明堂二十六首

皇帝入门，《仪安》

惟我有宋，昊天子之。三年卜祀，百世承基。

施及冲眇，奉牲以祠。敢忘斋栗，偏举上仪。

升堂，《仪安》

于赫明堂，肇称禋祀。祖宗来游，亦侑于帝。

九州骏奔，百辟咸事。敛时纯休，锡我万世。

降神，《诚安》

噫神何亲？惟德是辅。玉牲具陈，诚则来顾。

我开明堂，遵国之故。尚蒙居歆，以笃宗祜。

盥洗，《仪安》

肇开九筵，维古之仿。皇皇大神，来顾来享。

庶仪交修，百避显相。微诚自中，交际天壤。

上帝位奠玉币，《镇安》

皇皇后帝，周览四方。眷我前烈，燕娭此堂。

金支秀发，黼帐高张。世歆明祀，曰宋是常。

皇地祇位奠玉币，《嘉安》

至哉坤元，持载万物！继天神圣，观世治忽。

颂祇之堂，荐以圭黻。孰为邦休，四海无拂？

太祖位奠币，《广安》

推尊太元，重屋为盛。谁其配之？我祖齐圣。

开基握符，正位凝命。于万斯年，孝孙有庆。

太宗位奠币，《化安》

帝神来格，靡祀不从。侑坐而食，独升祖宗。

在庭祗肃，展采错重。三献之礼，百年之容。

徽宗位奠币，《泰安》

于穆帝临，至矣元造！克配其仪，惟我文考。

仁恩广覃，奕叶永保。宗祀惟初，以扬孝道。

皇帝还位，《仪安》

耳听鋗玉，目瞻熉珠。乐备周奏，仪参汉图。

神人并况，天地同符。亦既见帝，王心则愉。

尚书捧俎，《禧安》

展牲登俎，《箫韶》在庭。羞陈五室，意彻三灵。

匪物斯享，惟诚则馨。永作祭主，神其亿宁。

昊天上帝位酌献，《庆安》

日在东陆，维时上辛。肇开阳馆，恭礼尊神。

苍玉辉夜，紫烟炀晨。祖宗并配，天地同禋。

皇地祇位酌献，《彰安》

地禩泰折，歌同我将。黝牲纯洁，丝竹发扬。

博厚而久，含洪以光。扶持宗社，曰笃不忘。

太祖位酌献，《孝安》

一德开基，百年垂统。中天禘郊，薄海朝贡。

宝龟相承，器鼎加重。泽深庆绵，帝复命宋。

太宗位酌献，《韶安》

绍天承业，继世立功。帷幄屡胜，车书始同。

武扫氛雾，文垂日虹。遗泽所及，孰知其终！

徽宗位酌献，《成安》

钦惟合宫，承神至尊。祗戒专精，俨然若存。

奠兹嘉觞，茝兰其芬。发祉隤祥，以子以孙。

皇帝还小次，《仪安》

匏尊既举，鞂席未移。有德斯顾，靡神不娭。

物情肃穆，天宇清夷。宅中受命，永复邦基。

文舞退、武舞进，《穆安》

神之歆至，庆阴杳冥，风马云车，恍若有承。

备形声容，于昭文明。庶几嘉虞，来享来宁。

亚献，《穆安》

四阿有严，神既戾止。备物虽仪，洁诚惟已。

有来振振，相我熙事。载酌陶匏，以成毖祀。

终献，《穆安》

诚一为专，礼三而称。孰陪邦祠？惟我同姓。

金丝屡调，圭玉交映。是谓熙成，福来神听。

皇帝饮福，《胙安》

孰谓天远，至诚则通。孰谓地厚，与天则同。

惠我纯嘏，克成大功。握图而治，如日之中。

彻豆，《歆安》

工祝告休，笙镛云阖。酒茅既除，牲俎斯彻。

幽明罔恫，中外咸悦。礼成伊何？天地同节。

送神，《诚安》

奕奕宗祀，煌煌礼文。高灵下堕，精意升闻。

熙事既毕，忽乘青云。敢拜明贶，永清世氛。

望燎，《仪安》

载酌载献，以纯以精。歌传夜诵，物备秋成。

报本斯极，听卑则明。愿储景贶，福我群生。

望瘞，《仪安》

礼协丰融，诚交仿佛。辟公受膰，宗祀临瘗。

贻我来牟，以兴嗣岁。山川出云，天地同气。

还大次，《憩安》

应天以实，已事而竣。毡案朝帝，竹宫拜神。

灵光下烛，协气斯陈。福禄时万，基图日新。

绍兴、淳熙分命馆职定撰十七首

降神，《景安》

圜钟为宫

上直房、心，时惟明堂。配天享亲，宗祀有常。

盛德在金，日吉辰良。享我克诚，来格来康。

黄钟为角

合宫盛礼，金商令时。备成熙事，蒐扬上仪。

骏奔在庭，精意肃祗。来享嘉荐，神灵燕娭。

太簇为徵

休德孔昭，灵承上帝。孝极尊亲，严配于位。

嘉荐芬芳，礼无不备。神其格思，享兹诚至。

姑洗为羽

霜露既降，孝思奉先。陟降上帝，礼隆九筵。

有馨黍稷，有肥牲牷。神来燕娭，想像肃然。

盥洗，《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进退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祥萃止，惟吉之从。

升殿，《正安》

皇祖配帝，岁祀明堂。冕服陟降，玉佩琀琀。

疾徐有节，进止克庄。维时右享，日靖四方。

上帝位奠玉币，《嘉安》

大享季秋，百执扬厉。明明太宗，赫赫上帝。

祗荐忱诚，式严圭币。祚我明德，锡兹来裔。

太宗位奠币，《宗安》

穆穆皇祖，丕昭圣功。声律身度，乐备礼隆。

祗荐量币，祀于合宫。玉帛万国，驩心载同。

捧俎，《丰安》

备物昭陈，工祝告具。维羊维牛，孔硕孔庶。

有嘉维馨，加食宜饫。敛时五福，永膺丰胙。

上帝位酌献，《嘉安》

烨彼房、心，明明有融。维圣享帝，礼行合宫。

祀事时止，粢盛洁丰。昭受申命，万福攸同。

太宗位酌献，《德安》

受命溥将，勋高百王。寰宇大定，圣治平康。

有严陟配，宗祀明堂。神保是格，申锡无疆。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温厚严凝，于皇上帝。文德武功，列圣并配。

舞缀象成，肃雍进退。秉翟踆々，总干蹈厉。

亚、终献，《文安》

总章灵承，维国之常。礼乐宣鬯，降升齐庄。

竭诚尽志，荐兹累觞。于昭在上，申锡无疆。

彻豆，《肃安》

于皇上帝，肃然来临。恭荐芳俎，以达高明。

烹饪既事，享于克诚。以介景福，惟德之馨。

送神，《景安》

帝在合宫，鉴观盛礼。黍稷惟馨，神心则喜。

礼备乐成，亦既归止。亿万斯年，以贶多祉。

高宗位奠币，《宗安》

赫赫高庙，于尧有光。覆被万祀，冠冕百王。

有量斯币，蠲洁是将。在帝左右，维时降康。

酌献，《德安》

炎运中兴，苍生载宁。九秩燕豫，三纪丰凝。

精祀上帝，陟配威灵。锡羡胙祉，万世承承。

孝宗亲享明堂乐曲并同，惟天地位奠币、酌献及太祖酌献、皇帝入小次、还大次、亚献、送神等篇，各有删润。又以太祖奠币曲改名《广安》，酌献改名《恭安》，太宗奠币改名《化安》，酌献改名《英安》。

景德祀皇地祇三首

降神，《静安》

至哉厚德，陟配天长！沈潜刚克，广大无疆。

资生万物，神化含章。同和八变，神灵效祥。

奠玉币，酌献，《嘉安》

于昭祀典，致享坤仪。备物咸秩，柔祇格思。

功宣敏树，日益鸿禧。持载品汇，率土攸宜。

送神，《静安》

妙用无方，倏来忽逝。蠲洁寅恭，式终禋瘞。

景祐夏至祀皇地祇二首 仁宗御制

太祖奠币，《恭安》

赫矣淳耀，俶载帝基！一戎以定，万国来仪。

寅恭洁祀，博厚皇祇。威灵攸在，福禄如茨。

酌献，《英安》

丕命惟皇，万物咸睹。卜年迈周，崇功冠禹。

有烨炎精，大昌圣祚。酌鬯祈年，永锡繁祜。

熙宁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导安》

昭灵积厚，混混坤舆。配天作极，阴惨阳舒。

齐明荐享，百福其储。庶几来止，风马云车。

升降，《靖安》

有来穆穆，临此方丘。其行风动，其止霆收。

躬事匪懈，丰盛洁羞。百昌咸殖，允矣神休！

奠币《釐安》

纯诚昭融，芳美嘉荐。肃将二精，以享以奠。

休光四充，灵祇来燕。其祥伊何？永世锡羡。

太祖，《肇安》

于皇烈祖，维帝所兴。光辉宗祀，如日之升。

告灵作配，孝享烝烝。锡兹祉福，百世其承。

司徒奉俎，《承安》

我修祀事，于何致诚？罔敢怠佚，视兹硕牲。

纳烹荐俎，侑以和声。格哉休应，世济皇明。

酌献，《和安》

猗嗟富媪，博厚含弘。发荣敷秀，动植兹丰。

爰酌兹酒，肸蚃交通。众祥萃止，垂祐无穷。

太祖，《佑安》

光大含弘，坤元之力。海宇咸宁，烈祖之德。

作配方坛，不僭不忒。子孙其承，毋替厥则。

饮福，《禔安》

载登坛阼，载酌尊彝。牲酒嘉旨，福禄纯熙。

其福维何？万物咸宜。其禄维何？永承神禧。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雍雍肃肃，建我采旄。舞以玉戚，不吴不敖。

其将其肆，脾臄嘉肴。何以侑乐？钟鼓管箫。

亚、终献，《仪安》

折俎在笾，胾羹在豆。何以酌之？酒醴是侑。

何以锡之？贻尔眉寿。何以格之？永尔康阜。

彻豆，《丰安》

曳我黼黻，履舄接武。锵我珩璜，降升圉圉。

其将肆兮，既曰不侮。其终彻兮，恭钦惟主。

送神，《阜安》

神兮来下，享此苾芬。酌献雍雍，执事孔勤。

神之还矣，忽乘飞云。遗我祺祥，物象忻忻。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宁安》 八变

坤元之德，光大无疆。一气交感，百物阜昌。

吉蠲致享，精明是将。介兹景福，鼎祚灵长。

升降，《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登降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祥萃止，维吉之从。

奉俎，《丰安》

礼崇禋祀，神鉴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烹。

馨香蠲洁，品物惟精。锡以纯嘏，享兹至诚。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进旅退旅，载扬干扬。不愆于仪，容服有章。

式绥式侑，神休是听。鼓之舞之，神永安宁。

送神，《宁安》

物备百嘉，乐周八变。克诚是享，明德斯荐。

神鉴孔昭，蕃禧锡羡。回驭飘然，邈不可见。

绍兴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宁安》

函钟为宫

至哉厚德，物生是资！直方维则，翕辟攸宜。

于昭祀典，致享坤仪。礼罔不答，神之格思。

太簇为角

蒇事方丘，旧典时式。至诚感神，馨非黍稷。

肸蚃来临，鉴兹明德。永锡坤珍，时万时亿。

姑洗为徵

至哉坤元，乃顺承天。厚德载物，含洪八埏。

日北多暑，祀仪吉蠲。式昭无事，敢告恭虔。

南吕为羽

蒇事方丘，情文孔时。名山大泽，侑祭无遗。

牲陈黝犊，乐备《咸池》。柔祇皆出，介我繁禧。

盥洗，《正安》

于穆盛礼，肃肃在宫。蒇事有初，直于东荣。

涤濯是谨，惟寅惟清。祇荐柔嘉，享兹克诚。

升殿，《正安》

景风应时，聿严毖祀。用事方丘，锵锵济济。

登降有节，三献成礼。神其格思，锡我繁祉。

正位奠玉币，《嘉安》

坤元博厚，对越天明。展事方泽，亶惟顾歆。

嘉玉量币，祇荐纯精。锡我繁祉，燕及函生。

太祖位奠币，《定安》

毖祀泰折，柔祇是承。于赫艺祖，道格三灵。

式严配侑，厚德惟宁。爰昭荐币，享于克诚。

捧俎，《丰安》

丕答灵贶，岁事方丘，豆登在列，鼎俎斯俦。

牲牷告具，寅畏弥周。柔祗昭格，飚至云流。

正位酌献，《光安》

祗事坤元，饬躬敢惮！爰洁粢盛，载严圭瓒。

清明内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时亿时万。

太祖位酌献，《英安》

皇矣艺祖，九围是式！至哉柔祗，万汇允殖。

保兹嘉邦，介我黍稷。酌鬯告虔，作配无极。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于穆媪神，媲德彼天。我修毖祀，以莫不虔。

肆陈时夏，干羽相宣。灵其来游，降福绵绵。

亚、终献，《文安》

礼有祈报，国惟典常。笾豆丰洁，升降齐庄。

备物致志，式荐累觞。昭格来享，自天降康。

彻豆，《娱安》

承天效法，其道贵诚。牲羞黄犊，荐德之馨。

芳俎告毕，礼备乐盈。既静既安，庶物沾生。

送神，《宁安》

至厚至深，其动也刚。精诚默通，或出其藏。

神之言归，化斯有光。相我炎图，万世无疆。

宋初祀神州地祇三首

降神，《静安》

膴々郊原，茫茫宇县。画野分疆，禹功疏奠。

灵祇是臻，豆笾祇荐。幽赞皇图，视之不见。

奠玉币，酌献，《嘉安》

肸蚃储灵，肃恭用币。锵洋导和，洪休允契。

嘉气云蒸，浃于华裔。式荐坤珍，聿符明世。

送神，《静安》

献奠云毕，纯嘏祁祁。威灵藏用，邈矣何之？

景祐孟冬祭神州地祇二首

太宗位奠币，《化安》

削平伪邦，嗣兴鸿业。礼乐交修，仁德该洽。

柔祇荐享，量币攸摄。侑坐延灵，神休允答。

酌献，《韶安》

有炜弥文，克隆宏构。贻此燕谋，具膺多祐。

嶰律吹莩，彝尊奠酒。佑乃沈潜，永祈丰楙。

元符祭神州地祇二首

迎神，《宁安》 八变

膴々浚邦，皇天是宅。必有幽赞，聪明正直。

布列笾豆，考击金石。中外谧宁，繄神之力。

送神，《宁安》

都邑浩穰，民物富盛。主以灵祇，昭乃丕应。

玉帛牲牷，鼓钟筦磬。祇荐攸歆，归于至静。

绍兴祀神州地祇十六首

迎神，《宁安》

函钟为宫

芒芒下土，恢恢方仪。富媪统摄，潜运八维。

爰称元祀，告备吉时。揭兹虔恭，亻爱其格思。

太簇为角

洪惟坤元，道著品物。上配紫旻，后载其德。

良月肇蒇，祭器布列。必先皇祇，以迓景福。

姑洗为徵

坱圠无垠，磅礴罔测。山盈川冲，自生自殖。

其报惟何？率礼靡忒。亿万斯年，功被无极。

南吕为羽

翕辟以时，协气陶蒸。播之金石，锵厥和声。

冥冥眑々，孔享纯诚。是听是娭，邦基永宁。

盥洗，《正安》

晨炀致烟，浡然四施。飘飘风马，仿佛来斯。

祀事维清，沃之盥之。载涓载肃，罔有愧辞。

升殿，《正安》

崇崇其坛，屹矣层级。佩约步趋，降登中节。

左瞻右睨，祥风蔼集。斿旆羽纷，昭鉴翊翊。

神州地祇位奠玉币，《嘉安》

璇玑谐序，籍敛荐嘉。昭答柔祇，迭奏雅歌。

币琮以侑，仪腆气和。灵其溥临，容与燕嘉。

太示位奠币，《嘉安》

穆穆令闻，溥博有容。泽被万宇，靡不率从。

恭陈量币，明荐其衷。礼亦宜之，享德攸同。

奉俎，《丰安》

肃肃嘉承，唯德其物。工祝以告，繄民之力。

神哉广生，孔蕃且硕。奠于嘉坛，吐之则弗。

神州地祇位酌献，《嘉安》

恭承明祀，嘉荐令芳。亦有桂酒，诚悫是将。

瑟瓒以酌，效欢厥觞。庶乎燕享，永怀不忘。

太宗位酌献，《化安》

宗德含洪，方祇可儗。辟土开疆，八埏同轨。

是用作配，有永无纪。稞献以享，茂格蕃祉。

文舞退、武舞进，《文安》

奕奕缀兆，《咸池》孔彰。丕阐文德，靡忘发扬。

进退有节，乃容之常。乐备尔奏，烨烨荣光。

亚、终献，《文安》

缩酌以祼，既旨且多。三献有序，情文愈加。

黄祇临享，锡以休嘉。广兹灵祲，覃及迩遐。

彻豆，《成安》

展牲告全，乃登于俎。竣事而彻，侑以乐语。

奉釐宣室，祚我神主。敛敷庶民，并受其祜。

送神，《宁安》

云驭洋洋，既歆既顾。悠然聿归，曷求厥路。

钦想颂堂，跛立以慕。赍我肸蚃，莫不怿豫。

望瘞，《正安》

神罔怨恫，燕其有喜。蒇事告成，爰修瘞礼。

乐阕仪备，休气四起。尚谨不愆，念终如始。

景德朝日三首

降神，《高安》 六变

阳德之母，羲御寅宾。得天久照，首兹三辰。

正辞备物，肃肃振振。沦精降监，克享明禋。

奠玉币酌献，《嘉安》

醴齐良洁，有牲斯纯。大采玄冕，乃昭其文。

王宫定位，粢盛苾芬。民事以叙，盛德升闻。

送神，《高安》

县象著明，照临下土。降福穰穰，德施周普。

夕月三首

降神，《高安》 六变

凝阴禀粹，照临八埏。丽天垂象，继日代明。

一气资始，四时运行。灵祇昭格，备物荐诚。

奠玉币、酌献，《嘉安》

夕耀乘秋，功存宇县。金奏在县，以时致荐。

祀事孔寅，明灵降眷。洁粢丰盛，仓箱流衍。

送神，《高安》

夙陈笾豆，洁诚致祈。垂休保佑，景祚巍巍。

大观秋分夕月四首

降神，《高安》

至阴之精，亏而复盈。轮高仙桂，阶应祥蓂。

玉兔影孤，金茎露溢。其驾星车，顾于兹夕。

奠玉币

玉钩初弯，冰盘乍圆。扇掩秋后，乌飞枝笾。

精凝蟾蜍，辉光婵娟。歆于明祀，弭芳节焉。

酌献

名稽《汉仪》，歌参唐宗。往于卿少，乘秋气中。

周天而行，如姊之崇。可飞霞佩，下琉璃宫。

送神

四扉大开，五云车立。霓裾娣从，风罘童执。

摇曳胥来，锵洋爰集。歆我严禋，西面以揖。

绍兴朝日十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玄鸟即至，序属春分。朝于太阳，厥典备存。

载严大采，示民有尊。扬光下烛，煜□龠东门。

黄钟为角

升晖丽天，阳德之母。率无颇偏，兼烛下土。

恭事崇坛，礼乐具举。顿御六龙，裴回容与。

太簇为徵

周祀及闇，汉制中营。肸蚃是届，礼神以兄。

我洁斯璧，我肥斯牲。神兮燕享，鉴观孔明。

姑洗为羽

屹尔王宫，泛临翊翊。惠此万方，岂惟五色。

以修阳政，以习地德。云景杳冥，施祥无极。

酌献升殿，《正安》

天宇四霁，嘉坛聿崇。肃祗严祀，登降有容。

仰瞻曜灵，位居其中。既安既妥，沛哉丰融！

奠玉币，《嘉安》

物之备矣，以交于神。时惟炎精，不忘顾歆。

经纬之文，璆琳之质。灿然相辉，其仪秩秩。

奉俎，《丰安》

扶桑朝暾，和气肸饬。奉此牲牢，为俎孔硕。

芬馨进闻，介我黍稷。所将以诚，兹用享德。

酌献，《嘉安》

匏爵斯陈，百味旨酒。勺以献之，再拜稽首。

钟鼓在列，灵方安留。眷然加荐，惟时之休。

亚、终献，《文安》

礼罄沃盥，诚意肃将。包茅是缩，冀毕重觞。

焕矣情文，既具醉止。熙事备诚，灵其有喜。

送神，《礼安》

羲和驾兮，其容杲杲。将安之兮？言归黄道。

光赫万物，无古无今。人君之表，咸仰照临。

夕月十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金行告遒，玉律分秋。礼蒇西郊，毖祀聿修。

精意潜达，永孚于休。神之听之，爰格飚斿。

黄钟为角

时维秋仲，夜寂天清。实严姊事，用答阴灵。

坛壝斯设，黍稷惟馨。云车来下，庶歆厥诚。

太簇为徵

溯日著明，丽天作配。洁诚以祠，礼行肃拜。

光凝冕服，气肃环珮。庶几昭格，祗而不懈。

姑洗为羽

穆穆流辉，太阴之精。盈亏靡忒，寒暑以均。

克禋克祀，揆日涓辰。牲硕酒旨，来燕来宁。

升殿，《正安》

猗欤崇基，右平左墈。祗率典常，届兹秋夕。

陟降惟寅，威仪抑抑。神其鉴观，穰简是集。

奠玉币，《嘉安》

少采陈仪，实曰坎祭。礼备乐举，严恭将事。

于以奠之，嘉玉量币。神兮昭受，阴骘万汇。

奉俎，《丰安》

谷旦其差，有牲在涤。工祝致告，为俎孔硕。

肸蚃是期，祚我明德。备兹孝钦，式和民则。

酌献，《嘉安》

白藏在序，享惟其时。躬即明坛，礼惟载祗。

斟以瑶爵，神灵燕娭。歆馨顾德，锡我蕃釐。

亚、终献，《文安》

肃雍严祀，圣治昭彰。清酒既载，或肆或将。

礼匝三献，终然允臧。神具醉止，其乐且康。

送神，《理安》

歌奏云阕，式礼莫愆。以我齐明，罄其吉蠲。

神保聿归，降康自天。萝图永固，亿万斯年。

熙宁以后祀高禖六首

降神，《高安》 六变

容台讲礼，禖宫立祠。司分届后，带韣陈仪。

嘉祥萃止，灵驭来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禖之应，肇自生商。诞膺宝命，浚发其祥。

天材蕃衍，德称君王。本支万世，与天无疆。

奠玉币，《嘉安》

昔帝高辛，先禖肇祀。爰揆仲阳，式祈嘉祉。

陈之牺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于孙子。

酌献，《祐安》

昭荐精衷，灵承端命。青帝顾怀，神禖储庆。

祚以蕃昌，协于熙盛。螽斯众多，流于雅咏。

亚、终献，《文安》

赫赫高禖，万世所祀。其德不回，锡兹福祉。

蕃衍椒聊，和平芣苢。传类降康，世济其美。

送神，《理安》

礼奠蠲衷，祭仪竣事。丕拥灵休，蕃衍皇嗣。

绍兴祀高禖十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聿分春气，施生在时。禖宫肇启，精意以祠。

礼仪告备，神其格思！厥灵有赫，锡我繁釐。

黄钟为角

眷此尊祀，实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

庶蒙嘉惠，嗣续诜诜。神之降鉴，云车来臻。

太簇为徵

猗欤禖宫，祀典所贵。粤自艰难，礼或弗备。

以迄于今，始建坛壝。愿戒云车，歆此诚意。

姑洗为羽

春气肇分，万类滋荣。惟此祀事，皆象发生。

求神以类，式昭至诚。庶几来格，子孙绳绳。

升坛，《正安》

有奕禖宫，在国之南。坛壝既设，威仪孔严。

登祀济济，神兮顾瞻。佐我皇祚，宜百斯男。

奠玉币，《嘉安》

青律载阳，有鸃颉颃。祈我繁祉，立子生商。

三牲既荐，玉帛是将。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丰安》

祗祓禖坛，洁蠲羊豕。博硕肥腯，爰具牲醴。

执事骏奔，肃将俎几。神其顾歆，永锡多子。

青帝位酌献，《祐安》 伏羲、高辛酌献并同

瑞鼩至止，祀事孔时。酌以清酒，稞献载祗。

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梦。维熊维罴。

亚、终献，《文安》

中春涓吉，蒇事禖祠。礼备乐作，笾豆孔时。

贰觞毕举，荐献无违。庶几神惠，祥启熊罴。

送神，《理安》

嘉荐令芳，有严禋祀。神来燕娭，亦即醉止。

风驭言还，栗然欻起。以祓以除，锡我蕃祉。

景德祀九宫贵神三首

降神，《高安》

倬彼垂象，照临下土。躔次运行，功德周普。

九宫即位，惟德是辅。神之至上，皇皇斯睹。

奠玉币，酌献，《嘉安》

灵禋既肃，明神既秩。在国之东，协日之吉。

升歌有仪，六变中律。怀和万灵，降兹阴骘。

送神，《高安》

祗荐有常，惟神无方。回飚整驭，垂休降祥。

元祐祀九宫贵神二首

降神，《景安》 六变

上天贵神，九宫设位。功德及物，乃秩明祀。

望拜紫坛，赫然灵气。奠玉荐币，歆之无愧。

送神，《景安》

天之贵神，推移九宫。厥位靡常，降康则同。

来集于坛，顾歆恪恭。歌以送之，飚静旋穹。

绍兴祀九宫贵神十首

降神，《景安》

圜钟为宫

紫阙幽宏，惟神灵尊。辅成泰元，赞役乃坤。

曰雨曰旸，缊豫调纷。享荐陨光，蒙祉如屯。

黄钟为角

载阳衍德，农祥孔昭。赍兹元嘏，穰穰黍苗。

象舆眇冥，金奏远姚。无阏厥灵，丹衷匪恌。

太簇为徵

于赫九宫，天神之贵。煌煌彪列，下土是莅。

幽赞高穹，阴骘万类。肃若旧典，有严祗事。

姑洗为羽

练时吉良，聿崇明祀。粢盛洁丰，牲硕酒旨。

肃唱和声，来燕来止。嘉承天休，赍及含齿。

初献升坛，《正安》

于昭毖祀，周旋有容。历阶将事，趋进鞠躬。

改步如初，没阶弥恭。左墈右平，陟降雍雍。

太一位奠玉币，《嘉安》

煌煌九宫，照临下土。阴骘庶类，功施周普。

恪修祀典，礼备乐举。嘉玉量币，馨非稷黍 摄提、权星、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乙位乐曲并同

。

奉俎，《丰安》

灵鉴匪远，诚心肃祗。是烝是享，俎实孔时。

礼行乐奏，肸蚃是期。云车风马，神其燕娭。

太一位酌献，《嘉安》

惟天丕冒，彪列九神。财成元化，阴骘下民。

有酒斯旨，登荐苾芬。昭哉降鉴，茀禄来臻 九位并同

。

亚、终献，《文安》

均调大化，阴骘下民。骏功有赫，诞举明禋。

嘉觞中贰，执事惟寅。清明鬯矣，福禄攸臻。

送神，《景安》

荐献有序，降登无违。礼乐备举，昭格燕娭。

云车缥缈，神曰还归。报以景贶，翊我昌期。

志第八十七 乐九（乐章三）

○太庙常享 禘祫 加上徽号 郊前朝享 皇后别庙

建隆以来祀享太庙一十六首

迎神，《礼安》

肃肃清庙，奉祠来诣。格思之灵，如在之祭。

克谨威仪，载严容卫。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皇帝行，《隆安》

工祝升阶，宾尸在位。祗达孝思，允修毖祀。

显相有仪，克恭乃事。俨恪其容，通此精意。

奠瓒用《瑞木》

木符启瑞，著象成文。于昭大号，协应明君。

灵命有属，鸿禧洞分。歌以升荐，休嘉洽闻。

又《驯象》

嘉彼驯象，来归帝乡。南州毓质，中区效祥。

仁格巨兽，德柔遐荒。有感斯应，神化无方。

又《玉乌》

素乌爰止，淳精允臧。名符瑞牒，色应金方。

洁白容与，翘英奋扬。孝思攸感，皇德逾张。

奉俎，《丰安》

维牺维牲，以炰以烹。植其鞉鼓，洁彼钏羹。

孔硕兹俎，于穆厥声。肃雍显相，福禄来成。

酌献僖祖室，《大善》

汤汤洪河，经启长源。郁郁嘉木，挺生本根。

大哉崇基，出乎庆门。发祥垂裕，永世贻孙。

顺祖室，《大宁》

元钟九千，生于仲吕。崇台九层，起于累土。

赫日之升，《明夷》为主。孝孙作帝，式由祖武。

翼祖室，《大顺》

明明我祖，积德攸宜。肇继瓜瓞，将隆本支。

爰资庆绪，式昭帝基。于穆清庙，永洽重熙。

宣祖室，《大庆》

艰难积行，绵长钟庆。同人之时，得主乃定。

既叙宗祧，乃修舞咏。经武开先，永昭丕命。

太祖室，《大定》

猗欤太祖，受命于天！化行区宇，功溢简编。

武威震耀，文德昭宣。开基垂统，亿万斯年。

太宗室，《大盛》

赫赫皇运，明明太宗。四隩咸暨，一变时雍。

睿文炳焕，圣备温恭。千龄万祀，永播笙镛。

饮福，《禧安》

嘉粟旨酒，博脂牲牷。神鉴孔昭，享兹吉蠲。

夙夜毖祀，孝以奉先。永锡纯嘏，功格于天。

亚献，《正安》

已象文治，乃观武成。进退可度，威仪克明。

终献，《正安》

《常武》徂征，诗人所称。总干山立，厥象伊疑。

彻豆，《丰安》

肥腯之牲，既析既荐，郁鬯之酒，已酌已献。

祝辞亦陈，和奏斯遍。享礼具举，彻其有践。

摄事十三首

降神，《理安》

肃肃清庙，昭事祖祢。粢盛苾芬，四海来祭。

皇灵格思，令容有睟。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太尉行，《正安》

稞鬯溥将，宾尸在位。帝德升闻，孝思光被。

公卿庶正，傅御师氏。至诚感神，福禄来暨。

奠瓒，《瑞安》

淳清育物，瑞木成文。元气陶冶，非烟郁氛。

玄贶昭格，至和所熏。登歌稞献，肸蚃如闻。

奉俎，《丰安》

丽碑割牲，以炰以烹。博硕肥腯，荐羞神明。

祖考来格，享于克诚。如闻謦咳，式燕以宁。

酌献僖祖室，《大善》

肃肃艺祖，肇基鸿源。权舆光大，燕翼贻孙。

载祀惟永，庆流后昆。威灵在天，顾我思存。

顺祖室，《大宁》

思文圣祖，长发其祥。锡羡蕃衍，德厚流光。

眷命自天，卜世聿昌。祗肃孝享，降福无疆。

翼祖室，《大顺》

明明我祖，积德累仁。居晦匿曜，迈种惟勤。

帝图天锡，辉光日新。寝庙绎绎，昭事同寅。

宣祖室，《大庆》

洸洸我祖，时惟鹰扬。潜德弗耀，发源灵长。

肆类配天，永思不忘。来顾来享，百福是将。

太祖室，《大定》

赫赫太祖，受命于天。赤符启运，威加八埏。

神武戡难，功无间然。翼翼丕承，亿万斯年。

太宗室，《大盛》

穆穆太宗，与天合德。昧旦丕显，乾乾翼翼。

敷佑下民，时帝之力。永怀圣神，孝思罔极。

真宗室，《大明》

煌煌真宗，善继善承。经武耀德，臻于治平。

封祀礼乐，丕昭鸿名。陟配文庙，皇图永宁。

彻豆，《丰安》

鼎俎既陈，豆笾既设。金石在庭，工师就列。

备物有严，著诚致洁。孝惟时思，礼以《雍》彻。

送神，《理安》

神之来兮风肃然，神之去兮升九天。排凌兢兮还恍惚，羽旄纷兮萧燔烟。

真宗御制二首

奠瓒用《万国朝天》

鸿源浚发，睿图诞彰。高明锡羡，累洽延祥。

巍巍艺祖，溥率宾王。煌煌文考，区宇大康。

珍符昭显，宝历绵长。物性茂遂，民俗阜昌。

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生嘉育，鸟兽跄跄。

八纮统域，九服要荒。沐浴惠泽，祗畏典常。

隔谷分壤，望斗辨方。并袭冠带，来奉圭璋。

峨峨双阙，济济明堂。诸侯执帛，天后当阳。

何以辨等？衮衣绣裳。何以褒德？辂车乘黄。

声明焕赫，雅颂汪洋。启兹丕绪，祐我无疆。

大统斯集，大乐斯扬。俯隆宗祏，仰继穹苍。

亚献、终献《平晋乐》

五代衰替，六合携离。封疆窃据，兵甲竞驰。

天顾黎献，涂炭可悲。帝启灵命，浚哲应期。

皇祖丕变，金钺俄麾。率土执贽，犷俗来仪。

瞻彼大卤，窃此余基。独迷文告，莫畏天威。

神宗继统，璿图有辉。尚安蠢尔，罔怀格思。

六飞夙驾，万旅奉辞。徯来发咏，不阵行师。

云旗先路，壶浆塞岐。天临日照，宸虑通微。

前歌后舞，人心悦随。要领自得，智力何施。

风移僭冒，政治淳熙。书文混一，盛德咸宜。

干戈倒载，振振言归。诞昭七德，永定九围。

真宗告飨六首

告受天书，《瑞安》

宝命自天，鸿禧锡祚。昭晰缘文，氤氲黄素。

玄感荐彰，灵休诞布。寅奉珍符，聿怀永慕。

太祖、太宗加上尊谥，《显安》

报贶陟封，聿昭典礼。让德穹厚，归功祖弥。

丕显尊称，尽善尽美。寅威孝思，以介蕃祉。

东封毕躬谢酌献，《封安》

奕奕清庙，锡羡诒谋。升中神岳，显允皇猷。

归格艺祖，昭报灵休。奉先追远，盛德益修。

祀汾阴毕躬谢酌献，《显安》

于昭列圣，休德清明。威灵如在，享于克诚。

报功厚载，馨荐惟精。归格饮至，礼备乐成。

圣祖降亲告，《瑞安》

于赫圣祖，景灵在天。神游来暨，睟容穆然。

诲言昭示，帝胄开先。齐明钦若，延鸿亿年。

六室加谥，《显安》

钦崇太霄，肃奉徽册。大礼克诚，鸿猷有赫。

令芳爰荐，明灵斯格。昭谢垂祥，永怀何极。

景祐亲享太庙二首

迎神，《兴安》

追养奉先，纳孝练主。金奏凤鸣，《关雎》乐舞。

奠鬯恭神，肥腯展俎。积庆聪明，降景寰宇。

酌献真宗室，《大明》

于穆真皇，宅心道粹。和戎偃革，焕乎文治。

操瑞拜图，封天祀地。盛德为宗，烝尝万世。

至和祫享三首

迎神，《兴安》

濡露降霜，永怀孝思。祫食谛叙，再闰之期。

歌德咏功，八音播之。歆神惟始，灵其格兹。

奠瓒，《嘉安》

昭穆亲祖，自室徂堂。礼备乐成，肃然稞将。

瑟瓒黄流，条鬯芬芳。气达渊泉，神孚来享。

送神，《兴安》

四祖基庆，三后在天。荐侑备成，灵娭其旋。

孝孙应嘏，受福永年。送之怀之，明发恻然。

嘉祐祫享二首

迎神，《怀安》

躬兹孝享，礼备乐成。神登于俎，祝导于祊。

展牲肥腯，奏格和平。灵其昭格，肃亻爱凝情。

送神，《怀安》

灵神归止，光景肃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

孝孙有庆，骏烈推先。佑兹基绪，弥万斯年。

熙宁以后享庙五首

酌献英宗室，《大英》

在宋五世，天子嗣昌。躬发英断，若乾之刚。

声容涑々，被于八荒。垂千万年，永烈有光。

送神，《兴安》

钟鼓惟旅，笾豆孔时。衎我祖宗，既右享之。

神亟来止，孝孙之喜。神保聿归，孝孙之思。

禘祫孟享、腊享，宗正卿升殿，《正安》

进退有容，服章有仪。匪亟匪迟，降登孔时。

祫享仁宗，《大和》

于穆仁庙，圣泽滂流。华夷用乂，动植蒙休。

徽名冠古，奕世垂谋。帝躬稞献，盛典昭修。

英宗，《大康》

赫赫英皇，总提邦纪。浚发神功，恢张圣理。

仙驭虽遥，鸿徽不弭。永言孝思，竭诚躬祀。

常祀五享三首

迎神，《兴安》 九变

奕奕清庙，昭穆定位。霜露增感，粢盛洁祭。

神灵来格，福祉攸暨。追孝奉先，本支百世。

太尉奠瓒，《嘉安》

有秩时祀，匪怠匪渎。有来宗主，载祗载肃。

厥作稞将，流黄瓒玉。是享是宜，永绥多福。

送神，《兴安》

皇祖皇考，配帝配天。骏奔显相，神保言旋。

祝以孝告，嘏以慈宣。去来永慕，宗事惟虔。

绍兴以后时享二十五首

迎神，《兴安》

黄钟为宫

奉先严祀，率礼大经。时思致享，肃荐芳馨。

竭诚备物，乐奏和声。真驭来止，熙事克成。

大吕为角

圣灵在天，九关崇深。风马云车，纷其顾临。

拥祥储休，昭答孝心。孝孙受祉，万福是膺。

太簇为徵

嘉承和平，秩祀为先。乃练休辰，祝史告虔。

内心齐明，祀具吉蠲。交际恍惚，如在后前。

应钟为羽

道信于神，神灵燕娭。酒有嘉德，物惟其时。

缓节安歌，乐奏具宜。欣欣乐康，福禄绥之。

奉俎，《丰安》

王假有庙，子孙保光。奉牲以告，玉俎膏香。

专精厉意，神其迪尝。休承灵意，申锡无疆。

初献盥洗，《正安》

恪恭祀典，涓选休成。设洗致洁，直于东荣。

嘉觞祗荐，明德惟馨。祖考来格，享兹孝诚。

升殿，《正安》

冠佩雍容，时惟上公。享于清庙，陟降弥恭。

笾豆静嘉，粢盛洁丰。孝孙有庆，万福来同。

僖祖室酌献，《基命》

于穆文献，自天发祥。肇基明命，锡羡无疆。

子孙千亿，宗社灵长。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宣祖室酌献，《天元》

天启炎历，集我大命。长发其祥，笃生上圣。

夷乱芟荒，乾坤以定。时礼聿修，孝孙有庆。

太祖室酌献，《皇武》

赫赫艺祖，受天明命。威加八纮，德垂累圣。

祀事孔明，有严笙磬。对越在天，延休锡庆。

太宗室酌献，《大定》

明明在上，时维太宗。允武允文，丕基绍隆。

于肃清庙，昭报是丰。皇灵格思，福禄来同。

真宗室酌献，《熙文》

于穆真皇，维烈有光。丕承二后，奄奠万方。

威加戎狄，道格穹苍。歆时禋祀，降福无疆。

仁宗室酌献，《美成》

至哉帝德，乃圣乃神！恭己南面，天下归仁。

历年长久，垂裕后人。礼修旧典，宝命维新。

英宗室酌献，《治隆》

炎基克巩，赫赫英宗。绍休前烈，仁化弥隆。

笃生圣子，尧、汤比踪，烝尝万世，福禄来崇。

神宗室酌献，《大明》

于昭神祖，运抚明昌。肇新百度，克配三王。

遐荒底绩，圣武维扬。永言《执竞》，上帝是皇。

哲宗室酌献，《重光》

于皇浚哲，遹骏有声。率时昭考，丕显仪刑。

功光大业，道协三灵。永绥厥后，来燕来宁。

徽宗室酌献，《承元》

天锡神圣，徽柔懿恭。垂衣拱手，遵制扬功。

配天立极，体道居中。佑我烈考，万福攸同。

钦宗室，《端庆》

于皇钦宗，道备德宏。允恭允俭，克类克明。

孝遵前烈，仁翊函生。歆兹肆祀，永燕宗祊。

高宗室，《大德》

于皇时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仆景命。

绍开中兴，翼善传圣。何千万年，永绥厥庆。

孝宗室，《大伦》

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

始终纯诚，非曰笑貌。于万斯年，是则是效。

光宗室，《大和》

维宋洽熙，帝继于理。万姓厚生，三辰顺轨。

对时天休，以燕翼子。肃唱和声，神其有喜。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肃肃清庙，于显维德。我祀孔时，我奏有翼。

秉翟载骏，有来干戚。神之燕娭，休祥允格。

亚、终献，《文安》

观德宗祏，奕世烈光。有严祀典，粤循旧章。

乐谐九变，献举重觞。燕娭如在，戩谷穰穰。

彻豆，《恭安》

礼备乐成，物称诚竭。相维辟公，神人以说。

歌《雍》一章，诸宰斯彻。天子万世，无竞维烈。

送神，《兴安》

霜露既降，时思展禋。在天之御，睠然顾歆。

乐成礼备，言归靡停。既安既乐，福禄来成。

祫享八首

迎神，《兴安》

黄钟宫

时维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礼，以时以行。

孝心翼翼，惟神来宁。肃倡斯举，神具是听。

大吕角

于穆孝思，嘉荐维时。诚通兹格，咸来燕娭。

神之听之，申锡蕃厘。于万斯年，永保丕基。

太簇徵

于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备成。

牲牷孔硕，黍稷惟馨。以享以祀，来燕来宁。

应钟羽

苾芬孝祀，荐灌肃雍。致力于神，明信咸通。

灵之妥留，惠我庞鸿。广被万寓，福禄攸同。

初献顺祖，酌献，《大宁》

于赫皇祖，濬发其祥。德盛流远，奕世弥昌。

孝孙有庆，嘉荐令芳。神保是享，锡羡无疆。

翼祖酌献，《兴安》

上天眷命，佑我丕基。翼翼皇祖，不耀其辉。

积厚流长，福禄攸宜。祀事孔时，曾孙笃之。

光宗室酌献，《大承》

于皇光宗，握符御极。昭哉嗣服，惟仁与德！

勤施于民，靡有暇逸。万年之思，永奠宗祏

送神，《兴安》

合祭大事，因时发天。翼翼孝思，三献礼虔。

神兮乐康，飚驭言旋。永神后人，于千万年。

上仁宗、英宗徽号一首

入门升殿，《显安》

于穆仁祖，宠绥万方。执竞英考，迄用成、康。

图徽宝册，有烈其光。庶几亿载，与天无疆。

上英宗尊号一首

入门，《正安》

在宋五世，天子神明。群公奉册，乃扬鸿名。

金书煌煌，遹昭厥成。思皇多祜，与天同声。

增上神宗徽号一首 哲宗朝制

升殿，《显安》

于惟祢庙，乃圣乃神。秉文之士，作起惟新。

建宫稽古，一视同仁。庶几备号，以享天人。

绍兴十四年奉上徽宗册宝三首

册宾入门，《显安》

于铄徽考，如天莫名。迨兹丕扬，拟纯粹精。

温玉镂文，来至于祊。有严奕奕，礼备乐成。

册宝升殿，《显安》

金字煌煌，瑶光灿灿。群工奉之，登此宝殿。

对越祖宗，式遵成宪。威灵在天，来止来燕。

上徽号，《显安》

惟精惟一，乃圣乃神。鸿名克扬，茂实斯宾。

如禹之功，如尧之仁。孝思永慕，用诏无垠。

淳熙十五年上高宗徽号三首

册宝入门，《显安》

于穆高皇，功德兼隆。称天以诔，初谥未崇。

载稽礼典，扬徽垂鸿。涓日之良，登进庙宫。

册宝升殿，《显安》

有□彖斯宝，有编斯册。导以麾仗，奏以金石。

祲威盛容，煌煌赫赫。臣工奉之，高灵来格。

上徽号，《显安》

中兴之烈，高掩商宗。揖逊之美，放勋比隆。

字十有六，拟诸形容。威灵在天，裕后无穷。

庆元三年奉上孝宗徽号三首

册宝入门，《显安》

巍巍孝庙，圣德天通。同符艺祖，克绍高宗。

有仪有册，载推载崇。镂玉绳金，登奉祏宫。

册宝升殿，《显安》

文金晶荧，册玉辉润。统绍乎尧，德全于舜。

勤崇推高，子孝孙顺。冠德百王，万年垂训。

上徽号，《显安》

金石充庭，珩璜在列。绘画乾坤，形容日月。

巍巍功德，显显谟烈。垂亿万年，鸿徽昭揭。

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庙三十首

皇帝入门，《乾安》 后还前殿并同

于皇我后，祗戒专精。假于有庙，祖考是承。

趋进惟肃，僾思惟诚。神之听之，来燕来宁。

皇帝升殿、《乾安》 诣室、降殿并同

皇皇大宫，丕显于穆。休德昭清，元气回复。

芝叶蔓茂，桂华冯翼。孝孙假斯，受兹介福。

盥洗，《乾安》

维皇齐精，䨓假于庙。观盥之初，惟以洁告。

衎承祖宗，恤祀昭孝。诚心有孚，介福斯报。

迎神，《兴安》

秬鬯既将，黄钟具奏。肃我祖考，祗栗以俟。

监观于兹，云车来下。

尚书奉俎，《丰安》

有硕其牲，登于大房。肃展以享，庶几迪尝。

匪腯是告，我民其康。保艾尔后，垂休无疆。

皇帝再盥洗，《乾安》

盥至于再，洁诚愈孚。帝用祗荐，灵咸嘉虞。

腾歌胪欢，会于轩朱。观厥颙若，受福之符。

僖祖室酌献，《基命》

思文僖祖，基德之元。皇武大之，受命于天。

积厚流光，不已其传。曾孙笃之，于万斯年。

翼祖室酌献，《大顺》

天命有开，维仁是依。乃睠冀邦，于以顾之。

其顾伊何？发祥肇基。施于孙子，虔奉孝思。

宣祖室，《天元》

昭哉皇祖，源深流长！雕戈圭瓒，休有烈光。

天祐潜德，继世其昌。永怀积累，嘉荐令芳。

太祖室，《皇武》

为民请命，皇祖赫临。天地并贶，亿万同心。

造邦以德，介福宜深。挹彼惟旨，真游居歆。

太宗室，《大定》

皇矣太宗，嗣服平成！益奋神旅，再征不庭。

文武秉德，仁孝克明。以圣传圣，对越紫清。

真宗室，《熙文》

思文真宗，体道之崇。憺威赫灵，遵制扬功。

真符鼎来，告成登封。盛德百世，于昭无穷。

仁宗室，《美成》 徽宗御制

仁德如天，遍覆无偏。功济九有，恩涵八埏。

齐民受康，朝野晏然。击壤歌谣，四十二年。

英宗室，《治隆》

穆穆英宗，持盈守成。世德作求，是缵是承。

齐家睦族，偃武恢文。于荐清酤，酌之欣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维后，继明体神！稽古行道，文物一新。

润色鸿业，垂裕后人。灵斿沛然，来燕来宁。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临无疆。绍述先志，寔宣重光。

诒谋燕翼，率由旧章。苾芬孝祀，降福穰穰。

徽宗室，《承元》 御制

于皇烈考，道化圣神。尧聪舜孝，文恬武忻。

命子出震，遗骏上宾。罔极之哀，有古莫伦。

降殿，《乾安》

明德惟馨，进止回复。裼袭安恭，严若惟谷。

诚意昭融，群工袂属。成此祲容，生乎齐肃。

入小次，《乾安》

于皇我后，祗戒专精。躬制声诗，文思聪明。

雍容戾止，玉立端诚。神听如在，福禄来宁。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八音谐律，缀兆充庭。进旅退旅，肃恭和平。

盛荐祖宗，灵监昭升。象功崇德，遹观厥成。

亚献，《正安》

威神在天，享于克诚。申以贰觞，式昭德馨。

笾豆孔嘉，乐舞具陈。庶几是听，福禄来成。

终献，《正安》

疏冪三举，诚意一纯。孰陪予祀，公族振振。

神具醉止，燕娭窈冥。于万斯年，绥我思成。

皇帝出小次，《乾安》

夙戒告备，礼节俯成。妥侑惟乾，氛氲夜澄。

有严有翼，列圣灵承。于穆清閟，肃肃无声。

皇帝再升殿诣饮福位，《乾安》

维皇亲享，至再至三。礼备乐奏，层陛森严。

粢盛芳洁，酒醴旨甘。云车风马，从卫观瞻。

饮福，《禧安》

赫赫明明，维祖维宗。鉴于文孙，维德之同。

日靖四方，亦同其功。亿万斯年，以承家邦。

还位，《乾安》

帝既临享，步武鸣鸾。陟降规矩，颙昂周旋。

登歌一再，典礼莫愆。神之听之，祉福绵绵。

尚书彻豆，《丰安》

熙事即成，嘉笾告彻。洋洋来临，蔼蔼布列。

配帝其功，在天对越。允集丛厘，万邦和悦。

送神，《兴安》

神之来游，风马云车。淹留仿佛，顾瞻欷歔。

神之还归，钧天帝居。监观于下，何福不除！

降殿，《乾安》

于皇上天，钦哉成命。集于冲人，丕承列圣。

爰熙紫坛，于庙告庆。肸蚃潜通，休祥荐应。

还大次，《乾安》

盛德丰功，一祖六宗。钦翼燕诒，禋享是崇。

厉意齐精，假庙惟恭。率礼周旋，福禄来同。

宁宗朝享三十五首

皇帝入门，《乾安》

王假有庙，四极骏奔。鼎俎宵严，虡簨云屯。

积厚流广，德隆庆蕃。是则是绳，保我子孙。

升殿，《乾安》

于穆清宫，奕奕孔硕。芝茎蔓秀，桂华冯翼。

八簋登列，六瑚贲室。皇代拥庆，启佑千亿。

盥洗，《乾安》

天一以清，地一以宁。维皇精专，承神明灵。

娥御堕津，渎祇扬溟。盥事允严，先祖是听。

诣室，《乾安》

丹楹云深，芳勺宵奠。乐华淳鬯，礼文炳绚。

有容有仪，载肃载见。维时缉熙，世世以燕。

还位，《乾安》

旅楹有闲，人神允叶。福以德昭，飨以诚接。

六乐宣扬，百礼炜烨。对越在天，流祚万叶。

迎神，《兴安》 九变

。

黄钟为宫

《咸》、《英》备乐，簋席列斝。诗歌安世，声叶皇雅。

翠旗羽盖，云车风马。神其来兮，以燕以下。

大吕为角

勾陈旦辟，阊阖夜分。轸风挟月，车驷凌云。

瑞景晻霭，神光耀煴。神其来兮，以留以忻。

太簇为徵

穆穆紫幄，璜璜清宫。《旱麓》流咏，《凫鹭》叶工。

道闳诒燕，业绵垂鸿。神其来兮，以康以崇。

应钟为羽

文以谟显，武以烈承。圣训之保，祖武之绳。

有肃孝假，式严衎烝。神其来兮，以宜以宁。

捧俎，《丰安》

簋豆荐牲，铏笾实馈。其俎孔庶，吉蠲为饎。

惟德达馨，以忱以贵。神既佑享，祉贶来暨。

再诣盥洗，《乾安》

精粹象天，明清鉴月。再御兹盥，益致其洁。

齐容颙若，诚意洞彻。百礼允洽。率礼不越。

真宗室，《熙文》

天地熙泰，跻时升平。阐符建坛，声容文明。

君臣赓载，夷夏肃清。本支百世，持盈守成。

仁宗室，《美成》

在宋四世，天子圣神。用贤致治，约已裕民。

海内富庶，裔夷肃宾。四十二年，尧、舜之仁。

英宗室，《治隆》

明明英后，仁孝俭恭。丕显丕承，增光祖宗。

继志述事，遵制扬功。万邦作孚，盛德形容。

神宗室，《大明》

厉精基治，大哉乾刚！信赏必罚，内修外攘。

礼乐法理，号令文章。作新之功，度越百王。

哲宗室，《重光》

于皇我宋，世有哲明。元祐用人，遹骏有声。

绍述先志，思监于成。受天之祜，王配于京。

徽宗室，《承元》

帝抚熙运，晏粲协期。礼明乐备，文恬武嬉。

道光授受，谋深燕诒。骏命不易，子孙保之。

钦宗室，《端庆》

显显令主，辉光日新。奉亲以孝，绥下以仁。

兢兢业业，诞保庶民。于穆不已，之德之纯。

高宗室，《大德》

昊天有命，中兴复古。治定功成，修文偃武。

德隆商宗，业闳汉祖。付托得人，系尧之绪。

孝宗室，《大伦》

艺祖有孙，聪睿神武。绍兴受禅，归尊于父。

行道袭爵，百度修举，圣德曰孝，光于千古。

光宗室，《大和》

维宋洽熙，帝继于理。万姓厚生，三辰顺轨。

对时天休，以燕翼子。肃唱和声，神其有喜。

还位，《乾安》

在周之庭，设业设虡。酒醴惟醹，尔殽伊脯。

帝觞毕勺，天步旋举。丕显丕承，念兹皇祖。

降殿，《乾安》

黼幄蝉{艹某}，飚斿宁燕。尊彝献祼，瑚簋陈荐。

眎仪天旋，淳音《韶》变。遹求厥宁，福禄流羡。

入小次，《乾安》

皇容肃祗，天步舒迟。对越惟恭，敬事不遗。

陟降莅止，永言孝思。上帝临女，日监于兹。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明庭承神，鞉磬柷敔。玉梢饰歌，佾缀维旅。

既肖厥文，复象乃武。祖德宗功，惟帝时举。

亚献，《正安》

尊斝星陈，罍幂云舒。来贰变觞，玉珮琼琚。

相予严祀，秉德有初。对扬王休，何福不除！

终献，《正安》

秉德翼翼，显相肃邕。疏幂三举，诚意益恭。

光烛黼绣，和流笙镛。子孙众多，福禄来从。

出小次，《乾安》

庙楹邃严，夜景藻清。文物炳彪，礼仪熙成。

帷宫载敞，珮珩有声。帝复对越，将受厥明。

再升殿，《乾安》

明明维后，诒厥孙谋。系隆我汉，陈锡哉周。

以孝以飨，世德作求。介以繁祉，万邦咸休。

饮福，《乾安》

玉瓒黄流，有飶其香。来假来享，降福穰穰。

我应受之，汤孙之将。有百斯男，福禄无疆。

还位，《乾安》

圣图广大，宗祊光辉。假于有庙，帝命不违。

僾若有慕，夙夜畏威。嘉乐君子，福禄祁祁。

彻豆，《丰安》

升馔有章，卒食攸序。庭锵金奏，凯收铡笪。

其献惟成，其馂维旅。礼洽庆流，皇祖之祜。

送神，《兴安》

珠幄熉黄，神既燕娭。监观于下，福禄来宜。

云车风马，神保聿归。启佑我后，福禄来为。

降殿，《乾安》

圣有谟训，诒谋燕翼。奉天酌祖，万世维则。

维皇孝熙，乾乾夕惕。礼既式旋，惟福之锡。

还大次，《乾安》

王假有庙，对越在天。帷宫旋御，率礼不愆。

泰畤展祠，云阳奉瑄。齐居精明，益用告虔。

理宗朝享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于皇祖宗，清庙奕奕。威灵在天，不显惟德。

垂裕鸿延，诒谋燕翼。孝孙格斯，受祉罔极。

迎神，《兴安》，九奏

秬鬯既将，黄钟具奏。瞻望真游，亻爱若有慕。

于皇列圣，在帝左右。云车具来，以妥以侑。

宁宗室，《大安》

帝德之休，恭俭渊懿。三十一年，谨终如始。

升祔在宫，祖功并美。民怀有仁，何千万世。

高宗祀明堂前朝享太庙二十一首

皇帝入门，《乾安》

于皇我后，祗戒专精。齐肃有容，祖考是承。

造次匪懈，孝思纯诚。神听有格，福禄来宁。

升殿，《乾安》

肃哉清宫，熉珠照幄！神之来思，八音振作。

赤舄龙章，奉玉惟恪。匪今斯今，先民时若。

盥洗，《乾安》

于皇维后，观盥之初。精意昭著，既顺既愉。

圭鬯承祀，卿士咸趋。目视心化，四方其孚。

迎神，《兴安》

涓选休成，祖考是享。夙夜专精，求诸惚恍。

洋洋在上，惟神之仰。鬯矣清明，应之如响。

捧俎，《丰安》

来相于庭，鸣鋗锵锵。奉牲而告，登彼雕房。

非牲之备，民庶是康。神依民听，上帝斯皇。

僖祖室酌献，《基命》

何庆之长？实兆于商。由商太戊，子孙其昌。

皇基成命，宋道用光。诒厥孙谋，膺受四方。

翼祖室，《大顺》

上帝监观，维仁是依。继世修德，皇心顾之。

其顾伊何？在彼冀方。施于子孙，降福穰穰。

宣祖室酌献，《天元》

昭哉皇祖，骏发其祥！雕戈圭瓒，盛烈载扬。

天锡宝符，俾炽而昌。神圣应期，赫然垂光。

太祖室，《皇武》

猗欤皇祖，下民攸归！膺帝之命，龙翔太微。

戎车雷动，天地清夷。峨峨奉璋，万世无违。

太宗室，《大定》

煌煌神武，再御戎轩。时惠南土，旋定太原。

车书混同，声教布宣。维天佑之，亿万斯年。

真宗室，《熙文》

于皇真宗，体道之崇。游心物外，应迹寰中。

四方既同，化民以躬。清净无为，盛德之容。

仁宗室曲同郊祀。 送神亦同

。

英宗室，《治隆》

噫我大君，嗣世修文！维文维武，諟继虞勋。

天锡丕祚，施于后昆。于荐清酤，酌之欣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维后，继明体神！宪章文、武，宜民宜人。

经世之道，功格于天。子孙严祀，无穷之传。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临无疆。丕承先志，嘉靖多方。

朝廷尊荣，民庶乐康。珍符来应，锡兹重光。

徽宗室，《承元》

圣考巍巍，光绍丕基。礼隆乐备，时维纯熙。

天仁兼覆，皇化无为。功成弗处，心潜希夷。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作乐合祖，簨虡在庭。众奏具举，肃邕和鸣。

神灵来格，庶几是听。皦绎以终，永观厥成。

亚献，《正安》

威神在天，来格于诚。既载清酤，有闻无声。

相予熙事，时赖宗英。肃肃邕邕，允协思成。

终献，《正安》

疏冪三举，诚意一纯。孰陪予祀，公族振振。

明灵来娭，乐舞具陈。奉神所佑，昭孝息民。

饮福，《禧安》

赫赫明明，德与天通。施于孙子，福禄攸同。

日靖四方，民和年丰。有秩斯祜，申锡无穷。

彻豆，《丰安》

歆我齐明，威德如存。牲牷是享，圭玉其温。

群公执事，亦既骏奔。礼成告彻，咸福黎元。

还大次，《乾安》

神明既交，恍若有承。钦翼齐庄，福禄具膺。

王业是兴，祖武是绳。佑我亿年，以莫不增。

孝宗明堂前享太庙三首

徽宗室酌献，《承元》

明明徽祖，抚世升平。制礼作乐，发政施仁。

圣灵在天，德泽在民。亿万斯年，保佑后人。

高宗室，《大德》

于皇时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仆景命。

绍开中兴，翼善傅圣。何千万年，永绥厥庆。

还大次，《乾安》

礼既行矣，乐既成矣。维祖维妣，安且宁矣。

皇举玉趾，佩锵鸣矣。拜贶总章，于厥明矣。

理宗明堂前朝享二首

宁宗室奠币，《定安》

皇矣昭考，圣灵在天！称秩宗祀，有严恭先。

奉币以荐，见之亻爱然。仁深泽厚，厥光以延。

酌献，《考安》

假哉皇考，必世后仁！嘉靖我邦，与物皆春。

之纯之德，克配穹旻。余庆渊如，佑我后人。

皇后庙十五首

迎神，《肃安》

閟宫翼翼，雅乐洋洋。牲器肃设，几筵用张。

饰以明备，秩其令芳。神兮来格，风动云翔。

太尉行，《舒安》

服章观象，山龙是则。容止跄跄，威仪翼翼。

司徒捧俎，《丰安》 彻同

格恭奉祀，祗荐牺牲。九成爰奏，有俎斯盈。

酌献孝明皇后室，《惠安》

祀事孔明，庙室惟肃。铏登笾豆，金石丝竹。

既灌既荐，允恭允穆。奉神如在，以介景福。

孝惠皇后室，《奉安》

初阳作配，内助惟贤。柔顺中积，英徽外宣。

神宫有侐，明祀惟虔。歆诚降祐，于万斯年。

孝章皇后室，《懿安》

猗那淑圣，象应资生。配天作合，与日齐明。

椒宫垂范，彤史扬名。聿修毖祀，永奉粢盛。

懿德皇后室，《顺安》

王门禀庆，帝族惟贤。功存内治，德协静专。

流芳图史，垂范纮綖。新庙有侐，祀礼昭然。

淑德皇后室，《嘉安》

明明英媛，备备椒庭。笾豆有践，黍稷匪馨。

静嘉致荐，容与昭灵。精意以达，顾享来宁。

庄穆皇后室，《理安》

曾孙袭庆，柔祗育德。正位居体，其仪不忒。

教被宫壶，化行邦国。祝史正辞，垂裕无极。

庄怀皇后室，《永安》

淑德昭著，至乐和平。登豆在列，膋香荐诚。

六变合礼，八音谐声。穰穰景福，佑我休明。

元德皇后庙，《兴安》

为太宗后，为天下母。诞圣继明，膺乾作主。

玉振金相，兰芬桂芳。于万斯年，永奉烝尝。

饮福，《禧安》

彝尊鬯酒，庆佑遂行。介以纯嘏，允答明诚。

亚献，《恭安》

宗臣率礼，步玉锵锵。吉蠲斯献，百禄是将。

终献，《顺安》

荐献有终，礼容斯穆。以奉嘉觞，以膺多福。

送神，《归安》

明禋告毕，灵辂难留。升云杳邈，整驭优游。

诚深嘉栗，礼罄钦修。丰融垂佑，以永洪休。

景祐以后乐章六首

章献明肃皇太后室奠瓒，《达安》

肃肃閟宫，顺时荐事。郁鬯馨香，如见于位。

酌献，《厚安》

祥标曾麓，德合方仪。万方展养，九御蒙慈。

孝恭祊祏，美播声诗。淑灵顾享，申锡维祺。

章懿皇太后室奠瓒，《报安》

青金玉瓒，稞将于京。永怀罔极，夙夜齐明。

酌献，《衍安》

翊佑先朝，章明壶教。淑顺谦勤，徽音在劭。

树风不止，劬劳匪报。黍稷令芳，嘏兹乃告。

奉慈庙章惠皇太后室奠瓒，《翕安》

稞圭既陈，酌鬯斯醇。音容仿佛，奠献惟寅。

酌献，《昌安》

内辅先猷，夙昭壶则。保祐之劳，慈惠其德。

荣养有终，芳风无极。享献閟宫，载怀凄恻。

真宗汾阴礼毕，亲谢元德皇后室三首

迎神，《肃安》

閟宫奕奕，《韶》乐洋洋。牲币虔布，几筵肃张。

醴泉淳美，嘉肴洁香。俟神来格，降彼帝乡。

奉俎，《丰安》

乐铿金石，俎奉牺牲。九成斯奏，五教爰行。

送神，《理安》

鸾骖复整，鹤驾难留。白云缥缈，紫府深幽。

庙虽载止，神无不游。垂佑皇宋，以永鸿休。

元德皇后升祔一首

《显安》之曲

显矣皇妣，德侔柔祇！升祔太室，协礼之宜。

耀彼实册，列之尊彝。惟诚是厚，永佑庆基。

崇恩太后升祔十四首

入门，《显安》

俔天生德，作配元符。仪刑壶则，辅佐帝图。

登崇庙祏，勒号璠玙。烝尝亿载，皇极之扶。

神主升殿，《显安》

曰嫔于京，天作之配。进贤审官，克勤其志。

于穆清庙，本仁祖义。亿万斯年，神灵攸暨。

迎神，《兴安》四章

黄钟宫二奏

閟宫有侐，堂筵屹崇。灵徽匪遐，精诚感通。

苾芬维时，登兹明祀。冷然云车，有来其驭。

大吕角二奏

羽旌风翔，翠蕤飘举。俨其音徽，登兹位处。

笙镛始奏，合止柷敔。是享是宜，永求伊祜。

太簇徵二奏

枚枚閟宫，鼎俎肆陈。烝畀明灵，登其嘉新。

鼓钟既戒，旨酒既醇。攸介攸止，纯禧荐臻。

应钟羽二奏

旨酒嘉肴，于登于豆。是享是宜，乐既合奏。

衎我懿德，执事温恭。灵兮允格，有翼其从。

罍洗，《嘉安》

列爵陈俎，芬芳和羹。摐金击石，洋洋和声。

礼行伊始，我德惟明。既盥而往，于昭斯诚。

升降殿，《熙安》

笙箫纷如，陟彼庙庭。锵锵佩玉，怀兹先灵。

神保聿止，音容杳冥。繁禧是介，万年惟宁。

酌献，《兹安》

邕邕玉佩，清酤惟良。粢盛具列，有馝其香。

怀其徽范，德洽无疆。于兹燕止，降福穰穰。

亚献，《神安》

嫔于潜邸，爰正坤仪。《关雎》化被，《思齐》名垂。

柔德益茂，家邦以熙。皇心追崇，永羞牲粢。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翩然干戚，扬庭陈阶。文以经纬，武以威怀。

其张其弛，节与音谐。迄兹献享，妥灵绥来。

终献，《仪安》

珩璜之贵，祎褕之尊。天作之合，内治慈温。

元良钟庆，祉福乾坤。以享以祀，事亡如存。

彻豆，《成安》

锵洋纯绎，于论鼓钟。周旋陟降，齐庄肃容。

维罍既旨，维笾伊丰。歌彻以《雍》，介福来崇。

送神，《兴安》

黍稷维馨，虞业充庭。既钦既戒，灵心是承。

顾予烝尝，言从之迈。申锡无疆，是用大介。

上册宝十三首

册宝入门，《隆安》

威仪皇止，庶尹在庭。爰举徽章，遹观厥成。

勒崇扬休，写之琼瑛。迄于万祀，发闻惟馨。

册宝升殿，《崇安》

有犹有言，顺承天则。聿崇号名，再扬典册。

朱英宝函，左右翼翼。千秋万岁，保兹无极。

迎神，《歆安》

黄钟宫

笾豆大房，牺尊将将。馨香既登，明灵迪尝。

其乐伊何？吹笙鼓簧。灵来燕娭，降福无疆。

大吕角二奏

吉蠲惟时，礼仪既备。奉璋峨峨，群公在位。

神之格思，永锡尔类。展彼令德，于焉来暨。

太簇徵二奏

雍雍在宫，翼翼在庭。显相休嘉，肃雍和鸣。

神嗜饮食，明德惟馨。绥我思成，式燕以宁。

应钟羽二奏

牺牲既成，笾豆有楚。摐金击石，式歌且舞。

追怀懿德，令闻令仪。灵兮来格，是享是宜。

罍洗，《嘉安》

嘉肴旨酒，洁粢丰盛。既盥而往，以我齐明。

有孚颙若，黍稷非馨。神之格思，享于克诚。

升降，《熙安》

佩玉锵锵，其来雍雍。陟降孔时，步武有容。

恪兹祀事，神罔时恫。绥我邦家，福禄来崇。

酌献，《明安》

旨酒嘉栗，有馝其香。衎我淑灵，歆此令芳。

德贻彤管，号正椒房。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籥翟既陈，干戚斯扬。进旅退旅。一弛一张。

其仪不忒，容服有光。以宴以娱，德音不忘。

亚、终献，《和安》

望高六宫，位应四星。辅佐君子，警戒相成。

祎衣褒崇，琛册追荣。于以奠之，有椒其馨。

彻豆，《成安》

濯濯其英，殖殖其庭。有来群工，赍我思成。

嘉肴既将，旨酒既清。《雍》彻不迟，福禄来宁。

送神，《歆安》

礼仪既备，神保聿归。洋洋在上，不可度思。

神之来兮，肸蚃之随。神之去兮，休嘉是贻。

上钦成皇后册宾六首

入门升殿，《显安》

上帝锡羡，寔生婉淑。辅佐神皇，宠膺天禄。

诞育泰陵，劬劳顾复。于昭徽音，久而弥郁。

迎神，《歆安》

于显惟德，徽柔懿明。嫔于初载，有闻惟馨。

肆我鼓钟，万舞在庭。神保是格，来止来宁。

盥洗，《嘉安》

有炜柔仪，率履不越。惠于初终，既明且达。

我将我享，相盥乃登。胡臭亶时，攸介攸宁！

升降，《熙安》

苾苾其芳，毂核维旅。陟降孔时，有秩斯所。

雍容内化，维神之明。明则不渝，绥我思成。

酌献，《明安》

天维显思，有相于内。右贤去邪，夙夜儆戒。

猗欤追册，重翟祎衣。既右享之，百世是仪。

亚、终献，《和安》

酌彼玉瓒，有椒其馨。鬷假无言，雍容在庭。

生莫与崇，于赫厥声。祀事孔明，神格是听。

上明达皇后册宝五首

迎神，《歆安》

恭俭宜家，柔顺承天。德昭彤管，忱在进贤。

宝册祎翟，追荣寿原。四时稞享，何千万年。

酌献，《明安》

清宫有严，广乐在庭。钟鼓管磬，九变既成。

缩茅以献，洁秬惟馨。灵游可想，来燕来宁。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秉翟竣事，万舞摐金。总干挥戚，节以鼓音。

礼容有炜，肸蚃来歆。淑灵是听，雅奏愔愔。

彻豆，《成安》

登献罔愆，俎豆斯彻。神具醉止，礼终乐阕。

御事既退，珊珊佩玦。介我繁祉，歆此蠲洁。

送神，《歆安》

备成熙事，虚徐翠楹。神保聿归，云车夙征。

鉴我休德，神交惚恍。留祉降祥，千秋是享。

绍兴别庙乐歌五首

升殿，《崇安》

新庙肃肃，蒇事以时。陟降阶墈，雍容有仪。

鞠躬周旋，罔敢不祗。祝史正辞，灵其格思。

奉俎，《肃安》

肇严庙祀，爰图遗芳。物必称德，或陈或将。

有缛其仪，有苾其香。灵兮来下，割烹是尝。

懿节皇后室酌献，《明安》

曾沙表庆，正位椒庭。徽音杳邈，宫壶仪刑。

虔修祀事，清酌惟馨。缩以包茅，昭格明灵。

亚、终献，《嘉安》

霄汉月堕，郊原露晞。徽音如在，延伫来归。

有酒既清，累觞载祗。神具醉止，燕衎怡怡。

彻豆，《宁安》

仙驭弗返，邈清都。荐此嘉殽，即丰既腴。

奠享有成，鼓乐愉愉。彻我豆笾，率礼无逾。

乾道别庙乐歌三首

诣庙，《乾安》

涓选休辰，于秋之杪。既齐既戒，爰假祖庙。

有侐仪坤，旧章是傚。享祀奚为？天子纯

孝。

升殿，《乾安》

宗祀九筵，先荐閟宫。陟自东阶，煌煌衮龙。

于穆圣善，监兹礼容。是享是宜，介福无穷。

懿节皇后室酌献，《歆安》

丕显文母，厚德维坤。仙驭虽邈，徽音固存。

瑟彼玉瓒。酌此郁尊，简简穰穰，裕我后昆。

绍熙别庙二首

安穆皇后室酌献，《歆安》

祥发俔天，符彰梦日。有怀慈容，孝享庙室。

泰尊是酌，旨酒嘉栗。灵其格思，祚以元吉。

安恭皇后室酌献，《歆安》

美咏河洲，德嫔妫汭。徽音如存，肇修祀事。

缩以包茅，酌以醴齐。灵来顾歆，降福攸备。

绍兴二十九年显仁皇后祔庙一首

酌献，《歆安》

恭惟圣母，跻祔孔时。陈羞宗祏，徼福坤仪。

钟鼓惟序，牲玉载祗。于皇来格，永介丕基。

开禧三年成肃皇后祔庙一首

酌献，《歆安》

天合重华，内治昭融。承承继继，保佑恩隆。

归从阜陵，登祔太宫。燕我后人，福禄来崇。

志第八十八 乐十（乐章四）

○朝谒玉清昭应宫 太清宫 朝享景灵宫 封禅 礼汾阴 奉天书 祭九鼎

真宗奉圣祖玉清昭应宫御制十一首

降圣，《真安》

巍巍真宇，奕奕殊庭。规模太紫，炳焕丹青。

元命祗答，大猷是经。多仪有践，丕应无形。

肆设金石，声闻杳冥。伫回飚驭，永祐基扃。

奉香，《灵安》

芳气上浃，飚驭下临。绍承丕绪，永励精明。

氤氲成雾，葱郁垂阴。虔恭对越，介祉攸钦。

奉馔，《吉安》

发祥有自，介福无疆。纷纶丕应，保佑下方。

嘉荐斯备，雅奏具扬。寅威洞达，监眄昭章。

玉皇位酌献，《庆安》

无体之体，强名之名。监观万寓。统治九清。

真期保祐，瑞命昭明。乾乾翼翼，祗答财成。

圣祖位酌献，《庆安》

于昭灵贶，诞启鸿源。功济庶汇，庆流后昆。

兰肴登俎，桂酒盈尊。俯回飚驾，永庇云孙。

太祖位酌献，《庆安》

赫赫艺祖，受命高穹。威加海外，化浃区中。

发祥宗祏，锡祐眇冲。钦承积德，励翼精衷。

太宗位酌献，《庆安》

明明文考，储精上苍。礼乐明备，溥率宾王。

功德累洽，历数会昌。孝思罔极，丕祐无疆。

亚、终献，《冲安》

太初非有体，至道本无声。降迹临下土，成功陟上清。

至仁敦动植，丕绪启宗祊。紫禁承来格，鸿基保永宁。

发祥垂诞告，致孝荐崇名。广乐神钦奉，储休固太平。

饮福，《庆安》

明明始祖，诞启庆基。翼翼后嗣，虔奉孝思。

精洁斯达，祉福咸宜。于以报贶，于以受釐。

彻馔，《吉安》

雕俎在御，飚驾闻声。真游斯降，旨酒斯盈。

大乐云阕，大礼云成。彻彼常荐，罄此明诚。

送圣，《真安》

精心既达，真游允臻。礼容斯举，福应惟醇。

将整仙驭，言还上旻。永存嘉贶，用泰烝民。

迎奉圣像四首 并用《庆安》

玉皇位

玉虚上帝，金像睟容。宅真云构，练日龟从。

维皇对越，率礼寅恭。灵心丕应，福禄来崇。

圣祖位

总化在天，保昌厥绪。降格皇闱，琼轮载御。

藻仗星陈，睟容金铸。佑我庆基，宅兹灵宇。

太祖位

烝哉大君，聿怀帝祖！镕范真仪，奉尊灵宇。

至感祥开，洪辉物睹。瞻谒尽恭，飞英率土。

太宗位

于显神宗，德洽区中。祥金烁冶，范兹睟容。

殊庭胥宇，备物致恭。明威有赫，降福来同。

王清昭应宫上尊号三首

奉告，《隆安》

登隆妙号，钦翼渊宗。茂宣德礼，有恪其容。

奉璋升荐，垂佩弥恭。扬休咏美，以间笙镛。

太初殿奉册宝，《登安》

皇灵垂祐，洪福弥隆。祗率绵寓，洁祀真容。

严恭奉册，对越清躬。睟容肃穆，懿号尊崇。

礼盛乐举，福禄来同。

二圣殿奉绛纱袍，《登安》

赫赫列圣，威德巍然。彤彤灵宇，睟仪在焉。

奉以龙衮，被之象天。重庆宗稷，亿万斯年。

太尉奉圣号册宝，《真安》

上旻降监，介祉实繁。邦家修报，妙道归尊。

增名霄极，奉册灵轩。茂宣圣典，永祐黎元。

宝册升殿，《大安》

图书昭锡，典礼绍成。烝民何幸，教父储灵。

钦承景贶，祗奉崇名。臻虔宝册，垂祐基扃。

降神，《真安》

犹龙之圣，降生厉乡。教流清净，道符混茫。

大君肃谒，盛仪允臧。森罗羽卫，躬荐萧芗。

簪绂济济，钟石洋洋。高真至止，介福诞祥。

奉玉币，《灵安》

琳宫奕奕，黼坐煌煌。玉帛成礼，飚驭延祥。

鸿仪有则，景福无疆。嘉应昭协，丕犹诞扬。

奉馔，《吉安》

金奏以谐，飚游斯格。灵监章明，皇心励翼。

肃奉雕俎，来升彩席。享德有孚，凝禧无斁。

酌献，《大安》

钦崇至道，肃谒殊庭。顺风而拜，明德惟馨。

飚驭来格，尊酒斯盈。是酌是献，心通杳冥。

饮福，《大安》

彼涡之壤，指李之区。千乘万骑，来朝密都。

躬陈芳荐，款接仙舆。饮酒受福，永耀鸿图。

亚、终献，《正安》

邈矣道祖，冥几惚恍！常德不离，至真无象。

引位清穹，降祥神壤。酌醴荐诚，控飚来享。

送神，《真安》

醴盏在户，金奏在庭。笾豆有践，黍稷非馨。

义尽蠲洁，诚通杳冥。言旋风驷，祚我修龄。

太极观奉册宝一首

《登安》之曲

荐号穹冥，登名祖祢。陟配阳郊，协宣典礼。

感电灵区，诞圣鸿懿。册宝斯陈，福禄来暨。

景灵宫奉册宝一首

《登安》之曲

穆穆真宗，锡羡蕃昌。飚轮临贶，谆诲洞彰。

虔崇懿号，祗答景祥。至诚致享，降福无疆。

景祐元年亲享景灵宫二首

降真，《太安》

真馆奉币，洁齐致馨。灵因斯格，社稷庆宁。

送真，《太安》

椒浆尊享，珍馔精祈。睟容杳邈，瑶辂霞飞。

大观三年朝献景灵宫二首

奉馔，《吉安》

威灵洋洋，靡有常向。于惟钦承，来假来飨。

博硕芬香，是烝是享。奉器有虔，载德无爽。

尔牲既充，是烹是肆。尔肴既具，是羞是馈。

非物之重，惟德之备。神之格思，歆我精意。

高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一首

皇帝入门，《乾安》

维皇齐居，承神其初。颙颙昂昂，龙步云趋。

景钟铿如，肃觐清都。肸蚃之交，神人用孚。

升殿，《乾安》

帝既临享，罄兹精意。对越在天，爰升紫陛。

孔容翼翼，保承丕绪。孝奉天仪，永锡尔类。

降圣，《太安》

惟德馨香，升闻八方。粤神临之，来从帝乡。

万灵景卫，有烨其光。监我精纯，降福穰穰。

盥洗，《乾安》

斋居皇皇，琼琚锵锵。承祭之初，其如在旁。

挹彼注兹，储禧迎祥。神之听之，欣欣乐康。

圣祖位，《乾安》

涓选休辰，有事嘉荐。琅琅琼珮，陟降岩殿。

其陟伊何？币玉斯奠。周旋中礼，千亿储羡。

圣祖位奉玉币，《灵安》

上灵始祖，云景元尊。严祀夙展，六乐朱轩。

明玉之洁，丰帛之温。畅乃继序，承德不愆。

还位，《乾安》

我后临飨，奠币攸毕。式旋其趋，榘度有式。

礼容斋庄，孝思纯实。天休滋至，时万时亿。

奉馔，《吉安》

百职骏奔，来相于庭。奉盛以告，登兹芳馨。

际天蟠地，默运三灵。神兮来歆，祚我休平。

再盥洗，《乾安》

有严大礼，对时休明。情文则粲，蠲洁必清。

再临观盥，以专以精。真游来格，永观厥成。

再诣圣祖位，《乾安》

于赫炎宋，十叶华耀。属兹郊报，陟降在庙。

其降伊何？椒浆桂酒。再拜斟酌，永御九有。

圣祖位酌献，《祖安》 御制

瑶源诞启，玉牒肇荣。覆育群有，监观圆清。

酒醴既洽，登荐惟诚。无有后艰，骏惠云仍。

还位，《乾安》

奠鬯告成，式旋厥位。天步雍容，神人燕喜。

九庙观德，百灵荐祉。子孙其昌，垂千万祀。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于皇乐舞，进旅退旅。一弛一张，笙磬具举。

岂惟玩声，象德是似。神鉴孔昭，福禄来予。

亚、终献，《冲安》

五音饬奏，神既亿康。澹其容与，荐此嘉觞。

有来显相，鋗玉锵锵。奉承若宥，罔不齐庄。

饮福，《报安》

嘉荐既终，神贶斯复。赍我思成。灵光下烛。

孝孙承之，载祗载肃。敷锡庶民，亟蒙祉福。

还位，《乾安》

帝临閟庭，逆厘上灵。神鵶安坐，肃若有承。

嘉觞既申，德闻惟馨。灵光留俞，祚我亿龄。

彻馔，《吉安》

普淖既荐，苾芬孔时。神嗜而顾，有来燕娭。

飨矣将彻，载钦载祗。展诗以侑，益臻厥熙。

送真，《太安》

雍歌既彻，熙事备成。神夕奄虞，忽乘青冥。

灵心回睠，监我精禋。诞降嘉祉，休德昭清。

降殿，《乾安》

我秩元祀，上推灵源。展事有侐，祲威肃然。

丹墉既降，秉心益虔。荷天之休，于千万年。

望燎，《乾安》

奕奕灵宫，有严毖祀。燔燎具扬，礼仪既备。

帝心肃祗，天步旋止。对越在天，永膺蕃祉。

还大次，《士安》

帝将于郊，昭事上祀。爰兹毕觞，复即于此。

飚游载旋，容旌沓骑。维皇嘉承，锡祚昌炽。

高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十首

降圣，《大安》

德惟馨香，升闻八方。粤神之从，灿然有光。

骖飞乘苍，啾啾跄跄。逍遥从容，顾予不忘。

升殿，《乾安》

帝既临享，龙驭华耀。孝孙承之，陟降在庙。

诚意上交。庆阴下冒。天休骈至，千亿克绍。

圣祖位奠玉币，《灵安》

玉气如虹，丰缯充笥。既奉既将，亦奠在位。

有永群后，实相祀事。何以临下？心意不贰。

奉馔，《吉安》

琼琚锵锵，玄衣绣裳。荐嘉升香，粢盛芬芳。

礼仪莫愆，鼓钟喤喤。曾孙之常，绥福无

疆。

圣祖位酌献，《祖安》

裴回若留，灵其有喜。荐我馨香，挹兹酒醴。

我祖在天，执道之纪。申佑无疆，奏神称礼。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进旅退旅，载执干戚。不愆于仪，容服有赫。

式妥式侑，神保是格。灵鉴孔昭，孝思维则。

亚、终献，《冲安》 用旧辞

。

饮福，《报安》

于赫大神，总司元化。监我纯精，威光来下。

延昌之贶，千亿冯藉。曾孙保之，丕平是迓。

彻馔，《吉安》

洋洋降临，肃肃布列。熙事既成，嘉笾告彻。

九天储庆，垂佑无缺。浸明浸昌，绵绵瓜瓞。

送真，《太安》

高飞安翔，持御阴阳。幽赞圆穹，监观四方。

元精回复，奄虞孔良。毕觞降嘏，偃蹇于骧。

望燎，《乾安》

奕奕原祠，有严毖祀。礼仪孔宣，燔燎斯暨。

帝心肃祗，天步旋止。熙事既成，永膺蕃祉。

孝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八首

盥洗，《乾安》

合宫之飨，报本奉先。钦惟道祖，浚发璇源。

驾言谒款，其盥惟虔。尚监精衷，锡祚绵绵。

圣祖，《乾安》

骏命有开，庆基无穷。祗率百辟，仰瞻睟容。

鼓钟斯和，黍稷斯丰。灵其居歆，福禄来崇。

还位，《乾安》

嘉玉既设，量币即陈。仿佛灵游，来顾来宁。

对越伊何？厥惟一纯。佑我熙事，以迄于成。

奉馔，《吉安》

发祥仙源，流泽万世。曷其报之？亲飨三岁。

相维列卿，洁粢是馈。匪物之尚，诚之为至。

再诣盥洗，《乾安》

华灯荧煌，瑞烟氤氲。威神如在，蠲洁必亲。

再盥于罍，再帨于巾。皇心肃祗，其敢惮勤。

再诣圣祖位，《乾安》

岁逢有年，月旅无祔。我将我飨，如几如式。

肃尔臣工，谐尔金石。本原休功，垂裕罔极。

还位，《乾安》

旨酒思柔，神具醉止。工祝既告，孝孙旋位。

何以酢之？纯嘏来备。燕及云来，蕃衍无已。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象德之成，有奕其舞。一弛一张，进旅退旅。

□彗以管箫，和以镛鼓。神其乐康，永锡多祜。

宁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四首

皇帝入门，《乾安》

閟幄邃深，云景杳冥。天清日晬，展容玉庭。

缔基发祥，希夷降灵。神其来燕，是飨是听。

升殿，《乾安》

帝居瑶图，璇题玉京。日月经振，列宿上荧。

桂簋飶芬，瑚器华精。夤承禋祀，用戒昭明。

降神，《太安》 六变

。

圜钟为宫

四灵晨耀，五纬夕明。风云晏和，天地粹清。

灵兮来迎，灵兮来宁。启我子孙，飨于纯精。

黄钟为角

芬枝扬烈，熉珠叶陶。闾珍阐符，展诗舞箾。

神哉来下，神哉来翱。肃若有承，灵心招摇。

太簇为徵

龙车既奏，凤驭载翔。帝幄儜灵，天衢腾芳。

神来留俞，神来蹇骧。礼鬯乐明，奏假孔将。

姑洗为羽

虹旌蜺旄，鸾旗翠盖。星枢扶轮，月御叶卫。

灵至阴阴，灵般裔裔。来格来飨，福流万世。

盥洗，《乾安》

礼文有俶，祀事孔明。将以洁告，允惟齐精。

自盥而往，聿观厥成。灵监下临，天德其清。

诣圣祖位，《乾安》

维宋肖德，钦天顾右。于皇道祖，丕釐灵祐。

葛藟殖繁，瓜瓞孕茂。克昌厥后，世世孝奏。

圣祖位奉玉币，《灵安》 高宗御制，见前

。

皇帝还位，《乾安》

桂宫耽耽，藻仪穆穆。天回衮彩，风韶璜玉。

《咸》、《英》皦亮，容典炳煜。假我上灵，景命有仆。

奉馔，《吉安》

我簋斯盈，我簠斯实。或剥或烹，或燔或炙。

有殽既将，为俎孔硕。礼仪卒度，永锡尔极。

再盥洗，《乾安》

觞澹初勺，礼戒重盥。假庙以《萃》，取象于

《观》。清明外畅，精肃中贯。我仪图之，三灵攸赞。

再诣圣祖位，《乾安》

肇基骏命，巩右鸿业。鼎玉龟符，垂固万叶。

灵贶具臻，神光烨烨。晖祚无疆，规重矩叠。

圣祖位酌献，《祖安》 高宗御制，见前

。

还位，《乾安》

皇帝瑞庆，长发其祥。纂系悠远，逆源灵长。

德之克明，休烈有光。配天作极，孝飨是将。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持翟成象，秉朱就列。旄乘整溢，凤仪谐节。

挥舒皇文，歌蹈先烈。合好效欢，福流有截。

亚献，《冲安》

光熉紫幄，神流玉房。秉文侑仪，嘉虞贰觞。

震澹醉喜，仿佛迪尝。璇源之休，地久天长。

终献，《冲安》

灵舆蹇骧，毕觞泰筵。贰飨允穆，稞将克竣。

垂恩储祉，锡羡永年。将以庆成，燕及皇天。

诣饮福位，《乾安》

若木露英，清云流霞。蔓蔓芝秀，冯冯桂华。

绵瑞无疆，产嘏孔奢。皇则受之，巩我帝家。

饮福酒，《报安》

旨酒惟兰，勺浆惟椒。福流瓒斝，光烛琨瑶。

拜贶清宫，凝辉庆霄。神其如在，徘徊招摇。

还位，《乾安》

烝哉我皇，继天毓圣！逆厘元都，对越灵庆。

如天斯久，如日斯盛。瑶图濬邈，永隆骏命。

彻馔，《吉安》

房铷陈列。室簋登奉。告飨具歆，展彻惟拱。

祥光奕奕，嘉气懞々。受嘏不愆，燕天之宠。

送真，《太安》

云车风马，灵其来游。天门轶荡，神其莫留。

遣庆阴阴，祉发祥流。康我有宋，与天匹休。

降殿，《乾安》

璇庭烂景，紫殿流光。礼洽乾回，福应日昌。

圣系厖鸿，景命溥将。德茂功成，率祀无疆。

诣望燎位，《乾安》

厥初生民，渊浚唯祖。芳荐既辍，明燎具举。

德馨升闻，灵贶蕃诩。怀濡上灵，佑周之祜。

还大次，《乾安》

帝假于宫，彝承清祀。天晖临幄，宸卫森峙。

行繇大室，旋趋紫畤。率礼不违，式蒙灵祉。

理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二首 余用旧辞

。

升殿，登歌《乾安》

我享我将，罄兹精意。陟降左右，维天与契。

斋明乃心，祗肃在位。于万斯年，百福来备。

亚献，宫架《冲安》

庆云郁郁，鸣璆琅琅。澹其容与，申荐贰觞。

奉承若宥，神其乐康。锡以多祉，源深流长。

大中祥符封禅十首 余同南、北郊

。

山上圜台降神，《高安》

岩岩泰山，配德于天。奉符展采，翼翼乾乾。

涤濯静嘉，罔有弗蠲。上帝顾諟，冷风肃然。

昊天上帝坐酌献，《奉安》

皇天上帝，阴骘下民。道崇广覆，化洽鸿钧。

灵文诞锡，宝命惟新。增高钦事，式奉严禋。

太祖配坐酌献，《封安》

于穆圣祖，肇开鸿业。我武惟扬，皇威有晔。

四庾混同，百灵震叠。陟配高穹，明灵是接。

太宗配坐酌献，《封安》

祗若封祀，神宗配天。礼乐明备，奠献精虔。

景灵来格，休祥蔼然。于昭垂庆，亿万斯年。

亚献，《恭安》

因高定位，礼修物备。荐鬯卜牲，虔恭寅畏。

八音克谐，天神咸暨。降福穰穰，永锡尔类。

终献，《顺安》

浩浩元精，无臭无声。临下有赫，得一以清。

备物致享，荐兹至诚。泰尊奠献，夙夜齐明。

社首坛降神，《靖安》

至哉坤元，资生伊始。博厚称德，沈潜柔止。

降禅方位，聿修明祀，寅恭吉蠲，永锡蕃祉。

皇地祇坐酌献，《禅安》

坤德直方，博厚无疆。秉阴得一，静而有常。

宝藏以发，乃育百昌。肃祇禅祭，锡祉穰穰。

太祖配坐酌献，《禅安》

皇矣圣祖，丕赫神武。秉运宅中，威加九土。

德厚功崇，颂声载路。陟配方祇，对天之祜。

太宗配坐酌献，《禅安》

毖祀柔祇，报功厚载。思文太宗，侑神严配。

钟石斯和，笾豆咸在。永锡坤珍。资生为大。

汾阴十首

降神，《靖安》

茫茫坤载，粤惟太宁。资生光大，品物流形。

瞻言汾曲，允宅神灵。圣皇躬享，明德惟馨。

奠玉币，登歌《嘉安》

至诚旁达，柔祇格思。奉以琮币，致诚在兹。

奉俎，《丰安》

博硕者牲，载纯其色。体荐登俎，聿崇坤德。

后土地祇坐酌献，《博安》

秉阴成德，敏树宣功。应变审谛，神力无穷。

沈潜刚克，流谦示中。洁兹奠献，妙物玄通。

太祖配坐酌献，《博安》

坤元茂育，植物成形。于穆圣祖，功齐三灵。

严恭配侑，厚德攸宁。永怀锡羡，歆此惟馨。

太宗配坐酌献，《博安》

报功厚载，祀事惟明。思文烈考，道济群生。

侑神定位，协德安平。馨洁并荐，享于克诚。

饮福，《博安》

寅威宝命，明祀惟虔。协神备物，罔不吉蠲。

后祇格思，灵飚肃然。庭受景福，遐哉亿年！

亚、终献，《正安》

至哉柔祇，滋生蕃锡。涤濯静嘉，寅恭夕惕。

金奏纯如，万舞有奕。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后土庙降神，《靖安》

博厚流形，秉阴成德。柔顺刚正，直方维则。

明祇格思，素汾之侧。祇载吉蠲，宸心翼翼。

酌献，《博安》

至哉物祖，设象龙脽。动静之德，翕辟攸宜。

嘉栗以荐，精祷洪厘。茂宣阴贶，五谷蕃滋。

祗奉天书六首

朝元殿酌献，《瑞文》

妙道非常，神变无方。惟天辅德，灵贶诞章。

玄文昭锡，宝历弥昌。礼崇明祀，式荐馨香。

含香园，《瑞文》

运格熙盛，将封介丘。礼神之域，瑞命殊尤。

灵文荐降，丕显皇猷。圣心肃奉，永洽鸿休。

泰山社首坛升降，《瑞文》

玄穹眷怀，宝符申锡。垂露腾文，粲然灵迹。

发祥吉图，纯熙写奕。登荐钦崇，式昭天历。

奉香酌献，《瑞安》

谓天盖高，惟皇合德。倬彼灵章，图书是锡。

眷命谆谆，被以遐历。膺箓告成，虔恭钦翼。

地届兴王，祥开图箓。典礼昭成，祺祥交属。

大辂逶迤，卿云纷郁。祐我含灵，锡兹介福。　祥符七年奉祀毕，天书回至应天府，有云物之瑞，命制是曲，以纪休应。

升降，《灵文》

旻穹无声，惟德是辅。降监锡符，垂文篆素。

孝瑞纪封，英声载路。既寿而昌，笃天之祜。

祭九鼎十二首

帝鼐 土王日祀

降神，《景安》

日号丙丁，方号中央。德惟其时，蠲吉是将。

夫何饮之？黄流玉瓒。夫何食之？有陈伊馔。

奉馔，《丰安》

粢盛既丰，牲牢既充。展兹熙事，温温其恭。

惟明欣欣，燔炙芬芬。保乎天子，繁祉荐臻。

亚、终献，《文安》

工祝致辞，黄流协鬯。爰登清歌，载期神享。

噫予诚心，精禋是虔。嘉予陈祀，丰盈豆笾。

春分，苍鼎亚、终献，《成安》

法乾刚兮，铸鼎奠方。涓嘉旦兮，齐明迎祥。

胡为持币？维箱及筥。胡为和羹？有锜维釜。

立夏，冈鼎迎神，《凝安》

我方东南，我日朱明。爰因其时，鼎以冈名。

粢盛既馨，牲牷既盈。佑我皇家，巽令风行。

亚、终献，《成安》

黄流在中，惟馨香祀。于荐于神，爰祗厥事。

礼从多仪，以进为文。尊斝三献，昭示孔勤。

夏至，彤鼎酌献，《成安》

牺尊将将，徂基自堂。牲牷肥循，鼓钟喤々。

肆予醴齐，椒馨飶香。韦来歆顾，天祚永昌。

立秋，阜鼎酌献，《成安》

明德崇享，磬筦锵锵。铿兮佩举，峨冠齐庄。

肆陈有序，承箱是将。其牲伊何？笾豆大房。

秋分，晶鼎亚、终献，《成安》

神宫巍巍，庭燎有辉。声谐备乐，物陈丰仪。

清酤既载，酌言献之。惟神醉止，韦来蕃厘。

立冬，魁鼎迎神，《凝安》

时运而冬，乃神玄冥。阴阳相推，丰年以成。

越陈嘉肃，牡牢粢盛。来享来依，监于明诚。

酌献，《成安》

罍之初登，其仪昭陈。罍之既稞，其香升闻。

神心嘉止，于焉欣欣。贻我有年，穰穰其仁。

冬至，宝鼎奠币，《明安》

秉心齐明，奉牡博硕。匏丝铿陈，冠佩俨饰。

其肆其将，明神来格。执奠维何？猗欤币帛！

志第八十九 乐十一（乐章五）

○祀岳镇海渎 祀大火 祀大辰

大中祥符五岳加帝号祭告八首

迎神，《静安》

钟石既作，俎豆在前。云旗飞扬，神光肃然。

当驾飚欻，来乎青圆。言备缛礼，享兹吉蠲。

册入门，《正安》

节彼乔岳，神明之府。秩秩威仪，肃肃灵宇。

懿号克崇，庶物咸睹。帝籍升名，式绥九土。

酌献东岳，《嘉安》

节彼岱宗，有严庙貌。惟辟奉天，依神设教。

帝典焜煌，嘉荐普淖。至灵格思，殊祥是效。

南岳

作镇炎夏，畜兹灵光。敷与万物，既阜既昌。

爰刻温玉，式荐徽章。昭嘏神意，福熙穰穰。

西岳

瞻言太华，奠芳作镇。典册是膺，等威以峻。

上公奉仪，祀宗荐信。介祉万邦，永配坤顺。

北岳

仰止灵岳，镇于朔方。增崇懿号，度越彝章。

祗荐嘉乐，式陈令芳。永资纯佑，国祚蕃昌。

中岳

岩岩神岳，作镇中央。肃奉徽册，尊名孔章。

聿降飚驾，载献兰觞。熙事允洽，宝祚弥昌。

送神，《静安》

祗荐鸿名，寅威明祀。有楚之仪，如在之祭。

奠献既终，礼容克备。神鉴孔昭，福禧来暨。

天安殿册封五岳帝一首

册出入，《正安》

名岳奠方，帝仪克举。吉日惟良，九宾咸旅。

温玉镂文，纁裳正宁。礼备乐成，笃神之祜。

熙宁望祭岳镇海渎十七首

东望迎神，《凝安》

盛德惟木，勾芒御神。沂岱淮海，厥功在民。

爰熙坛坎，裒对庶神。于以歆格，灵贻具臻。

升降，《同安》

绅韡礻詹兮，玉珮蕊兮。于我将事，神燕喜兮。

帝命望祀，敢有不共。往返于位，肃肃雍雍。

奠玉币，《明安》

祀以崇德，币则有仪。肃我将事，登降孔时。

精明纯洁，罔有弗祗。史辞无愧，神用来娭。

酌献，《成安》

肇兹东土，含润无疆。维时发春，喜荐令芳。

祭用蒯薶沈，顺性含藏。不涸不童，诞降祺祥。

送神，《凝安》

神之至止，熙坛为春。神之将归，旂服振振。

欻兮回飚，窅兮旋云。祐于东方，永施厥仁。

南望迎神，《凝安》

嵩嵇衡霍，暨厥海江。时维长养，惠我南邦。

肆严牲币，神式来降。以侑以妥，百福是庞。

酌献，《成安》

景风应律，朱鸟开辰。肃肃明祀，嘉笾列陈。

牲用牷物，乐奏蕤宾。克绥永福，祐此下民。

送神，《凝安》

鼓钟云云，龠□管伊伊。神既醉饱，曰送言归。

山有厚藏，水有灵德。物其永依，往奠炎宅。

中望迎神，《凝安》

维土作德，维帝御行。含养载育，万物以成。

有严祀典，荐我德馨。神其歆止，永用亿宁。

酌献，《成安》

高广融结，实维中央。宣气报功，利彼一方。

坎坛以祀，六乐锵锵。灵其有喜，酌以大璋。

送神，《凝安》

言旋其处，以奠中域。无替厥灵，四方是则。

神永不息，祀永不愆。以享以报，于万斯年。

西望迎神，《凝安》

品物顺说，时司金行。于郊迎气，以望庶灵。

雅歌维乐，圭荐惟牲。作民之祉，永相厥成。

酌献，《成安》

西颢沆砀，执矩司秋。谠言协灵，时祀孔修。

礼有荐献，爰视公侯。秩而祭之，百福是遒。

送神，《凝安》

我乐我神，簋俎腥饔。曰神之还，西土是宫。

于蕃禽鱼，于衍草木。富我薮隰，滋我高陆。

北望迎神，《凝安》

帝德乘坎，时御闭藏，爰洁牷醴，兆兹北方。

海山攸宅，神施无疆。具享蠲吉，降福孔穰。

酌献，《成安》

凄寒凝阴，陨箨涤场。百物顺成，黍稷馨香。

款于北郊。爰因其方。何以侑神？荐此嘉觞。

送神，《凝安》

维山及川，奠宅幽方。我度其灵，降止靡常。

肃肃坎坛，既迎既将。促乐彻俎，是送是望。

绍兴祀岳镇海渎四十三首

东方迎神，《凝安》

帝奠九□廛，孰匪我疆。系我东土，山川相望。

祀事孔时，肃雍不忘。巢峨濛鸿，郁哉洋洋！

初献盥洗，《同安》

青阳肇开，祀事孔饬。郁人赞溉，其馨苾苾。

敬尔威仪，亦孔之则。神之格思，无我有斁。

奠玉币，《明安》

司历告时，惟孟之春。爰举时祀，旅于有神。

鼓钟既设，珪帛具陈。阜蕃庶物，以福我民。

东岳位酌献，《成安》

岩岩天齐，自古在昔。肤寸之云，四方其泽。

惟时东作，祀事乃饬。惠我无疆，恩沾动植。

东镇位

惟山有镇，雄于其方。东孰为雄？于沂之疆。

祀事有时，爰举旧章。我望匪遥，庶几燕飨。

东海位

澒洞鸿濛，天与无极。导纳江、汉，节宣南北。

顺助其功，善下惟德。我祀孔时，以介景福。

东渎位

我祀伊何？于彼长淮。导源桐柏，委注蓬莱。

扞齐护楚，宣威示怀。豆笾列陈，亦孔之偕。

亚、终献，酌献 四位并同

。

我祀孔肃，神其安留。容与裴回，若止若浮。

洽此重觞，申以百羞。无我斁遗，万邦之休。

送神，《凝安》

蹇兮纷纷，神实戾止。以饮以食，以享以祀。

□幼兮冥冥，神亦归止。以醉以饱，以锡尔祉。

南方迎神，《凝安》

朱明盛长，我祀用饬。厥祀伊何？山川咸秩。

如将见之，绳绳齐栗。神哉沛兮，消摇来格！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爰熙嘉坛，揭虔毖祀。郁人沃盥，赞我稞事。

于降于登，以作以止。莫不肃雍，告灵飨矣。

奠玉币，《明安》

我祀我享，仪物孔周。一纯斯举，二精聿修。

璞兮其温，丝兮其紑。是荐洁蠲，神兮安留。

南岳位酌献，《成安》

神曰司天，居南之衡。位焉则帝，于以奠方。

南讹秩事，望礼有常。庶几嘉虞，介福无疆。

南镇位

维南有山，于彼会稽。作镇在昔，神则司之。

厥有旧典，以祀以时。百味维旨，灵其燕娭。

南海位

维水善下，利物曰功。逶迤百川，谁欤朝宗？

荡荡大受，于焉会同。膂萧列陈，以答鸿濛。

南渎位

四渎之利，经营中国。南曰大江，险兮天设。

维尔有神，隃其庙食。望秩孔时，我心翼翼。

亚、终献，酌献

神之游兮，洋洋对越。澹乎容与，肸蚃斯答。

乃奏既备，八音攸节。重觞申陈，百礼以洽。

送神 曲同迎神

荐彻豆笾，熙事备成。灵兮将归，羽旄纷纭。

飘其逝矣，浮空ＯＢ云。怅然顾瞻，有抚怀心。

中央迎神，《凝安》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经营厥宇，万亿咸遂。

火熙土王，爰举时祀。绳绳宣延，仿佛来止。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思来感格，肃雍不忘。礼仪既备，济济跄跄。

洁蠲致敬，往荐其芳。交若有承，神兮孔飨。

奠玉币，《明安》

练日有望，高灵来下。何以告诚？心惟物假。

有篚斯实。有宝斯籍。于以奠之，神光烛夜。

中岳位酌献，《成安》

与天齐极，伊嵩之高。显灵效异，神休孔昭。

饬我祀事，实俎鸾膂。以侑旨酒，其馨有椒。

中镇位

禹画九州，河内曰冀。霍山崇崇，作镇积势。

我祀如何？百末旨味。承神燕娭，诸神毕至。

亚、终献，酌献

礼乐既成，肃容有常。奄留消摇。申毕重觞。

仰胪所求，降福滂洋。师象山则，以氵兄皇章。

送神 曲同迎神

虞至旦兮，灵亦有喜。蹇欲骧兮，象舆已轙。

粥音送兮，灵聿归矣。长无极兮，锡我以祉。

西方迎神，《凝安》

有岌斯安，有涵斯洽。聿相厥成，允祀是答。

爰饬乃奏，乃奏既协。于昭降止，是遵是接。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靡实不新，靡陈不濯。人之弗蠲，矧敢将酌。

载晞之悦，载濡之勺。洗仪告备，陟降时若。

奠玉币，《明安》

彼林有ＮＢ，彼泽有沈。猗与西望，弗菲弗淫。

乃追斯邸，乃□斯寻。仰礼既卒，是用是歆。

西岳位酌献，《成安》

屹削厥方，风云斯所。阴邑有宫，侐々俣俣。

清酤在尊，灵脊在下。于俎献兮，则莫我吐。

西镇位

维吴崇崇，于氵幵之西。瞻彼有陇，赫赫不迷。

克裨于岳，我酌俶齐。于凡有旅，眡公维跻。

西海位

奄浸坤轴，滋殖其濊。而典斯稽，有陛有墮。

弗替时举，元斝斯酹。胡先于河？实委之会。

西渎位

自彼昆虚，于以潜流。念兹诞润，岂侯不犹。

在昔中府，暨海聿修。迄既望止，神保先卣。

亚、终献

肃肃其义，既旨既溢。迨其毕酌，偏兹博硕。

祀事既遂，不敢谇射。神或醉止，我心斯怿。

送神 曲同迎神

乃羞既彻，乃奏及阕。无馂斯俎，式听致谒。

不蹇不蹶，不沸不决。厉魃其祛，永庇有截。

北方迎神，《凝安》

我土绵绵，孰匪疆理。惟时幽都，匪曰隃只。

涤哉艮月，朔风其同！曷阻曷深，其亦来降。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寿宫煇煌，聿修时祀。缤其临矣，吉蠲以俟。

居乎昂昂，行乎遂遂。敬尔攸司，展采错事。

奠玉币，《明安》

相予阴威，厥功浩浩。一岁之功，何以为报？

府有珪币，我其敢私！肃肃孔怀，于以将之。

北岳位酌献，《成安》

瞻彼芒芒，曰北之常。既高既厚，乃纪乃纲。

荐鬯伊始，灵示孔将。玄服铁驾，览此下方。

北镇位

赫赫作镇，幽、朔之垂。兼福我民，食哉具宜。

克配彼岳，有严等衰。蠲我灌礼，其敢不祗！

北海位

八裔皆水，此一会同。澐々天墟，洞荡洪濛。

至哉维坎，不有斯功！所秩伊何？黄流在中。

北渎位

水星之精，播液发灵。不胁于河，既介以清。

翼翼盥荐，椒糈芬馨。载止载留，爰弭翠旌。

亚、终献

俎豆纷披，金石繁会。侑以贰尊，匪渎匪怠。

我仪既周，我心孔戒。憺兮容与，仿佛如在。

送神 曲同迎神

灵既醉饱，礼斯彻兮。灵亦乐康，乐斯阕兮。

云征飚举，不可尼兮。荐福锡祉，曷有极兮！

淳祐祭海神十六首

迎神，《延安》

宫一曲

堪舆之间，最钜惟瀛。包乾括坤，吐日滔星。

祀典载新，礼乐孔明。鉴吾嘉赖，来燕来宁。

角一曲

四溟广矣，八纮是纪。我宅东南，回复万里。

洪涛飚风，安危所倚。祀事特隆，神其戾止！

徵一曲

若稽有唐，克致崇极。祝号既升，爰增祭式。

从享于郊，神斯受职。我祀肇新，式祈阴骘。

羽一曲

猗与祀礼，四海会同！灵之来沛，鞭霆驭风。

肸蚃仿佛，在位肃雍。佑我烝民，式徼神功。

升降，《钦安》

灵之来至，垂庆阴阴。灵之已坐，饬兹五音。

坛殿聿严，陟降孔钦。灵宜安留，鉴我德心。

东海位奠玉币，《德安》

百川所归，天地之左。氵项洞鸿濛，功高善下。

行都攸依，百禄是荷。制币嘉玉，以侑以妥。

南海位奠玉币，《瀛安》

祝融之位，贵乎三神。吞纳江、汉，广大无垠。

长为委输，祐我黎民。敬陈明享，允鉴恭勤。

西海位奠玉币，《润安》

蒲菖之泽，派引天潢。羲娥出入，浩渺微茫。

盖高斯覆，犹隔封疆。我思六合，肇正吉昌。

北海位奠玉币，《瀚安》

瀚海重润，地纪亦归。吞受百渎，限制北陲。

一视同仁，我心则怡。嘉荐玉币，神其格思。

捧俎，《丰安》

昭格灵贶，祀典肇升。牲牷告充，雕俎是承。

荐虔效物，省德惟馨。灵其有喜，万宇肃澄。

东海位奠酌献，《熙安》

沧溟之德，东南具依。熬波出素，国计攸资。

石臼却敌，济我王师。神其享锡，益畀燕绥。

南海位酌献，《贵安》

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

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西海位酌献，《类安》

积流疏派，被于流沙。布润施泽，功均迩遐。

我秩祀典，四海一家。祗荐令芳，灵其享嘉！

北海位酌献，《溥安》

壝忽会同，裴回安留。牲肥酒香，晨事聿修。

惟德之凉，曷奄九州？帝命是祗，多福自求。

亚、终献，《飨安》

笾豆有楚，贰觞斯旅。神其醉饱，式燕以序。

百灵秘怪，蜿蜒飞舞。锡我祺祥，有永终古。

送神，《成安》

告灵飨矣，锡我嘉祚。乾端坤倪，开豁呈露。

玄云聿收，群龙咸骛。减除凶灾，六幕清豫。

绍兴祀大火十二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五纬相天，各率其职。司礼与视，则维荧惑。

至阳之精，届我长嬴。于以求之，祀事孔明。

黄钟为角

有出有藏，伏见靡常。相我国家，鉴观四方。

视罔不正，终然允臧。神其来格，明德馨香。

太簇为徵

小大率礼，不愆于仪。展采错事，秩祀孔时。

维今之故，阅我数度。修厥典常，神其来顾！

姑洗为羽

于赫我宋，以火德王。永永丕图，繄神之相。

神之来矣，维其时矣。礼备乐奏，神其知矣。

升殿，《正安》

有俨其容。有洁其衷。屹屹崇坛，伊神与通。

神肯降格，嘉神之休。虔恭降登，神乎安留。

荧惑位奠玉币，《嘉安》

馨香接神，肸蚃恍惚。求神以诚，荐诚以物。

有藉斯玉，有篚斯币。是用荐陈，昭兹精意。

商丘宣明王位奠币，《嘉安》

荧惑在天，惟火与合。繄神主火，纯一不杂。

作配荧惑，祀功则然。不腆之币，于以告虔。

捧俎，《丰安》

火遵其令，无物不长。视此牲牢，务得其养。

豢以祀神，有腯其肥。非神之宜，其将曷归？

荧惑位酌献，《祐安》

皇念有神，介我戬谷。登时休明，有此美禄。

酌言献之，有馝其香。神兮燕娭，醉此嘉觴。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谁其祀神？知神嗜好。阏伯祀火，为神所劳。

睠言配食，既与火俱。于乐旨酒，承神嘉虞。

亚、终献，《文安》

神既贶施，嗜我饮食。申以累献，以承灵亿。

神方常羊，咸毕我觞，于再于三，于诚之将。

送神用《理安》

登降上下，奠璧献斝。音送粥粥，礼无违者。

已虞至旦，神其将归。顾我国家，遗以繁厘。

出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烨烨我宋，火德所畀。用火纪时，允惟象类。

神以类歆，诚繇类至。有感斯通，孚我阳燧。

黄钟为角

乐音上达，粤惟出虚。火性炎上，亦生于无。

我镛我磬，我笙我竽。气同声应，昭哉合符！

太簇为徵

火在六气，独处其两。感生维君，繄辰克相。

何以验之？占兹垂象。腾驾苍虬，欻其来飨。

姑洗为羽

星入于戌，与火俱诎。火出于辰，与星俱伸。

一伸一诎，孰操纵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

升殿，《正安》

屹彼嘉坛，赤伏始届。掞光耀明，洋乎如在。

俯仰重《离》，默与精会。随我降升，肃听环珮。

大辰位奠玉币，《嘉安》

维莫之春，五阳发舒。日之夕矣，三星在隅。

莫量匪币，莫嘉匪玉。明荐孔时，神光下瞩。

商丘宣明王奠币，《嘉安》

二七储神，与天地并。孰俪厥德？聿惟南正。

功楙陶唐，泽流亿姓。作配严禋，贽列惟称。

捧俎，《丰安》

有严在涤，陈彼牲牢。孔硕其俎，荐此血毛。

厥初生民，饮茹则然。以燔以炙，伊谁云先？

大辰位酌献，《祐安》

孰为大辰？维北有斗。曾是彗星，斯名孔有。

幽荣报功，洁齐敢后。容与嘉觞，式歆旨酒。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周设司爟，虽列夏官。仍袭孔易，阊端实难。

相彼商丘，永怀初造。不腆桂椒，匪以为报。

亚、终献，《文安》

潜之伏矣，柞□□既休。有俶其来，榆柳是求。

灵驾纷羽，尚其安留。饮我三爵，言言油油。

送神，《理安》

五运惟火，寔宗众阳。宿壮用明，千载愈光。

神保聿归，安处火房。郁攸不作，炎图永昌。

纳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赫赫皇图，炎炎火德。侈神之赐，奄有方国。

粢盛既丰，俎豆有飶。于万斯年，报祀无斁。

黄钟为角

火星之躔，有烨其光。表于辰位，伏于戌方。

时和岁稔，仁显用藏。告尔万民，出纳有常。

太簇为徵

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农事备收，火功告毕。

克禋克祀，有严有翼。风马云车，尚其来格！

姑洗为羽

明明我后，重祭钦祠。有司肃事，式荐晨仪。

礼惟其称，物惟其时。神之听之，福禄来为。

升殿，《正安》

猗与明坛，右平左墈！冕服斯皇，玉珮有节。

陟降惟寅，匪徐匪疾。式崇大祀，礼文咸秩。

大辰位奠玉币，《嘉安》

金行序晚，玉露晨清。齐戒丰洁。肃恭神明。

嘉币惟量，嘉玉惟精。于以奠之，庶几来听。

商丘宣明王位奠币，《嘉安》

恭惟火正，自陶唐氏。邑于商丘，配食辰祀。

有功在民，有德在位。敢替典常。惟恭奉币。

捧俎，《丰安》

万汇攸成，四方宁谧。工祝致告，普存民力。

乃荐斯牲。为俎孔硕。介以繁祉，式和民则。

大辰位酌献，《祐安》

庶功备矣，休德昭明。天地酿和，郁鬯斯清。

玉瓒以酌，瑶觞载盈。周流常羊，来燕来宁。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广大建祀，式崇其配。馨香在兹，清酒既载。

穆穆在晖，洋洋如在。聿怀嘉庆，緊神之赍。

亚、终献，《文安》

币玉肃陈，笙簧具举。桂醑浮觞。琼羞溢俎。

礼有三献，式和且序。神具醉止，庆流寰宇。

送神，《理安》

神灵降鉴，天地回旋。惟馨荐矣，既醉歆焉。

诸宰斯彻，式礼莫愆。隤祉降祥，天子万年。

乐志第九十 乐十二（乐章六）

祭太社太稷 祭风雨雷师 祭先农先蚕 亲耕藉田

蜡祭 释奠文宣王武成王 祭祚德庙 祭司中司命

景德祭社稷三首

降神，《静安》

百谷蕃滋，丽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

育物惟茂，粒民斯普。报本攸宜，国章咸睹。

奠玉币酌献，《嘉安》

于穆大祀，功利相宣。灵坛美报，历代昭然。

介以蕃祉。祚以丰年。土爰稼穑，允协民天。

送神，《静安》

制币牺齐，正辞无愧。乐以送之，毕其精意。

景祐祀社稷三首

迎神，《宁安》

五纪之本，百货何极？道著开辟，惠周动植。

国崇美谷，民资力穑。奠献惟寅，神灵来格。

初献升降，《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币，并《嘉安》；奉俎，《丰安》。 同前

。

亚、终献，《文安》；送神，《宁安》 神之来兮，降兹下土。神之去兮，杳无处所。坛壝肃然，瘞币彻俎。乃粒之功，冠于万古。

奉俎，《丰安》 神州地祇、皇地祇与社稷通用。

礼崇明禋，维馨斯酒，洁粢丰盛，杀时犉牡。

齐庄严祇，升燎于□□。其报伊何？如山如阜。

大观祀社稷九首

迎神，《宁安》

黄钟二奏

惟土之尊，民食资焉。阴祀昭格，牲牢腥膻。

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来享，云车翩翩。

太簇角二奏

惟谷之神，函育无穷。百嘉蕃殖，民依厥功。

严饬坛壝，威仪肃雍。神之来享，祈于登丰。

姑洗徵二奏

猗欤那欤，生养斯民！家给人足，时底熙纯。

祇严明禋，于荐苾芬。粢盛丰洁，神乃有闻。

南吕羽二奏

笾豆斯陈，三牲告幽。报本之礼，答神之休。

来歆芬香，丰登于秋。仓箱千万，治符成周。

初献升降，《正安》

崇崇广坛，严恭祀事。威仪孔时，周旋进止。

锵若环佩，诚通于幽。相于农植，邦其咸休。

奠币，《嘉安》

于嘻阴祀，封土惟崇。于时之吉，歆予鼓钟。

柔静化光，人赖其功。陈兹量币，百货是隆。

酌献，《嘉安》

坤元生物，功利相宣。蠲兹祀事，美报致虔。

清酤芬如，灵坛岿然。酌尊奠觞，神其格焉！

亚、终献，《文安》

荐嘉亶时，洋洋来格。载登兹坛，齐明维敕。

神用居歆，顺成农穑。其崇若墉，其比如栉。

送神，《宁安》

尊罍芬香，威仪肃雍。灵心嘉止，洋洋交通。

神归降禧，年斯屡丰。仓箱千万，慰予三农。

绍兴祀太社太稷十七首

迎神用《宁安》

函钟为宫 春社用。

五祀之本，社稷有严。芟柞伊始，夫敢不虔。

吉日惟戊，式荐豆笾。神其来格，用介有年！

函钟为宫 秋社、腊用。

功烈在民，诞受露雨。《良耜》既歌，乃扬帗舞。

是奉是尊，厚礼斯举。相其丰年，多稌多黍。

太簇为角

是尊是奉，兹率旧章。乐音纯绎，荐溢圆方。

情文备矣，神其迪尝！永观锡羡，多穑穰穰。

姑洗为徵

谷资土养，民赖谷生。功利之博，莫之与京。

式严祠坛，因物荐诚。礼具乐奏，惟神顾歆。

南吕为羽

国主社稷，时祀有常。肃若旧典，报本不忘。

粢盛丰洁，歌吟青黄。尊神倏来，百物宾将。

盥洗，《正安》

祭重齐肃，神格专精。沃洗于阼，涓洁著诚。

清明鬯矣，熙事备成。以似以续，如坻如京。

升坛，《正安》

神地之道，粒食有先。岁谨祈报，礼严豆笾。

降登祼荐。罔或不虔。以似以续，宜屡丰年。

太社位奠玉币，《嘉安》 春秋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土发而祭，农祥是祈。笾豆加篚，典礼有彝。

惟兹珪币，用告肃祗。神灵降鉴，锡我繁厘。

太社位奠玉币，《嘉安》 秋腊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赫赫媪神，稼穑是司。方是藉敛，报本攸宜。

嘉坛建祀，玉帛陈仪。明灵昭格，以介蕃厘。

还位，《正安》

国主太祀，地道聿神。稷司百谷，利毓惟均。

练日新吉，粢盛苾芬。神燕娭矣，福此下民。

捧俎，《丰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默相农功，繄神之德。

俎实牺牲，旧章是式。嗣有丰年，我瘐维亿。

太社位酌献，《嘉安》 春社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封土崇祀，有烈在民。千载不昧，福此人群。

洗爵奠斝，有酒其芬。神具醉止，恺乐欣欣。

太社位酌献，《嘉安》 秋社腊太稷、正土、后稷通用。

叶气嘉生，年谷顺成。万亿及秭，如坻如京。

奉时橐牡，告于神明。歌此《良耜》，于昭德馨。

亚、终献，《文安》

风雨时若，自天降康。稼穑滋殖，自神发祥。

谷我妇子，丰年穰穰。报本严祀，齐明允臧。

彻豆，《娭安》

报本之礼，载于甲令。灵坛昭告，神既来听。

彻彼豆笾，精诚斯罄。实惟丰年，农夫之庆。

送神，《宁安》

乃粒烝民，功昭万古。国有常祀，荐献式叙。

肃肃雍雍，旧章咸举。神保聿归，介我稷黍。

望瘞，《正安》

地载万物，民资乃功。报本称祀，太稷攸同。

礼乐既备，讫埋愈恭。神其降嘏，时和岁丰。

熙宁祭风师五首

迎神，《欣安》

飘飖而来，淅沥而下。爰张其旂，爰整其驾。

有豆有登，有兆有坛。弭旌柅辀，降止且安。

升降，《钦安》

盥帨于下，有盘有匜。馈酌于上，有登有彝。

服容柔止，进退优止。即事寅恭，神其休止。

奠币，《容安》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载致斯币，庶几用享。

鼓之舞之，式繄尔神。锡福无疆，佑此下民。

亚、终献，《雍安》

栗栗坛坫，载是豆觞。醇烈氤氲，普荐芬芳。

酌之维宜，献之维时。民有报侑，灵用安之。

送神，《欣安》

奠献纷纷，灵心欣欣。超然而返，众御如云。

其旋伊何？多黍多稌。其祥伊何？不愆厥叙。

大观祭风师六首

降神，《欣安》

羽旗云车，飘飖自天。猗欤南箕，歆嘉升烟！

牲饩粢盛，俎簋铏笾。维神戾止，从空冷然。

初献升降，《钦安》

明昭惟馨，威仪孔时。锵锵鸣佩，钦荐牲牺。

惟恭惟祗，无愆无违。周旋中礼，肃恭委蛇。

奠币，《容安》

吹嘘于喁，披拂氤氲。众窍咸作，潜运化钧。

恩大功丰，酬神维恭。嘉赠盈箱，于物有容。

酌献，《雍安》

牺尊斯陈，清酤盈中。芬芬苾苾，馨香交通。

明灵来思，歆我精衷。维千万祀，品物芃芃。

亚、终献，《雍安》

清酤洋洋，虔恭注兹。条鬯敷宣，神用歆之。

尊罍静嘉，金奏谐熙。于皇肆祀，休我群黎。

送神，《欣安》

窈冥无穷，肸蚃斯融。来终嘉荐，归返遥空。

惟神之归，欣安导和。惟神之泽，于彼滂沱。

雨师五首

迎神，《欣安》

神之无象，亦可思索。维云阴阴，维风莫莫。

降止坛宇，来顾芳馨。侑以鼓歌，荐此明诚。

升降，《钦安》

佩玉璆如，黼黻衤詹如。承神不懈，讫获嘉虞。

圣皇命祀，臣敢弗恭。凡尔在位，翼翼雍雍。

奠币，《容安》

崇崇坛阶，灵既降止。有严执奠，承祀兹始。

明灵在天，式顾庶察。泽润以时，永拂荒札。

酌献，亚、终献，《雍安》

寅恭我神，惟上之使。俾成康年，民徯休祉。

折俎既登，□酒既盈。匪荐是专，配以明诚。

送神，《欣安》

牲俎告彻，嘉乐休成。卒事有严，燕虞高灵。

蕃我民人，育我稷黍。万有千祀，承神之祐。

绍兴祭风师六首

迎神，《欣安》

夫物絪缊，神气挠之。谁欤其司？维南之箕。

俶哉明庶，我祀维时！我心孔劳，神其下来！

初献升降、盥洗，《钦安》

神哉沛矣，厥灵载扬！扬灵如何？剡剡皇皇。

我其承之，绳绳齐庄。往从郁人，爰侠挟芳。

奠币，《容安》

物之流形，甚畏瘥疠。八风平矣，嘉生以遂。

丝缕之积，有量斯币。惟本之报，匪物之贵。

酌献，《雍安》

我求于神，无臭无声。神之燕享，惟时专精。

大磬在列，□□燎在庭。侑我桂酒，娭其以

听。

亚、终献

礼有三祀，仪物视帝。神临消摇，畴敢跛倚！

重觞载申，百味孔旨。神兮乐康，答我以祉。

送神 曲同迎神。

荃其止乎？禗禗其容。奄横四海，蹇莫之

穷。时不骤得，礼焉有终。荃其行乎？余心忄蟲々。

雨师雷神七首

迎神，《欣安》

众万之托，动之润之。昭格孔时，维神之依。

冷然后先，肆我肯顾。是耶非耶？纷其来下。

初献盥洗、升降，《钦安》

言言祠宫，爰考我礼。维西有罍，维东有洗。

爰洁爰涤，载荐其醴。神在何斯？匪远具迩。

奠币，《容安》

霈兮隐兮，蹶其阴威。相我有终，胡宁不知！

我币有陈，我邸斯珪。岂维有陈，于以奠之。

雨师位酌献，《雍安》

山川出云，裔裔而缕。载霪载濛，其德乃溥。

自古有年，胡然莫祖！无简我觞，无怠我俎。

雷神位酌献 曲同初献。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维蛰之奋，维疠之息。

眷焉顾飨，在夏之日。觞豆匪报，皇忍忘德。

亚、终献 曲同雨师。

作解之德，形声一兮。爰展献侑，酌则三兮。

我兴有假，云胡有私！下土是冒，庶其远而。

送神 曲同迎神。

阴旄载旋，鼓车其鞭。问神安归？冥然而天。

皇有正命，祀事孔蠲。其临其归，亿万斯年。

雍熙享先农六首 余同祈谷

。

降神，《静安》

先农播种，九谷务滋。灵坛致享，《良耜》陈仪。

吉日惟亥，运属纯熙。乐之作矣，神其格思。

奠玉币，《敷安》

亲耕展祀，明灵来格。九有骏奔，百司庇职。

献奠肃肃，登降翼翼。祈彼丰穰，福流万国。

奉俎，《丰安》

肃陈《韶》舞，祗荐牺牲。乃逆黄道，以率躬耕。

亚献，《正安》

祀惟古典，食乃民天。歆兹洁祀，以应祈年。

终献，《正安》

式陈芳荐，爰致虔诚。神其降鉴，永福黎氓。

送神，《静安》

明禋绀坛，灵风肃然。登歌已阕，神驭将旋。

道光帝籍，礼备公田。鉴兹躬稼，永赐丰年。

明道亲享先农十首

迎神，《静安》

稼政之本，民食惟天。《甫田》兆岁，后稷其先。

灵坛既祀，黛耜攸虔。乃圣能享，亿万斯年。

皇帝升降，《隆安》

冕服在御，坛壝有仪。陟降左右，天惟显思。

奠玉币，《嘉安》

将躬黛耜，先陟灵坛。嘉玉量币，乐举礼殚。

神既至止，福亦和安。干斯积咏，万国多欢。

奉俎，《丰安》

将迎景福，乃荐嘉牲。籍于千亩，用此精诚。

皇帝初献，《禧安》

云罍已实，玉爵有舟。荐于灵籍，伫乃神休。

饮福，《禧安》

神既至享，福亦来酬。申锡纯嘏，旨酒维柔。

思文后稷，贻我来牟。子孙千亿，丕荷天休。

退文舞、进武舞，《正安》

羽葆有奕，文武交相。周旋合度，福禄无疆。

亚献，《正安》

豆笾虽荐，黍稷非馨。惠我丰岁，歆兹至诚。

终献，《正安》

歆我嘉荐，锡我蕃禧。多黍多稌，如京如坻。

送神，《静安》

献终豆彻，礼备乐成。祠容肃肃，风驭冥冥。

三时务本，一墩躬耕。人祗胥悦，祉福是膺。

景祐享先农五首

迎神，《凝安》

在昔神农，首兹播殖。无有污莱，尽为稼穑。

乃粒斯民，实惟帝力。嘉荐令芳，伫瞻来格。

升降，《同安》

居德之厚，厥祀攸陈。土膏初脉，农事先春。

铿然金奏，俨若华绅。陟降于阼，福禄惟神。

奠币，《明安》

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苾芬明祀，薰蒸良田。

陈兹量币，望彼丰年。茂介福祉，来钦吉蠲。

酌献，《成安》

农祥晨正，平秩东作。倬彼大田，庤乃钱镈。

酒醴盈尊，金璆合乐。期兹万年，充于六幕。

送神，《凝安》

务啬之本，恤祀惟馨。神斯至止，降福攸宁。

崇兹稼政，合于礼经。俎彻乐阕，邈仰回灵。

先蚕六首

迎神，《明安》

生民之朔，衣皮而群。惟圣有作，被冒以文。

礼乐以成，贵贱以分。欲报之德，金石谐均。

升降，《翊安》

掩抑笙箫，铿谹金石。神来宴娭，嘉我休德。

奉祀之臣，洗心翊翊。锡兹福禧，以惠四国。

奠币，《娭安》

皇天降物，屡化若神。圣实先识，躬以教民。

功被天下，为万世文。币以达志，庶几彻闻。

酌献，《美安》

敻哉圣神，成功微妙！乃衮乃裳，以供郊庙。

百末旨酒，嘉觞自炤。灵徕宴飨，不嚬以笑。

亚、终献，《惠安》

神之徕，驾跄跄。紫坛熙，烛夜光。会竽瑟，

鸣球琅。荐旨酒，杂兰芳。佑明德，赐百祥。

送神，《祥安》

神之功兮，四海所宗。占五帝兮，莫与比崇。

倏往来兮，旌旗容容。恭明祀兮，万世无穷。

绍兴享先农十一首

皇帝入内壝盥洗，《隆安》

大事在祀，齐洁为先。既盥而升，奉以周旋。

下观而化，无敢不蠲。惟神降格，监厥精虔。

迎神，《静安》

猗欤田祖，粒食之宗！世世仰德，青坛载崇。

时惟后稷，躬稼同功。作配并祀，以诏无穷。

神农、后稷位奠币，《嘉安》

制为量币，厚意是将。求之以类，各因其方。

于以奠之，精诚允彰。神其享止，惠我无疆。

尚书奉俎，《丰安》

柔毛刚鬣，或剥或烹。为俎孔硕，登荐厥诚。

酌献，《禧安》

蠲涤醆斝，巾帨而升。挹彼注兹，酒醴维清。

洋洋在上。享于克诚。神其孚佑，以厚民生。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羽毛干戚，张弛则殊。进旅退旅，匪棘匪舒。

亚献，《正安》

显相祀事，济济锵锵。举斝酌醴，神其允臧。

终献，《正安》

殽核维旅，酒醴维馨。于再于三，礼则有成。

饮福，《禧安》

幽明位异，施报理同。克恭明神，降福乃丰。

我膺受之，来燕来崇。岂伊专享，于彼三农。

彻豆，《歆安》

莫重于祭，非礼不成。笾豆有践，尔殽既馨。

神具醉止，荐以齐明。赞彻孔时，厘事斯成。

送神，《静安》

神之来止，风驶云翔。神之旋归，有迎有将。

歌以送之，磬管锵锵。何以惠民？丰年穰穰。

亲耕藉田七首

皇帝出大次，《乾安》

勤劳稼穑，必躬必亲。为藉千亩，以教导民。

帝出乎震，时惟上春。天颜咫尺，望之如云。

亲耕

元辰既择，礼备乐成。洪縻在手，祗饰专精。

三推一墢，端冕朱纮。靡辞染屦，以示黎氓。

升坛

方坛屹立，陛级而登。玉色下照，临观耦耕。

万目咸睹，如日之升。成规成矩，百禄是膺。

公卿耕藉

群公显相，奉事斋庄。率时农夫，举耜载扬。

播厥百谷。以佑我皇。多黍多稌，丕应农祥。

群官耕藉

畟畟良耜，我田既臧。土膏其动，春日载阳。

执事有恪，于此中邦。农夫之庆，栖亩余粮。

降坛

肇新帝藉，率我农人。三推终亩，祗事咸均。

陟降孔时，粲然有文。受天之祜，多稼如云。

归大次

教民稼穑，不令而行。进退有度，琚瑀锵鸣。

言还熉幄，礼则告成。帝命率育，明德惟馨。

绍兴祀先农摄事七首

迎神，《凝安》

青阳开动，土膏脉起。日练吉亥，为农祈祉。

典秩增峻，仪物具美。幄光熉黄，庶几戾止。

初献升殿，《同安》 盥洗同。

率职咸涖，礼容睟然。澡身端意，陟降靡愆。

神心嘉虞，享兹洁蠲。敷锡纯佑，屡登丰年。

奠币，《明安》

灵斿载临，见光陈贽。有严篚实，式将纯意。

肸蚃既接，礼行有次。神兮安留，歆我禋祀。

神农位酌献，《成安》

耒耜之教，帝实开先。致养垂利，古今民天。

嘉荐报本，于以祈年。诚格和应，神娭福延。

后稷位酌献，《成安》

有周膺历，实起后稷。相时神功，率由稼穑。

振古称祀，先农并食，阜我昌我，时万时亿。

亚、终献，《同安》

旨具百味，酌备三畴。贰觞既毕，礼洽意周。

庶几嘉享，格神之幽。相我穑事，锡以有秋。

送神，《凝安》

熙事成兮，始终洁齐。笾豆彻兮，撙节靡垂。

灵有嘉兮，降福孔皆。飘然逝兮，我心孔怀。

祀先蚕六首

迎神，《明安》

功被寰宇，亻蠡虫之灵。有神司之，以生以成。

典礼有初，祀事讲明。孔盖翠旌，降集于庭。

初献盥洗、升殿，《翊安》 降同。

灵修戾止，诏以毛血。既盥而帨，尊爵蠲洁。

金石谐宛，登降有节。宜顾享乡，情文不越。

奠币，《娱安》

化日初长，时当暮春。蚕事方兴，惟后惟嫔。

丝纩御冬，残生济人。敢忘报本，筐币是陈。

酌献，《美安》

盛服承祀，出自公桑。衣不羽皮，利及万方。

百味旨酒，有飶其香。神其歆止，洋洋在傍。

亚、终献，《惠安》

日吉辰良，礼备乐作。精诚内孚，俎豆交错。

升歌清越，侑此三爵。黎民不寒，幽显同乐。

送神，《祥安》

神之来矣，灵风肃然。云胡不留？归旐有翩。

乃举旧典，岁以告虔。降福我邦，于万斯年。

景德蜡祭百神三首

降神，《高安》

百物蕃阜，四方顺成。通其八蜡，合乃嘉平。

旨酒斯醇，大庖孔盈。万灵来格，威仪以成。

奠玉币酌献，《嘉安》

肃肃灵坛，昭昭上天，洁粢丰盛，以享以虔。

百神咸萃，六乐斯县。介兹景福，期于百年。

送神，《高安》

来顾来享，礼成乐备。灵驭翩翩，云行雨施。

熙宁蜡祭十三首

东、西郊降神，《熙安》

天锡康年，四方顺成。乃通蜡祭，索享于明。

金石四作，羽旄翠旌。神来宴娭，泽被群生。

升降，《肃安》

惟蜡有祭，报神之功。合聚万物，来享来宗。

承诏摄事，不忘肃雍。灵之格思，福禄来崇。

奠币，《钦安》

穰穰丰年，繄侯休德。帅承天和，钦象古则。

嘉玉量币，奠容翼翼。灵施暨民，罔有终极。

奉俎，《承安》

礼崇明祀，必先成民。奉牲以告，备腯其均。

炮炙芬芬。俎豆莘莘。锡之纯嘏，以佑斯人。

酌献，《怿安》

秩秩礼文，为坛四方。嘉栗旨酒，百神迪尝。

敷与万物，既阜既昌。伊乐厥福，传世无疆。

亚、终献，《庆安》

礼文备矣，肃肃无譁。金石谐节，圭璧光华。

粢以告丰，醴以告嘉。锡兹福祉，以泽幽遐。

送神，《宣安》

灵之来下，扩景乘光。灵之回御，景龙以骧。

鉴我休德，降嘏产祥。大田多稼，以惠无疆。

南、北方迎神，《简安》

美若休德，民和岁丰。稼穑云施，其积如墉。

惠我四国，先啬之功。祭之百种，来享来宗。

升降，《穆安》

皇皇灵德，经纬万方。承诏摄事，陟降以庄。

高冠岌峨，长佩锵洋。嘉承神贶，令闻不忘。

奠币，《嘉安》

于穆明祀，莫如报功。灵之利泽，惠我无穷。

斋以涤志，币以达衷。抚宁四极，永锡登丰。

酌献，《禔安》

英英礼文，既备而全。严严四郊，屹屹紫坛。

百末旨酒，其馨若兰。何以畀民？既寿而安。

亚、终献，《曼安》

林林生民，含哺而嬉。教之稼穑，实神之为。

图报厚德，万祀无期。以假以享，锡我繁禧。

送神，《成安》

嘉荐芳美，灵来宴娭。斿车结云，若风马驰。

既至而喜，锡我蕃禧。嘉承天贶，曼寿无期。

大观蜡祭二首

东郊亚、终献，《庆安》

震乘春阳，仁司生殖。锡我岁丰，襄我民力。

谁其尸之？宗子先啬。亿万斯年，怀神罔极。

南郊升降，《穆安》

穆如薰风，敷舒文藻。气蒸消除，丰予黍稻。

神之听之，钟鼓咸考。于万斯年，惟皇之报。

绍兴以后蜡祭四十二首

东方百神降神，《熙安》

圜钟为宫

玄冥凌厉，岁聿其周。天地闭藏，农且息休。

古为蜡礼，伊耆肇修。爰荐飶馨，以迓飚斿。

黄钟为角

惟大明尊，实首三辰。功赫庶物，光被广轮。

岁方索享，咸秩群神。灵斿来下，尸此明禋。

太簇为徵

三时不害，四方顺成。酬功报始，以我斋明。

《豳》颂土鼓，乐此嘉平。降祥幅员，惠于函生。

姑洗为羽

日昱乎昼，容光必照。肸蚃之交，惟人所召。

有监在下，视兹升燎。肃若其承，云骈星曜。

初献升降，《肃安》

礼仪告具，心俨容庄。工歌屡奏，声和义章。

崇坛陟降，济济跄跄。灵光共仰，嘉荐芬芳。

大明位奠玉币，《钦安》

晨曦未融，天宇澄穆。有虔秉诚，将以币玉。

如在左右，罔不祗肃。神兮安留，锡以祉福。

帝神农氏位奠币 曲同大明。

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神农氏作，民始力田。

先啬之配，礼报则然。有币将之，维以告虔。

后稷氏位奠币 曲同大明。

播种之功，时惟后稷。推以配天，莫匪尔极。

崇侑清祀，是为司啬。陈币奠将，永祚王国。

奉俎，《承安》

享以精禋，馨非稷黍。工祝致告，孔硕为俎。

执事骏奔，绳绳具举。神之嘉虞，介福是与。

大明位酌献，《择安》

肇禋备祀，教民美报，时和岁丰，奉醴以告。

惟照临功，等于载焘。酌献云初，明神所劳。

神农位酌献 曲同大明。

惟酒欣欣，惟神冥冥。是顾是享，来燕来宁。

耒耜之利，神所肇兴。万世永赖，无斁其承。

后稷位酌献 曲同大明。

释之蒸之，为酒为醴。推本所由，于焉洽礼。

周邦开基，郃家是启。献兹嘉觞。拜下首稽。

亚、终献，《庆安》

申以贰觞，百味且旨。礼告三终，神具醉止。

旌容骑沓，扬光纷委。降福穰穰，被大丰美。

送神，《宣安》

礼乐既成，神保聿归。言归何所？地纪天维。

岂惟屡丰，嗣岁所祈。亿万斯年，神来燕娭。

西方百神降神，《熙安》

圜钟为宫

玄冬肇祀，始于伊耆。岁事聿成，庸答蕃厘。

眷言西顾，匪神司之。归功尔神，翩其下来。

黄钟为角

魄生自西，照望太阳。下暨诸神，贶施万方。

节适风雨，富我囷箱。共承嘉祀，惟以迪尝。

太簇为徵

神罔小大，奠方兹土。祭列坊墉，礼迨猫虎。

有功斯民，祀乃其所。非稷馨香，厥福周溥。

姑洗为羽

丰年穰穰，美芳职职。笾豆方圆，其仪孔硕。

风马在御，云车载饬。来顾来享，维俟休德。

初献升降，《肃安》

盥献恭庄，燎烟芬酷，载陟载降，礼容可度。

钦惟尔神，上下肃肃。成我稷黍，鉴此牲玉。

夜明位奠玉币，《钦安》

穆穆太阴，礼严姊事。璧玉华光，推以槥对。

十二周天，岁乃有终。尽我备物，莫报元功。

神农位奠币 曲同夜明。

耒耜肇兴，白神农氏。稼穑滋殖，为农者始。

作配明祀，奠以告虔。万世佃渔，帝功卓然。

后稷位奠币 曲同夜明。

明明周祖，惟民之恤。播种为教，下民乃粒，

曾是索飨，而匪先公。万物难报，阡陌之功。

奉俎，《承安》

时和岁登，物亡疾瘯。实俎间膏，报神之福。

匪神之福，曷成且丰！肥腯咸有，惟神之功！

夜明位酌献，《择安》

除坛西郊，坎其击鼓。百灵至止，结璘作主。

秬鬯湛淡，玉斝觩。是谓嘉德，神其安留。

神农位酌献 曲同夜明。

荡荡鸿明，称秩群祀。配以昔帝，式重农事。

洁我圭瓒，黄流在中。灵其鉴兹。肸蚃丰融。

后稷位酌献 曲同夜明。

岁十二月，祀有常典。登列司啬，言反其本。

酌彼泰尊，百末兰生。承神嘉虞。繄此德馨。

亚、终献，《庆安》

歌磬胪驩，膂萧激香。飚御奄留，申以贰觞。

相与震澹，告灵其醉。庶几听之，成我熙事。

送神，《宣安》

礼备乐成，澹然将归。其留消摇，象舆已轙。

偃蹇欲骧，羽毛纷委。忽乘杳冥，遗此福祉。

南方百神迎神，《简安》

维物之精，散乎太空。维索之飨，合聚而同。

乃击土鼓，于岁之终。格彼幽矣，肸蚃其通。

初献盥洗、升降，《穆安》

有悦其新，有匜其洁。言念清祀，弗简弗亵。

诚意既交，品物斯列。是用告虔。靡神不说。

奠币，《吉安》

百室机杼，衣褐具宜。民以卒岁，神实惠之。

言举祀典，答神之厘。有篚斯陈。振古如兹。

神农位酌献，《穆安》

肇降生民，有不粒食。维时神农，乃为先啬。

尔耒尔耨，云谁之因。酌以汙尊，我思古人。

后稷位酌献，《穆安》

维后之功，配天其大。祀而稷之，万世如在。

黄冠野服，骏奔皇皇。自古有年，神其降康。

亚、终献，《曼安》

丰年孔多，百礼以洽。匪极神欢，何以昭答！

载酌之酒，用申其勤。神具醉止，与物交欣。

送神，《成安》

卒爵乐阕，礼仪告备。神保聿归，敢以辞致。

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自今以始，八方攸同。

北方百神迎神，《简安》

荡荡阃决，气清泬寥。仿佛象舆，丽于穹霄。

蹇其来下，肃然风飘。神乎安留，于焉消摇。

初献盥洗、升降，《穆安》

齐诚揭虔，敬恭祀事。维俨之容，维洁之器。

雍雍乐成，肃肃礼备。神其燕娭，锡祉庶类。

奠币，《吉安》 配位同。

神宅于幽，眇々沈沈。至和塞明，考我德音。

神听静嘉，俨乎若临。币以荐诚，敢有弗钦。

神农氏位酌献，《禔安》

先啬之功，神实称首。以耜以耒，俶载南亩。

列籍皇坟，亿世是守。何以为报？爰洁兹酒。

后稷氏位酌献，《禔安》

煌煌后稷，实配于天。司啬作稼，民以有年。

匪神之私，岁以醴告。酌彼泰尊，于德之报。

亚、终献，《曼安》

兰生百末，申以贰觞。神具醉止，烂其容光。

遗我丰年，万亿及秭。俾民驩康，以洽百礼。

送神，《成安》

灵之来兮，虬龙沓沓。下土光景，凭陵阊阖。

灵之旋兮，羽衔委蛇。偃蹇高骧，遗此蕃厘。

景祐祭文宣王庙六首

迎神，《凝安》

大哉至圣，文教之宗！纪纲王化，丕变民风。

常祀有秩，备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献升降，《同安》

右文兴化，宪古师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丰牺在俎，雅奏来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币，《明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仪可仰，无德而名。

齐以涤志，币以达诚。礼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献，《成安》

自天生圣，垂范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

酌彼醇旨，荐此令芳。三献成礼，率由旧章。

饮福，《绥安》

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

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兖国公配位酌献，《成安》 哲宗朝增此一曲。

无疆之祀，配侑可宗。事举以类，与享其从。

嘉栗旨酒，登荐惟恭。降此遐福，令仪肃雍。

送神，《凝安》

肃肃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将圣多能！

歆馨肸蠁，回驭凌兢。祭容斯毕，百福是膺。

大观三年释奠六首

迎神，《凝安》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于昭斯文，被于万年。

峨峨胶庠，神其来止。思报无穷，敢忘于始。

升降，《同安》

生民以来，道莫与京。温良恭俭，惟神惟明。

我洁尊罍，陈兹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币，《明安》

于论鼓钟，于兹西雍。粢盛肥硕，有显其容。

其容洋洋，咸瞻像设。币以达诚，歆我明洁。

酌献，《成安》

道德渊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风。

硕兮斯牲，芬兮斯酒。绥我无疆，与天为久。

配位酌献，《成安》

俨然冠缨，崇然庙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于牲于醑，其从予享。与圣为徒，其德不爽。

送神，《凝安》

肃庄绅緌，吉蠲牲牺。于皇明祀，荐登惟时。

神之来兮，肸蚃之随。神之去兮，休嘉之贻。

大晟府拟撰释奠十四首

迎神，《凝安》

黄钟为宫

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盛容。

大吕为角

生而知之，有教无私。成均之祀，威仪孔时。

维兹初丁，洁我盛粢。永适其道，万世之师。

太簇为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应物而然。

时维上丁，备物荐诚。维新礼典，乐谐中声。

应钟为羽

圣王生知，阐乃儒规。《诗》、《书》文教，万世昭垂。

良日惟丁，灵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来享。

初献盥洗，《同安》

右文兴化，宪古师经。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丰牺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殿，《同安》

诞兴斯文，经天纬地。功加于民，实千万世。

笙镛和鸣，粢盛丰备。肃肃降登，歆兹秩祀。

奠币，《明安》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

粢币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

奉俎，《丰安》

道同乎天，人伦之至。有飨无穷，其兴万世。

既洁斯牲，粢明酹旨。不懈以忱，神之来暨。

文宣王位酌献，《成安》

大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

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兖国公位酌献，《成安》

庶几屡空，渊源深矣。亚圣宣猷，百世宜祀。

吉蠲斯辰，昭陈尊簋。旨酒欣欣，神其来止。

邹国公位酌献，《成安》

道之由兴，于皇宣圣。惟公之传，人知趋正。

与享在堂，情文实称。万年承休，假哉天命。

亚、终献用《文安》

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嘻成礼。

彻豆，《娱安》

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飨以荐，既芬既洁。

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凝安》

有严学宫，四方来宗。恪恭祀事，威仪雍雍。

歆兹惟馨，飚驭旋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景祐释奠武成王六首

迎神，《凝安》

维师尚父，四履分封。灵神峻密，祀事寅恭。

萧芗祗荐，飚驭排空。如几如式，福禄来崇。

太尉升降，《同安》

上公摄事，衮服斯皇。礼容济济，佩响锵锵。

灵斿惚恍，嘉荐令芳。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奠币，《明安》

四岳之裔，凉彼武王。发扬蹈厉，周室用昌。

追封庙食，简册增芳。升币以奠，磬管锵锵。

酌献，《成安》

猎渭之阳，理冥嘉应。非龙非虎，聿求元圣。

平易近民，五月报政。祀典之宗，于斯为盛。

饮福，《绥安》

神机经武，隆周之寓。表海分封，迈燕超鲁。

耽耽庙貌，俎豆有序。荐福邦家，维师尚父。

送神，《凝安》

圣朝稽古，崇兹武经。礼交乐举，于神之庭。

嘉栗旨酒，既飨芳馨。永严列象舄，剑簪纓。

熙宁祀武成王一首

初献升降，《同安》

武德洸洸，日靖四方。百王所祀，休有烈光。

命官摄事，佩玉锵锵。思皇多祜，以惠无疆。

大观祀武成王一首

酌献，《成安》

凉彼周王，君臣相遇。终谋其成，诸侯来许。

洋洋神灵，尊载酒醑。新声为侑，笙箫备举。

绍兴释奠武成王七首

迎神，《凝安》 姑洗为宫

于赫烈武，光昭古今。载严祀事，敕备惟钦。

既洁其牲，既谐其音。神之格思，来顾来歆。

初献升殿，《同安》

肃肃庙中，有严阶墈。匪棘匪徐，进退可则。

冕服是仪，环珮有节。神之鉴观，率履不越。

奠币，《明安》

祀率旧典，礼崇骏功。齐明衷正，肸蚃丰融。

量币肃备，周旋鞠躬。神其昭受，幽赞无穷。

正位酌献，《成安》

赫赫尚父，时维鹰扬。神潜韬略，襟抱帝王。

谈笑致主，竹帛流芳。国有严祀，载稽典常。

留侯位酌献

眷彼留侯，奇筹赞汉。依乘风云，勒成功旦。

克配明禋，仪刑有焕。英气如生，来格来衎。

亚、终献，《正安》

道助文德，言为世师。功名不泯，祀事无遗。

旨酒惟馨，具醉在兹。有嘉累献，神其燕娭。

送神

日惟上戊，神顾精纯。礼备三献，乐成七均。

奄留洋洋，流福无垠。言还恍惚，空想如存。

绍兴祀祚德庙八首

迎神，《凝安》 姑洗为宫

匿孤立后，惟义惟忠。昔者神考，追录乃功。

祀典载加，进爵锡公。神兮降格，尚鉴褒崇。

初献升降，《同安》

庙宇更新，轮奂丰敞。神灵如在，英姿飒爽。

执事进趋，降升俯仰。威仪翼翼，虔祈歆飨。

奠币，《明安》

牲荐硕大，币致精纯。聿升祀事，兹用兼陈。

箱筐既实，奠献惟寅。飨我至意，福禄来成。

强济公位酌献，《成安》

以身托孤，实惟死友。抚妪长之，若父若母。

潜授于韩，克兴厥后。崇庙以献，德侈报厚。

英略公位酌献，《成安》

立孤固难，死亦匪易。义轻一身，开先赵嗣。

肃穆庙貌，烈有余气。式旋嘉荐，昭哉祀事！

启佑公位酌献，《成安》

于皇时宋，永祚有基。始繄覆护，扶而立之。

敢忘昭答，牲分酒酾。灵其燕飨，益相本支。

亚、终献用《正安》

眑々灵宇，神安且翔。三哲鼎峙，中荐嘉觞。

凛若义气，千载弥光。猗其祐之，锡羡无疆。

送神，《凝安》

礼乐云备，毕觞尔神。翊翊音送，轙舆若闻。

驾言归兮，灵斿结云。祚我千亿，介福来臻。

司中司命五首

迎神，《欣安》

冠峨峨兮，服章蕤蕤。灵来下兮，进止委蛇。

我涓我坛，我洁我俎。降舆却旌，于兹享御。

升降，《钦安》

绅緌舒舒，佩环铿铿。陟降上下，坛燎光明。

有盥于罍，有帨于巾。不吴不敖，庶以安神。

奠币，《容安》

我诚既洁，我豆既丰。神来降期，有俨其容。

荐此嘉币，肃肃雍雍。何以侑之？于乐鼓钟。

酌献，《雍安》

酌兹旨酒，既盈且芬。式用来歆，衎衎熏熏。

何以宁神？荐有嘉笾。何以锡民？曰惟丰年。

送神，《欣安》

云兮飘飘，风兮棱棱。飚驭返空，杲日来升。

归旆扬扬，众乐锵锵。我神式欢，惠我嘉祥。

五龙六首

迎神，《禧安》

神之智兮，跃汉潜幽。欲豢扰兮，无董与刘。

陈金石兮，佐侑牢羞。庶燕享兮，泽应民求。

升降，《雅安》

灵之至兮，逸驾腾骧。嘘云吸气，承祀日光。

展诗鸣律，肃庄琳琅。何以膺神？贶惠无疆。

奠币，《文安》

维灵德兮，变化不常。沛天泽兮，周流八荒。

奠嘉币兮，肃雍不忘。永佑民兮，锡以丰穰。

酌献，《恺安》

练吉日兮，进神之堂。牲既陈兮，粢盛既香。

奠桂酒兮，容与嘉觞。灵安留兮，锡我福祥。

亚、终献，《嘉安》

明明天子，礼文咸秩。矧神之功，横被九域。

云施称民，物产滋殖。嘉承惠和，罔有终极。

送神，《登安》

灵之来下，以雨先驱。灵之旋驭，五云结车。

操环应夏，发匣瑞虞。真人在御，来献珍符。

志第九十一 乐十三（乐章七）

○朝会 御楼肆赦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上

建隆乾德朝会乐章二十八首

皇帝升坐，《隆安》

天临有赫，上法乾元。铿锵六乐，俨恪千官。

皇仪允肃，玉坐居尊。文明在御，礼备诚存。

公卿入门，《正安》

尧天协纪，舜日扬光。涉慎尔止，率由旧章。

佩环济济，金石锵锵。威仪炳焕，至德昭彰。

上寿，《禧安》

乾健为君，坤柔曰臣。惟其臣子，克奉君亲。

永御皇极，以绥兆民。称觞献寿，山岳嶙峋。

舜《韶》更奏，尧酒浮觞。皇情载怿，洪算无疆。

基隆郏鄏，德茂陶唐。山巍日焕，地久天长。

皇帝举酒，第一盏用《白龟》

圣德昭宣，神龟出焉。载白其色，或游于川。

名符在沼，瑞应巢莲。登歌丹陛，纪异灵篇。

第二盏，《甘露》

天德冥应，仁泽载濡。其甘如醴，其凝如珠。

云表潜结，颢英允敷。降于竹柏，永昭瑞图。

第三盏，《紫芝》

煌煌茂英，不根而生。蒲茸夺色，铜池著名。

晨敷表异，三秀分荣。书于瑞典，光我文明。

第四盏，《嘉禾》

嘉彼合颖，致贡升平。异标南亩，瑞应西成。

德至于地，皇祗效灵。和同之象，焕发祥经。

第五盏，《玉兔》

盛德好生，网开三面。明视标奇，昌辰乃见。

育质雪园，沦精月殿。著于乐章，色含江练。

群臣举酒，《正安》

户牖严丹扆，鹓鸾造紫庭。恳祈南岳寿，势拱北辰星。

得士于兹盛，基邦固以宁。诚明一何至，金石与丹青。

簪绂若云屯，晨趋阊阖门。侁々罗禹会，济济奉尧樽。

周礼观明备，天仪仰晬温。高卑陈表著，同拱帝王尊。

待漏造王庭，威仪盛莫京。纷纶簪组列，清越佩环声。

礼饮终三爵，《韶》音毕九成。永固凫藻乐，千载奉升平。

群臣第一盏毕，作《玄德升闻》

治定资神武，功成显睿文。贡轮庭实旅，朝会羽仪分。

偃革千年运，垂衣万乘君。孰知尧、舜力，明德自升闻。

约法皇纲正，崇文宝历昌。遒人振木铎，农器铸干将。

瑞日含王宇，卿云蔼帝乡。万邦成一统，鸿祚与天长。

六变

宸扆威容盛，声明礼乐宣。九州臻禹会，万国戴尧天。

贡职输琛赆。皇猷焕简编。含和均畅茂，鸿庆结非禋。

朝会俨威仪，司常建九旗。舞容分缀兆，文物辨威蕤。

运格桃林牧，祥开洛水龟。帝功潜日用，化俗自登熙。

螭阶聊载笔，纪瑞轶唐、虞。丹凤仪金奏，黄龙负宝图。

群材薪棫朴，仁政煦蒲卢。荡荡巍巍德，豚鱼信自孚。

接圣宅神都，方来五达区。国贤熙帝载，灵命握乾符。

至化当纯被，斯文益诞敷。车书今混一，圣治奉三无。

圣王临大宝，八表凑才贤。经纬文天赋，刚柔德日宣。

建邦隆柱石，造物运陶甄。共致升平业，绵长保亿年。

神化妙无方，巍巍迈百王。鹤书搜隐逸，龙陛策贤良。

拱揖朝群后，宾筵辟四方。洪图基亿载，淳曜备弥光。

第二盏毕，《天下大定》

皇猷敷八表，武谊肃三边。兰锜韬兵日，灵台偃伯年。

奉珍皆述职，削衽尽朝天。功德超前古，音徽播管弦。

伐叛天威震，恢疆帝业多。削平侔肃杀，涵煦极阳和。

蹈厉观周舞，风云入汉歌。功成推大定，归马偃琱戈。

六变

惕厉日乾乾，潜蟠或跃渊。伐谋参上策，受钺总中坚。

田讼归周日，民谣戴舜年。风云自冥感，嘉会翼飞天。

壶关方逆命，投袂起亲征。虎旅聊攻伐，枭巢遽荡平。

天威清朔漠，仁泽被黎氓。按节皇舆复，洋洋载颂声。

蠢兹淮海帅，保据毒黎苗，不悟龙兴汉，犹同犬吠尧。

六师方雨施，孤垒自冰消。千载逢嘉运，华夷奉圣朝。

上游荆楚要，泽国洞庭深。自识同文世，皆回拱极心。

一戎聊杖钺，九土尽输金。大定功成后，薰风入舜琴。

席卷定巴、邛，西遐尽率从。岷、峨难负阻，江、汉自朝宗。

述职方舟集，驱车九折通。粲然书国史，冠古耀丰功。

锐旅庆回旋，边防尽晏然。键囊方偃武，飞将亦韬弦。

震曜资平垒，文明协丽天。洸洸成大业，赫奕在青编。

淳化中朝会二十三首

上寿，《和安》

四序伊始，三阳肇开。条风入律，玉琯飞灰。

望云肃谒，鸣佩斯来。称觞献寿，瞻拱星回。

一阳应候，万国同文。天正纪节，太史书云。

凝旒在御，列叙爰分。寿觞斯荐，祝庆明君。

皇帝初举酒，用《祥麟》

圣皇御寓，仁兽诞彰。在郊旅贡，游畤呈祥。

星辰是禀，草木无伤。纪异信史，登歌太常。

再举酒，《丹凤》

九苞荐瑞，戴德膺仁。藻翰爰奋，灵音载振。

非时不见，有道则臻。降岐匪匹，仪舜为邻。

三举酒，《河清》

沔彼泾渎，澄明鉴如。清应宝运，光涵帝居。

洞分沈璧，彻见游鱼。圣祚无极，神休伟与。

四举酒，《白龟》

稽彼灵物，允昭圣皇。浮石可蹑，巢莲益光。

金方正色，介族殊祥。信书永耀，帝德无疆。

五举酒，《瑞麦》

芃芃嘉麦，擢秀分岐。甘露夕洒，惠风晨吹。

良农告瑞，循吏称奇。归美英主，折而贡之。

群臣初举酒毕，作《化成天下》

轩、昊方同德，成、康粗比肩。素风惟普畅，皇道本无偏。

阴魄重轮满，阳精五色圆。要荒咸率服，卓越圣功全。

圣德比陶唐，千年祚运昌。茂功虽不宰，鸿业自无疆。

极塞成清谧，齐民益阜康。文明同日月，遐迩仰辉光。

六变

荡荡无私世，巍巍至圣君。山河分国宝，日月耀人文。

厌浥凝甘露，轮囷吐庆云。正声兼《大雅》，洋溢应南薰。

鸿范合彝伦，调元四序均。岁功天吏正，御苑物华新。

底贡陈方物，来宾列远人。奉常呈九奏，嘉贶动穹旻。

大君隆至化，兴运契千龄。觐礼俄班瑞，夷賓尽实庭。

成文调露乐，奉圣拱辰星。舞佾方更进，朝阳上楚萍。

礼乐昭王业，寰区致太平。革车停北狩，云稼屡西成。

国有详延诏，乡闻讲诵声。日华融五色，遐迩仰文明。

亭障戢干戈，人心浃太和。务农登宝谷，猎俊设云罗。

仪凤书良史，祥麟载雅歌。嘉辰资宴喜，星拱弁峨峨。

冠古耀鸿徽，深仁及隐微。《二南》、《江汉》咏，九奏凤凰飞。

设虡罗钟律，盈庭列舞衣。文明资厚德，怡怿兆民归。

再举酒毕，《威加海内》

革辂征汾、晋，隳城比燎毛。桓桓勖军旅，将将御英豪。

神武诚无敌，天威讵可逃。王师宣利泽，霈若沃春膏。

振万方明德，疾徐咸可观。铿锵动金奏，蹈厉总朱干。

夹进昭威武，申严警宴安。守方推猛士，当用冒□为冠。

六变

宣榭始观兵，桓桓称鼓行。一戎期大定，载缵议徂征。

善政从师律，神功冀《武成》。勖载勤誓众，王业自经营。

声教方柔远，瓯、闽礼可招。献图连日际，归国象江潮。

抚运重熙盛，提封万里遥。还同有虞氏，文德格三苗。

南暨宣皇化，东吴奉乃神。舞干方耀德，执玉自来宾。

巢伯朝丹陛，韩侯觐紫宸。古今归一揆，怀远道弥新。

遗俗续陶唐，来苏徯圣皇。布昭汤吊伐，恢复汉封疆。

金钺申戡剪，朱干示发扬。宜哉七德颂，千载播洋洋。

乃眷尝西顾，偏师暂首征。灵旗方直指，犷俗自亡精。

禹叙终驯致，尧封渐化成。不须严尉候，于廓海弥清。

干戚有司传，威容著凯旋。象成王业盛，役辍武功全。

兵寝西郊阅，书惟北阙县。圣神膺景命，卜世万斯年。

景德中朝会一十四首

皇帝升坐，《隆安》

金奏在庭，群后在位。天威煌煌，响明负扆。

高拱穆清，弁冕端委。盛德日新，礼容有炜。

公卿入门，《正安》

万邦来同，九宾在位。奉璋荐绅，陟降庭止。

文思安安，威仪棣棣。臣哉邻哉，介尔蕃祉。

上寿，《和安》

天威煌煌，山龙采章。庭实旅百，上公奉觞。

拱揖群后，端委垂裳。永锡难老，万寿无疆。

皇帝初举酒，《祥麟》

帝图会昌，二兽效祥。双角共牴，示武不伤。

四灵为畜，玄枵耀芒。公族信厚，元元阜康。

再举酒，《丹凤》

矫矫长离，振羽来仪。和音中律，藻翰扬辉。

珍符沓至，品物攸宜。至德玄感，受天之祺。

三举酒，《河清》

德水汤汤，发源灵长。皎鉴澄彻，千年效祥。

积厚流湿，资生阜昌。朝宗润下，善利无疆。

群臣举酒，《正安》

思皇多士，靖恭著位。鸣玉飞緌，锵锵济济。

宴有折俎，以示慈惠。罔敢不祗，福禄来暨。

金奏在庭，有酒斯旨。颙颙仰仰，响明负扆。

湛湛露斯，式宴以喜。佩玉蕊兮，罔不由礼。

酒以成礼，乐以侑食。露湛朝阳，星环紫极。

涉慎尔容，既饱以德。进退周旋，威仪抑抑。

初举酒毕，《盛德升闻》

八佾具呈，万舞有奕。既以象功，又以观德。

进旅退旅，执籥秉翟。至化怀柔，远人来格。

阊阖天开，群后在位。设业设虡，庭燎晰晰。

斧扆当阳，虎贲夹陛。舞之蹈之，四隩来暨。

再举酒毕，《天下大定》

武功既成，缀兆有翼。以节八音，以象七德。

俣俣蹲蹲，朱干玉戚。发扬蹈厉，其仪不忒。

偃伯灵台，功成作乐。以昭德容，以清戎索。

万邦会同，邪匿销铄。尽善尽美，侔彼《韶箾》。

降坐，《隆安》

被衮当阳，穆穆皇皇。击石拊石，颂声扬扬。

和乐优洽，终然允臧。礼成而退，荷天百祥。

大中祥符朝会五首

皇帝举酒，《醴泉》

鬵沸槛泉，寒流清泚。地不爱宝，其旨如醴。

上善至柔，灵休所启。利泽无疆，允资岱礼。

再举酒，《神芝》

彼茁者芝，茂英煌煌。敷秀乔岳，寔繁其房，

适符修贡，封峦允臧。永言登荐，抑惟旧章。

三举酒，《庆云》

惟帝佑德，卿云发祥。纷纷郁郁，五色成章。

奉日逾丽，回风载翔。歌荐郊庙，播厥无疆。

四举酒，《灵鹤》

玄文申锡，嘉祥绍至。伟兹胎禽，羽族之异。

翻翰来仪，徘徊嘹唳。祚圣储休，韦昭天意。

五举酒，《瑞木》

天生五材，木曰曲直。维帝顺天，厚其生植。

连理效祥，成文表德。总萃坤珍，永光祕刻。

熙宁中朝会三首

皇帝初举酒，《庆云》

乾坤顺夷，皇有嘉德。爰施庆云，承日五色。

轮囷下乘，万物皆饰。惟天祚休，长彼无极。

再举酒，《嘉禾》

彼美嘉禾，一茎九穗。农畴告祥，史牒书瑞。

击壤欢歌，如京委积。留献春种，昭锡善类。

三举酒，《灵芝》

皇仁溥博，品物蕃滋。庆祥回复，秀发神芝。

灵华双举，连叶四施。披图按牒，永享纯禧。

元符大朝会三首

皇帝初举酒，《灵芝》

嘉瑞降临，应我皇德。烨烨神芝，不根而植。

春秋三秀，昼夜一色。物播诗歌，声被金石。

再举酒，《寿星》

倬彼星象，于昭于天。维南有极，离丙之躔。

既明且大，应圣乘乾。诞受景福，亿万斯年。

三举酒，《甘露》

泫泫零露，云英醴溢。和气凝津，流甘委白。

饴泛泮林，珠联竹柏。天不爱道，圣功允格。

哲宗传受国宝三首，与大朝会兼用

《永昌》

于穆我王，继序不忘。明昭上帝，上帝是皇。

长发其祥，惠我无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神光》

惟皇上德，伊嘏我王。将受厥明，载锡之光。

于昭于天，晔晔煌煌。缉熙钦止，其永无疆。

《翔鹤》

彼鸣在阴，亦白其羽。声闻于天，来集斯所。

勉勉我王，咸遂厥宇。播于异物，受天多祜。

绍兴朝会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钩陈肃列，金奏充庭。颙仰南面，如日之升。

垂衣拱手，治无能名。顺履献岁，大安大荣。

公卿入门，《正安》 升降同

。

天子当阳，臣工率职。流水朝宗，众星拱极。

环佩锵锵，威仪抑抑。上下交欣，同心同德。

上公上寿，《和安》

八音克谐，万舞有奕。上公奉觞，率兹百辟。

声效呼嵩，祝圣人寿。亿载万年，天长地久。

皇帝初举酒，《瑞木成文》

厚地效珍，嘉森纪瑞。匪刻匪雕，具文见意。

三登太平，允协圣治。《诗雅》咏歌，有光既醉。

再举酒，《沧海澄清》

百谷王，符圣治。不扬波，效殊祉。

德沦渊，沧海清。应千秋，叙五行。

三举酒，《瑞粟呈祥》

至治发闻惟馨香，播厥百谷臻穰穰。农夫之庆岁其有，禾易长亩盈仓箱。

时和物阜粟滋茂，嘉生骈穗来呈祥。自今以始大丰美，行旅不用赍餱粮。

群臣酒行，《正安》

群公卿士，咸造在庭。式燕以衎，思均露零。

穆穆明明，于斯为盛。归美报上，一人有庆。

明明天子，万福来同。嘉宾式燕，曷不肃雍。

燕以示慈。式礼莫愆。乐胥君子，容止可观。

酒一行，文舞

帝德诞敷，销烁群慝。近悦远来，惟圣时克。

玉振金声，治功兴起。《韶箾》象之，尽善尽美。

文物以纪，藻色以明。礼备乐举，遹观厥成。

睿知有临，诞敷文德。教雨化风，洽此四国。

酒载行，武舞

用戒不虞，谁能去兵。师出以律，动必有名。

拆彼遐冲，布昭圣武。和众安民，时惟多助。

止戈曰武，惟圣为能。御得其道，无敢不庭。

整我六师，稽诸七德。不吴不扬，有严有翼。

皇帝降坐，《乾安》

帝坐荧煌，廷绅肃穆。对扬天休，各恭尔服。

颂声洋洋，弥文郁郁。礼备乐成，永膺多福。

建隆御楼三首

南郊回仗，驾至楼前，《采茨》

高烟升太一，明祀达乾坤。天仗回峣阙，皇舆入应门。

簪裳如雾集，车骑若云屯。兆庶皆翘首，巍巍万乘尊。

升坐，《隆安》

禋祀毕圆丘，嘉辰庆泽流。天仪临观魏，盛礼蔼风猷。

洋溢欢声动，氛氲瑞气浮。上穹垂眷佑，邦国拥鸿休。

降坐，《隆安》

华缨就列，左衽来王。帝仪炳焕，大乐铿锵。

礼成峣阙，言旋未央。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咸平御楼四首

《采茨》

礼成于郊，迎日之至。时乘六龙，天旋象魏。

端门九重，虎贲万骑。四夷来王，群后辑瑞。

索扇，《隆安》

应门有翼，羽卫斯陈。山龙衮冕，律度声身。

峨峨奉璋，肃肃九宾。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升坐，《隆安》

圜丘类上帝，六变降天神。禋燔礼云毕，仗卫肃以陈。

天颜瞻咫尺，王泽熙阳春。玉帛臻禹会，动植沾尧仁。

降坐，《隆安》

肆眚云毕，淳熙溥将。雷雨丽泽，云物效祥。

礼容济济，天威皇皇。大赉四海，富寿无疆。

咸平籍田回仗御楼二首

《采茨》

农皇既祀，礼毕躬耕。商辂旋轸，周颂腾声。

观魏将陟，服御爰更。舆人瞻仰，如日之明。

升坐，《隆安》

应门斯御，雉扇爰开。人瞻日月，泽动云雷。

同风三代，均禧九垓。欢心允洽，时咏康哉。

乾兴御楼二首

升坐，《隆安》

夹钟纪月，初吉在辰。眚灾流庆，布德推仁。

采章震耀，典礼具陈。茂昭丕贶，永庇斯民。

降坐，《隆安》

皇衢赫敞，黼坐穹崇。华缨在列，严令发中。

王制钜丽，宝瑞丰融。均禧绵寓，万寿无穷。

绍兴登门肆赦二首

升坐，《乾安》

拜况于郊，皇哉唐哉！熙事休成，六騑鼎来。

天阃以决，地垠以开。隤祉发祥，如登春台。

降坐，《乾安》

鸿霈普洽，言归端门。荡荡巍巍，旋乾转坤。

穆然宣室，储思垂恩。于万斯年，敷锡群元。

宁宗登门肆赦二首

升坐，《乾安》

帝飨于郊，荷天之休。五福敷锡，皇明烛幽。

云行雨施，仁翔德游。圣人多男，歌颂九州。

降坐，《乾安》

天日清晏，朝野靖安。三灵答祉，万国腾欢。

帝命不违，王业艰难。天子万年，永迪监观。

皇帝上尊号一首

册宝入门，《正安》

于穆元后，天临紫宸。飞緌星拱，建羽林芬。

徽册是奉，鸿名愈新。荷兹介祉，永永无垠。

明道元年章献明肃皇太后朝会十五首

皇太后升坐，《圣安》

圣母有子，重光类禋。圣皇事母，感极天人。

百辟在庭，九仪具陈。礼容之盛，万国咸宾。

公卿入门，《礼安》

帝率四海，承颜尽恭。端闱肃设，群后来同。

玉佩锵鸣，衣冠有容。《英》、《韶》节步，磬管雍雍。

皇帝上寿酒，《崇安》

天子之德，形于四方。尊亲立爱，化洽风扬。

圣母祎衣，明君黼裳。因时献寿，克盛朝章。

上寿，《福安》

盛礼煌煌，六衣有光。千官在位，百福称觞。

坤备慈仁，邦斯淑祥。如山之寿，佑圣无疆。

皇太后初举酒，《玉芝》

烨烨灵芝，生于殿闱。照映华拱，纷敷玉蕤。

感召元和，光符圣期。祥篇协吉，百福咸宜。

再举酒，《寿星》

现彼南极，昭然瑞文。腾光丙位，荐寿中宸。

太史骈奏，升歌有闻。轩宫就养，亿万斯春。

三举酒，《奇木连理》

王化无外，坤珍效灵。旁枝内附，直干来并。

群分非一，祺祥绍登。至诚攸感，海县斯宁。

群臣酒行，《礼安》

肃肃临下，有威有容。循循事上，惟信惟忠。

盛礼兴乐，示慈训恭。君臣协吉，惟道之从。

湛湛零露，晞于载阳。我有旨酒，群臣乐康。

既饮以德，亦图尔良。永言修辅，用协天常。

礼均孝慈，乐合《韶》、《武》。至德光矣，

鸿恩亦溥。上下和济，华夷乐湑。盏斝三行，盛仪斯举。

酒一行毕，作《厚德无疆》之舞

尧母之圣，放勋为子。同心协谋，柔远能迩。

以德康俗，以文兴治。斯焉象功，罔不昭济。

至矣坤元，道符惟圣。就养宸极，助隆善政。

翟籥纷举，笙镛协应。翱翔有容，表德之盛。

酒再行，《四海会同》之舞

七德之舞，四朝用康。有如姬、姒，助集周邦。

威克厥爱，居安不忘。风旋山立，济济皇皇。

左秉朱干，右挥玉戚。以象武缀，以明皇德。

天子荣养，群臣述职。四夷宾附，罔不承式。

降坐，《圣安》

长乐居尊，盛容有炜。文王事亲，万国归美。

朝会之则，邦家之纪。受福于天，克昭隆礼。

治平皇太后、皇后册宝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王化之始，治由内孚。时庸作命，玉简金书。

磬筦在庭，其纵绎如。天临法扆，礼与诚俱。

太尉等奉册宝入门，《正安》

晬仪临拱，丕命明。鸾回宝势。鸿贯瑶光。

礼成乐备，德裕名芳。肇基王化，永懋天祥。

皇帝降坐，《乾安》

衮衣绣裳，严威肃庄。八音具张，簨虡龙骧。

玉简瑶章，金书煌煌。寿千万年，与天比长。

熙宁皇太后册宝三首

出入，《正安》

煌煌凤字，玉气宛延。天门崛屃，飞骖后先。

龙簨四合，奏鼓渊渊。母仪天下，何千万年。

升坐，《乾安》

峨峨绣扆，旋佩以登。如彼杲日，凌天而升。

玉色下照，亹亹绳绳。猗欤大孝，四海其承！

降坐，《乾安》

皇帝降席，流云四开。尧趋舜步，下蹑天阶。

恭授宝册，翠旄裴回。明明纯孝，鸿厘大来。

哲宗上太皇太后册宝五首

皇帝升坐，《乾安》

大矣孝熙，帅民以躬！奉承宝册，钦明两宫。

万乐具举，一人肃雍。化由上始，四海来同。

降坐，《乾安》

皇帝仁孝，总临万方。褒显其亲，日严以庄。

龙衮翼翼，玉书煌煌。传之亿世，休有烈光。

太皇太后升坐，《乾安》

总裁庶政，拥佑嗣皇。金书玉简，烂其文章。

众歌警作，筦磬将将。保安四极，降福无疆。

降坐，《乾安》

涂山之德，渭涘之祥。图徽宝册，玉色金相。

管弦烨煜，钟鼓喤々。天之所启，既寿而昌。

太尉等奉册宝出入门，《正安》

玉车临御，凤盖棽丽。奉承宝册，弥文盛仪。

抗声极律，助我孝熙。天之所佑，万寿无期。

绍兴十年发皇太后册宝八首

皇帝随册宝降殿，《圣安》

景祚有开，符天媲昊。诞毓圣神，是崇位号。

星拱天随。祗严册宝。还御慈宁，增光舜道。

中书令奉册诣皇帝褥位，《礼安》

声乐备陈，礼容罔忒。相维辟公，虔奉玉册。

皇则受之，慕形于色。即寿且康，与天无极。

侍中奉宝诣皇帝褥位，《礼安》

祖启瑶光，诞生明圣。尊极母仪，帝康作命。

宝章煌煌，导以笙磬。还燕慈宁，邦家徯庆。

太傅奉册宝出门，《圣安》

肃肃东朝，帝隆孝治。猗欤丕称，宝册斯备！

皇扉四辟，导迎庆瑞。德迈大任，有周卜世。

太傅奉册宝入门，《圣安》

静顺坤仪，圣神是育。懿铄昭陈，镂文华玉。

乐奏既备，礼仪不渎。导迎善祥，翟车归鞀。

太傅奉册授提点官，《礼安》

孝奉天仪，信维休德。发越徽音，礼文靡忒。

永保嘉祥，时万时亿。归于东朝，含饴燕息。

太傅奉册授提点官，《礼安》

肃雍长乐，克笃其庆。河洲茂德，沙麓启圣。

是生睿哲，蚤隆丕运。钦称鸿宝，永膺天命。

册宝升慈宁殿幄，《圣安》

礼行东朝，乐奏大吕。羽卫森陈，簪绅式序。

云幄邃严，宏典是举。天子万年，母仪寰宇。

乾道七年恭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十一首

册宝降殿，《正安》

元祀介福，孰绥孰将。归于尊亲，孝哉君王！

载镂斯牒，载琢斯章。得名得寿，如虞如唐。

中书令、侍中奉册宝诣殿下，《正安》

宗郊斯成，交举典册。汝辅汝弼，威仪是力。

陈于广庭，迨此上日。巍巍煌煌，乌睹在昔。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用《礼安》 奉太上皇后同。

仪物陈矣，礼乐明矣。天子戾止，诒尔臣矣。

陟降维则，恭且勤矣。茫茫四海，德教形矣。

册宝出门，《正安》

天门九重，荡荡开彻。金支秀华，垂绅佩玦，

或导或陪，率履不越。注民耳目，四表胥悦。

册宝入德寿宫门，《正安》

礼神颂祗，福禄来下。不有荣名，孰缉伊嘏。

千乘万骑，鱼鱼雅雅。皇扉洞开，鞠躬如也。

太上皇帝升御坐 降同。

穆穆圣颜，安安天步。有缛者仪，以莫不举。

天人和同，恩泽洋普。亿载万年，为众父父。

太傅奉太上皇帝册宝升殿，用《圣安》

大哉尧乎，南响垂裳！君向舜也，拜而奉觞！

缫藉光华，鼓钟铿锵。三事稽首，宋德无疆。

太傅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乾元资始，坤元资生。允也圣德，同实异名。

春王三朝，典册并行。咨尔上公，相仪以登。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维册伊何？镂玉垂鸿。维宝伊何？范金钮龙。

翊以[QFDP]御，间以笙镛。谁敢不恭，天子实从！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坤安》 降同。

帝膺永福，功靡专有。既尊圣父，亦燕寿母。

怡怡在宫，大典时受。彤管纪之，天长地久。

内侍官举太上皇后册诣读册位，用《圣安》

敛福于郊，逢时之泰。揭名日月，侔德覆载。

自我作古，域中有大。永言保之，眉寿无害。

淳熙二年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十一首

册宝降殿，《正安》

高明者乾，博厚者坤。以清以宁，资始资生。

寿胡可度，德胡可评！愿言从欲，诞受强名。

中书令、侍中奉册宝诣殿下，《正安》

受命既长，福禄即康。如日之升，如月之常。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礼安》 奉太上皇后同。

翠华之旗，灵鼍之鼓。陈于广宇，相我盛举。

来汝公傅，肃乃仪矩。毋愆于素，以笃多祜。

册宝出门，《正安》

蚴蟉青龙，婉嬗象舆。其载伊何？煌煌金书。

乃由端门，乃行康衢。于以荣亲，振古所无。

册宝入德寿宫门，《正安》

惟天为大，其德曰诚。惟尧则之，其性曰仁。

乃文乃武，得寿得名。于万斯年，以莫不增。

太上皇帝升御坐，《乾安》 降同。

天行惟健，天步惟安。圣子中立，臣工四环。

民无能名，威不违颜。宋德宜颂，汉仪可删。

太傅奉太上皇帝册升殿，《圣安》 奉宝同。

天畀遐福，允彰父慈。维昔旷典，我能举之。

徐尔陟降，敬尔威仪。申锡无疆，永言保之。

太傅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圣安》

乾健坤从，阳刚阴相。迨兹受祉，允也并况。

虞业在下，仪物在上。咨时三公，执事无旷。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丕显文王，之德之纯。亦有太姒，式扬徽音。

维册维宝，乃玉乃金。伊谁从之？一人事亲。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坤安》 降同。

重翟出房，祎衣被躬。委委佗佗，河润山容。

圣皇临轩，圣母在宫。并受鸿名，与天无穷。

内侍官举太上皇后册诣读册位，用《圣安》 举宝同。

珉玉玢豳，褒蹄精良。既刻厥文，亦铸之章。

象德维何？至静而方。辅我光尧，万寿无疆。

淳熙十二年加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十一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维天盖高，维地克承。父尊母亲，天地难名。

疆名广大，建号安荣。衍登寿嘏，阐绎皇明。

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帝册宝、太上皇后册宝诣殿下，用《正安》

二仪同尊，两耀齐光。巍巍煌煌，不显亦彰。

实茂号荣，玉振金相。于万斯年，既寿且昌。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 太上皇后册宝同。

我尊我亲，承天之祉。寿名兼美，家国咸喜。

公傅秉礼，宝册有炜。惟千万祀，令闻不已。

册宝出门，《正安》

羽卫有严，宝书有辉。昭衍尊名，铺张上仪。

出其端闱，由于康逵。比屋延瞻，歌之舞之。

德寿宫册宝入殿门，《正安》

南山之巩，皇寿无穷。太极之尊，皇名是崇。

奉兹宝册，于皇之宫。皇则受之，于昭盛容。

太上皇帝出宫升御坐，《乾安》 降坐同。

圣明太上，天子有尊。玉坐高拱，慈颜睟温。

震禁嘉承，朝弁昈分。盛礼缛典，邃古未闻。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帝册宝升殿，用《圣安》

天锡伊嘏，地效其珍。诞作宝典，奉于尊亲。

尔公尔相，尔恭尔寅协举令仪，遹臻厥成。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坤载有元，乾行是顺。施生万汇，厥德弥盛。

翼翼母道，赞我皇训。相维群公，奉典斯敬。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大矣母慈，德备且纯！思古齐敬，佐我皇文。

明章茂典，金玉其音。帝亲奉之，以翼以钦。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用《坤安》 降坐同。

天相慈皇，庆臻壶闱。徽柔内修，寿与天齐。

既承皇欢，载觌母仪。懿典鸿名，永绥多祺。

内侍举太上皇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有美英瑶，于昭祥金。为策为章，并著徽音。

德圣而尊，备举弥文。亿载万年，永辅尧勋。

志第九十二 乐十四（乐章八）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下 册立皇后 册皇

太子 皇子冠 乡饮酒 闻喜宴 鹿鸣宴

绍熙元年恭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尊号册宝十四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帝受内禅，纪元绍熙。钦崇慈亲，孝心肃祗。

乃建显号，乃蒇丕仪。发册广庭，声歌侑之。

中书令、侍中奉三宫册宝诣东阶下，用《礼安》

钟鼓交作，文物咸备。彤庭玉阶，天子是莅。

咨尔辅臣，展采错事。辅臣稽首，敢不率礼！

册宝出门，《正安》

巍巍天宫，洞开阊阖。旗常葳蕤，剑佩杂沓。

宝册启行，法驾继发。铄哉盛典，快睹胥悦！

册宝入重华宫，《正安》

仰止皇居，九门载辟，丽日重光，非烟五色。

雷动万乘，云从百辟。咫尺重霄，鞠躬屏息。

至尊寿皇圣帝升坐，《乾安》 降同。

玉玺瑶编，礼容毕具。穆穆至尊，华殿是御。

德配有虞，绍唐授禹。于万斯年，受天之祐。

太傅、中书令奉至尊寿皇圣帝册升殿，用《圣安》

慈皇天临，睟表怡怡。钦哉圣子，亲奉玉卮！

鳌抃嵩呼，欢浃华夷。迩臣捧册，是恪是祗。

太傅、侍中奉至尊寿皇圣帝宝升殿，用《圣安》

瑟彼华玉，篆鱼钮龙。与册并登，咨尔上公。

咏以歌诗，协之鼓钟。是陟是降，靡有弗恭。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天祐皇家，庆集重闱。宝兮扬名，册兮流徽。

金支秀华，盛容祲威。诏我近弼，相礼不违。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成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大哉乾元，既极形容！坤元德至，实与比隆。

宝册并登，勒崇垂鸿。相我缛仪，肃肃雍雍。

皇帝从寿圣皇太后册宝诣慈福宫，用《正安》

涓辰协吉，时维春元。上册三殿，旷古无前。

思齐重闱，积庆有源。是尊是崇，帝心载虔。

寿圣皇太后出阁升坐，《坤安》 降同。

丕赫有宋，三圣授受。谁其助之？繄我太母。

东朝受册，饮此春酒。圣子神孙，密侍左右。

内侍官举寿圣皇太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坤德益崇，天寿平格。庆流万世，子孙千亿。

刻玉范金，铺张赫奕。惟昔姜、任，则莫我匹。

皇帝诣寿成殿，寿成皇后出阁升坐，《坤安》 降同。

鞠育保护，母道备矣。密赞亲傅，德其至矣。

彩服来朝，慈容有喜。既受鸿名，又多受祉。

内侍官举寿成皇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仰瞻慈闱，登进宝册。惟时[QFDP]御，祗率厥职。

曰寿曰名，母兮兼得。俪我尊父，亿载无极。

绍熙四年加上寿圣皇太后尊号八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德厚重闱，冲澹粹穆。何以名之？惟慈惟福。

宝镂精镠，册镌华玉。物盛礼崇，丕昭群目。

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牢诣东阶下，《礼安》

于皇帝室，休运贻孙。重熙叠庆，祗进号荣。

爰授兹册，必躬必亲。天子圣孝，万邦仪刑。

册宝出门，《正安》

煌煌册宝，天子受之。言徐其行，肃展乃仪。

其仪维何？剑佩黄麾。鸾驾清跸，耸瞻九逵。

册宝入慈福宫殿门，《正安》

熙辰礼备，济济雍雍。言奉斯册，重亲之宫。

宫帷既敞，协气感通。皇仪亲展，寿祉无穷。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宝升殿，《圣安》

既肃琨庭，载升金杌。乃导乃陪，威仪济济。

天步继临，孝诚备矣。声容孔昭，中外悦喜。

册宝诣宫中，《正安》

琱舆彩仗，祗诣慈宫。宝册前奉，龙挟云从。

言备兹礼，于宫之中，惟天子孝，于昭祲容。

寿圣皇太后出阁升御坐，《坤安》 降同。

懿典大册，陈仪邃深。怡怡愉愉，宝坐是临。

重彩俨侍，[QFDP]展肃心。三宫协庆，永播徽音。

内侍官举寿圣皇太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宝册即奉，祗诵乃言。仁深庆衍，益显益尊。

和声协气，充溢乾坤。并受伊嘏，圣子神孙。

庆元二年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二十四首

册宝降殿

天拥帝家，泽流子孙。三宫燕胥，四海崇尊。

声谐《韶》、《濩》，辉烛瑶琨。维皇缉熙，耀德乾坤。

册宝授太傅奉诣东阶下

祖后重寿，亲闱并崇。骈庆联休，申景铺鸿。

叠璧交辉，多仪焕丛。亿万斯年，福禄攸同。

册宝出门

太任媚姜，涂山翼禹。慈祥曼衍，鸿仪迭举。

宝章奕奕，祲宫俣俣。帝用将之，于彼宫所。

慈福宫宝册入门

东朝层邃，端闱靖深。列仗节銮，镂玉绳金。

来奉来崇，载祗载钦。曾孙之庆，世世徽音。

册宝升殿

纯佑我宋，母仪四朝。拥翼孙谋，如虞承尧。

仁覃函夏，喜浮庆霄。福禄万年，金玉孔昭。

册宝诣宫中

神人和怿，天日淑清。王母来燕，必寿而名。

琨庭璈音，五云佩声。勉勉我皇，遹昭厥成。

太皇太后出阁升坐

曾孙致养，五福骈臻。太极所运，两仪三辰。

辉光日新，启佑后人。永翼瑶图，亿万尧春。

册宝诣读册宝位

徽光宣华，仁声流文。旷仪合沓，泰和絪缊。

慈颜有喜，祚我圣君。珠宫含饴，坐阅来云。

太皇太后降坐归阁

缛仪既登，宝册既膺。喜洽祥流，云烝川增。

天子万年，鸣玉慈庭。惠我无疆，诜诜绳绳。

寿慈宫册宝入门

新庭靖安，祖后燕怡。有开圣谋，累崇天基。

典章文明，声容葳蕤。御于邦家，曰寿曰慈。

册宝升殿

三礼崇容，八銮警卫。有来辰仪，阐徽妫汭。

璇宫肃雍，藻景澄霁。文子文孙，本支百世。

册宝诣宫门

尧门叠瑞，姒幄齐辉。重坤靖夷，丽册华徽。

天子仁圣，礼文弗违。福寿康宁，同燕层闱。

皇太后出阁升坐

文母曼寿，载锡之光。总集瑞命，宜君宜王。

惠以仁显，慈以德彰。保佑子孙，受福无疆。

册宝诣读册宝位

华鸾编玉，文螭液金。颂德摛英，扬徽嗣音。

紫幄天开，翠华日临。岁岁年年，如周大任。

皇太后降坐归阁

宋有明德，天保佑之。以寿继寿，以慈广慈。

声文宣昭，福祉茂绥。神孙之休，燕及华夷。

寿康宫册宝入门，《正安》

大安耽耽，兴庆崇崇。维皇之尊，与天比隆。

非心闲燕，文命延鸿。欲报之恩，礼缛仪丰。

太上皇帝升御坐，《乾安》

上帝有赫，百灵效祥。储祉垂恩，锡年降康。

皇仪晬温，帝躬肃庄。三宫齐欢，地久天长。

太上皇帝册宝升殿，《圣安》

夏典稽瑞，禹玉含淳。追琢有章，温润孔纯。

圣底于安，寿绵于仁。太上立德，自天其申。

太上皇后册宝升殿，《圣安》

父尊母亲，天涵地育。燕我翼子，景命有仆。

得名得寿，如金如玉。子孙千亿，成其厚福。

太上皇帝降御坐，《乾安》

天地清宁，日月华光。归尊慈极，嵩呼未央。

庆函百嘉，寿跻八荒。上皇万岁，俾炽俾昌。

册宝诣宫中，《正安》

晨趋慈幄，佳气郁葱。受帝之祉，配天其崇。

璧华金精，礼敷乐充。天子是若，欢声融融。

太上皇后出阁升坐，《坤安》

文物流彩，銮辂靖陈。龟瑞荐祉，坤仪效珍。

比皇之寿，翼帝以仁。和气致祥，与物为春。

读册宝，《圣安》

黼黻其文，金玉其相。永寿于万，合德无疆。

福绪祥源，厥后克昌。天维格斯，祚我圣皇。

太上皇后降坐归阁，《坤安》

荣怀之庆，莫盛于斯。三宫四册，五叶一时。

德阜而丰，福大而滋。子子孙孙，于时保之。

嘉泰二年恭上太皇太后尊号八首

册宝降殿

思齐太任，嫔于周京。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不可仪测，矧可强名。镂玉绳金，昭哉号荣！

册宝诣东阶

鼓钟喤々，仪物载陈。仪物陈矣，烂其瑶琨。

咨尔上公，相予文孙。勿亟勿徐，奉我重亲。

册宝出门

荡荡天门，金铺玉户。采旄翠旌，流苏葆羽。

千官影从。乃导乃辅。都人纵观，填道呼舞。

寿慈宫册宝入门

煌煌宝书，玉篆金缕。曷为来哉？自天子所。

自天子所，以燕文母。婉嬗祥云，日正当午。

册宝升殿

文物备矣，三事其承。崇牙高张，乐充宫庭。

耽耽广殿，左墈右平。敬尔威仪，摄齐以登。

册宝诣宫中

维寿伊何？圣德日新。维慈伊何？祐于后人。

乃范斯金，乃缕斯珉。皇举玉趾，从于尧门。

太皇太后升御坐 降同。

侍中版奏，办外严中。出自玉房，祎衤俞被躬。

我龙受之，祲威盛容。皇帝圣孝，其乐融融。

册宝诣读册宝位

麟趾裹蹄，我宝斯刻。硬碱采致，载备斯册。

眉寿万年，诒谋燕翼。于赫汤孙，克绵永福。

绍定三年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九首

文德殿册宝降殿

思齐圣母，媿于周任。体乾履坤，博厚洪深。

七表既启，万寿自今。昕庭发号，式昭德音。

册宝诣东阶

煌煌仪物，绎绎鼓钟。奉兹宝册，至于阶东。

上公相仪，列辟尽恭。拜手慈宸，福如华、嵩。

册宝出门

帝阙肃开，天阶坦履。霓旌羽盖，导仪护卫。

匪夸雕琢，匪矜繁丽。兹谓盛仪，亿载千岁。

慈明殿册宝入门

金坚玉纯，文郁礼缛。来从帝所，作瑞王国。

天开地辟，日熙春燠。兹谓盛事，永燕苒禄。

册宝升殿

皇仪有炜，彩舁次升。沉沉邃殿，穆穆天廷。

坤德[QFDP]隆。皇图永宁。咨尔廷臣，摄齐以登。

册宝诣宫中

寿为福先，明烛物表。仁沾动植，福齐穹昊。

曰慈与睿，并崇丕号。演而申之，万世永保。

皇太后升御坐

迩臣跪奏，严办必恭。乃御祎礻俞，升于殿中。

慈颜雍穆，和气冲融。芳流清史，传之无穷。

册宝诣读册宝位

徽音孔昭，宝传斯刻。金昭玉粹，有烨斯册。

载祈载祝，以燕以翼。宝之万年，与宋无极。

皇太后降御坐

皇文既举，庆礼告虔。肇自宫闱，格于幅员。

子称母寿，母谓子贤。陟降在兹，隆名际天。

哲宗发皇后册宝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既登乃依，如日之升。有严有翼，丕显丕承。

天作之合，家邦其兴。朱芾斯皇，子孙绳绳。

降坐，《乾安》

我礼嘉成，我驾言旋。降坐而跸，奏鼓渊渊。

景命有仆，保佑自天。永锡祚嗣，何千万年。

太尉等奉册宝出入，《正安》

宣哲维公，就位肃庄。册宝具举，丕显其光。

出于宸闱，鼓钟喤々。母仪天下，万寿无疆。

绍兴十三年发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天地奠位，乾坤以分。夫妇有别，父子相亲。

圣王之治，礼重婚姻。端冕从事，是正大伦。

使副入门，《正安》

天子当阳，群工就列。册宝既陈，钟鼓备设。

上公奉事，容庄心协。克相盛礼，光昭玉牒。

册宝出门，《正安》

穆穆睟容，如天之临。赫赫明命，如玉之音。

虔恭出门，礼容兢兢。涂山生启，夏道以兴。

皇帝降坐，《乾安》

朝阳已升，薰风习至。乐奏既成，礼容亦备。

玉佩锵鸣，帝徐举趾。壶政穆宣，以听内治。

皇后出阁，《乾安》

猗欤贤后，德本性成！承天致顺，溯日为明。

作配俪极，王化以行。万有千岁，奉祀宗祊。

册宝入门，《宜安》

款承祗事，时惟肃雍。跪奉册宝，陈于法宫。

以俯以仰，有仪有容。明神介之，福禄来崇。

皇后降殿，《承安》

温惠之德，祎翟之衣。行中《采荠》，礼无或违。

降于丹陛，有容有仪。委委蛇蛇，谁其似之！

皇后受册宝，《成安》

镂苍玉兮，盛德载扬。铸南金兮，作镇椒房。

虔受赐兮，有烨有光。宜室家兮，朱芾斯皇。

皇后升坐，《和安》

礼既行兮，厥位孔安。母仪正兮，容止所观。

奉东朝兮，常得其欢。求淑女兮，岂乐多般。

内命妇入门，《惠安》

素月澄辉，众星显列。炳为天文，各有攸别。

椒房既正，阴教斯设。《关雎》、《麟趾》，应如响捷。

外命妇入门，《成安》

窈窕其容，淑[A148]其姿。烂其如云，瞻我母仪。

曰天之妹，作合惟宜。粲然舞抃，畴不肃祗。

皇后降坐，《徽安》

宝字煌煌，册书粲粲。副笄加饰，祎褕有烂。

祗若帝休，委蛇乐衎。亿万斯年，永膺宸翰。

皇帝归阁，《泰安》

太任徽音，太姒是嗣。则百斯男，周室以炽。

天子万年，受兹女士。如姒事任，从以孙子。

淳熙三年发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赫赫惟皇，如日之光。肃肃惟后，如月之常。

礼行一时，明照无疆。天子莅止，畴敢不庄！

册宝入门，《正安》

卜月惟良，练辰斯臧。臣工在庭，剑佩玱玱。

来汝凝丞，明命是将。有淑其仪，无或怠遑。

册宝出门，《正安》

刻简以珉，铸宝以金。持节伊谁？时惟四邻。

自我文德，达之穆清。委蛇委蛇，往迄于成。

皇帝降坐，《乾安》

册行何曏？于门东偏。礼备乐成，合扇鸣鞭。

皇举玉趾，如天之旋。燕及家邦，亿万斯年。

皇后出阁，《坤安》

椒涂兰驭，河润山容。副笄在首，祎衣被躬。

静女其姝，实翼实从。自彼西阁，聿来殿中。

册宝入门，《宜安》

德隆位尊，礼厚文缛。乃篆斯金，乃镂斯玉。

群公盈门，执事有肃。愿言保之，永镇坤轴。

皇后降殿，《承安》

规殿沉沉，叶气旼々。明章妇顺，表正人伦。

蹑是左墈，暨于中庭。尚宫显相，罔有弗钦。

皇后受册宝，《成安》

备物典册，乐之鼓钟。拜而受之，极其肃雍。

司言司宝，各以职从。行地有庆，与天无穷。

皇后升坐，《和安》

容典既膺，壶仪既正。羽卫外列，扬颜中映。

如帝如天，以庄以靓。六宫承式，《二南》流咏。

内命妇入门，《惠安》

《葛覃》节用，《樛木》逮下。形为嫔则，夙已心化。

兹临长秋，遂正诸夏。以庆以祈，百祥来迓。

外命妇入门，《咸安》

硕人其颀，公侯之妻。翟茀以朝，象服是宜。

如星之共，溯月之辉。母仪既瞻，群心则夷。

皇后降坐，《徽安》

窈窕淑女，备六服兮。陟降多仪，耸群目兮。

内治允备，阴教肃兮。宜君宜王，绥有福兮。

皇后归阁，《泰安》

天监有周，是生太任。亦有太姒，嗣其徽音。

孰如两宫，慈爱相承！思齐之盛，复见于今。

淳熙十六年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乾位既正，坤斯顺承。日丽于天，月斯溯明。

惟帝受命，惟帝并登。黼扆尊临，典册是行。

册宝入门，《正安》

乃协良辰，维春之宜。乃诏近弼，来汝相仪。

九门洞开，文物华辉。声诗载歌，于以侑之。

册宝出门，《正安》

有玺范金，有册镂琼。汝使汝介，持节以行。

礼始文德，达于穆清，是恪是虔，依我和声。

皇帝降坐，《乾安》

鼓钟喤々，磬筦锵锵。剑佩充庭，济济洋洋。

礼典告备，皇心乐康。于万斯年，受福无疆。

穆清殿受册宝，皇后出阁，《坤安》

懿范柔容，如月斯辉。驾厥翟辂，被以祎衣。

九御从之，如云祁祁。典册是承，心焉肃祗。

册宝入门，《宜安》

华榱璧珰，有馨椒殿。备物来陈，多仪式焕。

曰册曰宝，是刻是□彖。并举以行，皇矣懿典。

皇后降殿，《承安》

祎褕盛服，有恪其容。是陟是降，相以尚宫。

金殿玉阶，聿来于中。展诗应律，载咏肃雍。

皇后受册宝，《成安》

帝有显命，禀于亲慈。后德克承，拜而受之。

人伦既正，王化是基。亿载万年，永祚坤仪。

皇后升坐，《和安》

帝庆三宫，膺受宝册。御于中闱，载欣载惕。

乃敷阴教，乃明《内则》。翼翼鱼贯，罔不承式。

内命妇入门，《惠安》

掖庭颁官，于位有四。嘒彼小星，抚以德惠。

熙焉如春，育焉如地。庆礼聿成，靡弗咸喜。

外命妇入门，《咸安》

鱼轩鼎来，象服是宜。班于内庭，率礼惟祗。

化以妇道，时惟母仪。是庆是类，于胥乐兮。

皇后降坐，《徽安》

正位长秋，容典备矣。王假有家，人伦至矣。

俪极俱天，多受祉矣。蛰蛰螽斯，宜孙子矣。

皇后归阁，《泰安》

维天佑宋，盛事相仍。崇号三宫，甫兹浃辰。

肇正中闱，缛礼载陈。邦家之庆，旷古无伦。

皇帝升坐，《乾安》

乾健坤顺，群生首资。日常月升，四时叶熙。

帝嗣天历，后崇母仪，黼黻承晖，王化是基。

使副入门，《正安》

熛阙蟺{艹某}，璧门云龙。烈文维辅，翊奉有容。

典章煇明，彝度肃雍。蒇时缛仪，登于璇宫。

册宝出门，《正安》

金晶丽辉，璧叶含春。赞夏之翼，绎虞之嫔。

乐序《韶》亮，礼文藻新。辟公相成，物采彬彬。

皇帝降坐，《乾安》

帟旒云舒，金秀充庭。璇卫銮华，蒨佩垂纟呈。

皇容熙备，柔仪顺承。三宫齐欢，万福昭膺。

皇后出阁，《坤安》

骖翟崇容，祎鞠陈衣。戾止兰殿，夙兴椒闱。

淑正宣华，粹明腾辉。钦若有承，嗣音之徽。

册宝入门，《宜安》

祎帟流光，庆祥增衍。编玉镂德，螭金溢篆。

粹猷藻黼，徽文华显。《二南》声诗，于时昭阐。

皇后降殿，《承安》

翚珩焕采，趋节风韶。陟降墈陛，奉将英瑶。

辟道承薰，嫔仪扬翘。是敬是祗，德音孔昭。

皇后受册宝，《成安》

帝奉太室，后仪成之。帝养三宫，后志承之。

德如《关雎》，盛如《螽斯》。宜君宜王，百世本支。

皇后升坐，《和安》

肃肃壶彝，雍雍阴教。险诐自防，警戒是效。

中闱端委，列御胥告。其思辅顺，永翼帝孝。

内命妇入门，《惠安》

天子九嫔，王宫六寝。有烨令仪，载秩华品。

福履绥将，节用躬俭。矢其德音，于以来谂。

外命妇入门，《咸安》

象服之文，《鹊巢》之风。化以妇道，觐于内宫。

采苹涧滨，采藻涧中。夙夜在公，赞彼累功。

皇后降坐，《和安》

光佑晏宁，惠慈燕喜。寿仁并崇，家邦均祉。

懿文交举，壶册嗣美。维亿万年，爱敬惟似。

皇后归阁，《泰安》

天心仁佑，坤德世昭。灼有慈范，著于累朝。

俭以赞虞，勤以承尧。是用则效，共励夙宵。

嘉泰三年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茂建坤极，容典聿新。天命所赞，慈训是遵。

肃涓谷旦，躬御紫宸。鸿禧累福，骈赉翕臻。

使副入门，《正安》

端门晓辟，瑞气云凝。有俨良辅，踵武造廷。

肃肃王命，是将是承。登册穆清，万岁永膺。

册宝出门，《正安》

瑶册玉宝，烂然瑞辉。旁翼绛节，上承紫微。

璆鸣朝佩，徐出兽扉。登进坤极，益彰典徽。

皇帝降坐，《乾安》

天临黼扆，云集弁缨。金石递奏，典礼备成。

玉趾缓步，龙驾翼行。言旋北极，永燕西清。

皇后出阁，《乾安》

日薰椒屋，云霭璧门。有华瑞节，来自帝阍。

统天惟乾，合德者坤。我龙受之，福禄永繁。

册宝入门，《宜安》

虹辉灿烂，云篆绸缪。绛节前导，瑞光上浮。

瑶阶玉扉，即集长秋。钦承天宠，永荷帝休。

皇后降殿，《承安》

瑶殿清閟，玉墉坦夷。祎衣副珈，陟降不迟。

宝册聿至，载肃载祗。礼仪昭备，福履永绥。

皇后受册宝，《成安》

日月临烛，乾坤覆持。明并二曜，德合两仪。

光媲宸极，共恢化基。膺受茂典，亿载永宜。

皇后升坐，《和安》

宝玺瑶册，既祗既承。绣裀藻席，载跻载升。

柔仪肃穆，瑞命端凝。永膺多福，如川方增。

内命妇入门，《惠安》

服焕盛仪，班分华致。九嫔妇职，六寝内治。

参差荇菜，求勤寤寐。烝然来思，相礼赞祭。

外命妇入门，《咸安》

妇荣于室，通籍禁中。班列有次，车服有容。

佐我《关雎》，《鹊巢》之风。被之僮僮，曷不肃雍！

皇后降坐，《徽安》

金石具举，典礼茂明。淑慎其止，遹观厥成。

琼琚微动，凤辇翼行。仪光媲极，德迈嫔京。

皇后归阁，《泰安》

宝坐即兴，凤舆戒行。奏解严办，归燕邃清。

问安寿慈，奉□宗祊。弥千万年，内助圣明。

嘉定十五年皇帝受“恭膺天命之宝”三首

《恭膺天命》之曲，太簇宫

我祖受命，恭膺于天。爰作玉宝，载祗载虔。

申锡无疆，神圣有传。昭兹兴运，于万斯年！

《旧疆来归》之曲，太簇宫

于穆我皇，之德之纯。涵濡群生，矧我遗民。

运齐跨晋，轮贡效珍。土宇日辟，一视同仁。

《永清四海》之曲，太簇宫

我祖我宗，德厚泽深。于皇继序，益单厥心。

天人协扶，一统有临。乾坤清夷，振古斯今。

至道元年册皇太子二首

太子出入，《正安》

主鬯之重，允属贤明。承华肇启，上嗣腾英。

礼修乐举，育德开荣。一人元良，万邦以宁。

群臣称贺，《正安》

皇储既建，圣祚无疆。鸾旌列叙，鸡戟分行。

前星有烂，瑞日重光。际天接圣，温文允臧。

天禧三年册皇太子一首

太子出入，《明安》

明《离》之象，少阳之位。固邦为本，体天作贰。

仪范克温，礼章斯备。丕宣令猷，恭守宗器。

乾道元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乾安》

宋受天命，圣绪无疆。惟怀永图，乃登元良。

涓选休辰，册书是将。黼坐天临，穆穆皇皇。

太子入门，《明安》

于维皇储，玉润金声。体《震》之洊，重《离》之明。

册宝具举，环佩锵鸣。守器承祧，惟邦之荣。

太子出门，《明安》

乐备既奏，和声冲融。玉简金书，翔鸾戏鸿。

下拜登受，旋于青宫。仪辰作贰，垂休无穷。

皇帝降坐，《乾安》

我礼备成，我驾言旋。降坐而跸，奏鼓渊渊。

国本既定，保佑自天。克昌厥后，何千万年。

乾道七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乾安》

建储以贤，辟宫于东。典册既备，筮占既从。

济济卿士，锵锵鼓钟。天子戾止，盛哉礼容。

太子入门，《明安》

琱珉瑳々，篆金煌煌。对扬于庭，是承是将。

星重其晖，日重其光。观瞻以怿，国有元良。

太子出门，《明安》

渊中象德，玉裕凝姿。进退周旋，有肃其仪。

既定国本，益隆庆基。燕及两宫，福禄如茨。

皇帝降坐，《乾安》

储副豫定，器之公兮。册授孔时，礼之隆兮。

天步迟迟，旋九重兮。寿祉万年，德无穷兮。

嘉定二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

于皇我宋，受命于天。升储主鬯，衍庆卜年。

典册告备，庭工载虔。万乘莅止，端冕邃延。

太子入门受册宝

太极端御，少阳肃祗。珉简斯镂，衮服孔宜。

式奏备乐，乃陈盛仪。下拜登受，永言保之。

太子受册宝出门

明两承曜，作贰宣猷。茂德金昭，令誉川流。

豫定厥本，永贻乃谋。三朝致养，问寝龙楼。

皇帝降坐

《震》洊体象，我储明兮。涣扬显册，我礼成兮。

大驾言旋，警跸鸣兮。燕祉无疆，邦之荣兮。

宝祐二年皇子冠二十首

皇帝将出文德殿，《隆安》

于皇帝德，乃圣乃神。本支百世，立爱惟亲。

敬共冠事，以明人伦。承天右序，休命用申。

宾赞入门，《祗安》

丰芑诒谋，建尔元子。揆礼仪年，筮宾敬事。

八音克谐，嘉宾至止。于以冠之，成其福履。

宾赞出门，《祗安》

礼国之本，冠礼之始。宾升自西，维宾之位。

于著于阼，维子之义，厥惟钦哉，敬以从事。

皇帝降坐，《隆安》

路寝辟门，黼坐恭己。群公在庭，所重维礼。

正心齐家，以燕翼子。于万斯年，王心载喜。

皇子初行

有来振振，月重轮兮。瑜玉在佩，綦组明兮。

左徵右羽，德结旌兮。步中《采荠》，矩矱循兮。

宾赞入门

我有嘉宾，直大以方。亦既至止，厥德用光。

冠而字之，厥义孔彰。表里纯备，黄耇无疆。

皇子诣受制位

吉圭休成，其日南至。天子有诏，冠尔皇嗣。

为国之本，隆邦之礼。拜而受之，式共敬止。

皇子升东阶

兹惟阼阶，厥义有在。历阶而升，敬谨将冠。

经训昭昭，邦仪粲粲。正纚宾筵，寿考未艾。

皇子升筵

秩秩宾筵，笾豆孔嘉。帝子至止，衿缨振华。

周旋陟降，礼行三加。成人有德，匪骄匪奢。

初加

帝子惟贤，懋昭厥德。跪冠于房，玄冠有特。

鼓钟喤々，威仪抑抑。百礼既洽，祚我王国。

初醮

有宾在筵，有尊在户。磬管将将，醮礼时举。

跪觞祝辞，以永燕誉。宝祚万年，磐石巩固。

再冠

《复》爻肇祥，《震》维标德。乃共皮弁，其仪不忒。

体正色齐，维民之则。璇霄眷佑，国寿箕翼。

再醮

冠醮之义，匪酬匪酌。于户之西，敬共以恪。

金石相宣，冠醮相错。帝祉之受，施及家国。

三加

善颂善祷，三加弥尊。爵弁峨峨，介珪温温。

阳德方长，成德允存。燕及君亲，厥祉孔蕃。

三醮

席于宾阶，礼义以兴。受爵执爵，多福以膺。

匪惟服加，德加愈升。匪惟德加，寿加愈增。

皇子降

命服煌煌，跬步中度。庆辑皇闱，化行海宇。

礼具乐成，惕若戒惧。宝璐厥躬，有秩斯祜。

朝谒皇帝将出

皇王烝哉，令闻不已！燕翼有谋，冠醮有礼。

百僚在庭，遹相厥事。颂声所同，嘉受帝祉。

皇子再拜

青社分封，前星启焰。繁弱绥章，厥光莫揜。

容称其德，蓄学之验。芳誉敷华，大圭无玷。

皇子退

玄衮黼裳，垂徽永世。勉勉成德，是在元子。

胙土南宾，厥旨孔懿。充一忠字，作百无愧。

皇帝降坐

爰始于亲，圣尽伦兮。元子冠字，邦礼成兮。

天步舒徐，皇心宁兮。家人之吉，亿万春兮。

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

鹿鸣呦呦，命侣与俦。宴乐嘉宾，既献且醻。

献醻有序，休祉无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鸣呦呦，在彼中林。宴乐嘉宾，式昭德音。

德音愔愔，既乐且湛。允矣君子，宾慰我心。

鹿鸣呦呦，在彼高冈。宴乐嘉宾，吹笙鼓簧。

币帛戋戋，礼仪蹡々。乐只君子，利用宾王。

鹿鸣相呼，聚泽之蒲。我乐嘉宾，鼓瑟吹竽。

我命旨酒，以燕以娱。何以赠之？玄纁粲如。

鹿鸣相邀，聚场之苗。我美嘉宾，令名孔昭。

我命旨酒，以歌以谣。何以置之？大君之朝。

鹿鸣相应，聚山之荆。我燕嘉宾，鼓簧吹笙。

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荐之？扬于王庭。

右《鹿鸣》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时物嘉良。有泉清泚，有兰馨香。

晨饮是汲，夕膳是尝。慈颜未悦，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颜。和气怡色，奉甘与鲜。

事亲是宜，事君是思。虔勖忠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鱼，伫以美罛。君子有道，嘉宝式燕以娱。

洋洋嘉鱼，伫以芳罟。君子有德，嘉宾式歌且舞。

我有宫沼，龟龙扰之。君子有礼，嘉宾式贵表之。

我有宫薮，麟凤来思。君子有乐，嘉宾式慰勤思。

相彼嘉鱼，爰纵之壑。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乐。

相彼嘉鱼，在汉之梁。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康。

森森乔木，美蔓荣之。我有旨酒，嘉宾式燕宜之。

喈喈黄鸟，载飞载止。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且喜。

右《嘉鱼》八章，章四句。

崇丘峨峨，动植斯属。高既自遂，大亦自足。

和风斯扇，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亭以育。

崇丘巍巍，动植其依。高大之性，各极尔宜。

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寿之域，烝民允跻。

右《崇丘》二章，章八句。

关雎于飞，洲渚之湄。自家刑国，乐且有仪。

郁郁芳兰，幽人撷之。温温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无斁，寤寐所属。罄尔一心，受天百禄。

郁郁芳兰，雨露滋之。温温恭人，圭组縻之。

郁郁芒兰，佩服珍之。温温恭人，福履绥之。

关雎跄跄，集水之央。好求贤辅，同扬德光。

苹蘩芳滋，同谁掇之。愿言贤德，靡日不思。

偶其贤德，辅成已职。永配玉音，服之无斁。

洁其粢盛，中心匪宁。荐于宗庙，助君德馨。

贤淑来思，人之表仪。风化天下，何乐如之！

右《关雎》十章，章四句。

彼鹊成巢，尔类攸处。之子有归，琼瑶是祖。

彼鹊成巢，尔类攸匹。之子有行，锦绣是饰。

彼鹊成巢，尔类攸共。之子有从，兰荪是奉。

伊鹊成巢，珍禽戾止。婉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鹊营巢，珍禽攸处。内助贤侯，弼于明主。

伊鹊营巢，珍禽辑睦。均养嘉雏，致于蕃育。

右《鹊巢》六章，章四句。

大观闻喜宴六首

状元以下入门，《正安》

多士济济，于彼西雍。钦肃威仪，亦有斯容。

烝然来思，自西自东。天畀尔禄，惟王其崇。

初举酒，《宾兴贤能》

明明天子，率由旧章。思乐泮水，光于四方。

薄采其芹，用宾于王。我有好爵，置彼周行。

再酌，《于乐辟雍》

乐只君子，式燕又思。服其命服，摄以威仪。

钟鼓既设，一朝醻之。德音是茂，邦家之基。

三酌，《乐育英才》

圣谟洋洋，纲纪四方。烝我髦士，观国之光。

遐不作人，而邦其昌。以燕天子，万寿无疆。

四酌，《乐且有仪》

我求懿德，烝然来思。笾豆静嘉，式燕绥之。

温温其恭，莫不令仪。追琢其章，髦士攸宜。

五酌，《正安》

思皇多士，扬于王庭。钟鼓乐之，肃邕和鸣。

威仪抑抑，既安且宁。天子万寿，永观厥成。

政和鹿鸣宴五首

初酌酒，《正安》

思乐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贲然来从。

邕邕济济，四方攸同。登于天府，维王是崇。

再酌，《乐育人才》

钟鼓皇皇，磬筦锵锵。登降维时，利用宾王。

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于天子，事举言扬。

三酌，《贤贤好德》

鸣鹿呦呦，载弁俅俅。烝然来思，旨酒思柔。

之子言迈，泮涣尔游。于彼西雍，对扬王休。

四酌，《烝我髦士》

首善京师，灼于四方。烝我髦士，金玉其相。

饮酒乐曲，吹笙鼓簧。勉戒徒御，观国之光。

五酌，《利用宾王》

遐不作人，天下喜乐。何以况之？鸢飞鱼跃。

既劝之驾，献酬交错。利用宾王，縻以好爵。

志第九十三 乐十五（鼓吹上）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汉有《朱鹭》等十八曲，短箫铙歌序战伐之事，黄门鼓吹为享宴所用，又有骑吹二曲。说者谓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从行者为骑吹。魏、晋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江左太常有鼓吹之乐，梁用十二曲，陈二十四曲，后周亦十五曲。唐制，大驾、法驾、小驾及一品而下皆有焉。

宋初因之，车驾前后部用金钲、节鼓、□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歌《导引》一曲。又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皆有本品鼓吹。凡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为五引，司徒六十四人，开封牧、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二十三人。法驾三分减一，用七百六十一人为引，开封牧、御史大夫各一十六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每大礼，皆取之于诸军。一品已下丧葬则给之，亦取于诸军。又大礼，车驾宿斋所止，夜设警场，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栗、箫、笳、笛，角手取于近畿诸州，乐工亦取于军中，或追府县乐工备数。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 大中祥符六年，以其烦扰，诏罢追集，悉以禁兵充，常隶太常阅集。七年，亲享太庙，登歌始作，闻庙外奏严，遂诏：行礼之次，权罢严警；礼毕，仍复故。

凡祀前一日，上御青城门观奏严。若车驾巡幸，则夜奏于行宫前，人数减于大礼，凡用八百八十人。 真宗崇奉圣祖，亦设仪卫，别作导引曲，今附之。

《两朝志》云：“大驾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千三百五人，小驾千三十四人， 人数多于前。

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二百人，其曲即随时更制。”

自天圣已来，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谢宗庙，悉用正宫《降仙台》、《导引》、《六州》、《十二时》，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减《导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严曲，请以《振

容》为名，帝以其义无取，故更曰《奉禋》。其后祫享太庙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钟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增《昭陵歌》。神主还宫，用大石调，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主祔庙，悉用正宫，惟仁宗御容赴景灵宫改用道调，皆止一曲。

皇祐中大飨明堂，帝谓辅臣曰："明堂直端门，而致斋于内，奏严于外，恐失靖恭之意。"诏礼官议之，咸言："警场本古之鼗鼓，所谓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师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舆宿斋，本缘祀事，则警场亦因以警众，非徒取观听之盛，恐不可废。若以奏严之音去明堂近，则请列于宣德门百步之外，俟行礼时，罢奏一严，亦足以称虔恭之意。"帝曰："既不可废，则祀前一夕迩于接神，宜罢之。"

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

元丰中，言者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杨杰言："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上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于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存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鞮鞻氏掌夷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龠□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于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鼓吹列于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国初以来，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　乾德中，设鼓吹十二案，制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又有叉手笛，名曰拱宸管，考验皆与雅音相应，列于宫县之籍，编之令式。

若以律吕变易夷部宫调，则名混同而乐相紊乱矣。"遂不复行。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律。"从之。

政和七年三月，议礼局言：“古者铙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纪功烈。今所设鼓吹，唯备警卫而已，未有铙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扬伟绩也。乞诏儒臣讨论撰述，因事命名，审协声律，播之鼓吹，俾工师习之。凡王师大献，则令鼓吹具奏，以耸群听。”从之。十二月，诏《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时》改名《称吉礼》，《导引》改名《熙事备成》，六引内者，设而不作。

绍兴十六年，臣僚言：“国家大飨、乘舆斋宿必设警场，肃仪卫而严祀事。乐工隶太常，歌词备三叠，累朝以来皆用之。比者郊庙行事，率代以钲、鼓，取诸殿司。夫军旅、祭祀，事既异，宜乐声清浊，用以殊尚。钲、鼓、鸣角列于卤簿中，所以示观德之盛，宜诏有司更制，兼籍鼓吹乐工以时阅习，遇熙事出而用之。”有司请下军器所造节鼓一，奏严鼓一百二十，鸣角亦如之，金钲二十有四。太常前后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而鼓吹益盛。

孝宗隆兴二年，兵部言：“奉明诏，大礼乘舆服御，除玉辂、平辇等外，所用人数并从省约。内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场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淳熙中大阅，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亲王、执政以下并从，诸将皆介胄乘马导驾，军器分卫前后，奏随军鼓管大乐。上寻易金甲，乘马升将台，殿帅举黄旗，诸军呼拜，奏发严，中军鸣角。马步簇队，连三鼓。至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乃变方阵。别高一鼓，马步军出阵。别高一鼓，各归部队。五鼓举黄旗，变员阵。又鼓，举赤旗，变锐阵；青旗变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鸣角，簇队放教。此其凡也。

开宝元年南郊三首

《导引》

气和玉烛，睿化著鸿明，缇管一阳生。郊禋盛礼燔柴毕，旋轸凤凰城。森罗仪卫振华缨，载路溢欢声。皇图大业超前古，垂象泰阶平。　岁时丰衍，九土乐升平，睹寰海澄清。道高尧、舜垂衣治，日月并文明。《嘉禾》、《甘露》登歌荐，云物焕祥经。兢兢惕惕持谦德，未许禅云、亭。

《六州》

严夜警，铜莲漏迟迟。清禁肃，森陛戟，羽卫俨皇闱。角声励，钲

鼓攸宜。金管成雅奏，逐吹逶迤。荐苍璧，郊祀神祇，属景运纯禧。京坻丰衍，群材乐育，诸侯述职，盛德服蛮夷。　殊祥萃，九苞丹凤来仪。膏露降，和气洽，三秀焕灵芝。鸿猷播，史册相辉。　张四维，卜世永固丕基。敷玄化，荡荡无为，合尧、舜文思。混并寰宇，休牛归马，销金偃革，蹈咏庆昌期。

《十二时》

承宝运，驯致隆平，鸿庆被寰瀛。时清俗阜，治定功成，遐迩咏《由庚》。严郊祀，文物声明。会天正，星拱奏严更，布羽仪簪纓。宸心虔洁，明德播惟馨。动苍冥，神降享精诚。　燔柴半，万乘移天仗，肃銮辂旋衡。千官云拥，群后葵倾，玉帛旅明庭。《韶》、《濩》荐，金奏谐声，集休亨。皇泽浃黎庶，普率洽恩荣。仰钦元后，睿圣贯三灵。万邦宁，景贶福千龄。

真宗封禅四首

《导引》

民康俗阜，万国乐升平，庆海晏河清。唐尧、虞舜垂衣化，讵比我皇明！九天宝命垂丕贶，云物效祥英。星罗羽卫登乔岳，亲告禅云、亭。　汾阴云：“星罗羽卫临汾曲，亲享答资生。”

我皇垂拱，惠化洽文明，盛礼庆重行。登封、降禅燔柴毕，　汾阴云：“告虔睢上皇仪毕。”

天仗入神京。云雷布泽遍寰瀛，遐迩振欢声。巍巍圣寿南山固，千载贺承平。

《六州》

良夜永，玉漏正迟迟。丹禁肃，周庐列，羽卫绕皇闱。严鼓动，画角声齐。金管飘雅韵，远逐轻飕。荐嘉玉，躬祀神祇，祈福为黔黎。升中盛礼，增高益厚，登封检玉，《时迈》合《周诗》。　汾阴云：“方丘盛礼，精严越古，陈牲检玉，《时迈》展鸿仪。”

玄文锡，庆云五色相随。甘露降，醴泉涌，　汾阴云：“嘉禾合。”

三秀发灵芝。皇猷播，史册光辉。受鸿禧，万年永固丕基。吾君

德，荡荡巍巍，迈尧、舜文思。从今寰宇，休牛归马，耕田凿井，鼓腹乐昌期。

《十二时》

圣明代，海县澄清，惠化洽寰瀛。时康岁足，治定武成，遐迩贺升平。嘉坛上，昭事神灵。荐明诚，报本禅云、亭， 汾阴云：“蠲洁答鸿宁。”

俎豆列牺牲。宸心蠲洁，明德荐惟馨。纪鸿名，千载播天声。 燔柴毕， 汾阴云：“亲祀毕。”

云罕回仙仗，庆銮辂还京。八神卮跸，四隩来庭，嘉气覆重城。殊常礼，旷古难行，遇文明。仁恩苏品汇，沛泽被簪纓。祥符锡祚，武库永销兵。育群生，景运保千龄。

告庙《导引》

明明我后，至德合高穹，祗翼励精衷。上真紫殿回飚驭，示圣胄延鸿。躬承宝训表钦崇，庆泽布寰中。告虔备物朝清庙，荷景福来同。

奉祀太清宫三首

《导引》

穹旻锡祐，盛德日章明，见地平天成。垂衣恭己干戈偃，亿载祐黎氓。羽旄饰驾当春候，款谒届殊庭。精衷昭感膺多福，夷夏保咸宁。 圣君御宇，祗翼奉三灵，已偃革休兵。区中海外鸿禧浃，恭馆励虔诚。九斿七萃著声明，徯后徇舆情。丕图宝绪承繁祉，率土仰隆平。

《六州》

千载运，宝业正遐昌。钦至道，崇明祀，盛礼迈前王。銮辂动，万骑腾骧。驰道纷彩仗，瑞日煌煌。奉秘检，玉羽群翔，非雾满康庄。躬朝真馆，齐心绎思，顺风俯拜，奠酒爇萧芗。 精衷达，飚轮降格昭彰。回羽旆，驻琱辇，旧地访睢阳。享清庙，孝德辉光。届灵场，星罗万国珪璋。陈牲币，金石锵洋，景福降穰穰。垂衣法坐，恩覃群品，庆均海宇，圣寿保无疆。

《十二时》

乾坤泰，帝寿遐昌，宇县乐平康。真游降格，宝诲昭彰，宸跸造仙乡。崇妙道，精意齐庄。款灵场，洁豆荐芬芳，备乐奏铿锵。犹龙垂裕，千古播休光。极褒扬，明号洽徽章。　朝修展，春豫谐民望，睹文物煌煌。言旋羽卫，肃设坛场，报本达萧芗。申严祀，礼备烝尝，答穹苍。纯禧沾品汇，庆赉浃穷荒。封人献寿，德化掩陶唐。保绵长，锡祐永无疆。

亳州回诣玉清昭应宫一首

《导引》

秘文镂玉，金阁奉安时，旌盖俨仙仪。珠旒俯拜陈章奏，精意达希夷。卿云郁郁曜晨曦，玉羽拂华枝。灵心报贶垂繁祉，宝祚永隆熙。

亲享太庙一首

《导引》

躬朝太室，列圣大功宣，彩仗耀甘泉。秘文升辂空歌发，一路覆祥烟。珠旒荐献极精虔，列侍俨貂蝉。穰穰降福均寰宇，垂拱万斯年。

南郊恭谢三首

《导引》

重熙累盛，睿化畅真风，尊祖奉高穹。林棼彩仗明初日，瑞气满晴空。玉銮徐动出环宫，虔巩罄宸衷。礼成均庆人神悦，圣寿保无穷。

《六州》

承天统，圣主应昌辰。宝箓降，飚游至，瑞命庆惟新。崇大号，仰奉高真。献岁当初吉，天下皆春。谒秘宇，藻卫星陈，芗霭极纷纶。琼编焜耀，仙衣綷纟蔡，垂旒俯拜，荐献礼惟寅。芬芳备，精衷上达穹旻。尊道祖，享清庙，助祭万方臻。升泰畤，缛典弥文。侍群臣，汉庭儒雅彬彬。烟飞火举，毕严禋，天地降氤氲。高临华阙，恩覃动植，庆延宗社，圣寿比灵椿。

《十二时》

亨嘉会，万宇欢康，圣化迈陶唐。元符锡命，天鉴昭彰，徽号奉琳

房。陈缛礼，献岁惟良。耀旂章，翠辇驻仙乡，睿意极齐庄。仙衣渥彩，玉册共荧煌。荐芬芳，飚驭降灵场。　回云罕，尊祖趋仙宇，金石韵锵洋。聿朝清庙，躬奠瑶觞，报本国之阳。执笾豆，列侍貂榼，对穹苍。洪恩霈夷夏，大庆浃家邦。垂衣紫极，圣寿保遐昌。集祺祥，地久与天长。

天书《导引》七首

诣泰山

我皇缵位，覆焘合穹旻，秘箓示灵文。齐居紫殿膺玄贶，降宝命氤氲。奉符让德事严禋，检玉陟天孙。垂鸿纪号光前古，迈八九为君。　汾阴云："后祇坤德宅河、汾，瘗玉考前闻。垂休纪绩超唐、汉，光监格鸿动。灵台偃武，书轨庆同文，奄六合居尊。圆穹锡命垂真箓，清晓降金门。升中报本禅云云， 汾阴云："方丘报本务精勤。"

严祀事惟寅。无为致治臻清净，见反朴还淳。

诣太清宫

宝图熙盛，登格圣功全，瑞命集灵篇。钦修祀典成明察，道祖降云軿。赖乡真馆宅真仙，朝谒帝心虔。尊崇教父膺鸿福，绵亘万斯年。　犹龙胜境，真宇俨灵姿，肃谒展皇仪。宝符先路，嘉祥应，云物焕金枝。纷纭紫节间黄麾，藻卫极葳蕤。高穹报贶延休祉，仁寿协昌期。

诣玉清昭应宫

紫霄金阙，重叠降元符，亿兆祚皇图。云章焜耀传温玉，宝阁起清都。奉迎彩仗溢天衢，观者竞欢呼。明君钦翼承鸿荫，亿载御中区。宝符锡祚，庆寿命惟新，俄降格飚轮。巍巍帝德增虔奉，懿号荐穹旻。精齐秘馆奉严禋，文物耀昌辰。升烟太一修郊报，鸿祉介烝民。

诣南郊

圣神缵绪，赫奕帝图昌，宝录降穹苍。宸心励翼修郊报，彩仗列康庄。祥烟瑞霭杂天香，筦磬发声长。升坛礼毕膺繁祉，睿算保无疆。

建安军迎奉圣像《导引》四首

玉皇大帝

太霄玉帝，总御冠灵真，威德耸天人。宝文瑞命符皇运，绵远庆维新。洞开霞馆法虚晨，八景降飚轮。含生普洽空鸿福，圣寿比仙椿。

圣祖天尊

至真降鉴，飚驭下皇闱，清漏正依依。范金肖像申严奉，仙馆壮翚飞。万灵拱卫瑞烟披，岸柳映黄麾。九清祚圣鸿基永，尧德更巍巍。

太祖皇帝

元符锡命，祗受庆诚明，恭馆法三清。开基盛烈垂无极，金像俨天成。奉迎霞布甘泉仗，箫瑟振和声。灵辰协吉鸿仪毕，万国保隆平。

太宗皇帝

膺乾抚运，垂庆洽重熙，元圣嗣鸿基。发挥宝绪灵仙降，感吉梦先期。良金璀璨范真仪，精意答蕃厘。閟宫神馆崇严配，万祀播葳蕤。

圣像赴玉清昭应宫《导引》四首

玉皇大帝

先天气祖，魄宝御中宸，列位冠高真。绿符锡瑞昭元圣，宝历亘千春。琳宫壮丽从严闔，璇碧照龙津。珍金铸像灵仪睟，集福庇烝民。

圣祖天尊

仙宗灵祖，御气降中宸，孚宥庆惟新。国工镕范成金像，仪炳动威神。玉虚圣境绝纤尘，欢抃洽群伦。导迎云驾归琳馆，恭肃奉高真。

太祖皇帝

石文应瑞，真主御寰瀛，慈俭抚群生。巍巍威德超千古，大业保盈成。神皋福地开恭馆，灵贶日昭明。铸金九牧天仪睟，绀殿矗千楹。

太宗皇帝

乘云英圣，千载仰皇灵，垂法蔼朝经。禹金镕范肖仪刑，日角焕珠庭。琳宫翠殿凤文屏，迎奉庆安宁。孝思瞻谒荐惟馨，诚悫贯青冥。

奉宝册《导引》三首

玉清昭应宫

太霄垂佑，绵宇洽祺祥，祕检焕云章。宸心虔奉崇徽号，茂典迈前王。霞明藻卫列通庄，宝册奉琳房。都人震抃腾谣颂，亿载保欢康。

景灵宫

明明道祖，金阙冠仙真，清禁降飚轮。遥源始悟垂鸿庆，亿兆耸群伦。虔崇徽号盛仪陈，宝册奉良辰。邦家亿载蒙繁祉，圣寿保无垠。

太庙

祖宗垂佑，亨会协重熙，德泽被烝黎。虔崇尊谥陈徽册，藻卫列葳蕤。宸心致孝极孜孜，展礼诏台司。祥烟瑞霭浮清庙，绵宇被纯禧。

治平四年英宗祔庙一首

《导引》

寿原初掩，归跸九虞终，亿驭更无踪。思皇攀慕追来孝，作庙继三宗。旌旗居外拥千重，延望相威容。宝舆迎引归新殿，奏享备钦崇。

熙宁二年仁宗、英宗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一首

《导引》

九清三境，飚驭杳难追，功烈并巍巍。洛都不及西巡到，犹识睟容归。三条驰道隐金槌，仙仗共逶迤。珠宫绀宇申严奉，亿载固皇基。

章惠皇太后神主赴西京一首

《导引》

祥符盛际，二鄙正休兵，瑞应满寰瀛。东封西祀鸣銮辂，从幸见升平。仙游一去上三清，庙食享隆名。寝园松柏秋风起，箫吹想平生。

中太一宫奉安神像一首

《导引》

九霄仙驭，四纪乐西清，游衍遍黄庭。云骈万里归真室，上应泰阶

平。金舆玉像下瑶京，彩仗拥霓旌。天人感会千年运，福祚永昌明。

四年英宗御容赴景灵宫奉安一首

《导引》

鼎湖龙去，仙仗隔蓬莱，辇路已苍苔。汉家原庙临清渭，还泣玉衣来。凤箫銮扇共徘徊，帐殿倚云开。春风不向天袍动，空绕翠舆回。

十年南郊，皇帝归青城《导引》一首

《降仙台》

清都未晓，万乘并驾，煌煌拥天行。祥风散瑞霭，华盖耸旂常，建耀层城。四列兵卫，爟火映金支翠旌。众乐警作充宫庭，皦绎成。绀幄掀，衮冕明。妥帖坛陛，霄升振珩璜，神格至诚。云车下冥冥，储祥降嘏莫可名。御端阙，盼号敷荣。泽翔施溥，茂祉均被含生。

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发引四首

仪仗内《导引》一首

驾班龙，忽催金母，转仙仗，去瑶宫。绛阙深沉杳无踪，渐尘空。丝网琼林，花似怨东风，垂清露啼红。犹想旧春中，献万寿，宝船空。

警场内三曲

《六州》

九龙舆，记春暮，幸蓬壶。琼囿敞，绣仗趋，年华与逝水俱。瑶京远，信息断无。宝津池面落花铺，愁晚容车来禁途。凤箫銮翣，西指昭陵去。旧赏蟠桃熟，又见涨海枯。应共灵真母，曳霞裾。宴清都，恨满山隅，春城翠柏藏乌。扃户剑，照灯鱼，人间一梦觉余。泉宫窈窕钅巢夜龙，银江澄澹浴仙凫，烟冷金炉玉殿虚。绿苔新长，雕辇曾行处。夜夜东朝月，似旧照锦疏，侍女盈盈泪珠。

《十二时》

治平时，暂垂帘，佑圣子，解危疑。坐安天下，逾岁厌避万机，退处宸闱。殿开庆，养志入希夷。扶皓日，浴咸池。看神孙抚御，千载重

雍累熙，四方钦仰洪慈。阴德远，仁功积，欢养罄九域，礼无违。事难期，乘霞去，乍睹升仙，诰下九围。泣血涟如，更鸾车动，春晚雾暗翠旂，路指嵩、伊。薤歌凤吹，悠飏逐风悲。珠殿悄，纲尘垂。空坐湿。罔极吾皇孝思，镂玉写音徽。彤管炜，青编纪，宁更羡周《雅》播声诗。

《祔陵歌》

真人地，瑞应待圣时。巩原西，荥、河会，涧、洛与涇、伊，众水萦回。嵩高映抱，几叠屏帏。秀岭参差，遥山群凤随。共瞻陵寝浮佳气，非烟朝暮飞，龟筮告前期。奠收玉斝，筵卷时衣。銮辂晓驾载龙旂，路逶迟。铃歌怨，画翣引华芝，雾薄风微。真游远，闭宝阁金扉，侍女悲啼。玉阶春草滋，露桃结子灵椿翠，青车何日归！衔恨望西畿。便一房钅巢，夜台晓无期。

虞主回京四首

仪仗内《导引》一曲

龙舆春晚，晓日转三川，鼓吹惨寒烟。清明过后落花天，望池馆依然。东风百宝泛楼船，共荐寿当年。如今又到苑西边，但魂断香軿。

警场内三曲

《六州》

庆深恩，宝历正乾坤。前帝子，后圣孙，援立两仪轩。西宫大母朝寝门，望椒闼常温。芳时媚景，有三千宫女，相将奉玉辇金根。上林红英繁，缥缈钧天奏梨园。望绝瑶池，影断桃源。恨难论，开禁阍，春风丹旐翩翩。飞翠盖，驾琱.辒，容卫入西原。管箫动地清喧，陵上柏烟昏。残霞弄影，孤蟾浮天外，行人触目是消魂。问苍天，尘世光阴去如奔。河、洛潺湲，此恨长存。

《十二时》

望嵩、邙，永昭陵畔，王气压龙冈。巩、洛灵光，郁郁起嘉祥。虚彩帟，转哀仗，閟幽堂。叹仙乡路长，景霞飞松上。珠襦宵掩，细扇晨归，昆阆茫茫。满目东郊好，红葩斗芳，韶景空骀荡。对春色，倍凄凉，最情伤。从辇嫔嫱，指瑶津路，泪雨泣千行。翠珥明榼，曾忆荐琼

觞。春又至，人何往，事难忘，向斜阳断肠。听钧天嘹亮，清都风细，朱栏花满，谁奏清商！紫幄重帘外，时飘宝香。环佩珊珊响，问何日，反琱房！

《虞主歌》

转紫芝，指东都帝畿。愁雾里，箫声宛转，辇路逶迤。那堪见，郊原芳菲，日迟迟。对列凤翣龙旗，轻阴黯四垂。楼台绿瓦沍琉璃，仙仗归。寿原清夜，寒月掩褕祎。翠幰琱轮，空反灵螭。憩长岐，嵩峰远，伊川渺氵弥。此时还帝里，旌幡上下，葆羽葳蕤。天街回，垂杨依依。过端闱，阊阖正辟金扉，觚棱射暖晖。虞神宝篆散轻丝，空涕洟。望陵宫女，嗟物是人非。万古千秋，烟惨风悲。

虞主祔庙仪仗内一首

《导引》

轻舆小辇，曾宴玉栏秋，庆赏殿宸游。伤心处，兽香散尽，一夜入丹丘。翠帘人静月光浮，但半卷银钩。谁知道，桂华今夜，欲照鹊台幽。

五年景灵宫神御殿成，奉迎一首

《导引》

新宫翼翼，钜丽冠神京，金虬蟠绣楹，都人瞻望洪纷处，陆海涌蓬、瀛。仙舆缥缈下圆清，彩仗拥天行。熉黄珠幄承灵德，锡羡永升平。

慈孝寺彰德殿迁章献明肃皇后御容赴景灵宫衍庆殿奉安一首

《导引》

九清云杳，飚驭邈难追，功化盛当时。保扶仁圣成嘉靖，彤管载音徽。天都左界抗华榱，仙仗下逶迤。宝楹黼帐承神贶，万寿永无期。

八年神宗灵驾发引四首

《导引》

金殿晚，注目望宫车，忽听受遗书。白云缥缈帝乡去，抱弓空慕龙湖。瑶津风物胜蓬壶，春色至，望琱舆。花飞人寂寂，凄凉一梦清都。

《六州》

炎图盛，六叶正协重光。膺宝瑞，更法度，智通轶超成汤。昭回汉烂文章，震扬威武慑多方，生民帖泰拥殊祥。封人祝颂，万寿与天长。岂知丹鼎就，龙下五云旁。飘然真驭，游衍仙乡。泣彤裳，伊、洛洋洋，嵩峰少室相望。藏弓剑，游衣冠，隽功盛德难忘。泉台寂，鱼烛荧煌。银海深，凫雁翱翔。想像平居，谩焚香。望陵人散，翠柏忽成行。独余嵩峰月，夜夜照幽堂，千秋陈迹凄凉。

《十二时》

珍符锡，佑启真人，储思在斯民。勤劳日升，万物皆入陶钧。收威柄，更法令，鼎从新。东风吹百卉，上苑正青春。流虹节近，衣冠玉帛，交奏严宸，万寿祝尧仁。忽听宫车晚出，但号慕，瞻云路，企龙鳞。穷天英冠古精神。杳然上亻素，人空望属车巡。虚仗星陈，画翣环拥龙輴。泉宫掩，帝乡远，邈难亲。反琱轮，飞羽盖，还渡天津。雾迷朱服，风摇细扇，触目悲辛。列嫔嫱，垂红泪，浥行尘。相将问，何日下青旻？

《永裕陵歌》

升龙德，当位富春秋。受天球，膺骏命，玉帛走诸侯。宝阁珠楼临上苑，百卉弄春柔。隐约瀛洲，旦旦想宸游。那知羽驾忽难留，八马入丹丘，哀仗出神州。笳声凝咽，旌旂去悠悠。碧山头，真人地，龟洛奥，凤台幽。绕伊流，嵩峰冈势结蛟虬。皇堂一闭威颜杳，寒雾带天愁。守陵嫔御，想像奉龙辀。牙盘赭案肃神休，何日觌云裘！红泪滴衣褥，那堪风点缀柏城秋。

虞主回京四首

《导引》

上林寒早，仙仗转郊圻，笳鼓入云悲。逶迤辇路过西池，楼阁锁参差。都人瞻望意如疑，犹想翠华归。玉京传信杳无期，空掩赭黄衣。

《六州》

承圣绪，垂意在升平。驱貔虎，策豪英，号令肃天兵。四方无复羽书征，德泽浸群生。睿谋雄隽，绌汉高狭陋，慕三皇二帝登闳，缉乐缀文明。将升岱岳告功成，玉牒金绳，胜宝飞声。事难评。轩鼎就，清都一梦俄顷。飞霞佩，乘龙驭，羽卫入高清。祥光浮动五色，迎鸾凤，杂箫笙。因山功就，同轨人至，铭旌画翣，行背重城。楚笳凝咽，汉仪雄盛，攀慕伤情。惟余内传，知向蓬、瀛。

《十二时》

太平时，御华夷。躬听断，破危疑。春秋鼎盛，绌声乐游嬉，日升繁机。长驾远驭，垂意在轩、羲。恢六典，斥三垂。有殊尤绝迹，盛德旁魄周施，方将缀缉声诗。扩皇纲，明帝典，绍累圣重熙，高拱无为，事难知。春色盛，逼千秋嘉节，忽闻凭玉几，颁命彤闱，厌世御云归。翊翠凤，驾文螭，缥缈难追。侍臣宫女，但攀慕号悲。玉轮动，指嵩、伊。龙镳日益远，空游汉庙冠衣。惟盛德巍巍，镂玉册，传青史，昭示无期。

《虞神》

复土初，明旌下储胥。回虚仗，箫笳互奏，旌旆随驱。岂知飚御在蓬壶，道萦纡。风日惨，六马踌躇，留恨满山隅。不堪回首，翠柏已扶疏。帝城渐迩。愁雾钅巢天衢。公卿百辟，鳞集云敷，迓龙舆。端门辟，金碧凌虚，此时还帝都。严清庙，入空畤，升文物，灿烂极嘉娱。配三宗，号称神古所无。帝德协唐、虞，《九歌》毕奏斐然殊，会轩朱。神具燕喜，锡福集皇居。更千万祀，佑启邦图。

神主祔庙一首

《导引》

岁华婉娩，侍宴玉皇宫，琱辇出房中。岂知轩后丹成去，望绝鼎湖龙。寿原初掩九虞终，归跸五云重。惟余宝册书鸿烈，清庙配三宗。

政和三年追册明达皇后一首

《导引》

来嫔初载，令德冠层城，柔范蔼徽声。熊罴梦应芳兰郁，佳气拥雕楹。珠宫缥缈泛蓬、瀛，脱屣世缘轻。空余宝册光琼玖，千古仰鸿名。

神主祔别庙一首

《导引》

柔容懿范，蚤岁蔼层闱，兰梦结芳时。秋风一夜惊罗幕。鸾扇影空回。荣追祎翟盛威仪，遗像掩瑶扉。春来只有芭蕉叶，依旧倚晴晖。

景灵西宫坤元殿奉安钦成皇后御容一首

《导引》

云軿芝盖，仙路去难攀，海浪溅三山。重迎遗像临驰道，还似在人间。西宫瑶殿指坤元，璇榜耸飞鸾。移升宝殿从新诏，盛典永流传。

别庙一首

《导引》

蓬莱邃馆，金碧照三山，真境胜人间。秋风又见芭蕉长，遗迹在人寰。云轩一去杳难攀，斑竹彩舆还。深宫旧槛闻箫鼓，怅望惨朱颜。

志第九十四 乐十六（鼓吹下）

○高宗郊祀大礼五首

《导引》

圣皇巡狩，清跸驻三吴，十世嗣瑶图。边尘不动干戈戢，文德溥天敷。灰飞缇室气潜嘘，郊见紫坛初。归来赦令楼前下，喜气溢寰区。

《六州》

双凤落，佳气蔼龙山。澄江左，清湖右，日夜海潮翻。因吉地，卜筑圜坛。宏基隆陛级，神位周环。边陲静，挂起橐鞬，奠枕海隅安。三年亲祀，一阳初动，虔修大报，高处紫烟燔。看鸣銮，钩陈肃，天仗转，朔风寒。孤竹管，云和瑟，乐奏彻天关。嘉笾荐，玉奠玙璠。奉神欢。九霄瑞气起祥烟，来如风马欻然还，留福已滋繁。回龙驭，升丹阙，布皇泽，春色满人间。

《十二时》

日将旦，阴曀潜消，天宇扇祥飚。边陲静谧，夜熄鸣刁，文教普旁昭。兴太学，多士舒翘。奉宗祧，新庙榜宸毫，配侑享于郊。慈宁万寿，四海仰东朝。男女正，中壶致《桃夭》。年屡稔，漕舟衔尾伙，高廪接楹饶。庙堂自有擎天一柱，功比汉庭萧。多少群工同德，俊乂旁招。吉祥诸福集，燮理四时调。三年郊见，六变奏《咸》、《韶》。望云霄，降福与唐尧。

《奉禋歌》

苍苍天色是还非，视下应疑亦若斯。统元气，覆无私。四时寒暑推移，物蕃滋，造化有谁知！严大报，反本始，礼重祀神祇。律管灰吹，黄宫动，阳来复，景长时。车陈法驾，仗列黄麾，帝心祇。紫霄霁，霜华薄，星烂明垂。祥烟起，纷敷浮衮冕，六变笙镛迭奏，一诚币玉交持。宫漏声迟，千官显相多仪。百神嬉，风马云车，来止来绥，诞降纯禧。受神策，万年无极，歌颂《昊天成命》周诗。

《降仙台》

升烟既罢，良夜未晓，天步下神丘。锵锵鸣玉佩，炜炜照金莲，杳霭云裘。彩仗初转，回龙驭，旌旆悠悠。星影疏动与天流，漏尽五更筹。大明升，东海头。杲杲灵曜，倒影射旗旒。辇路具修，郁葱瑞光浮。归来双阙，看御楼，有仙鹤衔书赦囚。万方喜气，均祉福，播歌讴。

孝宗郊祀大礼五首

《导引》

重华天子，长至奉神虞，九奏会轩、朱。星晖云润东方晓，拜贶竹宫初。归来千乘护皇舆，瑞景集金铺。鸡竿高唱恩书下，惠露匝中区。

《六州》

严更永，今夕是何年？玉衡正，钩陈灿，天宇起祥烟。协风应，江海安澜。重规仍叠矩，圣主乘乾。舜授禹，盛事光前，称寿玉卮边。三年亲祀，一阳回律，八乡承宇，觚陛紫为坛。仰天颜，斋居寂，诚心肃，礼容专。鸣钟石，拥舆卫，五辂列骈阗。听金钥，虎旅无眠。俨千官，须期显相嘉笾。一人俭德动天渊，费减大农钱。神示格，宗祧燕，人民悦，祉福正绵绵。

《十二时》

庭有燎，叠鼓鸣鼍，更问夜如何？信星彪列，天象森罗。虞旦閟宫，毕觞清庙，浆柘樽牺继猗那，嘉颂可同科。扈圣万肩摩。饬躬三宿，泰畤缛仪多，丘泽合，岳渎从羲、和。神光烛，云车风马，芝作盖，玉为珂。奉瑄成礼，燔柴竣事，休嘉砰隐，丹阙湛恩波。共愿乾坤隤祉，边鄙投戈。覆盂连瀚海，洗甲挽天河。欣欣喜色，长遇六龙过。奏云和，三春荐嘉禾。

《奉禋歌》

吹葭缇籥气潜分，云采宜书壤效珍。长日至，一阳新。四时玉烛和均，物欣欣，化转洪钧。郊之祭，孤竹管，六变舞《云门》。自古严禋，牺牲具，粢盛洁，豆笾陈。衮龙陟降，币玉纷纶，彻高阁。灵之斿，神哉沛，排历昆仑。《九歌》毕，盈郊瞻□□燎，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清跸移轮，阗然鼓吹相闻。籥祥云，驩胪八阶，厘逆三神。圣矣吾君！华封祝，慈宫万寿，椒掖多男，六合同文。

《降仙台》

漏残柝静，鸡声远到，高燎入层霄。云裘蟠瑞霭，天步下嘉坛，旗旆飘摇。黄麾列仗貔貅整，气压江潮。导前从后盛官僚，玉佩间金貂。望扶桑，日渐高，阴霾霜雪，底处不潜消！辇路祥飚，披拂绛纱袍。云间端阙仰岧嶢，挟春泽，喜浃黎苗。礼成大庆鳌三抃，受昕朝。

宁宗郊祀大礼四首

《六州》

皇抚极，明德贯乾坤。信星列，卿云烂，辉亘紫微垣。思报贶，明诏祠官，练时蒐旷典，紫畤觚坛。昭孝德，亲御和銮，振鹭玉珊珊。精纯谒款，膂萧爌炀，黄流湛澹，百末布生兰。扣天阍，延飞驾，相仿佛，降云端。神光集，嘉响应，霭霭万衣冠。竣熙事，清晓轻寒。恣荣观，华衣雾縠般般。乾坤并贶庆君欢，翘首圣恩宽。遵皇极，沛天泽，灵心怿，龟鼎永尊安。

《十二时》

宵景霁，河汉清夷，旷典讲明时。合祛升侑，孝德爰熙。陈稞閟宫，澹觞太室，来奏天仪。驷苍螭，玉辂驭蕤绥。觚陛展躬祠。长梢饰玉，翠羽秀金支。华始倡，雅韵出宫垂。神来下，云车风马，缤晻蔼，宴栖迟。毕觞流胙，柴烟竣事，棠梨回谒，宣室受蕃厘。盛德无心专飨，端为民祈。云恩有截，雨泽霈无涯。君王愉乐，和气溢瑶卮。寿天齐，长拥神基。

《奉禋歌》

葭飞璇籥初阳，云绝清台荐景祥。风应律，日重光。岁功顺，底金穰。寿而康，庭壶乐无疆。皇展报，新礼乐，觚陛咏宾乡，珠幄熉黄。登瑞彡巢，陈俎豆，澹嘉觞。衮衣煇焕，宝珮琳琅，奠椒浆。庆阴阴，神来下，凤翥龙骧。灵燕喜，锡符仍降嘏，镛管琳琅欢亮。神之出，祓兰堂。辇路天香，轻烟半袭旂常，祉滂洋。受厘宣室，返驭斋房，恩与风翔。华封祝，皇来有庆，八荒同寿，宝历无疆。

《降仙台》

星芒收采，云容放晓，羲驭渐扬明。觚坛竣事霁，风袭衮衣轻，銮

路尘清。甘泉卤簿祲威肃，回轸旋衡。千官导从粲簪缨，钧奏间《韶》、《英》。瞻龙闱，近凤城。都人云会，芬茀夹道欢迎。宸极尊荣。卮玉庆熙成，琼楼天上起和声。布春泽，洪畅寰瀛。嵩呼万岁鳌三抃，颂升平。

明堂大礼四首

《合宫歌》

圣明朝，旷典乘秋举，大飨本仁祖。九室八牖四户，敕躬齐戒格堪舆。盛牲实俎，并侑总稽古。玉露乍肃天宇，冰轮下照金铺。燎烟嘘，郁尊香，《云门》舞。仿佛翔坐，灵心咸嘉娱。众星俞，美光属，照熉珠。清晓御丹仪，湛恩遍浃率溥，欢声雷动岳镇呼。徐命法驾，万骑花盈路。万姓齐祝，寿同天地，事超唐、虞。看平燕云，从此兴文偃武，待重会诸侯旧东都。

《六州》

商秋肃，嘉会协中辛。涓路寝，修禋祀，圣德昭清。端志虑，罄竭斋精。锦绣排天仗，羽卫缤纷。朝太室，返中宸，被衮接神明。时平天地俱清晏，兼金行万宝，物盛蔼清馨。瞻熉座，舂容娭燕三灵。奠瑶爵，荐量币，清思窈冥冥。望昆仑，输嘉祥，塞絪缊。诚殚礼洽庆休成，润泽被生民。端门肆眚，昕庭称贺，俱将戬谷万寿祝明君。

《十二时》

炎图巩，天祚昌期，圣德茂重离。英明经远，濬哲昭微。宝俭更深慈。观万国累洽重熙。对时报礼秩神祇，玉帛凑华夷。肃雍显相，百辟尽钦祇。奄嘉虞，英璧奠华滋。神安坐，景气澄虚极，光焰烛长丽。展诗应律，万舞逶迟，三献洽皇仪。垂灵祲，庆祐来宜，礼无违。鸣銮临帝阙，飞凤下天倪。清和寰宇，霈泽一朝驰。醇化无为，万祀巩丕基。

《导引》

合宫亲飨，青女肃长空，精意与天通。后皇临顾谁为侑？文祖暨神功。函蒙祉福岁常丰，声教被华戎。两宫眉寿同荣乐，戬谷永来崇。

乾道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一首

《导引》

重华真主，晨夕奉庭闱，禋祀庆成时。乾元坤载同归美，宝册两光辉。斑衣何似赭黄衣，此事古今稀。都人欢乐嵩呼震，圣寿总天齐。

淳熙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一首

《导引》

新阳初应，乐事起彤庭，和气满吴京。家来庆东皇寿，西母共长生。金书玉篆粲龙文，前导沸欢声。修龄无极名无尽，一岁一回增。

加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一首

《导引》

皇家多庆，亲寿与天长，德业播辉光。焜煌宝册来清禁，玉篆映金相。庭闱尊奉会明昌，佳气溢康庄。洪禧申辑名增衍，亿载颂无疆。

恭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尊号册宝一首

《导引》

皇家盛事，三殿庆重重，圣主极推崇。瑶编宝列相辉映，归美意何穷。钧《韶》九奏度春风，彩仗焕仪容。欢声和气弥寰宇，皇寿与天同。

加上寿圣皇太后尊号册宝一首

《导引》

重亲万寿，八帙衍新元，礼典备文孙。温温和气迎长日，宝册焕瑶琨。徽音显号自尧门，德行已该存。更期昌算齐箕翼，愈久愈崇尊。

嘉泰二年加上寿成太皇太后册宝一首

《导引》

思齐文母，盛德比姜、任，拥佑极恩深。汤孙归美熙鸿号，镂玉更绳金。虞廷万辟萃华簪，法仗俨天临。层闱庆典年年举，千古播徽音。

亲耕籍田四首

《导引》

春融日暖，四野瑞烟浮，柳菀更桑柔。土膏脉起条风扇，宿雪润田畴。金根毂转如雷动，羽衔拥貔貅。扶携老稚康衢满，延跂望凝旒。斗移星转，一气又环周，六府要时修。务农重谷人胥劝，耕籍礼殊尤。坛壝岳峙文明地，黛耜驾青牛。雍容南亩三推了，玉趾更迟留。

《六州》

昭圣武，不战屈人兵。干戈戢，烽燧息，海宇清宁。民丰业，歌咏升平。愿咸归畎亩，力穑为氓。经界正，东作西成。农务轸皇情，躬亲耒耜，相劝深耕。人心感悦，击壤沸欢声。乘銮辂，羽旗彩仗鲜明。传清跸，行黄道，缇骑出重城。仰瞻日表映朱纮，环佩更锵鸣。百执公卿，不辞染屦意专精，准拟奉粢盛。田多稼，风行遐迩，家家给足，胥庆三登。

《十二时》

临寰宇，恭己岩廊，属意在耕桑。爱民利物，德迈陶唐，跻俗尽淳厖。开千亩，帝籍神仓。举彝章，祇祓坛场，为农事祈祥。涓辰行礼，节物值春阳。罄齐庄，明德荐馨香。宫禁邃，嫔妃并御侍，穜稑献君王。中闱表率，阴教逾光。帐殿霭煩黄，槠桓设，翠幕高张，庆云翔。尊罍陈酒醴，金石奏宫商。神灵感格，岁岁富仓箱。庆明昌，行旅不赍粮。

《奉禋歌》

吾皇端立太平基，奉祀肃雍格神祇。抚御耦，降嘉种，何辞手揽洪縻。命太史视日，祇告前期。验穹象，天田入望更光辉。掌礼陈仪，蒐钜典，迎春令，颁宣温诏，遍九围，人尽熙熙。仰明时，俨垂衣，佳气氤氲表厖禧。丰年屡，大田生异粟，含滋吐秀，九种传图，尽来丹阙，瑞应昌时。亨运正当摄提，伫见咏京坻。躬稼穑，重耘耔。盛礼兴行先百姓，崇本业，忧勤如禹、稷，播在声诗。

显仁皇后上仙发引三首

《导引》

长乐晚，彩戏莱衣，奄忽梦报仙期。帝乡渺渺乘鸾去，啼红嫔御不胜悲，苍梧烟水杳难追。肠断处，过江时。银涛千万叠，不知何处是瑶池。

《六州》

中兴运，孝治格升平。回騩驭。弭凤驾，册宝初上鸿名。龙楼问寝候鸡鸣，更翻来戏彩衣轻。坤躔夜照老人星，金觞上寿，长愿燕慈宁。乘云何处去！愁断紫箫声。追思金殿，椒壁丹楹。又谁知勤俭仁明，风行化被宫庭。佑圣主，底明时，阴功暗及生灵。离宫晚，花卉娉婷。甲观高，潮海峥嵘。往事回头，忽飘零。空留嫔御，掩泣望霓旌。会稽山翠，永祐陵高，而今便是蓬、瀛。

《十二时》

炎图景运正延鸿，文思坐深宫。慈宁大养，乐事时奏宸聪。皇龄永，恩霈下遍寰中。君王垂彩服，嫔御上瑶钟。年年诞节，就盈吉月，交庆流虹。欢洽意方浓，不觉仙游渺邈，但号泣苍穹。追慕念音容，诗书慈俭，配古追□从。躬行四德，谁知继《二南》风。移盼俄空，宝钅监脂泽尘封。清都远，帝乡遥，杳难通。想云軿还上瀛、蓬。稽山何在？当年禹宅，万古葱葱。归难堪，潮头定，海波融。

显仁皇后神主祔太庙一首

《导引》

返虞长乐，犹是亿宾天，何事驾仙軿。箫笳仪卫辞宫阙，移仗入云烟。于皇清庙敞华筵，昭穆谨承先。千秋长奉烝尝孝，永享中兴年。

钦宗皇帝一首

《导引》

鼎湖龙远，九祭毕嘉觞，遥望白云乡。箫笳凄咽离天阙，千仗俨成行。圣神昭穆盛重光，宝室万年藏。皇心追慕思无极，孝飨奉烝尝。

安穆皇后一首

《导引》

凤箫声断，缥缈溯丹丘，犹是忆河洲。荧煌宝册来天上，何处访仙游？葱葱郁郁瑞光浮，嘉酌侑芳羞。琱舆绣幰归新庙，百世与千秋。

景灵宫奉安神御三首

徽宗皇帝《导引》

中兴复古，孝治日昭鸿，原庙饰瑰宫。金璧千门磻万碣，楹桷竞穹崇。亭童芝盖拥旌龙，列圣俨相从。共锡神孙千万寿，龟鼎亘衡、嵩。

显仁皇后《导引》

坤仪厚载，遗德满寰中，归御广寒宫。玉容如在飚舆远，长乐起悲风。霓旌绛节下层空，云阙晓曈昽。真游千载安原庙，圣孝与天通。

钦宗皇帝《导引》

深仁厚德，流泽自无穷，仙驭倏宾空。衣冠未返苍梧远，遥望鼎湖龙。人间仿佛认天容，缥缈五云中。帝城犹有遗民在，垂泪向西风。

安恭皇后上仙发引一首

金殿晚，愁结坤宁。天下母，忽仙升。云山浩浩归何处？但闻空际彩鸾声。紫箫断后无踪迹，烟霭夜澄澄。晓梦到瑶城，当时花木正冥冥。

高宗梓宫发引三首

《导引》

寒日短，草露朝晞。仙鹤下，梦云归。大椿亭畔苍苍柳，怅无由挽住天衣。昭阳深，暝鸦飞。愁带箭，恋恩栖。笳箫三叠奏，都人悲泪袂成帷。

《六州》

尧传舜，盛事千古难并。回龙驭，辞凤掖，北内别有蓬、瀛。为天子父，册鸿名，万年千岁福康宁，春秋不说楚冥灵。莱衣彩戏，汉殿玉卮轻，宸游今不见，烟外落霞明。前回丁未，雾塞神京。正同符光武中兴，擎天独力扶倾。定宗庙，保河山，乾坤整顿庚庚。功成了，脱屣遗

荣。访崆峒，容与丹庭。笑挹尘寰，不留行。吾皇哀恋，泪血洒神旌。肠断涛江渡，明日稽山，暮云东望元陵。

《十二时》

璧门双阙转苍龙，德寿俨祇宫。轩屏正坐，天子亲拜天公，仪绅笏，罗鹓鹭，粲庭中。仙家欢不尽，人世寿无穷。谁知云路，玉京成就，催返璇穹，转手万缘空。见说烟霄好处，不与下方同。尘合雾迷濛，笙箫寥亮，楼阁玲珑。中兴大业，巍巍稽古成功。事去孤鸿，忍听宵柝晨钟！灵轝驾，素帏低，杳厖茸。浙江潮，万神护，川后滋恭。因山祇事，崔嵬禹穴，此日重逢。柏城封，愁长夜，起悲风。歌《清庙》，千古诵高宗。

虞主赴德寿宫一首

《导引》

上皇天大，华旦焕尧文，鸿福浩无垠，羽龙俄驾灵輴去，空钅巢鼎湖云。稽山翠拥浙江濆，归旆卷缤纷。仙游指日严升祔，万载颂高勋。

祔庙一首

《导引》

虞觞奉主，仙驭返皇宫，礼典极钦崇。云旗前导开清庙，龙管咽薰风。巍巍尧父告神功，追慕孝诚通。千秋万岁中兴统，宗祀与天同。

淳熙十六年高宗神御奉安一首

《导引》

中兴揖逊，功德仰兼隆，仁泽被华戎。鼎湖俄痛遗弓堕，如日想威容。柔仪懿范与尧同，飚驭俨相从。灵宫真馆偕来燕，垂裕永无穷。

绍熙五年孝宗皇帝虞主还宫一首

《导引》

孝宗纯孝，前圣更何加！高蹈处重华。丹成仙去龙輴远，越岸暮山遐。波神先为卷寒沙，来往护灵槎。九虞礼举神祇乐，万世佑皇家。

祔庙一首

《导引》

吾皇尽孝，宗庙务崇尊，钜典备弥文。巍巍东向开基主，七世祔神孙。追思九闰整乾坤，寰宇慕洪恩。从今密迩高宗室，千载事如存。

庆元六年光宗皇帝发引一首

笳鼓发，云惨寒空。丹旐去，卷悲风。忧勤六载亲几务，有巍巍圣德仁功。褰裳尊处大安宫，荆鼎就，遽遗弓。仙游攀不及，臣民号恸诉苍穹。

神御奉安一首

《导引》

龟书畀姒，历数在皇躬，揖逊仰高风。鼎湖龙去遗弓堕，冠剑钅巢深宫。涂山齐德翊成功，仙魄蚤宾空。珍台闲馆栖神地，献飨永无穷。

宁宗皇帝发引三首

《导引》

三弄晓，云黯天低。攀六引，转悲凄。俭慈孝哲钟天性，深仁厚泽遍群黎。东西南北傒商霓。功甫就，别宸闺。臣民千古恨，几时羽卫带潮归！

《六州》

明天子，昔日丕纂鸿图。躬道德，崇学问，稽古训，访群儒。日亲广厦论唐、虞，讲求政治想都俞，君臣一德志交孚。外夷效顺，犹自选车徒。仁恩沾四国，固结满寰区。千年宗社，万岁规摹。重新天命出乾符，老癃策杖相扶，愿观德化遍方隅。幸无死须臾，谓宜圣寿等嵩呼。遽登云舆上龙湖，宸居幽寂紫云孤。宸章宝画，但与日星俱。龙帷凤翣已载途，忍听笳鼓嗟吁！

《十二时》

弋绨革舄最仁贤，俭德自躬全。尤勤庶政，三十余年。金风肃，秋

渐老，摄调愆。忱恂遍群祀，号泣诉旻天。缀衣将出，神凝玉几，一夜登仙，弓堕隔苍烟。七月有来同轨，引綍动灵辁。凄怆泪潸然，行号巷哭，《薤露》声传。东城去路，惊涛忍见江船！憔悴山川，不禁箫鼓咽。山阴处，茂林修竹芊芊。望陵宫，应弗远，金粟堆前。人徒慕恋，百神警侍，盘翥驱先。戴鸿恩，空痛慕，泪珠连。千秋岁，功德寄华编。

神主祔庙一首

《导引》

中兴四叶，休德继昭清，王度日熙平。气调玉烛金穰应，八表颂声腾。中原图籍入宸廷，列圣慰真灵。衮龙登庙游仙阙，亿万载尊承。

宝庆三年奉上宁宗徽号一首

《导引》

中兴五叶，天子肇明禋，一德格高旻。宁皇至圣功超古，万国慕深仁。徽称显号又还新，功德粲雕珉。乾坤绘画终难尽，遗泽在斯民。

庄文太子薨一首

《导引》

秋月冷，秋鹤无声。清禁晓，动皇情。玉笙忽断今何在？不知谁报玉楼成。七星授辔骖鸾种，人不见，恨难平。何以返霓旌？一天风露苦凄清。

景献太子薨一首

《导引》

霜月苦，宫鼓冬冬。霓旐启，鹤闱空。洞箫声断知何处，海山依约五云东。玉符龙节参神閟，昭圣眷，惨天容。千古恨无穷，遍山松柏撼悲风。

志第九十五 乐十七

○诗乐 琴律 燕乐 教坊 云韶部 钧容直 四夷乐

诗乐　　虞庭言乐，以诗为本。孔门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记》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咏歌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为易也。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籥，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朱熹述为诗篇，汇于学礼，将使后之学者学焉。

《小雅》歌凡六篇：

朱熹曰："《传》曰：'大学始教，宵雅肄三。'谓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三诗也。此皆君臣宴劳之诗，始学者习之，所以取其上下相和厚也。古乡饮酒及燕礼皆歌此三诗。及笙入，六笙间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六笙诗本无辞，其遗声亦不复传矣。《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

二南《国风》歌凡六篇：

朱熹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乡饮酒》及《乡射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燕礼》云：'遂歌乡乐。'即此六篇也。合乐，谓歌舞与众声皆作。《周南》、《召南》，古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之不失职，《采苹》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

《小雅》诗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皆用黄钟清宫。 俗呼为正宫调。

二南《国风》诗谱：《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皆用无射清商。 俗呼为越调。

朱熹曰："《大戴礼》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废不可歌，本文颇有阙误。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

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诗，皆古声辞。其后，新辞作而旧曲遂废。唐开元乡饮酒礼，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莫得闻。此谱，相传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窃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词虽存，而世莫能补。如此谱直以一声协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乐者考焉。”

琴律　赜天地之和者莫如乐，畅乐之趣者莫如琴。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白虎通》曰：“琴者，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宜众乐皆为琴之臣妾。然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声：革为燥湿所薄，丝有弦柱缓急不齐，故二者其声难定。鼓无当于五声，此不复论。惟丝声备五声，而其变无穷。五弦作于虞舜，七弦作于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后增损不一。至宋始制二弦之琴，以象天地，谓之两仪琴，每弦各六柱。又为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其倍应之声靡不毕备。太宗因大乐雅琴加为九弦，按曲转入大乐十二律，清浊互相合应。大晟乐府尝罢一、三、七、九。惟存五弦，谓其得五音之正，最优于诸琴也。今复俱用。太常琴制，其长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

姜夔《乐议》分琴为三准：自一晖至四晖谓之上准，四寸半，以象黄钟之半律；自四晖至七晖谓之中准，中准九寸，以象黄钟之正律；自七晖至龙龈谓之下准，下准一尺八寸，以象黄钟之倍律。三准各具十二律声，按弦附木而取。然须转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转弦，则误触散声，落别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声，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转弦合调图：

《五弦琴图说》曰：“琴为古乐，所用者皆宫、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弦散声配之。其二变之声，惟用古清商，谓之侧弄，不入雅乐。”

《七弦琴图说》曰：七弦散而扣之，则间一弦于第十晖取应声。假如宫调，五弦十晖应七弦散声，四弦十晖应六弦散声，大弦十晖应三弦散声，惟三弦独退一晖，于十一晖应五弦散声，古今无知之者。窃谓黄钟、大吕并用慢角调，故于大弦十一晖应三弦散声；太簇、夹钟并用清商调，故于二弦方十二晖应四弦散声；姑洗、仲吕、蕤宾并用宫调，故于三弦十一晖应五弦散声；林钟、夷则并用慢宫调，故于四弦十一晖应

六弦散声；南吕、无射、应钟并用蕤宾调，故于五弦十一晖应七弦散声。以律长短配弦大小，各有其序。”

《九弦琴图说》曰：“弦有七、有九，实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变为散声也。或欲以七弦配五音二变，以余两弦为倍，若七弦分配七音，则是今之十四弦也。《声律诀》云：‘琴瑟龊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变，则于律法不谐矣。或曰：‘如此则琴无二变之声乎？’曰：‘附木取之，二变之声固在也。’合五、七、九弦琴，总述取应声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声取弦晖之应，皆以次列按。

古者大琴则有大瑟，中琴则有中瑟，有雅琴、颂琴，则雅瑟、颂瑟，实为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隐间八尺一寸，广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黄钟之数。梁下相连，使其声冲融；首尾之下为两穴，使其声条达，是《传》所谓“大瑟达越”也。四隅刻云以缘其武，象其出于云和。漆其壁与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设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别以五色，五五相次，苍为上，朱次之，黄次之，素与黔又次之，使肄习者便于择弦。弦八十一丝而朱之，是谓朱弦。其尺则用汉尺。凡瑟弦具五声，五声为均，凡五均，其二变之声，则柱后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声。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声，瑟之能事毕矣。夔于琴、瑟之议，其详如此。

朱熹尝与学者共讲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并用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损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声，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声傅于琴上，如吹管起黄钟，则以琴之黄钟声合之；声合无差，然后以次遍合诸声，则五声皆正。唐人纪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丝声皆当如此。今人苟简，不复以管定声，其高下出于临时，非古法也。

调弦之法：散声隔四而得二声；中晖亦如之而得四声；八晖隔三而得六声；九晖按上者隔二而得四声，按下者隔一而得五声；十晖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声，按下者隔二而得四声。每疑七弦隔一调之，六弦皆应于第十晖，而第三弦独于第十一晖调之乃应。及思而得之，七弦散声为五声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众弦散声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声皆自东而西，相为次第。其六弦会于十晖，则一与三者，角与散角应也；二与四者，徵与散徵应也；四与六者，宫与散少宫应也；五与七者，商

与散少商应也；其第三、第五弦会于十一晖，则羽与散羽应也。义各有当，初不相须，故不同会于一晖也。

旋宫诸调之法：旋宫古有“随月用律”之说，今乃谓不必转轸促弦，但依旋宫之法而抑按之，恐难如此泛论。当每宫指定，各以何声取何弦为唱，各以何弦取何律为均，乃见详实。又以《礼运正义》推之，则每律各为一宫，每宫各有五调，而其每调用律取声，亦各有法。此为琴之纲领，而说者罕及，乃阙典也。当为一图，以宫统调，以调统声，令其次第、宾主各有条理。仍先作三图：一、各具琴之形体、晖弦、尺寸、散声之位；二、附按声声律之位；三、附泛声声律之位，列于宫调图前，则览者晓然，可为万世法矣。

观熹之言，其于琴法本融末粲，至疏达而至缜密，盖所谓识其大者欤！

燕乐　古者，燕乐自周以来用之。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弦。厥后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时，匪直汉氏上林乐府、缦乐不应经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昺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藉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示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

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

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其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紧别之。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此其取律寸、律数、用字纪声之略也。

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徵以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

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此其七声高下之略也。

声由阳来，阳生于子、终于午。燕乐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声、徵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此其夹钟收四声之略也。

宫声七调：曰正宫、曰高宫、曰中吕宫、曰道宫、曰南吕宫、曰仙吕宫、曰黄钟宫，皆生于黄钟。商声七调：曰大食调、曰高大食调、曰双调、曰小食调、曰歇指调、曰商调、曰越调，皆生于太簇。羽声七调：曰般涉调、曰高般涉调、曰中吕调、曰正平调、曰南吕调、曰仙吕调、曰黄钟调，皆生于南吕。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

窃考元定言燕乐大要，其律本出夹钟，以十二律兼四清为十六声，而夹钟为最清，此所谓靡靡之声也。观其律本，则其乐可知。变宫、变徵既非正声，而以变徵为宫，以变宫为角，反紊乱正声。若此夹钟宫谓之中吕宫、林钟宫谓之南吕宫者，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也。所收二十八调，本万宝常所谓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调各加一声，流荡忘反，而祖调亦不复存矣。声之感人，如风偃草，宜风俗之日衰也！夫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使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此正古君子所以为治天下之本也。绍兴、乾道教坊迄弛不复置云。

教坊　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作《倾杯乐》；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群臣皆起，听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

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匊。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罢。第十九、用角牴，宴毕。

其御楼赐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宴会、赏花、习射、观稼，凡游幸但奏乐行酒，惟庆节上寿及将相入辞赐酒，则止奏乐。　都知、色长二人摄太官令，升殿对立，逡巡周，大宴则酒、唱遍，曲宴宰相虽各举酒，通用慢曲而舞《三台》。

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一曰正宫调，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曰中吕宫，其曲二，曰《万年欢》、《剑器》；三曰道调宫，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曰南吕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吕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曰黄钟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曰越调，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九曰双调，其曲三，曰《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曰小石调，其曲二，曰《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曰歇指调，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曰林钟商，其曲三，曰《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道人欢》；十四曰南吕调，其曲二，曰《绿腰》《罢金钲》；十五曰仙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采云归》；十六曰黄钟羽，其曲一，曰《千春乐》；十七曰般涉调，其曲二，曰《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曰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不用者有十调：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觱栗、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

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乐用觱栗、笛、羯鼓、腰鼓、揩鼓、鸡楼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三曰婆罗门队，紫罗僧衣，绯挂子，执锡镮拄杖；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舌鞢，戴毡帽；五曰诨臣万岁乐队，衣紫绯绿罗宽衫，诨裹簇花幞头；六曰儿童感圣乐队，衣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七曰玉兔浑脱队，四色绣罗襦，系银带，冠玉兔冠；八曰异域朝天队，衣锦袄，系银束带，冠夷冠，执宝盘；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十曰射雕回鹘队，衣盘雕锦襦，系银□舌鞢，射雕盘。

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衣青罗生色通衣，背梳髻，系绶带；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奉绣球；四曰佳人剪牲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牲丹花；五曰拂霓裳队，衣红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红绣抹额；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七曰凤迎乐队，衣红仙砌衣，戴云鬟凤髻；八曰菩萨献香花队，衣生色窄砌衣，戴宝冠，执香花盘；九曰彩云仙队，衣黄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执旌节、鹤扇；十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球杖。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

百戏有蹴球、踏蹻、藏擫、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 锡庆院宴会，诸王赐食及宰相筵设时赐乐者，第四部充。

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云长寿乐》鼓吹曲，以奏御焉。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

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荷皇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大石调《嘉禾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欢》，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曲破二十九：

正宫《宴钧台》，南吕宫《七盘乐》，仙吕宫《王母桃》，高宫《静三边》，黄钟宫《采莲回》，中吕宫《杏园春》、《献玉杯》，道调宫《折枝花》，林钟商《宴朝簪》，歇指调《九穗禾》，高大石调《转春莺》，小石调《舞霓裳》，越调《九霞觞》，双调《朝八蛮》，大石调《清夜游》，林钟角《庆云见》，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龙池柳》，高角《阳台云》，歇指角《金步摇》，大石角《念边功》，双角《宴新春》，南吕调《凤城春》，仙吕调《梦钧天》，中吕调《采明珠》，平调《万年枝》，黄钟羽《贺回鸾》，般涉调《郁金香》，高般涉调《会天仙》。

琵琶独弹曲破十五：

凤鸾商《庆成功》，应钟调《九曲清》，金石角《凤来仪》，芙蓉调《蕊宫春》，蕤宾调《连理枝》，正仙吕调《朝天乐》，兰陵角《奉宸欢》，孤雁调《贺昌时》，大石调《寰海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钟角《泛仙槎》，无射宫调《帝台春》，龙仙羽《宴蓬莱》，圣德商《美时清》，仙吕调《寿星见》。

小曲二百七十：

正宫十：《一阳生》、《玉窗寒》、《念边戍》、《玉如意》、《琼树枝》、《鹣鶼裘》、《塞鸿飞》、《漏丁丁》、《息鼙鼓》、《劝流霞》。

南吕宫十一：《仙盘露》、《冰盘果》、《芙蓉园》、《林下风》、《风雨调》、《开月幌》、《凤来宾》、《落梁尘》、《望阳台》、《庆年丰》、《青骢马》。

中吕宫十三：《上林春》、《春波绿》、《百树花》、《寿无疆》、《万年春》、《击珊瑚》、《柳垂丝》、《醉红楼》、《折红杏》、《一园花》、《花下醉》、《游春归》、《千树柳》。

仙吕宫九：《折红蕖》、《鹊度河》、《紫兰香》、《喜尧时》、《猗兰殿》、《步瑶阶》、《千秋乐》、《百和香》、《佩珊珊》。

黄钟宫十二：《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满帘霜》、《画屏风》、《折茱萸》、《望春云》、《苑中鹤》、《赐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高宫九：《嘉顺成》、《安边塞》、《猎骑还》、《游兔园》、《锦步帐》、《博山炉》、《暖寒杯》、《云纷纭》、《待春来》。

道调宫九：《会夔龙》、《泛仙杯》、《披风襟》、《孔雀扇》、《百尺楼》、《金尊满》、《奏明庭》、《拾落花》、《声声好》。

越调八：《翡翠帷》、《玉照台》、《香旖旎》、《红楼夜》、《珠顶鹤》、《得贤臣》、《兰堂烛》、《金镝流》。

双调十六：《宴琼林》、《泛龙舟》、《汀洲绿》、《登高楼》、《麦陇雉》、《柳如烟》、《杨花飞》、《玉泽新》、《玳瑁簪》、《玉阶晓》、《喜清和》、《人欢乐》、《征戍回》、《一院香》、《一片云》、《千万年》。

小石调七：《满庭香》、《七宝冠》、《玉唾盂》、《辟尘犀》、《喜新晴》、《庆云飞》、《太平时》。

林钟商十：《扌采秋兰》、《紫丝囊》、《留征骑》、《塞鸿度》、《回鹘朝》、《汀洲雁》、《风入松》、《蓼花红》、《曳珠佩》、《遵渚鸿》。

歇指调九：《榆塞清》、《听秋风》、《紫玉箫》、《碧池鱼》、《鹤盘旋》、《湛恩新》、《听秋蝉》、《月中归》、《千家月》。

高大石调九：《花下宴》、《甘雨足》、《画秋千》、《夹竹桃》、《攀露桃》、《燕初来》、《踏青回》、《抛绣球》、《泼火雨》。

大石调八：《贺元正》、《待花开》、《扌采红莲》、《出谷莺》、《游月宫》、《望回车》、《塞云平》、《秉烛游》。

小石角九：《月宫春》、《折仙枝》、《春日迟》、《绮筵春》、《登春台》、《紫桃花》、《一林红》、《喜春雨》、《泛春池》。

双角九：《凤楼灯》、《九门开》、《落梅香》、《春冰拆》、《万年安》、《催花发》、《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岛》。

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风盛》、《琥珀杯》、《雪花飞》、《皂貂裘》、《征马嘶》、《射飞雁》、《雪飘飖》。

大石角九：《红炉火》、《翠云裘》、《庆成功》、《冬夜长》、《金鹦鹉》、《玉楼寒》、《凤戏雏》、《一炉香》、《云中雁》。

歇指角九：《玉壶冰》、《卷珠箔》、《随风帘》、《树青葱》、《紫桂丛》、《五色云》、《玉楼宴》、《兰堂宴》、《千秋岁》。

越角九：《望明堂》、《华池露》、《贮香囊》、《秋气清》、《照秋池》、《晓风度》、《靖边尘》、《闻新雁》、《吟风蝉》。

林钟角九：《庆时康》、《上林果》、《画帘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气清》、《风中琴》、《转轻车》、《清风来》。

仙吕调十五：《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欢》、《玉钩栏》、《金步摇》、《金错落》、《燕引雏》、《草芊芊》、《步玉砌》、《整华裾》、《海山青》、《旋絮绵》、《风中帆》、《青丝骑》、《喜闻声》。

南吕调七：《春景丽》、《牡丹开》、《展芳茵》、《红桃露》、《啭林莺》、《满林花》、《风飞花》。

中吕调九：《宴嘉宾》、《会群仙》、《集百祥》、《凭朱栏》、《香烟细》、《仙洞开》、《上马杯》、《拂长袂》、《羽觞飞》。

高般涉调九：《喜秋成》、《戏马台》、《泛秋菊》、《芝殿乐》、《鸂鶒杯》、《玉芙蓉》、《偃干戈》、《听秋砧》、《秋云飞》。

般涉调十：《玉树花》、《望星斗》、《金钱花》、《玉窗深》、《万民康》、《瑶林风》、《随阳雁》、《倒金罍》、《雁来宾》、《看秋月》。

黄钟羽七：《宴邹枚》、《云中树》、《燎金炉》、《涧底松》、《岭头梅》、《玉炉香》、《瑞雪飞》。

平调十：《万国朝》、《献春盘》、《鱼上冰》、《红梅花》、《洞中春》、《春雪飞》、《翻罗袖》、《落梅花》、《夜游乐》、《斗春鸡》。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

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并《倾杯乐》、《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涉调、黄钟羽、平调，并《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倾杯乐》、《朝中措》、《三台》；双调《倾杯乐》、《摊破抛球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洞中仙》、《望行宫》、《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倾杯乐》、《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

若《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藩邸作，以述太祖美德，诸曲多秘。而《平晋普天乐》者，平河东回所制，《万国朝天乐》者，又明年所制，每宴享常用之。然帝勤求治道，未尝自逸，故举乐有度。雍熙初，教坊使郭守中求外任，止赐束帛。

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曰《鸡叫子》。又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太宗所制曲，乾兴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曲：黄钟、道调、仙吕、中吕、南吕、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吕、仙吕、双越调，黄钟羽。其急慢诸曲几千数。又法曲、《龟兹》、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圣中，帝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张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岂知之，愿备书时政记。"

世号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宴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则不待知音而后能也。今太常乐县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类皆仿古，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古乐岂真若此哉！孔子曰"恶郑声"，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而太常乃与教坊殊绝，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

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柷吾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镈钟、镈磬、宫轩为正声，而概谓夷部、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椎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盂；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桉。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盂、榻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八音之器，岂异此哉！孔子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声之变尔。试在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滔濞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当数子纷纷锐意改制之后，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存其语，以俟知者。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祐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异时或传诏增置，许有司论奏。使、副岁阅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应奉人阙，即以次补。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

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嘽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向，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十一月，奏新乐于化成殿，帝谕近臣曰：“乐声第降一律，已得宽和之节矣。”增赐方响为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驾、卤部乐一律，如教坊云。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人，至八年，复之，许教乐。

政和三年五月，诏：“比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八月，尚书省言：“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从之。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绍兴末复省。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可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

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旧例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 以上并临安府差。

相扑等子二十一人。 御前忠佐司差。

命罢小儿及女童队，余用之。

云韶部者，黄门乐也。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每上元观灯，上巳、端午观水嬉，皆命作乐于宫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节，亲王内中宴射，则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吕宫《万年欢》；二曰黄钟宫《中和乐》；三曰南吕宫《普天献寿》，此曲亦太宗所制；四曰正宫《梁州》；五曰林钟商《泛清波》；六曰双调《大定乐》；七曰小石调《喜新春》；八曰越调《胡渭州》；九曰大石调《清平乐》；十曰般涉调《长寿仙》；十一曰高平调《罢金钲》；十二曰中吕调《绿腰》；十三曰仙吕调《采云归》。乐用琵琶、筝、笙、觱栗、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杂剧用傀儡，后不复补。

钧容直，亦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若御楼观灯、赐酺，则载第一山车。端拱二年，又选捧日、天武、拱圣军晓畅音律者，增多其数，以中使监视，藩臣以乐工上贡者亦隶之。淳化四年，改名钧容直，取钧天之义。初用乐工，同云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温用之请，增《龟兹》部，如教坊。其奉天书及四宫观皆用之。有指挥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应奉文字一人、监领内侍二人。嘉祐元年，系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诏以为额，阙即补之。七年，诏隶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听补军职，隶军头司。其乐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嘉祐二年，监领内侍言，钧容直与教坊乐并奏，声不谐。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虽间有损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

绍兴中，钧容直旧管四百人，杨存中请复收补，权以旧管之半为额，寻闻其召募骚扰，降诏止之。及其以应奉有劳，进呈推赏，又申谕止于支赐一次，庶杜其日后希望。绍兴三十年，复诏钧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拟一等班直收顿，内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尝援祖宗旧典，点选入教，虽暂从其请，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

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

诸军皆有善乐者，每车驾亲祀回，则衣绯绿衣，自青城至朱雀门，列于御道之左右，奏乐迎奉，其声相属，闻十数里。或军宴设亦奏之。

棹刀枪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衙军习乐者，令钧容直教之，内侍主其事，园苑赐会及馆待契丹使人。

又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诸军乐，诸州皆有衙前乐。

四夷乐者，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以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闲慢库务门及旧城门敢勇三十六，与茶酒新任殿侍。《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然古鞮鞻氏掌四夷乐，韎师、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盖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废也。《汉律》曰：'每大朝会宜设于殿门之外。'天子御楼，则宫架之外列于道侧，岂可旋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

志第九十六 仪卫一

○殿庭立仗

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书》载弁戈、冕刘、虎贲、车辂，王出入，执盾以夹王车。朝仪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汉，始有周庐、陛戟、卤簿、金根、大驾、法驾千乘万骑之盛。历代因之，虽或损益，然不过为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旧，讲究修葺，尤为详备。其殿庭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授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此其大较也。若夫临时增损，用置不同，则有国史、会要、礼书具在。今取所载。撮其凡为《仪卫志》。

殿庭立仗，本充庭之制。唐礼，殿庭、屯门，皆列诸卫黄麾大仗。宋兴，太祖增创错绣诸旗并幡氅等，著于《通礼》，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则陈之。青龙、白虎旗各一，分左右；五岳旗五在左，五星旗五在右；五方龙旗二十五在左，五方凤旗二十五在右；红门神旗二十八，分左右；朱雀、真武旗各一，分左右；皂纛十二，分左右。 以上金吾。

天一、太一旗各一，分左右；摄提旗二，分左右；五辰旗五，北斗旗一，分左右； 木、火、北斗在左，金、水、土在右。

二十八宿各一， 角宿至壁宿在左，奎宿至轸宿在右。

风伯、雨师旗各一，分左右；白泽、驯象、仙鹿、玉兔、驯犀、金鹦鹉、瑞麦、孔雀、野马、犛牛旗各二，分左右；日月合璧旗一，在左；五星连珠旗一，在右；雷公、电母旗各一，分左右；军公旗六，分左右；黄鹿、飞麟、兕、驺牙、白狼、苍乌、辟邪、网子、貔旗各二，分左右；信幡二十二，分左右；传教、告止幡各十二，分左右；黄麾二，分左右。 以上兵部。

日旗、月旗各一，分左右；君王万岁旗一在左；天下太平旗一，在右；狮子旗二，分左右；金鸾、金凤旗各一，分左右；五方龙旗各一。青、赤在左，黄、白、黑在右。以上龙墀。

龙君、虎君旗各五，分左右；赤豹、黄罴旗各五，分左右；小黄龙旗一，在左；天马旗一，在右；吏兵、力士旗各五，分左右；天王旗四，分左右；太岁旗十二，分左右；天马旗六，分左右；排栏旗六十，分左右；左右幡氅各五行，行七十五；大黄龙旗二，分左右；大神旗六，分左右。 以上六军。

神宗元丰二年，详定所言："正旦御殿，合用黄麾仗。案唐《开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宴外国，亦皆用之。故事，皇帝受群臣上尊号，诸卫各率其属，勒所部屯门、殿庭列仗卫。今独修正旦仪注，而余皆未及。欲乞冬会等仪，悉加详定。"诏从之。又言："御殿仪仗，有黄麾幡三而无黄麾。请制大麾一，注旄于干首，以取夏制；黄色，以取汉制；用十二幅，以取唐制；用一旒，以取今龙墀旗之制。建于当御厢之前，以为表识。其当御厢之后，则建黄麾幡二。"上谓蔡确等曰："黄麾制度，终有可疑。今凿而为植于大庭，夷夏共瞻，或致博闻多识者讥议，非善，宜姑阙之。"乃止。三年，详定所言："昨定朝会图，于大庆殿横街北止陈大辇、逍遥、平辇，而舆未陈也。当大辇之南，增腰舆一，小舆一。古者扇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唐《开元》改为孔雀，凡大朝会，陈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国朝复雉尾之名，而四面略为羽毛之形，中绣双孔雀，又有双盘龙扇，皆无所本。"遂改制偏扇、团方扇为三等，绣雉。凡朝会，平辇、逍遥并陈于东西龙墀上。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大庆殿大朝会仪卫：

黄麾大仗五千七十五人。仗首左右厢各二部，绛引幡十。　　执各一人。

第一部，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各一员，第二部，左右领军卫折冲，掌鼓一人，帅兵官一十人。次执仪刀部十二行，每行持各十人：　后部并仗同。

第一行，黄鸡四角氅； 凡氅，皆持以龙头竿。

第二，仪锽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氅；第四，乌戟；第五，绯

凤六角氅；第六，细弓矢；第七，白鹅四角氅；第八，朱縢络盾刀；第九，皂鹅六角氅；第十，细弓矢；第十一，槊；第十二，绿縢络盾刀。揭鼓二，掌鼓二人。 后部同。

以上排列左右厢。第一部各于军员之南，居次厢第一部稍前。第二部于第一部之后，并相向。

次厢左右各三部：第一，左右屯卫；第二，左右武卫，并大将军；第三，左右卫将军：各一员。第一，果毅；第二、第三，折冲：各一员。于仗首左右厢第一部之南，相向。持黄麾幡二人，在当御厢前分立。当御厢左右各一部，左右卫果毅各一人，于玉辂之前分左右，并北向。

次后厢左右各三部：第一，左右骁卫将军；第二，左右领军卫折冲；第三，左右领军卫果毅：各一员。第一部，分于当御厢之左右差后；第二部，左在金辂之后西偏，右在象辂之后东偏；第三部，左在革辂之后西偏，右在木辂之后东偏，并北向。

次左右厢各三部：第一，左右武卫将军；第二，左右屯卫将军；第三，左右领军卫折冲：各一员。各在网子、鹖鸡、貔旗之前，东西相向。左右厢各步甲十二队：第一队，左右卫果毅；第二，左右卫，第四，左右骁卫，第六，左右武卫，第八，左右屯卫，第十、第十二，左右领军卫，并折冲；第三，左右骁卫，第五，左右武卫，第七，左右屯卫，第九、第十一，左右领军卫，并果毅：各一员。每队旗一，貔、鹖鸡、仙鹿、金鹦鹉、瑞麦、孔雀、野马、犛牛、甘露、网子。 内第十二队旗同第一队。

刀盾、弓矢相间，分十二队，每队三十人，五重。第一至第六队，在仗首第二部北；第七至第十二队，在仗首第二部南，东西相向。

左右厢后部各十二队：第一、第二，左右卫；第五至第七，左右武卫；第十至第十二，左右领军卫：并折冲。第三、第四，左右骁卫；第八、第九，左右屯卫：并果毅。每队旗二，角、赤熊、兕、太平、驯犀、鵕鸃、驩驺、驺牙、苍乌、白狼、龙马、金牛。次弩五人为一列，弓矢十人为二重，槊二十人为四重。以上在大庆殿门外，第一至第四队在前，第五至第八队在后，第九至第十二队又在后，东西相向。

真武队：金吾折冲都尉一员，仙童、真武、螣蛇、神龟旗各一， 执

各一人。 犦槊二人，弩五人为一列，弓矢二十人为四重，槊二十五人为五重。以上在大庆门外中道，北向排列。

殿中省尚辇：陈孔雀扇四十于帘外。 执各一人。

陈辇舆于龙墀。大辇在东部，押、执、擎人二百二十有二人；腰舆在南，一十有七人；小舆又在南，二十有五人，皆西向。平辇在西，逍遥在南，共三十七人，皆东向。设伞，扇于沙墀：方伞二，分左右； 执伞将校四人。

团龙扇四，分左右； 执扇都将四人。

方雉扇一百，分伞、扇之后，为五行。 执扇长行一百人。

押当职掌二人，各立团龙扇之北。金吾引驾官二人，分立团扇之南。

文德殿入閤之制，唯殿中省细仗，与两省供奉官班于庭。太宗淳化三年，增黄麾仗二百五十人。神宗熙宁三年，修閤门仪制宋敏求言：“本朝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视朝。今既不用入閤仪，即文德殿遂阙视朝之礼。乞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御宣政殿制裁定，以备朔望正衙视朝之礼。”诏学士院详定。学士韩维等上其仪：朔前一日，有司供张于文德殿庭。东面，左金吾引驾官一人，四色官二人，各带仪刀。被金甲天武官一人，判殿中省一人，排列官一人。扇二，方伞一。金吾仗碧襕十二，各执仪刀。兵部仪仗排列职掌一人，押队员僚二人。黄麾幡一，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各八，龙头竿、戟各五十。西面，右金吾引驾官以下，皆如东面。天武官东西总百人。门外立仗：其东，青龙旗一，五岳旗五，五龙旗十；其西，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凤旗十。御马，东西皆五匹，每匹人员二人，御龙官四人。设御幄于殿后閤。其日，左右金吾将军常服押本卫仗，殿中省官押细仗，东西对列，俟皇帝受朝、降坐、放仗，乃退。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文德殿视朝之制：

黄麾半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殿内仗首，左右厢各一部，每部一百二十四人，在金吾仗南，东西相向。绛引幡十， 执各一人。

分部之南北，为五重。当御厢左右部同，左部在帅兵官东，右部在帅兵官西，各为十重。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各一员，居部之中。 次厢左右

第一、第二、第三部同。

掌鼓一人，次大将军后。　　次厢左右第一部并当御厢左右部，次果毅，次厢左右第二、第三部，次折冲，次后厢左右部，次将军。

帅兵官十人，分部之南北，为五重，北在绛引幡之南，南在绛引幡之北。次厢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部在部之南北，当御厢、次后厢左部在黄氅东，右部在氅西。

执仪刀部十行，行十人，每色两行，为五重。　　次厢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部同。当御厢、次后厢左右部，每色一行，为十重。左部以东为首，右部以西为首，并次帅兵官。

第一行，龙头竿黄鸡四角氅； 凡氅皆持以龙头竿。

第二，仪锽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氅；第四，乌戟；第五，绯凤六角氅；第六，细弓矢；第七，白鹅四角氅；第八，朱縢络盾刀；第九，阜鹅六角氅；第十，槊。揭鼓二，掌揭鼓二人。　分立绯氅、乌戟后当中，次厢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部同，当御厢、次后厢并一在仪锽、青氅间，一在弓矢、白氅间，与后行齐。

次厢左右各三部，每部一百一十五人，次左右厢仗首之南，东西相向。第一部，左右屯卫大将军及果毅各一员。第二部，左右武卫大将军，第三部，左右卫将军各一员，折冲各一员。黄麾幡二，分立当御左右厢前中间，北向。当御厢左右各一部，每部一百二十四人，在殿门内中道，分东西，并北向。 次后厢左右部同。大庆殿列于乐架之南。

左右卫果毅各一员。 左在部西，右在部东。次后左右厢将军准此。

次后厢左右各一部，每部一百一十四人，次当御厢南，左右骁卫将军各一员。左右厢各步军六队，　　第一队，每队三十三人，第二至第六队，每队各二十七人。　分东西，在仗队后。第一，左右卫；第三，左右武卫；第五，左右领军卫：并果毅，各一员。第二，左右骁卫；第四，左右屯卫；第六，左右领军卫：并折冲，各一员。每队旗二，貔、金鹦鹉、瑞麦、犛牛、甘露、鹖鸡。 执各一人。

刀盾、弓矢相间，人数行列同前。左右厢步军，殿门外左右厢后部各六队，每队三十八人，在部下亲从后，东西相向。第一队，左右卫；第三，左右武卫；第五，左右领军卫：并折冲，各一员，第二，左右骁

卫；第四、第六，左右屯卫：并果毅，各一员。角、太平、驯犀、驺牙、白狼、苍乌等旗各二，弩五人，为一列，弓矢十人，为二重，槊二十人，为四重。

真武队五十七人，在端礼门内中道，北向。 大庆殿于殿门外。

前有金吾折冲都尉一员，仙童、真武、螣蛇、神龟等旗各一，犦槊二人，弩五人为一列，弓矢二十人为四重，槊二十五人为五重。排列仗队职掌六人，分立仗队之间，殿内四人，殿外二人。

殿中省尚辇陈扇二十于帘外，执扇殿侍二十人。陈腰舆、小舆于东、西朵殿，腰舆在东，小舆在西，人员、都将各一人，辇官共四十人。陈伞、扇于殿下，方伞二，团龙扇四，并分左右夹伞。 执扇各一人，将校或节级。 方雉扇六十，作三重，在伞、扇之后。辇官长行各一人，金吾左右将军各一员，在伞、扇之南，稍前。四色官四人，二人立于将军之南，与伞、扇一列。宣敕放仗二人，在引驾官南。执仪刀引驾官二人，在亲从官后。长行二十四人，在四色官之南。排列官二人，在长行之南。次金甲天武官二人，在长行南。以上并分东西相向立。设旗于殿门之外，青龙旗一在左，五岳神旗各一次之，五方色龙旗各一次之，五方色龙旗各一又次之。白虎旗一在右，五星神旗各一次之，五方色凤旗各一次之，五方色凤旗各一又次之。

诏颁行之。 大庆殿册命诸王、大臣，黄麾仗准文德殿视朝。

政和中，大祀飨立仗：大黄龙负图旗一，执纟斥二百人，陈于阙庭赤龙旗南少西大黄龙旗之北。宣和冬祀，陈于大内前。大黄龙旗一，执纟斥六十人，陈于逐顿宫门外宣德门，次大黄龙负图旗之南。宣和，此旗下又有日、月、五星连珠、北斗、招摇、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君王万岁、狮子、金鸾、金凤、五方龙、天下太平等旗，凡二十一。正、至受朝同。龙墀旗陈于殿庭；太庙，在西櫺星门外路南，次赤龙旗少北；青城，在泰禋门外，夏祭大礼在明禋门外。赤龙旗之南。 宗祀祫飨大礼，不设大黄龙负图旗、大黄龙旗。

大神旗六，执纟斥各九十人，宣德门、泰禋门并陈于大黄龙旗之南，东西相望；大庙陈于西櫺星门外，大黄龙旗之西少南，视赤龙旗为列，南北相望。龙墀旗执纟斥各十二人，左右有日、月旗各一。次君王万岁旗一，宣德门、泰禋门，在路东；太庙，在门外路南。次狮子旗二，左右有金鸾、金凤旗各一。次五方龙旗各一：青、黄、赤龙旗，宣

德、泰禋门在东，太庙在南；黑、白龙旗，宣德、泰禋门在西，太庙在北。次天下太平旗一，宣德、泰禋门，在路西；太庙，在路北。以上旗皆在车驾前发仗内。执纟斥人并锦帽、五色絁绣宝相花衫、铁臂鞲、革带。

政和中，辽使朝紫宸殿，用黄麾角仗，共一千五十六人。殿内黄麾幡二，次四色官之南，分左右。仗首左右厢各一部，每部一百四十人，在朵殿下稍南。绛引幡十，分部之南北，各为五重。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各一员，在部中稍南。 次厢左右第一、第二部同。

掌鼓一人，次大将军后。 次厢左右第一部次果毅，第二部次折冲。

帅兵官十人，分部之南北， 北在绛引幡之南，南在绛引幡之北。次厢左右第一、第二部在部之南北。

各为五重。执仪刀部九行，每行持各十人。第一，龙头竿黄鸡四角氅； 皆持以龙头竿。

第二，仪锽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氅；第四，乌戟；第五，绯凤六角氅；第六，细弓矢；第七，白鹅四角氅；第八，槊；第九，皁鹅六角氅。掌揭鼓一人，在绯氅、乌戟之后。 次厢左右第一、第二部同。

次厢左右各二部，每部一百五人，次左右厢仗首之南。第一部，左右屯卫大将军、果毅各一员；第二，左右武卫大将军、折冲各一员。掌鼓以下至掌揭鼓人数，并同仗首。殿外左右厢各步甲三队，每队三十三人。第一，左右卫，第三，左右武卫，并果毅；第二，左右骁卫、折冲：并各一员。貔、金鹦鹉、瑞麦旗各二，以次分在三队。刀盾三十人，为五重。 内第二队弓矢。

左右厢后部各三队， 第一队每队三十八人，第二队每队三十三人。

第一，左右卫，第三，左右武卫，并折冲；第二，左右骁卫、果毅。角、太平、驯犀旗各二，以次分在三队。弩五人，为一列，弓矢十人，为二重， 第二、第三队为一列。

槊二十人，为四重。排列仗队职掌二人，次厢第二部之南，分左右。以上殿内外仗队，东西相向排列。

殿中省尚辇陈舆、辇于东西朵殿，平辇在东，西向；逍遥辇在西，

东向。设伞、扇于殿下，方伞二，分左右；团龙扇四，分左右，夹方伞。方雉扇二十四，分左右，各二重，在伞、扇之后。金吾四色官一人。

政和中，文德殿发册，用黄麾细仗，共一千四百二人。设日旗、君王万岁旗、狮子旗、金鸾旗、青龙旗、赤龙旗各一，在殿东阶之东，以西为上；月旗、天下太平旗、狮子旗、金凤旗、白龙旗、黑龙旗各一，在殿西阶之西，以东为上； 每旗执扯四人。

俱北向立。押当职掌二人，分左右立于日、月旗南。次方伞二，团龙扇四，夹方伞。次金吾上将军二人，将军四人，引驾官四人。次金甲二人。次四色官六人，内二人执笏，余执金铜仪刀。次碧襕二十四人，内执金铜仪刀左右各六人，在北。次都押衙二人，立于碧襕之南，少退。次皂纛旗一十二， 每旗执扯五人。 左右金吾仗司员僚各一人押纛，立于旗南。次青龙旗一在东，白虎旗一在西， 每旗执扯六人。

员僚二人押旗，在旗之北。以上并分左右，东西向。次五方龙旗在东，五方凤旗在西，各二十五。每五旗相间，各依方色排列。次五岳神旗五在东，五星神旗五在西，各依方位排列。 每旗执扯三人。

次朱雀旗一在东，真武旗一在西。 每旗执扯六人。

以上并北向。员僚二人押旗，在旗之南，分左右。次红门旗二十八，分左右。 每旗执扯二人。

次寅、卯、辰、巳、午、未旗六，在东；申、酉、戌、亥、子、丑旗六，在西。天王旗四，分左右，夹辰旗。次龙君、赤豹、吏兵旗各五，每旗各为一列在东，每列掩尾天马旗一，以次在东。次虎君、黄熊、力士旗各五，每旗各为一列在西，每列掩尾天马旗一，以次在西。每旗执扯三人。

员僚六人押仗，各分立旗前。次员僚四人押旗，分左右，东西为一列。 每列一员。

左厢第一队，鹖鸡、白泽、玉马、貔旗、四渎旗各一，为一列； 下至第九队旗行列准此。

第二队，角、亢、氐、房、心宿旗各一；第三队，虚、危、室、壁、奎宿旗各一；第四队，参、井、鬼、柳宿、駃騠旗各一；第五队，

三角兽、黄鹿、苣文、驯象、飞麟旗各一；第六队，辟邪、玉兔、吉利、仙鹿、祥云旗各一；第七队，花凤、飞黄、野马、金鹦鹉、瑞麦旗各一；第八队，孔雀、兕、甘露、网子、角旗各一，并各为一列；第九队，犛牛旗一，设于孔雀旗后。右厢第一队，同左厢第一；第二队，尾、箕、斗、牛、女宿旗各一；第三队，娄、胃、昴、毕、觜宿旗各一；第四队，星、张、翼、轸、駃騠旗各一；第五至第八队，并同左厢第五至第八；第九队，驺牙旗、苍乌旗各二，相间为一列。 每旗执扯三人。 俱北向。员僚二人，押黄麾立于龙凤旗之北。左右厢五色龙凤旗之东西，各设黄麾幡二。次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各五，次绛麾幡二，次绛引幡五。员僚五人，押黄麾立于龙凤旗北少东。排阑旗三十，自黄麾幡东西排列，以次于南， 每旗执扯三人。

俱北向。镫杖、哥舒各三十，于殿东西两厢排列。镫杖起北，哥舒间之，俱东西相向。左右厢执白柯枪各七十五人，东西相向。又于驺牙旗南设大黄龙旗一，在殿门里少西，执扯二十人。小黄龙旗一，在大黄龙旗后少西，执扯三人。次大神旗六，分左右。卫尉寺押当仪仗职掌四人，排仗通直官二人，大将二人，节级二人，检察六人，左右金吾仗司押当职掌、排列官各一人。凡大朝会仪卫，有司皆依令式陈设。

初，宋制，有黄麾大仗、半仗、角仗、细仗。南渡后，仪仗尤简，惟造黄麾半仗、角仗、细仗，而大仗不设。中兴大朝会，四朝惟一讲，绍兴十五年正月朔旦是也。然止以大仗三分减一，用三千三百五十人。自是正旦、冬至俱免大朝贺，以为定例焉。

黄麾半仗者，大庆殿正旦受朝、两宫上册宝之所设也，用二千四百一十五人。其内仪仗官兵等一千八百三人，兵部职掌五人，统制官二人，皆幞头、公裳、腰带、靴、笏。金吾司碧襕三十二人，幞头、碧襕衫、铜革带，执仪刀。将官二人，幞头、绯抹额、紫绣罗袍、背膡蛇、铜革带，执仪刀。旁头一十人，素帽、紫□衫、缬衫、黄勒帛，执铜仗子。金铜甲二人，兜鍪、甲衫、锦臂衣，执金铜钺斧。绛引幡十，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各二，执幡人皆武弁、绯宝相花衫、勒帛。黄麾幡二，执幡人武弁、黄宝相花衫、铜革带。小行旗三百人，素帽、五色抹额、绯宝相花衫、勒帛。五色小氅三百人，仪锽四十人，皆缬帽，五色宝相花衫、勒帛。金节一十二人，武弁、青宝相花衫、铜革带。殳叉三十人，素帽、五色宝相花衫、勒帛。绿槊二百一十人，素帽、绯宝相花衫、勒帛。乌戟二百一十人，缬帽、绯宝相花衫、勒帛。白柯枪六十人，素帽子、银褐宝相花衫、勒帛。仪弓二百七十人，缬帽、青宝相花衫、勒帛。仪弩六十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勒帛。铜仗子二十人，

素帽、紫□衫、黄勒帛。仪刀百八十四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内大旗下六百一十二人，大旗三十四，龙旗一十，凤旗一十，五星旗、五岳旗各五，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各一，每旗扶拽一十七人，搭材一名，武弁、五色宝相花衫、勒帛。其外殿中舆辇、伞扇百三十三人，逍遥、平辇各一，每辇人员八人，帽子、宜男缬罗单衫、涂金银柘枝腰带。辇官二十七人，幞头、白狮子缬罗单衫、涂金银海捷腰带、紫罗里夹三襜。中道伞扇六十六，辇官七十人，素方伞四十四人，弓脚幞头、碧襕衫、涂金铜革带、乌皮履。绣紫方伞六、花团扇十二、十八人，雉扇二十二人，准备四人，皆武弁、绯宝相花袍、铜革带。凤扇二十二人，黄抹额、黄宝相花袍、黄勒帛。编排仪仗职掌五人，立殿下伞扇后，乌皮介帻、绯罗宽衫、白罗大带。

其黄麾小半仗者，大庆殿册皇太子及穆清殿皇后受册之所设也，用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其内仪仗官兵等八百八十七人，兵部职掌十二人，金吾司碧襕三十人，绛引幡二、告止幡一、传教幡一、信幡一、用十五人，黄麾幡一、三人。小行旗百八十人，五色小氅子百八十人，金节十二人，仪锽、斧二十三人，绿槊七十五人，乌戟七十五人，白柯枪八十一人，仪弓六十三人，仪弩四十五人，铜仗子一十人，仪刀六十七人。统制官、将官、牵头、金铜甲，皆与前半仗同。内大旗下六百一十二人，殿中舆辇、伞扇百三十二人，皆同前半仗。

其黄麾角仗者，大庆殿冬至受朝、紫宸殿即位、两宫贺节庆寿、紫宸殿受金使朝之所设也，用一千五十六人。内金吾司放仗官二人，统制官一人，摄大将军六人，旁头五人，黄麾幡一，三人，绛引幡八，二十四人，金节十二人，仪弓七十人，仪弩五十人，仪刀七十人，仪锽、斧一十三人，白柯枪三十人，绿槊七十人，乌戟七十人，小行旗三百人，五色小氅三百人，铜仗子三十人。

其黄麾细仗者，大庆殿、文德殿发册及进国史之所设也。东都用一千四百二人，中兴后或用百人至五百人，随事增损。而其执仗有四，小行旗、五色小氅、仪刀、铜仗子；其服色有四，缬帽子、素帽子、平巾帻、武弁冠，五色宝相花衫、勒帛。

大朝会之外，有日参、四参、六参、朔参、望参。朔参，用厘务、不厘务通直郎已上。望参，用厘务通直郎已上。宣制、非时庆贺以望参官，余以朔参官。四参官，谓宰执，侍从，武臣正任，文臣卿监、员郎、监察御史已上。四参遇雨则改日参。在京宫观奉朝请者赴六参。高宗移跸临安，殿无南廊，遇雨雪，则日参官于南閤内起居。宰执、使相

立檐下；侍从、两省、台谏官以下立南閤内；卿监、郎官、武功大夫以下立东西廊。绍兴十二年十月，有司请行正、至朝贺礼，及讲求祖宗故实常朝、视朝、正衙、便殿之仪。乃讨论朔日文德殿视朝，紫宸殿日参、望参，垂拱殿日参、四参，假日崇政殿坐，圣节垂拱、紫宸殿上寿之制。请先御正殿视朝。十一月，礼部侍郎王赏言："正、至及大庆贺受朝，系御大庆殿，与文德、紫宸、垂拱殿礼制不同。月朔视朝，则御文德殿，谓之前殿正衙，设黄麾半仗。其余紫宸、垂拱皆系别殿，不设仪仗。今大庆殿朝会，礼文繁多，欲先举行文德殿视朝之制。"时行宫止一殿，乃更作崇政、垂拱二殿。御史台请以射殿为崇政殿，朔望权置帐门以为紫宸殿，宣赦书、德音、麻制以为文德殿，群臣拜表、听御札批答权作文殿德东上閤门。其垂拱殿四参，于殿门外设位版。十三年，始视朝于文德殿，设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十五人。六月，紫宸殿望参，设黄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自是，后殿坐及射殿引呈公事，以日景已高，依旧制设卫士、青凉伞十。淳熙十四年，诏引呈射殿公事，殿门外排立御马，如后殿之仪。

大朝会仪，旧制，垂拱殿设帘，殿上驻辇，候起居称贺班绝，乘辇，枢密、知閤门官、枢密都副承旨、诸房副都承旨前导，管军引驾至大庆殿后幄降辇，入次更衣。绍兴十五年正月朔旦，以二殿经途与东都异，乃以常御殿为垂拱殿，免驻辇，设帘帷，设椅子，称贺毕，过大庆殿后幄。前期，仪鸾司设御榻于大庆殿中，南向，设东西房于御榻左右稍北，设东西閤于殿后左右，殿上前楹施帘，设香案于殿下。太常展宫架乐于殿庭横街之南。其日，御辇院陈舆辇、伞扇于殿下，东西相向。兵部陈五辂于皇城南门外，俱北向。骐骥院列御马于殿门外，东西相向。兵部帅属设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于殿门内外。以殿狭，辇出房，不鸣鞭。

淳熙十六年正旦，行称贺礼，比政和五礼月朔视朝仪。皇帝御大庆殿，服靴袍，即御坐，皇太子、文武百僚常服称贺，而设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十五人。及冬至朝贺，设黄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著为令。而大朝会仪。自绍兴十五年以后不设。

志第九十七 仪卫二

○宫中导从 行幸仪卫 太上皇仪卫 后妃仪卫

宫中导从之制，唐已前无闻焉。五代汉乾祐中，始置主辇十六人，捧足一人，掌扇四人，持踏床一人，并服文绫袍、银叶弓脚幞头。尚宫一人，宝省一人，高鬟、紫衣。书省二人，紫衣、弓脚幞头。新妇二人，高鬟、青袍。大将二人，紫衣、弓脚幞头。童子执红丝拂二人，高鬟髻、青衣。执犀盘二人，带鬙头、黄衫。执翟尾二人，带鬙头、黄衫。鸡冠二人，紫衣，分执金灌器、唾壶。女冠二人，紫衣，执香炉、香盘。分左右以次奉引。

太宗太平兴国初，增主辇二十四人，改服高脚幞头；辇头一人，衣紫绣袍，持金涂银仗以督领之。奉珍珠、七宝、翠毛华树二人，衣绯袍；奉金宝山二人，衣绿绣袍；奉龙脑合二人，衣绯销金袍，并高脚幞头。执拂翟四人，鬙头、衣黄绣袍。旧衣绫袍、紫衣者，悉易以销金及绣。复增司薄一人，内省一人，司仪一人，司给一人，皆分左右前导，凡一十七行。每正、至御殿，祀郊庙，步辇出入至长春殿用之。其乘辇，则屈右足、垂左足而凭几，盖唐制也。真宗时，加四面内官周卫。大中祥符三年，内出绘图以示宰相。

行幸仪卫。宋初，三驾皆以待礼事。车驾近出，止用常从以行。其旧仪，殿前司随驾马队，凡诸班直内，殿前指挥使全班祗应：左班七十六人，二十四人在驾前左边引驾，五十二人作两队随驾；右班七十七人，二十四人在驾前右边引驾，五十三人在驾后作两队随驾，二十七人第一队，二十六人第二队。内殿直五十四人，散员六十四人，散指挥六十四人，散都头五十四人，散祗候五十四人，金枪五十四人，茶酒班祗应殿侍百五十七人，东第二班长入祗候殿侍十八人，驾后动乐三十一人，马队弩手分东西八十五人，招箭班三十五人，散直百七人，钧容直三百二十人，御龙直百四十二人，御龙骨朵子直二百二十人，并全班祗应。御龙弓箭直百三十三人，御龙弩直百三十三人，宽衣天武指挥二百一十六人。 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员僚。

若随驾不使马队，即减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等直，仍减东西班马队弩手八十五人，余并同上。

凡皇城司随驾人数：崇政殿祗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执擎

骨朵，充禁卫；崇政殿门外快行、祗候、亲从第四指挥五十四人；车驾导从、两壁随行亲从亲事官共九十六人，并于驾前先行，行幸所到之处，充行宫司把门、洒扫祗应。 各有正副都头、节级、十将。

尚书兵部供黄麾仗内法物：罕毕各一。五色绣氅子并龙头竿挂，第一，青绣孔雀氅；第二，绯绣凤氅；第三，青绣孔雀氅；第四，皂绣鹅氅；第五，白绣鹅氅；第六，黄绣鸡氅。又六军仪仗司供仪仗法物，内狮子旗四口，充门旗二口，各一人执，分左右；二口各十人执扯，分左右，扯人执弓箭。又左金吾引驾仗供牙门旗十四口，十口开五门，每门二口，每口一人执二人夹，计三十人，并骑，夹人执弓箭。监门校尉二十人，每门四人，并带仪刀，骑。二口系前步甲第七队前，二口系前部黄麾第一队前，二口系后部黄麾第一队前，二口系后步甲第一队前，二口系后步甲第七队前。四口开二门，每门二口，每口一人执二人夹，计十二人，并骑。监门校尉六人，并带仪刀，骑。二口系兵部班剑仪刀队后，二口系真武队前。又右金吾引驾仗供牙门旗十四口，制同左仗。

仁宗康定元年，参知政事宋庠言："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薄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礼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槁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冯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非所谓旄头先驱，清道后行之慎也。且自黄帝以神功盛德，犹假师兵营卫，则防微御变，古今一体。案汉魏以降，有大驾、小驾之仪。至唐又分殿中诸卫、黄麾等仗，名数次序，各有施设。国朝承五姓荒残之弊，事从简略，每鸣銮游豫，尽去戈戟、旌旗之制，仪卫寡薄，颇同藩镇。此皆制度放佚，惮于改作之咎。宜委一二博学近臣，讨绎前代仪注及卤薄令，以乘舆常时出入之仪，比之三驾诸仗，酌取其中，稍增仪物，具严法禁，以示尊极，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参以旧仪，别加新制。

两制同礼官议，略准小驾制度，添清道马、罕毕、旗氅等物。别为常行禁卫仪，加清道马百匹，并带器械，分五行，行二十人。 请下殿前司，于诸班内差。

罕毕各一，分左右，并骑。牙门旗前后各四，分左右，并骑。绯绣凤氅二十四，分左右，并骑。 以上请下殿前司，于诸班内差充。

雉扇十二，分左右。 请于亲从官内差充。

以上新添百六十二人。凡天武官旧二百一十六人，空行，今添执哥舒，为一重。亲从官旧百四十五人，今添百五十五人，通为三百人，为一重。殿前指挥使旧四十八人，今添百五十二人，通为二百人，或于近上诸班相兼差充，并骑，为一重。以上因旧人数添。 旧四百九人，新添三百七人，共七百一十六人。

凡驾前殿前指挥使、亲从官为二重，左右相对，各开二门，约二丈，每门并差人员二人押当。第一门与通事舍人相对，第二门与阁门使相对。每有臣僚迎驾起居，并令中道候起居毕，于左右门出。其诸色人止令于牙门旗前道傍起居，不得便入禁卫中。 每门外重，令殿前指挥使执旗二面以表门，用转光错彩旗，通上计五重，皆掩后团转。

凡百司祗应人于禁卫内无执掌者，及随驾臣僚除合将入禁卫随从人数外，余并令于殿前指挥使行外左右前后行。凡前牙门旗以后，后牙门旗以前，属禁卫中，不得辄入。凡中书、枢密院臣僚，并于从内第三重宽衣天武内行马；其余随驾文武臣僚，并在从内第四重殿前指挥使内，分左右依官位行马。

凡车驾经历去处，若有楼阁，并不得垂帘障蔽，及止绝士庶不许临高瞰下，止于街两傍立观，即不得夹路喧呼驰走。 前牙门以前，后牙门以后，不在此限。 凡车驾未出皇城门，宣德、左右掖、东华、拱宸门及已至所幸处，即自有门禁，不用牙门旗约束。凡车驾已在道，前牙门旗虽行，后牙门旗未行，除止绝闲杂行人外，其随驾臣僚官司人等，并依常例，次第赴合随从及行马去处。凡前牙门旗在清道马后约十步已来，后牙门旗在驾后殿前指挥使之后。凡街巷宽阔处，仪卫并依新图排列。如遇窄狭街巷，禁卫止用亲从官二重，御龙直二重，雉扇随辇。其殿前指挥使、天武官，并权分于驾前后随行。后至宽阔处，乘舆徐行，仪仗依旧排列。或驾幸园苑、宫观、寺院并臣僚宅，即清道马、仪仗、殿前指挥使、天武官更不入，惟于外排立。其随驾臣僚及诸司人，自依常例随从，候驾行，依次排列。或臣僚宅在巷内，前去不通人行处，其仪仗、殿前指挥使等，各于巷口排立，止绝行人，余并如故。时详定阅习既毕，或言新制严密，虑违犯者众，因不果行。

嘉祐六年，先是，幸睦亲宅，抱驾头内臣坠马，坏驾头。太常礼院、阁门及整肃禁卫所请自今车驾出，以阁门祗候并内臣各二员，分驾头左右扇筤后编拦，仍以皇城司亲从官二十人随之。

哲宗绍圣二年，诏：车驾行幸仪卫，驾后东西班殿侍马两队，拨充驾前编拦，分两壁行于前引行门之前，随身器械，各别给银骨朵一。驾后马队、殿前指挥使马，以百人分四队。不足，据人数均差，仍别差人员六人。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并增作一百四人，分四队，内人员各四人。金枪班添一队，作七十八人，内人员三人。弩手班添两队，充填拨过东西班殿侍马两队。禁卫御龙直、弓箭直、弩直、长行，仍各添给银骨朵。禁卫外，添差编拦天武人员、长行共二百人，拣选有行止旧人充，出入止于宣德门外，至行在所，即止于行宫门外。

南渡后，乘舆出入，初未有仪。高宗将迎韦太后于郊，因制常行仪仗，用黄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孝宗朝德寿宫，减一千人，用殿前司六百二十九人，皇城在内巡检司三百九十一人，崇政殿四百四十九人，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四孟诣景灵宫，用殿前司八百七十五人，皇城在内巡检司五百二十八人，崇政殿五百二十一人，凡一千九百二十四人。九年正月，诏：驾出御后殿坐，宰执、百官、仪卫等赴后殿，起居殿上；登辇，出后殿门，驾回，入祥曦殿门。

太上皇仪卫。隆兴元年，孝宗嗣位，诏有司讨论德寿宫舆辇仪卫。先是，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诏："上皇日常朝殿，差御龙直四十三人，执仗排立，并设伞扇，鸣鞭。宰执退朝，仍赴德寿宫起居。如遇行幸，令禁卫所随以祗应。"两奉上皇旨，却而不受，故复有是诏。寻有司上言："汉之未央，唐之兴庆，其车辇仪卫不载。今父尧子舜，事亲典礼，凡往古来今所未备者，当以义起，极其尊崇，为万世法。"遂定宰执、百官诣德寿宫起居，则禁卫所依后殿坐仪排列，禁卫二百九十七人祗应。行幸，则禁卫所差行门、禁卫诸班直、天武亲从官及伞扇、鸣鞭、烛罩等合五百人，随行扈从。前引七十人：内行宫殿前崇政殿亲从一十人，都下亲从二十人，快行亲从二十人，殿前指挥使二十人。中道六十人：编排禁卫行子一十人，执从物御龙直三十人，执伞扇天武一十人，崇政殿亲从拦前一十人。禁卫围子四重四百人：第一，崇政殿亲从一百人；第二，御龙直、骨朵直、弓箭直三十人，东西班七十人；第三，执烛罩都下亲从一百人；第四，内殿直一十人，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鎗、银鎗班各一十人，后从殿前指挥使二十人。

皇太后仪卫。自乾兴元年仁宗即位，章献太后预政，侍卫始盛。用礼仪院奏，制皇太后所乘舆，名之曰"大安辇"。天圣元年，有司言："皇太后车驾出，合设护卫：御龙直都虞候一人，都头二人，副都头一人，十将、长行五十人；骨朵子直都虞候一人，都头二人，副都头二人，十

将、长行八十人；弓箭直指挥使一人，都头二人，副都头二人，十将、长行五十人；弩直指挥使一人，都头二人，副都头二人，十将、长行五十人。殿前指挥使两班：左班都虞候一人，都知一人，行门三人，长行二十人，带器械；右班指挥使一人，都知一人，行门三人，长行二十人，带器械。皇城司禁卫二百人，宽衣天武二百人，供御辇官六十二人，宽衣天武百人。余诸司祗应、鸣鞭、侍卫，如乘舆之仪。”诏依。

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太常礼院言：“准诏再详定皇太后出入仪卫：御龙直都头二人，长行二十五人；骨朵子直都头二人，长行四十人；弓箭直都头二人，长行二十五人；弩直都头二人，长行二十五人。殿前指挥使两班，各都知一人，行门各二人，长行各一十人，带器械。皇城司禁卫一百人，宽衣天武一百五十人，打灯笼子亲事官八十人。入内都知、御药院官各一员，内东门司使臣二员。御辇院短镫、教骏、拢马亲事官，入内院子，诸司并入内内侍省祗应内品，入数不定。”诏依。

治平元年，诏皇太后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故事。四年，神宗嗣位，诏太皇太后仪范已定，皇太后合设仪卫：御龙直、骨朵子直差都虞候、都头、副都头各一人，十将、长行各共三十人；弓箭直、弩直差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各一人，十将、长行各共二十人。皇城司亲从官一百人，执骨朵宽衣天武官百五十人，充围子行宫司人员共一百人，入内院子五十人，充围子皇城司亲事官八十人。打灯笼、短镫马、拢马亲从官，金铜车、棕车随车子祗应人，擎担子供御辇官，执擎从物等供御、次供御并下都辇直等，人数不定。都知一员，御药院使臣二员，内东门司使臣二员，内酒坊、御厨、法酒库、仪鸾司、乳酪院、翰林司、翰林院、车子院、御膳素厨、化成殿果子库，并从。遇出新城门，添差带器械内臣。

哲宗即位，元祐元年，诏太皇太后出入仪卫，并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其不可考者，则依慈圣光献皇后之例。既而又诏：太皇太后出入仪卫，添御龙骨朵子直三十六人，御龙弓箭直四十五人，御龙弩直四十五人，皇城司禁卫五十人，马队三百五十人，东西班、茶酒班殿侍共一百人，快行增至二十人。军头引见司监官二员，并将带承局、等子，依随驾例祗应；钧容直并动乐殿侍，则候开乐取旨。

仁、英、哲之世，太后临朝垂帘，仪从亦不崇侈，止曰仪卫，无卤薄名也。南渡后尤简，其车以舆不以辇，余惟伞、扇而已。绍兴奉迎太母，极意备礼，然犹曰太后天性朴素，不敢过饰仪从。器物惟涂金，舆前用黄罗伞扇二，绯黄绣雉扇六，红黄绯金拂扇二，黄罗暖扇二。朝谒

景灵宫、太庙，则用禁卫诸班直、天武亲从五百人。其前引、中道、围子，同上皇仪卫而差省焉。

皇太妃出入仪卫。哲宗绍圣元年，三省、枢密院言："增崇皇太妃出入仪卫：龙凤扇二十，侍从官入内省都知或押班一员，内侍省都知或押班一员，皇城司、御药院、内东门司各一员，带御器械内侍八员，引喝内侍一员。殿前指挥使三十二人，内人员二人，御龙直三十三人，骨朵子直三十三人，弓箭直二十三人，弩直二十三人，天武官一百五十四人，皇城司禁卫一百人，入内院子五十人，行宫司一百人，辇官供御六十二人，次供御四十九人，下都五十八人，烛笼七十，诸司御燎子、茶床、快行亲从四人。"礼部太常寺又言："元祐三年，诏皇太妃伞用红黄罗。参议得皇太后出入兼用红黄，今皇太妃若亦用黄，则非差降之意。伏请红黄兼用，从皇太后出入，则止用红。"

徽宗崇宁元年，臣僚言："元符皇后，先帝皇后也，其曲礼宜极褒崇。"于是约圣瑞皇太妃之制，出入由宣德正门，增龙凤扇二十，御龙直十二人，御龙骨朵子直十七人，御龙弓箭直十二人，御龙弩直二十二人，殿前指挥十三人，皇城司禁卫二十人，快行亲从官四人，执烛、皇城司亲从官、金铜车并棕车，随时定数供须。行幸药架一坐，勾当官、吏人二员，封题一员，药童三人，抬擎药架辇官十一人，秤、库子亲事官，量差人数祗应。从之。

二年，臣僚又言："元符皇后，元符末尝预定策之勋，以承神宗、哲宗之志。"礼部太常寺奏："典礼，准圣瑞皇太妃例，侍从官入内内侍省都知或押班一员，皇城、御药、内东门司官各一员，御辇院轮官随从，诸司御燎子、茶床、带御器械内侍十人，引喝内侍一人。舆用龙凤，伞红黄兼用。出入由宣德东门，今欲出入由宣德正门。龙凤扇二十柄，今添作三十柄。辇官供御六十二人，次供御四十九人，都下五十八人。御龙直三十三人，今添作四十五人。御龙骨朵子直三十三人，今添作五十人。御龙弓箭直三十三人，今添作四十五人。御龙弩直二十三人，今添作四十五人。殿前指挥三十二人，今添作四十五人。内臣二人。皇城司一百人禁卫，今添作一百二十人。天武官一百五十四人，行宫司一百人，入内院子五十人。快行亲从官四人，今添作八人。执烛、皇城司亲从官、金铜车并棕车，随时内中批出合要数供须。行幸药架一坐，勾当官一员，吏人二员，封题一员，药童三人，抬擎药架辇官十一人，秤、库子亲事官，量差人数祗应。"从之。

皇后仪卫，惟东都《政和礼》有卤簿，他无卤簿之名，惟曰仪卫而

已。中兴后，皇太后既尚简素，后尤简焉。出入朝谒宫庙，用应奉御辇官一员，人吏三人。供应六十三人：内人员十五人，头帽、紫罗四衤癸单衫、金涂银柘枝腰带；肩擎辇官四十八人，幞头、绯罗单衫、金涂海捷腰带、紫罗表夹三襜、绯罗看带。次供应十四人：内人员一人，服同上，惟海捷带；辇官一十三人，服同肩擎官，惟行狮带。都下五十四人：内人员一人，帽服同前；辇官五十三人，服同上，辇宫惟云鹤带。

志第九十八 仪卫三

○国初卤簿

国初卤簿。太祖建隆四年，将郊祀，大礼使范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同详定大驾卤簿之制，惟得唐长兴《南郊卤簿字图》，校以令文，颇有阔略违戾者。礼仪使陶谷建议："金吾及诸卫将军导驾及押仗，旧服紫衣，请依《开元礼》各服本色绣袍。金吾以辟邪，左右卫以瑞马，骁卫以雕虎，威卫以赤豹，武卫以瑞鹰，领军卫以白泽，监门卫以师子，千牛卫以犀牛，六军以孔雀为文。旧，执仗军士悉衣五色画衣，随人数给之，无有准式，请以五行相生之色为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黄、白又次之。大驾五辂，各有副车，近代浸废，请依令文增造。又案明宗旧图，导驾三引而仪仗法物人数多，周太祖卤簿六引而人数少，请准令文用六引，其卤簿各依本品以给。"从之。旧清游队有甲骑具装，亡其制度，谷以其所记造之。又作大辇，皆率意定其制。谷又取天文大角、摄提列星之象，作摄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龙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凤旗、四渎旗。时有贡黄鹦鹉、白兔，及驯象自来，又作金鹦鹉、玉兔、驯象旗。太祖又诏别造大黄龙负图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万岁旗一，天下太平旗一，师子旗二，金鸾旗一，金凤旗一，五龙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黄龙负图旗陈于明德门前，余二十旗悉立于宿顿宫前，遇朝会册礼，亦皆陈于殿庭。凡马步仪仗，共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悉用禁军。大将军、将军以军主、都虞候摄事，中郎将、都尉以指挥使、副指挥使摄事，校尉、主帅以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摄事。

乾德三年，蜀平，命左拾遗孙逢吉收蜀法物，其不中度者悉毁之。是岁，太祖亲阅卤簿。四年，始令改画衣为绣衣，至开宝三年而成，谓之"绣衣卤簿"。其后郊祀皆用之。军卫羽仪，自是浸甚。每大祀，命大礼、礼仪、仪仗、卤簿、桥道顿递五使，卤簿使专掌定字图排列，仪仗使纠督之，大礼及余使同按阅，致斋日巡仗。又命殿前大校管勾捧日、奉宸队，侍卫大校勾当仪仗兵队，捧日、天武厢主四人，编排捧日、奉宸队及执仗人，内诸司使、副使三员同押仪仗，别二员编排导引官。六年，诏节度使已下，除在京巡检及押仪仗外，并令服裤褶衣导引。

太宗至道中，令有司以绢画为图，图凡三幅，中幅车辂、六引及导

驾官，外两幅仪卫，其警场青城，又别为图，图成，以藏秘阁。凡仗内自行事官、排列职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骑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极盛也。

真宗咸平五年，诏南郊仪仗引驾官，不得多带从人。宰臣，亲王，枢密、宣徽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各四人。尚书，节度使，翰林学士、侍读、侍讲学士，各三人。给事，谏议，知制诰，大卿监，金吾大将军，枢密都承旨、副承旨，客省阁门使、副使，诸司使、副使至内殿崇班，各二人。少卿监，诸行郎中已下，阁门祗候已下，各一人。又诏南郊引驾官，中书、枢密院一行在东，亲王一行在西，余依官次。大中祥符元年，改小驾为鸾驾。

自太祖易绣衣卤簿后，太宗、真宗皆增益之。仁宗即位，仪典多袭前世，宋绶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秘阁。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大率以太仆寺主车辂，殿中省主舆辇、伞扇、御马，金吾主纛、槊、十六骑、引驾细仗、牙门，六军主枪仗，尚书兵部主六引诸队、大角、五牛旗，门下省主宝案，司天台主钟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库出旗器、名物、衣冠、幰盖，军器库出箙、弩、矢，内弓箭库出戎装、杂仗。凡六引导驾、太仆卿、千牛将军、殿中侍御史、司天监少府监僚佐局官、乘黄令、大将军、金吾上将军、将军、六统军，皆以京朝官内诸司使、副使以下摄事。仗内用禁军诸班直：捧日、天武、拱圣、神勇、宣武、骁骑、武胜、宁朔、虎翼兵。大将军、将军以军主、都虞候摄。中郎将、郎将、都尉以指挥使、副指挥使摄。校尉、主帅、旅帅、队正以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摄。余法驾、鸾驾、黄麾仗，则递减其数。

景祐五年，贾昌朝言仪卫三事：

一曰南郊卤簿，车驾出宫诣郊庙日，执球杖供奉官，于导驾官前分列迎引，至于斋宫。夫球杖非古，盖唐世尚之，以资玩乐。其执之者皆褒服，锦绣珠玉，过于侈丽，既不足以昭文物，又不可以备军容。常时豫游，或宜施用。方今夙夜斋戒，亲奉大祀，端冕颙昂，鼓吹不作，而乃陈戏赏之具，参簪绅之列，导迎法驾，入于祠宫。稽诸典仪，未为允称。况导驾官两省员数悉备，何烦更有此色供奉官，谓宜彻去球杖，俟礼毕还宫，鼓吹振作，即复使就列。

二曰大驾卤簿，有羊车前列。臣案羊车本汉、晋之代，乘于后宫。隋大业中，增金宝之饰，驾以小驷，驭以传童，自是以来，遂为法从。

唐制兼有辇车、副车之名，国朝因循，尚未改革。窃以郊祭天地，庙见祖宗，车服所陈，动必由礼。至于四望、耕根之属，兼包历代，皆或有因，岂容后宫所乘，参陪五辂。欲望大驾不用羊车，所冀肃恭，稽合典礼。

三曰南郊大驾卤簿，仪卫甚众，有司虽依典礼，名物次第，兵杖数目，预先分布，及五使量行案阅。其如被差执掌吏员兵伍，素不闲习，行列先后，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押当官但以行事为名，从便趋进，失其处守。窃谓三载亲郊，国之大事，旁陈象物，仰法乾行，四方之人，观礼于是，宜详制度，以示光华。请大驾卤簿前后仗卫次第，于致斋前命仪仗、卤簿使令有司执簿籍率押当官暨诸卫、诸省执仗士卒将领者，自殿门至郊庙分列之处，详视先后及器仗名品，无令差忒。

诏礼仪使宋绶与太常礼院同详定以奏。绶奏："卤簿内有诸司供奉，盖资备物，以奉乘舆。今昌朝言宿斋之时，不可陈玩乐之具。请郊祀前一日，应供奉官等令宿幕次，俟皇帝行礼毕降坛，导至青城，由青城前导归大内。后汉刘熙《释名》曰："骡车、羊车，各以所驾名之也。"隋《礼仪志》曰："汉氏或以人牵，或驾果下马。"此乃汉代已有，晋武偶取乘于后宫，非特为掖庭制也。况历代载于《舆服志》，自唐至今，著之礼令，宜且仍旧。其卤簿仪仗，遇南郊前，五使预阅素备，愿依昌朝所奏，下仪仗、卤簿使加点阅，使之齐肃。"

皇祐二年，将享明堂，卤簿使奏："法驾减大驾三分之一，而兵部亡字图故本，且文牍散逸，虽粗有名数，较之礼令，未有以裁其中。"诏礼官与兵部加考正，为图以奏。及上图，法驾卤簿用万有一千八十八人。嘉祐二年祫享，用礼仪使奏："南郊仗，金吾上将军、六统军、左右千牛，皆服紫绣戎服，珂珮，骑而前；节度使亦衣裤褶导驾，如旧例。"是月，礼官奏："南郊还，在礼当乘金辂，而或诏乘大辇，宜著于令，常以大辇从。"六年，幸睦亲宅，内侍抱驾头堕马，驾头坏。御史中丞韩绛奏请严仪卫，事下阁门、太常礼院议。遂合奏："车驾出，请以阁门祗候及内侍各二员，扶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神宗熙宁七年，诏太常看详兵部大驾卤簿字图，遂奏言："制器尚象，有其数者，必有其义。后世车驾仪仗，多杂秦、汉制度，当革其尤者。《周礼·车仆》："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萃，副车也。诸辂之副，宜次正辂。羊车，前代宫中所乘；五牛旗，盖古之五时副车也，以木牛载旗，用人舆之，失其本制：宜除去。"从之。

元丰元年，详定所言：“大驾舆辇、仗卫仪物，兼取历代所用，其间情文讹舛甚众。或规摹苟简而因循已久；或事出一时而不足为法。”诏令更定。于是请去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所绘人形，及龙、虎、仙童、大神、金鹦鹉、黄鹦鹉、网子、螣蛇、神龟等旗。旧制，亲祠南郊，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内侍二人执翟羽前导，号曰“拂翟”。拂翟不出礼典，乃汉乾祐中宫中导从之物，不宜用诸郊庙。诏可。

又礼文所言：

近制，金辂不以金饰诸末，象辂不以象饰诸末，革辂不鞔，木辂不漆，请改饰四辂。太常则绘三辰，加升龙、降龙，大旂则绘交龙、大赤鸟隼、大白熊虎、大麾龟蛇而去其云龙，使之应礼。又古者，五辂皆载旗，谓之“道德之车。”《考工记》车戟崇于殳，酋矛崇于戟，各四赤，戟矛皆插车骑，谓之“兵车”。战国尚武，故增插四戟，谓之闟戟”。则知德车、武车，固异用矣。汉卤簿，前驱有凤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乃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黼绣之衣。后周司辂，左建旗，右建闟戟，闟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黼，皆戾于古。请去五辂闟戟，以应“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车后之中央，升辂则由左。

又按《周礼》：“大驭，掌驭玉辂以祀。”则祀乘玉辂也。斋仆掌驭金辂，斋右充金辂之右，则斋乘金辂也。斋祀之车，异用而不相因。国朝亲祠太庙，致斋文德殿，翌日即进玉辂，非制。请进金辂，俟太庙祠毕，翌日，御玉辂诣郊。

又《周礼》戎右职曰：“会同，充革车。”《仪礼》曰：“贰车毕乘。”《礼记》曰：“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盖古者后车余辂，不敢旷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别旷左之嫌也。自秦兼九国车服，西汉因之，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后汉志》云：“尚书、御史所载。”扬雄曰：“鸱夷国器，托于属车。”则是汉之属车，非独载人，又以载物，亦《仪礼》所谓“毕乘”之义也。国朝卤簿，车十二乘，虚设于法驾之后，实近旷左之嫌。请令尚书、御史乘之，或以载乘舆服御。

又言：“法驾之行，必有共舆者，盖以承清问。《周官》有太仆、斋仆、道仆，所以御车，至参乘，则其礼益重。故道德之车则有斋右、道右，武车则有戎右，皆以士大夫为之。国朝之制，乘舆有太仆而无参乘，请增近臣一员，立车右。”

其后，诏增制五辂及参乘，玉辂建太常，金辂建大旂，象辂建大

赤，革辂建大白，木辂建大麾。诸辂之副，各次正辂，仍存闟戟焉。时大驾卤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员，执仗、押引从军员、职掌诸军诸司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人。初，玉辂自唐显庆中传之，号“显庆辂”。神宗更制新玉辂，六年正月，御大庆殿受朝，先夕陈诸庭，夜半彻幕屋，压焉。自是竟乘旧辂。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太常寺状具南郊仪仗，人兵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五人。政和四年，礼制局言：“卤簿六引仪仗，信幡承以双龙，大角黑漆画龙，紫绣龙袋，长鸣、次鸣、大小横吹、五色衣幡、绯掌画交龙。按《乐令》，三品以上绯掌画蹲豹。盖唯乘舆器用，并饰以龙。今六引内系群臣卤簿，而旗物通画交龙，非便，合厘正。”七年，兵部尚书蒋猷请令有司取《天圣卤簿图记》，更加考正可否而因革之。诏如其请。宣和元年，蔡攸被旨改修，凡人物器服，尽从古制，饰以丹采，三十有三卷。

高宗初至南京，孟太后以乘舆服御及御辇仪仗来进。建炎初，诏东京所属起发祭器、法服、仪仗赴行在所。十一月，帝郊于扬州，仪仗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仓卒渡江，皆为金兵所焚。绍兴十二年，有司言：“天子起居，当备法驾，况太母回銮，将奉郊迎。”遂令工部尚书莫将等检会本朝文德、大庆殿旧仪，下太常定，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于是始备黄麾仗，庆、册、亲飨皆用焉。是年冬，玉辂成。

明年，郊，准国初大驾之数，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内旧用锦袄子者以缬缯代，用铜革带者以勒帛代。而指挥使、都头仍旧用锦帽子、锦臂袖者，以方胜练鹊罗代；用絁者以绸代。禁卫班直服色，用锦绣、金银、真珠、北珠者七百八十人，以头帽、银带、缬罗衫代。旗物用绣者，以错采代；车路院香镫案、衣褥、睥睨，御辇院华盖、曲盖及仗内幢角等袋用绣者，以生色代。殿前司仗内金枪、银枪、旗干，易以漆饰；而拂扇、坐褥以珠饰者去之。帝曰：“事天贵质，若惟事华丽，非初意矣。”十月，卤簿器物及金象革木四辂、大安辇皆成。太常又奏，前后六引鼓吹八百八十四人，旧制骑。今路狭拥遏，欲止令步导。从之。十六年，始增捧日、奉宸队，合一万五千五十人。卤簿之制备矣。三十一年九月，行明堂礼，仪物视郊祀省三之一，用一万一千五人。

孝宗隆兴二年正月，以卤簿劳民，乃令有司条具其可省者。次年郊祀，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盖减绍兴二十八年人数之半也。乾道六年之郊，虽仍备五辂、大安辇、六象，而人数则如旧焉。自后，终宋之世，虽微有因革，大抵皆如乾道六年之制。若明堂，则四辂、大安辇皆

省，止用三千三百十九人。故事，祀前二日诣景灵宫，皆备大驾仪仗、乘辂。中兴后，以行都与东都不同，前二日止乘辇。次日，自太庙诣青城，始登辂，设卤簿。自绍兴十三年始也。车驾遇雨，玉辂施障，从驾臣僚赐雨具，中道遇晴则撤。郊坛遇雨，则就青城放御仗，逍遥子还宫，导驾官免步导。

大驾卤簿。象六，中道，分左右。次六引，中道。第一，开封令；第二，开封牧； 驾从余州县出者，所在刺史、县令导驾，准此。

第三，太常卿；第四，司徒；第五，御史大夫；第六，兵部尚书。以上各用本品卤簿。

次纛十二。 每纛一人持，一人托，四人扯，骑二人押。

次犦槊骑八， 押衙四人骑引。

左右金吾上将军四人，将军四人，大将军各一人，折冲都尉一人。大将军、都尉并夹以犦槊二，每槊一人执，二人夹，纛槊皆中道。

次清游队。 左右道。

白泽旗二， 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左右金吾折冲都尉各一人领。

弩八，弓箭三十二，槊四十。次左右金吾十六骑， 左右道，主帅各一人分领。

弩八，弓箭十二，槊十二。次夹道佽飞，骑。 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二人分领。

虞候佽飞四十八人，铁甲佽飞二十四人。

次前队殳仗。 左右道。

左右领军卫将军各一人，犦槊四人，主帅四人，殳八十，叉八十；相间。

左右武卫屯卫主帅各四人，殳各五十人，叉各五十人；左右骁卫主帅四人，殳四十，叉四十。次朱雀旗一， 中道，一人持，二人引，二人夹。

弩四，弓箭十六。次龙旗十二。 中道，并一人执，二人引，二人护后；副竿二，皆骑，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一人领。

风伯、雨师旗各一，雷公、电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左、右摄提旗各一，北斗旗一。次指南、记里鼓、白鹭、鸾旗、崇德、皮轩车。 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各一人，来往检校。 次引驾十二重。 中道，并骑。

弩八，弓箭八，槊八。

次太常前部鼓吹。令二人， 府史四人从。

□鼓十二在左， 主帅四人骑领。

金钲十二在右， 主帅四人骑领。

大鼓百二十， 主帅二十人骑领。

长鸣百二十， 主帅六人骑领。

铙鼓十二， 主帅四人骑领。

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横吹百二十，主帅十人骑领。

节鼓二，笛二十四，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鼓十二在左， 主帅二人骑领。

金钲十二在右， 主帅二人骑领。

小鼓百二十， 主帅十人骑领。

中鸣百二十， 主帅六人骑领。

羽葆鼓十二， 主帅四人骑领。

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

次司天监一人，骑，引相风、刻漏， 中道。令史一人，排列官二人，骑从。 相风乌舆一， 匠人一。

交龙钲、鼓各一， 司晨、典事各一人骑从。

钟楼、鼓楼各一，行漏舆一， 漏刻生四人从。

清道二人，十二神舆一。 司天官一人押。

次持鈒前队。 中道。

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校尉二人。绛引幡一，金节十二，罕一在左，毕一在右，朱雀幢一， 叉一。

青龙、白虎幢各一，分左右。 叉各一。

导盖一。 叉一。

称长一人，鈒戟二百八十人，分左右；左右武卫将军各一人，校尉四人，分左右。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黄麾一。 骑二夹。

次前部马队。 左右队。

第一队，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各一， 执次同龙墀旗，角、亢在左，斗、牛在右，余队同此。

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弩十，弓箭二十，槊四十； 并分左右，余队皆同。

第二队，氐宿、房宿、女宿、虚宿旗各一，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三、第四队。

第三队心宿、危宿旗各一；第四队尾宿、室宿旗各一；第五队箕宿、壁宿旗各一，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六队奎宿、井宿旗各一，左右屯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七队娄宿、鬼宿旗各一，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八、第九队。

第八队胃宿、柳宿旗各一；第九队昴宿、星宿旗各一；第十队毕宿、张宿旗各一，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十一、十二队。

第十一队觜宿、翼宿旗各一；第十二队参宿、轸宿旗各一。

次步甲前队。 左右道。

犦槊四，左右领军卫将军各一人检校。第一队，鹖鸡旗二， 引、执同马队。

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赤鏊甲、弓箭六十；第二队，貔旗二，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赤鏊甲、刀盾六十；第三队，玉马旗二，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青鏊甲、弓箭六十；第四队，三角兽旗二，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青鏊甲、刀盾六十；第五队，黄鹿旗二，左右屯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黑鏊甲、弓箭六十；第六队，飞麟旗二，左右屯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黑鏊甲、刀盾六十；第七队，駃騠旗二，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白鏊甲、弓箭六十；第八队，鸾旗二，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白鏊甲、刀盾六十；第九队，麟旗二，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黄鏊甲、弓箭六十；第十队，驯象旗二，左右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黄鏊甲、刀盾六十；第十一队，玉兔旗二，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黄鏊甲、弓箭六十；第十二队，辟邪旗二，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黄鏊甲、刀盾六十。

次前部黄麾仗。 左右道。

绛引幡二十；第一部，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各一人检校， 兼检校第二部。

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主帅二人。

龙头竿赤氅二十，揭鼓二，仪锽五色幢二十，龙头竿小孔雀氅二十，小戟二十，揭鼓二，龙头竿五色鹅毛氅二十，弓箭二十，龙头鸡毛氅二十，朱縢盾二十，龙头竿绣氅二十，弓箭二十，槊二十，揭鼓二，绿縢盾二十；第二部，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主帅及氅锽等并同第一部，余准此。

第三部，左右屯卫大将军各一人检校，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第四部，左右武卫大将军各一人检校，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五部，左右骁卫大将军各一人检校； 兼检校第六部，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第六部，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次六军仪仗。 中道，在殿中黄麾后。

左右神武军统军各一人，本军旗二， 一人执，一人引，二人夹，都头各一人骑押。

吏兵、力士旗各五，白干枪五十，柯舒十，镫仗八， 相间。

排阑旗二十，掩尾天马旗二。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并同神武军。 惟羽林用赤豹、黄熊旗各五，龙武用龙君、虎君旗各五。

次引驾旗十六， 中道，执人同六军旗。

十二辰旗各一，天王旗四。 排仗通直官二人骑领。

次龙墀旗十三， 中道，各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排仗将二人骑领。

天下太平旗一，青龙、赤龙、黄龙、白龙、黑龙旗各一，金鸾、金凤旗各一，狮子旗二，日旗、月旗各一，君王万岁旗一。

次御马二十四匹， 中道，并以天武官二人执辔。

尚乘奉御二人从。次日月合璧旗一，次苣文旗二，次五星连珠旗一，次祥云旗二。 以上并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佩横刀，执弓箭。

次长寿幢一。次青龙、白虎旗各一。 左右道。 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七十骑，弩八，弓箭二十二，槊四十。

次班剑仪刀队。 左右道。

左右卫将军各一人，亲卫郎将各二人，班剑二百二十，为第一、第二行；勋卫郎将各二人，班剑二百二十，为第三、第四行；翊卫郎将各三人，仪刀三百七十八，为第五、第六、第七行；左右骁卫翊卫郎将各一人，仪刀一百三十四，为第八行；左右武卫翊卫郎将各一人，仪刀一百三十八，为第九行；左右屯卫翊卫郎将各一人，仪刀一百四十二，为第十行；左右领军卫翊卫郎将各一人，仪刀一百四十六，为第十一行；左右金吾卫翊卫郎将各一人，仪刀一百五十，为第十二行。

次五仗。 左右道。

左右卫供奉中郎将各二人，亲勋翊卫各二十四人，左右卫郎将各一人，散手翊卫各三十人，左右骁卫郎将各一人，翊卫各二十八人。

次左右骁卫、翊卫三队。第一队，花凤旗二，大将军各一人，弩十，弓箭二十，槊四十；第二队，飞黄旗二，将军各一人， 弩、弓箭、

槊同第一队，下准此。 第三队，吉利旗二，郎将各一人。

次金吾细仗。殿中伞扇，千牛。 中道。

青龙、白虎旗各一， 一人执，三人引，骑二人押当。

五岳神旗各一，五方神旗各一，五方龙旗二十五，五方凤旗二十五，四渎神旗各一。 各一人执，二人引，二人夹，四旗属兵部，每行次五方凤旗。

援宝三十二人，香案一，符宝郎一人，宝案一，宝舆一。 舆士十二人。

碧襕二十四人，骑， 内十四人，执仪刀。

方伞二，雉扇四，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金甲天武官二人，进马四人，千牛将军一人，千牛八人，中郎将二人，长史二人，引驾官四人，天武官三百人。次球仗供奉官一百人。

次左右卫夹毂队。 左右道。

第一、第四队，朱鋈甲、刀盾各六十，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二、第五队，白鋈甲、刀盾各六十，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三、第六队，黑鋈甲、刀盾各六十，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

次捧日、奉宸队。 左右道。

捧日三十五队，队四十人，骑；奉宸二十五队，队四十人。 并五重相间。

次导驾官。 中道。

通事舍人八人，分左右；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御史中丞二人，分左右；正言二人，分左右；司谏二人，分左右；起居郎二人在左，起居舍人二人在右；谏议大夫四人，分左右；给事中四人在左，中书舍人六人在右；散骑四人，分左右；门下侍郎二人在左，中书侍郎二人在右；侍中二人在左，中书令二人在右。次鸣鞭二。 中道。

次宫苑马二。 中道。

次殿中省仗。大伞二，方雉尾扇四，腰舆一， 排列官一人骑领。

小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华盖二，香镫一。

次诞马二，玉辂。 皇帝升辂，则太仆卿御，千牛大将军二人夹辂，将军二人陪乘。前有诞马二，教马官二人。

次诸司随驾供奉。次大辇， 掌辇四人导，尚辇奉御二人骑从。

殿中少监二人，骑。 本省供奉二人骑从。

次御马二十四。 并以天武官二人执辔，尚辇直长二人骑从。

次持鈒后队。 中道。

左右武卫旅帅各一人，大伞二， 大雉尾扇二夹。 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十二，朱团扇十二，华盖二， 叉二。

睥睨十二，御刀六，玄武幢一， 叉一。

绛麾二，细槊十二。次大角百二十。 左右金吾果毅都尉各一人骑从。

次后部鼓吹。 中道。

鼓吹丞二人，骑。 典事四人骑从。

羽葆鼓十二， 主帅四人骑从。

歌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 主帅二人骑领。

铙鼓十二， 主帅四人骑领。

歌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百二十， 主帅八人骑领。

笛二十四，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次黄麾幡二， 骑二夹。

殿中侍御史二人，骑。 令史四人骑从。

次芳亭辇一，凤辇一，小舆一，尚辇直长二人，骑，检校。 书令史四人骑从。

次五牛旗舆各一，左右屯卫队正各一人，骑，检校。 并执银装长刀。

次乘黄令、丞二人。 府史四人骑从。

次金、象、革、木辂。次五副辂。次耕根车。次进贤、明远、羊车。次属车十二。次中书、门下、秘书、殿中省局官各一，骑。次黄钺、豹尾车。

次后部黄麾仗。 左右道，与殿中黄麾相并。

第一部，左右骁卫将军各一人检校，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主帅氅锽等并同前部，下皆准此。

第二部，左右武卫将军各一人检校，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三部，左右屯卫将军各一人检校，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四部，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五部，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第六部，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绛引幡二十，护后主帅二十人。

次步甲后队。 左右道。

第一队，貔旗二， 执、引并同前。

左右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盾同前队第十二。

第二队，鹖鸡旗二，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十一。

第三队，仙鹿旗二，左右骁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刀盾同前队第十。

第四队，金鹦鹉旗二，左右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九。

第五队，瑞麦旗二，左右武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刀盾同前队第八。

第六队，孔雀旗二，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七。

第七队，野马旗二，左右屯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刀盾同前队第六。

第八队，犛牛旗二，左右屯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五。

第九队，甘露旗二，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刀盾同前队第四。

第十队，网子旗二，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三。

第十一队，鹞鸡旗二，左右领军卫果毅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刀盾同前队第二。

第十二队，貔旗二，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分领。 鋈甲、弓箭同前队第一。

次后部马队。 左右道。

第一队，角端旗二，左右卫折冲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二、第三队。每队弩、弓箭、槊并同前队。

第二队，赤熊旗二；第三队，兕旗二，左右骁卫果毅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四队。

第四队，太常旗二；第五队，驯象旗二，左右武卫折冲都尉各三人分领； 兼第六、第七队。

第六队，鵷鸃旗二；第七队，驩□蜀旗二；第八队，驺牙旗二，左右屯卫果毅都尉各二人分领；第九队，苍乌旗二；第十队，白狼旗二；第十一队，龙马旗二，左右领军折冲都尉各二人分领；第十二队，金牛旗二。

次后队殳仗。 左右道。

左右领军卫主帅四人，殳八千，叉八十；左右武卫主帅四人，殳五

十，叉五十；左右屯卫骁卫主帅各四人，殳四十，叉四十。次掩后队。中道。

左右屯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大戟五十，刀盾五十，弓箭五十，槊五十。

次真武队。 中道。

金吾折冲都尉一人，仙童、螣蛇、真武、神龟旗各一， 十人执，二人引，二人夹。

槊二十五，弓箭二十，弩五。

车驾至青城，则周卫行宫及坛内外。其青城坐甲布列三百三十六铺：殿前指挥使二十四铺，四百七十七人；内殿直一十铺，一百四十一人；散员一十辅，一百四十二人；散指挥一十铺，一百四十一人；散都头一十铺，一百四十三人；散祗候一十铺，一百四十人；金枪一十铺，一百五十人；银枪一十铺，一百五十人；东第一班三铺，五十二人；东第二班三铺，五十三人；东第三班六铺，九十一人；东第四班五铺，八十四人；东第五班二铺，二十二人；下茶酒班一铺，三十一人；散直一十铺，一百四十九人；钧容直一十铺，二百人；御龙直二十二铺，三百八十五人；御龙骨朵子直一十二铺，二百一十二人；御龙弓箭直一十八铺，二百九十六人；御龙弩直二十二铺，三百五十六人；把天门天武一铺，八人；驾头扇筤天武一铺，三十二人；禁卫天武六铺，三百一十人；约拦天武三十铺，三百一十人；方围子亲从三十四铺，三百六十人；禁卫崇政殿亲从四十铺，并提举人员共四百六十三人；行宫司亲从一十二铺，一百八十人；快行亲从四铺，八十六人。行宫殿门崇政殿亲从四十六人，行宫殿门亲从并提举人员二百四十人，把街约拦亲事官贴诸处龊门一十队及提举人员一百三人，殿前指挥使已下看守马火甲队一千一百七十一人，右禁卫诸班共六千七百二十有四人。

圜坛东门外中道夹立诸班直主首引驾人员九人，御龙四直门旗六十人，御龙仗剑六人，天武把门长行八人。

大次前外围亲从四队三十八人，执烛亲从八十六人，行宫殿门一十二人，御龙直四十人。大次后把街约拦执事官五十一人。大次两壁快行六十九人，于禁卫外排立坛周围，守踏道。里围亲从十将、节级二十二人，坛从里第二重方围亲从三百二十四人。大次及外壝外诸门行宫司共

一百六十人，宫架及坛东幄幕、宰臣百官幕次共六十人。右自大次前外围至百官幕次，共八百六十二人。凡诣小次行礼，不须随从。大次前里围并拦前一百七十一人，执烛一百二十九人，外围一百八十人，行宫门及快行二十四人。 右自里围至行宫快行共五百四人。

凡诣小次行礼，随从祗应。

圆坛从外壝下分作九重：从中第一重，殿前指挥使等七百四十四人；第二重，御龙直等六百九十五人；第三重，散员等六百四十二人；第四重，散都头等七百一十人；第五重，天武骨朵大剑约拦五百八十一人；第六重，御营四面巡检下步军八百六十七人；第七重，御营四面并青城圆坛巡检下步军八百六十七人；第八重，御营四面巡检下马军四百三十三人；第九重，御营四面巡检及青城圆坛巡检下马军四百三十四人。坛四门殿前指挥使行门三十五人，内人员一十五人，坛东门夹立擎鞭长行一十人。 右自青城赴坛诸班亲从文武及御营圆坛巡检下，总七千四百六十七人。

驾至太庙，环卫如郊坛，坐甲布列二百六十三铺。殿前指挥使二十四铺，四百七十七人；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散直各一十铺，一百二十人，共六十铺七百二十人；金枪一十铺，一百五十人；银枪一十铺，一百五十人；东第一、第二班各二铺，三十人，共四铺，六十人；东第三、第四班各四铺，六十人，共八铺，一百二十人；东第五班二铺，二十二人；下茶酒班一铺，三十一人；御龙直八铺，三百八十五人；御龙骨朵子直四铺，二百一十二人，御龙弓箭直六铺，二百九十六人；御龙弩直八铺，三百五十六人；把行门天武一铺，八人；驾头扇筤天武一铺，三十二人；禁卫天武六铺，三百一十人；禁卫崇政殿亲从四十铺，并提举人员共四百六十三人；行宫司亲从一十二铺，一百八十人；快行亲从四铺，八十六人；方围亲从二十四铺，三百六十人；约拦天武三十铺，三百一十人。

行宫殿门崇政殿亲从及提举人员二百八十六人，把街约拦亲事官贴诸处龊门一十二队，并提举人员一百三人，御营四面巡检六员下步军九百一十八人，亲从四十人。青城内至圜坛巡检下亲从四十人。右禁卫诸班直等御营四面巡检军兵，及青城至圜坛巡检下亲从，总六千一百四十五人。 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坛》、《太庙》三图，其布置行列，极为详备，因附卤簿之后，庶览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

凡卤簿内牙门旗，中道四，分二门；左右道各十，分五门。中道一

门在金吾细仗前，一门在掩后队后。左右厢第一门在步甲前队第六后，第二门在前部黄麾仗前，第三门在后部黄麾仗前，第四门在黄麾仗后，第五门在步甲后队第六后。每旗二人执，四人夹，并骑，分左右。每门监门校尉六人领。

又大驾，郊祀、籍田、荐献玉清昭应景灵宫用之。迎奉圣像亦用大驾，惟不设象及六引导驾官。法驾，减太常卿、司徒、兵部尚书，白鹭、崇德车，大辇、五副辂，进贤、明远车，又减属车四，余并三分减一。泰山下、汾阴行礼，明堂、大庆殿恭谢用之，凡一万一千八十八人。鸾驾，又减县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记里、鸾旗、皮轩车，象辂、革略、木辂，耕根车、羊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小辇、小舆，余并减半。朝陵，迎泰山天书，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奏告玉清昭应宫，奉迎刻玉天书，躬谢太庙，皆用之。鸾驾旧用二千人，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告太庙，增至七千人。兵部黄麾仗，用太常鼓吹，太仆寺金玉辂，殿中省大辇，其制无定，然皆减于小驾。御楼、车驾亲征或省方还京，迎禁中天书，五岳上册，建安军迎奉圣像，太庙上册皆用之。

志第九十九 仪卫四

○政和大驾卤簿并宣和增减 小驾附

政和大驾卤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开封令、开封牧、大司乐、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书。 各用本品卤簿。

次金吾纛、槊。左右皂纛各六， 执、托各一人，纟斥四人。

押衙四人， 并骑。

犦槊八， 执各一人。

本卫上将军、将军各四人，本卫大将军二人， 并骑。

犦槊四，夹大将军。 执各一人，夹二人，并骑。

法驾，犦槊减二，本卫上将军、将军各减二人。

次朱雀旗队。 并骑。

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引队，犦槊二，夹都尉； 执旗一人，引、夹各二人。凡仗内引、夹、执人数准此。

弩四，弓矢十六，槊二十，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二人押队。法驾，弩减二，弓矢减六，槊减八。宣和，引队改天武都指挥使，押队改天武指挥使。

次龙旗队。大将军一员检校，骑；引旗十二人， 并骑。

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摄提旗二，北斗旗一，护旗十二人，副竿二。 执人并骑。

法驾，引旗、护旗人各减四。宣和，检校改左右卫大将军，雷公、电母旗去“公”、“母”二字。

次指南、记里鼓车各一，驾马各四，驾士各三十人，白鹭、鸾旗、崇德、皮轩车各一，驾士各十八人。法驾，无白鹭、崇德车。宣和，有青旌、青雀、鸣鸢、飞鸿、虎皮、貔貅六车，在记里鼓之下、崇德之

前；减白鹭、鸾旗、皮轩三车，驾士之数如前。

次金吾引驾，骑；本卫果毅都尉二人，仪刀、弩、弓矢、槊各减二。宣和，改都尉为神勇都指挥使。

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管押指挥使一人，□鼓、金钲各十二， 帅兵官八人领。

大鼓一百二十， 帅兵官二十人领。

长鸣一百二十， 帅兵官六人领。

铙鼓十二， 帅兵官四人领。

歌工、拱宸管、箫、茄各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 帅兵官十人领。

节鼓二，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鼓、金钲各十二， 帅兵官四人领。

小鼓、中鸣各一百二十， 帅兵官八人领。

羽葆鼓十二， 帅兵官四人领。

歌工、拱宸管、箫、笳各二十四。法驾，前后□鼓、金钲各减四，大鼓减四十，长鸣减四十，铙鼓减四，拱宸管后箫、笳各减八，大横吹减四十，节鼓后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减八，小鼓、中鸣各减四十，羽葆鼓减四，最后箫、笳各减八，帅兵共减十八人。

次太史相风、行漏等舆。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 并骑。

相风乌舆一。 舆士四人。

交龙钲、鼓各一， 舆士各六人。

司辰、典士各一人， 并骑。 漏刻生四人，鼓楼、钟楼、行漏舆各一， 舆士各一百人。 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二神舆一。 舆士十四人。

法驾，行漏舆一， 舆士各十四人。

神舆一， 舆士多大驾二人。

宣和，鼓、钟楼并改为舆，太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挥使二人，捧日节级十人，神舆舆士增十。

次持鈒前队。左右武卫果毅都尉二人引队，左右武卫校尉二人。绛引幡一， 纟斥二人。

左右有金节十二， 执人并骑。

罕、毕各一，朱雀幢、叉、导盖，青龙、白虎幢各一，叉三。 执人并骑。

称长一人，鈒戟二百八十八，左右武卫将军二人检校，左右武卫校尉四人押队。法驾，金节减四，鈒戟减七十二。宣和，引队改骁骑都指挥使，武卫校尉改骁骑军使，增朱雀旗后之叉一，去龙虎旗后之叉三，检校改用左右骁骑将军。

次黄麾幡一。 执一人，骑；纟斥二人。

法驾，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员。次六军仪仗。左右神武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各有统军二员，都头二人 羽林又有节级二人。

押仗，本军旗各一，排阑旗各二十分夹，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马旗二， 羽林有赤豹、黄熊旗，龙武有龙君、虎君旗各一。

白柯枪五十，哥舒棒十，镫仗八。法驾，神武军减排阑旗十，羽林、龙武军各减四，吏兵、力士旗各减一。宣和，统军改军将，神武军旗改熊虎，排阑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戈戟，镫杖改矛戟，羽林队无节级，黄熊旗改黄罴，龙武旗改熊虎。

次引驾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驾，同。次龙墀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将二人夹旗，五方龙旗各一，金鸾、金凤旗各一，师子旗二，君王万岁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驾，减鸾、凤、师子旗。次御马二十四。控马每匹天武二人，御马直二人，为十二重。法驾，减八，为八重。宣和，御马直改为习驭。次中道队。大将军一员检校。法驾，同。宣和，大将军改为左右骁卫大将军。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连珠旗一，祥云旗二，长寿幢二。宣和，苣文改庆云，祥云改祥光。

次金吾细仗。青龙、白虎旗各一，五岳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龙旗、五方凤旗各五。 已上执各一人，纟斥各三人。

法驾，五方龙、凤旗各减二。宣和，改校尉为使臣，五岳神旗去“神”字。

次八宝。镇国神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在左，受命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在右，为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于宝舆之前。碧襕二十四人，符宝郎行于碧襕之间。法驾，减碧襕八人。宣和，增引宝职掌二人，香案职掌六人，援卫传喝亲从一百人。奉宝辇官每宝二十八人，节级一人，奉宝一十二人，舁香案、行马、执烛笼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宝舆各九，烛笼三十六，碧襕之数同前。

次方伞二，大雉尾扇四夹。 执伞、扇各一人，以下准此。

法驾，同。次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驾，减押仗。次金甲二人。宣和，改为铜甲。次太仆寺进马四人。 并骑。

次引驾千牛卫上将军一员，千牛八人，中郎将二人， 并乘珂马。

千牛二人。 并骑。

宣和，引驾改为千牛卫大将军，中郎将改为捧日都虞候。次长史二人。 并骑。

宣和，无。

次金吾引驾官四人。 并骑。

次导驾官。 执政以上人从六人，待制、谏议、防御使以上五人，监察御史、刺史、诸卫将军以上四人。

次伞扇、舆辇。大伞二，中雉尾扇四夹，腰舆一，小雉尾扇四夹，应奉人员一人，十将、将、虞候、节级二人，长行十六人。排列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华盖二， 执各二人。

香镫一。 执擎八人。

小舆一， 应奉人，逍遥、平辇下人，长行二十四人。

逍遥子一， 应奉人，十将、将、虞候、节级共九人，长行二十六人。

平辇一。 应奉人员七人，余同上。

法驾，排列官后中雉尾扇减四。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舆一， 添管押人员二人，都将四人，佥押小舆排列官二人。

小舆一， 奉舆二十四人，都将九人。

逍遥子改为逍遥辇， 奉辇一十六人。

平辇一， 奉辇人同上，后有上辇奉御二人，骑。

小舆前又有大辂一。 驾马六，太仆卿御，驾士一百二十人。

次驾前东第五班。开道旗一，皂纛旗十二。引驾六十二人，钧容直三百人。 引驾同作乐。

五方色龙旗五，门旗四十，御龙四直步执门旗六十。天武驾头下一十二人，茶酒班执从物一十一人，御龙直仗剑六人，天武把行门八人。麋旗一，殿前班击鞭一十人，簇辇龙旗八，日、月、麟、凤旗四，青、白、赤、黑龙旗各一。御龙直四十人，踏路马二，夹辂大将军二员，进辂职掌二员，部押二人，教马官二员。法驾，同。宣和，无钧容直，开道旗内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皂纛旗十二， 殿侍十二人执。

引驾人员二人，长行六十人。五方色吉字旗，殿侍三人，管押十人。门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叉八，门旗六十，御龙直一十二人，骨朵直十二人，御龙弓箭直、弩直各十八人，御龙直仗剑六人，执麋旗殿侍二人，管押龙旗人员二人，都知、副都知各一人，执骨朵殿侍十六人，内大将军改为千牛卫大将军， 朝服步从。

将军二人， 朝服陪乘。

掌辇四人。

皇帝乘玉辂，驾青马六，驾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驾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门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将军二员。法驾，同。宣和，驾士增为二百三十四人。

次奉宸队。御龙直，左厢骨朵子直、右厢弓箭直，弩直，御龙四直，并以逐班直所管人数列为五重。天武骨朵、大剑三百一十人。次驾后东第五班。大黄龙旗一，钧容直三十一人。扇筤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簇辇三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驾，同。宣和，止用黄龙旗，余并无。

次副玉辂一，驾青马六，驾士四十人。法驾，无。宣和，驾士一百人，内人员二人。次大辇一，掌辇四人，应奉人员十二人，十将、将、虞候、节级共十人，长行三百五十五人。尚辇奉御二人，殿中少监、供奉职官二员，令史四人，书令史四人。法驾，同。宣和增奉辇为九十人。次太仆御马二十四，为十二重。法驾，减八，为八重。宣和。无太仆。

次持鈒后队。左右武卫旅帅二人。法驾，同。宣和，改为神勇都指挥使。次重轮旗二，大伞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团扇各十二，华盖二，叉二，睥睨十二，御刀六，真武幢一，绛麾二，叉一，细槊十二。法驾，小雉尾扇、朱团扇、睥睨、槊各减四，华盖减一，御刀减二。宣和，真武幢改为玄武。次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二人， 并骑。

总领大角一百二十。法驾，减四十。宣和改都尉为骁骑都指挥使。

次大晟府后部鼓吹。丞二人，典事四人，管辖指挥使一人，羽葆鼓十二， 帅兵官四人领。

歌工、拱宸管、箫、笳各二十四， 帅兵官二人领。

铙鼓十二， 帅兵官四人领。

歌工、箫、笳各二十四，小横吹一百二十， 帅兵官八人领。

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法驾，羽葆鼓减四，箫、笳、笛、觱篥、桃皮觱篥各减八，铙鼓减四，小横吹减四十。 帅兵官并减二人。

宣和，帅兵官改为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头。

次黄麾一， 执、纟斥人数同前部，法驾亦同，有殿中侍御史二员在黄麾前。 芳亭辇一， 奉辇六十人。

凤辇一， 奉辇五十人。

法驾，去凤辇。宣和，芳亭奉辇六十二人。

次金、象、革、木四辂，并有副辂。金辂踏路赤马二，正副各驾赤马六，驾士六十人。余辂正副驾马数同而色异，象辂以赭白，革辂以骝，木辂以黑，驾士各四十人。法驾，无副辂。宣和，驾马之色又异，金以骝，象以赤，革以赭白，木以乌；驾士五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员各二人。耕根车一，驾青马六，驾士四十人。法驾，同。宣和，无。进贤车一，驾士二十四人；明远车一，驾士四十人。法驾，无。宣和，各增驾马四。次属车十二乘，每乘驾牛三，驾士十人。法驾，减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节级一人。次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四省局官各二员。法驾，同。次黄钺车、豹尾车各一，各驾赤马二，驾士十五人。法驾，除进贤、明远车外，并同。宣和，有黄钺天武副都头及神勇副都头各一。

次掩后队。左右威卫折冲都尉二人领队，大戟、刀盾、弓矢、槊各五十。法驾，各减十六。宣和，押队改用宣武都指挥使二人。次真武队。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犦槊二，仙童旗一，真武旗一，螣蛇、神龟旗各一，槊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驾，槊减六，弓矢减五，弩减一。宣和，改为玄武队。改真武为玄武，又圣仙童、龟、蛇旗，改都尉为虎翼都指挥使。

政和大驾外仗。清游队。次第六引外仗，白泽旗二，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二人，弩八，弓矢三十二，槊四十。法驾，次第三引外仗，弩减二，弓矢减八，槊减十。宣和，改都尉为捧日都指挥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骑，帅兵官二人，弩八，弓矢、槊各十二。法驾，金吾骑及弓矢、槊各减四。宣和，改金吾为天武都头。

次佽飞队。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二人分领， 并骑。

虞候佽飞四十八人， 并骑。

铁甲佽飞二十四人。 并甲骑。

法驾，前减十八人，后减八人。宣和，改金吾卫为拱圣都指挥使，改都尉为都指挥使。

次前队殳仗。左右领军卫将军二人检校， 并骑。

犦槊四。殳叉分五队：第一，一百六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各八十人。逐队有帅兵官左右领军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卫各四人。法驾，殳叉第一队减六十，第二、第三各减三十，第四、第五各减二十。宣和，改检校为左右卫将军，领军卫为天武都头，威卫为神勇都头，武卫为宣武都头，骁卫为虎翼都头；殳叉第一队减六十，增第二队至第五队为一百。

次后队殳仗。殳叉分五队：第一、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帅兵官，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凡前后队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后尽卤簿后队。法驾，殳叉第一、第二队各减二十四，第三、第四各减三十，第五减六十。宣和，殳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广勇都头。

次前部马队。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领。第一，前左右金吾卫折冲领，角、亢、斗、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槊四十。第二，氐、房、女、虚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三队，各以左右领军卫果毅领。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卫折冲领。第七，娄、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卫果毅领。第十，毕、张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参、轸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骁卫折冲领。弩、弓矢、槊人数，同第一队。法驾，分二十八宿旗为十队，逐队弩减四，弓矢减六，槊减二十。宣和，捧日、拱圣、神勇、骁卫、宣武五都指挥使，分领上十队，以虎翼、广勇都指挥使，分领下二队。

次步甲前队。凡十二，左右领军卫将军二人检校，并骑。犦槊四，逐队皆有都尉二人分领。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领军卫，第五以左右威卫，第七以左右武卫，第九以左右骁卫，第十一以左右卫，并折冲；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领军卫，第六以左右威卫，第八以左右武卫，第十以左右骁卫，第十二以左右卫，并果毅。内有鹖、貔、玉马、三角兽、黄鹿、飞麟、馱騠、鸾、麟、驯象、玉兔、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后。逐队有弓矢、刀盾相间，各六十人，居旗之后。法驾，止十队，每队弓矢各减二十。宣和，检校改用左右卫将军，又去皞槊，分领并改为都指挥使：第一、第二并捧日，第三、第四并天武，第五、第六并拱圣，第七、第八并神勇，第九骁骑，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广勇。

次前部黄麾仗。绛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卫；第二，

左右领军卫；第三，左右威卫；第四，左右武卫；第五，左右骁卫；第六，左右卫。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两员，本卫大将军二人检校，本卫折冲都尉二人分领。又各有帅兵官二十人。龙头竿六重，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仪锽五色幡、小戟、槊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绿縢络盾并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驾，止五部，绛引幡、帅兵官、龙头竿、幡、戟、弓矢、盾刀、槊并减六。宣和，六部：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皆左右上将军；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广勇，皆都指挥、都头；逐部上将军、都头各一人。

次青龙、白虎旗各一，左右卫果毅都尉二人，分押旗及领后七十骑，弩八，弓矢二十二，槊四十。法驾，减后骑三十，弩减二，弓矢减八，槊减二十。宣和，改都尉为虎翼都指挥使。

次班剑、仪刀队。并骑。左右卫将军二人分领，郎将二十四人，左右亲卫、勋卫各四人，每卫班剑二百二十人；诸翊卫左右卫六人，领仪刀四百八人；左右骁卫二人，领仪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各二人。法驾，亲、勋卫班剑减八十四人，翊卫仪刀减一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骁卫四人，班剑、仪刀九十二仕。宣和，分领改左右武卫将军及捧日、天武指挥四人，拱圣六人，神勇、骁骑、骁胜、宣武、虎翼指挥使各二人。

次亲勋、散手、骁卫翊卫队。 并骑。

左右卫供奉中郎将四人，分领亲勋翊卫四十八人；左右卫郎将二人，分领散手翊卫六十人；左右骁卫郎将二人，分领骁卫翊卫五十六人。法驾，亲勋减十六人，散手、骁卫各减二十人。宣和，改为中卫、翊卫、亲卫队，中卫郎四人，分领卫兵四十八人；翊卫郎二人，分领卫兵六十人；亲卫郎二人，分领卫兵五十六人。

次左右骁卫翊卫三队。 并骑。

各有二人分领，第一本卫大将军，第二本卫将军，第三本卫郎将；花凤、飞黄、吉利旗各二，分为三队；逐队弩十，弓矢二十，槊四十。法驾，弩减四，弓矢、槊各减半。宣和，分领第一、第二队，左右骁卫大将军、将军；第三，广勇指挥使。改花凤旗为双莲旗。

次来毂队。凡六，逐队都尉二人检校，第一、第四左右卫折冲，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并左右卫果毅。逐队刀盾各六十人，内第一、第

四有宝符旗二。法驾，各减刀盾二十。宣和，检校改为捧日、天武、拱圣三指挥使。

次捧日队。逐队引一人，押二人，长行殿侍二十八人，旗头三人，枪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厢天武约拦各一百五十五人。法驾，同。

次后部黄麾仗。分六部：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武卫。部内殿中侍御史、大将军、都尉、帅兵官、绛引幡、龙头竿等，并同前部。法驾，减第六部，绛引幡减六。宣和，六部：第一改为左右骁卫大将军，自二至六改为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广勇五指挥。

次步甲后队。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领。第一以左右卫，第三以左右骁卫，第五以左右武卫，第七以左右威卫，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领军卫，以上并果毅；第二以左右卫，第四以左右骁卫，第六以左右武卫，第八以左右威卫，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领军卫，以上并折冲。内有貔、鹖鸡、仙鹿、金鹦鹉、瑞麦、孔雀、野马、犛牛、甘露、网子、祥光、翔鹤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后。逐队有弓矢、刀盾相间，各六十人，居旗之后。法驾，止十队。宣和，自第七队以下，分领改用都指挥使，七、八并神勇，九骁骑，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广勇。旗亦改其半，七天正尧瑞，八日有戴承，十翔鹤，十一红光，十二文石。

次后部马队。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领。第一、第二各以左右卫，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武卫，第十至十一、十二各以左右领军卫，并折冲；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骁卫，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卫，并果毅。内有角、赤熊、兕、天下太平、驯犀、鵕䮍、驩□蜀、驺牙、苍乌、白狼、龙、虎、金牛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后。每队弩十，弓矢二十，槊四十。法驾，止十队。弩减四，弓矢减六，槊减十二。宣和，改都尉为指挥使，一、二并以捧日，三、四并以天武，五、六并以拱圣，七、八并以神勇，九以骁骑，十以宣武，十一以虎翼，十二以广勇。内六有芝禾并秀旗，七有万年连理木旗。

以上卤簿，凡门有六，中道之门二：第一门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后，法驾，居龙墀旗之后；第二门居掩后队之后，法驾，同。各有金吾衙门旗四，监门校尉六人。左右道之门四：第一，居步甲前队第六队之后；第二，居第十二队之后；第三，居夹毂队之后；第四，居步甲后队第六队之后。法驾，同。各有监门校尉四人。宣和，改校尉为使臣。

政和小驾，减大驾六引及象、木、革辂，五副辂，小舆，小辇，又减指南、记里、白鹭、鸾旗、崇德、皮轩、耕根、进贤、明远、黄钺、豹尾、属车等十一，余并减大驾之半。

志第一百 仪卫五

○绍兴卤簿 皇太后皇后卤簿 皇太子卤簿 妃附 王公以下卤簿

绍兴卤簿。宋初，大驾用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宣和，增用二万六十一人。建炎初，裁定一千三百三十五人。绍兴初，用宋初之数，十六年以后，遂用一万五千五十人；明堂三分省一，用一万一十五人，孝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明堂用三千三百十九人。以后，并用孝宗之数。

绍兴用象六、副象一。 乾道用象一，淳熙用象六而不设副，绍熙如乾道，庆元后不设。

六引。第一引，清道二人； 孝宗省之。

幰弩一人，骑；方伞一，杂花扇二，曲盖一；外仗青衣二人，车辐棒二，告止、传教、信幡各二，戟十。第二引，清道二人； 孝宗省之。

幰弩一人，骑；鼓一，钲一，大鼓十；节一，槊二，皆骑；方伞一，杂花扇四， 孝宗省为二。

曲盖一，幢一，麾一，皆骑；大角四，铙一，箫二，笳二，横吹二，笛一，箫一，觱栗一，笳一；外仗青衣四人， 孝宗省为二。

车辐棒四， 孝宗省为二。

告止、传教、信幡各二，仪刀十，戟二十，弓矢二十， 孝宗皆省为十六。

刀盾二十，槊二十。 孝宗并省。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引，并同第二引。内花扇、大角各二，青衣二人。 孝宗朝，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引内大角省为二，余并同第二引已省之数。

金吾纛槊队。纛十二， 孝宗省为六。

押纛二人， 孝宗省为一。

押衙四人， 孝宗省为二。

上将军四人，将军四人， 孝宗省之。

大将军二人， 孝宗省为一。

犦槊十二，并骑。 孝宗省为八。

朱雀队。朱雀旗一，牛 暴槊二，弩四，队前后引、押各天武都指挥使一人，骑。龙旗队。引旗一，风师、雨师、雷旗、电旗各一，五星旗五，摄提旗二，北斗旗一，护旗一，左右卫大将军一人。金吾引驾骑，神勇都指挥使；次弩、弓矢、槊各四，并骑。

太常前部鼓吹。鼓吹令二，府史四人，管辖指挥使一人，帅兵官三十六人， 孝宗省作十四人。

□鼓十二，金钲十二， 孝宗鼓、钲并省为十。

大鼓六十， 孝宗省作二十四。

小鼓六十， 孝宗省作三十。

节鼓一，铙鼓六，羽葆鼓六，歌工二十四，拱宸管二十四， 孝宗歌工、管并省为十八。

箫、笳各三十六， 孝宗朝，箫十八、笳二十四。

长鸣六十，中鸣六十， 孝宗朝，并省为十八。

大横吹六十， 孝宗省为二十四。 笛十二， 孝宗增为十八。

鬲栗十二，桃皮鬲栗十二。

持鈒前队。骁骑都指挥使一人，将军二人，军使四人，并骑。称长一人，灵芝旗二，瑞瓜旗二，双莲花旗二，太平瑞木旗二，朱雀旗一，甘露旗二，嘉禾旗二，芝草旗二。绛引幡一， 孝宗省之。

黄麾幡一，青龙、白虎幢各一，金节十二，罕、毕各一，叉一，鈒戟五十。 孝宗省为四十八。

六军仪仗。第一队，军将二，卒长二，骑。熊虎旗二，赤豹旗二，

吏兵旗、力士旗二，戈六，矛四，戟四，钺四，白柯枪五十。平列旗二十，在仗外分夹旗枪。第二队，军将二，卒长二，骑。龙君旗、虎君旗各三，黄熊旗四，赤豹旗二，吏兵旗、力士旗各一，戈六，矛四，戟四，钺四，白柯枪四十。平列旗二十，分夹仗外。第三队，军将二，卒长二，骑。通直官二，吏兵旗、力士旗各一，熊虎旗二，龙君旗、虎君旗各一，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戈六，矛、戟、钺各四，白柯枪三十。平列旗二十，分夹仗外。 孝宗朝，第一队，军将、卒长各一，龙虎旗、赤豹旗、吏兵旗、力士旗各二，矛四、戈四、戟二、钺二、白柯枪三十，平列旗十四，余同。第二队军将、卒长各一，龙君、虎君、黄熊、赤豹旗同。戟六、钺六、戈四、矛四、白柯枪二十。第三队，军将、卒长各一，吏兵、力士、熊虎、龙君、虎君、天王旗并同，十二辰旗十二，通直官二，白柯枪十，平列旗十二。

龙墀旗队。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将二人夹之；五方龙旗各一， 为三重。 赤在前，黄在中，黑在后，青左、白右。次金鸾旗一，左，金凤旗一，右；狮子旗二；君王万岁旗一；日旗一，左，月旗一，右。御马十匹，分左右，为五重。中道队。左右卫大将军一人检校，骑。日月合璧旗一，庆云旗二，五星连珠旗一，祥光旗、长寿幢各一。

金吾牙门第一门。牙门旗四，次监门使臣六，分左右，骑。 孝宗省旗为二，监门为三。

金吾细仗。青龙旗一，左，白虎旗一，右；五岳神旗五，分前、中、后、左、右，为三列；五方神旗五，陈列亦如之。五方龙旗二十五，相间为五队，每队赤前、黄中、黑后、青左、白右。五方凤旗二十五，相间为五队，陈列亦如之。五岳旗在左，五方旗在右；五龙旗在左，五凤旗在右；四渎旗，江、淮在左，河、济在右；押二人，分左右，骑。 孝宗五龙、五凤旗止各一队，共省四十旗，余同。

八宝舆。镇国神宝左，受命之宝右；皇帝之宝左，天子之宝右；皇帝信宝左，天子信宝右；皇帝行宝左，天子行宝右，为四列。每宝一舆，每舆一香案，舆、案前烛罩三十二。引宝职掌八人，侍宝官一人，内外符宝郎各二人，扈卫一百人。碧襕二十人，夹扈卫之外。 孝宗省碧襕为十二，余同。

殿中伞扇、舆辇。方伞二， 孝宗省一。

朱团扇四， 孝宗省二。

金吾四色官六人， 孝宗省为二。

押仗二人，骑，金甲二人，执钺，进马官四人，骑，千牛卫大将军一人， 孝宗省之。

千牛卫将军八人， 孝宗省为二。

金吾引驾官二人，导驾官四人，并骑导。大伞二， 孝宗省一。

凤扇四， 孝宗省二。

夹伞而行。 前同。

腰舆一，凤扇十六，夹舆。 孝宗省为四。

华盖二，排列官一人，香镫一，火燎一，小舆一，逍遥子，平辇。

驾前诸班直。驾头、鸣鞭、诞马、烛罩三百三十人。 孝宗省为二百一十人。 前驱都下亲从官一百五十人， 孝宗省为四十五人。

东西班六人， 孝宗省为二十二人约拦。

殿前指挥使四十人，东第三班长入祗候五十二人，班直主首九人， 孝宗省为三人。

茶酒新旧班一百六人， 孝宗省为四十四人。

开道旗一，纛一十二，钧容直二百七十人， 架回则作乐。孝宗乾道元年省之，乾道六年以后再用。

吉利旗五，五方龙旗五，龙旗二十， 孝宗省之。

门旗六十， 孝宗省为三十。

殿前指挥使、引驾骨朵子直四十人。 分左右，夹门旗外。

驾头，驾头下天武官二十二人， 孝宗省为十七人。

都下亲从一十六人， 孝宗省为八人。

茶酒班执从物殿侍二十二人，又都下亲从二十二人， 孝宗省为十七

人。

剑六人， 孝宗省为三人。

麋旗一，人员一， 孝宗省之。

殿前指挥使、行门二十二人，鸣鞭十二人。 孝宗增为一十四人。

次御龙直百二十人， 孝宗省为八十六人。

快行五十人，日、月、麟、凤旗各一，青龙、白龙、赤龙、黑龙旗四，人员二，引驾千牛上将军一人。

玉辂奉宸队。分左右，充禁卫，围子八重：崇政殿亲从围子二百人，为第一重； 从里数出。

御龙直二百五十人，为第二重；崇政殿亲从外围子二百五十人，为第三重；御龙直、骨朵子直二百五十人，为第四重；御龙弓箭直二百五十人，为第五重；御龙弩直二百五十人，为第六重；禁卫天武二百五十人，为第七重；都下亲从围子三百人，为第八重。 孝宗以上并同。

天武约拦二百人， 孝宗省作百八十八人。

在禁卫围子外，编排禁卫行子二十一人，快行五十九人， 孝宗省为四十二。

管押相视御龙四直八人， 孝宗省为四人。

照管行子御龙四直二十四人， 孝宗省为八人。

天武六人， 孝宗省之。

禁卫内拦前崇政殿亲从三十二人。 孝宗省作二十五人。

驾后部。扇筤，大黄龙旗一。驾后乐：东西班三十六人，钧容直三十一人，并骑。 孝宗此下增招箭班三十四人。

扇筤，扇筤下天武二十二人， 孝宗省作一十七人。

都下亲从十六人， 孝宗省作八人。

茶酒班执从物五十人，骑。 孝宗省为三十人。

大辇。辇下应奉并人员合六百一十四人，分五番； 孝宗乾道元年省之，六年以后复设。

御马十疋，为五重。

持鈒后队。神勇都指挥使二人，骑，重轮旗二人，大伞二， 孝宗省为一。 朱团扇八， 孝宗省为四。

凤扇二，小雉扇二十二， 孝宗省凤扇，而减雉扇为六。

华盖二， 孝宗省为一。

俾倪十二， 孝宗省为六。

御刀六，玄武幢一，绛麾二，叉、细槊十二， 孝宗省为六。

骁骑都指挥使一人，骑， 总领大角。

大角四十。 孝宗省为二十。

太常后部鼓吹。鼓吹丞二人，典吏四人， 孝宗省为三人。

管辖指挥使一人，羽葆鼓六，歌工二十四，拱宸管十二，箫三十六，笳二十四，铙鼓六，小横吹六十，笛十二，觱栗十二，帅兵官十人。 孝宗歌工十八，拱宸管十二，箫十八，笳二十四，铙鼓六，笛十八，节鼓一，小横吹三十，觱栗十八，桃皮觱栗十二，羽葆鼓吹六，帅兵官八人。

黄麾幡一， 中道。

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各一，每辂诞马各六在辂前，驾士各百五十四人。 乾道元年省之，六年以后复用。

掩后队。 中道。

宣武都指挥使二人，大戟、刀盾、弓矢、槊各十五。

金吾牙门第二门。 中道。

牙门旗四，分左右， 孝宗省之。

监门使臣六，分左右，骑。 孝宗省为三。

玄武队。 并骑。中道。

虎翼都指挥使一人，犦槊二，玄武旗一，槊、弓矢各十， 孝宗并省为五。

弩五。外仗。 分左右道，以夹中道仪仗。

清游队。 并骑。

白泽旗二，捧日指挥使二，弩四，弓矢十，槊十六。左、右金吾十六，骑。天武都头二人，弩八，弓矢十二，槊十二。 孝宗弩、弓矢、槊并省为六。

佽飞队。 并骑。

拱圣指挥使二，虞候佽飞二十，铁甲佽飞十二。前队殳仗。都头六人，骑，殳、叉六十。后队殳仗。都头四人，骑，殳、叉四十。

前部马队。第一队，捧日都指挥使二人，角、斗、亢、牛旗各一，弩四，弓矢十，槊八；第二队，捧日都指挥使二人，氐、女、房、虚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一队；第三队，天武都指挥使二人，心、危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二队；第四队，天武都指挥使二人，尾、室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三队；第五队，拱圣指挥使二人，箕、壁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四队；第六队，拱圣都指挥使二人，奎、井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五队；第七队，神勇都指挥使二人，娄、鬼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六队；第八队，神勇都指挥使二人，胃、柳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七队；第九队，骁骑都指挥使二人，昴、星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八队；第十队，宣武都指挥使二人，毕、张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九队；第十一队，虎翼都指挥使二人，觜、翼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十队；第十二队，广勇都指挥使二人，参、轸旗各一，弩、弓矢、槊如第十一队。 孝宗省为七队，二十八宿旗每队四，弓矢、槊每队六，余同。

步甲前队。第一队，捧日指挥使、都头各二人，骑， 下同。

鹖鸡旗二，青鍪甲、刀盾二十； 孝宗刀盾省为十二，下并同。

第二队，捧日指挥使、都头，貔旗，朱鍪甲、刀盾；第三队，天武指挥使、都头，万年连理木旗，黄鍪甲、刀盾；第四队，天武指挥使、都头，芝禾并秀旗，白鍪甲、刀盾；第五队，拱圣指挥使、都头，祥鹤旗，黑鍪甲、刀盾；第六队，拱圣指挥使、都头，犀旗，黄鍪甲、刀盾。 孝宗改黄鍪甲为青鍪甲，余并同。

金吾左右道牙门第一门。牙门旗四，分左右。监门使臣八人，并骑。 孝宗旗省为二，使臣省为四人。

步甲前队第七队，神武指挥使、都头，鹖鸡旗，青鍪甲、刀盾；第八队，神武指挥使、都头，麟旗，朱鍪甲、刀盾；第九队，骁骑指挥使、都头，白狼旗，黄鍪甲、刀盾；第十队，骁骑指挥使、都头，苍乌旗，次白鍪甲、刀盾；第十一队，虎翼指挥使、都头，鹦鹉旗，黑鍪甲、刀盾；第十二队，广勇指挥使、都头，太平旗，黄鍪甲、刀盾。自二至十二队，人、旗、刀盾，数列如第一队。 孝宗内去鹖鸡旗、麟旗而用庆云旗、瑞麦旗。

金吾左右道牙门第二门。牙门旗四，分左右，监门使臣八人，并骑。 孝宗旗省为二，监门省为四人。

前部黄麾仗。第一部，殿中侍御史二员，骑， 下同。

绛引幡二十， 孝宗省为十。

犦槊二，捧日指挥使二，都头五，并骑， 下同。

黄氅五十， 孝宗省为二十。

鼓四，斧十，戟、弓矢二十，槊三十， 孝宗省为二十。

弩十；第二部，殿中侍御史，天武指挥使、都头，青氅，鼓，斧，戟、弓矢，槊，弩；第三部，殿中御史，拱圣指挥使、都头，绯氅，鼓，斧，戟、弓矢，槊，弩； 孝宗省作三部。

第四部，殿中御史，神勇指挥使、都头，黄氅，鼓，斧，戟、弓矢，槊，弩；第五部，殿中御史，骁骑指挥使、都头，白氅，鼓，斧，戟，弓矢，槊，弩；第六部，殿中御史，广勇指挥使、都头，黑氅，

鼓，斧，戟、弓矢，槊，弩。自二至六部，数列并如初部。

青龙白虎队。 并骑。

青龙旗一，白虎旗一，虎翼都指挥使二，弩四，弓矢十，槊八。

班剑、仪刀队。 并骑。

武卫将军二人，捧日、天武、拱圣、神勇指挥使各二人，班剑六十，仪刀六十。次骁骑、骁胜、宣武、虎翼指挥使各二人，班剑六十，仪刀六十。

亲勋、散手、骁卫翊卫队。并骑。中卫郎四人，翊卫郎二人，亲卫郎二人，卫兵四十，甲骑四十在卫兵外。左右骁卫、翊卫三队。并骑。第一队，左右骁卫大将军二人，双莲花旗二，弩四，弓矢十， 孝宗减弓矢为六，下同。

槊十六； 孝宗减槊为八，下同。

第二队，广勇指挥使二人，吉利旗，弩、弓矢、槊数如初队。

金吾左右道牙门第三门。牙门旗四，分左右，监门八人，并骑。 孝宗旗减为二，监门减为四人。

捧日队三十四队。左右各十七队， 孝宗减为十队，左右各五队。

每队引一人，押一人，旗三人，枪五人，弓箭二十人。

后部黄麾仗。凡六部，第一部至六部，并同前部黄麾仗，惟无绛引幡、犦槊。 孝宗减为三部，仗数亦同前部黄麾已减之数，并去犦槊、绛引幡。

绛引幡二十。 孝宗减为十。

金吾左右道牙门第四门。牙门旗四，监门八人， 骑。 孝宗旗减为二，监门减为四人。

步甲后队。第一队，捧日指挥使、都头各二人，骑，鹖旗、鹖鸡旗各二，青鋈甲、刀盾二十； 孝宗减刀盾为十六，逐队并同。

第二队，天武指挥使、都头，芝禾并秀旗、万年连理木旗，朱鋈甲、刀盾；第三队，拱圣指挥使、都头，犀旗、鹤旗，黄鋈甲、刀盾；第四队，神武指挥使、都头，苍乌旗、白狼旗，白鋈甲、刀盾；第五队，骁骑指挥使、都头，天下太平旗、鸚鵡旗，黑鋈甲、刀盾；第六队，虎翼指挥使、都头，鶡鸡旗、鹍旗，黄鋈甲、刀盾。自二至六队，数列并如初队。

金吾左右道牙门第五门。牙门旗四，监门八人，骑。　　孝宗减旗为二，减监门为四。

后部马队。第一队，捧日都指挥使二，角端旗二，弩四，弓矢十，槊十六； 孝宗弓矢减为六，槊减为八。

第二队，捧日都指挥使， 孝宗更用天武。

赤熊旗，弩、弓矢、槊；第三队，天武都指挥使， 孝宗更用拱圣。

兕旗，弩、弓矢、槊；第四队，天武指挥使， 孝宗时更神勇。

天下太平旗，弩、弓矢、槊；第五队，拱圣都指挥使，犀旗， 孝宗用龙马旗。

弩、弓矢、槊；第六队，拱圣都指挥使，芝禾并秀旗， 孝宗用金牛旗。 弩、弓矢、槊；第七队，神勇都指挥使，万年连理旗，弩、弓矢、槊；第八队，神勇都指挥使，驺牙旗，弩、弓矢、槊；第九队，骁骑都指挥使，苍乌旗，弩、弓矢、槊；第十队，宣武都指挥使，白狼旗，弩、弓矢、槊；第十一队，虎翼都指挥使，龙马旗，弩、弓矢、槊；第十二队，广勇都指挥使，金牛旗，弩、弓矢、槊。自二至十二队，数列并如初队。

皇太后、皇后卤簿，皆如礼令。徽宗政和元年，诏皇后受册排黄麾仗及重翟车，陈小驾卤簿。后谦避，于是诏延福宫受册仍旧；而小驾卤簿、端礼门外黄麾仗、紫宸殿臣僚称贺上礼，并罢。其景灵宫朝谒，则依近例。三年，议礼局上皇后卤簿之制。

清游队。旗一。 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并骑。

金吾卫折冲都尉一员，骑， 执犦槊二人夹。

领四十骑，执槊二十人，弩四人，横刀一十六人。次虞候佽飞二十八，骑。次内仆、内仆丞各一员。 各书令史二人，并骑。

次正道黄麾一。 执一人，夹二人，并骑。

次左右厢黄麾仗，厢各三行，行一百人：第一行，短戟、五色氅；第二行，戈、五色氅；第三行，仪锽、五色幡。

左右领军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卫等各三行，行二十人，各帅兵官六人领，内左右领军卫帅兵官各三人，各果毅都尉一员检校， 各一人步从。

左右领军卫绛引旗，引前、掩后各六。

次内谒者监四人，给事、内常侍、内侍各二人，并骑。 内给使各一人，步从。

次内给使一百二十人。次偏扇、团扇、方扇各二十四。次香镫一。次执擎内给使四人。 在重翟车前。

次重翟车。驾青马六，驾士二十四人，行障六、坐障三，夹车，并宫人执。次内寺伯二人，骑，领寺人六人，分左右夹重翟车。

次腰舆一， 舆士八人。

团雉尾扇二，夹舆。次大伞四，大雉尾扇八，锦花盖二，小雉尾扇、朱画团扇各十二，锦曲盖二十，锦六柱八扇。 自腰舆以下，并内给使执。

次宫人车。次绛麾二。 各一人执。

次正道后黄麾一。 执一人，夹二人，并骑。

次供奉宫人。次厌翟车驾赤骝，翟车驾黄骝，安车驾赤骝，各四，驾士各二十四人。四望车、金根车、各驾牛三，驾士各一十二人。

次左右厢各置牙门二。 每门执二人，夹四人，一在前黄麾前，一在后黄麾后。

次左右领军卫，每厢各一百五十人执殳，帅兵官四人检校。次左右

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员，检校殳仗。 各一人骑从。

次后殳仗。内正道置牙门一。每门监门校尉二人，骑；每厢各巡检校尉一员，骑，来往检校。

前后部鼓吹。金钲、□鼓、大鼓、长鸣、中鸣、铙吹、羽葆、鼓吹、节鼓、御马，并减大驾之半。

皇太子卤簿。礼令，三师、詹事、率更令、家令各用本品卤簿前导。太宗至道中，真宗升储，事多谦抑，谒庙日止用东宫卤簿，六引官，但乘车而不设仪仗。天禧二年，仁宗为皇太子，亦依此制。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太子卤簿之制。

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辂车，太保、太傅、太师乘辂，各正道，威仪、卤簿依本品。次清游队旗， 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

并正道。清道率府折冲都尉一员，领二十骑，执槊一十八人，弓矢九人，弩三人，二人骑从折冲。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员，领清道直荡及检校清游队龙旗等，执犦槊各二人。次外清道直荡二十四人，骑。

次正道龙旗各六， 执一人，前二人引，后二人护。

副竿二。 执各一人，骑。

次正道细仗引。为六重，每重二人，自龙旗后均布至细仗，槊与弓箭相间，并骑；每厢各果毅都尉一员领。次率更丞一员。

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领鼓吹，并骑。□鼓、金钲各二， 执各一人，夹二人，以下准此。

帅兵官二人；次大鼓三十六，横行， 长鸣以下准此。

帅兵官八人；长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铙吹一部，铙鼓二， 各执一人，夹二人，后部铙节鼓准此。

箫、笳各六，帅兵官二人；□鼓、金钲各二，帅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帅兵官四人；中鸣三十六，帅兵官二人。以上并骑。

次诞马十， 每匹二人控，余准此。

厩牧令、丞各一员。 各府史二人骑从。

次左、右翊府郎将各一员，领班剑，左右翊卫执班剑二十四人，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学四人，洗马、司议郎、太子舍人、中允、中舍、左右谕德各二人，左、右庶子四人，并骑。 自通事舍人以后，各步从一人。

次左、右卫率府副率各一员，步从，亲、勋、翊卫每厢各中郎将、郎将一员，并领六行仪刀：第一行，亲卫二十三人，曲折三人；第二行，亲卫二十五人，曲折四人；第三行，勋卫二十七人，曲折五人；第四行，勋卫二十九人，曲折六人；第五行，翊卫三十一人，曲折七人；第六行，翊卫三十三人，曲折八人。 曲折人并部后门。

以上三卫并骑。

次三卫一十八人，骑；中郎将二人夹辂，在六行仪刀仗内。金辂，驾马四，仆寺仆驭，左右率府率一员，驾士二十二人。夹辂左、右卫率府率各一员。 各步从一人。

次左、右内率府率各一员，副率各一员，并骑。 各步从一人。

次千牛骑，执细刀、弓矢，三卫仪刀仗，后开牙门。次左右监门率府直长各六人，监后门。 并骑。

次左右卫率府每厢各翊卫二队。 并骑。

次厌角队各三十人，执旗一人。 引二人，夹二人。

执槊一十五人，弓矢七人，弩三人，每队各郎将一员领。

次正道伞二，雉尾扇四，夹伞。次腰舆一，舆士八人，团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夹。 执各一人。

次内直郎、令史各二人骑从检校。次诞马十，典乘二人，府史二人骑从。

次左右司御率府校尉各一人， 并骑从。

领团扇、曲盖。次朱团扇、紫曲盖各六。 执各一人。

次诸司供奉官人。

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各一人， 并骑。

领大角三十六。铙鼓二，箫、笳各六，帅兵官二人；横吹十，节鼓一，笛、箫、觱栗五，帅兵官二人。 并骑。

次管辖指挥使二人检校。

次副辂，驾四马，驾士二十人。轺车，驾一马，驾士十四人。四望车，驾一马，驾士一十人。

次左右厢步队凡十六，每队各果毅都尉一人领， 并骑。

队三十人，执旗一人， 引二人，夹二人，并带弓矢，骑。

步二十五人。前一队执槊，一队带弓矢，以次相间。　　左右司御率府、左右卫率府厢各四队，二在前，二在后。

次左右司御率府副率各一员检校，步队各二人，执犦槊骑从。

次仪仗。左右厢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前第一行，戟、赤氅；第二行，弓矢；第三行，仪鋋并毦；第四行，刀盾；第五行，仪锽、五色幡；第六行，油戟。次前仗首左右厢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御率府各一员，果毅都尉各一员，帅兵官各六人领。次左右厢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卫率府副率各一员，果毅都尉各一员，帅兵官各六人领。次尽后卤簿左右厢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御率府副率各一员， 各一人步从。 果毅都尉各一人，帅兵官各六人领，左右司御率府率兵官各六人护后，并骑。每厢各绛引幡十二， 执各一人，引前旗六，引后旗六。

揭鼓十二。 揭鼓左右司御率府四重，左右卫率府二重。

次左右厢殳。各一百五十人， 左右司御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卫率府各六十四人。

并分前后，在步队仪仗外、马队内，前接六旗，后尽卤簿，曲折至门，每厢各司御率府果毅都尉一员检校，各一人从，每厢各帅兵官七人。 并骑，左右司御率府各四人，左右率府各三人。

次马队。左右厢各十队，每队帅兵官以下三十一人，旗一， 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

执槊十六人，弓矢七人，弩三人。前第一队，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员领；第二、第三、第四队，左右司御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员领；第五、第六、第七队，左右卫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员领；第八、第九、第十队，左右司御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员领。次后拒队。 旗一，执一人，引二人，夹二人。

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员领四十骑，执槊二十人，弓矢十六人，弩四人。叉二人，骑从。

次后拒队前当正道殳仗行内开牙门。次左右厢各开牙门三：前第一门，左右司御率府步队后，左右率府步队前；第二门，左右卫率府步队后，司御率府仪仗前；第三门，左右司御率府仪仗后，左右卫率府步队前。 每开牙门，执旗二人，夹四人，并骑。

监门率府直长各二人，并骑；次左右监门率府副率各一员，骑；来往检校诸门，各一人骑从。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三人，仗内检校并纠察，各一人骑从。次少师、少傅、少保，正道乘辂，威仪、卤簿各依本品，次文武官以次陪从。

皇太子妃卤簿之制。政和三年，议礼局上。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骑。次青衣十人。次导客舍人四人，内给使六十人，偏扇、团扇、方扇各十八， 并宫人执。 行障四，坐障二，夹车， 宫人执。

典内二人，骑，厌翟车，驾三马，驾士十四人。次阁帅二人，领内给使十八人，夹车，六柱二扇，内给使执。次供奉内人，乘犊车。次伞一，正道。雉尾扇二，团扇四，曲盖二。 执伞、扇各内给使一人。 次戟九十。

宋制，臣子无卤簿名，遇升储则草具仪注。《政和礼》虽创具卤簿，然未及行也。南渡后，虽尝讨论，然皇太子皆氵中挹不受，朝谒宫庙及陪祀及常朝，皆乘马，止以宫僚导从，有伞、扇而无围子。用三接青罗伞一，紫罗障扇四人从，指使二人，直省官二人，客司四人，亲事官二十人，辇官二十人，翰林司四人，仪鸾司四人，厨子六人，教骏四人，背印二人，步军司宣效一十人，步司兵级七十八人，防警兵士四人。朝位在三公上，扈从在驾后方围子内。

皇太子妃，政和亦有卤簿，南渡后亦省之。妃出入惟乘檐子，三接青罗伞一，黄红罗障扇四人从。以皇太子府亲事官充辇官，前执从物，檐子前小殿侍一人，抱涂金香球。先驱，则教骏兵士呵止。

王公以下卤簿。凡大驾六引，用本品卤簿，奉册、充使及诏葬皆给之。亲王用一品之制，加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各二，其葬日，用六引内仪仗。真宗咸平二年，王承衍出葬日，在禁乐，礼官请卤簿鼓吹备而不作，从之。景德二年，南郊卤簿使王钦若言："郓王欑日所给卤簿，与南郊仪仗吉凶相参。望依令别制王公车辂，所有鼓吹、仪仗，亦请增置，以备拜官、朝会、婚葬之用。"从之。于是仪服悉以画，其葬日在途，以革车代辂。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王公卤簿之制：中道清道六人。次幰弩一骑。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及职掌、局长、院官各一人，□鼓、金钲各一，大鼓、长鸣各一十八，□鼓、金钲各一。次引乐官二人，小鼓、中鸣各一十。次麾、幢各一，节一，夹槊二，诞马八， 每匹，控马各二人。

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散扇十，方伞二，朱团扇四夹方伞，曲盖二。次大角八。次后部鼓吹，丞一员，录事一人。次铙鼓一，箫四，笳四，大横吹六，节鼓一，夹色二，笛、箫、觱栗、笳各四。次外仗。青衣十二，车辐棒十二，戟九十，绛引幡六，刀盾、槊、弓矢各八十，仪刀十八，信幡八，告止幡、传教幡各四，仪鋋二，仪锽斧挂五色幡六，油戟十八，仪槊十二，细槊十二。次左右卫尉寺押当职掌一十一人，骑；部辖步兵、部辖骑兵、太仆寺部押人员各一人，教马官一人。押当职掌四人，骑。

公主卤簿。惟葬日给之。秦国成圣继明夫人葬日，亦给外命妇一品卤簿，自余未尝用。

一品卤簿。 命妇同。

中道清道四人。幰弩一，骑。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一，职掌一人，局长、院官各一人。□鼓、金钲各一，大鼓、长鸣各一十六，麾、幢、节各一，槊二，诞马六。次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 命妇厌翟车，驾士二十三人，二品、三品准此。

散扇八， 二品减四，三品减六，命妇散扇五十，行障五，行于车前，二品、三品准此。

方伞二，朱团扇四，曲盖二，大角八。 命妇属车六，驾黄牛十八，驾士五十九人，行大角前，二品、三品准此。

次后部鼓吹。丞一员，录事一人，引乐官二员。铙鼓一，箫、笳、大横吹各四，节鼓一，笛、箫、觱栗、笳各四。外仗。青衣十人，车辐棒十，戟九十，刀盾、槊各八十，弓矢六十，仪刀三十，信幡八，告止幡、传教幡、仪锽斧挂五色幡各四。次卫尉寺排列、押当职掌一十一人，部辖人员、太仆寺部押人员、教马官各一人。押当职掌四人。 命妇加二人。

二品卤簿。 命妇同。

中道清道二人。幰弩一。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一，及职掌、局长、院官各一人。□鼓、金钲各一，大鼓十四，麾、幢、节各一，夹槊二，诞马四。次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散扇四，方伞、朱团扇、曲盖各二。次大角八。次后部鼓吹。丞一，录事、引乐官各一人。铙鼓一，箫、笳各二，大横吹四，笛、箫、觱栗、笳各二。外仗。青衣八人，车辐棒八，戟七十，刀盾、槊、弓矢各六十，仪刀十四，信幡四，告止、传教幡各二。次卫尉排列、押当职掌九人，部辖人员、太仆寺部押人员、教马官各一人。押当职掌四人。 命妇加二人。

三品卤簿。 命妇同。

中道清道二。幰弩一。麾、幢各一，节一，夹槊二，诞马四。次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散扇二，方伞二，曲盖一，大角四。外仗。青衣八人，车辐棒六，戟六十，刀盾、槊、弓矢各五十，仪刀十二，信幡四，告止、传教幡各二。次卫尉排列、押当职掌七人，部辖人员、太仆寺部押人员、教马官各一人。押当职掌四人。 命妇加二人。

以上皆政和所定也。

志第一百一 仪卫六

○卤簿仪服。

卤簿仪服。自汉卤簿，象最在前。晋平吴后，南越献驯象，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以试桥梁。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幨络脑，当胸、后鞦并设铜铃杏叶，红犛牛尾拂，跋尘。每象，南越军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并花脚幞头、绯绣窄衣、银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两庄养象所奏，诏以象十于南郊引驾，开宝九年南郊时，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诏卤簿使领其事。

旗，皆错采为之，漆竿、钅□首、纛头、锦带腰、火焰脚。白泽、摄提、金鸾、金凤、师子、苣文、天下太平、君王万岁、仙童、螣蛇、神龟，及在步甲前后队、后马队三队、六军仪仗内，并以赤。日、月及合璧、连珠、风、雨、雷、电、五星、二十八宿、祥云，并以青。北斗以黑。五岳、四渎、五方、四神、十二辰、五龙、五凤、龙虎君，并以方色。天王以赤、黄二色。排拦以黄、紫、赤三色。

元丰三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卤簿，前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各著其象，以则天文。从之。元祐七年，太常寺言："二十八宿旗，五星、摄提旗，按《卤簿图》画人形及牛虎头、妇人、小儿之类，于礼无据。元丰三年，礼文所上言乞改制，各著其象，以则天文。后有司循旧仪，未曾改正，今欲改造。"从之。

元符二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黄裳言："南郊大驾诸旗名物，除用典故制号外，余因时事取名。伏见近者玺授元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轮，太上老君眉间发红光，武夷君庙有仙鹤，臣请制为旗号，曰宝符，曰重轮，曰祥光，曰瑞鹤。"从之。

政和四年，礼制局言："卤簿，大黄龙负图旗画八卦，乞改画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五之数。仙童、网子、大神三旗无所经见，乞除去。"从之。初，大观三年，西京颍阳县大庆观圣祖殿东，有嘉禾、芝草并生。其嘉禾一本四穗，芝草叶圆而重起。至是，诏制芝禾并秀旗。又以是年二月，日上生青、赤、黄戴气；后，日下生青、赤、黄承气，诏制日有戴承旗。又以元符二年武夷君庙有仙鹤迎诏，政和二年延福宫宴辅臣，有群鹤自西北来，盘旋于睿谟殿上，及奏大晟乐而翔鹤

屡至，诏制瑞鹤旗。

八年，礼部侍郎张邦昌奏："太祖时，甘露降于江陵者十日，瑞麦秀于濮阳者六歧，获金鹦鹉于陇坻，得三玉兔于郓封，驯象至而五岭平，琼管族而白鹿出，皆命制为旗章陈之。望诏有司取自崇、观至今，凡中外所上瑞应，悉掇其尤殊者，增制旗物，上以丕承天贶，下以耸动民瞻。"从之。

初，宋制旗物尤盛，中兴后惟务简约，虽参用旧制，然亦不无因革。其太常，青质夹罗，惟绣日、月、星而无龙，下有网须谓之茀，而竿头为龙首，衔青结绶，垂青旄緌十二，谓之旒。盖幅下无斿，而竿首垂旒，抑又取古者"注旄及羽于竿首"之遗制。竿用椆木，护以剖竹，胶以髹，饰以藻，玉辂建之。大旂，黄质九幅，每幅绣升龙一，侧幅二，下垂黄丝网緌九，金辂建之。太赤，朱质七幅，每幅绣鸟隼二，侧幅如之，下垂朱丝网緌七，象辂建之。大白，素质五幅，每幅绣熊一、虎一，侧幅如之，下垂浅黄丝网緌五，革辂建之。大麾，皂质四幅，每幅绣五采龟蛇一，侧幅绣龟二，下垂皂丝网緌四，木辂建之。

其黄龙负图旗，建隆初创为大制。有架，旗力重，以百九十人维之，今用七十人。其君王万岁、天下太平、日月、五星、北斗、招摇、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十旗，皆以十七人维之。其祥瑞旗八，绍兴二十五年所制也。是岁，适当郊祀，而太庙生灵芝九茎，赣州进太平瑞木，道州连理木，遂宁府嘉禾，镇江府瑞瓜，南安军双莲花，严州兜率寺、信州玉山芝草，黎州甘露，礼部侍郎王珉等请绘之华旗，以纪盛美焉。

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舆上刻木为牛，背插旗。错采为牛，旗竿上有小盘，盘衣及舆衣，亦并绣牛形。舆士各四人，服绣五色牛衣。自太祖时诏用之。神宗熙宁七年，太常寺言："大驾卤簿羊车，本前代宫中所乘；五牛旗，盖古之五时副车也，以木牛载旗，用人舆之，失其本制，宜省去。"从之。

牙门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质，错采为神人象，中道前后各一门，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树旗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象山，以龙卷之。坐面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微曲。上加绯罗绣褥，裹以绯

罗绣帕。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拥之，为前驱焉。不设，则以朱匣韬之。

幡，本帜也，貌幡幡然。有告止、传教、信幡，皆绛帛，错采为字，上有朱绿小盖，四角垂罗文佩，系龙头竿上。其错采字下，告止为双凤，传教为双白虎，信幡为双龙。又有绛引幡，制颇同此，作五色间晕，无字，两角垂佩。中兴为六角盖，垂珠佩，下有横木板，作碾玉文。三幡，亦以错采篆书“告止”、“传教”、“信幡”。

幢，制如节而五层，韬以袋，绣四神，随方色，朱漆柄。取《曲礼》“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之义。王公所给幢，黑漆柄，紫绫袋。中兴，用生色袋。

皂纛，本后魏纛头之制。唐卫尉器用，纛居其一，盖旄头之遗象。制同旗，无文采，去钅□首六脚。《后志》云：“今制，皂边皂斿，斿为火焰之形。”金吾仗主之，每纛一人持，一人拓之。乘舆行，则陈于卤簿，左右各六。

绛麾，如幢，止三层，紫罗囊蒙之。王公麾，以紫绫袋。

黄麾，古有黄、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汉卤簿有前黄麾护驾御史。宋制，绛帛为之，如幡，错采成“黄麾’字，下绣交龙；朱漆竿，金龙首，上垂朱绿小盖。神宗元丰二年，详定朝会御殿仪注所言：

按《周礼》“木辂建大麾，以田”，郑氏曰：“大麾不在九旗之中。以正色言之，则黑，夏后氏所建。”《礼记》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綏。”郑氏曰：“綏，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书》曰‘王右秉白旄以麾’。”孔颖达曰：“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縿。”《西京杂记》，汉大驾有前黄麾。崔豹《古今注》：“麾，所以指麾，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开元礼义纂》曰：“唐太宗法夏后之前制，取中方之正色，故制大麾，色黄。”

今礼有黄麾，其制十二幅。《开宝通礼义纂》曰：“黄，中央之色。此仗最近车辂，故以应象，取其居中，导达四方，含光大也。”今卤簿黄麾，以夏制言之，则状不类旗；以汉制言之，则色又不黄。伏请制大麾一：注麾于竿首，则法夏后氏之制；其色正黄，则用汉制；以十二幅为旗，则取唐制；以一旒为之，则取今龙墀旗之制。当元会陈仗卫，建大黄麾一于当御廂之前，以为表识。其当御廂之后，则建黄麾幡二。

并上大黄麾、黄麾幡制度。神宗批曰："黄麾制度，考详前志，终是可疑。今凿而为之，植于大庭中外共瞻之地，或为博闻多识者所讥。宜且阙之，更俟讨求，黄麾幡仍旧。"

氅，本缉鸟毛为之。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鹅毛、鸡毛之制。《后志》云："今制有青、绯、皂、白、黄五色，上有朱盖，下垂带，带绣禽羽，末缀金铃。青则绣以孔雀，五角盖；绯则绣以凤，六角盖；皂则绣以鹅，六角盖；白亦以鹅，四角盖；黄则以鸡，四角盖。每角缀垂佩，揭以朱竿，上如戟，加横木龙首以系之。"

金节，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圆盘，周缀红丝拂八层，黄绣龙袋笼之。王公以下皆有节，制同金节，韬以碧油。

伞，古张帛避雨之制。今有方伞、大伞，皆赤质，紫表朱里，四角铜螭首。六引内者，其制差小。哲宗元祐七年，太常寺言：《开元礼》大驾八角紫伞，王公已下四角青伞。今《卤簿图》但引紫伞，而无青伞之文。诏改用。绍兴十三年将郊，诏伞、扇如旧制，拂扇等不以珠饰。

盖，本黄帝时有云气为花ＦＭ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花盖、导盖，皆赤质，如伞而圆，沥水绣花龙。又有曲盖，差小，惟乘舆用之。人臣则亲王或赐之，而以青缯绣瑞草焉。

睥睨，如华盖而小。

扇筤，绯罗绣扇二，绯罗绣曲盖一，并内臣马上执之。驾头在细仗前，扇筤在乘舆后。大驾、法驾、鸾驾，常出并用之。扇圆，径四尺二寸，柄长八尺三寸，黄茸绣团龙，仍用金涂铜饰。扇有朱团及雉尾四等。朱团绣云凤或杂花，黑漆柄，金铜饰。雉尾皆方，绣雉尾之状，有三等：大雉扇长五尺二寸，阔三尺七寸；中扇、小扇递减二寸。下方上杀，以绯罗绣雉尾之状，中有双孔雀杂花，下施黑漆横木长柄，以金涂铜饰。乘舆出入，必以前持鄣蔽。凡朔望朝贺、行册礼，皇帝升御坐，必合扇，坐定去扇，礼毕驾退，又索扇如初。盖谓天子升降俯仰，众人皆得见之，非肃穆之容，故必合扇以鄣焉。

罕、毕，象"毕、昴为天阶"，故为前引，皆赤质，金铜饰，朱藤结网，金兽面。罕方，上有二螭首衔红丝拂；毕圆，如扇。

香镫，唐制也。朱漆案，绯绣花龙衣，上设金涂香炉、烛台。长竿二，舆士八人。金涂银火镣、香匙副之。

大角，黑漆画龙，紫绣龙袋。

长鸣、次鸣、大小横吹，五色衣幡，绯掌画交龙。《乐令》，三品已上，绯掌画蹲豹。

犦槊。犦，击声也。一云象犦牛，善斗，字从牛。唐金吾将军执之。宋制，如节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车驾卤簿出，则八枚前导；又四枚夹大将军者，名卫司犦槊。

槊，长矛也。木刃，黑质，画云气。又有细槊，制同而差小。

戟，有枝兵也。木为刃，赤质，画云气，上垂交龙掌、五色带，带末缀铜铃。又鈒戟，无掌，而有小横木；鈒，插也，制本插车旁。又小戟与鈒戟同。

殳、叉，戟之类。殳，无刃而短，黑饰两末。叉，青饰两末，并中白，画云气，各缀朱丝拂。

枪，槊也。唐羽林所执，制同槊而铁刃，上缀朱丝拂。

仪锽，钺属也，秦、汉有之。唐用为仪仗，刻木如斧，涂以青，柄以黄，上缀小锦幡、五色带。

班剑，本汉朝服带剑。晋以木代之，亦曰“象剑”，取装饰斑斓之义。鞘以黄质，紫斑文，金铜饰，紫丝绦帕鐍。

御刀，晋、宋以来有之。黑鞘，金花银饰，靶轭，紫丝绦帕鐍。又仪刀，制同此，悉以银饰，王公亦给之。

刀盾。刀，本容刀也；盾，旁排也。一人分持。刀以木为之，无鞘，有环，紫丝绦帕鐍。盾，赤质，画异兽。又朱藤络盾，制悉同，唯绿藤绿质，皆持执之。

幰弩，汉京尹、司隶前驱，持弓以射窥者。宋制，每弩加箭二，有□义，画云气，仗内弩皆同。

弓箭，每弓加箭二，有□义，同幰弩。

车辐，棒也，形如车轮辐。宋制，朱漆八棱白干。

柯舒，黑漆棒也，制同车辐，以金铜钉饰。

镫杖，黑漆弩柄也。以金铜为镫及饰，其末紫丝绦系之。

鸣鞭，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条狼氏执鞭趋辟之遗法也。内侍二人执之，鞭鞘用红丝而渍以蜡。行幸，则前骑而鸣之，大祀礼毕还宫，亦用焉；视朝、宴会，则用于殿庭。

诞马，散马也。加金涂银闹装鞍勒。乘舆以红绣鞯，六鞘，王公以下用紫绣及剜花鞯。哲宗元祐七年，太常寺言："诞马，按《卤簿图》曰：旧并施鞍鞯。景祐五年去之。昨纳后，诞马犹施鞍鞯，今欲乞除去，仍依《卤簿图》。用缨、辔、绯屉。"

御马鞍勒之制，有金、玉、水晶、金涂四等闹装，□占鞢促结为坐龙，碾鈒镂尘沙面、平面、洼面、方团、寸节、卷荷校具，皆垂六鞘，金银裹鞍桥、衔镫，朱黄丝绦辔鞦，绯黄织绣或素园鞯，衤盖补用金银线织或绯黄絁，鞭用紫竹，红黄丝鞘，缨以红、黄犛牛尾，金为鈌。每日，马五匹供奉，鞍用玉及金涂，衤盖补皆素。行幸则十四匹，加真金、水晶之饰。太宗至道二年诏："先是，御马以织成帊覆鞍勒，今后以广绢代之。"

马珂之制，铜面，雕翎鼻拂，攀胸，上缀铜杏叶、红丝拂。又胸前及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后有跋尘、锦包尾。独卤簿中金吾卫将军导驾者，皆有之。

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以布为里，黄絁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褖，青絁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鈌，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自背连膺，缠以锦縢蛇。具装，如常马甲，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

球杖，金涂银裹，以供奉官骑执之，分左右前导。大礼，用百人，花脚幞头、紫绣衤癸袍袄。常出，三十人，公服，皆骑导。

鸡竿，附竿为鸡形，金饰，首衔绛幡，承以彩盘，维以绛索，揭以长竿。募卫士先登，争得鸡者，官给以缬袄子；或取绛幡而已。大礼毕，丽正门肆赦则设之。其义则鸡为巽神，巽主号令，故宣号令则象之。阳用事则鸡鸣，故布宣阳泽则象之。一曰"天鸡星动为有赦"，故王者以天鸡为度。金鸡事，六朝已有之，或谓起于西京。南渡后，则自绍兴十三年始也。

大驾卤簿巾服之制：金吾上将军、将军、六统军、千牛、中郎将，服花脚幞头、抹额、紫绣袍，佩牙刀，珂马。诸卫大将军、将军、中郎将、折冲、果毅、散手翊卫，服平巾帻、紫绣袍、大口袴、锦螣蛇、银带，佩横刀，执弓箭。千牛将军，服平巾帻、紫绣袍、大口袴、银带、靴鞠，佩横刀，执弓箭，珂马。千牛，服花脚幞头、绯绣袍、抹额、大口袴、银带、靴鞠。前马队内折冲及执槊者，服锦帽、绯绣袍、银带。监门校尉、六军押仗，服幞头、紫绣裲裆。队正，服平巾帻、绯绣袍、大口袴。诸卫主率都尉，引驾骑，持鈒队内校尉、旅帅，执卫司殳仗犦槊，金吾十六骑，班剑、仪刀队，亲勋翊卫，执大角人，并服平巾帻、绯绣裲裆、大口袴，佩横刀，执弓箭。金吾押牙，服金鹅帽、紫绣袍、银带，仪刀。金吾持纛者，服乌纱帽、皂衣、袴、□奚韈。金吾押纛，服幞头、皂绣衫、大口袴、银带、乌皮靴。执金吾犦槊，服锦袍帽、臂韝、银带、乌皮靴。

清游队、佽飞、执副仗槊，服甲骑具装、锦臂韝，佩横刀，执弓箭，白袴。朱雀队执旗及执牙门旗，执绛引幡、黄麾幡者，并服绯绣衫、抹额、大口袴、银带。执殳仗，前后步队、真武队执旗，前后部黄麾，执日月合璧等旗，青龙白虎队、金吾细仗内执旗者，并服五色绣袍、抹额、行縢、银带；执白干棒人，加银褐捍腰。执龙旗及前马队内执旗人，服五色绣袍、银带、行縢、大口袴。执弓箭、执龙旗副竿人，服锦帽、五色绣袍、大口袴、银带。执弩、弓箭人，服锦帽、青绣袍、银带。前后步队人，服五色鍪甲、锦臂韝、□奚韈、袴、银带。朱雀队内执弓箭、弩、槊，虞候佽飞，执长寿幢、宝舆法物人，并服平巾帻、绯绣袍、大口袴、银带。援宝，执绛麾、真武幢叉人，并服武弁、紫绣衫。持鈒队，殿中黄麾、伞、扇、腰舆、香镫、华盖，指南、进贤等车驾士，相风、钟漏等舆舆士，并服武弁、绯绣衫。驾羊车童子，服垂耳髻、青头{须巾}、青绣大袖衫、袴、勒帛、青耳履。执引驾龙墀旗、六军旗者，服锦帽、五色绣衫、锦臂韝、银带。引夹旗及执柯舒、镫仗者，服帖金帽，余同上。执花凤、飞黄、吉利旗者，服银褐绣衣、抹额、银带。夹毂队，服五色质鍪铠、锦臂韝、白行縢、紫带、□奚韈。骁卫翊卫三队，服平巾帻、绯绣袍、大口袴、锦螣蛇。五辂、副辂、耕根车驾士，服平巾帻、青绣衫、青履韈。教马官，服幞头、红绣抹额、紫绣衫、白袴、银带。掌辇、主辇，服武弁、黄绣衫、紫绣诞带。拢御马者，服帖金帽、紫绣大袖衫、银带。执真武幢者，服武弁、皂绣衫、紫绣诞带。五牛旗舆士，服武弁、五色绣衫、大口袴，银带。掩后队，服黑鍪甲、锦臂韝、行縢。

鼓吹令、丞，服绿袴褶冠、银褐裙、金铜革带、绯白大带、履韈。太常寺府史、典事、司天令史，服幞头、绿衫、黄半臂。太常主帅□鼓、金钲、节鼓人，服平巾帻、绯绣袍、大口袴，抹带、锦螣蛇；歌、拱宸管、箫、笳、笛、觱栗，无螣蛇。太常大鼓、长鸣、小鼓、中鸣，服黄雷花袍、袴、抹额、抹带。太常铙、大横吹，服绯苣文袍、袴、抹额、抹带。太常羽葆鼓、小横吹，服青苣文袍、袴、抹额、抹带。排列官、令史、府史，服黑介帻、绯衫、白袴、白勒帛。司辰、典事、漏刻生，服青袴褶冠、革带。殿中少监、奉御、供奉、排列官，引驾仗内排列承直官、大将、金吾引驾、押仗、押旗，服幞头、紫公服、乌皮靴。尚辇奉御、直长、乘黄令丞、千牛长史、进马四色官，服幞头、绿公服、白袴、金铜带、乌皮靴。殿中职掌执伞扇人，服幞头、碧襕、金铜带、乌皮靴。 旧衣黄，太平兴国六年，并内侍省并改服以碧。

凡绣文：金吾卫以辟邪，左右卫以瑞马，骁卫以雕虎，屯卫以赤豹，武卫以瑞鹰，领军卫以白泽，监门卫以师子，千牛卫以犀牛，六军以孔雀，乐工以鸾，耕根车驾士以凤衔嘉禾，进贤车以瑞麟，明远车以对凤，羊车以瑞羊，指南车以孔雀，记里鼓、黄钺车以对鹅，白鹭车以翔鹭，鸾旗车以瑞鸾，崇德车以辟邪，皮轩车以虎，属车以云鹤，豹尾车以立豹，相风乌舆以乌，五牛旗以五色牛，余皆以宝相花。

六引内巾服之制：清道官，服武弁、绯绣衫、革带。持幰弩、车辐棒者，服平巾赤帻、绯绣衫、赤袴、银带。青衣，服平巾青帻、青袴褶。持戟、伞、扇、刀盾者，服黄绣衫、抹额、行縢、银带。持幡盖者，服绣衫、抹额、大口袴、银带。内告止幡、曲盖以绯，传教幡、信幡、绛引幡以黄。执诞马辔、仪刀、麾、幢、节、夹槊、大角者，服平巾帻、绯绣衫、大口袴、银带。大驾卤簿内，执辔，并锦络衫帽。持弓箭、槊者，服武弁、绯绣衫、白袴。驾士，服锦帽、绣戎服大袍、银带。弓箭以青，槊以紫。持□鼓者，服平巾帻、绯绣对凤袍、大口袴、白抹带、银螣蛇。铙吹部内，服平巾帻、绯绣袍、白抹带、白袴，余悉同大驾前后部。

其绣衣文：清道以云鹤，幰弩以辟邪，车辐以白泽，驾士司徒以瑞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县令以雉，乐工以鸾，余悉以宝相花。

太祖建隆四年，范质议：按《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盖掖下缝也。从肩领覆臂膊，共一尺二寸。又按《释文》、《玉篇》相传云：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

当”。今详裲裆之制，其领连所覆膊胳，其一当左膊，其一当右膊，故谓之“起膊”。今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造裲裆，用当胸、当背之制。宣和元年，礼制局言：鼓吹令、丞冠，又名“袴褶冠。”今卤簿既除袴褶，冠名不当仍旧，请依旧记如《三礼图》“季貌冠”制。从之。

志第一百二 舆服一

○五辂 大辂 大辇 芳亭辇 凤辇 逍遥辇 平辇 七宝辇 小舆 腰舆耕根车 进贤车 明远车 羊车 指南车 记里鼓车 白鹭车 鸾旗车 崇德车 皮轩车 黄钺车 豹尾车 属车 五车 凉车 相风乌舆 行漏舆 十二神舆 钲鼓舆 钟鼓楼舆

昔者圣人作舆，轸之方以象地，盖之圆以象天。《易·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夫舆服之制，取法天地，则圣人创物之智，别尊卑，定上下，有大于斯二者乎！舜命禹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周官》之属，有巾车、典路、司常，有司服、司裘、内司服等职。以是知舆服始于黄帝，成于唐、虞，历夏及商，而大备于周。周衰，列国肆为侈汰。秦并之，揽上选以供服御，其次以赐百官，始有大驾、法驾之制；又自天子以至牧守，各有卤簿焉。汉兴，乃不能监古成宪，而效秦所为。自是代有变更，志有详略。《东汉》至《旧唐书》皆称《舆服》，《新唐书》改为《车服》，郑樵合诸代为《通志》又为《器服》。其文虽殊，而考古制作，无以尚于三代矣。

夫三代制器，所以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曰："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且《礼》谓"周人上舆"，而孔子独取殷辂，是殷之质胜于周也。又言禹"致美乎黻冕"。而论冕以周为贵，是周之文胜于夏也。盖已不能无损益于其间焉。不知历代于秦已还，何所损益乎？

宋之君臣，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讲之甚明。至其规模制度，饰为声明，已足粲然，虽不能尽合古制，而于后代庶无愧焉。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简俭之风，及为卤簿，又炽以旗帜，华以绣衣，亵以球杖，岂非循袭唐、五季之习，犹未能尽去其陋邪？诒之子孙，殆有甚焉者矣。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荡靡极，虽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沦没于金。中兴，掇拾散逸，参酌时宜，务从省约。凡服用锦绣，皆易以缬、以罗；旗仗用金银饰者，皆易以绘、以髹。建炎初，有事郊报，仗内拂扇当用珠饰。高宗曰："事天贵质，若尚华丽，非禋祀本意也。"是以子孙世守其训，虽江介一隅，而华质适时，尚足为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数之学，见诸论议，又有可观者焉。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

五辂。宋自神宗以降，锐意稽古，礼文之事，招延儒士，折衷同异。元丰有详定礼文所，徽宗大观间有议礼局，政和又有礼制局。先是，元丰虽置局造辂，而五辂及副辂，多仍唐旧。

玉辂，自唐显庆中传之，至宋曰显庆辂，亲郊则乘之。制作精巧，行止安重，后载太常舆闟戟，分左右以均轻重，世之良工，莫能为之。其制：箱上置平盘、黄屋，四柱皆油画刻镂。左青龙，右白虎，龟文，金凤翅，杂花，龙凤，金涂银装，间以玉饰。顶轮三层，外施银耀叶，轮衣、小带、络带并青罗绣云龙，周缀纟畏带、罗文佩、银穗球、小铃。平盘上布黄褥，四角勾阑设圆鉴、翟羽。虚匮内贴银镂香罨，轼匮银龙二，衔香囊，银香炉，香宝，锦带，下有障尘。青画轮辕，银毂乘叶，三辕，银龙头，横木上有银凤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绣升龙；右载闟戟，绣黻文，并青绣绸杠。又设青绣门帘，银饰梯一，拓叉二，推竿一，银鐍头，银装行马，青缯裹輓索。驾六青马，马有金面，插雕羽，鞶缨，攀胸铃拂，青绣屉，锦包尾。又诞马二，在辂前，饰同驾马。 余辂及副辂皆有之。

驾士六十四人。金辂色以赤，驾六赤马，建大旂，驾士六十四人。象辂色以浅黄，驾六赭白马，建大赤，驾士四十人。革辂色以黄，驾六騧马，建大白，驾士四十人。木辂色以黑，驾六黑骝马，建大麾，驾士四十人。自金辂而下，其制皆同玉辂，惟无玉饰。五副辂并驾六马，驾士四十人，当用银饰者，皆以铜，余制如正辂。

政和三年，议礼局更上皇帝车辂之制，诏颁行。玉辂，箱上平盘、黄屋以下皆如旧。顶轮三层，内一层素，轮顶上施金涂银山花叶及翟羽，青丝绣云龙络带二，周缀杂色纟畏带八、铜佩八、银穗球二。平盘上布红罗绣云龙褥，曲几、扶几，上下设银螭首二十四。四角勾阑设圆鉴一十六，青罗绣宝相花带，火珠二十八。香匮设香炉，红罗绣宝相花带香囊，香宝，银结绶二，红罗绣云龙结绶一，红锦帜龙凤门帘一。青画轮辕，银毂乘叶。轼匮、横辕、前辕并饰以金涂银螭首，横辕上施银立凤一十二。左建太常，十有二旒；右载闟戟，绣黻文。杠绔一，以青绣，杠首饰以银螭首。金涂铜钹，青犛牛尾拂，青缯裹索。驾青马六，马有铜面，插雕羽，鞶缨，攀胸铃拂，青线织屉，红锦包尾。又踏路马二，在辂前，饰同驾马。凡大祭祀乘之。

金辂以下，并以次列其后。若大朝会、册命皇太子诸王大臣，则设五辂于大庆殿庭，为充庭之仪。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建大旂，余同玉辂，驾赤马六；凡玉辂之饰以青者，金辂以绯。象辂浅黄质，金涂铜

装，以象饰诸末，建大赤，余同玉辂，驾赭白马六；凡玉辂之饰以青者，象辂以银褐。革辂黄质，鞔之以革，建大白，余同玉辂，驾騧马六；凡玉辂之饰以青者，革辂以黄。木辂黑质漆之，建大麾，余同玉辂，驾黑骊六；凡玉辂之饰以青者，木辂以皂。凡玉辂用金涂银装者，象辂、革辂、木辂及五副辂，并金涂铜装。

又礼制局言："玉辂马缨十二而无采，不应古制，欲以五采罽饰樊缨十有二就。辂衡、轼并无鸾和，乞添置。盖弓二十有二，不应古制，乞增为二十八，以象星。又《巾车》言'玉辂建太常'而不言色，《司常》注云：'九旗之帛皆用绛，以周尚赤故也。'《礼记·月令》中央'天子乘大辂，载黄旂'，以金、象、木、革四辂及所建之旂，与四时所乘所载皆合。今玉辂所建之旂，以青帛十二幅连属为之，有升龙而非交龙，又无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则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则当用黄，仍分縿、斿之制及绣画三辰于其上。今改制，太常其斿曳地，当依《周官》以六人维之。又《左传》言：'鸞、鸾、和、铃，昭其声也。'注：'锡在马额，铃在旂首。'今旂首无铃，乞增置。又车盖周以流苏及佩各八，无所法象，欲各增为十二，以应天数。又辂之诸末，尽饰以玉，为称其实，而罗纹杂佩乃用涂金，乞改为玉。又车箱两轓有金涂龟文及鹍翅，左龙右虎，乃后代之制，欲改用蟉龙，加玉为饰。"又言："既建太常当车之后，则自后登车有妨。《曲礼》言：'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軨，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君升车亦当自右，由前而入。今玉辂前有式匮，不应古制，恐当更易，以便登车及改式之制。又《礼记》言'车得其式'，《周官·舆人》：'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三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三分轵围，去一以为轛围。'注：'立者为轛，横者为轵。'今玉辂无式。"

诏："玉辂用青质，轮辋络带，其色如之。四柱、平盘、虚匮则用赤，增盖弓之数为二十八，左右建旂、常，并青。太常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旂上则绣以云龙。朱杠，青縚，铃垂十有二就，流苏及佩各增十二之数。樊缨饰以五采之罽，衡式之上又加鸾和。辂之诸末，耀叶、螭头、云龙、垂牙、鎚脚、花版、结绶、罗纹杂佩、羽台、葱台、麻炉、香宝、压贴牌字，皆饰以玉。自后而升，式匮不去。既成，高二丈七寸五分，阔一丈五尺。副玉辂，亦用青色，旧驾马四，增为六，色亦以青。"

政和四年，诏改修正副辂，讨论制造金、象、革、木四辂，并依新修玉辂制度。旂、常并建，各与辂一色。除去鬣戟，改车箱两轓龟文、

鹍翅、左龙、右虎之饰，并用蟉龙。增盖弓、博山、流苏等数，轼衡加和鸾，以合于古。金辂朱质，饰以金涂银；左右建太常、大旂及轮衣、络带等，色皆以黄；龙旂九斿，如《周官》金辂建大旂之制；驾马以騧，饰樊纓五采九就。象辂朱质，凡制度、装缀、名物并同金辂，饰以象及金涂银铜鍮石；左右建太常、大赤，轮衣、络带等，色皆以红；大赤绣鸟隼七斿，如《周官》象辂建大赤之制；驾马以赤，饰樊纓七就。革辂朱质，凡制度、装缀、名物并同金辂，饰以金涂铜鍮石；左右建太常、大白及轮衣、络带等，色皆以浅黄；大白绣熊虎六斿，如《周官》革辂建大白之制；驾马以赭白，饰樊纓五就。木辂朱质，凡制度、装缀、名物皆同金辂，饰以金涂鍮石；左右建太常、大麾及轮衣、络带等，色皆以皂；大麾绣龟蛇四斿，如《周官》木辂建大麾之制；驾马以乌，饰樊纓三就。四辂驾马各六。玉辂驾士六十四人，余皆四十人。

又礼制局增改雅饰诸辂：旧副玉辂色青，饰以金，改用黄而饰以玉；樊纓如正辂之制；建太常，色黄，饰以组，象日月于縿、星辰于斿，其长曳地。旧金辂改用青，饰以金；樊纓以五采罽而九就；建大旂，色青，饰以组，象交龙于彡参、升龙于斿，其长齐轸。象辂改用赤，饰以象；樊纓以五采罽而七就；建大赤，色赤，饰以组，象鸟隼于縿、斿，其长齐较。革辂改用白，饰以革；龙勒絲纓，建大白，色白，饰以组，象熊虎于縿、斿，其长齐肩。三辂皆维以缕，削幅为之。木辂依旧色，而饰以漆，其色黑；前樊鹄纓，建大麾，色黑，饰以组，象龟蛇于縿、斿，其长齐首；维以缕，充幅为之。又诏玉辂身仍用红，太常、旂、络带等用黄，余常、旂、络带，亦随其辂色。

高宗渡江，卤簿、仪仗悉毁于兵。绍兴十二年，始命工部尚书莫将、户部侍郎张澄等以天禧、宣和《卤簿图》考究制度，及故内侍工匠省记指说，参酌制度。是年九月，玉辂成；明年，遂作金、象、革、木四辂，副辂不设。玉辂之制，青色，饰以玉，通高十九尺，轮高六十三寸，辐径三十九寸，轴长十五尺三寸。顶上剡为轮三层，象天圜也。外施青玉博山八十一， 一名耀叶。

镂以金涂龙文，覆以青罗，曰轮衣。缀垂玉佩，间以五色垂氂尾，曰流苏。 一名彡畏带。

顶四角分垂青罗曰络带，表里绣云龙。遇雨，则油黄缯覆之。

辂之中四柱，象地方也，前柱卷龙。平盘上布锦褥，前有横轼，后垂锦软帘。登车则自后卷帘梯级以登。四面周以阑而阙其中，以备登

降。执绥官先自右升，立于右柱下，以备顾问。阑柱头有玉蹲龙。轼前有牌，镂曰“玉辂”，以玉篆之，上有玉龙二。中设御坐，纯以黄香木为之，取其黄中之正色也。下有涂金蹲龙十六。在平盘四围下，又有拓角云龙，金彩饰之，前后左右各二。前有辕木三，鳞体昂首龙形。辕木上束两横竿，在前者名曰凤辕，马负之以行；次曰推辕，班直推之以助马力。横于辕后者名曰压辕，以人压于后，欲取其平。车轮三岁一易，心用榆，圜数尺，圈以铁，以防折裂。横贯大木以为轴，夹以两轮，轮皆彩画，此辂下饰也。每新轮成，载铁万斤试之。

左建太常，右建龙旂，插于辂后两柱之金环前。驾青马六，马有镂锡，鞶缨，金铃，红旄绣屉，金包□□，锦包尾，青缯裹索引之。驾士二百三十二人。 诞马十二人，左右索百二十八人，入辕马十二人，龙头子二人，前后抱辕各六人，推竿四人，捧轮四人，拓叉四人，净席四人，前拦人员一人，后拦人员一人，前拦马八人，后拦马八人，踏道人员二人，踏道二十人，小拓叉四人，小梯子二人，烛台二人，香匙剪子二人，左右索人员二人。鹏又有呵喝人员二人，教马官二人，捧轮将军四人，千牛卫将军二人，推轮轴官健八人，抱太常龙旗官六人，职掌五人，专知官一人，手分一人，库子八人，装挂工匠二人，诸作工匠十五人，盖覆仪鸾司十一人，监官三员。

金辂黄色，饰以金涂银，制如玉辂，而高减五寸；博山、轮衣、络带、辕辐、轴并以黄，建大旂九斿；驾黄马六，驾士一百五十四人。象辂朱色，饰以象及金涂铜，制如金辂；博山、轮衣、络带并以朱，建大赤七斿；驾赤马六，驾士一百五十四人。革辂浅黄白色，饰以金涂铜，制如象辂；博山、轮衣、络带并以浅黄白，建大白六斿；驾黄白马六，驾士百五十四人。木辂黑色，饰以金涂银，制如革辂；博山、轮衣、络带并以黑，建大麾四斿；驾黑马六，驾士一百五十四人。五辂驾士服色：平巾帻、青绢抹额、缬绢对花凤袍、绯缬绢对花宽袖袄、罗袜绢袴、衤蔑、麻鞋，其色各从其辂。

大辂。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辂以赴斋宫。自斋宫赴坛，正当祀天祭地，乃乘大辇，疑非礼意。”下礼制局讨论。礼制局请：“造大辂如玉辂之制，唯不饰以玉。所驾之马，其数如之，唯樊缨一就，以称尚质之义。仍建大旂十有二旒，龙章日月，以协象天之义。至礼毕还斋宫，则御大辇，于礼无嫌。”从之。

大辇。《周官》巾车氏有辇车，以人组挽之，宫中从容所乘。唐制，辇有七：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三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

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

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礼仪使，创意造为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绦，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红绫里，碧牙压帖。内设圆鉴，银丝香囊，银饰勾阑、台坐，红丝绦网，帐鐙。中施黄褥，上置御坐，扶几，香炉，锦结绶。几衣、轮衣、络带并绯绣压金银线。长竿四，银裹铁锔龙头，鱼钩，锦膊褥，银装画梯，拓叉，黄罗缘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绯缯油帊。主辇六十四人。亲祀南郊、谒太庙还及具鸾驾黄麾仗、省方还都，则乘之。

真宗东封，以旧辇太重，遂命别造，凡减七百余斤，后常用焉。神宗已后，其制：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龙凤装，朱漆天轮一，金涂银顶龙一。四面施行龙一十六，火珠四。四角龙头四，穗球一十二。顶轮施耀叶，红罗轮衣一，缀银铃，红罗络带二。中设御坐、曲几、锦褥等，施屏风，香炉，结绶。长竿四，饰以金涂银龙头。祀毕，车驾还内，若不进辂，则乘大辇。

政和之制：黄质，冒以黄衣，纮以黄带。车箱四围，于桯之外，高二尺二寸。设轼于前楹，轼高三尺二寸。建大旂于后楹，旂十二斿，其长曳地，其色黄，绘以交龙；素帛为縿，绘以日月，以弧张幅，以韣韬弧；杠以青锦绸之，注旄于竿首，系以铃。

国朝之辇有七，中兴后，唯存大辇、平辇、逍遥三辇而已。大辇又曰大安辇，其制：赤质，正方，高十五尺三寸，方十一尺六寸。四柱，平盘，上覆青绿锦。上有天轮三层，外施金涂银博山八十一。内有圆镜，金涂银顶龙一，四面行龙十六，火珠四。轮衣以青，坠以金铃，顶有青罗十字分垂四角，曰络带。四角出龙首，衔氂牛五色尾，曰旒绥。四面拱斗，外施方镜，九柱围以朱阑，中设御坐、曲几、屏风、锦褥。下举以长竿四，攒竹筋胶丹漆之，竿为龙首。平盘下，四围结红丝网。辇官服色：武弁，黄缬对凤袍，黄绢勒帛，紫生色袒带，紫绢行縢。

芳亭辇，黑质，顶如幕屋，绯罗衣，裙襕、络带皆绣云凤。两面朱绿窗花版，外施红丝网绸，金铜帐鐙，前后垂帘，下设牙床、勾阑。长竿四，银龙头，银饰梯，行马。主辇一百二十人。政和之制，帘以红罗绣鹅为额，内设御坐，长竿饰以金涂铜螭首，横竿二。

凤辇，赤质，顶轮下有二柱，绯罗轮衣，络带、门帘皆绣云凤。顶有金凤一，两壁刻画龟文、金凤翅。前有轼匮、香炉、香宝、结带，下有勾阑二重，内设红锦褥。长竿二，银饰梯，行马。主辇八十人。法驾卤簿，不设凤辇。

逍遥辇，以棕榈为屋，赤质，金涂银装，朱漆扶版二，云版一，长竿二，饰以金涂银龙头。常行幸所御。又鱼钩，帐鐍，梅红绦。辇官十二人，春夏服绯罗衫，秋冬服白师子锦袄。东封，别造辟尘逍遥辇，加窗隔，黄缯为里，赐名省方逍遥辇。中兴之制，赤质，金涂四柱，棕屋上有走脊金龙四，中起火珠凸顶，四面不设窗障，中有御踏子，制甚简素。祇应人员服帽子、宜男方胜缬衫。

平辇，又名平头辇，亦曰太平辇，饰如逍遥辇而无屋。辇官十二人，服同逍遥辇。常行幸所御。东封，别造升山天平辇，施机关，赐名曰登封辇。中兴之制，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饰如逍遥辇而不施棕屋，制尤简素，止施画云版而已。

又有七宝辇，隆兴二年，为德寿宫所制也。高五十一寸，阔二十七寸，深三十六寸。比附大辇、平辇制度为之。上施顶轮、耀叶、角龙、顶龙、滴子、铎子、结穗球。下施梅红丝裙网，加缀七宝，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告背为龙首，告枰子织以红黄藤。舁以长竿二，竿为螭首，金涂银饰焉。初，有司言："东都旧制，辇饰以玉，裙网用七宝，而滴子用真珠。"帝曰："上皇意不然，止欲简素。"遂以涂金易玉，梅红丝结裙网，间缀七宝，而角牙易真珠。既而上皇却不受，每至大内，多乘马，而间有行幸，则用肩舆。自是，重华、寿康两宫并不别造。

小舆，赤质，顶轮下施曲柄如盖，绯绣轮衣、络带，制如凤辇而小。下有勾阑，牙床，绣沥水。中设方床，绯绣罗衣，锦褥。上有小案、坐床，皆绣衣。踏床绯衣。前后长竿二，银饰梯，行马。奉舆二十四人。中兴后，去其轮盖，方四十九寸，高三十一寸。舆上周以勾阑，施翟羽，玉照子，中为方床三级。上设御坐、曲几、踏子，曲柄绯罗绣盖，舆下红丝结五色花裙网。舁以长竿二，竿为螭首。宫殿从容所乘，设卤簿则陈之。

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铜螭头，绯绣凤裙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绯绣花龙衣。奉舆十六人。中兴制，赤质，方形，四面曲阑，下结绣裙网。制如小舆，惟无翟尾、玉照子、三级床、曲柄盖，而上设方御

床、曲几，舁竿无螭首，用亦同小舆。

耕根车制，青质，盖三层，余如五辂之副。驾六青马，驾士四十人。亲祠具大驾、法驾卤簿，并列于仗内；若耕籍则乘之。国朝之车，自耕根而下，凡十有五。南渡所存，惟耕根车一而已，其制度并同，惟驾士七十五人。

进贤车，古安车也。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质，两壁纱窗，擎耳，虚匮，一辕，绯幰衣，络带、门帘皆绣凤，红丝网。中设朱漆床，香案，紫绫案衣，绯缯裹 輓索，朱漆行马。

凡车皆有輓索、行马。驾四马，驾士二十四人。

明远车，古四望车也，驾以牛。太祖乾德元年改，仍旧四马。赤质，制如屋，重檐勾阑，上有金龙，四角垂铜铎，上层四面垂帘，下层周以花版，三辕。驾士四十人，服绣对凤。

羊车，古辇车也，亦为画轮车，驾以牛。隋驾以果下马，今亦驾以二小马。赤质，两壁画龟文、金凤翘，绯幰衣、络带、门帘皆绣瑞羊。童子十八人。

指南车，一曰司南车。赤质，两箱画青龙、白虎，四面画花鸟，重台，勾阑，镂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车虽转而手常南指。一辕。凤首，驾四马。驾士旧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为三十人。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肃上奏曰：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周成王时，越裳氏重译来献，使者惑失道，周公赐輧车以指南。其后，法俱亡。汉张衡、魏马钧继作之，属世乱离，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长安，尝为此车，而制不精。祖冲之亦复造之。后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弥年不就，命扶风马岳造，垂成而为善明鸩死，其法遂绝。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车及记里鼓上之，宪宗阅于麟德殿，以备法驾，历五代至国朝，不闻得其制者，今创意成之。

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出齿各二十四，齿间相去三寸。辕端横木下立小轮二，其径三寸，铁轴贯之。左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右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中心大平轮一，其

径四尺八寸，围一丈四尺四寸，出齿四十八，齿间相去三寸。中立贯心轴一，高八尺，径三寸。

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若折而东，推辕右旋，附右足子轮顺转十二齿，击右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大平轮左旋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东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辕左旋，附左足子轮随轮顺转十二齿，击左小平轮一匝，触中心大平轮右转四分之一，转十二齿，车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东，或西，转亦如之。

诏以其法下有司制之。

大观元年，内侍省吴德仁又献指南车、记里鼓车之制，二车成，其年宗祀大礼始用之。其指南车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阔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车轮直径五尺七寸，车辕一丈五寸。车箱上下为两层，中设屏风，上安仙人一执仗，左右龟鹤各一，童子四各执缨立四角，上设关戾。卧轮一十三，各径一尺八寸五分，围五尺五寸五分，出齿三十二，齿间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轮轴随屏风贯下，下有轮一十三，中至大平轮。其轮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四寸，出齿一百，齿间相去一寸二分五厘，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轮，各有铁坠子一，皆径一尺一寸，围三尺三寸，出齿一十七，齿间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轮各一，径一尺五寸五分，围四尺六寸五分，出齿二十四，齿间相去二寸一分。左右叠轮各二，下轮各径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出齿三十二，齿间相去二寸一分；上轮各径一尺二寸，围三尺六寸，出齿三十二，齿间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车脚上各立轮一，径二尺二寸，围六尺六寸，出齿三十二，齿间相去二寸二分五厘。左右后辕各小轮一，无齿，系竹{□亶}并索在左右轴上，遇右转使右辕小轮触落右轮，若左转使左辕小轮触落左轮。行则仙童交而指南。车驾赤马二，铜面，插羽，鞶缨，攀胸铃拂，绯绢屉，锦包尾。

记里鼓车，一名大章车。赤质，四面画花鸟，重台，勾阑，镂拱。行一里，则上层木人击鼓；十里，则次层木人击镯。一辕，凤首，驾四马。驾士旧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为三十人。

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上记里鼓车之制："独辕双轮，箱上为两重，各刻木为人，执木槌。足轮各径六尺，围一丈八尺。足轮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用较今法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立轮一，附于左足，径一尺三寸八分，围四尺一寸四分，出齿十八，齿间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轮一，其径四尺一寸四分，围一丈二

尺四寸二分，出齿五十四，齿间相去与附立轮同。立贯心轴一，其上设铜旋风轮一，出齿三，齿间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轮一，其径四尺，围一丈二尺，出齿百，齿间相去与旋风等。次安小平轮一，其径三寸少半寸，围一尺，出齿十，齿间相去一寸半。上平轮一，其径三尺少半尺，围一丈，出齿百，齿间相去与小平轮同。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凡用大小轮八，合二百八十五齿，递相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诏以其法下有司制之。

大观之制，车箱上下为两层，上安木人二，身各手执木槌。轮轴共四。内左壁车脚上立轮一，安在车箱内，径二尺二寸五分，围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齿，齿间相去三寸三分五厘。又平轮一，径四尺六寸五分，围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齿六十，齿间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轮一，通轴贯上，径三尺八寸，围一丈一尺，出齿一百，齿间相去一寸二分。立轴一，径二寸二分，围六寸六分，出齿三，齿间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轮轴上有铁拨子二。又木横轴上关戾、拨子各一。其车脚转一百遭，通轮轴转周，木人各一击钲、鼓。

白鹭车，隋所制也，一名鼓吹车。赤质，周施花版，上有朱柱，贯五轮相重，轮衣以绯，皂顶及绯络带，并绣飞鹭。柱杪刻木为鹭，衔鹅毛筒，红绶带。一辕。驾四马，驾士十八人。

鸾旗车，汉制，为前驱。赤质，曲壁，一辕。上载赤旗，绣鸾鸟。驾四马，驾士十八人。

崇德车，本秦辟恶车也。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却不祥。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质，周施花版，四角刻辟恶兽，中载黄旗，亦绣此兽。太卜署令一人，在车中执旗。驾四马，驾士十八人。政和之制，建黄罗绣崇德旗一，彩画刻木獬豸四。宣和元年，礼制局言：“崇德车载太卜令一员，画辟恶兽于旗。《记》曰‘前巫而后史’，《传》曰‘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请以巫易太卜，弧矢易辟恶兽。”从之。

皮轩车，汉前驱车也。冒以虎皮为轩，取《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之义，赤质，曲壁，上有柱，贯五轮相重，画虎文。驾四马，驾士十八人。政和之制，用漆柱，贯朱漆皮轩五。

黄钺车，汉制，乘舆建之，在大驾后。晋卤簿有黄钺车。唐初无之，贞观后始加。赤质，曲壁，中设金钺一，锦囊绸杠。左武卫队正一

人，在车中执钺。驾两马，驾士十五人。

豹尾车。古者军正建豹尾。汉制，最后车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即同禁中。唐贞观后，始加此车于卤簿内，制同黄钺车。上戴朱漆竿，首缀豹尾，右武卫队正一人执之。驾两马，驾士十五人。

属车，一曰副车，一曰贰车，一曰左车。秦制，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三十六乘。汉法驾用三十一乘，小驾用十二乘。隋制，大驾三十六，法驾十二，小驾不用。唐大驾唯用十二乘，宋因之。黑质，两箱ＣＰ装，前有曲阑，金铜饰，上施紫通幰，络带、门帘皆绣云鹤，紫丝网帐鎝。每乘驾三牛，驾士十人。

五车。徽宗宣和元年，礼制局言："旧卤簿记有白鹭、鸾旗、皮轩三车，其制非古。按《曲礼》曰：'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鸷兽则载貔貅。'万乘一出，五车必载，所以警众也。青旌、鸣鸢、飞鸿、貔貅乃以白鹭、鸾旗杂陈其间，未为合礼。今欲改五车相次于中道，继之以崇德车，于是为备。"青旌车，赤质，曲壁，中载青旌，以绛帛为之，书青鸟于其上。鸣鸢车，赤质，曲壁，中载鸣鸢旌，以绛帛为之，画鸣鸢于其上。飞鸿车，赤质，曲壁，中载飞鸿旌，以绛帛为之，画飞鸿于其上。虎皮车，赤质，曲壁，中载虎皮旌，以绛帛为之，缘以赤，画虎皮于上。貔貅车，赤质，曲壁，旌以绛帛为之，缘以赤，画貔貅于上。其辕皆一。

凉车，赤质，金涂银装，龙凤五采明金，织以红黄藤，油壁，绯丝绦龙头，梅红罗褥，银螭头，穗球，云朵踏头，莲花坐，雁钩，火珠，门沓，钅屈钺，频伽，大小镮，驾以橐驼。省方在道及校猎回则乘之。

相风乌舆，上载长竿，竿杪刻木为乌，垂鹅毛筒，红绶带，下承以小盘，周以绯裙，绣乌形。舆士四人。

行漏舆，隋大业行漏车也。制同钟、鼓楼而大，设刻漏如称衡。首垂铜钵，末有铜象，漆匮贮水，渴乌注水入钵中。长竿四，舆士六十人。

十二神舆，赤质，四门旁刻十二辰神，绯绣轮衣、络带。舆士十二人。

交龙钲、鼓舆各一，皆刻木为二青龙相交，下有木台、长竿，一持画鼓，一挂金钲，上皆有绯盖，亦绣交龙。舆士各二人。中兴后，相

风、行漏、十二神、钲鼓四舆，悉省去。

钟、鼓楼舆各一，本隋大驾钟车、鼓车也。皆刻木为屋，中置钟、鼓，下施木台、长竿，如钲、鼓舆。舆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舆、十二神舆、交龙钲鼓舆、钟鼓楼，旧礼无文，皆太祖开宝定礼所增。

志第一百三 舆服二

○后妃车舆 皇太子王公以下车舆 伞扇鞍勒 门戟旌节。

皇后之车，唐制六等：一曰重翟，二曰厌翟，三曰翟车，四曰安车，五曰四望车，六曰金根车。宋因之，初用厌翟车。其制：箱上有平盘，四角曲阑，两壁纱窗，龟文，金凤翅，前有虚匮、香炉、香宝，绯绣幰衣、络带、门帘，三辕凤首，画梯，推竿，行马，绯缯裹索。驾六马，金铜面，缨辔，铃攀，绯屉。驾士三十人，武弁、绯绣衫。常出止用正、副金涂银装白藤舆各一，上覆棕榈屋，饰以凤，辇官服同乘舆平头辇之制。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后车舆之制：重翟车，青质，金饰诸末，间以五采。轮金根朱牙。其箱饰以重翟羽，四面施云凤、孔雀，刻镂龟文。顶轮上施金立凤、耀叶。青罗幰衣一，紫罗画云龙络带二，青丝络网二，紫罗画帷一，青罗画云龙夹幔二。车内设红褥及坐，横辕上施立凤八。香匮设香炉、香宝，香匮饰以螭首。前后施帘，长辕三，饰以凤头，青缯裹索。驾青马六，马有铜面，插翟羽，鞶缨，攀胸铃拂，青屉，青包尾。若受册、谒景灵宫，则乘之。

厌翟车，赤质，其箱饰以次翟羽；紫幰衣，红丝络网，红罗画络带，夹幔锦帷，余如重翟车。驾赤骝四。若亲蚕则乘之。翟车，黄质，其车侧饰以翟羽；黄幰衣，黄丝络网，锦帷络带，余如重翟车。驾黄骝四。安车，赤质，金饰，间以五采，刻镂龟文；紫幰衣，锦帷络带，红丝络网，前后施帘；车内设褥及坐，长辕三，饰以凤头，驾赤骝四。凡驾马鞶缨之饰，并从车质。四望车，朱质，青幰衣，余同安车。驾牛三。金根车，朱质，紫幰衣，余同安车。驾牛三。自重翟车以下，备卤簿则皆以次陈设。藤舆，金涂银装。上覆棕榈屋，以龙饰，常行之仪则用之。

龙肩舆。一名棕檐子，一名龙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子，南渡后所制也。东都，皇后备厌翟车，常乘则白藤舆。中兴，以太后用龙舆，后惟用檐子，示有所尊也。其制：方质，棕顶，施走脊龙四，走脊云子六，朱漆红黄藤织百花龙为障；绯门帘、看窗帘，朱漆藤坐椅，踏子，红罗裀褥，软屏，夹幔。

隆兴二年正月，皇后受册毕，择日朝谒，有司具仪物，乞乘肩舆龙

檐。制造所受给使臣尹肇发，纳中宫金涂银叶棕榈、朱漆红黄藤织百花龙枰子、碌牙压贴、镂金雕木腰花泥版龙檐子一乘。金涂银顶子，龙头六，走脊龙四，走脊云子六，贴络龙四十，贴络云子三十，铎子八，插拴坐龙四，环索全，钹遮那一副，檀香龟背红纱窗四扇，红罗缘红篸门帘一，沥水全，看窗帘二，朱漆藤面明金雕木龙头椅一，脚踏一，红纟泉绦结一，朱漆小几二，红罗褥全，红罗缘肩膊席褥一十六，系带全，金涂银铁胎杆鞫四，鱼钩四，火踏一，朱漆梯盘全，朱漆衣匣二，金涂铜手把叶段拓叉二，金涂铜叉头拖泥行马二，金涂银叶杠子二，红茸匾绦四，红罗夹软屏风、夹幔各一，衬脚席褥、靠背坐褥及踏床各一，红绢十字帕一，竿袋四，鱼钩帕二，红油十字帕、竿袋、鱼钩帕数同上，兜地帕一，围裙一。

大安辇。真宗咸平中，为万安太后制舆，上设行龙六。乾兴元年，诏皇太后御坐檐子，名大安辇。神宗嗣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其行幸依治平元年之制。而皇太后、皇后常出，止用副金涂银装白藤舆，覆以棕榈屋，饰以凤。辇官服同乘舆平头辇之制。于是诏太皇太后出入所乘，如万安太后舆，上设行龙六，制饰率有加。金铜车，礼典不载，则如旧制。

哲宗绍圣元年，议造皇太后大安辇，中书具治平、元丰中皇太后舆服仪卫以呈，曰："元丰中，先帝手诏，皇太后行幸仪卫，并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日例，而宣仁谦恭，不乘大安辇。"哲宗曰："今皇太后独尊，非宣仁比。"遂诏行幸进大安辇，已而皇太后嫌避，竟不制造。

龙兴。皇太后所乘也。东都，皇太后多垂帘，皆抑损远嫌，不肯乘辇，止用舆而已。哲宗既嗣位，尊朱贵妃为皇太妃，出入许乘檐子。有司请用牙鱼凤为饰，伞用青。元祐三年，太皇太后诏有司寻绎典故，于是檐子饰以龙凤，伞用红。九年，君臣议改檐子为舆，上设行龙五，出入由宣德东偏门。哲宗以皇太后谕旨，令太妃坐六龙舆出入，进黄伞，由宣德正门。于是三省议，皇太妃坐龙凤舆，伞红黄兼用，从皇太后出入，止用红。绍圣元年，礼部太常寺言："近奉旨：'皇太后欲令皇太妃坐六龙舆，朕常思皇太妃尊奉之礼，既不敢拟隆于皇太后，又不可不逮于中宫。'今参以人情，再加详定，伏请供进龙凤舆。"从之。

及徽宗即位，尊太妃为圣瑞皇太妃，诏仪物除六龙舆不用，仍进龙凤舆外，余悉增崇焉。绍兴奉迎皇太后，诏造龙舆，其制：朱质，正方，金涂银饰，四竿，竿头螭首，赭窗红帘，上覆以棕，加走龙六，内设黄花罗帐、裀褥、朱椅、踏子、红罗黄罗绣巾二。

皇太子车辂之制。唐制三等：一曰金辂，二曰轺车，三曰四望车。太宗至道初，真宗为皇太子，谒太庙，乘金辂，常朝则乘马。真宗天禧中，仁宗为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太子车辂之制：金辂，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苣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障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载闟戟。旂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驾赤骝四，金鍐方鈘，插翟尾，镂锡，鞶缨九就。从祀、谒太庙、纳妃则供之。轺车，金饰诸末，紫油通幰，紫油纁朱里，驾马一。四望车，金饰诸末，青油通幰，青油纁朱里，朱丝络网，驾马一。轺车、四望车以次列于卤簿仗内。皇太子妃，则有厌翟车，驾以三马。邮入亦乘檐子，中兴简俭，惟用藤檐子，顶梁、舁杠皆饰以玄漆，四角刻兽形，素藤织花为面，如政和之制。

亲王群臣车辂之制。唐制有四：一曰象辂，亲五及一品乘之；二曰革辂，二品、三品乘之；三曰木辂，四品乘之；四曰轺车，五品乘之。宋亲王、一品、二品奉使及葬，并给革辂，制同乘舆之副，惟改龙饰为螭。六引内三品以上乘革车，赤质，制如进贤车，无案，驾四赤马，驾士二十五人。其绯幰衣、络带、旗戟、绸杠绣文：司徒以瑞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太常卿以凤，驾士衣亦同。县令乘轺车，黑质，两壁纱窗，一辕，金铜饰，紫幰衣、络带并绣雉衔瑞草，驾二马，驾士十八人。百官常朝皆乘马。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知枢密院事王钦若言："王公车辂上并用龙装，乞下有司检定制度。"诏下太常礼院详定。本院言："按《卤簿令》，王公已下，象辂以象饰诸末，朱班轮，八鸾在衡，左建旂画龙，一升一降，右载闟戟。革略以革饰诸末，左建旃，余同象辂。木辂以漆饰之，余同革辂。轺车，曲壁，青幰碧里。诸辂皆朱质，朱盖，朱旂旃，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缨如之。"

神宗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言："《卤簿记》公卿奉引：第一开封令，乘轺车；次开封牧，隼旗；次太常卿，凤旗；次司徒，瑞马旗；次御史大夫，獬豸旗；次兵部尚书，虎旗，而乘革车。考之非是。谨按《周礼》巾车职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司常职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请公卿已下奉引，先开封令，乘墨车建物；次开封牧，乘墨车建旗；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乘夏缦，司徒乘夏篆，并建旃。所以参备九旗之制。"诏从之。

政和议礼局上王公以下车制：象辂以象饰诸末，朱班轮，八鸾在

衡，左建旗，右载闟戟，驾马四，亲王昏则用之。革车，赤质，载闟戟，绯罗绣轮衣、帘、旗、韬杠、络带，驾赤马四。大驾卤簿六引，法驾卤簿三引，开封牧第乘之。王公、一品、二品、三品备卤簿，皆供革车一乘。其轮衣、帘、旗、韬杠、络带绣文：开封牧以隼，大司乐以凤，少傅以瑞马，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书以虎。轺车，黑质，紫幰衣、络带并绣雉，施红锦帘，香炉、香宝结带，驾赤马二。卤簿内第一引官县令乘之，驾马皆有铜面，插羽，鞶缨，攀胸铃拂，绯绢屉，红锦包尾。

六年，礼制局言：

大观中，用大司乐代太常卿为第三引，盖以大司乐掌鼓吹之事。夫礼乐之官，宗伯为长，宜改用礼部尚书。又第四引司徒，即用地官之长，自汉以来为三公。朝廷近改司徒为少傅，然六引司徒乃地官之事，宜改用户部尚书。其府佐依六引诸卿例，改为僚佐，其卤簿仪仗，依兵部尚书例给。

古之诸侯出封于外，同姓锡以金辂，异姓锡以象辂。盖出而制节，则远君而其道伸；入而谨度，则近君而其势屈。故其入觐，则不敢乘金辂、象辂，以同于王，当自降而乘墨车也。若公侯采地在天子县内者，则为都鄙之长，《大司马》所谓“师都建旃“是矣。今开封牧列职于朝，与御史大夫同谓之卿可也，其在《周官》，则卿大夫之职是矣；又无金辂、象辂之锡，而乃比于古之诸侯入觐而乘墨车，可乎？

成周上公九命，车旗以九为节，故建常九斿；侯、伯七命，车旗以七为节，故建常七斿；子、男五命，车旗以五为节，故建常五斿；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车旗亦各眡其命之数。则卿之建旃当用六斿，大夫建物当用四斿，至于三斿则上士所建也。其开封令，宜乘墨车而建物四斿；开封牧、御史大夫、户部兵部礼部尚书皆卿也，宜乘夏缦而建旃六斿。

其年，详定官蔡攸又言：

六引，开封令乘轺车居前，开封牧、大司乐、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乘革车次之。开封牧建绣隼旗，太常卿建绣凤旗，司徒绣瑞马旗，御史大夫绣以獬豸，兵部尚书绣以虎，皆副之以闟戟。其先后之序，所乘之车，所建之旗，揆古则不合，验今则有戾。且大驾之出，自汉光武时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执金吾，次洛阳令，先尊而后卑也。

后魏亦三引：先平城令，次司隶校尉，次丞相，先卑而后尊也。唐兼用六引，五代减为三，后周复增为六。本朝因之，以开封令居前，终以兵部尚书。然以前为尊，则大司乐不当次令、牧；以后为尊，则兵部尚书不当继御史大夫，此先后之序未正也。

轺车非县令宜驾，革车非公卿宜用，是所乘之车未称也。凤马之绣，无所经见，闟戟之设，尤为讹谬，是所建之旗未宜也。司徒，三公论道之官，车徒非其所任，户部主之可也。奉常掌礼，司乐典乐，皆专于一事，礼乐之容，非其所兼，礼部总之宜也。请改司徒用户部尚书，改大司乐用礼部尚书，其僚佐仪制视兵部尚书。御史大夫，位亚三少，秩从二品，又尊于六尚书。其行，宜以兵部次令、牧，礼部、户部又次之，终以御史大夫，则先后之序正矣。

夏篆者，篆其车而五采画之也，夏缦则五采画之而不篆，墨车则漆之而不画。孤宜乘夏篆，象其文质之备；卿宜乘夏缦，象其文采而不足于篆。开封令秩比大夫，开封牧古之诸侯，其乘皆宜墨车。其驾之马，令以三，牧以四，御史大夫以六，尚书，卿之任也，其驾亦四，则所乘之车称矣。《司常》曰："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盖通帛为旃，其色纯赤；杂帛为物，其色赤白；物为三斿，旃亦如之。开封令秩视大夫，故宜建以物；开封牧率王畿之众而卫上，师都之任也，故宜建以旗；尚书、御史大夫，古之卿也，故宜建以旃。

从之。

七年，礼制局言："昨讨论大驾六引，开封牧乘墨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史大夫乘夏缦。已经冬祀陈设讫，所有驾士衣服，尚循旧六引之制，宜行改正，况天子五辂，驾士之服，各随其辂之色，则六引驾士之服，当亦如之。请墨车驾士衣皂，夏缦驾士皂质绣五色团花，于礼为称。"从之。

肩舆。神宗优待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熙宁五年，太宗正司请宗室以病肩舆者，踏引、笼烛不得过两对。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旧制，舆檐有禁。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内外命妇之车。唐制有厌翟车、翟车、安车、白铜饰犊车，而幰网

有降差。宋制，银装白藤舆檐，内命妇皇亲所乘；白藤舆檐、金铜犊车、漆犊车，或覆以毡，或覆以棕，内外命妇通乘。

伞。人臣通用，以青绢为之。宋初，京城内独亲王得用。太宗太平兴国中，宰相、枢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内命妇出入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复许中书、枢密院用焉。京城外，则庶官通用。神宗熙宁之制，非品官禁用青盖，京城惟执政官及宗室许用。哲宗绍圣二年，诏在京官不得用凉扇。徽宗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出入，百官不避，乃赐三接青罗伞一，紫罗大掌扇二，涂金花鞍鞯，茶燎等物皆用涂金，遂为故事。八年，诏民庶享神，不得造红黄伞、扇及彩绘，以为祀神之物。宣和初，又诏诸路奉天神，许用红黄伞、扇，余祠庙并禁。其画壁、塑像仪仗用龙饰者易之。建炎中，初驻跸杭州，执政张澄言："群臣扈从兵间，权免张盖，俟回銮仍旧。"诏前宰相到阙，许张盖。

鞍勒之制。宋以赐群臣，其非赐者皆有令式，而不敢逾越焉。金涂银闹装牡丹花校具八十两，紫罗绣宝相花雉子方鞯，油画鞍，白银衔镫，以赐宰相，亲王，枢密使带使相，曾任宰相观文殿大学士宫观使，殿前马军步军都指挥使。金涂银闹装太平花校具七十两，紫罗绣瑞草方鞯，油画鞍，陷银衔镫，以赐使相，枢密副使，参和政事，宣徽使，节度使，宫观使，殿前马军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 四厢都指挥使，鞯以紫罗剜花。

若出使，则加红犛牛缨，金涂银钹。使相在外，加红织成鞍衤复。步军都虞候以上赐带甲马者，加红皮鞦辔校具七十两，青毡圆鞯，陷银衔镫。

金涂银闹装麻叶校具五十两，紫罗剜花方鞯，油画鞍，陷银衔镫，以赐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宝文阁、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两使留后，观察、防御使，军厢都指挥使。 军厢都指挥使初出授团练使、刺史者，赐亦同。曾任中书、枢密院后为学士、中丞者，七十两，鞯以绣瑞草。

见任中书、枢密院、宣徽使、使相、节度使出使，曾任中书、枢密院充诸路都总管、安抚使，朝辞日，赐亦如之。金涂银三环宝相花校具二十五两，紫罗圆鞯，乌漆鞍，衔镫，以赐团练使、刺史。金涂银促结洛州花校具三十两，紫罗圆鞯，以赐诸路承受。白成十五两，以赐诸王

宫僚、翰林侍读侍书；金涂银宝相花校具四十两，蛮云校具十五两，以赐诸班押班、殿前指挥使以上；白成洼面校具十二两，以赐诸班，皆蓝黄絁圆鞯。

其皇亲婚嫁，皆给蓝黄罗绣方鞯，金涂银花鞍，金涂银校具自八十两至十二两，有六等。宗室女婿系亲，皆赐紫罗绣瑞草方鞯，校具自七十两至五十两，有二等。其赐契丹使，则金涂银太平花校具七十两，紫罗绣宝相花雉子方鞯；副使则槲叶校具五十两，紫罗绣合子地圆鞯，皆油画鞍。 射弓则使银装，副使银棱。

赐诸蕃进奉大使，则如刺史而用青绦鞯；副使则如宫僚。凡京官三品以上外任者，皆许马以缨饰。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言："准诏详定车服制度，请升朝官许乘银装绦子鞍勒，六品以下不得闹装，其鞯皆不得刺绣、金皮饰。余官及工商庶人，许并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其蓝黄绦子，非宫禁不得乘。士庶、军校乘白皮鞯勒者，悉禁断。"从之。八年，诏京朝知录事参军及知县者，所乘马并不得饰缨，后复许带缨。端拱二年，诏内职诸班押班、禁军指挥使、厢军都虞候，并许乘银装绦子鞍勒。京官任知州、通判，许依六品朝官。真宗咸平二年，西京留台上言："留府群官、使臣乘马，不得带缨。"从之。大中祥符五年，诏绣鞯及闹装校具，除宗室及恩赐外，悉禁。天禧元年，令两省谏舍、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凡京官，三班已上外任者，皆许马以缨饰。

仁宗景祐三年，诏官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其乘金涂银装绦子促结鞍辔者，自文武升朝官及内职、禁军指挥使、诸班押班、厢军都虞候、防团副使以上，听之；仍毋得以蓝黄为绦、白皮为鞯辔。民庶止许以毡皮絁□为鞯。京官为通判以上职任者，许权依升朝例。神宗熙宁间，文武升朝官、禁军都指挥使以上，涂金银装盘绦促结；五品以上，复许银鞍闹装。若开花绣鞯，惟恩赐乃得乘。余官及民庶，仍禁银饰。旧制，诸王视宰相，用绣鞍鞯。政和三年，始赐金花鞍鞯，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始赐，中兴因之。乾道九年，重修仪制。权侍郎、太中大夫以上及学士、待制，经恩赐，许乘狨坐。三衙、节度使曾任执政官，亦如之。先是，建炎初，驻跸杭州，诏扈从臣僚合设狨坐者，权宜撤去。故事，宰执、侍从自八月朔搭坐。绍兴元年，以江、浙地燠，改为九月朔，著为例。乾道元年，乃诏三衙乘马，赐狨坐。

门戟。木为之而无刃，门设架而列之，谓之棨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国学、文宣王庙、武成王庙亦赐焉，惟武成王庙左右各八。臣下则诸州公门设焉，私门则府第恩赐者许之。太宗淳化二年，诏诸道州、府、军、监奏乞鼓角戟槊，如令文合赐，即下三司指挥。仁宗天圣四年，太常礼院言："准批状，详定知广安军范宗古奏，本军乞降槊。检会令文，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都护门十四戟，若中都督、上都护门十二戟，下都督、诸州门各十戟，并官给。所有军、监门不载，伏请不行。"神宗元丰之制，凡门列戟者，官司则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大都督府皆十四，中都督皆十二，下都督皆十。品官恩赐者，正一品十六，二品以上十四。中兴仍旧制。

旌节。唐天宝中置，节度使受命日赐之，得以专制军事，行即建节，府树六纛。宋凡命节度使，有司给门旗二，龙、虎各一，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旗以红缯九幅，上设耀篦、铁钻、髹杠、绯纛。旌用涂金铜螭头，髹杠，绸以红缯，画白虎，顶设髹木盘，周用涂金饰。节亦用髹杠，饰以金涂铜叶，上设髹圆盘三层，以红绿装钉为旄，并绸以紫绫衤复囊，又加碧油绢袋。麾枪设髹木盘，绸以紫缯衤复囊，又加碧油绢袋。豹尾，制以赤黄布，画豹文，并髹杠。

神宗熙宁五年，诏新建节并移镇，并降敕太常寺排比旌节，下左右金吾街仗司、骐骥院，给执擎人员、鞍马。中兴因之。建炎三年，表韩世忠之旗曰"忠勇"。绍兴三年，表岳飞之旗曰"精忠"。孝宗诏以其藩邸旌节，迎置天章阁。淳熙中，光宗亦诏奉东宫旌节。其后，宁宗践祚，有司言安奉皇帝藩邸旌节，宜有推饰。今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其一题曰"太上皇帝藩邸旌节"，其一曰"今上皇帝藩邸旌节。"盖袭用元丰延安故事云。

志第一百四 舆服三

○天子之服 皇太子附 后妃之服 命妇附

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绛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亲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阅服，天子之戎服也。中兴之后则有之。

大裘之制。神宗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周礼·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而《礼记》云：'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王肃据《家语》，以为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则是《礼记》被衮，与《周礼》大裘，郊祀并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后耳。是以《开宝通礼》：皇帝服衮冕出赴行宫，祀日，服衮冕至大次；质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盖衮冕盛服而文之备者，故于郊之前期被之，以至大次。既临燔柴，则脱衮冕服裘，以明天道至质，故被裘以体之。今仪注，车驾赴青城，服通天冠、绛纱袍。祀之日，乃服靴袍至大次，服衮冕临祭，非尚质之义。乞并依《开宝通礼》。"诏详定所参议。

又言："臣等详大裘之制，本以尚质，而后世反以尚文，故冕之饰大为不经。而礼书所载，上有垂旒加饰，又异'大裘不裼'之说。今参考诸说，大裘冕无旒，广八寸，长一尺六寸，前圜后方，前低寸二分，玄表朱里，以缯为之。玉笄以朱组为纮，玉瑱以玄紞垂之。为裘以黑羔皮，领袖以黑缯，纁裳朱纮而无章饰。佩白玉，玄组绶。革带，博二寸，玉钩，以佩纮属之。素带，朱里，绛纯其外，上朱下绿。白纱中单，皂领，青褾、襈、裾。朱韈，赤舄，黑絇、繶、纯。乞下所属制造。其当暑奉祠之服，乞降梁陆玮议以黑缯为裘，及《唐舆服志》以黑羔皮为缘。"诏重详定。

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陆佃言："臣详冕服有六。《周官》弁师云'掌王之五冕'，则大裘与衮同冕。故《礼记》云'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又曰'服之袭也，充，美也'；'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袭之也。先儒或谓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无旒，非是。盖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缁衣羔裘'，'黄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则是表裘以见天地。表裘不入公门，而乃欲以见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适寒暑，未有能易之者也。

郊祀天地，有裘无衮，则夏祀赤帝与至日祭地祇，亦将被裘乎？然则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于夏祀天神地祇，则去裘服衮，以顺时序。《周官》曰‘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不必衣裘也。或曰，祭天尚质，故徒服大裘，被衮则非尚质。臣以为尚质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质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余祀天及祀地祇，并请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

于是详定所言：“裘不可徒服。《礼记》曰‘大裘不裼’，则裘可知，所谓大裘之裘者，衮也，与衮同冕。伏请冬祀昊天与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衮。其余非冬祀天及夏至祭地，则皆服衮。”

六年，尚书礼部言：“经有大裘而无其制，近世所为，惟梁、隋、唐为可考。请缘隋制，以黑羔皮为裘，黑缯为领袖及里、缘，袂广可运肘，长可蔽膝。按皇侃说，祭服之下有袍茧，袍茧之下有中衣。朝服，裼衣之下有裘，裘之下有中衣。然则今之亲郊，中单当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广狭，衣之长短，皆当如裘。伏乞改制。”于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衮冕焉。

哲宗元祐元年，礼部言：“元丰所造大裘，虽用黑羔皮，乃作短袍样，袭于衮衣之下，仍与衮服同冕，未合典礼。”下礼部、太常寺共议。上官均、吴安诗、常安民、刘唐老、袭原、姚勔请依元丰新礼，丁骘请循祖宗故事，王愈请仿唐制，朱光庭、周秩请以玄衣袭裘。独礼部员外郎何洵直在元丰中尝预详定，以陆佃所议有可疑者八：

按《周礼·节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惟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与裘各有冕。乃云裘与衮同冕，当以衮袭之。裘既无冕，又袭于衮，中裘而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别哉？古人虽质，不应以裘为夏服，盖冬用大裘，当暑则以同色缯为之。《记》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若谓裘上被衮，以被为袭，则《家语》亦有“被裘象天”之文。诸儒或言“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或云“脱裘服衮”，盖裘衮无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为一，可乎？

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记》曰：“大裘不裼。”说者曰，无别衣以裼之，盖他服之裘亵，故表裘不入公门。事天以报本复始，故露质见素，不为表襮，而冕亦无旒，何必假他衣以藩饰之乎？凡裘上有衣谓之裼，裼上有衣谓之袭，袭者，裘上重二衣也。大裘本不裼，《郑志》乃云：“裘上有玄衣，与裘同色。”盖赵商之徒，附会为说，不与经合。袭之为义，本出于重沓，非一

衣也。

古者斋祭异冠，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则衮冕斋。故郑氏云："王斋服衮冕。"是衮冕者，祀天之斋服也。唐《开元》及《开宝礼》始以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兼与张融"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合。请从唐制，兼改制大裘，以黑缯为之。

佃复破其说曰：

夫大裘而冕，谓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谓之衮冕。则裘冕必服衮，衮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礼·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则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谓大裘当暑，以同色缯为之，尤不经见。

兼裼袭，一衣而已，初无重沓之义。被裘而覆之则曰袭，袒而露裘之美则曰裼。所谓"大裘不裼"，则非衮而何？《玉藻》曰："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则明不裼而袭也，充，美也。郑氏谓大裘之上有玄衣，虽不知覆裘以衮，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袭之义。《周礼》裘冕注云："裘冕者，从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袭，则王服大裘而袭可知。且裘不可以徒服，故被以衮，岂借衮以为饰哉？

今谓祭天用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此乃袭先儒之谬误。后汉显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来，皆用衮服。则汉、魏祭天，尝服衮矣，虽无大裘，未能尽合于礼，固未尝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内服也，与袍同。袍亵矣，而欲裸以祭天，以明示质，是欲衤义衣以见上帝也。洵直复欲为大裘之裳，纁色而无章饰。夫裘安得有裳哉？请从先帝所志。

其后诏如洵直议，去黑羔皮而以黑缯制焉。

政和议礼局上：大裘，青表纁里，黑羔皮为领、褾、襈，朱裳，被以衮服。冬至祀昊天上帝服之，立冬祀黑帝、立冬后祭神州地祇亦如之。中兴之后，无有存者。

绍兴十三年，礼部侍郎王赏等言："郊祀大礼，合依《礼经》，皇帝服大裘被衮行礼。据元丰详定郊庙礼文，何洵直议以黑缯创作大裘如衮，惟领袖用黑羔。乞如洵直议。"诏有司如祖宗旧制，以羔制之。礼部又言："关西羊羔，系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为之，不中礼制，不如权

以缯代。又元祐中，有司欲为大裘，度用百羔。哲宗以为害物，遂用黑缯。请依太常所言。”从之。遂以衮袭裘，冕亦十二旒焉。

衮冕之制。宋初因五代之旧，天子之服有衮冕，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十二旒，二纩，并贯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凤御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钿以真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导，红丝绦组带。亦谓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龙、雉、虎蜼七章。红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红蔽膝，升龙二并织成，间以云朵，饰以金鈒花钿窠，装以真珠、琥珀、杂宝玉。红罗襦裙，绣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绶一，小绶三，结玉环三。素大带朱里，青罗四神带二，绣四神盘结。 绶带饰并同衮服。

白罗中单，青罗抹带，红罗勒帛。鹿卢玉具剑，玉镖首，镂白玉双佩，金饰贯真珠。金龙凤革带，红韈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庙，朝太清宫、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则服之。

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礼院言：“准少府监牒，请具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如上，为升龙，皆织就为之。山、龙以下，每章一行，重以为等，每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蔽膝加龙、山、火三章。革带，玉钩。大带，素带朱里，纰其外，上朱下绿，纽约用组。鹿卢玉具剑，大珠镖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六采，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寸，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韈赤舄，加金饰。”诏可。

二年，太子詹事尹拙、工部尚书窦仪议：“谨按《周礼》：‘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诸侯之繅旒九就，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疏云：‘王不言玉瑱，于此言之者，王与诸侯互相见为义。是以王言玄冕、朱里延纽及朱纮，明诸侯亦有之。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详此经、疏之文，则是本有充耳。今请令君臣衮冕以下并画充耳，以合正文。”从之。

乾德元年闰十二月，少府监杨格、少监王处讷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饰以珠玉，帝以华而且重，故命改制之。

仁宗景祐二年，又以帝后及群臣冠服，多沿唐旧而循用之，久则有司浸为繁文，以失法度。诏入内内侍省、御药院与太常礼院详典故，造冠冕，蠲减珍华，务从简约，俾图以进。续诏通天冠、絳纱袍更不修制。由是改制衮冕。天版元阔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今制广八寸，长一尺六寸。减翠旒并凤子，前后二十四珠旒并合典制。天板顶上，元织成龙鳞锦为表，紫云白鹤锦为里，今制青罗为表，采画出龙鳞，红罗为里，采画出紫云白鹤。所有犀瓶、琥珀瓶各二十四，今减不用。金丝结网子上，旧有金丝结龙八，今减四，亦减丝令细。天板四面花坠子、素坠子依旧，减轻造。冠身并天柱，元织成龙鳞锦，今用青罗，采画出龙鳞；金轮等七宝，元真玉碾成，今更不用，如补空却，以云龙细窠。分旒玉钩二，今减去之。天河带、组带、款慢带依旧，减轻造。纳言，元用玉制，今用青罗，采画出龙鳞锦。金棱上棱道，依旧用金，即减轻制。黈纩，玉簪。衮服八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青罗身，红罗襈，绣造。所有云子，相度稀稠补空，更不用细窠，亦不使真珠装缀。中单，依旧皂白制造。裙用红罗，绣出藻、粉米、黼、黻，周回花样仍旧，减稀制之。蔽膝用红罗，绣升龙二，云子补空，减稀制之，周回依旧，细窠不用。六采绶依旧，减丝织造。所有玉环亦减轻。带头金叶减去，用销金。四神带不用。剑、佩、梁、带、韈、舄并依旧。

嘉祐元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度重大，华饰稍繁，愿集礼官参定。"诏礼院详典礼上闻，而礼院绘图以进。因敕御药院更造，其后，冕服稍增侈如故。

英宗治平二年，知太常礼院李育奏曰：

郊庙之祭，本尚纯质，衮冕之饰，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冕则以《周官》为本，凡十二旒，间以采玉，加以纩、綖、笄、瑱之饰。衮则以《虞书》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别以衣裳绘绣之采。东汉至唐，史官名儒，记述前制，皆无珠翠、犀宝之饰，何则？鹬羽蜂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龙锦七星，已列采章之内；紫云白鹤，近出道家之语，岂被衮戴璪、象天则数之义哉！自大裘之废，颛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众味和；《云门》《咸池》，不可以新声间；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余，岂足为圣朝道哉！

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监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聂崇义所进《三礼图》，尝诏尹拙、窦仪参校之，皆仿虞、周、汉、唐之旧。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于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尝命少府制于禁中，不闻改作。及真宗封泰山，礼官请服衮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质也。今则无羔裘而有衮冕，可从近制。"是岂有意于繁饰哉。盖后之有司，率意妄增，未尝确议，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尝诏礼官章得象等详议之，其所减过半，然不经之饰，重者多去，轻者尚存，不能尽如诏书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复议去繁饰，礼官画图以献，渐还古礼，而有司所造，复如景祐之前。

又按《开宝通礼》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无宝锦之饰。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岂乏宝玩，顾不可施之郊庙也。臣窃谓，陛下肇祀天地，躬飨祖祢，服周之冕，观古之象，愿复先王之制，祖宗之法。其衮冕之服，及韠、绶、佩、舄之类，与《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

诏太常礼院、少府参定，遂合奏曰：

古者冕服之用，郊庙殊制。唐兴，天子之服有二等，而大裘尚存。显庆初，长孙无忌等采《郊特牲》之说，献议废大裘。自是郊庙之祭，一用衮冕，然旒章之数，止以十二为节，亦未闻有余饰也。国朝冕服，虽仿古制，然增以珍异巧缛，前世所未尝有。夫国之大事，莫大于祀，而祭服违经，非以肃祀容、尊神明也。臣等以谓宜如育言，参酌《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及景祐三年减定之制，一切改造之。

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纯者，丝也，变麻用丝，盖已久矣。则冕服之制，宜依旧以罗为之。冕广一尺二寸，长二尺二寸，约以景表尺，前圆后方，黝上朱下，以金饰版侧，以白玉珠为旒，贯之以五采丝绳。前后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长二尺。朱丝组为纓，黈纩充耳，金饰玉簪导。青衣纁裳，十二章：八章绘之于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也；四章绣之于裳，藻、粉米、黼、黻也。锦龙褾、领，织为升龙。山、龙而下，一章为一行，重以为等，行十二。别制大带，素表朱里，朱绿终辟。韠、绂、舄，大小绶，亦去珠玉、钿窠、琥珀、玻璃之饰。其中单、革带、玉具剑、玉佩、朱韈之制，已中礼令，无复改为，则法服有稽，祭礼增重。

复诏礼院再详以闻。而内侍省奏谓："景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从之。

神宗元丰元年，详定郊庙礼文所言：

凡冕版广八寸，长尺六寸，与古制相合，更不复议。今取少府监进样，如以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则非《弁师》所谓“玄冕朱里’者也。上用金棱天板，四周金丝结网，两旁用真珠、花素坠之类，皆不应礼。伏请改用朱组为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贯于五色藻为旒，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备为一玉，每一玉长一寸，前后二十四旒，垂而齐肩，以合孔子所谓纯俭之义。

又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后四幅，前为阳以象奇，后为阴以象偶。惟深衣、中禅之属连衣裳，而裳复不殊前后，然以六幅交解为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谓之法服。今少府监衮服，其裳乃以八幅为之，不殊前后，有违古义。伏请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为之，殊其前后。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广二尺二寸，每幅两旁各缝杀一寸，谓之削幅，腰间辟积无数。裳侧有纯，谓之綼；裳下有纯，谓之钅易。綼、緆之广各寸半，表里合为三寸。群臣祭服之裳，仿此。

从之。

政和议礼局更上皇帝冕服之制：冕版广八寸，长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青表朱里，前后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间相去一寸。青碧锦织成天河带，长一丈二尺，广二寸。朱丝组带为缨，黈纩充耳，金饰玉簪导，长一尺二寸。衮服，青衣八章，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绣藻、粉米、黼、黻。蔽膝随裳色，绣升龙二。白罗中单，皂褾、襈，红罗勒帛，青罗袜带。绯白罗大带，革带，白玉双佩。大绶六采，赤、黄、黑、白、缥、绿，小绶三色，如大绶，间施玉环三。朱韈，赤舄，缘以黄罗。

中兴仍旧制，延，以罗衣木，玄表朱里，长尺有六寸，前低一寸二分，四旁缘以金，覆于卷武之上，缫以五色丝贯五色玉，前后各十二，凡用二百八十有八。玉笄，充耳用黄绵，紘以朱组，以其一属于左笄上垂下，又屈而属于右笄，系之而垂其余。玄衣，八章，升龙于山，绘。裳纁，四章，绣。幅前三后四，断而不属，两旁杀缝，腰辟积，綼緆之广皆如旧。大带以绯白罗合而紩之，以朱绿饰其侧，上朱下绿，其束处以组为纽约，下垂三尺。通天冠、絳纱袍亦如之。白罗中单，领、褾、襈以黻，服裘则以皂。絳纱袍则衣用白纱，领、褾、襈以朱。绶大小各一，大绶织以六采，青、黄、黑、白、缥、绿，下垂青丝网，上有结，垂玉环三；小绶制如大绶，惟三色。大裘、絳纱袍皆用之。革带，博二

寸，革为里，绯罗为表，饰以玉銙，钮以下钩。通天冠、绛纱袍亦用之。ＡＸ从裳色，上有纰，下有纯，去上五寸，绘以山、龙、火，上接革带系之。佩有衡，有琚瑀，有冲牙，系于革带，左右各一。上设衡，衡下垂三带，贯以蠙珠。次则中有金兽面，两旁夹以双璜，又次设琚瑀。下则冲牙居中央，两旁有玉滴子，行则击牙而有声。舄有絇，有纯，有繶，有綦，以绯罗为之，首加金饰。服通天冠、绛纱袍则用黑舄，以乌皮为之。常服则用白舄，以丝为之。韈，罗表缯里，施鞠著綦以系之，赤舄以朱，黑舄以白，白舄同。

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高广各一尺。青表朱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翠緌，玉犀簪导。绛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红里，皂褾、襈、裾，绛纱裙，蔽膝如袍饰，并皂褾、襈。白纱中单，朱领、褾、襈、裾。白罗方心曲领。白韈，黑舄，佩绶如衮。大祭祀致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会、大册命、亲耕籍田皆服之。

仁宗天圣二年，南郊，礼仪使李维言："通天冠上一字，准敕回避。"诏改承天冠。中兴之制，冠高九寸，服用并同。

乾道九年，又用履袍。袍以绛罗为之，折上巾，通犀金玉带。系履，则曰履袍；服靴，则曰靴袍。履、靴皆用黑革。四孟朝献景灵宫、郊祀、明堂，诣宫、宿庙、进胙，上寿两宫及端门肆赦，并服之。大礼毕还宫，乘平辇，服亦如之。若大辇，则服通天、绛纱如常仪。

衫袍。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折上巾，九还带，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鞞，大宴则服之。又有赭黄、淡黄衤癸袍，红衫袍，常朝则服之。又有窄袍，便坐视事则服之。皆皂纱折上巾，通犀金玉环带。窄袍或御乌纱帽。中兴仍之。初，高宗践祚于南都，隆祐太后命内臣上乘舆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闲居之所服也，自神宗始易以巾。愿即位后，退朝止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后殿早讲，皇帝服帽子，红袍，玉束带，讲读官公服系□奚。晚讲，皇帝服头巾，背子，讲官易便服。此嘉定四年讲筵之制也。

御阅服。以金装甲，乘马大阅则服之。

圭。宋初，凡大祭祀、大朝会，天子皆执圭。元丰二年，详定仪注所言："《周礼》：'王执镇圭。'释者曰：'祭天地宗庙及朝日、夕月，则

执之。若朝觐，诸侯授玉于王，王受玉，抚玉而已。’《考工记》：‘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盖天子以冒圭邪刻之处，冒诸侯之圭，以齐瑞信也。未有临臣子而执镇圭者。《唐六典》殿中监掌服御之事，凡大祭祀，则搢大圭，执镇圭；若大朝会，止进爵。《开宝通礼》始著元会执圭，出自西房。淳化中，上寿进酒，又令内侍奉圭，于周制、唐礼皆不合。其元会受朝贺，请不执镇圭上寿。”诏可。

三年，诏议大圭尺度，详定所言：“《考工记》：‘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后魏以降，以白玉为之，长尺有二寸，西魏以来皆然。方而不折，虽非古制，盖后世以所得之玉，随宜为之。今请揆玉之有无制之。”

又言：“唐礼，亲祀天地神祇，皆搢大圭，执镇圭。有事宗庙，则执镇圭而已。王泾《郊祀录》曰：‘大圭，质也，事天地之礼质，故执而搢之。镇圭，文也，宗庙之礼亦文，故无兼执之义。’不知大圭，天子之笏也，通用于郊庙。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搢大圭，执镇圭。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挚，大圭为笏。”

又言：“《开元》及《开宝通礼》，皇帝升辂，不言执圭。祀日，质明，至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镇圭授殿中监以进。于是始搢大圭，执镇圭。今皇帝乘玉辂，执镇圭，赴景灵宫及太庙、青城，皆乘辂执圭，殊不应礼。请自今乘辂不执圭，还内御大辇亦如之。”

详定所又言大圭中必之制，请制荐玉缫藉，以木为干，广袤如玉，以韦衣之，韦上画五采文，前后垂之。又制约圭缫藉长尺，上玄下绛，为地五采五就，因以为饰。每奠圭，则以荐玉之缫陈于地，执圭，则以约圭之缫备失坠，因垂之为饰。况大圭搢之绅带之间，不可无中必，明矣。俟明堂服大圭，宜依镇圭所约之组，令可系之。

哲宗元祐元年，礼部言：“元丰新礼，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圆首前诎，于礼未合。今欲仿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长尺二寸，其厚以镇圭为约。”从之。

政和二年，宦者谭稹献玄圭。其制，两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锐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无□象饰，外黑内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长尺有二寸。诏付廷议。议官以为周王执镇圭，缘饰以四镇之山，其中有好，为受组之地，其长尺有二寸，周人仿古为之，而王执以镇四方也。徽宗乃以是岁冬御大庆殿受圭焉。

三年，又诏曰：“先王以类而求祀，圜丘以象形，苍玉以象色，冬日以至取其时，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体其道，天玄而地黄，今大圭内赤外黑，于以体之，冬祀可搢大圭，执玄圭，永为定制。”中兴仍旧制，大祭祀则执大圭以为笏，上太上皇、皇太后册宝亦如之。

皇太子之服。一曰衮冕，二曰远游冠、朱明衣，三曰常服。衮冕：青罗表、绯罗红绫里、涂金银鈒花饰，犀簪导，红丝组，前后白珠九旒，二纩贯水晶珠。青罗衣，绣山、龙、雉、火、虎蜼五章；红罗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红罗蔽膝，绣山、火二章。白纱中单，青褾、襈、裾。革带，涂金银钩，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结二玉环，金涂银鈒花饰。青罗袜带，红罗勒帛。玉具剑，金涂银鈒花，玉镖首。白罗韈，朱履，金涂银釦。从祀则服之。远游冠：十八梁，青罗表，金涂银鈒花饰，犀簪导，红丝组为纓，博山，政和加附蝉。朱明服：红花金条纱衣，红纱里，皂褾、襈。红纱裳，红纱蔽膝，并红纱里。白花罗中单，皂褾、襈，白罗方心曲领。罗韈，黑舄，革带，剑，佩，绶。余同衮服。袜带，勒帛。执桓圭。受册、谒庙、朝会则服之。常服：皂纱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带。

太宗至道元年，太常礼院言：“南郊，皇太子充亚献，合著祭祀服。准制度，衮冕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青纩充耳，玄衣纁裳，凡九章，每章一行，重以为等，皆织为之。白纱中单，黻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大带，素带不朱里，亦纰以朱绿，纽约用组。黻随裳色，二章。朱组，双大绶四采，赤白缥绀，纯朱质，长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二玉环。朱韈赤舄，舄加金饰，余同旧制。侍从祭祀及竭庙、加元服、纳妃则服之。”诏依上制造。政和议礼局更上皇太子服制，衮冕惟青纩充耳，余并同国初之制。加元服、从祀、纳妃、释奠文宣王服之。中兴并同。

其皇子之服，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礼官言：“皇子邓、庆、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则七梁额花冠，貂蝉笼巾，金涂银立笔，真玉佩，绶，金涂银革带，乌皮履。若服祭服，则金涂银八旒冕，真玉佩，绶，绯罗履韈。”诏文思院制造。

后妃之服。一曰祎衣，二曰朱衣，三曰礼衣，四曰鞠衣。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寇饰以九龙四凤。祎之衣，深青织成，翟文赤质，五色十二等。青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革带以青衣之，白玉双佩，黑组，

双大绶，小绶三，间施玉环三，青韈、舄，舄加金饰。受册、朝谒景灵宫服之。鞠衣，黄罗为之，蔽膝、大带、革舄随衣色，余同祎衣，唯无翟文，亲蚕服之。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冠饰以九翚、四凤。褕翟，青罗绣为摇翟之形，编次于衣，青质，五色九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以摇翟为章，二等。大带随衣色，不朱里，纰其外，余仿皇后冠服之制，受册服之。

皇太子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褕翟，青织为摇翟之形，青质，五色九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衤巽，皆以朱色，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以摇翟为章，二等。大带随衣色，不朱裹，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革带以青衣之，白玉双佩，纯朱双大绶，章采尺寸与皇太子同。受册、朝会服之。鞠衣，黄罗为之，蔽膝、大带、革带随衣色，余与褕翟同，唯无翟，从蚕服之。

中兴，仍旧制。其龙凤花钗冠，大小花二十四株，应乘舆冠梁之数，博鬓，冠饰同皇太后，皇后服之，绍兴九年所定也。花钗冠，小大花十八株，应皇太子冠梁之数，施两博鬓，去龙凤，皇太子妃服之，乾道七年所定也。其服，后惟备祎衣、礼衣，妃备褕翟，凡三等。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

命妇服。政和议礼局上：花钗冠，皆施两博鬓，宝钿饰。翟衣，青罗绣为翟，编次于衣及裳。第一品，花钗九株，宝钿准花数，翟九等；第二品，花钗八株，翟八等；第三品，花钗七株，翟七等；第四品，花钗六株，翟六等；第五品，花钗五株，翟五等。并素纱中单，黼领，朱褾、襈，通用罗縠，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加文绣重雉，为章二等。 二品以下准此。

大带，革带，青袜、舄，佩，绶。受册、从蚕服之。七年，臣僚言："今文臣九品，殊以三品之服，至于命妇，已厘八等之号，而服制未有名称。诏有司视其夫之品秩，而定其服饰。"诏送礼制局定之。其仪阙焉。

志第一百五 舆服四

○诸臣服上

诸臣祭服。唐制，有衮冕九旒，□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玄冕五旒。宋初，省八旒、六旒冕。九旒冕：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青罗衣绣山、龙、雉、火、虎蜼五章，绯罗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绯蔽膝绣山、火二章，白花罗中单，玉装剑、佩，革带，晕锦绶，二玉环，绯白罗大带，绯罗韈、履，亲王、中书门下奉祀则服之。其冕无额花者，玄衣纁裳，悉画，小白绫中单，师子锦绶，二银环，余同上，三公奉祀则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导，衣画虎蜼、藻、粉米三章，裳画黼、黻二章，银装佩、剑，革带，余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则服之。五旒冕：青罗衣裳，无章，铜装佩、剑，革带，余同七旒冕，四品、五品为献官则服之；六品以下无剑、佩、绶；紫檀衣，朱裳，罗为之，皂大绫绶，铜装剑、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无旒，青衣纁裳，无剑、佩、绶，余同五旒冕，太祝、奉礼服之。

庆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礼》司服之职，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无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先王。□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飨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无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亲行祠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献官并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为初献，其余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无等降；小祠则公服行事，乖戾旧典。宜详《周礼》，因所祭鬼神，以为献官冕服之制。"诏下礼官议，奏曰："圣朝之制，唯皇帝亲祠郊庙及朝会大礼服衮冕外，余冕皆不设。其每岁常祀，遣官行事，摄公则服一品九旒冕，摄卿则服三品七旒冕，自从品制为服，不以祠之大小为差。至于小祠献官，旧以公服行事，则有违典礼。案《衣服令》，五旒冕，衣裳无章，皂绫绶，铜装剑、佩，四品以下为献官则服之。今小祠献官，既不摄公、卿，则尽属四品以下，当有祭服。请除公、卿祭服仍旧从本品外，小祠所遣献官，并依令文祭服行事。若非时告祭，用香币礼器行事之处，亦皆准此。"诏施行焉。

皇祐四年，同知太常礼院邵必言："伏见监祭使、监礼各冠五旒冕，衣裳无章，色以紫檀。案《周礼》六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

惟大裘冕无旒，衣裳无章。一命大夫之冕无旒，衣裳亦无章。今监祭、监礼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无章，深所不称；色以紫檀，又无经据。窃详监祭、监礼既非祠官，则御史、博士尔，而服用五等，盖非所宜，而且有旒无章。况国家南郊大礼，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导皇帝，明非祠官也。今后监祭者请冠獬豸、监礼者冠进贤为称。”诏不充。

元丰元年，详定礼文所言：“国家服章，视唐尤为不备。于令文，祀仪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无冕名，而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其非礼尤甚。又服之者不以官秩上下，故分献四品官皆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则冕五旒而衣紫檀，太祝、奉礼则服平冕而无佩玉，此因循不讲之失也。且古者朝、祭异服，所以别事神与事君之礼。今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绛纱袍，则百官皆服朝服，乃礼之称。至亲祠郊、庙，皇帝严裘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岂礼之称哉。至于景灵宫分献官，皆服朝服，尤为失礼。伏请亲祠郊、庙、景灵宫，除导驾、赞引、扶侍、宿卫之官，其侍祠及分献者，并服祭服。如所考制度，修制五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又国朝祀仪，祭社稷、朝日、夕月、风师、雨师皆服衮冕，其蜡祭、先蚕、五龙亦如之；祭司命、户、灶、门、厉、行皆服□冕，寿星、灵星、司中、司寒、中霤、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冕而下，既不亲祠，废而不用，则诸臣摄事，自当从王所祭之服。伏请依《周礼》，凡祀四望、山川则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则以絺冕，朝夕日月、风师、雨师、司命、司中则以玄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蚕、五龙、灵星、寿星、司寒、马祭，盖皆群小祀之比，当服玄冕。”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旧制，大礼行事、执事官并服祭服，余服朝服。至元丰七年，吕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祠官并服祭服之议。今欲令行事、执事官并服祭服，其赞引、行事、礼仪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阁门使、枢密院官进接圭，殿中监止供奉皇帝，其陪位官止导驾、押宿及主管事务，并他处行事官仍服朝服。”从之。

徽宗大观元年，议礼局言：“太社、太学献官祝礼，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则用常服，乞降祭服。”诏颁制度于州郡，然未明使制造。后政和间，始诏：州县冠服，形制诡异，令礼制局造样颁下转运司，转运司制以给州县焉。

二年，议礼局检讨官俞栗言：“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则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阳，后四幅以象阴，故裳制不相连属，今之裳则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里，今乃青罗为

覆，以金银饰之。佩用绶以贯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锦绶以银、铜二环，饰之以玉。宗彝，宗庙之彝也，乃为虎蜼之状，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养人也，乃分为二章，而以五色圆花为藉。其余不合古者甚多。乞下礼局，博考古制，画太常寺及古者祭服样二本以进。至于损益裁成，断自圣学。”诏令议礼局详议。

四年，议礼局官宇文粹中议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则绘而章数皆奇，裳则绣而章数皆偶，阴阳之义也。今衣用深青，非是。欲乞视冕之等，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应典礼。古者蔽前而已，芾存此象，以韦为之。今蔽膝自一品以下，并以绯罗为表缘，绯绢为里，无复上下广狭及会、纰、纯、紃之制，又有山、火、龙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ＡＸ，夏后氏山、商火、周龙章。”韍者乃黻冕之黻，非赤芾之芾也。且芾在下体，与裳同用，而山、龙、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缋于上衣，不应又缋于芾。请改芾制，去山、龙、火章，以破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带，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绯罗，又以铜为饰。其绶或锦或皂，环或银或铜，尤无经据，宜依古制除去。至佩玉、中单、赤舄之制，则全取元丰中详定官所议行之。”

粹中又上所编《祭服制度》曰：

古者，冕以木版为中，广八寸，长尺六寸，后方前圆，后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里。后方者不变之体，前圆者无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于物，俛而朱者，降而与万物相见。后世以缯易布，故纯俭。今群臣冕版长一尺二寸，阔六寸二分，非古广长之制；以青罗为覆，以金涂银棱为饰，非古玄表朱里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虽有五，而缫就、旒玉则视其命数以为等差。合彩丝为绳，用以贯玉，谓之“缫”。以一玉为一成，结之使不相并，谓之“就”。就间相去一寸，则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数长短为差。今群臣之冕，用药玉、青珠、五色茸纟泉，非藻玉三采、二采之义；每旒之长各八寸，非旒数长短为差之义；又献官冕服，杂以诸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窃以为非宜。

元丰中，礼官建言，请资政殿大学士以上侍祠服□冕，观察使以上服毳冕，监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选人以上爵弁。诏许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选人，尽服玄冕无旒。臣窃谓依此参定，乃合礼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则三公在朝，其服当□冕。盖出封则远君而伸，在朝则近君而屈。今之摄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与古之出封者同命数，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冕八旒、毳冕六旒、

絺冕四旒、玄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无旒。依元丰诏旨，参酌等降，为侍祠及摄祭之服，长短之度、采色之别，皆乞依古制施行。

又案《周礼》，诸侯爵有五等，而服则三，所谓“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为节。今之郡守，虽曰犹古之侯、伯，其实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冕而下，分为三等：三都、四辅为一等，初献□冕八旒；经略、安抚、钤辖为一等，初献毳冕六旒，亚献并玄冕二旒，终献无旒；节镇、防、团、军事为一等，初献絺冕四旒，亚、终献并玄冕无旒。其衣服之制，则各从其冕之等。

又曰：“今之纮组，仍缀两缯带而结于颐，冕旁仍垂青纩而不以瑱，以犀为簪而不以玉笄、象笄，并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从之。

政和议礼局言：“大观中，所上群臣祭服制度，已依所奏修定，乞付有司依图画制造。”既又上群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涂银棱，有额花，犀簪，青衣画降龙，朱裳，蔽膝，白罗中单，大带，革带，玉佩，锦绶，青丝网玉环，朱韈、履。革带以金涂银，玉佩以金涂银装，绶以天下乐晕。亲祠大礼使、亚献、终献、太宰、少宰、左丞，每岁大祠宰臣、亲王、执政官、郡王充初献服之。奏告官并依本品服，已下准此。从一品，九旒冕，无额花，白绫中单，红锦绶，银环，金涂银佩，余如正一品服。亲祠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尚书，太庙进受币爵、奉币爵宗室，每岁大祠捧俎官、大祠中祠初献官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衣无降龙，余如从一品服。亲祠吏部侍郎、殿中监、大司乐、光禄卿、读册官，太庙荐俎、赞进饮福宗室，七祀、配享功臣分献官，每岁大祀，谓用宫架者，大司乐、大祠中祠亚终献、大祠礼官、小祠献官，朔祭太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皂绫绶，铜环，金涂铜革带，佩，余如二品服。亲祠举册官、大乐令、光禄丞、奉俎馔笾豆簠簋官、分献官， 分献坛壝从祀。

太庙奉瓒盘、荐香灯、安奉神主、奉毛血盘、萧蒿篚、肝膋豆宗室，每岁祭祠大乐令、大中祠分献官服之。无旒冕，素青衣，朱裳，蔽膝，无佩绶，余如三品服。奉礼协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亲祠抬鼎官、进抟黍官、太庙供亚终献金斝、供七祀献官、执爵官服之。五旒冕，紫檀絁衣，余如三品服，监察御史服之。

州郡祭服：三都初献，八旒冕；经略、安抚、钤辖初献，六旒冕；亚献并二旒冕，终献无旒；节镇、防、团、军事初献四旒冕，亚、终献

并无旒冕。

中兴之后，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为四等：一曰□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玄冕，无旒。其义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节以八、以六、以四，从阴数也。先是，绍兴四年五月，国子监丞王普奏言：

臣尝考诸经传，具得冕服之制。盖王之三公八命，□冕八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玄冕三旒；中士再命，玄冕二旒；下士一命，玄冕无旒；衣皆无章。裳、ＡＸ视其命数，自三而下。其缫至笄、衡、纮、紞、瑱、纩、带、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

近世冕服制度，沿袭失真，多不如古。夫后方而前圆，后昂而前俛，玄表而朱里，此冕之制也；今则方圆俛仰，几于无辨，且以青为表，而饰以金银矣。其衣皆玄，其裳皆纁，裳前三而后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则衣色以青，裳色以绯，且以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则以隋。火以圜也，今则以锐。宗彝，宗庙虎蜼之彝也，乃画虎蜼之状，而不为虎蜼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为二章，而以五色圆花为藉。佩有衡、璜、琚、瑀、冲牙而已，乃加以双滴，而重设二衡。绶以贯佩玉而已，乃别为锦绶，而间以双环。以至带无纽约，芾无肩颈，舄无絇繶，中衣无连裳。

臣伏读《国朝会要》郊庙奉祀礼文，祖宗以来，屡尝讲究，第以旧服无有存者。欲乞因

兹改作，是正讹缪，一从周制，以合先圣之言。

寻礼部契勘，奏言：

衣服之制，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事虽变古，要皆一时制作，不无因革。或考之先王而有缪戾者，虽行之已久，不应承误袭非，惮于改正。案《周官》，自上公服衮，王之三公服□，以至士服玄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衮冕九旒，至五品服玄冕无旒，亦五等。国家承唐之旧，初有五旒之名，其后去三公衮冕及絺冕，但存七旒□冕、五旒毳冕与无旒玄冕，凡三等而已。衮服非三公所服，去之可也，乃并絺冕去之，自尚书服毳冕，以至光禄丞亦服焉，贵贱几无差等。此皆一时制作，不无因

革。

今合增□冕为八旒，增毳冕为六旒，复置絺冕为四旒，并及无旒玄冕，共四等，庶几稍合周制。若冕之方圆低昂至于无辨，则制造之差也。以青为表，非不用玄也，为玄而不至者也。以绯为裳，非不用纁也，为纁而太过者也。山止而静者也，今象其隳，是得山之势而不知其性。火圜而神者也，今象其锐，是得火之形而不得其神也。至于宗彝、粉米、佩绶、带纽、芾屦之属，皆宜改正施行。

是时，诸臣奏请讨论虽详，然终以承袭之久，未能尽革也。

□冕：八旒，每旒八玉，三采，朱、白、苍，角笄，青纩，以三色紞垂之，纮以紫罗，属于武。衣以青黑罗，三章，华虫、火、虎蜼彝；裳以纁表罗里，缯七幅，绣四章，藻、粉、黼、黻。大带，中单，佩以珉，贯以药珠，绶以绛锦、银环。ＡＸ上纰下纯，绘二章，山、火。革带，绯罗表，金涂银装。韈、舄并如旧制。宰相、亚终献、大礼使服之；前期，景灵宫、太庙亚终献，明堂涤濯、进玉爵酒官亦如之。

毳冕：六玉，三采，衣三章，绘虎蜼彝、藻、粉米；裳二章，绣黼、黻。佩药珠、衡、璜等，以金涂铜带，ＡＸ绘以山。革带以金涂铜。余如□冕。六部侍郎以上服之；前期，景灵宫、太庙进爵酒币官、奉币官、受爵酒币官、荐俎官，明堂受玉爵、受玉币、奉彻笾豆、进饮福酒、彻俎祝腥、赞引、亚终献，礼仪使、亚终献爵并盥洗官四员，并如之；前二日奏告初献，社坛九宫坛分祭初献、亚献亦如之。

絺冕：四玉，二采，朱、绿。衣一章，绘粉米；裳二章，绣黼、黻。绶以皂绫，铜环。余如毳冕。光禄卿、监察御史、读册官、举册官、分献官以上服之；前期，景灵宫、太庙奏奉神主官、明堂太府卿、光禄卿、沃水举册官、读册官、押乐太常卿、东朵殿三员、西朵殿二员、东廊二十八员、西廊二十五员、南廊二十七员、毂门祭献官，前二日奏告亚献终献官、监察御史，并如之；社坛九宫坛分祭终献官、监察御史、兵工部、光禄卿丞亦如之。

玄冕：无旒，无佩绶，衣纯黑，无章，裳刺绣而已，韨无刺绣，余如絺冕。光禄丞、奉礼郎、协律郎、进抟黍官、太社令、良酝令、太官令、奉俎馔等官、供祠执事官内侍以下服之；明堂光禄丞、奉礼郎、良酝令、太祝抟黍官、宫架协律郎、登歌协律郎、奉御官、内侍供祠执事官、武臣奉俎官，毂门祭奉礼郎、太祝令、太官令，社坛九宫坛分祭太

社、太祝、太官令、奉礼郎，并如之。

紫檀冕：四旒，服紫檀衣，博士、御史服之。

外州军祭服：□冕，八旒，三都初献服之；毳冕，六旒，经略、安抚、钤辖初献服之；絺冕，四旒，经略、安抚、钤辖亚献服之，节镇、防、团、军事初献亦如之；玄冕，无旒，节镇、防、团、军事亚终献服之。

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宋初之制，进贤五梁冠：涂金银花额，犀、玳瑁簪导，立笔。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并皂缥襈，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玉剑、佩，银革带，晕锦绶，二玉环，白绫韈，皂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三梁冠：犀角簪导，无中单，银剑、佩，师子锦绶，银环，余同五梁冠。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单。两梁冠：犀角簪导，铜剑、佩，练鹊锦绶，铜环，余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无中单，无剑、佩、绶。御史则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单。袴褶紫、绯、绿，各从本服色，白绫中单，白绫裤，白罗方心曲领，本品官导驾，则骑而服之。

袴褶之制，建隆四年，范质与礼官议："裤褶制度，先儒无说，惟《开元杂礼》有五品以上用细绫及罗，六品以下用小绫之制。注：褶衣，复衣也。又案令文，武弁，金饰平巾帻，簪导，紫褶白袴，玉梁珠宝钿带，靴，骑马服之。金饰，即附蝉也。详此，即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附蝉之数，盖一品九，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五。又侍中、中书令、散骑加貂蝉，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又《开元礼》导驾官并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今朝服也。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绯褶，七品以上绿褶，九品以上碧褶，并白大口袴，起梁带，乌皮靴。今请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带形制，检寻未是，望以革带代之。"奏可。是岁，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禋始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进贤冠、带、韈、履参用焉。

康定二年，少府监言："每大礼，法物库定百官品位给朝服。今两班内，有官卑品高、官高品卑者，难以裁定，愿敕礼院详其等第。"诏下礼院参酌旧制以闻。奏曰：

准《衣服令》，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大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

则加笼巾貂蝉。准《官品令》，一品：尚书令，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二品：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诸州府牧，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又准《阁门仪制》，以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臣，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宣徽南北院使、佥书枢密院事并在东宫三司之上。以上品位职事，宜准前法给朝服。宰臣、使相则加笼巾貂蝉，其散官勋爵不系品位，止从正官为之服。

三梁冠，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大朝会则服之。御史中丞则冠獬豸。准《官品令》，诸司三品，诸卫上将军，六军统军，诸卫大将军，神武、龙武大将军，太常、宗正卿，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司天监，诸卫将军，神武、龙武将军，下都督，三京府尹，五大都督府长史，亲王傅；御史台三品、四品，御史大夫、中丞；两省三品、四品、五品，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尚书省三品、四品，六尚书，左右丞，诸行侍郎；东宫三品、四品，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少詹事，左右谕德。节度使，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次中书侍郎；节度观察留后，次六尚书、侍郎；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待制，观察使，次中书舍人；内客省使，次太府卿；客省使，次将作监；引进使，防御、团练、三司副使，次左右庶子。以上品位职事，宜准前法给朝服。

两梁冠，四品、五品侍祠大朝会则服之，六品则去剑、佩、绶，御史则冠獬豸。准《官品令》，诸司四品，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国子司业，殿中、少府、将作、司天少监，三京府少尹，太子率更令、家令、仆、诸卫率府率、副率，诸军卫中郎将，诸王府长史、司马，大都督府左右司马，内侍；尚书省五品，左右司诸行郎中；诸司五品，国子博士，经筵博士，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都水使者，开封祥符、河南洛阳、宋城县令，太子中舍、洗马，内常侍，太常、宗正、秘书、殿中丞，著作郎，殿中省五尚奉御，大理正，诸王友，诸军卫郎将，诸王府谘议参军，司天五官正，太史令，内给事；诸升朝官六品以下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诸行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方

馆使，次七寺少卿；诸州刺史，次太子仆； 谓正任不带使职者。

东西上阁门使，次司天少监；客省、引进、阁门副使，次诸行员外郎。已上品位职事，据令文，但言四品、五品，亦不分班叙上下。今请自尚书省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已上，准前法给朝服。其诸司五品已上，实有官高品卑及品高官卑者，宜自诸司五品、国子博士至内给事，并依六品以下例去剑、佩、绶，御史则冠獬豸，衣有中单。其诸司使、副使以下至阁门祗候，如有摄事合请朝服者，并同六品。

诏从所请。

元丰二年，详定朝会仪注所言：

古者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数也。自上而下，降杀以两。畿外诸侯，远于尊者而伸，则以九、以七、以五，从阳奇之数；王朝公卿大夫，近于尊者而屈，则以八、以六、以四，从阴偶之数。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为乘舆服，以应冕旒前后之数。若人臣之冠，则自五梁而下，与汉、唐少异矣。至于绶，则乘舆及皇太子以织成，诸臣用锦为之。一品、二品冠五梁，中书门下加笼巾貂蝉。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亦三梁，而绶有晕锦、黄狮子、方胜、练鹊四等之殊。六品则去剑、佩、绶。

隋、唐冠服皆以品为定，盖其时官与品轻重相准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虽因袭旧文，然以官方之，颇为舛谬。概举一二，则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与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于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于起居郎，内常侍才比内殿崇班，而在尚书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则有官卑而任要剧者，有官品高而处之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领数局者，有徒以官奉朝请者，有分局莅职特出于一时随事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用品及差遣定冠绶之制，则未为允当。伏请以官为定，庶名实相副，轻重有准，仍乞分官为七等，冠绶亦如之。

貂蝉笼巾七梁冠，天下乐晕锦绶，为第一等。蝉，旧以玳瑁为蝴蝶状，今请改为黄金附蝉，宰相、亲王、使相、三师、三公服之。七梁冠，杂花晕锦绶，为第二等，枢密使、知枢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胜宜男锦绶，为第三等，左右仆射至龙图、天章、宝文阁直学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锦绶，为第四等，左右散骑常侍至殿中、少府、将作监服之。四梁冠，簇四雕锦绶，为第五等，客省使至诸行郎中服之。

三梁冠，黄狮子锦绶，为第六等，皇城以下诸司使至诸卫率府率服之。内臣自内常侍以上及入内省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殿头，前班、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秘书郎至诸寺、监主簿，既预朝会，亦宜朝服从事。今参酌自内常侍以上，冠服各从本等，寄资者如本官，入内、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殿头，三班使臣，陪位京官为第七等，皆二梁冠，方胜练鹊锦绶。高品以下服色依古者，韡韈、舄、履并从裳色。

今制，朝服用绛衣，而锦有十九等。其七等绶，谓宜纯用红锦，以文采高下为差别。惟法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后汉志》："法冠一曰柱后，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南齐志》亦曰："法冠，廷尉等诸执法者冠之。"今御史台自中丞而下至监察御史，大理卿、少卿、丞，审刑院、刑部主判官，既正定厥官，真行执法之事，则宜冠法冠，改服青荷莲锦绶，其梁数与佩准本品。

从之。

其后，又诏冬正朝会，诸军所服衣冠，厢都军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团练使、刺史服第五等，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挥使、副指挥使服第七等，并班于庭。副都头以上常服，班殿门外。其朝会，执事高品以下，并服介帻，绛服，大带，革带，韈、履，方心曲领。

政和议礼局更上群臣朝服之制：七梁冠，金涂银棱，貂蝉笼巾，犀簪导，银立笔，朱衣裳，白罗中单，并皂褾、襈，蔽膝随裳色，方心曲领，绯白罗大带，金涂银革带，金涂银装玉佩，天下乐晕锦绶，青丝网间施三玉环，白韈，黑履；三公，左辅，右弼，三少，太宰，少宰，亲王，开府仪同三司服之。七梁冠，无貂蝉笼巾，银装玉佩，杂花晕锦绶，余同三公以下服；执政官，东宫三师服之。六梁冠，白纱中单，银革带，佩，方胜宜男锦绶，银环，余同七梁冠服；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东宫三少，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殿中监，大司成，散骑常侍，特进，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尉，节度使，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服之。五梁冠，翠毛锦绶，余同六梁冠服；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九寺卿，大司乐，秘书监，殿中少监，国子祭酒，宣奉、正奉、通奉、通议、太中、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通侍大夫，枢密都承旨服之。四梁冠，簇四盘雕锦绶，余同五梁冠服；九寺少卿，大晟典乐，秘书少监，国子、辟ＮＵ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

都水使者，起居舍人，侍御史，太子左右庶子、少詹事、谕德，尚书左右司郎中、员外，六曹诸司郎中，朝议、奉直、朝请、朝散、朝奉大夫，防御、团练使，刺史，大将军，正侍、中侍、中亮、中卫、拱卫、左武、右武大夫，驸马都尉，带遥郡武功大夫以下，枢密副都承旨服之。三梁冠，金涂铜革带，佩，黄狮子锦绶，鍮石环，余同四梁冠服；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司谏，正言，尚书六曹员外郎，外符宝郎，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太子侍读、侍讲，中书舍人，亲王府翊善、侍读、侍讲，九寺、秘书、殿中监，辟ＮＵ丞，大晟乐令，两赤县令，大理正、司直、评事，著作郎，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常、宗学、国子、辟ＮＵ博士，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朝请、朝散、朝奉、承议、奉议、通直郎，中亮、中卫、拱卫、左武、右武郎，诸卫将军，卫率府率，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大夫郎，医职翰林医正以上，内符宝郎，阁门通事舍人，敦武郎，修武郎服之。二梁冠，角簪，方胜练鹊锦绶，余同三梁冠服；在京职事官，阁门祗候，看班祗候，率府副率，升辇辂立侍内臣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刑部尚书、侍郎，大理卿、少卿，侍御史，刑部郎中，大理寺正、丞、司直、评事并冠獬豸冠，服青荷莲绶。诏悉颁行。六年，诏导驾官朝服结佩。七年，诏夏祭百官朝、祭服用纱。

中兴，仍旧制。行事、执事官则服祭服，导引、陪祠官则服朝服，从绍兴三年太常寺请也。祠毕驾回，若服通天、绛纱袍，乘大辇，则百官从驾服朝服，或服履袍；乘平辇，则百官从驾服常服，自隆兴二年洪适请始也。

进贤冠以漆布为之，上缕纸为额花，金涂银铜饰，后有纳言。以梁数为差，凡七等，以罗为缨结之：第一等七梁，加貂蝉笼巾、貂鼠尾、立笔；第二等无貂蝉笼巾；第三等六梁，第四等五梁，第五等四梁，第六等三梁，第七等二梁，并如旧制，服同。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御玉鼻，左插貂尾。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则加于进贤冠而服之。獬豸冠即进贤冠，其梁上刻木为獬豸角，碧粉涂之，梁数从本品。立笔，古人臣簪笔之遗象。其制削竹为干，裹以绯罗，以黄丝为毫，拓以银缕叶，插于冠后。旧令，文官七品以上服朝服者，簪白笔，武官则否，今文武皆簪焉。

志第一百六 舆服五

○诸臣服下 士庶人服

公服。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副，衣绯、绿者并借紫。知防御、团练、刺史州，衣绿者借绯，衣绯者借紫；其为通判、知军监，止借绯。其后，江淮发运使同转运，提点刑狱同知刺史州。雍熙初，郊祀庆成，始许升朝官服绯、绿二十年者，叙赐绯、紫。

真宗登极，京朝官亦听叙，及东封、西祀赦书，京朝官并以十五年为限。后每帝登极，亦如例。景德三年，诏内诸司使以下出入内庭，不得服皂衣，违者论其罪；内职亦许服窄袍。

仁宗景祐元年，诏军使曾任通判者借绯，曾任知州者借紫。庆历元年，龙图阁直学士任布言："欲望自今赠官至正郎者，其画像许服绯，至卿监许服紫。"从之。嘉祐三年，诏三路转运使朝辞上殿日，与赐章服；诸路转运使候及十年，即与赐章服。

神宗熙宁元年，中书门下奏："六品以上犯赃滥或私罪徒重者，不得因本品改章服。"从之。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武臣、内侍皆服紫，不佩鱼。假版官及伎术若公人之人入品者，并听服绿。官应品而服色未易，与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五年，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直学士例，朝谢日不以行、守、试并赐服佩鱼；罢职除他官日，不带行。

徽宗重和元年，诏礼制局自冠服讨论以闻，其见服靴，先改用履。礼制局奏："履有絇、繶、纯、綦，古者舄履各随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为之，其絇、繶、纯、綦并随服色用之，以仿古随裳色之意。"诏以明年正旦改用。礼制局又言："履随其服色。武臣服色一等，当议差别。"诏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四饰，朝请郎、武功郎以下去繶，并称履；从义郎、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官去繶、纯，并称

履。当时议者以靴不当用之中国，实废释氏之渐云。

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若官卑而职高，则特许者有三：自庶官迁六部侍郎，自庶官为待制，或出奉使者是也。又有以年劳而赐者，有品未及而借者。升朝官服绿，大夫以上服绯，莅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历任无过者，许磨勘改授章服，此赐者也。或为通判者，许借绯；为知州、监司者，许借紫；任满还朝，仍服本品，此借者也。又有出于恩赐者焉。绍兴十二年九月，以皇太后回銮，诏承务郎以上服绯、绿，莅事至今日以前十七年者，并改转服色。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诏承务郎以上服绯、绿及十五年者，并许改转服色。然计年之法，亦不轻许。无出身人自年二十出官服绿日起理，服绯人亦自年二十服绯日起理，有出身人自赐出身日起理；内并除豁丁忧年、月、日不理外，历任无过者方许焉。先是，殿中侍御史张震奏："今日之弊，在于人有侥幸。能革其俗，然后天下可治。且改转服色，常赦自升朝官以上服绿，大夫以上服绯，莅事及二十年，方得改赐。今赦自承务郎以上服绯、绿及十五年，便与改转。比之常赦，不惟年限已减，而又官品相绝，盖已为异恩矣。今窃闻省、部欲自补官日便理岁月，即是婴孩授命，年才十五者今遂服绯；而贵近之子，或初年赐绯，年才及冠者今遂赐紫。朱、紫纷纷，不亦滥乎？况靖康、建炎恩赦，亦不曾以补官日为始。若始于出官之日，颇为折衷，盖比之莅事所减已多，而比之初补粗为有节。"帝从其言，故有是命。

又有出于特赐者，旌直臣则赐之，劝循吏则赐之，广孝治则赐之，优老臣则赐之，此皆非常制焉。内品未至而赐服及借者，并于衔内带赐及借。

幞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隋始以桐木为之，唐始以罗代缯。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上曲焉。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

带。古惟用革，自曹魏而下，始有金、银、铜之饰。宋制尤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

其制有金球路、荔支、师蛮、海捷、宝藏， 方团二十五两；荔支自二十五两至七两，有四等；师蛮二十五两；海捷十五两；宝藏三十两。惟球路方团胯，余悉方胯。荔支或为御仙花，束带亦同。

金涂天王、八仙、犀牛、宝瓶、荔支、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洼面。 天王、八仙二十五两；犀牛、宝瓶自二十五两至十五两，有二等；荔支自二十两至十两，有三等；师蛮自二十两至十八两，有二等；海捷自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双鹿自二十两至四两，有九等；行虎七两；雱面自十五两至十二两，有二等。

束带则有金荔支、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荽、凤子、宝相花， 荔支自二十五两至十五两，有三等；师蛮、戏童二十五两；海捷自二十两至十两，有二等；犀牛二十两；凤子、宝相花十五两。

金涂犀牛、双鹿、野马、胡荽。 犀牛、野马十五两；双鹿自二十两，有三等；胡荽自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

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牸为别。 出黔南者，在南海之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鞓金涂银排方。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贡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铁角带，恩赐者不用此制。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景德三年，诏通犀、金、玉带，除官品合服及恩赐外，余人不得服用。大中祥符五年，诏曰："方团金带，优宠辅臣，今文武庶官及伎术之流，率以金银仿效，甚紊彝制。自今除恩赐外，悉禁之。"端拱中，诏作瑞草地球路文方团胯带，副以金鱼，赐中书、枢密院文臣。

仁宗庆历八年，彰信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见张耆授兼侍中日，特赐笏头金带以为荣异，欲望正谢日，准例特赐。"诏如耆例。

神宗熙宁六年，熙河路奏捷，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贺紫宸殿，神宗解所服白玉带赐之。八年，岐王颢、嘉王頵言："蒙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神宗不许，命工别琢玉带以赐之。颢等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亲王佩玉鱼自此始。宗旦、宗谔皆以使相遇郊恩告谢，特赐球文方团金带、佩鱼，自是宗室节

度带同平章事者，著为例。宣徽使张方平、郭逵、王拱辰皆尝特赐。元丰五年，诏："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尝任宰相者、观文殿大学士已上，金球文方团带，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御仙花带，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以上及资政殿学士特班翰林学士上者，仍佩鱼。"六年，诏："北使经过处，守臣曾借朝议大夫者，令权服紫，不系金带。其押赐御筵官仍互借，先借朝议大夫者，即借中散大夫，并许系金带，不佩鱼。"哲宗元祐五年，诏：臣僚曾赐金带后至不该系者，在外许系。

徽宗崇宁二年，诏：六尚局奉御，今后许服金带。四年，中书省检会哲宗《元符仪制令》："诸带，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使相、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球文，佩鱼。节度使非曾任宰相即御仙花，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并御仙花，权侍郎不同；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观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佩鱼，资政殿学士特旨班在翰林学士上者同，权尚书不同。其官职未至而特赐者，不拘此令。因任职事官经赐金带者，虽后任不该赐，亦许服。"看详：若称因任六曹侍郎经赐带，后除知开封府之类，既非职事官，又非在外，皆不许系，似非元立法之意。盖立文该举未尽，其特赐者既不缘官职，自无时不许系外；因任职事官赐金带，后任不该者亦许服，即在外与在京非职事官，皆可用。诏申明行下。大观二年，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殿中少监许系红鞓犀带，不佩鱼。

中兴仍之，其等亦有玉、有金、有银、有金涂银、有犀、有通犀、有角。其制，球文者四方五团，御仙花者排方。凡金带：三公、左右丞相、三少、使相、执政官、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球文，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开封尹、给事中并御仙花，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观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佩鱼；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焕章华文阁待制、权侍郎服红鞓排方黑犀带，仍佩鱼；权侍郎以上罢任不带职者，亦许服之。

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左者随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

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后，内出以赐近臣，由是内外升朝文武官皆佩

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佩。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诏伎术官未升朝赐绯、紫者，不得佩鱼。

仁宗天圣二年，翰林待诏、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勒碑赐紫章服，以旧佩银鱼，请佩金鱼。仁宗曰："先朝不许伎术人辄佩鱼，以别士类，不令混淆，宜却其请。"景祐三年，诏殿中省尚药奉御赐紫徐安仁，特许佩鱼。至和元年，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自今虽无出身，亦听佩鱼。旧制，自选人入为堂后官，转至五房提点，始得佩鱼。提点五房吕惟和非选人入，援司天监五官正例求佩鱼，特许之。

神宗元丰二年，蒲宗孟除翰林学士，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三年，诏：自今中书堂后官，并带赐绯鱼袋，余依旧例。徽宗政和元年，尚书兵部侍郎王诏奏："今监司、守、倅等，并许借服色而不许佩鱼，即是有服而无章，殆与吏无别。乞今后应借绯、紫臣僚，并许随服色佩鱼，仍各许入衔，候回日依旧服色。"从之。中兴，并仍旧制。

笏。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圆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内职并用象，千牛衣绿亦用象，廷赐绯、绿者给之。中兴同。

靴。宋初沿旧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礼制，改靴用履。中兴仍之。乾道七年，复改用靴，以黑革为之，大抵参用履制，惟加鞠焉。其饰亦有絢、繶、纯、綦，大夫以上具四饰，朝请、武功郎以下去繶，从义、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官并去纯。底用麻再重，革一重。里用素衲毡，高八寸。诸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饰为别。服绿者饰以绿，服绯、紫者饰亦如之，仿古随裳色之意。

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

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

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宋初，御史台皆重戴，余官或戴或否。后新进士亦戴，至释褐则止。太宗淳化二年，御史台言："旧仪，三院御史在台及出使，并重戴，事已久废。其御史出台为省职及在京厘务者，请依旧仪，违者罚俸一月。"从之。又诏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中兴后，御史、两制、知贡举官、新进士上三人，许服之。

时服。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是岁十月，近臣、军校增给锦衬袍，中书门下、枢密、宣徽院、节度使及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黄师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副使，翠毛细锦；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审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校，亦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师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

应给锦袍者，皆五事； 公服、锦宽袍，绫汗衫、袴，勒帛，丞郎、给舍、大卿监以上不给锦袍者，加以黄绫绣抱肚。

大将军、少卿监、郎中以上，枢密诸房副承旨以上，诸司使，皇亲承制、崇班，皆四事； 无锦袍。 将军至副率、知杂御史至大理正、入内都知、内侍都知、皇亲殿直以上，皆三事； 无袴。

通事舍人、承制、崇班、入内押班、内侍副都知押班、内常侍、六尚奉御以下，京官充馆阁、宗正寺、刑法官者，皆二事； 无勒帛，内职汗衫以绫，文臣以绢。

阁门祗候、内供奉官至殿直，京官编修、校勘，止给公服。端午，亦给。应给锦袍者，汗衫以黄縠，别加绣抱肚、小扇。诞圣节所给，如时服。 京师禁厢军校、卫士、内诸司胥史、工巧人，并给服有差。

朝官、京官、内职出为外任通判、监押、巡检以上者， 大藩府监务者，亦或给之。

每岁十月时服，开宝中，皆赐窄锦袍。太平兴国以后，文官知制

诰、武官上将军、内职诸司使以上，皆赐锦。 藩镇观察使以上，天下乐晕锦；尚书及步军都虞候以上及知益州、并州，次晕锦，皆五事。学士、丞郎，簇四盘雕锦；刺史以上及知广州，翠毛锦，皆三件。待制以上、横班诸司使，翠毛锦；知代州，御仙花锦；诸司使领郡，宜男锦；诸司使，云雁锦。驸马，锦如丞郎，增至四事。益州钤辖，锦从本官，增绫袴。

朝官供奉官以上，皆赐紫地皂花欹正。京官殿直以下，皆赐紫大绫。在外禁军将校，亦赐窄锦袍，次赐紫绫色绢。景德元年，始诏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转运使、副，并给方胜练鹊锦。校猎从官兼赐紫罗锦、旋襕、暖靴。

雍熙四年，令节度使给皂地金线盘云凤鹿胎旋襕，侍卫步军都虞候以上给皂地金线盘花鸳鸯。

亲王、宰相、使相生日，并赐衣五事，锦彩百匹，金花银器百两，马二匹，金涂银鞍勒一。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初拜、加恩中谢日，并赐衣五事，金带一， 旧荔支带，淳化后，宰相、参知政事、文臣任枢密副使，改赐方团胯球路金带，加以金鱼。

涂金银鞍勒马一。三司使、学士、御史中丞初拜中谢日，赐衣五事，荔支金带一，涂金银鞍勒马一。 文明学士以下，初赐金装犀带，后改赐金带。

中书舍人，赐袭衣、犀带。宰相以下对御抬赐；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谢讫，中使押赐，再入谢于别殿。中书舍人或告谢日已改赐章服，则罢中使押赐。

郊禋礼毕，亲王、宰相至龙图阁直学士、禁军将校，各赐袭衣、金带， 亲王、中书门下、枢密、宣徽、三司使、四厢都指挥使以上，加鞍勒马一。其后宫观副使、天书扶侍使，并同学士。

同中谢日。雍熙元年，两省五品以上，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各赐袭衣、犀带、鱼袋。其为五使，则皆赐金带，仍各加器币。 文武行事官，各赐金帛。牧伯在外者，遇大礼，不赐。大中祥符元年，诏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因东封为诸州部署钤辖者，并特赐焉。

使相、节度使自镇来朝入见日，赐衣五事，金带，鞍马；朝辞日，

赐窄衣六事，金束带，鞍勒马一，散马二； 节度使减散马。

为都部署者，别赐带甲鞍勒马一。观察使为都部署、副都部署赴本任、知州，赐窄衣三事，金束带，鞍勒马。防御团练使、刺史为部署、钤辖，赐窄衣三事，金束带；赴本任，赐窄衣三事，涂金银腰带；为知州、都监，赐窄衣三事，绢三十匹。诸司为钤辖者，赐窄衣、金束带。文武官内职出为知州军、通判、发运、转运使副、提点刑狱、都监、巡检、砦主、军使及任使繁要者，仆射赐窄衣三事，绢五十匹；尚书、丞郎、学士、谏舍、待制、大卿监及统军、上将军、诸司使，减绢二十匹；少卿监至五官正、大将军至副率、诸司副使，减绢一十匹；中郎将、京官内殿承制至借职、内常侍，减衣二事，又减绢一十匹。窄衣，起二月给紫罗衫；起十月给紫欹正锦袄。 给公服者，单夹亦然。

诸道衙内指挥使、都虞候入贡辞日，赐紫罗窄衫，金涂银带。

士庶人车服之制。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宣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昉奏："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并从之。端拱二年，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文武升朝官及诸司副使、禁军指挥使、厢军都虞候之家子弟，不拘此限。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至道元年，复许庶人服紫。

真宗咸平四年，禁民间造银鞍瓦、金线、盘蹙金线。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傥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俾上币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赍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邈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袤丈者。毁碎珠宝，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

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钹遮那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宫以下，并

不得销金、贴金、间金、ρ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皆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是年，又禁民间服皂班缬衣。

仁宗天圣三年，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妇女出入乘骑，在路披毛褐以御风尘者，不在禁限。”七年，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

景祐元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其稀花团窠、斜窠杂花不相连者非。二年，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者禁。三年，“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又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衬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其用银者毋得涂金。玳瑁酒食器，非宫禁毋得用。纯金器若经赐者，听用之。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及为小儿钤鋋、钗篸、钅川缠、珥环之属；仍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须巾}、抹子之类。凡帐幔、缴壁、承尘、柱衣、额道、项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纯锦遍绣。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

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嘉祐七年，初，皇亲与内臣所衣紫，皆再入为黝色。后士庶浸相效，言者以为奇邪之服，于是禁天下衣黑紫服者。

神宗熙宁九年，禁朝服紫色近黑者；民庶止令乘犊车，听以黑饰，间五彩为饰，不许呵引及前列仪物。哲宗绍圣二年，侍御史翟思言：“京

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从之。

徽宗大观元年，郭天信乞中外并罢翡翠装饰，帝曰：“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政和二年，诏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

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臣尝考之，申令法禁虽具，其罚尚轻，有司玩习，以至于此。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窃见近日有赴内禁乘以至皇城门者，奉祀乘至宫庙者，坦然无所畏避。臣妄以为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于是诏，非品官不得乘暖轿。先是，权发遣提举淮南东路学事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议，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墩，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

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

冠礼，三加冠服，初加，缁布冠、深衣、大带、纳履；再加，帽子、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其品官嫡庶子初加，折上巾、公服；再加，二梁冠、朝服；三加，平冕服，若以巾帽、折上巾为三加者，听之。深衣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

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严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余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祇用为凶服矣。

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昏、祭祀犹服焉。若国子生，常服之。

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淳熙二年，孝宗宣示中宫苎衣曰："珠玉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革弊当自宫禁始。"因问风俗，龚茂良奏："由贵近之家，放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粥簪珥者，必言内样。彼若知上崇尚淳朴，必观感而化矣。臣又闻中宫服浣濯之衣，数年不易。请宣示中外，仍敕有司严戢奢僭。"宁宗嘉泰初，以风俗侈靡，诏官民营建室屋，一遵制度，务从简朴。又以宫中金翠，燔之通衢，贵近之家，犯者必罚。

志第一百七 舆服六

○宝 印 符券 宫室制度 臣庶室屋制度

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

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玉环；玉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饰以红锦，金装，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帊，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钿石、珊瑚、金精石、玛瑙。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帊，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又有香炉、宝子、香匙、灰匙、火箸、烛台、烛刀，皆以金为之，是所谓缘宝法物也。

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书奏覆状、流内铨历任三代状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内用之；三曰“书诏之印”，翰林诏敕用之。皆铸以金，又以鍮石各铸其一。雍熙三年，北改为宝，别铸以金，旧六印皆毁之。

真宗即位，作皇帝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详定所言：“按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宝印之，纳玉匮于石□感，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封禅泰山，请依旧制，别造玉宝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宝。其封石□感，用天下同文之印，旧史元无制度，今请用金铸，大小同御前之宝，以‘天下同文之宝’为文。所有缘宝法物，亦请依式制造。”从之。天禧元年十二月，召辅臣于滋福殿，观新刻“五岳圣帝玉宝’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宝”，命择日迎导赴会灵观奉安。其宝并金柙玉钮，制作精妙。真宗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宝，以理未顺，故改用昭受乾符之宝。

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作受命宝，文同真宗。天圣元年，诏以宫城火，重制受命宝及尊号册宝。庆历八年十一月，诏刻“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先是，天禧中，真宗刻昭受乾符之宝，而于醮祠表章用之。后经大

内火，宝焚，乃用御前之宝。至是，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皇祐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宝成，太常礼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宝，二受命宝，冬至祀南郊，大驾仪仗，请以镇国神宝先受命宝为前导。”自是为定式。至和二年，初，太宗以玉宝二钮赐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宝”，至是，德芳孙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之。

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及缘宝法物，与平生衣冠器用，皆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伏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若衣冠器玩，则请陈于陵寝及神御殿，岁时展视，以慰思慕。”诏检讨官考索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于庙寝，至于平生器玩，则前世既不皆纳于方中，亦不尽陈于陵寝。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至哲宗立，亦作焉，其文并同。

绍圣三年，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四年，上之，诏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无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

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

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礼官言：五月朔，故事当大朝

会，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仪，有司豫制缘宝法物，并宝进入。俟降出，权于宝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一日，帝斋于内殿。翌日，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先期，又诏龙图、天章阁赍治平元年耀州所献受命宝玉检，赴都堂参议。诏以五月朔受传国宝，命章惇书玉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

徽宗崇宁五年，有以玉印献者。印方寸，以龟为钮，工作精巧，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徽宗因次其文，仿李斯虫鱼篆作宝文。其方四寸有奇，螭钮，方盘，上圆下方，名为镇国宝。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初，绍圣间，得汉传国玺，无检，幅又不阙，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有《检传》，考验甚详，传于世。帝于是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自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虫鱼。镇国、受命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

诏曰：“自昔皆有尚符玺官。今虽隶门下后省，遇亲祠，则临时具员，讫事复罢。八宝既备，宜重典司之职。可令尚书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当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备。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全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夐无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为。可以来年元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尚书省言：

请置符宝郎四员，隶门下省，二员以中人充，掌宝于禁中。按唐八宝，车驾临幸，则符宝郎奉宝以从；大朝会，则奉宝以进。今镇国宝、受命宝非常用之器，欲临幸则从六宝，朝会则陈八宝，皆夕纳。内符宝郎奉宝出以授外符宝郎，外符宝郎从宝行于禁卫之内，朝则分进于御坐之前。

镇国宝、受命宝不常用，唯封禅则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书则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札则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则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国书则用之；天子行宝，封册则用之；天子信宝，举大兵则用之。应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讫，付外符宝郎承受。

从之。二年，诏受命宝之上，加“镇国”二字。

政和七年，从于阗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宝，赤螭钮，文曰“范围天二，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鱼虫，制作之工，几于秦玺。其宝九寸，检亦如之，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

九，诏以九宝为称，以定命宝为首。且曰：“八宝者，国之神器；至于定命宝，乃我所自制也。”于是，应行导排设，定命与受命、天子宝在左，镇国与皇帝宝在右。又诏：“镇国、受命宝与天子、皇帝之宝，其数有八，盖非乾元用九之数。比得宝玉于异哉，受定命之符于神霄，乃以‘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卜云其吉，篆以虫鱼，纵广之制，其寸亦九，号曰定命宝。来年元日祗受。”又诏差官奏告天地、宗庙、祖稷。八年正月一日，御大庆殿，受定命宝，百僚称贺。其后京城之难，诸宝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宝与定命宝独存，盖天意也。

建炎初，始作金宝三：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祭祀祠表用之；二曰“天下合同之宝”，降付中书门下省用之；三曰“书诏之宝”，发号施令用之。绍兴元年，又作玉宝一，文曰“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又得旧宝二，历世宝之，凡上太上皇尊号、册后太子皆用焉。十六年，又作八宝：一曰镇国神宝，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为文；二曰受命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三曰天子之宝；四曰天子信宝；五曰天子行宝；六曰皇帝之宝；七曰皇帝信宝；八曰皇帝行宝。藏之御府，大朝会则陈之；上册宝尊号、册后太子、大礼设卤簿，亦如之。宝之制，用玉尺度，钮鼻，大小绶，玉环。检制，旧制如牌，上刻曰某宝。皆裹以朱缕，加绯罗泥金帕，纳于小盝。盝三重，皆饰以金，内设金床、金宝斗，龙钥金锁，覆以绯罗绣帕，载以腰舆、行马。

孝宗即位，议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宝用皇祐中法、黍尺量度。乾道六年，再加十四字尊号，以宝材元系螭龙钮，止堪改作蹲龙，其钮高二寸四分五厘，厚一寸一分五厘，窍径一寸。理宗宝庆三年，加上宁宗皇帝徽号，宝面广四寸二分，厚一寸二分，蹲龙钮，通高四寸一分，宝四面钩碾行龙。

后妃之宝。哲宗元祐元年，诏：天圣中，章献明肃皇后用玉宝，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龙钮。今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宜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二年，又诏：太皇太后玉宝，以“太皇太后之宝”为文；皇太后金宝，以“皇太后宝”为文；皇太妃金宝，以“皇太妃宝”为文。中兴之后，后宝用金，方二寸四分，高下随宜，鼻纽以龟。斗、检以银，涂以金。宝盝三重，鈒百花，涂金盘凤。舆案、行马、帕褥亦如之。

皇太子宝。至道元年，制皇太子受册金宝。方二寸，厚五寸，系以朱组大绶，连玉环，金斗。金检长五寸，阔二寸，厚二分。裹以红绵。加红罗泥金帕，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又盝二重，皆覆以红罗销金帕。盝及腰舆、行马皆银装金涂。他法物皆银为之，鈒花涂金。

中兴，宝，龟钮；金涂银检，上勒“皇太子宝”四字，金涂银宝斗。黝漆盝三重，并锦拓里，外以金涂银百花凤叶子五明装，钥以金锁，载以黝漆腰舆、行马。

册制。用珉玉，简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简数从字之多少。联以金绳，首尾结带。前后褾首四枚，二枚画神，二枚刻龙镂金，若奉护之状。藉以锦褥，覆以绯罗泥金夹帕。册匣长广取容册，涂以朱漆，金镂百花凸起行龙，金锁、帕鐍。覆以红罗绣盘龙蹙金帕，承以金装长竿床，金龙首，金鱼钩，又以红丝为绦萦匣。册案涂朱漆，以销金红罗覆之。

后册，用珉，或以象。缕文以凤，尺寸制度并同帝册。

皇太子册，用珉简六十枚，乾道中，用七十五枚，每枚高尺二寸，博一寸二分。前后褾首四枚，长随简，博四寸，其二刻神，其二刻龙，为奉护状。贯以金丝，首尾结为金花，饰以帕鐍。襯以红罗泥金夹帕，藉以锦褥，盛以黝漆匣，锦拓里，以金涂银叶段五明装，隐起百花凤。覆以绯罗泥金帕，络以红丝结绦，襯以锦褥，载以黝漆腰舆、行马。

亡金国宝。理宗端平元年，命孟珙等以兵从大元兵夹攻金人于蔡州，灭之。其年四月丙戌，大理寺言：

京湖制置司以所获亡金宝物来上，令金臣参知政事张天纲辨识。其玉宝一，文曰“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尊谥宝”，乃金人上其祖阿骨打谥宝也。其法物有销金盘龙红绉丝袍一；透碾云龙玉带一，内方八胯结头一，塌尾一，并玉涂金结头一，涂金小结攀一；连珠环玉束带一，垂头里拓，上有金龙，带上玉事件大小一十八；又玉靶铁剉一，销金玉事件二，皮茄袋一，玉事件三。

天纲称：上项带，国言谓之“兔鹘”，皆其故主冠颜守绪常服之物也。碾玉巾环一，桦皮龙饰角弓一，金龙环刀一，红绉丝靠枕一，佩玉大环一，皆非臣庶服用之物。制旨册一本，旧作圣旨，近侍局平日掌此，以承受内降指挥。壬辰四月，故主援东汉光武故事，令上书者不得言“圣”，故避“圣”字不敢当，因改作“制旨”。

外有臣下虎头金牌三，银牌八十四，涂金印三，及诸官署铜印三百一十二颗。法司以守绪函骨及俘囚故宝、法物等，庭引天纲并护尉都尉完颜好海及天纲妻完颜氏乌古论栲栳、小女琼琼一一审实，件列以闻。

有旨“完颜守绪遗骸并故宝、法物等，藏大理寺狱库。天纲、好海、完颜氏乌古论、琼琼拘诸殿前司，候朝旨”云。

印制。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余皆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涂金。余印并方一寸八分，惟观察使涂金。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长七寸五分，诸王广一寸九分，余广一寸八分。诸王、节度、观察使牌涂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景德初，别铸两京奉使印。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士庶及寺观亦有私记。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太宗雍熙元年，诏新除汉南国王钱俶印，宜以“汉南国”为文。四年，诏钱俶新授南阳国王印，宜以“南阳国王之印”为文。真宗咸平三年，赐山前后百蛮王诺驱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王之印”为文。景德四年，铸交址郡王印，制安南旌节，付广南转运司就赐之。

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是岁七月，帝览河西节度使、知许州石普奏状，用许州观察使印，以问宰臣王旦。对曰：“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使缺则纳有司；观察印，则州长吏用之；州印，昼则付录事掌用，暮纳于长吏。节度使在本镇，兵仗则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书状，用节度印；田赋则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书状，用观察印；符刺属县，则本使判书，用州印。故命帅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言军，则专制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其风俗；言刺史，则涖其州事。石普独书奏章，当用河西节度使印。”

仁宗景祐三年，少府监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状，‘在京三司粮料院，频有人伪造印记，印成旁历，盗请官物。欲乞铸造圆印三面，每面阔二寸五分，于外一匝先篆年号及粮料院名，计十二字；次一匝篆寅印十二辰，亦十二字；中心篆正字，上连印钮，铸成转关，以机穴定之。用时

逐月分对，年终转逮十二月，自寅至丑，终始使用。所有转关正字，次月转定之时，令本院官封押，选差人行使其印。遇改年号，即令别铸。’诏三司定夺以闻，三司请如文盛奏。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无所厘改焉。

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及溪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元丰三年，广西经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贡银、香、狮子、马。遂赐以印，以“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印”为文，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赐之，仍诏经略司毁其旧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院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是岁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

中兴仍旧制，惟三省、枢密院用银印，六部以下用铜印，诸路监司、州县亦如之。寺监惟长贰给焉，属则从其长。若仓库关涉财用，司存，或给之。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制也。

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四年，兵部侍郎陈弥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户外，或借用于他厅。近有伪为文符、盗印以支钱粮者，有伪作奏钞、盗拆御宝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诲之。”诏三省申严戒敕。绍熙元年，礼部侍郎李巘言：“文书有印，以示信防奸，给毁悉经省部，具有条制。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

绍兴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记，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铸者，非进呈取旨，不得改铸焉。”时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蕃国效顺者，给以铜印。安南国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国王之

印”六字为文，方二寸，给牌，皆以铜铸，金涂。西蕃陇右郡王赵怀恩乞印，以“陇右郡王之印”为文给之。宜州界外诸蛮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为文，凡六十颗给之。其后文武百司节次所铸，不备载。

朱记，同旧制。绍兴二年，始铸亲贤宅、益王府铜朱记。二十七年，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记。三十年，铸马军司统制、统领官朱记。三十二年，铸邓、恭、庆王直讲、赞读朱记。隆兴元年，铸都督府佥厅记，又铸寄桩库记。二年，铸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二钮，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淳熙十六年，铸建康榷货务中门大门之记。凡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用木者，易之以铜。

符券。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谋乱，伏诛。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制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鈒二飞凤，下鈒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制诰叶清臣等请制军中传信牌及兵符事，诏令两制与端明殿学士李淑详定，奏闻：

军中符信，切要杜绝奸诈，深合机宜。今请下有司造铜兵符，给诸路总管主将，每发兵三百人或全指挥以上即用。又别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每传达号令、关报会合及发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检到符彦卿《军律》有字验，亦乞令于移牒、传信牌上，两处参验使用。

一、铜兵符：汉制，铜铸，上刻虎形。今闻皇城司见有木鱼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状，精巧铸造。陕西五路，每路依汉制各给一至二十，计二十面，更换给用，仍以公牒为照验。

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传信牌。却置池槽，牙缝相合。又凿二窍，置笔墨，上帖纸，书所传达事。用印印号上，以皮系往来军吏之项。临阵传言，应有取索，并以此牌为信，写其上。如已晓会施行讫，复书牌上遣回。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给一面为样，余令本司依此制

造，分给诸处，更换使用。城砦分屯军马，事须往来关会之处，亦如数给与。

三、字验：凡军行计会，不免文牒，或主司遗失惧罪，单使被擒，军中所谋，自然泄露。故每分屯军马之时，与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义理。但于寻常公状文移内，以此字私为契约，有所施行，依此参验。不得字有重叠，及用凶恶嫌疑之语。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写此字验，讫，印其上发往。如所请报，到，许，即依号却写印遣回；如不许，即空之。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测。符彦卿元用四十条，以四十字为号；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内亦有不急之事，今减作二十八字。所贵军中戎旅之人，事简易记。

诏并从之。嘉祐四年，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

神宗熙宁五年，诏西作坊铸造诸铜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给左契付诸门，右契付大内钥匙库。今后诸门轮差人员，依时转铜契入，赴库勘同。其铁牌只请人自执，在外仗止宿。本库依漏刻发钥匙，付外仗验请人铁牌给付，候开门讫，却执铁牌纳钥匙，请出铜契。至晚却依上请纳。其开门朝牌六面，亦随铜契依旧发放。时神宗以京城门禁不严，素无符契，命枢密院约旧制，更造铜契，中刻鱼形，以门名识之，分左右给纳，以戒不虞，而启闭之法密于旧矣。元丰元年，详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灵星门、朱雀门、南薰门，皆勘箭。熙宁中，因参知政事王珪议，已罢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义，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且雷动天行，无容疑贰，必使谁何而后过门，不应典礼。考详事始，不见于《开宝礼》。咸平中，初载于仪注，盖当时礼官之失。请自今车驾出入，罢勘契。"从之。

高宗建炎三年，改铸虎符，枢密院主之。其制以铜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

门符制，以缯裹纸版，谓之"号"，皇城司掌之。敕入禁卫号，黄绫八角，三千道；入殿门黄绢以方，一千道；入宫门黄绢以圆，八千道；入皇城门黄绢以长，三千道。绍兴二年正月所定也。后更宫门号以绯红绢方，皇城门以绯红绢圆，遂久用之。后复尽以黄，或方或圆，各随其制。

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

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乾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筦，乃作黑漆红字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岁校迟速最甚者，以议赏罚。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久之，稽缓复如故。绍熙末，遂置摆铺焉。

宫室。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训。中兴，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皇帝之居曰殿，总曰大内，又曰南内，本杭州治也。绍兴初，创为之。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阁。寝殿曰福宁殿。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谓之选德殿。八年秋，又改后殿拥舍为别殿，取旧名，谓之延和殿，便坐视事则御之。他如紫宸、文德、集英、大庆、讲武，惟随时所御，则易其名。紫宸殿，遇朔受朝则御焉；文德殿，降赦则御焉；集英殿，临轩策士则御焉；大庆殿，行册礼则御焉；讲武殿，阅武则御焉。其实垂拱、崇政二殿，权更其号而已。二殿虽曰大殿，其脩广仅如大郡之设厅。淳熙再修，止循其旧。每殿为屋五间，十二架，脩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脩一丈五尺，广亦如之。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三间六架，脩三丈，广四丈六尺。殿后拥舍七间，即为延和，其制尤卑，陛阶一级，小如常人所居而已。

奉太上则有德寿宫、重华宫、寿康宫，奉圣母则有慈宁宫、慈福宫、寿慈宫。德寿宫在大内北望仙桥，故又谓之北内，绍兴三十二年所造，宫成，诏以德寿宫为名，高宗为上皇御之。重华宫即德寿宫也，孝宗逊位御之。寿康宫即宁福殿也。初，丞相赵汝愚议以秘书省为泰宁宫，已而不果行，以慈懿皇后外第为之。上皇不欲迁，因以旧宁福殿为寿康宫，光宗逊位御之。

大内苑中，亭殿亦无增，其名称可见者，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椤木堂、隐岫、澄碧、倚桂、隐秀、碧琳堂之类，此南内也。北内苑中，则有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象飞来峰。有楼曰聚远，禁籞周回，四分之。东则香远、清深、月台、梅坡、松菊三径、清妍、清新、芙蓉冈，南则载忻、欣欣、射厅、临赋、灿锦、至乐、半丈红、清旷、泻碧，西则冷泉、文杏馆、静乐、浣溪，北则绛华、旱船、俯翠、春桃、盘松。

皇太子宫曰东宫。其未出阁，但听读于资善堂，堂在宫门内。已受册，则居东宫，宫在丽正门内。绍兴三十二年始置，孝宗居之；庄文太子立，复居之。光宗为太子，孝宗谓辅臣曰：“今后东宫不须创建，朕宫

中宫殿，多所不御，可移修之。”自是皆不别建。

淳熙二年，始创射堂一，为游艺之所，圃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凤山楼，皆宴息之地也。

幕殿，即《周官》大、小次也。东都时，郊坛大次谓之青城，祀前一日宿斋诣焉。其制，中有二殿，外有六门：前曰泰禋，后曰拱极，东曰祥曦，西曰景曜，东偏曰承和，西偏曰迎禧。大殿曰端诚，便殿曰熙成。中兴后，以事天尚质，屡诏郊坛不得建斋宫，惟设幕屋而已。其制，架木而以苇为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帟，以象宫室，谓之幕殿。及行事，又于坛所设小次。大、小次之外，又有望祭殿，遇雨则行事于中。东都时为瓦屋五间，周围重廊。中兴后，惟设苇屋，盖仿清庙茅屋之制也。

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台、曰部、曰寺、曰监、曰院，在外监司、州郡曰衙。在外称衙而在内之公卿、大夫、士不称者，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称。后在外藩镇亦僭曰衙，遂为臣下通称。今帝居虽不曰衙，而在内省部、寺监之名，则仍唐旧也。然亦在内者为尊者避，在外者远君无嫌欤？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

诸道府公门得施戟，若私门则爵位穹显经恩赐者，许之。在内官不设，亦避君也。

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槛枑。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

志第一百八 选举一（科目上）

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乡三物兴贤能，太宰以三岁计吏治，详于《周官》。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议铨选者每曰："以年劳取人，可以绝超躐，而不无贤愚同滞之叹；以荐举取人，可以拔俊杰，而不无巧佞捷进之弊。"议考课者每曰："拘吏文，则上下督察，浸成浇风；通誉望，则权贵请托，徒开利路。"于是议论纷纭，莫之一也。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烦简适中，隐括归类，作《选举志》。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今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诸州判

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试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牒上之礼部。有笃废疾者不得贡。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受赂，则论以枉法，长官奏裁。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将临试期，知举官先引问联保，与状佥同而定焉。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藉，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因缘挟私，禁之。

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乾德元年，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是年，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者殿五举，诸科初场十“不”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殿三举，第一至第三场九“不”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自是，别命儒臣于中书覆试，合格乃赐第。时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五年，礼部奏合格进士、诸科凡二十八人，上亲召对讲武殿，而未及引试也。明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济川，昉乡人也。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钱二十万以张宴会。昉等寻皆坐责。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八年，亲试进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试

与省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时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太宗即位，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藉，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锡宴开宝寺，帝自为诗二章赐之。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三年九月，廷试举人。故事，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间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五年，覆试进士。有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特授近藩掌书记。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帝出杂题二十，令各赋五篇，篇八句。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帝以是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

八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就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技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雍熙二年，廷试初唱名及第，第一等为节度推官。是年及端拱初，礼部试已，帝虑有遗才，取不中格者再试之，于是由再试得官者数百人。凡廷试，帝亲阅卷累日，宰相屡请宜归有司，始诏岁命官知举。

旧制，既锁院，给左藏钱十万资费用。端拱元年，诏改支尚书祠部，仍倍其数，罢御厨、仪鸾司供帐。知贡举宋白等定贡院故事：先期三日，进士具都榜引试，借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帘外置案，设银香炉，唱名给印试纸。及试中格，录进士之文奏御，诸科惟籍名而上；俟制下，先书姓名散报之，翌日，放傍唱名。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閤下告名。闻喜宴分为两日，宴进士，请丞郎、大两省；宴诸科，请省郎、小两省。缀行期集，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醵钱为游宴之资，谓之酺。皆团司主之。制下，而中书省同贡院关黄覆奏之，俟正敕下，关报南曹、都省、御史台，然后贡院写春关散给。 籍而入选谓之春关。

登科之人，例纳朱胶绫纸之直，赴吏部南曹试判三道，谓之关试。

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既廷试，帝谕多士曰："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诏刻《礼记·儒行篇》赐之。每科进士第一人，天子宠之以诗，后尝作箴赐陈尧叟，至是，并赐焉。先是，尝并学究、《尚书》、《周易》为一科，始更定本经日试义十道，《尚书》、《周易》各义五道，仍杂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六、经注四。凡《三礼》、《三传》、《通礼》每十道义分经注六道、疏义四道，以六通为合格。

自淳化末，停贡举五年。真宗即位，复试，而高句丽始贡一人。先是，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

咸平三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

旧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于是策名之士尤众，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乃诏有司，凡赐同出身者并令守选，循用常调，以示甄别。又定令：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复令封之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不合格者，须至覆场方落。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景德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诸州解试额多而中者少，则不必足额。

寻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

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旦拜阙下，仍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余如贡院旧制。

大中祥符五年，诏士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听赎罚。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者，编为条制。诸科三场内有十“不”、进士词理纰缪者各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得代日殿一选，京朝官降监场务，尝监当则与远地；有三人，则监试、考试官亦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冲替，京朝官远地监当；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皆停见任；举送守倅，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罚铜与免殿选监当，进士词理纰缪亦如之。后又诏：“试锁厅者，州长吏先校试合格，始听取解；至礼部不及格，停其官，而考试及举送者，皆重置罪。”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诏：“进士第一人，令金吾司给七人导从，听引两节。著为令。”

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其贡礼部而数诎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学，乃诏曰：“学犹殖也，不学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于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时晏殊言：“唐明经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取材识短长。今诸科专记诵，非取士之意，请终场试策一篇。”诏近臣议之，咸谓诸科非所习，议遂寝。旧制，锁厅试落辄停官，至是始诏免罪。

景祐初，诏曰：“向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景德中，尝限举人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公卷及后所试书体不同，并驳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实，即斥去，永不得赴举。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上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淑对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试策灭裂，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大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后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诰富弼言曰："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以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复如旧。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罢。"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其踵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

初，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又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知制诰王珪奏曰："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唐制，逮兴国中，贡举之路浸广，无有定数。比年官吏猥众，故近诏限四百人，以惩其弊。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冶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以著于令。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则无滞才之叹。荐举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且人少则有司易于检察，伪滥自不能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进。"于是下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

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

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

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部。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凡礼部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徽宗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学校。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得免试入学者，多当官子弟，而在学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贫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废科举也。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

弊。”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正奏名赐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梁师成者，于大观三年尝中甲科。自设科以来，南宫试者，无逾此年之盛。然杂流阉宦，俱玷选举，而祖宗之良法荡然矣。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及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凡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大较犹可取也。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者，又不胜纪矣。

志第一百九 选举二（科目下 举遗逸附）

高宗建炎初，驻跸扬州，时方用武，念士人不能至行在，下诏："诸道提刑司选官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人就试于留守司，命御史一人董之。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二年，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诗赋，至是始复，遂除《政和令》命官私相传习诗赋之禁。又诏："下第进士，年四十以上六举经御试、八举经省试，五十以上四举经御试、五举经省试者，河北、河东、陕西特各减一举；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一举年五十五已上者；诸道转运司、开封府悉以名闻，许直赴廷试。"

是秋，四方士集行在，帝亲策于集英殿，第为五等，赐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同出身。第一人为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左宣义郎，第四、第五人左儒林郎。第一甲第六名以下并左文林郎，第二甲并左从事郎，第三甲以下并左迪功郎。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第三人赐同进士出身，余赐同学究出身。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入五等者，亦与调官。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以龙飞特恩，即家赐第。故事，廷试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

三年，诏："过省进士赴御试不及者，令漕臣据元举送状申省，给敕赐同进士出身。其计举者，赐下州文学，并释褐焉。"左司谏唐煇言："旧制，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视，故能至公厌人心。今诸道类试，专委宪臣，奸弊滋生，才否贸乱，士论嚣然，甚不称更制设科之意，请并还礼部。"遂罢诸道类试。四年，复川、陕试如故。

绍兴元年，当祀明堂，复诏诸道类试，择宪、漕或帅守中文学之人总其事，使精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会侯延庆言："兵兴，太学既罢，诸生解散，行在职事及厘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往往乡贡隔绝，请立应举法，以国子监进士为名。"令转运司附试。又诏："京畿、京东西、河北、陕西、淮南士人转徙东南者，令于寓户州军附试，别号取放。"

时诸道贡籍多毁于兵，乃诏转运司令举人具元符以后得解、升贡、户贯、三代、治经，置籍于礼部，以稽考焉。应该恩免解举人，值兵毁失公据者，召京官二员委保，所在州军给据，仍申部注籍。侍御史曾统请取士止用词赋，未须兼经，高宗亦以古今治乱多载于史，经义登科者类不通史，将从其议。左仆射吕颐浩曰："经义、词赋均以言取人，宜如旧。"遂止。

二年，廷试，手诏谕考官，当崇直言，抑谀佞。得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吕颐浩言景夏词胜九成，请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进，便须别其忠佞，九成所对，无所畏避，宜擢首选。"九成以类试、廷策俱第一，命特进一官。时进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岂以朕名妨人进取邪？"令寘本等。又命应及第人各进一秩。旧制，潜藩州郡举人，必曾请举两到省已上乃得试。帝尝封蜀国公，是年，蜀州举人以帝登极恩，径赴类省试，自是为例。

五年，初试进士于南省，戒饬有司："商搉去取，毋以絺绘章句为工，当以渊源学问为尚。事关教化、有益治体者，毋以切直为嫌。言无根柢、肆为蔓衍者，不在采录。""举人程文，许通用古今诸儒之说，及出己意，文理优长为合格。"三月，御试奏名，汪应辰第一。初，考官以有官人黄中第一，帝访诸沈应求，应求以沈遘与冯京故事对，乃更擢应辰为魁，遂为定制。

旧制。御试初考既分等第，印封送覆考定之，详定所或从初，或从覆，不许别自立等。嘉祐中废。至是，知制诰孙近奏："若遵旧制，则高下升黜，尽出详定官，初、覆考为虚设。请自今初、覆考皆未当，始许奏禀别置等第。"谏议大夫赵霈请用《崇宁令》，凡隔二等、累及五人许行奏禀，从之。是年，川、陕进士止试宣抚司，特奏名则置院差官，试时务策一道，礼部具取放分数、推恩等第颁示之。

旧法，随侍见任守倅等官，在本贯二千里外，曰满里子弟。试官内外有服亲及婚姻家，曰"避亲"。馆于见任门下，曰"门客"。是三等许牒试，否则不预。间有背本宗而窜他谱，飞赋而移试他道者，议者病之。六年，诏牒试应避者，令本司长官、州守倅、县令委保，诡冒者连坐。

七年，命行在职事、厘务官并宗子应举、取应及有官人，并于行在赴国子监试，始命各差词赋、经义考官。八年，以平江府四经巡幸，其得解举人援临安、建康驻跸例，各免文解一次。时闻徽宗崩，未及大祥，礼部言：故事，因谅闇罢殿试，则省试第一人为榜首，补两使职

官。帝特命为左承事郎，自此率以为常。九年，以陕西举人久蹈北境，理宜优异，非四川比，令礼部别号取放。川、陕分类试额自此始。是岁，以科试、明堂同在嗣岁，省司财计艰于办给，又患初仕待阙率四五年，若使进士、荫人同时差注，俱为不便，增展一年，则合旧制。十年，遂诏诸州依条发解，十二年正月省试，三月御试，后皆准此。

十三年，国子司业高闶言："取士当先经术。请参合三场，以本经、《语》、《孟》义各一道为首，诗赋各一首次之，子史论一道、时务策一道又次之，庶几如古试法。又《春秋》义当于正经出题。"并从之。初立同文馆试，凡居行在去本贯及千里已上者，许附试于国子监。十五年，凡特奏名赐同学究出身者，旧京府助教今改将仕郎。是岁，始定依汴京旧制，正奏及特恩分两日唱名。十七年，申禁程文全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颂及佛书全句者。

十八年，以浙漕举人有势家行赂、假手滥名者，谕有司立赏格，听人捕告。十九年，诏："自今乡贡，前一岁，州军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以次年春县上之州，州下之学，核实引保，赴乡饮酒，然后送试院。及期投状射保者勿受。"自神宗朝程颢、程颐以道学倡于洛，四方师之，中兴盛于东南，科举之文稍用颐说。谏官陈公辅上疏诋颐学，乞加禁绝；秦桧入相，甚至指颐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饬攸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请选汰用程说者：并从之。二十一年，御试得正奏名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中兴以来，得人始盛。

二十二年，以士习《周礼》、《礼记》，较他经十无一二，恐其学浸废，遂命州郡招延明于《二礼》者，俾立讲说以表学校，及令考官优加诱进。旧诸州皆以八月选日试举人，有趁数州取解者。二十四年，始定试期并用中秋日，四川则用季春，而仲秋类省。初，秦桧专国，其子熺廷试第一，桧阳引降第二名。是岁，桧孙埙举进士，省试、廷对皆首选，姻党曹冠等皆居高甲，后降埙第三。二十五年，桧死，帝惩其弊，遂命贡院遵故事，凡合格举人有有权要亲族，并令覆试。仍夺埙出身，改冠等七人阶官并带"右"字，余悉驳放。程、王之学，数年以来，宰相执论不一，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至是，诏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矣。

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帝尝曰："向为士不读史，遂用诗赋。今则不读经，不出数年，经学废矣。"二十七年，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减一道，如治《二礼》文义优长，许侵用诸经分数。时号为四科。

旧蜀士赴廷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帝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例置下列，至是，遂谕都省宽展试期以待之。及唱名，阎安中第二，梁介第三，皆蜀士也，帝大悦。二十九年，孙道夫在经筵，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请尽令赴礼部。帝曰："后举但当遣御史监之。"道夫持益坚，事下国子监，祭酒杨椿曰："蜀去行在万里，可使士子涉三峡、冒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监试得人足矣。"遂诏监司，守亻卒宾客力可行者赴省，余不在遣中。是岁，四川类省试始从朝廷差官。

初，类试第一人恩数优厚，视殿试第三人，赐进士及第；后以何耕对策忤秦桧，乃改礼部类试蜀士第一等人，并赐进士出身，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惟遇不亲策，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焉。是年诏："四川等处进士，路远归乡试不及者，特就运司附试一次，仍别行考校，取旨立额。"

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又其甚者，论既并场，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人。士守传注，史学尽废，此后进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于是士始有定向，而得专所习矣。既而建议者以为两科既分，解额未定，宜以国学及诸州解额三分为率，二取经义，一取诗赋。若省试，则以累举过省中数立为定额而分之。诏下其议，然竟不果行。

孝宗初，诏川、广进士之在行都者，令附试两浙转运司。隆兴元年，御试第一人承事郎、签书诸州节度判官，第二第三人文林郎、两使职官，第四第五人从事郎、初等职官，第六人至第四甲并迪功郎、诸州司户簿尉，第五甲守选。乾道元年，诏四川特奏名第一等第一名赐同学究出身，第二名至本等末补将仕郎，第二等至第四等赐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二年，御试，始推登极恩，第一名宣义郎，第二名与第一名恩例，第三名承事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并文林郎，第二甲赐进士及第并从事郎，第三、第四甲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特奏名第一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第三名赐同进士出身。

四年，裁定牒试法：文武臣添差官除亲子孙外并罢，其行在职事官除监察御史以上，余并不许牒试。六年，诏诸道试官皆隔一郡选差，后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防私弊也。

帝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命讨论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

试，唱第后二日，御殿，引按文士詹骙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艺。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进士具襕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给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厉自献，多命中焉。天子甚悦。凡三箭中帖为上等，正奏第一人转一官，与通判，余循一资；二箭中为中等，减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垛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余升名次而已。特奏名五等人射艺合格与文学，不中者亦赐帛。

四年，罢同文馆试。又命省试帘外官同姓异姓亲若门客，亦依帘内官避亲法，牒送别院。五年，以阶、成、西和、凤州正奏名比附特奏名五路人例，特升一甲。六年，诏特奏名自今三名取一，寘第四等以前，余并入第五等，其末等纳敕者止许一次，潜藩及五路旧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后又许纳敕三次，为定制焉。

十一年，进士廷试不许见烛，其纳卷最后者降黜之。旧制，廷试至暮许赐烛，然殿深易暗，日昃已烛出矣。凡赐烛，正奏名降一甲，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第五等与摄助教。凡试艺于省闱及国子监、两浙转运司者，皆禁烛，其他郡国，率达旦乃出。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十四年，御试正奏名王容第一。时帝策士，不尽由有司，是举容本第三，亲擢为榜首。翰林学士洪迈言："《贡举令》：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今经义、论、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体格，以返浑淳。"

时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经之为教已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一旦岂能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诗》、《书》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义各

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各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矣。”其议虽未上，而天下诵之。

光宗初，以省试春浅，天尚寒，遂展至二月朔卜曰，殿试于四月上旬。绍熙元年，仍按射，不合格者罢赐帛。旧命官锁厅及避亲举人同试。三年，始令分场，以革假人试艺者，于是四蜀皆然。

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袭秦桧余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和之，上章论列。刘德秀在省闱，奏请毁除语录。既而知贡举吏部尚书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令太学及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四年，以经义多用套类，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务实学。遂命有司：六经出题，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以杜挟册雠伪之计。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寘首选。三曰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惟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命自今诗赋纯正者寘之前例，《春秋》唯卓异者寘高等，余当杂定，策题则必明白指问。四年，诏：“自今碍格、不碍格人试于漕司者，分院异题，永为定制。”

开禧元年，诏：“礼部考试，以三场俱优为上，二场优次之，一场优又次之，俱劣为下。毋以片言只字取人。编排既定，从知举审定高下，永为通考之法。”二年，以举人奸弊滋多，命诸道漕司、州府、军监，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类申礼部。候省试中，牒发御史台，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关御药院内侍照应，廷试字画不同者，别榜驳放。

旧制，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緦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

考官，亦不避。嘉定元年，始因议臣有请，命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命国子牒试，禁假托宗枝、迁就服属，犯者必寘于罚。十五年，秘书郎何淡言："有司出题，强裂句读，专务断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望令革去旧习，使士子考注疏而辨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从之。

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臆说，互相背驰，或发策用事讹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适从，才者或反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而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迨宝庆二年，左谏议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谓："试院监大门、中门官，乃一院襟喉切要，乞差有风力者。入试日，一切不许传递。门禁既严，则数弊自清。士人暮夜纳卷，易于散失。宜令封弥官躬亲封鐍卷匮，士人亲书幕历投匮中。俟举人尽出院，然后启封，分类抄上，即付誊录所。明旦，申逐场名数于御史台检核。其撰号法，上一字许同，下二字各异，以杜讹易之弊。誊录人选择书手充，不许代名，具姓名字样，申院覆写检实。传义置窠之人，委临安府严捕。其考官容情任意者，许台谏风闻弹奏，重寘典宪。及出官钱，立赏格，许告捉怀挟、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帝悉从之，且命精择考官，毋仍旧习。旧制，凡即位一降科诏，及大比之岁，二月一日一降诏，许发解，然后礼部遍牒诸路及四川州军。至是，以四川锁院改用二月二十一日，与降诏日相逼，遂改用正月十五日奏裁降诏。

绍定元年，有言举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弊有二：一则考官受赂，或授暗记，或与全篇，一家分传誊写；一则老儒卖文场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考官不暇参稽。于是命礼部戒饬，前申号三日，监试会聚考官，将合取卷参验互考，稍涉雷同，即与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觉察，则考官、监试一例黜退。初，省试奉敕差知贡举一员，同知二员，内差台谏官一员；参详官若干员，内差监察御史一员。俾会聚考校，微寓弹压纠察之意。韩侂胄用事，将钤制士人，遂于三知举外，别差同知一员，以谏官为之，专董试事，不复干预考校，参详官亦不差察官。于是约束峻切，气焰薰灼。嘉泰间，更名监试，其失愈甚，制造簿历，严立程限。至是，复旧制，三知举内差一台谏，十参详内差一御史，仍戒饬试官，精加考校，如日力不给，即展期限。

二年，臣僚言考官之弊：词赋命题不明，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不分房别考，致士子多悖经旨。遂饬考官明示词赋题意，各房分经考校。

凡廷试，唯蜀士到杭最迟，每展日以待。会有言：“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自是，定以四月上旬廷试，更不移展。三年，臣僚请：“学校、场屋，并禁断章截句，破坏义理，及《春秋经》越年牵合。其程文，本古注、用先儒说者取之，穿凿撰说者黜落。”

四年，臣僚甚言科场之弊，乞戒饬漕臣严选考官。地多经学，则博选通经者；地多赋学，则广致能赋者。主文必兼经赋，乃可充其职。监试或倅贰不胜任，必别择人。仍令有司量展揭封之期，庶考校详悉，不致失士。于是命遍谕国子监及诸郡，恪意推行约束，违戾者弹劾治罪。初，四川类试，其事虽隶制司，而监试、考官共十员，唯大院别院监试、主文各一员从朝命，余听制司选差。自安丙差四员之外，权委成都帅守临期从近取具。是岁，始仍旧朝命四员，余从制司分选。

时场屋士子日盛，卷轴如山。有司不能遍睹，迫于日限，去取不能皆当。盖士人既以本名纳卷，或别为名，或易以字，一人而纳二三卷。不禁挟书，又许见烛，闽、浙诸郡又间日引试，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于是经义可作二三道，诗赋可成五六篇。举人文章不精，考官困于披阅。幸皆中选，乃以兄弟承之，或转售同族，奸诈百端，真伪莫辨。乃命诸郡关防，于投卷之初，责乡邻核实，严治虚伪之罪、纵容之罚，其弊稍息。

命官锁厅及避亲举人，自绍熙分场各试，寒士惮之。缘避亲人七人取一，其额太窄，咸以为窘；而朝士之被差为大院考官者，恐多妨其亲，亦不愿差。寒士于乡举千百取一之中，得预秋荐，以数千里之远，辛勤赴省；而省闱差官，乃当相避。遂有隐身匿名不认亲戚以求免者，愤懑忧沮狼狈旅邸者，彼此交怨，相视为仇。至是，言者谓：“除大院收试外，以漕举及待补国子生到省者，与避亲人同试于别院，亦将不下数百。人数既多，其额自宽，寒士可不怨其亲戚，朝士可不惮于被差。”从之。既而以诸路转运司牒试，多营求伪冒之弊，遂罢之。其实有妨嫌者收试，每百人终场取一人，于各路州军解额窄者量与均添，庶士子各安乡里，无复诈竞。于是临安、绍兴、温、台、福、婺、庆元、处、池、袁、潮、兴化及四川诸州府，共增解额一百七十名。未几，又命止许牒满里亲子孙及门客，召见任官二员委保，与有官碍格人各处收试，五十人取放一人。合牒亲子孙别项隔截收试，不及五十人亦取一人。凡涉诈冒，并坐牒官、保官。

初，唐、邓二州尝陷于金，金灭，复得其地，命仍旧类试于襄阳，但别号考校，以优新附士子。旧制，光州解额七名，渡江后为极边，士

子稀少，权赴试邻州，淳熙间，本州自置科场，权放三名。至是，已五六十年，举人十倍于前，遂命复还旧额。

端平元年，以牒试已罢，解额既增，命增额州郡措置关防，每人止纳一卷，及开贡院添差考官。时有言：门客及随侍亲子孙五十人取一，临安府学三年类申人漕试七十取一，又令别试院分项异处收试，已为烦碎；兼两项士人习赋习《书》之外，习他经者差少，难于取放。遂命将两项混同收试考校，均作六十取一；京学见行食职事生员二百二十四名，别项发号考校，不限经赋，取放一名。

侍御史李鸣复等条列建言，谓："台谏充知举、参详，既留心考校，不能检柅奸弊，欲乞仍旧差台谏为监试。怀挟之禁不严，皆为具文，欲乞悬赏募人告捉，精选强敏巡按官及八厢等人，谨切巡逻，有犯，则镌黜官员。考校不精，多缘点检官不时供卷，及开院日迫，试卷沓至，知举仓卒不及，遂致遗才，欲乞试院随房置历程督，点检官书所供卷数，逐日押历考校。试卷不遵旧式，务从简便，点检、参详穿联为一，欲乞必如旧制，三场试卷分送三点检、三参详、三知举，庶得详审。试官互考经赋，未必精熟，欲乞前期约度试卷，经、赋凡若干，则各差试官若干，不至偏重。"并从之。

嘉熙元年，罢诸牒试，应郎官以上监司、守倅之门客及姑姨同宗之子弟，与游士之不便于归乡就试者，并混同试于转运司，各从所寓县给据，径赴司纳卷，一如乡举之法。家状各书本贯，不问其所从来，而定其名"寓试"，以四十名为额，就试如满五十人，则临时取旨增放。又罢诸路转运司及诸州军府所取待补国子生，自明年并许赴国子监混试。以士子数多，命于礼部及临安转运司两试院外，绍兴、安吉各置一院，从朝廷差官前诣，同日引试，分各路士人就试焉。同在京，不许见烛。是年，已失京西诸州军，士多徙寓江陵、鄂州，命京湖制置司于江陵别立贡院，取德安府、荆门军、归峡复三州及随、郢、均、房等京西七郡士人，别差官混试，用十二郡元额混取以优之。

牒试既罢，又复冒求国子，士大夫为子弟计者，辄牒外方他族，利为场屋相资，或公然受价以鬻。命遍谕百官司知杂司等：如已准朝廷辨验，批书印纸，批下国子监收试，即报赴试人躬赴监。一姓结为一保，每保不过十人，责立罪罚，当官书押，递相委保，各给告示，方许投纳试卷。冒牒官降官罢任，或一时失于参照，误牒他族，计自陈悔牒一次。冒牒中选之人，限主保官、举人一月自首，举人驳放，主保官免罪；出限不首者，仍照前条罪之。凡类试卷，封弥作弊不一。至是，命

前期于两浙转运司、临安府选见役吏胥共三十人，差近上一名部辖入院，十名专管诗赋，余分管诸经。各随所管号，于引试之夕，分寻试卷，各置簿封弥，不许混乱；却别差一吏将号置历，发过誊录所书写。其簿、历，封弥官收掌，不经吏手，不许誊录人干预，以革其弊。

二年，省试下第及游学人，并就临安府给据，赴两浙转运司混试待补太学生。臣僚言："国子牒试之弊，冒滥滋甚。在朝之士，有强认疏远之亲为近属者，有各私亲故换易而互牒者，有为权势所轧、人情所牵应命而泛及者，有自揆子弟非才、牒同姓之隽茂利其假手者，有文艺素乏、执格法以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者。今后令牒官各从本职长官具朝典状保明，先期取本官知委状，仍立赏格，许人指实陈首。冒牒之官，按劾镌秩；受牒之人，驳放殿举；保官亦与连坐。专令御史台觉察，都省勘会。类申门客、满里子孙仍前漕试，六十人取一，较之他处虽甚优，而取无定额，士有疑心，就试者少。宜令额宽而试者众，涂一而取之精。"遂依前例放行寓试，以四十名为定额，仍前待补；其类申门客、满里子孙及附试并罢。

淳祐元年，臣僚言："既复诸路漕试，合国子试、两项科举及免举人，不下千数。宜复拨漕举、胄举同避亲人并就别院引试，使大院无卷冗之患，小院无额窄之弊。"从之。时淮南诸州郡岁有兵祸，士子不得以时赴乡试，且漕司分差试官，路梗不可径达。三年，命淮东州郡附镇江府秋试，淮西州郡附建康试，蕲黄光三州、安庆府附江州试。三试所各增差试官二员，别项考校，照各州元额取放。是岁，两浙转运司寓试终场满五千人，特命增放二名，后虽多不增，如不及五千人，止依元额。别院之试，大率士子与试官实有亲嫌者，绍定间，以漕试、胄试无亲可避者亦许试，或谓时相徇于势要子弟故也；端平初，拨归大院，寒隽便之；淳祐元年，又复赴别院，是使不应避亲之人抑而就此，使天下士子无故析而为二，殊失别试之初意。至是，依端平厘正之，复归大院。

九年，以臣僚言："士子又有免解伪冒入试者，或父兄没而窃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于是令自本贯保明给据，类其姓名先申礼部，各州揭以示众，犯者许告捉，依鬻举法治罪。十二年，广南西路言："所部二十五郡，科选于春官者仅一二，盖山林质朴，不能与中土士子同工，请授两淮、荆襄例别考。"朝廷从其请。自是，广南分东、西两路。

宝祐二年，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士风日薄，文场多弊。乞将发解士人初请举者，从所司给帖赴省，别给一历，如命官印纸之法，批书发解

之年及本名年贯、保官姓名，执赴礼部，又批赴省之年，长贰印署。赴监试者同。如将来免解、免省，到殿批书亦如之。如无历则不收试。候出官日赴吏部缴纳，换给印纸。应合免解、免省人，亦从先发解处照此给历。如省、殿中选，将元历发下御史台考察，以凭注阙给告。士子得历，可为据证；有司因历，可加稽验。日前伪冒之人，可不却而自遁。”遂自明年始行之。

乡贡、监补、省试皆有复试，然铨择犹未精，其间滥名充贡者，不可欺同举之人，冒选桥门者，不逃于本斋之职事。遂命今后本州审察，必责同举之联保，监学帘引，必责长谕之证实，并使结罪，方与放行。中书复试，凡涉再引，非系杂犯，并先劄报各处漕司，每遇诏举，必加稽验。凡复试，令宰执出题，不许都司干预，仍日轮台谏一员，帘外监试。四年，命在朝之臣，除宰执、侍从、台谏外，自卿监、郎官以下至厘务官，各具三代宗支图三本，结立罪状，申尚书省、御史台及礼部，所属各置簿籍，存留照应。遇属子孙登科、发解、入学、奏补事故，并具申入凿。后由外任登朝，亦于供职日后，具图籍记如上法。遇胄试之年，照朝廷限员，于内牒能应举人就试，以革胄牒冒滥之弊。

景定二年，胄子牒试员：宰执牒缌麻以上亲增作四十人，侍从、台谏、给事中、舍人小功以上亲增作二十七人，卿监、郎官、秘书省官、四总领小功以上亲增作二十人，寺监丞簿、学官、二令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五人，六院、四辖、省部门、史馆校勘、检阅大功以上亲增作十人，临安府通判牒大功以上亲增作八人，余应牒亲子孙者，一仍旧制。

度宗初，以雷同假手之弊，多由于州郡试院继烛达旦，或至次日辰、巳犹未出院，其所以间日者，不惟止可以惠不能文之人，适足以害能文之士，遂一遵旧制，连试三日。时诸州郡以乡贡终场人众而元额少，自咸淳九年为始，视终场人多寡，每二百人取放一名。以士子数多，增参详官二员，点检试卷官六员。又以臣僚条上科场之弊，以大院别院参详官、点检试卷官兼考雷同，又监试兼专一详定雷同试卷，不预考校。遂罢帘外点检雷同官，国子监解试雷同官亦罢。

先是，州郡乡贡未有复试。会言者谓冒滥之弊，惟在乡贡，遂命漕臣及帅守于解试揭晓之前，点差有出身倅贰或幕官专充复试。尽一日命题考校，解名多者，斟酌分日。但能行文不缪、说理优通、觉非假手即取，非才不通就与驳放。如将来省复不通，罪及元复试漕守之臣及考校官。十年，省试，命大院、别院监试官于坐图未定之先，亲监分布坐次，严禁书铺等人，不许纵容士子抛离座案，过越廊分，为传义假手之

地。时成都已归附我朝，殿试拟五月五日，以蜀士至者绝少，展至末旬。又因复试特奏名至部犹少，展作六月七日。近臣以隆暑为请，复命立秋后择日。七月八日，度宗崩，竟不毕试。嗣君即位，下礼部讨论，援引皆未当，既不可谓之亮阴，又不可不赴廷对，乃仿召试馆职之制而行之。

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后置局于礼部贡院，特旨赐餐钱，唱第之三日赴焉。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朝谢后拜黄甲，其仪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所以侈宠灵，重年好，明长少也。

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惟召试馆职及后来博学宏词，而得忠鲠文学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太祖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三千言，词理俱优则中选。乾德初，以郡县亡应令者，虑有司举贤之道或未至也，乃诏许士子诣阙自荐。四年，有司仅举直言极谏一人，堪为师法一人，召陶谷等发策，帝亲御殿临视之，给砚席坐于殿之西隅。及对策，词理疏阔，不应所问，赐酒馔宴劳而遣之。

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材干、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具送阙下，如无人塞诏，亦以实闻。九年，诸道举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于礼部试其业，一无可采。而濮州以孝悌荐名者三百七十人，帝骇其多，召对讲武殿，率不如诏。犹自陈素习武事，复试以骑射，辄颠陨失次。帝绐曰："是宜隶兵籍。"皆号呼乞免，乃悉罢去。诏劾本部滥举之罪。

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于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是年，策秘书丞查道等七人，皆入第四等。景德二年，增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诏中书门下试察其才，具名闻奏，将临轩亲策之。自是应令者浸广，而得中高等亦少。

太宗以来，凡特旨召试者，于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颂、策、制诰，或三篇，或一篇，中格则授以馆职。景德后，惟将命为知制诰者，乃试制诰三道。 每道百五十字。

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盖特恩也。时言者以为："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登封，无阙政也，安取此？"乃罢其科，惟吏部设宏词、拔萃、平判等科如旧制。

仁宗初，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不设，意者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于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置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其法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

治平三年，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先是，英宗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何也？"欧阳脩曰："近年进贤路狭，往时入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是高科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即召试，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试，是荐举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帝纳之，故有是命。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试，宰臣以人多难之。帝曰："既委公等举之，苟贤，岂患多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余须后时。"神宗以进士试策，与制科无异，遂诏罢之。试馆职则罢诗、赋，更以策、论。

元祐二年，复制科。凡廷试前一年，举奏官具所举者策、论五十首奏上，而次年试论六首，御试策一道，召试、除官、推恩略如旧制。右正言刘安世建言："祖宗之待馆职也，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廪，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也。近岁其选浸轻，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获贴职，多开幸门，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诏执政，详求文学行谊，审其果可长育，然后召试，非试毋得辄命，庶名器重而贤能进。"三年，乃诏："大臣奏举馆职，并如旧召试、除授，惟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安世复奏曰："祖宗时入馆，鲜不由试。惟其望实素著，治状显白，或累持使节，或移镇大藩，欲示优恩，方令贴职。今既过听臣言，追复旧制，又谓'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则是人材高下，资历深浅，但非奏举，皆可直除，名为更张，弊源尚在。愿仿故事，资序及转运使，方可以特命除授，庶塞侥幸，以重馆职之选。"

绍圣初，哲宗谓："制科试策，对时政得失，进士策亦可言。"因诏罢制科。既而三省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且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遂改置宏词科，岁许进士及第者诣礼部请试，如见守官则受代乃请，率以春试上舍生附试，不自立院也。试章表、露布、檄书用骈俪体，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体或骈俪，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凡试二日四题，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则上之三省复试之，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词艺超异者，奏取旨命官。大观四年诏："宏词科格法未详，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政和增为五人。不试檄书，增制诰，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中格则授馆职。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宣和罢试上舍，乃随进士试于礼部。

绍兴元年，初复馆职试，凡预召者，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天子亲览焉。然是时校书多不试，而正字或试或否。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内出题，学士两省官考校，御史监之，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者，天子亲策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者与簿尉差遣，已仕者则进官与升擢。七年，以太阳有异。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是冬，吕祉举选人胡铨，汪藻举布衣刘度，即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自是诏书数下，未有应者。

孝宗乾道二年，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真宗增至六科，仁宗时并许布衣应诏，于是名贤出焉。请参稽前制，间岁下诏，权于正文出题，不得用僻书注疏，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遂诏礼部集馆职、学官杂议，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遂如国初之制，止令监司、守臣解送。

七年，诏举制科以六论，增至五通为合格，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试院言："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有仅及二通者。"帝命赐束帛罢之，举官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命题多暗僻，失求言之意，臣僚请遵天圣、元祐故事，以经题为第一篇，然后杂出《九经》、《语》、《孟》内注疏或子史正文，以见尊经之意。从之。初，制科取

士必以三年，十一年，诏：“自今有合召试者，举官即以名闻。”明年春，李巘言：“贤良之举，本求谠言以裨阙政，未闻责以记诵之学，使才行学识如晁、董之伦，虽注疏未能尽记，于治道何损？”帝以为然，乃复罢注疏。

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通，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犯赃人外，公卿子弟之秀者皆得试。先投所业三卷，学士院考之，拔其尤者召试，定为三等。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同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

理宗嘉熙三年，臣僚奏：“词科实代王言，久不取人，日就废弛。盖试之太严，故习之者少。今欲除博学宏词科从旧三岁一试外，更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贵记问。命题止分两场，引试须有出身人就礼部投状，献所业，如试教官例。每一岁附铨闱引试，惟取合格，不必拘额，中选者与堂除教授，已系教官资序及京官不愿就教授者，京官减磨勘，选人循一资。他时北门、西掖、南宫舍人之任，则择文墨超卓者用之。其科目，则去‘宏博’二字，止称词学科。”从之。淳祐初，罢。景定二年，复嘉熙之制。

初，内外学官多朝廷特注，后稍令国子监取其旧试艺等格优者用之。熙宁八年，始立教授试法，即舍人院召试大义五道。元丰七年，令诸州无教官，则长吏选在任官上其名，而监学审其可者使兼之。元祐中，罢试法，已而论荐益众，乃诏须命举乃得奏。绍圣初，三省立格，中制科及进士甲第、礼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监广文馆第一人、从太学上舍得第，皆不待试，余召试两经大义各一道，合格则授教官。元符中，增试三经。政和二年，臣僚言：“元丰召试学官六十人，而所取四人，皆知名之士，故学者厌服。近试率三人取一，今欲十人始取一人，以重其选。”从之。自是或如旧法，中书选注。又尝员外添置八行应格人为大藩教官，不以莅职，随废。或用元丰试法，更革无常。

高宗初年，复教官试。绍兴中，议者谓：“欲为人师，而自献以求进，非礼也。”乃罢试而自朝廷选差。已而又复之，凡有出身者许应，先具经义、诗、赋各三首赴礼部，乃下省闱，分两场试之。初任为诸州教官，由是为两学之选。十五年，从国子监丞文浩所言，于《六经》中取二经，各出两题，毋拘义式，以贯穿该赡为合格。其后，四川制置司遇

类省试年，亦仿礼部附试，自嘉泰元年始。

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真宗景德二年，抚州晏殊、大名府姜盖始以童子召试诗赋，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寻复召殊试赋、论，帝嘉其敏赡，授秘书正字。后或罢或复。自仁宗即位，至大观末，赐出身者仅二十人。

建炎二年，明旧制，亲试童子，召见朱虎臣，授官赐金带以宠之。后至者或诵经、史、子、集，或诵御制诗文，或诵兵书、习步射，其命官、免举，皆临期取旨，无常格。淳熙中，王克勤始以程文求试。内殿引见，孝宗嘉其警敏，补从事郎，令秘阁读书。会礼部言："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今郡国举贡，问其所能，不过记诵，宜稍艰其选。"八年，始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与推恩；诵书外能通一经，为中等，免文解两次；止能诵《六经》、《语》、《孟》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试不合格者，与赐帛。宁宗嘉定十四年，命岁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阙下。先试于国子监，而中书复试之，为永制焉。理宗后罢此科，须卓绝能文者，许诸郡荐举。

科目既设，犹虑不能尽致天下之才，或韬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罗，而公卿得以荐言。若治平之黄君俞，熙宁之王安国，元丰则程颐，元祐则陈师道，元符则徐积，皆卓然较著者也。熙宁三年，诸路搜访行义为乡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则馆之太学，而刘蒙以下二十二人试舍人院，赐官有差，亦足以见幽隐必达，治世之盛也。其后，应诏者多失实，而朝廷亦厌薄之。

高宗垂意遗逸，首召布衣谯定，而尹焞以处士入讲筵。其后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节，张志行之高尚，刘勉之、胡宪之力学，则赐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赐处士号以宠之。所以振清节，厉颓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苏云卿之晦迹，世尤称焉。宁宗庆元间，蔡元定以高明之资，讲明一代正学，以尤袤、杨万里之荐召之，固以疾辞，竟以伪学贬死，众咸惜之。理、度以后，国势日迫，贤者肥遁，迄无闻焉。

志第一百十 选举三（学校试 律学等试附）

凡学皆隶国子监。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初无定员，后以二百人为额。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及三舍法行，则太学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试补外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正，次博士，后考于长贰。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复试，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凡公试，初场经义，次场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以俟殿试；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等，以俟省试。

元祐间，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律学生无定员，他杂学废置无常。崇宁建辟雍于郊，以处贡士，而三舍考选法乃遍天下。于是由州郡贡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学，而学校之制益详。凡国子以奏荫恩广，故学校不预考选，其得入官赐出身者，多由铨试。

初，国子监因周旧制，颇增学舍，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阙。”诏从之。

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

仁宗时，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即位初，赐兖州学田，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庆历四年，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吾豪隽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斁学养成之法，使与不肖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学者自以为患。夫遇人以簿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

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投状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

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乃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会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每十人与解三人。凡入学授业，月旦即亲书到历。如遇私故或疾告、归宁，皆给假，违程及期月不来参者，去其籍。后谏官余靖极言非便，遂罢听读日限。

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差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不中式者仍听读，若三试不中，则出之。未几，学废。

时太学之法宽简，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贤士，使专教导规矩之事。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皇祐末，召瑗为国子监直讲，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信服，谤议蜂起，瑗强力不倦，卒以有立。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雅乐歌诗，乙夜乃散。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有司请下湖学，取其法以教太学。

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差次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

太学生员，庆历尝置内舍生二百人。熙宁初，又增百人，寻诏通额为九百人。四年，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掌事者直庐始仅足用。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令中书遴选，或主判官奏举。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初置小学教授。帝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预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升上舍：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上舍分三等。学正增为五人，学

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初，以国子名监，而实未尝教养国子。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

哲宗时，初置在京小学，曰："就傅"、"初筮"，凡两斋。复取太学额百人还开封府。先是，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又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礼部按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乃投牒求试。元祐七年，遂依仿其法，立广文馆生。惟开封府元解百人许自试，其尝取诸科二百、国子额四十者，皆以为本馆解额。遇贡举年试补馆生，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凡试者十人取一，开封考取亦如之。绍兴元年，罢广文馆，其额悉复还之开封府、国子监。

元祐新令，罢推恩之制。绍圣初，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岁月稽其行实，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经礼部试，特命以官。责备而持久，故其得也难，诱掖激劝，莫善于此。宜复元丰法，以广乐育之德。"又请三学补外舍生，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于是诏："太学生悉用元丰制推恩，上等即注官者，岁毋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举五人而止；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其元祐法勿用。诸三舍升补等法，悉推行旧制。"

三年，三省言："元祐试补太学生不严，苟务多取，后试者无阙可拨，宜遵元丰初制，虽在籍生亦重试。"乃诏在籍生再试，许取三分，创求补者半之；惟上舍生及是年充贡员内舍、外舍先自元丰补入者免再试，余非再试而中者皆降舍。蔡京上所修《内外学制》，始颁诸天下。

元符元年，诏许命官补国子生，毋过四十人。凡太学试，令优取《二礼》，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复置《春秋》博士。二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为外舍生。诸路选监司一员提举学校，守贰董干其事。遇补试上、内舍生，选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选，须弥封、誊录。三年，太学试补外舍改用四季，学官自考，不誊录，仍添试论一场。

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至则附试，别立号。

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开封府留五十五额，解士人之不入学者，余尽均给诸州，以为贡额。外官子弟亲戚，许入学一年，给牒至太学，用国子生额解试。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

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蔡京又奏：“古者国内外皆有学，周成均盖在邦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外。臣亲承圣诏，天下皆兴学贡士，即国南郊建外学以受之，俟其行艺中率，然后升诸太学。凡此圣意，悉与古合。今上其所当行者：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今贡士盛集，欲增太学上舍至三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学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一斋可容三十人。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学见制。国子祭酒总治学事，外学官属，司业、丞各一人，稍减太学博士、正、录员归外学，仍增博士为十员，正、录为五员，学生充学谕者十人，直学二人。”三舍生皆由升贡，遂罢国子监补试。

又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立考选法，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需次者，悉许入内、外学。任子不系州士，随所寓入学，仍别斋居处，别号试考。曾升补三舍生，后从献助得官，其入学视任子法。凡任子，不问文武，须隶学满一年，始得求试。乃诏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并罢。自是，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五年，著令：

凡县学生隶学已及三月，不犯上二等罚，听次年试补州学外舍，是名“岁升”。开封祥符生员，即辟雍别为斋，教养、升进如县学法。愿入邻县学者听。惟赤县校试，主以博士。每岁正月，州以公试上舍及岁升员，一院锁宿，分为三试。其公试，上舍率十取其六为中格；中格已，以其名第自上而下参考察之籍；既在籍，又中选，即六人之中取其四，以差升舍。其岁升中选者，得补外舍生。开封属县附辟雍别试，中者入辟雍充外舍。隶学三年，经两试不预升贡，即除其籍，法涉太严。今令三年内三经公试不预选，两经补内舍、贡上舍不及格，且曾犯三等以上罚，若外舍，即除籍罢归县，内舍降外舍，已尝降而私试不入等，若曾犯罚，亦除籍，再赴岁升试。

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长吏集阖郡官及提学官，具宴设以礼敦遣，限岁终悉集阙下。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皆以学钱给之。如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若行能尤异为乡里所推，县上之州，免试入学。州守贰若教授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具实以闻，不实者坐罪有差。

太学试上舍生，本虑与科举相并，试以间岁。今既罢科举，又诸州岁贡士，其改用岁试。每春季，太学、辟雍生悉公试，同院混取，总三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为上等，即推恩释褐；一百四十人为中等，遇亲策士许入试；一百八十七人为下等，补内舍生。凡上等上舍生暨特举孝弟行能之士，不待廷试推恩者，许即引见释褐。上舍仍先以试文卷进入，得可乃引赐。若上舍已该释褐恩，而贡入在廷试前一年者，须在学又及半年，不犯上二等罚，乃得注官。

凡贡士入辟雍外舍，三经试不与升补，两经试不入等，仍犯上三等罚者，削籍再赴本州岁升试，是名“退送”。即内舍已降舍，而又一试不与，或两犯上四等罚者，亦如外舍法退送。太学外舍生已预考察者，许再经一试，以中否为留遣，馀升降、退送悉如辟雍法。

凡有官人不入学而愿试贡士者，不以文、武、杂出身，悉许之，惟赃私罪废人则否。应试者，随内外附贡士公试，皆别考，率以七人取一人。即预贡者，与辟雍春试贡士通考。中选入上等者，升差遣两等，赐上舍出身；文行优者，奏闻而殊擢之。中等俟殿试，下等补内舍，不隶学，需再试。已仕在官而愿试者，悉准此制。

凡在外官同居小功以上亲，及其亲姊妹女之夫，皆得为随行亲，免试入所任邻州郡学。其有官人愿学于本州者，亦免试，升补悉如诸生法，混试同考，惟升舍不侵诸生额，自用七人取一。若中者多，即以溢额名次理为考察。若所亲移替，愿改籍他州学者听。

太学上、内舍既由辟雍升入，又已罢科举，则国子监解额无所用，尽均拨诸府、诸州解额，三分之，以为三岁贡额，并令有司均定以闻。太学旧制，止分立优、平二等，自今欲令辟雍、太学试上舍中程者，皆参用察考，以差升补。其考察试格，悉分上、中、下三等。贡士则以本州升贡等第，太学内舍则以校定等第。每上舍试考已定，知举及学官以中试之等参验于籍，通定升绌高下，两上为上，一上一中及两中为中，一上一下及一中下、两下为下。若两格名次等第适皆齐同，即以试等压考察之格，余率以是为差，仍推其法达之诸州。凡内外私试，始改用仲

月，并试三场，试论日仍添律义。凡考察悉准在学人数，每内舍十人取五，外舍十人取六，自上而下分为三等籍，以俟上舍考定而参用之。

是岁，贡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罢归，而提学官皆罚金。建州浦城县学生，隶籍者至千余人，为一路最，县丞徐秉哲特迁一官。

初立八行科，诏曰："学以善风俗，明人伦，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无以厉天下。成周以六行宾兴万民，否则威之以不孝、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颁之学校，兼行惩劝，庶几于古。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州第其等，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苟备八行，不俟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司成以下审考不诬，申省释褐，优命之官；不能全备者，为州学上等上舍，余有差。"八刑则反八行而丽于罪，各以其罪名之。县上其名于州，州稽于学，毋得补弟子员。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迹以应令，遂有牵合琐细者。自元祐创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辞艺，间取礼部试黜之士，附真恩科，当时固已咎其无所甄别。及八行科立，则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求与名格相应。于是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者，而八行又有甚敝。盖后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风俗教化之所从出，其难固如此夫。

开封始建府学，立贡士额凡五十，而士子不及三百，尽额而取，则涉太优，欲稍裁之。诏："王畿立学，若不优诱使进，何以首善？其常解五十勿阙。"

大观元年，诏愿兼他经者，量立升进之法。大抵用本经决去取，而兼经所中等第特为升贡。每岁附公试院而别异其号，每十五人取一人，分上、中、下等，别榜示之，唱名日，甄别奏闻，与升甲，皆优于专经者。异时内外学官阙，皆得在选。县学生三不赴岁升试及三赴岁升试而不能升州学者，皆除其籍。诸路宾兴会试辟雍，独常州中选者多，州守若教授俱迁一官。

政和四年，小学生近一千人，分十斋以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又诏："学校教养额少，则野有遗士，应诸路学校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七年，试高丽进士权適等四人，皆赐上舍

及第，遣归其国。时宰臣留意学校，因事究敝，有司考阅防闲益密。先是，礼部上《杂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又取旧制凡关学政者，分敕、令、格、式，成书以上。用给事中毛友言，初试补入县学生，并帘试以别伪冒。徽宗崇尚老氏之学，知兖州王纯乞于《御注道德经》注中出论题，范致虚亦乞用《圣济经》出题。

宣和元年，帝亲取贡士卷考定，能深通《内经》者，升之以为第一。三年，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惟太学用之课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太学官吏及州县尝置学官，凡元丰旧制所有者皆如故，其辟雍官属及宗学并诸路提举学事官属并罢，内外学悉遵元丰成宪。"七年，诏："政和中尝命学校分治黄、老、庄、列之书，实失专经之旨，其《内经》等书并罢治。"

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祐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钦宗即位，臣僚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诏礼部详议。谏议大夫兼祭酒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异见，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许采其长，实为通论。而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诏罢时祭酒。而谏议大夫冯澥、崔鶠等复更相辨论，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行矣。

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八年，叶綝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饣贵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州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以上罚，或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者，听充弟子员。每岁春秋两试之，旋命一岁一补，于是多士云集，至分场试之。俄又诏三年一试，增至千员，中选者皆给绫纸赞词以宠之。每科场四取其一。

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试入等曰内舍；自内舍有月校，而舍试入等曰

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对。二十七年，立定制：春季放补，遇省试年改用孟夏。

旧，太学遇覃恩无免解法，孝宗始创行之。在朝清要官，许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为国子生，不预校定、升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私试，科举则混试焉。

淳熙中，命诸生暇日习射，以斗力为等差，比类公、私试，别理分数。自中兴以来，四力之士，有本贯在学公据，皆得就补。帝始加限节，命诸路州军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其荐贡不尽者，令百取六人赴太学，谓之“待补生”；其住本学及游学之类，一切禁止。元丰旧制，内舍生校定，分优、平二等。优等再赴舍试，又入优，则谓之两优释褐，中选者即命以京秩，除学官。至是，始令先注职官，代还，注职事官，恩例视进士第二人。旧校定岁额五六分为优选者，增为十分矣。

光宗初，公试始令附省场别院。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复混补法，命两省、台谏杂议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国家恢儒右文，京师、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后，文物彬彬。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竟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今请重教官之选，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于太学。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四年，诏国子监试中、上等小学生，比类诸州待补中选之额，放补一次。

宁宗庆元、嘉定中，始两行混补。于是增外舍生为千四百员，内舍校定，不系上舍试年分，以八分为优等。又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命行在职事官期亲、厘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嘉定十四年，诏自今待补百人取三人。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虽有校试，必公试合格，乃许升补。盖私试皆学官自考，而公试则降敕差官。至是，岁终许取外舍生校最优者一人升内舍。

理宗复百取六人之制。绍定二年，以待补生自外方来参斋者，间有鬻帖伪冒之弊。遂命中选之人，召升朝保官二员批书印纸，仍命州郡守倅结罪保明，比照字迹无伪，方许帘引注籍；犯者治罪，罚及保官。五年，以省试下第及待补生之群试于有司者，有请托贿求之弊，学官考文，有亲故交通之私，命今后两学补试，并从庙堂临时选差，即令入

院；凡用度，则用国子监供给学官事例。未几，监察御史何处久又言："宜遵旧制，以武学、宗学补试，并就两学于大院排日引试，有亲嫌人依避房法。且士子试卷颇多，考官颇少，期日既迫，费用不敷。"乃增给用度，仍添差考官五员。宝祐元年，复命分路取放补试员数，以免远方士子道路往来之费及都城壅并之患。三年，复试于京师。

度宗咸淳二年正月，幸太学，谒先圣，礼成，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与升甲；起居学生与泛免一次，内该曾经两幸人与补上州文学，如愿在学者听。其在籍诸生，地远不及趁赴起居者，三学申请乞并行泛免一次，命特从之。凡诸生升舍在幸学之前者，方许陈乞恩例。七年正月，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特与免解赴省一次。九年，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乞理为第三优，朝命不许，遂申严学法，今后及八分者方许岁校三名，如八分者止有一人，而援次优、三优之例者，亦须止少三、二厘，方可陈乞特放，庶不尽废学法，当亦不过一人而止。

律学。国初置博士，掌授法律。熙宁六年，始即国子监设学，置教授四员。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各处一斋。举人须得命官二人保任，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习断按，则试按一道，每道叙列刑名五事或七事；习律令，则试大义五道，中格乃得给食。各以所习，月一公试、三私试，略如补试法。凡朝廷有新颁条令，刑部即送学。其犯降舍殿试者，薄罚金以示辱，余用太学规矩，而命官听出宿。寻又置学正一员，有明法应格而守选者，特免试注官，使兼之，月奉视所授官。后以教授一员兼管干本学规矩，仍从太学例给晚食。元丰六年，用国子司业朱服言，命官在学，如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太学生能兼习律学，中公试第一，比私试第二等。

政和间，诏博士、学正依大理寺官除授，不许用无出身人及以恩例陈请。生徒犯罚者，依学规；仍犯不改，书其印历或补牒，参选则理为阙失。

建炎三年，复明法新科，进士预荐者听试。绍兴元年，复刑法科。凡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以五十五通分作十分，以所通定分数，以分数定等级：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以曾经试法人为考官。五年，以李洪尝中刑法入第二等，命与改秩，中书驳之。赵鼎谓："古者以刑弼教，所宜崇奖。"高宗曰："刑名之学久废，不有以优之，则其学绝矣。"卒如前诏。后议者谓得解人取应，更不兼经，白身得官，反易于有官试法。乃命所试断

案、刑名，全通及粗通以十分为率，断及五分、《刑统》义文理全通为合格，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仍自后举兼经。十五年，罢明法科，以其额归进士，惟刑法科如旧。二十五年，四川类省始附试刑法。

淳熙七年，秘书郎李巘言："汉世仪、律、令同藏于理官，而决疑狱者必傅以古义。本朝命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后复明法，而以三小经附。盖欲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今所试止于断案、律义，断案稍通、律义虽不成文，亦得中选，故法官罕能知书。宜令习大法者兼习经义，参考优劣。"帝曰："古之儒者，以儒术决狱，若用俗吏，必流于刻。"乃从其奏，诏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场试断案，每场各三道，第四场大经义一道，小经义二道，第五场《刑统》律义五道。明年，命断案三场，每场止试一道，每道刑名十件，与经义通取，四十分以上为合格，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

宁宗庆元三年，以议臣言罢经义，五年又复。嘉定二年，臣僚上言："试法设科，本以六场引试，后始增经义一场，而止试五场，律义又居其一，断案止三场而已，殊失设科之初意。且考试类多文士，轻视法家，惟以经义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欲明宪章，习法令，察举明比附之精微，识比折出入之错综，酌情法于数字之内，决是非于片言之间。比年案题字多，专尚困人，一日之内，仅能誊写题目，岂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刑法考官不过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换易之弊兴，其弊三也。今请罢去经义，仍分六场，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为定。问题稍减字数，而求精于法律者为试官，各供五六题，纳监试或主文临时点定。如是，谳议得人矣。"从之。六年，以议者言法科止试《刑统》，是尽废理义而专事法律，遂命复用经义一场，以《尚书》、《语》、《孟》题各一篇及《刑统》大义，通为五场。所出经题，不必拘刑名伦类，以防预备，以断案定去留，经义为高下，仍禁杂流入赀人收试。八年，罢四川类试刑法科。

初，凡试法科者，皆取撰成见义挟入试场。理宗淳祐三年，令刑部措置关防，其考试则选差大理丞、正历任中外有声望者，不许止用新科评事未经作县之人。逮其试中，又当仿省试、中书覆试之法，质以疑狱，观其谳笔明允，始与差除。时所立等第，文法俱通者为上，径除评事；文法粗通者为次，与检法；不通者驳放。

度宗咸淳元年，申严选试之法，凡引试刑法官，命题一如《绍兴式》。八年，以试法科者少，特命考试命题，务在简严，毋用长语。有

过而愿试者，照见行条法，除私罪应徒、或入己赃、失入死罪并停替外，作犯轻罪者，与放行收试。或已经三试终场之人，已历三考，赴部参注，命本部考核元试，果有所批分数，不须举状，与注外郡刑法狱官差使一次，庶可激厉诱掖。格法，试法科者，批及八分，方在取放之数。咸淳末，有仅及二分以上者，亦特取一名，授提刑司检法官，宽以劝之也。

初，宗学废置无常。凡诸王属尊者，立小学于其宫。其子孙，自八岁至十四岁皆入学，日诵二十字。其已授环卫官、有学艺得召试迁转者每有之，然非有司常试，乃特恩也。熙宁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受命者，附锁厅试；自袒免以外，得试于国子监。礼部别异其卷而校之，十取其五，举者虽多，解毋过五十人。廷试亦不与进士同考。年及四十、尝累举不中，疏其名以闻而录用之。其官于外而不愿附各路锁试，许谒告试国子监。

崇宁初，疏属年二十五，以经义、律义试礼部合格，分二等附进士榜，与三班奉职，文优者奏裁。其不能试及试而黜者，读律于礼部，推恩与三班借职，勿著为令。及两京皆置敦宗院，院皆置大、小学教授，立考选法，如《熙宁格》出官，所莅长贰或监司有二人任之，乃注授。后又许见在任者，于本任附贡士试。大观三年，宗子释褐者十二人。宗学官，须宗子中上舍第且有行者，方始为之。四年，诏："宗子之升上舍，不经殿试，遽命之官，熙宁法不如是。其依贡士法，俟殿试补入上、中等者，唱名日取裁。"后又定上等赐上舍及第，中等赐出身，授官有差。凡隶学，有笃疾若亲老无兼侍者，大宗正察其实，罢归。宣和二年，诏罢量试出官之法。

绍兴二年，帝初策士及宗子于集英殿。五年，初复南省试。十四年，始建宗学于临安，生员额百人：大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教授。初，行在宗室试国子监者，有官锁厅，七取其三；无官应举，七取其四；无官袒免亲取应，文理通为合格，不限其数；而外任主宫观、岳庙试干转运司者，取放之额同进士。十五年，命诸路宗室愿赴行在试者，依熙宁旧制，并国子监请解；不愿者，依崇宁通用贡举法，所以优国族也。

孝宗登极，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寡，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廷试，略通文墨者，量试推恩。习经人本经义二道，习赋人诗赋各一首，试论人论一首，仍限二十五岁以上，合格，第一名承节郎，余

并承信郎。曾经下省人，免量试，推恩。四川则附试于安抚制置司。于是入仕者骤逾千人。隆兴元年，诏量试不中、年四十以上补承信郎，展三年出官，余并于后举再试。四月，御射殿引见取应省试第一人，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人补保义郎，余四十人承节郎，七人承信郎。凡宗室锁厅得出身者，京官进一秩，选人比类循资；无官应举得出身者，补修职郎；濮、秀二王下子孙中进士举者，更特转一秩。

乾道五年，命宗室职事随侍子弟许赴国子监补。六年，臣僚上言："神宗朝，始立教养、选举宗子之法。保义至秉义，锁试则与京秩，在末科则升甲，取应不过量试注官，所以宠异同姓，不与寒畯等也。然曩时向学者少，比年隽异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词科，几与寒士齐驱；而入仕浸烦，未知裁抑，非所以示至公也。"于是礼部请锁厅登第者，旧于元官上转行两官，自今止依元资改授，余准旧制。十二年，右正言胡卫请："自今宗室监试，无官应举，照锁厅例七取其二；省试则三举所放人数如取应例，立为定额。"从之。

宁宗嘉定四年，诏锁厅应举，省试第一名，殿试唱名授官日，于应得恩例外，更迁一秩。九年，以宫学并归宗庠，教授改为博士、宗谕。十四年，命前隶宫学近属，令附宗学公、私试，中选者与正补宗学生，近属子孙年十五以下者，许试小学生。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宗学解试依太学例取放，每举附国子监发解所，异题别考。

理宗宝庆二年，以锁厅宗子第一名若搢学深《春秋》，秀出谱籍，与补保义郎，特赐同进士出身，仍换修职郎。端平元年，命宗子锁厅应举解试，凡在外州军，或寄居，或见任随侍，及见寓行在就试者，各召知识官委保正身，国子监取其宗子出身、训名、生长左验，以凭保收试，仍于试卷家状内具保官职位、姓名，以防欺诈。淳祐二年，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子就学。宝祐元年五月，特、正奏名进士宗子必晄等二人特授保义郎，若瑰等二十九人承节郎，敕略曰："必晄等取应及选，咸补右阶，盖欲诱之进学，而教以入仕也。其毋以是自画焉。"

度宗咸淳元年，以锁厅应举宗子两请，举人遇即位赦恩，并赴类试。其曾经覆试文理通者，照例升等；文理不通及未经覆试者则否；第五等人特与免铨出官。九年，凡无官宗子应举，初生则用乳名给据，既长则用训名。其赴诸路漕司之试，有一人前后用两据、印二卷者。至是，命漕司并索乳名、训名各项公据，方许收试，以杜奸弊。

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及

行。仁宗时，法置武学，既而中辍。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神宗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砦主，未有官人与经略司教队、差使，三年无过，则升至大使臣，有两省、待制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

科场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人学。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并为优等，补上舍生，毋过三十人。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审察试用；虽不应格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策略累居下等，复降外舍。

先是，枢密院修《武举试法》，不能答策者，答兵书墨义。王安石奏曰："三路义勇艺入三等以上，皆有旨录用，陛下又欲推府界保甲法于三路，则武力之人已多。近以学究一科，从诵书不晓理废之，而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于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属于车右者，欲以备御侮之用，则记诵何所施？"于是悉从中书所定。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于庭。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武艺次优为三班奉职，又次借职，末等三班差使、减磨勘年。策入平等而武艺优者除奉职，次优借职，又次三班差使、减磨勘年，武艺末等者三班差使。八年，诏武举与文举进士，同时锁试于贡院，以防进士之被黜而改习者，遂罢秘阁试。又以《六韬》本非全书，止以《孙》、《吴》书为题。

元丰元年，立《大小使臣试弓马艺业出官法》：第一等，步射一石，矢十发三中，马射七斗，马上武艺五种，《孙》、《吴》义十通七，时务边防策五道文理优长，律令义十通七，中五事以上免短使、减一任监当，三事以上免短使、升半年名次，两事升半年，一事升一季；第二等，步射八斗，矢十发二中，马射六斗，马上武艺三种，《孙》、

《吴》义十通五，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五，中五事免短使、升半年，三事升半年，两事升一季，一事与出官；第三等，步射六斗，矢十发一中，马射五斗，马上武艺两种，《孙》、《吴》义十通三，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三，计算钱谷文书五通三，中五事升半年，三事升一季，两事与出官。其步射并发两矢，马射发三矢，皆著为格。四年，罢试律义。七年，止试《孙》、《吴》书大义一场，第一等取四通、次二等三通、三等二通为中格。元祐四年，诏解试、省试增策一道。

崇宁间，诸州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仿儒学制，其武艺绝伦、文又优特者，用文士上舍上等法，岁贡释褐；中等仍隶学俟殿试。凡试出官使臣，仍赴殿前司呈试。诸州武士试补，不得文士同一场。马射三上垛，九斗为五分，八斗为四分，七斗为三分。九斗、八斗、七斗再上垛及一上垛，视此为差，理为分数。马射一中帖当两上垛，一中的当两中帖。

旧制，武举三年一试，命官不过三十余人，后增额，以每贡者三人即取一以升上舍，积迭增展，遂至百人入流，比文额太优。大观四年，诏自今贡试上舍者，取十人入上等，四十人入中等，五十人入下等，皆补充武学内舍，人材不足听阙之，余不入等者，处之外舍。大抵以弓马程文两上一上、两中一中、两下一下相参以为第。凡州教谕，须州都监乃得兼，吏部取武举、武士上舍出身者。

政和三年，以隶学者众，凡经三岁校试而不得一与者，除其籍。宣和二年，尚书省言："州县武学既罢，有愿隶京城武学者，请用元丰法补试。旧制，不入学而从保举以试者，附试武学外舍，通取一百人。偕上舍生发解。今既罢科举，请依元丰法奏举，岁终集阙下，免试补外舍生，赴次年公试。其春选升补推恩，依大观法。"

靖康元年，诏诸路有习武艺、知兵书者，州长贰以礼遣送诣阙，毋限数，将亲策而用之。

建炎三年，诏武举人先经兵部验视弓马于殿前司，仍权就淮南转运司别场附试《七书》义五道，兵机策二首。绍兴五年，帝御集英殿策武举进士，翌日阅试骑射，策入优等与保义、承节郎，平等承信郎，其武艺不合格者，与进义校尉。川、陕宣抚司类省试武艺合格人并补官。十二年，御试，正奏名，策入优等承节郎，平等承信郎、进义校尉；特奏名，平等进义校尉，各展磨勘有差。十六年，始建武学。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凡初补入学，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试步骑射不

中，即不许试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

二十六年，帝见武学颓弊，因谕辅臣曰："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诏兵部讨论典故，参立新制。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额百人，置博士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武举高选人为之；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为之。凡补外舍，先类聚五人以上附私试，先试步射一石弓，不合格不得试程文，中格者依文士例试《七书》义一道。其内舍生私试，程文三在优等，弓马两在次优，公试入等，具名奏补。试上舍者，以就试人三取其一，以十分为率，上等一分，中等二分，下等七分，仍以三年与发解同试。凡内舍补上舍，以上舍试合格入等与行艺相参，两上者为上等，一上一中或两中及一上一下为中等，一中一下或两下、一上一否为下等，仍不犯第三等罚、士行可称者，具名奏补。二十七年，御试第一名赵应熊武艺绝伦，又省试第一，特与保义郎、阁门祗候。二十九年，修立武举入官资格；命武举人自今依府监年数免解。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国初，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取近岁中选人数，量其材品、考任，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二年，中书舍人蒋芾亦以为言，请以武举登第者悉处之军中。帝以问洪适，适对曰："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经任者，可以将佐处之。"是岁，以登极推恩，武举进士比文科正奏名例，第一名升一秩为成忠郎，第二、第三名依第一名恩例。

五年，兵部请外舍有校定人，参考榜上等者，候满一年，私试四入等及不犯三等以上罚，或有校定而参考在中下等，候再试参考入中等，听升补外舍生，赴公试。旧，除射亲许试五等弓外，步射、马射止许试第三等以下弓，程文虽优而参考弓马分数难以对入优等；自今许比上舍法，不以马、步、射亲，并通试五等。

吏部言："武举比试、发解、省试三场，依条以策义考定等第，具字号，会封弥所，以武艺并策义参考。今比试自依旧法，其解、省两场，请依文士例，考定字号，先具奏闻，拆号放榜。"从之。初命武学生该遇登极覃恩，曾升补内舍或在学及五年曾经公、私试中人，并令赴省。是

岁廷试，始依文科给黄牒，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其年，颁武举之法。令四川帅臣、宪、漕、知州军监及寄居侍从以上各举武士一员，兴元府、利阆金洋阶成西和凤州各三员，拔其尤者送四川安抚司，解试类省，并如文科。

淳熙元年，议者请："武学外舍生有校定公试合格，令试五等弓马，与程文五等相参，入中上等者，据阙升补，余俟再试入等升补。"从之。帝御幄殿，引见正奏名，呈试武艺。二年，以武科授官与文士不类，诏自今第一人补秉义郎，堂除诸司计议官，序位在机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义郎，诸路帅司准备将领，代还，转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节郎，诸路兵马监押，代还，转保义郎：皆仿进士甲科恩例。

四年，以文科状元代还，例除馆职，亦召武举榜首为阁门舍人。五年，始立武学国子额，收补武臣亲属；其文臣亲属，愿附补者亦听。七年，初立《武举绝伦并从军法》：凡愿从军者，殿试第一人与同正将，第二、第三名同副将，五名以上、省试第一名、六名以下并同准备将；从军以后，立军功及人材出众者，特旨擢用。帝曰："武举本求将帅之材，今前名皆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委任。"八年，命特奏名补官，展减磨勘有差。九年，议者以为从军之人，率多养望，不屑军旅。诏自今职事勤恪者，从主帅保奏升差，懈惰者按劾。

光宗绍熙元年，武臣试换文资，南渡以前许从官三人荐举，绍兴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其后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已乃锁厅应进士第。凡以秉义或忠翊皆换京秩，恩数与第一人等。后以林颖秀言："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做举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于是诏罢锁厅换试。

宁宗即位，复其制，庆元五年，命两淮、京西、湖北诸郡仿兵部及四川法，于本道安抚司试武士，合格者，赴行在解试，别立字号，分项考校，拨十名为解额，五名省额。

理宗绍定元年，命武举进士避亲及所举之人止避本厅，令无妨嫌官引试，若合格，则朝廷别遣官复试。淳祐九年，以北兵屡至，命极边、次边一体收试，仍量增解额五名、省额二名。是岁，武举正奏名王时发已系从军之人，充殿前司左军统领，既登第，换授，特命就本职上与带"同"字，以示优厚劝奖。

度宗咸淳六年，命礼部贡院于武举进士平等每百人内，取放待补十人，绝伦每百人内，取待补十三人。

算学。崇宁三年始建学，生员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

绍兴初，命太史局试补，并募草泽人。淳熙元年春，聚局生子弟试历算《崇天》、《宣明》、《大衍历》三经，取其通习者。五年，以《纪元历》试。九年，以《统元历》试。十四年，用《崇天》、《纪元》、《统元历》三岁一试。绍熙二年，命今岁春铨太史局试，应三全通、一粗通，合格者并特收取，时局生多阙故也。嘉定四年，命局生必俟试中，方许转补。

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省言："旧典以太史局隶秘省，今引试局生不经秘书，非也。稽之于令，诸局官应试历算、天文、三式官，每岁附试，通等则以精熟为上，精熟等则以习他书多为上，习书等则以占事有验为上。诸局生补及二年以上者，并许就试。一年试历算一科，一年试天文、三式两科，每科取一人。诸同知算造官阙有试，翰林天文官阙有试，诸灵台郎有应试补直长者，诸正名学生有试问《景祐新书》者，诸判局阙而合差，诸秤漏官五年而转资者，无不属于秘书；而局官等人各置脚色，遇有差遣、改补、功过之类，并申秘书。今乃一切自行陈请，殊乖初意。自今有违令补差，及不经秘书公试补中者，中书执奏改正，仍从旧制，申严试法。"从之。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其三舍补试升降略同算学法，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并罢年数，悉同算学。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写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

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凡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疡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常以春试，三学生愿与者听。崇宁间，改隶国子监，置博士、正、录各四员，分科教导，纠行规矩。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外舍二百，斋各置长谕一人。其考试：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次场方脉试脉证、运气大义各二道，针、疡试小经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三场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格高等，为尚药局医师以下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

绍兴中，复置医学，以医师主之。翰林局医生并奏试人，并试经义一十二道，取六通为合格。乾道三年，罢局而存御医诸科，后更不置局而存留医学科，令每举附省闱别试所解发，太常寺掌行其事。淳熙十五年，命内外白身医士，经礼部先附铨闱，试脉义一场三道，取其二通者赴次年省试，经义三场一十二道，以五通为合格，五取其一补医生，俟再赴省试升补，八通翰林医学，六通祗候，其特补、荐补并停。绍熙二年，复置太医局，铨试依旧格。其省试三场，以第一场定去留，墨义、大义等题仿此。

补道职，旧无试，元丰三年始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政和间，即州、县学别置斋授道徒。蔡攸上《诸州选试道职法》，其业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提学司访求精通道经者，不问已命、未仕，皆审验以闻。其业儒而能慕从道教者听。每路于见任官内，选有学术者二人为干官，分诣诸州检察教习。《内经》、《道德经》置博士，《圣济经》兼讲。道徒升贡，悉如文士。初入官，补志士道职，赐褐服，艺能高出其徒者，得推恩。道徒术业精退，州守贰有考课殿最罪法。陈州学生慕从道教，逾月而道徒换籍，殆与儒生相半。有宋瑀者，愿改道徒内舍，献《神霄玉清万寿宫雅》一篇，特换志

士，俟殿试。由是长倅以下受赏有差，其诱劝之重如此。宣和二年，学罢。

志第一百十一 选举四（铨法上）

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惟注拟州县官、幕职，两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文臣少卿、监以上中书主之，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于是吏部有四选之法。文臣寄禄官自朝议大夫、职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书省敕授者，归尚书左选；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职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非枢密院宣授者，归尚书右选；自初仕至州县幕职官，归侍郎左选；自借差、监当至供奉官、军使，归侍郎右选。凡应注拟、升移、叙复、荫补、封赠、酬赏，随所分隶校勘合格，团甲以上尚书省，若中散大夫、阁门使以上，则列选叙之状上中书省、枢密院，得画旨，给告身。

凡选人阶官为七等：其一曰三京府判官，留守判官，节度、观察判官； 即后来承直郎。

其二曰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 即后来儒林郎。其三曰军事判官，京府、留守、节度、观察推官；即后来文林郎。

其四曰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 即后来从事郎。

其五曰县令、录事参军； 即后来从政郎。

其六曰试衔县令、知录事； 即后来修职郎。

其七曰三京军巡判官，司理、户曹、司户、法曹、司法参军，主簿，县尉。 即后来迪功郎。 七阶选人须三任六考，用奏荐及功赏，乃得升改。

凡改官，留守、两府、两使判官，进士授太常丞， 旧亦授正言、监察或太常博士，后多不除。

余人太子中允； 旧亦授殿中丞。

支使，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进士授太子中允， 或秘书郎。

余人著作佐郎；两使推官、军事判官、令、录事参军，进士授著作佐郎，余人大理寺丞；初等职官知县，知录事参军，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进士授大理寺丞，余人卫尉寺丞；惟判、司、主簿、县尉七考，进士授大理寺丞，余人卫尉寺丞。自节、察判官至簿、尉，考不及格者递降等。

凡非登科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听差使，初任皆监当，次任为监押、巡检、知县。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举者六员，移县令、通判；有班行举者三员，与磨勘。凡进纳人，六考，有职官或县令举者四员，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举之，与磨勘。

初定四时参选之制：凡本属发选解，并以四孟月十五日前达省，自千里至五千里外，为五等日期离本处；若违限及不如式，本判官罚五十直，录事参军、本曹官各殿一选；诸州四时具员阙报吏部，逾期及漏误，判官罚七十直，录事参军以下殿一选；在京百司发选解及送阙，违期亦有罚；诸归司官奏年满，俟敕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铨则据其人自投状申奏，亦依四时取解参选；凡州县老疾不任事者，许判官、录事参军纠举以闻，判官、录事参军则州长吏纠之。藩郡监牧，每遣朝臣摄守，往往专恣。太祖始削外权，命文臣往莅之；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

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以重其事。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祐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旧制，畿内县赤，次赤，畿外三千户以上为望，二千户以上为紧，一千户以上为上，五百户以上为中，不满五百户为中下。有司请据诸道所具板图之数，升降天下县，以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自是，注拟以为资叙。又诏：“周广顺中应出选门州县官，于南曹投状，准格敕考校无碍，与除官；其叙复者，刑部检勘送铨。”

先是，选格未备。乾德二年，命陶谷等议：

凡拔萃、制举及进士、《九经》判中者，并入初等职官，判下者依常选。初入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者，并授将仕郎，试校书郎。周三年得资，即入留守两府节度推官、军事判官，并授承奉郎，试大理

评事。又周三年得资，即入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并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周二年得资，即入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并授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周一年，入同类职事、诸府少尹。又周一年，送名中书门下，仍依官阶，分为四等。已至两使判官以上、次任入同类职事者，加检校官或转宪衔。凡观察判官以上，绯十五年乃赐紫。每任以周三年为限，闰月不预，每周一年，校成一考。其常考，依令录例，书“中”、“上”；公事阙遗、曾经殿罚者，即降考一等；若校成殊考，则南曹具功绩，请行酬奖；或考满末代，更一周年与成第四考，随有罢者不赴集；其奏授职事，书校考第，并准新格参选。

自是铨法渐有伦矣。帝又虑铨曹惟用资历，而才杰或湛滞，乃诏吏部取赴集选人历任课绩多而无阙失、其材可副升擢者，送中书引验以闻。时仕者愈众，颇委积不可遣。

开宝初，令选人应格者，到京即赴集，不必限四时；及成甲次，又给限：南曹八日，铨司旬有五日，门下省七日，自磨勘、注拟及点检谢词，总毋逾一月。若别论课绩，或负过咎须考验，行遣如法；及资考未合注拟者，不在此限。

三年，诏曰：“吏多难以求其治，禄薄末可责其廉，与其冗员重费，不若省官益奉。州县官宜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旧奉月增给五千。西川管内诸州，凡二万户，依旧设曹官三员；户不满二万，置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各一员，司法兼司户；不满万户，止置司法、司户，司户兼录事参军；户不满五千，止置司户，兼司法及录事参军。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三员；户不满千，置令、尉，县令兼主簿事；户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户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诸道减员亦仿此制。西川官考满得代，更不守选。

岭表初平，上以其民久困苛政，思惠养之。令吏部铨自襄、荆以南州县，选见任年未五十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以广南伪署官送学士院试书判，稍优则授上佐、令、录、簿、尉。初，州县有阙员，差前资官承摄；帝以其紊常制，令所在即上阙员，有司除注。又谓：“诸道摄官或著吏能，悉令罢去，良可惜也。有司按其历任，三摄无旷败者以名闻。”

六年，从流内铨之请，复四时选，而引对者每季一时引对之。时国家取荆、衡，克梁、益，下交、广，辟土既远，吏多阙，是以岁常放选。选人南曹投状，判成送铨，依次注拟。其后选部阙官，即特诏免

解，非时赴集，谓之“放选”，习以为常，而取解季集之制渐废。是冬，乃命参知政事卢多逊等，以见行《长定》、《循资格》及泛降制书，乃正违异，削去重复，补其阙漏，参校详议，取悠久可用者，为书上之，颁为永式，而铨综之职益有叙矣。

先是，选人试判三道，其二全通而文翰俱优为上，一道全通而文翰稍堪为中，三道俱不通为下。判上者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超一资，判中依资，判下入同类，惟黄衣人降一资。至是，增为四等，三道全次、文翰无取者为中下，用旧判下格；全不通而文翰又纰缪为下，殿一选。

太平兴国六年，诏京朝官除两省、御史台，自少卿、监以下，奉使从政于外受代而归者，令中书舍人郭贽、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论量器材，以中书所下阙员拟定，引对以遣，谓之差遣院。盖前代常参官，自一品以下皆曰京官，其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宋目常参者曰朝官，秘书郎而下未常参者曰京官。旧制，京朝官有员数，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见阙。京官皆属吏部，每任满三十月，罢任，则岁校其考第，取解赴集。太祖以来，凡权知诸州，若通判，若监临物务官，无定员。月限既满，有司住给奉料，而见厘务者牒有司复支，所厘务罢则已。但不常参，注授皆出中书，不复由吏部。至是，与朝官悉差遣院主之。凡吏部黄衣选人，始许改为白衣选人。

太宗选用庶僚，皆得引对，观其敷纳可采者超擢之。复虑因缘矫饰，徼幸冒进，乃诏：“应临轩所选官吏，并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审取进止。”旧制，州县官南曹判成，流内铨注拟，其职事官中书除授。然而历任功过，须经南曹考验，遂令幕府官罢任，并归铨曹，其特除拜者听朝旨。又诏：“狱官关系尤重，新及第人为司理参军，固未精习，令长吏察视，不胜任者，奏，判、司、簿、尉对易其官。”

淳化四年，选人以南郊赦免选，悉集京师。帝曰：“并放选，则负罪者幸矣，无罪者何以劝？”乃令经停殿者守常选。又诏：“司理、司法参军在任有犯，遇赦及书下考者，止与免选，更勿超资。”工部郎中张知白上言：“唐李峤尝云：‘安人之方，须择郡守。朝廷重内官，轻外任，望于台阁选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凤阁待郎韦嗣立因而请行，遂以本官出领郡。今江、浙州郡，方切择人，臣虽不肖，愿继前脩。”帝曰：“知白请重亲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不允其请。

淳化以前，资叙未一，及是始定迁秩之制：凡制举、进士、《九

经》出身者，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并转大理评事，评事转本寺丞，任太祝、奉礼郎者转诸寺监丞，诸寺监丞转著作佐郎，或特迁太子中允、秘书郎；由大理寺丞转殿中丞，由著作佐郎转秘书监丞，资浅者或著作郎，优迁者为太常丞；由太子中允、秘书郎转太常丞，三丞、著作皆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优者为礼部、工部、祠部、主客；由屯田转都官，优者为户部、刑部、度支、金部；由都官转职方，优者为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其转郎中亦如之。左右司员外郎，太平兴国中有之，后罕除者。左右司郎中，惟待制以上当为少卿者即为之。由前行郎中转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由此二官转右谏议大夫或秘书监、光禄卿；谏议转给事中，资浅者或右转左；给事中转工部、礼部侍郎，至兵部、吏部转左右丞，由左右丞转尚书。自侍郎以上，或历曹，或超曹，皆系特旨。

诸科及无出身者，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并转太祝、奉礼郎，太祝、奉礼郎转大理评事，评事转诸寺监丞，诸寺监丞转大理寺丞，大理寺丞转中舍，优者为左右赞善，资浅者为洗马。由幕职为著作佐郎者转太子中允。由中允、赞善、中舍、洗马皆转殿中丞，殿中丞转国子博士， 旧除《五经》者，至《春秋》博士则转国子博士，后罕除。

由国子博士转虞部员外郎，优者为膳部；由虞部转比部，优者为仓部；由比部转驾部，优者为考功；或由水部转司门，司门转库部；为郎中亦如之。至前行郎中转少卿、监，或一转，或二三转，即为诸寺大卿、监，自大卿、监特恩奖擢，或入给谏焉。

其为台省官，则正言、监察比太常博士，殿中、司谏比后行员外郎，起居、侍御史比中行员外郎；起居转兵部、吏部员外郎，侍御史转职方员外郎，优者为兵部、司封、知制诰；由正言以上至郎中，皆叙迁两资，中行郎中为左右司郎中，若非次酬劳，有迁三资或止一资者；至左右司郎中为知制诰若翰林学士者，迁中书舍人， 旧亦有自前行郎中除者，后兵、吏部止迁谏议。

由中书舍人转礼部以上侍郎，入丞、郎即越一资以上。　　内职、学士、待制亦如之。

御史中丞由谏议转者迁工部侍郎，由给事转者迁礼部侍郎，由丞、郎改者约本资焉。

其学官，司业视少卿，祭酒视大卿。其法官，大理正视中允、赞

善。凡正言、监察以上，皆特恩或被举方除。其任馆阁、三司、王府职事，开封府判官、推官，江淮发运、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皆得优迁，或以勤效特奖者亦如之。两制、龙图阁、三馆皆不带御史台官，枢密直学士、三司副使皆不带御史台官及两省官，待制以上不带少卿、监。

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东头供奉官者转阁门祗候，阁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承制转诸司副使，自副使以上，或一资，或五资、七资，或直为正使者，至正使亦如之。至皇城使者转昭宣使，昭宣使转宣庆使，宣庆使转景福殿使。其阁门祗候，特恩转通事舍人，通事舍人转西上阁门副使，亦有加诸司副使兼通事者；西上阁门副使转东上，东上转引进，引进转客省，客省转西上阁门使；自此以上，亦如副使之迁，惟至东上者又转四方馆使。客省使转内客省使，内客省使转宣徽使，或出为观察使。自内客省使以上，非特恩不授。

武班副率以上至上将军，其迁历军卫如诸司使副焉。由牧伯内职改授，则观察使以上为上将军，团练使、阁门使以上为大将军，刺史、诸司使至崇班为将军，阁门祗候、供奉官为率，殿直以上为副率。

内侍省、入内内侍省，自小黄门至内供奉官，皆历级而转，至内东头供奉官转内殿崇班，有转内侍、常侍者，内常侍亦正转崇班。

其铨选之制：两府司录，次赤令，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少尹，一选；两府判、司，两畿令，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二选；诸府司、录，次畿令，四赤簿、尉，军事判官，留守、两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进士、制举，三选；诸府司理、判、司，望县令，《九经》，四选；辅州、大都督府司理、判、司，紧上州录事参军，紧上县令，次赤两畿簿、尉，《五经》、《三礼》、《三传》、《三史》、《通礼》、明法，五选；雄望州司理、判、司，中州录事参军，中县令，次畿簿、尉，六选；紧上州司理、判、司，下州、中下州录事参军，中下县、下县令，紧望县簿、尉，学究，七选；中州中下州司理、判、司，上县簿、尉，八选；下州司理、判、司，中县簿、尉，九选；中下县下县簿、尉，十选。太庙斋郎、室长通理九年，郊社斋郎、掌坐通理十一年。

凡入官，则进士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九经》入紧州判司、望县簿尉，《五经》、《三礼》、《通礼》、《三传》、《三史》、明法入上州判司、紧县簿尉，学究有出身人入中州判司、上县簿尉，太庙斋

郎入中下州判司、中县簿尉，郊社斋郎、试衔无出身人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诸司入流人入下州判司、下县簿尉。

仁宗初，吏员犹简，吏部奏天下幕职、州县官期满无代者八百余员，而川、广尤多未代。帝曰："此岂人情之所乐耶？其亟代之。"帝御后殿视事，或至旰食。中书请如天禧旧制，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日引见毋得过两人，诏弗许。自真宗朝，试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乃特诏曰："国家详核吏治，念其或淹常选，而以四事程其能。腾承统绪，循用旧典，爰命从臣，精加详考。其令翰林学士李谘与吏部流内铨以成资阙为差拟。"于是咸得迁官，率以为常。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

凡磨勘迁京官，始增四考为六考，举者四人为五人，曾犯过又加一考。举吏各有等数，得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须到官一考，方许荐任。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试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七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主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京官年二十五以上，岁首赴试于国子监，考法如选人，中格者调官。两任无私罪而有部使、州守倅举者五人，入亲民；举者三人，惟与下等厘物务官。

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又立举任法以重令选，敕诸路察县之不治者。然被举者日益众，有司无阙以待之，中书奏罢举县令法。未几，有言亲民之任轻，则有害于治，法不宜废。复令指剧县奏举，举者二人，必一人本部使，既居任，复有举者，始得迁，否则如常选，毋辄升补。常参官已授外任，勿奏举。然铨格烦密，府史奸弊尤多，而磨勘者待次外州，或经三二岁乃得改官，往往因缘薄劳，求截甲引见。有诏自是弗许。

神宗欲更制度，建议之臣以为唐铨与今选殊异，杂用其制，则有留碍烦紊之弊。始刊削旧条，务从简便，因废南曹而并归之于铨。初，审官西院与东院对掌文武，寻改从吏部，而左、右选分焉。祖宗以来，中书有堂选，百司、郡县有奏举，虽小大殊科，然皆不隶于有司。暨元丰罢奏举阙，属之铨曹，而堂选亦不领于中书，一时更制，必欲公天下而诒永久。于是除免选之恩，重出官之试，定赏罚之则，酌资荫之宜。凡

设试以待命士而入之铨注者，自荫补、铨试之外，有进士律义、武臣呈试及试刑法官等，而铨试所受为特广。中书言："选人守选，有及三年方遇恩放选者，或适归选而遽遇恩，既为不均，且荫补免试注官，以不习事多失职，试者又止试诗，岂足甄才？已受任而无劳绩，举荐及免试恩法，须再试书判三道，然亦虚文。"

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按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差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任子年及二十，听赴铨试。其试不中或不能试，选人满三岁许注官，惟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任子年及三十方许参注，若年及三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试。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监当三年，在任有二人荐之，免展。选人应改官，必对便殿。旧制，五日一引，不过二人。至是，待次者多，有逾二年乃得引。帝闵其留滞，诏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帝因论郡守，谓宰臣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辈谓何如而得选任之要？"文彦博请择监司而按察之。陈升之曰："取难治剧郡，择审官近臣而责以选才，宜可得也。"

初置审官西院，磨勘武臣，并如审官院格，而旧审官曰东院。御史中丞吕公著言："英宗时，文臣磨勘，例展一年，至少卿、监止。武臣横行以上及使臣，犹循旧制，固未尝如文臣有所节抑也。又仁宗时，尝著令，正任防御、团练以上，非边功不迁。今及十年尝历外任，即许转，亦未如少卿、监之有限止也。"诏两制详定。王珪等言："文武两选磨勘，已皆均用四年。请今自正任刺史以上，转官未满十年，若有显效者自许特转，其非次恩惟许改易州镇，以示旌宠。有过，则比文臣展年。"从之。知审官西院李寿朋言："皇城使占籍者三十余员，多领遥郡，而尚得从磨勘，迁刺史、团练防御使。每进一级，增奉钱五万，廪粟杂给如之，实为无名。请于皇城使上别置二使名，视前行郎中，量给奉禄。其遥郡刺史、团练防御使，并从朝廷赏功擢用，更不序迁。"诏："遥郡刺史、团练防御使，并以十年磨勘，至观察留后止。应官止而有功若特恩迁者，不以法。"

诸司使副，每磨勘皆用常制，虽军功亦无别异，而阁门内侍辈，转皆七资。帝谓："左右近习，非勋劳而得超躐，至尝立功者乃无优迁，非制也。"使副尝有军功应转，许特超七资，阁门通事舍人、带御器械、两省都知押班、管干御药院使臣七资超转法，皆除之。后客省、引进、四

方馆各置使二员，东、西上阁门共置使六员，客省、引进、阁门副使共八员。副使靡勘如诸司使法。使有阙，改官及五期者，枢密院检举。历阁门职事有犯事理重者，当迁日除他官；阁门、四方馆使七年无私过，未有阙可迁者，加遥郡；特旨与正任者，引进四年转团练使，客省四年转防御使：皆著为定制焉。

先是，御史乞罢堂选，曾公亮执不可。王安石曰："中书总庶务，今通判亦该堂选，徒留滞，不能精择，宜归之有司。"帝曰："唐陆贽谓：'宰相当择百官之长，而百官之长择百官。'今之审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精择百官者哉？"元丰四年，堂选、堂占悉罢。

初，有司属职卑者不在吏铨，率命长吏举奏。都水监主簿李士良言："沿河干集使臣，凡百六十余员，悉从水监奏举，往往不谙水事，干请得之。"乃诏东、西审官及三班院选差。于是悉罢内外长吏举官法。明年，令吏部始立定选格，其法：各随所任职事，以入仕功状，循格以俟拟注。如选巡检、捕盗官，则必因武举、武学，或缘举荐，或从献策得出身之人。他皆仿此。

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不转卿、监官，每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帝谓："磨勘者，古考绩之法，所与百执事共之，而禁近独超转，非法也。"于是诏待制以下，并三年一迁，仍转朝议、中散、中大夫三官。自是迁叙平允。凡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皆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有阙，以次补之。选人磨勘用吏部法，迁京朝官则依新定之制。除授职事官，并以寄录官品高下为法：凡高一品以上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

哲宗时，御史上官均言："今仕籍，合文武二万八千余员，吏部逆用两任阙次，而仕者七年乃成一任。当清其源，宜加裁抑。"朝廷下其章议之，司谏苏辙议曰："祖宗旧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许出官，进士、诸科，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非逢恩不得放选。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欲诱之读法，乃减任子出官年数，去守选之格，概令试法，通者随得注官。自是天下争诵律令，于事不为无补。然人人习法，则试无不中，故荫补者例减五年，而选人无复选限。吏部员今年已用后四年夏秋阙，官冗至此亦极矣。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而选满之日，兼行试法之

科，此亦今日之便也。”事报闻。

三省言：“旧经堂除选人，惟尝历省府推官、台谏、寺监长贰、郎官、监司外，悉付吏部铨注，凡格所应入，递升一等以优之。被边州军，其城砦巡检、都监、监押、砦主、防巡、诸路捕盗官，及三万缗以上课息场务，凡旧应举官，员阙，许仍奏举。”时通议大夫以上，有以特恩、磨勘转官，而比之旧格，或实转两官至三四官者。右正言王觌谓非所以爱惜名器，请官至太中大夫以上，毋用磨勘迁转。诏：“待制、太中大夫应磨勘者，止于通议大夫，余官止中散大夫。中散以上劳绩酬奖，合进官者，止许回授子孙。特命特迁，不拘此制。”

初，武臣战功得赏，凡一资，则从所居官递迁一级。于是以皇城使骤上遥刺，或入横行；且阁门使以上，等级相比而轻重绝远。因枢密院言，乃诏“阁门、左藏库副使得两资，客省、皇城使得三资，止许一转，减年者许回授亲属。”又小使臣磨勘转崇班者，岁毋过八十人。内臣昭宣使以上无磨勘法，惟押班以上则取裁，余理五年磨勘。

绍圣初，改定《铨试格》，凡摄官初归选，散官、权官归司，若新赐第，皆免试。每试者百人，惟取一人入优等，中书奏裁，二人为上等，五人为中等。崇宁以后，又复元丰制，而荫补者须隶国学一年无过罚，乃试铨，若在学试尝再入等，即免试；其公、私试尝居第一，得比铨试推恩。政和间著为令。既而臣僚言：“进士中铨格者，每二百人，得优恩不过五七人，又或阙上等不取。而朝廷取隶国子试格，用之铨注，及今五年，而得上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试者尚在其外。是荫补隶学者，优于累试得第之人矣。”于是诏在学尝魁一试者，许如旧恩，余止令免试注官。吏部侍郎彭汝砺乞稍责吏部甄别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尚书暨郎官铨择以闻。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则引对，次即试用，下者还之本选；若资历、举荐应入高而才行不副，许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许出法而加升黜，岁各毋过三人。

初，选人改官，岁以百人为额。元祐变法，三人为甲，月三引见，积累至绍圣初，待次者二百八十余人。诏依元丰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人，岁毋过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别奏定。又令历任通及三考，而资序已入幕职、令录，方许举之改官。吏部言：“元丰选格，经元祐多所纷更，于是选集后先，路分远近，资历功过，悉无区别，逾等超资，惟其所欲。诏旨既复元丰旧制，而辟举一路尚存，请尽复旧法，以息侥幸。”乃罢辟举。

崇宁元年，诏吏部讲求元丰本制，酌以时宜，删成彝格，使才能、阀阅两当其实。吏部言："堂选窠名及举官员阙，内外共约三千余目。元祐法，选人得升资以上赏，及参选射阙，不许遣人代注，今皆罢从元丰法。所当损益者，其知边近蛮夷州如威、茂、黎、琼等，及开封府曹掾，平准务，诸路属官，在京重课场务，京城内外厢官，户部干官，麴院，榷货务，将作监管干公事，黄河都大，内外榷茶官，凡干刑狱及管库繁剧，皆不可罢举。若御史台主簿、检法官、协律郎，岂可泛以格授？诸如此类，仍旧辟举。"从之。惟诸路毋得直牒差待阙得替官权摄。

初，未改官制，大率以职为阶官。如以吏部尚书为阶官，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其职也。至于选人，则幕职、令录之属为阶官，而以差遣为职，名实混淆甚矣。元丰未及革正。崇宁二年，刑部尚书邓洵武极言之，遂定选人七阶：曰承直郎，曰儒林郎，曰文林郎，曰从事郎，曰通仕郎，曰登仕郎，曰将仕郎。政和间，改通仕为从政，登仕为修职，将仕为迪功，而专用通仕、登仕、将仕三阶奏补未出官人，承直至修职须六考，迪功七考，有官保任而职司居其一，乃得磨勘。坐愆犯，则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

时权奸柄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铨法留碍。臣僚言："吏员增多，盖因入流日众。熙宁郊礼，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元丰六年，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畸，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畸。欲节其滥，惟严守磨勘旧法。而今之磨勘，有局务减考第，有川远减举官，有用酬赏比类，有因大人特举，有托事到阙不用满任，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凡皆弃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将又倍蓰而未可计也。请诏三省若吏部，旧有止法，自当如故，余皆毋得用例。"乃诏："惟川、广水土恶地，许减举如制，余悉用元丰法。"既而又言："元丰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迩者用兵东南，民入金谷皆得补文武官，理选如官户，与士大夫泾、渭并流，复其户不受科输。是得数千缗于一日，而失数万斛于无穷也。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于下户，下户重贫，州县缓急，责办何人？此又弊之大者。"不听。

初，宗室无参选法，祖宗时，间选注一二，不为常制。徽宗欲优宗室，多得出官，一日参选，即在合选名次之上。而膏粱之习，往往贪恣，出任州县，黩货虐民，议者颇陈其害。饮宗即位，臣僚复以为言，始令不注郡守、县令，仍与在部人通理名次。

高宗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道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仕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然自兵难以来，典籍散失，吏缘为私，申明繁苛，承用踳駮，保任滋众，阻会无期，参选者苦之。乃令凡文字有不应于今，而桉牍参照明白，从郎官审覆，长贰予决，小不完者听行，有狥私挟情，则令御史纠之。又诏京畿、京东、河北、京西、河东士夫在部注授，虽铨未中而年及者，皆听注官。二年，命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审量，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乃听参选。在部知州军、通判、佥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以三年为任者，权改为二年。以赴调者萃东南，选法留滞故也。又诏州县久无正官者，听在选人申部，审度榜阙差注。

绍兴元年，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废坠无几，百司庶府不可阙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员，郎官二员，胥吏三十人，则所谓磨勘、封叙、奏荐常程之事，可按而举矣。"

诏曰："六官之长，佐王理邦国者，其惟铨衡乎。乱离以来，士大夫流徙，有徒跣而赴行在者。注授榜阙，奸弊日滋，寒士困苦，甚可悯焉。宜令三省议除其弊，严立赏禁，仍选能吏以主之，御史台常加纠察。"于是三省立八事，曰注拟藏阙，申请徼幸，去失问难，刷阙灭裂，关会淹延，审量疑似，给付邀求，保明退难。令长贰机柅之。又诏馆职选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并自陈，改京官。

二年，吕颐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职。宜仿祖宗故事，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余阙并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准备将领、正副将以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并归部注。"从之。又复文臣铨试，以经义、诗赋、时议、断案、律义为五场，愿试一场者听，榜首循一资。武臣呈试合格者并听参选。

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自渡江后，文籍散佚，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元祐吏部法来上，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而成此书。先是，侍御史沈与求言："今日矫枉太过，贤愚同滞。"帝曰："果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实，不若姑守资格。"乃命吏部注授县令，惟用合格之人。

五年，诏："凡注拟，并选择非老疾及未尝犯赃与非缘民事被罪之人。"时建议者云："亲民莫如县令，今率限以资格，虽贪懦之人，一或

应格，则大官大邑得以自择。请诏监司、郡守，条上剧邑，遴选清平廉察之人为之。”既而又诏：“知县依旧法，止用两任关升通判资序。”明年，侍御史周祕言：“今有无举员考第，因近臣荐对，即改官升擢，实长奔竞。望诏大臣，自今惟贤德才能之人，余并依格注拟。”廷臣或请以前宰执所举改官，易以司马光十科之目，岁荐五员，中书难之。诏“前宰执所举京削，不理职司”而已。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贿公行，奸弊滋甚。尝睹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换给之期限，战功之定处，去失之保任，书填之审实，奏荐之限隔，酬赏之用否，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是，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

有议减任子者，孝宗以祖宗法令难于遽改，令吏部严选试之法。自是，初官毋以恩例免试，虽宰执亦不许自陈回授。旧制，任子降等补文学及恩科人皆免，至是悉试焉。凡未经铨中及呈试者，勿堂除；虽墨敕，亦许执奏。旧制，宗室文资与外官文臣参注窠阙，武资则不得与武臣参注，但注添差。至是，始听注厘务阙。乾道七年，始命铨试不中、年四十，呈试不中、年三十者，令写家状，读律注官。陈师正言：“请令宗室恩任子弟出官日量行铨试，如士夫子弟之法，多立其额而优为之制。”遂诏：“自今宗室曾经应举得解者，许参选，余并行铨试，三人取二。其三试终场不中人，听不拘年限调官。”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则当量人才，在铨部则宜守成法。法本无弊，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谚称吏部为‘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复裁定，不无疏略，然守之亦可以无弊。而徇情废法，相师成风，盖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宽，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滥，盖由此也。望令裒集参附法及乾道续降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牴牾者弗去，凡涉宽纵者悉刊正之。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赇谢之奸绝，冒滥之门塞矣。”于是重修焉。既而吏部尚书蔡洸以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编类，名《吏部条法总类》。十一月，《七司敕令格式申明》成

书。

淳熙三年，中书舍人程大昌言：“旧制，选人改秩后两任关升通判，通判两任关升知州，知州两任即理提刑资序。除授之际，则又有别以知县资序隔两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以通判资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谓之‘权知’，上而提刑、转运亦然。隔等而授，是择材能也；结衔有差，是参用资格也。今得材能、资格俱应选者为上，其次，则择第二任知县以上有课绩者许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许作监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许作职司，庶几人法并用。”从之。

宁宗庆元中，重定《武臣关升格》。先是，初改官人必作令，谓之“须入”。至是，复命除殿试上三名、南省元外，并作邑；后又命大理评事已改官未历县人，并令亲民一次，著为令。

绍定元年，臣僚上言：“铨曹之患，员多阙少，注拟甚难。自乾道、嘉定以来，尝命选部职官窠阙，各于元出阙年限之上，与展半年用阙。历年浸久，入仕者多，即今吏部参注之籍，文臣选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万七千余员，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阙，宜其胶滞壅积而不可行。乞命吏部录参、司理、司法、令、丞、监当酒官，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从之。

淳祐七年，监察御史陈垓建言，乞申戒饬铨法十弊：一曰添差数多，破法耗财； 谓倅贰、幕职、参议、机宜、总戎、钤辖、监押之类。

二曰抽差员众，州县废职； 谓监司、帅守幕属多差见任州县他官权摄。

三曰摄局违法，蠹政害民； 谓监司、师守徇私差权幕属等职。

四曰“须入”不行，侥幸挠法； 谓初改官人必作知县，今多规免，苟图京局，躐求倅贰，遂使不曾历县之人冒当郡寄。

五曰奏辟不应，奔竞日甚； 谓在法未经任人不许奏辟，今或以初任或以阙次远而改辟见次者。

六曰改任巧捷，紊乱官常； 谓在法已授差遣人，不得干求换易。今既授是官，复谋他职，辞卑居尊，弃彼就此。

七曰荐举不公，多归请托；八曰借补繁多，官资泛滥；九曰□旷职

守，役心外求；十曰匿过居官，玩视国法。 谓曾经罪犯，必俟赦宥。今则既遭弹劾，初未经赦者，经营差遣。

旧制，军功补授之人，自合从军，非老疾当汰，无参部及就辟之法。比年诸路奏功不实，寅缘窜名，许令到部，及诸司纷然奏辟，实碍铨法。建炎兵兴，杂流补授者众，有曰上书献策，曰勤王，曰守御，曰捕盗，曰奉使，其名不一，皆阃帅假便宜承制之权以擅除擢。有进士径补京官者，有素身冒名即为郎、大夫者。乃诏："从军应赏者，第补右选，以清流品。"又有民间愿习射者，籍其姓名。守令月一试，取艺优者，如三路保甲法区用。

绍兴初，尝以兵革经用不足，有司请募民入赀补官，帝难之。参知政事张守曰："祖宗时，授以斋郎，今之将仕郎是也。"知枢密院李回曰："此犹愈科率于民。"乃许补承节郎、承信郎、诸州文学至进义副尉六等，后又给通直郎、修武郎、秉义郎、承直至迪功郎。其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封叙，并依奏补出身法，毋得注令录及亲民官。和议之后，立格购求遗书，亦命以官。凡殁于王事，无遗表致仕格法者，听奏补本宗异姓亲子孙弟侄，文臣将仕郎，武臣承信郎；余亲，上州文学或进武校尉，所以褒恤忠义也。又以两淮、荆襄，其土广袤，募民力田。凡白身劝民垦田及七十五顷者与副尉，五百顷补承信郎。

孝宗即位，命帅臣、监司、郡守、尝任两府及朝官等遣亲属进贡，等第补授登仕郎、将仕郎，推恩理为选限。淳熙三年，诏罢鬻爵，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补官，余皆停。自是，进纳军功，不理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止于赎罪及就转运司请解而已。

志第一百十二 选举五（铨法下）

○远州铨 补荫 流外补

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初，铨格稍限以法，凡州县、幕职，每一任近，即一任远。川峡、广南及沿边，不许挈家者为远，余悉为近。既分川峡为四路，广南东、西为二路，福建一路，后增荆湖南一路，始立八路定差之制，许中州及土著在选者随意就差，名曰“指射”，行之不废。

太平兴国初，选人孟峦拟宾州录事参军，诣匦诉冤，坐流海岛。自是，得远地者不敢辞。既而诏：“川峡、岭南、福建注授，计程外给两月期，违则本州不得放上，遣送阙下，除籍不齿。或被疾，则所至陈牒，长吏按验，付以公据；废痼末损，则条状以闻。”雍熙四年，又诏：“选人年六十，勿注远地；非土人而愿者听。凡任广、蜀、福建州县，并给续食。”初，岭南阙官，往往差摄。至是，诏州长吏试可者选用之；罢秩，奏送阙下，与出身。淳化间，又诏：“岭南摄官，各路惟许选二十员以承乏，余悉罢归。”

始，令岭南幕职，许携族行，受代不得寄留。至道初，申诏：“剑南州县官，不得以族行。敢有妄称妻为女奴，携以之官，除名。”初，荣州司理判官郑蛟，冒禁携妻之任。会蜀贼李顺构乱，其党田子宣攻陷城邑，而蛟捕得之，擢为推官。至是，知梓州张雍奏其事，上命戮蛟，而有是诏。

咸平间，以新、恩、循、梅四州瘴地，选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铨拟官，悉标其过犯，自是，凡注恶地，令不须书。又诏：“规避遐远，违期受代，勘鞫责罚，就移远地。”

神宗更制，始诏：“川峡、福建、广南，之官罢任，迎送劳苦，其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于是七路自常选知州而下，转运司置员阙籍，具书应代时日，下所部郡众示之。凡见任距受代半年及已终更者，许用本资序指射。有司受而阅之，定其应格当差者，上之审官东院、流内铨，审覆如令，即奏闻降敕。若占籍本路，或游注此州，皆从其便；惟不许官本贯州县及邻境，其参拟铨次悉如铨格。无愿注者，上其阙审官，而在选者射之。武臣之属西院、三班院者，令枢密院放此具制。后荆湖南亦许就注。或言：“土人知州非便。法应远近迭居，而川人许连任

本路，常获家便，实太偏滥。”王安石曰：“分远近，均劳佚也。中州士不愿适远，四路人乐就家便，用新法即两得所欲；况可以省吏卒将迎、官府浮费邪？”何正臣又言：“蜀人之在仕籍者特众，今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寮寀吏民皆其乡里亲信，难于徇公，易以合党。请收守令阙归之朝廷，而他官兼用土人，量立分限，庶经久无弊。兼闻差注未至尽公，愿许提刑司索案牍究察之。”奏上，法不为改，但申严提刑司互察之法。

元祐初，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均之弊有七：诸路赴选中试乃差，八路随意取射，一也。诸路吏部待试，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二也。八路虽坐停罢，随许射注；而见在吏部待次之人，至有历任无过，尚须试法，候及一年方有注拟，三也。其待次者又许权摄，禄无虚日；而吏选无愆犯，亦大率四年方再得禄，四也。土人得射奏名者，免试就注家便，年高力惫，不复望进，往往营私废职，五也。仕久知识既多，土人就射本路，不无亲故请托，六也。八路监司地远而专，设漫灭功过名次，人亦不敢争校；故有力者多得优便，而孤寒滞却，七也。请并八路差尽归吏部为便。”既而吏部亦请用常格差除，遂悉归之铨。

绍圣复行旧制，且许八路人阴补出官，即转运司试中注阙。重和间，臣僚又言其弊：“转运以军储、吏禄、供馈、支移为己责，而视差注为末务，往往付之主案吏胥定拟，而签厅视成书判而已。注阙之高下，视贿之厚薄。无赂，则定差之牍，脱漏言词，隐落节目。及其上部，必致退却，参会重上，又半岁矣。以是阙多而不调者众。宜督典领之官，岁终取吏部退难有无、多寡，为之课而赏罚之，庶可公注拟而绝吏赇。”乃命立《考课法》。

建炎初，诏福建、二广阙并归吏部，惟四川仍旧制。初，累朝以广南地远，利入不足以资正官，故使举人两与荐选者，试刑法于漕司，以合格者注摄两路，谓之“待次”。摄官更两任无过，则锡以真命。至是，虽归之吏部，逾年无愿就者，复归漕司。自神宗朝，宗室不许调川峡官；至是宗室多避难入蜀，乃听于四路注拟。绍兴六年，诏：“川峡转运司每季孟月上旬集注。”为定法焉。八年，直学士院勾龙如渊上疏谓：“行都去蜀万里，而比岁窠阙归之朝廷，寒远之士，困抑者众。愿参酌前制，稍还漕铨之旧，立为定格，使与堂除不相侵紊。”遂命以小郡知州、监以下，仍付漕司差注，其选人改官诣司公参，理为“到部”。人称便焉。

补荫之制。凡奏戚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本服期亲，奉礼郎；大功，守监簿；小功，初等幕职官； 元丰前，试大理评事。

缌麻，知令、录。 元丰前试校书郎。

异服亲亦如之。有服女之夫，则本服大功以上女夫，知令、录；小功，判、司、主簿或尉；缌麻，试监簿。周功女之子，知令、录；孙及大功女之子，判、司、主簿或尉；曾孙及大功女之孙、小功女之子，并试监簿；其非所生子若孙，各降一等；缌麻女之子，试监簿。

每祀南郊、诞圣节，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录亲属四人，皇后二人。非遇推恩而特旨赐官，不用此法。凡诸妃期亲守监簿，余判、司、主簿或尉；异姓亲试监簿。婉容以上有服亲，才人以上小功亲，并试监簿。凡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夫之期亲，判、司、主簿或尉，余试监簿；子，补殿中丞；孙，光禄寺丞；婿，太常寺太祝；外孙，试衔、知县。凡亲王婿，大理评事；外孙，初等职官；女之子婿，试监簿。宗室缌麻以上女之夫，试衔、知县；袒免，判、司、主簿或尉。其愿补右职，依换官法。奉礼郎即右侍禁，幕职官即左班殿直，知令、录即右班殿直，判、司、主簿、尉即奉职，试监簿即借职。

凡文臣：三公、宰相子，为诸寺丞；期亲，校书郎；余亲， 本宗大功至缌麻服者。

以属远近补试衔。使相、参知政事、枢密院使、副使、宣徽使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校书、正字；余亲，补试衔。节度使、仆射、尚书、太子三少、御史大夫、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子，校书郎、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余亲，试衔。三司使，翰林、资政殿侍讲、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太常、宗正卿，中丞，丞、郎，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余亲，试衔及斋郎。两省五品、龙图阁直学士、待制、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子，寺、监主簿；期亲，试衔；余亲，斋郎。诸司大卿、监子，寺监主簿；期亲，试衔。小卿、监兼职者子，试衔；期亲，斋郎。

凡武臣：宰相子，为东头供奉官，使相、知枢密院子，为西头供奉官；期亲，皆左侍禁；余属，自左班殿直以下第官之。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西头供奉官；期亲，右侍禁；余属，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右侍禁；期亲，右班殿直；余属，三班奉职以下第官之。客省使、引进防御

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阁门使子，右班殿直；期亲，三班奉职；余属，为差使、殿侍。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三班奉职；期亲，借职；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分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借职。

凡兼职在馆阁校理、检讨，王府记室、翊善、侍讲，三司主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江淮发运，诸路转运，始许奏及诸亲。提点刑狱，惟许奏男。其尝以赃抵罪，得复故官。文臣至郎中及员外郎任馆阁职，武臣至诸司副使、诸卫将军者，止许荫子若孙一人，尚在谪籍者弗预。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然后得请。始减岁补千牛、斋郎员额；斋郎须年貌合格，诵书精熟，乃得奏。

太宗践极，诸州进奏者授以试衔及三班职，初推恩授散试官者，不得赴选。太平兴国二年，乃诏授试衔等人特定七选集，遂为定令。凡诞圣节及三年大祀，皆听奏一人。而淳化改元恩，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许更荫一子，由是奏荐之恩始广。每诞圣节，朝臣多请奏疏属，不报。至道二年，始限以翰林学士、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以上，赐一子出身，此圣节奏荐例也。先是，任子得摄太祝、奉礼，未几即补正员。帝谓："膏粱之子，不十年坐致闺籍。"是年，悉授同学究出身赴选集。

真宗东封，祀汾阴，进奉人已官者进秩，未官者令翰林试艺，与试衔、斋郎、借职。公主、郡县主以下诸亲，外命妇入内者，亦有恩庆。而东封恩，则提点刑狱、朝臣、使臣，皆得奏一人。奏戚属，旧无定制。有求补阁门祗候者，真宗以宣赞之职，非可以恩泽授，乃诏："自今求叙迁者，至殿直止。"大中祥符二年，以门荫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于国学受业，及二年，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其业，乃以名闻。内诸司使、副授边任官者，陛辞时许奏子。诏枢密院定其制，凡妄名孙及从子为子求荫者，坐之。七年，帝幸南京，诏臣僚逮事太祖者，赐一子恩泽，令翰林学士李维等定，自给谏、观察使以上得请。初，转运使辞日，许奏一人。天禧后，惟川、广、福建者听，余路再任始得奏。又诏："承天节恩例所荫子孙，不许以他亲及已食录者。"特许西京分司官，郊禋奏荫一子。自是分务西洛者得以为例，南京则否。

仁宗庆历中，裁损奏补入仕之路，凡选人遇郊赴铨试，其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罢圣节奏荫恩，学士以下，遇效恩得奏大功以上亲，再遇郊得奏小功以下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荫子若孙，再

郊及期亲，四遇郊听荫大功以下亲。初得奏而年过六十无子孙，荫期亲。其皇亲大将军以上妻，再遇郊亦许之。武臣荫例仿此。凡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过二十，必五服亲乃许。已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

英宗即位，郡县致贡奉人，悉命以官。知谏院司马光建言："监司、太守，遣亲属奉表京师，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近远，推恩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或所遣非亲，亦除斋郎及差使、殿侍，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因循不革。爵录本待贤才，今此等受官，诚为大滥。纵不能尽罢其人，若五服内亲，等第受以一官，其无服属量赐金帛，庶少救滥官之失。"然诏令已行，不从其议。时方患官冗，言者皆谓："由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易至高位，故获荫者众。"乃令待制以上，自迁官后六岁，无故则复迁之，有过益展年，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监限七十员，员有阙，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

仁宗虽罢圣节恩，而犹行之妃、主。神宗既裁损臣僚奏荫，以宫掖外戚恩尤滥，故稍抑之。旧，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间一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奏。后定，诸妃每遇圣节并郊许奏有服亲一人。淑仪、充仪、婕妤、贵人遇郊，许奏小功以上亲一人，位号别而资品同者，许比类奏荐。旧，公主每遇圣节、郊礼，奏夫之亲属一人；公主生日，许奏一人。后罢生日恩，所奏须有服亲。皇亲妻两遇郊，许奏期亲一人，后罢奏。旧，郡、县主遇郊，许奏亲生子右班殿直，若庶子及其夫之亲，两遇郊许奏借职一人。后亲子惟注幕职，孙若庶子，两遇郊方许奏一人，夫之亲属勿奏。旧，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得遗表恩，后除之。妃嫔、公主以下，非有服亲之婿不许奏。既而曾布等又言："臣僚陈请恩泽，宜有定制。"乃许见任二府岁乞差遣一人。宰臣、枢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罢者，陈乞转官一人，指射差遣二人。余执政官，并各一人。待制以上乞差遣迁学士者又一人。三路、广桂安抚使、知成都府、梓州差遣一人，亲孙、子循一资。广南转运、提点刑狱奏子孙或期亲合入官一人。成都、梓、利、夔路差遣一人，子孙循一资。中书检正官、枢密院检详官至员外郎，在职及二年，遇大礼许补亲属。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官，虽未至员外，听奏补。邕、宜、钦极边烟瘴知州，听奏子孙一人。凡因战阵物故及殁于王事，许官其子孙。又功臣绘像之家，如无食录人，则许特奏子孙一人入官。既定《铨试法》，任子中选者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往往特旨赐进士出身。

元祐元年诏："诸军致仕停放人，其遗表恩该及子而过五年自陈者，虑有冒滥，毋推恩。职事官卿、监以下应任子者，须官至朝奉郎，乃许奏。"三年，定宰臣、执政初遇郊，许奏本宗异姓亲各一人，次遇郊，奏数如初。愿用其恩与有官人，则许转官并循资，或乞差遣，惟不得转入朝官、循入支掌。应奏承务郎、殿直以上，许换升一任；不得升入通判。馀官三遇郊，许奏有官人。旧制，应奏两人止者，次郊，止许奏有官人。其后，遇郊更合补荫者，并准此为间隔之次；已致仕而遇大礼应奏补者，再奏而止。宣仁太皇太后谕辅臣曰："近已裁减入流，本家恩泽，宜减四分之一。"吕公著等曰："陛下临朝同听断，本殿恩泽，自不当限数。先来所定，止与皇太后同等，岂可更损？"宣仁曰："裁减恩泽，凡自上而始，则均一矣。"乃诏曰："官冗之患，实极于今，苟非裁入流之数，无以清取士之原。吾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同之。"

哲宗既亲政，诏复旧。凡乞致仕而不愿转官者，中大夫至朝奉郎及诸司使，许奏补本宗有服亲一人；自奉议郎、内殿承制以下，许与有服亲一人恩例；惟中大夫、中散大夫、诸司使带遥郡者，荫补外仍与有服亲恩例；若致仕未受敕而身亡者，在外以陈乞至门下省日，在京以得旨日，亦许乞有服亲恩例一人。初，《任子法》以长幼为序，若应奏者有废疾，或尝犯私罪至徒，或不肖难任从仕，许越奏其次。至是，始删去格令"长幼为序"四字。

五年，定《亲王女郡主荫补法》，遇大礼，许奏亲属一人，所生子仍与右班殿直；两遇，奏子或孙与奉职；即用奏子孙恩回授外服亲之夫，及夫之有服亲者，有官人转一官，毋得升朝，选人循一资，无官者与借职，须期以下亲，乃得奏。吏部言："皇太妃遇大礼，以应奏恩与其亲属，而服行不应法。"诏用皇后缌麻女之子为比，补借职。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而太妃未有法。绍圣初，诏皇太妃用兴龙节奏亲属恩，回授门客。自是，太后每及八年、太妃十年，奏门客一名，与假承务郎，许参选。如年数未及，凡恩皆毋回授。

元符后，命妇生皇子许依大礼奏有服亲，三品以上三人。宗室缌麻亲，许视异姓荫孙。凡荫补异姓，惟执政得奏，如签书枢密院事虽依执政法，而所荫即不理选限。后因转官碍止法者，许回授未仕子孙，而贪冒者又请回授异姓，有司每沮止之，然亦多御笔许特补。

政和间，尚书省定《回授格》，谓无官可转，或可转而官高不欲转，或事大而功效显著为一格，许奏补内外白身有服亲；官有止法不可

转，功绩次著为一格，许奏本宗白身袒免亲；官不甚高、而功绩大为一格，许奏本宗白身有服亲；官不甚高、功不甚大为一格，而分为三，一与内外有官有服亲，一与有官有服本宗亲，一与有官有服者之子孙。凡为六等。

宣和二年，殿中侍御史张汝舟言："今法所该补奏，与先朝同。昔之官至大夫，历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阅三五年，有已至大夫者矣；诸翼将军至武翼郎，须出官三十年，方许奏补；今文武官奏补，未尝限年，此太滥也。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不及受敕，乃格其恩，于是有身谢而未受敕者，其家或至匿哀须限；然不及亲受而不与沾恩者多矣，此太吝也。欲自今中大夫至带职朝奉郎以上，虽遇郊恩，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许荫补；虽已经奏荐，再遇郊恩年仍未及者，亦寝其奏，庶抑其滥。至于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尝求休致，而身谢在出敕前，欲并许奏荫，以补其不及。"诏尚书省文武官致仕，虽不及受敕，若无曾受荫人，自有遗表恩。又寺、监长贰至开封少尹，系用职事荫补，不合限年。余从之。

崇宁以来，类多泛赏，如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皆无事状可名，而直以与之。孟昌龄、朱勔父子、童贯、梁师成、李邦彦等，凡所请求皆有定价，故不三五年，选人有至正郎或员外，带职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遥郡横行者。而蔡京拔用从官，不论途辙，一言合意，即日持橐。又优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换防御、观察使。由此任子百倍。饮宗即位，赦恩覃转，惟许宗室；其文武臣止令回授有官有服亲，且诏："非法应回授及特许者，毋录用。"

高宗中兴，重定《补荫法》，内外臣僚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随，文武各有等秩，见《职官志》。建炎元年，诏："宰执子弟以恩泽任待制以上者，并罢。"绍兴四年诏："文武太中大夫以上及见带两制职名，依旧不限年。内无出身自授官后以及十五年，年及三十、不系宫观责降之人，听依条补荫。"七年，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祖宗时，仕至卿、监者，皆实以年劳、功绩得之，年必六十，身不过得恩泽五六人。厥后私谒行，横恩广，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员数比祖宗时不知其几倍，而恩例未尝少损。有一人而任子至十余者，此而不革，实蠹政事，望议革其弊。"会思诚去国，议遂格。旧法，惟赃罪不许任子，新令并及私罪徒，有司以为拘碍者多，遂罢新令。又诏："宰执、侍从致仕遗表，惟补缌麻以上亲，毋及异姓。"二十

二年，以武臣多出军中，爵秩高而族姓少，凡有荐奏，同姓皆期功，异姓皆中表，闾巷之徒附会以进。命须经统辖长官结罪保明，诡冒者连坐之。帝于后妃补荫，每加裁抑，诏后族不得任从官。

孝宗即位，思革冗官。初诏百官任子遇郊恩权免奏荐，年七十人，遇郊不许奏子。俄又诏，未奏者许一名。隆兴元年，以张宋卿言荫补冗滥，立为定法。凡员外转正郎，正郎转侍从，卿监之至中大夫，每初遇郊，则听任一子；再经，则不许复请。遗表之恩，各减其一。减年之类，亦去其半。至府史之属，武功之等，亦仿此差降之。

乾道二年诏："非泛补官，如宗室、戚里女夫捧香，异姓上书献颂，随奉使补官，阵亡女夫，异姓给使减年之类，转至合奏荐官，候致仕与奏一名，尝奏者不再奏。"四年，诏："宗室袒免亲诸卫将军、武功大夫至武翼郎以上，遇大礼奏补亲属，并依外官法，著为令。"九年，诏："文臣带职员外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尝奏荐者，与致仕恩泽一名；即已尝奏荐而被荫人身亡，许再请。应朝奉郎、武翼郎以上补授及三十年者，亦与一名。"又诏："武臣尝任执政官，遇郊听补文资。"于是恩数视执政者亦得之。盖戚里、宗王与夫攀附之臣，皆争以文资禄其子，不可复正矣。自隆兴著酬赏实历对用转官之法，迁官稍缓。至是，郊恩之奏视为减半，然犹未大艾也。淳熙九年，始诏："减任子员数。自宰相、执政、侍从、卿监、正郎、员外郎，分为五等，每等降杀，以两酌中定为止数，武臣如之。宰相十人，执政八人，侍从六人，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通减三分之一。"于是冗滥渐革。

宁宗庆元中，立《补荫新格》，自使相以下有差，文臣中大夫、武臣防御使以下，不许遗表推恩。嘉泰初，以官冗恩滥，凡宗女夫授官者，依旧法终身止任一子，两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门客，著为令。

凡流外补选，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覆试，补受。后以就试多怀挟传授，乃锁院、巡搜、糊名。凡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既考合格，复令口诵所对，以妨其弊。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得优试者，率中选。后遂考试百司人，岁以二十人为额，毋得侥幸求优试。为职掌者，皆限年，授外州司户、勒留，有至诸卫长吏、两省主事者。

学士、审官、审刑院，登闻检鼓院，纠察刑狱司，皆选取诸司吏人，或以年限，或理本司选。然中书制敕及五院员阙，多即遣官特试书札，验视材质。制敕院须堂后官以下亲属，五院须父祖有官者，枢密院亦如之，惟本院试验。宣徽院、三司、各省、阁门、三班院，皆本司召补，至其首者出职。

凡出职者，枢密院、三司，皆补借职以上，余或补州县。内廷诸司主吏、三司大将，亦有补三班借职者。中书主事以下，三司勾覆官以上，各带诸州上佐；枢密院主事以上，皆带同正将军；馀多带远地司户、簿、尉。

先是，勒留、出官及选限，皆无定制。其隶近司，有才三二年即堂除外官者。咸平末，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与两制、御史中丞同详定之。白等请令“中书沿堂五院行首、副行首，依旧制补三班；通引、堂门、直省、发敕验使臣，遇阙，依名次补正名；三年授勒留官，遇恩则一年，授后，七年出官。宣徽院贴房至都勾押官，军将至知客、押衙各六等，并以次补；至勾押官、押衙，及五年以上出官，补三班或簿、尉。学士院孔目官，补正三年授勒留官，遇恩一年，授后，五年出官；驱使官，补正四年授勒留官，遇恩二年，授后，八年出官。三馆孔目官，书直库表奏、守当官，四年授勒留官，遇恩二年，授后，守当官八年、书直库表奏官七年、孔目官六年出职；其职迁补者，许通计年考，有奉钱官者，更留三年。典书、楷书五选集，准格三馆入流，岁数已少，无得以诸色优劳减选。阁门、客省、承受、驱使官转次第，并依本司旧例补正名，四年授勒留官，遇恩则二年，授后，七年出授簿、尉；其行首并如旧制。审刑院本无职掌名额，于诸司选差正名，令不以有无勒留。审官五年、审刑三年，出官以前，诸司请自今勒留，并比七选集授官例，赴选日不以州县地望为资叙。”从之。后又定客省承受、行首岁满补殿直、奉职；御书院、翰林待诏、书艺祗候，十年以上无犯者听出职。

太祖尝亲阅诸司流外人，勒之归农者四百人。开宝间，诏：“流外选人经十考入令、录者，引对，方得注拟。驱使散从官、伎术人，资考虽多，亦不注拟。”堂后官多为奸脏，欲更用士之在令、录、簿、尉选者充之；或不屑就，而所选不及数，乃如旧制。雍熙时，以堂后官充职事官，入谢外不赴朝参，见宰相礼同胥吏。端拱初，以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楚丘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将作监丞，充中书堂后官，拔选人授京官为堂吏，自此始。

志第一百一十三 选举六（保任 考课）

保任之制。铨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才，故予夺升黜，品式具在，而又责官以保任之。凡改秩迁资，必视举任有无，以为应否；至其职任优殊，则又随事立目，往往特诏公卿、部刺史、牧守长官，即所部所知，扬其才识而任其能否。上自侍从、台谏、馆学，下暨钱谷、兵武之职，时亦以荐举命之，盖不胶于法矣。

国初，保任未立限制。建隆三年始诏："常参官及翰林学士，举堪充幕职、令、录者各一人，条析其实，毋以亲为避。"既而举者颇因缘为奸，用知制诰高锡奏："请许人讦告，得实，则有官者优擢，非仕宦者授以官，或赏缗钱；不实，则反坐之。"自是，或特命陶谷等举才堪通判者，或诏翰林学士及常参官举京官、幕职、州县正员堪升朝者。藩镇奏掌书记多越资叙，则诏历两任有文学方得奏。又令诸道节度、观察使，于部内官选才识优茂、德行敦笃者各二人，防御、团练使各举一人，遣诣阙庭，观其器业而进用焉。凡被举擢官，于诰命署举主姓名，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

太宗尤严牧守之任，诏诸道使者察部内履行著闻、政术尤异、文学茂异者，州长吏择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干者，具名以闻，驿召引对，授之知县。又令阅属部司理参军，廉慎而明于推鞫者，举之。雍熙二年，举可升朝者，始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举之。

淳化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乃诏曰："国家详求干事之吏，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尚虑徼功，固当责实。凡转运使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成绩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令岁终以闻。非殊异者不得条奏。"又诏：三司、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论荐；其有怀材外任，未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举。始令内外官，凡所举荐有变节逾矩者，自首则原其联坐之罪。

太宗听政之暇，每取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择其有德誉者，悉令举官。所举之人，须析其爵里及历任殿最以闻，不得有隐。如举状者有赏典，无验者罪之。又尝谓宰臣曰："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慎，不欺暗室，名节造次靡渝；小人虽善谈忠信，而履行颇僻，在官黩货，罔畏刑罚。如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贿成，聚敛无已，其土产富于罗，州民谓之'罗端公'，则为治可知矣。卿等职在抡材，今令朝臣举官，

已是逐末，更不择举主，何由得人也。”供奉官刘文质尝入奏，察举两浙部内官高辅之、李易直、艾仲孺、梅询、高鼎、高贻庆、姜屿、戚纶八人有治迹，并降玺书褒谕。帝曰：“文质所举，皆良吏也。”特迁文质为西京作坊副使。

咸平间，秘书丞陈彭年请用唐故事举官自代。诏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参详之。拯等上言：“往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今官品制度沿革不同，请令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授讫，具表让一人自代，于阁门投下，方得入谢。在外者，授讫三月内，具表附驿以闻。”遂著为令。

真宗初，屡诏举官，未立常制。大中祥符二年诏：“幕职、州县官初任，未闲吏事，须三任六考，方得论荐。”三年，始定制：

自翰林学士以上常参官，岁各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一人，著其治行所宜任，令阁门、御史台岁终会其数。如无举状，即具奏致罚。于冬季以差出，亦须举官后乃入辞。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边、川、广钤辖、亲民者，亦仿此制。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奏举部内官属，则不限人数，具在任劳绩，如无可举及显有逾滥者，亦须指述，不得顾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违期则都进奏院以名闻，论如不申考帐法。

三司使副举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凡被举者，中书岁置二籍，疏其名衔，下列历任功过、举主姓名及荐举数。一以留中书，一以五月一日进内。明年，籍内仍计向来功过及举主数，使臣即枢密院置籍。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官凡出使回，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赴阙，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所经州县访闻善恶，亦许同奏，先于阁门投进，方得入见。

凡朝廷须人才，及欲理州县弊政剧务，即籍内视举任及课绩数多而资历相当者差委，于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或任内干集，特与迁秩，苟不集事，本犯虽不去官，亦移闲慢僻远地。内外群臣所举及三人有成绩，仰中书、枢密院具姓名取旨甄奖。如并举三人俱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当行责降。或得失相参，亦与折当。

天圣六年诏："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大理寺详断、刑部详覆法直官，皆举幕职、州县晓法令者为之。自请试律者须五考，有举者，乃听试。试律三道，疏二道，又断中小狱案二道，通者为中格。"时举官擢人，不常其制。国子监阙讲官，则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欲官诸边要，亦尝诏节度使至阁门使、知州军、钤辖、诸司使，举殿直以上材勇堪边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边有警，则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举所部官才堪将帅者；三路知州、通判、县令，则诏近臣举廉干吏选任之，毋拘资格。至于文行之士，钱谷之才，刑名之学，各因时所求而荐焉。

自天圣后，进者颇多，始戒近臣，非受诏毋辄举官。又下诏风厉，毋以荐举为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毋得复荐，失举而已擢用，听。自言不实，弗为负。初，选人四考，有举者四人，得磨勘迁京官；始诏增为六考，举者五人，须有本部使者。御史王端以为："法，用举者两人，得为县令。为令无过谴，迁职事官、知县；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举者两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迁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乃定令：被荐为令，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否则如常选，毋辄升补。

时增设禁限，常参官已授外任，毋得奏举。京官见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马都监、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通判，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乃听举，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举数，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观察至诸司副使，举吏各有等数，毋得辄过；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又限到官一考，方得荐。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其常参官毋得复举，自是举官之数省矣。定监司以所部州多少剧易之差，为举令数，非本部勿举。其后又增举主三员。盖官冗之弊浸极，故保荐之法，大抵初略而后详也。

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监，凡二千八百余员，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至二百五十余人。且以先朝事较之：方天圣中，法尚简，选人以四考改官，而诸路使者荐部吏，未有限数；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通判者，虽非部吏皆得荐。时磨勘改官者，岁才数十人，后资考颇增，而知州荐吏，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常参官不许荐士。其条约渐繁，而改官者固已众矣，然引对犹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监司奏举之数，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数

省；今也，法密而其数增，此何故哉？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务充数而已。如郡守岁许荐五人，而岁终不满其数，则人人以为遗己。当举者避谤畏讥，欲止不敢，此荐者所以多，而真才实廉未免混于无能也。宜明诏天下，使有人则荐，不必满所限之数。”天子纳其言，下诏申敕。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视元数以三分率之，减一分；举职官，有举者三人，任满选如法。所以分减举者数，省京官也。

判吏部流内铨蔡抗又言：“奏举京官人，度二年引对乃可毕，计每岁所举，无虑千九百员，被举者既多，则磨勘者愈众。且今天下员多阙少，率三人而待一阙，若不稍改，除吏愈难。臣以为可罢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从之。自是举官之数弥省矣。故事，初入二府，举所知者三人，将以观大臣之能。后来请谒之说胜，而荐者或不以公。四年诏：“中书、枢密院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

神宗即位，乃罢两府初入举官。凡荐任之法，选人用以进资改秩，京朝官用以升任，旧悉有制。熙宁后，又从而损益之，故举皆限员，而岁又分举，制益详矣。定十六路提点刑狱岁举京官、县令额。又诏察访使者得举官。选人任中都官者，旧无举荐，始许其属有选人六员者，岁得举三员。既而帝以旧举官往往缘求请得之，乃革去奏举，而概以定格。诏内外举官法皆罢，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

元祐初，左司谏王岩叟言：“自罢辟举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病之。于是不得已而别为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实荐举而不与同罪，且选才荐能而谓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岂为通术？”遂复内外举官法。

及司马光为相，奏曰：

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

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 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 举有官人。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 举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 举知州以上资序。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 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 同上。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 同上。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 举有官人。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 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同上。

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告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缪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

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诏皆从之。

二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万众，所系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资格用之，凡再为半刺、有荐者三人，则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养。请令内外从臣，岁举可为守臣者各三人，略资序而采公言，庶是可以择才庇民也。"诏："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再历通判资序、堪任知州者一人，籍于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四县者，其守臣有阙，先差本资序人，次案籍以及所荐者。"

顷之，侍御史韩川言："近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而荐所不及，虽课入优等，皆未预选，此倚荐以为信也。然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唯驰骛请求、因缘宛转者，常多得之。迹远地寒，虽历郡久、治状著、课入上考，偶以无荐，则反在通判下，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且州以县

之多少而分简剧，亦未为尽。盖繁简在事不在县，固有县多而事不繁，亦有县少而事不简者。愿参以考绩之实，著为通令，仍不以县之多少而为简剧。”诏吏部立法以闻。已而岁举积久，吏部无阙以授。四年，遂罢太中大夫以上岁举法，惟奉诏乃举焉。

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言：“选人初受任，虽能，法未得举为京官。而有挟权善请求者，职官、县令举员既足，又并改官举员求之。”诏：“历任通及三考，而资序已入幕职、令录，方许举之改官。”

初，神宗罢荐举，惟举御史法不废。熙宁二年，王安石言：“举御史法太密，故难于得人。”帝曰：“岂执政者恶言官得人耶？”于是中书悉具旧法以奏。安石曰：“旧法，凡执政听荐，即不得为御史。执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荐之，则其人不复得言事矣，盖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旧法，一委中丞举之，而稍略其资格。赵抃曰：“用京官恐非体，又不委知杂，专任中丞，亦非旧制。”帝曰：“唐以布衣马周为之，用京官何为不可？知杂，属也，委长为是。”侍御史刘述奏曰：“旧制，举御史必官升京朝，资入通判。众学士、本台丞、知杂更互论荐，每一阙上，二人而择用一人。今专委中丞，则爱憎由己，公道废于私恩；或受权臣之托，引所亲厚，擅窃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弗听。既改法，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谢景福方为条例司属官，中丞吕公著荐之，遂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宣仁太后听政，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叔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章惇曰：“故事，谏官皆荐诸侍从，然后大臣禀奏，今得无有近习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实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者。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故事不可违。”于是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皆避亲嫌。光曰：“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惇曰：“缜、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怀奸当国者，例此而引其亲党，蔽塞聪明，恐非国之福。纯仁、祖禹请除他官，仍令侍从以上，各得奏举。”于是，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待制各举谏官二员；纯仁改除天章阁待制，祖禹为著作佐郎。后又命司谏、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序。

元祐六年，御史中丞郑雍言：“旧御史阙，台官得自荐，所以正名举职也。自官制行，御史中丞与两省分举，而今之两省官属，皆与闻门下、中书政事，其自举非故事，且有嫌。乞专委台官，若稍涉私，自有

黜典。”诏御史中丞举殿中侍御史二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同举监察御史二员，给事中亦举二员。雍又言：“风宪之地，责任宜专。若台属多由他荐，恐非责任之本意。”诏中丞更举监察御史二员。八年，侍御史杨畏言：“风宪之任，人主寄耳目焉。御史进用，宰执不得预，顾令两省属官举之，非是。”遂寝前命。

武臣荐举立格，有枚别职任而举之者，有概名材武而入之铨格者，又其上则“谋略胆勇可备统众”、“谙练兵事可任边寄”之类。惟边要任使隶枢密院，余则审官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后，虽时有更易，而荐举之所重轻，选用之所隶属，多规此立制。

建炎兵兴多事，以中外有文武材略出伦，或淹布衣，或沉下僚，命侍从、监司、郡守搜访，各举所知，州县礼遣赴行在。又诏举“忠信宽博可使绝域”与“智谋勇毅能将万众”者，不以有无官资，并诣登闻检院自陈，才谋勇略可使者，赴御营司量材录用。或命庶僚各举内外官及布衣隐士才堪大用者，擢为辅弼，协济大功；或命侍从举可为台谏者，或举县令，或举宗室；刺史举忠义之士能恢复土疆保护王室者；帅臣、监司、守令举所部见任寄居待次文武官有智谋及武艺精熟者；及访求国初功臣后裔，中兴以来忠义死节之家子孙。四年，以朝班多阙，诏：“台谏、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荐士二人，仍令执政同选。在外待从虽在谪籍，无大过而政事才学实可用者，亦与召擢。”

绍兴二年，廷臣言：“今右武之世，虽二三大将，各立俊功，微贱之中，尚多奇士。愿广加荐举，延问恢复之计。”帝然其言。诏观察使以上各荐可为将帅者二人，枢密籍录以备选用。又以中原士大夫隔绝滋久，流徙东南者，媒寡援疏，多致沉滞，令侍从搜访以闻。三年，复司马光十科，时遣五使宣谕诸道，令访廉洁清修可以师表吏民者。录诏宣谕官所荐，并俟终更，令入对升擢，以劝能吏。复用旧制，侍从官受命三日，举官一员自代，中书、门下省籍记姓名，每阙官，即以举状多者进拟。内外武臣，举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法。

五年，命自监察御史至侍从官，举曾经治县声绩显著者为监司、郡守，不限员数，遇阙选除；才堪大县者，通举二十人，不限资序。十年，以南渡后人材萃于两浙，而属吏荐员甚狭，增部使者荐举改官之额，岁五员。十四年，命守臣终更入见，各举所部县令一人。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国初，常参官皆得举人，不限内外，亦无员数。南渡之初，恩或非泛，人得侥幸，有从军而改秩者。有

捕盗而改秩者，有以登对而改秩者。今朝廷无事，谨惜名器，惟荐举一路，贪躁者速化，廉静者陆沉。今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增一任者减一员，九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减举法，须实历县令，不得仍请岳祠。其或负犯殿选，自如常坐。士有应此格者，行无玷缺，年亦蹉跎，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士。望付有司条上，以弭奔竞。”二十五年，命侍从举知州、通判治迹显著者，以补监司之阙；仍保任终身，犯赃及不职，与同罪。

二十九年，闻人滋又请：“凡在官历任及十考以上，无公私罪，虽举削不及格，许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滥，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数，立为限隔，举状、年劳，参酌并用。”于是下其议，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晞亮等上议曰：“本朝立荐举之法，必使历任六考，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必使之举官五员，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议臣所请，则有力者惟图见次，无材者苟冀终更，出官十余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减改官分数以待无举削者，则当被举之人，必有失职淹滞之叹。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驯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减，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轻议；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为如故便。”滋议遂寝。

三十年，以武臣被荐者众，命内外大臣所举统制、统领官各迁一秩，将官以下，所举者今两府籍记。右正言何溥言：“比命侍从荐举县令，如闻选人不可授大邑，止籍记姓名。夫论人才不拘资格，岂堪为县令而有小大之别乎？今所举者才也，非官也。愿无拘剧易，早与选除，岁一行之，十年之后，天下多贤令矣。”乃诏：“荐举守令，遇见阙依次除授；如已授差遣者，任满取旨。”帝谓辅臣曰：“朕有一人材簿，臣下有所荐扬，退则记其姓名。遇有选用，搜而得之，无不适当。”

孝宗尝命内外选在任闲居待次官举可任监司、郡守之人，以资序分二等，一见今可任，一将来可任，注籍于三省，仍作图进呈，以凭除擢。又以武选之众，拔擢未广，立“谋略沉雄可任大计”、“宽猛适宜可使御众”、“临阵骁勇可鼓士气”、“威信有闻可守边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凡五等科目，令曾历军功观察使以上各举三人。其“通习典章可掌朝仪”、“练达民事可任郡寄”、“谙晓财计可裕民力”、“持身廉洁可律贪鄙”、“词辨不屈可备奉使”五等，令非军功观察使以上举之。并随类指陈实迹，毋得别撰褒词。

隆兴二年，廷臣上言，谓：“国朝视文武为一体，故有武臣以文学换授文资，文臣以材略智谋换右职当边寄者。盖文武两涂，情本参商。若

文臣总干戎事，不换武阶，则终以气习相忌，有不乐从者矣。今兵尘未息，方厉恢复之图，愿博采中外有材智权略可以临边、可以制阃者，仿旧制改授。”从之。乾道以后，又选大将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举及第武艺绝伦可为将佐者。会廷臣言曰：“方今国家之兵，东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余万。其间可为将帅者，不在其上，则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气、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举主，则为之循资再任，五人则为之改秩，而武臣无有焉。古语曰：‘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宜令都统制视监司者岁举武臣二人，视郡守者岁举一人。以智勇俱全为上，善抚士卒、专有胆勇者次之。不拘将校士卒，优以奖擢。被举人有临战不用命者，与文臣犯入己赃者同，并坐举主。”帝可其奏，仍著为法。

三年，礼部尚书赵雄请令侍从、台谏、两省，于知县资序以上岁荐堪充郡守，通判资序以上岁荐监司，仍用汉朝杂举之制，三省详加考察。诏如所请，仍不以内外，杂举岁各五人，保举官及五员以上，列衔共奏。帝曰：“荐举本欲得人，又恐干请，反长奔竞。”龚茂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于弊。今欲精选监司、郡守，非荐举何由知之。”帝曰：“若今杂举，则须众论佥允，又经中书考察而后除授，亦博采遴选之道也。”

吏部请：“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出身，并任巡检、驻泊、监押、知砦，比附《文臣关升条令》，并实历六考，有举主四人，内监司一人，听关升亲民。正副将，两任、有举主二人，内一人监司，亦与关升。凡升副将，视文臣初任通判资序；再关升正将，视文臣次任通判资序；关升路分副都监，视文臣初任知州资序；小郡州钤辖，视文臣次任知州资序。”孝宗以岁举京官数滥，于是内外荐举改官员数，六部、寺、监长贰，户部右曹郎官等，三分减一；礼部、国子监长贰，如上条外又减半；前宰执，岁各减二员；诸道转运、提刑、提举常平茶盐学事司，总领茶马、铸钱司，安抚、制置司，及诸路州军，并四分减一。通籍之数弥省矣。

光宗时，言者谓：“被荐者众，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泛而难从，纵有贤才，不免与侥幸者并弃，请条约之。”乃命帅守、监司毋独员荐士。时荐举固多得人，然有或乏廉声而举充廉吏，或素昧平生而举充所知，或不能文而举可备著述。遂命臣僚自今有人则荐，无人则阙，其尤缪妄者觉察之。

嘉泰二年，令内外举荐并具实迹以闻，自是滥举之弊稍革。嘉定十

二年，命监司、守臣举十科政绩所知自代，露章列荐，并籍记审察。任满，则取其举数多、有政绩行谊者，升擢之。

宋初，内外小职任，长吏得自奏辟。熙宁间，悉罢归选部。然要处职任，如沿边兵官、防河捕盗、重课额务场之类，寻又立专法听举，于是辟置不能全废也。既出常格，则憸人往往因之以行其私。元祐以来，屡行屡止。盖处心公明，则得以用其所知，固为良法；苟徇私昧理，则才不为用，请属贿赂，无所不有矣。又孰若付之铨曹而概以公法者哉？

建炎初，诏河北招抚、河东经制及安抚等使，皆得辟置将佐官属；行在五军并御营司将领，亦辟大小使臣。诸道郡县残破之余，官吏解散，诸司诱人填阙，皆先领职而后奏给付身。于是州郡守将，皆假军兴之名，换易官属，有罪籍未叙复、守选未参部者。朝论患之，乃令厘正，使归部依格注拟。惟陕西五路、两河、两淮、京东等路经略安抚司属官听举辟，余路并罢。四年，初置诸镇抚使，管内州县官并许辟置。言者谓远方之民，理宜绥抚。如峡州四县，多用军功或胥吏补知县，栏吏补监税，民被其害。遂命取峡州、江陵府、荆门军、公安军州县官阙，委安抚司奏辟。命御史台仍旧辟举承务郎已上官充主簿、检法官，不限资序。

绍兴二年，臣僚又以“比年帅守、监司辟官，搀夺部注，朝廷不能夺，铨曹不能违，又多畀以添差不厘务之阙。上自监司、倅贰，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数倍于前日。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所以重困生民。请裁省其阙，否则以宫庙之禄畀之。”遂命自今已就辟差理资任者，毋得据旧阙以妨下次。六年，诏诸道宣抚司，僚属许本司奏辟，内京官以二年为任，愿留再任者，取旨。自兵兴，所辟官有经十年不退者，故条约焉。二十六年，诏已注知县、县令，不许奏辟。

孝宗初，诏内外有专法，辟阙并仍旧。乾道九年，命监司、帅臣，非有著令，不得创行奏辟；所辟毋得搀已差之阙，违者御史台察之。淳熙三年，命自今极边知县、县令阙官，专委本州守臣奏辟，毋得仍旧权摄；其见摄官留意民事百姓爱服者，许不以有无拘碍，特行奏辟。七年，诏未中铨、未历任、初改秩人毋得差辟，著为令。

理宗宝庆二年，以广南东、西路通判、幕职、教授等官，法未尝许辟者，须于各官将满之前具阙。如未有代者，即听申部出阙，满三月无人注拟，申省下本路。通判以下京官阙，从诸司奏辟。选人阙，从漕司

定差。作邑未满三年、作倅未满二考，不许预期奏辟他阙。诸司属官不许辄自辟置，或久阙正官，许令次官暂摄，待朝命方许奏辟。淳祐十一年，以御史台申严铨法，禁监司、郡守辟亲戚为属吏。又选人无考第、举主不及三员，及纳粟人虽有考第、举主，并不听辟为令。宝祐三年，戒诸路监司、帅阃，不应辟而辄辟者，辟主及受辟之官，并与镌秩。

考课。宋初循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太祖谓非循名责实之道，罢岁月叙迁之制。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非有劳绩不进秩。其后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无赃私罪始得迁秩。曾犯赃罪，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书、枢密院取旨。其七阶选人，则考第资历，无过犯或有劳绩者递迁，谓之“循资”。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岁，书为第四考，已书之绩，不得重计。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建隆三年，又以科赋有欠逾十之一，及公事旷违尝有制受罚者，皆如耗户口降考。吏部南曹又举周制，请州县官益户增税，受代日并书于籍，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能归复逋亡之民者，亦如之。

是年，县始置尉，颁《捕盗条》，给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内获者，令、尉等第议赏；三限外不获，尉罚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罚、令四罚，皆殿一选，三殿停官。令、尉与贼斗而能尽获者，赐绯升擢。乾德四年，诏诸县令、佐有能招携劝课，以致蕃庶民籍，租额出其元数，减一选，仍进一阶。

太宗励精图治，遣官分行郡县，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等，皆以不胜任免官。复诏诸道察举部内官，第其优劣为三等：“政绩尤异”为上，“职务粗治”为中，“临事弛慢所莅无状”者为下。岁终以闻。先是，诸州掾曹及县令、簿、尉，皆户部南曹给印纸、历子，俾州郡长吏书其绩用愆过，秩满，送有司差其殿最。诏有司申明，其诸州别给公据者罢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书印历，多所阙略，令漏书一事殿一选，三事降一资。”自是职事官依州县给南曹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厘务于外者，给以御前印纸，令书课绩。时蒋元振知白州，为政清简，民甚便之；秩满，众辄诣部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干，知郓州须城县，鞭相不施，境内大治。淳化初，采访使各言其状，下诏褒嘉，赐元振绢三十匹、粟五十石，赐益恭对衣、银带、绢五十匹。

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审官院掌京朝官，考课院掌幕职、州县官，废差遣院，令审官总之。乃诏："郡县有治行尤异、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莅事明敏、斗讼衰息、仓廪盈羡、寇盗剪灭、部内清肃者，本道转运司各以名闻，当驿置赴阙，亲问其状加旌赏焉。其贪冒无状、淹延斗讼、逾越宪度、盗贼竞起、部内不治者，亦条其状以闻，当行贬斥。"

以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同知审官院，考覆功过，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内铨翰林学士苏易简、知制诰王旦等知考课院，重其职也。凡流内铨，主常调选人；考课院，主奏举及历任有殿最者。明年，帝亲选京朝官三十余人，自书戒谕之言于印纸曰："勤政爱民，奉法除奸，方可书为劳绩。"且谓钱若水曰："奉法除奸之言，恐诸臣未喻，因而生事，可语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至道初，罢考课院，并流内铨。二年，遣使廉察诸道长吏，得八人莅事公正、惠爱及民，皆降玺书奖谕。

真宗即位，命审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对迁秩。京朝官引对磨勘，自此始。先是，每恩庆，百僚多得序进。帝始罢之，惟郊祀恩许加勋、阶、爵邑。帝察群臣有闻望者，得刑部郎中边肃等二十有四人，令阁门再引对，观其辞气文艺，并得优升。景德初，令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为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

仁宗尤矜怜下吏，以铨法选人有私罪，皆未听磨勘，谕近臣："凡'门谢弗至'与'对扬失仪'，其毋以为罪。"又曰："州县秩卑，而长吏多钩摭细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进，朕甚闵焉。"宰相王曾曰："引对时，陛下酌其轻重而稍擢之，则下无滞才矣。"其后选人，有束鹿县尉王得说，历官寡过，书考最多而无保任者。帝察其孤贫，特擢为大理寺丞。天圣时，诏："文武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无私犯而著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请厘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准事大小迁升，选人视此。"又定监物务入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举数不足，毋辄关升。

庆历三年，从辅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须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其后，知谏院刘元瑜以为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廉耻，乃罢之。

八年，诏近臣论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言："祖宗之时，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岁，不为升迁资序。有才实者，从下位立见超擢，无才实者，守一官十余年不转。其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至数任不迁。当时人皆自勉，非有劳效，知不得进。祥符之后，朝廷益循宽大，自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两任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见有弊。及今年深，习以为常，皆谓分所宜得，无贤不肖，莫知所劝。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必有劳绩；或特敕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如无劳绩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命之举官。如此，则是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凡官有阙，惟随员数举之，庶见急才爱民之意。"

嘉祐六年，下诏曰："朕观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称其官，而百姓安其业。今求材之路非不广，责善之法非不详，而吏多失职，非称所以为民之意。岂人材独少而世变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盖智能才力之士，虽有兴利除害、禁奸劝善之意，非假以岁月，则亦偷不为用，欲终厥功，其路无由。自今诸州县守令，有清白不扰、政迹尤异而实惠及民者，本路若州连书同罪保举，将政迹实状以闻，中书门下察访得实，许令再任。"

英宗治平三年，考课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监淄州盐酒税务。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绩，旧，审定殿最格法，自发运使率而下至于知州，皆归考课院，专以监司所第等级为据；至考监司，则总其甄别部吏能否，副以采访才行，合二事为课，悉书"中等"，无高下。

神宗即位，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监司所上守臣课不占等者，展年降资；而治状优异者，增秩赐金帛，以玺书奖劝之。若监司以上，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县令之课，以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屏盗、劝课农桑、振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为最，而德义清谨、公平勒恪为善，参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绝者，别立优劣二等，岁上其状，以诏赏罚。其入优劣者，赏罚尤峻。继又令：一路长吏，无甚臧否，不须别为优劣二等，止因上、中、下三等区别以闻。是时，内外官职，各从所隶司以考核，而中书皆置之籍。每岁竟，或有除授，则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进退之。

熙宁五年，遂罢考课院。间遣使察访，所至州县，条其吏课。凡知州、通判上中书，县令上司农，各注籍以相参考。惟侍从出守郡，听不

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元丰元年，诏因劳效得酬赏，皆分五等，有司受其等而差进之。初一等，京朝官、大小使臣皆转一官，选人资历深者改京朝官，资浅者循两资。次二等，随其官高下升资，或减磨勘年。惟军功、捕盗皆得改次等。京朝官自三等以下，赏以差减。若一人而该两赏，许累计其等以迁。三年，诏："御史台六察按官，以所纠劾官司稽违失职事多寡为殿最，中书置簿以时书之，任满，取旨升黜。"

元祐初，御史中丞刘挚言："近者，朝廷主察名实，行综核之政，下乃承之以刻；主行教化，扩宽洪之泽，而下乃为苟简。先此追罪监司数人，为其掊敛害民耳；而昧者矫枉过正，乃欲以缓纵委靡为安静。请申立监司考绩之政，以常赋登耗、郡县勤惰、刑狱当否、民俗休戚为之殿最，岁终用此以诛赏之。"文彦博又奏："《唐六典》所载，以德行、才用、劳效三类察在选之士，参辨能否。今之选格特多，举主、有军功，斯为上矣。然举主可求，军功或妄，何可尽据？请委吏部尚书侍郎依仿三类，第其才德功效，送中书门下覆验，取其应选者，引对而去留之。"诏令近臣议，议者请用《元丰考课令》，第为高下，以行升黜，岁毋过五人。后改立县令课，有"四善"、"五最"之目，及增损监司、转运课格，守令为五等减磨勘法。初，元祐尝立吏、户、刑三部郎官课。崇宁间，言者乞仿周制，岁终委省、寺、监、六曹之长，各考其属，稽其官鄙，而三年遂校其勤惰，行赏罚焉。

大观元年诏："国家休养生民，垂百五十年。生齿日繁，而户部民籍曾不加益，州县于进丁、入老，收落失实，以故课役不均，皆守令弛职，可申严《考课法》。"然其考法，因时所尚，以示诱抑。若劝学、垦田、植桑枣、振贷、葬枯、兴发坑冶、奉诏无违、诱进道徒、赋税趣办、能按赃吏，皆因事而增品目，旧法固不易也。但奉行不皆良吏，以请谒移实者亦多。

绍兴二年，初诏监司、守臣举行考课之法。时郡县数罹兵燹，又命以"户口增否"别立守令课，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县令，监司考知州，考功会其已成，较其优劣而赏罚之。五年，立县令四课：曰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三岁，就绪者加旌赏，无善状者汰之。

臣僚上言："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得人，则七者皆举。今之监司，实古刺史。比年守令奸贪，监司未尝按发，玩弛之弊日甚。"而户部侍郎张致远亦言之。乃下诏戒饬监司，考察守令而

举按焉。顷之，有请令江、淮官久任，而课其功过者。帝曰："朕昔为元帅时，见州县官以三年为任，犹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今止以二年为任，虽有葺治之心，盖亦无暇矣，可如所奏。"是时，岁以十五事考校监司，四善、四最考校县令，违限不实者有罪。又诏监司，一岁再具所部知县有无"善政显著"、"缪懦不职"上之省。

十三年，诏淮东、京西路州县，逐考批书，若增添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岁终委监司覆实比较。守臣之条有九，通判之条十有四，令佐而下有差。二十五年，以州县贪吏为虐，监司、郡守不诃察，遂命监司按郡守之纵容，台谏劾监司之失察，而每岁校其所按之多寡，以为殿最之课。二十七年，校书郎陈俊卿言："古人各守一官终身，使易地而居，未必尽其能也。今监司、帅守，小州换大州，东路易西路；朝廷百执事，亦往往计日待迁，视所居之官，有如传舍。望令有政术优异者，或增秩赐金，或待终秩而后迁。使久于其职，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几人安其分，而万事举矣。"诏三省行之。

隆兴元年，命湖南、北路应守令增辟田畴，自一千顷以下转磨勘有差，亏者展磨勘、降名次。二年，诏淮南、川峡、京西边郡守令，能安辑流亡、劝课农桑首就绪者，本道监司以闻。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国朝盛时，有京朝官考课，有幕职、州县官考课，其后为审官院，为考课院，皆命中书或两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赏罚。望遵故事，应监司郡守朝辞日，别给御前历子。如荐贤才为几人，若为治钱谷，若为理狱讼，兴某利，除某害，各为条目，使之黾勉从事。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代还，使藉手陛见，然后诏执事精加考核。其风绩有闻者，优与增秩；所莅无状者，罚之无赦。则贤者效职，而中下之才，亦皆强于为善矣。"帝乃命经筵官参照累朝考课之法，讲而行之。

淳熙二年，因臣僚言，沿边七路，每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抚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总管以治兵。分举其职，各奏其功，任必加久，岁考优劣。一年视其规画，二年视其成效，三年视其大成，重议诛赏。臧否分为三等：治效显著者为臧，贪刻庸缪者为否，无功无过者为平。时天子留意黜陟，诸道莫敢不奉承。于是得实者皆增秩升擢，而监司、牧伯举按稽缓者辄降黜。行之十余年，不免有弊，帝因谕辅臣曰："臧否亦有喜怒之私，如诸司以为臧，一司以为否，必从众为公，亦在精择监司，而以台谏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光宗初，诏罢其令。

宁宗以郡国按刺，多徇私情，遂仿旧制，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一司，

岁终各以能否之实闻于上，以诏升黜。其贪墨、昏懦致台谏奏劾者，坐监司、郡守以容庇之罪。

度宗咸淳三年，命参酌旧制，凡文武官一是以公勤、廉恪为主，而又职事修举，斯为上等，公勤、廉恪各有一长为中等，既无廉声又多缪政者考下等。其要则以御史台总帅阃、监司，监司总守、倅，守、倅总州县属官。余如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钤辖并总于帅司。或以诸路所部州郡多寡之数，分隶转运、提举、提刑三司。守倅月一考州县属官，监司会所隶守倅，制司会戎司、军垒，遵照旧制互用文移，会其兵甲、狱讼、金谷之数，及各司属官书拟公事、拘榷钱物、招军备器之数，次月置册，各申御史台上之课籍。俟至半年，类考较前三年定为三等，中者无所赏罚，上者或转官、或减磨勘，下者降官、展磨勘，各有等差。

志第一百一十四 职官一

○三师 三公 宰执 门下省 中书省 尚书省

昔武王克商，史臣纪其成功，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后世曰爵，曰官，曰职，分而任之，其原盖始乎此。然周初之制，已不可考。周公作六典，自天官冢宰而下，小大高下，各帅其属以任其事，未闻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至于列爵分土，此封建诸侯之制也，亦未闻以爵以土，如后世虚称以备恩数者也。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官制沿革不常，不可殚举。后周复《周礼》六典官称，而参用秦、汉。隋文帝废《周礼》之制，惟用近代之法。唐承隋制，至天授中，始有试官之格，又有员外之置，寻为检校、试、摄、判、知之名。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殊不知名实混殽，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大凡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外官则有亲民、厘务二等，而监军、巡警亦比亲民。此其概也。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馀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即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删去三省长官虚称，道揆之名遂定。然维时多艰，政尚权宜。御营置使，国用置使，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总制司理财，同都督、督视理兵，并以执政兼之。因事创名，殊非经久。惟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命宰相

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实用庆历故典。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至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

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其后，诏非曾任监司、守臣，不除郎官，著为令。又增馆阁员，广环卫官。然绍兴务行元祐故事，以“左右”二字分别流品，其后，以人言省去，宁清浊相涵，无绝人迁善之路。横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厘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与缙绅同称，宁名号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机。陈傅良欲定史官迁次之序，众论韪之，而未及行。洪迈欲改三衙军官称谓，当时嘉之，卒未暇讲。考古之制，量今之宜，盖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尝拘乎元丰之旧。中兴若稽成宪，二者并行而不悖。故凡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库监局之官，沿袭不革者，皆先后所同便也。或始创而终罢，或欲革而犹因，则有各当其可者焉。类而书之，先后互见，作《职官志》。以至廪给、傔

从，虽微必录，并从旧述云。

三师 三公 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为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预政事，皆赴上于尚书省。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官亦如之。太尉旧在三师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仆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则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师则为异数，自赵普以开国元勋，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虽太傅王旦、司徒吕夷简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

熙宁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辞司空、侍中。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以两朝定策之功辞相位也。六年，文彦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彦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辞太保。元丰三年，以曹佾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九月，诏检校官除三公、三师外并罢。又以文彦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录定策之功也。六年，彦博守太师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祐元年，文彦博落致仕，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京为太尉；二年，为太师。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三公自国初以来，未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计也。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

、郓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肃王枢至仪王。渡江后，秦桧为太师，张俊、韩世忠为太傅，刘光世为太保。乾道初，杨沂中、吴璘并为太傅。绍熙初，史浩为太师，嗣秀王为太保。自绍熙后，三公未尝备官。其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专政，皆至太师焉。

宰相之职　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唐以来，三大馆皆宰臣兼，故仍其制。国初，范质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此为三相例也。神宗新官制，于三省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中，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参酌三省之制，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详定敕令所言："近承诏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令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令，以左、右丞相充。缘旧左、右仆射非三省长官，故为从一品。今左、右丞相系充侍中、中书、尚书令之位，即合为正一品。"从之。丞相官以太中大夫以上充。

平章军国重事　元祐中置，以文彦博太师、吕公著守司空相继为之，序宰臣上。所以处老臣硕德，特命以宠之也。故或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后，蔡京、王黼以太师总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元年，韩侂胄拜平章，讨论典礼，乃以"平章军国事"为名。盖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边事起，乃命一日一朝，省印亦归其第，宰相不复知印。其后，贾似道专权，窃位日久，尊宠日隆，位皆在丞相上。

使相　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敕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已。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谷。谷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大和中甘露

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书敕。”窦仪曰：“谷之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从之。

参知政事　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乾德二年置，以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馀庆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命赵普为相，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以问翰林学士陶谷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别设砖位，敕尾著衔降宰相，月奉杂给半之，未欲与普齐也。开宝六年，始诏居正、馀庆于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

元丰新官制，废参知政事，置门下、中书二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其任。建炎三年，复以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而省左、右丞。乾道八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其参知政事如故，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员或一员。嘉泰三年，始除三员。故事，丞相谒告，参预不得进拟。惟丞相未除，则轮日当笔，然多不逾年，少仅旬月。淳熙初，叶衡罢相，龚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创见也。

门下省　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驳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凡中书省画黄、录黄，枢密院录白、画旨，则留为底。及尚书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审驳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进入被旨画闻，则授之尚书省、枢密院。即有舛误应举驳者，大则论列，不则改正。凡文书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则受而通进，俟颁降，分送所隶官司。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则给事中校其仕历、功状，侍郎。侍中引验审察，非其人则论奏。凡迁改爵秩、加叙勋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有舛误，退送尚书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断狱，审其轻重枉直，不当罪，则以法驳正之。

国初循旧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官制行，始厘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先是，中书人吏分掌五房：曰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又有主事、勾销二房。至是，厘中书为三省，分兵与礼为六房，各因其省之事而增益之。门下凡分房十：曰吏房，曰户房，曰礼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皆视其房之名，而主行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所上之事；曰开拆房，曰章奏房，曰制敕库房，亦皆视其名，而受遣文书、表状，与

供阅敕令格式、拟官爵封勋之类，惟班簿、本省杂务则归吏房。吏四十有九：录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有八人，守当官十有九人。而外省吏十有九人：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守当官六人，守阙守当官十人。元丰八年，以门下、中书外省为后省，门下外省复置催驱房。元祐三年，诏吏部注通判，赴门下引验；应省、台、寺、监诸司人吏四分减一。复置点检房。四年，又别立吏额。绍圣二年，守阙守当官，门下、中书省各以百人，尚书省百五十人为额。四年，三省吏员并依元丰七年额。

侍中　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大祭祀则版奏中严外办，导舆辂，诏升降之节；皇帝斋则请就斋室。大朝会则承旨宣制、告成礼，祭祀亦如之。册后则奉宝以授司徒。国朝以秩高罕除。知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虽有用他官兼领，而实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职，别置侍郎以佐之。南渡后，置左、右丞相，省侍中不置。

侍郎　　掌贰侍中之职，省中外出纳之事。大祭祀则前导舆略，诏进止。大朝贺则授表以奏祥瑞。册后则奉节及宝位。与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南渡后，复置参知政事，省门下侍郎不置。

左散骑常侍　左谏议大夫　左司谏　左正言　同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国初虽置谏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谏、正言充职；而他官领者，谓之知谏院。正言、司谏亦有领他职而不预谏诤者。官制行，始皆正名。

元丰八年，谏议大夫孙觉言："据《官制格目》，谏官之职，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以事状论荐，乞依此以修举职事。"八月，门下省言："谏议大夫、司谏、正言合通为一。"诏并从之。十月，诏仿《六典》置谏官员。元祐元年二月，诏谏官虽不同省，许二人同上殿。后又从司谏虞策之请，如独员，许与台官同对。九月，左、右正言久阙，侍御史王岩叟言："国家仿近古之制，谏官六员，方之先王，已自为少，望诏补足，无令久空职。"十月，司谏王觌言："自今中书舍人阙，勿以谏官兼权。"从之。十一月，岩叟又言："近降圣旨，两省谏官各令出入异户，勿与给事中、中书舍人通。实欲限隔谏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数论列尔。"寻诏谏官直舍仍旧。八年，诏执政亲戚不除谏官。建中靖国元年，言者谓谏官论事，惟凭询访，而百司之事，六曹所报外，

皆不得其详。遂诏谏官案许关台察。

给事中　四人，分治六房，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凡章奏，日录目以进，考其稽违而纠治之。故事，诏旨皆付银台司封驳。官制行，给事中始正其职，而封驳司归门下。

元丰五年五月，诏给事中许书画黄，不书草，著为令。六月，给事中陆佃言："三省、密院文字，已读者尚令封驳，虑失之重复。"。诏罢封驳房。六年，诏驳正事赴执政禀议。七年，有旨，举驳事，依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例。既而令禀议如初，给事中韩忠彦言："给、舍职位颇均，一则不禀白而听封还，一则许举驳而先禀议，于理未允。且朝廷之事执政所行，职当封驳则已与执政异，自当求决于上，尚何禀议之有？"诏从之。绍圣四年，叶祖洽言："两省置给、舍，使之互察。今中书舍人兼权封驳，则给事中之职遂废。"诏特旨书读不回避，馀互书判。元符三年，翰林学士曾肇言："门下之职，所以驳正中书违失。近日给事封驳中书录黄，乃令舍人书读行下，隳坏官制，有损治体。愿正纪纲，为天下后世法。"重和元年，给事中张叔夜言："凡命令之出，中书宣奉，门下审读，然后付尚书颁行，而密院被旨者，亦录付门下，此神宗官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经三省，而诸房以空黄先次书读，则审读殆成虚设矣，乞立法禁。"从之。

凡分案五：曰上案，主宝礼及朝会所行事；曰下案，主受发文书；曰封驳案，主封驳及试吏，校其功过；曰谏官案，主关报文书；曰记注案，主录起居注。其杂务则所分案掌焉。绍兴以后，止除二人或一人。

起居郎　一人，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

国朝旧置起居院，命三馆校理以上修起居注。熙宁四年，诏谏官兼修注者，因后殿侍立，许奏事。元丰二年，兼修注王存乞复起居郎、舍人之职，使得尽闻明天子德音，退而书之。神宗亦谓："人臣奏对有颇僻谗慝者，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矣。"然未果行。故事，左、右史虽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因对及之。八月，乃诏虽不兼谏职，许直前奏事。盖存发之也。官制行，改修注为郎、舍人。六年，诏左、右史分记言动；元祐元年，仍诏不分。七年，诏迩英阁讲读

罢，有留身奏事者，许侍立。绍圣元年，中丞黄履言："所奏或干机密，难令旁立，仍依先朝故事。"先是，御后殿则左、右史分日侍立；崇宁三年，诏如前殿之仪，更不分日。大观元年，诏事有足以劝善惩恶者，虽秩卑亦书之。绍兴二十八年，用起居郎洪遵言，起居郎、舍人自今后许依讲读官奏事。隆兴元年，用起居郎兼侍讲胡铨言，前殿依后殿轮左、右史侍立。

符宝郎　二人，掌外廷符宝之事。禁中别有内符宝郎。官制行，未尝除。大观初，八宝成，诏依《唐六典》增置。靖康罢之。

通进司　隶给事中，掌受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及章奏房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具事目进呈，而颁布于中外。

进奏院　隶给事中，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扎，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进。

熙宁四年，诏："应朝廷擢用材能、赏功罚罪事可惩劝者，中书检正、枢密院检详官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元祐初，罢之。绍圣元年，诏如熙宁旧条。靖康元年二月，诏："诸道监司、帅守文字，应边防机密急切事，许进奏院直赴通进司投进。"

旧制，通进、银台司，知司官二人，两制以上充。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阁门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然后颁布于外。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牍，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督其淹绶。发敕司，掌受中书、枢密院宣敕，著籍以颁下之。

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　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并置局于关门之前。

中兴后，检、鼓、粮、审计、官告、进奏，谓之六院。例以京官知县有政绩者充；亦有自郡守除者，继即除郎。恩数略视职事官，而不入杂压。绍兴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监察御史，遂迁侍御史。乾道后，相继入台者数人，六院弥重，为察官之储。淳熙初，班寺监、丞之上。绍熙二年，诏六院官复入杂压，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各随所隶。

中书省　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群臣奏请兴创改革，及中外无法式事应取旨事。凡除省、台、寺、监长贰以下，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凡命令之体有七：曰册书，立后妃，封亲王、皇子、大长公主，拜三师、三公、三省长官，则用之。曰制书，处分军国大事，颁赦宥德音，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凡告廷除授，则用之。曰诰命，应文武官迁改职秩、内外命妇除授及封叙、赠典，应合命词，则用之。曰诏书，赐待制、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则用之。曰敕书，赐少卿监、中散大夫、防御使以下，则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号令，则用之。曰敕榜

，赐酺及戒励百官、晓谕军民，则用之。皆承制画旨以授门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为底：大事奏禀得旨者为“画黄？，小事拟进得旨者为“录黄”。凡事干因革损益，而非法式所载者，论定而上之。诸司传宣、特旨，承报审覆，然后行下。

设官十有一：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各一人。

分房八、曰吏房，曰户房，曰兵礼房，曰刑房，曰工房，曰主事房，曰班簿房，曰制敕库房。元祐以后，析兵、礼为二，增催驱、点检，分房十有一，后又改主事房为开拆。凡吏房，掌行除授、考察、升黜、赏罚、废置、荐举、假故、一时差官文书。曰户房，掌行废置升降郡县、调发边防军须、给贷钱物。曰礼房，掌行郊祀陵庙典礼、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册、科举考官、外夷书诏。曰兵房，掌行除授诸蕃国王爵、官封。曰刑房，掌行赦宥及贬降、叙复。曰工房，掌行营造计度及河防修闭。凡尚书省所上奏请、台谏所陈章疏、内外臣僚官司申请无法式应取旨者，六房各视其名而行之。曰主事房，掌行受发文书。曰班簿房，掌百官名籍具员。曰制敕库房，掌编录供检敕、令、格、式及架阁库。曰催驱房，督趣稽违。曰点检房，省察差失。吏四十有五：录事三人，主事四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有四人，守当官十有七人。而外省吏十有九人：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守当官六人，守阙守当官十人。

元丰八年，诏待制以上磨勘，本省进拟。元祐三年，诏应除授从中批付中书省者，并三省行。绍圣五年，诏臣僚上殿扎子，中书省进呈取旨；其承受传宣、内降，非有司所可行者，申中书省或枢密院奏审。

令　掌佐天子议大政，授所行命令而宣之。祀大神祇则升坛，享宗庙则升阼阶而相其礼。临轩册命则读册。建储则升殿宣制，持册及玺绶以授太子。大朝会则诣御坐前奏方镇表及祥瑞。国朝未尝真拜，以他官兼领者不预政事，然止曹佾一人，馀皆赠官。官制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令之职，别置侍郎以佐之。中兴后，置左、右丞相，省令不置。

侍郎　掌贰令之职，参议大政，授所宣诏旨而奉之。凡大朝会则押表及祥瑞案。临轩册命则押册引案，以所奏文及册书授令。四夷来朝则奏其表疏，以贽币付有司。南渡后，复置参知政事，省中书侍郎不置。

舍人　四人，旧六人。掌行命令为制词，分治六房，随房当制，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国初，为所迁官，实不任职，复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主行词命，与学士对掌内外制。凡有除拜，中书吏赴院纳词头。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授词头者。若大诰命，中书并敕进入，从中而下，馀则发敕官受而出之。及修官制，遂以实正名，而判后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掌册礼及朝会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书；曰制诰案，掌书录制词及试吏，校其功过；曰谏官案，掌受诸司关报文书；曰记注案，掌录记注。其杂务则随所分案掌之。

元丰六年，诏中书省置点检房，令舍人通领。元祐元年，诏舍人各签诸房文字，其命词则轮日分草。九月，诏时暂阙官，依门下、尚书省例，送本省官兼权。绍圣四年，蹇序辰请自今命词，以元行遣文书同检送当制舍人。从之。建炎后同，他官兼摄者则称权舍人，资浅者为直舍人院。

起居舍人　一人，掌同门下省起居郎。侍立修注官，元丰前，以起居郎、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以郎、舍人为职任。淳熙十五年，罗点自户部员外郎为起居舍人，避其祖讳，乃以为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后两史或阙而用资浅者，则降旨以某人权侍立修注官。

右散骑常侍 右谏议大夫 右司谏 右正言 与门下省同，但左属门下，右属中书，皆附两省班籍，通谓之两省官。元丰既新官制，职事官未有不经除授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始终未尝一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无有启之者。中兴初，诏谏院不隶两省。绍兴二年，诏并依旧赴三省元置局处。淳熙十五年，用林栗言，置左右补阙、拾遗，专任谏正，不任纠劾之事。逾年减罢。法司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各一人，守阙守当官三人，乾道六年减二人。

检正官　五房各一人，掌纠正省务。熙宁三年置，以京朝官充，选人即为习学公事。官制行，罢之，而其职归左右司。建炎三年，中书门下省言："军兴以来，天下多事，中书别无属官。元丰以前，有检正官，后因置左右司，遂不差，致朝廷及应报四方行移稽留，无检举催促。今欲差官两员充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内一员检正吏、礼、兵房，一员检正户、刑、工房。

从之。至次年，诏并罢。绍兴二年，诏中书门下省复置检正官一员。

建炎三年指挥，中书门下省并为一。中书省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三人；门下省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六人，依祖额以八十九人为额。守阙守当官两省各一百人，共存留一百五十人，中书省六分，门下省四分。

尚书省　　掌施行制命，举省内纲纪程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诏废置、赏罚。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隶焉。凡天下之务，六曹所不能与夺者，总决之；应取裁者，随所隶送中书省、枢密院。事有成法，则六曹准式具钞，令、仆射、丞检察签书，送门下省画闻。审察吏部注拟文武官及封爵承袭、赐勋定赏之事。朝廷有疑事，则集百官议其可否。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条法，则议定以奏覆，太常、考功谥议亦如之。季终，具赏罚劝惩事付进奏院，颁行于天下。大祭祀则誓戒执事官。

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分房十：曰吏房，曰户房，曰礼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各视其名而行六曹诸司所上之事；曰开拆郎，主受遣文书；曰都知杂房，主行进制敕目、班簿具员，考察都事以下功过迁补；曰催驱房，主考督文牍稽违；曰制敕库房，主编检敕、令、格、式，简纳架阁文书。置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有四人，书令史三十有五人，守当官六人。元丰四年，诏尚书都省及六曹，各轮郎官一员宿直。五年，诏得旨行下并用扎子。绍圣元年，诏在京官司所受传宣、内降，随事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覆奏。二月，诏尚书都省弹奏六察御史，纠不当者。

令　掌佐天子议大政，奉所出命令而行之。其属有六曹，凡庶务皆会而决之。凡官府之纪纲程式，无不总焉。大事三省通议，则同执政官合班；小事尚书省独议，则同仆射、丞分班论奏。若事由中书、门下而有

失当应奏者，亦如之。与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俱以册拜。自建降以来不除，惟亲王元佐元俨以使相兼领，不与政事。政和二年，诏："尚书令，太宗皇帝曾任，今宰相之官已多，不须置。"然是时说者以谓为令者唐太宗也，熙陵未尝任此，盖时相蔡京不学之过。宣和七年，诏复置令，亦虚设其名，无有除者。南渡后，并省不置。

左仆射 右仆射 掌佐天子议大政，贰令之职，与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之任。大祭祀则掌百官之誓戒，视涤濯告洁，赞玉币爵玷之事。自官制行，不置侍中、中书令，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侍中、中书令职事。政和中，诏曰："昔我神考，训迪厥官，有司不能奉承，仰惟前代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可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靖康元年，诏依元丰旧制，复为左、右仆射。南渡后，置左、右丞相，省仆射不置。

左丞 右丞 掌参议大政，通治省事，以贰令、仆射之职。仆射轮日当笔，遇假故，则以丞权当笔知印。大祭祀酌献，荐馔进熟，则受爵酒以授仆射。旧班六曹尚书下，官制行，升其秩为执政。元丰五年五月，诏左右仆射、丞合治省事。是月，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礼于都堂下马，违法犯分。"安礼争论帝前，神宗是之。今左、右丞于都堂上下马，自此始。南渡后，复置参知政事，省左、右丞不置。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员外郎 右司员外郎 各一人，掌受付六曹之事，而举正文书之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礼、奏钞、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钞房，而开拆、制敕、御史、元丰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催驱、封椿

印房，则通治之，有稽滞，则以期限举催。初，于都司置吏设案，而议者谓台郎宰掾不当自为官司。遂随省房分治所领之事，惟置手分、书奏各四人，主行校定省吏都事以下功过及迁补之事。

元丰七年，都司御史房置簿，以书御史、六曹官纠察之多寡当否为殿最，岁终取旨升黜。绍圣元年，诏都司以岁终点检六曹稽违最多者，具郎官姓名上省取旨。二年，诏御史台察六曹稽缓违失者，送左司籍记。宣和二年，左司员外郎王蕃奏："都司以弥纶省闼为职，事无不预。今宰、丞入省，诸房文字填委，次第呈覆，自朝至于日中，或昏暮仅绝，其势不ＲＣ一一检阅细故，而省吏径禀宰、丞请笔，以草检令承从官斋赴郎官厅落日押字。"谓"宜遵守元丰及崇宁旧法，诸房各具签帖，先都事自点检，次郎官押讫，赴宰、丞请笔行下。"于是诏曰："先帝肇

正三省，诏给舍、都司以赞省务。今都司浸以旷官，缘省吏强悍，敢肆侵侮。自今违法事，其左右司官、尚书具事举劾。”

建炎三年，诏减左、右司郎官两员，置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二员。至次年，检正省罢，其左、右司郎官依旧四员。绍兴三十二年，诏尚书省吏房、兵房，三省、枢密院机速房，尚书省刑房、户房、工房，三省、枢密院看详赏功房，尚书省礼房，令左、右司郎官四员从上分房书拟。隆兴元年，诏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员。乾道六年，诏榷货务都茶场依建炎三年指挥，委都司官提领措置。乾道七年，复添置右司郎官二人。

榷货务都茶场， 都司提领。

提辖官一员， 京朝官充。

监场官二员， 京选通差。

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旧制，置务以通榷易。建炎中兴，又置都茶场，给卖茶引，随行在所榷货务置场虽分两司，而提辖官、监官并通衔管干。外置建康、镇江务场，并冠以行在为名，以都司提领，不系户部经费。建康、镇江续分隶总领所。开禧初，以总领所侵用储积钱，令径隶提领所。乾道七年，提领所置干办官一员。

右提辖官与杂买务杂卖场、文思院、左藏东西库提辖，并称四辖。外补则为州，内迁则为寺监丞、簿，亦有径为杂临司，或入三馆。 乾道间，榷务王禋除市舶，左藏王揖除坑冶铸钱司，淳熙间，熊克自文思除校书郎。

绍熙以后，往往更迁六院官，或出为添倅

，有先后轻重之异焉。

左藏封桩库， 都司提领。

监官一员，监门官一员。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领。初创，非奉亲与军须不支。后或拨入内库，或以供宫廷诸费，亦以备振恤之用。

提举修敕令 自熙宁初，编修《三司令式》，命宰臣王安石提举，是

后，皆以宰执为之。详定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旧制二员。宣和中，增至七员。靖康初，减为三员。删定官，无常员。先是，尝别修一司敕命。大观三年，诏六曹删定官并入详定一司敕令所，为一局。

制置三司条例司　　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熙宁二年置，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为之，而苏辙、程颢等亦皆为属官。未几，升之相，乃言："条例者有司事尔，非宰相之职，宜罢之。"帝欲并归中书，安石请以枢密副使韩绛代升之焉。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条例司虽大臣所领，然止是定夺之所。今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五月，罢归中书。

三司会计司　熙宁七年，置于中书，以宰相韩绛提举。先是，绛言总天下财赋，而无考较盈虚之法，乃置是司。既而事多濡滞，八年，绛坐此罢相，局亦寻废。

编修条例司 熙宁初置，八年罢。

经抚房　专治边事。宣和四年，宰臣王黼主伐燕之议，置于三省，不复以关枢密院。六年，罢。

提举讲议司　崇宁元年七月，诏如熙宁条例司故事，都省置讲议司。以宰相蔡京提举，侍从为详定官，卿监为参详官；又置检讨官，凡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铁、赋调、尹牧，每一事各三人主之。　时又分武备一房，别为枢密院讲议司。三年三月，知枢密院事蔡卞奏罢。

三年四月结局。宣和六年，又于尚书省置讲议司。十二月，命太师致仕蔡京兼领，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

议礼局　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详议官二员，以两制充。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

礼制局　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昏、丧祭沿革制度。政和二年，置于编类御笔所，有详议、同详议官，宣和二年，诏与大晟府制造所协声律官并罢。

志第一百一十五 职官二

○枢密院 宣徽院 三司使 翰林学士院 侍读侍讲 崇政殿说书 诸殿学士 诸阁学士 诸修撰直阁 东宫官 王府官

枢密院　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以升拣、废置揭帖兵籍；有调发更戍，则遣使给降兵符。除授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路分都监、缘边都巡检使以上。大事则禀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拟进，其付授者用扎。先具所得旨，关门下省审覆。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并留为底。惟以白纸录送，皆候报施行。其被御宝批旨者，即送门下省缴覆。应给诰者，关中书省命词。即事干大计，造作、支移军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换右职，仍同三省取旨。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院在中书之北，印有“东院”、“西院”之文，共为一院，但行东院印。而职事条目颇多。神宗初政，乃省其务之细者归之有司，而增置审官西院，专领阁门祗候以上至诸司使差遣。官制行，随事分隶六曹，专以本兵为职，而国信、民兵、牧马总领，仍旧隶焉。旧分四房，曰兵，曰吏，曰户，曰礼，至是厘正，凡分房十。其后，又增支马、小吏二房，凡房十有二：曰北面房，掌行河北、河东路吏卒，北界边防、国信事。曰河西房，掌行陕西路、麟、府、丰、岚、石、隰州、保德军吏卒，西界边防、蕃官。曰支差房，掌行调发军，湖北路边防及京东、京西、江、淮、广南东路吏卒，迁补殿侍，选亲事官。曰在京房，掌行殿前步军司事，支移兵器，川陕路边防及畿内、福建路吏卒，军头、皇城司卫兵。曰教阅房，掌行中外校习，封桩阙额请给，催督驿递及湖南路边防。曰广西房，掌行招军捕盗赏罚，广南西路边防及两浙路吏卒。而禁军转员，则各随其房之所领兵额治之。曰兵籍房，掌行诸路将官差发禁兵、选补卫军文书。曰民兵房，掌行三路保甲、弓箭手。曰吏房，掌行差将领武臣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及差内侍官文书。曰知杂房，掌行杂务。曰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曰小吏房，掌行两省内臣磨勘功过叙用，大使臣已上历任事状及校尉以上改转迁遣。吏三十有八：逐房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阙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十五人。元祐既创支马、小吏二房，增令史为十四人，书令史十九人，创正名贴房十八人。大观增逐房副承旨为五人，创守阙

书令史三人，增正名二十八人。

中书、密院既称“二府”，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殿。庆历中，二边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仁宗以为然，即诏中书同议。谏官张方平亦言中书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并兼枢密使。熙宁初，滕甫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以下褒诏。愿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元祐四年，知枢密院安焘以母忧去职，枢密院官偶独员。谏议大夫梁焘、司谏刘安世言：“国朝革五代之弊，文、武二柄，未尝专付一人，乞依故事命大臣兼领。”靖康元年，知枢密院事李纲言：“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自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今日不可不戒。乞将团结到勤王正兵并付制置使，行营司兵付三衙。”从之。

枢密使 知院事 同知院事 枢密副使 签书院事 同签书院事 枢密使知院事，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大祭祀则迭为献官。

国初，官无定制，有使则置副，有知院则置同知院，资浅则用直学士签书院事。熙宁元年，文彦博、吕公弼为使，韩维、邵亢为副使。时陈升之三至枢府，神宗欲稍异其礼，乃以为知院事。于是知院与使、副并置。元丰五年，将改官制，议者欲废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于是得不废。帝又以枢密联职辅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使、副悉罢。元祐初，复置签书院事，仍以枢密直学士充。同签书枢密院事，治平末，以殿前都虞候郭逵为之，又以逵判渭州。帝初即位，中丞王陶、御史吕景等皆言之。逵归，改除宣徽南院使、知郓州，自是不复置。政和六年，以内侍童贯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事。七年，贯宣抚陕西、河东北三路，带同签书枢密院。既而诏元丰官制即无同签书枢密院事，改为权领枢密院。然签书院事，元丰亦未尝置。宣和元年，诏童贯领枢密院事，后复以郑居中为之。

建炎初，置御营司，以宰相为之使。四年，罢，以其事归枢密院机速房，命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绍兴七年，诏：“枢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故事置枢密使，以宰相张浚兼之。”又诏立班序立依宰相例。

其后或兼或否。至开禧，以宰臣兼使，遂为永制。使与知院，同知、副使，亦或并除，其签书、同签书并为端明殿学士，恩数特依执政，或以武臣为之，亦异典也。

都承旨 副都承旨 掌承宣旨命，通领院务。若便殿侍立，阅试禁卫兵校，则随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国入见亦如之。检察主事以下功过及迁补之事。都承旨，旧用院吏递迁。熙宁三年，始以东上合门使李评为之，又以皇城使李绶为之副，更用士人自评、绶始。是月，诏都承旨、副都承旨见枢密使、副如合门使礼。五年，以同修起居注曾孝宽兼都承旨，参用儒臣自孝宽始。元丰四年，客省使张诚一为都承旨。都承旨复用武臣，自诚一始。元祐初，复以文臣为都承旨。其后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师约为都承旨，左司谏陈瓘言："神考以文臣为都承旨，其副则参求外戚武臣之可用者。今师约未历边任，擢置枢属掾文臣之位，甚非神考设官之意。"至崇宁以后，专用武臣。

建炎四年，高宗在会稽，以武臣辛道宗为都承旨，颇用事。绍兴元年，道宗既免，乃诏依元祐职制，都承旨以两制为之。如未曾任侍从之人，即依权侍郎法，又或加学士、待制、修撰贴职。乾道初，再用武臣，自张说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复用士人，自萧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除。

检详官　　熙宁四年置，视中书检正官。元丰初，定以三员，及改官制，罢之。建炎三年，复置检详两员，叙位在左、右司之下。绍兴二年减一员。

计议官　四员。建炎四年，罢御营使司，并归枢密院为机速房。随司减罢属官，置干办官四员，诏并改为计议官。至绍兴十一年减罢。

编修官　随事置，无定员，以本院官兼者，不入衔。熙宁三年，以王存、顾临等同编修《经武要略》，兼删定诸房例册。初拟都、副承旨提举，神宗谓存等皆馆职，不欲令承旨提举，诏改为管干。绍圣四年，编修刑部、军马司事，令都、副承旨兼领。政和七年，编修《北边条例》，又别置详覆官。

讲议司　崇宁元年，以尚书省讲议武备房归枢密院置，以知院蔡卞提举。三年，卞奏武备本院诸房可行，不必专局，乃罢之。绍兴置编修官二员。

监三省、枢密院门　旧系差小使臣及内侍官充。嘉定六年，诏以曾经作县、通判资序人充。小使臣省罢，内侍官改以三省、枢密院门机察官系衔。

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　一员，嘉定八年置，以选人、京朝官通差。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　三省、枢密院激赏酒库　监官各二人。　初以武臣，嘉泰末，始易以选人。

二库并因绍兴用兵，创以备边；后兵罢，专以备堂、东两厨应干宰执支遣。若朝廷军期急速钱物金带，以备激犒；诸军将帅告命绫纸，以备科拨调遣等用。省、院、府吏胥之给，亦取具焉。

御营使　提举修政局　制国用使　都督诸路军马　中兴，多以宰相兼领兵政、财用之事，而执政同预焉。因事创名，未久遄罢，可以不书。以其关宰相设施，因记其名称本末附见焉。

建炎元年，置御营司，以宰相为之使，仍以执政官兼副使。其属有参赞军事，以侍从官兼；提举一行事务，以大将兼。其将佐有都统制及五军统制以下官。初以总齐行在军中之政。三年，诏御营使司止管行在五军营砦事务，其馀应干边防措置等事，厘正归三省、枢密院。四年，诏自今宰相兼知枢密院事，罢御营使。时臣僚言："宰相之职，无所不统。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为两府，兵权付于枢密，比年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也。请罢御营司，以兵权付之密院，而以宰相兼知，庶几可以渐议兵政。"故罢使及官属，以其事归密院，为机速房。至绍兴二十九年九月，诏："祖宗旧制，枢密院即无机速房，合行减罢。"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来攻，帝将临江视师。其冬，以和义郡王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兵罢复免。明，孝宗即位，又以御营使命之。然但自名一司，掌殿前忠勇等军，非复建炎之比，未几而。存中非宰执，附见于此。

绍兴二年，诏置修政局，令百官条具修车马、备器械，命右相秦桧提举，参知政事同领之。其下有参详官一人，侍从为之，参议官二人，检讨官四人，卿郎为之；如讲议司故事。三月而罢局。

乾道四年，诏："理财之要，裕财为重，自今宰相可带兼制国用使，参政可同知国用事。"　先是，臣僚言："近以宰相兼枢密使，盖欲使宰相知兵也。宰相今虽知兵，而财谷出入之原，宰相犹未知也。望法李唐之

制，委宰相兼领三司使职事，财谷出纳之大纲，宰相领之于上，而户部治其凡。”故有是命

。五年二月，罢国用司。八年，诏：“官制已定，丞相事无不统，所有国用一司，与参知政事并不兼带。”嘉泰四年，诏遵孝宗典故，宰相兼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仍于侍从、卿监中择二人充属官。右丞相陈自强兼国用使，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费士寅、参知政事张严兼同知国用事。　以兵部侍郎薛叔似兼参计官，太府卿陈景思同参计官。先是，臣僚言：“今日财计，非钱谷不足可忧，而渗漏日滋之为可虑也。周家以冢宰制国用，而唐亦以宰相兼领度支，是知财赋国家之大计，其出入之数有馀、不足，为大臣者皆所当知，庶可节以制度，关防欺隐。宜略仿祖宗遗意，命大臣兼提领天下财赋。”从之

。陈自强罢，亦废。

绍兴五年，制以左通议大夫、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鼎，左政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张浚都督诸路军马。未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至七年秋废罢。其馀宰臣、执政开府于外者，别载于篇。

编修敕令所提举 宰相兼。

同提举 执政兼。

详定　侍从官兼。删定官　就职事官内差兼？　掌裒集诏旨，纂类成书。绍兴十二年罢。乾道六年，复置详定一司敕令所，以右丞相虞允文提举，参知政事梁克家同提举。淳熙十五年省罢，绍熙二年复置局。庆元二年，复置提举，以右丞相余端礼兼，同提举以参知政事京镗兼，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

宣徽院　宣徽南院使　北院使　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仪，应内外进奉，悉检视其名物。旧制，以检校为使，或领节度及两使留后，阙则枢密副使一人兼领二使，亦有兼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者。南院资望比北院颇优，然皆通掌，止用南院印，二使共院而各设厅事。其吏史则有都勾押官、勾押官各一人，前行三人，后行十二人，分掌四案：一曰兵案，二曰骑案，　主赐群臣新史，及掌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官、诸司工匠兵卒之名籍，及三班而下迁补、假故、鞫劾之事。

三曰仓案，掌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使迎授恩赐、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及契丹朝贡、内廷学士赴上，并督其供帐，内外进奉视其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专其奏覆。四曰胄案。掌郊祀、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供帐之事，诸司使副、三班使臣别籍分产，司其条制，颁诸司工匠休假之。故事，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以先后入叙位。熙宁四年，诏位参政、枢副、同知下，著为令。九年，诏："今后遇以职事侍殿上，或中书、枢密院合班问圣体，及非次庆贺，并特序二府班。官制行，罢宣徽院，以职事分隶省、寺，而使号犹存。

初，吏部尚书王拱辰治平中知大名府，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检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寻迁南院，立班序位视签枢。元丰六年，拱辰除武安军节度使再任，自此遂罢使名不复除。独太子少师张方平许依旧领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迁太子太保而罢使名。元祐三年，复置南、北院使，仪品恩数如旧制。六年，以冯京为南院使，而方平亦复使名。中书舍人韩川言："祖宗设此官，礼均二府，以待勋旧，未尝带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宫保，文官也，不宜混并。"不听。方平亦固辞不拜。七年，冯京亦以使致仕。绍圣三年，议者言官名虽复，而无所治之事，乃罢之。南渡以后，不复再置。

三司使 使 副使 判官 盐铁使 度支使 户部使 三部副使 三部判官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之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太平兴国八年，分置三使。淳化四年，复置使一员，总领三部。又分天下为十道：曰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广南。在京东曰左计，京西曰右计，置使二员分掌。俄又置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判十道事，凡干涉计度者，三使通议之。五年，罢十道左右计使，复置三部使。咸平六年，罢三部使，复置三司一员。关正使，则以给、谏以上权使事。

使　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及知制诰、杂学士、学士充。亦有辅臣罢政出外，召还充使者。使阙，则有权使事；又阙，则有权发遣公事。掌邦国财用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凡奏事及大事悉置案，奏牒常事止署案。太平兴国初，以贾琰为三司副使，七年，以侯陟、王明同判三司，遂省副使。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

副使 以员外郎以上历三路转运及六路发运使充。

判官 以朝官以上曾历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充。

三部副使　各一人，通签逐部之事。　旧以员外郎以上充。端拱初，省。淳化三年复置，又省。至道初，又置。真宗即位，副使迁官，遂罢之。咸平六年复置。

三部判官 各三人，分掌逐案之事。 旧以朝官充。国初承旧制，每部判官一人。乾德四年，三部各置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三年，诸案置推官或巡官，以朝官充。四年，三司止置判官一人、推官三人。及分十道，二计各置判官一人。五年，废十道，三部各置判官二人。

三部各有孔目官一人，都勾押官一人，勾覆官四人。

盐铁分掌七案：一曰兵案，　掌衙司军将、大将、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及库务月帐，吉凶仪制，官吏宿直，诸州衙吏、胥吏之迁补，本司官吏功过，三部胥吏之名帐及刑狱，造船、捕盗、亡逃绝户资产、禁钱。景德二年，并度支案为刑案。二曰胄案，掌修护河渠、给造军器之名物，及军器作坊、弓弩院诸务诸季料籍。

三曰商税案，四曰都盐案，五曰茶案，六曰铁案，　掌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鼓铸。

七曰设案。掌旬设节料斋钱、餐钱、羊豕、米面、薪炭、陶器等物。

度支分掌八案：

一曰赏给案　掌诸给赐、赙赠例物、口食、内外春冬衣、时服、绫、罗、纱、縠、绵、布、鞋、席、纸、染料，市舶、权物务、三府公吏。

，二曰钱帛案 掌军中春冬衣、百官奉禄、左藏钱帛、香药榷易。

，三曰粮料案　　掌三军粮料、诸州刍粟给受、诸军校口食、御河漕运、商人飞钱。

，四曰常平案 掌诸州平籴。大中祥符七年，置主吏七人。

，五曰发运案 掌汴河广济蔡河漕运、桥梁、折斛，三税。

，六曰骑案， 掌诸坊监院务饲养牛羊、马畜及市马等。

七曰斛斗案 掌两京仓廪ＢＷ积，计度东京粮料，百官禄；粟厨料。

，八曰百官案。 掌京朝幕职官奉料、祠祭礼物、诸州驿料。

户部分掌五案：一曰户税案 掌夏税。

，二曰上供案 掌诸州上供钱帛。 ，三曰修造案 掌京城工作及陶瓦八作、排岸作坊、诸库簿张，勾校诸州营垒、官廨、桥梁、竹木、排筏。

，四曰曲案 掌榷酤、官曲。

，五曰衣粮案 掌勾校百官诸军诸司奉料、春冬衣、禄粟、茶、盐、□奚酱、傔粮等。三部诸案，并与本部都孔目官以下分掌。

三部勾院判官各一人，以朝官充。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以察其差殊而关防之。盐铁院、度支院、户部院勾覆官各一人。

都磨勘司，端拱九年置。判司官一人，以朝官充。掌覆勾三部帐籍，以验出入之数。

都主辖支收司， 淳化三年置。

判司官以判磨勘司官兼。掌官物已支未除之数，候至所受之处，附籍报所由司而对除之。天下上供物至京，即日奏之，纳毕，取其钞以还本州。

拘收司， 咸平四年置。

以判磨勘司兼掌。凡支收财利未结绝者，籍其名件而督之。

都理欠司， 雍熙二年，三部各置理欠，有勾簿司，景德四年废。

判司官一人，以朝官充。掌理在京及天下欠负官物之籍，皆立限以促之。

都凭由司，以判都理欠司官兼，掌在京官物支破之事。凡部支官

物，皆覆视无虚谬，则印署而还之，支讫，复据数送勾而销破之。

开拆司，判司官一人，以朝官充。掌受宣敕及诸州申牒之籍，发放以付三部，兼掌发放、勾凿、催驱、受事。

发放司，掌受三司帖牒而下之。 太平兴国年中置。

勾凿司，掌勾校三部公事簿帐。

催驱司，掌督京城诸司库务末帐，京畿仓场库务月帐凭由送勾，及三部支讫内外奉禄之事。

受事司，掌诸处解送诸色名籍，以发付三部。

衙司管辖官二人，以判开拆司官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大将、军将名籍，第其劳而均其役使。

勾当公事官二员，以朝官充。掌分左右厢检计、定夺、点检、覆验、估剥之事。

三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劾诸部公事。

勾当诸司、马步军粮料院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文武官诸司、诸军给受奉料，批书券历，诸仓库案验而禀赋之。

勾当马步军专勾司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旧以三班。

掌诸军兵马逃亡收并之籍，诸司库务给受之数，审校其欺诈，批历以送粮料院。

以上并属三司使。元丰官制行，罢三司使并归户部。

翰林学士院 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知制诰 直学士院 翰林权直 学士院权直 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赐大臣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诏书；馀官用敕书；布大号令用御札；戒励百官、晓谕军民用敕榜；遣使劳问臣下，口宣。凡降大赦、曲赦、德音，则先进草；大诏命及外国书，则具本取旨，得画亦如之。

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宣召面谕，给笔札书所得旨。禀奏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具词进入；迟明，白麻出，合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其馀除授并御札，但用御宝封，遣内侍送学士院锁门而已。至于赦书、德音，则中书遣吏持送本院，内侍锁院如除授焉。凡撰述皆写画进入，请印署而出，中书省熟状亦如之。若已画旨而未尽及舛误，则论奏贴正。凡宫禁所用文词皆掌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谘报，不名。

凡初命为学士，皆遣使就第宣诏旨召入院。上日，敕设会从官，宥以乐。元丰中，始命佩鱼，自蒲宗孟始。见执政议事则系□奚

，盖与侍从异礼也。政和三年，强渊明请以前后所被旨及案例，修为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书《摛

文堂》榜赐学士院。靖康元年，吴幵等奏："大礼锁院，麻三道以上，系双学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从之。

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乾道九年，崔敦诗初以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淳熙五年，敦诗再入院，议者以翰林乃应奉之所，非专掌制诰之地，更为学士院权直。后复称翰林权直，然亦互除不废，权、正或至三人。

翰林侍读学士　太宗初，以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建学士之职。其后，冯元为翰林侍读，不带学士；又以高若讷为侍读，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天禧三年，张知白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府，侍读学士外使自知白始。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元祐七年，复增学士之号，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诏可特差侍从官四员充讲读官，遇万机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内殿讲读。

充宫观兼侍读：元丰八年五月，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七月，韩维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元祐元年，端明殿学士范镇致仕，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不

赴。六年，冯京兼侍读，充太乙宫使。未几，乞致仕，不允，仍免经筵进读。中兴以来，如朱胜非、张浚、谢克家、赵鼎、万俟卨并以万寿观使兼侍读。隆兴元年，张焘以万寿观、汤思退以醴泉观并侍读。乾道五年，刘章以佑神观兼焉。

台谏兼侍读：自庆历以来，台丞多兼侍读，谏长未有兼者。绍兴十二年春，万俟卨以中丞、罗汝檝以谏议始兼侍读，自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矣。

翰林侍讲学士　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昞为侍讲学士。其后，又以马宗元为侍讲，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讲学士邢昞知曹州，侍讲学士外使自昞始。故事，自两省、台端以上兼侍讲，元祐中，司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时朝议以文正公之贤，故特有是命。绍兴五年，范冲以宗卿、朱震以秘少并兼，盖殊命也。乾道六年，张栻始以吏部员外郎兼。盖中兴后，庶官兼侍讲者，惟此三人。若绍兴二十五年张扶以祭酒、隆兴二年王佐以检正、乾道七年林宪以宗卿入经筵，亦兼侍讲者。盖扶本以言路兼说书就升其秩，佐时摄版曹，宪尝为右史且有旧例，故稍优之。

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后，王宾为御史中丞，见请复开经筵，遂命兼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绍兴十二年，则万俟卨、罗汝檝，绍兴二十五年，则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犹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

宫观兼侍讲：国初自元丰以来，多以宫观兼侍读。乾道七年，宝文待制胡铨除提举佑神观兼侍讲。是日，以宰执进呈，虞允文奏曰："胡铨早岁士节甚高，不宜令其遽去朝廷。"帝曰："铨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故有是命。

崇政殿说书　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学士侍从有学术者为侍讲、侍读，其秩卑资浅而可备讲说者则为说书。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轮二员祗候。初，侍讲学士孙奭年老乞外，因荐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职以命之。庆历二年，以赵师民预讲官，复为崇政殿说书，不兼侍讲。元祐

间，程颐以布衣为之。然范祖禹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又尝以著作佐郎兼侍讲，前此未有也。崇宁中，初除说书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崇、吕瓘，仍遂其性，诏以士服随班朝谒入侍。

渡江后，尹焞初以秘书兼之，中间王十朋、范成大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近事，侍从以上兼经筵则曰侍讲，庶官则曰崇政殿说书，故左史兼亦曰侍讲。绍兴十二年，万俟卨、罗汝檝并兼讲读。盖秦梓时已兼说书，便于传道，秦熺复继之。每除言路，必预经筵，桧死始罢。庆元后，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正言兼说书自端明巫伋始，副端兼说书自端明余尧弼始，察官兼说书自少卿陈夔始，修注兼说书自朱学震始。修注官多得兼侍讲。开禧三年十一月，王简卿知谏院为左史，仍兼崇政殿说书。言者以为不可，罢之。

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即旧延恩殿，庆历七年更名。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时贾昌朝由使相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昌朝始。三年，诏班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书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出必为大学士。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得罪罢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观文殿学士。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中兴后，非宰相而除者，自绍兴二十年秦熺始。熺知枢密院、郊祀大礼使，礼成，以学士迁，且视仪揆路，非典故也。乾道四年，汪澈旧以枢密使为学士迁。九年，王炎以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除。至庆元间，赵彦逾自工部尚书为端明殿学士，直以序迁至焉。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者，自绍兴元年范宗尹始。

观文殿学士　观文殿本隋炀帝殿名，国初，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学士称呼正同真宗谥号，兼禁中无此殿额，其学士理自当罢，乞择见今正朝或秘殿以名学士易之。"乃诏改为紫宸殿学士，以参知政事丁度为之。时学士多以殿名为官称，丁遂称曰"丁紫宸"。八年，御史何郯以为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殿为观文殿，即殿名置学士，仍以度为之。自后非曾任执政者弗除。熙宁中，王韶以熙河功，元丰中，王陶以宫僚，虽未历二府，亦除是职，盖异恩也。然韶犹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云。

资政殿大学士　资政殿在龙图阁之东序。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参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庞之，在翰林学士下。十二月，复以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班文明殿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资政殿置大学士，自钦若始。自钦若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敏中以前

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讫天圣末，二十馀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迪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曾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庠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钦若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庠一人。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适请遵先朝故事，定以员数。于是诏大学士置二员，学士三员。绍兴十年，郑亿年归自伪齐，除资政殿，二年加大学士，许出入如二府仪。亿年未尝秉政。十五年，秦熺自翰林学士承旨为资政，诏立班恩数同执政。十六年，秦桧弟梓以端明卒于湖州，进大资致仕，恤典同参政。是后，从臣自端明视政府而序进者，遂为常矣。

端明殿学士　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后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书奏，命枢密使安重诲进读，懵于文义。孔循献议，始置端明殿学士，命冯道、赵凤俱以翰林学士充，班在翰林学士上。后有转改，止于翰林学士内选任。初如三馆例，职在官下；赵凤转侍郎，讽任圜特移职在官上，后遂为故事。宋太宗初，以程羽为之，后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中，改为紫宸，后又改为观文。明道二年，改承明殿为端明殿，复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侍读学士宋绶为之，在翰林学士之下。自明道讫元丰，无前执政为之者，仅以待学士之久次者。元丰中，以前执政为之，自曾孝宽始；以见任执政为之，自王安礼始。政和中，尝改为延康殿。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康殿学士旧系端明殿学士。诏依旧。后拜签枢者多领焉。

总阁学士　直学士　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直龙图阁、省、寺监掌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杂学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元祐二年，诏复增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尚待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绍圣三年，诏职事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后，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书、翰林学士之辅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待制焉。

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大中祥符中建。在会庆殿西偏，北连禁中，阁东曰资政殿，西曰述古殿。阁上以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学士，大中祥符三年置，以杜镐为之，班在枢密直学士上。六年，诏结衔在本官之上。直学士，景德四年置，以杜镐为之，班在枢密直学士下。祥符六年，诏结衔在本官之上。待制，景德元年置，

以杜镐、戚纶为之，并依旧充职。四年，诏班在知制诰下，并赴内殿起居。自改官制，为学士初复之职，或知制诰平出除之。

天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天禧四年建。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阁毕，以奉安真宗御制。东曰群玉殿，西曰{蕊木}珠殿，北曰寿昌殿，南曰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为流栖之所。以在位受天书祥符，改曰天章，取为章于天之义。天圣八年置待制。庆历七年，又置学士、直学士。又有侍讲。学士，庆历七年初置，在龙图阁学士之下。学士罕以命人，迄仁宗世，才王贽一人。秦堪自显谟阁进直天章阁，以称呼非便辞。诏改龙图，自是天章不为带职。直学士，庆历七年，初置天章阁直学士，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待制，天圣八年初置。寓直于秘阁，与龙图递宿，寻命范讽鞠咏充职。中兴后，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于天章阁，祖宗御容、潜邸旌节亦安奉焉。

宝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阁在天章阁之东西序，群玉、蕊珠殿之北。即旧寿昌阁，庆历改曰宝文。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于阁，命王珪撰记立石。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恩赐如龙图。英宗御书附于阁。学士，治平四年初置，以吕公著兼。直学士，治平四年初置，以邵必为之。待制，治平四年初置。

显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元符元年，曾布、邓洵仁各申请建阁。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撰阁名五以闻，遂建阁藏神宗御集，以显谟为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谟阁为熙明阁，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续奉旨，仍以显谟为额。崇宁元年，诏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如三阁故事，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之下。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建中靖国元年置。

徽猷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大观二年，初建徽猷阁，以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

敷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绍兴十年置。藏徽宗圣制，置学士等官。

焕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淳熙初建。藏高宗御制。十五年，置学士等官。

华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庆元二年置。藏孝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宝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嘉泰二年置。藏光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宝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宝庆二年置。藏宁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显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咸淳元年置。藏理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集英殿修撰　国初，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秘阁三等。政和六年，始置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旧制，贴职无杂压，至是因增置，乃定为杂压。其集英修撰，中兴后以宠六曹权侍郎之补外者，下待制一等。

右文殿修撰　元佑元年，许内外官带贴职。绍圣二年，诏职事官罢带职，易集贤殿学士为修撰。政和六年，以集贤院无此名，其见任集贤院修撰并改为右文殿修撰，次于集英殿修撰，为贴职之高等。

秘阁修撰 政和六年置，以待馆阁之资深者，仍多由直龙图阁迁焉。

直龙图阁　　祥符九年，以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直阁之名始此。凡馆阁之久次者，必选直龙图阁，皆为擢待制之基也。中兴后，凡直阁为庶官任藩阃、监司者贴职，各随高下而等差之。

直天章阁至直显文阁，并同。

直秘阁　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馀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执事，叙同僚之好，乃即馆设盛会宴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既多，此礼浸废。

东宫官　太子太师　太傅　太保　太子少师　少傅　少保　国初，师傅不常设。仁宗升储，置三少各一人。参政李昉兼掌宾客。及升首相，遂进少傅，此宰相兼宫僚之始也。丁谓兼少师，冯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时实为东宫官，馀多以前宰执为致仕官。若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仆射者，及枢密使致仕，亦随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以待前执政，惟少师非经顾命不除。若因迁转，则递

进一官，至太师即迁司空。天禧末，皇太子同听政，乃以首相兼少师。自后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皆不置。开禧三年，史弥远自詹事入枢府，乃进兼宾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钱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献太子立，象祖兼少师，弥远以右相兼少傅。未几，弥远丁内艰，象祖亦去位。又明年，弥远起复，遂兼进少师。景定元年，度宗升储，以贾似道为少师。

太子宾客　至道元年建储，初置宾客二人，以他官兼。天禧四年，参政任中正、枢副钱惟演、参政王曾并兼太子宾客，执政兼东宫官始此。中兴后不置。开禧三年，景献太子立，始以执政兼宾客，后复省。景定元年，度宗升储，以朱熠、皮龙荣、沈炎并兼宾客。

太子詹事　仁宗升储，置詹事二人。神宗、钦宗升储，并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后省。乾道元年，庄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逾月，诏太子詹事遇东宫讲读日，并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储位，以敷文阁直学士王十朋、敷文阁待制陈良翰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景定元年，度宗升储，以杨栋兼詹事。

太子左庶子 右庶子 左谕德 右谕德 旧制不常设。储闱之建，随宜制官，以备僚寀，多以他官兼领。仁宗、神宗升储，庶子、谕德各置二人。钦宗升储，置一人。绍兴三十二年，孝宗以建王立为皇太子，置庶子、谕德各一人，除右虚左。乾道元年及七年，各置一人。开禧三年，景献太子立，初除左虚右，明年，左右始并置。

太子侍读 侍讲 神宗升储，始置各一人。乾道、淳熙、开禧，各依故事并置。乾道七年，礼部太常寺言："讨论东宫开讲并节朔贺庆、辞谢礼仪。宫僚讲读，无已行故事，当依放讲筵，少杀其礼。每遇讲读，詹事以下至进读官上堂，并用宾礼参见，依官职序坐。皇太子正席，讲读官迭起如延英仪，讲罢复位。节朔不受宫僚参贺；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笺贺。谢辞，初如常见之礼。后离位致词，复位就坐，茶汤罢。詹事初上，参见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参见，皇太子受拜。庶子、谕德及讲读官虽有坐受之礼，止是《五礼新仪》所载；兼逐日致拜之礼，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合参酌天禧、至道故事施行。" 按天禧二年九月五日，左庶子张士逊等言："臣等日诣资善堂参见皇太子，得令升阶列拜，然后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参见。"诏不许。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见太子宾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阶及门。

并从之。

太子中舍人　舍人　至道、天禧各置一人。神宗、钦宗升储，并如旧置。嘉定初，除二人。庆元以中舍人在舍人上。

资善堂 翊善 赞读 直讲 说书 皇太子宫小学教授 资善堂小学教授翊善、赞读、直讲皆旧制。说书而下，中兴以后增置。资善堂自仁宗为皇子时，为肄业之所，每皇子出就外傅，选官兼领。元丰八年，哲宗初开讲筵，诏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又诏三省、枢密院、讲读、修注官锡宴于资善堂。政和元年，定王、嘉王出就资善堂听读，诏宰执就见。靖康元年，诏皇太子出就外傅，就资善堂置学舍，令国子监供监书。绍兴五年，孝宗封建国公，出就资善堂听讲。先是，宰臣赵鼎得旨于宫门内造书院，至是始成，以为资善堂。命儒臣为直讲、翊善，悉如资善故事。寻用赵鼎言，以左史范冲充翊善，右史朱震充赞读，时称极选。帝曰："朕令国公见冲、震必设拜，盖尊重师傅，不得不如此。"绍兴十二年，建国公出就外第。及绍兴三十年，由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时皇孙皆就傅，以校书郎王十朋为小学教授。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三皇子位各置说书官一员，又置赞读、直讲一员。淳熙七年，皇孙英国公始就傅，诏置皇太子宫小学教授一员。十六年，光宗即位，皇子进封嘉王，置王府赞读、翊善、直讲各一员。庆元六年，景献太子为福州观察使，诏令资善堂授书，置小学教授二员。开禧元年，进封荣王，仍开资善堂，置赞读、直讲、说书官各一员，又置翊善一员。度宗升储，并置翊善、赞读等官。

主管左、右春坊事　二人，以内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内侍充。仁宗、神守升储，并置。中兴后，置官并同。

太子左、右卫率府率 副率 左、右司御率府率 副率 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 左右监门率府率 副率 左、右内率府率 副率 官存而无职司。至道元年，东宫置左清道率府率、副率兼左春坊谒者，主赞引。三年，真宗即位而省。天禧二年，又以左清道率郭承庆、左右监门副率夏元亨兼左右春坊谒者，仁宗即位复省。中兴后不置，惟以监门率府副率为坏卫阶官。

亲王府 傅 长史 司马 谘议参军 友 记室参军 王府教授 小学教授傅及长史、司马，有其官而未尝除。太平兴国八年，诸王出阁，楚王府置谘议参军二员，翊善一员；陈王府置谘议、翊善各一员；韩王、冀王、益王置翊善各一员。后又置记室及诸王府侍讲一员。并以常参官兼充。　其后，多不置谘议，翊善、记室或止一员。

大中祥符九年，仁宗初封寿春郡王，置友二员，亦以常参官兼充。天禧二年，进封升王，友迁谘议，仍置记室一员。又皇侄皇孙侍教、南北伴读无定数。　至道初，太宗以皇亲子孙就讲学，欲置侍讲之职，中书言："按唐太宗改诸王侍读为奉诸王讲读，今皇孙、皇侄皆环卫之职，请以教授为名。"从之。选京朝官通经者充。其后又令王府记室、翊善、侍讲分兼南北宅教授。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自是南北院或有伴读。

凡诸宫皆有教授，初无定员。是年，英宗以宗室自率府副率已上八百馀人，奉朝请者四百馀人，而教官才六员，乃诏增置教授官：凡皇族年三十已上者百一十三人，置讲书四员；年二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已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已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其子弟不率教，俾教授官、本位尊长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责。教授官不职，大宗正司密访以闻。旧制，亲贤宅置讲书，绍兴十二年，改为府教授，掌教亲贤宅南班宗子。淳熙十二年，诏建魏惠宪王府，置小学教授二员，以馆职兼充，掌训皇孙。既长，趋朝谒，则不以小学名，而讲习如故。自后皇侄、皇孙皆置教授。

志第一百一十六 职官三

○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六部监门 六部架阁

吏部　掌文武官吏选试、拟注、资任、迁叙、荫补、考课之政令，封爵、策勋、赏罚殿最之法。凡文阶官之等三十，武选官之等五十有六，幕职州县官之等七，散官之等九，皆以左右高下分属于四选。曰尚书左选，文臣京朝官以上及职任非中书首除授者悉掌之。曰尚书右选，武臣升朝官以上及职任非枢密院除授者悉掌之。自初任至幕职州县官，侍郎左选掌之。自副尉以上至从义郎，侍郎右选掌之。若文武官虽不隶左右选，而职任系中书省、枢密院除授者，其制命诰敕，皆本部奉行。凡应注拟、升移、叙复、荫补及酬赏、封赠者，所隶审验格法上尚书省，法例可否不决应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左右武大夫以上合命词者，列其迁叙资级、岁月、功过上中书省、枢密院画旨给告，通书本部长、贰及所隶郎官。其属有曰司封，曰司勋，曰考功。凡官十有三：尚书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员外郎，尚书选二人，侍郎选各一人，司封、司勋、考功各一人。

旧制有三司，尚书主其一，侍郎二员各主其一，分铨注拟事。其后，但存尚书铨，馀东西铨印存而事废。淳化中，又置考课院，磨勘幕府州县功过，引对黜陟。至道二年，以其事归流内铨。判流内铨事二人，以御史知杂以上充。掌节度判官以下州府判司、诸县令佐拟注对扬、磨勘功过之事。判部事二人，以带职京朝官或无职事朝官充。凡文吏班秩品命令一出于中书，而小选院即不复置，本曹但掌京朝官叙服章、申请摄官、讣吊祠祭，及幕府州县官格式阙簿、辞谢，拔萃举人兼南曹甲库之事。流外铨，掌考试附奉诸司人吏而已。南曹掌考验选人殿最成状，而送流内铨关试、勾黄、给历之事。甲库掌受制敕黄，关给签符优牒，选人改名废置之事。初，淳化三年，置磨勘京朝官院。四年，改。太平兴国中，置差遣院，至是并入审官院。置知院二人，以御史知杂以上充。 旧以朝官充。

掌考校京朝官殿最，叙其爵秩而诏于朝，分拟内外任使而奏之。

元丰官制行，六曹尚书、侍郎为长贰，郎官理郡守以上资任者为郎中，通判以下资序者为员外郎。除授皆视寄禄官，高一品以上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下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馀职准此。元祐初，置权尚书，奉赐依守侍郎，班序在试尚书之

下，杂压在左、右常侍之下。又置权侍郎，如未历给事中、中书舍人及待制以上者，并带“权”字，禄赐比谏议大夫。郎官虽理知州资序，未曾实历知州及监司、开封府推官者，止除员外郎。又诏，职事官除去“行”字一等。又以六曹职事闲剧不等，减定员数，事简者他司兼领，司封、司勋各减郎官一员。绍圣初，诏元丰法以行、守、试制禄三等。元符元年，吏部言：“元祐法，小使臣只降宣扎，但务从简，于理未安，请自借职而上依元丰法给告。”从之。崇宁元年，诏：“大宗正丞，大理正，诸寺监丞，太学、武学、律学博士，太学正、录，诸宫院、诸州教授，堂除外，其吏部阙不许占差已授未赴及初到任人。”二年，诏：“十年不到部者，依《长定格》与降一官；二十年以上，则除其籍。”靖康元年七月，诏以吏部四选逐曹条例编集板行。八月，臣僚言：“祖宗时未有宗室参部之法，神宗时，始选择差注一二。崇宁初，立法大优，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著名州大郡优便丰厚之处。议者颇欲惩革，不注郡守县令，与在部人通理名次。”从之。

尚书　掌文武二选之法而奉行其制命。凡序位有品，寓禄有阶，列爵有等，赐勋有给，分任有职，选官有格，考其功过，计其岁月，辨其位秩，而以序进之。凡文臣自京朝官，武臣自大使臣以上，　旧内殿崇班以上。

选授、封爵、功赏、课最之事，所隶官分掌其事，兼总于尚书，验实而后判成。以天下职事员阙具注于籍，月取其应选者揭而书之，集官注拟，考阀阅以定其可否。若有疑不能决，小事则申请，大事则禀议于尚书省，应论奏者与郎官同请对。大祭祀则奉玉币以授左仆射，执爵以授左丞。旧，尚书为所迁官名，班左丞上。自厘正百司，吏部以金紫光禄大夫，户、礼、兵、刑、工部以银青光禄大夫换授，而任六曹尚书者始实领职事。左选分案八，置吏三十；右选分案六，置吏十有六。曰主事、令史，曰书令史，曰守当官。二十四司亦如之。南渡初，诸曹长、贰互置，惟吏部备官。绍兴八年，依元祐制，六曹皆置权尚书，以处未应资格之人。其属有侍郎二人，分左、右选。尚书左、右选各置郎中一人，侍郎左、右选各置郎中一人，司封、司勋、考功各一人。郎官分掌其事，而兼总于尚书。左选，掌考校京朝官以上殿最，叙其爵秩，拟内外任使而奏授之。分案十二：曰六品，曰七品，曰八品，曰九品，曰注拟，曰名籍，曰掌阙，曰催驱，曰甲库，曰检法，曰知杂，曰奏荐赏功司。吏额，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九人，守当官一十一人，正贴司一十六人，私名一十二人，楷书二人，法司一人。官告院六部监门隶

焉。右选，掌大使臣以上差注，材武人有格二十一，及破格出阙，较量功过，奏荐诸军赏功。分案十：曰大夫，曰副使，曰修武，曰注拟掌阙，曰奏荐赏功，曰开拆，曰名籍，曰甲库，曰法司，曰知杂。吏额，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九人，守当官一十二人，正贴司八人，私名一十人，法司一人。绍熙三年，左司谏谢源明言："乾道九年诏旨：'六部应承三省、密院批送勘当文字，并令本部郎官、长贰按法裁决可否，申上朝廷施行。'即不得持两端。如或事有疑难，及生创无条例者，令长贰据所见申明将上取旨。乞明诏六曹遵守。"从之。

侍郎　分左右选：左选，掌文臣之未改官者。凡始命而未应参部者，皆试而后选。若应格，则具岁月历任功罪及所举官员数，同郎官引见于便殿，禀奏改官。右选，掌武臣之未升朝者。 旧自供奉官以上。

其职任自亲民官至部队将、监当官，皆掌其选授注拟之法。凡初仕而试不中等，及已入官而未应选者，皆勿注正阙。官制行，尚书、侍郎通治曹事，奏事则同班，惟吏部分领四选。大祭祀则举玉币置诸案，荐馔则进搏黍，进熟则执匏爵以授右丞，饮福则奉爵，视朝则执文武班簿对立，以待顾问。左选分案十五，置吏四十有三，右选分案八，置吏四十有七。　绍兴四年，吏部侍郎叶祖洽言："侍郎左选，准元丰朝旨，类姓置簿。左右选理宜一体，右选亦乞置簿拘辖功过。"从之。建炎四年五月，诏六曹复置权侍郎，如元祐故事，满二年为真。　补外者除待制，未满，除修撰。

左选，掌承直郎以下拟注州府判司、诸县令佐、监当及磨勘功过之事，分案十三。乾道裁减吏额，共置三十五人。右选，掌校副尉以上较试、拟官、行赏、换官，考其殿最，分案十五。乾道裁减吏额，共置四十八人。旧制，吏部除侍郎二员，分典左、右选，总称吏部侍郎。间命官兼摄，惟称左选侍郎或右选而已。绍熙三年，谢深甫、张叔椿兼摄，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称。既而林大中、沈揆擢贰尚书，则"侍左""侍右"径入除目。相承不改。

郎中 员外郎 尚左 尚右 侍左 侍右

旧主判二人，以朝官充。元丰官制行，置吏部郎中，主管尚书左、右选及侍郎左、右选各一员，参掌选事而分治之。凡郎官，并用知府资序以上人充，未及者为员外郎。建炎四年，诏权摄、添差郎官并罢。初进拟，第云吏部郎官；及拟告身细御，始直书尚书吏部郎中或员外郎，主管尚书某选，主管侍郎某选。绍兴八年，吕希常以监六部门兼权侍右

郎官。绍兴三十一年，李端明正除尚右郎官，既而何俌、杨倓、费行之除吏部郎官，皆有侍左、侍右、尚左、尚右之称。自此相承不改。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诏四选通差，用尚书颜师鲁之请也。先是，乾道元年诏："今后非曾任监司、守臣，不除郎官，著为令。"自是馆学、寺监臣，拘碍资格，迁除不行。郎曹阙员，但得兼摄，旋即外补；间有不次擢用者，则自二著躐升二史，以至从列。其自外召至为郎，则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必序进卿、少，而郎有正员者益少矣。

司封郎中 员外郎 掌官封、叙赠、承袭之事。凡三师、三公以下至升朝官褒赠祖考、母妻，亲王、郡王、内外命妇以下保任宗属、封爵诸亲，皆因其位叙而为之等。凡宗室当赐名训，具抄拟官。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之后应承袭者，辨其嫡庶。列爵九等：曰王，曰郡王，曰国公，曰郡公，曰县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分国三等：大国二十七，次国二十，小国二百二十。内命妇之品五：曰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曰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曰婕妤，曰美人，曰才人、贵人。外内命妇之号十有四：曰大长公主，曰长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县主，曰国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硕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叙赠之制：三公、宰臣、执政、节度使三代，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二代，馀官一代，皆辨其位序以进之。加食邑实封，则视其品之高下，以为户数多寡之节。凡事之可否，与司勋通决于长贰。分案三，设吏六。元祐元年，中书后省言："臣僚封赠父母，仍旧制命词，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专词，馀用海词。"二年，诏："父及嫡母存，不得请所生母封赠。所生母未封，亦不许先及其妻。"绍圣元年，诏："宗室换授文官身亡者，通直郎以上赠三官。" 元符元年，以元祐间封赠紊前制，诏并依元丰法。

二年，诏："寺监官杂压在通直郎之上者，虽系宣教郎，遇大礼封赠。"政和二年，诏："封母则随所封五等， 谓如封南阳县开国男，则随其爵称南阳县男令人，封魏国公，则称魏国公夫人之类。

应妇人不因夫、子得封号，

谓命官非升朝而母年九十以上，或士庶人妇女年百岁，并特旨若回授者。

或因子孙得封赠，其夫至升朝或非升朝应封赠者，并孺人。"宣和二年，臣僚言："近年有京官任校书郎、正字者得封赠，今则监丞未升朝者

亦乞依例，盖缘监丞杂压在校书郎之上，故引以为请，甚无谓也。不独此尔，又有小使臣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遂乞回授封赠父母，实为太滥。望降旨，今后封赠并依旧法，敢有擅更陈乞紊乱典章者，置之典刑，庶几侥幸者息而名分正矣。”从之。建炎以后并同。

司勋郎中　员外郎　参掌勋赏之事。凡勋级十有二：曰上柱国，正二品；曰柱国，从二品；曰上护军，正三品；曰护军，从三品；曰上轻车都尉，正四品；曰轻车都尉，从四品；曰上骑都尉，正五品；曰骑都尉，从五品；曰骁骑尉，正六品；曰飞骑尉，从六品；曰云骑尉，正七品；曰武骑尉，从七品。率三岁一迁，必因其除授以加之。凡赏有格。若事应赏，从其所隶之司考实以报，则必审核其状，以格覆之，谓之“有法酬赏”；非格所载，参酌轻重拟定，以上尚书省，谓之“无法酬赏”。若功赏未醉而赏格改易者，轻从旧格，重从新格。录用前代帝系及勋臣之后，则考其族系而奉行其制命。分案四，置吏十有九。

元祐元年，吏部言：“诸色人援引徼求，入流太冗。应工匠伎艺之属无法入官者，虽有劳绩，并止比类支赐，未经酬奖者亦如之。”绍圣二年，户部言：“元丰官制，司勋覆有法式酬赏，无法式者定之。元祐中，有法式者止令所属勘验，自后应干钱谷，本部指定关司勋，则是户部兼司勋之职，请依旧制。”从之。四年，应川峡人任本路差遣者，酬奖减半。政和四年，诏：“司勋行下所属，将一司一路条制，参照《酬奖格法》，类集参用。”又诏以详定国朝勋德臣僚职位姓名送吏部。用工部尚书郑允中所编传也。隆兴元年省并，以司封郎官兼领。淳熙元年，复以司农寺丞范仲芭兼司勋，未几改除，复省。裁减吏额，主事一人，令史一人，书令史四人，守当官三人，正贴司四人，私名三人。

考功郎中　员外郎　掌文武官选叙、磨勘、资任、考课之政令。凡命官，随所隶迁，以其职事具注于历，给之于其属州若司，岁书其功过。应升迁授者，验历按法而叙进之；有负殿，则正其罪罚。以七事考监司：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失案察，六曰较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通善、最分三等：五事为上，二事为中，馀为下。若能否尤著，则别为优劣，以诏黜陟。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

磨勘之法，文选官之等四：银青光禄大夫至朝议大夫，进士理八

年，非进士理十年；通直郎至太中大夫充谏议大夫、待制以上职任者，理三年；朝散大夫至承务郎，理四年。武选官之等六：遥郡团练使、刺史、合门舍人转左武、右武郎，理十年；武功大夫以下，理七年；横行武德大夫以下至校尉，理五年；合门祗候初补从义郎以下至承节郎、承信郎充随行指使，理四年；承信郎以功补授及宗室观察使以下祗应校尉，理三年；宗室承宣使以下祗应校尉，理二年。幕职州县官之等三：进士第一、第二、第三名及第者，一任回改京官；自留守、府判官至县令，理六考；自军巡判官至县尉，理七考。率以法计其历任岁月、功过而序迁之。凡改服色者以年劳计之。执政官、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以上应缢者，覆太常所定行状，报尚书省官集议以闻。 绍圣四年，河东提刑司徐君平奏："乞凡将集议，前期三日，持考功状遍示当议之官，使先□绎而后集于都堂以询之，庶几有所见者得以自申，以称朝廷博谋尽下之意。"从之。

凡立碑碣名额之事，掌之。旧制，考课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辞。元丰官制行，悉罢。分案十有七，置吏六十有八。

元祐三年，诏："知州考课法，吏部上其事于尚书省，送中书省取旨赏罚。劣等应罚而已冲降者，仍从冲降法。县令以下，本部专行。"六年，枢密院言："元丰末，堂除知州军三年为任，武任依此。元祐初，以成资为任，武臣未曾立法。"诏武臣任六等差遣，川广成资馀并三十个月为任。建炎以后并同。应文武臣磨勘、关升、资任、较考，定其殿最，别其优劣，以诏黜陟予夺；没则谥，审覆而参定之。凡特恩赐谥，命词给告，馀给敕。分案十一：曰六品，曰七品，曰八品，曰曹掾，曰令丞，曰从义，曰成忠，曰资任，曰检法，曰知杂，曰开拆。裁减吏额，主事二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守当官十三人，正贴司三人，私名一十人。 淳熙十三年，再共减三人。

官告院 主管官一员，以京朝官充。 旧制，提举一人，以知制诰充；判院一人，以带职京朝官充。

掌吏、兵、勋、封官告，以给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及封赠者，各以本司告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及命妇用司封，加勋用司勋。官制行，四选皆用吏部印，惟蕃官则用兵部印记。凡绫纸幅数、褾轴名色，皆视其品之高下，应奏钞画闻者给之。令史十五人。

元丰五年，官制所重定《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从之。绍圣元

年，吏部言："元丰法，凡入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　。元祐中，以内外差遣并职事官本等内改易或再任者，并给黄牒，乃与无品人等。"诏："今后帅臣监司待制以上知州，并给告，馀依旧。"三年，诏："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因事罢，并给告。"元符元年，吏部言："元祐法，小使臣只降宣扎，乞自承信郎而上依旧给告。"宣和元年，诏："官告院立条，凡制造告身法物，应用绫锦，私辄放效织造及贸贩服用者，立赏许告。"

大抵官告之制，自乾德四年，诏定告身绫纸褾轴，其制阙略。咸平、景德中，两加润泽，至皇祐始备。神宗即位，循用皇祐旧格，逮元丰改制，名号虽异，品秩则同，故亦未遑别定。徽宗大观初，乃著为新格，凡褾带纲轴等饰，始加详矣。

凡文武官绫纸五种，分十二等。

色背销金花绫纸二等。　一等一十八张，滴粉缕金花大犀轴，八荅晕锦褾韬，色带。三公、三少、侍中、中书令用之。一等一十七张，滴粉缕金花中犀轴，天下乐锦褾犀轴，色带。左右仆射、使相、王用之。

白背五色绫纸二等。　　一等一十七张，滴粉缕金花，翠毛狮子锦褾韬，玳瑁轴，色带。知枢密院，两省侍郎，尚书左右丞，同知、签书枢密院事，嗣王，郡王，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尉，东宫三少，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御史大夫，宗室节度使至率府副率之带皇字者用之。一等一十七张，晕锦褾韬，玳瑁轴，色带。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六尚书，金紫光禄、银青光禄、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节度、承宣、观察，并用之。

大绫纸四等。　　一等一十五张，晕锦褾，两面拨花穗草大牙轴，色带。宣奉、正奉大夫，翰林学士，资政、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直学士，正议、通奉大夫，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侯，用之。一等十二张，法锦褾，两面拨花细牙轴，色带。给事中，中书舍人，通议大夫，司成，左、右谏议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待制，太中大夫，秘书、殿中监，伯，用之。一等一十张，法锦褾，拨花常使大牙轴，色带。中大夫，七寺卿，京畿、三路转运使，发运使，中奉、中散大夫，通侍大夫，枢密都承旨，祭酒，太常、宗正少卿，秘书、殿中少监，正侍、中侍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诸州刺史，中亮、中卫大

夫，防御、团练使，太子左、右庶子，诸卫大将军，附马都尉，典乐，子，用之。一等八张，盘球锦褾，大牙轴，色带。七寺少卿，朝议、奉直大夫，左、右司郎中，司业，开封少尹，少府、将作、军器监，都水使者，拱卫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谕德，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副都知，枢密承旨、副都承旨，诸房副承旨，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朝请、朝散、朝奉大夫，京畿、三路转运副使，诸路转运使、副使，知上州，提举三路保甲，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武功至武翼大夫，开封左、右司录事，蕃官使臣，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正言，监察御史，和安大夫至翰林良医，男，用之。内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用九张，蕃官使臣用大锦褾，背带，此其小异者也。

中绫纸二等。　一等七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诸司员外郎，朝请朝散、朝奉郎，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诸卫将军，太子侍读、侍讲，中亮、中卫，左武、右武郎中，知下州，诸路提点刑狱，发运判官，提点铸钱，承议郎，武功至武翼郎，太子中允、舍人，亲王府翊善、赞读、侍读，符宝郎，太常、中正、秘书、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著作郎，通事舍人，太子诸率府率，直龙图阁，开封府诸曹事，大晟府乐令，直秘合，崇政殿说书，和安郎至翰林医正，用之。一等六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奉议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著作佐郎，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承，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修武、敦武郎，通直郎，内常侍，转运判官，提举学士，诸州通判，御史台检法官、主簿，九寺主簿，亲王记室，阁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从义、秉义郎，太学、武学博士，开封诸曹掾，陵台令，两赤县令，忠训、忠翊郎，节度、防御、团练副使，行军司马，太医正，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翰林医官，辟ＮＵ博士，太子诸率府副率，用之。

小绫纸二等。　一等五张，黄花锦褾，角轴，青带。校书郎，正字，宣教郎，太常寺协律、奉礼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律学博士，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主簿，宣几郎，保义、成忠郎，太学正、录，律学，承事、承奉、承务、承信、承、节郎，门下、中书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三省、枢密院主事，辟ＮＵ正、录，用之。一等五张，黄花锦褾，次等角轴，青带。幕职、州县官，三省枢密院令史、书史，流外官，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文学、司士、助教，技术官，用之。

凡宫掖至外命妇罗纸七种，分十等：

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二等。　一等一十八张，韬带，两面销金云凤褾，红丝纲子，金样鈒花涂帕鎝，滴粉缕金花凤大犀轴。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用之。一等一十七张，韬带，两面销金云凤褾，红丝网子，金样鈒花涂帕鎝，滴粉缕金花凤子中犀轴。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内宰用之。

遍地销金凤子五色罗纸二等。　一等一十五张，韬带，销金凤子褾，红丝纲子，金涂银帕鎝，滴粉缕金云凤玳瑁轴。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副宰用之。一等一十二张，韬带，销金盘凤标，红丝网子，金涂银帕鎝，滴粉金云凤玳瑁轴。婕妤、才人、贵人、美人用之。

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二等。　一等一十张，八荅晕锦逯韬，色带，紫丝网子，银帕鎝，滴粉缕金葵花玳瑁褾轴。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宫正，内史，宰相曾祖母、祖母、母、妻，亲王妻，用之。一等八张，翠色狮子锦标韬，色带，紫丝网子，银帕鎝，滴粉缕金栀子花玳瑁轴。郡主，县主，国夫人，内命妇，郡夫人，执政官祖母、母、妻，用之。

销金大花五色罗纸一等。　七张，云雁锦褾韬，色带，紫丝网子，银帕鎝，滴粉缕金玳瑁轴。宝林御女，采女，二十四司典掌，尚书省掌籍、掌乐，主管仙韶，用之。

金花五色罗纸一等。　七张，法锦褾韬，色带，紫丝网子，银帕鎝，缕金玳瑁轴。郡夫人，郡君，宗室妻，朝奉大夫、遥郡刺史以上母妻，升朝官母，诸班直都虞候、指挥使、禁军都虞候、军都虞候、御前忠佐母，蕃官母妻，诸神庙夫人，用之。

五色素罗纸一等。　七张，锦褾韬，色带，紫丝纲子，银帕鎝，大牙轴。宗室女，升朝官妻，诸班直都虞候、指挥使、禁军都虞候、军都指挥使、忠佐妻，用之。

凡内外军校封赠绫纸三种，分四等：

大绫纸二等。　一等七张，法锦褾，大牙轴，青带。遥郡刺史以上用之。一等七张，大锦褾，大牙轴，青带。藩方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副都军头、马步军都军头、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用之。内带遥郡者，法锦褾，色带。

中陵纸一等。　五张，中锦褾，中牙轴，青带。都虞候以上诸班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用之。内加至爵邑者，用大绫纸，大牙轴，大锦褾。

小绫纸一等。　五张，黄花锦褾，次等角轴，青带。诸军指挥使以下用之。如加至爵邑者，同上。

凡封蛮夷酋长及蕃长绫纸两种，各一等：

五色销金花绫纸一等。　一十八张，翠色狮子锦褾，法锦韬，紫丝网子，银帕　鎝，滴粉缕金牡丹花玳瑁轴，色带。南平、占城、真腊、阇婆国王用之。

中绫纸一等。　七张，法锦褾，中牙轴，青带。藩蛮官承袭、转官用之。

大观并归尚书省，政和仍归吏部。　差主管官。

建炎元年，诏："文臣太中大夫、武臣正任观察使及宗室南班官以上给告，以下并给敕。"三年，诏逐等依旧给告。绍兴二年，诏："四品以下官及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官告并用锦褾外，其馀官并封赠权用缬罗代充。"十四年，始尽用锦。其后，又诏内外命妇、郡夫人以上，乃得用网袋及销金，其馀则否。至二十六年，诏内外文武臣僚告敕并依大观格式制造。裁减吏额，共置二十九人。　淳熙十三年又减五人。

户部　国初，以天下财计归之三司，本部无职掌，止置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以受天下上贡，元会陈于庭。元丰正官名，始并归户部。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以版籍考户口之登耗，以税赋持军国之岁计，以土贡辨郡县之物宜，以征榷抑兼并而佐调度，以孝义婚姻继嗣之道和人心，以田务券责之理直民讼，凡此归于左曹。以常平之法平丰凶、时敛散，以免役之法通贫富、均财力，以伍保之法联比闾、察资贼，以义仓振济之法救饥馑、恤艰扼，以农田水利之政治荒废、务稼穑，以坊场河渡之课酬勤劳、省科率，凡此归于右曹。尚书置都拘辖司，总领内外财赋之数，凡钱谷帐籍，长贰选吏钩考。其属三：曰度支，曰金部，曰仓部。

熙宁中，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制置条例，建官设属，取三司条例看详，具所行事付之。三年，罢归中书，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新法归司农，以胄案归军器监，修造归将作监，推勘公

事归大理寺，帐司、理欠司归比部，衙司归都官，坑冶归虞部，而三司之权始分矣。元丰官制行，罢三司归户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凡官十有三：尚书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员外郎，左右曹各二人，度支、金部、仓部各二人。

元佑初，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户部不知出纳见在，无以量入为出。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寺监者，并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则利权归一；若选用得人，则天下之财庶几可理。"诏尚书省立法。三年，三省言：、大理寺右治狱并罢，依三司旧例，户部置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凡钱谷事，增置干当公事二员。"绍圣元年，罢户部干当公事，置提举、管干官，复行免役、义仓，厘正左、右曹职，依元定官制。三年，右曹令侍郎专领，尚书不与。建中靖国元年，复干当公事官二员。政和二年五月，诏依神宗官制，委右曹侍郎专主行常平，自今许本部直达奏裁。又诏依熙、丰旧制，本部置都拘辖司，总领户、度、金、仓四部财赋。宣和六年，诏户部辟官依元丰法。

尚书 侍郎 掌军国用度，以周知其出入盈虚之数。凡州县废置，户口登耗，则稽其版籍；若贡赋征税，敛散移用，则会其数而颁其政令焉。凡四司所治之事，侍郎为之贰，郎中、员外郎参领之，独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若事属本曹，郡县监司不能直者，受其讼焉。大飨祀荐馔，则尚书奉俎，饮福则彻之。朝会则奏贡物。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建炎兵兴，尝以知枢密院张悫提领措置户部财用，后迁中书侍郎，仍兼之。五年，复以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后罢，专委户部长贰。左曹分案三：曰户口，掌凡诸路州县户口升降，民间立户分财，科差人丁，典卖屋业，陈告户绝，索取妻男之讼。曰农田，掌农田及田讼务限，奏丰稔，验水旱虫蝗，劝课农桑，请佃地土，令佐任满赏罚，缴奏诸州雨雪，检按灾伤逃绝人户。曰检法，掌凡本部检法之事，设科有三：曰二税，掌受纳、驱磨、隐匿、支移、折变。曰房地，掌诸州楼店务房廊课利，僧道免丁钱及土贡献物。曰课利，掌诸军酒课，比较增亏，知、通等职位姓名，人户买扑盐场酒务租额酒息，卖田投纳牙契。外有开拆、知杂司。右曹分案六：曰常平，掌常平、农田水利及义仓振济，户绝田产，居养鳏、寡、孤、独之事。曰免役，曰坊场，曰平准，各随其名而任其事。曰检法，曰知杂。裁减吏额，左曹四十人，右曹三十人。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旧制，户部侍郎二人，中兴初，止除长贰、各一员，或止除尚书若侍郎一员。绍兴四年七月，诏户部侍郎二员，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

郎中 左曹 右曹

员外郎　掌分曹治事。建炎三年，诏省并郎曹，惟户部五司以职事烦剧不并，仍各置一员。绍兴中，专置提举帐司，总天下帐状，以户部左曹郎官兼之。右曹岁具常平钱物总数，每秋季具册以闻。初置主管左、右曹，总称户部郎官。绍兴七年，阎彦昭以太府寺丞兼左曹郎官。绍兴三十二年，徐康正除左曹郎官，自是相承不改。是年，又诏："户部事有可疑难裁决者，许长贰与众郎官聚议，文字皆令连书，有定议，然后付本曹行遣。"

度支郎中 员外郎 参掌计度军国之用，量贡赋税租之入以为出。凡军须边备，会其盈虚而通其有无。若中外禄赐及大礼赏给，皆前期以辨。岁终，则会诸路财用出入之数奏于上，而以其副申尚书省。凡小事则拟画，大事谘其长贰；应申请更改举行勘审者，则先检详供具。分案六，置吏五十有一。凡上供有额，封桩有数，科买有期，皆掌之。有所漕运，则计程而给其直。凡内外支供及奉给驿券，赏赐衣物钱帛，先期拟度，时而予之。分案五：曰度支，曰发运，曰支供，曰赏赐，曰知杂。乾道四年，置会稽都籍，度支掌之。裁减吏额，置五十人。淳熙十三年，又减四人。

金部郎中 员外郎 参掌天下给纳之泉币，计其岁之所输，归于受藏之府，以待邦国之用。勾考平准、市舶、榷易、商税、香茶、盐矾之数，以周知其登耗，视岁额增亏而为之赏罚。凡纲运不濡滞及负折者，计程帐催理。凡造度、量、权、衡，则颁其法式。合同取索及奉给、时赐，审覆而供给之。分案六：曰左藏，日右藏，曰钱帛，曰榷易，曰请给，曰知杂。裁减吏额，共置六十人。淳熙十三年，又减四人。

仓部郎中　员外郎　参掌国之仓庾储积及其给受之事。凡诸路收籴折纳，以时举行；漕运上供封桩，以时催理；应供输中都而有登耗，则比较以闻。岁以应用刍粟前期报度支，均定支移、折变之数。其在河北、陕西、河东路者，书其所支岁月，季一会之。若内外仓场帐籍供申愆期，则以法究治。分案六，置吏二十有四。元祐元年四月，省郎官一员，十月复置。分案六：曰仓场，曰上供，曰粜籴，曰给纳，曰知杂，曰开拆。建炎三年，罢司农寺归仓部。绍兴四年复旧。裁减吏额，共置二十五人，续又减二人。

礼部　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祭之名有三：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飨。又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别。

币玉、牲牢、器服，各从其等。凡雅乐，以六律、六同合阴阳之声为乐律，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乐器，宫架八佾，特架六佾，分武文先后之序为乐舞，其所歌为乐章。若有事于南北效、明堂，籍田、禘祫太庙，荐享景灵宫，酌献陵园，及行朝贡、庆贺、宴乐之礼，前期饬有司辨具，阅所定仪注，以旧章参考其当否，上尚书省，册宝及封册命礼亦如之。凡礼乐制度有所损益，小事则同太常寺，大事则集侍从官、秘书省长贰或百官，议定以闻。凡天下选士，具注于籍，三岁贡举，与夫学校试补三舍生。掌后妃、亲王以下推恩，公主下嫁，宗室冠、婚、丧、葬之制，及赐旌节、章服、冠帔、门戟，旌表孝行之法。若印记、图书、表疏之事皆掌焉。大祥瑞，则朝参官以上诣阁门表贺，馀于岁终条奏。

旧属礼仪院，判院一人，以枢密院使、参知政事充；知院，以诸司三品以上充。主吏无定数，择三司京朝百司胥史充。礼部止设判部一人，掌科举，补奏太庙郊社斋郎、室长、掌坐，都省集议，百官谢贺章表，诸州申祥瑞，出入内外牌印之事。兼领贡院，掌受诸州解发进士诸科名籍及其家保状、文卷，考验户籍、举数、年齿而藏之。若朝廷遣官知举，则主判官罢，事毕，以知举官卑者一员主判。元丰官制行，悉归礼部。其属三：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设官十：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四司各一人。元祐初，省祠部郎官一员，以主客兼膳部。绍圣改元，主客、膳部互置郎官兼领。建炎以后并同。

尚书　掌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之政令，侍郎为之贰，郎中、员外郎参领之。凡讲议制度，损益仪物，则审覆有司所定之式，以次谘决，而质于尚书省。大祭祀则省牲，鼎镬视涤濯，荐腥则奉笾豆、簠簋，及饮福彻之，稞则奉瓒临鬯。凡天地、宗庙、陵园之祀，后妃、亲王、将相封册之命，皇子加封，公主降嫁，稽其彝章以诏上下而举行之。朝廷庆会宴乐，宗室冠、婚、丧、祭，蕃使去来宴赐，与夫经筵、史馆、赐书、修书之礼，例皆同奉常讲求参酌，而定其仪节。三岁贡举，学校试补诸生，皆总其政。旌节章服之颁，祥瑞表奏之进，凡关于礼乐者，皆掌之。建炎三年，诏鸿胪、光禄寺并归于礼部，太常、国子监亦隶焉。分案五：曰礼乐，曰贡举，曰宗正奉使帐，曰封册表奏，曰检法。各随其名而治其事。裁减吏额，四十五人。 续又减四人。

侍郎 奏中严外办，同省牲及视馔腥熟之节。祼

，受瓒奉盘。岁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与尚书迭为亚献。祭太社、太稷、神州地祇，则迭为初献。祀九宫贵神、五帝、感生帝、朝

日、夕月、蜡祭东西方亦如之。大朝会，则尚书奏藩国贡物。凡庆贺若谢，则郎中、员外郎分撰表文。祠事，与太常少卿、祠部官迭为终献或亚献。亲郊，自景灵宫朝献太庙朝享至望燎礼毕，乘舆还内，皆奏解严。分案十，置吏三十有五。南渡，诸曹长、贰互置。绍兴七年，礼部置侍郎二员。隆兴元年，诏："除尚书不常置外，礼部侍郎置一员。"

郎中 员外郎 元丰，郎官、员外郎参领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之事。有所损益，则审订以次谘决。凡庆会若谢，掌撰表文。与祠部、主客、膳部并列为四。建炎三年，并省郎曹，礼部领主客，祠部领膳部。隆兴元年，复诏礼部、祠部一员兼领，自是并行四司之事矣。通置吏五十四人。

祠部郎中　员外郎　掌天下祀典、道释、祠庙、医药之政令。月奏祠祭、国忌、休暇之日。每岁大祀忌日，大忌前一日，皆不坐。元日、冬至、寒食假各七日。天庆、先天、降圣节各五日。诞圣节、正七月望、夏至、腊各三日。天祺、天贶节、人日、中和、二社、上巳、端午、三伏、七夕、授衣、重九、四立、春秋分及每旬假各一日。若神祠封进爵号，则覆太常所定以上尚书省。凡宫观、寺院道释，籍其名额，应给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数。初补医生，令有司试艺业，岁终校全失而赏罚之。分案五，置吏二十有一。

主客郎中 员外郎 掌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凡郊劳、授馆、宴设、赐予，辨其等而以式颁之。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有封爵礼命，则承诏颁付。掌嵩、庆、懿陵祭享，崇义公承袭之事。分案四，置吏七。　　元祐六年七月，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国进奉人陈乞转授官职者取裁。即旧应除转官者，报所属看详。旧来无例，创有陈乞，曹部职掌未一，久远互失参验，自今不以曾未贡及例有无，应缘进奉人陈乞，授官加恩，令主客关报兵部。"从之。

膳部郎中 员外郎 掌牲牢、酒醴、膳羞之事。凡所用物，前期计度，以关度支。若祭祀、朝会、宴享，则同光禄寺官视其善否，酒成则尝而后进。季冬命藏冰，春分启之，以待供赐。分案七，置吏九。

兵部　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凡仪卫，大朝会用黄麾大仗；文德殿视朝及册命王公大臣，用黄麾半仗；紫宸殿受外国使朝，用黄麾角仗；文德殿发册，用黄麾细仗。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皆掌其数及行列先后之仪，为图以授有司。凡武选之制，仿贡举之

法。凡联其什伍而教之以战为民兵，材不中禁卫而足以执役为厢军，就其乡井募以御盗为土军，以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为剩员。团结以御戎为洞丁，为义军、弩手；属ＲＤ分隶边将为蕃兵。籍其名数而颁其禁令。大将出征，奏捷则告于庙，破贼则露布以闻。凡招置厢、禁军及州郡屯营，三衙迁补，守戍军吏转补，文武官白直、宣借，皆掌之。其属三：曰职方，曰驾部，曰库部。旧判部事一人，以两制充。掌三驾仪仗、卤簿图、春秋释奠武成王庙及武举，岁终以义军、弓箭手户数上于朝。国初，掌千牛备身，殿中省进马籍。元丰设官十，尚书、侍郎各一，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元祐初，省驾部郎中一员，以职方兼库部。绍兴改元，诏职方、库部互置郎官一员兼。

尚书　掌兵卫、武选、车辇、甲械、厩牧之政令。以天下郡县之图而周知其地域。凡陈卤簿，设仗卫，饬官吏整肃，蕃夷除授，奉行其制命。凡军兵以名籍统隶者，阅习按试，选募迁捕，及武举、校试之事，皆总之。侍郎为之贰，郎中、员外郎参掌之。大礼，则尚书充卤簿使；大祀，奉鱼牲及俎；视朝，则侍郎执班簿对立；小祀，则郎中、员外郎荐俎并彻。分案九，置吏四十有七。凡蕃夷属户授官、封袭之事皆掌之。建炎三年，并卫尉寺隶焉。分案十：曰赏功，曰民兵卫，曰厢兵，曰人从看详，曰帐籍告身，曰武举，曰蕃官，曰开拆，曰知杂，曰检法。乾道裁减吏额，共置三十人。续诏："将下班祗应并进义校尉、守阙进义副尉、进武校尉、守阙进武副尉并隶兵部，许于殿前司抽差下班祗应，文字人吏六名，赴部行遣。"

侍郎　掌贰尚书之事。南渡，长贰互置，续置侍郎二员，绍兴常置一员。

郎中 员外郎 参掌本部长贰之事。建炎三年，诏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隆兴元年，诏驾部、兵部郎官共一员兼领，自是四司合为一矣。厥后间或并置，若从军或将命于外，则假以为宠焉。

职方郎中 员外郎 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四夷归附，则分隶诸州，度田屋钱粮之数以给之。分案三，置吏五。旧判司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掌受闰年图经。国初，令天下每闰年造图纳仪鸾司。淳化四年，令再闰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职方。转运画本路诸州图，十年一上。绍熙三年，职方、驾部吏额通入兵部、库部，并作四十二人。

驾部郎中 员外郎 掌舆辇、车马、驿置、厩牧之事。大礼，戒有司具五辂。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总内外监牧，籍其租入多寡、孳产登耗。凡市马于四夷者，溢岁额则赏之。分案六，置吏十有三。建炎三年，并太仆寺隶焉。

库部郎中 员外郎 掌卤簿、仪仗、戎器、供帐之事，国之武库隶焉。凡内外甲仗器械，造作缮修，皆有法式。若御大庆、文德殿，应用卤簿名数，前期以戒有司。祭祀、丧葬，则给以等差。总卫尉寺金吾仗司兵匠之数，考其功罪、岁月而以法升降之。分案四，置吏九。

刑部 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凡律之名十有二：曰名例，曰禁卫，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盗贼，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禁于未然之谓令，施于已然之谓敕，设于此而使彼至之之谓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式。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该者，折而为专法。若情可矜悯而法不中情者谳之，皆阅其案状，传例拟进。应诏狱及案劾命官，追命奸盗，以程督之。审覆京都辟囚，在外已论决者，摘案检察。凡大理、开封、殿前马步司狱，纠正其当否；有辩诉，以情法与夺、赦宥、降放、叙雪。若命官牵复，则以期数定之。其属三：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门。设官十有三：尚书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员外郎，刑部各二人，都官、比部、司门各一人。

国初，以刑部覆大辟案。淳化二年，增置审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至两省充，详议官以京朝官充，掌详谳大理所断案牍而奏之。凡狱具上，先经大理，断谳既定，报审刑，然后知院与详议官定成文草，奏记上中书，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大中祥符二年，置纠察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时以报；若理有未尽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熙宁三年，诏："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任，次以三十月为任，欲出者听前任满半年指阙注官，满三任者堂除。"八年，罢详议、详断官亲书节案，止令节略付吏，仍减议官一、断官二。元丰二年，知院安焘言："天下奏案，益多于往时。自熙宁八年减议官、断官，力既不足，故事多疏谬。"增详议官一，刑部增详断官一。三年八月，诏："省审刑院归刑部。以知院官判刑部，掌详议、详覆司事。刑部主判官为同判刑部，掌详断司事，审刑议官为刑部详议官。"官制行，悉罢归刑部。

元佑元年，省比部郎官一员，以都官兼司门。五月，三省言："旧制，纠察在京刑狱以察违慢，自罢归刑部，无复申明纠举之制，请以御

史台刑察兼领。其御史台刑狱，令尚书省右司纠察。”从之。刑部旧有详覆案，自官制行，归诸路提刑司，至是复置。四年，并制勘、体量为一案。绍圣元年，诏都官、司门互置郎官一员。崇宁二年十二月，诏：“刑部尚书通治左右曹，侍郎一治左曹，一治右曹，如独员，即通治，馀并依官制格令。”

尚书　掌天下刑狱之政令。凡丽于法者，审其轻重，平其枉直，而侍郎为之贰。应定夺、审覆、除雪、叙复、移放，则尚书专领之；制勘、体量、奏谳、纠察、录问，则长贰治之；而郎中、员外郎分掌其事。有司更定条法，则覆议其当否。凡听讼狱或轻重失中，有能驳正，诏其赏罚。若颁赦宥，则纠官吏之稽违者；大祀，则尚书涖誓，荐熟则奉牲。大礼肆赦，则侍郎授赦书付有司宣读，承旨释囚。分案十二，置吏五十有二。绍兴后，分案十三：曰制勘，掌凡根勘诸路公事；曰体量，掌凡体究之事；曰定夺，掌诉雪除落过名；曰举叙，掌命官叙复；曰纠察，掌审问大辟；曰检法，掌供检条法；曰颁降，掌颁条法降赦；曰追毁，掌断罚追毁宣敕；曰会问，掌批会过犯；曰详覆，掌诸路大辟帐状；曰捕盗；曰帐籍，掌行在库务、理欠帐籍；曰进拟，掌进断案刑名文书。裁减吏额，置三十五人。

侍郎　旧制，应定夺、审覆、除雪、叙复、移放，尚书专领之。若制勘、体量、奏谳、纠察、录问，长贰通治之。南渡，长贰互置。隆兴常置一员。淳熙十六年，依崇宁专法，奏狱及法令事，请大理寺官赴部共议之，用侍郎吴博古之说也。

郎中 员外郎 各二人，分左右厅，掌详覆、叙雪之事。建炎三年，刑部郎官以二员为额，关掌职事，初无分异。绍兴二十六年，诏依元丰旧法，分厅治事。先是，右司汪应辰言：“刑部郎官分为左右，左以详覆，右以叙雪，同僚异事，祖宗有深意。倘初无分异，则有不当于理者，孰为追改？乞遵用旧制，要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参而用之，以称钦恤之意。”从之，仍令今后仿此。

都官郎中　员外郎　掌徒流，配隶。凡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损废置之数。若定差副尉， 旧为军大将。

则计其所历，而以役之轻重均其劳逸，给印纸书其功过，展减磨勘岁月。元祐八年，以纲运差使关归吏部，省副尉员三百。绍圣间，复其额，及元丰押纲法，归都官。崇宁二年二月，复配隶案。先是，元丰中，都官有吏籍、配隶案，元祐中，罢之。因刑部有请，乃诏如旧。六

月，侍郎刘赓奏：“副尉差遣有立定优重等第，都官条虽特旨亦许执奏，乞申严其禁。”从之。分案四，置吏十有八。建炎三年，诏比部兼司门。隆兴元年，诏都官、比部共置一员。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分案五：曰差次，曰磨勘，曰吏籍，曰配隶，曰知杂，各因其名而治其事。裁减吏额，置十二人。 淳熙十三年，减三人。

比部郎中 员外郎 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察以上比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有陷失，则理纳。钩考百司经费，有隐昧，则会问同否而理其侵负。旧帐案隶三司，自治平中至熙宁初，凡四年帐未钩考者已逾十有二万，钱帛、刍粟积亏不可胜计。五年十一月，曾布奏以四方财赋当有簿书文籍，以钩考其给纳登耗多寡。遂置提举帐司，选人吏二百人，驱磨天下帐籍，并选官吏审覆。七年二月，诏帐司每岁具天下财用日出入数以闻。元丰初年，诏：“诸路财赋出入，自今三年一供，著为令。”官制行，厘其事归比部。元祐元年七月，用司马光奏，悉总于户部。三年，厘正仓部，勾覆、理欠、凭由案及印发钞引事归比部。政和六年，诏：“寺监先期检举，如库务监官所造文帐委无未备，方许批书，违者御史台奏劾。”用郎官梅执礼之请也。分案五，置吏百有一。建炎以后，或以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

司门郎中 员外郎 掌门关、津梁、道路之禁令，及其废置移复之事。应官吏、军民、辇道商贩，讥察其冒伪违纵者。凡诸门启闭之节及关梁馀禁，以时举行。分案二，置吏五。

工部 掌天下城郭、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币，山泽、苑囿、河渠之政。凡营缮，岁计所用财物，关度支和市；其工料，则饬少府、将作监检计其所用多寡之数。凡百工，其役有程，而善否则有赏罚。兵匠有关，则随以缓急招募。籍坑冶岁入之数，若改用钱宝，先具模制进御请书。造度、量、权、衡则关金部。印记则关礼部。凡道路、津梁，以时修治。旧制，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元丰并归工部。其属三：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设官十。尚书、侍郎各一人，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元祐元年，省水部郎官一员。绍圣元年，诏屯田、虞部互置郎官一员兼领。

尚书 掌百工水土之政令，稽其功绪以诏赏罚。总四司之事，侍郎为之贰。若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郎中、员外郎参掌之。应官吏、兵民缘本曹事有功赏罪罚，则审实以上尚书省。大祭祀，则尚书荐俎与彻。若诸监鼓铸钱宝，按年额而课其数，

因其登耗以诏赏罚。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甲兵器械之制，则军器所隶焉。有合支物料工价，则申于朝，以属户部。建炎并将作、少府、军器监并归工部。是时营缮未遑，惟戎器方急。绍兴二年，诏于行在别置作院造器甲，令工部长贰提点，郎官逐旬点检。少府监既归工部，文思院上下界监官并从本部辟差。又诏御前军器所隶工部，自是营造稍广。宰臣议："户部以给财为务，工部以办事为能，诚非一体。"欲令户、工部兼领其事，卒未能合。隆兴以后，宫室、器甲之造浸稀，且各分职掌，部务益简，特提其纲要焉。分案六：曰工作，曰营造，曰材料，曰兵匠。曰检法，曰知杂。又专立一案，以御前军器案为名。裁减吏额，共置四十二人。

侍郎 掌贰尚书之事。南渡初，长、贰互置，隆兴诏各置一员。

郎中 员外郎 旧制，凡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材物，按程式以授有司，则参掌之。建炎三年，诏："工部郎官兼虞部，屯田郎官兼水部。隆兴元年，诏工部、屯田共一员兼领，自此四司合为一矣。淳熙九年，以赵公曷为屯田员外郎，自是不复省。

屯田郎中 员外郎 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之事。凡塘泺以时增减，堤堰以时修葺，并有司修葺种植之事，以赏罚诏其长贰而行之。分案三，置吏八。

虞部郎中 员外郎 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凡金、银、铜、铁、铅、锡、盐、矾，皆计其所入登耗以诏赏罚。分案四，置吏七。

水部郎中 员外郎 掌沟洫、津梁、舟楫、漕连之事。凡堤防决溢，疏导壅底，以时约束而计度其岁用之物。修治不如法者，罚之；规画措置为民利者，赏之。分案六，置吏十有三。绍兴累减吏额，四司通置三十三人。

军器所 隶工部。

提点官二员， 绍兴三十二年，诏于边臣内差。

提辖、监造官各二员，干办、受给、监门官各一员。掌鸠工聚材、制造戎器之政令。旧就军器监置，别差提举官，以内侍领之。绍兴中，改隶工部，罢提举官，日轮工部郎官、军器监官前去本所点验监视；后复以中人典领。工部侍郎黄中以为言，请复隶属。从之。孝宗即位，有

旨增置提点官，以内省都知李绰为之，改称提举，免隶工部。后以御史张震力争，复隶工部。后改隶步军司，寻复旧。绍熙元年，减省员额，如上制。

文思院 隶工部。

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 内置一员文臣，京朝官充。

监门官一员。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沿革附见榷货务都茶场提辖官。

六部监门　六部监门官一员，掌司门钥。绍兴二年置。选升朝文臣有才力人充，仍令六部踏逐奏差。序位、请给依寺、监丞，郎官有阙得兼之。初从吏部尚书沈与求之请也。

主管架阁库　掌储藏帐籍文案以备用。择选人有时望者为之。旧有管干架阁库官，宣和罢之，绍兴十五年复置，吏、户部各差一员，礼、兵部共差一员，刑、工部共差一员，以主管尚书某部架阁库为名，从大理寺丞周楙请也。喜定八年，又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

志第一百一十七 职官四

○御史台 秘书省 殿中省 太常寺 宗正寺 大宗正司

附：光禄寺 卫尉寺 大仆寺

御史台　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祭祀、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纠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职掌，纠其违失，常参班簿、禄料、假告皆主之。祭祀则兼监祭使，掌受誓戒致斋，检视纠劾。又有廊下使，专掌入阁监食；又有监香使，掌国忌行香，二使临时充。通称曰五使。元丰正官名，于是使名悉罢。

御史大夫　宋初不除正员，止为加官。检校官带宪衔，有至检校御史大夫者。元丰官制行，亦并除去。

中丞　一人，为台长，旧兼理检使。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皆除右谏议大夫权。熙宁五年，以知杂御史邓绾为中丞，初除谏议大夫，王安石言碍近制，止以绾为龙图阁待制权，御史中丞不迁谏议大夫自绾始。九年，邓润甫自正言知制诰为中丞，以宰相属官不可长宪府，于是复迁右谏议大夫权。元丰五年，以承议郎徐禧为知制诰权中丞。禧言："中丞纠弹之任，赴舍人院行词，疑若未安。"会官制行，罢知制诰职，乃以本官试中丞。南渡初除官最多，隆兴后被擢浸少。淳熙十年，始除黄洽，又三年再除蒋继周。台谏例不兼讲读，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兼者二人，万俟卨、罗汝楫皆以秦桧意。庆元后，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矣。

侍御史 一人，掌贰台政。

殿中侍御史　二人，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凡大朝会及朔望、六参，则东西对立，弹其失仪者。

监察御史　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迭监祠祭。岁诣三省、枢密院以下轮治。凡六察之事，稽其多寡当否，岁终条具殿最，以诏黜陟。百官应赴台参谢辞者，以拜

跪、书札体验其老疾。凡事经郡县、监司、省曹不能直者，直牒阁门，上殿论奏。官卑而入殿中监察御史者，谓之“里行”。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奉诏举台官，而才行可举者多以资浅不应格。”乃诏举三任以上知县为里行。熙宁二年诏：“御史阙，委中丞奏举，毋拘官职高下兼权。”三年，孙觉荐秀州军事推官李定，对称旨，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由选人为御史自定始。于是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以定资浅，封还词头，不草制，相继罢去。

元丰八年，裁减察官两员，馀许尽兼言事。 绍圣二年复置。

元祐元年，诏台谏官许二人同上殿。又令六曹差除更改事，画黄到，即报台。又改六察旬奏为季奏。四年，诏：“应台察事已弹举而稽违窬月者，遇赦不得原减。”元符二年诏吏部：“守令课绩最优者关台考察，不实者重行黜责。”崇宁二年，都省申明：“台官职在绳愆纠谬，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政和六年，诏在京职事官与外任按察官，虽未升朝，并赴台参谢辞。七年，中丞王安石奏：“以本台觉察弹奏事刊为一书，殿中侍御史以上录本给付。”从之。

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舜陟言：“监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论政事、击官邪，元丰、绍圣著于甲令，崇宁大臣欲其便己，遂更成宪。乞令本台增入监察御史言事之文。”诏依祖宗法。又诏宰执不得荐举台谏官。旧《台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诣三省、枢密院点检诸房文字，轮诣尚书六曹按察；奉行稽违，付受差失，咸得弹纠。渡江后，稍阔不举。绍兴三年，始复其旧。是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元丰始置六察，上自诸部、寺监，下至廪库、场务，无不分隶，以诏废置。而乃有寅缘申请，乞不隶台察者，恐非法意，宜遵旧制。”从之。乾道二年诏：“自今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时置三员，今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自后常置三员。

检法一人，掌检详法律。主簿一人，掌受事发辰，勾稽簿书。宋初置推直官二人，专治狱事。凡推直有四：曰台一推，曰台二推，曰殿一推，曰殿二推。咸平中，置推勘官十员。元丰官制行，定员分职，里行、推直等官悉罢。绍兴初，诏检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绍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不合去，所奏辟检法官李谦、主簿彭龟年亦乞同罢。嘉定元年，刘矩除检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后二职皆阙。乾道并省吏额，前司主管班次二人，正副引赞官二人，入品知班三人，知班

五人，书令史四人，驱使官四人，法司二人，六察书吏九人，贴司五人，通引官三人。

三京留司御史台　管勾台事各一人，旧曰判台。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令史二人，知班、驱使倌、书吏各一人，中兴以后不置。

秘书省　监　少监　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仇典籍，判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遇庚伏，则前期遣中使谕旨，听以早归。大典礼，则长贰预集议。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宴设锡予，率循故事。

宋初，置三馆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太平兴国初，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焉。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四部，为史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创外院于右掖门外。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

秘阁　系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置直阁、 以朝官充。

校理，　以京朝官充。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直阁、校理通掌阁事，掌缮写秘阁所藏。供御人、装裁匠十二人。元丰五年，职事官贴职悉罢，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始立为定员，分案四，置吏八。　　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置。端拱元年，建秘阁于院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三馆、秘阁、崇文院各置贴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谓之馆职。初，英宗谓辅臣曰：“馆阁所以育隽材，比选数人出使，无可者，岂乏材耶？”欧阳修曰：“今取材路狭，馆阁止用选人编校书籍，故进用稍迟。”上曰：“卿等各举数人，虽亲戚世家勿避。”于是宰相琦、公亮，参知政事修、概各荐五人，未及试，神宗登极，先召十人试以诗赋，而开封府界提点陈汝义别以奏封称旨预试。于是御史吴申言：“试馆职者请策

以经史及世务，毋用辞赋。”遂诏：“自今试馆职专用策论。”熙宁二年，置崇文校书，始除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乃诏自今应选举可用人并除校书，候二年取旨除馆职官。五年，以隶秘书省。

元祐初，复置直集贤院、校理。自校理而上，职有六等，内外官并许带，恩数仍旧。又立试中人馆职法，选人除正字，京官除校书郎。　校书郎供职二年，除集贤校理。秘书郎、著作佐郎比集贤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贤院、直秘阁。丞及三年除秘阁校理。三年二月，诏御试唱名日，秘书丞至正字升殿侍立。九月，复试贤良于阁下。五年，置集贤院学士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绍圣初，罢校对，以编修日历选本省，易集贤院学士为殿修撰，直院为直秘阁，集贤校理为秘书校理。十二月，诏礼部，本省长贰定校仇之课，月终具奏。　入伏午时减半，过渡伏依旧，从苏轼之请。

又罢本省官任满除馆职法。元符二年，诏职事官罢带馆职，悉复元丰官制崇宁五年，诏馆阁并除进士出身人。政和五年四月，诏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是月，驾诣景灵宫朝献，还幸秘书省。诏曰：“延见多士，历览藏书之府，祖宗遗文在焉，屋室浅狭，甚非称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诏秘书省移于新左藏库，以其地为堂。七年，诏类集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监、少监、丞并依元丰旧制，著作郎以四员为额，校书郎二员，正字四员。

渡江后，制作未遑。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自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库书略备。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监、少、丞外，置著作郎佐、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十三年，诏复每岁曝书会。是冬，新省成，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举官，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熺，令掌求遗书，仍铸印以赐。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校书郎、正字充。

孝宗即位，诏馆职储养人才，不可定员。干道九年，正字止六员；淳熙二年，监、少并置，皆前所未有。除少监、丞外，以七员为额，寻复诏不立额。绍熙二年，馆职阙人，上令召试二员，谨加审择，取学问

议论平正之人。自是，监、少、丞外，多止除二员，是时，陈傅良上言："请以右文、秘阁修撰并旧馆阁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时论韪之，然不果行。中兴分案四：曰经籍，曰祝版，曰知杂，曰太史。吏额：都、副孔目官二人，四库书直官二人，表奏官、书库官各一人，守当官二人，正名楷书五人，守阙一人，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监门官一人以武臣充，专知官一人。

日历所　隶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旧于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元年诏："宣徽院等供报修注事，自今更不供起居院，直供编修院日历所。"四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归史馆。官制行，属秘书省国史案。六年，诏秘书省长、贰毋得预著作修纂日历事，进书即击衔，以防漏泄，如旧编修院法焉。八年，诏吏部郎中曾肇、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职事官兼职自此始。元祐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绍圣二年，诏日历还秘书省。宣和二年，诏罢在京修书诸局，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除著作郎官专管修纂日历之事无定员外，其分案编修日历书库官吏，并依元丰法。绍兴元年，初修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本省长、贰通行修纂。三年，诏宰臣提举，侍从官修撰，十一月，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四年，诏以史馆为名。十年，诏依旧制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佐修纂，旧史馆官罢归元官。寻复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续并修《神宗》、《哲宗宝训》。隆兴元年，诏编类圣政所并归日历所，依旧宰臣提领，仍令日历所吏充行遣。

会要所　　以省官通任其事。绍兴九年，诏秘书省官仇校《国朝会要》，逐官添给茶汤钱。乾道四年，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遇提举官开院过局，就本省道山堂聚呈文字，提举诸司官、承受官、主管诸司官，并令国史日历所官兼。五年，令本省再加删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九年，秘书少监陈骙言："编类建炎以后会要成书，以《中兴会要》为名。"并从之。其后接续修纂，并隶秘书省。

国史实录院 提举国史 监修国史 提举实录院 修国史 同修国史 史馆修撰、同修撰 实录院修撰、同修撰 直史馆 编修官 检讨官 校勘、检阅、校正、编校官　　初，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校

勘官无定员。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馀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监修，侍从官兼同修，馀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省官充。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诏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三员。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四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修《高宗实录》。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

太史局　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祭祀、冠昏及大典礼，则选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有丞，有直长，有灵台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判，则选五官正以上业优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长至令十年一迁，惟灵台郎试中乃迁，而挈壶正无迁法。其别局有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掌浑仪台昼夜测验辰象。

钟鼓院，掌文德殿钟鼓楼刻漏进牌之事。

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南渡后，并同隶秘书省，长、贰、丞、郎轮季点检。

算学　元丰七年，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许于吏部就试，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次为学谕。元祐元年初，议者谓："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元未兴工，其试选学官亦未有应格。窃虑徒有烦费，乞罢修建。"崇宁三年，遂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五年，罢算学，令附于国子监。十一月，从薛昂请，复置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究，以黄帝为先师，自常先、力牧至周王朴以上从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学生并入太史局。宣和二年，诏并罢官吏。

殿中省 监 少监 监、丞各一人，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总六局：日尚食，掌膳羞之事；日尚药，掌和剂诊候之事；曰尚酝，掌酒醴之事；曰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幄帟之事；曰尚辇，掌舆辇之事。 六尚各有典御二人，奉御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又尚食有膳工，尚药有医师，尚酝有酒工，尚衣有衣徒，尚舍有幕士，尚辇有正供等，皆分隶其局。

又置提举六尚局及管干官一员。旧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虽有六尚局，名别而事存，凡官随局而移，不领于本省。所掌唯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禘祫后庙、神主赴太高，供具伞扇；而殿中监视秘书监，为寄禄官而已。元丰中，神宗欲复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诏御辇院不隶省寺，令专达焉。初，权太府卿林颜因按内藏库，见乘舆服御杂贮百物中，乃乞复殿中省六尚，以严奉至尊。于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图》，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祐所裁定，是岁崇宁二年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并《看详》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宁”为名。政和元年，殿中省高伸上编定《六尚供奉式》。靖康元年，诏六尚局并依祖宗法。又诏：“六尚局既罢。格内岁贡品物万数，尚为民害，非祖宗旧制，其并除之。”

御药院 勾当官无常员，以入内内侍充。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旧制，勾当御药院迁官至遥领团练、防御者，谓之暗转，干冒恩泽，浸不可止。嘉祐五年，诏御药院内臣如当转出而特留者，俟其出，计所留岁月优迁之，更不许累计所迁资序。非勾当御药院而留者，其出更不推恩。

典八人，药童十一人，匠七人。崇宁二年，并入殿中省。

尚衣库使 副使 旧曰内衣库，大中祥符三年改。监官二人，以内侍、三班充，掌驾头服御伞扇之名物。凡御殿、大礼前一日，请乘舆衮冕、镇圭、袍服于禁中以待进御，事已，复还内库。典一人，匠四人，掌库十人。

内衣物库 在文德殿后，太平兴国二年，置受纳匹段库，受纳绫、锦，西川鹿胎、绫、罗、绢、匹段。大中祥符元年并入。

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并内侍充， 旧三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内

侍充。

掌受纳锦绮、绫罗、色帛、银器、腰束带料。造年支，准备衣服，以待颁赐诸王、宗室、文武近臣禁军将校时服，并给宰臣、亲王、皇亲、使相生日器币，两府臣僚、百官、皇亲转官中谢、朝辞特赐，及大辽诸外国人使辞见银器、射弓、衣带。典八人，掌库三十一人。

新衣库 在太平坊。

监官二人，以诸司使副、三班及内侍充。掌受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及邦国仪注之用，并受纳衣服以赐诸司丁匠、诸军。监门二人，以三班使臣充。典十人，掌库五十五人。

朝服、法物库　太平兴国二年置，后分三库："一在天安殿后，一在右掖门内北廊，一在正阳门外。

监官二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内侍充，掌百官朝服、诸司仪仗之名物。典三人，掌库三十人。已上崇宁二年并入殿中省。　旧有裁造院、针线院、杂卖场，后省并之。

太常寺 卿 少卿 丞各一人 博士四人 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礼之名有五：曰吉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凶礼。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小祠。其牺牲、币玉、酒醴、荐献、器服各辨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序之。凡亲祠及四孟月朝献景灵宫、郊祀告享太庙，掌赞相礼仪升降之节。岁时朝拜陵寝，则视法式辨具以授祠官。凡祠事，差官、卜日、斋戒皆检举以闻。初献用执政官，则卿为终献用卿，则少卿为亚献；博士为终献；阙则以次互摄。郊祀已，颁御札则撰仪以进。宫架、鼓吹、警场，率前期按阅即习。馀祀及朝会、宴享、上寿、封册之仪物亦如之。若礼乐有所损益，及祀典、神祀、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当考定者，拟上于礼部。凡太医之政令，以时颁行。

宋初，旧置判寺无常员，以两制以上充，丞一人，以礼官久次官高者充。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寺与礼院事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始并兼礼院事。元丰正名，始专其职。公案五，置吏十有一。无祐三年，诏太常寺置长贰，他寺监则互置。绍圣中，复旧制。大观元年，应太常寺所被旨及施行典礼

事，季轮博士铨次成籍，以备讨论。政和四年令，祠事监察御史阙，则以六曹郎官及馆职摄充。宣和三年，令本寺因革礼五年一检，举接续编修。建炎初，并省冗职，惟太常、大理不并。诏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罢丞、簿，惟置博士一员。绍兴三年，复置丞。九年，臣僚言："元丰正名，太常主议论者博士四人，乞参稽旧典，添置博士，以称朝廷蒐补阙轶、缉熙弥文之意。"诏添博士一员。十年，置簿一员。十五年，诏太常讨论置籍田令，续置太社令。隆兴元年，并省博士一员，主簿一员，又以光禄寺并归太常，罢丞。明年，诏丞、簿并依旧制。

分案九：曰礼仪，掌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释、袭封定谥、检举忌辰。曰祠祭，掌大中小祠祀差行事官并酒齐、币帛、蜡烛、礼料。曰坛庙，掌行室坛、庙域、陵寝。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曰法物，掌给纳朝、祭服。曰廪牺，掌岁中祠祭牲牢羊豕涤室。曰太医，掌臣僚陈乞医人，补充太医助教等。曰掌法，曰知杂，并掌本寺条制杂务。裁减吏额，赞引使二人，正礼直官二人，副礼直官二人，正名赞者七人，守阙赞者七人，私名赞者七人，胥吏一人，胥佐四人，贴司一人，书表司一人，祠祭局供官十二人，祭器司供官十人，乐正三人，鼓吹令一人，本寺天乐祭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二人，圆坛大乐礼器库专知官一人、库子一人。

博士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导之事。

主簿，掌稽考簿书。

协律郎，掌律、吕以和阴阳之声，正宫架、特架乐舞之位。大祭祀享宴用乐，则执麾以诏作止之节，举麾、鼓柷而乐作；偃麾、戛敔而乐止。凡乐，掌其序事。

奉礼郎，掌奉币帛授初献官，大礼则设亲祠板位。

太祝，掌读册辞，授抟黍以嘏告，饮福则进爵，酌酒受其虚爵。

郊社会，掌巡视四郊及社稷。

坛壝，掌凡扫除之事，祭祀则省牲。

太庙令，掌宗庙荐新七祀及功臣从享之礼。

籍田令，掌帝籍耕耨出纳之事，植五谷蔬果，藏冰以待用。

宫闱令，率其属以汛洒庙庭，凡修治洁除之事。

提点管干郊庙祭器所　南郊太庙祭器库　提点朝服法物库所　朝服法物库南郊什物库　太庙什物库　掌藏其器服，以待祭祀、朝会之用。凡冠服，视其等而颁于执事之臣。

教坊及钤辖教坊所　掌宴乐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

诸陵祠坟所　掌先世后妃之坟园而以时献享。

太医局　有丞，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岁终则会其全失而定其赏罚。太医局，熙宁九年置，以知制诰熊本提举，大理寺丞单骧管干。后诏勿隶太常寺，置提举一、判局二，判局选知医事者为之。科置教授一，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三百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往治之。各给印纸，书其状，岁终稽其功绪，为三等第补之：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失多者罚黜之。受兵校钱物者，论如监临强乞取法。三学生原预者听受，而禁邀求者。又官制行，隶太常礼部，自政和以后，隶医学，详见《选举志》。孝宗隆兴元年，省并医官而罢局生。续以虞允文请，依旧存留医学科，逐举附试省试别试所，更不置局，权令太常寺掌行。绍熙二年，复置太医局，局生以百员为额，馀并依未罢局前体例，仍隶太常寺。

大晟府　　以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以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物库，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国朝礼、乐掌于奉常。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五年二月，因省冗员，并之礼官；九月，复旧。大观四年，以官徒廪给繁厚，省乐令一员、监官二员，吏禄并视太常格。宣和二年，诏以大晟府近岁添置冗滥徼幸，罢不复再置。

宗正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各一人。卿掌叙宗派属籍，以别昭穆而定其亲疏，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修纂牒、谱、图、籍，其别有五：曰玉牒，以编年之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凡政令赏罚、封域户口、丰凶祥

瑞之事载焉，曰各籍，序同姓之亲而第其服纪之戚疏远近。曰宗藩庆系录，辨谱系之所自出，序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秩。曰仙源积庆图，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系以本宗。曰仙源类谱，序男女宗妇族姓婚姻及官爵迁叙而著其功罪、生死。凡录以一岁，图以三岁、牒、谱、籍以十岁修纂以进。宋初，旧置判寺事二人，以宗姓两制以上充，阙则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掌奉诸庙诸陵荐享之事，司皇族之籍。主簿一员，以京官充。旧自丞、簿以上，皆宗姓为之，通署寺事。初置卿、少，率命常参官判寺事。大中祥符八年，以兵部侍郎赵安易兼卿，判寺赵世长改为知寺事。九年，始定丞、郎以上兼卿，给、舍以下兼少卿，郎中以下兼丞，京官兼主簿。其卿阙，则丞以下行寺事而无知、判之名。元丰官制行，诏宗正长贰不专用国姓，盖自有大宗正司以统皇族也。渡江后，卿不常置，少卿一人，以太常兼。绍兴三年，复置少卿一人。五年，复置丞；十年，置主簿；隆兴元年并省。次年，诏丞、簿复旧制。嘉定九年，诏以宗学改隶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预校试之事。分案二；曰属籍，曰知杂。吏额，胥长一人，胥史一人，胥佐二人，楷书二人，贴书二人。

大宗正司　景祐三年始制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濮王知大宗正事，皇侄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同知大宗正事，元丰正名，仍置知及同知官各一人，选宗室团练、观察使以上有德望者充；丞二人，以文臣京朝官以上充。掌纠合族属而训之以德行、道艺，受其词讼而纠正其愆违，有罪则先劾以闻；法例不能决者，同上殿取裁。若宫邸官因事出入，日书于籍，季终类奏。岁录存亡之数报宗正寺。凡宗室服属远近之数及其赏罚规式，皆总之。

官属有记室一人，掌笺奏；讲书、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讲授，兼领小学之事。旧制，择宗室贤者为知大宗正事，次一人为同知；其后，位高属尊者为判。熙宁三年，始以异姓朝臣二员知丞事，置局为睦亲、广亲宅。是岁省管干睦亲、广亲宅及提举郡、县主等它官，以其事归宗正。自熙宁中置丞，始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为之。神宗疑用异姓，王安石言：前代宗正固有用庶姓者，乃录春秋时公侯大夫事。神宗曰：“此虽无前代故事，行之何害？”安石曰：“圣人创法，不必皆循前代所已行者。”于是召稚圭对而命之。

分案五，置吏十有一。元丰五年，诏大宗正司不隶六曹，其丞属中书省奏差。元祐四年，诏宗室越本司诉事者罪之。六年，诏宗正按熙宁敕诸院建小学，自八岁至十四岁，首检举入学。绍圣元年，诏袒免外两世孤遗贫乏者，验实廪给之。四年，诏宗室若妇女自外还京，并报宗

正，崇宁三年，诏大宗正及外宗正司将条贯事迹关宗正寺，修纂图牒。政和三年，诏以知大宗正事仲忽提举宗子学事。

崇宁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敦宗院，初，讲议司言："宗室疏属原居两京辅郡者，各置敦宗院，其两京各置外宗正司。"从之。仍诏各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诏复定宗学博士、正录员数。大观四年罢，政和二年复旧。又诏敦宗院宗子有文艺、行实众所共知者，许外宗正官考察以闻。

中兴后，以位高属尊者为判大宗正事，其知及同知如旧制。又置知大宗正丞一员，以文臣充，掌纠合宗室而检防训饬之。凡南班宗室磨勘、迁转、袭封、请给，核其当否；嫁娶房奁、分析财产，酌厚薄多寡而订其议。凡宗室除合该赐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后报宗正寺。其馀迁授官资、支给钱米，考核以诏予夺。其不率教者以法拘之，岁久知悔，则除其过名。复直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以处宗室之在外者。"各仍旧制设敦宗院，皆设知宗，所在通判职官兼丞、簿，其纠合、检防、训饬如大宗正司。西、南外两司阙知宗，间令大宗正司选择保明而后授之。又各置教授以课其行艺。南渡初，先徙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正司移

$江宁，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后屡徙，后西外止于福州，南外止于泉州；又置绍兴府宗正司，盖初随其所寓而分管辖之。乾道七年，尝欲移绍兴府宗司于蜀，不果，后并归行在。嘉定间，用臣僚言，乞凡除授知宗，须择老成更练之人。诏知宗正丞照百司例每日入局所，以示增重宗盟之意。

玉牒所　　淳化六年，始设局置官，诏以《皇宋玉牒》为名，建玉牒殿。咸平初，命赵安易、梁周翰编属籍，始创规制。大中祥符六年，以知制诰刘筠、夏竦为修玉牒官，自后置一员或二员。元丰官制行，分隶宗正寺官。寺丞王巩奏："玉牒十年一进，并以学士典领。自熙宁中范镇进书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庆历中张方平修进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乞别立法，其修玉牒及类谱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从之。绍圣三年，应宗室赐名，三祖下各随祖宗之支子而下，虽兄弟数多，并为一字相连。南渡后，绍兴十二年，始建玉牒所。提举一人或二人，以宰相执政为之，以侍从官一人兼修，宗正卿、少而下同修纂。先是，宗正寺丞邵大受奏："讲求宗正寺旧掌之书，曰皇帝玉牒，曰仙源积庆图，曰宗藩庆系录，曰宗支属籍。南渡四书散失，今重加修纂《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合图、录、属籍三者而一之，既无愧于昔

矣；独玉牒一书未修，宜搜访讨论，以正九族，以壮本支。”于是始置官如旧制，分案五，置吏十。乾道八年，诏玉牒殿主管香火，差内侍三员、武臣一员充，并改作干办玉牒所殿。

光禄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会、宴乡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祭祀，共五齐、三酒、牲牢、郁鬯及尊彝、笾豆、簠簋、鼎俎、铏登之实，前期饬有司办具牲镬，视涤濯，奉牲则告充告备，共其明水火焉。礼毕，进胙于天子而颁于百执事之人。分案五，置吏十。元祐三年，诏长、贰互置。政和六年二月，监察御史王桓奏：“祭祀牢醴之具掌于光禄，而寺官未尝临视，请大祠以长贰、朔祭及中祠以丞簿监视宰割，礼毕颁胙，有故及小祠，听以其属摄。”从之。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光禄卿、少，皆为寄禄。元丰制行，始归本寺。中兴后，废并入礼部。

太官令 掌膳羞割烹之事。凡供进膳羞，则辨其名物，而视食之宜，谨其水火之齐。祭祀共明水、明火，割牲取毛血牲体，以为鼎俎之实。朝会宴享，则供其酒膳。凡给赐，视其品秩而为之等。元祐初，罢太官令。二年复置。 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法酒库 内酒坊 掌以式法授酒材，视其厚薄之齐，而谨其出纳之政。若造酒以待供进及祭祀，给赐，则法酒库掌之；凡祭祀，供五齐三酒，以实尊罍。内酒坊惟造酒，以待馀用。

太官物料库 掌预备膳食荐羞之物，以供太官之用，辨其名数而会其出入。

翰林司 掌供果实及茶茗汤药。

牛羊司、牛羊供应所 掌供大中小祀之牲牷及太官宴享膳羞之用。

乳酪院 掌供造酥酪。

油醋库 掌供油及盐㪷。

外物料库 掌收储米、盐、杂物以待膳食之须。凡百司颁给者取具焉。

卫尉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各一人。卿掌仪卫兵械、甲胄之政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内外作坊输纳兵器，则辨其名数、验其良窳以归

于武库，不如式者罚之。时其曝凉而封籍其数，若进御及颁给，则按籍而出之。每季委官检视，岁终上计帐于兵部。掌凡幄帟之事，大礼设帷宫，张大次、小次，陈卤簿仪仗。长贰昼夜巡徼，察其不如仪者，押仗官则前期禀差。凡仗卫，供羽仪、节钺、金鼓、棨戟，朝宴亦如之。宴享宾客，供幕帟、茵席，视其敝者移少府、军器监修焉。旧制，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库、武器归内库，守宫归仪鸾司，本寺无所掌。元丰官制行，始归本寺。分案四，置吏十。元祐三年、诏长贰互置。所隶官司十有三：内弓箭库、南外库、军器弓枪库、军器弩剑箭库，掌藏兵杖、器械、甲胄，以备军国之用。仪鸾司，掌供幕帟供帐之事。军器什物库、宣德楼什物库，掌收贮什物，给用则按籍而颁之。左右金吾街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掌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以肃禁卫。凡仪物以时修饬，选募人兵而校其迁补之事。中兴后，卫尉寺废，并入工部。

太仆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各一人。卿掌车辂、厩牧之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国有大礼，供其辇辂、属车，前期戒有司教阅象马。凡仪仗既陈，则巡视其行列。后妃、亲王、公主、执政官应给车乘者，视品秩而颁之。总国之马政，籍京都坊监、畿甸牧地畜马之数，谨其饲养，察其治疗，考蕃息损耗之实，而定其赏罚焉，死则敛其□□尾、筋革入于官府。凡阅马，差次其高下，应给赐则如格。岁终钩覆帐籍，以上驾部。若有事于南北郊，侍中请降舆升辂，则卿授绥。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分隶群牧司、骐骥院诸坊监，本寺但掌天子五辂、属车，后妃、王公车辂，给大中小祀羊。元丰官制行，始归本寺。分案五，置吏十有八，总局十有二。元祐二年，诏外监事，令本寺依群牧司旧法施行；应内外马事专隶太仆，直达枢密院，更不经尚书省及驾部。三年，诏省主簿一员。崇宁二年，诏太仆寺依旧制不治外事，归尚书驾部；应马事，上枢密院所隶官司。

车辂院　掌乘舆、法物，凡大驾、法驾、小驾供辇辂及奉引属车，辨其名数与陈列先后之序。

左、右骐骥院 左、右天驷监 掌国马，别其驽良，以待军国之用。

鞍辔库 应奉御马鞍勒，及以鞯辔给赐臣下。

养象所 掌调御驯象。

驼坊 车营 致远务 掌分养杂畜，以供负载般运。

牧养上下监　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有耗失则送皮剥所。元丰末，废畿内牧马监。元祐初，置左、右天厩坊，听民间承佃牧地。绍圣元年，依元丰法置孳生监。中兴后，废太仆寺，并入兵部。

群牧司　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置，以枢密使、副为之。至道三年，罢而复置。使一人，咸平三年置，以两省以上官充；副使一人，以阁门以上及内侍都知充。都监二人，以诸司使以上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焉。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署，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多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又有左、右厢提点，隶本司。都勾押官一人，勾押官一人，押司官一人。

鞍辔库　使　副使　监官二人，以诸司副使及三班使臣、内侍充。掌御马金玉鞍勒，及给赐王公、群臣、外国使并国信鞯辔之名物。勾管一人，典五人，掌库十四人。元丰并入太仆寺。

志第一百一十八 职官五

○大理寺 鸿胪寺 司农寺 太府寺 国子监 少府监 将作监 军器监都水监 司天监

大理寺 旧置判寺一人，兼少卿事一人。建隆三年，以工部尚书窦仪判寺事。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汔，同署以上于朝。详断官八人，以京官充， 国初，大理正、丞、评事皆有定员，分掌断狱。其后，择他官明法令者，若常参官则兼正，未常参则兼丞，谓之详断官。旧六人，后加至十一人，又去兼正、丞之名。咸平二年始定置。

法直官二人，以幕府、州县官充，改京官则为检法官。

元丰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有二人，主簿二人。卿掌折狱、详刑、鞫谳之事。同职务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隶左断刑，则司直、评事详断，丞议之，正审之。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或特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隶右治狱，则丞专推鞫。盖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凡刑狱应审议者，上刑部。被旨推鞫及情犯重者，卿同所隶官请封奏裁。若狱空或断绝，则御史按实以闻。分案十有一，置吏六十有九。

先是旧制，大理寺谳天下奏案而不治狱。熙宁五年，增详断官二为十员。七年，置详断习学官十四，详覆习学官六。九年，诏以“京师官寺，凡有狱皆系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囚逮猥多，难於隔讯，又暑多瘐死，因缘流滞，动涉岁时。稽参故事，宜属理官，可复置大理狱。”始命崔台符为知卿事，蹇周辅、杨汲为少卿，各举丞及检法官。初，神宗谓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至是，命官起寺，十七日而成。元丰二年手诏：“大理寺近举坠典，俾治狱事，推轮规摹，皆以义起，不少宽假，必怀顾忌，稽留弊害，无异前日。宜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不供报纠察司。”三年，诏依旧供报。凡官属依御史台例，谒有禁。又诏纠察司察访本寺断徒以上出入不当者，索案点检。五年，诏毋以大理寺官为试官。六年，又诏：“凡断公案，先上正看详当否，论难改正，签印注日，然后过议司覆议；如有批难，具记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又刑部言：“应吏部补授大理寺左断刑官，先与刑部、大理寺长贰同议可否，然后注拟。仍取经试得循资以上

人充，正阙以丞补，丞阙以评事补。”诏刑部、吏部同著为令。八年，诏大理寺推断事应奏及上尚书省者，更不先申本曹。

元祐元年，以右治狱勘断公事全少，并左右两推为一司。三年，三省请罢右治狱，依三司旧例置推勘检法官于户部，从之。又诏大理寺并置长贰。四年，从刑部请，改本寺条，任大理官失断徒已上五人或死罪二人，不在选限。 旧条，失断徒已上三人或死罪一人。

绍圣元年，诏断刑狱官依元丰元年选试法。二年，复置右治狱，置官属如元丰制。左右推事有翻异者互送，再有异者，朝廷委官审问，或送御史台治之。元符元年，应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内降公事，不得奏请移送。又诏应奏断公事，依开封府专条，不许诸处取索。

崇宁四年，诏大理寺官诸司辄奏辟者，以违制论。政和二年，诏法官任满，择职事修举、人材可录者奏举再任，仍许就任关升，理本等资序。五年，依熙、丰故事，复置习学公事四员，长、贰立课程，正、丞同指教。宣和七年，评事以上并差试中刑法人。又诏大理寺、开封府承受公事依法断遣，不得乞降特旨。中兴并省官寺，惟大理寺不并。

绍兴初，诏正与丞并堂除。评事阙，则委本寺长、贰选择应格人赴刑部议定，申朝廷差填。如无应格，即选谙习刑法人权充。又立比较法以惩差失。隆兴二年，评事巩衍言：“评事检断，躬自节案。亲书断语，最为劳若。”诏增置，以八员为额。淳熙末，严寺官出谒之禁，以防请托、漏泄之弊。绍熙初，除试中刑法评事八员外，司直、主簿选用有出身曾历任人，各兼评事系衔。将八评事已拟断文字，分两厅点检。或有未安，则述所见与长、贰商量。庆元四年，定逐委仲月定日断绝之法。嘉定八年，申严绍熙指挥，重司直、主簿之选，增选试取人数以劝法科。

左断刑分案三：曰磨勘，掌批会吏部等处改官事；曰宣黄，掌凡断讫命官指挥；曰分簿，掌行分探诸案文字。设司有四：曰表奏议，掌拘催详断案八房断议狱案，兼旬申月奏；曰开拆；曰知杂；曰法司。又有详断案八房，专定断诸路申奏狱案等。又有敕库，掌收管架阁文书。吏额；胥长一人，胥史三人，胥佐三十人，贴书六人，楷书十四人。 隆兴共减七人。

右治狱分案有四：曰左右寺案，掌断讫公事案后收理追赃等；曰驱磨，掌驱磨两推官钱、官物、文书；曰检法，掌检断左右推狱案并供检

应用条法；曰知杂。又有开拆、表奏二司；有左右推，主鞫勘诸处送下公事及定夺等。吏额；前司胥史一人、胥佐九人，表奏司一人、贴书三人，左右推胥史二人、胥佐八人、般押推司四人、贴书四人。　隆兴共减五人。

鸿胪寺　旧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丰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若崇义公承袭，则辨其嫡庶，具名上尚书省。其周嵩、庆、懿陵庙，命官以时致享，若凶仪之节，宗室以服，臣僚以品，辨其丧纪而诏奠临赙赠之制。礼仪成服，则卿掌赞导之仪，葬则预戒有司具卤簿仪物。分案四，置吏九。其官属十有二：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贡奉之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同文馆及管勾所，掌高丽使命。已上并属鸿胪寺。中兴后，废鸿胪不置，并入礼部。

司农寺　旧置判寺事二人，以两制、朝官以上充；主簿一人，以选人充。掌供藉田九种，大中小祀供豕及蔬果、明房油，与平粜、利农之事。

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分储委积之政令，总苑囿库务之事而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京都官吏录廪，辨其精粗而为之等；诸路岁运至京师，遣官阅其名色而分纳于仓庚，藁秸则归诸场，岁具封桩、月具见存之数奏闻；给兵食则进呈粮样，因出纳而受赂刻取者，严其禁；有负欠者，计其亏数上于仓部。凡诸路奏雨雪之阙与过多者皆籍之。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荐飨进御、颁赐植藏之物，戒有司先期办具。造麴蘖、储薪炭以待给用。天子亲耕藉田，有事于先农，则卿奉耒耜，少卿率属及庶人以终千亩。分案六，置吏十有八。

初，熙宁二年，置制置条例司，立常平敛散法，遣诸路提举官推行

之。三年五月，诏制置司均通天下之财，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增置丞、簿，而农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农讲行。初以太子中允吕惠卿判司农寺，改同判寺胡宗愈为兼判。四年，以御史知杂邓绾判寺，曾布同判，诏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田寺考校升绌，管干官令提举司保明，计功赏之。六年，以司农间遣属官出视诸路，力有不给，乃置干当公事官，以叶康直等四人为之。七年，本寺言："所主行农田水利、免役、保甲之法，措置未尽，官吏推行多违法意，欲榜谕官私，使人陈述，有司违法，从寺按察。"九年，以干当公事官所至辄用喜怒，罢之，从熊本请也。元丰四年，减丞一，主簿三。官制行，寺监不治外事，司农事旧职务悉归户部右曹。

元祐三年，诏司农寺置长、贰。五年，以本寺主簿兼检法。八年，复置提辖修仓所；绍圣元年，诏罢官属，以其事归将作监。四年，罢主簿，添丞一员。

政和六年，浙西诸州各置排岸一员，从两浙运副应安道请也。所隶官属凡五十，仓二十有五，掌九谷廪藏之事，以给官吏、军兵禄食之用。凡纲运受纳及封桩支用，月具数以报司农。草场十有二，掌受京畿刍秸，以给牧监饲秣。排岸司四，掌水运纲船输纳雇直之事。园苑四：玉津、瑞圣、宜春、琼林苑，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下卸司，掌受纳纲运。都麴院，掌造麴，以供内酒库酒醴之用，及出鬻以收其直。水磨务，掌水硙磨麦，以供尚食及内外之用。内柴炭库，掌诸薪炭，以给宫城及宿卫班直军士薪炭席荐之物。炭场，掌储炭以供百司之用。

建炎三年，罢司农寺，以事务并隶仓部。绍兴三年，复置丞二员。凡有合行事务，申户部施行。四年，复置寺，仍置卿、少。十年，复置簿。隆兴元年，并省主簿一员。明年，诏如旧制。乾道三年，诏粮纲有欠，从本寺断遣监纳，情理重者，大理寺推勘。分案五，南北省仓、草料场、和籴场隶焉。监仓官分上、中、下界，司其出纳。诸场皆置监官。外有监门官，交量则有检察斛面官，纲运下卸有排岸司官，各分其事以佐本寺。丰储仓所，置监官二员，监门官一员。初，绍兴以上供米馀数，桩管别廪，以为水旱之助，后又增广收籴，淳熙间，命右司为之提领，后以属检正，非奉朝廷指挥不许支拨。别置赤历，提领官结押，不许衮同司农寺收支经常米数。凡外州军起到桩管米，从司农寺差官盘量，据纳到数报本所桩管。监官、监门官遇考任满，所属批书外，仍于本所批书，视其有无欠折，以定其功过。在外，则镇江、建康置仓焉。

太府寺　旧置判寺事一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同判寺一人，以京朝官充。凡廪藏贸易、四方贡赋、百官奉给，时皆隶三司，本寺但掌供祠祭香币、帨巾、神席，及校造斗升衡尺而已。

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卿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淮、贸易之事，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四方贡赋之输于京师者，辨其名物，视其多寡，别而受之。储于内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颁于左藏者，以供经常之费。凡官吏、军兵奉禄赐予，以法式颁之，先给历，从有司检察，书其名数，钩覆而后给焉。供奉之物，则承旨以进，审奏得昼，乃听除之。若春秋授军衣，则前期进样，定其颁日，畿内将校营兵支请，月具其数以闻。凡商贾之赋，小贾即门征之，大贾则输于务。货之不售者，平其价鬻于平淮，乘时赊贷，以济民用；若质取于官，则给用多寡，各从其抵。岁以香、茶、盐钞募人入豆谷实边。即京都阙用物，预报度支。凡课入，以盈亏定课最、行赏罚。大祀，晨祼则卿置币，奠玉则入陈玉帛，馀祀供其帨巾。分案九，置吏六十有五。

元祐初，以仓部郎官印发文钞，三年，复归本寺。又诏太府置长、贰。五年，令长贰每月分巡所辖库务。元符元年，增置丞一员。三年，改市易案为平淮，其市易务亦如之。崇宁中，置药局七所，添丞一员点检。宣和三年减罢。靖康元年，诏内外官司局所依熙宁法，钱物并纳左藏库，凡省一百五所。又诏户部、太府寺长贰当职官及本库官吏俸钱，候在京官吏支散并足，方许支给，从户部尚书梅执礼之请也。

所隶官司二十有五：左藏东西库，掌受四方财赋之入，以待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奉禄赐予。旧分南北两库，政和六年修建新库，以东西库为名。西京、南京、北京各置左藏库、内藏库，掌受岁计之馀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奉宸库，掌供内庭，凡金玉、珠宝、良化贿藏焉。祗候库，掌受钱帛、器皿、衣服，以备传诏颁给及殿庭赐予。元丰库，掌受诸路积剩及常平钱物，凡封桩者皆入焉。　神宗常愤契丹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聚金帛内帑，自制四言诗一章，曰："五季失国，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阙志。"每库以诗一字目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分揭于库，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微宗朝，又有崇宁库、大观库。

布库，掌受诸道输纳之布，辨其名物，以待给用。茶库，掌受江、浙、荆湖、建、剑茶茗，以给翰林诸司及赏赉、出鬻。杂物库，掌受内

外杂输之物，以备支用。粮料院，掌以法式颁廪禄，凡文武百官、诸司、诸军奉料，以卷淮给。审计司，掌审其给受之数，以法式驱磨。都商税务，掌收京城商旅之算，以输于左藏。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场皆隶焉。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直。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边籴。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场，掌受内外币馀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淮折支用。榷货务，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抵当所，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店宅务，掌管官屋及邸店，计置出僦及修造之事。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香药库，掌出纳外国贡献及市舶香药、宝石之事。

建炎诏罢太府寺，以其所掌职务拨隶金部。绍兴元年，复以章亿守太府寺丞，措置印给茶盐钞引，续添置丞二员。四年，复置卿、少各一员。十年，复置主簿。十一年，诏交引库书押钞引寺丞两员。遇合推赏。各与减磨勘二年。寻诏三丞一体行之。隆兴元年，并省主簿一员，明年如旧制，设案七，以序次分管。监交案，随逐丞簿赴左藏库监交看验纲运钱物。中兴后，所隶惟有粮料院、审计司、左藏东西库、交引库、祗候库、和剂局、惠民局如前制所置。左藏南库， 系桩

管御前激赏库改。以侍从官提领，又置提辖检察官一员，编估局、打套局， 二局系拣选市舶香药杂物等第，会其直以待贸易。

寄桩库，掌发卖香药、匹帛，拘其直归于左藏南库。置监官提领二人。

国子监 旧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术教授诸生， 旧以讲书为名，无定员。淳化五年，判监李至奏为直讲，以京朝官充。其后，又有讲书、说书之名，并以幕职、州县官充。其熟于讲说而秩满者，稍迁京官。皇祐中，始以八人为额，每员各专一经，并选择进士并《九经》及第之人，相参荐举。丞一人，以京朝官或选人充，掌钱谷出纳之事。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选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纳。 旧制，祭酒阙，始置判监事。

监生无定员。 并有荫及京畿人，初隶监授业，后补监生；或随属游官，以久离本贯，不克赴乡荐，而文艺可称，亦许隶补试。广文教进士，太学教《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律学馆教

明律，馀不常置。

元丰官制行，始置察酒、司业、丞、主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旧系国子监直讲，元丰三年，诏改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

正、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正各一人。

祭酒　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司业为之贰，丞参领监事。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齐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贰。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覆试，视其校定之数，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唯国子生不预考选。凡课试、升黜、教导之事，长、贰皆总焉。车驾幸学，则率官属诸生班迎，即行在距学百步亦如之。凡释奠于先圣、先师及武成王，则率官属诸生共荐献之礼。岁计所隶三舍生升降多寡之数，以为学官之殿最赏罚。

博士，掌分经讲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者。正、录，掌举行学规，凡诸生之戾规矩者，待以五等之罚，考校训导如博士之职。职事学录五人，掌与正、录通掌学规。学谕二十人，掌以所授经传谕诸生，直学四人，掌诸生之籍及几察出入。凡八十齐，齐置长、谕各一人，掌表率斋生，凡戾规矩者，纠以齐规五等之罚，仍月考斋生行艺，著于籍。武学博士、学谕各二人，掌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律学博士二人，掌传授法律及校试之事。小学，置职事教谕二人，掌训导及考校责罚。学长二人，掌充齿位、纠不如仪者。集正二人，掌籍诸生名氏，纠程课不逮者。

熙宁初，诏用经术取士，广阔ＲＥ舍。分为三学，增置生徒，总二千八百人。隶籍有数，给食有等，库书有官，治疾有医。分案八，置吏十。元丰三年，诏自今奏举太学博士，先以所业进呈。五年，诏国子监官差承务郎以上，阙即差选人充正官，立行、守、试请奉法。八年，诏罢太学保任同罪法。

元祐元年，诏太学每岁公试，以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左司谏王严叟言：“太学生补中人，乞并许应举，罢一年之限。”诏国子

监立法。又诏给事中孙觉、秘书少监顾临、崇政殿说书程颐、国子监长贰看详修立国子监条例。又诏置《春秋》博士一员，二年，增司业一员。又诏内外学官选年三十以上历任人充。三年，诏国子监置长贰。四年，诏太学正、录依熙宁法，选上舍生充，阙则以内舍生。五年，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国子监无叩问师资之益，学官不以训导为己任，补试伺察不严，有假手之弊。"诏礼部相度以闻，本部言："生员遇有请益，许见长贰。仍诏生员以所纳齐课于讲堂上指谕，并委博士逐月巡所隶齐，询考生员所业。凡私试不锁宿，欲令不罢讲说。"从之。

绍圣元年，监察御史刘拯言："太学复行元丰中三舍推恩注官、免省试、免解试之制。夫旧法欲行，必先严考察。请自今太学长贰、博士、正录，选学行纯备、从所推服者为之，有弛慢不公，考察不实，则重加谴责。差职掌长谕改正如元丰旧制。"从之。又诏："内外学官非制科、进士出身及上舍生入官者，并罢。"又诏："太学正、录依元丰旧制，各置五人。"又诏："太学三舍生并依元丰学制，重行考察，依旧条推恩。"左司谏翟思言："元丰《太学令》训迪纠禁亦具矣，今追复经义取士，乞令有司看详，依旧颁行。"诏送国子监，又诏："内外学官选进士出身及经明行修人。"又诏学官并召试，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皆许荐举。三年，司业龚原言："公试依元丰旧制，以长贰监试，轮差博士五员考试，乞朝廷更差官五员参考。"从之。元符元年，诏有官人许入太学充监生，毋过四十人。三年，复置《春秋》博士。 崇宁元年省罢。

宁元年，宰臣蔡京言："有诏天下皆兴学贡士，以三舍考选法遍行天下，听每三年贡入太学。上合试仍别为考，分为三等，若试中上等，补充太学上舍，试中中等、下等者，补充内舍，余为外舍生，仍建外学于国之南，待其岁考行艺，升之太学。其外学官属：司业一人，丞一人，博士十人，学正五人，学录五人；职事人系学生充；学录五人，学谕十人，直学二人，齐长、齐谕各一人。外舍生三千人，太学上舍一百人，内舍三百人，候将来贡试到合格者，即上合以二百人、内舍以六百人为额。处上舍、内舍于太学，处外舍于外学。外学置齐一百，讲堂四，每齐三十人。太学自讼齐移于外学。诸路贡士并入外学，候依法考选校试合格，升之太学为上舍、内舍生。见为太学外舍生，依旧在太学，候外学成日取旨。外学并依太学敕、令、格、式。"从之。二年，罢《春秋》博士。三年，诏辟雍置司成、司业各一员。四年，诏："辟雍待四方贡士，在国之郊，太学教养上舍生，在王城之内，内上既殊，高下未伦；辟雍有司成在侍郎之次，国子有祭酒、司业列于卿、少，事体不顺，合行厘正。"改辟雍司成为太学司成，总国子监及内外学事，凡学之事，皆

许专达。仍立学官谒禁。

大观元年，置国子博士四员，国子正、录各二员。太学、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员，国子、太学每经一员，辟雍二员。从薛昂之请也。三年，诏诸路赡学馀钱并起发充在京学事支用。四年，诏省国子、辟雍博士五员，太学命官学录一员，辟雍二员，国子命官正、录及命官直学、国子监书库官等官，并省罢，依绍圣格，毋用誊录。政和元年，诏两学博士、正、录依旧制选试，朝廷除授。七年，新提举河东路学事王格言："崇宁初，建辟雍于郊，以处贡士及外舍生，立太学于国，以处上舍、内舍。由州、郡而贡之辟雍，由辟雍而升之太学。法行之初，上、内舍之选未众，故外舍有校定者留太学，无校定者出辟雍。比年上、内舍人日增，而太学又有国子随行亲及小学生，人数已我，居处迫隘，乞以外舍生有无校定，并居辟雍，升补上、内舍乃入太学。"从之。八年，诏两博士、正、录并诸州教授兼用元丰试法，仍止试一经。吏部具到元丰法：进士第一甲，或省试十名内，或府、监发解五名内，或太学公、私试三名内，或季试两次为第一人，或上舍、内舍生，或曾充经论以上职掌，或投所业乞试，并听试，入上等注博士，中下等注正、录，即人多阙少，原注诸州教授者听。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太学以三舍考选，开封府及诸路以科举取士。州学未行三舍以前，应置宫及养士去处，依元丰旧制。太学生并拨填旧额，辟雍正额入太学者，拨入额外，依旧制遇填阙。诸内舍上等校定人愿入太学者，与免补试。辟雍官属并罢。又诏国子博士、正、录改充太学正、录。七年，臣僚言："熙、丰间，博士未尝除代，近年以来，席未暖而代者已至当从正、录第进。新除太学博士胡世将、周利建乞改除正、录，候将来升为博士。"从之。

靖康元年，谏议大夫冯澥言："朝廷罢元祐学术之禁，不专王氏之学，《六经》之旨，其说是者取之，今学校或主一偏之说，执一偏之见，愿诏有司考校，敢私好恶去取，重行黜责。"又诏太学博士替成资阙。

建炎三年，诏国子监并归礼部。未几，诏复养生徒，置博士。绍兴十二年，置祭酒、司业各一人。十三年，太学成，增置博士、正、录。参用元祐、绍圣监学法，修立监学新法。诏国子博士、正、录通治诸齐。学官阙，从本监选举。其后，监学博士、正、录增减不齐，兼摄并置不一。至隆兴以后，正、录不兼权，祭酒、司业并置，复书库官；又定国子博士一员，太学博士三员，正、录共四员，学官之制始定。淳熙

四年，置监门官一员，兼管石经阁，以不厘务使臣充，以后相承不改。

武学　庆历三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罢武学，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系、吴”故也。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元丰官制行，改教授为博士，绍兴十六年，诏修建武学，武博、武谕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绍兴二十六年，诏武学博士、学谕各置一员，内博士于文臣有出身或武举出身曾预高选弃，其学谕差武学人，后又除文臣之有出身者。

宗学　元丰六年，宗室令铄乞建宗学，诏从之，既而中辍，建中靖国元年复置。崇宁初，立月书、季考法。南渡初，建学。嘉定更新置四齐，后再增三齐。宗学博士，旧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将为皇侄等置师傅，执政谓环卫之官非新王比，当有降，乃以教授为名。咸平初，遂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宫者，太祖、太宗诸王之子孙处之，所谓睦亲宅也。崇宁五年，又改称某王宫宗子博士，位国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乱，宗学遂废。绍兴四年，始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二员，隆兴省其一。喜定九年十二月，始复置宗学，改教授为博士，又置宗学谕一员，并隶宗正寺，在太常博士之下，谕在国子正之上，奉给、赏典依国子博士及正例，于是宗室疏远者皆得就学。旋有旨复存诸王宫大小学授一员。

书库官　淳化五年，判国子监李志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元丰三年省。中兴后，并国子监入礼部。绍兴十三年，复置一员；三十一年，罢。隆兴初，诏主簿兼书库。乾道七年，复置一员。

少府监　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充。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诸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凡祭祀，则供祭器、爵、瓒、照烛。

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旌节、度量权衡之制，与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凡金玉、犀象、羽毛、齿革、胶漆、材竹，辨其名物而考其制

度，事当损益，则审其可否，议定以闻。少府所掌，旧有主名，其工作之事，则监自亲之。

熙宁中，已厘归有司，官制行，皆复旧。元丰元年，工部言："文思院上下界诸作工料条格，该说不尽，功限例各宽剩，乞委官检照前后料例功限，编为定式。"从之。又诏："文思监官除内侍外，令工部、少府监同议选差。"崇宁三年，诏："文思院两界监官，立定文臣一员、武臣二员。并朝廷选差，其内侍干当官并罢。"

分案四，置吏八。所隶官属五：文思院，掌造金银、犀0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绫锦院，掌织纟任锦绣，以供乘舆凡服饰之用。染院，掌染丝枲币帛。裁造院，掌裁制服饰。文绣院，掌纂绣，以供乘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　崇宁三年置，招绣工三百人。

旧置南郊祭器库监官二人，太庙祭器法物库监官二人，掌祠祭器服之名物，各有专典。旌节官二人，铸印篆文官二人。诸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以上并属少府监。

将作监　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工匠之政、京都缮修隶三司修造案，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盥手、焚版币之事。

元丰官制行，始正职掌。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令总焉。辨其才干器物之所须，乘时储积以待给用，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寒暑蚤暮，均其劳逸作止之节。凡营造有计帐，则委官覆视，定其名数，验实以给之。岁以二月治沟渠，通壅塞。乘舆行幸，则预戒有司洁除，均布黄道。凡出纳籍帐，岁受而会之，上于工部。熙宁初，以嘉庆院为监，其官属职事，稽用旧典，已而尽追复之。元祐七年，诏颁将作监修成《营造法式》八年，又诏本监营造橙计毕，长贰随事给限，丞、簿覆检。无符元年，三省言："将作监主簿二员，乞将先到任一员改充干当公事。候成资替罢。"从之。崇宁五年，诏将作监，应承受前后特旨应副外，路并府、监修造差拨人工物料，遵执无丰条格，不得应副。宣和五年，诏罢营缮所归将监。

分案五，置吏二十有七。所隶官属十：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竹木务，掌修诸路水运材植

及抽算诸河商贩竹木，以给内外营造之用。事材场，掌计度材物，前期朴斫，以给内外营造之用。麦ＲＦ场，掌受京畿诸县夏租ＲＦＲＧ，以给圬墁之用。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丹粉所，掌烧变丹粉，以供绘饰。作坊物料库第三界，掌储积材物，以备给用。通材场，掌受京城内外退弃材木，抡其长短有差，其曲直中度者以给营造，馀备薪ＲＨ。帘箔场，掌抽算竹木、蒲苇，以供帘箔内外之用。

建炎三年，诏将作监并归工部。绍兴三年，复置丞，仍兼总少府之事。十年，置主簿一员。十一年，诏依司农、太府寺，置长、贰一员。隆兴初，宫室无所营缮，职务简省，百工器用属之文思院，以隶工部；本监惟置丞一员，馀官虚而不除。乾道以后，人材甚多，监、少、丞、簿无阙，凡台省之久次与郡邑之有声者，悉寄俓于此，自是号为储才之地，而营缮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责焉。

军器监　国初，戎器之职领于三司胃案，官无专职。熙宁六年，废胃案，乃按唐令置监，以从官总判，元丰正名，始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监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其弓矢、干戈、甲胃、剑戟战守之具，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旬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凡用胶漆、筋革、材物必以时，课百工造作，劳逸必均，岁终阅其良否多寡之数，以诏赏罚。器成则进呈便殿，俟阅试而颁其样式于诸道。即要会州建都作院分造器械，从本监比较而进退其官吏焉，元祐三年，省丞一员，绍圣中复置。政和三年，应御前军器监所颁降军器样制，非长、贰当职官不得省阅，及传写漏泄，论以违制。

分案五，置吏十有三，所隶官属四：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帜、戎帐、什物，辨其名色，谨其缮作，以输于受藏之府，兵校工匠，其役有程，视精粗利钝以为之赏罚。作坊物料库，掌收铁锡、羽箭、油漆之属。皮角场，掌收皮革、筋角，以供作坊之用。南渡置御前军器所，建炎三年，诏军器监并归工部，东西作坊、都作院并入军器所。绍兴三年，复置丞一员，令工部相度合管职事归之。十一年，诏复置长、贰各一员。十四年，以朝奉大夫赵子厚守军器监，宗室为寺监长、贰自此始。

隆兴初，诏置造军器，已有军器所隶工部，本监惟置丞一员。乾道五年，复置少监及簿，六年，以少监韩玉往建康点检物马，以奉使军器少监为名。是年，复置监一员。淳熙初元，诏戎器非进入毋辄出所，由是呈验浸省。二年，钱良臣以少监总领淮东财赋；八年，沈拨复以监长

长。诸监长贰自是始许总饷外带，然二人实初兼版曹职事。嘉定十四年，岳珂独以军器监总饷淮东。是后，戎所、作坊已备官于下，宥府、起部并提纲于上，监居其间，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

都水监　　旧隶三司河渠案，嘉祐三年，始专置监以领之。判监事一人，以员外郎以上充，同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并以京朝官充。轮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岁再岁而罢，其有谙知水政，或至三年。置局于澶州，号曰外监。

元丰正名，置使者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使者掌中外川泽、河渠、津梁、堤堰疏凿浚治之事，丞参领之。凡治水之法，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浍写水，以陂池潴水。凡江、河、淮、海所经郡邑，皆颁其禁令。视汴、洛水势涨涸增损而调节之。凡河防谨其法禁，岁计茭揵之数，前期储积，以时颁用，各随其所治地而任其责。兴役以后月至十月止，民功则随其先后毋过一月，若导水溉田及疏治壅积为民利者，定其赏罚。凡修堤岸、植榆柳，则视其勤惰多寡以为殿最。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举官八人，监埽官百三十有五人，皆分职莅事；即干机速，非外丞所能治，则使者行视河渠事。

元丰八年，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本监。先是，导洛入汴，专置堤岸司。至是，亦归之有司。元祐四年，复置外都水使者。五年，诏南、北外都水丞并以三年为任。七年，方议回河东流，乃诏河北、京西漕臣及开封府界提点，各兼南、北外都水事，绍圣元年罢。元符三年，诏罢北外都水丞，以河事委之漕臣；三年，复置。重和元年，工部尚书王诏言，乞选差曾任水官谙练者为南、北两外丞，从之。宣和三年，诏罢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丰法，通差文武官一员。

分案七，置吏三十有七。所隶有：街道司，掌辖治道路人兵，若车驾行幸，则前期修治，有积水则疏导之。

建炎三年，诏都水监置使者一员。绍兴九年，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员，南丞于应天府，北丞于东京置司。十年，诏都水事归于工部，不复置官。

司天监 监 少监 丞 主簿 春官正 夏官正 中官正 秋官正 冬官正灵台郎 保章正　挈壶正各一人。掌察天文祥异，钟鼓漏刻，写造历书，供诸坛祀察告神名版位画日。监及少监阙，则置判监事二人。 以五官正充。

礼生四人，历生四人，掌测验浑仪，同知算造三式。元丰官制行，罢司天监，立太史局，隶秘书省。

第一百一十九 职官六

○殿前司 侍卫亲军 环卫官 皇城司 三卫官 客省引进 四方馆 东西上阁门 带御器械 人内内侍省 内侍省 开封府 临安府 河南应天府 次府节度使 承宣观察防御等使

殿前司　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而有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在都指挥之上，后不复置，入则侍卫殿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卤簿仪仗，掌宿卫之事，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资序浅则主管本司公事，马步军亦如之。备则通治，阙则互摄。凡军事皆行以法，而治其狱讼。若情不中法，则禀奏听旨。

骑军有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及捧日以下诸军指挥，步军有御龙直、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及天武以下诸军指挥。诸班有都都虞候指挥使、都军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骑军、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职隶于殿前司。

元祐七年，签书枢密院王严叟言："祖宗以来，三帅不曾阙两人，若殿帅阙，难于从下超补，姚麟系殿前都虞候，合升作步军副都指挥使。"绍圣三年，诏："殿前指挥使金ＲＩ弩手班、龙旗直所减人额及排定班分，并依元丰诏旨。"政和四年，诏："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

渡江后，都指挥间虚不除，则以主管殿前司一员任其事。其属有干办公事、主管禁卫二员，淮备差遣、淮备差使、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本司掌诸班直禁旅扈卫之事，捧日、天武四厢隶焉。训齐其众，振饬其艺，通轮内宿，并宿卫亲兵并听节制。其下有统制、统领、将佐等分任其事。凡诸军班直功赏、转补，行门拍试、换官，阅实排连以诏于上；诸殿侍差使年满出职，祗应参班，核其名籍；以时教阅，则谨鞍马、军器、衣甲之出入；军兵有狱讼，则以法鞫治。

初，渡江草创，三衙之制未备，稍稍招集，填置三帅。资浅才，各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又别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其后外州驻扎，又有御前诸军都统制之名。又并入神武军，以旧统制、统领改充殿前司统制、统领官。

乾道中，臣僚言："三衙军制名称不正，以旧制论之，军职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次各有都虞候，次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副都指挥使。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复初。今以宿卫虎士而与在外诸军同其名，以统制、统领为之长，又使遥带外路总管、钤辖，皆非旧典。所当法祖宗之旧，正三衙之名，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要使宿卫之职，预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系，异时拜将，必无一军皆惊之举。"时不果行。淳熙以后，四厢之职多虚，而殿司职、司有权管干，有时暂照管之号，愈非乾道以前之比矣。

侍卫亲军马军　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马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侍卫扈从，及大礼宿卫，所掌如殿前司官。所领马军，自龙卫而下有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其职隶于马军司。政和四年，诏以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马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

中兴后。置主管侍卫马军司一员。其属有干办公事、准备差遣、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掌出戍建康，差主管机宜文字一员，掌马军之政令。凡出入扈卫、守宿以奉上，开收阅习、转补以励下，如殿前司。凡名籍核其在亡，过则以法绳之，有巡防敕应，则纠率差拨龙卫四厢隶焉。

侍卫亲军步军　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步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侍卫扈从，及大礼宿卫，如殿前司。所领步军、自神卫而下有左右四厢都指挥使，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其职隶于步军司。政和四年，诏以步军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

中兴后，置主管侍卫步军司一员。其属有干办公事二员。淮备差遣、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掌步军之政令。凡出入扈卫、守宿以奉上，开收阅习、转补以励下，如殿前司。凡名籍校其在亡，过则以法绳之，有巡防敕应，则纠率差拨神卫四厢隶焉。

环卫官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中郎将 郎将

左、右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中郎将 郎将

左、右骁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左、右武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左、右屯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左、右领军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左、右监门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左、右千牛卫上将军 大将军 将军 中郎将 郎将

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政和中，改武臣官制，而环卫如故，盖虽有四十八阶，别无所领故也。靖康元年，诏以武安军节度使钱景臻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保信军节度使刘敷等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用御史中丞陈过庭言，遵艺祖开宝初罢王彦超、武行德等归环卫故事也。其禁兵分隶殿前及侍卫两司，所称十二卫将军，皆空官无实，中兴多不除授。隆兴中，始命学士洪遵等讨论典故，复置十六卫，号环卫官。其法：节度使则领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承宣使则领左、右卫上将军，在内则兼带，在外则不带；正任为上将军，遥郡为大将军，正亲兄弟子孙试充。又诏祖宗诸后自明肃至钦慈诸后及后妃嫔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诸卫官以名衔闻。又诏三卫郎为三卫侍郎。又诏博士并差文臣。崇宁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罢。

皇城司　干当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每门给铜符二、铁牌一，左符留门，右符请钥，铁牌则请钥者自随，以时参验而启闭之。总亲从、亲事官名籍，辨其宿卫之地，以均其番直。人物伪冒不应法，则讥察以闻。凡臣僚朝觐，上下马有定所，自宰相、亲王以下，所

带人从有定数，揭榜以止其喧哄。元丰六年，诏干当皇城司，除两省都知、押班外，取年深者减罢。止留十员。元祐元年，诏干当官阅三年无过者迁秩一等，再任满者减磨勘二年。元符元年，诏："应宫城出入请纳官物，呈禀公事，传送文书，并御厨、翰林、仪鸾司非次祗应，听于便门出入，即不由所定门者，论如兰入律。应差办人物入内，及内诸司差人往他所应奉，并前一日具名数与经历诸门报皇城司。"二年，诏皇城司任满酬奖依熙宁五年指挥，再任满无遗阙，取旨。政和五年，诏皇城司可创置亲从弟五指挥，以七百人为额， 亲从官旧有四指挥，元客共二千二百七十人，

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厘使为将军，副使为中郎将，使臣以下为左、右郎将，通以十员为额，宗室不在此例。除管军则解，或领阁门、皇城之类则仍带，虽戚里子弟，非战功人不除，批书印纸属殿前司。是时，帝谕宰相，以为如文臣馆阁储才之地。绍熙初，尝欲留阙以储将才，循初意也。嘉泰中，复申明隆兴之诏，屏除贪得妄进，以重环尹之官，嘉定二年，复因臣僚言，专以曾为兵将有功绩及名将子孙之有才略者充。通前后观之，可以见环卫储才之意。

三卫官　三卫郎一员，秩比太中大夫。中郎为之贰，文武各一员，秩比朝议大夫。博士二员，主簿一员。亲卫府郎十员，中郎十员；勋卫府郎十员，中郎十员；翊卫府郎二十员，中郎二十员；文武各四十员。三卫郎治其府之事。率其属日直于殿陛，长在左，立起居郎之前；贰分左右，文东武西，立都承旨之后，仗退，治事于府。博士掌孝道，校试三卫所习文武之艺。亲卫立于殿上两旁，勋卫立于朵殿，翊卫立于两阶卫士之前。三卫郎依给、舍，中郎依少卿，馀依寺丞。亲卫官以后妃嫔御之家有服亲，及翰林学士并管军正任观察使以上子孙；勋卫官以勋臣之世、贤德之后有服亲，太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团练使、遥郡观察使以上；翊卫官以卿监、正任刺史、遥郡团练使以上，并以为等。其将校、十将、节级等应合行事件，比第四指挥及见行条贯。六年三月，应臣僚辄带售雇人入宫门，罪赏并依宗室法，将带过数止坐本官，若兼领外局，所定人从非随本官辄入者，依阑入法。十一月，诏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靖康元年，诏应入皇城门，依法服本色，辄衣便服及不裹头帽入出者并科罪。所隶官属一：冰井务，掌藏冰以荐献宗庙、供奉禁庭及邦国之用。若赐予臣下，则以法式颁之。

中兴初，为行营禁卫所，差主管官，掌出入皇城宫殿门等敕号，察其假冒，车驾行幸则纠察导从。绍兴元年，改称行在皇城司。提举官一员，提点官二员，干当官五员，以诸司副使、内侍都知押班充。掌皇城

宫殿门，给三色牌号，稽验出入。凡亲从，亲事官五指挥，入内院子、守阙入内院子指挥，总其名籍，均其劳役，察其功过而赏罚之。凡诸门必谨所守；蠲洁齐肃，郊祀大礼，则差拨随从守卫；有宴设，则守门约阑。每年春秋，按赏亲从逐指挥、亲事官第一指挥、长行三色武艺、弓弩枪手。皇城周回或有垫陷，移文修整。嘉定间，臣僚言："皇城一司，总率亲从，严护周卢，参错禁旅，权亚殿严，乞专以知阁、御带兼领。仍立定亲从员额，以革泛监。"并从之。

客省、引进使　客省使、副使各二人。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钦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宰臣以下节物，则视其品秩以为等。若文臣中散大夫、武臣横行刺史以上还阙朝觐，掌赐酒馔。使阙，则引进、四方馆、閤门使副互权。大观元年，诏客省、四方馆不隶台察。政和二年，改定武选新阶，乃诏客省、四方馆、引进司、东、西上閤门所掌职务格法。并令尚书省具上。又诏高丽已称国信，改隶客省。靖康元年，诏客省、引进司、四方馆、西上閤门为殿庭应奉，与东上閤门一同隶中书省，不隶台察。

引进司使、副各二人。掌臣僚、蕃国进奉礼物之事，班四方馆上。使阙，则客省、四方馆互兼。

四方馆使　二人。掌进章表，凡文武官朝见辞谢、国忌赐香，及诸道元日、冬至、朔旦庆贺起居章表，皆受而进之。郊祀大朝会，则定外国使命及致仕、未升朝官父老陪位之版，进士、道释亦如之。掌凡护葬、赙赠、朝拜之事。客省、四方馆，建炎初并归东上閤门，皆知閤总之。

东、西上閤门　东上閤门、西上閤门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赞舍人十人，旧名通事閤人，政和中改。祗候十有二人。掌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使、副承旨禀命，舍人传宣赞谒，祗候分佐舍人。凡文武官自宰臣、宗室自亲王、外国自契丹使以下朝见谢辞皆掌之，视其品秩以为引班、叙班之次，赞其拜舞之节而纠其违失。若庆礼奉表，则东上閤门掌之；慰礼进名，则西上閤门掌之。月进班簿，岁终一易，分东西班揭贴以进。自客省而下，因事建官，皆有定员。遂立积考序迁之法，听其领职居外，增置看班祗候六人，由看班迁至使皆五年，使以上七年，遇阙乃迁，无阙则加遥郡。

元丰七年，诏客省、四方馆使、副领本职外，官最高者一员兼领合门事。元祐元年，诏客省、四方馆、閤门并以横行通领职事。绍圣三

年，诏看班祗候有阙，令吏部选定，尚书省呈人材，中书省取旨差。崇宁四年，诏閤门依元丰法隶门下省。大观元年，诏閤门依殿中省例，不隶台察。政和六年，诏宣赞播告，直诵其辞。靖康元年，诏閤门并立员额。监察御史胡舜陟奏："閤门之职，祖宗所重：宣赞不过三五人，熙宁间，通事舍人十三员。祗候六人，当时议者犹以为多。今舍人一百八员，祗候七十六员，看班四员，内免职者二百三员，由宦侍恩幸以求财，朱勔父子卖尤多，富商豪子往往得之。真宗时，诸王夫人因圣节乞补閤门，帝曰：'此职非可以恩泽授。'不许。神宗即位之初，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为閤门祗候，司马光言：'此祖宗以蓄养贤才，在文臣为馆职。'其重如此，今岂可卖以求财，乞赐裁省。"故有是诏。

旧制有东、西上閤门，多以处外戚勋贵。建炎初元，并省为一，其引进司、四方馆并归閤门，客省循旧法，非横行不许知閤门。绍兴元年，帝以朱钱孙藩邸旧人，稍习仪注，命转行横行一官，主管閤门。又曰："藩邸旧人，自内侍及使臣皆不与行在职任，止与外任，箋孙以閤门无谙练人，故留之。"五年，诏右武大夫以上并称知閤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官未至者，即称同知閤门事同兼客省、四方馆事，以除授为序，称同知者在知閤门之下。宣赞舍人任传宣引赞之事，与閤门祗候并为閤职，间带点检閤门薄书公事。绍兴中，许令供职，注授内外合入差遣，阙到然后免供职。其后供职舍人员数稍冗，裁定以四十员为额。

乾道六年，上欲清閤门之选，除宣赞舍人、閤门祗候仍旧通掌赞引之职外，置閤门舍人十员，以待武举之入官者。掌诸殿觉察失仪兼侍立，驾出行幸亦如之。六参、常朝，后殿引亲王起居。仿儒臣馆阁之制，召试中书省，然后命之。又许转对如职事官，供职满三年与边郡。淳熙间，置看班祗候，令忠训郎以下充，秉义郎以上，始除閤门祗候。又增重荐举閤门祗候之制，必廉干有方略、善弓马、两任亲民无遗阙及曾历边任者充。绍熙以来，立定员额。庆元初，申严合门长官选择其属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预召试，盖以为右列清选云。

带御器械　宋初，选三班以上武干亲信者佩囊鞬、御剑，或以内臣为之，止名："御带"。咸平元年，改为带御器械。景祐二年，诏自今无得过六人。庆历元年，诏遇阙员，曾历边任有功者补之。中兴初，诸将在外多带职，盖假禁近之名，为军旅之重。绍兴七年，枢密院言："带御器械官当带插。"帝曰："此官本以卫不虞，今乃佩数笴□箭，不知何用。方承平时，至饰以珠玉，车驾每出，为观美而已。他日恢复，此等事当尽去之。"二十九年，诏中外举荐武臣，无阙可处，增置带御器械四员。然近侍亦或得之。乾道发来，诏立班枢密院检详文之上。淳熙间，凡正除军

中差遣或外任者，不许衔内带行，又须供职一年，方与解带恩例，于是属鞬之职益加重焉。

入内内侍省　内侍省　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化五年，改入内内班院，又改入内黄门班院，又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景德三年，诏："东门取索司可并隶内东门司，馀入内都知司；内东门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可立为入内内侍省，以诸司隶之。"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改为黄门，九月，又改内侍省。

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县亵近者，隶入内内侍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内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二百八十人为定员。凡内侍初补曰小黄门，经恩迁补则为内侍黄门。后省官阙，则以前省官补。押班次迁副都知，次迁都都知，遂为内臣之极品。

熙宁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各以转入先后相压，永为定式。其官称，则有内客省使、延福宫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元丰议改官制，张诚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监以易内侍省。既而宰执进呈，神宗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内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宫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庆使，中卫大夫易宣政使，拱卫大夫易昭宣使，供奉官易内东头供奉官，左侍禁易内西头供奉官，右侍禁易内侍殿头，左班殿直易内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内侍高班，而黄门之名如故。

其属有：御药院，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以待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内东门司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宫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数而讥察之。合同凭由司，监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给其要验，凡特旨赐予，皆具名数凭由，付有司准给。管勾往来国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后苑勾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种艺杂饰，以备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物。龙图、于昌、宝文阁，勾当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图籍及符瑞宝玩之物，而安像设以崇奉之。军头引见司，勾当官五人，以内侍省都知、押班及合门宣赞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卫诸军入见之事，及马，步两直军员之名。翰林院，勾当官一员，以内侍押班、都知充，总天文、书

艺、图昼、医官四局，凡执伎以事上者皆在焉。

中兴以来，深惩内侍用事之弊，严前后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绍兴三十年，诏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徒有冗费，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旧制，内侍遇圣节许进子，年十二试以墨义，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见供职。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张震言宦者员众，孝宗即命内侍省具见在人数，免会庆节进子，仍定以二百人为额。乾道间，以差赴德寿宫应奉阙人，增置二百五十人。绍熙三年，依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嘉定初，诏内侍省陈乞恩例，亲属充寄班祗候，以十年为限。

开封府　牧、尹不常置，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导民而劝课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若承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屏除寇盗，有奸伏则戒所隶官捕治。凡户口、赋役、道释之占京邑者，颁其禁令，会其帐籍。大礼，桥道顿递则为之使，仗内奉引则差官摄牧。

其属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视推鞫，分事以治。而佐其长，领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狱讼诉则主行之。司录参军一人，折户婚之讼，而通书六曹之案牒。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各一人，视其官曹分职莅事。左右军巡使、判官各二人，他掌京城争斗及推鞫之事。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掌检覆推问，凡斗讼事轻者听论决。领县十有八，镇二十有四，令佐、训练、征榷、监临、巡警之官，知府事者率统隶焉。分案六，置吏六百。

开封典司毂下，自建隆以来，为要剧之任。至熙宁间，增给吏录，禁其受赇，省衙前役以宽民力，厘折狱讼归于厢官，而治事视前日损去十四。元祐元年，诏府界捕盗官吏隶本府，与都大提举司同管辖而掌其赏罚。置新城内左、右二厢。三年，以罢大理寺狱，置军巡院判官一员。四年，罢新置二厢。六年，王严叟言："左、右厅推官公事词状，初无通治明文，请事击朝省及奏请通治外，馀并据号分治。"从之。绍圣元年，知府事钱勰言："自祖宗以来，并分左右厅置推官各一员。近年止除推官，元祐中，并令分治。请依故事分左右厅，各除推官一员，作两厅共治职事。"又言："熙宁中，置旧城左右厢，元祐初，增置于新城内，四年，罢增置两厢，今请复置。"从之。三年，诏开封、祥符知县事自今选秩通判人充。四年，诏开封府所荐推、判官，并召对取旨。

崇宁三年，蔡京奏："乞罢权知府，置牧一员、尹一员，专总府事；

少尹二员，分左右，贰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领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书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开封、祥符两县置案仿此。易胥吏之称，略依《唐六典》制度。”又请移开封府治所于旧尚书省，从之。　太宗、真宗尝任府尹，自到道后，知府者必带“权”字，蔡京乃以潜邸之号处臣下，建置曹官以上凡十六员，比旧增要官十一员，

五年，诏开封府属官参军待并依旧员额。大观元年，要孝寿乞增置府学博士一员。从之。诏：“开封六职闲剧不同，如士曹之官，唯主到罢批书，而刑、户事繁，自今凡士之婚田斗讼皆在士曹，馀曹仿此。”二年，诏皇领牧，录令如执政官，又诏天下州郡并依开封府分曹置掾。政和二年，复置开封府学钱粮官一员。五年，盛章奏：乞依尚书六部置架阁主管官一员。宣和元年，聂山奏：司录、六曹官乞依省部少监封叙。诏修入条令。

监安府　旧为杭州，领浙西兵马铃辖，建炎三年，诏改为临安府，其守臣令带浙西同安抚使。时置帅在镇江府，绍兴驻驆安遂正称安抚使置知府一员、通判二员，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节度推官、观察推官、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左司理参军、右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各一员。

本府掌畿甸之事，籍其户口，均其赋役，颁其禁令。城外内分南北左右厢，各置厢官，以听民之讼诉。　厢官许奏辟京朝官亲民资序人充，后以臣僚言，罢城内两厢官，惟城外置焉。

分使臣十员，以缉捕在城盗贼。立五酒务，置监官以裕财。分六都监界分，差兵一百四十八铺以巡防烟火。置两总辖，承受御前朝旨文字。凡御宝、御批、实封有所取索，则供进；凡省，台、寺、监、监司符牒及管下诸县及仓场等申到公事，则受而理之；凡大礼及国信，随事应办，祠祭共其礼料，会聚陈其幄帟，人使往来，辨其舟楫，皆先期饬于有司。

领县九，分士、户、仪、兵、刑、工六案。内户案分上、中、下案，外有免役案、常平案、上下开拆司、财赋司、大礼局、国信司、排办司、修造司，各治其事。置吏：点检文字、都孔目官、副孔目官、节度孔目官、观察孔目官各一名，磨勘司主押官、正开拆官、副开拆官各一人，下名开拆官二名，押司官八人，前后行守分二十一人，贴司三十

人。

乾道七年，皇太子领尹事，废临安府通判、签判职官。置少尹一员，日受民词以白太子，间日率僚属诣宫禀事。置判官二员、推官三员。有旨，少伊比仿知府，判官比通判，推官比幕职官，其统临职分，并照从来条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临安府知、通、签判、推判官并依旧置。既据保义郎赵礼之状："临安府依条合置兵马监押一员。经任监当四员，初任监当阙一员，昨皇太子领府尹更不差注，今既辞免，乞将宗室添差员阙衣旧。"从之。淳熙三年，诏罢备摄官，惟缉捕使臣十二员、听候差使六员许令辟置。嘉泰四年，诏临安府添差不厘务总管路钤二十员。州钤辖、路分都监、副都监二十员。正、副将十五员。安抚司淮备将领十五员，州都监以下十员。共以八十员为额。寻减总管路钤五员。开禧三年，复省罢总管、路分共六员。

河南应天府 牧 尹 少尹 司录 户曹 法曹 士曹 尹以下掌同开封会，尹阙则置知府事一人， 以郎中以上充，二品以上曰判府。次府及节度州淮此。 通判一人， 以朝官充。

判官、推官各一人， 或以京朝官签书。

使院牙职、左右军巡悉同开封，而主、典以下差减其数。户曹通掌府院户籍、考课、税赋，法曹专掌谳议，士曹或荫叙起家，不常置。 诸州府同。至道初，罢司理院，州置司士，取官吏强慢者为，给簿、尉奉。

助教有特恩而受者，不厘务。

次府 牧 尹 少尹 司录 户曹 法曹 士曹 司理 文学 助教 牧、尹以下所掌并同开封， 大中祥符八年，以楚王为兴元牧，其后又为京兆、江陵牧，自余无为者。

尹阙则知府事一人， 以朝官及刺史以上或诸司使充。

通判一人， 以京朝官充。乾德初，诸州置通判，统治军、州之政，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藩或置两员。户少事简有不置者，正刺史以上州知州，虽小处亦特置。

使院牙职事并同前。

节度使　　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其礼尤异，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壻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于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于外，及前宰执拜者，尤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而开府不预。

八年，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元祐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其后故相而除则有刘正夫、余深，前执政则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回、宗良、郑绅、钱景臻，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宣和末，节度使至六十人，议者以为滥。　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执政二人，大将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泽计七人。

中兴，诸州升改节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　宋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韩琦、文彦博、中兴后吕颐浩是也。三公卒辞之。而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到三镇者三人：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张俊静江、宁武、静海，刘锜 护国、宁武、保静。

其后相承，宰执从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然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吕颐浩、张浚、虞允文皆以勋，史浩以旧，赵雄、葛邲以恩。执政一人， 叶右丞梦得。

从官二人而已。 张端明澄、杨敷学倓。

惟绍兴中曹勋、韩公裔，乾道中曾觌，嘉泰中姜特立、谯令谯，皆以攀附恩泽，亦累官至焉，非常制也。

承宣使　无定员，旧名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诏：“观察留后乃五季藩镇官以所亲信留充后务之称，不可循用，可冠以军名，改为承宣使。”唐有留后，五代因之，宋初，留后、观察皆不得本州刺史。大中祥符七年，令有司检讨故事，始复带之。

观察使　无定员。初沿唐制置诸州观察使。凡诸卫将军及使遥领者，资品并止本官叙，政和中，诏承宣、观察使仍不带持节等。

防御使 团练使 诸州刺史 无定员。靖康元年，臣僚言："遥郡、正任恩数辽绝，自遥郡适正任者，合次第转行。今自遥郡与落阶官而授正任，直超转本等正官，是皆奸巧希进躐取。乞应遥郡承宣使有功劳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从之。凡未落阶官者为遥郡，除落阶官者为正任。朝谒御宴，惟正任预焉。遥郡并止本官叙，正任复次第转行，考之旧制，梯级有差。中兴以后，节度移镇浸少，后有一定不易径迁太尉；承宣、观察径作一官，及遥郡落阶官久就除正任。绍兴末，臣僚以为言，虽复置检校官，馀未尽改。

第一百二十 职官七

○大都督府 制置使 宣谕使 宣抚使 总领 留守 经略安抚使 发运使都转运使 招讨使 招抚使 抚谕使 镇抚使 提点刑狱 提举常平茶马市舶等职 提举学事 提点开封府界公事 提举河北籴便司 经制边防财用 提举解盐保甲 三白渠弓箭手等职 府州军监 诸军通判 幕职诸曹等官 诸县令丞簿尉镇砦官 庙令丞簿 总管钤辖 路分都监 诸军都统制 巡检司 监当官

大都督府 都督府 长史 左右司马 录事参军 司户、司法、司士、司理、文学参军 助教 大都督及长史掌同牧、尹，亲王为节度则大都督领之；庶姓为节度则长史领之。端拱初，越王为威武军节度、福州大都督府长史。淳化五年，吴王为淮南节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翰林学士张洎草制，再表援引典故，宰相言："越工已为长史。"上曰："业已差误，异日有除，并改正之。"至道后，因移镇，遂为大都督。阙则置知府事一人，同次府。通判一人，京朝官充。司马不厘务。旧制，凡都督州建官如上。南渡后，以见任宰相充都督，次有同都督，有督视军马，多执政为之，虽名称略同，然掌总诸路军马，督护诸将，非旧制比也。

初，绍兴二年，吕颐浩首以左仆射出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置司镇江。其后，赵鼎、张浚、汤思退皆以宰相兼之。熙浩还朝，孟庾始以参知政事为权同都督代，后"权"字。赵鼎先以知枢密院事为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其后与浚并相，并带兼都督诸路军马入衔，未几，浚独被旨江上视师，置都督行府，地移文安，并依三省体式，其召赴行在，以其事分隶三省、枢密院。思退初以左相出都督，时杨存中即以太传、宁远军节度使同都督，思退不行，就以杨存中充都督，非宰执而为都督自存中始。

三十一年，叶义问以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荆襄军马，明年，汪澈以参知政事、湖北、京西路督视军马，执政为督视于是见焉。王之望辞同都督，有曰："朝廷于两淮，前以二大将为招抚使，后以二从臣为宣谕使，忧其不相统摄，则以宰相为都督，欲事权归一也，此可以见朝廷开府之意。"凡签厅文字，并依尚书左右司、枢密院检详房体式。设属：谘议军事、参谋、参议，并以从官充；书写机宜文字、干办官、准备差遣，前后员数不一。开禧用兵，或以签枢督视，或以元枢代之，或以参知政事督视四川军马，然皆未有底绩而罢。

制置使 不常置，掌经昼边鄙军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

侍童贯为之。仍兼经略使。靖康初，会诸路兵解太原之围，姚古、解潜相继为河东、河北制置使，皆无功而罢。中兴以后置使，掌本路诸州军马屯防扞御，多以安抚大使兼之，亦以统兵马官充；地重秩高者加制置大使，位宣抚副使上， 绍兴元年，赵鼎始为江西置制大使，其后席益帅潭，李纲帅江西，吕颐浩帅湖南，皆领制置大使。开禧， 丘崇、何澹亦然。

或置副使以贰之。 吕颐浩充江、浙置使，陈彦文、程千秋副使。胡舜除沿江都制置使，工义叔副使。赵鼎为江西制置大使，岳飞为制置使，每事会议，或急速则施行，许报大使照应。

初，建炎元年，诏令安抚使、发运、监司、州军官，并听制置司节制，其后，议者以守臣既带安抚，又兼制置，及许便宜，权之要重，拟于朝迁，于时诏止许便宜制置军事，其他刑狱、财赋付提刑、转运，后又诏诸路帅臣并罢制置使之名。惟统兵官如故。隆兴以后，或置或省。开禧间，江、淮、四川并置大使，休兵后，独成都守臣带四安抚、制置使，掌节制御前军马、官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其权略视宣抚司，惟财计、茶马不预。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领之’然其职止肃清海道、节制水军，非四川比。大使置属参谋、参议、主管机宜、书写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三员。准备将领、差遣、差使各五员，馀随时势轻重而增损焉。

宣谕使 掌宣谕德意，不预他事，归即结罢。绍兴元年，诏秘书少监传崧卿充淮南东路宣谕使，此其始也。二年，分遣御史五人，宣谕东南诸路，戒其兴狱，责其不当，督捕盗贼，皆欲专一布惠以为民。其后，右司范直方宣谕川、陕，察院方庭实宣谕三京，均此意。及新复陕西楼炤以签书枢密院事往永兴宣谕，就令招抚盗贼，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许按察官吏，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仍节制两路军马，自是使权益重，而使事始不专。三十二年，虞允文、王之望相继充川、陕宣谕使，皆预军政，共权任殆亚于宣抚。其后，钱端礼、吴芾皆以侍从出膺斯寄，事毕结局。官属军兵，视其所任事之轻重，为赏之厚薄焉。开禧间，薛叔似、邓友龙、吴猎皆因饥荒盗贼及平逆乱后，往敷德意，亦并以从官行。

宣抚使 不常置，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以二府大臣充。治平末，命同签书枢密院郭逵宣抚陕西。三年，夏兵犯顺，以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宣抚使，继即军中拜相，仍旧领使。政和中，遣内侍童贯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又兼河北。宣和三年，睦寇方

腊作乱，移贯宣抚淮、浙，贼平依旧。靖康初，种师道提兵入卫京城，为京畿、河东北宣抚使，凡勤王之师属焉。及会诸道兵救太原，又以知枢密院李纲宣抚河东、北两路。中兴初，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孟庚以参知政事、李纲以前宰相，皆出宣抚，浚又加“处置”二字入衔。　时为川、陕、京西、湖北路。

绍兴元年，诏以淮南守臣多阙，百姓未能复业，分命吕颐浩、朱胜非、刘光世皆以安抚大使兼宣抚使。武臣非执政而为宣抚使，实自光世始。二年，李光又以吏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为寿春等州宣抚使。自是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皆以武臣充使，王似亦以从官由副使而升正使焉。三十二年，张浚复以少传依前观文殿大学士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乾道三年，虞以文依旧知枢密院事充四川宣抚使。五年，王炎除四川宣抚使，依旧参知政事。开禧间，以从官出宣抚江、淮、湖北、京西等处不一。其属有参谋官，系知州资序人，与提刑叙官；参议官，系知州资序人，与转运判官叙官；机宜干办公事。并依发运司主管文字叙官。凡宰执带三省、枢密院事出使，行移文字扎六部，六部行移即具申状。如从官任使、副，合申六部，六部行移即用公牒。

宣抚副使　不常置，掌贰使事。宣和末，王师伐燕、命少保蔡攸充。靖康初，会兵救太原，又次资政殿学士刘韐为之。建炎三年，周望宣抚两浙，以太尉郭仲荀副之。其后，福建韩世忠、川陕吴玠

皆有此授。绍兴间，张浚宣抚川、陕，将召归，命从臣王似、卢法原为之副；王似除使，卢法原仍副之。亦有不置使而置副，如胡世将之于川、陕，岳飞之于荆、襄，杨沂中之于淮北，皆止以副使为名。飞后以功始落“副”字。亦有身为正使兼领副使，如开禧三年，安丙充利州西路宣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

宣抚判官　不常置，掌赞使务。熙宁中，命直舍人吕大防为之。实上幕也。绍兴中，张浚初以便宜命刘子羽为副，其后张宗元、吕祉亦为之。十年，杨沂中以太尉为淮北宣抚副使，刘琦以节度使为判官，礼抗权均，犹转运使、副、判官之比。诏行移文字同其击衔，宣判之名同，而先后轻重异焉。

总领　四人。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以朝臣充，仍带干阶、户部等官。朝迁科拨州军上供钱米，则以时拘催，岁较诸州所纳之盈亏，以闻于上而赏罚之。初，建炎间，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击衔，总领名官自此始。其后大军在江上，间遣版曹或太府、

司农卿少卿调其钱粮，皆以总领为名。

绍兴十一年，收诸帅之兵改为御前军，分屯诸处，乃置三总领，以朝臣为之，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预闻军政，不独职饷馈而已。其序位在转运副使之上，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十五年，复置四川总领，凡兴元、兴州、金州诸军钱粮，四川总领掌之。其言属有干办公事、准备差遣。 四川又有主管文字二员。

淮东西有分差粮料院、审计司、审计以通判权。榷货务、都茶场、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大军库、赡罕酒库、市易抵当库、惠民药局。湖广有给纳场、 属官兼。

分差粮料院、审计院、 通判兼。

御前封桩甲仗库、大军仓库、赡军酒库。四川有分差粮料院、审计院、 属官兼。

大军仓库、拨发船运官、赎药库、籴买场。

淳熙元年，诏委诸路州军通判，专一主管拘催逐州钱米，起发赴所，本所每半年比较，以行赏罚。绍熙二年，以淮西总领所言，定知州、通判展减磨勘法：十分欠二展二年，数足减二年。吏额：淮东九人，淮西、湖广十人，四川二十人。

留守 副留守 旧制，天子巡守、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建隆元年，亲征泽、潞，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应天，北京大名。

留守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谷、兵民之政皆属焉。政和三年，资政殿大学士邓洵武言："河南、应天、大名府号陪京，乞依开封制，正尹、少之名。"从之。宣和三年，诏河南、大名少尹依熙守旧制，分左右厅治事；应天少尹一员。及三京司录，通管府事。南渡初，其东京、北京并置留守，以开封、大名知府兼，又以掌兵官为副留守。其后，河南复，南京、西京置留守。绍兴四年，帝将亲征，以参知政事孟庚为行宫留守，奏差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官一员。干办官二员。淮血差遣、差使各三员，使臣五十员，又置留司台官一员。五年，罢局。其后，秦桧为行宫留守，援例置官。

经略安抚司　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有属官典领要密文书，奏达机事。河北及近地，则使事止于安抚而已，其属有干当公事、主管机宜文字、淮备将领、淮备差使。

元祐元年，诏陕西河东经略安抚、都总管司，自元丰四年后，应缘军兴添置官属并罢。又诏罢经略安抚司干当官。二年，诏沿边臣僚奏请事，并先赴经略司详度以闻。元符元年，诏经略司遇军兴差发军马，具数关报走马承受。崇宁二年，熙河兰会经略王厚奏："溪哥城乃古积石军，今当为州，乞以李忠为守，置河南安抚司。"从之。四年，置河东、陕西诸路招纳司，并隶经略司。五年，诏河东同管干沿边安抚司公事，许岁赴阙奏事一次。政和四年，诏移京西路安抚于河南府，京东路安抚于应天府。宣和二年，诏泸州守臣带潼川府、夔州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合。又诏罢置辅郡内颍冒府带京西路安抚使。三年，诏杭、越州、江宁府、洪州守臣并带安抚使。六年，诏泸州止带主管泸南沿边安抚司公事。仍差守臣。七年，诏河阳、开德守臣并带管内安抚使。

旧制，安抚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历侍从乃得之，品卑者止称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中兴以后，职名稍高者出守，皆可兼使，如系二品以上，即称安抚大使。广东、西、荆南、襄阳仍旧制加"经略"二字。凡帅府皆带马步军都总管。建炎初，李纲请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以文臣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武臣一员为之副，许便宜行事，辟置僚属、将佐，措置调发惟转输属之漕使。其后，沿江三大使司辟置过多，边报稍宁，诏加裁定。参谋、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二员。文臣淮备差遣、武臣准备差使、准备将领各以五员为额，其馀诸路或随地轻重而损益焉。馀从省罢。后以诸路申请，或置或省不一。

淳熙二年，诏扬州、庐州、荆南、襄阳、金州、兴元、兴州分为七路，每路委文臣一员充安抚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总管以治兵。其逐路都总管职事，且令帅臣依旧带行，候正官到日交割。庆元二年，诏利州西路安抚司于兴州置司，令都统制兼。五年，臣僚言："遴选帅才，除尝任执政外，两制从官必曾经作郡、庶官必曾任宪漕实有治绩者。"从之。惟广南东、西两路则带经略、安抚使。绍兴五年。令襄阳守臣、湖

北帅司各带经略、安抚使，后罢，惟二广如故。

走马承受　诸路各一员。隶经略安抚总管司，无事岁一入奏，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然居是职者恶有所隶，乃潜去“总管司”字，冀以擅权。熙宁五年，帝命正其名，铸铜记给之。仍收还所用奉使印。崇宁中，始诏不隶帅司而辄预边事，则论以违制。大观中，诏许风闻言事。政和五年诏：“诸路走马承受体均使华，迩来皆贪贿赂，类不举职，是岂设官之意？其各自励，以称任使。或蹈前失，罚不汝赦。”明年七月，改为兼访使者。宣和五年诏：“近者诸路廉访官，循习违越，附下罔上，凡边机皆先申后奏，且侵监司、凌州县而预军旅、刑狱之事，复强买民物，不偿其直，招权怙势，至与监司表裏为恶。自今犹尔，必加贬窜。”靖康初，罢之。依祖宗旧制，复为走马承受。

发运使　副　判官　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辅臣陈升之、王安石领制置三司条例，建言：“发运使实总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之有无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在京仓库之数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则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从之。既又诏六路转运使弗协力者宜改择，且许发运使薛向自辟其属。又令举真、楚、泗守臣及兼提举九路坑冶、市舶之事。元祐中，诏发运使兼制置茶事。至崇宁三年，始别差官提举茶盐。

政和二年，罢转般仓，六路上供米径从本路直达中都，以发运司所拘纲船均给六路。宣和初，诏：“发运司视六路丰歉和籴上供，乃祖宗旧制，曩缘奸吏侵用籴本，遂坏良法。自今每岁加籴一百万石，同年额输京。”三年，方腊初平，江、浙诸郡皆未有常赋，乃诏陈亨伯以大漕之职经制七路财赋，许得移用，监司听其按察。于是亨伯收民间印契及鬻糟醋之类为钱凡七色，是后州县有所谓经制钱，自亨伯始。

六年，诏复转般仓，命发运判官卢宗原措置，寻以靖康之难，迄不能复。渡江后，惟领给降籴本，收籴米斛，广行储积，以备国用。绍兴二年，用臣僚言省罢。以其职事分委漕臣。八年，户部复言广籴储积之便，再置经制发运使， 并理经制司财赋，故名。

以微猷阁待制程迈充使，专掌籴事。迈上疏，以租庸、常平、盐铁、鼓铸各分于诸司而总于户部，发运使无所用之。固辞不行。九年，遂废发运司，以户部侍郎梁汝嘉为经制使，检察中外失陷钱物，与催未

到纲运、措置籴买、总领常平为职。未几，复以臣僚言，分其责于逐路监司。乾道六年复置，以户部侍郎史正志为两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是冬，以奏课诞谩贬。并废其职。

都转运使 转运使 副使 判官 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诏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漕臣许乘传赴阙，留毋过浃日。既又诏三路漕臣，令自辟属各二员，以京朝官曾历知县者为之。二年，诏川、陕、闽、广七路除堂选守臣外，委转运司依四选例立格就注，免赴选，具为令。元丰初，诏河北、淮南、京东、京西及陕右虽各析为两路，许依未析时通治两路之事，钱谷听其移用。元祐初，司马光请漕臣除三路外，馀路毋得过二员。其属官溢员亦省之。绍圣中，诏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计其近远分三限，自季冬至明年八月，以次输足。大观中，陕西漕臣以四员为额。政和中，又诏陕西以三员。熙、秦两路各二员。宣和初，又诏陕西以都漕两员总治于长安，而漕臣三员分领六路。

中兴后，置官掌一路财赋之入，按岁额钱物斛斗之多寡，而察其稽违，督其欠负，以供于上。间诣所部，则财用之丰欠，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皆访问而奏陈之。有军旅之事，则供馈钱粮，或令本官随军移运。或别置随军转运使一员。或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之。 江东、西路分置三帅，置都转运使一员，张公济为江、浙、荆湖、广南、福建都运。赵开为四川都运。

随军及都运废置不常，而正使不废。若副使，若判官，皆随资之浅深称焉，其属有主管文字、干办官各一员，文臣淮备差遣、武臣淮备差使，员多寡不一。

招讨使 掌收招讨杀盗贼之事，不常置。建炎四年，以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张俊充江南路招讨使，定位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著为定制。军中急速事宜，待报不及，许以便宜行事。差随军转运使一员、参议官一员、干办官三员、随军干办官四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并听奏辟。绍兴五年，岳飞为湖北、襄阳招讨使，请州县不法害民者，许一面对移，或放罢以闻。从之。十年，金人犯三京，以韩世忠、岳飞、张俊并兼河南、北招讨使以御之。三十一年，陕西、河东北、京东西等路皆置招讨使，盖又特遥领其地而已。

招抚使 不常置。建炎初，李纲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

师而废。绍兴十年，刘光世为三京招抚使，逾年而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闵、张子盖、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京西、淮东西招抚使。子盖死，刘宝代之。未几结局，官吏并罢。开禧二年，山东及京东西北路并置使招抚，后皆罢之。

抚谕使　掌慰安存问，采民之利病，条奏而罢行之。亦不常置。建炎元年，帝谓辅臣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师，人情未安，可差官抚谕。"于是以路允迪、耿延禧为京城抚谕使此置使初意也。是年八月，又令学士院降诏，且命江端友等奉诏抚谕诸路。其后，李正民以中书舍人为江、浙、湖南抚谕使，且令按察官吏，伸民冤抑。傅崧卿以吏部待郎为淮东抚谕使，采访民间利病，及措置营田等事。或不以使名，则称抚谕官，所至以某州抚谕司为名。具宣恩言，俾民知德意，初无二致。乾道元年，在合门事龙大渊差充两淮抚谕军马，回日结局。是又特为军马出云。

镇抚使　旧所无有，中兴，假权宜以收群盗。初，建炎四年，范宗尹为参知政事，议群盗并力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渐制，乃请稍复藩镇之制。是年五月，宗尹为右仆射，于是请以淮南、京东西、湖南北诸路并分为镇，除盐茶之利仍归朝廷置官提举外，他监司并罢。上供财赋权免三年，馀听帅臣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时剧盗李成在舒、蕲，桑仲在襄、邓，郭仲威在扬州，薛庆在高邮，皆即以为镇抚使。其馀或以处归朝之人，分画不一，许以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与世袭。官属有参议官、书写机宜文字各一员。干办公事二员，并听奏辟。久之，诸镇或战死，或北降，但馀荆南解潜。及赵鼎为相，召潜主管马军，遂罢弗置焉。

提点刑狱公事　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核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旧制，参用武臣。熙宁初，神宗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罢之。六年，置诸路提刑司检法官。绍圣初，以提刑兼坑冶事。宣和初，诏江西、广东增置武提刑一员，然遇关帅不许武宪兼摄。中兴，以盗贼未衰，诸路无武臣提刑处，权添置一员，建炎四年罢。绍兴初，两浙路以疆封阔远，差提刑二员，淮南东路罢提刑，令提举茶盐官兼领，盖因事之烦简而损益焉。乾道六年，诏诸路分置武臣提刑一员。须选差公廉晓习法令、民事之人，如无听阙，其后稍横，遂不复除。八年，用臣僚言，诸路经总制钱并委提点刑狱官督责。嘉定十五年，臣僚言："广西所部州军最多，提刑合照元降指挥，分上下半年，就郁林州与静江府两处置司，无使僻地贫民有冤莫吐。"从之。其属有检法官、干办官。

提举常平司　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而为之敛散，以惠农民。凡役钱，产有厚薄则输有多寡；及给吏禄，亦视其执役之重轻难易以为之等。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售于民，以平物价。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先遣官提举河北、陕西路常平。未几，诸路悉置提举官。元祐初罢之，并其职于提点刑狱司。绍圣初复置，元符以后因之。

提举茶盐司　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皆有钞法，视其岁额之登损。以诏赏罚。凡给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与州县之不加恤者，皆劾以闻。政和改元，诏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员。既而诸路皆置。中兴后，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掌常平、义仓、免役之政令。凡官田产及坊场、河渡之入，按额拘纳；收籴储积，时其敛散以便民；视产高下以平其役。建炎元年，常平职事并归提刑司，钱归行在。二年，始复置常平官，还其籴本，未几复罢。绍兴二年，复置主管。　系提刑司，委通判或幕职官充。

其后，置经制司，改常平官为经制某路干办常平等公事。未几，经制司罢，复为常平官。十五年，户部恃郎王鈇言“常平之设，科条实繁，其利不一，岂一主管官能胜其任？”乃诏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如四川无茶盐去处，仍以提刑兼充，主管官改充常平司干办公事。是年冬，诏提举官依旧法为监司，与转运判官叙官，岁举升改，官员有不职，则按以闻。其后，常平钱多取以赡军，所掌掌特义仓、水利、役法、振济之事。茶盐司置官提举，本以给卖钞引，通商阜财，时诣所部州县巡历觉察，禁止私贩，按劾不法。其属有干办官。既与常平合一，遂并行两司之事焉。

都大提举茶马司　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庆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旧制，于原、渭、德顺三郡市马。熙宁七年，初复熙、河，经略使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请趣买茶司买之。”乃命三司干当公事李

□已运蜀茶至熙、河，置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更不买马，于是杞言：“买茶买马，一事也，乞同提举买马。”杞遂兼马政，然分合不常。至元丰六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悞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从之。先是，市马于边，有司幸赏，率以驽充数。绍圣中，都大茶马程之邵始精拣汰，仍以八月至四月为限，又以羡茶转入熙、秦市战骑，故马多而茶息厚，二法著为

令。元符末，程之邵召对，徽宗询以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原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未几，获马万匹。宣和中，以茶马两司吏员猥众，于是朝奉大夫何淅请遵丰、熙成宪，称其事之繁简而定以员数，从之。绍兴四年，初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七年，复置茶马官，凡买马州县黎、文、叙、长宁、南平、珍皆与知州、通判同措置任责。通判许茶马司辟置，视买马额数之盈亏而赏罚之。岁发马纲应副屯驻诸军及三衙之用。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皆考其资历授之。乾道初，用臣僚言省罢，委各郡知州、通判、监押任责，寻复置。绍熙三年，茶马司拖欠马数过多，诏将本年分马纲钱价，责茶马司拨付湖广总领所，劳付军官自买土马。嘉泰三年，以所发纲马不及格式，诏茶马官各差一员，遂分为两司。　文臣成都主茶，武臣兴元主马。

其属共有干办公事四员、准备差使二员。

提举坑冶司　掌收山泽之所产及铸泉化，以给邦国之用，岁有定数，视其登耗而赏罚之。旧制一员。元丰初，以其通领九路，始不能周历所部，始增为二员。分置两司：在饶者领江东、淮、浙、福建等路，在虔者领江西、湖、广等路。至元祐，复并为一员。绍兴五年，以责任不专，职任废弛，诏将饶州司官吏除留属官一员外，并减罢。并归虔州司，又加"都大"二字于"提点"之上。或病其事权太重，省并归逐路转运司措置，仍置提领诸路铸钱官一员于行在，以侍从官充，自此或复或罢不一。乾道六年，并归发运司。发运司罢，复置提两司如初。淳熙二年，并赣归饶，复加"都大"二字，与提刑序官。其属有干办公事二员，检踏官·六员。称铜官、催纲官各一员。

提举市舶司　　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大观元年，复置浙、广、福建三路市舶提举官。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请以诸路提举市舶归之转运司，不报。建炎初，罢闽、浙市舶司归转运司，未几复置。绍兴二十九年，臣僚言："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乃分建于五所。"乾道初，臣僚又言两浙提举市舶一司抽解搔扰之弊，用言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蠹可罢。从之。仍委逐处知州、能判、知县、监官同检视，而转运司总之。

提举学事司　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　掌察畿内县镇刑訇、盗贼、场务、河渠之事。

提举河北籴便司 籴便刍粮以供边储之用。

提举制置解盐司　掌盐泽之禁令，使民入粟塞下，予钞给盐，以足民用而实边备。凡盐价高下及文钞出纳多寡之数，皆掌之。

经制边防财用司　掌经昼钱帛、刍粮以供边费，凡榷易货物、根括耕地及边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宁末，以熙、河连岁用兵，仰给支度，费用不赀，始置是司。元祐初，罢。崇宁中，复置提举兵马、提辖兵甲，皆守臣兼之。掌按练军旅，督捕盗贼，以清境内；凡诸营之名籍，较其壮怯而赏罚之。

提举保甲司　掌什伍其民，教之武艺，视其优劣而进退之。元丰初，置于开封府界，遂下其法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既而悉置提举官，如府界焉。

提举三白渠公事 掌潴泄三白渠，以给关中灌溉之利。

拨发司 辇运司 掌以时起发纲运而督其滞留，以供京师之用。

提举弓箭手　　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政和五年，复以所招弓箭手之数为殿最。

府 州 军 监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赦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之，无使失所。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冒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馀大藩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

甲、沿边溪洞都巡检。馀州、军，则别其地望之高下与职务之繁简而置之。分曹以理之。而总其纲要。凡属县之事皆统焉

建炎初，诏："河北、京东西路除帅司外，旧差文臣知州去处，许通差武臣一次。"又："要郡文臣一员带本路兵马钤辖，武臣一员充副钤辖；次要郡文臣一员带本路兵马都监，武臣一员充副都监。"绍兴三年，诏守臣带路分钤辖、都监去处并罢。五年，帝以守。令皆带劝农公事，多不奉职，自今有治效显著者，可今中书省籍记姓名，特加擢用。凡从官出知郡者，特许不避本贯。初，除授见阙及自外罢任赴阙，并令引见上殿。九年，诏应守臣以二年为任。又以武臣作郡，往往不晓民事，且多恣横，诏新复州郡只差文臣续因臣僚言，极边控扼去处，仍差武臣；其不系极边，文武臣通差。诏："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间利病，或边防五条闻奏，委都司看详，有便于民者，即与施行。"续又诏不拘五条之数。十三年，诏依旧制带提举或主管学事。　从官以上称提举馀知、通主管，淳熙中罢。

乾道二年，令非曾任守臣不得为郎官，诸郡合文武臣通差去处，并依旧制

通判　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馀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元祐元年，诏知州系帅臣，其将下公事不许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诏通判、幕职官，令日赴长官厅议事及都厅签书文檄。

南渡后，设官如旧，入则贰政，出则按县。有军旅之事，则专任钱粮之责，经制、总制钱额，与本郡协力拘催，以入于户部。既而诸州通判有两员处减一员。凡军监之小者不置。又诏更不添差。其后，或以废事请，或以控扼去处请。绍兴五年以后旋添置之。除潭广洪州、镇江建康成都府见系两员外，凡帅府通判并以两员为额，馀置一员。乾道元年，诏买马州、军通判，令茶马司依旧法奏辟，馀堂除差人。淳熙十四年，利州路提刑言："关外四州通判，乞自制置司奏辟，所有金、洋、兴、利、文、龙待州通判，乞送转运司拟差。"并从之。

幕职官　签书判官厅公事　两使、防、团、加事推判官　节度掌书记　观

察支使　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凡员数多寡，视郡小大及职务之烦简。初，政和改签书判官厅公事为司录，建炎初复旧。凡节度推、判官从军额，察推及支使从州、府名。凡诸州减罢通判处，则升判官为签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并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阙省罢。则令录参兼管。凡要郡签判及推官皆堂除，馀吏部使阙，二广间许监司辟差。绍熙元年，臣僚言："广西奏拟签判，多恩科癃老，乞行下转运司，不许差年六十以上昏眊之人。"嘉定二年，臣僚言："监司有干官，州郡有职官，以供签厅之职，或非才不胜任，则按刺易置可也。今乃差兼签厅者动轨三两员，或四五员。其为冗费，与添差何异？乞将诸州郡所差兼签厅官并行住罢。"从之。

诸曹官　旧制，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违；户曹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中兴，诏曹掾官依旧，惟司理、司法并注经任及试中刑法人。乾道以来，间以司户兼司法。知录亦或兼职。六年，汪大猷言："司户初官，令专主仓库，知录依司理例以狱事为重，不兼他职。"从之仍依知县格法铨量，如有老疾昏眊难任事者，即从本州知通于判、司、簿、尉内选经一考以上无罪犯晓法人对换。绍熙元年，诏不曾铨试人不许注授司法。庆元五年，臣僚言："司理狱事烦重，宜优其举主，照提刑司合举主三员以上许间岁举狱官一员。"嘉定中，申明年满六十不许为狱官之令，仍不许恩科人注授。

教授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国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寻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卢、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若试教官，则始于元丰；添差教授，则始于政和。

县令　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记，则抚存安集之，无使

失业。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谷。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宣教郎以下带监押。

初，建炎多差武臣，绍兴诏专用文臣，然沿边溪洞处，仍许武臣指射。邑大事烦则堂除，仍借绯、章服，严差出之禁，任满有政绩，则与升擢。乾道以后，定以三年为任，仍非两任不除监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县，谓之“须入”。十六年，诏知县在任不成两考，即不合理为实历。嘉定十二年诏：“两经作令满替者，实历九考、有政声无过犯、举员及格，改官人特免再作知县，许受签判或干官，以当知县履历。”

县丞　初不置，天圣中因苏耆请，开封两县始各置丞一员，在簿、尉之上，仍于有出身幕职、令录内选充。皇祐中，诏赤县丞并除新改官人。熙宁四年，编修条例所言：“诸路州、军繁剧县，令户二万已上增置丞一员，以幕职官或县令人充。”元祐元年诏：“应因给纳常平、免役置丞，并行省罢。如委事务繁剧难以省罢处，令转运司存留。”崇宁二年，宰相蔡京言：“熙宁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兴山泽之利，皆王政之大，请县并置丞一员，以掌其事。”大观三年，诏：“昨增置县丞内，除旧额及万户以上县事务繁冗，及虽非万户实有山泽，坑冶之利可以修兴去处，依旧存留外，馀皆减罢。”建炎元年，诏县丞系嘉祐以前员阙并万户处存留一员。馀并罢。绍兴三年，以淮东累经兵火，权罢县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员。嘉定后，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主簿　开宝三年，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咸平四年，王钦若言：“川峡县五千户以上请并置簿，自馀仍以尉兼。”从之。自后川蜀及江南诸县，各增置主簿。中兴后，置簿掌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凡县不置丞，则簿兼丞之事。凡批销必亲书押，不许用手记，仍不许差出，以防销注。

尉　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奉赐并同。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各增置一员，掌阅羽弓手，戢奸禁暴。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中兴，沿边诸县间以武臣为尉，并带兼巡捉私茶、盐、矾，亦或文武通差。隆兴，诏不许差癃老疾病年六十以上之人。邑大事烦则置二尉。绍熙中，诏恩科人年及六十不差。嘉定十三年，诏极国县尉，护盗酬赏班改，岁以二员为额。

镇砦官　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砦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砦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馀听决遣。

庙令　丞　主簿　旧制，五岳、四渎、东海、南海诸庙各置令、丞。庙之政令多统于本县令。京朝知县者称管勾庙事，或以令、录老耄不治者为庙令，判、司、簿、尉为庙簿，掌葺治修饰之事。　凡以财施于庙者，籍其名数而掌之。

总管　钤辖司　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凡将兵隶属官训练、教阅、赏罚之事，皆掌之。守臣带提举兵马巡检、都监及提辖兵甲者，掌统治军旅、训练教阅，以督捕盗贼而肃清治境。凡诸营名籍、赏罚之事，皆掌之。崇宁四年，蔡京奏："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冒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以太中大夫以上知州，置副总管、钤辖各一员，知州为都总管。馀依三路帅臣法。"从之。

大观三年，诏东南师府总管。依三路都总管法。靖康元年，诏四道副总管并通差文武臣其诸路将官，掌统所隶禁旅，以行阵队伍、金鼓旗帜、弓矢击刺之法而教习训练之，别其武艺强者，待次迁补，以激劝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数，廪禄犒设、赏罚约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将为之贰。若屯戍防边。则受帅司节制；遇寇敌，则审其战守应援之事。若师有功，则具馘数、籍用命而旌赏之。

路分都监　掌本路禁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令，以肃清所部。州府以下都监，皆掌其本城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之事，资浅者为监押。绍圣三年，诏诸路将副序位在路分都监之下。大观三年，诏帅府无路分钤辖、望郡无路分都监者，许置一员，其馀添置处，任满不差人。宣和二年，虔州添置都监一员。

建炎初，分置帅府，以诸路帅臣兼。要郡守臣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并以武臣为之副，称副总管、副钤辖、副都监，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僚属，依帅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听其节制。其后，益、泸、夔、广、桂五州牧又皆以都钤辖为称。四年，诏建康府、江州路又置副都总管一员，于见置帅司处驻扎。绍兴三年，诏要郡、次要郡守臣罢带兵职，其逐路副总管依旧格，改充路分都监，为一路掌兵之官，其各州钤辖或省或置不一，又有逐路兵马都监、兵马监押，掌烟火公事、捉捕盗贼。淳熙十六年，诏诸路训练钤，并须年六十以下曾经从军有才武人充，绍熙

元年指挥，杂流出身之人，不得过路分州钤；诸州军兵马都监，独员处专注才武及曾任主兵官之人。庆元中，诏总管下至将副将等，年七十以上许自陈，与宫观差遣。初，守臣罢带兵职，惟江西赣州以多盗，仍带江西兵马钤辖。其后，武臣为路钤者，亦无尺籍伍符，每岁诸州按阅，特存故事，间有得旨葺治军器或训练禁军，则仍带入衔。

诸军都统制 副都统制 统制 统领 旧制，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其后，神武五军及川陕宣抚司、都督府、枢密院皆置。绍兴十一年，三大将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其后，兴元、江、陵、建、康、镇江府、兴、金、鄂、江、池州及平江、许溥水军，皆除都统制，恩数略视三衙，权任在帅臣右，官卑者称副都统制。设属有计议、机宜、干办公事、准备差遣，省置不一。次有副都统制。乾道三年，帝谕辅臣“欲今后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一员，兼领军事，岂惟储帅，亦使主将顾忌，不敢专擅。”因言：“都、副统制礼有隆杀，且为条约。”上曰：“如此，他日不致争权越礼。”遂行之。然其后都、副鲜有并除者。初，渡江后，大军又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其下有正将、准备将、训练官、部将、队将等名，皆偏裨也。旧制，准备将而上，皆主帅升差，仍先申枢密院审察。乾道七年，诏训练官、部队将而下，许军中径差，申朝廷照会。绍熙间，诏诸军升差统制至准备将者，主帅解发三人，赴总领所选一名，诸将不以为便。庆元三年，诏主帅选择，总领所或屯军处守臣审核保明，申枢密院。

巡检司 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及巡马递铺、巡河、巡捉私茶盐等，各视其名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几察之事。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捍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皆以材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砦事并申取州县指挥。若海南琼管及归、峡、荆门等处跨连数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重之。

监当官 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凡课利所入，日具数

以申于州。建炎初，诏监当官阙，许转运司具名奏辟一次，以二年为任，实有六考，方许关升。烦剧去处，许添差一员。凡交割必置历以稽其剩欠，合选差文臣处，更不差武臣。淳熙二年，诏二万贯以下库分，选有才干存留一员，指挥、诸班直、亲从亲事官、保义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诏每州每以五员为额。

志第一百二十一 职官八（合班之制）

○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中书令 侍中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已上为宰相。

亲王、枢宏使、留守、节度、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已上并为使相。

尚书令太师 太尉 太传 太保 司徒司空 旧仪，太师、太传、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在太保下。国朝以来，自太傅除太尉，今依此次序。其三师、三公之称如旧仪制。

枢密使 知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 旧在枢密使下。

枢密副使 旧在知院之上。

同知枢密院事 宣徽南院、北院使 签书枢密院事 参政以下班位临时取奏裁

太子太师、太传、太保 左、右仆射 太子少师、少傅、少保 诸府牧开封、河南、应天、大名、江陵、兴元、真定、江宁、京兆、凤翔、河中。又有大都督、大都护，今皆领使，无特为者。 御史大夫观文殿大学士 旧无此位。

六尚书 吏、兵、户、刑、礼、工。

左、右金吾卫 左、右卫上将军 门下、中书侍郎 旧在尚书下。

节度使 泰宁、武宁、彰信、镇海、天平、安化、武成。忠武、镇海、可阳、山南东道、武胜、崇信、昭化、保康、天雄、成德、镇宁、彰德、永清、安国、威德、静难、彰化、雄武、保大、淮南、忠正、保信、保静、集庆、建康、宁国、镇南、昭信、荆南、宁海、武昌、安远、武安、镇东、平江、镇江、宣德、保宁、康国、威武、建宁、益州、安静、武信、山南西道、昭武、安德、武定、宁海、宁江、武康、清海、静江、宁远、建武、高州定南、密州静海、凉州西河、沙州归义、洮州保顺、应州彰国、威城、昌化、丰州、天德、朔州振武、云州大同。

观文殿学士 旧曰文明殿，若学士官尚书者自从本班。

资政殿大学士 三司使 与观文、资政班位临时取裁。

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副使 与三司使、翰林学士班位临时取裁。

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殿学士 翰林侍读、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 天章阁学士 枢密直学士 龙图直学士 天章直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旧在诸卫上将军下。

六统军 左、右龙武 左、右羽林、左右神武，

诸卫上将军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左、右屯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千牛卫。

太子宾客 太常、宗正卿 御史中丞 权中丞立中丞砖位。内殿起居日止立本官班。

左、右丞 诸行侍郎 节度观察留后 给事中 左、右谏议大夫 中书舍人 知制诰 龙图阁待制 天章阁待制 观察使 秘书监 光录、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内客省使 国子祭酒 殿中、少府、将作监 景福殿使 延福宫使 客省使 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尹 太子詹事 诸王傅 司天监 诸卫大将军 太子左右庶子 引进使 防御使 齐、济、沂、登、莱、郑、汝、蔡、颍、均、郢、怀、卫、博、磁、洺、棣、深、瀛、雄、霸、莫、代、绛、解、龙、和、蕲、舒、复、眉、象、陆、果。

团练使 单、濮、潍、唐、祁、冀、隰、忻、成、凤、海、鼎。

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副使 官至谏议大夫已上，从本官。

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判官 太常寺、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光录等寺七寺少卿 宣庆使 四方馆使 国子司业殿中、少府、将作少监 开封、河南、应天、大名少尹 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仆 诸州刺史 淄、赵、德、滨、保、并、汾、泽、辽、宪、岚、石、虢、坊、丹、阶、乾、商、宁、原、庆、渭、仪、环、楚、泰、泗、濠、光、滁、通、黄、真、舒、江、池、饶、信、太平、吉、袁、抚、筠、岳、澧、峡、归、辰、衡、永、全、郴、邵、常、秀、温、台、衢、睦、处、南剑、汀、漳、绵、汉、彭、邛、蜀、嘉、简、黎、雅、

维、茂、资、荣、昌、普、渠、合、戎、泸、兴、剑、文、集、壁、巴、蓬、龙、施、万、开、达、涪、渝、昭、循、潮、连、梅、英、贺、封、南雄、端、新、康、恩、春、惠、韶、梧、藤、龚、象、浔、贵、宾、横、融、化、窦、高、雷、南仪、钦、郁林、廉、琼、崖、儋、万安。

诸王府长史、司马 司天少监 枢密都承旨 如客省使以下充者，依本职同班。如閤门使充。即在閤门使之上。如自见任内客省使以下转南班官充。亦与同班，仍在旧职之上。如自客省副使以下转南班官充者，并在閤门使之上。

宣政使 昭宣使 东上、西上閤门使 枢密承旨 枢密副都承旨 诸军卫将军 起居郎 起居舍人 知杂御史 侍御史 诸行郎中 左右司吏部 兵部 司封 司勋 考功 职方 驾部 库部 度支 户部 金部 仓部刑部 都官 比部 司门 礼部 工部 祠部 主客 膳部 屯田 虞部 水部。

皇城以下诸司使 皇城 洛苑 右骐骥 尚食 左骐骥 御厨 内藏库军器 左藏 仪鸾 南作坊 弓箭库 北作坊 衣库 庄宅 六宅 文思 东作坊 内苑 牛羊 如京 东绫锦香药 崇仪 榷易 西京左、右藏 毡毯 西绫锦 西京作坊 鞍辔库 东染院 酒坊 本染院 法酒库 礼宾 翰林 医官供备库。

枢密院副承旨、诸房副承 旨如带南班官者，在诸司使之下；不带南班官者，在皇城副使之上。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 诸行员外郎 客省引进、閤门副使 左、右正言 监察御史 太常博士 皇城以下诸司副使 诸次府少尹 大都督府左、右司马 兖、徐、潞、陕、扬、杭、越、福。

通事舍人 国子博士 《春秋》、《礼记》、《毛诗》、《尚书》、《周易》博士都水使者 开封、祥符、河南、洛阳、宋城县令 太常、宗正、秘书丞 著作郎殿中丞 内殿承制 殿中省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奉御 大理正 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 内殿崇班閤门祗候 太子中舍、洗马 太子诸率府率 左、右卫 左、右监门 左、右清道 左右司御。 枢密院兵房、吏房、户房、礼房副承旨 东头、西头供奉官 太子诸率府副率 诸卫中郎将 左、右金吾 左、右卫 左、右千牛 左、右羽林。

郎将 左、右金吾 左、右卫。

左、右侍禁 诸王友 诸王府谘议参军 官高者从本官。

司天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 节度行军司马、副使 秘书郎左、右班殿直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诸寺、监丞 大地评事 太学、广文博士太常太祝、奉礼郎 秘书省校书郎、正字 御史台、诸寺、监主簿 国子助教 广文、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博士律学助教书、算学无助教。 司天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 三班奉职、借职 防御、团练副使 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节度掌书记 观察支使防御、团练判官 留守、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军事判官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 军、监判官 诸军别驾、长史、司马 司录、录事参军 司理参军三京府军巡判官在诸曹参军之下。 诸州诸司参军 军巡判官 诸县令 赤县丞 诸县主簿、尉 诸军文学、参军、助教。

元丰以后合班之制

诸太师旧制，太尉为三公，在太传上，政和改为三少。 太传太保侍中中书令 政和二年，改左辅右弼，靖康后复。

尚书令 少师 少传 少保 旧太尉、司徒、司空，政和二年改。

尚书左、右仆射 政和二年，改太宰、少宰，靖康复旧，元丰令王在左右仆射下。

开府仪同三司 知枢密院事 门下、中书侍郎 尚书左、右丞 同知枢密院事 签书枢密院事元丰罢，元祐复置，政和入杂压。太子太师大傅太保特进 观文殿大学士 太尉 旧为三公，政和二年，改为三少，复以太尉为武选一品，位节度使上。

太子少师少傅少保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 元祐复置，政和入杂压。

御史大夫 观文殿学士 资政、 元丰令在节度使下。

保和 政和五年，置宣和殿大学士、学士，宣和元年，改为保和学士。待制同。

殿大学士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 金紫、银青光禄大夫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节度使 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保和、端明政和四年，改为延康。殿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 元丰二年，增置直学士，待制同。

显谟、 元丰元年增置。

徽猷 崇宁二年增置。

阁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御史中丞 旧在直学士下，元丰八年升。

开封君 崇宁三年升。

尚书列曹侍郎 枢密直学士 政和四年，改为述古殿直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直学士　　宣奉、光祐，左光录大夫。正奉、元祐，右光录大夫，并大观二年改置。正议、通奉大夫　殿中监 旧在秘书监下，崇宁二年升。

大司成 崇宁二年增置。

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　　太子宾客、詹事 给事中 中书舍人 通议大夫 承宣使旧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始改。　左、右谏议大夫 保和殿待制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微猷阁待制 太中大夫 太常卿 大司乐 崇宁二年增置。 宗正卿 秘书监 殿中少监 崇宁二年升。

观察使 中大夫 光录、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中奉、元祐，左中散大夫，大观二年改。中散、通侍大夫 旧内客省使，政和二年改，横行、正使、副使、大使臣、小使臣并改。

枢密都承旨 国子祭酒 太常少卿典药 崇宁二年增置。

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正侍、 旧延福宫使，政和二年改。

宣正、履正、协忠、 三阶系政和六年增置。

中侍、中亮大夫 旧客省使。

太子左、右庶子 中卫、 旧引进使。

翊卫、亲卫大夫 政和六年增置。

防御、团练使 诸州刺史 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 附马都 尉集英殿修撰 政和八年置。　七寺少卿 朝议、奉直大夫元祐，右朝议大夫，大

观二年改置。

尚书左、右司郎中　右文殿修撰旧集贤殿修撰，不入杂压，政和六年改，增入。国子、辟雍司业 崇宁元年增置。

少府、将作、军器监　都水使者　入内内侍省都都知　政和，改知入内内侍省事。 内侍省都都内知 政和，改知内侍省事。

拱卫大夫 旧四方馆使。

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　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内侍省副都知　政和并改同知省事。 左武、右武大夫 旧东、西上閤门使。

入内内侍省押班 内侍省押班 政和并改签书省事。

管干殿中省尚舍、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食局　　崇宁二年增置。

枢密副都承旨起居郎 起居舍人 侍御史 尚书左、右司员外郎 秘阁修撰 政和六年增置。

开封少尹 崇宁三年升。

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库部、驾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 开封府司录事 旧录参军事在两赤县令之上，崇宁三年升改。

直龙图阁 元丰、元祐令，并不入杂压，政和增入，馀同。

朝请、朝散、朝奉大夫 直天章阁 政和六年增入。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 左、右正言 旧在监察御史上，政和升。

符宝郎 大观元年增置。

殿中省尚食、尚药、尚酝、尚辇、尚衣、尚舍典御 崇宁三年增置

。 内符宝郎 大观元年增置。

枢密副承旨 元丰令，有知上州在此下，元祐以后并去。

武功、 旧皇城使，自此以下，并政和六年改。

武德、 旧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使。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 旧翰林、尚食、军器、仪鸾使。

武显、 旧左藏、东西作坊使。

武节、 旧庄宅、六宅、文思使。

平和、 旧绫锦使，初改保和，政和五年，以犯殿名，改保痊；宣和六年，又改为平和。

武略、 旧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保安、 旧榷易使。

武经、 旧西京左藏库使。

武义大夫 旧西京作坊、东西染院、 礼宾使。 翰林良医 旧翰林医官使。

武翼大夫 旧供备库使。

尚书诸司员外郎 直宝文阁 政和六年增置。

开封府司六曹事 崇宁三年增置。

枢密院诸房副承旨 朝请、朝散、朝奉郎 直显谟阁 政和六年增入。

少府、将作、军器少监 诸卫将军太子侍读、侍讲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 自宣正至协忠，并政和六年增置。

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 旧横行、副使、政和六年改。

监察御史 元丰令，有知中州在此下。

殿中丞 旧秘书丞下，崇宁二年升。

直徽猷阁 政和六年置。

承议郎武功至武义郎 翰林医正 武翼郎 诸司副使。 太子中合 太子舍

人 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 旧侍读、侍讲，政和改。

太常丞 大晟乐令崇宁二年增置。 太医令 宗正、大宗正 秘书丞 直秘阁政和六年置，元丰令，知下州在此下。 奉议郎 大理正 著作郎 太史局令 直翰林医官局 殿中省六尚奉御 旧在大理正之上，政和改。

太医丞 元祐增置。

閤门宣赞舍人 旧閤门通事舍人，政和六年改。

两赤县令 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率七寺丞 秘书郎 太常博士 陵台令元祐中增置。著作佐郎 殿中省主簿 崇宁二年增置。

国子监丞 辟雍丞 崇宁二年增置。

宗子、崇宁元年增置。

国子博士　大理司直、评事　敦武、　旧内殿承制，政和六年改，下同。

通直郎 修武郎内殿崇班。内常侍 元丰令，上州通判在此下。

太史局正　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　开封府参军事　崇宁三年增置。

太医局正　秘书省校书郎、天字　亲王府记室　元丰，元祐令，有“参军”字，政和三年除去。

太史局五官正　御史台检法官、主簿　元丰令在监丞上，元祐在监丞下。

九寺、大晟府 崇宁三年增置。

主簿 閤门祗候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 元丰令，中下州通判在此下。 供奉官 旧内东头供奉官，政和六年改，下同。

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

左侍禁 内西头供奉官。

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

太子诸率府副率 干当左、右厢公事 崇宁中增入。

右侍禁 左班殿直 殿头高品。

忠训、忠翊、 左、右侍禁。

宣教郎 旧宣德郎，政和四年改。

太学、辟雍、 崇宁元年增置。

武学、律学开封府 大观元年置。

博士 太常寺奉礼郎大晟府协律郎 崇宁二年增置。

太常寺太祝、郊社、籍田令 光录寺太官令 元丰、元 令，在太学博士上。

五监、辟雍 崇宁元年增置。

主簿 宣义郎 成忠、保义、 左右 班殿直。

承事。承奉、承务郎 宗子、 崇泞元年增置。

国子、太学、辟雍正 武学谕 崇宁元年置。

律学正 崇宁元年置。

太医局丞 京府、诸州司录事 承直郎 崇宁三年，以留守节度判官改，凡选人七阶，儒林至迪功。 京畿县令 两赤县丞 三京赤县令 右班殿直 高班。

黄门内品 承节、承信郎 旧三班奉职、借职。

京府、诸州司六曹事 元丰、元祐令，并六曹参军。政和三年，除去“参军”字，为司录事，司仪曹事，馀曹放此。

儒林、 旧掌书记。

文林、从事郎 三京畿县令 京畿县丞 三京赤县、畿县丞 两赤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令丞 从政郎 旧司录事参军、县令。

京府、诸州掾官 修职郎 旧知录事参军、知县事。

京畿县主簿、尉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 城砦主簿 马监主簿 迪功郎 旧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 诸州司士 文学 助教 旧参军事。

唐令，定流内一品至九品，有正从上下阶之制。其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为正二品，御史大夫、散骑常侍、两省侍郎为正三品，御史中丞正四品。谏议大夫分左、右，改将作大匠为监，太史局为司天监，置大监正三品，少监正四品上，丞正六品上，寺簿正七品上，主事正八品下，五官正五品上，副正正六品，灵台郎正七品下，保章正从七品上，挈壶正八品上，五官监候正八品下，司历从八品上，司辰正九品上。又置国子、五经博士为正五品上，左、右金吾卫上将军为从二品，左、右龙武、神武军大将军为正三品，将军为从三品。又置内侍监为为正三品，少监从四品，改诸州府学博士为文学，在参军上。五代复置尚书令为一品，升右丞为正四品上，降谏议在给事之下。

宋初，并因其制，唯升宗正卿为正四品，丞为从五品。其军器监、少监，甲弩坊署令、丞、监作、录事，昭文馆校书郎，司辰、司历、监候，殿中诸署监事、计官，太常诸陵庙、太医、太公庙署令丞，医针博士、助教，按摩、呪禁博士，卜正，卜博士，宗正崇玄署令、丞，大理狱丞，鸿胪典客，太府寺平准、左右藏、常平署令丞，都水监舟楫、河渠署令丞，官苑总副监牧监副、丞、主簿，诸园苑司并百工等监、副监及丞，诸仓、诸冶、诸屯、温汤监及丞，掌漕，诸军卫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正直长、长上、备身、左右备身，左右亲、勋、翊卫府中郎将，兵曹三卫，折冲、果毅、别将、长史、兵曹参军、校尉、旅帅、队正、队副，镇军司马、判司，太子詹事府丞、主簿、司直，司议郎，舍人，文学，校书，正字，崇文馆校书，侍医，通事舍人，左、右春坊录事、主事，三寺丞、主簿，诸署令、丞，典仓署园丞，厩牧典乘，内坊典内及丞、典直，率府长史、录事诸曹参军、司阶、中候、司戈、执戟、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直长、千牛备身，亲、勋、翊府中郎将，兵曹三卫，王府文学，东西閤祭酒，掾、属、主簿、录事诸曹参军、行参军、典签，典军、执杖执乘亲事、校尉、旅帅、队正、队副，国令，大农尉、丞，公主邑令丞、邑司录事，河南应天及诸次府都督都府功曹、仓、兵曹参军，诸州司功、司仓、司兵参军，诸县丞，京县录事，诸镇仓曹、兵曹参军，戍主、戍副，关津令丞，并门下省城门、符宝郎，太常寺协律郎，军器监丞、主簿，太常寺郊社、太卜、廪牺，光禄寺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卫尉寺武器、守宫，太仆寺乘黄、典厩、典牧、车府，鸿胪寺典

客、司仪，司农寺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太府寺诸市，少府监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将作监左校、中校、甄官署令丞、监膳，殿中省六局直长、食医、侍御、医司、医佐、掌辇、奉乘、司廪，太子典膳、典药、内直、典设、宫门郎并局丞，皆存其名而罕除者，绵不禄‘，惟常命官者载之。诸司主事、事皆存，而无士人为之。别置中书、枢密、宣徽院、三司及内庭诸司，沿旧制而损益焉。

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合班仪》：“太师，太传，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东宫三太，嗣王，郡王，仆射，三少，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见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副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郎、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补关，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县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谘议参军，司天五官焉，凡杂坐之次，以此为准。

诏曰：“尚书中台，万事之本，而班位率比两省官；节度使出总方面，其检校官多至师傅、三公者，而位居九寺卿监之下，甚无谓也。其给事中、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中书侍郎之下。”乾德五年正月朔，乾元殿受朝，升节度使班在龙墀内金吾将军之上。

淳化三年八月，有司重定《合班仪》，诏升尚书令三师之上。四年，节度使升常侍之上，观察使在秘书监之上，防御、团练使在庶子之下，刺史在太子仆之下，又升诸行郎中于殿中侍御史之上，至道三年七月，令节度观察留后在给事中之上。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升两省侍郎班常侍之上。

天禧三年十一月，令节度使班中书侍郎之下。其序班及视品之制，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宣微使并班宰相后。　枢密使不兼平章事者，立参知政事前，在宣微使下。至道三年升在上。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诏

自今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并以先后为次。宣徽使同。

资政殿大学士立文明殿学士之上。 旧文明殿学士在枢密副使之上，太平兴国五年移在下。

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在翰林学士下。 建隆三年，令翰林学士班诸行侍郎下，官至丞、郎者在常侍上，至尚书者依本班。淳化五年，升丞、郎之上。枢密直学士同。

龙图阁学士在枢密直学士上，龙图直学士在其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诰之下。 景德元年，初置待制，赴内朝，其五日起居，止叙本班。大中祥符二年，升侍知制诰，仍在其下。

权三司使立知制诰上。带学士职者从本班。三司副使立少卿、监上。 官高者从本班，并为内品职。宫观副使立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学士为者，止本班。

判官立三司副使之下。 知制诰以上为者，从本班。

给、谏权御史中丞者，令正衙立中丞砖位。馀就本班。凡起复，皆如初授，在本官之末，亦有特旨令叙旧班者，内客省使视七寺大卿，景福殿使、客省使视将作监，引进使视庶子。宣庆使、四方馆使视少卿，宣政、昭宣、閤门使视少监。客省等副使视员外郎。皇城使以下诸司使视郎中，副使视太常博士。内殿承制视殿中丞，崇班及閤门祗候视赞善大夫，供奉官视诸卫率，侍禁视副率。殿直视著作佐郎，奉职、借职在诸州幕官上。枢密都承旨在閤门使下，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在诸司使下，逐房副承旨在洗马下。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并在节度使上，六统军、诸卫上将军在常侍下， 乾德二年，令上将军在中书侍郎之下。淳化四年，升金吾、左右卫在尚书之下，仍于节度使之上叙。

大将军在大监下，将军在少监下。 仍在合门使之下，

金吾立本班上。 谓中郎将。

诸卫率、副率在洗马下。凡内职，视朝官者在其下，视京官者在其上。

皇亲之制：开宝六年，诏：“晋王位望俱崇，亲贤莫二，宜位在宰相之上。”太平兴国八年，楚王、广平郡王出閤，令宰相立亲王之上。 天

禧四年七月先天节，群臣上寿，宰相阙，命泾王元俨摄太尉。

景德中，皇侄武信军节度惟吉加同平章事。时驸马都尉石保吉先为使相，史馆引唐制，宗室在同品官上，遂升惟吉焉。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上《都亭驿酺宴位图》，皇从侄孙内殿崇班守节与从侄右卫将军惟叙等同一班。上曰："族子诸父，膊可同列？"乃命重行设位九年正月，兴州团练使德文言："男侍禁承显赴起居，请在惟忠子从恪之上。"时从恪虽侄行，而拜职在前，遂诏宗正寺定《宗室班图》以闻。宗正言："按《公式令》：朝参行立，职事同者先爵，爵又同者先齿。今请宗子官同而兄叔次弟侄者，并虚一位而立。"天禧四年五月，左正言、知制诰张师德言："奉诏知颍州，缘皇弟德雍见任本州防御使，其署衔望降规式。"中书门下言："据御史台称，每大朝会立班，皇亲防御、团练、刺史次节度使下，稍退序立。"诏师德序署位德雍之下。其外官制置、发运、转运使副使，不限官品，著位并在提点刑狱之上。 旧止从官，大中祥符七年，诏定其制。

朝官知令、录在判官之上，京官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长史、司马、别驾在幕府官下、录事参军上，见长史庭参。监当朝官殿直以下，在通判、都监之下，判官之上。其通判与都监并依官次。京官奉职、借职监当者，依知令、录列在判官之下。元丰制行，参以寄禄官品高下，更革既多，别为班序。其后元祐、崇宁、大观、政和，复有增益更革者，别附于其下云。

至道二年，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

尚书省，国家藏载籍、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广袤、风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当成周之世，治定制礼，首建六官，汉、唐因之。自唐末乱杂，急于经营，不遑治教，故金谷之政主于三司，曹名虽存，而其实亡矣。谨按：吏部四司，天官之职，掌文官选举，周知天下吏功过能否，考定升降之类；户部四司，司徒之职，掌邦五教，周知天下户口之数；礼部四司，宗伯之职，掌国五礼，辨仪式制度，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类；兵部四司，司马之职，掌武人选举，周知天下兵马器械之数；刑部四司，司寇之职，掌国法令，周知天下狱讼刑名徒隶之数；工部四司，司空之职，掌国百工，周知天下封疆、城圻、山泽、草木、川渎、津渡、桥船、陂池之数。凡此二十四司所掌事务，各封图书，具载名数，藏之本曹，谓之载籍；所以周知天下事，由中制外，如指诸掌。

今职司久废，载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诸州僧道文帐，职方有诸州闰年图经，刑部有详覆诸州已决大辟案牍及勾禁奏状，此外多无旧式。欲望令诸州，每年造户口税租实行簿帐，写以长卷者，别写一本送尚书省，藏于户部。以此推之，其馀天下官吏、民口、废置、祠庙、甲兵、徒隶、百工、疆畎、封洫之类，亦可以籍其名数，送尚书省，分配诸司，俾之缄掌；候期岁之后，文籍大备，然后可以振举官守，兴崇治教。望选大僚数人博通治体者，参取古今礼典及诸令式，与三司所受金谷、器械、簿账之类，仍详定诸州供送二十四司载籍之式。如此，则尚书省备藏天下事物名数之籍，如秘阁藏图书，太学藏经典，三馆藏史传，皆其职也。

太宗览奏，嘉之。诏尚书丞、郎及五品以上集议。

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时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望委崇文院检讨六曹所掌图籍，自何年不击都省，详其废置之始，究其损益之源，以期恢复。既而其议亦寝。

大中祥符九年，真宗与宰相语及尚书省制，言事者屡请复二十四司之制。杨砺尝言："行之不难，但以郎官、诸司使同领一职，则渐可改作。"王旦曰："唐设内诸司使，悉拟尚书省：如京，仓部也；庄宅，屯田也；皇城，司门也；礼宾，主客也。虽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唐朝诸司所领，惟京邑内外耳，诸道兵赋各归藩镇，非南宫一郎中、员外所能制也。朝廷所得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州、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今之三司即尚书省，故事尽在，但一毫所赋皆归于县官而仰给焉，故蠲放则泽及下，予赐则恩归上，此圣朝不易之制也。"

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上疏曰：

国家遵旧制，并建群司，然徒有其名，不举其职。只如尚书会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资，政典攸出，条目皆具，可举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铨拟，秩曹详覆。自馀租庸筦榷，由别使以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职守虽在，或事有所分；纲领虽存，或政非自出。丞辖之名空设而无违可纠，端揆之任虽重而无务可亲。周之六官，于是废矣，且如寺、监素司于掌执，台、阁咸著于规程，昭然轨仪，布在方册。国家虑铨拟之不允，故置审官之司；忧议谳之或滥，故设审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驳之局，臣以为在于纪纲植立，不在于琴瑟更张。若辨论官材归于相府，即审官之司可废矣；详评刑辟属于司寇，即审刑之署可去矣；出纳诏命关于给事中，好封驳之局可罢矣。至于尚书二十四司

各扬其职，寺、监、台、阁悉复其旧，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遗坠，在我而已，夫岂为难？如此则朝廷益尊，堂陛益严，品流益清，端拱而天下治者，由兹道也。

又以唐、虞之时，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益繁。施及有唐，六策咸在，自三公之极贵、九品之至微，著于令文，皆有员数。《传》云："官不必备，惟其人。"盖阙之，斯可矣，若乃员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灶下"、"羊头"，形于嘲咏，"斗量车载"，播厥风谣，国体所先，尤须慎重。窃睹班簿，员外郎及三百馀人，郎中亦及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马，俱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皆著引籍，不知职业之所守，多由恩泽而序迁。欲乞按唐制，应九品以上官并定员数。

又念昔者秦之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部，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奉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昔者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署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

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閤、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馀别给一切权停。今君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乃唐、虞之制也。

凡品官，各设资考，课其殿最，归于有司，或历阶以升，或越次而补。国朝多以郊祀覃庆而稍迁官，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浊无辨。陛下深鉴其弊，始务惟新。昨有事于明禋，但篇加于阶爵；虽矫前失，未振旧规。并乞依旧内外官各立考限，复令考功修举其职，每岁置使考校，以表尽公，资秩改迁，赏罚惩劝，一遵典故，以振滞淹。

又西汉以来，用秦武功之爵，惟列侯启封，或逾万户，至关内侯，或有食邑，不过数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为虚设，言实封者岁入有差。迨及圣朝，并无所给，至于除拜之际，犹名数未移，空有食采之称，真同画饼之妄。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实封条贯支给，削去虚邑，但行实食，以宠勋臣。又国家每属严禋，即覃大庆，叙封追赠，罔限彝章。乃至太医之微，司历之贱，率荷蓼萧之泽，亦疏石窌之封，恩虽出于殊常，职不循于经制。

又官勋之设，名品实繁，今朝散、银青，犹阙命服，护军、柱国，全是虚名，欲乞自今常参官，勋、散俱至五品者许封赠，官、勋俱至三品者许立戟。又五等之爵，施于贤才，虽有启封之称，曾无胙土之实。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翼子诒孙，亦足稽于旧典。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许荫子；至公、侯者，许荫孙；封国公者许嫡子、嫡孙一人袭封。

又当今功臣之称始于德宗，扈跸将士并加“奉天定难功臣”之号，因一时之赏典，为万世之通规。近代以来，将相大臣有加至十馀字者，尤非经据，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宪度。昔者讲求典礼，晋国以清，考核名实，汉朝称治。当文化诞敷之际，是旧间章咸秩之时，跂见太平，正在今日矣。

论者嘉之，然以因袭既久，难于骤革。

既而言者继请复二十四司之制。神宗既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以摹本赐郡臣，而置局详定之。于是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易之以阶，元丰三年，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常礼成，即用新制，迁近臣秩。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得以易。及元祐初，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文阶始备；而武阶亦易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其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继又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其后，复更开封守臣为尹牧，而内侍省悉仿机廷之号，六尚局之修，三

降郎之建，及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之称，员既滥冗，名益繁杂，由是官有视秩，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　　复请修《官制格目》，而边事起，讫不果成。

初，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太宗作《戒谕百官辞》二通，以付閤门。一戒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一戒幕职、州县官，朝辞对别日，令舍人宣示之，各缮写归所治，奉以为训焉。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以祥符降锡，述大中清净为治之道，申诫百官，又作《诫谕辞》二道，易旧辞，赐出使京朝官及幕职、州县官，其后，又作《文》、《武七条》。《文》，赐京朝官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府军监、通判、知县者：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武条》赐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者：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训教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察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越禁。仍许所在刊石或书厅壁，奉以为法。又以《礼记儒行篇》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戒砺。令崇文院刻板模印，送閤门，辞日分给之。

淳化元年，国子祭酒孔维上言："中外文、武官称呼假借，逾越班制，伏请一切禁断。太宗命翰林学士宋白等议之。白等请："自今文武台省官及卿、监、郎中、员外并呼本官，太常博士、大理评事并不得呼'郎中'，诸司使、诸卫将军未领刺史者、及诸司副使不得呼'太保'，供奉官以下不得呼'司徒'，校书郎以下令、录事不得呼'员外郎'，判、司、簿、尉不得呼'侍御'，待诏、医官不得呼'奉御'，其文武职事州县官，如有检校、兼、试、同正官者，称之。"

太宗时，郊祀行庆，群官率多进改。真宗初，右司谏孙何上言曰："伏见国家抚有多方，并建众职。外则郡将、通守，朝士代行；关征、榷酤，使者兼掌；下至幕府职掾之微，或自朝廷选补而授。用人既广，推择难精。贡部上名，动逾千计；门资入仕，亦及百人。稍著职劳，即升京秩；将命而出，冗长尤多。每躬祀圆丘，诞敷霈泽，无贤不肖，并许叙迁。至使评事、寺丞，才数载而通闺籍；赞善、洗马，不十年而登台郎。窃计今之班簿，台、省、宫、寺凡八百员，玉石混淆，名

品猥滥。异夫《虞书》考绩、《周官》计治之法也。有唐旧制，郊禋庆宥，但进阶、勋而已，今若十年之内，肆赦相仍，必恐京僚过于胥徒，朝臣多于州县，岂惟连车平斗之刺，亦有败财假器之失。况禄廪所赋，皆自地征所来，须从民力，何必空竭公藏，附益私人。已授者朘削既难，未迁者防闲宜峻，古人所谓‘损无用之费，罢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愿降诏书，自今郊祀，群官一例不得迁陟，必若绩用有闻、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岂俟历阶而升。至于省并吏员，上系与夺。”时左司谏耿望亦以为言，故咸平二年亲郊，止加阶、勋，命有司考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年差遣受代，率皆考课引对，多获进改，罕有退黜，而官籍浸增矣。

绍兴以后合班之制

诸太师、太传、太保 左丞相、右丞相 少师、少传、少保 王枢密使 开府仪同三司 知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 同知枢密院事 枢密副使 签书枢密院事太子太师、太传、太保 特进 观文殿大学士 太尉 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 御史大夫 观文殿学士 资政、保和殿大学士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 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左、右卫上将军 殿前都指挥使 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 左、右散骑常侍 权六曹尚书 御史中丞 开封尹 尚书列曹侍郎 枢密直学士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 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 左、右骁卫、武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 太子宾客、詹事 给事中 承宣使 中书舍人 通议大夫 殿前副都指挥使 左、右谏议大夫保和殿待制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微猷、敷文阁待制权六曹侍郎 太中大夫 观察使 太常卿 宗正卿 秘书监 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 马、步副都指挥使 中大夫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 中奉、中散大夫 内客省使 通侍大夫 枢密都承旨 国子祭酒太常少卿 宗正少卿 秘书少监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大夫 中侍、中亮大夫 太子左、右庶子 中卫、翊卫 亲卫大夫 知閤门事 殿前都虞候 马军都虚候 步军都虞候 防御使 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团练使 诸州刺史 左、右金吾以下诸卫大将军 驸马都尉 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 朝议、奉直大夫 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尚书左、右司郎中 右文殿修撰 国子司业 少府、将作、军器监 都水使者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 宣政使 拱卫大夫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副都知 昭宣使 左武大夫 同知閤门事 右武大夫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 枢密承旨枢密副都承旨 起居郎 起居

舍人 侍御史 带御器械 尚书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 秘阁修撰 开封少尹。太子侍读、侍讲 尚书吏部、司封、司勋、考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 开封府判官、推官 直龙图阁 朝请、朝散、朝奉大夫 直天章阁 殿中侍御史 左、右司谏左、右正言 符宝郎 内行宝郎 枢密副承旨 武功、武德、和安、春官、成和、夏官、成安、中官、成全、秋官、武显、武节、平和、冬官、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大夫 尚书诸司员外郎 直宝文阁 开封府司禄参军事 枢密院诸房副承旨 朝请、朝散、朝奉郎 直显谟阁 少府、将作、军器少监 诸卫将军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郎 监察御史 直微猷、敷文阁 承议郎 中郎将 翰林良医 武功、武德、和安、成和、成安、成全、武显、武节、平和、武略、保安、武经、武义、武翼郎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太常丞 判太医局 宗正、大宗正 秘书丞 直秘阁 左右郎将 奉议郎 大理正 著作郎 閤门舍人宣赞舍人 翰林医官 翰林医效 翰林医痊 两赤县令 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 监门、内率府率 七寺丞 秘书郎 太常博士 枢密院计议、编修官 敕令所删定官 陵台令 著作佐郎 国子监丞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 国子博士 大理司直、评事 训武、通直、修武郎、内常侍、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监尚书六部门 开封府功曹仓曹户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左右军巡使、判官 主管太医局 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亲王府记室 太史局五官正 御史台检法官、主簿 九寺主簿 閤门祗候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 从义、秉义郎 太子诸率府副率干办左、右厢公事 忠训、忠翊、宣教郎 太学、武学、律学博士 太常寺奉礼郎、太祝、郊社令、籍田令 光禄寺太官令 五监主簿 宣义、成忠、保义、承事、承奉、承务郎 国子、太学正 武学谕 国子、太学录 律学正 太医局丞 京府判官 京府司录参军 承直郎 京畿县令 两赤县丞 三京赤县令 承节、承信郎 节度、观察判官 节度掌书记 观察支使 防御、团练判官 京府、节度、观察推官 军事判官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 军、监判官 节镇录事参军 京府诸曹参军事 军巡判官 儒林、文林、从事郎 京畿县丞 三京赤县丞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事 三京畿县丞。

两赤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令、丞 从政郎 诸府司理、诸曹参军事节镇、上中下州司理、司户、司法参军 修职郎 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畿县主簿、尉 诸州上中下县簿、尉 城砦主簿 马监主簿 迪功郎 诸州司士、文学、助教

为官职杂压之序。

官品　绍兴、乾道、庆元。先后修定，间有官、勋已从罢省，而令仍不废，今具载焉。

诸太师，太传，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传，少保，王，为正一品。

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传、太保，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

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

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传、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

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为从三品。

诸通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卿，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开国伯，上轻车都尉，为正四品。

诸太中大夫，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　七寺卿，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轻车都尉，为从四品。

诸中大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开国子，上骑都尉，为正五品。

诸中奉、中散大夫，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太子左、右庶子，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

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开国男，骑都尉，为从五品。

诸朝议、奉直大夫，集英殿修撰，七寺少卿，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骁骑尉，为正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尚书诸司郎中，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飞骑尉，为从六品。

诸朝请、朝散、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尚书诸司员外郎，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开封府司录参军事，枢密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太子侍读、侍讲，两赤县令，云骑尉，为正七品。

诸承议郎，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閤门宣赞舍人，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武骑尉，为从七品。

诸奉议、通直郎，七寺丞，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京府判官，亦畿县令，两赤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令，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为正八品。

诸宣教、宣议郎，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太子诸率府副率，亲王府记室，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诸州签判，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京府诸曹参军事、军巡判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诸州上中下县令、丞，两

赤县主簿，尉，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三省枢密院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为从八品。

诸承事、承奉郎， 理亲民资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

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主簿、尉，三京赤县主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

诸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中、下州诸司参军，诸州上中下县主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为从九品。

志第一百二十二 职官九（叙迁之制）

○群臣叙迁 流内铨 流外出官 文散官 武散官 爵 勋 功臣检校官兼官试秩 绍兴以后阶官

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

诸寺、监主簿，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 有出身转大理评事，无出身转太常寺奉礼郎。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转太祝。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有出身转诸寺、监丞，无出身转大理评事，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大理评事 有出身转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诸寺、监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检法、法直官，转光录寺丞。

诸寺、监丞 有出身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大理寺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大理款丞有出身转殿中丞，元出身转太子中舍。内带馆职同有出身，或转太子中允。后族、两府之家，审刑院详议，刑部详覆、详断，中书堂后官，转太子右赞善大夫。

著作佐郎有出身转秘书丞，内第一人及第太常丞；无出身转太子左赞善大夫。内带馆职同有出身。特旨转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

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 转殿中丞。内带馆职转太常丞。太子中允转太常丞，特旨转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

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 转太常博士，特旨转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宗正丞，无出身转国子博士。

殿中丞 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内带馆职同有出身。

太常、国子博士转后行员外郎，特旨转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

左、右正言 转左、右司谏，带待制已上职转起居舍人。

监察御史 转殿中侍御史。

后行员外郎 转中行员外郎，特旨转起居舍人、侍御史。

左、右司谏 转起居郎、起居舍人，带待制已上职转吏部员外郎。

殿中侍御史 转侍御史。

中行员外郎 转前行员外郎。

起居郎，起居舍人 转兵部员外郎，带待制已上职转礼部郎中。

侍御史 转同封员外郎。

前行员外郎 转后行郎中。

后行郎中 转中行郎中。

中行郎中 转前行郎中。

右常调转员外郎者转右曹。内有出身自屯田，无出身自虞部，赃罪叙复人自水部转。水部 司门 库部 虞部 比部 驾部 屯田 都官 职方

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天封府判官，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开封府推官、府界提点，三司子司主判官，大理少卿，提点刑狱，提点铸钱监，诸王府翊善、侍读、记室，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堂后官转左曹。　　内有出身自祠部，无出身自主客，堂后官自膳部转。

膳部 仓部 考功 主客 金部司勋 祠部 度支 司封

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开封府判官，左曹转左名曹。内无出身只转祠部、度支、司封，有出身合转右名曹，准此。任三司副使，知杂，修撰，修起居注，直舍人院，转左名曹。工部 刑部兵部

带待制已上职，左右曹、右名曹转左名曹，仍隔一资超转。中行郎中转左、右司郎中。

户部转左司，刑部、度支、金部、仓部、都官、比部、司门转右司。礼部户部 吏部

前行郎中　有出身转太常少卿，无出身转司农少卿，内见任左曹卫尉少卿，带待制已上职转右谏议大夫。

左、右司郎中　带待制已上职转谏议大夫。左司转左谏议，右司转左谏议，带翰林学十者，转中书舍人。

卫尉、司农少卿 转光禄少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光禄少卿

转司家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太常少卿 转光禄卿，任三司副使、修撰，取旨。

司家卿 转少府监，带馆职转光禄卿。

少府监 转卫尉卿，带馆职转光禄卿。

卫尉 转光禄卿。

光禄卿 转秘书监。

秘书监 转太子宾客。

中书舍人 转礼部侍郎。

谏议大夫 转给事中。

给事中 转工部侍郎，带翰林学士己上职转礼部侍郎。

太子宾客 转工部侍郎。

工部侍郎 转刑部侍郎，两府转户部侍郎，宰相转兵部侍郎。

礼部侍郎 转户部侍郎，宰相转吏部侍郎。

刑部侍郎 转兵部侍郎，两府转吏部侍郎，宰相转礼部尚书。

户部侍郎 转吏部侍郎，宰相转礼部尚书。

兵部侍郎 转右丞，两府转左丞，宰相转礼部尚书。

吏部侍郎 转左丞，宰相转礼部尚书。

左、右丞 转工部尚书，两府转礼部尚书。

工部尚尚书 转礼部尚书，两府转刑部尚书。

礼部尚书 转刑部尚书，两府转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转户部尚书，两府转兵部尚书。

户部尚书 转兵部尚书，两府转吏部尚书。

兵部尚书 转吏部尚书，两府转太子少保，宰相转右仆射。

吏部尚书 转太子少保，宰相转左仆射。

太子少保 转太子少傅。

右仆射 转左仆射。

太子少傅 转太子少师。

左仆射 转司空。

司空 转司徒。

太子少师 转太子太保

司徒 转太保。

太子太保 转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 转太子太师。

太子太师 转傅太保。

太保 转太傅。

太傅 转太尉。

太尉 转太师。

太师　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亦如之。

治平三年，翰林学士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臣按官仪，自后魏以来，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国朝因之。《六典》曰：'三师，训导之官也。'盖天子之所师法。今皇太子以师傅名官，于义弗安，莫甚于此，盖前世因循，失于厘正。臣愚以谓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并不可带师傅之名，随其叙迁改授三公之官。"诏候将来因加改正。自此，皇子及宗室卑行，遂不除三师官。

宋初，台、省、寺、监官犹多莅本司，亦各有员额资考之制，各以曹署闲剧著为月限，考满则迁，庆恩止转阶、勋、爵、邑。建隆二年，始以右监门卫将军魏仁涤为右神武将军，水部员外郎朱洞为都官员外郎，监察御史李铸为殿中侍御史，以仁涤等掌麴蘖、领关征外有羡也。自是，废岁满叙迁之典。是后，多掌事于外，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又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时议以近职为贵，中外又以差遣别轻重焉。

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　三班借职以下，亦有磨勘转官法，缘未受真命，今不具录。

三班借职 转三班奉职。

三班奉职 转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 转左班殿直。

左班殿直 转右侍禁

右侍禁 转右侍禁。

左侍禁 转西头供奉官。

西头供奉官 转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 转内殿崇班。

内殿崇班 转内殿承制。

内殿承制　制转供备库使，有战功转礼宾副使，特旨东西染院、西京作坊

副使，有战功，并谓曾经 转官酬奖。

供备库使 转西京左藏库副使，有战功转如京副使。

礼宾副使 转崇仪副使，有战功转洛苑副使。

西染院副使 转如京副使，有战功转内园副使。

东染院副使 转洛苑副使，有战功转六宅副使。

西染院使 转如京使，有战功转内园使。

东染院使 转洛苑使，有战功转文思使。

西京作坊使 转文思使，有战功转庄宅使。

西京左藏库使 转六宅使，有战功转西作坊使。

崇仪使 转六宅使，有战功转西作坊使。

如京使 转庄宅使，有战功转东作坊使。

洛苑使 转西作坊使，有战功转左藏库使。

内园使 转东作坊使，有战功转内藏库使。

文思转 转左藏库使，有战功转右骐骥使。

六宅使 转内藏库使，有战功转左骐骥使。

庄宅使 转右骐骥使，有战功转宫苑使。

西作坊使 转左骐骥使，有战功转宫苑使。

东作坊使 转宫苑使。

左藏、内藏、左右骐骥、宫苑使 并转皇城使。

皇城使　转遥郡刺史。凡已上使、副，除皇城系东班，馀并西班。其东班翰林以下十九司使、副，虽有见在官及迁转法，并授伎术官。

遥郡刺史 转遥郡团练使，特旨转正刺史。

遥郡团练使 转遥郡防御使，特旨转正团练使。

刺史 转团练使。

团练使，遥郡防御使 转防御使。

防御使 转观察使。

观察使 转节度观察留后。

节度观察留后 转节度使。

节度使

武臣自通事舍人

转横班例

通事舍人 转西上閤门副使。其东上閤门副使，非特恩不迁。

东、西上閤门副使 转引进副使。

引进副使 转客省副使。

客省副使 转西上閤门使。

西上閤门使 转东上閤门使。

东上閤门使 转四方馆使。

四方馆使 转引进使。

引进使 转客省使。

客省使

右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洛苑使以下二十名谓之西班，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　景祐元年诏："副使自今改正使，于本额下五资迁之。"旧无定员，庆历四年诏："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人，东、西上閤门使共四人，閤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人，閤门通事舍人八人。"治平二年，枢密院奏："嘉祐三年诏：'非军职当罢、横行岁满当迁及有战功殊绩，皆不得除正任。当迁，则改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食邑。'自降诏以来，正任刺史以上绝升进之望。今欲因知藩要州郡，或路分总管，如再经改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食邑已及十年者，与迁官，至节度观察留后止。又客省、引进、四方馆旧置使三员，东、西上閤门旧置使四员，今并增为六员。閤门、引进、客省，旧制副使六员，今并增为八员。閤门旧通事舍人八员，今增为十员。凡所增置，须见任官当迁及有阙乃补。其皇城使改官及七年，如曾历边任、有本路监司总管五人已上共荐者，欲除遥郡刺史至遥郡防御使止。"诏："自今皇城、宫苑副使当磨勘者，各于本班使额自下升五资改诸司使。其自左藏库副使已上因酬奖及非次改官者，听如旧。馀皆从枢密院之请。"初，英宗谓执政曰："诸司副使改转使，当从供备库使始，今对行升五资，太优。"于是合议条奏而为此例。

宗室自率府副率至侍中叙迁之制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 转太子右监门率府率。

太子右监门率府率 转右千牛卫将军。

右千牛卫将军 转右监门卫大将军。

右监门卫大将军 转遥郡刺史。

遥郡刺史　转遥郡团练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及特旨，即转正刺史。

遥郡团练使　转遥郡防御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及特旨，即转正团练使。

刺史 转团练使

团练使 转防御使

防御使 转观察使。

观察使 转节度观察留后。

节度观察留后 转节度使，特旨转左、右卫上将军。

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 转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转节度使兼侍中。

节度使兼侍中。

内臣自皇城使特恩迁转例 合该磨勘，并临时用例，取旨改转。

皇城使 转昭宣使。国朝亦有外官为昭宣使者。

昭宣使 转宣政使。

宣政使 转宣庆使。

宣庆使 转景福殿使。

景福殿使 转延福宫使。

延福宫使 凡不转昭宣已上五使者，并转遥郡。

入内内侍省内臣叙迁之制。

祗候班　虽有转官法，近年无迁转之人，惟叙官者一级当一官，内侍省同。

北班内品 转后苑散内品。

后苑散内品 转后苑勾当事内品

后苑勾当事内品 转后苑内品。

后苑内品 转把门内品。

把门内品 转入内内品。

入内内品 转贴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转祗候小内品。

祗候小内品 转祗候内品。

祗候内品 转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高班内品 转祗候高品。

祗候高品 转祗候殿头。

祗候殿头

右系责降及责降人保引。

内待班 转黄门。

黄门 转高班。

高班 转高品。

高品 转殿头。

内侍殿头 转内西头供奉官。

内西头供奉官 转内东头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已上转官，依外官。

内侍省内臣叙迁之制。

祗候班

后苑散内品 转散内品。

散内品 转北班内品。

北班内品 转后苑勾当事内品。

后苑勾当事内品 转后苑内品。

把门内品、后苑内品 转内品。

内品 转贴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转祗候内品。

祗候内品 转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高班内品 转祗候高品。

祗候高品

右系责降及责降人保引 亦有非卖降由奏荐而除者。入内内侍省同。

内侍班

黄门 转高班。

高班 转高品。

高品 转殿头。

殿头 转内西头供奉官。

内西头供奉官 转内东头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东头供奉官已上转官，依外官例。

右宋初以来，内侍未尝磨勘转官，唯有功乃迁。至景祐中，诏："内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犹无磨勘定格也。庆历以后，其制渐隳。黄门有劳至减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劳至高品已上者，两省因著十年磨勘之例，而减年复在其中。嘉祐六年，枢密院始议厘革。乃诏："内臣入仕并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劳得减年者毋得过五年。"

选人选京官之制

有出身：

判、司、簿、尉，七考除大理寺丞。 不及七考，光禄寺丞。不及五考，大理评事。不及三考，奉礼郎。

初等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大理寺丞。 不及六考，光禄寺丞。不及三考，大理评事。

两使职官，知令、录，六考除著作佐郎。 不及六考，大理寺丞。不及三考，光禄寺丞。

支、掌、防、团判官，六考除太子中允。 不及六考，著作佐郎。

节、察判官，六考除太常丞， 不及六考，太子中允。

无出身：

判、司、簿、尉，七考除卫尉寺丞。 不及七考，大理评事。不及五考，奉礼郎。不及三考，守将作监主簿。

初等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卫尉寺丞。 不及六考，大理评事。不及三考，奉礼郎。

两使职官，知令、录，六考除大理寺丞。 不及六考，卫尉寺丞，不及三考，大理评事。

支、掌、防、团判官，六考除著作佐郎。 不及六考，大理寺丞。

节、察判官，六考除太子中允。不及六考，著作佐郎。

吏部流内铨诸色入流及循资磨勘选格入流

有出身：

进士、明经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

《九经》入紧州判、司，望县簿、尉。

诸科、 《五经》、《三礼》、《三史》、《三传》，今虽无此科，缘见有逐色人。

明法入上州判、司，紧县簿、尉。

学究、武举得班行人换授，入中州判、司，上县簿、尉。

无出身：

太庙齐郎 旧室长同。

入中下州判、司，中县簿、尉。

郊社齐郎、旧掌坐同。试衔白衣送铨注官，司士、文学、参军、长史、司马、助教得正官，并班行试换文资，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

三色人：

摄官入小县簿、尉。

进纳授试衔，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

授太庙齐郎，入中州判、司，中县簿、尉；流外入下县簿、尉。

已上并许超折地望注授。

循资

常调：

判、司、簿、尉有出身两任四考，无出身两任五考，摄官出判、司三任七考，并入录事参军。但有举主四人或有合使举主二人，并许通注县令，流外出身四任十考，入录事参军。内系驱使官、沿堂五院人，只注大郡判、司，大县簿、尉。进纳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试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录，仍差监当。

酬奖：

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资入知令、录，次任二考已上入正令、录。

知令、录循一资入初等职官，正令录入两使职官。

初等职官循一资入两使职官，两资入支、掌、防、团判官，三资入节、察判官。

恩例：

判、司、簿、尉用祖父五路及广、桂知州带安抚。并知成都府、梓

州及川、广转运提刑等恩例陈乞，循入试衔知县，仍差监当。

奏荐：

判、司、簿、尉。

举职官，有出身四考、有举主三人，移初等职官，仍差知县。有出身四考、无出身六考注初等职官。有出身六考、无出身七考注两使职官。

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摄官出身六考、有举主三人，进纳出身六考、有举主四人，流外出身三任七考、有举主六人，并移县令。内流外人入录事参军。

令、录系举人入，任内有京官举主二人，循两使职官、知县。

初等职官、知县系举人入，任内有京官职举主二人，循两使职官，如愿知县者听。

磨勘：

判、司、簿、尉七考，知令、录、职官六考，有京官举主五人，内一员转运使、副或提刑，并磨勘引见，转合入京朝官。

两使职官、知县系举人入，并因举循入，任内有京官举主二人，磨勘引见，转合入京官。

令、录流外出身，系举人入，任内有班行举主三人，磨勘引见，改换班行。

差摄：

长史、文学 两举进士 三举诸科 特恩与摄官

已上，广南东路长史、文学与举人，中半差摄；西路长史、文学七分，举人二分，特恩摄官一分。

试补：

正额及额外摄官并试公案，以合格名次高下差摄。内试不中及不能

就试者，并在试中人之下。

解发：

入额人一任实满四年与解发。如差监当、监税，即以二年为一任，理两摄，并解发赴铨。海北摄官差往海南，减一年。犯公罪展摄二年，监当亏少课利罚半月奉者，添摄一任，罚一月奉者添摄两任。

流外出官法

尚书省　书令史、都省二十四司、礼部贡院、吏部流内铨、官诰院七选，都省敕库、兵部甲库八选，诸司驱使官、都省散官十九选，贡院散官十八选：并补正名后理，或酬奖，减一等出簿、尉。

门下省　白院令史七选，画头、书院、甲库令史赞者八选，并补正名后理；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官后理：并出簿、尉。

中书省　　白院令史七选，甲库令史八选，并补正名后理；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后理，并出簿、尉。学士院录事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孔目官遇大礼，从上出一名，不遇大礼七选；驱使官遇大礼，从上三人并出簿、尉，不遇恩十选，并授勒留官后理。

御史台　令史七选补正名，驱使官九选授勒留官，并出簿、尉。引赞官补正名后，遇大礼出录事参军。试中刑罚人充主推，五年出奉职。书史五年，出借职。系诸处取到人充主推，八年出借职。书史出三班差使。

三司　三部都孔目官三年出西头供奉官；前、后行入仕三十年已上，遇大礼，从上各出二人，前行出奉职，后行出借职；子司勾覆、开拆官五年出左、右班殿直，前、后行出二人。同三部衙司都押衙三年出奉职，衙佐三年出借职；通引官行首司五年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

开封府　孔目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右班殿直。左知客押衙六年、通引官左番行首七年的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支计官、勾覆官、开拆官、接押官出奉职，诸司行首前行出借职，并遇大礼，以入仕及三十年已上者三人出职。

殿前司　孔目官五年出右侍禁，通引官行首三年出奉职，并补正名后理。

马步军司　孔目官五年出右班殿直，通引官行首三年出借职，并补正名后理。

入内、内侍两省 前、后行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大宗正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三班院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奉职。

审官院 令史授勒留官后理，七年出簿、尉。

九寺　府史，太常、大理寺七选；宗正、光禄、太府、太仆、卫尉、鸿胪、司农寺十选；驱使官十九选；宗正司楷书八选：并补正名后理，出簿、尉。

诸监　都水监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少府、将作监府史十选，国子监八选，司天监礼生、历生选，少府，将作监驱使官十九选：并补正名后理，出簿、尉。

群牧司 都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客省　行首补正名后理三年，勾押官五年，并出奉职。承受并驱使官授勒留官后理，七选出簿、尉。

四方馆　书令史补正名后理，八选；表奏官、驱使官授勒留官后理，九选，并出簿、尉。

閤门　行首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右侍禁。承受授勒留官后理，七选出簿、尉。

太常礼院　礼直官自补副礼直官后，六经大礼，出西头供奉官。礼生补正名后理，六选出簿、尉。

审刑院 充本院书令史后理，六选出簿、尉。

秘书殿中省 令史、楷书并补正名后理，八选出簿、尉。

起居院 楷书八选、驱使官十九选，并补正名后理，出薄、尉。

崇文院 孔目官补正名后理，遇大礼，出奉职。

三馆　孔目官、四库书直官八选，楷书七选，书直、书库、表奏官九选，守当官十选，并授勒留官后理；楷书补正名后理：并出簿、尉。

秘阁 典书、楷书并补正名后理，七选出簿、尉。

军头引见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右班殿直。

皇城司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内东门司 押司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管勾往来国信所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奉职。

翰林司 专知官三年界满，大将，出奉职。

内藏库 专知官三年界满，出借职。

御药院 押司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借职。

御书院　待诏五年出左班殿直，书艺十年出右班殿直，御书祗候十五年出借职，并补正名后理。

进奏院　　进奏官补正名后理，十五年遇大礼，无过犯，从上五人出职。有过犯经洗雪，曾经决责，出借职。人数无定限。

进厨 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三年出职。

金吾街司、仗司　孔目官，表奏、勾押、驱使官，并补正名后理，十九选出簿、尉。

文臣换右职之制

秘书监 换防御使。

大卿、监 换团练使。

秘书少监，太常、光禄少卿 换刺史。

少卿、监 换皇城命名、遥郡刺吏。

带职郎中 换閤门使。

前行郎中 换宫苑使。

中行郎中 换内藏库使。

后行郎中 换庄宅使。

带职前行员外郎

前行员外郎并 并换洛苑使。

带职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侍御史，中行员外郎　　并换西京作坊使。

带职后行员外郎，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后行员外郎　并换供备为使。已上并带遥郡刺史。

带职博士，左、右正言，监察御史 换閤门副使。

太常博士 换内藏库副使。

国子博士 换左藏库副使。

太常丞 换庄宅副合，

秘书丞 换六宅副使。

殿中丞，著作郎 换文思副使。

太子中允 换礼宾副使。

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 换供备库副使。

秘书郎，著作佐郎 换内殿承旨。

大理寺丞 换内殿崇班。

诸司监丞，节度、观察判官 换东头供奉官。

大理评事，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 换西头供奉官。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换左侍禁。

初等职官，知令、录并两使职官，防御、团练判官，令、录未及三考换左班殿直。

初等职官，知令、录未及三考 换右班殿直。

判、司、簿、尉 换三班奉职。

试衔齐郎并判、司、簿、尉未及三考　换三班借职，已上京官至太常丞带职，加一资换。

右文官换右职者，除流外、进纳及犯私罪情重并赃罪外，年四十以下并许试换右职。三班使臣补换及三年、差使及五年，方许试换。已上并召京朝官或使臣二人委保。其文臣待制、武臣观察使已上原换官，取旨。

绍兴复修试换之令，淳熙增广尚左、尚右、待左、侍右换官之格，列而书之，以见新式。若中大夫而下文臣换官。仍政和旧制，则不书。

诸训武郎至进武校尉，不曾犯赃私罪及笞刑经决而愿换文资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　外任人候替罢就试。文资换武者听。准此，即授小使臣后未及三年，授进武校尉后未及五年，三省、枢密院书令史以下授使臣、进武校尉；若保甲及试武艺并进纳、流外出身，不用此令。诸武臣试换文资，于《易》、《诗》、《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孟》；原试诗赋及依法官条试断案、《刑统》大义者，听。

换官：尚右，训武、修武郎换宣教郎。侍左，承直郎换从义郎。文林、从政郎奏 举职官、知县同。

换忠翊郎，未满三考成忠郎。从事、修职换成忠郎，未满三考保义郎。迪功郎换成节郎，未满三考承信郎。将仕郎换承信郎，侍右，从义郎换宣义郎。秉义郎换承事郎。忠训郎换承奉郎。忠翊郎换承务郎。成忠郎换从事郎。保义郎换修职郎。承节、承信郎换迪功郎。进武校尉、进义校尉换将仕郎。荫补换使臣。承奉郎换忠翊郎。承务郎换成忠郎。文林郎换保义郎。从事、从政、迪功、通事郎换成节郎。登仕、将仁郎换承信郎。

文散官二十九

开府仪同三司 从一

特进 正二

光禄大夫 从二

金紫光禄大夫 正三

银青光录大夫 从三

正奉大夫 正四上阶

中奉大夫 正四

太中大夫 从四上阶

中大夫 从四

中散大夫 正五上

朝奉大夫 正五

朝散大夫 从五上

朝请大夫 从五

朝奉郎 正六上

承直郎 正六

奉直郎 从六上

通直郎 从六

朝请郎 正七上

宣德郎 正七

朝散郎 从七上

宣奉郎 从七

给事郎 正八上

承事郎 正八

承奉郎 从八上

承务郎 从八

儒林郎 正九上

登仕郎 正九

文林郎 从九上

将仕郎 从九

右朝官阶、勋高，遇恩加八大夫。

武散官三十一

骠骑大将军 从一

辅国大将军 正二上

镇国大将军 正二

冠军大将军 正三上

怀化大将军 正三

云麾将军 从三上

归德将军 从三

忠武将军 正四上

壮武将军 正四

宣威将军 从四上

明威将军 从四

定远将军 正五上

宁远将军 正五

游骑将军 从五上

游击将 从五

昭武校尉 正六上

昭武副尉 正六

振威校尉 从六上

振威副尉 从六

致果校尉 正七上

致果副尉 正七

翊麾校尉 从七上

翊麾副尉 从七

宣节校尉 正八上

宣节副尉 正八

御武校尉 从八上

御武副尉 从八

仁勇校尉 正九上

仁勇副尉 正九

陪戎校尉 从九上

陪戎副卫 从九

右文散官阶上经恩加一阶，郎阶上京朝官加五阶，选人加一阶，武

散官冠军大将军、使相、节度使起复，改授游击将军，虽中书主事、诸司吏人加授，亦无累加法，馀不常授。已上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

《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杂取唐及国朝旧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初，因刑部尚书邓洵武请，又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等阶。政和末，又改从政、修职、迪功，而寄禄之格始备。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

新官

旧官

开府仪同三司

使相谓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

特进

左、右仆射

金紫光禄大夫

吏部尚书

银青光禄大夫

五曹尚书

光禄大夫

左、右丞

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议大夫

六曹侍郎

通奉大夫 大观新置。

通议大夫

给事中

太中大夫

右、右谏议大夫

中大夫

秘书监

中奉大夫 大观新置。

中散大夫

光禄卿至少府监

朝议大夫

太常卿、少卿，左、右司郎中

奉直大夫 大观新置。

朝请大夫

前行郎中

朝散大夫

中行郎中

朝奉大夫

后行郎中

朝请郎

前行员外郎，侍御史

朝散郎

中行员外郎，起居舍人

朝奉郎

后行员外郎，左、右司谏

承议郎

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

奉议郎

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

宣教郎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元丰本“宣德”，政和避宣德门改。

宣义郎

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

承事郎

大理评事

承奉郎

太祝，奉礼郎

承务郎

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

承直郎

留守、节察判官

儒林郎

节察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

文林郎

留守、节察推官，军、监判官

从事郎 承直至此四阶，并崇宁初换。

防、团推官，监判官

从政郎崇 宁通仕，政和再换。

录事参军，县令

修职郎 崇宁登仕，政和再换。

知录事参军，知县令

迪功郎 崇宁将仕，政和再换。

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

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六年，及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二阶。

新官

旧官

太尉 政和新置，以太尉本秦之主兵官、遂定为武阶之首。

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宣正大夫

履正大夫

协忠大夫 并政和新置。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中卫大夫

引进使

翊卫大夫

亲卫大夫

拱卫大夫 并政和增置。

左武大夫

东上閤门使

右武大夫

西上閤门使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协忠郎

中侍郎 并政和增置。

中亮郎

客省副使

中卫郎

引进副使

翊卫郎

拱卫郎 并政和增置。

左武郎

东上閤门副使

右武郎

西上閤门副使

武功大夫

皇城使

武德大夫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使

武显大夫

左藏库、东西作坊使

武节大夫

庄宅、六宅、文思使

武略大夫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武经大夫

西京左藏库使

武义大夫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使

武翼大夫

供备库使

武功郎

皇城副使

武德郎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副使

武德郎

左藏库、东西作坊副使

武节郎

庄宅、六宅、文思副使

武略郎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副使

武经郎

西京左藏库副使

武义郎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副使。

武郎翼

供备库副使

敦武郎

内殿承制

修武郎

内殿崇班

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

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

忠训郎

左侍禁

忠翊郎

右侍禁

成忠郎

左班殿直

保义郎

右班殿直

承节郎

三班奉职

承信郎

三班借职

下班祗应

殿侍

元丰官制定，有请并易内侍官名者，神宗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凡十有二阶。

新官

旧官

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左侍禁

内西头供奉官

右侍禁

殿头

左班殿直

高品

右班殿直

高班

黄门

黄门

祗候侍禁

祗候殿头

祗候殿直

祗候高品

祗候黄门

祗候高班内品

内品

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 已上三名仍旧不改。

政和初，既易武阶，遂改医官之名，凡十有四阶。

新官

旧官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 军器库使

保和大夫

西绫锦使

保安大夫

榷易使

翰林良医

翰林医官使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军器库副使

保和郎

西绫锦副使

保安郎

榷易副使

翰林医正

翰林医官副使

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已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已下为试，品同者否。绍圣三年，户部侍郎吴居厚言：“神宗官制，凡台、省、寺、监之制，有行、守、试三等之别。元祐中，裁减冗费，而职事官带行者第存虚名而已，请付有司讲复旧制。”从之。四年，翰林学士蒋之奇言：“所谓试，则非正官也。今尚书、侍郎皆正官，而谓之试，失之矣。如以其阶卑，则谓之守可也。臣请凡为正官者皆改试为守。”崇宁中，吏部授选人差遣，亦用资序高下分行、守、试三等。政和三年，诏选人在京职事官，依品序带行、守、试，其外任则否。宣和以后，官高而仍旧职者谓之领，官卑而职高者谓之视，故有庶官视从官，从官视执政，执政视宰相。凡道官亦视文阶云。

爵一十二

王 嗣王 郡王 国公 郡公 开国公 开国郡公 开国县公 开国侯 开国伯 开国子 开国男

右封爵，皇子、兄弟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封郡王，遇恩及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封国公。馀宗室近亲并封郡公。其开国公、侯、伯、子、男皆随食邑：二千户已上封公，一千户已上封侯，七百户已上封伯，五百户已上封子，三百户已上封男。见任、前任宰相食邑、实封共万户。 嗣王、开国郡公、县公后不封。

勋一十二

上柱国 柱国 上护军 护军 上轻车都尉 轻车都尉 上骑都尉

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云骑尉 武骑尉

右骑都尉已上，两府并武臣正任已上经恩加两转，文武朝官加一

转。武骑尉已上，京官加一转，朝官虽未至骁骑尉，经恩亦便加骑都尉。

功臣

推忠 佐理 协谋 同德 守正 亮节

翊戴 赞治 崇仁 保连 经邦

右赐中书、枢密臣僚。 宰相初加六字，馀官初加四字，其次并加两字，旧有功臣者改赐。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亮节 同德

佐运 崇仁协恭 赞治 宣德 纯诚

保节 保顺 忠亮 竭诚 奉化 效顺

顺化

右赐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 初加四字，次加两字。

拱卫 翊卫 卫圣 保顺 忠勇 拱极 护圣 奉庆 果毅 肃卫

右赐诸班直将士禁军初加二字，再加亦如之。

检校官一十九

太师 太尉 太传 太保 司徒

司空 左仆射 右仆射 吏部尚书 兵部尚书 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礼部尚书 工部尚书 左散骑常侍

右散骑常侍 太子宾客 国子祭酒 水部员外郎

右皇子初授官加太尉，初授枢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枢密使除节度使加太传，初除宣微、节度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书左仆射，特除并换授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书，诸司副使加右散骑常侍。除通事舍人、内殿崇班已上，初授加太子宾客；副率已上并三班及吏职、蕃官军员，该恩加国子祭酒。四厢都指挥使止于司徒，诸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军头止于司空，军班都虞候、忠佐副都军头已上止于左、右仆射，

诸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止，遇恩则或加阶、爵、功臣。

兼官四

御史大夫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监察御史

右通事舍人、内殿崇班已上，初除加兼御史大夫。宗室副率已上，初授军头等，经恩加兼监察御史，馀经恩以次迁入。

试秩

大理司直 大理评事 秘书省校书郎 正字 寺、监主簿 助教

右幕职，初授则试秘书省校书郎，再任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则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亦有解褐试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者，谓之试衔。有选集，同出身例。

绍兴以后阶官

元丰新制以阶易官，定为二十四阶。崇宁、大观、政和相继润色之。绍兴举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为左，馀人为右。浮熙初，因宗室善俊建言，阶官并去“左”“右”字，今任子、杂流，惟纽转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如故，若带贴职，则超资。自开府至迪功，序次于后。

文阶

开府仪同三司

特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光录大夫

光禄大夫

宣奉大夫 大观新置

正奉大夫

正议大夫

通奉大夫 大观新置。

通议大夫

太中大夫 以上旧为侍从官

中大夫

中奉大夫 大观新置

中散大夫

朝议大夫 以上系卿、监。

奉直大夫 大观新置。

朝请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以上系正郎。

朝请郎

朝散郎

朝奉郎 以上系员外郎。

承议郎

奉议郎

通直郎

宣教郎

宣义郎

承事郎

承奉郎

承务郎 以上系京官。

右四年一转，无出身人逐资转，有出身人超资转，至奉议并逐资转，至朝议大夫有止法，仍七年一转。内奉直、中散二大夫有出身人不转。

承直郎

儒林郎

文林郎

从事郎 以上崇宁新置。

从政郎

修职郎

迪功郎 以上政和更定，并系选人用举状及功赏改官。

通仕郎

登仕郎

将仕郎 以上系奏补未出身官人。

武阶

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厘正其序。

太尉

通侍大夫

正侍大夫

宣正大夫 政和新置。

履正大夫 政和新置。

协忠大夫 政和新置。

中侍大夫

中亮大夫

中卫大夫

翊卫大夫

亲卫大夫

拱卫大夫 自翊卫至此，并政和新置。

左武大夫

右武大夫 以上为横行十三阶。

右并政和新置。内通侍大夫旧为内客省使，国朝未尝除人，自易武阶，不迁通侍沿初意也。转至中侍，无磨勘，特绋除。

武功大夫

武德大夫

武显大夫

武节大夫

武略大夫

武经大夫

武义大夫

武翼大夫 以上系旧诸司正使，八阶。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协忠郎

中侍郎 自正侍至此，并政和新置。

中亮郎

中卫郎

翊卫郎

亲卫郎

拱卫郎 自翊卫至此，并政和新置。

左武郎

右武郎 以上， 旧为横行副使，

政和更新，增益共十二阶。

右自正侍至右武，旧在右武大夫之下，武功大夫之上，今从绍兴厘正书。

武功郎

武德郎

武显郎

武节郎

武略郎

武经郎

武义郎

武翼郎 以上旧诸司副使，八阶。

训武郎

修武郎 以上为大使臣。

从义郎

秉节郎

忠训郎

忠翊郎

成忠郎

保义郎

承节郎

承信郎 以上为小使臣。

右并五年一转，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进武校尉

进义校尉

下班祗应

进武副尉

进义副尉

守阙进义副尉

进勇副尉

守阙进勇副尉 以上无品，二校尉参

吏部，下班参兵部，以下并参刑部。

内侍官十二阶，并政和旧制。

医官　政和既易武阶，而医官亦更定焉，绍兴因之，特损其额。旧额和安大夫至良医二十员，绍兴置五员；和安郎至医官三十员，置四员；医效十员，置二员；医痊十员，置一员；医愈至祗候、大方脉一百五十员，置十五员。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翰林良医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保和郎

保安郎

翰林医正

翰林医官

翰林医效

翰林医痊

翰林医愈

翰林医证

翰林医诊

翰林医候

翰林医学

右医正而止，十四阶，并政和制，馀续增焉。

志第一百二十三 职官十（杂制）

○赞引 导从 赐 食邑 实封 使职 宫观 赠官 叙封 致仕 荫补

赞引

旧中书门下、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并绯衣双引，仍传呼。 开宝中，学士止令一吏前导，亦罢传呼，惟谢恩初上日，双引传呼云。

使相、仆射、两省五品已上，一吏前引。 枢密使兼相者，二吏，不赞引。大中祥符五年，止令于本厅赞引。不带相及副使，止令本院紫衣吏前赞引之。

淳化四年，令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入朝以绯衣吏前导，并通官呵止。二品已上用朝堂驱使官，馀用本司驱使官，宰臣、亲王仍令紫衣二吏引马。

导从

中书、枢密、宣微院、御史台、开封府、金吾司皆有常从。景德三年诏："诸行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给从七人；学士、丞郎，六人；给事、谏议、舍人，五人；诸司三品，四人。于开封府、金吾司差借，每季代之。"中书先差金吾从人，自今亦令参用开封府散从官。宰臣、参知政事、仆射、御史大夫、中丞、知杂，皆通官呵止行人。 淳化四年，令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并通官呵止。

大中祥符五年，以群官导从不合品式，命翰林学士李宗谔、龙图直学士陈彭年与礼官详定。宗谔等请：自今除中书、枢密、宣徽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金吾并摄事清道如旧制呵导外，仆射已上及三司使、知开封府，止四节；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三节；丞郎已上、三司副使，两节；大两省、卿、监，一节；小两制御史、郎中、员外、诸司四品，三司、开封府判官推官，二人前行引，不得过五步。合于金吾借从人者，以诸军剩员代之。又外任节镇知州、都监，从军士七十人；通判，十五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五十人；通判，十人；河北、河东、陕西见泊兵处，第镇知州、都监百人，防、团、军事知州都监七十人。

转运使，三十人； 咸平二年，诏节度、观察、防、团、刺史，或别

镇、他镇，其给使者，止令本使给之。景德六年，令牧守以州兵随行者以一年为限。

副使，二十五人；提点刑狱官，亦给军士；副留守、节度行军副使、留守两使判官，给散从官十五人；小尹、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两使推官，十人；两浙推官、防团军事判官推官、军监判官，七人；录事诸曹，给承符人；县令、簿、尉、手力、弓手，其代还者，给人护送有差。

赐六

剑履上殿 诏书不名 赞拜不名 入朝不趋 紫金鱼袋 绯鱼袋

右升朝官该恩。著绿二十周年赐绯鱼袋，着绯及二十周年赐紫金鱼袋。 特旨者，系临时指挥。

食邑

一万户 八千户 七千户 六千户 五千户 四千户 三千户 二千户一千户 七百户 五百户 四百户 三百户 二百户

右宰相、亲王、枢密使经恩加一千户，两府、使相、节度使七百户。宣徽、三司使，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直学士，文臣侍郎、武臣观察使、宗室正任以上、皇子上将军、驸马都尉加五百户。宗室大将军以上加四百户。知制诰、待制并文臣少卿监、武臣诸司副使、宗室副率已上，并承制、崇班、军员等，初该恩加三百户；承制、崇班、军员再该恩二百户。二千户以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特加有至万户者。

食实封

一千户 八百户 五百户 四百户 三百户 二百户 一百户

右宰臣、亲王、枢密使经恩加四百户。两府、使相、节度、宣徽使、皇子上将军，并宗室驸马都尉任观察使已上加三百户。观文殿学士并宗室正任已上，骑都尉加二百户。武臣崇班、宗室副率已上加一百户。五百户已上虽有加例，缘无定法。亲王、重臣有特加至数千户者。

《三朝志》云：检校、兼、试官之制，检校则三师、三公、仆射、

尚书、散骑常侍、宾客、祭酒、卿、监、诸行郎中、员外郎之类，兼官则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监察御史，试秩则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校书郎。凡武官内职、军职及刺史已上，皆有检校官、兼官。内殿崇班初授检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职、蕃官、诸军副都头加恩，初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自此累加焉。厢军都指挥使止于司徒，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头止于司空，亲军都虞候、忠佐副都头以上止于仆射，诸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止，若遇恩例，则或加阶、爵、功臣。幕职初授则试校书郎，再任如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以上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亦有至检校员外郎已上者。行军副使皆检校员外已上。朝官阶、勋高，遇恩亦有加检校官，郎中则卿、监、少监，员外郎则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则员外郎，并无兼官。其解褐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者，谓之试衔。有选集，同出身例。

使职

兼领者：亲祀南郊，则有大礼、礼仪、仪仗、卤簿、桥道顿递五使，藉田、泰山封禅、汾阴奉祀、恭上宝册、南郊恭谢皆如之。自馀行礼，或止有大礼、礼仪使。 建隆中南郊，置仪仗都部署、副都署。

经始大礼，则有经度制置使、副。巡幸，有行宫都部署，行宫有三司使、副使、判官、行宫使、都监。旧，南郊止有御营使，咸平中，置行宫使。又有车驾前后、行宫四面、阑前收后、郊坛巡检巡阑仪仗勾当，编排卤簿。其百司皆有行在之名。 旧巡幸，百司皆称随驾。大中祥符初，并同行在某司。

京师居留，则有大内都部署、皇城都点检、巡检及增新旧巡检。 大阅亦置。

征行，则有招讨使、招安使、 或云捉贼、招安、安抚使名者。

排陈使、都监，前军、先锋、大陈、行营、壕砦、头车、洞子、招收部署、钐辖、都监，策应之名。 又有拐子马、无地名马，选武干者别领之。亲征，则冠以驾前之号。廉访民瘼，则有巡抚大使、副大使，字抚使、副使、都监，采访使、副使。或官卑者止云巡抚、安抚，无使字。

加礼外国，则有国信、接伴、送伴使副；吊祭，大帅若是；又有翻

译经润文使， 宰相为使，以翰林学士为润文官。

伸达冤滥，则有理检使。劝课农桑，则有劝农使。讲修马政，则有群牧制置使。最后明堂祫

飨，置五使，如南郊。其一时特置者，则各具志传。或临事更制才者，事毕即停。内外名务繁细者，犹不具载。

叙阶之法　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为武散官。　太平兴国元年，改正议大夫为正奉，通议大夫为朝奉，朝议郎为朝奉，承议郎为承直，奉议郎为奉直，宣义郎为通直。

京朝官、幕职自将仕郎至朝奉郎，每加五阶；至朝散大夫已上，每加一阶。朝散、银青者须已服绯紫者。入令录、判司簿尉，每加一阶；并幕职计考当服绯紫者，皆奏加朝散、银青阶。诸司使已上，如使额高者加金紫阶。内殿崇班初授则银青阶。　　三班军职、使职遇恩检校，兼官，并除银青阶。

丁尤者起复，使相则授云麾将军，　使相仍加金吾上将军，同正节度使，大将军同正留后，以下无之。

其胥吏掌事而至衣绯者，则授游击将军，千牛备身则授陪戎副尉以上。

改赐功臣勋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五代以来，初叙勋官，即授柱国。淳化无年诏："自今京官、幕职州县官始武骑尉，朝官始骑都尉，三班及军员、吏职经恩并授武骑尉。"又诏："古之勋爵，悉有职奉之荫赎，宜以今之所授与散官等，不得用以荫勋。"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户；郡王、国公，三千户；开国郡公，二千户；县公，千五百户；县侯，千户伯，七百户；子，五百户；男，三百户。又有食实封者，户给缣帛，每赐爵，递加一级。唐末及五代始有加邑特户，而罢去实封之给，又去县公之名，封侯以郡。宋初沿其制，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有实封。但以增户数为差，不系爵级。邑过其爵，则并进爵焉，止于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户至二百户，实封自六百户至百户。亲王、重臣或特加，有逾千户者。　郡公食邑有累加至万馀，实封至数千户者。

皇属特封郡公、县公或赠侯者，无"开国"字。　　侯亦在开国郡公之

上。

又采秦制赐爵曰“公士”。　端拱二年，赐诸州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公士，景德中，福建民有擒获强盗者，当授镇将，以远俗非所乐，并赐公士，自后率为例。

功臣者，唐开元间赐号“开元功臣”，代宗时有“宝应功臣”，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僖宗将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浸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刺史以上阶、勋高者亦赐之。中书、枢密则“推忠”、协谋，亲王则“崇仁、“佐运”，馀官则“推诚”，“保德”、“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宰相初加即六字，馀并四安，其累加则二字，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之。其诸班直将士禁军，则赐“拱卫”、“翊卫”等号，遇恩累加，但改其名，不过两字。

宫观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　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

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资序人。以三十月为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奉给，大两省、卿、监及职司资序人视小郡知州，知州资序人视小郡通判，武臣仿此。”四年，诏：“宫观、岳庙留官一员，馀听如分司、致仕例，人便居住。”六年，诏：“卿、监、职司以上提举，馀官管干。”又有以京官为干当者。又诏：“年六十以上者乃听差，毋过两任。又诏：“兼用执政恩例者，通不得过三任。”

元丰中，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为集禧观使，吕公著、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元祐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焘以资政殿学士为中太一宫、醴泉观使。范镇落致

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三年，诏：“横行使、副无兼领者，许兼宫观一处。”“六年，诏：“横行狄谘、宋球既领皇城司，罢提点醴泉观。”元符元年，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宫观，高遵礼年七十六，乞再任亳州太清宫，又从其再任之请，以待遇宣仁亲属故也。大观元年，赵挺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佑神观使。政和六年诏。“措置宫观，如万寿、醴泉近百员，更不立额。”靖康元年，诏内外官见带提举、主管神霄玉清万寿宫并罢。大抵祠馆之设，均为佚老优贤，而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宰相、见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馀则为提点，为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选人为监岳庙，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

绍兴以来，士大夫多流离，困厄之馀，未有阙以处之。于是许以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续又有选人在部无阙可入与破格岳庙者，亦有以宰执恩例陈乞而与之者，月破供给。 非责降官并月破供给，依资序降二等支。

理为资任，意至厚也。然初将以抚安不调之人，末乃重侥求泛与之弊。于是臣僚交章，欲罢供给以绝干请，变理任以抑侥幸，严按格以去泛滥。上并从之。自是以后，稍复祖宗条法之旧。又有年及七十，耄昏不堪牧养而不肯自陈宫观者，复申明旧法，著为定令以律之。 旧制，六十以上知州资序人，本部长官体量精神不致昏昧堪厘务者，许差一任，兼用执政官陈乞者加一任。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郡守之职，其任至重，昨朝廷以年及七十，令吏部与自陈宫观，乞将前项指挥永为著令。”从之。

盖不当请而请，则冗琐者流竞窃优闲廪稍；或当请而不请，则知进而不知退，识者羞焉。一祠馆之与夺，不可不谨如是。故重内祠，专使职，所以崇大臣之体貌，一次以定法，再任以示恩， 绍熙五年庆寿赦，应文武臣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该今来庆寿恩，年八十以上，特许更陈一次。

京官以上二年，选人三年，凡待庶僚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闲制之意焉。

赠官

建隆已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军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亲王赠三官，可赠者赠二官，追加大国。皇属

近亲如之。追加封爵。服疏及诸亲之服近者赠一官。宰相、枢密使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已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副都知者，赠一官。此皇族及臣僚薨卒赠官之法也。其官秩未至，而因勋旧褒录或没王事，虽卑秩皆赠官加等者，并系临时取旨。至于母后、后族、臣僚，录其先世，各有等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并赠三世，婕妤二世，贵人止赠其父而已。宰相、本师、三公、王、尚书令、中书令、侍中、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事、参知政事、宣微使、度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并赠三世。东宫三师、仆射、留守、节度使、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并赠二世。馀官或见任，或致仕，并赠一世。有兄弟同赠者，赠官加一等，父在止一资，文臣有出身，赠至秘书监，无出身，至光禄卿。武臣至金吾卫上将军止。

凡赠官至三世者，初赠东宫三少，次陈宫三太，次三公，次中书令，次尚书令，次封小国，自小国升次国，自次国升大国，已大国者移国名而已。　亦有不移者。　若父、祖旧官已高者，自从旧官加赠。凡追封，不得至王爵。两省官及待制、大卿监、诸卫上将军、观察使、正任防御使、遥郡观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若子见任或父曾任此官，并赠至三公止。父子官俱不至者，文臣赠至诸行尚书止，武臣赠至节度使、诸卫上将军止，即父曾任中书、枢密使、使相、节度使并一品官者，无止限。待制已上持服经恩，服阕亦许封赠。

尚药奉御至医官使曾任文资，许换南班官。司天监官赠不得过大卿、监，仍不许换南班官。凡赠至正郎，许以所赠官换朝散大夫阶，大卿、监以上许换银青阶，赠至二世者即除朝散大夫阶，三世则金紫阶。咸平四年，诏舍人院详定。知制诰李宗谔等请："追赠三世如旧。其东宫一品以下虽曾任宰相，止从本品。文武群臣功隆位极者，特恩追封王爵亦如旧。若因子孙封赠，虽任将相，并不许封王，仍须历品而赠，勿得超越。"从之。宰相初拜，有即赠三世者。其后签书枢密以上皆即时赠，他官须经恩，学士及刺史以上，内侍都知、押班皆中书奉行，馀则有司奏请。

叙封

唐制，视本官阶爵。建隆三年，诏定文武郡臣母妻封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并封国太夫人；诸妃曾祖母、祖母、母并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并封郡太君；贵人母封县太君。宰相、使相、三师、三公、王、侍中、中书令，旧有尚书令。

曾祖母、祖母、母封国太夫人；妻，国夫人。枢密使副、知院、同知、参知政事、宣徽节度使，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签书枢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同知枢密院以上至枢密使、参知政事再经恩及再除者，曾祖母、祖母、母加国太夫人。三司使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东宫三太、文武二品、御史大夫、六尚书、两省侍郎、太常卿、留守、节度使、诸卫上将军、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常侍、宾客、中丞、左右丞、侍郎、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卿、监、祭酒、詹事、诸王传、大将军、都督、中都护、副都护、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并母郡太君；妻，郡君。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谕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率更令、仆，母封县太君；妻，县君，其馀升朝官已上遇恩。并母封县太君；妻，县君，杂五品官至三任与叙封，官当叙封者不复论阶爵。致仕同见任。亡母及亡祖母当封者并如之。父亡无嫡、继母，听封所生母。伎术官不得叙封。自宰相至签书枢密院叙封与三世同，他官惟品至者即时拟封，馀皆俟恩乃封。咸平四年，从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本姓望封。天禧元年，令文武升朝官无嫡母者听封生母，曾任升朝而致仕，即许叙封。令给谏、舍人母并封郡太君，妻，郡君。四年，又令翰林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如给、舍例。封赠之典，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之等，因其官之高下而次第焉。凡初除及每遇大礼封赠三代者，太师、太传、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凡遇大礼封赠三代者，节度使。三代初封，曾祖，朝奉郎；祖，朝散郎；父，朝请郎　签书枢密院事降一等，谓如父与朝散郎之类。凡封父、祖系武臣者，视文武臣封赠对换格。封赠一代亦如之。初赠，曾祖，太子少保；祖，太子少傅；父，太子少师。封赠曾祖母、祖母、母、妻国夫人。　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郡夫人。

凡遇大礼封赠二代者，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二代初封，祖，通直郎，父，奉议郎。初赠，祖，朝奉郎；父，朝散郎。封赠祖母、母、妻郡夫人。　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并淑人。

凡遇大礼封赠一代者，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一代初

封赠父，文臣承事郎，武臣、内侍、伎术官、将校并忠训郎，母、妻孺人。

凡文臣赠官

通直郎以上， 寺、监官以上未升朝者，杂压在通直郎之上同。

每赠两官，至奉直大夫一官。 有出身不赠奉直大夫、中散大夫。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六曹尚书、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每赠三官，至奉直大夫二官，至通议大夫一官。 有出身人不赠奉直、中散二大夫。

凡文武臣封赠封换　诸文武臣封赠对换，以所加官准格对换，并听从高。

承事郎换忠训郎，宣义郎换从义、秉义郎，宣教郎换训武、修武郎，通直郎换武义、武翼郎，奉议郎换武节、武略、武经郎，承议郎换武功、武德、武显郎。朝奉郎换武义、武翼大夫，朝散郎换武节、武略、武经大夫，朝请郎换武功、武德、武显大夫。朝奉大夫换遥郡刺史，朝散大夫换遥郡团练使，朝请大夫换遥郡防御使。奉直、朝议大夫换刺史，中散、中奉大夫换团练使，中大夫换防御使，太中大夫、通议、通奉大夫换观察使，正议、正奉、宣奉大夫换承宣使，光禄人夫、银青、金紫光禄大夫换节度使。

凡文武官父任承直郎以下赠官

承直郎，留守、节察判官——留守府判官、节度判官，承议郎。儒林郎，支、掌、防、团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防御判官、团练判官，奉议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两使初等职官、令、录——留守推官、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司录参军、录事参军，团练推官、军监判官、防御判官，县令，通直郎。修职郎，知令、录——知司录参军、知录事参军、县丞，宣教郎。迪功郎，判、司、簿、尉——军巡判官、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主簿、县尉，宣义郎。

致仕

凡文武朝官、内职引年辞疾者，多增秩从其请，或加恩其子孙。乾德元所，太子太师致仕侯益来预郊祀，太祖优待之，因诏曰："群官列位，自有通规，旧德来朝，所宜加礼，且表优贤之意，用敦尚齿之风。自今一品致仕官曾带平章事者，每遇朝会，宜缀中书门下班。"二年，令藩镇带平章事求休致者亦如之。

咸平五年，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有赃犯者听从便。牧伯、内职、三班皆换环卫、幕职、州县外官。景德元年三月，诏三班使臣七十以上视听未衰者与厘务，其老昧不任及年七十五以上者，借职授支郡上佐，奉职、殿直授节镇上佐，不愿者听归乡里。凡升朝官遇庆恩，父在者授致仕官，其不在者，文官始大理评事，武官始副率，再经恩累加焉。祖在而求回授者亦听。皆不给奉，亦有子居要近加赐章服者。

天圣、明道间，员外郎已上致仕者，录其子试秘书省校书郎。三丞已上为太庙齐郎。无子，听降等官其嫡孙若弟侄一。景祐三年诏曰："致仕官旧皆给半奉，而未尝为显官者或贫不能自给，岂所以遇高年养廉耻也。其大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閤门使以上致仕者，自今给奉并如分司官例，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其后，又许致仕官子孙免选除近官。四年，臣僚有请致仕，未及录其子孙而遽亡者，命既出，辅臣皆谓法当追收，仁宗悯之，竟官其后。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劾以闻。"庆历中，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又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并优与改官致仕；虽七十而未衰及别有功状、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尚书工部侍郎俞献卿、少府监毕世长、太常少卿李孝若、尚书驾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给事中盛京、光禄卿王盘、太常少卿张效、尚书兵部郎中张亿，皆耄昏不可任事，并请除致仕。"诏："在京者令中书体量，在外者下诸处晓谕之。"

皇祐中，知谏院包拯、吴奎亦言："愿令御史台监察年七十已上，移文趣其请老不即自陈者，直除致仕。"朝廷未行。奎复言："国家谨礼法以维君子，明威罚以御小人。君子所顾者，礼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罚也。繇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傥不以礼法待之，则是废名器而轻爵禄。七十致仕，学者所知，而臣下引年自陈，分之常也，人君好贤乐善而留之，仁之至也。自三代以来，用此以塞贪墨、耸廉隅，近者句希仲、陆轸等，皆以年高特与分司，初欲风动群臣，而在位殊未

有引去者，是臣言未效也。请详前奏施行。”于是诏：“少卿监以下年七十不任厘务者，外任令监司、在京委御史台及所属以状闻。尝任馆阁、台谏官及提点刑狱者，令中书裁处。待制已上能自引年，则优加恩礼。”

然是时言事之人，竞欲击劾大臣，有高年者俱不自安。仁宗手诏曰：“老臣，朕之所眷礼也，进退体貌，恩意岂不有异哉！凡尝预政事之臣，自今毋或遽求引去，台谏官勿以为言。”其风动劝励之方又如此。至于因事责降分司，或老病不任官职之事，或居官犯法，或以不治为所部劾奏，冲替而求致仕者，子孙更不推恩，虽或推恩，其除官例皆降等，若耆老旧臣体貌优异，赏或延于子孙，奉或全给半给。岁时问劳，皆有礼意。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李柬之、李受相继致仕。旧制，閤门无谢辞例，帝特召柬之对延和殿，命坐赐茶；以受先朝藩府旧僚，升其子一任差遣，并录其孙。皆宴饯资善堂，命讲读官赋诗，御制诗序以宠其行，示异数也，是岁，又以果州团练使何诚用、惠州防御使冯承用、嘉州团练使刘保吉、昭州刺史邓保寿皆年七十以上至八十馀，并特令致仕，以枢密院言，致仕虽有著令，臣僚鲜能自陈故也。熙宁元年，以定国军节度使李端愿为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多除上将军，帝令讨阅唐制，优加是命。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赵概为太子少师致仕。故事，再请则许；概三乞始从，优耆旧也。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言：：

人臣非有罪恶，致仕而去，人君遇之如在位时，礼也。近世致仕并与转官，盖以昧利者多，知退者少，欲加优恩，以示劝奖。推行既久，姑从旧制。若两省正言以上官，三班使臣、大使臣、横行、正任等，并不除为致仕官。致仕带职者，皆落职而后优迁其官。看详别无义理，但致仕恩例不均。如谏议大夫不可改给事中，并转工部侍郎，乃是超转两资；工部尚书并除太子少保，乃是超转六资，若知制诰、待制官卑者除卿监，缘知制诰、待制待遇非与卿监比。今他官致仕皆得迁官，此独因致仕更见退抑。供奉官、侍禁八品，除率府副率，盖六品。诸司副使、承制、崇班七品，除将军，乃三品。至于节度使除上将军，防御、团练、刺史并除大将军，缘诸卫名额不一，至有刺史除官高于防御使者。今若令文武官带职致仕人许仍旧职，上转一官，及文臣正言、武臣借职以上皆得除为致仕官，则无轻重不等之患。

若选人令、录以上并除朝官，经恩皆得封赠，荫及四世，旁支例得赎罪、免役。又京官致仕亦止迁一官，若光录寺丞致仕，有出身除秘书

省著作佐郎，无出身除大理寺丞，而令、录职官乃除太子中允或中舍，殊未为当。若进纳出身人例除京官，至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类多兼并有力之家，皆免州县色役及封赠父母。如京官七品，除衙前外，亦名馀色役，尤为侥幸。条例繁杂，无所适从。如录事参军或除卫尉寺丞，或除大理评事，或除奉礼郎恩例不同，可以因缘生弊。

今定：凡文臣京朝官以上各转一官，带职仍旧不转官，乞亲属恩泽者依旧条。选人依本资序转合入京朝官，进纳及流外人判、司、簿、尉除司马，令、录除别驾。在京诸司勒留官依簿、尉以上，亲贤劳旧合别推恩者取旨。历任有入已赃，不得乞亲戚恩泽，仍不迁官，其致仕官除中书、枢密院外，并在见任官之上，致仕及三年之上，元非因过犯，年未及七十，不曾经叙封及陈乞亲戚恩泽，却愿仕宦，并许进状叙述。若有荐举者，各依元资序授官。其才行为众所知，朝廷特任使者，不拘此法。

从之。自此宰相以下并带职致仕。

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王素为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致仕，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带职致仕，自素始也。五年，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迁守太傅致仕，特许入谢。以公亮逮事三朝，既加优礼，仍给见任支赐。十月，诏两省以上致仕官毋得因大礼用子升朝叙封迁官。先是，王安石言，李端愿、李柬之叙封，中书失检旧例，法当改正。帝曰："如此，则独不被恩。"安石曰："叙封初元义理，今既未能遽革，庸可承误为例？如三师、三公官，因子孙郊恩叙授，尤非宜也。"帝从之。

元丰三年，诏："自今致仕官遇诞节及大礼，许缀旧班。"以礼部侍郎范镇居都城外，遇同天节，乞随散官班上寿，帝令镇班见任翰林学士上，故有是诏。又诏："致仕官朝失仪，勿劾，并著为令。"又诏："自今致仕官领职事者，许带致仕，该迁转者转寄禄官，若止系寄禄官，即以本官致仕。其见任致仕官，除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三少外，馀并易之。"六年，以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知河南府文彦博为河东、永兴节度使、守太师致仕。彦博辞两镇，止以河东旧镇贴麻行下。彦博又言："前辞阙下之日，尝奏得致仕后，当亲辞天陛，今既得请，欲赴阙廷。"降诏从之。七年，诏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更不加恩。元祐元年，枢密院奏："诸军年七十，若以疾假满百日不堪医治差使者，诸厢都指挥使除诸卫大将军致仕，诸军都指挥使、诸班直都虞候带遥郡除诸卫将军致仕，诸班直上四军除屯卫，拱圣以下除领军卫，并有

功劳者为左，无则为右。”从之。四年，诏：”应乞致仕而不原转官者，受敕后，所属保明以闻，当与推恩。中大夫至朝奉郎及诸司使，本宗有服亲一人荫补恩泽。横行、诸司副使见有身自荫补人，及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见理亲民，并承议、奉议郎，许陈乞有服亲一人恩例。中大夫、中散大夫、诸司使带遥郡者，荫补外准此。即朝奉郎以上及诸司使，虽未授敕而身亡，在外者以乞致仕状到门下省日，在京以得旨日，亦许陈乞有服亲一人恩例。”六年，监察御史徐君平言：“文臣致仕以年七十为断，而使臣年七十犹与近地监当，至八十乃致仕，愿许其致仕之年如文臣法，而给其奉。”从之。三省言：“张方平元系宣微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致仕。元丰官制行，废宣微使，元祐三年复置，仪品恩数如旧制，方平依旧带宣微南院使致仕。”绍圣三年诏：“文武官该转官致仕，依旧出告外，其馀守本官致仕者并降敕，更不给告。内因致仕合该乞恩泽人更不具钞，令尚省通书三司入熟状，仍不候印画。”又诏：“应臣僚丁忧中不许陈乞致仕。”

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臣僚在忧制中不得陈乞致仕，其间有官序合得致仕恩泽之人，合行立法。”诏：“臣僚丁忧中遇疾病危笃，其官序合该致仕恩泽者，听以前官经所属自陈。”大观二年，诏致仕官年八十以上应给奉者，以缗钱充。政和六年，提举广东学事孙璘言：“诸州致仕官居乡者，乞许令赴贡士宴，择其年弥高者而惇事之，使长幼有序，献酬有礼，人知里选之法，孝悌之义。”从之。宣和四年，诏六曹尚书致仕遗表恩泽，共与四人，其馀侍从官三人，立为定制。

建炎间，尝诏：“文武官陈乞致仕，朝廷不从，致有身亡之人，许依条陈乞致仕恩泽，及陈乞致仕而道路不通，不曾被受敕命，亦许州、军保明推恩。”时强行父博学清修，不缘事故疾病，慨然请老，叶份言之，许令再仕。王次翁年未六十，浩然全退，吕礻止

言之，落致仕，特令再仕。凡类此者，盖因其材而挽留之也。直秘阁致仕郑南挂冠已久，年德俱高，大臣言之，诏除秘阁修撰，仍旧致仕。优其恩不夺其志也。吕颐浩以少保乞除一寄禄官致仕，诏除少傅，依前镇南军节度使、成国公致仕；韩世忠以太傅、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乞身，诏除太师致仕。因将相之知止而优其归也。杨惟忠、刑焕皆以节度致仕。臣僚言：“祖宗时，节将、臣僚得谢，不以文武，并纳节除一官。”以今日不复纳节换官为非。诏今后依祖宗典故，盖不以私恩胜公法也。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韦渊乞守本官致仕，诏免赴朝参，仍依两府例，合破请给人从。优亲之恩而异之也。

隆兴以后，因臣僚言年七十不陈乞致仕者，除合得致仕或遗表恩泽外，并不许遇郊奏荐。已而复诏：郊祀在近，未致仕人更许陈乞奏荐一次。可以不予而予之，示厚恩也。执政在谪籍者陈乞致仕，虽许叙复而寝罢合得恩泽，只据见存阶官荫补。淳熙十六年，宁武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王友直复奉国军节度使致仕，臣僚论列，仍守本官职致仕。可以予而不予，严公法也。抑扬轻重间，可以见优老恤贤之意，可以识制情抑幸之术，故备录于篇。

文臣荫补

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子，承事郎；孙及期亲，承奉郎；大功以下及异姓亲，登仕郎；门客，登仕郎 。不理选限。

知枢密院事至同知枢密院事：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及异姓亲，登仕郎门客，登仕郎， 不理选限。

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登仕郎；导姓亲，将仕郎。

太子少师至通奉大夫：子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亲，登仕郎；异姓亲，登仕郎；小功以下亲，将仕郎。

御史中丞至侍御史：子，承务郎；孙及期亲，登仕郎；大功，将仕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将仕郎，

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子，通仕郎；孙及期亲，登仕郎；大功，将仕郎；小功以下，将仕郎。

太常卿至奉直大夫：子，登仕郎；孙及期亲，将仕郎；大功小功亲，将仕郎。

国子祭酒至开封少尹：子孙及小功以上，将仕郎。

朝请大夫、带职朝奉郎以上： 理职司资序及不带职致仕者同。

子，将仕郎；小功以上亲，将仕郎；緦麻，上州文学。　　注权官一任，回注正官，谓带职朝奉郎以上亡殁应荫补者。

广南东、西路转运副使：子，登仕郎；孙及期亲，将仕郎。提点刑狱：子，将仕郎；孙及期亲，将仁郎。

武臣荫补

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子，秉义郎；孙及期亲，忠翊郎；大功以下亲，承节郎；异姓亲，承信郎。

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太尉、节度使：子，忠训郎；孙及期亲，成忠郎；大功，承节郎；小功以下及异姓亲，承信郎。

诸卫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通侍大夫：子，成忠郎，孙及期亲，保义郎；大功以下，承信郎；及异姓亲，承信郎。

枢密都承旨、正侍大夫至右武大夫、防御使、团练使、延福宫使至昭宣使任入内内侍省都知以上：子，保义郎；孙及期亲，承节郎；大功以下亲， 内各奏异姓亲者同。

承信郎。刺史：子，承节郎；孙及期亲，承信郎；大功以下，进武校尉。

诸卫大将军、武功至武翼大夫、枢密承旨至诸房副承旨：子，承节郎；孙及期亲，承信；郎大功以下，进武校尉。

诸卫将军、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子，承信郎；孙，进武校尉；期亲，进义校尉。

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子，承信郎。

训武、修武郎及閤门祗候：子，进义校尉。

忠佐带遥郡者，每两遇大礼荫补，子：刺史，进武校尉；团练使、防御使，承信郎。

臣僚大礼荫补

宰相、执政官：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东宫三师、三少至谏议大夫： 权六曹侍郎、侍御史同。

本宗一人。

寺长贰、监长贰、秘书少监、国子司业、起居郎舍人、中书门下省检正、沿书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检详、若六曹郎中、殿中侍御史、左

右司谏、开封少尹：子或孙一人。

致仕荫补

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执政官、见任节度使；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书侍郎及右武大夫以上，并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

遗表荫补

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执政官、见任节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上：一人。诸卫上将军、承宣使：四人。观察使：三人。

志第一百二十四 职官十一（奉禄制上）

○奉禄匹帛 职钱 禄粟 傔人衣粮 厨料 薪炭诸物

奉录 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

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 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 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春、冬衣同宰相、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带节度使，四百千。

"

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 春、冬各绫十匹，春绢十匹，冬二十匹，绵五十两。自宰相而下，春各加罗一匹。检校太保签书者，春、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

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百千， 绫、绢、罗、绵同参知政事。

观文殿大学士， 料钱、衣赐随本官。

资政殿大学士， 料钱、衣赐随本官。

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学士， 绫各五匹，绢十七匹，自承旨而下加罗一匹，绵五十两。已上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小即依逐等。

三师，三公，百二十千绢三十匹。 东宫三师，仆射，九十千。绫各五匹，绢二十匹。

东宫三少，御史大夫，尚书，六十千。门下、中书侍郎，太常、宗正卿，左、右丞，诸行侍郎，御史中丞，五十五千。 春、冬各绫五匹，绢十七匹，惟中丞绫七匹，绢二十匹。权御史中丞者给本官奉。

太子宾客，四十五千。 绫、绢同中丞。

左、右散骑常侍，六十千。给事中，中书舍人，大卿、监，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四十五千。谏议。四十千。　　春、冬绫各三匹，绢十五匹。旧志：太常宗正卿、左右丞、侍郎充翰林承旨及侍读、侍讲，各绫七匹，绢二十匹；中书舍人若充翰林学士，绫五匹，绢十七匹；他官充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并准此。龙图阁学士知制诰，同谏议之数。

权三司使，并权发遣使公事， 料钱、衣赐并同本官。

副使，五十千。　春绫二匹，冬绫五匹，春、冬绢各十五匹。自三师以下，春各加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权者同。判官并权及发遣，以至子司主判，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公事，料钱、衣赐并同本官数。

左、右谕德，少卿、监，司业，郎中，三十五千。左、右庶子，起居郎、舍人，侍御史， 知杂事同。如正郎 知杂，即支本官奉料。

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员外郎，赤令，三十千；丞，十五千。如京朝官愿请本官衣奉者，仍支米麦。 少詹事，二十九千。 春、冬绢各十三匹，惟赤县令衣赐随本官。

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国子五经博士，太常、宗正、秘书、殿中丞，著作郎，大理正，二十千。太子率更令、中允、赞善中舍、洗马，殿中省六尚奉御，十八千。　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绢各十匹，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冬绵三十两，馀各绢七匹。太常博士、著作、洗马旧各有增减。

司天五官正，十三千。 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

秘书郎，著作佐郎，十七千。　春冬绢各六匹，冬绵各二十两。五官正以下春罗各一匹。秘书郎旧无奉，兼三馆职事者给八十千；至道二年，令同著作佐郎给之。　　大理夺丞，十四千，诸寺、监丞，十二千，春、冬绢各五匹。

大理评事，十千。　春、冬各绢三匹。自大理寺丞以下冬绵各加十五两。诸寺、监丞，大理评事，旧有增损不同。

太祝，奉礼，八千，司天监丞，五千， 春、冬绢各五匹。 主簿，五千， 春、冬绢各三匹，丞，簿各绵十五两。

灵台郎，三千，保章正，二千。　春、冬绢各三匹，惟灵台郎冬随衣

钱三千。

节度使，四百千。　管军同。如皇子充节度使兼侍中、带诸王，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散节度使及带王爵，奉同节度使。惟春、冬加绢各百匹，大绫各二十匹，小绫各三十匹，罗各十匹，绵各五百两。

节度观察留后， 官制行，改承宣使。

三百千。　管军同。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遥领者准此。如皇族充留后及带郡王同，惟春加绢二十匹，冬三十匹，大小绫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百两。

观察使，二百千。　管军同。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遥领者，奉准此。春、冬加绢各十匹，绵五十两。如皇族充观察者，即三百千，仍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防御使，

三百千。　管军、皇族同。其皇族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诸卫大将军将军遥领者，百五十千，皇族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诸卫大将军领者，春、冬绢各十匹，绵五十两。

团练使，百五十千。　管军及皇族并军班除充者同。其皇族及两省都知押班、诸司使并横行、诸卫大将军遥领者，百千。皇族春、冬加绢各十五匹，绫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诸卫大将军将军领者，春、冬绢各十匹，冬绵五十两。

六军统军，百千，诸卫上将军，六十千。春、冬绫各五匹，绢十匹，绵五十两，如皇子充诸卫上将军，二百千，春、冬绫各十匹，春绢十匹，罗一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三十五千。诸卫大将军，二十五千。 春、冬绫各三匹，绢七匹，冬绵三十两。

将军，二十千。 春、冬绫各二匹，绢五匹，绵二十两。

率府率、副，中郎将，十三千。　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自诸卫上将军以下，春衣罗一匹。

内客省使，六十千。客省使，三十七千。延福宫、景福殿、宣庆、引进、四方馆、宣政、昭宣、閤门使，二十七千。皇城以下诸司使，二十五千。　春绢各十匹，冬十匹，绵三十两，惟客省使春、冬绢各一十匹。

客省及皇城以下诸司副使，二十千。内殿承制，十七千，崇班，十四千。 春绢各五匹，冬十匹，绵三十两。带閤门祗候并同。

供奉官，十千。　閤带閤门祗候者，十二千。春绢四匹，冬五匹，绵二十两，

侍禁，七千。　带閤门祗候者，一十千。殿直，五千。带閤门祗候者，九千。并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

三班奉职、借职，四千。 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

下茶酒班殿侍，一千。 春、冬绢七匹，冬绵十五两。

下班殿侍，七百。 春、冬绢各五匹，二项并蕃官并土人补充者。

皇亲任诸卫大将军领刺史，八千；将军刺史，六十千。　春、冬绫十匹，春绢十二匹，冬十三匹，绵五十两，旧志：春、冬绫十匹，绢十五匹，各加罗一匹。

将军，三十千。 春、冬绫三匹，绢五匹，罗一匹，冬绵四十两。

率府率，二十千；副率，十五千。　春、冬绫各二匹，绢五匹，罗一匹，绵四十两。

旧志：诸卫将军有五十千、四十千、三十千三等。　一等春、冬各绫五匹，绢十匹；一等绫二匹，绢五匹。春并加罗一匹，冬并绵二十两。

诸司使有四十千、三十千二等。副使以下与异姓同，并给实钱。　自诸司使至殿直，春、冬各罗一匹，绫一匹，绢各五匹，冬绵各四十两。

入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押班，不带遥郡诸司使充者，二十五千。 春绢七匹，冬十匹，绵三十两。

副使充者，二十千。 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二十两。 入内内侍省供奉官，十二千。 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三十两。

殿头，七千。高品、高班，五千。　　春绢各五匹，冬六匹，绵二十两。

黄门，三千。 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五两。

祗候殿头，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内品，祗候内品，祗侯小内品，贴祗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七百。　　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五两。

云韶部内品，七百。 春、冬绢各四匹，绵十五两。 入内内品管勾，二千。奉替祗应，一千五百。打牧祗应，一千。　春、冬绢各五匹，绵各十五两。

内侍省内常侍，供奉官，十千，　春、冬绢各五匹，内常侍春加罗一匹，冬绵十五两。供奉官冬止加绵二十两。

殿头，五千。高品、高班，三千，　　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各二十两。

黄门，二千。 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

殿头内侍，入内高品，二千。 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

高班内品，一千五百， 衣粮带旧。

黄门内品在京人事，一千。　春、冬各碧罗、碧绫半匹，黄绢、生白绢各一匹，绵八两。

寄班小底，二千。 春、冬绢各十匹。

入内小黄门，前殿祗候内品，北班内品，外处拣来并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及西京内品依北班内品，依旧在西京收管，七百。西京内品，五百。　春、冬绢各五匹，绵各十五两，惟入内小黄门、前殿祗候内品，春、冬绢各四匹。

郢、唐、复州内品，三百。　春、冬绢各二匹。布半匹，钱一千。旧志载内官不详，奉料皆减少。

枢密都承旨，四十千。副都承旨，副承旨，枢密院诸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 已上如带南班官同。

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三十千，　　都承旨以下春、冬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逐房副承旨绢各十三匹。都承旨、承旨春加绫三匹，冬五匹，绵五十两。副都承旨以下，绵各三十两。

中书堂后官，二十千；特支五千。 已上如带京朝官同。

中书、枢密主事，二十千。录事、令史，二千。　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主事已上，冬绵五十两，录事、令史三十两。

主书，七千。守当官，书令史，五千。　春、冬绢各二匹。主书书令史春钱三千，冬绵十二两、钱一千，守当官春钱一千。

自中书、枢密并曾任两府，虽不带职， 曾任两府而致仕同。

宣徽，三司，观文、资政、翰林、端明、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学士，枢密、龙图，天章直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待制，御史台，开封府，节度使至刺史，三馆，秘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诸王府记室、翊善以下至诸王宫教授，知审官院，勾当三班院，纠察刑狱，判吏部铨、南曹，＋-登闻检院、鼓院，司农寺及国子监直讲、丞、簿，河北、河东、陕西转运使，皇子亲王，诸卫大将军至率府副率，两省都知、押班，不带遥郡诸司使、副，两府供奉官以下至内品，惟内品特给一分见钱。

及枢密都承旨以下，并给见钱。馀官并防御使以下诸卫将军、横行、诸司使遥领者，悉一分见钱，二分他物。　其两省都知、副都知遥领刺史以上者，即给一半见钱。

三司检法官，十千。　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愿请前任请受者听，若转京朝官，随本官料钱、衣赐。

权知开封府并判官、推官，　料钱、衣赐并随本官。旧志云：判官三十千，推官二十千，并给见钱。司录，二十千。如差员外郎已上充。随本官料钱、衣赐。

功曹，法曹，十二千。仓、户、士、兵四曹，十千。　差京朝官充，随本官料钱、衣赐。

刑部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法直官、副法直官，十千。　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如转京朝官。随本官料钱、衣赐。

西京军巡判官，十五千。 内开封府转至京官，支本官衣奉。

西京、南京、北京留守判官，河南、应天、大名府判官，三十千。 春、冬绢各十二匹，冬绵二十两。

节度、观察判官，二十五千。 春、冬绢各六匹，冬绵十二两半。

节度副使，三十千。行军司马，二十五千。 如签书本州公事，衣奉依节、察判官。若监当即给一半折支，衣赐、厨料不给。

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二十千。 绵、绢如推官。

留守推官，府推官，节度、观察推官，十五千。 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两。

防御、团练副使。二十千。 如监当即给一半折支。 防御、团练判官，十五千。 《两朝志》云：奉给依本州录事参军，如无，依倚郭县令。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七千，军事判官如本州录事参军之数。

京府司录参军，二十千。诸曹参军，十千。 以京官知者奉从多给。景德三年，诏司录、六曹悉给春、冬衣。

五万户已上州 三京同。

录事参军，二十千；司理，司法，十二千；司户，十千；三万户已上州录事，十八千；司理，司法，十二千；司户，九千。一万户已上州录事，十五千；司理，司法，十千；司户，八千。五千户已上州录事，十二千；司理，司法，十千；司户，七千。不满五千户州录事，司理，司法，十千；司户，七千。别驾，长史，司马，司士参军， 如授士曹，依司士。

文学参军，七千。

东京畿县七千户已上知县，朝官二十二千，京官二十千；五千户已上知县，朝官二十千，京官十八千；三千户已上知县，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三千户已下知县，止命京官，十二千。 已上衣赐并随本官。

主簿，尉，十二千至七千，有四等。 并给见钱。

河南府河南、洛阳县令，三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京朝官及三班知县者，亦许给县令奉。本官奉多者，以从多给。 兼监兵者，止请本奉添给。

岳渎庙令，十千。丞，主簿，七千。 全折。

幕职、州县料钱，诸路支一半见钱，一半折支。 县尉全给见钱。

广东、川峡并给见钱。

元丰制行：宰相，三百千。 衣赐绫、绢、绵皆如旧制。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政和中，以三公为真相。靖康依旧制。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及带宣微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带节度使，四百千。自治平末至元丰四年，如文彦博、吕公弼、冯京、吴充先后为使、副，是年十一月，始诏枢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馀并罢。至是，既罢使、副，只置知院、同知院，直至靖康不改。

知枢密院，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二百千。 衣赐如旧。元祐中，复置签书枢密院事，绍圣中罢。

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四百千。 春服罗三匹，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冬服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绵二百两。旧制，奉钱百二十千，春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罗一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大观间增改。

开府仪同三司，百二十千。 春、冬各小绫十匹，绢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大观二年，以无特任者，遂删去。

特进，九十千。 春、冬各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六十千。 春、冬各小绫七匹，绢二十匹，春罗一匹，绵五十两。

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五十五千。 春、冬各小绫五匹，绢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通议、太中大夫，五十千。 《无丰令》，太中大夫以上丁忧解官，给旧官料钱。

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四十五千。 春、冬各小绫三匹，绢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朝议、奉直、朝请、朝散、朝奉大夫，三十五千。 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

朝请、朝散、朝奉郎，三十千。 春、冬服同正郎。

承议、奉议、通直郎，二十千。 承议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奉议、通直，春、冬各绢七匹。

宣教郎，十七千。 春、冬绢各六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无丰格》：有出身十七千，无出身十四千。六年，敕不以资考有无出身，并十五千，衣无罗。

宣义郎，十二千。 春、冬各绢五匹，冬绵十五两。

承事郎，十千。 春、冬绢各三匹，冬绵十五两。

承奉郎，八千。承务郎，七千。 元丰以来，厘务止支驿料。大观二年，定支。

承直郎，二十五千。 春、冬绢各六匹，绵十二两半。元丰，留守判官、府判官，奉钱三十千，春、冬绢各十二匹，绵二十两；节度、观察判官，奉钱二十五千，春、冬绢各六匹，绵十二两半，凡二等，崇宁二年，改从一等。

儒林郎，二十千。 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两。元丰，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奉钱衣赐如上；防、团军事判官考任合入令录者，奉钱十五千，凡二等。崇宁改从一等。

文林郎，十五千。 春、冬服同儒林。

从事、从政、修职郎，十五千。 从事郎，元丰旧制，考第合入令录

者，视令录支，未合入令录者，视判、司、簿、尉支。从政郎，元丰，三京、州、府、军、监司录、录事参军，五万户以上二十千，三万户以上十八千，一万户以上十五千，五千户以上十二千，不满五千户十千。县令，一万户以上二十千，七千户以上十八千，五千户以上十五千，三千户以上十二千，不满二千户十千，凡二等。崇宁改从一等。

迪功郎，十二千。 元丰，四京军巡判官，十五千。三京，州、府、军、监司法参军，五万、三万户以上十二千，二万户及不满五千户七千。三京、州、府、军、监司户参军，及五万户以上十千，三万户以上九千，一万户以上八千，不满五千户七千，凡三等。崇宁改。初，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言："天下选人奉薄而多少不均，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六十七员，旧请十千、十二千者，增至十五千；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二千一百五十三员，旧请七千、八千、十千者，增至十二千；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员，旧请七千者，增至十二千。月通增奉钱一万二千馀贯，米麦亦有增数。"从之。

太尉，一百千。 春、冬各小绫十匹，春罗一匹，绢十匹，冬绢二十匹，绵五十两。带节度使依本格。

节度使，四百千。 曾任执政以上除，及移镇、初除，及管军，并同旧制。 承宣使，三百千。 即节度观察留后。

观察使，防御使，二百千。团练使，百五十千。刺史，一百千。 自节度使以下至诸卫中郎将，并如旧制。

通侍大夫，三十七千。正侍、宣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大夫，二十七千。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大夫，二十五千。 春、冬绢各十匹，绵二十两。惟通侍大夫十二匹。

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中亮、中卫、翊卫、亲卫、拱卫、左武、右武、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经、武义、武翼郎，二十千。敦武郎，十七千。修武郎，十四千。 春绢五匹，冬七匹，绵二十两。带合门祗候并同。

从义、秉义郎，十千。 带閤门祗候十二千。

成忠、保义郎，五千。 带閤门祗候者九千，并春、冬绢各四匹，冬

绵十五两。

承节、承信郎，四千。 春、冬绢各三匹，钱二千。

进武校尉，三千，进义校尉，二千。 春、冬绢各三匹。

进武副尉，三千。守阙进武副尉、进义副尉、守阙进义副尉，一千。

凡文武官料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 曾任两府虽不带职，料钱亦支见钱。

职钱

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行，六十千。 守，五十五千；试，五十千。

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千。 衣赐，本官例。官小，春、冬服小绫各三匹，绢各十五匹，绵五十两。

左、右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开封尹，行，一百千。 守，九十千；试，八十千。崇宁四年重定。

六曹侍郎， 元祐中，置权六曹书，奉给依守侍朗。绍圣中罢。

行，五十五千。 守，五十千；试，四十五千。

太子宾客、詹事，行，五十千。 守，四十七千；试，四十五千。

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五十千。 守，四十五千；试，四十千。

左、右谏议大夫， 元祐中，置权六曹侍郎，奉给依谏议大夫，绍圣中，罢。

行，四十五千。 守，四十千；试，三十七千。

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千。 守，三十五千；试，三十二千。

秘书监，行，四十二千。 守，三十八千；试，三十五千。

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行，三十五千。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

太子左、右庶子，行，四十千。 守，三十七千；试，三十五千。

七寺少卿，行，三十二千。 守，三十千；试；二十八千。

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尚书左、右司郎中，行，四十千。 守，三十七千；试三十四千。

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行，三十二千。 守，三十千；试，二十八千。

太子少詹事，行，三十五千。 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

太子左、右谕德，行，三十二千。 守，三十千；试，二十九千。

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尚书六曹郎中，行，三十七千。 守，三十五千；试，三十二千。

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行，三十五千。 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 左、右正言，行，三十二千。 守，三十千；试，二十七千。

诸司员外郎，行，三十五千。 守，三十二千；试，三十千。

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行，三十千。 守，二十八千；试，二十五千。

太子侍读、侍讲，行，二十五千。 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

监察御史，行，三十二千。 守，三十千；试，二十七千。

太子中舍，太子舍人，行，二十二千。 守，二十千；试，十八千。

太常、宗正、知大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太医令，行，二十五千。 守，二十二千；试，二十千。

七寺丞，行，二十二千。 守，二十千；试，十八千。

秘书郎，行，二十二千。 守，二十千；试，十八千。

太常博士，著作佐郎，行、守，二十千。 试，十八千。

国了监丞，行，二十二千。 守，二十千。

大理司直、评事，行，二十二千。 守，二十千；试，十八千。

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行，二十千。 守，十八千。

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千。 守，十六千；试，十四千。 秘书省正字，行，十六千。 守，十五千；试。十四千。

御史检法官，主簿，行，二十千。 守，十八千。

宗学、太学、武学博士，行，二十千。 守，十八千；试，十六千。

律学博士，行，十八千。 守，十七千；试，十六千。

太常寺奉礼郎，行，十六千，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千。 守，十六千。 太学正、录，武学谕，行，十八千。 守，十七千；试，十六千。

律学正，行，十六千。 守，十五千；试，十四千。

凡职事官职钱，不言“行”、“守”、“试”者，准“行”给，衣随寄录官例支。及无立定例者，并随寄禄官给料钱，米麦计实数给，应两给者， 谓职钱、米麦。

从多给。承直郎以下充职事官， 谓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

听支阶官请给。 衣及厨料、米麦不支。

唐贞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乱离，国用窘阙，至天祐中，止给其半。梁开平三年，始令全给。后唐同光初，租庸使以军储不充，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复给实钱。

宋初之制，大凡约后唐所定之数。乾德四年七月，诏曰：“州县官奉皆给他物，颇闻货鬻不充其直，责以廉隅，斯亦难矣。至有赋于廛肆，重增烦扰，且复抵冒公宪，自罹刑辟，甚无谓也。汉乾祐中，置州县官奉户，除二税外，蠲其他役，周显德始革其制。自今宜逐处置回易料钱户，每本官所受物，凡一千，分纳两户，恣其贸易，户输钱五百，蠲役之令，悉如汉诏；所赋官物，令诸州计度充一岁所给之数，与蚕盐同时并给之。其万户县令、五万户州录事、两京司录，旧月奉钱二万者，给

四十户，率是为差；簿、尉及户、法掾，旧月奉六千者，增一千，如其所增之数，给与奉户。”是岁，令西川官全给实钱。开宝三年，令西川州县官常奉外别给铁钱五千。四年十二月，诏：“节、察、防、团副使权知州事，节度掌书记自朝廷除授及判别厅公事者，亦给之。副使非知州、掌书记奏授而不厘务者，悉如故，给以折色。”

太平兴国元年，诏曰：“耕织之家，农桑为本，奉户月输缗钱，蠢兹细民，不易营置，罢天下奉户。其本官奉钱，并给以官物，令货鬻及七分，仍依显德五年十二月诏，增给米麦。”二年二月，诏：“诸道所给幕职、州县官奉，颇闻官估价高，不能充七分之数。宜令三分给一分见钱，二分折色，令通判面估定官物，不得亏损其价。”四月，令西川诸州幕职官奉外，更增给钱五千。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奉钱，旧以二分者，自今并给以实价。端拱元年六月，诏曰：“州郡从事之职，皆参赞郡画，助宣条教；而州县之任，并饬躬莅政，以绥吾民。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除川峡、岭南已给见钱外，其诸州府幕职、州县官料钱，旧三分之二给以他物，自今半给缗钱，半给他物。”淳化元年五月，诏：“致仕官有曾历外职任者给半奉，以他物充。”三年十一月，令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幕职州县官料钱，当给以他物者，每千给钱七百。　初，川峡、广南、福建幕职州县，并许预借奉钱。大中祥符间，又诏江、浙、荆湖远地，麟、府等州，河北、河东缘边州军，自今许预借两月，近地一月奉钱。

至道二年诏；先是，京官满三十月罢给，自今续给之。

真宗即位，以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诏有司重定，率优其数。咸平元年六月，诏：“文武群臣有分奉他所而身没，未闻讣已给者，例追索，可悯。自今川峡、广南、福建一季，馀处两月，悉蠲之。”大中祥符七年诏。”三班使臣自今父母亡，勿住奉。”

三年九月，诏群臣月奉折支物，无收其算。五年七月，增川峡路朝官使臣等月给添支。景德四年九月，上以承平既久，赋敛至薄，军国用度之外，未尝广费自奉，且以庶官食贫劝事，遂诏：“自今掌事文武官月奉给折支，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给他物者听。”大中祥符五年，诏文武官并增奉。　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二十千。三司、御史大夫、六尚书中丞、郎、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上将军各增十千。横班诸司各增五千。朝官五品正、中郎将已上、诸司使、副各增三千。京官、内殿承制、崇班、閤门祗候各增二千。供奉官各增一千五百。奉职、借职增一千。余如旧。

自乾兴以后‘，更革为多。至嘉祐始著《录令》。

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录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奉，又给郎官职钱，视嘉祐为优矣。至崇宁间，蔡京秉政，吴居厚、张康国辈，于奉钱、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奉外，又请司空奉，其余傔从钱米并支本色，馀执政皆然，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

武臣奉给

殿前司，自宣武都指挥使三十千，差降至归明神武、开封府马步军都指挥使十五千，凡二等。殿前左、右班虞候三十千，至天武、剩员都虞候十九千，凡四等。殿前班指挥使二十千，至拣中、剩员僚直、广德指挥使十千，凡三等。殿前班都知十三千，至招箭班都知四千，凡七等。殿前班副都知十千，至招箭班副都知三千，凡五等。殿前押班七千，至招箭押班二千，凡五等。散指挥都头复有押班之名者，如押班给焉。兵士内员僚直复有副指挥使、行首、副行首，招箭班亦有行，七千至三千，凡三等。御龙直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虞候十千至三千，凡五等。殿前指挥使五千，至殿侍一千，凡五等。捧日、天武指挥使十千，至拣中、广德指挥使四千，凡四等。捧日、天武副指挥使七千，至擒戎副指挥使三千，凡五等。捧日军使、天武都头五千，至擒戎军使千五百，凡五等。捧日副兵马使三千，至擒戎副兵马使一千，凡四等。天武副都头二千，至广德副都头千五百，凡二等。捧日军将二千，至龙猛、骁骑、带甲剩员军头、十将三百，凡八等。天武将虞候而下五百，至飞猛骁雄将虞候已下三百，凡六等。此奉钱之差也。

其外，月给粟：自殿前班都头、虞候十五石，至广健副都头、吐浑十将二石五斗，凡六等。殿前指挥使五石，鞭箭、清朔二石，凡五等。殿前班都虞候已下至军士，岁给春、冬服三十匹至油绢六匹，而加绵布钱有差。复月给傔粮自十人以至一人。诸班、诸直至捧日、天武、拱圣、龙猛、骁骑、吐浑、归明渤海、契丹归明神武、契丹直、宁朔、飞猛、宣武、虎翼、神骑、骁雄、威虎、卫圣、清朔、擒戎军士，皆给傔一人以至半分，馀军不给焉。

侍卫马军、步军司，自员僚直、龙神卫都虞候月给二十千，至有马劲勇员七千，凡五等。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十千，至顺化三千，凡五等。副指挥使自员僚直、龙神卫七千，至顺化二千，凡七等。军使、

都头自龙、神卫五千，至看船神卫一千，凡七等。副兵马使、副都头自龙、神卫三千，至顺化一千，凡五等。军头、十将自龙、神卫千三百，至顺化三百，凡五等。此外员僚直有行首、副行首、押番军头、都知、副都知之名，自行首五千，至副都知一千，凡六等。而高阳关有骁捷左、右厢都指挥使，月给三十千。开封府有马步军都虞候，月给二十千。六军复有都虞候，月给五千。

员僚直、龙神卫而下，皆月给粟，自都虞候五石，至顺化、忠勇军士二石，凡五等。自都虞候以下至军士，皆岁给春冬服，自绢三十匹至油绢五匹，又加绵布钱有差。复有给傔粮，自十人至一人。其员僚直、龙神卫、云骑、骁捷、横塞、及神卫上将、虎翼、清卫、振武、忠猛军士，皆给傔一人至半分，他军不给焉。　　宣徽院、军头司，自员僚至军士，咸月给钱粟及春冬服有差。

诸道州府厢军，自马步军都指挥使至牢城副都头，凡五等，月给奉钱凡十五千至五百，凡十有二等。自河南府等五十州、府，邓州等三十四州，莱州等一百四十四州、军，广济军等三十九军、监，所给之数，差而减焉，咸著有司之籍。外有给司马刍秣，岁给春、冬服加□、绵、钱、布，亦各有差。

禄粟 自宰相至入内高品十八等

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及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及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微使签书，检校太保签书，及三司使，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太尉，月各一百石。

枢密使带使相，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徽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枢密使、副、知院事带节度使，月各给二百石。

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公事，七十石。权发遣使，三十五石。内客省使，二十五石。

节度使，一百五十石。　管军同。如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并散节度使及带王爵者，并一百石。

留后后改承宣使，观察、防御使，一百石。　管军并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横行遥领者同。惟皇族遥领防御使七十石。

团练使，七十石。　　管军并皇族及军班除充者同。其馀正任并五十石。若皇族并两省都知押班、诸卫大将军、将军、横行遥领者同。

刺史，五十石。　皇族并军班除充者同。其馀正任并管军三十石。两省都知押班、通侍大夫遥领者二十五石。诸卫大将军、将军遥领者十石。横行遥领者全分二十五石，减定十石。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五十石。殿前诸班直、都虞候、龙卫、神卫及诸军都指挥使带遥郡刺史二十五石。

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 管军支六分米，四分麦。

赤令，七石；丞，四石，京府司录，五石。诸曹参军，四石至三石，有二等。畿县知县六石至三石，有四等。主簿、尉米麦三石至二石，有二等。诸州录事，五石至三石，有三等。司理、司法，四石至三石，有二等。司户，三石、二石，有二等。诸县令，五石至三石，有三等。 惟河南洛阳县令随户口支。

簿、尉，三石、二石，有二等。四京军巡、判官，四石。军、监判官，防、团推官，二石。司天监丞，四石。主簿，灵台郎，保章正，二石。 已上并给米麦。

入内内侍省供奉官，四石。殿头，高品，三石。高班，黄门，入内内品，管勾奉辇祗应，入辇祗应，二石。打牧祗应，一石五斗。　已上并给粳米。

祗候殿头，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内品，祗候内品，祗候小内品，贴祗候内品，入内内品，后苑内品，后苑散内品，三石。云韶部内品，一石。 已上并给丹粮。惟云韶内品给细色。

内侍省供奉官，三石。殿头，高品，高班，二石。黄门，一石五斗。 已上并给粳米。

黄门内品在京人事，二石五斗。北班内品，前殿祗候内品，处处拣来并城北班、后苑、把门内品，扫洒院子及西京内品与北班内品，依旧在西京收管，西京内品，郢、唐、复州内品，二石。入内小黄门，一石。寄班小底，四石。 已上并给月粮。惟入内小黄门给细色。

殿头内侍，入内高班，一石。 米麦各半。

熙宁四年，中书门下言：“天下选人奉薄，多少不一，不足以劝廉吏。欲月增米麦、料钱：县令、录事参军三百七十六员，旧请米麦三石者，并增至四石。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县尉二千五百一十三员，旧请米麦两石者，并增至三石。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一百七十二员，旧请米麦二石者，并增至三石。每月通增米麦三千七十馀石。”从之。

元随傔人衣粮　任宰相执政者有随身，任使相至正任刺史已上者有随身，余止傔人。

宰相，并文臣充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枢密使，七十人。　宰相旧五十人衣粮，二十人日食，后加。

枢密使带使相，侍中枢密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及带宣微使，并前两府除节度使及节度使移镇，枢密使、副、知院事带节度使，一百人。

参知政事，文臣充枢密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及宣徽使不带节度使签书枢密院事，节度观察留后知枢密院事并充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并带宣微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五十人。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十五人。权三司使，三十人。权发遣公事，十五人。副使、判官、判子司，五人。　副使、判官权并权发遣同。

观文殿大学士，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十人。资政、端明、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学士，枢密直学士，保和、宣和、延康殿学士，宝文、显谟、微猷阁学士，七人。　旧止给日食，政和月粮二石。

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副使，十人；判官，五人。

节度使，留后改承宣使，观察使。五十人。　管军同。如皇族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上，并散节度使带王爵，及节度观察留后带郡王，并五十人。观察使，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领节度观察留后，五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并横行领观察使，十五人。

防御使，三十人。　管军同。皇族并遥领，并二十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并诸卫大将军，及横行遥领，并十五人。

团练使，三十人。　管军及军班除充者同。其馀除授者，二十人。皇族充及带领，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并横行遥领者，十人。

刺史，二十人。　军班除充者同。其馀除授并管军，十人。皇族充，十五人。两省都知、押班带诸司使，五人。横行遥领全分者，五人。减定者不给。

内客省使。 旧有景福殿使。

二十人。

枢密都承旨，十人。副都承旨，副承旨，诸房副承旨，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七人。逐房副承旨，五人。中书堂后官至枢密院主事已上，各二人。录事，令史，寄班小底，各一人。

傔人餐钱　中书、枢密、宣微、三司及正刺史已上，皆有衣粮，馀止给餐钱。

自判三馆、秘书监、两制、两省带修撰，五千。　朗中以下带修撰者三千。　直馆阁，校理，史馆检讨，校勘，各三千。直龙图阁，审刑院详议官，国子监书库官，五千。　　自修撰已上又有职钱五千，校勘已上三千。

京畿诸司库、务、仓、场监官：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閤门通事舍人，承制，崇班，二十千至五千，凡九等，閤门祗候及三班，十五千至三千，凡十等。内侍，十七千至三千，凡九等。寄班，八千至五千，凡三等。　旧志讹舛，今并从《两朝志》。

茶、酒、厨料之给

学士、权三司使以上兼秘书监，日给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又宫观副使，文明殿学士， 即观文。

次政殿大学士，龙图、枢密直学士，并有给茶。节度使、副以下，各给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二斗。

薪、蒿、炭、盐诸物之给 宰相旧无，后加。

宰相，枢密使，月给薪千二百束。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权三司使，四百束。三部副使，枢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枢密副都承旨，中书提点五房，一百束。开封判官，节度判官，薪二十束，蒿四十束。开封推官，掌书记，支使，留守、节度推官，防、团军事判官，薪十五束，蒿三十束。留守判官，薪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团军事推官，薪十束，蒿二十束。

宰相，枢密使，岁给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馀月一百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三十秤，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龙图阁学士，十五秤。都承旨，二十秤。

给盐：宰相，枢密使，七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宣微使，三司使，三部使，权三司使，二石。节度使，七石。掌兵遥领，五石。留后，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石。 掌兵、遥领皆不给。

给马刍粟者，自二十匹至一匹，凡七等。 其军职，内侍，三班，伎术，中书，枢密、宣微院侍卫，殿前司，皇城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吏属借官马者，其本厩马刍粟随给焉。

给纸者，中书，枢密，宣微，三司，宫观副使、判官，判官，谏官，皆月给焉。 自给茶、酒而下，《两朝志》无，《三朝志》虽不详备，亦足以见一代之制云。

志第一百二十五 职官十二（奉禄制下）

○增给 公用钱 给券 职田

增给

权三司使，知开封府，百千。权发遣三司使，五十千。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三副使，观文殿大学士，三十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 元丰添保和殿大学士。

宫观、三司判官，判子司， 权及权发遣同。 开封府判官，提举诸司库务，管辖三司军大将，提点内弓箭库，二十千。宫观都监、勾当官，十七千。 任都知、押班者，二十千。资政、端明、翰林侍读、 元祐复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绍圣中罢。

龙图、天章学士， 元丰添保和、延康、定文、显谟、徽猷学士。

枢密直、后改 述古殿。

龙图、天章直学士， 元丰添定文、显谟、微猷直学士，保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奠待制。

十五千。 春、冬绫各五匹，绢十七匹，罗一匹，绵五十两。已上大学士至待制，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小即依逐等。大观二年，户部尚书左睿言：“见编修《禄格》，学士添支比正任料钱相去辽邈，如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从二品，大学士添支三十千而已，节度使料钱乃四百千，傔

从、粟帛等称是。或谓大学士有寄禄官料钱，故添支数少。今以银青光禄大夫任观文殿大学士较之，则通料钱不及节度使之半，其厚薄不均明矣。自馀学士视诸正任，率皆不等。欲将职钱改作贴职钱以别之。正任料钱、公使为率，参酌立定。自学士至直阁以上贴职钱，不以内外，并给。观文殿大学士，百千。观文学士，资政大学士，八十千。端明后改延康殿学士，五十千。前执政加二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学士，枢密直改述古学士，四十千。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三十千。待制，二十千。集贤改集英殿修撰，十五千。直龙图阁至直秘阁，十千。”诏从之。宣和三年，户部尚书沈积中、侍郎王蕃言：“元丰法，带职人依《嘉祐禄令》，该载观文殿大学士以下

至直学士，添支钱三等，自三十千至十五千。大观中，因敕令所启请，改作贴职钱，观文大学士至直秘阁，自百千至十千，凡九等。兼增添在京供职米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自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四等，比旧法增多数倍。”又奏：“学士提举在京官，除本身请给外，更请贴职，并差遣添支，比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几及一倍以上，非称事制禄之意。”诏并依元丰法，御史中丞二十千，察案御史十千，籍田令七千；并依元丰三年诏，司农寺丞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熙宁三年，诏广亲、睦亲宅记室、讲书十五千，教授十二千，军巡使十七千，权使及判官七千。已上并元丰制，已下惟增散官而已。

群牧使、副使，开封推官，三司河渠勾当公事、同管勾河渠案公事，十五千。群牧都监，十三千。银台司，审官院，三班院，吏部铨，登闻检院、鼓院，太常礼院主判官，纠祭在京刑狱，群牧判官，监察使，十千。判司农寺，七千。

其知、判诸路州、军、府，有六十千至七千，凡八等。有以官者：三师，三公，六十千。仆射，东宫三师，并曾任中书、枢密，特进，五十千。尚书并左、右丞，东宫三少，金紫光禄大夫至光禄大夫，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待制已上，并横班使、副，三十千。　横班有二百千者。待制已上充益、梓、利、夔州路知州，给铁钱二百千。横班副使知夔州，一百五十千，知诸州、军者，八十千。

大卿监，诸司使、副至供奉官，中大夫至中散大夫，武功郎至秉义郎，閤门祗候已上，十五千。　十五千已上有从州、府地望给者。不系大卿，充益、梓、利、夔知州，给铁钱一百五十千。诸司副使至供奉官、閤门祗候已上知四州同。若知诸州、军，八十千。惟诸司使一百千。　朝官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十千。　朝官权知军、州、府者同。若知四路诸州、府，给铁钱八十千，知军六十千。侍禁、閤门祗候、知诸军、州同。

保义郎，殿直，閤门祗候，八千。　若知四路诸州、军者，给铁钱五十千。

京官十千至七千，有二等。　知四路州、府，给铁钱六十千；知军，五十千。　试衔及州县官，职官兼知春州，七千。有以州望者：河南、大名、荆南、永兴、江宁，杭、扬，潭、并、代州，三十千。应天、真定、凤翔、陕府，秦、青、洪州，二十千。河中，郓、许、襄、孟、滑、郑、沧、刑、澶、贝、相、华、晋、潞、庐、寿、宿、泗、楚、

苏、越、润、常州，十五千。　广州知州，岁七百千，逐月均给。旧月给百千，大中祥符六年，令岁取五百千，馀充添给。益州给铁钱三百千，梓州二百千，夔州百五十千，馀州约铜钱数而给之。

有都总管、经略安抚等使者、河北四路，　真定、瀛州、定州、大名。

陕西逐路，永兴、秦州、渭州、庆州、延州。

河东路，太原。

前任两府，并五十千；谏议、舍人、待制、太中大夫已上，三十千。　并特添二十千。知大名府带河北路安抚使同。知并州带学士即五十千，而无特给。

三路管勾机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石桂州充文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抚使，自谏议、舍人、待制及大卿监、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已上，三十千。　朝臣充广西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安抚管勾经略司公事，即二十。

河北沿边安抚副使、都监以横行使充者，三十千。　自横行副使并诸司使、副至崇班、武功大夫、敦武郎以上充者，二十千。供奉官、秉义郎、閤门祗候充都监，十五千。

同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公事，以横行副使至内殿崇班、敦武郎以上，二十千。

通判，大藩有二十千至十五千者。馀州、军，朝官有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 朝官通判益州，给铁钱八十千，京官六十千。

朝官通判益、梓、利、夔路州、军、府，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签判，朝官十千，京官七千。朝官签判益、梓州，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

三路转运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等税都大发运使，谏议、待制、大卿监以下，太中、中散以上，三十千。朝官充发运使、副，二十千。　武功大夫至武翼郎、诸司使副充发运使副、都监同朝官；充判官，十千。

三门、白波发运使，朝官二十千；朝官充判官，十千，京官七千。诸路转运使、副，朝官宣德郎以下，二十千，任四路者，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判官十千。 任福建、广南东西路，十五千。任益、梓、利、夔四路，给铁钱八十千。 诸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二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任诸路提点刑狱、劝农使副并府界同提点，武郎、内殿崇班已上者，十五千。朝官并秉义郎、供奉官、閤门祗候已上任四路提点刑狱，给铁钱一百五十千。忠翊郎、侍禁、閤门祗候以下，一百千。

诸路副都总管，权总管，都钤辖，路分钤辖，州钤辖，路分都监，有五十千至八千，凡六等。任四路，给铁钱有二百千至一百千，凡三等。

府界及诸路州、府、军、监、县、镇都监、巡检、砦主、监押，自诸司使以下至三班借职，武功大夫至承信郎已上，十五千至五千，凡六等。任四路，给铁钱有一百千至五十千，凡四等。陕西、河东沿边诸族蕃官巡检，自十五千至四千，凡六等。诸路走马承受公事，自从义郎至保义郎。供奉官至殿直，并两省自供奉官至黄门，自十千至五千，凡四等。 任四路，给铁钱自六十千至四十千，

凡三等。府界并诸路州、府、军、监、县、镇监当，朝官七千，京官五千至四千，凡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进义校尉，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自十千至三千，同七等。朝官任川峡州、府、军、监，给铁钱五十千，京官三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二等。三班使臣任四路者，自六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五等。

朝官充陕西及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举、提点铸钱等公事，自二十千至十五千，凡二等。朝官充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及提举宫观，并催遣辇运、催纳，诸州监物务等，自十五千至七千，凡三等。 任四路，给铁钱七十千。

京官充催促辇运、催装斛斗纲船，并诸州监物务等，自七千至五千，凡二等。 任四路，给铁钱五十千。

都大提举修护黄河堤埽岸，诸处巡检，并监北京大内军器库，并蔡河拨发催纲等。并以两省供奉官以下至内品充，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 旧志有诸路都部署、钤辖，有五十千至十五千，凡四等。驻泊都监，兵马都监，有二十千至十五千，凡六等。诸州监场务，朝官供奉以

上七千，京官殿直五千，奉职内品三千，内课颐大者，京朝官与京官同，使臣与兵马监押同。

大中祥符二年，诏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赡本家。添给羊，凡外任给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给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给面，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傔从，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旧志数不同。今从《四朝志》。

建炎南渡以后，奉禄之制，参用嘉祐、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惟兵兴之始，宰执请受权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赐一半，隆兴及开禧自陈损半支给，皆权宜也。其后，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钱、厨食钱，职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职田不及者有茶汤钱，其馀禄粟、傔人，悉还畴昔。今合新旧制而参记之。

元丰定制，以官寄禄。南渡重加修定、开府仪同三司，料钱一百贯。特进，九十贯。 春、冬衣绢各二十五匹，小绫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 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绢各二十匹，小绫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 料钱各五十贯，春、冬绢各十七匹，小绫五匹，春罗一区。冬绵五十两。

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 料钱各四十五贯，春、‘冬绢各二直五匹，小绫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料钱各三十五贯，春、冬绢各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 以上料钱各三十贯，春、冬绢各一十三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议郎。 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一十匹，冬绵三十两。

奉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通直郎。 料钱十八贯，春、冬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

宣教郎。 料钱十五贯，春、冬绢五匹，冬绵十五两。

宣议郎。

料钱十二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

承事郎。 料钱十贯，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五两。

承奉郎。 料钱八贯。

承务郎。 料钱七贯，元丰以来，厘务止支驿料，大观二年定支。

以上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每贯折钱，在京六百文，在外四百文。到任添给驿料。

承直郎。 料钱二十五贯，茶汤钱一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四十束，柴二十束，马一匹，春、冬绢六匹，绵一十二两。儒林郎。料钱二十贯，茶汤钱一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一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冬绵十两，文林郎料钱一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三十束，柴一十五束，春、冬绢各五匹，绵十两。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已上料钱各一十五贯，茶汤钱一十贯，米、麦各二石。迪功郎。料钱一十二贯，茶汤钱一十贯，米麦各一石五斗。以上钱折支中给一半见钱，一半折支。每贯折见钱七百文。厘务日给，满替日住。

武臣请奉：太尉。 料钱一百贯，春服罗一匹，小绫及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

正任节度使。 在光禄大夫之下，初授及带管军同，料钱四百贯，禄粟一百五十石。承宣使。在通议大夫之下，料钱三百贯，禄粟一百石。观察使。在中大夫之下，料钱各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十五石。

防御使。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各十二石五斗。

团练使。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五十贯，禄粟七十石，米麦各九石。诸州刺史。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米、麦各七石五斗。自承宣使以下，不带阶官者为正任，带阶官者为遥郡，遥郡各在正任之下，请奉与次任、正任一同。靖康指挥：遥郡以上奉钱、衣赐、傔人、奉马，权支三分之二。

殿前三衙四厢、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 料钱一百贯文。春、冬服绢各十匹。

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　料钱五十贯，衣同前。

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 同捧日、天武。

龙、神卫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 同殿前。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在光禄大夫之下。

诸卫上将军。 在通奉大夫之下。以上料钱各六十贯，

春、冬绫各五匹，绢各一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五贯，春、冬绫三匹，绢七匹，春罗一匹，绵三十两。

诸卫大将军。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绫三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二十两。

诸卫将军。　在朝奉郎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绫各二匹，绢各七匹，春罗一匹，冬绵十五两。

率府率， 在奉议郎之下。

率府副率。　在通直郎之下。料钱十三贯，春、冬绢各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一十五两。

通侍大夫。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五十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

傔 二十人，马三匹。

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　以上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各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傔二十人，马三匹。

中亮大夫。　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七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傔二十人，马三匹。

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 在中散大夫之下，防御使之上。

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 并在奉直大夫之下，诸司正使之上。以上料钱并二十七贯，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

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 并在朝奉大夫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五贯，厨料米一石、面二石，春绢七匹，冬绢十匹，绵三十两。

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 以上并在朝奉郎之下。钱各二十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

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翼郎，武义郎。 并在承议郎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贯，厨料米、面各一石，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三十两。

训武郎。 料钱一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

修武郎。 料钱一十七贯，春绢五匹，冬绢七匹，绵二十两。

从义郎，秉义郎。 并料钱十贯，带职钱十二贯，春绢四匹，冬绢五匹，绵一十两。

忠训郎，忠翊郎。 并料钱七贯，带职钱十贯，春、冬绢各四匹，冬绵十五两。

成忠郎，保义郎。 并料钱五贯，带职钱七贯，春、冬绢各四匹，绵一十五两。

承节郎，承信郎。 并料钱四贯，春、冬绢各三匹，钱二贯文。

进武校尉。 料钱三贯，春、冬绢各三匹。

进义校尉。 料钱二贯，春、冬绢各三匹。

下班祗应。 各随差使理年不等。自三年至十二月，料钱七百文，粮二石五斗， 春、冬绢各五匹。

进武副尉。 料钱三贯。进义副尉。料钱一贯。

守阙进义副尉。 料钱二贯。

料钱、职钱，绍兴仍政和之旧：宰相，枢密使，料钱月三百贯。 政和左辅、右弼为宰相，绍兴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旧制，春、冬服小绫各二十匹，绢各三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一百两。初，建炎元年指挥，宰执请受并权支三分之二，支赐支一半。

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 料钱二百贯，春、冬服小绫各十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 料钱三百贯，春服罗三匹，权支一匹；小绫三十匹，支二十匹；绢四十匹，支三十匹，冬服绫、绢同。绵二百两，支一百两。

以下职事官并支职钱：开封牧，钱一百贯。 春服罗一匹，小绫、绢各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二十匹。绵五十两。

太子太师，太傅，太保，职钱二百贯。 春服罗一匹，小绫十匹，绢二十五匹，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

少师，少傅，少保，百五十贯。 春、冬服小绫各七匹，绢各二十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御史大夫，六部尚书。 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五匹，绢十七匹，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

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贯。春服同上。

左、右散骑常侍。 行，五十五贯；守，五十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三匹，绢十五匹，罗一匹，冬绫、绢同，绵五十两。

权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六曹侍郎并同常侍，太子宾客。 行，五十贯；守，四十七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七匹，绢二十匹，罗一匹，冬绫、绢同，绵三十两。

太子詹事。 钱、衣同宾客，小绫各止三匹。

给事中，中书舍人。 行，五十贯；守，四十五贯；试，四十贯。服同詹事。

左、右谏议大夫。 行，四十五贯；守，四十贯；试，三十七贯。馀

同舍人。

权六曹侍郎。 职钱四十贯，绢同上。

太常、宗正卿。 行，三十八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春、冬衣随官序。

秘书监。 行，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三十五贯。

七寺卿，国子祭酒。 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

太常、宗正少卿，秘和少监。 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

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左、右司郎中。 行，四十贯；守，三十七贯；试，三十五贯。

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 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

太子少詹事。 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

太子左、右谕德。 行，三十三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九贯；

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 行，三十七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

左、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 同上。

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 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

左、右正言。 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七贯。诸司员外郎。 同司谏。

少府、将作、军器少监。 行，三十贯；守，二十八贯；试，二十五贯。

太子侍读、侍讲。 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

监察御史。 同正言。

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 行，二十贯；守，十九贯；试，十八贯。

太常丞，太医令，宗正丞，知大宗正丞，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 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绍兴元年指挥，宣教郎任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簿、正、司直，添给职钱一十六贯，指挥每月特支米三石。

七寺丞。 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

秘书郎。 行，二十二贯；守，二十贯；试，一十八贯。

太常博士。 同七寺丞。

著作佐郎。 同秘书郎。

国子监丞。 同七寺丞。

大理司直、评事。 同著作郎。

少府、将作、都水监丞。 行，二十贯；守，十八贯。

秘书省校书郎； 行，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

正官。 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

御史台检法、主簿，九寺簿， 行，二十贯；守，十八贯。

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太学、武学博士。 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试，十六贯。今诸王府翊善、赞读、直讲、记室料钱，并支见钱。

律学博士。 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

太常寺奉礼郎。 十六贯。

太常寺太祝、郊社令。 行，十八贯、守，十六贯。

太官令。 十六贯。 五监主簿。 行，十八贯；守，十六贯。

太学正、录，武学谕。 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

律学正。 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

枢密院官属：都承旨，承旨。 料钱四十贯，职钱三十贯，承旨二十五贯。春服罗一匹，小绫三匹，绢十五匹，冬服小绫五匹，绢十五匹，绵五十两。

副都承旨。 料钱三十贯，职钱二十贯，副承旨、诸房副承旨十五贯，若诸房副承旨同主管承旨司公事，加五贯。春衣罗一匹，绢十五匹，冬绢同，绵三十两。

检详诸房文字。 职钱三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

计议、编修官。 添支钱十贯，第三等折食钱二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

凡诸职事官职钱不言“行”、“守”、“试”者，准“行”给。职事官衣，如寄禄官例，及无立定则例者，随寄禄官给。职料钱、米麦计实数给，两应给者，从多给。 谓职钱、米麦。

诸承直以下充职事官， 谓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

听支阶官请受、添给。诸称请受者，谓衣粮、料钱，馀并为添给。

旧制，观文殿大学士，三十贯。 米三石，面五石。

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二十贯。 米三石，面五石。

资政、保和殿学士，十五贯。 米三石，面五石，同上。春、冬小绫各五匹，绢各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直学士，十五贯。 春、冬小绫各三匹，绢各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同。

先是，大观，或言添支厚薄不均，其后，自学士而下改名贴职钱： 观文殿大学士； 贴职钱一百贯文，米麦各二十五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 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 贴职钱八十贯，米麦同，添支钱十贯，添支米面同。

资政、保和殿学士； 贴职钱七十贯，米麦同，添支米面同，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绵五十两。罗一匹，

端明殿学士； 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 正三品，贴职钱四十贯，米麦各一十石，添支米二石，面五石，万字茶二斤，春、冬绫五匹，绢一十七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龙图、天章、宝文、徽奠、敷文阁直学士，保和殿待制； 贴职钱三十贯，米麦各一十七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 贴职钱二十贯，米麦各一十二石五斗，春、冬绫各三匹，绢一十五匹，春罗一匹，冬绵五十两。

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 以上贴职钱各一十五贯。

直龙图、天章、宝文阁，直显谟、徽猷、敷文阁，直秘阁。 以上贴职钱各一十贯。

宣和间，罢支贴职钱，仍旧制添支。绍兴因之，令诸观文殿大学士至保和殿大学士料钱、春冬服随本官；资政殿学士至待制料钱随本官，春、冬服从一多给。又诸学士添支钱，曾任执政官以上者，在京、外任并支；其馀在京支，外任不支。米、面、茶、炭、奉马、傔人衣粮，内外任并给。酒、添支、马草料，外任勿给。外依祖例添支， 如六部尚书而下职事官，分等第支厨食钱，自十五贯至九贯，凡四等，并依宣和指挥。修书官折食钱，监修国史四十千，史馆修撰、直史馆、本省长贰三十七贯五百，检讨、著作三十五贯，并依自来体例。

有特旨添支。如绍兴元年指挥：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正、司直，博士，添职钱一十贯。六年指挥：五寺、三监、秘书、大宗正丞，太常博士，著作、秘书、校书郎，著作佐郎，正字，大理寺正、司直、评事，台簿，删定官，检、鼓、奏告院，特支米三石计议、编修官二石。

禄粟及随身、兼人：宰相，一百石，绍兴：三公，侍中，中书、尚书令，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并为宰相。随身七十人。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一百石，随身五十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一百石，旧制百五十石。随身一百人。太尉，一百石，随身五十人。节度使，禄粟已具奉禄类。随五十人，承

宣使，元随五十人。观察使，防御使，元随三十人。团练使，已上并具奉禄类。元随三十人。诸州刺史，同上。元随二十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协忠、中侍、中亮大夫，禄粟、傔人并具奉禄类。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旨挥使遥郡团练使，五十石，傔十人。 龙、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同。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二十五石，傔五人。 龙、神卫诸军都指挥使带遥郡刺史同。

诸学士添支米已附于前，今载：观文殿大学士，傔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傔十人。资政、保和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傔七人。枢密都承旨，傔十人；副都承旨、诸房副承旨，七人。其馀京畿守令、幕职曹官，自十石、七石、五石至于二石各有等。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逐房副承旨，自七人、五人至于一人各有数。因仍前制，旧史已书。凡任宰相、执政有随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随，馀止傔人。

绍兴折色：凡禄粟每石细色六斗米麦中支。管军给米六分，麦四公。随身、元随、傔人粮，每斗折钱三十文，衣□绢每匹一贯。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

公用钱

自节度使兼使相，有给二万贯者。其次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节度观察留后，五千贯至二千贯，凡四等。观察使，三千贯至二千五百贯，凡二等。防御使，三千贯至千五百贯，凡四等。团练使，二千贯至千贯，凡三等。刺史，千五百贯至五百贯，凡三等。亦有不给者。 观察使以下在禁军校者，皆不给。

京守在边要或加钱给者，罢者如故，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咸平五年，令河北、河东、陕西诸州，皆逐季给。

京师月给者：玉清昭应宫使，百千。景灵宫使，崇文院，七十千。会灵观使，六十千。祥源观都大管勾，五十千。御史台，三百千。大理寺，二百五十三千。刑部，九十六千。舍人院，二十千。太常寺，二十五千，秘阁，二十千。宗正寺，十五千。太常礼院，起居院，十千。门下省，登闻检院、鼓院，官诰院，三班院，各五十千。

岁给者：尚书都省，银台司，审刑院，提举诸司库务司，每给三十千，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馀文武常参官内职知州者，岁给王千至百

千，凡十三等，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少卿监以上，有增十千至百千者。淳化元年九月，诏诸州、军、监、县无公使处，遇诞降节给茶宴钱，节度州百千，防、团、刺史州五十千，监、三泉县三十千，岭南州、军以幕府州县官权知州十千。

给券

文武君臣奉使于外，藩郡入朝，皆往来备饔饩，又有宾幕、军将、随身、牙官，马驴、橐驼之差：节、察俱有宾幕以下；中书、枢密、三司使有随身而无牙官、军将随；诸司使以上有军将、橐驼。馀皆有牙官、马□卢

，惟节、察有宾幕。诸州及四夷贡奉使，诸司职掌祗事者，亦有给焉。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厅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傔。

京朝官、三班外任无添给者，止续给之。京府按事畿内，幕职、州县出境比较钱谷，覆按刑狱，并给券。其赴任川峡者，给驿券，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券，入本路给驿券，皆至任则止。车驾巡幸，群臣扈从者，中书、枢密、三司使给馆券，馀官给仓券。

职田

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税，晋有刍　田，后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齐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内外官各给职田，五代以来遂废。咸平中，令馆阁检校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及远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税，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原例。州县长吏给十之五。自馀差给。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十顷，兵马都监押、砦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通判、幕职之数而均给之。

景德二年七月，诏诸州职田如有灾伤，准例蠲课。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请天下纳职田以助振货。帝曰：“奇未晓给纳之理。然朕每览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窬往制，不能自备牛种，水旱之际又不蠲省，致民无告。”遂罢奇奏，因下诏戒饬之。

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

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又十馀年，至庆历中，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官四顷。凡节镇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三顷。其馀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使副，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砦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者，视昔为庶几焉。

至熙宁间，复诏详定：

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馀州及军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并十顷，馀小军、监七顷。通判、藩府八顷，节镇七顷，馀州六顷。留守、节度、观察判官，藩府五顷，节镇四顷。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视本州判官，馀视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视万户县簿、尉，馀视不满万户者。

发运、转运使、副，视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视馀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举官，视藩府通判。同提举，视万户县令。发运司干当公事，视节镇通判。转运司管干文字，提刑司检法官，提举常平仓司干当公事，视不满万户县令。蔡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干机宜文字，府界提点司干当公事，视节镇判官。

总管，视节镇知州。路分钤辖，视馀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视节镇通判。藩府都监，视本州判官。诸路正将，视路分都监；副将，视藩府都监。走马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都大巡河，并视节

镇判官。巡检，堡砦都监，砦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视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砦监当，并视本县簿、尉。诸路州学教授，京朝视本州判官，选人视本州曹官。

又诏："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以本路职田令逐州军岁以子利稻麦等拘收变钱，从本司以一路所收钱数，又纽而为斛斗价直，然后等第均给。"自熙宁三年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转运使，六百石。钤辖二员，各五百石。转运判官，视钤辖。通判二员，各四百五十石。签判，节推，察推，知录，干当粮料院，监军资库，都监，都巡检，巡检，系大使臣。走马承受，京朝官知县，各二百石。内职官系两使支掌以上资序者同。如系初等及权入者，各一百五十石。监商税、市卖院、交子务，系京朝官或大使臣充者。视职官。城外巡检，监排岸，十县巡检， 系三班使臣者。 各一百五十石。司理，司户，司法，府学教授， 系敕扎正授者。

监甲仗库，各一百石。知眉、蜀、彭、雅、邛、嘉、简、陵州，永康军，视成都通判。其通判减三之一。知威、黎茂州，视眉、蜀通判。其都监，监押，驻泊，都巡检， 系大使臣者。

签判，推、判官， 系两使职官并支掌以上资序。

知录，京朝官并职官知县，监棚口镇，系京朝官。视成都职官。监押，巡检，同巡检，驻泊，系三班使臣。初等职官或权入职官，录事参军，县令，试衔知县，视成都城外巡检。司理，司户，司法，诸县主簿、尉，应监当场务选人监税、监盐，巡辖马铺， 系三班使臣。

视成都曹官。应诸县令佐系职员权摄者不给。岁有丰凶，则数有少剩，皆随时等级为之增减。初，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职田，诲等以成都路岁收子利稻麦、桑丝、麻竹等物逐处不同，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自知成都府以下官属等第均定。及再诏详定，而三路数少，均分不足，用定到成都路数目以闻，中书再行详定，而有是诏。

元丰中，诏熙河、泾原、兰州路州军官属职田，每顷岁给钱钞十千。以其元给田及新造之区，募弓箭手及留其地以为营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职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变两川之法，无给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广此意，以限月之法，变而均给。士大夫贪冒者，或穷日之力以赴期会，或交书请属以幸权摄，奔竞之风长，廉耻之

节丧。乞复元丰均给之法，以养士廉节。”从之。

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入，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大观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养廉，无法制以防之，则贪者奋矣。奸吏挟肥瘠之议，以逞其私，给田有限，课入无算，祖宗深虑其弊，以提点弄狱官察之，而未尝给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岁提点刑狱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积年利病，壅于上闻。元丰旧制，检法官，其属也，当视其长。自元祐初并提举常平司职事入提刑司，兼领编敕，遂将提举官合给之数拨与提刑司，参详修立，而检法官亦预焉。”诏依旧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书省以县令之选轻，措置自不满五千户至满万户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阴；六百斛，常之宜兴。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处；川峡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入均给，令固不得而独有。今欲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应县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催促摽拨。

宣和无年诏：“诸路职官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县召客户、税户，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诸县多窬法抑都保正长，及中上户分佃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认租课。闻之恻然。应违法抑勒及诡名委保者，以违诏论；灾伤检放不尽者，计赃以枉法论；入己者以自盗论。”

靖康元年，诏诸路职田租存田亡者，并与落租额。绍兴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摽拨，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融，须管数足。又诏将空闲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催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民代纳，或额外过数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

其不廉之害。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籴本，转收马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操也。

若其顷亩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 谓三京、颍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开德、临安府，秦、扬潭、广州。

二十顷。发运、围运使副，总管，副总管，知节镇，一十五顷。知馀州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一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通判藩府，八顷。知馀军及监，并通判节镇州，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干办公事，七顷。通判馀州及军，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 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都监，发运、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 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馀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馀州判官、学教授， 并谓承务郎以上者。

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

军、监判官，馀州推官，馀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砦都监，砦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 谓承直郎以下。

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三顷。馀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 谓承直郎以下。

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砦监当及监堰，二顷。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货上一（农田）

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是故食货而下，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宗伯掌邦礼，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司马掌邦政，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农用八政”，农，食货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货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范》八政之意欤。

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然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自速祸败。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百五十年之间，公私粗给而已。

考其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向使究其所为，勉而进于王道，亦孰能御之哉？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何哉？内则牵于繁文，外则挠于强敌，供亿既多，调度不继，势不但已，徵求于民；谋国者处乎其间，又多伐异而党同，易动而轻变。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又谓汉文、景之殷富，得诸黄、老之清静，为黄、老之学者，大忌于纷更，宋法果能然乎？时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财，其数有限，国家用财，其端无穷，归于一是，则“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

疾，用之者舒”之外，无他技也。

宋旧史志食货之法，或骤试而辄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则徒重篇帙，约之则不见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为鉴者焉。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农田，二曰方田，三曰赋税，四曰布帛，五曰和籴，六曰漕运，七曰屯田，八曰常平义仓，九曰课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动关民生；国以民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为十有四卷云。

农田之制　自五代以兵战为务，条章多阙，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

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其后以烦扰罢。初，农时，太宗尝令取畿内青苗观之，听政之次，出示近臣。是岁，畿内菽粟苗皆长数尺。帝顾谓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资，固当尽复其租税。”

端拱初，亲耕籍田，以劝农事。然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于一家，即弃去；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闻而思革其弊，会知封丘县窦玭言之，乃诏赐绯鱼，绢百匹；擢太子中允，知开封府司录事，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数月罢之。时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租税减耗，赋役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敝。乃诏：“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赋税，

招辑流亡，惠恤孤贫，窒塞奸幸，凡民间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赀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

言者谓江北之民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官借钱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属时雨沾足，帝虑其耕稼失时，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

“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积谷而务农，盐铁榷酤斯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夐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

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扰之，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

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赋租，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丰寡、农亩肥硗，均配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令益树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制。候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籴钱，或以市餱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纳，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帝览之喜，令靖条奏以闻。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埆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

宰相吕端谓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以其状付有司。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奏。乃以靖为京西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帝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费官钱数多，万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寝。

真宗景德初，诏诸州不堪牧马闲田，依职田例招主客户多方种莳，以沃瘠分三等输课。河朔戎寇之后，耕具颇阙，牛多瘠死。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且令有司议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罢，民始务农创什器，遂权除生熟铁度河之禁。是岁，命权三司使丁谓取户税条敕及臣民所陈田农利害，与盐铁判官张若谷、户部判官王曾等参详删定，成《景德农田敕》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谓等又取唐开元中宇文融请置劝农判田，检户口、田土伪滥；且虑别置官烦扰，而诸州长吏除当劝农，乃请少卿、监为刺史、合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事，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兼本路劝农使。诏可。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六年，免诸路农器之税。明年，诸州牛疫，又诏民买卖耕牛勿

算；继令群牧司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

天禧初，诏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丰稔，或已奏丰稔而非时灾沴者，即须上闻，违者重置其罪。先是，民诉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水田不得过期，过期者吏勿受；令、佐受诉，即分行检视，白州遣官覆检，三司定分数蠲税；亦有朝旨特增免数及应输者许其倚格，京畿则特遣官覆检。太祖时，亦或遣官往外州检视，不为常制；伤甚，有免覆检者。至是，又以覆检烦扰，止遣官就田所阅视，即定蠲数。时久罢畋游，令开封府谕民，京城四面禁围草城，许其耕牧。三年，诏民有孝弟力田、储蓄岁计者，长吏倍存恤之。

初，朝议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四年，始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所至，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

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时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及寺观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毋以为例。繇是寺观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顷岁中人至涟水军，称诏市民田给僧寺，非旧制。"诏还民田，收其直入官。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帝敦本务农，屡诏劝劭，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沈厚载出怀、卫、磁、相、邢、洺、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京东转运司亦言："济、兖间多闲田，而青州兵马都监郝仁禹知田事，请命规度水利，募民耕垦。"从之。是秋，诏曰："仍岁饥歉，民多失职。今秋稼甫登，方事敛获，州县毋或追扰，以妨农时。刑狱须证逮者速决之。"

帝每以水旱为忧，宝元初，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庆历三年，诏民犯法可矜者别为赎令，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谓民重谷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然卒不果行。参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职，唐命相判尚书六曹，或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请于职事中择其要者，以辅臣兼领。"于是以贾昌朝领农田，未及施为而仲淹罢，事遂止。皇祐中，于苑中作宝岐殿，每岁召辅臣观刈谷麦，自是罕复出郊矣。

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限，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民被灾而流者，又复其蠲复，缓其期招之。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已上，议赏；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

久之，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置屯田，或欲遂废唐州为县。嘉祐中，唐守赵尚宽言土旷可辟，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废。得汉邵信臣故陂渠遗迹而修复之，假牛犁、种食以诱耕者，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岁满当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兴辑，特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复留再任。时患守令数易，诏察其有实课者增秩再任，而尚宽应诏为天下倡。后太守高赋继之，亦以能劝课被奖，留再任。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又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五赋约之。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而开宝之数乃倍于景德，则谓之所录，固未得其实。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治平四年，诏曰：“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其委安抚、转运司敕戒州县吏，省事息民，无夺其时。”“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税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输五分，二十年输七分，著为令。”

神宗熙宁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纮复修水渠，溉田六千顷，诏迁一官。权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科役皆免。贬汝州四县客户，不一二年便为旧户纠抉，与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窜，田土荒莱。欲乞置垦田务，差官专领，籍四县荒田，召人请射。更不以其人隶属诸县版籍，须五年乃拨附，则五年内自无差科。如招及千户以上者，优奖。”诏不置务，余从所请。

明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埠、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民占荒逃田若归业者，责相保任，逃税者保任为输之。已行新法县分，田土顷亩、川港陂塘之类，令、佐受代，具垦辟开修之数授诸代者，令照籍有实乃代。

中书议劝民栽桑。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县约以为赀，升其户等耳。宜申条禁。”于是司农寺诸立法，先行之开封，视可行，颁于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奏：“自大名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种。”从之。

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首起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委之以政。诏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间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

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今者浚发德音，使畎亩之民得上封事。虽其言辞鄙杂，皆身受实患，直贡其诚，不可忽也。”

初，熙宁六年，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然长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且蠲所负罚金。兴平县抑民田为牧地，民亦自言，诏悉还之。元祐四年，诏：“濒河州县，积水冒田。在任官能为民经画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

崇宁中，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其后，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在官三年，无隳损堙塞者赏之。京畿提点刑狱王本言：“前任提举常平，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一万二千余顷入稻田务，已佃者五千三百余顷，尚虑令、佐不肯究心。”诏比开垦碱地格推赏。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令、佐而下以差减磨勘年。

八年，权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任谅奏：“高邮军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顷，楚州九百七十四顷，泰州五百七十二顷，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顷，以六路计之，何可胜数。欲诸县专选官按籍根括。”诏无丞处委他官，余并从之。

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监司、守令官带劝农，莫副上意，欲立四证验之：按田莱荒治之迹，较户产登降之籍，验米谷贵贱之价，考租赋盈亏之数。四证具，则其实著矣。”命中书审定取旨。五年，诏：“江东转运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顷一十六亩，两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顷，召人出租，专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粮。”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七年，又诏：“内外宫观舍置田，在京不得过五十顷，在外不得过三十顷，不免科差、徭役、支移。虽奉御笔，许执奏不行。”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诱农民，归业者振贷之，蠲欠租，免耕牛税。五年，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大略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使为农，以耕田之羡。杂纽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一马，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

匹。 此方百里之县所出赋税之数。

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二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绵绢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寻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七月，诏：知兴国军王綯、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民垦田，各增一秩。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劾。”从之。 先是，臣僚言：“近诏州县拘籍被虏百姓税赋，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实，其间有父母被虏儿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虏而亲属偶归者，一概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

十月，募佃江东、西闲田，三等定租：上田亩输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

五年五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 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其后以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而旷土尚多，户部复立格上之：每州增垦田千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诏颁之诸路。增，谓荒田开垦者；亏，谓熟田不因灾伤而致荒者。 又令县具归业民数及垦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转运，转运岁上户部，户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上谕辅臣曰：“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之意。”

六年，减江东诸路逃田税额。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乞委通判一员均平赋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实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违十年之限及流徙僻远卒未能归者，望诏有司别立限年。”户部议：“自复降赦日为始，再期五年，如期满无理认者，见

佃人依旧承佃。中原士民流寓东南，往往有坟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给还。”从之。十一年，复买牛贷淮南农户。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亦言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为两浙路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椿年请先往平江诸县，俟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不增税额。十三年，以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直显谟阁徐林议沮经界，停官远徙。以民田不上税簿者没官，税簿不谨书者罪官吏。时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陈首追正。”椿年为之轻刑、省费甚众。

十四年，以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寻以母忧去，以两浙转运副使王鈇权户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诏户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务使赋税均而无扰。又因兴国军守臣宋时言，诏诸州县违期归业者，其田已佃及官卖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给还。十六年，王鈇以疾罢。十七年，复以李椿年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先是，真州兵烬之余，疮痍未复，洪兴祖为守，请复租二年，明年又复请之，自是流民浸归。十八年，垦荒田至七万余亩。

十九年，诏敕令所删定官郑克行四川经界法。克颇峻责州县，所谓“省庄田”者，虽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税其伍。通判嘉州杨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违令，下不扰民，则仁政得矣。”召诸邑令谓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谨行之。无愧于心，何畏焉？”事迄成，为列郡最。其后，民有诉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罢之。上谓秦桧曰：“若下田受重税，将无以输。”桧曰：“臣已谕户部侍郎宋贶，有未均处亟与改正。”二十年，诏：两淮沃壤宜谷，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广官庄。知资州杨师锡言：有司奉行失当，田亩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税产。于是降诏曰：“椿年乞行经界，去民十害，今闻浸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与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贶罢。二十六年正月，上谓辅臣曰：“经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绪，不为不善。今诸路往往中辍，愿得一通晓经界者款曲议之。”会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上书，言蜀中经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点刑狱，毕经界事。

三月，户部言："蜀地狭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租十年，次边半之，满三年与其业。愿往者给据津发。"上曰："善。但贫民乍请荒田，安能便得牛、种？若不从官贷，未免为虚文，可令相度支给。"四月，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望凡荒闲田许人划佃。"户部议：期以二年，未垦者即如所请；京西路如之。诏以时升为司农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汤鹏举言，离军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顷，为世业。所在郡以一岁奉充牛、种费，仍免租税十年，丁役二十年。

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诣经界不均县裁正，今已迄事。此后吏民尚敢扇摇以疑百姓者，乞重置于法。"从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归业之民，以熟田为荒，不输租。今令给甲输税，自明年始，不实，许人告，以为田赏之。"户部议："期逾百日，依匿税法。"诏可。三十年，初令纯州平江县民实田输税，亩输米二升四合。

孝宗隆兴元年，诏："凡百姓逃弃田宅，出三十年无人归认者，依户绝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二月，三省、枢密院言："归正人贫乏者散居两淮，去冬淮民种麦甚广，逃亡未归，无人收获。"诏诸郡量口均给，其已归业者毋例扰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虽在江南，荒田甚多，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射，免税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又诏楚州给归正人田及牛具、种粮钱五万缗。

六年二月，诏曰："朕深惟治不加进，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凡是数者，卿等二三大臣为朕任之。"十有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务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大略谓："浙西低田恃堤为固，若堤岸高厚，则水不能入。乞于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要处，官以钱米贷田主，乘此农隙，作堰增令高阔，则堤成而水不为患。方此饥馑，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泾浜断流，车畎修筑，尤为省力。"诏令胡坚常相度以闻。其后，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瀚，欲晓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告劳。从之。

七年二月，知扬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残之久，未行租税，民

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然闻之官者十才二三，咸惧后来税重。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之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罚。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赏格，募人开耕荒田，给官告绫纸以备书填，及官会十万缗充农具等用。以种粮不足，又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三万石。

淳熙五年，诏：“湖北佃户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亩，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营田，其增税、划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今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或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何以劝力田哉？止宜实田起税，非特可戢告讦之风，亦见盛世重农之意。”诏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余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

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八年五月，诏曰：“乃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茧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是岁连雨，下田被浸，诏两浙诸州军与常平司措置，再借种粮与下户播种，毋致失时。十有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

先是，知扬州郑良嗣言：“两淮民田，广至包占，多未起税。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满适旱，乞更展一年。”诏如其请。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

绍熙元年，初，朱熹为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经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会臣僚请行闽中经界，诏监司条具，事下郡。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

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原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说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辅臣请行于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会农事方兴，熹益加讲究，冀来岁行之。细民知其不扰而利于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前诏遂格。熹请祠去。五年，蠲庐州旱伤百姓贷稻种三万二千一百石。

庆元元年二月，上以岁凶，百姓饥病，诏曰：“朕德菲薄，饥馑荐臻，使民阽于死亡，夙夜惨怛，宁敢诿过于下耶？顾使者、守令所与朕分寄而共忧也，乃涉春以来，闻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亩，捐沟壑，咎安在耶？岂振给不尽及民欤？得粟者未必饥，饥者未必得欤？偏聚于所近，不能均济欤？官吏视成而自不省欤？其各恪意措画，务使实惠不壅，毋以虚文蒙上，则朕汝嘉。”

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祐旧法。从之。

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盖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虑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己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知婺州赵{与心}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与心}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

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

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籍民产，戒非不严，而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违戾官吏，重置典宪。"是岁，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经界将以便民，虽穷阎下户之所深

愿，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尽乐。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则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谓推排，非昔之所谓自实也。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捷而易行；自实者，责之于人户，则散漫而难集。嘉定以来之经界，时至近也，官有正籍，乡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为乡都者不过按成牍而更业主之姓名。若夫绍兴之经界，其时则远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鳞差栉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万，稽其亩步，订其主佃，亦莫如乡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经界而辟自实者，正谓是也。州县能守朝廷乡都任责之令，又随诸州之便宜而为之区处，当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从之。

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已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见于史者，汇其始末而悉载于篇，有足鉴者焉。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于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三年，定州县圩田租额充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

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额。

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本朝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于是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初，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其后堤坏，岁旱，民皆阻饥。七年，守臣吕颐浩始募民修复，以广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张成巳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其后比部员外郎李咏言，淮西高原处旧有陂塘，请给钱米，以时修浚。知江阴军蒋及祖亦请浚治本军五卸沟以泄水，修复横河支渠以溉旱。乃并诏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闻。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环言："临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为积水所浸。缘溪山诸水并归太湖，自太湖分二派：东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东北一派由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决浦故道，俾水势分派流畅，实四州无穷之利。"诏两浙漕臣视之。

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璨言："太湖者，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患。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复尝开浚。今诸浦湮塞，又非前比，计用工三百三十余万，钱三十三万余缗，米十万余斛。"于是诏监察御史任古复视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诚便，若依所请，以五千功，月余可毕。"诏以激赏库钱、平江府上供米如数给之。二十九年，子潚又言："父老称福山塘与丁泾地势等，若不浚福山塘，则水必倒注于丁泾。"乃命并浚之。

隆兴二年八月，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于是知湖州郑作肃、知宣州许尹、知秀州姚宪、知常州刘唐稽并乞开围田，浚港渎。诏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惰，平江府委陈弥作，常州、江阴军委叶谦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枢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吴芾言："昨守绍兴，尝请开鉴湖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水无泛滥，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今尚有低田二万余亩，本亦湖也，百姓交佃，亩直才两三缗。欲官给其半，尽废其田，去其租。"户部请符浙东常平司同绍兴府守臣审细标迁。从之。

乾道二年四月，诏漕臣王炎开浙西势家新围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旋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开诸围田，凡租户贷主家种粮债负，并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孙大雅代还，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支港相贯，西北可入于江，东南可达于海。旁海农家作坝以却碱潮，虽利及一方，而水患实害邻郡；设疏导之，则又害及旁海之田。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不惟可以泄水，而旱亦获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于是以两浙转运副使姜诜与守臣视之，诜寻与秀常州、平江府、江阴军条上利便。诏："秀州华亭县张泾闸并淀山东北通陂塘港浅处，俟今年十一月兴修；江阴军、常州蔡泾闸及申港，明年春兴修；利港俟休役一年兴修；平江府姑缓之。"三年三月，诜使还，奏："开浚毕功，通泄积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臣已谕民趁时耕种。恐下户阙本，良田复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贷给种粮。"又奏措置、提督、监修等官知江阴军徐藏等减磨勘年有差。

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复三县一十余堰，灌溉之利及于邻邦，诏介直秘阁、利路转运判官。七年，王炎言："兴元府山河堰世传汉萧、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举史炤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用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拱。

八年，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叶衡言："奉诏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内宁国府惠民、化城旧圩四十余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于是诏奖谕判宁国府魏王恺，略曰："大江之堧，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然水土斗啮，从昔善坏。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怀勤

止，深用叹嘉。”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于是乃降诏曰：“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尧、汤盛时，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备先具也。豫章诸郡县，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实；高仰之地，雨不时至，苗辄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乎？唐韦丹为江西观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广也。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山，川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潴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

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岘言：“昨奉诏遍走平江府、常州、江阴军，谕民并力开浚利港诸处，并已毕功。始欲官给钱米，岁不下数万，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诏常熟知县刘颖特增一秩，余论赏有差。三年，赐皇子判明州魏王恺诏曰：“陂湖川泽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为州实治鄞，鄞之乡东西凡十四，而钱湖之水实溉其东之七。吏惰不虔，葑菼芜翳，利失其旧，农人病焉。卿临是邦，乃能讲求利便而浚治之，遂使并湖七乡之田，无异时旱干之患，其为泽岂浅哉。剡奏彻闻，不忘嘉叹。”

十年，大理寺丞张抑言：“陂泽湖塘，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乞责县令毋给据，尉警捕，监司觉察。有围裹者，以违制论；给据与失察者，并坐之。”既而漕臣钱冲之请每围立石以识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诸郡遵守焉。

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湮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庆元二年，户部尚书袁说友等言：“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湮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贤、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后，凡官民围裹者尽开之。又令知县并以“点检围田事”入衔，每岁三四月，同尉点检有无奸民围裹状，上于州，州闻于朝。三年遣官审视，及委台谏察之。二年二月，佑贤、澄使还，奏追毁临安、平江、嘉兴，湖、常开掘户元给佃据。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属贵戚不体九重爱民之心，止为一家营私之计，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饬：自今有陈状者，指名奏劾，必罚无赦。”

开禧二年，以淮农流移，无田可耕，诏两浙州县已开围田，许元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嘉定三年，臣僚言："窃闻豪民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裹，又影射包占水荡，有妨农民灌溉。"于是复诏浙西提举司俟农隙开掘。七年，复临安府西湖旧界，尽蠲岁增租钱。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鉴湖，溉田几半会稽，兴化之木兰陂，民田万顷，岁饮其泽。今官豪侵占，填淤益狭。宜戒有司每岁省视，厚其潴蓄，去其壅底，毋容侵占，以妨灌溉。"皆次第行之。

宝庆元年，以右谏议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间已开浙西围田租钱，盖税额尚存，州县迫民白纳故也。宝祐元年，史馆校勘黄国面对："围田自淳熙十一年识石者当存之，复围者合权其利害轻重而为之存毁，其租或归总所，或隶安边所，或分隶诸郡。"上曰："安边所田，近已拨归本所。"国又奏："自丁未已来创围之田，始因殿司献草荡，任事者欲因以为功，凡旱干处悉围之，利少害多，宜开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东水伤，除九年圩田租，减四分。

绍兴二十七年，赵子潚奉诏措置镇江府沙田，欲轻立租课，令见佃者就耕；如势家占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诏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诏户部员外郎莫濛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潚、邓根、孙荩视诸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间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为经量，实逼县官按图约纽，惟务增数，以希进用。有力之家初无加损，贫民下户已受其害。因小利扰之，必致逃移，坐失税额。"因极论之。二月，诏："沙田、芦场止为势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例根括。"六月，以孙荩措置沙田灭裂，罢之。诏："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余如旧。置提领官田所掌之，不隶户部。"二十九年，以莫濛经量沙田、芦场失实，责监饶州景德镇税，遂诏尽罢所增租。

三十二年九月，赵子潚言："浙西、江东、淮东沙田，往年经量，有不尽不实处，为人户包占。期以今冬自陈，给为己业，与免租税之半；过期许人告，以全户所租田赏之。其芦场量力轻租。"诏以冯方措置。十有一月，方滋疏论沙田。上问："沙田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捐。"陈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唯恐有伤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诏勿行。

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东、江东路沙田芦场，顷亩浩瀚，宜立租税，补助军食。"诏复令梁俊彦与张津等措置。二年，辅臣奏："俊

彦所上沙田、芦场之税，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彦所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其间或已充己业，起税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并估卖、立租。诏蔡洸、梁俊彦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诏提领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芦场租钱并归户部。十月，遣官实江、淮沙田、芦场顷亩，悉追正之。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绍兴元年，以军兴用度不足，诏尽鬻诸路官田。五年，诏诸官田比邻田租，召人请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十之二。六年，诏诸路总领谕民投买户绝、没官、及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贼徒田舍及逃田充官庄，其没官田依旧出卖。二十年，凡没官田、城空田、户绝房廊及田，并拨隶常平司；转运、提刑、茶盐司没入田亦如之。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学田为势家侵佃者，命提学官觉察。又命拨僧寺常住绝产以赡学。户部议并拨无敕额庵院田，诏可。初，闽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给僧寺、道院，中下者给士著流寓。自刘夔为福州，始贸易取赀。迨张守帅闽，绍兴二年秋。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余悉令民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以诸路卖官田钱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初，尽鬻官田，议者恐佃人失业，未卖者失租。侍御史叶义问言：“今尽鬻其田，立为正税，田既归民，税又归官，不独绝欺隐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东刑狱使者邵大受亦乞承买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于是诏所在常平没官、户绝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并拘卖。二十九年，初，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充行在马料及籴钱。四月，诏令出卖。七月，诏诸路提举常平官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分水令张升佐、宜兴令陈ＲＫ以卖田稽违，各贬秩罢任。九月，浙东提举常平都絜以卖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诏承买荒田者免三年租。

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四年四月，江东路营田亦令见佃者减价承买，期以三月卖绝，八月住卖；诸路未卖营

田，转运司收租。七年，提举浙西常平李结乞以见管营田拨归本司，同常平田立管庄。梁克家亦奏："户部卖营田，率为有力者下价取之，税入甚微，不如置官庄，岁可得五十万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于黄冈、麻城立官庄二十二所。九年，以司农寺丞叶翥等出卖浙东、西路诸官田，以登闻检院张孝贲等出卖江东、西路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闽、广卖官田钱四百余万缗。

淳熙元年，臣僚言："出卖官田，二年之间，三省、户部困于文移，监司、州郡疲于出卖。上下督责，不为不至，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输者才十二。盖卖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后，率先投状；若中下之产，无人属意，所立之价，轻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业输租，数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六年，诏诸路转运、常平司，凡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复括数卖之。绍熙四年，以臣僚言住卖。庆元元年八月，江东转运提举司以绍熙四年住卖以后续没官田，依乡价复召人承买，以其钱充常平籴本。十有一月，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四年，诏诸路召卖不行田，复实减价，其沙砾不可新处除之。

开熙三年，韩侂胄既诛，金人讲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藉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与北方绝好，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

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朝士有异议者，丞相贾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帝曰："当一意行之。"浙西安抚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买，所以免和籴而益邦储，议者非不自以为公且忠也。然而未见其利，而适见其害。近给事中徐经孙奏记丞相，言江西买田之弊甚详，若浙西之弊，则尤有甚于经孙所言者。"因历述其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

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

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所遣刘良贵、陈时、赵与时、廖邦杰、成公策等推赏有差。邦杰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经者。分置庄官催租，州县督庄官及时交收运发。

五年，选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岁七月，彗见于东方。下诏求言，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三学六馆皆上封章；前秘书监高斯得亦应诏驰驿上封事，力陈买田之失人心、致天变；谢枋得校文江东运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陈得失。未几，萧规等真决黥隶，枋得、山京相继被劾，斯得虽予郡，寻罢之。

咸淳三年，京师籴贵，勒平江、嘉兴上户运米入京，鞭笞囚系，死于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谓：买田本以免和籴，今勒其运米，害甚于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庄官弊甚，尽罢之。令诸郡公租以三千石为一庄，听民于分司承佃，盗易者以盗卖官田论。其租于先减二分上更减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诏："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田主，令率其租户为兵。"而宋祚讫矣。

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货上二（方田 赋税）

方田　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

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其均当，勿拘以五。七年，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以三年为任。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诸路及开封府界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余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定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后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各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北两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县加一员，点检官每路二员。未几，诏诸路添置指教

官不得过三员，又不专差点检官，从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内选差。五年，诏罢方田。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十一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时废业失所。监司其悉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沃，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则积多而至一顷，止以柴蒿之直，为钱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税；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间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折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十等之上，受税十一，不改元则；十等之中，数及十五亩，十等之下，数及二十亩，方比上等受一亩之税，庶几上下轻重皆均。"诏诸路概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户山园，如盐田例免方量均税。

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并不躬亲，行纎拍峰、验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台受诉，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县者是也。诏望常平使者检察。"二年，遂诏罢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诱归业；荒闲田土，召人请佃。自今诸司毋得起请方田。诸路已方量者，赋税不以有无诉论，悉如旧额输纳；民逃移归业，已前逋欠税租，并与除放。

赋税　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

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所以纾民力。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两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

旧诸州收税毕，符属县追吏会钞，县吏厚敛里胥以赂州之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诏禁止。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民输夏税，所在遣县尉部弓手于要路巡护，后闻扰民，罢之，止令乡耆、壮丁防援。

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岁起纳二税，前期令县各造税籍，具一县户数、夏税秋苗亩桑功及缘科物为帐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长吏厅，县籍亦用州印，给付令佐。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

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峡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又并加一月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不同，有司临时奏裁。继而以河北、河东诸州秋税多输边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纳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限前毕，减选，升资。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毋得禁系。中国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钱千。川蜀尚循旧制，牛驴死，革尽入官，乃诏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言：“本路蚕桑数少，而金价颇低。今折徵，绢估少而伤民，金估多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

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从之。

咸平三年，以刑部员外、直史馆陈靖为京畿均田使，听自择京朝官，分县据元额定税，不得增收剩数；逃户别立籍，令本府招诱归业；桑功更不均检，民户广令种植。寻闻居民弗谕朝旨，翦伐桑柘，即诏罢之。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二年，颁《幕职州县官招徕户口旌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四年，诏禁之。雍熙初，尝诏荆湖等路民输丁钱，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输身丁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诏诸路支移税赋勿至两次，仍许以粟、麦、荞、菽互相折输。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则视当时所须焉。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刿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丁谓尝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

福州王氏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授券予民耕，岁使输赋。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州县赋入有籍，岁一置，谓之空行簿，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置，谓之实行簿，以藏有司。天圣初，或言实行簿无用，而率民钱为扰，罢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韩渎言：“天下赋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则耗登之数无从钩考。请复置实行簿。”诏再闰一造。至庆历中复故。

时患州县赋役之烦，诏诸路上其数，俾二府大臣合议蠲减。又诏曰：“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议赏。”既而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得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庀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既而诏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支移、折变，前期半岁书于榜以谕民，有未便者听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诏：“广西赋布，匹为钱二百。如闻有司擅损其价，重困远人，宜令复故。”州郡岁常先奏雨足岁丰，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得蠲者，乃下诏申饬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视旧额十之三，命著于法。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责转运司裁损，岁终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言，又令折科为平估，毋得害农。久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复变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农。虽屡戒敕，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吏即时上闻。”然有司规聚敛，罕能承帝意焉。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州、桂阳

监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岁减十余万石。既而漳、泉、兴化亦第损之。嘉祐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衡、道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驰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塘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塘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沧州之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才均数郡田而止。

景德中，赋入之数总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

神宗留意农赋，湖、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屡裁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元丰三年，诏：诸路支移折税，并具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支移二税于起纳钱半岁谕民，使民宿办，无仓卒劳费。时有司往往缓期，故申约之。州县又或令民输钱，谓之“折斛钱”，而籴贱颇用伤农。海南四州军税籍残缺，吏多增损，辄移税入他户，代输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岁移输朱崖军，道远，民以为苦。至是，用体量安抚朱初平等议，根括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止令输钱于朱崖自籴以便民。

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绝税役，江、浙所得逃户凡四十万一千三百有奇，为书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琮盖用贯石万数立赏，以诱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翟恩言：“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近闻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二十亩，恐其势再致转徙。望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帝每遇水旱，辄轻驰赋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阁未尝绝；赋输

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为常。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

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粜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籴以实价折之，则无损于民。"

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

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

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

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戩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诏申戒焉。

宣和初，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

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旧税租加耗，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民输头子钱。熙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益增焉，至是悉罢。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

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

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农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偿，则无受者；弃之而遁，则质其妻孥。上下相蒙，民无所措手足。利归贪吏，而怨归陛下。愿重科敛之罪，严贪墨之刑。”诏漕司究实以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著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薄，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

六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绸绢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绸绢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谏王搢言：“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敛，则所科归之下户。”诏户部申严禁之。十有二月，诏淮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艺，朕甚悼之。监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养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复何赖焉！其各勤乃职，察民之侵渔纳贿者，按劾以闻。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贷。”是岁，两浙转运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限起发。自是以为例。

七年二月，诏：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　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

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

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昔未输之税并归之官，诏奖谕而可之。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蠲所置产凡和买、科敷，诏特从之。后，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陛下哀悯元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越数年间，俊复乞免岁输和买绢，三省拟岁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俊惶悚，力辞赐绢。

十五年，户部议："准法，输官物用四钞，　曰户钞，付民执凭；曰县钞，关县司销簿；曰监钞，纳官掌之；曰住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

毁失县钞者，以监、住钞销凿；若辄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亩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输绵、绸、税绢、茶绢、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麦，有亩输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絁钱、醋息钱、曲引钱，名色不一。荆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议者希朝廷意，谓流民已复，可使岁输十二，频岁复增，积逋至二十余万缗。曹泳为户部侍郎，责偿甚急。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窠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纣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

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赍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 此孝宗初诏也。

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输盐钱二百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经界之时均纽正税，又令带输丁盐绢作折帛钱。至隆兴元年，始用知县姜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输。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剩钱十万缗为民代输夏税，是后守臣时有代输者。五月，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数外妄有科折，计赃定罪。”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 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输苗乞取法》， 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八年，蠲绍兴府增起苗米四万九千余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输常赋，似为过优，比议者欲从实起税而开陈首之门。殊不思朝廷往年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履亩而税，孰肯远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议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平籴以实边，则所省漕运亦博。望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年增输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诏户部议之。

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承德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于州，州毋取之于县，县销民欠籍，书其名数，谕民通知。”诏可。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六年，以谏议大夫谢廓然言：“州县违法科敛，侵渔日甚，其咎虽在县令，而督迫实由郡守。县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需横取，监司悉行按劾，无详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核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使州县之力浸纾，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移漂荡之患。”八年，诏监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扰者荐之，烦扰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检放旱伤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淮曰：“若尽令核实，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检放。惟宁国数最多，可令漕司核实而蠲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

秘书监杨万里奏：“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也，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财可积，财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赋可减，赋减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　时金主璟新立，万里迓使客于淮，闻其蠲民间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除田租，使虚誉达于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言也。

二年，诏曰：“朕惟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以来，蠲除甚

赋，颁宣宽条，嘉与四方臻于安富。郡守、县令，最近民者也。诚能拊循惠爱，以承休德，庶几政平讼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闻科敛先期，竞务办集，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椎剥，而民之安否不恤。财计之外，治理蔑闻，甚不称朕委属之意。国用有常，固在经理，而非掊克督趣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谊，此朕所贵于守令者。继自今以轸恤为心，以牧养为务，俾民安业，时予汝嘉。”

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　　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折钱，二分本色。

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蠲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尝觉汉史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仿汉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示民先知减数，则吏难为欺，民拜实赐矣。”从之。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尤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纾民力；欲纾民力，当纾州县，则邸第、寺观之常赋，不可姑息而不加厘正也。望与二三大臣亟议行之。”诏可。

建炎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绍兴二年，诏伪造券旁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诏诸州勘合钱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

所谓钞旁定帖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间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直。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三月足输送行在，旱伤及四分以上者听旨。

三十一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所收窠名，七分隶经、总制，三分属系省。至是，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请从本所措置拘收，以供军用，诏从之。凡嫁资、遗嘱及民间葬地，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卢、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乾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言："四川立限拘钱数百万缗，婺州亦得钱三十余万缗，他路恬不加意。"诏："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陈，再期百日输税，通判拘入总制帐。输送及十一万缗者，知、通推赏；违期不首，及输钱违期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进《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建炎三年，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自蜀有西师，益、利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钱。 川峡布绢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

四年秋，遂尽起元丰以来诸路常平司坊场钱， 元丰以来封桩者。

次科激赏绢， 是年初科三十三万匹，俟边事宁即罢。绍兴十六年，减利、夔三万匹，惟东、西川三十万匹至今不减。

次奇零绢估钱， 即上三路纲也，岁三十万匹。西川匹理十一引，东川十引。自绍兴二十五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六引。

次布估钱， 成都崇庆府、彭汉邛州、永康六郡，自天圣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后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余万匹，为钱二百余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余万引。

次常平司积年本息， 此熙、丰以来所谓青苗钱者。建炎元年，遣驾部员外郎喻汝砺括得八百余万缗，至是，取以赡军矣。

次对籴米， 谓如户当输税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故谓之对籴。 及他名色钱。 如酒、盐等。

大抵于先朝常赋外，岁增钱二千六十八万缗，而茶不预焉。自是军储稍充，而蜀民始困矣。

绍兴五年，浚召拜尚书右仆射，以席益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益颇侵用军期钱，开诉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计犹不给。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迨代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言："四川地狭民贫，祖宗时，正税重者折科稍轻，正税轻者折科稍重，二者平准，所以无偏重偏轻之患。百有余年，民甚安之。近年，漕、总二司辄更旧法，反覆纽折，取数务多，致民弃业逃移。望并罢之，一遵旧制。"诏如所请，令宪臣察其不如法者。

七年三月，迨以赡军钱粮令四路漕臣分认，而榷茶钱不用，蜀人不以为是。九月，浚罢，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十有一月，以直秘阁张深主管四川茶马，迨请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并兼四川转运副使。席益以忧去，枢密直学士胡世将代之。十月，鼎罢，秦桧独相。九年，和议成。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宣谕陕西还，以金四千两、银二十万两输激赏库，皆取诸蜀者。会吴玠卒，以世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焘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上谕辅臣曰："焘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横敛，宜令减以纾民。"成都帅行民事，自焘始。世将奏以宣抚司参议官井度兼四川转运副使。

十一年正月，赵开卒。自金人犯陕、蜀，开职馈饷者十年，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其后计臣屡易，于开经画无敢变更。然茶、盐、榷酤、奇零绢布之征，自是为蜀之常赋，虽屡经蠲减而害不去，议者不能无咎开之作俑焉。

十月，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十二年，世将卒，改宣抚使。十三年，刚中献黄金万两。十五年正月，刚中奏减成都路对籴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转运使，以其事归宣抚司。刚中寻以事忤秦桧，于是置四川总领所钱粮官，以太府少卿赵不弃为之。又改命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十六年，刚中奏减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创增酒钱三万四千缗。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充边费。十七年，以户部员外郎符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召刚中赴行在，不弃权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司事。

先是，刚中奏："本司旧贮备边岁入钱引五百八十一万五千道，如拨供岁计，即可对减增添，宽省民力。"诏李璆、符行中参酌减放。于是减四川科敷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两川布估钱三十六万五千缗，夔路

盐钱七万六千缗，坊场、河度净利抽贯税钱四万六千余缗，又减两川米脚钱四十二万缗。时宣抚司降赐库贮米一百万石，乃命行中酌度对籴分数均减。

十八年，罢四川宣抚司，以璆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宣抚司降赐库钱，除制置司取拨二十万缗，余令总领所贮之。二十二年，总领所奏蠲诸路欠绍兴十七年以前折估籴本等钱一百二十九万余缗，米九万八千七百余石，绫、绢一万四千余匹。先是，自讲和后，岁减钱四百六十二万缗有奇，朝廷犹以为重。二十四年，遣户部员外郎钟世明同四川制、总两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减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潼川府秋税脚钱四万缗，利路科斛脚钱十二万缗，两川米脚钱四十万缗，盐酒重额钱七十四万缗，激赏绢九千余匹，合一百六十余万缗；蠲州县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籴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万缗。

是时，朝廷虽蠲民旧逋，而符行中督责犹峻，蜀人怨之。于是以萧振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亿，诏制置萧振、总领汤允恭、主管茶马李涧、成都转运判官许尹、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措置宽恤，于是之望奏减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萧振等言，减三川对籴米十六万九千余石，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缗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匹一千；又减韩球所增茶额四百六十二万余斤，茶司引息虚额钱岁九十五万余缗。

初，利州旧宣抚司有积缗二百万，守者密献之朝，下制置司取拨。振曰："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又将取诸民乎？请留其半。"是岁振卒，李文会代之。二十八年，文会卒，中书舍人王刚中代之。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籴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

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税契钱三十七万余缗。三年，蠲川、秦茶马两司绍兴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县侵用及民积欠六十六万四千九百余缗。四年，又诏：四川诸州欠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瞻军诸窠名钱物，暨退剥亏分之数，及漏底折欠等钱，并蠲之。蠲成都人户理运对籴米脚钱三十五万缗。淳熙十六年诏："四川岁发湖、广总领所纲运百三十五万六千余贯，自明年始，与免三年。当议对减盐酒之额，制置、总领同诸路转运、提刑司条上。其湖、广岁计，朝廷当自给之。"

绍熙三年，蠲潼川府去年被水州县租税，资普荣叙州、富顺监凡夏

输亦如之。寻又诏："本路旱伤州县租税，官为代输及民已输者，悉理今年之数。"四年，蠲绍熙三年成都、潼川两路奇零绢估钱引四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余道，潼川府激赏绢一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匹。又诏：四川州县盐、酒课额，自明年更放三年。

嘉定七年，再蠲四川州县盐、酒课额三年，其合输湖、广总领所纲运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军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将利、河池两县各蠲十之五，以经兵也。

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货上三（布帛 和籴 漕运）

布帛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绸、绢、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絁。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须，则有司下其数供足。自周显德中，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

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等物，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烦民。初，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太祖不许。太宗太平兴国中，停湖州织绫务，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诏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段匹，不须买织，民间有织卖者勿禁。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至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

天圣中，诏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透背、欹正之半，罢作绫花纱。明道中，又减两蜀岁输锦绮、绫罗、透背、花纱三之二，命改织绸、绢以助军。景祐初，遂诏罢输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闾巷皆禁用。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复减半。既而又减梓路岁输绢三之一，红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

至是，三司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自西边用兵，军须绸绢，多出益、梓、利三路，岁增所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嘉祐三年，始诏宽三路所输数。治平中，岁织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

神宗即位，京师米有余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京东转运司请以钱三十万二千二百贯给贷于民，令次年输绢，匹为钱千，随夏税初限督之。诏运其钱于河北，听商人入中。

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绸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广渊以陈汝羲所进羡余钱五十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于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故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渊辈，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于青苗。然安石右广渊，颢、常言卒不行。二月，诏移巴蜀羡财，市布帛储于陕西以备边，省蜀人输送及中都漕挽之费。

七年，两浙察访沈括言："本路岁上供帛九十八万，民苦备偿，而发运司复以移用财货为名，增预买绸绢十二万。"诏罢其所增之数。八年，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等，虽稍丰稔，犹当五七岁带输。安石以为不然，言于神宗曰："预买绸绢，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往岁李稷有请，因从之。近方镇监司争以宽恤为事，不计有无，异日国用阙，当复刻剥于民尔。"

元丰以来，诸路预买绸绢，许假封桩钱或坊场钱，少者数万缗，多者至数十万缗。其假提举司宽剩钱者，又或令以绢帛入常平库，俟转运司以价钱易取。三年，京东转运司请增预买数三十万，即本路移易，从之。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四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易，籴粮储于边，期以一年毕。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绍圣元年，两浙丝蚕薄收，和买并税绸绢，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绸绢；又令转运司以所输钱市金银，遇蚕丝多，兼市纱、罗、绸、绢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场输布不如样，监司、通判贬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损其直，后似此者勿受。

尚书省言："民多愿请预买钱，宜视岁例增给，来岁市绸绢计纲赴

京。”左司员外郎陈瓘言：“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提点京东刑狱程堂亦言：“京东、河北灾民流未复，今转运司东西路岁额无虑二百万匹两，又于例外增买，请罢之。”乃诏诸路提举司勿更给钱，俟蚕麦多，选官置场。崇宁中，诸路预买，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城郭户并准赀力高下差等均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一年为额，旧不给者如故。江西和买绸绢岁五十万匹，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自盐钞法行，不复给盐，令转运司尽给以钱，而卒无有，逮今五年，循以为常，民重伤困。大观初，诏假本路诸司封桩钱及邻路所掌封桩盐各十万缗给之。其后提举常平张根复言：“本路和买，未尝给钱，请尽给一岁蚕盐，许转运司移运或民户至场自请。”而江西十郡和买数多，法一匹给盐二十斤，比钱九百，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转运司得盐不足，更下发运司会积岁所负给偿。

尚书省言大观库物帛不足，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罗、绫、纱一千至三万匹各有差。二年，又令京东、淮南、两浙市绢帛五万及三万匹，并输大观库；又四川各二万，输元丰库。江东西如四川之数，输崇宁库。而州县和买，有以盐一席折钱六千，令民至期输绸绢六匹，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诏递加其罪。坊郭户预买有加至四五百匹，兴仁府万延嗣户业钱十四万二千缗，岁均千余匹，乃令减半均之。

两浙和买并税绸绢布帛，头子钱外，又收市例钱四十，例外约增数万缗，以分给人吏。政和初，诏罢市例钱。诸路绸绢布帛比价高数倍，而给直犹用旧法，言者请稍增之，度支以元丰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给散而已。江东和买，弊如江西，比而才给二百，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则，不及则准丝价补纳以钱，两准二百有余。宣和三年，诏提刑司厘正以闻。先是，成都、河北预买，官户许减半，四年，令旧尝全科者如旧。即又以两浙多官户，令预买通敷。七年冬，郊祀，河北、京东和买科取物帛丝绵等数并免，以供奉物给降，其所蠲贷，几数百万。

初，预买绸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十二月，诏令转运司各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给者，并论以违制。然有司鲜能承顺焉。靖康元年，命转运司以常平钱前一季预备，如正月之期给之，毋贷以他物而损其数。京东州县勿以迁移户旧数科著业人，仍先除其数，俟流民归业均敷。余路亦如之。

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转运副使王琮

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绸绢，岁为匹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八百，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五月，诏每岁预买绵绢，令登时给其直。又诏江、浙和预买绢减四分之一，仍给见钱，违者置之法。绍兴元年，初赋鼎州和买折帛钱六万缗，以赡蔡兵。以两浙夏税及和买绸绢一百六十余万匹，半令输钱，匹二千。二年，以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自此始。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絁七万匹，西川、广西布七十七万匹，成都锦绮千八百余匹，皆有奇。

三年三月，以两浙和买物帛，下户艰于得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缗。初，洪州和买，八分输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帅臣胡世将请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绢直踊贵，请匹增为五千匹。户部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江西残破之余，和预买绢请折输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力。匹输钱五千省，比旧直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直，匹多一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敛也。物不常贵，则绢有时而易办；钱额既定，则价无时而可减。"于是诏江西和买绢匹折输钱六十省，愿输正色者听。是冬，初令江、浙民户悉输折帛钱。当是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缗，重以增戍之费，令民输绸者全折，输绢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钱由此愈重。

九年正月，复河南，减折帛钱匹一千，未几又增之。十七年，减折帛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二十年，诏："广西折布钱因张浚增至两倍以上，今减作一贯文折输。"二十九年，中书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钱，地里遥远，宜就近储之。诏除徽、处、广德旧折轻货，余州当折银者输钱，愿输银者听，浙西提刑司、三总领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并输行都，至是，始外储之以备军用。

乾道四年，减两浙、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之半。六年，知徽州郏升卿代还，奏："州自五代时陶雅守郡，妄增民赋，至今二百余年，比邻境诸县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之税科折尤重，请赐蠲免。"九年，诏徽州额外创科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缗，及元认江东、两浙运司诸处绢一万六千六百余匹，并蠲之。

绍熙五年，诏两浙、江东西和买绸绢折帛钱太重，可自来年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后别听旨。所减之钱，令内藏、封桩两库拨还。

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友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弊："乞将余杭县经界元科之额配以绢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敷一匹，衮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末产之民。如此则吏不得而制民，民无资于诡户，救弊之良策也。"说友又奏："贯头均科之法行，则县邑无由多取，乡司无所走弄，而诡挟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吏立为异论以摇之。"诏令集议。二年，吏部尚书叶翥等议请如帅漕所奏推行之，诏可。

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乃六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望将三等以上户减半，四等以下户权罢。"寻以杭之和买绢编重，均十二万匹于两浙。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言："两浙和买，莫重于绍兴，而会稽为最重。缘田薄税重，诡名隐寄，多分子户。自经界后至乾道五年，累经推排，减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据亩均输，可绝诡户之弊。"淳熙八年，诏两淮漕臣吴琚与帅臣张子颜措置。子颜等言："势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谓如浙东七州，和买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无科额，合台、明、衢、处、婺之数，不满一十三万；而绍兴一郡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则是以一郡视五郡之输而又赢一万有奇，此重额之弊也。又如赁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科配；酒坊、盐亭户，以其尝趁官课，难令再敷；至于坍江落海之田，坏地漂没；僧道寺观之产，或奉诏蠲免；而省额未除，不免阴配民户，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诡户之患起。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诡户者志于规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贯之间立为砧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真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实管田产钱一十五贯以上并科和买，其一十五贯以下则存而不敷，庶几伪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于是诏："绍兴府攒宫田园、诸寺观、延祥庄并租牛耕牛合蠲和买，并于省额除之；坊场、盐亭户见敷和买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减租税物力，并核实取旨。"

十一年，臣僚言两浙、江东西四路和买不均之弊，送户部、给舍等官详议。郑丙、丘崈议，亩头均科之说至公至平，诏施行之。十六年，知绍兴府王希吕言："均敷和买，曩者亟于集事，不暇核实，一切以为诡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于和买，贫民始不胜其困。乞将创科和买二万五十七匹有奇尽放，则民被实惠矣。于是诏下户和买二万五十余匹住催一年，又减元额四万四千匹有奇；均敷一节，令知绍兴府洪迈从长施行。绍熙元年，迈定其法上之，诏依所措置推行，于是绍兴贫民下户稍宽矣。

和籴　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咸平中，尝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缗钱百八十万、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使籴粟实边。继而诏：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则止。大中祥符初，三路岁丰，仍令增籴广蓄，靡限常数。后又时出内库缗钱，或数十万，或百万，别遣官经画市籴，中等户以下免之。

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颇多积谷，请每岁和市，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转饷道远，遣常参官就置场和籴。河北又募商人输刍粟于边，以要券取盐及缗钱、香药、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受盐于两池，谓之入中。陕西籴谷，又岁预给青苗钱，天圣以来，罢不复给，然发内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禁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籴北界粟麦为兵储最为大患。"遂诏岢岚、火山军闲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然竟无益边备，岁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贾趋之，罢三路入中，悉以见钱和籴，县官之费省矣。

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备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甚广，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东南及西盐钞法经久通行利病以闻。知熙州王韶建议："依沿边和籴例，以一分见缗、九分西钞，别约价，募入中者。凡边部入中有阙，则多出京钞或饶益诱之，以纾用度。"是岁，河东并边大稔，诏都转运使李师中与刘庠广籴，积五年之蓄。复命辅臣议，更与陕西并塞刍粮之法，令转运司增旧籴三分，以所籴亏羡为赏罚，仍遣吏按视。而陕西和籴，或以钱、茶、银、绸、绢籴于弓箭手。

八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继而知太原韩绛复请和籴于元数省三分，罢支钱、布，乞精选才臣讲求利害。诏委陈安石。元丰元年，安石奏："河东十三州一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

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三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旧支钱、布相半，数既奇零，以钞贸易，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以其钱令并边州郡和市封桩，即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朝廷以为然，始诏河东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并罢，以其钱付漕司，如安石议。因用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别议立法，除河外三州理为边郡宜免，余十一州可概均籴。下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

元丰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辅兼措置河北籴便司。明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周辅专其任，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计置封桩粮草并归之。六年，诏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措置。未几，手诏周辅：今河朔丰成，宜广收籴。是岁，大名东、西济胜二仓，定州衍积、宝盈二仓与瀛之州仓皆成，周辅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仓廪皆充实，见储粮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诏赐同措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罢畿内和籴。

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不从。明年，又虑元价贱，神、龙卫及诸司每石等第增钱收籴，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符以后，有低价抑籴之弊，诏禁止之。

其曰博籴：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俟秋成博籴。崇宁五年，又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其曰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迥奏总管王君万负熙、河两川结籴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余两。乃遣蔡确驰往本路劾之，君万及高遵裕皆坐借结籴违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宁初，蔡京行于陕西，尽括民财以充数。五年，以星变讲修阙政，罢陕西、河东结籴、对籴。

其曰俵籴：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力。"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之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为官吏赏罚。

其曰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于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祐二年，尝以麦熟下诸路广籴，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其曰寄籴：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七年，诏河北瀛、定二州所籴数以钜万，而散于诸郡寄籴，恐缓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运。李南公、王子渊俱言："寄籴法行已久，且近都仓，缓急运致非难。"于是寄籴卒不罢。

其曰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其曰劝籴、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议行之。鄜延经略使钱即言："劝籴非可以久行。均籴先入其斛斗乃给其直，于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无斛斗，必须外籴，转有烦费。"疏奏，坐贬。时又诏河北、河东仿陕西均籴，知定州王汉之坐沮格夺职罢。未几，遂立均籴法。三年，以岁稔，诸路推行均籴。五年，言者谓："均籴法严，然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乃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低裁其价，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籴，诏约止之。宣和三年，方腊平，两浙亦量官户轻重均

籴。明年，荆湖南、北均籴，以家业为差。劝籴之法，其后浸及于新边，鄯廓州、积石军蕃部患之。

自熙宁以来，王韶开熙河，章惇营溪洞，沈起、刘彝启交址之隙，韩存宝、林广穷乞第之役，费用科调益繁。陕西宿兵既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讨，军费最甚于他路。帝先虑科役扰民，令赵离廉问，颇得其事。又以粮饷粗恶，欲械斩河东、泾原漕臣，以励其余，卒以师兴役众，鲜克办给。又李稷为鄜延漕臣督运，诏许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道毙者不在焉。于是文彦博奏言："关陕人户，昨经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瘵已甚。为今之计，正当劳来将士，安抚百姓，全其疮痍，使得苏息。"明年，优诏嘉答。初，西师无功，议者虑朝廷再举，自是，帝大感悟，申饬边臣固境息兵，关中以苏。

哲宗即位，诸老大臣维持初政，益务绥静，边郡类无调发，第令诸路广籴以备蓄积，及诏陕西、麟府州计五岁之粮而已。绍圣初，乃诏河北镇、定、瀛州籴十年之储，余州七年。其后陕西诸路又连岁兴师，及进筑鄯、湟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谏曰："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贷内藏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即今所在粮草尽乏，漕臣计无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时，唯深察臣言，裁决斯事。若更询主议大臣，窃恐专务兴师，上误圣听。"主议大臣，指章惇也。时内藏空乏，陕西诸路以军赏银绢数寡，请给于内藏库，诏以绢五十万匹予之。帝谓近臣曰："内库绢才百万，已辍其半矣。"

蔡京用事，复务拓土，劝徽宗招纳青唐，用王厚经置，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岁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五年，熙河兰湟运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亩收五石，粒当大麦之三。异时人粮给精米，马料给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马之食自足，而价亦相当。今边臣不烛事情，精米、青稞与糙米、大麦一例抵斗给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赢。会计一路岁费斛斗一百八十万、杂色五十万外，青稞一百三十万，抵斗岁费二十六万石，石三十缗，计七百八十万。"帝虑其米仍粗，将士或有饥色，乃命九折。明年，复令计斗给散，竟罢九折。又于陕西建四都仓：平夏城曰裕财，镇戎军曰裕国，通峡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边。自夏人叛命，诸路皆谋进筑，陕以西保甲皆运粮。后童贯又自将兵筑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穷讨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馈饷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时边臣争务开边，夔、峡、岭南不毛之地，草创郡邑，调取于民，费出于县官，不可胜计。最后有

燕山之役，雄、霸等州仓廪皆竭，兵士饥忿，有掷瓦石击守贰、刃将官者。燕山郭药师所将常胜一军，计口给钱廪，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河北之民力不能给，于是免夫之议兴。

初，黄河岁调夫修筑埽岸，其不即役者输免夫钱。熙、丰间，淮南科黄河夫，夫钱十千，富户有及六十夫者，刘谊盖尝论之。及元祐中，吕大防等主回河之议，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钱。大观中，修滑州鱼池埽，始尽令输钱。帝谓事易集而民不烦，乃诏凡河堤合调春夫，尽输免夫之直，定为永法。及是，王黼建议，乃下诏曰："大兵之后，非假诸路民力，其克有济？谕民国事所当竭力，天下并输免夫钱，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岭、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余万缗，河北群盗因是大起。

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于是减其价以诱积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编之户。凡降金银钱帛而州县阻节不即还者，官吏并徒二年。广东转运判官周纲籴米十五万石，无扰及无陈腐，抚州守臣刘汝翼饷兵不匮，及劝诱赈粜流离，皆转一官。七年，以饶州之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籴者计剩科罪。十三年，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籴，命三总领所置场籴之。旧制：两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 两浙一百五十万，江东九十三万，江西百二十六万，湖南六十五万，湖北三十五万。

至是，欠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籴米百二十万斛：，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诸路纲米及籴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二十九年，籴二百三十万石以备振贷，石降钱二千，以关子、茶引及银充其数。

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闽淫雨，诏州县以本钱坐仓收籴，毋强配于民。四年，籴本结会子及钱银，石钱二贯五百文。淳熙三年，诏广西运司，籴钱以岁丰歉市直高下增减给之。

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和籴之弊，其来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价，此已试而有验者，望饬所司奉行。"有旨从之。绍定元年，锡银、会、度牒于湖广总所，令和籴米七十万石饷军。五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

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

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籴米，除浙西永远住籴及四川制司就籴二十万石桩充军饷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广西共籴一百四十八万石，凡遇和籴年分皆然。”

漕运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择干强之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凡一纲计其舟车役人之直，给付主纲吏雇募，舟车到发、财货出纳，并关报而催督之，自是调发邀滞之弊遂革。

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质鲁，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不能偿。乃诏牙吏部送，勿复扰民。大通监输铁尚方铸兵器，锻练用之，十裁得四五；广南贡藤，去其粗者，斤仅得三两。遂令铁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无使负重致远，以劳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饥冻，太宗令中黄门求得百许人，蓝缕枯瘠，询其故，乃主粮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实，断腕殉河上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主纲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水土杂糅官米，故毁败舟船致沉溺者，弃市，募告者厚赏之；山河、平河实因滩碛风水所败，以收救分数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罢京城水陆发运，以其事分隶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

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沛，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沛，以达京师，亦置发运司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连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运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先是，诸河漕数岁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岁额六百万石。天圣四年，荆湖、江、淮州县和籴上供，小民阙食，自五年后权减五十万石。庆历中，又减广济河二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祐四年，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汴舟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岁折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沉溺之患。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夥，不能检察。操舟者赇诸吏，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混转无辨，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

皇祐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以元说为然，诏如元奏。久之，诸路纲不集。嘉祐三年，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船工卒讫冬坐食，恒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自给，船愈坏而漕额愈不及矣。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船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已久，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不许。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

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

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漕金帛缗钱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相给者不预焉。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是岁，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师粳米支五岁余。是时，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熙宁二年，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互相检察，旧弊乃去。岁漕常数既足，募商舟运至京师者又二十六万余石而未已，请充明年岁计之数。

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令发运司易轻货二百万缗，计五年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储三路平籴备边。"王安石谓："骤变米二百万石，米必陡贱；骤致轻货二百万贯，货必陡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轻货，储之河东、陕西要便州军，用常平法粜籴为便。"诏如安石议。七年，京东路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则谷贱，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司相度，卒不果行。是岁，江、淮上供谷至京师者三分不及一，令督发运使张颉亟办来岁漕计。

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利漕运而赡师旅。国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立上供平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唯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所赖者汴河。议者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十二月，诏浚广济河，增置漕舟。其后河成，岁漕京东谷六十万石。东南诸路上供杂物旧陆运者，增舟水运。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十纲入汴。

元丰五年，罢广济河辇运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于淮阳计置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御史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不同。诏转运、提点刑狱比较利害以闻。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开龟山运河，漕运往来，免风涛百年沉溺之患。诏各迁两官，余官减年循资有差。八年，罢岁运百万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运东南粟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是年，立汴河粮纲赏罚，岁终检察。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二百纲。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未几，复募土人押诸路纲如故。

政和七年，立东南六路州军知州、通判装发上供粮斛任满赏格，自一万石至四十万石升名次减年有差。张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石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于督趣，根常存三十万石为转运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宣和二年，诏："六路米麦纲运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补授校尉以上未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二千里外及江西三运，湖南、北二运，各欠不及五厘，依格推赏外，仍许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并罢。"七年，诏结绝应奉司江淮诸局、所及罢花石纲，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装发纲运备边。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讫，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京师所陈良弼同措置。越两旬，水复旧，纲运沓至，两京粮乃足。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榷货务缗钱，皆不翘数百万。选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至乾宁军，河东、陕西船运至河阳，措置陆运，或用铺兵厢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车载驮行，随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远，又涉碛险，运致甚艰。熙宁六年，诏鄜延路经略司支封桩钱于河东买橐驼三百，运沿边粮草。

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万一千人随军，坊郭上户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三驴当五夫，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加之期会迫趣，民力不能胜。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言："馈运之策，莫若车便。自熙宁砦至磨□移口皆大川，通车无碍，自磨□移至兜岭下道路亦然。岭以北即山险少水，车乘难行。可就岭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车自镇戎军载粮草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畜往来短运。更于中路量度远近，以遣回空夫筑立小堡应接，如此则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转运司调均、邓州夫三万，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馈运。其本路程涂日支钱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至沿边止。运粮出界，止差厢军。六年，诏熙河兰会经略制置司，计置兰州人万马二千般运粮草，于次路州军划刮官私橐驼二千与经制司，自熙、河折运。事力不足，发义勇保甲。给河东、陕西边用非机速者，并作小纲数排日递送。

大观二年，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言："西辅军粮，发运司岁拨八万石

贴助，于荥泽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摆置车三铺，每铺七十人，月可运八千四百石。所运渐多，据数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今岁四方丰稔，粒米狼戾，但可逐处增价收籴，不得轻般运，以称恤民之意。若般纲水运及诸州支移之类仍旧。”三路陆运以给兵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军兴调发以给一时之用，此皆不著。

转般，自熙宁以来，其法始变，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蓄。州郡告歉，则折收上价，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谷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余。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用，费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之法坏矣。

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亦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

大观三年，诏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般，令发运司督修仓廒，荆湖北路提举常平王璹措置诸路运粮舟船。

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拆转般诸仓。谭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淮南三转般仓不可不复。乞自泗州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俟岁丰计置储蓄，立法转般。”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丰歉，有不登处，则以钱折

斛，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民力。运渠旱干，则有汴口仓。今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

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盐钞各一百万贯，令吕淙、卢宗原均籴斛斗，专备转般。江西转运判官萧序辰言：“转般道里不加远，而人力不劳卸纳，年丰可以广籴厚积，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达，道里既远，情弊尤多，如大江东西、荆湖南北有终岁不能行一运者，有押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节，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措置。六年，以无额上供钱物并六路旧欠发斛斗钱，贮为籴本，别降三百万贯付卢宗原，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正额预起抛欠斛斗于转般仓下卸，却将已卸均籴斗斛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候转般斛斗有次第日罢之。靖康元年，令东南六路上供额斛，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四路并措置转般。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余输京师。二年，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纲运输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纲输送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过两浙，许输送平江府；福建纲运过江东、西，亦许输送江宁府。三年，又诏诸路纲运见钱并粮输送建康府户部，其金银、绢帛并输送行在。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粟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蜀人病之。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总领所遣官就籴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犹虑民之劳且惫也，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绍兴十六年。

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拨；荆南兵岁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纯、潭、复、荆门、汉阳科拨；池州兵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拨；建康兵岁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岁用米，并折输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拨；并诸路转运司桩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预焉。

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馈于齐安、舒、蕲之民；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储，襄、郢犹可径达，独枣阳陆运，夫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道路辽邈，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ＲＪ屦与夫所在邀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雇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单弱之人一夫受役，则一家离散，至有毙于道路者。

至于部送纲运，并差见任官，阙则选募得替待阙及寄居官有材干者，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悯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纲运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纲运欠及一分者亦许其补足。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寡，并无除放。其有因纲欠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输已足，许叙复。”自是纲运欠失虽责偿于官吏，然以其山川逾远，非一人所能究，亦时寓于蠲放焉。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屯田 常平 义仓）

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规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绎骚，耕织失业，州县多闲田，而缘边益增戍兵。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议者谓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恕对极言非便。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议遂寝。时又命知代州张齐贤制置河东诸州营田，寻亦罢。

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连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武臣习攻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亦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议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例。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览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按视经度，然不果行。

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

旧有洛南务，内园兵人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

四年，陕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辄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护其役，逾年而毕。知保州赵彬复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泊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

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巽之请，诏止役务兵。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襄、唐二州营田既废，景德中，转运使许逖复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耨获，岁入甚广。后张巽改其法，募水户分耕，至逖又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视，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补失。"诏废以给贫民，顷收半税。

其后陕西用兵，诏转运司度隙地置营田以助边计，又假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范雍括诸郡牛颇烦扰，未几遂罢。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保捷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营田官一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疏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边置屯田，迄不能成。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顷，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时陕西旷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卨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怀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无闲田。"卨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余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卨官，赐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良田，七年，诏委提点秦凤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

枢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亩，又受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

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摇，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熙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点厢军佃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

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惇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隶。五年，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余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砦堡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

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克明以南诸诚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远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我有矣。”

七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惠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原，凡用将兵万八千余人，马二千余匹，费钱七千余缗，谷近九千石，糗Я近五万斤，草万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约束。”诏谕惠卿毋蹈前失。

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熙河兰会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

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宾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宾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锄田法，余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浸众，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

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陕、荆襄屯田。

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九月，以川陕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奖谕焉。三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军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河北、京西转运司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

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实，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会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远数百里征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养，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已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余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余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

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阅。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

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置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

绍熙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剩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骄将豪民乘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司措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初，玠守蜀，以军储不继，治褒城堰为屯田，民不以为便。因

漕臣郭大中言，约中其数，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

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尝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余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元业。

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太祖承五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浸废。乾德初，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石别收一斗。民饥欲贷充种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闻。其后以输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

咸平中，库部员外郎成肃请福建增置惠民仓，因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计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辄移用。岁夏秋视市价量增以籴，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置。诏三司集议，请如所奏。于是增置司农官吏，创廨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案。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户虽多，止五万石。三年以上不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灾伤州郡籴粟，斗毋过百钱。后又诏当职官于元约数外增籴及一倍已上者，并与理为劳绩。天禧四年，荆湖、川峡、广南皆增置常平仓。五年，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

余斛。

景祐中，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后又诏：天下常平钱粟，三司转运司皆毋得移用。不数年间，常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而蓄藏无几矣。

自景祐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常平粟振贫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籴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诏诫之。淮南、两浙体量安抚陈升之等言："灾伤州军乞籴常平仓粟，令于元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诏止于元籴价出粜。五年，诏曰："比者湖北岁俭，发常平以济饥者，如闻司农寺复督取，岂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

明道二年，诏议复义仓，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博矣。明道中，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补吏，是岂以官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为之尔。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事下有司会议，议者异同而止。庆历初，琪复上其议，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义仓，诏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

其后贾黯又言："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振之则粮不给，课粟富人则力不赡，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粟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过半矣。愿放隋制立民社义仓，诏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登，立法劝课蓄积，以备凶灾。此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说诸路以度可否，以为可行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振给，或谓置仓烦扰。

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六七，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复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

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盗贼之原也。若谓有常平足以振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饥，发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费又出公帑，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小有水旱，辄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有烦扰，则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

嘉祐二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诏可。

既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愿支贷，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置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诏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

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利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以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箱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自是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苏辙自大名推官上书，召对，亦除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不以为便。广廉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众。右正言李常、孙觉乞诏有司毋以强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叔献屡督提点府界县镇吕景散钱，景以畿县各有屯兵，岁入课利仅能赡给；又民户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司官至中书戒谕之。王安石言："若此，诸路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条例司指挥。"从之。

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户有物业胜质当者亦依乡户例支借。且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钱，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绝相违戾。又条约虽禁抑勒，然须得上户为甲头以任之，民愚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均陪

之患。

去岁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若乘时多敛，俟贵而粜，不唯合古制，无失陷，兼民被实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籴而提举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籴本尽为青苗钱，则三分之息可为己功，岂暇更恤斯民久远之患？若谓陕西尝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适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俟有绪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尽于诸路置使，非陛下忧民、祖宗惠下之意。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帝谕执政罢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自罢之，连日不决。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谕旨起安石，安石入谢。既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条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复上疏曰：

"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语，唯举大概，用偏辞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窃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广其说，谓："如此则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言比《同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不能辨也。

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制置司何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所赢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钱岁赢万钱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奚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

制置司又谓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户未尝零籴常平仓斛斗，此盖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详之。”

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阴结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帝因使二人潜察府界俵钱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群臣进读迩英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及拜官枢密副使，光上章力辞至六七，曰：“帝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竟出知永兴军。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

公著、孙觉、李常、张戩、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镇。知陈留县姜潜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府、寺疑潜壅令，使其属按验，无违令者。潜知不免，即移疾去。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举，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尝两输息钱，乃别为一赋以弊生民也。"坐谪南康军盐酒税。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毋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劾其罪，诏释之。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常平新法付司农寺，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置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常平，不过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耳。从之。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言："畿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尝为帝言："闻民间甚苦青田、助役钱，盍罢之！"会百姓流离，帝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四月，出知江宁府。然安石荐韩绛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既而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力，不得支借。民间非时阙乏，许以物产为抵，依常平限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户部言："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十年，诏开封府界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义仓之法，以二石而输一斗，至为轻矣。乞今年夏税之始，悉令举行。"诏可，仍以义仓隶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民输税不及斗免输，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

二年，诏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夷夏杂居，岁赋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

元祐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钱物，委提点刑狱交管，依旧常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伴纳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交章论复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扎；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欲下诸路提点刑狱，申严州县抑配之禁。"诏从之。

中书舍人苏轼不书录黄，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抑配。臣谓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于是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愿尽付三省，公议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四月之诏，盖纯仁意也。时司马光以疾在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乞约束州县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寻诏："常平钱谷，止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青苗钱更不支俵。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

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已上免输，所贮专充振济，辄移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承诏措置财利，乞检会熙、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谓："自元祐罢提举官后，钱谷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给散，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谷人户，仍许请给。

宣和五年，令州县岁散常平钱谷毕，即揭示请人名数，逾月敛之，庶革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截拨上供年额米斛数多，致阙中都岁

计，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义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截拨之数。六年，诏罢之。

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常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常平官，讲补肋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丞郑鬲言，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二十八年，以赵令誏请，粜州县义仓米之陈腐者。

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常平等仓。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坚奏广籴常平。福建转运副使沈枢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籴米以续常平，上即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斗输五合，不及斗者免输，凡丰熟县九分以上即输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其合收义仓米数不少，间有灾伤，支给不多。访闻诸州军皆擅用，请稽之。"

宁宗庆元元年，诏户部右曹专领义仓。十一年，臣僚言："绍兴初，台臣尝请通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振济，使穷民不至于艰食；惟负郭义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宝庆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东总领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钱籴米五万石，桩留江东九郡，以时济、籴，诸郡皆蒙其利。其后史弥忠知饶州，赵彦悈知广德军，皆自积钱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监司、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羡。若立之规绳，加以黜陟，所籴至万石者旌擢，其不收籴与扰民及不实者镌罚，庶几郡县趋事，蓄积岁增，实为经久之利。"有旨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诸路已粜义米价钱，州郡以低价抑令上户补籴，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自今视时收籴，见系吏贴等人陪纳之钱并与除放。"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粳带义，法也。今粳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

之声，有不忍闻。望严督监司，止许以粳带义，其余尽罢。其有循习病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义仓米二百余万石，减时直粜之。

志第一百三十 食货上五（役法上）

役法　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建隆中，诏文武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因下诏禁之。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因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徭差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捐役人。自是数下诏书，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前期揭示，不实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祐中，稍欲宽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至是，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余人，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乃听免役。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捐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二府大臣裁减，科役不均，以乡村、坊郭户均差。时范仲淹执政，谓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未几悉复。王逵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蒙诏奖。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皇祐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

初，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放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石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命绛、襄与三司置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

自罢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诏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劳弊者议赏。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治平四年，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望博访利害，集议裁定，使力役无偏重之寄。”役法更议始此。

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浸少，中下户浸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则转为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宜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后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二年，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辙以议不合罢。

条例司言："使民出钱雇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愿以条目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毋费。承符、散从官等旧若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弊，庶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仿视施行，若实便百姓，当特奖之。"诏可。

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奏上府界所在条目，下之司农，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阁，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产，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乡役数千，遂颁其法于天下。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三年，命集贤校理吕惠卿同判司农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四年，罢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两浙提点刑狱王庭光、提举常平张靓率民助役钱至七十万。薛向为帝言，帝问王安石，安石曰："提举官据数取之，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御史中丞杨绘亦言："靓等科配民输钱，多者一户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五月，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以相府不知；诉之御史台，台不受诉，谕令散去。杨绘又言："司农寺不用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著之籍，如酸枣县升户等皆失实。"帝乃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仍严升降之法，畿民不愿输钱免役，县按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先是，帝既知东明事，及闻绘言，两降手敕问王安石曰："酸枣既有自下户升入上户，则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力言尝取诸县新旧籍对覆升降，闻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赢余，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

中书孙迪、张景温体量不愿出钱之民，欲困以重役，杨绘复论之。而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却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出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帝因安石进呈役钱文字，谓之曰："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事更与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耶？"

于是提点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能禁遏县民来讼，杂摭他事致蕃于理。又使子几自鞫之。杨绘谓是希安石意指，而致县令于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几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无言；若所劾后乎此日，是以威胁令佐使民不得赴诉，得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

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刘挚亦言：“赵子几以他事捃摭贾蕃为过，且变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诉，而刻薄之人，反怒县官不能禁遏。臣恐四远人情，必疑朝廷欲钳天下之口，而职在主民者，必皆视蕃为戒，则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几挟情之罪，伏请付吏部施行。”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辨诘之，其略曰：

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尝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

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

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

贾蕃为令，不受民诉，使趋京师喧哗，其意必有谓也。诚令用心无他，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皆赵子几所不得不问；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几，是不顾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与御史也。

于是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

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辨。挚言："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而行之于诸路，其势顺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为不顺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农为是耶，则事尽前奏，可以覆视；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而风宪之官，岂当与有司较是非胜负耶？"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

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改助役为免役，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侁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不合，遂各为奏。帝是侁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余，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提点刑狱周约亦占名无异辞。诏责瑜、约，而擢侁为副使。

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钱禄内外胥吏，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焉。时知长葛县乐京称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询其故，不答，遂罢。京西使者召

知湖阳县刘蒙会议，蒙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减十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免役剩钱，诏州县用常平法给散休息，添给吏人餐钱，仍立为法。京东免役钱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轻有未究者，命监司详具来上，仍须熙宁七年乃行。永兴、秦凤比之他路，民贫役重，诏提举司并省冗役，次第蠲减，当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

七年，诏："役钱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运之类，皆许取以供费；不给，以情轻赎铜钱足之。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提刑司以其田给应募者，而核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言，不独两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费多难赡，乃欲改法。遂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余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已之。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买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示众两月，使悉知之。诏从其请。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

王安石言给田募役，有害十余。八年，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弗补。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从一多处并之。

初，手实法行，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其法不便，罢之，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九年，以荆湖两路敷役钱太重，较一岁入出，宽剩钱数多，诏权减二年。寻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余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闻州县希提举司风旨，广敷民钱，省役额，损雇直，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多。募直轻而仓法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留二分。"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十年，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余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余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约有六七百万贯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契勘见今约支几岁不至阙乏，霈发德音，特免数年；或逐年限定，不得过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王安石去位，吴充为相，沈括献议莫若稍变役法，杂以差徭为便。御史知杂蔡确言括反覆，贬括知宣州。

役钱立额，浙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纽为数，从便输纳。淮东路估定物产，如其实直，以均敷取。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输。元丰二年，提举司言坊郭户免输法太优，乃诏如乡户法裁定所敷钱数。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于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于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吏辈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役钱一千二百余缗。三年，司农寺丞吴雍言："议定淮、浙役书，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缗钱近二十九万，会定岁用，宽剩钱一百

四万余缗，诸路役书多若此类。乞先自近京三两路修定，下之诸路。”从之。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

司马光复奏：

"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旧充役，固有陪备，而得番休，今出钱比旧费特多，年年无休息。下户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钱。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应募，无顾藉，受赇，侵陷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

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此五害也。

今莫若直降敕命，尽罢天下免役钱，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愿身自供役，许择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固有因而破产者，为此始作助役法。自后色色优假，禁止陪备，别募命官将校部押远纲，遂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备既少，当不至破家。若犹矜其力难独任，即乞如旧法，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随贫富以差出助役钱，自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州桩收，候有重难役使，即以支给。

尚虑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许监司、守令审其可否，可则亟行，如未究尽，县许五日具措画上之州，州一月上转运司，转运司季以闻。朝廷委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州各为之敕，务要曲尽。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户习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不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竟言免役钱不可罢。当此之际，愿弗以人言轻坏良法。”

知枢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尽者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惇专欲求胜，不顾命令大体，望选差近臣详定。右正言王觌奏：“光议初上，惇尝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实小人，不当置腹心地。”于是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切详定以闻。

王觌又言：“近制改募为差，用旧法人数为则，而熙宁元年以后，募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复用，请悉准见额定差。”先是，差法既复，知开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内尽用开封、祥符两县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以足旧额。右司谏苏辙言：“开封府亟用旧额尽差，如坛子之类，近例率用剩员，今悉改差民户，故为烦扰以摇成法，乞正其罪。”

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光虽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赇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曰：“乡民因徭为吏，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若尽以重法绳之，将见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几为民害。”遂已之。

苏辙又言：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刿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京给者尔。向使止用官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中价，不许添刿，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若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出卖耶，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大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桩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

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择其要者先奏以行。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支用外，并桩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闲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

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天下版籍不齐，或以税钱贯百，或以田地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虽皆别为五等，然有税赋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缗、受种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无等可加，遂至税缗、田顷、积财、受种十倍于此，亦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役，必不均平。虽无今日纳钱之劳，反有昔时偏颇陪费之害。莫若裁量新旧，著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合于本等中差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者并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虽税钱更多，不过三役，并听雇人。或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之役不须并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远近而均其劳逸。假令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乙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并其余同等多少不侔者，并仿此。又成、梓两路差役，旧专以户税为差等，熙宁初，别定坊郭户营运钱以助免役。乃在税产之外，州县抑认成额，至今不减，至有停闲居业移避乡村，犹不得免。今方议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废，然须参究虚实，别行排定，以宽民力。"并送详定所。

苏辙又言："雇募衙前改为招募，既非明以钱雇，必无肯就招者，势须差拨，不知岁收坊场、河渡缗钱四百二十余万，欲于何地用之？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减半。今坊场官既自卖，必无愿充长名，则衙前并是乡户。虽号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占名，与差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则凡役皆当均及以次人户，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前矣。"

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货上六（役法下 振恤）

役法

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役法所，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司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续闻有命：雇募不足，方许定差。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欲合一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或已受差却释役使去，或已辞雇却复拘之入役，或仍旧用钱招雇，或不用钱白招，纷纭不定，浸违本意。"遂条举始奏之文，尝许州县、监司陈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见利否，县许直上转运司，州许直奏，使下情无壅。详定所第当稽阅监司、州县所陈，详定可否；非其任职而务出奇论、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县土风利害概行天下。"从之。

未几，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并减五分，余户等下此者悉免输，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皂迓送飧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钱助用；而有余，封桩以备不时之须。"

臣僚上言："朝廷虽立差法，而明许民户雇代，州县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须正身，恐公私未便。"诏："不愿身自任役，许募尝为弓手而有劳效者，雇直虽多，毋逾元募之数。"御史中丞刘挚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盖乡人在役，则不独有家丁子弟之助，至于族姻乡党，莫不与为耳目，有捕辄获；又土著自重，无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盗寇充斥，盖浮惰不能任责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宁未变法前，身自执役，最号强劲，其材艺捕缉胜于他路。近日复差，不闻有不乐而愿出钱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户，皆习于骄脆，不肯任察捕之责。欲乞五路必差正身，余路即用新敕，厘为三色：旧有户等已尝受差者，曾有战斗劳效应留者，愿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旧相兼，渐习御捕。"侍御史王岩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与挚同。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东南长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户，上户必差弓手，则是以上户就中户之役，实为优幸。上户产厚而役轻，下户产薄而无役，然则所当补恤，正在中户。今若增上户役年，使中户番休稍久，则补除相均矣。"又言："近许当差弓手户役得差人为代，此法最便。议者谓'身任其役，则自爱而重犯法'，熙宁募法久行，何尝闻盗贼充斥？彼自爱之民，承符帖追

逮则可，俾之与贼角死，岂其能哉？两浙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责正身，至有涕泣辞免者。此岂可恃以为用哉？今既立法许雇尝为弓手而有劳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间矣。”

殿中侍御史吕陶谒告归成都，因令与转运司议定役法。后议立增减役年之法曰：“户多之乡以十二年，户少以九年，而应差之户通轮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参之户等，户税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减下，则均适无颇矣。虽以等周差，皆许募人为代，如此则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场钱支酬重难，此法为允。”

当是时，议役法者皆下之详定所，久不能决。于是文彦博言：“差役之法，置局众议，命令杂下，致久不决。”于是诏罢详定局，役法专隶户部。

谏议大夫鲜于侁言：“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至阖乡止有一户应差，请裁其滥。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进纳人例，须至升朝，方免色役。”旧法，户赋免役钱及三百缗者，令仍输钱免役。侍御史王岩叟谓：“此法不见其利。借如两户，其一输钱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几何，而应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应输助者毕世入钱，无有已时，非至破家，终不得免。此其势必巧为免计，有弟兄则析居，不则咸卖其业，但少降三百千之数，则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强户皆成中户。”其后又诏：旧输免役钱户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户输钱助役。盖欲以其钱广雇，使番休优久。凡户少之乡，应差不及三番者，许以六色钱募州役；尚不及两番，则申户部，移用他州钱，以纾差期。乡户衙前受役，当休无代，即如募法给雇食之直；若愿就投募者，仍免本户身役，不愿者，速募人代之。

元祐二年，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者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间遇差为胥吏，又转雇惯习之人，尤为患苦。”寻诏郡县各具差役法利害，条析以闻。

四年，右正言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请复雇募，怀奸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诏下，民知更不输钱，尝欢呼相庆。行之既久，始觉不输钱为害。何也？差法废久，版籍不明，重轻无准，乡宽户多者仅得更休，乡狭户空者频年在役。上户极等昔有岁输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为弓手，雇人代役，岁不过用钱三四十千。中下户旧输钱不过三二千，

而今所雇承符、散从之类，不下三十千。然则今法徒能优便上户，而三等、四等户困苦日甚。望诏一二练事臣僚，使与赋臣取差雇二法便于百姓者行之。无牵新书，无执旧说，民以为善，斯善矣。”而安世则以责民出钱为非，乞固守差役初议，故以常为罪。

知杭州苏轼亦言：

“改行差法，则上户之害皆去。独有三等人户，方雇役时，户岁出钱极不过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当费七十余千。休闲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余千，而今者并出七十余千，苦乐可知。

朝廷既取六色钱，许用雇役以代中户，颇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狭乡户少，役者替闲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钱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钱本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尽用。留钱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纾中户之劳。

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额，而乡差衙前又当更代，即又别差，更不支钱；若愿就长名，则支酬重难尽以给之，仍计日月除其户役及免助役钱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钱支募，此法尤为未通。自元丰前，不闻天下有阙额衙前者，岂尝抑勒，直以重难月给可以足用故也。当时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辄减刻，元祐改法，又行减削，既多不支月给，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乡差，全不支钱，而应募之人尽数支给，又放免役钱二千贯，欲以诱胁尽令应募，何如直添重难月给，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阙额长名衙前刻期须足，如合增钱雇募，上之监司，议定即行。

役率以二年为一番，向来尚许一户歇役不及三番，则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闲六年。今忽减作二年。幸六色钱足用有余，正可加添番数，而乃减番添役，农民皆纷然妄谓朝廷移此钱他之。虽云量留一分备用，若有余剩数，却量减下无丁户及女户所敷役钱，此乃空言无实。丁口、产税开收增减，年年不同，如何前知来年应役而预为桩科？若亟行减下，临期不足，又须增取，吏缘为奸，不可胜防矣。大抵六色钱以免役取，当于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虑：州县六色钱多少不同，若各随多少以为之用，则敷钱多处，役户优闲太久，六色人户反觉敷钱数多。欲乞今后六色钱常存一年备用之数，而会计岁所当用，以赢余而通一路，酌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钱能融分给，令州县尽用雇人，以本处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户渐苏，则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变矣。”

是时，论役法未便者甚众。五年，再诏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点检户曹文字刘安世同看详利害。户部请："河北、河东、陕西乡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为则，而减半给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长，他投皆免。"

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概行他路。诏："凡投募人免其户二等已下色役，乡差人户悉用投名人代之，愿长投募者听。"又诏："诸州衙前已许量支雇直、餐钱，虑费广难支，转运、提刑司其随土俗参酌立定优重分数及月给餐钱，用支酬额钱给之，不得过旧法元数。"州役之应乡差者，若一乡人户终役皆未及四年，许以助役钱募人为之。总计一州雇直，其助役钱不足用，即于户狭役烦乡分先与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复差如初。诸州岁计助役钱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对计，或阙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应差诸县手力，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许用助役钱雇募；既终一役，别有闲及三年者，复行差法。诸州县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于逐户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窜先后。坊场、河渡钱以雇衙前而有宽剩，亦令补助其余役人。

三省言：

"朝廷审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补除，极为详备；而州县不尽用助役钱募人，以补频役之地。今括具纲目，下之州县，使恪承之。

其一曰：应差之户，三等以上许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许休役六年。若户少无与更代，卸役不及应闲年数，即用助役钱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狭乡之县役人，除衙前州胥许雇、壮丁直差不雇外，凡州县役人皆许招募，以就募月日补除应差而闲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数。每县通计应差、应募役数若干，立定二额：差者讫役，以应差人承之；雇者有阙，别募人充数。二额悉已立定，如户力应升应降，须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别定；未应造簿，止凭定额为准。若本等户少，不充州县合役之数，即用次等户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为之。其三曰：宽乡之县，除已雇衙前、州胥外，余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尝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愿就雇，其选受亦如之。其五曰：壮丁皆按户版簿名次实轮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狭乡役频县分，募钱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宽剩钱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场、河渡宽剩钱给之。仍通纽一岁应用支酬衙前之类费钱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于宽剩数内更留二分，以备支酬衙前之类，桩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宽剩总额，即止不桩；又不足，户部以别路逐色宽

剩钱移用以补足之。其七曰：助钱岁岁桩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时支用，即随拨补，使常足五分之数。其八曰："军人应差迓送者，本以代有雇钱役人，其沿迓送军人有费，提刑司计数归之转运司。其九曰：重役人应替而愿仍就募者，许给雇钱受役。其十曰：役人须有税产乃得就募。其有荫应赎及曾犯徒刑，虽愿募不雇。若工艺人，须有赀产人二户任之。雇直虽多，皆不得加于旧法已募之数。其十一曰：陕西镇戎德顺军、熙州衙前，皆受田于官以当募直，内地户愿如其法应田募者听之，仍以坊场、河渡补还转运司合输租课。"

凡县，岁具色役轻重、乡分宽狭、凡役雇直有无余欠，各以其实枚别而上之州。州上监司，监司聚议，连书上户部。仍别具一路移用及宽剩县分钱数，致之户部。

先是，收到官田，尝令：田已籍于官及见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参行田募之法。

八年，诏："耆长、壮丁役期已足，不许连续为之。"盖知其利于赇请，不愿更罢故也。民有执父母丧而应在役者，三等以下户除之，三等以上户令量纳役钱，在户钱十分止责输三分，服除日仍旧。

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范纯仁曰："四方异宜，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户部议之。右司谏朱绂言："输钱免役，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役募，不必给雇者。请详为裁省。"中书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者纷纭，更变不一，未有底止。"

于是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路置提举官一员，视提刑置司之州为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尽未便而应更改增损旧法者，画一条疏，与转运、提刑司连奏。"

又诏：用旧法取量添酒钱赢数，给惟法司吏餐钱；不足，则抵当息钱亦许贴用。先尝以七月起输，其后又自来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旧，俟起输，至五月尽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罢遣之。旧免役法

行，壮丁间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役钱如故。凡钱额所敷，取三年雇直实支，而酌一年中数，立为岁额，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宽余，不得过通额十分之一。免役钱方复未输，且以助役钱给雇直，不足，虽免役宽剩钱亦许给用。

七月，户部看详役法所言："幕职监当官之官、罢官，依元丰制，悉用雇役人迓送而差定其数，凡元祐溢额所添厢军皆罢减。其有抑乡差之人仍旧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应募，悉计其在役月日应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诸路旧立出等高强户，力转高，敷取难胜，应出免役钱百千以上，每累及百千，悉与减免三分。凡人户匿寄财产、假借户贯、冒名官户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违制论；许人陈告，以其半给之。元丰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缌麻亲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诏皆如请。

旧户等簿，如可略凭即用之，若漫灭等第，即虽未及应造之年，亦令改造。户部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二年，申诏诸路："役人额数、雇直，并依元丰旧制，仍依已命，宽剩钱不得过一分。常平免役，元丰上用提举官专领，转运、提刑司自今毋预其事。"

旧置重修编敕所看详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乡役未尽善，遂入议曰："都、副保正比耆长事责已轻，又有承帖人受行文书，即大保长苦无公事。元丰本制，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长。今若常轮二大长分催十保税租、常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充甲头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选家于本保者，而雇直皆从官给，一年一替，则自无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旧数，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长，保长之直则眎户长；若应此三役不愿替代者，自从其愿。壮丁元不敷雇直处，听如其旧。承帖雇钱许以旧宽剩钱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愿就保正长雇役者，许募本土有产税户，使为耆长、壮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户长，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长不愿就雇而辄差雇者，从徒二年坐罪。"诏皆从之。

三年，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不应募，则重不若轻。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而尽取诸上户，意则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宁、元丰有异论，元祐有更变，正惟不能无弊尔。愿无以元丰、元祐为间，期至于均平便民而止。则善矣。"翰林学士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若元

祐明矣。谔于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者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欲不间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罢谔正言，黜知广德军。

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诏翰林学士承旨兼详定役法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开封府，附司马光行差法，祥符一县，数日间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专委户部。”诏令疏析。京奏上，复令敦逸自辨，京无责焉。

元符二年，以萧世京、张行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尝言免役法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诏河北东西、淮南运司，府界提点司，如人户已尝差充正夫，其免夫钱皆罢催。后又诏：“虽因边事起差夫丁，须以应差雇实数上之朝廷，未得辄差。其河防并沟河岁合用一十六万八千余夫，听人户纳钱以免。”

建中靖国元年，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掏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知延安府范纯粹言：“比年衙前公盗官钱，事发即逃。乞许轮差上等乡户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纯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责。诏纯粹所乞不行。其后，知襄州俞□以襄州总受他州布纲而转致他州，是衙前重役并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谓□辄毁绍圣成法，请重黜。□坐责授散官，安置太平州。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永兴军路州县官乞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贱乞减吏胥雇直，罢给役人雇钱，皆害法意，应改从其旧。诏户部并遵奉《绍圣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绍圣签贴役法》，行之天下。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

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也。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辄以状申都省，乞删去上条。”诏黜仲甫，落职知海州。后又诏：常平司候丰衍有余日，具此制奏蠲之。

大观元年，诏：“诸州县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及在州县五犯杖罪，悉从罢遣，不得再占诸处名役，别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旧胥既尽罢，而弊根未革，老奸巨猾，匿身州县，舞法扰民，盖甚前日。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无所顾藉，盗贼公行，为害四方。至是，复诏州县募役依元丰旧法。

政和元年，臣僚言：“元丰中，巩州岁敷役钱止四百千，今累敷至缗钱近三万。又元丰八年，命存留宽剩钱毋得过二分，绍圣再加裁定，止许存留一分。此时考详法意，非取宽剩，遂改名准备钱，而严立禁约，若擅增敷岁额及桩留准备过数者，并以违制论。今乞饬提举常平官检察，及核究巩州取赢之因以闻。”从之。

宣和元年，言者谓：“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眎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保长月给雇钱，督催税赋。比年诸县或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头及催税人，十日一进，赴官比磨，求取决责，有害良民，诏禁之。七年，诏：“州县昨因儆察私铸，令五家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领受文书，由此追呼陪费，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罢。”

自绍圣复雇役，而建炎初罢之。已而讨论其法之不可废也，参政李固言于高宗曰：“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且当时招射士无以供庸直，诏官户役钱勿减半，民户役钱概增二分。后复减之。兼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储庸钱以助经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为总制窠名焉。

然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肴，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卖典业，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为之升降，三岁而下行之。然当时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室庐，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赂之多寡，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其后并

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东西，以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余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户则以物力之高下为役次之久近。

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

封赠官子孙差役，亦同编户。　谓父母生前无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

凡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经省试者，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

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凡无夫无子，则为女户。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以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

凡募人充役，并募士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尝为公人者，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复追正身。募人凭藉官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亲见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甚便。

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为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事。盖始倡义役者，惟恐议之未详，虑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气力凌驾，而私差役之权。是以虐贫扰富，凌寡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谓未尽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举官岁考属邑差役当否，以词讼多寡为殿最；令役户轮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则公私便而义役立矣。

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及之因淳熙陈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旧法及绍兴十七年以后续降旨符，修为一书，名曰《役法撮要》。五年，书成，左丞相京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辄弊者，人也。

振恤　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阁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运米舟车除沿路力胜钱。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蔬之税。选官分路巡抚，缓囚系，省刑罚。饥民劫困窘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道京师者，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观，为淖糜食之，或人日给粮。可归业者，计日并给遣归；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听官司收养。水灾州县具船□伐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运薪粮给之。因饥疫若厌溺死者，官为埋祭，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京师苦寒，或物价翔踊，置场出米及薪炭，裁其价予民。前后率以为常。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

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余万斛，宜以贷民。”有司沮之曰：“若岁不稔，谁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耶？”太祖悦而从之。四年，诏州县兴复义仓，岁收二税，石别收一斗，贮以备凶歉。平广南、江南，辄诏振其饥，其勤恤远人，德意深厚。

太宗恭俭仁爱，谆谆劝民务农重谷，毋或妄费。是时惠民所积，不为无备，又置常平仓，乘时增籴，唯恐其不足。真宗继之，益务行养民之政，于是推广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仓殆遍天下矣。

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疾贫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于民也既周，

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时牧守，亦多得人，如张咏之治蜀，岁粜米六万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流民以廪之，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天下传以为法。知郓州刘夔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诏褒美。知越州赵抃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价以粜，于是米商辐凑，越之米价顿减，民无饥死。若是之政，不可悉书，故于先王救荒之法为略具焉。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方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遂行于天下。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疾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

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著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

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 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振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也。

元年，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 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义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

六年，湖、广、江西旱，诏拨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粜致盗者，诏闭粜者断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发廪劝分，古之道也，许以断遣，恐贪吏怀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劝谕，务令乐从，或有扰害，提举司劾奏。"从之。是岁，潼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骘、汉州守臣王梅活饥民甚众，前吏部郎中冯楫亦出米以助振给，兴宗升一职，瞻、骘、梅、楫各转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陈正同振济有方，穷谷深山之民，无不沾惠，以其法下诸路。

二十八年夏，浙东、西田损于风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济，诏自今及五分处亦振之。二十九年，诏诸处守臣拨常平义仓米二分振粜，临安府拨桩积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艰食。诏临安府并属县以常平米减时之半，振粜十日；临安府城内外贫乏之家，人给钱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钱，并于内藏给之；　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祷、即位、生辰、上尊号、生皇太子、晏驾、大祥之类，临安之民暨三衙诸军时有振恤，及放商税、公私房赁。

辅郡之民，令诸州以常平钱依临安府振之。

孝宗隆兴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贫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　无官人：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进士补迪功郎。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资；二千石减三年磨勘，选人循一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各与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九月，臣僚言：“诸路旱伤，请以检放展阁责之运司，粜给借贷责之常平，觉察妄滥责之提刑，体量措置责之安抚。”上谕宰执曰：“转运司止今检放，恐他日振济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主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余、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淳熙八年，诏：“去岁江、浙、湖北、淮西旱伤处已行振籴，其鳏寡孤独贫不自存、无钱收籴者，济以义米。”宁宗庆元元年，以两浙转运副使沈诜言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而告藏之令设矣。嘉定十六年，诏于楚州所储米拨二万石济山东、西。

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仓司。”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遂编入《振恤》”　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家则择一通晓者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

有逃军及无行之人，与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首加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人人手书持赴本仓，再审无弊，然后排定。甲首附都簿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两时给：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成还谷不过八月三十日足，湿恶不实者罚。

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

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言："丰穰之地，谷贱伤农；凶歉之地，济籴无策。惟以其所有余济其所不足，则饥者不至于贵籴，而农民亦可以得利。乞申严遏籴之禁，凡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有米处，并听贩鬻流通；违，许被害者越诉，官按劾，吏决配，庶几令出惟行，不致文具。"从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变起于上户闭籴。若专倚兵威以图殄灭，固无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讲，饿馑所迫，恐人怀等死之心。附之者日众。欲望朝廷厉兵选士，汤定已窃发之寇；发粟振饥，怀来未从贼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贼势自孤，可一举而灭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说也。"八月，以河南州军新复，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麦一百万石振济。淳熙十一年，福建诸郡旱，锡米二十五万石振籴，一万石振贫乏细民。

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旧贮米数十万石，粜补循环，其后用而不补，所存无几。有旨令临安府收籴米四十万石，用平籴仓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辏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

咸淳元年，有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籴仓，遇米贵平价出粜。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今日急务，莫过于平籴。乾道间，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钱者，孝宗闻之，即罢其守，更用贤守，此今日所当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间见楮而不见米。推原其由，实富家大姓所至闭廪，所以籴价愈高而楮价阴减。陛下念小民之艰食，为之发常平义仓，然为数有限，安得人人而济之？愿陛下课官吏，使之任牛羊刍牧之责；劝富民，使之无秦、越肥瘠之视。籴价一平，则楮价不因之而轻，物价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薄收郡县听民不拘关、会、见钱收粜。

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货下一（会计）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

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

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

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

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

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

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著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著为式。

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

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

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

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

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帝因论措置之宜，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时天下承平，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

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栏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栏槛

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彩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三年，仪鸾司阙毡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金州岁贡班竹帘，简州岁贡绵绸，安州市红花万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远扰民，亟命停罢。

制置司言：“诸路科置上供羊，民费钱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皆瘦恶耗死，公私费钱四十余万缗。”诏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产为抵，官预给钱，约期限、口数、斤重以输。民多乐从，岁计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与泛用者，皆别其牢栈，以三千为额，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其后，又用吕嘉问、刘永渊之言，治灶藏冰，以省工费。

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银绸绢千二百万贯、匹、两。”帝因欲知陕西岁用钱谷、金帛及增亏凡数，乃诏薛向条上。王安石以为扰，力请罢之，止诏三司帐司会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

韩绛既相，建言：“三司总天下财赋，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其后一州一路会计式成，上之，余未就绪，未几遂罢。

元丰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元祐初，司马光

言："今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焉。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旧三司所掌钱谷财用事，有散于五曹及诸寺、监者，并归户部。"遂诏尚书省立法。

有司请以府界、诸路在京库务及常平等文帐悉归户部。初，熙宁五年，患天下文帐之繁，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请选吏于三司颛为一司，帐司之置始此。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使州郡应上省帐皆归转运司，惟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别为计帐上户部。至是，令户部尽收诸路文帐。苏辙时为谏官，谓徒益纷纷，请如旧为便。不行。

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推、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祐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余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元祐裁损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优礼，见条悉除之，循元丰旧制。"

元丰钩考隐漏宜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自元祐改法，赏薄而吏怠，遂复其旧。时议裁损吏禄，隶省、曹、寺、监者，止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而吏三省者，凡兼领因事别给并旧请并罢。刘挚遂乞悉罢创增吏禄，诏韩维等究度，然不果罢。其后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冗滥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

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放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

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祐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祐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财利名额、岁入经数，著为成式。"

建中靖国元年，诏诸路转运司以岁入财用置都籍，定诸州租额，且计一路凡数；即有赢缩，书其籍。崇宁元年，又令："岁以钱谷出入名数报提刑司保验，以上户部；户部岁条诸路转运使财赋亏赢，以行赏罚。诸路无额钱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发数，期以一季闻奏。"二年，官吏违负上供钱物，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又以督限未严，更一季为一月。然国之经费，往往不给。

五年，诏省罢官局，命户部侍郎许几专切提举措置。裁罢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额外兵士，及罢在京料次钱三十八处。

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今岁支遣，较之去年又费百万。"有诏镌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置局议论。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乞将节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军功转授者，各减奉半，然后闲慢局务、工伎末作，亦宜减省。自贵及贱，自近及远，行之公当，人自无词。"时论韪之。

时诸路转运司类以乏告，诏户部编次一岁财用出纳之数，诸路州县各为都籍，以待考较；工部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亦严帐籍之法；令诸路各条三十年以还一岁出入及泛用之数。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

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

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

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

“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

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

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著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

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 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

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 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

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钜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太宗嗣位，漳泉、吴越相次献地，又下太原，储积益厚，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帝因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振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库为内藏西库。初，刘承珪尝掌库，经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屡加赏焉。真宗再临幸，作铭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库屋，增广其地。既而又以香药库、仪鸾司屋益之，分为四库：金银一库，珠玉、香药一库，锦帛一库，钱一库。金银、珠宝有十色，钱有新旧二色，锦帛十三色，香药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内藏缗钱二百万给三司。

天圣以后，兵师、水旱费无常数，三岁一赉军士，出钱百万缗，绸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以佐三司。又岁入饶、池、江、建新铸缗钱一百七万，而斥旧蓄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异时三司用度不足，必请贷于内藏，辄得之，其名为贷，实罕能偿。景祐中，内藏库主者言："岁斥缗钱六十万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计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贷钱帛九百一十七万。"在太宗时三司所贷甚众，久不能偿，至庆历中，诏悉蠲之。盖内藏岁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万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经费，前后不可胜数，至于储积赢缩，则有司莫得详焉。

神宗临御之初，诏立岁输内藏钱帛之额，视庆历上供为数。尝谓辅

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旧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尝闻太宗时内藏财库，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即命干当御药李舜举领其事。继诏诸路金银输内藏库者，岁以帐上三司拘催。元丰以来，又诏诸路金帛、缗钱输内库者，委提点刑狱司督趣，若三司、发运司擅留者，坐之。超发坊场钱勿寄市易务，直赴内藏库寄帐封桩。当输内库金帛、缗钱，逾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桩钱法。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敌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元丰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库以号之，凡三十二库。后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财之局总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然按其所领，不过关通所入名数，为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转质。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彼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尔，又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夫所蓄之数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明年，诏内藏库物听以多寡相除。置库百余年，至是始编阅云。

崇宁元年，诏："祖宗置内藏库贮经费余财，所以募士威敌，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岁官司懈弛，侵蠹耗减，务在协力遵守，无令偏废。"于是命仓部郎中丘括行诸路驱磨。三年，中书奏："熙宁之制，江南诸路金银课利并输内帑。元祐中，户部尚书李常于中以三分助转运司，致内帑渐以亏减。"乃诏诸路新旧坑冶所收课利金银并输内帑，如熙宁之旧。后又入于大观东库。寻命仍旧以七分输内帑，余给转运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兑内帑钱物之制。

时又有元丰库，则杂储诸司羡余钱。诸道榷酤场，旧以酹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役法行，乃听民增直以售，取其价给衙前。久之，坊场钱益多，司农请岁发百万缗输中都。元丰三年，遂于司农寺南作元丰库贮之，以待非常之用。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论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

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寻用其议。元祐三年，改封桩钱物库为元祐库。未几，分元丰库为元丰南、北库。数月，以北库为司空吕公著廨，封桩并附南库仍旧。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崇宁以后，诸路封桩禁军阙额给三路外，与常平、坊场、免役、绸绢、贴输东北盐钱，及鬻卖在官田屋钱，应前收桩管封桩权添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并输元丰库。别又置大观库，制同元丰，但分东西之别。最后，建宣和库，有泉货、弊余、服御、玉食、器贡等名，盖蔡絛欲效王黼以应奉司贡献要宠，事不足纪。

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户部尚书聂山辄取元丰库北珠，宰相吴敏白帝，言：“朝廷有元丰、大观库，犹在陛下有内藏库。朝廷有阙用，需于内藏，必得旨然后敢取，户部岂可擅取朝廷库务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库物，则纲纪乱矣。”钦宗然之。

南渡，内藏诸库货财之数虽不及前，然兵兴用乏，亦时取以为助。其籍帐之详莫得而考，则以后宋史多阙云。

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货下二（钱币）

钱币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

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内使臣吴承勋驰传审度。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谊责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勋运命。二年，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徵铜钱。宋咏等皆坐罪免。既而又从西川转运使刘度之请，官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后竟罢之。

平广南、江南，赤德雄州旧钱，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得三十万贯。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铜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则、免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出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

钱渡江之禁。”从之。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八年，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补钊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然民间犹杂用旧大小钱。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

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

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遣诣川峡路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铁钱悉辇送官。民间小钱许送监，计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才成三千余贯，众皆以为不便。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罢冶铸。五年，安易复请，不许。第令川峡仍以铜钱一当铁钱十。

荆湖、岭南民输税须大钱，民以小钱二或三易大钱一，官属以奉钱易于民以规利。诏自今吏受民输，但常所通行钱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钱

换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

咸平初，又申新小钱之禁，令官置场尽市之。旧犯铜禁，七斤以上处死，奏裁多蒙减断，然待报常淹缓。四年，诏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从第减。

景德四年，诏曰："鼓铸钱刀，素有程限，悯其劳苦，特示矜宽。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岁量支率分钱以备医药。"十二月，令铸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诏：犯铜、鍮石，悉免极刑。

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旧皆有监，后废之。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

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后以铁重，多盗熔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于是诏减景德之制，其见使旧钱仍用如故。岁铸总二十一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由此钱重而货轻。

景祐初，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盛输缗钱合三十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间。

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裁得万钱。申性诡谲，少成事，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于江州。朝廷从之，因诏申即江州铸百万缗，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无成功。

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至是改元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如旧。

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

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

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地；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亦请即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并销旧小钱以铸减轻大钱，未得报，先移合州相地置监。州以上闻，朝廷以易简、辅、固为擅铸钱，皆坐贬。

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知并州郑戩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

庆历末，叶清臣为三司使，与学士张方平等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钱之行，有刘羲叟者语人曰："是于周景王所铸无异，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语在本传。

时兴元府西县增置济远监。而韶州天兴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诏即其州置永通监。后济远监废，仪州博济监既废复置。

皇祐中，饶、池、江、建、韶五州铸钱百四十六万缗，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而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独兴州铸钱三万缗。

熙宁初，同、华二州积小铁钱凡四十万缗，诏赐河东，以铁偿之。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奏："自行当二钱，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京西转运使吴几复建议：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铜铅积于淮南，若由襄、郢转致郢、唐等州置监铸钱，可以纾钱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议遂寝。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又以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监六，通旧十六监，水陆回远，增提点之官。

时诸路大率务于增额：韶惠州永通、阜民监旧额八十万，至七年，增三十万，及折二凡五十万；后卫州黎阳监岁增折二凡五万缗，西京阜财监岁增市易本钱凡十万缗，兴州济众监岁增七万二千余缗，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而睦州则置神泉，徐州则置宝丰，梧州以铅锡易得，万州以多铁矿，皆置监。又诏秦凤等路即凤翔府斜谷置监，已而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然私钱往往杂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诏禁私钱，在官恶钱不堪用者，别为模以铸。商、虢、洛南增三监，耀、鄜权置两监，通永兴、华、河中、陕旧监为九，以给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听改铸一年罢；商、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听久置；鄜州等五监候罢改铸，并其工作归永兴等四监，专铸大钱，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八年，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初，薛向铸铁钱于陕西，后许彦先铸于广南。既而民不便用，神宗欲遂罢之，王安石固争，乃诏京师畿内并罢，其行于四方盖如故。元丰以后，西师大举，边用匮阙，徐州置宝丰下监，岁铸折二钱二十万缗，转移陕府。

于时，同、渭、秦、陇等州钱监，废置移徙不一，铜铁官多建言铸钱，事不尽行，而又自弛钱禁，民之销毁与夫阑出境外者为多。张方平尝极谏曰："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岁鼓铸至百万缗。积百年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

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如嘉祐编敕；罢徐州宝丰鼓铸；诏户部条诸监之可减者，凡增置铸钱监十四皆罢之。

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专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至是，乃复增定加饶之数行焉。

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余路则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间者听以输买纳，在官帑者以输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数无上供者，所隶运司移发输京师。寻诏更铸小铜钱。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又禁折二铜钱不通行，非便。”乃听行使如旧。

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元符二年，下陕西诸路安抚司博究利害。于是诏陕西悉禁铜钱，在民间者令尽送官，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永兴帅臣陆师闵言：“既拣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州县，凡有市买，并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诏用其言，而豪贾富家多不便。

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追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弊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者，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

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三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诏可。然课犹不登。二年，居厚乃请检用前后上供铸钱条约，视其登耗之数，别定劝沮之法。

会蔡京当政，将以利惑人主，托假绍述，肆为纷更。有许天启者，京之党也，时为陕西转运副使，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

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行民间，法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至是，发运司因请以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三年，遂罢铸小平钱及折五钱。置监于京城所，复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旧折二钱期一岁勿用。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诸路转运司于沿流顺便地，随宜增置钱监，俾民以所有折二钱换纳于官，运致所增监改铸折十钱。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运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

四年，立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及乌背，书画分明。时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

当十钱不便，私铸浸广。乃令提刑司岁较巡捕官一路所获多寡，继令福建、广南毋行用，第铸以上供及给他路。凡为人附带若封识影庇私铸钱者，悉论以法，毋得荫赎。其置铸钱院，盖将以尽收所在亡命盗铸之人，然犯法者不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并以折十钱为折五，旧折二钱仍旧。虑冒法入东北也，今以江为界，淮南重宝钱亦作当五用焉。

五年，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俄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其创置铸钱院及招置钱户并停。继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通宝钱所铸未多，在官者悉封桩，在民间者以小平钱纳换。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御史沈畸奏曰："小钱便民久矣。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当十鼓铸，有数倍之息，虽日渐之，其势不可遏。"未几，诏当十钱止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俄并畿内用之，余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偿以小钱，换纳到者输于元丰、崇宁库，而私钱亦限一季自致，计铜直增二分，偿以小钱，隐藏者论如法。寻诏郑州、西京亦听用折十钱，禁贸易为二价者。东南诸监增铸小平钱，以待偿钱，而私钱亦改铸焉。

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钱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钱，计小平钱三，以小钱易于官，在京以四小平钱易之。京师出纳及民间贸易，并大小钱参用，而私铸小平钱辄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赏，越江、淮入汴钱至京者，一依当十钱法。御史张茂直请严私贩当十之令，纲舟载卸，皆选官监索，保无藏匿，舟车兜担，即疑虑私贩者，并听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铸转入淮、浙、京东等路者，所由州县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水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船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

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

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诏谕中外。京再得政复行之，知盗铸者必众，将威以刑。会有告苏州章綖盗铸数千万缗，遂兴大狱。初遣李孝寿，又遣沈畸、萧服，末以命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綖坐刺流海岛，连坐者十余人，时皆冤之。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东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饶，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既而当十钱少，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

明年，令江、池、饶、建州钱监，自来岁以铸当十五分铸小平钱。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初，崇宁五年，始禁陕西铁钱行于兴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铁钱猥多，禁陕西铁钱入蜀。有董奎者，为走马承受，遂令以铁钱三折铜钱一。事闻，责奎以妄肆胸臆，致币轻物重，奎遂即罪。

三年，申当十钱行使之令，益以京东、京西，而河北并边州县镇砦、四榷场及登、莱、密州缘海县镇等皆禁。时蔡京复罢政矣。四年，诏："鼓铸当十钱多，虑法随以弊，其止铸旧额小平钱。"张商英为相，奏言："当十钱为害久矣。旧小平钱有出门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货，交易得钱，必大半入中末盐钞，收买告牒，而余钱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养。自当十钱行，以一夫而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为滞货，盐钞非得虚抬之息则不行。臣今欲借内库并密院诸司封桩绸绢、金银并盐钞，下令折十钱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限竟毋更用。俟钱入官，择其恶者铸小平钱，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则钱法、钞法不相低昂，可以复旧。"

利州路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

政和元年诏："钱重则物轻，钱轻则物重，其势然也。今诸路所铸小平钱，行之久而无弊，多而不壅，为利博矣。往岁图利之臣鼓铸当十钱，苟济目前，不究悠久，公私为害，用之几十年，其法日弊而不胜。奸猾之民规利冒法，销毁当二、小平钱，所在盗铸，滥钱益多，百物增价。若不早革，即弊无已时。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以为定制。尚虑豪猾惮于折阅，胥动浮言，可内自京尹，外逮监司、郡县，悉心开谕。"

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大观四年，星变，赦天下。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之。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用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二年，江南东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

政和元年，钱轻物重，细民艰食，诏："应陕西旧行使铁钱地，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夹锡钱同之，毋得分别。见存铁钱，毋改更铸夹锡，河东官私折二、夹锡钱同之。"

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

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未几，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

陕西用“政和通宝”旧大铁钱，与夹锡钱杂。虑流转诸路，四年，诏毋更行用，致令诸监改铸夹锡钱，在民间者赴官换绸。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重和元年，权罢京西铸夹锡钱，继以关中籴买，用之通流，复命鼓铸，专给关中。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河北漕臣张翚等尝坐贬焉。

先是，江池饶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稍廪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寻复旧，泉司供给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得不偿费，罢鼓铸，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治，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

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

二十四年，罢铁钱司归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曹钱八万缗为铸本，岁权以十五万缗为额。复饶、赣、韶铸钱监，以漕臣往来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废，复以户部侍郎荣蕤提领，许置官属二员。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

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

以李植提点铸钱公事，植言："岁额内藏库二十三万缗，右藏库七十余万缗，皆至道以后数也。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百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下工部，权以五十万缗为额。又明年，才铸及十万缗。今泉司岁额增至十五万缗，小平钱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课利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不过十五六万缗耳。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以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本司，铜三十九万五千八百斤，铅三十七万七千九百斤，锡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铁二百三十二万八千斤，比岁所榷十无二三。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视旧制，铜少铅多，钱愈锲薄矣。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　　乾、淳迄于嘉泰、开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寻复置。八年，饶州、赣州复名置提点官。以新铸钱殽杂，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长贰官责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号"沙尾钱"，诏严禁之。淳熙二年，并赣司归饶州。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湖州旧鬻监，至是官自铸之。　　二年，禁销钱为铜器者，以违制论，炉户决配海外。

复神泉监，以所括铜器铸当三大钱，隶工部。

旧额，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 江、池、饶、建四监。

而每年退却六十万，三年一郊，又以三百万输三司，是内帑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桩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元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

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

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六年，先是，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 舒州同安监，蕲州新春监，黄州齐安监。

且铸折二钱。以发运司通领四监。 江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之丰余监，抚之裕国监。

子中所领三监，岁合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美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八年，以江州、兴国军铁冶额亏，守贰及大冶知县各降一官。

淳熙五年，诏舒州岁增铸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铸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如更增铸，优与推赏。御史黄洽言：“兴天下之利者，不穷天下之力。舒、蕲岁铸四十五万不易为也。又有增铸之赏，恐其难继。”诏除之。八年，以舒州水远，薪炭不便，减额五万贯。明年，又减十万贯，与蕲州并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十二年，诏舒、蕲铸铁钱，并增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文。

光宗绍熙二年，减蕲春、同安两监岁铸各十万贯。嘉泰三年，罢舒、蕲鼓铸；开禧三年，复之。

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禁之。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凡沿江私度及边径严禁漏泄，及于边界三里内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铜钱，如两淮例。京西、湖北之铁钱，则取给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后并富民监于汉阳监，以二十万为额。

前宋时，川、陕皆行铁钱，益、利、夔皆即山冶铸。绍兴九年，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后又铸折二钱。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籍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

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钱当二并小平钱并以“嘉熙通宝”为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文。

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鋊销，犹可以上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

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鋊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下海之禁。　十二年，申严鋊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复申严鋊销、漏禁。宝祐元年，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

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货下三

○会子 盐上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神宗熙宁初，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遂奏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场，文彦博言其不便；会张景宪出使延州还，亦谓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于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效川峡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罢在京并永兴军交子务，在京官吏，并归买钞所。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明年，尚书省言："钱引本以代盐钞，而诸路行之不通，欲权罢印制。在官者，如旧法更印解盐钞；民间者，许贸易，渐赴买钞所如钞法分数计给。"从之。

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八月，知威州张持

奏：“本路引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若出入无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旧并用引，请稍给钱便用。”擢持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提举川引。后引价益贱，不可用，持复别用印押以给官吏，他无印押者皆弃无用。言者论其非法，持坐远谪。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

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以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民间旧以本钱未至，引价大损，故州官钱亦减数收市；今本钱已足，请勿减数以祛民惑。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听于界内续增其新引给换之，余如旧鬻之，或于给钱之所易钱储以为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桩钱法。诏可。靖康元年，令川引并如旧即成都府务纳换。以置务成都，便利岁久，至诸州则有料次交杂之弊，故有是诏。

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于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输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六年，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于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明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三十二年，定伪造会子法。 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会子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

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乾道二年，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二年，以民间会子破损，别造五百万换给。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验者，并作上供钱入输，巨室以低价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以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每道收靡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凡旧会破损，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五年，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其州县诸色纲钱，以七分收钱，三分收会。九年，定捕造伪会之赏。

淳熙元年，诏左藏南上库给会子二十五万，收买临安、平江、绍兴、明秀州额外浮盐，其赍到钞钱，令榷货务月终输封桩库，以备循环换易会子。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以第四界续印会子二百万贮南库。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于界外者才二百万耳。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于是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嘉定二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 十二界四千七百万余贯，十三界五千七百万余贯。 诏封桩库拨金一百五万两， 两为钱四十贯。

度牒七千道， 每道为钱一千贯。

官告绫纸、乳香， 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

凑成三千余，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 十一界会子二分，十二、十三界会子各四分。

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

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端平二年，臣僚言：“两界会子，远者曾未数载，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坏涂污之弊，今当以所收之会付封桩库贮之，脱有缓急，或可济事。”有旨从之。淳熙二

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

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川引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不许。盖前宋时，蜀交出放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至绍兴末，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贮铁钱，仅及七十万贯，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谓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远虑。诏添印三百万，之望止添印一百万。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二百万。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光宗绍熙二年，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出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出放益多矣。

开禧末，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五百七十钱而已。

喜定三年春，制、总司收换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凡民间输者，每引百贴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贴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饯买之，方得无弊。

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遂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著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

宝祐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子造四川会子，视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咸淳五年，复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

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使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凡入输买卖，并以交子及钱中半。如往来不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然自绍兴末年，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调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于是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凡官交，尽数输行在左藏库。

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绍熙三年，诏新造交子三百万贯，以二百万付淮东，一百万付淮西，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为界。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

初，襄、郢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孝宗隆兴元年，始措置于大军库储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并当见钱流转。印造之权既专，印造之数日益；且总所所给止行于本路，而荆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会子印板。四年，以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都茶场钞引八十万，付湖北漕司收换，输左藏库，又命降银钱收之。五年，诏户部给行在所会子五十万，付荆南府兑换。淳熙七年，诏会子库先造会子一百万，降付湖广总所收换破会。十一年，臣僚言："湖北会子创于隆兴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兑易，称提不行。"诏湖广总领同帅、漕议经久利便。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庶几流转通快，经久可行。"从之。

十三年，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界。绍熙元年，诏湖广总所将见行及桩贮新旧会取数，仿行在例立界收换。饷臣梁总奏："自来不曾立界，但破损者即行换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余万，见在民间行用。乞别样制作两界，印造收换。"从之。

嘉定五年，湖广饷臣王釜，请以度牒、茶引兑第五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千五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场，不便。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界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十四年，造湖广会子三十万易破会。十七年，造湖广第六界会子二百万。嘉熙二年，拨第七界湖广会九百万付督视参政行府。宝祐二年，拨第八界湖广会三百万贯付湖广总所，易两界破会，自后因仍行之。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碱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

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募巡逻之兵百人，目为护宝都。岁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止。安邑池每岁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之济、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

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原、邠、宁、仪、渭、鄜阝、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至道二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

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诏以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承睿言："鄜、延、环、庆、仪、渭等州洎禁青盐之后，令商人入刍粟，运解盐于边货鬻，其直与青盐不至相悬，是以民食贱盐，须至畏法，而蕃部青盐难售。今闻运解盐于边，俗与内地同价，边民必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是助寇资而结民怨矣。"继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请候至边部斡运，及乘传至解池即禁止商贩。旋运盐赴边，公私大有烦费，而边民顿无入市，物论纷扰。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永详议，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贩。诏切责鼎，罢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言："两池所贮盐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虑尚有遗利，望行条约。"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许。

先是，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法，禁地贸易至十斤、鬻碱盐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请。三年，增阑入至三十斤、鬻碱至十五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宝兴军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雍熙四年，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

天圣以来，两池畦户总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为之，户岁出夫二人，人给米日二升，岁给户钱四万。为盐岁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帖头，水陆漕运。而通商州军并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又募人入中刍粟，以盐偿之。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则为东

盐，各有经界，以防侵越。天圣初，计置司议茶盐利害，因言："两池旧募商人售南盐者，入钱京师榷货务。乾兴元年，岁入才二十三万缗，视天禧三年数损十四万。请一切罢之，专令入中并边刍粟，及为之增约束、申防禁，以绝私贩之弊。"久之，复诏入钱京师，从商人所便。

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宜听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宽民力。"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更其制度。因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伐木造船辇运，兵民不胜疲劳，今去其弊，一利也；陆运既差帖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船运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钱币，国之货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镪不出，民用益蹙，今岁得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十月，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行之一年，视天圣七年，增缗钱十五万。其后岁课减耗，命翰林学士宋庠等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新法较之，视乾兴至天圣八年旧法，岁课损二百三十六万缗。康定元年，诏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禁如旧。未几，复弛京师榷法，并诏三司议通淮南盐给京东等八州，于是兖、郓、宿、亳皆食淮南盐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繇是羽毛、筋角、胶膝、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费。庆历二年，复京师榷法，凡商人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久之，东、南盐地悉复禁榷，兵民辇运，不胜其苦，州郡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大耗京师钱币，帑藏益虚。

太常博士范祥，关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岁可省度支缗钱数十百万。乃画策以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四年，诏祥驰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议之，而戡议与祥不合，祥寻亦遭丧去。

八年，祥复申其说，乃以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事，使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盐入蜀；罢九州军入中刍粟，令入实钱，偿以盐，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西、南盐，第优其直；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驰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估，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军刍粟，悉贸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杂何郯复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户部副使包拯驰视，还言行之便，第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重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处禁官鬻盐。而三司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贵，请得公私并贸，余禁止。皆听之。田况为三司使，请久任祥，俾专其事。擢祥为陕西转运使，赐金紫服。祥初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皇祐初年，入缗钱二百二十一万；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以四年数视庆历六年，增六十八万；视七年，增二十万。又旧岁出榷货务缗钱，庆历二年，六百四十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榷货务钱不复出。其后，岁入虽赢缩不常，至五年，犹及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百六十九万。时祥已坐他罪贬，命转运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分之八。

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嘉祐三年，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请复用祥，于是复以祥总盐事。祥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别请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盐鬻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自是稍复旧。未几祥卒，以转运副使薛向继之。治平二年，岁入百六十七万。

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县征算，乃计所历所至合输算钱，并率以为入中之数。自后州县犹算如旧。嘉祐六年，向悉罢之，并奏减八州军鬻盐价。两池畦户，岁役解、河中、陕、虢、庆成之民，官司旁缘侵

剥，民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课盐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遂蠲其半。中间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后又减畦户之半，稍以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

青白盐出乌、白两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继迁叛，禁毋入塞，未几罢，已而复禁。乾兴初，尝诏河东边人犯青白盐禁者如陕西法。庆历中，元昊纳款，请岁入十万石售县官。仁宗以其乱法，不许。自范祥议禁八州军商盐，重青白盐禁，而官盐估贵，土人及蕃部贩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诏蕃部犯青白盐抵死者，止投海岛，群党为民害者，上请。嘉祐赦书，稍迁配徒者于近地，自是禁法稍宽。熙宁初，诏淮南转运使张靖究陕西盐、马得失。靖指向欺隐状，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谏官范纯仁言赏罚失当，因数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

四年，诏陕西行蜀交子法，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旧。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逼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益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止三司额外出钞。

十年，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刍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加纳之法。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书之，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卖。罢两处禁榷官卖，提举司卖盐并用新价，钱承买旧钞，商人愿对行算请者听，官为印识如法。应通商地各举官一员，其盐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

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地，市易司以买盐，亦加纳钱。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货鬻，仍诏三司讲求利害。

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于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毋得减十；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

皮公弼盐法，酌前后两池所支盐数，岁以三百三十万缗为额。又令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于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沿边盐价给新引；庶得民间旧钞，而新引易于变易。诏用其议。公弼请复范祥旧法平市价，诏假三司钱三十万缗，市钞于京师。先是，解盐分东西，西盐卖有分域；又并边州军市刍粮，给钞过多，故钞及盐甚贱，官价自分为二。于是增西盐价比东盐，以平钞法，岁约增十二万缗，毋复分东西，悉废西盐约束。解池盐钞旧以二百二十万缗为额，转运使皮公弼请增十万，以助边籴，至是，又为二百四十二万。商人已请西盐，令加纳钱，使与新法价平。元丰三年，三司举张景温卖解盐息羡，进官赐帛。

明年，权陕西转运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后，钞有定数，起熙宁十年冬，尽元丰三年，通印给一百

七十七万余席，而盐池所出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余钞五十九万有余，流布官司，其势不得不贱。”遂下三司住给。五年，户部犹以钞多难售，岁给陕西军储钞二百万，裁其半，然钞多，卒不能平价。

元祐元年，户部及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于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如范祥旧法。盐价钱应偿者，以转运司年额盐钞给之，所鬻盐钱，以待转运司籴买。仍举承务郎以上一员，于在京置场，以盐钞鬻见钱而输之都盐院库，遇给解盐额钞尽归之本司，毋更给转运司。他司皆毋得贩易，虽有专旨，听执奏。其已买钞，自本司拘之，若民间钞少或给本路缗钱，即上户部议鬻其钞。”诏皆从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纳解盐减年额买盐费钱二万七千余缗，增在京买钞之本。入中解盐，并效熙河钞，而价随事增损以折，澶怀滑州、阳武盐价，定为钱八千二百。时，陕西民多以朴硝私炼成颗，谓之倒硝，颇与解盐相乱。绍圣三年，制置使孙路以闻，诏犯者减私盐法一等坐之。

初，神宗时，官卖解盐，京西则通商。有沈希颜者为转运使，更为榷法，请假常平钱二十万缗，自买解盐，卖之本路，民已买解盐尽买入官，掊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黄降劾希颜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复旧制通商，然犹官卖，元符元年乃罢之。永兴军渭州河北高阳、栎阳、泾阳等县，如同、华等六州军，官仍自卖盐，而禁官司于折博务买解盐贩易规利。俄以水坏解池，听河中府解州小池盐、同华等州私土盐、阶州石盐、通远军岷州官井盐鬻于本路，而京东、河北盐亦通行焉。三年，诏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城，提举措置催促陕西、河东木□伐薛嗣昌，提举开修解州盐池。

崇宁元年，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初，解梁东有大盐泽，绵亘百余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初，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皆贺。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课额敷溢为功。然议者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固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适口。

崇宁初，言事者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来之费，乞复范祥旧法，谨守而力行之，无庸轻改。虽可其请，未几，蔡京建言：“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及京西，袋输官钱六千，而盐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万缗。如通至陕西，其利必倍。”议遣韩敦立等分路提举。及盐池已复，京仍欲旧解盐地客算东北末

盐，令榷货务人纳见缗无穷，以收己功，乃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五年，诏："钞法用之，民信已久，飞钱裕国，其利甚大，比考前后法度，颇究利害，其别为号验，给解盐换请新钞。先以五百万缗赴陕西。河东，止给籴买，听商旅赴榷货务换请东南盐钞。贴输见缗四分者在旧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带行旧钞，输四分者带五分，输五分者带六分；若不愿贴输钱者，依旧钞价减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轻重之柄，率减钞直，使并边籴价增高，乃裁限之。崇宁四年，以钞价虽裁，其入中州郡，复增籴价，客持钞算请，坐牟大利。乃诏陕西旧钞易东南末盐，每百缗用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后又诏减落钞价逾五十者，论以法。

及大观四年，张商英为相，议复通行解盐如旧法，而东北盐毋得与解盐地相乱。继而有司议解池已复，依旧法印钞请。商旅已买东北盐，随处官司期三日尽籍，输官偿其价，隐匿者如私盐法。解盐未到，官鬻所得东北盐，解盐到即止。已请钞已支者悉毁，已支未请者听别议。在京仍通行，其经由州县郑州、中牟、开封府祥符、阳武县境内，亦许通放。而王仲千所请通入京西北路陈、颍、蔡州、信阳军，权止之。商旅已算请东北盐，元指定东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军批引；其已入京未货者，都盐院全袋拘买鬻之，许坐贾请买碎卖。

政和元年，诏陕西钞依钞面实价，辄增减者，以违制论。未几，复以陕西通行盐钞，旧虽约以铜钱六千为钞面，然钞贵则入粟增多，钞平则入谷减少。若限以六千，陕西唯行铁钱，是盐钞一席得六千铁钱斛斗矣，深损公家，其随时增减听之。二年，蔡京复用事，法仍变改，钞不可用者悉同败楮。六年，两池漫生盐，募人倍力采取，且议加赏；继生红盐，百官皆贺，制置解盐使李百禄等第赏有差。七年，议复行解盐，时童贯宣抚关、河，实主之。诏解盐地见行东北盐，复尽收入官，官给其直，在京于平货、在外于市易务桩管，如解盐法鬻之；不自陈，如私盐法。重和元年，诏复行解盐旧法。逾年，榷货岁亏数百万贯，又钞价减落，籴买不行，三省趣讲画以闻，贯遂请罢领解盐。俄而三省条奏：旧东北盐地客贩解盐，立限尽鬻，限竟鬻未尽者，运往解盐地，逾者论如私盐法。京畿、京西复置官提举。初，崇宁中，以盐各利一方，故解盐止行本路，东南鬻海利博，行于数路。既复行解盐，商旅苦于折阅；即改如旧，虑商旅疑惑。遂诏输诸路，钞法更不改易，扇摇者论如法，仍倍之。

靖康元年，解盐钞入纳算请，并参照熙宁、元丰以前旧法，又增改解盐及东北盐地，即商旅不愿盐，则用钞面请钱如旧法。继定每席钞为

八贯者，尽收入钞面；其入纳粮草者，许直赴池请盐，省复入京批钞之扰。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钱总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

其在京东曰密州涛洛场，一岁鬻三万二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唯登、莱州则通商，后增登州四场。旧南京及曹、濮、济、兖、单、郓、广济七州军食池盐，余皆食二州盐，官自鬻之。庆历元年冬，以淄、潍、青、齐、沂、密、徐、淮阳八州军仍岁凶菑，乃诏弛禁，听人贸易，官收其算，而罢密、登岁课，第令户输租钱。其后兖、郓皆以壤地相接，罢食池盐，得通海盐，收算如淄、潍等州。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然使输钱如故。至和中，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

元丰三年，京东转运副使李察言："南京、济、濮、曹、单行解盐；余十有二州行海盐，请用今税法置买卖盐场。"其法，尽灶户所鬻盐而官自卖，重禁私为市者，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余缗，而息几半之。吴居厚为转运判官，承察后治盐法，利入益多。六年，较本路及河北买卖盐场，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钱三十六万缗。察、居厚皆进官，加赐居厚三品服。诏运卖盐钱储之北京，令河北都转运使蹇周辅、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

其在河北曰滨州场，一岁鬻二万一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棣、祈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若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德、博、滨、棣、祈、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定、安肃军则通商。后滨州分四务，又增沧州三务，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而京东之淄、青、齐既通商，乃不复给。

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河北点义勇强壮及诸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

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乞且仍旧通商。”其议遂寝。

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复建议悉榷二州盐入官，以专其利。都转运使鱼周询以为不可，且言：“商人取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无二三。请敷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之十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盗贩不已，若榷则盐贵，契丹之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契丹获福也。契丹盐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其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北京。后父老过其下，必稽首流涕。

久之，缗钱所入益耗，皇祐中，视旧额几亡其半。陕州录事参军王伯瑜监沧州盐山务，献议商人受盐沧、滨二州，以囊贮之，囊毋过三石三斗，斗为盐六斤，除三斗为耗勿算，余算其半。予券为验，州县验券纵之，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即所贮过数，予及受者皆罚，商人私挟他盐，并没其赀。时知沧州田京，与伯瑜合议上闻，召试行之。逾年，岁课增三万余缗，遂以为定制。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请榷河北盐，诏提举河北、京东盐税周革入议，将施行焉。文彦博论其不便，乃诏仍旧。

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货下四

○盐中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才半岁，获息钱十有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来新行盐法，所在价增一倍，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闻贫家至以盐比药。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为惠，愿陛下不以损民为利，而以益民为利，复盐法如故，以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之赐。"会河北转运使范子奇奏，盐税欲收以十分，遣范锷商度。岩叟复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愿输倍税。主计者但知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庆历六年，既不行三司榷买之法，又不从转运司增税之请，仁宗直谓朕虑河北军民骤食贵盐，可令依旧。是时计岁增几六十万缗，仁宗岂不知为公家之利？意谓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罢河北榷法，仍旧通商。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令商贾贩盐，于场务输税，以及等户保任，给小引，量道里为限，即非官监镇店，听以使鬻之，盐税旧额五分者，增为七分。则盐税盖已行焉。

绍圣中，河北官复卖盐，继诏如京东法。元符三年，崇仪使林豫言："河北榷盐，未必敷前日税额，且契丹盐益售，虑启边隙。"明年，给事中上官均亦以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辅及滑州、河阳所产碱地，悉垦为田，革盗刮煎盐之弊，知河阳王序以劝诱推赏。三年，大改盐法，旧税盐并易为钞盐。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已请旧法税盐货卖者，自陈，更买新钞带卖，已请钞引，毋得带支。初，茶盐用换钞对带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犹未及也；至是，并河北、京东行之。

其在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天圣中，杭、秀、温、台、明各监一，温州又领场三，而一路岁课视旧减六万八千石，以给本路及江东之歙州。

庆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浅涸，漕运艰阻，靡费益甚，请量增江、淮、两浙、荆湖六路粜盐钱。下三司议，三司奏荆湖已尝增钱，余

四路三十八州军，请斤增二钱或四钱。诏俟河流通运复故。既而江州置转运般仓，益置漕船及佣客舟以运，制置司因请六路五十一州军斤增五钱。民苦官盐估高，无以为食，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韩绛安抚江南还，亦极言之。其后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祐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于官盐估高，故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裁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发运司难之。立、肃之固请试用其法二三年，可见利害，诏可。

立尝论东盐利害，条亭户、仓场、漕运之弊，谓："爱恤亭户使不至困穷，休息漕卒使有以为生，防制仓场使不为掊克率敛，绝私贩，减官估，果能行此五者，岁可增缗钱一二百万。"集《盐策》二十卷以进，其言亭户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来，屡下诏书辄及之，命给亭户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衣粮；亭户逋岁课久不能输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顺焉。

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监六、场十有四，然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二年，有万奇者献言欲扑两浙盐而与民，乃遣奇从发运使薛向询度利害。神宗以问王安石，对曰："赵抃言衢州扑盐，所收课敌两浙路，抃但见衢、湖可扑，不知衢盐侵饶、信，湖盐侵广德、升州，故课可增，如苏、常则难比衢、湖。今宜制置煎盐亭户及差盐地令督捕私贩，般运以时，严察拌和，则盐法自举，毋事改制。"

五年，以卢秉权发遣两浙提点刑狱，仍专提举盐事。秉前与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两浙，询究利害。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秉先请储发运司钱及杂钱百万缗以待偿，而诸场皆定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石堰以东近海水碱，故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盘数以绝私鬻，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而鬻盐地什伍其民，以相几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于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严捕盗贩者，罪不至配，虽杖者皆同妻子迁五百里。仍益开封府界、京东兵各五百人防捕。

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发运司劾奏亏课，皆狱治。王安石为神宗言捕盐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诏两浙提举盐事司，诸州亏课者未得遽劾，以增亏及违法轻重分三等以闻。七年，以卢秉盐课虽增，刑狱实繁，虑无辜即罪者众，徙其职淮南，以江东漕臣张靓代之，且休量其事。靓言秉在事，越州监催盐偿至有母杀子者，诏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课擢太常博士，升一资。岁余，三司言两浙漕司宽弛，盐息大亏，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议措置。元祐初，言者论秉推行浙西盐法，务诛剥以增课，所配流者至一万二千余人，秉坐降职。两浙盐亭户计丁输盐，逋负滋广，二年，诏蠲之。后更积负无以偿，元符初，察访使以状闻，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邹浩尝极疏其害。

明州鸣鹤场盐课弗登，拨隶越州。宣和元年，楼异为明州，请仍旧，且于接近台州给旧盐五七万囊。诏曰："明州盐场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鸣鹤一场隶越，客始辐凑。犹有二场积盐以百万计，未见功绪，此而不图，东欲取于越，西欲取于台，改令害法，动摇众情。"令状析以闻。

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各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岳、鄂、衡、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以给本路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旧并给两浙路，天圣七年始罢。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又置转般仓二，一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仓盐；一于涟水军，以受海州涟水盐。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设虑淮南因江

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折中粮草，足赡边兵；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民户，冒寒涉远。借如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恕等谓：“江、湖官卖盐，盖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冕议遂寝。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輓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糜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

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诣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景祐二年，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籴二十万石止。庆历二年，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八年，河北行四说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踊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蓄贾所抑，盐百八斤旧售钱十万，至是六万，商人以贱估售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复入钱京师法，视旧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五千，且令入钱十

万于京师，乃听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故。

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榷货务入钱售东南盐，以百八十万三千缗为额，后增至四百万缗。嘉祐中，诸路漕运不足，榷货务课益不登，于是即发运司置官专领运盐公事。治平中，京师入缗钱二百二十七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荆湖、广南六路岁售缗钱，皇祐中二百七十三万，治平中三百二十九万。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无赖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

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而江西转运司不以为便，不往取。后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诏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会议，皆请如湛等议。而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遂止。

嘉祐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所过州县收算；或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或谓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百万斤至汀，民间足盐，寇盗自息；或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汀州，论者不一。先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传会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议，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等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诏用炳等策，然岁增粜六十余万斤。

江西提点刑狱蔡挺制置盐事，乃令民首纳私藏兵械给巡捕吏卒，而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钅巢栿至州乃发。输官有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繇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炳等议所率籴盐

钱。异时，汀州人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十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耆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

初，荆湖亦病盐恶，且岁漕常不足，治平二年，才及二十五万余石。三年，拨淮西二十四纲及佣客舟载盐以往，是岁运及四十万石。四年，至五十三万余石。

庆历初，判户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尝以荆湖盐估高，诏斤减三钱或二钱，自后利入寝损。请复旧估，可岁增缗钱四万。"许之。治平中，淮南转运使李复圭、张刍、苏颂，三司度支判官韩缜，相继请减淮南盐价，然卒不果行。

熙宁初，江西盐课不登，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乃议稍减虔盐价，更择壮舟，团为十纲，以使臣部押。后蔡挺以赣江道险，议令盐船三岁一易，仍以盐纯杂增亏为纲官、舟人殿最，盐课遂敷，盗贩衰止。自挺去，法十废五六，请复之便。"诏从之。仍定岁运淮盐十二纲至虔州。及章惇察访湖南，符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乞运广盐于江西。即遣蹇周辅往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广东盐不得辄通，盗贩公行。淮盐官以九钱致一斤，若运广盐尽会其费，减淮盐一钱，而其盐更善，运路无阻。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一千万斤于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诏周辅立法以闻。周辅具盐法并总目条上，大率峻剥于民，民被其害。旧，江西盐场许民买扑，周辅悉籍于官卖之。遂以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即司农寺置局。

四年，周辅改漕河北。明年，提举常平刘谊言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诏江东提点刑狱范峋体量，未报，谊坐言役法等事罢。及峋奏至，但以州县违法塞诏，竟无更张。未几，周辅奏："虔州、南安军推行盐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万缗。"自以为功。诏命发运副使李琮体访利害，琮知周辅方被奖用，止谓盐法宜变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辅为户部侍郎，复奏湖南郴、道州邻接韶、连，可以通运广盐数百万，却均旧卖淮盐于潭、衡、永、全、邵等州，并准江西、广东见法，仍举郏亶

初议，郴、全、道三州亦卖广盐。诏委提举常平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条约来上，诏施行之，额利增加，一方骚然。于时淮西亦推行周辅盐法，发运使蒋之奇奏立知州、通判、盐事官赏罚，下户部著为令。

绍圣三年，发运司言淮南亭户贫瘠，官赋本钱六十四万缗，皆倚办诸路，以故不时至，民无所得钱，必举倍称之息。欲以籴本钱十万缗给之，不足，畀以凭由，即欲质于官，与凭之七，而蠲其息，盐本集，复给其三分，凭由毁弃。

崇宁元年，蔡京议更盐法，乃言东南盐本或阙，滞于客贩，请增给度牒及给封桩坊场钱通三十万缗。并列七条：一、许客用私船运致，仍严立辄逾疆至夹带私盐之禁；二、盐场官吏概量不平或支盐失伦次者，论以徒；三、盐商所繇官司、场务、堰闸、津渡等辄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荫家、贡士、胥史为贾区请盐；五、议贷亭户；六、盐价大低者议增之；七、令措置官博尽利害以闻。明年，诏盐舟力胜钱勿输，用绝阻遏，且许舟行越次取疾，官纲等舟辄拦阻者坐之。遂变钞法，置买钞所于榷货务。凡以钞至者，并以末盐、乳香、茶钞并东北一分及官告、度牒、杂物等换给。末盐钞换易五分，余以杂物，而旧钞止许易末盐、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听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钞。定民间买钞之价，以抑豪强，以平边籴。在河北买者，率百缗毋得下五千，东南末盐钞毋得下十千，陕西盐钞毋得下五千五百，私减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难、文钞展限等条皆备。

四年，又以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载定六路盐价，旧价二十钱以上皆递增以十钱，四十五者如旧；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其便。而亭户贷钱，旧输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诏算请不贴纳见钱，以十分率之，毋过二分。大观元年，乃令算请东南末盐贴输及带旧钞如见条外，更许带日前贴输三分盐钞，输四分者带二分，五分者带三分。后又贴输四分者带三分，五分者带四分，而东南盐并收见缗换请新钞者，如四分五分法贴输。其换请新钞及见钱算东南末盐，如不带六等旧钞者，听先给；如止带五等旧钞，其给盐之叙，在崇宁四年十月前所带不贴输旧钞之上。六等者，谓贴三、贴四、贴五、当十钞、并河北公据、免贴纳钱是也。

时钞法纷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宁以来，盐法顿易元丰旧制，不许诸路以官船回载为转运司之利，许人任便用钞请盐，般载于所指州县贩易，而出卖州县用为课额。提举盐事司苛责郡县，以

卖盐多寡为官吏殿最，一有循职养民不忍侵克，则指为沮法，必重奏劾谴黜，州县熟不望风畏威，竞为刻虐？由是东南诸州每县三等以上户，俱以物产高下，勒认盐数之多寡。上户岁限有至千缗，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贯，籍为定数，使依数贩易，以足岁额；稍或愆期，鞭挞随之。一县岁额有三五万缗，今用为常额，实为害之大者。”

又言：

“朝廷自昔谨三路之备，粮储丰溢，其术非他，惟钞法流通，上下交信。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地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绸、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商贾既通，物价亦平；官司上下，无有二价，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边境仓廪，所在盈满。

自崇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边郡无人入中，籴买不敷，乃以银绢、见钱品搭文钞，为籴买之直。民间中籴，不复会算钞直，惟计银绢、见钱，须至高抬粮草之价，以就虚数。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军储不得不阙，财用不得不匮。如解盐钞每纸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东南末盐钞，乃以见钱四分、盐引六分，榷货务惟得七十千之入，而东南支盐，官直百千，则盐本已暗有所损矣。

臣谓钞法不循复熙、丰，则物价无由可平，边储无由可积，方今大计，无急于此。薛向昔讲究于嘉祐中，行之未几，谷价遽损，边备有余，逮及熙、丰，其法始备。比年榷货务不顾钞法屡变，有误边计，惟冀贴纳见钱，专买东南盐钞，图增钱数，以侥冒荣赏。前钞方行，而后钞又复变易，特令先次支盐，则前钞遂为废纸，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愿明诏执政大臣，精择能吏，推明钞法，无以见行为有妨，无以既往为不可复，如薛向之法己效于昔者，可举而行之。”

今之练政事、通钞法，不患无人；在京三库之积，皆四方郡县所入，不患无备。如以三四百万缗桩留京师，随数以给钞引，使钞至给钱，不复邀阻，上下交信，则人以钞引为轻赍，转相贸易。或支请多，惟转廊就给东南末盐钞或度牒之类，如东南末盐钞或度牒敕牒唯许以钞

引就给外，余并令在京以见钱入易，桩留以为钞引之资，亦计之得者。若旧出文钞，亦当体究立法，量为分数，支盐偿之。自昔立法之难，非特造始，修复既废，亦为非易。欲兴经久之利，则目前微害，宜亦可略，惟详酌可否施行之。

未几，张商英为相，乃议变通损益，复熙、丰之旧，令内府钱别桩一千五百万缗，余悉移用，以革钱、钞、物三等偏重之弊。陕西给钞五百万缗，江、淮发运司给见钱文据或截兑上供钱三百万缗。以左司员外郎张察措置东南盐事，提举江西常平张根管干运淮盐于江西，罢提举盐香，诸路盐事各归提刑司。议定五等旧钞，商旅已换请新钞及见钱钞不对带，听先给东南末盐诸路货易。仍下淮、浙盐场，以盐十分率之，桩留五分，以待支发官纲，备三路商旅转廊算请，余五分以待算请新钞及见钱钞与不带旧钞当先给者。于是推行旧法，以商旅五色旧钞，若用换请新钞对带，方许支盐，虑伺候岁月，欲给无由，乃立增纳之法。贴三钞许于榷货务更贴见缗七分，贴四钞更贴六分，贴五、当十钞贴七分，河北见钱文据贴五分算请。

有司议，三路钞法如熙、丰旧法，全仰东南末盐为本，若许将旧钞贴纳算请，正与推行三路熙、丰钞法相戾；即不令贴纳算还，又钞无所归。议将河北见钱文据减增纳二分，余各减二分，以告敕、减度牒、香药、杂物、东南盐算请给偿。帝诏："东南六路元丰年额卖盐钱，以缗计之，诸路各不下数十万。自行钞盐，漕计窘匮，以江西言之，和、豫买欠民价不少，何以副仁民爱物之意？"令东南诸路转运司协力措置般运。

政和元年，诏商旅愿依熙、丰法转廊者，许先次用三路新钞算请，往他所定价给卖。优存两浙亭户额外中盐，斤增价三分。已而张察均定盐价，视绍圣斤增二钱，诏从其说，仍斤增一钱。议者谓："异时盐商于榷货务入纳转廊，惟视东南诸郡积盐多寡，盐多则请钞者众，所入亦倍，其阙盐地，客不肯住。在元丰时远地须豫备二年或三年，次远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谓之准备盐，而后钞法乃通。绍圣间遵用旧制，广有准备，故均价之后，课利增倍。谓宜严责转运司般运准备盐外，更及元丰准备之数，则钞法始通，课利且羡。亭户煎盐官为买纳，比旧既增矣，止用元丰旧价自可，况用新价，而有本钱，复加借贷，何虑不增？若斤更增一钱，虚费亦大。"诏施行之。六路通置提举盐事官，置司于扬州，未几罢。

议者复谓："客人在京榷货务买东南末盐者，其法有二：一曰见钱入纳，二曰钞面转廊。今既许三路文钞得以转廊，若更循旧制，许以见钱

入纳，则客旅之钱，当入于榷货，而不入于兼并，见钱留于京师，客旅走于东南。”诏采用焉。又有谓：“旧法听以物货及官钱钞引抵当，所以扶持钞价，不大减损，昨禁之非是。其旧转廊盐钞，贩至东南，转运司乃专以见钱为务，致多壅阏。”于是复钞引抵当，一如其旧。末盐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给末钞，二分许鬻见缗，后又增见缗为三分。

二年，江宁府、广德军、太平州斤更增钱二，宣、歙、饶、信州斤增钱三，池江州、南康军斤增钱四，各以去产盐地远近为差。是岁，蔡京复用事，大变盐法。五月，罢官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已般盐并封桩。商旅赴榷货务算请，先至者增支盐以示劝。前转廊已算钞未支者，率百缗别输见缗三分，仍用新钞带给旧钞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数别输带卖如上法。其算请悉用见缗，而给盐伦次，以全用见缗不带旧盐者为上，带旧盐者次之，带旧钞者又次之。三路籴买文钞，算给七分东南末盐者，听对见缗支算二分，东北盐亦如之。自余文钞，毋得一例对算。复置诸路提举官。于是诏书褒美京功，然商旅终以法令不信为疑，算请者少，乃申扇摇之令，增赏钱五百缗。

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诸州投勾，乃请盐于场，留滞，罢之。若请盐大带斤重者，官为秤验，乃输钱给钞。时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客盐旧止船贮，改依东北盐用囊，官袋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折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簿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仿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大抵皆视茶法而多为节目，欺夺民利，故以免究盗贩、私煎、大带斤重为名，而专用对带之法。客负钞请盐，往往厄不即畀，必对元数再买新钞，方听带给旧钞之半。虑令之不行也，严避免之禁，申沮坏之制，重扇摇之法，季辄比较，务峻督责以取办。

四年，以远地商贩者稀，盐仓以地远近为叙，先给远者。继令搭带正盐，期一月不买新钞，没官，而剩盐即没纳。五年，伪造引者并依川钱引定罪。六年，以产盐州军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卖者听输钱二十给钞，毋得辄出州界。

宣和二年，诏六路封桩旧盐数输亿万，其听商旅般贩，与淮、浙盐

仓即今盐钞对算。四年，榷货务建议："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崇宁会定盐价，买盐折算，酌以中价，斤为钱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钱，亏公稍多。欲囊增为十三千入纳，而亭户所输并增价，庶克自赡，盗贩衰止。"于是旧盐尽禁住卖，而籍记、贴输、带卖之令复用焉。

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时有魏伯刍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伯刍年除岁迁，积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御府颁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余，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后，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忌，遂至于此。

于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再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于盐袋鲞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诏："昨

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多，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较已罢而复用，抄劄既免而复行，盐囊既增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十三千，民力因以扰匮，而盗贼滋焉。

靖康元年，诏未降新钞前已给见钱公据文钞，并给还商贾，以示大信。时盐尽给新钞，亦用带卖旧盐立限之法。言者论：“王黼当国，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钞，旧盐贴钱对带，方许出卖，初限两月，再限一月。是时黼方用事，专务害民，剥下益上，改易钞法，甚于盗贼。然今不改覆车之辙，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时，商贾岂得不怨？”诏申限焉。

南渡，淮、浙亭户，官给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五十斤为石，六石为袋，输钞钱十八千。绍兴元年，诏临安府，秀州亭户二税，依皇祐法输盐，立监官不察亭户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诏淮、浙盐令商人袋贴输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时吕颐浩用提辖张纯仪，峻更盐法。十有一月，诏淮、浙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后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令商人贴输钱，至是复以分数如对带法，于是始加严酷矣。三年，减民间蚕盐钱。四年正月，诏淮、浙盐钞钱每袋增贴输钱三贯，并计纲输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输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及今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尚未绝，乃命以先后并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害之也。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之数言之，淮东盐灶四百一十二所，岁额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余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贯；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以盐额论之，淮东之数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钱数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诏住卖带卖积盐，以朝廷徒有带卖之名，总所未免有借拨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盐商吴传言：“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通、泰、楚隶买盐场十六，催煎场十二，灶四百十

二。绍兴初，灶煎盐多止十一筹，筹为盐一百斤。淳熙初，亭户得尝试卤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筹至三十筹，增旧额之半。缘此，盐场买亭户盐，筹增称盐二十斤至三十斤为浮盐。日买盐一万余筹，其浮盐止以二十斤为则，有二十万斤，为二千筹，筹为钱一贯八百三十文，内除船脚钱二百文，有一贯六百三十文。其盐并再中入官，为钞钱四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余缗。又纲取盐一代并诸窠名等，及卖又多称斤两，亭户饥寒，不免私卖。若朝廷严究，还其本钱，而后可以尽革私卖之弊。”至是，诏还通、泰等州诸盐场欠亭户盐本钱一百一十万贯。

宁宗庆元初，诏罢循环盐钞，改增剩钞名为正支文钞给算，与已投仓者通理先后支散。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钞多弊，故有是命。于是富商巨贾有愿为贫民者矣。开禧二年，诏自今新钞一袋，搭支旧钞一袋；如新钞多于旧钞，或愿全以新钞支盐，及无旧钞而愿全买新钞者听，以新钞理资次。嘉定二年，诏淮东贴输盐钱免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三年诏：“停钞引之家，增长旧钞价直，袋卖官会百贯以上。自今令到日，盐钞官钱袋增收会子二十贯，三务场朱印于钞面，作“某年某月新钞”，俟通卖及一百万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盐钞并为旧钞，期以一年持赴仓场支盐，袋贴输官会一十贯，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盐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监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至道言：“夫产盐固藉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故盐户所当存恤，盐商所当优润。庆元之初，岁为钱九百九十万八千有奇，宝庆元年，止七百四十九万九千有奇，乃知盐课之亏，实盐商之无所赢利。为今之计，莫若宽商旅，减征税，庶几庆元盐课之盛，复见于今日矣。”从之。绍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罢上虞、余姚海涂地创立盐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岁额盐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积亏一百余万袋，民食贵盐，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举茶盐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员，专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岁终尚书省课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绍兴、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间，钞法或行或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望付有司集议，孰为可行，孰为可罢，天地之藏与官民共之，岂不甚盛？”从之。五年，申严私贩苛征之禁。

宝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上本务场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盐等钱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有奇，比今新额四千万贯增一倍以上，合视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偿之，以励其后。”有旨依所上推赏。四年五月，以行在务场比新额增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有奇，本务场并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通管三务场职事之人，视例推赏，后以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盐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阃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之由。”于是复申严私贩之禁。

五年，朱熠复言：“盐之为利博矣。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故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者也，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盐之利散而归之于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买浮盐，以岁额计之，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数年来，钞法屡更，公私俱困，真、扬、通、泰四州六十五万袋之正盐，视昔犹不及额，尚何暇为浮盐计邪？是以贪墨无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买浮盐，龙断而笼其利；累累灶户，列处沙洲，日藉铢两之盐，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贾既不得私贩，朝廷又不与收买，则是绝其衣食之源矣。为今之计，莫若遵端平之旧式，收锅户之浮盐。所给盐本，当过于正盐之价，则人皆与官为市。却以此盐售于上江，所得盐息，径输朝廷，一则可以绝戎阃争利之风，二则可以续锅户烹煎之利。”有旨从之。

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货下五

○盐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长清场，岁鬻十万三百石，以给本路。天圣以来，福漳泉州、兴化军皆鬻盐，岁视旧额增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廖恩者起为盗，聚党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邓闰甫言："闽越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奸民比他路为多，大抵盗贩盐耳。恩平，遂不为备，安知无蹑恩之迹而起者？"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言："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又稍兴复旧仓，选吏增兵。立法，若盗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编管邻州；己编管复犯者，杖、配犯处本城。"皆行之，岁增卖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数外售者不预焉。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自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数立额。又请捕盗官获私盐多者，论赏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卖盐官吏岁课，比旧额增羡。诏曰："周辅承命创法，青相继奉行，期年有成，课增盗止，东南赖之。"时周辅已擢三司副使，监司已次被赏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降言："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余随均定，盐额亦当五倍，而实减半焉。昨王子京奏立产盐法，失于详究，遂概以额增，多寡之间，辽远绝殊，远民久无以伸。"诏付汝贤。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谪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亶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汝贤请定福建产卖盐额，诏从其请；凡抑民为盐户及愿退不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举盐事官知而不举，论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吕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

流毒生灵，遣使按视，谴黜聚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湖南、江西运卖广盐添额之害，京东、河北榷盐，皆章惇所倡，愿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监察御史孙升继言：“江西、湖南盐法之害，两路之民，残虐涂炭，甚于兵火，独提举官刘谊乃能上言极其利害，谊坐夺官勒停。”诏复谊官，起守韶州。

崇宁以后，蔡京用事，盐法屡变。独福建盐于政和初斤增钱七，用熙宁法听商人转廊算请，依六路所算末盐钱每百千留十之一，输请盐处为盐本钱。

建炎间，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旧法，闽之上四州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产盐法。 随税输盐也。

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请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输行在所榷货务，自后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

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上以问宰执。陈诚之奏曰：“建、剑山溪之险，细民冒法私贩，虽官卖盐犹不能革；若使民自卖，其能免私贩乎？私贩既多，钞额必亏。”上曰：“中间曾用钞法，未几复罢。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贵从容，不然不可经久。”淳熙五年，诏泰宁、尤溪两县计产买盐之令，更不施行。

八年，福建市舶陈岘言：“福建自元丰二年转运使王子京建运盐之法，不免有侵盗科扰之弊，且天下州县皆行钞法，独福建膺运盐之害。绍兴初，赵不已尝措置钞法，而终不可行者，盖漕司则藉盐纲为增盐钱，州县则藉盐纲以为岁计，官员则有卖盐食钱、縻费钱，胥吏则有发遣交纳常例钱，公私龃龉，无怪乎不可行也。钞法未成伦序，而纲运遽罢，百姓率无食盐，故漕运乘此以为不便，请抱引钱而罢钞法。钞法罢而纲运兴，官价高而私价贱，民多食私盐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于是诏岘措置。岘请从榷货务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为五等，造大小钞给买，仍预措置卖钞，先以本钱畀三仓买盐，以备商旅请买。九年正月，以福建盐自来运卖，近为钞法敷扰害民，于是诏福建转运司，诸州盐纲依旧官般官卖。三月，诏转运傅自得、杨由义廉察官卖盐未便者，措置以闻。

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赵汝愚言："汀州民贫，而官盐抑配视他州尤甚，乞以汀州为客钞。"事下提举应孟明及汀州守臣议，孟明等言："上四州军有去产盐之地甚迩者，官不卖盐则私禁不严，民食私盐则客钞不售，既无翻钞之地则客卖销折，所以钞法屡行而屡罢。四川阔远，犹不可翻钞，汀州将何所往？故钞法虽良，不可行于汀州，惟裁减本州并诸县合输内钱，而严科盐之禁，庶几汀民有瘳矣。"复下转运赵彦操等措置裁减，以岁运二百万四千斤会之，总减三万九千三十八缗有奇，又免其分隶诸司，则汀州六邑岁减于民者三万九千缗有奇，减于官者一万缗有奇，所补州用又在外。盖上四州财赋绝少，所恃者官卖盐耳。

又濒海诸郡计产输钱，官给之盐以供食，其后遂为常赋，而民不复请盐矣，此又下四州产盐之弊也。宁宗嘉定六年，臣僚尝极言之，于是下转运司，将福之下四州军凡二十文产以下合输盐五斤之家尽免，其折户产钱仅及二十文者不输盐钱。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县半系频州产盐之地，利权专属漕臣，乃其职也。盐产于福州、兴化，而运于建、剑、汀、邵，四郡二十二县之民食焉。福建提举司主常平茶事而盐不预，漕司与认净镪以助用，近来越职营利，多取纲运，分委属县。县邑既为漕司措办课盐，今又增提举司之额，其势必尽敷于民，殆甚于青苗之害。望将运盐尽归漕司，提举司不得越职，庶几事权归一，民瘼少苏矣。"从之。

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县倚盐为课，其间有招趁失时，月解拖欠，其欠在宝祐五年以前者，并与除放，尚敢违法计口科抑者，监司按劾以闻。"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税赋不足，州县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办于卖盐，转运司虽拘榷盐纲，实不自卖。近年创例自运盐两纲，后或岁运十纲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岁额相妨，而纲吏搭带之数不预焉。州县被其搀夺，发泄不行，上供常赋，无从趁办，不免敷及民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有旨："福建转运司视自来盐法，毋致违戾；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依此施行。"

广州东筦、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鬻三万石，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鬻五十

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而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定为煎额，以惠远民。久之，广西漕司奏民户逋盐税，其县令监官虽已代，并住奉勒催，须足乃罢。而广东漕臣复奏岭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干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较赏罚如之。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滋困矣。

南渡，二广之盐皆属于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俗富，犹可通商；广西地广莫而雕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自东广而出，乘大水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

绍兴元年三月，南恩州阳江县土生碱，募民垦之，置灶六十七，产盐七十万八千四百斤，收息钱三万余缗。十有二月，复置广西茶盐司。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化、高五州官卖，余八分行钞法。寻又诏广东盐九分行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去中州绝远，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昭州岁收买盐钱三万六千缗，以七千缗代浔、贵州上供赴经略司买马，余为州用。及罢官卖，遂科七千缗于民户，谓之縻费钱焉。九年，罢广东官卖，行客钞法，以其钱助鄂兵之费。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漕钱二十万。且广西之盐乃漕司出卖，自乾道元年因曾连请并归广东，于是度支唐琢言："广西盐引钱欠几八千万缗，缘向来二广盐事分东西两司，而西路盐常为东路所侵，昔广西自作一司，故盐不至于亏减；今既罢西司并入东路，则广东之盐无复禁止，广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既而宰执进蒋芾之奏："盐利旧属漕司，给诸州岁；自卖钞盐之后，漕司遂以苗米高价折钱。今朝廷更不降盐钞，只今漕司认发岁额，则漕司自获盐息，析米招籴之弊皆去矣。"九年，诏广州复行官般官卖法。

淳熙三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栻请也。栻去而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

九年，诏遣浙西抚干胡廷直访求利害，与帅、漕、提举详议以闻。

使还，寻以廷直提举广东同措置广西盐事。十五年，诏曰：“广南在数千里外，疾痛难于上闻，朕悯之尤切。盖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转而自鬻，久为民疾。朕为之更令，俾通贩而杜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动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以为民，朕有美意，弗广其推，顾挠而坏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置之法。”于是命詹仪之知静江府，并广东、西盐事为一司，其两路卖盐，岁以十六万五千箩为额。仪之等言：“两路盐且以十万箩为额，俟三数年，视其增亏，乃增其额。所有客钞东西路通货钱与免，以便商贩。”

十六年，经略应孟明言：“广中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率以钞抑售于民，其害有甚于官般。”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宝庆元年，以广州安抚司水军大为兴贩，罢其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官。

鬻碱为盐，向并州永利监，岁鬻十二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仁宗时，分永利东、西两盐，东隶并州，西隶汾州。籍州民之有碱土者为铛户；户岁输盐于官，谓之课盐；余则官以钱售之，谓之中卖。盐法亦与海盐同，岁鬻视旧额减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东唯晋、绛、慈、隰食池盐，余皆食永利盐。其入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岁课缗钱十八万九千有奇。

自咸平以来，听商人辇盐过河西麟府州、浊轮砦贸易，官为下其价予之。后积盐益多，康定初，罢东监鬻盐三年。皇祐中，又权罢西监鬻盐，俟盐少复故。时议者请募商人入刍粟麟府州、火山军，予券偿以盐，从之。既而刍粟虚估高，券直千钱，为盐商所抑，才售钱四百有余，而出官盐五十斤，蠹耗县官。或请罢入刍粟，第令入实钱，转运司议以为非便而止。大抵碱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利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课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摘他户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陕西亦有鬻碱为盐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尝诏废河中府、庆成军碱场，禁民鬻盐以侵池盐之利。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言：“两监旧额岁课二十五万余缗，自许商人并边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余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余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

入钱请买，或官自运，鬻于本路，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诏如所奏，官自运鬻于本路。

元丰元年，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永利东、西监盐，请如庆历前商人输钱于麟、府、丰、代、岚、宪、忻、岢岚、宁化、保德、火山等州军，本州军给券于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户所卖地，即盐已运至场务者，商人买之加运费。如是则官盐价平而商贩通。”遂行其说，用安石为河东都转运使。安石请犯西北青白盐者，以皇祐敕论罪，首从皆编配；又青白入河东，犯者罪至流，所历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盐岁有羡余，及增收忻州碱地铛户、马城池盐课，诏安石迁官，赏其属。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言：“异时河东除食解盐，余仰东、西永利盐，未尝阙。元丰三年后，前宰相蔡确、兄砺等始议创增河东忻州马城池盐，夹硝味苦，民不愿买。乞下转运司，苟无妨阙，即止勿收。”诏从之。

四年，陈安石坐为河东转运使附会时论，兴置盐井，害及一路，降知郑州。先是，熙宁中，议收熙河蕃部包顺盐井，或以为非宜，王安石谓边将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议者不能夺焉。

六年，诏代州卖盐年额酌以中数，以八十五万斤为额，部内多少均裁之。绍圣元年，河东复行官卖法。崇宁三年，以河东三路钞无定估，本路尤贱，害于籴买，罢给三路钞，止给见钱钞，他如河北新降钞法。四年，诏河东永利两监土盐仍官收，见缗鬻之，听商人入纳算请，定往河东州军，罢客贩东北盐入河东者。

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监九十八井，岁鬻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监三百八十五井，十四万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监二十井，八万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万二千二百石：各以给本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初，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令干鬻者有羡利但输十之九。

太平兴国三年，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浚深，鬻盐极苦，樵薪益贵，辇之甚艰，加之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有斤获钱数百，官亏岁额，民食贵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以

给食。”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余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岁额外课部民鬻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免。”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

川峡诸州自李顺叛后，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盐偿之。景德二年，权三司使丁谓言：“川峡粮储充足，请以盐易丝帛。”诏诸州军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从其请。大中祥符元年，诏沪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沪州淯井监课盐三之一。

仁宗时，成都、梓、夔三路六监与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岁课减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岁课减十一万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岁课减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岁课减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给一路，夔州则并给诸蛮，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绸绢五分。又募人入钱货诸州，即产盐厚处取盐，而施、黔并边诸州，并募人入米。

康定元年，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会西方用兵，军食不足，又诏入刍粟并边，俟有备而止。刍粟虚估高，盐直贱，商贾利之。西方既无事，犹入中如故。夔州转运使蒋贲以为入中十余年，虚费夔盐计直二十余万缗，令陕西用池盐之利，军储有备，请如初。诏许之。

先是，益、利盐入最薄，故并食大宁监、解池盐，商贾转贩给之。庆历中，令商人入钱货益州以射大宁监盐者，万斤增小钱千缗，小钱十当大钱一。贩者滋少，蜀中盐踊贵，斤为小钱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彦博以为言，诏皆复故。

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积课如旧，任事者多务增课为功，往往贻患后人。时方切于除民疾苦，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绸、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绸绢一匹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后诏以课利折金帛者

从时估。荆湖之归、峡二州，州二井，岁课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给本州。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运解盐以足之，议未决。神宗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议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十万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东川产盐，昨转运司商度卖陵井场，遂止东盐及闭卓筒井，失业者众，言利之臣，复运解盐，道险续运甚艰；成都盐踊贵，东川盐贱，驱民冒法。乞东川盐仍入成都，勿闭卓筒井，罢官运解盐。"诏商贩仍旧，卖解盐依客商例，禁抑配于民。未几，官运解盐竟罢。

元祐元年，诏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盐事。右司监苏辙劾概观望阿附，奏不以实，且言："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斤为钱百二十，近岁碱泉减耗，多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价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概不念民朝夕食此贵盐。"诏遂罢概，今黄廉体量以闻。上封事者言："有司于税课外，岁令井输五十缗，谓之官溪钱。"诏付廉悉蠲之。诏自今溪有盐井输课利盐税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阆、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州、大宁监等盐仍鬻于蜀，惟禁侵解盐地。

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余井，岁产盐约千余万斤，引法初行，百斤为一担，又许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后递增至四百余万缗。二十九年，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

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质、总领程价言："推排四路盐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场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场一百五十依旧额煎输；其自陈或纠决增额者井一百二十五、场二十四，并今渲淘旧井亦愿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无盐之井，即与划除，不敷而抱输者，即与量减；共减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户免困重额。"七年，元质又言："盐井推排，所以增有余

补不足，有司务求赢余，盈者过取，涸者略减，尽出私心。今后凡遇推排，以增补亏，不得逾已减之数。”十一年，以京西转运副使江溥言金州帅司置场拘买商盐，高价科卖，致商旅坐困，民食贵盐，诏金州依法听商人从便买卖，不得置场拘催。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鬻盐，输土产税而已。然碱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间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绝之井，许增额承认，小民利于得井，界增其额，而不能售，其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病之。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言：“绍兴间赵开所议盐法，诸井皆不立额，惟禁私卖，而诸州县镇皆置合同场，以招商贩，其盐之斤重，远近皆平准之，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贵贱以时而为之翕张。今其法尽废，宜下四川总所视旧法施行。”时杨辅为总计，去虚额，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禁斤重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于是顿昂。辅又请罢利州东路安抚司所置盐店六，及津渡所收盐钱，与西路兴州盐店。后总领陈晔又尽除官井所增之额焉。

五年，户部言：“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于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诸司。宁宗嘉定七年，诏四川盐井专隶总所，既而宣抚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军兴，乃复夺之。

茶　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初，京城、建安、襄复州皆置务，后建安、襄复州务废，京城务虽存，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送六榷务鬻之。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于官，给其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于茶如京师。至道末，鬻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旧茶园荒薄，采造不充其数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兴国四年，诏鬻伪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雍熙二年，民造温桑伪茶，比犯真茶计直十分论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损官课言加犯私盐一等，非禁法州县者，如太平兴国诏条论决。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茶盐于江、淮。

淳化三年，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请罢诸榷务，令商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四年二月，废沿江八务，大减茶价。诏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又以损直亏课为

言。七月，复置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商人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即望仍旧。有司职出纳，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允恭等皆被赏。

初，商人以盐为急，趋者甚众，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场耗，随所在饶益。其输边粟者，持交引诣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官私俱无利。是年，定监买官亏额自一厘以上罚奉、降差遣之制。

景德二年，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实直钱五十千者，给百贯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须海州茶者，纳物实直五十二千，次边所增如河北缘边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给，皆如京师。河北次边、河东缘边次边，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仍约束山场，谨其出纳。议奏，三司皆以为便。五月，以溥为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虑未尽其要，三年，命枢密直学士李浚等比较新旧法利害。时新法方行，商人颇眩惑，特等请罢比较，从之。

有司上岁课：元年用旧法，得五百六十九万贯，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万贯，三年二百八万贯。特言“所增盖官本少而有利”，乃实课也，所亏虚钱耳。四年秋，特等皆迁官，仍诏三司行新法，不得辄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编成《茶法条贯》并课利总数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

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官府有茶充公费者，虑其价贱乱法，悉改以他物。山场节其出耗，所过商税严其觉举。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监买官赏罚之式，凡买到入算茶，及租额递年送榷务交足而有羡余者，即理为课绩，其不入算者，虽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岁课二百余万贯，六年至三百万贯，七年又增九十万贯，八年才百六十万贯。

是时数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岁之内文移小改至十数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乃诏刑部尚书冯拯、翰林学士王曾详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为言，而上封者犹竞陈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杂吕夷简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陕西交引愈贱，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玮请于永兴、凤翔、河中府官出钱市之，诏可。迪等以入中缗钱、金帛，旧从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请令十分输缗钱四五，又定加饶贴纳之差。然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请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经久之制。"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三司言："陕西入中刍粮，请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买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依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文钞贴纳茶货。"诏每八百千，增五千茶与之，余从其请。时陕西交引益贱，京师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费茶。五年，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阁门祗候李德明于京师市而毁之。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

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余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

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

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敝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

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

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货下六

○茶下

茶　天圣三年八月，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奭等又欲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奭等议既用，益以李谘等变法为非。明年，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比视增亏数差谬，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夷简言："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京师府藏常阙缗钱，吏兵月奉仅能取足。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效。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然士逊等犹被罚，谘罢三司使。初，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四年，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坏。

景祐中，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时谘已执政矣。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遂命谘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是岁三月，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

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请为更约束，重私贩之禁，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谘等复言：“自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既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叶清臣为三司使，是岁河北谷贱，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止二百万石。庆历二年，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数足而止，自是三说稍复用矣。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比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钱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余石，刍五十六万余围，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民用有限，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今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券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乃下诏曰：“比食货法坏，刍粟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商贾不行，豪富之家，乘时牟利，吏缘为奸。自今

有议者，须究厥理，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置之重罚。”

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匹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行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绸、绢。”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繁，岁报刑辟，不可胜数。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因陷罪戾至破产逃匿者，岁比有之。又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万余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余斤，两浙二十三万余斤，荆湖二百六万余斤，唯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诏特损五万，至是增至七十九万余斤，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

先是，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景祐中，叶清臣上疏曰：

“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对园置吏，随处立笕。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货，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

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

建国以来，法敝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三分之一，丁赋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嘉麟为《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陈通商之利。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向之，力言于帝。三年九月，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十月，三司言：“茶课缗钱岁当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万，又募人入钱，皆有虚数，实为八十六万，而三十九万有奇是为本钱，才得子钱四十六万九千，而辇运麋耗丧失，与官吏、兵夫廪给杂费，又不与焉。至于园户输纳，侵扰日甚，小民趋利犯法，刑辟益繁，获利至少，为弊甚大。宜约至和以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民，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官分行六路，还言如三司使议便。

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欢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岁输裁减其数，使得饶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置明刑，无或有贷。”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

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祐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巳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趣□巳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巳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

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巳以疾去。

先是，□巳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巳，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

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巳、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巳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

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巳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

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茶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茶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巳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疏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遣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迥、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宜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

明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

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陕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

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熙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岁贾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

转运司月暨岁终比较都数之法。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宽，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岁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算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

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

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

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高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远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

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逾，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

陕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陕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与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乃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岁岁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陕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

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十一百余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余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

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镈，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

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粗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卖芽茶皆罢。

崇宁二年，尚书有言：“建、剑二州茶额七十余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依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重和元年，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诸路末茶入府界者，复严为之禁。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

元祐初，宽茶法，议者欲罢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岁课，持不可废；侍御史刘摯、右司谏苏辙等相继论奏，遂罢。绍圣初，章惇等用事，首议修复水磨。乃诏即京、索、大源等河为之，以孙迥提举，复命兼提举汴河堤岸。四年，场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余缗，吕安中二十一万余缗，以差议赏。元符元年，户部上凡获私末茶并杂和者，即犯者未获，估价给赏，并如私腊茶获犯人法。杂和茶宜弃者，斤特给二十钱，至十缗止。

初，元丰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颍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将即济州山口营置。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溴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寻诏商贩腊茶入京城者，本场尽买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垛钱。裁元丰制更立新额，岁买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率。客茶至京者，许官场买十之三，即索价故高，验元引买价量增。三年，诏罢之。

明年，改令磨户承岁课视酒户纳曲钱法。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丰法，应缘茶事并隶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大观元年，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寻命茶场、茶事通为一司。三年，复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请商旅贩茶起引定入京住卖者，即许借江入汴，如元丰旧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卖者禁，已请引者并令赴京。二年，以课入不登，商贾留滞，诏以其事归尚书省。于是尚书省言："水磨茶自元丰创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于京城，仍行通客贩，余路水磨并罢。"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当是时，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十有八，惟洪、江、兴国、潭、建各置场一，监官一。罢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视捕私盐。二十一年，秦桧等始进《茶盐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时损益，至是审订成书，上之。

孝宗隆兴二年，淮东宣谕钱端礼言："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如愿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贴输翻引钱十贯五百文；如又过淮北，贴输亦如之。"当是时，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翻引钱，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八年，减输翻引钱止七缗，通货侩见钱止八缗。淳熙二年，以长短茶引权以半依原引斤重钱数，分作四缗小引印给，而翻引贴输钱随小引输送。光宗绍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属邑科茶七千余缗。臣僚申明长短小引相兼，从人之便。户部言给卖小引，除金银、会子分数入输，余愿专以会子算请者听。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请：“隆兴府惟分宁县产茶，他县无茶，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穷索一乡，使认茶租，非便。”于是禁非产茶县不许民擅认茶租。

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以来，叶浓、杨勍等相因为乱，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二年，蠲未起大龙凤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复减大龙凤及京铤之半。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议者请鬻建茶于临安，移茶司事于建州买发。明年，以失陷引钱，复令通商。自是上供龙凤、京铤茶料，凡制作之费、篚笥之式，令漕司专之。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至元丰中，累增至百万。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遂以开同主管川、秦茶马。二年，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自后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至十七年，都大茶马韩球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额，茶司岁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加多。

乾道末年，青羌作乱，茶司增长细马名色等钱岁三十万。淳熙六年以后，累减园户重额钱十六万，又减引息钱十六万。至绍熙初，杨辅为使，遂定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朝廷岁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然茶马司率多难之；乾道以后，岁拨止一二十万缗，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准。

自熙、丰以来，茶司官权出诸司之上。初，元丰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外，又催理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至宁宗庆元初，始除之。六年，诏四川产茶处岁输经总制头子钱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犀砦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志第一百三十八 食货下七

○酒 坑冶 矾 香附

酒　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陈、滑、蔡、颍、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薪□□及吏工奉料。岁计获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及酝齐不良，酒多醨薄，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赀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曲收其直。其后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余贯。两浙旧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遂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曲钱之制，附两税均率。二年，诏曰："有司请罢杭州榷酤，乃使豪举之家坐专其利，贫弱之户岁责所输，本欲惠民，乃成侵扰。宜仍旧榷酒，罢纳所均钱。"天禧四年，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

川峡承旧制，卖曲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陈其非便，太平兴国七年罢，仍旧卖曲。自是，惟夔、建、开、施、庐、黔、涪、黎、威州、梁山云安军，及河东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兴化军，广南东、西路不禁。

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诸州官酿所费谷麦，准常籴以给，不得用仓储。酒匠、役人当受粮者给钱。凡官曲，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卖曲价：东京、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西京减五。

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榷酤钱，颇为烦刻。景德二年，诏毋增榷，自后制置使不得兼领酒榷。四年，又诏中外不得更议增课以图恩奖。天

禧初，著作郎张师德使淮南，上言："乡村酒户年额少者，望并停废。"从之。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是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曲钱增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五代汉初，犯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户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端拱二年令：民买曲酿酒酤者，县镇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概与宋初同，唯增永兴军、大通监、川峡之茂州、富顺监。

时天下承平既久，户口浸蕃，为酒醪以靡谷者益众。乾兴初，言者谓："诸路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毋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勿听；主者自欲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至亏额负课，然后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

天圣七年，诏："民间有吉凶事酤酒，旧听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两浙酒户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严禁止，犯者听人告，募人代之。"庆历初，三司言："陕西用兵，军费不给，尤资榷酤之利。请较监临官岁课，增者第赏之。"继令萧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伍保输钱以充其数，嘉禧、治平中，数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诏蠲京师酒户所负榷钱十六万缗，又江南比岁所增酒场，强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曲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

而皇祐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百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

熙宁三年，诏诸郡遇节序毋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州蔡挺言："陕西有酝公使酒交遗，至逾二十驿，道路烦苦。"诏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复言："知莫州柴贻范馈他州酒至九百余瓶，用兵夫逾一百人。"故并诸路禁焉。

四年，三司承买酒曲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以禄吏。六月，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曲院酒户鬻酒亏额，原于曲数多则酒亦多，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损其利。为今之法，宜减数增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患，而官额不亏。请以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闰年增十五万斤。旧直，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为数，后增为二百，百用足数，以便入出。"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酿，以公使钱率百缗为千石，溢额者以违制论。在京酒户岁用糯三十万石。九年，江、浙灾伤，米直腾贵，诏选官至所产地预给钱，俟成稔折输于官。未几，诏勿行，止以所籴在京新米与已籴米半用之。

元丰元年，增在京酒户曲钱，较年额损曲三十万斤，闰年益造万斤。二年，诏："在京鬻曲，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斤直钱二百五十，俟鬻及旧额，令复旧价。酒户负糟、糯钱，更期以二年带输，并蠲未请曲数十万斤。"先是，京师曲法，自熙宁四年更定后，多不能偿，虽屡阁未请曲数，及损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负。至是，命毕仲衍与周直孺讲求利病，请："损额增直，均给七十店，令日输钱，周岁而足，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其炊酝非时、擅益器量及用私曲，皆立告赏法。"悉施行之，而裁其价。三年，诏："带输旧曲钱及倍罚钱，仍宽以半岁，未经免罚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许于旧宫院尊长及近属寄酝。增永兴军乾祐县十酒场。酒户负糟、糯钱，更令三年之内增月限以输，并除限内罚息，其倍罚曲钱已蠲三之一，下户更免一分。

元祐元年，删监司鬻酒及三路馈遗条。绍圣二年，左司谏翟思言：诸郡酿酒，非沿边并复熙宁之数。诏："熙宁五年以前，诸郡不酿酒、及有公使钱而无酒者，所酿并依《熙宁编敕》数。仍令诸郡所减勿逾百石，旧不及数者如旧，毋得于例外供馈。"后又以陕西沿边官监酒务课入不足，乃令边郡非帅府并酌条制定酿酒数，诸将并城砦止许于官务寄酿。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无害公费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初，元祐臣僚请罢榷醋，户部谓本无禁文。后翟思请以诸郡醋坊日息用余悉归常平，至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计之。十月，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升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余裨转运司岁用。

大观四年，以两浙转运司之请，官监鬻糟钱别立额比较。又诏："诸郡榷酒之池，入出酒米，并别遣仓官。卖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县、镇、村并禁，其息悉归转运司，旧属常平者如故。

政和二年，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务甲于诸路，治平前岁课三十万缗，今不过二十万。请令分务为三，更置比较务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请本路诸郡并增务比较。"从之。四年，两浙转运司亦请置务比较，定课额酿酒收息，以增亏为赏罚。诏："酒务官二员者分两务，三员者复增其一，员虽多毋得过四务。内有官虽多而课息不广者，听如旧。"是岁，以湖南路诸务糟酵钱分入提举司，令斤增钱三，为直达粮纲水工之费。立酒匠阙听选试清务厢军之法。清务者，本州选刺供踏曲爨蒸之役，阙则募人以充。

宣和二年，公使库假用米曲及因耗官课者，以坐赃罪之，监官移替。三年，发运使陈遘奏："江、淮等路官监酒直，上者升权增钱五，次增三，为江、浙新复州县之用。"其后尚书省请令他路悉行之。诏如其请，所收率十之三以给漕计，余输大观库。五年，罢夔路榷酤，未几复旧，以转运司言新边城砦藉以供亿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卖坊户转鬻者，论以违制律。先是，政和末，尝诏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并禁之。诸路增酒钱，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毋入转运司。七年，诸路鬻醋息，率十五为公使，余如钞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储备之数，毋得移用。靖康元年，两浙路酒价屡增，较熙、丰几倍，而岁稔米曲直贱，民规利，轻冒法，遂令罢所增价。

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建炎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预焉，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四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升增二十文，上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

绍兴元年，两浙酒坊于买扑上添净利钱五分，季输送户部。又增诸酒钱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诸州军卖酒亏折，随宜增价，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司。先是，酒有定价，每增须上请。是后，郡县始自增，而价不一矣。五年，令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隶制总司。六年，以绍兴二年以后三年中一年中数立额，其增羡给郡县用。罢四川州、军、县、镇酒官百七员，其酒息微处并罢之。

七年，以户部尚书章谊等言，行在置赡军酒库。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资、普、广安立清酒务，许民买扑，岁为钱四万八千余缗。自赵开行隔槽法，增至十四万六千余缗， 绍兴元年。

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后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余缗， 绍兴二十五年。

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 淳熙二年。

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十年，罢措置赡军酒库所，官吏悉归户部，以左曹郎中兼领，以点检赡军酒库为名，与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库并充赡军激赏酒库，隶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汉、绵、邛、蜀、彭、简、果州、富顺监并汉州绵州、县各一员。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监官赏格依旧。　　四万、三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二倍减二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四倍减四年磨勘。二万、一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三季磨勘，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七千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一年半磨勘，四倍减二年磨勘。七千贯以下场务：增及一万贯减一年磨勘，二万贯减二年磨勘，三万贯减三年磨勘，四万贯减四年磨勘。

二十五年，罢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扰民，许买扑以便民。罢官监，后复制之。

三十年，以点检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

广造，别置店酤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诏罢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月库、月桩库之类，并省务寄造酒及帅司激买酒库。凡未分隶经、总制钱处，并立额分隶，补趁亏额。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 见九年。

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帅，复以私扑酒坊九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输送行在，三分给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孝宗乾道元年，以浙东、西犒赏库六十四隶三衙，输课于左藏南库，余钱充随年赡军及造军器。二年，诏：“临安府安抚司酒库悉归赡军；并赡军诸库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数立额。”日售钱万缗，岁收本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羡余献以内藏者又二十万，其后增为五十万。四年，立场务官赏格。七年，以淮西总领周闕言，总所库四，安抚司库五，都统司库十八，马军司库一，增置行宫库一，共为库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为额；其行宫新库息钱，除分认诸处钱及縻费，以净息三分为率，一分输御前酒库；以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为名，遂铸印及改库名。八年，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江北之民困于酒坊，至贫乏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申严抑买之禁。淳熙三年诏：“四川酒课折估困弊，可减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缗，令礼部给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明年于四川合给湖广总所钱补之。”

宁宗开禧元年，知临安府兼点检赡军激赏库赵善防、转运判官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徽之言，官吏冗费，请诸司官属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课额失陷，依旧辟置。

初，赵开之立隔酿法也，盖以纾一时之急，其后行之诸郡，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故虽罢行、增减，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废云。

坑冶　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

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

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雕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诸山多银矿，而凤州山铜矿复出，采炼大获，而皆良焉。请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东、西川监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外，有司请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诏以非土产罢之。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景祐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饬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庆历中，屡下诏申敕之，语在《舆服志》。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或废之，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随之。

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

其后，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余。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银之冶八十四；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

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而水银、丹砂州冶，与至道、天禧之时则一，皆置吏主之。是岁，视皇祐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场百余万，铅增二百万，又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独水银无增损焉。

熙宁元年，诏："天上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八年，令近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诸坑冶金总收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先是，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产金，请以邓辟鉴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辟迁官者再焉。元丰四年，始以所产薄罢贡，而虔、吉州界铅悉禁之。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岁，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于虞部。

绍圣元年，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浸亏，而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元符三年，天启罢领坑冶，以其事归之提刑司。初，新旧坑冶合为一司，而漕司兼领。天启为同管干，欲专其事，虑有所牵制，乃请川、陕、京西路坑冶自为一司，许检束州县，刺举官吏，而漕司不复兼坑冶。至是，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崇宁元年，提举江、淮等路铜事游经言："信州胆铜古坑二：一为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为胆土煎铜，无穷而为利寡。计置之初，宜增本损息，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煎铜以八十。"诏用其言。诸路坑冶，自川、陕、京西之外，并令常平司同管干。所收息薄而烦官监者，如元符、绍圣敕立额，许民封状承买。四年，湖北旺溪金场，以岁收金千两，乃置监官。广东漕臣王觉自言尝领常平，讲求山泽之利，岑水一场去年收铜，比租额增三万九千一百斤，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万一千斤。遂增其秩。是岁，山泽坑冶名数，令监司置籍，非所当收者别籍

之，若弛兴、废置、移并，亦令具注，上于虞部。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而方检视，私开淘取者以盗论。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丞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有冶地，知县月一行点阅。言者论其职在宣导德泽，平征赋狱讼，不宜为课利走山谷间，遂已之。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峡州夷陵、宜郡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干。"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于荆南置司。广东漕司复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场皆宜停闭；韶州曹峒场、英州银冈场皆并入英之清溪场，惟黄坑场欲权存，俟岁终会所入别奏；惠州杨梅东坑、康州云烈、潮州丰政、连州元鱼铜坑黄田白宝、广州大利宜禄、韶州伍注岑水铜冈、循州大佐罗翊、英州钟铜凡十六场，请并如旧；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连之同安请更遣摄官。"从之。

三年，尚书省言："陕西路坑冶已遣官吏提辖措置，川路金银坑治兴废，虑失利源。"诏："令陕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令工部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唯帐状，至有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四年，令监司遣官同诸县丞遍视坑冶之利，为图籍签注，监司覆实保奏，议遣官再覆，酌重轻加赏，异同、脱漏者罪之。六年，川、陕路各置提辖措置。坑冶官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一岁收二千四百余两，特与增秩。十二月，广东漕司言："本路铁场坑冶九十二所，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万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诏令官悉市以广浸，仍以诸司及常平钱给本。尚书省奏："五路坑冶已有提辖措置专司，及淮南、湖北、广东西亦监司领，其余路请并令监司领之。"于是江东西、福建、两浙漕臣皆领坑冶。

七年，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徐禋奏："太平瑞应，史不绝书。令部内山泽、坑冶，若获希世珍物及古宝器，请赴书艺局上进。"盖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璹奏太和山产水精，知桂州王觉奏枕门等处产金及生花金田，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其后湟州界蕃官结彪地内金坑千余，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两有奇。蔡京请宣付史馆，帅百

官表贺，故禋复有是请焉。是时，河北、京东西及徐禋所领九路兴修坑冶，类凿空扰下，抑州县承额，于是降黜河北提辖官，遣廉访使者郑谌并诸路廉访悉究陈利病真伪。八月，中书奏坑冶浸已即绪，诏京东西、河北路并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并罢。十一月，尚书省言："徐禋以东南黑铅留给鼓铸之余，悉造丹粉，鬻以济用。"诏诸路常平司以三十万输大观西库，余从所请。

明年，令诸路铁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数多，而利国、莱芜二监铁少不能给。请铁从官兴煽，所获可多数倍。"自是，官榷铁造器用以鬻于民，至元祐罢之。其后大观初，入内皇城使裴绚为泾原干当，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铁冶既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贸易，农具、器用勿禁，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

政和初，臣僚言："盐铁利均，今盐筴推行已备，而铁货尚未讲画。请即冶户未偿之钱，收其已炼之铁，为器鬻之。兼京东二监所出尤多，河北固镇等冶并官监，其利不赀，而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且以销盗铸之弊。又夏人茶山铁冶既入中国，乏铁为器，闻以盐易铁钱于边，若官自为器，则铁与钱俱重，可伐其谋。请榷诸路铁，择其最盛者，可置监设官总之，概诸路不越数十处，余止为铸泻之地，属之都监或监当官兼领。凡农具、器用皆官铸造，表以字号，官本之余，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铁引以通诸路，储其钱助三路钞本。"诏户部下诸路漕臣详度。会次年，广东路请以可监之地如旧法收其净利，苗脉微者召人承买，官不榷取，遂并诸路详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复以为言，故严贸易之禁，而铁利尽榷于官，然农具、器用从民铸造，卒如旧法。

四月，广东廉访黄烈等言："广、惠、英、康、韶州、兴庆府，政和中，宝货司立坑冶金银等岁额，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发毁民田，骚动邀贩。"诏："政和六年所立额并罢，旧有苗脉可给岁课者如故。"十一月，复诸路元罢提举坑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刘蒙同措置。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十月，复置相州安阳县铜冶村监官。先是，诏留邢州綦村、

磁州固镇两冶，余创置冶并罢，而常平司谓铜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诏："坑冶之利，二广为最，比岁所入，稽之熙、丰，十不逮一。令漕臣郑良提举经画，分任官属典掌计置，取元丰以来岁入多数立额，定为常赋，坑冶司毋预焉。"时江、淮、荆、浙等九路，坑冶凡二百四十五，铸钱院监十八，岁额三百余万缗。五月，诏："坑冶旧隶转运司者，如熙、丰、绍圣法；崇宁以后隶常平司者，如崇宁法；其江、淮等路坑冶官属，如熙、丰员数，余路官属并罢，仍令中书选提点官。"

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既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场并罢。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

南渡，坑冶废兴不常，岁入多寡不同。今以绍兴三十二年金、银、铜、铁、铅、锡之冶废兴之数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铸钱司比较所入之数附之：

湖南、广东、江东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废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银冶一百七十四，废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东西、福建铜冶一百九，废者四十五。旧额岁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

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广东、福建、浙东、广西、江东西铁冶六百三十八，废者二百五十一，旧额岁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岁入八十八万三百斤有奇。

淮西、湖南、广东、福建、浙东、江西铅冶五十二，废者一十五，旧额岁三百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岁入一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

湖南、广东、江西锡冶一百一十八，废者四十四，旧额岁七十六万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岁入二万四百五十斤有奇。

宋初，诸冶外隶转运司，内隶金部；崇宁二年，始隶石曹；建炎元年，复隶金部、转运司。隆兴二年，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转一官；守倅部内岁比租额增金一万两、银十万两、铜一百万斤，亦转一官；令丞岁收买及监官格内之数，减半推赏。

庆元二年，宰执言："封桩银数比淳熙末年亏额几百五十万。今务场所入岁不满三十万，而岁奉三宫及册宝费约四十万，恐愈侵银额。欲权以三分为率，一分支银，二分支会子。"上曰："善。"

端平三年，赦曰："诸路州县坑冶兴废，在观寺、祠庙、公宇、居民坟地及近坟园林地者，在法不许人告，亦不得受理。访闻官司利于告发，更不究实，多致扰害。自今许人户越诉，官吏并讼者重置典宪。及有坑冶停闭、苗脉不发之所，州县勒令坑户虚认岁额，提点铸钱司核实追正。"

矾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开成三年，度支奏罢之，乃以矾山归之州县。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皆设官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晋、汾、慈州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十。隰州矾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博卖白矾价：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又增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散卖白矾：坊州斤八十钱，汾州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斤七十钱。

建隆中，诏："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入之。"继定私贩河东幽州矾一两以上、私鬻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斤者，弃市。开宝三年，增私贩至十斤、私鬻及盗满五十斤者死，余罪论有差。太平兴国初，以岁鬻不充，乃诏私贩化外矾一两以上、及私鬻至十斤，并如律论决，再犯者悉配流，还复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矾滞积，小民多于山谷僻奥之地私鬻侵利。而绿矾价贱，不宜与晋矾均法。"诏同犯私茶罪赏。

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茶计三万余贯。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茶计十四万贯。"至是，言者谓："矾直酬以见钱，商人以

陈茶入博，有利豪商，无资国用。”诏今后惟听金银、见钱入博。

至道中，白矾岁课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余斤，鬻钱一十七万余贯。真宗末，白矾增二十万一千余斤，绿矾增二万三千余斤，鬻钱增六万九千余贯。天圣以来，晋、慈二州矾募民鬻之，季鬻矾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输一入官，余则官市之。无为军亦置务鬻矾，后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诏弛两蜀榷矾之禁。

时河东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于入中。麟州粟斗实直钱百，虚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计粟实直钱才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十。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祐六年，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皇祐中，晋、慈入矾二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斤，以易刍粟之类，为缗钱十三万六千六百；无为军矾售缗钱三万三千一百。治平中，晋、慈矾损一百九万六千五百四斤；无为军矾售钱岁有常课，发运使领之，视皇祐数无增损；隰州矾至是入三十九万六千斤，亦以易缗钱助河东岁籴。

熙宁元年，命河东转运司经画矾、盐遗利。李师中言：“官积矾三百斤，走卤消耗，恐后为弃物。”诏令商人入中粮草，即以偿之。三年，罢潞州交子务，以妨中纳粮草、算请矾盐故也。知庆州王广渊言：“河东，矾为利源之最，请河东、京东、河北、陕西别立矾法，专置提举官。”诏遣光禄丞杨蟠会议以闻。蟠言：“坊州产矾，官虽置场，而商多私售。请置镬户，定其数，许于陕西北界黄河，东限潼关，南及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光化军，令镬户递相保察。或私卖越界，禁如私白矾法，仍增官获私矾辄以夹杂减斤重之法。”从之。

元丰元年，定畿内及京东、西五路许卖晋、隰矾；陕西自潼关以西、黄河以南，达于京西均、房、襄、邓、金州则售坊州矾；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出无为军者，余路售之。私鬻与越界者，如私矾法。

自熙宁初，矾法始变。岁课所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奇，并增者五年，乃取熙宁六年中数，定以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奇为新额；至元丰六年，课增至三十三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自治平至元丰数无增损。

元祐元年，户部言：“商旅贩矾，旧听其便。乃者发运司请用河东例，令染肆铺户连保豫买，颇致抑扰。”诏如旧制。元符三年，崇仪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矾非便。若即河北产矾地置场官买，增价出之，罢运晋矾，则官获净利，无运载之劳，民资地产，省犯法之弊。”诏下户部。

初，熙、丰间，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之。元祐初通商，绍圣复熙、丰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罢官卖，从商贩，而河东、河北、淮南各置提举官。政和初，复官鬻，罢商贩如旧制。淮南矾事司罢归发运司，上供矾钱责以三万三千一百缗为额。三年，有司奏减河北、河东并淮南矾额，计十六万缗。四年，矾额复循大观之制。五年，河北、河东绿矾听客贩于东南九路，民间见用者，依通商地籍之，听买新引带卖，大率循仿盐法。宣和中，举比较增亏赏罚，未几，以扰民罢。

建炎三年，措置财用黄潜厚奏许商人贩淮南矾入东南诸路，听输钱行在，而持引据赴场支矾。

绍兴十一年，以铸钱司韩球言，抚州青胆矾斤钱一百二十文，土矾斤三十文省，铅山场所产品高于抚，青胆矾斤作一百五十文，黄矾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举司言，取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矾钱一年中数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为定额。其他产矾之所，若潭州浏阳之永兴场、韶州之岑水场，皆置场给引，岁有常输。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

香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

绍兴元年，诏：“广南市舶司抽买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算请，其所售之价，每五万贯易以轻货输行在。”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

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买乳香为言。诏：“湖南路见有乳香并

输行在榷货务，免科降。”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绍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亏数，诏依前博买。开禧三年，住博买。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志第一百三十九 食货下八

○商税 市易 均输 互市舶法

商税　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凡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岭南商贾赍生药及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兴，所下之国，必诏蠲省，屡敕官吏毋事烦苛、规羡余以徼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

诸州津渡旧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建隆初，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算钱，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类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余橘园、鱼池、水硊、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诸国旧制，前后屡诏废省。缘河州县民船载粟亦输算，三年，始罢。

陈州私置蔡河锁，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诏：“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输官课而厚算行旅。州县宜加严禁，所输年额钱五千以下者并免，不系色役近便人户掌船济渡，毋得扰人。”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一日，内出蜀罗一端，为印朱所渍者数重，因诏天下税务，毋辄污坏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边兵费不给，州县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诏敕励，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属，岁俭则免算耕牛，水乡又或弛蒲、鱼、果、蔬之税，民流而渡河者亦为之免算。应算而匿不自言者，虽听人捕告，抵罪如旧法，然须物皆见在乃听，以防诬罔。至于岁课赢缩，屡诏有司裁定，前后以诏蠲放者，不可胜数。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嘉祐以后，弛茶禁，所历州县收算钱。至治平中，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

熙宁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输官者，勿税；河北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后以岁稔，虑逸税课，复旧。五年，以在京商税院隶提举市易务。七年，减国门之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令随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边防财用李宪擅榷本路商货，令漕臣蒋之奇劾其罪。导洛通汴司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明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非导洛司船而载商税入汴者，许纠告，虽自请税，犹如私载法。惟日用物非贩易，若发箔、柴草、竹木之类勿禁。琼管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请自今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官给文凭，听鬻于部内，否则许纠告，以船货给赏。"诏如所奏。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言："商人负正税七万六千余缗，倍税十五万二千余缗。"诏蠲其倍税，纳正税，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

元祐元年，户部请令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圣岁课为额，盖户部用五年并增之法，立额既重，岁课不登，故言者论而更之。七年，罢诸路承买土产税场。初，罢江南路承买，而河东转运司以为较元祐六年官盐额增三万余缗，遂行之诸路。

八年，权蠲商人载米入京粜卖力胜之税。先是，熙宁六年，苏、湖岁稔，谷价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胜税不至，尝命权蠲。惠止一方，未为定法。及汴泗垛场法行，谷船毋得增置，而力胜之税益三之一。至是，苏轼言："法不税五谷，请削去力胜钱之条，而行天圣免税之制。"既而尚书省亦言在京谷贵，欲平其直，复权蠲之。后徽宗宣和中，以州县灾伤并赡给都下，亦一再免，旋复如旧；惟两浙并东北盐，以盐事司之请，遂不复征。

自哲宗即位，罢导洛物货场。绍圣四年，蓝从熙提举京城所，欲复其事，令泗州及京师洛口各置垛场，并请复面市、牛羊圈。诏下尚书省，久之遂寝。至是，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复言之，且请假温、明州运船给用。命太府少卿郑仅同详度。明年，竟诏勿行。五年，令户部取天下税务五年所收之数，酌多寡为中制，颁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额及多税者，并论以违制。

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数，令大观库给偿。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驴、骡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营私牟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税之旨，皆以船艘贾贩，故有是诏。漕臣刘既济起应奉物，两浙、淮南等路税例外，增一分以供费；三年，诏罢之。凡以蚕织农具、耕牛至两浙、江东者，给文凭蠲税一年。四年，令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七年，以岁歉之后，用物少而民艰食，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提举京东常平杨连奏："本路牛价贵，田多荒莱，请令贩牛至本路者，仍给文凭蠲税，俟二年足如旧。"从之。

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臣僚上言："祖宗旧制并政和新令，场务立额之法，并以五年增亏数较之，并增者取中数，并亏者取最高数，以为新额，故课息易给而商旅可通。近诸路转运司不循其法，有益无损，致物价腾踊，官课愈负。请令诸路提刑下诸郡，准旧法厘正立额。"诏依所奏。

高宗建炎元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明年又诏，贩粮草入京抑税者罪之；凡残破州县免竹木、砖瓦税，北来归正人及两淮复业者亦免路税。绍兴三年，临安火，免竹木税。然当时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税，间有增置，及于江湾浦口量收海船税，凡官司回易亦并收税；而宽弛之令亦错见焉，如诸路增置之税场，山间迂僻之县镇，经理未定之州郡，悉罢而免之。又以税网太密，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至于牛、米、薪、面民间日用者并罢。

孝宗继志，凡高宗省罢之未尽者，悉推行之；又以临安府物价未平，免淳熙七年税一半。光、宁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税亦然。光、宁嗣服，诸郡税额皆累有放免。然当是时，虽宽大之旨屡颁，关市之征迭放，而贪吏并缘，苛

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贸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栏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与斯民相刃相劘，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

市易之设，本汉平准，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贾区，公取牙侩之利，而民不胜其烦矣。

熙宁三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倡而缘边市易之说，丐假官钱为本。诏秦凤路经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货给之，因命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等以为多聚货以启戎心，又妨秦州小马、大马私贸易，不可。文彦博、曾公亮、冯京皆韪之，韩绛亦以去秦州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虽不敢断，然如若愚奏，必无可虑。"七月，诏转运司详度，复问陈升之。升之谓古渭极边，恐启群羌窥觊心。安石乃言："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彼尚不畏劫夺，岂朝廷威灵，乃至衰弱如此？今欲连生羌，则形势欲张，应接欲近。古渭边砦，便于应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为军，增兵马，择人守之，则形势张矣。且蕃部得与官市，边民无复逋负，足以怀来其心，因收其赢以助军费，更辟荒土，异日可以聚兵。"时王安石为政，汲汲焉以财利兵革为先，其市易之说，已见于熙宁二年建议立均输平准法之时，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虽以李若愚、陈升之、韩绛诸人之议，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诏出内帑钱帛，置市易务于京师。

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以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三司请立市易条，有"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务觉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

七月，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以在京商税

院、杂买务、杂卖场隶焉。又赐钱帛五十万，于镇洮军置司。市易极苛细，道路怨谤者籍籍。上以谕安石，请宣示事实，帝以鬻冰、市梳朴等数事语之，安石皆辩解。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自是诸州上供薰席、黄芦之类六十色，悉令计直，从民愿鬻者市之以给用。

六年，诏在京市易干当公事孙迪同两浙、淮东转运司，议置杭州市易务利病以闻。其后以市易上界所偿内帑钱二十万缗假之为本。又赐夔州路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选本路在任已替官监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举。令在京市易务及开封府司录同详度诸行利病，于是详定所请："约诸行利入薄厚，输免行钱以禄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须，并下杂卖场、杂买务。置市司估物价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悉于是乎取决。"从之。改提举在京市易务为都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务皆隶焉。又诏三司干当公事李□巳等同详度成都置市易务。

七年，帝与辅臣论及成都市易事。冯京曰："曩因榷市物，致王小波之乱，今颇以市易为言。"安石曰："彼以饥民众，官不之恤，相聚为盗耳。"帝问："李□巳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乱。"帝犹虑蜀人骇扰，安石谓："已遣使乃遽罢，岂不为四方笑？"乃已。然其后竟罢□巳等详度。

三月，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干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余，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帝寻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遣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复陈薛向罪茶侩不当，帝恻然咨嗟；及言三司决责商人多滥，时帝犹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盖谋变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属布。

既而中书奏事已，帝论及市易，且曰："朝廷设此，本欲为平准之法以便民，今正尔相反，使中下之民失业若此，宜修补其法。"令元详定吕嘉问、吴安持同韩维、孙永问行人输钱免行利病。参知政事冯京曰："开封祥符县给民钱，有出息抵当银绢米麦、缓急丧葬之目七八种。其初给

钱，往往愿请，积数既多，实艰输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时布与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数日一对。帝初是布言，已而从惠卿之请，拘魏继宗于开封府。既而布与惠卿即东府再诘行人，所诉状如前不变。而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

提举楚州市易蒋之奇奏：“监务王景彰榷市商人物非法，及虚作中籴入务，立诡名籴之，白输息钱，谓之‘干息’；又抑贾贩毋得至他郡，名为留难。”帝谓辅臣曰：“景彰违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时吕惠卿已参朝政，而究诘市易未竟，诏促之，惠卿请令中书悉取按牍异同以奏。后二日，布对延和殿，条祈先后所陈，并较治平、熙宁出入钱物数以闻。帝方虑岁费浸广，令布送中书。五月，乃诏章惇、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褫职，与嘉问俱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后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夙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三司使章惇请假内藏钱五百万缗，令市易司有干局者，分四路入中，计见盐引及乘贱籴买。诏假二百万缗。八年，复吕嘉问提举市易。二月，凤翔、大名、真定府、永兴、安肃军，秦、瀛、定、越、真州，并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监钱十万缗给广州市易务，司农寺坊场钱三十万缗给郓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货十五万缗给熙河市易司。九月，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例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嘉问、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后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元年，以都提举王居卿请，令贷市易钱货者，许用金帛等为抵，收息毋过一分二厘，不及年者月计之，愿皆得钱或欲以物货兼给者听。市易司请遣官以物货至诸路贸易，十万缗以上期以二年，二十万缗以上三年，敛及三分者比递年推恩，八分者理为任，期尽不及者勿赏，官吏廪给并罢。

二年，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言：蕃贾与牙侩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私市者许纠告，赏倍所告之数。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偿者，估实直，如卖坊场、河渡法；若未输钱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务亦如之。

三年，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

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三者惟保贷法行之久，负失益多，往岁罢贷钱而物货如故。请自今所贷岁约毋过二百万缗，听旧户贷请以相济续，非旧户惟用抵当、贸迁之法。"诏中书立法以闻。于是中书奏："在京物货，许旧户贷请，敛而复散，通所负毋过三百万缗，诸路毋过四之一。"诏如所奏。是岁，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会其置司以来所收息：元丰初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缗、石，次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缗、石。四年，从都提举贾青请，于新旧城外内置四抵当，遣官掌之，罢市易上界等处抵当以便民。

五年，诏外内市易务所负钱，宽以三岁，均月限以输，限内罚息并除之。先是，王安礼在开封日，有负市易钱者，累诉于庭。安礼既执政，言于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穷困。愿诏蠲之。"帝曰："群臣未有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输，免其罚息。"安礼退，批诏加"内外"字。蔡确曰："方帝有旨，无外内字，公欲增诏邪？"安礼曰："亦不止言内字。"卒加之。八月，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

六年，兰州增置市易务，以通蕃汉贸易。七年，改市易下界为榷货务。令诸州旬估物价既定，报提举司，提举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属，募民出抵或钱以市，收息毋过二分。诏诸路常平司钱留其半，以二分为市易抵当。盖自五年贾青以平准物价与金银之类，行抵当于畿县，次年行之诸路，以常平、市易赊贷及宽剩钱为本，五路各十万缗，余路五万缗。至是，复有是诏。若无抵当而物货宜易者，亦听变鬻。八年，罢诸镇砦市易抵当。八月，诏诸郡抵当，有取息薄、可济民乏者存之，其余抵当并州县市易并罢。

元祐元年，内外监督市易及坊场净利钱，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若及官本者，并释之。绍圣四年，三省言熙宁兴置市易，元祐一切罢去，不原立法之意。诏户部、太府寺详度，复置市易务，惟以钱交市，收息毋过二分，勿令贷请。元符三年，改市易务为平准务，户部、太府寺市易案改为平准案。尚书省言："平准务官吏等给费多，并遣官市物，搔动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诏罢平准务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货，令有司转易钱钞，偿元给之所。

崇宁元年，户部奏：平准务钱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准为南北两务，如旧分置官吏。岁终考察能否，行劝沮法。五年，郡县应置市易者，凡岁收息，官吏用度之余，及千缗以上置官监，五百缗以上令场

务兼领，余并罢。先是，尝诏府界万户县及路在冲要，市易抵当已设官置局；其不及万户、非冲要，并诸镇有官监而商贩所会，并如元丰令监当官兼领。至是，户部复详度以闻，遂行其议。建炎二年，言者以为得不偿费，遂罢之，而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

绍兴元年，罢诸州军免行钱及行户供应，见任官买卖并依时，违者以盗论。四年，两浙转运司檄婺州市御炉炭，须胡桃纹、鹁鸠色，守臣王居正以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温暖而已，岂问炭之纹色乎？"命罢之，诸类此者并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钦、贺、贵免行钱。十四年，以开州两县在夔部尤为僻远，减免行钱之半。十五年，以知汉阳军韩昕言，诸路收免行钱，定数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税赋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见输免行钱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尽蠲百姓免行钱欠。是后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罢见输免行钱，禁下行买物，以害及小商、敷于乡村故也。

淳熙元年，罢市令司。诏临安府及属县交易侩保钱减十之五。七年，诸路州县交易侩保钱，亦以十分为率，与减五分。

嘉定二年，以臣僚言，辇毂之下，买物于铺户，无从得钱。凡临安府未支物价，令即日尽数给还，是后买物须给见钱，违许陈诉于台。

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直计之，什不得二三。重以迁延岁月而不偿，胥卒并缘之无艺，积日既久，类成白著，至有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终日营营，而钱本俱成乾没。商旅不行，衣食路绝。望特降睿旨，凡诸路州县官司买物，并以时直；不许辄用官价，违者以赃定罪。"从之。

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焉。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

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神宗使自择之。向于是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当上供数、中都岁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岁何，皆预降有司。从之。

八月，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琦、顗皆坐贬。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辙亦坐去官。

于是知谏院范纯仁言：“向憸巧刻薄，不可为发运使。人主当务农桑、节用，不当言利。”自后，罢纯仁谏职，而谏官李常复论均输不便，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帝方惑于安石之说，言皆不行。乃以向为天章阁待制，遣太常少卿罗拯为使，手诏赐向曰：“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诚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览奏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以不倦，以称朕意。”然均输后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　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贸易于西北。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亦然。而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

与中国交易。

宋初，循周制，与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内外群臣辄遣人往江、浙贩易者，没入其货。缘江百姓及煎盐亭户，恣其樵渔，所造屦席之类，榷署给券，听渡江贩易。开宝三年，徙建安榷署于扬州。江南平，榷署虽存，止掌茶货。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ＰＺ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ＰＺ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淳熙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而官市货数，视淳化则微有所损。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

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

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诏孙迥详度行之。

知密州范锷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六年，诏都转运使吴居厚条析以闻。

元祐三年，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政和三年，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

宣和元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专领焉。四年，蕃国进奉物，如元丰法，令舶司即其地鬻之，毋发至京师，违者论罪。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

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时累年兴师，千里馈粮，居民疲乏，太宗亦颇有厌兵之意。端拱元年，诏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

咸平五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

天圣中，知雄州张昭远请岁会入中金钱，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不许。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明年终偿之。诏许。九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治平四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未几，又禁私市硫黄、焰硝及以卢甘石入他界者，河东亦如之。元丰元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军。继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砦。既而蕃商卒无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兀臧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从之。初，第禁陕西四路私与

西人贸易，未几，乃悉绝之。

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西北岁入马，事具《兵志》。

楚、蜀、南粤之地，与蛮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边羌戎，皆听与民通市。熙宁三年，王韶置市易司于秦凤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于兰州。自后，于熙、河、兰、湟、庆、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务。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初，广西帅曾布请即钦、廉州各创驿，令交人就驿博买。至是，即用瑛兼广西转运副使，同王蕃计画焉。

建炎四年三月，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间，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复捐数十万缗易无用之物，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乎？"谕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六月，罢宜州岁市朱砂二万两。

绍兴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于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缘为奸。六年，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诏偿其马直，却象勿受，而赐书劳遣之。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十九年，罢国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罢廉州贡珠，散蜑丁。盖珠池之在廉州凡十余，按交阯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蜑往采之，多为交人所取，又为大鱼所害。至是，罢之。二十九年，存盱眙军榷场，余并罢。

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五年，省提辖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置博易场，官主之。七年，塞外诸戎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黩货启衅，非便，止合听商贾、百姓收买。诏从之。

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

送。”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

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物货。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择其良者，如犀角、象齿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舶户惧抽买数多，止买粗色杂货。若象齿、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买。”

乾道二年，罢两浙路提举，以守倅及知县、监官共事，转运司提督之。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

旧法，细色纲龙脑、珠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犀象、紫矿、乳檀香之类，为粗色，每纲一万斤。凡起一纲，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赡家钱一百余缗。大观以后，张大其数，象犀、紫矿皆作细色起发，以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至于乾道七年，诏广南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二万斤，加耗六百斤，依旧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有奇。淳熙二年，户部言：“福建、广南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

志第一百四十 兵一（禁军上）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今因旧史纂修《兵志》，特置于熙宁保甲之前，而附之乡兵焉。

其军政，则有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迁补、器甲、马政八者之目，条分而著之，以见历朝因革损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

嗟乎！三代远矣。秦、汉而下得寓兵于农之遗意者，惟唐府卫为近之。府卫变而召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绍圣遵守成宪。迨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故无益于靖康之变。时其所任者，童贯也。建炎南渡，收溃卒，招群盗，以开元帅府。其初兵不满万，用张、韩、刘、岳为将，而军声以振。及秦桧主和议，士气遂沮。孝宗有志兴复而未能。光、宁以后，募兵虽众，土宇日蹙，况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然沿边诸垒，尚能戮力效忠，相与维持至百五十年而后亡。虽其祖宗深仁厚泽有以固结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综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见矣。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而规模宏远矣。

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员以处之。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代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二年，改左右雄捷、左右骁武军并为骁捷，左右备征为云骑，左右平远为广捷，左右怀德为怀顺。四年，赐河东乐平县归降卒元威以下二百六十六人衣服、钱绢有差，立为效顺指挥。

乾德二年，诏辽州降军宜以效顺、怀恩为名。三年四月，诏改西川感化、耀武等军并为虎捷。九月，上御讲武殿阅诸道兵，得万余人，以骑兵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隶侍卫司，且命王继勋主之，给缗钱俾娶妻。继勋纵之白日掠人妻女，街使不能禁。帝闻大怒，捕斩者百人，小黄门阎承翰见而不奏，亦杖数十。

开宝七年，泰宁军节度使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凡千三十九人，并黥面隶籍，以归化、归圣为额。

太平兴国二年，诏改簇御马直曰簇御龙直，铁骑曰日骑，龙捷曰龙卫，控鹤曰天武，虎捷曰神卫，骨𦍒朵子直曰御龙骨朵子直，宽衣控鹤曰宽衣天武，雄威曰雄勇，龙骑曰雄猛。八年，改濮州平海指挥为崇武。

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骑𦍒屈直指挥为捧日𦍒屈直，日骑改为捧日，骁猛改为拱辰，雄勇改为神勇，上铁林改为殿前司虎翼，腰弩改为神射，侍卫步军司铁林改为侍卫司虎翼。

至道元年，帝阅禁兵有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者，顾谓左右曰："今宇内阜安，材武间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骑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因曰："此殿庭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咸平三年，诏定州等处本城厅子、无敌、忠锐、定塞指挥，已并升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依逐州军就粮，令侍卫马军司管辖。定州拣中厅子第一充云翼第一，第二充云翼第二；相州厅子第一充云翼第三，第二充云翼第四；保州无敌第一充云翼第五，第二充云翼第六，忠锐充云翼第七；威勇军无敌第一充云翼第八，第二充云翼第九，忠锐充云翼第十；静戎军无敌充云翼第十一；宁边军无敌充云翼第十二；北平塞无敌

充云翼第十三；深州无敌充云翼第十四。北面诸处应管本城、定塞指挥已下镇定州、高阳关路都总管，并充禁军马军云翼指挥，才候升立讫，分析逐指挥员兵士人数、就粮州府、本指挥见在去处以闻。

四年，诏陕西沿边州军兵士先选中者，并升为禁军，名保捷。五年正月，置广捷兵士五指挥。五月，命使臣分往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陇、鄜、延等州，于保安、保毅军内，与逐处官吏选取有力者共二万人，各于本州置营，升为禁军，号曰振武指挥。既而帝曰："边防阙兵，朝廷须为制置，盖不得已也。候边鄙乂宁，即可销弭。"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又升石州厅子军为禁军，又以威虎十指挥隶虎翼。

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

大中祥符元年，诏侍卫步军司阅保宁军士，分为四等，其第一等徙营亳州永城县，余听归农；无家可还者，隶诸州为剩员。四年，宣示永安县永安指挥兵八千余人以奉诸陵，其军额犹隶西京本城厢军，可赐名奉先指挥，升为禁军，在清塞之下。八年，置禁军左右清卫二指挥，在雄武弩手之上，散卒月给铁钱五百，以奉宫观。

仁宗即位，海内承平，而留神武备，始幸安肃教场观飞山雄武发炮，命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为战阵法，拔其击刺骑射之精者，稍迁补之。由天圣至宝元间，增募诸军：陕西蕃落、广锐，河北云翼，京畿广捷、虎翼、效忠，陕西、河东清边弩手，京西、江、淮、荆湖归远，总百余营。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诏募神捷兵，易名万胜，为营二十。所募多市井选忄耎，不足以备战守。是时禁兵多戍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戍及川峡、荆湘、岭峤间，多不便习水土，故议者欲益募土兵为就粮。于是增置陕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云翼、有马劲勇，陕西、河北振武，河北、京东武卫，陕西、京西壮勇，延州青涧，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龙骑、广勇、广捷、虎翼、步斗、步武，复升河北招收、无敌、厅子马，陕西制胜，并州克戎、骑射，麟州飞骑，府州威远，秦州建威，庆州有马安塞，保州威边，安肃军忠锐，岚、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为禁兵，增内外马步凡数百营。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岢岚军别置床子弩炮手。时吏以所募

多寡为赏罚格，诸军子弟悉听隶籍，禁军阙额多选本城补填，故庆历中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国初为最多。西师既罢，上患兵冗，帑庾不能给，乃诏省兵数万人。

皇祐二年，川峡增置宁远。五年，江、淮、荆湖置教阅忠节，州一营，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于是宣毅浸废不复补，而荆湖、广南益募雄略。至和二年，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明年，并万胜为十营。其后，议者谓东南虽无事，不宜驰备。嘉祐四年，乃诏荆南、江宁府、扬、庐、洪、潭、福、越州募就粮军，号威果，各营于本州。又益遣禁军驻泊，长吏兼本路兵马钤辖，选武臣为都监，专主训练。于是东南稍有备矣。

七年，宰相韩琦言：

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则募置，事已则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边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豫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

又三路就粮之兵虽勇劲服习，然边储贵踊，常苦难赡。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于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得强干弱枝之势。祖宗时，就粮之兵不甚多，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其虑深而其费鲜。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外罢募，阙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畸零，则省并之。既见定额，则可以定其路马步军一营，以若干为额。仍请核见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盖开宝、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西师后增置之数也。以祖宗之兵，视今数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

于是诏中书、枢密院同议。枢密院奏：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后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英宗即位，诏诸道选军士能引弓二石、弩四石五斗送京师阅试，第

升军额。明年，并万胜为神卫。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盖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

熙宁元年十二月，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均隶定州、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者，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

三年十二月，枢密使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参以治平中兵数而讨论焉。遂诏：殿前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率，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既皆拨并，唯河北人数尚多，乃诏禁军以七万为额。初，河北兵籍比诸路为多，其缘边者且仰给三司，至是而拨并畸零，立为定额焉。是时，京东增置武卫军，分隶河北四路，后又以三千人戍扬、杭州、江宁府，其后又团结军士置将分领，则谓之将兵云。

七年正月，诏颁诸班直禁军名额：

殿前司　诸班：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招箭、散直、钧容直。诸直：御龙、御龙骨朵、御龙弓箭、御龙弩直。诸军：捧日𠂔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𠂔屈直天武、左射天武、归明渤海、拱圣、神勇、吐浑、骁骑、骁胜、宣武、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左射清朔、擒戎、广捷、广德、、骁雄、雄威。

侍卫马军司　龙卫𠂔屈直、龙卫左射、龙卫、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骁捷、云骑、武骑、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厅子马、无敌、克胜、飞骑、威远、克戎、万捷、云捷、横塞、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有马雄略、员僚剩员直。

侍卫步军司　神卫、虎翼水军、神卫第十军、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卫、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招收、雄胜、澄海水军弩手、神虎、保捷、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静戎弩手、忠远、宁远、忠节、教阅忠节、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桥道、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　左龙武、右龙武、左羽林、右羽林、左神武、右神武。

御营喝探、新团立拣中剩员。

诸班直资次相压　殿前指挥使、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内殿直、散员、散指挥使、散都头、散祗候、金枪、东西班、御龙弓箭直、御龙弩直、招箭班、散直、钧容直。

诸军资次相压　捧日钅屈直、捧日左射、捧日、宽衣天武、天武钅屈直、天武左射、天武、龙卫钅屈直、龙卫左射、龙卫、神卫、归明渤海、拱圣、神勇、恩冀州员僚直、忠猛、定州散员、吐浑、骁骑、骁捷、云骑、骁胜、宣武、武骑、殿前司虎翼、殿前司虎翼水军、宁朔、龙猛、步军司虎翼、步军司虎翼水军、捧日第五军、捧日第七军、天武第五军、天武第七军、龙卫第十军、拣中龙卫、神卫第十军、契丹直第一、契丹直第二、神骑、广勇、步斗、龙骑、骁猛、雄勇、太原府就粮吐浑、潞州就粮吐浑、清朔、擒戎、新立骁捷、飞捷、骁武、广锐、云翼、禁军有马劲勇、步武、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锐、振武、来化、雄武弩手、上威猛、厅子马、无敌、招收、雄胜、广捷、广德、克胜、飞骑、威远、澄海水军弩手、克戎、骁雄、雄威、万捷、云捷、横塞、神虎、保捷、庆州有马安塞、蕃落、捉生、清边弩手、制胜、定功、有马雄略、青涧、平海、雄武、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怀恩、勇捷、威武、下威武、静戎弩手、忠勇、宁远、忠节、教阅忠顺、川忠节、神威、归远、雄略、下威猛、强猛、壮勇、员僚剩员直、桥道、川桥道、步军司清塞、武严、宣效、神卫剩员、奉先园、拣中六军、御营喝探、新团立拣中剩员。

诸禁军名额系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为上军，五百文已上料钱见钱为中军，不满五百文料钱见钱并捧日天武第五第七军、龙卫神卫第十军、骁猛、雄勇、骁雄、雄威为下军。元丰五年十月，诏诸路教阅厢军，于下禁军内增入指挥名额，排连并同禁军。盖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

人。

哲宗即位，四方用兵，增戍益广。元祐元年三月，寄招河北路保甲，充填在京禁军阙额。龙、神卫以年二十以下，中军以下以年二十五以下者，虽短小一指并招刺焉。二年，诏西关堡防拓禁军和雇入役。复置河北、河东、陕西、府界马步军。七年，河东、陕西路诸帅府敢勇以一百人为额，专隶经略司。

绍圣四年，陕西路增置蕃落马军。是年，兰州金城置步军保捷、马军蕃落。

元符元年，利州路兴元府、阆州各增置就粮武宁；又湖北、江东各增置有马雄略。泾原路新筑南牟会，赐名西安州，戍守共以七千人为额，仍招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天都、临羌砦戍守各以三千人为额，仍各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永兴军等路创置蕃落；河北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共创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以河北大水，招刺流民故也。

二年正月，环庆增置敢勇二百人。四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本路新展定边城，比之横山、兴平等处城砦尤深，乞增置住营马军蕃落、步军保捷。"六月，环庆路都总管司言："展筑庆州白豹城，合增置住营马步军。"又鄜延路都总管司言："本路新筑米脂等八堡砦，合增置土兵、马步军。"皆从之。三年，枢密院奏："河北增置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二万余人，欲令拣选升换在京阙额军分。"从之。自绍圣以来，陕西、河东连用兵六年，进筑未已，覆军杀将，供给不可胜纪。

徽宗崇宁元年九月，荆湖北路增置禁军，以靖安名。十月，川陕置安远军。三年三月，陇右都护奏：乞于鄯州置水军，守河浮桥。又枢密院乞增置府界、京东西等路步军，荆湖南路雄略，皆从之。十月，京东西、河东北、开封府界创置马步军五万人，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合用缗钱二百八十万有奇，以常平、封桩等钱支，用蔡京之请也。京又言：今拓地广，戍兵少，当议添置兵额，以为边备。"从之。

四年十一月，广西路置刀牌手三千人，于切要州军更戍，以宁海名。十二月，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五年，环庆路进筑徐丁台城，赐名安边，置马军蕃落、步军保捷。

大观元年五月，延安置钱监兵。闰十月，靖州置宣节。十一月，两

浙东、西路各增置禁军。宣和三年，内侍、制置使谭奏，以方腊既平，乞节镇增添禁军两指挥，余州军一指挥；又乞除温、处、衢、婺外，将禁军更招置成十指挥。又乞增置严州威果禁军。并从之。五年二月，尚书省言："古者，六军为王之爪牙，羽林则禁卫之总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营分曰六军，而复有左、右羽林之名，称谓失当。若将拣中六军并六军指挥并改为广效，内拣中六军作第一指挥，左龙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龙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从之。

靖康元年，诏："广西宜、融二州实为极边，旧置马军难议减省，且依元降指挥招置。"

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后，久废蒐补，军士死亡之余，老疾者徒费廪给，少健者又多冗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故靖康之变，虽画一之诏，哀痛激切，而事已无及矣。

高宗南渡，始建御营司，未几，复并御营归枢密院。建炎四年，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并隶枢密院。五年，上以祖宗故事，兵皆隶三衙，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于是殿司兵柄始一。乾道元年，诏殿前兵马权以七万三千人为额。

诸屯驻大军则皆诸将之部曲，高宗开元帅府，诸将兵悉隶焉。建炎后，诸大将兵浸盛，因时制变，屯无常所。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州、江阴，岳飞一军或屯宜兴、蒋山，王彦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川、陕不与焉。及杨沂中将中军总宿卫，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燮四军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亦未尝有屯。

绍兴十一年，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谋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于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张俊首纳所部兵。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遇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屯驻仍旧。而四川大将兵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大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凡十

七郡，亦分屯就粮焉。

乾道之末，各州有都统司领兵：建康五万，池州一万二千，镇江四万七千，楚州武锋军一万一千，鄂州四万九千，荆南二万，兴元一万七千，金州一万一千。其后分屯列戍，增损靡常。所可考者，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之目也。

至于水军之制，则有加于前者，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故也。建炎初，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次要郡别置中军，招善舟楫者充，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隆兴以后至于宝祐、景定间，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御益繁，民劳益甚。迨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其禁军将校，则有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诸班有都虞候、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马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 步军谓之都头。

副兵马使、 步军谓之副都头。

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

所领诸班直、指挥，骑兵、步兵之额叙列如左。以其前后之异同者分为建隆以来之制、熙宁以后之制，而将兵、水兵之制可考者，因附著于后云。

建隆以来之制

骑军

殿前指挥使　左右班二。宋初，以旧府亲从带甲之士及诸班军骑中选武艺绝伦者充。

内殿直　左右班四。周制，简军校暨武臣子弟有材勇者立。又有川班内殿直，乾德三年平蜀得奇兵，简阅材貌魁伟便习骑射者凡百二十人立，开宝四年废。

散员　左右班四。周制，招置诸州豪杰立，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凡十二班。又于北面骁捷员僚直及诸军内简阅填补。咸平五年，定州路都部署王超言；“缘边有强梁辈常居四界，扰动边境，请厚给金帛募充散员。”从之。

散指挥 左右班四。

散都头 左右班二。

金枪班　左右班二，旧名内直。太平兴国初，改选诸军中善用枪槊者补之。

东西班　　弩手、龙旗直、招箭班共十二，旧号东西班承旨。淳化二年，改为殿前侍，东西各第一第二弩手、龙旗直班六，并带甲，选诸班及不带甲班增补。其东第二茶酒及第三、西第四班不带甲，并以诸军员、使臣及没王事者子弟为之。又择善弓箭者为招箭班。

散直　左右班四。雍熙四年，以诸道募置藩镇厅头军将及诣登闻院求试武艺者立。咸平元年，选诸节度使从人、骑御马小底增补。

钧容直　班二。太平兴国三年，选诸军谙晓音乐、骑御马小底立。淳化二年，改之。

外殿直　班一。诸班卫士中年多者号看班外殿直，后削看班之号。或诣诸道摄军校之职部分州兵，谓之权管。国初又有内员僚直，开宝中废。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得上军。天禧四年，并入此班。

捧日　并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总指挥三十五。京师三十三，雍丘、郑各一。旧号小底，周改为铁骑，太平兴国二年改为日骑，雍熙四年改今名。分左、右厢，各四军。雍熙三年，选善枪槊者充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善左射者为左射。咸平五年，选天武、拱圣、骁骑善弩射者为弩手。

契丹直　三。咸平、许、寿各一。后唐置，旋废。开宝三年，以辽人内附之众复置。太平兴国中，因事复置，旋废。

归明渤海 指挥二。京师。太平兴国四年，征幽州，以渤海降兵立。

拱圣　指挥二十一。京师。乾德中，选诸州骑兵送阙下，立为骁雄，

后改骁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几改今名。

吐浑小底　旧指挥五，治平中并为二。京师。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获吐浑子弟，又选监牧诸军中所有者充。

骁骑　指挥二十三。京师。太平兴国四年置，后又选掉搨索兵及左右教骏兵增置。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步斗弩手为骁骑弩手。淳化四年，选壮勇超绝者为上骁骑，在本军之上。咸平五年，分左、右厢。旧又有殿前小底。至道二年，选骁骑马直及善射者充，后废。

骁胜　左右指挥各五。京师。咸平三年，选教骏、骁骑诸军备征子弟材勇者立。

宁朔　指挥十。京师、尉氏各三，雍丘、渭、河阳、河阴各一。咸平三年，选教骏诸军备征及外州兵立。

龙猛　指挥八。京师。太平兴国中，拣阅龙骑及诸州部送招获群盗，取其材勇者立。淳化四年，又择精悍者为教阅龙猛以备禽盗，在本军之上。景德四年，又选龙骑、骁骑兵增之。

飞猛 指挥二。咸平二年，选龙猛、骁骑兵子弟之材勇者立。

骁猛　指挥四。尉氏三、太康一。旧号骁雄，太平兴国中改。雍熙四年，以拱圣年多者为拱辰军，其次等者如故。景德四年，以拱圣年多者隶之。

神骑　指挥十八。雍丘十三，咸平五。端拱二年，选骁雄新配人及教骏、借事等兵立。淳化二年，废掉搨索军隶之。咸平二年，又择教骏、备征及外州增之。

骁雄　指挥四。咸平、陈留各二。太平兴国八年，迁骁猛中次等者立。景德中，以骁骑、骁胜、宁朔军年多者隶之。

吐浑直　指挥三。太原二，潞一。太平兴国八年，太原迁云州及河界吐浑立，屯并、代州。雍熙三年，又得云、朔归明吐浑增立，屯潞州。

安庆直　四。太原一，潞三。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及河东归明安庆民分屯并、潞等州，给以土田。雍熙四年立。

三部落　指挥一。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幽州，迁云、朔、应等

州部落于并州，因立。

清朔　指挥四。西京二，许、汝各一。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州民于内地，得自置马以为骑兵，谓之家户马。雍熙四年立。

擒戎　指挥五。西京、许各二，汝一。太平兴国四年，迁云、朔州民于西京、许汝等州，给以土田，充家户马。端拱二年立。

新安内员僚直　五。端拱二年，成德军节度使田重进言；“易州静砦兵先屯镇州，贼陷勇陷谷，尽俘其家，请以其军备宿卫。”因而立此直。后废，天圣后无。

散祗候 左右班二。天圣前无。

步斗 指挥六。尉氏、太康各一，蔡四。庆历中增置，天圣前无。

步军

御龙直　左右二。旧号簇御马直，太平兴国二年改为簇御龙直，后改今名。

御龙骨朵子直　左右二。旧号骨钅朵子直，太平兴国二年改为御龙散手直，后改今名。

御龙弓箭直 五。选天武诸军材貌魁杰者充。

御龙弩直 五。

天武　　并宽衣、钅屈直、左射，总指挥三十四。京师三十三，咸平一。

神勇　　上下共二十一指挥。乾德中，拣阅诸军壮实而大体者立为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为雄勇。雍熙四年改今名。淳化四年，选武艺超绝者立为上神勇，以备擒盗。

宣武　　上下共二十指挥。京师。太平兴国二年，并效节、忠猛二军立，又选诸军及乡兵增之。至道二年，又选军头司步直善用枪槊掉刀者立殿前步直，后废。

虎翼　太平兴国中，拣雄武弩手立为上铁林，又于雄武、定远、宁胜

床子弩手、飞山雄武等军选劲兵以增其数。雍熙四年，改分左右四军。淳化四年，选本军精锐者为上虎翼，以备禽盗。咸平二年，并广勇军隶之。大中祥符六年，诏在京诸军选江、淮士卒善水者习战于金明池，立为虎翼水军。旧指挥六十二，景德中增六。京师。

雄勇　旧号雄威，太平兴国二年改今名。雍熙四年，改神勇，复于本军选退入次等者为之。旧指挥五，至和五年增为八。咸平三，郓二，许、郑、滑各一。

广德　开宝四年，平广南，以其兵隶殿前司，次等隶八作司，阙则选广南诸州兵补之。雍熙三年，选八作司之强壮者为拣中。总指挥十。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巩、白波各一，西京三。

广勇　淳化二年，选神射、鞭箭、雄武、效忠等军强壮善射者立为广武，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旧指挥二十三，庆历中增为四十三，每指挥十为一军。京师五，陈留二十二，咸平、东明、太原、胙城、南京各二，襄邑、阳武、郓各一，滑三。

广捷　旧名左右平远，建隆二年改。咸平五年，又选广德、神威等军教以标枪旁牌补之。旧指挥五，景祐中增五，明道中增十，庆历增三十六，总五十六。陈留八，咸平六，雍丘四，襄邑、尉氏、许各三，太康、扶沟、南京、亳、河阴、颍、宁陵各二，陈六，滑、曹、邓、蔡、广济、谷熟、永城、襄城、叶各一。

雄威　　雍熙四年，选神勇兵退入第二等立为神威，后改今名。指挥十。考城、襄邑、陈留各一，南京四，陈二。

宣威　　雍熙四年，选神勇、宣武兵退入次等者立。上下指挥二。咸平、襄邑各一。

龙骑　建隆间以诸道招致及捕获群寇立，号有马步人，见阵即步斗。淳化三年，选本军年多者为带甲剩员。咸平以后，又以本军及龙猛退兵增之。旧指挥八，康定中，取配隶充军者增置为指挥二十，分三军。京师四，尉氏、雍丘、咸平、郑各二，南京、陈、蔡、河阳、颍、单、四波各一。

神射　　两浙州兵，旧号腰弩。雍熙四年改今名。淳化元年，部送阙下，选其强者为广武，次等复为本军。指挥五。陈留三，雍丘二。

步斗　雍熙三年，选诸州厢军之壮勇者立，后废。此下二军，天圣后无。

鞭箭　雍熙三年，选两浙兵为鞭箭，次等者为忠节鞭箭。端拱二年并为一。至道元年，发此兵援灵州刍粟，丧车重兵器于浦洛河，诏免死，后废。

侍卫司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亦如之。自马步军都虞候已上，其员全阙，即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各领其务，与殿前号为三司。马步军有龙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余如殿前司之制。所领骑兵步兵之额叙列如左：

骑军

员僚直　　显德中，周平三关，召募强人及选高阳关驰捷兵为北面两直。建隆初，选诸州骑兵及蕃镇厅头召募人等为左三直。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选其骑兵为右三直。北面两直，营贝、冀隶高阳关都部署。大中祥符中，改为贝州左直、冀州右直，后改四直。京师二，恩、冀各一。

龙卫　旧号护圣。周广顺中，改龙捷。建隆二年，拣去衰老，以诸州所募精劲者补之。太平兴国二年，改分左、右厢。四年，平太原，选其降兵为拣中龙卫。雍熙二年，又拣善枪槊者为钅屈直。淳化三年，选剩员堪披甲者为带甲剩员。五年，又拣善左射者为左射。指挥四十四。京师三十八，雍丘、尉氏、河阳各一，澶三。

忠猛 咸平一年置。指挥一。定州。

散员 咸平五年置。指挥一。定州。

骁捷　周显德中，平三关，拣诸州士卒壮勇者为河北骁捷。宋初，隶高阳关都部署。建隆二年，废左右骁武，以其兵来隶。乾德中，又选备征及岚州归附之兵为河南骁捷，其后止以骁捷为名。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拣阅降兵为拣中骁捷。淳化四年，又置新立骁捷。至道三年，分骁捷为左、右厢。咸平五年，以其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二十六。尉氏新立、陈拣中各一，恩十四，冀十。

云骑　旧号左右备征，建隆二年改。开宝以后，募子弟为云骑，以其

次为武骑，又选骑兵之次等为武骑，又选本军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十五。京师十一，陈留、西京各一，巩二。

归明神武　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幽州，以其降兵立此军。初指挥一，后增为四。雍丘。

克胜 本潞州骑兵，端拱初升。指挥二。潞。

骁锐 旧名散员指挥，咸平四年改。指挥四。莫三，冀一。

骁武　本河北诸州忠烈、威边、骑射等兵。淳化四年，拣阅其材，与云骑、武骑等立，得自置马，分左、右厢。指挥二十。北京七，真定三，定六，相、怀、洺、邢各一。

广锐　本河州忠烈、宣勇能结社买马者，马死则市补，官助其直。至道元年立。咸平以后选振武兵增之，老疾者以亲属代。景德二年诏：非亲属愿代者听。大中祥符五年，以其退兵为带甲剩员。旧河东指挥三十一，陕西七。景祐、康定中，增为四十二。太原、代、并各三，汾五，岚、石、岢岚各二，晋、熙、慈、绛、泽、隰、宪、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泾、原、鄜各二，秦、渭、环、邠、宁各一。

武清　晋州骑兵。端拱二年，以其久在北鄙，有屯戍之劳，选勇悍者就升。指挥一。晋。

有马劲勇　咸平四年，选江东诸州兵立。庆历中，分置第六、第七。总指挥七。太原二，代、岚各一，磁三。

云翼　旧指挥三十三，景祐以后，增置二十三，分左、右厢，总五十六。真定、雄、瀛、深、赵、永宁各三，定、冀各六，保五，沧、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二，莫、邢、霸各一，广信、安肃各四。

厅子　本石州城立。景德元年，改徙营相州。庆历初，升禁军。指挥六。定一，相五。

万捷　开宝中，募赵、相、沧、冀州民立。大中祥符中，以骁武、云骑退兵隶之。指挥七。相、冀、辽各二，沧一。

云捷　太平兴国四年，选诸军中应募子弟及教骏、借事、备征等有武干者立。大中祥符五年，以宁朔退兵隶之。指挥十二。尉氏、咸平、西

京、北京、澶各二，汝、怀各一。

横塞　咸平三年，选诸军威边、骑射及在京借事立。指挥七。雍丘、咸平、考城、襄邑、宁陵各一，卫二。

员僚剩员直　　禁军员僚以罪责降者充。此下至骑捷凡六军，天圣后无。

清塞　周立，指挥二。其一北蕃归附之众，营寿州；其一破淮南紫金山砦所得骑军，营延州。宋初，选本军子弟补其缺。太平兴国三年，又得泉州、两浙兵以益之。

飞捷　本威虏军、保州、易州静塞兵、定州厅子军立。淳化元年，诏赴阙拣阅，以静塞为三等，厅子为一等，改今名。指挥四。

骁骏 本寿州咸圣军，咸平三年改。指挥一。

拣中夏州厅子　本夏州家户。淳化五年，河西行营都部署李继隆遣部送京师立，指挥一。

骑捷 本雍州强人指挥，咸平三年改。分营瀛、莫。指挥四。

武骑　指挥一十一。京师、雍丘各一，尉氏三，陈留、考城、咸平、郑各一，西京二。此下至有马雄略凡十二军。《三朝志》无。

骁骑 指挥一，太原。

无敌　河北沿边厢兵，庆历二年升禁军。总指挥六。定、北平各二，安肃、广信各一。

忠锐 广信厢兵有马者，庆历二年升禁军。指挥一。

威边　诸州厢兵，惟保州教战射，隶巡检司。庆历初，升禁军。指挥二。定、保各一。

飞骑 麟州厢兵，庆历初，升禁军。指挥二。

威远 府州厢兵，本胡骑之精锐，庆历初，升禁军。指挥二。

克戎 并州厢军有马者，康定中，升禁军。指挥一。

有马安塞 庆州厢军，庆历中，升禁军。指挥一。

蕃落　陕西沿边厢兵有马者，天禧后，升禁军，极边城砦悉置。至庆历中，总指挥八十三。环五，延、庆各四，秦并外砦十七，原、渭并外砦各十二，德顺并外砦十二，凤翔、泾并外砦、仪、保安各二，陇外一。

并州骑射　　诸道厢军惟并州路有马备征役，庆历五年升禁军。指挥一。

有马雄略 至和二年置，指挥三。广、桂、邕各一。

步军

神卫　晋曰奉国军，周改虎捷。建隆二年，拣阅诸州所募禁军增补。乾德三年，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斌伪署感化、耀武等军平寇者功，请备禁旅，诏并为虎捷。太平兴国二年改。旧水虎翼即军中习水战者，是岁改为神卫水军，又于剩员中选可备征役者立为拣中神卫。大中祥符后，剩员又有带甲、看仓草场、看船之名，凡四等，皆选本军年多者补。宋初，指挥四十六，仁宗后，止存指挥三十一。京师。

步武　本乡军选充神勇、宣武，雍熙三年，拣其次等者立。庆历中，增指挥六。陈。

虎翼　宋初，号雄武弩手。太平兴国二年，选壮勇者为上铁林，其次为下铁林。雍熙四年，改为左、右厢，各三军。咸平五年，以威虎军来隶。景德三年，选效顺兵补其缺。大中祥符五年，择本军善水战者为上虎翼，六，年又选江、淮习水卒于金明池按试战棹，立为虎翼军。江、浙、淮南诸州，亦准此选置。七年，改为虎翼水军。旧指挥七十五，庆历中，增置二十一，总九十六。京师九十并水军一，襄邑、东明、单各一，长葛一。

奉节　乾德三年平蜀，得其兵立为奉议，后改今名。景德三年，又选立上奉节。指挥五，京师。

武卫　太平兴国中，募河北诸州兵立。旧指挥十六，庆历中，河北增置为指挥六十七。南京、真定、淄各四，北京、澶、相、邢、怀、赵、棣、洺、德、祁、通利、乾宁、广济各一，青五，郓、徐、兖、曹、濮、沂、济、单、莱、潍、登、淮阳、瀛、博各二，齐、密、沧各三。

雄武　并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指挥三十四。京师十三，太原、尉氏、南京、郑、汝、宁陵各二，咸平、东明、雍丘、襄邑、许、曹、广济、谷熟、长葛各一。

川效忠　太平兴四三年，选诸州厢兵归京师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部送京师者产为川效忠。景德元年，以德清厢军及威远兵增之。旧指挥二十八，后减为七。南京六，宁陵一。

效顺 宋初，征潞州，以降卒立。指挥一。襄邑。

雄胜　开宝中，以剩员立。太平兴国中，选入上铁林，余如故。又有雄胜剩员。指挥三。峡、冀、济各一。

拣中雄勇　开宝中立，以常宁雄勇、效顺等军剩员中选其强者立为拣中。大中祥符二年，又选归远军为新立。旧指挥四，后损为一。襄邑。

怀勇 开宝四年，拣蜀兵之在京师者立，指挥三。雍丘二，陈一。

威宁　淳化中，部送西川贼帅五小波胁从之兵归京师立。咸平元年，又以散员直增补。指挥一。许。

飞虎　本虎翼、广武兵屯西川无家属者，太平兴国中，归京师。指挥三。陈留二，咸平一。

怀顺 本淮南兵，旧号怀德。建隆二年改。指挥一。霸。

归圣　开宝七年，以李从善所领兵及水军立。八年，平江南，又以其降兵增补，指挥一。雍丘。

顺圣 太平兴国中，部送两浙兵归京师立。指挥一。巩。

怀恩 乾德三年，平蜀，得其军立。指挥三。荆南二，鄂一。

拣中怀爱　本蜀兵，与怀恩同立，又拔精锐者为拣中。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次等者立为牵船，以给河漕之役。旧指挥三，后损为一。宁陵。

勇捷　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立，分左、右厢，以诸州库兵补左厢，广济、开山兵补右厢。指挥二十六。襄邑、北京、澶、陈、寿、汝、曹、宿各二，咸平、西京、南京、亳、宁、洪、河阴、巩、长葛、韦城

各一。

威武　太平兴国四年，征太原立，分左、右厢，以江南归化兵补左厢，两浙顺化兵补右厢。大中祥符五年，又立下威武。共指挥十三。西京、河阳、郑、郓、澶、滑、濮、通利、巩、河阴、永城各一，曹二。

静戎弩手　选江南归化兵及诸州厢兵壮实者立。指挥四。河阳、澶、卫、通利各一。

平塞弩手　本两浙顺化军，拣其强壮立为弩手，又以江、浙逋负官物隶窑务徒役者为拣中平塞。指挥四。咸平、亳、河阳、白波各一。

新立弩手 本劲勇兵，太平兴国中，选其善弩者立。指挥一。广济。

忠勇 咸平五年，以易州兵能禽贼者立。指挥一。成都。

宁远　大中祥符六年，选西川克宁、威棹兵立。旧指挥五，皇祐及至和中，增置为八。戎三，遂、梓、嘉、雅、江安各一。

忠节　太平兴国三年，选诸州厢军之强壮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兵立为川忠节。旧指挥二十四，后增教阅忠节总为六十。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许、江宁、扬、庐、宿、寿、楚、真、泗、泰、滁、岳、澧、池、歙、信、太平、饶、宣、洪、虔、吉、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

神威　咸平三年，选京师诸司库务兵立。上下指挥十三。陈留三，许、巩各二，雍丘、考城、咸平、河阳、广济、白波各一。

归远　雍熙三年，王师北征，拔飞狐、灵丘，得其降卒立，咸平二年，选诸州杂犯兵增之。旧指挥三，天圣中，增置为十六。陈、许、亳、寿、宿、邓、襄、鼎各一，荆南、澧、潭、洪各二。

雄略　咸平六年，选诸州厢兵及香药递铺兵立。旧指挥十五，皇祐五年，增置为二十五。荆南五，潭四，鼎、澧各二，广、辰、桂各二，许、全、邵、容各一。

威猛　咸平三年，选诸州厢兵及召募者立。上下指挥十。襄邑四，咸平、许、长葛各二。

神锐　咸平六年，料简河东兵立。大中祥符五年，以本军及神虎兵年多者为带甲剩员。指挥二十六。太原六，潞、晋各三，泽、汾、隰、平定各二，代、绛、忻、辽、邢、威胜各一。

神虎　咸平五年，选陕西州兵马立。六年，又料简河东州兵立，以西路河东兵之。指挥二十六。永兴六，凤翔、河中、忻、晋、威胜各二，太原、秦、延、鄜、华各一，潞州三。

保捷　咸平四年，诏陕西沿边选乡丁保毅升充。旧指挥四十五，庆历中，拣乡弓手增置，总一百三十五。永兴十二，同九，秦八，河中、汾、泾各七，渭、宁、耀各六，凤翔、延、仪、华、陇、解、乾各五，陕、原、鄜各四，成三，庆、凤、坊、晋、镇戎各二，环、丹、商、虢、阶、庆成、德顺各一。

振武　旧指挥四十，庆历后，河北增置为指挥四十二，陕西增置为指挥三十九，总八十一。北京、澶、相、怀、卫、霸、莫、祁、棣、赵、滨、洺、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各一，真定、定、瀛、保、恩、邢、深、博、永静、乾、宁陵、泾各二，延六，邠、陇各七，鄜、宁各五，磁四，沧、原各三。

桥道　太平兴国三年，选诸州厢兵次等者立。淳化四年，又选川峡威棹、克宁为川桥道。总指挥十八。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郓、巩、河阴、白波、宁陵各一。

清塞　太平兴国初立。左、右厢，旧指挥二十三，嘉祐中并为十三。曹二，郑、郓、滑、通利、巩、河阴、白波、汜水、长葛各一。

招收　端拱中，获通州大沙洲贼众立，缺则以江、浙招致海贼补之。又收端拱中逃军来复者，原其罪为德寿军，后改今名，隶保州巡检司，庆历初，升禁军，为指挥十七。保四，霸、信安各三，定、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

壮勇　　本招获群盗配近京徒役者拣拔立，咸平三年，选诸杂犯兵增之。至道三年，江、浙发运使杨允恭禽海贼送阙下增补，旋废。旧指挥三，庆历中，增置为七。耀、解、滑各二，许一。

宣效　咸平三年，选六军、窑务、军营务、天驷监效役、店宅务、州兵立。景德元年，又拣本军材勇者为拣中宣效。旧指挥五，后损为二。京师。

来化　雍熙中，以飞狐、灵丘归附之众立，又以朔州内附牵摆兵立，后废。旧指挥三，后损为二。宁陵。

归恩　雍熙中，平塞陷边之民黥面放还立，分有家属者隶左厢，无者隶右厢。指挥二。亳。

顺化　　太平兴国三年，以两浙兵之次等者立。指挥二。河阳、郓各一。

左右清卫　大中祥符八年立，以奉诸宫观洒扫之役。指挥二。此下至强壮军员凡八军，天圣后无。

川员僚直 本西蜀贼全师雄所署将领，乾德中立。

造船务 乾德初，平荆湖，选其军善治舟楫者立。

归明羽林 太平兴国四年，征幽州，获其兵立。

新立清河 缘河旧置铺兵以备河决，后拣阅立。指挥二。

保宁 大中祥符元年，马步军都虞候王超请以病军经行阵者立。

新立归化　　开宝七年，以江南李从善所领部曲水军立，八年，平江南，又以降兵增之。指挥一。

强壮军员 咸平六年置，指挥一。

澄海弩手　庆历二年置，隶海州都巡检司。指挥二。登。此下至武严凡十三军。

捉生 延州厢兵，天圣五年升禁军，指挥二。

清边弩手　宝元初，选陕西、河东厢军之伉健者置，以弩手名。指挥四十三。太原九，秦五，泾四，河中、陇各三，永兴、代、潞、晋各二，庆、环、滑、同、坊、镇戎、慈、丹、隰、汾、宪各一。

制胜　陕西厢兵，庆历中，升禁军。指挥九。永兴、华各二，凤翔、耀、同、解、乾各一。

定功　　陕西厢军，庆历四年，升禁军增置，为指挥十。永兴、秦、

庆、原、渭、泾、仪、鄜、延、镇戎各一。

清涧 庆历初，募土人精悍者充，因其地名。指挥二。

建威 秦州厢兵，庆历八年升禁军。指挥一。

效勇　景祐中，募川峡流民增置，为指挥二十七。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合流各二，咸平、郑、亳、卫、许、单、澶、磁、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

宣毅　　庆历中，京东、京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九路募健勇或选厢军为之。指挥二百八十八，至治平中，管一百七十四。京东路：南京、郓、徐、曹、齐各二，青、兖、密、濮、沂、单、济、淄、莱、潍、登、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许、河阳、陈、襄、郑、颍、蔡、汝、随、信阳各一，邓二。河北路：真定、德、棣、博、邢、祁、恩、磁、深、定、滨、通利、永静、乾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各六，晋四，泽、绛、石、代各三，潞、岚、忻、辽、威胜、平定各二，慈、隰、宁化各一。淮南路：扬、亳各二，庐、宿、寿、楚、真、泗、蕲海、舒、泰、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洪、虔、吉、抚、袁、筠、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二，越、苏、明、湖、婺、润、温、衢、常、秀、处各一。荆湖路：潭、全、鼎各三，荆南、邵、衡、永、郴、道、安、鄂、岳、澧、复、峡、归、辰、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建二，泉、南剑、漳、汀、邵武、兴化各一。

宣毅床子弩炮手 庆历中置。指挥一。岢岚。

建安 府州厢兵，庆历二年升禁军。指挥二。府、岚各一。

威果　　嘉祐四年置，指挥二十五。荆南、江宁、杭、扬、庐、潭各三，洪、越、福各二，虔一。

武严 指挥一。京师。

御前忠佐军头司　　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其所辖散员，有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十将。马步直自指挥使而下，皆如殿前司之制。

御前忠佐散员　本许州员僚剩员，淳化中，立为军头司散员一班。又

五代以来，军校立功无可门署者，第令与诸校同其饮膳，名健饭都指挥使，后唯被谴者居此。大中祥符二年，改为散指挥使。班一。

马直 雍熙四年置，指挥一。

步直 端拱元年置，指挥一。

备军 一千九百六十人。

皇城司 亲从官 太平兴国四年，分亲事官之有材勇者为之，给诸殿洒扫及契勘巡察之事。指挥三。

入内院子 天圣元年，拣亲事官年高者为之。九年，选辇官六十以上者充。治平二年，诏以五百人为额。

骐骥院 骑御马直 太平兴国二年置，分左右番。八年，分为二直。其后增置八直。

左右教骏 旧名左右备征，建隆二年改。指挥四。

志第一百四十一 兵二（禁军下）

熙宁以后之制

骑军

殿前指挥使 左右班二。

内殿直 左右班四。

散员 左右班四。

散指挥 左右班四。

散都头 左右班二。

散祗候 左右班二。

金枪班　左右二，元祐二年六月，密院言："元丰七年，承旨司传宣密院：殿前指挥使左右班枪手可各以五分为额，余悉改充弓箭手。切详先为在京马军全废枪手，其诸班枪手有阙，无人拣填，遂有此宣旨。近因殿前马步军司奏，诸在京马军复置一分枪手，诸班枪手并依旧教阅。"诏："元丰七年宣旨，更不施行。"

东西班　及弩手、龙旗直、招箭，总十一。中兴后，东凡五班，西凡三班。

散直　左右四。熙宁九年，并南散直隶北散直。中兴后，名招箭班散直。

外殿直 一。熙宁五年废。

银枪班 左右班二。中兴置。

茶酒旧班 中兴置。

茶酒新班 中兴置。

钧容直 国初一班。中兴因之，后废。已上为诸班。

捧日　并左射、钅屈直、弩手、左第五军，总三十五。京师三十三，雍丘、郑各一。熙宁五年，捧日三十三并为二十二，废弩手隶左射，余留二十九。元第一，十月，以左射隶天武。二年，废左射、钅屈直。八月，废第五军，雍丘第二、南京第一并改为新立骁捷。九月，诏勿改，惟阙勿补，俟其少废并。

归明渤海 二。京师。元丰元年，拨填拱圣一，余拨隶骁骑右四。

拱圣　二十一。京师。熙宁六年，并为十六，废左射。中兴后，副指挥一员。

吐浑　五。治平中，并为二。熙宁二年，并为一。元丰元年废。中兴后，属步军。

骁骑　二十二。京师。熙宁六年，并为十四，废弩手、上骁骑。元丰元年，拨在京骁骑左第一隶神勇。

骁胜 十。熙宁三年废。

宁朔　　十。京师、尉氏各三，雍丘、滑、河阳、河阴各一。熙宁二年，并为七。元丰元年，在京第二第三并拨隶第一。

龙猛 八。熙宁三年，并为六。

飞猛 一。熙宁二年废。

契丹直 三。咸平、棣昌、寿各二。熙宁九年废。

神骑　十八。雍丘十三，咸平五。熙宁二年，并为十。中兴后，副指挥一员。

步斗　六。尉氏、太康各一，蔡四。元丰元年，尉氏、太康各一、蔡州二皆拨隶步军司虎翼。十一月，蔡州二改为新立骁捷，其第二充擒戎第四，等四，尉氏三、太康四第四充擒戎第五，太康一元丰元年并尉氏第三隶第一，太康第二改骁雄。二年，尉氏一勿填阙。

吐浑直　　三。太原二，潞一。熙宁六年，废潞州一。一年，废太原二。元丰二年，太原、潞州各一，勿填阙。中兴属步军。

安庆直 四。太原一，潞三。熙宁六年皆废。

三部落 一。太原。熙宁三年废。

清朔 四。西京二，颍昌、汝各一。

擒戎 五。西京、颍昌各二，汝一。元丰元年，蔡州置二。

骁雄 旧六，治平四年并为四。咸平、陈各二。熙宁初，以骁猛第四改充一。元丰六年，咸平、尉氏各一，阙勿补。

其马军行司新军目：

选锋 中兴置。

神策选锋军、左翼军、右翼军、摧锋军、游奕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护圣马步军 中兴置

。

步军

御龙直 左右二。

御龙骨朵子直 左右二。

御龙弓箭直 五。

御龙弩直 五。中兴，左右班二。

天武 并宽衣、钅屈直、左射，总三十四。京师三十三，咸平一。熙宁二年，并三十三为二十三。九年，废左射。元丰元年，并陈留第七军第一隶咸平第五军第一。十月，废宽衣天武。二年，废第五军，咸平第一改雄武弩手。九月，诏勿改，惟阙弗填。四年，废钅屈直。绍圣元年十一月，引进副使宋球言："自立殿前司以来。有宽衣天武一指挥充驾出禁卫围子，常守把在内诸门，熙宁中废并，禁围只差天武，皇城诸门更不差人。乞复置宽衣一指挥；或不欲添置，乞将天武本军内以一指挥为宽衣天武。"诏：禁围子合用天武人兵，令殿前司今后并选定四十已上、有行止无过犯、不系新招拣到人充，遇阙选填。

神勇 并上神勇二十一。京师。熙宁六年，并为十四，废上神勇。孝宗初，改为护圣军。

广勇　四十三，每十为一军。京师五，陈留二十二，咸平、东明、太康、胙城、南京各二，襄邑、阳武、郓各一，滑三。熙宁九年，在京增置一。元祐二年八月，诏在京置左第三军第一、右第三军第一。

神射 五。陈留三，雍丘二。熙宁三年废。

龙骑　二十，分三军。京师四，尉氏、雍丘、咸平、郑各二，南京、陈、蔡、河阳、棣、单、宿、白波各一。熙宁二年，并为十三。熙宁二年，在京第七隶第九。

雄勇　八。咸平三，郓二，颍昌、郑、滑各一。元丰元年，并咸平第二第三隶第一，郓州第五隶第四，改曰雄威，并管城第七，白马第八；颍昌一阙勿补。二年，咸平一阙勿补。

宣威　上下二。咸平、襄邑各一。熙宁三年，以咸平一隶广捷，以襄邑一隶威猛，四年废。

广捷　五十六。陈留八，咸平六，雍丘四，襄邑、尉氏、颍昌各三，太康、扶沟、南京、亳、河阳、颍、宁陵各二，陈五，郑、滑、曹、邓、蔡、广济、谷熟、永城、襄城、莱各一。熙宁三年，亳州一并广勇，永城县一并隶亳州。元丰元年，并管城第四十隶本县雄勇第七，并白马县第二十五隶本县雄勇第八。

广德　并拣中广德，总十。咸平、尉氏、阳武、河阳、沧、巩、白波各一，西京三。治平四年，并十四为八。熙宁六年，废拣中广德，尉氏拣中广德第一、阳武第二改为广德。

雄威　　十。考城、襄邑、陈留各一，南京四，陈三。治平四年，并十、三为十。元丰元年，以南京第八分隶第三、第四、第七。二年，襄邑二阙勿补。

胜捷、威胜、威捷 建炎初置，隶殿前司。

全捷、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　自胜捷以下九军，并中兴后置。

侍卫司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步军亦如之。自马步军都虞候以上，其员全阙，即马军、步军都指挥使等各兼领其务。马步军有龙

卫、神卫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余如殿前司之制。其所领骑步军之额如左。

骑军

员僚直左右四。京师二，恩、冀各一。熙宁二年，并左直为一，须人少拨隶如其军省。五年，废恩、冀州左右直弗补。六年，拨隶龙卫。元丰三年废。

龙卫　并钅屈直、左射、带甲剩员四十四。京师三十八，雍丘、尉氏、河阳并拣中各一，澶二。熙宁元年，以澶州右第四军第四隶第三，共并为一。九年，陈留并带甲剩员二为一。熙宁元年，澶州、河阳、尉氏就粮四并隶别指挥。六年，三十九并为二十。八年，置带甲剩员二。十年，废亳州一。元丰元年，陈留带甲剩员阙勿补。二年五月，废钅屈直、左射。八月，废第十军。十月，南京第十军第一改新立骁捷左三。六年，废带甲剩员。中兴，二十。

忠猛 一。定。熙宁五年废。

散员 一。定。熙宁五年废。

骁捷　二十六。尉氏新立及拣中各一，恩十四，冀十。熙宁元年，废带甲剩员。三年，废拣中。五年，瀛州三拨隶本州云翼，冀州十、恩州十四各并为五，莫州二并为一。十年，并冀、恩骁捷各五各为四。元丰元年，太康置新立骁捷一。

云骑　十五。京师十一，陈留、南京各一，巩县二。熙宁二年，并十五为十。三年，第一至十二并为七。七月，第八拨隶第一第二。八年，置带甲剩员一。元丰二年阙，选云捷第二军补之。十月，雍丘带甲剩员第一改为横塞第十。中兴，七。

武骑　二十一。京师、雍丘各六，尉氏三，陈留、考城、咸平、郑各一，西京二。熙宁元年，废咸平带甲剩员为剩员。二年，并二十作十五。八年，置带甲剩员一。九年，以雍丘带甲剩员一隶云骑带甲剩员，共为一。十二月，在京四并为三，尉氏二并为一，考城一分隶雍丘宁朔，在京二并为一。十年，废带甲剩员。元丰元年，并带甲剩员亳州第一。中兴，三。

骁锐　四。莫三，冀一。熙宁五年，莫州三并为二，冀州第三虚其阙，以存者补捷。六年七月，莫州第一第二、冀州第三并改骁捷，是月废。

归明神武马 一。尉氏。熙宁六年，改新立骁捷，七月，废。

飞捷 四。雍丘。熙宁二年，并为二。元丰元年废。

骁武　左右二十。北京七，真定三，定六，相、怀、洛、邢各一。熙宁元年，废带甲剩员。二年，北京七并为五。五年，真定府三并为二，定州六并为四，邢州、云翼各一须人少并为一。十北京五并为四，定州四须人少并为三。元丰七年，以忠猛一分入骁武第七、第八、第九。

广锐　总四十四。太原、代、并各三，汾五，石、岚、岢岚各二，晋、潞、慈、绛、泽、隰、宪、宁化、威胜、平定、火山各一，泾、原、鄜各二，秦、渭、环、邠、宁各一。元丰二年，忻、岚州各一，阙勿补。三年，泾州二以下一补上一阙。五年，置兰州二。中兴，二十三。

云翼　分左右厢，左三十四，右二十二，总五十六。真定、雄、瀛、深、赵、永宁各三，定、冀各六，保五，沧、北平、永静、顺安、保定各二，莫、邢、霸各一，广信、安肃各四。熙宁五年，并沧州二为一，冀州六为三，真定府三为一，赵州三为二，定州六为四，顺安军二为一，永宁军三为二，北平军二须其阙并为一，安肃军第一分隶第三，深州三为二，保州一分隶他军。十年，莫州第十三分隶骁捷，真定府第八分隶骁武，定州四须其阙并为三，安肃军三须其阙并为二，广信军四并为三。元祐元年，桂州二仍不废。中兴，三十三。

有马劲勇　七。太原二，代、岚各一，磁三。熙宁五年，磁三并为一。中兴，五。

骑捷 五。瀛三，莫二。熙宁六年废。

厅子　七。定二，相五。熙宁五年，并相厅子五为三，定厅子马二为一。六年，相州厅子三并改厅子马。十年，相州厅子马第三分隶骁武厅子马。中兴，四。

骁骏 一。太原。熙宁六年废。

无敌　六。定、北平各二，安肃、广信各一。熙宁五年，北平二须人少并为一，拨隶云翼三；广信军一拨隶云翼。

忠锐 一。广信。熙宁五年废。

威边 二。定、保各一。熙宁五年废。

克胜 二。潞。

飞骑 二。麟。

威远 二。府。

克戎 二。并。

清塞 一。延安。熙宁五年废。

武清 一。晋。熙宁六年废。

万捷　七。相、翼、赵各二，沧一。熙宁五年，冀二并为一，以隶云翼；相二须人少并为一。中兴，七。

云捷 十二。尉氏、咸平、西京、北京、澶各二，汝、怀各一。

横塞 七。雍丘、咸平、考城、襄邑、宁陵各一，卫二。

有马安塞 一。熙宁五年废。

蕃落　八十三。环五，延、庆各四，秦并外砦十七，原、渭并外砦各十二，德顺并外砦七，镇戎并外砦十二，凤翔、泾并外砦、仪、保安各二，陇一。熙宁三年，并外砦九为七。八月，泾原路以新砦所减蕃落隶在州蕃落，定额以三万二千人。五年，陇州添置招马军蕃落一。九年，并陕西土蕃落渭州八为六，原州、秦州各五为四。元丰四年，环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五年六月，葭芦砦主乞置一。绍圣四年，诏：陕路增置马军十，各五百人为额，于永兴、河中、凤翔、同、华各置二。元符元年，诏：泾原路新筑西安州置马军一，天都、临羌砦各置马军一。六月，诏永兴军等路创置十指挥。二年，定边城增置马军二，乌龙川、北岭新砦各置马军一。崇宁五年，新筑安边城，置马军一。

并州骑射　一。熙宁六年，太原骑射第一改克戎。元丰七年，成都府

置马军骑射一。中兴后无。

有马雄略　三。广、桂、邕各一。熙宁三年，广、桂、邕有马雄略阙勿补，十年，以邕州住营两指挥阙额移桂州，依旧置。绍圣元年，沅州增置有马一。元符元年正月，诏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一。中兴，二。

崇捷　崇宁三年，诏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开封府界创置马步军五万人，计一百七指挥。马军三十五，步军七十二，合三万六千人。马军以崇捷、崇锐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

崇锐 崇宁三年，见上。以上二军，中兴后无。

清涧骑射 二。

员僚剩员直 以罪谪降者充立。

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 以上七军，并中兴后置。

步军

神卫　并水军总三十一。京师。熙宁二年，并三十一为三十。三年，废水军。元丰二年，废第九、第十，南京第一改雄武弩手。中兴，四十六。

虎翼　　九十六。京师九十，并水军一，襄邑、东明、单各一，长葛二。熙宁二年，除水军一外，并九十五为六十。六年，废上虎翼。元丰四年，诏改差殿前虎翼右一四指挥为李宪亲兵。

奉节　并上奉节五。京师。熙宁二年，殿上奉节。九月，上奉节两指挥隶虎翼。六年十月，废奉节。

步武 六。陈。

武卫　七十一。南京、真定、定、淄各四，北京、澶、相、邢、怀、赵、棣、洺、德、祁、通利、乾、广济各一，青五，郓、徐、兖、曹、濮、沂、济、单、莱、潍、登、淮阳、瀛、博各二，齐、密、沧各三。熙宁四年，帝谕文彦博等："京东武卫军素号精勇得力，不减陕西兵。"彦博曰："京东之人沈鸷精悍，亦其性也。"五年，并沧三为二，真定府各四各为三，赵州、振武各一共为一。六年，诏岷州置一。元丰三

年，河州武卫二为一。

雄武　并雄武弩手、床子弩雄武、拣中雄武、飞山雄武、拣中归明雄武，总三十四。京十三，太原、尉氏、南京、郑、汝、宁陵各二，咸平、东明、雍丘、襄邑、颍昌、曹、广济、谷熟、长葛各一。熙宁五年，废拣中雄武。闰七月，并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各五为二。六年，废雄武。中兴后，加“平海”字。

飞虎 三。陈留二，咸平一。熙宁三年废。

神锐　二十六。太原六，潞、晋各三，泽、汾、隰、平定各二，代、绛、沂、辽、邢、威胜各一。元丰二年，潞州三，阙勿补。

振武　八十一。北京、澶、相、卫、霸、莫、祁、棣、赵、滨、洺、保安、永宁、通利、安肃、仪各一。真定、瀛、保、恩、邢、深、博、永宁、乾宁、庆、泾各二，延六，邠、陇各七，鄜、宁各五，磁四，沧、原各三。熙宁五年，瀛州二为一，沧州三为二，真定府二为一，邢州二以一分隶武卫、神锐、镇武，磁州四为三。元丰三年，鄜州四为三，邠州五以一补上四指挥阙，陇州四为三。元祐七年，诏复置沧州第六十七、六十八。

来化 一。宁陵。熙宁七年废。

新立弩手 二。广济。熙宁六年，定陶县第二军改雄武队弩手。

怀勇 三。雍丘二，陈一。熙宁三年废。

威宁 一。颍昌。熙宁二年废。

威猛　上下十。襄邑四，咸平、颍昌、长葛各二。熙宁三年，宣威并入。

雄胜　三。陕、冀、济各一。熙宁四年，分陕府雄胜隶他军。中兴，四。

归恩　左右二。亳。熙宁三年，左第一并右第一。六年，第一改为雄胜。

澄海弩手　二。登。熙宁八年，广西经略司选澄海赴桂州，以新澄海为名。中兴，加“水军”字。

神虎　二十六，永兴六，凤翔、河中、忻、隰、晋、威胜各二，太原、秦、延、鄜、华各一，潞三。熙宁九年，秦州一，阙勿补。

保捷　一百三十五。永兴十二，同九，秦八，河中、邠、泾各七，滑、宁、耀各六，凤翔、延、仪、华、陇、解、乾各五，陕、原、鄜各四，成三，庆、凤、坊、晋、镇戎各二，环、丹、商、虢、阶、庆成、德顺各一。熙宁五年，凤翔府添置三。六年，添置一。元丰三年，并同州七为六，永兴军九为八。五年，兰州置步军二。绍圣四年，兰州金城关置步军四。元符元年，新筑西安州，置步军一，天都、临羌砦各置步军一；又诏于河北路大名府二十二州军共创置马步军，步军二十九指挥以保捷为名。二年，定边城置步军一。崇宁五年，安边城置步军一。中兴后，增置一。

捉生 二。延。绍圣三年，环、庆州各置一。

清边弩手　四十三。太原九，秦五，泾四，河中、陇各三，永兴、代、潞、晋各二，庆、渭、环、同、坊、镇戎、慈、丹、隰、汾、宪各一。熙宁六年，并凤翔四为三。八年，吉阳并宣毅一来隶。九年，并秦州四为三。元丰三年，以河中清边弩手将兵一隶本府保捷、清边弩手。

制胜　九。永兴、华各二，凤翔、耀、同、乾、解各一。拨华一隶本州保捷、制胜，奉天一补其县保捷阙。中兴后增一。

定功 十。永兴、秦、庆、原、渭、泾、仪、鄜、延、镇戎各一。

青涧 二。中兴后隶骑军。

平海 二。登。

建威 一。秦。熙宁三年废。

效忠　二十七。陈留三，太康、尉氏、襄邑、河阳、曹、合流各二，咸平、郑、亳、卫、颍昌、单、澶、磁、广济、河阴、宁陵、白波各一。熙宁九年，磁、卫各一，须人少与武卫并为一。

川效忠　七。南京六，宁陵一。熙宁二年，南京六并隶上三。三年十二月，南京三并为二。

宣毅　一百七十四。隶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江南、两浙、荆

湖、福建九路。京东路：南京、郓、徐、曹、齐各二，青、兖、密、濮、沂、单、济、淄、莱、潍、登、淮阳、广济各一。京西路：西京、滑、颍昌、河阳、陈、襄、郑、颍、蔡、汝、随、信阳各一，邓二。河北路：真定、德、棣、博、邢、祁、恩、磁、深、定、洺、滨、通利、永静、乾宁、永宁各一。河东路：太原、汾各六，晋四，泽、绛、石、代各三，潞、岚、忻、辽、威胜、平定各二，慈、隰、宪、宁化各一。淮南路：扬、亳各二，庐、宿、寿、楚、真、泗、蕲、海、舒、泰、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江南路：江宁、江、洪、虔、吉、抚、袁、筠、建昌、南安各一。两浙路：杭二，越、苏、明、湖、婺、润、温、衢、常、处、秀各一。荆湖路：潭、全、鼎各二，荆南、邵、衡、永、郴、道、安、鄂、岳、澧、复、峡、归、辰、荆门、汉阳、桂阳各一。福建路：二，福、泉、南剑、漳、汀、邵武、兴化各一。熙宁三年，宿、扬、庐、寿、楚、真、泗、泰一并隶教阅忠节，各为一。蕲、海、舒、濠、和、光、黄、通、无为、高邮、涟水各一阙弗补。十二月，京东路三十三并为十三，荆湖南路道永衡各一、潭二拨隶威果，全二、邵一拨隶雄略，郴、桂阳各一不充额，荆南一拨隶威果，鼎二、澧岳安复鄂各一皆改教阅忠节，荆门、汉阳、归、峡各一不充额，江南东路江宁、江南西路虔各一拨隶威果、雄略，洪、吉、抚、建昌各一皆改教阅忠节，筠、袁、南安各一不充额，福建路福一隶威果，建二并为一改威果，两浙路杭二、越苏润各一皆改威果，湖、婺、温、衢、常、处，秀各一不充额。熙宁五年，恩一、乾宁永静真定邢洺磁定祁深永宁各一阙弗补。八年，吉乡军宣毅一隶清边弩手，潞复置一。九年，定、邢、深、祁、磁、永宁、永静、乾宁各一皆效忠。元丰元年，博二拨隶他州军。

宣毅床子弩炮手 一。岢岚。熙宁三年废。

建安 二。府、岚各一。

威果　　二十五。荆南、江宁、杭、扬、庐、潭各三，洪、越、福各二，虔一。宣和三年，严州增置一。

效顺 一。襄邑。熙宁六年，改雄武。

拣中雄勇 一。襄邑。

怀顺 一。霸。

归圣 一。雍丘。熙宁六年，改雄武。

顺圣 一。巩。中兴已后无。

怀恩 三。荆南二，鄂一。

拣中怀爱 一。宁陵。熙宁六年废。

勇捷　左右二十六。襄邑、北京、澶、陈、寿、汝、曹、宿各二，咸平、西京、南京、亳、宁陵、虹、河阴、巩、长葛、韦城各一。熙宁三年，并十隶九，右十二并右二。元丰二年，唐、汝州各置土兵一。

威武　上下总十三。西京、河阳、郑、郓、澶、滑、濮、通利、巩、河阴、永城各一，曹二。熙宁三年，废下威武。九年，澶一隶效忠、勇捷。

静戎弩手 四。河阳、澶、卫、通利各一。熙宁七年废。

平塞弩手　并拣中平塞、新立平塞，总四。咸平、亳、河阴、白波各一。熙宁六年，废弩手及新立、拣中平塞，亳平塞弩手及白波新立平塞、咸平拣中平塞并改下威武。

忠勇 三。成都。

宁远　八。戎三，遂、梓、嘉、雅、江安各一。熙宁六年，泸州增置一。

忠节　　并川忠节、教阅忠节，总六十。雍丘、襄邑、宁陵各三，陈留、咸平、东明、亳、河阴、永城各二，南京五，太康、阳武、颍昌、江宁、扬、庐、宿、寿、楚、真、泗、泰、滁、岳、澧、池、歙、信、太平、饶、宣、洪、虔、吉、临江、兴国、广济、南康、广德、长葛各一，合流四。熙宁三年，亳州第十四并勇捷，川忠节一并忠节。十二月，添置八。五年，蔡州置一。

神威　　上下十三。陈留三，颍昌、巩各二，雍丘、考城、咸平、河阳、广济、白波各一。

归远　十六。陈、颍昌、亳、寿、宿、邓、襄、鼎各一，荆南、澧、潭、洪各二。元丰五年，成州置一。

雄略　二十五。荆南五，潭四，鼎、澧各三，广、辰、桂各二，许、全、邵各一。熙宁三年，衡增置一，吉增置三百人及置部军雄略一。崇宁三年，荆湖南路置四。

招收　十七。保四，霸、信安各三，定、军城砦各二，广信、安肃、顺安各一。熙宁五年，霸、信安各二并为一，定二为一，安肃一、保二分隶振武、招收。八年，忻以保甲替罢拣充下禁军。

壮勇 七。耀、解、滑各二，颍昌一。

桥道　并川桥道十八。襄邑、咸平、阳武各二，陈留、东明、尉氏、太康、西京、河阳、濮、郓、巩、河阴、白波、宁陵各一。熙宁三年，郓川桥道改桥道，隶顺化。

清塞　　十二。曹二，郑、郓、滑、通利、巩、河阴、白波、汜水各一，长葛二。

崇武 崇宁三年，置步军京东西、河东北。

崇威 崇宁三年，置步军京东西、河东北。

敢勇　元祐七年，诏河东、陕西路诸帅府募敢勇，以百人为额。宣和四年，诏越州招到敢勇三百人，拨充两浙提刑司捉杀差使。

靖安　崇宁元年，诏荆湖北路添置禁军五指挥，以靖安为名，隶侍卫步军司

广固　崇宁三年，诏添置广固兵四指挥，以备京城工役。政和五年，诏于四指挥各增置五百人入额，自今更勿差客军。

通济　政和六年，诏增置通济兵士二千人，牵挽御前纲运。自崇武至此六军，中兴后无。

清卫 宣和七年，减清卫等军，令步军司拨填一般军分。

刀牌手 崇宁中立。广西桂州。

劲勇、壮武、静江　自劲勇以下三军，旧隶厢军。中兴后，隶侍卫步军。

振华 五百人为一军。

安远、奉先园 四。

武宁、威勇、忠果、雄节、必胜 六。

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 自振华以下十三军，并中兴后立。

御前忠佐将校并与建隆以来制同。

散员 班一。

马直 指挥一。

步直　指挥一。熙宁四年，马步二直并废，拨隶殿前、步军司虎翼，其有马者补云骑。

备军 一千九百六十人。熙宁二年，罢九百六十人。

皇城司

亲从官 指挥四。政和五年，创置第五指挥，以七百人为额。

亲事官　指挥三。元丰五年增置一，守奉景灵宫。政和五年，西京大内官一，以五百五十人为额。又增置内园司一，以五百一十人为额。

入内院子 五百人。中兴后，二百人。

快行、长行 中兴后置，一百人。

司圃 三人。

曹司 中兴置，三十人。

将兵者，熙宁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虽无复难制之患，而更戍交错，旁午道路。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

熙宁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由河北始，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凡三十有七。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焉。在鄜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凡四十有二。八年，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为京东、西两路。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在京西，额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邓，其四在蔡、汝。

元丰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两指挥于京西，额各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凡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四年，又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京畿之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

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鄜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分隶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千人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陈、亲民者充，且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此将兵之法也。

六年，熙河路经略制置李宪言："本路虽有九将之名，其实数目多阙，缓急不给驱使。又蕃，汉杂为一军，嗜好言语不同，部分居止悉皆不便，今未出战，其害已多，非李靖所谓蕃、汉自为一法之意。若将本路九将并为五军，各定立五军将、副及都、同总领蕃兵将，使正兵合汉弓箭手自为一军，其蕃兵亦各自为一军。临敌之际，首用蕃兵，继以汉兵，必有成效，兼可减并将、副及部队将员，于事为便。"诏从之。

元祐元年，司马光言："近岁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习知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惟是全将起发，然后与将官偕行，其余常在本营，饮食嬉游，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

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余，然后缓急可责以守死。”

谏议大夫孙觉亦以为言，于是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余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州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如光等言。其年八月，枢密院言，近边州军及边使经由道路，而减本处兵官，非是。于是边州及人使经由道路，将官仍不兼都监。

至绍圣间，枢密院言：“往时军士犯法，将官得专决遣，故事无留滞。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动多牵制，不得自裁。欲仍依旧法，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州县无得辄预。其非屯驻所在，当俟将、副巡历决之，余委训练官行焉。”诏从之。至是，州县一无关预，兵愈骄，无复可用矣。

元符元年，章楶又请增置泾原第十二将。

宣和元年，诏非救护水火、收捕奸细妖人而辄差将兵者，坐之。后三年，知婺州杨应诚言：“诸路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后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渔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于是诏自今令隶守臣。无何，复诏曰：“将兵遵将官条教，除前隶守臣指挥。”其后，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事平，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隋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盗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后，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于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于计为便。”诏从之。其后南渡诸屯驻大军即旧将兵之类，而其驻扎之所则异于前矣。

今摭建炎以后将兵列于屯驻大军之次，而建炎水军亦附见焉。

建炎后诸屯驻大军　武锋、精锐、敢勇、镇淮、强勇、雄胜、武定、江都振武、泰熙振武、忠勇、游奕、淮阴前军、副司左右军、移戍左军。

淮东滁州：雄胜、安淮、青平小雄边。

淮东泰州：镇江左军。

淮西庐州；强勇前军、强勇右军、武定、游奕、忠义、雄边、全年。

淮西濠州：武定选锋军、武定后军、使效、威胜、游击、义士诸军、定远武定。

淮西安丰军：武定前军、武定右军、防城戍军、四色军。

淮西无为军巢县：池司右军。

淮西黄州：雄关飞虎军。

临安府屯驻诸军：雄节、威果、全捷、龙骑、归远。

金州驻扎都统司兵。

成都路安抚副司驻扎兵。

四川大制司帐前飞捷军。

利州节制司诸军。

金州忠义军。

阆州节制司诸军。

潼川府制帐踏白军。

隆庆屯驻游奕军。

潼川安抚司忠定军。

夔州节制司军。

兴元节制军事利州都统司兵。

四川制司帐前、信义两军。

兴元都统司屯驻合州军、沔州 乾道三年，三百人。

沿江水军 建炎置。

明州水军 绍兴置。乾道元年，二千人，分左、右两将。

福州荻芦、延祥砦 绍兴置，百五十人。乾道七年添招。凡五千人。

镇江驻扎御前水军 乾道三年，招三百人，淳熙五年增招千五百人。

沿海水军 乾道六年置，一千人。

潮州水军 乾道四年置，二百人。

江阴水军 乾道四年置，三百人。

广东水军 乾道五年，增至二千人。

平江许浦水军 乾道七年，七千人，淳熙五年，增五百人。

江州水军 淳熙三年，招一千人。

池州都统司水军 淳熙元年千人，嘉定中增至三千人。

漳州水军 绍熙元年，漳、泉共六百人。

泉州水军 见上。

殿前澉浦水军 开禧元年，一千五百人。

鄂州都统司水军 开禧十五年。

太平州采石驻扎御前水军 嘉定十四年，五千人。

建康都统司靖安水军 元隶都统司，嘉定中隶御前。

马军行司唐湾水军 元隶马军行司，嘉定中隶御前。

通州水军 乾道五年置。

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军 建炎四年置，百五十人。

两淮水军 绍兴元年置，二千人。隆兴元年，诏诸州断配海贼刺隶。

志第一百四十二 兵三（厢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州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而诸州则各以其事属焉。建隆初，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

景德四年七月，如京使何士宗言："诏条禁军将士依等级并行伏事之理，违者按军令。其厢军将士等未立条制，欲望约前诏减一等定令。"帝曰："禁卫兵士无他役使，且廪给优厚，欲其整肃，有所凛畏，故设此条禁。今以厢军约此施行，恐难经久。况尊卑相犯，自有条律，不行可也。"十二月，诏厢军及诸州本城犯，所部决杖讫，并移隶他军，内情理重及缘边随军者奏裁。

大中祥符元年，诏应诸道州、府、军、监厢军及本城指挥，自都指挥使已下至长行，对本辖人员有犯阶级者，并于禁军斩罪上减等，从流三千里上定断；副兵马使已上，勘罪具案闻奏。厢军军头已下至长行，准敕犯流免配役，并徒三年上定断，只委逐处决讫，节级已上配别指挥长行上名，长行决讫，配别指挥下名收管。如本处别无军分指挥，即配邻近州、府、军、监指挥收管。内别犯重者，自从重法。其诸司库务人员兵士有犯上件罪名者，并依前项厢军条例施行。

五年二月，上谕王钦若等："累议老病之兵渐多，在京者令逐司将臣，外处者散差诸司使副拣选。可指挥所拣殿前、侍卫马步军司，令先逐指挥自指挥使已下，据见管兵士除堪任披带征役外，其自来懦弱、教阅不出之人及老病不堪者，籍其名，供申次第，管辖处各就逐营看详定夺，然后缴申逐司，与差去使臣同共拣选。如有协情不当，即具始末以闻。其厢军都指挥使已下并当严断，外处拣就粮兵士亦如之。"又宣示："外处就粮诸军，有捧日、天武第七第九第十军军额，皆是自上军经两三度拣选，以其久处禁卫，不欲便拣落，特设上件军额处之。朕深虑拣兵臣僚、军头等同诸军例，更拣配下军，可遍谕之。老病者便放归农，内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恐无依倚，特与收充本军剩员。"又："所差臣僚、军头赴外处拣人。缘军分指挥及出入次第名目体例甚多，令枢密院具合行条约及施行事件，并画一处分，令遵守施行。"

又："殿前、侍卫马步军司自来拣下披带禁军，量减衣赐月粮充剩员，并无定额，散在逐营拘系，不获营生，官中所给岁计不少，可乘此

时一例拣选。除老病者放归农外，据诸军见管人数额定充看营剩员，余并拨并一处收管，以备令赴诸处祗应。既有定额，必不敢多拣充剩员。”又诏：“承前遣使取内外军中疲老者，咸给奉粮之半，以隶剩员，今可简阅使归农。其合留者，亦据逐营给役数外别为营舍处之。内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虑无所归，且依旧。仍令所至州郡并与总管、钤辖阅验，连书其状，具当去留之数，及引视军校之不任职者，附驿以闻。其当从隶军额，即就配近便州郡；缘边者徙于内地，并与本州官吏移牒转送；当停者给与公验，止许居本州，岁申上其籍，并给次月奉粮、装钱、日食遣之。所简马，但筋齿弱、老病不疗者，件析以闻。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有所升退，即时具名籍申枢密院，未当者悉改正之；当徙者给装钱，在道只给粮；当停者给一月奉粮，勿复奏裁。外州军士当降以次军分者，所隶州郡听自择。”

又诏：“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江南、京西等七路诸州、府、军、监见管杂犯配隶军人等，各差使臣一人，驰驿往逐处与转运使、副或提点臣僚、知州、通判、钤辖、都监、监押同共简选，就近体量人数，分配侧近州军本城收管。如年老病患，委实久远不任医治充役者，放令逐便；其少壮者即差人管押赴阙引见，当议选配近上军分。如不愿量移及赴阙者，亦听其便，仍于军分量与迁改。如地远勾抽迟延，即驰驿分路简讫，具析以闻。”

七年，诏：“今后军回在京者且未编排，依例引见。内有老疾合配外处军分，及看仓库、草场神卫剩员并看营剩员等，与限歇泊半月后，编排引见讫，限五日般移。其外处军回经过兵士并依此例，仍见讫与假十日，令移隶所配处。”

八年，诏：“诸路转运司、殿前侍卫马步军军头司、三司、宣徽院、开封府、诸司库务等处人员兵士等，如内有杀贼得功及诸般使唤得力者，或因官中取索之时具诣实结罪供，申所辖去处，保明申奏。”

天禧元年，诏选天下厢兵迁隶禁军者凡五千余人。二年，诏：“河北禁军疲老不任力役者，委本路提点刑狱臣僚简阅，不得庇匿，以费廪粮。”

庆历中，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澄海，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皇祐中，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且无骄横难制之患。诏以其骑兵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为教

阅壮武、威勇，分置青、莱、淄、徐、沂、密、淮阳七州军，征役同禁军。嘉祐四年，复诏西路于郓、濮、齐、兖、济、单州置步兵指挥六，如东路法。于是东南州军多置教阅厢军，皆以威勇、忠果、壮武为号，训肄如禁军、免其他役。

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民为本城，遇就粮禁军阙，即遣补。又陕西州军悉置壮城如河北，以备缮完城垒之役。景祐中，本城四十三万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万。

熙宁三年五月，诏以禁军分五部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补，皆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间诏募增，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招募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以除盗恤饥。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兵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ＯＤ人平，戎、泸军兴，洮、河转漕，又皆增置焉。

初，枢密院言："京师役兵不足，岁取于诸路，而江、淮兵每饥冻，道毙相属。略计岁所用外军七千人，调发增给不赀。请募东西八作司壮役指挥，诸司杂犯罪人情轻者并配隶，以次补杂役、效役，代诸路役兵，"从之。又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提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及剩员直、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毋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四路曰克宁。八年，诏忻、代州诸砦，以禁军代厢军。

元丰四年，诏升南京、青、郓、邓、曹、济、濮州有马教阅厢军，及真定府北砦劲勇、环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五年三月，以西边用兵，诏诸处役兵并罢，令诸路转运司刬刷京东西、河东北、淮南厢军，又令都水监刷河清及客军共三万余人赴陕西团结。十月，诏诸路教阅厢军，于下禁军内增入指挥名额，排连并同禁军。于是，马步排定有马厢军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元丰之末，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几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

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哲宗元祐二年，太师文彦博言："厢军旧隶枢密院，新制改隶兵部，且本兵之府岂可无籍？"枢密院亦以为言。乃诏本部自今进册，以其副上枢密院。三年，诏京西路厢军以三万五百人为额，又诏天下州郡以地理置壮城兵。

元符元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诸路经略司各二千人止。三年，诏拨陕西保宁指挥入诸路厢军额。

崇宁四年，诏诸路厢军不以等样选少壮人招刺。又诏：厢军工匠除上京修造外，其余路所差，并放还休息之。

政和五年，广固四指挥各增五百人，以备京城之役。六年三月，增置通济兵士二千人，备御前牵挽纲运。于是工役日兴，增募益广矣。

建炎而后，兵制靡定，逮乾道中，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厥后废置损益，随时不同，摭其可考者以附见焉。

其将校则有马步军都指挥使，有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

凡诸州骑兵、步兵、禁厢兵之类，叙列如左。其不同者，分为建隆以来及熙宁以后之制云。

建隆以来之制

马军

骑射　京东路：南京、青、兖、郓、曹、徐、齐、潍、淮阳。京西路：西京、河阳、陈、许、郑、颍、滑。河北路：北京、真定、沧、澶、相、恩、冀。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华、秦、泾、鄜。荆湖路：江陵、潭、鄂、岳、复、安、澧、鼎、永、道、郴、邵、桂阳。内青、淮阳系教阅。

威边　京东路：南京、青、郓、密、徐、曹、齐、濮、济、淄、登、

莱、沂、单。内登系教阅。京西路：西京、河阳、郑、蔡、襄、邓、滑、颍、汝、郢、均、商、惰、唐、信阳、光化。河北路：瀛、相、邢、祁、滨、霸、磁、卫、赵、莫、洺、乾宁、广信、通利。河东路：泽、辽。陕西路：永兴、凤翔、河中、陕、同、华、耀、乾、解、虢。淮南路：亳、庐、宿。荆湖路：安。

昭武 南京、河中。

肃戎 曹。

单勇 单。

安武 郓、齐。

必敌 郓、陕、邠。

决胜 济。

飞勇 棣。

静山 兖、宜。

勇敢 沂、密。

定边 蔡、徐、泾。

马斗 永兴、宿。

安东 登、莱。

突阵 延、定、乾、怀。

厅直 济、沧、莫、保、雄、霸、定、华。

保胜 鄜、光、岚。

归恩 凤翔。

定戎 泾。

安塞 环、庆。

游奕 许。

衙队 曹、陈、德、永静、永、陇、仪、峡。

武胜 濠、泗。

保忠 滑。

轻骑 邢。

顺节 真定。

敢胜 深。

飞塞 环。

保节 陕西路州军。

本城马军 广。

必胜 庆。

定塞 河北路州军。

劲勇 真定北砦，系教阅。

下蕃落 环外砦，系教阅。

武清 晋。自此至招收，凡十一军，《两朝志》无。

飞骑 麟。

振边 仪、环。

威远 府。

本城厅子 定。

克戎 并。

清边 陕西。

忠烈　河北乡兵，名神锐，后改是军。旧制，老病者听召人承补归农，承补者逃亡，复取归农者充役。大中祥符四年，诏罢之。

无敌 保、安肃、广信军、北平砦。

忠锐 广济。

招收　河北、河东。旧又有定州拣中厅子、易州静塞、并州咸圣，后并废。

飞将 北京、亳。自此至拣中骑射凡三军，《三朝志》无。

保静 恩。

拣中骑射　淮南路：扬、庐、寿、宿、泗、真、蕲、黄、濠、光、海、和、通、舒、滁、涟水、高邮、无为。江南路：宣、抚、江、吉、筠、袁、歙、太平、池、饶、信、广德、南康、南安、建昌、临江、兴国。

步军

武和 开封。

武肃 开封。

忠静 开封。

威勇　定、真定、冀、沧、雄、博、深、乾宁。内青、郓、淄、密、济、沂、淮阳系教阅。

左衙 南京、郓、晋、耀、陕、通、安。

平难 亳、濠。

奉化　京西路：郑、许、陈、蔡、滑。河北路：怀。陕西路：凤翔。淮南路：扬、亳、庐、寿、宿、濠、和、通、泰、楚、舒、真、泗、滁、无为、涟水、高邮。

衙队 曹、峡。

开武 曹。

保宁 济、卫。

开远 扬、楚、泗、齐、利、剑。

安平 齐。

静边 棣。

六奇 楚。

开山 西京、秦。

武勇 潍、泰。

怀安 秦。

建安 解、府。

静海 徐、淮阳、通。

随身 宿、随、唐、商。

崇顺 青、阶。

忠略 淄。

安海 登。

水军　京东路：登。河东路：潞、保德。陕西路：秦、陕。淮南路：扬、庐、寿、光、海、和、泰、楚、舒、蕲、黄、泗、涟水、高邮、无为。江南路：江宁、洪、袁、虔、宣、歙、饶、信、太平、池、江、吉、筠、抚、兴国、临江、南康、广德。两浙路州军。荆湖路：江陵、潭、衡、永、郴、邵、鄂、岳、复、安、澧、峡、鼎、归、汉阳、桂阳。福建路：福、建、漳、泉、邵武。利州路：兴。广南路：广、英、贺、封、连、康、南雄、春、廉、白、邕。

宁济 莱。

永安 西京。

耀武 河阳、邓、楚、秦、宁、华。

桥道 河阳、澶、寿、兴。

开道 郑。

雄猛 绛。

定安 河中。

开河 河中。

定远 凤、复。

定边 泾。

壮武　京东路：青、徐、曹、兖、密、潍、济、濮、登、莱、淮阳。京西路：西京、陈、蔡、邓、襄、颍、汝、光化。陕西路：凤翔、河中、同、耀、华、乾、解、陕、保安。淮南路：扬、庐、寿、黄、光、海、和、通、蕲、楚、泰、舒、滁、高邮。荆湖路、漳、岳、安、复。内兖、徐、济、莱系教阅。

宁淮 颍、寿、澶。

忠顺 颍、寿。

崇宁 汝、岳。

澄海　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南恩、春、惠、桂、容、邕、象、昭、龚、蒙、浔、贵、横、融、化、雷、窦、南仪、白、钦、郁林、廉、崖、儋。内广、廉、高、藤、梧、英、贺、新、蒙、龚、儋系教阅。

保定 均、信阳。

怀宁 定、真定、祁、房。

宣节 荆湖南路诸州军监，北路：岳、澧、鼎、郢、荆门、诸监。

步捷 金。

崇化 光。

广平 虢。

勇胜 永兴。

清边 永兴、延、渭、鄜、庆、泾、仪、陇、保安。

开广 原、同。

建武 密、鄜、环。

永清 丹。

昭胜 坊。

永宁 潞。

永霸 泽。

弓箭 秦、晋。

顺安 慈。

顺霸 隰。

崇勇 成。

肃清 乾。

怀节 澶。

崇武 怀。

广霸 北京。

兴安 北京。

制戎 冀。

雄锐 真定。

定虏 深。

招收 汾、辽、泽、石、潞、慈、晋、绛、代、忻、威胜、平定。

定和 定。

保顺 沧。

清远 雄、霸。

克胜 瀛、沧、黄、保定。

宁边 乾宁。

开边 平定。

静胜 扬。

宁顺 庐。

旌勇 寿。

备边 泗。

三捷 滁。

宁化 舒。

保胜 光。

怀仁 蕲、黄。

武雄 江陵。

步驿 襄、江陵、荆门、循、贺、封、梅、康、南雄、潮、韶。

克宁　成都路：成都、蜀、汉、雅、邛、嘉、绵、陵、彭、眉。梓州路：戎、荣、普、资、梓、合、泸、遂、渠、昌、果、怀安、广安。利州路：兴元、洋、利、龙、剑、蓬、壁、文、兴、安德、三泉。夔、渝、涪、万、达、开、施、忠、云安、大宁。

威棹　　荆湖路：江陵、归、峡。成都路：成都、嘉、眉、简。梓州路：诸州军。利州路：剑、安德。夔州路：渝、涪、万、云安。

怀远 兴元。

保节　河北路：定、真定、沧、瀛、相、邢、洺、冀、祁、德、滨、保、雄、磁、博、赵、深、怀、卫、顺安、通利、信安、保定、安肃、永定、永静。河东路：太原、晋、绛、汾、辽、泽、石、潞、慈、麟、府、宪、代、忻、隰、威胜、岢岚、火山、保德、平定。陕西路：永兴、秦、邠、宁、鄜、延、环、庆、泾、仪、丹、陇、坊、镇戎、德顺。淮南路：舒。江南路：洪、虔、江、池、饶、信、太平、吉、筠、袁、抚、兴国。福建路：汀、南剑。荆湖路：鄂。利州路：龙、利。

怀信 利。

广塞 兴元、三泉。

顺化 兴。

效勇 江宁、广德。

里运 江宁。

贡运 饶。

水运 潭、泰、临江。

广济 京城上下钅巢、陈、寿、扬、宿、高邮、涟水、通利。

崇节　两浙路：杭、越、苏、湖、温、台、衢、婺、处、睦、秀。福建路：福、漳、泉、兴化。陕西路：成。

宁塞 太原、汾、辽、石、代、忻。

牢城　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京东西、江南、荆湖、广南、益、梓、利、夔路诸军州，惟汝、处、昭、保安不置。

罗城 成都。

水军奉化 京畿诸县、泰、泗。

船坊 洺、潭、鼎。

渡船都 潭。

桥阁 龙、剑、文、三泉。

采斫 处、衢、温。

梢工都 洪、楚、真。

防河 成都。

捍江都 杭。

船务 杭、婺。

巡海水军 广。

杂作都 寿。

本城 曹、秀、常、火山、南安，梁山、梅。

劲勇　　邢、太原、岚、汾、辽、泽、潞、晋、宪、代、忻、隰、岢岚、平定、宁化、威胜。内真定北砦系教阅。

装发 真、泗、楚、通利。

宁海 琼。

西怀化 许。

新招静江 邕。

南怀化 许。

防城 泗、均。

水军桥道 泗。

剩员直 亳城。

清化　　桂、容、邕、象、昭、梧、藤、龚、蒙、贵、柳、宜、实、融、化、窦、高、南仪、白、钦、郁林、廉、琼、儋。

江桥院 明。

肃宁城 宁。

崇胜 真定。

碇手 明。

拣中宣节 潭、澶、鼎。

采造 西京、秦、明。

堰军 长安、京口、昌城、杉青。

装卸 南京、亳。

中军将 潭、汀。

宣武 大名、真定、怀、卫。

顺节 磁。此下至新立本城凡三十八军，天圣后无。

七擒 单。

安化 滨。

武顺 怀。

平海 登。

英武 鄜。

长剑 滑。

长宁 卫。

德胜 相。

保安 博。

兴化 洺。

定勇 深。

安胜 通利。

霜水 夔。

兴造 衡、潭。

水路都 江陵。

山场斫军 温、婺、睦。

本城广军 广。

河东 定、真。

本城剩员 诸州并有。

蕃落 庆。

都窦水军 容。

新水军 全。

武定 陕西、晋、绛、慈、隰。

定塞 河北。

旧水军 荆湖、江南、两浙、淮南。

剩员 澧、复。

下浮桥 西京。

东南道巡海水军、教阅澄海。

槔手 常。

庆成 庆成军。

梅山洞剩员 丹。

捉生 延。

河清 河阴、汴口。

宣勇 河北、河东。本乡兵，旧名忠勇。

保毅 秦乡军。

新立本城 曹。

奉先 会圣宫、永熙陵。此下至酒务杂役凡六十军，天圣以后置。

六军 京师。

御营喝探 京师。

拣中窑务 京师。

看船广德 京师。

拣中剩员 雍丘、陈留、襄邑、咸平。

右衙 南京、徐、郓、曹、广济、晋、陕。

静海 徐、淮阳、通。

归定 河阳。

骁勇 邠。

感顺 庆。

拓边 环。

宣猛 威胜。

静江　　京西路：陈、蔡、郢。江南路：南安。荆湖路：江陵、潭、岳、鼎、衡、永、郴、全。广南路、广、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新、康、春、惠、桂、容、邕、象、昭、梧、藤、龚、蒙、浔、贵、柳、融、宜、宾、横、化、窦、高、雷、钦、郁林、廉、琼。利州路：利。

三略 陈、鼎。

静虏 深。

克胜 瀛、沧、黄、保定。

武捷 凤翔、秦、凤、鄜、延、泾、原、仪、滑、邠、宁、阶、坊、丹、晋、绛、隰、慈。

车军 真、楚、常。

会通桥道 西京。

司牧 永兴、秦、阶、原、德顺。

盐车 泰、真。

新招梢工 真、泗。

拔头水军 泗。

造船军匠 吉。

楼店务 杭。

造船场 广。

驾纲水军 广。

建安 解。

省作院 邠。

雄勇 火山。

屯田 保。

清务 杭、苏、婺、温、潭。

静淮 蔡。

捍海 通、泰。

船坊铁作 潭。

拣中 曹。

壮城　京东路：青、密、潍、登、沂、濮、莱、淄。京西路：西京、蔡、汝。河北路：诸州军。河东路：太原、辽、泽、晋、绛、潞、汾、石、慈、麟、府、宪、代、忻、隰、岚、宁化、保德、火山、威胜、岢岚。陕西路：永兴、河中、泾、原、仪、渭、鄜、庆、陕、耀、坊、华、丹、同、隰、解、镇戎、德顺。江南路：洪。

强勇　　瀛、沧、怀、冀、晋、绛、潞、汾、辽、石、慈、代、忻、泽。

马监　北京大名、相安阳、洺广平、卫淇水、郓东平、许单镇、西京洛阳、同沙苑、郑原武。

城面　　广、端、惠、循、英、春、贺、梅、连、康、新、封、白、潮。

战棹 钦、廉。

递角场 留。

安远 桂。

作院 丹、仪。

色役 环。

杂攒 代。

作院工匠 太原。

咸平桥道 永兴。

运锡 循。

水磨 郑。

东西八作 西京。

窑务 西京。

鼓角将 润、荆门。

钱监 江。

铁木匠营 池。

酒务营 池。

竹匠营 池。

酒务杂役 江宁。

诸司库务、河清、马递铺等役卒：

东西八作司、 广备、杂役、效役、壮役。

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文思院、内弓箭库、南作坊、北作坊、弓弩院、法酒库、西染院、绫锦院、裁造院、修内司、翰林司、仪鸾司、事材场、四园苑、玉津园、养象、广德、金明池杂役、鞍辔库、醴泉观、万寿观、集禧观、礼宾院、驼坊、内酒坊，右宣徽院转补，分隶三司、提举司。

河清、街道司，隶都水监。

后苑御弓箭库、作坊物料库、后苑东门药库、内茶纸库、御厨、御膳厨、供庖务、内物库、外物料库、油库、醋库、都监院物料库、西水磨务、东水磨务、、大通门水磨、磁器库、都茶库、内衣库、朝服法物库、祗候库、榷货务、内藏库、左藏库、布库、奉宸库、尚衣库、内香药库、退材场、东西窑务、竹木务、左右厢店宅务、 修造。

诸仓、 修造。

下卸司、 东西装卸。

排岸司、 广济。

左右街司、左右金吾仗司、西太一宫、铸泻务、开封府步驿、致远务、车营务、诸门并府界马递铺，分隶三司、提举司、开封府。

熙宁以后之制。

河北路　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十有二；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并改号曰崇胜。凡一百一十二指挥，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人。

桥道 澶。

壮城、牢城 诸州。

马监 北京大名、相州安阳、洺州广平、卫州淇水。

骑射 北京、真定、沧、澶、相、恩、冀、棣。

威边　瀛、相、邢、祁、滨、磁、卫、赵、莫、洺、乾宁、广信、通利。

飞将 北京。

飞勇 棣。

突阵 怀。

厅直 瀛、沧、雄、霸、莫、保定。

衙队 德、永静。

保静 恩。

轻骑 邢。

顺节 真定。

敢胜 深。

定塞 定、真定、冀、沧、雄、博、深、乾宁。

奉化　　怀。熙宁七年，京东、河北置拣中厢军，怀、卫、濮各二，德、博、棣、齐各一。

静边 棣。

耀武 定。

怀节 澶。

广霸 北京。

制戎 冀。

雄锐 真定。

定虏 深。

静虏 赵。

定和 定。

保顺 沧。

清远 雄、霸。

克胜 瀛、沧、莫、保定。

保节 定、真定、沧、瀛、相、邢、洺、冀、祁、德、滨、保、雄、磁、博、赵、深、怀、卫、顺安、通利、信安、保定、安肃、永定、永静。

怀宁 定、真定、祁。

劲勇 邢。元丰四年，升为真定府北砦劲勇，为禁军。

宣武 大名、真定、怀、卫。元祐二年，在京师置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挥。

威勇 沧。

崇胜 真定。熙宁七年，京东、河北置拣中厢军，怀、濮各一，德、博、棣、齐各二。

肃宁 肃城。

广济 通利。熙宁八年，诏以六分为额，罢所差客军。

屯田 保。

宁边 乾宁。

强壮 邢。

宣勇 瀛、沧、怀、冀。

广威　元符元年，诏河北路大名府等二十二州军创置马步军五十六指挥，马军以广威为名。

河东路　骑军之额，自威边而下二；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十有八，并改号曰雄猛。凡五十二指挥，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人。

本城 火山。

牢城 诸州。

壮城　太原、辽、泽、晋、绛、潞、汾、石、慈、麟、府、宪、代、忻、隰、岚、宁化、保德、火山、威胜、岢岚。

杂攒 代。

作院工匠 太原。

威边 泽、辽。

保胜 岚。

左衙、右衙 晋。

水军 潞、保德。

雄猛 绛。

永宁 潞。

永霸 泽。

弓箭 晋。

顺安 慈。

顺霸 隰。

宣猛 威胜。

招收 汾、辽、泽、石、潞、慈、晋、绛、代、忻、威胜、平定。

开边 平定。

保节 太原、晋、绛、汾、辽、泽、石、潞、慈、麟、府、宪、代、忻、隰、威胜、岢岚、火山、保德、平定。

劲勇 太原、岚、汾、辽、泽、潞、晋、宪、代、忻、隰、岢岚、平定、宁化、威胜。

武捷 晋、绛、隰、慈。

宁塞 太原、汾、辽、石、代、忻。

广济 寿阳。熙宁八年，以六分为额，减诸路所差防河客兵。

宣勇 晋、绛、潞、汾、辽、石、慈、代、忻、泽、威胜、平定。

陕西路 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有六；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九，并改号曰保宁。凡一百一十一指挥，二万五百六十三人。

开山 秦。

关河 河中。

司牧 永兴、秦、阶、原、德顺。

省作院 邠。

壮城 永兴、河中、泾、原、仪、谓、鄜、庆、陕、耀、坊、华、丹、同、陇、乾、解、镇戎、德顺。

牢城 诸州。

马监 同州沙苑。

作院 丹、仪。

色役 环。

咸阳桥道 永兴。

骑射 永兴、凤翔、河中、陕、华、秦、泾、鄜。

安边 永兴、凤翔、河中、同、华、耀、乾、解、虢。

昭武 河中。

必敌 陕、邠。

定边 泾。

马斗 永兴。

突阵 延、同、乾。

厅直 华。

保胜 鄜。

归恩 凤翔。

定戎 泾。

安塞 环、庆。

衙队 陇、仪。

飞砦 环。

必胜 庆。

保节 永兴、秦、邠、宁、鄜、延、环、庆、泾、原、仪、渭、丹、陇、坊、镇戎、德顺。

左衙 耀、陕。

右衙 陕。

保宁　渭。熙宁七年，诏系役厢禁军自今权免役，专肄习武艺，置凤翔府简中保宁六指挥三千人，专备熙河修城砦。元丰五年，兰州置二。绍兴三年，熙河增置四，又于泾原创置十。元符三年十月，诏拨陕西路保宁指挥入厢军额，从知渭州章楶请也。

随身 商。

崇顺 阶。

水军　秦、陕。熙宁五年，镇洮置一，崇宁三年，鄯州及龙支城名置二。

耀武 宁、华。

定安 河中。

奉化 凤翔。

广平 虢。

勇胜 永兴。

清远 永兴、延、渭、鄜、庆、泾、仪、保安。

开广 原、同。

建武 鄜、环。

昭胜 坊。

弓箭 秦。

崇勇 成。

肃清 乾。

宁远 凤。

壮武 凤翔、河中、同、耀、华、乾、解、陕、保安。

骁勇 邠。

感顺 庆。

拓边 环。

崇节 成。

武捷　凤翔、秦、凤、鄜、延、泾、原、仪、渭、邠、宁、阶、坊、丹。

威勇 河中。

采造 秦。元丰四年，通远军增置一。

建安 解。

京东路　　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有三；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十有七，并改号曰奉化。凡五十四指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人。

壮城 青、密、潍、登、沂、濮、莱、淄。

马监 郓州东平。

装卸 南京。

牢城 诸州。

骑射 南京、青、兖、郓、曹、徐、齐、潍。

威边 南京、青、郓、密、徐、曹、齐、濮、济、淄、莱、沂、单。

昭武 南京。

肃戎 曹。

单勇 单。

安武 郓、齐。

必敌 郓。

决胜 济。

静山 兖。

勇敢 密、沂。元符二年，环庆增置二百人。

定边 徐。

安东 登、莱。

衙队 曹。

左衙 南京、郓。

右衙 南京、徐、郓、曹、广济。

开武、怀化 曹。

保宁、开远 济。

安平 齐。

武勇 潍。

静海 徐、潍、扬。

崇顺 青。

忠略 淄。

安海、水军 登。

宁济 莱。

建武 密。

壮武 青、徐、曹、兖、密、潍、齐、濮、登、莱、淮阳。

崇武 濮。崇宁三年，诏于京西东、河东北、开封府界创置马步军五万人，步军以崇武为名。大观四年，诏四辅州阙额，于崇武等军内拨填。

本城 曹。

京西路　　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六；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并改号曰劲武。凡四十五指挥，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人。

桥道 河阳。

开道 郑。

步驿 襄。

会通桥道 西京。

采造 西京。

牢城 诸州。

壮城 西京、蔡、汝。

马监 许州单镇、郑州原武、西京洛阳。

三水磨 郑。

东西八作 西京。

骑射 西京、河阳、陈、许、郑、颍、滑。

威边　　西京、河阳、郑、蔡、襄、邓、滑、颍、汝、郢、均、商、随、唐、信阳、光化。

定边 蔡。

游奕 许。

衙队 陈。

保忠 滑。

奉化 郑、许、陈、蔡、滑、颍。

怀化 许、颍。

开山 西京。

随身 随、唐。

永安 西京。

耀武 河阳、邓。

归定 河阳。

壮武 西京、陈、蔡、邓、襄、颍、汝、光化。

静江 陈、蔡、郢。

三略 陈。

宁淮、忠顺 颍。

崇宁 汝。

澄海 襄。

保定 均、信阳。

怀宁 房。

宣节 郢。

崇化 光化。

长剑 滑。

西怀化 许。

防城 均。

威勇 西。

广济 陈。

静淮 蔡。

淮南路　　骑军之额，自威边而下六；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七，并改号曰宁淮。凡一百二指挥，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桥道 寿。

水运 泰。

梢工都 楚、真。

杂作都 寿。

装发 真、泗、楚、通、和。

水军桥道 泗。

车军 真、楚。

盐车 泰、真。

新招梢工 真、泗。

拔头水军 泗。

牢城 诸州。

装卸 亳。

剩员直 亳永城。

威边 亳、庐、宿。

飞将 亳。

马斗 宿。

保胜 光。

武胜 泗、濠。

拣中骑射　　扬、庐、寿、亳、宿、泗、真、蕲、黄、濠、光、海、和、通、舒、滁、涟水、高邮、无为。

左衙 通。

平难 亳、濠。

奉化　　扬、亳、庐、寿、宿、濠、和、通、泰、楚、舒、真、泗、滁、无为、涟水、高邮。

开远 扬、楚、泗。

六奇 楚。

武勇 泰。

怀安 泰。

静海 通。

随身 宿。

水军　扬、庐、寿、光、海、和、泰、楚、舒、真、蕲、黄、泗、涟水、高邮、无为。

耀武 泰。

壮武　扬、庐、寿、黄、光、海、和、通、蕲、楚、泰、舒、滁、高邮

。

宁淮、忠顺、旌勇 寿。

静胜 扬。

宁顺 庐。

备边 泗。

三捷 滁。

宁化 舒。

保胜 光。

怀仁 蕲、黄。

保节 舒。

广济 宿、海、泰、通、泗、高邮、涟水。熙宁八年以六分为额。

水军奉化 泰、泗。

捍海 通、泰。

两浙路　步军之额，自捍江而下三，并改号曰崇节。凡五十一指挥，一万九千人。

水军 诸州军。

船坊 明。

船务 杭、婺。

车军 常。

采造 明。

楼店务 杭。

江桥院 明。

堰军 长安、京口、吕城、杉青。

清务 杭、苏、婺、温。

捍江 杭三。

本城 秀、常。

鼓角将 润。

江南路　骑军之额，拣中骑射一；步军之额，自效勇而下五，并改号曰效勇。凡五十三指挥，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人。

水军　江宁、洪、虔、宣、歙、饶、信、太平、池、江、吉、筠、抚、兴国、临江、南康、广德。

里运 江宁。

贡运 饶。

水军 临江。

梢工都 洪。

造船军匠 吉。

步驿 江宁。

牢城 诸州军。

壮城 洪。

下卸钱监 江。

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 池。

酒务杂役 江宁。

拣中骑射　宣、抚、江、吉、筠、袁、歙、太平、池、饶、信、广信、南康、南安、建昌、临江、兴国。

效勇 江宁、广德。

本城 南安。

静江 南安。崇宁二年七月召募。

武威 江宁。

保节 洪、虔、江、池、饶、信、太平、吉、筠、袁、抚、兴国。

荆湖路　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三；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并改号曰宣节。凡四十四指挥，一万一千三百人。

步驿 荆门。

水运 潭。

船坊 潭、鼎。

渡船都 潭。

清务、船坊铁作 潭。

骑射　江陵、潭、鄂、岳、安、澧、复、鼎、永、道、郴、邵、桂阳。

威边 安。

衙队 峡。

左衙 安。

水军　江陵、潭、衡、永、郴、邵、鄂、岳、复、安、澧、峡、鼎、归、汉阳、桂阳。

宁远 复。

壮城 潭、岳、安、复。

静江 江陵、潭、岳、鼎、衡、永、郴、全。

三略 鼎。

宁淮 澧。

崇宁 岳。

澄江 辰。

宣节　南路诸州、军、监。北路：岳、澧、鼎、荆门、诸监。熙宁七年九月，沅置一。大观元年，靖置一。

步捷 全。

威棹 江陵、归、峡。

保节 鄂。

崇节 潭。

威勇 安。

牢城 诸州军。

中军将 潭、江。

拣中 澧。

拣中宣节 潭、澧、鼎。

鼓角将 荆门。

福建路　步军之额，自水军而下三，并改号曰保节。凡三十三指挥，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

水军 福、建、漳、泉、邵武。

保节 建、汀、南剑。

崇节 福、泉、兴化。

广南路　骑军之额，自静山而下二；步军之额，自水军而下十，并改号曰清化。凡八十二指挥，一万二千七百人。

步驿 循、贺、封、梅、康、南雄、潮、韶。

造船场 广。

驾纲水军 广。

城面　　广、端、惠、循、英、春、贺、梅、连、康、新、封、白、潮。

递角场 雷。

运锡 循。

牢城 诸州。

静山 宜。

本城马军 广。

水军 广、惠、英、贺、封、连、康、南雄、春、廉、白、邕。

静江 广、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新、康、春、惠、桂、容、邕、象、昭、梧、藤、龚、蒙、浔、贵、柳、宜、宾、横、融、化、窦、高、雷、钦、郁林、廉、琼。

澄海 韶、循、潮、连、梅、南雄、英、贺、封、端、南恩、春、惠、桂、容、邕、象、昭、龚、蒙、浔、贵、柳、宾、横、融、化、雷、窦、南仪、白、钦、郁林、廉、崖、儋。并于配隶中选少壮者。

巡海水军 广。

本城 梅。

宁海 琼。崇宁四年，广南西路经略司请置刀牌手三千人，于桂州置营，候教阅习熟，分戍诸州。

新招静江 邕。

清化 桂、容、邕、象、昭、梧、藤、蒙、龚、浔、贵、柳、宜、宾、横、融、化、窦、高、南仪、雷、白、钦、郁林、廉、琼、儋。

战棹 钦、廉。

安远 桂。崇宁元年十月，诏川、陕招拣足额。

四川路 步军之额，自开远而下十，并改号曰克宁。凡一百一十一指挥，二万三千四百人。 自河北路至此，凡改号、指挥人数，并因元丰以前，其后增改，各随军额。

桥道 兴。

桥阁 龙、剑、文、三泉。

防河、罗城 成都。

牢城 益、梓、利、夔。

开远 利、剑。

水军 兴。

静江 利。

怀远 兴元。

广塞 兴元、三泉。

克宁　成都、蜀、汉、雅、邛、嘉、绵、陵、彭、眉、简、戎、荣、普、资、梓、合、泸、遂、渠、昌、果、怀安、广安、兴元、洋、利、龙、剑、蓬、壁、文、兴、安德、三泉、夔、渝、涪、万、达、开、施、忠、云安、大宁。

威棹　成都、嘉、眉、简。梓州路诸州军。剑、安德，夔、渝、涪、万、云安。

怀信 利。

顺化 兴。

本城 梁山。

武宁 元丰七年，诏成都府减废武宁第八指挥，置马军骑射一。

侍卫步军司　宣效、拣中宣效、拣中六军、武严、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武肃、武和、忠靖、神卫剩员。军头司备军。诸司库务、河清、马递铺等役卒。朝服法物库、籍田司，隶太常寺。

东西作坊、作坊物料库、东西广备、皮角库，隶军器监。

车营、致远务、养象所、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牧养上下监、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御辇院，隶太仆寺。

文思院、绫锦院、西染裁造院，隶少府监。

军器衣甲库、仪鸾司、左右金吾仗司、左右街司、六军仪仗司、军器什物库，隶卫尉寺。

河清、街道司，隶都水监。

修内司、东西八作司、竹木务、东西退材场、事材场、东西窑务、作坊物料库，隶将作监。

御厨、翰林司、牛羊司、法酒库、内酒坊、外物料库、醋库、油库，隶光禄寺。

左藏库、布库、香药库、都茶库、左右厢店宅务、 修造。

榷货务、祗候库，隶太府寺。

修仓司、四园苑、都水磨、排岸司、装卸、金池明杂役，隶司农寺。

醴泉观、万寿观、集禧观、西太一宫、礼宾院，隶鸿胪寺。

广固，隶修治京城所。

孳生监，隶枢密院。

府界诸门马递铺，隶尚书驾部。

已上并元丰以前所隶，后皆因之。

建炎后禁厢兵

威果　　安吉、嘉兴、杭、平江、常、严、镇江、绍兴、庆元、温、台、婺、处、隆兴、江、宁国、南康、潭、永、衢、道、邵武、建宁、南剑、全、福、兴化、漳、汀。

全捷　　中兴立。杭、婺、安吉、平江、泉、镇江、绍兴、庆元、宁国、宝庆、福。

雄节　杭、安吉、嘉兴、平江、常、严、温、镇江、绍兴、江阴、庆元、台、婺、处。

武卫 镇江、绍兴、温、婺、潭。

威捷 杭、温、镇江、绍兴、婺、潭。

雄捷 中兴立。绍兴。

威胜 中兴立。宝庆、庆元。

翼虎 中兴立。隆兴。

雄略 中兴立。吉、潭、永、衢、隆兴、全、福、广、容。

忠节 中兴立。隆兴、抚、临江、宁国、江、建昌、兴国、南康。

武雄 抚、隆兴、江、建昌、吉、兴国、南安、袁、临江、宁国、南康。

靖安 中兴立。全、宝庆。

静江 桂阳、郴、衡、道、全。

广节 中兴立。邵武、福、漳、建宁、南剑、兴化、汀。

广二、广三指挥 中兴立。泉。

亲效 中兴立。广。

澄海 广、循、连、南雄、封、英德、南恩、惠、潮、藤、容、贺、德、庆、昭、高、钦、雷。

建炎后厢兵

武严、宣效、壮役 中兴立。

备军 中兴立。

神卫剩员 隶侍卫步军，中兴隶厢军。

广丰仓剩员 中兴立。

广效 中兴有拣中广效，在广效立。

御营喝探 中兴，在京师。

武和 开封一指挥。中兴，左右二指挥，在京。

武肃 中兴，在京师。

忠靖 一指挥，开封，属步军。

奉化 属步军，三指挥。中兴有拣中奉化，在奉化上。

劲武 在京。

崇胜 一指挥。中兴有拣中崇胜，在崇胜上。

雄猛 一指挥。

保宁 中兴有拣中保宁，在保宁上。

宁淮 中兴，在淮南。

捍江 杭。

宣节 中兴，在宝庆、潭、永、武冈、郴、衡、全、桂阳、靖、道、沅。

效勇 中兴，江东、西。

保节 中兴，五指挥。

克宁 中兴，四川。

宁江 中兴立。一指挥。

清化 中兴，广西。

牢城 诸州，以待有罪配隶人。

崇节 中兴，杭、安吉、平江、江阴、常、严、镇江、温、庆元、台、婺、江东西。

开江 中兴，平江。

横江 中兴，平江、杭。

宁节 中兴，台、福、宁国、建宁、靖。

清务 中兴，婺。

山场 中兴，婺。

效勇 中兴，隆兴、抚、赣、建昌、兴国、南安、袁、吉、临江、宁国、南康。

靖安 中兴立。潭、永、常德。

静江 二指挥。

威果 见禁军。

雄略 中兴，四指挥。

澄海 中兴，武冈、全。

丰国监 中兴立。建宁。

驾纲 中兴立。

长运 中兴立。

修江 中兴，杭。

都作院 中兴，杭。

小作院 中兴立。杭。

清湖闸 中兴立。杭。

开湖司 中兴立。杭。

北城堰 中光立。杭。

西河广济 中兴立。杭。

楼店务 中兴，杭。

长安堰闸 中兴立。杭。

秤斗务 中兴立。杭。

壮城 帅府望郡立之。

鼓角匠、船务 中兴，杭。

志第一百四十三 兵四（乡兵一）

○陕西保毅 河北忠顺 河北陕西强人砦户 河北河东强壮 河东陕西弓箭手 河北等路弓箭社

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周广顺中，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宋因之。自建隆四年，分命使臣往关西道，令调发乡兵赴庆州。咸平四年，令陕西系税人户家出一丁，号曰保毅，官给粮赐，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陕西缘边丁壮充保毅者至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七月，以募兵离去乡土，有伤和气，诏诸州点充强壮户者，税赋止令本州输纳，有司不得支移之。先是，河北忠烈、宣勇无人承替者，虽老疾不得停籍。至是，诏自今委无家业代替者，放令自便。自是以至天禧间，并、代广锐老病之兵，虽非亲属而愿代者听。河北强壮，恐夺其农时，则以十月至正月旬休日召集而教阅之。忠烈、宣勇、广锐之归农而阙员者，并自京差补；戍于河上而岁月久远者，则特为迁补；贫独而无力召替者，则令逐处保明放停。

当是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砦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陕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

当仁宗时，神锐、忠勇、强壮久废，忠顺、保毅仅有存者。康定初，诏河北、河东添籍强壮，河北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皆以时训练。自西师屡衄，正兵不足，乃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未几，刺充保捷，为指挥一百八十五，分戍边州。西师罢，多拣放焉。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得二十九万五千，拣十之七为义勇，且籍民丁以补其不足。河东拣籍如河北法。

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止以为城守之备。诚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即两路义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敌，则河北三十余所常伏锐兵矣”。朝廷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内得劲卒二万。既无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步兵冠于诸

军，此近代之显效，而或谓民兵只可城守，难备战阵，非通论也。但当无事时，便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非计之得。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敌不可战哉？至于部分布列，量敌应机，系于临时便宜，亦难预图。况河北、河东皆边州之地，自置义勇，州县以时按阅，耳目已熟，行固无疑。”诏如所议。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言：“古者籍民为兵，数虽多而赡至薄。唐置府兵，最为近之，后废不能复。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练简，与唐府兵何异？陕西尝刺弓手为保捷，河北、河东、陕西，皆控西北，事当一体。请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涅手背，一时不无小扰，终成长利。”天子纳其言，乃遣籍陕西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是时，谏官司马光累奏，谓：“陕西顷尝籍乡弓手，始谕以不去乡里。既而涅为保捷正兵，遣戍边州，其后不可用，遂汰为民，徒使一路骚然，而于国无补。且祖宗平一海内，曷尝有义勇哉？自赵元昊反，诸将覆师相继，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当是时，三路乡兵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议者必曰：‘河北、河东不用衣廪，得胜兵数十万，阅教精熟，皆可以战；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谓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阅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盖州县承朝廷之意，止求数多。阅教之日，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钲鼓备具，行列有序，进退有节，莫不以为真可以战。殊不知彼犹聚戏，若遇敌，则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间，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籍其身以为兵，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臣愚以为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还，况陕西未刺之民乎？”帝弗听。于是三路乡兵，唯义勇为最盛。

熙宁以来，则尤重蕃兵、保甲之法，余多承旧制。前史沿革，不复具述，取其有损益者著于篇。南渡而后，土宇虽不及前，而兵制多仍其故，凡其乡兵、砦兵之可改者，皆附见焉。

陕西保毅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凉、潘原二县民治城隍，因立为保毅弓箭手，分戍镇砦。能自置马，免役。逃、死，以亲属代，因周广顺旧制也。

咸平初，秦州极边止置千人，分番守戍。上番人月给米六斗，仲冬，赐指挥使至副都头紫绫绵袍，十将以下皂绫袍。五年，点陕西沿边丁壮充保毅，凡得六万八千人。给资粮，与正兵同戍边郡。

庆历初，诏悉刺为保捷军，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籍置。是时，诸州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

皇祐五年，泾原都总管程戡上言："陕西保毅，近岁止给役州县，无复责以武技。自黥刺为保捷，而家犹不免于保毅之籍，或折卖田产，而得产者以分数助役。今秦州仅三千人，久废农业，请罢遣。"诏自今敢私役者，计佣坐之。治平初，诏置保毅田承名额者，悉拣刺以为义勇。熙宁四年，诏废其军。

环庆砦户、强人弓手，九年，诏如禁军法，上其籍，隶于马军司，廪给视中禁军。

河北忠顺　自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乾宁、顺安、保定军置忠顺，凡三千人，分番巡徼，隶沿边战棹巡检司。自十月悉上，人给粮二升，至二月轮半营农。庆历七年，夏竦建议与正兵参戍。八年，以水沴，多逋亡者，权益正兵代其阙额。皇祐四年，权放业农，后不复补。

河北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　名号不一。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间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寇至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斫贼垒，能斩首级、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庆历二年，环州亦募，涅手背，自备戎械并马，置押官、甲头、队长，户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给奉廪。三年，泾原路被边城砦悉置。

环、庆二州复有砦户，康定中，以沿边弓手涅手背充，有警召集防戍，与保毅弓手同。

大顺城、西谷砦有强人弓手，天禧、庆历间募置，番戍为巡徼斥候，日给粮。人赋田八十亩，能自备马者益赋四十亩。遇防秋，官给器甲，下番随军训练。为指挥六。

河北、河东强壮　五代时，瀛、霸诸州已置。咸平三年，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所在置籍，择善骑射者第补校长，听自置马，胜甲者蠲其户役。

五年，募其勇敢，团结附大军为栅，官给铠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诣河北、河东集强壮，借库兵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

至康定初，州县不复阅习，其籍多亡。乃诏二路选补，增其数，为伍保，迭纠游惰及作奸者。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各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举不如法者。庆历二年，悉拣以为义勇，不预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而河东强壮自此浸废矣。

其募于河北者，旧给塘泊河淤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应募者寡。熙宁七年罢之，以其田募民耕，户两顷，蠲其赋，以为保甲。

河东、陕西弓箭手　周广顺初，镇州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建隆二年，诏释之，凡一千四百人。

景德二年，镇戎军曹玮言："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设堡戍，列部伍，补指挥使以下，据兵有功劳者，亦补军都指挥使，置巡检以统之。"其后，鄜延、环庆、泾原并河东州军亦各募置。

庆历中，诸路总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为指挥一百九十二。是时，河东都转运使欧阳修言："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军被边地几二三万顷，请募人垦种，充弓箭手。"诏宣抚使范仲淹议，以为便。遂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余户，岁输租数万斛，自备弓马，涅手背为弓箭手。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

至和二年，韩琦奏订镐议非是，曰："昔潘美患契丹数入寇，遂驱旁边耕民内徙，苟免一时失备之咎。其后契丹讲和，因循不复许人复业，遂名禁地，岁久为戎人侵耕，渐失疆界。今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万顷，请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余户。"下并州富弼议。弼请如琦奏。诏具为条，视山坡川原均给，人二顷；其租秋一输，川地亩五升，坂原地亩三升，毋折变科徭。仍指挥即山险为屋，以便居止，备征防，无得擅役。

先是，麟、府、丰州亦以闲田募置，人给屋，贷口粮二石，而德顺

军静边砦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夏人利其地，数来争占，朝廷为筑堡戍守。至治平末，河东七州军弓箭手总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并砦户总四万六千三百人。先是，康定元年，诏麟、府州募归业人增补义军，俾耕本户故地而免其税租。其制与弓箭手略同，而不给田。

熙宁二年，兵部上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砦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今唯秦凤有砦户。

三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言："前年筑熟羊等堡，募蕃部献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尝团结训练，竭力田事。今当置屯列堡，为战守计。置屯之法，百人为屯，授田于旁塞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技。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从之。

五年，赵离为鄜延路，以其地万五千九百顷，募汉、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其能省募兵之费，褒赏之。六年，离言新募弓箭手颇习武技，请更番代正兵归京师。诏审度之。十月，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愿自占田，出租赋，联保伍，或义勇愿应募，或民户愿受蕃部地者听。

七年正月，带御器械王中正诣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所募人毋拘路分远近，不依常格，差官召募，仍亲提举。三月，王韶言："河州近城川地招汉弓箭手外，其山坡地招蕃弓箭手，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仍募汉弓箭手等为甲头，候招及人数，补节级人员，与蕃官同管勾。自来出军，多为汉兵盗杀蕃兵，以为首功。今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字。"从之。十月，中书条例司乞五路弓箭手、砦户，除防拓、巡警及缓急事许差发外，若修城诸役，即申经略安抚、钤辖司。其有擅差发及科配、和雇者，并科违制之罪。从之。其夔州路义军、广南枪手土丁峒丁、湖南弩手、福建乡丁枪手，依此法。

八年，诏泾原路七驻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约七万余人分为五将，别置熙河策应将副。十年，知延州吕惠卿言："自熙宁五年，招到弓箭手，只是权行差补，未曾团定指挥。本司见将本路团结将分团成指挥都分，置立将校统辖，即于临时易为勾集。"从之。

元丰二年，计议措置边防所言，以泾原路正兵、汉蕃弓箭手为十一将，分驻诸州。从之。

三年，诏："凡弓箭手兵骑各以五十人为队，置引战、旗头、左右傔旗，及以本属酋首将校为拥队，并如正军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户亦如之。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强人、山河户，不以等样，第募有保任、年十七已上、弓射七斗、任负带者。鄜延路新旧蕃捉生、环庆路强人、诸路汉弓箭手、鄜延路归明界保毅蕃户弓箭手，皆涅于手背。"

四年，泾原路经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阙地九千七百顷，渭州陇山一带川原陂地四千余顷，可募弓箭手二千余人，或不愿应募，乞收其地入官。"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乞依熙河旧例，许泾原、秦凤路、环庆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换，仍带旧户田土，耕种二年，即收入官，别招弓箭手。"皆从之。

五年正月，鄜延路经略司乞以新收复米脂、吴堡、义合、细浮图、塞门五砦地置汉蕃弓箭手，及春耕种，其约束补职，并用旧条。从之。二月，诏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隶泾原路制置司。四月，诏："蕃弓箭手阵亡，依汉弓箭手给赙。弓箭手出战，因伤及病羸不能自还者，并依军例赐其家。"七月，提举熙河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康识、兼提举举营田张大宁言："乞应新收复地差官分画经界，选知农事厢军耕佃，顷一人。其部押人员、节级及雇助人工岁入赏罚，并用熙河官庄法。余并招弓箭手营田，每五十顷为一营，差谙农事官一员干当。"从之。

六年，鄜延路经略司言："弓箭手于近里县置田两处，立户及四丁已上，乞取一丁为保甲，一丁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且令充弓箭手。"诏保甲愿充弓箭手者听，其见充弓箭手与当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陕西、河东亦如之。

八年，诏罢秦凤路置场集教弓箭手，令经略司讲求土人习教所宜立法。

元祐元年，诏罢提举熙河等路弓箭营田蕃部司。三年，兵部言："泾原路陇山一带系官地，例为人侵冒，略无色役。非自朝廷置局招置摽拨，无以杜绝奸弊。"从之。其后，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奏根括陇山地凡一万九百九十顷，招置弓箭手人马凡五千二百六十一，赐敕书奖谕。四年，诏将陇山一带弓箭手人马别置一将管干，仍以泾原路第十二将为名。五年，诏户部遣官往熙河兰岷路代孙路措置弓箭手土田。

绍圣元年，枢密院言："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本路弓箭手，自展置

以来，累经战斗，内有战功补三班差使已上之人，欲并遣归所属差使，仍以其地令亲属承刺，如无，即别召人承之。”三年正月，诏：“自今汉蕃人互投弓箭手者，官司不得收刺，违者杖一百。”五月，诏在京府界、诸路马军枪手并改充弓箭手，兼习蕃枪。四年，诏张询、巴宜专根括安西、金城膏腴地顷亩，可以招置弓箭手若干人，具团结以闻。

元符元年二月，枢密院言：“钟传奏，近往泾原与章楶讲究进筑天都山、南牟等处。今相度如展置青南讷心，须置一将。乞权于熙、秦两路辍那。新城内土田并招弓箭手，仍置提举官二员。熙、秦两路弓箭手，每指挥以三百人为额，乞作二十指挥招置，不一二年间，须得数千民兵，以充武备。”从之。七月，诏：“陕西、河东路新城砦合招弓箭手投换。其元祐八年四月不得招他路弓箭手指挥勿用。”三年，提举泾原路弓箭手安师文知泾州，罢提举弓箭手司。

崇宁元年九月，枢密院勘会：“陕西五路并河东，自绍圣开斥以来，疆土至广，远者数百里，近者不减百里，罢兵以来，未曾措置。田多膏腴，虽累降诏置弓箭手，类多贫乏，或致逃走。州县镇砦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于平民，且并缘旧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举措置，应缘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条法。旧弓箭手如愿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诏汤景仁河东路，董采秦凤路，陶节夫环庆路，安师文鄜延路，并提举弓箭手。 元符三年罢提举司，今复置。

崇宁二年十一月，安师文奏：“据权通判德顺军事卢逢原申，根括打量出四将地分管下五砦、新占旧边壕外地共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顷有奇，乞特赐优赏。”诏安师文特授左朝议大夫，差遣如故；卢逢原特授朝请郎。

二年九月，熙河路都转运使郑仅奉诏相度措置熙河新疆边防利害，仅奏：“朝廷给田养汉蕃弓箭手，本以藩扞边面，使顾虑家产，人自为力。今拓境益远，熙、秦汉蕃弓箭手乃在腹里，理合移出。然人情重迁，乞且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团成耕夫使佃官庄。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候稍成次第，听其所便。”从之。

五年三月，赵挺之言：“湟、鄯之复，岁费朝廷供亿一千五百余万。郑仅初建官庄之议，朝廷令会计其岁入，凡五庄之入，乃能支一庄之费。盖鄯、湟乃西蕃之二小国，湟州谓之邈川，鄯州谓之青唐，与河南本为三国，其地滨河，多沃壤。昔三国分据时，民之供输于其国厚，而又每族各有酋长以统领之，皆衣食赡足，取于所属之民。自朝廷收复以

来，名为使蕃民各占旧地以居，其实屡更战斗，杀戮窜逐，所存无几。今兵将官、帅臣、知州多召闲民以居，贪冒者或受金乃与之地，又私取其羊马驼畜，然无一毫租赋供官。若以昔输于三国者百分之一入于县官，即湟州资费有余矣。”帝深然之。

翌日，知枢密院张康国入见，力言不可使新民出租，恐致扰动众情；且言蕃民既刺手背为兵，安可更出租赋。帝因宣谕：“新民不可摇动，兼已令多招弓箭手矣。”廷之奏：“弓箭手，官给以地而不出租，此中国法也。若蕃兵，则其旧俗既输纳供亿之物，出战又人皆为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费不赀，经营数年，得此西蕃之地，若无一毫之入，而官吏、戍卒馈饷之费皆出于朝廷，何计之拙也！”帝曰：“已令姚雄经画。”时累诏令雄括空闲地，召人耕垦出课，故深以挺之所奏为然。挺之又云：“鄯、湟之复，羌人屡叛，溪搭罗撒走降夏国，夏国纳之，时时寇边，兵不解严而馈运极艰。和籴入粟，鄯州以每石价至七十贯，湟州五十余贯。盖仓场利于客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于请给斛斗，中官获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而为朝廷之害。”

熙宁三年，熙河运司以岁计不足，乞以官茶博籴，每茶三斤易粟一斛，其利甚博。朝廷谓茶马司本以博马，不可以博籴，于茶马司岁额外，增买川茶两倍茶，朝廷别出钱二百万给之，令提刑司封桩。又令茶马官程之邵兼领转运使，由是数岁边用粗足。及挺之再相，熙河漕司屡申以军粮不足为急，乃令会去年抛降钱数共一千一百万驮，一驮价直三千至四十千，二百驮所转不可胜计，今年已降拨银、钱、绢等共九百万，乃令更支两倍茶一百万驮。张康国同进呈，得旨，乃密检元丰以来茶惟用博马指挥以进。然康国不知两倍茶自非博马之数，而何执中、邓洵武杂然和之。由是两倍茶更不支给，而鄯、湟兵费不给矣。

七年，诏：“边地广而耕垦未至，膏腴荒闲，刍粟翔踊，岁籴本不赀。昨累降指挥，令泾原路经略司与提举弓箭手司措置，召人开垦，以助塞下积粟，为备边无穷之利。访闻提举弓箭手司与经略司执见不同，措置议论，不务和协。其提举泾原路弓箭手钱归善可罢。”

大观三年二月，臣僚言：“自复西宁州，馈给每多，而储积未广，买价数增，市物随踊，地利不辟，兵籍不敷，盖招置之术失讲，劝利之法未兴也。乞委帅臣、监司讲求，或募或招，何为而可足弓箭手之数，以期于不阙；或拘或诱，何为而使蕃部著业而责以耕耘。田既垦则谷自盈，募既充而兵益振，是收班超之功，尽充国之利也。”诏：“熙、河、洮、岷前后收复，岁月深久，得其地而未得其利，得其民而未得其用。

地利不辟，兵籍不敷，岁仰朝廷供亿，非持久之道。可令详究本末，条画来上。”

政和三年，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

自古行师用兵，或骑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蕃兵惟劲马奔冲，汉兵惟强弩掎角。”盖蕃长于马，汉长于弩也。今则不然。西贼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此西人步骑之长也。我诸路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猎骑射为能，缓急以追逐驰骋相尚。又沿边土兵，习于山川，惯于驰骤。关东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摽牌手，不惟扞贼劲矢，亦可使贼马惊溃。此中国步骑之利也。

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讨继迁，是时马上用弩，遇贼则万弩齐发，贼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丰间，刘昌祚等趋灵州，贼众守隘，官军不能进。于是用牌子为先锋，贼下马临官军，其势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闪烁，振以响环，贼马惊溃。若遇贼于山林险隘之处，先以牌子贼，次以劲弓强弩与神臂弓射贼先锋，则矢不虚发，而皆穿心达臆矣。或遇贼于平原广野之间，则马上用弩攒射，可以一发而尽殪。兼牌子与马上用弩，皆已试之效，不可不讲。前所谓劲马奔冲，强弩掎角，其利两得之，而贼之步跋子与铁鹞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择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斩马刀，别以一将统之，如唐李嗣业用陌刀法。遇铁鹞子冲突，或掠我阵脚，或践踏我步人，则用斩马刀以进，是取胜之一奇也。

诏枢密院札与诸路经略司。

四年，诏：“西羌久为边患，乍叛乍服，谲诈不常。顷在先朝，使者在廷，犹或犯境。今植养积岁，屡饥久困，虽誓表已进，羌夷之性不保其往。修备御于无事之时，戒不虞于萃聚之际，正在今日。可令陕西、河东路帅臣训练兵伍，除治军器，缮修楼橹，收积刍粮，常若寇至。不可谓已进誓表，辄或弛怠，堕其奸谋。所有弓箭手、蕃兵，常令优恤，逃亡者可速招补，贫乏者亦令贷借。将佐偏裨，如或软懦失职，具名以闻，或寇至失事，并行军法。”

五年二月，诏：“陕西、河东逐路，自绍圣开拓边疆以来，及西宁、

湟、廓、洮州、积石等处新边，各有包占良田，并合招置弓箭手，以为边防篱落。至今累年，旷土尚多，应募人数未广。盖缘自罢专置提举官隶属经略司，事权不专，颇失措置。根括打量、催督开垦、理断交侵等职事，尽在极边，帅臣无由亲到。即今夏人通贡，边鄙安静。若不乘此委官往来督责，多方招刺弓箭手垦辟闲田，补助边计，以宽飞輓之劳，窃虑因循浸久，旷土愈多，销耗民兵人额，有害边防大计。兼提举文臣玩习翰墨，多务安养，罕能冲冒寒暑。可令陕西、河东逐路，并复置提举弓箭手司，仍各选差武臣一员充，理任、请给、恩数等并依提举保甲条例施行。每路各置干当公事使臣二员。仍每岁令枢密院取索逐路招到弓箭手并开垦过地土，比较优劣殿最，取旨黜陟。合措置事节，所差官条画以闻。”

八月，枢密院言：“欲将近里弓箭手地，但有争讼侵冒之处，并行打量，庶几杜绝侵冒之弊。”从之。是月，提举河东路弓箭手司奏：“本司体访得沿边州军逐处招置弓箭手，多将人户旧用工开耕之地指射划夺，其旧佃人遂至失业。且所出租，仅比佃户五分之一，于公私俱不便。今欲将系官庄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并不在招置弓箭手请射之限。其河东路察访司初不以边防民兵为重，姑息佃户，致有此弊。欲乞应熙宁八年以前人户租佃官田，并先取问佃人，如愿投刺弓箭手，每出一丁，许依条给见佃田二顷五十亩充人马地，若不愿充弓箭手，及出丁外尚有请占不尽地土，即拘收入官。”从之。

十一月，边防司奏：“据提举熙河兰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汉人买田常多，比缘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陈已及一千余顷。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纳租税，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一岁间亦可得米三万五千石、草二十万束。今相度欲将汉人置买到蕃部土田愿为弓箭手者，两顷已上刺一名，四顷已上刺两名。如愿者，依条立定租税输纳。其巧为影占者，重为禁止。”从之。

七年三月，诏：“熙、河、鄯、湟自开拓以来，疆土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后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彩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战，以固边圉。”

宣和六年七月，诏：“已降处分，陕西昨因地震摧塌屋宇，因而死伤弓箭手，内合承袭人，速具保明闻奏。”

靖康元年二月，臣僚言：“陕西恃弓箭手为国藩篱，旧隶帅府，比年

始置提举弓箭手官，务取数多，自以为功。自是选练不精，遂使法制浸坏。欲乞详酌，罢提举官，以弓箭手复隶帅司，务求以振边声。”诏从之，河东路依此。四月，枢密院奏：“陕西、河东逐路汉弓箭手自来并给肥饶田，近年以来，多将旧人已给田分擘，招刺新人。盖缘提举官贪赏欺蔽，务要数多，妄行招刺，无以激劝。朝廷近已罢提举官，今复隶帅司所辖，况当今边事全藉民兵，若不早计，深虑误事。”诏令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及陕西、河东逐路帅臣相度措置，将已分擘弓箭手田土，依旧改正拨还，所有新招到人别行给地，务要均济。仍仰帅臣严切奉行。是月，徐处仁又奏，诏并送详议司。

熙宁五年，泾原路经略司蔡挺言：“泾原勇敢三百四十四人，久不拣练，徒有虚名。臣委二将领季一点阅，校其骑射能否升除，补有功者以为队长，募极塞博军子尝历战阵者补其阙。益募熟户蕃部以为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人，骑一千一百九十四匹，挽弓一石，驰逐击刺如法。其有功者受勇敢下等奉，余遇调发，则人给奉三百，益以刍粮。”诏诸路如挺言行之。

六年，枢密院言：“勇敢效用皆以材武应募从军，廪食既优，战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时又得以家居，以劳效赏者凡四补而至借职，校弓箭手减十资，淹速相远，甚非朝廷第功均赏之意。请自今河东、鄜延、秦凤、环庆、熙河路各以三百，泾原路以五百为额。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马射九斗，奉钱千；第二等以下递减一斗，奉七百至五百。季首阅试于经略司，射亲及野战中者有赏，全不中者削其奉，次季又不中者罢之。战有功者以八等定赏：一、给公据，二、以为队长，三、守阙军将，四、军将，五、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职。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赏：一、押官，承局；二、将，虞候，十将；三、副兵马使，军使；四、副指挥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挥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职。即以阙排连者次迁。

元丰三年，诏泾原路募勇敢如鄜延路，以百人为额。自是以后，蕃部益众，而弓箭手多蕃兵矣。

弓箭社　河北旧有之。熙宁三年十二月，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从之。

元祐八年十一月，知定州苏轼言：

北边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后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

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山成}、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敌国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深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

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熙宁七年，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余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全藉此等寅夜防拓，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俱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

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损，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远，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砦，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砦，如入无人之境？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取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砦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

六百五十一火，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后，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余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擒获，不至狃忄犬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敌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

奏凡两上，皆不报。

政和六年，诏："河北路有弓箭社县分，已令解发异等。其逐路县令佐，俟岁终教阅异等，帅司具优劣之最，各取旨赏罚，以为劝沮。仍具为令。"又高阳关路安抚司言："大观三年弓箭社人依《保甲法》、《政和保甲格》较最优劣，县令各减展磨勘年有差。"诏依《保甲格》赏罚施行。

宣和七年二月，臣僚言：

往年西路提刑梁扬祖奏请劝诱民户充弓箭社，继下东路令仿西路例招诱。原立法之意，不过使乡民自愿入社者阅习武备，为御贼之具尔。奈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众多为功，厚诬朝廷而敛怨于民，督责州县急于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户到，追胥迫胁。悉驱之入社，更无免者。法始行于西路，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近者东路之奏，数至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人，武艺优长者一十一万六千，且云比之西路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虽命帅臣与廉访使者核实，彼安肯以实闻乎？今东路宪司官属与登、淄两州当职官，坐增秩者几二十人，而县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间劝诱者谁欤？此其诞谩可知矣。审如所奏，山东之寇，何累月淹时未见殄减哉？则其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不足以捍贼明矣！大抵因缘追扰，民不堪其劳，则老弱转徙道路，强壮起为盗贼，此亦致寇之一端也。

近者仰烦陛下遣将出师，授以方略，又命近臣持诏抚谕，至于发内库之藏，转淮甸之粟以振给之，宽免其税租，荡宥其罪戾，丁宁纤悉，罔不曲尽。方将归伏田亩，以为迁善远罪之民，讵可以其所甚病扰之邪？且私有兵器，在律之禁甚严。三路保伍之法，虽于农隙以讲武事，然犹事毕则兵器藏于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于家，不几于借寇哉？望陛下断自圣心，罢京东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时追呼迫胁之扰，以安其生。应两路缘弓箭社推恩者并追夺改正，首议之人重赐黜责，后为奏请诞谩，亦乞特赐施行，庶几群下悚惧，不敢妄进曲说，以肆其奸，实今日之先务也。

诏并依奏，梁扬祖落职，兵器并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挥放散。

志第一百四十四 兵五（乡兵二）

○河北河东陕西义勇 陕西护塞 川峡土丁 荆湖义军土丁弩手 夔施黔思等处义军土丁 广南西路土丁 广南东路枪手 邕钦溪洞壮丁 福建路枪仗手江南西路枪仗手 蕃兵

河北、河东、陕西义勇 庆历二年，选河北、河东强壮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官给。各营于其州，岁分两番训练，上番给奉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

治平元年，诏陕西除商、虢二州，余悉籍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是岁，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熙宁初，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艺精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别教阅，及数外艺优者亦籍之，俟有阙则补。从之。十二月，诏河北义勇，县以岁阅；当阅于州者，宜分番，岁以一番；灾伤当罢者听旨。其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洺、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保、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为二番。九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终满一月罢遣。

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途故也。”十二月，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

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两府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辩之甚力。

是月，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人。

三年七月，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帝患密院不肯措置，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此在陛下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止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召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肄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以补土兵阙。诏复问以措置远近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诏从之，行之诸路。九月，秦凤经略安抚司言：“保毅人数不曾拣充义勇，而其子孙转易田土，分烟析姓，少有正身。乞令保毅军已于丁数内拣刺充义勇者，与免承认保毅。”从之。十月，韩绛乞差著作佐郎吕大忠等赴宣抚司，以备提举义勇，从之。是月，韩绛言：“今将义勇分为七路，延、丹、坊为一路，邠、宁、环、庆为一路，泾、原、仪、渭为一路，秦、陇为一路，陕、解、同、河中府为一路，阶、成、凤州、凤翔府为一路，乾、耀、华、永兴军为一路。逐年将一州之数分为四番，缘边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合用一番屯戍；近里三路十二州军，即令依此立定番次，未得逐年差发，遇本处阙少正兵，即得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从之。十一月，判延州郭逵言：“陕西起发义勇赴缘边战守，今后并令自赍一月糗粮，折本户税赋。若不能自备，则就所发州军预请口食一月。”从之。

十二月，司马光上疏曰：

臣以不才，兼领长安一路十州兵民大柄。到官以来，伏见朝廷及宣抚等司指挥，分义勇作四番，欲令以次于缘边戍守，选诸军骁锐及募闾里恶少以为奇兵，造干粮、炒饭、布囊、力车以备馈运，悉取岁赐赵秉常之物散给缘边诸路，又竭内地府库甲兵财物以助之。且以永兴一路言之，所发人马，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其

余细琐之物，不可胜数。动皆迫以军期，上下相驱，急于星火。官吏狼狈，下民惊疑，皆云国家将以来春大举六师，长驱深入，以讨秉常之罪。

臣以疏贱，不得预闻庙堂之议，未知兹事为虚为实。昨者亲承德音，以为方今边计，惟宜谨严守备。其入寇，则坚壁清野，使之来无所得，兵疲食尽，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圣谋高远，深得王者怀柔远人之道，实天下之福。及到关中，乃见凡百处置，皆为出征调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谕圣意，以致有此张皇，将陛下默运神算不令愚贱之臣得闻其实也？臣不胜惶惑，窃为陛下危之。况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乃欲轻动大众，横挑猛兽，此臣之所大惧也。

伏望陛下深鉴安危之机，消之于未萌，杜之于未形。速下明诏抚谕关中之民以朝廷不为出征之计，其义勇更不分番于缘边戍守，亦不选募奇兵。凡诸调发为馈运之具者悉令停罢，爱惜内地仓库之储，以备春深赒救饥穷之人。如此，岂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惟陛下裁察。

再言之甚力，于是永兴一路独得免。

四年，诏罢陕西路义勇差役。又诏罢陕西诸路提举义勇官，委本属州县依旧分番教阅。

五年七月，命崇文院校书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是月，帝问王安石义勇事如何，安石曰："宜先了河东一路。河东旧制，每年教一月，今令上番巡检下半月或十日，人情无不悦。又以东兵万人所费钱粮，且取一半或三分之二，依保甲养恤其人，即人情无不忻愿者。"闰七月，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帝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帝曰："河东义勇、强壮，已成次第。今欲遣官修义勇强壮法，又别令人团集保甲如何？"安石曰："义勇要见丁数，即须隐括，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差官隐括义勇，又别差官团集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帝卒从安石议。彦博请令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取旨施行。"帝

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是月，秦凤路经略吕公弼乞从本司选差官，自十月初，择诸州上番义勇材武者以为"上义勇"，免赍送刍粮之役。募养马者为"有马上义勇"，并免其本户支移。从之。

六年九月，诏义勇人员、节级名阙，须因教阅排连迁补。十月，熙河路经略司言：乞许人投换义勇，以地给之，起立税额。诏以官地招弓箭手，仍许近里百姓壮勇者占射，依内地起税，排保甲；即义勇愿投充及民户愿受蕃部地者听之。其顷亩令经略司以肥瘠定数。十一月，诏永兴军、河中府、陕、解、同、华、鄜、延、丹、坊、邠、宁、环、庆、耀十五州军各依元刺义勇外，商、虢州、保安军并止团成保甲。七年，诏义勇正身不许应募充刺，已应募者召人对替。

八年四月，诏韩琦等，曰："河朔义勇民兵，置之岁久，耳目已熟，将校甚整，教习亦良。然团结保甲，一道纷然。义勇旧人十去其七，或拨入保甲，或放而归农，得增数之虚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起契丹之疑也。"七月，诏应义勇家人投军后，本户余丁数少，合免义勇，并许投军。十月，诏："五路义勇每年赴州教，保甲赴县教，并自十月至次年正月终。义勇不及十指挥、保甲不及十都者，自十二月起教，各据人数分定番次，教阅一月，不许拆破指挥、都保。其人数少处，只作一番、两番，不须满所教月分。其年已上番者，止教半月。"十二月，诏五路义勇并与保丁轮充及检察盗贼，有违犯，依保丁法。

九年正月，诏义勇、保甲逐年遇阅日比试所习武艺，五路每州以二十分为率取一，分为五等，第一等解发。四月，诏："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分三十六番，随便近村分，于巡检、县尉下上番，半月一替。岁于农闲月，并下番人并令所辖巡检、县尉择宽广处聚教五日。"是月，兵部言："旧条，义勇、保甲所习事艺以十分为率，弓不得过二分，枪刀共不得过二分，余并习弓弩。"诏枪手依旧专习外，刀牌手令兼习弓弩，仍颁样下五路施行。九月，诏永兴、秦凤等路义勇，以主户三丁以上充，不拘户等。是年，诸路所管义勇：河北东路三万六千二百一十八人，河北西路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人，永兴军路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秦凤路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人，河东路三千五百九十五人，总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七人。

元丰二年，中书、枢密院请河北陕西义勇、保甲皆如诸军诵教阅法。从之。三年，诏五路转运、提举官巡历所至，按阅见教义勇、保甲，不如法者，牒提点刑狱司施行。四年，蒲宗孟言，乞开封府、五路义勇并改为保甲。自此以次行于诸路矣。　　此后义勇改为义勇保甲，载

《保甲篇》。

陕西护塞　庆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蕃情、善骑射者涅臂充。二百人为指挥，自备戎械，就乡闾习武技，季一集州阅教。无事放营农，月给盐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廪给之，无出本路。

川峡土丁　熙宁七年，经制泸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垦耕，联其夷属以为保甲。元祐二年，泸南沿边安抚使司言："请应泸人因边事补授班行，自备土丁子弟在本家地分防拓之人，更无廪给酬赏。若遇贼，临时取旨。其敢邀功生事，重置于法。"从之。

政和六年，泸南安抚使孙羲叟奏："边民冒法买夷人田，依法尽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见招到二千四百余人，欲令番上。"从之。

宣和四年，诏："茂州、石泉军旧管土丁子弟，番上守把，不谙射艺。其选施、黔兵善射者各五十人，分任教习，候精熟日遣回。"

荆湖路义军土丁、弩手　不见创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盖溪洞诸蛮，保据岩险，叛服不常，其控制须土人，故置是军。皆选自户籍，蠲免徭赋，番戍砦栅。大率安其风土，则罕婴瘴毒。知其区落，则可制狡狯。其校长则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首、采斫招安头首、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使相综领。施之西南，实代王师，有御侮之备，而无馈饷之劳。其后，荆南、归、陕、鼎、郴、衡、桂阳亦置。

庆历二年，北路总一万九千四百人，南路总五千一百五十人。番戍诸砦，或以岁，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给口粮，有功迁补。自都副指挥使岁给绵袍、月给食钱，指挥使给食钱，副指挥使给紫大绫绵袍，都头已上率有廪给。

熙宁元年，籍荆湖南、北路义军凡一万五千人，军政如旧制。六年，诸路行保甲，司农寺请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弩团与本村土人共为保甲，以正、副指挥使兼充都副保正，以都头、将虞候、头首、都甲头兼充保长，以左右节级、甲头兼充小保长。番上则本铺土丁、弩手、弩团等同为一保，其隔山岭不及五大保者亦各置都保正一人。

元祐七年，选差邵州邵阳、武岗、新化等县中等以下户充土丁、弩手，与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补将级，不拘替放年，分作两番边砦防

拓，不得募人。凡上番，依禁军例教阅武艺及专习木弩。如有私役，并论如《私役禁军敕》。

绍圣二年，枢密院言："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刑、常平司奏请，邵州管下缘边堡砦置弩手一千四百人，乞依元丰六年诏，于五等户轮差，并半年一替。其上番人如有故，许家人少壮有武艺者代充。"从之。

崇宁二年，荆湖南路安抚、钤辖李闳言："收复绥宁县上堡里、临口砦，合用防拓弩手千人，乞于邵州邵阳、武冈两县中等以下户选差，半年一替；遇上番，月支钱米；排补阶级，自正副使而下至左右甲头，依旧为七阶；分两番部辖，令邵州给帖。"从之。

政和七年，以辰、沅、澧等州更戍土丁与营田土丁名称重垒，将兵马都钤辖司招填土丁改为鼎、澧路营田刀弩手。

重和元年，辰州招到刀弩手二千一百人，其官吏各转官，减磨勘年有差。

宣和四年，靖州通道县有边警，诏添置刀弩手二千人。

夔州路义军土丁、壮丁　州县籍税户充，或自溪洞归投。分隶边砦，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寇，遣使袭讨，官军但据险策应之。其校长之名，随州县补置，所在不一。职级已上，冬赐绵袍，月给食盐、米麦、铁钱；其次紫绫绵袍，月给盐米；其次月给米盐而已，有功者以次迁。

施、黔、思三州义军土丁，总隶都巡检司。施州诸砦有义军指挥使、把截将、砦将，并土丁总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壮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西路巡防殿侍兼义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头、十将、押番、砦将。黔州诸砦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砦将、把截将，并壮丁总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县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砦将、科理、旁头、把截、部辖将，并壮丁总千四百二十二人。

渝州怀化军。溱州江津巴县巡遏将，皆州县调补。其户下率有子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责办主户。巡遏、把截将岁支料盐，袄子须三年其地内无寇警乃给，有劳者增之。州县籍土丁子弟并器械之数，使分地戍守。

嘉祐中，补涪州宾化县夷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截将、十将、小节级，月给盐，有功以次迁，及三年无夷贼警扰，即给正副都头

紫小绫绵旋襕一。涪陵、武龙二县巡遏将，砦一人，以物力户充，免其役。其义军土丁，岁以籍上枢密院。

广南西路土丁　嘉祐七年，籍税户应常役外五丁点一为之。凡得三万九千八百人。分队伍行阵，习枪、镖排，冬初集州按阅。后递岁州县迭教，察视兵械。以防收刈，改用十一月教，一月罢。

熙宁七年，知桂州刘彝言："旧制，宜、融、桂、邕、钦五郡土丁，成丁已上者皆籍之。既接蛮徼，自惧寇掠，守御应援，不待驱策。而近制主户自第四等以上，三取一以为土丁。而旁塞多非四等以上，若三丁籍一，则减旧丁十之七。余三分以为保丁，保丁多处内地，又俟其益习武事，则当蠲土丁之籍。恐边备有阙，请如旧制便。"奏可。

元丰六年，广西经略使熊本言："宜州土丁七千余人，缓急可用。欲令所属编排，分作都分，除防盗外，缘边有警，听会合掩捕。"从之。

元符二年，广西察访司言："桂、宜、融等用土丁缘边防拓，差及单丁，乞差两丁以上之家。"从之。

广南东路枪手　嘉祐六年，广、惠、梅、潮、循五州以户籍置，三等已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户役，岁以十月一日集县阅教。治平元年，诏所在遣官按阅，一月罢，有阙即招补，不足，选本乡有武技者充。

熙宁元年，诏广州枪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岁，会六郡枪手，为指挥四十一，总一万四千七百有奇。三年，知广州王靖言："东路枪手，自至和初立为土丁之额，农隙肄业一月，乃古者寓兵于农之策也。然训练劝奖之制未备，请比三路义勇军政教法条上约束。"四年，知封州邓中立请以本路未置枪手州县，如广、惠等五郡例置。奏可。六年，广东驻泊杨从先言："本路枪手万四千，今为保甲，两丁取一，得丁二十五万，三丁取一，得丁十三万。以少计之，犹十倍于枪手。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诏司农寺定法以闻。其后，户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为之，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自十一月至二月，月轮一番阅习，凡三日一试，择其技优者先遣之。七年，诏广南东西路旧枪手、土丁户依河北、陕西义勇法，三丁选一，余州无枪手、土丁者勿置。九年，兵部言："广、惠、循、潮、南恩五郡枪手，请籍主户第四等以上壮丁，毋过旧额一万四千，余以为保甲。"奏可。

元丰二年，诏：广、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并边，外接

蛮徼，宜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时又诏虔州枪仗手以千五百，抚州、建昌军乡丁、关军、枪仗手各以千七百为额。监司以农隙按阅武艺，如广东制。

邕、钦溪洞壮丁　治平二年，广南西路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洞知州、洞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病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

熙宁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则可渐复，至于二广，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害于仁政。陛下诚移军职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兵，则事甚易成。"于是，苏缄请训练二广洞丁。旧制，一岁教两月。安石曰："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百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奖，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六年，广南西路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奏可。

九年，赵卨征交阯，入辞，帝谕以"用峒丁之法，当先诱以实利，然后可以使人。甘言虚辞，岂能责其效命？比鄜延集教蕃兵，赖卿有以制之，使轻罪可决，重罪可诛。违西夏则其祸远，违帅臣则其祸速，合于兵法'畏我不畏敌'之义，故能责其效命。王师之南，卿宜选募劲兵数千，择枭将领之，以胁诸峒，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有赏，其不从者按族诛之。兵威既振，先胁右江，右江既附，复胁左江，两江附则诸蛮无不附者。然后以攻交人刘纪巢穴，甚非难也。郭逵性吝啬，卿宜谕以朝廷兵费无所惜，逵复事崖岸，不通下情，将佐莫敢言者，卿至彼，以朕语诏之。"

十年，枢密院请："邕、钦峒丁委经略司提举，同巡检总莅训练之事，一委分接。岁终上艺优者，与其酋首第受赏。五人为保，五保为队。第为三等：军功武艺出众为上，蠲其徭役；人材矫捷为中，蠲其科配；余为下。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十二月，诏邕、钦丁壮自备戎械，贫者假以官钱，金鼓旗帜官给，间岁大阅，毕则敛藏之。

元丰元年，经略司请集两江峒丁为指挥，权补将校。奏可。二年，广西经略司言："团结邕、钦峒丁为指挥一百七十五，籍武艺上等一万三千六百七人。"诏下诸臣献议措置峒丁事，付曾布参酌损益，创为规画，

务令详尽，便于施行。布乃请令镇砦监押、砦主同管辖兵甲使臣与巡检等，分定州峒总制，立赏罚惩劝。增置都巡检使两员，分提举。及增首领丁壮，岁阅之，以武艺绝伦者闻，量材补授。诏增都巡检使二员，余下熊本择其可者施行之。

五年，诏："广南保甲如戎、泸故事，自置裹头无刃枪、竹标排、木弓刀、蒿矢等习武技，遇捕盗则官给器械。

六年，诏枢密承旨司讲议广西峒丁如开封府界保甲集教、团教法。是年，提点广西路刑狱彭次云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许彦先度之，彦先等言："若尽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轮二千赴邕州肄习武事。"从之。

大观二年，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已令张庄依左、右江例相度闻奏。尚虑有司不知先务，措置灭裂，今条画行下其所修法，入熙河兰湟、秦凤路敕遵行之。"

福建路枪仗手　元丰元年，转运使蹇周辅言："廖恩为盗，以枪仗手捕杀，乃有冒枪仗手之名，乘贼势惊扰村落，患有甚于廖恩者。"诏犯者特加刺配。周辅请额定枪仗手人数，岁集阅之。下其章兵部。兵部请依保甲法编排，罢旧法，以隶提刑司。居相近者五人为小保，保有长，五小保为一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副保正。具教阅、捕盗贼、食直等令颁焉。总一万二百人有奇，以岁之农隙，部使者分阅，依弓手法赏之。二年，立法，听自置兵械寄于官，遇捕盗乃给，数外置者从私有法。

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福建路往年因寇盗召募枪手，多至数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岁监司亲至按试犒赏，比至阅视，其老弱不闲武技者十七八。监司所至，多先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数，冒受支赏，徒有呼集之劳，而无校试之实。欲乞重行考核，不必充满旧数，庶几得实。"

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无如福建路枪仗手，出入轻捷，驭得其术，一可当十。乞选官前去召募。"从之。

江南西路枪仗手　熙宁七年，诏籍虔、汀、漳三州乡丁、枪手等，以制置盗贼司言三州壤界岭外，民喜贩盐且为盗，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元丰二年，诏虔州枪仗手千五百三十六人，抚州、建昌军乡丁、关军、枪仗手各千七百七十八人为定额。每岁农隙，轮监司、提举司官案阅武艺，以备奸盗。从前江西转运副使蒋之奇请也。

宣和三年，兵部言："近因江西漕臣谓本路枪仗手，元丰七年以八千三十五人为额，至元祐中减罢七千一百四十二人，元符间虽尝增立人数，比之元额犹减其七。乞诏诸路监司、帅臣并遵熙宁旧制补足元额。"从之。

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以功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检者，奉同正员，月添支钱十五千，米面傔马有差。刺史、诸卫将军请给，同蕃官例。首领补军职者，月奉钱自三千至三百，又岁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三种。十将而下皆给田土。

康定初，赵元昊反，先破金明砦，杀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溃，乃破塞门、安远砦，围延州。二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其后，守将失于抚驭，浸成骄黠。自元昊反，镇戎军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扰，近界熟户亦遭杀掠。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其衅隙而激怒之，可复得其用。请遣人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姓名及士马之数。数及千人，听自推有谋勇者授班行及巡检职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畜，官勿检核。得首级及伤者给赏，仍依本族职名迁补增奉。"诏如所请。

庆历二年，知青涧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为"忠勇"字，隶折马山族。言者因请募熟户，给以禁军廪赐使戍边。悉罢正兵。下四路安抚使仪，环庆路范仲淹言："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而不可倚为正兵。大率蕃情黠诈，畏强凌弱，常有以制之则服从可用，如倚为正兵必至骄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马使奉钱止七百，悉无衣廪，若长行遽得禁兵奉给，则蕃官必生徼望。况岁罕见敌，何用长与廪给？且钱入熟户，蕃部资市羊马、青盐转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为便。"议遂格。

治平二年，诏陕西四路驻泊钤辖秦凤梁寔、泾原李若愚、环庆王昭

明、鄜延韩则顺各管勾本路蕃部，团结强人、壮马，预为经画，寇至则老弱各有保存之所。仍谕寔等往来蕃帐，受其牒诉，伸其屈抑，察其反侧者羁縻之，勿令猜阻以萌衅隙。实等至蕃部召首领，称诏犒劳，赍以金帛；籍城砦兵马，计族望大小，分队伍，给旗帜，使各缮堡垒，人置器甲，以备调发。仍约：如令下不集，押队首领以军法从事。自治平四年以后，蕃部族帐益多，而抚御团结之制益密，故别附于其后云：

秦凤路：砦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 三阳砦，十八门、三十四大部族、四十三姓、一百八十族，总兵马三千四百六十七。陇城砦，五门、五大部族、三十四小族、三十四姓，总兵马二千五十四。 弓门砦，三大门、十七部族、十七姓、十七小族，总兵马一千七百四。 治坊砦，二大门、二大部族、九姓、九小部族，总兵马三百六十。 ＲＭ穰砦，二大门、二大部族、十一姓、十一小族，总兵马一千八百。 静戎砦，门三，计大部族十、六姓、十六小族，总兵马六百二十五。 定西砦，四门、四大部族、十六姓、二十八族，总兵马六百。 伏羌砦，二门、二大部族、三十二姓、三十三小部族，总兵马一千九百九十二。 安远砦，二十三门、二十三大部族、一百二十六姓、一百二十六小族，总兵马五千三百五十。 来远砦，八门、八大部族、十九姓、十九小族，总兵马一千五百七十四。 宁远砦，四门、四大部族、三十六姓、三十六小族，总兵马七千四百八十。 古渭砦，一百七十二门、一百七十一姓、十二大部族、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小帐，兵七千七百、马一千四百九十。

鄜延路：军、城、堡、砦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十。 永平砦，东路都巡检所领八族，兵一千七百五十四、马四百九。 青涧城，二族，兵四千五百十、马七百三十四。陇安砦，鬼魁等九族，兵五百九十九、马一百二十九。 西路德靖砦，同都巡检所领揭家等八族，兵一千一百一十四、马一百五十。 安定堡，东路都巡检所领十六族，兵一千九百八十九、马四百六十。 保安军，两族，兵三百六十一、马五十。 德靖砦，西路同都巡检所领二十族，兵七千八百五、马八百七十七。又小胡等十九族，兵六千九百五十六、马七百二十五。 保安军，北都巡检所领厥七等九族，兵一千四百四十一、马一百六十七。 园林堡，两族，兵八百二十二、马九十三。 肃戎军，卞移等八族，兵七百四十八、马一百二十三。

泾原路：镇、砦、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一百十甲，总五百五队。 新城镇，四族，总兵马三百四十一，为十六队。 截原砦，六族，总兵马五百九十六，为六甲二十

队。 平安砦，十一族，总兵马二千三百八十四，为十甲四十六队。 开边砦，十八族，总兵马一千二百五十四，为九甲四十四队。 新门砦，十二族，总兵马一千七十三，为三甲二十八队。 西壕砦，三族，总兵马四百五十四，为四甲二十队。柳泉镇，十二族，总兵马九百八十六，为七甲三十一队。 绥宁、海宁砦，四族，总兵马七百八十八，为四十甲三十二队。 靖安砦，四族，总兵马一千九百八十二，为四甲五十九队。 瓦亭砦，四族，总兵马五百九十一，为四甲十九队。 安国镇，五族，总兵马六百三十四，为五甲二十二队。 耀武镇，一族，总兵马三十二，为一队。新砦，两族，总兵马一百九。 东山砦，四族，总兵马二百二，为四甲九队。彭阳城，三族，总兵马一百八十四，为六甲十二队。 德顺军，强人三千六百七十六，壮马二千四百八十五，为三十六甲一百三十五队。本军二十一族，总兵马二千五百二，为三十六队。 隆德砦，七族，总兵马二百五十六，为一十七甲十九队。 静边砦，二十四族，总兵马一千八百七，为三十六队。 水洛城，十九族，总兵马一千三百五十四，为十九甲三十八队。 通边砦，五族，总兵马一百七十六，为三队。

环庆路：镇、砦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 安塞砦，四族，强人三百五十一，壮马三十，为十六队。洪德砦，二族，强人二百七十三，壮马五十三，为十队。 肃远砦，三族，强人一千五百五十九，壮马二百六十三，为六十队。 乌仑砦，一族，强人六百八十四，壮马一百一十八，为二十六队。永和砦，旁家一族计六标，强人一千二百五十五，壮马二百二，为四十四队。 平远砦，六族，强人五百四十，壮马八十七，为二十七队。 安远砦，六族，强人七百四十八，壮马一百一十六，为三十队。 合道镇，十四族，强人一千五百六十五，壮马一百八十三，为五十七队。木波镇，十四族，强人二千一百六十九，壮马一百九十五，为六十一队。 石昌镇，二族，强人四百六十二，壮马三十四，为十七队。 马领镇，四族，强人一千一十六，壮马八十，为二十四队。 团堡砦，二族，强人一千二十二，壮马一百十一，为二十四队。 荔原堡，十三族，强人二千二百二十一，壮马三百九十四，为八十二队。 大顺城，二十三族，强人三千四百九十一，壮马三百十四，为一百四十一队。 柔远砦，十二族，强人三千三百八十一，壮马一千，为九十队。 东谷砦，十六族，强人四百五十九，壮马五十六，为十四队。 西谷砦，十族，强人一千七百九十四，壮马一百四十，为六十五队。 淮安镇，二十七族，强人四千三百六十八，壮马三百二十一，为一百七十队。 平戎镇，八族，强人一千八十五，壮马一百七十一，为四十一队。 五交镇，十族，强人一千一百七，壮马七十三，为四十九队。 合水镇，四族，强人六百三十一，壮马九十五，为

二十四队。　凤川镇，二十三族，强人八百七十五，壮马一百四十三，为二十队。华池镇，三族，强人二百六十二，壮马三十八，为十二队。　业乐镇，十七族，强人一千一百七十二，壮马六十四，为四十六队。　府城砦，一族，强人二百三十三，壮马五，为七队。

治平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鸡川蕃部愿献地，请于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顺二州之援，断贼入寇之路，"闰三月，收原州九砦蕃官三百八十一人，总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帐，蕃兵万人，马千匹。是岁，罢四路内臣主蕃部者，选逐路升朝使臣谙练蕃情者为之。

熙宁元年，议者谓：

熟羌乃唐设三使所统之党项也。自西夏不臣，种落叛散，分寓南北。为首领者父死子继，兄死弟袭，家无正亲，则又推其旁属之强者以为族首，多或数百，虽族首年幼，第其本门中妇女之令亦皆信服，故国家因其俗以为法。其大首领，上自刺史，下至殿侍，并补本族巡检，次首领补军主、指挥使，下至十将，第受廪给。岁久，主客族帐，混淆莫纪。康定中，尝遣蒋偕籍之。今逾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职族首名品，而客户或以功为使臣，军班超处主家之上。军兴调发，有司惟视职名，使号令其部曲，而众心以非主家，莫肯为用。

请自今蕃官身殁，秩高者子孙如例降等以为本族巡检，其旁边能捍贼者给奉，远边者如旧限以岁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殁无等可降者，子孙不降，充军主、指挥使者即以为殿侍。如此，则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当任官者，非正亲毋得为本族巡检，止增其奉；其军主至十将，祖、父有族帐兵骑者，子孙即承其旧，限年受廪给；能自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则熟羌之心皆知异日子孙不失旧职，世为我用矣。

枢密院乃会河东路，蕃部承袭不降资；秦凤路降两资，泾原路蕃官告老以门内人承代亦不降资，鄜延、环庆路蕃官使臣比类授职。蕃官副兵马使以上元无奏到之人，诏鄜延、环庆路蕃官本族首领子孙当继袭者，若都军主以下之子孙勿降，殿侍并差使、殿侍之子孙充都军主，借职、奉职之子孙充殿侍，侍禁、殿直之子孙充差使、殿侍、供奉官之子孙补借职，承制以下子孙补奉职；其诸司副使以上子孙合继袭者，视汉官遗表加恩二等。奏可。

二月，知青涧城刘怼言：“所隶归明号箭手八指挥，凡三千四百余人、马九百匹，连岁不登，愿以丹州储粮振恤。”诏下其章转运司行之。

二年，郭逵奏：“蕃兵必得人以统领之。若专迫以严刑，彼必散走山谷，正兵反受其弊。当设六术以用之：曰远斥堠，曰择地利，曰从其所长，曰舍其所短，曰利诱其心，曰战助其力。此用蕃兵法也。”诏从之。

三年，宣抚使韩绛言：“亲奉德音，以蕃部子孙承袭者多幼弱，不能统众，宜选其族人为众信伏者代领其事。圣算深远，真得御边之要。请下诸路帅臣以诏从事。”

四年，诏：“蕃官殿侍、三班差使补职，或由殿侍迁差使及十二年，尝充巡检或管干本族公事，或为蕃官指挥，或尝备守御之任者，总管司以闻，特与迁改。”

五年，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飨钱、蕃官给奉者四百七十二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余缗，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

六年，帝谓辅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战，官军贪功，有斩巴毡角部蕃兵以效级者，人极嗟愤。昔李靖分汉蕃兵各为一队，无用众于纷乱。”王安石进曰：“李靖非素拊循蕃部者也，故其教兵当如此。今熙河蕃部既为我用，则当稍以汉法治之，使久而与汉兵如一。武王用微、卢、彭、濮人，但为一法。今宜令蕃兵稍与汉同，与蕃贼异，必先录用其豪杰，渐以化之。此用夏变夷之术也。”帝乃诏王韶议其法。

帝曰：“岷、河蕃部族帐甚众，傥抚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谓以蛮夷攻蛮夷者也。陕西极塞，傥会合训练，为用兵之势以忾敌人，彼必随而聚兵以应我。频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谓‘佚能劳之’者也。”安石对曰：“朝廷当先为不可胜，聚粮积财，选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赏，收其豪杰，赐之坚甲利兵，以激其气，使人人皆有趋赴之志，待我体强力充，鼓行而西，将无不可者。”冯京、王珪曰：“傥如圣策，多方以误之，彼既疲于点集，而我无攻取之实，久之必不我应。因尔举兵，若蹈无人之境矣。”帝曰：“此正晋人取吴之策也。夫欲经营四夷，宜无先于此矣。”帝尝谓：“蕃部未尝用兵，恐以虚名内附，临事不可使。”安石对曰：“刚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为先以恩信结纳其人，有强梗不服者，乃以杀伐加之。大抵蕃部之情，视西夏与中国强弱

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即不假杀伐，自当坚附。矧蕃部之俗，既宗贵种，又附强国，今用木征贵种等三人，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则中国形势愈强，恐不假杀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为然。是时，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万之众，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余人，耕田百顷，坊三十余所。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请令韶如诸路以钱借助收息，又捐百余万缗养马于蕃部，且什伍其人，奖劝以武艺，使其人民富足，士马强盛，奋而使之，则所向可以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七年，韶言：“讨平河州叛蕃，辟土甚广，已置弓箭手，又以其余地募蕃兵弓箭手，每砦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仍募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并刺‘蕃兵’字于左耳，以防汉兵之盗杀而效首者。”诏如其请。十一月，王中正团结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

八年五月，诏李承之参定蕃兵法。十一月，诏：“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每十人置十将一，五十人置副兵马使一，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二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三，四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挥使一、副兵马使一，过五百人，每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已上亦置副兵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月受奉，仍增给钱，指挥使一千五百至十将有差。”

十年，枢密院言：“陕西、河东议立团结蕃部法，欲如所奏。”上手诏曰：“夏人所恃以强国者，山界部落数万之众尔。按其地志，朝廷已据有其半。彼用之则并小凌大，所向如欲。在我则徒能含抚豢养，未尝得其死力，岂惟不能用之，又恐其为患也。故小有悖戾，有司惟能以利说解之，上下相习畏惮，任其纵散，久失部勒。其近降之法，固未可信其必行，然以理言之，彼此均有其人，而利害辽远。今苟循边人，众知其说，止于旧法聊改一二，则收功疑亦不异往日。徒为纷纷，无补于事。可再下吕惠卿参详以闻。”

元丰六年，诏：“蕃官虽至大使，犹处汉官小使臣之下。朝廷赏功增秩，以为激劝，乃尔卑抑，则孰知迁官之荣？宜定蕃汉官序位。”后河东

经略司言："蕃官部堡塞兵出战，尝以汉官驱策，恐不当与汉官序位。"而兵部请蕃汉非统辖者乃令序官，奏可。熙河兰会路经略制置使李宪言："治蕃兵，置将领，法贵简而易行，详而难犯。臣今酌蕃情立法，凡熙河兰会五郡，各置都同总领蕃兵将二人；本州诸部族出战，蕃兵及供赡人马各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五郡蕃兵自为一将，出战则以正兵继之，旗帜同色。蕃兵以技艺功劳第为四等，蕃官首领推迁如之。"八月，宪又言："汉蕃兵骑杂为一军，语言不通，居处饮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为一法，臣近以蕃兵自为一将，厘汉、蕃为两军，相参号令，军事惟所使焉。"

七年，泸南缘边安抚司言："罗始党生界八姓，各愿依七姓、十九姓刺充义军，团结为三十一指挥，凡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人。"从之。

元祐元年，臣僚言："泾原路蕃兵人马凡众，遇临敌与正兵错杂，非便。"诏下其章四路都总管详议，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又言："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砦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从之。

元符二年三月，泾原经略司言："乞将东西路蕃兵将废罢，仍于顺便城砦隶属逐将统领，与汉兵相兼差使。"秦凤路如之。四月，环庆路经略安抚司言："新筑定边城有西夏来投蕃部甚众，欲自今将归顺之人，就新城收管给田，仍乞选置总领蕃兵正、副二员。"从之。

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乡兵三）

○保甲 建炎后乡兵 建炎后砦兵

保甲　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及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

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余艺而愿试者听。第一等保明以闻，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免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视此有差。艺未精愿候阅试，或附甲单丁愿就阅试者，并听。都副保正武艺虽不及等，而能整齐保户无扰，劝诱丁壮习艺及等，捕盗比他保最多，弭盗比他保最少，所隶官以闻，其恩视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阙，选大保长充。都副保正虽劝诱丁壮习艺，而辄强率妨务者，禁之。吏因保甲事受赇、敛掠，加乞取监临三等，仗、徒、编管、配隶，告者次第赏之，命官犯者除名。时虽使之习武技而未番上也。

五年，右正言、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技，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未敢辄议，愿下提点司送中书详审，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都副保正月各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盗，虽下番人亦听追集，给其钱

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界给使，余兵悉罢。应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已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为差。”十一月，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法。

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并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缘边弓箭社系籍番上巡守者。

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及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

九年，枢密院请自今都副保正、义勇军校二年一比选，县考其训习武艺及等最多、捕察而盗贼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辖官司，同比较以闻。或中选人多，则择武艺最优者。额外尚有可解发者，则第其次为之旌劝。第一次，州县籍记姓名，犯杖以下听赎；第二次，以等第赐杖子、紫衫、银带，犯徒罪情轻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补之，给马及刍菽。五路义勇军校二千，解发毋得过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发者亦以二年，府界六人，河北、河东各四人，永兴、秦凤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挥使与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挥使与三司军将，正副都头与守阙军将，并赐衣及银带、银裹头杖，给马有差。

初，保甲隶司农，熙宁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干当公事官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于枢密院。十年，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上《五路义勇保甲敕》。元丰元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修《开封府界保甲敕》，成书上之，诏皆颁焉。

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阁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楪、酒醪以为赏犒。

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桩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作能者，余赐金帛。

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谘、刘定部领澶州集教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赐坐阅试，补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凡三十六人，余赐金帛有差。迁谘四方馆使，定集贤校理。又诏曰："三路见训民兵非久，什长艺成，须便行府界团教之，钱粮、官吏并如畿县，未知及期能办与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误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会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使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给赏钱，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为序，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岁。上以晋人勇悍，介辽、夏间，讲劝宜不可后，诏赐缗钱十五万。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 熙宁九年之数。

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安石主议甚力，帝卒从之。今悉著其论难，使来者考焉。

帝尝论租庸调法而善之，安石对曰："此法近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顾难速成尔。"及帝再问，则曰："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力耕，而授田不能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使人主诚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多为异议所夺，虽有善法，何由立哉？"

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闾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吏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帝以为然。

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富弼亦论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奋武卫，先王所以待远迩者固不同。今处置江、淮与三边，事当有异。"

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择不精，缓急或阙事。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待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谓傥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虞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安石对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募兵水法诚当变革。"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时开封鞫保户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帝恐其贫乏，难于出备。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于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亦不为过。第陛下优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谓赏钱宜出于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何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

帝尝批："陈留县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当青黄不接之际，贫下客丁安能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自办钱粮起铺屋。每保置鼓，遇贼声击，民居远近不一，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费钱不少。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盗贼，余无得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以传惑徙之戍边，是以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安石进呈不行。

帝谓安石："保甲诚有斩指者，此事宜缓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权知开封府韩维等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祥符等县已毕，其余县乞候农闲排定。"时府界诸县乡民，或自残伤以避团结。安石辨说甚力。时曾孝宽为府界提点，榜募告捕扇惑保甲者虽甚严，有匿名书封丘郭门者，于是诏重赏捕之。

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愿上番状，然后使之，宜于人情无所惊疑。且今居藏盗贼及为盗贼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观长社一县，捕获府界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见捕于辅郡，其计无聊，专务扇惑。比闻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师亦止有二十许人。以十七县十数万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许人，不可谓多。自古

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联十数万人为保甲，又待其应募乃使之番上，比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盗，若任其自去来，即孰肯听命？若以法驱之，又非人所愿。且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官置吏也？今辅郡保甲，宜先遣官谕上旨，后以法推行之。”帝曰：“然。”

一日，帝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骃。赵子几使骃验问，乃民因斫木误斩指，参证者数人。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则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骄志，且省财费，此宗社长久之计。”

帝谓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难成，不如便团结成指挥，以使臣管辖。安石曰：“陛下诚能果断，不恤人言，即便团结指挥，亦无所妨。然指挥是虚名，五百人为一保，缓急可唤集，虽不名为指挥，与指挥使无异，乃是实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骇扰而事集为上策。”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

冯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乡，伍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而已。此乃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其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众而强也。征伐唯府兵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宪，而乃守五代乱亡之余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也。”

安石又奏：“义勇须三丁以上，请如府界，两丁以上尽籍之。三丁即出戍，诱以厚利；而两丁即止令于巡检上番，如府界法。大略不过如此。当遣人与经略、转运司及诸州长吏议之，及访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否？”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后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

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尔。”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当专务兵强尔。”帝卒从安石议。

帝曰：“保甲、义勇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之费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又为上言：“今河北义勇虽十八万，然所可奖慰者不过酋豪百数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遗意也。”帝以为然，令议其法。

枢密院传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虑大促无以精武事，其以一月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计一年余八月当番，若须一月，即番愈疏。又昨与百姓约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为人扇惑。宜俟其习熟，徐议其更番。且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当必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曰：

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

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

扰，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属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糜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苦劳役，不感恩泽。农民之劳既如披，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边境，事征伐，则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县尉，但主草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而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以除盗，乃更资盗也。

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猖炽已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

且向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开拓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有云："应缘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埸，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才，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或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

臣愚以为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然后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若一人缺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或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于旧者，即令冲

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且即于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余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老、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

五月，以光为门下侍郎。光欲复申前说，以为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是时，资政殿学士韩维、侍读吕公著欲复上前奏，先是进呈，乞罢团教。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旧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排备军器，教阅法式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院、三省同立法。后六日，光再上奏，极其恳切，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已得指挥，保马别议立法。

九月，监察御史王岩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汤火，未必皆法之弊，盖由提举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挥虽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则所以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犹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饰过，而巧辞强辨以欺惑圣听，将至深之病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非至诚为国家去大害、复大利，以便百姓，为太平长久之计者也。此忠义之良心所以犹抑，奸邪之素计所以尚存。天下之识者，皆言陛下不绝害源，百姓无由乐生；不屏群邪，太平终是难致。臣愿陛下奋然独断，如听政之初行数事，则天下之大体无亏，陛下高枕而卧矣。"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

十一月，岩叟言：

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月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终在。今以臣之所见者为陛下言，不敢隐其实以欺朝廷，亦不敢饰其事以罔成法。

夫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别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为用也，而使之至于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

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干方营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

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使与提举司之干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人无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为苦也。创袍、市巾、买弓、绦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椅卓、围典纸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缗、纳秸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于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谷麦之要求，遇于城市，饮食之责望。此迫于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艺不如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后祸，有逾于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

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其肌肤以自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当未至于逃；至于逃，则其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于道路，哀诉于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

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饥羸以至于毙，谁复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者也。

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而不闻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为法也。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豪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干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于此极尔！激之至深，安知其发有不甚于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而图安静。

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中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于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于城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庶使百姓得以优游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

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计远虑，断在必行，以省多事，以为生灵安乐之惠，以为国家安静之福。

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及罢提举教阅，及每岁分保甲为两番，于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止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

元祐元年正月，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其教阅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约。"闰二月，诏河北东西路、永兴、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并依提刑司例各为一司。三月，王岩叟劾狄谘、刘定奸赃状。御史孙升亦言："刘定上挟章惇之奸党，下附狄谘之庸材，大肆凭陵，公行恐喝，故真定获鹿之变起于后，澶、滑之盗作于前，愿早正其罪。"于是谘、定皆罢，与在外宫观。十一月，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殿中侍御史吕陶之请也。

绍圣二年七月，帝问义勇、保甲数，宰臣章惇曰："义勇，自祖宗以来旧法。治平中，韩琦请遣使诣陕西再括丁数添刺。熙宁中，先帝始行保甲法，府界、三路得七十余万丁。设官教阅始于府界，众议沸腾。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元丰中，始遣使遍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阅，艺精者厚赏，或擢以差使、军将名目，而一时赏赉率取诸封桩或禁军阙额，未尝费户部一钱。元祐驰废，深可惜也。"

元符二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砦，调发未已，河北连年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帝曰："府界岂不可先行？"布曰："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是时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章惇即曰："多得班行。"布曰："止是得殿侍、军将，然俱更差充巡检司指挥。以此，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及引对，所乘皆良马，鞍鞯华楚，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知县、巡检又皆得转官或减年。以此，上下皆踊跃自效。然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后乃令上番。"帝曰："且与先是府界检举施行。"蔡卞曰："于先朝法中稍加裁损，无不可之理。"布以为甚便，容检寻文字进呈。

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

求，然废罢已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行，则人不至于惊扰。”帝曰：“固当以渐行之。”布曰：“圣谕如此，尽之矣。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丁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乃云：“熙宁初，人未知保甲之法。今耳目已习熟，自不同矣。”布不答。

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是月，诏京畿、三路保甲并于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

五年，诏河北东西、河东、永兴、秦凤路各武臣一员充提举保甲并兼提刑，其见专提举保甲文臣并罢。是月，诏京畿差武臣一员充提举保甲兼提刑，仍差文臣提刑兼提举保甲。

政和三年四月，枢密院言：“神考制保甲之法，京畿、三路聚教，每番虽号五十日，其间有能勤习弓弩该赏者首先拍放。一岁之中，在场阅教，远者不过二十七日，近者止于十八日而已。若秋稼灾伤，则免当年聚教。如武艺稍能精熟，则有激赏之法。斗力出等，则免户下春夫、科配；最高强者，则解发引见，试艺命官。行之累年，人皆乐从。惟京东、西虽有团成保甲之名，未尝训以武事，虑其间亦有人材甚众，能习武艺，可以命官任使之人。今欲依三路保甲编修点择条约。”从之。八月，枢密院言：“诸路团成保甲者六十一万余人，悉皆乐从无扰。其京东、西路提举官任谅已转一官，直秘阁。其朝议大夫已上与转行，武臣武功大夫特与转遥郡刺史，余官减磨勘年有差。”

宣和元年，诏提举保甲督察州县都保不如令者，限一月改正，每岁以改正多寡为殿最。二年，诏诸路保甲法并遵依元丰旧制，京东、京西路并罢。

三年，诏：“先帝若稽成周制保伍之法，自五家相比，推而达之，二十五家为一大保，二百五十家为一都保。保各有长，都各有正，正各有副，使之相保相爱，以察奸慝。故有所行，诸自外来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听送所属。保内盗贼，画时集捕，知而不纠，又论如律。所以纠禁几察，纤悉具备，奇邪寇盗，何所容迹？访闻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以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治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贼奇邪无复纠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可令尚书省于诸路提点刑

狱或提举常平官内，每路选委一员，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选择保正长，各更替如法，使钤束保丁，递相觉察，毋得舍亡赖作过等人，遇有盗贼，画时追捕，若有过致藏匿者，许诸人告首，仍具条揭示。”

钦宗靖康元年三月，以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龙图阁学士、陕西五路制置使，专一措置京兆府路保甲。六月，御史胡舜陟奏：“秦元学兵法三十年，陛下拔之下僚，为京畿提刑，训练保甲，闻者莫不慰悦。乞罢武臣提刑，以保甲属元，庶得专一。”从之。十一月，京畿提举秦元集保甲三万，先请出屯，自当一面。不从。金兵薄城，又乞行训练，乘间出战。守御使刘韐奏取保甲自益，元谋遂塞云。

建炎后乡兵

巡社　建炎元年，诏诸路州军巡社并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宣抚司，后募乡民为之。每十人为一甲，有甲长，有队长；四队为一部，有部长；五部为一社，有社长；五社为一都，有都正。于乡井便处驻扎。绍兴初，罢之。

枪杖手 建炎二年，令福建招五千人。

土豪　建炎四年，诏诸州守臣募土豪、民兵，听州县守令节制。后存留强壮，余并放散。

义兵 绍兴十年团集，诸州名数不等。后皆以县令为军正。

义士　绍兴元年，籍兴元良家子弟，两古取一，四丁取二，每二十人为一队，号曰义士。

民兵　建炎二年，每五十人为一队，有长、副。一户取一丁，五丁取二丁。淳熙十四年，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弓箭手　建炎初，应诸路汉蕃弓箭手限百日自陈承袭，绍兴间，以京城外闲地，依陕西沿边例，招弓箭手莳种。

土丁　绍兴中，诏依嘉祐措置，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诸县逐乡置教场，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罢教。

把截将 绍兴二十七年，诏恭州、雁门控扼之地置土丁二百人。

峒丁　建炎三年，命江西、福建诸处总领官籍定枪杖手、峒丁人数，以备调遣。绍兴中，罢之。

保胜 绍兴六年，诏金、均、房三州保甲分为五军，以保胜为名。

勇敢 绍兴二年，诏池州就招土人充，二千为额。

保丁　二广保丁，每户一名，土丁父子兄弟皆在其数。乾道中，以拘留扰民，罢之。

山水砦 详见砦兵。

万弩手　初，熙宁间，以鼎、澧、辰、沅、靖五郡弓弩手万三千人散居边境训练，无事耕作，有警调发。绍兴以后，增损靡定。

壮丁民社 乾道四年，楚州置。

良家子　绍兴四年，招两淮、关陕流寓及阵亡主兵将子弟骁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

义勇　湖北诸郡皆有义勇，惟澧州石门、慈利不置籍。其法取于主户之双丁。每十户为一甲，五甲为团。甲皆有长，择邑豪为总首。农隙教武艺，食从官司给。

湖北土丁刀弩手　政和七年，募土丁充，授以闲山，散居边境，教以武艺。绍兴因之。淳熙中，李焘力言其不便，罢之。

湖南乡社　旧制，以乡豪领之，大者统数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后言者以其不便，淳熙中，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

忠勇 关外西和、阶、成、凤四州所聚民兵，谓之忠勇。

镇淮　　初，淮南募边民号镇淮军，数至十万，月给视效勇，惟不黥涅。久之，廪不足，肆劫掠。嘉定初，选汰归农，仅存八千余人，以充效用，余补镇江大军。淮西选二万六千余充御前定武军，分为六军，军设统制。

忠义民兵　　福州诸县旧有忠义社，屯结邑民，择豪右为长，量授器甲，盗由是息，人甚赖之。后有司烦扰，失初意。开禧用兵，淮、襄民兵有籍于官者，至用百六十缗以养一兵。后又放令归业，而无所归，多

散为盗。乃令每郡择豪酋一人，授以官民镇之。

建炎后砦兵。

两浙西路

临安府十三砦　外沙、海内、管界、茶槽、南荡、东梓、上管、赭山、黄湾、硖石、奉口、许村、下塘。

安吉州七砦 管界、安吉、秀塞、吕小幽岭、下塘、北豪、皋塘。

平江府八砦 吴江、吴长、许浦、福山、白茅、江湾、杨林、角头。

常州五砦 管界、小河、马迹、香兰、分界。

江阴军二砦 申港、石牌。

严州五砦 威平、港口、凤林、茶山、管界。

两浙东路

庆元府十砦　浙东、结埼、三姑、管界、大嵩、海内、白峰、岱山、鸣鹤、公塘。

温州十三砦　城下、管界、馆头、青奥、梅奥、鹿西、浦门、南监、东北、三尖、北监、小鹿、大荆。

台州六砦 管界、亭场、吴都、白塔、松门、临门。

处州二砦 管界、梓亭。

江南东路

南康军五砦 大孤山、水陆、四望山、河湖、左望。

江南西路

隆兴府七砦 都巡、邬子、松门、港口、定江、杉甫、管界。

抚州七砦 城南、曾田、乐安、镇马、旗步、招携、湖平。

江州六砦 管界、江内、茭石、马当、城子头、孤山。

兴国二砦 池口、磁湖。

袁州四砦 都巡、四县、管界、白斜。

临江军三砦 本军、水陆、管界。

吉州十六砦 富田、走马塍、永和镇、观山、明德、沙溪、西平山、杨宅、栗传、禾山、胜乡、造口、秀洲、新砦、北乡、黄茅峡。

荆湖南路

永州三砦 都巡、同巡、衡永界。

宝庆三砦 黄茅、西县、卢溪。

郴州五砦 管界、安福、青要、赤石、上犹。

武冈军十砦 三门、石查、真良、岳溪、临口、关硖、黄石、新宁、绥宁、永和。

道州四砦 营道、宁远、江华、永明。

全州四砦 上军、角口、吉宁、平塘。

福建路

邵武军十砦 同巡检、大寺、水口、永安、明溪、仁寿、西安、永平、军口、梅口。

建宁府七砦 黄琦、筹岭、盆亭、麻沙、水吉、苦竹、仁寿。

南剑州八砦 沧峡、洛阳、浮流、岩前、同巡、仁寿、万安、黄土。

泉州五砦 都巡、同巡、石井、小兜、三县。

福州四砦 辜岭、甘蔗、五县、水口。

兴化军二砦 同巡、巡盐。

漳州二砦 同巡、虎岭。

广西路

贺州二砦 临贺、富川。

昭州四砦 昭平、云峒、西岭、直山。

钦州二砦 西县、管界。

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召募之制　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黥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黥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不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

初，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当部送阙者，军头司覆验，引对便坐，分隶诸军。

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为五等，诸州部送阙下，及等者隶次军。

仁宗天圣元年，诏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募兵，当部送者刺“指挥”二字，家属给口粮。兵官代还，以所募多寡为赏罚。又诏益、利、梓、夔路岁募民充军士，及数即部送，分隶奉节、川效忠、川忠节。于是远方健勇失业之民，悉有所归。

庆历七年，诸路募厢军及五尺七寸已上者，部送阙下，试补禁卫。

至和元年，河北、河东、陕西募就粮兵，骑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为一营。

嘉祐二年复定等仗，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分而视其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为三等。奉钱五百者，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为三等。奉钱四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为二等。奉钱三百者，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为六等。奉钱二百者，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为四等。不给奉钱者，以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司筦库执技者不设等杖。

七年，御史唐介言：“比岁等募禁军多小弱，不胜铠甲，请以初创尺

寸为定，敢议减缩者，论以违制。”诏：“禁军备战者，宜著此令。其备役雄武、宣敕六军、搭材之类，如军马敕。”

治平二年，募陕西土民、营伍子弟隶禁军，一营填止八分。又遣使畿县、南京、曹、濮、单、陈、许、蔡、亳州募民补虎翼、广勇，人加赐绢、布各一。

治平四年，诏延州募保捷五营，以备更戍。

熙宁元年，诏诸州募饥民补厢军。

二年，枢密院言：“国初边州无警则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金帛。若于近里粮贱处增募营兵，但令往戍极边，甚为便计。”帝与文彦博及韩绛、陈升之、吕公弼等议之，或以为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或以为缘边之兵不可多减。乃命彦博等详议以闻。

三年七月，诏京西路于有粮草州军招厢军，共三万人为额。十一月，知定州滕甫乞下本路依旧制募弓箭社，以为边备。从之。

四年十二月，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毙之患。欲于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许臣僚占差，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供，以给有司之用。”从之。

五年，权发遣延州赵离招到汉蕃弓箭手人骑四千九百八十四，为八指挥，遂擢吏部员外郎，加赐银绢二百。

七年，分遣使臣诸路选募熙河效用，先以名闻。河北、河东所募兵悉罢。

八年，诏军士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丁而应募在他处者，听徙。

九年，诏选补捧日、天武以下诸军阙，马军三分补一，步军十分补五。

元丰二年二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乞置牧养十监，募兵为监牧指挥。其营田乞依官庄例，募永济卒二百人，其永济卒通以千人为额。”从之。七月，沿边安

抚司言："北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给钱三千，选募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以钩致敌情。仍选通判及监官考其虚实，以行赏罚。"从之。是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

三年，又诏："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有司其速募之。"又诏："河北水灾，阙食民甚众，宜寄招补军。"

四年，京东、西路以调发兵将，累请增戍。朝廷以兵员有数，多寝其章。然州郡实有负山带海，奸盗所窥，亦当过为之虑，其令益广应募者，与免贴军及他役一年。六月，诏："在京奉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于秦凤路选募。"

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远近险易，置车铺二十八，招刺兵士。从之。八月，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军依式赐外，仍增钱千。十二月，诏京城四面巡检募士于四门，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诏河北立额步军，各于逐指挥额外招百人。

五年，诏一岁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以麟州飞骑、府州威远子弟二十五以下刺为兵。

七年，广西都钤辖司言："本路土兵阙额数多，乞选使臣往福建、江南、广东招简投换兵四千人。"诏于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换。

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言："河东敢勇以三百人为额，请给微薄，应募者少。臣顷在鄜延路日，奏请增三等请给，借支省马给七分草料，置营教习，自后应募者众。愿依陕西路已得指挥。"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诏河北保甲愿投军人及得上四军等杖事艺者，特许招填，合给例物外，更增钱五千，中军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并许招刺。从右司谏苏辙请也。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诸州军兵马全欠，不足守御之处，量与立额招添。"

八年，枢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饥民，未谙教阅，乞自今住营州军差官训练，候半年发遣赴军前。"

绍圣元年，枢密院乞立招禁军官员赏格，如不及数，罚亦随之。

四年，熙河兰岷路都总管、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言，兰州金城关欲招置步军保捷四指挥、马军蕃落一指挥，从之。诏陕西路添置蕃落军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于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华州各置两指挥，并隶住营州军将下统制训练，委逐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养马，久而未集，曾布以谓不若增骑兵为简便。兼土兵乃劲兵，又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议，众翕然皆以为允，帝亦乐从之。盖牧租见存者七百万，岁额一百七十万，而十指挥之费二十五万而已，故可与募人养马之法兼行也。

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亶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讨辰、沅山ＯＤ，每州无过七百人。缘ＯＤ贼深在溪洞，险阻不通正军故也。

三年，京东等路招军五万，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

四年七月，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崇威、崇锐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于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于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于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九月，诏："近降指挥，在京、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挥十万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挥及额内不足人数，虑卒难敷额，可先招崇捷、崇武十万人。候人数稍见次第，即具申取旨。"

五年，诏："抑勒诸色人投军者，并许自身及亲属越诉，其已刺字，仍并改正。"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荆湖南北、江南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欲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余并免决刺填。"从之。

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言："东南州郡例阙厢军，凡有役使，并是和雇。若令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庶可省费。"从之。

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填诸路禁军阙额，以十分为率，招及四分以下递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递减磨勘年。高阳关路河间府、沧、霸、恩州、信安军招填数足，乞行推赏。从之。

二年，手诏："比闻诸路州军招置厢军河清、壮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样，虚费廪食，不堪驱使。今后并仰遵著令招填，如违戾，以违制论。"

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奏："乞将温、处、衢、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更招置增为十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凡五千人，庶成全将。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从之。三月，臣僚言："窃闻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避藏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闲暇，必欲招填禁旅，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于途，实亏国体，流闻四方，传播远迩，殊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闻，手诏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太遽，诸营弗戢，人用大骇。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群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颇亦改正，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辇毂若此，况其远乎？窃闻小人假借声势，因缘夺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鸣得脱，其家已空。今往来犹怀畏避。伏望圣明特赐戒敕，应在外招军去处，毋得横滥。"从之。

七年，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罢诸兼局，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募兵赏军之用。

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诸路见招募人兵，缘逐处漕计阙乏，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并许请用，庶得速办。"从之。又

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阙额，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又诏："已降指挥，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及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度许赴亲征行营司。"又诏："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军人、百姓十贯，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

四月，诏："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如不愿往，所在量给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支奉给之半。其愿效力军前者，许自陈。"

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祗缘招刺阙乏例物，是致军额常阙。今若给一色银绢，折充例物犒设起发，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比之淮、浙等路所得将兵，实可使唤。"从之，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适当岁丰，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与免科差，以作其气，可得劲兵五万。"从之。

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西人结连女真，为日甚久，岂无觊觎关中之志？即今诸路人马皆空，万一敌人长驱，何以枝梧？言之可为寒心，朝廷似未深虑也。河东、河塑之患已形，人故忧之；陕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与十万缗，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责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须朝廷应副。漕司乘时广行储蓄，以为急务。"

又开封府尹聂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务。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至于无人就募，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遂致里氓奔骇，商旅不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检准政和令，诸盗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给例物刺充厢军。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弗悛，若依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如允所请，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从之。

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

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

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

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

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

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

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

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属，论如法。虽立战功不赏，仍不许以功赎过。令随军榜谕。”

四年，诏沈括：“奏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本非得已，须当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逃归其家，可各随所在城砦权送纳器甲，请给粮食，听归所属。节次具招抚数以闻。”

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

大观三年，枢密院备臣僚言云：“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自此诸弊浸生，军律不肃。朝廷洞见其弊，已严立法，然尚有冒名一节，其弊未除。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作匠、杂技、手业之徒，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或所部逃亡数多，欲避谴责，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既避谴责，又冒请受，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若加重赏，申以严刑，庶革斯弊，有裨成法。”从之。

四年，枢密院言："诸路及京畿逃亡军数居多，虽赦敕立限许首，终怀畏避。若诸路专委知州、通判或职官一员，京畿委知县，若招诱累及三百人以上，与减一年磨勘，五百人以上一年半，千人以上取旨推恩，于理为便。"

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军政大备，无可议者。比多逃亡者，缘所在推行未至，及主兵司官遵奉未严故也。其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似此虽具有条禁，而犯者极多。欲乞下有司推究，除兵将官岁终立定赏罚条格外，诏诸路提刑司，每岁终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见管及逃亡人数，参互比较，具最多最少处各一州知、通职位姓名，申枢密院。"从之。

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言："诸厢收到寒冻赤露共五千七百余人，其间逃军数多，合行措置。今欲依押送逃军格，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员付与系押送人，各踏逐稳便官屋安泊，依居养法关请钱米存养，候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支破口券，并依本府押送逃军法，请于合破口券等外，更量支盘缠。"诏："每人支盘缠钱三百，衲袄一领，候二月晴暖即行发遣。"

四年，尚书省着令："诸禁军差发出戍未到军前，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逃亡首获，虽会恩，配如捕获法；上军首身或捕获，会恩，配依七日内法；下军本名应配者，配千里。若本管辄停留，与同罪，虽该赦仍依配法。"从之。

五年，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

宣和二年，手诏："逃卒颇多，仰宣抚司措置以闻。"童贯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缘内有元犯虽首身，于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即未敢赴官自陈。欲乞在京并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逃军，自今指挥到日，通未满赦限共一百日，许令首身免罪，依旧军分职次收管。仍免本司本营问僮，及放免官逋。如本犯经冬祀赦后，犹有移降移配，特与原免。若限满不首，则依常法科罪。凡逃军系在京住营，依限于在京首身者，令所隶军司当日押赴本营。若见出戍者，即破口券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并依前项指挥免罪，依旧收管。凡逃军在外，依限首身者，并于所在日破米二升，其县、镇、砦并限当日解本州军，每二十人作一番，差职员管押，仍沿路给破口食，交付前路州军，转送住营去处。如见出戍，即转驻泊州军收管。凡首身军人，并不许投

换他军。凡所在当职官，如能于限内用心招收逃军，措置转送住营或出戍处收管，候满，在外委提刑司，在京委开封府取索到营、出戍处公文，验人数，最优者申宣抚司取旨推恩。”并从之。

三年，诏：“江、浙军前等处应逃窜军兵，并特放罪，许于本将见出军路分州县首身，依旧给请，随处权行收管。若走往他处，或于住营去处首获，即令所在官司逐旋发遣赴本将应副使唤。仍委逐路安抚、钤辖、提刑司觉察，如所在辄敢隐芘，或逐司不行觉察，并论违制。”

四年，臣僚言：“中外士卒无故逃亡，所在有之。祖宗治军纪律甚严，若在戍者还家，当役者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于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其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益滋。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庶有畏惧。”从之。

五年，臣僚言：“今诸军逃亡者不以实闻。诸处冒名请给，至于拣阅差役，则巧为占破，甚不获已，则雇募逋逃以充名数，旋即遁去，无复实用。平居难于供亿，缓急无以应用。而奸人攘臂其间，坐费财赋。虽开收勘敛，法制滋详，而共利之人，一体傅会。望赐处分，先令当职官核见实数，保明申达转运司，期日委诸郡守贰点阅，仍关掌兵官司照会行下；不可勾押至州者，差官就阅，期以同日究见的实。稍涉欺罔，根治不赦。监司使者分郡覆实，具数申达于朝，以待差官分按，必行罪赏，使官无虚费，而军有实用，则纪律可明，国用可省。”诏送枢密院条画措置。

七年二月，尚书省言：“开封府状：‘乞应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复走入京投换者，许人告捕，科以逃亡捕获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曹级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为盗者，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赦原减。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是致往往复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从之。

十二月，诏：“应诸路逃窜军人或已该赦恩出首避免，却归出戍去处再行逃窜之人，令于所在去处首身，并特与免罪，于一般军分安排，支破请给，发赴军前使唤。”

靖康元年三月，诏：“随从行宫禁卫军兵等有逃亡者，并依法施

行。”五月，臣僚言：“泗州顷遣勤王之师，管押者不善统制，类多遁归，既而畏法不敢出，本州遂开阁请受。在外无以给养，窃虑因聚为盗，恐他州亦多如此。乞敕应勤王兵有遁归已经赦宥者，并令首身。”从之。

六月，诏：“应河东溃散诸路将佐，并仰逐路帅守发遣赴河东、河北制置司，以功赎过。”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言：“被旨差充招集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应援太原，限满不首，即寄禁家属，许人收捕赴军前，重行处置。”从之。仍自指挥到日，限以十日。河北路制使刘韐奏：“近制置使种师中领军到于榆次，失利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按：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未尝罪以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种师中又死王事。若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或失主将，亦无可言。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帅，相继而遁。其初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未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指挥，应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依圣旨处分，仍令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与免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优诏褒赠师中，以为忠义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降五官，仍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余依刘韐所奏。”

八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近据都统制王渊捉获溃败使臣，已管押赴宣抚副使刘韐军前交割，依军法施行外，访闻尚有未曾出首将佐、使臣。”诏：“限今指挥到日更与展限十日，许令于所在州军出首，仍依元降指挥免罪，特与支破递马驿券，疾速发赴军前自效，候立功日优加推赏。如再限满日更不首身，当取见职名重赏购捕，定行军法。仍多出榜示谕。”

二年四月，诏：“访闻诸处溃散军人啸聚作过，将百姓强刺充军，驱虏随行使唤，遇敌使前，害枉良民。其令有司榜谕：被虏强刺之人许以自陈，给据各令归业。愿充军者，随等杖刺填禁、厢军，依条支给例物。”又诏：“昨逃亡班直、诸军，虽已降指挥抚谕，并与免罪，发归元

处。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挥，可候指挥到，许于所在官司自陈，亦与免罪。”

建炎初，招募多西北之人，其后令诸路州、军、砦或三衙招募，或选刺三衙军中子弟，或从诸郡选刺中军子弟解发。复诏沧、滨及江、淮沿流州军，募善没水经时伏藏者，以五千为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牙军多招集乌合之众，拟上等改刺胜捷，次等刺振华、振武，庶得部分归一训练为便。”诏两浙、江东，除江阴军，各募水军二百人。

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言：“本路将兵元五千二百，见千三百十九。今拟将官驻扎诸军洎本路州军，以十分为率，各招其半。”

二年，累降令行在诸军，毋互相招收，及将别军人拘执，违者行军法。

四年，诏：“所招河北人充河北振武，余人刺陕西振华指挥。沿江招置水军，备战舰，募东南谙水者充，每指挥以五百为额。”

十年，诏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招效用军兵万人，内招使臣二千员。

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言：“汀、漳、泉、建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追，管属良民悉转为盗。请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各收千人，仍以效用为名，足可备用，实永久利。”诏令张渊同措置。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言：“旧制，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神勇、宣武、虎翼、广勇诸指挥禁军内，捧日、天武依条升拣扈卫诸班直，拱圣、神勇以下升拣捧日、天武，除逃亡有故，仅千九百人。请于今年分定月内招千人。”

二十七年，杨存中奉旨，三衙所招效用兵令住招。今阙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数日损。诏本司来年正月为始，依旧招募。

隆兴元年，步军司郭振言：“本司在京日军额三万九千五百，今行在仅千二百一十九。”诏招填千七百八十一人，以三千为额，刺充神卫，虎翼，飞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挥。

乾道七年，马军司王友直言：“见管战马二千七百余，止有傔马六百

余人，请招傔兵千五百，并充雄威。”诏招千人，刺“步傔”二字。步军司吴挺言：“步司五军，额二万五千，见阙三千六百。”诏令招填。

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挥郭钧言：“淳熙五年住招兵，今逾十载，战队合用火分傔兵阙。”诏招千人。

绍熙二年，诏步军司招军千人。

庆元元年，诏楚州招到二百六十一人补弩手、效用。五年，诏给降度牒付金州都统，招填阙额并拣汰兵，照绍熙初年令，自五尺四寸至五尺六寸三等招收。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军多阙额，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余人。乾道三年，立额二万七千，今二万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实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人仅六百二十七。请从本司酌绍兴额招刺。”参知政事蒋芾言：“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若权住招一年半，俟财用稍足招强壮，不惟省费，又得兵精。且南渡以来兵籍之数，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乾道三年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只比二十三年，已增六万九千六十一人，如此何缘财用有余？”

宝庆二年，知武冈军吴愈言：“禁卫兵所以重根本、威外夷，太祖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余万，州郡亦十余万。嘉定十五年，三卫马步诸军凡七万余，阙旧额三万，若以川蜀、荆襄、两淮屯戍较之，奚啻数倍于禁卫？宜遵旧制，择州郡禁兵补禁卫阙，州郡阙额帅守招填。”

绍定四年，臣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壮城，有厢军，有土兵，一州之财自足以给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虚，月招岁补，悉成文具。盖州郡吝养兵之费，所招无二三，逃亡已六七。宜申严帅臣，应郡守到罢，具兵额若干、逃故若干、招填若干、考其数而黜陟之。”

宝祐间，州郡阙守，承摄者遣令招刺，不询材武，务盗帑储。

咸淳季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官降钱甚优厚。强刺平民，非无法禁。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名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

九年，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近又招五万，谓之无兵不可。”十年，汪立信书抵贾似道陈三策，一谓：“内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过江，可行六十万矣。盖兵不贵多，贵乎训练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数，将焉用之！”

考之旧制，凡军有阙额即招填。熙宁、元丰讲求民兵之政，于是募兵浸减，而三衙多虚籍。至于靖康，禁卫弱矣。中兴复用招募。立等杖，选勇壮，核人才，验虚实，审刺之法虽在诸屯，而已招者兵籍悉总于枢府云。

志第一百四十七 兵八

○拣选之制 廪给之制

拣选之制　　建隆初，令诸州召募军士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便坐，而分隶诸军焉。其自厢军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军，上军而升班直者，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余皆自下选补。

咸平五年，于环、庆等州厢军马步军六千余人内选材勇者四千五百人，付逐砦屯防，以代禁兵。

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卫司诸禁军中老疾者众，盖久从征戍，失于拣练，每抽替至京，虽量加阅视，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多已抽还，宜乘此息兵，精加选拣，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昔太祖亦尝患此，遂尽行拣阅，当时人情深以为惧，其后果成精兵。"枢密使王继英等曰："今兵革休息，不乘此时遴选，实恐冗兵徒费廪食。"帝曰："然。近者契丹请盟，夏人纳款，恐军旅之情谓国家便谋去兵惜费。"乃命先于下军选择勇力者次补上军。其老疾者，俟秋冬慎择将臣令拣去之。

三年正月，诏遣枢密都承旨韩崇训等与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拣阅诸军兵士，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等分往京东、西路拣阅。八月，诏效顺第一军赴京拣阅，以补虎翼名阙。是军皆河东人，帝念其累戍劳苦，故升奖焉。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诏曰："江南、广东西路流配人等，皆以自抵宪章，久从配隶，念其远地，每用轸怀。属乔岳之增封，洽溥天之大庆，不拘常例，特示宽恩。江南路宜差内殿崇班段守伦就升州、洪州，广南东、西路差殿直、阁门祗候彭麟就桂州，与本路转运使同勾抽诸州杂犯配军，拣选移配淮南州军牢城及本城。有少壮堪披带者，即部送赴阙，当议近上军分安排。如不愿量移及赴阙者，亦听。若地理远处，即与转运使同乘传就彼，依此拣选。"

五年正月，帝谕知枢密院王钦若等："在京军校差充外处人员，军数不足，有妨训练，可诏示殿前、侍卫马步军司简补。禁军逐指挥兵士内，捧日上三军要及三百人，龙卫上四军各二百五十人，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云武骑各三百五十人，并于下次军营升填，须及得本额等样，及令军头司于诸处招拣到人内选填。营在京者引见分配，在

外处者准此，仍委逐司擘画开坐以闻。在京差出者，候替回拣选。”

九年十一月，诏河北、河东、陕西诸州军拣料本城兵，五百人以上升为一指挥，于本处置营教阅武艺，升为禁军。

天禧元年二月，遣使分往诸州军拣厢军骁壮及等者升隶上军。六月，召选天下厢兵迁隶禁军者，凡五千余人。

天圣间，尝诏枢密院次禁军选补法：

凡入上四军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龙卫、神卫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卫弩以二石三斗为中格。恩、冀员僚直、骁捷军士选中四军，则不复阅试。自余招拣中者，并引对。凡员僚直阙，则以选中上军及龙卫等样、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许如龙卫例选补班直。

凡选禁军，自奉钱三百已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蹠三石五斗、等样及龙卫者，并亲阅，以隶龙卫、神卫。凡骑御马直阙小底，则阅拱圣、骁骑少壮善射者充。凡弓手，内殿直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射一石五斗；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诸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皆一石四斗；东西班、散直选补内殿直，捧日、员僚直、天武、龙卫、神卫亲从选补诸班直，御龙骨朵子直、弓箭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御龙直长行选补将虞候，射皆一石三斗；员僚、龙御、骑御马直小底选补散直，射皆一石二斗。凡弩手，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骑祗候，射四石；御龙弩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三石八斗；长行选补将虞候，射三石五斗。其捧日、天武、龙卫亲从选补弩手班、御龙弩直者，亦如之。其次别为一等，减二斗。自余殿前指挥使、诸班直以岁久若上名出补外职者，所试弓弩斗力皆遽减，弓自一石三斗至八斗，弩自三石二斗至五斗各有差。

凡班直经上亲阅隶籍者，有司勿复按试。其升军额者，或取少壮拳勇，或旌边有劳。至于河清遽补，牢城配军亦间下诏选补，盖使给役者有时而进，负罪者不终废也。其退老疾，则以岁首，或出军回；转员皆拣汰，上军以三岁。河北遇大阅亦如之。景祐元年，诏选教骏填拱圣诸军，退其老疾为剩员，不任役者免为民。

三年，诏选骁骑、云骑、骁胜填拱圣，武骑、宁朔、神骑填骁骑。

康定元年，选御辇官为禁军。辇官二十六人遮辅臣喧诉，斩其首二人，余黥隶岭南，卒选如初。

庆历三年，诏韩琦、田况选京师奉钱五百已上禁军武技精捷者，营取五人，枢密院籍记姓名，以备驱使。况因言："今天下兵逾百万，视先朝几三倍，自昔养兵之冗，未有若是。且诸路宣毅、广勇等军孱弱众甚，大不堪战，小不堪役。宜分遣官选不堪战者降为厢军，不堪役者释之。"上然其言。

皇祐元年，拣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禁厢诸军，退其罢癃为半分，甚者给粮遣还乡里。系化外若以罪隶军或尝有战功者，悉以剩员处之。

三年，韩琦奏："河北就粮诸军愿就上军者，许因大阅自言。若等试中格，旧无罪恶，即部送阙，量材升补。"乃诏四路都总管司："自今春秋阅，委主管选长五尺六寸已上、弓一石五斗、弩三石五斗者，并家属部送阙。

嘉祐二年，诏神卫水军等以五年，诸司库务役兵以三年一拣。五年，选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本城、牢城、河清、装御、马递铺卒长五尺三寸胜带甲者，补禁军。其尝犯盗亡坐黥者，配外州军归远、壮勇。

八年，右正言王陶奏："天下厢军以岁首拣，至于禁军虽有驻扎还日拣法，或不举。臣窃惟调发禁军本籍精锐，军出之时尤当拣练。请下有司，凡调发禁军，委当职官汰年六十已上，将校年六十五已上衰老者，如此则兵精而用省矣。"下其章。殿前、马步军司奏曰："旧制，遣戍陕西、河北、河东、广南被边诸军悉拣汰，余路则无令。请自今诸军调发，悉从拣法。"诏可。又诏："凡选本城、牢城军士以补龙猛等军者，并案籍取尝给奉钱五百及龙猛等者，以配龙猛；其不及等与尝给奉钱四百以下，若百姓黥隶及龙骑等者，以配龙骑；其龙骑军士戍还，即选填龙猛。自今本城、牢城悉三年一拣，著为令。"

治平元年，阅亲从官武技，得百二十人以补诸班直。乃诏：自今亲从官，限年三十五以下者充。又诏："如闻三路就粮兵，多老疾不胜铠甲者，可勿拘时，拣年五十以上有子弟或异姓亲属等应样者代之。如无，听召外人。"是岁，诏京畿并诸路拣龙骑、壮勇、归远、本城、牢城、宣效六军；河清、车营、致远、窑务、铸钱监、屯田务隶籍三十年胜铠甲者，部送京师填龙猛等军；其自广南拣中者，就填江西、荆湖归远阙额。仍诏每三年以龙猛等军阙数闻。又诏诸路，有步射引弓两石、彍弩四石五斗已上者，奏遣诣阙。

二年，诏京东教阅补禁军。先是，京东教阅本城，自初置即番隶本路巡检，久不选补。上闻其军多勇壮可用者，欲示激劝，故有是诏。

治平四年五月，拣选拱圣、神勇以下勇分，以补捧日、天武、龙、神卫阙数。

元丰三年六月，权主管马步军司燕达言："内外就粮退军二十一指挥八千余人，以禁军小疾故拣退及武艺浅弱人配填，既不训练，又免屯戍，安居冗食，耗蠹军储。若自今更不增补，庶渐销减，候有阙，依禁军选募，教习武世，不数年间，退军可尽变锐士。内奉钱七百者减为五百，依五百奉钱军等杖招拣。"从之。仍诏："上四军退军改作五百奉钱军额。"八月，殿前、步军司虎翼十指挥出戍归营，闵其劳苦，诏并升补为神勇指挥。广西路经略司言："雄略、澄海指挥阙额，请以诸路配送隶牢城卒所犯稍轻，及少壮任披带者选补。"从之。

四年四月，提举河北义勇保甲狄谘言："旧制，诸指挥兵给内有老疾年五十五已上、有弟侄子孙及等杖者，令承替名粮，其间亦有不堪征役者，乞年四十已上许令承替。"诏河北马步诸军依此。十二月，诏诸班直、上四军，毋得简常有罪改配人。

元祐二年七月，诏诸路每岁于八月后解发试武艺人到阙，殿前司限次年正月，军头司限二月以前试验推恩。呈试武艺人同。

三年闰十二月，枢密院言："在京诸军兵额多阙，而京东、西路就粮禁军往往溢额。"诏差官往逐路同长吏拣选发遣，以补其数。

大观元年四月，诏曰："东南诸郡军旅之事，久失训齐，民虽浮弱，而阻山带江，轻而易摇。安必虑危，诚不可忽。其诸军事艺生疏精熟不同，非独见将官训练优劣，实亦系教头能否。"枢密院请委逐路提举训练官妙选精熟教头，二年一替，若能训练精熟，然后推赏。从之。

至若省并之法，凡军各有营，营各有额。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帝患之，熙宁二年，始议并废。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凡拨并者，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府界、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足其常额。

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员溢，则以补他军阙，或随所并兵入各指挥，依职次高下同领。帝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余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其可胜用哉！”

初议并营，大臣皆以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不可。帝不听，独王安石赞决之。时苏轼言曰：“近者并军蒐卒之令猝然轻发，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枢密使文彦博曰：“近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事合更张，岂惮此辈纷纷邪！”帝用安石言，卒并营之。自熙宁以至元丰，岁有并废。

元符二年，枢密院言：“已诏诸路并废堡砦，减罢兵将，鄜延、秦凤路已减并，余路未见施行。”诏泾原、熙河兰会、环庆、河东路速议以闻。

三年，罢都护府，安抚使隶河、兰州，以省馈运。诏边帅减额外戍兵。

建中靖国元年，减放秦凤路土兵。

大观三年，诏：“昨降处分，措置东南利害，深虑事力未办，应费不赀。其帅府、望郡添置禁军，诸县置弓手，并罢其壮城兵士，令帅府置一百人，余望郡置五十人，旧多者自依旧。沿边州军除旧有外，罢增招壮城。帅府、望郡养马并步人选充马军指挥，及支常平钱收籴封桩斛斗指挥，并罢。已添置路分钤辖、路分都监，许令任满。江南东西、两浙各共差走马承受内臣一员、帅府添置机宜文字去处，并罢。”

四年，诏：“四辅州各减一将，其军兵仰京畿转运司将未足额并未有人，崇锐、崇威、崇捷、崇武内并废四十四指挥已拣到人，随等杖拨填四辅见阙禁军。仍将逐辅系将、不系将军兵，以住营远近相度，重别分隶排定，及八将训练驻扎去处，疾速开具以闻。河北、河东崇锐、崇威，河东十八指挥，河北不隶将十三指挥并废，见管兵令总管司拨填本路禁军阙额。河北路拨不尽人发遣上京，分填在京禁军阙额。河东拨不尽人，并于本路禁军额外收管。”

宣和五年，诏：“两浙盗贼宁息，其越州置捕盗指挥，可均填江东、淮东三路州军阙额。”

至神宗之世，则又有简汰退军之令。治平四年，诏拣拱圣、神勇以下军补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兵阙。

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招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二年，从陈升之议，量减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请受。吕公弼及龙图阁直学士陈荐皆言退军不便。三年二月，司马光亦曰：

窃闻朝廷欲拣在京禁军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尽减请给，兼其妻子徙置淮南，以就粮食。若实有此议，窃谓非宜。何则？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减其请给，徙之淮南，是横遭降配也。

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御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又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时或少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于今日所退之兵。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亩之人，本欲减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费而费更广，非计之得也。

臣愚欲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于所习，国家又得其力，冗兵既去，大费自省，此国家安危所系，不敢不言。

右正言李常亦以为言。从之，是年，诏：“陕西就粮禁军额十万人，方用兵之初，其令陕西、河东亟募士补其阙。”

四年，诏：“比选诸路配军为陕西强猛，其以为禁军，给赐视壮勇为优，隶步军司，役于逐路都监、总管司。”诏广东、福建、江西选本路配军壮勇者，合所募兵万人，以备征戍。三月，诏广东路选杂犯配军丁壮，每五百人为一指挥，屯广州，号新澄海，如广西之法。七月，手诏：“拣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以为大分，五十已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

大省。

十年，遣官偕畿内，京东西、陕西、荆湖长吏简募军士，以补禁军之阙。

元丰元年，诏：以马军选上军，上军选诸班者，并马射弓一石力。诸班直枪弩手阙，选亲从、亲事官，八并选捧日、龙卫弓箭手。

二年，云骑军阙二千一百，以云捷等军补之。

六年，骑兵年五十以下，教武技不成而才可以肄习者，并以为步军。

元祐四年，诏："今后岁拣禁军节级，筋力未衰者，年六十五始减充剩员。"

八年，泾原路经略司奏："拣选诸将下剩员，年六十以下精力不衰，仍充军，以补阙额。"从之。陕西诸路如之。

绍圣四年，枢密院言："龙骑系杂犯军额，阙数尚多。今欲将禁军犯徒兵及经断者，岁拣以填阙。"从之。

元符元年又言："就粮禁军阙额，于厢军内拣选年四十以下者填。"从之。

宣和七年，诏京东西、淮南、两浙帅司精选诸军骁锐，发赴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

靖康元年，诏："军兵久失教习，当汰冗滥，精加拣择。"然不能精也。方兵盛时，年五十已上皆汰为民，及销并之久，军额废阙，则六十已上复收为兵，时政得失因可见矣。

中兴以后，兵不素练。自军校转补之法行，而拣选益精。大抵有疾患则选，有老弱则选，艺能不精则选，或由中军拣补外军，或拣外边精锐以升禁卫。考《军防令》，诸军招简等杖：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军、神卫五尺七寸三分，龙卫五尺有七寸，拱圣、神勇、胜捷、骁捷、龙猛、精朔五尺六寸五分，骁骑、云骑、骁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殿前司龙翼水军五尺有六寸，武骑、宁朔、步军司虎翼水军、拣中龙卫、神骑、广勇、龙骑、骁猛、雄勇、吐浑、擒戎、新

立骁捷、骁武、广锐、云翼、有马劲勇、步武、威捷、武卫、床子弩雄武、飞山雄武、神锐、振武、新招振武、新置振武、振华军、雄武弩手、上威猛、厅子、无敌、上招收、冀州雄胜、澄海水军弩手五尺五寸，广捷、威胜、广德、克胜、陕府雄胜、骁雄、雄威、神虎、保捷、清边弩手、制胜、清涧、平海、雄武、龙德宫清卫、宁远、安远五尺四寸五分，克戎、万捷、云捷、横塞、捉生、有马雄略、效忠、宣毅、建安、威果、全捷、川效忠、拣中雄勇、怀顺、忠勇、教阅忠节、神威、雄略、下威猛五尺四寸，亳州雄胜、飞骑、威远、蕃落、怀恩、勇捷、上威武、下威武、忠节、靖安、川忠节、归远、壮勇、宣效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胜、骑射、桥道、清塞、奉先、奉国、武宁、威勇、忠果、劲勇、下招收、壮武、雄节、靖江、武雄、广节、澄海、怀远、宁海、刀牌手、必胜五尺三寸，拣中广效、武和、武肃、忠靖、三路厢军五尺二寸。

建炎三年，诏："江南、江东、两浙诸州军正兵、土兵、除镇江、越州，委守臣兵官巡检，六分中选一分，部辖人年四十五以下，长行年三十五以下，合用器甲，候旨选择赴行在。有软弱不堪，年甲不应，或占庇不如数选发，其当职官有刑。"

四年，诏："神武义军统制王□燮下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填厢禁军，其不任披带者，分填严州新禁军。"

绍兴二年，上谓辅臣曰："邵青、单德忠、李捧三盗，招安至临安日久，卿等其极拣汰。"吕颐浩、秦桧得旨与张俊同阅视，堪留者近七千人。诏命张俊选精锐，得兵五千人诣行在。

二十年，枢密院言都统吴玠选中护卫西兵千人，诏隶殿司。又统制杨政选西兵三百二十五人，填步军司。

二十四年，诏："御龙直见阙数，可以殿、步二司选拍试填诸班。"

乾道二年，诏王琪选三百人充马军。

庆元三年，殿司言："正额效用万一千五百九十二人，阙二百五十九人，于雄效内及效用带甲拍试一石力弓、三石力弩合格人填阙额。"诏："崇政殿祗候、亲从填班直人数，特与免。其三衙旧司官兵及御马直合拣班人，照阙额补。"

嘉定十一年，臣僚言"今军政所先，莫如汰卒。"谓"如千兵中有百人

老弱，遇敌先奔，即千人皆废矣。乞严敕中外将帅，务核其实。”

其省并法自咸平始。建炎以后，臣僚屡言，军额有阙，则并隶一等军分，足其旧额，以便教阅，而指挥、制领、将佐之属亦或罢或省，悉从其请。盖当多事之秋，患兵之不足，望增补以壮军容。事既宁息，患其有余，必并省以核军实，意则在乎少苏民力也。

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贫若此，思变而通之。于卒伍中取强勇者，异其籍而厚其廪，且如百人之中拣十人，或二十，或三十，则是万人中有三千兵矣。时试之弓弩，课之武艺，暇则驰马击球以为乐，秋冬使之校猎。其有材力精强，则厚赏赉之。又于其中拔其尤者，数愈少而廪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缓急可用。苏辙有言：‘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又必申命主帅、制领，鼓动而精择之，假之统御之权，严其阶级之法。将乐与士亲，士乐为将用，则可以运动如意，不必别移一军，别招新军矣。”

咸淳间，招兵无虚日，科降等下钱以万计。奈何任非其人，白捕平民为兵，召募无法，拣选云乎哉！

廪禄之制　为农者出租税以养兵，为兵者事征守以卫民，其势然也。唐以天下之兵分置藩镇，天子府卫，中外校卒，不过十余万，而国用不见其有余。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数十万，悉萃京师，而国用不见其不足者，经制之有道，出纳之有节也。国初，太仓所储才支三、二岁。承平既久，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而缣帛、货贝、齿革百物之委不可胜用。其后军储充溢，常有余羡。内外乂安，非偶然也。

凡上军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龙卫、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者，月俸钱百千，粟五十斛；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领刺史者半之。自余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千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傔；厢军将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盐；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诸军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厢兵阅教者，有月俸钱五百至三百，凡三等，下者给酱菜钱或食盐而已。自班直而下，将士月给粮，率称是为差；春冬赐衣有绢绵，或加□布、缗钱。凡军士边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粮，或从别给。其支军食，粮料院先进样，三司定仓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国初，诸仓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给粮于城东，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檐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以军次高下给之。

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时给者。边戍季加给银、□奚鞋，邠、宁、环、庆缘边难于爨汲者，两月一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裤。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与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后及于本城。

天圣七年，法寺裁定诸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质卖者重寘之法。

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召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凡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于红腐而不知用；沿边入中粟，价常踊贵而未尝足。诚愿罢河北、陕西募住营兵，勿复增置，遇阙即迁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便近。严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轶生事以觊恩赏，违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余矣。"帝嘉纳之。

康定元年，诏战场士卒给奉终其身。宰臣张士逊等言禁兵久戍边。其家在京师者，或不能自给。帝召内侍即殿隅条军校而下为数等，特出内藏库缗钱十万赐之。

庆历五年，诏："湖南路发卒征蛮，以给装钱者，毋得更予带甲钱。"

七年，帝因阅军粮，谕仓官曰："自今后当足数给之。"初，有司以粮漕自江、淮，积年而后支，惟上军所给斗升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而已。

嘉祐八年，殿前诸班请粮，比进样异，辄不受散去。御史中丞王畴以为言。诏："提点仓官自今往检视，有不如样，同坐之。军士不时请及有喧哗，悉从军法。"

皇祐二年，诏："在外禁军，凡郊赉折色，并给以实估之直。"

五年，诏："广南捕蛮诸军岁满归营，人赐钱二千，月增奉钱二百。度岭阵亡及瘴疠物故者子孙或弟侄，不以等样收一人隶本营者，支衣廪之半。"

治平二年，诏："泾原勇毅军拣为三等，差给奉钱一千至五百为三等，勿复置营，以季集渭州按阅。"

熙宁三年，帝手诏："仓使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将士意哉！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于是严河仓乞取减刻之事。

四年，诏付赵离："闻鄜延路诸军数出，至鬻衣装以自给，可密体量振恤之。"先是，王安石言："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而自来将帅不敢言振恤士卒，恐成姑息，以致兵骄。臣愚以为亲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前陛下言郭进事，臣案《进传》，言进知人疾苦，所至人为立碑纪德；士卒小有违令，辄杀之。惟其能犒赏存恤，然后能杀违令者而人无怨。今宜稍宽牵拘将帅之法，使得用封桩钱物随宜振恤，然后可以责将帅得士卒死力也。"

四年，枢密院言："不教阅厢军拨并，各带旧请外，今后招到者，并乞依本指挥新定请受。河北崇胜、河东雄猛、陕西保宁、京东奉化、京西壮武、淮南宁淮各酱菜钱一百，月粮二石，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冬衣绢二匹、□半匹、钱一千、绵十二两。两浙崇节、江东西效勇、荆南北宣节、福建保节、广东西清化除酱菜钱不支外，余如六路。川四路克宁已上各小铁钱一千，粮二石，春衣绢一匹、小铁钱十千，冬衣绢一匹、□一匹、绵八两、小铁钱五千。"并从之。

七年，增桥道、清塞、雄胜诸军奉满三百。又诏："今后募禁军等赏给，并减旧兵之半。"

十年，诏："安南道死战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义勇等有贷于官者，展偿限一年。又中外禁军有定额，而三司及诸路岁给诸军亦有常数。其阙额未补者，会其岁给并封桩，枢密承旨司簿其余数，辄移用，论如法。"

元丰二年，诏："荆南雄略军十二营南戍，瘴没者众，其议优恤之。

军校子孙降授职。有疾及不愿为兵若无子孙者，加赐缗钱；军士子孙弟侄收为兵，并给赙，除籍后仍给粮两月；即父母年七十已上无子孙者，给衣廪之半，终其身。”

哲宗即位，悉依旧制。

徽宗崇宁四年，诏：“诸军料钱不多，比闻支当十钱，恐难分用，自今可止给小平钱。”初，蔡京谋逐王恩，计不行，欲阴结环卫及诸士卒，乃奏皇城辅兵月给食钱五百者，日给一百五十。自是，每月顿增四贯五百。欲因以市私恩也。

五年，枢密院言：“自熙宁以来，封桩隶枢密院，比因创招广勇、崇捷、崇武十万人，权拨封桩入尚书省。缘禁军见阙数多，若专责户部及转运司应副，恐致误事。”诏：“尚书省候极足十万人外，理合拨还。自今应禁军阙额封桩钱，仍隶枢密院。”

宣和七年，诏：“国家养兵，衣食丰足。近岁以来，官不守法，侵夺者多；若军司乞取及因事率敛，刻剥分数，反致不足。又官吏冗占猥多，修造役使，违法差借。杂役之兵，食浮于禁旅，假借之卒，役重于厢军。近因整缉军政，深骇听闻。自今违戾如前者，重寘之法。”

靖康元年，诏：“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衣、冬赐数足，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并免坐仓。

自国初以来，内则三司，外则漕台，率以军储为急务，故钱粮支赐，岁有定数。至于征戍调发之特支，将士功劳之犒赏，与夫诸军阙额而收其奉廪以为上供之封桩者，虽无定数，而未尝无权衡于其间也。封桩累朝皆有之，而熙宁为盛。其后虽有“今后再不封桩”之诏，然军司告乏，则暂从其请，稍或优足，则封桩如旧。盖宰执得人，则阙额用于朝迁；枢筦势重，则阙额归之密院。此政和军政所以益不逮于崇宁、大观之间者，由两府之势互有轻重，而不能恪守祖宗之法也。

中兴以后，多遵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言：“万全杂役额五百，户部廪给有常法。比申明裁减，尽皆遁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麦四斗八升，斗折钱二百，日餐钱百，实不足赡。”诏户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

五年，诏：“效用入资旧法，内公据、甲头名称未正，其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二

百、米二升。非带甲入队人自依旧法。”宣抚使韩世忠言：“本军调发，老幼随行，缘效用内有不调月粮，不增给日请，军兵米二升半、钱百，效用米二升、钱二百，乞日增给赡米一升半，庶几战士无家累后顾忧，齐心用命。”诏分屯日即陈请。

十三年，诏：“殿司诸统领将官别无供给职田，日赡不足，差兵营运，浸坏军政。可与月支供给：统制、副统制月一百五十千，统领官百千，正将、同正将五十千，副将四十千，准备将三十千，皆按月给。既足其家，可责后效。若仍前差兵负贩，从私役禁军法，所贩物计赃坐之，必罚无赦。州县知而不举，同罪。”主管步军司赵密言：“比定诸军五等请给，招填阙额，要以屏革奸弊。第数内招收白身效用，填马步军使臣阙。其五等请给例内，马军效用依五人衙官例，步军效用依三人衙官例。缘旧效用曾经带甲出入，日止餐钱二百、米二升；有少壮善射者，既见初收效用廪给稍优，因逃他军以希厚请。今拟五等招收白身效用与旧效用，不以马步军论，概增其给，人日支钱二百、米二升，填使臣阙。”

隆兴二年，殿前司言：“诸军法，兵级年六十，将校年六十五，减充剩员给请，内有战功亦止半给。比来年及不与减落，乞每营置籍，乡贯、年甲、招刺日月悉书之，一留本营，一留户部，一留总领，以备开落。”

乾道八年，枢密院言：“二月为始，诸军七人例以上，二分钱、三分银、五分会子；五人例，三分钱、四分银、三分会子。军兵折麦餐钱，全支钱。使臣折麦、料钱，统制、军佐供给分数仍旧。”

淳熙三年，枢密院言：“兵部定请受格：效用一资守阙毅士，二资毅士，三资守阙效士，月各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绢各二匹；四资效士，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奇，衣绢各二匹；五资守阙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有半；六资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七资守阙听候差使，八资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九资守阙准备使唤，十资准备差使，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绍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铢言：“沿边城砦之官，以备疆埸不虞，廪禄既薄，给不以时，孤寒小吏，何以养廉？致使熟视奸猾泄漏禁物，公私

庇盖，恬不加问，从而徇私受赇者有矣。弓手、士军、戍卒佣直粮食，累月不支，迫于饥寒，侵渔蛮獠，小则致讼争，大则启边衅。乞严敕州、军按月廪给，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请己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济，缓急之际，得其宣力。安边弭盗，莫此为急。”

厥后弊日以滋，迨至咸淳，军将往往虚立员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军，有游击五军，有亲兵二军，有制效二军，有靖安、唐湾水军，有游击采石水军，有精锐破敌军，有效用、防江军，原其初起，惟骑、戎两司额耳。后仍各创军分，额多而员少。一统制月请，以会子计之，则成一万五百千，推之他军，概可见矣。

九年，四川制司有言：“戍兵生券，人月给会子六千，蜀郡物贾翔贵，请增人月给九千。”当是时财赋之出有限，廪稍之给无涯，浚民膏血，尽充边费，金帛悉归于二三大将之私帑，国用益竭，而宋亡矣。

臣僚尝言：“古者兵与农一，官无供亿之烦，国有备御之责。后世兵与农二，竭国力以养兵，奉之若骄子，用之若佣人。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其说者有二：曰屯田，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其言厄于权奸，竟不行。

志第一百四十八 兵九

○训练之制

训练之制　禁军月奉五百以上，皆日习武技。三百以下，或给役，或习技。其后别募厢兵，亦阅习武技，号教阅厢军。戍川、广者旧不训练，嘉祐以后稍习焉。凡诸日习之法，以鼓声为节，骑兵五习，步兵四习，以其坐作进退非施于两军相当者然。自宋初以来，中外诸军皆用之。

明道二年，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役而未尝习武技，宜取材勇者训肄，升补禁军。"上可其奏。

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阵法。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阵毕，令解镫以弓弩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诏行之陕西、河东、河北路。是岁，诏："教士不衽带金革，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勿辄禁止。

庆历元年，徙边兵不教者于内郡，俟习武技即遣戍边。

二年，诸军以射亲疏为赏罚，中的者免是月诸役，仍籍其名。阙校长，则按籍取中多者补。枢密直学士杨偕请教骑兵止射九斗至七斗三等弓，画的为五晕，去的二十步，引满即发，射中者，视晕数给钱为赏。骑兵佩劈阵刀，训肄时以木杆代之。奏可。

四年，诏："骑兵带甲射不能发矢者，夺所乘马与本营艺优士卒。"韩琦言："教射唯事体容及强弓，不习射亲不可以临阵。臣至边，尝定弓弩挽强、蹠硬、射亲格，愿行诸军立赏肄习。岁以春秋二时各一阅，诸营先上射亲吏卒之数，命近臣与殿前、马步军司阅之。其射亲入第四至第七等，量先给赐；入第三等已上及挽强、蹠硬中格，悉引对亲阅；等数多者，其正副指挥使亦第赐金帛。"诏以所定格班教诸军。四年，遣官以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

五年，密诏益、利、梓、夔路钤辖司，以弓弩习士卒，候民间观听浸熟，即便以短兵日教三十人，十日一易。知并州明镐言："臣近籍诸营

武艺之卒，使带甲试充奇兵外，为三等，庶几主将悉知军中武技强弱，临敌可用。”诏颁其法三路。范仲淹请以带甲射一石充奇兵，余自九斗至七斗第为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诏著为令。

六年，诏诸军夏三月毋教弓弩，止习短兵。又诏：“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彍三石八斗、枪刀手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中者，本营阙阶级即以次补。”

至和元年，诏：“诸军选将校，武艺钧，以射亲为上。”韩琦又言：“奉诏，军士弩彍四石二斗并弓箭、枪手应旧规选中者，即给挺补守阙押官，然则排连旧制为虚文矣。请三路兵遇春秋大教，武技出众者优给赏物，免本营他役，候阶级阙，如旧制选补。”奏可。

治平二年，诏：“河北战卒三十万一千、陕西四十五万九百并义勇等，委总管司训练，毋得冗占。”

熙宁元年，诏曰：“国家置兵以备战守，而主兵之官冗占者众，肄习弗时，或误军事。帅臣、安抚、监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闻。”十月，枢密院请陕西、河东选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为河北诸路指使，教习骑军。或言河朔兵有教阅之名而无其实，请班教法于其军，久而弗能者，罢为厢军。奏可。

二年，帝常语执政：“并边训练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对曰：“京东所教兵已精强，愿陛下推此法以责边将，间诏其兵亲临阅试。训练简阅有不如诏者罚之，而赏其能者。赏不遣贱，罚不避贵，则法行而将吏加劝，士卒无不奋励矣。”九月，选置指使巡教诸军，殿前司四人，马、步军司各三人。

三年，帝亲阅河东所教排手，进退轻捷，不畏矢石。遂诏殿前司，步军指挥当出戍者，内择枪刀手伉健者百人，教如河东法，艺精者免役使，以优奖之。

五年四月，诏在京殿前马步诸军巡教使臣，并以春秋分行校试。射命中者第赐银楪，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最。五月，诏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于崇政殿引见，仍颁诸路。其法：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骑兵二队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为节，束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赏。马步皆前三行枪刀，后二行弓弩，附队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与击刺迭出，皆闻金即退。预籍人马之强者隐于队中，遇可用，则别

出为奇。帝以其点阅周悉，常有出野之备，故令颁行。

六年，诏："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于改作，苟遂因循，益隳军制。其以京东武卫等六十二营隶属诸路，分番教习，余军并分遣主兵官训练。"九月，诏："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虽以十分为率，其事艺第一等及九分已上，或射亲及四分，虽殿，除其罚；第二等事艺及八分，或射亲不及三分，虽最，削其赏。"十月，选泾原士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骑军驰骤野战。帝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傥训练精勇，人得其用，不惟胜敌，亦以省财。"安石等曰："陛下频年选择使臣，专务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皆奋。观其技艺之精，一人为数夫之敌，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是时，帝初置内教法，旬一御便殿阅武，校程其能否而劝沮之，士无不争劝者。

七年，诏教阅战法，主将度地之形，随宜施行。二月，诏："自今岁一遣使，按视五路安抚使以下及提举教阅诸军、义勇、保甲官，课其优劣以闻而诛赏之。"

八年，诏："在京诸军营屯迫隘，马无所调习。比创四教场，益宽大，可以驰骋。其令骑军就教者，日轮一营，以马走骤阅习。"五月，臧景陈马射六事：一、顺□□直射，二、背射，三、盘马射，四、射亲，五、野战，六、轮弄，各为说以晓射者。诏依此教习。八月，帝令曾孝宽视教营阵。大阅八军阵于荆家陂，讫事大赏。

元丰元年十月，诏立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第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发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三等。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等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炮自三中至一中，为及等。并赏银有差。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赏。其弓弩坠落，或纵矢不及堋，或挽弓破体，或局而不张，或矢不满，或弩蹠不上牙，或擭不发，或身倒足落，并为不合格。即射已中赏，余箭不合格者，降一等，无可降者罢之。

是月，贾逵、燕达等言："近者增损东南排弩队法，与东南所用兵械不同，请止依东南队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敌稍远则施箭，近则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右手执刀以备斩伐，与长兵相参为用。"诏可，其枪手仍以标兼习。十一月，京西将刘元言："马军教习不成，请降步军，又不成，降厢军。"乃下令诸军，约一季不能学者，如所请降之。十二月，诏："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十人以一人习马射，受教于中都所遣教头。在京步军诸营弓箭手，亦十人以一人习马射，受教于教习马军所。

艺成，则展转分教于其军。”

二年四月，遣内侍石得一阅视京西第五将所教马军。五月，得一言其教习无状，诏本将陈宗等具折。宗等引罪，帝责曰：“朝廷比以四方骄悍为可虞，选置将臣分总禁旅，俾时训肄，以待非常。至于部勒规模，悉经朕虑，前后告戒已极周详。使宗等稍异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禄日久，既顽且慵，苟遂矜宽，实难励众，可并勒停。”是月，诏殿前、步军司兵各置都教头掌隶教习之事，弩手五营、弓箭手十营、枪刀标排手五营各选一人武艺优者奏补。逐司各举散直一人为指使，罢巡教使臣。是日，诏河东、陕西诸路：“旧制，马军自十月一日驰射野战，至谷雨日止。塞上地凉，自今教起八月，止五月一日。”七月，诏诸路教阅禁军毋过两时。九月，内出教法格并图象颁行之。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步用标排，皆有法象，凡千余言，使军士诵习焉。

四年五月，诏东南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司，体量将兵自降教阅新法之后，军士有所倍费以闻。盖自团立将兵以来，军人日新教阅，旧资技艺以给私费者，悉无暇为故也。

六年，从郭忠绍之请，步军弩手第一等者，令兼习神臂弓。

七年八月，诏开封府界、京东西路专选监司提举教阅。神宗留心武备，既命立武学、校《七书》以训武举之士，又颁兵法以肄军旅，微妙渊通，取成于心，群臣莫望焉。

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谏苏辙上言：“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力？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人，其余日止一教。是月，朝请郎任公裕言：“军中诵习新法，愚懵者颇以为苦。夫射志于中，而击刺格斗期于胜，岂必尽能如法？”枢密院亦以为元降教阅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当令兵众例诵。诏从之。九月，枢密院奏：“异时马军教御阵外，更教马射。其法：全队驰马皆重行为‘之’字，透空发矢，可迭出，最便利。近岁专用顺鬃直射、抹鞦背射法，止可轻骑挑战，即用众乃不能重列，非便。请自今营阅排日，马军‘之’字射与立背射，隔日互教。”诏可。

三年五月，罢提举教习马军所。

六年六月，三衙申枢密院，乞近伏七十日依令式放诸军教。王严叟白韩忠彦曰："景德故事，皆内侍省检举传宣，今但岁举为常，则不复见朝廷恩意。"忠彦以为然，又开陈太皇太后。曰："如此则为常事，待处分内侍省。"遂诏："今后入状，遣中侍传宣诸军住教。"

绍圣元年三月，枢密院言："禁军春秋大教赏法，每千人增取二百一十人，给赏有差。"从之。

二年二月，枢密院言："马军自九月至三月，每十日一次出城氵率渲，教习回答野战走骤向背施放，遇风雪假故权住。"从之。

三年五月，诏在京、府界诸路禁军格斗法，自今并依元丰条法教习。七月，诏选弩手兼习神臂弓。八月，诏："殿前、马步军司见管教头，别选事艺精强、通晓教像体法者，展转教习。其弓箭手马、步射射亲，用点药包指及第二指知镞，并如元丰格法。"是月，又诏复神臂弓射法为百二十步。

元符元年十月，曾布既上巡教使臣罚格，因言："祖宗以来，御将士常使恩归人主，而威令在管军。凡申严军政，岂待朝廷立法而后施行耶？是管军失职矣。"帝深以为然。

政和元年二月，诏："春秋大教，诸军弓弩斗力，并依元丰旧制。"

四年五月，臣僚上言："神臂弓垛远百二十步，给箭十只，取五中为合格，军中少得该赏，恐惰于习射。送殿前、马步军司勘会，将中贴箭数并改为上垛，其一中贴此两上垛。"从之。

五年三月，诏："自今敢占留将兵，不赴教阅，并以违御笔论。不按举者，如其罪。"十一月，臣僚言："春秋大教，诸军弓弩上取斗力高强，其射亲中多者，激赏太薄，无以为劝。"诏依元丰法。

八年，诏州郡禁军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阅，从毛友之请也。

重和元年正月，而兵部侍郎宇文粹中进对，论禁军训练不精，多充杂役。帝曰："祖宗军旅之法最为密致，神考尤加意训习，近来兵官浸以弛慢。古者春振旅，夏苃舍，秋治兵，冬大阅，皆于农隙以讲事，大司马教战之法，大宗伯大田之礼，细论周制，大抵军旅之政，六卿无有不总之者。今士人作守倅，任劝农事，不以劝耕稼为职；管军府事，不以督训练为意。自今如役使班直及禁卫者，当差人捉探惩戒。更候日长，

即亲御教阅激赏。”寻以粹中所奏参照条令行之。

宣和三年四月，立骑射赏法，其背射上垛中贴者，依步射法推赏。

靖康元年二月，诏：“军兵久失教习，当汰冗滥。今三衙与诸将招军，惟务增数希赏，但及等杖，不问勇怯。招收既不精当，教习又不以时，杂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际，精加拣择，既系军籍，专使教习，不得以杂色拘占。又神臂弓、马黄弩乃中国长技，宜多行教习，以扞边骑。仍令间用衣甲教阅，庶使习熟。”四月，诏复置教场，春秋大阅，及复内教法以激赏之。

阵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赵离乞讲求诸葛亮八阵法，以授边将，使之应变。诏郭逵同离讲求，相度地形，定为阵图闻奏。

五年四月，诏蔡挺先进教阅阵图。帝尝谓：“今之边臣无知奇正之体者，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宰相韩绛因请诸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取其所长，立以为法。从之。帝患诸将军行无行阵之法，尝曰：“李靖结三人为队必有意。星书，羽林皆以三人为队，靖深晓此，非无据也。”乃令贾逵、郭固试之。十二月，知通远军王韶请降合行条约，诏赐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余令关秦凤路经略司抄录。

六年，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九人为一中队，赏罚俟成序日取裁。其队伍及器甲之数，依泾原路牙教法。九月，赵离言：“欲自今大阅汉蕃阵队，且以万二千五百人为法，旌旗麾帜各随方色。战国时，大将之旗以龟为饰，盖取前列先知之义。令中军亦宜以龟为号。其八队旗，别绘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天、地则象其方园，风、云则状其飞扬，龙、虎则状其猛厉，鸟、蛇则状其翔盘之势，以备大阅。”枢密院以为阵队旗号若绘八物，应士众难辨，且其间亦有无形可绘者。遂诏止依方色，仍异其形制，令勿杂而已。

七年，又命吕惠卿、曾孝宽比校三五结队法。十月，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遣近侍李宪付赵离曰：“阵法之详已令宪面谕，今所图止是一小阵，卿其从容析问，宪必一一有说。然置阵法度，久失其传，今朕一旦据意所得，率尔为法，恐有未尽，宜无避忌，但具奏来。”继又诏曰：“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同议可否，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法，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如日近可了，宜令李

宪赍赴阙。”禽奏曰：

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李靖以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今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次选勇悍者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大队用命，小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委拥队军校，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尤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学而能也。

然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师；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师，属之州长；五师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自厢都指挥使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师、党正之任也。

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而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七年七月，诏诸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求知阵队法者以闻。九月，崇仪使郭固以同详定古今阵法赐对，于是内出《攻守图》二十五部付河北。

八年二月，帝批：“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抵牾，难为施用。可令见校试官摭其可取者，草定八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又命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震、逢原行视宽广处，用马步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

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杨遂为都大提举，诚一、宪为同提举，震、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为将副、部队将、干当公事，凡三十九人。

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受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内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辎重每军九百，是为二千八百人。帝谕近臣曰：

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阵法也。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之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开国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阵图为法，失之远矣。

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果如其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出于一法，特止曰营，行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

于是以八月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已事，赐遂而下至指使、马步军银绢有差。

八年，诏诸路权住教五军阵，止教四御阵。

九年四月，帝于辅臣论营阵法，谓："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则心也，诸军，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则右救，攻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军何由败

也！”

元丰四年，以九军法一军营阵按阅于城南好草陂，已事，奖谕。

七年，诏：“已降五阵法，令诸将教习，其旧教阵法并罢。”盖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是为五阵。

元祐元年，高翔言，乞以御阵与新阵法相兼教阅，从之。盖元丰七年，诏专用五阵法，而旧教御阵遂废；至是，复令互教。

绍圣三年，复罢教御阵。

大观二年，诏以五阵法颁行诸路。

靖康元年，监察御史胡舜陟奏：“通直郎秦元所著兵书、阵图、师律三策、大八阵图一、小图二，皆酌古之法，参今之宜，博而知要，实为可用。”诏令赐对。当时君臣虽无雄谋远略，然犹切切焉以经武为心。

高宗建炎元年，始颁枢密院教阅法，专习制御摧锋破敌之艺、全副执带出入、短桩神臂弓、长柄刀、马射穿甲、木挺。每岁拟春秋教阅法，立新格。神臂弓日给箭二十，射亲去垛百二十步。刀长丈二尺以上，毡皮裹之，引斗五十二次，不令刀头至地。每营选二十人阅习，经两阅者五十人为一队，教习分合，随队多少，分隶五军。每军各置旗号，前军绯旗，飞鸟为号；后军皂旗，龟为号；左军青旗，蛟为号；右军白旗，虎为号；中军黄旗，神人为号。又别以五色物号制招旗、分旗。举招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合而成阵；举分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分而成队。左右前却，或分藏为伏，或分出为奇，皆举旗为号。更鸣小金、应鼓，备瞻望不及者。豫约伏藏之所，缓鸣小金即止，急鸣应鼓即奇兵出阵趍战，急鸣小金即伏兵出。其春秋大教推赏，依海行格法。

李纲言：“水战之利，南方所宜。沿河、淮、海、江帅府、要郡，宜效古制造战船，以运转轻捷安稳为良。又习火攻，以焚敌舟。”诏命杨观复往江、浙措置，河、淮别委官。三年，亲阅水军于镇江登云门外。

绍兴四年，诏内殿按阅神武中军官兵推赏。

二十四年，臣僚言：“州郡禁卒，远方纵驰，多不训练，春秋教阅，临时备数，乞申严旧制。”

三十一年，诏："比闻诸路州厢、禁军、土军，有司擅私役，妨教阅。帅府其严责守兵勤兵归营，训练精熟，以备点视。"

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门外，次幸白石阅兵，三衙率将佐道驾，射生官兵就御辇下献所获。是日，有数将独手运大刀，上曰："刀重几何？"李舜举奏："刀皆重数十斤。"有旨："卿等教阅精明。"又谕陈敏曰："军马衣装整肃如此。"特锡赉鞍马、金带，士卒推赏有差。

四年，幸茅滩教阅。举黄旗，连三鼓，变方阵；五鼓，举白旗，变圆阵；次二鼓，举赤旗，变锐阵；青旗，变直阵。毕事，上大悦，赏赉加倍。兵分东西，呈大刀、火炮，上问李舜举："按阅比曩时如何？"舜举奏："今日之兵，陛下亲训练，抚以深恩，锡以重赏，忠勇倍常。"

乾道中，诏弓箭手元射一石四斗力升加三斗，元射一石力升加五斗，弩手元射四石力升加五斗，元射两石七斗力升加八斗，进秩推赏有差。宰执进射亲赏格，虞允文曰："拍试以斗力升请给，今用射亲定赏，恐不加意斗力。"上曰："然。他日虽强弓弩可以取胜，若止习射亲，则斗力不进。此赏格不须行。"

淳熙间，立枪手及射铁帘格。上谓辅臣曰："闻射铁帘，诸军鼓跃奋厉。"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辈无进取，自然气惰。今陛下激劝告戒，人人皆胜兵。"于是殿前、步军司诸军及马军旧司弓弩手，射铁帘合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余。诏中垛帘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十箭，弩手四石力八箭，依格进两秩，各赐钱百缗；弓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进两秩。诏中外诸军赏格亦如之。

绍熙元年，诏殿司："许浦水军并江上水军岁春、秋两教外，每月轮阅习。沿海水军准是。"知徽州徐谊言："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习弓者听兼习弩，斗力可以观其进退，射亲可以察其能否。勤惰之实，人有稽考。"诏下诸路遵守之。执政胡晋臣言："比年用射铁帘推赏，往往获迁秩，是亦足以作成人才。"上曰："射铁帘不难，此赏格太滥，其专以武艺精熟为尚。"

二年，枢密院言："殿、步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百步射，四石力，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枪手，驻足举手撑刺，以四十撑为本等。主帅委统制、统领较其艺。本等外取升加多者，每军五千五百人以上弓、弩、枪手各十五人，诣主帅审实，上枢密院覆试。各择优等二人升转两秩，余

人给钱五缗，俟将来再试。”

庆元二年，幸候潮门外大阅。

嘉泰二年，诏将按阅诸军，赏赉依庆元二年增给。

宝庆二年，莫泽言：“州郡禁军，平时则以防寇盗，有事则以备戎行，实录于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军政隳废，吝于廪给，阙额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当教阅时，钤、总、路分虽号主兵，仅守虚籍，莫敢号召。入教之次，坐作进退殆同儿戏。守臣利虚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赂改年甲。且一兵请给，岁不下百缗，以小计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虚费三万缗也。私役禁军，素有常宪。守帅辟园池，建第宅，不给餐钱；寓公去城辽绝，类得借兵，扰害乡闾。近而辅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权轻，而私占之禁弛也。乞严戒监司、守倅等，止许借厢军，仍不得妨教阅，余官虽厢军亦勿借。”

淳祐十一年，台臣条陈军匠不闲阅习之弊：“按旧制，禁兵毋私役。比岁凡州军屯营驻扎之处，多循旧习，每一州军匠无虑数百，官无小大各占破，而雕镂、组绣、攻金、设色之事靡所不有。工艺虽精，击刺不习，设有小警，何能授甲？乞申严帅守及统兵官，应军匠听归营伍闲习训练，勿竞作无益，虚糜廪稍，以妨军实。”

咸淳初，臣僚言：“诸军统领、统制、正将、副将正欲在军训练，闲于武事，一有调用，令下即行，士悉将智，将悉士勇，所向无敌。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阃置帐前官，专任营运，不为军计，实为家谋，绝无战阵新功，率从帐前升差。大略一军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杂役。”

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军兵，一时徒取充数，以觊赏格。涅刺之后，更不教阅。主兵官苦以劳役，日夜罔休，一或少违，即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请以新招军分隶诸队，使之熟纪律，习事艺，或旬或月上各郡阅试。”盖弊至于此，而训练之制大坏矣。

志第一百四十九 兵十

○迁补之制 屯戍之制

迁补之制　　自殿前、侍卫马步军校，每遇大礼后，各以次迁，谓之“转员”。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他州总管、钤辖。其老疾若过失者，为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其黜，则为外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凡军主阙，以军都指挥使递迁；余阙，以诸军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行首、军使、副行首、副兵马使、十将递迁。凡将校，一军营止补十人，其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指挥使，营主其一，即阙其三。殿前左右班都虞候遥领刺史，即与捧日军都指挥使通，以次迁捧日、龙卫厢都指挥使，仍遥领团练使。若员溢，即为正刺史补外，他如诸军例递迁。

凡列校转补，有司先阅走跃、上下马；次出指二十步，掩一目试之，左右各五占数为见物。武艺，弓射五斗，弩彍一石五斗，枪刀手稍练。负罪不至徒，年未高，或虽年高而无疾、精力不耗者，并取之。

凡诸军转员后，取殿前指挥使长入祗候填行门，取东西班长入祗候、殿侍、诸班直充诸班押班、诸军将校者，皆亲阅。前一日，命入内都知或押班一人、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同军头引见司较定弓弩斗力，标志之。凡弓弩艺等者，人占其一。至日，引见，弓弩列置殿前，命取一以射。军头引见司专视喝箭以奏。如喝失当，即奏改正。入内都知或押班同勾当御药院内侍殿上察视，如引见司不觉举，亦奏改正。枪刀手竭胜负，若喝不以实，并引见司失觉举，并劾其罪。

太平兴国九年，上诣崇政殿转改诸军将校，自军都指挥使以下、员僚以上，皆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凡数日而毕。内外感悦。乃谓宰臣等曰：“朕迁转军员，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其下不畏惮，虽有一夫之勇，亦何所用！”

咸平三年五月，上御便殿迁补军职，凡十一日而毕。自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使、恩州刺史周训而下，递迁者千三十一人。

四年十二月，帝谓吕蒙正曰：“选众求才，诚非易事。朕常孜孜询访，冀有所得。向求于军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任，其间王能、魏

能颇甚宣力，陈兴、张禹珪亦有能名。”蒙正等曰：“才难求备。今拔十得五，有以见陛下知臣之明也。”

五年，帝谓知枢密院周莹曰：“国朝之制，军员有阙，但权领之，三岁一迁补。未及期以功而授，止奉朝请而已。今阙员处则乏人部辖。须当例与转补。”于是召莹等至便殿，按军籍次补，其屯戍于外及军额在下素不该恩例，亦溥及之。凡再旬方毕。

景德二年四月，帝曰：“殿前诸班、侍卫马步诸军及军头司诸军员，因衰病或以他事出补外职，率皆临事奏裁，殊无定制，可条其所入职名类例以闻。”又曰：“近累有诸处立功指挥使，未可别加迁擢，皆特补本军都虞候。旧无此职名，盖权宜加置，若后有阙，不须复补。”又曰：“内外诸军所阙小校，傥以名次迁补，或虑不能尽得武干之士，自今并令阅试武艺，选擢为之。”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诏曰：“自来转补军员，皆是议定降宣命讫，方引见转补。其间有老病不任职者，临时易之，无由整齐。经汾阴大礼，应殿前马步军诸班诸军员，并分作甲次于崇政殿逐人唱名引见，朕自视之。有不任职者，当于不系禁军处优与安排，免转员之际，旋议改易。”八月，诏：“殿前、侍卫马军步军司所管内外禁军军员，自来补转，体例不一，未得均平。朕夙夜思之。今来该汾阴转员，可立定久远规制。其马军、步军，自指挥使以下，各别转补，皆令自下而升。仍将殿前、侍卫马军步军司所辖军分，各衮同转补。如马军军员自近下补至拱圣，即双取之，以分补捧日、龙卫，其近下军分有阙，即却自捧日、龙卫双取，升一员资补填。其步军有阙，填补并准此。”又诏：“所议改更转补军员职名，恐诸军未喻，可降宣命云：殿前、侍卫马步军司自来多是龙卫更转入捧日，并神卫更入天武之类，是致难得出职，久成沉滞。今来转员，出自朕意，并各与分两头迁改，其龙卫更不入捧日，并神卫更不入天武。其捧日、龙卫阙，于拱圣内隔间取人，分头充填。其拱圣阙，即将骁骑、云骑分头转入。其天武、神卫阙，于神勇内隔间取人，分头充填。其神勇阙，即将宣武充填。其宣武阙，取殿前、步军司虎翼充填。已上如取尽指定军员，即转已次军员充填。所有宁朔军分次第请受并转员出入，今后并特与依骁胜体例施行。”

六年十月，诏：“诸班直并马步军事军员，其诸班、捧日、龙卫、天武、神卫五头下出人外，其御龙诸直作一处转；员僚直、拱圣、骁骑、云骑、骁胜、武骑、宁朔、神骑已上军额军员，作一处挨排递迁；水军神勇、宣武，殿前司虎翼、卫圣，步军司虎翼、奉节、广勇、神射已上

军额军员，作一处挨排转补；事内殿前指挥使押班至都知只本班转，其神卫、广勇、神射已下至军使、都头，即逐指挥内递迁。内有年及六十已下者并勾押赴阙，令殿前司看验闻奏，当议相度安排。所有副兵马使、副都头员阙，仍取捧日、龙卫、神勇十将充填，余并从之。内神卫水军第一指挥，令立充神卫水军指挥；殿前司上虎翼第二、步军司上虎翼第一，并立充虎翼水军指挥，依旧系逐司管押。其神卫水军见管军员，先自奉节补入，多不会舟楫，并一齐转上外，却将虎翼水军两指挥会水军员与神卫水军共三指挥一处衮转。如转至神卫水军指挥使，除年老病患依例出职安排外，更不转上。”

天禧元年十月，以御前忠佐郭丰等六人并受将军。初，军头司定年老负犯者将黜之。帝以其久居武列，命寘环卫，其带遥郡者与大将军，不带遥郡者与将军。

天圣六年，将转员，枢密院奏：“诸军将校有因循不敢戢士者，请谕殿前、马步军司密以名闻。”八年，诏殿前、侍卫司同定内外诸军排立资次。

景祐二年，诏缘边就粮兵有员阙，奏以旧人次迁。

康定元年，诏三路就粮将校半以次迁，半遣自京师。又诏陕西土兵校长遣自京师，情不谙达，自今悉就本路通补。

庆历四年，诏捧日、天武选退将校超三资，余超二资，悉补外职。五年，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司奏：“奉诏阅教军士，选补阶级，弓射九斗至一石，距堋七十步至百步，射最亲者为第一等。其阅教时，弓不必引满，力竞即发，务在必中。伏缘旧例军中拣节级，以挽强引满为胜。今一旦取射亲者为第一等，其弓力止九斗、一石，箭留三两指，而退素习挽强引满之士，于理未便。”诏诸军选节级用旧例，遇阅教即如近制。

皇祐元年，诏：诸路就粮兵阙将校，须转补满三年听迁。又诏：将帅麾下兵，非有战功，毋得请迁隶上军。

嘉祐二年，诏：京东教阅本城、骑射、威边、威勇、壮武，自初募置，即给鼓旗阅教以代禁军，如有员阙，听递迁至副指挥使止，转补后满三岁，阙三分已上即举行。其指挥使阙，即步军司补之。

至和三年，诏亲从官入殿满八年者补节级，从枢密院之请也。

治平元年，迁诸班直长行洎禁军副兵马使已上有材武者，得七十人，帝临轩亲阅。喻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王秀曰：“尔武艺虽不中格，而有战功，且能恪守法度，其以尔为正刺史，务勤乃职，无负朕之委寄也。”又喻散直都虞候胡从、内殿直副都知张思曰：“尔能勤以持身，忠以事上，治军又皆整肃，其以从为内园使，思为崇仪副使。”自余擢迁有差。

二年，诏：“广南教阅忠敢、澄海，一营者即本营递迁，两营已上者，营三百人补五人，二百人至三百人补三人，二百人以下补二人，百人以下补一人，止于副指挥使。凡递迁满三岁，五阶阙二、三阶阙一即补。”四年，诏：“自今一营及二百五十人已上置校十人，阙三人即补。二百五十人已下置校七人，阙二人即补。京师非转员并诸道就粮并准此令。”

凡军头、十将、节级转补，谓之“排连”，有司按籍阅试，如列校转员法。弓射六斗、弩彍一石七斗、枪刀手稍练并取之。如旧不试武技者，即递迁。其不教阅厢军节级，则其半递迁，其半取伉健未尝犯徒刑、角力胜者充。

治平四年，有司言：“军士阙额多而将校众，请以实领兵数制将校额，第其迁补，并通领五都之事。”乃诏：“二百五十人以上，补指挥使十人，以下七人，阙二人者以次补。补十将者，马军四十人，步军如马军之数而加其一焉。百五十人以上者三十人，阙五人者以次补。不及百五十人者，如旧格，补单将二十人。”

熙宁二年，枢密院请：“自今捧日、龙卫、天武、神卫厢都指挥使阙，无当次迁者，并虚之。其诸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当迁者，阙多则间一名补转，兼以次职事。吐浑等军都指挥使、都虞候阙者，虚其阙。”六月，诏：“河东、陕西就粮军士将校，其间材效之人，孤远无由自达，有司审度其有军功骁勇者以名闻，当擢寘班行，以备本路任使。”

四年，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余以为捧日、天武第五军押营，奉钱三千者予五百，二千以下者予三百。”

六年，诏：“军校老而谙部辖者优假之；虽疾不至罢癃，或未七十犹堪任事者勿罢。即法虽当留而不能部辖者以闻，当议处之厢军。”二月，诏：“军士选为节级，取两尝有功者，功等以先后，又等以重轻，又等以

伤多者为上。”

七年，诏：“十将以下当转资而不欲者，凡一资，以功者赐帛十五匹，技优者十匹。”六月，诏：“在京转员诸军都虞候已上至军都指挥使，以军功当迁而愿以授子孙者听，视其秩有差。”

八年，转员，帝亲阅，凡三日。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补者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阙骁骑二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次军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皆为马步军副都军头。旧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为一百三十一营，今省五十营，而马军指挥以下已补八十一营，补外尚有溢员，乃诏所省营未移并者凡四十三，每营权置下名指挥使、副指挥使各一，军使三，以便递迁。

九年，将转员，枢密院奏：“换官稍优，军校由行伍有功，不久乃至团练使。”帝曰：“祖宗以来，军制固有意。凡隶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营，置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分领之。凡军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责之既严，则遇之不得不优。至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不可比也。”吴充等以本大末小对，帝然之。因言：“周室虽盛，成、康之后，浸以衰微。本朝太平百有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

元丰元年，诏禁军排连者三分其人，以其一取立功额外人，二分如令简试。十二月，诏诸军军使、都头以下并充兵额，正副指挥使以上置于额外，军行则分押诸队。又诏：“内殿直以下诸班直阙，按籍阙二分者虚其阙四之一，二分以上亦如之，不及二分补其半，余并阙之。”

四年，诏：“五路衮转土军与诸路不衮转禁军法，十将、副都头、副兵马使、都头、军使并如令。自副都指挥使至都虞候尝转资者，间以赐帛，已赐帛乃迁。”

五年，诏以诸路教阅厢军为下禁军，排连如禁军法。

七年，枢密院言：“骑军诸营、诸班直以年劳升至军使者甚众，无阙可补。”诏捧日、龙卫、拱圣、骁骑、云骑、骁胜权置下名军使，凡二百四十员，拱圣、骁骑、云骑权置副兵马使，凡九十员以处之。

元祐元年，枢密院奏：“诸军将年七十，若有疾，假满百日不堪疗者，诸厢都指挥使除诸卫大将军致仕；诸军都指挥使、诸班直都虞候带遥郡除诸卫将军致仕；诸班直、上四军除屯卫，拱圣以下除领军卫：仍并以有功劳者为左，无功劳者为右。”从之。

二年，枢密院言："旧例，行门对御呈试武艺，并临时特旨推恩，前期未尝按试，至日旋乞增加斗力，或涉唐突，因以抵罪，请于转员前一日按定斗力。"从之。四月，枢密院言："旧例，诸班直长行补诸军员僚，并取入班及转班二十年、年四十以上人。迨元丰四年，以阙额数多，乃特诏减五年，系一时之命。今诸军员僚溢额，傥不定制，即异时迁补不行；若便依限年旧法，又虑未有合该出职之人。请于三次渐次增及旧例年限。"从之。

五年，枢密院言："转员马军指挥使以下至副兵马使，人数溢额，转迁不行。"诏权置下名军使一百七十人，副兵马使一百七十五人。又言："禁军大阅，请以匹帛、银楪支赐，罢转资。"从之。六年，又言："应排连长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战功公据者，仍以战功多少、得功先后、伤中轻重为次，事等而俱无伤中，则以事艺营名为次。"从之。

绍圣二年，诏："将来转员换前班人，并从元丰转员令，仍不得过一百二十人。元祐所限人数比试家状指挥勿用。"

三年，枢密院进呈转员及行门试武艺、换前班、留住等条例。曾布言："国初以来，皆面问其所欲，察相人才，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此则威福在人主。以至唐突，或放罪，或行法，亦视其情状而操纵之。元祐改法，乃令大阉与三司、军头司先指试定，但对御引呈，依拍定等第推恩，殊失祖宗驭众之法。不许唐突，例坐徒罪兼决责人员，皆非旧法。唐突人虽有理，亦不施行。缘情轻者放罪，重者取旨，自有旧格。先朝燕达、林广尝唐突当降配，先帝释之，后皆为名将。至情重则杖脊配岭表者，有王明者住留叫呼，云：'若不得换前班，乞纳命。'管军贾逵乞重配，先帝亦贷之，但降一等，与换外官。如此，故人知恩威皆自人主出，岂可一切付之有司？"帝悦，诏令并依元丰以前条例施行。

五年，马步军司言："三路衮转军员，请依元丰七年诏，'应三月一日后续有得功嵌补升名并改转名职自充下名者，并依先补名次，各理降宣月日以为高下，审会给据，候再经衮转，即依嵌补升转名次高下转那。'自今三路军员衮转亦如之。"诏侍卫马、步军司，自今开具合转补职名申枢密院降宣，余并从之。七月，军头司引见殿前、马步军司拣到御龙诸直人材事艺应格，并补逐直将虞候，赐杖子。一名开弓偃身不应法，黜之。

八月，枢密院言：

《转员旁通格》："捧日、天武不带遥刺军都指挥使，换左藏库使，仍除遥刺；殿前班不带遥刺都虞候，换左藏库使。"看详殿前班带遥郡都虞候，系与捧日带遥郡军都指挥使理先后相压转迁；其不带遥郡殿前班都虞候、捧日军都指挥使换官班，合一等推恩。欲殿前班不带遥郡都虞候，依捧日不带遥郡军都指挥使换官。

又拱圣、神勇与骁骑已下军分有异，其逐军都虞候、指挥使理难一等换官。欲拱圣、神勇都虞候依旧换供备库使外，骁骑、云骑、宣武都虞候换左藏库副使，拱圣、神勇指挥使换内殿承制。捧日、天武、神、龙卫指挥使皆系上四军，其捧日、天武换西京左藏库副使，龙、神卫换内殿承制，比捧日、天武隔两官，理有未均，欲神、龙卫指挥使换供备库副使。

又殿前班上名副都知换供备库副使，下名副都知换内殿承制，自来以左右第一、第二班为资次，欲第一班换供备库副使，第二班换内殿承制。

又："换前班差遣，州总管以下，并以五路缘边为优，诸路为次。正团练使，州总管；正刺史，州钤辖；诸司使副，都巡检使、驻泊都监；内殿承制、崇班，巡检、州都监；供奉官至借职，教押军队指使。"看详诸司使、副已上差遣，见依格施行外，承制以下，欲依今来转员所差遣例。

又："拱圣、神勇、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换文思，仍除遥刺，已带者依旧；御龙直都虞候，文思使，带遥刺者依旧；内殿直两次都虞候换左藏库使，一次文思使，带遥刺者依旧。"看详拱圣、神勇与骁骑以下军分有异，兼御龙直都虞候遇转员合次神勇军都指挥使转行，及系环卫诸直人员最上名人，兼内殿直都虞候以次殿前班，及转员无阙，合随龙卫军都指挥使转行，理难于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之下换官。欲御龙直、内殿直都虞候依格合换官外，并除遥刺；骁骑、云骑、宣武军都指挥使止与换文思使，更不除遥郡刺史，内已带遥刺者并依旧。内殿前班副都知并与换供备库副使。

今马步军诸指挥事艺高强十将引见，取拣充员僚，内弓箭手短一指箭人合降一军安排；弩手括不发，事体颇同，并弩手坠箭与括不发亦同，欲并降一军安排。

从之。

十一月，枢密院言："《转员旁通册》内御龙直都虞候至都头副换官，惟指挥使上两直与文思副使系降两资，余止降一资，散员至金枪都知、副都知皆换内殿承制，不惟职名有差，自副都知约六迁方转都知；兼东西班、散直、钧容直系近下班分，副都知亦降都知一等换内殿崇班。其东西班、散直押班与副都知职名不等，两经转迁，方入近下班分副都知，理难与都知一等换内殿崇班。又散指挥至钧容直指挥使并换供备库副使，缘东西班、散直、钧容直遇转员，止是迁入上班，亦难一等换官。"诏："御龙下两直指挥使换左藏库副使，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都知换供备库副使，东西班、散直押班换东头供奉官，东西班指挥使换官依旧外，散直、钧容直指挥使换左藏库副使。"缘《转员旁通册》内未载云、武骑军都指挥使转迁换官并恩例等，诏并依骁骑军都指挥使格。

四年二月，军头司引见捧日等兵试艺，帝于行间召邢斌、韩宸问曰："开弓犹有余力乎？"各对愿增二石二斗弓。遣内待监定斗力授之。射皆应法，并特充殿前指挥使，赐缗钱。

元符元年七月，枢密院言："将校、军头、十将各转补者，委本将体量，不掩眼试五次，二十步见，若一次不同，减五步，掩一眼再试。但两眼共见二十步，或一眼全不见二十步，仍试上下马。如无病切，弓射五斗，弩踏一石五斗，枪刀、标手各不至生疏，并与转补。即有病切，或精神尪悴，或将校年六十九，或经转补后犯奸盗赃罪情罪重以上虽该降，并隔下奏听旨。如差出者勾赴本将体量，在别州者，报所在州体量。排连长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两次以上战功人填阙，六人更取一名；余取年四十以下、武艺高强、无病切人，试两眼各五次，二十步见者选拍。内步军以阙六分为率，先取弓手一分，次取弩手三分，次取枪牌刀手二分，更有零分者依六分为率，资次取拣，周而复始。长行犯徒经决及二年，或军人因犯移配杖罪经三年、徒罪经四年，或已升拣军分又经一年，各无过犯，并听排连。不应充军人，已投状后，审会取放逐便，虽未给公凭，其请给差使并罢，有违犯，加凡人二等。不应充军人，于法许逐便者，并追纳元请投军例物讫，报合属去处，给公凭放逐便。如非品官之家，无例物回纳，愿依旧充军者听。"从之。

三月，礼部言："检会故事，臣僚申请诸州军府管押进奉衙校等，祖宗以来，并加散官。自更官制，阶散并罢。既罢阶散，若与转资，似属太优。欲每转一资，支赐绢二十匹。如一名管押两处，只许就一处支给。或一州一军差二人同押，亦共与上件支赐。若一员官两处进奉，只

随本官合推恩处从一支给。今押进奉皇帝登宝位礼物衙校等，欲依故例施行。”并从之。

宣和七年十一月，南郊，制：“应军员送军头司未得与差遣者，如后来别无过犯，却与差遣。应厢军人员补职及十五年未经迁补者，令所属保明闻奏。应禁军、厢军因一犯滥情重不得补充人员及递迁资给者，若经断及五年不曾再犯，及不曾犯赃，委所在候排连日审实，特与不碍迁补。”

建炎、绍兴之间，排连、转员屡尝损益，而大率因于旧制。

乾道六年，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言：“本司诸兵将官有阙，自来择众所推者，不以次序上闻升迁。比年须自训练官充准备将，准备将及二年升副将，副将及二年升正将，正将及三年升统领官，再及三年升统制官，窃恐无以激扬士气。请今后兵将官有阙，不以年为限，许本司铨量人材胆勇服从上闻补用。”诏从其请。此诚砥砺兵将之良法也。

嘉定中，枢密院言：

诸军转员迁补，务在均一。如内诸班直循旧格排连，积习既久，往往超躐升转，后名反居前列，高下不伦，甚失公平之意。

今参酌前后例格，均次资序：其一曰，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转东西班西第二都知，内殿直左第二班副都知转散直左班都知。其二曰，散员左第二班副都知升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升内殿直左第一班副都知。其三曰，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升内殿直右第一班副都知，散中左第二班副都知升内殿直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四曰，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升散员左第一班副都知，散指挥右第一班副都知升散员右第一班副都知。其五曰，散指挥左第二班副都知升散员左第二班副都知，散指挥右第三班副都知升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六曰，散都头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散都头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挥右第一班都知。其七曰，散祗候左班副都知升散指挥左第一班副都知，散祗候右班副都知升散指挥右第二班副都知。其八曰，内殿直左第一班押班迁转东西班西第一班副都知，内殿直右第一班押班转东西班西第三班副都知。

以上各系升四名外，御龙直御龙左第一直十将转御龙弓箭直副都头，御龙直右第一直十将转御龙弩直副都头，御龙骨朵子直左第一直十

将升御龙左第一直十将，御龙弩直左第一直十将升御龙弓箭左第三直十将，系各升六名。

于是超躐积习之弊尽革，而为定制焉。

淳祐十一年，御史台条奏军功赏格违法之弊："在法，边戍获捷、奇功、暴露、撤戍者，制阃、军帅举奏授官，必其人身亲行阵，有战御功。今自守阙进勇副尉至承信郎、承节郎者，其弊尤多，乃以奉权要，酬私恩，或转售于人。方等第功赏之初，即窜名其中，朝廷审核，动涉岁年，已无稽考。甚至承受、厅吏、厮卒之流，足迹未尝出都门，而沾亲冒矢石、往来军旅之恩，授以名器。请申严帅阃，令立功人亲授告身，庶革冒滥。"

宝祐五年，枢密院言："应从军职事，必立战功，并队伍中人曾经拍试武艺；若训练官以递而升者，或年限未及仍带'权'字，俟年及方升正统制，此定法也。近年任子、杂流冒授者，才无差遣，便请从军，繇统领至总管，曾几何时，超躐而进。甫得总管，却耻军职，辄称私计不便，或托父母老疾，巧计离军，又以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

至咸淳中，大将若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辈，矜功怙宠，慢上残下，行伍功赏，视为己物，私其族姻故旧，俾战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窃其勋爵矣。

屯戍之制　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于诸州禁、厢军亦皆戍更，隶州者曰驻泊。戍蜀将校，不遣都虞候，当行者易管他营。凡屯驻将校带遥郡者，以客礼见长吏，余如屯驻将校。凡驻泊军，若捍御边寇，即总管、钤辖共议，州长吏等毋预。事涉本城，并屯驻在城兵马，即知州、都监、监押同领。若州与驻泊事相关者，公牒交报。凡戍更有程：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川峡、广南东路三年，广南西路二年，陕西城砦巡检并将领下兵半年。

景祐元年，诏："若闻陕西戍卒，多为大将选置麾下，及偏裨临阵，鲜得精锐自随。自今以全军隶逐将，毋得选占。"三年，诏广、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略一营，与归远军更戍岭外。

康定元年，颁铜符、木契、传信牌。铜符上篆刻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为饰，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五，右旁为

四窍，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侧刻十干字为号：一甲己，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止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符留京师，左符降总管、钤辖、知州军官高者掌之。凡发兵，枢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复始。指挥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已上用双虎豹符。枢密院下符以右符第一为始，内匣中，缄印之，命使者赍宣同下，云下第一符，发兵与使者，复缄右符以还，仍疾置闻。所在籍下符资次日月及兵数，毋得付所司。

其木契上下题“某处契”，中剖之，上三枚中为鱼形，题“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鱼，令可勘合，左旁题云“左鱼合”，右旁题云“右鱼合”。上三枚留总管、钤辖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诸州军城砦主掌之。总管、钤辖发兵马，百人已上，先发上契第一枚，贮以韦囊，缄印之，遣指挥赍牒同往。所在验下契与上契合，即发兵，复缄上契以还，仍报总管、钤辖。其发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官籍发契资次日月及兵数以为验。

传信牌中为池槽，藏笔墨纸，令主将掌之。每临阵传命，书纸内牌中，持报兵官，复书事宜内牌中而还。主将密以字为号验，毋得漏泄军中事。

吕夷简言：“自元昊反，被边城砦各为自守计，万一贼有奔冲，即关辅惊扰。虽夏竦等屯永兴，其实兵少。自永兴距鄜延、环庆诸路，皆数百里，设有急缓，内外不能相救。请募勇敢士三万，训以武技，分置十队，以有谋勇者三人将之，分营永兴。西寇至，则举烽相应，或乘势讨击，进退不以地分，并受夏竦等节制。”诏从之。初，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久之无功。乃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是岁，罢铜符、木契。诏曰：“陕西屯重兵，罄本路租税，益以内库钱帛，并西川岁输，而军储犹不足。宜度隙地为营田务，四路总管、转运悉兼领使。”

庆历二年，诏：“已发士三万戍永兴，委总管司部分阅教。岁以八月遣万五千人戍泾、原、仪、渭州、镇戎军，十二月以万五千人代，至二月无警即还，岁以为常。”葛怀敏等丧师，命范仲淹、韩琦、庞籍复统四路，军期中覆不及者，以便宜从事。四年，夏人已纳款，乃罢。四月，帝谓辅臣曰：“湖广击蛮吏士，方夏瘴热，而罹疾者众，宜遣医往为胗视。”

六年，诏：“骑军以盛夏出戍，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

发。”又诏：“广南方春瘴疠，戍兵在边者权休善地。其自岭外戍回军士，予休两月。”李昭亮上言：“旧制，调发诸军先引见，试以战阵，迁补校长。今或不暇试战阵，请选强壮有武技者，每十人引见转资后遣。”诏可。

时契丹使来议关南地，朝廷经制河北武备，议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抚陕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边数有警，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以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急缓即成部分。”

天子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奏：“镇、定二路当内外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贼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越，贼兵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总管、副都总管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总管，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

议未决，竦入为枢密使，贾昌朝判大名府，复命规度。昌朝请如竦议，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国初以来，拓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立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

于是下诏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贝、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韩琦谓兵势大分，请合定州、真定府为一，高阳关、大名府为一。朝廷以更寘甫新，不报。诏四路兵依陕西遣部将往来按阅。又诏自今兵戍回，拣充捧日、龙卫、天武、神卫等军。

皇祐元年，发禁兵十指挥戍京东，以岁饥备盗。诏陕西边警既息，土兵可备守御，东军屯戍者徙内郡，以省饷馈。二年，诏："如闻河北诸屯将校，有老疾废事而不知退，有善部勒著劳效而不得进，帅臣、监司审察，密以名闻。"

四年，诏："戍兵岁满，有司按籍，远者前二月，近者前一月遣代，戍还本管听休。"五年，又诏："广西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罢归，钤辖司以土兵岁一代之。"自侬智高之乱，戍兵逾二万四千，至是听还，而令土兵代戍。

至和元年，诏陈、许、郑、滑、曹州各屯禁兵三千。嘉祐五年，用贾昌朝奏，京北路置都监三人，驻扎许、蔡、郑州，分督近畿屯兵。七年，诏陕西土兵番戍者毋出本路。

治平二年，发兵指挥二十，分戍永兴军、邠州、河中府，仍遣官专掌训练。三年，诏员僚直、龙卫毋出戍，神卫尝留十指挥在营。又诏："顷以东兵戍岭南，冒犯瘴疠，得还者十无五六。自今岁满，以江、淮教阅忠节、威果代之。"

神宗嗣位，军政多所更革。熙宁初，尝与辅臣论河北守备。韩绛等曰："汉、唐重兵皆在京师，其边戍裁足守备而已。故边无横费，强本弱末，其势亦顺。开元后，有事四夷，权臣皆节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宝之乱，由京师空虚，贼臣得以肆志也。"帝曰："边上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植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三年，诏："诸路戍兵，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纪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来，道路艰梗，宜悉罢之，易以上番全军或就粮兵为戍；当遣者并隶总管司，以诏令从事。"

旧制，河北军马不出戍，帝虑其骄惰，五年，始命河北、河东兵更戍，减其一岁以优之。其年，诏徙河州军马驻熙州，熙州军马驻通远军，追召易集，可省极边军储。帝尝曰："穷吾国用者，冗兵也。其议徙军于内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边费。"

九年，诏："京师兵比留十万，余以备四方屯戍，数甚减少。自今戍兵非应发京师者勿遣。"其后，言者屡请损河北冗兵，诏立额止留禁兵七万，而京东增置武卫军四十二营，训练精锐，皆以分隶河北，而以三千人散戍东南杭、扬、江宁诸州，以备盗贼。岭外惟广、韶、南雄州常有戍兵千人，桂林以瘴疠，间徙军于全、永。元丰中，或请遣陕西路骑军

五七百戍桂林者，诏遣在京军马以戍之。

元祐元年六月，右谏议大夫孙觉言："将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责所在守臣与州郡兵官，可令乘时广行召募，稍补前日之额。循祖宗之法，使屯驻三边及川、广、福建诸道州军，往来道路，足以服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其劳佚。"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轮戍他路，河北轮近里一将赴河东，府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兵，并更互差拨出戍别路。赴三路者差全将或半将，余路听全指挥分差，仍不过半将。"

十月，枢密院言："东南一十三将，自团将以来，未曾均定出戍路分，及不隶将兵内有出戍窠名数少、所管指挥数多去处，未得均当。欲除广南东、西两路驻扎三将只充本路守御差使，虔州第六将、全、永州第九将准备广南东、西路缓急勾抽策应，并不差戍他路外，余八将及不隶将兵依均定路分都钤辖司驻泊，分擘差使。内将兵、不隶将兵路分，却于自京差拨步军前去补戍，候将兵回日，却行勾抽。"从之。

十二月，广西经略安抚使、都钤辖司言："乞除桂、宜、融、钦、廉州系将、不系将马步军轮差赴邕州极边水土恶弱砦镇监栅及巡防并都同巡检等处，并乞依邕州条例，一年一替；其余诸州差往邕州永平、古万、太平、横山、迁隆砦镇及左、右江溪洞巡检并钦州如昔峒驻扎抵棹砦，并二年一替；其诸州巡检下，一年一替。"从之。

二年，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言："河外上番四将，每将内抽减步军赴岚、石州，分擘沿河等处差使，代开封府界等五将兵马归营；及赴岢岚、火山军驻扎，代东兵两指挥赴太原府就食。"从之。是月，枢密院言："昨为熙河兰会路戍兵数多，寻以年满，二千余人节次抽减归营，兼本路即目见管戍兵比额尚多一千三百余人。今朝旨令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本路缓急阙人，许于秦凤路勾抽一将应副。缘本路即目事宜，虑向秋阙人防守，欲熙河兰会路都总管司遇本路缓急阙人，听全勾抽秦凤路九将应副差使，从京东差步军五指挥赴永兴军、商、虢州权驻扎，以备秦凤路勾抽。"从之。

绍圣四年，枢密院备吕惠卿所言："'比缘边牒报，西界点集本路叛卒。见阙守御人兵，兼土兵未填阙额，并蕃兵弓箭手比元丰元年少二千二百有余，东兵马步军比元丰四年、七年少十六指挥。乞于东步兵人内差拨一十六指挥添助防守。'兼本路自去岁泛差过军马三十六指挥，比之他路，已是倍多，即今戍兵二万六千余人，比之元丰四年人数，亦不至阙少，自可那融使唤。"诏："鄜延路都总管司详此照会，如遇贼兵犯

塞，或本路举兵，委是阙人，其年满人指挥兵级，令相度事宜，权留三两月，候事宜稍息遣还。”是月，诏：“河东路总管司那融替换上番兵马，无令戍边日久，致有劳弊。如无人替换，候春月事宜稍息，即先后上番四将抽减一番兵马归营。”

元符二年闰九月，遣秦凤戍兵十指挥应副熙河新边戍守。十一月，以吕惠卿奏，减鄜延戍兵五十指挥。三年八月，诏遣虎翼军六千戍熙河路，令代蕃兵及弓箭手还家休息。十二月，诏边帅减额外戍兵。

崇宁四年，诏：“广南瘴疠之乡，东西虽殊，气候无异。西路戍兵二年一代，而东路独限三年，代不如期，有陨于瘴疠者，朕甚恻然。其东路亦令二年一替，前期半年差人，如违，以违制论。”

大观二年六月，诏：“陕西诸路，自罢兵以来，数年于此，兵未曾彻。盖缘边将怯懦，坐费边储，戍卒劳苦。可除新边的确人外，余并依元丰罢边事日戍额人数外，余并直抽归营。有司不得占吝，如违，以违制论。”又诏：“东南除见兵额外，帅府别屯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帅府置奉钱五百一指挥，以威捷为名；望郡奉钱四百一指挥，以威胜为名；帅府三指挥、望郡一指挥各奉钱三百，以全捷为名：并以步军五百人为额。”三年六月，诏：“国家承平百五十年，东南一方，地大人众，已见兵寡势弱，非持久之道。可除见今兵额外，帅府别屯兵士二千人，望郡一千人。”

宣和二年，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

三年正月，诏：“河北军马与陕西、河东更戍，非元丰法，遂罢其令。应拖后人并与免罪，依旧收管。”闰五月，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童贯奏：“勘会江南东路、两浙东西路各有东南一将，平日未尝训练武艺，临敌必误驱策。昨睦寇初发，天兵未到已前，遣令上项将兵捕贼，遂致败衄，亡失军兵甚多。今睦贼讨平之后，胁从叛亡者方始还业，非增戍兵镇遏，无以潜消凶暴。臣今拟留戍兵二万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分置江南东路、两浙东西路州军防把，一年满替出军一次，依平蛮故事，每月别给钱三百，岁给鞋钱一千。其兵并隶本路安抚司统辖训练。”诏从之。是年，权知婺州杨应诚奏：“凡屯戍将兵，须隶守臣，使兵民之任归一，则号令不二，然后可以立事。”诏从之。续有旨改从旧制。

四年，臣僚言：“东军远戍四川，皆京师及府界有武艺无过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处，多不成队，而差使无时，委致劳弊。盖四川土兵既

有诏不得差使，则其役并著东军，实为偏重。若令四川应有土兵、禁军与东军一同差使，不惟劳逸得均，抑亦不失熙、丰置东军弹压蜀人兼备蛮寇之意。”诏本路钤辖、转运两司公同相度利害以闻。

五年，制置所奏：“江、浙增屯戍后兵，相度节镇增添两指挥处，余州各一指挥，各不隶将。内两指挥处，将一指挥以威果为名，一指挥以全捷为名，余州并以威果为名。”从之。

七年三月，诏：“广南东、西路地远山险，盗贼间有窃发。内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缘瘴疠疾病，不任捕盗，又不谙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盗不能禁。可令每巡检下招置土人健勇轻捷者，参戍兵之半，互相关防，易于擒捕。令枢密院行之。”

靖康元年四月，以种师道为太尉，依前镇洮军节度使、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加同知枢密院事。时师道驻军滑州，实无兵从行，请合山东、陕西、京畿兵屯于青、沧、滑、卫、河阳，预为防秋之计。徐处仁等谓：“金人重载甫还，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费，示之以弱。”议格不行。

七月，河北东路宣抚使李纲奏：“臣两具论，以七月七日指挥止诸路防秋之兵为不可，必蒙圣察。今宣抚司既无兵可差，不知朝廷既止诸路防秋之兵，将何应副。兼远方人兵各已在路，又已借请数月，本路漕司、州县又已预备半年、百日之粮，今一放散，皆成虚费，而实要兵用处无可摘那，深恐误国大计。”诏依所奏。

绍兴之初，群盗四起，有若岳飞、刘光世诸大将领兵尤重，随宜调发，屯泊要害，控制捍蔽，是亦权宜之利矣。厥后枢府、帅臣屡言久戍之弊，甚者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更，尤可闵念。盖出戍者皆已老瘁，而诸州所留，类皆少壮及工匠，三司多以坐甲为名，占留违制，有终身未尝一日戍者，于是命帅臣、钤辖司置诸州尺籍，定其姓名，依期更戍。帅臣又言：“有如贵溪戍兵，三月一更，由贵溪至池州，往返一千五百里，即是一月在途，徒有劳费。愿以一年终更。”

今考绍兴间边境弗靖，故以大军屯戍，而践更之期，近者三月，远者三年。逮和议既成，诸军移屯者渐归营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边备御亦倚重焉。乾道、淳熙、绍熙之际，一遵其制。开禧初，复议用兵，驻扎诸兵始复移屯。和议再成，边地一二要郡虽循旧贯，其诸驻扎更戍之法不讲，而常屯之兵益多。逮夫端平破川蜀，咸淳失襄

樊、裂淮甸，疆宇蹙而兵法坏。叛将卖降，庸夫秉钺，间有图国忘死之士，则遥制于权奸，移屯更戍，靡有定方。于是戍卒疲于奔命，不战而毙者众矣。至若将校之部曲，诸军之名号，士卒之众寡，详列于屯驻者，兹不重录云。

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器甲之制

器甲之制　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院，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南北作院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弛弓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别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京师所造，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视，置五库以贮之。尝令试床子弩于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步弩以试。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

开宝三年五月，诏：“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军士素能自备技击之器者，寄掌本军之司；俟出征，则陈牒以请。品官准法听得置随身器械。”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

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

至道二年二月，诏：先造光明细钢甲以给士卒者，初无衬里，宜以□里之，俾擐者不磨伤肌体。

咸平元年六月，御前忠佐石归宋献木羽弩箭，箭裁尺余，而所激甚远，中铠甲则竿去而镞存，牢不可拔。诏增归宋月奉，且补其子为东西班侍。

三年四月，神骑副兵马使焦偓献盘铁槊，重十五斤，令偓试之，马上往复如飞，命迁本军使。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务匠项绾等献海战船式，各赐缗钱。先是，相国寺僧法山，本洺州人，强姓，其族百口，悉为戎人所掠。至是，愿还俗隶军伍以效死力，且献铁轮拨，浑重三十三斤，首尾有刃，为马上格战具。诏补外殿直。

五年，知宁化军刘永锡制手炮以献，诏沿边造之以充用。

六年十月，给军中传信牌。其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枘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墨，上施纸札。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署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因冀州团练使石普之请也。

仁宗时，天下久不用兵。天圣四年，诏减诸路岁造兵器之半。是岁，诏作坊造铁枪一万五千，给秦、渭、环、庆、延州、镇戎军。

六年，诏：外器甲久不缮，先遣使分诣诸路阅视修治之。

景祐二年，罢秦州造输京师弓弩三年。诏："广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先是，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杖罪轻，不能禁，转运使以为言，故著是令。

四年，诏作坊制栓子枪、觚枪各五万。

康定元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又诏河东强壮习弩者听自置，户四等以下官给之。八月，诏陕西制柳木旁牌。

庆历元年，知并州杨偕遣阳曲县主簿杨拯献《龙虎八阵图》及所制神盾、劈阵刀、手刀、铁连槌、铁简，且言《龙虎八阵图》有奇有正，有进有止，远则射，近则击以刀盾。彼蕃骑虽众，见神盾之异，必遽奔溃，然后以骁骑夹击，无不胜者。历代用兵，未有经虑及此。帝阅于崇政殿，降诏奖谕。其后，言者以为其器重大，缓急难用云。

二年，诏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各置都作院，赐河北义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万。

四年，赐鄜延路总管风羽子弩箭三十万。

五年，诏诸路所储兵械悉报三司，三司岁具须知以闻，仍约为程式预颁之。

八年，诏："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许者，限一月送官。敢匿，听人告捕。"

皇祐元年，御崇政殿，阅知澧州、供备库副使宋守信所献冲阵无敌流星弩、拒马皮竹牌、火鎌石火纲三刃、黑漆顺水山字铁甲、野战拒马刀弩、砦脚车、冲阵剑轮无敌车、大风翎弩箭八种。

四年，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司言："郭谘所造独辕冲阵无敌流星弩，可以备军阵之用。诏弓弩院如样制之。除谘为鄜延路钤辖，许置弩五百，募土民教之。既成，经略夏安期言其便，诏立独辕弩军。

五年，荆南兵马钤辖王遂上临阵枴枪。

至和元年，诏河北、河东、陕西路每岁夏曝器甲，有损断者，悉令完备。如复阅视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并贬秩。

嘉祐四年，诏京师所制军器，多不锋利，其选朝臣、使臣各一员拣试之。

七年，诏江西制置贼盗司，在所有私造兵甲匠并籍姓名，若再犯者，并妻子徙淮南。

熙宁元年，始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料简弓弩而增修之。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实李宏所献，盖弩类也。以檗为身，檀为弰，铁为□登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帝阅而善之。于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

二年，命河北州军凡戎器分三等以闻，又诏内库凡器甲择其良若干条上。

四年，诏诸路遣官诣州，分库藏甲兵器为三等如沿边三路，而川峡不与。

五年，帝匣斩马刀以示蔡挺，挺谓制作精而操击便，乃命中人领工造数万口赐边臣，镡长尺余，刃三尺余，首为大环。是岁，诏权三司度支副使沈起详定军器制度。起以为一己之见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监官、工匠审度法度所宜，庶可传久。诏从之。

时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简。王雱上疏曰："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是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责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夫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攘内修，未见其可也。傥欲弛武备，示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枲、筋胶、角羽之材，皆民力也，无故聚工以毁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闻今武库太祖时弓尚有如新者，而

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见法禁之张弛矣。”大抵雱为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妄更旧制也。

六年，始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属有丞，有主簿，有管当公事。先是，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凡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是岁，又置内弓箭南库。军器监奏以利器颁诸路作院为式。是年冬，以骑兵据大鞍不便野战，始制小鞍，皮□毳木□登，长于回旋，马射得以驰骤，且选边人习骑者分隶诸军。

时周士隆上书论广西、交阯事，请为车以御象阵，文彦博非之。安石以为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数以象胜中国，士隆策宜可用，因论自古车战法甚辨，请以车骑相当试，以观其孰利。帝亦谓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乃诏试车法，令沿河采车材三千两，军器监定法式，造战车以进。

七年，判监吕惠卿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马、步三司令定夺去取。而逐司不过取责军校文状以闻，非独持其旧说不肯更张，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臣于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同议。”帝乃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皆曰“便”。时军器监制器不一，材用滋耗。于是诏不以常制选官驰往州县根括牛皮角筋，能令数羡，次第加奖。是岁，始造箭曰狼牙，曰鸭觜，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凿子，凡四种推行之。

八年，诏：“河北拒马，或多以竹为之，不足当敌。令军器监造三万具赴北京、澶定州。”又令计河北所少兵器制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费材力。又诏民户马死，旧不以报官者并报，输皮筋以充用。

帝虑置监未有实效，而虚用材役，诏中书、枢密院核实其事，令条画以闻。军器监奏，置监以来，增造兵器若干，为工若干，视前器增而工省。帝复诘之，且令与御前工作所较工孰省，验器孰良。王韶谓：“如此，恐内外相倾成俗。且往年军器监检察内臣折剥弓弩，隙由此生。今令内臣较按军器监，又如曩日相倾无已。”帝曰：“比累累说军器监事，若不较见事实，即中外便以为听小臣谮诉。今令得实行法，所以明曲直也。”安石曰：“诚当如此。若每事分别曲直，明其信诞，使功罪不蔽，则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军器监事不须比较。”帝曰：“事不比较，无由见枉直。”安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其后，安石卒以辩口解帝之疑，而军器监获免欺冒之罪。冬十月，军器监欲下河东等路采市曲木为鞍桥，帝以劳民费财，不许。是时，河东、陕西、广南帅臣邀功

不已，请增给兵器，帝各令给与之。至是，有乞以耕牛博买器甲者。

元丰元年冬，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乞给新样刀，军器监欲下江、浙、福建路制造，帝不许，给以内南库短刃刀五万五千口。

二年，御批有曰："河东路见运物材于缘边造军器，显为迂费张皇，可令军器监速罢之。"

三年，吉州奏："奉诏市箭笴三十万，非土地所产，且民间不素蓄，乞豫给缗钱，期以一年和市。"从之。

时西边用兵久不解。四年春，陕西转运使李稷奏："本道九军，什物之外，一皆无之，乞于永兴军库以余财立法营办。"七月，泾原路奏修渭州城毕，而防城战具寡少，乞给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各欲依法式制造。诏图样给之。

五年七月，鄜延路计议边事所奏乞缗钱百万、工匠千人、铁生熟五万斤、牛马皮万张造军器，并给之。八月，诏令沈括以劈阵大斧五千选给西边诸将。十一月，陕西转运使李察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监司提举。"从之。

六年二月，诏：熙河路守具有阙，给毡三千领、牛皮万张，运送之。八月，从环庆路赵离之请，以神臂弓一千、箭十万给之。未几，赐兰会路药箭二十五万。

七年，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言："秦凤路军器见阙名物计四百三十余万，使一一为之，非十余年可就，乞自京给赐。"诏量给之。

帝性俭约。有司造将官皮甲，欲以生丝染红，代牦牛尾为沥水，帝惜之，代以他毛。于一弓、一矢、一甲、一牌之用，无不尽心焉。弓曰阔闪促张弓，罢长弰旧法。矢曰减指箭。牌以栾竹穿皮为之，以易桐木牌。改素铁甲为编挨甲。其法精密，乃刘昌祚、尹扑、阎守勤等所定制度云。

八年十月，诏内外所造军器，以见余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即罢遣之。

元祐元年，诏：三路既罢保甲团教，其器甲各送官收贮，勿得以破损拘民整治。八月，诏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工部及军器监内外作坊及诸

州都作院工器之数，以要切军器立为岁课，务得中道，他非要切，并权住勿造。于是数年之间，督责少弛。

绍圣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备，全为虚文，恐缓急不足备御。请稍推行熙宁之诏，常令封桩、排垛，依杂队法。"从之。

元符元年，诏江、湖、淮、浙六路合造神臂弓三千、箭三十万。

二年，臣僚奏乞增造神臂弓，于是军器监所造岁益千余弓。是岁，诏河北沿边州城壁、楼橹、器械、各务修治，有不治者罪之。

先是，二广路土丁令依熙宁指挥修置器械。三年，知端州萧刓上疏，极言伤财害民，其弊非一，乞住买枪手器械。疏奏不报。

崇宁初，臣僚争言元祐以来因循弛废，兵不犀利。诏复令诸路都作院创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宁时矣。时有诏造五十将器械，从工部请，令内外共造，由是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之名立焉。

初，从邢恕之议，下令创造兵车数十乘，买牛以驾。已而蔡硕又请河北置五十将兵器，且为兵车万乘。蔡京主其说，奸吏旁缘而因为民害者深矣。

崇宁三年，河北、陕西都转运司言："兵车之式，若用许彦圭所定，则车大而费倍。若依往年二十将旧式，则轻小易用，且可省费。"诏卒以许彦圭式行之。时熙河转运副使李复先奏曰："今之用兵，与古不同。古者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由正途，故车可行而敌不敢轻犯。今之用兵，尽在极边，下砦驻军，各以保险为利，车不能上。又战阵之交，一进一退，车不能及，一被追袭，遂非己有。臣屡观戎马之间，虽粮糗、衣服、器械不能为用，况于车乎？臣闻此车之造，许彦圭因姚麟以进其说。朝廷以麟熟于边事，而不知彦圭轻妄、麟立私恩以误国计。其车比于常法阔六七寸，运不合辙，东来兵夫牵輓不行，以致典卖衣物，自赁牛具，终日而进六七里，弃车而逃者往往而是。夫未造则有配买物材、顾差夫匠之扰；既成，又难运致，则为诸路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彦圭但图一官之得，不知有误于国，此而不诛，何以惩后！今乞便行罢造，已造者不复运来，以宽民力。"其后，彦圭卒得罪。

元丰之时，河北、河东路军器，每季终委逐路职司更互考察。元祐罢之。四年，因工部之请，复行之。

大观二年，手诏曰：“前东南备御指挥，深虑监郡县吏急切者倚法害民，废职者慢令失事，如筑城壁、造军器、收战马、习水战之类，并可量度工力，计以岁月，渐次兴作，毋得急遽科敛及差雇百姓，使急不扰民，缓不废事，然后为称。”寻诏限十年一切毕工。四月，罢黎、雅等州市牦牛尾，虑为民害。八月，提举御前军器所奏，乞如崇宁五年指挥，下诸路买牛角四十万只、筋十万斤。从之。

政和二年二月，诏诸路州郡造军器有不用熙宁法式者，有司议罚，具为令。六月，又诏并用御前军器所降法式，前二月指挥勿行。

三年，诏：“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是岁，姚古奏更定军器，曩时甲二副，今拆造三副；曩时手刀太重，今皆令轻便易用；曩时神臂弓硾二石三斗，今硾一石四斗。从之，悉下诸路改造。

六年，军器少监邓之纲奏：“国家诸路为将一百三十有一，训练士卒，各给军器，以备不虞。惟河北诸将军器乃熙、丰时造，精利牢密，冠于诸路。臣恐岁久因循，多致损弊。乞自河北、陕西路为首，令诸路一新戎器，仰称陛下追述先志，储戎器、壮国威之意。”从之。

七年，之纲三上奏，一言修武库，二言整军器，大省国用。诏升之纲为大监，又迁一官。时宇文粹中赐对崇政殿，奏武库事，因奏：“武库有祖宗所御军器十余色，乞编入《卤簿图志》，遇郊兵重礼，陈于仪物之首，以识武功，且示不忘创业艰难意。”是年，御笔以武库当修军器近一亿万，其中箭镞五千余万，用平时工料，须七十年余然后可毕。于是令邓之纲分给沿流作院，限三年修之，而权住三年上供军器。

八年，以之纲奏，诸路岁起上供料买分数，特免三年纲发。然自时厥后，申明郡县牛皮角筋之禁，纷然为害者，之纲之请也。

宣和元年，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郑济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额制造军器。今年制造已足，躬亲试验，并依法式，不误施用。”诏加旌赏，以为诸路之劝。然自是岁督军器率用御笔处分，工造不已而较数尝阙，缮修无虚岁而每称弊坏。大抵中外相应，一以虚文，上下相蒙，而驯致靖康之祸矣。

靖康初，兵仗皆阙，诏书屡下，严立赏刑，而卒亦无补。时通判河阳、权州事张旂奏曰：“河阳自今春以来，累有军马经过，军士举随身军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于市肆博易熟食，名为寄顿，其实弃

遣，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间，得器械四千二百余物。此乃太原援师，尚且弃捐器甲，则他路军马事势可知。宜谕民首纳，免贻他患。”帝善旂奏，赏以一官。

初，御前军器监、军器所万全军匠以三千七百为额，东、西作坊工匠以五千为额。绍兴初，役兵才千人，久之，增至五千六百余，又于诸道增二千九百余，本券外复增给日钱百七十、月米七斗半。于是内库累岁兵械山积，而诸军悉除戎器。二十六年，诏：“工匠宜减免，江、浙、福建诸州物料悉蠲之。”有司奏物料减三之一，工匠二千、杂役兵五百为额。

旧，军器所得专达。建炎中，尝以阉官董悫提举，寻罢之。绍兴五年，隶工部，后复以中人典领。三十年，工部言非祖宗建官意，诏依条检察。孝宗受禅，增提点官一员，御史力论其不可，复隶工部焉。

造车之制。渡江后，东南地多沮洳险隘，不以车为主。宗泽、李纲有战车法，王大智献车式，皆不复用，而属意甲胄、弧矢之利矣。建炎初，上谕宰执曰：“方今战士无虑三十万，若皆被坚执锐，加以弧矢之利，虽强敌，无足畏也。造弓必用良工善价。”绍兴三年，提举制造军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装甲一。又长齐头甲每一甲用工百四十一，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装甲为定式。”席益言：“诸州造马蝗弩，不若令造弓。”诏并改造弓弩，内马蝗弩改手射弓。

绍兴四年，军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缘甲之式有四等，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一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若甲叶一一依元领分两，如重轻差殊，即弃不用，虚费工材。乞以新式甲叶分两轻重通融，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诏勿过五十斤。三十二年，诏江东安抚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万。

隆兴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依式制箭百万。淳熙九年，衢州守臣制到木鹤觜弩二千、箭十万。又湖北、京西造纳无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谓精巧，其屋藏之。”淮东总领朱佺言：“镇江一军，乃韩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敌弓，以当敌骑冲突，其发可至百步，其劲可穿重甲，最为利器。往岁调发，弓不免损失，存者岁久亦渐弛坏。今考诸军见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人合用两弓，一弓一日上教，一弓备出战，

合用弓万七千六百八十有四，仅存六千五百七十有四，余皆不堪施教，乞下镇江都统司足其额。”

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图言：“弓矢之利，贵于便疾。神臂弓斗力及远，屡获其用。后又又造神劲弓，及远虽在神臂弓上，军中多言其发迟，每神臂三矢而神劲方能一发，若临敌之际，便疾反出神臂下。”上曰：“平原旷野宜用神劲弓，西蜀崇山峻岭，未知孰利。”诏金州都统司详议以闻。既而都统制吴挺奏：“神劲弓并弹子头箭，诸军用之诚便疾，神臂不及也。”诏从其便。楚州兵马钤辖言：“弩之力，劲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镞状若锹，所发何啻数百步，洞穿数人。江上诸军有弩式，皆废不修。”诏两淮、荆襄沿边城守，各制二十枝，御前军器所亦如之。绍熙而后，日造器械，数目山积。

开庆元年，寿春府造ＲＮ筒木弩，与常弩明牙发不同，箭置筒内甚稳，尤便夜中施发。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

咸淳九年，沿边州郡，因降式制回回炮，有触类巧思，别置炮远出其上。且为破炮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坚索，条围四寸，长三十四尺，每二十条为束，别以麻索系一头于楼后柱，搭过楼，下垂至地，栿梁垂四层或五层，周庇楼屋，沃以泥浆，火箭火炮不能侵，炮石虽百钧无所施矣。且轻便不费财，立名曰“护陴篱索。”是时兵纪不振，独器甲视旧制益详。

志第一百五十一 兵十二

○马政

国马之牧，历五代浸废，至宋而规制备具。自建隆而后，其官司之规，厩牧之政，与夫收市之利，牧地之数，支配之等，曰券马，曰省马，曰马社，曰括买，沿革盛衰，皆可得而考焉。

凡御马之等三， 入殿祗候十五匹，引驾十四匹，从驾二十匹。

给用之等十有五， 曰拣中，曰不得支使，曰添价，曰明信，曰臣僚，曰诸班，曰御龙直，曰捧日、龙卫，曰拱圣，曰骁骑，曰云、武骑，曰天武、龙猛，曰配军，曰杂使，曰马铺。

群号之字十有七， 曰“左”，曰“右”，曰“千”，曰“立”，曰“水”，曰“官”，曰“吉”，曰“天”，曰“主”，曰“王”，曰“方”，曰“与”，曰“来”，曰“万”，曰“小”，曰“囗官”，曰“退”。

毛物之种九十有二， 叱拨之别八，青之别二，白之别一，乌之别五，赤之别五，紫之别六，骏之别十一，赭白之别六，骝之别八，騧之别六，骆之别五，骓之别五，□俞之别八，驳胯之别六，驳之别三，骠之别七。

其官司之规，则太祖承前代之制，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左、右飞龙二使领之。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为天厩坊。雍熙四年，改天厩为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皆隶焉。

真宗咸平元年，创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

三年，置群牧使，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

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赐名，铸印以给之。在外之监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广平，卫州曰淇水，并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阳，郑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阳，澶州曰镇宁，邢州曰安国，中牟曰淳泽，许州曰单镇。

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别置群牧使副、都监，

增判官为二员。凡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各置勾当官二员。又置左右厢提点。又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又诏左右骐骥院诸坊、监官，并以三年为满；如习知马事愿留者，群牧司以闻，而徙涖他监焉。

其厩牧之政，则自太祖置养马务一，葺旧务四，以为牧放之地始。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观兵于幽，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内皂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之。时殿直李谔坐赃，监牧许州，盗官菽，马多死，并主吏斩于市。又诏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

淳化二年十二月，诏圉人取善马数十匹，于便殿设皂栈，教以秣饲，且以其法谕宰执，仍颁于诸军。复以医马良方赐近臣。尝从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蕃息，足资军用。至是，守伦复言："诸坊牧马万匹，岁当生驹四千，今岁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职，当严责罚。若马百匹岁得驹七十，则加迁擢。诸坊产驹，即籍以闻。牧放军人，当募少壮充役。"并从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监赏罚之令，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奉，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当是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余斤、石，诸州军不预焉。左右骐骥六坊、监止留马二千余匹，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则别其羸病，就栈皂养饲。其尚乘之马，唯备用者在焉。

凡牧监之在河南、北，天禧后，灵昌监为河决所冲。至乾兴、天圣间，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牧马费广而亡补，乃废东平监，以其地赋民。五年，废单镇监。六年，废洛阳监。于是河南诸监皆废，悉以马送河北。既而诏取原武监马赴京师，移河北孳生马牧于原武。

八年，群牧司上言：原武地广而马少，请增牧数。诏以淇水第二监四岁马属原武，岁取河北孳生四岁马分属淇水第二并原武监，移原武下等马牧于灵昌镇废监，仍隶原武。

九年，诏诸监孳生驳马，四时游牧，勿复登厩。

明道元年，议者谓："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

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并骐骥院马，洛阳、单镇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景祐二年，拣河北诸监马一千九百牧于赵州界，隶安阳监。既而诏广平废监留其一，以赵州界牧马复隶焉，所余一监，毋毁厩舍。

四年，复以原武第二监为单镇，移于长葛县，以县令、都监兼领之。三年，诏院坊、监马岁留备用外，余为两群，牧于咸丰门外牟驼冈。

凡收养病马，估马司、骐骥院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天圣六年，诏月以都监、判官一人提举。八年，言者谓上监去京城远，送病马非便。诏废之，以病浅马分属左右骐骥院六坊、监，季较抛死数，岁终第赏罚。更以骐骥院官迭往提举。

明道二年，复置上监，易名天坰，养无病马，病马并属下监。

景祐二年，诏以牧养监马团群牧于陈、许州界凤凰陂，免耗刍菽，岁以为常。

治平二年，诏院坊、监马之病不堪估卖者，送淇水第一监，别为一群以牧养之。

凡马之孳生，则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多择善种，合牝牡为群，判官岁以十二月巡行坊、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诸军收驹及二岁，即送官。

天圣七年，群牧司言：“旧制，知州军、通判领同群牧事，岁终较马死数及分已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奉。死数少，生驹多，即奏第赏。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今请申明旧制，通判始到官，书所辖马数，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诏从之。

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

治平二年，诏：“诸监生驹满三十月已上，每岁点印，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余杂大马悉送河南三监，其淇水第二监马，候满六十月，给配诸监。诸监牝马满三十月，本监别立群牧放，候满五十月，乃拨配

他监。”

凡收市马，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曰券马。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曰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曰括买。

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马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诸蕃。至雍熙、端拱间，河东则麟、府、丰、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置场，则又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而已。

太祖时，岁遣中使诣边州市马。先是，两河之民入蕃界盗马入中国。官给其直。时方留意抚绥，诏禁之。

太平兴国四年，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六年，诏内属戎人驱马诣阙下者，首领县次续食，且禁富民无得私市。十二月，诏：“蕃部鬻马，官取良而弃驽，又禁其私市，岁入数既不充，且无以怀远人。自今委长吏谨视马之良驽，驽即印识之，许民私市焉。”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直。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天禧中，宰相向敏中言国马倍于先朝，广费刍粟。乃诏以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先是市马以三岁已上、十三岁已下为率。天圣中，诏市四岁已上、十岁已下。既而所市不足，群牧司以为言，乃诏入券并省马市三岁已上、十二岁已下。明年，诏府州、岢岚军自今省马三岁、四岁者不以等第，五岁已上十二岁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许纲送估马司，余非上京省马并送并州拣马司。

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韩亿言：“蕃部以马抵永康军中卖，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非计之得。”乃诏罢之。

四年，群牧司奏河北诸军阙马，请制等杖六，付天雄军、真定府、定、瀛、贝、沧州，市上生马十二岁以下，视等第给直。马自四尺七寸

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万五千四百五十至万六千五百五十，课自万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九，六等，取备边兵户绝钱充直。以第一等送京师，余就配诸军。

康定初，陕西用兵，马不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阁门使已上三，升朝官阁门祗候已上一，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并边七州军免。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阙者官给。二年，诏："河北州军置场市马，虽除等样，如闻所得不广，宜加增直。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马即依旧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递减一寸。"

庆历四年，诏："河北点印民间马，凡收市外，见余二万七百，除坊郭户三等、乡村三等已上养饲如旧，余点印者悉集拣市。"五年，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市马于府州、岢岚军。六年，诏陕西、河东社马死者，本营鬻钱以助马直。

至和元年，诏；"蜀马送京师，道远多病瘠。自今以春、秋、冬部送陕西四路总管司。"二年，修陕西蕃马驿，群牧司每季檄沿路郡县察视之。边州巡检兵校，听自市马，官偿其直。又诏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

嘉祐元年，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秦州以给河东军。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马至京师，给直并路费，一马计钱数万。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收市，给以解盐交引，即不耗度支缣钱。其券马姑存，以来远人。岁可别得良马八千，以三千给沿边军骑，五千入群牧司。"七年，陕西提举买马监牧司奏："旧制，秦州蕃汉人月募得良马二百至京师，给彩绢、银碗、腰带、锦袄子，蕃官、回纥隐藏不引至者，并以汉法论罪。岁募及二千，给赏物外，蕃部补蕃官，蕃官转资，回纥百姓加等给赏。今原、渭、德顺军置场市马，请如秦州例施行。"诏从之。先是，诏议买马利害。吴奎等议于秦州古渭、永宁砦及原州、德顺军各令置场，京师岁支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充马直，不足，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诏行之。八年，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诏复置场永宁，罢古渭砦中场。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

治平元年，薛向请原、渭州、德顺军买马官，永兴军养马务，如原州、德顺军并渭州同判，三年为任，悉以所市马多少为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顺军、镇戎军鬻马，充豪商钱，至秦州，所偿止得六百。今请于原、渭州、德顺军，官以盐钞博易，使得轻赍至秦州，易蜀货以归。蜀商以所博盐引至岐、雍，换监银入蜀，两获其便。"群牧司请如向言施行。是岁，诏河东陕西广锐、蕃落阙马，复置社买，一马官给钱三十千。久之，马不至，乃增直如庆历诏书，第三等三十五千，第四等二十八千。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自是蕃部马至者众，官军仰给焉。先是，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

大抵国初市马，岁仅得五千余匹。天圣中，蕃部省马至三万四千九百余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顺凡三岁市马至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岁至万五千匹。

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淳化、景德间，内外坊、监总六万八千顷，诸军班又三万九百顷不预焉。岁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废置不常，而沦于侵冒者多矣。

淳化二年十二月，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侵民田，遣中使检视疆理。

嘉祐中，韩琦请括诸监牧地，留牧外，听下户耕佃。遣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括河北，得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募佃，岁约得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言："诸监牧地间有水旱，每监牧放外，岁刈白草数万束，以备冬饲。今悉赋民，异时监马增多，及有水旱，无以转徙牧放。"诏遣左右厢提点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权给租佃，余委群牧司审度存留，有闲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马，往来践食，占地五十亩。诸监既无余地，难以募耕，请存留如故。广平废监先赋民者，亦乞取还。"乃诏："河北、京东牧监帐管草地，自今毋得纵人请射，犯者论以违制。"

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幽、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沦于侵佃，不可复得。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

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治平末，牧地总五万五千，河南六监三万二千，而河北六监则二万三千。

凡支配，骐骥院、估马司以当配军及新收马阅于便殿，数毋过一百。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荆湖路归远、雄武军士，配以在所土产马。凡阙马军士，以分数配填。

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他州军、府界巡检兵校听自市，官偿其直，毋过三十千。是岁，诏诸路以马给军士，比试武技，优者先给，比试两给；阙马十匹以下全给，十匹以上如旧数支。

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凡主兵官当借马者，至罢兵权。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赐所借马三，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军都指挥使一。外州在官当借马者，经略使三，总管、钤辖二，路分都监、承受、极边砦至监押、都巡检、把截、保丁指挥一，毋得乘之他州并以假人，犯者论以违制。

宝元元年，诏群臣例赐马者，宰相至枢密直学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缘姻事当赐者，如旧制；余给以马直，少卿监已上三十五千，内殿承制已下二十三千。凡群臣假官马进奉者，置籍报左藏库，偿直四十千，其后多负不偿。乃诏借马者先输直，久逋不偿者克其奉料。

熙宁以来，有保马、户马，其后又变为给地牧马。

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于是以比部员外郎崔台符权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及台符删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参本朝故事而奏决焉。

熙宁元年，又手诏彦博等曰：“今诸州守贰虽同领群牧，而未尝亲涖职事，其议更制，应监牧、郡守贰并朝廷选授，与坊、监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赏罚而升黜之，宜立法以闻。”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

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于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五万马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从之。

已而枢密院又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使领虽重，未尝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专任责成。”乃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其在河阳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各条上所当行者。诸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隶枢密院，不领于群牧制置。先是，群牧司请于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治所各置一监，以便给军，乃遣官下诸路详度。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请，发沙苑马五百，置监于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两使。时上方留意牧监地，然诸监牧田皆宽衍，为人所冒占，故议者争请收其余资以佐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赋入为务。

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今籍五万五千，余数皆隐于民。自是，请以牧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是岁，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

初，内外班直、诸军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风雨劳逸之不齐，故多病毙。圉人岁被榜罚，吏缘牧事害民，棚井科率无宁岁。四年十月，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较度其利害。孝宽请罢诸班直、诸军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诏自来年如所请，仍令三司备当牧五月刍粟。

五年，废太原监。七年，废东平、原武监，而合淇水两监为一。八年，遂废河南北八监，惟存沙苑一监，而两监司牧亦罢矣。沙苑先以隶陕西提举监牧，至是，复属之群牧司。

始议废监时，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议者欲赋牧地与民而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非便。”诏元绛、蔡确较其利害上之。于是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

已。今九监见马三万，若不更制，则日就损耗。”于是卒废之，以其善马分隶诸监，余马皆斥卖，收其地租，给市易茶本钱，分寄籍常平、出子钱，以为市马之直。监兵五千，以为广固指挥，修治京城焉。后遂废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监。凡废监钱归市易之外，又以给熙河岁计。

诸监既废，淤田司请广行淤溉，增课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牧田没于民者五千七百余顷。乃严侵冒之法，而加告获之赏，自是利入增多。元丰三年，废监租钱遂至百一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与逐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按租地，约三年中价以定岁额。若催督违滞，以擅支封桩法论。

初，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奏于岷州ＲＭ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置牧养十监，议者继言蕃马法，帝欲试之近甸。六年，手诏枢密院：“牧马重事，经始之际，宜得左右近臣以总其政。今自雾泽陂牧马所造法，始于畿内置十监，以次推之诸路。宜令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副都承旨张山甫经度制置，权不隶尚书驾部及太仆寺。有当自朝廷处分者，枢密院主之。”已而其说皆不效。八年，同提举经度制置曹诵言：“自崇仪副使温从吉建议创孳生监，迨今二年，驹不蕃而死者益众。”乃命御史台校核，自置监以来，得驹不及一分四厘，马死已十分之六。于是责议者及提举官，而罢畿内十监。

元祐初，议兴废监，以复旧制。于是诏库部郎中郭茂恂往陕西、河东所当置监，寻又下河北陕西转运、提点刑狱司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言：“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之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三万，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洺州之广平监，以及瀛、定之间棚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则指顾之间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又况废监以来，牧地之赋民者，为害多端，若复置监牧而收地入官，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自是，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皆复。

初，熙宁中，并天驷四监为二，而左、右天厩坊亦罢。至是，复左、右天厩坊。时又有旨，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不由驾部而达尚书省。兵部尚书王存、右司谏王觌言：“先帝讲求历代之法，正省、台、

寺、监之职，上下相继，各有统制。其间或濡滞不通，宜量加裁正，不可因而隳紊。”言不果行。又诏旧属群牧司者专隶太仆寺，直达枢密院，不由尚书省及驾部。至崇宁中，始诏如元丰旧制。

绍圣初，用事者更以其意为废置，而时议复变。太仆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余顷，议复畿内孳生十监。诏以庄宅副使麦文昞、内殿崇班王景俭充提举。后二年而给地牧马之政行矣。

先是，知任县韩筠等建议，凡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责偿，已佃牧田者依上养马。知邢州张赴上其说，且谓授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较陕西沿边弓箭脾既养马又戍边者为优，试之一监一县，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是其请，且言：“熙宁中，罢诸监以赋民，岁收缗钱至百余万。元祐初，未尝讲明利害，惟务罢元丰、熙宁之政，夺已佃之田而复旧监。桑枣井庐多所毁伐，监牧官吏为费不赀，牧卒扰民，棚井抑配，为害非一。盖自复监以来，臣僚屡陈公私之害。若循元祐仓卒更张之法，久当益弊。且左右厢今岁籍马万三千有奇，堪配军者无几，惟沙苑六千疋愈于他监。今赴等所陈授田养马，既蠲其租不责以孳息，而不愿者无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乃具为条画，下太仆寺，应监牧州县悉行之。

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给地牧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请，未尝下监司详度。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与田相远者，难就耕牧。一顷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责偿，为钱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愿。”言竟不行。时同知枢密院者，曾布也。

四年，遂废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罢提点所及左右厢，惟存东平、沙苑二监。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复置监牧，两厢所养马止万三千匹，而不堪者过半。今既以租钱置蕃落十指挥于陕西，养马三千五百。又人户愿养者亦数千，而所存两监各可牧万马。马数多于旧监，而所省官吏之费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时三省皆称善。其后，沙苑复隶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废。

崇宁元年，有司较诸路田养马之数，凡一千八百疋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匹以下，至河东路仅九匹，而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盖法虽已具，而犹未及行也。

大观元年，尚书省言：“元祐置监，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今沙苑

最号多马，然占牧田九千余顷，刍粟、官曹岁费缗钱四十余万，而牧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不中于用。以九千顷之田、四十万缗之费，养马而不适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见。今以九千顷之田，计其硗瘠，三分去一，犹得良田六千顷。以直计之，顷为钱五百余缗，以一顷募一马，则人得地利，马得所养，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俟见实利，则六路新边闲田，当以次推行。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每收三驹，以其二归官，一充赏，诏行之。是岁，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余匹，于是自守贰而下，递赏有差。明年，诏熙河路应县、镇、城、砦、关、堡官并兼管干给地牧事。四年，复罢京东西路给地牧马，复东平监。

政和二年，诏诸路复行给地牧马，复罢东平监。五年，提举河东给地牧马尚中行以奏报稽违，且欲擅更法，诏授远小监当官。于是人皆趣令，牧守、提举以率先就绪迁官第赏者甚众。七年，有司言给地增牧，法成令具，诸路告功。乃下诸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令下，奉行之者益力。

蔡京既罢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诏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收见马以给军，应牧田及置监处并如旧制。又复东平监。凡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自给地牧马之法罢，三年而复行。时牧田已多所给占，乃诏见管及已拘收，如官司辄复请占者，以违制论。

六年，又诏立赏格，应牧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者更减磨勘年。于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为马二万三千五百。既推赏如上诏，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

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言："祖宗以来，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监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民间杂养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责，而马无复善者。今诸军阙马者太半，宜复旧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直，不旬日间，则数万之马，犹可具也。"然时已不能尽行其说矣。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

坚。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

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时河东骑军马万一千余匹，番戍率十年一周。议欲省费，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兵部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之以合额。俟正军马不及五千，始行给配。"下中书、枢密院。枢密院以为："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余皆出于民，决非所愿。况减军马五千匹，边防事宜何所取备？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间从便牧马，不以五千为限，于理为可。"中书谓："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千。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余缗。计前二年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便。"帝卒从枢密院议。九年，京畿保甲养马者罢给钱布，止免输草而增马数。

元丰六年，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

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翔所陈也。

翔及公雅既领提举事，多所建白。请借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付州县出息，以赏马之充肥及孳息者。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许次丁一人赎杖罪之非侵损于人者。诏悉从之。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限十五年者促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民贫乏益不堪，上虑有司责数过多，百姓未喻上意，诏如元令，稍增其数。公雅乃请每都岁市八匹，限以八年，山县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一匹，以赎失捕之罪。

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乃诏曰：“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司不务循守，遂致烦扰。先帝已尝手诏诘责，今犹未能遵守。其两路市马年限并如元诏。”寻又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付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马遂罢。

户马者，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官买。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以为言，始参考行之。是时，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

元丰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请，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疋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限八岁以下，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籍于提举司。于是诸道各上其数，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北路七百一十六。

时初立法，上虑商贾乘时高直以病民，命以群牧司骁骑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帝问其利害。王安石谓：“今坊、监以五百缗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当不至重费。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已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檄诸蕃部养马，诏阅实及格者一匹支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准此。

时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则偿直。七年，遂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鄜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

户马既配兵，后遂不复补。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亦罢。其后给地牧马，则亦本于户马之意云。

至于收市，则仍嘉祐之制，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马三百，以其直增于熙河而又多羸惫，乃罢本路博易，令军马司自市。

时又以边臣之议，市岢岚、火山军土产马以增战骑。既又以边人盗马越疆以趣利，寻皆罢之。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

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采、茶、绢招市。"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

元丰中，军兴乏马。六年，复命知成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元祐初，乃罢之。

元祐中，尝诏以蜀马给陕西军，以陕西马赴京师。崇宁五年，增黎州市马至四千疋。然凡云蜀马者，惟沈黎所市为多，其他如戎、泸等州，岁与蛮人为市，第存优恤，数马以给其直。大观初，又诏播州夷界巡检杨荣，许岁市马五十疋于南平军，其给赐视戎州之数。

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于招市，岁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复给刍秣之费更相补除，而三司岁偿群牧者，为缗钱十万，以增市马。券马之罢已久，绍圣初，提举买马陆师闵奏复行之，令蕃汉商人愿以马结券进卖者，先从诸场验印，各具其直给券，送太仆寺偿之。其说以为券马既盛行，则纲马可罢。行之三年，枢密院言券马死不及厘，而纲马之死十倍。乃赐师闵金帛，加集贤修撰，以赏其功。时议既不以券马为是，主管买马阎令亦言其枉费。然曾布力行之。崇宁中，乃诏买马一遵元丰法。

市马之官，自嘉祐中，始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熙宁中，始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命知熙州王韶为之，而以提点刑狱为同提举。

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诏如其请。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

元丰三年，复罢为提举买马监牧司。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奏可。仍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

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六年，买马司复罢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

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崇宁四年，诏曰："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自是职任始一。

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匹。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熙宁三年，乃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匹，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绍圣中，又增至二万匹，岁费五十万缗。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

崇宁四年，提举程之邵、孙鳌抃以额外市战马及二万匹，各迁一官。鳌抃仍赐三品服。大观元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疋，推恩如之邵例。宣和中，宇文常、何渐等更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各加职迁官。时如此类颇众。赏典优滥，官属利于多市马，取充数而已。

支配。旧制，自御马而下，次给赐臣僚，次诸军，而驿马为下。

熙宁初，枢密院言："祖宗时，臣僚任边职者，或赐带甲马，示不忘疆埸之事。承平日久，侥幸滋长。请应使臣閤门祗候以上，充三路路分州军总管、钤辖之类，赐马价如故，余皆罢给。"奏可。十年，群牧司又言："去岁给安南行营及两省、宗室、诸班直及诸军、诸司马总三千余匹，未支者犹二千。请裁宗室以下所给马，诸司停给。"从之。自罢监至此，始阙马矣。

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其后，陕西马社苦于敛率。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

初，内外诸军给马，例不及其元额，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填配。元丰更立为定制，凡诸军阙马应给者，在京、府界、京东西、河东、陕西路无过十之七，河北路十之六。然其后诸军阙马者多，绍圣三年，乃诏提举陆师闵于岁额外市马三万匹，给鄜延、环庆路正兵，余支弓箭手，仍权不限分数。

宣和初，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

高宗绍兴二年，置马监于饶州，守卒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置监临安之余杭及南荡。

十九年，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为四群。岁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帝谓辅臣曰："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先是，川路所置马，岁牧于镇江。是年春，上以未见蕃息，遂分送江上诸军。后又置监郢、鄂间，牝牡千，十余年仅生二十驹，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战马，悉仰秦、川、广三边焉。

秦马旧二万，乾道间，秦、川买马额岁万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出易马□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庆元初，合川、秦两司为万一千十有六。嘉泰末，合两司为万二千九十四。

然累岁市易，多不及额。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其间良者不过三五，中等十数，余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赏格，以多为贵。经涉险远，且纲卒盗其刍粟，道毙者相望。

成都府马务，岁发江上诸军马凡五十八纲，月券钱米二百缗，岁计万一千六百缗。兴元府马务，岁发三衙马百二十纲，其费称是。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钱帛，马至，价不即偿致然也。

旧蕃蛮中马，良驽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卒，欲马溢额觊赏，乃高直市之。夷人无厌，邀求滋甚。后邛部川蛮恃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而夷人每贸马，以茶、锦不堪藉口"

庆元中，金人既失冀北地，马至秦司亦罕。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七年，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司、步司各千，川马良者二百进御。此十九年所定格也。

广马者，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请市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未几，废买马司，帅臣领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得马千五百。须四尺二寸已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尤驵骏者，在其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第官价已定，不能致此。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

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咸淳末，有纪智立者献谋，以为两淮军将、武官、巨室皆畜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团结队伍，借助防江，各令饲马役夫自乘之官，优给月钱一年，以半年为约，江面宁即放归。又云，陈岩守招信，团马至七千，出没张耀，此其验也。臣僚言：宜仿祖宗遗意，亟谋和市马，如出一马，则免其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马，遵陆则崇冈复岭，盘回斗绝；舟行则峡江湍急，滩碛险恶。每纲运，公私经费十倍，而人马俱疲。上则耗国用，下则困州县。纲兵所经，甚于寇贼。虽臣僚条奏更迭，终莫得其要领。岂马政各因风土之宜，而非东南之利欤？

志第一百五十二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杀，亦甚盭矣，而始终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盖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则震仇杀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王道陵迟，礼制隳废，始专任法以罔其民。于是作为刑书，欲民无犯，而乱狱滋丰，由其本末无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观夫重熙累洽之际，天下之民咸乐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丰以来，刑书益繁，已而憸邪并进，刑政紊矣。国既南迁，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颇专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虽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今摭其实，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太平兴国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

仁宗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于是诏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颁行，因下诏

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以闻。"然至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别为《总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流之属总二十有一，徒之属总百有五，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笞之属总十有二。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枢密使韩琦言，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乃命类次为《禄令》。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琦又言："自庆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条，前后牴牾。请诏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七年，书成。总千八百三十四条，视《庆历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恒采者赏之。元丰中，始成书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尝谓："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

元祐初，中丞刘挚言："元丰编修敕令，旧载敕者多移之令，盖违敕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广，增多条目，离析旧制，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宜取庆历、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乃诏挚等刊定。哲宗亲政，不专用元祐近例，稍复熙宁、元丰之制。自是用法以后冲前，改更纷然，而刑制紊矣。

崇宁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修，与法妨者去之。寻

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

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蔡京当国，欲快己私，请降御笔，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参用国初以来条法，删修成书。"诏从其请，书不果成。

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嘉祐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犹得以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记，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诏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记之文颁之。时在京通用敕内，有已尝冲改不该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张柄言，亦诏删削。十年，右仆射秦桧上之。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修书者有所畏忌，不敢删削，至与成法并立。吏部尚书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乃诏削去之。

至乾道时，臣僚言："绍兴以来，续降指挥无虑数千，牴牾难以考据。"诏大理寺官详难，定其可否，类申刑部，以所隶事目分送六部长贰参详。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其书，号《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颁之。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

淳熙初，诏除刑部许用乾道刑名断例，司勋许用获盗推赏例，并乾道经置条例事指挥，其余并不得引例。既而臣僚言："乾道新书，尚多牴牾。"诏户部尚书蔡洸详定之，凡删改九百余条，号《淳熙敕令格式》。帝复以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偏阅，吏因得以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颁之。淳熙末，议者犹以新书尚多遗阙，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复令刑部详定，迄光宗之世未成。庆元四年，右丞相京镗始上其书，为百二十卷，号《庆元敕令格式》。

理宗宝庆初，敕令所言："自庆元新书之行，今二十九年，前指挥殆非一事，或旧法该括未尽，文意未明，须用续降参酌者；或旧法元无，而后因事立为成法者；或已有旧法，而续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时权宜，而不可为常法者。条目滋繁，无所遵守，乞考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上其书，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

润。其间修改者百四十条，创入者四百条，增入者五十条，删去者十七条，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而行之，无所更定矣。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前后时有增损，不可胜纪云。

五季衰乱，禁罔烦密。宋兴，削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浸用儒臣，务存仁恕，凡用法不悖而宜于时者著之。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先是，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覆之职废矣。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由是皆务持平。

唐建中令：窃盗赃满三匹者死。武宗时，窃盗赃满千钱者死。宣宗立，乃罢之。汉乾祐以来，用法益峻，民盗一钱抵极法。周初，深惩其失，复遵建中之制。帝犹以其太重，尝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既而诏曰："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旧法，强盗持杖，虽不伤人，皆弃市。又诏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开宝二年五月，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尝谓侍御史知杂冯炳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赐金紫以勉之。八年，广州言："前

诏窃盗赃至死者奏裁，岭南遐远，覆奏稽滞，请不俟报。”帝览奏，恻然曰：“海隅习俗，贪犷穿窬，固其常也。”因诏：“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

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太平兴国六年，下诏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后又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逾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然州县禁系，往往犹以根穷为名，追扰辄至破家。因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言，令外县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阅其禁多者，命官即往决遣，冤滞则降黜州之官吏。会两浙运司亦言：“部内州系囚满狱，长吏辄隐落，妄言狱空，盖惧朝廷诘其淹滞。”乃诏：“妄奏狱空及隐落囚数，必加深谴，募告者赏之。”

先是，诸州流罪人皆锢送阙下，所在或寅缘细微，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张齐贤又请：“凡罪人至京，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沈屈，致罢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属俟旨，其干系者免锢送。”乃诏：“诸犯徒、流罪，并配所在牢城，勿复转送阙下。”

雍熙元年，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数以闻，俾刑部专意纠举。帝阅诸州所奏狱状，有系三百人者。乃令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者，咸准禁数，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而禁系者，有司驳奏之。开封女子李尝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诏本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无它亲，独有父，有司因系之。李又诣登闻，诉父被絷。帝骇曰：“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即日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明敏、刑狱无滞者，亦以名上。始令诸州十日一虑囚。帝尝谓宰相曰：“御史台，阁门之前，四方纲准之地。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乃诏御史决狱必躬亲，毋得专任胥吏。又尝谕宰臣曰：“每阅大理奏案，节目小未备，移文按覆，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卿等详酌，非人命所系，即量罪区分，勿须再鞫。”始令诸州笞、杖罪不须证逮者，长吏即决之，勿复付所司。群臣受诏鞫狱，狱既具，骑置来上，有司断已，复骑置下之州。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其应

奏疑案，亦骑置以闻。

二年，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牢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它如旧制。八月，复分遣使臣按巡诸道。帝曰："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见各帝纪。

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奸人于四裔，今乃远方囚人，尽归象阙，配务役？神京天子所居，岂可使流囚于此聚役。《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处罪人，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敕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明刑谨法之意。"帝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然不能从也。

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刑部张佖言："官吏枉断死罪者，请稍峻条章，以责其明慎。"始定制：应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检法仍赎铜十斤，长吏则停任。寻置刑部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问所推事状，著为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须刑部详覆。又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详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至开宝六年，阙法直官，致两司共断定覆词。今宜令大理所断案牍，寺官印署送详覆。得当，则送寺共奏，否即疏驳以闻。"

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

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盖重慎之至也。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狱具，令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一人亲往虑问。寻又诏："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亦遣台使乘传按鞫，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既而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诏悉罢之，归其事转运司。

至道二年，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

真宗性宽慈，尤慎刑辟。尝谓宰相曰："执法之吏，不可轻授。有不称职者，当责举主，以惩其滥。"审刑院举详议官，就刑部试断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详明者。审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状，亲览之，翌日，乃候进止，裁处轻重，必当其罪。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责保于外。

景德元年，诏："诸道州军断狱，内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当行极断者，所在即寘大辟，颇乖平允。自今凡言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未得论决，具狱以闻。"

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遴柬庶官，朕无日不念也。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周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书、枢密院择官。"又曰："河北、陕西，地控边要，尤必得人，须性度平和有执守者。"亲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代还，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擿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寘以深罪。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财，证左明白，望论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役流。"从之。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ＲＯ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盖真宗仁恕，而惨酷之刑，祖宗亦未尝用。

初，殿中侍御史赵湘尝建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此古之善政，当举行之。且十二月为承天节，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决断如故。况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阴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决断。所在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防护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听敕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断。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惠之时。伏望万几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于无穷。况愚民之抵罪未断，两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顺于阴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谷丰实，水旱不作矣。"帝览奏，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虑有淹滞，或因缘为奸矣。"

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

在仁宗时，四方无事，户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于用刑尤慎。即位之初，诏内外官司，听狱决罪，须躬自阅实，毋枉滥淹滞。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

狱疑者谳，所从来久矣。汉尝诏"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所以广听察、防缪滥也。时奏谳之法废。初，真宗尝览囚簿，见天下断死罪八百人，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傥不尽心，岂无枉滥？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甚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而有司终虑淹系，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肃奏曰："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留以害汉、唐之治也。"下其章中书，王曾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

天圣四年，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

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请谳者多得减死矣。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非系狱，乃不以闻。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诏从其说。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

初，真宗时，以京师刑狱多滞冤，置纠察司，而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请得以减死论，下法官议，谓当如旧。帝意欲宽之，诏死者上请。

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数，而详覆官才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覆大辟，有能驳正死罪五人以上，岁满改官。法直官与详覆官分详天下旬奏，狱有重辟，狱官毋预燕游迎送。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言：“断狱有期日，而炎□曷之时，系囚淹久，请自四月至六月减期日之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后犹以断狱淹滞，又诏月上断狱数，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参考。

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隶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刺为兵，反重于强盗，请减之。”遂诏至十千始刺为兵，而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刺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余视旧益宽矣。

庆历五年，诏罪殊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笃疾无期亲者，列所犯以闻。

承平日久，天下生齿益蕃，犯法者多，岁断大辟甚众，而有司未尝上其数。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余。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

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愿诏刑部类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凡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神宗谓非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于是诏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余缗。凡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致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则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后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余万缗，皆取诸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修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自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按问，亦全给。吕嘉问尝请行货者宜止以不应为坐之，刑部始减其罪。及哲宗初，尝罢重禄法，而绍圣复仍旧。

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

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先是，诸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斩配百姓。赵抃尝知成都，乃言当独许成都四路。王安石执不可，而中书、枢密院同立法许之。其后，谢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诛释，多不当。”于是中书复删定敕文，惟军士犯罪及边防机速，许特断。及抃移成都，又请立法，御史刘孝孙亦为之请依旧便宜从事，安石寝其奏。

武臣犯赃，经赦叙复后，更立年考升迁。帝曰：“若此，何以戒贪吏？”故命改法。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定议上之，大概仿文臣叙法而少增损尔。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赃，两铁钱得比铜钱之一。近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

五年，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断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

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密，必有罪同断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取旨，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按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断，仍三省、枢密院同取旨。”

刑部论：“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于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者徒一年，情轻则杖百，虽自首不免。”

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又曰：“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志第一百五十三 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

乾德伐蜀之役，有军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太祖召至阙，数其罪。近臣营救颇切，帝曰："朕兴师伐罪，妇人何辜，而残忍至此！"遂斩之。

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王元吉守英州，月余，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陕州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脱走，至是，擒义超诉有司。陕州奏引赦当原，帝曰："岂有杀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论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先王用刑，盖不获已，何近代宪纲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

太平兴国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冤滥。会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病创死。帝闻之，坐承信弃市。

初，太祖尝决系囚，多得宽贷。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当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残忍，特处死。至是，有泾州安定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绝其吭而杀之。乃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端拱间，虏犯边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请论以军法。"帝遣中使就斩之。既行，谓曰："此得非所管州军

召之邪？往讯之乃决。”使至，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帝下诏褒之。遣使巡抚诸道，因谕之曰：“平民艰食，强取餱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天圣初，有司尝奏盗劫米伤主，仁宗曰：“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贷之。五年，陕西旱，因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自是，诸路灾伤即降敕，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司马光时知谏院，言曰：“臣闻敕下京东、西灾伤州军，如贫户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臣窃以为非便。《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遇凶年，劫盗斛斗，辄宽纵之，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事报闻。

帝尝御迩英阁经筵，讲《周礼》“大荒大札，薄征缓刑”。杨安国曰：“缓刑者，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振恤，饥莩所迫，遂至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

仁宗听断，尤以忠厚为主。陇安县民诬平民五人为劫盗，尉悉执

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为理，悉论死。未几，秦州捕得真盗，陇州吏当坐法而会赦，帝怒，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余皆除名流岭南。赐钱粟五家，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戒敕州县。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谓审刑院张揆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复得叙官。"命特治之，会赦勿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与。其重人命如此。

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近臣间有干请，辄为言官所斥。谏官陈升之尝言："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幸，多以中旨释之。请有缘中旨得释者，劾其干请之罪，以违制论。"许之。仁宗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屡戒有司："被内降者，执奏，毋辄行。"未尝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诡奏水灾，有司论请如上书不实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闻。今守臣自陈垫溺官私庐舍，意实在民，何可加罪？"

英宗在位日浅，于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习平安，慢于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班奉职和钦贷所部纲钱，至绞，帝命贷死免杖，刺隶福建路牢城。知审刑院卢士宗请稍宽其罪，帝曰："刑故而得宽，则死者滋众，非'刑期无刑'之道。俟有过误，贷无伤也。"富国仓监官受米湿恶，坏十八万石，会恩当减，帝特命夺官停之。

熙宁二年，内殿崇班郑从易母、兄俱亡于岭外，岁余方知，请行服。神宗曰："父母在远，当朝夕为念。经时无安否之问，以至逾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学究出身，为砀山县尉，尝纳官赎父配隶罪，请同举人法，得免丁徭。"帝悯之，复赐出身，仍与注官。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经略交阯，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钦，犯邕管。诏边人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编置远恶州。

复仇，后世无法。仁宗时，单州民刘玉父为王德殴死，德更赦，玉私杀德以复父仇。帝义之，决杖、编管。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宣州民叶元有同居兄乱其妻，缢杀之，又杀兄子，强其父与嫂为约契不讼。邻里发其事，州为上请，帝曰："罪人以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

罪。且下民虽无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罔其父，又杀其兄，戕其侄，逆理败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

绍圣以来，连起党狱，忠良屏斥，国以空虚。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于是蔡京、王黼之属，得以诬上行私，变乱法制。崇宁五年，诏曰：“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明年，诏：“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又定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由是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浸深，无复祖宗忠厚之志。穷极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祸机。靖康虽知悔悟，稍诛奸恶，而谋国匪人，终亦末如之何矣。

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从宽厚，罪有过贷，而未尝过杀。知常州周□巳擅杀人，帝曰：“朕日亲听断，岂不能任情诛僇，顾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狱官入对，即以惨酷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辄与之转官。每临轩虑囚，未尝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观望，锻炼以为重轻也。”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奉使江南回，迁左司谏，帝寻以为秘书少监。谓宰臣朱胜非曰：“大中奉使，颇多兴狱，今使为谏官，恐四方观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后诏用刑惨酷责降之人，勿堂除及亲民，止与远小监当差遣。

当建、绍间，天下盗起，往往攻城屠邑，至兴师以讨之，然得贷亦众。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尝奏强盗之数，帝曰：“皆吾赤子也，岂可一一诛之？诛其渠魁三两人足矣。”至待贪吏则极严：应受赃者，不许堂除及亲民；犯枉法自盗者，籍其名中书，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赀。诸文臣寄禄官并带“左”、“右”字，赃罪人则去之。是年，申严真决赃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旧法弃市事上者，帝曰：“何至尔耶？但断遣之足矣。贪吏害民，杂用刑威，有不得已，然岂忍寘缙绅于死地邪？”

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中兴之初，诏用政和递减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当国，凡所请御笔以坏正法者，悉厘正之。诸狱具，令当职官依式检校。枷以干木为之，轻重长短刻识其上，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

用官给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轮官一员，躬亲监视。诸狱司并旬申禁状，品官、命妇在禁，别具单状。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闻，法司朱书检坐条例、推司录问、检法官吏姓名于后。

各州每年开收编配羁管奴婢人及断过编配之数，各置籍。各路提点刑狱司，岁具本路州军断过大辟申刑部，诸州申提刑司。其应书禁历而不书，应申所属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检坐开具违令，回报不圆致妨详覆，与提刑司详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知州兼统兵者，非出师临陈，毋用重刑。州县月具系囚存亡之数申提刑司，岁终比较，死囚最多者，当职官黜责，其最少者，褒赏之。

旧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窃盗至二贯者徒。至是，又加优减，以二千为一匹，盗至三贯者徒一年。三年，复诏以三千为一匹，窃盗及凡以钱定罪，递增五分。四年，又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五年，岁终比较，宣州、衢州、福州无病死囚，当职官各转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厘，当职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体量公事，邵州、广州、高州勘命官淹系至久不报，诏知州降一官，当职官展二年磨勘，当行吏永不收叙。德庆府勘封川县令事，七月不报，诏知州、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广西催断刑狱，还言："雷州海贼两狱，并系平人七人，内五人已死。"帝恻然，诏本路提刑以下重致罚。十二年，御史台点检钱塘、仁和县狱具，钱塘大杖，一多五钱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轻半斤，诏县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诏："禁囚无供饭者，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诏："诸鞫狱追到干证人，无罪遣还者，每程给米一升半，钱十五文。"二十一年，诏官支病囚药物钱。

旧法，刑部郎官四人，分左、右厅，或以详覆，或以叙审，同僚而异事，有防闲考覆之意。南渡以来，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一员，刑部郎中初无分异，狱有不得其情，法有不当于理者，无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应辰言之。诏刑部郎官依元丰法，分左、右厅治事。二十七年，诏四川以钱引科罪者，准铜钱。

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律令，必亲为订正之。丞相赵雄上《淳熙条法事类》，帝读至收骡马、舟船、契书税，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讥。"《户令》："户绝之家，许给其家三千贯，及二万贯者取旨。"帝曰："其家不

幸而绝，及二万贯乃取之，是有心利其财也。”又《捕亡律》：“公人不获盗者，罚金。”帝曰：“罚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财纵盗也。”又：“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帝曰：“上供既无额，是白取于民也，可赏以诱之乎？”并令削去之。其明审如此。且于用刑，未尝以私废法。镇江都统戚方以刻剥被罪，宰臣陈俊卿言内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闻之。”乃以内侍陈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狱，究其赂状，狱成，决配之。乾道二年，下诏曰：“狱，重事也。用法一倾，则民无所措手足。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巧持多端，随意轻重之，朕甚患焉。其自今革玩习之弊，明审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罚必当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诏曰：“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比年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自今其祗乃心，敬于刑，惟当为贵，毋习前非。不如吾诏，吾将大寘于罚，罔攸赦。”六年，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议者又言：“犯盗，以敕计钱定罪，以律计绢。今律以绢定罪者递增一千，敕内以钱定罪，亦合例增一千。”从之。

临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狱，杖直狱子以无所给，至为无籍。七年，诏：“人月给钱十贯，米六斗，每院止许置一十二人。”时州县狱禁淹延，八年，诏：“徒以上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类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其后，又诏中书置禁，奏取会籍，大臣按阅，以察刑寺稽违，与夫不应问难而问难，不应会而会者。

淳熙初，浙西提刑郑兴裔上《检验格目》，诏颁之诸路提刑司。凡检覆必给三本：一申所属，一申本司，一给被害之家。绍兴法，鞫狱官推勘不得实，故有不当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即致淹延，乃令先决罪人不当，官吏案后收坐。至是，所司请更定死罪依绍兴法，余依乾道施行，从之。其后，有司以覆勘不同，则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诏特免一案推结一次。于是小大之狱，多得其情。二广州军狱吏，畏宪司点检送勘之害，凡有重囚，多毙于狱。臣僚以为请，乃诏二广提刑司详覆公事，若小节不完，不须追逮狱吏，委本州究实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

三衙及江上诸军，各有推狱，谓之“后司”。狱成，决于主帅，不经属官，故军吏多受财为奸。光宗时，乃诏通晓条制属官兼管之。广东路瘴疠，惟英德府为最甚，谓之“人间生地狱”。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诬伏，亟就刑责以出。五年，臣僚言之，诏本路诸司公事应送别州者，无送英德府。

至宁宗时，刑狱滋滥。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全年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断死者才一百八十一人，余皆贷之。乃诏诸宪台，岁终检举州军有狱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年，诏以绢计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吏奸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诏从之，颁之天下。五年，诏三衙及江上、四川诸军，以武举人主管后司公事。

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后以建康亦先朝驻跸之地，罪人亦得视临安减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

诸重刑，皆申提刑司详覆，或具案奏裁，即无州县专杀之理，往往杀之而待罪。法无拘锁之条，特州县一时弹压盗贼奸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锁之，俾之省愆。或一月、两月，或一季、半年，虽永锁者亦有期限，有口食。是时，州县残忍，拘锁者竟无限日，不支口食，淹滞囚系，死而后已。又以己私摧折手足，拘锁尉砦。亦有豪强赂吏，罗织平民而囚杀之。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至度宗时，虽累诏切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

诏狱，本以纠大奸慝，故其事不常见。初，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来，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

熙宁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内侍乘驿追逮。御史张戩等言：“无择三朝近侍，而骤系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风厉臣下之意，请免其就狱，止就审问。”不从。又命崇文院校书张载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于越州。狱成，无择坐贷官钱及借公使酒，谪忠正军节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尧罪及所为不法，谪复州团练副使。狱半年乃决，辞所连逮官吏，坐勒停、冲替、编管又十余人，皆御史王子韶启其事。自是诏狱屡兴，其悖于法及国体所系者著之，其余不足纪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主簿李逢谋反。提点刑狱王庭筠言其无迹，但谤讟，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编配。帝疑之，遣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庭筠所奏不当，并劾之。庭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诏捕系台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杂治。狱具，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并湖南编管。余连逮者追官落职。世居子孙贷死除名，削属籍。旧勘鞫官吏并劾罪。

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门，常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上之。百禄谓士宁荧惑世居致不轨，且疑知其逆谋，推问不服。禧乃奏：“士宁赠诗，实仁宗御制，今狱官以为反因，臣不敢同。”百禄以士宁尝与王安石善，欲锻炼附致妖言死罪，卒论士宁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诏详劾理曲者以闻。百禄坐报上不实，落职。若凌迟、腰斩之法，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盖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

绍圣间，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岭外，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时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诏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穽，以榛塞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克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

丧除，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置对，则以昭比挚如旧，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斥挚将谋废立，不利于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证佐，望别差官审问。”乃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将大有所诛戮，然卒不得其要领。会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惇极力锻炼不少置。既而梁焘卒于化州，刘挚卒于新州，众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诏：“挚、焘据文及甫等所供言语，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先时，三省进呈，帝曰：“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初，元祐更政，尝置诉理所，申理冤滥。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厉精图治，明审庶狱，而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宁、元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时章惇犹豫未应，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惧，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详案内文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具名以闻。自是，以伸雪复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及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诉理之人。右正言陈瓘言：“诉理得罪，自语言不顺之外，改正者七百余人。无罪者既蒙昭雪，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序辰与惇受大臣讽谕，迎合绍述之意，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纷纷不已。考之公议，宜正典刑。”会中书省亦请治惇、序辰罪，诏蹇序辰、安惇并除名、放归田里。

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论黼欺君罔上，专权怙宠，蠹财害民，坏法败国，朔方之衅，黼主其谋。遣吏追至雍丘杀之，取其首以献，仍籍其家。又诏赐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彦根括民田，夺民常产，重敛租课，百姓失业，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捃摭送狱，多至愤死，故特诛之。暴少保梁师成朋比王黼之罪，责彰化军节度副使，行一日，追杀之。台谏极论朱勔肆行奸恶，起花石纲，竭百姓膏血，罄州县帑藏，子侄承宣、观察者数人，厮役为横行，媵妾有封号，园第器用悉拟宫禁。三月，窜勔广南，寻赐死。赵良嗣者，本燕人马植。政和初，童贯使辽国，植邀于路，说以覆宗国之策，贯挟之以归，卒用其计，以基南北之祸。至是，伏诛。七月，暴童贯十罪，遣人即所至斩之。九月，言者论蔡攸兴燕山之役，祸及天下，骄奢淫佚，载籍所无。诏诛攸并弟翛。

高宗承大乱之后，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洪刍、余大均、陈冲、张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并下御史台狱。狱具，刑寺论刍纳景王宠姬，大均纳乔贵妃侍儿，及之苦辱宁德皇后女弟，当流；冲括金银自盗，与宫人饮，当绞；懿文、卿才、彝与宫人饮，卿才、彝当徒，懿文当杖；思文于推择张邦昌状内添谄奉之词，罚铜十斤：并该赦。上阅状大怒，李纲等共解之，上亦新政，重于杀士大夫，乃诏刍、大均、冲各特贷命、流沙门岛，永不放还；卿才、彝、及之、懿文、思文并以别驾安置边郡。宋齐愈下台狱，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诏齐愈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非受伪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斩都市。诏东京及行在官擅离任者，并就本处根勘之。淮宁守赵子崧，靖康末，傅檄四方，语颇不逊。二年，诏御史置狱京囗鞫之。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弃镇江罪贬南雄州。

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统制王德擅杀军将陈彦章，台鞫当死，帝以其有战功，特贷之。庆远军节度使范琼领兵入见，面对不逊。知枢密院张浚奏琼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狱具，赐死。越州守郭仲荀，寇至弃城遁，过行在不朝。付御史台、大理寺杂治，贬广州。神武军统制鲁珏坐贼杀不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战功，贷之，贬瑞州。

绍兴元年，监察御史娄寅亮陈宗社大计，秦桧恶之。十一月，使言者论其父死匿不举哀，下大理寺劾治，迄无所得，诏免所居官。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ＲＳ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

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

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须归宗，否即崇绪准法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

熙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

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著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

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

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

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刖、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刖、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

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

无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部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斗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处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参详，如清议。

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

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部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

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处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

元祐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

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

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

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

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

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

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

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隶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宝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

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宽配隶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

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须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隶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辄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隶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听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须长吏以下集听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

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隶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久，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著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羌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隶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

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景祐中，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庆历三年，既疏理天下系囚，因诏诸路配役人皆释之。六年，又诏曰："如闻百姓抵轻罪，而长吏擅刺隶他州，朕甚悯焉。自今非得于法外从事者，毋得辄刺罪人。"皇祐中，即赦，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阅所配人罪状以闻，于是多所宽纵。公亮请著为故事，且请益、梓、利、夔四路就

委转运、钤辖司阅之。自后每赦命官，率以为常。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

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坑，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遂免杖、黥，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

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既而诸配隶除凶盗外，少壮者并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乡邑，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往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后中丞黄履等言，罢之。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

元祐六年，刑部言："诸配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死罪，造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隶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给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后又定令："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

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历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进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断，以肃中外。"诏："今后应枉法自盗，罪至死、赃数多者，并取旨。"

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道路有奔亡之虑。苏颂元丰

中尝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南渡后，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

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其所配之地，自高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皆不足纪也。

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覆。官制即行，罢审刑、纠察，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诸狱皆置楼牖，设浆铺席，持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日一涤枷杻。郡县则所职之官躬行检视，狱敝则修之使固。

神宗即位初，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

奏，而多瘐死。深惟狱吏并缘为奸，检视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令：应诸州军巡司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则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狱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从违制。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上之，中书检察。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未几，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隶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又尝诏：“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应原免，官司犹论如法，即失出人罪。若应徒而杖，罪人应原免者，官司乃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

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元丰元年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于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卯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按劾，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六年，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按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覆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乃定制：“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覆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

元祐初，三省言：“旧置纠察司，盖欲察其违慢，所以谨重狱事，罢归刑部，无复纠察之制。请以纠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尚书省右司纠察之。”

三年，罢大理寺狱。初，大理置狱，本以囚系淹滞，俾狱事有所统，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辄捕系。凡逻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乃罢。

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翻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庶革互送挟仇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

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罚失中，不能无冤。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释而后以闻。岁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

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款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历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邻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熙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邻县选官权摄之。

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宽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

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准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

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著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抃殴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

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冒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

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

帝在位久，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阴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久之，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协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纠摘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熙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元祐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熙岁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

志第一百五十五 艺文一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

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归于太清楼。

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脱误，则主于校书郎。

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垒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鈲裂大道，疣赘圣谟，幽怪恍惚，繁琐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

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经解类，十曰小学类。

《周易古经》一卷

薛贞注《归藏》三卷

《易传》十卷题卜子夏传

《周易上下经》六卷

《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三卷韩康伯注。

郑玄《周易文言注义》一卷

王弼《略例》一卷

《易辨》一卷

阮嗣宗《通易论》一卷

干宝《易传》十卷

《易髓》八卷晋人撰，不知姓名

孔颖达《正义》十四卷

《玄谈》六卷

《易正义补阙》七卷

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

关朗《易传》一卷

王肃《传》十一卷

陆德明《释文》一卷

卫元嵩《周易元包》十卷苏源明传，李江注

李鼎祚《集解》十卷

史文徽《易口诀义》六卷

成玄英《流演穷寂图》五卷

蔡广成《启源》十卷

又《周易外义》三卷

沙门一行《传》十二卷

王隐《要削》三卷

陆希声《传》十三卷

郭京《举正》三卷

东乡助《物象释疑》一卷

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三卷

李翱《易诠》七卷

张弧《周易上经王道小疏》五卷

张韩《启玄》一卷

青城山人《揲蓍法》一卷

王昭素《易论》三十三卷

纵康乂《周易会通正义》三十三卷

阴洪道《周易新论传疏》十卷

陈抟《易龙图》一卷

范谔昌《大易源流图》一卷

又《证坠简》一卷

胡旦《易演圣通论》十六卷

石介《口义》十卷

冀震《周易义略》十卷

代渊《周易旨要》二十卷

何氏《易讲疏》十三卷不著名

陆秉《意学》十卷

《古易》十三卷出王洙家

王洙《言象外传》十卷

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

又《卦德通论》一卷

《易数钩隐图》一卷

吴秘《周易通神》一卷

黄黎献《略例》一卷

又《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龚鼎臣《补注易》六卷

彭汝砺《易义》十卷

赵令淆《易发微》十卷

乔执中《易说》十卷

赵仲锐《易义》五卷

谢湜《易义》十二卷

谭世勣《易传》十卷

陆太易《周易口诀》七卷

冀珍《周易阐微诗》六卷

李赞《周易说》九卷

张杲《周易罔象成名图》一卷

裴通《周易玄解》三卷

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

又《叙篇系述》二卷

《观物外篇》六卷门人张湑记雍之言

《观物内篇解》二卷雍之子伯温编

邵伯温《周易辨惑》一卷

常豫《易源》一卷

徐庸《周易意蕴凡例总论》一卷

又《卦变解》二卷

宋咸《易训》三卷

又《易补注》十卷

又《刘牧王弼易辨》二卷

皇甫泌《易解》十九卷

郑扬庭《时用书》二十卷

又《明用书》九卷

《易传辞》三卷

《易传辞后语》一卷

陈良献《周易发隐》二十卷

石汝砺《乾生归一图》十卷

鲍极《周易重注》十卷

叶昌龄《图义》二卷

胡瑗《易解》一十二卷

《口义》十卷

《系辞说卦》三卷

欧阳修《易童子问》三卷

阮逸《易筌》六卷

王安石《易解》十四卷

尹天民《易论要纂》一卷

又《易说拾遗》二卷

司马光《易说》一卷

又三卷

《系辞说》二卷

鲜于侁《周易圣断》七卷

苏轼《易传》九卷

程颐《易传》九卷

又《易系辞解》一卷

张载《易说》十卷

吕大临《易章句》一卷

龚原《续解易义》十七卷

又《易传》十卷

李平西《河图传》一卷

李遇《删定易图序论》六卷

张弼《易解义》十卷

顾叔思《周易义类》三卷

刘概《易系辞》十卷

晁说之《录古周易》八卷

晁补之《太极传》五卷

《因说》一卷

《太极外传》一卷

游酢《易说》一卷

耿南仲《易解义》十卷

安泳《周易解义》一部卷亡

陈瓘《了斋易说》一卷

邹浩《系辞纂义》二卷

张根《易解》九卷

《周易六十四卦赋》一卷题颍川陈君作，名亡

林德祖《易说》九卷

陈禾《易传》十二卷

李授之《易解通义》三十卷

朱震《易传》十一卷

《卦图》三卷

《易传丛说》一卷

张汝明《易索》十三卷

郭忠孝《兼山易解》二卷

又《四学渊源论》三卷

任奉古《周易发题》一卷

陈高《八卦数图》二卷

林墉《易说》十二卷

《变卦》八卷

《变卦纂集》一卷

凌唐佐《集解》六卷

袁枢《学易索隐》一卷

夏休《讲义》九卷

郭雍《传家易解》十一卷

沈该《易小传》六卷

都絜《易变体》十六卷

郑克《揲蓍古法》一卷

吴沆《易璇玑》三卷

李椿年《易解》八卷

《疑问》一卷

李光《易说》十卷

李衡《易义海撮要》十二卷

洪兴祖《易古经考异释疑》一卷

张行成《元包数总义》二卷

《述衍》十八卷

《通变》四十八卷

晁公武《易诂训传》十八卷

胡铨《易传拾遗》十卷

程大昌《易原》十卷

又《易老通言》十卷

杨万里《易传》二十卷

林栗《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

李舜臣《易本传》三十三卷

曾穜《大易粹言》十卷

吕祖谦《定古易》十二篇为一卷

又《音训》二卷

《周易系辞精义》二卷

朱熹《易传》十一卷

又《本义》十二卷

《易学启蒙》三卷

《古易音训》二卷

张浚《易传》十卷

倪思《易训》三十卷

赵善誉《易说》二卷

刘文郁《易宏纲》八卷

吴仁杰《古易》十二卷

又《周易图说》二卷

《集古易》一卷

王日休《龙舒易解》一卷

刘翔《易解》六卷

胡有开《易解义》四十卷

邹巽《易解》六卷

郑刚中《周易窥余》十五卷

杨简《己易》一卷

潘梦旂《大易约解》九卷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郑东卿《易说》三卷

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

程迥《易章句》十卷

又《外编》一卷

《占法》

《古易考》一卷

林至《易裨传》一卷

叶适《习学记言·周易述释》一卷

李椿《观画》二卷

王炎《笔记》八卷

郑汝谐《易翼传》二卷

汤巂《周易讲义》三卷

乐只道人《羲文易论微》六卷姓名亡

朱氏《三宫易》一卷名亡

刘烈《虚谷子解卦周易》三卷

刘牧、郑夫注《周易》七卷

杨文焕《五十家易解》四十三卷

孙份《周易先天流衍图》十二卷程敦厚序

刘半千《羲易正元》一卷

冯椅《易学》五十卷

商飞卿《讲义》一卷

《周易卦类》三卷

《易辞微》三卷

《易正经明疑录》一卷

《易传》四卷

《口义》六卷

《易枢》十卷

《系辞要旨》一卷

并不知作者

《易乾凿度》三卷

《易纬》七卷

《易纬稽览图》一卷

《易通卦验》二卷

并郑玄注

《流演通卦验》一卷不知作者

王柏《读易记》十卷

又《涵古易说》一卷

《大象衍义》一卷

曾几《易释象》五卷

刘禹偁《易解》十卷

程达《易解》十卷

戴溪《易总说》二卷

赵汝谈《易说》三卷

真德秀《复卦说》一卷

吴如愚《易说》一卷

李光《易传》十卷

李焘《易学》五卷

又《大传杂说》一卷

朱承祖《易摭卦总论》一十卷

林起鳌《易述古言》二卷

方实孙《读易记》八卷

魏了翁《易集义》六十四卷

又《易要义》一十卷

郑子厚《大易观象》三十二卷张野补注

右《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王柏《读易记》以下不

著录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

《尚书》十二卷汉孔安国传

《古文尚书》二卷孔安国隶

伏胜《大传》三卷郑玄注

《汲冢周书》十卷晋太康中，于汲郡得之。孔晁注

陆德明《释文音义》一卷

孔颖达《正义》二十卷

冯继先《尚书广疏》十八卷

又《尚书小疏》十三卷

尹恭初《尚书新修义疏》二十六卷

胡旦《尚书演圣通论》七卷

胡瑗《洪范口义》一卷

苏洵《洪范图论》一卷

程颐《尧典舜典解》一卷

王安石《新经书义》十三卷

又《洪范传》一卷

苏轼《书传》十三卷

《书说》一卷程颐门人记

孔武仲《书说》十三卷

曾肇《书讲义》八卷

陈谔《开宝新定尚书释文》三卷

孟先《禹贡治水图》一卷

《尚书洪范五行记》一卷

王晦叔《周书音训》十二卷

司马康等《无逸讲义》一卷

吴安诗等《无逸说命解》二卷

刘彝《洪范解》六卷

曾旼等《讲义》三十卷

叶梦得《书传》十卷

张纲《解义》三十卷

吴孜《大义》三卷

吴棫《裨传》十二卷

张九成《尚书详说》五十卷

洪兴祖《口义发题》一卷

陈鹏飞《书解》三十卷

程大昌《书谱》二十卷

又《禹贡论》五卷

《禹贡论图》五卷

《禹贡后论》一卷

晁公武《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

史浩《讲义》二十二卷

吕祖谦《书说》三十五卷

黄度《书说》七卷

李舜臣《尚书小传》四卷

吴仁杰《尚书洪范辨图》一卷

陈伯达《翼范》一卷

朱熹《书说》七卷黄士毅集

林之奇《集解》五十八卷

陈经《详解》五十卷

康伯成《书传》一卷

夏僎《书解》十六卷

王炎《小传》十八卷

孙泌《尚书解》五十二卷

蔡沉《书传》六卷

胡瑗《尚书全解》二十八卷

成申之《四百家集解》五十八卷

杨王集《尚书义宗》三卷

《三坟书》三卷元丰中毛渐所得

《尚书治要图》五卷

《尚书解题》一卷

《浑灏发旨》一卷

并不知作者

王柏《读书记》十卷

又《书疑》九卷

《书附传》四十卷

袁燮《书钞》十卷

袁觉《读书记》二十三卷

黄伦《尚书精义》六十卷

赵汝谈《书说》二卷

卞大亨《尚书类数》二十卷

胡铨《书解》四卷

李焘《尚书百篇图》一卷

刘甄《书青霞集解》二十卷

应镛《书约义》二十五卷

魏了翁《书要义》二十卷

右《书》类六十部，八百二卷。王柏《读书记》以下不著录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传

《毛诗》二十卷汉毛苌为诂训传，郑玄笺

郑玄《诗谱》三卷

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孔颖达《正义》四十卷

陆德明《诗释文》三卷

成伯玙《毛诗指说统论》一卷

又《毛诗断章》二卷

张□《别录》一卷

《毛诗正数》二十卷

《毛诗释题》二十卷

《毛诗小疏》二十卷

鲜于侁《诗传》六十卷

李常《诗传》十卷

鲁有开《诗集》十卷

胡旦《毛诗演圣通论》二十卷

宋咸《毛诗正纪》三卷

又《外义》二卷

刘宇《诗折衷》二十卷

苏子才《毛诗大义》三卷

周轼《笺传辨误》八卷

丘铸《周诗集解》二十卷

欧阳修《诗本义》十六卷

又《补注毛诗谱》一卷

苏辙《诗解集传》二十卷

彭汝砺《诗义》二十卷

赵令淯《讲义》二十卷

乔执中《讲义》十卷

毛渐《诗集》十卷

沈铢《诗传》二十卷

孔武仲《诗说》二十卷

王商范《毛诗序义索隐》二卷

王安石《新经毛诗义》二十卷

《舒王诗义外传》十二卷

《新解》一卷程颐门人记其师之说

张载《诗说》一卷

赵仲锐《诗义》三卷

游酢《诗二南义》一卷

范祖禹《诗解》一卷

杨时《诗辨疑》一卷

茅知至《周诗义》二十卷

蔡卞《毛诗名物解》二十卷

董逌《广川诗故》四十卷

吴良辅《诗重文说》七卷

刘孝孙《正论》十卷

吴景山《十五国风咨解》一卷

刘泉《毛诗判篇》一卷

吴棫《毛诗叶韵补音》十卷

李樗《毛诗详解》四十六卷

晁公武《毛诗诂训传》二十卷

吕祖谦《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郑樵《诗传》二十卷

又《辨妄》六卷

范处义《诗学》一卷

又《解颐新语》十四卷

《诗补传》三十卷

朱熹《诗集传》二十卷

《诗序辨》一卷

张贵谟《诗说》三十卷

郑谔《毛诗解义》三十卷

黄度《诗说》三十卷

吴氏《诗本义补遗》二卷名亡

戴溪《续读诗记》三卷

钱文子《白石诗传》一十卷

又《诗训诂》三卷

黄邦彦《讲义》三卷

鲜于戣《诗颂解》三卷

黄櫄《诗解》二十卷

《总论》一卷

林岊《讲义》五卷

《三十家毛诗会解》一百卷吴纯编，王安石解义

《毛诗释篇目疏》十卷

《诗疏要义》一卷

《毛诗玄谈》一卷

《毛诗章疏》三卷

《毛诗提纲》一卷

《毛诗名物性门类》八卷

《义方》二十卷

《释文》二十卷

《通义》二十卷

《毛郑诗学》十卷

《诗关雎义解》一部

《比兴穷源》一卷

并不知作者

陈寅《诗传》十卷

许奕《毛诗说》三卷

李焘《诗谱》三卷

王应麟《诗考》五卷

又《诗地理考》五卷

《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六卷

辅广《诗说》一部

严粲《诗集》一部

王质《诗总闻》二十卷

魏了翁《诗要义》二十卷

王柏《诗辨说》二卷

又《诗可言》二十卷

高端叔《诗说》一卷

曹粹中《诗说》三十卷

项安世《毛诗前说》一卷

又《诗解》二十卷

郑庠《诗古音辨》一卷

右《诗》类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陈寅《诗传》以下不著录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

《仪礼》十七篇高堂生传

《大戴礼记》十三卷戴德纂

《礼记》二十卷戴圣纂

郑玄《古礼注》十七卷

又《周礼注》十二卷

《礼记注》二十卷

《礼记月令注》一卷

崔灵恩《三礼义宗》三十卷

成伯玙《礼记外传》十卷张幼伦注

韦彤《五礼精义》十卷

又《五礼纬书》二十卷

丘光庭《兼明书》四卷

杜肃《礼略》十卷

陆德明《音义》一卷

又《古礼释文》一卷

贾公彦《仪礼疏》五十卷

又《礼记疏》五十卷

《周礼疏》五十卷

孔颖达《礼记正义》七十卷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

杨逢殷《礼记音训指说》二十卷

上官均《曲礼讲义》二十卷

欧阳丙《三礼名义》五卷

鲁有开《三礼通义》五卷

殷介集《五礼极义》一卷

孙玉汝《五礼名义》十卷

余希文《井田王制图》一卷

《胡先生中庸义》一卷盛乔纂集

李洪泽《直礼》一卷

张诜《丧礼》十卷

《礼粹》二十卷不知作者

王悫《中礼》八卷

程颢《中庸义》一卷

吕大临《大学》一卷

又《中庸》一卷

《礼记传》十六卷

乔执中《中庸义》一卷

游酢《中庸解义》五卷

王安石《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王昭禹《周礼详解》四十卷

陆佃《礼记解》四十卷

又《礼象》十五卷

《述礼新说》四卷

《仪礼义》十七卷

何洵直《礼论》一卷

陆佃《大裘议》一卷

郭忠孝《中庸说》一卷

龚原《周礼图》十卷

郭雍《中庸说》一卷

陈详道《注解仪礼》三十二卷

又《礼例详解》十卷

《礼书》一百五十卷

陈旸《礼记解义》十卷

李格非《礼记精义》十六卷

杨时《周礼义辨疑》一卷

又《中庸解》一卷

喻樗《大学解》一卷

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

江与山《周礼秋官讲义》一卷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四先生中庸解义》一卷程颐、吕大临、游酢、杨时撰

方悫《礼记解义》二十卷

王普《深衣制度》一卷

夏休《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破礼记》二十卷

周燔《仪礼详解》十七卷

李如圭《仪礼集释》十七卷

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

郑谔《周礼解义》二十二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徐焕《周官辨略》十八卷

陈傅良《周礼说》一卷

徐行《周礼微言》十卷

易祓《周礼总义》三十六卷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

又《大学章句》一卷

《或问》二卷

《中庸章句》一卷

《或问》二卷

《中庸辑略》二卷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朱熹序

《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司马光、程颐、张载定

吴仁杰《禘祫绵蕞书》三卷

刘彝《周礼中义》十卷

张九成《中庸说》一卷

《大学说》一卷

戴溪《曲礼口义》二卷

《学记口义》二卷

司马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钱文子《中庸集传》一卷

胡铨《礼记传》十八卷

又《周礼传》十二卷

《二礼讲义》一卷

倪思《中庸集义》一卷

汪应辰《二经雅言》二卷

张淳《仪礼识误》一卷

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三卷

黄干《续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

又《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

林椅《周礼纲目》八卷

《摭说》一卷

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一卷

李心传《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

郑伯谦《太平经国书统集》七卷

郑氏《三礼名义疏》五卷不著名

又《三礼图》十二卷

《江都集礼图》五十卷

《三礼图驳议》二十卷

《仪礼类例》十卷

《周礼类例义断》二卷

《二礼分门统要》三十六卷

《礼记小疏》二十卷

并不知作者

石{敦山}《中庸集解》二卷

项安世《中庸说》一卷

又《周礼丘乘图说》一卷

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杨简《孔子闲居讲义》一卷

郑樵《乡饮礼》七卷

张虙《月令解》十二卷

晁公武《中庸大传》一卷

杨复《仪礼图解》十七卷

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

又《礼记要义》三十三卷

《周礼折衷》二卷

《周礼要义》三十卷

赵顺孙《中庸纂疏》三卷

袁甫《中庸详说》二卷

陈尧道《中庸说》十三卷

又《大学说》十一卷

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二卷

谢兴甫《中庸大学讲义》三卷

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

王应麟《集解践祚篇》一册

右《礼》类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石{敦山}《中庸集

解》以下不著录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

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

孔衍《琴操引》三卷

谢庄《琴论》一卷

梁武帝《钟律纬》一卷

陈僧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

赵邦利《弹琴手势谱》一卷

又《弹琴右手法》一卷

唐玄宗《金风乐弄》一卷

太宗《九弦琴谱》二十卷

《琴谱》六卷

《唐宗庙用乐仪》一卷

《唐肃明皇后庙用乐仪》一卷

崔令钦《教坊记》一卷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二卷

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

刘贶《大乐令壁记》三卷

《大乐图义》一卷不知作者

田琦《声律要诀》十卷

薛易简《琴谱》一卷

段安节《琵琶录》一卷

又《乐府杂录》二卷

《乐府古题》一卷

陆鸿渐《教坊录》一卷

李勉《琴说》一卷

陈拙《琴籍》九卷

徐景安《新纂乐书》三十卷

赵惟简《琴书》三卷

宋仁宗《明堂新曲谱》一卷

又《景祐乐髓新经》一卷

《审乐要记》二卷

徽宗《黄钟徵角调》二卷

沈括《乐论》一卷

又《乐器图》一卷

《三乐谱》一卷

《乐律》一卷

冯元、宋祁《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

宋祁《大乐图》一卷

聂冠卿《景祐大乐图》二十卷

刘次庄《乐府集》十卷

《乐府集序解》一卷

《大周正乐》八十八卷五代周窦俨订论

《蜀雅乐仪》三十卷

房庶《补亡乐书总要》三卷

《真馆饮福等》一卷

蔡攸《燕乐》三十四册

范镇《新定乐法》一卷

崔遵度《琴笺》一卷

李宗谔《乐纂》一卷

陈康士《琴调》三卷

又《琴调》十七卷

《琴书正声》十卷

《琴调》十七卷

《琴谱记》一卷

《琴调谱》一卷

《楚调五章》一卷

《离骚谱》一卷

李约《琴曲东杓谱》一卷

《琴调广陵散谱序》一卷

独孤寔《九调谱》一卷

齐嵩《琴雅略》一卷

僧辨正《琴正声九弄》九卷

朱文齐《琴杂调谱》十二卷

萧祐一作“祜”

《无射商九调谱》一卷

吕渭一作“滨”

《广陵止息谱》一卷

张淡正《琴谱》一卷

蔡翼《琴调》一卷

僧道英《琴德谱》一卷

王邈《琴谱》一卷

沈氏《琴书》一卷失名

《琴谱调》八卷李翱用指法

《琴略》一卷

《琴式图》一卷

《琴谱纂要》五卷

胡瑗《景祐乐府奏议》一卷

又《皇祐乐府奏议》一卷

阮逸《皇祐新乐图记》三卷

陈旸《乐书》二百卷

僧灵操《乐府诗》一卷

吴良辅《琴谱》一卷

又《乐书》五卷

《乐记》三十六卷

杨杰《元丰新修大乐记》五卷

刘昺《大晟乐书》二十卷

又《乐论》八卷

《运谱四议》二十卷

《政和颁降乐曲乐章节次》一卷

《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一卷

郑樵《系声乐谱》二十四卷

李南玉《古今大乐指掌》三卷

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

李昌文《阮咸弄谱》一卷

滕康叔《韶武遗音》一卷

麴瞻《琴声律》二卷

又《琴图》一卷

令狐揆《乐要》三卷

王大方《琴声韵图》一卷

《昭微古今琴样》一卷

刘籍《琴义》一卷

沈建《乐府广题》二卷

马以良《琴谱三均》三卷

喻修枢《阮咸谱》一卷

吴仁杰《乐舞新书》二卷

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

李如篪《乐书》一卷

《琴说》一卷

《古乐府》十卷

赵德先《乐说》三卷

又《乐书》三十卷

《历代乐仪》三十卷

《乐苑》五卷

《琴笺知音操》一卷

《乐府题解》一卷

《大乐署》三卷

《历代歌词》六卷

《律吕图》一卷

《仿蔡琰胡笳十八拍》

并不知作者

右《乐》类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

《春秋》七卷正经

杜预《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

又《春秋释例》十五卷

何休《公羊传》十二卷

又《左氏膏肓》十卷

范宁《谷梁传》十二卷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汲冢师春》一卷师春纯集疏《左传》卜筮事

荀卿《公子姓谱》二卷一名《帝王历纪谱》

刘炫《春秋述议略》一卷

又《春秋义囊》二卷

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三十六卷

《公羊疏》三十卷

杨士勋《春秋谷梁疏》十二卷

黄恭密《春秋指要图》一卷

李瑾《春秋指掌图》十五卷

陈岳《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春秋灾异录》六卷

《春秋谥族图》五卷

陆德明《三传释文》八卷

陆希声《春秋通例》三卷

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

陆淳《集传春秋纂例》十卷

又《春秋辨疑》七卷

《集注春秋微旨》三卷

卢仝《春秋摘微》四卷

杨蕴《春秋公子谱》一卷

左丘明《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韦昭注

柳宗元《非国语》二卷

叶真《是国语》七卷

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

又《春秋名字同异录》五卷

杜预《春秋世谱》七卷

张暄《春秋龟鉴图》一卷

马择言《春秋要类》五卷

徐彦《公羊疏》三十卷

叶清臣《春秋纂类》十卷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春秋总论》一卷

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二卷

王沿《春秋集传》十五卷

章拱之《春秋统微》二十五卷

王哲《春秋通义》十二卷

又《皇纲论》五卷

丁副《春秋演圣统例》二十卷

《春秋三传异同字》一卷

朱定序《春秋索隐》五卷

杜谔《春秋会义》二十六卷

胡瑗《春秋口义》五卷

刘敞《春秋传》十五卷

又《春秋权衡》十七卷

《春秋说例》十一卷

《春秋意林》二卷

苏辙《春秋集传》十二卷

王安石《左氏解》一卷

杨彦龄《左氏春秋年表》二卷

又《左氏蒙求》二卷

沈括《春秋机括》二卷

赵瞻《春秋论》三十卷

又《春秋经解义例》二十卷

唐既济《春秋邦典》二卷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六卷

《春秋经解》十五卷

《春秋学纂》十二卷

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

刘分攵《内传国语》十卷

《春秋人谱》一卷孙子平、练明道同撰。

朱长文《春秋通志》二十卷

家安国《春秋通义》二十四卷

张大亨《春秋通训》十六卷

又《五礼例宗》十卷

陆佃《春秋后传》二十卷

又《补遗》一卷

程颐《春秋传》一卷

黎錞《春秋经解》十二卷

王裴《春秋义解》十二卷

张冒德《春秋传类音》十卷

韩台《春秋左氏传口音》三卷

陈德宁《公羊新例》十四卷

又《谷梁新例》六卷

阴洪道《注春秋叙》一卷

张翰一作“斡”

《春秋排门显义》十卷

李撰《春秋总要》十卷

袁希一作“孝”

政《春秋要类》五卷

张德昌《春秋传类》十卷

沈纬《春秋谏类》二卷

郭翔《春秋义鉴》三十卷

王仲孚《春秋类聚》五卷

黄彬《春秋叙鉴》二卷

《春秋精义》三十卷

洪勋《春秋图鉴》五卷

《春秋加减》一卷

王叡《春秋守鉴》一卷

《春秋龟鉴》一卷

张杰《春秋指玄》十卷

涂昭良《春秋科义雄览》十卷

《春秋应判》三十卷

丁裔昌《春秋解问》一卷

邵川《春秋括义》三卷

刘英《春秋列国图》一卷

《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

谢璧《春秋缀英》二卷

李涂《春秋事对》五卷蔡延龟注

《春秋扶悬》三卷

《春秋比事》三卷

《春秋要义》十卷

《春秋策问》三十卷

《春秋夹氏》三十卷

李融《春秋枢宗》十卷

姜虔嗣《春秋三传纂要》二十卷

惠简《春秋通略全义》十五卷

元保宗《春秋事要》十卷

巩浚一作“潜”

《春秋琢瑕》一卷

张传靖《左传编纪》十卷

崔升《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杨均注

裴光辅《春秋机要赋》一卷

尹玉羽《春秋音义赋》十卷冉遂良注

又《春秋字源赋》二卷杨文举注

李象《续春秋机要赋》一卷

玉霄《春秋括囊赋集注》一卷

王邹彦《春秋蒙求》五卷

张杰《春秋图》五卷

《春秋指掌图》二卷

蹇遵品《左传引帖断义》十卷

《春秋纂类义统》十卷本十二卷，第二、第四阙

《春秋通义》十二卷

《春秋新义》十卷

《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一名《春秋齐年》

《春秋文权》五卷

鲁有开《春秋指微》十卷

《国语音义》一卷

宋庠《国语补音》三卷

林概《辨国语》三卷

崔表《世本图》一卷

杨蕴《春秋年表》一卷

谢湜《春秋义》二十四卷

又《总义》三卷

崔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

《春秋本例例要》二十卷

吕奎《春秋要旨》十二卷

吴元绪《左氏鼓吹》一卷

刘易《春秋经解》二卷

吴孜《春秋折衷》十二卷

范柔中《春秋见微》五卷

邹氏《春秋总例》一卷

谢子房《春秋备对》十三卷

朱振《春秋指要》一卷

又《春秋正名颐隐要旨》十二卷

《春秋正名颐隐旨要叙论》一卷

《春秋讲义》三卷

沈滋仁《春秋兴亡图鉴》一卷

陈禾《春秋传》十二卷

又《春秋统论》一卷

任伯雨《春秋绎圣新传》十二卷

郑昂《春秋臣传》三十卷

邓骥《春秋指踪》二十一卷

石公孺《春秋类例》十二卷

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五十一卷

张根《春秋指南》十卷

李棠《春秋时论》一卷

叶梦得《春秋谳》三十卷

又《春秋考》三十卷

《春秋传》二十卷

《石林春秋》八卷

《春秋指要总例》二卷

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

又《通例》一卷

《通旨》一卷

余安行《春秋新传》十二卷

韩璜《春秋人表》一卷

范冲《春秋左氏讲义》四卷

黄叔敖《春秋讲义》五卷

洪皓《春秋纪咏》三十卷

胡铨《春秋集善》十三卷

邓名世《春秋四谱》六卷

《辨论谱说》一卷

刘本《春秋中论》三十卷

毕良史《春秋正辞》二十卷

环中《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

《春秋列国臣子表》十卷

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

又《春秋传》十二卷

《春秋考》十二卷

周彦熠《春秋名义》二卷

毛邦彦《春秋正义》十二卷

王日休《春秋孙复解辨失》一卷

又《春秋公羊辨失》一卷

《春秋左氏辨失》一卷

《春秋谷梁辨失》一卷

《春秋名义》一卷

董自任《春秋总鉴》十二卷

夏沐《春秋素志》三百一十五卷

又《春秋麟台独讲》十一卷

《延陵先生讲义》二卷

吕本中《春秋解》二卷

晁以武《春秋故训传》三十卷

王炫《春秋门例通解》十卷

林栗《经传集解》三十三卷

时澜《左氏春秋讲义》十卷

徐得之《左氏国纪》二十卷

萧楚《春秋经辨》十卷

胡定《春秋解》十二卷

林拱辰《春秋传》三十卷

陈傅良《春秋后传》十二卷

又《左氏章指》三十卷

王汝猷《春秋外传》十五卷

程迥《春秋显微例目》一卷

又《春秋传》二十卷

朱临《春秋私记》一卷

《春秋外传》十卷

王葆《东宫春秋讲义》三卷

《春秋集传》十五卷

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

又《左传类编》六卷

《左氏博议》二十卷

《左氏说》一卷

《左氏博议纲目》一卷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

《左氏国语类编》二卷祖谦门人所编

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

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

又《集义纲领》二卷

任公辅《春秋明辨》十一卷

杨简《春秋解》十卷

戴溪《春秋讲义》四卷

程公说《春秋分记》九十卷

《春秋释疑》二十卷

《春秋考异》四卷

《春秋加减》四卷

《春秋直指》三卷

《左氏纪传》五十卷

《春秋四传》二十卷

《春秋类》六卷

《春秋例》六卷

《春秋表记》一卷

《王侯世系》一卷

《春秋释例地名谱》一卷

《春秋本旨》五卷

《左氏摘奇》十二卷

并不知作者。

李浃《左氏广诲蒙》一卷

章冲《左氏类事始末》五卷

王柏《左氏正传》一十卷

高端叔《春秋义宗》一百五十卷

黎良能《左氏释疑》、《谱学》各一卷

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

吴曾《春秋考异》四卷

又《左氏发挥》六卷

方淑《春秋直音》三卷

石朝英《左传约说》一卷

又《百论》一卷

黄仲炎《春秋通说》一十三卷

辛次膺《属辞比事》五卷

李孟传《左氏说》十卷

程大昌《演繁露》六卷

李焘《春秋学》十卷

王应麟《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

杨士勋《春秋公谷考异》五卷

陆宰《春秋后传补遗》一卷

赵震揆《春秋类论》四十卷

宇文虚中《春秋纪咏》三十卷

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

李心传《春秋考义》十三卷

魏了翁《春秋要义》六十卷

陈藻、林希逸《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

右《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王柏《左氏正传》以下不著录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

《古文孝经》一卷凡二十二章

郑氏注《孝经》一卷

唐明皇注《孝经》一卷

元行冲《孝经疏》三卷

苏彬《孝经疏》一卷

邢昺《孝经正义》三卷

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

又《古文孝经指解》一卷

赵克孝《孝经传》一卷

任奉古《孝经讲疏》一卷

张元老《讲义》一卷

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一卷

吕惠卿《孝经传》一卷

吉观国《孝经新义》一部卷亡

家滋《解义》二卷

王文献《详解》一卷

林椿龄《全解》一卷

沈处厚《解》一卷

赵湘《孝经义》一卷

张师尹《通义》三卷

张九成《解》四卷

朱熹《刊误》一卷

黄干《本旨》一卷

项安世《孝经说》一卷

冯椅《古孝经辑注》一卷

《古文孝经解》一卷

袁甫《孝经说》三卷

王行《孝经同异》三卷

右《孝经》类二十六部，三十五卷。袁甫《孝经说》以下不著录二部，六卷

《论语》十卷何晏等集解

皇侃《论语疏》十卷

韩愈《笔解》二卷

陆德明《释文》一卷

马总《论语枢要》十卷

陈锐《论语品类》七卷

《论语井田图》一卷

邢昺《正义》十卷

周武《集解辨误》十卷

宋咸《增注》十卷

王令《注》十卷

纪亶《论语摘科辨解》十卷

王安石《通类》一卷

王雱《解》十卷

孔武仲《论语说》十卷

吕惠卿《论语义》十卷

蔡申《论语纂》十卷

苏轼《解》四卷

苏辙《论语拾遗》一卷

程颐《论语说》一卷

刘正容《重注论语》十卷

陈禾《论语传》十卷

晁说之《讲义》五卷

杨时《解》二卷

谢良佐《解》十卷

范祖禹《论语说》二十卷

游酢《杂解》一卷

龚原《论语解》一部卷亡

吕大临《解》十卷

尹焞《论语解》十卷

又《说》一卷

侯仲良《说》一卷

邹浩《解》十卷

汪革《直解》十卷

叶梦得《释言》十卷

黄祖舜《解义》十卷

张九成《解》十卷

吴棫《续解》十卷

又《考异》一卷

《说例》一卷

喻樗《玉泉论语学》四卷

张栻《解》十卷

汤烈《集程氏说》二卷

倪思《论语义证》二十卷

叶隆古《解义》十卷

洪兴祖《论语说》十卷

史浩《口义》二十卷

薛季宣《论语小学》二卷

林栗《论语知新》十卷

朱熹《论语精义》十卷

又《集注》十卷

《集义》十卷

《或问》二十卷

《论语注义问答通释》十卷

郑汝《解义》十卷

张演《鲁论明微》十卷

《意原》十卷

钱文子《论语传赞》二十卷

王汝猷《论语归趣》二十卷

徐焕《论语赘言》二卷

曾几《论语义》二卷

陈仪之《讲义》二卷

姜得平《本旨》一卷

《论语指南》一卷黄祖舜、沈大廉、胡宏辨论

戴溪《石鼓答问》三卷

《东谷论语》一卷不知作者

陈耆卿《论语记蒙》六卷

《孔子家语》十卷魏王肃注

《论语玄义》十卷

《论语要义》十卷

《论语口义》十卷

《论语展掌疏》十卷

《论语阅义疏》十卷

《论语世谱》三卷

并不知作者。

王居正《论语感发》十卷

毕良史《论语探古》二十卷

黄干《论语通释》十卷

又《论语意原》一卷

卞圜《论语大意》二十卷

高端叔《论语传》一卷

真德秀《论语集编》一十卷

魏了翁《论语要义》一十卷

右《论语》类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王居正《论语感发》以下

不著录八部，八十二卷

《周公谥法》一卷即《汲冢周书·谥法篇》

班固《白虎通》十卷

沈约《谥法》十卷

贺琛《谥法》三卷

晋阳方《五经钩沈》五卷

王彦威《续古今谥法》十四卷

刘迅《六经》五卷

《春秋谥法》一卷即杜预《春秋释例·谥法篇》

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

马光极《九经释难》五卷

章崇业《五经释题杂问》一卷

僧十朋《五经指归》五卷

苏鹗《演义》十卷

刘餗《六说》五卷

《兼讲书》五卷

《授经图》三卷

胡旦《演圣通论》六十卷

刘敞《七经小传》五卷

黄敏求《九经余义》一百卷

丘光庭《兼明书》二卷

李肇《经史释题》二卷

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

李涪《刊误》二卷

《九经要略》一卷

《叙元要略》一卷

《谥法》三卷

《六家谥法》二十卷范镇、周沆编

程颐《河南经说》七卷

又《五言集解》三卷

苏洵《嘉祐谥法》三卷

《皇祐谥录》二十卷

杨会《经解》三十三卷

刘彝《七经中义》一百七十卷

蔡攸《政和修定谥法》八十卷

杨时《三经义辨》十卷

王居正《辨学》七卷

郑樵《谥法》三卷

李舜臣《诸经讲义》七卷

张九成《乡党少仪咸有一德论孟子拾遗》共一卷

张载《经学理窟》三卷

项安世《家说》十卷

《附录》四卷

黄干《六经讲义》一卷

《六经疑难》十四卷不知作者

许奕《九经直音》九卷

又《正讹》一卷

《诸经正典》十卷

《论语尚书周礼讲义》十卷

杨甲《六经图》六卷

林观过《经说》一卷

戴勋《西斋清选》二卷

叶仲堪《六经图》七卷

俞言《六经图说》十二卷

张贵谟《泮林讲义》三卷

周士贵《经括》一卷

游桂《经学》十二卷

《九经经旨策义》九卷不知作者

姜得平《诗书遗意》一卷

沈贵瑶《四书要义》七篇

张九成《中庸大学孝经说》各一卷

又《四书解》六十五卷

张纲《六经辨疑》五卷

又《确论》十卷

李焘《五经传授》一卷

王应麟《六经天文编》六卷

陈应隆《四书辑语》四十卷

刘元刚《三经演义》一十一卷孝经、论、孟

右经解类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沈贵瑶《四书要义》以下不著录九部，一百四十六卷、篇

《尔雅》三卷郭璞注

孔鲋《小尔雅》一卷

杨雄《方言》十四卷

史游《急就章》一卷

刘熙《释名》八卷

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

孙炎《尔雅疏》十卷

高琏《尔雅疏》七卷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

又《说文解字韵谱》十卷

《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卷

僧昙棫《补说文解字》三十卷

钱承志《说文正隶》三十卷

张揖《广雅音》三卷

吕忱《字林》五卷

曹宪《博雅》十卷

顾野王《玉篇》三十卷

韦昭《辨释名》一卷

王僧虔《评书》一卷

梁武帝《评书》一卷

《千字文》一卷梁周兴嗣次韵

颜之推《证俗音字》四卷

又《字始》三卷

虞荔《鼎录》一卷

萧该《汉书音义》三卷

陆法言《广韵》五卷

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二十五卷

庾肩吾《书品论》一卷

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

又《尔雅音义》二卷

颜元孙《干禄字书》一卷

李嗣真《书后品》一卷

《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

王之明《述书后品》一卷

张怀瓘《书诂》一卷

又《评书药石论》一卷

《六体论》一卷

《古文大篆书祖》一卷

《书断》三卷

颜真卿《笔法》一卷

又《韵海鉴源》十六卷

朱禹善《书评》一卷

又《有唐名书赞》一卷

林罕《字源偏傍小说》三卷

《金华苑》二十卷

张参《五经文字》五卷

李商隐《蜀尔雅》三卷

颜师古《急就篇注》一卷

虞世南《笔髓法》一卷

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

又《十体书》一卷

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

杜林岳《集备要字录》二卷

王僧虔《图书会粹》六卷

吕总《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

蔡希宗《法书论》一卷

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

裴瑜《尔雅注》五卷

僧守温《清浊韵钤》一卷

黄伯思《东观余论》二卷

窦俨《义训》十卷

崔逢《玉玺谱》一卷严士元重修，宋魏损润色

郭忠恕《佩觿》三卷

又《汗简集》七卷

《辨字图》四卷

《归字图》一卷

《正字赋》一卷

孙季昭《决疑赋》二卷

徐玄《三家老子音义》一卷

郑文宝《玉玺记》一卷

《景德韵略》一卷戚伦等详定

宋高宗《评书》一卷亦名《翰墨志》

邢昺《尔雅疏》十卷

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一卷

沈立《稽正辨讹》一卷

唐耜《字说集解》三十册卷亡

钱惟演《飞白书叙录》一卷

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

祝充《韩文音义》五十卷

李舟《切韵》五卷

丘世隆《切韵搜隐》五卷

刘熙古《切韵拾玉》五卷

胡元质《西汉字类》五卷

陈天麟《前汉通用古字韵编》五卷

陈彭年等《重修广韵》五卷

《韵诠》十四卷

僧师悦《韵关》一卷

丘雍《校定韵略》五卷

《韵选》五卷

《韵源》一卷

孙愐《唐韵》五卷

《天宝元年集切韵》五卷

释猷智《辨体补修加字切韵》五卷

丁度《集韵》十卷

又《景祐礼部韵略》五卷

《墨薮》一卷不知作者

贾昌朝《群经音辨》三卷

夏竦《重校古文四声韵》五卷

又《声韵图》一卷

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一卷

又《类编》四十四卷

刘温润《羌尔雅》一卷

宋祁《摘粹》一卷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六卷

句中正《雍熙广韵》一百卷《序例》一卷

又《三体孝经》一卷

杨南仲《石经》七十五卷

又《三体孝经》一卷

燕诲《字傍辨误》一卷

道士谢利贞《玉篇解疑》三十卷

《象文玉篇》二十卷

石怀德《隶书赋》一卷

褚长文《范指论》一卷

李训《节金录》一卷

《翰林隐术》一卷

荆浩《笔法》一卷

韦氏《笔宝两字》五卷

徐浩《书谱》一卷

又《古迹记》一卷

宋敏求《宝刻丛章》三十卷

刘敞《先秦古器图》一卷

李行中《引经字源》二卷

朱长文《续书断》二卷

王安石《字说》二十四卷

米芾《书评》一卷

又《宝章待访集》一卷

吕大临《考古图》十卷

李公麟《古器图》一卷

陆佃《尔雅新义》二十卷

《埤雅》二十卷

蔡京《崇宁鼎书》一卷

张有《复古编》二卷

《政和甲午祭礼器款识》一卷

王楚《钟鼎篆韵》二卷

吴棫《韵补》五卷

董衡《唐书释音》二十卷

窦莘《唐书音训》四卷

《宣和重修博古图录》三十卷

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

又别本三十卷

薛尚功《重广钟鼎篆韵》七卷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张孟《押韵》十卷

许冠《韵海》五十卷

吴《童训统类》一卷

郑樵《石鼓文考》一卷

又《字始连环》二卷

《象类书》十一卷

《论梵书》三卷

《尔雅注》三卷

《书考》六卷

《通志六书略》五卷

郏升卿《四声类韵》二卷

又《声韵类例》一卷

《淳熙监本礼部韵略》五卷

刘球《隶韵略》七卷

潘纬《柳文音义》三卷

僧应之《临书关要》一卷

吕本中《童蒙训》三卷

周燔《六经音义》十三卷

李盛《六经释文》二卷

黄瑰《班书韵编》五卷

张ＲＴ《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

洪适《隶释》二十七卷

《隶续》二十一卷

史浩《童丱须知》三卷

朱熹《小学之书》四卷

又《四子》四卷

程端蒙《小学字训》一卷

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

陈淳《北溪字义》二卷

娄机《班马字类》二卷

《汉隶字源》六卷

《广干禄字书》五卷

《古鼎法帖》五卷

杨师复《汉隶释文》二卷

马居易《汉隶分韵》七卷

翟伯寿《籀史》二卷

胡寅《注叙古千文》一卷

吕氏《叙古千文》一卷

《庆元嘉定古器图》六卷

僧妙华《互注集韵》二十五卷

罗点《清勤堂法帖》六卷

李从周《字通》一卷

辽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

黄伯思《法帖刊误》一卷

释元冲《五音韵镜》一卷

施宿《大观法帖总释》二卷

又《石鼓音》一卷

蔡氏《口诀》一卷名亡

《书录》一卷

《书隐法》一卷

《笔阵图》一卷

《西汉字类》一卷

《纂注礼部韵略》五卷

《翰林禁经》三卷

《临汝帖》三卷

《笔苑文词》一卷

《法帖字证》十卷

《正俗字》十卷

《书断例传》五卷

《洪韵海源》二卷

《互注尔雅贯类》一卷

《诸家小学总录》二卷

《集古系时》十卷

《蕃汉语》一卷

并不知作者

刘绍祐《字学摭要》二卷

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

集斋彭氏《小学进业广记》一部

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

又《小学绀珠》十卷

《小学讽咏》四卷

《补注急就篇》六卷

右小学类二百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刘绍祐《字学摭要》以下不著录六部，六十九卷

凡经类一千三百四部，一万三千六百八卷。

志第一百五十六 艺文二

史类十三：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别史类，四曰史钞类，五曰故事类，六曰职官类，七曰传记类，八曰仪注类，九曰刑法类，十曰目录类，十一曰谱牒类，十二曰地理类，十三曰霸史类。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裴骃等集注

又《史记》一百三十卷陈伯宣注

班固《汉书》一百卷颜师古注

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

赵抃《新校前汉书》一百卷

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

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裴松之注

房玄龄《晋书》一百三十卷

杨齐宣《晋书音义》三卷

沈约《宋书》一百卷

萧子显《南齐书》五十九卷

姚思廉《梁书》五十六卷

又《陈书》三十六卷

魏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澹《后魏书纪》一卷本七卷

张太素《后魏书天文志》二卷本百卷，惟存此

李百药《北齐书》五十卷

令狐德棻《后周书》五十卷

颜师古《隋书》八十五卷

柳芳《唐书》一百三十卷《唐书叙例目》一卷。

刘煦《唐书》二百卷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目录》一卷

李绘《补注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薛居正《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欧阳修《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徐无党注

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

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

张泌《汉书刊误》一卷

《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分攵、刘奉世

刘分攵《汉书刊误》四卷

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一卷

吴缜《新唐书纠缪》二十卷

又《五代史纂误》三卷

《朱梁列传》十五卷

张昭远《后唐列传》三十卷

任谅《史论》三卷

韩子中《新唐史辨惑》六十卷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

富弼《前汉书纲目》一卷

刘巨容《汉书纂误》二卷

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

《西汉刊误》一卷不知作者

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

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

邓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

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

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

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

《宋名臣录》八卷

《宋勋德传》一卷

《宋两朝名臣传》三十卷

《咸平诸臣录》一卷

《熙宁诸臣传》四卷

《两朝诸臣传》三十卷

并不知作者。

张唐英《宋名臣传》五卷

葛炳奎《国朝名臣叙传》二十卷

右正史类五十七部，四千四百七十三卷。葛炳奎《国朝名臣叙传》

不著录一部，二十卷

荀悦《汉纪》三十卷

袁宏《后汉纪》三十卷

胡旦《汉春秋》一百卷

《问答》一卷

皇甫谧《帝王世纪》九卷

《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

孙盛《晋阳秋》三十卷

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

裴子野《宋略》二十卷

《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

马总《通历》十卷

柳芳《唐历》四十卷

崔龟从《续唐历》二十二卷

裴煜之《唐太宗建元实迹》一卷

路惟衡《帝王历数图》十卷

陈岳《唐统纪》一百卷

丘悦《三国典略》二十卷

封演《古今年号录》一卷

薛榼《大唐圣运图略》三卷

《帝王照录》一卷

王起《五位图》三卷

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

马永易《元和录》三卷

《大唐中兴新书纪年》三卷不知作者

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十卷

程正柔《大唐补纪》三卷

凌璠《唐录政要》十三卷

《唐天祐二年日历》一卷

杜光庭《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

《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温大雅撰

《唐高祖实录》二十卷许敬宗、房玄龄等撰

《唐太宗实录》四十卷许敬宗撰

《唐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

《唐武后实录》二十卷

《唐中宗实录》二十卷

《唐睿宗实录》十卷 又五卷

并刘知几、吴兢撰

《唐玄宗实录》一百卷元载、令狐峘撰

《唐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撰

《唐代宗实录》四十卷令狐峘撰

《唐德宗实录》五十卷裴垍等撰

《唐建中实录》十五卷沈既济撰

《唐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撰

《唐宪宗实录》四十卷

《唐穆宗实录》二十卷

并路隋等撰

《唐敬宗实录》十卷李让夷等撰

《唐文宗实录》四十卷魏謩修撰。

《唐武宗实录》二十卷

《唐宣宗实录》三十卷

《唐懿宗实录》二十五卷

《唐僖宗实录》三十卷

《唐昭宗实录》三十卷

《唐哀帝实录》八卷

并宋敏求撰

《五代梁太祖实录》三十卷张衮、郄象等撰

《五代唐懿祖纪年录》一卷

《五代唐献祖纪年录》一卷

《五代唐庄宗实录》三十卷

并赵凤、张昭远等撰

《五代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姚顗等撰

《五代唐愍帝实录》三卷张昭远等撰

《五代唐废帝实录》十七卷张昭等同撰

《五代晋高祖实录》三十卷

《五代晋少帝实录》二十卷

并窦贞固等撰

《五代汉高祖实录》十卷苏逢吉等撰

《五代汉隐帝实录》十五卷

《五代周太祖实录》三十卷

并张昭、尹拙、刘温叟等撰

《五代周世宗实录》四十卷宋王溥等撰

《南唐烈祖实录》二十卷高远撰

《后蜀高祖实录》三十卷

《后蜀主实录》四十卷

并李昊撰

《宋太祖实录》五十卷李沆、沈伦修

《太宗实录》八十卷钱若水修

《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晏殊等同修

《仁宗实录》二百卷韩琦等修

《英宗实录》三十卷曾公亮等修

《神宗实录朱墨本》三百卷旧录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

《宋高宗日历》一千卷

《孝宗日历》二千卷

《光宗日历》三百卷

《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 重修五百卷

《神宗实录》二百卷赵鼎、范冲重修

《哲宗实录》一百五十卷

《徽宗实录》二百卷

并汤思退进

《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修

《钦宗实录》四十卷洪迈修

《高宗实录》五百卷傅伯寿撰

《孝宗实录》五百卷

《光宗实录》一百卷

并傅伯寿、陆游等修

《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

《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

《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

又《日历》一百八十册

《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

《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

孙光宪《续通历》十卷

范质《五代通录》六十五卷

刘蒙叟《甲子编年》二卷

《显德日历》一卷周扈蒙、董淳、贾黄中撰

龚颖《运历图》三卷

陈彭年《唐纪》四十卷

宋庠《纪年通谱》十二卷

郑向《五代开皇记》三十卷

《两朝实录大事》二卷

王玉《文武贤臣治蜀编年志》一卷

武密《帝王兴衰年代录》二卷

《五代春秋》一卷

《十代编年纪》一卷

并不知作者

章寔《历代统纪》一卷

司马光《资治通鉴》三百五十四卷

又《资治通鉴举要历》八十卷

《通鉴前例》一卷

《稽古录》二十卷

《历年图》六卷

《通鉴节要》六十卷

《帝统编年纪事珠玑》十二卷

《历代累年》二卷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十卷

又《疑年谱》一卷

《通鉴问疑》一卷

章衡《编年通载》十卷

王岩叟《系年录》一卷

《元祐时政记》一卷

诸葛深《绍运图》一卷

杨备《历代纪元赋》一卷

胡仔《孔子编年》五卷

朱绘《历代帝王年运铨要》十卷

司马康《通鉴释文》六卷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

又《四朝史稿》五十卷

《江左方镇年表》十六卷

《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须知》一卷

《宋政录》十二卷

《宋异录》一卷

《宋年表》一卷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

晁公迈《历代记年》十卷

熊克《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

《中兴小历》四十一卷

吕祖谦《大事记》二十七卷

又《宋通鉴节》五卷

《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二十四卷

朱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又《提要》五十九卷

《宋圣政编年》十二卷不知作者

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一卷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喻汉卿《通鉴总考》一百十二卷

吴曾《南北征伐编年》二十三卷

徐度《国纪》六十五卷

胡宏《皇王大纪》八十卷

李丙《丁未录》二百卷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国史英华》一卷不知作者

何许《甲子纪年图》一卷

曾綎《通鉴补遗》一百篇

李孟传《读史》十卷

崔敦诗《通鉴要览》六十卷

王应麟《通鉴答问》四卷

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一百二十卷

沈枢《通鉴总类》二十卷

张根《历代指掌编》九十卷

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

张公明《大宋纲目》一百六十七卷

洪迈《节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卷

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

又《四朝史纪》三十卷

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

黄维之《太祖政要》一十卷

吕中《国朝治迹要略》十四卷

右编年类一百五十一部，一万五百七十五卷。《宁宗实录》以下不著录六部，无卷。曾綎《通鉴补遗》以下不著录十五部，九百六十八卷

王瓘《广轩辕本纪》三卷

《汲冢周书》十卷

郭璞注《穆天子传》六卷

赵晔《吴越春秋》十卷

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

司马彪《九州春秋》十卷

赵瞻《史记牴牾论》五卷

《汉书问答》五卷

刘珍等《东观汉纪》八卷

孔衍《春秋后语》十卷

李延寿《南史》八十卷

又《北史》一百卷

元行冲《后魏国典》三十卷

《金陵六朝记》一卷

王豹《金陵枢要》一卷

李匡文《汉后隋前瞬贯图》一卷

李康《唐明皇政录》十卷

袁皓《兴元圣功录》

《功臣录》三十卷

《唐僖宗日历》一卷

刘肃《唐新语》十三卷

《唐总记》三卷

渤海填《唐广德神异录》四十五卷

欧阳迥一作“炳”

《唐录备阙》十五卷

裴瀆《大和新修辨谤略》三卷

程光荣一作“柔”

《唐补注记》“注记”一作“纪”

三卷

曹玄圭《唐列圣统载图》十卷

郭修《唐年纪录》一卷

南卓《唐朝纲领图》五卷

《唐纪年记》二卷

吴兢《开元名臣录》三卷

又《唐太宗勋史》一卷

《唐书备阙记》十卷

高峻《小史》一百十卷

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

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

刘轲《帝王历数歌》一卷

又《唐年历》一卷

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

《新野史》十卷题“显德元年终南山不名子撰”

张传靖《唐编记》一作“纪”

十卷

胡旦《唐乘》一作“策”

七十卷

王沿《唐志》二十一卷

孙甫《唐史记》七十五卷

王皞《唐余录》六十卷

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二卷

陶岳《五代史补》五卷

詹玠《唐宋遗史》四卷

刘直方《大唐机要》三十卷

苏辙《古史》六十卷

孙冲《五代纪》七十七卷

刘分攵《五代春秋》一部卷亡

刘恕《十国纪年》四十二卷

常璩《华阳国志》十卷

《江南志》二十卷

李清臣《平南事览》二十卷

《吴书实录》三卷记杨行密事

《真宗圣政纪》一百五十卷

又《政要》十卷

《仁宗观文览古图记》十卷

丁谓《大中祥符奉祀记》五十卷 《目》二卷

又《大中祥符迎奉圣像记》二十卷 《目》二卷

李维《大中祥符降圣记》五十卷 《目》三卷

王钦若《天禧大礼记》五十卷 《目》二卷

吕夷简《三朝宝训》三十卷

李淑《三朝训览图》十卷

钱惟演《咸平圣政录》三卷

李昭遘《永熙政范》二卷

张商英《神宗正典》六卷

林希《两朝宝训》二十一卷

舒亶《元丰圣训》三卷

《六朝宝训》一部卷亡

郑居中《崇宁圣政》二百五十五册

又《圣政录》三百二十三册

贾纬《备史》六卷

《史系》二十卷

杨九龄《正史杂论》十卷

《河洛春秋》二卷

《历代善恶春秋》二十卷

李筌《阃外春秋》十卷

薛韬玉《帝照》一卷

沈汾《元类》一卷

杨岑《皇王宝运录》三十卷

瞿一作“翟”

骧《帝王受命编年录》三十卷

徐暠《三朝革命录》三卷

钱信《皇猷录》一卷

《历代鸿名录》八卷

韦光美《嘉号录》一卷

崔倜《帝王授受图》一卷

牛检《帝王事迹相承图》三卷

《历代君臣图》二卷

龚颖《年一作“运”

历图》八卷

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

张敦素《通记一作“纪”

建元历》二卷

柳璨《补注正闰位历》三卷

杜光庭《帝王年代州郡长历》二卷

王起《五运图》一卷

曹玄圭《五运图一作“录”

》十二卷

张洽《五运元纪》一卷

《古今帝王记》十卷

卫牧《帝王真伪记》七卷

《纪年志》一卷

武密《帝王年代录》三十卷

郑伯邕《帝王年代图》一卷

又《帝王年代记》三卷

焦□路《圣朝年代记一作“纪”

》十卷

韦光美《帝王年号图》一卷

汪奇《古今帝王年号录》一卷

李昉《历代年号》一卷

盖君平《重编史鬻》三十卷

孙昱《十二国史》十二卷

《西京史略》二卷

《史记掇英》五卷

并不知作者

郑樵《通志》二百卷

萧常《续后汉书》四十二卷

李□巳《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

陈傅良《建隆编》一卷一名《开基事要》

蔡幼学《宋编年政要》四十卷

又《宋实录列传举要》十二卷

洪偃《五朝史述论》八卷洪迈孙

赵甡之《中兴遗史》二十卷

楼昉《中兴小传》一百篇

右别史类一百二十三部，二千二百十八卷。赵甡之《中兴遗史》以下不著录二部，一百二十卷一篇

《马史精略》五十六卷

赵世逢《两汉类要》二十卷

周护《三史菁英》三十卷

《十七史赞》三十卷

《三代说辞》十卷不知作者

孙玉汝《南北史练选》十八卷

《史略》三卷

杨侃《两汉博闻》十二卷

林钺《汉雋》十卷

宗谏《三国采要》六卷

薛儆《晋书金穴钞》十卷

荀绰《晋略》九卷

张陟《晋略》二十卷

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

《晋史猎精》一百三十卷

胡寅《读史管见》三十卷

又《三国六朝攻守要论》十卷

赵氏《六朝采要》十卷

杭暕《金陵六朝帝王统纪》一卷

薛韬玉《唐要录》二卷

张栻《通鉴论笃》四卷

孙甫《唐史论断》二卷

石介《唐鉴》五卷

范祖禹《唐鉴》十二卷

又《帝学》八卷

陈季雅《两汉博议》十四卷

李舜臣《江东十鉴》一卷

陈傅良《西汉史钞》十七卷

《东莱先生西汉财论》十卷吕祖谦论，门人编

刘熙古《历代纪要》五十卷

乔舜《古今语要》十二卷

贾昌朝《通纪》八十卷

赵善誉《读史舆地考》六十三卷一名《舆地通鉴》

裴松之《国史要览》二十卷

郑暐《史鵠》十卷

曹化《史书集类》三卷

朱黼《纪年备遗正统论》一卷

《唯室先生两汉论》一卷陈长方

张唐英《唐史发潜》六卷

倪遇《汉论》十三卷

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

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

程鹏《唐史属辞》四卷

《唐帝王号宰臣录》十卷

《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不知作者

胡旦《五代史略》四十二卷

韩保升《文行录》五十卷

李□《续帝学》一卷

姚虞宾《诸史臣谟》八卷

郑少微《唐史发挥》十二卷

陈天麟《前汉六帖》十二卷

陈应行《读史明辨》二十四卷

又《读史明辨续集》五卷

师古《三国志质疑》十四卷

又《西汉质疑》十九卷

《东汉质疑》九卷

《何博士备论》四卷何去非

陈亮《通鉴纲目》二十三卷

《叶学士唐史钞》十卷不知名

唐仲友《唐史义》十五卷

又《续唐史精义》十卷

杨天惠《三国人物论》三卷

李石《世系手记》一卷

《两汉著明论》二十卷

《十二国史略》三卷

《章华集》三卷

《纵横集》二十卷

《十三代史选》五十卷

《南史摭实韵句》三卷

《议古》八卷

《史谱》七卷

《五代纂要赋》一卷

《国朝撮要》一卷

《约论》十卷

并不知作者

李焘《历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

又《唐宰相谱》一卷

《王谢世表》一卷

《五代三衙将帅年表》一卷

窦济《皇朝名臣言行事对》十二卷

李心传《旧闻证误》十五卷

龚敦颐《符祐本来》一十卷

洪迈《记绍兴以来所见》二卷

左史钞类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二十四卷。李焘《历代宰相年表》以下不著录八部，七十五卷

班固《汉武故事》五卷

蔡邕《独断》二卷

裴烜之《承祚实迹》一卷

王琳《魏郑公谏录》五卷

武平一《景龙文馆记》十卷

吴兢《贞观政要》十卷

又《开元升平源》一卷

苏瑰《中枢龟鉴》一卷

韩琬《御史台记》十二卷

韦述《集贤注记》二卷

崔光庭《德宗幸奉天录》一卷

沈既济《选举志》三卷

马宇《凤池录》五卷

韦执谊《翰林故事》一卷

李吉甫《元和国计略》一卷

刘公铉《邺城旧事》六卷

韦处厚《翰林学士记》一卷

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一卷

李德裕《西南备边录》一卷

又《两朝献替记》二卷

《次柳氏旧闻》一卷

令狐澄《贞陵遗事》一卷

令狐綯《制表疏》一卷

《李司空论事》七卷唐蒋偕编，李绛所论

南卓《纲领图》一卷

郑处诲《明皇杂录》二卷

又《天宝西幸略》一卷

《吴湘事迹》一卷不知作者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卷

卢骈《御史台三院因话录》一卷

柳玭《续贞陵遗事》一卷

郑向《起居注故事》三卷

苏颂《迩英要览》一部卷亡

乐史《贡举故事》二十卷 《目》一卷

郑畋《敕语堂判》五卷

李巨川《勤王录》二卷

杨钜《翰林旧规》一卷

张著《翰林盛事》一卷

李构《御史台故事》三卷

李肇《翰林内志》一卷

又《翰林志》一卷

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

《杜悰事迹》一卷

《梁宣底》三卷

《汾阴后土故事》三卷自汉至唐

《武成王配飨事迹》二十卷

并不知作者

林勤《国朝典要杂编》一卷

李大性《典故辨疑》二十卷

吕夷简、林希进《五朝宝训》六十卷

《三朝太平宝训》二十卷《三朝训鉴图》十卷仁宗制序

沈该进《神宗宝训》一百卷

《神宗宝训》五十卷不知集者姓名

洪迈集《哲宗宝训》六十卷

《钦宗宝训》四十卷

《高宗圣政》六十卷

《高宗宝训》七十卷

《孝宗宝训》六十卷

并国史宝录院进

史弥远《孝宗宝训》六十卷

《绍兴求贤手诏》一卷

《高宗孝宗圣政编要》二十卷乾道、淳熙中修

《高宗圣政典章》十卷不知作者

《宋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绍兴中，出于宋绶家

《永熙宝训》二卷李昉子宗谔纂

《仁宗观文鉴古图》十卷

王洙《祖宗故事》二十卷

李淑《耕籍类事》五卷

林特《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例》二十六卷

韩绛《治平会计录》六卷

李常《元祐会计录》三卷

崔立《故事稽疑》十卷

《孝宗圣政》五十卷

彭龟年《内治圣鉴》二十卷

《光宗圣政》三十卷

富弼《契丹议盟别录》五卷

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二卷

吕本中《紫微杂记》一卷

蔡絛《北征纪实》二卷

万俟离《太后回銮事实》十卷

汤思退等《永祐陵迎奉录》十卷

大惟简《塞北纪实》三卷

宋敏求《朝贡录》二十卷

张养正《六朝事迹》十四卷

吴彦夔《六朝事迹别集》十四卷

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

刘珙《江东救荒录》五卷

宋介《执礼集》二卷

陈晔《通州鬻海录》一卷

龚颐正《续稽古录》一卷

洪遵《翰苑群书》三卷

又《会稽和买事宜录》七卷

程大昌《北边备对》六卷

《庆历边议》三卷

《开禧通和录》一卷

《开禧持书录》二卷

《开禧通问本末》一卷

《金陵叛盟记》十卷

并不知作者

宋庠《尊号录》一卷

又《掖垣丛志》三卷

董煟《活民书》三卷

又《活民书拾遗》三卷

《史馆故事录》三卷

《五国故事》二卷

并不知作者

尉迟偓《中朝故事》二卷

孔武仲《金华讲义》十三卷

王禹偁《建隆遗事》一卷

田锡《三朝奏议》五卷

曾致尧《清边前要》五十卷

李至《皇亲故事》一卷

杜镐《铸钱故事》一卷

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

王曙《群牧故事》三卷

《两朝誓书》一卷景德中与契丹往复书

辛怡显《云南录》三卷

沈该《翰林学士年表》一卷

苏耆《次续翰林志》一卷

钱惟演《金坡遗事》三卷

晁ＲＰ《别书金坡遗事》一卷

李宗谔《翰林杂记》一卷

王皞《言行录》一卷

王旦《名贤遗范录》十四卷

余靖《国信语录》一卷

李淑《三朝训鉴图》十卷

陈湜《三朝逸史》一卷

沈立《河防通议》一卷

富弼《救济流民经画事件》一卷

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

陈次公《安南议》十篇

宋咸《朝制要览》十五卷

李上交《近事会元》五卷

范镇《国朝事始》一卷

又《东斋记事》十二卷

《太平盛典》三十六卷

《国朝宝训》二十卷

《庆历会计录》二卷

《经费节要》八卷

并不知作者

张唐英《君臣政要》四十卷

陈襄《国信语录》一卷

赵概《日记》一卷

司马光《日录》三卷

郏亶《吴门水利》四卷

王安石《熙宁奏对》七十八卷

程师孟《奏录》一卷

罗从彦《宋遵尧录》八卷

何澹《历代备览》二卷

王禹《王家三世书诰》一卷

司马光《涑水记闻》三十二卷

周必大《銮坡录》一卷

又《淳熙玉堂杂记》一卷

陈模《东宫备览》一卷

《三朝政录》十二卷

《广东西城录》一卷

《交广图》一卷

并不知作者

曾巩《宋朝政要策》一卷

毕仲衍《中书备对》十卷

李清臣、张诚一《元丰土贡录》二卷

庞元英《文昌杂录》七卷

韩绛、吴充《枢密院时政记》十五卷

苏安《静边说》一卷

薛向《边陲利害》三卷

《仁宗君臣政要》二十卷不知何人编

范祖禹《仁皇训典》六卷

曾巩《德音宝训》三卷

汪浹《荣观集》五卷

张舜民《使辽录》一卷

宋匪躬《馆阁录》十一卷

刘永寿《章献事迹》一卷

曾布《三朝正论》二卷

林虙《元丰圣训》二十卷

家安国《平蛮录》三卷

罗畸《蓬山记》五卷

《明堂诏书》一卷不知集者

高聿《盐池录》一卷

吴若虚《崇圣恢儒集》三卷

洪榆《创业故事》十二卷

耿延禧《建炎中兴记》一卷

程俱《麟台故事》五卷

洪兴祖《续史馆故事录》一卷

张戒《政要》一卷

李源《三朝政要增释》二十卷

欧阳安永《祖宗英睿龟鉴》十卷

陈骙《中兴馆阁录》十卷

赵勰《广南市舶录》三卷

严守则《通商集》三卷

《契丹礼物录》一卷

《金华故事》一卷

《两朝交聘往来国书》一卷

并不知作者

臧梓《吕丞相勤王记》一卷

李攸《通今集》二十卷

又《宋朝事实》三十五卷

袁梦麟《汉制丛录》二十卷

倪思《合宫严父书》一卷

詹仪之《淳熙经筵日进故事》一卷

又《淳熙东宫日纳故事》一卷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十一卷

又《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陆游《圣政草》一卷

彭百川《治迹统类》四十卷

又《中兴治迹统类》三十卷

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二十六卷

张纲《列圣孝治类编》一百卷

黄度《艺祖宪监》三卷

又《仁皇从谏录》三卷

赵善誉《宋朝开基要览》十四卷

右故事类一百九十八部，二千九十四卷。彭百川《治迹统类》以下不著录七部，二百二十一卷

《东汉百官表》一卷不知作者

陶彦藻《职官要录》七卷

又《职官要录补遗》十八卷

李吉甫《百司举要》一卷

唐玄宗《六典》三十卷

杜英师《唐职该》一卷

梁载言《具员故事》十七卷

《大唐宰相历任记》二卷

任戩《官品纂要》十卷

《宰辅年表》一卷

《官品式律》一卷

《历代官号》十卷

并不知作者

杨侃《职林》三十卷

孔至道《百官要望》一卷

阎承琬《君臣政要》三十卷

蒲宗孟《省曹寺监事目格子》四十七卷

郄殷象《梁循资格》一卷

王涯《唐循资格》一卷

杜儒童《中书则例》一卷

谭世勣《本朝宰执表》八卷

张之绪《唐文昌损益》三卷

万当世《文武百官图》二卷

陈绎《宰相拜罢录》一卷

又《枢府拜罢录》一卷

《三省枢密院除目》四卷

司马光《百官公卿表》十五卷

孙逢吉《职官分纪》五十卷

梁勖《职官品服》三十三卷

赵氏《唐典备对》六卷不知名

《三省仪式》一卷

《职事官迁除体格》一卷

《循资格》一卷

《循资历》一卷

《唐宰相后记》一卷

《国朝撮要》一卷

《宋朝宰辅拜罢图》四卷

《宋朝官制》十一卷

《三省总括》五卷

并不知作者

王益之《汉官总录》十卷

又《职源》五十卷

《宋朝相辅年表》一卷中兴馆阁书目云："臣绎上，《续表》曰臣易记。"

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

赵邻几《史氏懋官志》五卷

赵晔《宋官制正误沿革职官记》三卷

何异《中兴百官题名》五十卷

龚颐正《宋特命录》一卷

司马光《官制遗稿》一卷

徐自明《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蔡幼学《续百官公卿表》二十卷

又《续百官表质疑》十卷

曾三异《宋新旧官制通考》十卷

又《宋新旧官制通释》二卷

范冲《宰辅拜罢录》二十四卷

徐筠《汉官考》四卷

董正工《职官源流》五卷

《金国明昌官制新格》一卷不知何人撰

杨王休《诸史阙疑》三卷

赵粹中《史评》五卷

王应麟《通鉴地理考》一百卷

又《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

又《汉艺文志考证》十卷

又《汉制考》四卷

右职官类五十六部，五百七十八卷。杨王休《诸史阙疑》以下不著录六部，一百三十六卷

刘向《古列女传》九卷

《汉武内传》二卷不知作者

郭宪《洞冥记》四卷

班昭《女戒》一卷

伶玄《赵飞燕外传》一卷

皇甫谧《高士传》十卷

袁宏《正始名士传》二卷

葛洪《西京杂记》六卷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

萧韶《太清纪》十卷

杜宝《大业杂记》十卷

刘餗《国史异纂》三卷

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

赵毅《大业略记》三卷

颜师古《大业拾遗》一卷

贾润甫《李密传》三卷

李筌《中台志》十卷

杜儒童《隋季革命记》五卷

《隋平陈记》一卷

魏徵《隋靖列传》一卷

徐浩《庐陵王传》一卷

刘仁轨《河洛行年记》十卷

李恕《诫子拾遗》四卷

《越国公行状》一卷唐钟绍京事迹

陈翊《郭令公家传》十卷

又《忠武公将佐略》一卷

殷亮《颜杲卿家传》一卷

又《颜真卿行状》一卷

李邕《狄梁公家传》一卷

包谞《河洛春秋》二卷

陈鸿《东城父老传》一卷

张鷟《朝野佥载》二十卷

又《佥载补遗》三卷

李匡文《明皇幸蜀广记图》二卷

郭湜《高力士外传》一卷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

《三朝遗事》一卷载张姚说、姚崇、宋璟事，不知作者

甘伯宗《名医传》七卷

《临川名一作“贤”

士贤一作“名”

传》三卷

李涉一作“渤”

《六贤传》一卷

孙仲《遗士传》一卷

《贤牧传》十五卷

张茂枢《张氏家传》三卷

吴操《蒋子文传》一卷

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

《郭元振传》一卷

范质《桑维翰传》三卷

李翰《张中丞外传》一卷

温龠一作“畲”

《天宝乱离记》一卷

刘谏一作“练”

《国朝传记》三卷

贺楚《奉天记》一卷

《太和摧凶记》一卷

杨栖白《南行记》一卷

王坤《僖宗幸蜀记》一卷

牛朴《登庸记》一卷

江文秉《都洛私记》十卷

胡峤《陷辽记》三卷

元澄《秦京内外杂记》一卷

《蜀记》一卷

《西戎记》二卷

颜师古《獬豸记》一卷

《静乱安邦记》一卷

《睢阳得死集》一卷载张巡、许远事，不知作者

沈既济《江淮记乱》一卷

李公佐《建中河朔记》六卷

陈岠《朝廷卓绝事记》一卷

谷况《燕南记》三卷

郑澥《凉国公平蔡录》一卷

李涪《刊误》一卷

陆贽《玄宗编遗录》二卷

韩昱《壶关录》三卷

林恩《补国史》五卷

马总《唐年小录》六卷

杜佑《宾佐记》一卷

陈谏等《彭城公事迹》三卷

王昌龄《瑞应图》一卷

路隋《平淮西记》一卷

又《邠志》三卷

李肇《国史补》三卷

李潜用《乙卯记》一卷

房千里《投荒杂录》一卷

李繁《邺侯家传》十卷

李石《开成承诏录》二卷

李德裕《异域归忠传》二卷

又《大和辨谤略》三卷

《会昌伐叛记》一卷

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十卷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五卷

蔡京《王贵妃传》一卷

李璋《太原事迹杂记》十三卷

张云《咸通庚寅解围录》一卷

郑樵《彭门纪乱》三卷

韩偓《金銮密记》一卷

朱朴《日历》一卷

李氏《大唐列圣园陵记》一卷不知名

丘旭《宾朋宴语》一卷

卢言《杂说》一卷

于政立《类林》十卷

李奕《唐登科记》一卷

《唐显庆登科记》五卷

徐锴《登科记》十五卷

乐史《登科记》三十卷

《登科记》一卷

《登科记》二卷起建隆至宣和四年

张观《二十二国祥异记》三卷

徐岱《奉天记》一卷

徽宗《宣和殿记》一卷

又《嵩山崇福记》一卷

《太清楼特宴记》一卷

《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

《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

《明堂记》一卷

《艮岳记》一卷

陈绎《东西府记》一卷

沈立《都水记》二百卷

又《名山记》一百卷

章惇《导洛通汴记》一卷

李清臣《重修都城记》一卷

王革《天泉河记》一卷

《上党记叛》一卷

宋巨一作“宗拒”

《明皇幸蜀录》一卷

赵源一《奉天录》四卷

陆贽《遣使录》一卷

李繁《北荒君长录》三卷

陆希声《北户杂录》三卷

苏特一作“时”

《唐代衣冠盛事录》一卷

郑言《平剡录》一卷

《复交阯录》二卷

《哥舒翰幕府故吏录》一卷

李巨川《许国公勤王录》三卷

《乾明一作“宁”

会稽录》一卷

《三楚新录》一卷

《英雄佐命录》一卷

《世宗征淮录》一卷

《濠州干戈录》一卷

乐史《孝悌录》二十卷 《赞》五卷

曹希逵一作“逢”

《孝感义闻录》三卷

张读《建中西狩录》一卷

元宏《钱塘平越州录》一卷

《潘氏家录》一卷潘美行状、告辞

胡讷《孝行录》二卷

又《贤惠录》二卷

《民表录》三卷

李升《登封诰成录》一百卷

凌准《邠志》二卷

郭廷诲《妖乱志》三卷

韦琯《国相事状》七卷

《云南事状》一卷

《刘中州事迹》一卷

《魏玄成故事》三卷

赵寅《赵君锡遗事》一卷

杨时《开成纪事》二卷

杨九龄《桂堂编事》二十卷

范镇《东斋记事》十二卷

李隐一作“随”

《唐记奇事》十卷

史演《咸宁王定难实序》一卷

《登科记解题》二十卷

乐史《广孝悌一作“新”

书》五十卷

危高《孝子拾遗》十卷

《绍兴名臣正论》一卷题潇湘樵夫序

《吕颐浩遗事》一卷颐浩出处大概

《吕颐浩逢辰记卷》一卷颐浩历官次序

《朱胜非年表》一卷胜非孙昱上

《朱胜非行状》一卷刘岑撰

《奉神述》一卷真宗制

史浩《会稽先贤祠传赞》二卷

张栻《诸葛武侯传》一卷

赵彦博《昭明事实》二卷

《吕文靖公事状》一卷不知作者

王岩叟《韩忠献公别录》一卷

《韩忠献公家传》一卷韩琦五世孙庚卿作

吕祖谦《欧公本末》四卷

《韩庄敏公遗事》一卷韩宗武记

邵伯温《邵氏辨诬》三卷

薛齐谊《六一居士年谱》一卷

《胡刚中家传》一卷男胡兴宗撰

黄璞《闽中名士传》一卷

岳珂《吁天辨诬》五卷

李纲等《张忠文节谊录》一卷

陈晔《种师道事迹》一卷

张琰《种师道祠堂碑》一卷

《谈氏家传》一卷谈钥撰

王淹《槐庭济美录》十卷

《英显张侯平寇录》一卷不知作者

洪适《五代登科记》一卷

周铸《史越王言行录》十二卷

《刘氏传忠录》三卷刘学裘撰

《陈瓘墓志》一卷自撰

《了斋陈先生言行录》一卷陈瓘男正同编

《赵文定公遗事》一卷不知何人编

《常谏议长洲政事录》一卷常安民撰

《朱文公行状》一卷黄干撰

李□《赵鼎行状》三卷

岳珂《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

吴柔胜《宗泽行实》十卷

李朴《丰清敏遗事》一卷

《刘岳李魏传》二卷张颖撰

刘球《刘鄜王事实》一十卷

尹机《宿州事实》一卷

石茂良《避戎夜话》一卷

又《靖康录》一卷

《中兴御侮录》一卷

《皇华录》一卷

《南北欢盟录》一卷

《裔夷谋夏录》二卷

并不知作者

张师颜《金虏南迁录》一卷

张棣《金亮讲和事迹》一卷

洪遵《泉志》十五卷

张甲《浸铜要录》一卷

姚康《唐登科记》十五卷

马宇《段公别传》二卷

张陟《唐年经略志》十卷

柳玭《柳氏序训》一卷

柳珵《柳氏家学》一卷

李跃《岚斋集》一卷

段公路《北户杂录》一卷

郑暐《蜀记》三卷

《野史甘露新记》二卷

《讳行录》一卷

《大和野史》三卷

《逸史》一卷

《拓跋记》一卷

《文场盛事》一卷

《杨妃外传》一卷

并不知作者

萧叔和《天祚永归记》一卷

薛图存《河南记》二卷

李绰《张尚书故实》一卷

刘昶《岭外录异》三卷

王振《汴水滔天录》一卷

王权《汴州记》一卷

高若拙《后史补》三卷

黄彬《庄宗召祸记》一卷

《晋朝陷蕃记》一卷不知作者

余知古《渚宫旧事》十卷

张昭《太康平吴录》二卷

王仁裕《入洛记》一卷

又《南行记》一卷

《崔氏登科记》一卷不知作者

范质《魏公家传》三卷

赵普《飞龙记》一卷

勾延庆《成都理乱记》八卷

钱俨《戊申英政录》一卷

高自若《唐宋氾闻录》一卷

《曹彬别传》一卷曹彬之孙偃撰

陈承韫《南越记》一卷

蒋之奇《广州十贤赞》一卷

安德裕《滕王广传》一卷

王延德《西州使程记》一卷

张绪《续锦里耆旧传》十卷

沈立《奉使二浙杂记》一卷

路振《乘轺录》一卷

李畋《孔子弟子赞传》六十卷

又《乖崖语录》一卷载张咏政绩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五卷

张逵《蜀寇乱小录》一卷

曾致尧《广中台记》八十卷

又《绿珠传》一卷

许载《吴唐拾遗录》十卷

乐史《唐滕王外传》一卷

又《李白外传》一卷

《洞仙集》一卷

《许迈传》一卷

《杨贵妃遗事》二卷题岷山叟上

《李昉谈录》一卷李宗谔撰

《潘美事迹》一卷

《平蜀录》一卷

《国朝名将行状》四卷

《议盟记》一卷

《寇准遗事》一卷

《丁谓谈录》一卷

《郭贽传略》一卷

并不知作者

任升《梁益记》十卷

钱惟演《钱俶贡奉录》一卷

《王旦遗事》一卷王素撰

寇瑊《奉使录》一卷

王皞《唐余录》六十卷

蔡元翰《唐制举科目图》一卷

刘涣《西行记》一卷

王曾《笔录》一卷

富弼《奉使语录》二卷

又《奉使别录》一卷

王曙《戴斗奉使录》一卷

《燕北会要录》一卷

《虏庭杂记》十四卷

《契丹须知》一卷

《阴山杂录》十五卷

《契丹实录》一卷

《学士年表》一卷

《韩琦遗事》一卷

《孙沔遗事》一卷

并不知作者

欧阳修《归田录》八卷

王起《甘陵诛叛录》一卷

赵勰《广州牧守记》十卷

又《交阯事迹》八卷

曹叔卿《侬智高》一卷

滕甫《征南录》一卷

冯炳《皇祐平蛮记》二卷

刘敞《使北语录》一卷

《宋景文公笔记》五卷《契丹官仪》及《碧云騢附》

宋敏求《三川官下记》二卷

又《讳行后录》五卷

《入番录》二卷

《春明退朝录》三卷

韩正彦《韩琦家传》十卷

韩漳《爱棠集》二卷

赵寅《韩琦事实》一卷

《杜滋谈录》一卷杜师秦等撰

李复圭《李氏家传》三卷

朱定国《归田后录》十卷

陈昉《北庭须知》二卷

《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

宋如愚《剑南须知》十卷

《黄靖国再生传》一卷廖子孟撰

《曾巩行述》一卷曾肇撰

《曾肇行述》一卷杨时撰

《韩琦别录》三卷王岩叟撰

章邦杰《章氏家传德庆编》一卷

《胡氏家传录》一卷不知作者

《河南刘氏家传》二卷刘唐老上

李远《青唐录》一卷

李格非《永洛城记》一卷

又《洛阳名园记》一卷

《赵君锡遗事》一卷赵演撰

苏辙《儋耳手泽》一卷

《颍滨遗老传》二卷

蔡京《党人记》一卷

吴棫《鸡林记》二十卷

王云《鸡林志》三十卷

《韩文公历官记》一卷程俱撰

罗诱一作“罗绮”

《宜春传信录》三卷

吕希哲《吕氏家塾广记》一卷

《安焘行状》一卷荣辑撰

马永易《寿春杂志》一卷

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二卷

何述《温陵张贤母传》一卷

洪兴祖《韩子年谱》一卷

孔传《阙里祖庭记》三卷

又《东家杂记》二卷

赵令畤《侯鲭录》一卷

王襄《南阳先民传》二十卷

郑熊《番禺杂记》三卷

《范太史遗事》一卷

《范祖禹家传》八卷

并范冲编

《韩琦定策事》一卷韩肖胄撰

喻子材《丰公逸事》一卷

《刘安世谭录》一卷韩瓘撰

《种谔传》一卷赵起撰

刘棐《孝行录》二卷

汪若海《中山麟书》一卷

《胡瑗言行录》一卷关注撰

胡珵《道护录》一卷

《刘安世言行录》二卷

《范纯仁言行录》三卷

《使高丽事纂》二卷

《平燕录》一卷

《三苏言行》五卷

并不知作者

赵世卿《安南边说》五卷

洪适《宋登科记》二十一卷

董正工《续家训》八卷

洪迈《皇族登科题名》一卷

俞观能《孝悌类鉴》七卷

冯忠嘉《海道记》一卷

《淮西记》一卷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

又《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

《四朝名臣言行录》十六卷

《四朝名臣言行续录》十卷

并不知何人编

吕祖谦《阃范》三卷

费枢《廉吏传》十卷

徐度《却扫编》三卷

张景俭《嵩岳记》三卷

史愿《北辽遗事》二卷

张隐《文士传》五卷

《柳州记》一卷

《洪厓先生传》一卷

《开运陷虏事迹》一卷

《殊俗异闻集》一卷

《契丹机宜通要》四卷

《契丹事迹》一卷

《古今家诫》二卷

《南岳要录》一卷

《豪异秘录》一卷

《燕北杂录》一卷

《辽登科记》一卷

《三国史记》五十卷

并不知作者

高得相《海东三国通历》十二卷

金富轼《奉使语录》一卷

董弅《诞圣录》三卷

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

倪思《北征录》七卷

张舜民《郴行录》一卷

关耆孙《建隆垂统略》一卷

张浚《建炎复辟平江实录》一卷

龚颐正《清江三孔先生列传谱述》一卷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卷

陆游《老学庵笔记》一卷

陈师道《后山居士丛谈》一卷

僧祖秀《游洛阳宫记》一卷

李元纲《近世厚德录》一卷

安丙《靖蜀编》四卷

张九成《无垢心传录》十二卷

黎良能《读书日录》五卷

贺成大《濂湘师友录》三十三卷

汪藻《裔夷谋夏录》三卷

又《青唐录》三卷

晁公武《稽古后录》三十五卷

又《昭德堂稿》六十卷

《读书志》二十卷

《嵩高樵唱》二卷

范成大《吴门志》五十卷

又《揽辔录》一卷

《骖鸾录》一卷

《虞衡志》一卷

《吴船志》一卷

洪迈《赘稿》三十八卷

又《词科进卷》六卷

《苏黄押韵》三十二卷

张纲《见闻录》五卷

吴芾《湖山遗老传》一卷

李焘《陶潜新传》三卷

又《赵普别传》一卷

右传记类四百一部，一千九百六十四卷。张九成《无垢心传录》以下不著录二十一部，三百十二卷

志第一百五十七 艺文三

卫宏《汉旧仪》三卷

应劭《汉官仪》一卷

蔡质《汉官典仪》一卷

《汉制拾遗》一卷不知何人编

萧嵩《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一云王立等作

又《开元礼仪镜》五卷

韦彤《开元礼仪释》二十卷

《开元礼仪镜略》十卷

《开元礼百问》二卷

《开元礼教林》一卷

《开元礼类释》十二卷

并不知作者

颜真卿《历古创置仪》五卷

柳珵《唐礼纂要》六卷

韦公肃《礼阁新仪》三十卷

王彦威一本作“崔灵恩”

《续曲台礼》三十卷

王泾《大唐郊祀录》十卷

李随《吉凶五服仪》一卷

《红亭纪吉仪》一卷独孤仪及陆贽撰

孟诜《家祭礼》一卷

徐闰《家祭仪》一卷

郑正则《祠享仪》一卷

又《家祭仪》一卷

贾顼《家荐仪》一卷

范传式《寝堂时飨仪》一卷

孙日用《仲享仪》一卷

袁郊《服饰变古元录》三卷

裴茝《书仪》三卷

刘岳《吉凶书仪》二卷

陈致雍《曲台奏议集》

又《州县祭礼仪、五礼仪镜》六卷

《寝祀仪》一卷

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

《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郑居中、白时中、慕容彦逢、强渊明等撰

杜衍《四时祭享仪》一卷

刘温叟《开宝通礼》二百卷

卢多逊《开宝通礼仪纂》一百卷

贾昌朝《太常新礼》四十卷

沿情子《新礼》一卷不知名

《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丁谓、李宗谔等撰

《大中祥符祀汾阴记》五十卷丁谓等撰

张知白《御史台仪制》六卷

宋绶《天圣卤簿记》十卷

文彦博、高若讷《大飨明堂记》二十卷

文彦博《大飨明堂记要》二卷

欧阳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韩琦《参用古今家祭式》无卷

许洞《训俗书》一卷

王安石《南郊式》一百十卷

李德刍《圣朝徽名录》十卷

《国朝祀典》一卷不知作者

陈襄《郊庙奉祀礼文》三十卷

《诸州释奠文宣王仪注》一卷元丰间重修

司马光《书仪》八卷

又《涑水祭仪》一卷

《居家杂议》一卷

范祖禹《祭仪》一卷

《幸太学仪》一卷元祐六年仪

《纳后仪》一卷元祐七年仪

吕大防、大临《家祭仪》一卷

《横渠张氏祭仪》一卷张载撰

《释奠祭器图》及《诸州军释奠仪注》一卷崇宁中颁行

《蓝田吕氏祭说》一卷吕大均撰

《伊川程氏祭仪》一卷程颐撰

《宣和重修卤簿图记》三十五卷蔡攸等撰

李沇《皇宋大典》三卷

夏休《辨太常礼官仪定章九冕服》一卷

《绍兴太常初定仪注》三卷

范寅宾《五祀新仪撮要》十五卷

郑樵《乡饮礼》三卷

又《乡饮礼图》三卷

史定之《乡饮酒仪》一卷

《中兴礼书》二卷淳熙中礼部、太常寺编

《历代明堂事迹》一卷

《仪物志》三卷

《祀祭仪式》一卷

《太常图》一卷

并不知作者

叶克刊《南剑乡饮酒仪》一卷

汪楫《乡饮规约》一卷

《淳熙编类祭祀仪式》一卷齐庆胄所撰

张维《释奠通祀图》一卷

李□《公侯守宰士庶通礼》三十卷

赵师[B164]《熙朝盛典诗》二卷

赵希苍《赵氏祭录》二卷

朱熹《释奠仪式》一卷

又《四家礼范》五卷

《家礼》一卷

李宗思《礼范》一卷

韩挺《服制》一卷

张叔椿《五礼新仪》十五卷

高闶《送终礼》一卷

陈孔硕《释奠仪礼考正》一卷

周端朝《冠婚丧祭礼》二卷集司马氏、程氏、吕氏礼

管锐《尝闻录》一卷

吴仁杰《庙制罪言》二卷

又《郊祀赘说》二卷

潘徽《江都集礼》一百四卷本百二十卷，今残缺

和岘《秘阁集》二十卷

王皞《礼阁新编》六十三卷

黄廉《大礼式》二十卷

何洵直、蔡确《礼文》三十卷

《唐吉凶礼仪礼图》三卷

庞元英《五礼新编》五十卷

《大观礼书宾军等四礼》五百五卷 《看详》十二卷

《大观新编礼书古礼》二百三十二卷 《看详》十七卷

欧阳修《太常礼院祀仪》二十四卷

和岘《礼神志》十卷

孙奭《大宋崇祀录》二十卷

贾昌朝《庆历祀仪》六十三卷

《朱梁南郊仪注》一卷

《吴南郊图记》一卷

王泾一作“浮”

《祠仪》一卷

陈绎《南郊附式条贯》一卷

向宗儒《南郊式》十卷

陈昉《北郊祀典》三十卷

蒋猷《夏祭敕令格式》一部卷亡

宋郊《明堂通仪》二卷

《明堂祫飨大礼令式》三百九十三卷元丰间

《明堂大飨视朔颁朔布政仪范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卷亡

王钦若《天书仪制》五卷

又《卤簿记》三卷

冯宗道《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

《景灵宫四孟朝献》二卷

《诸陵荐献礼文仪令格式并例》一百五十一册绍圣间。卷亡

张谔《熙宁新定祈赛式》二卷

张杰《春秋车服图》五卷

刘孝孙《二仪实录衣服名义》二卷

《祭服制度》十六卷

《祭服图》三册卷亡

《五服志》三卷

裴茝《五服仪》二卷

刘筠《五服年月“年月”一作“用”

敕》一卷

《丧服加减》一卷

李至《正辞录》三卷

《朝会仪注》一卷元丰间

《大礼前天兴殿仪》二卷元丰间

叶均《徽号册宝仪注》一卷

宋绶《内东门仪制》五卷

李淑《阁门仪制》十二卷

又《王后仪范》三卷

梁颢《阁门仪制》十二卷

又并《目录》十四卷

《阁门集例》并《目录》、《大臣特恩》三十卷

《阁门仪制》四卷

《阁门令》四卷

《蜀坤仪令》一卷

《皇后册礼仪范》八册大观间。卷亡

《帝系后妃吉礼》并《目录》一百一十卷重和元年

王岩叟《中宫仪范》一部卷亡

王与之《祭鼎仪范》六卷

高中《六尚供奉式》二百册卷亡

王叡《杂录》五卷

《营造法式》二百五十册元祐间。卷亡

张直方《打球仪》一卷

李咏《打球仪注》一卷

《高丽入贡仪式条令》三十卷元丰间

《高丽女真排辨式》一卷元丰间

《诸蕃进贡令式》十六卷董毡、鬼章一，阇婆一，占城一，层檀一，大食一，勿巡一，注辇一，罗、龙、方、张、石蕃一，于阗，拂菻一，交州一，龟兹、回鹘一，伊州、西州、沙州一，三佛齐一，丹眉流一，大食陀婆离一，大俞卢和地一

王晋《使范》一卷

李商隐《使范》一卷

《家范》十卷

卢僎《家范》一卷

司马光《家范》一卷

孟说《家祭仪》一卷

周元阳《祭录》一卷

贾氏《葬王播仪》一卷

郑洵瑜《书仪》一卷

杜有晋《书仪》二卷

郑余庆《书仪》三卷

右仪注类一百七十一部，三千四百三十八卷

《律》十二卷

《律疏》三十卷唐长孙无忌等撰

《唐式》二十卷

李林甫《开元新格》十卷

又《令》三十卷

《唐律令事类》四十卷

《度支长行旨》五卷

《大和格后敕》四十卷

元泳《式苑》四卷

宋璟《旁通开元格》一卷

萧旻《开元礼律格令要诀》一卷

裴光庭《开元格令科要》一卷

狄兼謩《开成刑法格》十卷

《开成详定格》十卷

张戣《大中统类》十二卷

《大中刑法总要》六十卷

《大中已后杂敕》三卷

《大中后杂敕》十二卷

《梁令》三十卷

《梁式》二十卷

《梁格》十卷

《天成长定格》一卷

《天成杂敕》三卷

《天福编敕》三十一卷

张昭《显德刑统》二十卷

姜虔嗣《江南刑律统类》十卷

《江南格令条》八十卷

《蜀杂制敕》三卷

卢纾《刑法要录》十卷

黄克升《五刑纂要录》三卷

《刑法纂要》十二卷

《断狱立成》三卷

黄懋《刑法要例》八卷

张员《法鉴》八卷

田晋《章程体要》二卷

王行先一作“仙”

《令律手鉴》二卷

张履冰《法例六赃图》二卷

张伾《判格》三卷

盛度《沿革制置敕》三卷

王皞《续疑狱集》四卷

赵绰《律鉴》一卷

《法要》一卷

《外台秘要》一卷

《百司考选格敕》五卷

《宪问》十卷

《建隆编敕》四卷

《开宝长定格》三卷

《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

苏易简《淳化编敕》三十卷

柴成务《咸平编敕》十二卷

丁谓《农田敕》五卷

陈彭年《大中祥符编敕》四十卷

又《转运司编敕》三十卷

韩琦《端拱以来宣敕札子》六十卷

又《嘉祐编敕》十八卷 《总例》一卷

晁迥《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卷

吕夷简《一司一务敕》三十卷

贾昌朝《庆历编敕》十二卷 《总例》一卷

《贡举条制》十二卷至和二年

吴奎《嘉祐录令》十卷

又《驿令》三卷

《审官院编敕》十五卷

王珪《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一百三十卷

《铨曹格敕》十四卷

孙奭《律音义》一卷

王诲《群牧司编》十二卷

张稚圭《大宗正司条》六卷

王安礼《重修开封府熙宁编》十卷

沈立《新修审官西院条贯》十卷 又《总例》一卷

《支赐式》十二卷

《支赐式》二卷

《官马俸马草料等式》九卷

《熙宁新编大宗正司敕》八卷

陈绎《熙宁编三司式》四百卷

又《随酒式》一卷

《马递铺特支式》二卷

《熙宁新定诸军直禄令》二卷

曾肇《将作监式》五卷

蒲宗孟《八路敕》一卷

李承之《礼房条例》并《目录》十九册卷亡

章惇《熙宁新定孝赠式》十五卷

又《熙宁新定节式》二卷

《熙宁新定时服式》六卷

《熙宁新定皇亲禄令》十卷

《司农寺敕》一卷 《式》一卷

《熙宁将官敕》一卷

吴充《熙宁详定军马敕》五卷

沈括《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一卷

《熙宁新修凡女道士给赐式》一卷

《诸敕式》二十四卷

《诸敕令格式》十二卷

又《诸敕格式》三十卷

张叙《熙宁葬式》五十五卷

范镗《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一卷

张诚一《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五卷 《总例》一卷

又《学士院等处敕式交并看详》二十卷

《御书院敕式令》二卷

许将《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二卷

《申明》一卷

沈希颜《元丰新近定在京人从敕式三等》卷亡

李定《元丰新修国子监大学小学元新格》十卷

又《令》十三卷

贾昌朝《庆历编敕》、《律学武学敕式》共二卷

《武学敕令格式》一卷元丰间

《明堂赦条》一卷元丰间

曾伉《新修尚书吏部式》三卷

蔡硕《元丰将官敕》十二卷

《贡举医局龙图天章宝文阁等敕令仪式》及《看详》四百一十卷元丰间

《宗室及外臣葬敕令式》九十二卷元丰间

《皇亲禄令并厘修敕式》三百四十卷

吴雍《都提举市易司敕令》并《厘正看详》二十一卷、《公式》二卷元丰间

《水部条》十九卷元丰间

朱服《国子监支费令式》一卷

元绛《谳狱集》十三卷

崔台符《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八十一卷

《吏部四选敕令格式》一部元祐初。卷亡

《元丰户部敕令格式》一部元祐初。卷亡

《六曹条贯》及《看详》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元祐间。卷亡

《元祐诸司市务敕令格式》二百六册卷亡

《六曹敕令格式》一千卷元祐初

《绍圣续修武学敕令格式看详》并《净条》十八册建中靖国初。卷亡

《枢密院条》二十册《看详》三十册元祐间。卷亡

《绍圣续修律学敕令格式看详》并《净条》十二册建中靖国初。卷亡

《诸路州县敕令格式》并《一时指挥》十三册卷亡

《六曹格子》十册卷亡

《中书省官制事目格》一百二十卷

《尚书省官制事目格参照卷》六十七册卷亡

《门下省官制事目格》并《参照参卷旧文净条厘析总目目录》七十二册卷亡

《徽宗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并《对修看详》一部卷亡

《崇宁国子画书学敕令格式》一部卷亡

沈锡《崇宁改修法度》十卷

《诸路州县学法》一部大观初。卷亡

《大观新修内东门司应奉禁中请给敕令格式》一部卷亡

《国子大学辟雍并小学敕令格式申明一时指挥目录看详》一百六十八册卷亡

郑居中《政和新修学法》一百三十卷

李图南《宗子大小学敕令格式》十五册卷亡

何执中《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卷亡

《政和禄令格》等三百二十一册卷亡

《宗祀大礼敕令格式》一部政和间。卷亡

张动《直达纲运法》并《看详》一百三十一册卷亡

王韶《政和敕令式》九百三卷

白时中《政和新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一百五十九卷

孟昌龄《政和重修国子监律学敕令格式》一百卷

《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卷亡

《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卷亡

《明堂敕令格式》一千二百六册宣和初。卷亡

《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初。卷亡

薛昂《神霄宫使司法令》一部卷亡

刘次庄《青囊本旨论》一卷

王晋《使范》一卷

和凝《疑狱集》三卷

窦仪《重详定刑统》三十卷

卢多逊《长定格》三卷

吕夷简《天圣编敕》十二卷

《天圣令文》三十卷吕夷简、夏竦等撰

《八行八刑条》一卷大观元年御制

《崇宁学制》一卷徽宗学校新法

《附令敕》十八卷庆历中编，不知作者

《五服敕》一卷刘筠、宋绶等撰

张方平《嘉祐驿令》三卷

又《嘉祐禄令》十卷

王安石《熙宁详定编敕》等二十五卷

《新编续降并叙法条贯》一卷编治平、熙宁诏旨并官吏犯罪叙法、条贯等事

曾布《熙宁新编常平敕》二卷

《审官东院编敕》二卷熙宁七年编

张大中《编修入国条贯》二卷

又《奉朝要录》二卷

范镗《熙宁贡举敕》二卷

《八路差官敕》一卷编熙宁总条、审官东院条、流内铨条

《熙宁法寺断例》十二卷

《熙宁历任仪式》一卷不知作者

蔡确《元丰司农敕令式》十七卷

李承之《江湖淮浙盐敕令赏格》六卷

曾伉《元丰新修吏部敕令式》十五卷

崔台符《元丰敕令式》七十二卷

吕惠卿《新史吏部式》二卷

又《县法》十卷

程龟年《五服相犯法纂》三卷

孙奭《律令释文》一卷

《续附敕令》一卷庆历中编，不知作者

《三司条约》一卷庆历中纂集

陆佃《国子监敕令格式》十九卷

曾旼《刑名断例》三卷

章惇《元符敕令格式》一百三十四卷

郑居中《学制书》一百三十卷

蔡京《政和续编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十八卷

白时中《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五十一卷

李元弼《作邑自箴》一卷

张守《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五卷

《绍兴重修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敕令格式》五十四卷秦桧等撰

《绍兴重修吏部敕令格式》并《通用格式》一百二卷朱胜非等撰

《绍兴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五十四卷秦桧等撰

《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申明》二十四卷绍兴中进

《绍兴参附尚书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陈康伯等撰

《绍兴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申明》五十六卷绍兴中进

《大观告格》一卷

郑克《折狱龟鉴》三卷

《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虞允文等撰

《淳熙重修吏部左选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龚茂良等撰

《诸军班直录令》一卷

郑至道《谕俗编》一卷

赵绪《金科易览》一卷

刘高夫《金科玉律总括诗》三卷

《金科玉律》一卷

《金科类要》一卷

《刑统赋解》一卷

并不知作者

韩琦《嘉祐详定编敕》三十卷

王日休《养贤录》三十二卷

《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四十八卷

《淳熙吏部条法总类》四十卷淳熙二年敕令所编

《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庆元三年诏重修

《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嘉泰元年敕令所编

《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二十三卷开禧元年上

《嘉定编修百司吏职补授法》一百三十三卷嘉定六年上

《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五十卷嘉定中诏修

赵仝《疑狱集》三卷

《九族五服图制》一卷不知何人编

《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及《目录》八十一卷绍兴重修

《编类诸路茶监敕令格式目录》一卷

右刑法类二百二十一部，七千九百五十五卷。

吴兢《西齐书目录》一卷

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

李肇《经史释文》三卷

朱遵度《群书丽藻目录》五十卷

《隆安西库书目》二卷不知作者

《唐秘阁四部书目》四卷

《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

《梁天下郡县目》一卷

《后唐统类目》一卷

杜镐《龙图阁书目》七卷

又《十九代史目》二卷

《太清楼书目》四卷

《王宸殿书目》四卷

韦述《集贤书目》一卷

《学士院杂撰目》一卷

欧阳伸一作“坤”

《经书目录》十一卷

杨九龄《经史书目》七卷

杨松珍《历代史目》十五卷

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十卷

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

《河南东斋一作“齐”

史书目》三卷

曾氏《史监》三卷

孙玉汝《唐列圣实录目》二十五卷

《唐书叙例目录》一卷

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

蒋彧《书目》一卷

刘德崇《家藏龟鉴目》十卷

田镐、尹植《文枢密要目》七卷

刘沆《书目》二卷

《禁书目录》一卷学士院、司天监同定

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六十六卷

《沈氏万卷堂目录》二卷

欧阳修《集古录》五卷

李淑《邯郸书目》十卷

吴秘《家藏书目》二卷

《秘阁书目》一卷

《史馆书新定书目录》四卷不知作者

李德刍《邯郸再集书目》三十卷

崔君授《京兆尹金石录》十卷

《国子监书目》一卷

《荆州田氏书总目》三卷田镐编

刘泾《成都府古石刻总目》一卷

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

又《诸道石刻目录》十卷

徐士龙《求书补阙》一卷

董逌《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

郑樵《求书阙记》七卷

又《求书外记》十卷

《集古系时录》一卷

《图谱有无记》二卷

《群玉会记》三十六卷

陈贻范《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二卷

《遂初堂书目》二卷尤袤集

《徐州江氏书目》二卷

《吕氏书目》二卷

《三川古刻总目》一卷

《鄱阳吴氏籯金堂书目》三卷

《孙氏群书目录》二卷

《紫云楼书目》一卷

《川中书籍目录》二卷

《秘书省书目》二卷

陈骙《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 《序例》一卷

石延庆、冯至游校勘《群书备检》三卷

晁公武《读书志》四卷

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

《诸州书目》一卷

滕强恕《东湖书自志》一卷

右目录类六十八部，六百七卷。

何承天《姓苑》十卷

林宝《姓苑》三卷

又《姓史》四卷

《元和姓纂》十卷

《五姓证事》二十卷

窦从一《系纂》七卷

陈湘《姓林》五卷

李利涉《姓氏秘略》三卷

又《编古命氏》三卷

《五声类氏族》五卷

孔平《姓系氏族》一卷

《姓略》六卷

崔日用《姓苑略》一卷

魏子野《名字族》十卷

《同姓名谱》六卷

《尚书血脉》一卷

《春秋氏族谱》一卷

《春秋宗族谥谱》一卷

《帝王历记谱》二卷

《帝系图》一卷

李匡文《天潢源派谱说一作“统”

》一卷

又《唐皇室维城录》一卷

又《李氏房从谱》一卷

李茂嵩一作“高”

《唐宗系谱》一卷

《唐书总记帝系》三卷

《宋玉牒》三十三卷

《仁宗玉牒》四卷

《英宗玉牒》四卷

李衢《皇室维城录》一卷

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

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

《臣寮家谱》一卷

黄恭之《孔子系叶传》三卷

《文宣王四十二一作“三”

代家状》一卷

《阙里谱系》一卷

赵异世《赵氏大宗血脉谱》一卷

《赵氏龟鉴血脉图录记》一卷

令狐峘《陆氏宗系碣》一卷

陆师儒《陆氏英贤记》三卷

《蒋王恽家谱》一卷

王方庆《王氏谱》一卷

《唐汭家谱》一卷

刘复礼《刘氏大宗血脉谱》一卷

《刘与家谱》一卷

王僧孺《徐义伦家谱》一卷

《李用休家谱》二卷

《徐商徐诜家谱》四卷

《周长球家谱》一卷

《费氏家谱》一卷

《钱氏集录》三卷

陆景献《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

毛渐《毛氏世谱》一部卷亡

曾肇《曾氏谱图》一部卷亡

洪兴祖《韩愈年谱》一卷

周文《汝南周氏家谱》一卷

崔班《欧阳家谱》一卷

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二卷

窦澄之《扶风窦氏血脉家谱》一卷

李林甫《唐室新谱》一卷

又《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

《唐相谱》一卷不知作者

孔至《姓氏古今杂录》一卷

陶茇麟《陶氏家谱》一卷

李匡文《元和县主昭穆谱》一卷

又《皇孙郡王谱》一卷

《玉牒行楼》一卷

《偕日谱》一卷

邢晓《帝王血脉小史记》五卷

又《帝王血脉图小史后记》五卷

韦述《百家类例》三卷

韦述、萧颖士《宰相甲族》一卷

裴扬休《百氏谱》五卷

曹大宗《姓源韵谱》一卷

杜信《京兆杜氏家谱》一卷

刘沆《刘氏家谱》一卷

《唐颜氏家谱》一卷

《韩吏部谱录》二卷

《李氏郇王家谱》一卷

并不知作者

唐邴《唐氏谱略》一卷

杨侃《家谱》一卷

《宋仙源积庆图》一卷起僖祖迄哲宗

《宗室齿序图》一卷

《天源类谱》一卷

《祖宗属籍谱》一卷

《向敏中家谱》一卷向缄撰

邵思《姓解》三卷

钱惟演《钱氏庆系谱》二卷

王回《清河崔氏谱》一卷

孙秘《尊祖论世录》一卷

苏洵《苏氏族谱》一卷

钱明逸《熙宁姓纂》六卷

魏予野《古今通系图》一卷

李复《南阳李英公家谱》一卷

成铎《文宣王家谱》一卷

吴逵《帝王系谱》一卷

黄邦俊《群史姓纂韵》六卷

颜屿《衮国公正枝谱》一卷

扌采真子《千姓编》一卷

《符彦卿家谱》一卷符承宗撰

《建阳陈氏家谱》一卷

《万氏谱》一卷

《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

《鲜于氏血脉图》一卷

《长乐林氏家谱》一卷

并不知作者

丁维皋《百族谱》三卷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

李焘《晋司马氏本支一卷》

又《齐梁本支》一卷

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

李氏《历代诸史总括姓氏录》一卷

右谱牒类一百十部，四百三十七卷。

桑钦《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

《城冢记》一卷按序，魏文帝三年，刘裕得此记

葛洪《关中记》一卷

雷次宗《豫章古今记》三卷

沈怀远《南越志》五卷

梁元帝《职贡图》一卷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三卷

《炀帝开河记》一卷不知作者

魏王泰《坤元录》十卷

沙门辨机《大唐西域图记》十二卷

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十五卷

韦述《两京新记》五卷

达奚弘通《西南海蕃行记》一卷

马温之《邺都故事》二卷

李吉甫《元和郡国图志》四十卷

元结《九疑山图记》一卷

贾耽《皇华四达》十卷

又《贞元十道录》四卷

《国要图》一卷

《方志图》二卷

《三代地理志》六卷

《地理论》六卷

刘之推《文括九土一作“州”

要略》三卷

乐史《坐知天下记》四十卷

王曾《九域图》三卷

王洙《皇祐方域记》三十卷

《要览》一卷

韩郁《十道四蕃引》一卷

赵珣《开元分野图》一卷

又《十道记》一卷

《十八路图》一卷 《图副》二十卷熙宁间天下州府车监县镇图

李德刍《元丰郡县志》三十卷 《图》三卷

沈括《天下郡县图》一部卷亡

陈坤臣《郡国人物志》一百五十卷

欧阳忞《巨鳌记》五卷

孙结《唐国鉴图》一卷

曹璠《国照》十卷

又《元和国计图》十卷

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一名《处分语》，一名《新集地理书》

陈延禧《隋朝洛都记》一卷

又《蜀北路秦程记》一卷

《北征杂记》一卷

姜屿《明越风物志》七卷

元广之《金陵地记》六卷

刘公铉《邺城新记》三卷

李璋《太原事迹》十四卷

卢求《襄阳故事》十卷

《湘中记》一卷

余知古《渚宫故事》十卷

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一卷

韩昱《江州事迹》三卷张密注

韦宙一作“寅”

《零陵录》一卷

杨备恩《蜀都故事》二卷

许嵩《六朝宫苑记》二卷

邢昺《景德朝陵地理记》三十卷

韦齐一作“济”

休《云南行记》二卷

马敬寔《诸道行程血脉图》一卷

陈隐之《续南荒录》一卷

韦皋一作“阜”

《西南夷事状》二十卷

《西戎记》二卷

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

顾愔《新罗国记》一卷

达奚洪一作“通”

《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

《云南风俗录》十卷

辛怡显《至道云南录》三卷

李德裕《黠戛斯朝贡图》一卷

崔峡《列国入贡图》二十卷

郭璞《山海经赞》二卷

元结《诸山记》一卷

《岳渎福地图》一卷

卢鸿《嵩岳记》一卷

《华山记》一卷

《衡山记》一卷

《峨眉山记》二卷

僧法琳《庐山记》一卷

陆鸿渐《顾渚山记》一卷

令狐见尧《玉笥山记》一卷

沈立《蜀江志》十卷

《宣和编类河防书》一百九十二卷

东方朔《十洲记》一卷

张华《异物评》二卷

刘恂《岭表录异》三卷

《岭表异物志》一卷

孟琯《岭南异物志》一卷

《南海异事》五卷

郑虔《天宝军防录》一卷

林特《会稽录》三十卷

盛度《庸调租赋》三卷

陈传《欧冶拾遗》一卷

毛渐《地理五龙秘法》一部卷亡

林谞《闽中记》十卷

卢肇《海潮赋》一卷

僧应物《九华山记》二卷

又《九华山旧录》一卷

卢求《成都记》五卷

樊绰《云南志》十卷

又《南蛮记》十卷

李居一《王屋山记》一卷

徐云虔《南诏录》三卷

韦庄《蜀程记》一卷

又《峡程记》一卷

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卷

章僚《海外使程广记》三卷

张建章《戴斗诸蕃记》一卷

曹璠《须知国镜》二卷

王权《大梁夷门记》一卷

吴从政《襄沔杂记》三卷

窦滂《云南别录》一卷

陆广微《吴地记》一卷

曹大宗《郡国志》二卷

韦瑾《域中郡国山川图经》一卷

《唐夷狄贡》一卷

《两京道里记》三卷不知作者

张修《九江新旧录》三卷

张氏《燕吴行役记》二卷不知作者

罗含《湘中山水记》三卷

平居诲《于阗国行程录》一卷

胡峤《陷虏记》一卷

王德琏《鄱阳县记》一卷

徐锴《方舆记》一百三十卷

范子长《皇州郡县志》一百卷

司马俨《峡山履平集》一卷

潘子韶《峡江利涉集》一卷

杜光庭《续成都记》一卷

范旻《邕管杂记》三卷

李昉《历代宫殿名》一卷

乐史《太平寰宇记》二百卷

魏羽《吴会杂录》一卷

张参《江左记》三卷

陶岳《零陵总记》十五卷

李宗谔《图经》九十八卷

又《图经》七十七卷

《越州图经》九卷

《阳明洞天图经》十五卷

李垂《导河形胜书》一卷

王曾《契丹志》一卷

杨备《恩平郡谱》一卷

刘夔《武夷山记》一卷

林世程《重修闽中记》十卷

郭之美《罗浮山记》一卷

周衡《湘中新记》七卷

陈倩《茅山记》一卷

僧文政《南岳寻胜录》一卷

李上交《豫章西山记》二卷

《广西郡邑图志》一卷张维序。

王靖《广东会要》四卷

张田《广西会要》二卷

刘昌诗《六峰志》十卷

薛常州《地理丛考》一卷

李和篪《舆地要览》二十三卷

《重修徐州图经》三卷嘉定中撰

《离{崔十}志》十卷

《雁山行记》一卷不知何人编

王日休《九丘总要》三百四十卷

余嘉《圣域记》二十五卷

程大昌《雍录》十卷

钱景衎《南岳胜概》一卷

曾洵《句曲山记》七卷

周淙《临安志》十五卷

谈钥《吴兴志》二十卷

潘廷立《富川图志》六卷

韩挺《仪真志》七卷

刘浩然《合肥志》十卷

李说《黄州图经》五卷

童宗说《盱江志》十卷

姜得平又《续志》十卷

袁震《临江军图经》七卷

李伸《重修临江志》七卷

雷孝友《瑞州郡县志》十九卷

田渭《辰州风土记》六卷

袁观《潼川府图经》十一卷

张津《四明图经》十二卷

史正志《建康志》十卷

江文叔《桂林志》一卷

蔡戡《静江府图志》十二卷

熊克《镇江志》十卷

葛元骘《武阳志》十卷

宋宜之《无为志》三卷

胡兆《秋浦志》八卷

罗愿《新安志》十卷

汪师孟《黄山图经》一卷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三卷

韦楫《昭潭志》二卷

晁百揆《浔阳志》十二卷

吴芸《沅州图经》四卷

《安南土贡风俗》一卷乾道中安南入贡，客省承诏具其风俗及贡物名数

程九万《历阳志》十卷

苏思恭《曲江志》十二卷

毛宪《信安志》十六卷

《临贺郡志》一卷不知作者

萧玠《晋康志》七卷

周端朝《桂阳志》五卷

刘子登《武陵图经》十四卷

郑昉《都梁志》二卷

《赤城志》四十卷陈耆卿序

陆游《会稽志》二十卷

王中行《潮州记》一卷

《莆阳人物志》三卷郑侨序

王震《阆苑记》三十卷

冉木《潜藩武泰志》十四卷

赵抃《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

张朏《齐记》一卷

《南北对镜图》一卷

《混一图》一卷

《西南蛮夷朝贡图》一卷

《巨鳌记》六卷

《交广图》一卷

《平江府五县正图经》二卷

并不知作者

李华《湟川开峡志》五卷

宋敏求《长安志》一十卷

又《东京记》二卷

《河南志》二十卷

陈舜俞《庐山记》二卷

谢颐素《海潮图论》一卷

王瓘《北道刊误志》十五卷

林须《霍山记》一卷

檀林《瓯治拾遗》一卷

又《大理国行程》一卷

陈冠《熙河六州图记》一卷

王向弼《龙门记》三卷

王存《九域志》十卷

孟猷《上饶志》十卷

滕宗谅《九华山新录》一卷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

王正伦《古今洛城事类》二卷

王得臣《江夏辨疑》一卷

谭掞《邕管溪洞杂记》一卷

李洪《镇洮补遗》一卷

李献父《隆虑洞天录》一卷

林□票《永阳志》三十五卷

曾旼《永阳郡县图志》四卷

刘拯《濠上摭遗》一卷

苏氏《夏国枢要》二卷

左文质《吴兴统记》十卷

孙穆《鸡林类事》三卷

马子严《岳阳志》二卷

程縯《职方机要》四十卷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一卷

又《池阳记》一卷

欧阳忞《舆地广记》三十八卷

虞刚简《永康军图志》二十卷

钱绅《同安志》十卷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

吴致尧《九疑考古》二卷

洪刍《豫章职方乘》三卷

董棻《严州图经》八卷

厉居正《齐安志》二十卷

洪遵《东阳志》十卷

许靖夫《齐安拾遗》一卷

环中《汴都名实志》三卷

陈哲夫《李渠志》一卷

《续修宜春志》十卷

唐稷《清源人物志》十三卷

李盛《章贡志》十二卷

曾贲《括苍续志》十卷

陈柏朋《括苍志》一卷

赵彦励《莆阳志》十五卷

陆琰《莆阳志》七卷

李献父《相台志》十二卷

《江行图志》一卷沈该订正，不知作者

《同安后志》十卷

《大禹治水玄奥录》一卷

《三辅黄图》一卷

《高丽日本传》一卷

《南剑州图经》一卷

《地里图》一卷

《指掌图》二卷

《南海录》一卷

《福建地理图》一卷

《泉南录》二卷

《吴兴杂录》七卷

《南朝宫苑记》一卷

《庐山事迹》三卷

并不知作者

李常《续庐山记》一卷

《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卷亡

《四明山记》一卷

《地里图》一卷

《南岳衡山记》一卷

《考城图经》一卷

《常州风土记》一卷

《清溪山记》一卷

《水山记》一卷

《茅山新记》一卷

《青城山记》一卷

《契丹国土记、契丹疆宇图》二卷

《契丹地里图》一卷

并不知作者

李幼杰《莆阳比事》七卷

何友谅《武阳志》二十七卷

陈谦《永宁编》十五卷

黄以宁《惠阳志》十卷

刘牧《建安志》二十四卷

又《建安续志类编》二卷

邹孟卿《宁武志》十五卷

李皋《汀州志》八卷

林英发《景陵志》十四卷

杨彦为《保昌志》八卷

傅岩《郧城志》十二卷

杨泰之《普州志》三十卷

孙祖义《高邮志》三卷

宇文绍奕《临邛志》二十卷

又《补遗》十卷

林晡《姑熟志》五卷

王招《芜湖图志》九卷

杨□□《临漳志》十卷

方杰《清漳新志》十卷

章颖《文州古今记》十二卷

杜孝严《文州续记》四卷

孙楙《舂陵图志》十卷

张贵谟《临汝图志》十五卷

徐自明《零陵志》十卷

又《浮光图志》三卷

梁克家《长乐志》四十卷

张埏《零陵志》十卷

陆峻、丁光远《蕲春志》十卷

段子游《均州图经》五卷

李韦之《邵阳图志》三卷

黄汰《邵阳纪旧》一卷

巩嵘《邵陵类考》二卷

孙显祖《靖州图经》四卷

黄晔《龟山志》三卷

李震《彭门古今集志》二十卷

蔡畤《续同安志》一卷

程叔达《隆兴续职方乘》十卷

项预《吴陵志》十四卷

朱端章《南康记》八卷

又《庐山拾遗》二十卷

练文《庐州志》十卷

吴机《吉州记》三十四卷

钱之望、吴莘《楚州图经》二卷

刘宗《襄阳志》四十卷

刘清之《衡州图经》三卷

赵甲《隆山志》三十六卷

邹补之《毗陵志》十二卷

王铢《荆门志》十卷

张孝曾《富水志》十卷

王棨《重修荆门志》十卷

徐得之《郴江记》八卷

史本《古沔志》一卷

周梦祥《赣州图经》卷亡

阎苍舒《兴元志》二十卷

许开《南安志》二十卷

孙昭先《淮南通川志》十卷

余元一《清湘志》六卷

郑少魏《广陵志》十二卷

褚孝锡《长沙志》十一卷

郑绅《桂阳图志》六卷

黄畴若《龙城图志》十卷

胡至《重修龙城图志》十卷

陈宇《房州图经》三卷

虞太中《临封志》三卷

曹叔达《永嘉志》二十四卷

周澂《永嘉志》七卷

郑应申《江阴志》十卷

梁希夷《新昌志》一卷

马景修《通川志》十五卷

黄环《夷陵志》六卷

马导《夔州志》十三卷

《四明风俗赋》一卷不在何人撰

丁介《武陵郡离合记》六卷

史定之《番阳志》三十卷

杨潜《云间志》三卷

徐筠《修水志》十卷

张元成《嘉禾志》四卷

邓枢《鹤山丛志》十卷

王宽夫《古涪志》十七卷

李棣《浮光图志》二十卷

林仁伯《古归志》十卷

赵兴清《历阳志补遗》十卷

王知新《合淝志》十卷

霍篪《澧阳图志》八卷

刘伋《陵水图志》三卷

胡槻《普宁志》三卷

王寅孙《沈黎志》二十三卷

赵汝厦《程江志》五卷

又《琼管图经》十六卷

刘灏《清源志》七卷

沈作宾、赵不迹《会稽志》二十卷

邵笥《括苍庆元志》一卷

赵善赣《通义志》三十五卷

张士牷《西和州志》十九卷

李修己《同谷志》十七卷

李锜《续同谷志》十卷

义太初《高凉图志》七卷

赵师岌《潮州图经》二卷

郑郧《洋州古今志》十六卷

张忄达《甘泉志》十五卷

陈岘《南海志》十三卷

赵伯谦《韶州新图经》十二卷

俞闻中《叙州图经》三十卷

黎伯巽《静南志》十二卷

任逢《垫江志》三十卷

刘德礼《夔州图经》四卷

马纡《续庐山记》四卷

《江州图经》一卷

《宕渠志》二卷

《吉阳军图经》一卷

《忠州图经》一卷

《珍州图经》三卷

《衢州图经》一卷

《沅州图经》四卷

《复州图经》三卷

《果州图经》五卷

《思州图经》一卷

《南平军图经》一卷

《大宁监图经》六卷

并不知作者

右地理类四百七部，五千一百九十六卷。

《越绝书》十五卷或云子贡所作

赵晔《吴越春秋》十卷

司马彪《九州春秋》九卷

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

和苞《汉赵记》一卷

范亨《燕书》二十卷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

《三十国春秋钞》一卷不知作者

吴信都镐《淝上英雄小录》二卷

《吴录》二十卷徐铉、高远、乔舜、潘佐等撰

《南唐书》十五卷不知作者

王颜《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

李昊《蜀书》二十卷

蒋文怿《闽中实录》十卷

林仁志《王氏解除运图》三卷

毛文锡《前蜀王氏记事》二卷

《吴越备史》十五卷吴越钱俨托名范坰、林禹撰

钱俨《备史遗事》五卷

王保衡《晋阳见闻要录》一卷

董淳《后蜀孟氏记事》三卷

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

路振《九国志》五十一卷

又《楚书》五卷

郑文宝《南唐近事集》一卷

又《江表志》二卷

陈彭年《江南别录》四卷

龙衮《江南野史》二十卷

曾颜《渤海行年记》十卷

胡宾王《刘氏兴亡录》一卷

陶岳《荆湘近事》十卷

周羽冲《三楚新录》三卷

曹衍《湖湘马氏故事》二十卷

王举《天下大定录》十卷

卢臧《楚录》五卷

张唐英《蜀梼杌》十卷

刘恕《十国纪年》四十卷

《闽王事迹》一卷

《高氏世家》十卷

《湖南故事》十三卷

《十国载记》三卷

《江南余载》二卷

《高皇帝过江事实》一卷

《广王事迹》一卷

并不知作者

钱惟演《家王故事》一卷

右霸史类四十四部，四百九十八卷。

凡史类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万三千一百九卷。

志第一百五十八 艺文四

子类十七：一曰儒家类，二曰道家类释氏及神仙附

，三曰法家类，四曰名家类，五曰墨家类，六曰纵横家类，七曰农家类，八曰杂家类，九曰小说家类，十曰天文类，十一曰五行类，十二曰蓍龟类，十三曰历算类，十四曰兵书类，十五曰杂艺术类，十六曰类事类，十七曰医书类。

《晏子春秋》十二卷

《曾子》二卷

《子思子》七卷

《孟子》十四卷

陆善经《孟子注》七卷

王雱注《孟子》十四卷

蒋之奇《孟子解》六卷

《荀卿子》二十卷战国赵人荀况书

杨倞注《荀子》二十卷

黎錞《校勘荀子》二十卷

《鲁仲连子》五卷战国齐人

《董子》一卷董无心撰

《尸子》一卷尸佼撰

《子华子》十卷自言程氏名本，字子华，晋国人。《中兴书目》曰：“近世依托。”朱熹曰：“伪书也。”

《孔丛子》七卷汉孔鲋撰。朱熹曰：“伪书也。”

桓宽《监铁论》十卷

扬雄《太玄经》十卷

又《扬子法言》十三卷

张齐《太玄正义统论》一卷

又《太玄释文玄说》二卷

宋惟干《太玄经注》十卷

王涯注《太玄经》六卷

柳宗元注《扬子法言》十三卷宋咸补注

马融《忠经》一卷

《玄测》一卷汉宋衷解，吴陆绩释之

王符《潜夫论》十卷

关朗《洞极元经传》五卷

《四注孟子》十四卷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

王通《文中子》十卷宋阮逸注

太宗《帝范》二卷

颜师古《纠缪正俗》八卷

王涯《说玄》一卷

林慎思《续孟子》二卷

韩熙载《格言》五卷

真宗《正说》十卷

徐铉《质论》一卷

许洞《演玄》十卷

刁衎《本说》十卷

王敏《太平书》十卷

贾冈《山东野录》七卷

宋咸《过文中子》十卷

又《太玄音》一卷

章詧《太玄图》一卷

又《太玄经发隐》一卷

聱隅子《歔欷巢微论》一卷黄晞撰

邵亢《体论》十卷

周惇颐《太极通书》一卷

司马光《潜虚》一卷

又《文中子传》一卷

《集注四家扬子》十三卷

《集注太玄经》六卷

并司马光集

《家范》十卷

师望《元鉴》十卷

范镇《正书》一卷

张载《正蒙书》十卷

又《杂述》一卷

《程颐遗书》二十五卷

《语录》二卷程颐与弟子问答

《孟子解》四卷程颐门人记

徐积《节孝语》一卷江端礼录

吕大临《孟子讲义》十四卷

苏辙《孟子解》一卷

王令《孟子讲义》五卷

龚原《孟子解》十卷

陈旸《孟子解义》十四卷

张镒《孟子音义》三卷

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

孙奭《孟子音义》二卷

刘安世《语录》二卷

王开祖《儒志》一卷

游酢《孟子解义》十四卷

又《杂解》一卷

谢良佐《语录》一卷

陈禾《孟子传》十四卷

晁说之《易玄星纪谱》二卷

陈渐《演玄》七卷

许允成《孟子新义》十四卷

范冲《要语》一卷

张九成《孟子拾遗》一卷

《语录》十四卷

张宪武《劝学录》六卷

刘子翚《十论》一卷

张行成《潜虚衍义》十六卷

又《皇极经世索隐》一卷

《观物外篇衍义》九卷

《翼玄》十二卷

郑樵《刊缪正俗跋正》八卷

文轸《信书》三卷

《宋衷解太玄经义诀》十卷李沂集

冯休《删孟子》一卷

陈之方《致君尧舜论》一卷

又《削荀子疵》一卷

徐庸《注太玄经》十二卷

又《玄颐》一卷

僧全莹《太玄略例》一卷

王绍珪《古今孝悌录》二十四卷

尹焞《孟子解》十四卷

《语录》四卷尹焞门人冯忠恕、祁宽、吕坚中记

邹浩《孟子解》十四卷

朱熹《孟子集注》十四卷

又《孟子集义》十四卷

《或问》十四卷

《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

《语录》四十三卷朱熹门人所记

张栻《孟子详说》十七卷

又《孟子解》七卷

蔡沆《至书》一卷

张氏《孟子传》三十六卷

钱文子《孟子传赞》十四卷

王汝猷《孟子辨疑》十四卷

《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濂溪、涑水、横渠等书

程迥《诸论辨》一卷

《近思录》十四卷朱熹、吕祖谦编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书

《外书》十二卷程颢、程颐讲学

邵雍《渔樵问对》一卷

祝禹圭《东西铭解》一卷

苏籀《遗言》一卷

曾发《泮林讨古》二卷

张九成《语录》十四卷

胡宏《知言》一卷

《丽泽论说集》十卷吕祖谦门人记

周揆《圣传录》一卷

吴仁杰《盐石论》丙丁二卷

陈舜申《审是集》一卷

涂近正《明伦》二卷

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

《吕氏乡约仪》一卷吕大钧撰

《李公省心杂言》一卷不知名

董与几《学政发纵》一卷

高登《修学门庭》一卷

刘敞《弟子记》一卷

《石月至言》一卷余应求刊其父之言

戴溪《石鼓孟子答问》三卷

陈师道《后山理究》一卷

《北山家训》一卷

《伊洛渊源》十三卷

《闻见善善录》一卷

《质疑请益》一卷

并不知作者

杨浚《韦子内篇》三卷

又《圣典》三卷

王向《忠经》三卷

刘贶《续说苑》十卷

《法圣要言》十卷

李琪《皇天大政论》十卷

高举《帝道书》十卷

鲁大公《公侯正术》十卷

萧佚《牧宰政术》二卷

赵莹《君臣政论》二十五卷

《兴政论》三卷

丘光庭《康教论》一卷

张弧《素履子》一卷

张陟《里训》十卷

赵澡《中庸论》一卷

赵邻几《鲰子》一卷

朱昂《理论》三卷

何涉《治道中说》三十篇卷亡

龚鼎臣《中说解》十卷

范祖禹《帝学》八卷

章怀太子《修身要览》十卷

太宗《文明政化》十卷

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

《名墨纵横家无所增益答迩英圣问》一卷

仁宗书三十五事，丁度等答

颜之推《家训》七卷

狄仁杰《家范》一卷

《先贤诫子书》二卷

《开元御集诫子书》一卷

《古今家戒》四卷

黄讷《家戒》一卷

柳玢《诫子拾遗》十卷

孙奕《示儿编》一部

右儒家类一百六十九部，一千二百三十四卷、篇。

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注》一卷

严遵《老子指归》十三卷

王弼《老子注》二卷

又《道德略归》一卷

陆修静《老子道德经杂说》一卷

傅奕《道德经音义》二卷

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有序

唐玄宗《道德经音疏》六卷

成玄英《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七卷

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疏》三十卷

僧文傥《道德经疏义》十卷

赵至坚《道德经疏》三卷

张惠超《道德经志玄疏》三卷

陆氏《道德经传》四卷

扶少明《道德经谱》二卷

《谷神子注经诸家道德经疏》二卷河上公、葛仙公、郑思远、睿宗、玄宗疏

李若愚《道德经注》一卷

乔讽《道德经疏义节解》二卷

《道德经小解》一卷

陈景元《道德注》二卷

蒋之奇《老子解》二卷

又《老子系辞解》二卷

张湛《列子音义》一卷

张昭《补注庄子》十卷

张烜《庄子通真论》三卷

《南华真经篇目义》三卷

李暹《训文子注》十二卷

朱弃《文子注》十二卷

墨布一作“希”

子《文子注》十二卷

王源《亢仓子注》三卷

《亢仓子音义》一卷

范乾元一作“九”

《四子枢要》二卷

卫偕一作“稽”

《白术子》三卷

太公等《阴符经注》一卷

张果《阴符经注》一卷

又《阴符经辨命论》一卷

袁淑真《阴符经注》一卷

又《阴符经疏》三卷

《阴符集解》五卷

韦洪《阴符经疏诀》一卷

蔡珪《阴符经注》一卷

又《阴符经要义》一卷

《阴符经小解》一卷

张鲁《阴符经元义》一卷

李靖《阴符机》一卷

房山长注《大丹黄帝阴符经》一卷

梁丘子注《黄庭内景玉经》一卷

《黄庭外景经》一卷

《黄庭外景玉经注诀》一卷

《黄庭五藏论图》一卷

《老子黄庭内视图》一卷

胡愔《黄庭内景图》一卷

《黄庭外景图》一卷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三卷

《参同大易讠志》三卷

徐从事注《周易参同契》三卷

《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一卷

郑远之《参同契心鉴》一卷

张处《参同契大易图》一卷

晁公武《老子通述》二卷

《老子道德经三十家注》六卷唐道士张君相集解

葛玄《老子道德经节解》二卷

《道德经内解》二卷不知作者

《老子道德经内节解》二卷题尹先生注

王顾《老子道德经疏》四卷

李荣《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李约《老子道德经注》四卷

碧云子《老子道德经藏室纂微》二卷不知名

《老子道德经义》二卷

《老子指例略》一卷

并不知作者

张湛《列子注》八卷

郭象注《庄子》十卷

成玄英《庄子疏》十卷

文如海《庄子正义》十卷

又《庄子邈》一卷

《黄帝阴符经》一卷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

《集注老子》二卷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等注

吕知常《老子讲义》十二卷

李筌《阴符经疏》一卷

《阴符玄谭》一卷不知作者

《文子》十二卷旧书目云周文子撰

《鹖冠子》三卷不知姓名。《汉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鹖羽为冠，因号云。"

《亢仓子》三卷一名庚桑子。战国时人，老子弟子

《抱朴子别旨》二卷不知作者

司马子微《坐忘论》一卷

《天机经》一卷

《道体论》一卷

《无能子》一卷

并不知作者

吴筠《玄纲》一卷

刘向《关尹子》九卷

刘骥《老子通论语》二卷

徽宗《老子解》二卷

《列子解》八卷

吕惠卿《庄子解》十卷

司马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苏辙《老子道德经义》二卷

赵令穆《老子道德经解》二卷

李士表《庄子十论》一卷

沈该《阴符经注》一卷

朱熹《周易参同契》一卷

朱安国《阴符元机》一卷

程大昌《易老通言》十卷

右道家类一百二部，三百九十九卷

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沙门昙景译《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二卷

玄奘译《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般刺密帝弥伽释迦译《首楞严经》十卷

《佛说一乘究竟佛心戒经》一卷

《佛说三亭厨法经》二卷

《佛说法句经》一卷

《佛说涅槃略说教戒经》一卷四经失译

马鸣大师《摩诃衍论》五卷

《起信论》二卷

僧肇《宝藏论》三卷

彦琮《福田论》一卷

道信《大乘入道坐禅次第要论》一卷

法琳《辨正论》八卷陈子良注

彗海大师《入道要门论》一卷

净本和尚《语论》一卷

惠能《仰山辨宗论》一卷

《劝修破迷论》一卷

《金沙论》一卷

《明道宗论》一卷

《偈宗秘论》一卷

四论不知撰人

法藏《心经》一卷

惟悫《首楞严经疏》六卷

宗密《圆觉经疏》六卷

《圆觉道场修证仪》十八卷

《起信论钞》三卷

傅大士、宝志《金刚经赞》一卷

惠能《金刚经口诀义》一卷

《金刚经大义诀》二卷

大白和尚《金刚经诀》一卷

法深《起信论疏》二卷

忠师《百法明门论疏》二卷

萧子良《统略净住行法门》一卷

元康《中观论三十六门势疏》一卷

《华严法界观门》一卷宗密注

傅大士《心王传语》一卷

《行道难歌》一卷

竺道生《十四科元赞义记》一卷

灌顶《国清道场百录》一卷

楞伽山主《小参录》一卷

道宣《通感决疑录》一卷

《大唐国师小录法要集》一卷

绍修《漳州罗汉和尚法要》三卷持琛

白居易《八渐通真议》一卷

张云《元中语宝》三卷

大阆和尚《显宗集》一卷

《大云和尚要法》一卷惠海

元觉《一宿觉传》一卷

魏静《永嘉一宿觉禅宗集》一卷

《达摩血脉》一卷

本先《竹林集》一卷

宝觉禅师《见道颂》一卷寓言居士注

道瑾《禅宗理偈》一卷

《石头和尚参同契》一卷宗美注

《惠忠国师语》一卷冉氏

《东平大师默论》一卷

义荣《天台国师百会语要》一卷

齐宝《神要》三卷

怀和《百丈广语》一卷

统休《无性和尚说法记》一卷

惠明《□妻贤法隽》一卷

《龙济和尚语要》一卷

《荷泽禅师微诀》一卷

杨士达《禅关八问》一卷宗美

句令《禅门法印传》五卷

《净惠禅师偈颂》一卷

义净《求法高僧传》二卷

飞锡《往生净土传》五卷

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

《坛经》一卷

辛崇《僧伽行状》一卷

灵湍《摄山□妻霞寺记》一卷

师哲《前代国王修行记》一卷

卢求《金刚经报应记》三卷

贤首《华严经纂灵记》五卷

元伟《真门圣胄集》五卷

《云居和尚示化实录》一卷

觉旻《高僧纂要》五卷

智月《僧美》三卷

裴休《拾遗问》一卷

神澈《七科义状》一卷

梦微《内典编要》十卷

《紫陵语》一卷

《大藏经音》四卷

《真觉传》一卷

《浑混子》三卷解《宝藏论》

《遗圣集》一卷

《菩提心记》一卷

《积元集》一卷

《相传杂语要》一卷

《德山集》一卷仰山、沩山语

《会昌破胡集》一卷

《妙香丸子法》一卷

《润文官录》一卷唐人。

《迦叶祖裔记》一卷

《释门要录》五卷

《紫陵语》以下不知撰人

十朋《请祷集》一卷

《瑞象历年记》一卷

《惟劲禅师赞颂》一卷

《释华严漩澓偈》一卷

马裔孙《看经赞》一卷

《法喜集》二卷

文益《法眼禅师集》一卷

《法眼禅师集真赞》一卷

高越《舍利塔记》一卷

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

建隆《雍熙禅颂》三卷

魏德謩《无上秘密小录》五卷

程谠《释氏蒙求》五卷

延寿《感通赋》一卷

李遵《天圣广灯录》三十卷

吕夷简《景祐宝录》二十一卷

僧肇《宝藏论》一卷

又《般若无知论》一卷

《涅槃无名论》一卷

僧慧皎《高僧传》十四卷

僧佑《弘明集》十四卷

僧宝唱《比丘尼传》五卷

僧佑《释迦谱》五卷

甄鸾《笑道论》三卷

僧慧可《达摩血脉论》一卷

费长房《开皇历代三宝记》十四卷

又《开皇三宝录总目》一卷

《国清道场百录》五卷僧灌顶纂，僧智顗修

僧法琳《破邪论》三卷

又《辨正论》八卷

僧彦琮《释法琳别传》三卷

僧慧能注《金坛经》一卷

又撰《金刚经口诀》一卷

僧慧昕注《坛经》二卷

僧辨机《唐西域志》十二卷

僧道宣《续高僧传》三卷

又《佛道论衡》三卷

《三宝感应录》三卷

《释迦氏谱》一卷

《广弘明集》三十卷

僧政觉《金沙论》一卷

僧神会《荷泽显宗记》一卷

《华严法界观门》一卷僧法顺集，僧宗密注

僧宗密《禅源诸诠》二卷

又《原人论》一卷

《大乘起信论》一卷

魏静《永嘉一宿觉禅师集》一卷

僧道世《法苑珠林》一百卷

僧慧忠《十答问语录》一卷

《无住和尚说法》二卷僧钝林集

僧普愿《语要》一卷

《庞蕴语录》一卷唐于頔编

僧神清《北山参元语录》十卷

僧慧海《屯悟入道要门论》一卷

僧义净《求法高僧传》三卷

僧元应《唐一切经音义》一十五卷

僧澄观《华严经疏》十卷

僧绍修《语要》一卷

裴休《传心法要》一卷

《唐六译金刚经赞》一卷郑覃等撰

僧慧祥《古清凉传》二卷

《释迦方志》一卷唐终南大一山僧撰

僧应之《四注金刚经》一卷

僧延寿《宗镜录》一百卷

僧赞宁《僧史略》三卷

僧道原《景德传灯录》三十卷

晁迥《法藏碎金》十卷

《道院集要》三卷不知作者

僧延昭《众吼集》一卷

僧重显《瀑布集》一卷

又《语录》八卷

僧世冲《释氏咏史诗》三卷

僧居本《广法门名义》一卷

僧慧皎《僧史》二卷

僧契嵩《辅教编》三卷

僧省常《钱塘西湖净社录》三卷

僧道诚《释氏须知》三卷

僧道诚《释氏要览》三卷

王安石注《维摩诘经》三卷

朱士挺《伏虎行状》一卷

《僧自严行状》一卷陈嘉谟撰

李之纯《成都大悲寺集》二卷

又《成都大慈寺记》二卷

僧惟白《续灯录》三十卷

僧宗颐《劝孝文》二卷

又《禅苑清规》十卷

蹇序辰《诸经译梵》三卷

王敏中《劝善录》六卷

杨谔《水陆仪》二卷

僧智达《祖门悟宗集》二卷

楼颖《传翕小录要集》一卷

僧宗永《宗门统要》十卷

僧智圆《闲居编》五十一卷

僧怀深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

僧原白注《证道歌》一卷

《僧宗杲语录》五卷黄文昌撰

僧慧达《夹科肇论》二卷

僧应乾《楞严经标指要义》二卷

僧灵操《释氏蒙求》一卷

僧马鸣《释摩诃衍论》十卷

僧阇那多迦译《罗汉颂》一卷

僧菩提达磨《存想法》一卷

又菩提达磨《胎息诀》一卷

《颂证道歌》一卷篇首题正觉禅师撰

《净慧禅师语录》一卷

《莲社十八贤行状》一卷

《法显传》一卷

《诸经提要》二卷

《五公符》一卷

《宝林传录》一卷

并不知作者

李通玄《华严合论》一卷

张戒注《楞伽集注》八卷

佛陀多罗译《圆觉经》二卷

般刺密谛译《楞严经》十卷

《法宝标目》十卷王右编

僧肇译《维摩经》十卷

晁迥《耄智余书》三卷

《八方珠玉集》四卷大圆、涂毒二僧集诸家禅语

王日休《金刚经解》四十二卷

《净土文》十一卷王日休撰

《语录》二卷松源和尚讲解答问

《普灯录》三十卷僧正受集

《诸天传》二卷僧行霆述

《奏对录》一卷佛照禅师淳熙间奏对之语

《崇正辨》三卷胡寅撰

右释氏类二百二十二部，九百四十九卷

刘向《列仙传》三卷

王褒《桐柏真人王君外传》一卷

周季通《玄洲上卿苏君记》一卷

葛洪《神仙传》十卷

《马阴二君内传》一卷

《上真众仙记》一卷

《隐论杂诀》一卷

《金木万灵诀》一卷

《抱朴子养生论》一卷

《太清玉碑子》一卷葛洪与郑惠远问答

《二女真诗》一卷紫微夫人及东华中侯王夫人作

施真人《铭真论》一卷

旌阳令许逊《灵剑子》一卷

《黄帝内传》一卷箋铿得于石室

东方朔《十洲三岛记》一卷

淮南王刘安《太阳真粹论》一卷

黄玄钟《蓬莱山西鳌还丹歌》一卷

娄敬《草衣子还丹诀》一卷

魏伯阳《还丹诀》一卷

《周易门户参同契》一卷

《大丹九转歌》一卷

华佗《老子五禽六气诀》一卷

陆修静《老子道德经杂说》一卷

《五牙导引元精经》一卷

《黄庭经》一卷其文初为五言四章，后皆七言，论人身扶养修治之理

李千乘《黄庭中景经注》一卷

尹喜《黄庭外景经注》一卷

襄楷《太平经》一百七十卷

李坚《东极谢真人传》一卷

王禹锡《海陵三仙传》一卷

施肩吾《真仙传道集》二卷

《三住铭》一卷

《西山群仙会真记》一卷

长孙滋《崔氏守一诗传》一卷

吴筠《神仙可学论》一卷

又《形神可固论》一卷

《著生论》一卷

《明真辨伪论》一卷

《心目论》一卷

《玄门论》一卷

《元纲论》一卷

《诸家论优劣事》一卷

《辨方正惑论》一卷

杜光庭《二十四化诗》一卷

又《二十四化图》一卷

《神仙感遇传》十卷

《墉城集仙录》十卷

《应现图》三卷

《仙传拾遗》四十卷

《历代帝王崇道记》一卷

《道教灵验记》二十卷

《道经降传世授年载图》一卷

谢良嗣《中岳吴天师内传》一卷

李渤《李天师传》一卷

《真系传》一卷

张隐居《演龙虎上经》二卷

卢潘《侯真人传》一卷

沈汾《续仙传》三卷

尹文操《楼观先师本行内传》一卷

《玄元圣记经》十卷

刁琰《广仙录》一卷

见素子《洞仙传》十卷

傅元镇《应缘道传》十一卷

晞旸子《宝仙传》三卷

《南岳夫人清虚玉君内传》一卷

范邈《南岳魏夫人内传》一卷

李遵《三茅君内传》一卷

梁日广《释仙论》一卷

赤松子《中诫篇》一卷

《金石论》一卷

《门天老历》一卷

冷然子《学神仙法》一卷

贾嵩《陶先生传序》三卷

吴先主孙氏《太极左仙公神仙本起内传》一卷

华峤《真人周君内传》一卷

《刘海蟾诗》一卷

《太乙真君固命歌》一卷晋葛洪译

张融《三破论》一卷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二卷

《导引养生图》一卷

《神仙玉芝瑞草图》二卷

《上清握中诀》三卷

《登真隐诀》三十五卷

《真诰》十卷

华阳道士韦处玄注《老子西升经》二卷

魏昙峦法师《服气要诀》一卷

陈处士同洪让书《老子道经》一卷

李淳风《正一五真图》一卷

孙思邈《退居志》一卷

《真气铭》一卷

《九幽福寿论》一卷

《龙虎乱日篇》一卷

李用德《晋州羊角山庆历观记》一卷

王元正《清虚子龙虎丹》一卷

《骊山母黄帝阴符大丹经解》一卷房山长集

吴兢《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二卷

僧一行《天真皇人九仙经》一卷

尹愔《老子五厨经注》一卷

周洑《颖阳书》一卷

昝商《导养方》三卷

李广《中指真诀》一卷

僧遵化《养生胎息秘诀》一卷

高骈《性箴金液颂》一卷

黄仲山《玄珠龟镜》三卷

裴铉《延寿赤书》一卷

张果《紫灵丹砂表》一卷

《内真妙用诀》一卷

《休粮服气法》一卷

《大易志图参同经》一卷玄宗与叶静能、一行答问语

王绅《太清宫简要记》一卷

康真人《气诀》一卷

卢遵元《太上肘后玉经方》一卷

杨知玄《淮南王练圣法》一卷

《老子元道经》一卷南统孟谪仙传授

李延章《中元论》一卷

胡微《玉景内篇》二卷

《黄庭内景五藏六腑图》一卷大白山见素女子胡愔撰

王悬河《三洞珠囊》三十卷

王贞范《洞天集》二卷

捷神子《唐元指玄篇》一卷

《中央黄老君洞房内经》一卷

《黄老中道君洞房内经》一卷

《黄老神临药经》一卷

《太清真人络命诀》一卷

《太上老君血脉论》一卷

《灵宝服食五芝精》一卷

《黄帝内经灵枢略》一卷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十卷

《黄帝内丹诀》一卷

《太极真人风鸣炉火经》一卷

《紫微帝君王经宝诀》一卷

《太上老君服气胎息诀》一卷

《老子中经》二卷

《老子神仙历藏经》一卷

《王母太上还童摘华法》一卷

《紫微帝君紫庭秘诀》一卷

《茅真君静中吟》一卷

《王茅君杂记》一卷

《阴真君还丹歌》一卷

《金液还丹歌》一卷

《元君付道传心法门》一卷

《徐真君丹诀》一卷

《张真君灵芝集》一卷

《彭君诀黄白五元神丹经》一卷

《太乙真元丹诀》一卷

陈大素《九天飞步内诀真经》一卷

河间真人刘演《金碧潜通秘诀》一卷

大白山李真人《调元妙经》一卷

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一卷

申天师《服气要诀》一卷

张天师《石金记》一卷

玄元先生《日月混元经》一卷

郑先生《不传气经》一卷

建平然先生《少来苦乐传》一卷

赤城隐士《服药经》三卷

卧龙隐者《少玄胎息歌》一卷

蜀郡处士《胎息诀》一卷

成都李道士《太上洞玄灵宝修真论》一卷

务元子《混成经》一卷

务成子注《太上黄庭内景经》一卷

含光子《契真刊谬玉钥匙》一卷

邓云子《清虚真人裴君内传》一卷

广成子《灵仙秘录阴丹经》一卷

《紫阳金碧经》一卷

《升玄养生论》

青霞子《旨道篇》一卷

又《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一卷

《宝藏论》一卷

易元子《劝道诗》一卷

逍遥子《内指通玄诀》三卷

《摄生秘旨》一卷

升玄子《造化伏汞图》一卷

颖阳子《神仙修真秘诀》十二卷

元阳子《金石还丹诀》一卷

真一子《金钥匙》一卷

《九真中经》一卷赤松子传

畅元子《杂录经诀尊用要事》一卷

狐刚子《粉团》五卷

左掌子《证道歌》一卷

中皇子《服气要诀》一卷

桑榆子《新旧气经》一卷

玄明子柳冲用《巨胜歌》一卷

叶真卿《玄中经》一卷

丁少微《真一服元气法》一卷

洞元子通元子《通玄指真诀》一卷

真常子《服食还丹证验法》一卷

烟萝子《内真通玄歌》一卷

独孤滔《丹房镜源文》三卷

天台白云《服气精义论》一卷

徐怀遇《学道登真论》一卷

曹圣图《铅汞五行图》一卷

张素居《金石灵台记》一卷

高先《大道金丹歌》一卷

陈君举《朝元子玉芝书》三卷

吕洞宾《九真玉书》一卷

陶植《蓬壶集》三卷

《修仙要诀》一卷华子期授于ＲＶ里先生

《上相青童太上八术知慧灭魔神虎隐文》一卷

碧岩张道者《中山玉柜服神气经》一卷

《司世抱阳剑术》一卷

金明七真人《三洞奉道科诫》三卷

杨归年《修真延秘集》三卷

阴长生《三皇经》一卷

马明生《赤龙金虎中铅炼七返还丹诀》卷亡

上官翼《养生经》一卷

王弁《新旧服气法》一卷

傅士安《还丹诀》一卷

徐道邈注《老子西升经》二卷

刘仁会注《西升经》一卷

张随《解参同契》一卷

李审《颐神论》二卷

处士刘词《混俗颐生录》一卷

闾丘方远《太上经秘旨》一卷

道士张乾森《自然券立成仪》一卷

张承先《度灵宝经表具事》一卷

《玉晨奔日月图》一卷

《真秘诀》一卷宝冠授达磨

僧玄玄《疑甄正论》三卷

王长生《紫微内庭秘诀》三卷

《传授五法立成仪》一卷

寒山子《大还心鉴》一卷

守文居纟兹《长生纂要》一卷

《庄周气诀》一卷

《朗然子诗》一卷

山居道士《佩服经符仪》一卷不知名

苏登《天老神光经》一卷

《内外丹诀》二卷集王元正、李黄中等撰

《崔公入药镜》三卷

《混元内外观》十卷

张君房《云笈七签》百二十卷

乐史《总仙秘录》一百三十卷

余卞《十二真君传》二卷

李信之《云台异境集》一卷

贾善翔《高道传》十卷

《犹龙传》三卷

张隐龙《三茅山记》一卷

王松年《仙苑编珠》一卷

李昌龄《感应篇》一卷

朱宋卿《徐神翁语录》一卷

《太宗真宗三朝传授赞咏仪》二卷

真宗《汴水发愿文》一卷

徽宗《天真示现记》三卷

陈抟《九室指玄篇》一卷

王钦若《七元图》一卷

《先天纪》三十六卷

《翊圣保德传》三卷

丁谓《降圣记》三十卷

耿肱《养生真诀》一卷

青霞子《丹台新录》九卷

李思聪《道门三界咏》三卷

张端《金液还丹悟真篇》一卷

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仪》三卷

《参同契明鉴诀》一卷

姚称《摄生月令图》一卷

钱景衎《南岳胜概编》一卷

谢修通《玉笥山祖记实录》一卷

张无梦《还元篇》一卷

《纯阳集》一卷

《上清五牙真秘诀》一卷

《二仙传》一卷

《成仙君传》一卷

《刘真人传》一卷

《平都山仙都观记》二卷

《师谱》一卷

《十真记》一卷

《仙班朝会图》五卷

《赖卿记》一卷

《大还丹照鉴登仙集》一卷

《断谷要法》一卷

《裴君传行事诀》一卷

《太上墨子枕中记》二卷

《太上太素玉录》一卷

《太上仓元上录》一卷

《学仙辨真诀》一卷

《洞真金元八景玉录》一卷

《五岳真形图》一卷

《祭六丁神法》一卷

《神仙杂歌诗》一卷

《玄门大论》一卷

《九转丹歌》一卷

《太和楼观内纪本草记》一卷

《老君出塞记》一卷

《五岳真形论》一卷

《黄帝三阳经五明乾羸坤巴诀》一卷

《正一肘后修用诀》一卷

《正一法文目》一卷

《正一论》一卷

《正一上元九星图》一卷

《正一修行指要》三卷

《正一法十箓召仪》一卷

《正一奏章仪》一卷

《正一醮江海龙王神仪都功版仪》一卷

《太上符镜》一卷

《谷神赋》一卷

《黄书过度仪》一卷

《太上八道命籍》二卷

《灵宝圣真品位》一卷

《灵宝飞云天篆》一卷

《上清佩文诀》五卷

《上清佩文黑券诀》一卷

《福地记》一卷

《曲素忧乐慧辞》一卷

《皇人三一图》一卷

《西升记》一卷

《胎精记解结行事诀》一卷

《高上金真元箓》一卷

《长睡法》一卷

《大洞玄保真养生论》一卷

《曲素诀辞》一卷

《太上丹字紫书》一卷

《绝玄金章》一卷

《紫凤赤书》一卷

《灵宝步虚词》一卷

《金纽太清阴阳戒文》一卷

《太上紫书录传》一卷

《度太一玉传仪》一卷

《奔日月二景隐文》一卷

《司命杨君传记》一卷

《回耀太真隐书》一卷

《思道诫》一卷

《潘尊师传》一卷

《三尸经》一卷

《金简集》三卷

《无名道者歌》一卷

《大丹会明论》一卷

《太清真人九丹神秘经》一卷

《金镜九真玉书》卷《八公紫府河车歌》一卷

《大还秘经》一卷

《神仙肘后三宫诀》二卷

《太极紫微元君补命秘录》一卷

《老君八纯玄鼎经》一卷

《海蟾子还金篇》一卷

《太清篇火式》一卷

《太一真人五行重玄论》一卷

《龙虎大还丹秘诀》一卷

《炼五神丹法》一卷

《太清丹经经》一卷

《神仙庚辛经》一卷

《紫白金丹诀》一卷

《仙公药要诀》一卷

《三十六水法》一卷

《金虎赤龙经》一卷

《玉清内书》一卷

《太上老子服气口诀》一卷

《烧炼杂诀法》一卷

《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

《休粮诸方》一卷

《胎息根旨要诀》一卷

《修真内炼秘诀》一卷

《上清修行诀》一卷

《大道感应论》一卷

《太上习仙经契录》一卷

《回耀飞光日月精气上经》一卷

《摄生增益录》一卷

《神气养形论》一卷

《服饵仙方》一卷

《铅汞指真诀》一卷

《服气日月皇华诀》一卷

《神仙药名隐诀》一卷

《炼花露仙醽诀》一卷

《缮生集》一卷

《道术旨归》一卷

《按摩要法》一卷

《醮人神法》一卷

《上清大洞真经玉诀》一卷

《草金丹法》一卷

《十二月五藏导引》一卷

《大易二十四篇》一卷

《服气炼神秘诀》一卷

《老君金书内序》一卷

《尹真人本行记》一卷

《陶陆问答》一卷

《诸家修行纂要》一卷

《谷神秘诀》三卷

《太清导引调气经》一卷

《大玄部道兴论》二十七卷

《富贵日用篇》一卷

《入室思赤子经》一卷

《饵芝草黄精经》一卷

《治身服气诀》一卷

《玉皇圣台神用诀》一卷

《烧金石药法》一卷

《神仙服食经》一卷

《三天君烈纪》一卷

《养生要录》三卷

《神仙九化经》一卷

《调元气法》一卷

《太上保真养生论》一卷

《神仙秘诀三论》三卷

《元君肘后术》三卷

《山水穴窦图》一卷

《养生诸神仙方》一卷

《五经题迷》一卷

右神仙类三百九十四部，一千二百十六卷

右道家附释氏神仙类凡七百十七部，二千五百二十四卷。

《管子》二十四卷齐管夷吾撰。

《商子》五卷卫公孙鞅撰

《慎子》一卷慎到撰

《韩子》二十卷韩非撰

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

杜佑《管氏指略》二卷

丁度《管子要略》五篇卷亡

董仲舒《春秋决事一作“狱”

》十卷丁氏平，黄氏正

李文博《治道集》十卷

张去华《大政要录》三卷

右法家类十部，九十九卷。

《公孙龙子》一卷赵人

《尹文子》一卷齐人

《邓析子》二卷郑人

刘邵《人物志》二卷

杜周士《广人物志》二卷

右名家类五部，八卷。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右墨家类一部，十五卷。

《鬼谷子》三卷

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

鲍彪注《国策》十卷

右纵横家类三部，四十六卷。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傅崧卿注

蔡邕《月令章句》一卷

杜台卿《玉烛宝典》十二卷

唐玄宗《删定礼记月令》一卷

李林甫《注解月令》一卷

韩鄂《岁华纪丽》四卷

韦行规《月录》一卷

李绰《秦中岁时记》一卷一名《咸镐记》

李邕《金谷园记》一卷

徐锴《岁时广记》一百二十卷内八卷阙

贾昌朝《国朝时令集解》十二卷

宋绶《岁时杂咏》二十卷

刘安靖《时镜新书》五卷

孙厓《备阅注时令》一卷

《岁中记》一卷

《十二月纂要》一卷

《保生月录》二卷

《四时录》四卷

并不知作者

张方《夏时志别录》一卷

又《夏时考异》一卷

《许状元节序故事》十二卷许尚编

真宗《授时要录》十二卷

孙思邈《齐人月令》三卷

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

李绰《辇下岁时记》一卷

刘靖《时鉴杂一作“新”

书》四卷

岑贲《月壁》一卷

孙翰《月鉴》二卷

嵇含《南方草木状》三卷

贾思勰《齐民要术》十卷

则天皇后《兆人本业》三卷

陆羽《茶经》三卷

又《茶记》一卷

温庭筠《采茶录》一卷

《茶苑杂录》一卷不知作者

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

韩鄂《四时纂要》十卷

贾躭《医牛经》卷亡

淮南王《养蚕经》一卷

孙光宪《蚕书》三卷

秦处度《蚕书》一卷

毛文锡《茶谱》一卷

史正志《菊谱》一卷

任璹《彭门花谱》一卷

周序《洛阳花木记》一卷

陶朱公《养鱼经》一卷

熊寅亮《农子》一卷

贾朴《牛书》一卷

王旻《山居要术》三卷

又《在居杂要》三卷

《山居种莳要术》一卷

戴凯之《竹谱》三卷

无求子《酒经》一卷不知姓名

大隐翁《酒经》一卷

《是斋售用》一卷

李淳风《四民福禄论》二卷

《牛皇经》一卷

《辨五音牛栏法》一卷

《农家切要》一卷

《荔枝故事》一卷

并不知作者

封演《钱谱》一卷

张台《钱录》一 卷

于公甫《古今泉货图》一卷

侯氏《萱堂香谱》一卷

范如圭《田夫书》一卷

贾元道《大农孝经》一卷

陈靖《劝农奏议》三十篇

林勋《本政书》十卷

又《本政书比校》二卷

《治地旁通》一卷

王章《水利编》三卷

僧赞宁《笋谱》一卷

僧仲休《花品记》一卷

丁谓《北苑茶录》三卷

又《天香传》一卷

欧阳修《牡丹谱》一卷

蔡襄《茶录》一卷

沈立《香谱》一卷

又《锦谱》一卷

《茶法易览》十卷

丁度《土牛经》一卷

孔武仲《芍药谱》一卷

张峋《花谱》一卷

沈括《志怀录》三卷

窦苹《酒谱》一卷

冯安世《林泉备》五卷

吕惠卿《建安茶用记》二卷

刘分攵《芍药谱》一卷

王观《芍药谱》一卷

洪刍《香谱》五卷

章炳文《壑源茶录》一卷

吴良辅《竹谱》二卷

葛澧《酒谱》一卷

高伸《食禁经》三卷

刘异《北苑拾遗》一卷

宋子安《东溪茶录》一卷

陈翥《桐谱》一卷

张宗诲《花木录》七卷

周绛《补茶经》一卷

叶庭珪《南蕃香录》一卷

楼璹《耕织图》一卷

曾安止《禾谱》五卷

曾之谨《农器谱》三卷

陈旉《农书》三卷

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

韩彦直《永嘉橘录》三卷

王居安《经界弓量法》一卷

右农家类一百七部，四百二十三卷、篇。

《鬻熊子》一卷

吕不韦《吕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诱注

陆贾《新语》二卷

贾谊《新书》十卷

《淮南子鸿烈解》二十一卷淮南王安撰

许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

高诱注《淮南子》十三卷

刘向《新序》十卷

又《说苑》二十卷

仲长统《昌言》二卷

王充《论衡》三十卷

边谊《续论衡》二十卷

应劭《风俗通义》十卷

徐干《中论》十卷

《蒋子万机论》十卷魏蒋济撰

诸葛亮《武侯十六条》一卷

沈颜《聱书》十卷

《傅子》五卷傅玄撰

陆机《正训》十卷

崔豹《古今注》三卷

周蒙《续古今注》三卷

张华《博物志》十卷

葛洪《抱朴子内篇》二十卷

又《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刘子》三卷刘昼撰

奚克让《刘子音释》三卷

又《音义》三卷

湘东王绎《金楼子》十卷

庾仲容《子钞》三十卷

顾野王《符瑞图》二卷

《孙绰子》十卷

范泰《古今善言》三十卷

沈约《袖中记》三卷

《尹子五机论》三卷

商子逸《商子新书》三卷

郑玮《道言录》三卷

杜正伦《百行章》一卷

李文博《治道集》十卷

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

刘严《刍荛论》三卷

李贤《修书要览》十卷

罗隐《两同书》二卷

李直方《正性论》一卷

韩熙载《格言》五卷

又《格言后述》三卷

黄晞《聱隅书》十卷

李淳风《感应经》三卷

魏徵《时务策》一卷

又《祥瑞录》十卷

朱敬则《十代兴亡论》十卷

张说《才命论》一卷

杨相如《君臣政要论》三卷

赵自勖《造化权舆》六卷

《元子》十卷元结撰

杜佑《理道要诀》十卷

皇甫选注《何亮本书》三卷

邵元《体论》十卷

马总《意林》三卷

又《意枢》二十卷

林慎思《伸蒙子》三卷

丘光庭《规书》一卷

又《兼明书》十二卷

牛希济《理源》二卷

又《治书》十卷

朱朴《致理书》十卷

卢藏用《子书要略》三卷

臧嘉猷《史玄机论》十卷

欧阳浚《周纪圣贤故实》十卷

徐融《帝王指要》三卷

张辅《宰辅明鉴》十卷

赵湘《补政忠言》十篇卷亡

徐氏《忠列图》一卷

《孝义图》一卷

赵彦卫《云麓漫钞》二十卷

又《云麓续钞》二卷

南唐后主李煜《杂说》二卷

《刘子法语》二十卷刘鹗撰

又《通论》五卷

宋齐丘《化书》六卷

又《理训》十卷

葛澧《经史摭微》四卷

刘赓《稽瑞》一卷

赵蕤《长短要术》九卷

吴筠《两同书》二卷

马缟《中华古今注》三卷

苏鹗《演义》十卷

乐朋龟《五书》一卷

徵微子《服饰变古》一卷

狐刚子《感应类从谱》一卷

通幽子《灵台隐秘宝符》一卷扶风隐者

李恂《前言往行录》三卷

《尹子》五卷

郑至道《谕俗编》一卷

彭仲刚《谕俗续编》一卷

黄严《虑牺范围图传》二卷

张时举《弟子职女诫乡约家仪乡仪》一卷

李宗思《尊幼仪训》一卷

吕本中《官箴》一卷

何蕙《春渚记闻》十三卷

王普《答问难疑》一卷

徐度《崇道却扫编》十三卷

吴曾《漫录》十三卷

魏泰《书可记》一卷

又《续东轩杂录》一卷

冯忠恕《涪陵记》一卷

洪兴祖《圣贤眼目》一卷

又《语林》五卷

姚宽《丛语》上下二卷

唐稷《砚冈笔志》一卷

吴箕《常谭》二卷

袁采《世范》三卷

又《欷歔子》一卷

叶适《习学记言》四十五卷

项安世《项氏家记》十卷

徐彭年《涉世录》二十五卷

又《涉世后录》二十五卷

《坐忘论》一卷

吕祖谦《紫微语录》一卷

叶模《石林过庭录》三十七卷

李石《乐善录》十卷

刘鹏《县务纲目》二十卷

周朴《三教辨道论》一卷

僧赞宁《物类相感志》十卷

又《要言》二卷

柳寀《薮记》十卷

王锜《动书》一卷

宋祁《笔录》一卷

龙昌期《天保正名论》八卷

胥余庆《瑞应杂录》十卷

刁衎《治道中术》三卷

朱景先《默书》三卷

邓绾《驭臣鉴古论》二十卷

王韶《敷阳子》七卷

《天鬻子》一卷不知姓名

吴宏《群公典刑》二十卷

高承《事物纪原》十卷

陈瓘《中说》一卷

孔平仲《良史事证》一卷

李新《塾训》十三卷

又《欲书》五卷

李格非《史传辨志》五卷

晁说之《客语》一卷

方行可《治本书》一卷

王扬英《黼扆诫》一卷

何伯熊《机密利害一》卷

李皜《审理书》一卷

张大楫《翠微洞隐》百八十卷

李易《要论》一卷

何亮《本书》三卷

刘长源《治本论》一卷

郑樵《十说》二卷

潘植《忘筌书》二卷

洪氏《杂家》五卷不知名

《瑞录》十卷

《冗录》一卷

《治狱须和》一卷

《之官申戒》一卷

《瑞应图》十卷

《玉泉子》一卷

《中兴书》一卷

《汲世论》一卷

并不知作者

《东莞子》十卷

《李子正辨》十卷

刘潜《群书集》三卷

成嵩《韵史》一卷

陈鄂《十经韵对》二十卷

又《四库韵对》九十九卷

魏玄成《祥应一作“瑞”

图》十卷

刘振《通籍录异》二十卷

赵志忠《大辽事迹》十卷

右杂家类一百六十八部，一千五百二十三卷、篇。

志第一百五十九 艺文五

《燕丹子》三卷

东方朔《神异经》二卷晋张华传

师旷《禽经》一卷张华注

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晋王嘉撰

干宝《搜神总记》十卷

《宝椟记》十卷

并不知作者

殷芸《小说》十卷

刘义庆《世说新语》三卷

任昉《述异记》二卷

吴均《续齐谐记》一卷

沈约《俗说》一卷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一卷

江淹《铜剑赞》一卷

顾烜《钱谱》一卷

颜之推《还冤志》三卷

阳松玠《八代谈薮》二卷

张说《五代新说》二卷

又《鉴龙图记》一卷

陆藏用《神告录》一卷

刘餗《传记》三卷

又《隋唐佳话》一卷

《小说》三卷

段成式《酉阳杂俎》二十卷

又《续酉阳杂俎》十卷

《庐陵官下记》二卷

封演《闻见记》五卷

张读《宣室志》十卷

唐临《冥报记》二卷

陆长源《辨疑志》三卷

柳宗元《龙城录》一卷

《柳氏小说旧闻》六卷柳公权撰

柳珵《常侍言旨》一卷

卢弘正《昭义军别录》一卷

温造《瞿童述》一卷

韦绚《戎幕闲谈》一卷

又《刘公嘉话》一卷

《宾客佳话》一卷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一卷

钟辂《前定录》一卷

刘轲《牛羊日历》一卷

李翱《卓异记》一卷

李德裕《志支机宝》一卷

又《幽怪录》十四卷

李商隐《杂纂》一卷

范摅《云溪友议》十一卷

陆勋《集异志》二卷

李复言《续玄怪录》五卷

李亢《独异志》十卷

袁郊《甘泽谣》一卷

裴紫芝《续卓异记》一卷

郑遂《洽闻记》二卷

康骈《剧谈录》二卷

冯贽《云仙散录》一卷

尉迟枢《南楚新闻》三卷

皇甫枚《三水小牍》二卷

王叡《炙毂子杂录》五卷

胡□蒙《谈宾录》五卷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三卷

赵璘《因话录》六卷

郭良辅《武孝经》一卷

《女孝经》一卷侯莫陈邈妻郑氏撰

皇甫松《酒孝经》一卷

罗邵《会稽新录》一卷

李隐《大唐奇事》十卷

又《潇湘录》十卷

陈输《异闻集》十卷

焦潞《稽神异苑》十卷

李匡文《资暇录》三卷

颜师古《隋遗录》一卷

郑棨《开天传信记》一卷

俞子《萤雪丛说》一卷

李义山《杂藁》一卷

刘存《事始》三卷

刘睿《续事始》三卷

冯鉴《续事始》五卷

李濬《松窗小录》一卷

刘愿《知命录》一卷

张固《幽闲鼓吹》一卷

《会昌解颐录》五卷

《树萱录》三卷

《桂苑丛谈》一卷

《闻奇录》三卷

《溟洪录》二卷

《灵怪集》一卷

《灯下闲谈》二卷

《续野人闲话》三卷

《吴越会粹》一卷

并不知作者

《阙史》一卷参寥子述

《佛孝经》一卷旧题名鹗，不知姓

陈善《扪虱新话》八卷

吴曾《能改斋漫录》十三卷

卢氏《逸史》一卷

刘氏《耳目记》二卷

调露子《角力记》一卷

沈氏《惊听录》一卷

并不知名

《汉武帝洞冥记》四卷东汉郭宪编

史虚白《钓矶立谈记》一卷

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三卷

綦师系《元道孝经》一卷

文谷《备忘小钞》二卷

杜光庭《虬须客传》一卷

僧庭藻《续北齐还冤志》一卷

高泽《群居解颐》三卷

王仁裕《玉堂闲话》三卷

石文德《唐新纂》三卷

刘曦度《鉴诫录》三卷

潘遗《纪闻谈》一卷

皮光业《妖怪录》五卷

逢行珪《鬻子注》一卷

李讽《譔林》五卷

郑余庆《谈绮》一卷

《续同归说》三卷

王定保《摭言》十五卷

李绰一作“纬”

《尚书故实》一作“事”

一卷

柳祥《潇湘录》十卷

陆希声《颐山录》一卷

柳珵《家学要录》二卷

《赂子解一作“录”

》一卷

何光远《鉴诫录》三卷

又《广政杂录》三卷

蒲仁裕《蜀广政杂记一作“纪”

》十五卷

杨士逵《儆戒录》五卷

王仁裕《见闻录》三卷

又《唐末见闻录》八卷

韦绚《佐谈》十卷

周文□《开颜集》二卷

皮光业《皮氏见闻录》十三卷

《启颜录》六卷

《三余外志》三卷

杨九龄《三感志》三卷

段成式《锦里新闻》三卷

牛肃《纪闻》十卷崔造注

周随《南溪子》三卷

卢光启《初举子》三卷

《玉泉笔论》五卷

李遇之《浅疑论》三卷

金利用《玉溪编事》三卷

玉川子《啸旨》一卷

《章程》四卷

孙棨《北里志》一卷

《同归小说》三卷

胡节还《醉乡小略》一卷

杨鲁龟《令圃芝兰集》一卷

《唐说纂》四卷

司马光《游山行记》十二卷

赵瞻《西山别录》一卷

唐恪《古今广说》一百二十卷

张舜民《南迁录》一卷

高彦休《阙史》三卷

林思一作“黄仁望”

《史遗》一卷

黄仁望《续遗》五卷

《兴国拾遗》二十卷

姚崇《六诫》一卷

李大夫《诫女书》一卷

海鹏《忠经》一卷

《正顺孝经》一卷

曹希达《孝感义闻录》三卷

东方朔《感应经》三卷

王毂《报应录》三卷

夏大珏一作“侯大珏”

《奇应录》五卷

狐刚子《灵图感应歌》一卷

周子良《冥通记》四卷

牛僧孺《玄怪录》十卷

李复言《搜古异录》十卷

焦璐《搜神录》三卷

麻安石《祥异集验》二卷

陈邵一作“召”

《通幽记》三卷

吴淑《异僧记》一卷

杜光庭《录异记》十卷

李玫一作“政”

《纂异记》一卷

元真子《神异书》三卷

裴铏《传奇》三卷

《传载》一卷

曹大雅《灵异图》一卷

裴约言《灵异志》五卷

曾寓《鬼神传》二卷

曹衍《湖湘神仙显异》三卷

《灵怪实录》三卷

秦再思《洛中纪异》十卷

《秉一作“乘”

异》三卷

《贯怪图》二卷

钟辂《感定录》一卷

冯鉴《广前定录》七卷

赵自勤《定命录》二卷

温奢《续定命录》一卷

陈翰一作“翱”

《卓异记》一卷

乐史《续广卓异记》三卷

《小名录》三卷

陆龟蒙《古今小名录》五卷

《名贤姓字相同录》一卷

《三教论》一卷

周明辨《五经评判》六卷

虞荔《古今鼎录》一卷

《欹器图》一卷

史道硕画《八骏图》一卷

《异鱼图》五卷

沈如筠《异物志》二卷

通微子《十物志》一卷

释赞宁《物类相感志》五卷

丘光庭《海潮论》一卷

《海潮记》一卷

张宗诲《花木录》七卷

僧仲休《花品》一卷

蔡襄《荔枝谱》一卷

同尘先生《庭萱谱》一卷

窦常《正元饮略》三卷

皇甫松《醉乡日月》三卷

尹建峰《令海珠玑》三卷

何自然《笑林》三卷

路氏《笑林》三卷

南阳德长《戏语集说》一卷

《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

苏鹗《杜阳杂编》二卷

薛用弱《集异记》一卷

《国老闲谈》二卷题君玉撰，不知姓

《大隐居士诗话》一卷不知姓名

《释常谈》三卷

《王洙谈录》一卷

并不知作者

曾季狸《艇斋诗话》一卷

谭世卿《广说》二卷

《啸旨》、《集异记》、《博异志》一卷谷神子纂，不知姓。

费衮《梁溪漫志》一卷

何溪汶《竹庄书话》二十七卷

晁氏《谈助》一卷不知名

《幽明杂警》三卷题退夫兴仲之所纂，不著姓

张氏《儆诫会最》一卷

唯室先生《步里客谈》一卷

沈括《笔谈》二十五卷

又《清夜录》一卷

王铚《续清夜录》一卷

郭彖《睽车志》一卷

洪迈《随笔五集》七十四卷

又《夷坚志》六十卷甲、乙、丙志

《夷坚志》八十卷丁、戊、己、庚志

胡仔《渔隐丛话》前后集四十卷

姚迥《随因纪述》一卷

王焕《北山纪事》十二卷

何晦《摭言》十五卷

又《广摭言》十五卷

僧赞宁《传载》八卷

徐铉《稽神录》十卷

苏辙《龙川志》六卷

苏轼《东坡诗话》一卷

杨ＲＷ道《四六余话》二卷

谢伋《四六谈麈》二卷

叶凯《南宫诗话》一卷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二卷

马永卿《懒真子》五卷

赵概《见闻录》二卷

王同《叙事》一卷

刘斧《翰府名谈》二十五卷

又《摭遗》二十卷

《青琐高议》十八卷

僧文莹《湘山野录》三卷

又《玉壶清话》十卷

李端彦《贤已集》三十二卷

王陶《谈渊》一卷

钱明逸《衣冠盛事》一卷

句颖《坐右书》一卷

曾巩《杂职》一卷

张师正《怪集》五卷

又《倦游杂录》十二卷

《括异志》十卷

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十卷

刘分攵《三异记》一卷

岑象求《吉凶影响录》八卷

庞元英《南齐杂录》一卷

孔平仲《释裨》一卷

又《续世说》十二卷

《孔氏杂说》一卷

魏泰《订误集》二卷

又《东轩笔录》十五卷

陈正敏《剑溪野话》三卷

又《遁斋闲览》十四卷

李荐《师友谈记》十卷

王山《笔奁录》七卷

董逌《钱谱》十卷

王辟之《渑水燕谈》十卷

宋肇《笔录》三卷次其祖详遗语

李孝友《历代钱谱》十卷

刘延世《谈圃》三卷

成材《朝野杂编》一卷

张舜民《画墁录》一卷

陈师道《谈丛究理》一卷

《后山诗话》一卷

李献民《云斋新说》十卷

《和平谈选士》一卷

章炳文《搜神秘览》三卷

王得臣《麈史》三卷

令狐皞如《历代神异感应录》二卷

王谠《唐语林》十一卷

黄朝英《青箱杂记》十卷

李注《李冰治水记》一卷

王巩《甲申杂记》一卷

又《闻见近录》一卷

朱无惑《萍洲可谈》三卷

僧惠洪《冷斋夜话》十三卷

汪藻《世说叙录》三卷

洪皓《松漠纪闻》二卷

方勺《泊宅编》十卷

娄伯高《好还集》十卷

何侑《叹息》一卷

周煇《清波别志》二卷

孙宗鉴《东皋杂记》十卷

洪炎《侍儿小名录》一卷

陆游《山阴诗话》一卷

秦再思《洛中记异》十卷

姚宽《西溪丛话》二卷

耿焕《牧竖闲谈》三卷

又《野人闲话》五卷

陈纂《葆光录》三卷

孙光宪《北梦琐言》十二卷

潘若冲《郡阁雅言》二卷

王举《雅言系述》十卷

吴淑《秘阁闲谈》五卷

又《江淮异人录》三卷

李昉《太平广记》五百卷

陶岳《货泉录》一卷

张齐贤《太平杂编》二卷

《贾黄中谈录》一卷张洎撰

钱易《洞微志》三卷

又《滑稽集》一卷

《南部新书》十卷

陈彭年《志异》十卷

祖士衡《西斋话记》一卷

乐史《广卓异记》二十卷

张君房《潮说》三卷

又《乘异记》三卷

《科名分定录》七卷

《搢绅脞说》二十卷

王绩《补妒记》八卷

李畋《该闻录》十卷

苏耆《闲谈录》二卷

黄休复《茅亭客话》十卷

欧靖《宴闲谈柄》一卷

上官融《友会谈丛》三卷

王子融《百一纪》一卷

梁嗣真《荆山杂编》四卷

邵思《野说》三卷

勾台符《岷山异事》一卷

聂田《俱异志》十卷

卢臧《范阳家志》一卷

丘濬《洛阳贵尚录》十卷

宋庠《杨亿谈苑》十五卷

汤岩起《诗海遗珠》一卷

赵辟公《杂说》一卷

江休复《嘉祐杂志》三卷

《穷神记》十卷

《延宾佳话》四卷

《林下笑谈》一卷

《世说新语》一卷

《翰苑名谈》三十卷

《说异集》二卷

《墨客挥犀》二十卷

《北窗记异》一卷

《道山新闻》一卷

《绀珠集》十三卷

《儆告》一卷

《垂虹诗话》一卷

并不知作者

右小说类三百五十九部，一千八百六十六卷。

甘、石、巫咸氏《星经》一卷

石氏《星簿赞历》一卷

张衡《大象赋》一卷

苗为注张华《小象赋》一卷

《乾象录》一卷

抱真子《上象握鉴歌》三卷

吕晚成《上象鉴》三卷

《大象玄文》二卷

《垂象志》二卷

闾丘业《大象玄机歌》一卷本三卷，残阙

《天象图》一卷

《大象历》一卷

《入象度》一卷

《乾象秘诀》一卷

祖□恒《天文录》三十卷

《天文总论》十二卷

《天文广要》三十五卷

《立成天文》三卷

《符天经》一卷

曹士为《符天经疏》一卷

《符天通真立成法》二卷

《天文秘诀》二卷

《天文经》三卷

《天文录经要诀》一卷钞祖□恒书

《后魏天文志》四卷

王安礼《天文书》十六卷

《二仪赋》一卷

李淳风《乾坤秘奥》七卷

《太阳太阴赋》二卷

《日月气象图》五卷

《上象二十八宿纂要诀》一卷

《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

《日行黄道图》一卷

《月行九道图》一卷

《云气图》一卷

《浑天方志图》一卷

《九州格子图》一卷

张商英《三才定位图》一卷

《大象列星图》三卷

《大象星经》一卷

《乾文星经》二卷

刘表《星经》一卷

又《星经》三卷

《上象占要略》一卷

《天文占》三卷

《天象占》一卷

《乾象秘占》一卷

《占北斗》一卷

张华《三家星歌》一卷

又《玉函宝鉴星辰图》一卷

《浑天列宿应见经》十二卷

《众星配位天隔图》一卷

《文殊星历》二卷

《上象星文幽栖赋》一卷

唐昧《秤星经》三卷

《星说系记一作“纪”

》一卷

《混天星图》一卷

陶隐居《天文星经》五卷

徐承嗣《星书要略》六卷

《星经手集》二卷

《天文星经》五卷

《皇祐星经》一卷

《五星交会图》一卷

徐升《长庆算五星所在宿度图》一卷

《七曜雌雄图》一卷

《文殊七曜经》一卷

《七曜会聚一作“历”

》一卷

《符天九星算法》一卷

李世勣《二十八宿纂要诀》一卷

又《日月运行要诀》一卷

僧一行《二十八宿秘经要诀》一卷

宋均《妖瑞星图》一卷

《妖瑞星杂气象》一卷

桑道茂《大方广一作“大广方”

经神图历》一卷

《仰覆玄黄图十二分野躔次》一卷

《仰观十二次图》一卷

《宿曜度分域名录》一卷

《华夏诸国城名历》一卷

《浑仪》一卷

《浑仪法要》十一卷

《浑天中影表图》一卷

欧阳发《浑仪》十二卷

又《刻漏》五卷》一卷

《晷影法要》一卷

丰稷《浑仪浮漏景表铭词》四卷

苏颂《浑天仪象铭》一卷

韩显符《天文明鉴占》十卷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四卷

《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巡应占》一卷

《推占龙母探珠诗》一卷

《古今通占》三十卷

《握掌占》十卷

《荆州占》三卷

《蕃占新书要略》五卷

《占风九天玄女经》一卷

《云气测赋候》一卷

《占候云雨赋》一卷

《验天大明历》一卷

《符天五德定分历》三卷

王洪晖《日月五星彗孛凌犯应验图》三十卷

《上象应验录》一十卷

郭颖夫一作“士”

《符天大术休咎诀》一卷

《五星休咎赋》一卷

张渭《符天灾福新术》五卷

《天文日月星辰变现灾祥图》一卷

仁宗《宝元天人祥异书》十卷

徐彦卿《徵应集》三卷

《玄象应验录》二十卷

《祥瑞图》一卷

《都利聿期斯》一卷

《聿斯四门经》一卷

《聿斯歌》一卷

《枢要经》一卷

《青霄玉鉴》二卷

《碧霄金鉴》三卷

《碧落经》十卷

蒋权卿《应轮心鉴》五卷

崔寓《神象气运图》十卷

《紫庭秘诀》一卷

《玄纬经》二卷

《辨负一作“真”

经》二卷

《大霄论璧第五》一卷

《气象图》一卷

《乙巳略例》十五卷

《唐书距子经》一卷

陶弘景《象历》一卷

《括星诗》一卷

《玄象隔子图》一卷

《镜图》三卷

《天文图》一卷

《三元经传》一卷

《大衍明疑论》十五卷

《交食论》一卷

并不知作者

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一卷

杨惟德《乾象新书》三十卷

《新仪象法要》一卷

张宋臣《列宿图》一卷

张宏图《天文志讹辨》一卷

阮泰发《水运浑天机要》一卷

邹淮《考异天文书》一卷

右天文类一百三十九部，五百三十一卷。

郭璞《三命通照神白经》三卷

陶弘景《五行运气》一卷

《青一录班氏经》一卷不知名

李淳风《五行元统》一卷

王希明《太一金镜式经》十卷

僧一行《遁甲通明无惑十八钤局》一卷

元兢《禄命厄会经》一卷

杨龙光《禄命厄运歌》一卷

李吉甫《三命行年韬钤秘密》二卷

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

《珞琭子赋》一卷不知姓名，宋李企注

许季山《易诀》一卷

《周易八帖》四卷

《周易髓要杂诀》一卷

《周易天门子诀》二卷

《周易三略经》三卷

《易林》三卷

《诸家易林》一卷

《易新林》一卷

《易傍通手鉴》八卷

《易玄图》一卷

《周易菥蓂诀》一卷

《易颂卦》一卷

《大清易经诀》一卷

《周易通贞》三卷

《周易子夏占》一卷

《周易口诀开题》一卷

《周易飞燕转关林》一卷

《周易括世应颂》一卷

《周易鬼灵经》一卷

《周易三空诀》一卷

《周易三十六占》六卷

《周易爻咏》八卷

《周易鬼镇林》一卷

《周易金鉴歌》一卷

《周易联珠论》一卷

《周卦辘轳关》一卷

《易辘轳图颂》一卷

《易大象歌》一卷

《周易卜卦》一卷

又《玄理歌》一卷

《地理观风水歌》二卷

《阴阳相山要略》二卷

郭璞《周易玄义经》一卷

《周易察微经》一卷

《周易鬼御算》一卷

《周易逆刺》一卷

《易鉴》三卷

黄子一作“景”

玄《易颂》一卷

王守一《周易探玄》九卷本十卷

《易诀杂颂》一卷

《易杜秘林一作“林秘”

》一卷

《易大象林》一卷

李鼎祚《易髓》三卷 《目

《瓶子记》三卷

成玄英《易流演》五卷

虞翻注《京房周易律历》一卷

陶隐居《易髓》三卷

王鄯《周易通神歌》一卷

张胥《周易缭绕词》一卷

灵隐子《周易河图术》一卷

焦氏《周易玉鉴领》一卷

《周易三备杂机要》一卷

《周易经类》一卷

《法易一作“易法”

》一卷

《周易窍书》一卷

《周易灵真述》一卷

《周易灵真诀》一卷

《易卦林》一卷

《周易飞伏例》一卷

《周易火窍》一卷

《周易备要》一卷

《周易六神颂》一卷

天门子《易髓》一卷

管公明《隔山照》一卷

《文王版词》一卷

王严《金箱要录》一卷

朱异《稽疑》二卷

《罔象玄珠》五卷

《六证括天地经》一卷

《黄帝天辅经》一卷

孙膑《卜法》一卷

刘表《荆州占》二卷

《海中占》十卷

武密《古今通占鉴》三十卷

李淳风《乙巳占》十卷

又《杂占》一卷

《帝王气象占》一卷

《气象占》一卷

《西天占书》一卷

《白泽图》一卷

《周遁三元纂例》一卷

《阴阳遁八一作“入”

局立成法》一卷

《阴阳二遁万一诀》四卷

《遁甲要用歌式》二卷

《阳遁天元局法》一卷

《阴阳遁甲经》三卷

《阴阳遁甲立成》一卷

《天一遁甲兵机要诀》二卷

《三元遁甲经》一卷

《遁甲符应经》三卷

《太一玄鉴》十卷

《太一新鉴》三卷

《枢会赋》一卷

《九宫口诀》三卷

《玉帐经》一卷

《乾坤秘一作“要”

》七卷

《蓬瀛经》三卷

《济家备急广要录》一卷

《三元经》一卷

《二宅赋》一卷

《行年起造九星图》一卷

《宅心鉴式》一卷

《相宅经》一卷

《宅体一作“髓”

经》一卷

《九星修造吉凶歌》一卷

《阴阳二宅歌》一卷

《二宅相占》一卷

《太白会运ＲＹ记》一卷

《九天秘记一作“诀

》一卷

《详思记》一卷

《玄女金石玄悟术》三卷

《西王母玉诀》一卷

《通玄玉鉴颂一作“领”

》二卷

封演《元正一作“正元”

占书》一卷

周辅《占经要诀》二卷

《蕃占要略》五卷

《天机立马占》一卷

《统占》二卷

《六甲五行杂占机要》二卷

《乙巳指占图经》三卷

《人伦宝鉴卜法》一卷

杜灵贲《卜法》一卷

《占候应验》二卷

《晷菥算经法》三卷

《易咎限算》一卷

《晷限立成》一卷

费直《焦贡晷限历》一卷

韦伟《人元晷限经》三卷

《铭》五卷

《轨革秘宝》一卷

《轨革指迷照胆诀》一卷

《轨革照胆诀》一卷

史苏《五兆龟经》一卷

又《龟眼玉钤论》三卷

《五兆金车口诀》一卷

《五兆秘诀》三卷

《五行日见五兆法》三卷

《五兆穴门术》三卷

《灵棋经》一卷

《龟缭绕诀》一卷

聂承休《龟经杂例要诀》一卷

《玄女玉函龟经》三卷

《古龟经》二卷

《神龟卜经》二卷

刘玄《龟髓经论》一卷

毛宝定《龟窍》一卷

《龟甲历》一卷

《龟兆口诀》五卷

《龟经要略》二卷

《龟髓诀》二卷

《春秋龟策经》一卷

黄石公《备气三元经》二卷

《玄女五兆筮经》五卷

李进注《灵棋经》一卷

《金石经》三卷

《灵骨经》一卷

《螺卜法》一卷

《大道通灵肉臑论》一卷

《鼓角证应传》一卷

郯子《占鸟经》二卷

《占鸟法图》一卷

袁天纲一作“孙思邈”

《九天玄女坠金法》一卷

《怪书》一卷

《响应经》一卷

《玄女三廉射覆经》一卷

《通明玉帐法》一卷

《遁甲步小游太一诸将立成图》二卷

《相书》七卷

《相气色诗》一卷

《要诀》三卷

《玄明经》一卷

闾丘纯《射覆经》一卷

东方朔《射覆经》三卷

又《占神光耳目法》一卷

《相枕经》一卷

《马经》三卷

《相马经》三卷

卢重玄《梦书》四卷

柳璨《梦隽》一卷

《周公解梦书》三卷

王升《缩或无“缩”字

占梦书》十卷

陈襄《校定梦书》四卷

又《校定相笏经》一卷

《校定京房婚书》三卷

李靖《候气秘法》三卷

又《六十甲子占风雨》一卷

《五音法》一卷

《阴阳律体一作“髓”

》一卷

《灵关诀益智》二卷

《袖中金》五卷

《玄女常手经》二卷

《神诀》一卷

《游都璧玉经》一卷

麻安石《灾祥图》一卷

《风角鸟情》三卷

《日月风云气候》一卷

《日月晕贯气》一卷

《日月晕蚀》一卷

《气色经》一卷

诸葛亮《十二时风云气候》一卷

《五行云雾歌》一卷

《占风雨雷电》一卷

《年代风云一作“雨”

占》一卷

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三十卷

周麟《竹伦经》三卷

冯思古《遁甲六经》卷亡

丘延翰《金镜图》一卷

通真子《玉霄宝鉴经》一卷

《三命指掌诀》一卷

文靖《通玄五命新括》三卷

董子平《太阴三命秘诀》一卷

杨绘《元运元气本论》一卷

何朝《命术》一卷

李蒸《三命九中歌》一卷

徐鉴《三命机要说》一卷

林开《五命秘诀》五卷

僧善嵩《诀金书一十四字要诀》一卷

《凝神子》一卷不知姓名

凝神子《八杀经》一卷

凝神子《解悟经》一卷

西城野人《三五志》二卷

《八九变通》一卷

白云愚叟《五行图》一卷

知玄子秦凫《太一占玄歌》一卷

刘烜《元中祛惑经》一卷

《占雨晴法》一卷

《金鉴占风诀》一卷

《三元飞化九宫法》一卷

《行年五鬼运转九宫法》一卷

《山冈机要赋》一卷

《山冈气象杂占赋》一卷

《五音地理诗》三卷

《五音地理经诀》十卷

《阴阳葬经》三卷

《掘机口诀》一卷

《掘鉴经一作握鉴经”

》五卷

《洞幽识秘要图》三卷

《灵宝六丁通神诀》三卷

《通天灵应宝胜法》二卷

《黄石记》五卷

刘启明《云气测候赋》一卷

《定风占诗》三卷

《风角五音占》一卷

《日月晕图经》二卷

《占候云雨赋》一卷

《风云关钅巢秘诀》一卷

《云气形象玄占》三卷

《天地照耀占》一卷

李经表《虹蜺灾祥》一卷

《宿曜录鬼鉴》一卷

《日月城砦气象灾祥图》一卷

《中枢秘颂太一明鉴》五卷

《太一五元新历》一卷

《太一七术》一卷

《太一阴阳定计主客决胜法》一卷

《太一循环历》一卷

《太一会运逆顺通代记阵图》一卷

《六壬军帐赋》一卷

《六壬诗》一卷

《六壬六十四卦名》一卷

《六壬战胜歌》一卷

《六壬出军立就历》三卷

《六壬玉帐经》一卷

王承昭一作“绍”

《占风云歌》一卷

《占风云气候日月星辰图》七卷

《望江南风角集》二卷

张良《阴阳二遁》一卷

胡万顷《太一遁甲万胜时定主客立成诀》一卷

一行《遁甲十八局》一卷

司马骧《遁甲符宝万岁经图历》一卷

冯继明《遁甲元枢》二卷

《玄女遁甲秘诀》一卷

《天一遁甲图》一卷

《天一遁甲钤历》一卷

《天一遁甲阴局钤图》一卷

《遁甲搜元经》一卷

《遁甲阳局钤》一卷

《遁甲阴局钤》一卷

杜惟翰一作“幹”

《太一集》八卷

《太一年表》一卷

《十三神太一》一卷

《御序景祐三式太一福应集要》十卷

王处讷《太一青龙甲寅经》一卷

康洙序《时游太一立成》一卷

广夷《太一秘歌》一卷

《太一细行草》一卷

《太一杂集笔草》一卷

《太一时计钤》一卷

《太一阳九百六经》一卷

《太一神枢长历》一卷

《太一阳局钤》一卷

《太一阴局钤》一卷

《九宫太一》一卷

乐产《王佐秘珠》五卷

《神枢灵辖经》十卷

马先《天宝灵应式经一作“记”

》五卷

《日游太一五子元出军胜负七十二局》一卷

《黄帝龙首经》一卷

《九宫经》三卷

《九宫图》一卷

《九宫占事经》一卷

桑道茂《九宫》一卷

又《三命吉凶》二卷

《撮要日鉴》一卷

《六十四卦歌》一卷

郗良玉《三元九宫》一卷

《九宫应瑞太一图》一卷

杨龙光《九宫要诀》一卷

又《九宫诗》一卷

《九宫推事式经》一卷

《禄命歌》一卷

《禄命经》一卷

《风后三命》三卷

朱琬《六壬寸珠集》一卷

《六壬录》六卷

《五真降符六壬神武经》一卷

《六壬关例集》三卷

《六壬维干照幽历》六卷

张氏《六壬用三十六禽秘诀》三卷

《大六壬式局杂占》一卷

《六壬玄机歌》三卷

《六壬七曜气神星禽经一作“纪”

》一卷

马雄《绛囊经》一卷

《金匮经》三卷

《髓经心经鉴》三卷

徐琬《启蒙纂要》一卷

李筌《玉帐歌》十卷

《秘宝翠羽歌》三卷

《明鉴连珠歌》一卷

《清华经》三卷

《推人钩元法》一卷

由吾裕《式心经略》三卷

《式合书成》一卷

《用式法》一卷

《式经纂要》三卷

《玄女式鉴》一卷

《三式诀》三卷

《天关五符式》一卷

《三式参合立就历》三卷

《金照式经》十卷

《雷公式局》一卷

《灵应式》五卷

《小游宿历》一卷

《三元六纪历》一卷

《玉钤历》一卷

《明鉴起例历》三卷

《枝元长历》一卷

《日轮历》一卷

《五音百忌历》二卷

《葬疏》三卷

孙洪礼《万岁循环历》一卷

僧德济《胜金历》一卷

《毕天水历》一卷

《毕天六甲历》六卷

《选日枢要历》四卷

《妍神历》一卷

《择十二月钳历》二卷

《七门行历》一卷

《大要历》三卷

《三皇秘要历》一卷

《选课岁历》一卷

《大明历》二卷

杜崇龟《明时总要历》一卷

陈恭钊《天宝历注例》二卷

《唐七圣历》一卷

《横推历》一卷

《兵钤月镜纂要立成历》一卷

李淳风《十二宫入式歌》一卷

僧居白《五行指掌诀》二卷

逍遥子《鲜鹗经》三卷不知姓名

《三命总要》三卷

《太一中天密旨》三卷

《西天都例经》一卷

《三元经》三卷

《淘金歌》一卷

《三元龟鉴》一卷

《五命》一卷

《五音凤髓经》一卷

《大衍五行数法》一卷

《三局天关论》一卷

《六十甲子释名》一卷

《金掌图窍》一卷

《三局九格六阳三命大数法》

《奇门万一诀》

《遁甲万一诀》

《太一遁甲万一诀》

已上四部无卷

《阴阳万一诀》一卷

《金枢八象统元经》三卷

《太一阴阳二遁》一卷

《阴阳二遁局图》一卷

《阴阳二遁立成历》一卷

《遁甲玉女反闭局》一卷

《太一金镜备式录》十卷

《太一立成图》一卷

《太一飞鸟十精历》一卷

僧重辉一作“耀”

《正德通神历》三卷

《大会杀历》卷

史序《乾坤宝典》四百五十五卷

《乾坤总录》五卷

黄淳《通乾论》五卷

《黄帝朔书》一卷托太公、师旷、东方朔撰

《年鉴》一卷

刘玄一作“先”

之《月令图》一卷

《阴阳宝录》一卷

《西天阴符紫微七政经论》一卷

《五符图》一卷

《选日阴阳月鉴》一卷

李遂《通玄三命论》三卷

李燕《三命》一卷

又《阴阳诗》一卷

《三命九中歌》一卷

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一卷

凝神子《五行三命手鉴》一卷

《三命大行年入局韬钤》三卷

《大行年推禄命法》一卷

《三命杀历》一卷

孟遇《三命诀》三卷

《禄命人元经》三卷

《禄诀经》三卷

《五行贵盛生月法》

《五行消息诀》

萧古一作“吉”

《五行大义》五卷

《金书四字五行》

《四季观五行论》

珞琭子《五行家国通用图录》

《训字五行歌》二卷

珞琭《五行疏》十卷

《樵子五行志》五卷

罗宾老《五行定分经》三卷

濮阳夏《樵子五行志》五卷

窦涂《广古今阳复五行记》三十卷

《五行通用历》

《金河流水诀》

王叔政《推太岁行年吉凶厄》

李燕《穆护词》一卷一作马融《消息机口诀》

《洪范碎金训字》

《七曜气神星禽经》三卷

《纳禽宿经》

廖惟馨《星禽历》

杜百一作“相伯”

子《禽法》

司马先生《三十六禽歌》一卷

《占课禽宿情性诀》一卷

苏登《神光经》一卷

许负《形神心鉴图》一卷

始一作“姑”

布子卿《相法一作“书”

》一卷

朱述《相气色面图》一卷

玄灵子《秘术骨法图》一卷

《相禄歌》二卷

《察色相书》一卷

《人鉴书》七卷

《龟照口诀》五卷

《人伦真诀》十卷

《女仙相书》三卷

《相气色图》五卷

云萝《通真神相一作“明”

诀》十卷

柳清风《相歌》二卷

郭岘述《显光师相法》一卷

《十七家集众相书》一卷

《占气色要诀图》一卷

柳阴一作“随”

风《占气色歌》一卷

《形神论气色经》一卷

《元解诀》一卷

《相书》二卷

《月波洞中龟鉴》一卷

《应玄玉鉴》一卷

《六神相字法》一卷

《相笏经》三卷

陈混掌《相笏经》一卷管辂、李淳风法

萧绎《相马经》一卷

常知非《马经》三卷

谷神一作“鬼谷”

子《辨养马一作“养良马”

论》一卷

《相马病经》三卷

《相犬经》一卷

王立豹《鹰鹞候诀》一卷

《鹰鹞五藏病源方论》一卷

《堪舆经》一卷

《太史堪舆》一卷

商绍《太史堪舆历》一卷

《黄帝四序堪舆经》一卷

《占婚书》一卷

《周公坛经》三卷

王佐明《集坛经》一卷

李远《龙纪圣异历》一卷

《五音三元宅经》三卷

《阴阳宅经》一卷

《阴阳宅经图》一卷

王澄《二宅心鉴》三卷

又《二宅歌》一卷

《阴阳二宅图经》一卷

《黄帝八宅经》一卷

《淮南王见机八宅经》一卷

一行《库楼经》一卷

《上象阴阳星图》一卷

《金图地鉴》一卷

《地鉴书》三卷

孙季邕《葬范》五卷

《地理六壬六甲八山经》八卷

《地理三宝经》九卷

《五音山冈诀》一卷

《地论经》五卷

《地理正经》十卷

朱仙桃《地理赞》一卷

又《玄堂范》一卷

《地理口诀》一卷

僧一行《地理经》十二卷

又《灵辖歌》三卷

《玉关歌》一卷

《含意歌》七卷

《通玄灵应颂》三卷

《天一通玄机微翼图》一卷

《天一玄成局》一卷

《玄枢经》一卷

《玄枢纂要》一卷

《知人秘诀》二卷

《玄中祛惑经》三卷

《遁甲钤》一卷

《八门遁甲入式歌》一卷

《三元阴局》一卷

《难逃论》一卷

《灵台篇》一卷

《藻鉴了义经》一卷

《蔀首经》三卷

《玄象秘录》一卷

《真象论》一卷

《清霄玉镜要诀》一卷

《二十八宿行度口诀》一卷

《星禽课》一卷

《群书古鉴录》无卷

并不知作者

仁宗《洪范政鉴》十二卷

杨惟德王立《太一福应集要》一卷

杨惟德《景祐遁甲符应经》三卷

《七曜神气经》二卷杨惟德、王立、李自正、何湛等撰

丘濬《霸国环周立成历》一卷

张中《太一金照辨误归正论》一卷

魏申《太一总鉴》一百卷

上官经邦《大始元灵洞微数》一卷

张宏国《五行志讹辨》一卷

黄石公《地镜诀》一卷一名《照宝历》，题东方朔进

庾肩吾《金英玉髓经》一卷

陶弘景《握镜图》一卷

陈乐产《神枢灵辖经》十卷

李靖《九天玄机八神课》一卷

《六壬透天关法》一卷

李鼎祚《明镜连珠》十卷

吕才《广济百忌历》二卷

李淳风《乾坤秘奥》一卷

《九天观灯法》一卷

《六壬精髓经》卷一名《窍中经》

《质龟论》一卷李淳风得于石室

僧一行《肘后术》一卷

《选日听龙经》一卷

僧令岑《六壬翠羽歌》三卷

汉道士姚可久《山阴道士经》三卷

碧眼先生《壬髓经》三卷茅山野叟汤渭注

《发蒙陵西集》一卷

《发蒙入式真草》一卷

《阴阳集正历》三卷

《选日纂圣精要》一卷

《玄女关格经》一卷

皆六壬占验之诀

《式法》一卷起甲子，终癸亥，皆六壬推验之法

《杂占覆射》一卷

《六壬金经玉鉴》一卷载六壬生旺克杀之数

《万年秘诀》一卷载检择日辰吉凶之法

《玉女肘后术》一卷以六壬三传之法为歌

《玉关歌》一卷载六壬三传之验

《黄河瓶子记》一卷

《神枢万一秘要经》一卷

《越覆经》一卷

《事神歌》一卷

《会灵经》一卷载六壬杂占之法

《缬翠经》一卷

《灰火经》一卷

《蛇髓经》一卷以日辰衰旺为占

《九门经》一卷

《小广济立成杂历》一卷

《文武百官赴任上官坛经》一卷

《玄通玉镜占》一卷

《六壬课秘诀》一卷

《六壬课钤》一卷

玉枢真人《玄女截壬课诀》一卷

《占灯法》一卷

《三镜篇》一卷

《周易神煞旁通历》一卷

《杂占秘要》一卷

《乾坤变异录》一卷

《玄女简要清华经》三卷

《太一占鸟法》一卷

《参玄通正历》一卷

《择日要法》一卷

《选时图》二卷

《黄帝龙首经》一卷

《易鉴》一卷

《月纂》一卷

《万胜候天集》一卷

并不知作者

《云雨赋》一卷《崇文总目》有刘启明《占候云赋式》，即此书

郑德源《飞电歌》一卷

僧绍端《神释应梦书》三卷

詹省远《梦应录》一卷

杨惟德《六壬神定经》十卷

王升《六壬补阙新书》五卷

《上官撮要》一卷

陈从吉《类编图注万历会同》三十卷

刘氏《三历会同》一卷

周渭《弹冠必用》一卷

胡舜申《阴阳备用》十三卷

赵希道《涓吉撮要》一卷

顾晄《坛经簪饰》一卷

蒋文举《阴阳备要》一卷

赵景先《拜命历》一卷

徐道符《六壬歌》三卷

陆渐《六壬了了歌》一卷

余琇《六壬玄鉴》一卷

王齐《医门玉髓课》一卷

张玄达《相押字法》一卷

苗公达《六壬密旨》二卷

杨稠《六壬旁通历》一卷

刘玄之《月令节候图》一卷

姜岳《六壬赋》三卷

杨可《五行用式事神》一卷

郭璞《山海经》十八卷

赵浮丘公《相鹤经》一卷

左慈《助相规诫》一卷

郭璞《葬书》一卷

《山海图经》十卷郭璞序，不著姓名

袁天刚《玄成子》一卷

孙思邈《坐照论并五行法》一卷

柳清风、周世明等《玉册宝文》八卷

李淳风《立观经》一卷

僧一行《地理经》十五卷

《呼龙经》一卷

《金歌四季气色诀》一行撰论

孙知古《人伦龟鉴》三卷

王澄《阴阳二宅集要》二卷

僧正固《骨法明镜》三卷

丘延翰《铜函记》一卷

《天定盘古局》一卷

汉赤松子《海角经》一卷

《明镜碎金》七卷

唐举《肉眼通神论》三卷

《金锁歌》一卷

鬼谷子《观气色出图相》一卷

黄石公《八宅》二卷

许负《相诀》三卷

李淳风《一行禅师葬律秘密经》十卷

吕才《杨乌子改坟枯骨经》一卷

曾杨一《青囊经歌》二卷

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

曾文展《八分歌》一卷

李筌《金华经》三卷

宋齐丘《玉管照神局》二卷

《天花经》三卷序云：“黄巢得于长安。”

晏氏《辨气色上面诗》一卷不知名

刘虚白《三辅学堂正诀》一卷

危延真《相法》一卷

《五星六曜面部诀》一卷

裴仲卿《玄珠囊骨法》一卷

刘度具《气色真相法》一卷

王希逸《地理秘妙歌诀》一卷

《地理名山异形歌》一卷

孙膑《葬白骨历》卷亡

隐逸人《玉环经》一卷不知姓名

《天涯海角经》一卷不知作者，九江李麟注解

徽宗《太平睿览图》一卷

陈抟《人伦风鉴》一卷

司空班、范越凤《寻龙入式歌》一卷

王洙《地理新书》三十卷

苏粹明《地理指南》三卷

蔡望《五家通天局》一卷

《报应九星妙术文局》一卷

刘次庄《青囊本旨论二十八篇》一卷

胡翊《地理咏要》三卷

魏文卿《拨沙经》一卷

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

《月波洞中记》一卷

《月师歌》一首言葬地二十四位星辰休咎

《麻子经》一卷

《玄灵子》三卷

《通心经》三卷

《藻鉴渊微》一卷

《杂相骨听声》卷亡

《气色微应》三卷

《通微妙诀》卷亡

《中定声气骨法》卷亡

《金歌气色秘录》一卷

《学堂气骨心镜诀》卷亡

《玉叶歌》一卷

《洞灵经要诀》一卷

《杂相法》一卷

《天宝星经》一卷

《青囊经》卷亡

《阴阳七元升降论》卷亡

《玄女墓龙冢山年月》一卷

《玄女星罗宝图诀》一卷

《紫微经歌》卷亡

《白鹤望山经》一卷

《八山二十四龙经》一卷

《天仙八卦真妙诀》一卷

《黄泉败水吉凶法》三卷

《踏地赋》一卷

《分龙真杀五音吉凶进退法》一卷

《地理澄心秘诀》一卷

《八山穿珠歌》一卷

《山头步水经》一卷

《山头放水经》一卷

《大卦煞人男女法》一卷

《地理搜破穴诀》一卷

《临山宝镜断风诀》一卷

《丛金诀》一卷

《锦囊经》一卷

《玉囊经》一卷

《黄囊大卦诀》一卷

《地理秘要集》一卷

《通玄论》一卷

《地理八卦图》一卷

《驻马经》一卷

《活曜修造吉凶法》一卷

《天中宝经知吉凶星位法》一卷

《修造九星法历代史相》一卷

《相具经》一卷

并不知作者

《李仙师五音地理诀》一卷

赤松子《碎金地理经》二卷

《地理珠玉经》一卷

《地理妙诀》三卷

《石函经》十卷

《铜函经》三卷

《周易八龙山水论地理》一卷

《老子地鉴诀秘术》一卷

《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一卷

《昭幽记》一卷

《鬼灵经并枯骨经》二卷

《唐删定阴阳葬经》二卷

《唐书地理经》十卷

《青乌子歌诀》二卷

《金鸡历》一卷

《五音二十八将图》一卷

《赤松子》三卷

《易括地林》一卷

丘延翰《五家通天局》一卷

《夫子掘斗记》一卷

《孔子金钅巢记》一卷

《推背图》一卷

鬼谷子《白虎经》一卷

又《白虎五通经诀》一卷

《洞幽秘要图》一卷

《孝经雌雄图》四卷

河上公《金藏秘诀要略》一卷

《玄珠握鉴》三卷

《玉函宝鉴》三卷

《真人水鉴》十三卷

张华《三鉴灵书》三卷

陶弘景《握鉴方》三卷

《证应集》三卷

《金娄先生秘诀》三卷

《真图秘诀》一卷

《铭轨》五卷

胡济川《小游七十二局立成》一卷

《大小游三奇五福立成》一卷

《十一神旁通太岁甲子图》一卷

曹植《黄帝宝藏经》三卷

《括明经》一卷

《悟迷经》一卷

余考一作“秀”

《旦暮经》一卷

《神枢万一秘经》一卷

《纪重政秘要》一卷

《雷公印法》三卷

《雷公撮杀律》一卷

徐遂《发蒙》一卷

《玄女十课》一卷

吕佐周《地论七曜》一卷

《阴术气神》一卷

《七曜气神历代帝纪》五卷

《玉堂秘诀》一卷

《大运秘要心髓诀》一卷

吕才《阴阳书》一卷

《五姓凤髓宝鉴论》一卷

《阴阳杂要》一卷

《玄珠录要》三卷

张良《玄悟歌》一卷

《斗书》一卷

《阴阳》二卷

《论》一卷

《黄帝四序经》一卷

《宝台七贤论》一卷

《五姓玉诀旁通》一卷

《选日时向背》五卷

《阴阳立成选日图》一卷

《七曜选日》一卷

《周公要诀图》一卷

《师旷择日法》一卷假黄帝问答

《淮南子术》一卷

《推贵甲子太极尊神经》一卷

《秘诀歌》一卷

《福应集》十卷

《连珠经》十卷

《玄女断卦诀》一卷

《明体经》一卷

《心注瓶子记》一卷

《锦绣囊》一卷

《心镜歌》三卷

《指要》三卷

《万一诀》一卷

《符应》三卷

《随军枢要》三卷

《禳厌秘术诗》三卷

《广知集》二卷

《圆象玄珠经》五卷

《脉六十四卦歌诀》一卷

《人元秘枢经》三卷

《陶隐居》一卷

《风后》一卷

《李宽》一卷

《通元论》三卷

《凝神子》三卷

《黄帝四序经》一卷

《聿斯四门经》一卷

《气神经》三卷

《气神帝纪》五卷

《符天人元经》一卷

《聿斯经诀》一卷

《大定露胆诀》一卷

《聿斯都利经》一卷

《应轮心镜》三卷

《秤经》三卷

《聿斯隐经》三卷

《碧落经》十卷

《新书》三十卷

《三镜》三卷

《九天玄女诀》一卷

《龙母探珠颂》一卷

《通玄玉鉴颂》一卷

《徵应集》三卷

王与之《鼎书》十七卷

右五行类八百五十三部，二千四百二十卷。

《三坟易典》三卷题箕子注

《周易三备》三卷题孔子师徒所述，盖依托也

严遵《卦法》一卷

焦赣《易林传》十六卷

京房《易传算法》一卷

《易传》三卷

管辂《遇仙诀五音歌》六卷

《周易八仙歌》三卷

《易传》一卷

郭璞《周易洞林》一卷

吕才《轨限周易通神宝照》十五卷

李淳风《周易玄悟》三卷

易通子《周易菥蓂璇玑轨革口诀》三卷

蒲乾贯《周易指迷照胆诀》三卷

黄法《五兆晓明龟经》一卷

禄隐居士《易英揲蓍图》一卷不知名

中条山道士王鄯《易镜》三卷

无惑先生《易镜正经》二卷

耿格《大演天心照》一卷

牛思纯《太极宝局》一卷

任奉古《明用蓍求卦》一卷

林墳《天道大备》五卷

《轨革金庭玉鉴》七卷

《周易神镜鬼谷林》一卷

《通玄海底眼》一卷

《六十四卦颂谕》一卷

《爻象杂占》一卷

《六十四卦火珠林》一卷

《周易灵秘诸关歌》一卷

《龀骨林》一卷

《灵龟经》一卷

《轨革传道录》一卷

《证六十甲子纳音五行》一卷

《龟图》一卷

《周易赞颂》六卷

并不知作者

右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

志第一百六十 艺文六

苗锐《新删定广圣历》二卷

僧一行《开元大衍历议》十三卷

启玄子《天元玉册》十卷

甄鸾《五曹算术》二卷

《海岛算术》一卷

赵君卿《周髀算经》二卷

张丘建《算经》三卷

夏侯阳《算经》三卷

王孝通《缉古算经》一卷

谢察微《算经》三卷

李籍《九章算经音义》一卷

又《周髀算经音义》一卷

李绍谷《求一指蒙算术玄要》一卷

郭献之《唐宝应五纪历》三卷

徐承嗣《唐建中贞元历》三卷

边冈《唐景福崇玄历》十三卷

《大唐长历》一卷

马重绩《晋天福调元历》二十三卷

王处讷《周广顺明元历》一卷

又《建隆应天历》六卷

王朴《周显德钦天历》十五卷

《蜀武成永昌历》三卷

《唐保大齐政历》三卷

苗训《太平乾元历》九卷

《太平兴国七年新修历经》三卷

史序《仪天历》十六卷

曹士蔿《七曜符天历》二卷

《七曜符天人元历》三卷

杨纬一作“绎”

《符天历》一卷

王公佐《中正历》三卷

《正象历》一卷

李思议《重注曹士蔿小历》一卷

《七曜符天历》一卷

《大衍通玄鉴新历》三卷

沈括《熙宁奉元历》一部卷亡

《熙宁奉元历经》三卷

《立成》十四卷

《备草》六卷

《比较交蚀》六卷

卫朴《七曜细行》一卷

《新历正经》三卷

《义略》二卷

《立成》十五卷

《随经备草》五卷

《七曜细行》一卷

《长历》三十卷

并孙思恭注

《大衍历经》二卷

《大衍历立成》十一卷

《大衍历议略》一卷

《大衍议》十卷

《宣明历经》二卷

《宣明历立成》八卷

《宣明历要略》一卷

《大衍历经》二卷

《正元历立成》八卷

《崇元历经》三卷

《崇元历立成》七卷

《调元历经》二卷

《调元历立成》十二卷

《调元历草》八卷

《钦天历经》二卷

《钦天历立成》六卷

《钦天历草》三卷

《应天历经》二卷

《应天历立成》一卷

《乾元历经》二卷

《乾元历立成》二卷

《仪天历经》二卷

《仪天历立成》十三卷

《崇天历经》二卷

《崇天历立成》四卷

《明天历经》三卷

《明天历立成》十五卷

《明天历略》二卷

《符天历》三卷

姚舜辅《蚀神隐耀历》三卷

丘濬《霸国环周立成历》一卷

《阴阳集正历》三卷

《历日纂圣精要》一卷

《历枢》二卷

《难逃论》一卷

《符天行宫》一卷

《转天图》一卷

《万岁日出入昼夜立成历》一卷

《五星长历》一卷

《正象历》一卷

胡秀林《正象历经》一卷

章浦《符天九曜通元立成法》二卷

《气神经》三卷

《气神钤历》一卷

《气神随日用局图》一卷

庄守德《七曜气神歌诀》一卷

吕才《刻漏经》一卷

钱明逸《西国七曜历》一卷

关子明注《安修睦都利聿斯诀》一卷

《聿斯隐经》一卷

《聿斯妙利要旨》一卷

李淳风注释《九章经要略》一卷

又注释《孙子算经》三卷

注王孝通《五经算法》一卷

注甄鸾《五曹算法》二卷

刘微一作“徽”

《九章算田草》九卷

王孝通《缉古算经》一卷

程柔《五曹算经求一法》三卷

鲁靖《五曹时要算术》三卷

《五曹乘除见一捷例算法》一卷

夏翰一作“翱”

《新重演议海岛算经》一卷

甄鸾注徐岳《大衍算术法》一卷

谢察微《发蒙算经》三卷

僧一行《心机算术括一作“格”

》一卷僧□妻岩注

徐仁美《增成玄一算经》三卷

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

《三问田算术》一卷

龙受益《算法》二卷

又《求一算术化零歌》一卷

《新易一法算范九例要诀》一卷

徐岳《术数记遗》一卷

《合元万分历》三卷作者名术，不知姓

《注九章算经》九卷魏刘徽、唐李淳风注

《孙子算经》三卷不知名

《五曹算经》五卷李淳风等注

《长庆宣明大历》二卷

《万年历》十二卷

《青萝妙度真经大历》一卷

《行漏法》一卷

《太始天元玉册截法》六卷

《求一算法》一卷

《细历书》一卷

《玉历通政经》三卷

并不知作者

燕肃《莲花漏法》一卷

钱明逸《刻漏规矩》一卷

王普《小漏款职》一卷

《官历刻漏图》一卷

卫朴《奉元历经》一卷

《观天历经》一卷绍圣、元符颁行

姚舜辅《纪元历经》一卷

裴伯寿、陈得一《统元历经》七卷

又《统元历五星立成》二卷

《统元历盈缩朏朒立成》一卷

《统元历日出入气刻立成》一卷

《统元历义》二卷

《统元七曜细行历》二卷

《统元历气朔八行草》一卷

《统元历考古日食》一卷

《三历会同集》十卷绍兴初撰，不知名

张祚注《法算三平化零歌》一卷龙受益法

王守忠《求一术歌》一卷

《算范要诀》二卷

《明算指掌》三卷

江本《一位算法》二卷

任弘济《一位算法问答》一卷

杨锴明《微算经》一卷

《法算机要赋》一卷

《法算口诀》一卷

《算法秘诀》一卷

《算术玄要》一卷

刘孝荣《新历考古春秋日食》一卷

《新历考汉魏周隋日月交食》一卷

《新历考唐交食》一卷

《新历气朔八行》一卷

《强弱月格法数》一卷

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九卷

张宋图《史记律历志讹辨》一卷

《仪象法要》一卷绍圣中编

《细行历书》二十卷起庆元庚申，至嘉定己卯，太史局进

右历算类一百六十五部，五百九十八卷。

《风后握机》一卷晋马隆略序

《六韬》六卷不知作者

《司马兵法》三卷齐司马穰苴撰

孙武《孙子》三卷

吴起《吴子》三卷

《黄帝秘珠三略》三卷

《阴符二十四机》一卷

《握机图》一卷

《决胜孤虚集》一卷

《太公兵书要诀》四卷

朱服校定《六韬》六卷

又校定《孙子》三卷

校定《司马法》三卷

校定《吴子》二卷

校定《三略》三卷

魏武帝注《孙子》三卷

萧吉注或题曹、萧注

《孙子》一卷

贾林注《孙子》一卷

陈皞注《孙子》一卷

宋奇《孙子解》并《武经简要》二卷

吴章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

吴起《玉帐阴符》三卷

白起《阵书一作“图”

》一卷

又《神妙行军法》三卷

《战国策》三十三卷

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

又《兵法》一卷

《三鉴图》一卷

《兵书统要》三卷

《三略秘要》三卷

成氏注《三略》三卷

诸葛亮《行兵法》五卷

又《用兵法》一卷

《行军指掌》二卷

《占风云气图》一卷

《兵书》七卷

陶侃《六军鉴要》一卷

李靖《韬钤秘术》一卷

又《总要》三卷

《六十甲子厌胜法》一卷

《兵书》三卷

《占风雪一作“云”

气》三卷

《风云论》三卷

《三军水鉴》三卷

《用兵手诀》七卷

《出军占风气候》十卷

《卫国公手记》一卷

李世勣《六十甲子内外行兵法》一卷

李淳风《诸家秘要》三卷

又《行军明时秘诀》一卷

《太白华盖法》二卷

《云气营寨占》一卷

《行军历》一卷

李筌《通幽鬼诀》二卷

又《军旅一作“放”

指归》三卷

《北帝武威经》三卷

《青囊托守胜败歌》并《营野战》一卷

李光弼《将律》一卷

又《武记》一卷

《九天察气诀》三卷

《玄女厌陈法》一卷

又《兵要式》一卷

《行兵法》二卷

《兵法》一卷

《杂占法》一卷

《六甲阴符兵法》一卷

《军谋前鉴》十卷

《兵家正书》十卷

《阃外纪一作“记”

事》十卷

李氏《秘要兵书》二卷

又《秘要兵术》四卷

《对敌权变逆顺法》一卷

《佐国玄机》一卷

《炮经》一卷

《总戎志》二卷

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

《许子兵胜苑》十卷

《统军玉鉴录》一卷

张守一《凿门诗》一卷

《秘宝兴军集》一卷

胡万顷《军鉴式》二卷

王适《行军立成七十二局》一卷

《安营临阵观灾气》一卷

《决战胜负图》一卷

《风云气象备急占》一卷

《秘宝风云歌》一卷

《九宫军要秘术》一卷

《倚马立成鉴图》一卷

《出军占怪历》三卷

罗子臣一作“臣”

《神机武略歌》三卷

易静《神机武略歌》一卷

《行军占风气》一卷

《军占要略》二卷

郑先忠《军机讨略策》三卷

《古今兵略》十卷

《论天镜一作“鉴”

出战要诀》一卷

《将兵秘要法》一卷

《武师左领记》二卷

牛洪道《玄机立成法》一卷

《孤虚明堂图》一卷

《军用立成》一卷

何延锡《辨解序》一卷

纪勋《军国要制》五卷

《将军总录》三卷

李远《武孝经》一卷

王峦《行军广要算经》三卷

《金符经》三卷

《十二月立成阵图法》一卷

《行军走马立成法》一卷

《立成掌中法》一卷

《行军要略分野星图法》一卷

《黄道法》一卷

徐汉卿《制胜略》三卷

牟知白《专征小格略》一卷

《图南兵略》三卷

《从征录》五卷

《出军别录》一卷

《兵书总要》四卷

《兵策秘诀》三卷

《万胜诀》二卷

《战斗秘诀》一卷

《英雄龟鉴》一卷

《兵诀》一卷

《随军要诀》一卷

《军谋要术》一卷

《韬钤秘要》一卷

《军旅要术》一卷

《军秘禳厌术》一卷

《占军机胜负龟诀》一卷

《训将胜术》二卷

《兵书手鉴》二卷

《尉缭子》五卷

战国时人

《常禳经》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

又《素书》一卷张良所传

诸葛亮《将苑》一卷

《兵书手诀》一卷

《文武奇编》一卷

《武侯八阵图》一卷

《鬼谷天甲兵书常禳术》三卷梁昭明太子撰

陶弘景《真人水照》十三卷

李靖《六军镜》三卷

《六十甲子禳敌克应决胜术》一卷

《玉帐经》一卷

《李靖兵钤新书》一卷

并不知作者

《九天玄女孤虚法》一卷

李淳风《悬镜经》十卷

《郭代公安边策》三卷唐郭震撰

李筌《太白阴经》十卷

《占五行星度吉凶诀》一卷

注《孙子》一卷

《阃外春秋》十卷

李光弼《统军灵辖秘策》一卷

《五家注孙子》三卷魏武帝、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

杜牧《孙子注》三卷

裴绪《新令》二卷

曹、杜注《孙子》三卷曹操、杜牧

刘玄之《行军月令》一卷

李大著《江东经略》十卷

《綦先生兵书》一十六卷

并不知名

许洞《虎钤兵经》二十卷

乐产《太一王佐秘珠》五卷

卢元《韬珠秘诀》一卷

《黄帝太公兵法》三卷虞彦行进

赵善誉《南北攻守类考》六十三卷

柴叔达《浮光战守录》一卷

《冲晦郭氏兵学》七卷郭雍述

《论五府形胜万言书》一卷

《阃外策钤》五卷

《经武略》二百九十卷

《治乱贯怪记》三卷

《三贤安边策》十一卷

《边防备卫策》一卷

《出军占候歌》一卷

《通玄玉鉴》一卷

《握镜诀怪祥歌》一卷

《玄女遁甲经》三卷

《李仆射马前诀》一卷

《防城动用》一卷

《彭门玉帐诀录》一卷

《遁甲专征赋》一卷

《帝王中枢赋》二卷

《长世论》十卷

《武备图》一卷

《兵鉴》五卷

《阴符握机运宜要》五卷

并不知作者

仁宗《攻守图术》三卷

曾公亮《武经总要》四十卷

蔡挺《裕陵边机处分》一卷

符彦卿《人事军律》三卷

曾致尧《清边前要》十卷

王洙《三朝经武圣略》十卷

《清边武略》十五卷

《风角占》一卷康定间司天台集

任镇《康定论兵》一卷

赵珣《聚米图经》五卷

《庆历军录》一卷不知作者。

曾公奭《军政备览》一卷

耿恭《平戎议》三卷

《边臣要略》二十卷

赵瑜《安边致胜策》三卷

吕夏卿《兵志》三卷

丘濬《征蛮议》一卷

阮逸《野言》一卷

刘氵扈《备边机要》一卷

薛向《陕西建明》一卷

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

王韶《熙河阵法》一卷

韩缜《元丰清野备敌》一卷

何去非《三备略讲义》六卷

《备论》十四卷

戴溪《历代将鉴博议》十卷

张文伯《百将新书》十二卷

刘温润《西夏须知》一卷

王维清《武昌要诀》一卷

徐矸《司命兵机秘略》二十八卷

徐确《总夫要录》一卷

张预《集注百将传》一百卷

余壹《兵筹类要》十五卷

叶上达《神武秘略论》十卷

夏休《兵法》三卷

汪槔《进复府兵议》一卷

《古今屯田总议》七卷

游师雄《元祐分疆录》二卷

《崇宁边略》三卷不知作者

刘荀《建炎德安守御录》三卷

度济《兵录》八十卷

《西斋兵议》三卷文觉兄弟问答兵机

章颖《四将传》三卷

《神机灵秘图》三卷

《军鉴图》二卷

《纪重政军机决胜立成图》三卷

《兵书气候旗势图》一卷

《诸家兵法秘诀》四卷

《行师类要》七卷

《古今兵书》十卷

《五行阵决》一卷

《会稽兵术》三卷

《六十甲子出军秘诀一作“略”

》一卷

《玄珠要诀》一卷

《军垫兵钤》三卷

《韬钤秘录》五卷

《将略兵机论》十二卷

《三军指要》五卷

《纂下六甲营图》一卷

《五十七阵出军甲子》一卷

《行军玄机百术法》一卷

《兵书出军杂占》五卷

《兵法机要》三卷

《神兵要术》三卷

《神兵机要》三卷

《总戎策》二卷

《兵书精诀》二卷

《权经对》三卷

《行军用兵玄机》三卷

《兵机要论》五卷

《行军备历》六十卷

《兵机简要》十卷

《兵谈》三卷

韩霸《水陆阵图》三卷

《强弩备术》三卷

《九九阵图》一卷

《军林要览》三卷

《制胜权略》三卷

《兵书精妙玄术》十卷

《兵籍要枢》三卷

《太一行军秘术诗》三卷

《戎机》二卷

《通神机要》三卷

刘玄一作“定”

之《兵家月令》一卷

又《军令备急》一卷

汤渭《天一兵机举要歌》一卷

王洪晖《行军月令》四卷

裴守一《军诫》三卷

《兵家正史》九卷

《行军周易占》一卷

张从实《将律》一卷

焦大宪《兵易歌神兵苑》三卷

《星度用》一卷

《将术》一卷

《行兵攻具术》一卷

《行兵攻具图》一卷

《兵家秘宝》一卷

《秘宝书》一卷

《军律》三卷

张昭《制旨兵法》十卷

王洙《青囊括》一卷

杜希全《兵书要诀》三卷

释利正《长庆人事军律》三卷

董承祖《至德元宝玉函经》十卷

王公亮《行师类要》七卷

刘可久《契神经》一卷

李洿《灵关诀》二卷一名《灵关集益智》

《兵机法》一卷

《太一厌禳法》一卷

《五行阵图》一卷

《兵论》十卷

《六十甲子行军法》一卷

《会稽兵家术日月占》一卷

《统戎式令》一卷

《六甲五神用军法》一卷

《要诀兵法立成歌》一卷

《六甲攻城破敌法》一卷

《马前秘诀兵书》一卷

石普《军仪条目》三卷

仁宗《神武秘略》十卷

又《行军环珠》一部卷亡

又《四路兽守约束》一部卷亡

《军诫》一卷

《武记》一卷

《定远安边策》三卷

《新集兵书要诀》三卷

《兵书要略》一卷

《拣将要略》十卷

《兵论》十卷

符彦卿《五行阵图》一卷

《新集行军月令》四卷

《云气图》十二卷

《统戎式镜》二卷

《行军气候秘法》三卷

《天子气章云气图》十二卷

《预知歌》三卷

《从军占》三卷

《兵书论语》三卷

《彭门玉帐歌》三卷

《太一行军六十甲子禳厌秘术诗》三卷

《兵机兴要阳谓歌》一卷

郯子《新修六壬大玉帐歌》十卷

郭固《军机决胜立成图》一卷

又《兵法攻守图术》三卷

王存《枢密院诸房例册》一百四十二卷

蔡挺《教阅阵图》一卷

林广《阵法》一卷

王拱辰《平蛮杂议》十卷

《敌楼马面法式及申明条约并修城女墙法》二卷

杨伋《兵法图议》一卷

韩缜《枢密院五房宣式》一卷

又《论五府形胜万言书》一卷

方坰《重演握奇》三卷

又《握奇阵图》一卷

梁焘《安南献议文字并目录》五卷

《愈见御戎》十册

韩绛《宣抚经制录》三卷

王革《政和营缮军补录序》一卷

余台《兵筹类要》十五卷

《溱播州胜兵法》二部

任谅《兵书》十卷

右兵书类三百四十七部，一千九百五十六卷。

李广《射评要录》一卷

梁冀《弹棋经》一卷

梁元帝《画山水松石格》一卷

姚最《续画品》一卷

李嗣真《画后品》一卷

窦蒙《画录拾遗》一卷

张又新《画总载》一卷

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一卷

李淳风《历监天元主物簿》三卷

皇甫松《醉乡日月》三卷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

韦蕴《九镜射经》一卷

《唐画断》一卷

王琚《射经》一卷

王坚道《射诀》一卷

荆浩《笔法记》一卷

《李氏墨经》一卷

《张学士棋经》一卷

宋景真《唐贤名画录》一卷

《墨图》一卷

《钓鳌图》一卷

《端砚图》一卷

《画总录》五卷

《啸真》一卷

《樗蒲图》一卷

并不知作者

苏易简《文房四谱》五卷

李永德《点头文》一卷

李畋《益州名画录》三卷

唐绩《砚图谱》一卷

纪亶《广弓经》一卷

王德用《神射式》一卷

刘怀德《射法》一卷

赵景《小酒令》一卷

赵明远《皇宋进士彩选》一卷

蔡襄《墨谱》一卷

卜恕《投壶新律》一卷

刘敞《汉官仪》三卷亦投子选也

唐询《砚录》二卷

窦䜣《饮戏助欢》三卷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卷

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

王趯《投壶礼格》二卷

刘道醇《新编五代名画记》一卷

《宋朝画评》四卷

李诫《新集木书》一卷

米芾《画史》一卷

任权《弓箭启蒙》一卷

张仲商《射训》一卷

马思永《射诀》一卷

王越石《射议》一卷

李孝美《墨苑》三卷

李荐《德隅堂画品》一卷

温子融《画鉴》三卷

王慎修《宣和彩选》一卷

陈日华《金渊利术》八卷

黄铸《玉签诗》一卷

李洪《续文房四谱》五卷

何珪《射义提要》一卷

《射经》三卷

张仲素《射经》三卷

田逸《射经》四卷

王琚《射经》二卷

《九鉴射图》一卷

徐锴《射书》十五卷

韦蕴《射诀》一卷

李章《射诀》三卷

张子霄《神射诀》一卷

李靖《弓诀》一卷

《法射指诀》一卷

黄损《射法》一卷

张守忠《射记》一卷

《弓诀》一卷

吕惠卿《弓试》一部卷亡

上官仪《投壶经》一卷

钟离景伯《草书洪范无逸中庸韵谱》十卷

唐绩《棋图》五卷

《金谷园九局谱》一卷

王积薪等《棋诀》三卷

《棋势论并图》一卷

徐铉《棋图义例》一卷

《棋势》三卷

杨希□蔡一作“璨”

《四声角图》一卷

又《双泉图》一卷

《玉溪图》一卷

蒋元吉等《棋势》三卷

太宗《棋图》一卷

《局谱》一卷

韦□延《棋图》一卷

《奕棋经》一卷

《棋经要略》一卷

王子京《弹棋图》一卷

《樗蒲经》一卷

《双陆格》一卷

李郃《骰子彩选格》三卷

刘蒙叟《彩选格》一卷

《寻仙彩选》七卷

《叶子格》三卷

李煜妻周氏《系蒙小叶子格》一卷

《偏金叶子格》一卷

《小叶子例》一卷

谢赫《古今画品》一卷

徐浩《画品》一卷

曹仲连《画评》一卷

李嗣真《画后品》一卷

胡峤《广梁朝画目》三卷

王叡《不绝笔画图》一卷

郭若虚《图画见闻讠志》六卷

朱遵度《漆经》三卷

《马经》一卷

《辨马图》一卷

《马口齿诀》一卷

《医马经》一卷

《明堂灸马经》二卷

《论驼经》一卷

《疗驼经》一卷

《医驼方》一卷

右杂艺术类一百十六部，二百二十七卷。

陆机《会要》一卷

朱澹远《语丽》十卷

杜公瞻《编珠》四卷

祖孝徵《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

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

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一卷

徐坚《初学记》三十卷

《燕公事对》十卷

张鷟《龙筋凤髓判》十卷

杜佑《通典》二百卷

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

张仲素《词圃》十卷

白居易《白氏六帖》三十卷

《前后六帖》三十卷前白居易撰，后宋孔传撰

李翰《蒙求》三卷

白廷翰《唐蒙求》三卷

刘绮庄《集类》一百卷

李商隐《金钥》二卷

崔铉《弘文馆续会要》四十卷

李途《记室新书》三卷

颜休《文飞应韶》十五卷

高测《韵对》十卷

刘扬名《戚苑纂要》十卷

又《戚苑英华》十卷

孟诜《锦带书》八卷

乔舜封《古今语要》十二卷

苏冕《古今国典》一百卷

又《会要》四十卷

章得象《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宋初至庆历四年

大孝一作“存”

僚《御览要略》十二卷

《册府元龟音义》一卷

王钦若《彤管懿范》七十卷《目》十卷

《彤管懿范音义》一卷

欧阳询《麟角》一百二十卷

《白氏家传记》二十卷

薛高立《集类》三十卷

《边崖类聚》三十二卷

《类事》十卷

徐叔旸《羊头山记》十卷

于立政《类林》十卷

杜光庭《历代忠谏书》五卷

《谏书》八十卷

《唐谏诤论》十卷

王昭远《禁垣备对》十卷

魏玄成《励忠节》四卷

王伯玙《励忠节抄》十卷

《书判幽烛》四十卷

《轺车事类》三卷

周佑之《五经资政》二十卷

《经典政要》三卷

尹弘远《经史要览》三十卷

《章句纂类》十四卷

李知实一作“宝”

《检志》三卷

李慎微一作“徵”

《理枢》七卷

邹顺《广蒙书》十卷

刘渐《群书系蒙》三卷

《九经对语》十卷

钱承志《九经简要》十卷

《经史事对》三十卷

《子史语类拾遗》十卷

韦稔《笔语类对》十卷

又《应用类对》十卷一名《笔语类对》

黄彬《经语协韵》二十卷

朱澹《语类》五卷

杨名《广一作“唐”

略新书》三卷

《十议典录》三卷

李德孙《学堂要记一作“纪”

》十卷

裴说《修文异名录》十一卷

《搢绅要录》二卷

段景《文场纂要》二卷

《文场秀句》一卷

王云《文房纂要》十卷

《彫玉集类》二十卷

《彫金集》三卷

刘国润《广彫金类集》十卷

庾肩吾《彩璧》五卷

《金銮秀蕊》二十卷

陆贽《青囊书》十卷

《蒋氏宝车一作“库”

》十卷

《琼林摘实》三卷

温庭筠《学海》三十卷

郑□昺一作“嵎”《双金》五卷

孙翰《锦绣谷》五卷

齐逸人《玉府新书》三卷

《丛髓》三卷

卢重华《文髓》一卷

《劲弩子》三卷

《玉苑丽文》五卷

段景《叠辞》二卷

《玉英》二卷

《玉屑》二卷

《金匮》二卷

《常修半臂》十卷

《紫香囊》二十卷

陆羽《警年》十卷

《穷神记》十卷

李齐庄《事解》七卷

《王氏千门》四十卷

郭道规《事鉴》五十卷

沈寥子《文鉴》四十卷

李大华《康国集》四卷

姚勖《起予集》四十卷

李贵臣《家藏龟鉴录》四卷

徐德言《分史衡鉴》十卷

薛洪《古今精义》十五卷

《笔藏论》三卷

苏源《治乱集》三卷

《治道要言》十卷

马幼昌《穿杨集》四卷

李钦玄《累玉集》十卷

支迁乔一作“奇”

《京国记》二卷

郭微《属文宝海》一百卷

乐黄目《学海搜奇录》六十卷

《皇览总论》十卷

张陟《唐年经略志》十卷

杨九龄《名苑》五十卷

晁光乂《十九书语类》十卷

雍公叡注张楚金《翰苑》十一卷

刘济《九经类议一作“义”

》二十卷

黎翘《广略》六卷

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

郭翔《春秋义鉴》三十卷

曹化《两汉史海》十卷

杨知恽《名字族》十卷

冯洪敏《宝鉴丝纶》二十卷

胡旦《将帅要略》二十卷

刘颜《辅弼名对》四十卷

景泰《边臣要略》二十卷

石待问《谏史》一百卷

王纯臣《青宫懿典》十五卷

李虚一《溉漕新书》四十卷

《童子洽闻》一卷

《麟角抄》十二卷

雷寿之《古文类纂》十卷

《汉臣蒙求》二十卷

李伉《系蒙求》十卷

丘光庭《同姓名录》一卷

王殷范《续蒙求》三卷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黄简《文选韵粹》三十五卷

白氏《玉连环》七卷

白氏《随求》一卷不知名

《重广会史》一百卷

《资谈》六十卷

《圣贤事迹》三十卷

《引证事类备用》三十卷

《门类解题》十卷

《琼林会要》三十卷

《青云梯籍》二十卷

《南史类要》二十卷

《粹籍》十五卷

《六朝摘要》十卷

《十史事类》十卷

《十史事语》十二卷

《三传分门事类》十二卷

《嘉祐新编二经集粹》十卷

《鹿革事类》二十卷

《职官事对》九卷

《掞天集》六卷

《文章丛说》十卷

《新编经史子集名卷》六卷

《碎玉四渊海集》百九十五卷

《书林》四卷

《宝龟》三卷

《离辞笔苑》二卷

《诗句类》二卷

《南北事偶》三卷

《五色线》一卷

《珠浦》一卷

《重广策府沿革》一卷

《鸿都编》一卷

《文章库》一卷

《十三代史选》三十卷

《左传类要》五卷

《唐朝事类》十卷

《群玉杂俎》三卷

《增广群玉杂俎》四卷

《分声类说》三十二卷

《文选双字类要》四十卷

《书林事类》一百卷

并不知作者

郑氏《历代蒙求》一卷

孙应符《初学须知》五卷

王敦诗《书林韵会》二十八卷

曾恬《孝类书》二卷

邵笥《赓韵孝悌蒙求》二卷

谯令宪《古今异偶》一百卷

《宋六朝会要》三百卷章得象编，王珪续

《续会要》三百卷虞允文等撰

《中兴会要》二百卷梁克家等撰

《孝宗会要》二百卷杨济、钟必万总修

《光宗会要》一百卷

《宁宗会要》一百五十卷秘书省进

《国朝会要》五百八十八卷张从祖纂辑

王溥《续唐会要》一百卷

《五代会要》三十卷

李安上《十史类要》十卷

李昉《太平御览》一千卷

王倬《班史名物编》十卷

苏易简《文选菁英》二十四卷

宋白、李宗谔《续通典》二百卷

皮文粲《鹿门家钞籍咏》五十卷

曾致尧《仙凫羽翼》三十卷

僧守能《典类》一百卷

王钦若《册府元龟》一千卷

叶适《名臣事纂》九卷

方龟年《群书新语》十一卷

晏殊《天和殿御览》四十卷

《类要》七十七卷

宋痒《鸡跖集》二十卷

过勖《至孝通神集》三十卷

邓至《群书故事》十五卷

《故事类要》三十卷

宋并《登瀛秘录》八卷

范镇《本朝蒙求》二卷

马共《元祐学海》三十卷

任广《书叙指南》二十卷

朱绘《事原》三十卷

陈彦禧《ＲＥ堂要览》十卷

陈绍《重广六帖学林》三十卷

吴淑《事类赋》三十卷

王资深《摭史》四卷

马永易《实宾录》三十卷

《异号录》三十卷

陈贻范《千题适变录》十六卷

杨讠恣《古今名贤歌诗押韵》二十四卷

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二十六卷

叶庭珪《海录碎事》二十三卷

陈天麟《前汉六帖》十二卷

萧之美《十子奇对》三卷

《庄子寓言类要》一卷

《三传合璧要览》二卷

《三子合璧要览》二卷

《四子合璧要览》二卷

刘珏《两汉蒙求》十卷

吴逢道《六言蒙求》六卷

徐子光《补注蒙求》四卷

又《补注蒙求》八卷

《群书治要》十卷秘阁所录

蔡攸《政和会要》一百一十卷

晏袤数《会要》一百卷

谢谔《孝史》五十卷

度济《谏录》二十卷

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

林越《汉隽》十卷

倪遇《汉书家范》十卷

李宗序《隆平政断》二十卷

郑大中《汉规》四卷

张磁《仕学规范》四十卷

欧阳邦基《劝戒别录》三卷

阎一德《古今政事录》二十一卷

僧道蒙《仕途经史类对》十二卷

吕祖谦《观史类编》六卷

《读书记》四卷

洪迈《经子法语》二十四卷

《春秋左氏传法语》六卷

《史记法语》八卷

《前汉法语》二十卷

《后汉精语》十六卷

《三国志精语》六卷

《晋书精语》五卷

《南史精语》六卷

《唐书精语》一卷

程大昌《演蕃露》十四卷

又《续演蕃露》六卷

《考古编》十卷

《续考古编》十卷

程俱《班左诲蒙》三卷

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十卷

钱端礼《诸史提要》十五卷

陈傅良《汉兵制》一卷

《备边十策》九卷

徐天麟《西汉会要》七十卷

《汉兵本末》一卷

曾綎《类说》五十卷

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

钱讽《史韵》四十二卷

邹应龙《务学须知》二卷

高似孙《纬略》十二卷

《子略》四卷

吴曾《南北分门事类》十二卷

魏彦惇《名臣四科事实》十四卷

王抡《群玉义府》五十四卷

范师道《垂拱元龟会要详节》四十卷

《国朝类要》十二卷

俞鼎、俞经《儒学警悟》四十卷

郑厚《通鉴分六类要》四十卷

柳正夫《西汉蒙求》一卷

李孝美《文房监古》三卷

窦苹《载籍讨源》一卷

王仲闳《语本》二十五卷

毛友《左传类对赋》六卷

俞观能《孝经类鉴》七卷

胡宏《叙古蒙求》一卷

《玉山题府》二十卷

《熙宁题髓》十五卷

《帝王事实》十卷

《圣贤事实》十卷

《汉唐事实》十五卷

《国朝韵对》八卷

《引证事类》三十卷

《鲁史分门属类赋》一卷

《古今通编》八卷

《诸子谈论》三卷

并不知作者

右类事类三百七部，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三卷。

《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唐王冰注

《素问》八卷隋全元起注

《黄帝灵枢经》九卷

《黄帝针经》九卷

《黄帝灸经明堂》三卷

《黄帝九虚内经》五卷

扬玄操《素问释音一作“言”

》一卷

《素问医疗诀》一卷

秦越人《难经疏》十三卷

《黄帝脉经》一卷

又《脉诀》一卷

张仲景《脉经》一卷

又《五藏荣卫论》一卷

《耆婆脉经》三卷

徐氏《脉经》三卷

王叔和《脉诀一作“经”

》一卷

《孩子脉论》一卷

李勣《脉经》一卷

张及《脉经手诀》一卷王善注

徐裔《脉诀》二卷

《韩氏脉诀》一卷

《脉经》一卷

《百会要诀脉经》一卷

《碎金脉诀》一卷

《元门脉诀》一卷

《身经要集》一卷

《太医秘诀诊候生死部》一卷

《仓公决死生秘要》一卷

《神农五藏论》一卷

《黄帝五藏论》一卷

《黄庭五藏经》一卷

《黄庭五藏六府图》一卷

赵业《黄庭五藏论》七卷

张向容《大五藏论》一卷

又《小五藏论》一卷

《五藏金鉴论》一卷

段元一作“允”

亮《五藏鉴元一作“原”

》四卷

孙思邈《五藏旁通明鉴图》一卷

又《针经》一卷

张文懿《藏府通玄赋》一卷

《五藏摄养明鉴图》一卷

吴兢《五藏论应象》一卷

裴王庭《五色旁通五藏图》一卷

《五藏要诀》一卷

《太元心论》一卷

岐伯《针经》一卷

扁鹊《针传》一卷

玄悟《四神针经》一卷

甄权《针经抄》三卷

王处明《玄秘会要针经》五卷

吕博《金縢玉匮针经》三卷

《黄帝问岐伯灸经》一卷

颜齐《灸经》十卷

《明堂灸法》三卷

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经》十二卷即《甲乙经》

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

《山眺一作“兆”

针灸经》一卷

公孙克《针灸经》一卷

吴复珪《小儿明堂针灸经》一卷

王惟一《明堂经》三卷

《明堂玄真经诀》一卷

朱遂《明堂论》一卷

《金鉴集歌》一卷

《黄帝太素经》三卷杨上善注

《刺法》一卷

《太上天宝金镜灵枢神景内编》九卷

《扁鹊注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秦越人撰

扁鹊《脉经》一卷

张仲景《伤寒论》十卷

《五藏论》一卷

王叔和《脉经》十卷

《脉诀机要》三卷

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

崔知悌《灸劳法》一卷

王冰《素问六脉玄珠密语》一卷

褚澄《褚氏遗书》一卷

华佗《药方》一卷

《金匮要略方》三卷张仲景撰，王叔和集

葛洪《肘后备急百一方》三卷

刘涓子《神仙遗论》十卷东蜀李顿录

宇文士及《□庄台记》六卷

师巫《颅经》二卷

孙思邈《千金方》三十卷

《千金髓方》二十卷

《千金翼方》三十卷

《玉函方》三卷

王起《仙人水镜》一卷

王焘《外台秘方》四十卷

陈藏器《本草拾遗》十卷

孔志约《唐本草》二十卷

李昉《开宝本草》二十卷 《目》一卷

卢多逊《详定本草》二十卷 《目录》一卷

《补注本草》二十卷 《目录》一卷

李含光《本草音义》五卷

萧炳《四声本草》四卷

《本草韵略》五卷

杨损之《删繁本草》五卷

杜善方《本草性类》一卷

陈士良《食性本草》十卷

庞安时《难经解义》一卷

宋庭臣《黄帝八十一难经注释》一卷

张仲景《疗黄经》一卷

又《口齿论》一卷

《金匮玉函》八卷王叔和集

扁鹊《疗黄经》三卷

又《枕中秘诀》三卷

青鸟子《风经》一卷

吴希言《风论山兆一作“眺”

经》一卷

支义方《通玄经》十卷

吕广《金韬玉鉴经》三卷

《雷一作“灵”

公仙人养性治一作“理”

身经》三卷

《医源兆经》一卷

林亿《黄帝三部针灸经》十二卷

杨晔《膳夫经手录》四卷

《延年秘录》十一卷

《混俗颐生录》二卷

《千金纂录》二卷

《金匮录》五卷

司空舆《发焰录》一卷

梅崇献《医门秘录》五卷

《治风经心录》五卷

郭仁普《拾遗候用深灵玄录》五卷

《养性要录》一卷

党求平《摭医新说》三卷

代荣《医鉴》一卷

卫嵩《金宝鉴》三卷

段元亮《病源手鉴》二卷

田谊卿《伤寒手鉴》三卷

《千金手鉴》二十卷

王勃《医语纂要》一卷

华颙《医门简要》十卷

苏越《群方秘要一作“会”

》三卷

古诜《三教保光纂要》三卷

《医明要略》一卷

张叔和《新集病总要略》一卷

《外台要略》十卷

司马光《医问》七卷

《耆婆六十四问》一卷

伏氏《医苑》一卷

《神农食忌》一卷

吴群《意医纪历》一卷

孔周南《灵方志》一卷

穆修靖《灵芝记》五卷罗公远注

张隐居《金石灵台记》一卷

《菖蒲传》一卷

李翱《何首乌传》一卷

张尚容《延龄至宝抄》一卷

《医家要抄》五卷

《黄帝问答疾状》一卷

陶隐居《灵奇秘奥》一卷

《南海药谱》一卷

《家宝义囊》一卷

《小儿药证》一卷

《神仙玉芝图》二卷

《经食草木法》一卷

孙思邈《芝草图》三十卷

又《太常分药格》一卷

《神枕方》一卷

《崔氏产鉴图》一卷

《摄生月令图》一卷

《六气导引图》一卷

《侍膳图》一卷

徐玉《药对》二卷

宗令祺《广药对》三卷

《方书药类》三卷

江承宗《删繁药脉》三卷

蒋淮《疗黄歌》一卷

晏封《草石论》六卷

《药性论》四卷

张果《伤寒论》一卷

陈昌祚《明时政要伤寒论》三卷

李涉《伤寒方论》二十卷

《青乌子论》一卷

石昌琏《明医显微论》一卷

清溪子《消渴论》一卷

《龙树眼论》一卷

邢一作“邾”

元朴《痈疽论》一卷

《痈疽论》三卷

李言少《婴孺病论》一卷

杨全迪《崔氏小儿论》一卷

《疗小儿疳病论》一卷

刘豹子《眼论》一卷

苏巉一作“游”

《玄感论》一卷

李暄《岭南脚气论》二卷

《发背论》二卷

邵英俊《口齿论》一卷

萧一作“兰”

宗简《水气论》三卷

《骨蒸论》一卷

唐一作“广”

陵正师《口齿论》一卷

《风疾论》一卷

杨太业《三十六种风论》一卷

喻义《疮肿论》一卷

又《疗痈疽要诀》一卷

苏游《铁粉论》一卷

又《玄感传尸方》一卷

褚知义《钟乳论》一卷

李昭明《嵩台论》三卷

《玉鉴论》五卷

王守愚《产前产后论》一卷

《小儿眼论》一卷

《普济方》五卷

《应验方》三卷

《应病神通方》三卷

张文仲《法象论》一卷

《小儿五疳二十四候论》一卷

刘涓子《鬼论》一卷

僧智宣《发背论》一卷

沈泰之《痈疽论》二卷

苏敬徐玉唐侍中《三家脚气论》一卷

吴升宋处《新修钟乳论》一卷

白岑《发背论》一卷

西京巢氏《水气论》一卷

李越一作“钺”

《新修荣卫养生用药补泻论》十卷

杨大邺《婴儿论》二卷

《摘药论》一卷

《制药论法》一卷

《连方五藏论》一卷

《五劳论》一卷

《夭寿性术论》一卷

《咽喉口齿方论》五卷

《产后十九论》一卷

《小儿方术论》一卷

李温《万病拾遗》三卷

张机《金石制药法》一卷

王氏《食法》五卷

严龟《食法》十卷

《养身食法》三卷

《太清服食药法》七卷

《按摩法》一卷

《摄养禁忌法》一卷

王道中《石药异名要诀》一卷

谭延镐《脉色要诀》一卷

吴复圭《金匮指微诀》一卷

叶传古《医门指要诀》一卷

华子颙《相色经妙诀》一卷

《制药总诀》一卷

《修玉粉丹口诀》一卷

《服云母粉诀》一卷

《伏火丹砂诀序》一卷

陈玄《北京要术》一卷

萧家《法馔》三卷

《馔林》四卷

《药林》一卷

王氏《医门集》二十卷

李崇庆《燕台集》五卷

《穿玉集》一卷

刘翰《今体治世集》三十卷

雷继晖《神圣集》三卷

《华氏集》十卷

《杨氏□庄台宝鉴集》三卷南阳公主

《伤寒证辨集》一卷

贾黄中《神医普救方》一千卷 《目》十卷

杨归一作“师”

厚《产乳集验方》三卷

安文恢《万全一作“金”

方》三卷

孙廉《金鉴方》三卷

《金匮方》三卷

韦宙《独行方》十二卷

又《玉壶备急方》一卷

郑氏《惠民方》三卷

郑氏《圃田通玄方》三卷

又《惠心方》三卷

《纂要秘要方》三卷

《溥济安众方》三卷

支观《通玄方》十卷

刘氏《五藏旁通遵一作“导”

养方》一卷

白仁叙《集验方》五卷

《服食导养方》三卷

孟氏《补养方》三卷

崔元亮《海上集验方》十卷

崔氏《骨蒸方》三卷

元希声《行要备急方》二卷

刘禹锡《传信方》二卷

王颜《续传信方》十卷

《婴孩方》十卷

黄汉忠《秘要合炼方》五卷

《针眼一作“眼针”

钩方》一卷

穆昌绪一作“叔”

《疗眼诸方》一卷

《孩孺一作“婴孩”

杂病方》五卷

朱傅《孩孺明珠变蒸七疳方》一卷

《小儿秘录集要方》一卷

《延龄秘宝方集》五卷

《录古今服食导养方》三卷

《服食神秘方》一卷

姚和《众童延龄至宝方》十卷

又《保童方》一卷

许咏一作“泳”

《六十四问秘要方》一卷

《塞上方》三卷

《晨昏宁待方》二卷

王道《外台秘要乳石方》二卷

《耆婆要用方》一卷

崔行功《纂要方》十卷

《千金秘要备急方》一卷

华宗寿《升天一作“元”

广济方》三卷

段咏一作“泳”

《走马备急方》一卷

《天宝神验药方》一卷

《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

《大和济安方》一卷

罗普宣《灵宝方》一百卷

悟玄子《安神养性方》一卷

《箧中方》一卷

萧存礼《百一问答方》三卷

包会《应验方》三卷

《杂用药方》五十五卷

《神仙云母粉方》一卷

《服术方》一卷

《庆历善救方》一卷

《胡道洽方》一卷

贾耽《备急单方》一卷

《李八百方》一卷

波驼波利译《吞字贴肿方》一卷

李继皋《南行方》三卷

杜氏《集验方》一卷

韩待诏《肘后方》一卷

王氏《秘方》五卷

徒都子《膜外气方》一卷

潜真子《神仙金匮服食方》二卷

杨太仆《医方》一卷

沈承泽《集妙方》三卷

章秀言《草木诸药单方》一卷

吴希言《医门括源方》一卷

王朝昌《新集方》一卷

《老子服食方》一卷

《葛仙公杏仁煎方》一卷

《删繁要略方》一卷

《集诸要妙方》一卷

《备急简要方》一卷

《纂验方》一卷

《养性益寿备急方》一卷

《奏闻单方》一卷

《反魂丹方》一卷

《玄明粉方》一卷

《瘰疬方》一卷

《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

高福《摄生要录》三卷

李绛《兵部手集方》三卷

孟诜《食疗本草》六卷

沈知言《通玄秘术》三卷

昝殷《产宝》三卷

《食医心鉴》二卷

甘伯宗《历代名医录》七卷

郑景岫《广南四时摄生论》一卷

叶长文《启玄子元和纪用经》一卷

张文懿《本草括要诗》三卷

雷斅《炮灸方》三卷

宋徽宗《圣济经》十卷

通真子《续注脉赋》一卷

《脉要新括》二卷

李大参《家伤寒指南论》一卷

严器之《伤寒明理论》四卷

王维一《新铸铜人腧穴灸图经》三卷

高若讷《素问误文阙义》一卷

《伤寒类要》四卷

徐梦符《外科灸法论粹新书》一卷

赵从古《六甲天元运气钤》二卷

丁德用《医伤寒慈济集》三卷

马昌运《黄帝素问入试秘宝》七卷

王宗正《难经疏义》二卷

杨介存《四时伤寒总病论》六卷

僧文宥《必效方》三卷

陈师文《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卷

陈氏《经验方》五卷不知名

唐慎微《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

王寔《伤寒证治》三卷

又《局方续添伤寒证治》一卷

郭稽中《妇人产育保庆集》一卷

裴宗元《药诠总辨》三卷

孙用和《传家秘宝方》五卷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八卷

洪氏《集验方》五卷不知名

李石《司牧安骥集》三卷

又《司牧安骥方》一卷

张涣《小儿医方妙选》三卷

王俣《编类本草单方》三十五卷

赵铸《瘴虐备急方》一卷

李璆、张致远《瘴论》二卷

郑樵《鹤顶方》二十四卷

《本草外类》五卷

《食鉴》四卷

张杰《子母秘录》十卷

王蘧《经效痈疽方》一卷

张锐《鸡峰备急方》一卷

王世臣《伤寒救俗方》一卷

胡权《治痈疽脓毒方》一卷

钱竿《海上名方》一卷

何偁《经验药方》二卷

刘元宝《神巧万全方》十二卷

党永年《摭医新说》三卷

史源《治背疮方》一卷

王贶《济世全生指迷方》三卷

王衮《王氏博济方》三卷

王伯顺《小儿方》三卷

汉东王先生《小儿形证方》三卷

胡愔《补泻内景方》三卷

栖真子《婴孩宝鉴方》十卷

蒋淮《药证病源歌》五卷

成无已《伤寒论》一卷

朱旦《伤寒论方》一卷

沈虞卿《卫生产科方》一卷

沈柄《产乳十八论》卷亡

《温舍人方》一卷不知名

党禹锡《嘉祐本草》二十卷

刘方明《幼幼新书》四十卷

吴得夫《集验方》七卷

马延之《马氏录验方》一卷

李朝正《备急总效方》四十卷

陈言《三因病源方》六卷

陈抃《手集备急经效方》一卷

张允蹈《外科保安要用方》五卷

《史载之方》二卷

夏德懋《卫生十全方》十三卷

陆游《陆氏续集验方》二卷

卓伯融《妙济方》一卷

胡元质《总效方》十卷

王璆《百一选方》二十八卷

朱端章《卫生家宝方》六卷

又《卫生家宝产科方》八卷

《卫生家宝小儿方》二卷

《卫生家宝汤方》三卷

杨倓《杨氏家藏方》二十卷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十二卷

胡氏《经验方》五卷不著名

《备用方》二卷岳州守臣编，不著名氏

丘哲《备急效验方》三卷

宋霖《丹毒备急方》三卷

黄环《备问方》二卷

王碛《易简方》一卷

方导《方氏集要方》二卷

王世明《济世万全方》一卷

张松《究源方》五卷

董大英《活幼悟神集》二十卷

《安庆集》十卷

曾孚先《保生护命集》一卷

戴衍《尊生要诀》一卷

定斋居士《五痔方》一卷

李氏《痈疽方》一卷不知名

《集效方》一卷

《中兴备急方》二卷

《灸经背面相》二卷

《神应针经要诀》一卷

《伯乐针经》一卷

《伤寒要法》一卷

《兰室宝鉴》二十卷

《小儿秘要论》一卷

《绍圣重集医马方》一卷

《传信适用方》一卷

《治未病方》一卷

《用药须知》一卷

《治发背恶疮内补方》一卷

《博济婴孩宝书》二十卷

《川玉集》一卷

《产后论》一卷

冲和先生《口齿论》一卷

《脚气论》一卷

《灵苑方》二十卷

《秘宝方》二卷

《古今秘传必验方》一卷

《太医西局济世方》八卷

《产科经真环中图》一卷

陈开《医鉴后传》一卷

陈蓬《天元秘演》十卷

庞安时《难经解》一卷

朱肱《内外二景图》三卷

《南阳活人书》二十卷

席延赏《黄帝针经音义》一卷

庄绰《膏肓腧穴灸法》一卷

《华氏中藏经》一卷灵宝洞主探微真人撰

刘温舒《内经素问论奥》四卷

刘清海《五藏类合赋》一卷

《耆婆五藏论》一卷

刘皓《眼论审的歌》一卷

徐氏《黄帝脉经指下秘诀》一卷

平尧卿《伤寒玉鉴新书》一卷

《伤寒证类要略》二卷

董常《南来保生回车论》一卷

黄维《圣济经解义》十卷

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一卷

李柽《伤寒要旨》一卷

《医家妙语》一卷

《小儿保生要方》三卷

汤民望《婴孩妙诀论》三卷

伍起予《外科新书》一卷

《痈疽方》一卷

董汲《脚气治法总要》一卷

程迥《医经正本书》一卷

娄居中《食治通说》一卷

苏颂《校本草图经》二十卷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

姚和《众童子秘要论》三卷

钱闻礼《钱氏伤寒百问方》一卷

阎孝忠《重广保生信效方》一卷

刘甫《十全博救方》一卷

周应《简要济众方》五卷

王素《经验方》三卷

张田《幼幼方》一卷

刘彝《赣州正俗方》二卷

李端愿《简验方》一卷

崔源《本草辨误》一卷

晏傅正《明效方》五卷

葛怀敏《神效备急单方》一卷

沈括《良方》十卷

《苏沈良方》十五卷沈括、苏轼所著

陈直《奉亲养老书》一卷

文彦博《药准》一卷

董汲《旅舍备要方》一卷

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三卷

庞安《验方书》一卷

《胜金方》一卷

《王赵选秘方》二卷

右医书类五百九部，三千三百二十七卷。

凡子类三千九百九十九部，二万八千二百九十卷。□二十五史宋史·志表

志第一百六十一 艺文七

集类四：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史类。

奏议《楚辞》十六卷楚屈原等撰。

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

《考异》一卷

《楚辞》十七卷后汉王逸章句。

周紫芝《竹坡楚辞赘说》一卷 晁补之《续楚辞》二十卷

朱熹《楚辞集注》八卷 《辨证》一卷

又《变离骚》一卷

黄铢《楚辞协韵》一卷

黄伯思《翼骚》一卷

《离骚》一卷钱杲之集传。右楚辞十二部，一百四卷。

《董仲舒集》一卷

《枚乘集》一卷

《刘向集》五卷

《王褒集》五卷

《扬雄集》六卷

又《二十四箴》二卷

《李尤集》二卷

《张衡集》六卷

《张超集》三卷

《蔡邕集》十卷

《诸葛亮集》十四卷

《曹植集》十卷

《魏文帝集》一卷

《王粲集》八卷

《陈琳集》十卷

《嵇康集》十卷

《阮林集》十卷

《张华集》二卷

又《诗》一卷

《江统集》一卷

《傅玄集》一卷

《束皙集》一卷

《张敏集》二卷

《潘岳集》七卷

《索靖集》一卷

《刘琨集》十卷

《陆机集》十卷

《陆云集》十卷

《郭璞集》六卷

《兰亭诗》一卷

《陶渊明集》十卷

《谢庄集》一卷

《颜延之集》五卷

《谢灵运集》九卷

《谢惠连集》五卷

《王僧达集》十卷

《鲍昭集》十卷

《江淹集》十卷

《王融集》七卷

《孔稚圭集》十卷

《谢朓集》十卷

又《诗》一卷

颜之推《稽圣赋》一卷

《梁简文帝集》一卷

《昭明太子集》五卷

《沈约集》九卷

又《诗》一卷

《刘孝绰集》一卷

《刘孝威集》一卷

《吴均诗集》三卷

《何逊诗集》五卷

《庾肩吾集》二卷

《任昉集》六卷

《庾信集》二十卷

又《哀江南赋》一卷

《陈后主集》一卷

《江总集》七卷

《沈炯集》七卷

《徐陵诗》一卷

《张正见集》一卷

《唐太宗诗》一卷

《玄宗诗》一卷

《王绩集》五卷

《许敬宗集》十卷

《任敬臣集》十卷

《宋之问集》十卷

《沈牷期集》十卷

《崔融集》十卷

《李峤诗》十卷

《苏味道诗》一卷

《杜审言诗》一卷

《徐鸿诗》一卷

《王勃诗》八卷

又《文集》三十卷

《杂序》一卷

《杨炯集》二十卷

又《拾遗》四卷

《卢照邻集》十卷

《骆宾王集》十卷

《陈子昂集》十卷

《刘希夷诗》四卷

《赵彦昭诗》一卷

《崔湜诗》一卷

《武平一诗》一卷

《李乂诗》一卷

《孙逖集》二十卷

《张说集》三十卷

又《外集》二卷

《苏颋集》三十卷《张九龄集》二十卷

《李白集》三十卷

严从《中黄子》三卷

《毛钦一集》三十卷

《梁肃集》二十卷

《李翰集》一卷

《孟浩然诗》三卷《王昌龄集》十卷

《崔颢诗》一卷

《庐象诗》一卷

《李适诗》一卷

《陶翰诗》一卷

《皇甫曾诗》一卷

《皇甫冉集》二卷

《严维诗》一卷

《祖咏诗》一卷

《丘为诗》一卷

《常建诗》一卷

《岑参集》十卷

《崔国辅诗》一卷

《则天中兴集》十卷

又《别集》一卷

《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真宗御集》三百卷 《目》十卷

又《御集》一百五十卷

《仁宗御集》一百卷 《目录》三卷

《英宗御制》一卷

《神宗御笔手诏》二十一卷

又《御集》一百六十卷

《哲宗御制前后集》共二十七卷

《徵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

又《宫词》一卷

骆宾王《百道判》二卷

《阮籍集》十卷

李峤《新咏》一卷

《阮咸集》一卷

《吴筠一作集》十一卷

王道珪注《哀江南赋》一卷

《杜甫小集》六卷

《张庭芳注》《哀江南赋》一卷

薛苍舒《杜诗刊误一卷》

陆淳《东皋子集略》二卷

元结《元子》十卷

《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 又《琦玕子》一卷

郭元振《九谏书》一卷

《常衮诏集》二十卷 又《安邦策》三卷

贺知章《人道表》一卷

李靖《霸国箴》一卷

《鲍防集》五卷

王起注《崔融宝图赞》一卷 又《杂感诗》一卷

《许恭集》十卷

令狐楚《梁苑文类》三卷

《任希古集》十卷

《李司空论事》十七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冯宿集》十卷

庐照邻《幽优子》三卷

《邵说集》十卷

杜元颖《五题》一卷

《李绅批答》一卷

刘轲《翼孟》三卷

李德裕《穷愁志》三卷

又《杂赋》二卷

《平泉草木记》一卷《段全纬集》五卷

《薛逢别集》九卷

《李虞仲制集》四卷

《柳冕集》四卷

《李程表状》一卷

《李群玉后集》五卷

又《诗集》二卷

《令狐綯表疏》一卷

夏侯韫《与凉州书》一卷

商璠《丹阳集》一卷

《舒元舆文》一卷

《谭正夫文》一卷

《张□果一作文》一卷

来择《秣陵子集》一卷

又《集》三卷

《齐夔文》一卷

《畅当诗》一卷

皇甫松《大隐赋》一卷

《于武陵诗》一卷

陆希声《颐山录诗》一卷

《陆鸾集》一卷

沈栖远《景台编》十卷

《袁皓集》一卷

黄滔《编略》十卷

《贾岛小集》八卷

《费冠卿诗》一卷《孟迟诗》一卷

《王德舆诗》一卷

郑谷《宜阳集》一卷

郁浑《百篇》一卷

《周瀆诗》一卷

薛莹《洞庭诗》一卷

《李洞诗集》三卷

《丁棱诗》一卷

《朱邺赋》三卷

又《诗》三卷

《庐延让诗集》一卷

《杨弇诗》一卷

《贺兰明吉集》一卷

《徐融集》一卷

《韦说诗》一卷

《刘绮庄集》十卷

《张琳集》十卷

《徐杲集》八卷

《宗严集》一卷

《薛逢赋》四卷

又《别纸》十三卷

《宋言赋》一卷

郭贲《体物集》一卷

杨复恭《行朝诗》一卷

《韩偓诗》一卷

又《人翰林后诗》一卷

冯涓《怀秦赋》一卷

又《集》十三卷

《龙吟集》三卷

《长乐集》一卷

朱朴《荆山子诗集》四卷

又《杂表》一卷

《孙郃小集》三卷

杨士达《拟讽谏集》五卷

《陈光诗》一卷

《吴仁璧诗》一卷

戚同文《孟诸集》二十卷

《王振诗》一卷

严虔崧《宝囊》五卷

又《表状》五卷

《倪明基诗》一卷

《李洪皋集》二卷

又《表状》一卷

《韦文靖笺表》一卷

崔升鲁史分门属类赋》一卷

《韦鼎诗》一卷

《孙该诗》一卷

《卫单诗》一卷

《蔡融诗》一卷

《来鹏诗》一卷

《谢璧赋》一卷

又《诗集》四卷

《策林》十卷

《咏高士诗》一卷

《沃山焦山赋》一卷

扈蒙《鳌山集》二十卷

《毛钦一文》二卷

《张友正文》一卷

《南卓集》一卷

《陈陶文录》十卷

封鳌《翰藁》八卷

《胡会集》十卷

《李商隐赋》一卷

又《杂文》一卷

《刘邺集》四卷

又《丛事》三卷

《陈一作刘

黯集》一卷

陈汀《五源文集》三卷

又《赋》一卷

《张次宗集》六卷

刘三复《景台杂编》十卷

又《问遗集》三卷

《别集》一卷

《王嘏集》十卷

倪曙《获藁集》三卷

又《赋》一卷

《皮日休别集》七卷

《陆龟蒙诗编》十卷又《赋》一卷

《钱珝制集》十卷又《舟中录》二十卷

《杨夔集》五卷又《赋》一卷

《冗书》十卷

《冗馀集》十卷

郑昌士《白岩集》五卷

又《诗集》十卷

《程逊集》十卷

温庭筠《汉南真藁》十卷

又《集》十四卷

《握兰集》三卷

《记室备要》三卷

《诗集》五卷

崔嘏《管记集》十卷

蒋文彧《记室定名集》三卷

卢肇《愈风集》十卷

又《大统赋注》六卷

《海潮赋》一卷

《通屈赋》一卷

郑宾一作宝《行宫集》十卷

张泽《饮河集》十五卷

《刘宗一作‘荣’望制集》八卷

陆真《禁林集》七卷

《张玄晏信集》二卷

《高骈集》三卷

《顾云集遗》十卷

又《赋》二卷

《启事》一卷

《苕一作‘昭’亭杂笔》五卷

《篡新文苑》十卷

《苕一作‘昭’川总载》十卷

康軿《九笔杂编》十五卷

《乐朋龟集》七卷

又《纶阁集》十卷

《徐寅别集》五卷

《吴融赋集》五卷

崔致远《笔耕集》二十卷

又《别集》一卷

《崔遘集》二卷

《罗衮集》二卷

《李山甫杂赋》二卷

《李磎集》四卷

《羊昭业集》十五卷

章震《肥川集》十卷

又《磨盾集》十卷

李景略《南燕染翰》二十卷

孙郃《孙子文篡》四十卷

《汪文蔚集》三卷

刘韬美《从军集》四十卷

《郭子仪表奏》五卷

《颜真卿集》十五卷

《元结集》十卷

《李岘诗》一卷

《常衮集》三十三卷 又《集》十卷

《韦应物集》十卷

《高适诗集》十二卷

《李嘉祐诗》一卷

《张谓诗》一卷

《卢纶诗》一卷

《李端诗》三卷

《耿纬诗》三卷

《司空文明集》一卷

《韩翃诗》五卷

《钱起诗》十二卷

《郎士元诗》二卷

《张继诗》一卷

《陆贽集》二十卷

《王仲舒制集》二卷

《羊士谔诗》一卷

《雍裕之诗》一卷

《裴度集》二卷

《武元衡诗》三卷

《权德舆集》五十卷

《韩愈集》五十卷 又《遗文》一卷

《昌黎文集序传碑记》一卷

《西掖雅言》五卷

祝充《韩文音义》五十卷

朱熹《韩文考异》十卷

樊汝霖《谱注韩文》四十卷

洪兴祖《韩文年谱》一卷

《韩文辨证》一卷

方菘卿《韩集举正》一卷

《柳宗元集》三十卷

张敦颐《柳文音辨》一卷

《刘禹锡集》三十卷 又《外集》十卷

《吕温集》十集

《李观集》五卷

《李贺集》一卷 又《外集》一卷

《欧阳詹集》一卷

《欧阳衮集》一卷

《张籍集》十二卷

《孟东野诗集》十卷

《李翱集》十二卷

《皇甫湜集》八卷

《贾岛诗》一卷

《卢仝诗》一卷

《刘叉诗》一卷

《沈亚之诗》十二卷

《樊宗师集》一卷

《吴武陵诗》一卷

《张碧诗》一卷 又《歌行》一卷

《包幼正诗》一卷

《朱放诗》二卷

《符载集》二卷

《鲍溶歌诗》五卷

《李益诗》一卷

《李约诗》一卷

《熊孺登诗》一卷

《蒋防集》一卷

《崔元翰集》十卷

《张登集》六卷

《窦叔向诗》一卷

《窦巩诗》一卷

《穆员集》九卷

《殷尧藩诗》一卷

《独孤及集》二十卷

《张仲素诗》一卷

《刘言史诗》十卷

《章孝标集》七卷

《藏南杰《杂歌行》一卷

《朱湾诗》一卷

《张祐诗》十卷

《李绛文集》六卷

《元稹集》四十八卷 又《元相逸诗》二卷

《赵阳诗》一卷

白居易《长庆集》七十一卷

《袁不约诗》一卷

《施肩吾集》十卷

《李甘集》一卷

《朱庆馀诗》一卷

《李程集》一卷

王涯《翰林歌词》一卷

《令狐楚表奏》二卷 又《歌诗》一卷

《李涉诗》一卷

《杨巨源诗》一卷

《喻凫诗》一卷

《薛莹诗》一卷

《牛僧孺集》五卷

《李德裕集》二十卷 又《别集》十卷

《记集》二卷

《姑臧集》五卷德裕翰苑所作。

《杜牧集》二十卷

《温庭筠集》七卷

《段成式集》七卷

《薛能诗集》十卷

《崔嘏制诰》十卷

《薛逢诗》一卷

《马载诗》一卷

《姚鹄诗》一卷

《顾况集》十五卷

《顾非熊诗》一卷

《裴夷直诗》二卷

《项斯诗》一卷

刘驾《古风诗》一卷

《李廓诗》一卷

《韩宗诗》一卷

《李远诗》一卷

曹邺《古风诗》二卷

《许浑诗集》十二卷

《姚合诗集》十卷

《李频诗》一卷

《李郢诗》一卷

《雍陶诗集》三卷

《于邺诗》十卷

《陆畅集》一卷

《刘得仁诗集》一卷

赵嘏《编年诗》二卷

《孙樵集》三卷

《储嗣宗诗》一卷

《李锴诗》一卷

《郑巢诗》一卷

郑嵎《津阳门诗》一卷

李殷《古风诗》一卷

卢肇《文标集》三卷

《李商隐文集》八卷 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

《别集》二十卷

《诗集》三卷

《刘沧诗》一卷

《于鹄诗》一卷

《郑畋集》五卷 又《诗集》一卷

《论事》五卷

皮日休《文薮》十卷

《胥台集》一卷

《吊江都赋》一卷

《刘蜕集》十卷

《李昌符诗》一卷

侯圭《江都赋》一卷

《沈光诗集》一卷

《陆龟蒙集》四卷

《喻坦之集》一卷

《周贺诗》一卷

《曹唐诗》三卷

《许棠诗集》一卷

独孤霖《玉堂集》二十卷

《李山甫诗》一卷

胡曾《咏史诗》三卷 又《诗》一卷

《张乔诗》一卷

《王棨诗》一卷

于濆《古风诗》一卷

《聂夷中诗》一卷

《林宽诗》一卷

薛廷珪《凤阁书词》十卷

罗虬《比红儿诗》十卷

《罗邺诗》一卷

罗隐《湘南应用集》三卷

又《淮海寓言》七卷

《甲乙集》三卷

《外集诗》一卷

《启事》一卷

《讠鼋本》三卷

《讠鼋书》五卷

《崔道融集》九卷

《高骈诗》一卷

《顾云编藁》十卷 又《凤策聊华》三卷

司空图《一鸣集》三十卷

《崔涂诗》一卷

《崔鲁诗》一卷

《林嵩诗》一卷

《王驾诗》六卷

《唐彦谦诗集》二卷

《方干诗》二卷

《徐凝诗》一卷

《周朴诗》一卷

《陈陶诗》十卷

《王贞白集》七卷

陆希声《君阳遁叟山集记》一卷

《郑渥诗》一卷

郑云叟《扌疑峰集》二卷

《杜甫诗》二十卷 又《外集》一卷

《杜诗标题》三卷题鲍氏，不知名。

《王维集》十卷

《贾至集》十卷 又《诗》一卷

《储光义集》二卷

《綦毋潜诗》一卷

《刘长卿集》二十卷

《萧颖士集》十卷

《李华集》二十卷

秦系《秦隐君诗》一卷

《张鼎诗》一卷

《程晏集》十卷

《李华集》二十卷

《张南史诗》一卷

《陈黯集》一卷

杜荀鹤《唐风集》二卷

《严郾诗》一卷

《李溪奏议》一卷

《吴融集》五卷

《褚载诗》一卷

《曹松诗》一卷

《翁承赞诗》一卷

《张ＲＺ诗》一卷

《孙郃集》二卷

《秦韬玉集》三卷

《郑谷诗》三卷又《诗》一卷

《外集》一卷

韩偓《香奁小集》一卷 又《别集》三卷

《王ＳＡ诗》三卷

《裴说诗》一卷

《李雄诗》三卷

《说李中集》三卷

《李善夷集》六卷

《黄璞集》五卷

孙元晏《六朝咏史诗》一卷

《窦永赋》一卷

《阎防诗》一卷

《王季友诗》一卷

《林藻集》一卷

《刘宪诗》一卷

《朱景玄诗》一卷

《苏拯诗》一卷

《王建集》十卷

《杨炎集》十卷

《唐于公异奏记》一卷

《麦信陵诗》一卷

《刘商集》十卷

《戎昱集》五卷

《戴叔伦述藁》十卷

《张韦诗》一卷

《陈羽诗》一卷

《李慎诗》一卷

《刘威诗》一卷

《邵谒诗》一卷

郑昌士《四六集》一卷

《柳倓诗》一卷

《任翻诗》一卷

《杨衡诗》一卷

《文丙诗》一卷

《皮氏玉笥集》一卷不知作者。

黄滔《莆阳黄御史集》二卷

《黄寺丞诗》一卷不著名，题唐人。

《芦中诗》二卷不知作者。

李琪《金门集》十卷

韦庄《浣花集》十卷

《谏草》一卷

殷文圭《冥搜集》二十卷 又《登龙集》十五卷

《孙晟集》五卷

李崧《真珠集》一卷

高辇《昆玉集》一卷

《马幼昌集》四卷

林鼎《吴江应用》二十卷

王睿《炙ＳＡ子》三卷 又《聊珠集》五卷

周延禧《百一集》二十卷

《沈文昌集》二十卷

张沈《一飞集》三卷

吕述《东平小集》三卷

《信陵诗》一卷

《冯道集》六卷 又河间集》五卷

《诗集》十卷

李松《锦囊集》三卷 又《别集》一卷

王仁裕《乘辂集》五卷 又《紫阁集》十二卷

《紫泥集》十二卷

《紫泥后集》四十卷

《诗集》十卷

公乘亿《珠林集》四卷 又《华林集》三卷

《集》七卷

《赋》十二卷

王超《洋源集》十卷 又《凤鸣集》三卷

《孙开物集》十六卷

李琪《应用集》三卷

《崔拙集》二卷

李愚《白沙集》十卷 又《五书》一卷

《丘光业诗》一卷

钱镠《吴越石壁记》一卷

孙光宪《荆台集》四十卷 又《笔佣集》十卷

《纪遇诗》十卷

《巩湖编玩》三卷

《橘齐集》二卷

和凝《演论集》三卷 又《游艺集》五十卷

《红药编》五卷

贾纬《草堂集》二十卷 又《续草堂集》十二卷

张正《西掖集》三十卷

《陈九畴集》五卷

《韦庄谏疏笺表》四卷

杨怀玉《忘筌集》三卷

《王倓后集》十卷

《乔讽集》十卷

《李洪茂集》十卷

毛文晏《昌城后寓集》十五卷 又《西阁集》十卷

《东壁出言》三卷

杜光庭《广成集》一百卷 又《壶中集》三卷

庚传昌《金行启运集》二十卷

李尧夫《梓潼集》二十卷

勾令言《玄舟集》二十卷

童九龄《潼江集》二十卷

王朴《翰苑集》十卷

李瀚《丁年集》十卷

《涂昭良集》八卷

李昊《蜀祖经纬略》一百卷 又《枢机集》二十卷

商文圭《从军藁》二十卷 又《镂冰录》二十卷

《笔耕词》二十卷

游恭《东里集》三卷

又《广东里集》二十卷

《短兵集》三卷

朱浔《昌吴启霸集》三十卷

沈松《钱金集》八卷

郭昭度《芸阁集》五十卷

《李氏金台凤藻集》五十卷

李为光《斐然集》五卷

程简之《金镂集》十二卷

沈颜《陵阳集》五卷 又《聱书》十卷

《解聱》十五卷

程柔《安居杂著》十卷

陈浚《揖让录》七卷

《李煜集》十卷 又《集略》十卷

《诗》一卷

宋齐丘《祀玄集》三卷

孙晟《续古阙文》一卷

陈致雍《曲台奏议集》二十卷

孟拱辰《凤苑集》三卷

汤筠《戎机集》五卷

乔舜《拟谣》十卷

《张安石诗》一卷

《赵抟歌诗》二卷

方纳《远华集》一卷

《韦蔼诗》一卷

《张杰诗》一卷

谢磻隐《杂感诗》二卷

戴文一作又《回文诗》一卷

《守素先生遗荣诗集》三卷

《谭藏用诗》一卷

罗绍威《政馀诗集》一卷

《章碣诗》一卷

商绪《潜阳诗集》三卷

熊惟简《湘西诗集》三卷

《李明诗集》五卷

《郭鹏诗》一卷

孟宝子《金鳌诗集》二卷

《李叔文一作父诗》一卷

《王希羽诗》一卷

《廖光图诗集》二卷

《廖凝诗集》七卷

《廖邈诗集》二卷

《廖融诗集》四卷

《王梵志诗集》一卷

《左绍冲集》三卷

熊皦《屠龙集》五卷

《章一作辛郾诗》一卷

朱存《金陵览古诗》二卷

《韩溉诗》一卷

《高蟾诗》二卷

《孙魴诗集》三卷

《成文干诗集》五卷

吴蜕《一字至七字诗》二卷

罗浩源《庐山杂咏诗》一卷

王遒一作遵《咏史》一卷冀访《咏史》十卷

孙玄晏《览北史》三卷

崔道融《申唐诗》三卷

杜辇《咏唐史》十卷

赵容一作谷《刺贤诗》一卷

阎承琬《咏史》三卷

《六朝咏史》六卷

童汝为《咏史》六卷

陆元皓《咏刘子诗》三卷

《高迈赋》一卷

《谢观赋集》八卷

《蒋防赋集》一卷

《俞严赋集》一卷

《侯圭赋集》一卷

《郑渎赋》二卷

《王翃赋集》二卷

《贾嵩赋集》三卷

《蒋凝赋集》三卷

《桑维翰赋》二卷

林绚《大统赋》二卷

《大纪赋》三卷

李希运《两京赋》一卷

崔葆《数赋》十卷

毛涛一作铸《浑天赋》一卷

刘恽《悲甘陵赋》一卷张龙泉、章孝标注。

卢献卿《愍征赋》一卷

张莹一作策《吊梁‘梁’下或有‘郊’字赋》一卷

王朴《乐赋》一卷

鲁褒《钱神论》一卷

潘询注《才命论》一卷

钱栖业《太虚潮论》一卷

杜光庭《三教论》一卷

《大宝论》一卷丁友亮《唐兴替论》一卷

丘光庭《海潮论》一卷

赵昌嗣《海潮论》一卷

《九证心戒》一卷

杜嗣先《兔园策》十卷

郑宽《百道判》一卷

《吴康仁判》一卷

《崔锐判》一卷

《赵璘表状》一卷

《李善夷表集》一卷

《郑嵎表状略》三卷

《彭霁启状》一卷

《郑氏贻孙集》四卷

《张浚表状》一卷

赵邻几《禹别九州赋》三卷

《李巨川启状》二卷

郑准《渚宫集》四卷

李翥《鱼化集》一卷

《樊景表状集》一卷

《罗贯启状》二卷

《梁震表状》一卷

赵仁拱《潜龙笔职》三卷

《黄台江西表状》二卷

《周慎辞表状》五卷

郭洪《记室袖中备要》三卷

《金台倚马集》九卷

《拟状制集》三卷

《章表分门》一卷

《两制珠玑集》二卷

《搢绅集》三卷

《蓬壶集》一卷

《忘机子》五卷并不知作者。

张昭《嘉善集》五十卷

高锡《簪履编》七卷

《王祐集》二十卷

罗处约《东观集》十卷

郭贽《文懿集》三十卷

陈抟《钓潭集》二卷

《王溥集》二十卷

《赵止交集》二十卷

《薛居正集》三十卷

宝仪《端揆集》四十五卷

《白稹集》十卷

徐铉《质论》一卷

《苏易简章表》十卷

《李昉集》五十卷

《朱昂集》三十卷

《王旦集》二十卷

《鞠常集》二十卷

《李莹集》十卷

梁周翰《翰苑制草集》二十卷

王禹备《制诰集》十二卷

《韩□奏议》三卷

杨亿《虢略集》七卷

《刘宜集》一卷

《杨徽之集》五卷

赵师民《儒林旧德集》三十卷

《丘旭诗》一卷 又《赋》一卷

曾致尧《直言集》一卷

《张翼诗》一卷

韦文化《韶程诗》一卷

赵晟《金山诗》一卷

李度《策名诗》一卷

《杨日严集》十卷

赵抃《成都古今集》三十卷

宋敏求《书闱前后集》《西垣制词文集》四十八卷

《吕惠卿文集》一百卷 又《奏议》一百七十卷

《龙鼎臣谏草》三卷

《程师孟文集》二十卷 又《奏议》十五卷

《杨绘文集》八十卷

张方平《玉堂集》二十卷

王洙《昌元集》十卷

《承干文集》十卷

《田况文集》三十卷

邓绾《治平文集》三十卷 又《翰林制集》十卷

《西垣制集》三卷

《奏议》二十卷

《杂文诗赋》五十卷

刘彝《明善集》三十卷 又《居易集》二十卷

《赵世繁歌诗》十卷

《张诜文集》十卷 又《奏议》三十卷

《韩绛文集》五十卷 又《内外制集》十三卷

《奏议》三十卷

《庞元英文集》三十卷

《李常文集》六十卷 又《奏议》二十卷

《孙觉文集》四十卷 又《奏议》二十卷

《外集》十卷

《吕公孺诗集奏议》二十卷

《熊本文集》三十卷 又《奏议》二十卷

《传尧俞奏议》十卷

《叶康直文集》十卷

《李承之文集》三十卷 又《奏议》二十卷

《卢秉文集》十卷 又《奏议》三十卷

晁补之《鸡肋集》一百卷

《王庠文集》五十卷

《刘纹集》六十卷

《孔文仲文集》五十卷

《孔武仲奏议》二卷

《蒲宗孟文集奏议》七十卷

《张利一奏议》三卷

《乔执中古律诗赋》十五卷 又《杂文碑志》十卷

《赵仲庠内外制》十卷 又《杂文》五十卷

《制诰表章》十卷

《赵仲锐文集》十卷

《李之纯文集》二十卷 又《奏议》五卷

赵世逢《英华集》十卷

《李清臣文集》一百卷 又《奏议》三十卷

又《奏议》三十卷

《李新集》四十卷

《逃洙文集》十卷

《杜纮文集》二十卷

又奏议十卷

《后山集》三十卷

曾肇《元祐制集》十二卷 又《曲阜外集》三十卷

张舜民《书墁集》一百卷

《王存文集》五十卷

《李昭集》三十卷

蒋之奇《荆溪前后集》八十九卷 又《别集》九卷

《北扉集》九卷

《西枢集》四卷

《卮言集》五卷

《刍言》五十篇

《舒亶文集》一百卷

《龚原文集》七十卷 又《颍川唱和诗》三卷

《安焘文集》四十卷 又《奏议》十卷

《张商英文集》一百卷

《蔡肇文集》三十卷

《刘跂集》二十卷

《秦敏学集》二卷

《曾孝广文集》二十卷

《张阁文集》二十卷

《吴居厚文集》一百卷 又《奏议》一百二十卷

《吕益柔文集》五十卷 又《奏议》一卷

《姚祐文集》六十卷 又《奏议》二十卷

《上官均文集》五十卷 又《奏议》十卷

叶焕《继明集》一卷

赵仲御《东堂集》一卷

李长民《汴都赋》一卷

《鲍慎由文集》五十卷

《游酢文集》十卷

《刘安世文集》二十卷

《许安国诗》三卷

《唐恪文集》八十卷

《谭世勣文集》三十卷 又《奏议》二十一卷

《外制》五卷

《师陶集》二卷

孙希广《樵渔论》三卷

宝梦证《东堂集》三卷

《恭翔集》十卷

《卢文度集》二卷

《崔氏干ＣＭ录》六卷

《李慎仪集》十二卷

《唐鸿集》五卷

《青芜编集》一卷

《陈光图集》七卷

《李洪源集》二卷

《郦炎文》四篇

沈彬《闲居集》十卷

《罗隐后集》二十卷

又《汝江集》三卷

《刍言》五十篇

《歌诗》十四卷

《吴越掌书记集》三卷

熊皎《南金集》二卷

《龚霖诗》一卷

《倪晓赋》一卷

《谭用之诗》一卷

《扈载集》五卷

《南唐李后主集》十卷

《宋齐丘文传》十三卷

《徐锴集》十五卷

冯延巳《阳春录》一卷

《田霖四六》一卷

潘佑《荣阳集》二十卷

左偃《钟山集一卷》

《张为诗》一卷

徐寅《探龙集》五卷

张麟《答舆论》三卷

杨九龄《桂堂编事》二十卷

《蔡昆诗》一卷

《廖正图诗》一卷

《刘昭禹诗》一卷

《孙魴诗》五卷

《李建勋集》二十卷

杜田注《杜诗补遗正缪》十二卷

薛舒《杜诗补遗》五卷

《续注杜诗补遗》八卷

洪兴祖《杜诗辨证》二卷

范质集》三十卷

《赵普奏议》一卷

《李莹集》一卷

《陶穀集》十卷

王佑《襄阳风景古遗迹诗》一卷

《柳开集》十五卷

《徐铉集》三十二卷

《汤悦集》三卷

《宋白集》一百卷 又《柳枝词》一卷

《贾黄中集》三十卷

《李至集》三十卷

《张洎集》五十卷

《李谘集》二十卷

《杨朴诗》一卷

《潘阆诗》一卷

《罗处约诗》一卷

《李光辅集》一卷

《王操诗》一卷

卢稹《曲肱编》六卷

《赵湘集》十二卷

《古成之集》三卷

《章士廉集》二卷

《廖氏家集》一卷

王禹备《小畜集》三卷 又《外集》二十卷

《承明集》十卷

《别集》十六卷

潘佑《荣阳集》二十卷

《田锡集》五十卷 又《别集》三卷

《奏议》二卷

魏野《草堂集》二卷 又《钜鹿东观集》十卷

《张咏集》十卷

《寇准诗》三卷 又《巴东集》一卷

《丁谓集》八卷 又《虎丘录》五十卷

《刀笔集》二卷

《青衿集》三卷

《知命集》一卷

《胡旦集》十六卷

《陈靖集》十卷

晁迥《昭德新编》三卷

《穆修集》三卷

《熊知至集》一卷

《刘随谏草》二十卷

《林逋诗》七卷 又《诗》二卷

《柴庆集》十卷

《刘夔应制》一卷

《谢伯初诗》一卷

《吕祐之集》二十卷

钱惟演《拥旄集》五卷

陈尧佐《愚丘集》二卷 又《潮阳新编》一卷

《石介集》二十卷

《夏竦集》一百卷 又《策论》十三卷

宋庠《缇巾集》十二卷 又《操缦集》六卷

《王随集》二十卷

《宋郊文集》四十四卷

《刀笔集》二十卷

《西川猥藁》三卷

《郑文宝集》三十卷

杨亿《蓬山集》五十四卷

又《武夷新编集》二十卷

《颍阴集》二十卷

《刀笔集》二十卷

《别集》十二卷

《汝阳杂编》二十卷

《銮坡遗札》十二卷

刘筠《册府应言集》十卷 又《荣遇集》二十卷

《中山刀笔集》三卷

《表奏》六卷

《肥川集》四卷

《韩丕诗》三卷

《种放集》十卷

李介《种放江南小集》二卷

《柴成务集》二十卷

《孙何集》四十卷

《孙仅诗》一卷

《许申集》一卷

《钱易集》六十卷

《高弁集》三卷

《钱昭度诗》一卷

《唐异诗集》一卷

《江为诗》一卷

《李畋集》十卷

《张餗集》三卷

《张景集》二十卷

《郭震集》四卷

《郑修集》一卷

《许允豹诗》一卷

刘若中《永昌应制集》三卷

《陈渐集》十五卷

陈充《民士编》二十卷

钱彦远《谏垣集》三十卷 又《谏垣遗藁》五卷

《齐唐集》三十卷 又《策论》十卷

《鲍当集》一卷 又《后集》一卷

何涉《治道中术》六卷

《仲讷集》十二卷

《梅尧臣集》六十卷 又《后集》二卷

《毕田诗》一卷

杨备《姑苏百题诗》三卷

宋绶《常山祐殿集》三卷

又《讬居集》五卷

《常山遗札》三卷

《许推官吟》一卷

袁陟《庐山四游诗》一卷 又《金陵访古诗》一卷

《鲁交集》三卷

《郑伯玉诗》一卷

《颜太初集》十卷

《范太初集》二十卷

《范仲淹集》二十卷 又《别集》四卷

《尺牍》二卷

《奏议》十五卷

《丹阳编》八卷

《吕申公试卷》一卷

《杜衍诗》一卷

丘浚《观时感事诗》一卷

《困编》一卷

《晏殊集》二十八卷 又《临川集》三十卷

《诗》二卷

《二府集》十五卷

《二府别集》十二卷

《北海新编》六卷

《平台集》一卷

《胡宿集》七十卷 又《制词》四卷

《包拯奏议》十卷

《戴真诗》二卷

《钱藻贤良策》五卷

《苏舜钦集》十六卷

张伯玉《蓬莱诗》二卷

《孙复集》十卷

周昙《咏史诗》八卷

《尹洙集》二十八卷

崔公度《感山赋》一卷

《燕肃诗》二卷

《尹源集》六卷

又《幕中集》十六卷

《叶清臣集》十六卷

李淑《书殿集》二十卷

又《笔语》十五卷

《龙昌期集》八卷

《田况策论》十卷

《蒋康叔小集》一卷

《张俞集》二十六卷

《寇随诗》一卷

《王琪诗》二十卷

《狄遵度集》十卷

《黄亢集》十二卷

《李问诗》一卷

李祺《刀笔集》十五卷

又《象台四六集》七卷

陈亚《药名诗》一卷

《黄通集》三卷

《湛俞诗》一卷

《江休复集》四十卷

《王回集》十卷

《苏洵集》十五卷

又《别集》五卷

李泰伯《直讲集》三十三卷

又《后集》六卷

《黄庶集》六卷

《刘辉集》八卷

《王同集》十卷

《王令集》二十卷

又《广陵文集》六卷

《余靖集》二十卷

又《谏草》三卷

《孙沔集》十卷

《刘敞集》七十五卷

《蔡襄集》六十卷

又《奏议》十卷

《欧阳备集》五十卷

又《别集》二十卷

《六一集》七卷

《奏议》十八卷

《内外制集》八卷

《从谏集》八卷

《韩琦集》五十卷

又《谏垣存藁》三卷

《富弼奏议》十二卷

又《劄子》十六卷

《吕诲集》十五卷

又《章奏》二十卷

赵抃《南台谏垣集》二卷 又《清献尽言集》二卷

元绛《玉堂集》二十卷 又《玉堂诗》十卷

《郑獬集》五十卷

《王陶诗》三十卷

又《集》五卷

宋敏求《东观绝笔》二十卷

《晁端友诗》十卷

程师孟《长乐集》一卷

《陶弼集》四十卷

《强至集》四十卷

《邵雍集》二十卷

《张载集》十卷

《张先诗》二十卷

《陈襄集》二十五卷

又《奏议》一卷

曾巩《元丰类藁》五十卷

又《别集》六卷

《续藁》四十卷

《扬蟠诗》二十卷

《袁思正集》六卷

《晁端忠诗》一卷

《章望之集》四十卷

又《集》十一卷

《吴颀诗》一卷

《刘涣诗》十二卷

《吴孝宗集》二十卷

吕南公《灌园集》三十卷

《王韶奏议》六卷

《李师中诗》三卷

《杨绘谏疏》七卷

《傅翼之集》一卷

《任大中集》三卷

《方子通诗》一卷

王震《元丰怀遇集》七卷

《张徽集》三卷

又《北闽诗》一卷

《王无咎集》十五卷

《司马光集》八十卷

又《全集》八十卷

《龚鼎臣集》五十卷

《文彦博集》三十卷

又《显忠集》二卷

《王安石集》一百卷

《张方平集》四十卷

又《进策》九卷

《王珪集》一百卷

范镇《谏垣集》十卷

又《奏议》二卷

《程颢集》四卷

《朱光庭奏议》三卷

《范祖禹集》五十五卷

《王严叟集》四十卷

《赵瞻集》二十卷

又《奏议》十卷

《扬杰集》十五卷

又《别集》十卷

《鲜于先集》二卷

《苏颂集》七十二卷

又《略集》一卷

《刘分攵集》六十卷

《王刚中文集》六卷

《颜复集》十三卷

孔平仲《诗戏》一卷

《李清臣集》八十卷

又《进策》五卷

《程颐集》二十卷

苏轼《前后集》七十卷

《奏议》十五卷

《补遗》三卷

《南征集》一卷

《词》一卷

《南省说书》一卷

《应诏集》十卷

《内外制》十三卷

《别集》四十六卷

《黄州集》二卷

《续集》二卷

《和陶诗》四卷

《北归集》六卷

《但耳手泽》一卷

《年谱》一卷王宗稷编。

苏辙《乐城集》八十四卷

《应诏集》十卷

《策论》十卷

《均阳杂著》一卷

《黄庭坚集》三十卷

《乐府》二卷

《外集》十四卷

《书尺》十五卷

《陈师道集》十四卷

又《语业》一卷

《秦观集》四十又《奏议》

《蒋之奇集》一卷

《曾布集》三十卷

《吕惠卿集》五十卷

《曾肇集》五十卷

又《奏议》十二卷

《西垣集》十二卷

《庚辰外制集》三卷

《内制集》五卷

《张来集》七十卷

又《进卷》十二卷

《李昭□集》三十卷

《晁补之集》七十卷

《李廌集》三十卷

《蔡肇集》六卷

又《诗》三卷

《吕陶集》六十卷

《张舜民集》一百卷

《张商英集》十三卷

《郑侠集》二十卷

钱惟演《伊川集》五卷

《陈简能集》一卷

又《治说》十卷

《应制策论》一卷

《金君卿集》十卷

刘煇《东归集》十卷

《王安国集》六十卷

又《序言》八卷

《王安礼集》二十卷

《范纯仁忠宣集》二十卷

又《弹事》五卷

《国论》五卷

韩维《南阳集》三十卷

又《颍邸记室集》一卷

《奏议》一卷

李复《潏水集》四十卷

《傅尧俞集》十卷

《丁ＳＢ奏议》二十卷

又《奏议》一卷

《陈师锡奏议》一卷

彭汝砺《鄱阳集》四十卷

《龙夬奏议》一卷

范百禄《荣国集》五十卷

又《奏议》六卷

《内制》五卷

《外制》五卷

邹浩《文卿集》四十卷

《郭祥正集》三十卷

《陈瓘集》四十卷

又《责沈》一卷

《谏垣集》三卷

《四明尊尧集》五卷

《了齐亲笔》一卷

《尊尧馀言》一卷

《李新集》四十卷

吴栻《蜀道纪行诗》三卷

又《菴峰集》一卷

《徐积集》一卷

任伯雨《戇草》二卷

又《乘桴集》三卷

《葛次仲集句诗》三卷

《郑少微策》六卷

石柔《橘林集》十六卷

《谢逸集》二十卷 又《溪堂诗》五卷

《谢过集》十卷

《陆纯集》十卷

《张励诗》二十卷

《廖正一集》八卷

《韩筠集》一卷

《张劝诗》二卷

王寀《南陔集》一卷

《杨天惠集》六十卷

《刘跋集》二十卷王家撰。

《唐庚集》二十二卷

《马存集》十卷

又《经济集》十二卷

《朱服集》十三卷

《毛滂集》十五卷

《李樵诗》二卷

《朱淢集》十二卷

《刘珏奏议》一卷

《崔鸓集》三十卷

《李若水集》十卷

《梅执礼集》十五卷

《晁说之集》二十卷

《杨时集》二十卷

又《龟山集》三十五卷

《李朴集》二十卷

《王安中集》二十卷

《徐俯集》三卷

《吕本中诗》二十卷

《翟汝文集》三十卷

《汪藻集》六十卷

《程俱集》三十四卷

《李纲文集》十八卷

赵鼎《得全居士集》二卷

又《忠正德文集》十卷

《朱胜非奏议》十五卷

礼《北海集》六十卷

叶梦得《石林集》一百卷 又《奏议》十五卷

《建康集》八卷

孙觌《鸿庆集》四十二卷

《汪伯彦后集》二十五卷

又《续编》一卷

胡铨《澹菴集》七十卷

《李光前后集》三十卷

张澂《澹{山严}集》四十卷

李邴《草堂后集》二十六卷

饶节《倚松集》十四卷

《吴则礼集》十卷

韩驹《陵阳集》十五卷

又《别集》三卷

《傅察集》三卷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四十卷

赵育《酒隐集》三卷

《曾匪集》十六卷

《陈东奏议》一卷

《章谊奏议》二卷

又《文集》二十卷

刘安世《元城尽言集》十三卷

许景衡《横塘集》三十卷

《田书集》二卷

刘弇《龙云集》三十二卷

《慕容彦逢集》三十卷

李端叔《姑溪集》五十卷

又《后集》二十卷

米芾《山林集拾遗》八卷

倪涛《玉溪集》二十二卷

张彦宝《东窗集》四十卷

又《诗》十卷

刘一止《苕溪集》五十五卷

王赏《玉台集》四十卷

冯时行《缙云集》四十三卷

高登《东溪集》十二卷

仲并《浮山集》十六卷

王洋《东牟集》二十九卷

《关注集》二十卷

葛立方《归愚集》二十卷

曹勋《松隐集》四十卷

《辛次膺奏议》二十卷

又《笺表》十卷

周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

《王鎡集》二十三卷

任古《拙齐遗藁》三卷

任正言《小丑集》十二卷

又《续集》五卷

张积《鹤鸣先生集》四十一卷

吕大临《玉溪先生集》二十八卷

胡恭《政议进藁》一卷

《叶访所业》二卷

勾滋《远齐文集》七卷

《吴正肃制科文集》十卷

王发《元祐进本制举论》十卷

吕颐浩《忠穆文集》十五卷

张元干《芦川词》二卷

《三雇隐客文集》十一卷

《文选精理》二十卷

岳阳黄氏《灵仙集》十五卷以上不知名。

《宋初梅花千咏》二卷

《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宋李格非女撰。

又《易安词》六卷

《辛弃疾长短句》十二卷

又《稼轩奏议》一卷

《吴楚纪行》一卷宋峡州守吴氏撰，不知名。

刘子翚《屏山集》九十卷

《刘珙集》九十卷

又《附录》四卷

邓良能《书潜集》三十卷

游桂《畏齐集》二十二卷

王十朋《南游集》二卷

又《后集》一卷

史浩《真隐漫录》五十卷

洪适《盘洲集》八十卷

洪遵《小隐集》七十卷

洪迈《野处猥藁》一百四卷

又《琼野录》三卷

刘仪凤《奇堂集》三十卷

又《乐府》一卷

《罗愿小集》五卷

张嵲《紫微集》三十卷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七十卷

毛开《樵隐集》十五卷

张行成《观物集》三十卷

倪文举《绮川集》十五卷

张嗣良《敞帚集》十四卷

韩元吉《愚戇录》十卷

又《南涧甲乙藁》七十卷

宋汝为《忠嘉集》一卷

又《后集》一卷

《陈熙甫奏劄》一卷

陈康伯《葛谿集》三十卷

陈恬《涧上卷》三十卷

汪中立《符桂录》三卷

王莱《龟湖集》十卷

何迟《蒙野集》四十九卷

曹彦章《箕颍集》一十卷

孙应时《烛湖集》十卷

沈兴求《龟溪集》十二卷

吕祖俭《大愚集》十一卷

颜师鲁文集》四十四卷

陈岘《东齐表奏》二卷

聂冠卿《蕲春集》十卷

《沈夏文集》二十卷

陈正伯《书舟雅词》十一卷

《刘给事文集》一卷

《邓忠臣文集》十二卷

贺铸《庆湖遗老集》二十九卷

《林栗集》三十卷

又《奏议》五卷

龚茂良《静泰堂集》三十九卷

周必大《词科旧藁》三卷

又《掖垣类藁》七卷

《玉堂类藁》二十卷

《政府应制藁》一卷

《历官表奏》十二卷

《省齐文藁》四十卷

《别藁》十卷

《平园续藁》四十卷

《承明集》十卷

《奏议》十二卷

《杂著述》二十三卷

《书藁》十五卷

《附录》五卷

朱松《韦齐集》十二卷

又《小集》一卷

《朱熹前集》四十卷

《后集》九十一卷

《续集》十卷

《别集》二十四卷

张栻《南轩文集》四十八卷

《吕祖谦集》十五卷 又《别集》十六卷

《外集》十六卷

《附录》三卷

汪应辰《翰林词章》五卷

《郑伯集》三十卷

《郑伯英集》二十六卷

陆九渊《象山集》二十八卷

又《外集》四卷

《潘良贵集》十五卷

《林待聘内外制》十五卷

吴镒《敬齐集》三十二卷

沈枢《宜林集》三十卷

吴芾《湖山集》四十三卷 又《别集》一卷

《和陶诗》三卷

《附录》三卷

《当涂小集》八卷

吴天骥《凤山集》十二卷

雍焯《过溪前集》二十卷

又《后集》三卷

赵彦端《介菴集》十卷

又《外集》三卷

《介菴词》四卷

庞谦孺《白苹集藁》四卷

《李迎遗藁》一卷

谢谔《江行杂著》三卷

曾丰《樽齐缘督集》十四卷

陈傅良《止齐集》五十二卷

《陈亮集》四十卷

又《外集词》四卷

蔡幼学《育德堂集》五十卷

曾焕《毅齐集》十八卷

又《台城丙藁》四卷

《南城集》十八卷

《曾习之诗文》二卷

《苏元老文集》三十二卷

彭克《玉壶梅花三百咏》一卷

《王景文集》四十卷

《刘安上文集》四十卷

《刘安节文集》五卷

《周博士文集》十卷不知名。

黄季岑《三馀集》十卷

吴亿《溪园自怡集》十卷

周邦彦《清真居士集》十一卷

《程大昌文集》二十卷

苏ＳＣ《双溪集》十一卷

杨椿《芸室文集》七十五卷

蒋迈《桂齐拙藁》二卷

又《施正ＳＤ遗藁》二卷

《丘崇文集》十卷

罗适《赤城先生文集》十卷

王灼《颐室文集》五十七卷

余安行《石月老人文集》五十七卷

陆游《剑南续藁》二十一卷

又渭南集》五十卷

费氏《芸山居士文集》二十一卷不知名。

李正民《大隐文集》三十卷

杜受言《碔砆集》十三卷

邓肃《栟榈集》二十六卷

胡安国《武夷集》二十二卷

胡寅《斐然集》二十卷

程敦儒《宠堂集》六十八卷

又《后集》二十卷

朱翌集》四十五卷

又《诗》三卷

廖刚《高峰集》十七卷

赵令畤《安乐集》三十卷

《陆九龄文集》六卷

周孚《钅公刀编》三十二卷

玉堂梅林文集》二十卷 又《云溪类集》三十卷

李璜《蘖菴文集》十二卷

江公望《钓台弃藁》十四卷

吴沈《环溪集》八卷

《月湖信笔》三卷不知作者。

《赵雄奏议》二十卷

许开《志隐类藁》二十卷

项安世《丙辰海藁》四十七卷

赵逵《栖云集》二十五卷

《黄策集》四十卷

《连宝学奏议》二卷不知名。

《卫肤敏谏议遗藁》二卷

姜夔《白石丛藁》十卷

陈伯鱼《澹齐草纸目录》四十二卷

彭龟年《止堂集》四十七卷

彭凤《梅坡集》五卷

李弥逊《筠溪集》二十四卷

龚日华《北征谠议》十二卷

萧之敏《直谅集》三卷

李士美《北门集》四卷

《刘清之文集》二十三卷

《叶适文集》二十八卷

周南《山房集》五卷

王秬复齐制表》一卷

《倪思奏议》二十六卷

又《历官表奏》十卷

《翰林奏草》一卷

《翰林前藁》二十卷

《翰林后藁》二卷

《毕仲游文集》五十卷

王之道《相山居士文集》二十五卷

又《相山长短句》二卷

王从三《近齐馀录》五卷

谢伋《药寮丛藁》二十卷

《罗点奏议》二十三卷

《李蘩奏议》二卷

《詹仪之奏议》二卷

胡孰《万石书》一卷

《周行己集》十九卷

《鲍钦止集》二十卷

《黄裳集》六十卷

《林敏功集》十卷

《方孝能文集》一卷

《王庠集》五十卷

《秦敏学集》二卷

姚述尧《箫台公馀》一卷

蒙泉居士《韩文英华》二卷

苏过《斜川集》十卷

王彦辅《凤台子和杜诗》三卷

《杜甫诗详说》二十八卷不知作者。

郭ＳＥ《南湖诗》八卷

《陆长翁文集》四十卷

詹叔义《狂夫论》十二卷

《朱敦儒陈渊集》二十六卷

又《词》三卷

《王寔集》三十卷

《苏庠集》三十卷

李师稷《皇华编》一卷

《刘一止集》五十卷苕溪集》多五卷。张攀《书目》以此本为《非有齐类藁》。

《葛胜仲集》八十卷

《傅崧卿集》六十卷

又《奏议》二卷《制诰》三卷

《勾龙如渊杂著》一卷

《洪皓》三卷

《胡宏集》一卷

《曾惇诗》一卷

《黄邦后集》三卷

又《强记集》八卷

《江袤集》二十卷

《盛洺策论》一卷

潘ＲＸ《集杜诗句》一卷

《林震集句》二句

《湓江集》六卷不知作者。

《周总集》一卷

《张守集》五十卷

又《奏议》二十五卷

又十八卷

范成大《石湖居士文集》卷亡。

又《石湖别集》二十九卷

《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

许翰《襄陵文集》二十二卷

《楼钅龠文集》一百二十卷

张宰《莲社文集》五卷

《胡世将集》十五卷

又《忠献胡公集》六十卷

《洪龟父诗》一卷

柯梦得《抱瓮集》十五卷

姜如晦《月溪集》三十二卷

《钱闻诗文集》二十八卷

又《庐山杂著》三卷

芮晖《家藏集》七卷

王咨《雪齐文集》四十卷

《李焘文集》一百二十卷

薛齐谊《六一先生事证》一卷告词附。

王大昌《六一先生在滁诗》一卷

王居正《竹西文集》十卷

李观《显亲集》六卷

陈汝锡《鹤溪集》十二卷

陈逢寅《山谷诗注》二十卷

朱熹校《昌黎集》五十卷

王洙注《杜诗》三十六卷

方醇道《类集杜甫诗史》三十卷

僧道翘《寒山拾得诗》一卷

傅自得《至乐齐集》四十卷

俞汝尚《溪堂集》四卷

《刘焘诗集》二十卷

《方惟深集》十卷又《录》一卷

王庭《云壑集》三卷

蔡柟《浩歌集》一卷

王庭珪《卢溪集》十卷

邵缉《荆溪集》十卷

吴氏《符川集》一卷不知名。

陈克《天台诗》十卷

又《外集》四卷

刘绮《清溪诗集》三卷

王质《雪山集》三卷

萧德藻《千{山严}择藁》七卷

又《外编》三卷

杨万里《江湖集》十四卷

又《荆溪集》十卷

《西归集》八卷

《南海集》八卷

《朝天集》十一卷

《江西道院集》三卷

《朝天续集》八卷

《江东集》十卷

《退休集》十四卷

《危稹文集》二十卷

林宪《雪巢小集》二卷

叶镇《曾稽览古诗》一卷

《邵博文集》五十七卷

《郑刚中文集》八卷

《李浩文集》二卷

《许及之文集》三十卷

又《涉齐课藁》九卷

《黄干文集》十卷

《锦屏先生文集》十一卷不知名。

祝充《韩文音义》五十卷

宋德之《青城遗藁》二卷

《沈涣文集》五卷

《王述文集》二十卷

《毛友文集》四十卷

王性之《雪溪集》八卷

范浚《香溪文集》二十二卷

胡峄《如村冗藁》二十卷

唐文若《遯菴文集》三十卷

黄公度《莆阳知稼翁集》十二卷

《方有闻文集》一卷

《陈兴义诗》十卷

又《岳阳纪咏》一卷

张文伯《江南凯歌》二十卷

《曾几集》十五卷

《张孝祥文集》四十卷

又《词》一卷

《古风律诗绝句》三卷

石行正《玉{畾土}题咏》九卷

何耕《劝戒诗》一卷

孙稽仲《谷桥愚藁》十卷

《临邛计用章集》十二卷

李缜《梅百咏诗》一卷

倪正甫《兼山小集》三十卷

黄当《复齐漫藁》二卷

丁逢《南征诗》一卷

《京镗诗》七卷

又《词》二卷

赵时逢《山窗斐藁》一卷

《王秤诗》四卷

徐玑《泉山诗藁》一卷

《黄虎诗藁》一卷

黄景说《白石丁藁》一卷

《吴赋之文集》一卷

曾布之《丹丘使君诗词》一卷

朱存《金陵诗》一卷

《石召集》一卷

《潘咸诗》一卷

《文史聊珠》十三卷不知作者。

《得全居士词》一卷不知名。

汪遵《咏史诗》一卷

《韩遂诗》一卷

《张安石集》一卷

《卢士衡诗》一卷

《叶楚诗》一卷

《陈三思诗》一卷

《丁稜诗》一卷

《江汉编》七卷不知作者。

晋惠远《庐山集》十卷

《僧栖白诗》一卷

《僧子兰诗》一卷

《僧怀浦诗集》一卷

僧安绶《ＳＦ荡山集》一卷

《僧虚中诗》一卷

《僧贯休集》三十卷

《僧清塞集》一卷

《僧齐已集》十卷

又《白莲华或无‘华’字编外集》十卷

《僧义现集》三卷

《僧应之集》一卷

《僧承讷集》一卷

《僧无愿集》一卷

《僧灵穆集》一卷

《僧灵护筠源集》十卷

僧可朋《玉{畾土}集》十卷

《僧自牧《括囊集》十卷

《僧宾付集》一卷

僧尚颜《荆门集》五卷

僧Ｓ Ｇ域《龙华集》十卷

《僧文雅集》一卷

僧光白《莲社集》二十卷

又《虎溪集》十卷

《僧处默诗》一卷

僧希觉《拟江东集》五卷

《僧鸿渐诗》一卷

《僧智迟诗》一卷

《僧康白诗》十卷

《僧惠宗诗》三卷

僧文畅《碧云集》一卷

《僧楚峦诗》一卷

《僧皎然诗》十卷

《僧无可诗》一卷

《僧灵澈诗》一卷

《僧修睦诗》一卷

《僧ＳＨ征集》三卷

《僧本先集》一卷

《僧文彧诗》一卷

《僧祐演集》二卷

《僧保暹集》二卷

僧智圆《间居编》五十一卷

《僧大容集》一卷

《僧来鹏诗》一卷

僧可尚《拣金集》九卷

《僧惠澄诗》一卷

《僧有鹏诗》一卷

《僧警淳诗》一卷

《僧灵一诗》一卷

止禅师《青谷集》二卷

僧惠洪《物外集》二卷

又《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僧祖可诗》十三卷

道士主父果诗》一卷

《鱼玄机诗集》

《李季兰诗集》一卷唐女道士李裕撰。

勾台符《卧云编》三卷

《石仲元诗》二卷

《谢希孟诗》二卷

又《采苹诗》一卷

《曹希蕴歌诗后集》二卷

《蒲氏玉清编》一卷

《吴氏南宫诗》二卷

《王尚恭诗》一卷王亢女。

《徐氏闺秀集》一卷

《王氏诗》一卷

王纶《瑶台集》二卷

《许氏诗》一卷许彦国母。

杨吉《登瀛集》五卷

《刘京集》四十卷

右别集类一千八百二十四部，二万三千六百四卷。

志第一百六十二 艺文八

孔逭《文苑》十九卷

萧统《文选》六十卷李善注。

庾自直《类文》三百六十二卷

窦严《东汉文类》三十卷

《五臣注文选》三十卷

周明辨《文选汇聚》十卷

《文选类聚》十卷

常宝鼎《文选名氏类目》十卷

卜邻《续文选》二十三卷

乐史《唐登科文选》五十卷

宋白《文苑英华》一千卷 《目》五十卷

朱遵度《群书丽藻》一千卷 《目》五十卷

王逸《楚辞章句》二卷

《楚辞释文》一卷

《离骚约》二卷

徐锴《赋苑》二百卷 《目》一卷

《广类赋》二十五卷

《灵仙赋集》二卷

《甲赋》五卷

《赋选》五卷

江文蔚《唐吴英秀赋》七十二卷

《桂香赋集》三十卷

杨翱《典丽赋》六十四卷

《类文赋集》一卷

谢壁《七赋》一卷

杜镐《君臣赓载集》三十卷

李虚己《明良集》五百卷

刘元济《正声集》五卷

王正范《续正声集》五卷

又《洞天集》五卷

韦庄《采玄集》一卷

陈正图《备遗缀英集》二十卷

刘明素《丽文集》五卷

刘松《宜阳集》十卷

《丛玉集》七十卷

李商隐《桂管集》二十卷

乐瞻《文囿集》十卷

《杂文集》二十卷

刘赞《蜀国文英》八卷

《分门文集》十卷

刘从义《遗风集》二十一卷

游恭《短兵集》三卷

《鲍溶集》六卷

皮日休《文薮》一卷

徐陵《玉台新咏》十卷

《广玉台集》三十卷

《文选后名人诗》九卷

《高仲武诗甲集》五卷

《诗乙集》五卷

《唐省试诗集》三卷

雇陶《唐诗类选》二十卷

钟安礼《资吟》五卷

张为《前贤咏题诗》三卷

僧玄鉴《续古今诗集》三卷

《诗缵集》三卷

元稹、白居易、李谅《杭越寄和诗集》一卷

《唐集贤院诗集》二卷

《苏州名贤杂咏》一卷

《新安名士诗》三卷

《应制赏花诗》十卷

许恭宗《交馆词林诗》一卷

乔舜《桂香诗》一卷

雍子方、沈括编《集贤院诗》二卷

《赵仲庠诗》十卷

朱寿昌《乐府集》十卷

蒋文彧《广乐府集》三卷

许南容《五子策林》十卷

周仁瞻《古今类聚策苑》十四卷

《礼部策》十卷

杨协《论苑》十卷

《唐凌烟阁功臣赞》一卷

《国子监武成王庙赞》二卷

《大中祥符封禅祥瑞赞》五卷

丁谓《大中祥符祀汾阴祥瑞赞》五卷

马文敏《王言曾最抄》五卷

《唐制诰集》十卷

《元和制诰集》十卷

《元和制策》三卷

滕宗谅《大唐统制》三十卷

《拟状注制集》十卷

费乙《旧制编录》六卷

《贞元制敕书奏》一卷

毛文晏《咸通麻制》一卷

《杂制诏集》二十一卷

《朱梁宣底》八卷

《制诰》一作‘诏’二卷

《后唐麻藁集》三卷

《长兴制集》四卷

《江南制集》七卷

《吴越石壁集》二卷

李慎仪《集制》二十卷

《五代国初内制杂编》十卷

《建隆景德杂麻制》十五卷

《神哲徽三朝制诰》三卷

李琪《玉堂遗范》三十卷

蔡省风《瑶池集》二卷

《唐哀册文》四卷

孙洙《褒恤杂录》卷

《晋宋齐梁弹文》四卷

马总《奏议集》二十卷

张元璥《历代忠谏事对》十卷

《唐名臣奏》七卷

张易《唐直臣谏奏》七卷

《御集谏书》八十卷

《唐奏议驳论》一卷

赵元拱《谏争集》十卷

《唐初表章》一卷

《毛渐表奏》十卷

任谅《建中治本书》一卷

沈常《总戎集》十卷

雇临、梁焘《总戎集》十卷

《续羽书》六卷

王绍颜《军书》十卷

李纬《纵横集》二十卷

赵化基《止戈书》五十卷

张铡《管记苑》十卷

李大华《掌记略》十五卷

《新掌记略》九卷

林逢《续掌记略》十五卷

唐格《群经杂记》十卷

周明辨《五经手判》六卷

徐德言《分史衡鉴》十卷

刘分攵《经史新义》一部卷亡。

南康笔《代耕心鉴》十卷

《干禄宝典》二十七卷

薛廷珪《克家志》九卷

赵世繁《忠孝录》五卷

赵世逢《幽居录》五卷

臧嘉猷《羽书集》三卷

吕延祚注《文选》三十卷

刘允济《金门待诏集》五卷

僧惠净《续古今诗苑英华》十卷

孙翌《正声集》三卷

崔融《珠英学士集》五卷

窦常《南薰集》三卷

《搜玉集》一卷唐崔湜至融，凡三十七人，集者不知名。

《太平内制》三卷睿宗、玄宗时制诏。

贺鉴《归乡集》一卷

《唐德音》三十卷李林甫至崔湜百馀家诗。

《张曲江杂编》一卷

集者并不知名。

李康《玉台后集》十卷

殷璠《河狱英灵集》二卷

又《丹阳集》一卷

萧昕《送邢桂州诗》一卷

曹恩《起予集》五卷

又《类表》五十卷

许孟容《谢亭诗集》一卷

《窦氏聊珠集》一卷

马总《唐名臣奏议集》二十卷

《送毛仙翁诗集》一卷牛僧孺、韩愈等赠。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卷钱起、张众甫等诗。

《集贤院诸厅壁记》二卷李吉甫、武元衡、常衮题咏集

《大历浙东酬唱集》一卷

《临平诗集》一卷

《送白监归东都诗》一卷

《洛中集》一卷

《名公唱和集》四卷

《垂风集》一卷

《咸通初表奏集》一卷

《唐十九家诗》十卷

《云门寺诗》一卷

《章奏集类》二十卷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陆海》六卷

集者并不知名。

令狐楚《断金集》一卷

又《纂杂诗》一卷

刘禹锡《彭阳唱和集》二卷

又《彭阳唱和后集》一卷

《汝洛唱和集》三卷

《吴蜀集》一卷

《刘白唱和集》三卷

段成式《汉上题襟》十卷

檀溪子道民《连璧诗集》三十二卷

孟启《本事诗》一卷

卢环《抒情集》二卷

《僧□光上人诗》一卷

姚合《极玄集》一卷

韦庄《又玄集》三卷

皮日休《松陵集》十卷

柳宗直《西汉文类》四十卷

黄挺章《国秀集》三卷

宋太祖、真宗《御制国子监两庙赞》二卷

《赐陈抟诗》八卷

《汉魏文章》二卷

《汉名臣奏》二卷

《汉贤遗集》一卷

《三国志文类》六十卷

《晋代名臣集》十五卷

《谢氏兰玉集》十卷

《古诗选集》十卷

《宋二百家诗》二十三卷

《长乐三王杂事》十四卷

集者并不知名。

陈彭年《宸章集》二十五卷

宋绶《本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

又《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 《目录》三卷

洪遵《中兴以来玉堂制草》三十四卷

周必大《续中兴玉堂制草》三十卷

韩忠彦《追荣集》十卷

朱翌《五制集》一卷

熊克《京口诗集》十卷

李仁刚《浯溪古今石刻集录》一卷

侍其光祖《浯溪石刻后集再集》一卷

李焘《谢家诗集》一卷

曾慥《宋百家诗选》五十卷 又《续选》二十卷

吴说编《古今绝句》三卷

廖敏得《浯溪石刻续集》一卷

吕祖谦《东莱集诗》二卷

孔文仲《三孔清江集》四十卷

《壮观类编》一卷刘焘、杨万里、米芾等作。

邵浩《坡门酬唱》二十三卷

倪恕《安陆酬唱集》六卷

管锐《横浦集》二卷

方松卿《续横浦集》二卷

赵不敌《清漳集》三十卷

廖迟《樵川集》十卷

洪适《荆门惠泉诗集》二卷

詹渊《括苍集》三卷

陈百朋《续括苍集》五卷

柳大雅《括苍别集》五卷

胡舜举《剑津集》十卷

许份《汉南酬唱集》一卷

杨恕《临江集》三十四卷

汪浃《元祐荣观集》五卷

卫博《定菴类藁》十二卷

于霆《南纪集》五卷

汤邦杰《南纪别集》一卷

家求仁《名贤杂咏》五十卷

又《草木蟲鱼诗》六十八卷

程九万《三老奏议》七卷

毕仲游《元祐馆职诏策词记》一卷

谢逸《溪堂师友尺牍》六卷

《罗唐二茂才重校唐宋类诗》二十卷

《三洪制藁》六十二卷洪适、遵、迈撰。

李壁《中兴诸臣奏议》四百五十卷

洪迈《唐一千家诗》一百卷

《三苏文集》一百卷郎晔进。

《临贺郡志》二卷

《相江集》十卷

《豫章类集》十卷

《千家名贤翰墨大全》五百一十八卷

《三苏文类》六十八卷

《续本事诗》二卷

《集选》一百卷

《唐贤长书》一卷

《唐三十二僧诗》一卷

《四僧诗》八卷

《唐杂一卷》

《五代制词》一卷

《重编类启》十卷

《润州金山寺诗》一卷

集者并不知名。

蔡省风《瑶池集》一卷

陈匡图《拟玄类集》十卷

韦ＳＡ《唐名贤才调诗集》十卷

李昉、扈蒙《文苑英华》一千卷

刘吉《江南续又玄集》二卷

田锡《唐明皇制诰后集》一百卷

苏易简《禁林宴会集》一卷

子起《家宴集》五卷不知姓。

杨徵《论苑》十卷

冯翊严《滁州琅琊山古今名贤文章》一卷

朱博《丛玄集》二十卷

《二李唱和诗》一卷李昉、李至作。

杨亿《西昆酬唱集》二卷

陈充《九僧诗集》一卷

《四释聊唱诗集》一卷丁谓序。

杨伟《虢郡文齐集》五卷

姚铉《唐文粹》一百卷

《谪仙集》十卷勾龙震集古今人词，以李白为首。

僧仁赞《唐宋类诗》二十卷

许洞《徐铉杂古文赋》一卷

郭希朴《养闲亭诗》一卷

幼暐《金华瀛洲集》三十卷

王咸《典丽赋》九十三卷

《华林义门书堂诗集》一卷王钦若、钱惟演等作。

张逸、杨谔《潼川唱和集》一卷

李祺《天圣赋苑》一十八卷

又《珍题集》三十卷

滕宗谅《岳阳楼诗》二卷

陶叔献《西汉文类》四十卷

徐徽《滁阳庆历集》十卷

韩琦《阅古堂诗》一卷

《送僧符游南昌集》一卷范镇序。

《石声编》一卷赵师旦家编集。

《南犍唱和诗集》一卷吴中复、吴秘、张谷等作。

郑雍《古今名贤诗》二卷

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三卷

《送元绛诗集》一卷《送文同诗》一卷鲜于侁序。

晏殊、张士逊《笑台诗》一卷

慧明大师《灵应天竺集》一卷

宋璋《锦里玉堂编》五卷

孙洙《褒题集》三十卷 又《张氏诗传》一卷

宋敏求《宝刻丛章》三十卷

孙氏《吴兴诗》三卷不知名。

姚ＲＸ《荆溪唱和》一卷

林少颖《观澜文集》六十三卷

吕祖谦《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又《国趄名臣奏议》十卷

曾纮《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

石处道《松江集》一卷

江文叔《桂林文集》二十卷

刘褒《续集》十二卷

黄岦《续乙集》八卷

张修《桂林集》十二卷

徐大观《又续集》四卷

丁逢《郴江前集》十卷

又《后集》五卷

《郴江续集》九卷

杨倓《南州集》十卷

王仁《澧阳集》四卷

道士田居宝《司空山卷》一卷

姜之茂《临川三隐诗集》三卷

熊克《馆学喜雪唱和诗》二卷

陈天麟《游山唱和》一卷

史正心《清晖阁诗》一卷

葛郛《载德集》四卷

王十朋《楚东唱酬集》一卷

莫琮《椿桂堂诗》一卷

何纮《籍桂堂唱和集》一卷

莫若冲《清湘泮水酬和》一卷

陈谠《西江酬唱》一卷

廖伯宪《岳阳唱和》三卷

黄学行《又乙集》一卷

刘璿《政和县齐酬唱》一卷

林安宅《南海集》三十卷

曾肇《滁阳庆历前集》十卷

吴珏《滁阳庆历后集》十卷

《干越题咏》三卷李并序。

郝篪《都梁集》十卷

西湖寓隐《回文类聚》一卷

《郢州白雪楼诗》一卷萧德藻序。

《三苏翰墨》一卷苏轼等书。

《桂香集》六卷

《留题落星寺诗》一卷《翰苑名贤集》一卷

《宋贤文集》三卷

《宋贤文薮》四十卷

《先容集》一卷

《制诰章表》二卷

又《制诰章表》十五卷

《儒林精选时文》十六卷

《玉堂诗》三十六卷

《辞林类藁》三卷

《海南集》十八卷

《鄞江集》九卷

《嘉禾诗文》一卷

《浔阳琵琶亭纪咏》三卷

《浔阳庚楼题咏》一

《翰苑名贤集》一卷

《滕王阁诗》一卷

《脍炙集》一卷

《玉枝集》三十二卷

《永康题纪诗咏》十三卷

《圣宋文粹》三十卷

《布袋集》一卷

《元祐密疏》一卷

《唐宋文章》二卷

《圣宋文选》十六卷

《唐宋诗后集》十四卷

《君山寺留题诗集》一卷

《制诰》三卷

《春贴子词》一卷

《高丽表章》一卷

《登瀛集》五十二卷

《罗浮寓公集》三卷

《罗浮》一卷集者不知名。

陈材夫《仕途必用集》十卷

翁忱《岳阳别集》二卷

钟兴《秭归集》八卷

卜无咎《庐山记拾遗》一卷

商侑《盛山集》一卷

刘充《唐诗续选》十卷

王安石《建康酬唱诗》一卷

又《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四家诗选》十卷

《送朱寿昌诗》三卷

韩忠彦《考德集》三卷

元积中《江湖堂诗集》一卷

孔延之《会稽掇英集》二十卷

程师孟《续会稽掇英集》二十卷

曾公亮《元日唱和诗》一卷

孙觉《荔枝唱和诗》一卷

蒲宗孟《曾公亮动德集》三卷

马希孟《扬州集》三卷

曾旼《润州类集》十卷

魏泰《襄阳题咏》二卷

苏梦龄《摛华集》三卷

王得臣《江夏古今纪咏集》五卷

杨杰《高僧诗》一卷

孙颀《抄齐唱和集》一卷

薛传正《钱塘诗前后集》三十卷

唐愈《江陵集古题咏》十卷

章粢《成都古今诗集》六卷

孙永《永简公崇终集》一卷

道士龚元正《桃花源集》二卷

《绍圣三公诗》三卷司马光、欧阳修、冯京所著。

陆经《静照堂诗》一卷

刘珵《宣城集》三卷

唐庚《三谢集》一卷

上官彝《麻姑山集》三卷

翁公辅《下邳小集》九卷

弹粹《鹅城丰湖亭诗》一卷

蔡驿《惠泉诗》一卷

林虙《西汉诏令》十二卷

俞向《长乐集》十四卷

《四学士文集》五卷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所著。

《内制》六卷晏殊以下所撰。

沈晦《三沈集》六十一卷

《輶轩唱和集》三卷洪皓、张邵、朱弁所集。

程迈《止戈堂诗》一卷

樊汝霖《唐书文艺补》六十三卷

何琥《苏黄遗编》一卷

杨上行《宋贤良分门论》六十二卷

戴觉、李丁《单题诗》十二卷

廖刚《世纟采集》三卷

《送王周归江陵诗》二卷杜衍等所撰。

许端夫《齐安集》十二卷

黄仁荣《永嘉集》十二卷

李知己《永嘉集》三卷

《晁新词》一卷晁端礼、晁冲之所撰。

陆时雍《宏词总类前后集》七十六卷

《梅江三孙集》三十一卷孙立节及子勳、孙何所著。

鲍乔《豫章类集》十卷

邓植《小有天后集》一卷

萧一致《濂溪大成集》一卷《馆阁词章》一卷《馆阁诗》八卷并中兴馆阁诸臣所撰。右总集类四百三十五部，一万六百五十七卷

刘勰《文心雕龙》十卷

钟嵘《诗评》一卷

任昉《文章缘起》一卷

李允一作‘元’或作‘克’《翰林论》三卷

王昌龄《诗格》一卷 又《诗中密旨》一卷

杜嗣先《兔园策府》三十卷

柳璨《史通析微》十卷

刘餗《史便》三卷

刘知几《史通》二十卷

白居易《白氏金针诗格》三卷 又《白氏制朴》一卷

僧皎然《诗式》五卷 又《诗评》一卷

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

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

范摅《词林》一卷

孙郃《文格》二卷

倪宥《文章龟鉴》一卷

刘蓀《应求类》二卷

窦苹《载籍讨源》一卷

《举要》二卷

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

林ＳＩ《史论》二十卷

王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

王损之《丝纶点化》二卷

方仲舒《究判玄微》一卷

乐史《登科记解题》二十卷

蒋之奇《广州十贤赞》一卷

白行简《赋要》一卷

范传正《赋诀》一卷

浩虚舟《赋门》一卷

纥于俞《赋格》一卷

和凝《赋格》一卷

毛友《左传类对赋》六卷

王维《诗格》一卷

王□巳一作‘超’《诗格》一卷

贾岛《诗格密旨》一卷

元兢《诗格》一卷 又《古今诗人秀句》二卷

僧辞远《诗式》十卷

许文贵一作‘贡’《诗鉴》一卷

僧元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

司马光《续诗话》一卷

姚合《诗例》一卷

郑谷《国风正诀》一卷

王叡《炙ＳＡ子诗格》一卷

张仲素《赋枢》一卷

倪宥《诗体》一卷

张为《唐诗主客图》二卷

僧齐己《玄机分明要览》一卷 又《诗格》一卷

李洞《贾岛诗句图》一卷

僧神彧《诗格》一卷

徐锐《诗格》一卷

冯鉴《修文要诀》二卷

林逋《句图》三卷

李淑《诗苑类格》三卷

僧定雅《寡和图》三卷

刘分攵《诗话》一卷

邵必《史例总论》十卷

司马光《诗话》一卷

马备《赋门鱼钅龠》十五卷

蔡宽夫《诗史》二卷

吴处厚《赋评》一卷

蔡希蓀《古今名贤警句图》一卷

魏泰《隐居诗话》一卷

杨九龄《正史杂编》十卷

郭思《瑶谿集》十卷

蔡条《西清诗话》三卷

李颀《古今诗话录》七十卷

李錞《诗话》一卷

僧惠洪《天厨标ＳＪ》三卷

周紫芝《竹坡诗话》一卷

强行父《唐杜荀鹤警句图》一卷

黄ＳＥ《□溪诗话》十卷

郑樵《通志叙论》二卷

曾发《磅注摘遗》三卷

胡源《声律发微》一卷

费哀《文章正派》十卷

《李善五臣同异》一卷

严有翼《艺苑雌黄》二十卷

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

方絟《续老杜诗评》五卷

彭郁《韩文外抄》八卷

赵师懿《柳文笔记》一卷

葛立方《韵语阳秋》二十卷

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十卷

《新集诗话》十五卷集者不知名。

《元祐诗话》一卷

《历代吟谱》二十卷

《唐宋名贤诗话》二十卷

《金马统例》三卷

《诗谈》十五卷

《韩文会览》四十卷

并不知作者。右文史类九十八部，六百卷。

凡集类二知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卷。

表第一

○宰辅一

宋宰辅年表，前九朝始建隆庚申，终靖康丙午，凡一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后七朝始建炎丁未，终德祐丙子，凡一百四十九年，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执政者二百四十四人。

叙古曰：古之史法主于编年，至司马迁作《史记》始易以新意，然国家世祚，人事岁月，散于纪、传、世家，先后始终，遽难考见，此表之不可无，而编年不容于尽变也。厥后班固《汉史》乃曰《百官公卿表》，先叙官名、职秩、印授等，然后书年以表其姓名。欧阳修《唐史》又专以宰相名篇，意必有所在矣。

宋自太祖至钦宗，旧史虽以《三朝》、《两朝》、《四朝》各自为编，而年表未有成书。神宗时常命陈绎检阅二府除罢官职事，因为《拜罢录》。元丰间，司马光尝叙宋兴以来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馆。自时而后，曾巩、谭世勣、蔡幼学、李焘诸人皆尝续为之。然表文简严，世罕知好，故多沦落无传。

今纂修《宋史》，故□□□□□□□□□□□□□采纪、传以为是表。其间所书宰辅官、职、勋□□□□间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时而异也。然中书位次既止于参知政事，而枢府职序自同知、副使而下虽签书、同签书亦与焉者，皆执政也，故不得而略焉。

夫大臣之用舍，关于世道之隆污，千载而下，将使览者即表之年观纪及传之事，此登载之不容于不谨也。表之所书，虽无褒贬是非于其间，然岁月昭于上，姓名著于下，则不惟其人之贤佞邪正可指而议，而当时任用之专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见矣。后之览者，其必有所劝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表略

表第二

○宰辅二

表略

表第三

○宰辅三

表略

表第四

○宰辅四

表略

表第五

○宰辅五

表略

表第六

○宗室世系一

昔者，帝王之有天下，莫不众建同姓，以树蕃屏，其不得以有国者，则亦授之土田，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故继别之宗百世不迁，岂惟赖其崇奖维持以成不拔之基哉。盖亲亲之仁，为国大经，理固然也。《周官》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于是叙昭穆之法隆杀行焉。此世系之所以不可不谨也。后世封建废而宗法坏，帝王之裔，至或杂于民伍，沦为皂隶，甚可叹也。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藩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严，恩礼之厚，亦可概见。然靖康之变，往往沦徙死亡于兵难，南渡所存十无二三，而国之枝叶日以悴矣。今因载籍之旧，考其源委，作《宗室世系表》。

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王德芳。德秀、德林无后。

表略

表第七

○宗室世系二

表略

表第八

○宗室世系三

表略

表第九

○宗室世系四

表略

表第十

○宗室世系五

表略

表第十一

○宗室世系六

表略

表第十二

○宗室世系七

表略

表第十三

○宗室世系八

表略

表第十四

○宗室世系九

表略

表第十五

○宗室世系十

表略

表第十六

○宗室世系十一

表略

表第十七

○宗室世系十二

表略

表第十八

○宗室世系十三

表略

表第十九

○宗室世系十四

表略

表第二十

○宗室世系十五

表略

表第二十一

○宗室世系十六

表略

表第二十二

○宗室世系十七

表略

表第二十三

○宗室世系十八

表略

表第二十四

○宗室世系十九

表略

表第二十五

○宗室世系二十

表略

表第二十六

○宗室世系二十一

表略

表第二十七

○宗室世系二十二

表略

表第二十八

○宗室世系二十三

表略

表第二十九

○宗室世系二十四

表略

表第三十

○宗室世系二十五

表略

表第三十一

○宗室世系二十六

表略

表第三十二

○宗室世系二十七

表略

列传第一 后妃上

○太祖母昭宪杜太后 太祖孝惠贺皇后 孝明王皇后 孝章宋皇后 太宗淑德尹皇后 懿德符皇后 明德李皇后 元德李皇后 真宗章怀潘皇后 章穆郭皇后 章献明肃刘皇后 李宸妃 杨淑妃 沈贵妃 仁宗郭皇后 慈圣光献曹皇后张贵妃苗贵妃 周贵妃 杨德妃 冯贤妃 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

周人尊祖之诗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盖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为王迹之所由基也。宋之兴，虽由先世积累，然至宣祖功业始大。昭宪杜后实生太祖、太宗，内助之贤，母范之正，盖有以开宋世之基业者焉。观其训太祖以《无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传，为宗社虑，盖益远矣。厥后慈圣光献曹后拥佑两朝，宣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无祐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乐，皆足以为百王法程。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昭宪垂裕之功，至是茂矣。旧史称昭宪性严毅，有礼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终吉。"其是之谓欤。作《后妃传》。

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赠太师。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既笄归于宣祖。治家严毅有礼法。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燕国陈国二长公主。

周显德中，太祖为定国军节度使，封南阳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于堂上，众皆贺。太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太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太祖再拜曰："谨受教。"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乐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谥曰明宪。葬安陵，神主祔享太庙。乾德二年，更谥昭宪，合祔安陵。

太祖孝惠贺皇后，开封人。右千牛卫率府率景思长女也。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景思常为军校，与宣祖同居护圣营。晋开运初，宣祖为太祖聘焉。周显德三年，太祖为定国军节度使，封会稽郡夫人。生秦国晋国二公主、魏王德昭。五年，寝疾薨，年三十。建隆三年四月，诏追册为皇后。乾德二年三月，有司上谥曰孝惠。四月，葬安陵西北，神主享于别庙。神宗时，与孝章、淑德、章怀并祔太庙。

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彰德军节度饶第三女。孝惠崩，周显德五年，太祖为殿前检点校，聘后为继室。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周世宗赐冠帔，封琅邪郡夫人。

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册为皇后。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晨起，诵佛书。事杜太后得驩心。生子女三人，皆夭。乾德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二。有司上谥，翰林学士窦仪撰哀册文。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神主享于别庙。太平兴国二年，祔享太庙。

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阳人，左卫上将军偓之长女也。母汉永宁公主。后幼时随母入见，周太祖赐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见，复赐冠帔。时偓任华州节度，后随母归镇。孝明后崩，复随母来贺长春节。开宝元年二月，遂纳入宫为皇后，年十七。性柔顺好礼，每帝视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馔。太祖崩，号开宝皇后。

太平兴国二年，居西宫。雍熙四年，移居东宫。至道元年四月崩，年四十四。有司上谥，权殡普济佛舍。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北。命吏部侍郎李至撰哀册文，神主享于别庙。神宗时，升祔太庙。

太宗淑德尹皇后，相州邺人。滁州刺史廷勋之女。兄崇珂，保信军节度。太宗在周时娶焉。早薨。及帝即位，诏追册为皇后，并谥，葬孝明陵西北。神主享于别庙，后升祔太庙。

懿德符皇后，陈州宛丘人。魏王彦卿第六女也。周显德中，归太宗。建隆初，封汝南郡夫人，进封楚国夫人。太宗封晋王，改越国。开宝八年薨，年三十四。葬安陵西北。帝即位，追册为皇后，谥懿德，享于别庙。至道三年十一月，诏有司议太宗配，宰相请以后配，诏从之。奉神主升祔太庙，后姊，周世宗后也，淳化四年殂。

明德李皇后，潞州上党人。淄州刺史处耘第二女。开宝中，太祖为太宗聘为妃。既纳币，会太祖崩，至太平兴国三年始入宫，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诏立为皇后。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尝生皇子，不育。至道二年，封后嫡母吴氏为卫国太夫人，后改封楚国，及封后母陈氏为韩国太夫人。

太宗崩，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为皇太后，居西宫嘉庆殿。咸平二年，宰相请别建宫立名，从之。四年宫成，移居之，仍上宫名曰万安。景德元年崩，年四十五。谥明德。权殡沙台。三年十月，祔葬永熙陵。礼官请以懿德、明德同祔太宗庙室，以先后为次，从之。

李贤妃，真定人，乾州防御使英之女也。

太祖闻妃有容德，为太宗聘之。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即位，进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亡，次生楚王元佐。妃尝梦日轮逼己，以裾承之，光耀遍休，惊而悟，遂生真宗。太平兴国二年薨，年三十四。

真宗即位，追封贤妃，又进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上谥曰元德。咸平三年，祔葬永熙陵。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为园陵使。车驾诣普安院攒宫，素服行礼，拜伏呜咽。命驾部郎中、知制诰梁周翰撰哀册。神主祔别庙。

大中祥符元年，追赠后父英检校太尉、安国军节度、常山郡王，母魏国太夫人。大中祥符三年，礼官赵湘请以后祔太宗庙室。真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礼官议之。"六年秋，宰相王旦与群臣表请后尊号中去"太"字，升祔太庙明德之次，从之。

真宗章怀潘皇后，大名人，忠武军节度美第八女。真宗在韩邸，太宗为聘之，封莒国夫人。端拱二年五月薨，年二十二。真宗即位，追册为皇后，谥壮怀，葬永昌陵之侧，陵名保泰。神主享于别庙，旧制后谥冠以帝谥。庆历中，礼官言，"孝"字连太祖谥，"德"字连太宗谥。遂改"壮"为"章"，以连真宗谥云。

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便守文第二女。淳化四年，真宗在襄邸，太宗为聘之。封鲁国夫人，进封秦国。真宗嗣位，立为皇后。景德四年，从幸西京还，以疾崩，年三十二。

后谦约惠下，性恶奢靡。族属入谒禁中，服饰华侈，必加戒勖。有以家事求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贫欲祈恩赉，但出装具给

之。上尤加礼重。

及崩，上深嗟悼。礼官奏皇帝七日释服，特诏增至十三日。太常上谥曰壮穆。灵驾发引，命翰林学士杨亿撰哀册。葬永熙陵之西北，神主享于别庙。以后弟崇仪副使崇仁为壮宅使、康州刺史，侄承庆、承寿皆迁官。大中祥符中，封后母高唐郡太夫人梁氏莱国太夫人。仁宗即位，升祔真宗庙室，改谥章穆。

章献明肃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延庆，在晋、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从征太原，道卒。后，通第二女也。

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摧之入京师。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因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为美人。以其无宗族，乃更以美为兄弟，改姓刘。大中祥符中，为修仪，进德妃。

自章穆崩，真宗欲立为皇后，大臣多以为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为己子，与杨淑妃抚礼甚至。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围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宰相上寇准密议奏请皇太子监国，以谋泄罢相，用丁谓代之。既而，入内都知周怀政谋废后杀谓，复用准以辅太子。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诣谓告，谓夜乘犊车，挟崇勋、怀吉造枢密使曹利用谋。明日，诛怀政，贬准衡州司马。于是诏皇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天下事，后裁制于内。

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谓等请太后御别殿，太后遣张景宗、雷允恭谕曰："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于是请帝与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议已定，太后忽出手书，第欲禁中阅章奏，遇大事即召对辅臣。其谋出于丁谓，非太后意也。谓既贬，冯拯等三上奏，请如初议。帝亦以为言，于是始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贺，太后哀恸。有司请制令称"吾"，以生日为长宁节，出入御大安辇，鸣鞭侍卫如乘舆。令天下避太后父讳。群臣上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御文德殿受册。

天圣五年正旦，太后御会庆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寿。是岁郊祀前，出手书谕百官，毋请加尊号。礼成，帝率百官恭谢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寿，范仲淹力言其非，不听。九月，诏长宁节百官赐衣，天下赐宴，皆如乾元节。

明道元年冬至，复御文德殿。有司陈黄麾仗，设宫架、登歌、二舞。明年，帝亲耕籍田，太后亦谒太庙，乘玉辂，服祎衣、九龙花钗冠，斋于庙。质明，服衮衣，十章，减宗彝、藻，去剑，冠仪天，前后垂珠翠十旒。荐献七室，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加上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太后。

是岁崩，年六十五。谥曰章献明肃，葬于永定陵之西北。旧制皇后皆二谥，称制，加四谥自后始。追赠三世皆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父封魏王。

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见，犹服髮鬁。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赐以珠玑帕首。时润王元份妇安国夫人李氏老，发且落，见太后，亦请帕首。太后曰："大长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诸妹也；若赵家老妇，宁可比耶？"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太后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赐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絁繻练裙，侍者见仁宗左右簪珥珍丽，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嫔御饰也，汝安得学。"

先是，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而程琳亦献《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有漕臣刘绰者，自京西还，言在庾有出剩粮千余斛，乞付三司。后问曰："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乎？此四人岂因献羡余进哉！"

后称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宣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

丁谓、曹利用既以侮权贬窜，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进外家，任内宫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等以此势倾中外。兄子从德死，姻戚、门人、厮役拜官者数十人。御史曹脩古、杨偕、郭劝、段少连论奏，太后悉逐之。

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上春秋长，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及不豫，帝为大赦，悉召天下医者驰传诣京师。诸尝为太后谪者皆内徙，死者复其官。其后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范仲淹以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闻也。"下诏戒中外毋辄言。

于是泰宁军节度使钱惟演请以章献、章懿与章穆并祔真宗室。诏三省与礼院议，皆以谓章穆皇后位崇中壶，已祔真宗庙室，自协一帝一后之文；章献明肃处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贵，功德莫与为比，谓宜崇建新庙，同殿异室，岁时荐飨，一用太庙之仪，仍别立庙名，以崇世享。翰林学士冯元等请以奉慈为名，诏依。庆历五年，礼院言章献、章懿二后，请遵国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庙室故事，迁祔真宗庙。诏两制议，翰林学士王尧臣等议，请迁二后祔，序于章穆之次，从之。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钱氏，为金华县主簿；父仁德，终左班殿直。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壮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阳县君；复生一女，不育。进才人，后为婉仪。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章献太后使刘美、张怀德为访其亲属，得其弟用和，补三班奉职。

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

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

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壮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庙曰奉慈。又即景灵宫建神御殿，曰广孝。庆历中，改谥章懿，升祔太庙。拜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赉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

杨淑妃，益州郫人。祖瑫，父知俨，知俨弟知信，隶禁军，为天武副指挥使。

妃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进婉仪，仍诏婉仪升从一品，位昭仪上。帝东封、西祀，凡巡幸皆从。章献太后为修仪，妃与之位几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顺章献无所忤，章献亲爱之。故妃虽贵幸，终不以为己间，后加淑妃。真宗崩，遗制以为皇太后。

始，仁宗在乳褓，章献使妃护视，凡起居饮食必与之俱，所以拥佑扶持，恩意勤备。及帝即位，尝召其侄永德见禁中，欲授以诸司副使。妃辞曰：“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更命为右侍禁。

章献遗诰尊为皇太后，居宫中，与皇帝同议军国事。阁门趣百僚贺，御史中丞蔡齐目台吏毋追班，乃入白执政曰：“上春秋长，习知天下情伪，今始亲政事，岂宜使女后相继称制乎？”乃诏删去遗诰“同议军国事”语，第存后号。奉缗钱二万助汤沐，后名其所居宫曰保庆，称保庆皇太后。

景祐三年，无疾而薨，年五十三。殡于皇仪殿。帝思其保护之恩，命礼官议加服小功。

初，仁宗未有嗣，后每劝帝择宗子近属而贤者，养于宫中，其选即英宗也。英宗立，言者谓礼慈母于子祭，于孙止，请废后庙，瘗其主园陵。英宗弗欲遽也，下有司议，未上，会帝崩，遂罢。后父祖皆累赠至一品，知信赠节度使。知信子景宗，见《外戚传》。

沈贵妃，宰相伦之孙，父继宗，光禄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将相家子被选。初为才人，历美人、婕妤、充媛，至德妃。为人淑俭不华，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异众。长秋虚位，帝欲立之，有从中沮之者，不果。嘉祐末，进贵妃。熙宁九年薨，年八十三。许出殡其家，车驾临奠，辍视朝三日，谥昭静。

仁宗郭皇后，其先应州金城人。平卢军节度使崇之孙也。天圣二年，立为皇后。

初，帝宠张美人，欲以为后，章献太后难之。后既立，而颇见疏。其后尚美人、杨美人俱幸，数与后忿争。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入内都知阎文应因与上谋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废。诏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

于是中丞孔道辅、谏官御史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人伏阁言："后无过，不可废。"道辅等俱被黜责。景祐元年，出居瑶华宫，而尚美人亦废于洞真宫入道，杨美人别宅安置。又赐后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甚怆惋。帝尝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见召者，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属小疾，遣文应挟医诊视，数日，乃言后暴薨。中外疑阎文应进毒，而不得其实。上深悼之，追复皇后，而停谥册祔庙之礼。

慈圣光献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孙也。明道二年，郭后废，诏聘入宫。景祐元年九月，册为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

庆历八年闰正月，帝将以望夕再张灯，后谏止。后三日，卫卒数人作乱，夜赵屋叩寝殿。后方侍帝，闻变遽起。帝欲出，后闭閤拥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贼伤宫嫔殿下，声彻帝所，宦者以乳妪欧小女子始奏，后叱之曰："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后度贼必纵火，阴遣人挈水踵其后，果举炬焚帘，水随灭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亲剪其发，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故争尽死力，贼即禽灭。閤内妾与卒乱当诛，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贷共死。后具衣冠见，请论如法，曰："不如是，无以肃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请，移数刻，卒诛之。

张妃怙宠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来请，后与之，无靳色。妃喜，还以告，帝曰："国家文物仪章，上下有秩，汝张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怿而辍。

英宗方四岁，育禁中，后拊鞠周尽；迨入为嗣子，赞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置于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韩琦等至，奉英

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

帝感疾，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检柅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

明年夏，帝疾益愈，即命撤帘还政，帝持书久不下，及秋始行之。敕有司崇峻典礼，以弟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立，尊为太皇太后，名宫曰庆寿。帝致极诚孝，所以承迎娱悦，无所不尽，从行登玩，每先后策掖。后亦慈爱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瞩，间亲持饍饮以食帝。外家男子，旧毋得入谒。后春秋高，佾亦老，帝数言宜使入见，辄不许。他日，佾侍帝，帝复为请，乃许之，因偕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亲亲意。后遽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

晚得水疾，侍医莫能治。元丰二年冬，疾甚，帝视疾寝门，衣不解带。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拜佾中书令，进官者四十余人。

初，王安石当国，变乱旧章，后乘间语神宗，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熙宁宗祀前数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他事。”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悚听，垂欲止，复为安石所持，遂不果。

帝尝有意于燕蓟，已与大臣定议，乃诣庆寿宫白其事。后曰：“储蓄赐予备乎？铠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办之矣。”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预中闻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毁瘠，殆不胜丧。有司上谥，葬于永昭陵。

张贵妃，河南永安人也。祖颖，进士第，终建平令。父尧封，亦举进士，为石州推官卒。时尧封史尧佐补蜀官，尧封妻钱氏求挈孤幼随之

官，尧佐不收恤，以道远辞。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章惠皇后宫寝。长得幸，有盛宠。妃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庆历元年，封清河郡君，岁中为才人，迁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胜宠名，原为美人。"许之。皇祐初，进贵妃。后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册为皇后，谥温成。追封尧封清河郡王，谥景思。而尧佐因缘侥幸，致位通显云。

苗贵妃，开封人。父继宗。母许，先为仁宗乳保，出嫁继宗。帝登位，得复通籍。妃以容德入侍，生唐王昕、福康公主。封仁寿郡君，拜才人、昭容、德妃。英宗育于禁中，妃拥佑颇有恩。既践阼，畴其前劳，进贵妃。赠其父至太师、吴国公，母陈、楚国夫人。福康下嫁，当贻恩外家，抑不肯言。元祐六年薨，年六十九。哲宗辍朝，出奠，发哀苑中，谥曰昭节。

周贵妃，开封人。生四岁，从其姑入宫，张贵妃育为女。稍长，遂得侍仁宗，生两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处一室，诵佛书，困则假寐，觉则复诵，昼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钱景臻、郭献卿。连进至贤妃，徽宗立，加贵妃。历五朝，勤约一致。启寿藏于周氏茔南，傍建僧屋，费缗钱六万，皆贮储奉赐。郭公主先亡，诏许出外第，与亲戚相往来。年九十三薨，谥昭淑。

杨德妃，定陶人。天圣中，以章献太后姻连，选为御侍，封原武郡君，进美人。端丽机敏，妙音律，组纃、书艺一过目如素习。父忠为侍禁，仁宗欲加奖擢，辞曰："外官当积劳以取贵，今以恩泽徼幸，恐启左右诐谒之端。"帝悦，命徙居肃仪殿。赠其祖贵州刺史，而官其叔弟五人。积与郭后不相能，后既废，妃亦遣出。后复召为婕妤，历修媛、修仪。熙宁五年薨，年五十四。赠德妃。

冯贤妃，东平人。曾祖炳，知杂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岁入宫。及长，得侍仁宗，生邢、鲁国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将登其品秩，力辞不拜。养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没，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累加才人、婕妤、修容。在禁掖几六十年，始终五朝，动循礼度。薨，年七十七，赠贤妃。

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琼，祖继勋，皆有勋王室，至节度使。母曹氏，慈圣光献后姊也，故后少鞠宫中。时英宗亦在帝所，与后年同，仁宗谓慈圣，异日必以为配。既长，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颢、嘉王頵、寿康公主。治平二年册为皇后。

后弟内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迁其官，后谢曰：“士林获升朝籍，分量已过，岂宜援先后家比？”辞之。神宗立，尊为皇太后，居宝慈宫。帝累欲为高氏营大第，后不许。久之，但斥望春门外隙地以赐，凡营缮百役费，悉出宝慈，不调大农一钱。

元丰八年，帝不豫，浸剧，宰执王珪等入问疾，乞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太后权同听政，帝颔之。珪等见太后帘下。后泣，抚王曰：“儿孝顺，自官家服药，未尝去左右，书佛经以祈福，喜学书，已诵《论语》七卷，绝不好弄。”乃令王出帘外见珪等，珪等再拜谢且贺。是日降制，立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问起居，至是，令母辄入。又阴敕中人梁惟简，使其妻制十岁儿一黄袍，怀以来，盖密为践阼仓卒备也。

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驿召司马光、吕公著，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未及条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劳诸途，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亟疏可用者。

从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确欲献谀以固位，乞复其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圣情自是惊悸，驯致大故，祸由遵裕，得免刑诛，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确悚忄栗而止。

光、公著至，并命为相，使同心辅政，一时知名士汇进于廷。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于是以常平旧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参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盐之禁举边砦不毛之地以赐西戎，而宇内复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复勿生事于疆场，曰：“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

蔡确坐《车盖亭诗》谪岭表，后谓大臣曰：“元丰之末，吾以今皇帝所书佛经出示人，是时惟王珪曾奏贺，遂定储极。且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规为异时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计，奸邪怨谤所不暇恤也。”

廷试举人，有司请循天圣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请受册宝于文德，后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况天子正衙，岂所当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灯宴，后母当入观，止之曰：“夫人登楼，上必加礼，是由吾故而越黄制，于心殊不安。”但令赐之灯烛，遂岁以为常。

侄公绘、公纪当转观察使，力遏之。帝请至再，仅迁一秩，终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当汰，诏损外氏恩四之一，以为宫掖先。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复用。后见其来，曰："汝来何为？得非为用臣等游说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内降干挠国政耶？若复尔，吾即斩汝。"媪大惧，不敢出一言。自是内降遂绝，力行故事，抑绝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

列传第二 后妃下

○神宗钦圣献肃向皇后 钦成朱皇后 钦慈陈皇后 林贤妃 武贤妃 哲宗昭慈孟皇后 昭怀刘皇后 徽宗显恭王皇后 郑皇后 王贵妃 韦贤妃 乔贵妃 刘贵妃 钦宗朱皇后 高宗宪节邢皇后 宪圣慈烈吴皇后 潘贤妃 张贤妃刘贵妃 刘婉仪 张贵妃 孝宗成穆郭皇后 成恭夏皇后 成肃谢皇后 蔡贵妃李贤妃 光宗慈懿李皇后 黄贵妃 宁宗恭淑韩皇后 恭圣仁烈杨皇后 理宗谢皇后 度宗全皇后 杨淑妃

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河内人，故宰相敏中曾孙也。治平三年，归于颍邸，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为皇后。

帝不豫，后赞宣仁后定建储之议。哲宗立，尊为皇太后。宣仁命葺庆寿故宫以居后，后辞曰："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渎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庆寿后殿为隆祐宫居之。帝将卜后及诸王纳妇，后敕向族勿以女置选中。族党有欲援例以恩换閤职，及为选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挠公法。"一不与。帝仓卒晏驾，独决策迎端王。章惇异议，不能沮。

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凡绍圣、元符以还，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讳、立诞节之类，皆不用。至闻宾召故老、宽徭息兵、爱民崇俭之举，则喜见于色。才六月，即还政。

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舅，宗良、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

钦成朱皇后，开封人。父崔杰，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于所亲任氏。熙宁初，入宫为御侍，进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似、徐国公主，累进德妃。

哲宗即位，尊为皇太妃。时宣仁、钦圣二太后皆居尊，故称号未极。元祐三年，宣仁诏：《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寻绎故实，务致优隆。于是舆盖、仗卫、冠服，悉侔皇后。绍圣中，钦圣复命即閤建殿，改乘车为舆，出入由宣德东门，百官上笺称"殿下"，名所居为圣瑞宫。赠崔、任、朱三父皆至师、保。徽宗立，奉礼尤谨。

崇宁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册为皇后，上尊谥，陪葬永裕陵。

钦慈陈皇后，开封人。幼颖悟庄重，选入掖庭，为御侍。生徽宗，进美人。帝崩，守陵殿，思顾旧恩，毁瘠骨立。左右进粥、药，挥使去，曰："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未几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国元年，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谥，陪葬永裕陵。

林贤妃，南剑人，三司使特之孙，司农卿洙之女。幼选入宫，既长，遂得幸，封永嘉郡君，升美人。生燕王俣、越王偲、邢国公主，进婕妤。元祐五年薨。诏用一品礼葬，赠贵仪，又赠贤妃。

武贤妃，始以选入宫。元丰五年，进才人。生吴王佖、贤和公主。历美人、婕妤。徽宗即位，进昭仪、贤妃。大观元年薨，乘舆临奠，辍朝三日，谥曰惠穆。

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洺州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元之孙女也。

初，哲宗既长，宣仁高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入宫。后年十六，宣仁及钦圣向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祐七年，谕宰执："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命学士草制。又以近世礼仪简略，诏翰林、台谏、给舍与礼官议册后六礼以进。至是，命尚书左仆射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韩忠彦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策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右丞苏辙摄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副之；翰林学士梁焘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帝亲御文德殿册为皇后。宣仁太后语帝曰："得贤内助，非细事也。"进后父閤门祗候在为宗仪使、荣州刺史，母王氏华原郡君。

久之，刘婕妤有宠。绍圣三年，后朝景灵宫，讫事，就坐，诸嫔御立侍，刘独背立帘下，后閤中陈迎儿呵之，不顾，閤中皆忿。冬至日，会朝钦圣太后于隆祐宫，后御坐未髹金饰，宫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愠色，从者为易坐，制与后等。众弗能平，因传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刘亦起，寻各复其所，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怼不复朝，泣诉于帝。内侍郝随谓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愿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当为婕妤有也。"

会后女福庆公主疾，后有姊颇知医，尝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药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惊曰："姊宁知宫中禁严，与外间异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艺符于帝前。宫禁相汀传，厌魅之端作矣。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管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宫妾几三十人，搒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狱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录，罪人过庭下，气息仅属，无一人能出声者。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等以言胁之。敦逸畏祸及己，乃以奏牍上。诏废后，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初，章惇诬宣仁后有废立计，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阴附刘贤妃，欲请建为后，遂与郝随构成是狱，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且言："尝覆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狱出于近习推治，故命敦逸录问，今乃贬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误我。"

元符末，钦圣太后将复后位，适有布衣上书，以后为言者，即命以官；于是诏后还内，号元祐皇后，时刘号元符皇后故也。崇宁初，郝随讽蔡京再废后，昌州判官冯澥上书言后不得复。台臣钱遹、石豫、左肤等连章论韩忠彦等信一布衣狂言，复己废之后，以掠虚美，望断以大义。蔡京与执政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皆主其说。徽宗从之，诏依绍圣诏旨，复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

靖康初，瑶华宫火，徙居延宁宫；又火，出居相国寺前之私第。金人围汴，钦宗与近臣议再复后，尊为元祐太后。诏未下而京城陷。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张邦昌僭位尊号为宋太后，迎居延福宫，受百官朝。胡舜陟、马伸又言，政事当取后旨。邦昌乃复上尊号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帘听政。

后闻康王在济，遣尚书左右丞冯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书奉迎。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将所部扈卫，又命御营前军统制张俊逆于道。寻降手书，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亻褒及内侍邵成章奉圭宝、乘舆、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帘，尊后为元祐太后。尚书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请易以所居宫名，遂称隆祐太后。

上将幸扬州，命仲荀卫太后先行，驻扬州州治。会张浚请先定六宫所居地，遂诏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为扈从统制。逾年，傅与刘正彦作乱，请太后听政。又请立皇子。太后谕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贯起边事，致国家祸乱。今皇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强敌在外，我以妇人抱三岁小儿听政，将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请，太后力拒之。帝闻事急，诏禅位元子，太后垂帘听政。朱胜非请令臣僚得独对论机事，仍日引傅党一人上殿，以释其疑。太后从之，每见傅等，曲加慰抚，傅等皆喜。韩世忠妻梁氏在傅军中，胜非以计脱之，太后召见，勉令世忠速来，以清岩陛。梁氏驰入世忠军，谕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党惧。朱胜非等诱以复辟，命王世修草状进呈。太后喜曰："吾责塞矣。"再以手札趣帝还宫，即欲撤帘。帝令胜非请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帘。是日，上皇太后尊号。

太后闻张浚忠义，欲一见之，帝为召浚至禁中。承议郎冯楫尝贻书苗傅劝复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楫得迁秩。

帝幸建康，命签书枢密院事郑珏卫太后继发，比至，帝率群臣迎于郊。会防秋迫，命刘宁止制置江、浙，卫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预军事者悉从。仍命滕康、刘珏权知三省枢密院事从行，凡四方奏谳、吏部差注、举辟、功赏之类，皆隶焉。复命四厢都指挥使杨惟忠，将兵万人卫从。帝虑敌人来侵，密谕康、珏缓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过落星寺，舟覆，宫人溺死者十数，惟太后舟无虞。

既至洪州，议者言："金人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余里，即到洪州。"帝忧之，命刘光世屯江州。光世不为备，金人遂自大冶县径趣洪州。康、珏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质明，至太和县，舟人景信反，杨惟忠兵溃，失宫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兵卫不满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农夫肩舆而行。帝虑太后径入闽、广，遣使历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书舍人李正民来朝谒。

时虔州府库皆空，卫军所给，惟得沙钱，市买不售，与百姓交斗，纵火肆掠。土豪陈新率众围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将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闻，罢康、珏，命卢益、李回代之。谕辅臣曰："朕初不识太后，自迎至南京，爱朕不啻己出。今在数千里外，兵马惊扰，当亟奉迎，以惬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御营司都统辛企宗、带御器械潘永思迎归。太后至越，帝亲迎于行宫门外，遍问所过守臣治状。

入宫禁中，尝微苦风眩。有宫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惊曰："仁吾岂敢复闻此语耶！"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宫中，从容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帝闻之悚然。后乃更修《神宗》、《哲宗实录》，始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著。

帝事太后极孝，虽帷帐皆亲视；或得时果，必先献太后，然后敢尝。宣教郎范焘与忠厚有憾，诬与太后密养钦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绍兴五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

四月，崩于行宫之西殿，年五十九。遗命择地攒殡，俟军事宁，归葬园陵。帝诏曰："朕以继体之重，当从重服，凡丧祭用母后临朝礼。"上尊号曰昭慈献烈皇太后，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殡于会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怀皇后上。三年，改谥昭慈圣献。

后性节俭谦谨，有司月供千缗而止。幸南昌，斥卖私绢三千匹充费。寻诏文书应奏者避后父名，不许；群臣请上太皇太后号，亦不许。忠厚直显谟阁，台谏、给舍交章论列，后闻，即令易武，命学士院降诏，戒敕忠厚等不得预闻朝政、通贵近、至私第谒见宰执。以恩泽当得官者近八十员，后未尝陈请。

初，后受册日，宣仁太后叹曰："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后皆如所云。

昭怀刘皇后，初为御侍，明艳冠后庭，且多才艺。由美人、婕妤进贤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宠，能顺意奉两宫。时孟后位中宫，后不循列妾礼，且阴造奇语以售谤，内侍郝随、刘友端为之用。孟后既废，后竟代焉。右正言邹浩上疏极谏，坐窜。徽宗立，册为元符皇后。明年，尊为太后，名宫崇恩。帝缘哲宗故，曲加恩礼，后以是颇干预外事，且以不谨闻。帝与辅臣议，将废之，而后已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年三十五。

徽宗显恭王皇后，开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归于端邸，封顺国夫人。徽宗即位，册为皇后。生钦宗及崇国公主。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巨阉妄意迎合，诬以暗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后见帝，未尝一语辄

及，帝幡然怜之。大观二年崩，年二十五。谥曰静和，葬裕陵之次。绍兴中，始附徽宗庙室，改上今谥云。

郑皇后，开封人也。父绅，始为直省官，以后贵，累封太师、乐平郡王。

后本钦圣殿押班，徽宗为端王，每日朝慈德宫，钦圣命郑、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赐之。后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崇宁初，封贤妃，迁贵妃有异宠。徽宗多赉以词章，天下歌之。

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为皇后。将受册，有司创制冠服，后言国用未足，冠珠费多，请命工改制妃时旧冠。又乞罢黄麾仗、小驾卤簿等仪，从之。恩泽皆弗陈请。时族子居中在枢府，后奏："外戚不当预国政，必欲用之，且令充妃职。"帝为罢居中。居中复用，后归宁还言："居中与父绅相往还，人皆言其招权市贿，乞禁绝，许御史奏劾。"后性端谨，善顺承帝意。刘贵妃薨，帝思之不已，将追册为后。后即奏妃乃其养子，乞别议褒崇之礼，帝大喜。

钦宗受禅，尊为太上皇后，迁居宁德宫，称宁德太后。从上皇幸南京，金师退，先归。时用事者言，上皇将复辟于镇江，人情危骇。或谓后将由端门直入禁中，内侍辈颇劝钦宗严备。帝不从，出郊迎后，于是两宫欢甚洽。上皇闻之，即罢如洛之议。

汴京破，从上皇幸青城。北迁，留五年，崩于五国城，年五十二。绍兴七年，何苏等使还，始知上皇及后崩，高宗大恸。诏立重成服，谥显肃。后亲族各迁官有差。祔主徽宗室，以闻哀日为大忌。梓宫归，入境，承之以椁，纳翟衣其中，与徽宗各攒于会稽永佑陵。

先是，后至金营，诉于粘罕曰："妾得罪当行，但妾家属不预朝政，乞留不遣。"粘罕许之，故绅得归。后既行，绅亦以是年薨，谥僖靖。家属流寓江南，高宗怜之，诏所在寻访赐官。有郑藻者，后近属也。绍兴中带御器械用后祔庙恩，拜陇州防御使；凡四使金，历官至保信军节度使，加太尉。卒，追封荣国公，谥端靖。

王贵妃，与郑后俱为押班。徽宗立，封平昌郡君，进位至贵妃。生郓王楷、莘王植、陈王机、惠淑康淑顺德柔福冲懿帝姬。政和七年九月薨，谥曰懿肃。

韦贤妃，开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宫，为侍御。崇宁末，封平昌郡君。大观初，进婕妤，累迁婉容。高宗在康邸出使，进封龙德宫贤妃。从上皇北迁。建炎改元，遥尊为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为郡王，官亲属三十人。由是遣使不绝。

绍兴七年，徽宗及郑皇后崩闻至，帝号恸，谕辅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翰林学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请遥尊为皇太后，从之。已而太常少卿吴表臣请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丧毕，然后举行。乃先降御札，播告天下。后三代俱追封王。

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王伦使回，言金人许归后。未几，金人遣萧哲来，亦言后将归状。遂豫作慈宁宫，命莫将、韩恕为奉迎使。十年，以金人犹未归后，乃遥上皇太后册宝于慈宁殿。是后，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

洪皓在燕，求得后书，遣李微持归。帝大喜曰："遣使百辈，不如一书。"遂加微官。金人遣萧毅、邢具瞻来议和，帝曰："'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毅等还，帝又语之曰："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其未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

命何铸、曹勋报谢，召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曰：'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动。"铸等至金国，首以后归为请。金主曰："先朝业已如此，岂可辄改？"勋再三恳请，金主始允。铸等就馆，馆伴耶律绍文来信，金主许从所请。洪皓闻之，先遣人来报。铸等还，具言其实。遂命参政王次翁为奉迎使。金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颜宗贤等扈从以行。

十二年四月，次燕山，自东平舟行，由清河至楚州。既渡淮，命太后弟安乐郡王韦渊、秦鲁国大长公主、吴国长公主迎于道。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八月，至临安，入居慈宁宫。

先是，以梓宫未还，诏中外辍乐。至是，庆太后寿节，始用乐。谒家庙，亲属迁官几二千人。

太后聪明有智虑。初，金人许还三梓宫，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毕

集，然后起攒。时方暑，金人惮行，太后虑有他变，乃阳称疾，须秋凉进发。已而称贷于金使，得黄金三千两以犒其众，由是途中无间言。太后在北方，闻韩世忠名，次临平，呼世忠至帘前慰劳。还宫，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听朝宜早，恐妨万几。"又尝谓："两宫给使，宜令通用；不然，则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间言易以入也。"

时皇后未立，太后屡为帝言，帝请降手书，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将行册命，承平典礼，悉能记之。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减，辄不胜忧惧。常戒宫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优游无事，起居适意，即寿考康宁；事有所阙，惧母令太后知，第来白朕。"

十九年，太后年七十，正月朔，即宫中行庆寿礼，亲属各迁官一等。太后微恙，累月不出殿门，会牡丹盛开，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留宴，竟日尽欢。忌日，以谕宰执。后苦目疾，募得医皇甫坦，治即愈。

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复行庆礼。亲属进官一等；庶人等九十、宗子女若贡士已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九月，得疾，上不视朝，敕辅臣祈祷天地、宗庙、社稷，赦天下，减租税。俄崩于慈宁宫，谥曰显仁。攒于永佑陵之西，祔神主太庙徽宗室。亲属进秩者十四人，授官者三人。

太后性节俭，有司进金唾壶，太后易，令用涂金。宫中赐予不过三数千，所得供进财帛，多积于库。至是，丧葬之费，皆仰给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见四金甲人执刀剑以卫。太后曰："我祠四圣谨甚，必其阴助。"既北迁，常设祭；及归，立祠西湖上。

乔贵妃，初与高宗母韦妃俱侍郑皇后，结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既而贵妃得幸徽宗，遂引韦氏，二人愈相得。二帝北迁，贵妃与韦氏俱。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

刘贵妃，其出单微。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迁至贵妃。生济阳郡王棫、祁王模、信王榛。政和三年秋，薨。

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长，吾不及见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千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经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恻。特加紧四字谥曰明达懿文。叙其平生，弦诸乐府。又欲踵温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请，因册赠为后，而以明达谥焉。

时又有安妃刘氏者，本酒保家女。初事崇转宫，宫罢，出居宦者何听家。内侍杨戩誉其美，复召入。妃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为才人，进至淑妃。生建安郡王樸、嘉国公椅、英国公楒、和福帝姬。政和四年，加贵妃。朝夕得侍上，擅爱颛席，嫔御为之稀进。擢其父刘宗元节度使。

妃天资警司，解迎意合旨，雅善涂饰，每制一服，外间即傚之。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玉真安妃，省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四。初谥明节和文，旋用明达近比，加册赠为皇后，葬其园之北隅。帝悼之甚，后宫皆往唁，帝相与啜泣。崔妃独左视无戚容，帝悲怒，疑其为厌蛊。卜者刘康孙缘妃以进，喜妄谈休咎，捕送开封狱。医曹孝忠竺疾无状，阁内待王尧臣坐盗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亻并鞫治。狱成，同日诛死。遂废崔妃为庶人。崔生王椿及帝姬五人云。

钦宗朱皇后，开封祥符人。父伯材，武康军节度使。钦宗在东宫，徽宗临轩备礼，册为皇太子妃。钦宗即位，立为皇后。追封伯材为恩平郡王。后既北迁，不知崩闻。庆元三年上尊号，谥仁怀，祔于太庙钦宗室，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灵宫。

兄二人：孝孙，靖康中以节钺换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卒赠开府含义同三同；孝章，一日孝庄，官至永庆军承宣使，卒赠昭化军节度使。

高宗宪节邢皇后，开封祥符人。父焕，朝请郎。高宗居康邸，以归聘之，封嘉国夫人。王出使，无人留居蕃衍宅。金人犯京师，夫人从三宫北迁。上皇遣曹勋归，夫人脱所御金环，使内侍持付勋曰：“幸为吾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王怜之。及即位，遥册为皇后，宫后亲属二十五人。

绍兴九年，后崩于五国城，年三十四。金人秘之，高宗虚中宫以待者十六年。显仁太后回銮，始得崩闻。上为辍朝，行释服之祭，谥懿节，祔主于别庙。

绍兴十二年八月，后梓宫至，攒于圣献太后梓宫之西北。帝思后，

殊惨不乐，皇后吴氏知帝意，乃请为其侄珣、琚婚邢氏二女，以慰帝心。淳熙末，改谥宪节，祔高宗庙。

宪圣慈烈吴皇后，开封人。父近，以后贵，累官武翼郎，赠太师，追封吴王，谥宣靖。

近尝梦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药，独放一花，殊妍丽可爱，花下白羊一，近寤而异之。后以乙未岁生，方产时，红光彻户外。年十四，高宗为康王，被选入宫，人谓“侍康”之徵。

王即帝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颇知书，从幸四明，卫士谋为变，入问帝所在，后绐之以免。未几，帝航海，有鱼跃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鱼之祥也。”帝大悦，封和义郡夫人。还越，进封才人。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与张氏并为婉仪，寻进贵妃。

显仁太后回銮，亦爱后。宪节皇后崩闻至，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太后亦为言。绍兴十三年，诏立贵妃为皇后。帝御文德殿授册，后即穆清殿廷受之。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三十五人。

显仁太后性严肃，后身承起居，顺适其意。尝绘《古列女图》，置坐中为鉴；又取《诗序》之义，扁其堂曰“贤志”。

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宫，命张氏育之。后时为才人，亦请得育一子，于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议颇籍籍。张氏卒，并育于后，后视之无间。伯琮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绍兴。

高宗内禅，手诏后称太上皇后，迁居德寿宫。孝宗即位，上尊号曰寿圣太上皇后。月朔，朝上皇毕，入见后如宫中仪。乾道七年，加号寿圣明慈。淳熙二年，以上皇行庆寿礼，复加寿圣齐明广慈之号。十年，以后年七十，亲属推恩有差。十二年，加尊号曰备德。上皇崩，遗诏改称皇太后。帝欲迎还大内，太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寿宫，不忍舍去，因名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光宗即位，更号寿圣皇太后，以寿皇故，不称太皇太后也。帝尝言及用人，后“宜崇尚旧臣。”绍熙四年，后寿八十，帝乃觐后，奉册礼，加尊号曰隆慈备福。五年正月，帝率群臣行庆寿礼，嘉王侍侧，后勉以读书辨邪正、立纲常为先。夏，孝宗崩，始正太皇太

后之号。

时光宗疾未平，不能执丧，宰臣请垂帘主丧事，后不可。已而宰执请如唐肃宗故事，群臣发丧太极殿，成服禁中，许之。后代行祭尊礼。寻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宣光宗手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翌日，册夫人韩氏为皇后，撤帘。庆元元年，加号光祐，迁居重华宫。汝愚后以谪死，中书舍人汪义端目汝愚为李林甫，欲并逐其党，太后闻而非之。

三年十月，后寝疾，诏祷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逾月而崩，年八十三。遗诰："太上皇帝疾未痊愈，宜于宫中承重；皇帝服齐衰五月，以日易月。"诏服期年丧。谥曰宪圣慈烈，攒祔于永思陵。

潘贤妃，开封人，元懿太子母也。父永寿，直翰林医局官。高宗居康邸时纳之，邢后北迁，妃未有位号，帝即位，将立为后，吕好问谏止之，立为贤妃。太子薨，从隆祐太后于江西，逾年还。绍兴十八年薨。永寿，赠太子少师。

张贤妃，开封人。建炎初，为才人，有宠，进婕妤。帝欲择宗室子养禁中，辅臣问帝以宫中可付托者谁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宫，年尚幼，婕妤与潘贤妃、吴才人方环坐，以观其所向。时贤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乐，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命婕妤母之，是为孝宗。寻迁婉仪，十二年卒，上为辍朝二日，赠贤妃。弟萃，阁门宣赞舍人，妃薨，迁秩二阶。

刘贤妃，临安人。入宫为红霞帔，迁才人，累迁婕妤、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贤妃。颇恃宠骄侈，尝因盛夏以水晶饰脚踏，帝见之，命取为枕，妃惧，撤去之。淳熙十四年薨。

父懋，累官昭庆军节度使。金人南侵，献钱二万缗以助军兴费。懋子允升，绍兴末为和州防御使、知阁门事。奉使还，迁蕲州防物使、福州观察使。

刘婉仪，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寻进才人，与刘婉容俱被宠，进婉仪。婉仪颇恃恩招，尝遣人讽广州蕃商献明珠香药，许以官爵。舶官林孝泽言于朝，诏止其献。金人将叛盟，刘锜主战，幸医王继先从中沮之，因谋诛锜，帝不怿。一日，在婉仪位，有忧色。婉仪阴访得其言，以宽譬帝意。帝怪与继先言合，诘之，婉仪急，具以实对。帝大怒，托

以他过废之。兄伉，累官和州防御使、知阁门事，婉仪既废，乃与祠罢归。

张贵妃，开封祥符人。初入宫，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进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进贵妃。绍熙元年薨。

美人冯氏，才人韩氏、吴氏、李氏、王氏俱被宠幸，后皆废。吴氏，中宫近属也，绍兴三十年，复故封。李氏、王氏俱明艳，淳熙末，上皇爱之。及崩，宪圣后见二才人，每感愤，孝宗即追告命，许自便。盖非常制云。

孝宗成穆郭皇后，开封祥符人。奉直大夫直卿之女孙，其六世祖为章穆皇后外家。孝宗为普安郡王时纳郭氏，封咸宁郡夫人。生光守及庄文太子、魏惠宪王恺、邵悼肃王恪。绍兴二十六年薨，年三十一，追封淑国夫人。三十一年，用明堂恩，赠福国夫人。既建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及受禅，追册为皇后，谥恭怀，寻改安穆。及营阜陵，又改成穆，祔孝宗庙。

父瑊，累官昭庆军承宣使，追封荣王。孝宗待郭氏恩礼弥厚，然不假外戚以官爵。后弟师禹、师元，官不过承宣使，师元不及建节而卒。将内禅，师禹始除节度使。光宗朝，官至太保，封永宁郡王。

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为吉水簿。夏氏初入宫，为宪圣太后阁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氏薨，太后以夏氏赐王，封齐安郡夫人。即位，进贤妃。逾年，奉上皇命，立为皇后。乾道二年，谒家庙，亲属推恩十一人。三年崩，谥安恭。宁宗时，改谥成恭。

初，后之生也，有异光穿室，父协奇之，及长，以姿纳宫中。久之，父居益困，及归，客袁之僧舍，号夏翁。翁亡，后始贵。访得其弟执中，补承信郎、阁门祗候。未几，迁右武郎、阁门宣赞舍人，累迁奉国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宁宗即位，加少保。逾年，卒于家。

初，执中与其微时妻至京，宫人讽使出之，择配贵族，欲以媚后，执中弗为动。他日，后亲为言，执中诵宋弘语以对，后不能夺。既贵，始从师学，作大字颇工，复善骑射。高宗行庆寿礼，近戚争献珍环，执中独大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以献。高宗喜，锡赉甚渥。尝为馆伴副使，连射皆命中，金人骇服。孝宗闻其才，将召用之，谢曰：“他日无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贤之。

成肃谢皇后，丹阳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长，被选入宫。宪圣太后以赐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进婉容。逾年，进贵妃。

成恭皇后崩，中宫虚位。淳熙三年，妃侍帝，过德寿宫，上皇谕以立后意。寻遣张去为传旨，立贵妃为皇后，复姓谢氏。亲属推恩者十人。光宗受禅，上尊号寿成皇后。孝宗崩，尊为皇太后。庆元初，加号惠慈。嘉泰二年，加慈佑太皇太后。三年崩，谥成肃，攒锜于永阜陵。

后性俭慈，减膳羊，每食必先以进御。服汗濯衣，有数年不易者。弟渊，以后贵，授武翼郎。后尝戒之曰："主上化行恭俭，吾亦躬服汗濯，尔宜崇谦抑，远骄侈。"后历阁门宣赞舍人、带御器械。光宗朝，迁果州团练使。宁宗立，转莱州防御使，擢知阁门事，仍干办皇城司。三迁至保信军节度使，寻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成肃皇后崩，遗诰赐渊钱十万缗、金二千两、田十顷，僦缗日十千。后累升三少，封和国公。嘉定四年薨，赠太保。

蔡贵妃，初入宫，为红霞帔，封和义郡夫人，进婉容。淳熙十年冬，拜贵妃。十二年秋薨。父滂，宜春观察使。

李贤妃，初入宫，为典字，转通义郡夫人，进婕妤。淳熙十年卒，赠贤妃。时李焘在经筵，尝谏省后宫费。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葬李妃用三万缗耳。"帝虽在位久，后宫宠幸，无著闻者。

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赠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凤集道营前石上，道心异之，遂字后曰凤娘。道帅湖北，闻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诸女拜坦。坦见后，惊不敢受拜，曰："此女当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进定国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为皇太子妃。

性妒悍，尝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宫，高宗不怿，谓吴后曰："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孝宗亦屡训后："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后疑其说出于太后。

及太子即位，册为皇后。光宗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三宫。会帝得习疾，孝宗购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后曰："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觇药实有。心衔之。顷之，内宴，后请立嘉王为太子，孝宗不

许。后曰："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

帝尝宫中浣手，睹宫人手白，悦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又黄妃有宠，因帝亲郊，宿斋宫，后杀之，以暴卒闻。是夕风雨大作，黄坛烛尽灭，不能成礼。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

是时，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骇。绍熙四年九月重明节，宰执、侍从，台谏连章请帝过宫。给事中谢深甫言："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之爱陛下，亦犹陛下之爱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帝感悟，趣命驾朝重华宫。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饮酒。"百僚、侍卫相顾莫敢言。中书舍人陈傅良引帝裾请毋入，因至屏后，后叱曰："此何地，尔秀才欲所头邪？"傅良下殿恸哭，后复使人问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遂传旨罢还宫。其后孝宗崩，帝不能亲执丧。

宰相赵汝愚谋内禅，立宁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号曰寿仁。庆元六年崩，年五十六，谥慈懿。

黄贵妃，淳熙末在德寿宫，封和义郡夫人。光宗为皇太子，傍无侍姬，上皇以夫人赐之，遂专宠。即位，拜贵妃。绍熙二年冬十一月，为皇后李氏所杀。帝闻而成疾。又有张贵妃，亦旧侍东宫，次婕妤符氏，后出嫁于民间。

宁宗恭淑韩皇后，相州人，其六世祖为忠献王琦。初，后与姊俱被选入宫，后能顺适两宫意，遂归平阳郡邸，封新安郡夫人，进崇国夫人。王受禅，册夫人为皇后。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扬州观察使；母庄氏，封安国夫人。

庆元六年崩，谥恭淑。同卿累迁庆远军节度使，加太尉。庆元五年卒，赠太师，谥恭靖。

同卿季父侂胄，自以有定策功，声势熏灼。同卿每惧满盈，不敢干政。时天下皆知侂胄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同卿没一年而后崩，

侂胄竟败，人始服其善远权热去。同卿子竢，后兄也，官至承宣使。

恭圣仁烈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庆元元年三月，封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

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

次山客王梦龙知其谋，密以告后，后深衔之，与次山欲因事诛侂胄。会侂胄议用兵中原，俾皇子□严入奏："侂胄再起兵端，将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从傍赞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择廷臣可任者，与共图之。礼部侍郎史弥远，素与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参知政事钱象祖，尝谏用兵贬信州，弥远乃先告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鎡皆预其谋。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弥远密遣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侧，率健卒拥侂胄至玉津园，槌杀之。复命弥远。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胄闻，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地。"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腹心，走白弥远。弥远大惧，阴蓄异志，欲立他宗室子昀为皇子，遂阴与昀通。

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帝大渐，弥远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唯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听政。

宝庆二年十一月戊寅，加尊号寿明。绍定元年正月丙子，复加慈睿。四年正月，后寿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加尊号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十二月辛巳，后不豫，诏祷祠天地、宗庙、社稷、宫观，赦天

下。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寿七十有一，谥恭圣仁烈。

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阳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永宁郡王。自有传。侄孙镇，尚理宗女周汉公主，官至左领军卫将军、附马都统。宗族凤孙等，皆任通显云。

理宗谢皇后，讳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黑，ＳＬ一目。渠伯早卒，家产益破坏。后尝躬亲汲饪。

初，深甫为相，有援立杨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议择中宫，太后命选谢氏诸女。后独在室，兄弟欲纳入宫，诸父擢伯不可，曰："即奉诏纳女，当厚奉资装，异时不过一老宫婢，事奚益？"会元夕，县有鹊来巢灯山，众以为后妃之祥。擢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肤蜕，莹白如玉；医又药去目ＳＬ。时贾涉女有殊色，同在选中。及入宫，理宗意欲立贾。太后曰："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左右亦皆窃语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夺，遂定立后。初封通义郡夫人，宝庆三年九月，进贵妃，十二月，册为皇后。

后既立，贾贵妃专宠；贵妃薨，阎贵妃又以色进。后处之裕如，略不介怀。太后深贤之，而帝礼遇益加焉。开庆初，大元兵渡江，理宗议迁都平江、庆元，后谏不可，恐摇动民心，乃止。

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尊为皇太后，号寿和圣福。进封三代：父渠伯，魏王；祖深甫、曾祖景之，皆鲁王。宗族男女各进秩赐封赏赉有差。度宗崩，瀛国公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屡请垂帘同听政，强之乃许。加封五代。

太后以兵兴费繁，痛自裁节，汰慈元殿提举已下官，省泛索钱缗月万。平章贾似道兵溃，陈宜中上疏请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岂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礼？"先削其官，后乃置法贬死。

京朝官闻难，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

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太后削"圣福"以应天变。丞相王□龠老

病，陈宜中、留梦炎庸懦无所长，日坐朝堂相争戾。而张世杰兵败于焦山，宜中弃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遗书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还朝。太后又亲为书召夏贵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独不报先帝德乎？"贵等亦罕有至者。

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陆秀夫等请和，不从。宜中即率公卿请迁都，太后不许，宜中痛哭固请，不得已从之。明日当启行，而宜中仓卒失奏，于是宫车已驾，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未几，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

二月辛丑，大军驻钱塘，宋亡。瀛国公与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师，降封寿眷郡夫人。越七年终，年七十四，无子。

兄奕，宋时封郡王。侄堂，两浙镇抚大使，尚荣郡公主；暨、□并节度使，端平初，颇干国政云。

度宗全皇后，会稽人，理宗母慈宪夫人侄孙女也。略涉书史，幼从父昭孙知岳州。开庆初，秩满归，道潭州。时大元兵自罗鬼入破全、衡、永、桂，围潭州，人有见神人卫城者，已而潭独不下。逾年事平，至临安。

会忠王议纳妃。初，丁大全请选知临安府顾嵓女，已致聘矣；大全败，嵓亦罢去。台臣论嵓大全党，宜别选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孙，往返江湖，备尝艰险；其处贵富，必能尽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宪故，乃诏后入宫，问曰："尔父昭孙，昔在宝祐间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对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异之，诏大臣曰："全氏女言辞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

景定二年十一月，诏封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册为皇太子妃。弟永坚等补承信郎、直秘阁。

度宗立，咸淳三年正月，册为皇后。追赠三代，赐家庙、第宅。弟清夫、庭辉等一十五人，各转一官。五年三月，后归宁，推恩姻族五十六人，进一秩。咸平郡夫人全氏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

后生子不育，次生瀛国公。十年，度宗崩，瀛国公立，册为皇太

后。宋亡，从瀛国公入朝于燕京。后为尼正智寺而终。

杨淑妃，初选入宫为美人。咸淳三年，进封淑妃。推恩亲属幼节等三十四人进秩有差。生建国公昰。宋亡，是走温州，又走福州。众推为主，册妃为太后；封弟昺卫王。昺，修容俞氏所生也。

至元十四年，大军围昰于海上。明年四月，昰卒，昺代立。十六年春二月，昺投海死，妃闻之大恸，曰："我艰关忍死者，正为赵氏祭祀尚有可望尔，今天命至此，夫复何言！"遂赴海死。其将张世杰葬之海滨。

列传第三 宗室一

○魏王廷美 燕王德昭 秦王德芳秀王子俩附

昔周之初兴，大封建宗室，及其东迁，晋、郑有同奖之功。然其衰也，干弱而枝强。后世于是有矫其失者，而封建不复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无补于事。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廪饩。至于宗女适人，亦有恩数。然国祚既长，世代浸远，恒产丰约，去士庶之家无甚相远者。靖康之乱，诸王骈首以弊于金人之虐，论者咎其无封建之实，故不获维城之助焉。

虽然，东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宁，元良虚位，立继小宗，大策一定，卒无动摇，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于宗室，稍有过差，君臣之间，不吝于改，尤不惮于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寻议追复改葬，封其子孙。濮邸尊称，言者惟务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济邸，国事将亡，谏疏不息，必褒恤而后止。是盖历代之所难得者欤！表而出之，作《宗室传》，

魏悼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太平兴国初，改今名。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济，早亡，宋兴，追封邕王，改曹王；弟光义，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赞，幼亡，追封夔王，改岐王。

建隆元年，授廷美嘉州防御使。二年，迁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宝六年，加检校太保、待中、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太宗即位，加中书令、开封尹，封齐王，又加检校太师。从征太原，进封秦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不忍暴其事，遂罢廷美开封尹，授西京留守，赐袭衣、通犀带，钱千万缗，绢、彩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诏枢密使曹彬饯廷美于琼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开封府判官阎矩判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杨守一为东上阁门使充冯枢密都承旨，赏其苦廷美阴谋功也。左卫将军、枢密承旨陈从龙为左卫将军，皇城使刘知信为右卫将军，弓箭库使惠延真为商州长史，禁军列校皇甫继明责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定人王荣为濮州教练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荣未行，或又告荣尝与廷美亲吏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坐削籍，流海

岛。

会赵普再相，廉得卢多逊与廷美交通事上闻。上怒，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搏系中书守当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滕中正杂治之。多逊自言：累遣赵白以中书机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赵白言于廷美云："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报多逊云："承旨言正会我意，我亦愿宫车早晏驾。"私遗多逊马箭等，多逊受之。

阎密初给事廷美，上即位，补殿直，仍隶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指斥。王继勋尤为廷美亲信，尝使求访声妓，怙势取货，赃污狼藉。樊德明素与赵白游处，多逊因之以结廷美。廷美又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阎怀忠尝为廷美诣淮海王钱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受俶私遗白金百两、金器、绢扇等。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碗、锦彩、羊酒，诣其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开封潘潾营燕军校。至是，皆伏罪。

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兄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赵白等处斩。"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外，籍其家财。诏："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称，贵州防御使德恭等仍为皇侄；皇侄女适韩氏去云阳公主之号；右监门将军韩崇业降为右千牛卫率府率，仍去附马都尉之号：并发遣西京，就廷美居止。"五月，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皆秦王廷美官属，坐辅导无状也。

赵普以廷美谪居西洛非便，复教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命崇仪使阎彦进知房州，监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赐白金三百两。八年正月，涪陵县公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卒。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上闻之，呜咽流涕，谓宰相曰："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气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兹殒逝，痛伤奈何！"因悲泣，感动左右，遂下诏追封廷美为涪王，谥曰悼，为发哀成服。

其后，太宗从容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于廷

美。迩者，凿西池，水心殿成，桥梁未备，朕将泛舟往焉。廷美与左右谋，欲以此时窃发，不果，即诈称疾于邸，俟朕临省，因而为变。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穷究，则廷美罪不容诛。朕不欲暴扬其丑，及卢多逊交通事发，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过，益怨望，出不逊语，始命迁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从贬宥。朕于廷美，盖无负矣！”言未讫，为之恻然。李昉对曰：“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季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忝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太后顾命及先朝自朔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

至道初，命司门员外郎孙蠙为皇侄、诸孙教授，廷美诸子之在京者肆业焉。真宗即位，追复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河南尹、秦王；张氏，楚国夫人。咸平二年闰三月，诏择汝、邓地，改葬汝州梁县之新丰乡。仁宗即位，赠太师、尚书令。徽宗即位，改封魏王。

子十人：德恭、德隆、德彝、德雍、德钧、德钦、德润、德文、德愿、德存。故事，皇族封王者物故，则本宫之长封国公，其后以次受封。于是，德钧子承简属最长，袭封徐国公，官至保康军留后；赠彰化军节度使、安定郡王，谥和懿。承简既薨，德雍子承亮袭封昌国公；神宗即位，拜感德军节度使，改封荣。

熙宁二年，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三年，太常礼院言：“本朝近制，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去年诏祖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世世封公，即与旧制有异。按礼文，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同母

弟，立庶孙。曾孙以下准此。合依礼令，传嫡承袭。”诏可。乃以承亮为秦国公，奉秦王廷美祀。明年薨，赠乐平郡王，谥曰恭静。子克愉嗣。克愉卒，子叔牙嗣。元符三年，改今封。

德恭字复礼，太平兴国四年，以皇子出阁，拜贵州防御使。廷美徙房陵，诸子悉从行，因免官。廷美卒，复以德恭为峰州刺史，弟德隆为濮州刺史韩崇业，为静难行军司马。雍熙元年十二月，诏以德恭为左武卫大将军，封安定郡侯，判济州；德隆为右武卫大将军，封长宁郡侯，判沂州。诸弟皆随赴治所。令高品卫绍钦送至州，常奉外岁给钱三百万。命起居舍人韩检、右补阙刘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临遣之，曰：“德恭等始历郡，善裨赞之。苟有阙失而不力正，止罪尔等。”

端拱元年，进封德恭安定郡公。淳化四年，改左骁卫大将军。至道二年，加左神武大将军。真宗嗣位，就转左武卫大将军。咸平二年召赴阙，改封乐平郡公，判虢州。乞奉朝请，从之。迁胜州团练使。景德初，改衡州防御使。三年，被疾，子承庆刲股肉食之。五月，卒，年四十五。上临哭之恸，废朝三日。赠保信军节度使，追封申国公。天禧二年，从承庆请，加赠护国军节度兼侍中。明道二年，追封高密郡王，谥慈惠。子承庆、承寿。

承庆，官至和州团练使卒赠武信军节度使、循国公。子六人，克继，善楷书，尤工篆隶，宗正荐之，仁宗亲临试，主令监蔡邕古文法写《论语》、《诗》、《书》；复诏与朝士分隶《石经》。帝曰：“李阳冰，唐室之秀。今克继，朕之阳冰也。”训子弟力学，一门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尝进所集《广韵字源》，帝称善，藏之秘阁。元祐五年，以定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建国公，谥章靖。

承寿，终南作坊使，赠德州刺史、武当侯。子四人，克己，晓音律，尝作《雅乐图》乐曲以献。侍宴大清楼，进所学虞世南书，赐器加等。终右千牛卫大将军，赠深州防御使、饶阳侯。子叔韶字君和，庆历六年，与诸宗子帝前临真宗御书，选第一。皇祐初，进所为文，召试学士院中等，赐进士及第。自太子右监门率府副率迁右领军卫将军，入谢，命坐赐茶。仁宗曰：“宗子好学者颇多，独尔以文章第进士，前此盖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宜勿忘所学。”叔韶顿首谢，既退，又出《九经》赐之。迁右屯卫大将军。至和中，上书求试烦剧，加领贺州刺史，终和州防御使，赠镇东节度观察留后、会稽郡公。克脩字子庄，仁宗为皇子时，得出入禁中侍学，故仁宗待遇殊厚。帝尝御大清楼召宗室试书，以克脩为善。终右神武军大将军、成州团练使，赠同州观察

使、冯翊侯。子叔充，父早世，异母弟叔瑁甚幼，叔充拊视诲敕成人。先是，继母无叙封法，叔充请于朝，诏从之，遂为定制。藏书至万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御使，赠崇信军节度使、尹国公，谥孝齐。遗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抚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从其请。宗室正任有遗恩自此始。

德隆字日新。雍熙三年，卒官沂州守，年二十三，赠宁远军节度，追封临沂郡公。天禧二年，从其子承训之请，加赠崇信军节度、同平章事。承训官至顺州刺史，卒赠深州团练使。

德彝字可久，太祖召鞠于宫中。德降卒，授右千牛卫大将军，封长宁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时年十九。飞蝗入境，吏民请坎瘗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灾，守臣之罪也。"乃责躬引咎，斋戒致祷，既而蝗自殪。儒生乙恕者，郊居肄业，一日，有尸横舍下，所司捕恕抵狱，将置于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无异，因令缓刑以俟。未几，果获杀人者，恕遂得释。进封郡公。淳化四年，为右监门卫大将军，迁左武卫大将军，改封广平。部民诣阙乞留，有诏嘉奖。真守初，召还。咸平二年，命判滁州，与德恭并留不遣。三年，授徐州刺史，累迁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大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上临奠，废朝三日。赠昭信军节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谥安简。明道二年，改封颍川。

子承谟，前卒；承矩，终庄宅使，赠博州刺使；承勖至供奉官，赠六宅副使；承节、承拱，并西京作坊使；承街，内殿崇班；承锡，供奉官。

德雍字仲达，淳化初，授右骁卫将军，历右羽林、龙武二将军，累廷蔡州观察使、咸宁郡公，终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赠宣德军节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康简。明道中，追封广陵郡王。

子承睦、承亮。承睦，终左领军卫大将军、彭州团练、虔州观察使、南康侯；承亮，封秦国公，事见上。

德钧字子正，性和雅，善书翰，好为篇什。淳化初，拜右武卫将军，四迁至右卫将军。景德二年，加右监门卫大将军。四年，卒，赠河州观察使，追封安乡侯。时妻亦卒，男女十四人皆幼，上甚嗟悼之。

子承震，早卒；承绪，供奉官；承伟、承雅、承裔、承鉴、承则，并西京作坊使；承裕，礼宾副使；承翊，内殿崇班；承简，袭徐国公；

承干，终怀州防御使，赠保静军节度使、萧国公，子克敦，嗜经术，以宗正荐，召试中选，赐钱三十万。元丰间，集父承干遗文以进，神宗嘉之，诏："承干父子以艺文儒学名于宗藩，宜有褒劝。"于是追封承干为东平王，而赐克敦敕书奖谕。以宣州观察使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和国公。

德钦字丕从。淳化元年，授右屯卫将军，四迁右羽林将军。景德元年六月卒，年三十一。赠云州观察使，追封云中侯。子承遵，西京作坊使。

德润字温玉，颇好学，善为诗。淳化元年，始授右领军卫将军，四迁右羽林将军。咸平六年二月卒，年三十九。赠应州观察使，追封金城侯。

德文字子矼，淳化初，授右监门卫将军，累迁滑州观察使、冯翊郡公。少好学，凡经史百家，手自抄撮，工为辞章。真宗以其刻励如诸生，尝因进见，戏呼之曰"五秀才"，宫中由是悉称之。德文本廷美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于次为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阴、幸亳，德文必奏赋颂。帝每赐诗，辄令属和。数言愿得名士为师友，特命翰林学士杨亿与之游。亿卒，为诗十章悼之。天圣中，迁横海军节度观察留后，拜昭武军节度使，易感德、武胜二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宗尝称为"五相公"而不名。庆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德文属尊且贤，方汉东平王苍，进封东平郡王，加兼侍中。德文虽老，嗜学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六年，薨，年七十二。初得疾，仁宗临视，亲调药饮之。及讣闻，复临哭，赠太尉、中收令、申王，谥恭裕。子六人，承显，以王后袭封康国公，官至昭化军节度使。薨，年七十四，赠太尉、乐平郡王。

德愿字公谨，淳化元年，授右千牛卫大将军，三进秩为左武卫大将军。咸平二年闰三月卒，年二十四。赠凉州观察使，追封姑臧侯。

德存字安世，九岁授右千牛卫将军，历监门，至骁卫。从祠泰山，领奖州刺史。祀汾阴，以恩迁右羽林将军。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卒，年三十。赠洮州观察使，追封洮阳侯。子承衍，礼宾副使。

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时，追赐名及王封。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贺皇后。乾德二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御。开宝六年，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改京兆尹，移镇永兴，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诏与齐王廷美自今朝会宜班宰相之上。三年二月，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韩国夫人。是冬郊祀，加检校太尉。

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闻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赠中书令，追封魏王，赐谥，后改吴王，又改越王。德昭喜愠不形于色。真宗即位，赠太傅。乾兴初，加赠太师。子五人：惟正，惟吉，惟固，惟忠，惟和。

庆历四年，诏封十王之后，以惟忠子从蔼袭封颍国公，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后最长，与从蔼同封。守巽官至和州防御使，赠武成军节度使、楚国公。从蔼至齐州防御使，赠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韩国公。守巽、从蔼卒，以惟忠子从信袭封荣国公，官至雄州防御使，赠保宁军节度使、楚国公。从信卒，以惟忠之孙、从恪子世规袭封崇国公，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沂州防御使以卒。守巽子世清，累官茂州防御使。以本宫之长，得封申国公。熙宁中，坐上书请袭曾祖越懿王封不当，夺一官。既而议者是其说，乃迁越州观察使，袭封越国公，进会稽郡王，至保信军留后。爱诸弟，作棣萼会于邸中。会元丰升祔四后，受命告庙，方属疾，自力就事，未几薨。赠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虢王，谥恭安。子令廓嗣，元符三年，改今封。

先是，熙宁中，诏封楚康惠王之孙从式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及从式薨，乃以懿王曾孙世准袭封安定郡王。世准，从蔼子也。为人内恕外严，无绮罗金玉之好，凡天子郊庙，必从祀。由金州观察使拜保静军节度使。薨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成王。世开袭封。

世开，从诲子、惟和孙也。七八岁，日诵万言，既长，学问该治。事后母孝，抚孤侄如己子。宫官吴申为御史，荐其学行，命试学士院，累召不赴。神宗褒异之，召对便殿，论事甚众。时宫僚有缺，不即请，而以他官摄，故私谒公行。宗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世开悉言之，帝嘉纳，欲以为宗正，固辞，乃进一官。以其所列著为令。官至奉国军留后。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信王，谥献敏。世雄嗣。

世雄亦从蔼子，少力学知名。熙宁中，诏宗子以材能自表见者，官长及学官以名上。世雄子令铄在选中。尝请营都宅以处疏属，立三舍以训学者。诏用其议，置两京敦宗院，六宫各建学。徽宗即位，以世雄于太祖之宗最为行尊，拜崇信军节度使，袭安定郡王，知大宗正事。崇宁四年薨，年七十五。赠太尉，追封淄王，谥恭宪。世福袭封。

世福，从信子。官至集庆军节度使。薨，赠仪王。令荡袭爵。令荡，秦康惠王曾孙也。

惟正，天圣七年，以久病，帝欲尉安之，由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乐安郡公特拜建宁军节度使。卒，赠侍中，追封同安郡王，谥僖靖。无子，以弟惟忠子从谠为嗣，官至左龙武大将军、温州团练使。坐射杀亲事官削官爵，幽之别宅。从谠少好学，以刚褊废，遂自刭死。帝甚悼之。赠济州防御使、济南侯。

惟吉字国祥，母郑国夫人陈氏。惟吉生甫弥月，太祖命辇至内廷，择二女媪养视之，或中夜号啼，必自起抚抱。三岁，作弱弓轻矢，植金钱为的，俾之戏射，十发八中，帝甚奇之。五岁，日读书诵诗。帝尝射飞鸢，一发而中，惟吉从旁雀跃，喜甚，帝亦喜，铸黄金为奇兽、瑞禽赐之。常乘小乘舆及小鞍鞁马，命黄门拥抱，出入常从。太祖崩，惟吉裁六岁，昼夜哀号，孝章皇后慰谕再三，始进饘粥。太宗即位，犹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兴国八年，始出居东宫，授左监门卫将军，封平阳郡侯，加左骁卫大将军，进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迁左羽林军大将军。至道二年，授阆州观察使。凡邸第供亿，车服赐与，皆与诸王埒，自余王子不得偕也。真宗即位，授武信军节度，加同平章事。时石保吉先为使相，诏惟吉班其上。大中祥符初，封泰山，以疾不从行，诏许疾愈驰诣行在。还顿郓州，惟吉迎谒，上劳问再三，改感德军节度。明年，疾复作，上屡临省之，亲视灼艾，日给御膳，为营佛事。三年五月薨，时年四十五。废朝五日，赠中书令，追封南阳郡王，谥康孝。

惟吉好学，善属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抚养备至，亲为栉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画像、服玩、器用赐惟吉，岁时奠享，哀慕甚至。每诵《诗》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贤孝。雅善草隶飞白，真宗次为七卷，御制序，命藏秘阁。其子守节，以父所书《真草千文》以献，诏书褒答，仍付史馆。追赠太尉，明道二年封冀王。子守节、守约、守巽、守度、守廉、守康。

守节，累迁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同知大宗正事。卒赠镇江军节度

使，追封丹阳郡王，谥僖穆。子世永、世延。世永，袭邢国公，官至镇南军留后，熙宁元年薨，赠昭信军节度使、南康郡王，谥修孝。世延，终右武卫大将军、绛州防御使，赠武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彭城郡公。

宁约，终内园使、康州刺史，赠沂州团练使。子世静、世长。世静，至左武卫大将军、均州防御使，卒赠镇海军节度观察留后、北海郡公。世长，终左武卫大将军、解州防御使，赠张信军节度观察留后、济阳郡公。守巽及其子世清，事见上。守度，终左领军卫大将军、英州团练使，赠广州观察使、卢江侯。守廉，终供备库副使，赠内藏库使。守康，至供奉官。

惟固字宗干，本名元扆，太平兴国八年，改赐名授左千牛卫将军。是冬卒。

惟忠安令德，初名文起，太平兴国八年赐今名。授右千牛卫将军，四迁右龙武军。直宗即位，改右千牛卫大将军。大中祥符二年，进左监门卫大将军、叙州刺史。五年，进昌州团练使。八年卒，赠鄂州观察使，追封江夏侯。明道二年，加赠彰化军节度使，追封舒国公。子从恪、从蔼、从秉、从颖、从谨、从质、从信、从谠。

从恪，累官西染院使，卒，赠磁州刺史、东莱侯。子世规，袭封崇国公。从蔼，终左卫大将军、齐州防御使，赠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追封韩国公。子世丰，终太子右卫率，追赠进士及第。世准、世雄，并安定郡王。从信，封荣国公，官至雄州防御使，赠保宁军节度使、楚国公，谥安僖。子世福，袭安定郡王。从秉、从颖、从谨，并礼宾使。从质，内殿崇班。从谠，出继惟正。

惟和字子礼，端拱元年，授右武卫将军，历右骁卫、神武龙武军、右卫将军。大中祥符元年，领澄州刺史。四年，迁右千牛卫大将军。六年，卒，年三十六。赠汝州防御使、临汝侯。明道二年，加赠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追封清源郡公。

惟和雅好学，为诗颇清丽，工笔札优游典籍，以礼法自居，宗室推重。尝和御制诗，上称其有理致。及卒，上谓宰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学，加之谨愿，皇族之秀也，不幸短命！”嗟悼久之，至于泣下。录其稿二十二轴，上亲制序，藏于秘阁。子从审、从诲。

从审，终复州防御使，赠宁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宣城郡公。尝坐与

人奸除名，已而复官。从诲，终左金吾卫大将军、台州团练使，赠襄州观察使、襄阳侯。子世开，安定郡王，事见上。

绍兴元年，诏曰：“太祖皇帝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祖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绝。今其封不举，朕甚悯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时燕、秦二王后争袭封，礼部员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亲，太祖长子，其后汉袭封。”议遂定。自绍兴至嘉定，袭封者十五人，惟令畤、令ＳＫ、令誏、令衿迹颇著，余皆继嗣，娖娖无足称。

令畤字德麟，燕懿王玄孙也，蚤以才敏闻。无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荐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聪明者岂少哉？顾德行何如耳。”竟不许。轼被窜，令畤坐交通轼罚金。已而附内侍谭稹以进。绍兴初，官至右朝请大夫。吕颐浩请以令畤主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环卫官。颐浩言：“令畤读书能文，恐不须易。”帝曰：“令畤昔事谭稹，颇违清议。”改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防御使，权知行在大宗正事。迁洪州观察使，袭封安定郡王。寻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贫无以为殓，帝命户部赐银绢，赠开府仪同三司。

令矼，绍兴五年，由邵武军兵马都监袭封，授华州观察使，寻除同知大宗正事。逾年薨。

令ＳＫ字深之。初，懿王生昌州团练使惟忠，惟忠生楚安僖王从信，从信生益公世逢，世逢生令ＳＫ，授右班殿直，迁东头供奉官，累监州县场库。监司薛昂荐其才，易资承事郎，调颍州签判，历绵州通判，累知蜀州、阆州、庆源府，召除卫尉少卿，擢秘阁修撰，再知庆源府。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于泰州，命令ＳＫ知西外宗正事，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挈宗子避地福州，因置司焉。元懿太子薨，帝命令ＳＫ选艺祖后得三四人，寺擢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再选宗子，得伯琮、伯浩养宫中，后选得伯玖，性亦聪惠。高宗喜，转令ＳＫ知泉州，寻与祠以归。令矼薨，令ＳＫ改阆州观察使，袭封，除同知大宗正事。逾年，授镇东军承宣使，再迁保平军节度使。绍兴十三年薨，年七十五。赠少师，后追封惠王，谥襄靖。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户部侍郎王俣荐，加直秘阁。会建宁节度使士雪刂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请择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

令誏，字君序，以父任补右班殿直。政和中，迁成忠郎，召试，授

从事郎。宣和二年，以贡士试舍选合格，授宣教郎，调信州永丰县丞。中兴初，累迁福州运判，兼提点刑狱公事。秦桧方柄用，安定郡王绝封者十余年；桧死，次令衿当封，适以事被拘，遂命令誏袭封。已而令誏以爵逊令衿，乃升令誏秘阁修撰，知台州，移知绍兴府，召权户部侍郎，令严、饶二州铸钱局。先是，诸州钱监兵匠多缺不补，积其衣粮，号三分缺额钱，令誏请以其钱付诸盐，省朝廷铜本钱。又建议州县卖官田计所入高下，守令进秩减磨勘有差；州县义仓多红腐，请岁出三之一以易新粟；水旱为灾，检放不及七分处所，即许振恤：皆从之。令衿薨，令誏由崇庆军承宣使再袭封。隆兴初，除同知大宗正事，奏减生日支赐并郊祀赏给，以助军兴。诏褒之。迁敷文阁直学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绍兴府，引疾乞祠以归，寻薨，年六十八。令誏莅事明敏有风采，然在广东日，尝与副使章茇不协，阴中以法，陷茇于死，世以此少之。

令衿，嘉孝穆公世□失子也。博学有能文声，中大观二年舍选。靖康初，为军器少监。言事忤旨，夺官。绍兴七年，以都官员外郎召。张浚罢，令衿请对留浚，言官石公以揆论令衿阿大臣，复罢。久之，以事抵临安，中丞李文会劾令衿“昔为大臣缓颊，今复奔走请托。”诏送吏部。吏部直令衿，奏除德安府通判，迁知泉州。泉属邑有隐士秦系故庐，唐相姜公辅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归寓三衢。尝会宾客观秦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句。通守汪召锡，桧兄婿也，颇疑令衿，讽教官莫汲诉令衿论日月无光，谤讪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风旨劾之，诬以赃私。诏下令衿狱，案验无状，乃论令衿谤讪不逊，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拘之。桧除召锡湖南提举以报之，衔令衿，必欲置死地。初，赵鼎之子汾归过衢，令衿赆之，侍御史徐喜希桧旨，诬令衿与汾有密谋，伺朝廷机事。捕汾下大理寺，俾汾自诬与张浚、李光等谋逆，而令衿预焉。狱上，桧病不能省，乃获免。桧死，复爵。二十六年，授明州观察使袭封。引疾乞奉燕王祠，许之。寻加庆远军承宣使。二十八年薨，赠开府仪同三司。

令话，建炎末，为右武卫大将军、信州防御使。熙宁初，首封秦王孙从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孙世清。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孙令荡。令荡卒，令庇年最长，礼官以为小宗不当封。绍兴元年六月，令话得袭封，授宁州观察使。二年七月薨，赠开府仪同三司。

令德，乾道元年为武德郎。时安定郡王令誏换文阶，大宗正司奏令德授定武军承宣使，袭封。令德贫，几不能出蜀。七年，令德薨，令愫当封，以沈湎声色，不任袭。诏武德郎令抬袭封，除金州观察使。令抬

薨，时秦王后无当袭者，武翼郎子扌东属燕王后，年又最长，得袭封。子扌东薨，九年九月，忠训郎子肜袭，授容州观察使。绍熙二年薨，年八十余。庆元元年十月，忠翊郎子恭袭，授利州观察使。子恭薨，嘉定二年七月，子觌袭，授金州观察使。四年十一月，伯栩袭，授宣州观察使。嘉定元年十月，伯柷袭，授福州观察使。八年十一月，伯泽袭，授潭州观察使。

秦康惠王德芳，开宝九年出阁，授贵州防御使。太平兴国元年，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检校太尉。六年三月，寝疾薨，年二十三。车驾临哭，废朝五日。赠中书令、岐王及谥。后加赠太师，改楚王。子三人：惟叙、惟宪、惟能。

庆历四年，诏封十王之后，以惟叙子从照封安国公，终左金吾卫大将军、归州团练使。赠同州观察使、齐国公。从照卒，以惟能子从古封安国公，终延州观察使，赠保静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楚国公，谥惠恪。从古卒，惟宪子从式袭封舒国公。

神宗即位，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令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复绝。于是有司推择，以从式应诏，封安定郡王，终保康军节度使，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封荣王，谥安僖。从式既薨，诏以越王曾孙世准袭封安定郡王，而以从式子世恩袭爵为楚国公，主楚王德芳之祀。迁楚州防御使，卒赠奉国军节度使，谥良僖。徽宗即位，改封楚王为秦王。

惟叙字懋功，性纯谨，颇好学。端拱初，授左武卫将军，四迁左卫将军，领勤州刺史。大中祥符四年，从祀汾阴，拜左千牛卫大将军。八月，卒，年三十五。赠怀州防御使，追封河内侯。明道二年，加赠保静军节度观察留后、高平郡公。子从照，封安国公。从溥，至右侍禁内殿崇班。

惟宪字有则，美丰仪，少颇纵肆，长修谨，善射，好吟咏，多读道书。端拱初，授左屯卫将军，累迁左羽林将军、领演州刺史，加左卫大将军、领贺州团练使，真拜资州团练使。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卒，年三十八。赠安德军节度使兼侍中、英国公。子从式，始封安定郡王，事见上。从演，礼宾副使。从戎、从戒、从湜，并内殿崇班。从贲，供奉官。

惟能字若拙。端拱初，授右屯卫将军，累迁右神武军将军。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卒，年三十。赠蔡州防御使、张掖侯。明道二年，加赠集庆军节度观察留后、南康郡公。子从古，袭安国公。从善，内殿承制。从贽，崇班。

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之后，高宗族兄也。康惠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东头供奉官令侩，令侩生子偁。宣和元年，舍试合格，调嘉兴丞。是年，子伯琮生，后被选入宫，是为孝宗。

子偁召赴都堂审察，改宣教郎，通判湖州，寻除直秘阁，赐五品服。孝宗既封建国公，就傅，子偁召对言："宗室之寓于外者，当聚居官舍，选尊长钤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学，十五入大学，许依进士就举，未出官者亦许入学听读，及一年，听参选。"高宗纳其说。迁朝奉郎、秘阁修撰，知处州。已而乞祠，许之。累官左朝奉大夫。绍兴十三年秋致仕，明年春，卒于秀州。时孝宗为普安郡王，疑所服，诏侍从、台谏议。秦熺等请解官如南班故事，普安亦自请持服，许之。及普安建节，子偁以恩赠太子少师。既为太子，加赠太师、中书令，封秀王，谥安僖。配张氏，封王夫人。

孝宗受禅，称皇伯，园庙之制未备。绍熙元年，始即湖州秀园立庙，奉神主，建祠临安府，以藏神貌，如濮王故事。仍班伟

嗣秀王伯圭字禹锡，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补将仕郎，调秀州华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禅，上皇诏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伯圭在郡，颇著政绩，除敷文阁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内，遗赀巨万，吏请没入，伯圭不可，戒其徒护丧及赀以归。升敷文阁直学士，以忧去，服阕，再知明州。新学宫，命宗子入学，闲以规矩。诏徙戍定海兵于许浦。伯圭奏："定海当控扼之冲，不可撤备，请摘制司军以实其地。"从之。

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谕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党倪德。二人素号桀黠，伯圭悉抚而用之，贼党遂散。以功进一官，累升显谟阁、龙图阁学士。在郡十年，政宽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狱。尝获铸铜者，不忍置诸法，谕令易业，民由是无再犯。

淳熙三年，授安德军节度使，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朝德寿宫，上皇赐玉带，加少保，封荥阳郡王。高宗崩，入临，充攒宫总护使，除少傅。光宗即位，升少师。逾年召见，迁太保，封嗣秀王，赐甲第于安僖祠侧。

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孙几二十人，皆自环卫序迁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师夔一人，非所以强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时，欲赋以禄，则不免责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犹责吏事，他日或不免于议。治则伤恩，不则废法，曷归之南班，俾无吏责而享富贵。"遂诏伯圭诸子得换班。

绍熙二年，除判大宗正事，建请别立宗学，以教宗子。超拜太师，免奉朝请。寻兼崇信军节度使，赐第还湖州，寻薨于家。讣闻，帝为辍朝三日，追封崇王，谥宪靖。

伯圭性谦谨，不以近属自居。每日见，行家人礼，虽宴私隆洽，执臣节愈恭。一日，孝宗问潜龙时事，伯圭辞曰："臣老矣，不复能记。"问至再三，终不言。帝笑曰："何太谨也。"益爱重之。尝欲广其居，并湖为复阁，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辞而止。阜陵成，迁中书令，凡五让。宁宗嘉其志，诏别议褒崇之礼，赠赞拜不名，肩舆至殿门。子九人：师夔、师揆、师垂、师离、师禹、师皋、师岩、师弥、师贡。

师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补官，调太平州芜湖簿。隆兴元年，改右承务郎，历台州、秀州通判，直秘阁。寻知徽州，新学舍，进直徽猷阁，知湖州。时归附从军而廪于湖者众，不能给，师夔请增廪，仍别给僦屋钱，以安其心。帝称善，诏诸郡行之。除直龙图阁，迁浙西提刑，改江东运判。

建康务场往往夺民利，为害滋甚，师夔首罢之。守臣以郡计所资，诣师夔请复旧，不从。池州军帅霍政与守臣交上书相攻，诏师夔究曲直。政密遣人求庇，师夔斥之，具言状，政坐罢去。

改秘阁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加敷文阁待制，转永庆军承宣使。绍熙元年，侍父入觐，除兴宁军节度使。宁宗即位，加检校少保，充阜陵桥道顿递使。阜陵成，迁开府仪同三司。侍父归，父薨未逾月，师夔亦卒，年六十一。赠少师，追封新安郡王。

师揆字元辅，初补右承务郎奉祠。除添差湖州签判，改婺州通判，

加直秘阁。守臣韩元吉荐其材，上以问史浩，浩言其聪爽可任。召对，除江东提举。奏免失陷常平人毋责偿。改淮南漕，寻迁淮西提刑兼提举，领屯田事。奏以荒圩给军士，其屯田为民世业者勿夺，从之。及代去，吏请献羡钱二十万，师揆曰："后将病民矣。"除直秘阁，改江东转运副使，加秘阁修撰，知明州。

绍熙元年，授观察使。宁宗即位，除奉国军承宣使，寻升节度使。召见，赐肩舆，超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袭封。开禧元年奉朝请，嘉定七年薨，赠太傅，追封澧王，谥恭惠。

弟师禹，由保康军节度使除开府仪同三司，袭封。十六年，薨，赠太傅，追封和王，谥端肃。

列传第四 宗室二

○汉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杰 镇王元偓 楚王元偁周王元俨 悼献太子 濮王允让

太宗九子：长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商恭靖王元份，次越文惠王元杰，次镇恭懿王元偓，次楚恭惠王元偁，次周恭肃王元俨，次崇王元亿。

汉恭宪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年十三，从猎近郊，兔走乘舆前，太宗使元佐射，一发而中，契丹使在侧，惊异之。从征太原、幽蓟。太平兴国中，出居内东门别第，拜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赴上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

初，秦王廷美迁涪陵，元佐独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间，帝喜，为赦天下。重阳日内宴，元佐疾新愈不与，诸王宴归，暮过元佐第。曰："若等侍上宴，我独不与，是弃我也。"遂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诏遣御史捕元佐，诣中书劾问，废为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请留元佐京师。行至黄山，召还，废居南宫，使者守护。谘议赵齐王遹、翊善戴元顿首请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犹不悛，汝等安能辅导耶？"

真宗即位，起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再加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元佐生日，真宗赐以宝带。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帝尝遣术士管归真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归真至矣。"帝闻之曰："岂非为物所凭乎？"封泰山，真拜太傅；祀汾阴，迁太尉兼中书令。又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遂拜天策上将军、兴元牧，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时禁中火，元佐表停奉禀助完宫阙，不许。加兼雍州牧。仁宗为皇太子，兼兴元牧。仁宗即位，兼江陵牧。薨，年六十二，赠河中、凤翔牧，追封齐王，谥恭宪。宗室子弟特给假七日，以卤簿鼓吹导至永安，陪葬永熙陵。明导二年，改封潞王。又改魏王。子三人：允升、允言、允成。

仁宗封王后，以允言子宗说恭宪王长孙，嗣封祁国公。皇祐中，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杀女仆，锁闭宫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卫大将军、道州刺史，后因朝，叩头殿下泣诉云："父老且病，愿纳身官以

赎。”神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请。出就马，气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赠同州观察使、冯翊侯。宗说幽死。

熙宁三年，以允升子宗惠袭封魏国公。中书言宗惠不应封，以恭宪庶长孙允言子宗立嗣。

宗立从张揆学《春秋》。太清楼侍宴，预坐悉赋裸玉诗，宗立诗先成，仁宗称善。屡赐飞白书，旌其文雅。至是袭封，终武宁军节度观察留后，赠昭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南康郡王。子仲来嗣，终金州刺史。子不傥嗣。徽宗立，改封魏王为汉王。不傥卒，子彦清气袭父爵，奉汉王祀，诏从之。

允升字吉先，初免乳，养明德太后宫，太后亲抚视之。元佐有疾，允升始出第。真宗赐名元中，授右监门卫将军，更赐今名。累迁澶州观察使，封延安郡公，进武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历安德、建雄、安国军节度使。景祐二年卒，赠太尉、平阳郡王，谥懿恭。子十三人，宗礼、宗旦、宗悌、宗惠知名。

宗礼尝侍宴太清楼，仁宗赋诗，命属和，侍射苑中，复献诗。终虔州观察使、成国公，赠安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国公。子仲翘、仲髦。

宗旦字子文，七岁如成人，选为仁宗伴读。帝即位，获超选，为群从所诋，上书言状，帝曰：“宗旦陪朕幼学，勤劳居多，此出朕意，岂应诉以常格？”所生母死，请别择葬域，岁时奠祀，后遂著为法。治平中，同知大示正事。神宗即位，拜崇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大宗正，赐方团金带，非朝会得乘肩舆。元丰三年，封华阴郡王，加开府仪同三司。长属籍十六年，宗子有过，优游诲导，一善必以闻。异时赴朝请者，率以私丁给侍，宗旦建请，始得从官给。薨，赠太尉、滕王，谥恭孝，听旗节印绶从葬。

宗悌字元发，轻财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带求质钱，宗悌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归带而与之钱。所亲用诈取藏镪，得其状，曰：“吾不以小故伤骨肉恩。”竟不问。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识也，闻父婢语平生，辄掩泣。继得其肖貌，绘而奉之如生。终明州观察使，赠保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东阳郡王，谥曰孝宪。

宗惠，封魏国公，寻以旁支黜。终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江夏郡

王，赠郯王。

允言，累官左屯卫将军。尝托疾不朝，降太子左卫率府率，岁中复官。又坐笞侍婢，而兄允升劝止，悖慢无礼，贬副率，绝朝谒，出之别第。以祀汾阴恩，复率府率，还宫，久之，复朝谒，历左监门卫大将军、黄州刺史。天圣七年卒，赠明州观察使、奉化侯。明道二年，赠安远军节度使，追封密国公。子宗说、宗立事并见上。宗育终右屯卫将军，赠颍州防御使、汝阴侯。

允成，终右神武将军、濮州防御使，赠安化军节度使、郇国公。明道二年，加赠镇江军节度使兼侍中。子宗颜、宗讷、宗鼎、宗严、宗鲁、宗儒、宗爽，皆为环卫、刺史。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兴国七年出阁，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广平郡王，与兄卫王德崇同日受封。八年，进封陈王，改名元佑。诏自今宰相班宜在亲王上，宰相宋琪、李昉清遵旧制，不允。宋琪等恳请久之，上早“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司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谦损之道，卿等无固让也。”

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改今名，进封许王，加中书令。上为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为夫人，因渭宰相曰：“朕尝语诸子，今姻偶皆将相大臣之家，六礼具备，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吕蒙正复上言，乞班诸王下，诏不允。三年十一月己亥，元僖早入朝，方坐殿庐中，觉体中不佳，径归府。车驾遽临视，疾已亟，上呼之犹能应，少顷遂薨。上哭之恸，废朝五日，赠皇太子，谥恭孝。

元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无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达旦不寐，作《思亡子诗》示近臣。

未几，人有言元僖为嬖张氏妾所惑，张颇专恣，捶婢仆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张又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逾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继恩验问，张缢死。左右亲吏悉决杖停免，毁张氏父母冢墓，亲属皆配流。开封府判官、右谏议大夫吕端，推官、职方员外郎陈载，并坐裨赞有失，端黜为卫尉少卿，载为殿中侍御史。许王府谘议、工部郎中赵令图，侍讲、库部员外郎阎象，并坐辅道无状，削两任免。诏停册礼，以一品卤簿葬。真宗即位，始诏中外称太子之号焉。乾兴初，改谥。无子，仁宗时，诏以允成子宗保出后昭成太子为孙。

宗保生二岁，母抱以入见章献后，后留与处。宗保七岁，授左侍禁，帝亲为巾其首。久之，归本宫，诏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御使，袭封燕国公。性仁恕，主藏吏盗米至千斛，贯不问。尝书“忍”字于座右以为戒。熙宁七年卒。神宗临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养宫中，终身不自言。”帝感悼，遂优赠静难军节度使、新平郡王，谥恭静。仲鞠亦好学能诗，事亲居丧以孝闻。

宗保卒，子仲恕嗣，官至忠州团练使，谥纯僖。子士盉嗣。

商恭靖王元份，初名德严。太平兴国八年出阁，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军节度使，进封越王。淳化中，兼领建宁军，改镇宁海、镇东。真宗即位，加中书令，徙镇永兴、凤翔，改王雍。永熙复土，为山陵使，拜太傅。真宗北征，为东京留守。薨年三十七，赠太师、尚书令、郓王。改陈王，又改润王。治平中，封鲁王。

元份宽厚，言动中礼，标望伟如，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李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上每思恩赐，诏令均给，李尽取之。及元份卧病，上亲临问，见左右无侍者，因辍宫人为主汤剂。初，太宗崩，戚里皆赴禁中，朝晡临，李多称疾不至。元份生日，李以衣服器用为寿，皆饰以龙凤。居元份丧，无戚容，而有谤上之语。上尽知其所为，以元份故优容之。及是，复不欲显究其罪状，止削国封，置之别所。元份子三人：长允宁，次允怀，改允中，早卒；次则濮王允让也。

允让薨，以允宁子宗谔袭虢国公。至熙宁三年，以宗肃嗣封鲁国公。宗肃，亦允宁子也。子仲先嗣。徽宗即位，改封鲁王为商王，诏曰：“宗室诸王追封大国，其世袭子孙尚仍旧国，甚未称正名之意。如鲁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袭鲁国之类。基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以宁远军节度使、鲁国公仲先改封商国公。

允宁字德之，性至孝，因父感疾，恍惚失常。既而嗜学，尤喜读唐史，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赐诗激赏之。又善射，尝侍身后苑，屡破的，赐金带器币。初授右千牛卫将军，四迁右武卫，历唐州团练、颍州防物、同州观察使，进彰信军节度观察留后、武定军节度使。景祐元年卒，赠太尉、信安郡王，谥僖简。子宗谔、宗敏、宗孟、宗肃。

宗谔封虢国公，官累集庆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豫章郡王。乞比外使相给奉，仁宗以非兼侍中，令诘主吏，宗谔上章自陈，于是御史张商英劾其招权立威等罪，坐落平章事。英宗即位，还所夺。元丰五年薨，赠太尉、韩王。太常谥荣孝，上省集议驳之，改荣恭，仆射王珪复驳之，遂谥荣思。

宗肃封鲁国公。兄宗谔尝亡宝器，意宗肃家人子窃之，宗肃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偿其直。宗谔愧不取，乃施诸僧。久之器得，宗肃不复言。元丰五年，终安化军留后，以尝从英宗入庆宁，优赠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北海郡王。

宗敏终右千牛卫大将军、文州刺史，赠赵州观察使、会稽侯。颇涉书传。缘郊恩建请封所生母范氏，宗室子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

越文惠王元杰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兴国八年出阁，改名。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兼侍中、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淳化中，徙封吴王，领扬润大都督府长史、淮南镇江军节度使。至道二年，改扬州大都督、淮南忠正军节度。真宗即位，授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徐州大都督、武宁泰宁等军节度使，改封衮王。咸平中，再郊祀，皆为终献，加守太保。六年七月暴薨，年三十二。

元杰颖悟好学，善属词，工草、隶、飞白，建楼贮书二万卷，及为亭榭游息之所。尝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属观之。翊善姚坦独颓首不视，元杰强之，坦曰："坦见血山，安得假山。"言州县鞭挞微民，以取租税，假山实租税所为耳。语见《姚坦传》中。

及薨，真宗闻之震悼，不俟旦，步及中禁门，乃乘辇临视，哀动左右，废朝五日。赠太尉、尚书令，追封安王，谥文惠，后改邢王，后改陈王。无子。仁宗以恭宪王之孙、允言子宗望为之后。

宗望字子国，终右武卫大将军、舒州防御使，赠安化军节度使观察留后、高密郡公。仁宗尝御延和殿试宗子书，以宗望为第一；又常献所为文，赐国子监书，及以涂金纹罗御书"好学乐善"四字赐之。即所居建御书阁，帝为题其榜。

子仲邠嗣。熙宁三年，与商恭靖王孙宗肃等同日封陈国公。官至陈州观察使。卒，谥良僖。

子士关嗣。父卒，徒行护丧数百里，路人嗟恻。卒，赠陈州观察

使。徽宗即位，改封陈王为越王。

镇恭懿王元偓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阁，授检校太保、左卫上将军，封徐国公。至道二年，拜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俄加检校太傅，改镇静难、彰化，进封宁王。郊祀、东封，悉为亚献，礼成，授检校太尉兼侍中、护国镇国等军节度。

三年，文武官诣阙请祠后土，元偓以领节帅亦奏章以请，诏许之。将行，命为河、华管内桥道顿递使。明年，车驾入境，元偓奏方物、酒饩、金帛、茗药为贡，仪物甚盛。至河中，与判府陈尧叟分导乘舆度蒲津桥。上登郑丘亭，目元偓曰："桥道顿置严谨，尔之力也。"元偓顿首谢。及还，加中书令，领成德、安国等军节度，改封相王。五年，加守太傅。

真宗自即位以来，屡以学术勖宗子。元偓首冠藩戚，益自修励，上每制篇什，必令属和。一日，谓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诗习射，如闻颇精习，将临观焉。"因幸元官偓邸第，宴从官，宫僚毕会，赋七言诗。元偓奉觞上寿，赐袭衣、金带、器币、缗钱，又与宗室射于西南亭，日晡，从官退，上独以中官从，幸元俑、元俨宫，复宴元偓宫，如家人礼，夜二鼓而罢。六年，进位太尉。

八年七月，以荣王宫火，徙元偓宫于景龙门外，车驾临幸。是冬，加兼尚书令。天禧元年二月，换成德、镇宁二镇，进封徐王。二年春，宫邸遗烬，燔舍数区，元偓惊悸，暴中风眩薨，年四十二。帝临哭，废朝五日，赠太师、尚书令、邓王，赠谥恭懿。

元偓姿表伟异，厚重寡言，晓音律。后改封密王，又改王苏。治平中，追封韩王。

子允弼，八岁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允弼不敢当。御楼观酺，得与王子并坐。皇子即位，是为仁宗。允弼累迁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封北海郡王。"英宗时，拜中书令，徙王东平。神宗即位，拜太保、凤翔雄武军节度使，朝朔望。熙宁二年，丁母忧，悲痛不胜丧，固辞起复。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笃，顾诸子以不得终大事为恨。薨，帝临哭之恸，辍朝三日，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相王，谥孝定。

允弼性端重，时然后言。诸宫增学官员，允弼已贵，犹日至讲席，延伴读官读《孟子》一节。领宗正三十年，与濮安懿王共事，相友爱，

为宗属推敬。

子宗缋，袭祖恭懿王封为韩国公。卒，赠南康郡王，谥良孝。宗缋弟宗景，以相州观察使同知大宗正事。神宗以其父允弼司宗久，故复选用之。宗景事母孝，居丧如不能胜。居第火冒，急赴家庙，不恤其他，火亦不为害。元祐中，累迁彰德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封济阴郡王。宗景丧其夫人，将以妾继室，先出之于外，而托为良家女且纳焉。坐夺开府，既而还之。绍圣四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师、循王，谥曰思。

宗缋既卒，子仲历嗣，自平川节度使徙剑南西川。徽宗改封韩王为镇王。

楚恭惠王元偁字令闻，七岁授检校太保、右卫上将军、泾国公。久之，领鄂州都督、武昌军节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安定郡王，进检校太傅。景德二年，郊祀，迁宣德、保宁两镇，进封舒王。大中祥符初，封泰山，加检校太尉兼侍中，移平江、镇江军。从祀汾阴，加兼中书令，改镇南、宁国军节度使。五年，拜太保。自景德后，每有大事，皆为终献。

元偁体素羸多病，上幸真源，时已被疾，恳求扈从。至鹿邑疾甚，肩舆先归。车驾还，临问数四。七年，薨，年三十四。废朝五日，赠太尉、尚书令，追封曹王，谥恭惠。后改封华王、蔡王。有集三卷、笔札一卷，上为制序，藏之秘阁。子允则，官至右千牛卫大将军卒。

先是，诸王子授官，即为诸卫将军，余以父官及族属亲疏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赵安仁议为定制。安仁请以宣祖、太祖、太宗孙初荫授将军，曾孙授右侍禁，玄孙授右班殿直，内父爵高者听从高荫，其事缘特旨者不以为例。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参定行之。

允则无子，以平阳懿恭王之子宗达为后。熙宁三年，袭封蔡国公。邻家失火，盗因为奸，窃宗达所服带，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贷不问。浚井得镪，复投之。官累武信军留后。薨，赠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高密郡王。子仲约嗣。徽宗即位，改封蔡王为楚王。

周恭肃王元俨，少奇颖，太宗特爱之。每朝会宴集，多侍左右。帝不欲元俨早出宫，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宫中称为“二十八太保”，盖元俨于兄弟中行第八也。

真宗即位，授检校太保、左卫上将军，封曹国公。明年，为平海军节度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太傅，封广陵郡王。封泰山，改昭武、安德军节度使，进封荣王；祀汾阴，加兼侍中，改镇安静、武信，加检校太尉；祠太清宫，加兼中书令。坐侍婢纵火，延燔禁中，夺武信节，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第。每见帝，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加镇海、安化军节度使，封彭王，进太保。仁宗为皇子，加太傅。历横海永清保平定国节度、陕州大都督，改通王、泾王。仁宗即位，拜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徙节镇安、忠武，封定王，赐赞拜不名，又赐诏书不名。天圣七年，封镇王，又赐剑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师，换河阳三城、武成节度，封孟王，改永兴凤翔、京兆尹，封荆王，迁雍州、凤翔牧。景祐二年大封拜宗室，授荆南、淮南节度大使，行荆州、扬州牧，仍赐入朝不趋。

元俨广颡丰颐，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药，晨夕盥洁焚香以祷，至忧念不食。母丧，哀戚过人。平生寡嗜欲，惟喜聚书，好为文词，颇善二王书，工飞白。

仁宗冲年即位，章献皇后临朝，自以属尊望重，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阖门却绝人事，故谬语阳狂，不复预朝谒。及太后崩，仁宗亲政，益加尊宠，凡有请报可，必手书谢牍。方陕西用兵，上所给公用钱岁五十万以助边费，帝不欲拒之，听入其半。尝问翊善王涣曰："元昊平未？"对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为。"闻者畏其言。

庆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陈、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忧在大臣。"既而元俨病甚。上忧形于色，亲至卧内，手调药，屏人与语久之，所对多忠言。赐白金五千两，固辞不受，曰："臣羸惫且死，将重费家国矣。"帝为嗟泣。明年正月薨，赠天策上将军、徐衮二州牧、燕王，谥恭肃。比葬，三临其丧。诏以元俨墨迹及所为诗分赐宰臣，余藏秘阁。

子十三人：允熙、允良、允迪、允初，余皆早卒。熙宁中，以允良子宗绛嗣封吴国公。徽宗改封吴王为周王。

允熙终右监门卫将军、滁州刺史，赠博州防御使、博平侯。

允良历五节度，领宁海、平江两军，封华原郡王，改襄阳，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中，至太保、中书令。好酣寝，以日为夜，由是一宫之人皆昼睡夕兴。薨，赠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谥曰荣易。

允迪累官耀州观察使。居父丧不哀，又尝宫中为优戏，为妻昭国夫人钱氏所告。制降右监门卫大将军，绝朝谒，钱氏亦度为洞真道士。

允初，初名允宗，勤于朝会，虽风雨不废。未尝问财物厚薄，惟诵佛书，人以为不慧。累迁宁国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平元年卒，赠中书令、博平郡王。无子。英宗临奠，以允初后事属其兄允良，乃以允成孙仲连为之后。

崇王元亿，早亡，追赐名，封代国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徽宗即位，加封崇王。

真宗六子：长温王禔，次悼献太子祐，次昌王祗，次信王祉，次钦王祈，次仁宗。禔、祗、祈皆蚤亡，徽宗赐名追封。

悼献太子祐，母曰章穆皇后。咸平初，封信国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赐谥悼献。仁宗即位，赠太尉、中书令。明道二年，追册皇太子。

仁宗三子：长杨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皆早亡。徽宗时改封。

濮安懿王允让字益之，商王元份子也。天资浑厚，外庄内宽，喜愠不见于色。始为右千牛卫将军。周王祐薨，真宗以绿车旄节迎养于禁中。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官卫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御使，累拜宁江军节度使。上建睦亲宅，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学，勉进之以善，若不率教，则劝戒之，至不变，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庆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赠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谥安懿。仁宗在位久无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为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曰：

谨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谓皆如亲子也。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二斩，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

大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

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

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思，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为宜称。

于是中书奏：王珪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安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

中书又奏：“《礼》与《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父为皇考。今珪等议称濮王为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

方议而皇太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曰“如闻集议不一，权宜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又奏：“汉之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皆非陛下圣明之所法，宜如前议为便。”自是御史吕诲等弹奏欧阳脩首建邪议，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固请如王珪等议。

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诏曰：“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湫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

翌日，诲等以所论列弹奏不见听用，缴纳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诲等所列，大抵以为前诏称“权罢集议”，后诏又称“且欲以茔为园”，即追

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阁门以告还之。诲等力辞台职。诲等既出，而濮议亦寝。至神宗元丰二年，诏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并称王夫人云。

王二十八子。长宗懿，英宗时为宿州团练使，封和国公。神宗以宗懿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子仲鸾，常州防御使。父薨，诸子皆进官，独不忍受。喜翰墨，乐施与，九族称贤。卒，赠武康军节度使、洋国公，谥曰良。仲鸾弟仲汾，幼喜书史，一读成诵。居父丧，邻于毁瘠。卒官莱州防御使，赠昭化军节度使、荣国公。

次宗朴，为陇州防御使，封岐国公。宗朴与英宗友爱。初，诏英宗入居庆宁宫，固辞，真朴率近属敦劝，乃入。治平中，建濮王园庙，宗朴遂拜彰德军节度使，封濮国公，奉王后。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进封濮阳郡王。薨，赠太师、中书令，追封定王，谥僖穆。子仲佺，父殁，不食者数日。母葬时，天大雪，步泥中扶翼，道路叹恻。以润州观察使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宗朴既薨，宗谊袭封。官至昭化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薨，赠太师、中书令、庆陵郡王，谥庄孝。

宗晖，元丰中，以淮康军节度使袭濮国公。安懿王及三夫人改祔，命为志并题神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府仪同三司，进嗣濮王。哲宗立，改镇南节度使、检校司徒。绍圣元年薨，年六十七，赠太师，追封怀王，谥荣穆。子仲璲。先是，濮国嗣王四孟诣洛享园庙，以河南府县官充亚、终献。宗晖之袭封也，神宗始命以其子为之，仲璲遂以终献侍祠，凡十余年。父丧，哀痛不能胜，才服除而卒。官右监门卫大将军、合州刺史。

宗晟，绍圣元年六月，以武安军节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检校司徒，嗣濮王。明年三月薨，年六十五，赠太师、昌王，谥端孝。宗晟好古学，藏书数万卷，仁宗嘉之，益以国子监书。治平将郊而雨，或议改祫享，英宗访诸宗晟，对曰："陛下初郊见上帝，盛礼也，岂宜改卜。至诚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纳。及郊，雨霁。帝数被疾，密请早建储贰，以系天下之望，世称其忠。

宗晟薨，哲宗绍圣二年四月，宗愈以镇安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时诣祠所，宗愈方属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祀而不往，非礼也。"强舆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年六十五，赠太师，追封襄王，谥恭宪。

宗绰嗣，官至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司徒。绍圣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二，赠太师，追封荣王，谥孝靖。

宗楚，累拜武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南阳郡王。绍圣三年三月，以检校司徒改武昌节度使，嗣濮王。既嗣爵，当诣园荐献，会疾，以弟宗汉代行，叹曰："不能亲奉笾豆，飨我先王，而浮食厚禄，安乎！"请以爵授弟，不许。四年六月薨，赠太师、惠王，谥僖节。

宗祐克己自约，肃然若寒士，好读书，尤喜学《易》。嘉祐中，从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贤，诏以宗祐为后，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将终身悲慕，忍为人后乎！敢以死请。"仁宗怜而从之。累迁清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乘城郡王。绍圣四年八月，加检校司待，嗣濮王。时已病，当祠园庙，不肯移疾，自秋涉冬连往来。元符元年春，又亟往，遂薨于祠下。赠太师，追封钦王，谥穆恪。

宗汉，英宗幼弟也。累拜保宁军留后、邺国公、东阳安康郡王。元符初，以彰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嗣濮王。徽宗即位，徙宁江、保平、泰宁三镇，判大宗正事，加检校司徒、太保、太尉。帝幸濮邸，迁其子孙官。时安懿王诸子独宗汉在，恩礼隆腆。大观三年八月薨，赠太师。追封景王，谥孝简。宗汉善画，当作《八雁图》，人称其工。仲增嗣。

仲增，濮王孙，于属为长，故封。官至彰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政和五年九月薨，赠少师，追封简王，谥穆孝。

仲御，自幼不群，通经史，多识朝廷典故。居父宗晟丧，哲宗起知宗正，力辞，诏虚位以须终制。累迁镇宁、保宁、昭信、武安节度使，封汝南、华原郡王。政和中，以检校少傅、泰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嗣封。天宁节辽使在廷，宰相适谒告，仲御摄事，率百僚上寿，若素习者。帝每见必加优礼，称为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年七十一，赠太傅，追封郇王，谥康孝。

仲爰嗣。徽宗即位，拜建武节度使，为大宗正，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江夏郡王，徙节泰宁定武，检校少保、少傅。宣和五年六月薨，年七十，赠太保，追封恭王。

仲理嗣。靖康初，为安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

嗣濮王者，英宗本生父后也。治平三年，立濮王园庙。元丰七年，

封王子宗晖为嗣濮王，世世不绝封。高宗南迁，奉濮王神主于绍兴府光孝寺。

仲湜字巨源，楚荣王宗辅之子，安懿王孙也，初名仲沮。熙宁十年，授右内率府副率。累迁密州观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军承宣使。钦宗嗣位，授靖海节度使，更今名。召知大宗正事，未行，汴京失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仲湜由汉上率众径谒时嗣濮王仲理北迁，乃诏仲湜袭封，加开府仪同三司，历检校少保、少傅。绍兴元年，充明堂亚献。七年，薨，帝为辍朝，赐其家银帛，追封仪王，谥恭孝。仲湜事母以孝闻，喜亲图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数百千售之。高宗尝问坠地则何如，仲湜对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无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惭不能对。

子士从、士街、士箋、士街、士歆。士从，靖康末，为洺州防御使。建炎二年，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邮军宗子。士从招溃卒置屯，奏假江、淮制置使，许之。贼李在犯楚州，士从遣部将乘虚掩袭，狃于小胜，军无纪律，败绩。士从移司衡、温二州。臣僚以其弟士箋挠州县，士从不能制，遂罢。绍兴四年，迁泾、洪二州观察使，权知濮王园令。士从乞择利便地奉安神位，从之。六年，士街授象州防御使，迁华州观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庆军承宣使，主奉濮王祠事。初，以军兴，南班宗子权罢岁赐，至有身殁而不能殓者，士街言于朝，诏复旧制。三十年，拜安德军节度使。典宗司凡十四年。士箋官至安庆军节度使、同知大宗正事。隆兴元年，上言："宗司文移视官叙高下，令誏，臣兄也，位反居臣下，失尊卑叙，乞易置之。"诏可其奏。士俴，官至崇庆军节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右谏议何溥论士衎强市海舟，罢官。已而诏归南班，奉朝请。隆兴中，以边事未宁，与士箋奏减奉给恩赏之半以助军兴。诏加奖谕。

仲儡，景王宗汉子也。初授右内率府副率，转右监门卫大将军。建炎末，授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绍兴中，迁济州，知南外宗正事。八年，加检校少保、向德军节度使，袭封嗣濮王。仲儡生而不慧，以次得封。入见榻前恸哭，帝惊问故，答语狂谬，帝优容之。九年，薨，上辍朝三日，追封琼王，谥恭惠。

士俴，安懿王曾孙也。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袭封，除崇庆军节度使。初，仲儡薨，秦桧专政，罢袭，桧死，始封士俴。逾年薨，赠少师，追封思王，谥温靖。

士輵，士俴弟也。绍兴二十八年，由建州观察使袭封，授昭化军节度使。初，懿王神貌奉安报恩寺西挟，屋居隘陋，士輵请别营祠堂，许之。久之，加检校少保，累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嗣濮王居为世业。除知大宗正事，累加三少，充醴泉观使。淳熙七年薨，赠太傅，追封安王。

士歆，仲湜第十一子也。由保康军节度使袭封，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升三少。庆元二年薨，赠太傅，追封韶王。

不□去，安懿王玄孙也。年七十六，累转武功郎。士歆既薨，不□去年最高，得袭封，除福州观察使。由庶官袭封自不□去始。庆元五年，转武安军承宣使。俄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蒋国公。

不□去，由武经大夫授利州观察使，袭封。开禧初，迁宁远军承宣使。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安国公。

不俦，开禧二年，由安远军承宣使袭封，除昭庆军节度使，迁检校少保。嘉定十年薨，赠少师，追封高平郡王。

不嫖，由武翼大夫袭封，授福州观察使，时嘉定十一年也。逾年而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惠国公。

臣僚上言：“嗣濮王元降指挥，虽有择高年行遵之文，然高宗朝仪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ＳＭ而选拜；武德郎ＳＮ，次当袭封，以官卑，乃命士俴权奉祠事，越十六年始正士俴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应封者，命大宗司铨量，都堂审察，阁门引见，然后奏取进止。”宁宗然之。

不凌，父士□刍。不嫖既薨，不凌由右千牛卫将军授福州观察使，袭封。嘉定十五年，迁奉国军承宣使。十七年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惠国公。

列传第五 宗室三

○吴王颢 益王頵 吴王佖 燕王俣 楚王似 献愍太子茂 郓王楷 肃王枢景王杞 济王栩 徐王棣 沂王□咢 和王栻 信王榛 太子谌弟训 元懿太子信王璩 庄文太子愔 魏王恺 景献太子询 镇王竑

英宗四子：长神宗，次吴荣王颢，次润王颜，次益端献王頵，皆宣仁圣烈高皇后出也。颜早亡，徽宗赐名追封。

吴荣王颢字仲明，初名仲糺，自右内率府副率为和州防御使，封安乐郡公，转明州观察使，进祁国公。治平元年，加检校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东阳郡王。三年，出阁。神宗立，进封昌王；官制行，册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加太保，换成德、横海二镇，徙封扬王，赐赞拜不名，五日一谒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礼。神宗祔庙，拜太傅，移镇京兆、凤翔。

自熙宁以来，颢屡请居外，章上辄却。至元祐初，乃赐咸宜坊第一区，榜曰“亲贤”与弟頵对邸。车驾偕三宫临幸，留宴终日。拜太尉，诸子皆命赐官，制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皆可以为万世法。朕承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以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五岁以上悉佩之，著之简策，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孝，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光。”徙封徐王，诏书不名。

宣仁有疾，颢旦旦入问，因亦被病。宣仁祔庙，拜太师，徙王冀，赐入朝不趋。改淮南、荆南节度使，徙封楚王。病益笃，帝亲挟医视诊，令昼夜具起居状闻，小愈则喜。既而薨，年四十七。帝即临哭，辍朝五日，成服苑中。赠尚书令兼中书令、扬荆冀三州牧、燕王，谥曰荣，陪葬永厚陵。徽宗即位，改封吴王。

颢天资颖异，尤嗜学，始就外傅，每一经终，即遗讲读官以器币服马。工飞白，善射，好图书，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异书，亟驰使以示。尝赐方团玉带，俾服而朝，颢辞，乃为制玉鱼以别之。是后

亲王遂踵为故实。初，居英宗丧，丐解官终制，以厌于至尊，不克遂。服慈圣光献太后之服，易月当除，颢曰："身为孙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请如心丧礼，须上禫除，即吉。"诏可。

子孝骞嗣，终宁国军节度使、晋康郡王；孝锡终嘉州团练使，赠永国公。

益端献王頵，初名仲恪，封大宁郡公，进鄮国公、乐安郡王、嘉王。所历官赐，略与兄颢同。更武胜、山南西、保信、保静、武昌、武安、武宁、镇海、成德、荆南十节度，徙王曹、荆，位至太尉。元祐三年七月薨，年三十三，赠太师、尚书令、荆徐二州牧、魏王，谥端献。徽宗改封益王。

頵端重明粹，少好学，长博通群书，工飞白、篆籀。宾接宫僚，岁满当去，辄奏留，久者至十余年。颇好医书，手著《普惠集效方》，且储药以救病者。

子九人：孝哲，右骁卫将军，早亡；孝奕，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赠司空、平原郡王；孝参，奉国军节度使，改宁武、武胜，封豫章郡王；孝永，邢州观察使，赠司空、广陵郡王；孝诒、孝骘、孝悦、孝颖、孝愿，皆至节度使。

神宗十四子：长成王佾，次惠王仅，次唐哀献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僩，次哲宗，次豫悼惠王价，次徐冲惠王倜，次吴荣穆王佖，次仪王伟，次徽宗，次燕王俣，次楚荣宪王似，次越王偲。八王皆早薨：佾、仅、伸、伟，徽宗赐名追封；俊、僩、倜、价，徽宗改封。

吴荣穆王佖，帝第九子。初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封仪国公。哲宗立，加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进申王，拜司空。帝崩，佖于诸弟为最长，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加殊礼，旋拜太师，历京兆、真定尹，荆、扬、太原、兴元牧，徙国陈。崇宁五年薨，辍视朝七日。赠尚书令兼中书令、徐州牧、燕王，谥荣穆。又加赠侍中，改封吴王。子有奕，武信军节度使、和义郡王。

燕王俣，帝第十子；越王偲，帝第十二子。母曰林婕妤。俣初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成国公；偲初授武成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祁国公。哲宗朝，俣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咸宁郡王；偲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永宁郡王。是后累换节钺，历任尹牧，俣进封莘王，偲封睦王。

徽宗朝，俱历太保、太傅，俣进封卫王、魏王、燕王，偲进封定王、邓王、越王。靖康元年，同迁太师，俣授河东剑南西川节度使、成都牧，偲授永兴成德军节度使、雍州真定牧。

二年，上皇幸青城，父老邀之不及，道遇二王，哭曰："愿与王俱死。"徐秉哲捕为首者戮之，益兵卫送二王于金营，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薨，偲至韩州而薨。

绍兴初，有崔绍祖者至寿春府，称越王次子，受上皇蜡诏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兴师恢复。镇抚使赵霖以闻。召赴行在，事败，送台狱伏罪，斩于越州市。

楚荣宪王似，帝第十三子。初为集庆军节度使、和国公，进普宁郡王。元符元年出阁，封简王。似于哲宗为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对。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加司徒，改镇武昌、武成，徙封蔡，拜太保，移镇保平、镇安，又改凤翔、雄武。以王府史语言指斥，送大理寺验治，似上表待罪。

左司江谏江公望上疏，以为："亲隙不可开，开则言可离贰；疑迹不可显，显则事难磨灭。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尝持异议，已有隙迹矣。蔡王出于无心，年尚幼小，未达祸乱之萌，恬不以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开之隙复涂，已显之迹复泯矣。恩意渥缛，欢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暧昧无根之语，加诸至亲骨肉之间，则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讥，而忘大舜亲爱之道，岂治世之美事邪。臣愿陛下密诏有司，凡无根之言勿形案牍，倘有瑕可指，一人胸次，则终身不忘，迹不可泯，隙不可涂，则骨肉离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语，不识陛下将何以处之，陛下何颜见神考于太庙乎？"疏入，公望罢知淮阳军。徽宗虽出公望，然颇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崇宁中，徙镇荆南、武宁。崇宁五年薨，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冀州牧、韩王，改封楚王，谥荣宪。

子有恭，定国军节度使、永宁郡王。

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皇后为贤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追封越王，谥冲献。崇宁元年，改谥献愍。后之立也，邹浩凡三上疏谏，随削其稿。至是，或谓浩有"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之语，徽宗昭暴其事，

复窜浩昭州，而峻茂典册。后上表谢，然浩盖无是言也。

徽宗三十一子：长钦宗，次衮王柽，次郓王楷，次荆王楫，次肃王枢，次景王杞，次济王栩，次益王棫，次高宗，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仪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咢，次郓王栱，次和王栻，次信王榛，次汉王椿，次安康郡王榷，次广平郡王楗，次陈国公机，次相国公梃，次瀛国公樾，次建安郡王楱，次嘉国公椅，次温国公栋，次英国公楒，次仪国公桐，次昌国公柄，次润国公枞。柽、楫、材、栱、椿、机六王早薨。

郓王楷，帝第三子。初名焕。始封魏国公，进高密郡王、嘉王，历奉宁、镇安、镇东、武宁、保平、荆南、宁江、剑南西川、镇南、河东、宁海十一节度使。政和八年，廷策进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宠，遂超拜太傅，改王郓，仍提举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北伐之役，且将以为元帅，会白沟失利而止。钦宗立，改镇凤翔、彰德军。靖康初，与诸王皆北迁。

肃王枢，帝第五子。初封吴国公，进建安郡王、肃王，历节度六镇。靖康初，金人围京城，要帝子弟为质，且求输两河。于是遣宰臣张邦昌从枢使斡离不军，为金人所留，约俟割地毕遣还，而挟以北去。

景王杞，初授武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冀国公。大观二年，改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文安郡王。政和中，授检校太保，寻迁太保，改授护国、武昌军节度使，追封景王。靖康元年，授荆南、镇东军节度使，迁太傅。

二年，遣诣金营充贺正旦使。既归，又从上幸青城。及上皇出郊，杞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食不食肉，上皇制发愿文，述祈天请命之意，以授杞。杞顿首泣。及北行，须发尽白。

济王栩，初授镇洮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鲁国公。大观二年，改授彰武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安康郡王，政和中，授检校太保，改荆南、清海军节度使，进封济王。靖康元年，授护国、宁海军节度使，迁太傅。

同景王杞为贺金人正旦使。既还，又与何桌为请命使，金帅绐栩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无，今所欲割地而已。”栩回以白上，且言金帅请与上皇相见，上曰：“岂可使上皇蒙尘。”遂自出，以栩从行。

及索诸王家属，栩夫人曹氏避难他出，徐秉哲捕而拘之，遂同北去。

徐王棣，初授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徐国公。政和中，授检校太保。宣和中，改镇南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高平郡王。寻改山南东道、河阳三城节度使，进封徐王。后从渊圣北去。

绍兴二年，有万州李勃者，伪称祁王，内侍杨公谨与言徐王起居状，勃遂改称徐王。宣抚使张浚遣赴行在，上命王府故吏验视，言非真，诏送大理，情得，弃市。

沂王□咢，初授横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冀国公。政和中，授检校太保。宣和中，改剑南西川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河间郡王。寻改剑南东川、威武军节度使，迁太保，进封沂王。

后从渊圣出郊，至北方，与驸马刘彦文告上皇左右谋变，金遣人按问，上皇遣莘王植、驸马蔡僖等对辨，凡三日，□咢、彦文气折，金人诛之。

和王栻，初授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广国公。三年，授检校太保。寻改定武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授瀛海、安化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追封和王。后从渊圣出郊。

有遗女一人，高宗朝封乐平县主，出适杜安石，命大宗正司主婚。

信王榛，初授建雄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福国公。三年，授检校太保。宣和末，改安远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平阳郡王。靖康元年，授庆阳、昭化军节度使，迁检校太傅，进封信王。

后从渊圣出郊，北行至庆源，亡匿真定境中。时马广与赵邦杰聚兵保五马山砦，阴迎榛归，奉以为主，两河遗民闻风响应。

榛遣广诣行在奏之，其略曰："邦杰与广，忠义之心，坚若金石，臣自陷贼中，颇知其虚实。贼今稍惰，皆怀归心，且累败于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诸砦乡兵约十余万，力与贼抗，但皆苦窘，兼阙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来援，不然，久之恐反为贼用。臣于陛下，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其忧国念亲之心无异。愿委臣总大军，与诸砦乡兵，约日大举，决见成功。"广既至，黄潜善、汪伯彦疑其非真，上识榛手书，遂除河外兵马都元帅。潜善、伯彦终疑之，广将行，密授朝旨，使几察榛，复令广听诸路节制。广知事不成，遂留于大

名府不进。会有言榛将渡河入京，朝廷因诏择日还京，以伐其谋。

金人恐广以援兵至，急发兵攻诸砦，断其汲道，诸砦遂陷。榛亡，不知所在，或曰后兴上皇同居五国城。

绍兴元年，邓州有杨其姓者，聚千余人，自称信王。镇抚使翟兴觉诈，遣将斩之以闻。

钦宗皇太子谌，朱皇后子也。政和七年生，为嫡皇孙，祖宗以来所未有，徽宗喜。蔡京奏除检校少保、常德军节度使，封崇国公，从之。会王黼得政，谋倾京，言其以东宫比人主，遂降为高州防御使。靖康元年，迁检校少保、昭庆军节度使、大宁郡王。寻进检校少傅、宁国军节度使。四月，诏立为皇太子。

二年，上幸青城，命密院同知孙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谢克家兼太子宾客，辅太子监国，称制行事。未几，金人请二帝谕太子出城。统制吴革力请留，欲以所募士微服卫太子溃围以出。傅不许，乃谋匿民间，别求状类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杀之，送金人，绐以宦者窃太子欲投献，都人争之，并伤太子。迟疑不决者五日。吴开、莫俦督胁甚急，范琼恐变生，以危言耆卫士，遂拥太子与皇后共车以出。百官军吏奔随号哭，太学诸生拥拜车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已而北去。弟训。

训乃北地所生。有砀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见之曰："全似赵家少帝。"遇僧窃喜。绍兴十年，三京路通，诏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乃守臣遣赴行在，过泗州，州官孙守信疑之，白其守，请于朝。阁门言渊圣无第二子，诏宁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隶琼州。后有自北至者，曰："渊圣小大王训，见居五国城。"

元懿太子讳旉，高宗子也，母潘贤妃。建炎元年六月，生于南京。拜检校少保、集庆军节度使，封魏国公。金人侵淮南，帝幸临安，会苗傅、刘正彦作乱，逼帝禅位于旉，改元明受。既而傅等伏诛，帝复位，乃以旉为皇太子，从幸建康。太子立，属疾，宫人误蹴地上金炉有声，太子惊悸，疾转剧，薨，谥元懿。

信王璩字润夫，初名伯玖，艺祖七世孙，秉义郎子彦之子也。生而聪慧。

初，伯琮以宗子被选入宫，高宗命鞠于婕妤张氏；吴才人亦请于

帝，遂以伯玖命才人母之，赐名璩，除和州防御使，时生七岁矣。伯琮以建国公就傅，璩独居禁中。俄拜节度使，封吴国公，宰执赵鼎、刘大中、王庶等坚持之，命不果行。会秦桧专政，遂除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寻诏赴资善堂听读。绍兴十五年，加检校少保，进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时伯琮己封普安郡王，璩官属礼制相等夷，号东、西府。逾年，改武昌军节度使。

二十二年，子彦卒，璩去官持服，终丧，还旧官。显仁太后崩，普安郡王始立为皇太子，璩因加恩称皇侄，名位始定。迁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

孝宗即位，璩表请入贺，许之，特授少保，改静江军节度使。顷之，省绍兴府宗正事，改判西外宗正司。璩累章乞闲，改醴泉观使。淳熙中，除少傅。高宗崩，奔赴得疾，逾年而薨，年五十九，追封信王，累赠太保、太师。

始，璩之入宫也，储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颇以为疑。孝宗既立，天性友爱，璩入朝，屡召宴内殿，呼以官，不名也，赐予无算。

子四人：师淳历忠州团练使、永州防御使，师瀹、师沦、师路并补武翼大夫。孙希楙，特补保义郎。

庄文太子讳惜，孝宗嫡长子也，母郭皇后。初名愉，补右内率府副率，寻赐名惜，除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刺史。孝宗为皇子时，惜拜蕲州防御使。及受禅，除少保、永兴军节度使，封邓王。故事皇子出阁，封王，兼两镇，然后加司空。惜自防御使躐拜少保，章异数也。

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册广国夫人钱氏为妃。诏增东宫从卫，太子谦让。及奏捐月给杂物，从之。三年秋，太子病暍，医误投药，病剧。上皇与帝亲视疾，为赦天下。越三日薨，年二十四，谥庄文。

太子贤厚，上皇与帝皆爱之。帝从礼官议服期，以日易月；文武百官服衰，服一日而除；东宫臣僚齐衰三月，临七日而除。比葬，帝再至东宫，命宰臣奉谥册，大小祥皆以执政官行礼。

子挺，钱氏所生也，甫晬，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乾道九年卒，赠武当军节度使，追封豫国公。

宁宗时，命宗子希瑊为太子后。希瑊，艺祖九世孙也，赐名搢，补

右千牛卫将军，置教授于府。开禧二年，除忠州防御使。嘉定八年，更名思正。

魏惠宪王讳恺，庄文同母弟也。初补右内率府副率，转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孝宗受禅，拜雄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庆王。

庄文太子薨，恺次当立，帝意未决。既而以恭王英武类己，竟立之。加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进封魏王，判宁国府。妻华国夫人韦氏，特封韩、魏两国夫人，以示优礼。赐黄金三千两、白金一万两，命宰设祖于玉津园，王登车，顾谓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比至镇，奏朝天申节，许之。

府长史上言，欲与司马分治郡，俾王受成。恺奏曰："臣被命判府，今专委长史、司马，是处臣无用之地。况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纷竞不一，徒见其扰。长史、司马宜主钱谷、讼牒，俾拟呈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又请增士人贡额。朝廷悉从之。恺究心民事，筑圩田之隤圮者，帝手诏嘉劳之。

淳熙元年，徙判明州。辍属邑田租以赡学。得两歧麦，图以献，帝复赐手诏曰："汝劝课艺植，农不游惰，宜获瑞麦之应。"加恺荆南、集庆军节度使，行江陵尹，寻改永兴、成德军节度使、扬州牧。七年，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帝素服发哀于别殿，赠淮南武宁军节度使、扬州牧兼徐州牧，谥惠宁。

王性宽慈，上皇雅爱之。虽以宗社大计出王于外，然心每念之，赐赉不绝。讣闻，帝滋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差薄耳！"治二郡有仁声，薨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纪遗爱。

子二人。摅早卒。抩生于明州，母卜氏，信安郡夫人，王薨，还居行在。抩性早慧，帝爱之，将内禅，升耀州观察使，封嘉国公。庆元间，封吴兴郡王，领昭庆军节度使。开禧二年薨，赠太保，封沂王，谥靖惠。

子垓，三岁而夭。诏立宗室希瞿子为其后，更名均，领右千牛卫将军，置教授于府。寻加福州观察使。后更名贵和，即镇王竑也。

景献太子讳询，燕懿王后，艺祖十一世孙也。初名与愿。宁宗既失衮王，从宰执京镗等请，取与愿养于宫中，年六岁，赐名□严，除福州观

察使。嘉泰二年，拜威武军节度使，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

开禧元年，时边事益急，金人请诛首谋用兵者，□严用翊善史弥远计，奏韩侂胄轻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赐黜罢，以安边境。从之。

□严立为皇太子，拜开府仪同三司，封荣王，更为帱。诏御朝太子侍立，宰执日赴资善堂会议。寻用天禧故事，宰辅大臣并兼师傅、宾客，太子出居东宫，更名询。嘉定十三年薨，年二十九，谥景献。

镇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无嗣，以竑为之后，赐名均，寻改赐名贵和。太子询薨，乃立贵和为皇子，赐名竑，授宁武军节度使，封祁国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检校少保，封济国公。

十七年六月辛未，竑生子，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八月祭未，赐竑子名铨，授左千牛卫大将军。丁亥，铨薨，赠复州防御使，追封永宁侯。竑上表称谢。

竑好鼓琴，丞相史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诸御，而厚廪其家，使美人目闲竑，动息必以告。美人知书慧黠，竑嬖之。宫壁有舆地图，竑指琼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尝呼弥远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则恩州也。弥远闻之，尝因七月七日进乞巧奇玩以觇之，竑乘酒碎于地。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

时沂王犹未有后，方选宗室希瓘子昀继之。一日，弥远为其父饭僧净慈寺，独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登惠日阁，屏人语曰："皇子不堪负荷，闻后沂邸者甚贤，今欲择讲官，君其善训迪之。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弥远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语泄者，吾与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宪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为文，又购高宗书俾习焉。清之上谒弥远，即以昀诗文翰墨以示，弥远誉之不容口。弥远尝问清之："吾闻其贤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贤，更仆不能数，然一言以断之曰：不凡。"弥远颔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坚。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后累迁，兼如故。

宁宗崩，弥远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将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应。最后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语，则清之将何以复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绍兴老母在。"清之以告弥远，益相与叹其不凡。

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

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苟误，则汝曹皆处斩。"竑不能自己，属目墙壁间，见快行过其府而不入，疑焉。己而拥一人径过，天已暝，不知其为谁，甚惑。

昀既至，弥远引入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竑闻命亟赴，至则每过宫门，禁卫拒其从者。弥远亦引入柩前，举哀毕，引出帷，殿帅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听遗制，则引竑仍就旧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班？"震绐之曰："未宣制以前当在此，宣制后乃即位耳。"竑以为然。未几，遥见烛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毕，阁门赞呼，百官拜舞，贺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矫遗诏：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帝因加竑少保，进封济王。九月丁丑，以竑充醴泉观使，令就赐第。

宝庆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与其弟丙谋立竑，竑闻变匿水窦中，壬等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身。竑号泣不从，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乎？"众许诺。遂发军资库金帛、会子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官属入贺，伪为李全榜揭于门，数弥远废立罪，云："今领精兵二十万，水陆进讨。"比明视之，皆太湖渔人及巡尉兵卒，不满百人耳。竑知其谋不成，率州兵讨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弥远命殿司将彭任讨之，至则事平。弥远令客秦天锡托召医治竑疾，竑本无疾。丙戌，天锡诣竑，谕旨逼竑缢于州治。

帝辍朝，赙银绢各一千、会子万贯，赠少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给事中盛章、权直舍人院王既一再缴奏，诏从之。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夺王爵，降封巴陵县公。于是在廷之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每以竑为言，弥远辄恶而斥远之。

端平元年，诏复官爵。妻吴氏为比丘尼，赐惠净法空大师，月给钵钱百贯。景定五年，度宗降诏，追复元赠节度使。德祐元年，提领户部财用兼修国史常楙请立竑后，试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王应麟请更封大国，表墓锡谥，命大宗正司议选择立后，迎善气，销恶运，莫先于此。下礼部议，赠太师、尚书令，依旧节度使，升封镇王，谥昭肃。以田万亩赐其家，遣应麟致祭。

列传第六 宗室四

○子渣 子崧 子栎 子砥 子昼 子潚 师ＲＵ 希言 希怿 士珸 士亻褭士□穹 士晴 士群 不弃 不尤 不┇ 善俊 善誉 汝述叔近 叔向 彦倓彦橚 彦逾

子渣字正之，燕王五世孙。父令铄，官至宝文阁待制。子渣以荫补承务郎，累迁少府监主簿，改河南少尹。

时治西内，子渣有干才，漕使宋昇器之。或事有未便，子渣辄力争，昇每改容谢之。除蔡河拨发纲运官。会夏旱，河水涸，转饷后期，贬秩一级。提举三门、白波辇运事，除直秘阁。丁内艰，起复。累进龙图阁、秘阁修撰，除陕西转运副使。

初，蔡京铸夹锡钱，民病壅滞，子渣请铸小铁钱以权之，因范格以进。徽宗大说，御书“宣和通宝”四字为钱文。既成，子渣奏令民以旧铜钱入官，易新铁钱。旬日，易得百余万缗。帝手札以新钱百万缗付五路，均籴细麦，命子渣领其事。民苦限迫，诣子渣诉者日数百人，子渣奏请宽其期，民便之。会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论子渣乱钱法，落职奉祠。

靖康初，复秘阁修撰。金人侵洛，子渣奔荆南。溃兵祝靖、盛德破荆南城，子渣匿民家，靖等知之，来谒，言京城已破。子渣泣，说之曰“君辈宜亟还都城，护社稷，取功名，无贪财扰州县也。”皆应曰：“诺。”子渣因草檄趣之。翌日，靖等遂北行。

绍兴元年，召见，复徽猷阁直学士、知西外宗正司，改江西都转运使。时建督府，军须浩繁，子渣运饷不绝，以功进宝文阁直学士，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复，除京畿都转运使，以疾辞。卒于家，年六十七。

子渣幼警悟，苏轼过其家，抱置膝上，谓其父曰：“此公家千里驹也。”及长，善谈论，工诗。然崇宁、大观间土木繁兴，子渣每董其役，识者鄙之。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后五世孙。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宣和间，官至宗正少卿，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淮宁府。

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进。闻张邦昌僭位，以书白康王：

宜遣师邀金人河上，迎请两宫，问罪僭逆，若议渡江，恐误大计。遂与知颍昌府何志同等盟，传檄中外。已而闻金人退，引兵襄邑，遣范埙、徐文中诣济州，请王进兵南京，且言："国家之制，无视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亟宜承制号召四方豪杰，则中原可传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帅府参议官、东南道都总管。邦昌家在庐州，子崧檄通守赵令儦几察之，且请捕诛其母子，以绝奸心。

又言："自围城以来，朝命隔绝，乞下诸路，凡有事宜，并取大元帅府裁决，伪檄毋辄行。宣抚使范讷逗挠营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县租，经理淮南、荆、浙形势之地，毋为群盗所据。"

檄止诸路毋受邦昌伪赦，移书责邦昌曰："人臣当见危致命，今议者籍籍，谓劫请倾危之计实由阁下，不然，金人何坚拒孙傅之请，而卒归于阁下也。敌既远去，宜速反正，若少迟疑，则天下共诛逆节，虽悔无及矣。"又遗书王时雍曰："诸公相与亡人之国，方且以为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学何事。"

会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贻王书曰："似闻谓以京师残破，不可复入，止欲即位军中，便图迁徙，臣窃惑焉。夫欲致中兴，当谨举措，宜先谒宗庙，觐母后，明正诛赏，降霈四方。若京师果不可都，然后徐议所向。"

遂传檄京师，奏于隆祐太后曰："诸路先闻二圣北迁，易姓改国，恐间有假讨逆之名，以窃据州郡者。乞速下明诏，谕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几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寻以所部兵会济州。

康王即位，子崧请放诸路常平积欠钱，又言："台谏为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请尊旧制，听学士、中丞互举。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尽忠，请录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议：一屯澶渊，一屯河中、陕、华，一屯青、郓间，以张声势。万一敌骑南侵，则三道并进，可成大功。

除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路兵马钤辖。上章论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等逼迁上皇，取太子，辱六宫，捕宗室，窃禁物，都人指为国贼。伏望肆诸市朝，以为臣子之戒。时滑州两经残破，子崧荐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黄潜善沮之，命遂寝。

贼赵万犯镇江，子崧遣将击万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顷之，官军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据镇江。

初，昌陵复土，司天监苗昌裔谓人曰："太祖后当再有天下。"子崧习闻其说，靖康末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子崧与御营统制辛道宗有隙，道示求得其文，上之。诏年史往案其狱，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弃城，降单州团练副使，谪居南雄州。绍兴二年赦，复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于贬所。

子栎，燕懿王后五世孙。登元祐六年进士第。靖康中，为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诸州，独子栎能保境土。李纲言于朝，迁宝文阁直学士，寻提举万寿观。绍兴七年卒。

子砥，艺祖后令珣之子也。仕至鸿胪丞。北迁至燕山，久之，欲遁归，乃遣其徒朱国宾、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怀之以归。建炎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辅臣召问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往者契存丹主和议，女真主用兵，十余年间竟灭契丹。今复蹈其辙。譬人畏虎，啖虎以肉，食尽终必食人。若设陷阱待之，庶能制虎。"因复故官。已而赐对称旨，命知台州，卒。

子昼字叔问，燕王五世孙。少警敏强记，工书翰。累官宪州通判。宣和初，充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出知泽州，改密州。诏为刑部员外郎，以忧去。

建炎四年，迁吏部员外郎。寻用大宗正士亻褒荐，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权货务，岁收茶、盐、香钱六百九万余缗，以功进秩一阶。试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礼》八十篇，为二十七卷。上言复春分祀高禖礼。除权礼部侍郎，迁徽猷待制、枢密都承旨。以公族为侍从，及改官制后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昼始。

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累求补外，迁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既而奉祠以归，寓于衢。绍兴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子潚字清卿，秦康惠王后，孝靖公令奥之子也。七岁而孤，家贫力学。登宣和中进士第。调真州刑曹掾，与守争狱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属时多故，子潚佐唐老缮完城具，苗、刘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进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补外，迁户部郎中，

总领江、淮军马钱粮。诸司馈礼，月以千缗，悉归之公帑。除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朝廷遣人检沙田芦场，欲概增租额，子潇以承买异冒占，力止之。

时议者言：田之并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诸浦注之江。诏子潇往案视。还言："太湖当数州巨浸，岂松江一川所能独泄。昔人于常熟北开浦二十四以达大江，又开浦十于昆山东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从之。遂浚常熟东栅至雉浦入于泾谷；又疏凿福山塘，至尚市桥北注大江，分杀其势，水患用息。

明州守赵善继治郡残酷，子潇率诸监司劾罢之。除直敷文阁、知临安府，吏不能欺，禁权家僦人子女为仆妾者。诏权户部侍郎，升敷文阁待制，复知临安府。调三衙卒修筑都城，不扰而办。金主亮渝盟，子潇献助军一十五万钱，特迁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宫留守参谋官。扈跸还，复知临安府。金人来议和，子，子潇谓事情叵测，宜以军礼待之。

孝宗嗣位，志图恢复，子潇练兵，习为"鹅鹳鱼丽阵"，上观于便殿，嘉之，赐金带。擢敷文阁直学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台谏王十朋、王大宝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还矣。"初，海寇以赂通郡胥吏，吏反为之用，匿其踪迹，贼遂大炽，商舶不通。子潇以礼延士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赏，不则杀无贷。"胥众震恐，争指贼处，悉禽获。凡豪猾为贼囊橐者，穷治之，海道遂平。

升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岁饥，告籴旁郡，米价顿平，民赖以济，进龙图阁学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为妾者，其妻妒悍，杀而磔之，贮以缶，抵其兄兴化掾，安廨中。妾父每日郡诉，吏不决。子潇访知状，丞遣人往兴化，果得缶以归，狱遂决。其发扌适概类此。乾道二年卒于官，年六十六。

师ＲＵ字从善，系出燕懿王。王生彰化军节度使惟忠，惟忠生宣城侯从谨，从谨生崇国公世恬，世恬生嘉国公唆令。中兴初，韩世清挟令唆为变，裂黄旗被其身，固拒获免。令唆生朝奉郎子笈，子笈生和州防御使伯□肃。伯□肃少从高宗于康邸，以文艺侍左右。

师ＲＵ，伯□肃之子也。举进士第，除司农簿，迁金部郎中。孝宗奇其才，顾遇颇厚。师ＲＵ奏：左右曹、度支、仓部宜立总计，司归并财物之数，以绝吏奸。制可。知吉州，即山炼铜，足冶欠额二十万。进户

部郎官、淮东总领。

光宗初，擢太府少卿、知秀州，改淮南运判。时郡铁钱不行，盐商弗至，师ＲＵ请发度牒，出仓粟，以收铁钱，盐利遂通。累迁司农卿、知临安府。有僧号散圣者，以妖术惑众，师ＲＵ捕治黥之。

韩侂胄用事，师ＲＵ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争贡珍异，师ＲＵ最后至，出小合曰：“愿献少果核侑觞。”启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缀大珠百余，众惭沮。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或献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遗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应也。师ＲＵ闻之，亟出钱十万缗市北珠，制十冠以献。妾为求迁官，得转工部侍郎。侂胄尝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茅舍，谓师ＲＵ：“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俄闻犬嗥从薄间，视之乃师ＲＵ也，侂胄大笑久之。以工部尚书知临安府。

侂胄将用兵，师ＲＵ度侂胄材疏意广，必召祸，乃持异论，侍御史郑友龙劾罢之。侂胄死，其党多坐谪，以师ＲＵ尝与侂胄异，故获用。除宝谟阁直学士、知镇江府。

会荆湖始置制阃，以命师ＲＵ，给事中蔡幼学缴其命，遂罢归。未几，诏为兵部尚书、知临安府。幼学时为学士，亦不草诏，留元刚草之。时楮轻籴贵，师ＲＵ尹京未数月，楮价浸昂，籴亦稍平，执政愈益贤之。会武学士柯子冲、卢宣德以事至府，师ＲＵ擅挞遣之，众尽讙，文武二学之士交投牒，师ＲＵ乃罢免，与祠。卒于家，年七十。

师ＲＵ四尹临安，有能声。尝钩致民罪，没其家赀，谄事权贵，人以是鄙之。

希言字若讷，惠王令ＳＫ元孙也。淳熙十四年登第。调衢州司户，合郡民以计，表其坊，标其户数，为图献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职，守檄希言摄邑。漕善令，会严州请复乌龙岭税场，檄希言往访之，俾令得复职。希言力陈乌龙场不当复，漕怒曰：“衢已复孔步、章戴二场，何乌龙独不可复？”希言谓二场当并罢去，漕不能夺，二场竟亦废。改吉州司理，属邑有诬人以杀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诬服。希言鞫得实，檄县他捕，乃得真盗。

用杨万里、周必大荐，授临安府司法，改淮西总所干办。移书约诸郡：纲必时发，至即受纳，无滞留。始至，军库见钱不满千缗，比去，

库钱充溢。

知临安仁和县。辟学宫四百余亩。适大旱，蝗集御前芦场中，互数里。希言欲去芦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驱卒燔之。临平塘堤决，希言督役，亲捧土投石，兵民争夺，堤成，因筑重堤，后不复决。民病和买绢折钱重，希言节公费，代其输。

除太社令，迁枢密院编修官兼右司。上言："诸将但务城守，敌来不拒，去不复追，异时之忧，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谕诸将，一军受围，诸军共守，敌不渡淮则均受赏，以战为守，毋以守为守。"迁宗正丞，请南班得与输对，许之。累迁秘书丞、著作郎、军器少监，皆兼右司，又充密院检详，为宰属、枢掾凡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赠资政殿大学士，封越国公，谥忠宪。

子与权，登进士第，再中刑法科。官至开府仪同三司。

希怿字伯和，燕王八世孙。登淳熙十四年进士第。赵汝愚帅福建，希怿为属吏，尝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爱民如处昆弟。取古今官著惠爱者缉为一编，曰："是吾师矣。"汝愚嘉之，荐于宪辛弃疾。弃疾尚气，僚吏不敢与可否，希怿独尽言无所避。属邑候官苦税重，每不登额，希怿稽核公帑羡钱以足之。弃疾亦荐其能。汝愚当国，调江东运司干办。

同寅有坐侂胄党者，诸司莫敢荐，希怿贤其人，请以荐己者荐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盗黥而逃者，捕得处死。希怿言："强盗特贷命而辄逃者斩，今黥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减死论。

迁江西茶盐提举。岁饥，恶少聚劫，希怿将自临按，幕属力止之，不听，曰："希怿不出，饥民终不得食，且召乱矣。"遂行，发粟赈给，禽首谋者治之，其党遂散。升本路帅兼漕事。黑风峒罗世传寇郴阳，奸民潜通贼，阴济以粮。希怿捕治之，贼乏食，乃去。未几，李元砺寇郴，陈廷佐寇南安，复诱罗世传与合，劫掠至龙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贼动息，希怿授光世计，俾诱世传诛元砺以自赎。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后世传果缚元砺以献，廷佐势孤，亦降。

移知太平州，希怿为倅日，习知其民利病，遂损折帛价，减榷酤额，以苏民力。已而乞祠，迁端明殿学士，换昭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嘉定五年卒，年五十八，赠少保，封成国公。

士珸字公美，濮字懿王曾孙也。天资警敏，儿时俨如成人。比弱冠，为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从上皇北迁，次洺州东，与诸宗室议，欲遁还据城。谋未就而金人围合，皆散走。士珸乘驴西亡，夜半盗夺驴去，徒步疾趋，迟明，抵武安酒家，语人曰："我皇叔也。"邑官闻之来谒，资以衣冠鞍马。因募得少壮百余人，从至磁州，招集义兵以解洺围。旬日间，得胜兵五千人，归附者数万。

时洺州守臣王麟欲叛降敌，军民怒杀之，推统制韩一为主。士珸夜半薄城下，力战破围。翌日入城，部分守御。敌治壕堑，树鹿角，示以持久。士珸砺将士死守，飞火炮碎其攻具，以计生得其首领，敌乃解围去。以功迁权知洺州，仍兼防御使。

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洺，粮尽援绝，众不能守，乃拥士珸出城，由白家滩抵大名府，诏赴行在。

绍兴五年，迁泉州观察使，再迁平海军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时泉邸新建，向学者少，士珸奏宗子善轸文艺卓绝，众所推誉，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劝。迁节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赠少师，追封和义郡王。淳熙中，谥忠靖。子不流，历临安、绍兴帅，治有声。

士亻褱字立之，郇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学，善属文。初补右班殿直，累迁忠州防御使、郑州观察使，由宁远军承宣使转权同知大宗正事。时康王建大元帅府，士亻褱请于孟太后，乞命帅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请奉王承大统，太后从之，王遂即位。

除光山军节度使，扈跸南幸。黄潜善等用事，士亻褱论其误国，潜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会苗傅、刘正彦作乱，士亻褱易服入杭，以蜡书遗张浚，趣其勤王；复遗吕颐浩书，勉其与浚同济国难。苗傅等怒浚，浚坐谪。复遗浚书，谓朝廷无他意，俾贼勿疑耳。事平，加检校少保，除同知大宗正事。

丁母忧，起复，除知大宗正事。请序位安定郡王下，从之。累乞祠，不许。以定策功，诏其子不议改文秩，不怞易环卫官。加士亻褱检校少师。寻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入觐，劝帝留意恤民。

金人既归河南、陕西地，命士亻褱谒陵寝，遂入柏城，披历榛莽，随宜葺治，礼毕而还。特封齐安郡王，以旌其劳。

寻权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军兴，罢宗室赐予，至有丧不能敛者，士

亻褒以闻。诏缌麻、袒免亲任环卫官而身亡者，赐钱有差。

士亻褒数言事，忤秦桧。及岳飞被诬，士亻褒力辨曰："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桧大怒，讽言者论士亻褒交通飞，踪迹诡秘，事切圣躬，遂夺官。中丞万俟离复希旨连击之。谪居于建，凡十二年而薨，年七十。帝哀之，赠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进官二阶。

长子不凡，方苗傅之乱，刲股纳蜡书，持告张浚，以功转两官，易文资。从赵哲收复建州，杀叶浓，以功赐爵二级。

士□穹字仰夫，太宗五世孙。初以荫补官，累转太子率府副率。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敌奄至，百司散走。士□穹至一大船中，见二帝御容，负以走。遇溃兵数百，同行至山中，众欲聚为盗，士□穹出御容示之曰："盗不过求食为朝夕计耳，孰若仰给州县。士□穹以近属谕之，必从。如此，则今日不饥饿，后日不失赏，是一举而两得也。"众听命。乃走谒太后虔州。

会虔民作乱，乡兵在外为应，与官军相持。士□穹诣执政，谓当请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谕城中，城中定，则外寇可弭，譬如服药，心腹已安，外御风湿，乃余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迁右监门卫大将军、惠州防御使。绍兴二十一年卒，赠建宁军承宣使，追封建安郡王。

士晴，太宗之后，商、濮王之裔也。从上皇俱北迁，乘间变姓名入僧寺中，落发，衣僧衣以行，抵会稽。扈驾循幸，以覃恩转千牛卫将军奉朝请而卒。

不群字介然，太宗六世孙。宣和中，量试授承事郎。靖康初，宰济南章丘县。县当山东、河北之冲，不群募效用五千人，增城浚濠，为战守备，敌攻围两月不能下。

迁维州通判，升直秘阁，通判镇江府，辟充两浙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高宗在越，诏改郴州。时群盗出没湖、湘间，不群严备御，盗不能犯。进直显谟阁，移知鼎州，充湖北兵马副钤辖。既而朝廷虑郴失守，复留不群于郴。坐岳飞破曹成，成遁，因犯郴，不群乘城固守，拒却之。

进直宝文阁，移知宣州。军需以时办，而民不扰。进秩二阶。知庐

州。郦琼叛，拥不群北去，寻释之以归。帝召见，问琼叛故，不群曰："由刘锜除制置，琼等以为图己，兼抚谕后时，故叛。"帝悔之。除知荆南府，累迁两浙路转运副使，卒于官。

不弃字德夫，太宗之裔。绍兴中，为江东转运判官。秦桧忌四川宣抚使郑刚中，以不弃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抚司总领官。初，赵开总蜀赋，宣抚司文移率用申状，不弃至官，用张宪成故事，以平牒见刚中。刚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隶己，遂有隙。不弃欲尽取宣抚司所储，刚中不与，不弃怒。刚中辟利州转运使王陟兼本司参议，不弃劾罢之。二人愈不相能，桧并召还，刚中在蜀，服用颇逾制，不弃复文致其事。桧乃罢刚中，升不弃敷文阁待制，知临安府。

逾年改工部侍郎，寻除敷文阁直学士、知绍兴府。时浙东旱，饥民多流亡。提举秦昌时，桧兄子也，不弃言其悉心振恤，全活甚众，昌时得迁秩。其媚桧如此。未几卒。

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难，与王明募义兵，与金人战，雄张河南、北。盗皆避其锋，曰："此小使军也。"高宗即位，引众归，补武翼郎。从岳飞平湖寇。飞死，桧夺其兵，遣守横州而卒。

子善悉，进士登第。累官敷文阁直学士、两浙转运副使。

不┆字仁仲，嗣濮王宗晖曾孙也。父士圃，从上皇北迁，遥拜集庆军节度使。不┆初补保义郎，绍兴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义郎，调婺州金华丞。治县豪河汝翼，械请于郡，编隶他州，邑人慑服。

除永州通判。郡岁输米，倍收其赢，民病之，不┆言于守，损其数。帅司檄不┆录靖州狱，辨出冤者数十百人，靖人德之，绘其像以祠。

除知开州。开在巴东，俗鄙陋，不┆为兴学，俾民知孝义。郡有盐井，旧长吏必遣所亲监之，私其处。不┆罢遣，盐利倍入，郡计用饶，以羡余代民输夏秋两税及天申节银绢。在开二年，民绝斗争，夜户不闭。诸司交荐，以比古循吏。转夔州转运判官，开人数千遮城门，不得行。

至夔，民病上供银。时部使者以亲故摄大宁盐场，专其利。不┆斥去，而盐获羡余。乃出钱市羡盐数十万斤，易米得三万余斛，运抵湖北，市银以归，代诸郡纳上供银，省缗钱十五余万。

改成都路转运判官。适岁饥，不┆行抵泸南，贷官钱五万缗，遣吏分

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争发粟，米价遂平。只流朱氏独闭籴，邑民群聚发其廪。不┆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盗米者，民遂定。

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绝江遏水，以灌数郡田。吏盗金，减役夫，堰不固而圮，田失水，故岁屡饥。不┆躬视，操板筑，绳吏以法。乃出令：民业耕者田主贷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为粥视。全活数百万。

黎州青羌奴儿结反，制司调兵往戍，属不┆给饷。故事，富人出粮，而下户以力致于边。不┆曰：“民饥，不可扰也。”以籴余米发卒运之。已而朝廷命不┆摄制司。初，官兵败，前制使遣人赂奴儿结以和。不┆曰：“奴儿结，吐蕃小种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听。

会酋豪梦束畜列率数千人入汉地二百余里，成都大恐。不┆静以镇之，召僚属饮。夜遣步将领飞山军径赴沉黎，又徙绵州兵戍邛州为后援，戒之曰：“坚守勿动。”密檄诸蕃部：生获吐蕃一人赏十缣，杀一人二缣。于是邛部川首领崖衤蔑合诸部落，大破吐蕃于汉源，斩梦束畜列首来献，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虚恨蛮入寇，不┆标吐蕃首境上，蛮惧，一夕遁去。不┆乃令缘边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诸堡，复其家。不┆罢归，蜀人送者自成都至双流，遮道不得行。

未几，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路转运判官。廷臣荐其贤，诏授右监门卫大将军、惠州防御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奏请须用中贵人，不┆曰：“有司不存乎？”罢不用。中贵人或请见。辄谢出之。

进明州观察使，俄升昭庆军承宣使。金人完颜烈来聘，充馆伴副使。金使从者旧见馆使，皆对揖，不┆不为礼。宴玉津园，不┆连射皆中，使者惊服。

不┆以文行训勉族属，荐其秀杰者，奏新学宫，增广弟子员，仿大学校定法。置自讼斋，使有过者读书其中，人人感励。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封崇国公。

不┆性笃孝，生戒严岁，遭父北迁，每思慕涕泣。长力学，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报，非敢志富贵也。”登第时已入仕，法当超两秩，请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

居官所至有声，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帅操重权，不┆请复置安抚司，相维而治。其论王抃不宜拣选诸路军，王友直不可为副都指挥使，

尤人所难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劝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稿。时布衣上书狂悖，多抵罪，不谓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书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谅，每宴禁中，帝饮之酒，顾谓皇太子曰："此贤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给事中白英国公借击球马，不正色曰："上惟一皇孙，万一马惊堕，斩汝辈无益也。"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张栻，栻死为请谥，又请用熹。其好尚如此。

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孙。父不衰，闽路兵马钤辖。善俊初补承节郎。绍兴二十七年登第。换左承务郎，调南城丞，改昭信军，签判奇之。虞允文亦荐其有边帅才，除干办诸司审计司。知郴州，敷奏称旨，留为太府寺丞。

寻摄帅、知庐州。会岁旱，江、浙饥，民麋至。善俊括境内官田均给之，贷牛种，僦屋以居，死者为给槥，人至如归。州城旧毁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异时恃焦湖以通馈餫，今既堙涸，宜募乡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储粟。敌或败盟，则吾城守有余，饷道无乏矣。"又增筑学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

累迁龙图阁直学士，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举，善俊痛绳之，给金谷，捐己奉，以助其费。

再知庐州。首言和好不可恃，当高城浚池以为备。复芍陂、七门堰，农政用修。免责属邑坊场、河渡羡钱，百姓德之。

以父忧去，服阕，起知鄂州。适南市火，善俊亟往视事，弛竹木税，发粟振民，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僚属争言用度将不足，善俊曰"吾将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车骑鼓吹之费，郡计用饶，代输民役钱。

再知建州。岁饥，民群趋富家发其廪，监司议调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乱也。"谕许自新，平米价，民乃定。邑尉入盗十三人死罪，以希赏，善俊辨其冤。

徙知隆兴府，移江西转运副使。时朝廷议减月桩钱，善俊言："及州不及县，则县仍迫取于民，犹不减也。宜一路通裁其额，下之漕臣，科郡县轻重均减之。"又奏："和买已是白科，从而折变，益加糜费，其数反重于正绢，并乞蠲减。黥卒遇赦还者，刺充铺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见用。

转湖南帅。郴、桂地绝远，守多非才，善俊谓宜精其选。代输潭州经、总制钱，停醴陵渌水渡钱。加秘阁修撰，移知镇江府。丁母忧，终丧而卒，年六十四。

善俊风仪秀整，喜功名，尤好论事。孝宗时，日中有黑子，地屡震，每以饬边备为戒。孝宗英武独运，缺相者累年，善俊极言相位不可无人，尤人所难言者。

善誉字静之，父不倚，太宗之后也。善誉幼敏慧，力学。乾道五年，试礼部第一。初调昌国簿，摄邑事。劝编户裒金买田，以助嫁娶丧葬。捕得海盗全党，守欲上其功，善誉曰："奈何以人命希赏。"守益贤之，荐于朝。授两浙运干，改知抚州临川县。县尝预借民赋，善誉阅籍发逋负，按籍征催，卒以时办集，遂罢预借。

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贤，诏赴部堂审察，累迁大理丞、湖北常平茶盐提举。会大旱，善誉通融诸郡常平，计户振贷，嗣岁麦禾倍收，民争负以偿。奏罢税场十余、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诸郡售田，委郡文学董其入，以给计偕者。

移潼川路提刑、转运判官。遂宁守徐诩乏廉声，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宽假之。善誉过遂宁，诩出迎，善誉抑使循廊，诩大沮。郡人闻之，争讼其过。善誉劾诸朝，宰相王淮善诩，寝其章。善誉径以闻，罢诩。又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俱给米，威惠并孚。宗子寓蜀者，少业儒，善誉即郡庠立学以教之，人始感励。引年乞祠，归处一室，以图书自娱。无疾而卒，年四十七，时淳熙十六年也。

善誉早失怙恃，抚育诸季备至，居官廉靖自将，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尝取其《易说》云。

汝述字明可，太宗八世孙。曾祖士说，从二帝北迁，临河骂敌而死。汝述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调南剑州顺昌尉。嘉定六年，诏主管官告院，自是常兼宰士，累迁将作少监，权侍立修注官。八年，除起居郎兼密院都承旨，俄迁兵部侍郎。以母忧去，服阕，改邢部侍郎，迁尚书，知平江府，卒。

汝述为尉，应诏上封事，论议恳恻。立朝荐引，多知名之士。然为时相所亲，躐跻通显，人亦以此少之。

叔近，悼王元孙，荣良公克类之子也。建炎元年，为秀州守，杭卒

陈通反，诏辛道宗将西兵讨之。兵溃为乱，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谕以祸福，乱兵乃去。未几，差权两浙提刑。叔近招通，通听命。叔近以素队数十人入贼城，众犹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诚待之，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通初无叛心，止缘叶梦得赏不时给，遂至纷争；今已就招，请赦其待二百余人。帝许之。台谏皆言不可，遂寝。

叔近还秀州，已而王渊兵至杭，诈传呼云："赵秀州来。"通郊迎，渊遂诛之。初，渊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后归叔近，渊衔之，乃诬叔近通贼，夺职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肆残虐，军民怨愤，小卒徐明率众囚芾，迎叔近领郡事，叔近不得辞，因抚定之，请择守于朝。

奏未达，朝廷命张俊致讨。俊，渊部曲也，辞行，渊谓之"叔近在彼。"俊谕意。领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对。方操笔，群刀遽前，断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既从贼，何云宗室！"语未竟，已折首于地。徐明等见叔近死，遂反戈婴城，纵火驱掠。翌日，俊斩关入，捕明等诛之。取周氏归于渊，绍兴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赠集英殿修撰。

叔向，魏王之系也。方汴京破时，叔向潜出，之京西。金人退，引众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时雍等速归政，置救驾义兵。其后为部将于涣上变，告叔向谋为乱，诏刘光世捕诛之。

彦倓字安卿，彭城侯叔褭曾孙也。父公广，饶州太守。彦倓初调溧阳尉，邑民潘氏兄弟横邑中，号"三虎"，畜僮仆数百，邑官莫敢谁何。彦倓白其宁治之，缚潘氏弟，正其罪。

改扬州司户，摄狱掾。有告主藏吏钱余千万，治之急，吏泣请死。彦倓察其情，屏人问，则诸共贷也，摄宜兴县。县自中兴后，预借民明年税，民挟此得慢其令。彦倓请禁预借，邑遂易治。

知临安于潜县。县胥往往通台省吏，得肆其奸。彦倓执其黠者，械送府。台省吏从中救之，彦倓力争，竟抵胥罪。浮桥屡以水败，彦倓梁以石，民免溺死。临安府通判。

开禧初，知兴国军。岁旱蝗，而军需急，属邑令吴格负上供银尤多，彦倓坐累贬秩格愧谢。彦倓曰："属时多艰，宜宽民力以崇根本，何谢为？"溃卒据外城为变，彦倓募能斩捕者赏之。既而各斩首以献，散其余党。

累迁湖南运判。徭人罗孟传反，累岁不能平。彦倓谓帅臣曰：“徭人仇杀，乃其常情，况主断不平，是游之使叛也。能遣谍者离其党与，俾还自相仇，破之易矣。”帅从其计，遂降隈传。

寻知绍兴府。楮价轻，彦倓权以法，民便之。复鹿鸣礼，置兴贤庄以资其费。筑捍海石塘，亦置庄以备增筑。会，饥民聚陂湖中，彦倓取死囚，幕首刖足，徇于众曰：“此劫ＳＯ藕也。”遂散其众。乃第民高下，损其税有差，免输湖籍田米，举缗钱四十万以助荒政，民赖以济。诏改太府少卿，迁显谟阁、知太平州，调江西转运使。嘉定十一年卒于官，年六十四。

彦橚字文长，悼王七世孙。祖训之在《忠义传》。彦橚登乾道二年进士第。尉乐清，会大旱，令循故事祷雨，而责租益急。彦橚曰：“损敛已责，所以和气，何祷为？”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运干，属邑负振盐本钱数千万，累岁不能偿，彦橚白其长，蠲之。

庆元初，知晋陵县，岁饥，彦橚振恤有方，所活几二十万。又以羡钱为五等户代输。

擢监登闻检院。时韩侂胄方柄用，朝士悉趋其门，彦橚切叹惋。出知汀州，州民叶姓者，啸聚汀、赣间，彦橚遣将捕戮之。迁广西提刑，诸郡鬻官盐，取息之六以奉漕司，系增至八分。彦橚复其旧，以苏民力，朝廷从之。

侂胄死，诏户部侍郎兼枢密院检详。士大夫人前与兵议者，坐侂胄党，将并逐之。彦橚叹曰：“士方以伪学废，今又以兵端斥去，苟欲锢士，何患无名！”每见帝，必言才难。

迁湖广总领。旧士卒物故，大将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请，彦橚置别籍稽核之。或传军中有怨言，彦橚曰：“不乐者主帅耳，何损士卒。”持之三年，挂虚籍者赢三万，额减钱百万缗，用度以饶。比去，余七百万，而诸路累积逋负犹四百万，尽蠲之。

知平江府。郡之昆山并大海，盗出没，可踪迹，彦橚奏分其半置嘉定县，屯兵以守。转宝谟阁待制。卒于官，年七十一。

彦逾字德先，魏悼王后，崇简国公叔寓曾孙也。绍兴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迁太府少卿、四川总领。将入境，利西帅吴挺遣属吏安丙来迓，彦逾见即喜其人，从容问之曰：“太尉统众六万，得无虚

籍乎？”丙以情告。彦逾遗挺书，俾损虚籍数千，以宽四川之赋。挺不敢隐。改知镇江府，郡适旱饥，彦逾节浮费，发粟振籴，民赖以济。

迁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丧。枢密赵汝愚议请立嘉王为皇帝，欲倚殿帅郭杲为用，遣中郎将范任告之，杲不应。时中外汹汹，彦逾见汝愚，对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议。彦逾大喜，力赞其决。郭杲尝被诬，彦逾为白于帝，杲德之，遂驰告杲曰：“彦逾与枢密第能谋之耳，太尉为国虎臣，当任其责。”杲未及对，彦逾急责之，杲许诺，遂领兵为卫。宁宗即位，汝愚谓彦逾曰：“我辈宗臣，不当言功。”

会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彦逾以端明殿学士出知建康，兼江东安抚使。未行，改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彦逾为政不扰，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勋，累迁资政殿大学士。嘉泰间，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间，乞祠以归，寻卒。

彦逾始与汝愚协济大计，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颇觖望，乃疏当时名臣上之，目为汝愚党，帝由是疑汝愚。

其两入蜀皆有声。然吴氏世守武兴，兼利西安抚，操重权。吴挺卒，朝廷用丘宗议，并利西安抚于东路，以革世将之弊。而彦逾奏利西安抚，乃领以武帅。其后吴曦因之以生变，人以是咎彦逾云。

列传第七 公主

○秦国大长公主 太祖六女 太宗七女 真宗二女 仁宗十三女 英宗四女 神宗十女 哲宗四女 徽宗三十四女 孝宗二女 光宗三女 魏惠献王一女 宁宗一女 理宗一女

秦国大长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适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国长公主，再适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赐第兴宁坊。开宝六年十月薨，太祖临哭，废朝五日，赐谥恭懿。真宗追封大长公主。元符三年，改秦国。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长帝姬。

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陈国长公主。元符改封荆国大长公主。政和改封恭献大长帝姬。

太祖六女。申国、成国、永国三公主，皆早亡。

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封昭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赐第景龙门外。太宗即位，进封郑国。淳化元年，改封秦国。真宗至道三年，进长公主。大中祥符元年薨，赐谥贤肃。元符改封魏国大长公主。政和改贤肃大长帝姬。

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封延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石保吉。太宗即位，进封许国。淳化元年，改晋国。真宗初，进长公主。大中祥符二年，进大长公主。薨，赐谥贤靖。元符改封鲁国。政和改贤肃大长帝姬。

陈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封永庆公主，下嫁右卫将军魏咸信。太宗即位，进封虢国。淳化元年，改齐国。真宗初，进许国长公主。咸平二年薨，谥贞惠，后改恭惠。景祐三年，追封大长公主。元符改封陈国。政和改贤惠大长帝姬。

太宗七女。长滕国公主，早亡。

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封蔡国，下嫁左卫将军吴元扆。淳化元年，改魏国。薨，谥英惠。至道三年，追封燕国长公主。景祐三年，进大长公主。元符改徐国。政和改英惠大长帝姬。

邠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七年为尼，号员明大师。八年卒。至道三

年，追封曹国长公主。景祐三年，进大长公主。元符改邠国。

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进鲁国，下嫁左卫将军柴宗庆，赐第普宁坊。宗庆，禹锡之孙，帝命主以妇礼谒禹锡第。历徙韩、魏、徐、福四国。仁宗立，进邓国大长公主。明道二年薨，追封晋曙，谥力靖。元符封扬国。政和改和靖大长帝姬。主性妒，宗庆无子，以兄子为后。

雍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封贤懿长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卫将军王贻永，进封郑国，赐第。景德元年薨，谥懿顺。景祐三年，追封大长公主。皇祐三年，改韩国。徽宗改封雍国。政和改懿顺大长帝姬。

卫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封寿昌长公主。大中祥符二年，进封陈国，改吴国，号报慈正觉大师。改楚国，又改邠国。天禧二年，改建国。乾兴元年，封申国大长公主。天圣二年薨，赐谥慈明。徽宗改卫国。政和改慈明大长帝姬。

荆国大长公主，幼不好弄，未尝出房闼。太宗尝发宝藏，令诸女择取之，欲以观其志，主独无所取。真宗即位，封万寿长公主，改随国，下嫁附马都尉郴遵勖。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时遵勖父继昌亡恙，主因继昌生日以舅礼谒之。帝闻，密以兼衣、宝带、器模式币助其为寿。遵勖宾客皆一昌贤士，每燕集，主必亲视饔饎。尝有盗入主第，帝命有司讯捕。主请出所逮系人，以私钱募告者，果得真盗，法当死，复请贳之。历封越、宿、鄂、冀四国。明道元年，进魏国。

初，遵勖出守许州，暴得疾，主亟欲驰视之，左右白：须奏得报乃可行，主不待报而往，从者裁五六人。帝闻，遽命内侍督诸县逻兵以卫主车。其后居夫丧，衰麻未尝去身，服除，不复御华丽。尝燕禁中，帝亲为簪花，辞曰："自誓不复为此久矣。"尝因浴仆地，伤右肱，帝遣内侍责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趋，非左右之过。"由是悉得免。

主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之事。尝诫诸子以"忠义自守，无恃吾以速悔尤"，视他子与己出均。及病目，帝挟医诊视，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问。帝亲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恸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独存大主，奈何婴斯疾！"复顾问子孙所欲，主曰："岂可以母病邀赏邪？"赍白金三千两，辞不受。帝因谓从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于朕，亦所不避也。"主虽丧明，平居隐几，冲淡自若。诫诸子曰："汝父遗令：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吾殁后当亦如是。"

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临奠，辍视朝五日。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献穆。徽宗改封荆国。政和改献穆大长帝姬。

真宗二女。长惠国公主，早亡。

升国大长公主，初入道。明道二年，封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庆历七年，追封鲁国，谥昭怀。徽宗改封升国大长公主。政和改昭大长帝姬。

仁宗十三女。徐国、邓国、镇国、楚国、商国、鲁国、唐国、陈国、豫国九公主，皆早亡。

周、陈国大长公主，帝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进封衮国。主幼警慧，性纯孝。帝尝不豫，主侍左右，徒跣吁天，乞以身代。帝隆爱之。

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玮使尚主。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谏官王陶论宫门夜开，乞绳治护卫，御史又共论主第内臣多不谨，帝为黜都监梁怀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复协，诏出玮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召玮，使为附马都尉如初。英宗立，进越国长公主。神宗治平四年，进楚国大长公主。

熙宁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辅臣议谥，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庄孝，追封秦国。徽宗加周、陈国。政和改封庄孝明懿大长帝姬。

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母曰周贵妃。嘉祐五年，封庆寿，进惠国。治平四年，进许国大长公主。下嫁吴越忠懿王之曾孙、右领军卫大将军钱景臻。改韩、周燕国。徽宗朝，进秦、魏两国。政和三年，更封令德景行大长帝姬。

靖康二年，诸帝姬北徙，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留于汴。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秦鲁国。避地南渡，贼张遇掠其家，中子愕被害。公主至扬州朝谒，复避地之闽。

绍兴三年，自闽至会稽，请入见，因留居焉。后徙台州。上以公主行尊年高，甚敬之，每入内，见必先揖。靖康中，戚里例纳节，至是，公主为其子忱请还旧官，上以忱为沪川节度使，仍诏戚里不得援例。久

之，又为忱请优赐推恩，上重违之，加忱开府仪同三司。时主有三子，愐、恺非己所出，故独厚于忱。上戒之曰：“长主寿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泽，是以钟庆于长主。长主待遇诸子，宜法仁宗用心之均一。”主感服。

薨，年八十六。上辍朝五日，幸其第临奠，诏子孙皆进官一等。谥曰贤穆。二十九年，加谥明懿。

衮国大长公主，帝第十一女也。嘉祐六年，封永寿。进荣国长公主。治平四年，进邠国大长公主。熙宁九年，改鲁国。下嫁左领军卫大将军曹诗。主性俭节，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将盛具为寿，主曰：“上方损膳彻乐，吾何心能安。”悉屏之。

元丰六年薨，年二十四，追封荆国，谥贤懿。迁其二子晔、旼皆领团练使。徽宗追封衮国，又改贤懿恭穆大长帝姬。

燕、舒国大长公主，帝第十二女也。嘉祐六年，封宝寿。八年，进顺国长公主。治平四年，进冀国大长公主。元丰五年，改魏国，下嫁开州团练使郭献卿。上，进楚国。徽宗改吴国，进吴、越国，改秦、衮国。政和二年薨，追封燕、舒国，谥懿穆，复改懿物大长帝姬。

英宗四女。舒国公主，早亡。

魏、楚国大长公主，帝长女。嘉祐八年，封德宁。治平三年，进封徐国，下嫁左卫将军王师约。四年，进陈国长公主。元丰八年薨，追封燕国大长公主，谥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国。徽宗追封魏国，加韩、魏国，又改惠和大长帝姬。

魏国大长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宝安公主。神宗立，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下嫁左卫将军王诜。诜母卢寡居，主处之近舍，日致膳羞。卢病，自和汤剂以进。帝厚于姊妹，故主第池ＳＰ服玩极其华缛。主以不得日侍宣仁于宝慈宫，居常悒然。间遇旱□，帝降损以祷，主亦如之，曰：“我奉赐皆出公上，固应同其傈戚。”帝居慈圣光献皇后丧，毁甚，主曰：“吾与上同体，视此亦复保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辈。

元丰三年，病笃。主性不妒忌，王诜以是自恣，尝贬官。至是，帝命还诜官，以慰主意。太后临问，已不省，后恸哭，久稍能言，自诉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继至，自为诊脉，亲持粥食之，主强为帝尽食。赐

金帛六千，且问所须，但谢复诜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越国，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

主好读古文，喜笔札，赒恤族党，中外称贤。诜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妾数抵戾主。薨后，乳母诉之，帝命穷治，杖八妆以配兵。既葬，谪诜均州。子彦弼，生三岁卒。

韩、魏国大长公主，帝第三女，与魏国同生。始封寿康公主，改祁国、卫国，下嫁张敦礼。进冀国大长公主，改秦、越、楚国，加今封。政和三年，改贤德懿行大长帝姬。宣和五年薨。

神宗十女。楚国、郓国、潞国、刑国、邠国、衮国六公主，皆早薨。

周国长公主，帝长女也。母曰钦圣宪肃后后。封延禧公主。生而警悟，自羁丱习嗜宛如成人。年十二卒，帝后皆变服哀送。追赠燕国。元符末，改封周国。

唐国长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淑寿公主。初，帝念韩琦功德，欲与为婚姻，故哲宗缘先帝，以主降琦之子嘉彦。历封温、曹、冀、雍、越、燕六国。政和元年薨，追封唐国长公主。

潭国贤孝长公主，帝第四女也。母曰宋贵妃。始封康国。绍圣四年，下嫁王遇。历韩、鲁、陈、郓四国。大观二年薨，追加封谥。

徐国长公主，帝幼女也。母曰钦成皇后。始封庆国，进益、冀、蜀、徐四国。年及笄，犹处圣瑞宫。侍母疾，昼夜不暂去，药饵非经手弗以进。迨疾革，号恸屡绝，左右不忍视。

崇宁三年，下嫁郑王潘美之曾孙意。事姑修妇道。潘故大族，夫党数千百人，宾接皆尽礼，无里外言。志向冲淡，服玩不为纷华，岁时简嬉游，十年间惟一适西池而已。再生子，不成而死，滕妾得女，拊视如己出。政和三年，改称柔惠帝姬。五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贤静长帝姬。

哲宗四女。邓国、扬国二公主，早亡。

陈国公主，始封德康公主，进瀛国、荣国。大观四年，下嫁石端

礼，徙陈国。改淑和帝姬。政和七年薨。

秦国康懿长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进嘉国、庆国。政和二年，改韩国公主，出降潘正夫。改淑慎帝姬。靖康末，与贤德懿行大长公主俱以先朝女留于汴。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吴国。觐上于越，以玉管笔、小玉山、奇画为献，上温辞却之。避地至婺州。

绍兴四年入见，其子尧卿等五人各进官一等。主奏言："祖宗以来，驸马都尉石保吉、魏咸信、柴宗庆皆除使相。今正夫历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议迎陛下，至杭州又言禁卫未集，预宜防变，乞除开府。"上不许。八年再入见。留宫中三日。时极暑，上每正衣冠对之饮食，又为正夫求恩数，上曰："官爵岂可私与人，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时赵鼎当国，方论群臣绍述之奸，颇抑正夫。鼎去位，正夫始得开府之命。给事中刘一正言其非旧制，恐援例者多，乃诏："哲宗惟正夫为近亲，余人毋得援。"显仁太后归，主同秦、鲁国大长公主迎于道。十九年，又入朝。子长卿、粹卿、端卿皆自团练使升观察使，从所请也。孝宗即位，进封秦国大长主。隆兴二年薨，谥康懿。

主在日，正夫官至少傅，封和国公；温卿宁国军承宣使，长卿宁江军承宣使，端卿昭信军承宣使，清卿容州观察使，墨卿、才卿并带团练使，其盛如此。正夫薨于绍兴二十二年，赠太傅。

徽宗三十四女。政和三年，改公主号为帝姬，国号易以美名，二字。

嘉德帝姬，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封德庆公主。改封嘉福，寻改号帝姬，再封嘉德。下嫁左卫将军曾夤。

荣德帝姬，初封永庆公主，改封荣福。寻改号帝姬，再封荣德。下嫁左卫将军曹晟。

顺淑帝姬，初封顺庆公主。薨，追封益国。及改帝姬号，追封顺淑。

安德帝姬，初封淑庆公主，改封安福。寻改号帝姬，再封安德。下嫁左卫将军邦光。

茂德帝姬，初封延庆公主，改封康福。寻改号帝姬，再封茂德。下嫁宣和殿待制蔡僮。

寿淑帝姬，初封寿庆公主。薨，追封豫国。及改帝姬号，追封寿淑。

安淑帝姬，初封安庆公主，改封隆福。薨，追封蜀国。及改帝姬号，追封安淑。

崇德帝姬，初封和庆公主，改封崇福。寻改帝姬号。下嫁左卫将军曹湜。再封崇德。宣和二年薨。

□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静善遂伏诛。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孝宗二女：长嘉国公主，绍兴二十四年，封硕人，进永嘉郡主，三十二年卒。诏以医官李师克等属吏，孝宗时居东宫，奏："臣女幼而多疾，不宜罪医。"遂寝。乾道二年，赠嘉国公主。次女生五月而夭，未及封。

文安郡主，光宗长女也；次女封和政郡主；季女封齐安郡主。皆早卒。绍熙元年，并追赠公主。

安康郡主，魏惠献王女也。初封永宁郡主，改封通义。以父遗表，遂升安康。归殿前司前军统领罗忠信子良臣。诏王府主管邓从义谕旨："皇女孙郡主宜执妇道，务成肃雍之德，毋敢或违。"赐申第居之。良臣以恩转秉义郎，除阁门祗候官。开禧元年，郡主薨，年三十九。

祁国公主，宁宗女也。生六月而薨，追封祁国。

周、汉国公主，理宗女也。母贾贵妃，早薨。帝无子，公主生而甚钟爱。初封瑞国公主，改升国。开庆初，公主年及笄，诏议选尚。宰臣请用唐太宗降士人故事，欲以进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谢日，公主适从屏内窥见，意颇不怿，帝微知之。

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杨太后拥立功，乃选太后侄孙镇尚主。擢镇右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进封公主为周国公主。帝俗俚时见之，乃为主起第嘉会门，飞楼阁道，密迩宫苑，帝常御小辇从宫人过公主第。特赐董役官减三年磨勘，工匠犒赏有差。明年，进封周、汉国公主，拜镇庆远军承宣使。镇宗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宠异甚渥。

七月，主病。有鸟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捣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

二。无子，帝哭之甚哀，谥端孝。镇官节度使云。

列传第八

○范质子旻 兄子杲 王溥父祚 魏仁浦子咸人 孙昭亮

范质字文文素，大名宗城人。父守遇，郑州防御判官。质生之夕，母梦神人授以五色笔。九岁能属文，十三治《尚书》，教授生徒。

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为忠武军节度推官，迁封丘令。晋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维翰，深器之，即奏为监察御史。及维翰出镇相州，历泰宁、晋昌二节度，皆请质为从事。维翰再相，质迁主客员外郎、直史馆。岁余，召入为林学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诰。契丹侵边，少帝命汉祖等十五将出征。是夜，质入直，少帝令召诸学士分草制，质曰："宫城已闭，恐泄机事。"独具草以进，辞理优赡，当时称之。汉初，加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遣使赍诏处分军事，皆合机宜。周祖问谁为此辞，使者以质对。叹曰："宰相器也。"

周祖自邺起兵向阙，京城扰乱，质匿民间，物色得之，喜甚，时大雪，解袍衣之。且令草太后诰及议迎湘阴会仪注，质苍黄论撰，称旨。乃白太后，以质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周广顺初，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翌日，兼参知枢密院事。郊祀毕，进位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从征高平还，加司徒、弘文馆大学士。显德四年夏，从征寿州还，加爵邑。质建议以律条繁冗，轻重无据，吏得因缘为奸。世宗特命详定，是为《刑统》。六年夏，世宗北征，质病留京师，赐钱百万，俾市医药。及平关南，至瀛州，质见于路左。师还，以枢密使魏仁浦为相，命质与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世宗不豫，入受顾命。恭帝嗣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萧国公。

及太祖北征，为六师推载，自陈桥还府署。时质方就食阁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谒见。太祖对之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质等未及对，军校罗彦环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太祖叱彦环不退，质不知所措，乃与浦等降阶受命。

宋初，加兼侍中，罢参知枢密。俄被疾，太祖征泽、潞，幸其第，赐黄金器二百两、银器千两、绢二千匹、钱二百万。太祖初即位，庶事谦抑，至于藩戚尚水崇建幕府宾佐未列于位。质因上奏曰："自古帝王开基创业，封建子弟，树立磐维，宗戚既隆，社稷永固。伏见皇弟泰宁军节度使光义，自居戎职，特负将材，及领藩维，尤积时望；嘉州防御使

光美，雄俊老成，修身乐善，嘉誉日闻。乞并行封册，申锡命书。皇子皇女虽在襁褓者，亦乞下有司许行恩制，此臣炎愿也。臣又闻为宰相者，当举贤能，以辅佐天子。窃以端日用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睹其公忠，诚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纳之。

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劄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

乾德初，帝将有事圜丘，以质为大礼使。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讨论旧典，定

南郊行礼图》上之。帝尤嘉奖。由是礼文始备，质自为序。礼毕，进封鲁国公，质奉表固辞，不允。二年正月，罢为太子太傅。九月，卒，年五十四。将终，戒其子旻勿请谥，勿刻墓碑。太祖闻之，为悲惋罢朝。赠中书令，赠绢五百匹、粟麦各百石。

质力学强记，性明悟。举进士时，和凝以翰林学士典贡部，鉴质所试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数处之。贡闱中谓之“传衣钵”。其后质登相位，为太子太傅，封鲁国公，皆与凝同云。初，质既登朝，犹手不释卷，人或劳之，质曰：“有善相者，谓我异日位宰辅。诚如其言，不学何术以处之。”后从世宗征淮南，诏令多出其手，吴中文士莫不惊伏。质每下制敕，未尝破律，命刺史县令，必以户口版籍为急。朝廷遣使视民田，按狱讼，皆延见，为述天子忧勤之意，然后遣之。

世宗初征淮南，驻寿、濠，锐意攻取，且议行幸扬州。质以师老，与王溥泣谏乃止。及再驾扬州，因事怒窦仪，罪在不测。质入谒请见，世宗意其救仪，起避之。质趋前曰：“仪近臣也，过小不当诛。”因免冠叩头泣下，曰：“臣备位宰相，岂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于死地耶？愿宽仪罪。”世宗意遂解，复坐，即遣赦仪。

质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尝受四方馈遗，前后所得禄赐多给孤遗。闺门之中，食不异品。身没，家无余赀。太祖因谕辅相，谓侍臣曰：“朕闻范质止有居第，不事生产，真宰相也。”太宗亦尝称之曰：“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从子校书郎杲求奏迁秩，质作诗晓之，时人传诵以为劝戒。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为《通录》六十五卷，行于世。子旻。

旻字贵参，十岁能属文。以父任右千牛备身、太子司议郎，累迁著作佐郎。

宋初，为度支员外郎、判大理正事，俄知开封县。太宗时领京尹，数召与语，颇器重之。

岭南平，迁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俗好淫祀，轻医药，重鬼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药以给病者，愈者千计，复以方书刻石置厅壁，民感化之。会南汉知广州官邓存忠劫土人二万众，攻州城七十余日。旻屡出亲战，矢集于胸，犹激励将卒殊死战，贼遂少却。病创日，坚壁固守，遣使十五辈求援。广州救兵至，围解，赐玺书奖之。旻病甚，诏令有司以肩舆载归阙下。疾愈，通判镇州，有能声，赐钱二百万，迁库部员外郎。

开宝九年，知淮南转运事。太祖谓旻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隐、急军须之务，悉以便宜从事，无庸一一中履也。"岁运米百余万石给京师，当时称有心计。

太平兴国初，召为水部郎中。钱俶献地，以旻为考功郎中，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旻上言："俶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欲尽释不取，以蠲其弊。"从之。车驾征晋阳，上书求从，召为右谏议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选事。师还，加给事中。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为王仁赡所发，贬房州司户。语在《仁赡传》。量移唐州。六年，卒，年四十六。有集二十卷、《邕管记》三卷。其后子贻孙上言，诏复旧官。贻孙官至主客员外郎。

杲字师回，父正，青州从事。杲少孤，质视如己子。刻志于学，与姑臧李均、汾阳郭昱齐名，为文深僻难晓，后生多慕效之。以荫补太庙斋郎，再迁国子四门博士。

尝携文谒陶谷、窦仪，咸大称赏，谓杲曰："若举进士，当待汝以甲科。"及秋试，有上书言代阅之家不当与寒士争科第，杲遂不应举。稍迁著作佐郎，出为许、邓二州从事，坐事免。太平兴国初，迁著作郎、直史馆，历右拾遗、左补阙。雍熙二年，同知贡举。俄上书自言其才比东方朔，求显用，以观其效。太宗壮之，擢知制诰。

杲家贫，贷人钱数百万。母兄晞性啬，尝为兴元少尹，居主洋兆，殖货钜万。亲故有自长安来者，绐杲曰："少尹不复靳财物，已挥金无算

矣。”杲闻之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养。太宗从其请。改工部郎中，罢知制诰。杲既至，而晞吝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杲视事逾年，境内不治。会贼帅刘渥剽掠属县，吏卒解散，遂惊悸成疾。

移知寿州，上言：“家世史官，愿秉直笔，成国朝大典。”召为史馆修撰，固求掌诰词，帝从之。时翰林学士宋白左迁鄜州，贾黄中、李沆参知政事，苏易蠡转承旨，杲连致书相府，求为学士，且言于宰相李昉曰：“先公尝授以制诰一编，谓杲才堪此职。”因出示昉，昉屡开解之。未几，太宗飞白书“玉堂”额以赐翰林，杲又上《玉堂记》，因请备职。太宗恶其躁竞，改右谏议大夫、知濠州，复召为史馆修撰。

初，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备，乃议召杲。杲闻命喜甚，以为将加优擢，晨夜趋进。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钱熙，杲问以“朝议将任仆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宝录》尔。”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师，旬月卒，年五十六。太宗闵之，录其二子。

杲性虚诞，与人交，好面誉背非，惟与柳开善，更相引重，始终无间。不善治生，家益贫，杲端坐终日，不知计所出，人皆笑之。子坦亦登进士第。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

父祚，为郡小吏，有心计，从晋祖入洛，掌盐铁案，以母老解职归。汉祖镇并门，统行营兵拒存丹，委祚经度刍粟；即位，擢为三司副使。历周为随州刺史。汉法禁牛革，辇送京师，遇暑雨多腐坏，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令裁之以输，民甚便之。移刺商州，以奉钱募人开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惠。显德初，置华州节度，以祚为刺史。未几，改镇颍州均部内租税，补实流徙，以出旧籍。州境旧有通商渠，距淮三百，岁久湮塞，祚疏导之，遂通舟楫，郡无水患。历郑州团练使。宋初，升宿州为防御，以祚为使。课民凿井修火备，筑城北堤以御水灾。因求致政，至阙下，拜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

溥，汉乾祐中举进士甲科，为秘书郎。时李宗贞据河中，赵思绾反京兆，王景崇反凤翔，周祖将兵讨之，辟溥为从事。河中平，得贼中文书，多朝贵及藩相交结语。周祖籍其名，将按之，溥谏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周祖从之。师还，迁太常丞。从周祖镇邺。广顺顺初，授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

士。二年，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三年，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周祖疾革，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宣制毕，周祖曰："吾无忧矣。"即日崩。

世宗将亲征泽、潞，冯道力谏止，溥独赞成之。凯还，加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世宗尝从容问溥曰："汉禁止李崧以蜡书与契丹，犹有记其词者，信有之耶？"溥曰："崧为大臣，设有此谋，肯轻示外人？盖苏逢吉诬之耳。"世宗始悟，诏赠其官。世宗将讨秦、凤，求帅于溥，溥荐向拱。事平，世宗因宴酌酒赐溥曰："为吾择帅成边功者，卿也。"从平寿春，制加阶爵。显德四年，丁外艰。起复，表四上，乞终丧。世宗大怒，宰相范质奏解之，溥惧入谢。六年夏，命参知枢密院事。

恭帝嗣位，加右仆射。是冬，表请修《世宗实录》，遂奏吏馆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诰扈蒙，右司员外郎、知制诰张淡，左拾遗王格，直史馆、左拾遗董淳，同加修纂，从之。

宋初，进位司空，罢参知枢密院。乾德二年，罢为太子太保。旧制，一品班于台省之后，太祖因见溥，谓左右曰："溥旧相，当宠异之。"即令分台省班东西，遂为定制。五年，丁内艰。服阕，加太子太傅。开宝二年，迁太子太师。中谢曰，太祖顾左右曰："溥十年作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太平兴国初，封祁国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辍朝二日，赠侍中，谥文献。

溥性宽厚，美风度，好汲引后进，其所荐至显位者甚众。颇吝啬。祚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

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御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谒。祚置酒上寿，溥朝服趋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辄引避。祚曰："此豚犬尔，勿烦诸君起。"溥讽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许也，既得请，祚大骂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举大梃将击之，亲戚劝谕乃止。

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弦《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十会要》。有集二十卷。

子贻孙、贻正、贻庆、贻序。贻正至国子博士。贻庆比部郎中。贻序，景德二年进士，后改名贻矩，至司封员外郎。贻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见《外戚传》。

贻孙字象贤，少随周祖典商、颍二州，署衙内都指挥使。德中，以父在中书，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迁金部员外郎，赐紫，累迁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吴、蜀，所获文史副本分赐大臣。溥好聚书，至万余卷，贻孙遍览之；又多藏法书名画。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否，普问礼官，不能对。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是妇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云："大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备言其事。"普大称赏之。端拱中，右仆射李倓求郡省百官集议旧仪，贻孙具以对，事见《礼志》，时论许其谙练云。

魏仁浦字道济，卫州汲人。幼孤贫，母为假黄缣制暑服，仁浦年十三，叹曰："为人子不克供养，乃使慈母求贷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辞母诣洛阳，济河沉衣中流，誓曰："不贵达，不复渡此！"晋末，隶枢密院为小史，任职端谨，侪辈不能及。契丹入中原，仁浦随众北迁。会契丹主殂于真定，仁浦得脱归。魏帅杜重威素知仁浦谨厚，善书计，欲留补牙职。仁浦以重威降将，不愿事之，遂遁去。重威遣骑追之，不及。汉祖起太原，次巩县，仁浦迎谒道左，即补旧职。

时周祖掌枢密，召仁浦问阙下兵数，仁浦悉能记之，手疏六万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忧也。"迁兵房主事，从周祖镇邺。

乾祐末，隐帝用武德使李邺等谋，诛大臣杨邠、史弘肇等，密诏澶帅李洪义杀骑将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义知事不济，与殷谋，遣副使陈光穗赍诏示周祖。周祖惧，召仁浦入计，且示以诏曰："朝廷将杀我，我死不惧，独不念麾下将士乎？"仁浦曰："侍中握强兵临重镇，有功朝廷，君上信谗，图害忠良，虽欲割心自明，奚可得也，事将奈何。今诏始下，外无知者，莫若易诏以尽诛将士为名，激其怒心，非徒自免，亦可为杨、史雪冤。"周祖纳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诏书以示诸将。众惧且怒，遂长驱渡河。及即位，以仁浦为枢密副承旨，俄迁右羽林将军，充承旨。

周祖尝问仁浦诸州屯兵之数及将校名氏，令检簿视之。仁浦曰："臣能记之。"遂手疏于纸，校簿无差，周祖尤倚重焉。广顺末，太原刘崇寇晋州，仁浦居母丧，而宅迩宫城，周祖步登宽仁门，密遣小黄门召仁浦计事。明日，起复卓职。周祖大渐，谓世宗曰："李洪义长兴节镇，魏仁浦无遣违禁密。"

世宗即位，授右监门卫大将军、枢密副使。从征高平，周师不利，

东偏已溃，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遂克之。师还，拜检校太保、枢密使。故事，惟宰相生辰赐器币鞍马，世宗特以赐仁浦。从平寿春，加检校太傅，进爵邑，迁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世宗欲命仁浦为禁止，议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为宰禁止者，尽由科第耶？"遂决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书。

宋初，进位右仆射，以疾在告。太祖幸其第，赐黄金器二百两、钱二百万。再上表乞骸骨，不许。乾德初，罢宁本官。开宝二年春宴，太祖笑谓仁浦曰："何不劝我一杯酒？"仁浦奉觞上寿，帝密谓之曰："朕欲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宴罢，就第，复赐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从征太原，中途遇疾。还，至梁侯驿卒，年五十九，赠侍中。

仁浦性宽厚，接士大夫有礼，务以德报怨。汉乾祐中，有郑元昭者，开封浚仪人，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迁解州刺史。会诏以仁浦妇翁李温玉为榷盐使管两池，元昭不得专其利。仁浦方为枢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温玉，会李守贞以河中叛，温玉子在城中，元昭即系温玉以变闻。时周祖总枢务，知其有间，置而不问。显德中，仁浦为枢密院，元昭水自安。及代归阙，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涤，仁涤曰："公第去，可无忧。我兄素宽仁有度，虽公事不欲伤于人，岂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师，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庆州刺史。汉陷帝宠作坊使买延徽，延徽与仁浦并居，欲并其第，屡谮仁浦，几至不测。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谢曰："因兵戈以报怨，不忍为也。"力保全之。当时称其长者。世宗朝近侍有改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众。淮南之役，获贼数千人，仁浦从容上言，俾隶诸军，军中无滥杀者。

景德四年，其子咸信请谥曰宣懿。

子咸美、咸熙、咸信。咸美以左司御率府率致仕。咸熙性仁孝，尝会宾客，家童数辈覆案碎器，客皆惊愕，咸熙色不变，止令更设馔具。其宽厚若此。以父任，累迁屯田郎中，后至太仆少卿。卒年四十九。子昭庆部员外郎，昭文西染院使，昭素供奉官、阁门祗侯。

咸信字国宝，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

初，太祖在潜邸，昭宪太后尝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侧，俨如

成人。太后奇之，欲结姻好。开宝中，太宗尹京，成昭宪之意，延见咸信于便殿，命与御带党进等较射，称善。遂选尚永庆公主，授右卫将军、附马都尉。逾年，出领吉州刺史”

太平兴国初，真拜本州防御使。四年，诏用奉外赐钱十万。五年，坐遣亲吏市木西边，矫制免所过税算，罚一季奉。俄迁慎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扰边，王师出讨，悉命诸主婿镇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咸信知澶州。四年，本郡黄河清，咸信以闻，诏褒答之。籍田毕，就拜彰德军节度。八月，遣归治所。

淳化四年，河决澶渊，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亲谕方略，传置而往。时遣阎承翰修河桥，咸信请及流水未下造舟为便，承翰入奏：“方冬难成，请权罢其役。”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悦。河平，遣还役兵。俄诏留筑堤，咸信以为天寒地涸，无决溢之患，复奏罢之。

真宗即位，改定国军节度。咸平中，大阅东郊，以为旧城内都巡检。车驾北征，为贝冀路行营都统署，诏督师。至贝州，敌人退，召还行在所。景德初，从幸澶州，石保吉与李继隆为排阵使。契丹请和，帝置酒行宫，面赏继隆、保吉，咸信避席，自愧无功，上笑而抚尉之。二年，改武成军节度，知曹州。秋霖积潦，咸信决广济河堤以导之，民田无害。扈驾朝陵还，上言先坟在洛，欲立碑，求泣盟津，以便其事，即改知河阳。大中祥符初，从东封，加检校太尉。将祀汾阴，命知澶州，令入内副都知张继能谕旨。移领忠武军节度。

未几召还，年已昏眊，见上，希旨求宠渥。七年，表乞任用，上出示中书向敏中曰：“咸信联荣戚里，位居节制，复何望耶？”是冬，以新建南京，奖太祖旧臣，加同平章事。俄判天雄军。天禧初，改陕州大都督府长史、保平军节度。有感风疾苦，归。真宗尝谓宰相曰：“咸信老病，诸电子出版系统不克承顺，身后复能保守其家业耶？”未几卒，年六十九，赠中书令。录其诸子孙侄，迁官者七人。

咸信颇知书，善待士，然性吝喜利，仁浦所营邸舍悉擅有之。既卒，为诸侄所讼，时人耻之。

子昭易、昭侃。昭易西京作坊使，知隰州。昭侃改名昞，为崇仪使。

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赋赏花诗，诗成上之，太宗大悦，酌以上尊酒，命笔题“从训”、“昭亮”二名，令自择之。拜如京副使，迁如京、洛苑使，掌翰林司。丁公主忧，起复，授六宅使，领富州刺史，迁内藏库副蛤未几，拜西上阁门使，进秩东上。上言阁门旧仪制未当，乃诏龙图阁学士陈彭年、待制张知白、引进使白文肇与昭亮同加详定，既成，赐白金千两。又建议设仪石于内殿，加领恩州团练使。时咸信在大名，属生日，命昭帝就赐礼物。是日，告命至，军府荣之。父卒，迁四方馆使，仍兼掌客省，多纠群官之失仪者。昭亮多病在告，诏给其奉。天禧二年，卒。

昭亮未死日，数遣人入谒，求进用，加兼端州防御使。未及拜命，死，仍以制书赐其家，赠贝州观察使。以弟昭侃为供备库使，子余庆为内殿崇班。

昭亮与陈彭年款昵，彭年尝称其才。昭亮居官务皦察，多遣人侦伺僚枢密承旨尹德润尝少之。会阁门副使焦守节、内殿崇班郭盛以役卒与德润治第，昭亮廉知发其事，皆坐黜削。李维即王曾妻子叔父，同在翰林，曾受诏试举人，以家事属维。昭亮意曾受祈请，奏其窃语。遣中使参问无他状，曾始得释。昭亮阴险多此类，时人恶之。余庆改名成德，为供备库副蛤

赞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将定之时也。范质、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为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测欤。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仁浦尝为小史，而与溥皆以宽厚长者著称，岂非绝人之资乎。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评质惜其欠世宗一死。呜呼，《春秋》之法责备贤者，质可得免乎！

列传第九

○石守信子保兴 保吉 孙元孙 王审琦子承衍 承干 孙克臣等 高怀德韩重赟 子崇训 崇业

张令铎 罗彦环 王彦升

石守信，开封浚仪人。事周祖，得隶帐下。广顺初，累迁亲卫都虞候。从世宗征晋，遇敌高平，力战，迁亲卫左第一军都校。师还，迁铁骑左右都校。从征淮南，为先锋，下六合，入涡口，克扬州，遂领嘉州防御使，充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从征关南，为陆路副都部署，以功迁殿前都虞候，转都指挥使、领洪州防御使。恭帝即位，加领义成军节度。

太祖即位，迁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改领归德军节度。李筠叛，守信与高怀德率前军进讨，破筠众于长平，斩首三千级。又败其众三万于泽州，获伪河阳节度范守图，降太原援军数千，皆杀之。泽、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进反扬州，以守信为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帝亲征至大仪顿，守信驰奏："城破在朝夕，大驾亲临，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已而，太祖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侏亻离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

事遂中止。

开宝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平兴国初，加兼中书令。二年，拜中书令，行河南尹，充西京留守。三年，加检校太师。四年，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兼中书令，俄进封卫国公。七年，徙镇陈州，复守中书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赠尚书令，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宁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钜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子保兴、保吉。

保兴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守之义改之。建隆初，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明年，迁尚食副使。太祖尝召功臣子弟询以时事，保兴年最少，应对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开宝中，领顺州刺史。太宗征河东，为御砦四面都巡检。太平兴国八年，出为高阳关监军。守信卒，起复，领本州团练使。雍熙初，契丹扰边，与戴兴、杨守一并为澶州前军驻泊。

李继迁入钞，徙银、夏、绥府都巡检使。尝巡按罨子砦，并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数千骑据险，渡河求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人，乃分短兵伏于河浒，俟其半渡，急击之，斩首百余级，追北数十里。优诏褒美。

共中，知平戎军，徙莫州，俄为西京都巡检使。淳化五年，真拜蕲州团练使，为永兴军钤辖，改夏、绥、麟、府州钤辖。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检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与范重召等五路讨贼。有岌伽罗腻数族率众来拒，保兴选敢死士数百人衔枚夜击，歼之。自是吴移、越移诸族归降。还，至乌、白池，贼又为方阵来拒。保兴麾众出入阵中，会乘马中流矢，挺身持满，易骑奋呼，且行且斗，凡三日四十二战，贼遂引去。

咸平二年，知威虏军。会夏人入钞，保兴发官帑钱数万缗分给战士，主者固执不可。保兴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夏人退，驿置以闻，真宗贷而不问。

三年，就拜棣州防御使。徙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颇峻刑罚，每捶人，令缓施其杖，移晷方毕。五年，以疾求归京师。未几卒，年五十八。子元孙。

保兴世豪贵，累财钜万，悉为季弟保从之子所废。

保吉字祐之，初以荫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开宝四年，召见，赐袭衣、玉带、金鞍勒马。选尚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俄领爱州刺史。太平兴国初，迁本州防御使。五年，坐遣亲吏市竹木秦、陇间，矫制度关，为王仁赡所发，罚一季奉。七年，改朔州观察使。守信卒，起复，为威塞军节度。雍熙三年，出知河阳。四年，召入，复命知大名府兼兵马都部署，连改横海、安国二镇节度。

真宗即位，加检校太尉、保平军节度。车驾北巡，命为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屯定州。景德初，改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渊，命民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军于北门外。辽骑数万骤至城下，保吉不介马而驰当其锋，辽人引去。俄而请盟，锡宴射于行宫后苑。帝谓继隆等曰："自古北边为患，今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卿等力也。"保吉进曰："臣受命御患，上禀成算。至于布列行阵，指授方略，皆出于继隆。"继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将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协和，共致太平，军旅之事，朕复何忧。"欢甚，赐以袭衣、金带、鞍勒马。

二年，改镇安军节度。未几，自治所来朝，愿奉朝请，从之。四年，部民上治状，乞还镇所，诏奖谕之，仍从其请。大中祥符初，从东封，摄司徒，封祀坛奉俎，加检校太师还镇。冬，公主疾，诏归视，主薨。明年，保吉卒，年五十七，赠中书令，谥庄武。

保吉姿貌环硕，颇有武干。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好治生射利，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镇大名也，叶齐、查道皆知名士，尝械以运粮。初，程能为京西转运，保吉托治其私负，能不从。至是，其子宿为属邑吏，将辱之，会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贷钱，息不尽入，质其女，其父上诉，真宗亟命遣还。尝有仆侵盗私积，不时求对，恳请配隶，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请不已，帝戒勖之。

善弋猎，畜鸷禽兽数百，令官健罗鸟雀饲之，人有规劝者辄怒之。在陈州，盛饰廨舍以迓贵主。因完葺城垒，疏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窗状。未尝上闻，宾佐谏之不听，颇涉众议。初，守信镇陈，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继是镇，寿亦止是，谈者异之。

保吉子贻孙，任崇仪使、带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孙，西京左藏库

使。

元孙字善良，始名庆孙，避章献太后祖讳易之。以守信荫为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累迁如京副使。

仁宗即位，改文思副使、勾当法酒库。吏盗酒，坐失察，追二官，复如京副使。为澶州巡检，徙知莫州，有治迹，以礼宾使再任。又徙保州，领廉州刺史，兼广信、安肃军缘边都巡检。时开屯田，凿塘水，有讼元孙擅污民田者，遣官按视，讼者以诬服，即赐白金五百两，诏褒谕之。再迁西上阁门使、并代州兵马钤辖，历侍卫亲军步军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总管、缘边安抚使，迁邕州观察使。

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孙与战于三川口，军败见执。传者以为已死，赠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录其子孙七人。及元昊纳款，纵元孙归。谏官御史奏：元孙军败不死，辱国，请斩塞下。贾昌朝独言曰："在春秋昌，晋获楚将谷臣，楚获晋将知□，亦还其国不诛。"因入对，探袖出《魏志于禁传》以奏曰："前代将臣败覆而还，多不加罪。"帝乃贷元孙，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内徙襄州。侍御史刘湜言："元孙失军辱命，朝廷贷而不诛，若例从量移，无以劝用命之士。"元孙遂不徙。从徙许州，还京师卒。

王审琦字仲宝，其先辽西人，后徙家洛阳。汉乾祐初，隶周祖帐下，性纯谨，甚亲任之。从平李守贞，以功署厅直左番副将。广顺中，历东西班行首、内殿直都知、铁骑指挥使，从世宗征刘崇，力战有功，迁东西班都虞候，改铁骑都虞候，转本军右第二军都校。世宗召禁军诸校宴射苑中，审琦连中的，世宗嘉之，赏赍有加。俄领勤州刺史。

亲征淮南，舒州坚壁未下，诏以郭令图领刺史，命审琦中超以精骑攻其城，一夕拔之，擒其史，获铠仗军储数十万计。令图既入城，审琦等遂救黄州，数日，令图为舒人所逐。审琦选轻骑衔枚夜发，信宿至城下，大败舒人，令图得复还治所。世宗嘉之，授散员都指挥使。又能上能下南唐军于紫金山，先登，中流矢，转控鹤右厢都校、领虔州团练使。世宗围濠州，审琦率敢死士数千人拔其水砦，夺月城，濠州遂降。及攻楚州，为南面巡检，城将陷，审琦意淮人必遁，设伏待之。少顷，城中兵果凿南门而溃，伏兵击之，斩数千级，系五千余人，献于行在，赐名马、玉带、锦彩数百匹。淮南平，改铁骑右厢都校。又从平瓦桥关。恭帝即位，迁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

襟初，擢为殿前都指挥使、领泰宁军节度。从征李筠，为御营前洞屋都部署，为飞石所伤，车驾临视。泽、潞平，改领武成军节度。李重进叛，副石守信为前军部署讨之。

建隆二年，出为忠正军节度。在镇八年，为政宽简。所部邑令以罪停其录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请按之。审琦曰："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闻者叹服。

开宝二年，从征太原，为御营四面都巡检。三年，改镇许州，赐甲第，留京师。太祖尝召审琦宴射苑中，连中的，赐御马、黄金鞍勒。六年，与高怀德并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年五十。

初，审琦暴疾，不能语，帝亲临视，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恸。赐中书令，追封琅琊郡王，赙赠加等。葬日，又为废朝。

审琦重厚有方略，尤善骑射。镇寿春，岁得租课，量入为出，未尝有所诛求。素不能饮，尝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兴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琦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自此侍宴常引满，及归私家即不能饮，或强饮辄病。

子承衍、承干、承德、承祐、承俊、承偓、承僎、承仅、承休。承西上阁门使、会州刺史，承9244至如京使，承俊、承僎至内殿崇班，承偓至阁门祗候，承仅至左神武将军致仕，承休至内殿承制。

承衍字希甫，幼端谨。审琦镇衮、滑、寿春，皆署以牙职。开宝初，补内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尚太祖女昭庆公主，授右卫将军、附马都尉，仍充都知。逾年，领恩州刺史，加本州防御使。太平兴国初，迁应州观察使。二年春，太宗幸其第，赐宴，承衍以金器、名马为寿，诏赐银万两、锦彩五千匹。三年，加检校太保。坐市竹木秦、陇，矫制免税算，罚一季奉。七年，授前国军节度。

雍熙中，出知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时契丹扰镇阳，候骑至冀州，去魏二百余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属上元节，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设乐，与宾佐宴游达旦，人赖以安。明年召还，复为贝冀都部署。端拱初，换永清军节度，再知天雄军。吏民千余诣监军，请为本道节帅，诏褒之。

真宗即位，改河中尹、护国军节度，加检校太尉。咸平六年，以疾求罢节钺，三抗表不许。帝自临问，至卧内慰勉久之，赐予甚厚，择尚医数人迭宿其第。卒，年五十二。车驾临，赠中书令，给卤簿葬，谥恭肃。其后公主请置守冢五户，从之。

承衍善骑射，晓单律，颇涉学艺，好吟咏。以功臣子尚主贵显，拥富赀，自奉甚厚。

子世安、世隆、世雄、世融。世安至崇仪副使、通事舍人。世隆字本支，以公主子为如京副使，历洛苑、六宅二使、领平州刺史。性骄恣，每坐诸叔之上，人皆嗤之。景德初卒，特赠泰州防御使。召见其三子，赐名克基、克绪、克忠，皆面授供奉官。世雄至内殿崇班。世融为内殿承制。世安子克正殿中丞。克基、克忠并为西染院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克绪至内殿承制。世隆幼子克明为西上阁门副使。

承干字希悦，开宝中，授闲厩使，面赐紫袍、金带，才十二岁。太平兴国中，出监徐州军，又为西京水南巡检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潭州，迁六宅使、领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庄宅使。咸平中，两赐川峡传诏，慰抚官吏，经略蛮洞。连知延、代、并三州，皆兼兵马钤辖，改尚食使。凤翔张雍病，命承干代之，徙泾州，授下阁门使，改领永州刺史。景德中，真宗以天水近边，蕃汉杂处，择守臣抚治，擢承干知秦州，徙知天雄军。大中祥符初，进秩东上阁门使。承干病足，在大名不能骑，政多废驰，及代，赐告家居，表求解职，不允。以久不朝请，求近郡，改左武卫大将军，知寿州。二年，卒，年四十九。诏遣其弟承倓巽驰往护丧。

承干颇涉学，喜为诗，所至为一集。晓音律，多与士大夫游，意豁如也。初，审琦镇寿春，承干生于郡廨，至卒亦于其地，人咸异之。

子世京为阁门祗候，世文内殿崇班。

克臣字子难。祖承衍尚秦国贤穆公主。克臣第景祐进士，仁宗阅其文，顾侍臣曰："穆有孙登科，可喜也。"仕累通判寿州。鼓角卒夜入州廨，击郡将，既就擒，而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骇观。克臣徐言曰："此不过为盗耳。"立遣甲者去，戒儿卒勿妄引他人，众叹服。是日天贶节，率掾属朝谒如常仪，人赖以安，犹坐贬监潭州税。

熙宁中，为开封、度支二判官，迁盐铁副使。时郑侠以上书窜岭

表，克臣尝荐侠，且馈之白金，又坐夺官。复为户部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郓州。京东多盗，克臣请以便宜处决，遂下诸郡使械送尤桀者斩以徇，盗为少河决曹村，克臣亟筑堤城下，或曰："河决澶渊，去郓为远，且州徙于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听，役愈急，堤成，水大至，不没者才尺余。复起甬道，属之东平王陵埽，人得趋以避水。事宁，皆绘像祀之。

进天章阁侍制，徙知太原。王中正西讨罔功，而诬克臣姑息士卒，使无固志，黜为单州。

明年，拜工部侍郎。至是，神宗幸尚书省，至部舍止辇，奖其治力，以为虽少者不及。顾其子附马都尉师约使入觐。元祐四年，以龙图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六。

师约字君授，少习进士业。英宗谷求儒生为主婿，命宰相召克臣谕旨，令师约持所为文至第。明日，献赋一编，即坐中赋《大人继明诗》，遂赐对，选为附马都尉，尚徐国公主。授左卫将军，面赐玉带。又赐《九经》、笔砚，勉之进学。

神宗即位，拜嘉州刺史，迁成州团练使。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帝始令师约同管当三班院，试其才。明年，主就馆乃罢，迁汝州防御使。始制附马都尉七年考绩法。转晋州观察使。

哲宗立，迁镇安军节度观察留后。宣仁后临朝，师约屡上书言事。元符初，议者以为职不当上言，褫其秩。徽宗即位，乃复保平军留后，又为枢密都承旨，未几复罢。崇宁元年，卒，年五十九。

师约善射，尝陪辽使燕射玉津园，一发中鹄，发必破的，屡受金带及鞍勒马之赐。

子殊，主所生，至阆州观察使。

高怀德字藏用，真定常山人，周天平节度齐王行周之子。怀德忠厚倜傥，有武勇。行周历延、潞二镇及留守洛都，节制宋、亳，皆署以牙职。晋开运初，辽人侵边，以行周为北面前军都部署。怀德始冠，白行周愿从北征。行周壮之，许其行，至戚城遇辽军，被围数重，援兵不至，危甚。怀德左右射，纵横驰突，众皆披靡，挟父而出。以功领罗州刺史，赐珍裘、宝带、名马以宠异之。及行周移镇郓州，改信州刺史，仍领牙校。又迁信州刺史，从行周再镇宋州。

晋末，契丹南侵，以行周为邢赵路都部署御之，留怀德宁睢阳。会杜重威降契丹，京东诸州群盗大起，怀德坚壁清野，敌不能入。行周率兵归镇，敌遂解去。汉初，行周移镇魏博，及再领天平，以怀德为忠州刺史领职如故。周祖征慕容彦超，还过汶上，宏赐行周甚厚，并赐怀德衣带、彩缯、鞍勒马。

行周卒，召怀德为东西班都指挥使、领吉州刺史，改铁骑都指挥使。太原刘崇入寇，世宗讨之，以怀德为先锋虞候。高平克捷，以功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

从征淮南，知庐州行府事，充招安使。战庐州城下，斩首七百余级。寻迁能捷左厢都指挥使、领兵州防御使，赐骏马七匹。南唐将刘仁赡据寿春，舒元据紫金山，置连珠砦为援，以抗周师。世宗命怀德率帐下亲信数十骑觇其营垒。怀德夜涉淮，迟明，贼始觉来战，怀德以少击众，擒其裨将以还，尽侦知其形势强弱，以白世宗。世宗大喜，赐袭衣、金带、器币、银鞍勒马。世宗一日因按辔准□需以观贼势，见一将追击贼众，夺槊以还，令左右问之，乃怀德也。召至行在慰劳，许以节钺。

世宗北征，命与韩通率兵先抵沧州。初得关南，又命副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克瓦桥关，降姚内斌以。恭帝嗣位，擢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宁军节度，又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

太祖即位，拜殿前副都点检，移镇滑州，充关南副都部署，尚宣祖女燕国长公主，加附马都尉。李筠叛上党，帝将亲征，先令怀德率所与石守信进攻，破筠众于泽州南。事平，以功迁忠武军节度、检校太尉。从平扬州。建隆二年，改归德军节度。开宝六年秋，加同平章事；冬，长公主薨，去附马都尉号。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又加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三年春，被病，诏太医王元佑、道士马志就第疗之。四年，从平太原，改镇曹州，封冀国公。七年，改武胜军节度。是年七月，卒，年五十七，赠中书令，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性简率，不拘小节。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获狐兔累数百，或对客不揖而起，由别门引数十骑从禽于郊。

子处恭，历庄宅使至右监门卫大将军致仕。处俊至西京作坊使。

韩重赟，磁州武安人。少以武勇隶周太祖麾下。广顺初，补左班殿直副都知。从世宗战高平，以功迁铁骑指挥使。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都虞候。俄迁控鹤军都指挥使、领虔州刺史。

宋初，以翊戴功，拟为龙捷左厢都校、领永州防御使。从征泽、潞还，命代张光翰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江宁军节度。讨李重进，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隆二年，改殿前都指挥使、领义成军节度。三年，发京畿丁壮数千，筑皇城东北隅，且令有司绘洛阳宫殿，按图修之，命重赟其役。乾德三年秋，河决澶州，命重赟督丁壮数十万塞之。

四年，太祖郊祀，以为仪仗都部署。时有谮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者，太祖怒，欲诛之。赵普谏曰："亲兵，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太祖纳其言，重赟得不诛。后闻普尝救己，即诣普谢，普拒不见。

五年二月，出为彰德军节度。开宝二年，太祖征太原，过其郡，重赟迎谒于王桥顿，召赴燕饮。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众来援，彼意镇、定无备，必由此路入。卿为我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为北面都部署。重赟令军士衔枚夜发，果遇契丹兵于定州，见重赟旗帜，大骇欲引去，重赟乘之，大破其众，获马数百匹。太祖大喜，优诏褒美。七年，卒，赠侍中。

重赟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氏采木为寺，郡内苦之。子崇训、崇业。

重赟与张光翰、赵彦徽分领诸军节度，嘉其翊戴功也。光翰，后唐山南节度使虔剑兄子，及卒，赠侍中。彦徽，真定安喜人，与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及卒，赠侍中。

崇训子知礼，乾中，以荫补供奉官，迁西京作坊副使，出为澶州河南北都巡检使。从太宗征河东，还，以贝、冀等州都巡检使权知麟州。

雍熙中，李继迁寇夏州，崇训领兵赴援，大败之。徙监夏州军。历知越、泉、登、莫四州，徙知威虏军，改如京使。咸平初，出知石州。属继迁犯境，崇训追袭之，至贺兰山而还。二年，再知麟州，又败继迁于城下。

崇训由河西徙闽、越，再移北边，凡二十五年，以劳擢西上阁门使、邠宁环庆清远军都巡检使。徙镇、定、高阳关行营钤辖，屯镇州，兼河北都转运使事。契丹兵至方顺河，将寇威虏军，崇训陈兵唐河，折其要路。敌遣别骑冠赤堠驿崇，崇训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移并、代钤辖，权知并州。从产中署张进领兵由王门会大将王超，袭破契丹于定州。六年，授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又命为镇、定、高马步军都钤辖，屯定州。

景德初，契丹入寇至唐河，崇训陈兵河南。翌日，又与王超追袭至镇州。既而都部署桑赞逗留不进，崇训帅兵独往。时车驾幸澶州，召崇训，乃还。三年春，拜检校太傅。大中祥符二年，授右龙武军大将军，领韶州防御使，以本官分司西京卒，年五十六。

崇训为人长厚谦畏，未尝忤物。

子允恭，礼宾副使，有谋略，好学，人以为能世其家云。

崇业字继源，以荫补供奉官，选尚秦王美女云阳公主，授左临门卫将军、附马都尉。廷美得罪，降为右千牛卫率府率，分司西京，俄削秩，去附马之号，从贬房陵。廷美卒，起为静难军行军司马。雍熙三年，授宁州刺史。公主卒，葬州境。真宗初，始得入朝。咸平四年，改左屯卫大将军、领高州团练使，追封公主为虢国长公主。五年十月，卒，年四十一。

子允升为内殿承制、阁门祗候。

张令铎，棣州厌次人。少以勇力隶军伍。后唐清泰中，补宁卫小校。晋初，改隶奉国军。汉乾祐中，从周太祖平河中，以功迁奉国军指挥使。广顺初，迁控鹤指挥使。累迁本军左厢都指挥使、领虔州团练使。从世宗征淮南，移领虎捷左厢，加常州防御使。再征寿春，命与龙捷右厢柴贵分为京城左右厢巡检。世宗将北征，命与韩通、高怀德领兵先赴沧州，又副韩令坤为霸州部署，率兵戍守。恭帝即位，授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令铎本名铎，以与河中张铎同姓名，故赐今名。

宋初，迁马步军都虞候、领陈州节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铎为东京卓城内都巡检。建隆二年，出为镇宁军节度。帝为皇弟兴元尹光美娶其第三女。开宝二年，来朝被病，车驾临问，赐帛五千匹、银五千两，并

赐其家人甚厚。明年春，卒于京师，年六十。帝甚悲悼，赠侍中。

令铎性仁恕，尝语人曰："我从军三十年，大小四十余战，多摧坚陷敌，未尝妄杀一人。"及卒，人多惜之。

子守正，至内园使。守恩，淳化中，累至崇仪副使，稍迁崇仪使，领锦州刺史。景德初，知原州，就加西上阁门使、知泰州，卒。录其子奉礼郎永安为大理评事，后至殿中丞。

罗彦环，并州太原人。父全德，晋泌州刺史，彦环得补内殿直。

少帝在澶州，欲命使宣慰大名府，时河北契丹骑充斥，遂募军中骁勇士十人从行，彦环备选。衔枚夜发，往返如期，由是补兴顺指挥使。开运末，契丹主至汴，擢为护圣指挥使。赴幽蓟。彦环至元氏，闻汉祖建号太原，以为归汉，汉祖嘉之。及入汴，擢为护圣指挥使。周初，迁散员都虞候，坐枢密使王浚党，出为邓州教练使。世宗嗣位，召为伴饮指挥使，改马步军都军头。从向训收秦、凤有功，迁散指挥都虞候。

显德末，太祖自陈桥入归公署，见宰相范质等，未及言，彦不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天子。"质等由是降阶听命。擢为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改内外马军都军头、领眉州防御使。从平泽、潞还，命代赵彦徽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建隆二年，出为彰德军节度。乾德二年，改安国军节度，与昭义军节度李继勋大破契丹。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军千余人于静阳，禽其将鹿英等，获马三百匹。明年，移镇华州。开宝二年，卒，年四十七。

王彦升字光烈，性残忍多力，善击剑，号"王剑儿"。本蜀人，后唐同光中，蜀平，徙家洛阳。

初事宦官骠骑大将军孟汉琼，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晋天福中，转内殿直。开运初，契丹围大名，少帝幸澶州，募勇敢士赍诏纳城中，彦升与罗彦环应之。一夕突围而入，以功迁护圣指挥使。周广顺中，从向拱破太原兵虒亭南，斩敌帅王璋于阵，以功迁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领合州刺史。世宗征淮南，从刘崇进、宗偓破金牛水砦，禽伪军校阎承旺、范横。又从李重进扞吴兵于盛唐，斩二千人个利益级。又从张永德攻瀛州，下束城，改散员都指挥使。

太祖北征，至陈桥，为众推戴。彦升以所部先入京，遇韩通于路，

逐至第杀之。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不及罪彦升，拜恩州团练使、领铁骑左厢都指挥使。

后为京城巡检，中夜诣王溥第，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为唐州刺史。

乾德初，迁申州团练使。开宝二年，改防州防御使，是冬，又移原州。西人有犯汉法者，彦升不加刑，召僚属饮宴，引所犯以手捽断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体，股忄栗不敢动。前后啖者数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以病代还，次乾州卒，年五十八。太祖以其夺杀韩通，终身不授节钺。

论曰：石守信而下，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汉光武之于功臣，岂过是哉。然守信之货殖钜万，怀德之驰逐败度，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于审琦之政成下蔡，重赟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令铎身四十余战，未尝妄杀，可主胃勇者之仁矣。彦环于革命之日，首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以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王彦升杀韩通，太祖虽不加罪，而终身不授节钺，是足垂训后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婿致位落镇，其被驱策、著功，则保吉为优，况推功李继隆，尤为不伐而有让，然械役名士，纵意禽荒，累德多矣。

列传第十

○韩令坤父伦 慕容延剑 子德丰 从子德琛 符彦卿 子昭愿 昭寿

韩令坤，磁州武安人。

父伦，少以勇敢隶成德军兵籍，累迁徐州下邳镇将兼守御指挥使。世宗以令坤贵，擢陈州行军司马，及令坤领陈州，徙伦许州。罢职，复居宛丘，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掊敛民财，公私患之。项城民武诣阙诉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伦诈报汀云被诏赴阙，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伏，法当弃市。令坤泣请于世宗，遂免死流海岛。显德六年，为左骁卫中郎将，迁左监门卫将军。宋初，拜磁州刺史，转亳州团练使。乾德四年，改本州防御使，卒。

令坤少隶周祖帐下，广顺初，历铁骑散员都虞候，控鹤右第一军都校、领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赏高平之功，为龙捷左厢都虞候、领容州团练使，进本厢都指挥使、领泗州防御使。征太原，为行营前军都校。未几，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定武军节度。

世宗使宰相郴谷将兵征淮南，俾令坤等十二将以从。谷退保正阳，为吴人所乘。令坤与宣祖、李重进合兵击之，大败吴人。世宗亲征，闻扬州无备，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赵晁等袭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骑数百迟明驰入，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抚之，民皆按堵。南唐东都副留守冯延鲁为僧匿寺中，令坤求获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惧，以城降。

时钱俶受诏攻常、润，围毗陵，反为南唐所败。南唐乘胜遣将陆孟俊逼泰州，周师不能守，孟俊遂进军蜀罔，逼扬州，令坤弃其城。世宗怒，命太祖与张永德领兵趋六合援之。令坤闻援至，复入城守，与孟俊兵战，大败之，擒孟俊，败其将马贵于楚州湾头堰，擒涟州刺史秦进崇。俄命向拱为缘江招讨使，以令坤副之，下寿州。归朝，加检校太尉、领镇安军节度使。世宗乃复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扬州，命权知军府事。扬州城为吴人所毁，诏发丁壮别筑新城，命令坤为修城都部署。

六年春，命令坤以汴、亳民导汴水入于蔡。三月，世宗将北征，命率龙捷、虎捷、骁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为益津关一路都部署，俄为

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之。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尉、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冬，诏防北边。

宋初，移领天平军，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太祖亲征李筠，诏令坤率兵屯河阳。及泽、潞平，还京，锡宴令坤等于礼贤讲武殿，赐袭衣、器币、鞍勒马有差，以功加兼侍中。又从讨李重进。建隆二年，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于别殿置酒饯之，因勖其为治。

乾德六年，疽发背卒，年四十六。太祖素服发哀于讲武殿，录其子庆朝为闲厩使，庆雄为闲厩副使。令坤有才略，识治道，与太祖同事周室，情好亲密。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闻其卒，甚悼惜之。

初，南唐遣边镐破湖南，以马希崇分司扬州，及令坤克取之，希崇以妓稀薄献，令坤甚嬖之。会擒陆孟俊，将械送行在所，杨氏于帘间窥见之，即拊膺恸哭。令坤怪问之，杨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杀我家二百口，惟妾为希崇所匿得免，愿甘心焉。"令坤以诘孟俊，孟俊具伏，令坤乃杀之。

慕容延钊，太原人。父章，襄州马步军都校、领开州刺。延钊少以勇干闻。汉祖之兴也，周祖为其佐命，以延钊隶帐下。周广顺初，补西头供奉官，历尚食副使、铁骑都虞候。

世宗即位，为殿前散指挥使都校、领溪州刺史。高平之战，督左先锋，以功授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迁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从征淮南，改龙捷左厢都校、沿江马军陪署。归朝，复为殿前都虞候，出为镇淮军都部署。显德五年，世宗在迎銮江口，闻吴人舟数艘泊东氵布洲，即命延钊与右神武统军宋延渥讨之。延钊以骁骑由陆进，延渥督舟师沿江继进，大破之。淮南平，迁殿前副都指挥使、领淮南节度。恭帝即位，改镇宁军节度，充殿前副都点检，复为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

太祖即位，延钊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谕旨，许以便宜从事。延钊与坤率所部兵按治边境，以镇静闻。太祖嘉之，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避其父名故也。郴筠叛，初命与王全斌由东路会兵进讨，俄为行营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诏还澶州。

建隆二年，长春节来朝，赐宅一区。表解军职，徙为山南东道节

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赐貂裘、百子毡帐。四年春，命师南征，以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时延钊被病，诏令肩舆即戎事。贼将汪端与众数千扰朗州，延早擒之，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检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

初，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洎寝疾，御封药以赐，闻其卒，恸哭久之。赠中书令，追封河南郡王，录其子弟授官者四人。

子德业、德丰、德钧。德业至卫州刺史，德钧至尚食副使。延钊弟延忠，历内殿直、供奉西头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军都指挥使。延卿子德琛。

德丰字日新，幼聪悟，延钊爱之，尝曰："兴吾门者必此子。"八岁，补山南东道衙内指挥使。延钊卒，授如京使。

开宝中，从征太原，领御砦南面巡检。又为扬州都监。征南唐，为洞子都监。城既下，命为升州都监。市厘安静，泽国富饶，使者多裒聚金帛，德丰独以廉洁闻。俄领蔚州刺史。

太平兴国二年，知庆州兼邠、宁都巡检。尝破小遇族，夺名马数十匹，诏书褒谕。居任九年，以简静为治，边镇安之。

雍熙四年，使登、莱阅强壮，及还，拜西上阁门使。是冬，出为定远军钤辖，命领后阵中队，别将万骑以御边害。

淳化二年，进秩东上，知邢州。三年，改判四方馆事，出知延州。时侯延广知灵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倔强难制，命德丰代之，就赐白金三千两。会建使名，改为四方馆使。未几，以所部不治，徙知庆州，俄又改灵州兼部署。谷价涌贵，德丰出私廪赈饥民，全活者众。转引进使。贼入境，德丰率兵击走，获羊马甚众。

咸平二年，迁客省使，知镇州，召对便坐，抚慰甚至。昌冬，辽人南侵，德丰缮兵固守，馈馈不绝，诏奖之。三年，改沧州。德丰轻财好施，厚享将士。在西边时，母留京师，妻孥寓长安，贫甚，真宗悯之，特诏给团练使奉。逾年，进颍州团练使，知贝、瀛二州。五年，卒，年五十五。家无余财，谈者善之。

子惟素，至殿内承制。

德琛权延钊荫补供奉官，累迁内殿崇班、知夔州。李顺之乱，贼猷张余领众十万余、舟千艘来寇。与顺战龙山，斩首千余级；又与白继赟击贼，斩二万科，悉焚其舟。贼剽开州，围云安，德琛往援之，又斩百余级。累诏褒谕。历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转崇仪副使、荆湖北路钤辖。蛮扰澧、鼎境上，德琛战于北氵义，夺耕牛、铠甲，斩馘以归。徙峡路钤辖，未至，复知夔州。景德中，领梧州刺史，复任峡路，再迁庄宅使，又为并、代钤辖，知宪州。天禧初，改右监门卫大将军。

符彦卿字冠侯，陈州宛丘人。父存审，后唐宣武军节度、蕃汉为步军都总管中书令。彦卿年十三，能骑射。事庄宗于太原，以谨愿称，出入卧内，及长，以为亲从指挥使。入汴，迁散员指挥使。郭从谦之乱，庄宗左右皆引去，惟彦卿力战，射杀十数人，俄矢集乘舆，遂恸哭而去。天成三年，以龙武都虞候、吉州刺史讨王都于定州，大破契丹于嘉山。明年克其城，授耀州团练使。改庆州刺。奉诏筑堡方渠北乌仑山口，以招党项。清泰初，改易州，兼领北面骑军，赐戎服、介胄、战马。尝射猎遂城盐台淀，一日射獐、彘、狼、狐、兔四十二，观者神之。晋天福初，授同州节度。兄彦饶亦镇滑台。俄而彦饶叛，彦卿上表待罪，乞田里，晋祖释不问。改左羽林统军，俄兼领右羽林，改镇鄜延。

少帝幼与彦卿狎，即位，召还，出镇河阳三城。辽人南侵，诏彦卿率所部拒战澶州。契丹骑兵数万围高行周于铁丘，诸将莫敢当其锋，彦卿独引数百骑击之，辽人遁去，行周得免。又李守贞讨平青州杨光远，移镇许州，封祁国公。

开花运二年，与杜重威、李守贞经略北鄙。契丹主率众十余万围晋盱阳城，军中乏水，凿井辄坏，争绞泥吮之，人马多渴死，时晋师居下风，将战，弓弩莫施。彦卿谓张彦泽、皇甫遇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战，然未必死。"彦泽等然之。遂潜兵尾其后，顺风击之，契丹大败，其主乘橐驼以遁，获其器甲、旗仗数万以。少帝嘉之，改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

为左右所间，会再出师河朔，彦卿不预，易其行伍，配以羸师数千，戍荆州口。及杜重威以大军降于滹水，急诏彦卿与高领禁兵屯澶渊。会彦泽引辽兵入汴，彦卿与行周遂归辽。辽主以阳城之败诘彦卿，彦卿对曰："臣事晋王，不敢爱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辽主笑而释之。

会徐、宋寇盗蜂起，辽主即遣彦卿归镇。行次甬桥，贼魁李仁恕拥众数万攻徐州。彦卿守习缒而出，大呼贼中曰："相公当为国讨贼，何故入虎口，乃助贼攻城？我虽父子，今为仇敌，当死战，城不可入。"贼惶愧罗拜彦卿前，乞免罪，彦卿为设誓，乃解去。

汉祖入汴，彦卿自徐州来朝，改镇衮州，加兼侍中。乾祐中，加兼中书令，封魏国公，拜守太保，移镇青州。及杀杨邠辈，召促赴阙下。

周祖即位，封淮阳王。刘铢诛，以其京城第宅赐彦卿。及征衮州，彦卿朝行在，献马及锦彩、军粮万石，连被赐赍。俄移镇郓州。会召魏府王殷，欲以彦卿代镇。俄辽人起兵，留殷控扼，故彦卿不入朝。殷得罪，即以彦卿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进封卫王。

世宗初，并人扰潞州，潞兵败，命彦卿领兵从磁州固镇路压其背。及帝亲征，命为行营一行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领步骑二万亓讨。

初，彦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虽败，朝廷馈运不继，未议攻击，且令观兵城下，徐图进取。及周师入境，汾、晋吏民望风款接，皆以久罹虐政，愿输军须以资兵力，世宗从之。而连下数州，彦卿等皆以刍粮未备，欲旋军。世宗不之省，乃调山东近郡輓军食济之。及世宗至城下，命与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率万骑屯忻口，以拒北援，又下盂县。

辽人驻忻北，游骑及近郊，史彦超以二千骑当其锋，左右驰击，彦超死之；败辽众二千余，辽骑遁走。先知为辽人所掩，重伤数百人，诸将论议矛盾，师故不振。世宗乃班师，数赐彦卿缯彩、鞍勒马，遣归本镇。还京，拜彦卿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守太尉。

太祖即位，加守太师。建隆四年春，来朝，赐袭衣、玉带。宴射于金凤园，太祖七发皆中的，彦卿贡名马称贺。

开宝二年六月，移凤翔节度，被病肩舆赴镇，至西京，上言疾亟，请主不医洛阳，从之。假满百日，犹请其奉，为御史所劾，下留司御史台。太祖以姻旧特免推鞫，止罢其节制。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八。丧事官给。

彦卿将家子，勇略有谋，善用兵。存审之第四子，军中谓之"符第四"。前后赏赐钜万，悉分给帐下，故士卒乐为效死。辽人自阳城之败，尤畏彦卿，或马病不饮齕，必唾而呪曰："此中岂有符王邪？晋少主既陷

契丹，德光之母问左右曰：“彦卿安在？”或对曰：“闻其已遣归徐州矣。”德光母曰：“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

镇大名余十年，政委牙校刘思遇。思遇贪黠，怙势敛货财，公府之利多入其家，彦卿不之觉。时藩镇率遣亲吏受民租，概量增溢，公取其余羡，而魏郡尤甚。太祖闻之，遣常参官主其事，由是斛量始平。诏以羡零部余粟赐彦卿，以愧其心。

彦卿酷好鹰犬，吏卒有过，求名鹰犬以献，虽盛怒必贯之。性不饮酒，颇谦恭下士，对宾客终日谈笑，不及世务，不伐战功。居洛阳七八年，每春月，乘小驷从家僮一二游僧寺名园，优游自适。

周世宗宣懿皇后、太宗懿德皇后，皆彦卿女也。自恭帝及太祖两朝，赐诏书不名。子昭信、昭愿、昭寿。昭信，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领贺州刺史。周显德初，卒，赠检校太保、阆州防御使。

昭愿字致恭，谨厚谦约，颇读书好事。周广顺中，以荫补天雄军牙职，俄领兴州刺史。

开宝中，改领恩州。彦卿养疾居洛，入补供奉官。四年，改领罗州刺史。七年，迁西京作坊副使。俄授尚食使，出护陈、许、蔡、颍等州巡兵。从征太原，为御营四面巡检使。及攻幽州，命与定国军节度偓率兵万余，置砦城南。师还，真拜蔡州刺史，知并澶二州。不逾月，复移并门兼副部署。丁内艰，起复，为本州团练使，连知永兴军、梓滑二州。

咸平初，又为天雄军、邢州二钤辖。三年，以疾求归京师，诏遣中使、尚医驰传诊视。既还，帝赐以名方御药，拜本州防御使。四年，卒，年五十七。车驾临哭，赠镇东军节度。子承煦，为左千牛卫将军。

昭寿，初补供奉官。开宝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历迁六宅副使、领兰州刺。雍熙二年冬，命与刘知信护镇州屯兵。命遣将北征，又与知信为押队都监，转尚食使，真拜光州刺史。端拱二年，知洪州。淳化四年，改定州。咸平初，迁凤州团练使、益州钤辖。

昭寿以贵家子日事游宴，简倨自恣，常纱帽素氅衣，偃息后圃，不理戎务，有所裁决，即令家人传道。多集锦工就廨舍织纤丽绮帛，每有所须，取给于市，余半岁方给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广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贮寺观中，久之损败，即勒道释价之。纵其下凌忽

军校。

剑南自李顺平后，人心汹汹，知州牛冕缓驰无政，昭寿又不能御军，人皆怨愤。神卫卒赵延顺等八人谋欲害昭寿，未敢发。三年正旦，中使自峨眉山还京，昭寿戒驭吏具鞍马将送之，延顺等悉解厩中马□疆，奔逸庭下，阳逐喧呼，登厅执昭寿杀之，并杀二仆，据甲仗库，取兵器。都监王泽闻之，急召本军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延顺左执昭寿首，右操剑，彷徨无所适，卒见均至，即与众推均为帅，合骁猛、威武兵为乱。牛冕洎转运使张适奔汉州。是秋，官兵讨平之。见《雷有终传》。

昭寿子承谅，娶齐王女嘉兴县主，至内殿承制。

谕曰：五季之乱，内则权臣擅命，外则藩镇握兵。宋兴，内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纳节以备宿卫，或请老以奉朝请。虽太祖善御，诸臣知机，要亦否极而泰之象也。彦卿一门二后，累朝袭宠，有谋善战，声振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湘则南服底定，镇常山则北边载宁可，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如是夫。

列传第十一

○王景 子廷义 王晏 郭从义 曾孙承祐 李洪信 弟洪义 武行德 杨承信 侯章

王景，莱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倜傥，善骑射，不事生业，结里中恶少为群盗。梁大将王檀镇滑台，以景隶麾下，与后唐庄宗战河上，檀有功，景尝左右之。庄宗入汴，景来降，累迁奉圣都虞候。清泰末，从张敬达围晋阳，会契丹来援，景以所部归晋祖。

天福初，授相州刺史。范延光据邺叛，属郡多为所胁从，景独分兵拒守，晋祖嘉之，迁耀州团练使。及代，曾晋祖幸，留为京城巡检使，改洺州团练使。开运初，授侍卫马军左厢都校。二年，契丹南侵，少帝幸澶渊，恙高行周等大破契丹众于戚城，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郑州防御使，出为晋州巡检使、知州事，拜横海军节度。契丹至汴，以其党代景。景归次常山，闻契丹主殂乐城，即间道归镇，斩关而入，契丹遁去。

汉乾祐初，加同平章事。会契丹饥，幽州民多度关求食，至沧州境者五千余人，景善怀抚，诏给田处之。

周祖微时与景善，及即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无智略，然临政不尚刻削，民有讼必面诘之，不至大过即谕而释去，不为胥吏所摇，由是部民便之。广顺初入朝，民周环等数百人遮道留之不获，有截景马镫者，俄以景为护国军节度，岁余，迁镇凤翔。显德初，封褒国公，加开府阶。世宗即位，加兼中书令。先是，秦、凤陷蜀，州旁蕃汉户诣阙请收复，世宗命景与向拱率兵出大茶关进讨，连陷砦栅，遂命景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大破蜀军于上邽，斩首数万级。是秋，秦州降。逾年，徙景镇秦州兼西面缘边都部署。恭帝即位，进封凉国公。

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建隆二年春来朝，太祖宴赐加等，复以为凤翔节度、西面缘边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追封岐王，谥元靖。

初，景之奔晋也，妻坐戮，二子逃获免。晋这厚，赏万计，尝问景所欲，对曰："臣自归国，受恩隆厚，诚无所欲。"固问之，景稽颡再拜曰："臣昔为卒，尝负胡床从队长出入，屡过官妓侯小师家，意甚慕之。

今妻被诛，诚得小师为妻足矣。”晋祖大笑，即以小师赐景。景甚宠嬖之，后累封楚国夫人。侯氏尝盗景金数百两，私遗旧人，景知而不责。

性谦退，折节下士，每朝廷使至，虽卑位必降阶送迎，周旋尽礼。左右或曰：“王位尊崇，无自谦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当如是，我惟恐不谨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书张昭将命，景尤加礼重，以万余缗遗昭。左右或言其过厚，景曰：“我在行伍间，即闻张尚书名，今使于我，是朝廷厚我也，岂可以往例为限耶？”

景子廷义、廷睿、廷训。廷训至骁卫大将军致仕。

廷义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以善骑射，周世宗擢为虎捷都虞候，迁龙捷右第二军都校、领珍州刺史。宋初，改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乾德四年，与韩重赟率师护治滑州灵河新堤。六年，增治京城，又命廷义董其役。开宝二年，加领横州团练使，从征太原。廷义性勇敢，亲彭士乘城，独免胄，矢中其脑而颠，经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优诏赠建雄军节度。廷义性骄傲，好夸诞，每言：“我当代王景之子。”闻者感笑之，因目为“王当代”。

王宴，徐州滕人，家世力田。晏少壮勇无赖，尝率君冠行攻劫。梁末，徐方大乱，属邑皆为他盗所剽，惟晏乡里恃晏获全。

后唐同光中，应募隶禁军，累迁奉国小校。

晋开运末，与本军都校赵晖、忠卫都校侯章等戍陕州。会契丹至汴，遣其将刘愿据陕，恣行暴虐，晏与晖等谋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汹汹，英雄豪杰固当乘时自奋。且闻太原刘公威德远被，人心归服，若杀愿送款河东，为天下唱首，则取富贵如反掌耳。”晖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数人夜逾城，入府署，劫库兵给其徒，迟明，斩愿首级府门外。众请晖为帅，章为本城副指挥使、内外巡检使兼都虞候；遣其子汉伦奉表晋阳。时汉祖虽建号，威声未振得晏等来归，甚喜，即日以晖为保平军节度，章为镇国军节度，晏为降州防御使，仍领旧职。既而晖等表晏始谋功为第一，迁建雄军节度。汉祖入汴，加同平章事。

周祖即位，加兼侍中。广顺元年，刘崇侵晋州，晏闭关不出，设伏城上。并人以为怯，竞攀堞而登，晏麾伏兵击之，颠死者甚众，遂桥遁。遣汉伦追北数埂，斩首百余级，擢汉伦滨州刺史。八月来朝，周祖以家彭城，授武宁军节度，俾荣其乡里。三年，周祖征衮州，次张康

镇，晏来朝，献马七匹，赐袭衣、金带。亲郊毕，封滕国公，加开府阶。世宗即位，加兼中书令。

初，晏至镇，悉召故时同为盗者遗以金帛，从容置酒语之曰："吾乡素多盗，我与诸君昔尝为之。后来者固当出诸君之下，为我告谕，令不复为，若不能改，吾必尽灭其族。"由是人安静，吏民诣阙举留，请为晏立衣锦碑。世宗初，复请立德政碑。世宗命比部郎中、知制诰张正撰文赐之，诏改其乡里为使相乡勋德时，私门立戟。未几，改河南尹、西京留守。显德三年，移凤翔节度。六年，从世宗北征，为益津关一路马车都部署，韩令坤副焉，遂平三关。

太祖即位，进封赵国公。从征李筠，师还，改安远军节度。乾德元年，进封韩国公，上章请老，拜太子太师致仕。每朝会，令缀中书门下班。俄归洛阳别墅。四年冬，卒，年七十七。废朝三日，赠中书令。

初，晏为军校，与平陆人王兴善，其妻亦相为娣姒。晏既贵，乃薄兴，兴不能平。晏妻病，兴语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访兴，兴曰："我非能医，但以公在陕时止一妻，今妓妾甚众，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为谤己，乃诬以他事，悉案诛其夫妻。

守西洛日，白重赞镇河阳，时世宗征淮南，重赞虎并人乘间为寇，因葺城垒，且约晏为援。晏意欲兼有三城，即与汉伦同率兵赴之。重赞闻其来，拒不纳，遣人语之曰："公在陕州已立大功，河阳小城不烦枉驾。"惭不能对，遂引兵还。

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绍古卒，从义才丱角，庄宗畜于宫中，与诸子齿。明宗与绍古同事武皇，情好款狎，即位，以从义补内职，累迁内园使。

晋天福初，始复姓郭氏。坐事出为宿州团练副使。丁内艰北归，遂家太原。汉祖在镇，表为马步军都虞候，屡率师破破契丹于代北。及建大号，从义首赞其谋，擢郑州防御使，充东南道行营都虞候，领首军自太行路渡河。

汉祖入汴，以为河北都巡检使。杜重威据大名叛，以为行营诸军都虞候，重威降，为镇宁军节度。赵思绾之叛，为行营都部署，赐戎装、器仗、金带。师至永兴，围其城，即以从义为永兴军节度。思绾粮尽，

城中人相食，从义第书矢上射入城中，说思绾令降，仍表于朝廷，许以华州节制。隐帝从其计，即遣使谕思绾，思绾开门纳款。翌日，从义具军容入城，憩候馆中，思绾入谒，即令武士执之，并其党三百余人悉斩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广顺初，加兼侍中，移镇许州。显德初，亲郊，加检校太师。世宗将征刘崇，从义适来朝，因请扈从，世宗甚悦，改天平军节度，即令从符彦卿破契丹于忻口。师还，以功加兼中书令。四年，从征淮南，移镇徐州。及世宗自迎銮至泗州，见于行在。恭帝即位，加开府阶。

宋初，加守中书令。太祖征扬州，从义迎谒于路，愿扈从，不允。乾德二年，又为河中尹、护国国节度。六年，以疾归京师。开宝二年，改左金吾卫上将军。逾年，上章请老，拜太子太师致仕。四年，卒，年六十三，赠中书令。

从义性重厚，有谋略，多技艺，尤善飞白书。初，思绾之叛也，巡检使乔守温遁去，姬妾遁事，坐弃市，人皆冤之。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

子守忠、守信。守忠至闲厩副使。守信字宝臣，颇知书，与士大夫游，至东上阁门使、知邢州，卒。子世隆为比部员外郎。世隆子昭祐、承祐。昭祐为阁门祗候。

承祐字天锡，娶舒王元偁女，授西头供奉官。仁宗为皇太子，承祐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真宗为玉石小牌二，勒铭为戒饬之。帝即位，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通事舍人、勾当翰林司，迁西上阁门副使。坐盗御酒及用尚方金器除名，岳州编管，徙许州别驾。起为率府率，迁西京作坊使、勾当右骐骥院。院之大校试路马者，前鸣鞭拥御盖，承祐代试之，其狂僭如此。进六宅使、象州团练使。承祐性狡狯，缘东宫恩，又凭藉王邸亲，既废复用，乃僭言事，或指切人过失，同谓之"武谏官"。真授卫州刺史、知相州，入为群牧副使，改潍州团练使，历知曹、郑、澶、郓、贝州。徙澶州兵马总管，役卒有异谋者，廉得不待奏，捕斩之。再知澶州，会中使过，遽延入问管军阙补何人，使者曰："闻朝廷方择才武者。"承祐起挽强自玄，左右皆笑。

入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父丧，起复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总管。谏官欧阳脩、余靖论其非才，改知相州，寻徙大名府副都总管。枢密使杜衍恶承祐骄恣，奏罢军，为相州观察使、永兴军副都总管，改

知邢州，徙河阳兵马总管。衍去位，复进为殿前都虞候、并代州副都总管兼知代州，徙邢州。谏官钱明逸言承祐无廉守，邢民素厌苦之，改相州，徙秦凤路副总管。累迁建武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

寻以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府壁垒不完，盗至卒无以御，承祐始城南关，浚沙、濉、盟三河。徙亳州。谏官言承祐祐在应天府给粮不以次，且擅留粮纲，批宣头，不发戍还兵，越法杖配轻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拥旗枪，以禁兵同周卫，体涉狂僭，无人臣礼。罢宣徽南院使，许州都总管，徙节保静军、知许州。

转运使苏舜元荐承祐有将帅才，政事如龚、黄。帝谓辅臣曰："彼庸人，监司乃龚、黄比之，何所取信哉。"改知郑州，未行，暴疾卒。赠太尉，谥曰密。承祐所至，多兴作为烦扰，百姓苦之。

李洪信，并州晋阳人，汉圣太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长，少善骑射。后唐明宗在藩时，隶帐下，及即位，爱将朱弘实总领捧圣军，弘实擢洪信为爪牙，渐迁小校。应顺中，潞王举兵，少帝弘实而东奔，捧圣军数百唑行，洪信预焉。及次卫州，少帝与晋高祖遇，因有疑贰，谋害晋祖，其从兵皆乱。时汉祖方护晋祖，洪信以兵应之，获免。清泰中，又为雍王重美牙校。

晋初，为兴顺左厢都指挥使。汉祖统禁军，迁镇太原，奏隶麾下。汉祖领陈州刺史、左护圣左厢都指挥使，俄加岳州防御使。从汉祖降邺，以警扈之劳，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

乾祐中，以群小用事，心怀忧惧，白太后求解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岁余，迁保义军节度。初，杨邠以元从功臣为方镇者不谙政务，令三司择军将分补诸镇都押牙、孔目官，或恃以朝选，藩帅难制。洪信闻内难，即召马步军都校聂召，奉国军校杨德、王建、黄全武、杨进、翟本，右牙都校任温、武，护圣都校康审澄及判官路涛、掌书记张洞、都押牙杨昭勍、孔目官魏守恭，悉杀之，诬奏谋逆。

周广顺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此妄杀自歉，及革命，内不自安。周祖犹以汉太后之故，移镇京兆。本城兵不满千，王峻西征至陕州，以援晋州为辞，又取去数百人。及刘崇北遁，遣禁兵千余屯京兆，洪信益惧，即请入朝，恳辞藩镇，拜左武卫上将军。世宗即位，迁左骁卫上将军。显德五年，改右龙武军统军，从世宗北征，为合流口部署。

乾德五年，改左骁卫上将军。开宝五年请老，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四。

洪信无他才术，徒以外戚致位将相。敛财累钜万，而吝啬尤甚。时节镇皆广置帐下亲兵，惟洪信最寡少。弟洪义。

洪义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汉祖镇太原，补亲校。开国，授护圣左厢都校、领岳州防御使，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

少帝即位，改镇宁军节度。会诛杨邠、史弘肇等，时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屯澶州，即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令洪义杀之，又令护圣都指挥使郭崇等害周祖于邺。洪义素怯懦，虑殷觉，迁延不敢发，遽引业见殷，殷乃锢业，送密诏于周祖。洎周祖起兵，少帝又诏洪义扼河桥，及周祖兵至，洪义就降。汉室之亡，由洪义也。

广顺初，权知宋州节度，未几，真拜归德军节度，加同平章事，权知许州。岁余，改镇安州。显德初，加检校太师。世宗即位。中兼侍中，未几，徙青州。六年夏，迁京兆尹、永兴军节度。恭帝嗣位，加开府阶。

宋初，加兼中书令，移鄜州。乾德五年，代归。卒年五十九，赠太师。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长九尺余，材貌奇伟，家甚贫，常采樵鬻之自给。晋祖镇并门，暇日，从禽郊外，值行德负薪趋拱于道左，晋祖见其魁岸，又所负薪异常，令力士更举之，俱不能举，颇奇之，因留帐下。

晋天福初，授奉国都头，迁指挥使，改控鹤指挥使、宁国军都虞候。开运中，契丹至汴，行德被获，乃伪请于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方具舟数十艘载铠甲，令行德率将校军卒送归其国。激汴至河阴，行德谓诸将曰："我辈受国厚恩，而受制于契丹，与其离乡井、投边塞，为异域之鬼，曷若与诸君驱逐凶党，共守河阳，姑俟契丹兵退，视天命所属归之，建功业，定祸乱，以图富贵可乎？"众素服行威名，皆曰："所向惟命，不敢爱死。"行德即杀契丹监使，分授器甲，由汜水倍道抵河阳。契丹节度使崔廷勋出兵来拒，行德麾众逆击，自旦及午殊死战，廷勋大败，弃城走。行德遂据河阳，尽以府库分给将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时契丹兵尚充斥，行德厉士卒，缮甲兵，据上游，士气益奋，人望归之。

闻汉祖起太原，即自称河阳都部署，遣其弟行友间道奉表劝进，汉祖览奏喜甚，即授行德河阳三城节度。汉祖由晋、绛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师，还河阳。

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军节度。广顺实，加兼侍中，俄改忠武军节度，迁河南尹、西京留守。时禁盐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给厚赏。洛阳民家妪将入城鬻蔬，俄有僧从妪买蔬，就筥翻视，密置盐筥中，少答其直，不买而去。妪持入城，抱关者搜得盐，擒以诣府。行德见盛盐补非村妪所有，疑而诘之，妪言："适有僧自城外买蔬，取视久之而去。"即捕僧讯治之，具伏与关吏同诬以希赏。行德释妪，斩僧及抱关吏数辈。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凛然。三年，丁外艰，起复。

显德初，加开府阶，进封谯国公。世宗即位，兼中书令。初，世宗处河东还，次河，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封邢国公。是秋，代王晏为武宁军节度，与晏两换其任。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甬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二年，将议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壮于古堤疏导之，东达于泗上。及亲征，以行德为濠州行营都部署，破淮军二千余人于郡境。俄遣率师屯定远以逼其城，为吴所败，死者数百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卫上将军。五年，下淮南，复授行德保大军节度兼中书令。恭帝嗣位，进封宋国公。

宋初，加中书令，进封韩国公，再授忠武军节度，改封魏国公。乾德二年冬，移镇安州，加开府仪同三司。开宝二年，入为太子太傅。太平兴国三年，以本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赠太师。

杨承信，字守真，其先沙陀部人。父光远，仕晋至太师、寿王。承信，光远第二子，幼以父任，自义武军节院使领兰州刺史，历宣武、平卢二军牙校。

开运初，光远以青州叛，少帝遣李守贞等讨之，食尽势穷，承信兄承勋劫其父以降，青州平，光远死。承信与弟承祚诣阙请死，诏释之，以承信为右羽林将军，承祚为右骁卫将军，放归，服丧私第，寻安置郑州。初，光远送款契丹求援，兵未至而光远降。及契丹来寇，承勋昌为郑州防御使，召数其罪杀之。以承信为平户军节度，继父职。仁汉历安、鄜二州节度，累加检校太师。

周广顺初，加同平章事。诸将西讨刘崇，承信表求预行。以郊祀恩

加开府阶，封杞国公。世宗即位，进韩国公。显德初，征淮南，为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寿州北砦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寿州平，累战功，擢忠正军节度、同平章事。时徙州治下蔡，承信既增文其城，又遣监军薛友柔败淮人六百余于庐州北。恭帝即位，进封鲁国公。

宋初，加兼侍中，来朝，会征李筠，命为泽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镇河中。乾德元年，进封赵国公。二年，卒，年四十四，赠中书令。

承信身长八尺，美信表，善持论，且多艺能，虽叛臣之子，然累历藩镇，刻励为政而不苛，故能始终富贵。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则其遗爱之在人者可知矣。景德四年，录其孙松为奉职。

侯章，并州榆次人。初在并门事后唐庄宗为队长，明宗朝迁小校。晋开运末，为忠卫指挥使，屯兵陕州，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

会契丹入中原，与赵晖、王晏谋斩契丹将刘愿，送款于汉祖。汉祖入汴，擢为镇国军节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寻移镇邠州。章居镇无善政，傲上剥下，以贪猥闻，用见户为逃，擅其租赋，乃矫奏贫民数千户负税租，久禁系不能输，愿以己奉代。时方姑息，诏褒之。副使赵彦铎有良马，章欲之不与，诬彦铎谋逆之，杀之，亦置而不问。俄加检校太师。

周初，加兼侍中。广顺二年入朝，献银帛，请开宴，周祖谓左右曰："诸侯来朝，天子自当锡宴，以申恺乐，岂俟其贡奉为之耶？"使复赐之。仍令有司自今藩镇有进奉者勿受。俄赐宴广政殿，章又献银千两、马七匹上寿，复不纳。三年，授邓州节度。周祖亲郊，加开府阶，封申国公。世宗即位，加兼中书令。世宗亲征寿阳，命章为攻城水砦都部署，右卫大将军王璨副之。俄徙西北水砦都部署，再为武胜军节度。

建隆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师，封楚国公。既罢节镇，居常怏怏。一日于朝堂与故旧言晋、汉间事，时有轻忽章者，章厉声曰："当辽主疾作谋归，有上书请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战斗取富贵，若此谀佞，未尝为之。"坐中有惭者。乾德五年卒。

谕曰：王京辈微时，或至为盗、负薪，遭五代之乱，奋身戎功，重据边要。宋兴，稽颡北响，太祖待以诚信，宜无不自安者。景趋利改图，乃至灭族。王晏、郭从义迁怒肆忿，诬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剥下

之名，李洪义狃于肺腑之戚，而无外凛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乱世之习，有不能尽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辩究欺罔，民用畏服，顾不优于诸人耶？

传第十二

○折德扆 子御勋 御卿 曾孙克行 冯继业 王承美 李继周 孙行友 子全照

折德扆世居云中，为大族。父从阮，自晋、汉以来，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仕周至静难军节度使。其镇府州时，署德扆为马步军都校。广顺间，周世宗建府州为永安军，以德扆为节度使，时从阮镇邠宁，父子俱领节镇，时人荣之。

显德中，德扆率师攻下河市镇，斩并军五百余级。入朝，以其弟德愿权总州事。时世宗南征，还次通许桥，德扆迎谒，且请迁内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许，厚加赐赉而遣之。德扆未至，德愿又破并军五百余于沙谷砦，斩其将郝章、张剑。

宋初，德扆又破河东沙谷砦，斩首五百级。建隆二年来朝，待遇有加，遣归镇。乾德元年，败太原军于城下，擒其将杨璘。二年，卒，年四十八，赠侍中。子御勋、御卿。

御勋字世隆，德扆镇府州日，表为右职。德扆卒，以御勋领汾州团练使、权知府州事。开宝二年，太祖征太原，御勋诣行在谒见，以为永安军留后。四年，以郊祀来朝，礼毕归镇。九年，郊祀西洛，复来朝，道病后期，改泰宁军节度使，留京师。太平兴国二年，卒，年四十，赠侍中。

御卿，幼补节院使，御勋知州事，署为兵马都校。御勋徙镇，召为闲厩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东，命御卿与尹宪领屯兵同攻岚州，又破岢岚军，擒其军使折令图以献，遂下岚州，又杀其宪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将马延忠等七人。迁崇仪使。

淳化三年，凡四迁而为府州观察使。五年，拜永安军节度使。既而契丹众万余入寇，御卿大败之于子河氵义，斩首五千级，获马千匹，契丹将号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余人，擒其吐浑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问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劲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对曰："敌缘山峡小径入，谋剽略。臣谍知之，遣人邀其归路，因纵兵大击，败走之，人马坠厓谷死者相忱，其大将韩德威仅以身免。皆圣灵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

岁余，御卿被病，德威谍知之，且为李继迁所诱，率众来侵，以报子河氵义之役。御卿力疾出战，德威闻其至，不敢进。会疾甚，其母密遣人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讫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上闻悼惜久之，赠侍中，以其子惟正为洛苑使、知州事。惟正归朝，以其弟惟昌继之。

咸平二年，河西黄女族长蒙异保及惟昌所部啜讹引赵保吉之众入冠麟州万户谷，进至松花砦，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战。会保吉兵众，官军不敌，惟昌臂中流矢坠马，摄弓起，得裨将马突围出，海超、惟信没焉。九月，保吉党万私保移埋复来寇，惟昌与宋思恭、刘文质合战于埋井峰，败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黄砦，焚其器甲、车帐，俘斩甚众。以功领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与王万海等破贼砦，护刍粮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时契丹方围岢岚军，闻败遁去。明年，拜兴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阙。真宗命近臣与射于苑中，宴赐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赐旗三十竿以壮军容，请别给赐。"许之。七年，命河东民运粮赴麟州，当出兵为援，惟昌力疾领步骑屯宁远砦，冒风沙而行。时疾已亟，犹与宾佐宴饮，谈笑自若焉。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继之。

惟忠字荩臣，初以兄惟信战没，补西头供奉官，擢阁门祗候。及惟昌卒，以惟忠为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检使，领普州刺史；再迁左藏库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资州，进简州团练使。丧母，起复云麾将军卒。

惟忠知兵事。天圣中，契丹与夏国会兵境上，声言嫁娶，惟忠觇得其实，率麾下往备之，戒士卒毋轻动。一夕风霾，有骑走营中，以为寇至，惟忠坚卧不动，徐命擒之，得数诞马，盖虏所纵也。既卒，录其弟侄子孙七人，以其子继宣嗣州事。久之，特赠惟忠耀州观察使。

宝元中，继宣坐苛虐掊刻，种落嗟怨，绌为左监门卫将军、楚州都监，擢其弟右侍禁继闵为西京作坊使，嗣州事。

继闵字广孝。庆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进围州城。城险且坚，东南有水门，厓壁峭绝，阻河。贼缘厓腹微径鱼贯而前，城中矢石乱下，贼转攻城北，士卒复力战，贼死伤甚众，遂引去，围丰州，丰州遂

陷。继闵以城守劳，特迁宫苑使、普州刺史。未几，护送麟州戍卒冬服，贼伏兵邀击之，尽掠所赍，继闵脱身繇间道归。会赦，止夺宫苑使，从复官，领果州团练使。自元昊反，继闵招辑归业者三千余户。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继祖嗣州事。

继祖字应之，由右侍禁迁西染院使，累转皇城使、成州团练使。临政二十余年。奏乞书籍，仁宗赐以《九经》。韩绛发河东兵城啰兀，继祖为先锋，深入敌帐，降部落户八百。加解州防御使卒。继祖有子当袭州事，请以授兄之子克柔，诏从之，而进其三子官，录二孙为借职。

弟继世，少从军，为延州东路巡检。搜名山之内附，继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勤报种谔，谔用是取绥州。继世以骑步万军于怀宁砦，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再战皆捷。谔抵罪逮系狱，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绥州，绿功领忠州刺史。说韩绛城啰兀以抚横山，因画取河南之策，绛以为然。以左骐骥使、果州团练使卒。诸司使无赙礼，诏以继世蕃官，捍边有绩，特给之。从子克行。

克行字遵道，继闵子也。初仕军府，无所知名。夏人寇环庆，种谔拒之，诏河东出师为援，克行请往。谔使以兵三千护饷道，战于葭芦川，先登，斩级四百，降户千，马畜万计。诸老将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

秦兵讨夏国，张世矩将河外军民，克行与俱。廷议谓守臣难自行，诏克行选兵隶世矩。克行抗章愿率部落先驱，未报，即委管钥而西。大酋咩保吴良以万骑来蹑，克行为后拒，度贼半度隘，纵击大破之，杀咩保吴良。师还自劾，释不问。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胜，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

太原孙览议城葭芦，诸将论多不合，召克行问策，即顿兵吐浑河，约勒部伍，为深入穷讨之状，敌疑不敢动。既讫役，又入津庆、龙横川，斩级三千。

诏河东进筑八砦，通道鄜延。延帅遣秦希甫来共议，克行请两路并力，以远者为先，希甫曰：“由近及远，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气之锐，所利在速，故先远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图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义，卒用克行策。城成，谍言寇至，军中皆戒严，克行止之曰：“彼自扰耳。”已而果然。

克行在边三十年，善拊士卒，战功最多，羌人呼为“折家之”。官至秦州观察使，卒，赠武安军节度使。子可大为荣州团练使、知府州。从子可适。

可适未冠有勇，驰射不习而能。鄜延郭逵见之，叹曰：“真将种也。”荐试廷中，补殿侍，隶延州。从种谔出塞，遇敌马以少年易之，可适索与斗，斩其首，取马而还，益知名，米脂之役，与夏人战三角岭，得级多，又败之于蒲桃谷东。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于军门，或欲掩杀以为功，可适曰：“此以饥而逃耳，非叛也。”单马出诘之曰：“尔辈何至是，不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为异域鬼耶？皆回面声喏，流涕谢再生，各遣归。

羌、夏人十万人寇，可适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塞斩之，烽不传，因卷甲疾趋，大破之于尾丁硊。回次柽杨沟，正午驻营，公骑据西山，曰：“彼若蹑吾后，腹背受敌，必败。”果举军来，可适所部才八千，转战至高岭，乃从间道趣洪德，设伏邀其归路。敌至，伏发冲之，其国母窬山而遁，焚弃辎重，虽帷账首饰之属亦不返，众相蹈藉，赴厓涧死者如积。论前后功，至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岷兰州镇戎军。

渭帅章粢合熙、秦、庆三道兵筑好水川，命总管王文振统之，而可适将军为副。熙州兵千人失道尽死，文振归罪于可适，粢即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军法，哲宗不许，犹削十三官而罢。粢请留以责效，乃以权第十二将

。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诏可适密图之，会二酋以畜牧为名会境上，可适谍知之，遣兵夜往袭，并俘其族属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为御文德殿受贺，以其地为西安州，迁可适东上合门使、洛州防御使、泾原钤辖、知州事，真拜和州防御使，进明州观察使，为副都总管。

帅钟传行边，为敌所隔，以轻骑拔之，得归。传议取灵武，环庆亦请出师，命可适将万骑往，即薄灵州川。夏人扶老挟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获甚夥，而庆兵不至，乃引还。诏使人觐，帝以传策访焉，对曰：“得之易，守之难，当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篱既固，然后可图。”帝曰：“卿言是也。”进武安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都虞候。

大城萧关，与传议龃龉，会覆师数百于踏口，传劾之，贬郑州观察

使。俄知卫州，拜淮康军节度使。转运使请于平夏、通峡、镇戎、西安四砦分筑场圃，置刍粟五百万，可适以费大难之，又欲借车牛以运，及致十万斛于熙河，皆戾其意，乃中以疑谤，召为佑神观使。明年，复以为渭州，命其子彦质直秘阁参军事，数月而卒，年六十一。彦质，绍兴中签书枢密院，别有传。

冯继业字嗣宗，大名人，父晖，朔方节度，封卫王。继业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补朔方军节院使，随父历邠、孟，及再领朔方，皆补牙职。周广顺初，晖疾，继业图杀其兄继勋。晖卒，遂代其父为朔方军留后。以郊祀恩，加灵州大都督府长史，迁朔方节度、灵环观察、处置、度支、温池榷税等使。

恭帝时，继业既杀兄代父领镇，颇骄恣，时出兵劫略羌夷，羌夷不附，又抚士卒少恩，继业虑其为变，以太祖居镇日常得给事，乃豫徙其孥阙下。

建隆初，来朝，连以驼马、宝器为献。开宝二年，赐诏奖谕，拜静难军节度使。三年，改镇定国军，吏民立碑颂其遗爱。太平兴国初来朝，封梁国公，留京师。明年，卒，年五十一，赠侍中。

王承美，丰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领。其父事契丹，为左千牛卫将军，开宝二年率众来归。承美授丰州牙内指挥使，父卒，改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知州事，移丰州刺史。遣军校诣阙言，愿诱退浑、突厥内附，上嘉其意。

太平兴国七年，与契丹战，斩获以万计，禽其天德军节度使韦太以献。明年，契丹来寇，又击败其众万余，追北至青冢百余里，斩获益众。以功授本州团练使。以乞党族次首领弗香克浪买为归德郎将，没细大首领越移为怀化大将军，瓦窑为归德大将军。淳化二年冬来朝，令归所部，控子河议。自是诸蕃岁修贡礼，颇效忠顺。

景德初来朝，以其守边岁久，迁本州防御使以还。自承美内属，给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诏月增五万。寻请于州城置孔子庙，诏可之。未几被疾，遣中使挟医视之。大中祥符五年，卒，赠恩州观察使。六年，录其子文宝、孙怀筠以官。

初，承美养其长孙文玉为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领上言文玉晓达军政，请令袭承美任。下蕃汉议，议同，以为侍禁、知州事。文

玉父文恭时为侍禁，在沂州，表诉其事，诏改文恭为供奉宫。九年，承美葬，诏以帛缗、米曲、羊酒赐其家。

李继周，延州金明人。祖计都，父孝顺，皆为金明镇使，继周嗣掌本族。

太平兴国三年，东山蕃落集众寇清化砦，继周率众败之，杀三千余人，补殿前承旨。雍熙中，又与侯延广败未藏、未腋等族于浑州西山。淳化四年，迁殿直，赐介胄、戎器、茶彩。明年，讨李继迁，命开治塞门、鸦儿两路，又招降族帐首领二十余人，率所部人夏州，败蕃兵数千于石堡砦。以功转供奉官，复加恩赏，仍赐官第。

继周以阿都关、塞门、卢关等砦最居边要，遂规修筑砦城。在磨卢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卢关，未尝内顺。继周夜率所部往袭，焚之，斩首俘获甚众。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赐袍带、银彩、雕戈以宠之。大军讨西夏，命为延州路踏白先锋。会继迁邀战于路，继周战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库副使。三年，复为先锋，人贼境，焚积聚，杀人畜，获器甲凡六十余万。授供备库使，领金明县兵马都监、新砦解家河卢关路都巡检。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骑人钞，继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围麟州，继周受诏率兵会李继福掩击之。加领诚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七，诏边臣择其子可袭职者以名闻，边臣言其子殿直士彬逊，从子士用朴忠练边事，且为部落所伏。乃诏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为巡检都监以左右之。

士彬后至供备库副使、金明县都监、新砦解家河卢关路巡检。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军，而潜兵袭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兄士绍至内殿崇班，士用至供奉官、阁门祗候。

李继福者，亦与继周同时归顺，授永平砦茇村军主，以战功历归德将军，领顺州刺史，至内殿崇班、新归明诸族都巡检。

孙行友，莫州清苑人，世业农。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山者，当易州中路，旧有城堡，边人赖之以避寇。山中兰若有尼，姓孙氏，名深意，有术惑众。行友兄方谏名之为姑师，事之甚谨。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以其术然香灯，聚民渐众。自晋少帝与契丹绝好，边州困于转输，逋民往往依方谏，推以为帅。方谏惧主帅捕逐，乃表归朝，因署

为东北面招收指挥使，且赐院额曰“胜福”。每契丹军来，必率其徒袭击之，铠仗、畜产所得渐多，人益依以避难焉。易、定帅闻于朝，因以方谏为边界游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御侵铁，多所杀获。乘胜入祁沟关、平庸城，破飞狐砦，契丹颇畏之，边民千余家赖以无患。然亦阴持两端，以图自固。

已而晋师失律，蓟人道契丹陷中原，方谏之密构也。契丹授方谏定州节度，行友易州刺史。寻以蕃将耶律忠代方谏于云州［10］，方谏不受命，归保狼山。契丹北归，焚劫中山，方谏自狼山率众复保定州，归命于汉，授行友易州刺史，行义泰州刺史。弟兄掎角以居，寇每人，诸军镇闭垒坐视，一无所得。

行友尝遣都校王友遇巡警于石河，与契丹遇，杀百余骑，又尝获其刺史蔡幅顺、清苑令王琏。乾祐中，契丹复犯塞，行友御之，俘杀数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献俘馘人马以求见，且请自效，乃厚加赐予，留之军门。及周祖受命，行友屡上言侦得契丹离合，愿得劲兵三千乘间平定幽州，乃移言谏镇华州，以行友为定州留后。显德初，正授节钺。世宗自河东还，加检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李在钦以献。

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众趋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出，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兵马都监药继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阁门副使武怀节驰骑会镇、赵之兵。称巡边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觉。既而出诏示之，令举族赴关，行友苍黄听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维岳就第鞫之，得实，下诏切责，削夺从前官爵。勒归私第。仍戮其部下数人，遣使驰诣狼山，辇其尼师之尸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进、兄子保塞军使全晖皆诣关待罪，诏释之。

四年秋，诏免行友禁锢。未几，以郊祀恩，起为右能武军将军。乾德二年，迁右监门卫大将军，又改左能武军大将军。太平兴国六年，卒，年八十，赠左卫上将军。方进至德州刺史。子全照。

全照字继明，以荫补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检，俄隶幽州部署曹彬麾下，迁供奉官、阁门祗候历静戎、威虏二军监军。从田重进击贼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兼知威虏军，运为广韶、延二路都巡检使。淳化五年，率兵与李继隆克绥州，因与张崇贵等同戍守之。俄护屯兵于夏州，兼和州事。召还，为登莱路都巡检使，迁左藏库使、延州监军兼阿

都关卢关路都巡检事。

咸平初，人掌军头引见司。二年，加如京使，为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是冬徙并、汾等州都巡检使。三年，改知顺安军，代还，复为环庆路钤辖，与李继和规度灵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阁门使，复为环庆路钤辖。五年，将城绥州，以慕兴为绥州路部署，全照为钤辖。既又虑全照素刚执，与兴不协，乃以曹璨代之。既调兵夫二万余，全照言其非便，乃罢。又尝命度地河北，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宁边军南、武强县侧凡二处，上重于兴役，止命营安平南，徙置祁州。俄知天雄军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御戎之要，命为宁边军部署，领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人，取其尝所保荐者王德钧、裴自荣共事焉。

景德元年，上幸澶渊，命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马步军钤辖兼天雄军驻泊，兼管勾东南贝、冀等州钤辖。全照言："若敌骑南逼魏城，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上赏其忠果，乃传诏都部署周莹，若全照欲击贼，即分兵给之。既而边骑果逼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劳慰。时契丹请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帐议事，全照疑非诚恳，劝判府王钦若留不遣，故德清军不能守，吏民多为贼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将帅还师并至府城，全照令以次双行入门，魏能不从其约，率兵马坌入，全照坐城楼引弓射之。钦若入朝就命，全照知军府事，以城守劳，加检校工部尚书，增食邑三百户。徙镇州。召还，进东上合门使，领英州刺史。

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严毅整众，然性刚使气，专任刑罚。中书初进拟严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虑人以严察议己，今授此州，似涉讥诮。"乃改焉。三年，为邠宁环庆都部署。赵德明纳款，朝议减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边防不可无备，未即奉诏。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阙，复何虑焉。"因徙全照知永兴军府，仍拜四方馆使。西师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驻泊钤辖。全照许州有别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迁引进使。逾岁表求归朝，命掌阁门、客省、四方馆事。四年，车驾西幸，留为新城都巡检。未几卒，年六十。

论曰：五代之季，边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兴，虽不勤远略，而向之陆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节，虽奔走僵仆而不避，岂人心之有异哉？良由威德之并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太祖嘉其响化，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承美、继周，分莅种落，亦能世其职者也。继业虽出贼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风。方谏、行友介辽、晋间，持雨端以取将相，终以首鼠获咎，其诸

异端之害欤。全照职亲禁卫，素称严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列传第十三

○侯益子仁矩 仁宝 孙延广 张从恩 扈彦珂 薛怀让 赵赞 李继勋 药元福 赵晁 子延溥

侯益，汾州平遥人。祖父以农为业。唐光化中，李克用据太原，益以拳勇隶麾下。从庄宗攻大名，先登，擒军校，擢为马前直副兵马使。征刘守光，先登，迁军使。破洺州，为机石伤足，庄宗亲以药傅其疮。及愈，改护卫指挥使。梁小将李立、李建以骁勇闻，军中惮之。会庄宗与梁人战河上，益挺身出斗，擒其二将，迁马前直指挥使。庄宗入汴，为本直副都校。从明宗讨赵在礼于邺。会诸军推戴明宗，益脱身归洛，庄宗抚其背出涕。

明宗立，益面缚请罪，明宗曰："尔尽忠节，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厢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据夷门叛，益率所部斩关先入。转左右马前从马直都校、领潘州刺史。王都据定州叛，益从王晏球攻讨。会契丹来援，益逆击之，破其众唐河北，克其城，授宁州刺史。入为羽林军五十指挥都校、领费州刺史。

时夏帅李仁福卒，子彝超擅命自立，以邀节钺，命益帅师讨之。明宗不豫，遽追还。

应顺初，潞王举兵凤翔，以益为西面行营都虞侯。益知军情必变，称疾不奉诏，执政怒，出为商州刺史。蜀军寇金州，益率镇兵袭击，大破这。诏赐袭衣、名马，加西面行营都巡检使。

晋初，召为奉国都校、领光州防御使。范延光反大名，张从宾据河阳为声援。晋祖召益谓曰："宗社危若缀旒，卿能为朕死耶？"益曰："愿假锐卒五千人，破贼必矣。"以益为西面得营副都部署，率禁兵数千人，次虎牢。从宾军万余人，夹汜水而阵。益亲鼓，士乘之，大败其众，击杀殆尽，汜水为之不流，从宾乘马入水溺死。筑京观，刻石纪功，晋祖大喜，拜河阳三城节度，充邺都行营都虞候。会延光以城降，移镇潞州。

天福四年，晋祖追念虎牢之功，迁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谓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战功，故复以此月此日徙卿镇彭门，领相印。"仍赐门戟，改乡里为将相乡勋贤里，九月，徐州大火，益出

金、粟振之。

明年，徙镇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阶州义军校王君怀苦其刺史暴虐，率众数千投蜀，请为先锋下秦、成诸州。益闻之惧，请援于朝；又潜遗书于蜀将，以达诚意。少帝闻之，疑为边患，议徙于内地。会蒲帅安审琦移镇许下，以益为河中尹、护国军节度。

契丹入汴，益率僚属归京师，诣契丹主，自陈不预北伐之谋。契丹授以凤翔节度。

汉祖即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尝受契丹命，闻汉兵入洛，忧之，浚城隍为备，孟昶遣益所亲掌枢密王处回赍书招益，复遣绵州刺史吴崇恽厚遗之。崇恽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及何重建为帅遣崇恽奉表以阶、秦归蜀，授刺史，故昶遣之。益遂与其子归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数万出大散关以应之。汉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军数千，倍道趋岐下，召益入朝。时汉祖已不豫，召至卧内，谓之曰："侯益貌顺朝廷，心怀携贰。尔往至彼，如益来，即置勿问；苟迟疑不决，即以便宜从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泾之师以破蜀军。益惧，即谋入朝。

会闻汉祖崩，景崇欲诛益，虑隐帝不知先朝密旨。从事程渥，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说景崇曰："君致位通显，亦可少知止足，何必怀祸人之心，为已甚之事乎。况侯君亲戚爪牙甚众，事若妄发，祸亦旋踵至矣。"景崇怒曰："子去，勿为游说，吾将族尔。"益知不用渥言，即率数十骑奔入朝。隐帝遣侍臣问益结连蜀军之由，益对曰："臣欲诱之出关，掩杀这耳。"隐帝笑之。益厚赂史弘肇辈，言景崇之横恣。诸权贵深庇护之，乃授以开封尹兼中书令。俄封鲁国公。景崇闻之，遂据城叛，益亲属在城中余七十口悉为景崇所害。

及周祖起兵，隐帝议出师御之，益献计曰："王者无敌于天下，兵不宜轻出，况大名戍卒家属尽在京城，不如闭关以挫其锐，遣其母妻发降以招之，可不战而定。"慕容彦超以为益衰老，作懦夫计，沮之。隐帝遣益与彦超及张彦超、阎晋卿，吴虔裕守澶州。至赤罔，周师奄至，战留子陂，汉军不利。益临阵，见士卒无斗志，又占候不祥，乃与焦继勋等夜谒周祖，周祖慰劳遣还。

广顺初，封楚国公，改太子太师，俄又改封齐国公。显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致仕归洛。遣使赐茶药钱帛，就抚问之。

太祖即位，遣赐器币，岁一来朝，及祖以耆旧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诏缀中书门下班，礼与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赠中书令。

五子：仁愿、仁矩、仁宝、仁遇、仁兴。仁愿至左金吾卫大将军、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内园使。仁兴，右屯卫将军。仁愿子延济，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

仁矩从益为商州牙校。益之讨张从宾也，仁矩首犯贼锋，以功领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职。从益历潞、徐、秦三镇。开运初，入为毡毯使，出为天平行军司马。

汉妆，授隰州刺史，至郡决滞讼，一日释击囚百余，狱为之空，民情悦服。仕周，历左羽林将军，出为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盐铁监使。

宋初，历祁、雄二州刺史。治军有方略，历数郡，咸有善政。开宝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护丧。子延广、延之、咸平二年进士及弟。

仁宝以荫迁太子中允，即赵普妹婿。卢多逊与普有隙，普罢相，即以仁宝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药树，宣化县人常采货之。仁宝以闻，诏尽伐去。九年不代。太平兴国中，上言陈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驰驿召归。多逊遽奏曰："若召仁宝，其谋必泄，蛮夷增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宝飞輓之任，且经度之，别遣偏将发荆湖士卒一二万人，长驱而往，势必万全。"帝以为然。遂以仁宝为交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前军发，遇贼锋甚盛，援兵不继，遇害死江中。太宗闻之，甚悼惜，特赠工部侍郎，录其子延龄、延世并为斋郎。延龄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广，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难，乳母刘氏以己子代延广死。刘氏行丐抱持延广至京师，还益。延广父历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补牙职。仁矩在雄州日，方饮宴，虏数十骑白昼入州城，居民惊扰。延广引亲信数骑驰出衙门，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悉禽其余党。延广持首级以献，仁矩喜，拊其背曰："兴吾门者必汝也。"监军李汉超以其事闻，诏书褒美，赐锦袍银带。

仁矩卒，补西头供奉官。从党进讨太原。太平兴国初，预修永昌陵，出护延州军兼缘边巡检，善抚士卒，下乐为用，戎人畏服，迁阁门祗候。会西北戎入寇，边人扰乱，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广将家

子，习边事无出其右。”延广时被病，强起之，迁崇仪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缘边都巡检使。延广力疾入辞，太宗赐以各药及方，遣太医随侍，其疾亦寻愈。戎人闻延广之至，不敢复为寇乱。

叛卒刘渥啸聚亡命数百人，寇耀州富平县，谋入京兆，其势甚盛。所过杀居民，夺财物，纵火而去，关右骚然。延广率兵数百，自间道追之，会渥于富平西十五里，渥众已千余人，相持久之。渥素惮延广，传言：“我草间求活，观死如鸿毛耳，侯公家世富贵，奈何不思保守，而与亡卒争一旦之命于锋镝之下。”延广怒，因击之，挺身与渥斗大树下，断渥右臂，渥脱走，乘势大破其众。渥创甚，止谷中，后数日为追兵所获。渥素号骁勇无敌，至是为延广所杀，群盗丧气，余党稍稍自归，关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仪使。

淳化二年，李继迁始扰夏台，即命延广领奖州刺史、知灵州，赐金带名马。会赵保忠阴结继迁，朝廷命骑将李继隆率兵问罪，以延广护其军。既而夏台平，保忠就缚。手诏褒美，锡赉甚厚。师还，留为延州钤辖。会节帅田重进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广同知州事兼缘边都巡检使。

先是，延广知灵州，部下严整，戎人悦服，李继迁素避其锋。监军康赞元害其功，诬奏延广得虏情，恐后倔强难制。遽诏还，以慕容德丰代之，部内甚不治。至道间，继迁寇灵州，朝廷谋帅，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称延广可使，就拜宁州团练使、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赐白金二千两，岁增给钱二百万。戎人塞道，邮传馈餫皆不通，延广独引数十骑之镇，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

二年春，被病，上遣御医驰驿视之。医至，疾已亟，延广谓中使李知信曰：“延广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国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报上耳。”言讫而卒，年五十。上闻之为出涕，赠赙甚厚，以其子为六品正员官。子绍隆，东染院使、带御器械。绍隆子宗亮，右侍禁、阁门祗候。

张从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军节度。后唐明宗微时，尝隶存信麾下。时从恩尚幼，颇无赖，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从恩不得志，乃退归太原。

晋祖镇河东，为少帝娶从恩女。晋初，以外戚擢为右金吾卫将军，未几，改刺贝州，迁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御使。历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权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从进叛于襄阳，以从恩为行营兵马

都监。

少帝嗣位，襄阳平，迁检校太尉、开封尹，充东京留守。少帝自邺归汴，改邺都留守。锡赉加等，仍赐银装肩舆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扰河朔，从恩仅能完守。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岁，契丹将赵延昭据甘陵，命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从恩至，延昭遁去。诏与杜重威合兵三万北伐。

开运初，改天平军节度。契丹复扰边，命十五将北征，以从恩充北面行营都监。二年，移镇晋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从恩欲降，从事高防谏曰："公晋室之亲，宜尽宦节。"从恩不听，乃弃城而去。巡检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财，以城归汉祖。汉祖至汴。从恩惶惧不敢出。汉祖召赐袭衣、金带、鞍勒马、器币以安慰之。寻拜右卫上将军，奉朝请。

周初，迁左金吾卫上将军。周祖征兖州，从恩从行。世宗嗣位，加检校太师，封褒国公。宋初，改封许国公，久之，以病免。乾德四后，卒，年六十九。

扈彦珂，代州雁门人。幼事王建立，以谨厚称。晋天福中，建立节制潞州，卒，遗表荐彦珂，得补河东节度左都押衙。会汉祖自太原建号，擢为宣徽南院使。未几，授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乾祐初，河中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并据城叛，周祖为枢密使，总兵出征，道出华州。时议多以先讨景崇、思绾为便，周祖意未决，彦珂曰："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宜先击河中；河中平，则永兴、凤翔失势矣。今舍近图远，若景崇、思绾逆战于前，守贞兵其后，腹背受敌，为之奈何？"周祖从其言，及平河中，以功迁护国军节度。时蒲人雕弊，思得良帅镇抚。彦珂暗弱，朝议少之。

广顺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镇滑州。岁余代归。与凤翔赵晖俱献缗帛，请开宴，不纳，以滑州李守贞宅赐之。世宗嗣位，授左卫上将军。显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致仕，归西京。太祖即位，遣使就赐器币，数月卒，年七十五。

薛怀让，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战斗。后唐庄宗在镇，得隶帐下，累历军职。明宗时，改神武右厢都校、领奖州刺史。东川董璋遣怀让率本军从晋祖讨贼，贼平，迁绛州刺史。清泰初，移申州。明

年，表乞罢郡赴代北军，力陈不允。

晋天福中，范延光叛于邺，以怀让为招牧使。及战，中流矢，诏赐汤药存问。又历沂、辽、密、怀四州刺史，所至无善政，颇事诛敛。杨光远反青州，召怀让至阙，赐袭衣、玉带，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以功改宿州团练使。

会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怀让与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率兵万人缘河而下，以守汶阳。时契丹岁扰边陲，朝廷择骁将守要郡，命怀让为洺州团练使。会符彦卿北讨契丹，以怀让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又从北面都招讨杜重威为先锋都指挥使。及重威降契丹于中渡桥，怀让亦在籍中，非其志也。

契丹主北归，留麻答守镇州，麻答遣步健督洺州供运。怀让闻汉祖举义晋阳。即杀步健，奉表归汉，汉祖遣郭从义分兵万余，与怀让取邢州。时伪帅刘铎守邢台，坚壁拒之，不克而还。麻答遣副将杨安以八百骑攻怀让，又命刚铁将三百骑继之。怀让战不胜，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内。及麻答为镇军所逐，杨安亟遁，铎又纳款汉祖。怀让乘其不虞，遣人绐铎云："我奉诏为邢州帅，今率众袭契丹，请置顿于郡。"铎无拒心，辄开门迎之，怀让杀铎，夺其城。汉祖即授以安国军节度。

隐帝即位，移镇同州。及杀杨邠等，急召怀让至阙。会北郊兵败，怀让降于周祖。

周祖登位，赐袭衣、金带、鞍勒马，遣还任，加同平章事。刘崇入寇，怀让表求西征，诏褒之。夏阳富人张廷徽诬告赵隐等五人为盗杀人，且厚赂怀让子有光。怀让知之，即讽吏掠治隐等，强伏之，遣掌书记李炳、亲校贾进蒙追、判官刘震等锻成其狱，隐等皆弃市。家人诣阙诉冤，怀让亦自入朝，遽献钱百万，请开宴，不纳。俄捕获本贼，下御史台鞫问，怀让惧，献马十匹，复不纳。有司请逮怀让系狱，周祖以宿将，释不问，杖流震等。俄以怀让为左屯卫上将军。

世宗即位，加左武卫上将军。显德五年，请老，拜太子太师致仕。恭帝即位，封杞国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赠侍中。

怀让好畜马驼，马有大鸟小鸟者，尤奇骏。汉隐帝使求之，吝而不献。及罢节镇，环卫禄薄，犹有马百匹、橐驼三十头，倾资以给刍粟，朝夕阅视为娱。家人屡劝鬻以供费，怀让不听。及死，童仆皆蒡面以

哭，盖其俗也。

赵赞字元辅。本名美，后改焉。幽州蓟人。祖德钧，后唐卢龙节度，封北平王。父延寿，尚明宗女兴平公主，至枢密使、忠武军节度。

赞幼聪慧，明宗甚爱之，与诸孙、外孙石氏并育于六宅。暇日，因遍阅诸孙数十人，目赞曰："是儿令器也。"赞七岁诵书二十七卷，应神童举。明宗诏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孙，幼能诵书，弱不好弄，克彰庭训，宜锡科名，可特赐童子及弟。仍附长兴三年礼部春榜。"久之，延寿出镇宣武军，因奏署牙内都校。

清泰末，晋祖起并门，命延寿以枢密使将兵屯上党，德钧将本军自幽州来会。时晋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钧父子降晋，契丹主尽锢之北去，赞独与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晋祖命赞奉母归蓟门，契丹署为金吾将军。数年，契丹以延寿为范阳节度，又署赞为牙内都校。开运末，契丹主将谋南侵，委政延寿。及平原陷，赞复受契丹署为河中节度。延寿从契丹北归，赞得留镇河中。

未几，汉祖起晋阳，赞奉表劝进，汉祖加检校太尉，仍镇河中。改京兆尹、晋昌军节度。赞惧汉疑已，潜遣亲吏赵仙奉表归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寿宾佐，深所委赖，至家事亦参之。及赞出镇，从为上介。至是，恕语赞曰："燕王入辽，非所愿也，汉方建国，必务怀柔，公若泥首归朝，必保富贵，狠狈入蜀，理难万全。傥复不容。后悔无及。公能听纳，请先入朝，为公申理。"赞即遣恕诣阙。汉祖见恕，问赞何以附蜀，恕曰："赞家在燕蓟，身受契丹之命，自怀忧恐，谓陛下终不能容，招引西军，盖图苟免。臣意国家甫定，务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觐。"汉祖曰："赞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于不幸。今闻延寿落于陷阱，吾忍不容赞耶。"恕未还，赞已离镇入朝，即命为左绕卫上将军，徙恕邠州判官。

赞仕周，历左右羽林、左龙武三统军。世宗南征，初遣赞率师巡警寿州城外，俄命为淮南道行营左厢排阵使。世宗归京，留赞与诸将分兵围寿春，赞独当东面。诸将战多不利，赞独持重，自秋涉冬，未尝挫衄。及受诏移军，尺椽片瓦，悉辇而行，城中人无敢睥睨者。会吴遣骁将鲁公绾帅十余万众溯淮奄至，跨山为栅，阻服水，俯瞰城中。时大军已解围，赞与大将杨承信将轻骑断吴人饟路，又独以所部袭破公绾军，为流矢所中。

世宗再征寿春，命造桥涡口，以通濠、泗。令骑帅韩令坤董其役，俾赞副之。属霖雨淮水涨溢，濠人谋乘轻舟奄焚其桥，赞觇知之，设伏桥下。濠人果至，赞令强弩乱发，杀获甚众。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赞亲督役，矢集于胄，中被重伤，犹力战，遂拔其羊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团练使郭廷谓以城降。世宗诏褒美之。又以所部兵巡抚滁、和之间，破吴人五百于石潭桥。淮南平，以战功多，授保信军节度。赞入视事，尽去苛政，务从宽简，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开府阶。

宋初，加检校太师，移忠正军节度，预平维扬。岁余，改镇延州，受密旨许以便宜行事。将及州境，乃前后分置步骑，绵绵不绝，林莽之际，远见旌旗，所部羌、浑来迎，无不慑服。

乾德六年，移建雄军节度。秋，命将征太原，以赞为邠州路部署。开宝二年，太祖将讨晋阳，又以为河东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虞候。车驾薄城下，分军四面，赞扼其西偏。并人乘晦自突门潜犯赞垒，赞率众击之，久而方退，弩矢贯足。及祖劳问数四，赐良药傅之。四年，议镇鄜州。

太宗即位，进封卫国公。及平兴国二年，来朝，未见而卒，年五十五。赠侍中。

赞颇知书，喜为诗，容止闲雅，接士大夫以礼，驭众有方略。其为政虽无异迹，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贤帅也。

李继勋，大名元城人。周祖领镇，选隶帐下。广顺初，补禁军列校，累迁至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永州防御使。显德初，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节度。岁余，改领曹州。

世宗亲征淮上，令继勋领兵屯寿州城南，进洞屋、云梯，以攻其城。继勋怠于守御，为其所败，死者数万，梯、屋悉皆被焚。召归阙，出为河阳三城节度。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及再幸寿春回，左授继勋右武卫大将军，又以其掌书记陈南金裨赞无状，并黜之。

显德四年冬，复从世宗南征，及次迎銮，即命继勋帅黑龙船三十艘于江口滩，败吴兵数百，获战船二艘，以功迁左领军卫上将军。七月，改右羽林统军。六年春，世宗幸沧州，以继勋为战棹左厢都部署，前泽州刺史刘洪副之，俄权知邢州。恭帝即位，授安国军节度，加检校太

傅。

宋初，加检校太尉。太祖平泽、潞，继勋朝于行在，即以为昭义军节度。是秋，率师入河东，燔平遥县，俘获甚众。建隆二年冬，又败并军千余人，斩首百余级，获其辽州刺史傅延彦及弟延勋来献。

乾德二年，诏与康延沼、尹训率步骑万余攻辽州，太原将郝贵超领兵来援，战于城下，继勋大败之。州将杜延韬危蹙，与拱卫都指挥使冀进、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于继勋。即遣内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诏褒之。未岁，并人诱契丹步骑六万人来取辽州，复遣继勋与罗彦瑰、郭进、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军于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

开宝初，将征河东，以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败并人于涡河。二年，太祖亲征河东，命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驾至城下，分军四面，继勋栅其南。三年春，移镇大名。太平兴国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归洛阳，许之，赐钱千万、白金万两。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师致仕，朝会许缀中书门下班。寻卒，年六十二，赠中书令。

继勋累历藩镇，所至无善政，然以质直称。信奉释氏。与太祖有旧，故特承宠遇。

弟继偓，亦有武勇，周显德末，补内殿直。宋初，累历军职。开宝中，为步军副都军头。太平兴国三年，迁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坐事改右卫率府率。六年，加本卫将军、领奖州刺史。累至龙卫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

继勋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为崇仪副使。

药元福，并州晋阴人。幼有胆气，善骑射。初事邢帅王檀为厅头军使，以勇敢闻。事后唐，为拱卫、威和亲从马斗军都校，天平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晋天福中，为深州刺史。

开运初，契丹陷甘陵，围魏郡，师次于河。少帝驻军澶渊，契丹阵于城北，东西连亘，掩城两隅，登陴望之，不见其际。元福以左千牛卫将军领兵居阵东偏。澶民有马破龙者告契丹曰："先攻其东，即浮梁可夺。"契丹信之，尽锐来战。元福与慕容邺各领二百骑为一队，跃出而斗，元福奋铁挝击契丹，毙者数人，左右驰突，无不披靡，契丹兵溃。少帝登城，见元福力战，召抚之曰："汝奋不顾命，虽古之忠烈无以过

之。”元福三马皆中流矢，少帝择名马赐之。明日将战，面授元福郑州刺史，为权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泰州。

明年，契丹复入。命元福与李守贞、符彦卿、皇甫遇、张彦泽等御之于阳城，为右厢副排阵使。晋师列方阵，设拒马为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阵后，断粮道，晋人乏水，士马饥渴，凿井未及泉，土辄坏塞，契丹顺风扬尘，诸将皆曰：“彼势甚锐，俟风反与战，破之必矣。”守贞与元福谋曰：“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反出战，吾属为虏矣。彼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骑，开拒马出战，诸将继至，契丹大败，追北二十余里，杀获甚众，敌帅与百余骑遁去。以元福为威州刺史。

会灵武节度王令温以汉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谋为乱，三族酋长拓跋彦超、石存、乜厮褒率众攻灵州。令温遣人间道入奏，乃以河阳节度冯晖镇朔方，召关右兵进讨，以元福将行营骑兵。元福与晖出威州土桥西，遇彦超兵七千余，邀晖行李。元福转战五十里，杀千级，禽三十余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温，护送洛下。

朔方距威州七百里，无水草，号旱海，师须赍粮以行，至耀德食尽，比明，行四十里。彦超等众数万，布为三阵，扼要路，据水泉，以待晖军，军中大惧。晖遣人赂以金帛，求和解彦超许之。使者往复数四，至日中，列阵如故。元福曰：“彼知我军饥渴，邀我于险，既许和解而日中未决，此岂可信哉？欲困我耳。迁延至暮，则吾党成禽矣。”晖惊曰：“奈何？”元福曰：“彼虽众而精兵绝少，依西山为阵者是也，余不足患。元福请以麾下骑先击西山兵，公但严阵不动，俟敌少却，当举黄旗为号；旗举则合势进击，败之必矣。”晖然其策，遂率众进击，敌众果溃。元福即举黄旗以招晖，晖军继进，彦超大败，横尸蔽野。是夕，入清边军。明日，至灵州。元福还郡，诏赐晖、元福衣带缯帛银器。

汉乾祐中，从赵晖讨王景崇于凤翔。时兵力寡弱，不满万人，蜀兵数万来援，景崇至宝鸡，依山列栅。都监李彦从以数千人击蜀军，众寡不敌，汉军少却。元福领数百骑自后驱之，下令还顾者斩，众皆殊死战，大败蜀兵，追至大散关，杀三千余人，余皆弃甲遁去。凤翔平，以功迁淄州刺史。

周广顺初，王彦超讨徐州叛将杨温，以元福为行营兵马都监。数月克之，率师还京，改陈州防御使。

未几，刘崇引契丹扰晋州，命枢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为西北面都排阵使。军过蒙坑，崇夜烧营遁。峻令元福与仇超、陈思让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谓思让等曰："刘崇召契丹扰边，志在疲弊中国，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势。"诸将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调兵戍晋州，谓左右曰："去年刘崇之遁，若从药元福之言，则无边患矣。"

俄与曹英、向训讨慕容彦超于兖州，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诏元福自晋州率所部入朝，即遣东行，赐六铢、袍带、鞍马、器仗。周祖谓曰："比用曹州防御使郑璋，我度彦超凶狡，多计谋，恐璋不能集事，选尔代之。已敕曹英、向训不令以军礼见汝。"及至军中，英、训皆尊礼之，当时有为宿将。筑连城以围兖，彦超昼夜出兵，元福屡击败之，遂闭壁不敢出。十余日，元福营栅皆就，又穴地及筑土山，百道攻其城。会周祖亲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马城，诸军鼓噪角进，拔之。以功授建雄军节度。

世宗高平之战，刘崇败走太原，遂纵兵围其城。以元福为同州节度，充太原四面壕砦都部署。时攻具悉备，城中危急，以粮运不继，诏令班师。元福上言曰："进军甚易，退军甚难。"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为方阵而南，元福以麾下为后殿，崇果出兵来追，元福击走之。师还，加检校太尉，移镇陕州。又历定、庐、曹三镇。

宋初，加检校太师。九月卒，年七十七，赠侍中。

元福虽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气貌益壮，当复领兵，必大喜，曲致礼待，或加以赠遣，时称骁将。

赵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为列校。重威诛，属周祖镇邺中，晁因委质麾下。周祖开国，擢为作坊副使。慕容彦超据兖州叛，以晁为行营步军都监。兖州平，转作坊使。晁自以逮事霸府，复有军功，而迁拜不满所望，居常怏怏。时枢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轧己。一日使酒诣其第，毁峻，峻不之责。世宗嗣位，改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领贺州刺史。

从征刘崇，转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兼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军至河内，世宗意在速战，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语通事舍人郑好谦曰："贼势方盛，未易敌也，宜持重以挫其锐。"好谦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其人，则舍尔；不言，当死！"好谦惧，遂以实对。世宗即命并晁械于州狱，军回始赦之。

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厢、领阆州防御使，充前军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又为缘江步军都指挥使。时李重进败吴人于正阳，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尽杀之。世宗不之罪。寿春平，拜检校太保、河阳三城节度、孟怀等州观察措置等使。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傅。

宋初，加检校太尉。未几，以疾归京师，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赠太子太师，再赠侍中。

晁身长七尺，仪貌雄伟，好聚敛，处方镇以贿闻。以周初与宣祖分掌禁军，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优礼之，再加赠典焉。子延溥。

延溥，周显德中，以父任补左班殿直。宋初，为铁骑指挥使。开宝初，太祖亲征晋阳，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为帐下牙军，转殿前散员指挥使。九年，改铁骑都虞候。

太宗即位，迁散指挥都虞候、领思州刺史。太平兴国二年，转内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马步军都虞候。从平太原，略地燕蓟。六军扈从有后期至者，帝怒，欲置于法。延溥遂进曰："陛下巡行边陲，以防御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诛谴将士，若举后图，谁为陛下戮力乎？"帝嘉纳之。师还，迁内外马步军都军头、领本州防御使。

五年，殿前白进超卒，即日以延溥为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权殿前都虞候事。坐遣亲吏市竹木所过关渡称制免算，责授登州团练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复以延溥为本州防御使，即命为幽州东路行营壕砦都监。诏修缘边城垒。逾年，加凉州观察使，仍判登州。又为镇州兵马都部署，俄判霸州。

雍熙二年，改蔚州观察使，判冀州。会命曹彬等北征，又与内衣库使张绍勍、引进副使董愿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监。师还，命知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赠天德军节度。

子承彬，至内殿崇班。承彬子咸一，为虞部员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圣八年进十及第。

论曰：侯益在晋、汉时，数为反覆，观其受命契丹，私交伪蜀，赤罔之战，复夜谒周祖，宗属长幼，遭景崇鲸鲵，殆无噍类，推其心迹，岂怀贰之罚欤？薛怀让、赵晁为将，皆忍于杀降。晁子延溥，能救后至之诛，虽父子之亲，仁暴相戾有若是者。余皆逢时奋武，致身荣显。扈

彦珂请击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虑云。

列传第十四

○郭崇 杨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彦超 张永德 王全斌 曾孙凯 康延泽 王继涛 高彦晖附

郭崇，应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称崇。父祖俱代北酋长。崇弱冠以勇力应募为卒。后唐清泰中。为应州骑军都校。

晋祖割云应地入为契丹，崇耻事之，奋身南归，历郓、河中、潞三镇骑军都校。开运中，戍太原。会汉祖起义，以崇为前锋。入汴，改护圣左第六军都校、领郢州刺史，改领富州。

从周祖平河中，以功迁果州防御使、领护圣右厢都指挥使。周祖镇邺，以崇领行营骑军兼天雄军都巡检使。

乾祐三年冬，崇从周祖平国难，与李筠拒慕容彦超于刘子陂，走之，以崇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遣冯道等迎湘阴公赟于徐州，将立之。会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为六军推戴。枢密使王峻在京师闻变，遣崇率七百骑东拒赟，遇于睢阳。崇阵于牙门外，赟惧，登门楼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军变，遣崇等来卫乘舆，非有他也。"赟召崇升楼，崇未敢登，即遣道下与语，崇乃登，具言军情有属，天命已定，赟执崇手泣，俛首久之。俄而赟所领卫兵都校张令超以众归崇，赟亲将贾、王等数怒目视道，将害之。赟曰："汝辈勿草草，此非关令公事。"崇即送赟就馆舍。

广顺初，领定武军节度，又为京城都巡检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军公事。未几，复升陈州为节镇，以颍州隶焉，命崇为节度。周祖亲郊，加同平章事，出镇澶州。周祖不豫，促还镇所。

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与符彦卿出固镇以御之。世宗亲征，又副彦卿为行营都部署。师还，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军世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丹出骑万乘余掠边，崇率师攻下束鹿县，斩数百级，俘获甚众。五年，天清节，崇来朝，表求致政，不允，赐袭衣、金带、器币、鞍勒马，遣之。世宗平关南，至静安军，崇来朝。恭帝嗣位，加检校太师。

宋初，加兼中书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因言："常山近边，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笃于恩义，盖有所激发尔。"遣人觇之，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联言。"未几来朝。时命李重进为平卢军节度，重进叛，改命崇为节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闻之震悼，赠太师。

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仪副使、知常州卒。次女为仁宗皇后。天圣三年，诏赠崇尚书令兼中书令，守璘太尉、宁国军节度，允恭太傅、安德军节度。六年，又诏追封崇英国公，加赠守璘康清军节度兼中书令，允恭忠武军节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阁门祗候、副使；中和，娶颍川郡王德彝女，为西染院副使。

杨廷璋字温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贱，有姊寡居京师，周祖微时，欲聘之，姊不从，令媒氏传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见周祖，归谓姊曰："此人姿貌异常，不可拒。"姊乃从之。

周祖从汉祖镇太原，廷璋屡省其姊，周祖爱其纯谨。姊卒，留廷璋给事左右。及出讨三叛，入平国难，廷璋数献奇计。即位，追册廷璋姊为淑妃，擢廷璋为右飞龙使，廷璋固辞不拜，愿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阙，以老病辞，就拜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廷璋历皇城使、昭义兵马都监、澶州巡检使。

世宗自澶渊还京，言廷璋有干材，迁客省使。俄为河阳巡检、知州事。泾帅史懿称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将行，谓之曰："懿不就命，即图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诏书示懿，谕以祸福，懿即日载路。俄闻周主崩，廷璋呕血不食者数日。

世宗立，拜左骁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征刘崇，以为建雄军节度。在镇数年，颇有惠爱。前后率兵入太原境，拔仁义、高壁等砦，获刺史、军校数十人，俘其民数千户，获兵器羊马数万计。并人弃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兴同、白壁等十余砦。

会隰州刺史孙议卒，廷璋遣监军李谦溥领州事。谦溥至，并人来攻其城，议者以为宜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坚完，并人奄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余人，许以重赏，由间道遣人约谦溥为内应。既至，即衔枚夜击，城中鼓噪以出，并人大溃，追北数十

里，斩首千余级，获器甲万计。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御寇。"诏褒之。

世宗自河东还，加检校太保。显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东界，下堡砦十三，降巡检使靳汉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傅。

宋初，加检校太尉。吏民诣阙，请立碑颂功德。太祖命卢多逊撰文赐之。李筠叛，潜遣亲信使赍蜡书求援粼境，廷璋获之，械送京师，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诏委以经略。及车驾亲征，诏廷璋率所部入阴地，分贼势。贼平，归镇。是秋来朝，改镇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开宝二年，召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四年，卒，年六十。赙帛二百匹。

廷璋美髯，长上短下，好修容仪，虽见小吏，未尝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晋州日，太祖命荆罕儒为钤辖。罕儒以廷璋周朝近亲，疑有异志，每入府中，从者皆持刀剑，欲图廷璋。廷璋推诚待之，殊不设备，罕儒亦不敢发，终亦无患。议者以廷璋在泾州保全史懿，阴德之报也。

洪裕少时，尝渔于境貂裘陂，忽有驰骑至者，以二石雁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岳使者也。"言讫，忽不见。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

廷璋子七人，皆不为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勋得西头供奉官。崇勋，后唐枢密使重诲子也。廷璋子坦、埙皆进士及弟。坦至屯田员外郎，盐铁副使、判官，埙为都官郎中。

宋偓河南洛阳人。谦恭下士。祖瑶，唐天德军节度兼中书令。父廷浩，尚后唐庄宗女义宁公主，生偓。廷浩历石、原、房三州刺史；晋初，为汜水关使，张从宾之叛，力战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补殿直，迁供奉官。

晋祖尝事庄宗，每偓母入见，诏令勿拜，因从容谓之曰："朕于主家诚无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库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辇下，薪米为忧，当奉主居西洛以就丰泰。"命偓分司就养，敕有司供给，至于醯醢，率有加等。

汉祖在晋阳，遣其子承训至洛，奉书偓母，与偓结昏，即永宁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汉乾祐初，拜右金吾卫大将军、驸马都尉。隐帝即位，授昭武军节度，移镇滑州。

周祖举兵向阙，时偓在镇，开门迎谒，周祖深德之。偓率所部兵从周祖，至刘子陂，隐帝卫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谓偓曰：“至尊危矣，公近亲，可亟去拥卫，无令惊动。”偓策马及御营，军已乱矣。广顺初，丁内艰，服除，授左监门卫上将军。

世宗征淮南，令偓与左龙武统军赵赞、右神武统军张彦超、前景州刺史刘建于寿州四面巡检。师还，以偓为右神武统军，充行营右厢都排阵使，又为庐州城下副部署。吴人大发舟师。次东氵布洲，断苏、杭之路。世宗遣偓领战舰数百艘袭之，又遣大将慕容延钊率步骑而进，水陆合势大破之。

世宗尝次于野，有虎逼乘舆，偓引弓射之，一发而毙。及江北诸州悉平，画江为界。世宗驻迎銮，命偓率舟师三千溯江而上，巡警诸郡。师还，复授滑州节制，又移镇邓州。恭帝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

宋初，加检校太师，遣领舟师巡抚江徼，舒州团练使司超副之。李重进谋以扬州叛，偓察其状，飞章以闻。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观重进去就。遂从征扬州，为行营排阵使。及平，以功改保信军节度。来朝，徙镇华州。会凿池都城南，命偓率舟师数千以习水战，东驾数临观焉。五年，改忠武军节度。

开宝初，太祖纳偓长女为后。偓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从“水”，开宝初，上言改为偓。三年，徙邠州。太平兴国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国军节度。四年，从平太原，又从征幽州。诏偓与尚食使侯昭愿领兵万余，攻城南面。师还归镇。

五年冬，车驾幸大名，召偓诣行在，诏知沧州。六年，封邢国公。俄迁同州。九年，又为右卫上将军。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师，命偓知霸州，归阙。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废朝，赠侍中，谥庄惠，中使护葬。

偓，庄宗之外孙，汉祖之婿，女即孝章皇后，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备库使，元度至供备库副使，元载、元亨并至左侍禁、阁门祗候。初，孝章寝疾，语晋国长公主曰：“我瞑目无他忧，惟虑族属不敦睦，贻笑于人。”景德中，偓幼子元翰果诣京府，求析家财。

元度子惟简，为殿直，惟易为奉职。

向拱字星民，怀州河内人。始名训，避周恭帝讳改焉。少倜傥负

气。弱冠，闻汉祖在晋阳招致天下士，将往依之。中途遇盗，见拱状貌雄伟，意为富家子，随之，将劫其财。拱觉，行至石会关，杀所乘驴市酒会里中豪杰，告其故，咸出丁壮护拱至太原。以策干汉祖，汉祖不纳，客于周祖门下。及周祖领节镇，署拱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宫苑使。广顺中，迁皇城使，出监昭义屯军。并人领马步十五都来侵，拱与巡检陈思让逆战于虎亭南，杀三百余人，擒百人，获其帅王璠、曹海金，又败其军于壶关。师还，会征慕容彦超，命为都监，赐以六铢、袍带、鞍勒马、器仗，即日遣行。贼平，命为陕州巡检。未几，改客省使、知陕州。

会延州高允权卒，其寺绍基欲求继袭，即自领使务。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权知州事，俄迁内客省使。尝请禁州民卖军装兵器于西人，从之。所属部落有侵盗汉户者，拱招其酋帅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将军、宣徽南院使。

刘崇人寇，遣马军樊爱能、步军何徽赴泽州，令拱监护之。世宗亲征，拱以精骑居阵中。高平之捷，以功兼义成军节度、河东行营前军都监。师还，出镇陈州。

先是，晋末，秦州节度何建以秦、成、阶三州入蜀，蜀人又取凤州。至是，宰相王溥荐拱讨之，乃召拱与凤翔王景并率兵出大散关，连下城砦。复命拱为西南面行营都监。蜀入闻凤州急，发卒五千余出凤州北堂仓镇路，行至黄花谷，将绝周师粮道。拱与王景侦知之，命排阵使张建雄领兵二千直抵黄花谷，又遣别将领劲卒千人出敌后，截其归路。敌果为建雄所败，奔堂仓，又为劲卒所逼，合势掩击，擒其监军王峦、孙韬等千五百余。由是剑门之下，州邑营砦，望风宵遁，秦、凤、阶、成平。召归，宴于金祥殿。赐袭衣、金带、银器、缯帛、鞍勒马。

显德二年，世宗亲征淮南，以拱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时扬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师，谋收复。韩令坤有弃城之意，即驿召拱赴行在，拜淮南节度，依前宣徽使兼缘江招讨使，以令坤为副。时周师久驻淮阳，都将赵晁、白廷遇等骄恣横暴，不相禀从，惟务贪滥，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数辈，军中肃然。六月，追叙秦、凤功，加检校太尉。

时周师围寿春经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吴援兵栅于紫金山，与城中烽火相应。而舒、蕲、和、泰复为吴人所据。拱上言欲且徙扬州之

师并力攻寿春，俟其城下，然后改图进取。世宗从之。拱乃封库，付扬州主者；复遣本府牙将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军民感悦。及师行，吴人有负糗粮以送者。至寿春，与李重进合势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讨都监，败淮南军二千于黄蓍砦。

世宗再幸寿州，召拱宴赐甚厚，以为武宁军节度，命领其属驻镇淮军。及克寿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领武宁军节度。四年，徙归德军节度。淮南平，改山南东道节度，俄充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师、河南尹、西京留守。

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谒至汜水，言于上曰："筠逆节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济大河，逾太行，乘其未集而诛之，缓则势张，难为力矣。"帝从其言，卷甲倍道趋之。筠果率兵南向，闻车驾至，惶骇走泽州城守，遂见擒。乾德初，从郊祀毕，封谯国公。

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之，谓继勋曰："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

太平兴国初，进封秦国公，来朝，授左卫上将军。八年，代王彦超判左金吾街仗事。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赠中书令。

咸平初，真宗闻拱之后有寒馁流离者，录其孙怿为国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出身。德明子悦，为虞部郎中。

王彦超，大名临清人。性温和恭谨，能礼下士。少事后唐魏王继岌，从继岌讨蜀，还至渭南。会明宗即位，继岌遇害，左右遁去，彦超乃依凤翔重云山僧舍晖道人为徒。晖善观人，谓彦超曰："子，富贵人也，安能久居此？"给资帛遣之。

时晋祖帅陕，乃召至帐下，委以心腹。及移镇太原，将引兵南下，遣从事桑维翰求援契丹，以彦超从行。天福初，累迁奉德军校，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候、领蒙州刺史。汉初，领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出为复州防御使。

周祖平内难后，北征契丹，以彦超为行营马步左厢都排阵使，从周祖入汴。时自彭门迎湘阴公入缵位，会军变，周祖革命，即命彦超权知

徐州节度。未行，湘阴公旧校巩廷美据州叛，真拜彦超武宁军节度，命讨之。彦超督战舰破其水砦，乘胜拔之。

又与枢密使王峻拒刘崇于晋州，彦超以骑兵进，崇遁去，授建雄军节度。复以所部追贼至霍邑，贼步骑堕崖谷，死者甚众。彦超归镇所，俄改河阳三城节度，移镇河中。

显德初，加同平章事。刘崇南寇，命彦超领兵取晋州路东向邀击，从战高平。彦超自阴地关与符彦卿会兵围汾州，诸将请急攻，彦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将降，我士卒精锐，傥驱以先登，必死伤者众，少待之。"翌日，州将董希颜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彦超亲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数日下之，擒其守将安彦进，献行在。师还，改忠武军节度，加兼侍中。诏率所部浚胡芦河，城李晏口。工未毕，辽人万余骑来侵，彦超击败之，杀伤甚众。

宰相李谷征淮南，以彦超为前军行营副部署，败淮南军二千于寿州城下。吴兵水陆来援，谷退保正阳，吴人蹑其后。会李重进兵至，合势急击，大败吴人三万余众，追北二十余里。还，改京兆尹、永兴军节度。六年夏，移镇凤翔。恭帝嗣位，加检校太师、西面缘边副都部署。

宋初，加兼中书令，代还。太祖与彦超有旧，因幸作坊，召从臣宴射，酒酣，谓彦超曰："卿昔在复州，朕往依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勺水岂能止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盖天使然尔。"帝大笑。彦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谕，令赴朝谒。

未几，复以为永兴军节度。又以其父光禄卿致仕重霸为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复镇凤翔。三年，丁外艰，起复。开宝二年，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仗事。

太平兴国六年，封邠国公。七年，彦超语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当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师，给金吾上将军禄。彦超既得请，尽斥去仆妾之冗食者，居处服用，咸遵俭约。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赠尚书令。

开宝初，彦超自凤翔来朝，与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俱侍曲宴。太祖从容谓曰："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彦超知旨，即前奏曰："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行德等竟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

帝曰："此异代事，何足论？"翌日，皆罢行德等节镇。时议以此许彦超。

初，彦超将致政，每戒诸子曰："吾累为统帅，杀人多矣，身死得免为幸，必无阴德以及后，汝曹勉为善事以自庇。"及卒，诸子果无达者。宣化门内有大第，园林甚盛，不十余年，其家已鬻之矣。孙克从，咸平元年进士及第，亦止于州县。

张永德字抱一，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曾祖丕，尚气节。后唐武皇镇太原，急于用度，多严选富家子掌帑库。或调度不给，即坐诛，没入赀宁。丕为之潢满岁，府财有余。宗人政当次补其任，率族属泣拜，请丕济其急，丕又为代掌一年，乡里服其义。父颖事晋至安州防御使。

永德生四岁，母马氏被出，育于祖母，事继母刘，以孝闻。周祖初为侍卫吏，与颖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诣宋州。时寇贼充斥，乃易弊衣，毁容仪，居委巷中。有贼过，即邀乞焉，给曰："此悲田院耳。"贼即舍去，繇是免祸。周祖为枢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

乾祐中，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时周祖镇邺，被谗，族其家。永德，在潞州，闻有密诏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谓遇曰："得非泣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为然，止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初，魏人柴翁以经义教里中，有女，后唐庄宗时备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宫。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鸿沟，遇雨甚，逾旬不能前。女悉取装具，计直千万，分其半以与父母。令归魏，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项黯黑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问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终不能夺。他日，语周祖曰："君贵不可言，妾有缗钱五百万资君，时不可失。"周祖因其资，得为军司。

柴翁好独寝，人传其能司冥间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问之，不对。翁好饮，其妻逼令饮，极醉，因漏言曰："花项汉作天子矣。"其妻颇露之，遇亦微有闻，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讽遇，遇送永德归周祖。

周祖登位，封永德妻为晋国公主，授永德左卫将军、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驸马都尉、领和州刺史。逾年，擢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俄迁殿前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时年二十四。

显德元年，并州刘崇引契丹来侵。世宗亲征，战于高平，大将樊爱能、何徽方战退衄。时太祖与永德各领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与永德厉兵分进，大捷，降崇军七千余众。及驻上党，世宗昼卧帐中，召永德语曰："前日高平之战，主将殊不用命，樊爱能而下，吾将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则已，必欲开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惩其失。"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翌日，诛二将以徇，军威大振。进攻太原，师薄城下，永德与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以断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师去城三百步，围之二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彦超战没，继败其众二千，余众遁去。以永德领武信军节度。师还，徙义成军节度。

时永德父颖为隶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会议南征，永德请行自效，许之。师至寿春，刘仁瞻坚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诱之，傍伏精骑，每战阳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夹攻，大败之，仁赡仅以身免。

三年，世宗亲征，至寿州城下，仁赡执澄等三人槛送行在，意求缓师，诏赐永德，俾其甘心。太祖与永德领前军至紫金山，吴人列十八砦，战备严整。敌垒西偏有高陇，下瞰其营中，永德选劲弓强弩伏陇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战阳不胜，淮人果空砦出斗，永德亟登陇，发伏驰入据之，敌众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噪而进，始攻北门，淮人开南门而遁。时韩令坤在扬州。复为吴人所逼，欲退师。世宗怒，遣永德率师援之，又败泗州军千余于曲溪堰，俄屯下蔡。

时吴人以周师在寿春攻围日急，又恃水战，乃大发楼般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帅众千余，水陆齐进，又以船数艘载薪，乘风纵火，将焚周浮梁，周人忧之。俄而风反，吴人稍却，永德进兵败之。又夜使习水者没其船下，縻以铁钅巢，引轻舠急击。吴人既不得进，溺者甚众，夺其巨舰数十艘。永德解金带，赏习水者。乃距浮梁十余步，以铁索千余尺横截长淮，又维巨木，自是备御益坚矣。俄又败千余众于淮北岸，获战船数十艘，吴人多溺死。诏褒美之。

冬，擢为殿前都点检。四年，从克寿州还，制授检校太尉、领镇宁军节度。五年夏，契丹扰边，命永德率步骑二万拒之。从世宗北伐，还驻澶渊，解兵柄，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

军节度。

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胜军节度。入觐，召对后苑，道旧故，饮以巨觥，每呼驸马不名。时并、汾未下，太祖密访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臣以每岁多设游兵，扰其农事，仍发间使以谍契丹，绝其援，然后可下也。"帝然之。俄归本镇。

会出师讨金陵，永德以己资造战船数十艘，运粮万斛，自顺阳沿汉水而下。富民高进者，豪横莫能禁，永德乃发其奸，置于法。进潜诣阙，诬永德缘险固置十余砦，图为不轨。太祖命枢密都承旨曹翰领骑兵察之，诘其砦所，进曰："张侍中诛我宗党殆尽，希中以法，报私愤尔。"翰以进授永德，永德遽解缚就市，笞而释之。时称其长者。

太平兴国二年来朝，拜左卫上将军。五年，坐市秦、陇竹木所过矫制免关市算，降为本卫大将军。数月，复旧秩。六年，进封邓国公。雍熙中，连知沧、雄、定三州。

端拱元年，拜安化军节度。召还，为河北两路排阵使，屯定州。尝与契丹战，斩获甚众。二年，丁内艰，起复。淳化初，又代田重进知镇州。二年，改泰宁军节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永德明天文术，尝与僚佐会食，有报辽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万胜诀》占之，语坐客曰："彼虽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来，反值岁星对逆，兵家大忌，必败。"未几，折御卿捷报至，众始欢伏。

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人诸处图回，与民争利。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为转运使王嗣宗所发，罢为左卫上将军。

真宗即位，进封卫国公。未几，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屡表请老，授太子太师，分司西京，仍以其孙大理寺丞文蔚厘务洛下，以便就养。

二年冬，契丹入边，帝将北巡，以永德宿将，召入对便殿，赐坐，访以边要。以老不可从行，留为东京内外都巡检使。三年，制授检校太师、彰德军节度、知天雄军。俄以衰耄，命还本镇。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内园使冯守规护柩还京师、赠中书令。诸孙迁秩者五人。

永德出母，后适安邑刘祚。及永德镇南阳，祚已卒，迎母归州廨，起二堂，与继母刘并居。刘卒，马预中参，时年八十一，太宗劳之，赐冠帔，封莒国太夫人。同母弟刘再思，署子城使，于市西里起大第，聚刘族。

初，永德寓睢阳，有书生邻居卧疾，永德疗之获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两，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与永德游，一日，告适淮上，语永德曰："后当相遇于彼。"永德曰："吴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术。"永德送行数舍，恳求药法，生曰："君当大贵，吾不吝此，虑损君福。"言讫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帐前后队部曲八百人，皆金银刀槊，绣旗帜。永德善骑射，左右分挂十的，握十矢，疾驰互发，发必中。淮民环观，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阳书生也。夜宿帐中，复求汞法。僧曰："始语君贵，今不谬矣。终能谨节，当保五十年富贵，安用此为？然能降志礼贤，当别有授公药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资，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

初，睢阳书生尝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潜意拱响。太祖将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故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孙文蔚虞部员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庄宗，为岢岚军使，私畜勇士余人，庄宗疑其有异志。召之，惧不敢行。全斌时年十二，谓其父曰："此盖疑大人有他图，愿以全斌为质，必得释。"父从其计，果获全，因以隶帐下。

及庄宗入洛，累历内职。同光末，国有内难，兵入宫城，近臣宿将皆弃甲遁去，惟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庄宗中流矢，扶掖至绛霄殿，全斌恸哭而去。明宗即位，补禁军列校。晋初，从侯益破张从宾于汜水，以功迁护圣指挥使。周广顺初，改护圣为龙捷，以全斌为右厢都指挥使。及讨慕容彦超于兖州，为行营马步都校。显德中，从向训平秦、凤，遂领恩州团练使。俄迁领泗州防御使。从世宗平淮南，复瓦桥关，改相州留后。

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与慕容延钊由东路会大军进讨，以功拜安国军节度。诏令完葺西山堡砦，不逾时而就。建隆四年，与洺州防御使郭进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数千人以归，进克乐平。

乾德二年冬，又为忠武军节度。即日下诏伐蜀，命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率禁军步骑二万、诸州兵万人由凤州路进讨。召示川峡地图，授以方略。

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万仞燕子二砦，遂下兴州，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败蜀军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斛。进拔石圈、鱼关、白水二十余砦，先锋史延德进军三泉，败蜀军灵数万，擒招讨使韩保正、副使李进，获粮三十余万斛。既而崔彦进、康延泽等逐蜀军过三泉，遂至嘉陵，杀虏甚众。蜀人断阁道，军不能进，全斌议取罗川路以入，延泽潜谓彦进曰："罗川路险，军难并进，不如分兵治阁道，与大军会于深渡。"彦进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彦进、延泽督治阁道，数日成，遂进击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罗川趣深渡，与彦进会。蜀人依江列阵以待，彦进遣张万友等夺其桥。会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诘朝，彦进、延泽、万友分三道击之，蜀人悉其精锐来逆战，又大破之，乘胜拔其砦，蜀将王审超、监军崇渥遁去，复与三泉监军刘延祚、大将王昭远、赵崇韬引兵来战，三战三败，追至利州北。昭远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剑门。遂克利州，得军粮八十万斛。

自利州趋剑门，次益光。全斌会诸将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前，诸君宜各陈进取之策。"待卫军头向韬曰："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砦，对岸有渡，自此出剑关南二十里，至清强店，与大路合。可于此进兵，即剑门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来苏细径，不须主帅亲往。且人屡败，并兵退守剑门，若诸帅协力进攻，命一偏将趋来苏，若达清强，北击剑关与大军夹攻，破之必矣。"全斌纳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见梁成，弃砦而遁。昭远闻延德兵趋来苏，至清强，即引兵退，阵于汉源坡，留其偏将守剑门。全斌等击破之，昭远、崇韬皆遁走，遣轻骑进获，传送阙下，遂克剑州，杀蜀军万余人。

四年正月十三日，师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来降，全斌等入成都。旬余，刘廷让等始自峡路至。昶馈遗廷让等及犒师，并同全斌之至。及诏书颁赏，诸军亦无差降。由是两路兵相嫉，蜀人亦构，主帅遂不协。全斌等先受诏，每制置必须诸将佥议，至是，虽小事不能即决。

俄诏发蜀兵赴阙，人给钱十千，未行者，加两月廪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军愤怨，人人思乱。两路随军使臣常数十百人，全斌、彦进及王仁赡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诸州牙校。蜀军至绵州

果叛，劫属邑，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有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者，尝为将，有威惠，士卒畏服。适以其族赴阙下。绵州遇乱，师雄恐为所胁，乃匿其家于江曲民舍。后数日为乱兵所获，推为主帅。

全斌遣都监米光绪往招抚之，光绪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及橐装。师雄闻之，遂无归志，率众急攻绵州，为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捷指挥使田绍斌所败；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继涛，杀都监李德荣，据其城。成都十县皆起兵应师雄，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开幕府，置僚属，署节帅二十余人，令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彦进与张万友、高彦晖、田钦祚同讨之，为师雄所败，彦晖战死，钦祚仅免，贼众益盛。全斌又遣张廷翰、张煦往击之，不利，退入成都。师雄分兵绵、汉间，断阁道，缘江置砦，声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东川、果、遂、渝、合、资、简、昌、普、嘉、戎、荣、陵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邮传不通者月余，全斌等甚惧。时城中蜀兵尚余二万，全斌虑其应贼，与诸将谋，诱致夹城中，尽杀之。

未几，刘廷让、曹彬破师雄之众于新繁，俘万余人。师雄退保郫县，全斌、仁赡又攻破之。师雄走保灌口砦。贼势既衄，余党散保州县。有陵州指挥使元裕者，师雄署为刺史，众万余，仁赡生擒之，磔于成都市。

俄虎捷指挥使吕翰为主将所不礼，因杀知嘉州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与师雄党刘泽合，众至五万，逐普州刺史刘楚信，杀通判刘沂及虎捷都校冯绍。又果州指挥使宋德威杀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刘涣、都监郑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璙率州民为乱。仁赡等讨吕翰于嘉州，翰败走入雅州。师雄病死于金堂，推谢行本为主，罗七君为佐国令公，与贼将宋德威、唐陶鳖据铜山，旋为康延泽所破。仁赡又败吕翰于雅州，翰走黎州，为下所杀，弃尸水中。后丁德裕等分兵招辑，贼众始息。

全斌之入蜀也，适属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若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冲犯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赐全斌，仍谕诸将，以不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

初，成都平，命参知政事吕余庆知府事，全斌但典军旅。全斌尝语所亲曰：“我闻古之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称疾东归，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盗尚多，非有诏旨，不可轻去。”全斌犹豫未

决。

会有诉全斌及彦进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与诸将同时召还。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虽犯法，不欲辱以狱吏，但令中书问状，全斌等具伏。诏曰：“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被坚执锐，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纳款，寻驰诏以申恩。用示哀矜，务敦绥抚，应孟昶宗族、官吏、将卒、士民悉令安存，无或惊扰；而乃违戾约束，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以至再劳调发，方获平宁。洎命旋归，尚欲含忍，而衔冤之诉，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犀玉、钱帛十六万七百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二十八万一千余贯。遂令中书门下召与讼者质证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台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议其罪。”

于是百官定议，全斌等罪当大辟，请准律处分。乃下诏曰：“有征无战，虽举于王师；禁暴戢兵，当崇于武德。蠢兹庸蜀，自败奸谋，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风而归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泽之涵濡，俾生聚之宁息。而忠武军节度王全斌、武信军节度崔彦进董兹锐旅，奉我成谋，既居克定之全功，宜体辑柔之深意。比谓不日清谧，即时凯旋，懋赏策勋，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贪残无厌，杀戮非罪，稽于偃革，职尔玩兵。尚念前劳，特从宽贷，止停旄钺，犹委藩宣。我非无恩，尔当自省。全斌可责授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彦进可责授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特建随州为崇义军、金州为昭化军以处之。仁赡责授右卫大将军。”开宝开，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祠，以为武宁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尊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以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赐之。全斌至镇数月卒，年六十九。赠中书令。天禧二年，录其孙永昌为三班奉职。

全斌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黜居山郡十余年，怡然自得，识者称之”

子审钧，崇仪使、富州刺史、广州兵马钤辖；审锐，供奉官、閤门祗候。曾孙凯。

凯字胜之。祖审钧，尝为永兴军驻泊都监，以击贼死，遂家京兆。饶于财，凯散施结客，日驰猎南山下，以践蹂民田，捕至府。时寇准守长安，见其状貌奇之。为言：“全斌取蜀有劳，而审钧以忠义死，当录其孤。”遂以为三班奉职、监凤翔盩厔税。历左右班殿直、监益州市买院、

庆州合水镇兵马监押、监在京草场。

先是，守卒扫遗秆自入，凯禁绝，而从欲害之。事觉，他监官皆坐故纵，凯独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马监押，擢閤门祗候、定邢赵都巡检使。

元昊反，徙麟州都监。尝出双烽桥、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庞青、黄罗部，再战于伺候烽，前后斩首三百余级，获区落马牛、橐驼、器械以数千计。夏人围麟州，乘城拒斗，昼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迁西头供奉官。

代迁，边寇犹钞掠，以为内殿崇班、麟州路缘边都巡检使，与同巡检张岊护粮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与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后夹击之。复与岊合，斩首百余级。又入兔毛川，贼众三万，凯以后六千陷围，流矢中面，斗不解，又斩首百余级，贼自蹂践，死者以千数。迁南作坊副使，后为并、代州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夏人二万寇青塞堡，凯出鞋邪谷，转战四十里，至杜□古川，大败之，复得所掠马牛以还。

经略使明镐言凯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领资州刺史。久之召还，未及见，会甘陵盗起，即命领兵赴城下。贼平，拜泽州刺史、知邠州。未几，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泽州团练使，历环庆、并代、定州路副都总管，捧日天武四厢、绵州防御使，累迁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泾州观察使。又徙秦凤路，辞日，帝谕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绝，颇有入寇之萌，宜安静以处之。凯至，与主帅以恩信抚接，遂复常贡。召拜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彰武军节度使，谥庄恪。

凯治军有纪律，善抚循士卒，平居与均饮食，至临阵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战无不力，前后与敌遇，未尝挫衄。兔毛川之战，内侍宋永诚哭于军中，凯劾罢之。尤笃好于故旧。

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

康延泽，父福，晋护国军节度兼侍中。延泽，天福中，以荫补供奉官。周广顺二年，永兴李洪信入觐，遣延泽往巡检，迁内染院副使。

宋初，从慕容延钊、李处耘平湖湘。时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继冲嗣领军事，命延泽赍书币先往抚之。且察其情伪。及还，尽得其机事，因前导大军入境，遂下荆峡。以劳授正使。

乾德中，征蜀，为凤州路马军都监，破白水、合子二砦，进击西县、三泉，获韩保正。由来苏路会大军，克剑门。及孟昶降，延泽以百骑先入成都，安抚军民，尽封府库而还。就命为成都府都监。会全师雄复乱，徙为普州刺史。时有降兵二万七千，诸将惧为内应，欲尽杀之。延泽请简老幼疾病七千人释之，余以兵卫还，浮江而下，贼若来劫夺，即杀之未晚。诸将不能用。俄出兵。败贼党刘泽三万人。复有王可璙率数郡贼兵来战，延泽击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璙余党谢行本等，擒罗七君。事平，优诏嘉奖，就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

全斌等得罪，延泽亦坐贬唐州教练使。开宝中，起为供奉官，迁左藏库副使。坐与诸侄争家财失官，居西洛卒。

兄延沼，幼隶后唐明宗帐下。仕晋祖，为尚食使，改散指挥使都虞候、兴圣军都指挥使，出为随、泽二州刺史。

周祖北征，延沼与白文遇、李彦崇、曹奉金并从。广顺中，为侍卫马步军都头、领信州刺史。从世宗征刘崇，率兵攻辽州，转龙捷右厢都校、领岳州防御使，真拜蔡齐郑楚四州防御使、晋潞二州兵马钤辖。

宋初，李重进叛，以延沼为前军马军都指挥使。建隆四年，改怀州防御使。乾德六年，命李继勋等征河东，以延沼为先锋都监。太祖亲征太原，以延沼宿将，熟练边事，诏领兵屯潞州，会以疾归郡。开宝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继涛，河朔人，少给事汉祖左右。乾祐初，补供奉官，历诸司副使。仕周，为右武卫大将军。淮南平，为天长军使。显德五年，迁和州刺史。

宋初，为左骁骑大将军，再迁左神武大将军，乾德二年，命护徒治安陵隧道。

大军伐蜀，为凤州路砦使。兴元降，王全斌命继涛权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部送昶归阙。守讷白全斌，言继涛问昶求宫妓、金帛，全斌遂留继涛，止令守讷送昶俄诏以继涛为彭州刺史。

绵州军乱，劫全师雄为帅，率众攻彭州，继涛与都监李德荣拒之，德荣战死，继涛身被八枪，单骑走至成都。

素与通事舍人田钦祚有隙，会钦祚入朝，乃诬奏继涛以他事。太祖驿召继涛，将面质之，道病卒。诏曰：“故彭州刺史王继涛，先登击贼，身被重创，优典未加，赍志而殁。故阶州刺史高彦晖，帅师讨贼，奋不顾命，垂老之年，殒身锋镝。永言痛悼，不忘于怀。宜各赐其家粟帛。”

高彦晖，蓟州渔阳人。仁契丹为瀛州守将。世宗北征，以城来降，迁耀、阶二州刺史。

王师伐蜀，为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全师雄之乱，崔彦进遣彦晖与田钦祚共讨之。至导江，与贼遇，贼据隘路，设伏竹箐中，官军至，遇伏发，遂不利。彦晖谓钦祚曰：“贼势张大，日将暮，请收兵，诘朝与战。”钦祚欲遁，虑贼曳其后，乃绐之曰：“公食厚禄，遇贼畏缩，何也？”彦晖复麾兵进。钦祚潜遁去。彦晖独与部下十余骑力战，皆死之，时年七十余。

彦晖老将，练习边事，上闻其殁，甚痛惜，故并命优恤之。

论曰：“郭崇感激昔遇，发于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诲之奏。虽魏文不强于杨彪，宋武无猜于徐广，何以加之。廷璋开怀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进，向拱献谋以平上党，乘时建功，各奋所长，有足尚者。王彦超起自戎昭，历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贞；至于自悔多杀，垂戒后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张永德前朝勋伐，夙识太祖，潜怀尊奉，虽有桥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师，未七旬而降款至，诸将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黩货杀降，寻启祸变，太祖罪之，而从八议之贷，斯得驭功臣之道。延泽能相地险，豫谋屯备。继涛、彦晖，先登重伤，殒没无避，咸可称焉。

列传第十五

○赵普弟安易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人。后唐幽帅赵德钧连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回举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阳。普沈厚寡言，镇阳豪族魏氏以女妻之。

周显德初，永兴军节度刘词辟为从事，词卒，遗表荐普于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拨滁州，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尝与语，奇之。时获盗百馀，当弃市，普疑有无辜者，启太祖讯鞫之，获全活者众。淮南平，调补渭州军事判官。太祖领同州节度，辟为推官；移镇宋州，表为掌书记。

太祖北征至陈桥，被酒卧帐中，众军推戴，普与太宗排闼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众军擐甲露刃，喧拥麾下。及受禅，以佐命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车驾征李筠，命普与吕馀庆留京师，普愿扈从，太祖笑曰："若胜胄介乎？"从平上党，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一区。建隆三年，拜枢密使、检校太保。

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同日罢，以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中书无宰相署敕，普以为言，上曰："卿但进敕，朕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学士讲求故实，窦仪曰："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赐普。既拜相，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是日，普兼监修国史。命薛居正、吕馀庆参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后，不知印，不预奏事，水押班，但奉行制书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内制，普相止用敕，非旧典也。

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库卿尔。"

五年春，加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俄丁内艰，诏起复视事。遂劝帝遣使分诣诸道，征丁壮籍名送京师，以备守卫；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由是兵甲精锐，府为充实。

开宝二年冬，普尝病，车驾幸中书。三年春，又幸其第抚问之。赐赉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时钱王俶遣使致书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庑下。会车驾至，仓卒不及屏，帝顾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

普为政颇专，廷臣多忌之。时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早称普市货鬻都下。权三司使赵玭廉得之以闻。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

故事，宰相、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卢中；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异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又营邸店规利。卢多逊为翰林学士，因召对屡攻其短。会雷有粼击登闻鼓，讼堂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赇骫法及刘伟伪作摄牒得官，王洞尝纳赂可度，赵孚授西川官称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问，悉抵罪，以有粼为秘书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诏参知政事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未几，出为河阳三城节度、检校太傅、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初入朝，改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颇为卢多逊所毁，奉朝请数年，郁郁不得志。会柴禹锡、赵镕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召问，普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又上书，自陈预闻太祖、昭宪皇太后顾托之事，辞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见慰谕。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勋旧，再登元辅，表乞居其下，从之。及涪陵事败，多逊南迁，皆普之力也。

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诗以饯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谓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什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堕泪。"宋琪对曰："昨日普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馀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太马力。'臣昨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

雍熙三年春，大军出讨幽蓟，久未班师，普手疏谏曰：

伏睹今春出师，将以收复关外，屡闻克捷，深快舆情。然晦朔屡更，荐臻炎夏，飞挽日繁，战斗未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

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怀徕闽、浙，混一诸夏，大振英声，十年之间，遂臻广济。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窃虑邪谄之辈，蒙蔽睿聪，致兴无名之师，深蹈不测之地。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无崇献明皇十事，忠言至论，可举而行。伏望万机之暇，一赐观览，其失未远，虽悔可追。

臣窃念大发骁雄，动摇百万之众，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杰可虑，苟或更图稽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时涉秋序，边庭早凉，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切虑此际，或误指踪。臣方冒宠以守藩，曷敢兴言而沮众。盖臣已日薄西山，馀沅无几，酬恩报国，正在斯时。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

臣复有全策，愿达圣聪。望陛下精调御膳，保养圣躬，挈彼疲氓，转之富庶。将见边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归仁，殊方异俗，相率响化，契丹独将焉往？陛下计不出此，乃信邪诌之徒，谓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乐祸求功，以为万全，臣窃以为不可。伏愿陛下审其虚实，究其妄谬，正奸臣误国之罪，罢将士伐燕之师。非特多难兴王，抑亦从谏则圣也。古之人尚闻尸谏，老臣未死，岂敢百谀为安身之计而不言哉？

帝赐手诏曰：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米信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门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辽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况朕踵百王之末，粗到承平，盖念彼民陷于边患，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卿当悉之也。疆场之事，已为之备，卿勿为忧。卿社稷

元臣，忠言苦口，三复来奏，嘉愧实深。

普表谢曰：

昨以天兵久驻塞外，未克恢复，渐及炎蒸，事危势迫，辄陈狂狷，甘俟宪章。陛下特鉴衷诚，亲纡宸翰，密谕圣谋。臣窃审命师讨罪，信为上策，将帅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兹败事。今既边鄙有备，更复何虞。况陛下登极十年，坐隆大业，无一物之失所，见万国之咸宁。所宜端拱穆清，啬神和志，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臣素亏壮志，矧在衰龄，虽无功伐，愿竭忠纯。

观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东道节度，自梁国公改封许国公。会诏下亲耕籍田，普表求入觐，辞甚恳切。上恻然谓宰相曰："普开国元臣，朕所尊礼，宜从其请。"既至，慰抚数四，普呜咽流涕。陈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见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宗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临万方，焦劳庶政，宵衣旰食，以民为心。历考前王，诚无所让，而辅相之重，未偕曩贤。况为邦在于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于赏罚，斯为政之大柄也。敬赏罚匪当，淑慝莫分，朝廷纪纲，渐致隳紊。必须公正之人典衡轴，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后彝伦式序，庶务用康。

伏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开国元老，参谋缔构，厚重有识，不妄希求恩顾以全禄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圣朝之良臣也。窃闻之辈，朋党比周，众口嗷嗷，恶直丑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盖虑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谠之人，咸愿陛下复委以政，启沃君心，羽翼圣化。国有大事，使之谋之；朝有宏纲，使之举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聪未至，使之达之"官人以材，则无窃禄，致君以道，则无苟容。贤愚洞分，玉石殊致，当使结朋党以驰骛声势者气索，纵巧佞以援引侪类者道消。沈冥废滞得以进，名儒懿行得以显，大政何患乎不举，生民何患乎不康，匪窬期月之间，可臻清静之治。臣知虑庸浅，发言鲁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议，俯察物情，苟用不失人，实邦国大幸。

籍田礼毕，太宗欲相吕蒙正，以其新进，藉普旧德为之表率，册拜太保兼侍中。帝谓之曰："卿国之勋旧，朕所毗倚，古人耻其君不及尧、

舜，卿其念哉。”普顿首谢。

时枢密副使赵昌言与胡旦、陈象舆、董俨、梁颢厚善。会旦令翟马周上封事，排毁时政，普深嫉之，奏流马周，黜昌言等。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骄肆僭侈，大为不法，普廉得之，尽以条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请诛之。其嫉恶强直皆此类。

李继迁之扰边，普建议以赵保忠复领夏台故地，因令图之。保忠反与继迁同谋为边患，时论归咎于普，颇为同列所窥，不得专决。

旧制，宰相以未时归第，是岁大热，特许普夏中至午时归私第。明年，免朝谒，止日赴中书视事，有大政则召对。冬，被疾请告，车驾屡幸其第省之，赐予加等。普遂称疾笃，三上表求致仕，上勉从之，以普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普三表恳让。赐手诏曰：“开国旧勋，惟卿一人，不同他等，无至固让，俟首涂有日，当就第与卿为别。”普捧诏涕泣，因力疾请对，赐坐移晷，颇言及国家事，上嘉纳之。普将发，车驾幸其第。

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驰传抚问，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料，令养疾，俟损日赴阙，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赍诏书赐之。又特遣使赐普诏曰：“卿顷属微□彖，恳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虑烦耆耋，维师之命，用表尊贤。伫闻有瘳，与朕相见。今赐羊酒如别录，卿宜爱精神，近医药，强饮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

卒之先一岁，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赍器币、鞍马就赐之。承宗复命，未几卒。次岁，普已罢中书令。故事，无生辰之赐，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馆张秉赐之礼物。普闻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笃。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上闻之震悼。谓近臣曰：“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响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朕君临以来，每优礼之，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动。废朝五日，为出次发哀。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赐谥忠献。上撰神道碑铭，亲八分书以赐之。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摄鸿胪卿，护丧事。缚绡布各五百匹，米面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设卤簿鼓吹如式。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愿为尼，太宗再三谕之，不能夺。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

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达，谓普曰："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言。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普性深沈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及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太宗入弭德超之谗，疑曹彬有轨，属普再相，为彬辨雪保证，事状明白。太宗叹曰："朕听断不明，几误国事。"即日窜逐德超，遇彬如旧。

祖古守郡为奸利，事觉下狱，案劾，爰书未具。郊礼将近，太宗疾其贪墨，遣中使谕旨执政曰："郊赦可特勿贷祖吉。"普奏曰："败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国家卜郊肆类，对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

真宗咸平初，追封韩王。二年，诏曰："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兴运，光启鸿图，虽吕望肆伐之勋，萧何指纵之效，殆无以过也。自辅弼两朝，周旋三纪，茂岩廊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谋猷可复，风烈如生。宜预享于大丞，永同休于宗祏，兹为茂典，以答旧勋，其以普配飨太祖庙庭。"

普子承宗，羽林大将军，知潭、郓二州，皆有声；承煦，成州团练使。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摄府州录事参军，节度使折德扆言其清干，

遂命即真。再迁河南府推官。会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调。太平兴国中，历华、邢二镇掌书记。部刍粮至太原城下，拜监察御史，知兴元府；转殿中，赐绯鱼袋。先是，两川民输税者以铁钱易铜钱。安易言其非便，请许纳铁钱，诏从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会以曹璨知州，徙安易为通判，未几代归。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视北边事。

淳化中，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准铜钱数倍，小民市易颇为不便，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以十当百。下都省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言："刘备时盖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非经久计也。"而安易论请不已，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既而大有亏耗，岁中裁得三千余缗，众议喧然，遂罢之。事具《食货志》。

历知襄、庐二州，就迁宗正卿，归朝，复领卿职。时属籍未备，奏请纂录，咸平初，乃命梁周翰与安易同修。安易略涉书传，性强狠，好谈世务，而疏阔不可用。初，太宗尝问农政，安易请复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蓟，多访以边事。

景德初，礼官详定明德皇太后灵驾发引，于京师壬地权攒，依礼埋悬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

《礼》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设吉祭也。明未葬则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凿木为悬重，以主神灵。王后七月而葬，则埋悬重，掩玄堂，凶仗、辒辌车、龙輴之属焚于柏城讫，始可立虞主。吉仗还京，备九祭，复埋虞主，然后立神主，升庙室。自旷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庙行此礼，何以今日乃违典章，苟且升祔，方权攒妄立神主，未大葬辄埋悬重？且棺柩未归园陵，则神灵岂入太庙？奈柏城未焚凶仗，则凶秽唐突祖宗。望约孝章近例，但于壬地权攒，未立神主升祔，凶仪一切祗奉。俟丙午年灵驾西去园陵，东回祔庙。如此则免于颠倒，不利国家。

乃诏有司再加详定。判礼院孙何等上言：

按《晋书》羊太后崩，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不作。又按《礼》，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则天地之祭不废，遂议以园陵年月不便，须至变礼从宜。又缘先准礼文，候神主升

祔毕，方行享祀。若俟丙午岁，则三年不祭宗庙，礼文有阙。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礼合升祔。遂与史馆检讨同共参详，以为庙未祔则神灵不至，伏恐祭祀难行。攒既毕则梓宫在郊，可以葬礼比附。遂按《礼》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见也。”既不欲穿圹动土，则龙輴、攒木、题凑，蒙椁上四柱如屋以覆，尽涂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为凶秽，目群官为颠倒，指梓宫为棺柩，令百司分析园陵，浼渎圣听，诬罔臣下。

安易又云“昔日睹群官尽公，奉二帝诸后，并先山陵，后祔庙；今日睹群官颠倒，奉明德皇太后，独先祔庙，后园陵”者。今详当时先山陵后祔庙，正为年月便顺，别无阴阳拘忌。今则年月未便，理合从宜。未埋重则礼文不备，未升祔则庙祭犹阙，须从变礼，以合圣情。兼明德皇太后将赴权攒，而安易所称“柏城未焚凶仗，则凶秽唐突祖宗。”按《檀弓》云：“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郑玄注云，谓迁柩于庙。

又云：“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商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遥辞宗庙而后行，岂可以《礼经》所出目为颠倒，吉凶具仪谓之唐突哉？

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缘有所嫌避，未赴园陵，出京权攒之时，不立神主入庙。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园陵，礼毕，然后奉虞主还京，易神主祔庙，以合典礼。”今详当时文籍，缘孝章为太宗嫂氏，上仙之时，止辍五日视朝，百官不曾成服，与今不同。从初亦无诏命令住庙享。今明德皇太后母仪天下，主上孝极曾、颜，况上仙之初，即有遣命权停享祀。今按礼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亲，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于斯。

况安易以讦直自负，所诋者无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尚者无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坚；诗书之文，懵而不习。本院所议，并明称典故，旁考时宜，虽曰从权，粗亦稽古，请依无议施行。

从之。安易又屡言陵庙事，词多鄙俚。晚岁进趋不已，时论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赠工部尚书。录其子承庆为国子博士，孙从政为太常寺奉礼郎。

论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陈桥之事，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

谋，理势或然。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终身以轻动为戒，后皆如其言。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昔傅说告商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晚年廷美、多逊之狱，大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与有力焉。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君子惜之。

列传第十六

○吴廷祚 子元辅 元载 元扆 李崇矩 子继昌 王仁赡 楚昭辅 李处耘 子继隆 继和

吴廷祚，字庆之，并州太原人。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广顺初，授庄宅副使，迁内军器库使、知怀州，入为皇城使。会天平符彦卿移镇大名，以廷祚权知郓州。

世宗即位，迁右羽林将军，充内客省使。未几，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刘崇，为北面都巡检使。师还，权判澶州。归阙，加右监门卫大将军。俄迁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决，命廷祚督丁壮数万塞之。因增筑堤防，自京城至临淮，数旬讫工。世宗北征，权东京留守。是夏，河决郑州原武县，命廷祚发近县丁壮二万余塞之。师还，以廷祚为左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傅，充枢密使。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尉。

宋初，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会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岩险，且阻太行，贼据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轻，若速击之，必离上党来邀我战，犹兽亡其薮，鱼脱于渊，因可擒矣。"太祖遂亲征，以廷祚留守东京兼判开封府。筠果领兵来，战泽州南，其众败走。及讨李重进，又为东京留守。

建隆二年夏，帝谓之曰："卿掌枢务，有年于兹，与卿秦州，以均劳逸。明日制出，恐卿以离朕左右为忧，故先告卿。"即以为雄武军节度。先是，秦州夕阳镇西北接大薮，多材植，古伏羌县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议就置采造务，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西夏酋长尚波于率众争夺，颇伤役卒，防捕击其党，以状闻。上令廷祚代防，赍诏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悦。是年秋，以伏羌地来献。

乾德二年来朝，改镇京兆。开宝四年长春节来朝。俄遇疾，车驾临问，命爇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继恩监视之。未几卒，年五十四。赠侍中，官给葬事。

廷祚谨厚寡言，性至孝，居母丧，绝水浆累日。好学，聚书万余卷。治家严肃，尤崇奉释氏。

子元辅、元载、元范、元扆、元吉、元庆。元范、元庆仕皆至礼宾副使。元吉，阁门祗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庆子守仁，内殿崇班。

元辅字正臣，颇好学，善笔札。周广顺中，以父任补供奉官。世宗嗣位，迁洛苑使。宋初，授左骁卫将军、澶州巡检，累官至定州钤辖。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逊、昭普，并阁门祗候。

元载，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赐绯鱼袋。廷祚出镇秦、雍，并补衙门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兴国三年，加阁门祗候，与太祝母宾古使契丹。九年，擢为西上阁门副使，出知陕州。

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为长道县酒务官，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民负息钱者数百家，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独推官冯伉不从。益遣奴数辈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马，因毁辱之。先是，益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及伉屡表其事，又为邸吏所匿，不得达。后因市马译者附表以闻，译因入见，上其表。帝大怒，诏元载逮捕之。诏书未至，京师权贵已报益，益惧，亡命。元载以闻，帝愈怒，诏州郡物色急捕之，获于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具得其状，斩之，尽没其家。益子仕衡先举进士，任光禄寺丞，诏除籍，终身不齿。益之伏法，民皆饭僧相庆。

端拱初，迁西上阁门使。淳化二年，加领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妓乐，元载禁止之；吏民细罪又不少贷，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乱，元载不能捕灭，受代归阙，而成都不守。

时李仕衡通判华州，常衔元载因事杀其父，伺元载至阙，遣人阅行装，收其关市之税。元载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责郢州团练副使。移单州，以疾授左卫将军致政。卒，年五十三。

子昭明，为内殿崇班；昭矩，太子中舍。

元扆字君华。太平兴国八年，选尚太宗第四女蔡国公主，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明年正月，领爱州刺史。是冬，领本州团练使。

雍熙三年，有事北边，元扆表求试剧郡，命知郓州。逾年召入，寻知河阳。还朝，改鄯州观察使。特诏朝会序班次节度使，奉禄赐予悉增之。再知河阳。

淳化元年，以主疾召还。主薨，复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沟洫，城垒将坏，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补塞。民多构木树杪以避水，元扆命济以舟楫，设饼饵以食。时澶、陕悉罹水灾，元扆所部赖以获安。

真宗即位，换安州观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转运使刘锡上其治状，诏书嘉奖，迁宁国军留后、知定州。时王超、王继忠领兵逾唐河，与辽人战，元扆度其必败，乃急发州兵护河桥。既而超辈果败，辽人乘之，至桥，见阵兵甚盛，遂引去。考满，吏民诣阙贡马，疏其善政十事，愿借留树碑，表其德政。诏褒之。属岁旱，吏白召巫以土龙请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龙止兽也，安能格天？惟精诚可以动天。"乃集道人设坛，洁斋三日，百拜祈祷，澍雨沾洽。

景德三年代归，拜武胜军节度。三年，以陵域积水，议堙掘沟涧，命为修诸陵都部署，以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泽、潞皆分辖戍卒，后并于太原。至是，以元扆临镇，遂分领泽、潞、晋、绛、磁、隰、威胜七州军戎事，委元扆专总之。东封，表求扈从，命祀青帝。礼毕，加检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阴恩，改领山南东道。五月，制书下，元扆被疾卒，年五十。赠中书令，谥忠惠。子弟进秩者五人。五年，葬元扆，时上元欲观灯，帝为移次夕。

元扆性谨让，在藩镇有忧民心，待宾佐以礼。喜读《春秋左氏》，声色狗马，一不介意。所得禄赐，即给亲族孤贫者。将赴徐州，请对言："臣族属至多，其堪禄仕者皆为表荐，余皆均奉赡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参宫禁，元扆虑其去后妄有请托，白上拒之。真宗深所嘉叹，于帝婿中独称其贤。及殁，甚悼惜之。且以元扆得疾，本州不以闻，诏劾其官属。

子守礼，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赠和州防御使；守严，至内殿崇班，天禧中，录守严子承嗣、承绪并为殿直；守良为内殿崇班；守让阁门祗候。

李崇矩，字守则，潞州上党人。幼孤贫，有至行，乡里推服。汉祖起晋阳，次上党，史弘肇时为先锋都校，闻崇矩名，召署亲吏。乾祐初，弘肇总禁兵兼京城巡检，多残杀军民，左右惧，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谨。及弘肇被诛，独得免。

周祖与弘肇素厚善，即位，访求弘肇亲旧，得崇矩。谓之曰："我与

史公受汉厚恩，戳力同心，共奖王室，为奸邪所构，史公卒罹大祸，我亦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为我求其近属，吾将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尽籍财产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隶世宗帐下。显德初，补供奉官。从征高平，以功转供备库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于南唐。还判四方馆事。

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龙捷、骁武左右射禁军数千人屯河阳，以所部攻大会砦，拔之，斩首五百级。改泽、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与石守信、高怀德、罗彦瑰同破筠众于碾子谷。及平泽、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图籍，视府库。因上言曰：“上党，臣乡里也。臣父尚槁葬，愿护榇归京师。”许之，赐予甚厚。师还，会判三司张美出镇，拜右监门卫大将军，充三司使。从征李重进，还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

乾德二年，代赵普拜枢密使。五年，加检校太傅。时剑南初平，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言者请诛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语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当孥戮，然案籍合诛者万余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驱率，非本心者。”乃令尽释之。翰众闻之，亦稍稍自归。未几，翰败灭。

开宝初，从征太原。会班师，命崇矩为后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医诊视，命乘凉车还京师。崇矩叩头言：“凉车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尔。”固辞得免。

时赵普为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闻之不悦。有郑伸者，客崇矩门下仅十年，性险诐无行，崇矩待之渐薄。伸衔之，因上书告崇矩阴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释不问，出为镇国军节度，赐伸同进士出身，以为酸枣主簿；仍赐器币、袭衣、银带。六年，崇矩入为左卫大将军。

太平兴国二年夏，河防多决，诏崇矩乘传自陕至沧、棣，按行河堤。是秋，出为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未几，移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麾下军士咸惮于行，崇矩尽出器皿金帛，凡直数百万，悉分给之，众乃感悦。时黎贼扰动，崇矩悉抵其洞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皆怀附。代还，拜右千牛卫上将军。雍熙三年，命代宋偓判右金吾街仗兼六军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赠太尉，谥元靖。

崇矩性纯厚寡言，尤重然诺。尝事史弘肇，及卒，见其子孙，必厚

礼之，振其乏绝。在岭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婴虑。旧涉海者多舣舟以俟便风，或旬余，或弥月，崇矩往来皆一日而渡，未尝留滞，士卒僮仆随者皆无恙。信奉释氏，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黄白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以为神仙，试已终无悔恨。子继昌。

继昌字世长。初，崇矩与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诞辰，必遣继昌奉币为寿。尝畀弱弓轻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荫补西头供奉官。太祖欲选尚公主，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崇矩亟为继昌聘妇，太祖闻之，颇不悦。

开宝五年，选魏咸信为驸马都尉，继昌同日迁如京副使。崇矩出华州，补镇国军牙职。入为右班殿直、东头供奉官，监大名府商税，岁课增羡。会诏择廷臣有劳者，府以名闻。丁外艰，服阕，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齐饥多盗，命为登、莱、沂、密七州都巡检使。

至道二年，蜀贼平，余党颇啸聚，拜西京作坊使、峡路二十五州军捉贼招安都巡检使，旋改兵马钤辖。贼酋喻雷烧者，久为民患，以金带遗继昌，继昌伪纳之，贼懈不设备，因掩杀之。进西京左藏库使。

咸平三年，王均乱蜀，与雷有终、上官正、石普同受诏进讨，砦于城西门。贼忽开城伪遁，有终等各以所部径入，继昌觉，亟止之不听，因独还砦。贼果闭关发伏，悉陷之，有终等仅以身免。继昌按堵如故，所部诸校闻城中战声，泣请引去。继昌曰："吾位最下，当俟主帅命。"是夕，有终驰报至，徙继昌屯雁桥门。三月，破弥牟砦，斩首千级，大获器仗，进逼鱼桥门，均脱走。继昌入城，严戒部下，无扰民者。获妇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还其家。继昌急领兵追贼至资州，闻均枭首乃还。以功领奖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军头引见司。

景德二年，将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给诸军铠甲。辽人请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继昌与其使姚东之偕诣辽部，俄与韩杞同至行在；及辽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寻擢为西上阁门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将朝陵寝，以汝州近洛，卫兵所驻，命知州事兼兵马钤辖。驾还，召归，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钤辖。

大中祥符元年，进秩东上阁门使。俄以目疾求归京师。入对，劳问再三，遣尚医诊视，假满仍给以奉。少愈，令枢密院传旨，将真拜刺史，复任延安。继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几，改右骁卫大将军，领郡如

故。祀汾阴，留为京师新城巡检钤辖，改左神武军大将军、权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勖，尚万寿长公主。

天禧初，主诞日，邀继昌过其家，迎拜为寿。帝知之，密以袭衣、金带、器币、珍果、美馔赐之。翌日，主入对，帝问继昌强健能饮食，拜连州刺史，出知泾州。表求两朝御书及谒拜诸陵，皆许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护榇以归。录其子赞善大夫文晟为殿中丞，殿直文旦为侍禁。

继昌性谨厚，士大夫乐与之游。为治尚宽，所至民怀之。任峡路时，与上官正联职。正残忍好杀，尝有县胥护刍粮，地远后期，正令斩之，继昌徐为解贷焉。郑伸者，早死，其母贫饿，尝诣继昌乞丐，家人兢前诟逐。继昌召见，与白金百两，时人称之。

遵勖初尚主，诏升为崇矩子，授昭德军留后、驸马都尉。

王仁赡，唐州方城人。少倜傥，不事生产，委质刺史刘词。词迁永兴节度，署为牙校。词将卒，遗表荐仁赡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飞龙使。建隆二年，迁右领军卫将军，充枢密承旨。高继冲请命，以仁赡为荆南巡检使。继冲入朝，命知军府。乾德初，迁左千牛卫大将军。不逾月，加内客省使。

二年春，召赴阙，擢为枢密副使。七月，加左卫大将军。兴师讨蜀，命仁赡为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蜀平，坐没入生口财货、杀降兵致蜀士扰乱，责授右卫大将军。初，剑南之役，大将王全斌等贪财，军政废弛，寇盗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来者，令陈全斌等所入贿赂、子女及发官库分取珠金等事，尽得其状。及全斌等归，帝诘仁赡，仁赡历诋诸将过失，欲自解。帝曰："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岂全斌辈邪？"仁赡不能对。廷珪，故蜀将也。帝怒，令送中书鞫全斌等罪，仁赡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洛，以仁赡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及召沈伦赴行在，以仁赡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驾还，遂判三司，俄命权宣徽北院事。

太平兴国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检校太保。四年，亲征太原，充大内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总辖里外巡检司公事。师还，加检校太傅。五年，仁赡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

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赡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户部判官杜载、开封府判官吕端属吏。旻、载具伏罔上为市竹木入官；端为秦府亲吏乔琏请托执事者。贬旻为房州司户，载均州司户，端商州司户。判四方馆事程德玄、武德使刘知信，翰林使杜彦圭，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赵延溥，武德副使窦神兴，左卫上将军张永德，左领军卫上将军祁廷训，驸马都尉王承衎、石保吉、魏咸信，并坐贩竹木入官，责降罚奉。是岁，车驾北巡，命仁赡为大内部署。

七年春，以政事与僚属相矛盾，争辩帝前，仁赡辞屈，责授右卫大将军。翌日，改唐州防御使，月给奉钱三十万。仁赡之获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并降秩。先是，仁赡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前者发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会属吏陈恕等数人率以皦察不畏强御自任，因议本司事有不协者。朝参日，恕独出班持状奏其事。帝诘之，仁赡屈伏。帝怒甚，故及于谴，而恕等悉奖擢。琪与恕等联事，始合谋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犹附会仁赡，故亦左降。仁赡既失权势，因怏怏成疾，数日卒，年六十六。

后帝因言及三司财赋，谓宰相赵普等曰："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用度既足，傥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税。仁赡心知其非，颇亦惭悸，朕优容之。"子昭雍，为崇仪副使。

楚昭辅，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华帅刘词。词卒，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师还，昭宪太后在城中，太祖忧之，遣昭辅问起居，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

宋初，为军器库使。太祖亲讨泽、潞，及征淮扬，并以昭辅为京城巡检。建隆四年，权知扬州，使江表。还，命钩校左藏库金帛，数日而毕，条对称旨。开宝四年，帝以其能心计，拜左骁卫大将军、权判三司。六年，迁枢密副使。九年，命权宣徽南院事。

太平兴国初，拜枢密使。三年，加检校太傅。从征太原，加检校太尉。俄以足疾请告，帝亲临问。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广之，昭辅虑侵民地，固让不愿治。帝嘉其意，赐白金万两，令别市第。昭辅被疾，家居近一岁，始以石熙载代之。昭辅不求解职，上亦不忍罢。会郊祀毕，罢为骁骑卫上将军。逾年卒，年六十九。废朝，赠侍中，命中使护其丧归

葬乡里。无子，录其兄子吉为供奉官，敏为殿直。

昭辅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

初，词卒，昭辅来京师，问卜于瞽者刘悟。悟为筮卜，曰："汝遇贵人，见奇表丰下者即汝主也，宜谨事之，汝当贵矣。"及见太祖，状貌如悟言，遂委质焉。

咸平三年，录弟之子谅为借职。大中祥符八年，又录从孙鼎为右班殿直。吉至内殿崇班。吉子随，敏子咸，并进士及第，随为太常博士，咸屯田员外郎。

李处耘，潞州上党人。父肇，仕后唐，历军校，至检校司徒。从讨王都定州，契丹来援，唐师不利，肇力战死之。晋末，处耘尚幼，随兄处畴至京师，遇张彦泽斩关而入，纵士卒剽略。处耘年犹未冠，独当里门，射杀十数人，众无敢当者。会暮夜，遂退。迨晓复斗，又杀数人，斗未解。有所亲握兵，闻难来赴，遂得释，里中赖之。

汉初，折从阮帅府州，召置门下，委以军务。从阮后历邓、滑、陕、邠四节度，处耘皆从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诣阙诬告处耘之罪，周祖信之，黜为宜禄镇将。从阮表雪其冤，诏复隶麾下。

显德中，从阮遗表称处耘可用，会李继勋镇河阳，诏署以右职。继勋初不为礼，因会将吏宴射，处耘连四发中的，继勋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务，俾掌河津。处耘白继勋曰："此津往来者惧有奸焉，不可不察也。"居数月，果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即遣处耘部送阙下。

太祖时领殿前亲军，继勋罢镇，世宗以处耘隶太祖帐下，补都押衙。会太祖出征，驻军陈桥，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诸军大噪，入驿门，太祖不能却。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右卫将军。

从平泽、潞，迁羽林大将军、宣徽北院使。讨李重进，为行营兵马都监。贼平，以处耘知扬州。大兵之后，境内凋弊，处耘勤于绥抚，奏减城中居民屋税，民皆悦服。建隆三年，诏归京师，老幼遮道涕泣，累

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赐甲第一区。

朗州军乱，诏慕容延钊率师讨之，以处耘为都监。入辞，帝亲授方略，令会兵汉上。先是，朝廷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使荆南，觇势强弱。使还，具言可取之状，遂命处耘图之。处耘至襄州，先遣阁门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请具薪水给军，荆人辞以民庶恐惧，愿供刍饩于百里外。处耘又遣德裕谕之，乃听命。遂令军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斩。"

师次荆门，高继冲遣其叔保寅及军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师，且来觇也。处耘待之有加，谕令翌日先还。延嗣大喜，令报继冲以无虞。荆门距江陵百余里，是夕，召保寅等饮宴延钊之帐。处耘密遣轻骑数千倍道前进。继冲但俟保寅、延嗣之还，遽闻大军奄至，即惶怖出迎，遇处耘于江陵北十五里。处耘揖继冲，令待延钊，遂率亲兵先入登北门。比继冲还，则兵已分据城中，荆人束手听命。即调发江陵卒万余人，并其师，晨夜趋朗州。又先遣别将分麾下及江陵兵趋岳州，大破贼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级。又遇贼帅张从富于澧江，击败之。逐北至敖山砦，贼弃砦走，俘获甚众。处耘释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啖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会暮，宿砦中，迟明，延钊大军继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为大军所啖，朗人大惧，纵火焚城而溃。会朗帅周保权年尚幼，为大将汪端劫匿于江南砦僧寺中。处耘遣麾下将田守奇帅师渡江获之。遂入潭州，尽得荆湖之地。

初，师至襄州，衢肆鬻饼者率减少，倍取军人之直。处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钊，延钊怒不受，往复三四，处耘遂命斩于市以徇。延钊所部小校司义舍于荆州客将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酝于处耘。处耘召义呵责，义又谮处耘于延钊。至白湖，处耘望见军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即延钊圉人也，乃鞭其背，延钊怒斩之。由是大不协，更相论奏。朝议以延钊宿将贯其过，谪处耘为淄州刺史。处耘惧，不敢自明。在州数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废朝，赠宣德军节度、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

处耘有度量，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为己任。荆湖之役，处耘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制，不顾群议，遂至于贬。后太祖颇追念之。及开宝中，为太宗纳其次女为妃，即明德皇后也。

子继隆、继和，自有传；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赠左神武

大将军。继恂子昭逊，为供备库使。处畴，官至作坊使，子继凝。

继隆字霸图，幼养于伯父处畴。及长，以父荫补供奉官。处耘贬淄州，继隆亦除籍。会长春节，与其母入贡，复旧官。时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忌继隆有才，继隆因落魄不治产，以游猎为娱。

乾德中平蜀，选为果、阆监军，年方弱冠，母忧其未更事，将辅以处耘左右。继隆曰："是行儿自有立，岂须此辈，愿不以为虑。"母慰而遣之。代还，夜涉栈道，雨滑，与马偕坠绝涧，深十余丈，絓于大树。骑卒驰数十里外，取火引绠以出之。

会征江南，领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给刀盾。蛮贼数千阵长沙南，截其道。继隆率众力战，贼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药而愈，部卒死伤者三之一。太祖闻其勇敢而器重之。又与石曦率兵袭袁州，破桃田砦，追贼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冲刍积。

复从李符督荆湖漕运，给征南诸军。吴人以王师不便水战，多出舟师断饷道，继隆屡与斗，粮悉善达。日驰四五百里，常令往来觇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杀之。尝获吴将，部送赴阙，至项县而病，斩其首以献，太祖益嘉之。与吴人战，流矢中额，以所冠胄坚厚，得不伤。

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谓曰："升州平，可持捷书来，当厚赏汝。"时内侍使军中者十数辈，皆伺城陷献捷，会有机事当入奏，皆不愿行，而继隆独请赴阙。太宗见其来，时城尚未下，甚讶之。继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风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谓曰："如汝所料矣。"吴将卢绛聚众万余，攻掠州县，命继隆招来之。江南平，录功迁庄宅副使。从幸西洛，改御营前后巡检使。

太平兴国二年，改六宅使。尝诏与王文宝、李神祐、刘承珪同护浚京西河，又与梁迥、窦神宝治决河。迥体肥硕，所乘舟弊不能济，继隆易以己舟。已而继隆舟果覆，栖枯桑杪，赖他舟以度。

从征太原，为四面提举都监，与李汉琼领梯冲地道攻城西面，机石过其旁，从卒仆死，继隆督战无怠。讨幽州，与郭守文领先锋，破契丹数千众。及围范阳，又与守文为先锋，大败其众于湖翟河南。

后为镇州都监，契丹犯边，与崔翰诸将御之。初，太宗授以阵图，及临阵有不便，众以上命不可违。继隆曰："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即从宜而行，败之于徐河。

四年，迁宫苑使、领妫州刺史，护三交屯兵。与潘美出征北边，破灵丘县，尽略其人以归。改定州驻泊都监。尝领兵出土镫砦，与贼战，获牛羊、车帐甚众。诏书褒美。

李继迁叛，命继隆与田仁朗、王侁率兵击之。四月，出银州北，破悉利诸族，追奔数十里，斩三千余级，俘蕃汉老幼千余，枭代州刺史折罗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马、铠仗所获尤多。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斩其副首领埋乜已五十七人，降银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复破没邵浪、悉讹诸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斩首五十九级，俘获数千计。引师至监城，吴移、越移四族来降，惟岌伽罗腻十四族怙其众不下，乃与尹宪袭击之，夷其帐千余，俘斩七千余级。俄改领环州团练使，又护高阳关屯兵。

从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锋薛继昭破其众数千于固安南，下固安、新城，进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获契丹贵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继隆止之。俄而傅潜、米信军败众溃，独继隆所部振旅而还。即命继隆知定州，寻诏分屯诸军，继隆令书吏尽录其诏。旬余，有败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继隆按诏给券，俾各持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谋。

三年，迁侍卫马军都虞候、领武州防御使。契丹大入边，出为沧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敌战君子馆，先约继隆以精卒后殿，缓急为援。既而敌围廷让数重，继隆引麾下兵退保乐寿，廷让力不敌，全军陷没，裁以单骑遁免。上怒，追继隆赴阙，令中书问状，既而得释。逾年，加领本州观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保顺节度。九月，出为定州都部署。初，朝议有寇至，令坚壁清野，勿与战。一日，契丹骤至，攻蒲城，至唐河。护军袁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止之。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二年冬，送刍粟入威虏军，蕃将于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继隆所领步骑裁一万，先命千人设伏城北十里，而与尹继伦列阵以待。敌众方食，继伦出其不意，击走之。继隆追奔过徐河，俘获甚众。尝有诏废威虏军，继隆言："梁门为北面保障，不可废。"遂城守如故，讫为要地。

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谕继隆："若契丹复入寇，朕当亲讨。"继隆上奏曰："自北边肆孽，边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

事，臣敢不讲求军实，震耀戎容，奉扬天声，以遏外侮。然臣奉辞之日，曾沥愚衷，诚以蜂蚁之妖，必就鲸鲵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议于亲巡，庶靡劳于天步，今聆圣诲，将决亲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从，次舍驱驰，郡县供馈，劳费滋甚。殄此微妖，当责将帅，臣虽驽弱，誓死为期。”是岁，契丹不入边，议遂止。

四年夏，召还，太宗面奖之，改领静难军节度，复遣还屯所。时夏州赵保忠与继迁连谋，朝廷患之，又绥州牙校高文□不举城效顺，河外蕃汉大扰，以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尚食使尹继隆为都监以讨之。既而继迁遁去，擒保忠以献。初，裨将侯延广、监军秦翰议请诛保忠，及出兵追之，继隆曰：“保忠机上肉尔，当请于天子。今继迁遁去，千里穷碛，艰于转饷，宜养威持重，未易轻举。”延广等服其言。

会密诏废夏州，隳其城。继隆命秦翰与弟继和及高继勋同入奏，以为朔方古镇，贼所窥觎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贼；并请于银、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冲，且为内属蕃部之障蔽，而断贼粮运。皆不报。

至道二年，白守宗守荣、马绍忠等送粮灵州，为继迁所邀，败于洛浦河。上闻之怒，亟命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讨继迁，以继隆出环州，取东关镇，由赤柽、苦井路赴之。继隆以所出道回远乏水，请由橐驼路径趋贼之巢穴。且遣继和入奏，太宗召诘之，知其必败，因遣周莹赍手诏切责，督其进军赤柽。莹至，继隆以便宜发兵，不俟报，与丁罕行十余日，果不见贼而还。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继隆素刚，因惭愤，肆杀戮，乃奏转运使陈绛、梁鼎军储不继，并坐削秩。

三年春，继迁以蕃部从顺者众，遣其军主史□□遇率兵屯橐驼口西北双雉，以遏绝之。执仓族蕃官□□遇来告，继隆遣刘承蕴、田敏会□□遇讨之，斩首数千级，获牛马、橐驼万计。

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众议不一，继隆固执论其事，太宗许焉。遂率师以进，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为镇戎军。

真宗即位，改领镇安军节度、检校太傅。逾月召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解兵柄归本镇。咸平二年，丁内艰，起复。会秋潦暴集，蔡水坏岸，继隆乘危督士卒补塞，自辰讫午，冲波稍息。四年，加检校太师。王师失利于望都，继隆累表求诣阙面陈边事，因乞自效。俄召还，

延见询访，因言：“丑类侵扰，盖亦常事，愿委将帅讨伐，不烦亲征。”真宗慰谕之，改山南东道节度，判许州。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诏入省疾。九月，复许会葬。是冬，契丹大入，逾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渊，继隆表求扈从，命为驾前东西排阵使，先赴澶州，陈师于北城外，毁车为营。敌数万骑急攻，继隆与石保吉率众御之，追奔数里。及上至，幸北门观兵，召问慰劳，见其所部整肃，叹赏久之。翌日，幸营中，召从臣饮宴。二年春，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食邑、实封。诏始下，会疾作，上亲临问。继和时为并、代钤辖，驿召省视。卒，年五十六。车驾临哭之恸，为制服发哀。赠中书令，谥忠武。以其子昭庆为洛苑使，从子昭囗、昭逊，并为内殿崇班。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乾兴初，诏与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庙庭。

继隆出贵胄，善骑射，晓音律，感慨自树，深沉有城府，严于御下。好读《春秋左氏传》，喜名誉，宾礼儒士。在太宗朝，特被亲信，每征行，必委以机要。真宗以元舅之亲，不欲烦以军旅，优游近藩，恩礼甚笃。然多智用，能谦谨保身。明德寝疾，欲面见之，上促其往。继隆但诣万安宫门拜笺，终不入。又尝命诸王诣第候谒，继隆不设汤茗，第假王府从行茶炉烹饮焉。昭庆改名昭亮，至东上阁门使、高州刺史。

继和字周叔，少以荫补供奉官，三迁洛苑使。淳化后，继隆多在边任，继和常从行，友爱尤至，每令入奏机事。继隆罢兵柄，手录唐李勣遗戒授继和，曰：“吾门不坠者在尔矣。”

初，继隆之请城镇戎军也，朝廷不果于行。继和面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阻险，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城之为便。”太宗乃许焉。后复不守。咸平中，继和又以为言，乃命版筑，以继和知其军，兼原、渭、仪都巡检使。城毕，加领平州刺史。建议募贫民及弓箭手，垦田积粟，又屡请益兵，朝议未许。上曰：“苟缓急，部署不为济师，则或至失援矣。”命继和兼泾、原、仪、渭钤辖。时继迁未弭，命张齐贤、梁颢经略，因访继和边事。继和上言：

镇戎军为泾、原、仪、渭北面扞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自置军已来，克张边备，方于至道中所葺，今已数倍。诚能常用步骑五千守之，泾、原、渭州苟有缓急，会于此军，并力战守，则贼必不敢过此军；而缘边民户不废耕织，熟户老幼有所归宿。

此军苟废，则过此新城，止皆废垒。有数路来寇：若自陇山下南

去，则由三百堡入仪州制胜关；自瓦亭路南去，则由弹筝峡入渭州安国镇；自清石岭东南去，则由小卢、大卢、潘谷入潘原县；若至潘原而西则入渭州，东则入泾州；若自东石岭东公主泉南去，则由东山砦故彭阳城西并入原州；其余细路不可尽数。如以五千步骑，令四州各为备御，不相会合，则兵势分而力不足御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

即令自灵、环、庆、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属于贼，若更攻陷灵州，西取回鹘，则吐蕃震惧，皆为吞噬，西北边民，将受驱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贼攻，便思委弃，以为良策，是则有尽之地，不能供无已之求也。

臣虑议者以调发刍粮扰民为言，则此军所费，上出四川，地里非遥，输送甚易。又刘琮方兴屯田，屯田若成，积中有备，则四州税物，亦不须得。

况今继迁强盛，有逾曩日。从灵州至原、渭、仪州界，次更取桀子山以西接环州山内及平夏，次并黄河以东以南、陇山内外接仪州界，及灵州以北河外。蕃部约数十万帐，贼来足以斗敌，贼迁未盛，不敢深入。今则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并北彻灵武、平夏及山外黄河以东族帐，悉为继迁所吞，纵有一二十族，残破奔迸，事力十无二三。

自官军瀚海失利，贼愈猖狂，群蕃震惧，绝无斗志。兼以咸平二年弃镇戎后，继迁径来侵掠军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余里，便于萧关屯聚万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胁原、渭、灵、环熟户，常时族帐谋归贼者甚多。赖圣谟深远，不惑群议，复置此军，一年以来，蕃部咸以安集，边民无复愁苦。以此较之，则存废之说，相失万倍矣。

又灵州远绝，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关西老幼，疲苦转饷，所以不可弃者，诚恐滋大贼势，使继迁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访问臣送刍粮道路，臣欲自萧关至镇戎城砦，西就胡卢河川运送。但恐灵州食尽，或至不守，清远固亦难保，青冈、白马曷足御擀，则环州便为极边。若贼从萧关、武延、石门路入镇戎，纵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敌，即回鹘、西凉路亦断绝。

伏见咸平三年诏书，缘边不得出兵生事蕃夷，盖谓贼如猛兽，不怫其心，必且不动。臣愚虑此贼他日愈炽，不若听骁将锐旅屡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则勿与斗，妖党才散，则令掩击。如此则王师逸而贼兵

劳，贼心内离，然后大举。

及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赏未厚、恩未深也。赏厚则人无顾内之忧，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悬爵赏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

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为儿童时，尝闻齐州防御使李汉超守关南，齐州属州城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非次赏赉，动及千万。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当时有以此事达于太祖者，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汉超居则营生，战则誓死，赀产厚则心有所系，必死战则动有成绩。故毕太祖之世，一方为之安静。今如汉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遗法，选择英杰，使守灵武，高官厚赏，不吝先与；往日，留半奉给其家，半奉资其用，然后可以责洁廉之节，保必胜之功也。

又戎事内制，或失权宜，汉时渤海盗起，龚遂为太守，尚听便宜从事。且渤海，汉之内地，盗贼，国之饥民；况灵武绝塞，西鄙强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许其专制，则无失事机，纵有营私冒利，民政不举，亦乞不问。用将之术，异于他官，贪勇知愚，无不皆录，但使法宽而人有所慕，则久居者安心展体，竭材尽虑，何患灵州之不可守哉？

又朝廷比禁青盐，甚为允惬。或闻议者欲开其禁。且盐之不入中土，困贼之良策也。今若谓粮食自蕃界来，虽盐禁不能困贼，此鬻盐行贿者之妄谈也。蕃粟不入贼境，而入于边廪，其利甚明。况汉地不食青盐，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粮食也，至于兵甲皮干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犹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况蕃戎所赖，止在青盐，禁之则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诏为便。

五年，继和领兵杀卫埋族于天麻川。自是垄山外诸族皆恐惧内附，愿于要害处置族帐砦栅，以为戍守。继和因请移泾原部署于镇戎，以壮军势，又请开道环、延为应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警巡驰备，一夕，塞长壕，越古长城抵城下。继和与都监史重贵出兵御之，贼据险再突城隍，列阵接战，重贵中重创，败走之，大获甲骑。有诏嘉奖，别出良药、缣帛、牢酒以赐。

继和习武艺，好谈方略，颇知书，所至干治。然性刚忍，御下少

恩，部兵终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较阅之际，杖罚过当，人多怨焉。真宗屡加勖励，且为覆护之。尝上言："保捷军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请优赐缗钱；苟有亡逸，即按军法。"旧制，凡赐军中，虽缘奏请者，亦以特旨给之。上以继和峻酷，欲军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诏书中而加赐之。且以计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许其请。终以边防之地，虑人不为用，遣张志言代还。既即路，军中皆恐其复来。

六年，又出为并、代钤辖。将行请对，欲领兵去按度边垒。上曰："河东岩险，兵甲甚众，贼若入寇，但邀其归路，自可致胜，不必率兵而往也。"

景德初，北边入寇，徙北平砦。车驾驻澶渊，继和受诏与魏能、张凝领兵赴赵州蹑敌后。契丹请和，边民犹未宁，又命副将张凝为缘边巡检安抚使。事平，复还并、代。时朝廷每诏书约束边事，或有当行极断之语，官吏不详深意，即处大辟。继和言其事，乃诏："自今有云重断、极断、处斩、决配之类，悉须裁奏。"先是，继隆卒，继和耻以遗奏得官。久之，迁西上阁门使。未几，擢殿前都虞候、领端州防御使。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赠镇国军节度，遣诸王率宗室素服赴吊。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诸侄皆幼，令三班选使臣为主家事。

弟继恂，至洛苑使、顺州刺史，赠左神武大将军。子昭逊为供备库使。

论曰：夫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感慨发愤，效忠骏奔，居备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终，斯固可伟也。吴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睹其事，诚有将略。李崇矩秉纯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郑伸不知其倾险，坐谪炎海，固无先见之明矣；其子继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贫，虽非中道，亦人所难。王仁赡征蜀，杀降附之卒，肆贪矫之行，郁郁而毙，自贻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辅当陈桥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托以事者；及为三司，善于心计，人不可干以私，然终以讦直，取寡信之名，何欤？处耘于创业之始，功参缔构，克荆山，靖衡、湘，势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勋业弗究，良可惜也；幸联戚畹之贵，秉旄继世，抑造物之报，啬此而丰彼欤？

列传第十七

○曹彬子璨 玮 琮 潘美 李超附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父芸，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及长，气质淳厚。汉乾祐中，为成德军牙将。节帅武行德见其端懿，指谓左右曰："此远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贵妃张氏，彬从母也。周祖受禅，召彬归京师。隶世宗帐下，从镇澶渊，补供奉官，擢河中都监。蒲帅王仁镐以彬帝戚，尤加礼遇。彬执礼益恭，公府燕集，端简终日，未尝旁视。仁镐谓从事曰："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

显德三年，改潼关监军，迁西上阁门使。五年，使吴越，致命讫即还。私觌之礼，一无所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至于数四，彬犹不受。既而曰："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归，悉上送官。世宗强还之，彬始拜赐，悉以分遗亲旧而不留一钱。出为晋州兵马都监。一日，与主帅暨宾从环坐于野，会邻道守将走价驰书来诣，使者素不识彬，潜问人曰："孰为曹监军？"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为绐己，笑曰："岂有国戚近臣，而衣弋绨袍、坐素胡床者乎？"审视之方信。迁引进使。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群居燕会，亦所罕预，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阳召归，谓曰："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迁客省使，与王全斌、郭进领骑兵攻河东平乐县，降其将王超、侯霸荣等千八百人，俘获千余人。既而贼将蔚进率兵来援，三战皆败之。遂建乐平为平晋军。乾德初，改左神武将军。时初克辽州，河东召契丹兵六万骑来攻平晋，彬与李继勋等大败之于城下。俄兼枢密承旨。

二年冬，伐蜀，诏以刘光毅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彬为都监。峡中郡县悉下，诸将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上闻，降诏褒之。两川平，全斌等昼夜宴饮，不恤军士，部下渔夺无已，蜀人苦之。彬屡请旋师，全斌等不从。俄而全师雄等构乱，拥众十万，彬复与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乱。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图书、衣衾而已。及还，上尽得其状，以全斌等属吏。谓彬清介廉谨，授

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彬入见，辞曰："征西将士俱得罪，臣独受赏，恐无以示劝。"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设有微累，仁赡等岂惜言哉？惩劝国之常典，可无让。"

六年，遣李继勋、党进率师征太原，命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斩二千余级，俘获甚众。开宝二年，议亲征太原，复命为前军都监，率兵先往，次团柏谷，降贼将陈廷山。又战城南，薄于濠桥，夺马千余。及太祖至，则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进检校太傅。

七年，将伐江南。九月，彬奉诏与李汉琼、田钦祚先赴荆南发战舰，潘美帅步兵继进。十月，诏以彬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顺流而东，破峡口砦，进克池州，连克当涂、芜湖二县，驻军采石矶。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济师。十二月，大破其军于白鹭洲。

八年正月，又破其军于新林港。二月，师进次秦淮，江南水陆十余万陈于城下，大败之，俘斩数万计。及浮梁成，吴人出兵来御，破之于白鹭洲。自三月至八月，连破之，进克润州。金陵受围，至是凡三时，吴人樵采路绝，频经败衄，李煜危急，遣其臣徐铉奉表诣阙，乞缓师，上不之省。先是，大军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图其形势来上。太祖指北砦谓使者曰："吴人必夜出兵来寇，尔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沟以自固，无堕其计中。"既成，吴兵果夜来袭，美率所部依新沟拒之，吴人大败。奏至，上笑曰："果如此。"

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归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谕之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归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彬以数骑待宫门外。左右密谓彬曰："煜入或不测，奈何？"彬笑曰："煜素忄奕无断，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卒赖保全。自出师至凯旋，士众畏服，无轻肆者。及入见，刺称"奉敕江南干事回"，其谦恭不伐如此。

初，彬之总师也，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副帅潘美预以为贺。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极品乎！"美曰："何谓也？彬曰："太原未平尔。"及还，献俘。上谓曰："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之。"既闻此

语，美窃视彬微笑。上觉，遽诘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实对。上亦大笑，乃赐彬钱二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未几，拜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议征太原，召彬问曰："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时，史彦超败于石岭关，人情惊扰，故班师；太祖顿兵甘草地，会岁暑雨，军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为何如？"彬曰："以国家兵甲精锐，剪太原之孤垒，如摧枯拉朽尔，何为而不可。"太宗意遂决。太平兴国三年，进检校太师，从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为弭德超所诬，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旬余，上悟其谮，进封鲁国公，待之愈厚。

雍熙三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分路进讨。三月，败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来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斩首二百级。五月，战于岐沟关，诸军败绩，退屯易州，临易水而营。上闻，亟令分屯边城，追诸将归阙。

先是，贺令图等言于上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遂遣彬与崔彦进、米信自雄州，田重进趣飞狐，潘美出雁门，约期齐举。将发，上谓之曰："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既而，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又取飞狐、灵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地，彬亦连下州县，势大振。每奏至，上已讶彬进军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尽，因退师雄州以援饷馈。上闻之曰："岂有敌人在前，反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案兵养锐，以张西师之势；俟美等尽略山后地，会重进之师而东，合势以取幽州。时彬部下诸将，闻美及重进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彬不得已，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契丹大众当前，时方炎暑，军士乏困，粮且尽，彬退军，无复行伍，遂为所蹑而败。

彬等至，诏鞫于尚书省，令翰林学士贾黄中等杂治之，彬等具伏违诏失律之罪。彬责授右骁卫上将军，彦进右武卫上将军，信右屯卫上将军，余以次黜。四年，起彬为侍中、武宁军节度使。淳化五年，徙平卢军节度。真宗即位，复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数月，召拜枢密使。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驾临问，手为和药，仍赐白金万两。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内举，皆堪为将。"上

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六月薨，年六十九。上临哭之恸，对辅臣语及彬，必流涕。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八月，诏彬与赵普配飨太祖庙庭。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奉入给宗族，无余积。平蜀回，太祖从容问官吏善否，对曰：“军政之外，非臣所闻也。”固问之，唯荐随军转运使沈伦廉谨可任。为帅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后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然法亦未尝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赵昌言表请行军法。及昌言自延安还，被劾，不得入见。彬在右府，为请于上，乃许朝谒。

子璨、珝、玮、玹、□、珣、琮。珝娶秦王女兴平郡主，至昭宣使。玹左藏库副使，□尚书虞部员外郎，珣东上阁门使，琮西上阁门副使。玘之女，即慈圣光献皇后也。芸，累赠魏王。彬，韩王。□，吴王，谥曰安僖。□之子佾、傅。佾见《外戚传》。傅，后兄也，荣州刺史，谥恭怀。

璨字韬光，性沉毅，善射，以荫补供奉官。常从彬征讨，得与计议，彬以为类己，特钟爱焉。

迁宫苑副使，出为高阳关及镇、魏、并、代、赵五州都监。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领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为镇州行营钤辖，徙绥、银、夏、麟、府等州钤辖。契丹入寇，屡战有功。诸将多欲穷追，璨虑有伏，力止之。至道初，迁四方馆使、知灵州，徙河西钤辖，改引进使。范廷召将兵出塞，命璨为之副。丁外艰，起复，为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赵州刺史，领武州团练使，充麟、府、浊轮副部署。出蕃兵邀继迁，俘馘甚众。入为枢密都承旨，改领亳州团练使。

契丹入寇，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钤辖，领康州防御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天德军节度。入为东京旧城都巡检使，连拜彰国、保静、武宁、忠武等军节度使。在禁卫十余年，未尝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赠中书令，谥武懿。

璨起贵胄，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习知韬略，好读《左氏春秋》，善抚士卒，兼著威爱。虽轻财不逮其父，而敬人和厚，亦有父风。子仪，官至耀州观察使。

玮字宝臣。父彬，历武宁、天平军节度使，皆以玮为牙内都虞候，补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沉勇有谋，喜读书，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李继迁叛，诸将数出无功，太宗问彬："谁可将者？"彬曰："臣少子玮可任。"即召见，以本官同知渭州，时年十九。

真宗即位，改内殿崇班、知渭州。驭军严明有部分，赏罚立决，犯令者无所贷。善用间，周知虏动静，举措如老将。彬卒，请持丧，不允，改阁门通事舍人。迁西上阁门副使，徙知镇戎军。李继迁虐用其国人，玮知其下多怨，即移书诸部，谕以朝廷恩信，抚养无所间，以动诸羌。由是康奴等族请内附。继迁略西蕃还，玮邀击于石门川，俘获甚众。以镇戎军据平地，便于骑战，非中国之利，请自陇山以东，循古长城堑以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塞苦，官未尝与兵械资粮，而每战辄使先拒贼，恐无以责死力，遂给以境内间田。春秋耕敛，州为出兵护作，而蠲其租。

继迁死，其子德明请命于朝。玮言："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今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其时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报。既而西延家、妙俄、熟魏数大族请拔帐自归，诸将犹豫不敢应。玮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后必飏去。"即日，将其士薄大都山，受降者内徙，德明不敢拒。迁西上阁门使，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兼知邠州。封泰山，进东上阁门使。

帝以玮习知河北事，乃以为真定路都钤辖，领高州刺史。玮尝上泾原、环庆两道图。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华夷山川城郭险固出入战守之要，举在是矣。"因敕别绘二图，以一留枢密院，一付本道，俾诸将得按图计事。复为泾原路都钤辖兼知渭州，与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灭拨臧于平凉，于是陇山诸族皆来献地。玮筑堡山外，为笼竿城，募士兵守之。曰："异时秦、渭有警，此必争之地也。"祀汾阴，进四方馆使。逾年，上表还州事，愿专督军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诏敦谕之。改引进使、英州团练使，复知秦州，兼泾、原仪、渭、镇戎缘边安抚使。

时唃厮啰强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书求号"赞普。"玮言："赞普，

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唃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乃以立遵为保顺军节度使，恩如厮铎督。西羌将举事，必先定约束，号为“立文法”。唃厮啰使其舅赏样丹与厮敦立文法于离王族，谋内寇。玮阴结厮敦，解宝带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间谓玮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犹可断以献。”玮曰：“我知赏样丹时至汝帐下，汝能为我取赏样丹首乎？”厮敦愕然应之。后十余日，果断其首来。厮敦因献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厄也，玮城之，表厮敦为顺州刺史。

初，张佶知秦州，置四门砦，侵夺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玮招出之，令入马赎罪，还故地，至者数千人，每送马六十匹，给彩一端。筑弓门、冶坊、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洛门、威远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属羌厢兵，工费不出民。伏羌首领厮鸡波、李磨论私立文法，玮潜兵灭其帐。其年，唃厮啰率众数万大入寇，玮迎战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迁客省使、康州防御使。马波叱臈立栅野吴谷，玮选募神武军二百人，斩栅，获生口、孳畜甚众。

宗哥大首领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玮遣间杀遵，及破鱼角蝉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兰、安江、妙敦、邈川、党逋诸城皆纳质为熟户。时玮作堑抵拶啰咙。拶啰咙，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玮遣小吏杨知进护赐物通甘州可汗王，还过宗哥界，立遵邀知进，语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啰咙来，幸为我言，愿罢兵，岁入贡，约蕃汉为一家。”因使种人党失毕陵从知进来献马。自是唃厮啰势蹙，退保碛中不出。秦人请刻石纪功，有诏褒之。

天禧三年，德明寇柔远砦，都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以玮为华州观察使、鄜延路副都总管、环、庆、秦等州缘边巡检安抚使。委乞、骨咩、大门等族闻玮至，归附者甚众。拜宣徽北院使、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签书枢密院事。

宰相丁谓逐寇准，恶玮不附己，指为准党。除南院使、环庆路都总管安抚使。乾兴初，谪左卫大将军、容州观察使、知莱州。玮以宿将为谓所忌，即日上道，从弱卒十余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随。谓败，复华州观察使、知青州，徙天雄军，以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永兴军。拜昭武军节度使、知天雄军。以疾守河阳，数月，为真定府、定州都总管，改彰武军节度使。卒，赠侍中，谥武穆。

玮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闲暇，及师出，多奇计，出入神速不可

测。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观事，而贼首已掷庭下矣。尝称疾，加砭艾，卧阁内不出。会贼至，玮奋起裹创，被甲跨马，贼望见，皆遁去。将兵几四十年，未尝少失利。唵厮啘闻玮名，即望玮所在，东向合手加颡。契丹使过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纵骑驰驱也。"真宗慎兵事，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而玮守初议，卒无以夺。后虽他将论边事者，往往密付玮处之。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闻之，即斩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杀边民，入羊马赎罪。玮下令曰："羌自相犯，从其俗；犯边民者，论如律。"自是无敢犯。

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出钱市马。降者既多，因制属羌百帐以上，其首领为本族军主，次为指挥使，又其次为副指挥使，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其蕃落将校，止于本军叙进，以其习知羌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也。开边壕，率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天雄卒有犯盗者，众谓狱具必杀之，玮乃处以常法。人或以为疑，玮笑曰："临边对敌，斩不用命者，所以令众吾，非好杀也。治内郡，安事此乎？"

初守边时，山东知名士贾同造玮，客外舍。玮欲按边，即同舍，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同归，语人曰："玮殆名将也。"玮为将不如其父宽，然自为一家。嘉祐八年，诏配享仁宗庙庭。

琮字宝章。兄珝，娶秦王女兴平郡主。琮幼时，从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儿也。"

及彬领镇海军节度使，补衙内都指挥使。彬卒，时迁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勾当骐骥院、群牧估马司，市马课有羡，再迁西上阁门副使。与曹利用连姻，利用贬，出为河阳兵马都监，领内军器库，迁东上阁门使、荣州刺史。仁宗册琮兄女为后，礼皆琮主办，除卫州团练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属天下，臣既备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敢因缘请托，愿致于理。"时论称之。

出为环庆路马步军总管、知邠州，迁秦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兼知秦州。度羡材为仓廪，大积谷古渭、冀城。生羌屡入钞边，琮怀以恩信，击牛酾酒犒之，多请内属。

宝元初南郊，召入侍祠。会元昊反，拜同州观察使，复知秦州，上攻、守、御三策。久之，兼同管勾泾原路兵马、定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刘平、石元孙败，关辅震恐。琮请籍民为义军，以张兵势，于是料简乡弓手数万人。贼寇山外，还天都，劫仪、秦属户。琮发骑士，设伏以待之，贼遂引去。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得西川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帝善琮策，改陕西副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拜步军副都指挥使。与夏竦屯鄜州，还为马军副都指挥使，以疾卒。帝临奠，后并出临丧，就第成服。赠安化军节度使兼侍中，谥忠恪。

琮小心谨畏，善赞谒，御军整严，死时家无余赀。子牷，皇城使、嘉州防御使。牷子诗，尚鲁国大长公主。

潘美，字仲询，大名人。父璘，以军校戍常山。美少倜傥，隶府中典谒。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会周世宗为开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补供奉官。高平之战，美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世宗将用师陇、蜀，命护永兴屯兵，经度西事。

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禅，命美先往见执政，谕旨中外。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太祖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美单骑往谕，以天命既归，宜修臣职，彦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李重进叛，太祖亲征，命石守信为招讨使，美为行营都监以副之。扬州平，留为巡检，以任镇抚，以功授秦州团练使。时湖南叛将汪端既平，人心未宁，乃授美潭州防御使。岭南刘鋹数寇桂阳、江华，美击走之。溪峒蛮獠自唐以来，不时侵略，颇为民患。美穷其巢穴，多所杀获，余加慰抚，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从兵马都监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

开宝三年，征岭南，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

副之。进克富川，鋹遣将率众万余来援，遇战大破之，遂克贺州。十月，又下昭、桂、连三州，西江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进次韶州。

韶，广之北门也，贼众十余万聚焉。美挥兵进乘之，韶州遂拔，斩获数万计。鋹穷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诣军门求通好，又遣其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谕以上意，以为彼能战则与之战，不能战则劝之守，不能守则谕之降，不能降则死，不能死则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既令殿直冉彦衮部送漼等赴阙。

鋹复遣其弟保兴率众拒战，美即率厉士卒倍道趋栅头，距广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万依山谷坚壁以待，美因筑垒休士，与诸将计曰："彼编竹木为栅，若攻之以火，彼必溃乱。因以锐师夹击之，万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数千人，人持二炬，间道造其栅。及夜，万炬俱发，会天大风，火势甚炽。鋹众惊扰来犯，美挥兵急击之，鋹众大败，斩数万计。长驱至广州，鋹尽焚其府库，遂克之，擒鋹送京师，露布以闻。即日，命美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东道节度。五年，兼岭南道转运使。土豪周思琼聚众负海为乱，美讨平之，岭表遂安。

八年，议征江南。九月，遣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为升州道行营都监，与曹彬偕往，进次秦淮。时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诏，提骁果数万人，期于必胜，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度乎？"遂麾以涉，大军随之，吴师大败。及采石矶浮梁成，吴人以战舰二十余鸣鼓溯流来趋利。美麾兵奋击，夺其战舰，擒其将郑宾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师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战棹，以防他变。美闻诏即徙军。是夜，吴人果来攻砦，不能克。进薄金陵，江南水陆十万陈于城下，美率兵袭击，大败之。李煜危甚，遣徐铉来乞缓师，上不之省，仍诏诸将促令归附。煜迁延未能决，夜遣兵数千，持炬鼓噪来犯我师。美率精锐以短兵接战，因与大将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进。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秋，命副党进攻太原，战于汾上，破之，且多擒获。太平兴国初，改南院使。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四年，命将征太原，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诸将进讨，并州遂平。继征范阳，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边。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军，其地险阻，为北边咽喉。美潜师袭之，遂据有其地。因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边以宁。美尝巡抚至代州，既秣马蓐食，俄而辽兵万骑来寇，近塞，美誓众衔枚奋击，大破之。封代国公。八年，改忠武

军节度，进封韩国公。

雍熙三年，诏美及曹彬、崔彦进等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诏内徙其民。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责授检校太保。明年，复检校太师。知真定府，未几，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数月卒，年六十七。赠中书令，谥武惠。咸平二年，配飨太宗庙庭。

子惟德至宫苑使，惟固西上阁门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仪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美后追封郑王，以章怀故也。

惟吉，美从子，累资为天雄军驻泊都监。虽连戚里，能以礼法自饬，扬历中外，人咸称其勤敏云。

李超者，冀州信都人。为禁卒，常从潘美军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杀人，超每潜缓之。美怒解，辄得释，以是全者甚众，人谓其有阴德。

子浚字德渊。中进士，累擢秘书、知康州。咸平中，入为刑部详覆、御史台推直官。屡上书言事，迁开封府推官，赐绯鱼。景德初，拜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赐金紫。从幸澶渊，颇上疏言便宜。师还，命与陈尧咨安抚河北。逾年，判吏部铨。浚居宪府，未再岁，帝宠待之，擢枢密直学士。宰相王旦言："浚虽有剸剧才，然骤历清切，时望未允。"真宗曰："朕业已许之矣。"寻知开封，能检察隐微，京师称之。累迁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浚与李宗谔同岁同月后一日生，其卒也亦后一日，众以为异。

论曰：曹彬以器识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于百虫之蛰犹不忍伤，出使吴越，籍上私馈，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钱；则其总戎专征，而秋毫无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于得位之初，遂受征讨之托。刘鋹遣使乞降，观美所喻，辞义严正，得奉辞伐罪之体；则其威名之重，岂待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而后见哉？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而光献、章怀皆称贤后，非偶然也。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若李浚者，亦以材干自结主知，遂历清显。谓为阴德所致，理或然也。

列传第十八

○张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刘廷让 袁继忠 崔彦进 张廷翰 皇甫继明 张琼

张美，字玄圭，贝州清河人。少善书计，初为左藏小吏，以强干闻。三司荐奏，特补本库专知，出为澶州粮料使。周世宗镇澶渊，每有求取，美必曲为供给。周祖闻之怒，将谴责之，而恐伤世宗意，徙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

世宗即位，召为枢密承旨。时宰相景范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权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为大内部署。一日，方假寐，忽觉心动，遽惊起行视宫城中。少顷，内酝署火起，既有备，即扑灭之。俄真授三司使。

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为大内都点检。北征，又为大内都部署。师还，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强力有心计，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条奏厘革，上多可之，常以干敏称。世宗连岁征讨，粮馈不乏，深委赖焉。然以澶渊有所求假，颇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位，加检校太傅。

宋初，加检校太尉。初，李筠镇上党，募亡命，多为不法，渐倔强难制。美度筠必叛，阴积粟于怀、孟间。后筠果叛，太祖亲讨之，大军十万出太行，经费无阙，美有力焉。拜定国军节度。县官市木关中，同州岁出缗钱数十万以假民，长吏十取其一，谓之率分钱，岁至数百万，美独不取。未几，他郡有诣阙诉长吏受率分钱者，皆命偿之。

乾德五年，移镇沧州。太平兴国初来朝，改左骁卫上将军。美献都城西河曲湾果园二、蔬圃六、亭舍六十余区。八年，请老，以本官致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淳化初，谥恭惠。子守瑛，至供备库使。孙士宗，至内殿承制。士宗卒，士禹为崇班，士安至阁门祗候，士宣为礼宾副使。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晖，仕汉为护圣军使，从周祖征河中，战死。守文年十四，居丧哀毁，周祖怜之，召隶帐下。广顺初，补左班殿直，再迁东第二班副都知。

宋初，迁西头供奉官。蜀平，迁知简州。时剑外多寇，守文悉招来

集附。从潘美征岭南，会擒刘鋹，遣守文驰传告捷，迁翰林副使。从曹彬等平金陵，护送李煜归阙下。时煜以拒命颇自歉，不欲生见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谓煜曰："国家止务恢复疆土，以致太平，岂复有后至之责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领翰林司事。俄从党进破并寇于团柏谷。

太平兴国初，秦州内附，蕃部骚动，命守文乘传抚谕，西夏悦伏。三年，迁西上阁门使。是夏，汴水决于宁陵，发宋、亳丁壮四千五百塞之，命守文董其役。是冬，又与阁门副使王侁、西入作副使石全振护塞灵河县决河。

及征太原，守文与判四方馆事梁迥分护行营马步军。会刘继元降，其弟继文据代州，依辽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讨平之。俄受诏护定州屯兵，大破辽人于蒲城。以功迁东上阁门使、领澶州刺史。召还，擢拜内客省使。八年，滑州房村河决，发卒塞之，命守文董其役。辽人扰雄州，命守文率禁兵数万人赴援，既至，辽人遁去。

雍熙二年，诏守文率兵屯三交，俄加领武州团练使。属夏人扰攘，命守文帅师讨之，破夏州盐城镇岌罗腻等十四族，斩首数千级，俘获生畜万计。又破咩嵬族，歼焉。诸部畏惧，相率来降，凡银、麟、夏三州归附者百二十五族、万六千余户，西鄙遂宁。五年春，大举北伐，为幽州道行营前军步军水陆都监。卒与辽人遇，为流矢所中，气色不挠，督战益急，军中服其量。会大军不利，坐违诏逗遛退军，左迁右屯卫大将军。事具《曹彬传》。

明年复旧职，裁三月，拜宣徽北院使。又与田钦祚并为北面排阵使，屯镇州。端拱初，改南院使、镇州路都部署。又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兼镇定、高阳关两路排阵使。是冬，辽骑南侵，大破之唐河。端拱三年十月，卒，年五十五。太宗悼惜之，赠侍中。谥忠武，追封谯王，遣中使护丧，归葬京师。

守文沈厚有谋略，颇知书，每朝退，习书百行，出言温雅，未尝忤人意。先是，将臣戍边者多致寇以邀战功，河朔诸州殆无宁岁，既败岐沟关，乃命守文以内职总兵镇常山以经略之。

守文既丧月余，中使自北边来言："守文死，军士皆流涕。"帝问："何以得此？"对曰："守文得奉禄赐赉悉犒劳士卒，死之日，家无余财。"帝嗟叹久之，赐其家钱五百万，为真宗纳其女为夫人，即章穆皇后

也。

子崇德至太子中舍。崇信至西京左藏库使、同知皇城司，赠福州观察使。崇俨至崇仪使、全州刺史，赠润州观察使。诸司使无废朝、赠官之例，崇信、崇俨咸以后兄故，特示优礼。崇德子承寿，至虞部员外郎。天禧五年，录承寿子若水为太常寺奉礼郎，崇仁为解州团练使。

尹崇珂，秦州天水人，后徙居大名。父延勋，历磁、同、滁三州刺史。崇珂初事周世宗于藩邸，以谨厚称。及即位，补东西班都知。从战高平，有劳绩，迁本班副点检。从征淮南，迁都虞候，转都指挥使，改前殿都指挥使。

宋初，出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诣阙请刻石颂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赐之。讨湖南，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荆湘平，授朗州团练使。又与潘美、丁德裕克郴州。

乾德中，征岭表，以崇珂为行营马步军副部署。克广州，擒刘鋹，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等使，录功迁保信军节度。未几，南汉开府乐范、容州都指挥使邓存忠、韶州贼帅周思琼、春恩道都指挥使麦汉琼等据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讨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战，数月，尽平其党，还治所。

六年，卒，年四十二。赠侍中。遣中使护其丧，归葬洛阳。以其子昭吉、弟崇珪并为西京作坊使，昭吉领会州刺史，崇珪领歙州刺史。

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追谥淑德皇后。昭吉至洛苑使。次子昭辑，至供奉官、阁门祗候。

刘廷让，字光乂，其先涿州范阳人。曾祖仁恭，唐卢龙军节度。祖守文，袭沧州卢彦威，遂据其城，昭宗授以节钺。后其弟守光囚父仁恭，守文举兵讨之，军败，为守光所杀。廷让与其父延进避难南奔。少有膂力，周祖镇邺，以隶帐下。广顺初，补内殿直押班，累迁龙捷都校。从世宗征淮南，以功领雷州刺史。再迁涪州团练使、领铁骑右厢。

宋初，转江州防御使、领龙捷右厢。从征李筠，为行营先锋使。建隆二年，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宁军节度。乾德二年春，诏领兵赴潞州，以备并寇。冬，兴师伐蜀，为四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骑万人、诸州兵万人，由归州进讨。入其境，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砦，获蜀将南光海等五千余人，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宏等千二百

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获水军三千人，因度南岸，斩三千余级。

初，夔州有锁江为浮梁，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炮具。廷让等将行，太祖以地图示之，指锁江曰："我军至此，溯流而上，慎勿以舟师争胜，当先以步骑陆行，出其不意击之，俟其势却，即以战棹夹攻，取之必矣。"及师至，距锁江三十里，舍舟步进，先夺其桥，复牵舟而上，破州城，守将高彦俦自焚，悉如太祖计。遂进克万、施、开、忠四州，峡中郡县悉下。

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将陈俞率吏民来降。尽出府库金帛以给将士。初出师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收唯土疆尔。"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斌等皆坐纵部下掠夺子女玉帛及纳贿赂左降，惟廷让秋毫无犯。及全师雄等作乱，郡县相应，寇盗蜂起。廷让又与曹彬破之，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从征太原。开宝六年，出为镇宁军节度。太平兴国二年，入为右骁卫上将军。

雍熙三年，曹彬败于岐沟关，诸将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扰边，时议遣将，无惬上意者。时廷让与宋偓、张永德并罢节镇在环列，帝欲令击契丹自效，乃遣分守边郡，以廷让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马都部署。是冬，契丹数万骑来侵，廷让与战君子馆。时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彀，契丹围廷让数重。廷让先分精兵属李继隆为后殿，缓急为援。至是，继隆退保乐寿，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人，仅以数骑获免。先锋将贺令图、杨重进皆陷于契丹。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又科乡民为兵以守城，皆未习战斗。契丹遂长驱而入，陷深、祁、德数州，杀官吏，俘士民，所在辇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闻之，下哀痛之诏。

初，廷让诣阙待罪，太宗知为李继隆所误，不之责。四年，复命代张永德知雄州兼兵马部署。是秋以疾闻，帝遣内医诊视，因上言求归京师，不俟报，乃离屯所。帝怒，下御史按问，狱具。下诏曰："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朕以其宿旧，曾董军政，擢自环尹，付之成师，俾控边关，式防寇钞。而乃以病为解，不俟报命，委弃戎重，俶装上道。矧万旅所集，实制于中权，列燧相望，或虞于外侮。事机一失，咎责安归。有司议刑，当在不赦。录其素效，特从宽典，可削夺在身官爵，配隶商州。"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为濠州团练副使，崇仪副使永和为唐州刺使史。廷让既黜，怏怏不食，行至华州卒，年五十九。帝录其旧勋，赠太师。

子永德至内殿崇班，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永和为内殿承制，永锡至崇班，永保、永昌、永规并至阁门祗候，永崇为崇班，永宁及孙允忠并为阁门祗候。

袁继忠，其先振武人，后徙并州。父进，仕周为阶州防御使。继忠以父任补右班殿直。太祖平泽、潞，讨并、汾，悉预攻战。乾德中征蜀，隶大将刘廷让麾下。既克蜀，知云安军，历嘉、蜀二州监军。开宝中伐广南，为先锋壕砦。广南平，以功迁供奉官，护隰州白壁关屯兵。时河东拒命，继忠累入其境，破三砦，擒将校二人，得生口、马牛羊、铠仗逾万计。近戍主将惧无功受谴，以诚告继忠，继忠以所获分与之，遂与都巡检郭进略地忻、代州，改天平军巡检。

太宗即位，以为阁门祗候，令击梅山洞贼，破之。又巡遏边部于唐龙镇。太宗征太原，继忠预破鹰扬军，先登陷阵。契丹入代境，继忠率兵击走之。以功迁通事舍人，护高阳关屯兵。与崔彦进破契丹长城口，杀获数万众，玺书褒美。时有劝继忠自论其功者，继忠不答。会赵保忠来朝献其地，绥州刺史李克宪偃蹇不奉诏，遣继忠谕旨，竟率克宪入朝。迁西上阁门副使。诏与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诸州，大破西人于葭芦州，迁引进副使，护定州屯兵。

雍熙二年，迁西上阁门使。三年，大将田重进征契丹，命继忠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领师取飞狐，下灵丘，平蔚州，擒其帅大鹏翼以献，事见重进传。师还，继忠为后殿，行列甚整。至定州，重进欲斩降卒后期至者，继忠谕以杀降不祥，皆救免之。迁判四方馆事、领播州刺史，护屯兵如故。大将李继隆以易州静塞骑兵尤骁果，取隶麾下，畜其妻子城中。继忠言于继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万一敌至，城中谁与悍者？"继隆不从。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为所俘。继隆疑此卒怨己，欲分隶诸军。继忠曰："不可，但奏升其军额，优以廪给，使之尽节可也。"从之，众皆感悦。继忠因自请以隶麾下。

会契丹骑大至，驻唐河北，诸将欲坚壁待之。继忠曰："今强敌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他郡，虽欲谋自安之计，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寇矣！"辞气慷慨，众壮之。静塞军摧锋先入，契丹兵大溃。太宗闻之，降玺书奖谕，赐予甚厚。淳化初，迁引进使，护镇定、高阳关两路屯兵。三年，被病，召赴阙，卒，年五十五。

继忠长厚忠谨，士大夫多与游，前后赐赉钜万计，悉以犒赏士卒。

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搢绅称之。子用成，雍熙初登进士第，至太常博士。

崔彦进，大名人。纯质有胆略，善骑射。汉乾祐中，隶周祖帐下。广顺初，补卫士。世宗镇澶渊，令领禁兵以从。显德初，为控鹤指挥使。从征淮南，以功迁散员都虞候。从平瓦桥关，改东西班指挥使、领昭州刺史。

宋初，改控鹤右厢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征李筠，为先锋部署，以功迁常州防御使。从平李重进，改虎捷右厢。建隆二年，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大举伐蜀，为凤州路行营前军副都部署。蜀平，坐纵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诸不法事，左迁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太祖郊祀西洛，彦进来朝，授彰信军节度。

太平兴国二年，移镇河阳。四年正月，遣将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彦进与郢州防御使尹勋攻其东，彰德军节度李汉琼、冀州刺史牛思进攻其南，桂州观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彦圭攻其西，骁信军节度刘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彦进督战甚急，太祖嘉之。晋阳平，从征幽州，又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师，诏彦进与西上阁门副使薛继兴、阁门祗候李守斌领兵屯关南，以功加检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彦进与刘廷翰、崔翰等击破之，斩首万级。五年，车驾北巡，以彦进为关南都部署，败契丹于唐兴口。

雍熙三年正月，命将北伐，分兵三路，诏彦进为幽州道行营马步军水陆副都部署，与曹彬、米信出雄州。大军失利，彦进坐违彬节制，别道回军，为敌所败，召还，贬右武卫上将军，事具彬传。四年春，授保静军节度。端拱元年，被病，召归阙，卒，年六十七。赠侍中。

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没后，诸子争家财，有司摄治。太宗召见，为决之，谓左右曰："此细务，朕不宜亲临，但以彦进尝任节制，不欲令其子辱于父耳。"

子怀遵至内殿崇班，怀清至崇仪副使。怀遵子上贤，娶镇王女崇安县主。怀清子从湜，娶岐王女永寿县主，为西京左藏库副使，后坐事除名。

张廷翰，泽州陵川人。初为汉祖亲校。汉祖入汴，补内殿直，迁东西班军使。周初，改护圣指挥使。从世宗平淮甸，以功迁铁骑右第二军

都虞候。显德末，改殿前散都头都虞候。宋初，权为铁骑左第二军都校、领开州刺史。从平扬州，又以功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未几，转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春州团练使。乾德中，兴师伐蜀，以廷翰为归州路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随刘廷让由归州路进讨。师次夔州，廷让顿兵白帝庙西，俄而夔州监军武守谦率所部来拒战，廷翰引兵逆击，败之于猪头铺，乘胜拔其城。蜀平，授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领彰国军节度。开宝二年，寝疾，太祖亲临问，未几卒，年五十三。赠侍中。

皇甫继明，冀州蓨人。父济，汾川令。继明身长七尺，善骑射，以膂力闻郡中。刺史张廷翰以隶左右，荐于太祖，补殿前指挥使，历左右番押班都知。

太宗即位，累迁至捧日军都指挥使、领檀州刺史。太平兴国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雍熙三年，召入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四年，复为捧日右厢第三军都指挥使、领澶州刺史。田重进北征，继明为前锋，以功加马步军都军头。端拱二年，转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罗州防御使。即日命副高琼为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为平虏桥砦兵马都部署，改高阳关部署。

至道元年，改领洋州观察使，充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继明谨愿，御下严肃，士卒颇畏惮之。二年，受诏护送辎重赴灵州，继明已先约灵州部署田绍斌率军迎援，适被病，裨将白守荣谓继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会，守荣当率兵先往。"继明宿将，虑守荣等轻佻，与戎人接战，因谓之曰："我疾少间。"遂矍铄被甲上马，强行至清远军，卒，年六十三，诏赠彰武军节度。迁其子怀信为供奉官。

张琼，大名馆陶人。世为牙中军。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周显德中，太祖从世宗南征，击十八里滩砦，为战舰所围，一人甲盾鼓噪而前，众莫敢当，太祖命琼射之，一发而踣，淮人遂却。

及攻寿春，太祖乘皮船入城壕。城上车弩遽发，矢大如椽，琼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琼股，死而复苏。镞著髀骨，坚不可拔。琼索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若。太祖壮之。及即位，擢典禁军，累迁内外马步军都军头、领爱州刺史。数日，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开封。太祖曰："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即命琼代为都虞候，迁嘉州防御使。

琼性暴无机，多所凌轹。时史珪、石汉卿方用事，琼轻侮之，目为巫媪。二人衔之切齿，发琼擅乘官马，纳李筠隶仆，畜部曲百余人，恣作威福，禁军皆惧；又诬毁太宗为殿前都虞候时事。建隆四年秋，郊禋制下，方欲肃静京师，乃召讯琼。琼不伏，太祖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乱下，气垂绝，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琼知不免，行至明德门，解所系带以遗母。狱具，赐死于城西井亭。太祖旋闻家无余财，止有仆三人，甚悔之。因责汉卿曰："汝言琼有仆百人，今何在？"汉卿曰："琼所养者一敌百耳。"太祖遂优恤其家。以其子尚幼，乃擢其兄进为龙捷副指挥使。

论曰：崔彦进与王全斌征蜀，黩货杀降，以致蜀乱，惟刘廷让一军秋毫无犯，纪律严否于斯别矣。尹崇珂斤斤谨厚，临淄攻守之绩，岭峤廓清之劳，至于瘁事。皇甫继明力疾以护军行，纯诚勇节，皆足嘉尚。张廷翰西征，未睹奇效。张美虽称干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诗阅礼，轻财好施，慎保封疆，士卒乐用，终以勋旧蒙眷，联姻戚里。宋初诸将，要终而论，臧否异趣，何昭昭若是哉。

列传第十九

○曹翰 杨信弟嗣 赞 党进 李汉琼 刘遇 李怀忠 米信 田重进 刘廷翰 崔翰

曹翰，大名人。少为郡小吏，好使气陵人，不为乡里所誉。乾祐初，周太祖镇邺，与语，奇之，以隶世宗帐下。世宗镇澶渊，署为牙校，入尹开封，留翰在镇。会太祖寝疾，翰不俟召，归见世宗，密谓曰："主上不豫，王为冢嗣，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属翰总决。

及世宗即位，补供奉官，从征高平，参豫谋画。寻迁枢密承旨，护塞决河。世宗征淮南，留铠甲千数在正阳，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归京师。时翰适从京师来诣，过正阳十数里许遇之，虑劫兵器为叛，矫杀之。及见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悦。翰曰："贼以困归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尽在正阳，苟为所劫，是复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从征瓦桥关，会班师，留知雄州。世宗大渐，谕范质等以王著为相，翰为宣徽使。质以著嗜酒，翰饰诈而专，并寝之。改德州刺史。

宋初，从征泽、潞，还，改济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亲征西蜀，移刺均州，涧谷深险，翰令凿石通道，师旋以济；诏兼西南诸州转运使，自石门径趋归州，饷运不乏，由夔、万入会王全斌军，成都以平。时全师雄拥众十万余据郫县叛，谋窥成都，翰率兵会刘光毅、曹彬等讨平之。未几，军校吕翰杀武怀节，据嘉州以叛，翰及诸将夺其城。谍知贼约三鼓复来攻，翰戒知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剑南遂平。师还，迁蔡州团练使。

开宝二年，从征太原，复为行营都壕砦使。既班师，会河决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银器助役，沉所乘白马以祭；复决阳武，再护役，皆有成绩。将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营先锋使，进克池州。金陵平，江州军校胡德、牙将宋德明据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无噍类，杀兵八百。所略金帛以亿万计，伪言欲致庐山东林寺铁罗汉像五百头于京师，因调巨舰百艘，载所得以归。录功迁桂州观察使、判颍州。

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为攻城南面都部署。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翰攻东北，而刘遇攻西北，与刘继元直，城

尤险固，遇欲与翰易处，翰言："观察使班次下，当部东北。"遇坚欲易之，数日不决。上虑诸将不协，遣谕翰曰："卿智勇无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也。"翰乃奉诏，筑土山瞰城中，数日而就，继元甚恐。军中乏水，城西十余里谷中有娘子庙，翰往祷之，穿渠得水，人马以给。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五年，从幸大名，拜威塞军节度，仍判颍州，复命为幽州行营都部署。诏督役开南河，自雄达莫，以通漕运，议筑大堤以捍之。翰遣徒数万，伐巨木于汉境，遣骑五，授五色旗为斥候，前遇丘陵、水泽、寇贼、烟火，则各举其旗以为应，又起烽燧于境上，敌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数万以济用，讫事归镇。

翰在郡岁久，征敛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优容之。会汝阴令孙崇望诣阙，诉翰私市兵器，所为多不法。诏遣御史滕中正乘传鞫之，狱具，当弃市，上贷其罪，削官爵，流锢登州。雍熙二年，起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分司西京。四年，召入为左千牛卫上将军，赐钱五百万，白金五千两。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赠太尉。上命迁其四子守谦、守能、守节、守贵官，其六子守让、守贽、守澄、守恩、守英、守吉皆补殿直。

翰阴狡多智数，好夸诞，贪冒货赂，饮酒至数斗不乱。每奏事上前，虽数十条，皆默识不少差。尝作《退将诗》曰："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翰直禁日，因语及之。上悯其意，故有银钱之赐。咸平元年，赐谥武毅。

杨信，瀛州人。初名义。显德中，隶太祖麾下为裨校。宋初，权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建隆二年，领贺州刺史。改铁骑、控鹤都指挥使，迁殿前都虞候，领汉州防御使。乾德初，亲郊，为仪仗都部署。四年，信病喑，上幸其第，赐钱二百万。五年，改静江军节度。开宝二年，散指挥都知杜廷进等将为不轨，谋泄，夜启玄武门，召信逮捕，迟明，十九人皆获，上亲讯而诛之。六年，迁殿前都指挥使，改领建武军节度。

太祖尝令御龙直习水战于后池，有鼓噪声，信居玄武门外，闻之，遽入，服皂绨袍以见。上谓曰："吾教水战尔，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谓左右曰："真忠臣也。"九年，授义成军节度。太平兴国二年，改镇宁军，并领殿前都指挥使。三年春，以疡疾在告，俄卒，赠侍中。

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与宾客谈论，或指挥部下，必回顾玉，书掌为字，玉因直达其意无失。信未死前一日，喑疾忽愈，上闻而骇之，遽幸其第。信自言遭遇两朝，恩宠隆厚，叙谢感慨，涕泗横集。上加慰勉，锡赉有差。信弟嗣、赞。

嗣，建隆初以信荐为殿直，三迁崇仪副使、大山军监军。雍熙四年，就命知军事。代还，以吏民借留再任，俄迁高阳关战棹都监。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门无私谒。转运使言其治状，优迁威虏军，改崇仪使，与曹思进同为静戎军、保州、长城、蒲城缘边都巡检使。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战功。

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咸平初，领奖州刺史。三年，与敌人战于廉良，斩首二千级，获战马辎重甚众，以功真拜保州刺史。召还，授本州团练使。时杨延昭方为刺史，嗣言："尝与延昭同官，骤居其上，不可，愿守旧官。"上嘉其让，乃迁延昭官。嗣与延昭久居北边，俱以善战闻，时谓之"二杨"。嗣以武人治郡，不屑细务，又兼领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圮坏，有未葺者，诏供备库副使赵彬代之，改深州团练都巡检使兼保州钤辖。

五年，边人寇保州，嗣与杨延昭御之，部伍不整，为所袭。士马多亡失，代还，特宥其罪。明年，与防秋之策，条陈北面利害，以其练达边事，出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后阵钤辖，移定州副都部署，留其家京师，假官第以居。

景德初，改镇州路副都部署。上以嗣耄年总军政，虑有废阙，旋命代之。连为赵、贝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年，复出为天雄军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龙武大将军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一。录其子承宪为侍禁。

赞稍知书，无异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资朝著至牧守焉。

党进，朔州马邑人。幼给事魏帅杜重威，重威爱其淳谨，及壮，犹令与姬妾杂侍。重威败，进以膂力隶军伍。周广顺初，补散指挥使，累迁铁骑都虞候。宋初，转本军都校、领钦州刺史，迁马步军副都军头、领虔州团练使，改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睦州防御使。建隆二年，改领阆州。乾德初，改龙捷左厢都虞候、领利州观察使。后四年，权步军。杜审琼卒，命进代领其务。五年，领彰信军节度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开宝元年，将征太原，以进将河东行营前军。开宝二年，太祖师临晋阳、置砦四面，命进主其东偏。师未成列，太原骁将杨业领突骑数百来犯，进奋身从数人逐业；业急入隍中，会援兵至，缘缒入城获免。上激赏之。六年，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镇安军节度。九年，又命将河东行营兵征太原，入其境，败太原军于城北。太祖崩，召还。太平兴国二年，出为忠武军节度。在镇岁余，一日自外归，有大蛇卧榻上寝衣中，进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赠侍中。

进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胄，毛发皆竖。进名进，自称曰晖，人问之，则曰："吾欲从吾便耳。"先是，禁中军校，自都虞候已上，悉书所掌兵数于梃上，如笏记焉。太祖一日问进所掌几何，进不识字，但举梃以示于上曰："尽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尝受诏巡京师，闻里间有畜养禽兽者，见必取而纵之，骂曰："买肉不将供父母，反以饲禽兽乎。"太宗尝令亲吏臂鹰雏于市，进亟欲放之，吏曰："此晋王鹰也。"进乃戒之曰："汝谨养视。"小民传以为笑，其变诈又如此。杜重威子孙有贫困者，进分月俸给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子崇义闲厩使，崇贵阁门祗候。

李汉琼，河南洛阳人。曾祖裕，祁州刺史。汉琼体质魁岸，有膂力。晋末，补西班卫士，迁内殿直。周显德中，从征淮南，先登，迁龙旗直副都知，改左射指挥使。宋初，再迁铁骑第二军都校、领饶州刺史，迁控鹤左厢都校、领泸州刺史，改澄州团练使，转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融州防御使，迁侍卫马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

王师征江南，命领行营骑军兼战棹左厢都指挥使，自蕲春攻岐口砦，斩首数千级，获楼船数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铜陵，取当涂，作浮梁于牛渚以济大军。分围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舰实苇其中，纵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领振武军节度。

太平兴国二年，出为彰德军节度。四年，太宗亲征太原，改攻城都部署。汉琼与牛思进主攻城南偏，汉琼先登，矢集其脑，并中指，伤甚犹力疾战。上召至幄殿，赐良药以慰劳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进，谓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劳士卒，汉琼极谏，以为矢石之下，非万乘之尊所宜轻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镇州兵马钤辖。

契丹数万骑寇中山，汉琼与战于蒲城，大败之，逐至遂城，俘斩万计，加检校太尉。车驾幸大名，汉琼上谒，陈边事称旨，命为沧州都部

署，加赐战马、金甲、宝剑、戎具以宠之。六年，以病还京，赐白金万两，月余卒，年五十五，赠中书令。

汉琼性木强，使酒难近，然善战有功。无子，弟汉赟、汉彬。太平兴国初，汉赟补供奉官，尝监高阳关、平戎军，乘传衢、婺二州，捕剧贼程白眉数十人，悉歼焉。累仕崇仪使、知宁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汉彬至礼宾副使。

刘遇，沧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镇大名，隶帐下。广顺初，补控鹤都头，改副指挥使。宋初，迁御马直指挥使，俄领汉州刺史，改领眉州。累迁控鹤右厢都指挥使、领琼州团练使。从征太原，以功迁虎捷右厢，改领蔚州防御使。开宝六年，转侍卫步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征江南，领步军战棹都指挥使。时吴兵三万屯皖口，遇会诸路兵破之，擒其将朱令赟、王晖等，获戎器数万，金陵以平，录功加领大同军节度。车驾雩祀西洛，命率禁卫以从。

太平兴国二年，出为彰信军节度。四年，征太原，与史珪攻城北面，平之。进攻范阳，师还，坐所部失律，责授宿州观察使。五年，从幸大名，复保静军节度、幽州行营都部署，护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五城。八年，徙镇滑州。晨兴方对客，足有灸疮痛，其医谓火毒不去，故痛不止。遇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旬余乃差。遇性淳谨，待士有礼，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赠侍中，归葬京师。

李怀忠，涿州范阳人。初名怀义。太祖掌禁兵时，隶帐下为散都头，累迁殿前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开州刺史。乾德中，授东西班都指挥使，改领富州。开宝中，从太祖征晋阳，累月未下。会盛暑，欲班师以休息士卒，怀忠谓："贼婴孤城，内无储峙，外无援兵，其势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愿奋锐为士卒先。"会大热，战不利，怀忠中流矢，力疾战益奋。还授散指挥使，迁富州团练使，改日骑左右厢都指挥使。

上幸西京，爱其地形势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怀忠乘间进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上嘉纳之。

太宗即位，改领本州防御使，稍迁侍卫步军都虞候、领大同军节

度。三年，改步军都指挥使，五月，卒，赠侍中。录其子绍宗等三人为供奉官。大中祥符三年，又录其子德钧为借职。

米信，旧名海进，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闻。周祖即位，隶护圣军。从世宗征高平，以功迁龙捷散都头。太祖总禁兵，以信隶麾下，得给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即位，补殿前指挥使，迁直长。平扬州日，信执弓矢侍上侧，有游骑将迫乘舆，射之，一发而毙。迁内殿直指挥使。开宝元年，改殿前指挥使、领郴州刺史。

太宗即位，转散都头指挥使，继领高州团练使。太平兴国三年，迁领洮州观察使。四年，征太原，命为行营马步军指挥使，与田重进分督行营诸军。并人潜师来犯，信击败之，杀其将裴正。并州平，遂移兵攻范阳。师还，以功擢保顺军节度使。时信族属多在塞外，会其兄子全自朔州奋身来归，召见，俾乘传诣代州，伺间迎致其亲属，发劲卒护送之。既而全宿留逾年，边境斥候严，竟不能致。信慷慨叹曰："吾闻忠孝不两立，方思以身徇国，安能复顾亲戚哉。"北望号恸，戒子侄勿复言。五年，命与郭守赟等同护定州屯兵。六年秋，迁定州驻泊部署。八年，改领彰化军节度使。

雍熙三年，征幽蓟，命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败契丹于新城。契丹率众复来战，王师稍却，信独以麾下龙卫卒三百御敌，敌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数人，麾下士多死。会暮，信持大刀，率从骑大呼，杀数十人，敌遂小却，信以百余骑突围得免。坐失律，议当死，诏特原之，责授右屯卫大将军。明年，复授彰武军节度。

端拱初，诏置方田，以信为邢州兵马都部署以监之。二年，改镇横海军。信不知书，所为多暴横，上命何承矩为之副，以决州事。及承矩领护屯田，信遂专恣不法，军人宴犒甚薄，尝私市绢附上计吏，称官物以免关征，上廉知之。四年，召为右武卫上将军。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逾月，吏卒以无罪被捶挞者甚众。强市人物，妻死买地营葬，妄发居民冢墓。家奴陈赞老病，箠之致死，为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鞫之，信具伏。狱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赠横海军节度。子继丰，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田重进，幽州人。形质奇伟，有武力。周显德中，应募为卒，隶太祖麾下。从征契丹，至陈桥还，迁御马军使，积功至濮州刺史。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还，录功擢为天德军节度使。六年，改侍卫步军指挥使。八年，改领静难军节度使。九年，河决滑州韩、房村，重进总护其

役，以刘吉为之副，河遂塞。

雍熙中，出师北征，重进率兵傅飞狐城下，用袁继忠计，伏兵飞狐南口，擒契丹骁将大鹏翼及其监军马赟、副将何万通并渤海军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获以万计，逐北四十里，连下飞狐、灵州等城。进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杀酋帅萧啜理、执耿绍忠，率吏民来附。会曹彬之师不利，乃命重进董师驻定州，迁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三年，率师入辽境，攻下岐沟关，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四年春，改彰信军节度。

淳化三年，改真定尹、成德军节度。未几，移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五年，改知延州，复还镇。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赠侍中。

重进不事学，太宗居藩邸时，爱其忠勇，尝遗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晋王赐也，何为不受？"重进曰："为我谢晋王，我知有天子尔。"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阁门祗候。

刘廷翰，开封浚仪人。父绍隐，后唐末隶兵籍。晋天福中，以队长戍魏博。范延光反，绍隐力战死焉。周世宗镇澶渊，廷翰以膂力隶帐下；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累从征伐，以战功再迁至散指挥第一直都知。

宋初，预平上党、维扬，迁铁骑都指挥使、领廉州刺史。太宗即位，迁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迁云州观察使。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领镇州驻泊都钤辖。

太宗北伐，既班师，上以边备在于得人，乃命廷翰、李汉琼率兵屯真定，崔彦进屯关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纵兵南侵。廷翰先阵于徐河，彦进率师出黑芦堤北，衔枚蹑契丹后，崔翰、汉琼兵继至，合击之，大败其众于满城。廷翰以功领大同军节度、殿前都虞候。八年，改领彰信军节度。雍熙四年春，改镇滑、邢。端拱中，镇州驻泊马步军都部署郭守文卒，上特命廷翰代之。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军节度。三年，以病求解官，还阙，上亲临问，赐赉有加。未几卒，年七十，赠侍中。

廷翰自卫士至上将，颇以武勇自任，宽厚容众，虽不事威严，而长于御下。为殿前都指挥使，入朝，常行众中，每历宫殿门，少识之者。

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子赞元，宫苑使、澄州刺史；赞明，皇城使、勤州团练使。

崔翰，字仲文，京兆万年人。少有大志，风姿伟秀，太祖见而奇之，以隶麾下。从周世宗征淮南，平寿春，取关南，以功补军使。宋初，迁御马直副指挥使，从征泽、潞。开宝初，迁河东降民以实陕西地，晋人勇悍，多习武艺，命翰差择之。及阅试河北镇兵，取其骁果者以分配天武两军。九年，领端州刺史。

太宗即位，进本州团练使。太平兴国二年秋，议武于西郊，时殿前都指挥使杨信病喑，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以为进退，六师周旋如一。上御台临观，大悦，以藩邸时金带赐之，谓左右曰："晋朝之将，必无如崔翰者。"

四年，从征太原，命总侍卫马步诸军，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颊，神色不变，督战益急，上即军帐抚问之。太原平，时上将有事幽蓟，诸将以为晋阳之役，师罢饷匮，刘继元降，赏赉且未给，遽有平燕之议，不敢言。翰独奏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上谓然，定议北伐。既而班师，命诸将整暇以还。至金台驿，大军南向而溃，上令翰率卫兵千余止之。翰请单骑往，至则谕以师律，众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复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从事，缘边诸军并受节制，军市租储，得以专用。

冬，契丹兵数万寇蒲城，翰会李汉琼兵于徐河，河阳节度崔彦进兵自高阳关继至，因合击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俘馘数万，所获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军节度使。

初，刘继元降，上令翰往抚慰，俘略无得出城。时秦王廷美以数十骑将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构于上。明年夏，出为感德军节度使。至镇时，盗贼充斥，翰诱其渠魁，戒以祸福，群盗感悟，散归农亩，境内肃然。

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为威虏军行营兵马都部署。四年春，改镇定国军。二年，移镇镇安军。淳化三年召还，以疾留京师。稍间，入见上曰："臣既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得以马革裹尸足矣。"上壮之，复令赴镇，月余卒，年六十三，赠侍中。

翰骁勇有谋，所至多立功。轻财好施，死之日家无余赀。晚年酷信释氏。子继颙，虞部员外郎。孙承业，内殿承制、阁门祗候；承佑，内殿崇班。

论曰：自曹翰而下，尝任将帅居节镇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虽不事问学，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终匹休，而无韩、彭之祸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杨信以笃实，重进以忠朴，刘遇以淳谨，廷翰以武勇称，故皆终始委遇而不替。汉琼虽木强使酒，米信所为虽多暴横，党进恂恂类怀奸诈，怀忠论迁似昧大体；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战徐河观之，皆不害其为骁果也。至于好谋善战，轻财好施，所至立功，则未有优于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崔之论奏平燕，未免出于率尔；而曹之杀降卒，屠江州，则又过于忍者也。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而过亦莫先于二子，信矣。

列传第二十

○李琼 郭琼 陈承昭 李万超 白重赞 王仁镐 陈思让孙若拙 焦继勋 子守节 刘重进 袁彦 祁廷训 张铎 李万全 田景咸 王晖附

李琼，字子玉，幽州人。祖传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从事。琼幼好学，涉猎史传。挟策诣太原，会唐庄宗属募勇士，即应募，与周祖等十人约为兄弟。一日会饮，琼熟视周祖，知非常人。因举酒祝曰："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皆刺臂出血为誓。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造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阃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每问难琼，谓琼为师。及讨河中，乃解琼兵籍，令参西征军事。贼平，表于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岁中，迁太子洗马。周祖镇邺，表为大名少尹。

广顺初，拜将作监，充内作坊使，赐金紫。连知亳、陕二州，改济州刺史。世宗初，迁洺州团练使，改安州防御使，治郡宽简，民请立碑颂德，诏中书舍人窦仪撰文赐之。宋初，召为太子宾客。建隆三年，上章请老，改右骁卫上将军致仕。琼信释氏，明年四月八日，诣佛寺，遇疾归，至暮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少师。

郭琼，平州卢龙人。祖海，本州两冶使。父令奇，卢台军使。琼少以勇力闻，事契丹，为蕃汉都指挥使。后唐天成中，挈其族来归，明宗以为亳州团练使，改刺商州，迁原州。清泰初，移阶州，城垒未葺，蜀人屡寇，琼患之，因徙城保险，民乃无患。受诏攻文州，拔二十余砦，生擒数百人。

晋天福中，移刺警州，属羌、浑骚动，朔方节度张希崇表琼为部署，将兵共讨平之。连领滑、坊、虢、卫四州。开运初，为北面骑军排阵使。阳城之役，战功居多。改沂州刺史，充荆口砦主兼东面行营都虞候。擒莫州刺史赵思以献，改刺怀州。俄为北面先锋都监。契丹陷中原，盗贼蜂起，山东为甚，契丹主命琼复刺沂州以御盗，琼即日单骑赴郡。盗闻琼威名，相率遁去。

汉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为行营都部署，未至，淮人解去。会平卢节度刘铢恃佐命之旧，称疾不朝，将相大臣，惧其难制，先遣琼与卫

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铢不自安，置酒召琼，伏壮士幕下，欲害琼。琼知其谋，屏去从者，从容就席，略无惧色，铢不敢发。琼因为陈祸福，铢感其言，遂治装。俄诏至，即日上道。琼改颍州团练使，又加防御使。时朗州结荆、淮、广南合兵攻湖南，诏琼以州兵合王令温大军攻光州，寻以内难不果。罢归朝，遣诣河北计度兵甲刍粮。

周祖祀南郊，召权知宗正卿事。世宗征刘崇，为北面行营都监，历绛、蔡、齐三州防御使。在齐州，民饥，琼以己俸赈之。人怀其惠，相率诣阙颂其德政，诏许立碑。

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归洛阳。乾德二年，卒，年七十二。琼虽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礼儒士，孜孜乐善，盖武臣之贤者也。

陈承昭，江表人。始事李景为保义军节度，周世宗征淮南，景以承昭为濠、泗、楚、海水陆都应援使。世宗既拔泗州，引兵东下，命太祖领甲士数千为先锋，遇承昭于淮上击败之，追至山阳北，太祖亲禽承昭以献。世宗释之，授右监门卫上将军，赐锦袍、银带，改右领军卫上将军，分司西京。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习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运，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赐钱三十万。承昭言其婿王仁表在南唐，帝为致书于李景，令遣归阙，历左右神武统军。

四年春，大发近甸丁壮数万，修畿内河堤，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诸军子弟数千，凿池于朱明门外，以习水战。从征太原，承昭献计请壅汾水灌城，城危甚，会班师，功不克就。乾德五年，迁右龙武军统军。开宝二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师，中使护丧。大中祥符元年，录其孙宗义为三班借职。

李万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贫，负贩以养母，晋祖起并门，万超应募隶军籍。战累捷，稍迁军校。从李守贞讨杨光远于青州，奋勇先登，飞石中其脑，气不属者久之。开运中，从杜重威拒契丹于阳城，流矢贯手，万超拔矢复战，神色自若。以功迁肃锐指挥使。

契丹入中原，时万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帅张从恩将弃城归契丹，会前骁卫将军王守恩服丧私第，从恩即委以后事，遁去。及契丹使至，专领郡务，守恩遂无所预。万超奋然谓其部下曰："我辈垂饵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杀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勋业，汝曹能乎？"众皆跃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噪入府署，杀其使，推守恩为帅，

列状以闻。汉祖从其请，仍命史弘肇统兵先渡河至潞，见万超，语之曰："得复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杀守恩，以公为帅，可乎？"万超对曰："杀契丹使以推守恩，盖为社稷计尔。今若贼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为先锋马步军都指挥使，路经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壁拒命，万超驰至城下，谕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无主，并州刘公仗大义，定中土，所向风靡，后服者族，盍早图之。"令奇乃开门迎纳。弘肇即留万超权州事，汉祖遂以为刺史。及征李守贞，以万超为行营壕砦使。河中平，拜怀州刺史。

周祖开国，从征慕容彦超，又为都壕砦使，以功授洺州团练使，预收秦、凤，改莱州。从平淮南，连移蕲、登二州，所至有善政。属有诏重均田租，前牟平令马陶，籍隶文登县，隐苗不通，命系之，将斩而后闻。陶惧遁去，由是境内肃然。宋初，入为右武卫大将军，迁左骁卫大将军。开宝八年，卒，年七十二。

白重赞，宪州楼烦人，其先沙陀部族。重赞少从军，有武勇。汉初，自散员都虞候三迁护圣都指挥使。乾佑中，李守贞据河中叛，隐帝以重赞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河中平，以功领端州刺史。周初，转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未几，出为郑州防御使，改相州留后。广顺中，授义成军节度。在镇日，河屡决，重赞亲部丁壮，塞大程、六合二堤，诏书褒美。

世宗征刘崇，以重赞为河东道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重赞与李重进居阵西偏，樊爱能、何徽居阵东偏。既合战，爱能与徽皆遁走，惟重赞与重进率所部力战，世宗自督亲军合势薄之，并人大败。既诛爱能等，重赞以功授保大军节度使。及世宗征太原，以河阳刘词为随驾都部署，命重赞副之。其忻州监军杀刺史赵皋及契丹大将杨耨姑，以城降，而契丹兵犹盛，命重赞及符彦卿击走之。世宗还京，改河阳三城节度、检校太尉。及征淮南，命重赞率亲兵三千军于颍上。未几，改淮南道行营马步军都虞候。俄迁彰义军节度。

宋初，加检校太师，改镇泾州。有马步军教练使李玉，本燕人，凶狡，与重赞有隙。遂与部下阎承恕谋害重赞，密遣人市马缨，伪造制书云重赞构逆，令夷其族。乃自持伪制并马缨，以告都校陈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赞，重赞封其书以闻。太祖大骇，令验视之，率皆诞谬，遂命六宅使陈思诲驰赴泾州，禽玉及承恕鞫问，伏罪弃市。延正擢领刺史以赏之，仍诏诸州，凡被制书有关机密，则详验印文笔迹。俄改泰宁军节度。乾德四年，又为定国军节度。开宝二年，改左千牛卫

上将军，奉朝请。三年，卒，年六十二。

王仁镐，邢州龙冈人。后唐明宗镇邢台，署为牙校，即位，擢为作坊副使，累迁西上阁门使。清泰中，改右领军卫将军。晋天福中，青州杨光远将图不轨，以仁镐为节度副使，伺其动静。历二年，或谮仁镐于朝，改护国军行军司马。仁镐至河中数月，光远反书闻。汉乾祐中，历昭义、天雄二军节度副使。

周祖镇邺，表仁镐为副留守。及起兵，仁镐预其谋。周祖即位，仁镐为王峻所忌，出为唐州刺史，迁棣州团练使，入为右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德初，出为永兴军节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会殿中丞上官瓒使河中还，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遂遣瓒按视均定。百姓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镐抗论其事，乃止。丁继母忧，去官。

五年，拜安国军节度，制曰："眷惟襄国，实卿故乡。分予龙节之权，成尔锦衣之美。"郡民扶老携幼，迎于境上，有献锦袍者四，仁镐皆重衣之，厚酬以金帛。视事翌日，省其父祖之墓，周视松檟，涕泗呜咽，谓所亲曰："仲由以为不如负米之乐，信矣。"时人美之。郡有群盗，仁镐遣使遗以束帛，谕之，悉遁去，不复为盗。恭帝嗣位，移山南东道节度。

宋初，加检校太师。建隆二年，以疾召还，次唐州，卒于传舍，年六十九。

仁镐性端谨俭约，崇信释氏，所得俸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愠色。当时称其长者。

陈思让，字后己，幽州卢龙人。父审确，仕后唐至晋，历檀、顺、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预征蜀，权利州节度，终金州防御使。思让初隶庄宗帐下，即位，补右班殿直。晋天福中，转东头供奉官，再迁作坊使。安从进叛于襄阳，以思让为先锋右厢都监，从武德使焦继勋领兵进讨。遇从进之师于唐州花山下，急击大破之，从进仅以身免。以功领奖州刺史。从进平，授坊州刺史。

八年冬，契丹谋入寇，以思让监澶州军，赐鞍勒马、器帛。讨杨光远于青州也，又为行营右厢兵马都监，兵罢，改磁州刺史。会符彦卿北征契丹，思让表求预行。未几，改卫州。连丁内外艰。时武臣罕有执丧

礼者，思让不俟诏，去郡奔丧，闻者嘉之。起复随州刺史。

汉初，移淄州，罢任归朝。会淮南与朗州马希濠合兵淮南，攻湖南，马希广来乞师，旋属内难，又周祖北征，乃分兵令思让往郢州赴援，兵未渡而希广败。思让留于郢。

周祖即位，遣供奉官邢思进召思让及所部兵还。刘崇僭号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备边，遣思让率兵诣磁州，控扼泽、潞。未几，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马巡检。未行，升磁州为团练，即以思让充使。

广顺元年九月，刘崇遣大将李瑰领马步军各五都，乡兵十都，自团柏军于鹞子店。思让与都监向训、张仁谦等率龙捷、吐浑军，至虒亭西，与瑰军遇，杀三百余人，生禽百人，获崇偏将王璠、曹海金，马五十匹。俄遣王峻援晋州，以思让与康延昭分为左右厢排阵使，令率军自乌岭路至绛州与大军合。崇烧营遁去，思让又与药元福袭之。俄命权知绛州。明年春，迁绛州防御使。

显德元年九月，改亳州防御使，充昭义军兵马钤辖，屡败并人及契丹援兵，迁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充北面行营马步军排阵使。五年，败并军千余于西山下，斩五百级。是秋，邢州官吏、耆艾邢铢等四十人诣阙，求借留思让，诏褒之。十二月，改义成军节度观察留后。

六年春，世宗将北征，命先赴冀州以俟命。及得瓦桥关，为雄州，命思让为都部署，率兵戍守。世宗不豫还京，留思让为关南兵马都部署。恭帝嗣位，授广海军节度。

宋初，加检校太傅。乾德二年，又为保信军节度。时皇子兴元尹德昭纳思让女为夫人。开宝二年夏，改护国军节度、河中尹。七年，卒，年七十二。赠侍中。

思让累历方镇，无败政，然酷信释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禄悉以饭僧，人目为“陈佛子”。身没之后，家无余财。弟思诲，至六宅使。子钦祚，累迁至香药库使、长州刺史。钦祚子若拙。

若拙字敏之。幼嗜学，思让尝令持书诣晋邸，太宗嘉其应对详雅，将縻以军职，若拙恳辞。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鄂州，改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单州。以能政，就改太常丞，迁监察御史，充盐铁判官。益州系囚甚众，太宗览奏讶之，召若拙面谕委以疏决，迁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未

几，改正使，召归。会李至守洛都，表若拙佐治，改度支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司。久之，柴禹锡镇泾州，复奏为通判，迁司封员外郎，部送刍粮至塞外，优诏奖之。

入为盐铁判官，转工部郎中。与三司使陈恕不协，求徙他局，改主判开拆司。车驾北巡，命李沆留守东京，以若拙为判官。河决郓州，朝议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与阎承翰往规度，寻命权京东转运使，因发卒塞王陵口，又于齐州浚导水势，设巨堤于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万，民甚便之。河平，真授转运使。召还，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时三司使缺，若拙自谓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请对，言父母年老，不愿远适，求纳制命。上怒，谓宰相曰："士子操修，必须名实相副，颇闻若拙有能干，特迁秩委以藩任，而贪进择禄如此。往有黄观者，或称其能，选为西川转运使，辄诉免，当时黜守远郡。今若拙复尔，亦须谴降。凡用人，岂以亲疏为间，苟能尽瘁奉公，有所树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乃追若拙所授告敕，黜知处州，徙温州。代还，复授刑部郎中，再为盐铁判官，改兵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赐金紫。

会亲祀汾阴，若拙以所部缗帛、刍粟十万，输河中以助费，经度制置使陈尧叟言其干职，擢拜右谏议大夫，徙知永兴军府。时邻郡岁饥，前政拒其市籴，若拙至，则许贸易，民赖以济。又移知凤翔府，入拜给事中、知澶州。蝗旱之余，勤于政治，郡民列状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录其子映为奉礼郎。

若拙多诞妄，寡学术，当时以第二人及第者为榜眼，若拙素无文，故目为"瞎榜"云。

焦继勋，字成绩，许州长社人。少读书有大志，尝谓人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其业，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晋祖镇太原，继勋以儒服谒见，晋祖与语，悦之，留帐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宫苑使，迁武德使。安重荣反镇州，安从进自襄阳举兵为应。晋祖命继勋督诸将进讨。至唐州南，遇从进军万余，设伏击败之，禽其牙将安洪义、鲍洪等五十余人，得山南东道印，从进单骑奔还。从进弟从贵率兵千余人，援均州刺史蔡行遇，继勋杀其众七百，生禽百，获从贵，断腕放入城中，从进自此不能复镇。继勋以功就拜齐州防御使。少帝即位，从进平，藉继勋威名镇之，徙襄阳防御使。岁余，入为右千牛卫大将军，拜宣徽北院使，迁南院使。

西人寇边，朝议发师致讨，继勋抗疏请行，拜秦州观察使兼诸蕃水

陆转运使。既至，推恩信、设方略招诱，诸郡酋长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边境以安。俄徙知陕州，就迁保义军兵马留后。

汉初，凤翔军校阳彦昭据城叛，命继勋率师讨之，以功授保大军节度。召入，会汉祖幸大名，留为京城右厢巡检使，俄改右羽林统军。隐帝末，命继勋领兵北征。及周祖举兵向阙，继勋奉隐帝逆战于留子陂，战不利，遂归周祖。

广顺初，改右龙武统军。世宗征淮南，为左厢排阵使，又改右羽林统军、左屯卫上将军，以战功拜彰武军节度。

宋初，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改右武卫上将军。乾德三年，权知延州。四年，判右街仗杜审琼卒，命继勋代之。时向拱为西京留守，多饮燕，不省府事，群盗白日入都市劫财，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选继勋代之，月余，京城肃然。太祖将幸洛，遣庄宅使王仁珪、内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阳宫，命继勋董其役。车驾还，嘉其干力，召见褒赏，以为彰德军节度，仍知留府事。仁珪领义州刺史，仁祚为八作副使。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

继勋猎涉史传，颇达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啬，多省公府用度，时论少之。子守节。

守节字秉直，初补左班殿直，选为江、淮南路采访。还奏称旨，擢阁门祗候。李顺余党扰西川，命与上官正讨平之。高、溪州蛮内寇，又命往图方略，守节言："山川回险，非我师之利。"诏许招纳。

咸平中，置江淮南、荆湖路兵马都监，首被选擢。又讨施、夔州叛蛮，以大义谕其酋长，皆悔过内附，因为之画界定约。还迁阁门通事舍人，监香药榷易院，三司言岁课增八十余万。时守节已为衣库副使，当迁阁门副使，真宗谓辅臣曰："守节缘财利羡余而迁横行，何以劝边陲效命者？"止以为宫苑副使。

奉使契丹，馆伴丁求说指远山谓曰："此黄龙府也。"守节应声曰："燕然山距此几许？"求说惭服。久之，迁皇城副使，管勾军头引见司。坐以白直假枢密院副承旨尹德润治第，免所居官。三迁东上阁门使，加荣州刺史。数请补外，历知襄、邓、汝三州，迁四方馆使，以右神武大将军致仕卒。

刘重进，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隶军籍。晋初，以习契丹语，应

募使北边，改右班殿直，因赐是名。迁西头供奉官，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为帐前通事；俄南侵，署重进忠武军节度。

汉初，移镇邓州。汉法，禁牛革甚严，州民崔彦、陈宝选八人自本镇持革诣汉祖庙鞔鼓，重进杖遣之。判官史在德谓重进不善用法，宜置极典。及大理、刑部详覆，重进所断为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

乾佑末，罢镇来朝。周祖起兵至封丘，诏重进与左神武统军袁义率兵拒之，重进望尘退走。周广顺初，从征兖州。未几，封薛国公。俄召为右神武统军，累加检校太师。世宗南征，为右厢排阵使。显德三年，世宗闻扬州无备，遣宣祖、韩令坤与重进等往袭取之，又为先锋都部署，进克泰州。初，杨行密子孙居海陵，号永宁宫，周师渡淮，尽为李景所杀。重进入其家，得玉砚、玉杯盘、水晶盏、玛瑙碗、翡翠瓶以献。俄命判庐州行府事兼行营都部署，败淮人千余于州境，又败五百众于白城湖。及世宗再巡，吴师溃于紫金山，有至东山口者，重进杀三千余众。及下寿州，以功授武胜军节度。淮南平，改镇邠州。世宗北征，为先锋都指挥使。恭帝即位，封开府。

宋初，进封燕国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统军。乾德五年，改左领军卫上将军。重进徒善译语，无他才能，值契丹入中原，遂至方镇。及在环卫，尝从幸玉津园，太祖召与语。既退，谓左右曰："观重进应对不逮常人，前朝以为将帅，何足重耶？"六年，卒，年七十。

袁彦，河中河东人。少以趫勇应募从事，隶奉国营。汉乾佑中，周祖领军讨李守贞，以彦置麾下，及镇邺，以为部直小将。周广顺中，世宗在澶渊，迁为亲事都校。世宗尹京，改开封府步直指挥使。显德初，授内外步军都军头，领泉州刺史。未几，改岳州防御使。从征寿州，为城北造竹龙都部署。竹龙者，以竹数十万竿，围而相属，上设版屋，载甲士数百人，以攻其城。又命于涡口修桥，桥成，世宗幸焉，因立为镇淮军。李继勋以淮上失律，罢军职，命彦为武信军节度，权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又命为淮南道行营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赐衣服、金带、鞍勒马、铠甲、器仗，遣赴军前。

太祖下滁阳，禽皇甫晖、姚凤，彦皆有劳绩，诏褒之。又令率师屯下蔡以逼寿春。及刘仁赡降，从世宗攻濠、泗，又禽南唐将许文绩、边镐等以献。师还，真授步军都指挥使，领彰信军节度。六年春，发近畿丁壮浚五丈河，命彦董其役。恭帝嗣位，移保义军节度。

宋初，加检校太尉。是秋来朝，改镇曹州。乾德六年，为静难军节度。开宝二年，移鄜州。五年，罢镇归阙，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诏录其孙昭庆为借职。大中祥符八年，昭庆上彦周朝所受告敕有二圣名讳者，特迁殿直。

祁廷训，本名廷义，避太宗旧名改焉。河南洛阳人。父珪，梁左监门卫大将军。廷训善书计、骑射，隶周祖帐下。广顺中，历东西班右蕃行首、铁骑都虞候。世宗即位，改东西班都指挥使，迁内殿直都指挥使，继领兰、睦二州刺史。从征淮南，赐以明光细甲，令董舟师巡江界。吴人伏兵三江口葭荻中，掩击廷训，廷训力战大破之，俘馘千人，余党遁去。江北平，以功迁吉州团练使，领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月余，迁岚州防御使，领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初，为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是秋，改河阳。乾德二年，又改彰德军节度留后，俄权知邓州。五年，就拜义武军节度。开宝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廷训为北面副都部署。太平兴国元年来朝。二年冬，改左领军卫上将军。五年，坐私贩竹木贵鬻入官，责本卫大将军。未几，复旧官。六年，卒，年五十八。

廷训形质魁岸，无才略，临事多规避，时人目为“祁橐驼”，以其庞大而无所取也。

张铎，河朔人，少以材武应募隶军籍。汉初，为奉国右第六军都指挥使，领澧州刺史。周祖以枢密使镇邺，铎以所部从行，及起兵，铎预焉。广顺初，铎为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韩通为右厢都指挥使；俄并兼防御使，铎领永州，通领睦州。会改奉国为虎捷，铎仍领其职。是冬，出为密州防御使，改亳州。三年，授镇国节度。郊祀毕，加检校太傅。世宗初，移彰义军，未几，加检校太尉。显德三年，又移河中尹、护国军节度。

宋初，加检校太师，俄复镇泾州。州官岁市马，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事发，召归京师，本州械系其子保常及亲吏宋习。太祖以铎宿旧，释不问，罢镇为左屯卫上将军，奉朝请而已。其所盗用，仍蠲除之，保常、习亦得释。铎又尝假晋邸钱百六十万，太宗即位，诏贯之。俄命判左金吾街仗。及驾征河东，以铎为京城内外都巡检，鄜州刺史高继充、闲厩副使张守明分为里城左右厢巡检。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赠太傅。

子熙载至左千牛卫大将军。熙载子禹珪字天锡，粗知书，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即位，补东西班承旨，改殿直，带御器械。以材勇擢居禁卫，殿前散祗候都虞候。咸平初，授内殿直都虞候，领恩州刺史。三年，出为滁州刺史，知洺、瀛、霸三州。并兼兵马钤辖，徙岚州。西人勒厥麻诱众叛，禹珪率众讨之，俘六千余人，获名马孳畜甚众。

景德初，授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契丹既请和，帝思守臣有武干能镇静边郡者，亲录十余人名付中书，禹珪预焉。遂知石州，徙代、兖州，又移澶州，颇勤政治，以瑞麦生、狱空，连诏嘉奖。会河堤决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兖州还，言其状，优诏褒之。就拜洺州团练使，寻知广信军。天禧初，复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兼知瀛州。明年召还，将授四厢之职，卒，年五十九。录其二子。

李万全，吐谷浑部人。善左右射，隶护圣军为骑士，累迁至本军都校，与田景咸、王晖等从周祖入汴，号十军主。显德中，为彰武军节度。宋初，加检校太尉、横海军节度。乾德中代归，太祖数召于苑中宴射。万全无将略，惟挽强弓，老而不衰，帝亦以此赏之。

田景咸、王晖，皆太原人。景咸仕汉，为奉国右厢都校，从周祖入汴，为龙捷左厢都校，改安国军留后。俄真拜，升本军节度。世宗时，拜武胜军节度。宋初，为左骁卫上将军。开宝三年卒。

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后罢镇，常忽忽不乐。妻识其意，引景咸遍阅囊储，景咸方自释。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劝班酒曰："王班请满饮。"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尔，何不早谕我。"闻者笑之。

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世宗以先朝功臣，知而弗问焉，至右神武统军。建隆四年，终右领军卫上将军。

论曰：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俛首改事，且为尽力焉。扬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则狙诈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为创业之君也欤！

列传第二十一

○李穀 昝居润 窦贞固 李涛弟浣 孙仲容 王易简 赵上交 子□严 张锡 张铸 边归谠 刘温叟子烨 孙几 刘涛 边光范 刘载 程羽

李穀，字惟珍，颍州汝阴人。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少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发愤从学，所览如宿习。年二十七，举进士，连辟华、泰二州从事。

晋天福中，擢监察御史。少帝领开封尹，以穀为太常丞，充推官。晋祖幸邺，少帝居守，加穀虞部员外郎，仍旧职。少帝为广晋尹，穀又为府推官。及即位，拜职方郎中，俄充度支判官，转吏部郎中，罢职。天福九年春，少帝亲征契丹，诏许扈从，充枢密直学士，加给事中。为冯玉、李彦韬所排。会帝再幸河北，改三司副使，权判留司三司事。

开运二年秋，出为磁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尘而北，旧臣无敢候谒者，穀独拜迎于路，君臣相对泣下。穀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囊以献。会契丹主发使至州，穀禽斩之，密送款于汉祖，潜遣河朔酋豪梁晖入据安阳，契丹主患之，即议北旋。

会有告契丹以城中虚弱者，契丹还攻安阳，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见获。契丹主先设刑具，谓之曰："尔何背我归太原？"穀曰："无之。"契丹主因引手车中，似取所获文字，而穀知其诈，因请曰："如实有此事，乞显示之。"契丹国制，人未伏者不即置死。自后凡诘穀者六次，穀词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时，人云尔谓我必不得北还，尔何术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则致尔富贵。"穀曰："实无术，盖为人所陷耳。"穀气色不挠，卒宽之。

俄而德光道殂，永康继立，署穀给事中。时契丹将麻答守真定，而李崧、和凝与家属皆在城中。会李筠、何福进率兵逐麻答，推护圣指挥使白再荣权知留后。再荣利崧等家财，令甲士围其居以求赂，既得之，复欲杀崧等灭口。穀遽见再荣谓之曰："今国亡主辱，公辈握劲兵，不能死节，虽逐一契丹将，城中战死者数千人，非独公之力也。一朝杀宰相，即日中原有主，责公以专杀，其将何辞以对？"再荣甚惧，崧等获免。

汉初，入拜左散骑常侍。旧制，罢外郡归本官，至是进秩，奖之

也。俄权判开封府。时京畿多盗，中牟尤甚，穀诱邑人发其巢穴。有刘德舆者，梁时屡摄畿佐，居中牟，素有干材，穀即署摄本邑主簿。浃旬，穀请侍卫兵数千佐德舆，悉禽贼党，其魁一即县佐史，一御史台吏。搜其家，得金玉财货甚众，自是行者无患。俄迁工部侍郎。

周祖西征，为西南面行营水陆转运使。关右平，改陈州刺史。会有内难，急召赴阙。周祖兵入汴，命权判三司。广顺初，加户部侍郎。未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汉乾祐中，周祖讨河中，穀掌转运，时周祖已有人望，属汉政紊乱，潜贮异志，屡以讽穀，穀但对以人臣当尽节奉上而已。故开国之初，倚以为相。是岁，淮阳吏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许之，穀恳让得止。

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岁用革之数，凡田十顷岁出一革，余听民私用。又奏罢屯田务，以民隶州县课役，尽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阳，经巢之乱，园庐荡尽，穀生于外。既贵，访得旧地，建兰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诏改清风乡高阳里为贤相乡勋德里。

二年，晨起仆阶下，伤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辞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参，视事本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穀不得已，起视事。征兖州，为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

显德初，加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从世宗征太原，遇贼于高平，匿山穀中，信宿而出，追及乘舆，世宗慰抚之。世宗将趋太原，命穀先调兵食，又代符彦卿判太原行府事。师还，进位司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穀以史氏所述本于起居注，丧乱以来遂废其职，上言请令端明、枢密直学士编记言动，为内廷日历，以付史官。是岁，河大决齐、郓，发十数州丁壮塞之，命穀领护，刻期就功。

二年冬，议伐南唐，以穀为淮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兼知庐、寿等州行府事，忠武军节度王彦副之，韩令坤以下十二将率从。穀领兵自正阳渡淮，先锋都将白延遇败吴军数千于来远，又破千余人于山口镇，进攻上窑，又败千余众，获其小校数十人，长围寿春。南唐遣大将刘彦贞来援，穀召将佐谋曰："今援军已过来远，距寿阳二百里，舟棹将及正阳。我师无水战之备，万一断桥梁，隔绝王师，则腹背受敌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辂之至。"初，世宗至圉镇，已闻此谋，亟走内侍乘驿止之。穀已退保正阳，仍焚刍粮，回军之际，递相掠夺，淮北役夫数百悉陷于寿春。世宗闻之怒，亟命李重进率师伐之，以穀判寿州行府。是

秋，诏归阙，得风痹疾，告满百日，累表请致仕，优诏不允。每军国大事，令中使就第问之。

四年春，吴人壁紫金山，筑甬道以援寿春，不及者数里。师老无功，时请罢兵为便，世宗令范质、王溥就穀谋之。穀手疏请亲征，有必胜之利者三，世宗大悦，用其策。及淮南平，赏赐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为赞以赐之。是夏，世宗还，穀扶疾见便殿，诏令不拜，命坐御坐侧。以抱疾既久，请辞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谓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弃而不养，非父之道也。朕君临万方，卿处辅相之位，君臣之间，分义斯在，奈何以禄奉为言。"穀愧谢而退。俄以平寿州，叙功加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罢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访以政事。

五年夏，世宗平淮南回，赐穀钱百万、米麦五百斛、刍粟薪炭等。恭帝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赵国公。求归洛邑，赐钱三十万，从其请。太祖即位，遣使就赐器币。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祖闻之震悼，赠侍中。

穀为人厚重刚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谈论，议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诣理，辞气明畅，人主为之耸听。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好汲引寒士，多至显位。与韩熙载善，熙载将南渡，密告穀曰："若江东相我，我当长驱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后果如其言。李昉尝为穀记室，在淮上被病求先归。穀视之曰："子他日官禄当如我。"昉后至宰相、司空。

周显德中，扈载以文章驰名，枢密使王朴荐令知制诰。除书未下，朴诣中书言之。穀曰："斯人薄命，虑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当以材进人，何得言命而遗才。"载遂知制诰，迁翰林学士，未几卒。世谓朴能荐士，穀能知人。穀归洛中，昭义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遗钱五十万，他物称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忧恚而终。子吉至补阙，拱至太子中允。

昝居润，博州高唐人。善书计。后唐长兴中，隶枢密院为小吏，以谨愿称。晋初，出掌滑州廪庾，遂补牙职。会景延广留守西洛，署为右职。延广卒，居润往依陕帅白文珂，文珂致仕，乃表荐居润于周祖。

时世宗尹京，诏以补府中要职。即位，擢为军器库使。从征高平，以功迁客省使，知青州。从向拱西征，为行营都监，秦、凤平，以居润

为秦州，历知凤翔、河中府。显德三年秋，迁内客省使，代王朴知开封府。四年，再幸寿州，命为副留守。十月，幸淮上，以居润为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还，复判开封府。六年，征关南，为东京副留守。及吴廷祚出塞河，命居润权知开封府事。廷祚为枢密使，真判开封府，改左领军卫上将军。恭帝嗣位，加检校太傅。

太祖立，加检校太尉。及征泽、潞，命赴澶州巡警。师还，权知镇州，加左领军卫上将军。建隆二年，又权知澶州。八月，拜义武军节度，在镇数年，得风痹，诏还京师。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九，赠太师。

居润性明敏，有节概，笃于行义。初，晋室将亡，景延广委其族自洛赴难，至则为辽人所执。辽人在洛者遽欲恣摽掠，延广僚吏部曲悉遁，独居润力保护，其家以安。居润与太祖同事世宗，情好款浃，尝荐沈伦于太祖，以为纯谨可用，后至宰相，世称其知人。

子惟质至内园使，弟居济至水部员外郎。大中祥符三年，录其孙建中为三班借职。

窦贞固，字体仁，同州白水人。父专，后唐左谏议大夫。贞固幼能属文，同光中举进士，补万全主簿。丁内艰去官，服除，授河东节度推官。时晋祖在藩，以贞固廉介，甚重之。及即位，擢为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

天福三年，诏百僚各上封事，贞固疏曰："臣闻举善为明，知人则哲。圣君在位，薮泽岂有隐沦；昭代用材，政理固无紊乱。求贤若渴，从谏如流，郑所以誉子皮；□□□□，□□□□，鲁所以讥文仲。为国之要，进贤是先。陛下方树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诏百僚，令各司议定一人，有何能识，堪何职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荐引，果谓当才，所奏之官，望加奖赏；如乖其举，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罚。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闻择善；十目所视，必不滥知。臣职在论思，敢陈狂狷。"书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为令典。明年，改御史中丞，与太常卿崔棁、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同详定正冬朝会礼节、乐章及二舞行列。历刑部、门下二侍郎。

少帝即位，拜工部尚书。迁礼部尚书，知贡举。旧制，进士夜试，继以三烛。长兴二年改令昼试，贞固以昼晷短，难尽士材，奏复夜试。择士平允，时论称之。改刑部尚书，出为颍州团练使。岁余，复拜刑部

尚书。

汉祖入汴，贞固与礼部尚书王松率百官见于荥阳西，汉祖驻驾，劳问久之。初营宗庙，帝以姓自汉出，遂袭国号，尊光武为始祖，并亲庙为五。诏群臣议，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义》曰：'周之制七庙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又曰：'七庙者，据周也。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至光武中兴，及魏、晋、宋、齐、隋、唐，或立六庙，或立四庙，盖建国之始，未盈其数也。《礼》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义也。今陛下大定寰区，重兴汉祚，旁求典礼，用正宗祧，伏请立高、曾、祖、祢四亲庙。及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庙之外，不拘定数，所以或五庙或七庙。今请尊高皇帝、光武皇帝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迁之制，用历代六庙之规，庶合典礼。"汉祖从之。论者以天子建国，各从其所起，尧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庙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后稷，魏之武帝，晋之三庙是也。高祖起于晋阳，而追嗣两汉，徒以同姓为远祖，甚非其义；贞固又以四亲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弥远矣。但援立亲庙可也，余皆非礼。俄迁吏部尚书。

初，帝与贞固同事晋祖，甚相得。时苏逢吉、苏禹珪自霸府僚佐骤居相位，思得旧臣冠首，以贞固持重寡言，有时望，乃拜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贞固少时中蛊，若赘在喉中，常鲠阂。及为相日，因大吐，有物状蜥蜴落银盘中，毒气冲盘，焚于中衢，臭闻百步外，人皆异之。隐帝即位，加司徒，改本贯永安乡为贤相乡，班瑞里为勋贵里。杨邠、史弘肇、王章树党恣横，专权凌上，贞固但端庄自持，不能规救。

周祖兵起，贞固与苏逢吉奉隐帝兵次于野，败。逢吉仓黄自杀，贞固遂诣周祖。周祖称太后制，委贞固与苏禹珪、王峻同掌军国政事。周祖登位，加兼侍中。会以冯道为首相，改监修国史。俄罢相，守司徒，封沂国公。世宗即位，以范质为司徒，贞固遂归洛阳，输课役，齿为编民。贞固不能堪，诉于留守向拱，拱不听。

宋初，以前三公赴阙陪位，诣范质，求任东宫三少，预朝请，质不为奏。乃还洛，放旷山水，与布衣辈携妓载酒以自适。开宝二年病困，自为墓志，卒，年七十八。

李涛，字信臣，京兆万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世孙。祖镇，临濮令。父元，将作监。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惧祸，挈涛避地湖南，依马

殷，署涛衡阳令。涛从父兄郁仕梁为阁门使，上言涛父子旅湖湘，诏殷遣归京师，补河阳令。

后唐天成初，举进士甲科，自晋州从事拜监察御史，迁右补阙。宋王从厚镇邺，以涛为魏博观察判官。岁余，入为起居舍人。

晋天福初，改考功员外郎、史馆修撰。晋祖幸大梁，张从赏以盟津叛，陷洛阳，扼虎牢。故齐王全义子张继祚者实党之，晋祖将族其家。涛上疏曰："全义历事累朝，颇著功效。当巢、蔡之乱，京师为墟，全义手披荆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赖之。乞以全义之故，止罪继祚妻子。"从之。尝奉诏为宋州括田使，前雄州刺史袁正辞赍束帛遗涛，以田园为托，涛表其事，晋祖嘉之。正辞坐降一阶，涛迁浚仪令。改比部郎中、盐判官，改刑部郎中。

泾帅张彦泽杀记室张式，夺其妻，式家人诣阙上诉。晋祖以彦泽有军功，释其罪。涛伏阁抗疏，请置于法。晋祖召见谕之，涛植笏叩阶，声色俱厉，晋祖怒叱之，涛执笏如初。晋祖曰："吾与彦泽有誓约，恕其死。"涛厉声曰："彦泽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尝赐铁券，今复安在？"晋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涛随之，谏不已。晋祖不得已，召式父铎、弟守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罢彦泽节制。涛归洛下，赋诗自悼，有"三谏不从归去来"之句。先是，范延光据邺叛，晋祖赐铁券许以不死，终亦不免，故涛引之。晋祖崩，涛坐不赴临，停。未几，起为洛阳令，迁屯田职方郎中、中书舍人。

会契丹入汴，彦泽领突骑入京城，恣行杀害，人皆为涛危之。涛诣其帐，通刺谒见。彦泽曰："舍人惧乎？"涛曰："今日之惧，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向使先皇听仆言，宁有今日之事。"彦泽大笑，命酒对酌，涛神气自若。

汉祖起义至洛，涛自汴奉百官表入对，汉祖问京师财赋，从契丹去后所存几何，涛具对称旨，汉祖嘉之。至汴，以为翰林学士。杜重威据邺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彦超讨之，二帅不协。涛密疏请亲征。高祖览奏，以涛堪任宰辅，即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

隐帝即位，杨邠、周祖共掌机密，史弘肇握兵柄，与武德使李邺等中外争权，互作威福。涛疏请出邠等藩镇，以清朝政。隐帝不能决，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谕之。反为所构，免相归第。时中书厨釜鸣者数四，涛昼寝阁中，梦严饰厅事，群吏趋走，云迎新宰相带诸司使，既

寤，心异之。数日涛罢，以邠为相兼枢密使。及周祖举兵，太后仓皇涕泣曰："不用李涛之言，宜其亡也。"

周初，起为太子宾客，历刑部、户部二尚书。世宗宴驾，为山陵副使。恭帝即位，封莒国公。

宋初，拜兵部尚书。建隆二年，涛被病。有军校尹勋董浚五丈河，陈留丁壮夜溃，勋擅斩队长陈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刵其左耳。涛闻之，力疾草奏，请斩勋以谢百姓。家人谓涛曰："公久病，宜自爱养，朝廷事且置之。"涛愤言曰："人孰无死，但我为兵部尚书，坐视军校无辜杀人，乌得不奏？"太祖览奏嘉之，诏削夺勋官爵，配隶许州。涛卒，年六十四，赠右仆射。

涛慷慨有大志，以经纶为己任。工为诗，笔札遒媚，性滑稽，善谐谑，亦未尝忤物，居家以孝友闻。景德三年，其孙惟勤诣阙自陈，诏授许州司士参军。子承休至尚书水部郎中，承休子仲容。

涛弟浣，字日新。幼聪敏，慕王、杨、卢、骆为文章。后唐长兴初，吴越王钱鏔卒，诏兵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令浣代草，凡万余言，文彩遒丽，时辈称之。秦王从荣召至幕中，从荣败，勒归田里。久之，起为校书郎、集贤校理。晋天福中，拜右拾遗，俄召为翰林学士。会废学士院，出为吏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知制诰。复置翰林，迁中书舍人，再为学士。时涛在西掖，缙绅荣之。

契丹入汴，浣与同职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袭位，置浣宣政殿学士。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萧海贞为幽州节度使。海贞与浣相善，浣乘间讽海贞以南归之计，海贞纳之。

周广顺二年，浣因定州孙方谏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势，周祖嘉焉，遣谍者田重霸赍诏慰抚，仍命浣通信。浣复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宠，好击鞠，大臣离贰，若出师讨伐，因与通好，乃其时也，请速行之。属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

浣在契丹尝逃归，为其所获，防御弥谨。契丹应历十二年六月卒，时建隆三年也。涛收浣文章编之为《丁年集》。浣二子，承确主客郎中，承续职方郎中。

仲容字仪父，举进士甲科，除大理评事、知三原县。累擢监察御史，为殿试进士考官。真宗问题义，对称旨，诏试中书，擢左司谏、直

史馆。天圣中，以起居郎为知制诰，累迁右谏议大夫。在西掖八年，次当补学士，而不为宰相张士逊所喜，罢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判史馆、司农寺，复知制诰。及石中立、张观补学士，始以为翰林侍读学士。久之，兼龙图阁学士，至户部侍郎卒。

仲容性醇易，喜饮酒，不与物忤，与人言，未尝及势利。三弟早卒，字其诸孤十余人如己子，当世称其长者。然于吏事非所长。自集制草为《冠凤集》十二卷。

王易简，字国宝，京兆万年人。性介特寡合。曾祖朏，唐剑州刺史。祖远，连州刺史。父贯，唐州刺史。易简少好学，工诗。会僖宗幸蜀，长安兵乱，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诲镇陕，易简举进士，诣府拔解，友诲赠钱二十万。明年遂擢第，复隐华山。邠帅韩恭辟观察支使。府罢，华帅李保衡复辟从事。逾年，尹皓代保衡，易简仍在幕府。

会朱友谦以河中叛归庄宗，攻华州甚急，城中危惧，咸请筑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听，下令曰："有敢复言者斩。"易简固请，乃许。板筑始毕，外城果坏，军民赖之。会夜不能攻，友谦遂遁去。皓卒，易简归田里。久之，召为著作郎，数月弃去。复召为右拾遗，上书忤旨，出为邓州节度推官。

后唐同光中，遣魏王继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韬为招讨使，辟易简为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记室参军。明宗即位，周帅罗周恭辟为掌书记。府罢，退居华阴，作《小隐诗》二十首并序以见志，好事者多传诵。秦王从荣闻而重之，谓宰相冯道、李愚曰："易简有才，岂宜久居外地。"即召为祠部员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晋初，赐金紫，判弘文馆、史馆事。晋祖为治务求速效，易简上《渐治论》以谏之，诏书褒答，以论付史馆。及废翰林学士，易简兼知内制，又拜御史中丞，历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铨。尝上言："选门格敕条件具存，藩府官僚习熟者少，凡给文解，未晓规程，以致选人诣都，亲求解样，往来跋涉，重可伤闵，传写少差，旋复验放。乞自今委南曹详定解样，兼录长定格取解条，下诸州，板置州院门，每取解时，准条式遵行。"从之。晋祖在大梁，台省湫隘，易简奏举故事，一岁得元省钱二百万，缮治省署及造器物，号为举职。

周朝讳"简"，易止名易。广顺初，迁礼部尚书。是冬，合三铨为一，令易简权判，俄改刑部尚书。周祖将亲郊，命判兵部，会册四庙，

命为副使。周祖晏驾，为山陵副使。显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归乡里。

宋初，召加少傅。所居华阴，构一鸣堂、二品楼，优游自适。建隆四年四月，无疾卒，年七十九。子景让，进士及第，至尚书郎。

赵上交，涿州范阳人。本名远，字上交，避汉祖讳，遂以字称。祖光邺，鄂州录事参军。父简章，涿州司马。上交身长七尺，黑色，美风仪，善谈论，负才任气，为乡里所推。

后唐同光中，尝诣中山干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门下，忌之，颇毁訾上交，都遂不为礼。上交不得志，因南游洛阳，与中官骠骑大将军马绍宏善。绍宏领北面转运制置大使，表为判官，迁殿中丞。秦王从荣开府兼判军卫，以上交为虞部员外郎，充六军诸卫推官。李浣、张沆、鱼崇远皆白衣在秦府，悉与上交友善。累迁司封郎中，充判官。从荣素豪迈，不遵礼法，好昵群小。上交从容言曰："王位尊崇，当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为此，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从荣怒出之，历泾、秦二镇州节度判官。从荣及祸，僚属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

晋初，召为左司郎中、度支判官，历右谏议大夫。会废翰林学士，以上交为中书舍人、知内外制，迁刑部侍郎。尝上言："伏睹长兴中诏书：'州县官在任详谳刑狱、昭雪人命者，不限岁月赴选，许令超资注官，仍赐章服。诸道州府给付公验，躬赴行部投状，随给优牒，庶绝欺罔，以存激劝。'载详元诏，止言州县，未该内外职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狱，不限中外官，并加旌赏。诸道州县委长吏抄案以闻。俟本人考满，即诣刑部投状，毋得隔越年岁，庶使内外同律。"诏从之。俄迁户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弹举无所阿避。

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许王从益为帝，以礼部尚书王崧为左丞相，上交为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请去伪号，称梁王。汉祖将至，从益遣上交驰表献款，授检校礼部尚书、太仆卿，迁秘书监。周祖监国，命太师冯道迎湘阴公于徐州，以上交副之。

广顺初，拜礼部侍郎。会将试贡士，上交申明条制，颇为精密，始复糊名考校。擢扈载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时称得士。转户部侍郎。明年再知举，谤议纷然。时枢密使王峻用事，常荐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选士失实，贬商州司马，朝议以为太重，会峻贬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观、侯璨赋落韵，改太子詹事。

显德初，迁宾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请告不朝，时出游别墅。世宗因问陶穀曰：“上交岂衰老乎？”穀对曰：“上交昔掌贡举，放鬻市家子李观及第，受所献名园，多植花卉，优游自适。”世宗怒，免其官。

宋初，起为尚书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七。上交所莅官以干闻，当时称有公辅器。尤好吟咏，有集二十卷，张昭为序。

子□严，字可畏。七岁丧母，过哀。十二能属文，与兄晙同举进士，未成名而兄夭，遂以荫补千牛备身，历秘书郎、殿中丞、著作郎。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尝取以入内。

张锡，福州闽县人。梁末，刘君铎任棣州刺史，辟为军事判官。棣为郓之属郡，郡有曲务，郓以牙将主之，颇横恣，民有犯曲三斤，牙将欲置于死，君铎力不能救。既而牙将盗麦百斛私造曲，事觉，锡判曰：“曲犯三斤，求生不克，麦盗百斛，免死诚难。”时郡吏以使府牙将乞免，锡不允，固置于法。

同光末，赵在礼举兵于邺，濒河诸州多构乱，锡权知州事，即出省钱赏军，皆大悦，一郡独全，棣人赖之。后为淄川令，不畏强御，专务爱民，刺史有所徵，不答，由是衔之。及代，白其事于宰相冯道。道知锡介直，即奏召为监察御史，出为陕、虢观察判官。晋开运二年，拜右补阙，历起居郎、刑部员外郎、开封府判官、浚仪令、司门驾部二郎中，并以清节闻。周显德中，以老疾求解官，授右谏议大夫致政。

宋初，改给事中。锡无子，宰相范质尝兄事之，馆于别墅。锡以执政之门，不欲久处，往依乡人邓州观察判官黄保绪。建隆二年六月，卒于穰下。

张铸，字司化，河南洛阳人。性清介，不事生产。曾祖居卿，祖裼，父文蔚，在唐俱举进士。裼至翰林学士承旨、天平军节度、检校吏部尚书。文蔚，中书侍郎、平章事，《五代史》有传。

铸，梁贞明三年举进士，补福昌卫、集贤校理，拜监察御史，迁殿侍御史。仕后唐，历起居郎、金部员外郎，赐绯，改右司员外郎。

明宗初，转金部郎中，赐金紫。尝上言曰：“国家以务农为本，守令以劝课为先，广辟田畴，用实仓廪。窃见所在乡村浮户，方事垦辟，甫成生计，种田未至二顷，植木未及十年，县司以定色役，民畏责敛，舍之而去，殊乖抚恤之方，徒设招携之令。望令诸州应有荒田纵民垦莳，

俟及五顷已上，三年外始听差科。”从之。使两浙还，迁考功郎中。

晋天福初，福州王延义奉表称藩，遣铸持节册为闽国王。少帝即位，改河南令。开运二年，召为太常少卿，避曾祖讳不拜，改秘书少监、判太常寺事。逾年，转右庶子，分司西京。周广顺初，入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使朗州。显德三年，授检校礼部尚书、光禄卿，又以祖名请避，改秘书监、判光禄寺。宋初，加检校刑部尚书。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二。

铸美姿仪，善笔札，老能灯下细书如蝇头。由晋以来，天地、宗庙及上徽号、封拜王公册文，皆诏铸书之。及卒，身无兼衣，家人鬻其服马、园圃，得钱十万以葬。

边归谠，字安正，幽州蓟人，父退思，檀州刺史。归谠弱冠以儒学名。后唐末，客游并、邠。晋祖镇太原，召置门下，表为河东节度推官、试秘书省校书郎，改太原府推官、试大理评事。

天福初，拜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充户部判官。迁水部郎中，赐金紫，拜比部郎中、知制诰。历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尝上言：“使臣经过州县，券料外妄自徵需，以丰傔从，多索人驴，用递行李。挟命为势，凌下作威，供亿稍迟，即加鞭箠，吏民受辱，宁免怨嗟。欲望察访得情，严示惩戒。”从之。俄迁右散骑常侍。

汉初，历礼部、刑部二侍郎。时史弘肇怙权专杀，闾里告讦成风。归谠言曰：“迩来有匿名书及言风闻事，构害善良，有伤风化，遂使贪吏得以报复私怨，谗夫得以肆其虚诞。请明行条制，禁遏诬罔。凡显有披论，具陈姓名。其匿名书及风闻事者并望止绝。”论者韪之。

周广顺初，迁兵部、户部二侍郎。世宗闻其亮直，擢为尚书右丞、枢密直学士，以备顾问。就转左丞，世宗以累朝以来宪纲不振，命为御史中丞。

归谠虽号廉直，而性刚介，言多忤物。显德三年冬，大宴广德殿，归谠酒酣，扬袂言曰：“至于一杯而已。”世宗命黄门扶出之。归谠回顾曰：“陛下何不决杀赵守微。”守微者，本村民，因献策擢拾遗，有妻复娶，又言涉指斥，坐决杖配流，故归谠语及之。翌日，伏阁请罪，诏释之，仍于阁门复饮数爵，以愧其心。五年秋，归谠与百官班广德殿门外，忽厉声闻于帝，诏夺一季奉。

宋初，迁刑部尚书。建隆三年，告老，拜户部尚书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进士及第。

刘温叟，字永龄，河南洛阳人。性重厚方正，动遵礼法。唐武德功臣政会之后。叔祖崇望，相昭宗。父岳，后唐太常卿。温叟七岁能属文，善楷隶。岳时退居洛中，语家人曰："吾儿风骨秀异，所未知者寿耳。今世难未息，得与老夫皆为温、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温叟。以荫补国子四门助教，河南府文学。清泰中，为左拾遗、内供奉。以母老乞归就养，改监察御史，分司。时台署废弛，温叟作新之。未几，召为右补阙。

晋初，王松权知青州，表为判官，加朝散阶。入为主客员外郎。少帝领开封尹，奏为巡官，命典文翰，又改广晋府巡官。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赐金紫。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初，岳仕后唐，尝居内署，至是温叟复居斯任，时人荣之。温叟既受命，归为母寿，候立堂下。须臾闻乐声，两青衣举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卷帘见温叟曰："此即尔父在禁中日内库所赐者。"温叟拜受泣下，退开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怆累日，不忍见温叟。岁满，加知制诰。

契丹入汴，温叟惧，随契丹北迁，与承旨张允共上表求解职。契丹主怒，欲出允等为县令。赵延寿曰："若学士才不称职求解者，守本官可也，不可加贬出。"遂得罢职出院。汉祖南下，温叟自洛从至郑州，称疾不行。及入汴，温叟久之方至，授驾部郎中。

周初，拜左谏议大夫，逾年，改中书舍人，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显德初，迁礼部侍郎、知贡举，得进士十六人。有谮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迁太子詹事。温叟实无私，后数年，其被黜者相继登第。温叟与张昭同修汉隐帝及周祖实录，恭帝即位，迁工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

宋初，改刑部。建隆九年，拜御史中丞。丁内艰，退居西洛，旋复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铨。因上言曰："伏见两京百司，渐乏旧人，多隳故事。虽检阅具存于往册，而举行须在于攸司。盖因年限得官，归司者例与减选；冬集赴调，授任者寻又出京。兼有裁满初官，不还旧局，但称前资，用图免役。又有尝因停任，切欲归司，而元敕不该，无由复职。遂使在司者失于教习，历事者难于追还。伏望自今诸司职掌，除官勒留及归司者，如理减外欠三选以下，仍须在司执行公事，及三十月即许赴集；如理选外欠三选以上，及在官不成资考者，即准元敕处分。若

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职者，经恩后于刑部出给雪牒，却勒归司，如无阙员，即令守阙，余依敕格处分。

一日晚归由阙前，太祖方与中黄门数人偶登明德门西阙，前驺者潜知之，以白温叟。温叟令传呼如常过阙。翌日请对，具言："人主非时登楼，则近制咸望恩宥，辇下诸军亦希赏给。臣所以呵导而过者，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太祖善之。宪府旧例，月赏公用茶，中丞受钱一万，公用不足则以赃罚物充。温叟恶其名不取。任台丞十二年，屡求代。太祖难其人，不允。开宝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贫，就赐器币，数月卒，年六十三。

温叟事继母以孝闻，虽盛暑非冠带不敢见。五代以来，言执礼者惟温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赏鉴，门生中尤器杨徽之、赵邻几，后皆为名士。范杲幼时，尝以文贽温叟，大加称奖，以女妻之。

太宗在晋邸，闻其清介，遣吏遗钱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执扇，所遣吏即送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钱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纳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命吏辇归邸。是秋，太宗侍宴后苑，因论当世名节士，具道温叟前事，太祖再三赏叹。

雍熙初，子炤罢徐州观察推官待选，以贫诣登闻求注官。及引对，太宗问谁氏子，炤以温叟对。太宗愀然，召宰相语其事，且言当今大臣罕有其比。因问："炤当得何官？"宰相言："免选以为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录其子登朝，庶足示劝。"擢炤太子右赞善大夫，历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江南转运司，入朝为司封郎中。炳、烨并进士及第。

烨字耀卿，进士及第。积官秘书省著作郎。知龙门县，群盗杀人，烨捕得之，将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斩之。众服其果。通判益州，召还，时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问："曙治状与凌策孰愈？"烨曰："策在蜀，岁丰事简，故得以宽假民。比岁小歉，盗贼窃发，非诛杀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尝出陛下法外。"帝善之。

天禧元年，始置监官。帝谓宰相曰："谏官御史，当识朝廷大体。"于是以烨为右正言。会岁荐饥，河决滑州，大兴力役，饥殍相望。烨请策免宰相，以应天变。都城东南有泉出，民争传可以已疾，诏即其地建祥源观。烨言其诡妄不经，且亢旱，不可兴土木以营不急；又请罢提点刑狱，禁民弃父母事佛老者。皆不报。

表请补外，帝以烨屡言事，乃以判三司户部勾院，出安抚京西。还，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迁右司谏。以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吏部流内铨。请京朝官遭父母忧，官司毋得奏留，故事当起复者如旧。因诏益、梓、利、夔路长吏，仍旧奏裁，余乞免持服者论其罪。改三司户部副使，擢龙图阁待制，提举诸司库务，权发遣开封府事。累迁刑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府，卒。

初，王曙坐寇准贬官，在朝无敢往见者。烨叹曰："友朋之义，独不行于今欤？"往饯之，经宿而还。尝善河中处士李渎，渎死，为陈其高行，诏以著作郎赠之。

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俊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子几。

几字伯寿，以烨任为将作监主簿。生而豪俊，长折节读书，第进士。

从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卤，民病远汲，几浚渠引水注城中。役兴，客曰："自郭汾阳城此州，苟外水可酾，何待今日？无为虚费劳人也！"几不答。未几，水果至，凿五池于通逵，民大便利。

孙沔荐其才堪将帅，换如京使、知宁州。俗喜巫，军校仗妖法结其徒，乱有日。几使他兵伏垒门以伺，夜半尽禽之。加本路兵马钤辖、知邠州。

侬智高犯岭南，几上书愿自效，以为广东、西捉杀。道闻蒋偕、张忠战没，疾驰至长沙，见狄青曰："贼若退守巢穴，瘴毒方兴，当班师以俟再举。若恃胜求战，此成擒耳。"贼果悉众来，大战于归仁铺。前锋孙节死，几以右军搏斗，自辰至巳，胜负未决。几言于青，出劲骑五千，张左右翼捣其中坚，贼骇溃。

进皇城使、知泾州。陛见，辞以母老，丐复文阶归养。仁宗谕之曰："泾，内地也，将母莫便焉。"命特赐冠帔。领循州刺史，迁西上阁门使，再归郎中班。曾公亮荐之，复以嘉州团练使为太原、泾原路总管。

夏人寇周家堡，转运使陈述古摄渭帅，几移文索援兵，不听，率诸将偕请，又不听，乃趣以手书。述古怒，移几为凤翔，且劾生事。朝廷

以总管非转运使所得徙置，遣御史出按，述古黜，几亦改鄜州。召判三班院。边吏告夏人趋大顺，英宗问几。几曰："大顺天险，非夏人可得近，正恐与赵明为仇尔。"帝曰："明之子奔马入城，几为所掩，卿料敌一何神也。"以为秦凤总管。

神宗即位，转四方馆使、知保州，治状为河北第一。逾六年，即请老，还为秘书监致仕。元丰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诏诣太常定雅乐。几曰："古乐备四清声，沿五季乱离废，请增之。"乐成，予一子官。

几得谢二十年，放旷嵩、少间，遇唐末异人靖长官者得养生诀，故益老不衰。间与人语边事，谓张耒曰："比见诏书禁边吏夜饮。此曹一旦有急，将使输其肝脑，此平日禁其为乐，为今役者不亦难乎？夫椎牛酾酒，丰犒而休养之，非欲以醉饱为德，所以增士气也。"耒敬识其语。再加通议大夫，卒，年八十一。

几笃于风义，推父遗恩官从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议乐律最善，以为："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随变，犹以古冠服加于今人，安得而称。儒者泥古，致详于形名度数间，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而考于声则不谐。"尝游佛寺，闻钟声，曰："声澌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至秋，守臣忧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学颇杂郑、卫云。

刘涛，字德润，徐州彭城人，后唐天成中，举进士，释褐为凤翔掌书记，拜右拾遗，赐绯。时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词理鄙俗，仍犯庙讳。涛上言请正其罪，虽不允，时论是之。出为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召为左补阙，迁起居舍人。

晋天福初，改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迁工部郎中，赐金紫。历度支、职方二郎中，掌左藏库。时少帝奢侈，常以银易金，广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库金之数。及崧以元簿较之，少数千镒。崧责曰："帑库通式，一曰不受虚数，毫厘则有重典。"涛曰："帑司常有报不尽数，以备宣索。"崧令有司劾涛，涛事迫，以情告枢密使桑维翰，乃止罚一月奉。汉初，宰相苏禹珪荐为中书舍人。

周广顺中，坐令子监察御史顼代草诰命，左迁少府少监，分司西京；顼亦贬复州司户。显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谏议大夫。四

年，再知贡举。枢密使王朴尝荐童子刘谱于涛，涛不纳，朴衔之。时世宗南征在迎銮，涛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时留守上都，飞章言涛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黜者七人。涛坐责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恭帝即位，迁右詹事。涛性刚毅不挠，素与宰相范质不协，常郁郁不得志，遂退居洛阳之清化里，杜门以书史自娱。

太祖素知涛履行，开宝二年召赴阙，以老病求退，授秘书监致仕。年七十二卒。

清泰初，中书舍人卢导受诏主文，将锁宿，涛力荐薛居正，以为文章器业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世称其知人。

顼子晟，晟子讷、谭，并进士及第。晟至屯田员外郎，讷为殿中侍御史。

边光范、字子仪，并州阳曲人。性谦退和雅，有吏材。父仁嗣，忠武军节度副使。光范，后唐天成二年，起家榆次令，召为殿中丞，赐绯。长兴四年，改太常丞。丁内艰。晋天福初，服阕，授检校户部员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拜太府少卿。上书曰："臣闻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则知此官实系治乱，必须得人。今则刺史或因缘世禄，或贡奉家财，或微立军功，或但循官序。实恐抚民无术，御吏无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赐鲜矣。望选能吏以苏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俄为册秦王李从□严副使。张从恩以外戚为河南尹，奏授判官。迁秘书监兼御史中丞，入拜大理少卿。

少帝尹京，改卫尉少卿，充开封府判官，又改光禄少卿，广晋府判官，赐金紫。少帝即位，拜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事，迁给事中。会蝗灾，遣使亳州括借军粮，称为平允。时与契丹失欢，河朔连兵，命光范出使修好。会契丹复南入，光范行至赵州，召还。开运元年，权知郑州，拜左散骑常侍。二年，入为枢密直学士。少帝以光范藩邸旧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见光范位翰林学士下，即日拜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仍直枢密院。

汉初，改检校刑部尚书、卫尉卿。上言："伏见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闻除代。往来跋涉，岂暇抚怀。望慎选良牧，立定年限，以责辑绥之效。"疏入，不报。乾佑二年，连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按视民田之伤稼者。是冬，为吴越加恩使。

周广顺初，出知陈州，迁秘书监，俄召拜御史中丞，赐袭衣、银器、缯彩、鞍勒马，复为礼部侍郎。时礼部侍郎于贡部或掌或否，光范拜官，将及秋试，乃言于执政曰："单门偶进，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范不敢辞；若处文衡，校阅名贤，品藻优劣，非下走所能。"执政曰："公晋末为翰林、枢密直学士，勿避事也。"及期，光节辞疾不出，乃以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时论多其自知。

世宗即位，改刑部侍郎、权知开封府，俄迁户部。显德三年，命往大名检民田。五年，遣使普均租税，光范诣宋州。时韩通掌禁兵，领宋师修汴堤，访郡民，皆言光范均平之状，乃具以闻，世宗嘉之。

宋初，征泽、潞，命光范为前军转运，计度郑、洛、汝、孟、怀刍粮。秋，拜太常卿。时张昭为吏部尚书，朝议以其耆老，令光范签判选事。

建隆四年，襄州节度慕容延钊征湖南，以光范权知州事，路当冲会，饷馈无阙。是冬郊祀，召还。会延钊卒，复知襄州。大军数万由陕路讨蜀，出汉上，光范复当供亿，人不知劳。尝举本镇判官李楫为殿中侍御史，后坐事除籍，光范左迁太子宾客，仍知襄州。

五年，兼桥道使，朝廷遣使督治道，常六七辈，一使所调发民皆数百人，吏缘为奸，多私取民课，所发不充数，而道益不修。光范计其工，以州卒代民，官给器用，役不淹久，人以无扰。诏书褒美。开宝四年，复判吏部铨曹。御史中丞刘温叟卒，以光范判御史台事，数月，真拜中丞。六年，以疾解铨曹任。卒，年七十三。

光范性至孝，谦退和易，雅有吏干。母病疽，光范尝吮之。景德中，录其孙易从同学究出身。

刘载，字德舆，涿州范阳人。唐卢龙节度济之六世孙。父昭，下蔡令。载，后唐清泰中举进士。晋初，解褐校书郎，迁著作佐郎，赐绯，拜左拾遗、集贤殿直学士。汉初，为殿中侍御史，丁内艰，服阕，复拜旧官。判西京留台，改仓部员外郎。尝著五论，曰《为君》、《为相》、《为将》、《去谗》、《纳谏》，颇为文士所称。

周世宗初，擢知制诰。显德三年，拜右谏议大夫，与右拾遗郑起、尚书博士李宁同校道书。迁给事中，使许州定田租。俄赐金紫，为魏王符彦卿加恩国信使。

宋初，浚五丈河，自陈桥达曹州之西境，命护其役。建隆四年，贝州节度使张光翰来朝，遣载权知州事。光翰归镇，载还，知贡举。乾德初，掌建安榷货务。六年，就为江南国主生辰使，召还，令知镇州。

开宝四年，坐与何继筠不协，改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十年不召，尝受诏权点检州事。太平兴国初，复入为给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还。告老，改工部侍郎致仕，乃赐一子出身。八年，卒，年七十一。

载尤好学，博通史传，善属文。尝受诏撰明宪皇后谥册文，又作《吊战国赋》万余言行于世。雅信释典，敦尚名节。

子宗言，至比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进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其孙介以载文集来献，以为试将作主簿。

程羽，字冲远，深州陆泽人。少好学，能属文。晋天福中，擢进士第，授阳谷主簿。历虞乡、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绩。开宝中，选为两使判官，入对，太祖询以时事，敷奏称旨，擢著作郎，出知兴州。逾年，改知兴元府。□□□□。八年，诏归阙，以本官领开封府判官。

羽性淳厚，莅事恪谨。时太宗尹京，颇以长者待之。及即位，拜给事中，知开封府。未几，出知成都府，为政宽简，蜀人便之。入朝，拜礼部侍郎。上欲优以清职。故事，端明殿设学士二员，居翰林学士上，专备顾问，冯道、赵凤始居是职，累朝因之。及是，即殿名以羽为文明殿学士，位在枢密副使下，且即泰宁坊营第以赐之。

太平兴国五年，典试贡士，御试得人居多。六年，以老疾求解职，拜兵部侍郎，未几致仕，仍给全奉。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

子希振，以荫至尚书虞部员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卒。其子适，赐同学究出身。从孙琳，别传。

论曰：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伤之，此《杂臣传》所繇立也。李谷、边归谠、窦贞固、李涛辈，或在庙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宠任，社稷之所倚赖，而更事异姓，不能以名节生死，伦义废矣。且谷以筹策自名，乃不能料艺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馈遗，惧其见杀，遂以忧死，又何缪耶？呜呼，魏范

粲、齐颜见远，宜见褒于前史也。

列传第二十二

○张昭 窦仪弟俨 偁 吕余庆 刘熙古子蒙正 蒙叟 石熙载 子中立 李穆弟肃

张昭，字潜夫，本名昭远，避汉祖讳，止称昭。自言汉常山王耳之后，世居濮州范县。祖楚平，寿张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调长安，值巢寇乱，不知所终。直幼避地河朔，既寇，以父失所在，时盗贼蜂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积十年不能得。乃发哀行服，躬耕海滨。青州王师范开学馆，延置儒士，再以书币招直，署宾职。师范降梁，直脱难北归，以《周易》、《春秋》教授，学者自远而至，时号逍遥先生。

昭始十岁，能诵古乐府、咏史诗百余篇；未冠，遍读《九经》，尽通其义。处侪类中，缓步阔视，以为马、郑不己若也。后至赞皇，遇程生者，专史学，以为专究经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滞，繁而寡要；若极谈王霸，经纬治乱，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汉书》十余义商榷，乃授昭《荀纪》、《国志》等，后又尽得十三史，五七年间，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又注《十代兴亡论》。处乱世，躬耕负米以养亲。

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昭因至魏，携文数十轴谒兴唐尹张宪。宪家富文籍，每与昭燕语，讲论经史要事，恨相见之晚，即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监察御史里行。宪为北京留守，昭亦从至晋阳。庄宗及难，闻邺中兵士推戴明宗，宪部将符彦超合戍将应之。昭谓宪曰："得无奉表劝进为自安之计乎？"宪曰："我本书生，见知主上，位至保厘，乃布衣之极。苟靦颜求生，何面目见主于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宪遂死之，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

时有害昭者，昭曰："明诚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无悔。"众执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无得害之。"又逼昭为榜安抚军民。事宁，以昭为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赐绯。天成三年，改安义军节度掌书记。

时以武皇、庄宗实录未修，诏正国军节度卢质、西川节度副使何瓒、秘书监韩彦辉缵录事迹。瓒上言："昭有史材，尝私撰《同光实录》十二卷，又闻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赐武皇制诏九十余篇，请

以昭所撰送史馆。”拜昭为左补阙、史馆修撰，委之撰录。昭以懿祖、献祖、太祖并不践帝位，仍补为《纪年录》二十卷，又撰《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优诏褒美，迁都官员外郎。

时皇子竞尚奢侈，昭疏谏曰：

帝王之子，长于深宫，安于逸乐，纷华之玩，丝竹之音，日接于耳目，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傥非天资英敏，识本清明，以此荡心，焉能无惑。苟不豫为教道，何以置之盘牙？臣见先帝时，皇子、皇弟尽喜无稽玩物之言，厌闻致治经邦之论，入则务饰姬姜，出则广增仆马；亲宾满坐，食客盈门，箴规者少，谐谑者多。以此而欲托以主治，不亦难乎？臣请诸皇子各置师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论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每月终，令师傅具录闻奏。或皇子上谒之时，陛下更令侍臣面问，十中得五，为益良多，博识安危之理，深知成败之由。

臣又闻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诸王，究其所由，盖有深旨。使庶不乱嫡，疏不间亲，礼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于此道，以至邦家构患，衅隙萌生。昔隋祖聪明，炀帝亦倾杨勇；太宗齐圣，魏王终覆承乾。臣每读古书，深悲其事。愿于圣代，杜此厉阶。其于卜贰封宗，在臣未敢轻议。臣请诸皇子于恩泽赐与之间，婚姻省侍之际，依嫡庶而为礼秩，据亲疏而定节文，示以等威，绝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于斯。

明宗览疏而不用。

四年，上《武王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诰。明宗好畋猎，昭疏谏曰：

太祖初镇太原，每年打鹿于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雁于近郊。此盖军务之余，畋游自适。自先帝因图启祚，向明御宇，则宜易彼诸侯之事，肃乎万乘之仪。而犹因习旧风，失其威重，驱逐原兽，殆无虚日。

臣愚以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旧制，宫城与禁苑相连，人君宴游，不离苑囿，御马来往，辇路坦夷，不涉荒郊，何忧蹶失。今则驱驰骖服，涉历榛芜，此后节气严凝，径途冻滑，万一有衔橛之变，陛下纵自轻，奈宗庙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万邦。今则江、岭未平，淮夷尚梗，彼初闻陛下革先朝之失政，还太古之

淳风，御物以慈，节财以俭，有典有则，不矜不骄，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来格之意。如闻陛下暂游近甸，彼即以为复好畋游。所可畏者二也。臣又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如何？”且打鹿射雁之事新，败轨倾辀之辙在，常宜取鉴，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闻“作事可法，贻厥孙谋。”若陛下以齐圣广渊之机，聪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游蒐狩之事，少累圣明，所谓“城中好广眉，城外加半额”，为法之弊，靡不由兹。所可畏者四也。

伏望陛下居高虑远，慎始图终，思创业之艰难，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驰骋之戒，树文王忠厚之基，约三驱之旧章，定四时之游幸。始出有节，后不敢违。

疏奏，明宗嘉纳之。

长兴二年，丁内艰，赙绢布五十匹，米麦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闻其居丧哀毁，复赐以钱币。服除，改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充史馆修撰。上言乞复本朝故事，置观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弹事，谏官月给谏纸。并从之。又奏请劝农耕及置常平仓等数事。

明宗方务听纳，昭复上疏曰：“臣闻‘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者，先儒之丕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者，前经之至戒。究观列辟，莫不以骄矜怠惰，有亏盛德。恭惟太宗贞观之初，玄宗开元之际，焦劳庶政，以致太平。及国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约之道，或贻执简之讥。陛下以慈俭化天下，以礼法检臣邻，绌奸邪之党，延正直之论，务遵纯俭，以节浮费，信赏必罚，至公无私。其创业垂统之基，如贞观、开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终，无荒无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审焉，愿为陛下陈之：夫委任审于材器，听受审于忠邪，出令审于烦苛，兴师审于德力，赏罚审于喜怒，毁誉审于爱憎，议论审于贤愚，嬖宠审于奸佞。推是八审，以决万机，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览之称善。

清泰初，改驾部郎中、知制诰，撰皇后册文，迁中书舍人，赐金紫。二年，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校正添补。预修《明宗实录》，成三十卷以献。三年，迁礼部侍郎，改御史中丞。

晋天福初，从幸汴州。昭请创宫阙名额及振举朝纲、条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户部侍郎，宰相桑维翰荐为翰林学士。内署故事，以先后入为次，不系官序。特诏昭立位次承旨崔棁。晋祖尝幸内署，与昭语及并、魏旧事，甚重之，锡赉颇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

卒。归西洛，赙赐加等。五年，服阕，召为户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诏与吕琦、崔桡等续成之，别置史院，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迁吏部，判东铨，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开运二年秋，《唐书》成二百卷，加金紫阶，进爵邑。三年，拜尚书右丞，判流内铨，权知贡举。

汉初，复为吏部侍郎。时追尊六庙，定谥号、乐章、舞曲，命昭权判太常卿事，月余即真。乾佑二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少帝年十九，犹有童心，昵比群小。昭上言请听政之暇，数召儒臣讲论经义。

周广顺初，拜户部尚书。子秉阳，为阳翟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迁太子宾客。岁余，复旧官。尝奏请兴制举，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治达于教化三科，职官、士流、黄衣、草泽并许应诏。诸州依贡举体式，量试策论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为准，考其文理俱优，解送尚书吏部，其登朝之官亦听自举。从之。

显德元年，迁兵部尚书。世宗以昭旧德，甚重焉。二年，表求致仕，优诏不允，促其入谒。尝诏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实录》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后唐闵帝废帝、汉隐帝五朝实录；梁二主年祀浸远，事皆遗失，遂不克修，余三帝实录，皆藏史阁。

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书言事者，多不次进用。昭疏谏曰："昔唐初，刘洎、马周起于徒步，太宗擢用为相；其后，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于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国兴，昭宗用之而国亡，士之难知如此。臣愿陛下存旧法而用人，当以此四士为鉴戒。"世宗善之。诏令详定《经典释文》、《九经文字》、《制科条式》，及问六玺所出，并议《三礼图》祭玉及鼎釜等。昭援引经据，时称其该博。恭帝即位，封舒国公。

宋初，拜吏部尚书。乾德元年郊祀，昭为卤簿使，奏复宫阙、庙门、郊坛夜警晨严之制。礼毕，进封郑国公，与翰林承旨陶谷同掌选。谷尝诬奏事，引昭为证，昭免冠抗论。太祖不说，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陈国公。开宝五年，卒，年七十九。

昭博通学术，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藏书数万卷。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岭南平，擒刘鋹，将献俘，莫能知其礼。时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

问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子秉图进士及第，秉谦至尚书郎。

窦仪，字可象。蓟州渔阳人。曾祖逊，玉田令。祖思恭，妫州司马。父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禹钧，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历沂、邓、安、同、郑、华、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为户部郎中，赐金紫。显德中，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致仕。

仪十五能属文，晋天福中举进士。侍卫军帅景延广领夔州节度，表为记室。延广后历滑、陕、孟、郓四镇，仪并为从事。

开运中，杨光远以青州叛，时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远与儒遣人引契丹轻骑于马家渡渡河。时延广掌卫兵，颜衎知州事，即遣仪入奏。仪谓执政曰："昨与衎论事势，有所预虑，所以乘驿昼夜不息而来。国家若不以良将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逾东岸与光远兵合，则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导契丹渡河，增置垒栅。少帝军河上，即遣李守贞等率兵万人，水陆并进，守汶阳，据要害。契丹果大至，击走之。汉初，召为左补阙、礼部员外郎。

周广顺初，改仓部员外郎、知制诰。未几，召为翰林学士。周祖幸南御庄宴射，坐中赐金紫。历驾部郎中、给事中，并充职。

刘温叟知贡举，所取士有覆落者，加仪礼部侍郎，权知贡举。仪上言："请依晋天福五年制，废明经、童子科。进士省卷，令纳五轴以上，不得有神道碑志之类；帖经对义，有三通为合格；却复尽试。其落第者，分为五等：以词理纰缪之甚者为第五等，殿五举；其次为第四等，殿三举；以次稍可者为第三、第二、第一等，并许次年赴举。其学究，请并《周易》、《尚书》为一科，各对墨义三十道；《毛诗》依旧为一科，亦对墨义六十道。及第后，并减为七选集。诸科举人，第一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二场内有九否，殿一举。解试之官坐其罪。进士请解，加试论一首，以五百言以上为准。"奏可。

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亲加慰抚，手封金丹，俾赐其父。父卒，归葬洛阳。诏赐钱三十万，米麦三百斛。终丧，召拜端明殿学士。从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饷馈不继，将罪之，宰相范质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即位，迁兵部侍郎，充

职。俄使南唐，既至，将宣诏，会雨雪，李景请于庑下拜受，仪曰：“仪获将国命，不敢失旧礼。傥以沾服失容，请俟他日。”景即拜命于庭。

建隆元年秋，迁工部尚书，罢学士，兼判大理寺。奉诏重定《刑统》，为三十卷。会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失贬官，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得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处禁中，卿当谕以朕意，勉令就职。”即日再入翰林为学士。

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并罢。越三日，始命赵普平章事。制书既下，太祖问翰林学士曰：“质等已罢，普敕何官当署？”承旨陶谷时任尚书，乃建议相位不可以久虚，今尚书乃南省六官之长，可以署敕。仪曰：“谷所陈非承平之制，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仪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赐之。俄加礼部尚书。

时御史台议，欲以左右仆射合为表首，太常礼院以东宫三师为表首。仪援典故，以仆射合为表首者六，而谓三师无所据。朝议是之。四年秋，知贡举。是冬卒，年五十三，赠右仆射。

仪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诵之，当时号为窦氏五龙。

初，周祖平兖州，议将尽诛胁从者。仪白冯道、范质，同请于周祖，皆得全活。显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仪籍其府库。太祖复令亲吏取藏中绢给麾下，仪曰：“太尉初下城，虽倾藏以给军士，谁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诏不可取。”后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执守，欲相之。赵普忌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及仪卒，太祖悯然谓左右曰：“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盖惜其未大用也。

侃，汉乾佑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广顺初及第，至左补阙。

子絺、□、诰，俱登进士第，絺至都官员外郎，□至秘书丞。

俨字望之，幼能属文。既冠，举晋天福六年进士，辟滑州从事。府罢，授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出为天平军掌书记，以母忧去职。服除，拜左拾遗。开运中，诸镇恣用酷刑，俨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绞、斩之谓也。绞者筋骨相连，斩者头颈异处，大辟之目，不出两端。淫刑之兴，近闻数等，盖缘外地不守通规，或以长钉贯人手足，或以短

刀脔人肌肤，迁延信宿，不令就死。冤声上达，和气有伤，望加禁止。”上从之。

俨仕汉为史馆修撰。周广顺初，迁右补阙，与贾纬、王伸同修晋高祖少帝、汉祖三朝实录。改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时仪自阁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两制，时人荣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书舍人。

显德元年，加集贤殿学士，判院事。父忧去职，服阕，复旧官。时世宗方切于治道，俨上疏曰：“历代致理，六纲为首：一曰明礼，礼不明则彝伦不叙。二曰崇乐，乐不崇则二仪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则群务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则巨奸不慑。五曰劝农，农不劝则资泽不流。六曰经武，武不经则军功不盛。故礼有纪，若人之衣冠；乐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统，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农为本，若人之饮食；武为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须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献纳，亟下方正之诏，廓开艺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效。故小臣不揆，辄陈礼、乐、刑、政、劝农、经武之言。”世宗多见听纳。

南征还。诏俨考正雅乐，俄权知贡举。未几，拜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俨校钟磬筦龠之数，辨清浊上下之节，复举律吕旋相为宫之法，迄今遵用。

会诏中外臣僚，有所闻见，并许上章论议。俨疏曰：“设官分职，授政任功，欲为政之有伦，在位官之无旷。今朝廷多士，省寺华资，无事有员，十乃六七，止于计月待奉，计年待迁。其中廉干之人，不无愧耻之意。如非历试，何展公才。请改两畿诸县令及外州府五千户以上县令为县大夫，升为从五品下。畿大夫见府尹如赤令之仪，其诸州府县大夫见本部长如宾从之礼。郎中、员外郎、起居、补阙、拾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并得衣朱紫。满日，准在朝一任，约旧官迁二等。自拾遗、监察除授回日，即为起居、侍御史、中行员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罢后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则士大夫足以陈力，贤不肖无以驾肩，各系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国，斯实良规。”又以为：“家国之方，守谷帛而已，二者不出国而出于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啬。民之颛蒙，宜有劝教。请于《齐民要术》及《四时纂要》、《韦氏月录》中，采其关于田蚕园囿之事，集为一卷，镂板颁行，使之流布。”疏奏不报。

宋初，就转礼部侍郎，代仪知贡举。当是时，祀事乐章、宗庙谥号

多俨撰定，议者服其该博。车驾征泽、潞，以疾不从。卒，年四十二。

俨性夷旷，好贤乐善，优游策府凡十余年。所撰《周正乐》成一百二十卷，诏藏于史阁；其《通礼》未及编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俨与仪尤为才俊，对景览古，皆形讽咏，更迭倡和至三百篇，多以道义相敦励，并著集。

俨显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来，高氏据有其地，虽名藩臣，车服多僭侈逾制，以至司宾贱隶、候馆小胥，皆盛服彯缨，与王人亢礼。俨讽以天子在上，诸侯当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后宣达君命。

尤善推步星历，逆知吉凶。卢多逊、杨徽之同任谏官，俨尝谓之曰："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遗见之，俨不与也。"又曰："俨家昆弟五人，皆登进士第，可谓盛矣，然无及相辅者，唯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俨有子早卒，以侄说为嗣。

偁字日章，汉乾祐二年举进士。周广顺初，补单州军事判官，迁秘书郎，出为绛州防御判官。宋初，历武宁军掌书记西京留守判官、天雄归德军节度判官。开宝六年，拜右补阙、知宋州。尝作《遂命赋》以自悼。太宗领开封尹，选偁判官。时贾琰为推官，偁不乐其为人。太宗尝宴诸王，偁、琰与会，琰言矫诞，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不独愧乎。"上愕然，因罢会，出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

太平兴国五年，车驾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时议北征，偁请休兵牧马，以徐图之，上从其言。归，以偁为枢密直学士，赐第一区。六年，迁左谏议大夫，充职。

七年，参知政事。上谓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旧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责贾琰，朕旌直臣尔。"是秋卒，年五十八。车驾临哭，赠工部尚书。

初，偁在泾州，与丁颢同官，颢子谓方幼，偁见之曰："此儿必远到。"以女妻之。后为宰相、三公。太祖尝谓宰相曰："近朝卿士，窦仪质重严整，有家法，闺门敦睦，人无谰语，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尔，偁有操尚，可嘉也。

吕余庆，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讳，因以字行。祖兖，横海军节度判官。父琦，晋兵部侍郎。余庆以荫补千牛备身，历开封府参军，迁户曹掾。晋少帝弟重睿领忠武军节度，以余庆为推官。仕汉历

周，迁濮州录事参军。太祖领同州节制，闻余庆有材，奏为从事。世宗问曰："得非尝为濮州纠曹者乎？"即以为定国军掌书记。世宗尝镇澶渊，濮为属郡，故知其为人也。

太祖历滑、许、宋三镇，余庆并为宾佐。及即位，自宋、亳观察判官召拜给事中，充端明殿学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职，官秩皆同，时人荣之。未几，知开封府。太祖征潞及扬，并领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迁户部侍郎。丁母忧。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迁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还，以本官参知政事。

蜀平，命知成都府。时盗贼四起，军士恃功骄恣，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药市始集，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归朝，兼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开宝六年，与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机务，拜尚书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赠镇南军节度。

余庆重厚简易，自太祖继领藩镇，余庆为元僚。及受禅，赵普、李处耘皆先进用，余庆恬不为意。未几，处耘黜守淄州，余庆自江陵还，太祖委曲问处耘事，余庆以理辨释，上以为实，遂命参知政事。会赵普忤旨，左右争倾普，余庆独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时称其长者。至道中，以弟端为宰相，特诏赠侍中。

刘熙古，字义淳，宋州宁陵人，唐左仆射仁轨十一世孙。祖实进，尝为汝阴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诗》、《书》；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讳，不举进士。后唐长兴中，以《三传》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贡举，熙古献《春秋极论》二篇、《演论》三篇，凝甚加赏，召与进士试，擢第，遂馆于门下。

清泰中，骁将孙铎以战功授金州防御使，表熙古为从事。晋天福初，铎移汝州，又辟以随。熙古善骑射，一日，有抃集戟门槐树，高百尺，铎恶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发，贯抃于树。铎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后二岁，铎卒，调补下邑令。俄为三司户部出使巡官，领永兴、渭桥、华州诸仓制置发运。仕汉，为卢氏令。周广顺中，改亳州防御推官，历澶州支使。秦、凤平，以为秦州观察判官。

太祖领宋州，为节度判官。即位，召为左谏议大夫，知青州。车驾征惟扬，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诏制置晋州榷矾，增课八十余万缗。乾德初，迁刑部侍郎、知凤翔府。未几，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

古至，谕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为质，边鄙以宁。转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学士。丁母忧。开宝五年，诏以本官参知政事，选名马、银鞍以赐。岁余，以足疾求解，拜户部尚书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右仆射。

熙古兼通阴阳象纬之术，作《续聿斯歌》一卷、《六壬释卦序例》一卷。性淳谨，虽显贵不改寒素。历官十八，登朝三十余年，未尝有过。尝集古今事迹为《历代纪要》十五卷。颇精小学，作《切韵拾玉》二篇，摹刻以献，诏付国子监颁行之。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颐正，善骑射。乾德中，以荫补殿直，迁供奉官。王师征江南，命乘传军中承奉事。卢绛以舟师来援润州，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请分精甲百人，出与绛战，矢中左肋，战愈力。及下润州，获知州刘澄、监军崔亮，部送阙下。

岭南陆运香药入京，诏蒙正往规画。蒙正请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输送。

又掌朝服法物库，会重制绣衣、卤簿，多其规式。太平兴国四年，转内藏库副使，进崇仪使。自创内藏库，即诏蒙正典领，凡二十余年。

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沧、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调丁男乘城固守，有劳。未几，以擅乘驿马，责授亳州团练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进士甲科。历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论荐，授太子中允、知乾兴，拜监察御史，徙知济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为通判，郡事皆决于蒙叟。迁右补阙，转起居舍人、户部盐铁判官。再迁屯田郎中，历知庐、濠、滁、汝四州，迁都官。

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谅闇，方勤万务，望崇俭德、遵守前规，无自矜能，无作奢纵，厚三军之赐，轻万姓之徭，使化育被于生灵，声教加于中外。且万国已观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终，思鲜克之言，戒性习之渐，则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馆。

车驾北巡，令知中宫名。表献《宋都赋》，述国家受命建号之地，宜建都，立宗庙。时虽未遑，后卒从之。会诏直史馆各献旧文，以蒙叟所著为嘉，改职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

蒙叟好学，善属辞，著《五运甲子编年历》三卷。

子宗儒，太子中书；宗弼、宗诲，并进士及第。

石熙载，字凝绩，河南洛阳人。周显德中，进士登第。疏俊有量，居家严谨，有礼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领泰宁军节制，辟为掌书记。及尹京邑，表为开封府推官。授右拾遗，迁左补阙。丁外艰，将起复，以谗出为忠武、崇义二军掌书记。太宗即位，复以左补阙召，同知贡举。时梅山洞蛮屡为寇，以熙载知潭州。召还，擢为兵部员外郎，领枢密直学士。未几，签书枢密院事，诏赐官第一区。

太平兴国四年，亲征河东，以给事中充枢密副使从行，还，迁刑部侍郎。五年，拜户部尚书、枢密使，以病足在告，寝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职，诏加慰抚，授尚书右仆射。九年，卒，年五十七。赠侍中，谥元懿。上为悲叹累日，且谓其事君之心，纯正无他，适当委用，而奄忽至此，深为可惜。国朝大臣谢事而卒，车驾临视者，唯熙载焉。

熙载性忠实，遇事尽言，是非好恶，无所顾避。人有善，即推荐之，时论称其长者。初，微时，为养负米。尝行嵩阳道中，遇一叟，熟视熙载曰："真人将兴，子当居辅弼之位。"言讫不见。及居太宗幕下，颇尽诚节。典枢务日，上眷注甚笃，方将倚以为相，俄遘疾不起。

熙载事继母牛氏以孝闻。弟熙导，牛氏前夫子，随母归石氏。以熙载故，奏补殿直。从弟熙古、幼弟熙政，皆登进士第，熙载抚之如一。熙载卒时，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政患熙导以异姓居己上，乃诈传上旨，令己籍熙导家财，由是交讼。有司归罪熙导，上召问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实。熙导还本姓，中孚亦养子勿问，熙政坐除名。上素知熙载以母故育熙导甚厚，虽令还宗，而不夺其官，复以财产量给之。

咸平二年八月，熙载配飨太宗庙庭。熙政后至供备库副使。中孚至尚书虞部员外郎，子行简，大中祥符进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疏旷，好谐谑，人不以为怒。初补西头供奉官，后五年，改光禄寺丞。家财悉推与诸父，无所爱。擢直集贤院，与李宗谔、杨亿、刘筠、陈越相厚善。校雠秘书，凡更中立者，人皆传之。判三司理欠、凭由司。

帝幸亳，命修所过国经。为盐铁判官，累迁尚书礼部侍郎，判吏部

南曹。注释御集，为检阅官。改判户部勾院，迁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纠察在京刑狱。以吏部郎中、知制诰领审官院。又同知礼部贡举，判集贤院。坐举官不当，落史馆修撰，罢审官院。顷之，复纠察刑狱，领三班院。历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入为翰林学士，判秘阁。知制诰并知贡举，诏中立与张观兼行外制，迁尚书礼部侍郎，为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景佑四年，拜参知政事。明年，灾异数见，谏官韩琦言："中立在位，喜诙笑，非大臣体。"与王随、陈尧佐、韩亿皆罢，以户部侍郎为资政殿学士，领通进、银台司，判尚书都省，进大学士。迁吏部侍郎、提举祥源观，以太子少傅致仕，迁少师。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

中立练习台阁故事，不汲汲近名。喜宾客，客至必与饮酒，醉乃得去。初，家产岁入百万钱，末年费几尽。帝闻其病，赐白金三百两。既死，其家至不能办丧。子居简，至太子中允、集贤校理。

李穆，字孟雍，开封府阳武人。父咸秩，陕西大都督府司马。穆幼能属文，有至行。行路得遗物，必访主归之。从酸枣王昭素受《易》及《庄》、《老》书，尽究其义。昭素谓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语人曰："李生异日必为廊庙器。"以所著《易论》三十三篇授之。

周显德初，以进士为郢、汝二州从事，迁右拾遗。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选为洋州通判。既至，剖决滞讼，无留狱焉。移陕州通判，有司调郡租输河南，穆以本镇军食阙，不即应命，坐免。又坐举官，削前资。时弟肃为博州从事，穆将母就肃居，虽贫甚，兄弟相与讲学，意泊如也。

开宝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遗、知制诰。五代以还，词令尚华靡，至穆而独用雅正，悉矫其弊。穆与卢多逊为同门生，太祖尝谓多逊："李穆性仁善，辞学之外无所豫。"对曰："穆操行端直，临事不以生死易节，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诚如是，吾当用之。"时将有事江南，已部分诸将，而未有发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为使。穆至谕旨，煜辞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济，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与否，国主自处之。然朝廷甲兵精锐，物力雄富，恐不易当其锋，宜熟思之，无自贻后悔。"使还，具言状，上以为所谕要切。江南亦谓其言诚实。

太平兴国初，转左补阙。三年冬，加史馆修撰、判馆事，面赐金紫。四年，从征太原还，拜中书舍人。预修《太祖实录》，赐衣带、银

器、缯彩。七年，以与卢多逊款狎，又为秦王廷美草朝辞笏记，为言者所劾，责授司封员外郎。

八年春，与宋白等同知贡举，及侍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上悯其颜貌癯瘁，即日复拜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判馆事。五月，召为翰林学士。六月，知开封府，剖判精敏，奸猾无所假贷，由是豪右屏迹，权贵无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月余，丁母忧，未几，起复本官。穆三上表乞终制，诏强起之，穆益哀毁尽礼。九年正月，晨起将朝，风眩暴卒，年五十七。

穆自责授员外郎，复中书舍人，入翰林，参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岁。上闻其死，哭谓近臣曰："穆国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沦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赠工部尚书。

穆性至孝，母尝卧疾，每动止转侧，皆亲自扶掖，乃称母意。初，穆坐秦王事属吏，其子惟简绐祖母以穆奉诏鞫狱台中。及责授为省郎，还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阳为入直，即访亲友，或游僧寺。免归，暨于牵复，母终弗之知。及居丧，思慕以至灭性。

穆善篆隶，又工画，常晦其事。质厚忠恪，谨言慎行，所为纯至，无有矫饰。深信释典，善谈名理，接引后进，多所荐达。尤宽厚，家人未尝见其喜愠。所著文章，随即毁之，多不留稿。

子惟简，以父任将作监丞，多才艺，性冲澹，不乐仕进。去官家居三十余年，人多称之。真宗素闻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诏授惟简子郯将作监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简入对，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后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赐其家钱十万，仍给郯月奉终制。郯后为太子中舍。

肃字季雍，七岁诵书知大义，十岁为诗，往往有警语。举进士，登甲科。性嗜酒。历濮、博二州从事，迁保静军节度推官。诏方下，一夕与亲友会饮，酣寝而卒，年三十三。尝作《大宋乐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义，以颂国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颙答北山移文》、《吊幽忧子文》、《病鸡赋》，意皆有所规焉。

论曰：张昭居五季之末，专以典章撰述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乱，君违必谏，时君虽嘉尚之而不能从。宋兴，敦奖硕儒，多所询访，庶几获稽古之效矣。窦氏弟昆以儒学进，并驰时望。仪之刚方清介，有

应务之才，将试大用而遽沦亡。俨优游文艺，修起礼乐。太宗尹京，偁实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谠。若其门族宦业之盛，世或以为阴德之报，其亦义方之效也。余庆当太祖居潜，历任幕府，名亚赵普、李处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后相继为众所倾，乃能为之辩释。熙古居大任，自处如寒素。熙载立朝，言无顾避，喜荐善人。穆以文学孝行见称于时。数贤虽当创业之始，而进退之际，蔼然承平多士之风焉，宜宋治之日进于盛也。

列传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伦 子继宗 卢多逊 父亿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父仁谦，周太子宾客。居正少好学，有大志。清泰初，举进士不第，为《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傥，识者以为有公辅之量。逾年，登第。

晋天福中，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遂凝兄遂清领邦计，奏署盐铁判官。开运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盐铁，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迁右拾遗。桑维翰为开封府尹，奏署判官。

汉乾祐初，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威权震主，残忍自恣，无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法当死。狱将决，居正疑其不实，召诘之，乃吏与民有私憾，因诬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虽怒甚，亦无以屈。周广顺初，迁比部员外郎，领三司推官，旋知制诰。周祖征兖州，诏居正从行，以劳加都官郎中。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六年，使沧州定民租。未几，以材干闻于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

宋初，迁户部侍郎。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并留司三司，俄出知许州。建隆三年，入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会亡卒数千人聚山泽为盗，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议欲尽捕诛之。居正以计缓其事，因率众剪灭群寇，擒贼帅汪端，诘之，僧皆不预，赖以全活。

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车驾将亲征太原，大发民馈运。时河南府饥，逃亡者四万家，上忧之，命居正驰传招集，浃旬间民尽复业。以本官参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又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谓居正等曰："年谷方登，庶物丰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济物，或有阙政，当与振举，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

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从平晋阳还，进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觉疾作，遽出。至殿门外，饮水升余，堂吏掖

归中书，已不能言，但指庑间储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饮，偃阁中，吐气如烟焰，舆归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

居正气貌瑰伟，饮酒至数斗不乱。性孝行纯，居家俭约。为相任宽简，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参政至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终不替。

先是，太祖尝谓居正曰："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开宝中，居正与沈伦并为相，卢多逊参知政事，九年冬，多逊亦为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伦责授，多逊南流，论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

居正好读书，为文落笔不能自休。子惟吉集为三十卷上之，赐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诏以居正配飨太祖庙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妒悍，无子，婢妾皆不得侍侧，故养惟吉，爱之甚笃。少有勇力，形质魁岸，与京师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纵酒不谨。雅好音乐，尝与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荫补右千牛卫备身，历太子通奉舍人，改西头供奉官。

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伦、卢多逊子并为尚书郎，惟吉以不习文，故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及居正卒，太宗亲临，居正妻拜于丧所，上存抚数四，因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惟吉伏丧侧，窃闻上语，惧赧不敢起。自是尽革故态，谢绝所与游者，居丧有礼。既而多接贤士大夫，颇涉猎书史，时论翕然称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扬州。上表自陈，迁左千牛卫大将军。丁内艰，卒哭，起复本官，恳求终制，不许。俄诏知河南府，又知凤翔府。

淳化五年，秦州温仲舒以伐木为蕃户攘夺，驱其部落徙居渭北，颇致骚动。诏择守臣安抚之，乃命惟吉与仲舒对易其任。未几，迁左领军卫大将军。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

惟吉既知非改过，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然御家无法，及其死，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辨对于公庭云。

沈伦，字顺仪，开封太康人。旧名义伦，以与太宗名下字同，止名伦。少习《三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汉乾祐中，白文珂镇陕，伦往依之。

周显德初，太祖领同州节度，宣徽使昝居润与伦厚善，荐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继领滑、许、宋三镇，皆署从事，掌留后财货，以廉闻。及受周禅，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使吴越归，奏便宜十数事，皆从之。道出扬、泗，属岁饥，民多死，郡长吏白于伦曰："郡中军储尚百余万斛，傥贷于民，至秋复收新粟，如此则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还具以白。朝论沮之曰："今以军储振饥民，若荐饥无徵，孰任其咎？"太祖以问，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稔，岂复有水旱耶？此当决于宸衷。"太祖即命发廪贷民。

建隆三年，迁给事中。明年春，为陕西转运使。王师伐蜀，用为随军水陆转运使。先是，王全斌、崔彦进之入成都也，竞取民家玉帛子女，伦独居佛寺饭疏食，有以珍异奇巧物为献者，伦皆拒之。东归，箧中所有，才图书数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贬全斌等，以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亲征太原，领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

先是，伦第庳陋，处之晏如。时权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陇间，以营私宅，及事败露，皆自启于上前。伦亦尝为母市木营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谓曰："尔非逾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图督工为治之。伦私告使者，愿得制度狭小，使者以闻，上亦不违其志。

开宝二年，丁母忧，起复视事。六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提举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事。雩祀西洛，以伦留守东京兼大内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预大礼。

太平兴国初，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亲征太原，复以伦为留守、判开封府事。师还，加左仆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实录》五十卷，伦为监修以献，赐袭衣、金带。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是岁疾作，自是多请告。

卢多逊事将发，伦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逊败，以伦与之同列，不能觉察，诏加切责，降授工部尚书。其子都官员外郎继宗，本由父荫，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时伦病不能兴，上表谢。未几，伦再奉章乞骸骨，复授左仆射致仕。上以伦国初旧臣，遽复继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赠侍中。

伦清介醇谨，车驾每出，多令居守。好释氏，信因果。尝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嚼其肤，童子秉箑至，辄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岁饥，乡人假粟者皆与之，殆至千斛，岁余尽焚其券。

微时娶阎氏，无子，妾田氏生继宗。及贵，阎以封邑固让田，伦乃为阎治第太康，田遂为正室，搢绅非之。

初，有司议谥伦曰恭惠，继宗上言曰："亡父始从冠岁，即事儒业，未遑从贼，遽赴宾招，叨遇明时，陟于相位。伏见国朝故相，薛居正谥文惠，王溥谥文献，此虽近制，实为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学，即尝历集贤、修史之职，伏请改谥曰'文'。"

判太常礼仪院赵昂、判考功张洎驳曰："沈伦逮事两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谨守之美，有矜恤周济之心。案《谥法》：不懈于位，与夫谨事奉上、执事坚固、执礼御宾、率事以信、接下不骄、能远耻辱、贤而不伐、尊贤贵让、爱民长悌、不懈为德、既过能改，数者皆谓之'恭'。又云：慈民好与，与夫柔质慈民、爱民好柔、宽裕不苛、和质受谏，数者皆谓之'惠'。由汉以来，皆为美谥。如唐相温彦博之出纳明允，止谥曰'恭'；窦易直之公举无避，乃谥曰'恭惠'。而沈伦备位台衡，出于际会，徒能谨饬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忠信接礼曰'文'，宽不慢、廉不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张说之谥文正，杨绾之谥文简，人不谓然。盖行义有所未充，虽蒙特赐，诚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孙，许其为父陈请，则曲台、考功之司为虚器，而彰善瘅恶之义微矣。继宗以其父曾任集贤殿学士及监修国史之职，辄引薛居正、王溥为比，则彼皆奋迹辞场，历典诰命，以'文'为谥，允合国章。至于集贤、国史，皆宰相兼领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伦谥，伏望如故。"从之。

继宗字世卿，伦为枢密副使，以荫补西头供奉官。伦作相，授水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迁都官、职方，知浚仪县，转屯田郎中，出知单州。代归，命使京东计度财赋。濮州土贡银，课民织造，不折省税；郓州节度配属县纳药物，皆为民病。继宗归，历言于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领淮南转运使。

继宗贵家子，倦于从吏，既因疾，以将作少监致仕。东封岁，求扈从，复授职方郎中。礼毕，改太仆少卿、判吏部南曹，迁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

继宗善营产业，厚于养生，不饮酒，不嗜音律，而喜接宾客，终日宴集无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后录其子惟温、惟清、惟恭，并为将作监主簿。惟温后至秘书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县主，至内殿承制。

卢多逊，怀州河内人。曾祖得一、祖真启皆为邑宰。父亿，字子元，少笃学，以孝悌闻。举明经，调补新乡主簿。秩满，复试进士，校书郎、集贤校理。晋天福中，迁著作佐郎，出为郓州观察支使。节帅杜重威骄蹇黩货，幕府贿赂公行，唯亿清介自持。会景延广镇天平，表亿掌书记；留守西洛，又表为判官。时国用窘乏，取民财以助军，河南府计出二十万缗，延广欲并缘以图羡利，增为三十七万缗。亿谏曰："公位兼将相，既富且贵。今国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资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广惭而止。

汉初，以魏王承训为开封尹，授亿水部员外郎，充推官。时侍卫诸军骄恣，朝廷姑息之，军士成美以驴负盐入都门，阍者不敢执，反擒平民孟柔送侍卫司。柔自诬伏，论当弃市。亿察其冤，言于汉祖而释之。

周初，为侍御史。汉末兵乱，法书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写律令格式，统类编敕。乃诏亿与刑部员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涛同加议定。旧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开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长安、万年改为次赤县，开封、浚仪、大名、元城改为赤县。又定东京诸门薰风等为京城门，明德等为皇城门，启运等为宫城门，升龙等为宫门，崇元等为殿门。庙讳书不成文，凡改点画及义理之误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晋、汉及周初事关刑法敕条者，分为二卷，附编敕，自为《大周续编敕》，诏行之。俄以本官知杂事，加左司员外郎，迁主客度支郎中，并兼弘文馆直学士。世宗晏驾，为山陵判官，出为河南令。

宋初，迁少尹。亿性恬退，闻其子多逊知制诰，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监致仕。

多逊，显德初，举进士，解褐秘书郎、集贤校理，迁左拾遗、集贤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诰，历祠部员外郎。乾德二年，权知贡举。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复权知贡举。六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

开宝二年，车驾征太原，以多逊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权知镇州。师还，直学士院。三年春，复知贡举。四年冬，命为翰林学

士。六年，使江南还，因言江南衰弱可图之状。受诏同修《五代史》，迁中书舍人、参知政事。丁外艰，数日起复视事。会史馆修撰扈蒙请复修时政记，诏多逊专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

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四年，从平太原还，加兵部尚书。

多逊博涉经史，聪明强力，文辞敏给，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太祖好读书，每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令白己，知所取书，必通夕阅览，及太祖问书中事，多逊应答无滞，同列皆伏焉。

先是，多逊知制诰，与赵普不协，及在翰林日，每召对，多攻普之短。未几，普出镇河阳。太宗践祚，普入为少保。数年，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泽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逾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

初，普出镇河阳，上言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太祖手封其书，藏于宫中。至是，普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师。未几，复用普为相，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固权位，不能决。

会有以多逊尝遣堂吏赵白交通秦王廷美事闻，太宗怒，下诏数其不忠之罪，责授守兵部尚书。明日，以多逊属吏，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狱具，召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议曰："谨案兵部尚书卢多逊，身处宰司，心怀顾望，密遣堂吏，交结亲王，通达语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纪乱常，上负国恩，下亏臣节，宜膏斧钺，以正刑章。其卢多逊请依有司所断，削夺在身官爵，准法诛斩。秦王廷美，亦请同卢多逊处分，其所缘坐，望准律文裁遣。"

遂下诏曰："臣之事君，贰则有辟，下之谋上，将而必诛。兵部尚书卢多逊，顷自先朝擢参大政，洎予临御，俾正台衡，职在燮调，任当辅弼。深负倚毗，不思补报，而乃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杂治其事，丑迹尽露，具狱已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议，佥以枭夷其族，污潴其宫，用正宪章，以合经义。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实汝

有负，非我无恩。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妻子官封，并用削夺追毁。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期周已上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部曲奴婢纵之。余依百官所议。中书吏赵白、秦王府吏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并斩都门外，仍籍其家，亲属流配海岛。

阎密初给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补殿直，仍隶秦邸，恣横不法。王继勋尤廷美所亲信，尝使求访声妓，继勋因怙势以取货贿。德明素与赵白游处，多逊因之传达机事，以结廷美。又累遣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怀忠尝为廷美使诣淮海国王钱俶遗白金、扣器、绢扇等，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器、锦彩、羊酒诣其妻父潘璘营宴军校。至是皆伏罪。多逊累世墓在河面，未败前，一夕震电，尽焚其林木，闻者异之。

多逊至海外，因部送者还，上表称谢。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诏徙其家于容州，未几，复移置荆南。端拱初，录其子雍为公安主簿，还其怀州籍没先茔。雍卒，诸弟皆特敕除州县官。

初，亿性俭素，自奉甚薄。及多逊贵显，赐赉优厚，服用渐侈，愀然不乐，谓亲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贵暴至，吾未知税驾之所。"后多逊果败，人服其识。

咸平五年，又录雍弟宽为襄州司士参军。宽弟察，中景德进士，将廷试，特诏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逊丧归葬襄阳，又诏本州赐察钱三十万。四年，仍录其孙又元为襄州司士。

宋琪，字俶宝，幽州蓟人。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时天福六年也。幽帅赵延寿辟琪为从事，会契丹内侵，随延寿至京师。延寿子赞领河中节度，汉初改授晋昌军，皆署琪为记室。周广顺中，赞罢镇，补观城令。世宗征淮南，赞自右龙武统军为排阵使，复辟琪从征。及金陵归款，以赞镇庐州，表为观察判官。部有冤狱，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赞仕宋，连移寿阳、延安二镇，皆表为从事。

乾德四年，召拜左补阙、开封府推官。太宗为府尹，初甚加礼遇，琪与宰相赵普、枢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门下，遂恶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龙州，移阆州。开宝九年，为护国军节度判官。

太宗即位，召赴阙。时程羽、贾琰皆自府邸攀附致显要，抑琪久不得调。太平兴国三年，授太子洗马，召见诘责，琪拜谢，请悔过自新。迁太常丞，出知大通监。五年，召归，将加擢用，为卢多逊所阻，改都官郎中，出知广州，将行，复以藩邸旧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与三司使王仁赡廷辨事忤旨，责授兵部员外郎，俄通判开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

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谏议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是秋，上将以工部尚书李昉参预国政，以琪先入，乃迁琪为刑部尚书。十月，赵普出镇南阳，琪遂与昉同拜平章事。自员外郎岁中四迁至尚书为相。上谓曰："世之治乱，在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即无不治；谓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卿等慎之。"

九年九月，上幸景龙门外观水碹，因谓侍臣曰："此水出于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岂非余润之所及乎？"琪等对曰："实由地脉潜通而然，亦犹人之善恶以染习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礼毕，加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

一日，上谓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处，颜色严毅，左右无敢质言者。朕与卿等周旋款曲，商榷时事，盖欲通上下之情，无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无得有所顾避。"琪谢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赐温颜，令尽愚恳，敢不倾竭以副圣意。"会诏广宫城，宣徽使柴禹锡有别第在表识内，上言愿易官邸，上览奏不悦。禹锡阴结琪，欲因白请卢多逊旧第，上益鄙之。先是，简州军事推官王浣引对，上嘉其隽爽，面授朝官。翌日，琪奏浣经学出身，一任幕职，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许之矣，可与东宫官。"琪执不从，拟大理丞告牒进入，上批曰："可右赞善大夫。"琪勉从命，上滋不悦。

初，上令琪娶马仁瑀寡妻高继冲之女，厚加赐与以助采。广南转运王延范，高氏之亲也，知广州徐休复密奏其不轨，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与禹锡入对，问延范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范强明忠干，禹锡旁奏与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状，因以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罢守本官；禹锡授左骁卫大将军。琪将罢前数日，有异鸟集琪待漏之所，驱之不去，及是罢相，人以为先兆云。

端拱初，上亲耕籍田，以旧相进位吏部尚书。二年，将讨幽蓟，诏群臣各言边事。琪疏上谓：

大举精甲，以事讨除，灵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径路所趋，不无险隘，必若取雄、霸路直进，未免更有阳城之围。盖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师，非我所便。况军行不离于辎重，贼来莫测其浅深。欲望回辕，西适山路，令大军会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挟山而行，援粮而进，涉涿水，并大房，抵桑干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

自易水距此二百余里，并是沿山，村墅连延，溪涧相接，采薪汲水，我占上游。东则林麓平冈，非戎马奔冲之地，内排枪弩步队，实王师备御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帜以望之，戎马之来，二十里外可悉数也。

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干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赵德君作镇之时，欲遏西冲，曾堑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径度，其平处筑城护之，守以偏师，此断彼之右臂也。仍虑步奚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军以来山中防遏，北是新州、妫川之间，南出易州大路，其桑干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水必溢。可于驻掞寺东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视此孤垒，浃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

然后国家命重臣以镇之，敷恩泽以怀之。奚、□部落，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人马疆土少劣于契丹，自被胁从役属以来，常怀骨髓之恨。渤海兵马土地，盛于奚帐，虽勉事契丹，俱怀杀主破国之怨。其蓟门洎山后云、朔等州，沙陀、吐浑元是割属，咸非叛党。此蕃汉诸部之众，如将来王师讨伐，虽临阵擒获，必贷其死，命署置存抚，使之怀恩，但以罪契丹为名。如此则蕃部之心，愿报私憾，契丹小丑，克日殄平。其奚、□、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以优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

俟克平之后，宣布守臣，令于燕境及山后云、朔诸州，厚给衣粮料钱，别作禁军名额，召募三五万人，教以骑射，隶于本州。此人生长塞垣，谙练戎事，乘机战斗，一以当十，兼得奚、□、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

然自阿保机时至于近日，河朔户口，虏掠极多，并在锦帐。平卢亦迩柳城，辽海编户数十万余，耕垦千里，既殄异类，悉为王民。变其衣

冠，被以声教，愿归者俾复旧贯，怀安者因而抚之，申画郊圻，列为州县，则前代所建松漠、饶落等郡，未为开拓之盛也。

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马山川形势。俄又上奏曰：

国家将平燕蓟，臣敢陈十策：一、契丹种族，二、料贼众寡，三、贼来布置，四、备边，五、命将，六、排阵讨伐，七、和蕃，八、馈运，九、收幽州，十、灭契丹。

契丹，蕃部之别种，代居辽泽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员，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机始强盛，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还，死于杀胡林；季曰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为主，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号为“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蕃将守兴之女，今幼主，萧氏所生也。

晋末，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皆精甲也，为爪牙。国母述律氏头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乃阿保机之牙将，当是时半已老矣。南来时，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

别族则有奚、□，胜兵亦万余人，少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阙时，令送刘琦、崔廷勋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愆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其三部落，吐浑、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门已北十余州军部落汉兵合二万余众，此是石晋割以赂蕃之地也。蕃汉诸族，其数可见矣。

每蕃部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契丹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侦逻，谓之栏子马。契丹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折木梢屈之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匝便行。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我师，即竟乘之，所以新羁战蹄有余力也。且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馈饷自赍，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中原所长，秋夏霖霪，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财丰士众，力强也。乘时

互用，较然可知。

王师备边破敌之计，每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勿辄侵渔，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或戎马既肥，长驱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云翳日，朔雪迷空，鞍马相持，毡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若分在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彼以全国之兵，此以一郡之众，虽勇懦之有殊，虑众寡之不敌也。国家别命大将，总统前军，以遏侵轶，只于天雄军、刑洺贝州以来，设掎戎之备。俟其阳春启候，虏计既穷，新草未生，陈荄已朽，蕃马无力，疲寇思归，逼而逐之，必自奔北。

前军行阵之法，马步精卒不过十万，自招讨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监、副戎、排阵、先锋等职，临事分布，所贵有权。追戎之阵，须列前后，其前阵万五千骑，阵身万人，是四十指挥，左右哨各十指挥，是二十将。每指挥作一队，自军主、都虞候、指挥使、押当，每队用马突或刃子枪一百余，并弓剑、骨朵。其阵身解镫排之，俟与戎相搏之时，无问厚薄，十分作气，枪突交冲，驰逐往来，后阵更进。彼若乘我深入，阵身之后，更有马步人五千，分为十头，以撞竿，镫弩俱进，为回骑之舍。阵哨不可轻动，盖防横骑奔冲，此阵以都监主之，进退赏罚，便可裁决。后阵以马步军八万，招讨董之，与前阵不得过三五里，展梢实心，布常山之势，左右排阵分押之。或前阵击破寇兵，后阵亦禁其驰骤轻进，盖师正之律也。

《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齐焉。"慎重之戒也。是以开运中晋军掎戎，未尝放散，三四年间，虽德光为戎首，多计桀黠，而无胜晋军之处，盖并力御之。厥后以任人不当，为彦泽之所误。如将来杀获驱攘之后，圣人务好生之德，设息兵之谋，虽降志难甘，亦和戎为便。魏绛尝陈五利，奉春仅得中策，历观载籍，前王皆然。《易》称高宗用伐鬼方，《诗》美宣王薄伐蒨狁，是知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继好，弭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臣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臣生居边土，习知其事。况幽州为国北门，押蕃重镇，养兵数万，应敌乃其常事。每逢调发，惟作糗粮之备，入蕃旬浃，军粮自赍，每人给面斗余，盛之于囊以自随。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秣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更以牙官子弟，戮

力津擎裹送，则一月之粮，不烦馈运。俟大军既至，定议取舍，然后图转饷亦未为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愿加省览。

疏奏，颇采用之。

淳化二年，诏百官转对，琪首应诏，建明堂、辟雍之议。五年，李继迁寇灵武，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以讨之。西川贼帅李顺攻劫州县，以昭宣使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书言边事曰：

臣顷任延州节度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将和断公事，岁无虚月，蕃部之事，熟于闻听。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

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拔，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

从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东北自丰林县苇子驿至延川县接绥州，入夏州界；一、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至卢关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师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户，使为乡导，其强壮有马者，令去官军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缘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复隘狭不得成列，蹑此乡导，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枪锯随之，以三二千人登山侦逻，俟见坦途宁静，可传号勾马遵路而行，我皆严备，保无虞也。

长兴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称留后。当时诏延州安从进与李彝超换镇，彝超据夏州，固不奉诏，朝廷命邠州药彦稠总兵五万送从进赴任。时顿兵城下，议欲攻取，军储不继，遽命班师。而振旅之时，不能严整，失戈弃甲，遂为边人之利。

臣又闻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勍敌，若得出山布阵，止劳一战，便可荡除。深入则馈运艰难，穷追则窟穴幽隐，莫若缘边州镇，分屯重兵，

俟其入界侵渔，方可随时掩击，非为养勇，亦足安边。凡乌合之徒，势不能久，利于速斗，以骋兵锋。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锐。彼无城守，众乏餱粮，威赏不行，部族分散，然后密令觇其保聚之处，预于麟、府、鄜、延、宁、庆、灵、武等州约期会兵，四面齐进，绝其奔走之路，合势击之，可以剪除无噍类矣。仍先告语诸军，击贼所获生口、资畜，许为己有，彼为利诱，则人百其勇也。

灵武路自通达军入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时大军或须入其境，则乡导踏白，当如夏州之法。况彼灵州便是吾土，刍粟储畜，率皆有备。缘路五七程，不烦供馈，止令逐都兵骑，裹粮轻赍，便可足用。谚所谓“磨镰杀马”，劫一时之力也，旬浃之余，固无阙乏矣。

又臣曾受任西川数年，经历江山，备见形势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陆二百余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龙州入川大路，邓艾于此破蜀，至今庙貌存焉。其外三泉、西县，兴、凤等州，并为要冲，请选有武略重臣镇守之。

奏入，上密写其奏，令继隆择利而行。

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问琪年，对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抚久之。二年春，拜右仆射，特令月给实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诏许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贻序秉笔，授辞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谓《洪范》五福，人所难全，而己兼有之，实天幸也。又口占遗表数百字而卒。赠司空，谥惠安。起复贻序为右赞善大夫，贻庥为大理评事，贻广童子出身。贻序上表乞终丧制，从之。天禧初，录其孙宗谅试秘书郎。

琪素有文学，颇谐捷。在使府前后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术。在相位日，百执事有所求请，多面折之，以是取怨于人。

贻序尝预修《册府元龟》，笔札遒劲。未几，坐事左迁复州副使，起为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与琪齐名燕、蓟间，谓之“二宋”。

雄仕契丹为应州从事。雍熙三年，王师北伐，雄与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观察使，以雄为鸿胪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禄少卿，历

知均、唐二州。未几，护河阴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领护汴口，均节水势，以达转漕，京师赖之。改太子詹事，复为光禄少卿，迁将作监。所至职务修举，公私倚任焉。

雄涉猎文史，善谈论，有气节，士流多推许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录其子可久为太常寺奉礼郎，赋禄终制。

论曰：自薛居正而下，尝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终出处虽不同，然观于其行事，概可见矣。初，朗州亡卒啸聚为盗，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与谋，欲尽杀之，居正缓其事，贼禽而僧不与，卒赖以活。沈伦使吴越还，请以扬、泗军储百万余斛贷饥民，朝论难之。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稔，岂复有水旱？"得请乃已。太祖每取书史馆，卢多逊预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阅览，以是答问多中。宋琪始为程羽、贾琰所抑，继为多逊所忌，其后自员外郎岁中四迁至尚书，居相位。即此而观，则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窜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论，有气节，虽与琪齐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尔。呜呼，自昔怀材抱艺，而抑郁下僚以终其身者多矣，岂特宋雄为然哉！

列传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讷 宗谔 孙昭述等 吕蒙正 张齐贤 子宗诲 贾黄中

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人。父超，晋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从大父右资善大夫沼无子，以昉为后，荫补斋郎，选授太子校书。汉乾祐举进士，为秘书郎。宰相冯道引之，与吕端同直弘文馆，改右拾遗、集贤殿修撰。

周显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为记室。世宗览军中章奏，爱其辞理明白，已知为昉所作，及见《相国寺文英院集》，乃昉与扈蒙、崔颂、刘衮、窦俨、赵逢及昉弟载所题，益善昉诗而称赏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师还，擢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四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是年冬，世宗南征，从至高邮，会陶穀出使，内署书诏填委，乃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六年春，丁内艰。恭帝嗣位，赐金紫。

宋初，加中书舍人。建隆三年，罢为给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诏祀南岳，就命知衡州，逾年代归。陶穀诬奏昉为所亲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书张昭面质其事。昭老儒，气直，免冠上前，抗声云："翘罔上。"上疑之不释，出昉为彰武军行军司马，居延州为生业以老。三岁当内徙，昉不愿。宰相荐其可大用，开宝二年，召还，复拜中书舍人。未几，直学士院。

三年，知贡举。五年，复知贡举。秋，预宴大明殿，上见昉坐卢多逊下，因问宰相，对曰："多逊学士，昉直殿尔。"即令真拜学士，令居多逊上。昉之知贡举也，其乡人武济川预选，既而奏对失次，昉坐左迁太常少卿，俄判国子监。明年五月，复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冬，判吏部铨。时赵普为多逊所构，数以其短闻于上，上询于昉，对曰："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普寻出镇，多逊遂参知政事。

太宗即位，加昉户部侍郎，受诏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同修《太祖实录》。从政太原，车驾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赐羊酒，俾召公侯相与宴饮尽欢，里中父老及尝与游从者咸预焉。七日而罢，人以为荣。师还，以劳拜工部尚书兼承旨。太平兴国中，改文明殿学士。时赵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继之者，宿旧无逾于昉，遂命参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镇，昉与琪俱拜平章事。未几，加监修国史，复时政

记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自昉议始也。

雍熙元年郊祀，命昉与琪并为左右仆射，昉固辞，乃加中书侍郎。王师讨幽蓟不利，遣使分诣河南、东，籍民为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东四十余郡之民以为边备，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习农桑，罔知战斗，一旦括集，必致动摇，若因而啸聚，更须剪除。如此，则河北闾阎既困于戎马，河南生聚复扰于萑蒲，矧当春和，有妨农作。陛下若以明诏既颁，难于反汗，则当续遣使臣，严加戒饬，所至点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须少缓，密奏取裁，庶免后患。"上嘉纳之。

端拱初，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讼昉居宰相位，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徒知赋诗宴乐。属籍田礼方毕，乃诏学士贾黄中草制，罢昉为右仆射，且加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僚师长，实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书而迁是职，非黜责也。若曰文昌务简，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会边警益急，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昉又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

淳化二年，复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时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居宰辅，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门连遭忧戚，求解机务，诏不允，遣齐贤等谕旨，复起视事。后数月，罢为右仆射。先是，上召张洎草制，授昉左仆射，罢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阴阳乖戾，不能决意引退，俾居百僚师长之任，何以示劝？"上览奏，乃令罢守本官。

晋侍中崧者，与昉同宗且同里，时人谓崧为东李家，昉为西李家。汉末，崧被诛。至是，其子璨自苏州常熟县令赴调，昉为讼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为昭雪赠官，还其田宅，录璨而官之。然璨年几五十，尚淹州县之职，臣昔与之同难，岂宜叨遇圣明。傥推一视之仁，泽及衰微之祚，则已往之冤获伸于下，而继绝之恩永光简册矣。"诏授璨著作佐郎，后官至右赞善大夫。

明年，昉年七十，以特进、司空致事，朝会宴飨，令缀宰相班，岁时赐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观灯乾元楼，召昉赐坐于侧，酌御樽酒饮之，自取果饵以赐。上观京师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谕近臣，令拓为通衢长廊，因论："晋、汉君臣昏暗猜贰，枉陷善良，时人不聊生，虽欲营缮，其暇及乎？"昉谓："晋、汉之事，臣所备经，何可与圣朝同日而语。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

曰："勤政忧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华为乐，盖以民安为乐尔。"因顾侍臣曰："李昉事朕，两人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

二年，陪祀南郊，礼毕入贺，因拜舞仆地，台吏掖之以出，卧疾数日薨，年七十二。赠司徒，谥文正。

昉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好接宾客，江南平，士大夫归朝者多从之游。雅厚张洎而薄张佖，及昉罢相，洎草制深攻诋之，而佖朔望必诣昉。或谓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数诣之？"佖曰："我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尝一有请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既致政，欲寻洛中九老故事，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吴僧赞宁年七十八，议将集，会蜀寇而罢。

昉素与卢多逊善，待之不疑，多逊屡谮昉于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逊事，昉颇为解释。帝曰："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

昉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

初，超未有子，昉母谢方娠，指腹谓叔母张曰："生男当与叔母为子。"故昉出继于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赠所生父母官。诏赠其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超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

昉素病心悸，数岁一发，发必弥年而后愈，盖典诰命三十余年，劳役思虑所致。及居相位，益加忧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讷、宗诲、宗谔、宗谅。宗诲，右赞善大夫。宗谅，主宾客员外郎。

宗讷字大辨，以荫补太庙斋郎，迁第四室长。代谒吏部铨，边光范意其年少，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诗，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易之，光范试诗赋，立就。明日，遂拟授秘书省正字；又明

日，上命擢国子监丞。盖上居藩邸时，每有篇咏，令昉属和，前后数百章，皆宗讷缮写，上爱其楷丽，问知为宗讷所书，故有是命。太平兴国初，诏贾黄中集《神医普救方》，宗讷暨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皆预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讷为尚书郎，昉恳辞，以为非承平故事，止改秘书丞，历太常博士。

宗讷颇习典礼。淳化中，吕端掌礼院，引宗讷同判，累迁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回，大中祥符五年献文，召试赐进士第，后为屯田员外郎。昭逊，太子中舍。

宗谔字昌武，七岁能属文，耻以父任得官，独由乡举，第进士，授校书郎。明年，献文自荐，迁秘书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后苑陪宴，校理官不与，京官乘马不得入禁门。至是，皆因宗谔之请复之，遂为故事。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预重修《太祖实录》。从幸大名，上疏曰："国家驭边之术，制胜之谋，将帅之短长，兵卫之众寡，宸算庙谟，尽在吾术中矣。今之言事者，不过请陛下益兵贮粮，分道掩杀，言之甚易，行之则难。始受命则无不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关为上计，孤君父之重委，致生灵之重困，兴言及此，诚可叹息。自古行军出师，无不首择将帅。夫将帅随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领骁勇，争据要害，又岂直三路主帅之名，然后能制六师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选任非不至也，权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宁也，处置非不专一也；而外敌犯塞，车驾亲征，曾不闻出一人一骑为之救助，不知深沟高垒，秣马厉兵，欲安用哉？臣以为临军易帅，拔卒为将，在此时也。有功者拔于朝，不用者戮于市，亦此时也。惟陛下图之。然后下哀痛之诏，行蠲复之恩。回鸾上都，垂衣当宁，岂不盛哉。"

迁知制诰、判集贤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记名氏。尝牒御史台不平空，中丞吕文仲移文诘之，往复再三。宗谔执言两省故事与台司不相统摄者凡八。事闻，卒如宗谔议。

景德二年，召为翰林学士。是秋，将郊，命判太常大乐、鼓吹二署。先是，乐工率以年劳迁补，至有抱其器而不知声者。宗谔素晓音律，遂加审定，奏斥谬滥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职名，条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阅而赏叹之。事具《乐志》。又著《乐纂》以献，命付史馆，自是月再肄习焉。

时诸神祠坛多阙外壝之制，因深堑列树以表之，营葺斋室，旧典因以振起。属契丹遣使来贺承天节，诏宗谔为馆伴使，自郊劳至饮饯，皆刊定其仪。

大中祥符初，从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应宫，命副丁谓为同修宫使。三年，知审官院。属祀汾阴后土，命为经度制置副使，同权河中府事。礼成，优拜右谏议大夫。

尝侍宴玉宸殿，上谓曰："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之保守门户也。"又曰："翰林，清华之地，前贤扬历，多有故事，卿父子为之，必周知也。"宗谔尝著《翰林杂记》，以纪国朝制度，明日上之。

宗谔究心典礼，凡创制损益，靡不与闻。修定皇亲故事、武举武选入官资叙、阁门仪制、臣僚导从、贡院条贯，余多裁正。

五年，迎真州圣像，副丁谓为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谓宰相曰："国朝将相家能以声名自立，不坠门阀，唯昉与曹彬家尔。宗谔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赙其家，以白金赐其继母，又录其子若弟以官焉。

初，昉居三馆、两制之职，宗谔不数年，皆践其地。风流儒雅，藏书万卷。内行淳至，事继母符氏以孝闻。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礼兼尽。与弟宗谅友爱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从，及殁而己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无所依，宗谔为表请于朝而官之。勤接士类，无贤不肖，恂恂尽礼，奖拔后进，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归仰之。

宗谔工隶书。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尝预修《续通典》、《大中祥符封禅汾阴记》、《诸路图经》，又作《家传》、《谈录》，并行于世。子昭遹、昭述、昭适。

昭述字仲祖，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出身，为刑部详覆官，累迁秘书丞。群牧制置使曹利用荐为判官，郓州牧地侵于民者凡数千顷，昭述悉复之。以太常博士知开封县，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开封推官。坐尝被曹利用荐，出知常州，迁为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转运使。江陵屯兵喧言仓粟陈腐，欲以动众。昭述取以为奉，且以饭其僚属，众遂定。

徙湖南潭州，戍卒愤监军酷暴，欲构乱，或指昭述谓曰："如李公长

者，何可负？”其谋遂寝。昭述闻之，以戒监军。监军自是不复为暴。比去，众遮道罗拜，指妻子曰：“向非公，无噍类矣。”

徙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加直史馆。徙陕西转运使，纠察在京刑狱，为三司户部副使，累迁刑部郎中。陕西用兵，提点陕西计置粮草，还授度支、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都转运使。

河决澶渊，久未塞。会契丹遣刘六符来，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堤为名，调兵农八万，逾旬而就。初，六符过之，真以为堤也，及还而城具，甚骇愕。初置义勇军，人情汹汹，昭述乘疾置日行数舍，开谕父老，众始安。宣抚使表其能，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澶州，又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

河北始置四路，以为真定府路安抚使、知成德军。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积粟为粥糜，活饥民数万计。改龙图阁学士、知秦州。谏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负重镇，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领三班院，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郑州。未几，知通进银台司，判太常寺，复领三班，累迁尚书右丞。从祫享致斋于朝堂，得暴疾卒。赠礼部尚书，谥恪。

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凡七世不异爨，至昭述稍自丰殖，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

昭遘字逢吉，宗谔从子也，以荫为将作监主簿。

幼时，杨亿尝过其家，出拜，亿命为赋，既成，亿曰：“桂林之下无杂木，非虚言也。”其后荐之，召试，授馆阁校勘，改集贤院校理。坐失误落秩。未几，复为盐铁判官。

初，议罢天下职田及公使钱，昭遘以为不可。三司使姚仲孙恶其异己，请诘所以兴利之实，昭遘争不屈，遂罢判官，为白波发运使。因入奏事，仁宗谓曰：“前所论罢职田等事，卿言是也。”迁直史馆、知陕州。谏官欧阳修言：“陕府，关中要地，昭遘无治剧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

使契丹还，道除陕西转运使。坐家僮盗辽人银酒杯，降知泽州。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为奏罢铸钱。又言：“河东铁钱真伪淆杂，不可不革。”

后复直史馆、知陕州。城中旧无井，唐武德中，刺史长孙操始疏广

济渠水入城，众赖其利。昭遘至，立庙祠之。归为三司户部判官，纠察在京刑狱，进直龙图阁，改集贤殿修撰，累迁尚书工部郎中。历知凤翔、河中府、晋州，迁管勾登闻检院。擢天章阁待制、知沧州，用谏官吴及言，复改知陕州，徙郑州卒。昭遘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人。祖梦奇，户部侍郎。父龟图，起居郎。蒙正，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陛辞，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许骑置以闻，赐钱二十万。代还，会征太原，召见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馆，加左拾遗。五年，亲拜左补阙、知制诰。

初，龟图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刘誓不复嫁。及蒙正登仕，迎二亲，同堂异室，奉养备至。龟图旋卒，诏起复。未几，迁都官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赐第丽景门。上谓之曰："凡士未达，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则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献可替否，当尽其所蕴，虽言未必尽中，亦当佥议而更之，俾协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参政耶？"蒙正阳为不闻而过之。同列不能平，诘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为愈也。"时皆服其量。

李昉罢相，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赵普开国元老，蒙正后进，历官一纪，遂同相位，普甚推许之。俄丁内艰，起复。

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

朝士有藏古镜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献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闻者叹服。

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罢为吏部尚书，复相李昉。四年，昉罢，蒙正复以本官入相。因对，论及征伐，上曰："朕比来征讨，盖为民除暴，苟好功黩武，则天下之人僭亡尽矣。"蒙正对曰："隋、唐数十年中，四征辽碣，人不堪命。炀帝全军陷没，太宗自运土木攻城，如此卒无所济。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

远人来归，自致安静。”上韪之。

尝灯夕设宴，蒙正侍，上语之曰：“五代之际，生灵凋丧，周太祖自邺南归，士庶皆罹剽掠，下则火灾，上则彗孛，观者恐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多其直谅。

上尝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责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许。他日，三问，三以其人对。上曰：“卿何执耶？”蒙正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尔。”固称：“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列悚息不敢动。上退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荐，果称职。

至道初，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亲旧欢宴，政尚宽静，委任僚属，事多总裁而已。

真宗即位，进左仆射。会营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财三百余万以助用。葬日，伏哭尽哀，人以为得大臣体。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国朝以来三入相者，惟赵普与蒙正焉。郊祀礼成，加司空兼门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师，封蔡国公，改封随，又封许。

景德二年春，表请归洛。陛辞日，肩舆至东园门，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远人请和，弭兵省财，古今上策，惟愿陛下以百姓为念。”上嘉纳之，因迁从简太子洗马，知简奉礼郎。蒙正至洛，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后，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过洛，两幸其第，锡赉有加。上谓蒙正曰：“卿诸子孰可用？”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简由是见知于上。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蒙正许之。及见，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而勋业远过于吾。”令与诸子同学，供给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后弼两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类如此。

许国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赠中书令，谥曰文穆。

蒙正初为相时，张绅知蔡州，坐赃免。或言于上曰：“绅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贫时勾索不如意，今报之尔。”上命即复绅官，蒙正不辨。后考课院得绅实状，复黜为绛州团练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谓曰：“张绅果有赃。”蒙正不辨亦不谢。在西京日，上数遣中贵人将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时，不少贬，时人重焉。

子从简，再为国子博士；惟简，太子中舍；承简，司门员外郎；行简，比部员外郎；务简，亦国子博士；居简，殿中丞；知简，太子右赞善大夫。

蒙正弟蒙休，咸平进士，至殿中丞。

龟图弟龟祥，殿中丞、知寿州。子蒙亨，举进士高等，既廷试，以蒙正居中书，故报罢。后历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课州县官，蒙亨引对，文学、政事俱优，命为光禄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员外郎；蒙周，淳化进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简也。次子宗简，亦进士及第。

庆历中，居简提点京东刑狱，时夏竦有憾于石介，介死，竦言于上曰：“介未尝死，北走邻国矣。”乃遣中使发棺验之。居简谓曰：“万一介果死，则朝廷为无故发人之墓，奈何？”中使曰：“于君何如？”居简曰：“介死，当时必有内外亲族及门生会葬，问之可也。”中使乃令结状保证以闻，介事乃白。居简长者，其行事多类此。

徐州妖人孔直温挟左道诱军士为变，或诣转运使告，不受词。居简令易其牒，尽捕究党与，贷诖误者，请于朝，斩直温等。濮州复叛，都民惊溃，居简驰往，获首恶诛之。因大阅兵亨劳，奸不得发。用二事，迁秩盐铁判官，拜集贤院学士、知梓州、应天府，徙荆南，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陶甓甃城，人以为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卒，年七十二。

张齐贤，曹州冤句人。生三岁，值晋乱，徙家洛阳。孤贫力学，有远志，慕唐李大亮之为人，故字师亮。太祖幸西都，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召至行宫，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举贤，曰太学，曰籍田，曰选良吏，曰慎刑，曰惩奸。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还，语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我不欲爵之以官，异进可使帔汝为相也。”

太宗擢进士，欲置齐贤高第，有司偶失抡选，上不悦，一榜尽与京官，于是齐贤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时州鞫劫盗，论皆死，齐贤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递铺夫数千户，困于邮役，衣食多不给，论奏减其半。四年，代还，会亲征晋阳，齐贤上谒，迁秘书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还，改著作佐郎，直史馆，改左拾遗。冬，车驾北征，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齐贤上疏曰：

方今海内一家，朝野无事。关圣虑者，岂不以河东新平，屯兵尚众，幽燕未下，辇运为劳？臣愚以为此不足虑也。自河东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纳米典吏，皆云自山后转般以授河东。以臣料，契丹能自备军食，则于太原非不尽力，然终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砦，入寇则田牧顿失，扰边则守备可虞。及国家守要害，增壁垒，左控右扼，疆事甚严，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于雁门阳武谷来争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自古疆埸之难，非尽由敌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砦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之民获休息矣。民获休息，则田业增而蚕绩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

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陛下爱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尧、舜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克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慎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以闻。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

六年，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冬，改右补阙，加正使。齐贤至官，询知饶、信、虔州土产铜、铁、铅、锡之所，推求前代铸法，取饶州永

平监所铸以为定式，岁铸五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诣阙面陈其事，敷奏详确，议者不能夺。

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齐贤道逢南剑、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视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后凡送囚至京，请委强明吏虑问，不实，则罪及原问官属。自是江南送罪人者为减太半。

先是，江南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钱，吉州缘江地虽沦没，犹纳勾栏地钱，编木而浮居者名水场钱，皆前代弊政，齐贤悉论免之。

初，李氏据有江南，民户税钱三千已上者户出丁一人，黥面，自备器甲输官库，出即给之，日支粮二升，名为义军。既内附，皆放归农。至是，言者以为此辈久在行伍，不乐耕农，乞遣使选充军伍，并其家属送阙下。齐贤上言："江南义军，例皆良民，横遭黥配，无所逃避。克复之后，便放归农，久被皇风，并皆乐业。若逐户搜索，不无惊扰。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营农，不若且仍旧贯。"齐贤居使职，勤究民弊，务行宽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还，拜枢密直学士，擢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

雍熙初，迁左谏议大夫。三年，大举北伐，代州杨业战没。上访近臣以策，齐贤请行，即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是时辽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卫都校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慷慨，一以当百，辽兵遂却。

先是，约潘美以并师来会战，无何，间使为辽人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众为辽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师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诏，东师败绩于君子馆，并之全军不许出战，已还州矣。于时辽兵塞川，齐贤曰："贼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然刍。辽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二千、器甲甚众。捷奏，且归功汉赟。

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辽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齐贤预简厢兵千人为二部，分屯繁畤、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畤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畤兵所

败。

二年，置屯田，领河东制置言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参知政事，数月，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齐贤母孙氏年八十余，封晋国太夫人，每人谒禁中，上叹其福寿、有令子，多手诏存问，加赐与，搢绅荣之。

初，王延德与朱贻业同掌京庾，欲求补外，贻业与参政李沆有姻娅，托之以请于沆，沆为请于齐贤，齐贤以闻。太宗以延德尝事晋邸。怒其不自陈而干祈执政，召见诘责。延德、贻业皆讳不以实对，齐贤不欲累沆，独任其责。四年六月，罢为尚书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愿往，未几，丁内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终丧不食酒肉蔬果。寻复转礼部尚书、知河南府。时狱有大辟将决，齐贤至，立辨而释之。三日，徙知永兴军。时阁门祗候赵赞以言事得幸，提点关中刍粮，所为多豪横。齐贤论列其罪，卒抵于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逾年，加刑部尚书。

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尝从容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为报。"上曰："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时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又入宫自诉。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上俞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所分财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之。明日奏闻，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门下侍郎。与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会被酒失仪，免相。

四年，李继迁陷清远军，命为泾、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以右司谏梁颢为之副。齐贤上言谓："清远军陷没以来，青冈砦烧弃之后，灵武一郡，援隔势孤，此继迁之所觊觎而必至者也。以事势言之，加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蕃部大族首领素与继迁有隙者，若能啖以官爵，诱以货利，结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则山西之蕃部族帐，靡不倾心朝廷矣。臣所领十二州军，见二万余人，若缘边料柬本城等军，更得五万余人，招致蕃部，其数又逾十数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之奔走不暇，何能为我患哉？今灵武军民不翅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若继迁来春于我兵未举之前，发兵救援灵武，尽驱其众，并力攻围，则灵州孤城必难固守。万一失陷，贼势益增，纵多聚甲兵，广积财货，亦难保必胜矣。臣所以乞封潘罗支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继迁

旦暮用兵断彼卖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达潘罗支，则泥埋等族、西南远蕃，不难招集。西南既廪命，而缘边之势张，则鄜、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震戎之熟户，自然归化。然后使之与对替甲兵及驻泊军马互为声援，则万山闻之，必不敢于灵州、河西顿兵矣。万山既退，则贺兰蕃部亦稍稍叛继迁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赏不可以滥及，此乃圣人为治之常道，非随时变易之义也。”

齐贤又请调江淮、荆湘丁壮八万以益防御，朝议以为动摇，兼泽国人民，远戍西鄙亦非便，计遂寝。

齐贤又言：“灵州斗绝一隅，当城镇完全、碛路未梗之时，中外已言合弃，自继迁为患已来，危困弥甚。南去镇戎约五百余里，东去环州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须攻夺，则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归？欲全军民，理须应接。为今之计，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边屯驻、对替之兵，从以原、渭、镇戎之师，率山西熟户从东界而入，严约师期，两路交进。设若继迁分兵以应敌，我则乘势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难卫，千里趋利，不败则禽。臣谓兵锋未交，而灵州之围自解。然后取灵州军民，而置砦于萧关、武延川险要处以侨寓之，如此则蕃汉士人之心有所依赖。裁候平宁，却归旧贯，然后纵蕃汉之兵，乘时以为进退，则成功不难矣。”时不能用。未几，灵武果陷。

闰十二月，拜右仆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时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无子早寡，尽畜其货产及书籍论告，欲改适齐贤。惟吉子安上诉其事，上不欲置于理，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就讯，柴氏所对与安上状异。下其事于御史，乃齐贤子太子中舍宗诲教柴氏为词。齐贤坐责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诲贬海州别驾。

景德初，起为兵部尚书、知青州。上幸澶渊，命兼青、淄、潍州安抚使。二年，改吏部尚书。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忧灵、夏两镇终为继迁并吞，言事者以臣所虑为太过，略举既往之事以明本末。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别无他心，先帝与以银州廉察，庶满其意。尔后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胁制贺兰山下帐族，言事者犹谓封奖未厚。洎陛下赐以银、夏土壤，宠以节旄，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屡断灵州粮路，复挠缘边城池，数年之间，灵州终为吞噬。当灵池、清远军垂欲陷没，臣方受经略之命。臣思继迁须是得一两处强大蕃族与之为敌，此乃以蛮夷攻蛮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请以六谷名目封潘罗支，俾其展效。其时近臣所见，全与臣谋不同，多为沮挠。及继迁为潘罗支射杀，边患谓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

游龙钵等尽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虑德明乘大驾东幸之际，去攻六谷，则瓜、沙、甘、肃、于阗诸处渐为控制矣。向使潘罗支尚在，则德明未足为虞；今潘罗支已亡，厮铎督恐非其敌。望委大臣经制其事。”

从东封还，复拜右仆射。时建玉清昭应宫，齐贤言绘画符瑞，有损谦德，又违奉天之意，屡请罢其役。

三年，出判河阳，从祀汾阴还，进左仆射。五年，代还，请老，以司空致仕。入辞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许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为三。

归洛，得裴度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与亲旧觞咏其间，意甚旷适。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赠司徙，谥文定。

齐贤姿仪丰硕，议论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负。留心刑狱，多所全活。喜提奖寒隽。少时家贫，父死无以为葬，河南县吏为办其事，齐贤深德之，事以兄礼，虽贵不替也。仲兄昭度尝授齐贤经，及卒，表赠光禄寺丞。又尝依太子少师李肃家，肃死，为营葬事，岁时祭之。赵普尝荐齐贤于太宗，未用，普即具前列事，以谓：“陛下若进齐贤，则齐贤他日感恩，更过于此。”上大悦，遂大用。种放之起，齐贤所荐也。齐贤四践两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居相日，数起大狱，又与寇准相倾，人或以此少之。

齐贤诸子皆能有立：宗信，内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谅，殿中丞；宗简，阁门祗候；宗讷，太子中舍；宗礼最贤，虽累资登朝，而畏羁束，故多居田里。

宗诲字习之，齐贤第二子也。少喜学兵法，阴阳、象纬之书无不通究。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迁至太子中舍，贬海州别驾。尝通判河阳，徙知富顺监。会夷人斗郎春叛，群獠皆骚动，宗诲将郡兵攻破之。擢开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诲在开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废事，及为河北转运使，乃发沿居丧假官舟贾贩，朝论恶之。

会以调发扰民，徙知徐州。累迁太常少卿，后为永兴军兵马钤辖，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刘平、石元孙败没，钤辖黄德和遁还，延州不纳，又走鄜州。宗诲曰：“军奔将无所归，激之则为乱矣。”乃纳之，拘德和以闻。是时鄜城不完，且无备，传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诲乃严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并力守御之，敌亦自引去。

领兴州防御使，复徙永兴钤辖兼知邠州，以秘书监致仕。

尝事干谒，其子曰："昔贺秘监以道士服东归会稽，明皇赐以鉴湖，以为休老之地。今洛下虽无鉴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处，虽非朝廷所赐，皆闲逸之人所有尔。大人盍衣羽服以优游，何必更事请谒乎？"宗诲曰："吾作白头老监秘书而眠，何以贺老流沙之服为哉？"时以为名言。

初，齐贤守代州，宗诲尝预计画，其保任亲族不问疏近，以年为先后。然性贪，虽谢事，犹事货殖，以至于卒。

子二人。子皋字叔谟，少有才名而不自负，人乐与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皋也。"举进士，试秘书郎、知新郑县。以齐贤相，迁校书郎，馆阁献颂，擢著作佐郎，进直史馆，累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

子宪字彦章，以荫将作监主簿，以献文赐同进士出身，累迁尚书刑部郎中、知光化军。戍卒逐其帅韩纲，余党作乱，子宪招降之。征税重，人多逋负，子宪奏除之。历太常少卿、三司盐铁判官、直史馆、知洪州。迁右谏议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书监。复为光禄卿，加直秘阁、知庐州，迁秘书监，累职徙扬州，卒。

贾黄中，字娲民，沧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孙。父玭字仲宝，晋天福三年进士，解褐。宋初，为刑部郎中，终水部员外郎、知浚仪县，年七十卒。玭严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来谒，必谆谆诲诱之。初，通判镇州，葬乡党群从之未葬者十五丧，孤贫不自给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六岁举童子科，七岁能属文，触类赋咏。父常令蔬食，曰："俟业成，乃得食肉。"十五举进士，授校书郎、集贤校理，迁著作佐郎、直史馆。

建隆三年，迁左拾遗，历左补阙。开宝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礼院。黄中多识典故，每详定礼文，损益得中，号为称职。

岭南平，以黄中为采访使，廉直平恕，远人便之。还奏利害数十事，皆称旨。会克江表，选知宣州。岁饥，民多为盗，黄中出己奉造糜粥，赖全活者以千数，仍设法弭盗，因悉解去。

太宗即位，迁礼部员外郎。太平兴国二年，知升州。时金陵初附，黄中为政简易，部内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见一室扃钥甚固，命发视之，得金宝数十匮，计直数百万，乃李氏宫阁中遗物也，即表上之。上览表谓侍臣曰："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赐钱三十万。丁父忧，起复视事。五年，召归阙。

有荐黄中文学高第，召试中书，拜驾部员外郎、知制诰。八年，与宋白、吕蒙正等同知贡举，迁司封郎中，充翰林学士。雍熙二年，又知贡举，俄掌吏部选。端拱初，加中书舍人。二年，兼史馆修撰。凡再典贡部，多柬拔寒俊，除拟官吏，品藻精当。淳化二年秋，与李沆并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其母王氏，命坐，谓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诗以赐之，颁赐甚厚。

黄中素重吕端为人，属端出镇襄阳，黄中力荐于上，因留为枢密直学士，遂参知政事。当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过甚，中书政事颇留不决。

四年冬，与沆并罢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辞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黄中顿首谢。上因谓侍臣曰："朕尝念其母有贤德，七十余年未觉老，每与之语，甚明敏。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参知政事苏易简曰："易简之母亦如之。自古贤母不可多得。"易简前谢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奖及人亲，臣实何人，膺兹荣遇。"

至道初，黄中遘疾，诏令归阙。会建储宫，择大臣有德望者为宾友，黄中在选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宾客，黄中亦特拜礼部侍郎，代至兼秘书监。黄中素嗜文籍，既居内阁，甚以为慰。

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无恙，卒如上言。赠礼部尚书。上闻其素贫，别赐钱三十万。既葬，其母入谢，又赐白金三百两。上谓之曰："勿以诸孙为念，朕当不忘也。"

黄中端谨，能守家法，廉白无私。多知台阁故事，谈论亹癖，听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见，访以时政得失，黄中但言："臣职典书诏，思不出位，军国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为谨厚。及知政事，卒无所建明，时论不之许。有文集三十卷。

子守谦，雍熙二年进士；守正，献文召试，赐进士第，后为虞部员

外郎；守约，国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讷，右赞善大夫。

论曰：《诗》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为阿衡，实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励精庶政，注意辅相，以昉旧德，亟加进用，继擢蒙正、齐贤，迭居相位；复进黄中，俾参大政。而四臣者将顺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者矣。君子谓李昉为多逊所毁而不校，蒙正为张绅所污而不辨，齐贤为同列所累而不言，黄中多所荐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难也。而况四臣者皆贤宰辅，又能进退有礼，皆以善终，非盛德君子，其孰能与于斯？

列传第二十五

○钱若水 从弟若冲 苏易简 郭贽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 子举正 举元 孙诏

钱若水，字澹成，一字长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汉青州帅刘铢辟为录事参军，历长水禜都尉、扶风令、相州录事参军。先是，府帅多以笔牍私取官库钱，韩重赟领节制，颇仍其弊。文敏不从，重赟假他事廷责之，文敏不为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赞善大夫、知泸州，召见讲武殿，谓曰："泸州近蛮境，尤宜绥抚。闻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迁掊敛不法，恃其荒远，谓朝廷不知尔。至，为朕鞫之，苟一毫有侵于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诣阙借留。诏改殿中丞，许再任。三迁司封员外郎，又知洺州、建昌军。卒，年七十二。

若水幼聪悟，十岁能属文。华山陈抟见之，谓曰："子神清，可以学道；不然，当富贵，但忌太速尔。"雍熙中，举进士，释褐同州观察推官，听决明允，郡治赖之。淳化初，寇准掌选，荐若水洎王扶、程肃、陈充、钱熙五人文学高第，召试翰林，若水最优，擢秘书丞、直史馆。岁余。迁右正言、知制诰。会置理检院于乾元门外，命若水领之。俄同知贡举，加屯田员外郎。诏诣原、盐等州制置边事，还奏合旨，翌日改职方员外郎、翰林学士，与张洎并命。俄知审官院、银台通进封驳司。尝草赐赵保忠诏，有云："不斩继迁，开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太宗大以为当。

至道初，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数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机务，诏不许。若水请益坚，遂以本官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俄诏修《太宗实录》，若水引柴成务、宗度、吴淑、杨亿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览书流涕，锡赉有差。

初，太宗有畜犬甚驯，常在乘舆左右。及崩，呜号不食，因送永熙陵寝。李至尝咏其事，欲若水书之以戒浮俗，若水不从。吕端虽为监修，以不莅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为专美。若水称诏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时议不能夺。既又重修《太祖实录》，参以王禹偁、李宗谔、梁颢、赵安仁，未周岁毕。安仁时为宗正卿，上言夔王于太宗属当为兄，《实录》所纪缪误。若水援国初诏令，廷诤数四乃定。

俄判吏部流内铨。从幸大名，若水陈御敌安边之策，有曰：

孙武著书，以伐谋为主；汉高将将，以用法为先。伐谋者，以将帅能料敌制胜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赏罚不私也。今傅潜领雄师数万，闭门不出，坐视边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军法，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斩潜以徇，然后擢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将万人，间以强弩，分路讨除，孰敢不用命哉？敌人闻我将帅不用命，退则有死，岂独思遁，抑亦来岁不敢犯边矣。如此则可以坐清边塞，然后銮辂还京，天威慑于四海矣。

臣尝读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刘崇结敌入寇，敌遣其将杨衮领骑兵数万，随崇至高平。当时懦将樊爱能、何徽等临敌不战，世宗大陈宴会，斩爱能等，拔偏将十余人，分兵击太原。刘崇闻之，股忄栗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后收淮甸，下秦、凤，平关南，特席卷尔。以陛下之神武，岂让世宗乎？此今日御敌之奇策也。

若将来安边之术，请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军，王彦升在原州，但授缘边巡检之名，不加行营部署之号，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立边功者厚加赏赉，其位皆不至观察使。盖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任不易则边事尽知。然后授以圣谋，来则掩杀，去则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边、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择名臣，分理边郡；罢部署之号，使不相统辖；置巡检之名，俾递相救应。如此则出必击寇，入则守城，不数年间，可致边烽罢警矣。

俄知开封府。时北边未宁，内出手札访若水以策。若水陈备边之要有五：

一曰择郡守，二曰募乡兵，三曰积刍粟，四曰革将帅，五曰明赏罚。

何谓择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战守不同心。望陛下选沉厚有谋谙边事者，任为边郡刺史，令兼缘边巡检，许召勇敢之士为随身部曲。廪赡不充则官为支给。然后严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报示。寇来则互为救应，齐出讨除；寇去则不令远追，各务安静。苟无大过，勿为替移；傥立微功，就加爵赏。如此则战守必能同心，敌人不敢近塞矣。

何谓募乡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敌情。望诏逐州沿边民为招收

军，给与粮赐，蠲其赋租。彼两地之中，各有亲族，使其怀惠，来布腹心。彼若举兵，此必预知，苟能预知，则百战百胜矣。

何谓积刍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缘边各广营田，以州郡长官兼其使额，每岁秋夏，较其课程，立鼓旗以齐之，行赏罚以劝之。仍纵商人入粟缘边。傥镇戍有三年之备，则敌人不敢动矣。

何谓革将帅？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轻兵居内。去岁傅潜以八万骑屯中山，魏、博之间镇兵全少，非銮辂亲征，则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选将臣任河北近镇，仍依旧事节制边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减行营之号；有警则暂巡边徼，无事则却复旧藩。岂惟不启戎心，况复待劳以逸。如此则不失备边之要，又无举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处，进退动静，无施不可矣。

何谓明赏罚？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边上亡命军卒，人数甚多。臣试讯之，皆以思亲为言，此盖令之不严也。平时尚敢如此，况临大敌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将帅，俾申严号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违。"臣尝闻郭进出镇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所至，未尝少衄。陛下能鉴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龟也。

若水又言："边部用兵，唯视太白与月为进退者，诚以太白者将军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则有战，不合则无战；合于东则主胜，合于西则客胜。陛下能用臣言以谨边备，则边部不召而自来矣。太祖临御十七年间，未尝生事疆埸，而敌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备御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则守在四夷，而常获静胜，此备御之上策也。"

未几，出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时言事者请城绥州，屯兵积谷以备党项。边城互言利害，前后遣使数辈按视，不能决。时已大发丁夫，将兴其役，诏若水自大名驰往视之。若水上言："绥州顷为内地，民赋登集，尚须旁郡转饷。自赐地赵保忠以来，人户凋残，若复城之，即须增戍。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其地隔越黄河、铁碣二山，无定河在其城下，缓急用兵，输送艰阻。且其地险，若未葺未完，边寇奔冲，难于固守。况城邑焚毁，片瓦不存，所过山林，材木匮乏。城之甚劳，未见其利。"复诣阙面陈其事，上嘉纳之，遂罢役。初，若水率众过河，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戍将推服。上谓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

也。”是秋，又遣巡抚陕西缘边诸郡，令便宜制置边事。还拜邓州观察使、并代经略使、知并州事。

六年春，因疾灸两足，创溃出血数斗，自是体貌羸瘠，手诏慰劳之，俾归京师。数月，始赴朝谒，因与僚友会食僧舍，假寝而卒，年四十四。赠户部尚书，赐其母白金五百两。子延年甫七岁，录为太常奉礼郎。

若水美风神，有器识，能断大事，事继母以孝闻。雅善谈论，尤轻财好施。所至推诚待物，委任僚佐，总其纲领，无不称治。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襟度豁如也。精术数，知年寿不永，故恳避权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

兄若愚，比部员外郎。从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调河阳令。有仆酗酒，杖之百数。仆挟刀夜潜室中，断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诏磔仆于其门。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问，赐缗、绵、羊、酒；且赐若冲帛三十端，补孟州别驾。延年后以献文赐进士出身，历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父协举蜀进士，归宋，累任州县，以易简居翰林，任开封县兵曹参军，俄迁光禄寺丞，卒，特赠秘书丞。

易简少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太平兴国五年，年逾弱冠，举进士。太宗方留心儒术，贡士皆临轩覆试。易简所试三千余言立就，奏上，览之称赏，擢冠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升州，迁左赞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雍熙初，以郊祀恩进秩祠部员外郎。二年，与贾黄中同知贡举。有诏，凡亲属就举者，籍名别试。易简妻弟崔范，匿父丧充贡，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员外郎孚之子，协为孚门生，千里预荐。上闻，坐范及千里罪。易简缘是罢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未几，复知制诰。三年，充翰林学士。初，易简充贡，宋白掌贡部，至是裁七年。易简幼时随父河南，贾黄中来使，尝教之属辞；及是，悉为同列。易简连知贡举，陈尧叟、孙何并甲廷试。

淳化元年，丁外艰。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课，迁中书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将相，翰林学士皆预坐，梁迥启太祖罢之；又皇帝御丹凤楼，翰林承旨侍从升楼西南隅，礼亦废。至是，易简请之，皆复旧制。易简续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献，帝赐诗以嘉之。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简榜于厅额。易简会韩丕、毕士安、李至

等往观。上闻，遣中使赐宴甚盛，至等各赋诗纪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诗颂美之。他日，易简直禁中，以水试欹器。上密闻之，因晚朝，问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简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试之。易简奏曰："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慎终如始，以固丕基，则天下幸甚。"

会郊祀，充礼仪使。先是，扈蒙建议以宣祖升配。易简引唐故事，请以宣祖、太祖同配。从之。知审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尝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可。改知审刑院，俄掌吏部选，迁给事中、参知政事。时赵昌言亦参知政事，与易简不协，至忿争上前，上皆优容之。未几，昌言出使剑南，中路命改知凤翔府。明年，易简亦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赠礼部尚书。

易简外虽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属文初不达体要，及掌诰命，颇自刻励。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绝伦等。李沆后入，在易简下，先参知政事，故以易简为承旨，锡赉均焉。太宗遵旧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后正台辅，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亟言时政阙失，遂参大政。

蜀人何光逢，易简之执友也，尝任县令，坐赂削籍，流寓京师。会易简典贡部，光逢代人充试以取赀，易简于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谤书，斥言朝廷事，且讥易简。易简得其书以闻，逮捕光逢，狱具，坐弃市。易简以杀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杀父执切责之，易简泣曰："不渭及此易简罪也。"及易简参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赐冠帔，命坐，问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对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上顾左右曰："真孟母也。"

易简性嗜酒，初入翰林，谢日饮已微醉，余日多沉湎。上尝戒约深切，且草书《劝酒》二章以赐，令对其母读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饮。及卒，上曰："易简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简常居雅善笔札，尤善谈笑，旁通释典，所著《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于秘阁。三子，曰宿、曰寿、曰耆，大中祥符间，皆禄之以官云。

郭贽，字仲仪，开封襄邑人。乾德中，举进士，中首荐。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兴国初，擢为著作佐郎、右赞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讲，赐绯鱼。太宗至东宫，出《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说，以喻诸王。三年，与刘兼、张洎、王克正同知贡举，迁右补阙，与宋白并拜中书舍人，赐金紫。五年，复与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贡举。置京朝

官差遣院，凡将命出入、受代归阙官，悉考校劳绩，铨量才品，命贽、洎、滕中正、雷德骧领之。

七年，以本官参知政事。曹彬为弭德超所诬，贽极言救解，深为宰相赵普所重。尝因论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太宗曰："愚直何益于事？"贽言："虽然，犹胜奸邪。"

无何，以入对宿酲未解，左迁秘书少监、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属久旱，盛陈祷雨之具。贽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数日大雨。就加左谏议大夫，入为盐铁使。时诸路积逋欠犯人，虽死犹系其子孙。贽条陈其事，多所蠲贷。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决免所居官。久之，起为给事中，复工部侍郎，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

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军。翌日，贽入对，恳辞。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内铨，加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知河南府，归朝，献诗自陈，进秩吏部，俄兼秘书监。

初，真宗未出阁，贽已授经，上尝至其家；后杨可法继其任，上以为辅导不及贽，尝称贽纯厚长者。至是，在秘府，屡赐对，询访旧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作诗赐之，有"启发冲言晓典常"语。东封，迁礼部尚书。太宗在晋邸时，凡制篇咏，多令属和。真宗尝访其赐本，贽集为四卷以献，诏奖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旧学之故，特亲临哭之，赠左仆射，谥文懿。录其子昭度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并大理评事，昭允左赞善大夫。

贽属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为三十卷上之，赐名《文懿集》。性温和，颇能延誉时隽。宋白以文学沉下位，贽荐引之，遂同掌诰命。赵昌言儿时，一见器之，及掌贡部，以为奏名之首，后卒贵显。贽初充赋有声，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潜加构毁，自是连上不中选。洎贽再知贡举，邑人子以明经充荐，诏下日，悔泣而去。贽闻之，命其所亲召还，慰谕俾就举，遂预荐中第。然吝啬，切于治生，晚节不事事，人颇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几，真定人。母张氏，尝梦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图使吞之，及寤，犹若有物在胸中，未几，生至。七岁而孤，鞠于飞龙使李知审家。幼沉静好学，能属文。及长，辞华典赡。举进士，释褐将作监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馆。会征太原，命督泽、潞刍粮，累

迁右补阙、知制诰。太平兴国八年，转比部郎中，为翰林学士。冬，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雍熙初，加给事中。时议亲征范阳，至上疏以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务万全。幽州为敌右臂，王师所向，彼必拒张，攻城数万，兵食倍之。今日边庾未充，况范阳之傍，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必资机石，傥有未备，愿且缮完。畜威养锐，观衅以伐谋，更纵弥年，亦未为晚。必若圣心独断，在于必行，则京师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庙，不离京国，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机政，授礼部侍郎，进秩吏部。

会建秘阁，命兼秘书监，选三馆书置阁中，俾至总之。至每与李昉、王化基等观书阁下，上必遣使赐宴，且命三馆学士皆与焉。至是升秘阁，次于三馆，从至请也。上尝临幸秘阁，出草书《千字文》为赐，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钟繇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理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乃书以赐至。荐潘慎修、舒雅、杜镐、吴淑等入充直馆校理。请购亡书，间以新书奏御，必便坐延见，恩礼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国子监。至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后又引吴淑、舒雅、杜镐检正讹谬，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

至道初，真宗初正储位，以至与李沆并兼宾客，诏太子事以师傅礼。真宗每见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当礼。诏答曰："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藉卿宿望，委以护调，盖将勖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勿饰当仁之让，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谢。太宗谓曰："太子贤明仁孝，国本固矣。卿等可尽心规诲，若动皆由礼，则宜赞助，事有未当，必须力言。至于《礼》、《乐》、《诗》、《书》义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习，不假朕之言谕也。"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一日，上访以灵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杂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继迁异类，骚动疆埸，然脐不足弭其患，擢发不足数其罪。然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盖所损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为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

胁从亦厌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问，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复讫于沦胥哉？昨郑文宝绝青盐使不入汉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词，而我无谓，此之失策，虽悔何追。今若复禁止不许通粮，恐非制敌怀远、不战屈人之意。昔唐代宗虽罪田承嗣而不禁魏盐，陛下宜行此事，以安边鄙。使其族类有无交易，售盐以利之，通粮以济之，彼虽远夷，必然向化，互相诰谕。一旦怀恩，舍逆效顺，则继迁竖子孤而无辅，又安能为我蜂虿哉！今灵州不可不弃，非独臣愚以为当然，若移朔方军额于环州，亦一时之权也。或指灵州为咽喉之地，西北要冲，安可弃之以为敌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后灵武卒不能守。

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军节度，入辞节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归本镇，许之。诏甫下，卒，年五十五。赠侍中，诏给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终制。

至尝师徐铉，手写铉及其弟锴集，置于几案。又赋《五君咏》，为铉及李昉、石熙载、王祐、李穆作也。至刚严简重，人士罕登其门。性吝啬。幼育于知审，及贵，即逐其养子以利其资。知审因至亦至右金吾卫大将军。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义人。曾祖实，石州推官。祖迪，寿阳令。父藩，河东节度判官。仲甫少好学，及长，能吏事，伟姿仪，器局沉厚。周广顺中，郭崇掌亲军，领武定节制，置仲甫掌书记。显德初，出镇澶渊，仍署旧职。崇所亲吏为厢虞候，部民有被劫杀者，诉阴识贼魁，即捕盗吏也，官不敢诘。仲甫请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狱，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诬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为？”请易吏以雪冤愤。崇悟，移鞫之，乃得实状。崇移镇真定，改深、赵、镇观察判官。

太祖受命，以崇为监军。陈思诲密奏崇有奸状，上怒且疑，遣中使驰往验之。未至，崇忧懑失据，谓宾佐曰：“苟主人不察，为之奈何？”皆愕相视。仲甫曰：“皇帝膺运，公首效节，军民处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辞。第远侦使者，率僚属尽郊迎礼，听彼伺察，久当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视崇无他意，还奏，上大喜，归罪于思诲。仲甫又随崇为平卢军节度判官。崇卒，改郓、齐观察判官，累雪冤枉。

乾德五年，入拜右补阙，出知光州。州有横河与城直，会霖潦暴疾，水溢溃庐舍。仲甫集船数百艘，军资民储，皆赖以济。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诱营兵及诸屯戍，谋以长春节宴集日为乱。属春初，仲甫出城巡视，见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烧薙之。凶党疑谋泄，有自首者。

禽百余人，尽斩之。先是州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名为“补阙柳”。太祖问群臣文武兼资者为谁，赵普以仲甫对。徙益州兵马都监，代还，选为三司户部判官。

太平兴国初，迁起居舍人，奉使契丹。辽主问：“党进何如人？如进之比有几？”仲甫曰：“国家名将辈出，如进鹰犬材耳，何足道哉！”辽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义不可留，有死而已。”辽主竟不能屈。使还，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政尚宽简，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谏议大夫。时彭州盗贼连结为害，诏捕未获。仲甫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余因散去。

九年，入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给事中、参知政事。端拱中，进户部侍郎。时吕蒙正以长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从容其间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罢为工部尚书，出知陈州。代归，会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将令舆疾招抚，以疾未行。无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虚、若蒙、若济、若渝，皆能其官。孙有孚、有邻，俱中进士。

王沔，字楚望，齐州人。太平兴国初，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四年，太宗亲征太原，见于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馆。迁右拾遗，出为京西转运副使。明年，加右补阙、知怀州。八年春，与宋白、贾黄中等同知贡举，擢膳部郎中、枢密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赐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端拱初，改户部侍郎，参知政事。

淳化初，宰相赵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宽简自任，政事多决于沔，沔与张齐贤同掌枢务，颇不叶。齐贤出知代州，沔遂为副使，参预政事。陈恕好苛察，亦尝与沔忤。淳化二年，齐贤洎恕参知政事，沔不自安，虑僚属有以中书旧事告齐贤等。会左司谏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枢密使不得于本厅见客，许于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馆谢泌以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驳之。太宗追还前诏，沔暨恕因是罢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罢。沔见上，涕泣，不愿离左右。未几，须鬓皆白。会省吏事发，连中书，因有奏毁者。上语毁者曰：“吕蒙正有大臣体，王沔甚明敏。”毁者惭而止。

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与谢泌、王仲华同知京朝官考课。沔上言，应京朝官殿犯，乞令刑部条报，以赃及公私罪分三等以闻。立法苛

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视事，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赠工部尚书。

沔聪察敏辩，有适时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绎。每对御读所试进士辞赋，音吐明畅，经读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诚信。掌机务日，凡谒见者必啖以甘言，皆喜过望，既而进退非允，人胥怨之。

沔弟淮，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任殿中丞。尝掌香药榷易院，坐脏论当弃市，以沔故，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沔以是频为寇准所诋云。

温仲舒，字秉阳，河南人。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吉州。再迁秘书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几，复起为右赞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馆、判户部凭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见，召对别殿，仲舒以为“国家平太原以来，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杀伤剽掠，彼此迭见。大河以北，农桑废业，户口减耗。凋弊之余，极力奉边。丁壮备徭，老弱供赋。遗庐坏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犹云乐输。加以兵卒践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旷。愿推恩宥，以绥民庶。”太宗嘉纳之，遂赦河北。

淳化二年，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枢密院事。四年，罢知秦州。先是，俗杂羌、戎，有两马家、朵藏、枭波等部，唐末以来，居于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门砦，多产良木，为其所据。岁调卒采伐给京师，必以赀假道于羌户。然不免攘夺，甚至杀掠，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历按诸砦，谕其酋以威信，诸部献地内属。既而悉徙其部落于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为画像祠之。会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谓近臣曰：“仲舒尝总机密之职，在吾左右，当以绥怀为务。古伊、洛之间，尚有羌、浑杂居，况此羌部内属，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骚动，又烦吾关右之民。”乃命知凤翔薛惟吉与仲舒对易其任。连知兴元、江陵二府，加给事中。会内侍蓝继宗使秦州还，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户部侍郎，寻参知政事。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

咸平初，拜礼部尚书，罢政，出知河阳。逾年，知开封府。五年，以京府务剧求罢，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寻迁刑部尚书、知天雄军，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门重镇须大臣镇抚，非张齐贤、温仲舒不可，令宰相谕旨，皆不愿往。未几，复知审官院。大中祥符中，进秩户部尚书。三年，判昭文馆大学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赠左仆射，谥恭肃。

仲舒敏于应务。少与吕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废累年，蒙正居中书，极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论薄之。自为正言至贰枢密，皆与寇准同进，时人谓之“温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悯其孤弱，并禄以官。

王化基，字永图，镇定人。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常州。迁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岚州。时赵普为相，建议以骤用人无益于治，改淮南节度判官，入为著作郎，迁右拾遗，抗疏自荐。太宗览奏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试，知制诰，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问以边事，对曰：“治天下犹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则枝干不足忧。朝廷治，则边鄙何患乎不安？”又尝令荐士，即一疏数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

化基尝慕范滂为人，献《澄清略》，言时事有五：

其一，复尚书省，曰：国家立制，动必法天。尚书省上应玄象，对临紫垣，故六卿拟喉舌之官，郎吏应星辰之位，斯实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实未称。夫三司使额，乃近代权制；判官、推官、勾院、开拆、磨勘、凭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后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请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废判官、推官，设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废孔目、勾押、前后行为都事、主事、令史；废勾院、开拆、磨勘、凭由、理欠等司归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详，且尽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阙，即选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权之；郎官如阙，则于两省三院选名干有清望者，依资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简不同，望下本省府属参酌其类，均而行之。

其二，慎公举，曰：朝廷频年下诏，以类求人。但闻例得举官，未见择其举主。欲望自今先责朝官有声望者，各举所知，其举得官员则置籍，并举主名姓籍之。所举之官，实著廉能，则特旌举主；若所举贪冒败事，连坐举主。陛下自登宝位，十年于兹，七经选抡，得人多矣。然下僚远官，不无沉滞。望令采访司及州郡长吏，廉察以闻，籍以待用，则下无遗材矣。

其三，惩贪吏，曰：贪吏之于民，其损甚大。屈法烦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于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绳以法，虽夷、齐、颜、闵不能自见。盖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员不常，顾用之者何如尔。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采访之名，责以觉察州、府、军、监长吏得

失，俟其澄清部内，则待以不次之擢，置于侍从之间。所贵周知物理，能备顾问，且足为外官之劝也。

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备者，惟得其人也。国家封疆虽逾前世，而分设庶官实倍常数，意欲尽笼天下之利，而民物转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诸郡，扬、楚最居要冲，务穰事众，地广民繁。然止设知州一人署领官事，其余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管榷务、仓库。当时事无不集，兼少狱讼。其后十年，臣任扬州时，朝廷添置监临、使臣等职，实逾本州官数。诸州冗员，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诸色使臣及县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计之，一人月费不啻十千，以千人约之，岁计用十余万千，更倍万约之，万又过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设或贪夫参错其间，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转运使副，与知州同议裁减。若县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备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则冗官汰矣。

其五，择远官，曰：负罪之人，多非良善，贪残凶暴，无所不至。若授以远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恶不悛，恃远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诉，甚非抚绥远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广南长吏不任负罪之人，则远人受赐矣。

书奏，太宗嘉纳之。

初，柴禹锡任枢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锡实不知也。参知政事陈恕欲因以中禹锡。太宗怒，引囚讯其事，化基为辨其诬。太宗感悟，以化基为长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课，迁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参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书罢知扬州。移知河南府，进礼部尚书。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赠右仆射，谥惠献。化基宽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辄优容之。在中书，不以荫补诸子官，然善教训，故其子举正、举直、举善、举元皆有所立。

举正字伯仲，幼嗜学，厚重寡言。化基以为类己，器爱异诸子，以荫补秘书省校书郎。进士及第，知伊阙、任丘县，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真宗实录》院检讨、国史编修官。三迁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修《三朝宝训》，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诰。其妻父陈尧佐为相，改龙图阁待制、尧佐罢，以兵部郎中复知制诰，为翰林学士，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驰报者，举正方燕居斋舍，徐谓吏曰："安得漏禁中语？"既入谢，仁宗曰："卿恬于进取，未尝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时陕西用兵，吕夷简以宰相判枢密院，举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枢密使。迁给事中。御史台举李徽之为御史，举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讼曰：“举正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欧阳修等亦论举正懦默不任事，举正亦自求去，遂以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许州。光化军叛卒转寇傍境，而州兵有谋起为应者，举正潜捕首恶者斩之。徙知应天府，累迁左丞。

皇佑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张尧佐庸人，缘妃家，一日领四使，使贤士大夫无所劝。”不报，举正因留班廷诤，乃夺宣徽、景灵二使。又曰：“先朝用人，虽守边累年者，官止遥郡刺史。今所用未尽得人，而克期待迁，使后有功者何所劝耶？且转运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赖焉。命甫下而数更，不终岁而再易，恩泽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职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贬春州，举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岁，尧佐复为宣徽使。家居凡七上疏。及狄青为枢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为执政，力争不能夺，因请解言职。帝称其得风宪体，遣赐就第，赐白金三百两，除观文殿学士、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读学士。每进读及前代治乱之际，必再三讽谕。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安简，赐黄金百两。文章雅厚如其为人，有《平山集》、《中书制集》、《内制集》五十卷。

举元字懿臣，以上文章赐进士出身。知潮州，江水败堤，盗乘间窃发，举元夜召里豪计事，盗既获，乃治堤。为河阴发运判官。或言大河决，将犯京师。举元适入对，具论地形证其妄，已而果然。历郡牧、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沙门岛多流人，守吏顾货橐，阴杀之。举元请立监以较赏罚，自是全活者众。徙淮南、河东。夏人来争屈野地。举元从数骑度河，设幕与之议，示以赤心，夏人感服。

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盐岁入二百五十万，为丹棱卓个所侵，积不售，下令止之，盐登于旧。召提举在京修造，英宗劳之曰：“官庐舍害于水，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惮其劳。”俄进盐铁副使，拜天章阁待制，知沧州，改河北都转运使，知永兴军。庆人、夏人屯境上，有窥我意。举元使二裨将以千骑扼其要害。长安遣从事来会兵泾原，戒勿轻举。大将窦舜卿锐意请行，不听。举元曰：“不过三日，虏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细札谘攻守策，举元请省官减戍，益备去兵，勿营亭障。舆论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陈州，未行而卒。官至给事中，年六十二。子诏。

诏字景献，用荫补官，通判广信军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奸盗相囊橐，诏请开反告杀并赎罪法，以携其党。元佑初，朝廷起回河之议，未决，而开河之役遽兴。诏言河朔秋潦，水淫为灾，民人流徙，赖发廪振赡恩，稍苏其生，谓宜安之，未可以力役伤也。从之。擢开封府推官。富民贷后绝僧牒为缗钱十三万，逾期复责倍输，身死赀籍，又锢其妻子，诏请免之。出为滑州。州属县有退滩百余顷，岁调民刈草给河堤，民病其役，诏募人佃之，而收其余。为度支郎中，使契丹。时方讨西夏，迓者耶律诚欲尝我，言曰："河西无礼，大国能容之乎？"诏曰："夏人侮边，既正其罪矣，何预两朝和好事？"入贺，故事，跪而饮，盖有误拜者，乃强诏。诏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礼，其可纷更耶？"卒跪饮之。

崇宁中，由大理少卿为卿，徙司农。御史论诏在滁日请苏轼书《醉翁亭碑》，罢主崇福宫。旋知汝州，铸钱卒骂大校，诏斩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阁，言者复抉滁州事，罢去。起知深、兖二州，徙同州，过阙，留为左司郎中，迁卫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详定敕令。旧借绯紫者不佩鱼，诏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与胥吏不异。"遂皆佩鱼。历工、兵、户三部侍郎，转开封尹。时子□使京西，摄尹洛。父子两京相望，人以为荣。

进刑部尚书，拜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宝箓宫，复为工部尚书。徽宗闵其老，命毋拜，诏皇恐，于是但朝朔望。俄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论曰：自昔参大政、赞机务，非明敏特达之士，不能胜其任。若又饬以文雅，济以治具，则尽善矣。若水机鉴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刚严简重，好古博雅，其于柄用宜矣。王沔临事精密，能远私谒，而考课之议，颇伤苛刻；仲甫以吏事为时用，未免苟容之诮，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见举于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简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与郭贽辨曹彬之诬、化基伸禹锡之枉同日而语也明矣。此纯厚长者之称，所以独归于二子欤！举正继践台佐，得风宪体；举元任职边郡，有持重称。矧诏之父子又并尹两京，克济其美，何王氏子孙之多贤也！

列传第二十六

○张宏 赵昌言 陈恕魏羽 刘式附

刘昌言 张洎 李惟清

张宏，字臣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易、定节度使。曾祖元，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业《春秋》，一举不第，退居丘园，后唐天成中以贤帅后补协律郎，至平利令。

宏，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为将作监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馆，迁著作郎，赐绯鱼，预修《太平御览》，历左拾遗。六年，出为峡路转运副使，就加左补阙、会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干闻，入为度支员外郎。

雍熙中，吕蒙正、李至、张齐贤、王沔荐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馆修撰。数日，以本官充枢密直学士，赐金紫。太宗召对便殿，谓曰："成都重地，卿为朕镇之。"因厚赐以遣。至郑州，促召归阙，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会太宗亲试礼部不合格贡士，令枢密院给牒，因谓宏曰："朕自御极以来，亲择群材，大者为栋梁，小者为榱桷，卿与吕蒙正皆中朕选，大臣颇有沮议。非朕独断，岂能及此乎？"宏顿首谢。

时河朔用兵，宏居位无所建白，御史中丞赵昌言多言边事，乃以昌言副枢密，宏为中丞，两更其任。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为枢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罢，俄判吏部铨，权知开封府。太宗御便殿虑囚，以府狱多壅，诏劾其官属，宏等顿首请罪，乃释之。真宗尹京，宏罢奉朝请。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转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书。咸平初，还朝，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二年，真宗以上封者众，虑其稽留，命宏与王旦知登闻鼓院，再掌吏部选。四年，卒，年六十三。废朝，赠右仆射，命中使莅葬事。录其子可久大理评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礼郎。

宏循谨守位，不求赫赫之誉，历践通显，未尝败事。可久至虞部员外郎，可道国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赵昌言，字仲谟，汾州孝义人。父叡，从事使府，太宗尹开封，选为雍丘、太康二县令，后终安、申观察判官。

昌言少有大志，赵逢、高锡、寇准皆称许之。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文思甚敏，有声于场屋，为贡部首荐。廷试日，太宗见其辞气俊辩，又睹其父名，谓左右曰："是尝为东畿宰，朕之生辰，必献诗百韵为寿，善训其子，亦为可嘉也。"擢置甲科，为将作监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遗、直史馆，赐绯鱼。选为荆湖转运副使，迁右补阙，会省副职，改知青州。入拜职方员外郎，知制诰，预修《文苑英华》。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贡举，俄出知天雄军。

时曹彬、崔彦进、米信失律于歧沟，昌言遣观察支使郑蒙上疏，请诛彬等。优诏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预焉。宪官从宴，自昌言始也。

河东用兵，枢密副使张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条上边事，太宗即以昌言为左谏议大夫，代宏为枢密副使，迁工部侍郎。时盐铁副使陈象舆与昌言善，知制诰胡旦、度支副使董俨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颢尝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会昌言之第。京师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有佣书翟颖，性险诞，与旦狎，旦为作大言之辞，使颖上之，为颖改姓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也。其言多毁时政，自荐为大臣，及历举数十人皆公辅器，期昌言为内应。陈王尹开封，廉知以闻，诏捕颖系狱，鞫之，尽得其状。昌言坐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颖仗脊黥面，流海岛，禁锢终身。

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赵普以勋旧复入，晋昌言刚戾，乃相吕蒙正。裁数月，会有颖狱，普以昌言树党，再劝太宗诛之，太宗特宽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谏议大夫。或议驰茶盐禁，以省转漕。命昌言为江淮、两浙制置茶盐使，昌言极言非便，太宗不纳，趣昌言往。昌言固执如初。即以户部副使雷有终代之，卒以无利而罢。

昌言复知天雄军，赐钱二百万。大河贯府境，豪民峙刍茭图利，诱奸人潜穴堤防，岁仍决溢。昌言知之。一日，堤吏告急，命径取豪家廪积以给用，自是无敢为奸利者。属澶州河决，流入御河，涨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负土增堤，数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进。昌言怒曰："府城将垫，人民且溺，汝辈食厚禄，欲坐观耶？敢不从命者斩。"众股忄栗赴役，不浃旬城完。太宗手诏褒谕之，召拜给事中、参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书。

时京城连雨，昌言请出厩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备敌，马不可阙。

昌言曰："塞下积水，敌必不至。"太宗从之。未几，王小波、李顺构乱于蜀，议遣大臣抚慰。昌言独请发兵，无使滋蔓，廷论未决。会嘉、眉连陷，始命王继恩等分路进讨。昌言摄祭太庙，宿斋中，因召对滋福殿，复赞兵计，遂遣使督继恩战。继恩御众寡术，余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无斗志，郡县复有陷者。太宗意颇厌兵，召昌言谓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讫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画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昌言恳辞，敦谕不许，赐精铠、良马、白金五千两，别赐手札数幅，皆讨贼方略。自继恩以下，并受节度。既行，有奏昌言无嗣，鼻折山根，颇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从旬日，召宰相于北苑门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贼小丑，昌言大臣，未易前进。且令驻凤翔，止遣内侍卫绍钦赍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也。"诏书追及，昌言已至凤州，留候馆百余日。贼平，改户部侍郎，罢政事，知凤翔府。徙澶、泾、延三州。

真宗即位，迁兵部侍郎、知陕州，表求还京，不许。未几，移知永兴军。咸平三年，与吕蒙正、寇准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审官院。有言门资官不宜任亲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岂以寒隽世家为限，遂罢其议。加工部尚书，仍兼中丞。

先时，多遣台吏巡察群臣逾越法式者，昌言建议请准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领之。会知审刑院赵安仁、判大理寺韩国华断狱失中解职，昌言因上言："详断官宜加慎择，自今有议刑不当，严示惩罚，授以远官，若有罪被问不即引伏者，许令追摄。又天下大辟断讫，皆录款闻奏，付刑部详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开封府未尝奏案，或断狱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检法官皆不及责，则何以辨明枉滥，表则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从之。会孟州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以贿登第，事下御史，乃知举王钦若受之，昌言以闻。钦若自诉，诏刑昺覆按，坐昌言故入，夺官，贬安远军行军司马，移武胜军。

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馆职，命判尚书都省。真宗幸澶渊，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阳。历知天雄军府。境内有小盗，昌言榜谕："能告执者给赏，牙吏即迁职。"枢密使王继英以为小盗不当擅为赏格，乃诏昌言易其榜，有劳者俟朝旨。未几，徙知镇州，迁户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赠吏部尚书，谥曰景肃。录其子庆嗣为国子监丞，赋禄终丧。侄孙允明同学究出身。

昌言喜推奖后进，掌漕湖外时，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谓有台辅之量，表闻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后

皆为贤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词职，亦昌言所荐也。

昌言强力尚气概，当官无所顾避，所至以威断立名，虽屡经摈斥，未尝少自抑损。然刚愎纵率，对僚吏倨慢，时论以此少之。庆嗣至太子洗马。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为县吏，折节读书。江南平，礼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见，明与语，大奇之，因资送令预计偕。太平兴国二年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洪州，恕以乡里辞。改澧州。澧自唐季为节镇兼领，吏多缘簿书干没为奸。恕尽擿发其弊，郡中称为强明，以吏干闻。

召入，为右赞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迁左拾遗，充度支判官。与判使王仁赡廷争本司事，仁赡屈伏，坐贬秩；擢恕为度支员外郎，仍旧职。

再迁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时契丹内寇，受诏增浚城隍，其器用取于民者不时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会将吏将斩之。宗族号诉，宾佐竞前请救，大豪叩头流血，请翌日集事，违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忄栗，无敢后期者，数日功就。

会契丹引去，召入为户部郎中、户部副使，迁右谏议大夫、知澶州。驿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谕以农战之旨，恕对曰："古者兵出于民，无寇则耕，寇至则战。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给县官，若使之冬持兵御寇，春执耒服田，万一生变，悔无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数日，果有诏，止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已，营田之议遂寝。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恕有心计，厘去宿弊，太宗深器之，亲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

迁给事中、参知政事。数月，太宗言及户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与知古联事，情好款洽，密以语之，欲知古修举其职。知古诉于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语，罢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发群吏奸脏，坐徒、流、停、废者甚众，郡内惕息。

淳化四年，太宗从魏羽、段惟一之请，分三司为十道，置左右计使，以魏羽、董俨分主之；召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分判十道事，凡议论、计度并令恕等参预。恕以官司分隶，政令互出，难以经久，极言其非使。岁余，果罢，复以恕为盐铁使。

时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于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溥等言条目烦多，不可以口占，愿给笔札以对。太宗遣中黄门送诣相府，限五日悉条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议可否。遣知杂御史张秉、中使张崇贵监议，令中书籍其事，专检举之，无致废格。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太宗谓宰相曰："溥等条奏事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若钱谷利病，颇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恕等刚强，终不肯降意询问。"吕端对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寇准曰："夫子入太庙，每事问，乃以贵下贱，先有司之义。"

后数日，太宗又曰："国家岁入财数倍于唐。唐中叶以降，藩镇擅命，征赋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经制隳坏。若前代为得，即已致太平，岂复烦朕心虑也。"因召恕等责以职事旷废。恕等对曰："今土宇至广，庶务至繁，国用军须，所费浩瀚，又遇诸州凡有灾沴，必尽蠲其租。臣等每举榷利，朝廷必以侵民为虑，皆尼而不行。纵使耿受昌、桑弘羊复生，亦所不逮。臣等驽力，惟尽心簿领，终不足上裨圣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专守绳墨，终不能为国家度长絜大，剖烦析滞。只如京城仓库，主吏当改职者，簿领中壹处节目未备，即至十年五年不决，以致贫无资给，转徙沟壑。此卿等之过，岂不伤和气哉？"恕等顿首谢。五年，赐三司钱百万，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钱赏之，钱尽更给。

至道二年，欲并三司，命官总判。其勾院、磨勘、理欠、凭由、支收、行帐、提点等司，令恕条列其事以闻。恕奏曰："伏以封域浸广，财谷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设法，督责尤严，官吏救过不暇。若为三部各设主司，择才非难，办事亦易。事办过鲜，不挠上心，此亦一时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两司，出于旧制，关防之要，莫加于此。理欠、凭由二司，虽非旧设，自理欠失序，凭由散落，故设二司专令典掌。纲目咸具，制置有伦，逋欠无失理之名，凭由鲜流散之弊，实亦要切，不可废除。若两司并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员之事。其主辖支收司，先因从京支度财货，转输外地，此除彼附，照验稽滞，若京城得贤主史，使居此司，专行检辖，凡支拨官物，便给除破文凭，却于所司置簿记录，催到收附文记，即乃勾销簿书取捷之门，亦为允当。其行帐司近日权置，了绝旧帐，帐目告尽，司额自除。提点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废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拟议也。"诏三司都凭由、理欠司宜令为一处，命官兼判。应诸道逋负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约，理欠司但总其所逋

之数纠督之。余悉从恕奏。

恕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恕阅之第为三等，语副使宋大初曰："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始为三法行之，货财流通。

峡路诸州，承孟氏旧政，赋税轻重不均，阆州税钱千八百为一绢，果州六百为一绢。民前后击登闻鼓陈诉，历二十年，诏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转运副使张晔年少气锐，会受诏按覆，即便宜行之。恕奏晔擅改法，计果州一岁亏上供绢万余，晔坐削一任免。

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诮让。恕敛板踧缩，退至殿壁负立，若无所容。俟意稍解复进，悫执前奏，终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从之。迁礼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户部，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趣之，恕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进。"真宗嘉之。

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转运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封驳司、审官院。上言："封驳之任，实给事中之职，隶于左曹。虽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号。请以门下封驳事隶银台司。"从之。五年，知贡举。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又援贡举非其人之条，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为首，及廷试糊名考校，曾复得甲科，时议称之。恕每自叹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于知人矣。"

恕事母孝，母亡，哀慕过甚，不食荤茹，遂至羸瘠。起复视事，迁尚书左丞、权知开封府。恕已病，犹勉强亲职，数月增剧，表求馆殿之职，获奉以济其贫。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是时寇准罢枢密使，恕即荐以自代，遂以准为三司使，恕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准即检寻恕前后改革兴立之事，类以为册，及以所出榜，别用新板，躬至恕第请判押。恕亦不让，一一押之，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贵。至李谘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规模渐革矣。

帝重恕，诏太医诊疗。百日，有司请停奉，不许，未几，卒，年五十九。恕将卒，口占遗奏及约束后事，送终之具，无不周悉。真宗悼惜，废朝，赠吏部尚书。录其子执中为太常寺太祝，执古为奉礼郎。

恕颇涉史传，多识典故，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

后掌利柄十余年，强力干事，胥吏畏服，有称职之誉。善谈论，听者忘倦。素不喜释氏，尝请废译经院，辞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兴，其来已久，前代毁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论可也。"

恕性吝，怒子淳私用钱。及寝疾，上言淳不率教导，多与非类游，常习武艺，愿出为外州军校。真宗曰："戎校管镇兵，非丞郎家子弟所莅也。"以为滁州司马。恕卒，召复旧官，后竟以贿败。执中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别有传；执古至虞部员外郎；执方、执礼，并太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属文，上书李煜，署弘文馆校书郎。时建当涂县为雄远军，以羽为判官。宋师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为太子中舍，仍旧职。金陵平，入朝，出知兴州。

太平兴国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诏诣瀛州覆军市租，得隐漏数万计。因上言："本州录事参军郭震十年未代；河间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满岁迁秩。有司调选失平，疏远何由闻达，请罪典司，以肃欺弊。"上赐诏褒谕。复命，迁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阆州，就改膳部员外郎。丁外艰，起复莅事，入判大理寺。历度支、户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职官颇众，愿省其半，可以责成，仍条列利病凡二十事。诏下有司详议，皆以为便。改盐铁判官。时北边多警，朝议耕战之术，以羽为河北东路营田副使，改两浙转运使，迁兵部郎中。

淳化初，选为秘书少监，逾月，迁左谏议大夫，俄拜度支使，改盐铁使。四年，并三部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领堆积，吏缘为奸，虽尝更立新制，未为适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县为十道，两京为左右计，各署判官领之。"制三司使二员，以羽为左计使，董俨为右计使，中分诸道以隶焉。未久，以非便罢，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内艰，起复，加给事中，徙潭州，遣使谕旨。真宗即位，迁工部侍郎，连徙杭、扬二州，召权知开封府。车驾北巡，判留司三司，再为户部度支使。

咸平四年，以疾解职，拜礼部侍郎。谢日，召升便殿，从容问谕，勉以医药。月余卒，年五十八。

羽涉猎史传，好言事。淳化中，许王暴薨，或有以宫府旧事上闻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将穷究之。羽乘间上言曰："汉戾太子窃弄父兵，当时言者以其罪当笞耳。今许王之过，未甚于是。"太宗嘉纳之，繇是被劾者皆获轻典。尝建议有唐以来，凡制诏皆经门下省审，有非便者

许其封驳，请遵故事，择名臣专领其职，迄今不废。

羽强力有吏干，尤小心谨事。太宗尝谓左右曰："羽有心计，亦明吏道，但无执守，与物推移耳。历剧职十年，始逾四十，须鬓尽白，亦可怜也。"羽出入计司凡十八年，习知金谷之事，然颇伤烦急，不达大体。

景德二年，长子玠卒，其妻自陈家贫无禄，上悯之。次子校书郎瓘为奉礼郎，后为殿中丞；琰为太子中舍。孙平仲，天禧三年同进士出身。

羽同时有刘式者，亦久居计司，创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时，举《三传》中第。归宋，历迁大理寺丞、赞善大夫、监通州丰利监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赐绯。式又建议置主辖支收司，以谨财赋出纳，时以为当。迁秘书丞，与陈靖使高丽。至道中，并三勾院为一，命式领之。再转工部员外郎，赐金紫。迁刑部。式深究簿领之弊，江、淮间旧有横赋，逋积至多，式奏免之，人以为便。然多所条奏，检校过峻，为下吏所讼，免官，卒。

真宗追录前效，赐其子立本学究出身。次子立之，后为国子博士。立德、立礼，并进士及第，立礼为殿中丞。

刘昌言，字禹谟，泉州南安人。少笃学，文词靡丽。本道节度陈洪进辟功曹参军，掌笺奏。洪进遣子文显入贡，令昌言偕行，太祖亲劳之。

太平兴国二年，洪进归朝，改镇徐州，又辟推官。五年，举进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归德军掌书记。八年，复举得第，迁保信、武信二镇判官。宰相赵普镇南阳，重昌言有吏干。钱俶帅邓，表荐之。移泰宁军节度判官。入为左司谏、广南安抚使。淳化初，赵普留守西京，表为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属昌言后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经理其家事。太宗以为忠于所举，拜起居郎，赐金紫、钱五十万。连对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给诙诡，能揣人主意，无不称旨。太宗谓宰相曰："昌言质状非伟，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迁工部郎中，逾月，守本官，充枢密直学士，与钱若水同知审官院。二十八日，迁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伏，或短其闽语难晓，太宗曰："惟朕能晓

之。”又短其委母妻乡里，十余年不迎侍，别娶旁妻。太宗既宠之，诏令迎归京师，本州给钱办装，县次续食。时又有光禄丞何亮家果州，秘书丞陈靖家泉州，不迎其亲。下诏戒谕文武官，父母在剑南、峡路、漳泉、福建、岭南，皆令迎侍，敢有违者，御史台纠举以闻。

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惧人倾夺。会诛凶人赵赞，昌言与赞素善，前在河南尝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与赞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顿首称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恶其为人。以给事中罢，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输税愆期。旧制六月开仓，臣令先一月许所在县驿输纳以便民。获盗当部送阙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隶军籍。此二事，臣从便宜，不如诏书，虑谗慝因而浸润，愿陛下察之。”太宗下诏责其不循旧章，敛怨于民，自今敢背弃诏条，谴责不复恕。

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子有方，比部员外郎；有政，虞部员外郎。

张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蕴，泗上转运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坟典。江南举进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长子弘冀卒，有司谥武宣。洎议以为世子之礼，但当问安视膳，不宜以“武”为称。旋命改谥，擢监察御史。洎自以论事称旨，遂肆弹击无所忌，大臣游简言等嫉之。会景迁国豫章，留煜居守，即荐洎为煜记室，不得从。未几，景卒，煜嗣。擢工部员外郎、试知制诰；满岁，为礼部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参预机密，恩宠第一。

洎旧字师黯，改字偕仁。清辉殿在后苑中，煜宠洎，不欲离左右，授职内殿，中外之务一以谘之。每兄弟宴饮，作妓乐，洎独得预。为建大第宫城东北隅，及赐书万余卷。煜尝至其第，召见妻子，赐予甚厚。

洎尤好建议，每上言，未即行，必称疾，煜手札慰谕之，始复视事。及王师围城，逾年，城危甚，洎劝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装，自便门入止宫中，绐光政使陈乔同升阁，欲与俱死。乔自经气绝，洎反下见煜曰：“臣与乔同掌枢务，国亡当俱死。又念主在，谁能为主白其事，不死，将有以报也。”

归朝，太祖召责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书示之，

乃围城日洎所草诏，召上江救兵蜡丸书也。洎顿首请罪曰：“实臣所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尔，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辞色不变。上奇之，贷其死，谓曰：“卿大有胆，不加卿罪。今之事我，无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岁余，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未几，使高丽，复命，改户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内不治，转运使田锡言其状，代还。洎求见廷辩，上以其儒生，不责以吏事，诏不问。令以本官知译经院，迁兵部员外郎、礼、户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贡举。

端拱初，契丹寇边，诏群臣言事。洎上奏，以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为要略。会钱俶薨，太常定谥忠懿。洎时判考功，为覆状，经尚书省集议。虞部郎中张佖奏驳曰：“按考功覆状一句云‘亢龙无悔’，实非臣子宜言者。况钱俶生长岛夷，夙为荒服，未尝略居尊位，终是藩臣，故名不可称龙，位不可为亢。其‘亢龙无悔’四字，请改正。”事下中书，以诘洎。对状曰：“窃以故秦国王明德茂勋，格于天壤，处崇高之富贵，绝纤介之讥嫌。太常礼院稽其功行，定兹嘉谥，考功详覆之际，率遵至公，故其议状云：‘兹所谓受宠若惊，居亢无悔者也’。谨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履重刚之险，因时而惕，不失其几，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为元士，九二为大夫，九三为诸侯。’《正义》云：‘《易》之本理，以体为君臣。九三居下体之极，是人臣之体也。其免亢龙之咎者，是人臣之极，可以慎守免祸。故云免亢极之祸也。’《汉书·梁商传赞》云：‘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杨植《许由碑》云：‘锱铢九有，亢极一夫。’杜鸿渐《让元帅表》云：‘禄位亢极，过逾涯量。’卢杞《郭子仪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李翰《书霍光传》云：‘有伊、周负荷之明，无九三亢极之悔。’张说《祁国公碑》云：‘一无目牛之全，一无亢龙之悔也。’况考功状内止称云：‘受宠若惊，居亢无悔。’即本无‘亢龙无悔’之语。斯盖张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聪。请以元状看详，反坐其人，以惩奸妄。”俄下诏曰：“张洎援引故实，皆有依据。张佖学识甚浅，敷陈失实，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罚一月俸。”

洎未几选为太仆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课，拜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馆修撰、判集贤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馆修撰杨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阁旧图，洎同奏诏，因讨论故事，独草奏以闻。洎又言：

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为三署，谓侍从供奉之官。今起居日

侍从官先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东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谒之仪。请准旧仪，侍从官先入起居，行毕，分侍立于丹墀之下，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于礼。

臣又闻古之王者，躬勤庶务，其临朝之疏数，视政事之繁简。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始修贞观故事。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其只日或遇阴霪、盛暑、大寒、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当奏事，即特开延英召对。或夷蛮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殿引见。陛下自临大宝，十有五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虽刚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圣人之谟训。傥君父焦劳于上，臣子缄默于下，不能引大体以争，则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

臣欲望陛下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其双日于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臣。常参官以下及非时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上阁引见，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

奏入不报。

时，上令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洎得之，上表称谢，上览而嘉之。翌日，谓宰相曰：“群臣上章献文，朕无不再三省览。如张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书，宣谕朕意。”数月，擢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上顾谓近臣曰：“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故事，赴上日设燕，教坊以杂戏进，久罢其事。至是，令尽设之，仍诏枢密直学士吕端、刘昌言及知制诰柴成务等预会，时以为荣。

俄判吏部铨。尝引对选人，上顾之谓近臣曰：“张洎富有文艺，至今尚苦学，江东士人之冠也。”洎与钱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宠顾。时刘昌言骤擢枢要，人望甚轻，董俨方掌财赋，欲以计倾之。会杨徽之、钱熙尝言洎及若水旦夕当大用。熙以语昌言，昌言曰：“洎必参政柄。若水后进年少，岂遽及此。”时翰林小吏谘事在侧，昌言虑洎闻之，即对小吏尽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饬边幅以固恩宠，疑徽之遣熙以构飞语中己，遂白于上。上怒，召昌言质之，以徽之为镇安军行军司马，熙罢职，通判朗州。

会皇子益王元杰改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领淮南、

镇江两军节制。洎当草制，因上疏议曰：“谨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佐王为治。自汉、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国，朝廷命卿大夫临郡，即称内史行郡事。东晋永和、泰元之际，有琅邪王、会稽王、临川王，故谢灵运、王羲之等为会稽、临川内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扬、益、潞、幽、荆五郡为大都督，署长史、司马为上佐，即前代内史之类也。其大都督之号，非亲王不授；其扬、益等郡，或有亲王遥领，朝廷命大臣临郡者，即皆长史、副大使知节度事也。臣请质之前代，段文昌出镇扬州，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镇幽州，云‘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扬、润二郡建社为吴国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己正领节度事，岂宜却加长史之号，乃是国王自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长史拜受，其加衔内又无副大使、知节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别命守将，俾临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陈，虑奏报往反，有妨明日宣降。兹事有关国体，况吴王未领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书门下，商议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难于追改。洎又上表论列，吕蒙正言：“越王领福州长史，今吴王独为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异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庆，遂改焉。

俄奉诏与李至、范杲、张佖同修国史，又判史馆。洎博涉经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赐近臣诗什，洎必上表，援引经传，以将顺其意。上因赐诗褒美，有“翰长老儒臣”之句。与苏易简同在翰林，尤不协，及易简参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既而易简罢，即以洎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与寇准同列。

先是，准知吏部选事，洎掌考功，为吏部官属。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于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准益重焉，因延与语。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规画，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谈洎于上。上欲进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谗毁良善，李煜杀潘佑，洎尝预谋，心疑之。翰林待诏尹熙古、吴郢皆江东人，洎尝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辈侍书禁中，因问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谏说太直耳，非洎谋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盖准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准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后因奏事异同，准复忌之。

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驰骑入奏边事，言继迁率万余众寇灵州。上诏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各以所见画策，即日具奏来上。吕端相率诣长春殿见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见，则非询谋佥同

之议，望许其为一状，陈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备位辅弼，上有所询问，反缄默不言，深失讦谟之体。”端曰：“洎欲有言，不过揣摩陛下意耳，必无鲠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贾捐之弃珠崖事，愿弃灵武以省关西馈运。上尝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览奏不悦。既以疏付洎，谓之曰：“卿所陈，朕不晓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等谓曰：“张洎上言，果为吕端所料，朕已还其疏矣。”

洎既议事不称旨，恐惧，欲自固权位。上已嫉准专恣，恩宠衰替。洎虑一旦同罢免，因奏事，大言寇准退后多诽谤。准但色变，不敢自辩。上由是大怒，准旬日罢。未几，洎病在告，满百日，力疾请对，方拜，踣于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职，优诏不允。后月余，改刑部侍郎，罢知政事。奉诏呜咽，疾遂亟，十余日卒，年六十四。赠刑部尚书，以其二子皆为京官。

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亹癖可听。尤险诐，好攻人之短。李煜既归朝，贫甚，洎犹丐索之。煜以白金摐面器与洎，洎尚未满意。时潘慎修掌煜记室，洎疑慎修教煜，素与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子仲宇雅好蒲博饮宴，洎因切谏之，仲宇谢过。后数月，人有言仲宇蒲博如故，洎遂与之绝。及仲宇死郢州，葬京师，洎亦不赴吊。与张佖议事不协，遂为仇隙，始以从父礼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览奏，谓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辙，卿言过也。”洎惭而退。性鄙吝，虽亲戚无所沾，及江表故旧，亦罕登其门。素与徐铉厚善，后因议事相忤，遂绝交。然手写铉文章，访求其笔札，藏箧笥，甚于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子安期，至国子博士；方回，后为虞部员外郎。方回子怀玉，王钦若婿，赐进士及第，大理寺丞，秘书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为章丘簿，因徙家焉。惟清，开宝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为及祸。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时遣宦官督输造船木，纵恣不法，惟清奏杀之，由是知名。秩满，迁大理寺丞。

太平兴国三年，迁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五年，改左赞善大夫，充转运副使，升正使，就改监察御史，兼总南路。尝入奏事，太宗问曰：“荆湖累年丰稔，又无徭役，民间苏否？”惟清曰：“臣见官卖盐斤为

钱六十四，民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乃诏斤减十钱。徙京西转运使，入为度支判官，改主客员外郎。

雍熙三年，大举取幽州，惟清以为兵食未丰，不可轻动。朝廷业已兴师，奏入不报。判度支许仲宣建议通盐法，以卖盐岁课赋于乡村，与户税均纳。惟清奉诏往荆湖诸路详定，奏言以盐配民非便，遂罢。使还，上又问民间苦乐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酒务官酿转鬻者，斗给耗二升，今三司给一升，民多他图，而岁课甚减。”诏复其旧。未几，出为京东转运使。会募丁壮为义军，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谏，繇是独选河北，而余路悉罢。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

端拱初，迁右谏议大夫，历户部使，改度支使。会遣使河朔治方田，大发兵。惟清以盛春妨农，恳求罢废。太宗曰：“兵夫已发矣。止令完治边城而已。”淳化三年，迁给事中，充盐铁使，遂以帐式奏御。太宗曰：“费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减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开宝军兴之际，其数倍多，盖以将帅未得其人，边事未宁，屯兵至广也。臣闻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郭子仪、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则边事息而支用减矣。望慎擢将帅，以有威名者俾安边塞，庶节费用。”上言：“彼一时，此一时也。今之西北变诈，与古不同。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几宜。韩、彭虽古之名将，以彼时之见，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今纵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机事，卿所未知也。”

淮南榷货务卖岳茶，斤为钱百五十。主吏言陈恶者二十六万六千余斤，惟清擅减斤五十钱，不以闻。滁、泗、濠、楚州、涟水军亦以岳茶陈恶，减价市之。计亏钱万四千余贯，为勾院吏卢守仁所发，左授卫尉少卿，黜判官李琯为本曹员外郎，赐守仁钱十五万。俄出知广州。至道初，就拜右谏议大夫。太宗闻其廉平，诏奖之。二年，徙广南东、西路都转运使，寻召拜给事中。逾月，同知枢密院事。

惟清倜傥自任，有钩距。临事峻刻，所至称强干。然以俗吏进，无人望。才数月，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复除御史中丞。既去枢要，怫郁尤甚，肆情弹击。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赠户部尚书。

子永锡，荫至光禄寺丞。颇涉学属辞，尚气少检，喜交结。冯拯、王济、皇甫选多与之游，日聚举子于家，谈议时政。真宗将幸河朔，永锡犹服父丧，上章大言，列诋近臣，自谓有致太平灭敌之术。选为户部判官，因对，袖表以献，又自荐扬。真宗驻跸大名，召赴行在，试策不中，贬泷水县主簿。选为南剑州团练副使，俄复光禄寺丞。六年，又坐

交游非类，监和州商税，后至右赞善大夫。

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论曰：张宏为枢副，当用兵之际，循默备位；赵昌言为御史中丞，屡上书言兵，乃两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识李沆，器王旦；陈恕取士得王曾，举代得寇准；皆可谓知人之明。然赵好奖拔，而颇树党与，终以取败；陈典贡举，务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为也。昌言尚气敢言，恕为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称矣。刘昌言感赵普之遇，身后经理其家；然委亲乡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张洎初劝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对，徒以辩舌，侥幸得免。厥后揣摩百端，谗毁正直，利口之士，鲜不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台端，恨失政柄，恣情鸷击。旧史称为俗吏，又奚责焉。

列传第二十七

○柴禹锡 张逊 杨守一 赵镕 周莹 王继英 王显

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少时，有客见之曰：“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禹锡由是留心问学。时太宗居晋邸，以善应对，获给事焉。太平兴国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迁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迁宣徽北院使，赐第宝积坊。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服劳既久，益加勤敏。

雍熙中，议广宫城。禹锡有别业在表识中，请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与宰相宋琪厚善。会广州徐休复密奏转运王延范不轨状，且言倚附大臣，无敢动摇者。上因访琪及禹锡曰：“延范何如人？”延范与琪妻为疏属，甚言其忠勤，禹锡亦傍赞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悦。禹锡又为琪请卢多逊故第，上益恶其朋比。坐琪以诙谐罢相，不欲显言之也。下诏切责禹锡，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在任勤于政治，部民诣滨州列状以闻。改涪州观察使，徙澶、镇二州驻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载，诏奖之。徙知永兴军府，再召为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

至道初，制受镇宁军节度、知泾州。入谢日，上谓曰：“由宣徽罢者不过防御使尔，今委卿旌节，兼之重镇，可谓优异矣。”禹锡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贝州。是岁，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锡内严备御，寇寻引去。明年，徙陕州。

景德初，子宗庆选尚，召禹锡归阙，令公主就第谒见，行舅姑礼，固辞不许。顷之，还镇。未几，卒，年六十二，赠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庆，永清军节度。

张逊，博州高唐人。数岁丧父，养于叔父职方员外郎干，后随母归魏仁浦家，驸马都尉咸信，其异父弟也。太宗在晋邸，召隶帐下。太平兴国初，补左班殿直。从征太原还，迁文思副使，再迁香药库使。岭南平后，交□止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甗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逊请于京置榷易署，稍增其价，听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贩鬻，岁可获钱五十万缗，以济经费。太宗允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

雍熙二年，录其劳，迁领妫州刺史。三年，与安忠并命为东上阁门使。数月，会许仲宣罢判度支，即以逊为度支使。端拱初，迁盐铁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未几，兼枢密副使、知院事。与同列寇准不协，每奏事，颇相矛盾。

一日，逊等晚归私第，准与温仲舒并辔，有狂民迎马首拜呼万岁。街使王宾旧与逊同事晋邸，逊又尝举宾，雅相厚善，因奏民迎准拜呼万岁。准自辩："实与仲舒同行，盖逊令宾独奏斥臣。"辞意俱厉，因互发其私。太宗恶之，下诏切责，逊左降右领军卫将军，准亦罢职。会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为州大校，黜官，命逊代掌其事。

西蜀李顺为乱，诏发兵水陆进讨，以荆渚居其要害，命逊为右骁卫大将军、知江陵府，赐钱二百万，白金三千两。逊既至，会峡路诸漕卒数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谋变以应蜀寇，府中议欲尽诛之。逊止捕首恶杨承进等二十一人斩于市，余党亲加尉抚，飞奏以闻。太宗嘉之，诏以其卒分配州郡。数月，逊卒，年五十六，时至道元年也。赠桂州观察使，归葬京师。逊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其訏谋献替无闻焉。

子敏中，初补供奉官。逊在宣徽，表言尝业文，愿改秩，即换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次子虚中，娶宗室申国公女，至供奉官、阁门祗候。敏中子先，进士及第。

杨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阳人。唐末避乱，徙家宋、郑间。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太宗即位，补右班殿直。太平兴国中，出护登州兵。召还，监仪鸾司。累迁西头供奉官，其下多贵族子弟，颇豪纵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专其事，考核授任，渐有条制。岁余，改翰林学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诏改之。

七年，与赵镕、柴禹锡、相里勋等告秦王廷美阴谋事，擢东上阁门使兼枢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馆事。雍熙中，诏护迁云、朔归附安庆兵屯于潞州。三年，转内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赠太尉，中使护葬。

守一性质直勤谨，无他材术，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适会时机，故历职通显，饰终之礼，率加常数焉。

子安期历国子博士，坐事贬卒。安期子梦得，进士及第。

赵镕，字化钧，沧州乐陵人。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补东头

供奉官。因使吴越赐国信，及钱俶纳土，遣检校帑廪，转内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阴事，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掌翰林司，擢东上阁门使。

郭贽参知政事，镕以同府之旧，尝有所请托，贽不从。镕摭堂吏过失以闻，贽见上，白镕私谒，即召镕廷辩。词屈，出为梓、遂州都巡检使，改左骁卫大将军，领郡如故。代还，知沧州兼兵马部署。镕在郡完城堑，严战具。寇尝数百骑至境上，闻有备，引去。迁左神武大将军。会崔翰知州，改镕为本州钤辖。

又知庐州，因对，自陈愿留，不许。逾年，召为枢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与柴禹锡并掌机务。尝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与卖书人韩玉斗殴，不胜，因诬玉言涉指斥。禹锡等遽以闻，玉坐抵法。太宗寻知其冤，自后廉事不复听。禹锡出镇，镕加知院事。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检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寿州观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赠忠正军节度，录其三子官。

镕少涉猎文史，美书翰，委质晋邸，以勤谨被眷。本名容，太宗改为镕，曰："陶镕所以成器也。"镕性好佛，多蓄古书画。三子：忠辅，西京左藏库副使；忠愿，虞部员外郎；忠厚，内殿崇班。

周莹，瀛州景城人。右领军卫上将军景之子也。景家富财，好交结，历事唐、汉、周。习水利，尝浚汴口，导郑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堤，累迁至是官。

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即位，补殿直，领武骑卒巡警泉、福州。卒才数百，捕剧贼千余，迁供奉官。天雄军节度孙永佑、转运使杨缄称荐之，又使绥、银州按边事，还奏称旨，擢鞍辔库副使。

雍熙二年，为杭、睦五州都巡检使兼杭州都监。会妖僧绍伦为变，莹擒莸之，逮捕就戮者三百余人，人以为酷滥。代还，改崇仪使、沧州都监。召拜西上阁门使，领镇、定、高阳关都监，加判四方馆事。与郝守浚护塞宋州决河，俄改三路排阵钤辖，历知天雄军、真定二府，就迁引进使。

至道二年，代还。会李继隆讨西夏，诏莹诣军前，授以机事，还拜客省使，签书枢密院诸房公事，俄兼提点宣徽诸房、鼓司、登闻院，与

刘承珪并任。

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谕，加领富州刺史。上闻其母老病，闵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枢密副使上，莹表请居下，从之。咸平二年，大阅，命为随驾部署。从征河朔，又为驾前马步都部署。

三年，迁南院使、知枢密院事。会蜀平，部送胁从者数十百人至阙下。西川转运使马亮因入奏，请赦其罪遣还。莹以为当尽诛之。令莹、亮廷议，上是亮议，悉原其罪。

五年，高阳关都部署阙，蕃侯无足领之者，宰相请辍宣徽使以居其任。时王继英任北院，上以莹练达军事，乃拜永清军节度，兼领其任，为三路排阵使。莹隶人有钱仁度者，颇有军功，与虎翼小校刘斌相竞，为殿直阎渥所发。以莹故，诏勿问，止徙斌隶他军。契丹入寇，诏步兵赴宁边军为援。莹至，则寇兵已去，即日还屯所。上闻曰："莹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测。轻于举措，非将帅体也。"

景德初，丁内艰，起复，代王显为天雄军都部署兼知军府事。尝召洺州骑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与寇直，力战，有死伤者，莹犹谓其玩寇，将悉诛之。诏赐金帛，谕莹勿治其罪。车驾北巡，为驾前东西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陕州，俄徙永兴军府，又移邠州，兼环庆路都部署。时夏州内属，诏省戍兵还营，以减馈饷之费。仍手诏谕莹，莹遽奏乞留，以张边威。上谓莹庸懦不智，以曹玮代之，徙知澶州。

大中祥符初，改天平军节度。明年，为镇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转运使奏其旷弛，徙知澶州，境内屡有寇盗，宰相以莹任居将帅，不能以威望镇靖，请徙他郡。上曰："处之闲僻，适使其自偷尔。"遂下诏督责，令其擒捕。时发卒修河防，而军中所给糗粮，多腐败不可食；又役使不均，莹不加恤，以故亡命者众。

七年，入朝，复遣还镇。又以澶渊当契丹之冲，藉其廪给之厚，复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还京师。卒，年六十六，赠侍中。初谥忠穆，后改元惠。录其二子供奉官普、显为内殿崇班，二孙永昌、永吉为殿直。

莹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故事，大礼覃庆，外藩无赐物例。东封岁，莹镇澶渊，车驾所经，故特有

袭衣、金带、器帛之赐。祀汾阴，莹知定州，乃预上言："礼成，所赐望于治所支给。"人咸笑之。普后为崇仪副使，显至内殿承制。

王继英，开封祥符人。少从赵普给笔札，普自罢河阳，为少保，从者皆去，继英趋事逾谨。普再入相，继英隶名中书五房、院。

时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太宗召见，谓曰："汝昔事赵普，朕所备知。今奉亲贤，尤宜尽节。"及建储，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谒者。谒者本宦职，副率品秩颇崇，非趋走左右者所宜为，俾兼领之，执政之误也。

真宗即位，擢为引进使。咸平初，领恩州刺史兼掌阁门使，迁左神武大将军、枢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继英密请车驾北巡，上从之，即命继英驰传诣镇、定、高阳关阅视行宫储顿，宣谕将士。俄充澶州钤辖。会大将傅潜逗挠得罪，令继英即军中召还属吏。

寻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莹出镇，继英遂冠枢宥，小心慎靖，以勤敏称，上倚赖之。

景德初，授枢密使。旧制，枢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诏特加国封。尝因进补军校，白上曰："疏外之人急于攀附者，谓臣蒙蔽不为荐引。"上曰："此辈虽有夤缘，亦须因事立功，方许擢用，不可过求侥幸，卿勿复言也。"

从幸澶州，契丹请和，诹访经略，继英预焉。明年郊祀，加特进、检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临哭之，赐白金五千两，赠太尉、侍中，谥恭懿。且为葬其祖父，赠其妻贾长乐郡太夫人，录其子婿、门下亲吏数十人。

初，继英幼孤，寄育外氏。既贵，外王父、诸舅有族殡者，时方奏遣其子营葬，会卒，特诏有司给办焉。

子遵式、遵诲、遵度、遵范，皆至显宦。

王显，字德明，开封人。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性谨介，不好狎，未尝践市肆。即位，补殿直，稍迁供奉官。

太平兴国三年，授军器库副使，迁尚食使。逾年，与郭昭敏并为东上阁门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是夏，制授枢密使。上

谓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乱失学，今典朕机务，无暇博览群书，能熟《军戒》三篇，亦可免于面墙矣。"因取是书及道德坊宅一区赐之。

其后居位既久，机务益繁，副使赵昌言、寇准锋气皆锐，慢显，显或失误，护短终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三年八月，诏加切责，黜授随州刺史，充崇信军节度、观察等使，遣之任。

俄知永兴军，徙延州。时夏台、益部寇扰，显上疏曰："间岁以来，戎事未息，李继迁负恩于灵、夏，王小波干纪于巴、邛，河右坤维并兴师旅。而继迁翻然向化，遣子入觐，愿修职贡。陛下曲加容纳，许其内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锡，所以绥怀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谨屯戍，固城垒，积刍粮，然后遴选才勇，付以边任，纵有缓急，则备御有素，彼又奚能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愤，谓宜申饬将帅，速期荡平，既免老师以费财，且防事久则生变。又况邛、蜀物产殷富，其间士卒骄怠，迟留顾恋，实兼有之。莫若勿惮往来，潜为更代，既可均其劳逸，抑可免于迁延。至于河北关防所当加谨者，诚以国家事西南，密谋兴举，若分中朝之势力，则长外寇之奸谋矣。"

时制，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显请犯多者依法，自余别为科断，以差其罪。章上未报，移知秦州。

初，温仲舒知州日，开拓山林，讽藩部献其地。后朝廷虽尝给还，而采伐如故。转运使卢知翰请量给蕃部茶彩，以酬所献，诏遣张从式与显同往规度。显言："乃者朝命以赵保吉修贡，边城务使安静，若今动众开斥疆境，非便。"议遂罢。

咸平初，入朝，改横海军节度，出知镇州。二年，曹彬卒，复拜枢密使。郊祀，加检校太师。真宗幸大名，内枢惟显与副使宋湜从，言者多谓显专司兵要，谋略非长。会湜卒，乃以参知政事向敏中权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东道节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定州路行营都部署、河北都转运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诣驻泊都部署孔守正言显治状，愿借留。守正以闻。明年秋，加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许便宜从事。十月，契丹入寇，前军过威虏军。比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堪用，显因大破之，枭获名王、贵将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钮，斩首二万级。显上言："先奉诏令于近边布阵，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无何，敌骑已越亭障，显之前阵虽有捷克，终违诏命。"上章请罪。上降手札，以慰其忧悸。

明年，求致仕，不许，改河阳三城节度。将之镇，时议亲征契丹，显言："盛寒在序，敌未犯塞，銮舆轻举，直抵穷边，寇若不逢，师乃先老。况今继迁未灭，西鄙不宁，傥北边部落，与之结援，则中国之患，未可量也。议者乃于此时请复幽蓟，非计之得也。凡建议大事，上下协力，举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异同，未可谓为万全之举。若能选择将帅，训练士卒，坚城垒而缮甲兵，亦足以待敌矣。必欲复燕、蓟旧地，则必修文德、养勇锐，同时之利，以奉行天罚而后可。"

景德初，徙知天雄军府。又言："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今后宣徽使，宜于文武群臣中择晓达边事者为之。盖位高则威名著，识远则勋劳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贷，不以一眚遂废，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过也。至若临敌命将，则贵专任，出师应敌，则约束将校，使相应援。全是数者，则军威倍壮，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请赴行在，从之。是年秋，遣还镇。

契丹入寇，上议亲征。显复陈三策，谓："大军方在镇定，契丹必不南侵，车驾止驻澶渊，诏镇定出兵，会河南军，合击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虚张声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攻驾前诸军，则令镇定之师直冲戎帐，攻其营砦，则沿河游兵不战而自屈矣。否则遣骑兵千、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继以大军追北掩击，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请盟，赵德明遣使修贡称藩，朝廷加赏锡，且许通青盐以济边民，从显之请也。

三年冬，被病，诏中使偕尚医疗视。明年正月，许还京师。时车驾上陵，显谓宾佐曰："余年位偕极，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属车之尘，是遗恨也。"言讫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车驾至郑州，闻之，遣宫苑使邓永迁驰还护丧，赠中书令，谥忠肃。录其二子。

显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时无拟之者。显吏军司时，张永德以滑州节制为殿前都点检。及显自枢密镇孟津兼相帅，永德由太子太师为相帅，同日宣制，永德兼大夫反在显下，时人讶之。显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自固而已。在藩镇，颇纵部曲扰下，论者非之。

子希逸字仲庄，以荫补供奉官。好学，尤熟唐史，聚书万余卷。换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馆，预修《册府元龟》，加祠部员外郎，卒。希范至如京副使。

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质直，赵镕之勤谨，服劳虽久而益修乃职，则其被眷遇也宜矣。张逊优于理财而未免于媚嫉，周莹练习军旅而颇伤于酷滥，禹锡素称勤敏而不能不涉于朋比，王显虽谨介自将而昧于学识，故莫逃于龊龊之讥。若以勤谨被信任，耆德冠枢宥，而善终如始者，其惟继英乎。《易》曰："君子有终，吉。"此之谓也。

列传第二十八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子旭 孙质 杨昭俭 鱼崇谅 张澹 高锡从子冕

陶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晋祖讳改焉。历北齐、隋、唐为名族。祖彦谦，历慈、绛、澧三州刺史，有诗名，自号鹿门先生。父涣，领夷州刺史，唐季之乱，为邠帅杨崇本所害。时穀尚幼，随母柳氏育崇本家。

十余岁，能属文，起家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尝以书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时和凝亦为相，同奏为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会晋祖废翰林学士，兼掌内外制。词目繁委，穀言多委愜，为当时最。少帝初，赐绯袍、靴、笏、黑银带。天福九年，加仓部郎中。

初，崧从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苏逢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还，因以宅券献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数出怨言。其后逢吉乃诱告崧与弟屿、ＳＲ等下狱，崧惧，移病不出。崧族子昉为秘书郎，尝往候崧，崧语昉曰：“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议？”昉曰：“无他闻，唯陶给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诬叔父。”崧叹曰：“穀自单州判官，吾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擢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祸，昉尝因公事诣穀，穀问昉：“识李侍中否？”昉敛衽应曰：“远从叔尔。”穀曰：“李氏之祸，穀出力焉。”昉闻之汗出。

穀性急率，尝与兖帅安审信集会，杯酒相失，为审信所奏。时方姑息武臣，穀坐责授太常少卿。尝上言：“顷莅西台，每见台司详断刑狱，少有即时决者。至于闾阎夫妇小有争讼，淹滞积时，坊市死亡丧葬，必俟台司判状，奴婢病亡，亦须检验。吏因缘为奸，而邀求不已，经旬不获埋瘗。望申条约以革其弊。”从之。俄拜中书舍人。尝请教习乐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枣为薪，并从其请。开运三年，赐金紫。

契丹主北归，胁穀令从行。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阳为行者状。军士意其诈，持刃陵胁者日数四。穀颇工历数，谓同辈曰：“西南五星连珠，汉地当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归国。”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鱼肉，永不乱华矣。”遂归汉，为给事中。乾祐中，令常参官转对。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旧制。百官叙对，且异昌言。徒浼天聪，无益时政，欲乞停转对。在朝群臣有所闻见，即许

不时诣阙闻奏。”从之。

仕周为右散骑常侍，世宗即位，迁户部侍郎。从征太原，时鱼崇谅迎母后至，穀乘间言曰：“崇谅宿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崇谅又表陈母病，诏许归陕州就养，以穀为翰林学士。

世宗尝谓宰相曰：“朕观历代君臣治平之道，诚为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后，乱臣黠将，僭窃者多。今中原甫定，吴、蜀、幽、并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宜令近臣各为论策，宣导经济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以进。其策率以修文德、来远人为意，惟穀与窦仪、杨昭俭、王朴以封疆密迩江、淮，当用师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忻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

显德三年，迁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穑，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思广劝课之道，穀为赞辞以进。显德六年，加吏部侍郎。

宋初，转礼部尚书，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与窦仪不协，仪有公望，虑其轧己，尝附宰相赵普与赵逢、高锡辈共排仪，仪终不至相位。

乾德二年，判吏部铨兼知贡举。再为南郊礼仪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时范质为大礼使，以卤簿清游队有甲骑具装，莫知其制度，以问于穀。穀曰：“梁贞明丁丑岁，河南尹张全义献人甲三百副、马具装二百副。其人甲以布为里，黄泬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绿青泬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玦，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目，背连膺缠以红锦腾蛇。马具装盖寻常马甲，但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尔。庄宗入洛，悉焚毁。”质命有司如穀说，造以给用。又乘舆大辇，久亡其制，穀创意造之，后承用焉。明德门成，诏穀为之记。

乾德中，命库部员外郎王贻孙、《周易》博士奚屿同考试品官子弟。穀属其子鄯于屿，珝书不通，以合格闻，补殿中省进马。俄为人所发，下御史府案问，屿责授乾州司户，贻孙责授左赞善大夫，夺穀奉两月。穀后累加刑部、户部二尚书。开宝三年，卒，年六十八。赠右仆射。

穀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

隶书。为人隽辨宏博，然奔竞务进，见后学有文采者，必极言以誉之；闻达官有闻望者，则巧诋以排之，其多忌好名类此。初，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尝自曰："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尔。"盖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录谷孙寔试秘书省校书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别驾。祖智周，卢龙军节度推官。父曾，内园使。蒙少能文，晋天福中，举进士，入汉为鄠县主簿。赵思绾叛，遣郭从义讨之。郡县吏供给皆戎服趋事，蒙寇服褒博，举止舒缓，从义颇讶之。转运使李谷谓曰："蒙文学名流，不习吏事。"遂不之问。周广顺中，从归德军节度赵晖为掌书记，召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蒙从弟载时为翰林学士，兄弟并掌内外制，时号"二扈"。

宋初，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坐请托于同年仇华，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稍迁左补阙，掌大名市征。六年，复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开宝中，受诏与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详定《古今本草》。五年，连知贡举。

七年，蒙上书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侧，以纪时政，故《文宗实录》稍为详备。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官。近来此事都废，每季虽有内殿日历，枢密院录送史馆，然所记者不过臣下对见辞谢而已。帝王言动，莫得而书。缘宰相以漏泄为虞，昧于宣播，史官疏远，何得与闻。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优恤之言，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以备史官撰集。"从之，即以参知政事卢多逊典其事。

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声明大备。蒙上《圣功颂》，以述太祖受禅、平一天下之功，其词夸丽，有诏褒之。为卢多逊所恶，出知江陵府。

太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旋复翰林学士。与李昉同修《太祖实录》。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还，转户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书致仕。未几，卒，年七十二。赠右仆射。

自张昭、窦仪卒，典章仪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禅，追尊四庙，亲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礼官以为舜郊喾，商郊冥，周

郊后稷，王业所因兴也。若汉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顿君，虽有帝父之尊，而无预配天之祭。故自太平兴国三年、六年再郊，并以太祖配，于礼为允。太宗将东封，蒙定议曰："严父莫大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罢封禅为郊祀，遂行其礼，识者非之。

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释典，不喜杀，缙绅称善人。有笑疾，虽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行于世。载字仲熙，有传，见《五代史》。

王著，字成象，单州单父人。性豁达，无城府。幼能属文，汉乾佑中，举进士。周祖镇大名，世宗侍行，闻著名，召置门下，因得谒见周祖。广顺中，世宗镇澶州，辟观察支使。随世宗入朝，迁殿中丞；即位，拜度支员外郎。显德三年，充翰林学士。六年，丁家艰，起复。南唐李景使其弟从善来贡，会恭帝嗣位，命著伴送至睢阳，加金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世宗灵驾赴庆陵，符后从行，公务悉资于著。

宋初，加中书舍人。建隆二年，知贡举。时亳州献紫芝，郓州获白兔，陇州贡黄鹦鹉，著献颂，因以规谏。太祖甚嘉其意，下诏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员外郎。二年，复知制诰。数月，加史馆修撰、判馆事。三年，就转户部郎中。六年，复为翰林学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贡举。开宝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

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旧僚，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著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有传，见《五代史》。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阳令。父彻，举后唐进士，至左拾遗。

祐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晋天福中，以书见桑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汉初，重威移镇睢阳，反侧不自安，祐尝劝之，使无反汉，不听。祐坐是贬沁州司户参军，因作书贻乡友以见志，辞气俊迈，人多称之。仕周，历魏县、南乐二令。

太祖受禅，拜监察御史，由魏县移知光州，迁殿中侍御史。乾德三

年，知制诰。六年，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

太祖征太原，已济河。诸州馈集上党城中，车乘塞路，上闻之，将以稽留罪转运使。赵普曰："六师方至，而转运使以获罪闻，敌必谓储峙不充，有以窥我矣，非威远之道也。俾能治剧者，往莅其州足矣。"即命祐知潞州。及至，馈饷无乏，路亦无壅，班师，召还。

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彦卿动静，谓曰："此卿故乡，所谓画锦者也。"祐以百口明彦卿无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彦卿由是获免，故世谓祐有阴德。

继以用兵岭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还，摄判吏部铨。时左司员外郎侯陟自扬州还，复判铨，祐判门下省，陟所注拟，祐多驳正。卢多逊与陟善，陟因诉之，多逊素恶祐不比己，遂出祐为镇国军行军司马。

太平兴国初，移知河中府。入为左司员外郎，拜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未几，知开封府，以病请告。太宗谓祐文章、清节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余卒，年六十四。

初，祐掌诰，会卢多逊为学士，阴倾赵普，多逊累讽祐比己，祐不从。一日，以宇文融排张说事劝释之，多逊滋不悦。及普再入，多逊果败，与宇文融事颇类，识者服其先见。

祐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传。初，祐知贡举，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后与其子旦同入两制，居中书。懿字文德，励志为学，举进士，尝知袁州，有政绩，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以荫补太祝，尝知缑氏县。时官邻邑者多贪猥，民有"永宁三□，缑氏一鎌"之谣。又知雍丘县。

真宗尹京时，素闻其能，及践阼，三迁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职。王矩尝荐旭材堪治剧，真宗召旦谓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岂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辞，改判南曹。由判国子监出知颍州，荒政修举。

大中祥符间，旦既薨，扬历中外，卓有政绩，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

府。卒，年六十八。懿子睦，旭子质，皆能其官。

质字子野。少谨厚淳约，力学问，师事杨亿，亿叹以为英妙。伯父旦见其所为文，嗟赏之。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后献文召试，赐进士及第，被荐为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丁父忧，与诸弟饭脱粟茹蔬。终丧，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少质，尝因争事，宗旦曰："少年乃与丈人抗邪？"质曰："事有当争，职也。"卒不为屈。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下狱治，退告质曰："吾以术钩致得之。"喜见于色。质曰："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惭沮，为薄其罪。还判尚书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岁时祀吴元济庙，质曰："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毁之，为更立狄仁杰、李酝像而祠之，蔡人至今号"双庙"。以本曹郎中召为开封府推官。时兄雍为三司判官，质不欲兄弟并居省府，恳辞，得知寿州，徙庐州。盗杀其徒，并赀而遁，捕得之。质论盗死，大理以谓法不当死，质曰："盗杀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怀其党，且许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杀人取赀而捕获，贷之，岂法意乎？"疏上，不报，降监舒州灵仙观。采古今炼形摄生之术，撰《宝元总录》百卷。逾年，韩琦知审刑院，请盗杀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为令。于是郑戩、叶清臣皆言质非罪，且称其材，起知泰州，迁度支郎中，徙荆湖北路转运使。

尝摄江陵府事，或诉民约婚后期，民言贫无赀以办，故违约。质问其费几何，出私钱予之。吏捕盗人衣者，盗叩头曰："平生不为过，迫饥寒而至于此。"质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馆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铨。擢天章阁待制，出知陕州，卒。

质家世富贵，兄弟习为骄侈，而质克己好善，自奉简素如寒士，不喜畜财，至不能自给。初，旦为中书舍人，家贫，与昆弟贷人息钱，违期，以所乘马偿之。质阅书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风，尔曹当毋忘也。"范仲淹贬饶州，治朋党方急，质独载酒往饯。或以诮质，质曰："范公贤者，得为之党，幸矣。"世以此益贤之。

杨昭俭，字仲宝，京兆长安人。曾祖嗣复，唐门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书。祖授，唐刑部尚书。父景，梁左谏议大夫。

昭俭少敏俊，后唐长兴中，登进士第。解褐成德军节度推官。历镇、魏掌书记，拜左拾遗、直史馆，与中书舍人张昭远等同修《明宗实录》。书成，迁殿中侍御史。

天福初，改礼部员外郎。晋祖命宰相冯道为契丹册礼使，以昭俭为介，授职方员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诰。不逾月三拜命，时人荣之。又为荆南高从诲生辰国信使，赐金紫。使回，拜中书舍人，又为翰林学士。

时骄将张彦泽镇泾原，暴杀从事张式，朝廷不加罪。昭俭与刑部郎中李涛、谏议大夫郑受益抗疏论列，请置之法。疏奏不报。会有诏令朝臣转对，或有封事，亦许以不时条奏。昭俭复上疏曰："天子君临四海，日有万机，懋建诤臣，弥缝其阙。今则谏臣虽设，言路不通，药石之论不达于圣聪，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台纪纲之府，弹纠之司，衔冤者固当昭雪，为蠹者难免放流。陛下临御以来，宽仁太甚，徒置两司，殆如虚器。遂令节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诉冤于丹阙，反执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愿回睿断，诛彦泽以谢军吏。"由是权臣忌之。会请告洛阳，不赴晋祖丧，为有司所纠，停官。

未几，起为河南少尹，改秘书少监，寻复中书舍人。时河决数郡，大发丁夫，以本部帅董其役，既而塞之。晋少主喜，诏立碑记其事。昭俭表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摛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赏之，卒罢其事。周世宗爱其才，复召入翰林为学士。岁余，改御史中丞，多振举台宪故事。未几，以鞫狱之失，与知杂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并出为武胜军节度行军司马。

开宝二年，入为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书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礼部尚书。太平兴国二年，卒，年七十六。

昭俭美风仪，善谈名理，事晋有直声。然利口喜讥訾，执政大臣惧其构谤，多曲徇其意。

鱼崇谅，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阳人，后徙于陕。崇谅初名崇远，后避汉祖讳改之。幼能属文，弱冠，相州刺史辟为从事。会魏帅杨师厚卒，建相州为昭德军，分魏郡州县之半以隶之。魏人不便，裨校张彦及帐下，囚节度使贺德伦归款庄宗，崇谅奔归陕。

明宗即位，秦王从荣表为记室。从荣诛，坐除籍，流庆州。清泰初，移华州。俄以从荣许归葬，放还陕。三年，起为陕州司马。仕晋，历殿中侍御史，凤翔李俨表为观察支使。奉方物入贡，宰相荐为屯田员外郎、知制诰。开运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张砺荐为翰林学士。契丹主北归，留崇谅京师。

汉祖之入，尽索崇谅所受契丹诏敕，焚于朝堂，复令知制诰。俄拜翰林学士，就加中书舍人。隐帝即位，崇谅以母老求就养，除保义军节度副使，领台州刺史，食郡奉。会举师讨三叛，节度使白文珂在军前，崇谅知后事。凡供军储、备调发，皆促期而办，近镇赖之。崇谅亲属尽在凤翔城中，逾年城破，李谷为转运使，庇护崇谅家数十口，皆无恙。崇谅请告，自岐迎居于陕。未几，王仁裕罢内职，朝议请召崇谅为学士。

周祖践祚，书诏繁委，皆崇谅为之。广顺初，加工部侍郎，充职。会兖州慕容彦超加封邑，彦超已怀反侧，遣崇谅充使赐官告，仍慰抚之。时多进策人，命崇谅就枢密院引试，考定升降。

崇谅以母老思乡里，求解官归养。诏给长告，赐其母衣服、缯帛、茶药、缗钱，假满百日，令本州月给钱三万，米面十五斛。俄拜礼部侍郎，复为学士。诏令侍母归阙，崇谅再表以母老病乞终养，优诏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谅尚未至，陶谷乘间言曰："鱼崇谅逗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崇谅又表陈母病，诏许归陕州就养。讫太祖朝不起。

太宗即位，诏授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致仕。岁余卒。

张澹，字成文，其先南阳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学，有才藻。晋开运初，登进士第。宰相桑维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书郎，直昭文馆，再迁秘书郎，充盐铁推官，历左拾遗、礼部员外郎，并充史馆修撰。出为洛阳令，秩满，授吏部员外，复充史馆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员外郎、知制诰。

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会秘书郎张去华上书自荐有文艺，愿与澹及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殿中侍御史师颂并试，核定优劣。太祖令并试于讲武殿，澹所对不应策问，责授左司员外郎。未几，通判泰州兼海陵盐监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复拜祠部郎中。

开宝初，就转仓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复知制诰。六年，会李昉责授，卢多逊使江南，内署阙学士，太祖令澹权直学士院。七年长春节，摄殿中监，进酒，命赐金紫。六月，权点检三司事。不逾旬，疽发背卒，年五十六。太祖闻其无子，甚愍之，命中使护葬于洛阳。

澹美风仪，善谈论，历官厘务，所至皆治。初与词臣校艺，黜居郎署，颇怏怏。晚年附会卢多逊，方再获进用。

淳化中，太宗论及文士，曰：“澹典书命而试以策，非其所长，此盖陶谷、高锡党、张去华以沮澹尔。若使谷辈出其不意而遽试之，岂有不失律者邪？”

高锡，字天福，河中虞乡人。家世业儒，幼颖悟，能属文。汉乾祐中，举进士。王晏镇徐州，辟掌书记；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狱失实夺官，迁置泾州，会赦得归。周显德初，刘崇入寇，宰相请选将拒之。世宗锐意亲征，破崇高平，诛败将樊爱能等，由是政无大小悉亲决之，不复责成有司。锡徒步诣招谏匦上书，请择贤任官，分治众职，疏奏不报。世宗尝令翰林学士及两省官分撰俳优词，付教坊肄习，以奉游宴。锡复上疏谏。后为蔡州防御推官。

宋初，弃官归京师，诣匦上疏，请禁兵器，疏入不报。建隆五年，又以书干宰相范质，质奏用为著作佐郎。明年春，迁监察御史。秋，拜左拾遗、知制诰，加屯田员外郎。

乾德初，赐绯。太宗尹京，石熙载在幕中，锡弟铣应进士举，干熙载，望首荐。铣辞艺浅薄，熙载不许，锡深衔之，数于帝前言熙载裨赞无状。帝具以语太宗，且曰：“当为汝择人代之。”太宗曰：“熙载勤于乃职，闻高锡尝求荐其弟，熙载拒之，虑为锡所构。”帝大悟，虽怒之，未有以发。会使青州，私受节帅郭崇赂遗；又尝致书澧州刺史为僧求紫衣，为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实，责贬莱州司马。遇赦，改均州别驾，移陈州。太平兴国八年，卒。

兄子冕。冕字子庄，周显德中，诣阙上书，称旨，擢为谏议大夫。宰相范质以为超擢太过，诏特授将仕郎，守右补阙，赐赉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员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赠右谏议大夫，录其子垂休为固始主簿。

论曰：自唐以来，翰林直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训辞，颂宣功德，箴谏阙失，不专为文墨之职也。宋兴，亦采词藻以备斯选，若谷之才隽，著之敏达，澹之治迹，锡之策虑，冕之敦质，咸有可观。然豫成禅代之诏，见薄时君，终身不获大用。及夫险诐忌前，酣鴳少检，附势希荣，构谗谋己，皆无取焉。蒙博洽长厚，继窦仪裁定仪制，惜乎南郊之议，请去太祖以宣祖配天，为识者所非。昭俭抗论跋扈，志除骄将，而多言历诋，自取恶名，抑好讦为直者与？崇谅奉亲笃至，反罹间毁，终身归养，而不复起，后蒙旌贲之典，则为善者耸动矣。祐以百口明符彦卿无他志，且言以猜忌杀无辜者享国不长，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卢多逊

之倾赵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后，宜乎子旦为宋元臣焉。

列传第二十九

○颜衎 剧可久 赵逢 苏晓 高防 冯瓒 边翊 王明 许仲宣 杨克让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枢

颜衎，字祖德，兖州曲阜人。自言兖国公四十五世孙。少苦学，治《左氏春秋》。梁龙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闻。再调临济令。临济多淫祠，有针姑庙者，里人奉之尤笃。衎至，即焚其庙。

后唐天成中，为邹平令。符习初镇天平，习，武臣之廉慎者，以书告属邑毋聚敛为献贺。衎未领书，以故规行之，寻为吏所讼。习遽召衎笞之，幕客军吏咸以为辱及正人，习甚悔焉，即表为观察推官，且塞前事。长兴初，召拜太常博士，习力奏留之。习致仕，衎东归养亲。

未几，房知温镇青州，复辟置幕下。知温险愎，厚敛多不法，衎每极言之，不避其患。晋祖入洛，知温恃兵力偃蹇，衎劝其入贡。知温以善终，衎之力也。知温诸子不慧，衎劝令以家财十万余上进。晋祖嘉之，归功于衎。知温子彦儒授沂州刺史，衎拜殿中侍御史。

俄迁都官员外郎，充东都留守判官，改河阳三城节度副使、检校左庶子，知州事。居半岁，得家问，父在青州有风痺疾，衎不奏弃官去侍疾，不复有仕宦意。岁余，父疾不能起，衎亲自掬矢，未尝少倦。晋祖闻之，召为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连使促召至阙，辞曰："臣无他才术，未知何人误有闻达。望放臣还，遂其私养。"晋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荐也。"俄废枢密院，以本官奉朝请。逾年，上表请还侍养，授青州行营司马。丁父忧，哀毁甚。俄召为驾部郎中、盐铁判官。以母老恳辞，有诏止守本官。

未几，复出为天平军节度副使。开运末，授左谏议大夫，权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丧乱之后，朝纲不振，衎执宪颇有风采。尝上言："才除御史者，旋授外藩宾佐，复有以私故细事求假外拜，州郡无参谒之仪，出入失风宪之体，渐恐四方得以轻易，百辟无所准绳。请自今藩镇幕僚，勿得任台官；虽亲王、宰相出镇，亦不得奏充宾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余不令厘杂务。"诏惟辟召入幕如故，余从其请。复抗表求侍养，改户部侍郎。衎又坚乞罢免，诏书褒许，即与其母东归。

汉乾祐末，丁忧。服除，诏郓州高行周津遣赴阙，衎辞以足疾，不

至。周广顺初，起为尚书右丞，俄充端明殿学士。太祖征兖州，驻城下，遣衎往曲阜祠文宣王庙。城平，以衎权知州事。归朝，权知开封。

时王峻持权，衎与陈观俱为峻所引用。会峻败，观左迁，衎罢职，守兵部侍郎。显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书，致仕还乡里，台阁缙绅祖饯都门外，冠盖相望，时人荣之。建隆三年春，卒于家，年七十四。

衎守章句，无文藻，然谅直孝悌，为时所推。

剧可久，字尚贤，涿州范阳人。沉毅方正，明律令。与冯道、赵凤为友。后唐同光初，凤荐于朝，补徐州司法，以干职闻。召为大理评事，赐绯。逾年，迁大理正，坐误治狱责授登州司户。遇赦，召为著作郎。仕晋，历殿中少监、太子右谕德、大理少卿，赐金紫。晋祖崩，可久方在病告，有司纠以不赴国哀，坐免。未几复官，迁大理卿。

周广顺初，改太仆卿，复为大理卿。会郑州民李思美妻诣御史台诉夫私鬻盐，罪不至死，判官杨瑛置以大辟。有司摄治瑛，瑛具伏。可久断瑛失入，减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杀瑛，召可久谓之曰："死者不可复生，瑛枉杀人，其可恕耶？"可久执议益坚，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仆卿，分司西京。显德三年，所举官犯脏，可久坐停任。明年，复起为右庶子。

世宗以刑书深古、条目繁细，难于检讨。又前后敕格重互，亦难详审，于是中书门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衔勒，救弊之斧斤，有国家者不可一日而废也。虽尧、舜之世，亦不能舍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删定律令，有以见明罚敕法之意也。窃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及国朝制敕等。律令则文辞古质，或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或有所疑误。将救舞文之弊，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议，望准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杂事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职方郎中邓守中、仓部郎中王莹、司封员外郎贾玭、太常博士赵砺、国子博士李光赞、大理正苏晓、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编集新格，勒成部秩。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削；其有矛盾相违、轻重失宜者，尽从改正，无或拘牵。候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从之。自是湜等于都省集议删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书成，凡三十卷，目曰

《刑统》。宰相请颁天下，与律、疏、令、式并行。可久复拜大理卿。建隆三年，告老，改光禄卿致仕。卒，年七十七。

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称。

赵逢，字常夫，妫州怀戎人。性刚直，有吏干。父崇事刘守光为牙校。后唐天佑中，庄宗遣周德威平幽州，因诛崇。逢尚幼，德威录为部曲，令与诸子同就学。及德威战没胡柳陂，逢乃游学河朔间。久之西游，客凤翔李从□门下。从□卒，侯益领节制，逢又依之。汉乾佑中，益入为开封尹，表逢为巡官，逢不乐，乃求举进士。是岁，礼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司徒翊典贡举，擢登甲科。解褐授秘书郎、直史馆。周广顺中，历左拾遗、右补阙，皆兼史职。世宗嗣位，迁礼部员外郎、史馆修撰。显德四年，改膳部员外郎、知制诰。逾年，转水部郎中，仍掌诰命，恭帝即位，赐金紫。

宋初，拜中书舍人。太祖征泽、潞，逢从行。次河内，闻李筠拥兵入寇，又虑太行艰险，乃妄言坠马伤足，留于怀州。驾还京，有密旨除拜，逢当草制，又称疾不入。太祖谓宰相曰："此人得非规避行役者耶？"对曰："诚如圣言。"遂贬房州司户。会恩，量移汝州司马。

乾德初，召赴阙，授都官郎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二年，改判昭文馆。未几，充枢密直学士，加左谏议大夫。蜀平，出知阆州。时部内盗贼攻州城，逢防御有功。贼既平，诛灭者仅千家。妻朱氏病死京师，诏给葬事。代还，迁给事中，充职。六年，权知贡举。

太祖征太原，以逢为随军转运使，铸印赐之。会发诸道丁壮数十万，筑堤壅汾水灌晋阳城。逢白太祖乞效用，即命督其版筑。时方盛暑，逢于烈日中亲课力役，因而遘疾，舆归京师。开宝八年，卒。

逢扬历清近，所至有声，然伤惨酷，又言多诋讦，故缙绅目之为"铁橛"。大中祥符三年，特诏录其子极为三班借职。

苏晓，字表东，京兆武功人。父瓒，仕后唐，历秘书少监。长兴初，晓辟邓州从事。汉祖镇太原，表为观察支使。周广顺初，由华州支使入为大理正。以谳狱有功，迁少卿。显德中，历屯田郎中。

宋初，诏与窦仪、奚屿、张希让等同详定《刑统》为三十卷及《编敕》四卷。建隆四年，权大理少卿事，迁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

入百余万缗。开宝三年，迁司勋郎中，改西川转运使，仍掌京城市征。

先是，朝廷遣供备库使李守信市木秦、陇间，守信盗官钱巨万，既受代，为部下所发，守信至中牟，自刭于传舍。太祖命晓案之，逮捕甚众。右拾遗、通判秦州马适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尝用木为筏以遗适，晓得守信所送书以进，太祖将舍之，晓上章固请置于法，仍籍其家。余所连及者，多至破产，尽得所隐没官钱。擢拜晓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赐金紫，迁左谏议大夫。七年，监在京商税。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

晓深文少恩，当时号为酷吏。及卒，无子，有一女甚钟爱，亦先晓卒，人以为深刻所致。

高防，字修己，并州寿阳人。性沉厚，守礼法。累世将家。父从庆，戍天井关，与梁军战死。防年十六，护柩以归。事母孝，好学，善为诗。初，张从恩为北京副留守，奏摄太原府仓曹掾。从恩移澶州防御使，表为判官。有亲校段洪进盗官木造器，市取其直。从恩闻之怒，将杀之。洪进惧，思缓其罪，绐曰："判官使为之。"从恩召防诘之，防即引伏，洪进得免。从恩遗防钱十千、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终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骑追及，防不得已而还，宾主如初。又居帐下岁余，稍稍有言防自诬以活人，从恩益加礼重。从恩入为枢密副使，防授国子监丞。从恩留守西洛，又为推官。召拜殿中丞，充盐铁推官。以母忧去官，服除，随从恩历郓、晋、潞三镇判官。契丹入汴，晋主北行。从恩欲归款契丹，召拜计议，防为陈逆顺，请固守臣节。为左右所摇，从恩不用其言，遂归契丹。既行，命副使赵行迁知留后，从恩所亲王守恩为巡检，与防同领郡事。防与守恩谋诛行迁，以城归汉祖。汉祖召防赴太原，加检校金部郎中。

乾祐初，授屯田员外郎，改浚仪令。时杨邠用事，与防有隙，未几，免职。居数月，梦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门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当为主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为刑部员外郎，吏赍印至，一如梦中所睹。改开封令，迁本府少尹，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杀妻，妻族受赂，伪言风狂病喑。吏引律不加考掠，具狱上请覆。防云："其人风不能言，无医验状，以何为证？且禁系逾旬，亦当须索饮食。愿再劾，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置于法。

世宗尹京，判官崔颂忤旨，简求僚佐，宰相首以防荐。周祖曰："朕方欲用之。"乃以防代颂。世宗即位，拜左谏议大夫，赐金紫、鞍勒马。

显德二年，迁给事中。从征淮南，初下泰州，即命防权知州事兼判海陵监事。会吴师至，乃迁州民入牙城，分兵固守，以俟外援。俄而扬帅韩令坤驰骑召防，吴军复至广陵，防与令坤败之。诏书嘉奖。三年，改左散骑常侍。其秋，召归阙。复历知蔡、宋二州。再从世宗南征，判行泗州，及城降，命防知州事，复知蔡州。五年，迁户部侍郎。世宗谋取蜀，以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屡发刍粮赴凤州，为征讨之备。

太祖还自陈桥，防所居为里民所略，诏赐绫绢、衣服、衾裯、鞍马。及征李筠，防又为潞州东北路计度转运使。泽、潞平，拜尚书左丞，赐银器、彩帛、鞍勒马。

建隆二年，出知秦州，州与夏人杂处，罔知教养，防齐之以刑，旧俗稍革。州西北夕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议建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岁获木万章。夏部尚波千等率诸族千余人，涉渭夺木筏，杀役兵。防出与战，俘四十七人以献。太祖虑扰边郡，诏谕酋帅，赐所获之俘锦袍、银带以遣之，遂罢采木之役，命吴廷祚为节度以代防。归为枢密直学士，复出知凤翔。乾德元年卒，年五十九。太祖甚悼惜，赐其子太府寺丞延绪诏曰："尔父有干蛊之才，怀匪躬之节，朕所毗倚。遽兹沦亡，闻之鋋伤，不能自己。矧素尚清白，谅无余资，殡殓所须，特宜优恤。今遣供奉官陈彦珣部署归葬西洛，凡所费用，并从官给。"

冯瓒，字礼臣，齐州历城人。性便佞，任数，务巧进。父知兆，后唐司农卿。瓒以荫补，解褐授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出为诸城令。岁满，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汉初，改监察御史。周广顺元年，迁殿中侍御史。河阳判官宋仁范与洛阳嫠妇交讼，诏瓒劾之。狱成，大理断以官当徒，追两官告身，刑部员外郎张处素覆核无异，奏行。仁范诣阙诉其事，诏还一官，瓒洎处素俱坐降一阶。显德初，迁刑部员外郎，充三司判官。岁余，改祠部郎中，充集贤院直学士。

宋初，转兵部郎中，加金紫阶。瓒风神俊爽，善谈论，有吏材，太祖甚宠之，擢拜左谏议大夫，出知舒州。境内有菰蒲鱼鳖之饶，居民采以自给，防御使司超尽征之，瓒奏夺民利，请蠲除，从之。建隆四年春，徙知庐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枢密直学士。

时剑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为盗，命瓒知梓州。无何，蜀军校上官进率亡命三千余人，掠民数万，夜攻州城。瓒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梃相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旦自溃矣。"城中止

有云骑兵三百，令分守城门。瓒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悉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诱其余党千余人，并释其罪，境内获安。

初，太祖欲任用瓒，常与赵普言瓒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诣蜀平冠，潜令所亲信从其行，密察其过，即亡入京师击登闻鼓，讼瓒及监军绫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楫受赇为奸事。急召归阙，亲问之，词理屡屈，乃属吏。既而普遣人至潼关，阅其囊装，得金带珍玩之物，皆封题将以赂刘枿，枿方在太宗幕府。瓒具伏，普言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乃削去名籍。瓒流登州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枿免所居官。李楫者，尝与王德裔佐王饶幕，太祖纳孝明皇后，因识之。德裔轻率而楫谨厚，太祖薄德裔而厚楫，至是，楫特免配流。未几，复为御史。

瓒在海上凡十年不得召，开宝末，遇赦放还。太宗即位，授左赞善大夫。太平兴国元年冬，与礼部员外郎贾黄中、左补阙程能分掌左藏三库。先是，货泉与金帛通。至是，以帑藏充溢，乃命分之。二年，复赐金紫。明年，判大理寺，改度支判官，迁秘书少监，充职。四年，上亲征太原，以瓒为随驾三司判官。凯旋，改大理卿兼判秘书省。以足疾求解，优诏免朝请，令于本司视事。瓒抗章请退，除给事中致仕，复旧勋阶。五年，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边珝，字待价，华州郑人也。曾祖颉，石圖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珝，晋天福六年，举进士，解褐秘书省校书郎、直洪文馆。汉乾佑初，为右拾遗，加朝散大夫。泽州饥，奉诏视民田。周广顺元年，迁右补阙。三年，转起居舍人。显德二年，改库部员外郎。丁外艰，服阕，授职方员外郎，知通州。珝课鬻盐于狼山，岁增万余石。

宋初，诣卫州视秋稼及掌京仓。建隆二年，兄玕自河南令入为吏部员外郎，复以珝为洛阳令。兄弟迭尹赤邑，时人荣之。乾德初，召为仓部郎中。蜀平，命珝知三泉县。开宝初，迁职方郎中，监京兆曲务，又掌永安军榷货，奏徙务扬州。有富民诉广陵尉谢图杀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狱未具，州以状闻。诏珝案鞫，尽得其实。乃富民以私憾诬告尉，即反坐之。就命权知州事，仍兼榷货务。罢郡，又兼掌酒税盐矾务。未几，丁母忧，起复，知州事。会征江表，兼领淮南转运使。金陵平，知江北诸州转运事。

太宗即位，迁吏部郎中。召还，赐金紫，充广南转运使。初至，桂

州守张颂卒。颂，潍州人，藁葬城外。旧制不许以族行，仆人乃分匿其家财，翊召官吏悉追取之，部送其柩归潍州。又属郡守与护军有忿隙者，但奏令易地，不致之于罪衅。太平兴国五年，代归。拜右谏议大夫，领吏部选事。七年，移知开封府。明年夏，卒，年六十三。

翊精力有吏材，帝方欲倚用，及闻其卒，叹惜数四，赙其家绢四百匹，钱二十万。翊一子早卒，以其从子俊为尉氏主簿。兄玕至金部郎中，弟玢右赞善大夫，从子仿至殿中丞，倚为比部员外郎。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晋天福中，举进士不第。骁骑将药元福为原州刺史，辟为从事。冯晖节制灵武，表为观察巡官。周广顺初，元福领陈州防御使，奏署判官。会刘崇寇晋州，命元福将兵援之，事多咨于明。

先是，州县吏部送丁壮饷粮，一夕，夫尽遁去。元福怒，尽驱官吏出军门，将就戮。明驰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军储无阙，丁夫数万人，文吏懦不能制，斩之何益，不如宽以待之。贼败凯旋，公无专杀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尽免其死。既而崇众宵遁，即命元福为建雄军节度留镇，因奏署明为书记，赐绯鱼。

显德初，元福移镇陕，恃功多骄恣，明以直道规之，忤其左右，多毁明于元福，元福亦稍疏之。明以父病求归省，元福数召明，明因谢绝之。诣阙上书，求任州县，历清平、郾城二县令。

宋初，荆南高继冲入觐，授彭门节钺，以明为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乾德初，召公卿近臣各举清白有吏干者一人，给事中马士元以明塞诏，召为左拾遗。蜀平，选知荣州，代归，迁右补阙。会用兵于岭南，选为荆湖转运使。开宝三年，大举南征，以明为随军转运使。山路险绝，舟车不通，但以丁壮数万人转递，供亿不阙。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书，守其仓库。既而贺州未下，明入与主帅计曰："当急取之，恐援兵至，则我师胜负未可知。"诸将颇犹豫。明乃擐甲胄，率所部护送辎重卒百人，拥丁夫数千，畚锸皆作，堙其堑，直抵城门。城中惧，开门纳款，遂据有之。因抵广州，贼众十余万拒战。是夕，大风发屋折木，众乃惊惧。明与都部署潘美等谋，命丁夫数千人，人持二炬，间道先捣贼垒，大军蓐食，阵以待之。俄而万炬皆发，焚其栅。贼惊，果来犯，大军因迎击之，贼大败，斩首数万，刘鋹以城降。广州平，为本道转运使。太祖嘉其功，擢授秘书少监，领韶州刺史，充转运使。俄以潘美、尹崇珂为岭南转运使，以明为副使。明遍历部内，视民疾苦，旧无名科

敛，悉条奏除之，岭表遂安。

七年，代归，帝召见劳问，赐袭衣、金带、鞍勒马。是岁，将用师南唐，以明为黄州刺史，帝密授成算。明既视事，即完葺城垒，训练士卒，众莫解其意。俄而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即以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击鄂州军于江南，斩首三百级。又破万余人于武昌，杀江南军七百人，拔樊山砦。破江州军，斩首三千级。又破江南军三百人于江中，获船十余艘。又击败湖口军万余众，夺战舰五百艘。

时南唐将朱令赟自上江领众十五万，连大舰沿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抵金陵为援。明率所部舟师屯独树口，遣其子驰奏，请添造战舰三百艘以袭令赟。帝曰："非应急策也，令赟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人谕明，令树长木于洲浦间，若帆樯之状。令赟望见之，果疑大军袭其后，逗挠不敢进。明移檄诸军，相为掎角，因督兵棹袭之。至小孤山，与诸军合势，大破之，擒令赟，众赴水死者十五六。金陵平，诏明安抚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即位，兼领江南诸路转运使。召为右谏议大夫，充三司副使。

太平兴国七年，与侯陟同判三司事。八年，召分三司，各命使领之，改左谏议大夫，为盐铁使，迁给事中。雍熙四年，改光州刺史，出知并州。端拱元年，代还。表求换秩，改礼部侍郎。会契丹扰边，诏以明知真定府。契丹遁去。淳化初，诏归阙，知京朝官差遣事。二年，卒，年七十三。

子挺、扶，并进士及第。历台省，累为转运使，皆知名。挺至殿中侍御史，扶尝直集贤院，至工部员外郎。景德中，录幼子掞为光禄寺主簿。大中祥符八年，又录其孙师颜为三班借职，掞至殿中丞。

许仲宣，字希粲，青州人。汉乾佑中，登进士第，时年十八。周显德初，解褐授济阴主簿，考功员外郎张乂荐为淄州团练判官。宋初赴调，引对便殿。仲宣气貌雄伟，太祖悦之。擢授太子中允，受诏知北海军。仲宣度其山川形势、地理广袤可以为州郡，因画图上之，遂升为潍州。

初，议建牧马监，令仲宣行视诸州，颇得善地。从征并门，掌给纳，四十余州资粮悉能集事。帝益知其强干。开宝四年，知荆南转运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随军转运事，兵数十万，供馈无阙。南唐平，以漕挽功拜刑部郎中。中谢日，召升殿奖谕，赐绯。九年，诏知永兴军

府事。

太宗嗣位，迁兵部郎中，驿召赴阙，赐金紫。授西川转运使，属西南夷寇钞边境，仲宣亲至大度河，谕以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率服。会言事者云，江表用兵时，仲宣干没官钱，召还，令御史台尽索财计簿钩校，凡数年而毕，无有欺隐。

改广南转运使，会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将孙全兴等失律，仲宣因奏罢其兵。不待报，即以兵分屯诸州。开库赏赐，草檄书以谕交州。交州即送款内附，遣使修贡。仲宣复上章待罪，帝嘉之。

太平兴国六年冬，南郊毕，迁吏部郎中。八年，与膳部郎中、知杂滕中正，兵部郎中刘保勋，刑部郎中辛仲甫皆以久次郎署，擢升谏垣，仲宣为左谏议大夫。未几，召还，以本官权度支。雍熙四年，出知广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迁给事中。淳化元年，卒，年六十一。

仲宣性宽恕，倜傥不检，有心计。初，为济阴主簿时，令与簿分掌县印。令畜嬖妾，与其室争宠，令弗能禁。嬖欲陷其主，窃取其印藏之，封识如故，以授仲宣。翌日署事，发匣，则无其印，因逮捕县吏数辈及令、簿家人，下狱鞫问，果得之于令舍灶突中。令闻之，仓皇失措，仲宣处之晏然，人服其量。尝从征江南，都部署曹彬令取陶器数万，给士卒为灯具。仲宣已预料置，奉之如其数。其才干类此。

子待用至国子博士，待问再举及第，至殿中丞，待旦至比部员外郎。待用子巨源，亦登进士第。

杨克让，字庆孙，同州冯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晋末，举进士不第，州将刘继勋辟为户曹掾。汉乾佑中，本府节度张彦成表授掌书记。

周广顺初，彦成移镇安阳、穰下，克让以旧职从行。彦成入为执金吾，病笃，奏称其材可用。克让以彦成死未葬，不忍就禄，退居别墅，俟张氏子外除。时论称之。历镇宁军掌书记。显德二年，调授凤翔府司录参军，加兼监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归养。未几，改延州观察推官，与通判宋琪并为节度使赵赞所礼。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连以家难去职。

太祖素知其名，会赞入觐，复称其才，即起为左补阙，掌蕲口榷货务。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愿毕襄事，特赐缗钱，许葬毕赴任。开宝三年，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蜀民怀其善政，玺书褒美。代归阙下，疏民利病十事，称旨。太祖召升殿，赐坐劳问，面赐金紫。将大用，为侯陟所沮，事见陟传。

征南唐，命克让知升州行府。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陆计度转运使事，加兵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会钱俶、陈洪进来归疆土，以克让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泉州民啸聚为盗，克让在福州，即率其屯兵至泉州，与王明、王文宝共讨平之。四年，徙知广州，俄兼转运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

克让少好学，手写经籍，盈于箧笥。多收图画墨迹。历官廉谨干局，所至有声。每视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断决如流，无有凝滞，当时称为能吏。

子希闵字无间。生而失明，令诸弟读经史，一历耳辄不能忘。属文善缄尺，赵普守西洛，府中笺疏，皆希闵所为。将奏署本府掾，固辞不受，普优加给赡。张齐贤、李沆、薛惟吉、张茂宗继领府事，皆优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华，日严，日休，皆登进士第。日华都官员外郎，日严职方员外郎，日休殿中丞。希闵弟希甫，淳化三年进士，至屯田员外郎。从子日宣，亦登进士第。

段思恭，泽州晋城人。曾祖约，定州司户。祖昶，神山令。父希尧，晋祖镇太原，辟为从事，与桑维翰同幕府。晋有天下，希尧累历清显。思恭以门荫奏署镇国军节度使官。天福中，希尧任棣州刺史兼权盐矾制置使。思恭解官侍养，奉章入贡，改国子四门博士，赐绯。开运初，出为华、商等州观察支使。刘继勋节制同州，辟为掌书记。继勋入朝，会契丹入汴，军士喧噪，请立思恭为州帅，思恭谕以祸福，拒而弗从，乃止。

汉祖建国，授左补阙。隐帝时，蝗，诏遍祈山川。思恭上言："赦过宥罪，议狱缓刑，苟狱讼平允，则灾害不生。望令诸州速决重刑，无致淹滥，必召和气。"从之。历度支、驾部。周显德中，定滨州田赋，世宗嘉之，赐金紫。丁外艰，服阕，拜左司员外郎。

建隆二年，除开封令，迁金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判眉州。时亡命集众，攻逼州城，刺史赵廷进惧不能敌，将奔嘉州，思恭止之，因

率屯兵与贼战彭山。军人皆观望无斗志，思恭募军士先登者厚赏，于是诸军贾勇，大败贼，思恭矫诏以上供钱帛给之。后度支请按其罪，太祖怜其果干，不许，令知州事。丁母忧，起复，俄召为考功郎中，知泗州。

会冯继业自灵州举宗来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语之曰："冯继业言灵州非卫、霍名将镇抚之不可，汝其往哉！"思恭曰："臣奉诏而往，必能治之。"帝壮之，赐窄衣、金带、钱二百万，仍以途涉诸部，令别赍金帛以遗之。思恭下车，矫继业之失，绥抚夷落，访求民病，悉条奏免之。俄而回鹘入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思恭遣吏市硇砂，吏争直，与之竞。思恭释吏，械其使，数日贯之。使还酝其主，复遣使赍牒诣灵州问故，思恭理屈不报。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

久之，迁右谏议大夫、知扬州。朝廷方经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检。每出巡，委州事于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钲自随。驿书自京师来者，令赍至其所，事多稽滞。因与通判李岩相告讦，诏以属吏。思恭辞不直，责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即位，迁将作监、知秦州。坐擅借官库银造器，又妄以贡奉为名，贱市狨毛虎皮为马饰，为通判王廷范所发，降授少府少监、知邢州。太平兴国六年，迁少府监雍熙元年，南郊毕，表乞复旧官，再为右谏议大夫。二年，知寿州。端拱初，迁给事中，寻知陕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

思恭以门资历显官，不知书，无学术；然践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绩。子惟一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从子惟几，第进士，仕至兵部员外郎。

侯陟，淄州长山人。汉末，举明经。周广顺初，试校书郎，为西州回鹘国信使判官，还补雷泽主簿。司门员外郎姚恕凡四荐陟，为襄城令、汝州防御判官、濮阳襄邑令。建隆初，为冤句令，以清干闻。二年，擢为左拾遗，仍知县事。节度袁彦颇为不法，陟抗章言之，彦上表谢，自陈无罪，太祖亦不穷治。四年，令兼领本县屯兵，俄改淮南转运使，赐绯衣、黑银带，迁右补阙。乾德三年，就改侍御史。明年，入为左司员外郎、度支判官。朝议欲以本官领省事，改度支员外郎，依前充判官。开宝五年，复为左司员外郎。六年，权判吏部铨，俄赐金紫。十二月，诏与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等同知贡举，未锁宿，出知扬州。会出师收金陵，陟以所部败南唐军千人于宣化城。俄为部下所讼，追赴阙，陟度理穷，乃求哀卢多逊，多逊素与陟善，为其画计。时江表未拔，太祖厌兵，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陟适从扬

州来，知金陵危甚，多逊令上急变求见。陟时被病，令掖入，即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班师，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愿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遂寝前议，并赦陟罪，复知吏部选事。

太平兴国初，迁户部郎中。俄而选人有妄冒，事发，词涉于陟。南曹雷德骧将奏劾之，陟造便殿自首，出为河北转运使。征太原，为太原东路转运使。驾还，次镇州，命先还上都供顿军需。以功迁左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事。五年，同知贡举。开宝末，赵普在中书，陟尝上疏言其短。至是，普再入相，陟颇忧恚。六年，南郊毕，加给事中。七年，三司使王仁赡左降，以陟与王明同判三司。八年，卒，赠工部尚书。

陟有吏干，性狡狯，好进，善事权贵，巧中伤人。太祖尝召刑部郎中杨克让，命坐与语，且谕以将大用。陟素忌克让，侦知之。因奏事，上问识杨克让否，陟曰："臣与克让甚善，知其人才识，朝廷佳士也。近闻其自言上许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饮器以自奉，臣颇怪之。"上怒，亟令克让出典郡。其险诐如此。

李符，字德昌，大名内黄人。汉乾祐中，郭从义讨赵思绾于京兆，辟符在幕府，表为京兆府户曹掾。历郿县主簿、保义军节度推官。丁内艰，服除，调汝州防御判官，权知州事。右庶子杨恪荐为大理正。乾德中，知归州转运司制置。

归朝，以京西诸州钱帛不登，选知京西南面转运事。奏便宜百余条，凡四十八事，命著为令，赐绯鱼。因奏对称旨，迁起居郎。后荆湖转运许仲宣随军讨南唐，诏符赴荆湖调发刍粮，符领船数千艘顺流而下。事毕，赐金紫。符又建议凿横江河以通漕运，发和州三县丁壮给其役。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郊。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不从。礼毕还京，改比部员外郎、判刑部。

太平兴国初，迁驾部，转祠部郎中，知广州兼转运使。二年，符图海外诸城及岭外花木各一以献。在任有善政，民为立生祠。五年，召为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兼大理寺理。三司副使范旻得罪，以符代之。赐白金三千两。车驾幸大名，领行在三司。未几，坐与官属竞课最，罢职守本官。

七年春，开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开封府。廷美事发，太宗令归第省过。赵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变，宜迁远郡，以绝人望。"遂有房陵之贬。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当，贬宁国军行军司马。卢多逊贬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愿徙多逊处之。"普不答。先是，太宗尹京，符因宋琪荐弭德超事藩邸。符贬，德超为枢密副使，屡称其冤。会德超以事贬，帝恶其朋党，徙符岭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岁余卒，年五十九。

符无文学，有吏干，好希人主意以求进用，终以此败。至道二年，郊祀，追复右谏议大夫。祥符五年，录其子璜试将作监主簿。

魏丕，字齐物，相州人，颇涉学问。周世宗镇澶渊，辟司法参军。有盗五人狱具，丕疑其冤，缓之。不数日，果获真盗，世宗嘉其明。慎历顿丘、冠氏、元城三县令。世宗即位，改右班殿直。自陈本以儒进，愿受本资官。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际，藉卿干事，勿固辞也。"未几，出监明灵砦军。世宗征淮甸，丕获江南谍者四人，部送行在。诏奖之，赐钱十万，迁供奉官、供备库副使。

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时杨承信帅河中，或言其反侧未安，命丕赐承信生辰礼物，阴察之。还，言其无状。太祖尝召对，语丕曰："作坊久积弊，尔为我修整之。"丕在职尽力，以久次转正使。开宝九年，领代州刺史。凡典工作十余年，讨泽潞、维扬，下荆广，收川峡，征河东，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谕旨，令修创器械，无不精办。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绣衣卤簿，亦专敕丕裁制。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太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赡议雇民车牛运法物，太祖以劳民，不悦，召丕议之。丕请扌柬本坊匠少壮者二千余，分为递铺输之，时以为便。

雍熙四年，代郝正为户部使。端拱初，迁度支使。是冬，出为黄州刺史。还朝，召对便坐，赐御书《急就章》、《朱邸集》。丕退作歌以献，因自述愿授台省之职。太宗面谕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给不若刺史之优也。"淳化初，改汝州刺史。历知凤州，改襄州。境内久旱，丕以诚祷之，一夕，雨沾足。明年，召还，屡求退居西洛，不许。

四年，表求致仕，授左武卫大将军，仍领汝州刺史。俄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诏左右街各募卒千人，优以廪给，使传呼备盗。丕以新募卒引对，遂分四营，营设五都，一如禁兵之制。

五年，改领郢州刺史。俄改领复州，迁左骁卫大将军。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

丕好歌诗，颇与士大夫游接，有时称。南唐主李煜妻卒，遣丕充吊祭使，且使观其意趣。煜邀丕登升元阁赋诗，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风动之。太宗尝赐诗，令丕与柴禹锡和焉。

董枢，真定元氏人。后唐太清中，以献书授校书郎。累历宾佐。晋天福中，为左拾遗、知枢密院表奏。周广顺初，为左补阙。世宗即位，诏常参官各奏封事，枢上平吴策。淮南平，迁浚仪令。恭帝即位，迁殿中侍御史。

太祖乾德初，迁主客员外郎。上书请伐蜀，蜀平，通判剑州。会全师雄叛，攻剑。刺史张仁谦足疾不能战，欲弃城走。枢固争，战贼败之，因招余众降。仁谦饮枢令醉，密杀降数百，诬奏枢与贼通。会中使自成都还，备言其事，太祖并召之，庭辩曲直，仁谦遂屈。下御史台鞫之，黜宋州教练使，以枢尝贡西伐计，迁比部郎中。三年，出兼桂阳监使，上书请伐广南。诏益桂阳戍卒三千，令枢统之。

开宝二年，又上方略。会刘鋹令内侍曾居实侵桂阳，枢击退之。三年，大举伐鋹，令枢率兵趋连口，克之。改兵部郎中，权知连州兼行营招抚使。岭南平，赐钱三百万。四年，移知襄州，又为河北转运使，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初，枢罢桂阳监，以左赞善大夫孔璘代之。璘通《三礼》，尝讲学于河朔。擢第，历州县。及升朝，莅桂阳，岁满，以太子洗马赵瑜代之。

瑜，赵州人。家世豪右，自言谙练边事。开宝中，命为易州通判，岁满，移桂阳。瑜至，即称疾，遂以著作郎张侃代之。侃至月余，奏瑜在任累月，得羡银数千斤，虽送官而不具数闻，计枢与璘隐没可知矣。诏下御史案之，狱具。有司计盗脏法，俱当死。太祖曰：“赵瑜非自盗，但不能发擿耳。”枢、璘并坐死，瑜决杖流海岛。擢侃为屯田员外郎。

论曰：颜衎振举风宪，不避强御。剧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闻。赵逢果断之士，而独尚严酷，处之要密之职，则非所宜。苏晓锐意深刻，乐致人罪，后嗣衰谢，厥报不诬。高防陈逆顺以耸臣节，体明慎而究疑狱，治迹清操，没而弥章。若其自诬以救人之死，古人何加焉。冯

瓒省关市之苛赋，设方略以击贼，功若可称，而巧宦任数，竟致倾败，理固然矣。边翊、王明、许仲宣、杨克让当官效用，以清干称。然仲宣宽简持重，造次不挠，盖人之难能者。王明累参戎事，预立战功，至若开谕元福，止其暴诛，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遏乱兵，击群寇，便宜从事，以著奇绩，斯亦可矣。然不能动遵规矩，速讼左降者再焉。侯陟吏才适用，患在忮刻。李符博通时务，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为口实。魏丕久典工效，以济戎用，至于平反冤盗之狱，救杨承信之诬，善尤可称。董枢论平吴伐蜀及取广南，咸克举之，且多战功，而以贪墨取败。惜哉！

列传第三十

○马令琮 杜汉徽 张廷翰 吴虔裕 蔡审廷 周广 张勋 石曦 张藏英 陆万友 解晖 李韬 王晋卿 郭廷谓 子延濬 从子延泽 赵延进 辅超

马令琮，本名令威，避周祖名改之，大名人。父全节，《五代史》有传。全节历横海、定远、昭义、彰德、定武、天雄六节度，皆署令琮为牙校，累授彰德牙内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领勤州刺史。令琮少善骑射，尝从其父平安州及与镇州安重荣战，皆有功，由是知名。晋开运二年，全节卒，令琮起复，拜隰州刺史。汉祖开国，为西京巡检使。周祖受命，改陈州刺史。征兖州，为京城四门外巡检。世宗嗣位，移随州。显德二年，入为虎捷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六年，兼领建州刺史。

太祖即位，出刺怀州。李筠叛，将亲征，召三司张美饷兵食，美言河内密迩上党，令琮日夜储蓄以俟王师。太祖善之，命授团练使。执政言令琮方供亿大军，不可移他郡，故升怀州为团练，以令琮充使，又充先锋都指挥使。泽、潞平，为昭义兵马钤辖。逾年被疾，诏许归郡。乾德元年，卒，年三十九。太祖甚怜之，录其子延恩为殿直。

杜汉徽，京兆长安人。父阿孙，为太原威胜军使。汉徽有膂力，善骑射，年十七，仕后唐武皇为厅直队长。天成中，累迁护圣军使。晋天福六年，与慕容邺等讨安州李金全，生禽指挥使孙厚，以功迁兴顺指挥使。八年，从征镇州安重荣，改护圣指挥使，赠阿孙为左赞善大夫。开运二年，以所部戍深州，破契丹于乐寿，杀获甚众。汉初，从高行周讨杜重威于邺，屡为流矢所中，身被重创，犹力战，观者壮之。又率所部戍镇州，破契丹于灵寿，获车马甚众。周世宗征刘崇，汉徽有战功，补龙捷左第五军都虞候，移所部屯安平县，破契丹于县南，获器甲车帐，迁本军左第四军都虞候。

宋初，补本军都校，领茂州刺史，改领潮州。从平李筠，又从平李重进，录功居多。建隆三年，出为天长军使，移雄武军使、知屯田事。是冬，被病，即以符印授通判宋鸾，请告归京。家人劝其求医药，汉徽笑曰："我在戎行四十年，大小百余战，不死幸矣，安用药为？"未几，卒。

张廷翰，冀州信都人。父慎图，仕周为兵部郎中。廷翰少慷慨，有

智略，善骑射。晋天福中，冀州刺史张建武召补牙校，其后刺史李冲署为本州牢城军校。契丹入中原，署其党何行通为刺史，契丹主道殂，州人共杀行通，推廷翰知州事。汉初，就拜刺史，廷翰尽捕杀行通者戮于市。为政宽厚简易，民甚爱之。周广顺初，召赴阙，周祖见其貌魁伟，谓枢密使王峻曰："冀州近边，虽更择人，亦无逾廷翰者。"即日遣还。在郡八年，契丹将高牟翰数扰边，皆为廷翰击走。廷翰家富于财，岁遣人赍金帛北入市善马，常得数百匹，贡献外悉遗贵近，甚获美誉。显德中，历棣、海、沂三州团练使，屡率兵败淮人，移莱州。

宋初，又历冀、亳二州。乾德二年卒，年四十七。

吴虔裕，许州许田人。父徽，左屯卫将军。虔裕少为郡吏，汉祖镇许，爱其精谨，署以右职。及移镇太原，以虔裕从。开国，擢为引进使，转内客省使。时镇州节度刘在明卒，遣虔裕率兵巡护。隐帝即位，召为宣徽北院使。

周祖讨三叛，以虔裕为河中行营都监，率护圣诸军五千以往。李守贞出兵五千余，设梯桥，分五路于长连城西北以御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军横击之，蒲人败走，夺其梯桥，杀伤大半。师还，赐袭衣、玉带。会枢密使杨邠上言求解职，隐帝遣人谕邠曰："枢机之任，非卿不可，卿何听间离而为此请耶？"使至而虔裕在坐，即飏言曰："机要重地，非可久处，俾后来者迭居可也。"使还以白帝，帝怒，出虔裕为郑州防御使。乾祐末诛大臣，急诏入朝，命将兵守澶州。及留子陂战败，遂降周祖。广顺初，遣还，赐以袭衣、玉带、鞍勒马。从周祖讨慕容彦超，破之。改汝州防御使，历右卫、左金吾卫二大将军兼街仗使。

太平兴国六年，迁右千牛卫上将军，仍判左街仗事。虔裕掌金吾三十余年，端拱初卒，年八十八，赠太尉。

虔裕性简率，言多轻肆。右金吾上将军王彦超告老，虔裕语人曰："我纵僵仆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致仕。"人传笑之。每朝会及从游宴，太宗怜其寿高，常慰抚之。子延彬，至仪鸾副使，延彬子仁美，至内殿崇班。

蔡审廷，磁州武安人。曾祖凝，邢州别驾。祖绾，武安远城三冶使。父颙，洺州长史。审廷少能骑射，晋初，应募补护圣散都头。周显德初，擢为殿前散员，转铁骑副兵马使。从世宗战高平有功，迁军使。太祖为殿前都点检，从世宗征淮南，审廷隶麾下，预战紫金山，改副指

挥使。

宋初，授殿前散都头指挥使。从征李筠，攻泽州先登，为飞石伤足，帝赐以良药、美酒。及车驾还京，幸其官署问之，赐赍甚厚。寻转内殿直都虞候，俄改伴饭都指挥使。建隆中，领富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乾德初，授冀州刺史。征太原时，为北面步军都指挥使，屯兵易州。审廷训练士卒甚整，太祖过镇阳，见于行在所，赐名马、宝剑，命为镇州兵马都钤辖。开宝八年卒，年六十九。

周广，字大均，其先应州神武川人。父密，事晋，历鄜、延、晋三镇节度使。周广顺初，至太子太师致仕。广幼从其父为牙校。汉初，授供奉官。未几，擢左千牛卫将军。周祖命将讨慕容彦超于兖州，以广为行营都监。贼平，录功迁右武卫将军。俄改右神武将军，充镇淮军兵马都监。从世宗征淮南。既得江北数州，即命广劳来安集，民甚德之。因领常州刺史兼内外马步军都军头。淮南平，改眉州刺史。

宋初，授隰州刺史。乾德三年，迁潘州团练使，令训练雄武诸营。开宝二年，从征太原，为攻城楼橹战棹都部署，师还，加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六年，改右屯卫大将军，领郡如故。太平兴国二年，卒。

张勋，河南洛阳人。晋开运中，事留守景延广为典客，延广表为供奉官。周世宗将征淮南，以勋为申州缘淮巡检。因采光州机事闻于朝廷，即命勋率兵同讨平之，遂监光州军，充内外巡检。后攻黄州，败吴人于麻城，复破柏业山砦，目中流矢。迁内园副使。及征瀛、莫，以为霸州兵马都监。

初，征李筠，勋从石守信董前军，拔大会砦，及败筠众于太行，破泽州，皆预有功。太祖还京，命权知许州。未几，李重进叛，又诏与石守信、李处耘先率兵进讨。拔扬州，以勋为兵马都监，迁毡毯使。讨朗陵，充前军兵马都监。荆湖平，以功就拜衡州刺史。乾德初，克郴州及桂阳监，以勋为刺史兼监使。五年，代归，至扬州卒，年六十八。太祖甚怜之，录其子廷敏为殿直。勋性残忍好杀，每攻破城邑，但扬言曰“且斩”，颇有横罹锋刃者。将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谓曰：“‘张且斩’至矣，吾辈何以安乎！”

石曦，并州太原人，晋祖弟韩王晖之子。天福中，以曦为右神武将军。历汉至周，为右武卫、左神武二将军。恭帝即位，初为左卫将军。会高丽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骁卫大将军戴交充使。

建隆三年，再使高丽，迁左骁卫大将军，护秦州屯兵。西人犯边，曦率所领击破之，斩渠帅十三人。太祖征晋，曦领兵二千人自泽、潞除道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又益兵千人，部攻辽州。俄知雄州，代，为潭州钤辖。开宝八年，领兵败南唐军二千余于袁州，平梅山、板仓诸洞蛮寇，俘馘数千人。太平兴国中，历右神武、右羽林大将军，连知孟、襄二州，迁领诚州刺史。雍熙四年，改知霸州兼部署。会陈廷山谋以平戎军叛入北边，曦察知之，与侯延济定计，禽廷山以献。录其功，加领本州团练使、同知镇州。淳化二年，移原州，迁右龙武军大将军。被病请告，诏特给全奉。四年，卒，年七十四，赠赙加等。

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贞之后。唐末，举族为贼孙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仅以身免。后逢居道于豳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释而不问，以补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检使。至则微服携铁锅，匿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仆于地，啮其耳啖之，遂禽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居道于前，号泣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刳其心以祭。即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仇张孝子”。契丹用为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领坊州刺史。周广顺三年，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兵千余人，及煮盐户长幼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至沧州，刺史李晖以闻。周祖颇疑之，令馆于封禅寺，俄赐袭衣、银带、钱十万、绢百匹、银器、鞍勒马。数月，世宗即位，授德州刺史。未几召归，对便殿，询以备边之策。藏英请于深州李晏口置砦，及诱境上亡命者以隶军，愿为主将，得便宜讨击。世宗悉从之。以为缘边招收都指挥使，赐名马、金带。藏英遂筑城李晏口，累月，募得劲兵数千人。会遣凤翔节度王彦超巡边，为契丹所围，藏英率新募兵驰往击之，转战十余里，契丹解去。改濮州刺史，仍领边任。契丹将高牟翰以精骑数千扰边，藏英逆击于胡卢河北，自旦至晡，杀伤甚众。值暮收兵，契丹遁去。后因领兵巡乐寿，契丹幽州骁将姚内斌侦知藏英兵少，以精骑二千阵于县之北，藏英率麾下击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战，内斌遂解去。世宗降玺书褒美。征瓦桥关，为先锋都指挥使，败契丹骑数百于关北。下固安县，又改关南排阵使。宋初，迁瀛州团练使，并护关南军。建隆三年，卒于治所，年六十九。孙鉴，自有传。

陆万友，蔚州灵丘人。少隶太原为裨校。汉祖起义，擢为护圣指挥使。隐帝即位，出为天雄军马军都指挥使。周祖之起兵也，万友预谋。及践阼，擢为散员都指挥使，领奖州刺史。世宗嗣位，迁龙捷左第三军都指挥使。转控鹤右厢都校、领虔州团练使，改虎捷右厢、领阆州防御

使。恭帝嗣位，出为安州防御使。

宋初，历沂、蕲二州防御使。乾德四年，改汝州。开宝中，讨南唐，造舟于采石矶以济师，命万友守之。江南平，为和州防御使。太宗嗣位，以为晋、绛等州都巡检使。帝征太原，克汾、石二州，以万友为石州都巡检使，俄兼知石州，移巡警凤翔、秦、陇。代归，诏知瀛州，在郡二年，政务苟简。雍熙二年，改右监门卫大将军，充河阴兵马都监，逾年卒，年七十三。万友始业圬镘，既贵达，不忘本，以银为圬镘器数十事示子孙。性猛暴，以武勇自任，所至无善政。太宗以其勋旧，恩遇不替，聘其次女为许王夫人。

解晖，洺州临洺人。父珪，应募为州兵，后唐天成中，西征至剑门，没于阵。晖少有勇力，以父死戎事，得隶兵籍。戍雁门，与契丹接战，斩首七级，获酋长一人。以功迁奉国军队长。晋天福中，安重荣反镇州，因举兵向阙。至宋城，晋师逆战，大破之。晖募军中壮士百余人夜捣贼垒，杀获甚众。晖频中流失，而督战自若，颜色不挠，以功迁本军列校。周广顺初，刘崇与契丹侵晋州，晖从都部署、枢密使王峻等往援之。晖率敢死士三十余，夜入契丹帐击之，杀获甚众，迁本军第五指挥使。从世宗征淮南，率所部下黄州，禽刺史高弼，迁虎捷第一军都虞候。

宋初，步军都军头，从征泽州，力战，目中流矢。师还，策勋为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建隆四年，充湖广道行营前军战棹都指挥使。潭州平，降玺书奖谕。伪统军黄从志据岳州，晖率舟师讨平之，生禽从志及将校十四人，俘斩数千，溺死者众。改控鹤右第二军都指挥使，领高州刺史。乾德六年，诏领所部军屯上党，从李继勋略太原。开宝九年，破太原军于境上，斩首千余级，获马三十匹。改均州刺史。

太平兴国二年，诏于潞州北乱柳石围中筑城，名威胜军，以晖为军使。从征并州，与尚食使石彦斌率所部先下隆州，杀并州三百余，禽招讨使李询等六人以献于行在所，赐予有加。复令与彦赟督战士隶城西行营，分攻太原。刘继元降，太宗以太原宫女三人赐晖，俄以功迁本州团练使、知霸州。雍熙初，充云、应、寰、朔、忻、代等州都巡检使。三年，代归本郡。淳化二年，被病，上章告老，改右千牛卫上将军致仕。诏未至而卒，年八十。

晖鸷猛木强，每受诏征伐，常身先之。人所惮者，晖视之若甚易，由是频立战功，金创遍体。时称骁将。子守颙，至内殿崇班、阁门祗

候。

李韬，河朔人。有勇力胆气，善用槊，为禁军队长。周祖征三叛，韬从白文珂攻河中，兵傅其城。文珂夜诣周祖议犒军，留韬城下。时营栅未备，李守贞乘虚来袭，营中忽见火发，知贼聚至，惶怖失据。客省使阎晋卿率左右数十人，遇韬于月城侧，谓韬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黄纸甲，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奈军士无斗志何？"韬愤怒曰："岂有食君禄而不为国致死耶！"即援槊而进，军中死士十余辈随韬犯贼锋。蒲有猛将跃马持戈拟韬，韬刺之，洞胸而坠。又连杀数十人，蒲军遂溃，因击，大破之，守贞自是闭垒不敢出。俄骁将王三铁降，城遂平，韬由此知名。累迁军校，出为赵州刺史，移慈州。乾德六年卒。

王晋卿，河朔人。少勇敢，为乡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渊，晋卿以武艺求见，得隶帐下。及即位，补东头供奉官。从战高平，征淮甸，每遣宣传密旨，甚亲信之。洎北征，为先锋都监，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克关南，授军器库使。显德四年，为龙捷右第一军都指挥使，领彭州刺史。恭帝即位，出为滨州刺史。

乾德中，为兴州刺史。四年，移汉州。时蜀初平，寇盗充斥，晋卿严武备，设方略，禽捕剪灭，靡有遗漏，自是虽剧贼无敢窥其境。然以贿闻，太祖惜其才而不问。秩满归阙，以疾求颐养，改左监门卫将军、奉朝请。贡重锦十匹、银千两以谢，诏不纳，以其黩货，愧之也。未几，诏戍北边，疆场清肃。开宝四年，复授莫州刺史。在郡谨斥候，善抚循，士卒皆乐为之用，边民安堵。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七。

郭廷谓，字信臣，徐州彭城人。父全义，仕南唐为濠州观察使。廷谓幼好学，工书，善骑射。补殿前承旨，改濠州中军使，李景每令侦中朝机事入奏。全义卒，擢庄宅使、濠州监军。周世宗攻淮右，南人屡败，城中甚恐，廷谓与州将黄仁谦为固御之计。周师遣谍以铁券及其垒，廷谓拒之。城中负贩之辈率不逞，廷谓虑其亡逸，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给日食，俾制防城具，随其所习，以故周师卒不得觇城中虚实。

周师为浮梁涡口，命张从恩、焦继勋守之，廷谓语仁谦曰："此濠、寿之患也。彼以骑士胜，故利于陆；我以舟师锐，故便于水。今夏久雨，淮流泛溢，愿假舟兵二千，断其桥，屠其城，直抵寿春。"仁谦初沮其议，不得已从之，即轻棹衔枚抵其桥，麾兵断笮，悉焚之。周师大衄，死者不可计，焚其资粮而还。以功授武殿使。周师退保定远，又募壮士为负贩状入定远，侦军多寡及守将之名。还曰："武行德、周务勍

也。”廷谓曰：“是可图也。”又籍乡兵万余洎卒五千，日夕训练，依山衔枚设伏以破之，周师大溃，行德单骑脱走。时有以玉帛子女饷廷谓者，悉拒之，唯取良马二百匹以献。以功为滁州刺史、上淮巡检应援兵马都监。及紫金山之战，南唐诸将多归降者，独廷谓以全军还守濠州，追不能及。时濠守欲弃城走，廷谓止之。俄加本州团练使，缮戈甲，治沟垒，常若敌至。是秋，周师复至，表于景请援，且言周兵四临，乞卑辞请和，以固邻好。夜出敢死士千余袭周营，焚头车洞屋，周师蹂躏死者甚众。既而援兵不至，周师急击，廷谓集诸军垒门之外，南望大恸而降于周。至山阳，见世宗，特加宴劳，赐金带、袭衣、良马、器皿，拜亳州防御使。以其弟本州马步都校廷赞为和州刺史。命攻天长军，降其将马赟。又为楼橹战棹左右厢都监，俄归谯郡。

宋初，从征上党，再知亳州。乾德二年代还，改绛州防御使。两川平，冯瓒知梓州，为仆夫所讼，召廷谓为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以代之。州承旧政，有庄宅户、车脚户，皆隶州将，鹰鹞户日献雉兔，田猎户岁入皮革；又有乡将、都将、镇将辈互扰闾里，廷谓悉除之。开宝五年，卒，年五十四。

廷谓性恭谨，事母以孝闻，未尝不束带立侍。子延濬。廷谓兄廷谕，仕南唐为太子洗马致仕，宋初至秘书监。廷谕子延泽。

延濬字利川。幼谦和。廷谓为静江军节度使，延濬为桂州牙内都指挥使。廷谓卒，太祖录延濬为供奉官，屡使西北，宣谕机事。

太平兴国初，以内庭宣索及殿前赐赍、移文库务未有专领之者。乃置合同凭由印，命延濬与内藏库副使刘蒙正掌之。又领八作司及督治汴河。

雍熙三年，改崇仪使。诏与翟守素、田仁朗、王继恩往河北，分路按行诸州城垒，发镇兵葺之。端拱二年，诏建河北方田，命延濬等五人共往规画，会罢其务而止。淳化四年，李顺乱，改西京作坊使，充成都十州都巡检使。时成都将陷，延濬单骑入城，与郭载议募亡卒退保剑门，贼数千来蹑其后，击破之。王继恩率兵至，以延濬为先锋壕砦使，即领兵倍道先进。贼出探骑数十，延濬悉禽之，尽得贼机事。延濬易旗变号，贼不知觉，斩关掩入，斩千余级。继恩又请延濬知汉州，州经兵燹，廨舍、桥梁、城砦悉毁。延濬募军民葺之，又率州帑以应军须。录功，改洛苑使。又命率兵屯遂州，剑门钤辖、转运使刘锡言其劳，诏书嘉奖。真宗初，改内园使。代还，会河朔用兵，延濬驰往边城，按视砦

垒。咸平二年，疾卒。子有伦，为供奉官、阁门祗候。

延泽字德润，南唐试秘书省正字。乾德中，四迁著作佐郎，转殿中丞、知建州。淳化二年，太宗闻延泽洎右赞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学，博通典籍，诏宰相召问经史大义，皆条对称旨，命为史馆检讨。历国子《周易》博士、国子博士。咸平中求休退，授虞部员外郎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园以自娱，其咏牡丹千余首。聚图籍万余卷，手自刊校。范杲、韩丕皆与之游。景德初卒。元亨亦至虞部员外郎，尝缵《玄门碑志》三十卷。

赵延进，澶州顿丘人。父晖，周太子太师。晖为偏将时，赵在礼据邺。延进颇亲学，尝与军中少年入民家，竞取财贿，延进独持书数十编以归，同辈哂之。

汉末，晖领凤翔节度，未赴镇，王景崇据城反，命晖为都招讨使击之。延进年十八，屡当军锋。景崇平，延进奉捷奏以入，授凤翔牙内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晖徙宋州，亦从为牙职，改领荣州刺史。睢阳有盗数百，各立酋帅，为民患。延进以父命，领牙兵千余悉禽戮之，诏书褒美。丁外艰，表求持服。既终丧，周世宗征淮南，延进献万缣以助军，仍请对，世宗召见之。时延进有从兄为虎捷都虞候、帐前横冲指挥使，世宗指延进语之曰："尔弟拳勇有谋，将授以禁军大校。"延进自陈好读书，不愿也。翌日，授右千牛卫将军、濠州兵马钤辖，从征瓦桥关，为随驾金吾街仗使。

宋初，迁右羽林军将军、濠州都监。会伐蜀，以襄州当川路津要，命为钤辖、同知州务。蜀平，专领郡事。汉江水岁坏堤，害民田，常兴工修护，延进累石为岸，遂绝其患。入为两浙、漳泉国信使。开宝二年，授右龙武将军、知灵州，以母老愿留，得权判右金吾街仗使，历知河中府、梓、相、青三州。

太平兴国中，大军平并州，讨幽蓟，皆为攻城八作壕砦使。尝诏督造炮具八百，期以半月，延进八日成。太宗亲试之，大悦。又令主城北诸洞子。及班师，命与孟玄哲、药可琼留屯定州。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师次满城，辽骑坌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不见其际。翰等方按图布阵，阵去各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持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

乎？”翰等曰：“万一不捷，则若之何？”延进曰：“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以功迁右监门卫大将军、知镇州。及代，吏民数千守阙借留，诏许留一年。俄改右领军卫大将军，出为高阳关、平戎军都监兼缘边巡检，改钤辖。知扬州，召入，授右屯卫大将军，徙知相州。迁右骁卫大将军，改知邓州。淳化初，飞蝗不入境，诏褒之。还，判右金吾街仗事。至道二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咸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赠左武卫上将军。

延进姿状秀整，涉猎经史，好作诗什，士流以此多之。延进妻即淑德皇后之妹，故在显德、兴国中，颇任以腹心。子昂，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至户部郎中、直昭文馆。

辅超，忻州秀容人，家世业农。超少勇悍有力，晋开运中应募，隶澶州军籍。汉乾祐中，赵思绾据永兴叛，周祖护诸将讨之，督兵攻城。超率骁勇十七人升云梯，斫北门楼，楼坏而入，士卒继进，城遂陷，以功补小校。显德中，从太祖征淮南，常执锐前驱，定滁、泗，破淮阴，下扬州，以功转日骑副兵马使。

宋初，从平上党，再迁内直都知，太宗即位，以超为马军都军头。会亲征太原，冒矢石攀堞先登，身被十三创，帝嘉其勇，赐锦袍、银带、帛五十段。诘朝，再乘城，中流矢者八，复加厚赐。大举袭范阳，分兵三路，超隶偏将米信，为田重进先锋，取飞狐、蔚州。迁马步军副都军头，俄出补曹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峰州刺史，改栾州。召归，转都军头。淳化三年，出为德州刺史，坐诬奏使者殴杀驿吏，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领诚州刺史。五年，复加都军头，领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领奖州团练使，真拜莱州团练使，以年老愿留京师，从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七。

论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故一时诸将吴虔裕、蔡审廷之徒，数从征讨，咸有劳绩焉。若马令琮守河内，储兵食以迎王师；解晖击湖南，冒锋镝以禽敌将：此忠荩骁果，尤可称者。汉徽之疾危辞药，藏英之为亲复仇，亦皆一节之美。惟张勋嗜杀，晋卿冒货，虽立威著勤，所不取也。

列传第三十一

○杨业 子延昭等 王贵附 荆罕儒 从孙嗣 曹光实从 子克明 张晖 司超

杨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汉麟州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

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帝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而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诸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

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

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帝闻之，痛惜甚，俄下诏曰："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猋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业不知书，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毡罽，业但挟纩露坐治军事，傍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

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幼沉默寡言，为儿时，多戏为军阵，业尝曰："此儿类我。"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业攻应、朔，延昭为其军先锋，战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时江、淮凶歉，命为江、淮南都巡检使。改崇仪使、知定远军，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就加如京使。

咸平二年冬，契丹扰边，延昭时在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契丹每督战，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众。以功拜莫州刺史。时真宗驻大名，傅潜握重兵顿中山。延昭与杨嗣、石普屡请益兵以战，潜不许。及潜抵罪，召延昭赴行在，屡得对，访以边要。帝甚悦，指示诸王曰："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厚赐，遣还。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锐兵于羊山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及山西，伏发，契丹众大败，获其

将，函首以献。进本州团练使，与保州杨嗣并命。帝谓宰相曰：“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与嗣提兵援之，未成列，为契丹所袭，军士多丧失。命李继宣、王汀代还，将治其罪。帝曰：“嗣辈素以勇闻，将收其后效。”即宥之。六年夏，契丹复侵望都，继宣逗遛不进，坐削秩，复用延昭为都巡检使。时讲防秋之策，诏嗣及延昭条上利害，又徙宁边军部署。

景德元年，诏益延昭兵满万人，如契丹骑入寇，则屯静安军之东。令莫州部署石普屯马村西以护屯田。断黑卢口、万年桥敌骑奔冲之路，仍会诸路兵掎角追袭，令魏能、张凝、田敏奇兵牵制之。时王超为都部署，听不隶属。延昭上言：“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奏入，不报，乃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

及请和，真宗选边州守臣，御笔录以示宰相，命延昭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二年，追叙守御之劳，进本州防御使，俄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延昭不达吏事，军中牒诉，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颇为正所罔，因缘为奸。帝知之，斥正还营而戒延昭焉。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

延昭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录其三子官，其常从、门客亦试艺甄叙之。子文广。

文广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治平中，议宿卫将，英宗曰：“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文广声言城喷珠，率众急趣筚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曰：“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文广遣将袭之，斩获甚众。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气。此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诏书褒谕，赐袭衣、带、马。知泾州、镇戎军，为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赠同州观察使。

王贵者，并州太原人。广顺初，补卫士。宋初，累迁至散员都指挥使、马步军都军头，领胜州刺史。太平兴国二年，出为淄州刺史。受诏从潘美北征，攻沁州，颇立战功。及从杨业，为辽兵所围，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弮又击杀数人，遂遇害。年七十三。擢其子文晟供奉官、文昱殿直。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王屋令。罕儒少无赖，与赵凤、张辇为群盗。晋天福中，相率诣范阳，委质燕王赵延寿，得掌亲兵。开运末，延寿从契丹主德光入汴，署罕儒密州刺史。汉初，改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周广顺初，为率府率，奉朝请，贫不能振。显德初，世宗战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骁勇士。通事舍人李延杰以罕儒闻，即召赴行在，命为招收都指挥使。会征太原，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敌境。罕儒令人负束刍径趋太原城，焚其东门。擢为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从平淮南，领光州刺史，改泰州，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蕲二州招安巡检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盐城两监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为团练使，赐金带、银器、鞍勒马。六年春，军吏耆艾诣阙请留，恭帝诏褒之。

建隆初，升郑州防御，以罕儒为使，改晋州兵马钤辖。罕儒恃勇轻敌，尝率骑深入晋境，人多闭壁不出，虏获甚众。是年冬，复领千余骑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刘钧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袭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监、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以御贵超。罕儒锦袍裹甲据胡床享士，方割羊臂臑以啖，闻彦进小却，即上马麾兵径犯贼锋。并人攒戈舂之，罕儒犹格斗，手杀十数人，遂遇害。刘钧素畏罕儒之勇，常欲生致，及闻其死，求杀罕儒者戮之。太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黜慈州团练使王继勋为率府率，阎彦进为殿直，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罕儒轻财好施。在泰州，有煮海之利，岁入钜万，诏听十收其八，用犹不足。家财入有籍，出不问其数。有供奉官张奉珪使泰州，自言后唐张承业之子。罕儒曰："我生平闻张特进名，幸而识其子。"厚加礼待，遗钱五十万，米千斛。

罕儒虽不知书，好礼接儒士。进士赵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问其所欲，保雍以将归京师，且言缘江榷务以丝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召主藏奴，令籍藏中丝，得四千余两，尽以与之。然好勇善战，不顾胜负。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于败，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延福孙

嗣。

嗣，乾德初，应募为控鹤卒，从李继勋讨河东。继勋择悍勇百人，间道截洛阳砦。嗣出行间请行，手斩五十余级，贼焚砦宵遁。进薄汾河，贼将杨业扼桥路，嗣与众转战，贼退逾桥。杀业所部兵千计，射中业从骑，获旗鼓铠甲甚众，业退保城。进焚南门，夺羊马城，矢集于面。贼数千夜来薄砦，继勋选勇敢五百人接战，而嗣为冠。及旦，战数合，多所斩馘。

从太祖征太原，贼来拒，焚洞子。遣殿前杨信领百人援之，嗣预焉，率先陷阵。召见，补御龙直。太平兴国初，三迁至天武军校。太宗再征太原，嗣自陈愿率一队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车驾巡师，嗣登城，手刃数贼，足贯双箭，中手炮，折二齿。太宗见之，亟召赐锦袍、银带。从征幽州，隶殿前崔翰，斩三十级，补龙猛副指挥使。

五年，契丹侵雄州，据龙湾堤。嗣隶袁继忠，继忠令率千兵力战夺路。内侍有至州阅城垒者，出郛外，敌进围之，亟出兵接战，十数合，斩骑卒七百余。嗣军夜相失，在古城庄外，三鼓突敌围，壁于莫州城下，又领百人斧敌望橹，斩五十级。敌为桥界河，将遁，嗣邀击之，杀获甚众。六年，从崔彦进捍契丹于静戎北，砦于慎兴口。彦进遣嗣率所部度河，与契丹战，败之，追奔二十余里。八年，李继迁寇边，嗣从袁继忠、田钦祚戍三叉口，为前锋，斩贼千余，追之，获牛羊、铠甲、弓矢数千计。进至万井口、狐路谷，余贼复来请战。初以雄武千人为后殿，为贼所掩。继忠命嗣援之，凡数战，始与雄武合队，因列阵格斗，复夺人马七百余。钦祚夜还，依山为营，贼亦砦其下。募劲卒五十往袭之，嗣为其帅。抵贼所，刺杀百余人，焚其砦而还，诏赐锦袍、银带。

雍熙三年，从田重进、谭延美率师入辽境，疾战飞狐口，辽师不利。重进引全师合击，辽骑引去。进至飞狐城北，辽将大鹏翼率众复至。重进阵压东偏，数战不胜，命嗣出西偏，麾兵薄山崖，以短兵接战。辽兵败，投崖而下，手斩百余级。散卒千余在野，嗣呵止之，悉断弦折筈来降，追至河槽，复击退。余众屯土岭，裨将黄明与战不胜，将退，嗣谓之曰："汝且顿兵于此，为我声援，我当夺此岭。"遂力战，追奔五十余里，抵仓头而还。又领招收卒千人，克仓头、小治二砦。黄明与战，克直谷砦，命嗣屯焉。数日，辽人复致师，重进与战，奔突往来，大军颇扰。重进召嗣合战，悉走之，夺炮具、铠胄。贼乘夜复围直谷、石门二砦，重进遣嗣以精兵五百济之，嗣曰："敌二万余，今援师甚寡，难以解围。"重进颇忧之。嗣曰："谭师屯小治，绾兵二千，愿间道

以往，邀其策应。”中夜，匹马诣延美，延美曰：“敌势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请移全军就平川，植旗立队，别择三二百人张白旗于道侧。彼见旗帜绵亘远甚，谓大军继至，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驱往斗，必克其砦。”延美许焉。一日凡五七战，辽兵遂引去，咸如嗣所料。

蔚州之降也，重进先命嗣率勇士数十人缒入，见守将，得其实状。翌日，将受降，而敌反拒大军所出之路，遂与斗，杀伤甚众，屡缒入城，取守将之归服者。重进之垒，粮运颇乏，嗣遣降卒辇州廪济之。辽援兵大至，副都指挥使江谦妄言惑众，嗣即斩之。悉收兵敛辎重还重进砦，与辽人转战。时军校五人，其四悉斗死，至大岭，嗣与战，败走之。师还，太宗引见便殿，重进言其有劳，补本军都虞候。

又从李继隆御敌于北平砦，将赴蒲城，道遇敌，疾战，俘获甚众。又战于鸾女祠，继隆遣步卒二千，伏定州古城，为敌所攻，命嗣援之。至唐河桥，嗣扼桥路出战，解敌围数重，与伏兵合，分为三队，背水为阵。敌将于越率骑百余队临烽台求战，嗣整兵与战，数合，得与继隆会，又阵于东偏，大败之。继隆以闻，诏嘉奖之，迁本军都指挥使，领澄州刺史。

至道二年，加御前忠佐马步军头、屯定州。辽人入侵，隶范廷召，提偏师捍辽兵于嘉山。廷召徙高阳，命嗣以兵二千为殿。过平敌城，辽众十余万来，嗣屡出战。及桑赞、秦翰来援，夜二鼓，敌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战，我当破其砦，以趣大军。”即与赞、翰合势，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诘旦，至瀛州。咸平三年，加领本州团练使，出为郎山路都巡检使，破敌砦于蒲阴，俘获甚众。四年，命嗣领万人断西山路。会敌遽至，大兵不及进而止。五年，真拜蔡州团练使、赵州部署。逾年，徙沧州。是冬，辽人入侵，命率所部自齐州抵淄、青警备。景德初，又命与刘汉凝、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边。俄赴澶州行在所。会辽人请和，复遣还任。历郓州、凤翔、永兴部署。车驾幸亳州，留为旧城内同都巡检使。大中祥符七年，改虢州防御使、邠宁环庆副部署，卒。嗣起行间，以劳居方面，经百五十余战，殁。兄子信、贵，并为左侍禁，贵至内殿崇班。

曹光实，雅州百丈人。父畴，为蜀静南军使，控扼邛崃，以捍蛮夷。光实少武勇，有胆气，轻财好施，不事细行，意豁如也。畴卒，光实嗣职，迁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

乾德中，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俄而盗贼群起，夷人张忠乐者，尝

群行攻劫，且憾光实杀其徒党，率众数千，中夜奄至，环其居，鼓噪并进。光实负其母，挥戈突围以出，贼众辟易不敢近，贼杀其族三百余口。又发冢墓，坏其棺椁。光实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愤。时蜀中诸郡未下，乃图雅州地形要害，兼陈用兵攻取之策，请官军先下之。全斌壮其志，令率兵先导，果克其城，获忠乐而甘心焉。全斌乃署光实为义军都指挥使。残寇犹据沈黎，光实以所部尽平之。遂以光实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检使，安集劳来，蛮族怀之。

六年秋，全斌遣入贡京师，遂言境内安乂，乞罢义军归农。太祖喜，谓左右曰："此蜀中杰俊也。"诏升殿，劳问久之，以为黎州刺史。开宝三年，改唐州刺史。及平交、广，群盗未息，以光实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既至，捕逐群盗，海隅以宁。太平兴国二年，就迁本州团练使。车驾征河东，以光实知威胜军事，令调军食。光实入告，愿提一旅奋锐先登，帝曰："资粮事重，亦足宣力也。"河东平，命为汾、辽、石、沁等州都巡检使。五年，改汝州团练使。大军北征，与潘美分道出雁门。光实为前锋，遇敌迎击，败之，斩首数千级，优诏嘉奖。

李继捧之入朝也，以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继捧弟继迁逃入蕃落，为边患，光实乘间掩袭至地斤泽，俘斩甚众，破其族帐，获继迁母妻及牛羊万计。继迁仅免，使人绐光实曰："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因致情款，陈甥舅之礼，期某日降于葭芦川。光实信之，且欲专其功，不与人谋。及期，继迁先设伏兵，令十数人近城迎致光实，光实从数百骑往赴之。继迁前导北行，将至其地，举手麾鞭而伏兵应之，光实遂遇害，卒，年五十五。帝闻之惊悼，赠赙加等，以其子大理评事克让为右赞善大夫，克恭为殿直。淳化二年，又录克己为奉职，后至内殿承制；克广至阁门祗候。从子克明。

克明字尧卿。既生，会敌攻百丈县，父光远遇害，姆抱克明匿苇蒲中得免。既长，喜兵法，善骑射，从父光实奇之。补为衙内都虞候。光实击敌于葭芦州，战殁。克明时护辎重在后，闻光实死，惧军乱，秘不发丧。阳令人西来传光实命还军银州，而潜与仆张贵入敌中，获光实尸以还，葬京师，由是显名。

初，蜀人留京师者禁不得还乡里，克明以母老，间道归。李顺反，闻克明将家子，且有名，欲胁以官。克明携母遁山谷，夜止神祠中，梦有人叱之起，既觉而去，贼果至。及贼陷雅州，克明募众数万人以迎王师，遂复名山、火井、夹江等九县。分兵嘉、眉、邛三州，立七砦以邀贼。复收雅州，斩六十余人，贼将何承禄等走云南。蜀平，擢西头供奉

官、黎州兵马监押。以余寇未息，权邛州驻泊巡检。明年，峡路溃卒邓绍等复起攻雅州，克明又平之。还军邛州，遇贼王珂，战于延贡镇，击以矛，中左踝。后又设伏山下，以数十骑与贼接战，克明伪北，而所部失期，伏不发。克明挺身走，贼追急，乃倚大石引弓三发，毙三人，由是获免。入朝，改内殿崇班，为温、台等七州都巡检使。

景德中，蛮寇邕州，改供备库副使、知邕州。左、右江蛮洞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长，谕以恩信，是岁承天节，相率来集。克明慰拊，出衣服遗之，感泣而去。独如洪峒恃险不至，克明谕两江防遏使黄众盈引兵攻之，斩其首领陆木前，枭于市。

宜州澄海军校陈进反。时郁江暴涨，州城摧圮，克明率丁夫伐木为连舫，维之水上，状如郛郭。又多张旗帜，浮巨筏，陈兵其上，为守御备。募溪峒兵三千，而黄众盈亦济兵千五百，将趣象州。会巡抚使曹利用约克明会兵，行次贵州，遇贼，大败之，斩首四百余级。贼平，利用专其功。代还，真宗问南方事，对称旨，赐一子官，迁供备库使，江、淮、两浙都大提举捉贼。克明使人捕贼，辄出私钱资之，以故人人尽力。视贼中趫勇者，释缚，使还捕其党，前后获千余人。知江宁府张咏以其事闻，赐钱四十万，领平州刺史、知辰州。抚水蛮叛，徙宜、融、桂、昭、柳、象、邕、钦、廉、白十州都巡检使兼安抚使。既至，蛮酋献药一器，曰“溪峒药”，药箭中人，以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以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乃取药箭刺酋股而饮以药，即死，群蛮惭惧而去。

是年冬，安抚都监王文庆、马玉出天河砦东，克明与中人杨守珍出环州樟岭西，磴道危绝，林木深阻，蛮多伏弩以待。玉所向力战，屡败蛮军。是时朝廷意在招附，数诏谕克明，而克明亦惮深入，屡移文止玉。玉至如门团，为蛮所扼，不得进。克明迁延顾望，月余，乃至抚水州，与知州蒙承贵等约盟而还。

未几，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始置溪峒司。又奏阅广南两路土军为忠敢军。州人覆茅为屋，岁多火，克明选北军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灾。代还，知滁州，徙鼎州。会交阯李公蕴寇邕州，以文思使复知邕州。既至，遣人入交阯谕以利害，公蕴拜表谢罪。迁西上阁门使，历知登、舒、邵三州，复徙鼎州，卒。

张晖，幽州大城人。后唐清泰初，隶控鹤军，累迁奉国、弩手都头。晋开运末，与武行德夺契丹甲船于河阴。行德领河阳，以晖为弩手

指挥使，复令引兵趣怀州。契丹将遁去，因领州军。汉祖入汴，晖迎于荥阳，授怀州刺史。乾祐初，郢州刺史慕容业治多不法，以晖为缘汉都巡检使，领唐州，屯兵至郢州，即代业。还京，改郢州刺史。

周广顺初，刘崇寇晋、绛，召晖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师还，改沂州刺史。三年，吏民诣阙举留，俄改冀州。会诏筑李晏口、束鹿、安平、博野、百八桥、武强等城，命晖护其役，逾月而就。从世宗征淮甸，充壕砦都指挥使。既拔楚、泗，即授泗州。未几，改耀州，俄为西南面桥道使。

宋初，从征泽、潞，为行营壕砦使，先登陷阵。事平，迁华州团练使，在郡颇有治状。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诏入觐问计，晖对曰："泽、潞经李筠之叛，疮痍未复，军旅一兴，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后为谋。"乃赐袭衣、金带、鞍勒马，令还州。朝廷方议伐蜀，迁凤州团练使兼缘边巡检壕砦桥道使。晖尽得山川险易，因密疏陈之，太祖览之大悦。乾德二年，大军西下，乃以晖充西川行营先锋都指挥使。督兵开大散关路，躬抚士卒，且役且战，人忘其劳。十二月，至青泥岭，卒。

天禧五年，晖妻年百五岁，家贫，诣阙自陈。诏赐束帛，录其孙永德为三班借职。

司超，大名元城人。初事邢帅安叔千。汉祖在太原，超往依之，隶帐下为小校。汉祖将渡河，遣超先领劲骑，由晋、绛趋河阳。及入汴，以超为郓州必敌指挥使。时京东诸州寇盗充斥，以超为宋、宿、亳三州游奕巡检使。改宿州西固镇守御都指挥使，移屯颍州下蔡镇。屡与淮人战，有功。周世宗命宰相李谷讨淮南，以超为步军先锋副都指挥使，又为庐、寿、光、黄等州巡检使。大败淮人三千余众于盛唐县，获棹船四十余艘，禽其监军高弼、果毅指挥使许万以献。时黄州未下，即命超遥领刺史兼楼橹战棹右厢都校。师还，改光州刺史，败吴军千余于麻城北。显德四年冬，与王审琦攻舒州，败吴军三千，先禽刺史施仁望献于行在。即以超为舒州团练使。

宋初，命副宋偓领舟师巡抚江徼，月余，特诏升舒州为防御，以超充使。太祖讨李重进，以为前军步军都指挥使，及平，遣归治所。建隆三年春，迁蔡州防御使。乾德六年，改绛州防御使，徙晋州兵马钤辖。是秋，又副赵赞为邠州行营都部署，进攻河东。及太祖亲征，为行营前军步军都指挥使，改郑州防御使。开宝七年，朝廷将讨江左，以超久在

淮右，习知江山险易，徙蕲州防御使，行至淮西，卒，年七十一。天禧元年，录其孙文睿为三班奉职。

论曰：昔许子卒于师，葬之加等。《春秋》书之，所以褒臣节而儆官守也。业、罕儒、光实咸当捍城之寄，临戎力战，殁于敌境。虽罕儒恃勇不戒，光实甘贼迁之言，失在轻敌，然其忘躯徇节，诚可嘉也。业本太原骁将，感太宗宠遇，思有以报。常胜之家，千虑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离去，从之以殁，则忠义之风概可见矣。嗣与延昭并克绍勋伐。延昭久居边阃，总戎训士，威名方略，闻于敌人，于嗣为优。晖于危时则有陷阵之功，平日则献息戎之谏。超频战以清淮海，其忠诚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列传第三十二

○李进卿 子延渥 杨美 何继筠子承矩 李汉超 子守恩 郭进 牛思进附李谦溥子允正 姚内斌 董遵诲 贺惟忠 马仁瑀

李进卿，并州晋阳人。少以骁勇隶护圣军。晋天福中，杜重威帅师败安重荣于宗城，进卿力战有功，擢为兴顺军校。周祖开国，命领所部兵戍灵寿，久之，迁龙捷指挥使。显德初，从世宗战高平，改铁骑指挥使，历散员左射都校，改铁骑及内殿直都虞候。

宋初，领贵州刺史，三迁铁骑左厢都指挥使，领乾州团练使。乾德初，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改汉州团练使。二年，转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澄州团练使。是岁冬，伐蜀，以进卿为归州路行营步军都指挥使，拔巫山砦，下夔、万二州。蜀平，录功拜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领保顺军节度。开宝二年，太祖亲征河东，留进卿为在京都巡检，颍州刺史常晖、淄州刺史韩光愿分为河南、北巡检。及还，改亲军马军都虞候。六年，迁步军都指挥使，领静江军节度，卒，年五十九，赠侍中。子延渥、延信。延信至内殿崇班。

延渥以荫补供奉官，寻为阁门祗候，三迁至西京左藏库使。咸平初，历知平戎、宁边、顺安军、保州、威虏军钤辖，又知冀州。六年，徙瀛州。

景德初，契丹大举扰边，经胡卢河，逾关南，十月，抵城下。昼夜鼓噪，四面夹攻。旬日，其势益张，唯击鼓伐木之声相闻，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巡检史普所部乘城，发礮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杀伤甚众。翌日，契丹主与其母亲鼓众急击，发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益坚，契丹遁去，死者三万余，伤者倍之，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驿书以闻。赐延渥锦袍、金带，将士缗钱，迁延渥本州团练使。以通判、太子中允陆元凯为国子博士，赐绯；推官李翔为太子中允；录事参军蔡亨为右赞善大夫；侍禁、兵马监押王诲，殿直、贝冀同巡检史普为内殿崇班充职如故。

初，戍棚垂板护城才数寸许，契丹射之，矢集其上凡二百余。及请葺城，诏取板视之，真宗颇称其劳。又闻城守之际，陆元凯流矢中面，史普勇敢不避敌，复迁元凯屯田员外郎、普尚食副使。普寻卒，又录其子昭度为右侍禁，昭俭为奉职。

二年，延渥徙知邢州，历天雄军、贝州副都部署，知冀、贝、博三州。大中祥符八年入朝，以疾，连赐告，换右领军卫大将军，领演州团练使。明年，从其请，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天禧初，卒。子宗禹，为内殿崇班。

杨美，并州文水人。本名光美，避太宗旧名改焉。美状貌雄伟，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汉乾祐中，周祖征三叛，美杖策诣军门求见，周祖召与语，壮之，留帐下。广顺初，累迁禁军大校，从世宗征淮南，以功擢铁骑都指挥使，领白州刺史。

太祖与美有旧，即位，以为内殿直都知。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县为军，以美为军使。为政尚简易，民皆德之。乾德二年，召还，北海民数百诣阙乞留，诏谕之不去，笞为首者始罢。迁马步军都头。会讨蜀，以美为归州路战棹左右厢都指挥使。蜀平，迁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领恩州团练使。开宝二年，改领端州防御使。六年，加都军头，领宣州观察使。俄授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领河西军节度。会遣党进、潘美征太原，命美为行营马军都虞候。太平兴国二年冬，出为保静军节度。三年夏，以疾求解官归京师，寻医药，诏遣内侍与道士马志视之。未几，卒，年四十八，赠侍中。命中使护葬。美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奉禄，尽赒给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人多叹息之。

何继筠，字化龙，河南人。父福进，历事后唐至周，累官忠武、成德、天平三节度。继筠幼时与群儿戏，必分行伍为战阵之象。晋初，补殿直。周祖讨三叛，表继筠从行。贼平，改供奉官。广顺初，福进镇真定，署衙内都校，尝领偏师出土门，与并人战，斩首数千级，以功领钦州刺史。契丹将高模翰率二千骑扰深、冀，以苇□伐度胡卢河。继筠与虎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率兵拒之，至武强，获老稚千余人，模翰遁去。俄随福进入朝，为内殿直都知。福进卒，起复，为濮州刺史，领兵戍静安军。契丹内侵，继筠逆击败之，改棣州刺史。世宗征瓦桥关，命继筠以所部兵出百井道，破并人数千众。恭帝即位，以为西北面行营都监。

建隆二年，升棣州为团练，以继筠充使。三年，命为关南兵马都监。乾德四年，加本州防御使。开宝元年秋，命昭义节度李继勋等征太原，以继筠为先锋部署。至涡河，与并人遇，击走之，夺汾河桥，败其众于城下，获马五百匹，擒其将张环、石赟以献。二年春，太祖亲征晋阳，契丹来援。继筠时屯兵阳曲县，驿召至行在所，授以方略，命将精骑数千赴石岭关拒契丹，谓之曰："翌日亭午，俟卿来奏捷也。"至期，帝御北台以俟。见一骑自北来，亟遣逆问之，乃继筠子承睿来献捷。生

擒刺史二人，获生口百余，斩首千余级，马七百余匹，器甲甚众。初，并人恃契丹为声援，及捷奏，太祖命以所获首级、铠甲示城下，并人丧气。继筠以功拜建武军节度、判棣州。三年，来朝，诏赐鞍马、戎杖，令戍边。四年秋，来朝，疽发背。车驾幸其第，锡赍甚厚。未几，卒，年五十一。帝亲临之，为之流涕，从容谓侍臣曰："继筠捍边有功，朕不早授方镇者，虑其数奇耳。今才领节制，果至沦没，良可惜也。"赠侍中，赙绢五百匹，中使护丧，令以生平所佩剑及介胄同葬。

继筠深沉有智略，前后备边二十年，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善揣边情，边人畏伏，多画像祠之。子承矩。

承矩字正则。幼为棣州衙内指挥使，从继筠讨刘崇，擒其将胡澄以献。开宝四年，授闲厩副使。太平兴国三年，漳、泉陈洪进纳士，诏承矩乘传监泉州兵。会仙游、莆田、百丈寇贼啸聚，承矩与乔维岳、王文宝讨平之，以功就迁闲厩使。疏为政之害民者数十事上之，悉被容纳。会改使名，即为崇仪使。五年，知河南府。时调丁男百十辈转送上供纲，承矩以为横役，奏罢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囹圄屡空，诏嘉奖之。入为六宅使。端拱元年，领潘州刺史，命护河阳屯兵。

米信知沧州，以其不习吏事，命承矩知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时契丹挠边，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关南征行，熟知北边道路、川源之势。若于顺安砦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可以遏敌骑之奔轶。俟期岁间，关南诸泊悉壅阗，即播为稻田。其缘边州军临塘水者，止留城守军士，不烦发兵广戍。收地利以实边，设险固以防塞，春夏课农，秋冬习武，休息民力，以助国经。如此数年，将见彼弱我强，彼劳我逸，此御边之要策也。其顺安军以西，抵西山百里许，无水田处，亦望选兵戍之，简其精锐，去其冗缪。夫兵不患寡，患骄慢而不精；将不患怯，患偏见而无谋。若兵精将贤，则四境可以高枕而无忧。"太宗嘉纳之。

属霖雨为灾，典者多议其非便。承矩引援汉、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众论，务在必行。乃以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俾董其役。事具《食货志》。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淳化四年，擢为西上阁门使、知沧州，逾年，徙雄州。御书印纸录其功最，仍赐以弓剑。承矩推诚御众，同其甘苦。边民有告机事者，屏左右与之款接，无所猜忌，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至道元年，契丹精骑

数千夜袭城下，伐鼓纵火，以逼楼堞。承矩整兵出拒，迟明，列阵酣战久之，斩馘甚众，擒其酋所谓铁林相公者，契丹遁去。是年春，府州尝败契丹众，承矩条杀获以谕州民，或揭于市，契丹愧忿，故有是役。太宗意其轻率致寇，复命与沧州安守忠两换其任。魏廷式使河北，得雄州功状，抗表上言。又遣内侍刘勍核实，及麾下士有功者千余人，皆进擢赍赐。

真宗嗣位，复遣知雄州，赐承矩诏曰："朕嗣守鸿业，惟怀永固，思与华夷共臻富寿。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继统之初，和好往来，礼币不绝。其后克复汾、晋，疆臣贪地，为国生事，信好不通。今者圣考上仙，礼当讣告。汝任居边要，洞晓诗书，凡有事机，必能详究，轻重之际，务在得中。"承矩贻书契丹，谕以怀来之旨，然未得其要。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屡遣内侍以密诏问御遏之计，密封以献。尝诏听边民越拒马河塞北市马。承矩上言曰："缘边战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余里，此天险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铺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则缓急之备，大为要害。今听公私贸市，则人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铺皆为虚设矣。"疏奏，即停前诏，屡被手札褒饬。三年，召还，拜引进使。州民百余诣阙贡马，乞借留承矩，诏书嘉奖，复遣之。承矩上言曰：

契丹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驰骋为容仪，以弋猎为耕钓。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复恃骑战之利，故频年犯塞。臣闻兵有三阵：日月风云，天阵也；山陆水泉，地阵也；兵车士卒，人阵也。今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作固，建设陂塘，绵亘沧海，纵有敌骑，安能折冲？昨者契丹犯边，高阳一路，东负海，西抵顺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顺安西至西山，地虽数军，路才百里，纵有丘陵冈阜，亦多川渎泉源，因而广之，制为塘埭，自可息边患矣。

今缘边守将多非其才，不悦诗书，不习礼乐，不守可疆界。制御无方，动误国家，虽提貔虎之师，莫遏犬羊之众。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此料敌制胜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否则必败。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也。伏望慎择疆吏，出牧边民，厚之以奉禄，使悦其心，借之以威权，使严其令。然后深沟高垒，秣马厉兵，为战守之备。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广安辑之道。训士卒，辟田畴，劝农耕，畜刍粟，以备凶年。完长戟，修劲弩，谨烽燧，缮保戍，

以防外患。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如此则边城按堵矣。

臣又闻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齐桓、晋文皆募兵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有胆勇者聚为一卒，乐进战效力以显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赴远、轻足善斗者聚为一卒，此三者兵之练锐，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况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以蛮夷伐蛮夷，中国之形也。故陈汤统西域而郅支灭，常惠用乌孙而边部宁。且聚胆勇、乐战、轻足之徒，古称良策，请试行之。且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邦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望于边郡置营召募，不须品度人才，止求少壮有武艺者万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将统而用之，必显成功，乃中国之长算也。

又如榷场之设，盖先朝从权立制，以惠契丹，纵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废，似全大体。今缘边榷场，因其犯塞，寻即停罢。去岁以臣上言，于雄州置场卖茶，虽赀货并行，而边氓未有所济。乞延访大臣，议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执独议，是必别有良谋。请委之边任，使施方略，责以成功。苟空陈浮议，上惑圣聪，□氐如灵州，足为证验，况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十月，建议选锐兵于乾宁军，挽刀鱼船自界河直趣平州境，以牵西面之势。五年，诏兼领制置屯田使。始建榷场，或者谓承矩意在继好，然契丹无厌，未足诚信，徒使公行窥伺。会契丹有杀斥候卒者，复罢之。时契丹数窥边城，大浚渠，颇挠其役。诏承矩握兵深入其境，以分其势。承矩以无骑兵，第遣数千卒出混泥城，袭之而还。

景德元年，入朝，进领英州团练使。真宗谓宰相曰："承矩读书好名，以才能自许，宜择善地处之。"冬，出知澶州。承矩自守边以来，尝欲朝廷怀柔远人，为息兵之计。及是，车驾按巡本部，卒与契丹和，益加叹赏。韩杞之至也，命郊劳之。明年春，复知雄州。是岁，契丹始遣使奉币。承矩以朝廷待边人之礼悠久可行者，悉疏以闻。手诏嘉纳，仍听事有未尽者便宜裁处。三年，真拜雄州团练使。时边兵稍息，农政未修。又置缘边安抚使，命承矩为之，且诏边民诱其复业。承矩曰："契丹闻之，必谓诱其部属也。"乃易诏文为水旱流民之意。王钦若时知枢密，援汉虫达、周仲居改诏，请罪承矩。帝曰："承矩任边有功，当优假之。"第诏自今朝旨未便者，奏禀进止。

承矩颇有识鉴，典长沙日，李沆、王旦为佐，承矩厚待之，以为有

公辅器。善推步，自知冥数，乃以老疾求僻郡。诏自择其代，承矩以李允则为请。乃授承矩齐州团练使，遣之任，至郡裁七日，卒，年六十一。特赠相州观察使，赙钱五十万，绢五百匹，中使护葬。

以其子龟龄为侍禁；昌龄、九龄为殿直；遐龄为斋郎。缘边洎涿、易州民，闻承矩卒，皆相率诣雄州发哀饭僧。昌龄娶齐王女太和县主，至内殿崇班。昌龄子象中，为阁门祗候。

李汉超，云州云中人。始事邺帅范延光，不为所知。又事郓帅高行周，亦不见亲信。会周世宗镇澶渊，汉超遂委质焉。即位，补殿前指挥使，三迁殿前都虞候。

宋初，改散指挥都指挥使，领绵州刺史，累迁控鹤左厢都校，领恩州团练使。从平李重进，寻迁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汉超在关南，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偿者，太祖召而问之曰："汝女可适何人？"曰："农家也。"又问："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曰："岁苦侵暴。"曰："今复尔耶？"曰："否。"太祖曰："汉超，朕之贵臣也，为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责而遣之。密使谕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汉超感泣，誓以死报。在郡十七年，政平讼理，吏民爱之，诣阙求立碑颂德。太祖诏率更令徐铉撰文赐之。

霸州监军马仁瑀尝兄事汉超，多自肆，擅发麾下卒入辽境，剽夺人口、羊马，由是二将交恶。太祖虑其生变，遣中使赐汉超、仁瑀金帛，令和解之。太平兴国初，迁应州观察使、判齐州，仍为关南巡检。二年八月，卒于屯所。太宗甚悼惜，赠太尉、忠武军节度，中使护葬。汉超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死之日，军中皆流涕。子守恩。

守恩，少骁果善战，有父风。初补齐州牙职。开宝二年，太祖亲征太原，汉超为北面行营都监，守恩从父军中。会契丹遣兵援河东，至定州西嘉山，将入土门，守恩领牙兵数千骑战败之。斩首三千级，获战马、器甲甚众，擒首领二十七人。随汉超见于行在，赐戎服金带、器币、缗钱，太祖谓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将帅才也。"汉超卒，擢为骁猛军校，累官至陇州刺史、知灵州。与转运使陈纬部刍粮过瀚海，为贼所邀，守恩及子广文助教象之、陇州衙内指挥使望之、弟寄班守忠皆没。真宗闻之震悼，特赐守恩洪州观察使。次子祐之、顺之、用之、润之、庆之、成之、藏之。

郭进，深州博野人。少贫贱，为钜鹿富家佣保。有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其家少年患之，欲图杀进，妇竺氏阴知其谋，以告进，遂走晋阳依汉祖。汉祖壮其材，留帐下。晋开运末，契丹扰边。汉祖建号太原。契丹主道殂，汉祖将入汴，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定河北诸郡。累迁乾、坊二州刺史。少帝即位，改磁州。

周广顺初，移淄州。二年，吏民诣观察使举留。是秋，迁登州刺史。会群盗攻劫居民，进率镇兵平之，部内清肃，民吏千余人诣阙请立《屏盗碑》，许之。显德初，移卫州。卫、赵、邢、洺间多亡命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没，伺间椎剽，吏捕之辄遁去，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进备知其情状，因设计发擿之，数月间剪灭无余，郡民又请立碑记其事。改洺州团练使，有善政，郡民复诣阙请立碑颂德，诏左拾遗郑起撰文赐之。进尝于城四面植柳，壕中种荷芰蒲□，后益繁茂。郡民见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种也。"

建隆初，太祖亲征泽、潞，迁本州防御使，充西山巡检。尝与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获数千人。开宝二年，太祖亲征河东，以进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九年，命将征河东，以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招徕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太平兴国初，领云州观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检，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

四年，车驾将征太原，先命进分兵控石岭关，为都部署，以防北边。契丹果犯关，进大破之，又攻破西龙门砦，俘馘来献，自是并人丧气。时田钦祚护石岭军，恣为奸利诸不法事，进虽力不能禁，亦屡形于言。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钦祚以他事侵之，心不能甘，自经死，年五十八，钦祚以暴卒闻。太宗悼惜久之，赠安国军节度，中使护葬。后颇闻其事。因罢钦祚内职，出为房州团练使。

进有材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寘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进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其御下严毅若此。然能以权道任人，尝有军校自西山诣阙诬进者，太祖诘知其情状，谓左右曰："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尔。"遣使送与进，令杀之。会并人入寇，进谓诬者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能掩杀并寇，即荐汝于朝；如败，可自投河东。"其人踊跃听命，果致克捷。进即以闻，乞迁其职，太祖从之。

初，开宝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赐进，悉用筒瓦。有司言：旧制，非亲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我

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无妄言。”太平兴国初，又赐宅一区。

牛思进者，祁州无极人。少从军，以膂力闻。尝取强弓絓于耳，以手引之令满。又负墙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不动，军中咸异之。太平兴国四年，知平定军，从征河东，石岭关部署郭进卒，命思进代之。师还，以功改本州团练使。七年，授右千牛卫上将军致仕，卒。

李谦溥，字德明，并州盂人。性慷慨，重然诺。父荛，后唐清泰中，晋祖镇并门，署为参谋。天福初，为开封府推官，使契丹还，上言：“屈节外国，非久长策。”时晋祖方父事契丹，不悦其言，出为汝州鲁山令，卒官。

谦溥少通《左氏春秋》。从晋祖入汴，补殿直，奉使契丹。少帝即位，改西头供奉官，汉初，迁东头。周祖讨三叛及守邺都，谦溥往来宣密命，周祖爱之。广顺初，迁供备库副使。世宗征刘崇，辽州刺史张乙坚壁不下，遣谦溥单骑说之，乙以城降，以功改闲厩使。师还，留为晋州兵马都监。以偏师入河东境，频致克捷，世宗诏褒美之。会隰州刺史孙义卒，时世宗亲征淮南，谦溥谓节帅杨廷璋曰：“大宁，咽喉要地，不可阙守。且车驾出征，若俟报，则孤城陷矣。”廷璋即署谦溥权隰州事。至郡，亟命浚城隍，严兵备，凡八日，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时盛暑，谦溥单衣持扇，从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视战具。并人退舍，后旬余，大发冲车攻城。谦溥募敢死士，得百余人，短兵坚甲，衔枚夜缒出城。会廷璋兵至，合势夹攻，掩其不及。并人大扰，悉众遁去。追北数十里，斩首千余级，时显德四年也。明年五月，攻破孝义县，以功领衢州刺史、监军如故。世宗北征，召赴行在。恭帝即位，为澶州巡检使，诏城莫州，数旬而就。改丹州刺史。

建隆四年，移慈州，兼晋、隰缘边都巡检，行石州事，以兴同砦为治所。冬，将有事于南郊。太祖命四路进兵，略地太原。郑州刺史孙延进、绛州刺史沈继深、通事舍人王睿等师出阴地，以谦溥为先锋，会霍邑。谦溥因画攻取之策，继深等共沮之，延进不能用。军还，出白璧关，次谷口，谦溥语诸将曰：“王师深入敌境，今既退军，彼必乘我，诸君当备之。”诸将不答，谦溥独令所部擐甲。俄追骑果至，延进等仓皇走谷中，独谦溥麾兵拒之，并人引退。未几，移隰州刺史。

开宝元年，命李继勋等征太原，以谦溥为汾州路都监。太祖征晋阳，为东砦都监。前军副部署党进遣谦溥伐木西山以给军用，未至，闻鼓声，乃并人逼西砦。大将赵赞御之，并众未退，谦溥麾所部赴之。太

祖遽至观战，怪其赴援者非精甲，问之，乃谦溥也，帝甚喜。谦溥在州十年，敌人不敢犯境。有招收将刘进者，勇力绝人，谦溥抚之厚，藉其死力，往来境上，以少击众。并人患之，为蜡丸书以间进，佯遗书道中，晋帅赵赞得之以闻。太祖令械进送阙下，谦溥诘其事，进伏请死。谦溥曰："我以举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进为并人所恶，此乃反间也。奏至，帝悟，遽令释之，赐以禁军都校戎帐、服具。进感激，愿击敌自效。

开宝三年，召谦溥为济州团练使。后边将失律，复为晋、隰缘边巡检使，边民闻之喜，争相迎劳于道左。六年，领兵入太原，连拔七砦。八年，以疾求归，肩舆抵洛，太祖遣中使领太医就视之。至京师，疾笃，累上章辞禄，不许。明年春，卒，年六十二。太祖甚痛惜之，赙赠有加，葬事官给。

谦溥与宣祖同里闬，弟谦升与太祖为布衣交。其母阎尝厚待太祖，及即位，数迎入宫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饮食，话及旧故，赐赍优厚。雍熙中，太宗为许王纳谦升女为夫人，以谦升为如京副使。谦溥子允则、允正，允则至宁州防御使。从子允恭为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允正字修己，以为荫补供奉官。太平兴国中，掌左藏库，屡得升殿奏事，太宗颇记忆其旧故。雍熙中，与张平同掌三班，俄为阁门祗候。四年，迁阁门通事舍人。时女弟适许王，以居第质于宋偓，太宗诘之曰："尔父守边二十余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质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侍辇钱赎还，缙绅咸赋诗颂美。

淳化中，命讨戎、泸州叛蛮。迁西上阁门副使。太宗虑京城狱囚淹系，命允正提总之。尝请诏御史台给开封府司录司、左右军巡、四排岸司印纸作囚簿，署禁系月日，条其罪犯，岁满较其殿最。诏从其请。逾年，开封府上言："京师浩穰，禁系尤众，御史府考较之际，胥吏奔命，有妨推鞫，况无欺隐，不烦推校。"卒罢之。允正又提点左右藏，屡乘传北面，经度边要。五年，为卫州修河部署。会建清远军积石砦，命诣瀚海部分其役。还，拜西上阁门使、并州驻泊钤辖。俄代张永德知州事，徙代州。

咸平初，使西蜀询访民事，还，进秩东上阁门使，历知镇、莫二州。又为并、代马步军钤辖。契丹扰边，车驾驻大名，允正与高琼率太原军出土门路来会，召见便殿。所部有广锐骑士数百，皆素练习，命允

正引以入，赐缗钱。遣屯邢州，与石保吉逐辽人，辽人遁去。俄以兵会大名，复还并代。五年，合泾原仪渭、邠宁环庆两路为一界，命王汉忠为都部署，驿召允正为钤辖兼安抚都监，即日上道。又命与钱若水同诣洪德、怀安沿边诸砦经度边事，加领诚州刺史。七月，罢两路之职，复任并代钤辖。每钱若水按巡边垒，即诏权莅州事。进四方馆使，代马知节为鄜延部署、兼知延州，改客省使、知定州兼镇定都钤辖。

大中祥符三年，累表求还。至京师，将祀汾阴，以疾难于扈从，命为河阳部署以便养。会张崇贵卒，赵德明颇逾轶，亟诏徙允正为鄜延部署，内侍密诏存谕。礼成，领河州团练使。允正颇知书，性严毅，疏财，喜自修饬。素病佝偻，以是罕在要近，累典边任，多杀戮。是秋，徙知永兴军，卒，年五十一。

姚内斌，平州卢龙人。仕契丹为关西巡检、瓦桥关使。周显德六年，太祖从世宗北征，兵次瓦桥关，内斌率众五百人以城降。世宗以为汝州刺史，吏民诣阙举留，恭帝诏褒之。内斌本名犯宣祖讳下一字，遂改今名。从平李筠，改虢州刺史。西夏数犯西鄙，以内斌为庆州刺史兼青、白两池榷盐制置使。在郡十数年，西夏畏伏，不敢犯塞，号内斌为“姚大虫”，言其武猛也。

初，内斌降，其妻子皆在契丹。乾德四年，子承赞密自幽州来归。五年，幽州民田光嗣等又以内斌儿女六人间道来归，太祖并召见，赐以衣服、缗钱、鞍马，令中使护送还内斌。开宝四年，召赴阙，上待之甚厚，遣归治所。七年春，暴得疾卒，年六十四。遣中使护丧，归葬洛阳，常赙外，赐其子田三十顷。承赞为供奉官、阁门祗候，死于阵；承鉴至殿中丞。

董遵诲，涿州范阳人。父宗本，善骑射，隶契丹帅赵延寿麾下，尝以事说延寿，不能用。及延寿被执，举族南奔。汉祖得之，擢拜随州刺史，署遵诲随州牙校。周显德初，世宗北征，大将高怀德，遵诲之舅也，表遵诲从行。师次高平，与晋人遇。将接战，晋兵未成列，怀德命遵诲先出奇兵击之，晋人溃，大军继进，遂败之。二年，讨秦、凤，大将韩通又表遵诲自随。与贼战于唐仓，先登陷阵，擒蜀招讨使王鸾以献，克秦、凤二州。师还，录其前后功，补东西班押班，又迁骁武指挥使。四年，从世宗征淮南，攻合肥，下之。六年，从韩通平雄、霸二州。

太祖微时，客游至汉东，依宗本，而遵诲凭藉父势，太祖每避之。

遵诲尝谓太祖曰："每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对。他日论兵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辞宗本去，自是紫云渐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见，遵诲伏地请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谕之曰："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俄而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诉其不法十余事，太祖释不问。遵诲益惶愧待罪，太祖召而谕之曰："朕方赦过赏功，岂念旧恶耶？汝可勿复忧，吾将录用汝。"遵诲再拜感泣。又问遵诲："母安在？"遵诲奏曰："母氏在幽州，经患难睽隔。"太祖因令人赂边民，窃迎其母，送与遵诲。遵诲遣外弟刘综贡马以谢，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盘龙衣，命赍赐之。综曰："遵诲人臣，岂敢当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会李筠叛泽、潞，令遵诲从慕容延钊讨之，迁马军都军头，因留之镇守。三年，召归，再迁为散员都虞候。乾德六年，以西夏近边，授通远军使。遵诲既至，召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刲羊酾酒，宴犒甚至，众皆悦服。后数月，复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走之，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夷落以定。太祖嘉其功，就拜罗州刺史，使如故。太宗即位，兼领灵州路巡检。

遵诲不知书，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命中，武艺皆绝人。在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一面，夏人悦服。尝有剽略灵武进奉使鞍马、兵器者，遵诲部署帐下欲讨之。夏人惧，尽归所略，拜伏请罪，遵诲即慰抚令去。自是各谨封略，秋毫不敢犯。历太祖、太宗朝，委遇始终不替，许以便宜制军事。太平兴国六年，卒，年五十六。帝轸悼久之，遣中使护葬，赠赙加等，录其子嗣宗、嗣荣为殿直。

贺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骑射。周祖将兵讨三叛，惟忠谒于道左，自陈其有武艺，周祖悦之，即留置所部。洎开国，得隶世宗帐下，奏补供奉官，不辞，辄入朝。世宗怒之，及嗣位，终不迁擢。

初授仪鸾副使，令知易州，捍边有功，寻迁正使。开宝二年，太祖驻常山，以惟忠为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检使。尝中流矢，六年，金疮发而卒。太祖闻之嗟悼，即以其子昭度为供奉官。

惟忠性刚果，知书，洞晓兵法，有方略。在易州缮完亭障，抚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北边，故十余年间契丹不敢南牧。昭度至西京作坊使。淳化中，知通远军，有罪当弃市，减死流商州。

马仁瑀，大名夏津人。十余岁时，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于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常集里中群儿数十人，与之戏，为行阵之状，自称将军，日与之约，鞭其后期者，群儿皆畏伏。又市果均给之，益相亲附。及长，善射，挽弓二百斤。

汉乾祐中，周祖镇邺，仁瑀年十六，愿隶帐下，周祖素闻其勇，既见，甚喜，留置左右。广顺初，补内殿直。世宗嗣位，命卫士习射苑中，仁瑀弓力最劲，而所发多中，赐锦袍、银带。会太原刘崇入寇，世宗亲征至高平，周师不利，诸将多引退。仁瑀谓众曰："主辱臣死，安用我辈！"乃控弦跃马，挺身出阵射贼，毙者数十人，士气益振，大军乘之，崇遂败绩。世宗至上党，诸将坐失律诛者七十余人。擢仁瑀为弓箭控鹤直指挥使，及还京，又迁散指挥使。从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飞楼高百尺余，世宗观之，相去殆二百步，楼上望卒厉声嫚骂，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远莫能及。仁瑀引满，应弦而颠。及淮南平，身被数十创，赐以良药，迁内殿直都虞候。又从平三关。恭帝嗣位，诏从太祖北伐。

初以佐命功授散员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俄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又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领扶州团练使。从平泽、潞，以功领常州防御使，改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二年，改领岳州防御使，俄又移领汉州。

初，诏仁瑀等领荆湖诸郡，不数岁，复其地。至是，将征蜀，又诏领川、峡诸郡，遂平之。先是，薛居正知贡举，仁瑀私嘱所与者，榜出，无其人。闻喜宴日，仁瑀酒酣，携所嘱者诣居正切责之。为御史中丞刘温叟所劾，帝优容之。王继勋以后族骄恣，凌蔑将帅，人皆引避。独仁瑀词气不相下，尝攘臂欲殴之。会帝将讲武郊外，遂欲相图，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太祖密知之，诏罢讲武，出仁瑀为密州防御使。

太祖征晋阳，命仁瑀率师巡边，至上谷、渔阳。契丹素闻仁瑀名，不敢出，因纵兵大掠，俘生口、牛羊数万计。驾还，仁瑀归治所。明年，群盗起兖州，贼首周弼、毛袭甚勇悍，材貌奇伟，弼号曰"长脚龙"。监军讨捕数不利，诏仁瑀掩击。仁瑀率帐下十余卒入泰山，擒弼，尽获其党，鲁郊遂宁。

开宝四年，迁瀛州防御使。兄子尝因醉误杀平民，系狱当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过误尔，愿以过失杀伤论。仁瑀曰："我为长吏，而兄

子杀人，此怙势尔，非过失也。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哉？”遂论如律，给民家布帛为棺敛具。太平兴国初，移知辽州。四年，车驾征太原，命仁瑀与成州刺史慕容超、飞龙使白重贵、八作使李继升分兵攻城。及征范阳，命仁瑀率禁兵击契丹于卢龙北，契丹兵奔溃。师还，迁朔州观察使，判瀛州事。七年，卒，年五十。赠河西军节度，葬事官给。

论曰：宋初，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赉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

若李进卿、杨美亦专师西征，而美居北海，以乐易结民心，诚得为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绍先业，以勋名著。承矩议屯田，赞和好，其谋甚远。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于斯为盛焉。

列传第三十三

○王赞 张保续 赵玭 卢怀忠 王继勋 丁德裕 张延通 梁迥 史珪 田钦祚 侯赟 王文宝 翟守素 王侁 刘审琼

王赞，澶州观城人。少为小吏，累迁本州马步军都虞候。周世宗镇澶渊，每旬决囚，赞引律令辨析中理，问之，知其尝事学问，即署右职。及即位，补东头供奉官，累迁右骁卫将军、三司副使。时张美为使，世宗问："京城卫兵岁廪几何？"美不能对，赞代奏甚析，美因是衔之。及征关南，言于世宗，以赞为客省使，领河北诸州计度使。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有司不敢绳以法。赞所至，发擿奸伏，无所畏忌，振举纲领，号为称职，由是边臣切齿。师还，复为三司副使。

建隆初，始平李重进，太祖素知赞材干，可委以完葺，即令知扬州。既行，舟覆于阊桥下，溺死，亲属随没者三人。上甚嗟悼，谓左右曰："溺吾枢密使矣！"盖将大用也。赙其家绢三百匹，米、麦各二百斛。

张保续字嗣光，京兆万年人。父洪，唐左武卫上将军，保续以荫补太庙斋郎。梁贞明中，调补临济尉，选充四方馆通事舍人。后唐天成初，领瓜州官告国信副使。郊祀，改右赞善大夫。晋天福中，历太府、光禄二少卿，职同正，领通事舍人。开运二年，契丹入寇，杜重威、李守贞、符彦卿等率兵御之。命保续驰骑往来军中谕机事。既而大破敌于阳城，使还，以本官充西上阁门副使。明年，使荆南，复命转东上阁门副使。契丹犯阙，被驱北徙，留范阳，岁余逃归。

汉乾祐初，出为陇州防御使。周祖革命，召为东上阁门副使，从平慕容彦超。累迁引进副使、知阁门事。世宗即位，授西上阁门使。明年，进秩东上阁门使。从上征淮南，会寿州纳款，遣保续先往慰抚，及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以功迁判四方馆事，就迁客省使。从平瓦桥关，奉使吴越。

宋初，迁卫尉卿，判四方馆、客省、阁门事。保续性介直，好俭素，在阁门前后四十年，善宣赞辞，令听者倾耸。累使藩国不辱命。历事六朝，未尝有过。从征李筠，以足疾留河内，后归京师。建隆三年，卒，年六十四。

赵玭，澶州人。家富于财。晋天福中，以纳粟助边用，补集贤小史，调濮州司户参军。刺史白重进以其年少，欲试以事，因以滞狱授之。玭为平决，悉能中理。重进移刺虢、成二州，连辟为从事。会契丹构难，秦帅何重建献地于蜀，孟知祥署高彦俦秦州节度，成为支郡，因署玭秦、成、阶等州观察判官。

周显德初，命王景帅兵讨秦凤。彦俦出兵救援，未至，闻军败，因溃归。□比闭门不纳，召官属谕之曰："今中朝兵甲无敌于天下，自用师西征，战无不胜。蜀中所遣，将皆武勇者，卒皆骁锐者，然杀戮遁逃之外，几无孑遗。我辈安忍坐受其祸？去危就安，当在今日。"众皆俯伏听命。玭遂以城归朝。世宗欲命以藩镇，宰相范质不可，乃授郢州刺史，历汝、密、泽三州刺史。

建隆中，入为宗正卿。乾德初，出为泰州刺史。二年，改左监门卫大将军、判三司。玭狂躁幸直，多忤上旨，太祖颇优容之。尝廉得宰相赵普私市秦、陇大木事，潜以奏白，然惧普知，因称足疾求解职。五年春，罢使，守本官。自是累献密疏，皆留中不出，常疑普中伤。六年，诣阙，纳所授告命，诏勒归私第。又请退居郓州，不许。玭不胜忿，逾年，伺普入朝，马前扬言其短。上闻之，召玭及普于便殿，面质其事。玭大言诋普贩木规利，上怒，促令集百官逐普，且谕其事。王溥等奏玭诬罔大臣，普事得解。上诘责玭，命武士挝之，令御史鞫于殿庭。普为营救，得宽其罚，黜为汝州牙校。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五十八。

卢怀忠，瀛州河间人。少有膂力，善骑射。汉乾祐初，寓居河中，值李守贞之叛，周祖围其城，怀忠夜逾城出见，陈攻取便宜。河中平，奏补供奉官。从征慕容彦超于兖州。显德初，监沂州军，以所部破海州，功居多。世宗议北征，先遣怀忠按视出师道路。三关平，迁如京副使。

宋初，迁内酒坊副使。会朗州军乱，太祖将出师致讨，遣怀忠使荆南，因谓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尽知之。"怀忠使还，奏曰："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苦于暴敛。南迩长沙，东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矣。"太祖召宰相范质等谓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国，今出师湖南，假道荆渚，因而下之，万全策也。"即以怀忠为前军步军都监。荆湖平，以功迁内酒坊使。

乾德二年，改判四方馆事，知江陵府。四年，王师伐蜀。江陵当

峡、江会冲，以供亿之劳，迁客省使。又明年，使江南还，中途遇疾，肩舆归京师。太祖遣医丸艾以赐之，未几卒，年四十九。大中祥符四年，录其子熙为校书郎。

王继勋，陕州平陆人。隶河中府为牙校。李守贞之叛，令继勋据潼关，为郭从义所破，走还河中。俄白文珂、刘词领兵至城下，守贞又遣继勋与其爱将聂知遇夜出攻河西砦，复为汉兵所败，被创而遁。继勋度守贞必败，遂逾城出降，周祖奏补供奉官。广顺初，领汾州刺史，充晋、磁、隰等州缘边巡检，历宪、麟、石、磁四州刺史。

宋初，迁磁州团练使，坐境上用兵失律、荆罕儒陷阵，责授右监门卫率。初平荆襄，命权知道州，未几，授本州刺史。州境与广南接，刘鋹屡引兵入寇，继勋因上言岭表可图之状。及王师南伐，以为贺州道行营马步军都监。继勋有武勇，在军阵，常用铁鞭、铁槊、铁槁，军中目为“王三铁”。

丁德裕，洺州临洺人。父审琦，彰武军节度。周广顺初，以荫补供奉官。宋初，历通事舍人、西上阁门副使。建隆三年，迁东上阁门使。从慕容延钊平荆湖，以功授引进使。又与潘美、尹崇珂克郴州，迁客省使。乾德五年，迁内客省使。时成都初平，群寇大起，用为西川都巡检使，与阁门副使张延通同率师讨之，擒贼帅康祚，磔于市。岁余，尽平其党。颇与延通不协，归朝，告其阴事，延通坐弃市。又奏转运使、礼部郎中李铉尝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驿召铉下御史案之。铉言德裕在蜀日屡以事请求，多拒之，皆有状。御史以闻。太祖悟，止坐铉酒失，责授左赞善大夫。

未几，德裕亦出知潞州。会征江南，遣德裕为常州行营兵马都监，领吴越兵，助主帅进讨。常州平，命权知州事。又改升州东南路行营都监，败润州军五千余于城下。及拔润州，移领常、润等州经略巡检使。德裕以倾险为众所恶，恃势刚狠，不恤士卒，黩货无厌，越人苦之。钱俶奏其事，贬房州刺史，卒。

张延通，潞州潞城人。父彦成，周右金吾卫上将军。延通性颖悟，有才干，荫补供奉官。宋初，历通事舍人，迁东上阁门副使。开宝中，为西川兵马都监。太祖以蜀寇未平，命同内客省使丁德裕、引进副使王班、内臣张屿领兵屯蜀部。德裕颇专恣，延通面质其短，德裕衔之。又与张屿不协，延通亦为和解之，德裕疑延通与屿为党，益不悦。会太祖征太原，有使自行在至，备言太祖当盛暑躬冒矢石，劳顿万状。延通

曰："主上勤劳若此，而吾辈日享安乐。"盖言不自安也。德裕不答。会张屿先归阙，太祖赐予甚厚。延通、德裕继至，则召延通顾问，而待德裕稍薄。德裕颇疑惧，遂奏延通尝对众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指屿为党。太祖怒，即收延通、张屿及王班下御史台鞫之，延通等引伏。太祖始欲舍之，及引问，延通抗对不逊，遂斩之。屿、班并内臣王仁吉并仗脊，屿配流沙门岛，班许州，仁吉西窑务，时开宝二年也。

梁迥，博州聊城人。少为吏部小史。周世宗在藩邸日，得给事左右。及嗣位，补殿直，改供奉官，四迁至左藏库使。

太祖将讨西蜀，以迥监秦州戍兵。蜀平，改监霸州兵，转宫苑使。从征太原还，会命蜀州刺史聂章为沁州兵马部署，以迥监其军。无何，并人入寇，迥与阎彦进同率兵击败之，以功迁东上阁门使。开宝五年，命为广南道兵马都监兼诸州巡检。

八年，奉使江南。迥素贪冒，外务矫饰，初若严毅不可犯，虽馈食亦不受，江南人颇惮之。既而奉以赀货，殆直数万缗，迥即大喜过望，登舟纵酒，继日宴乐。及归，恋恋不发，人多笑之。暨王师伐金陵，命迥与潘美、刘遇率步兵先赴荆南。且以迥护行营步兵及左厢战棹，与吴人战采石，杀获甚众。江南平，以功领顺州团练使。

太宗即位，判四方馆事，领禁军戍泽州。太平兴国三年，钱俶来朝，命往淮、泗迎劳。夏，汴水大决，诏迥发畿内丁男三千护塞汴口。四年，征太原，以迥为行营前军马步军都监，督军攻城，中流矢四。车驾还，命与孟玄哲、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迁引进使。五年，受诏与潘美城并州于三交，及筑缘边堡障。七年，李继迁寇边，以迥领兵护银、夏州。八年，召归，授唐州防御使，令赴职。

雍熙二年，继迁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乘势数寇边。复召迥为银、夏都巡检使，赴边捍御之。三年夏，卒于银州官舍，年五十九。

迥性粗率，尤不喜文士，故事，节帅出镇及来朝，便殿宴劳，翰林学士皆预坐。开宝中，迥为阁门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预坐？"自是罢之。至淳化中，翰林学士苏易简白于太宗，始复预焉。大中祥符八年，录迥子廷翰为奉职。

史珪，河南洛阳人。父晖，晋严卫指挥使。珪少以武勇隶军籍，周显德中，迁小校。太祖领禁卫，以珪给事左右。及受禅，用为御马直队

长，四迁马步军副都军头兼控鹤、弓弩、大剑都指挥使。开宝六年，加都军头，领毅州刺史。

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后乃渐肆威福。民有市官物不当价者，珪告其欺罔，当置法，列肆无不侧目。上闻之，因下诏曰：’古人以狱市为寄者，盖知小民唯利是从，不可尽法而绳之也。况先甲之令，未尝申明。苟陷人于刑，深非理道。将禁其二价，宜示以明文，自今应市易官物，有妄增价直欺罔官钱者，案鞫得实，并以枉法论。其犯在诏前者，一切不问。”自是珪不复敢言。

时德州刺史郭贵知邢州，国子监丞梁梦升知德州，贵族人亲吏之在德州者颇为奸利，梦升以法绳之。贵素与珪善，遣人以其事告珪，图去梦升。珪悉记于纸，将伺便言之。一日，上因言：“尔来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怀中所记以进，曰：“只如知德州梁梦升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为不法。梦升，真清强吏也。”因以所记纸付中书曰：“即以梦升为赞善大夫。”既又曰：“与左赞善。”珪以谮不行，居常怏怏。九年，坐漏泄禁中语，出为光州刺史。会岁饥，淮、蔡民流入州境，珪不待闻，即开仓减价以粜，所全活甚众，吏民诣阙请植碑颂德者数百人。

太平兴国初，以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四年，征太原，命珪与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面。从征幽州，坐所部逗挠失律，责授定武行军司马。数月，召为右卫将军、领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达京九十里，数旬而毕，民咸便之。会江、淮民麴谋首等数十百人聚为盗，命珪率龙猛骑兵五百往捕，悉获之。六年，迁隰州刺史，知保州、静戎军。上缘边便宜十五事，皆从之。

雍熙中，从曹彬征幽州，为押阵部署，以所部下涿州。师还，卒，年六十一。珪多智数，好以甘言小惠取誉于人，故所至不忍其去云。

田钦祚，颍州汝阴人。父令方，汉虢州团练使。帐下伶人靖边庭妻有美色，令方私之，边庭不胜忿。会陕西三叛连衡，关辅间人情大扰。边庭率其徒数人夜缒入州廨，害令方，因掠郡民投赵思绾，至潼关，与守关使者战，遂败散。朝廷录钦祚为殿直，改供奉官。周世宗征淮南，为前军都监。从征关南还，会塞澶渊决河，命钦祚领禁兵护役，因令督治澶州城。淮人寇高密，刺史王万威求济师，命钦祚领州兵援之，既至，围解。

宋初，迁阁门通事舍人。乾德二年冬，讨蜀，为北路先锋都监，令乘传往来宣达机事。孟昶降，奉捷书驰奏，迁西上阁门副使。蜀土寇乱，又遣钦祚率师讨平之。四年春，并人寇乐平，从罗彦瑰拒之，独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将一人，俘获甚众，以功迁西上阁门使。开宝二年，又与何继筠破贼兵于石岭关，领贺州刺史，判四方馆使。三年，契丹寇中山，以钦祚为定州路兵马都部署。与战遂城，自旦及晡，杀伤甚众。钦祚马中流矢踣，骑士王超授钦祚以马，军复振，敌解去。朝廷将议讨江表，遣钦祚觇之，还奏合旨，江南所得宝货直三千万，悉以赐钦祚。会兴师，首命钦祚与曹彬、李汉琼率骑军先赴江陵，就命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军兼左厢战棹都监。领兵败吴军万余于溧水，斩其主帅李雄等五人，擒裨将二人。进围金陵，为南面攻城部署。既平，以功加领汾州防御使。

太平兴国初，迁引进使，为晋州都钤辖。太原骁将杨业率众寇洪洞县，钦祚击败之，斩首千余级，获马数百。太宗赐钦祚白金五千两，令市宅。四年，从征太原，护前锋骑兵，屯石岭关以扞契丹。

钦祚性刚戾负气，多所忤犯，与主帅郭进不协，进战功高，屡为钦祚所陵，心不能甘，遂自缢死。初，贼兵奄至，进出战，钦祚但闭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奉刍粟，多贩鬻规利，为部下所诉，责授睦州团练使。车驾北巡，以为幽州西路行营壕砦都监。六年秋，改房州团练使，逾年，又改柳州。岭外多瘴气，因遘疾，累表乞生还阙下。上怜之，迁郢州团练使。在郡二年，入觐，钦祚见上，涕泣不已。以为银、夏、绥、宥都巡检使，俄召还。会征幽州，命钦祚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排阵使。时钦祚已被病，受诏不胜喜，一夕，卒。

钦祚性阴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多恶之。子承诲，仕至供奉官、阁门祗候；承说，至崇仪副使。

侯赟，并州太原人。父义，汉辽州刺史。赟以荫补殿前承旨。周显德中，再迁至供奉官，使江南，复命领三门、集津发运使。

宋初，为诸卫将军。先是，朝廷岁仰关中谷麦以给用，赟掌其事历三十年，国用无阙。累迁至右武卫将军。开宝中，历知建安军、扬、徐二州，皆有善政。太宗即位，移知福州，改右卫将军。太平兴国二年，钱俶初纳土，诏赟驰往两浙诸州阅视军储刍茭，累迁右卫大将军。七年，知灵州，按视蕃落，宴犒以时，得边士心，部内大治，迁左卫。在朔方凡十余年，上念久次，求可代者而难其人。淳化二年，卒于官，年

七十四，赠本卫上将军。

王文宝，开封阳武人，以任子补殿直。太平兴国初，累迁至军器库使。尝使契丹。会陈洪进献漳、泉地，以文宝监泉州兵。群盗大起，文宝与转运使杨克让、知州乔惟岳共讨平之。以功领妫州刺史，加内弓箭库使。二年，京西转运使程能议开新河，自襄、汉至京师，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数万赴其役，又发诸州兵万人助之。命文宝与六宅使李继隆、作坊副使李仁祐、刘承珪分往护作。既而地高水下，不能通，卒堙废焉。雍熙四年，改东上阁门使，历知泾、延二州。会辽人寇通远军，命文宝率师致讨，还迁判四方馆事。

文宝历内职三十年，雅好言外事，太祖、太宗颇信任之，中外咸畏其口。出为高阳关兵马钤辖，淳化二年，卒于官。

翟守素，济州任城人。父溥，晋左司御率府率。守素以父任为殿直，历汉、周，迁供奉官，领承天军使。乾德中，为引进副使，从王全斌伐蜀，以往来驰告军事为职。蜀平，擢判四方馆事。以两川余寇未殄，虑致骚动，再令守素入蜀经略诸郡，分兵以防遏之。

开宝中，会麟、府内属戎人争地不决，因致扰乱，命守素驰往抚喻。守素辨其曲直，戎人悦服。从征太原，命海州刺史孙方进围汾州，守素监其军，转引进使。

开宝三年，命为剑南十州都巡检使，东上阁门使郭崇信副之。赐守素钱五百万，入谢日，复遣为岐帅符彦卿官告使。守素辞以锡赉优厚，不敢更当奉使之诏，上不许。九年，吴越国王钱俶来朝，命守素护诸司供帐，迎劳郊外。并垒未下，诏与洺州防御使郭进率兵深入其境，蹈藉禾稼，守素多所虏获。太宗即位，迁客省使，领宪州刺史。

太平兴国三年夏，河决荥阳，诏守素发郑之丁夫千五百人，与卒千人领护塞之。是秋，梅山洞蛮恃险叛命，诏遣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将接战，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先是，数郡大吏、富人多与贼帅包汉阳交通，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守素并焚之，反侧以定。俄而钱俶献浙右之地，诏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安抚诸郡，人心甚悦，即以知杭州。岁满，为西京巡检使。秦王廷美以事勒归私第，以守素权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属洛阳岁旱艰食，多盗，上

忧之。守素既至，渐以宁息。未几，迁商州团练使。

雍熙二年，改知延州。自刘廷让败于君子馆，河朔诸州城垒多圮。四年，诏守素与田仁朗、王继恩、郭延濬分路按行，发诸州镇兵增筑，护其役。赐白金三十两，留充天雄军兵马钤辖、知大名府，改知潞州。会建方田，命为代北方田都部署、并州兵马钤辖，从屯夏州，改知凤翔府。

淳化中，夏帅赵保忠上言，其弟继迁诱戎人为寇，且求援师。诏守素率兵复屯夏州，未几，又徙石州，以老病上疏求归本郡，从之。三年，卒，年七十一。

守素逮事四朝，绵历内职五十余年。性谨慎，宽仁容众，所至有治绩。凡断大辟狱，虽罪状明白，仍遍询僚寀，佥同而后决；属吏有过不面折，必因公宴援往事之相类者言其获咎，以微警之。新进后生多至节帅，而守素久次不迁，殊无陨获意，时论以此多之。

王侁，字秘权，开封浚仪人。父朴，周枢密使，侁以父任太仆寺丞。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见诸孤，以侁为东头供奉官。开宝中，征江南，命侁率师戍桐城。王师渡江，与樊若水同知池州，领兵败江南军四千余于宣州。金陵平，加阁门祗候。

太平兴国初，预讨梅山洞蛮。契丹使来贡，诏侁送于境上。还，使灵州、通远军。及旋，言主帅所留牙兵率与边人交结，颇桀黠难制，岁久当虑，请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调内郡卒往代之。戍者闻代，多不愿还。侁察其中旅拒者斩之以徇，众皆悚息，遂将以还。一岁中数往来西边，多奏便宜，上多听用，迁通事舍人。

四年，从征太原，以侁护阳曲、塌地、石岭关诸屯，赐厩马介胄。五月，即城下转东上阁门副使。晋阳平，留为岚、宪巡检。九年，代还，迁西上阁门使，赐钱百万。河西三族首领折遇乜叛入李继迁，侁帅师讨擒之，以功领蔚州刺史。王师北征，命为并州驻泊都监，又为云、应等州兵马都监。

侁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事载《杨业传》。会赦，移均州团练副使。淳化五年召还，道病，至京师卒。

弟僎，供奉官、阁门祗候，坐征交阯军败诛；备、偃并进士及第，

偃至太常博士。

朴弟格，宋初为右补阙、直史馆，至都官员外郎、广南转运使。格子侗，太平兴国进士，至都官员外郎。

刘审琼，涿州范阳人。家素贫。汉乾祐中，湘阴公镇彭门，审琼始隶帐下。周祖受命，遁去，依永兴军节度刘词，颇委任之。词卒，属太祖节镇，给事左右。及受禅，补殿直。从平泽、潞，改供奉官。

开宝中，累迁至军器库使。会枢密使李崇矩门人郑伸击登闻鼓，诬告崇矩受太原席羲叟黄金，私结翰林学士扈蒙，以甲科私羲叟，引审琼为证。上怒，召审琼诘问，审琼具言其诬枉，得解，遂出知镇州。七年，太宗征河东，驻跸月余，储彳侍无阙，迁领檀州刺史、知潭州。州素多火，日调民积水为防，民甚劳之。审琼至，悉罢之，以为民便。徙知河阳。淳化三年，受代归，陈衰老，乞正受郡符。上闵其旧人，授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卒于官。

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年八十余，筋力不衰，髭发黧黑。孙爽，进士及第，后为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

论曰：王赞奋迹小校，有奉公之节，绳奸列郡，不畏强御。保续单车出使，不辱君命。怀忠识荆渚之将危。继勋知番禺之可取。侯赟久治边郡。文宝数护屯兵：斯各一时之效也。德裕、梁迥、钦祚、王侁皆练习戎旅，颇著勋劳，然率强戾而乏温克，以速于戾，斯乃明哲之所戒。玭以刚险蒙悔吝，珪以发擿肆威福，其不逞者欤！守素不事躁竞，审琼克享期颐。《易》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谓也。

列传第三十四

○刘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谭延美 元达 常思德 尹继伦 薛超 丁罕 赵瑫附郭密 傅思让 李斌附 田仁朗 刘谦

刘福，徐州下邳人。少倜傥，魁岸有膂力。周显德中，世宗征淮南，福徒步谒见于寿春。世宗奇之，因留麾下。每出战，则令福率卫士为先锋，与破紫金山砦。淮南平，录功授怀德指挥使。

宋初，迁横海指挥使，率所部隶步帅刘光毅，由峡路征蜀。比至成都，孟昶已降。大将王全斌部送降卒归京师，至绵州，降卒盗库兵，劫蜀旧将全师雄以叛，焚庐舍，剽财货以去。刺史成彦饶以同、华兵百余人守其城，全斌遣米光绪将七百骑及福所部以屯护之。光绪尽杀师雄妻孥，师雄领叛卒，益聚村民十余万众，攻城益急。会龙捷指挥使田绍斌率精锐百骑，由东山西北行，福领所部由山南行，出贼不意，夹击之。贼众大溃，斩首及溺江死者以万计，以功授虎捷都虞候。继隶曹彬麾下，平江南。还，授指挥使，领蔚州刺史。从太宗克并、汾，迁马步都军头、武州团练使。端拱初，出为洺州防御使。二年，改雄州防御使兼本州兵马部署。雄州地控边塞，常屯重兵。福至部，按行城垒，调镇兵以给缮完，出私钱以资宴犒，寇虽大至，而恃以无恐矣。淳化初，迁凉州观察使、判雄州事。二年，卒，年六十四。赠太傅。

福虽不学，而御下有方略，为政简易，人甚德之。领雄州五年，郡境宁谧。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汝曹既无尺寸功以报朝廷，岂可营度居室，为自安计乎？"卒不许。既死，上闻其言，赐其子白金五千两，使市第宅。

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阳人。父审琦，为周平卢军节度，封陈王。晋天福八年，审琦出领山南东道，以守忠为牙内指挥使，领绣州刺史。周显德四年春，改鞍辔库使。会淮南初下，命守忠驰往宣谕。时藩臣骄蹇，遇朝使多简傲，守忠抗以正礼，无所辱命。未几，改卫州刺史。

宋初，入为左卫将军。建隆四年，湖南初平，命为永州刺史。乾德中，护河阴屯兵。蜀平，太祖知远俗苦苛虐，南郑为走集之地，故特命守忠知兴元府以抚绥之。四年，改汉州刺史。时寇难甫平，使车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钱以给用。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

能律已以正，汝行见之，当效其为人也。”开宝初，改濮州刺史。会河决澶州，命守忠副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役，河决遂塞。五年，知辽州。民有阴召并寇谋内应者，事泄，守忠悉斩以徇。九年，命将征太原，守忠受诏与孙晏宣由辽州入，既而与路罗砦监押马继恩遇，乃相与会兵入贼境，燔砦四十余，获牛羊数千。议将深入，会上崩，乃班师。

太平兴国初，移知灵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徙夏州。每西戎犯边，战无不捷，录功就拜濮州团练使。端拱中，知沧州，改瀛州，兼高阳关驻泊部署，迁瀛州防御使。初，守忠尝梦一“濮”字方丈余，及领是郡几二十年，于是始悟。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与僚佐宴饮，有军校谋变，擐甲及阍，阍者仓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顾坐客曰：“此辈酒狂尔，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明年，加耀州观察使，兼判雄州。未几召还，条陈边事，敷奏称旨，赐钱五百万。五年，又知沧州。至道初，移雄州。三年，复知沧州。拜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徙宋州，兼制置营田使。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咸平三年入觐，遣还未行，暴卒，年六十九，赠太尉。录其子继昌为供备库副使，婿王世及为光禄寺丞。

守忠谨悫淡薄，为治简静。太祖居藩日，素相厚善，及受禅后，每优任之，守忠处之益谦。从征太原，多与谋略，人罕知之者。所至藩郡，乐施予，丰宴犒，且喜与士大夫游从，故时论多与之。初，审琦以爱妾故，为隶人所戕。守忠终身不畜妓妾，而喜佞佛，盖有所惩云。

孔守正，开封浚仪人。幼事后唐明宗子许王从益。汉初，为东西班承旨，事魏王承训。周世宗征淮南，以材勇选为东班承旨。

宋初，补内殿直，兼领骁雄、吐浑指挥。从刘廷翰平蜀，还，迁骁雄副指挥使。开宝中，太祖征太原，守正隶何继筠麾下。会契丹遣兵来援晋阳，守正接战于石岭关，大败之，斩首万级，获其将王破得。时宋师之陷敌者数百人，守正以骑军驰之，尽夺以还。

太平兴国中，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太宗亲征晋阳，守正分主城西洞屋，领步卒大呼先登，继与内侍蔡守恩等率骑兵力战，晋军遂溃。从征范阳，至金台驿，诏与刘仁蕴先趋岐沟关。时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临机桥，以大军将至，说关使刘禹使降。禹解悬桥，守正遂入城，抚谕其军民，以城守属綦廷朗，而已赴行在。时契丹兵在涿州东，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逐北二十余里，降其羽林兵数百人。继与高怀德、刘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

塞。以劳再迁日骑都指挥使，领濡州刺史。

端拱初，迁龙卫都指挥使，领长州团练使，出镇真定。是年秋，出为颍州防御使。未几，太宗以其练习戎旅，特置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以授之。改领振州防御使。明年，拜殿前都虞候，领容州观察使。一日，侍宴北苑，上入玄武门，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翌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遂释不问。俄命为定州行营副部署，受诏诣保州军开道，遇敌于曹河，与战数合，枭首三十余，获马五十匹，上闻而壮之。

淳化初，擢高阳关副都部署。军中小将有詈其校长者，守正械送阙下，取裁于上，未尝专决焉。明年，护浚惠民河，塞澶州决河，就命知州军。改慎州观察使，还，领代州部署，连移并代、夏绥、麟府三镇。与李继迁战大横冈，援范廷召出塞，破贼于白池，至行庄，焚掠甚众，改代、夏二州部署。

真宗即位，复徙代州。咸平初，授昌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正上言："四任雁门，边亭久安，愿徙东北以自效。"会夏人入寇，改定州行营副都部署。四年，移彰德军留后，以风疾妨政，改安化军留后。景德初，复以不任职代。时议防秋北鄙，守正犹屡表请行。上闵之，不许。无何，卒，年六十六，赠泰宁军节度使。

谭延美，大名朝城人。躯干壮伟。少不逞，遇群盗聚谋将行剽劫，延美即趋就之。及就捕，法皆抵死，延美以与盗素不相识，获免。自后往来澶、魏间，为盗于乡里，乡里患之。周世宗镇澶渊，募置帐下。即位，补殿前散都头。从征淮南，以劳迁控鹤军副指挥使。又从克三关。时太祖领禁兵，留督牙队。

建隆元年，补控鹤指挥使，稍迁都虞候、马步副都军头。征湖南，与解晖分领行营战棹都指挥使。时汪端寇攻朗州甚急，招讨慕容延钊遣延美率兵赴之，大败贼众，擒端以还。擢铁骑副指挥使，领睦州刺史，四迁至内殿直都知。

太平兴国初，为蕲州刺史，连徙庐、寿、濠、光州军巡检使，剧贼之为害者悉就捕。六年，徙知威虏军。雍熙三年，举兵北伐，命延美为幽州西面行营都监，与田重进出飞狐北。俄遇敌，延美曰："彼恃众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麾骑军直进，敌兵将溃，大军继至，遂败之，斩首五百，获其将大鹏翼以献，以功擢本州防御使。逾年，改亳

州，出为镇州钤辖。

端拱元年，徙知宁远军。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开门以示之，不敢入。围城数日，开门如故，民出取刍粮者无异平日，契丹卒疑之，遂引去。二年，进邕州观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徙知潞、陕、泾州。咸平四年，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六年，卒，年八十三，赠建武军节度。子继伦，至崇仪副使；雍，虞部员外郎。

元达，初名守旻，洺州鸡泽人。身长八尺余，负膂力，善射。家业农，不任作苦，委耒耜，慨叹而去之。事任侠，纵酒。尝醉，见道旁槐树，拔剑斩之，树立断。达私喜曰："吾闻李将军射石虎饮羽，今树为我断，岂神助欤？"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时郡以户籍调役，达当送徒阙下，行数舍，乃悉纵之，曰："吾观汝曹，亦丈夫也，岂乐为是哉？可善自为计，吾亦从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至则达援弓引满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间，为乡里患。

太宗居晋邸时，达求见，得隶帐下。尝侍太宗习射园亭，命之射，达射四发不中的，已而连中。上喜，为更其名曰达。及即位，补御龙直队长。雍熙初，累迁妫州刺史，继领本州团练使。进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阙，左右讽杀之，达奏曰："此类窜匿者众，岂能尽杀之哉？不如赦之，以开其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悦，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卫步军都虞候，领幽州刺史。历北面行营都部署，由常山镇入为京城巡检。淳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赠昭化军节度。

达虽奋自草野，历职戎署，至交士夫，能折节尽礼，人以是称之。

常思德，开封人。周显德初，以材勇应募，隶天武军，累迁神卫都虞候。雍熙初，从曹彬征幽州，因署牙校。寻镇威虏军。端拱初，以弓箭直都虞候领溪州刺史。淳化中，李顺叛蜀，命往夔、峡招捕，师次达州新宁县，调近州土兵掩杀贼徒三千余人于梁山。时雷有终领大军抵合州境上，贼众二万来拒。思德与尹元、裴庄等合击之，合州遂平。贼帅田奉正、苏荣据果州，思德因其遁而追捕之，斩首八百。果州既定，余贼保渠州，及走广安、梁山。乃分兵为二：抵广安、梁山者，思德领之；趣渠州者，元、庄领之。合力进讨，尽歼其党。自是川、峡赖以安静，无复寇患，以功真授汝州刺史。

初，曹彬北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溃散，独思德以所部护至易

州。语人曰："既备戎行，则与主帅同死生可也。若视利害以为去就，将何面目以见君父乎？"太宗尝闻其言，至是陛辞，深加慰劳，且谕之曰："为臣以忠实为本，汝少壮时，既以骁勇自效，且能尽心于主将，事朕之日虽久，而忠实如一。今虽老，亦当尽心乃职，庶无负乎朕之委寄也。"

未几，移庆州路副都部署、屯邠州。咸平初，与李继隆同部刍粮赴灵州。以疾改陈留都监，换左神武大将军。二年，卒，年六十五。

尹继伦，开封浚仪人。父勋，郢州防御使。尝内举继伦以为可用，太祖以补殿直，权领虎捷指挥，预平岭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改供奉官。从征太原，还，迁洛苑使，充北面缘边都巡检使。

端拱中，威虏军粮馈不继，契丹潜议入寇。上闻，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于路。继伦适领兵巡徼，路与寇直。于越径趋大军，过继伦军，不顾而去。继伦谓其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令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蹑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间。天未明，越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方阵于前以待，继伦从后急击，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众遂惊溃。于越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创甚，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其平居相戒，则曰：当避"黑面大王"，以继伦面黑故也。以功领长州刺史，仍兼巡检。

淳化初，著作佐郎孙崇谏自契丹逃归，太宗询以边事，极言徐河之战契丹为之夺气，故每闻继伦名，则仓皇不知所措。于是迁继伦尚食使，领长州团练使，以励边将。淳化五年，李继隆奉诏讨夏州，以继伦为河西兵马都监。未几，以深州团练使领本州驻泊兵马部署。

至道二年，分遣将帅为五道，以讨李继迁。时大将李继隆由灵环路往，逗挠不进。上怒，急召继伦至京师，授灵、庆兵马副都部署，欲以夹辅继隆也。时继伦已被病，强起受诏。上素闻其嗜酒，以上尊酒赐而遣之。即日乘驿赴行营，至庆州卒，年五十。上闻之嗟悼，赙赠加等，遣中使护其丧而归葬焉。

薛超，辽州平城人。少有勇力。乾德初，应募为虎捷卒。从崔彦进伐蜀平，录功补虞候，迁十将。太平兴国初，四迁至天武指挥使。从征太原，领游骑千人备御镇、定境上，以张军势。及车驾还，契丹频寇镇、定，侵掠无已。超从大将刘廷翰率兵至徐河，贼将领骑十余出挑战，超跃马直前，连射数人毙，敌势遂却。大军乘之奋击，斩首万余级。以功加步军都军头，迁神卫军都校，领叙州刺史。

雍熙三年，从潘美北征，至雁门、西陉，路与契丹遇，又战败之。追至寰州，斩首五百余级，其将赵彦辛以城降。超连被创，流血濡甲缕，部分军士自若，乘胜抵应州，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还，加马步军都军头。淳化初，屯镇州，迁天武指挥使，领澄州团练使。至道元年卒，年五十七。

丁罕者，颍州人。应募补卫士，累迁指挥使。从刘廷翰战徐河，以夺桥功，迁本军都虞候。累迁天武指挥使，领奖州团练使。淳化三年，出为泽州团练使、知霸州。会河溢坏城垒，罕以私钱募筑，民咸德之。五年，以容州观察使领灵环路行营都部署，与李继迁战，斩首俘获以数万计。至道中，率兵从大将李继隆出青冈峡，贼闻先遁，追十日程，不见而返。三年，真拜密州观察使、知威虏军，徙贝州。咸平二年，卒。子守德，能世其家。

赵瑫者，贝州清河人。由卫士累迁龙卫指挥使。亦以徐河战功，加镇州团练使，至兵马部署。至道二年卒于官，年七十。赠归义军节度使。

郭密，贝州经城人。躯干雄伟，膂力绝人。幼孤，随母适同郡王乙，因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马仁瑀荐，隶晋王帐下，给事左右。太宗即位，补指挥使，复姓郭氏。至淳化间，凡八迁，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会夏人寇边，以密有武略，擢领安州观察使，充灵州兵马都部署。训练士卒，号令严肃，夏人畏服，边境赖以宁谧。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八。赠保顺军节度。

傅思让者，冀州信都人。少无赖，有勇力，善骑射。太宗居晋邸，补亲事都校。即位，补卫士直长，累迁至平州刺史。奉诏破契丹兵于唐兴口。端拱中，四迁为容州观察使、知莫州，移陇州。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以夹辅之，以思让所为多不法故也。至道二年卒，年七十四。赠保顺军节度。

李斌者，青州人。太宗在晋邸，闻其状貌魁伟，召置左右。即位，补御龙直副指挥使。太平兴国中，以天武指挥使领郑州刺史。七年，坐尝受秦王廷美馈遗，贬曹州都校。雍熙三年，迁营州刺史。四年，领溪州团练使，连为贝、冀二州驻泊都监。淳化中，继领莱州、洺州团练使。勤于政理，人服其清慎，转运使陈纬以状闻于朝。至道初，拜桂州观察使，仍判洺州，徙沧州。及代，吏民不忍其去，邻境亦上其善状，诏书褒美之。咸平三年卒，年六十一。

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父武，仕晋昭义军节度使。仁朗以父任西头供奉官。太祖即位，从讨李重进，攻城有功，还，与右神武统军陈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运。

乾德中，讨蜀，命仁朗为凤州路壕砦都监。伐木除道，大军以济，录功迁染院副使。太祖征太原，与陈承昭壅汾水灌城。城将陷，会班师。俄迁内染院使，数日，改左藏库使。为中官所谗，太祖怒，立召诘之，至殿门，命去冠带。仁朗神色不挠，从容曰："臣尝从破蜀，秋毫无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岂复为奸利以自污？"太祖怒释，止停其职。

开宝六年，起为榷易使。七年，以西北边内侵，选知庆州。仁郎至，率麾下往击之，短兵将接，前锋稍却，仁朗斩指挥使二人，军中震恐，争乞效命，遂大破之。其酋长相率请和，仁朗烹牛置酒与之约誓，边境乃宁，玺书褒美。

太平兴国初，秦州羌为寇，命仁朗屯兵清水。会李飞雄事败，召为西上阁门使。四年，征太原，命仁朗与阁门祗候刘绪按行太原城四面壕砦，阅视攻城梯冲、器械。太原平，留仁朗为兵马钤辖，闲厩使武再兴、军器库副使贾湜并为巡检。俄命仁朗与再兴役民筑榆次新城。从幸大名，又命为沧州钤辖，俄迁东上阁门使、知秦州。九年，判四方馆事。会议东封，命仁朗自京抵泰山，督役治道。

李继迁为乱，命仁朗率兵巡银、夏，岁余召还。未几，继迁攻麟州，诱杀曹光实，遂围三族砦。命仁朗与阁门使王侁、副使董愿、宫苑使李继隆，驰传发边兵数千击之。仁朗次绥州，奏请益兵，留月余俟报。会三族砦将折遇乜杀监军使者，与继迁合。太宗闻之大怒，亟遣军器库使刘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继迁乘急攻抚宁砦，仁朗不知为文裕所代，喜谓诸将曰："敌人逐水草散保岩险，常乌合为寇，胜则进，败则走，无以穷其巢穴。今继迁啸聚羌、戎数万，尽锐以攻孤垒，抚宁小

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旬浃破。当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临之，分强弩三百，邀其归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闲暇，日纵其樗博，不恤军事。上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阙，下御史按问仁朗请益兵及陷三族状。仁朗对曰：“所召银、绥、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余人，皆曹光实旧卒，器甲不完，故请益兵。况转输刍粟未备，三族砦与绥相去道远，非元诏所救。昨臣已定擒继迁策，会诏代臣，其谋不果。”因言：“继迁得部落情，愿降优诏怀来之，或以厚利啖诸酋长密图之。不尔，恐他日难制，大为边患。”御史以其状闻，上大怒，切责宪府官吏曰：“仁朗不恤军政，得为过乎？”大理遂当仁朗乏军兴及征人违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贷之，下诏责授商州团练副使，驰驿发遣。

是役也，仁朗计已决，为王侁等所构，逗挠不进军，故及于贬。后数月，上知其无罪，召拜右神武军大将军。部修河北东路诸州城池，数月而就。留知雄州，加领澄州刺史。时河北用兵，大藩多用节将，朝议以通判权位不伦，选诸司使有吏干者佐之，以仁朗知定州节度副使事。俄召赴阙，未闻命而卒，年六十，时端拱二年也。

仁朗性沉厚，有谋略。颇涉书传，所至有善政。雅好音律，尤臻其妙。时内职中咸以仁朗为称首，故死之日人多惜之。

刘谦，博州堂邑人。曾祖直，以纯厚闻于乡党，里有盗其衣者，置不问。州将廉知，俾人故窃其衣，亦不诉理，即召诘前盗衣者，俾还之。直绐云：“衣乃自以遗少年，非窃也。”州将义之，赐以金帛，不受而去。父仁罕，轻侠自任。五代末，寇盗充斥，仁罕率众断澶州浮桥以溃贼，因诱获数十人，出刍粟给官军。补内黄镇将。尝因事至酒家，遇群寇暴集，以计悉枭其首，携诣西京留守向拱，补汜水镇将，俄为散都头。宋初，迁许州龙卫副指挥使。会王师征广南，为前锋。还，改同州都校，卒。

谦少感概，不拘小节。初诣岭表省父，仁罕资以金帛，令北归行商。还堂邑旧墅，尝为乡里恶少所辱，谦不胜怒，殴杀之。亡命京师，遂应募从军，补卫士，稍迁内殿直都知。至道初，真宗升储邸，增补宫卫，太宗御便坐，亲选诸校，授谦西头供奉官、东宫亲卫都知，赐袍笏、靴带、器币。真宗即位，擢授洛苑使。谦起行伍，不乐禁职，求换秩，改殿前左班指挥使，给诸司使奉料。咸平初，迁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勤州刺史，加殿前右班都虞候。上幸大名，至北苑，属谦有疾，遣归将护，谦恳请从行。既俾其二子随侍，仍挟尚医以从，御厨调膳以给之。疾瘳，毁所服鞍勒以遗中使，上闻，赐白金二百两。驾还，

改捧日左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四年，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领本州防御使，权殿前都虞候。

时高翰为天武左厢都校，有卒负债杀人，瘗尸翰营中，累日，发土得之。上怒翰失检察，执见于便殿。谦即前奏："翰职在巡逻及阅教诸军，不时在营，本营事宜责之军头。"上为释翰罪。

景德初，加侍卫马军都虞候，改领浔州防御使，俄权步军都指挥使。明年冬，制授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军节度。先是，谦久权殿前都虞候，俄擢曹璨正授，谦颇形慨叹。至是，璨副马军，而升谦领禁卫焉。河北屯兵，常以八月给冬衣。谦上言边城早寒，请给以六月，后以为例。无何，以足疾求典郡，上召见，敦勉之。

大中祥符初，从东封，上升泰山，诏都总山下马步诸军，与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阅视山门，设施有法，著籍者乃得上焉。礼成，进授都指挥使，移领保静军节度。明年八月卒，年六十，赠侍中。初，谦将应募，与同军王仁德讯于日者。日者指谦谓仁德曰："尔当为此人厩吏。"及谦帅殿前，仁德果隶役厩中。

子怀懿，后为东染院副使。怀诠，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论曰：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刘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绩，受禄虽厚，而不为燕安之谋，可谓国尔忘家者矣。守忠练达边事，礻是身谦慎，弭卒校之变于谈笑之顷，非善于行权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谋，累从征讨，绥州之役，不惟无功，而反坐逗挠，岂其计之不善哉？特为谗邪所构尔。自余诸子，皆积战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开门示敌，思德之翼卫主帅，继伦之袭击契丹，薛超之裹创赴战，元达之请赦亡命，郭密之训抚士卒，斯皆忠义仁勇，有足称者。罕、瑫、思让，若斌、若谦，虽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职，能寡过者也。守正素练戎旅，累任边要，而矜劳肆忿，视于劳谦之君子，能无愧乎。

列传第三十五

○刘保勋 滕中正 刘蟠 孔承恭 宋珰 袁廓 樊知古 郭载附 臧丙徐休复 张观 陈从信 张平 子从吉 王继升 子昭远 尹宪 王宾 安忠

刘保勋，字修业，河南人。父处让，仕后唐，入晋拜枢密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保勋少好骑射。后唐清泰中，裁十许岁，摄潞州左司马，随父署彰德军衙内都校。父卒，补供奉官。习刑名之学，颇工诗。因献诗，宰相桑维翰奇之，奏擢为太常丞。历汉为秘书丞。周广顺初，有荐其详练法律，兼大理正，迁工部员外郎。历掌郓、宋、楚三州盐、曲、商税。

宋初，拜户部。遭母丧，起复，出掌蕲口榷茶。徙云安监盐制置使，岁满，出羡余百万，转运使欲以状闻，保勋曰："贪官物为己功，可乎？"乃止。开宝初，迁司封员外郎、监左藏库。六年，知宋州。太平兴国初，迁祠部郎中、通判晋州。二年，选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赐钱百万。三年，徙两浙东北路。太宗征晋阳，改户部郎中，为随军转运使兼勾当北面转运事。又与侯陟同勾当军前诸事。会陕西北路转运使雷德骧调发沁州军粮后期，诏劾德骧，以保勋代之。太原平，命知并州。逾年召入，判大理寺，出知升州。是冬，召归，点检三司开拆司，会盐铁使阙，又命权领其事。迁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八年，拜右谏议大夫，俄知开封府。寡妇刘诣府诉夫主前妻子元吉置堇食中，毒己将死。按验狱成，元吉妻挝登闻鼓诉冤，事下御史台。其实刘有奸状，元吉知之，刘惭悸成疾，故诬告之。保勋坐夺奉三月，俄以辛仲甫代之。未几，复判大理寺。

雍熙二年，权御史中丞兼勾当差遣院。是秋，罢权中丞。三年春，命曹彬等征幽州，保勋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开封府兵曹督刍粟随军，常从其父。会王师不利，济拒马河，更相蹂躏，多死。保勋马陷淖中，利涉自后掀出之，力不胜，人马相挤压，遂俱死。时年六十二。上命恤其后。保勋三子：二子先保勋死，季子随没。以其孙巨川为嗣，授秘书正字。端拱初，特召赠工部侍郎。

保勋性纯谨，少寐，未尝忤物，精于吏事，不惮繁剧。尝语人曰："吾受君命未尝辞避，接同僚未尝失意，居家积赀未尝至千钱。"及死，闻者皆痛惜之。至道三年，又录其次孙世长为正字。咸平初，保勋妻卒，诏赐钱十万。巨川，累为比部郎中。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瑶，高邮令。祖煦，即墨令。父保裔，兴平令。中正弱冠，举进士不第。周显德中，滑帅向拱奏辟为掌书记。拱移镇彭门，会中正丁外艰，复表夺情，仍署旧职，加朝散大夫。拱镇襄阳，以中正为襄、均、房、复观察判官。及留守西洛，又奏署河南府判官、检校户部员外郎。

乾德五年，度支员外郎侯陟表中正有材干，入为殿中侍御史。两川平，选知兴元府，判西京留台，俄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太祖雩祀西洛，以祗事之勤，转仓部员外郎。

太宗即位，迁考功员外郎，授四川东路转运使。太平兴国五年，召为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六年，命与中书舍人郭贽、户部郎中雷德骧同知京朝官考课。中正尝荐举监察御史张白知蔡州，假贷官钱二百贯籴粟麦以射利，坐弃市。中正降为本曹员外郎，依旧知杂。未几，又擢拜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欢甚，以虚盏示群臣。宰相言饮酒过度，恐有失仪之责。上顾谓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弹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会之乐。上曰："朕乐在时平民安。"是冬乾明节，群臣上寿酒，既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饮，实惟常礼，朕欲与群臣更举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圣恩甚厚，臣敢不奉诏。"殿上皆称万岁。

二年，以年老辞，出知河南府。未几，被病罢，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台，命其子元锡权河南司录以便养。二年，卒，年八十四。

中正性峻刻，连鞫大狱，时议以为深文。权中丞日，振举纲宪，人以称职许之。二子并举进士，元锡至刑部郎中，元晏后名世宁，至工部郎中。

刘蟠，字士龙，滨州渤海人。汉乾祐二年举进士，解褐益都主簿。宋初，历安远军及河阳节度推官、保义军掌书记。乾德五年，召拜监察御史，典染院事。初，苏晓掌京城市征，颇干集，及卒，选蟠代之。冬，命为太宗生辰使。开宝七年，与殿中丞刘德言同知淮南诸州转运事。太平兴国初，就迁仓部员外郎，改转运使，岁漕江东米四百万斛以给京师，颇为称职。秩满，部内僧道乞留，诏许再任，赐金紫，改驾部员外郎。八年，丁内艰，时以诸州纲运留滞，起复，知京城陆路发运司事。会河决韩村，大发丁夫塞之，命蟠调给其饷，未几河塞。朝廷方议

封禅，以蟠为东封水陆计度转运使，会诏罢其礼。俄迁工部郎中，充河北水路转运使。改刑部郎中，就充水陆转运使，入判本部事。籍田毕，迁左谏议大夫。淳化初，兼同考京朝官差遣。二年，暴中风眩，上遣太医视之，赐以金丹。卒，年七十三。赐钱十万，给其丧事。

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专事苛刻，好设奇诈，以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太祖多临视之，蟠侦车驾至，辄衣短后衣，芒屩持梃以督役，头蓬不治，遽出迎谒。太祖以为勤事，赐钱二十万。尝受诏巡茶淮南，部民私贩者众。蟠乘羸马，伪称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与之，即擒置于法。

子锴，初以父荫为大理评事，咸平二年，擢进士第。尝献《幸太学颂》。真宗中夜观书，得锴颂，颇嘉赏之，出以示辅臣，且言锴幼孤，能自立，召试，命直史馆。累迁至户部郎中、盐铁副使。

孔承恭，字光祖，京兆万年人。唐昭宗东迁，举族随之，遂占籍河南。五世祖戡，《唐书》有传。戡孙迥，莱州刺史。迥子昌庶，虞部郎中。昌庶子庄，仕晋为右谏议大夫。由戡至庄，皆登进士第。承恭，庄之子也。以门荫授秘书省正字，历温、安丰二县主簿。时王审琦节制寿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摄节度推官。府罢，调补郑州录事参军，入为大理寺丞。献宫词，托意求进。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归田里。

太宗即位，以赦复授旧官。时初榷酒，以承恭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迁大理正，议狱平允，擢库部员外郎，判大理少卿事。迁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课第。端拱三年，下诏曰："九寺三监，国之羽仪，制度声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贰，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职任尤重。郎吏迁授，斯为旧章。比闻缙绅之流，颇以台阁自许，目为散地，甚无谓焉。朕将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为太常少卿，魏羽为秘书少监，户部郎中柴成务为光禄少卿，魏庠为卫尉少卿，张洎为太仆少卿，吕端为大理少卿，臧丙为司农少卿，袁廓为鸿胪少卿，工部郎中张雍为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终为少府少监，虞部郎中索湘为将作少监。时裴祚、慎从吉、宋雍先为少卿，皆改授东宫官。又诏承恭与左散骑常侍徐铉刊正道书，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游嵩、少间，乐其风土，愿卜居焉。上召见，哀其羸瘠，出御药赐之，授将作监致仕。以其子玢同学究出身，为登封县尉，俾就禄养。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

承恭少疏纵，及长，能折节自励。尝上疏请令州县长吏询访耆老，求知民间疾苦、吏治得失，及举令文“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请诏京兆并诸州于要害处设木牌刻其字，违者论如律。上皆为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禄，大半以饭僧。尝劝上不杀人，又请于征战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多言其迂阔云。

宋珰，字宝臣，华州渭南人。父鸾，监察御史。珰，乾德中进士及第，拔萃登科，解褐青城主簿。好写书，秩满，载数千卷以归。吴廷祚镇永兴，辟掌书奏。廷祚卒，复调下邽主簿，擢著作佐郎、知绵州。太宗即位，改右赞善大夫，为峡路转运副使。代还，召对，赐绯鱼。复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监察御史，充陕西转运使，以韦亶代知秦州，珰去州未百日，亶坐事系狱。上以珰前有治绩，赐钱五十万，再命知秦州，安集诸戎，部内清肃。

雍熙初，转比部员外郎。在任凡六年，召归，面赐金紫，授度支判官。俄迁屯田郎中、知益州，属岁饥多盗，珰始至，以方略擒捕招辑，盗皆首伏屏息，下诏嘉奖。端拱初，就拜右谏议大夫。时两川转运使副皆坐事免，以珰为西川转运使，加左谏议大夫，改知陕州。

淳化中，三吴岁饥、疾病，民多死，择长吏养治之，命珰知苏州。珰体丰硕，素病足，至州，地卑湿，疾益甚。人或劝其谢疾北归，珰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绥抚，我以身病而辞焉，非臣子之义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为吴分，民方饥，天象如此，长吏得无咎乎！”四年，卒，年六十一。上闻之嗟悼，录其子明远为蒲城主簿，俾护其丧归葬焉。

珰性清简，历官三十年，未尝问家事，唯聚书以贻子孙。且曰：“使不忘本也。”明远，淳化三年进士，后为都官员外郎。次子柔远，亦举进士及第。垂远，阁门祗候。

袁廓，剑州梓潼人。在蜀举进士及第。入宋，补双流县主簿。又为西平县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万余，州将荐其勤职，就迁上蔡令，又以课最，擢太子右赞善大夫，令于御史府分领推事，掌榷货务。廓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太祖以奇士待之。

太宗即位，迁殿中丞，出知楚州。归，掌京师市征，岁中增课数万缗，上嘉之，赐绯鱼，赍钱百万。会钱俶尽籍土宇以献，命廓按籍浙中，诸州军仓库之物悉输京师，得以便宜从事。仍诏每公宴别席而坐，

以宠异之。复命知郓州，会河决，溢入城，浸居人庐舍，至冬月结为冰。廓大发民凿取，以竹舆舁出城，散积之。使者至，谓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状闻，拜监察御史。至春冻解，州地下，流澌溢入为民患。

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以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事，廓通判州事，并赐白金三百两。廓俄转殿中侍御史，召为户部判官，命与陈恕、李惟清专计度刍粮事。改户部员外郎，又为度支判官。籍田，转本曹郎中，判户部勾院。

廓强项好争，数与判使等较曲直于上前，声气俱厉，上每优容之。然勾稽精密，由是部领拥积，为郡吏所诉，诏御史辨问，廓谒见宰相赵普自理。属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得罪，廓尝与利用书札往还稔昵。普谓之曰："职司常事，此不足云，与利用交结款密，于理可乎？"廓惊惭泣下，不能对。数日，出知温州。就迁鸿胪少卿。

同郡袁仁甫掌州之关征，素以宗盟之分，颇相亲善，一旦不协，互有论奏。上遣光禄寺丞牛韶往按验，韶至，并摄系狱置对。上疑廓被诬，驿召赴阙。廓性刚褊，被诘治峻急，诏书未至，以愤死。上闻，甚追悼之。复验仁甫所诉，多无实状，免韶官，贬仁甫商州长史，赠廓右谏议大夫。录其子丘贺为奉礼郎，始十岁。上犹念廓不已，又诏削仁甫名籍，配隶商州。

樊知古，字仲师，其先京兆长安人。曾祖偁，濮州司户参军。祖知谕，事吴为金坛令。父潜，事李景，任汉阳、石埭二县令，因家池州。知古尝举进士不第，遂谋北归，乃渔钓采石江上数月，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开宝三年，诣阙上书，言江南可取状，以求进用。太祖令送学士院试，赐本科及第，解褐舒州军事推官。尝启于上，言老母亲属数十口在江南，恐为李煜所害，愿迎至治所。即诏煜令遣之。煜方闻命，即厚给赍装，护送至境上。

七年，召拜太子右赞善大夫。会王师征江表，知古为乡导，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领州事。先是，州民保险为寇，知古击之，连拔三砦，擒其魁以献，余皆溃散。方议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黄黑龙船，以大舰载巨竹絙，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郝守浚濬等率丁匠营之。议者以谓江涛险壮，恐不能就，乃于石碑口试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桥成，不差尺寸，从知古之请也。

金陵平，擢拜侍御史，令乘传按行江南诸州，询访利民，复命知江南东路转运事。数日，改授江南转运使，赐钱一百万。先是，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复征其余分，然后给符听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请蠲其税，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于民。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知古亦奏罢之。先是，李煜用兵，权宜调敛，知古悉奏为常额。豫章洪氏尝掌升州榷酤，逋铁钱数百万。至是，知古挟微时尝辱于洪氏，责偿铜钱以快意。

太宗即位，授库部员外郎。召归，换金紫，赐钱百万，命为京西北路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加虞部郎中，就改知邠州，移凤翔府。入为盐铁判官，出领荆湖转运使。雍熙初，迁比部郎中。会河朔用兵，分诸郡为两路，以给漕輓。迁知古为东路转运使，迁驾部郎中，赐钱五十万。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见，上问之曰："卿名出何书？"对曰："唐尚书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窃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顿首奉诏。倪若水实名"若冰"，知古学浅，妄引以对，人皆笑之。

端拱初，迁右谏议大夫、河北东西路都转运使，赐白金千两。两路各置转运副使，都转运使之名自知古始。二年，诏加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奏请修城木五百余万、牛革三百万。上曰："万里长城岂在于此？自古匈奴、黄河，互为中国之患。朕自即位以来，或疆埸无事，则有修筑圩堤之役。近者边烽稍警，则黄河安流无害，此盖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励。然而预备不虞，古之善教，深沟高垒，亦王公设险之义也。所请过当，不亦重困吾民乎？"乃诏有司量以官物给之。

会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军储无备，请发河南十七军州转粟以赴。太宗谓："农事方殷，岂可更兴此役？"惟清固以为请，上遣左正言冯拯乘传与知古计之。知古即言："河北军储可以均济足，俟农隙令民转饷。"拯复命，太宗曰："不细筹之，则民果受弊矣。"未几，入朝奏事称旨，拜给事中。俄为户部使。

知古有才力，累任转运使，甚得时誉。及在户部，频以职事不治，诏书切责，名益减。素与陈恕亲善，恕时参知政事，太宗言及计司事有乖违者，恕具以告。后因奏事，知古遂自解。上问："从何得知？"曰："陈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语，且嫉知古轻佻，故两罢之。出知古知梓州，未至，改西川转运使。

知古自以尝任三司使，一旦掌漕运剑外，郁郁不得志，常称足疾，未尝按行郡县。蜀中富饶，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言事者竞商榷功利。

又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

淳化中，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为乱，谓其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附者益众，遂攻陷青城县，掠彭山，杀其令齐元振。巡检使张□与斗于江源县，射小波，中其额，旋病创死，□亦被杀。众遂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初，小波党与裁百人，州县失于备御，故所在蜂起，至万余人。攻蜀州，杀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陷邛州，害知州桑保绅、通判王从式及诸僚吏，逐都巡检使郭允能。允能率麾下与战新津江口，为贼所杀，同巡检、殿直毛俨徒步以身免。贼势益张，众至数万人，陷永康军、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纵火大掠，留其党守之。往攻成都，烧西郭门，不利，引去。陷汉州、彭州，旋陷成都。

时已诏知梓州、右谏议大夫张雍代知古为转运使。雍未至，知古与知府郭载及属官走东川。诏复令掌两川漕运。知古具伏擅离所部，制置无状，上特宥之，以本官出知均州。视事旬日，忧悸卒，年五十二。上犹嗟悯，赐其子汉公同学究出身。

知古明俊有吏干，辞辨捷给，及任西川，不能弭盗而逃，虽获宥，终以惭死云。

郭载，字咸熙，开封浚仪人。父晖，右监门卫将军、义州刺史。载荫为右班殿直，累迁供奉官、阁门祗候。雍熙初，提举西川兵马捕盗事，太宗赐鞍马、器械、银钱以遣之。四年，以积劳加崇仪副使。召还，上言："川、峡富人俗多赘婿，死则与其子均分其财，故贫者多。"诏禁之。端拱二年，擢引进副使、知天雄军，入同勾当三班，出知秦州兼沿边都巡检使。先是，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戎人，所至颇烦苦之。载悉减去，戎人感悦。迁西上阁门使，改知成都府。

载在天雄军，屡奏市籴朝臣段献可、冯侃等所市粗恶，军人皆曰："此物安可充食？"太宗颇疑，使覆验之，及报，与戴奏同。献可等皆坐削官，仍令填偿。及载受代，献可等所市皆支毕，复有羡数。三司判勾冯拯以闻，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诘之。羽曰："献可等所市不至粗恶，亦无欠数。臣与侃亲旧，是以未敢白。"太宗曰："此公事尔，何用畏避？"因诏宰相谓曰："此乃郭载力奏，朕累与卿等议，皆云有实。今支毕，颇有羡余，军士复无词诉。郭载，朕向以纯诚待之，何为矫诬及此？然已委西川，俟还日别当诘责。"于是献可等悉复官。

载行至梓州，时李顺已构乱，有日者潜告载曰："益州必陷，公往当

受祸，少留数日可免。”载怒曰：“吾受诏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邪？”即日入成都。顺兵攻城益急，不能拒守，乃与樊知古率僚属斩关出，以余众由梓州趋剑门，随招安使王继恩统兵讨顺，平之，复入成都。月余，忧患成病，卒，年四十。

载前在蜀，颇能为民除害，故蜀民悦之。再至成都，即值兵乱，及随继恩平贼，亦有所全济。故其死也，成都人多叹惜之。

臧丙，字梦寿，大名人。弱冠好学。太平兴国初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大宁监，官课民煮井为盐，丙职兼总其事。先是，官给钱市薪，吏多侵牟，至岁课不充，坐械系者常数十百人。丙至，召井户面付以钱，既而市薪山积，岁盐致有羡数。

太宗平晋阳，以丙为右赞善大夫、知辽州。丙素刚果，有吏干。会同年生冯汝士以秘书丞知石州，与监军不协，一夕剸刃于腹而死，事可疑。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杀，乞按治。上览奏惊骇，即遣使鞫之，召丙问状。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闻有私罪，而言自杀，若使冤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后书生不能治边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俄迁右拾遗、直史馆。加工部员外郎，充河东转运使，俄兼本路营田使。代归，授户部郎中、同知审官院。

朝廷方以九寺亚列为重，改司农少卿。淳化二年，拜右谏议大夫，出知江陵府。岁余，疾。上闻之，遣中使及尚医驰往视之，逾月卒，年五十三。上轸悼之，以其子待用为四门助教。

丙旧名愚，字仲回。既孤，常梦其父召丙偶立于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见矣。”丙仰视之，黄明润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寿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无验。丙于礼不当更名，古人戒数占梦，无妄喜也。

待用历金部郎中、东染院使、贺州刺史。次子列进士及第，至太常丞。

徐休复，字广初，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初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转运使荐其材，代归，授太子右赞善大夫，改著作郎、直史馆，赐绯鱼，迁左拾遗。六年，加右补阙，充两浙东北路转运副使，移知明州。七年秋，被召赴阙，明年，授库部员外郎、知制诰。九年，出知广州，是岁，加水部郎中。雍熙二年，就迁比部郎中，充枢密直学

士，赐金紫，依旧知州事。

休复与转运使王延范不协，乃奏延范私养术士，厚待过客，抚部下吏有恩，发书与故人韦务升作隐语，侦朝廷事，反状已具。诏遣内侍阎承翰与休复同按劾之，遂抵于法。

端拱初，加左谏议大夫，召为户部使。淳化元年，罢使，迁给事中，连知青、潞二州。休复先上言，以父母藁葬青社，愿得领州事，因营丘垄。至青州逾年，但聚财殖货，终不言葬事。至潞州数月，疡生于脑。既而疾甚，若见王延范，休复但号呼称死罪，后数日卒，年五十三。

休复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

张观，字仲宾，常州毗陵人。在江南登进士第。归宋，为彭原主簿。太平兴国初，移兴元府掾，复举进士不第，调鸡泽主簿。再求试，特授忠武掌书记，就改观察判官。上请复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诣外州侦事，颇称旨，召拜监察御史，充桂阳监使。献所业文，赐进士及第。

会三司言剑外赋税轻，诏观乘传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观上疏言："远民不宜轻动挠，因而抚之，犹虑其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设使积粟流衍，用输京师，愈烦漕輓，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敛怨于民，未见国家之利。"太宗深以为然，因留不遣。

其后，复上疏曰：

臣凭藉光宠，备位风宪，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仪者举之。因见陛下天慈优容，多与近臣论政，德音往复，颇亦烦劳。至于有司职官，承意将顺，簿书丛脞，咸以上闻，岂徒亵黩至尊，实亦轻紊国体。况帝王之道，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列于缃素，垂为轨范，不可不慎也。若夫方今之急者，远人未服，边鄙不宁。阴阳未序，仓廪犹虚。淳朴未还，奢风尚炽。县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犹密。坠典未复，封祀犹阙。凡此数者，皆朝廷之急务也。诚愿陛下听断之暇，宴息之余，体貌大臣，以之扬榷，使沃心造膝，极意论思，则治体化源，何所不至？

臣又尝读唐史，见贞观初始置崇文馆，命学士、耆儒更直互进，听朝之际，则入内殿讲论文义，商榷时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罢，书诸信史，垂为不朽。况陛下左右前后，皆端士伟人，伏望释循常之务，

养浩然之气，深诏近臣，阐扬玄风，上为祖宗播无疆之休，下为子孙建不拔之业。与夫较量金谷，剖析毫厘，以有限之光阴，役无涯之细务者，安可同年而语哉！

上览而称之，召赐绯鱼，以为度支判官。

岁余，迁左司，改盐铁判官。尝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务敦淳化，殿宇采饰，皆彻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甚。然于服御器用，臣愿亦从纯俭。"上曰："朕庶事简约，至于所服，多用絁绢，皆经浣濯尔，卿言甚善。"观顿首谢。观数在省署及长春殿次中，谘事于其使李惟清，辨说牴牾，失礼容，惟清不能甘，因奏解其任。观抗章论列，上亦察其无失，故未几复授旧职。又谏罢治佛寺，不报。俄出为诸路茶盐制置副使，上疏言：更茶盐之制，于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黄州，迁扬州，皆有善政。

会三司改旧贯，均州县之籍以分其职，召为三司河东道判官。有诏计司官属不得越局言他事，观自以任谏官，乃上书指陈拾遗补阙之职，言事固当然，不奉诏。上怒，谓宰相曰："朕俾警三司僚属各率其职，非令谏官不言时务，观乃妄有援引，以讽刺朕，姑为容忍，不欲深责。"乃令出知道州，移广南西路转运使。坐奏交州黎桓为乱兵所杀、丁濬复位事不实，被劾。狱未具，卒于桂州，年五十三。

观广览《汉》、《史》，雅好论事，辞理切直，有古人之风焉。

论曰：保勋从其子以死事，宋榼忘其身以恤民，臧丙信友谊以明枉，其所履历，皆有足观。中正粗振风纪而峻深寡恕，袁廓刚狷夸诞以徼宠任，承恭平恕知止而好佞佛，固皆未尽于善。知古首献征南之谋，遂阶试用，而其揽辔旧都，犹寻宿怨，与昔人所谓不以私怨恶废乡党之好者异矣。郭载肆为矫诬，而怀恚以死；休复亏慎终之孝，而乐致人于祸，庸何议焉？若观之献纳忠谠，识达体要，则又可嘉者也。

陈从信，字思齐，亳州永城人。恭谨强力，心计精敏。太宗在晋邸，令典财用，王宫事无大小悉委焉。累官右知客押衙。开宝三年秋，三司言：仓储月给止及明年二月，请分屯诸军尽率民船，以资江、淮漕运。太祖大怒，责之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尔不素计而使仓储垂尽，乃请屯兵括民船以运，是可卒致乎？今设汝安用？苟有所阙，当罪汝以谢众！"三司使楚昭辅惧，诣太宗求宽释，使得尽力。

太宗既许，召从信问之，对曰："从信尝游楚、泗，知粮运之患。良以舟人之食，日历郡县勘给，是以凝滞。若自发舟计日往复并支，可以责其程限。又楚、泗运米于舟，至京复辇入仓，宜宿备运卒，令即时出纳，如此，每运可减数十日。楚、泗至京千里，旧八十日一运，一岁三运。若去淹留之虚日，则岁可增一运焉。今三司欲籍民舟，若不许，则无以责办，许之，则冬中京师薪炭殆绝矣。不若募舟之坚者漕粮，其损败者任载薪炭，则公私俱济。今市米腾贵，官价斗钱七十，贾者失利，无敢致于京师，虽居商厚储亦匿而不粜，是以米益贵，民将饿殍。若听民自便，即四方奔凑，米多而价自贱矣。"太宗明日具奏，太祖可之，其事果集焉。

太宗即位，迁东上阁门使，充枢密都承旨。会八作副使綦廷珪，因疾假满不落籍，愈日不朝参，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赡并坐夺奉一季，从信与阁门使商凤责授闲厩使、阁门祗候，余抵罪有差。太平兴国三年，改左卫将军，复为枢密都承旨。太宗征并、汾，以为大内副部署。七年，坐秦王廷美事，以本官罢。明年，分使三部，以从信为度支使，赐第于浚仪宝积坊，加右卫大将军。九年，卒，年七十三，赠太尉。

从信好方术，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侯莫陈利用者，所为多不法，始因从信推荐，人以是少之。

张平，青州临朐人。弱冠寓单州，依刺史罗金山。金山移滁州，署平马步都虞候。太宗尹京兆，置其邸。及秦王廷美领贵州，复署为亲吏。后数年，有诉平匿府中钱物，秦王白太宗鞫之，无状，秦王益不喜，遂遣去。太宗怜其非罪，以属徐帅高继冲，继冲署为镇将。平叹曰："吾命虽蹇，后未必不为福也。"

太宗即位，召补右班殿直，监市木秦、陇，平悉更新制，建都务，计水陆之费，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太宗嘉其功，迁供奉官、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旧官造舟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有寇阳拔华者，往来关辅间，为患积年。朝廷命内侍督数州兵讨之，不克。平以好辞遣人说之，遂来归。改崇仪副使，仍领其务。凡九年，计省官钱八十万缗。

雍熙初，召还，同知三班事，迁如京使。三年，改西上阁门使。才

三月，又改客省使。四年，代王明为盐铁使。平掌阳平署积年，是秋，闻陕西转运使李安发其旧为阳平奸利，忧恚成疾而卒，年六十三。废朝，赠右千牛卫上将军，官给葬具。

平好史传，微时遇异书，尽日耽玩，或解衣易之。及贵，聚书数千卷。在彭门日，郡吏有侮平者数辈，后悉被罪配京窑务。平子从式适董其役，见之，以语平。平召至第，为设酒馔劳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为念。"给以缗钱，且戒从式善视之。未几，遇赦得原，时人称其宽厚。

从式事太宗藩邸，累官文思使。次子从吉，以荫补殿直，转供奉官、知宜州，屡破溪蛮。转运使尧叟上其状，累迁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在任凡八年，代还，为如京副使。咸平中，知环州，尝与宋沆率兵袭西夏，小衄，部署张凝表其专，责授内殿崇班。俄知澧州，复旧秩。景德四年，宜州军校陈进叛，命副曹利用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将兵讨之。次象州大鸟砦，与贼战，进为先锋郭志言所刺，遂入城，斩首六十级。以平贼功，改庄宅副使。未还，卒，年四十九。

王继升，冀州阜城人。性纯质谨愿。事太宗于藩邸，太宗信任之。即位，补供奉官，累迁军器库副使。陈洪进来献漳、泉之地，以继升为泉州兵马都监。会游洋洞民万余叛，攻泉，继升潜率精骑二百夜击破之，擒其魁，械送阙下，余党悉平。召还，迁军器库使，领顺州刺史，知诸道陆路发运事。

雍熙四年，以诸道水陆发运并为一司，命继升与刑部员外郎董俨同掌其事，号为称职。俄迁右神武军将军。端拱初，改领本州团练使，三月，卒，年六十四。太宗颇嗟悼，赠洋州观察使，葬事官给。子昭远。

昭远，形质魁伟，色黑，继升名之"铁山"。有膂力，善骑射。少时入山捕鹰鹘，值涧水暴涨十余丈，昭远升大树，经宿得免。尝涉河，冰陷，二公傍共援出之，昭远神色自若。喜与里中恶少游处，一日，众祀里神，昭远适至，有以博投授之，谓曰："汝他日傥有节钺，试掷以卜之。"昭远一掷，六齿皆赤。

南游京师，事太宗于晋邸，特被亲遇，常呼其小字。及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稍迁都知。从征太原，先登，为流矢所中，血渍甲缕，战益急。会刘继元降，命守城门，籍兵仗。又从征范阳，多所擒获，超散员指挥使。

涪王之迁房陵也，禁卫诸校杨均、王荣等以依附被谴，独昭远无所预，太宗以为忠。再迁东西班都虞候，转殿前班都指挥使，领寰州刺史。改马步军都军头，命乘传镇、定、高阳关，募兵以备契丹。又为冀州驻泊都监，俄授泽州团练使、洺州都部署。太宗屡称其能，可备急使。

端拱初，召为殿前都虞候，领勤州防御使。命有司治绫锦院为公署，掘地得铁若山形，或言此地即铁山故营，又与昭远幼名合，闻者异之。太宗尝草书纨扇，作古诗赐诸将，意多比讽，其赐昭远，尤加赏遇。二年，领沙州观察使，再为并、代副都部署。至道中，李继迁扰西鄙，绝灵武粮道，命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护二十五州刍粟，竟达灵武，继迁不敢犯。

真宗即位，徙定州行营都部署。未几，拜保静军节度使，充天雄军都部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阳，数月卒，年五十六。时车驾在大名，为废朝。赠太尉，谥惠和，中使护葬。

昭远颇知书，性吝啬，所至无善政。母弟昭懿亦事晋邸，至捧日都虞候。弟昭逊，西京作坊使。初，祖母郭氏尝对昭远母指昭远曰："此儿有贵相，他日必至公侯。"指昭懿曰："此儿奉钱过二万，不能胜矣。"果皆如其言。

昭远子怀普，九岁事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库使、平州刺史。怀一，供备库副使。怀正，内殿承制。怀英，内殿崇班。

尹宪，并州晋阳人。开宝中，事太宗于藩邸。太宗即位，擢为殿直，充延州保安军使，改供奉官。太平兴国四年，护府州屯兵，与鄜州三族会攻岚州，破敌千余众，擒伪知岚州事马延忠，拔缘河诸砦。以功转西京作坊副使。入朔州界，破宁武军，杀其军使，获人马、器甲甚众。改护夏州兵，转供备库使。杀戮三氵义、丑奴庄、岌伽罗腻叶十四族，及诱其渠帅。屡降诏书褒美。雍熙初，诏就知夏州，攻破李继迁之众于地斤泽，继迁遁走，俘获四百余帐。奏请于所部抽移诸帐，别置骑兵，号曰平砦，以备其用，诏从之。俄杀芦关及南山野狸数族，诸族遂扰。代还，为洪州巡检。未几，命护莫州屯兵。

三年，诏知瀛州兼兵马钤辖，领富州刺史，迁东上阁门使。端拱二年，知沧州，移邢州，皆兼钤辖。淳化初，与王文宝并命为四方馆使，连护镇、定州屯兵。改知贝州，移高阳关兵马钤辖。五年，知定州，与

兵马部署王荣不协。荣素粗暴，因忿殴宪仆地，宪怏怏致疾，数日卒，年六十三。

王宾，许州许田人。小心谨愿。年十余，事宣祖左右，及长，善骑射。太宗领兖海节制，太祖以署府中右职。太平兴国初，补东头供奉官、亳州监军。宾妻妒悍，宾不能制，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宾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卫士捽之，杖百，以妻忠靖卒，一夕死。迁宾仪鸾副使，领内酒坊。

从征太原，又从征范阳，与彰信节度刘遇攻城东面。五年，车驾北巡，副王仁赡为大内都部署。七年，改洛苑使。会汴漕壅滞，军食不给，诏别置水陆发运两司，以宾有心计会，领演州刺史，与儒州刺史许昌裔同掌其事。凡四年，储积增羡，号为称职，俄改右神武将军。

黎阳当舟车交会，禁兵常屯万余，以度支使张逊荐，命宾护黎阳军，兼领黄、御两河发运事，俄领本州团练使。以宾请黎阳建通利军，命就知军事。宾规起公署、邮馆，供帐之器咸具。加本军大将军，岁别给钱二百万，俄兼河北水陆路转运使。

贝州兵屯无壁垒，分寓邸肆，宾选隙地筑舍千二百余以处之，优诏褒美。召为右羽林大将军、判左金吾兼六军诸卫仪仗司事。淳化四年，出知扬州兼淮南发运使，徙为通许镇都监。至道元年，卒，年七十三，赙赠加等。

宾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为勤旧，故恩宠尤异，前后赐赉数千万，俱奉释氏。在黎阳日，按见古寺基，即以奉钱修之，掘地丈余，得数石佛及石碣，有宾姓名，宾异其事以闻。诏名寺为淳化，赐新印经一藏、钱三百万以助之。

安忠，河南洛阳人。祖叔千，仕晋累任方镇，以太子太师致仕。父延韬，左清道率府率。忠形质魁岸，不知书，才通姓名而已。事太宗藩邸殆二十年，太宗即位，授东头供奉官，掌弓箭库。迁内弓箭库副使、西京作坊使，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掌屯兵于雄州。

会曹彬败于拒马河，忠分砦兵布列缘边，以备游骑，又凿河葺城壁。俄徙威虏军，又隶镇定路大阵之左厢，就擢东上阁门使。与大将李继隆、田重进、崔翰追契丹兵祁州北，诏书奖饬。端拱元年，移护高阳关屯兵。契丹侵镇、定，又与崔翰拒之。傅潜阵于瀛州，忠当城之西

面。二年，徙知寿州，逾月，移贝州。有剧贼十二人久为民患，忠捕之，悉获。

淳化四年，判左金吾街仗。王宾出知扬州，以忠代为左龙武军大将军。忠泣请："诸卫将军列在朝外，不得迎左右，愿复旧职。"上笑曰："环列之官，古官也。大将军三品，汝终不知朝廷表著之位。"因从其请。俄复东上阁门使，充淮南诸州兵马钤辖。至道三年，以病求归，至泗州卒，年六十四。天禧元年，录其孙惟庆为殿直。

论曰：太宗居潜，左右必求忠厚强干之士。及即位，修旧邸之功，陈从信、张平、王继升、尹宪、王宾、安忠六人者，咸备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举其职焉，有足称者矣。然平不修旧怨，庶几进于士夫之度。从信所进邪佞以术蛊惑上心，犹不免于近侍之常态欤！

列传第三十六

○张鉴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卢之翰 郑文宝 王子舆 刘综 卞衮 许骧 裴庄 牛冕 张适附 栾崇吉 袁逢吉 韩国华 何蒙 慎知礼 子从吉

张鉴，字德明，瀛州团练使藏英之孙。父裔，以荫补供奉官。鉴本将家，幼能嗜学，入卫州霖落山肄业，凡十余年。太平兴国三年，擢进士第，释褐大理评事、监泰州紫墟榷务。升朝，为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婺州，就迁著作郎。还，拜监察御史。奉诏决狱江左，颇雪冤滞。历殿中侍御史。

会命曹彬等进讨幽州，问群臣以方略，鉴上疏极言不可。论者以鉴燕人，沮议非忠也，太宗置不问。与赵延进同掌左藏，延进恃恩逾规，鉴廷奏之。有旨罢延进，以鉴判三司度支、凭由催欠司。时三部各置凭由催欠，鉴请并为一，从之。王明、李惟清荐其能，用为江南转运使。本部有大姓为民患者，鉴以名闻。太宗尽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阙，以三班职名羁縻之，江左震肃。又建议割瑞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县置临江军，时以为便。召还，特被慰奖。梓州符昭愿骄僭不法，即以鉴代之。迁刑部员外郎、判大理寺，迁屯田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都勾院，擢拜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封驳司，又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无沮劝，即诏鉴兼磨勘职。改三司为左右计，分天下为十道，鉴奏其非便。未几，果复旧。

淳化中，盗起西蜀，王继恩讨平之，而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益州张咏密奏，请命近臣分屯师旅，即遣鉴与西京作坊使冯守规偕往。召对后苑门，面授方略。鉴曰："益部新复，军旅不和，若闻使命骤至，易其戎伍，虑或猜惧，变生不测。请假臣安抚之名。"太宗称善。鉴至蜀，继恩犹偃蹇，不意朝廷闻其纵肆。鉴之行，付以空名宣头及廷臣数人，鉴与咏即遣部戍卒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督继恩辈分路讨捕残寇，而鉴等招辑反侧。事平归朝，未至，拜左谏议大夫、户部使。

会五路进兵讨西夏，令鉴乘传往环州，与李继隆议护送刍粮入灵州。及还，上疏曰：

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室庐顿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经剽劫。原州之役，又致迁延。非独令之弗从，实缘力所不

逮。况复先弃粮草，见今逐处追科，本户税租，互遣他州送纳，往返千里，费耗十倍，愁苦怨叹，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无暂息，糇粮乏绝，力用殚穷。顾此疲羸，尤堪轸恤。今若复有差率，益流致亡，纵令驱迫，必恐挠溃。愿陛下特垂诏旨，无使重劳，因兹首春，俾务东作。

况灵州一方，僻居绝塞，虽西陲之旧地，实中夏之蠹区。竭物力以供须，困甲兵而援送，萧然空垒，祗益外虞。不若以赐继迁，使怀恩奉籍，稍息飞輓之役。事当深虑，理要预防。若待川决而后防，火炽而方戢，则焚溺之患深矣，虽欲拯救，其可得乎？

寻诏鉴专督军粮，以军兴法从事，馈运颇集。

真宗即位，迁给事中、使如故。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广州。居二年，民条其政绩上请刻石。三年，移知朗州。溪洞群蛮数寇扰，鉴召酋豪，谕以威信，皆俯伏听命。

初，鉴在南海，李夷庚为通判，谢德权为巡检，皆与之不协。二人密言鉴以赀付海贾，往来贸市，故徙小郡。至是，鉴自陈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又言夷庚、德权憸人贪凶之状，上意稍释。召还，以疾徙知相州。有芝草生于监牧之室，鉴表其祥异，以为河朔弭兵款附之兆。优诏答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为殿中丞，士宗太子洗马，士程屯田员外郎。

姚坦，字明白，曹州济阴人。开宝中，以《尚书》擢第，调补将陵尉。历隰州推官、将作监丞、知浔州。太平兴国三年召还，为著作佐郎、通判唐州。

八年，诸王出阁，诏给、谏以上，于朝班中举年五十以上、通经有文行者，以备宫僚，乃以户部员外郎王适、监察御史赵齐为卫王府谘议，左赞善大夫戴玄为本府翊善。水部员外郎赵令图为广平郡王府谘议，国子博士阎象为本府翊善。又以起居舍人杨可法、国子博士杨幼英、左赞善大夫杜新及坦并为皇子翊善，国子博士邢昺为诸王府侍讲，坦仍赐绯鱼。太宗召适等谓曰："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坦历殿中丞、仓部员外郎，赐金紫。迁本曹郎中，转考功，仍为益王府翊善。

坦性木强固滞。王尝于邸中为假山，费数百万，既成，召宾僚乐饮，置酒共观之。坦独俯首，王强使视之，曰："但见血山耳，安得假

山！”王惊问故，坦曰：“在田舍时，见州县催科，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流血被体。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太宗亦为假山，闻而毁之。

王少佚豫，坦即丑诋，王颇鄙其为人。自是坦每暴扬其事，上尝诫之曰：“元杰知书好学，亦足为贤王矣。少不中节，亦须婉辞规讽，况无大故而诋讦之，岂裨赞之道邪？”顷之，左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太宗日使视疾，逾月不瘳，甚忧之，召王乳母问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姚坦检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上怒曰：“吾选端士，辅王为善。王不能用其谏，而又诈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至后苑，杖之数十。召坦慰谕曰：“卿居王宫，能以正为群小所疾，大为不易。卿但如是，勿虑谗间，朕必不听。”王薨，改卫尉少卿，判吏部南曹。他日因事得对，上以其旧人，召升殿与语。坦言及故府，意短诸王而称己之敢言。坦退，上谓侍臣曰：“坦在宫邸，不能以正理诲谕，事有微失，即从而扬之，此卖直取名耳。”

景德初，求补郡，俾知邓州。转运使表其治状，诏嘉奖之。大中祥符初，复知光州。二年，卒，年七十五。

索湘，字巨川，沧州盐山人。开宝六年进士，释褐郓州司理参军。齐州有大狱，连逮者千五百人，有司不能决。湘受诏推鞫，事随以白。太平兴国四年，转运使和岘荐其能，迁太仆寺丞，充度支巡官。改太子右赞善大夫，转殿中丞，充推官，拜监察御史。九年，河决，坏民田，命与户部推官元□同按行。会诏下东封，与刘蟠同知泰山路转运事，又为河北转运副使。湘经度供馈，以能干闻。事集，加屯田员外郎。

明年，契丹入寇，王师衄于君子馆，敌兵乘胜据中渡桥，塞土门，将趋镇州。诸将计议未定，湘为田重进画谋，结大阵东行，声言会高阳关兵，敌以为然，即拥众邀我于平虏城。夜二鼓，率兵而南，径入镇阳，据唐河，乘其无备破砦栅。及敌兵觉，悉遁走。雍熙中，召为盐铁判官，改驾部员外郎。端拱二年，河北治方田，命副樊知古为招置营田使。会议罢，复为河北转运使。转虞部郎中，选为将作少监。居无何，有讼其擅易库缣以自用者，坐授膳部员外郎、知相州。时有群盗聚西山下，谋断澶州河桥，入攻磁、相州，援旗伐鼓，白昼抄劫。邻郡发兵千人捕逐，无敢近。湘择州军得精锐三百人，侦其入境，即掩击而尽擒之。转运使王嗣宗以状闻，诏复旧官，命为河东转运使。湘以忻州推官石宗道、宪州录事胡则为干职，命以自随，所至州郡，勾检其簿领焉。

二人后皆历清要。明年，王超等率师趋乌白池，抵无定河。水源涸绝，军士渴乏。时湘已辇大锹千枚至，令凿井，众赖以济。

真宗即位，入为右谏议大夫。复充河北转运使，属郡民有干酿，岁输课甚微，而不逞辈因之为奸盗。湘奏废之。德州旧赋民马以给驿，又役民为步递，湘代以官马兵卒，人皆便之。会内殿崇班阎日新建议，请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收其利以资军用。湘言非便，遂止。又言事者请许榷场商旅以茶药等物贩易于北界，北界商旅许于雄、霸州市易，资其懋迁，庶息边患。诏湘详议以闻，乃上言曰："北边自兴置榷场，商旅辐凑，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许其交相贩易，则沿边商人深入戎界，窃为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霸，其中或杂奸伪，何由辨明？况边民易动难安，蕃戎之情宜为羁制。望且仍旧为便。"会有诏规度复修定州新乐、蒲阴两县，湘以其地迫窄，非屯兵之所，遂奏罢之。

湘少文而长于吏事，历边部，所至必广储畜为备豫计，出入军旅间，颇著能名。先是，边州置榷场，与蕃夷互市，而自京辇物货以充之，其中茶茗最为烦扰，复道远多损败。湘建议请许商贾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复有征算之益。又威虏、静戎军岁烧缘边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又请于北砦山麓中兴置银冶，湘以为召寇，亦奏罢之。

咸平二年，入为户部使。受诏详定三司编敕，坐与王扶交相请托，擅易板籍，责授将作少监。三年，出知许州，徙荆南，复为右谏议大夫、知广州。四年，卒，诏遣其子希颜护丧传置归乡里。

宋太初，字永初，泽州晋城人。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戎州，以善政闻。有诏褒美，迁将作监丞、赞善大夫、通判晋州，转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府，赐绯鱼。会诏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献。淳化初，迁监察御史。时北面用兵，选为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二年，为京西转运副使。未几，移河东。四年，迁正使。改殿中侍御史。

至道初，迁兵部员外郎，充盐铁副使，赐金紫。时陈恕为使，太初有所规画必咨恕，未尝自用为功，恕甚德之。会西鄙有警，转馈艰急，改刑部郎中、充陕西转运使。二年，命白守荣、马绍忠护刍粮，分三番抵灵州。转运副使卢之翰违旨并往，为戎人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秘书丞窦玭系狱。太初责怀州团练副使，之翰、玭悉除名，之翰贬许州司马，玭商州司户掾。明年，起太初为祠部郎中，知梓州。俄复旧秩。

真宗嗣位，召还，复命经度陕西馈运事。咸平初，拜右谏议大夫、知江陵府。蛮寇扰动，太初以便宜制遏，诏奖之。三年，再知梓州。明年，益州雷有终以母老求还，诏太初就代。时分川峡为四路，各置转运使。上以事有缓急，难于均济，命太初为四路都转运使，要切之务，俾同规画。太初与钤辖杨怀忠颇不协，时蜀土始安，上虑其临事矛盾，亟召太初还。会御史中丞赵昌言等坐事被劾，命权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请朝旨，太初以为失风宪体，狱成然后闻上，时论韪之。俄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湿不便，求近地，得庐州。疾久，颇昏忘，不能治大郡，连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录其弟继让试校书郎。

太初性周慎，所至有干职誉。尝著《简谭》三十八篇，自序略曰："广平生纂文史老释之学，尝谓《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也。喜以古圣道契当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触于耳目，内机发于性情，因笔而简之，以备阙忘耳。"子传庆，后为太子中舍。

卢之翰字维周，祁州人。曾祖玄晖，鸿胪卿。祖知诲，天雄军掌书记。父宏，蔡州防御判官。之翰少笃学，家贫，客游单州，防御使刘乙馆于门下。乙徙钱塘，之翰随寓其郡。太平兴国四年举进士，不得解，诣登闻自陈，诏听附京兆府解试。明年登第，解褐大理评事、知临安县，三迁殿中丞，通判洺州。

会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壮，决漳、御河以固城壁，虏不能攻。吏民诣阙求借留。召还，迁太常博士，为河东转运副使，徙京西转运副使，改工部员外郎。建议导溴河合于淮，达许州，以便漕运。以劳加户部员外郎。又改陕西转运使，迁吏部员外郎。至道初，李顺乱蜀，命兼西川安抚转运使。贼平，还任。

之翰尝荐李宪为大理丞，宪坐赃抵死，之翰当削三任。时副使郑文宝议城清远军，又禁蕃商货盐，之翰心知其非便，以文宝方任事，不敢异其议。及文宝得罪，之翰并前愆，左授国子博士，领使如故。寻复旧职。会调发刍粮输灵州，诏分三道护送，命洛苑使白守荣、马绍忠领其事。之翰违旨擅并为一，为李继迁邀击于浦洛河，大失辎重。诏国子博士王用和乘传逮捕，系狱鞫问。之翰坐除名，贬许州司马。明年，起为工部员外郎、同勾当陕西转运使。真宗即位，复吏部员外郎，充转运使。以久次，召拜礼部郎中，赐金紫，复遣之任。

咸平元年，以疾命国子博士张志言代还。未几，复出为京西转运使。先是，朝廷议城故原州，以张守备，之翰沮罢之，其后西鄙不宁，修葺为镇戎军。之翰坐横议非便，黜知归州，便道之官，限五日即发。三年，授广南西路转运使。会广州索湘卒，就改太常少卿、知州事。之翰无廉称，又与转运使凌策不协，阴发其事。五年，徙知永州，未行，卒，年五十七。

郑文宝，字仲贤，右千牛卫大将军彦华之子。彦华初事李煜，文宝以荫授奉礼郎，掌煜子清源公仲寓书籍，迁校书郎。入宋，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卫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以渔者见，陈圣主宽宥之意，宜谨节奉上，勿为他虑。煜忠之。后补广文馆生，深为李昉所知。

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除修武主簿。迁大理评事、知梓州录事参军事。州将表荐，转光禄寺丞。留一岁，代归。献所著文，召试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颍州。丁外艰，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陕均税。次渝、涪，闻夔州广武卒谋乱，乃乘舸泛江，一夕数百里，以计平之。授陕西转运副使，许便宜从事。会岁歉，诱豪民出粟三万斛，活饥民八万六千口。既而李顺乱西蜀，秦陇贼赵包聚徒数千，将趋剑阁以附之。文宝移书蜀郡，分兵讨袭，获其渠魁，余党歼焉。

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迁太常博士。内侍方保吉出使陕右，颇恣横，且言文宝与陈尧叟交游，为荐其弟尧佐。驿召令辨对，途中上书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吉罪，厚赐文宝而遣之，俄又召至阙下，文宝奏对辩捷，上深眷遇。俄加工部员外郎。时龙猛卒戍环庆，七年不得代，思归，谋乱。文宝矫诏以库金给将士，且自劾，请代偿。诏蠲其所费。

先是，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会馈輓趋灵州，为继迁所钞。文宝建议以为“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乃诏自陕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屠小康堡。内属万余帐亦叛。商人贩两池盐少利，多取他径出唐、邓、襄、汝间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上知其事，遣知制诰钱若水驰传视之，悉除其禁，召诸族抚谕之，乃定。

朝廷议城古威州，遣内侍冯从顺访于文宝，文宝言：

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唐大中时，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邠宁张君绪收六关，即其地也。故垒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约葫芦、临洮二河，压明沙、萧关两戍，东控五原，北固峡口，足以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城之便。

然环州至伯鱼，伯鱼抵青冈，青冈拒清远皆两舍，而清远当群山之口，扼塞门之要，刍车野宿，行旅顿绝。威州隔城东隅，竖石盘互，不可浚池。城中旧乏井脉，又飞乌泉去城尚千余步，一旦缘边警急，贼引平夏胜兵三千，据清远之冲，乘高守险，数百人守环州甜水谷、独家原，传箭野狸十族，胁从山中熟户，党项孰敢不从，又分千骑守碛北清远军之口，即自环至灵七百里之地，非国家所有，岂威州可御哉？请先建伯鱼、青冈、清远三城，为顿师归重之地。

古人有言："金城汤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间，秦民息肩，臣请建营田积粟实边之策，修五原故城，专三池盐利，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使为朝廷用。不唯安朔方，制竖子，至于经营安西，绥复河湟，此其渐也。

诏从其议。

文宝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秔稻万余斛，减岁运之费。清远据积石岭，在旱海中，去灵、环皆三四百里，素无水泉。文宝发民负水数百里外，留屯数千人，又募民以榆槐杂树及猫狗鸦乌至者，厚给其直。地舄卤，树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而城之不能守，卒为山水所坏。又令宁、庆州为水硋，亦为山水漂去。

继迁酋长有嵬啰嵬悉俄者，文宝以金帛诱之，与手书要约，留其长子为质，令阴图继迁，即遣去。谓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宝又预漆木为函，以备驰献继迁之首。又发民曳石碑石诣清远军，将图纪功。而嵬啰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上怒文宝，犹含容之。既而文宝复请禁盐，边民冒法抵罪者甚众。太常博士席羲叟决狱陕西，廉知其事，以语中丞李昌龄，昌龄以闻。文宝又奏减解州盐价，未满岁，亏课二十万贯，复为三司所发。乃命盐铁副使宋太初为都转运使，代文宝还，下御史台鞫问，具伏。下诏切责，贬蓝山令。未几，移枝江令。

真宗即位，徙京山。咸平中召还，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货。时庆州发兵护刍粮诣灵州，文宝素知山川险易，上言必为继迁所败。未几，果如其奏。转运使陈纬没于贼，继迁进陷清远军。时文宝丁内艰，服未阕，即命相府召询其策略。文宝因献《河西陇右图》，叙其地利本末，且言灵州不可弃。时方遣大将王超援灵武，即复文宝工部员外郎，为随军转运使。至环州，或言灵州已陷，文宝乃易其服，引单骑，冒大雪，间道抵清远故城，尽得其实，遂奏班师，就除本路转运使，上疏请再葺清远军。都部署王汉忠言其好生事，遂徒河东转运使。尝上言管内广锐兵万余，难得资粮，请徙置近南诸州，又欲令强壮户市马，备征役。宰相李沆等以为广锐州兵，皆本州守城，置营必虑安土重迁，徙之即致纷扰。又强壮散处乡落，无所拘辖，勒其市马，亦恐非便。上复令文宝条对，文宝固执前议，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上曰："前令团并军伍，改置营壁，欲其互移本贯，行之已久。"而文宝确陈其利，因命钱若水详度以闻。若水所对与沆等同，遂罢之。

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东输馈，虽地里甚迩，而限河津之阻。土人利于河东民罕至，则刍粟增价。上尝访使边者，言河裁阔数十步，乃诏文宝于府州、定羌军经度置浮桥，人以为便。会继迁围麟州，令乘传晨夜赴之，围解，迁刑部员外郎，赐金紫。顷之，寇准荐其熟西事，可备驱策，因复任陕西转运使。尝出手札，密戒令边事与僚属计议，勿得过有须索，重扰于下。后有言其张皇者，诏徙京西，以朱台符代之。

景德元年冬，契丹犯边，又徙河东。文宝安辑所部，募乡兵，张边备，又领蕃汉兵赴河北，手诏褒谕。未几，复莅京西。契丹请和，文宝陈经久之策，上嘉之。三年，召还，未至，遇疾，表求藩郡散秩。诏听不除其籍，续奉养疾，以其子郓州推官于陵为大理寺丞、知襄城县，以便其养。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员外郎。车驾祀汾阴还，文宝至郑州请见。上以其久疾，除忠武军行军司马。文宝不就，以前官归襄城别墅。六年，卒，年六十一。

文宝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久在西边，参预兵计，心有余而识不足，又不护细行，所延荐属吏至多，而未尝择也。晚年病废，从子为邑，多挠县政。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谈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

王子舆字希孟，密州莒人。曾祖甲，以义勇为乡人所推。唐末，淄、青、徐、兖皆南结吴人以拒梁，梁得三镇，吴人北侵益急，沂、密尤被其害。州民聚为八砦以扞寇，遂署甲为八砦都指挥使。祖徽，袭父

职，晋末，贼帅赵重进掠高密，徽战没。父琏，复嗣其事。周世宗平淮南，始去兵即农，厚自封殖。

子舆少业文词，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解褐北海主簿。历大理评事，知临海县，改光禄寺丞。使西蜀决狱还，知兴国军。淳化中，雷有终为江、浙、荆湖茶盐制置使，奏子舆为判官。转太子中允，改著作郎，江、淮、两浙制置茶盐，就转太常博士。真宗即位，迁殿中侍御史。因入对，与三司论列利害，以子舆为长。转度支员外郎。子舆以每事上计司，移报稽滞，求兼省职，乃命为盐铁判官，仍领制置，增岁课五十余万贯。咸平三年，就命兼充淮南转运使。

子舆精于吏事，久掌茶盐漕运，周知利害，裁量经制，公私便之。所至郡县，以公事申请者，文牒纷委，顷刻待报，子舆皆即决遣，曾无凝滞。明年，表求代，诏许自择。子舆以卞衮、刘师道名闻，即命衮与师道为转运使。召子舆，拜右谏议大夫、户部使。五年二月，方奏事便殿，俄疾作仆地，命中使掖之以出，至第卒。以子道宗方幼，命三司判官朱台符检校其家。子舆止一子，而三女皆幼。道宗寻卒，家寓楚州。子舆妻刘还父母家，子舆旅榇在京师，景德中，官借船移柩，还葬其里，鬻京师居第，以钱寄楚州官库，以备三女资送。从其从弟之请也。

刘综，字居正，河中虞乡人。少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遵诲尝遣贡马。太祖嘉其敏辩，将授三班之职。综自陈素习词业，愿应科举。及还，上解真珠盘龙衣以赐遵诲，综辞曰："遵诲人臣，安敢当此赐！"上曰："吾委遵诲以方面，不以此为疑也。"

雍熙二年举进士第，解褐邛州军事推官。就改永康军判官，迁大理评事、通判眉州，转太仆寺丞。代还，对便殿，因言："蜀地富庶，安宁已久，益州长吏，望慎择其人。"上嘉之，改太子中允。未几，李顺果为乱，复召见，面赐绯鱼。寻为三门发运司水陆转运使，通判大名府。连丁家难，起知建安军。

先是，天长军及扬州六合县民输赋非便，综奏请降天长军为县，隶扬州，以六合县隶建安军，自是民力均济。时淮南转运使王嗣宗兼发运事，规画多迂滞。综因上言请复置都大发运司，专干其职。至道二年，迁太常丞，职事修举，多称荐之者。

咸平初，命代王钦若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出为河北转运副使。尝言："州县幕职官，以昏耄放罢者，其间有实廉谨之士，或幼累无托，或

居止无定，全藉禄廪以济朝夕，一旦停罢，则饥寒无依，以伤和气。望自今并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断狱，皆引律令之文，以定轻重之罪，及其奏御，复云虑未得中，别取进止，殊非一成不变之道，且复烦于圣断。望自今降旨约束，不得复然。”时河北承兵寇之后，民户凋弊，吏部所铨幕职州县官皆四方之人，不习风俗，且有怀土之思，以是政事多因循不举。综建议请自今并以河朔人充之，冀其安居，勤于职事。

夏人扰西边，环庆大屯士马，诏徙综为陕西转运副使，转太常博士。时梁鼎议禁解盐，官自货鬻，乃命综与杜承睿制置青白盐事。综条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罢其事。时灵州孤危，献言者或请弃之，综上言曰：“国家财力雄富，士卒精锐，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诚以赏罚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轻从群议，欲弃灵川，是中贼之奸计矣。且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为扞蔽。然后于浦洛河建军城，屯兵积粮为之应援，此暂劳永逸之势也。况镇戎军与灵州相接，今若弃之，则原、渭等州益须设备，较其劳费十倍而多，则利害之理昭然可验矣。”俄充转运使。

四年，又献议于镇戎军置屯田务，又录唐《安国镇制置城壕镇戎古记》石本以进，诏从其请。俄诣阙，奏事称旨，赐金紫、缗钱五十万，复遣莅职。又尝言：“天下州郡长吏，审官皆据资例而授，未为得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广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户口繁庶之处，望亲加选任。其执政旧臣及给、舍以上知州处，亦择官通判。又京朝官当任远官者，率以父母未葬为辞，意求规免。请自今父母委未葬者，许请告营办。审官投状，并明言父母已葬，方许依例考课，违者并罢其官。”从之。

五年，拜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六年，迁起居舍人，再为河北转运使。时两河用兵，边事烦急，转漕之任，尤所倚办。综继领其职，号为详练。至是眷瞩甚厚，警急之际，辄资其奏处。契丹请和，乃遣近臣谕以擢用之意。景德三年，召拜户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勾当三班院。综言：“御史员数至少，每奉朝请，劾制狱，多以他官承之，甚紊彝制。望诏两制以上各举材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置十员。若出使按狱，所经州郡，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狱枉滥，悉得察举。”四年，西幸，道出河阳境上，时节度王显被疾还京，以综权知孟州事。未几召还，复出知并州，以政绩闻。州民乞留，优诏嘉奖。归朝，知审官院，改吏、礼二部郎中，充职，兼知通进、银台、封驳司。

大中祥符四年，馆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献。即命同知贡

举，以李宗谔代为馆伴使。俄权知开封府。综以贵要交结富民，为之请求，或托为亲属，奏授试秩，缘此谒见官司，颇紊公政，因建议请加抑止。又文武官居远任，而家属寓京师，其子孙弟侄无赖者，望严行约束，并其交游辈劾罪，从之。七年，以老疾求典河中，真宗以太宁宫庙长吏奉祠，综艰于拜起，虑不克恭事，命知庐州。明年，罢学士，授右谏议大夫。八年卒，年六十一。

综强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振举文法，时称干治。然尚气好胜，不为物论所许。子建中、正中，并赞善大夫。弟绰，淳化三年进士，官刑部郎中。

卞衮，字垂象，益州成都人。父震，工为诗。举蜀进士，渝州刺史南光海辟为判官。蜀平，仍旧职。会贼杜承褒率众围城，援兵不至，震躬率士卒，且战且拒，为流矢所中，创甚，不能临军。而州兵重伤，卷甲宵遁，刺史陈文袭不能遏贼，遂入据郡城，以伪官厚贿诱震，震皆斩其使。贼有东章者，本州兵校也。因遣人述朝廷威德，谕以祸福，章惧且信，因伏兵击其党类。承褒之众素不为备，即时大溃，震与文袭分部余卒夹攻之，贼众遂平。文袭坐陷失州城，削籍为民。震以前功得赎，以虢州录事参军卒。

太平兴国八年，衮登进士第，累迁大理评事、知将乐县，改光禄寺丞、通判泗州。迁著作佐郎、广南转运司承受公事，俄通判宣州。淳化中，上命采庶僚中廉干者，给御书印纸，俾书课最，仍赐实奉以旌异之，衮预焉。改太常丞。咸平初，迁监察御史，为淮南转运副使、同荆湖发运使，以干职闻，就加殿中侍御史。入判三司开拆司，再为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咸平六年，并三司使之职而分置副贰，以衮为刑部员外郎，充盐铁副使。景德初，疽发于背卒，年四十五。录其弟扆为临颍主簿，子咸为将作监主簿。

衮明敏有吏干，累掌财赋，清心治局，号为称职。然性惨毒，掊克严峻，专事捶楚，至有“大虫”之号。真宗尝谓近臣曰：“衮公忠尽瘁，无所畏避，人罕能及，然顷在外任，颇伤残酷，所至州县，纤微之过，无所容贷。大凡督察部下，纠逖愆违，非有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当畏威怀恩，不敢贰过，公家之事亦无不济。乃知为吏之方，适中为善也。”

许骧，字允升，世家蓟州。祖信，父唐，世以财雄边郡。后唐之季，唐知契丹将扰边，白其父曰：“今国政废弛，狄人必乘衅而动，则朔、易之地，民罹其灾。苟不即去，且为所虏矣。”信以资产富殖，不乐

他徙，唐遂潜赍百金而南。未几，晋祖革命，果以燕、蓟赂契丹，唐归路遂绝。尝拥商赀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商，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

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唐携骧诣之，且曰："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骧十三，能属文，善词赋。唐不识字，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

骧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太宗尹京，颇知之。及廷试，擢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益州，赐钱二十万。迁右赞善大夫。五年，转右拾遗、直史馆，改右补阙。六年，出为陕府西北路转运副使。会罢副使，徙知鄜州。召还，为比部员外郎。历知宣、升二州。雍熙二年，改江南转运副使。洪、吉上供运船水损物，主吏惧罪，故覆舟，鞫狱者按以欺盗，当流死者数百人。骧驰往讯问，得其情实以闻，多获轻典，优诏褒之。又上言："劫盗配流，遇赦得原，还本乡，雠告捕者，多所杀害，自今请以隶军。"诏可。迁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徙知福州。累表求还，不俟报，入朝，召对便殿，延问良久。改兵部郎中，领西川转运使，以久处外任为辞，擢授右谏议大夫，就命知益州。召归，上言："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预备。"既而李顺叛，众颇服其先见。命知审官院，迁御史中丞，以疾固让，不许。占谢日，命坐劳问，出良药赐之曰："此朕所服得验者。"后骧以久病不能振职。真宗即位，改兵部侍郎。屡求小郡养疾，因入朝失仪，为御史所纠，特诏不问，命知单州。咸平二年卒，年五十七。赠工部尚书。赐其子宗寿出身。

骧虽无他才略，而人以儒厚长者称之。宗寿后为殿中丞。

裴庄字端己，阆州阆中人。曾祖琛，后唐昭州刺史。祖远，河东观察支使。父全福，鄮县令。庄在蜀，以明经登第。归宋，历虹县尉、高陵主簿，本府召权司理掾。转运使雷德骧以威望自任，尝巡按至境，官属皆出迎候。庄独视事本局，徐谒道周，德骧称其有守。徙权忻州录事参军。先是，并州彳侍积军储，条制甚峻，掌出纳者常十余人，庄代之，独任其事。擢授绛州防御推官，提点并、岚二州缗帛刍粮，改辽州判官，仍莅旧局

雍熙三年，命将巡边，以庄掌随军粮料。内客省使杨守一称荐之，

授大理寺丞。时迁云、朔降户于汝、洛，遣庄安辑之。俄通判忻州，未上道，会魏咸信出镇澶州，改命通判。未逾年，咸信表其能，迁太子中允。端拱初，潘美镇真定，又辟为通判。时契丹掠赵、深，边将无功，庄上书以为“周世宗诛樊爱能、何徽二将，遂取淮南，克巴蜀。愿陛下申明纪律，无使玩寇。”又言：“缘边砦栅戍兵既寡，戎人易以袭取，咸请废罢，以益州兵。”会诏建方田，庄复上言：“大役兵师，虑生事于边鄙。”上善之。

淳化三年，召访以边事，称旨，面赐绯鱼，令授清资官。翌日，拜监察御史、荆湖南路转运使。未行，改三司盐铁判官。上疏请给两省官谏纸，又引故事，禁屠月勿报重刑。会刘式建议请废缘江榷务，庄力言其非便。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五年，李顺乱蜀，命与雷有终并兼峡路随军转运、同知兵马事。或言庄本蜀人，不宜此任，上益倚信之，许以便宜。事平，转殿中侍御史，历工部、司封二员外郎，特召问讨贼方略。

至道二年，遣将五路出讨李继迁，庄阴料师出无功，因请加恩继迁，俟其倔强拒命，则按甲塞外，俘擒未晚。既而诸将果败绩。俄迁祠部郎中。真宗即位，迁度支，充河东转运使。上章言：“庆、邠、延州、通远军，咸处边要，请武干如姚内斌、董遵诲者任之。”又言：“田绍斌尝被疑，韩崇业本秦王婿，程德玄始事晋邸，初甚亲近，后疏远外迁，皆怀怨望，不宜委以戎寄。”未几，移知苏州。

咸平二年，命巡抚江南。使还，言池州、兴国军得良吏，余无足称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资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无政术而继得亲民者。其素蕴公器有政绩者，偶缘公坐，则黜司冗务，真伪莫辨，侥幸滋甚。自今望慎选其人，勿以资格补授，有政绩者加以恩礼。”

是年秋，契丹犯塞，命为河北转运使。时傅潜统大军驻定州北，庄屡条奏其无谋略，虑或失几。会王显掌枢密，显与潜俱起攀附，颇庇之。庄奏至，多不报。徙知越州。俄傅潜得罪，庄因上言：“显、潜皆非材，致误边事，请行严诛，以肃群议。”未几，徙知宣州。会诏百辟上封直言，庄条列四事：一曰去暴征，二曰省烦刑，三曰择吏职，四曰敦稼政。疏奏，诏令开陈其所宜行先后，庄对甚悉。改司封郎中。景德初，命安抚两浙，奏能吏二十人，慢官者五人，多所升黜。又知潞、邢二州。

大中祥符初东封，改鸿胪少卿，入判登闻鼓院。祀汾阴，迁太仆少卿，为北岳加号册礼副使，撰《北行记》三卷以献。六年，出知襄州。明年，车驾幸南京，庄以逮事太宗恩例，授太府卿，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禄卿，求归上都，以便医药。卒，年八十一。录其孙庆孙，试将作监主簿。

庄有吏干，颇无清操，慷慨敢言，太宗奖其忠谠，多所听纳。好为规画，然寡学术。尝建议请置广听院西垣学士，闻者嗤之。晚年退居，制棺椟以自随。喜接宾客，终日无倦。子奂，咸平三年进士，屯田郎中；稷，左班殿直、阁门祗候。

牛冕，字君仪，徐州彭城人。太平兴国三年进士，解褐将作监丞、通判郴州，徙和州。加左赞善大夫，迁太常丞、知滁州，以勤政闻。召归，转监察御史。

端拱元年，召试文章，迁左正言、直史馆。出知润州，徙泉州，未至，就命为福建转运使，加左司谏。建议废邵武军归化金坑，土人便之。至道初，召入，进秩兵部员外郎，知潭州。至郡才数日，复召拜兼侍御史知杂事。

真宗在东宫，冕尝奉使赐生辰礼币，即位尚记其名，改工部郎中。永熙陵复土，会阙中丞，命为仪仗使。时三司各设官局，多不均济。冕请合为一使，分设其贰，则事务不烦而办，其后卒用冕议。

咸平元年，选知益州，仍拜右谏议大夫。两川自李顺平后，民罹困苦，未安其业，朝廷缓于矜恤，故戍卒乘符昭寿之虐，啸集为乱。冕与转运使张适委城奔汉州，诏遣赴阙，至京兆，劾其罪，并削籍，冕流儋州，适为连州参军。冕遇赦，移钦、英二州，历鄂、海二州别驾、淮南节度副使。

大中祥符初，真宗语宰相曰："冕素纯善，黜弃久矣，量宜甄叙。"即起知涟水军，俄复为祠部员外郎，卒，年六十四。子昭俭，至殿中丞。

张适者，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任藩郡，有治绩，以廉敏称。为水部员外郎、知鄜州。获对，太宗喜其词气俊迈，赐绯鱼。旋改京东转运副使，加直集贤院，一日三被宠渥，时人荣之。徙西川转运使，坐贬，后起为彰信军节度副使、知淮阳军，卒。

栾崇吉，字世昌，开封封丘人。少为吏部令史，上书言事，调补临淄主簿。会令坐赃败，即命崇吉代之。复以书判优等，改舒州团练判官，未行，留为中书刑房堂后官，改太子右赞善大夫，出掌扬州榷务。未几，迁殿中丞，复为堂后官兼提点五房公事。

崇吉明习文法，清白勤事。至道初，擢度支员外郎、度支副使。时以堂后官著作佐郎杨文质为秘书丞、提点五房事，上召见，谓曰："汝见擢用栾崇吉否？当自勖励。"崇吉俄加祠部郎中。真宗时，累擢为江南转运使。代还，判刑部兼鼓司、登闻院。后迁司农少卿、知洪州。有司岁敛民财造舟，崇吉至，奏罢之。以疾徙濠州，迁卫尉少卿，以将作监致仕，卒。子二人：源，虞部员外郎。沂，殿中丞。

袁逢吉，字延之，开封鄢陵人。曾祖仪，仕唐，以军功至黄州刺史。祖光甫，尉氏令。父蟾，大理评事。逢吉四岁，能诵《尔雅》、《孝经》，七岁兼通《论语》、《尚书》。周太祖召见，发篇试之，赐束帛以赏其精习。开宝八年，擢《三传》第，释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荐其能，就除丰城令。明年，又与转运使张去华条上治状，以《春秋》博士召。端拱初，迁国子博士、度支推官。又判户部勾院、度支、凭由理欠司。淳化中，改户部判官。历水部、司门员外郎。出为西京转运使，转水部郎中。宰相吕蒙正称其有经术，宜任学官。会蜀叛，方籍其吏资授西川转运使。至道初，徙荆湖北路。时贼方平，夔、峡犹聚官军，供馈出于荆楚，逢吉惮涉远，不赴军前计度，坐乏粮饷，罢职知夔州。会遣使川、陕采访，因条上知州、通判有治迹者七人，逢吉与朱协、李虚己、薛颜、邵晔、查道、刘检预焉，皆赐诏褒谕。历司门、库部二郎中。

咸平中，复为京东转运使，连知福、江、陈、襄四州。大中祥符中，权西京留司御史台，徙知汝州，以逮事太祖，拜鸿胪少卿。七年，卒，年六十九。

逢吉性修谨，练达时务。初，郓州牧马草地侵民田数百顷，牒诉连上，凡五遣使按视，不决。逢吉受命往，则悉还所侵田，民咸德之。兄及甫，历京东、峡路转运副使，至驾部郎中。逢吉子成务，至比部员外郎、京东转运副使。从子楚材，至虞部员外郎。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安阳人。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泸州，就迁右赞善大夫。代还，除彰德军节度判官。迁著作佐郎、监察御史。

雍熙中，假太常少卿使高丽。时太宗将北征，以高丽接辽境，屡为其所侵，命赍诏谕之，且令发兵西会。既至，其俗颇犷骜，恃险迁延，未即奉诏。国华移檄，谕以朝廷威德，宜亟守臣节，否则天兵东下，无以逃责。于是俯伏听命。使还，赐绯鱼。雍熙三年，改右拾遗、直史馆，判鼓司、登闻院，俄充三司开拆推官。四年，判本司，迁左司谏，充盐铁判官。

淳化二年，契丹请和，朝议疑其非实，遣国华使河朔以察之。既至，尽得其诈以闻。每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皆得预。三年春，国华与潘太初因对，自言任两省清官兼计司职，不得侍曲宴，愿兼馆职，即日命并直昭文馆。后二日，陪预苑宴。三司属官兼直馆，自国华等始。未几，授刑部员外郎，历判三司勾院，复为盐铁判官，又为左计判官，寻都判三勾，赐金紫，改兵部员外郎、屯田郎中、京东转运使，徙陕西路。旧制，川、陕官奉缗悉支铁钱，资用多乏，国华奏增其数。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改职方郎中。以详定失中，命梁颢代之。知河阳、潞州，转运使言其善绥辑，供亿干办，诏奖之。

景德中，假秘书监使契丹，又为江南巡抚，入权开封府判官。真宗朝陵，魏咸信自曹州召入扈从，命国华权州事。俄改太常少卿、出知泉州。大中祥符初，迁右谏议大夫。四年，代还，至建州，卒于传舍，年五十五。赐其子琉出身。

国华伟仪观，性纯直，有时誉。子琚、璩、琦，并进士及第。琦相英宗、神宗，自有传。

何蒙，字叔昭，洪州人。少精《春秋左氏传》。李煜时，举进士不第，因献书言事，署录事参军。入宋，授洺州推官。太平兴国五年，调遂宁令。时太宗亲征契丹还，作诗以献。召见赏叹，授右赞善大夫，三迁至水部员外郎、通判庐州。时郡中火燔廨舍，榷务俱尽。蒙假民器，贷邻郡曲米为酒，既而课增倍。户部使上其状，诏ＳＳ缗钱奖之。稍迁司门。巡抚使潘慎修荐其材敏，驿召至京，因面对，访以江、淮茶法，蒙条奏利害称旨，赐绯鱼及钱十万。后二日复对，又上淮南酒榷便宜，特改库部，复赐钱二十万，因命至淮右提总其事，自是岁有羡利。使还，知温州，未行，留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求外任，复命知温州。坐举人不当，削一官。

真宗即位，复前资，因上言请开淮南盐禁。时卞衮、杨允恭辈方以禁盐为便，共排抑之，出知梧州。顷之，改水部郎中，上所著《兵机要

类》十卷。时审官拟知汉阳军，及引对，改知鄂州。大中祥符初，转库部。四年，加太府少卿。未几，知太平州，又知袁州。州民多采金，蒙建议请以代租税。上曰："若此则农废业矣。"不许。俄徙濠州。六年，上表谢事，授光禄少卿致仕，命未下，卒，年七十七。

慎知礼，衢州信安人。父温其，有词学，仕钱俶，终元帅府判官。知礼幼好学，年十八，献书干俶，署校书郎。未几，命为掌书记。

宋初，介俶子惟济入觐，归，署营田副使。太平兴国三年，从俶归朝，授鸿胪卿。历知陈州、兴元府。知礼母年八十余，居宛丘，恳求归养。退处十年，缙绅称其孝。及母服除，表请纳禄。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致仕。知礼自幼至白首，岁读《五经》，周而后止。每开卷，必正衣冠危坐，未尝少懈焉。咸平初卒，年七十一。子从吉。

从吉字庆之，钱俶之婿也。为元帅府长史。归宋，历将作少监。会择朝士有望者补少列，改太子右庶子。真宗升储，换卫尉少卿。真宗即位，复为右庶子，迁詹事。从吉自归朝，居散秩几三十年，颇以文酒自娱，士大夫多与之游。景德初，上言求领事务，判刑部。颇留意法律，条上便宜，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纠驳，取本司所积负犯人告身鬻之，以市什器。

大中祥符初，改授卫尉卿，纠察在京刑狱，拜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初，选人试判多藉地而坐，从吉以公钱市莞席给之。临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务皦察，多请对陈事，上谓其无隐。

八年，改给事中、权知开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则误，太缓则滞，惟须酌中耳。请属一无所受。"才数月，有咸平县民张斌妻卢氏，诉侄质被酒诟悖。张素豪族，质本养子，而证左明白，质贿于吏。从吉子大理寺丞锐时督运石塘河，往来咸平，为请于县宰，断复质刘姓，第令与卢同居。质洎卢迭为讼，县闻于府。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就县推问。卢之从叔虢略尉昭一赂白金三百两于楷，楷久不决。卢兄文质又纳钱七十万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钧，钧以其事白从吉，而隐其所受。卢又诣府列诉，即下其事右军巡院。昭一兄澄尝以手书达钱惟演，云寄语从吉，事逮钧、锐，请缓之。从吉颇疑惧，密请付御史台。即诏御史王奇、直史馆梁固鞫之。狱成，从吉坐削给事勒停，惟演罢翰林学士，楷、钧免官，配隶衡、郢州，锐、文质皆削一官，澄、昭一并决杖配隶。

又高清者，库部郎中士宏之子，景德中举进士，宰相寇准以弟之女妻之。寇氏卒，故相李沆家复婿之。历官以贿闻，颇恃姻援骄纵，被服如公侯家，以是欺蠹小民。知太康县，民有诣府诉家产者，清纳其贿，时已罢任，即逃居他所。锐尝就清贷白金七十两，清以多纳贿赂，事将败，求以为助。时方鞫卢氏狱，从吉请对，发其事，欲以自解。逮清等系狱，命比部员外郎刘宗吉、御史江仲甫劾之。清枉法当死，特杖脊黥面，配沙门岛；锐又削卫尉寺丞。从吉坐首露在已发，当赎铜，特削谏议大夫。天禧三年，起为卫尉卿。明年，判登闻鼓院。坐与寇准善，以光禄卿致仕。未几卒，年七十。

从吉喜为诗，时有警语。兼工医术。子孙登仕者甚众，第进士升朝曳朱绂者数人。家富于财，尤能治生，多作负贩器僦赁，以至鬻棺椟于市。又善为馔具，分遗权要。晚年进趋弥笃，以至于败，物论鄙之。子镛，金部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锴，太常博士。

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张鉴将命西蜀，处制得宜，庶乎可与行权者也。子舆裁损经制，索湘议罢鬻茶，许骧谨守儒行，知礼笃信经学，国华不辱君命，皆有足称者焉。太初自谓达性命之蕴，而卒流于释、老之归，文宝久任边郡，而不免以生事蒙黜，刘综著劳朔、易而短于经术，从吉勤于公务而疏于训子，固未得为尽善也。自余诸子，之翰亏洁白之操，卞衮乏仁恕之道，冕之弃其城守，坦之疏于辅导，则君子所不取也。

列传第三十七

○马全义 子知节 雷德骧子有终 孙孝先 曾孙简夫 王超 子德用

马全义，幽州蓟人。十余岁学击剑，善骑射。十五，隶魏帅范延光帐下。延光叛，晋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来上。全义在籍中，因补禁军。以不得志，遂遁去。汉乾祐中，李守贞镇河中，召置帐下。及守贞叛，周祖讨之，全义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垒，多所杀伤。守贞贪而无谋，性多忌克，全义屡为画策，皆不能用。城陷，遂变姓名亡命。

周广顺初，世宗镇澶渊，全义往事之。从世宗入朝，周祖召见，补殿前指挥使，谓左右曰："此人忠于所事，昔在河中，屡挫吾军，汝等宜效之。"世宗即位，迁右番行首。从世宗战高平，以功迁散员指挥使。从征淮南，以功迁殿前指挥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位，授铁骑左第二军都校，领播州刺史。

宋初，历内殿直都知、控鹤左厢都校，领果州团练使。从征李筠，筠退保泽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患之，召全义赐食御榻前问计，对曰："筠守孤城，若并力急攻，立可殄灭，傥缓之，适足长其奸尔。"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急击之。全义率敢死士数十人乘城，攀堞而上，为飞矢贯臂，流血被体。全义拔镞临敌，士气益奋，遂克其城。迁虎捷左厢都校，领睦州防御使。又从征李重进，领控鹤、虎捷两军为后殿。贼平班师，录功居多，改龙捷左厢都校，领江州防御使，俄被疾。太祖遣太医诊视，仍谕密旨曰："俟疾间，当授以河阳节制。"全义疾已亟，但叩头谢。数日卒，年三十八。特赠检校太保、大同军节度使。子知节。

知节字子元，幼孤。太宗时，以荫补供奉官，赐今名。年十八，监彭州兵，以严莅众，众惮之如老将。又监潭州兵，时何承矩为守，颇以文雅饰吏治，知节慕之，因折节读书。雍熙间，护兵博州，契丹入边，败我师于君子馆。先是，知节完城缮甲，储积刍粟，吏民以为生事。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备，引去。

徙知定远军。时议调河南十三州之民输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适至军议事，知节曰："军少粟多，簸其红腐，尚当得十之六七。"知古从之，果获粟五十万斛，分给诸屯，遂省河南之役。时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盗妇女首饰者，护军止笞遣之。知节曰："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

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命斩之。知深、庆二州，迁西京作坊使。旋知梓州。李顺之叛，诏与王继恩同讨贼。继恩恃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请益兵，不从。贼众十万攻城，知节力战，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出，迟明，援兵至，复鼓噪入，贼遂溃去。太宗闻而叹曰：“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授益州钤辖，加益、汉九州都巡检使，迁内园使。会韩景祐帐下刘旰胁牙兵为乱，连下州县，众逾二千，知节领兵三百，追至蜀州，与战，旰走邛州。知节曰：“贼破邛州，必乘胜渡江薄我，既息而后战，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乘其弊急击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镇，与旰遇，杀之无噍类。

咸平初，领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尝质羌酋支属余二十人，逾二纪矣。知节曰：“羌亦人尔，岂不怀归？”悉遣之。羌人感之，讫终，更不犯塞。时州有银坑，岁久矿竭，课额弗除，主吏破产，偿之不足。知节请蠲之，章三上，乃允。迁西上阁门使，知益州兼本路转运使。自乾德后，岁漕蜀物，动逾万计。时籍富民以部舟运，坐沉覆破产者众。知节请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蜀人赖以免患。

徙知延州兼鄜延驻泊部署。边寇将至，方上元节，遽命张灯启关，累夕宴乐。寇不测，即引去。会镇州程德玄政事旷弛，徙知节代之。诏发澶、魏等六州粮输定武，时兵交境上，知节曰：“粮之来，是资盗也。”止令于舟车所至收之，寇无所得而遁。

车驾在澶渊，时王超拥兵数十万屯真定，逗留不进。知节移书诮让之，超始出兵，犹以中渡无桥为辞。知节预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几，拜东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擢拜签书枢密院事。

当是时，契丹已盟，中国无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节每不然之，尝言“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以为戒。自陈年齿未衰，五七年间尚可驱策，如边方有警，愿预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马数匹、轻甲一联足矣。上以为然，因命制铜铁锁子甲以赐焉。进宣徽北院使，加兼枢密副使。时王钦若为枢密使，知节薄其为人，遇事敢言，未尝少屈。每廷议，得其不直，辄面诋之。时钦若宠顾方隆，知节愈不为下。

大中祥符七年，出为颍州防御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军，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以疾乞罢，除彰德军留后、知贝州兼部署。将行，真宗闵其癯瘁，止命归镇。时上党、大名之民已争来迎谒。

未几，卒，年六十五。赠侍中，谥正惠。

知节将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谋自许，又能好书，宾友儒者，所与善厚，必一时豪杰，论事謇謇未尝有所顾忌，故闻其风者，亦知其为正直云。

雷德骧，字善行，同州郃阳人。周广顺三年举进士，解褐磁州军事判官。召为右拾遗，充三司判官，赐绯鱼。显德中，入受诏均定随州诸县民田屋税，称为平允。

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员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赵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见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对，直诣讲武殿奏之，辞气俱厉。太祖诘之，德骧对曰："臣值陛下日旰未食，方震威严尔。"帝怒，令左右曳出，诏置极典。俄怒解，黜为商州司户参军。刺史知德骧旧为省郎，以客礼之。及奚屿知州，希宰相旨，至则倨受庭参。德骧不能堪，出怨言，屿衔之。适有言德骧至郡为文讪上者，屿召德骧与语，潜遣吏绐其家人取得之，即械系德骧，具状以闻。太祖贷其罪，削籍徙灵武。数年，其子有邻击登闻鼓，诉中书不法事，赵普由是出镇河阳。召德骧为秘书丞，俄分判御史台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开宝七年，同知贡举。太祖崩，以德骧为吴越国告哀使。还，迁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改职方员外郎，充陕西、河北转运使。历礼部、户部郎中，入为度支判官。

太平兴国四年，车驾征太原，为太原西路转运使。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课，俄迁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员外郎、出知怀州，未几，复旧官，又命为两浙转运使。其子殿中丞有终亦为淮南转运使，父子同日受诏，搢绅荣之。俄迁右谏议大夫。

雍熙二年，征归朝，同知京朝官考课，初，帝谓宰相曰："朕前日阅班籍，择官为河北转运使，所患不能周知群臣履行。自今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引对，既得渐识群臣，择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乐于召对，负瑕累者耻于顾问，可以为惩劝矣。"

端拱初，迁户部侍郎。会赵普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骧方立班，不觉坠笏，遽上疏，乞归田里。太宗召见，安谕之，赐白金三千两，罢知考课，止以本官奉朝请。会议事尚书省，乘酒叱起居员外郎郑构为盗，御史奏劾，下御史台案问，具伏，帝止令罚月奉而释之。讫赵普出守西洛，帝终保全之。

淳化二年，为其婿如京副使卫濯讼有邻子秘书省校书郎孝先内乱，帝素怜德骧，恐暴扬其丑，不以孝先属吏，止除名配均州。德骧坐失教，责授感德军行军司马。并其子少府少监有终责授衡州团练副使。德骧因惭愤成疾，三年，卒，年七十五。有终为三司盐铁副使，表乞追复旧官，从之。

德骧无文采，颇以强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为士大夫所与。

有邻，开宝中，举进士不第。其父既窜灵武，意宰相赵普挤抑之。时堂后吏胡赞、李可度在职岁久，或称其请托受赇，而秘书丞王洞与德骧同年登第，有邻每造谒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邻市白金半铤，因曰："此令吾子知，要与胡将军。"盖谓赞也。时又有诏，应摄官三任解由全者许投牒有司，即得召试录用。有邻素与前摄上蔡主簿刘伟交游，知伟虽尝三摄，而一任失其解由，伟造伪印，令其兄前进士侁书写之，因是得试送铨。遂具章告其事，并下御史府按鞫。有邻出入赞家，故其事多实。狱具，伟坐弃市，洞等并决杖除名，赞、可度仍籍其家。有邻授秘书省正字，赐公服靴笏、银鞍勒马、绢百匹，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阴事。俄被病，白昼见伟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邻号呼闻于外，数日而死。赐德骧钱十万，以给丧事。

有终字道成，幼聪敏，以荫补汉州司户参军。时侯陟典选，木强难犯，选人听署于庭，无敢哗者。有终独抗言，愿为大郡治狱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终不为沮。署莱芜尉。知监、左拾遗刘祺以有终年少，颇易之。有终发其奸赃，祺坐罪杖流海岛，以有终代知监事。先是，三司补吏为冶官，率以赀进，多恣横。至是，受署者惮有终，率多避免。太宗即位，闻其名，遣内侍伍守忠同掌监事，且察其治迹。守忠至裁周月，即还奏有终强济之状，亟诏为大理寺丞。会德骧任陕西转运，奏为解州通判，特许德骧不巡察是州。有终入奏盐池利害，改赞善大夫，令还权知军事，省通判。太平兴国六年，迁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转运副使，赐绯鱼，改太常博士。时德骧主漕两浙，往往省于境上，时人荣之。

雍熙中，王师北征，命为蔚州飞狐路随军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历户部、度支副使，赐金紫，出知升州。淳化初，就迁少府少监、知广州。二年，女弟婿卫濯讼其家法不谨，有终坐亲累，责授衡州团练副使，夺章服。俄丁外艰，行及许田，召归，入对，赐钱八十万，起为都官员外郎，历度支、盐铁副使，复金紫。时以江南、岭外茶盐价不一，细民冒禁私贩，多陷重辟。诏有终领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

路茶盐制置使，就出盐产茶之地，以便宜裁制。使还，改工部郎中、知大名府，不逾月，复为少府少监，徙知江陵。

李顺之乱，王师西征，命与裴庄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同知兵马事。调发兵食，规画戎事，皆有节制。师行至峡中，遇盗格斗，众渴乏，会天雨，军士以兜牟承水饮之，且行且战，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会夜阴晦，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自若。贼围既合，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死者无算。就拜右谏议大夫、知益州。次简州，寓佛舍，度贼必至，命左右重闭，召土人严更警备，初夕，间道而出。贼围守数重，及坏寺入，惟击柝者在焉。俄兼同招安使。贼平，改知许州。三年，改给事中、知并州。

真宗嗣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还，知审刑院，俄授户部使。三年，将巡师大名，遣有终乘驿先诣澶州督纳粮草。车驾还，次德清军，会益州奏至，神卫戍卒以正旦窃发，害兵马钤辖符昭寿，拥都虞候王均为乱，逐知州牛冕。即日，拜有终泸州观察使、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备库副使李守伦并为招安巡检使，给步骑八千，命往招讨。又以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东川都钤辖，西京作坊使李继昌为峡路都钤辖，崇仪副使高继勋、王阮并为益州驻泊都监，供奉官、阁门祗候孙正辞为诸州都巡检使。

正月三日，均率众陷汉州，进攻绵州，旬日不能下，趣剑门。先是，知剑州、秘书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剑门，焚其仓廪，及署榜招军卒之流逸者，得数千人。已而贼果至，士衡与剑门都监、左藏库副使裴臻逆击之。时风雪连日，均众无所掠，唯食败糟，臻与战，斩首数千级。贼众疲剧宵遁，还保益州。士衡即驰骑入奏，上嘉之，拜士衡度支员外郎，赐绯；臻崇仪使、领峰州刺史，仍旧职。知蜀州、供奉官、阁门祗候杨怀忠闻变，即调乡丁会十一路巡检兵，刻期进讨。蜀民不从贼者相率抗御，侪伍谓之“清坛众”。择“清坛”之魁七十余人，悉补巡检将，遣判官高本驰驿以闻。十七日，怀忠率众入益州，焚城北门，至三井桥。时均尚留剑门，与贼将鲁麻胡阵于江渎庙前，自晨至晡，战数合，怀忠兵势不敌，退还所部。怀忠部下多李顺旧党，颇贪剽劫，故败绩焉。

怀忠移文嘉、眉七州，调军士丁男来会。二月，再攻益州。时均方遣逆党赵延顺攻邛、蜀，怀忠逆与之战，贼稍退。怀忠与转运使陈纬麾兵由子城南门直入军资库，与纬署其库籥。均众皆银枪绣衣，为数队，分列子城中。贼兵出通远门，与怀忠战数合，会暮，怀忠复退军筰桥，

背水列阵，砦槠木桥南，以扞邛、蜀之路。贼故不复能南略，自清水坝、温江、金马三道来攻槠木砦，出官军后，焚江原神祠，断邛、蜀援路。怀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斩首五百余级，驱其余众入皂江，获甲弩甚众。乘胜逐贼至益州南十五里，砦于鸡鸣原，以俟王师。均亦闭成都东门以自固。

是月，有终等至，令石普先与绵、汉都巡检张思钧收复汉州，进壁升仙桥。贼出攻砦，有终击走之。一日，均开城伪为遁状，有终与上官正、石普率兵径入，官军分剽民财，部伍不肃。贼闭关发伏，布床榻于路口，官军不得出，因为所杀。有终等缘堞而坠，李惠死之，退保汉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复为贼党分骑追杀，或囚縶之，支解族诛以恐众。又胁士民僧道之少壮者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给军装，令乘城，与旧贼党相间。有终署榜招之，至则署其衣袂释之，日数百人。

三月，进攻弥牟砦，斩首千余级，复为贼所拒。四月，贼由升仙桥分路来寇，并军于东偏，有终率兵逆击，大败之，杀千余人，夺其伞盖、金枪等物，均单骑还城。有终遣其子奉礼郎孝若驰奏，上召孝若问败贼之由，笑谓左右曰："均鼠窃尔，虽婴城自守，计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尝习武艺，愿改秩以效，即补供奉官。俄以刑部员外郎马亮为转运使，国子博士张志言副之，供备库副使张煦为绵、汉都巡检使。杨怀忠又分所部砦于合水尾、浣花等处，树机石、设笮篱以拒之。

贼自升仙之败，彻桥塞门，官军进至清还江，为梁而度。有终与石普屯于城北门之西，依壕为土山，分设鹿角，又得旧草场，造梯冲洞车攻具，普专主之。高继勋、张煦、孙正辞攻城东，上官正、李继昌、王阮攻城西，杨怀忠与巡检殿直、阁门祗候马贵攻城南，贼将赵延顺尽驱凶党以拒。既而延顺中流矢死，又遣其党丁重万立城门上，官军射之，殪。每攻城，辄会雨，城滑不能上，官军及丁夫为洞屋以进，贼又凿地道出掩之，溺壕中死者千余，军势小衄。时方暑湿，军士多疾，有终市药他州疗之。

是月，诏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两川捉贼招安使。有终与翰叶议，于城北鱼桥又筑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马城，遂设雁翅敌棚，覆洞屋以进，逼罗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贼对设敌楼以抗官军，有终遣卒焚之，贼自是销沮，筑月城以自固。有终募敢死士间道以入，贼为药矢，中者立死。有终令卒蒙毡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橹机石，先遣东西南砦鼓噪攻城，有终与石普分主洞屋以进。普穴城为暗门，门成，贼攒戟

于前，无敢进者。有二卒请行，许以厚赏，乃麾戈直冲之，贼锋稍却，遂入城。有终登城楼下瞰，贼之余众，犹砦天长观前，于文翁坊密设炮架。高继勋白于马亮，请给秸秆油□凡，众执长戟巨斧，秉炬以进，悉焚之。杨怀忠焚其砦天长观前，追至大安门，复败焉。是夕二鼓，均与其党二万余南出万里桥门，突围而遁。有终疑有伏，遣人纵火城中。诘朝，与秦翰登门楼，牙吏有受伪署官职者，捕得，立楼下，傍积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壮者令辨之，曰某尝受某职，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死者数百人，时谓冤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广都略陵、荣，趣富顺监，所过断桥塞路，焚仓库而去。

初，有终遣怀忠领虎翼军追之，后二日，石普继往，以全军为后援。十月，均至富顺，其将校以筏度江，趋戎、泸蛮境。朝廷每岁孟冬朔，诏富顺监具酒肴，犒内属蛮酋。是日裁设具，而均党适至，皆食焉。闻怀忠追骑将至，均心易之，谓其党曰："速降怀忠。"令其众负担以行。怀忠距富顺六十里，于杨家市少憩，贼众在后者邀战，怀忠遣骑士登高原觇贼，且语其左右曰："纵贼度江，后悔无及，闻石侯将至，当以奇兵取之。"乃临江列阵击之，余党散走，有拏舟将度江而遁者，怀忠合强弩射之，溺死甚众。怀忠张旗鸣鼙入城，均方在监署中，其众多醉，均穷蹙缢死。虎翼军校鲁斌斩其首诣怀忠，获僭伪法物、旌旗、甲马甚众，禽其党六千余人，逆徒歼焉。怀忠旋军出北门，石普之众方至，夺均首驰归成都，枭于北市。

均本隶开封散从直，后补军校。初，神卫军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挥以领之。福御众有法，部下皆优足。均纵其下饮博，军装亦以给费。是岁，车驾幸河朔，符昭寿与牛冕大阅于东郊，蜀人趋观之，二军衣服鲜弊不等，均众因是惭愤。益州知州与钤辖二廨并禁旅为牙队，岁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寿既骄恣，复肆侵虐，冕亦宽驰无政，故诘朝合起为乱。

神卫卒既杀昭寿，是日，成都官吏方相与贺正，闻变，皆奔窜，牛冕与转运张适缒城而出，惟都巡检使刘绍荣冒刃格斗。既而众寡不敌，叛卒尚未有主，或欲奉绍荣为帅者，绍荣摄弓骂曰："我燕人也，比弃乡土来归本朝，岂能与汝同逆，汝亟杀我，我肯负朝廷哉！"众未敢动。监军王泽与均适至，乃谓均曰："汝所部为乱，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拥之为主，绍荣自经死。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署置官称，设贡举，以张锴为谋主。

锴本名美，太原旧卒，后为神卫小校。狡狯，尝历战阵，粗习阴

阳，以荧惑同恶，故劝均为乱。均实戆忄奕无谋，尝言："官军若至，我当先路出迎，自陈被胁之状。"锴闻之，择军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与人接见。官军围城，每射箭招诱，及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之知。得箭书，锴悉焚之。自起至败，所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亲军为天降虎翼，后果为虎翼军所杀。

贼既平，遣承受供奉官杨崇勋乘传告捷，赐崇勋锦袍、银带、器币，有终加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以秦翰为内园使、恩州刺史，石普为冀州团练使，高继勋、王阮并为崇仪使，孙正辞为内殿崇班，李继昌为奖州刺史，张煦为供备库副使，杨怀忠为供备库副使，马贵为供奉官。是役也，怀忠之功居最，为石普所忌，朝廷微闻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视战所，尽得其功状，以故怀忠复迁崇仪使，领恩州刺史。

四年，有终代还，命为泾、原、仪、渭、镇戎路都部署，辞不拜，改知永兴军府，徙秦州。景德初，徙为并、代副都部署，赐黄金四百两。丁内艰，起复，契丹入寇，上幸澶渊，诏有终率所部由土门抵镇州，与大兵会。既而王超、桑赞逗挠无功，唯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其雄张。俄而契丹修好，命还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检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九，赠侍中。录其子孝若为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孝杰为内殿崇班，孝绪为供奉官，孝恭为侍禁，亲族、门客、给事辈迁补者八人。

有终倜傥自任，不拘小节，有干局，沈敏善断，不畏强御，轻财好施。历典藩阃，能抚士卒，丰于宴犒，官用不足，则倾私帑及榷钱以给之。家无余财，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铜鞍勒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骧所创。有终在蜀尝贷备用库钱数百万，奏纳其第偿之，优诏蠲免。为宣徽使，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身没之日，宿负犹不啻千万，官为偿之。王继英在枢密，颇忌有终进用，屡言其在蜀及守边厚费以收士卒心，真宗不之信，卒保护焉。

孝先字子思，有邻子也。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天长县。以卫濯讼其内乱，除籍配均州。后复知宛丘县，李继隆判陈州，荐其能，加试大理评事。契丹内寇，真宗幸大名，孝先以部刍粮河北，首至行在，擢太常寺奉礼郎。

王均反益州，随季父有终进讨，孝先率先锋与贼战升仙桥，斩首数百，得均金枪黄伞以献，改将作监丞。

李继迁陷灵州，朝廷调兵，军费多出于民，关内大扰。孝先请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偿以茶盐。召对称旨，命驰驿陕西，与转运使郑文宝议立规画，后多施行。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尝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检天下财利出入之数，诏如其请。

知兴元府，坐保任失实，降通判华州，徙知郓州。宰相寇准举，换内园使、知贝州。会慈州民张熙载诈称黄河都总管，籍并河州郡刍粮数，至贝州。孝先觉其奸，捕系狱。孝先欲因此为奇功，以动朝廷，迫司理参军纪瑛教熙载伪为契丹谍者，号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大灵宫使，部送京师。枢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状，谪泽州都监，利、虢三州，改环庆路兵马钤辖、知邠州。逾年，领昭州刺史，为益州钤辖，再迁左藏库使，擢西上阁门使、泾原路钤辖兼知渭州，复知邠州，徙耀州，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简夫。

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密使杜衍荐之，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以处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多为岐路求辟荐。时三白渠久废，京兆府遂荐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六县民四十日，用梢木数百万，而水不足。简夫用三十日，梢木比旧三之一，而水有余。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

既而辰州蛮酋彭仕羲内寇，三司副使李参、侍御史朱处约安抚不能定，继命简夫往。至则督诸将进兵，筑明溪上、下二砦，据其险要，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仕羲内附。擢三司盐铁判官，以疾，知虢、同二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卒。录其子寿臣为郊社斋郎。

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王超，赵州人，弱冠长七尺余。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隶御龙直。淳化二年，累迁至河西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

真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检校太傅、领天平军节度。咸平二年秋，大阅禁兵二十万于东郊，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上御戎幄观之，面赐褒奖。从幸大名，与都虞候张进并为先锋。都大点检傅潜逗挠得罪，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镇州行营都部署，又帅镇、定、高阳关三路。契丹入边，与战于遂城西，俘馘二万计，斩其裨王骑将十五人，手诏褒

美。

李继迁陷清远军，以超将西面行营之师御之，徙帅永兴军。宰相言超材堪将帅，遂以超帅定州路行营，王继忠副之。寻加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密遣中使赐以御弓矢，许便宜从事。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咸平六年，辽师大入，超召镇州桑赞、高阳关周莹率兵会定州，莹以非诏旨不至。辽兵围望都，超、赞率兵赴之，阵于县南六里。继忠在阵东偏，契丹出其背，遮绝粮道，人马乏困，继忠驰前与契丹战，超、赞遂旋师，继忠孤军没焉。上即遣刘承珪、李允则驰往，察退衄之状，且言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军都指挥使王升当战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升决杖配隶琼州。

景德初，上亲巡澶渊，召超赴行在，复缓师期，契丹遂深入。会南北通好，故薄其责，止罢超三路帅，为崇信军节度使，徙知河阳。又移镇建雄，知青州，卒。赠侍中，再赠尚书令，追封鲁国公，谥武康。

超为将善部分，御下有恩。与高琼同典禁旅，尝休假他适，过营垒，军校不时将迎，琼即命箠罚，超以为非公行，不当加罪，人称其恕。然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子德用。

德用字元辅。父超为怀州防御使，补衙内都指挥使。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击李继迁，超帅兵六万出绥、夏，德用年十七，为先锋，将万人战铁门关，斩首十三级，俘掠畜产以数万计。进师乌白池，他将多失道不至，虏锐甚，超按兵不进，德用请乘之，得精兵五千，转战三日，敌势却。德用曰："归师迫险必乱。"乃领兵距夏州五十里，绝其归路，下令曰："乱行者斩！"一军肃然，超亦为之按辔。继迁蹑其后，左右望见队伍甚严整，莫敢近。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累迁内殿崇班，以御前忠佐为马军都军头，出为邢、洺、磁、相巡检。盗张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毡车载勇士，诈为妇人饰，过邯郸。贼果来邀，勇士奋出，悉禽之。徙督捕陕西东路，盗贼相戒曰："此禽张洪霸者。"皆相率逃去。为环、庆路指挥使，寻以奏事忤旨，责授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历内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迁捧日左厢都指挥使、英州团练使。

天圣初，以博州团练使知广信军。城坏久不治，德用率禁军增筑之，有诏褒谕。徙冀州，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康州防御使、侍卫亲军步军马军都虞候。召还，又为并、代州马步军副都总管，

迁殿前都虞候、步军副都指挥使。历桂州、福州观察使。

章献太后临朝，有求内降补军吏者，德用曰："补吏，军政也，不可与。"太后固欲与之，卒不奉诏，乃止。太后崩，有司请卫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也。"不奉诏。

仁宗阅太后阁中，得德用前奏军吏事，奇之，以为可大用，拜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德用谢曰："臣武人，幸得以驰驱自效，赖陛下威灵，待罪行间足矣。且臣不学，不足以当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为副使。久之，以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同知院事，迁知院。历安德军，加检校太尉、定国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赵元昊反，德用请自将讨之，不许。

德用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晰，人皆异之。言者论德用貌类艺祖，御史中丞孔道辅继言之，且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遂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有言德用市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者。言者犹不已，降右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举止言色如平时，惟不接宾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谓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岂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为保静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青州，改澶州。陕西用兵久无功，契丹遣刘六符来求复关南地，以兵压境。德用见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诛，今不足辱命。"帝慰劳，曰："河北方警，藉卿镇抚之。"又赐手诏慰勉，拜保静军节度使。岁大熟，六符见德用拜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还奏事，复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军。未行，徙定州路都总管。日训练士卒，久之，士殊可用。

契丹使谍者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援桴鼓之士皆踊跃，进退坐作，终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帜所向。"觇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复议和，遂徙陈州，又徙河阳。不行，入奉朝请，出判相州，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郑州，封祁国公，还，为会灵观使。

德用素善射，虽老不衰。侍射瑞圣园，辞曰："臣老矣，不能胜弓矢。"帝再三谕之，持二矢未发。帝顾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谢，一发中的，再发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尔，孰谓老且衰乎？"赐袭衣、金带，加检校太师，复判郑州，徙澶州，改集庆军节度使，封冀国公。

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师致仕，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

德用将家子，习知军中情伪，善以恩抚下，故多得士心。虽屡临边境，未尝亲矢石、督攻战，而名闻四夷，闾阎妇女小儿，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

帝尝遣使问边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帝以为然。

德用虽致仕，乾元节上寿，预班廷中。契丹使语译者曰：“黑王相公乃复起耶？”帝闻之，起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至和元年，遂以为枢密使，命入谒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与防射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帝闻之喜，赐弓一，矢五十。后封鲁国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为忠武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又以为同群牧制置使。有诏五日一会朝，听子孙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赠太尉、中书令，谥武恭。加赐其家黄金。

德用诸子中，咸融最钟爱，晚年颇纵之，多不法，后更折节自饬，官至左藏库使、眉州防御使。

论曰：全义、德骧，遇知太祖、太宗，超复翊戴真宗，宜致崇显，然堇堇无□俞人者，而各有子勒勋于国籍。若知节生将家，喜读书，立朝争事，以刚正称天下，其邦之司直欤。有终起进士，明干知兵，平蜀钜贼，振声邻敌，可谓“肇敏戎公”矣。至于精神折冲，名闻四夷，矫矫虎臣，则德用其有焉。

列传第三十八

○王继忠 傅潜 张昭允附 戴兴 王汉忠 王能 张凝 魏能 陈兴许均 张进 李重贵 呼延赞 刘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继忠，开封人。父琉，为武骑指挥使，戍瓦桥关，卒。继忠年六岁，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即位，补内殿崇班，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

咸平六年，契丹数万骑南侵，至望都，继忠与大将王超及桑赞等领兵援之。继忠至康村，与契丹战，自日昳至乙夜，敌势小却。迟明复战，继忠阵东偏，为敌所乘，断饷道，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继忠独与麾下跃马驰赴，服饰稍异，契丹识之，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且战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闻之震悼，初谓已死，优诏赠大同军节度，赠赙加等，官其四子。

景德初，契丹请和，令继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岁遣使至契丹，必以袭衣、金带、器币、茶药赐之，继忠对使者亦必泣下。尝附表恳请召还，上以誓书约各无所求，不欲渝之，赐诏谕意。契丹主遇继忠甚厚，更其姓名为耶律显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后不知其所终。子怀节、怀敏、怀德、怀政。

真宗宫邸攀附者，继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济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翟明至洺州团练使，王遵度至磁州团练使，杨保用至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郑怀德至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永州团练使，张承易至礼宾使，吴延昭至供备库使，白文肇至引进使、昭州团练使，彭睿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军节度，靳忠至侍卫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郝荣至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陈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济州团练使，高汉美至郑州团练使，杨谦至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河州刺史。

傅潜，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将张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隶殿前左班，三迁东西班指挥使。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从征范阳，先到涿州，与契丹战，生擒五百余人。翌日，上过其所，见积尸及所遗器仗，嘉叹之。师旋，擢为内殿直都虞候。上对枢密言：“潜从

行有劳，赏薄。”复加马步都军头、领罗州刺史，改捧日右厢都指挥使、领富州团练使，迁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领云州防御使。

雍熙三年，命大将曹彬北征，以潜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师败于拒马河，责授右领军卫大将军，自检校司徒降为右仆射，仍削功臣爵邑。明年，起为内外马步都军头、领藩州防御使，寻拜殿前都虞候、领容州观察使。端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挥使、领昭化军节度，出为高阳关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领武成军节度。至道中，出为延州路都部署，改镇州。

真宗即位，领忠武军节度，数月召还。咸平二年，复出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契丹大入，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咸自置铁挝、铁棰，争欲奋击。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无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锐攻威虏，略宁边军及祁、赵游骑出邢、洺，镇、定路不通者逾月。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出师，会诸路兵合击，范廷召、桑赞、秦翰亦屡促之，皆不听。廷召等怒，因诟潜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潜不能答。都钤辖张昭允又屡劝潜，潜笑曰：“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然不得已，分骑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于高阳关逆击之，仍许出兵为援。洎廷召等与契丹血战而潜不至，康保裔遂战死。

及车驾将亲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领前军赴镇、定与潜会。潜卒逗遛不发，致敌骑犯德、棣，渡河凑淄、齐，劫人民，焚庐舍。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上由是大怒，乃遣高琼单骑即军中代之，令潜诣行在。至，则下御史府，命钱若水同劾按，一夕狱具。百官议法当斩，从驾群臣多上封请诛之。上贷其死，下诏削夺潜在身官爵，并其家属长流房州。潜子内殿崇班从范亦削籍随父流所，仍籍没其赀产。五年，会赦，徙汝州。景德初，起为本州团练副使，改左千牛卫上将军，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车驾西巡至洛，因令从驾还京，迁左监门大将军，还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

张昭允者，字仲孚，卫州人。以父秉荫，试大理评事。潘美妻以女，奏换右班殿直，以久次，迁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内扰，命为雄州监军。敌骑乘秋掠境上，昭允与知州田仁朗选锐卒袭其帐，败走之。进西上阁门副使，提总左右藏金银钱帛。

昭允以诸州绢常度外长数尺，请裂取付工官备他用，岁获羡余。既

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昭允坐免官。俄起为崇仪副使，累迁西上阁门使、河西马步军钤辖，屯石州。会讨李继迁，王超出夏、绥州路，领后阵，超深入数百里，逾白池，道阻粮绝，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败。

真宗即位，以昭允章怀皇后姊婿，颇被亲信。咸平二年，命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时傅潜为都部署，畏忄奕城守，昭允屡劝其出兵，潜按兵不动。潜既得罪，昭允亦削夺官爵，长流道州。景德二年，起为楚州团练副使，改右神武将军。大中祥符元年，卒。

昭允喜笔札，习射，晓音律。子正中、居中。

戴兴，开封雍丘人。年十余岁，以勇力闻里中。及长，身长七尺余，美髭髯，眉目如画。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即位，补御马左直，迁直长，再迁御龙直副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补御龙弓箭直指挥使，迁都虞候。一日，帝问兴曰："汝颇有尊属否？"对曰："臣父延正、兄进皆力田。"即召延正为诸卫将军，进为天武军使。俄以兴领严州刺史，改天武左厢都指挥使、领胜州团练使。

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诸将多坐黜免，以兴为侍卫步军都虞候，领云州防御使。契丹挠边，命兴屯澶州以备非常，改本州观察使，充天雄军副都部署。

端拱初，迁步军都指挥使、领镇武军节度，赐袭衣、金带、鞍勒马。历澶州，天雄军都部署，改殿前副都指挥使，出帅镇、定二州。时盗贼群起，会五巡检兵讨之，逾月不能克。兴阴勒所部潜出击之，擒戮殆尽。未几，徙高阳关，迁殿前都指挥使，领定国军节度，赐白金万两，岁加给钱七百万。

淳化五年，出为定武军节度，岁加给钱千万。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营都部署、知州事。时五路讨李继迁，兴所部深入千余里，不见贼。会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国哀，不俟报上道。及至京师，以擅离所部，左迁左领卫上将军。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赠太尉，遣中使护其丧归葬乡里。录其子永和、永丰。

王汉忠，字希杰，徐州彭城人。少豪荡，有膂力，形质魁岸，善骑射。节帅高继冲欲召至帐下，汉忠不往。因殴杀里中少年，遂亡。经宿复苏，其父遣人追及于萧县，汉忠不肯还，西至京师。太宗在藩邸，召

见，奇其材力，置左右。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累迁内殿直都知。从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战益急，上壮之，迁东西班指挥使。刘继元降，以所部安抚城中。师还，改殿前左班指挥使，三迁右班都虞候、领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马步军都军头。端拱初，出为宾州团练使，历冀、贝二州部署，徙天雄军。二年，入为侍卫马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汉忠合诸军击败之，斩馘甚众。淳化初，徙定州。五年，迁殿前都虞候。

真宗即位，自中山召归。俄复出为高阳关都部署，进领威塞军节度。咸平三年，又为泾原、环庆两路都部署兼安抚使，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改镇、定、高阳关都部署、三路都排阵使。契丹掠中山，汉忠率诸将阵于野，契丹遁，追斩甚众，获其贵将。加殿前副都指挥使，改领保静军节度。

五年，罢西面经略使，命汉忠为邠宁、环庆两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为钤辖，领戍兵二万五千人，委汉忠分道控制。数月召还，坐违诏无功，责为左屯卫上将军、出知襄州，常奉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未上道，暴得疾卒。赠太尉，以其长子内殿崇班从吉为阁门祗候，次子从政、从益为左右侍禁。

汉忠有识略，军政甚肃，每行师，诘旦，必行香祝曰："愿军民无犯吾令，违者一毫不贷。"故所部无盗。性刚果，不务小节，轻财乐施。好读书，颇能诗。喜儒士，待宾佐有礼，名称甚茂，以是自矜尚，群帅不悦。

汉忠没后，其子从吉诣阙上书讼父冤，因历诋群臣有行赂树党及蒙蔽边防屯戍艰苦之事。真宗命枢密王继英等问状，从吉止诵状中语，他无所对。上以从吉付御史，具伏，乃进士杨逢为之辞。从吉坐除名，配随州；逢杖配春州。

王能，广济定陶人。初事州将袁彦，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即位，补内殿直，六迁至殿前左班指挥使，进散员都虞候。久之，领潘州刺史，再迁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咸平初，自捧日右厢都指挥使出为济州团练使、知静戎军。建议决鲍河，断长城口，北注雄州塘水，为戎马限，方舟通漕，以实塞下。又开方田，尽静戎、顺安之境。北边来寇，能击走之。

初，真宗询军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语宰相曰："闻王能、魏能颇

宣力公家，陈兴、张禹珪亦有声于时，才固难全，拔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御使，与魏能、张凝并命出为邢洺路都部署，俄改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押策先锋。护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不离役所，宴犒周洽。会诏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诏褒饬，连徙天雄军、高阳关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二年，诏合镇、定两路部署为一，命能领之。明年召入，拜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领曹州观察使。祀汾阴，留为京城巡检兼留司殿前司事。礼成，加领振武军节度，复为镇、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觐，许之。

先是，节帅陛见，必饮于长春殿，掌兵者则不预。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则殿前马军帅皆当侍立。”由是特令诸帅预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俄还屯所，改领静江军节度。天禧元年，转都指挥使、领保静军节度。是冬代还，入见，以足疾免舞蹈，赐宴。累表求解，特与告医疗。二年，制授彰信军节度，罢军职赴镇，以地近其乡里，宠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而录其子守信等官。

张凝，沧州无棣人。少有武勇，倜傥自任。乡人赵氏子以材称，凝耻居其下，因挟弓与角胜负。约筑土百步射之，凝一发洞过，矢激十许步，抵大树而止，观者叹服。节帅张美壮之，召置帐下。太宗在藩邸，闻其名，以隶亲卫。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稍迁散祗候班都虞候。

淳化初，以其有材干，与王斌、王宪并授洛苑使，凝领绣州刺史，赐袭衣、金带，每颁ＳＳ必异等。出为天雄军驻泊都监，移贝州，改高阳关行营钤辖、六宅使。真宗践祚，加庄宅使，迁北作坊使。

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设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奋击，挺身陷敌。凝子昭远，年十六，从行。即单骑疾呼，突入阵中，掖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动。明年，契丹兵大至，车驾幸大名，凝与范廷召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契丹宵遁，凝纵兵击之，尽夺所掠生口、资畜。徙镇、定、高阳关路前阵钤辖，迁赵州刺史。

四年，召还，代潘璘为邠宁环庆灵州路副部署兼安抚使。时斥堠数扰，转运使刘综惧飞輓不给，问计于凝。凝曰：“今当深入，因敌资粮，不足虑也。”乃自白豹镇率兵入敌境，生擒贼将，烧荡三百余帐、刍粮八万，斩首五千余，获牛马、器甲二万，降九百余人。庆州蕃族胡家门等桀黠难制，凝因袭破之。又熟户与生羌错居，颇为诱胁，凝引兵至八州

原、分水岭、柔远镇，降峇等百七十余族，合四千户，边境获安。就加宁州团练使。

景德初，迁本州防御使，代杨嗣为定州路行营副部署，徙保州驻泊，又兼北面安抚使。时王超为总帅，以大兵顿中山，朝议择凝与魏能、田敏、杨延昭分握精骑，俟契丹至，则深入以牵其势。超尝请四人悉隶所部，上以本设奇兵挠敌之心腹，若复取裁大将，则无以责效，乃令凝等不受超节度。时魏能逗挠，退保城堡，众皆愤悱，责让能，凝独默然。或问之，凝曰："能粗材险愎，既不为诸君所容，吾复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计也。"上闻而嘉其有识。

车驾观兵澶渊，凝率众抵易州。既而契丹受盟北归，所过犹侵剽不已，遂以凝为缘边安抚使，提兵蹑其后，契丹乃不敢略夺。改高阳关部署。明年议劳，就加殿前都虞候，卒。

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训士卒，缮完器仗，前后赏赐多以犒师，家无余资，京师无居第。真宗悼惜之，赠彰德军节度，遣中使护丧还京，官给葬事，厚恤其家。子昭远。

魏能，郓人也。少应募，隶云骑军，后选补日骑左射，又隶殿前班，七迁散员左班都知。旧制，诸军辞见，才器勇敢或迥异出群者，许将校交举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时戍外藩，咸未有举者。太宗曰："能材勇过人，朕可自保。"由是进用之。

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历殿前左班都虞候、领溪州刺史，加秩转马步军都军头。咸平三年，真拜黄州刺史。明年，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五年，知郑州团练使，复任威虏军。

契丹入寇，能当城西，与诸将合战，无惮色，大败其众，斩首二万级。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契丹复入，能率州军逆战南关门，遣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绝敌行势，战数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获器甲十八万。契丹尝谋入钞，能侦知，即发兵逆击，生擒酋帅，殄灭殆尽。

六年，改威虏军部署、知军事。士民诣阙下乞留能，诏嘉之。能建言：戍卒逸边境者，请没其妻与子为奴婢。上虑严迫，听缓期自新，违以法坐。会浚顺安军营田河道以扼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顺安之西境，诏能与杨延昭、田敏掎角为备。景德初，破敌长城口，追越阳

山，斩首级、获兵器益众，诏赐锦袍、金带。复以所部御寇于顺安。

六月，召拜防御使，复出为宁边军路部署。诏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虏，使副精兵伺敌动止。边人百余掠居民，树蕃僧为帅，能与田敏、杨勋合兵设伏击之，擒其帅。贼来逼城，能出兵拒之，少衄，即却阵入城，张凝以兵击却之。会诏能与凝领偏师分道入幽、易，牵制契丹之势，能畏忄奕不前，且不戢所部，多俘夺人马。俄徙屯定州，及遣凝蹑迹北行，能粗险，自度无功，心愧，多怨辞，以讪闻。朝议谓能刚猾少检，不可专任，乃命綦政敏为钤辖，俾同职焉。

明年，师还大名。时王能、曹璨各领兵归阙，即城下，钤辖孙全照遣能、璨之师由北门分道先入，能师继之。能怒全照之后己，即疾驱竞入，全照射之，能嚄唶不堪，夺全照弓以去。翌日，诣判府王钦若诬全照射伤押队阁门杨凝，词颇纷竞。全照密疏能摧兵退缩，师缓失期，及师旋不整状。上初闻能逗遛，微怒。会全照奏，乃质实于张凝、白守素等，即责授右羽林将军，出为巩县都监。明年，以自陈，特改官右骁卫大将军、虢州都监，累迁加领康州团练使。大中祥符八年，卒。录其子正为阁门祗候，靖为三班奉职。

陈兴，澶州卫南人。开宝中应募为卒，得隶御龙右直。太宗征河东，幸幽陵，兴常从，特被赏赐，累迁天武指挥使。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军副都军头。王超为并、代部署，奏兴随军，遣戍汾州。明年，李继隆行营河西，兴隶麾下，部清朔、龙卫诸军，克绥、夏、银州，继隆命权知夏州。寻还屯所，受诏提辖河东缘边城池、器甲、刍粮。至道初，继隆荐其材干，召补御龙弩直都虞候。咸平初，为马军都军头、领蒙州刺史。三年，真授宪州刺史、知霸州，徙沧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驻泊。会城绥州，诏与钱若水往视利害，事具《若水传》。

又徙泾原仪渭镇戎军部署。上言镇戎军去渭州瓦亭砦七十余里，中有二堡，请留兵三百人戍之。俄与曹玮、秦翰领兵抵镇戎军西北武延咸泊川，掩击蕃寇章埋族帐，斩二百余级，生擒三百余人，夺铠甲、牛羊、驼马三万计。诏书嘉奖，赐金带、锦袍、器币。继迁所部康奴族，往岁钞劫灵州援粮，恃险与众，尤桀黠难制。复与秦翰等合众进讨，穷其巢穴，俘老幼、获器畜甚众，尽焚掘其窖藏。复诏褒之，仍加赐ＳＳ。其年，六谷大首领潘罗支言，欲率诸蕃击贼，请会兵灵州。上以道远难刻师期，诏兴侯罗支报至，即勒所部过天都山以援，勿须奏命。会继迁死，事寝。景德三年，迁本州团练使、知徐州。

兴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颇著声绩。真宗言军校之材，必以兴为能。大中祥符初，召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登州防御使，出为邠宁环庆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释劫盗，罢军职，改叙州防御使、知怀州。六年，卒。

许均，开封人。父邈，太常博士。均，建隆中应募为龙捷卒，征辽州，以功补武骑十将，赐锦袍、银带。开宝中，迁武骑副兵马使。从曹彬征金陵，率众陷水砦，流矢贯手。改本军使。从征河东，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创。迁副指挥使，前后屡被赏ＳＳ。出屯杭州，妖僧绍伦结党为乱，均从巡检使周莹悉擒杀之。

端拱初，补指挥使。从李继隆、秦翰赴夏州。擒赵保忠，令均率兵卫守。改龙卫第四指挥使，俄屯夏州，贼来犯境，一日十二战，走之。又从石普击贼于原州牛栏砦，深入，获牛羊、汉生口甚众。普表上其功，迁第三军指挥使。

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戍秦州。王均之乱，遣乘传之蜀，隶雷有终麾下，守鱼桥门，又从秦翰追杀贼党于广都，降其众七千余。驿召授东西班都虞候、领顺州刺史。五年，稍迁散员都虞候。尝召见，访以北面边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马钤辖。六年，改泾州驻泊部署。数月，知镇戎军。尝出巡警，至陇山木峡口，真宗以其无故离城，虑有狂寇奔突，诏书戒敕。俄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玮代之，徙为邠州驻泊部署，改永兴军部署。车驾将巡澶渊，诏均与知府向敏中及凤翔梁鼎同提总诸州巡检捕盗事，至河阳，召赴行在。

时有王长寿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计虑，聚徒百余。是春，抵陈留剽劫，县民捕之不获，朝廷遣使益兵，逐之澶、濮间。会契丹南侵，夹河民庶惊扰，长寿结党愈众，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长寿与其徒五千余人入县钞掠，均部下徒兵裼袒与斗。均以方略诱之，生擒长寿，斩获恶党皆尽。上以方御敌，未欲因捕贼奖均。但赏均部下卒，被伤者赐帛迁级焉。明年，追叙前劳，擢为本州团练使，寻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锐代还，未至而均卒。录其子怀忠为奉礼郎，怀信为侍禁。幼子怀德，自有传。

张进，兖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强及石余。应募曹州，隶镇兵。太祖亲选勇士，奇进才力，以补控鹤官，积劳至御龙弩直都虞候、领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军都军头。太宗尝幸内厩，进以亲校执钺前导，体质魁岸，迥出侪辈。太宗熟视异之，擢为天武右厢都指挥

使、领贺州团练使。

咸平初，迁昭州防御使，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京城左右厢巡检。未几，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二年秋，阅武近郊，进与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亲执金鼓，节其进退，军容甚肃。从上北征，又与超管勾大阵及先锋策应。三年，权殿前都虞候，迁侍卫步军都虞候、镇州副部署，徙天雄军部署。会河决郓州王陵口，发数州丁男塞之，命进董其役，凡月余毕，诏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

李继迁寇麟州，州将遣单介间道乞师太原。诸将以无诏旨，犹豫未决，进独抗议，发兵赴援，既至而围解，手诏褒美。契丹侵中山，命进率广锐二万骑，由土门会兵镇、定，未至而敌退，复归晋阳。景德元年，卒。上遣中使护丧还京，官给葬事。子元晋，至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天禧末，录其次子元素为三班借职。

李重贵，孟州河阳人。姿状雄伟，善骑射。少事寿帅王审琦，颇见亲信，以甥妻之，补合流镇将。镇有群盗，以其尚少，谋夜入劫钞。重贵知之，即筑栅课民习射，盗闻之溃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干，召隶帐下。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累迁至龙卫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领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厢都指挥使、领蛮州团练使。

至道二年，出为卫州团练使。未行，会命将五路讨李继迁，以重贵为麟府州浊轮砦路都部署。得对便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太盛，不来接战，且谋远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既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累遣使抚劳。既而诸将果无大功。及还，命为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本州防御使，徙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议屯兵杨疃，张凝领先锋遇敌，重贵率策应兵酣战，全军而还。范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战，康保裔大阵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疾力战，敌乃退。时诸将颇失部分，独重贵与凝全军还屯。凝议上将士功状，重贵喟然曰："大将陷没而吾曹计功，何面目也！"上闻而嘉之。

明年春，以劳进阶及食邑，徙知贝州，召至劳问，复遣入郡。是冬，徙沧州驻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还京就医药，既愈，连为邢州、天雄军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车驾幸澶渊，召还，为大内都

部署。明年春，出知郑州，以疾甚，授左武卫大将军、领潘州防御使，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雍熙四年，加马步军副都军头。尝献阵图、兵要及树营砦之策，求领边任。召见，令之作武艺。赞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

端拱二年，领富州刺史。俄与辅超并加都军头。淳化三年，出为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无统御材，改辽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复为都军头、领扶州刺史，加康州团练使。

咸平二年，从幸大名，为行宫内外都巡检。真宗尝补军校，皆叙己功，或至喧哗，赞独进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再拜而退，众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园陵，命掌护仪卫，及还而卒。

赞有胆勇，鸷悍轻率，常言愿死于敌。遍文其体为"赤心杀贼"字，至于妻孥仆使皆然，诸子耳后别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赞卒后，擢必显为军副都军头。

刘用，相州人。祖万进，河中府马步军都指挥使。父守忠，左骁卫大将军致仕。用晓音律，善骑射，事太宗于晋邸。即位，补军职，累迁散都头都虞候。端拱初，为马步军副都军头、领凉州刺史、镇定招安使，转捧日都指挥使。李顺乱蜀，为西路行营钤辖。贼平，迁祁州刺史。至道初，为河西、乌白池都钤辖，斩首千余级，夺马五百匹，改高阳关副都部署。

真宗即位，加本州团练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贝州，俄知瀛州，复为高阳关副都部署。时烽堠数警，用建议益边兵，俟其南牧，即率骁锐出东路以牵制其势，因图上地形。上召宰相阅视，可其奏，且令转运使于保州、威虏、静戎、顺安军预备资粮。

六年，命将三路出师扞敌，诏用与刘汉凝、田思明领兵五千，由东路会石普、孙全照掎角攻之。未几，换镇州副部署。景德初，为邢州部署。车驾北征，用以城守之劳，进爵邑，历知齐、陈、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颢，怀顺军校。全斌少丰伟，颢携谒陈抟，抟谓有藩侯相。颢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溯江，夜大风失缆，漂七十里，至曙风未止，舟忽泊岸，人颇异之。后游京师，属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荐材干，得召试武艺，以善左射，隶帐下。即位，补东班承旨，稍迁骁猛副兵马使。

从征太原，还，遇契丹于蒲阴，追击至徐河，因据水口要害。迁补日骑副兵马使、云骑军使，屯瀛州。与契丹战，所乘马两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战不却，契丹为引去。端拱初，击蕃部于宥州，败之。历云骑指挥使、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改马军都军头，戍深州，累转散直都虞候、领顺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马步军都军头。

全斌在军中有能名。真宗尝召问边事，全斌口陈利害，甚称旨。因谓辅臣曰："元澄、郑诚、耿全斌，人多称之。观其词气，若有志操，止在宿卫，无以见其才，宜以边郡试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备河西。继迁死，全斌率兵入伏落关，诱蕃部来归者数千人。俄知安肃军，尝绘山川险易为图以献。

契丹来侵，自山北抵河浒，全斌遣子从政焚桥砦，分率精兵击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阳关钤辖，擢从政为侍禁、寄班祗候。大中祥符初，封禅泰山，以为濮州钤辖。其年还京师，卒。

周仁美，深州人。开宝中，应募隶贝州骁捷军。关南李汉超选备给使，屡捕获契丹谍者。从汉超战于西嘉山，身中重创，补队长。汉超上其功，隶殿前班，赐衣带、鞍勒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继恩引入纵观，过祗候库，太祖问其力能负钱几许，仁美曰："臣可胜七八万。"太祖曰："可惜压死。"止命负四万五千，因赐之。稍迁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戍环州。

时牛耶泥族累岁为寇，仁美与陈德玄、宋思恭往击之，斩首三千级，获牛羊三百余，发戎族囷窖以饷师。又与思恭讨募窟泉岌拖族，格斗，斩八十余级。至道初，石昌牛耶泥族复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抚辑之。仁美谓石昌镇主和文显曰："此贼不除，边患未弭。"因厚设肴酒，召酋长二十八人缚送州狱，自是诸族慑畏。

二年，又与马绍忠、白守荣、田绍斌部刍粮趣清远军，仁美为先锋。至岐子平，与虏角，走之。明日，又战于浦洛河，自己至戌，战数十合，进壁乾河。绍忠、守荣皆败走，绍斌退止浦洛，独仁美所部不满三千，身中八创，护刍粮、官吏直抵清远。绍斌继至，深叹其勇干，表上其功。

时运粮民道路被伤者相继，仁美领徒援护，悉抵环州。又遇虏于橐驼路，击走之。先是，诸蕃每贡马京师，为继迁邀击，仁美领骑士为援，贼不敢犯。补澶州龙卫军都虞候，部署李继隆奏留麾下，选军中伉健者千人，令仁美领之，屡入敌境，战有功。

俄还澶州。召见，会令诸军射，仁美自陈筋力未衰，愿对殿廷发二矢，上许之。既而前奏曰："臣老于戎门，多戍外郡，罕曾入觐京阙。前后征行，体被三十余创，今日得对万乘，千载之幸。傥或备员宿卫，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顾傅潜而笑，潜亦称其武干，力留，补马步军副都军头。

潜屯北面，常以自随。契丹攻蒲阴，仁美领万骑解其围。又从王超屯镇、定、仪、渭，累迁龙卫军都指挥使、领顺州刺史，复屯镇、定。时州有亡命卒聚盗，剽村闾为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选勇敢卒，诈亡命趣贼所，得其要领，即自往谕以祸福，留贼中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诘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库钱付仁美为赏。不数日，贼悉降，凡得二百余人，以隶军籍。

景德中，徙屯陈州，入掌军头引见司。大中祥符元年，从驾泰山，命检视山下诸坛牲牢祭馔。明年，出为磁州团练使、知卫州，俄改沧州部署，移高阳关副部署。八年，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领奖州防御使，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改领端州防御使，权京新城内都巡检。先是，巡兵捕亡卒盗贼，不获皆有罚，而获者无赏。仁美因差立赏格以闻，诏从其请。天禧三年，卒。

论曰：继忠临阵赴敌，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贵宠

用事，议者方之李陵，而大节固已亏矣。潜为三路帅，握兵八万余，大敌在前，逗挠畏缩，致康保裔以无援战没，此而不诛，宋于是乎失刑矣。兴、均辈或由藩邸进，或自行伍起，一时际会，出则书勋辕门，入则拱扈岩陛，求其如古名将，则未之见也。

列传第三十九

○田绍斌 王荣 杨琼 钱守俊 徐兴 王杲 李重诲 白守素 张思钧 李琪 王延范

田绍斌，汾州人。仕河东刘钧为佐圣军使，戍辽州。周显德四年，领五十骑来归，钧屠其父母家属。世宗召补骁武副指挥使。

宋初，随崔彦进征李筠，攻大会砦，破之，以功迁龙捷指挥使。又败筠于泽州茶碾村，筠退保泽州，绍斌凿濠围守，流矢中左目，前军部署韩令坤以其事闻。及太祖召见于潞州，绍斌杀晋军益众，夺其铠甲。又从讨李重进于扬州，壁城南，围三日，城溃，斩首逾千级。赐袍带、缗帛，寻补马军副都军头、龙卫指挥使。下荆湖，平岭南，率皆从行。讨蜀，隶大将刘延让麾下。会全师雄寇神泉，绍斌率所部败其党数千，时汉、剑道梗，因赖以宁，太祖遣使孙晏赍诏赐ＳＳ有加。凡在蜀三岁，剽盗殄除。还，改龙捷都虞候。

尝盗官马，贸直尽偿博进，事发，狱具，有司引见讲武殿，绍斌称死罪。太祖知其骁勇，欲宥之，执于门外，遣内侍私谓之曰：“尔今死有余责。”绍斌曰：“若恩贷臣死，当尽节以报。”俄复引见，释之，且密赐白金。

会征江南，择诸军借事得五百人，为步斗军，令绍斌领之，及率云骑二千，抵升州城下，克获居多。太祖亲讨河东，命绍斌从何继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夺贼鼓帜而还。

太平兴国初，擢龙卫军指挥使、领江州刺史。二年，梅山洞蛮叛，命与翟守素分往击之。至邵州，闻蛮酋苞汉阳死，去其居十里，大溃其众，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余五千遣归谕诸洞，自是其党帖服。太宗赐以金帛、缗钱、金带、鞍马。历天武、日骑军指挥使，改马步都军头，出戍镇、定、高阳关。

曹彬之攻幽州也，命为先锋指挥使，数遇契丹兵斗，夺牛羊、器甲。师还，召见便殿，加领溪州团练使，复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冀州防御使，寻改解州。

淳化中，为河中、同、丹、坊、鄜、延、横岭蕃界都巡检使。会郑

文宝议城席鸡城砦为清远军，绍斌与文宝领其役。城毕，以文宝之请，命为知军事。至道元年，拜会州观察使，仍判解州，俄充灵州马步军部署。领徒入蕃讨贼，斩首二千级，获羊、马、橐驼二万计，马以给诸军之阙者。捷闻，手诏嘉谕之。数部金粟帛诣灵武、清远，远人詟服不扰。

未几，皇甫继明、白守荣等督转饷于灵州，绍斌率兵援接，抵咸井。贼逾三千余来薄阵，且行且斗，至耀德，凡杀千人。寇复尾后，绍斌为方阵，使被伤者居中，自将骑三百、步弩三百，与敌兵确于浦洛河，大败之。

初，守荣与绍斌为期，既而继明卒，故后一日，遂为贼所围。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戎轻佻，勿弃辎重与战，当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若但率兵来迎，勿预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与战。贼先伏兵，以羸骑挑战，已而伏发，守荣等战败，丁夫愕眙遁，蹂践至死者众。绍斌率所部徐还，一无遗失。至清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荣也。"绳引而上，解衣遗之，遣内侍马从顺驿闻。太宗益嘉之，优诏褒美。

时命李继隆、范廷召讨继迁，就命绍斌为本州都部署兼内外都巡检使。继隆以浦洛之败上闻，言绍斌握兵不顾，自言"灵武非我不能守"，欲图方面，有异志。太宗怒曰："此昔尝背太原来投，今又首鼠两端，真贼臣也。"即遣使捕系诏狱鞫问，贬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虢州安置。

真宗即位，召还，授右监门卫大将军、领叙州刺史，寻改莱州防御使，诏还其所籍居第，赐良马十匹。调环、庆、灵州、清远军部署。庆州有野鸡族，数为寇掠，道路患之。尝有骁捷卒二十余往邠州，为其掠夺，即驰告绍斌。绍斌召其酋帅三人，断臂、馘、劓放还，寇感而化，帖服。绍斌素勇悍，与同职颇不叶。转运使宋太初每按部灵州、清远，多贸市，绍斌语发其私，太初心衔之，及还朝，言绍斌之过，寻赴召，直其事。

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复命为镇、定、高阳关路押先锋，隶傅潜。潜遣与石普并戍保州，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及夜，普、嗣未还，绍斌疑其败衄，即领兵援之。普、嗣果为贼所困，度严凉河，颇丧师众。及绍斌至，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以劳迁邢州观察使。潜屯中山，绍斌三驰书于潜，且言："边众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与

战，慎无穷追。”潜性巽懦，闻之益不敢出，贼众益炽，焚劫城砦。车驾驻大名，召潜属吏，词逮绍斌，即遣使械系，下御史台鞫问，免官，黜为左卫率府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卫将军致仕。

景德初，起为左龙武军将军、永城兵马都监。三年，迁左监门卫大将军。帝以绍斌久失职，不宜在冲要，乃徙考城都监。大中祥符初，领长州刺史。从东封，朝觐坛就班，军士建充庭旗，旗倒，压绍斌仆地，遽起无伤。时绍斌已老，其壮健若此。迁左领军卫大将军、领康州团练使、巩县都监。二年，卒，年七十七。

绍斌长兵间，习战法，其后累以格斗立功，然性暴戾，故屡被黜。子守信，为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王荣，定州人。父洪嗣，仕晋为本州十县游奕使。荣少有膂力，事瀛州马仁瑀为厮役。太宗在藩邸，得隶左右。即位，补殿前指挥使，稍迁本班都知、员僚直都虞候。盗发棣州，州兵不能捕，荣往讨擒之。加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劳，出为濮州马军教练使。未行，马仁瑀子告荣与秦王亲吏善，因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坐削籍，流海岛。

雍熙中召还，为副军头。端拱初，改员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军头，复领懿州刺史。累迁龙卫都指挥使、领罗州团练使。率兵戍遂城，边骑来寇，击败之，擒千余人。召拜侍卫马军都虞候、峰州观察使，出为定州行营都部署。荣粗率，所为不中理，侵取官地莳蔬，吝惜公钱，不以劳将士，且母老不迎养，供给甚薄。太宗闻而怒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荣事亲若此，窜逐之余，凶行弗悛，岂可复置左右，效晋帝养成张彦泽邪？”即诏罢，督责，授右骁卫大将军。寄班供奉官张明护定州兵，睹荣不法，间尝规正。荣护短，每疾其攻己。庄宅使王斌亦监军是州，素与荣善，意明构荣之罪，因摭明以报怨。下枢密院问状，皆不实。上怒，语左右曰：“张明起贱微中，以蹴鞠事朕，洁己小心，见于辈流。夫刑罚之加，必当其罪。今王斌以荣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宪，苟失其当，适足以快荣之心，而诬罔得以肆行矣。且荣凌轹同类，事君与亲鲜竭其力。国家赏罚之柄，非所敢私，将帅之职，非裨校同。朕岂党张明而弃王荣哉，奈何不求直于理之当也？”遂赐劳明缗钱、束帛，荣迁右羽林军大将军。

真宗即位，领奖州刺史，寻授滨州防御使，迁泾原仪渭驻泊部署。咸平二年，车驾北征，召为贝、冀行营副都部署。师旋，复还泾原。明

年，援送灵武刍粮，疏于智略，不严斥候，至积石，夜为蕃寇所劫，营部大乱，众亡殆尽。法当诛，恕死，除名配均州。六年，起为左卫将军。

景德初，权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观兵澶渊，契丹游骑涉河冰抵濮州境，命为黄河南岸都巡检使，与郑怀德自行在领龙卫兵追袭。时已诏沧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荣等合兵邀击之。二年，迁左神武军大将军、领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龙武军、领达州团练使。大中祥符中，迁左卫大将军、领昌州防御使。六年，朝太清宫，命为河南府驻泊都监。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荣善射，尝引强注屋栋，矢入木数寸，时人目为“王硬弓”。

杨琼，汾州西河人。幼事冯继业，以材勇称。太宗召置帐下。即位，隶御龙直，三迁神勇指挥使。从征太原，以劳补御龙直指挥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都军头、领显州刺史。

淳化中，李顺叛蜀，琼往夔、峡擒贼招安，领兵自峡上，与贼遇，累战抵渝、合，与尹元、裴庄分路进讨，克资、普二州、云安军，斩首数千级。诏书嘉奖，遣使即军中真拜单州刺史。

至道初，召还共职。明年，徙知霸州兼钤辖。未几，改防御使，灵庆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检使。贼累寇疆，琼固捍有功。导黄河，溉民田数千顷。败贼于合河镇北，擒获人畜居多。贼骑五百掠城下，击破之，追北三十里。并赐诏嘉谕。

咸平二年，命为泾原仪渭邠宁环庆清远军灵州路副都部署。寻徙镇、定、高阳关三路押策先锋，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为镇州都部署，再迁环庆，徙定州。四年，召还，以鄜州观察使充灵、环十州军副都部署兼安抚副使。尝遣使谕旨，贼若寇清远及青冈、白马砦，即合兵与战。是秋，果长围清远，顿积石河。清远屡走间使诣琼请济师，琼将悉出兵为援，钤辖内园使冯守规、都监崇仪使张继能曰：“敌近，重兵在前，继无以进，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团练使潘璘、都监西京左藏库刘文质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继至。”琼逗遛不进，顿庆州。寇鼓兵攻南门，其子阿移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琼遣钤辖李让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则城陷矣。贼泊青冈城下，琼与守规、继能方缓行出师，及闻清远之败，益恇怯不前。顺州刺史王瑰普谓琼曰：“青冈地远水泉，非屯师计，愿弃之。”琼合谋焚刍粮兵仗，驱老幼以出。琼却师，退保洪德砦，寇威浸炽，未尝交一锋。事闻于上，传召琼辈，悉系御史

狱，治罪当死。兵部尚书张齐贤等议请如律，诏特贷命，削官，长流崖州，继能、守规辈同坐，籍其家业。明年，移道州。

景德初，起为右领军卫将军。分司西京。累迁左领军卫大将军、领贺州团练使、知兖州。有州卒自言得神术，能飞行空中，州人颇惑。琼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录其子舜臣为奉职。长子舜宾，内殿崇班、阁门祗候。

钱守俊，濮州雷泽人。少勇鸷，尝为盗陂泽中，称“转陂鹘”。周显德中，应募为铁骑卒。早事太祖，从征淮南，战紫金山，下寿春，获战舰千余艘。继从克关南。

宋初，补禁卫，隶散员直。乾德中，转殿前班都知。寻征太原，方战，矢中左足，拔而复进，格斗不已。还，改东西班指挥使，迁马步军副都军头。太平兴国四年，命与张绍勍、李神祐、刘承珪率师屯定州，以备北边。俄加秩领演州刺史，移屯赵州。又从征范阳，师还，道遇敌，战于徐河，斩首千级，夺马百匹。雍熙三年，命将北征，田重进出飞狐道，守俊以偏师为援，边骑云集，守俊按甲从容进战，大败之。连护屯兵于赵、定。代还，掌军头引见司。

淳化三年，出为单州团练使。又明年，改迁齐州。时河西蕃部内扰，命以副都部署镇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数改官。时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职。召还，授左领军卫大将军、领潘州防御使、权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

守俊累从军征讨，前后中三十六创。景德中，录其子允庆为奉职。弟守信，官崇仪副使；守荣，内园使。

徐兴，青州人。以拳勇得隶兵籍。周显德中，从太祖征淮右。宋初，隶御龙直。会平泽、潞，上其功，补控鹤军使。征晋阳，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劳。还，迁本军副指挥使。

太平兴国初，从潘美趣团柏谷，奋与贼斗，有果敢气，人莫能胜。生擒伪兵马都监李美，身被重创，无所回挠。加指挥使。太宗征太原，讨幽、蓟，兴从战，屡中流矢，以著迹闻。补天武都虞候，累迁秩，出为洺州部署。初议建方田，命兴董其事，寻复辍。端拱中，修镇、定城，逾月讫工。改莫州防御使、知静戎军，历祁、博二州。

咸平中，为泾、原、环、庆十州部署。诏督转灵武刍粮，道积石，

率掠于寇。兴以步兵畏恧，战不利，时王荣援兵不应，遂败走。坐削籍，流郢州。会赦，入为右卫将军，迁左监门卫大将军。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

王杲，齐州人。周显德中，应募为卒。从世宗收三关，隶先锋。宋初，征泽、潞，平扬州，杲应选从行，既获战功，乃拔迁散指挥使，累转马军副都军头，屯并州。雍熙中，为龙卫右第二军都虞候。会遣赵保忠还夏州，命杲引兵护送。及还，保忠以方物赆，杲拒不纳。太宗知之，诏赐白金百两。迁右第一军，屯镇州。

契丹入寇，隶大将郭守文，扞城，杲守北关。寇退，命督饷藁趣威虏军。还抵徐河，时尹继伦与寇战，小衄，杲适遇贼河上，即按兵拒之，杀贼，夺所乘马。守文上闻，得召见问状，补都军头、领勤州刺史，命监河北，有能声，寻命阅教定州诸军骑射，入掌军头引见司。

李顺乱，与尹元并为西川招安使，败贼，斩首万级，以功真拜唐州刺史。时贼虽平，道路尚梗，余党或保山林以肆奸，杲与石普等追捕于彭州，于是始平。至道初，乃还。复迁灵州副部署，道环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会赵保吉归款，召还，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几，以转饷河西失期，降右千牛卫大将军。咸平五年，出为亳州永城县都监。被召，将入见，以疾亟弗果，卒，年六十四。

李重诲，应州金城人。祖高，后唐庄宅使、奖州刺史。父彦荣，仕契丹，署环州刺史，重诲尝为其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太平兴国五年，潘美出师御寇，重诲从其节度使萧咄李迎战于代州北岭，大败。美斩咄李，擒重诲以献。太宗召见，补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会赵普出镇，奏监州军。

雍熙三年，召还，为武州刺史，出为忻州都巡检、缘边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赐服带、鞍马。北兵寇边，重诲以所部邀战，败之，获羊马、铠甲甚众，赐诏嘉美。会岭蛮叛，改广、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贼使，听便宜从事。

至道初，累迁泾原仪渭镇戎军钤辖。咸平三年，徙邠宁环庆路。坐转饷灵武不严斥候，至积石为虏骑掠于道，营部大乱，除名，流光州。五年，起为内殿崇班、鄜延驻泊都监，俄迁崇仪使。景德中，赵德明既纳款，或言以麟、府谋有他志。上以泾原地要兵众，虑有缓急，遂徙重诲为钤辖。复迁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

重诲纯悫寡过。真宗悼其没于远土，命其子乘传往护柩归，听止驿舍之别次。子禹谟，录为将作监主簿。弟重睿，历官澄州团练使。子禹偁，阁门祗候。

白守素，开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镇国军节度。父廷训，宋初为龙捷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守素以荫补东班承旨。太平兴国五年，迁补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官、带御器械，三迁至供备库使。

咸平三年春，契丹犯边，命与王能戍邢州，俄又与麦守恩、石赞领先锋御之。敌退，复与荆嗣督河北、京东捕贼。四年，命为镇州行营钤辖，领骑兵摄大阵西偏，屡当格斗。俄改定州钤辖，复徙镇州。王继忠之陷也，宋师还渡河，敌人乘之，守素据桥，有矢数百，每发必中，敌不敢近，遂引去。

真宗与辅臣议三路御贼，咸曰："威虏扼北道要害尤甚，请分骑兵六千屯之，命魏能为部署。"上曰："能颇强愎，尤难共事，闻守素久练边计，张锐性颇和善，参知戎务，庶克相济。"乃命守素、锐为钤辖，戍顺安以贰之。

景德元年，契丹侵长城口，守素与能发兵破之，追北过阳山，斩首级、获器械甚众，赐锦袍、金带。俄徙屯冀州，转运使刘综举其智勇，材任将帅，加领康州刺史。又提骑卒戍静戎军，兼莅营田之役，俄为镇、定钤辖。是冬，契丹复内侵，守素败其前锋，获车重，又入敌境，俘擒甚从。及请和，省边戍之职，与曹璨留任镇、定。追叙前劳，加合州团练使。

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边岁久，名闻北庭，颇畏伏之。上虑其不欲行，密遣内侍询于守素，守素顿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迁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常赙外别ＳＳ钱五十万，令护丧还京师，录其一子官。

张思钧，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汉泽州刺史。思钧少善击剑、挽强，善博奕。初应募为卒，晋开运间，迁广锐军使。周广顺初，从聂知遇攻河东，破其众三千余。从向训东征，为捉生将，擒小校张万于江猪岭。又从符彦卿与并人斗代州，留为南北两关巡检。

宋初，补龙卫指挥使。李继勋下辽州，战带甲祠，斩首万余级，追奔至长城，擒其将莫山、鲍淑，掠人骑二百余。俄屯潞州，合战三十

余。乾德中，以劳秩迁都虞候。开宝三年，郭进、田钦祚戍三交，尝从战于石岭关，斩首万五千余级。阁门祗候齐延琛、苗昶陷军中，思钧鼓劲骑突入，夺还。何继筠入晋境，思钧隶麾下，拔南桥径度。大将之出，必辟为先锋。太平兴国初，屯定州，领兵援磁窑，战败其众，身中五十创，奋不顾，乃逐贼，薄军城，夺马及铠甲居多。未几，边人复攻，逆战城下，斩首万余级。上嘉之，命赐服带，领河州刺史。

雍熙三年，边人寇河间，刘廷让会战君子馆，命思钧翼从。时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于是败绩，陷留军中数年，役役不得还。端拱初，自契丹始逃归，授澄州刺史、知齐州。思钧以武进，素不知民政，仅逾月，即徙濮、郓、滨、棣州巡检。至道中，改鄜延巡检使。会葺右堡砦，击寇走之。未几，寇逼保安军，与曹璨往援，追蹑五十余里，至木场，寇乃遁去。

真宗即位，徙益州钤辖兼绵、汉九州都巡检使。咸平中，以王均之乱，出兵保绵州。贼陷汉州，思钧进攻，克之，斩伪刺史苗进，又与石普败贼弥牟砦。巴西尉傅翱有善马，思钧求之，翱不与。思钧平贼，心恃功居多，召翱至，责以转饷后期，斩之。上闻其事，传召付御史台鞫治，罪当斩，特贷之，削籍流封州。

六年，起为左司御率府率、考城监军。车驾幸澶渊，召诣行在，命李继隆、石保吉同议兵事，赐服御有加。景德二年，为西京水北都巡检使，俄分司西京。召对行在，上悯其老，授唐州防御副使，徙郑州。大中祥待二年，再迁左千牛卫将军。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为三班奉职。

思钧起行伍，征讨稍有功。质状小而精悍，太宗尝称其“楼罗”，自是人目为“小楼罗”焉。

李琪，河南伊阙人。幼生长兵家，得给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称，进备执御。及受禅，命补镇职。太宗在京府，复令事之。由是累迁效忠都虞候、开封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富州刺史。尝请对，自言经事太祖，而京师无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

琪性素鄙，历事三朝，而行不加修。每分遣士卒守护关梁，必觊其赠遗，视所厚薄为重轻。太宗知之，遂改授屯卫大将军，领郡如故，乃顾曰：“吾欲置琪于无过之地尔。”加左武卫大将军。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为台谏所纠，令赴常参。真宗念其旧，特赐

给月奉以养。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延范，江陵人。形貌奇伟，喜任侠，家富于财。父保义，为荆南高氏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留后。高从诲奏署延范太子舍人。后随从诲孙继冲入觐，荐为大理寺丞、知泰州累迁司门员外郎。

太平兴国九年，为广南转运使。性豪率尚气，尤好术数。尝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众，谓延范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阴为之助。"延范心喜，敢为恣横。后为江南转运使，有刘昴卖卜于吉州市，其言多验，谓延范曰："公当偏霸一方。"又有徐肇为延范推九宫算法，得八少一，肇惊起曰："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国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谓延范曰："君是坐天王形、颏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也。即日当乘四门辇。"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伤数吏，从者皆恐忄栗，不敢进，延范独拔戟前逐，刺杀之，益以此自负。与广州掌务殿直赵延贵、将作监丞雷说会宿，观天象，延贵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

雷说出《星经》证之，乃太白行度经南斗，延贵谬为火星也。

延范日夕与掌市舶陆坦议欲发兵，会坦代归，延范寓书左拾遣韦务升为隐语，侦朝廷机事。延范奴视僚属，峻刑多怨。会怀勇小将张霸给使转运司，延范因事杖之，霸知延范与知广州徐休复不协，诣休复，告延范将谋不轨及诸不法事。休复驰奏之。太宗遣高品阎承翰乘传，会转运副使李琯暨休复杂治延范，具伏。与昴、辨、坦俱斩广州市，籍没延范家。务升除名配商州，延贵等皆抵罪，赐霸钱十万。

论曰：绍斌从征讨，凡逾百战，未尝以为惮；屡被废斥，未尝以为慊。太祖宥盗马罪，引见赐予，屈法使过，用能致其力也。荣薄事亲，下诏督过。琼折州卒足以释妖惑。王杲辞赆于夏。思钧拔身自归，当斩而贷。琪以鄙称。守俊、兴辈以勇得备给使。守素久练边计，人颇畏伏。重诲虽将略不足，亦有可称。大抵武夫悍卒，不能无过，而亦各有所长。略其过而用其长，皆足以集事。至于一胜一负，兵家常势，顾其大节何如耳。若荣也，薄其所生，大节亏矣，屡以罪黜，宜哉。

列传第四十

○吕端 毕士安 曾孙仲衍 仲游 寇准

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晋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学，以荫补千牛备身。历国子主簿、太仆寺丞、秘书郎、直弘文馆，换著作佐郎、直史馆。太祖即位，迁太常丞、知浚仪县，同判定州。开宝中，西上阁门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门员外郎、知成都府，赐金紫。为政清简，远人便之。

会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员外郎，充开封府判官。太宗征河东，廷美将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今主留务，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恳请从行。寻坐王府亲吏请托执事者违诏市竹木，贬商州司户参军。移汝州，复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员外郎、知开封县，迁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使高丽，暴风折樯，舟人怖恐，端读书若在斋阁时。迁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礼院，选为大理少卿，俄拜右谏议大夫。

许王元僖尹开封，又为判官。王薨，有发其阴事者，坐裨赞无状，遣御史武元颖、内侍王继恩就鞫于府。端方决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诏推君。"端神色自若，顾从者曰："取帽来。"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问，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对制使？"即下堂，随问而答。左迁卫尉少卿。会置考课院，群官有负谴置散秩者，引对，皆泣涕，以饥寒为请。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检府吏，谪掾商州，陛下复擢官籍辱用。今许王暴薨，臣辅佐无状，陛下又不重谴，俾亚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进退善否，苟得颍州副使，臣之愿也。"太宗曰："朕自知卿。"无何，复旧官，为枢密直学士，逾月，拜参知政事。

时赵普在中书，尝曰："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岁余，左谏议大夫寇准亦拜参知政事。端请居准下，太宗即以端为左谏议大夫，立准上。每独召便殿，语必移晷。擢拜户部侍郎、平章事。

时吕蒙正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会曲宴后苑，太宗作《钓鱼诗》，有

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意以属端。后数日，罢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余庆，建隆中以藩府旧僚参预大政，端复居相位，时论荣之。端历官仅四十年，至是骤被奖擢，太宗犹恨任用之晚。端为相持重，识大体，以清简为务。虑与寇准同列，先居相位，恐准不平，乃请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从之。时同列奏对多有异议，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端愈谦让不自当。

初，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至是，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副使，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端疑谋大事，邀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端曰："边鄙常事，端不必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准遂告其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愿少缓之，端将覆奏。"入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太宗曰："然则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后病死延州，继迁寻亦死，继迁子竟纳款请命，端之力也。进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

太宗不豫，真宗为皇太子，端日与太子问起居。及疾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贬昌龄忠武军司马，继恩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浔州，籍其家赀。

真宗每见辅臣入对，惟于端肃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躯体洪大，宫庭阶戺稍峻，特令梓人为纳陛。尝召对便殿，访军国大事经久之制，端陈当世急务，皆有条理，真宗嘉纳。加右仆射，监修国史。明年夏，被疾，诏免常参，就中书视事。上疏求解，不许。十月，以太子太保罢。在告三百日，有司言当罢奉，诏赐如故。车驾临问，端不能兴，抚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赠司空，谥正惠，追封妻李氏泾国夫人，以其子藩为太子中舍，荀大理评事，蔚千牛备身，蔼殿中省进马。

端姿仪瑰秀，有器量，宽厚多恕，善谈谑，意豁如也。虽屡经摈退，未尝以得丧介怀。善与人交，轻财好施，未尝问家事。李惟清自知枢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及端免朝谒，乃弹奏常参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构人讼堂吏过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端祖兖，尝事沧州节度刘守文为判官。守文之乱，兖举族被害。时父琦方幼，同郡赵玉冒锋刃绐监者曰："此予之弟，非吕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为耀帅，文度孙绍宗十余岁，端视如己子，表荐赐出身。故相冯道，乡里世旧，道子正之病废，端分奉给之。端两使绝域，其国叹重之，后有使往者，每问端为宰相否，其名显如此。

景德二年，真宗闻端后嗣不振，又录蔚为奉礼郎。藩后病足，不任朝谒，请告累年，有司奏罢其奉，真宗特令复旧官，分司西京，给奉家居养病。端不蓄赀产，藩兄弟贫匮，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真宗时，出内府钱五百万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偿宿负，遣使检校家事。藩、荀皆至国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毕士安，字仁叟，代州云中人。曾祖宗昱，本县令。祖球，本州别驾。父乂林，累辟使府，终观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学，事继母祝氏以孝闻。祝氏曰："学必求良师友。"乃与如宋，又如郑，得杨璞、韩丕、刘锡为友，因为郑人。

乾德四年，举进士。邠帅杨廷璋辟幕府，掌书奏。开宝四年，历济州团练推官，专掌筦榷，岁课增羡。改兖州观察推官。太平兴国初，为大理寺丞，领三门发运事。吴越钱俶纳土，选知台州，言："钱氏上图籍，有司皆张侈赋数，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辑，愿一用旧籍。"诏从之。明年，迁左赞善大夫，徙饶州，改殿中丞。召还，为监察御史。复出知乾州，以母老愿降任就养，改监汝州稻田务。

雍熙二年，诸王出阁，慎择僚属。以虞部郎中王龟从兼陈王府记室参军，水部员外郎王素兼韩王府记室参军，秘书丞张茂直兼益王府记室参军，士安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太宗召谓曰："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赐袭衣、银带、鞍勒马。

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讳，遂改焉。迁考功员外郎。端拱中，诏王府僚属各献所著文，太宗阅视累日，问近臣曰："其才已见矣，其行

孰优？”或以士安对。上曰：“正协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诰，王请对愿留府邸，不许。淳化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大臣以张洎荐，太宗曰：“洎视毕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但履行远在下尔。”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议谓二名不偏讳，不听。

三年，与苏易简同知贡举，加主客郎中。以疾请外，改右谏议大夫、知颍州。真宗以寿王尹开封府，召为判官。及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迁给事中。登位，命权知开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时近臣有怙势强取民间定婚女，其家诉于府，士安因对奏，还之。宫府常从为廷职者，每授任于外，必令士安戒勖。

咸平初，辞府职，拜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给之数。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初，兼秘书监。契丹谋入境，士安首疏五事应诏，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真宗嘉纳。

李沆卒，进士安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谢，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顿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辅相，岂特今日。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对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闻其好刚使气。”又对曰：“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当藉卿宿德镇之。”未阅月，以本官与准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监修国史，居准上。

准为相，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准交通安王元杰，准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辩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准乃安。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统军挞览引兵分掠威虏、顺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数为诸军所却，益东驻阳城淀，遂攻高阳，不得逞，转窥贝、冀、天雄，兵号二十万。真宗坐便殿，问策安出。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士安言澶渊之行，当在仲冬；准谓当亟往，不可缓。卒用士安议。

初，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契丹。至是，为契丹奏请议和。大臣莫敢如何，独士安以为可信，力赞真宗当羁縻不绝，渐许其成。真宗谓敌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而耻无名，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真宗喜，手诏继忠，许其请和。

时已诏巡幸，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时已聚兵数十万，契丹大震，犹乘众掠德清。至澶北鄙，为伏弩发射，挞览死，众溃遁去。

会曹利用自契丹使还，具得要领，又与其使者姚东之俱来，讲和之议遂定。岁遗契丹银绢三十万，朝论皆以为过。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罢兵，从还，乃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它所择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马类者悉还之，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未几，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时制法，次第施行。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以广取士。

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优诏不允。遣使敦谕，不得已，复起视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庐，疾暴作，真宗步出临视，已不能言。诏内侍窦神宝以肩舆送归第，卒，年六十八。车驾临哭，废朝五日，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以皇城使卫绍钦治葬，有司给卤簿。录其子世长为太子中舍，庆长为大理寺丞，孙从古为将作监主簿。

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识，□昷藉，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眊，读书不辍，手自雠校，或亲缮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尝谓人曰："仆仕宦无赫赫之誉，但力自规检，庶几寡过尔。"凡交游无党援，唯王祐、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门人也。禹偁，济州人。幼时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识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学，举业日显。后遂登科进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诰，其命乃禹偁词也。

士安没后，真宗谓寇准等曰："毕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没，深可悼惜。"及王旦为

相，面奏："陛下前称毕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闻之感叹。仕至辅相，而四方无田园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真不负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贷为生，宜有以周之者，窃谓当出上恩，非臣敢为私惠。"真宗感叹，赐白金五千两。

子世长至卫尉卿，庆长至大府卿。孙从善光禄少卿，从古驾部郎中，从厚、从诲检校水部员外郎，从简博罗令，从道殿中丞，从范山南西道节度推官，从益太常寺太祝，从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孙仲达、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荫为阳翟主簿。张昇，县人也，方镇许，请于朝，欲兴乡校。既具材计工，又听民自以其力输助。邑子马宏以口舌横闾里，谩谓诸豪曰："张公兴学，而县令乃因以取诸民，由十百而至千万未已也，君将不堪。诚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诣府宣言："县吏尽私为学之费，又将赋于民。"昇果疑焉，敕县且止，又揭其事于道。令欲上疏辩，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辩自直矣。"会摄县事，即逮捕验治，五日得其奸，言于昇，流宏邓州，一县相贺。给事中张问居里中，谓仲衍曰："谚云'锄一恶，长十善'，君之谓也。"

举进士中第，调沈丘令。欧阳修、吕公著荐之，入司农为主簿，升丞。吴充引为中书检正。奉使契丹，宴射连破的，众惊异之。且伟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为度，制服以赐。时预其元会，尽能记其朝仪节奏，图画归献。后钱勰出使，契丹主犹问："毕少卿何官？今安在？"

王珪与充不相能，以仲衍为充所用，数求罪过欲伤之，卒无可乘，但留滞不迁。经四年，乃以秘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为官制局检讨官，制文字千万计，区别分类，损益删补，皆曲尽其当。凡从中问其事，必须仲衍然后报，他人不知也。撰《中书备对》三十卷，士大夫家争传其书。

高丽使入贡，诏馆之。上元夕，与使者宴东阙下，作诗诵圣德，神宗次韵赐焉，当时以为宠。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谓为太峻，争于前。帝连称曰："是当得尔。"未几，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赙钱五十万。

仲游字公叔，与仲衍同登第，调寿丘柘城主簿、罗山令、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从高遵裕西征，运期迫遽，陕西八十县馈輓之夫三十万，

一旦悉集，转运使范纯粹、李察度受其赋而给之食，必旷日乃可。会僚属议，皆不知所为，以诿仲游。仲游集诸县吏，令先效金帛缗钱之最，戒勿启扃鐍，共簿其名数以为质，预饬其斛量数千，洞撤仓庾墙壁，使赢粮者至其所，人自奭斗概，输其半而以半自给，不终朝霍然而散。翌日，大军遂行。纯粹、察叹且谢曰："非君几败吾事。"

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同策问者九人，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辈。苏轼异其文，擢为第一。加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河东路刑狱。韩缜以故相在太原，按视如列郡，缜奴告有卒剽其衣于公堂之侧，缜怒，将置卒于理。仲游曰："奴衣服鲜薄而敢掠之于帅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狱治，卒得免。太原铜器名天下，独不市一物；惧人以为矫也，且行，买二茶匕而去。缜曰："如公叔可谓真清矣。"

召拜职方、司勋二员外郎，改秘阁校理、知耀州。是岁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饥，揭喻境内曰："郡振施与平籴若干万硕。"实虚张其数。富室知有备，亦相劝发廪。凡民就食者十七万九千口，无一人去其乡。

徽宗时，历知郑、郓二州，京东、淮南转运副使。入为吏部郎中，言孔子庙自颜回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子鲤、孙伋乃野服幅巾以祭，为不称。诏皆追侯之。

仲游早受知于司马光、吕公著，不及用。范纯仁尤知之，当国时，又适居母丧，故未尝得尺寸进。然亦堕党籍，坎ＮＩ散秩而终，年七十五。

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语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仲游予之书曰：

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

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行矣。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基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光、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仲愈历国子监丞、诸王府侍讲、知凤翔府，坐兄仲游陷党籍，例废黜。徽宗曰：“毕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为都官郎中，擢秘书少监，卒。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后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每期会赋役，未尝辄出符移，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百姓莫敢后期。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众以天数对。准对曰：“《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不平状，准曰：“愿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诏召二府入，准乃言曰：“顷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赇，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仍复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问沔，沔顿首谢，于是切责沔，而知淮为可用矣。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他日，与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逊嗾上其事。准引仲舒为证，逊令宾独奏，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

帝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乎？”对曰：“准得善藩，当不苦也”数日，辄复问。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参知政事。

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驱之渭北，立堡栅以限其往来。太宗览奏不怿，曰：“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准言：“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帝因命准使渭北，安抚族帐，而徙仲舒凤翔。

至道元年，加给事中。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语后嫔，宫中皆前贺。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

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进秩。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彭惟节位素居冯拯下，拯转虞部员外郎，惟节转屯田员外郎，章奏列衔，惟节犹处其下。准怒，堂帖戒拯毋乱朝制。拯愤极，陈准擅权，又条上岭南官吏除拜不平数事。广东转运使康戩亦言：

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准，而昌龄畏忄奕，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太宗怒，准适祀太庙摄事，召责端等。端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冯拯事，自辩。帝曰："若廷辩，失执政体。"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因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

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阌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时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真宗命准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简始适中。

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景德元年，以毕士安参知政事，逾月，并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士安下。是时，契丹内寇，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意。准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

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众议毕惧，准力争之，不决。出遇高琼于屏间，谓曰："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上还行宫，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相持十余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明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遂用王旦为相。帝谓旦曰："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从封泰山，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祀汾阴，命提举贝、德、博、洺、滨、棣巡检捉贼公事，迁兵部尚书，入判都省。幸亳州，权东京留守，为枢密院使、同平章事。

林特为三司使，以河北岁输绢阙，督之甚急。而准素恶特，颇助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以至阙供，请劾主吏以下。然京师岁费绢百万，准所助才五万。帝不悦，谓王旦曰："准刚忿如昔。"旦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此其短也。"未几，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兴军。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须令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中外皆以为非。遂拜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

三年，祀南郊，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时怀政反侧不自安，且忧得罪，乃谋杀大臣，请罢皇后预政，奉帝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复相准。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告丁谓，谓微服夜乘犊车诣曹利用计事，明日以闻。乃诛怀政，降准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帝初不知也，他日，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敢对。帝崩时亦信惟准与李迪可托，其见重如此。

乾兴元年，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及准贬未几，谓亦南窜，道雷州，准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谓欲见准，准拒绝之。闻家僮谋欲报仇者，乃杜门使纵博，毋得出，伺谓行远，乃罢。

天圣元年，徙衡州司马。初，太宗尝得通天犀，命工为二带，一以赐准。及是，准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数日，沐浴，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

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及准出陕，咏适自成都罢还，准严供帐，大为具待。咏将去，准送之郊，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在雷州逾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归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县人皆设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逾月视之，枯竹尽生笋。众因为立庙，岁时享之。无子，以从子随为嗣。准殁后十一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曰忠愍。皇祐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

论曰：吕端谏秦王居留，表表已见大器，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留李继迁之母不诛。真宗之立，闭王继恩于室，以折李后异谋，而定大计；既立，犹请去帘，升殿审视，然后下拜，太宗谓之“大事不糊

涂”者，知臣莫过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计。毕士安荐寇准，又为之辨诬。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钜敌。及议岁币，因请重贿，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景德、咸平以来，天下乂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

列传第四十一

○李沆 弟维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人。曾祖丰，泰陵令。祖滔，洺州团练判官。父炳，从邢帅薛怀让辟，为观察支使。怀让徙同州，又为掌书记，历邠州、凤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缘淮供亿，惟舒尤甚，以劳加侍御史，卒。

沆少好学，器度宏远，炳尝语人曰："此儿异日必至公辅。"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甲科，为将作监丞、通判潭州，迁右赞善大夫，转著作郎。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既奏御，太宗甚悦，命直史馆。雍熙三年，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太宗谓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书并化基召试，并除右补阙、知制诰。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赐钱百万。又以沆素贫，多负人钱，别赐三十万偿之。四年，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谤议虽众，而不归咎于沆。迁职方员外郎，召入翰林为学士。

淳化二年，判吏部铨。尝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三年，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罢，奉朝请。未几，丁内艰，起复，遂出知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储，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诏东宫待以师傅礼。真宗即位，迁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监修国史，改中书侍郎。

会契丹犯边，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师肃然。真宗还，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劳久之。累加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真宗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等是矣。"后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于阁门疏言仲舒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罢致尧。帝尝语及唐人树党难制，遂使王室微弱，盖奸邪难辨尔。沆对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卢杞蒙蔽德宗，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真宗曰："奸邪之迹，虽曰难辨，然久之自败。"

一夕，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复问沆，沆曰："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他日再三问之，执议如初，遂止。帝以沆无密奏，谓之

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时李继迁久叛，兵众日盛，有图取朔方之意。朝廷困于飞輓，中外咸以为灵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帝颇惑之，因访于沆。沆曰："继迁不死，灵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方众议各异，未即从沆言，未几而灵州陷，帝由是益重之。

沆为相，王旦参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契丹和亲，旦问何如，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观，蒐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当时遂谓之"圣相"。

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

沆为相，接宾客，常寡言。马亮与沆同年生，又与其弟维善，语维曰："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维乘间达亮语，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论奏，了无壅蔽，多下有司，皆见之矣。若邦国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非不详究。荐绅如李宗谔、赵安仁，皆时之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论功最，以希宠奖，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谓笼罩。笼罩之事，仆病未能也。"沆又尝言："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是已。憸人苟一时之进，岂念厉民耶？"沆为相，常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将朝，疾作而归，诏太医诊视，抚问之使相

望于道。明日，驾往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方还宫而沆薨，年五十八。上闻之惊叹，趣驾再往，临哭之恸，谓左右曰："沆为大臣，忠良纯厚，始终如一，岂意不享遐寿！"言终又泣下。废朝五日，赠太尉、中书令，谥文靖。录其弟国子博士贽为虞部员外郎，光禄寺丞源为太子中舍，屯田员外郎、直集贤院维为户部员外郎。子宗简为大理评事。甥苏昂、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乾兴元年，仁宗即位，诏配享真宗庙庭。

沆性直谅，内行修谨，言无枝叶，识大体。居位慎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治第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至于垣颓壁损，不以屑虑。堂前药阑坏，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试沆，沆朝夕见之，经月终不言。妻以语沆，沆曰："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家人劝治居第，未尝答。弟维因语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

沆与诸弟友爱，尤器重维，暇日相对宴饮清言，未尝及朝政，亦未尝问家事。沆没后，或荐梅询可用，真宗曰："李沆尝言其非君子。"其为信倚如此。

维字仲方，第进士，为保信军节度推官。真宗初，献《圣德诗》，召试中书，擢直集贤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兴学舍，岁时行乡射之礼。沆没，入为户部员外郎。

契丹请和，以为贺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维还诣行在，具言其待遇礼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维主之。擢为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以疾辞，出知许州。复入翰林为学士承旨，加史馆修撰。仁宗初，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迁工部尚书。会塞下传契丹将绝盟，复遣维往使。其主隆绪重维名，馆劳加礼，使赋《两朝悠久诗》。诗成，大喜。既还，帝欲用为枢密副使，或斥维赋诗自称小臣，乃寝。迁刑部尚书，辞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换官，除州观察使，为谏官刘随所诋，知亳州。请赴本镇，改河阳。久之还朝，复出知陈州，卒。

维博学，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废书。景德以后，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维所参定。尝预定《七经正义》，修《续通典》、《册府元龟》。性宽易，喜愠不见于色，奖借后进，嗜酒善谑，而好为诗。常

曰："人生觞咏自适，余何营哉？"既没，家无余赀。景祐元年，赠尚书右仆射。子师锡，虞部员外郎；公谨，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阳令。祖彻，左拾遗。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旦幼沉默，好学有文，祐器之曰："此儿当至公相。"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平江县。其廨旧传有物怪凭戾，居多不宁。旦将至前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就改将作监丞。赵昌言为转运使，以威望自任，属吏屏畏，入旦境，称其善政，以女妻之。代还，命监潭州银场。何承矩典郡，荐入为著作佐郎，预编《文苑英华》、《诗类》。迁殿中丞、通判郑州。表请天下建常平仓，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使，驿召至京，旦不乐吏职，献文。召试，命直史馆。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诰。

初，祐以宿名久掌书命，旦不十年继其任，时论美之。钱若水有人伦鉴，见旦曰："真宰相器也。"与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为远大之器。明年，与苏易简同知贡举，加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赵昌言参机务，旦避嫌，引唐独孤郁、权德舆故事辞职。太宗嘉其识体，改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昌言出知凤翔，即日以旦知制诰，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赐金紫，择牯犀带宠之，又令冠西阁。至道元年，知理检院。二年，进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中书舍人，数月，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帝素贤旦，尝奏事退，目送之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钱若水罢枢务，得对苑中，访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属也。"咸平三年，又知贡举，锁宿旬日，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逾年，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契丹犯边，从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及驾还，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闻

后有驺诃声，惊视之，乃旦也。二年，加尚书左丞。三年，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大中祥符初，为天书仪仗使，从封泰山，为大礼使，进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受诏撰《封祀坛颂》，加兵部尚书。四年，祀汾阴，又为大礼使，迁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仍撰《祠坛颂》，将复进秩，恳辞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使。五年，为玉清奉圣像大礼使。景灵宫建，又为朝修使。七年，刻天书，兼刻玉使，选御厩三马赐之。玉清昭应宫成，拜司空。京师赐酺，旦以惨恤不赴会，帝赐诗导意焉。《国史》成，迁司空。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凡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

会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以无事治天下。旦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归家，或不去冠带，入静室独坐，家人莫敢见之。旦弟以问赵安仁，安仁曰："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帝尝示二府《喜雨诗》，旦袖归曰："上诗有一字误写，莫进入改却否？"王钦若曰："此亦无害。"而密奏之。帝愠，谓旦曰："昨日诗有误字，何不来奏？"旦曰："臣得诗未暇再阅，有失上陈。"惶惧再拜谢，诸臣皆拜，独枢密马知节不拜，具以实奏，且曰："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

也。”帝顾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于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执政遂袖死蝗进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旦独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帝顾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宫禁火灾，旦驰入。帝曰：“两朝所积，朕不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旦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继上表待罪，帝乃降诏罪己，许中外封事言得失。后有言荣王宫火所延，非天灾，请置狱劾，当坐死者百余人。旦独请曰：“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当坐者皆免。

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帝怒，欲付御史问状。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付狱。”真宗曰：“此事已发，何可免？”旦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复悔，驰取之，而已焚之矣。由是皆免。仁宗为皇太子，太子谕德见旦，称太子学书有法。旦曰：“谕德之职，止于是耶？”张士逊又称太子书，旦曰：“太子不在应举，选学士不在学书。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旦曰：“东封甚近，车驾将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当以微物而轻之。”乃以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币六万，事属微末，今仍依常数与之，后不为比。”西夏赵德明言民饥，求粮百万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纳誓而敢违，请以诏责之。”帝以问旦，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之。德明得诏，惭且拜曰：“朝廷有人。”

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中书有事送密院，违诏格，准在密院，以事上闻。旦被责，第拜谢，堂吏皆见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密院。准大惭，见旦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旦不答。寇准罢枢密使，托人私求为使相，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准深憾之。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入见，谢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荐者。准愧叹，以为不可及。准在藩镇，

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帝怒，谓旦曰：“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对曰：“准诚贤能，无如騃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尔。”遂不问。

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几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彭年皇恐而退。时向敏中同在中书，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纸封之。敏中请一览，旦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后彭年与王曾、张知白参预政事，同谓旦曰：“每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旦逊谢而已。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惊曰：“有何事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自东封后，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旦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钦若与陈尧叟、马知节同在枢府，因奏事忿争。真宗召旦至，钦若犹哗不已，知节流涕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叱钦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狱。旦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厚顾，上烦谴诃，当行朝典。愿且还内，来日取旨。”明日，召旦前问之，旦曰：“钦若等当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或闻外国，恐无以威远。”帝曰：“卿意如何？”旦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难忍。”后月余，钦若等皆罢。

旦尝与杨亿评品人物，亿曰：“丁谓久远当何如？”旦曰：“才则才矣，语道则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谓果如言。

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数月后，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之所长，密籍其名，

其人复来，不见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争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无不可。丁谓以是数毁旦，帝益厚之。故参政李穆子行简，以将作监丞家居，有贤行，迁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书问旦，人始知行简为旦所荐。旦凡所荐，皆人未尝知。旦没后，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云。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意为人所毁，以告向敏中，为从容明之。及议知制诰，旦曰："可惜张师德。"敏中问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敏中启以师德之意，旦曰："旦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但师德后进，待我薄尔。"敏中固称："适有阙，望公弗遗。"旦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石普知许州不法，朝议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狱具。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真国体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使识大体。"张咏知成都，召还，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为不可。帝问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李迪、贺边有时名，举进士，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皆不预。主文奏乞收试，旦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略。边特立异说，将令后生务为穿凿，渐不可长。"遂收迪而黜边。

旦任事久，人有谤之者，辄引咎不辨。至人有过失，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素羸多疾，自东鲁复命，连岁求解，优诏褒答，继以面谕，委任无贰。天禧初，进位太保，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复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旦愈畏避，上疏恳辞，又托同列奏白。帝重违其意，止加封邑。一日，独对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随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为名臣。旦复求避位，帝睹其形瘁，悯然许之。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奉。

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罢相，使犹领之，其专置使自旦始焉。寻又命肩舆入禁，使子雍与直省吏挟扶，见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万

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时张咏、马亮皆为尚书，帝历问二人，亦不对。因曰：“试以卿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辞退。后旦没岁余，竟用准为相。

旦疾甚，遣内侍问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药，并薯蓣粥赐之。旦与杨亿素厚，延至卧内，请撰遗表。且言：“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生平遭遇，愿日亲庶政，进用贤士，少减焦劳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表上，真宗叹之，遂幸其第，赐白金五千两。旦作奏辞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内阖，诏不许。还至门，旦已薨，年六十一。帝临其丧恸，废朝三日，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又别次发哀。后数日，张旻赴镇河阳，例宜饮饯，以旦故，不举乐。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数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已而闻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视，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家人未尝见其怒，饮食不精洁，但不食而已。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饭，问何不啜羹，则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辞以先人旧庐，乃止。宅门坏，主者彻新之，暂于庑下启侧门出入。旦至侧门，据鞍俯过，门成复由之，皆不问焉。三子：雍，国子博士；冲，左赞善大夫；素，别有传。

向敏中，字常之，开封人。父瑀，仕汉符离令。性严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颜色。尝谓其母曰：“大吾门者，此儿也。”敏中随瑀赴调京师，有书生过门，见敏中，谓邻母曰：“此儿风骨秀异，贵且寿。”邻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见矣。及冠，继丁内外忧，能刻厉自立，有大志，不屑贫窭。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解褐将作监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赞善大夫。转运使张齐贤荐其材，代还，为著作郎。召见便殿，占对明畅，太宗善

之，命为户部推官，出为淮南转运副使。时领外计者，皆以权宠自尊，所至畏惮，敏中不尚威察，待僚属有礼，勤于劝勖，职务修举。或荐其有武干者，召入，将授诸司副使。敏中恳辞，仍献所著文，加直史馆，遣还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谏，入为户部判官、知制诰。未几，权判大理寺。

时没入祖吉赃钱，分赐法吏，敏中引钟离意委珠事，独不受。妖尼道安构狱，事连开封判官张去华，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请不预决谳。既而法官皆贬，犹以亲累落职，出知广州。入辞，面叙其事，太宗为之感动，许以不三岁召还。翌日，迁职方员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讥议。敏中至荆南，预市药物以往，在任无所须，以清廉闻。就擢广南东路转运使，召为工部郎中。太宗飞白书敏中洎张咏二名付中书，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因称其材，并命为枢密直学士。

时通进、银台司主出纳书奏，领于枢密院，颇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远方有失事机，请别置局，命官专莅，校其簿籍，诏命敏中与咏领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当途者忌之。会有言敏中在法寺时，皇甫侃监无为军榷务，以贿败，发书历诣朝贵求为末减，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实，尝有书及门，敏中睹其名，不启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诘之，云其书寻纳筒中，瘗临江传舍。驰驿掘得，封题如故。太宗大惊异，召见，慰谕赏激，遂决于登用。未几，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余日，超擢如此。时西北用兵，枢机之任，专主谋议，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边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迁给事中。

真宗即位，敏中适在疾告，力起，见于东序，即遣视事。进户部侍郎。会曹彬为枢密使，改为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参知政事。从幸大名，属宋湜病，代兼知枢密院事。时大兵之后，议遣重臣慰抚边郡，命为河北、河东安抚大使，以陈尧叟、冯拯为副，发禁兵万人翼从。所至访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悦。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

故相薛居正孙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诏无得贸易，敏中违诏质之。会居正子惟吉嫠妇柴将携赀产适张齐贤，安上诉其事，柴遂言敏中尝求娶己，不许，以是阴庇安上。真宗以问敏中，敏中言近丧妻不复议婚，未尝求婚于柴，真宗因不复问。柴又伐鼓，讼益急，遂下御史台，并得敏中质宅之状。时王嗣宗为盐铁使，素忌敏中，因对言，敏中议娶王承衍

女弟，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于王氏，得其实，以敏中前言为妄，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

景德初，复兵部侍郎。夏州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必归宋，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就命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俄还京兆。

是冬，真宗幸澶渊，赐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会大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张乐宴饮，坐客皆股栗，边藩遂安。时旧相出镇，不以军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游宴，则以所爱伶人或付富室，辄厚有得。张齐贤倜傥任情，获劫盗或至纵遣。帝闻之，称敏中曰："大臣出临四方，惟敏中尽心于民事尔。"于是有复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约未定，徙敏中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经略，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大中祥符初，议封泰山，以敏中旧德有人望，召入，权东京留守。礼成，拜尚书右丞。

时吏部选人多稽滞者，命敏中与温仲舒领其事。俄兼秘书监，又领工部尚书，充资政殿大学士，赐御诗褒宠。祀汾阴，复为留守。敏中以厚重镇静，人情帖然，帝作诗遣使驰赐之。拜刑部尚书。五年，复拜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加中书侍郎。寻充景灵宫使，宫成，进兵部尚书，为兖州景灵宫庆成使。

天禧初，加吏部尚书，又为应天院奉安太祖圣容礼仪使。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是日，翰林学士李宗谔当对，帝曰："朕自即位，未尝除仆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勿言朕意也。"宗谔既至，敏中谢客，门阑寂然。宗谔与其亲径入，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相庆。"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复唯唯。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德礼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使人问庖中，今日有亲宾饮宴否，亦无一人。明日，具以所见对。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徙玉清昭应宫使。以年老，累请致政，优诏不许。三年重阳，宴苑中，暮归中风眩，郊祀

不任陪从。进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奉表恳让，又表求解，皆不许。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亲临，哭之恸，废朝三日，赠太尉、中书令，谥文简。五子、诸婿并迁官，亲校又官数人。

敏中姿表瑰硕，有仪矩，性端厚岂弟，多智，晓民政，善处繁剧，慎于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时以重德目之，为人主所优礼，故虽衰疾，终不得谢。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谨温良，宜益此意。"其恩顾如此。有文集十五卷。

子传正，国子博士；传式，龙图阁直学士；传亮，驾部员外郎；传师，殿中丞；传范，娶南阳郡王惟吉女安福县主，为密州观察使，谥惠节。

传亮子经，定国军留后，谥康懿。经女即钦圣宪肃皇后也，以后族赠敏中燕王、传亮周王、经吴王。敏中余孙绎、绛，并官太子中书。

论曰：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无愧宰相之任矣。沆尝谓王旦，边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声色、土木、神仙祠祷之事将作，后王钦若、丁谓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后神宗信用安石变更之言，驯至棼扰。世称沆为"圣相"，其言虽过，诚有先知者乎！王旦当国最久，事至不胶，有谤不校，荐贤而不市恩，救罪辄宥而不费辞。澶渊之役，请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处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逾岁给而借币，西夏告民饥而假粮，皆一语定之，伟哉宰相才也。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拜罢之际，喜愠不形，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

列传第四十二

○王钦若 林特附 丁谓 夏竦 子安期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人。父仲华，侍祖郁官鄂州。会。江水暴至，徙家黄鹤楼，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是夕，钦若生。钦若早孤，郁爱之。太宗伐太原时，钦若才十八，作《平晋赋论》献行在。郁为濠州判官，将死，告家人曰："吾历官逾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后必有兴者，其在吾孙乎！"

钦若擢进士甲科，为亳州防御推官，迁秘书省秘书郎，监庐州税。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时毋宾古为度支判官，尝言曰："天下逋负，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几不能胜矣。仆将启蠲之。"钦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数，翌日上之。真宗大惊曰："先帝顾不知邪？"钦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人心尔。"即日放逋负一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帝益器重钦若，召试学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诰，召为翰林学士。蜀寇王均始平，为西川安抚使。所至问系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还，授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给事中。

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县尉任懿赂钦若得中第，事下御史台劾治。初，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懿举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懿与惠秦约，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书其数于纸，令惠秦持去。会钦若已入院，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惠秦减所书银百两，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并以所约银告钦若。懿再入试第五场，睿复持汤饮至贡院，钦若密令奴索取银，懿未即与而登科去。仁雅驰书河阴，始归之。德方得其书，以告御史中丞赵昌言，昌言以闻。既捕祁睿等，亦请逮钦若属吏。

祁睿本亳小吏，虽从钦若久，而名犹隶亳州。钦若乃言："向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门。"帝方顾钦若厚，命邢昺、阎承翰等于太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张驾识知举官洪湛，尝俱造湛门。始但以银属二僧，不知达主司为谁。昺等遂诬湛受懿银，湛适使陕西还，而狱已具。时驾且死，睿又悉遁去，钦若因得固执祁睿休役后始佣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识惠秦，故皆无证验。湛坐削藉、流儋州，而钦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贡举，懿已试第三场，及官收湛赃，家无有也，乃以湛假梁颢白金器输官，湛遂死贬所。人知其冤，而钦若恃势，人莫敢言者。

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将幸澶渊。钦若自请北行，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判天雄军、提举河北转运使，真宗亲宴以遣之。素与寇准不协，及还，累表愿解政事，罢为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寻判尚书都省，修《册府元龟》，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缪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岁中，改兵部，升大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初，钦若罢，为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准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钦若诉于帝，复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修国史。

大中祥符初，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为天书仪卫副使。先是，真宗尝梦神人言“赐天书于泰山”，即密谕钦若。钦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识，皇城吏王居正见其上有御名，以告。钦若既得之，具威仪奉导至社首，跪授中使，驰奉以进。真宗至含芳园奉迎，出所上《天书再降祥瑞图》示百僚。钦若又言至岳下两梦神人，愿增建庙庭。及至威雄将军庙，其神像如梦中所见，因请构亭庙中。封禅礼成，迁礼部尚书，命作《社首颂》，迁户部尚书。从祀汾阴，复为天书仪卫副使，迁吏部尚书。明年，为枢密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学士晁迥草制，误削去官，有诏仍带吏部尚书。圣祖降，加检校太尉。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壖，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因易赐官第于安定坊。七年，为同天书刻玉使。

马知节同在枢密，素恶钦若，议论不相下。会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上平蛮功，钦若久不决，知节因面诋其短，争于帝前。及趣论赏，钦若遂擅除怀信等官，坐是，罢枢密使，奉朝请。改刻玉副使、知通进银台司。复拜枢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号，迁尚书右仆射、判礼仪院，为会灵观使。有龟蛇见拱圣营，因其地建详源观，命钦若总领之。寻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明年，为景灵使，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又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畜禁书，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尝出入钦若家，得钦若所遗诗。帝以问钦若，谢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

仁宗为皇太子，自以东宫师保请归朝，复为资政大学士。诏日赴资善堂侍讲皇太子。会辅臣兼领三少，钦若以品高求换秩，拜司空，寻除山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与宰相丁谓不相悦，以疾请就医京师，不报。令其子从益移文河南府，舆疾而归。谓言钦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问。钦若惶恐伏罪，降司农卿、分司南京，夺从益一官。

仁宗即位，改秘书监，起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仁宗尝为飞白书，适钦若有奏至，因大书“王钦若”字。是时，冯拯病，太后有再相钦若意，即取字缄置汤药合，遣中人赍以赐，且口宣召之。至国门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帝初临政，钦若谓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为《迁叙图》以献。《真宗实录》成，进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国公。知邵武军吴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谔以黄金遗钦若，未至，而植复遣牙吏至钦若第问之。钦若执以送官，植、谔皆坐贬。初，钦若安抚西川，植为新繁县尉，尝荐举之。至是，亦当以失举坐罪，诏勿问。兼译经使，始赴传法院，感疾亟归。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

钦若尝言：“少时过圃田，夜起视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后使蜀，至褒城道中，遇异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视其刺字，则唐相裴度也。”及贵，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仪建坛场以礼神，朱书“紫微”二字陈于坛上。表修裴度祠于圃田，官其裔孙，自撰文以纪其事。

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尝建议躬谒元德皇太后别庙，为庄穆皇后行期服。议者以为天子当绝傍期，钦若所言不合礼。又请置先蚕并寿星祠，升天皇北极帝坐于郊坛第一龛，增执法、孙星位，别制王公以下车辂、鼓吹，以备拜官、婚葬。所著书有《卤簿记》、《彤管懿范》、《天书仪制》、《圣祖事迹》、《翊圣真君传》、《五岳广闻记》、《列宿万灵朝真图》、《罗天大醮仪》。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领校道书，凡增六百余卷。

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马知节尝斥其奸状，帝亦不之罪。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钦若子从益，终赞善大夫，追赐进士及第。后无子，以叔之子为后。

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闽为南剑州顺昌令，因家顺昌。特少颖悟，十岁，谒江南李景，献所为文，景奇之，命作赋，有顷而成，授兰台校

书郎。江南平，伪官皆入见，特袖文以进。太宗以为长葛尉，改遂州录事参军。代还，命中书引对，授大理寺丞、通判陇州，有治状。田重进镇永兴，太宗以重进武人，选特与杨覃并为通判，人赐白金二百两，给实奉。会出兵五路讨李继迁，督所部转刍粟，先期以办。吕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荐之，入判三司户部勾院。

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前后上议异同，真宗选特与知永兴军张咏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为户部副使，诏赴内朝。三司副使预内朝，自特始。徙盐铁副使。

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迁司封员外郎。车驾谒陵，为行在三司副使，诏与刘承珪、李溥比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岁增课百余万，特迁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阴，皆为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修玉清昭应宫副使。将祀太清宫，遣特储供具，为行在三司使。礼成，进给事中，为修景灵宫副使兼修兖州景灵宫、太极观。昭应宫成，迁尚书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枢密使寇准言特奸邪，又数与争事，帝为出准，特在职如故。后罢三司，以户部侍郎同玉清昭应宫副使。兖州宫观成，迁吏部侍郎。天禧元年，为修上《圣祖宝册》副使，转尚书右丞。

时天下完富，丁谓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计，使干财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险，善附会，故谓始终善特，当时与陈彭年等号“五鬼”，语在《王钦若传》。

仁宗在东宫，以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改詹事。丁谓欲引为枢密副使，而李迪执不可。仁宗即位，进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谓贬，特亦落职知许州。还朝，以户部尚书知通进银台司、判尚书都省、勾当三班院。特体素羸，然未尝一日谒告，及得疾，才五日而卒。赠尚书左仆射。太后遣中使祀奠。

特精敏，喜吏职，据案终日不倦。真宗数访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伤，人以此惮焉。奉诏撰《会计录》三十卷。又为《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例》三十六卷。

子潍、洙。潍亦有吏能，历官至三司盐铁副使，以秘书监致仕，卒。洙，官至司农卿、知寿州，临事苛急，鼓角将夜入州廨，拔堂槛铁钩击杀之。

丁谓，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长洲人。少与孙何友善，同袖文谒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谓之“孙丁”。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逾年，直史馆，以太子中允为福建路采访。还，上茶盐利害，遂为转运使，除三司户部判官。峡路蛮扰边，命往体量。还奏称旨，领峡路转运使，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会分川峡为四路，改夔州路。

初，王均叛，朝廷调施、黔、高、溪州蛮子弟以捍贼，既而反为寇。谓至，召其种酋开谕之，且言有诏赦不杀。酋感泣，愿世奉贡。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蛮地饶粟而常乏盐，谓听以粟易盐，蛮人大悦。先时，屯兵施州而馈以夔、万州粟。至是，民无转饷之劳，施之诸砦，积聚皆可给。特迁刑部员外郎，赐白金三百两。时溪蛮别种有入寇者，谓遣高、溪酋帅其徒讨击，出兵援之，擒生蛮六百六十，得所掠汉口四百余人。复上言：黔南蛮族多善马，请致馆，犒给缗帛，岁收市之。其后徙置夔州城砦，皆谓所经画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诏举自代者，于是入权三司盐铁副使。未几，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

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渊，以谓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契丹深入，民惊扰，争趣杨刘渡，而舟人邀利，不时济。谓取死罪绐为舟人，斩河上，舟人惧，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并河执旗帜，击刁斗，呼声闻百余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上《会计录》，以景德四年民赋户口之籍，较咸平六年之数，具上史馆，请自今以咸平籍为额，岁较其数以闻，诏奖之。寻加枢密直学士。

大中祥符初，议封禅，未决，帝问以经费，谓对“大计有余”，议乃决。因诏谓为计度泰山路粮草使。初，议即宫城乾地营玉清昭应宫，左右有谏者。帝召问，谓对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王旦密疏谏，帝如谓所对告之，旦不复敢言。乃以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复为天书扶侍使，迁给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阴，为行在三司使。建会灵观，谓复总领之。迁尚书礼部侍郎，进户部，参知政事。建安军铸玉皇像，为迎奉使。朝谒太清宫，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赐宴赋诗以宠其行，命权管勾驾前兵马事。谓献白鹿并灵芝九万五千本。还，判礼仪院，又为修景灵宫使，摹写天书刻玉笈，玉清昭应宫副使。大内火，为修葺使。历工、刑、兵三部尚书，再为天书仪卫副使，拜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

天禧初，徙保信军节度使。三年，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是岁，

祀南郊，辅臣俱进官。故事，尝为宰相而除枢密使，始得迁仆射，乃以谓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时寇准为相，尤恶谓，谓媒蘖其过，遂罢准相。既而拜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周怀政事败，议再贬准，帝意欲谪准江、淮间，谓退，除道州司马。同列不敢言，独王曾以帝语质之，谓顾曰："居停主人勿复言。"盖指曾以第舍假准也。

其后诏皇太子听政，皇后裁制于内，以二府兼东宫官，遂加谓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故事，左、右丞非两省侍郎所兼，而谓意特以抑迪也。谓所善林特，自宾客改詹事，谓欲引为枢密副使兼宾客，迪执不可，因大诟之。既入对，斥谓奸邪不法事，愿与俱付御史杂治，语在《迪传》。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罢谓为户部尚书，迪为户部侍郎；寻以谓知河南府，迪知郓州。明日，入谢，帝诘所争状，谓对曰："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尔，愿复留。"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即入中书视事如故。仍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师。天章阁成，拜司空。乾兴元年，封晋国公。

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李迪再贬，谓取制草改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王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沈剧。"凡与准善者，尽逐之。是时二府定议，太后与帝五日一御便殿听政。既得旨，而谓潜结内侍雷允恭，令密请太后降手书，军国事进入印画。学士草制辞，允恭先持示谓，阅讫乃进。盖谓欲独任允恭传达中旨，而不欲同列与闻机政也。允恭倚谓势，益横无所惮。

允恭方为山陵都监，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领工徒数万穿地，土石相半，众议日喧，惧不能成功，中作而罢，奏请待命。谓庇允恭，依违不决。内侍毛昌达自陵下还，以其事奏，诏问谓，谓始请遣使按视。既而咸谓复用旧地，乃诏冯拯、曹利用等就谓第议，遣王曾覆视，遂诛允恭。

后数日，太后与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谕曰："丁谓为宰辅，乃与宦官交通。"因出谓尝托允恭令后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尝干谓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状，因曰："谓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与卿等议定，故皆可其奏；且营奉先帝陵寝，而擅有迁易，几误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赖圣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谓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时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庐召舍人草词，仍榜朝堂，布谕

天下。追其子珙、珝、□、珷一官，落珙馆职。

先是，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巫师出入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通款，谓尝教言："若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言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允恭数至请祷。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绐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复教云："上即问若，所事何知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当知之'。"谓又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语涉妖诞。遂贬崖州司户参军。诸子并勒停。□又坐与德妙奸，除名，配隶复州。籍其家，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其弟诵、说、谏悉降黜。坐谓罢者，自参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数人。在崖州逾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书监致仕，居光州，卒。诏赐钱十万、绢百匹。

谓机敏有智谋，憸狡过人，文字累数千百言，一览辄诵。在三司，案牍繁委，吏久难解者，一言判之，众皆释然。善谈笑，尤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奕、音律，无不洞晓。每休沐会宾客，尽陈之，听人人自便，而谓从容应接于其间，莫能出其意者。

真宗朝营造宫观，奏祥异之事，多谓与王钦若发之。初，议营昭应宫，料功须二十五年，谓令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二烛，七年乃成。真宗崩，议草遗制，军国事兼取皇太后处分，谓乃增以"权"字。及太后称制，又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恶之，因雷允恭遂并录谓前后欺罔事窜之。

在贬所，专事浮屠因果之说，其所著诗并文亦数万言。家寓洛阳，尝为书自克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毋辄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刘烨，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烨会众僚时达之，烨得书不敢私，即以闻。帝见感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谓初通判饶州，遇异人曰："君貌类李赞皇。"既而曰："赞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兴国初，上《平晋策》，补右侍禁，隶大名府。契丹内寇，承皓由间道发兵，夜与契丹遇，力战死之，赠崇仪使，录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

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举贤良方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贤院，为国史编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迁右正言。帝幸亳州，为东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庆国公，王旦数言竦材，命教书资善

堂。未几，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真观事，迁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史成，迁户部。景灵宫成，迁礼部郎中。

竦娶杨氏，杨亦工笔札，有钩距。及竦显，多内宠，浸与杨不谐，杨悍妒，即与弟媦疏竦阴事，窃出讼之，又竦母与杨母相诟詈，偕诉开封府，府以事闻，下御史台置劾，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后二年，徙邓州，又徙襄州。属岁饥，大发公廪，不足，竦又劝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万斛，用全活者四十余万人。仁宗即位，迁户部郎中，徙寿、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觋惑民，竦索部中得千余家，敕还农业，毁其淫祠以闻。诏江、浙以南悉禁绝之。

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当太后临朝，尝上疏乞与修《真宗实录》，不报。既而丁母忧，潜至京师，依中人张怀德为内助，宰相王钦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复知制诰，为景灵判官、判集贤院，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勾当三班院兼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又兼译经润文官。迁谏议大夫，为枢密副使、修国史，迁给事中。初，武臣赏罚无法，吏得高下为奸，竦为集前比，著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参知政事、祥源观使。增设贤良等六科，复百官转对，置理检使，皆竦所发。与宰相吕夷简不相能，复为枢密副使，迁刑部侍郎。史成，进兵部，寻进尚书左丞。

太后崩，罢为礼部尚书、知襄州，改颍州。京东荐饥，徙青州兼安抚使。逾年，罢安抚，迁刑部尚书、徙应天府。宝元初，以户部尚书入为三司使。赵元昊反，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徙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还，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进宣徽南院使。与陈执中论兵事不合，诏徙屯鄜州。

初，竦在泾州，朝廷遣庞籍就计事。竦上奏曰：

顷者继迁逃背，屡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荣等率重兵护粮四十万，遇寇浦洛河，粮卒并没，守荣仅以身免。吕端始欲发兵，由麟府、鄜延、环庆三路趣平夏，袭其巢穴，太宗难之。后命李继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张守恩五路入讨。继隆与罕合兵，行旬日，不见贼；守恩见贼不击；超及廷召至乌白池，以诸将失期，士卒困敝，相继引还。时继迁当继捧入朝之后，曹光实掩袭之余，遁逃穷蹙，而犹累岁不能剿灭。先皇帝鉴追讨之敝，戒疆吏谨烽候、严卒乘，来即驱逐之，去无追捕也。

然拓跋之境，自灵武陷没之后，银、绥割弃已来，假朝廷威灵，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尔。况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帅，方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窜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粮不支，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傥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涉大河，长舟巨舰，非仓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联络而进，我师半渡，贼乘势掩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

因条上十事。时边臣多议征讨，朝廷乡之，而竦言出师非便。既而诏以泾原、鄜延两路兵进讨，会元昊稍求纳款，范仲淹请留鄜延兵，由是泾原兵亦不行。中国之师，卒不出塞。

竦上十事：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当时颇采用之。

其募土人为兵，令下而杨偕奏言："西兵比继迁时十增七八，县官困于供亿，今州复益一二千人，则岁费不赀。若训习士卒，使之精锐，选任将帅，求之方略，自然以寡击众，以一当百矣。竦云"土兵训练可代东兵"，此虚言也。自德明纳款以来，东兵犹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议，竦奏："陕西防秋之敝，无甚东兵，不惯登陟，不耐寒暑，骄懦相习，廪给至厚。土兵便习，各护乡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岁省刍粮钜万。且收聚小民，免饥饿为盗，代兵东归，以卫京师，万世利也。偕欲以寡击众，殆虚言也。"

偕复奏云：

自古将帅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将轻骑八百，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斩捕过当；又将万骑逾乌盭，讨ＳＴ仆，涉狐奴，历五王国，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兵麈皋兰下，杀楼兰王、虏侯王，执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赵充国亦以万骑破先零。李靖以骁骑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骑一万至阴山，斩首千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擒颉利以献。自汉以来，

用少击众，不可胜数。竦在泾原守城垒，据险阻，来则御之，去则释之，不闻出师也。竦惧战或败衄，托以兵少为辞尔。

竦言土兵各护乡土，自古兵有九地，士卒近家，谓之散地，言其易离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阁门祗候王文恩出师败北，而土兵皆窜走，惟东兵仅二百人，杀敌兵甚众。以此知兵之强弱，88不系东西，在将有谋与无谋尔。今边郡参用东兵、土兵，若尽罢东兵，亦非计也。古人有言："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今防边东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东兵廪给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训练以代东兵，且土兵数万，须募足训练，虽三二岁未得成效，兵精犹恐奔北，岂有骤加训练而能取胜哉？

竦议遂屈。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庆历中，召为枢密使。谏官、御史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元昊尝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为贼轻侮如此。今复用之，边将体解矣。且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与吕夷简不相能。夷简畏其为人，不肯引为同列，既退，乃存之以释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会竦已至国门，言者论不已，请不令入见。谏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地，则圣听惑矣。"章累上，即日诏竦归镇，竦亦自请还节。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书。岁中，加资政殿学士。

竦之及国门也，帝封弹疏示之，既至亳州，上书万言自辨。复拜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请复置宦者为走马承受。明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为宰相。制下，而谏官、御史复言："大臣和则政事修，竦前在关中，与执中论议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枢密使，封英国公。

请析河北为四路。亲事官夜入禁中，欲为乱，领皇城司者皆坐逐，独杨怀敏降官，领入内都知如故。言者以为竦结怀敏而曲庇之。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至，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宜出之。"罢知河南府，未几，赴本镇，加兼侍中。飨明堂，徙武宁军节度使，进郑国公，锡ＳＳ与辅臣等。将相居外，遇大礼有赐，自竦始。寻以病归，卒。赠太师、中书令。赐谥文

正，刘敞言："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改谥文庄。

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朝廷大典策累以属之。多识古文，学奇字，至夜以指画肤。文集一百卷。其为郡有治绩，喜作条教，于闾里立保伍之法，至盗贼不敢发，然人苦烦扰。治军尤严，敢诛杀，即疾病死丧，拊循甚至。尝有龙骑卒戍边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时竦在关中，俟其至，召诘之，诛斩殆尽，军中大震。其威略多类此。然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所在阴间僚属，使相猜阻，以钩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召试，赐进士出身。累迁太常博士，擢提点荆湖南道刑狱。除开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盐铁勾院，出为京西转运使。盗起部中，剽劫州县，而光化军戍卒相继叛，势且相合，安期督将吏捕斩殆尽。徙河东转运使，累迁尚书工部郎中，徙江、淮发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会元昊纳款，西边罢兵，命往陕西与诸路经略安抚司议损边费，颇奏省吏员及汰边兵之不任役者五万人。擢天章阁待制，遂为陕西都转运使。徙河北，进兵部郎中。

时竦为枢密使，为请还所迁官，丐淮、浙一郡。复以为工部郎中、江淮发运使，徙知永兴军。进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简弓箭手，得骁勇万人为步兵，骑又半之，教以战阵法，由是士兵胜他路。又籍塞下闲田，募人耕种，岁得谷数万斛，以备振发，名曰贷仓。

迁右谏议大夫，进枢密直学士，徙延州。未至，丁父忧。服除，辞所进职，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提举集禧观。以学士复知延州，州东北阻山，无城郭，虏骑尝乘之。安期至，即大筑城。时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广袤计数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斩。"躬自督役，不逾月而就。元昊请画疆界，朝廷欲遣使，以问安期。安期对曰："此不足烦王人，衙校可办也。"议遂决。暴得疾，卒，诏遣中使护其丧以归。

安期虽乘世资，颇以才自厉，朝廷数器使之，然无学术，而求入侍经筵，为世所讥。其奉养声伎，不减其父云。

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真宗时，海内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钦若以赃贿干吏议，其得免者幸矣。然而党恶

丑正，几败国家，谓其尤者哉。

列传第四十三

○陈尧佐 兄尧叟 弟尧咨 从子渐 宋庠 弟祁

陈尧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为阆州阆中人。父省华字善则，事孟昶为西水尉。蜀平，授陇城主簿，累迁栎阳令。县之郑白渠为邻邑强族所据，省华尽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赖之，徙楼烦令。端拱三年，太宗亲试进士，伯子尧叟登甲科，占谢，辞气明辨，太宗顾左右曰："此谁子？"王沔以省华对。即召省华为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凭由司，改盐铁判官，迁殿中丞。河决郓州，命省华领州事。俄为京东转运使，超拜祠部员外郎、知苏州，赐金紫。时遇水灾，省华复流民数千户，殍者悉瘗之，诏书褒美。历户部、吏部二员外郎，改知潭州。省华智辨有吏干，入掌左藏库，判吏部南曹，擢鸿胪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铨，权知开封府，转光禄卿。旧制，卿监坐朵殿，太宗以省华权莅京府，别设其位，升于两省五品之南。省华以府事繁剧，请禁宾友相过，从之。未几，因疾求解任，拜左谏议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许，手诏存问，亲阅方药赐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赠太子少师。

尧佐进士及第，历魏县、中牟尉，为《海喻》一篇，人奇其志。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朝邑县，会其兄尧叟使陕西，发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诬尧佐以事，降本县主簿。徙下邽，迁秘书郎、知真源县，开封府司录参军事，迁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民张氏子与其母濯于江，鳄鱼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尧佐闻而伤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网往捕。鳄至暴，非可网得，至是，鳄弭受网，作文示诸市而烹之，人皆惊异。

召还，直史馆、知寿州。岁大饥，出奉米为糜粥食饿者，吏人悉献米至，振数万人。徙庐州，以父疾请归，提点开封府界事，后为两浙转运副使。钱塘江篝石为堤，堤再岁辄坏。尧佐请下薪实土乃坚久，丁谓不以为是，徙京西转运使，后卒如尧佐议。徙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又减泽州大广冶铁课数十万。徙河北，母老祈就养，召纠察在京刑狱，为御试编排官，坐置等误降官，监鄂州茶场。

天禧中，河决，起知滑州，造木龙以杀水怒，又筑长堤，人呼为"陈公堤"。初营永定陵，复徙京西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实录》。不试中书，特擢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知通进、银台

司。进枢密密直学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涨，州民辄忧扰，尧佐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民赖其利。

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尧咨同知开封府，累迁右谏议大夫，为翰林学士，遂拜枢密副使。祥符知县陈诂治严急，吏欲罪诂，乃空县逃去，太后果怒。而诂连吕夷简亲，执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枢密院，尧佐独曰："罪诂则奸吏得计，后谁敢复绳吏者？"诂由是得免。以给事中参知政事，迁尚书吏部侍郎。

太后崩，执政多罢，以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过郑，为郡人王文吉以变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讽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庐州，徙同州，复徙永兴军。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图京兆城中，前守姜遵尽毁古碑碣充砖甓用，尧佐奏曰："唐贤臣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孙深刻大书，欲传之千载，乃一旦与瓦砾等，诚可惜也。其未毁者，愿敕州县完护之。"徙郑州。会作章惠太后园陵，州供张甚严，赐书褒谕。既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灾异数见，罢为淮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以太子太师致仕，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

尧佐少好学，父授诸子经，其兄未卒业，尧佐窃听已成诵。初肄业锦屏山，后从种放于终南山，及贵，读书不辍。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老犹不衰。尤工诗。性俭约，见动物，必戒左右勿杀，器服坏，随辄补之，曰："无使不全见弃也。"号"知余子"。自志其墓曰："寿八十二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可归息于父母栖神之域矣。"陈抟尝谓其父曰："君三子皆当将相，惟中子贵且寿。"后如抟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阳编》、《野庐编》、《愚丘集》、《遣兴集》。

尧叟字唐夫，解褐光录寺丞、直史馆，与省华同日赐绯，迁秘书丞。久之，充三司河南东道判官。时宋、亳、陈、颍民饥，命尧叟及赵况等分振之。再迁工部员外郎、广南西路转运使。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州驿。又以地气蒸暑，为植树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饮器，人免暍死。会加恩黎桓，为交州国信使。初，将命者必获赠遗数千缗，桓责赋敛于民，往往断其手及足趾。尧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觌。又桓界先有亡命来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贼频年入寇。尧叟悉捕亡命归桓，桓感恩，并捕海贼为谢。

先是，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

州。其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递角场，正与琼对，伺风便一日可达，与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第令琼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

咸平初，诏诸路课民种桑枣，尧叟上言曰："臣所部诸州，土风本异，田多山石，地少桑蚕。昔云八蚕之绵，谅非五岭之俗，度其所产，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麻苎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俟枝叶裁茂则刈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臣以国家军须所急，布帛为先，因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匹。自朝廷克平交、广，布帛之供，岁止及万，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树艺之民，相率竞劝；杼轴之功，日以滋广。欲望自今许以所种麻苎顷亩，折桑枣之数，诸县令佐依例书历为课，民以布赴官卖者，免其算税。如此则布帛上供，泉货下流，公私交济，其利甚博。"诏从之。代还，加刑部员外郎，充度支判官。

未几，会抚水蛮酋蒙令国杀使臣扰动，命尧叟为广南东、西两路安抚使，赐金紫遣之。事平，迁兵部，拜主客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兼银台通进封驳司、制置群牧使。

河决澶州王陵口，诏往护塞之，遂与冯拯同为河北、河东安抚副使。时中外上封奏者甚众，命与拯详定利害，及与三司议减冗事。俄与拯并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积习依违，文牒有经五七岁不决者，吏民抑塞，水旱灾沴，多由此致。请委逐部判官检覆判决，如复稽滞，许本路转运使闻奏，命官推鞫，以警弛慢。乃诏尧叟与拯举常参官干敏者，同三司使议减烦冗，参决滞务。尧叟请以秘书丞直史馆孙冕同领其事，凡省去烦冗文帐二十一万五千余道，又减河北冗官七十五员。

五年，郊祀，进给事中。会王继英为枢密使，以尧叟签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迁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渊，命乘传先赴北砦按视戎事，许以便宜。景德中，迁刑部、兵部二侍郎，与王钦若并知枢密院事。真宗朝陵，权东京留守。每裁剸刑禁，虽大辟亦止面取状，亟决遣之，以故狱无系囚。真宗曰："尧叟素有裁断，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详察之。"因密加诏谕。俄兼群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尧叟为之，及掌枢密，即罢其任。至是，以国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总领，故又委尧叟焉。自是多立条约。又著《监牧议》，述马政之重。预修国史。

大中祥符初，东封，加尚书左丞。诏撰《朝觐坛碑》，进工部尚书，献《封禅圣制颂》，帝作歌答之。祀汾阴，为经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礼成，进户部尚书。时诏王钦若为《朝觐坛颂》，表让尧叟，不许。别命尧叟撰《亲谒太宁庙颂》，加特进，赐功臣。又以尧叟善草隶，诏写途中御制歌诗刻石。

五年，与钦若并以本官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加检校太尉。从幸太清宫，加开府仪同三司。未几，与钦若罢守本官，仍领群牧。明年，复与钦若以本官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尧叟素有足疾，屡请告。九年夏，帝临问，劳赐加等。疾甚，表求避位，遣阁门使杨崇勋至第抚慰，以询其意。尧叟词志颇确，优拜右仆射、知河阳。肩舆入辞，至便坐，许三子扶掖升殿，赐诗为饯，又赐仲子希古绯服。

天禧初，病亟，召其子执笔，口占奏章，求还辇下，诏许之。肩舆至京师，卒，年五十七。废朝二日，赠侍中，谥曰文忠，录其孙知言、知章为将作监主簿。长子师古赐进士出身，后为都官员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

尧叟伟姿貌，强力，奏对明辨，多任知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周记。所著《请盟录》三集二十卷。

母冯氏，性严。尧叟事亲孝谨，怡声侍侧，不敢以贵自处。家本富，禄赐且厚，冯氏不许诸子事华侈。景德中，尧叟掌枢机，弟尧佐直史馆，尧咨知制诰，与省华同在北省，诸孙任官者十数人，宗亲登科者又数人，荣盛无比。宾客至，尧叟兄弟侍立省华侧，客不自安，多引去。旧制登枢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尧叟以父在朝，母止从父封，遂以妻封表让于母，朝廷援制不许。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问王旦。旦曰："虽私门礼制未阙，公朝降命亦无嫌也。"乃封上党郡太夫人，进封滕国，年八十余无恙，后尧叟数年卒。

尧咨字嘉谟，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济州，召为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院兼总之。擢右正言、知制诰。崇政殿试进士，尧咨为考官，三司使刘师道属弟几道以试卷为识验，坐贬单州团练副使。复著作郎、知光州。寻复右正言、知制诰，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铨。旧格，选人用举者数迁官，而寒士无以进，尧咨进其可擢者，帝特迁之。改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以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工部郎中知永兴军。长安地斥卤，无甘泉，尧咨疏龙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库，建视草堂，开三

门，筑甬道，出入列禁兵自卫。用刑惨急，数有仗死者。尝以气凌转运使乐黄目，黄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尧咨知河南府。既而有发尧咨守长安不法者，帝不欲穷治，止削职徙邓州，才数月，复知制诰。

尧咨性刚戾，数被挫，忽忽不自乐。尧叟进见，帝问之，对曰："尧咨岂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谓遭谗以至此尔！"帝赐诏条其事切责，乃皇恐称谢。还，判登闻检院，复龙图阁直学士。坐失举，降兵部员外郎。丧母，起复工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会灵观副使。边臣飞奏唃厮啰立文法召蕃部欲侵边，以为陕西缘边安抚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书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入为翰林学士，以先朝初榜甲科，特诏班旧学士蔡齐之上。

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位丞郎上。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皇太后特以只日召见，敦谕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尧咨葺完之。然须索烦扰，多暴怒，列军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语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郓州。建请浚新河，自鱼山至下杷以导积水。拜武信军节度使、知河阳，徙澶州，又徙天雄军。所居栋摧，大星霣于庭，散为白气。已而卒，赠太尉，谥曰康肃。

尧咨于兄弟中最为少文，然以气节自任。工隶书。善射，尝以钱为的，一发贯其中。兄弟同时贵显，时推为盛族。子述古，太子宾客致仕；博古，笃学能文，为馆阁校勘，早卒。

从子渐字鸿渐，少以文学知名于蜀。淳化中，与其父尧封皆以进士试廷中，太宗擢渐第，辄辞不就，愿擢其父，许之。至咸平初，渐始仕，为天水县尉。时学者罕通扬雄《太玄经》，渐独好之，著书十五篇，号《演玄》，奏之。召试学士院，授仪州军事推官。举贤良方正科，不中，复调陇西防御推官，坐法免归，不复有仕进意，蜀中学者多从之游。尧咨不学，渐心薄之。尧咨后贵显，与渐益不同，因言渐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远方。即召渐至京师，授颍州长史。丁谓等知其无他，得改凤州团练推官，迁耀州节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号金龟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陆人，后徙开封之雍丘。父杞，尝为九江掾，与其妻钟祷于庐阜。钟梦道士授以书曰："以遗尔子。"视之，《小戴礼》也，已而庠生。他日见许真君像，即梦中见者。

庠天圣初举进士，开封试、礼部皆第一，擢大理评事、同判襄州。

召试，迁太子中允、直史馆，历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迁左正言。郭皇后废，庠与御史伏阁争论，坐罚金。久之，知制诰。时亲策贤良、茂才等科，而命与武举人杂视。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设次具饮膳，斥武举人令别试。"诏从之。

兼史馆修撰、知审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酿酒，邻人往捕之，澥绐奴曰："盗也。"尽使杀其父子四人。州论奴以法，澥独不死。宰相陈尧佐右澥，庠力争，卒抵澥死。改权判吏部流内铨，迁尚书刑部员外郎。仁宗欲以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书言故事无自知制诰除执政者，乃诏为翰林学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

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号；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祥。"帝弗为意，他日以谕之，因改名庠。宝元中，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庠为相儒雅，练习故事，自执政，遇事辄分别是非。尝从容论及唐入阁仪，庠退而上奏曰：

入阁，乃有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宫在大内之东北，世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天子多在。大明宫之正南门曰丹凤门，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则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只日常朝则御之。天子坐朝，须立伏于正衙殿，或乘舆止御紫宸，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阁门也。

以本朝宫殿视之：宣德门，唐丹凤门也；大庆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阁本意，施于仪典，须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唤仗自东、西阁门入，如此则差与旧仪合。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尔。又按唐自中叶以还，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别开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为入阁，其后正衙立仗因而遂废，甚非礼也。

庠与宰相吕夷简论数不同，凡庠与善者，夷简皆指为朋党，如郑戩、叶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扬州。未几，以资政殿学士徙郓州，进给事中。参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问宰相章得象，谁可代仲淹者，得象荐宋祁。帝雅意在庠，复召为参知政事。庆历七年春旱，用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罢宰相贾昌朝，辅臣皆削一官，以庠为右谏议大夫。帝尝召二府对资政殿，出手诏策以时事，庠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条奏。"时陈执中为相，不学少文，故夏竦为帝画此谋，意欲困执中也。论者以庠为知

体。

明年，除尚书工部侍郎，充枢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享明堂，迁工部尚书。尝请复群臣家庙，曰："庆历元年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顾望，使王公荐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杂用家人，缘偷袭弊，甚可嗟也。请下有司论定施行。"而议者不一，卒不果复。

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而彦方伪造敕牒，为人补官，论死。谏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无所建明，庠亦请去。乃以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后徙许州，又徙河阳，再迁兵部尚书。入觐，诏缀中书门下班，出入视其仪物。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封莒国公。数言："国家当慎固根本，畿辅宿兵常盈四十万，羡则出补更戍，祖宗初谋也，不苟轻改。"既而与副使程戡不协，戡罢，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阳三城节度、同平章事判郑州，徙相州。以疾召还。

英宗即位，移镇武宁军，改封郑国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请老，至是请犹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从，乃出判亳州。庠前后所至，以慎静为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爱信幼子，多与小人游，不谨。御史吕晦请敕庠不得以二子随，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从之。"至亳，请老益坚，以司空致仕。卒，赠太尉兼侍中，谥元献。帝为篆其墓碑曰"忠规德范之碑"。

庠自应举时，与祁俱以文学名擅天下，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尝校定《国语》，撰《补音》三卷。又辑《纪年通谱》，区别正闰，为十二卷。《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别集四十卷。天资忠厚，尝曰："逆诈恃明，残人矜才，吾终身不为也。"沈邈尝为京东转运使，数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监曲院，因出借县人负物，杖之，道死实以他疾。而邈子为府属所恶，欲痛治之以法，庠独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称其长者。弟祁。

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释褐复州军事推官。孙奭荐之，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其声不和。诏祁同按试。李照定新乐，胡瑗铸钟磬，祁皆典之，事见《乐志》。预修《广业记》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

支判官。方陕西用兵，调费日蹙，上疏曰：

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圣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无三岁之粟，尚方冶铜匮而不发。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殚、用之无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一冗去矣。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而悉刺之，才图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为盗贼，虽广募之，无益也。其已在籍者请勿论，其他悉驱之南亩，又得力耕者数十万，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即迁代、罪谪，随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三冗去矣。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陛下事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牺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岁时荐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报哉？则一费节矣。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居大屋高庑，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财，营建祠庙，虽曰不费官帑，然国与民一也，舍国取民，其伤一焉，请罢去之，则二费节矣。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设，劳众而飨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臣又闻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起居，无逾旧规，后宫锦绣珠玉，不得妄费，则天下响应，民业日丰，人心不摇，师役可举，风行电照，饮马西河。蠢尔戎首，在吾掌中矣！

徙判盐铁勾院，同修礼书。次当知制诰，而庠方参知政事，乃以为

天章阁待制，判太常礼院、国子监，改判太常寺。庠罢，祁亦出知寿州，徙陈州。还，知制诰、权同判流内铨，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留为翰林学士。提举诸司库务，数厘正弊事，增置勾当公事官，其属言利害者，皆使先禀度可否，而后议于三司，遂著为令。徙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庠复知政事，罢祁翰林学士，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庠为枢密使，祁复为翰林学士。

景祐中，诏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断是名乱。《春秋》书：'殒霜，不杀菽。'天威暂废，不能杀小草，犹人主不断，不能制臣下。"又谓："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是谓三患。"其意主于强君威，别邪正，急先务，皆切中时病。

会进温成皇后为贵妃。故事，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后进。又凡制词，既授阁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少衔，官告院用印，乃进内。祁适当制，不俟旨，写诰不送中书，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进。后方爱幸，觊行册礼，得告大怒，掷于地。祁坐是出知许州。甫数月，复召为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祀明堂，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坐其子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贤殿修撰。

岁余，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请弛河东、陕西马禁，又请复唐驮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且契丹摇尾五十年，狼态猘心，不能无动。今垂涎定、镇，二军不战，则薄深、赵、邢、洺，直捣其虚，血吻婪进，无所顾藉。臣窃虑欲兵之强，莫如多谷与财；欲士训练，莫如善择将帅；欲人乐斗，莫如赏重罚严；欲贼顾望不敢前，莫如使镇重而定强。夫耻怯尚勇，好论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励之，不忧不战。以欲战之士，不得善将，虽斗犹负。无谷与财，虽金城汤池，其势必轻。

今朝廷择将练卒，制财积粮，乃以陕西、河东为先，河北为后，非策也。西贼兵锐士寡，不能深入，河东天险，彼惮为寇。若河北不然，自蓟直视，势同建瓴，贼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谋契丹者当先河北，谋河北者舍镇、定无议矣。臣愿先入谷镇、定，镇、定既充，可入谷余州。列将在陕西、河东有功状者，得迁镇、定，则镇、定重。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夫云奔飚驰，抄后掠前，马之长也；强弩巨梃，长枪利刀，什伍相联，大呼薄战，步之长也。臣料朝廷与敌相

攻，必不深入穷追，殴而去之，及境则止，此不特马而步可用矣。臣请损马益步，故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我能用步所长，虽契丹多马，无所用之。

夫镇、定一体也，自先帝以来为一道，帅专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胸，则镇捣其肋，势自然耳。今判而为二，其显显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险之地裂而有之，平时号令文移不能一，贼脱叩营垒，则彼此不相谋，尚肯任此责邪！请合镇、定为一路，以将相大臣领之，无事时以镇为治所，有事则迁治定，指授诸将，权一而责有归，策之上也。陛下当居安思危，熟计所长，必待事至而后图之，殆矣。

河东马强，士习善驰突，与镇、定若表里，然东下井陉，不百里入镇、定矣。贼若深入，以河东健马佐镇、定兵，掩其惰若归者，万出万全，此一奇也。臣闻事切于用者，不可以文陈，臣所论件目繁碎，要待刀笔吏委曲可晓，臣已便俗言之，辄别上择将畜财一封，乞下枢密院、三司裁制之。

又上《御戎论》七篇。加端明殿学士，特迁吏部侍郎、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右司谏吴及尝言祁在定州不治，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在蜀奢侈过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执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以羸疾，请便医药，入判尚书都省。逾月，拜翰林学士承旨，诏遇入直，许一子主汤药。复为群牧使，寻卒。遗奏曰："陛下享国四十年，东宫虚位，天下系望，人心未安。为社稷深计，莫若择宗室贤材，进爵亲王，为匕鬯之主。若六宫有就馆之庆，圣嗣蕃衍，则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祸患之大计也。"

又自为志铭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敛，三月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铜杂物置冢中。且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请谥，勿受赠典。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他兽不得用。若等不可违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儿未仕，以此诿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后赠尚书。

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预修《籍田记》、《集韵》。又撰《大乐图》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条教。其子遵《治

戒》不请谥，久之，学士承旨张方平言祁法应得谥，谥曰景文。

论曰：咸平、天圣间，父子兄弟以功名著闻于时者，于陈尧佐、宋庠见之。省华声闻，由诸子而益著。尧佐相业虽不多见，世以宽厚长者称之。尧叟出典方州，入为侍从，课布帛，修马政，减冗官，有足称者。庠明练故实，文藻虽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君子以为陈之家法，宋之友爱，有宋以来不多见也，呜呼贤哉！

列传第四十四

○陈执中 刘沆 冯拯 子行己 伸己 贾昌朝 弟昌衡 从子炎 伯祖父琰 梁适孙 子美

陈执中，字昭誉，以父恕任，为秘书省正字，累迁卫尉寺丞、知梧州。上《复古要道》三篇，真宗异而召之。帝属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储者，执中进《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翌日，帝以他疏示辅臣，皆赞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于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对便殿，劳问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试进士卷差谬，贬卫尉寺丞、监岳州酒务。稍复殿中丞、通判抚州，复右正言。

曹利用婿卢士伦除福建运使，惮远不行，利用为请，乃改京东。执中尝劾奏之，利用挟私忿，出执中知汉阳军。及利用得罪，乃召为群牧判官、权三司盐铁判官、知谏院、提举诸司库务，以尚书工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同判流内铨，迁三司户部副使。

明道中，安抚京东，进天章阁待制。使还，知应天府，徙江宁府、扬州，再迁工部郎中，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元昊寇延州，手诏咨访辅臣攻守方略，执中既上对，退，复奏疏曰：“元昊乘中国久不用兵，窃发西垂，以游兵困劲卒、甘言悦守臣，一旦连犯亭障，延安几至不保。此盖范雍纳诡说，失于戒严；刘平轻躁，丧其所部。上下纷攘，远近震骇。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并边篱落皆大坏。塞门、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则退保，小至则出斗。选阁门祗候以上为寨主、都监，以诸司使为卢关一路都巡检，以兵二千属之，使为三砦之援。熟羌居汉地久者，委边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于新拊黠羌，如泾原康奴、灭臧、大虫族，久居内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终为患。今军须之出，民已愁叹，复欲遍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须成，使神运之犹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陕西地险，非如河北，惟泾州、镇戎军势稍平易，若不责外守而劳内营，非策之上也。宜修并边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环庆之邠、宁，不过五七处，量为营葺，则科率减、民力苏矣。今贼势方张，宜静守以骄其志，蓄锐以挫其锋，增土兵以备守御，省骑卒以减转饷。然后徐议荡平，改张节度，更须主张，将臣横议不入，则忠臣尽节

而捐躯矣。”

既而议刺士兵，久不决，罢知青州。又以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改尚书工部侍郎、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与夏竦同知永兴军，议边事多异同，诏令互出巡边，乃屯泾州，令诸部曰：“寇籍吾水草，钞边图利，不除，且复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为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胜，宜属四路各保疆圉。朝议善之，就知陕州，复徙青州。于是请城傅海诸州，朝廷重兴役，有诏不许。执中不奉诏，卒城之。

明年，沂卒王伦叛，趣淮南，执中遣巡检傅永吉追至采石矶，捕杀之。召拜参知政事。谏官孙甫、蔡襄极论不可，帝遣使驰赐敕告。逾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西夏纳款，与宰相贾昌朝请解枢密。七年春，旱，昌朝罢，执中降给事中。已而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逾月复官。

皇祐初，以足疾辞位，自陈不愿为使相、大学士，学士孙抃当制，遂以尚书左丞知陈州。宰相文彦博、宋庠以为礼薄，帖麻改兵部尚书。迁吏部、观文殿大学士。久之，拜集庆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决商胡，走大名，程琳欲为堤，不果成而去。执中乘年丰调丁夫增筑二十里，以障横溃。以吏部尚书复拜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每朝退，闭中书东便门，以防漏泄。三司勾当公事及监场务官，权势所引者，皆奏罢之，内外为之肃然。

会张贵妃薨，治丧皇仪殿，追册为后。王洙、石全彬务以非礼导帝意，执中随辄奉行，至以洙为员外翰林学士，全彬领观察使，给留后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赵抃列八事奏劾执中，欧阳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谏官范镇言：“执中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灾变，宜速退执中，以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郭申锡、毋湜、范师道、赵抃请合班论奏，诏令轮日入对，卒罢执中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逾年辞节，改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封英国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过都，以疾赐告，就第拜司徒、岐国公致仕，卒，赠太师兼侍中。

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不及门，惟殿前都指挥使郭承祐数至其家，为御史所言，遂诏中书、枢密自今非聚厅无见宾客。及议谥，礼官韩维曰：“执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缘一言，遂至贵显。天子以后宫之丧，问所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

祖宗旧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闺门之内，礼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其治家无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礼，正身齐家，方杜门深居，谢绝宾客，曰：‘我无私也，我不党也。’岂不陋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执中出入将相，以一品就第，宠禄光大矣；得位行政，贤士大夫无述焉，不勤成名矣；请谥曰荣灵。”后改谥恭襄，诏谥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

子世儒，官至国子博士，妻李与群婢杀世儒所生母，世儒与谋，皆弃市。

刘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杨行密得江西，衙将彭玕据州自称太守，属景洪以兵，欲胁众附湖南，景洪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温建国，以礼聘之，不起，官其子煦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财雄里中，喜宾客。景洪尝告人曰：“我不从彭玕，几活万人，后世当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后隆山。山有牛僧孺读书堂，即故基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衣冠丈夫曰牛相公来，已来有娠，乃生沆。

及长，倜傥任气。举进士不中，自称“退士”，不复出，父力勉之。天圣八年，始擢进士第二，为大理评事、通判舒州，有大狱历岁不决，沆数日决之。章献太后建资圣浮图，内侍张怀信挟诏命，督役严峻，州将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罢怀信。再迁太常丞、直集贤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邻翁老子幼，欲窃取其田，乃伪作卖券，及邻翁死，遂夺而有之。其子诉于州县，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复诉之。尹氏持积岁税钞为验，沆曰：“若田千顷，岁输岂特此耶？尔始为券时，尝如敕问邻乎？其人固多在，可讯也。”尹氏遂伏罪。迁太常博士，历三司度支、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奉使契丹，馆伴杜防强沆以酒，沆沾醉，拂袖起，因骂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谏议大夫、知江州。

时湖南蛮ＯＤ数出寇，至杀官吏。以沆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兼安抚使，许便宜从事。沆大发兵至桂阳，招降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而蛮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余党，破桃油平、能家源，斩馘甚众。已而贼复出，杀裨将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迁给事中，徙洪州。还，知审刑院，除知永兴军。顷之，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数发隐伏。祀明堂，迁尚书工部侍郎。逾年，拜参知政事。

初，沆在府，有张彦方者，客越国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为伪告

敕。既败系狱，沆抵彦方死，辞不及曹氏。曹氏，张贵妃母也。沆既用，谏官、御史皆谓沆于彦方独不尽，疑以此进，争论之，帝不听。贵妃薨，追册皇后，沆为监护使。数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园陵使。御史中丞孙抃、御史范师道、毋湜言，宰相不当为赠后典葬，不报。既葬，赐后阁中金器数百两，力辞，而请其子瑾试学士院，遂帖职。

时中书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讼，而法有不行。沆进言三弊曰："近臣保荐辟请，动逾数十，皆浮薄权豪之流交相荐举。有司以之贸易，而遂使省、府、台、阁华资要职，路分、监司边防寄任，授非公选，多出私门。又职掌吏人迁补有常，而或减选出官、超资换职、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类。此近臣保荐之弊一也。审官、吏部铨、三班当入川、广，乃求近地，当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馆职、检讨之类。此近臣陈乞亲属之弊二也。其叙钱谷管库之劳、捕贼昭雪之赏，常格虽存，侥幸犹甚。以法则轻，以例则厚，执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与之。此叙劳干进之弊三也。愿诏中书、枢密，凡三事毋用例，余听如旧。"事既施行，而众颇不悦，寻如旧。

文彦博、富弼复入为相。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弼监修国史，沆迁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论者以为非故事，由学士杨察之误，乃帖麻改沆监修国史，弼为集贤殿大学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沆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二岁者与知州。御史范师道、赵抃岁满求补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张昇等言沆挟私出御史。时枢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罢知陈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将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谋，臣莫测也。"升等益论辨不已，罢沆为观文殿大学士、工部尚书、知应天府。迁刑部尚书，徙陈州。

沆长于吏事，性豪率，少仪矩。然任数，善刺探权近过失，阴持之以轩轾取事，论者以此少之。卒，赠左仆射兼侍中。知制诰张瑰草词诋沆，其家不敢请谥。帝为篆墓碑曰"思贤之碑"。子瑾，尝为天章阁待制，坐法免，后以功复职。

冯拯，字道济。父俊，事汉湘阴公刘赟。赟死，俊与从行千余人系侍卫狱，周太祖赦出之，授检校太子宾客，戍安远军驭马镇，辞不行，因徙居河阳。

拯以书生谒赵普，普奇其状，曰："子富贵寿考，宜不下我。"举进士，补大理评事、通判峡州，权知泽州，徙坊州，迁太常丞。江南旱，命驰传振贷贫乏，察官吏能否，还奏称旨，权知石州，擢右正言，岁余代归。出使河北，与转运使樊知古计边储，还，判三司户部理欠凭由司，为度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请立皇太子者，拯与尹黄裳、王世则、洪湛伏阁请立许王元僖，太宗怒，悉贬岭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请遣使括诸路隐丁、更制版籍及议盐法通商，凡十余事。太宗欲召还参知政事，寇准素不悦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广州。郊祀毕，覃恩，拯与通判彭惟节皆迁尚书员外郎，惟节以太常博士为屯田员外，而拯以左正言为虞部员外。拯书名旧在惟节上，及奏事如故，准切责之。拯上书言准阿意不平，准坐此罢。

拯以母丧请内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进比部员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为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迁驾部。咸平初，坐试开封进士赋涉讥讪，下拯御史台，未几，释之。

明年，兼侍御史知杂事。时西北用兵，王超、傅潜将兵出定、瀛间，观望玩寇，拯极论之，不报。超等果逗挠覆军。命拯按傅狱，抵潜罪，窜流之。擢祠部郎中、枢密直学士，权判吏部流内铨。以审官及铨法未备，建请凡荫补京官，试读一经，书家状通习为中格，始得仕。同勾当三班院。向敏中宣抚河北、河东，拯及陈尧叟为副，宴饯长春殿。

明年，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帝欲修绥州，谋诸辅臣，拯与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吕蒙正、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皆曰宜弃勿修。帝遣洪湛驰驿往视，还，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时上封者言："三司多滞务，州郡禀疑事，吏民诉理冤狱，依违不决者辄数岁，水旱或由于此。"诏拯选干强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举稽留，遂与判度支勾院孙冕省帐牍二十一万五千本，并废冗官十五员。

迁尚书工部侍郎、签书枢密院事。赐手札访边事，拯谓："备边之要，不扼险以制敌之冲，未易胜也。若于保州、威虏间，依徐、鲍河为阵，其表势可取胜矣。前岁王显违诏不趋要地，契丹初压境，王师未行，而契丹骑已入钞，赖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敌已去，而东路奏敌方来，既聚军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粮匮，将臣陷殁几尽，超等仅以身免。今防秋，宜于唐河增屯兵至六万，控定武之北为大阵，邢州置都总管为中阵，天雄军置钤辖为后阵，罢莫州狼山两路兵。"从之。景德中，

为参知政事，再迁兵部侍郎。摄事享太庙，有司供帐幔，守奉人宿庙室前，喧嚣不肃，拯以闻。诏专为庙享制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庙阶。

王济上编敕，帝以其烦简不一，语辅臣曰："显德敕尤烦，盖世宗严急，出于一时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进曰："诏敕宜简，近亦伤于烦。"拯对曰："开宝间，除诸州通判敕，刑狱、钱谷悉条列约束，今则略矣。"时契丹始盟，拯言边方骚动，武臣幸之以为利。帝曰："朝廷以信为守，然戒备不可废也，此外，当静治以安吾民尔。尔其奉承之。"

大中祥符初，严贡举糊名法。拯与王旦论选举帝前，拯请兼考策论，不专以诗赋为进退。帝曰："可以观才识者，文论也。"拯论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为仪仗使。礼成，进尚书左丞。以疾在告，数请罢，帝以手诏谕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劝拯起视事。

从祀汾阴，为仪仗使，迁工部尚书。复以疾求罢，拜刑部尚书、知河南府，听以府事委官属。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辞，除户部尚书、知陈州。真宗尝谓王旦曰："拯固求闲郡，何邪？"旦对曰"马知节尝讥拯好富贵，所欲节度使尔。拯恐为知节所量，不敢请大藩，殆为此也。"再知河南府，迁兵部尚书，入判尚书都省，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其冬，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进左仆射。

乾兴元年，进封魏国公，迁司空兼侍中。辅臣会食资善堂，召议事，丁谓独不预。谓知得罪，颇哀请。钱惟演遽曰："当致力，无大忧也。"拯熟视惟演，惟演踧茳。及对承明殿，太后怒甚，语欲诛谓。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谓岂有逆谋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谓既贬，拯代谓为司徒、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又为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寻在病告，帝赐白金五千两，拯叩头称谢。五上表愿罢相，拜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赐告及旌纛，遣内司宾抚问。还，奏其家俭陋，被服甚质。太后赐以衾裯锦绮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顾禁中不知也。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

拯气貌严重，宦者传诏至中书，不延坐。工部尚书林特尝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诣中书。既至，又遣堂吏谓之曰："公事何不自达朝廷？"卒不见，特大愧而去。钱惟演营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

遂出惟演河阳。子行己、伸己。

行己字肃之，以父任为右侍禁、泾原路驻泊都监、知宪州，因治状增秩。历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称。

夏人既纳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为战具，议者欲解西备北，行己言："辽、夏为与国，元昊入贡，容怀诡计，幽燕治兵，或为虚声，边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

皇祐中，知定州，韩琦荐为路钤辖。徙知代州，管干河东缘边安抚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盗耕屈野河西田，遇官军逞逻者，辄聚射。诏行己计之。行己言："此奸民无忌惮，非君长过，不宜以细故启大衅，但加戒戢足矣。"

五台山寺调厢兵义勇缮葺，为除和籴谷三万，行己谓不可损岁入之储，以事不急之务。进西上阁门使，四迁客省使，更高阳关、秦凤、定州、大名府路马步总管，以卫州防御使致仕，预洛阳耆英之集。元祐中，终金州观察使，年八十四。

伸己字齐贤，以荫补右侍禁。累迁西头供奉官，授阁门祗候、桂州兵马都监。转运使俞献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蛮扰边，献可又荐知宜州。

天圣中，改桂、宜、融、柳、象沿边兵马都监，遂专溪峒事。以礼宾使复知宜州。代还，道改供备库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传不敢饮，饮辄死。伸己日汲自供，终更无恙。旁城数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开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己故以花盛时酣燕其下，亦复无害。明道恭谢，改东染院使、领荣州刺史、梓夔路兵马钤辖，迁洛苑使、知桂州兼广西钤辖。道江陵，会安化蛮犯边，官军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己讨之。伸己日夜疾驰至宜州，缮器甲，募丁壮，转粮饷，由三路以进。伸己临军，单骑出阵，语酋豪曰："朝廷抚汝甚厚，汝乃自取灭亡耶！今我奉天子命来，汝听吾言则生，不则无噍类矣。"众仰泣罗拜曰："不图今日再见冯公也。"明日，蛮渠弃兵械率众降军门。

初，部卒以覆将畏匿，伸己曰："纪律不明，主将也，战士何罪？"请于朝，贷其死。以劳迁西上阁门使、知宜州。乐善蛮寇武阳，伸己遣谕祸福，蛮大悦，悉还所掠。又莫世堪负险强黠，抄劫边户，为疆场患。伸己设伏擒捕，皆置于法。迁果州团练使。在宜二年，徙桂州，

改右武卫大将军，守本官分司西京，卒。

始，安化蛮叛，区希范应募击贼。贼平，希范诣阙，自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己谓希范无功妄要赏，遂编管全州。其后希范遁归，谋为乱，欲杀伸己，岭外骚然，议者皆罪伸己焉。

贾昌朝，字子明，真定获鹿人。晋史官纬之曾孙也。天禧初，真宗尝祈谷南郊，昌朝献颂道左，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主晋陵簿。赐对便殿，除国子监说书。孙奭判监，独称昌朝讲说有师法。他日书路随、韦处厚传示昌朝曰："君当以经术进，如二公。"为颍川郡王院伴读。再迁殿中丞，历知宜兴、东明县。奭侍读禁中，以老辞，荐昌朝自代，召试中书，寻复国子监说书。上言："礼，母之讳不出于宫。今章献太后易月制除，犹讳父名，非尊宗庙也。"诏从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说书，以授昌朝。诵说明白，帝多所质问，昌朝请记录以进，赐名《迩英延义记注》，加直集贤院。

太平兴国寺灾，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议修复，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寺观屡灾，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缮治，以示畏天爱人之意。"西域僧献佛骨、铜像，昌朝请加赐遣还，毋以所献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阁置侍讲，亦首命昌朝。累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

刘平为元昊所执，边吏诬平降贼，议收其家。昌朝曰："汉族杀李陵，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终得继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虽平在，亦不得还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初，铨法，县令奉钱满万二千，乃举令。昌朝曰："法如此，则小县终不得善令。"请概举令，而与之奉如大县。"

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判国子监。议者欲以金缯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有功，则责报无穷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监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士兵牙校之盛，尽收其威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时，将帅率多旧人，犹能仗威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近岁恩幸子弟，饰厨传，钓名誉，多非勋劳，坐取武爵，折冲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边鄙无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练习，将不得人，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此削方镇太过之弊也。况亲旧、恩幸，出即为将，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今杨崇勋、李昭亮尚任边鄙，望速选士代之。方镇守臣无数更

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又上备边六事：

其一曰驭将帅。自古帝王，以恩威驭将帅，赏罚驭士卒，用命则军政行而战功集。太祖脱裘帽赐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御，况伐蜀将士乎？”此驭之以恩也。曹彬、李汉琼讨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汉琼等于后，授以剑曰：“副将以下，不用命者得专戮之。”汉琼等股栗而退，此驭之以威也。太祖虽削武臣之权，然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皆听其专，有功则赏，有败则诛。今每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信，非姻旧不委。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请自今命将，去疑贰，推恩惠，务责以大效，得一切便宜从事。偏裨有不听令者，以军法论，此驭将之道也。

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类，土兵遗法也。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数为贼破，存者无几。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已召近臣详定法制，每乡为军。其材能绝类者，籍其姓名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奉，多就黥涅为营兵。宜优复田畴，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可以减屯戍、省供馈矣。内地州县，增置弓手，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

其三曰训营卒。太祖朝，令诸军毋得食肉衣帛，营舍有粥酒肴则逐去，士卒有服缯彩者笞责之。异时被铠甲、冒霜露，战胜攻取，皆此曹也。今营卒骄惰，临敌无勇。旧例三年转员，谓之落权正授，虽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为总管、钤辖，择有才勇可任将帅者授之。况今之兵仗制造，殊不适用。宜按八阵、五兵之法，以时教习。使启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势，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队长，则斩一队。”何虑众不为用乎？

其四曰制远人。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在北则臣契丹，其西则臣元昊，二国合从，有掎角中国之势。借使以岁币羁縻之，臣恐不可胜算。古之备边，西有金城、上郡，北则云中、雁门。今自沧之秦，绵亘数千里，无山河之阻，独恃州县镇戍尔。岁所供赡，又不下数千万，一谷不熟，或至狼狈。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此中国患也。宜度西方诸国如沙州、唃厮、明珠、灭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之属，旧通中国，募人往使，诱之使归我，则势分而衅生，体解而瓦裂矣。

其五曰绥蕃部。属户者，边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丰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强敌迫之，塞上诸州，藐焉孤垒，蕃部既坏，土兵亦衰，破敌之日，未可期也。臣请陕西缘边诸路，守臣皆带“安抚蕃部”之名，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酋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为吾藩篱之固也。

其六曰谨觇候。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之觇国，战则有前茅之虑无，其谨如此。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山西，武守琪戍晋阳，李谦溥守隰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筦榷之利，悉输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边臣富于财，得以为间谍，羌夷情状，无不预知。二十年间，无外顾之忧。今日西鄙任边事者，敌之情状与山川、道路险易之势，绝不通晓。使蹈不测之渊，入万死之地，肝脑涂地，狼狈相藉，何以破敌制胜耶？愿监艺祖任将帅之制，边城财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为爪牙，临阵自卫，无杀将之辱；募死力为觇候，而望敌知来，无陷兵之耻。

书奏，多施行之。

昌朝请度经费，罢不急。诏与三司合议，岁所省缗钱百万。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状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庆历三年，拜参知政事。上言：“用兵以来，天下民力颇困。请诏诸路转运使，毋得承例折变科率，须科折者，悉听奏裁。虽奉旨及三司文移，于民不便者，亦以上闻。”

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寻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枢密使。居两月，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元昊归石元孙，议赐死。昌朝独曰：“自古将帅被执，归者多不死。”元孙由是得免。诏有司议升祔奉慈庙三后，有司论不一。昌朝曰：“章献母仪天下，章懿诞育圣躬，宜如详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于陛下有慈保之恩，当别享奉慈庙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庙。密诏迁中外官一等，优赐诸军，昌朝与同列力疏，乃止。又诏迁二府官，益固辞。元昊既款附，请宰相罢兼枢密使。

六年，日食。帝谓昌朝等曰：“谪见于天，愿归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对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变，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惧天而修德，犹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顿首谢。明年春，旱，帝避正寝，减膳。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

事，上表乞罢。

参知政事吴育数与昌朝争议上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绶者知永静军，疑通判谮己，诬以事，迫令自杀。高若讷知审刑院，附昌朝议，欲从轻坐。吴育力争，绶卒减死一等。未几，若讷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争不肃，故雨不时若，遂罢育，而除昌朝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帝赐银饰肩舆。寻以讨贝州贼有功，移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偕言贼发昌朝部中，不当赏。弗从。

契丹聚亡卒勇伉者，号“投来南军”。边法，卒亡自归者死。昌朝除其法，归者辄迁补，于是来者稍众，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军不用。边人以地外质，契丹故稍侵边界。昌朝为立法，质地而主不时赎，人得赎而有之，岁余，地悉复。

三司使叶清臣移用河北库钱，昌朝格诏不与，清臣论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阳，徙昌朝判郑州。过阙入觐，留为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朝会班中书门下，视其仪物。岁中求外，复除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固辞仆射、侍中，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中谢，自昌朝始也。

母丧去位，服除，判许州。召对迩英阁，帝问《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凶灾之萌，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圣人用刚健之德，乃可决万机。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独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吉也。”手诏优答。又言：“汉、唐都雍，置三辅内翼京师，朝廷都汴，而近京诸郡皆属他道，制度不称王畿。请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滑、郑，皆隶开封府，以四十二县为京畿。”帝纳之。将行，命讲读官饯于资善堂。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时河决商胡，昌朝请复故道，不从。语在《河渠志》。六塔功败，滨、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救之甚力。内侍刘恢往视，还，言河决赵征村，与帝名嫌为不祥，时皆谓昌朝使之以摇当国者。嘉祐元年，进封许国公，又兼侍中，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三年，宰相文彦博请罢，谏官、御史恐昌朝代彦博，乃相与言昌朝建大第，别创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矫制者，枢密院释不治。遂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充景灵宫使，出判许州。又以保

平军节度、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大名府兼安抚使。英宗即位，徙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进封魏国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许州，力辞弗许。明年，以疾留京师，乃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卒，年六十八，谥曰文元。御书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经音辨》、《通纪》、《时令》、《奏议》、《文集》百二十二卷。

昌朝在侍从，多得名誉。及执政，乃不为正人所与，而数有攻其结宦官、宫人者。初，昌朝侍讲时，同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其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及张方平留唐询，而询谮育，世以为昌朝指也。然言者谓昌朝释宦官矫制，后验问无事实云。

子章，馆阁校勘，蚤世。青，朝请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举进士，为梓州路转运判官。贾人请富顺井盐，吏视贿多寡为先后，昌衡一随月日给之。泸州边夷蛮，故时守以武吏，昌衡请由东铨调选。蛮驱马来市，官第其良驽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辄轻估直而抑买，昌衡请严禁之。徙提点淮南刑狱、广东转运使，徙两浙路。

熙宁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数以利害闻，神宗奖其论奏忠益。召为户部副使、提举市易司，课羡，增秩右谏议大夫，加集贤殿修撰、知河南府，历陈、郓、应天府、邓州。以正议大夫致仕，卒。从子炎。

炎字长卿，以昌朝荫，更历筦库，积迁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显谟阁待制知应天府，徙郓州、永兴。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京去相，转运使李譓、陈敦复见所敛已多，遽请罢铸。铁钱既复行，其轻加初，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炎独一切弛禁，听从其便。其后，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轻相形，遂尽废夹锡不得用，民益以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畜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边氓生理萧条，官又一再变法，鄜延去敌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则边不可守，愿得内郡以养母。”乃命为颍州，未行，复留。又与贯制疆事不合，贯沮之，改河阳，又改邓州。加直学士、知永兴。入对，留为工部侍郎。贯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侍从邀炎俱往贺，炎曰：“故事无签书两房者，彼非执政，何贺为？”会以疾卒，年五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

昌朝伯祖父琰。琰字季华，晋中书舍人、给事中纬之子也。以荫授

临淄、雍丘主簿，历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为开封府推官，加左赞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擢三司副使。太平兴国二年，卒。

琰风神峻整，有吏干，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于所职。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历官而诸兄相继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给衣食，庭无间言，士大夫以此称之。

琰子湜、汾。湜至军器库使。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孙全兴将兵讨焉。湜与王僎同掌军事，黎桓伪降，全兴信之，军遂北，湜、僎并坐失律诛。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赐同学究出身。汾子昌龄，第进士，为屯田员外郎。

梁适，字仲贤，东平人，翰林学士颢之子也。少孤，尝辑父遗文及所自著以进，真宗曰："梁颢有子矣。"授秘书省正字。为开封工曹，知昆山县。徙梧州，奏罢南汉时民间折税。更举进士，知淮阳军，又奏减京东预买□百三十万。论景祐赦书不当录朱梁后，仁宗记其名，寻召为审刑详议官。

梓州妖人白彦欢依鬼神以诅杀人，狱具，以无伤谳。适驳曰："杀人以刃或可拒，而诅可拒乎？是甚于刃也。"卒论死。有鸟似鹤集端门，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为瑞，适曰"此野鸟入宫庭耳，何瑞之云？"

尝与同院燕肃奏何次公案，帝顾曰："次公似是汉时人字。"肃不能对，适进曰："盖宽饶、黄霸皆字次公。"帝悦，因询适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拟适提点刑狱，帝曰："姑留之，俟谏官有阙，可用也。"遂拜右正言。

林瑀由中旨侍讲天章阁，适疏其过。又言："夏守赟为将无功，不宜复典宥密。"会妇党任中师执政，以嫌改直史馆，修起居注。奉使陕西，与范仲淹条边机十余事。进知制诰、权发遣开封府。岁余，出知兖州。莱芜冶铁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适募人为之，自是民不忧冶户，而铁岁溢。再迁枢密直学士、知延州。告归治葬，过京师，得入见，自言前为朋党挤逐，留为翰林学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读学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审刑院，擢枢密副使。

张尧佐一日除四使，言者争之力，帝颇怒。适曰："台谏论事，职耳。尧佐恩实过，恐非所以全之。"遂夺二使。侬智高入寇，移嫚书求

邕、桂节度，帝将受其降。适曰：“若尔，岭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讨之。贼平，帝曰：“向非适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迁参知政事。契丹欲易国书称南北朝，适曰：“宋之为宋，受之于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国名，自古岂有无名之国哉？”遂止。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大珰王守忠求为节度使，适持不可；张贵妃治丧皇仪殿，又以为不可。将以适为园陵使，适言国朝以来无此制，由是浸与陈执中不合。

适晓畅法令，临事有胆力，而多挟智数，不为清议所许。御史马遵、吴中复极论其贪黩怙权，罢知郑州。京师茶贾负公钱四十万缗，盐铁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贾惧，与吏为市，内交于适子弟，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及罢，帝即还虞卿三司。复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间为属羌所钞，益兵拒守，羌复惊疑。适具牛酒，召谕其种人，且罢所益兵，羌不为患。徙永兴军。夏人盗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适为定国军节度使、知并州，至则悉复侵地六百里。还，知河阳，领忠武、昭德二镇、检校太师，复为观文殿大学士，以太子太保致仕，进太傅。熙宁三年，卒，年七十。赠司空兼侍中，谥曰庄肃。

孙子美，绍圣中，提举湖南常平。时新复役法，子美先诸路成役书，就迁提点刑狱。建中靖国初，除尚书郎中，中书舍人邹浩封还之，改京西转运副使。谏议大夫陈次升又言：“子美缘章惇姻家，连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时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累迁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子美用是致位光显。

宣和四年，以疾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少保。子美为郡，纵侈残虐，然有干才，所至办治云。

论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为宰相。执中建储一言，适契上意，不然，何超迁之骤也。然与刘沆皆寡学少文，希世用事。冯拯议论多迎合王意，昌朝明经术而尚阿私，梁适晓法令而挟智术，斯君子所不与也。若执中不受私谒，沆临事强果，拯从容一言免谓于诛死，此又足称者焉。

列传第四十五

○鲁宗道 薛奎 王曙 子益柔 蔡齐 从子延庆

鲁宗道，字贯之，亳州谯人。少孤，鞠于外家。诸舅皆武人，颇易宗道，宗道益自奋厉读书。袖所著文谒戚纶，纶器重之。举进士，为濠州定远尉，再调海盐令。县东南旧有港，导海水至邑下，岁久湮塞，宗道发乡丁疏治之，人号“鲁公浦”。改歙州军事判官，再迁秘书丞。陈尧叟辟通判河阳。

天禧元年，始诏两省置谏官六员，考所言为殿最，首擢宗道与刘烨为右正言。谏章由阁门始得进而不赐对，宗道请面论事而上奏通进司，遂为故事。尝言：“守宰去民近，而无以区别能否。今除一守令，虽资材低下，而考任应格，则左司无摈斥，故天下亲民者黩货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汉宣帝除刺史守相，必亲见而考察之。今守佐虽未暇亲见，宜令大臣延之中书，询考以言，察其应对，设之以事，观其施为才不肖，皆得进退之。吏部之择县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圣化矣。”真宗纳之。宗道风闻，多所论列，帝意颇厌其数。后因对，自讼曰：“陛下用臣，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臣窃耻尸禄，请得罢去。”帝抚谕良久，他日书殿壁曰：“鲁直”，盖思念之也。寻除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逾年，迁左谕德、直龙图阁。

仁宗即位，迁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宗道在选调久，患铨格烦密，及知吏所以为奸状，多厘正之，悉揭科条庑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诏与吕夷简等按视。还，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不可，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帝、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辇先帝行，宗道曰：“夫死从子，妇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辇后乘舆。时执政多任子于馆阁读书，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恩泽处邪？”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宗道屡于帝前折之。自贵戚用事者皆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如鱼头也。再迁尚书礼部侍郎、祥源观使。在政府七年，务抑侥幸，不以名器私人。疾剧，帝临问，赐白金三千两。既卒，皇太后临奠之，赠兵部尚书。

宗道为人刚正，疾恶少容，遇事敢言，不为小谨。为谕德时，居近酒肆，尝微行就饮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门久之，宗道方自酒肆来。使者先入，约曰："即上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道曰："第以实言之。"使者曰："然则公当得罪。"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问，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对。帝诘之，宗道谢曰："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帝以为忠实可大用，尝以语太后，太后临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议谥曰刚简，复改为肃简。议者以为"肃"不若"刚"为得其实云。

薛奎，字宿艺，绛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数术，尝以平晋策干太宗行在，召见不用，罢归。适奎始生，抚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辅。"奎举进士，为州第一，乃推与里人王严，而处严下。进士及第，为隰州军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盗杀寺奴取财去，博者适至，血偶涴衣，逻卒捕送州，考讯诬伏。奎独疑之，白州缓其狱，后果得杀人者。徙仪州推官，尝部丁夫运粮至盐州，会久雨，粟麦渍腐，奎白转运卢之翰，请纵民还州而偿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转饷，今幸兵食有余，安用此陈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县。请蠲南闽时税咸鱼、蒲草钱。

迁殿中丞、知长水县，徙知永州。州有钱监，岁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费。奎奏听民自采，而所输辄倍之。迁太常博士。向敏中荐为殿中侍御史，出为陕西转运使。赵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诏按验。奎阅郡籍，德明尝假道黑林平，移文录示之，德明遂伏。未几，坐失举免。数月，起通判陕州，改尚书户部员外郎、淮南转运副使，迁江、淮制置发运使。疏漕河、废三堰以便饷运，进吏部员外郎。父丧，夺哀，擢三司户部副使。与使李士衡争论事，改户部郎中、直昭文馆、知延州。

赵元昊每遣吏至京师请奉予，吏因市禁物，隐关算为奸利，奎廉得状，请留蜀道缣帛于关中，转致给之。迁吏部，擢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帝益加重。使契丹，还，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疏论择人、求治、崇节俭、屏声色，凡十数事。章献太后称制，契丹使萧从顺请见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见太后，而契丹使来乃不得见。奎时馆伴，折之曰："皇太后垂帘听政，虽本朝群臣，亦未尝见也。"从顺乃已。或谗云奎漏禁中语，改授集贤院学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经费常不足，奎务为俭约，教民水耕，谨商算。岁中积粟三百万，征算余三千万，核民隐田数千顷，得刍粟十余万。加枢密直学士、知益州。秦民与夷落数千人列奎治状，请留，玺书

褒谕，不许。成都民妇讼其子不孝，诘之，乃曰："贫无以为养。"奎出俸钱与之，戒曰："若复失养，吾不贷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尝夜燕，有戍卒杀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杀之，坐客莫有知者。临事持重明决，多此类也。

召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遂参知政事。帝谕曰："先帝尝以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迁给事中。帝尝谓辅臣曰："臣事君鲜有克终者。"奎曰："保终之道，匪独臣不然也。"历数唐开元、天宝时事以对，帝然之。迁尚书礼部侍郎。太后谒太庙，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为拜？"力陈其不可，终不见听。及太后崩，帝见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岂可见先帝于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敛。因上言请逐内侍罗崇勋等。时二府大臣多罢去，奎得喘疾，数辞位，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帝手书禁方赐之，小间，入见。疾寻作，卒，赠兵部尚书，谥简肃。

奎性刚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时数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谏曰："陛下即位之初，励精万几而简宴幸。今天下诚无事，而宴乐无度，大臣数被酒无威仪，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参政事，谋议无所避。能知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自为吏部选人，皆以公辅许之。无子，以从子为嗣。

王曙，字晦叔，隋东皋子绩之后。世居河汾，后为河南人。中进士第，再调定国军节度推官。咸平中，举贤良方正科，策入等，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定海县。还，为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马政，为《群牧故事》六卷，上之。迁太常丞、判三司凭由理欠司。坐举进士失实，降监卢州茶税，再迁尚书工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徙淮南转运使，勾当三班院，权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绳盗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军将乱，立辨其伪，斩之。蜀人比之张咏，号"前张后王"。入为给事中。仁宗为皇太子，与李迪同选兼宾客，复坐贡举失实，黜官。复为给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寇准女也。准罢相且贬，曙亦降知汝州。准再贬，曙亦贬郢州团练副使。起为光禄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复给事中、知潞州。州有杀人者，狱已具，曙独疑之。既而提点刑狱杜衍至，事果辨。曙为作《辨狱记》以戒官吏。

徙河南府、永兴军，召为御史中丞兼理检使，理检置使自此始。玉清昭应宫灾，系守卫者御史狱。曙恐朝廷议修复，上言："昔鲁桓、僖宫

灾，孔子以为桓、僖亲尽当毁者也。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故灾。魏崇华殿灾，高堂隆以壹榭宫室为戒，宜罢之勿治，文帝不听，明年，复灾。今所建宫非应经义，灾变之来若有警者。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仁宗与太后感悟，遂减守卫者罪。已而诏以不复缮修谕天下。又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以疾请罢，改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陕州，徙河阳。再知河南府，迁吏部。召为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逾月，首发疽，卒。赠太保、中书令，谥文康。

曙方严简重，有大臣体，居官深自抑损。喜浮图法，齐居蔬食，泊如也。初，钱惟演留守西京，欧阳修、尹洙为官属。修等颇游宴，曙后至，尝厉色戒修等曰：“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修起对曰：“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曙默然，终不怒。及为枢密使，首荐修等，置之馆阁。有集四十卷，《周书音训》十二卷，《唐书备问》三卷，《庄子旨归》三篇，《列子旨归》一篇，《戴斗奉使录》二卷，集《两汉诏议》四十卷。

子益恭、益柔。益恭字达夫，以荫为卫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龟之为人，数解官就养。曙参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劝曙引年谢事，曙不果去。终父丧，遂以尚书司门员外郎致仕，间与浮图、隐者出游，洛阳名园山水，无不至也。以子登朝，累迁司农少卿，卒。

益柔字胜之。为人伉直尚气，喜论天下事。用荫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备边选将之策。杜衍、丁度宣抚河东，益柔寓书言：“河外兵饷无法，非易帅臣、转运使不可。”因条其可任者。衍、度使还，以学术政事荐，知介丘县。庆历更用执政，异意者指为朋党，仁宗下诏戒敕，益柔上书论辨，言尤切直。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自泾原贬庆州。益柔讼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贼。沪裨将，洙为将军，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为过；顾不敢专执之以听命，是洙不伸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未见其有罪也。”不听。范仲淹未识面，以馆阁荐之，除集贤校理。预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傲歌》。时诸人欲遂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政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遗力，至列状言益柔罪当诛。韩琦为帝言：“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但黜监复州酒。久之，为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凡中旨所需不应法式，有司迎合以求进者，悉论之不置。出为两浙、京东西转运使。上言：“今考课法区别长吏能否，必明有显状，显状必取其更置兴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积而不已，然后能成其大。取其大

而遗其细，将竞利图功，恐事之不举者日多，而虚名无实之风日起。愿参以唐四善，兼取行实，列为三等。”不行。

熙宁元年，入判度支审院。诏百官转对，益柔言：“人君之难，莫大于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于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贤否也。若唐高宗之李义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卢杞，宪宗之皇甫镈，帝王之鉴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无足论；明皇、宪宗之聪明，乃蔽于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犹足以致祸，况诵六艺、挟才智以文致其奸说者哉！”意盖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内铨。旧制，选人当改京官，满十人乃引见。由是士多困滞，且遇举者有故，辄不用。益柔请才二人即引见，众论翕然称之。直舍人院、知制诰兼直学士院。董毡遇明堂恩，中书熟状加光禄大夫，而旧阶已特进，益柔以闻。帝谓中书曰：“非翰林，几何不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罢其兼直。迁龙图阁直学士、秘书监，知蔡扬亳州、江宁应天府。卒，年七十二。

益柔少力学，通群书，为文日数千言。尹洙见之曰：“赡而不流，制而不窘，语淳而厉，气壮而长，未可量也。”时方以诗赋取士，益柔去不为。范仲淹荐试馆职，以其不善词赋，乞试以策论，特听之。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其好学类此。

蔡齐，字子思，其先洛阳人也。曾祖绾，为莱州胶水令，因家焉。齐少孤，依外家刘氏。举进士第一。仪状俊伟，举止端重，真宗见之，顾宰相寇准曰：“得人矣。”诏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状元给驺，自齐始也。除将作监丞、通判袞州，徙潍州。以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

仁宗初，为司谏、修起居注，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钱惟演守河阳，请曲赐镇兵钱，章献太后将许之。齐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请偏赏以示私恩，不可许。”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加侍读学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罗崇勋主之，命齐为文记之。崇勋阴使人诱齐曰：“趣为记，当得参知政事矣。”齐久之不上，崇勋谗之，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参知政事鲁宗道固争留之，不能得。以亲老，改密州，徙应天府，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

太后崩，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同裁制军国事。阁门趣百官贺，齐使台吏毋追班，乃入白执政曰：“上春秋富，习知天下情伪，今始亲政事，岂宜使女后相踵称制乎！”遂罢预政。复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

有飞语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捕得系狱，连逮甚众。帝怒，使齐按问之。齐曰：“此小人无知，不足治，且无以安荆王。”帝悟，遽释之。拜枢密副使。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归者八百余人，议者谓不可内。齐曰：“蛮人去暴而归有德，却之不祥，请给荆湖闲田使自营；若纵去，当不复还旧部，必聚而为盗贼矣。”不从。后数年，蛮果为乱。蜀大姓王齐雄坐杀人除名。齐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复官。齐曰：“果如此，法挠矣！”明日，入奏事曰：“齐雄恃势杀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废法也。”帝曰：“降一等与官可乎？”齐曰：“以恩废法，如朝廷何！”帝勉从之，乃抵齐雄罪。钱惟演附丁谓，枢密题名，辄削去寇准姓氏，云“逆准不书”。齐言于仁宗曰：“寇准忠义闻天下，社稷之臣也，岂可为奸党所诬哉！”仁宗遽令磨去。

郭皇后废，将立富人陈氏女为后，齐极论之。拜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契丹祭天于幽州，以兵屯境上。辅臣欲调兵备边，与齐迭议帝前，齐画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与齐善，曾与夷简不相能，曾罢相，齐亦以户部侍郎归班。寻出知颍州，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文忠。颍人见其故吏朱采会丧，犹号泣思之。

齐方重有风采，性谦退，不妄言。有善未尝自伐。丁谓秉政，欲齐附己，齐终不往。少与徐人刘颜善，颜罪废，齐上其书数十万言，得复官。颜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荐庞籍、杨偕、刘随、段少连，后率为名臣。始，齐无子，以从子延庆为后。既殁，有遗腹子曰延嗣。

延庆字仲远，中进士第，通判明州。历福建路转运判官，提点京东、陕西刑狱。神宗初，以集贤校理历开封府推官。有卫士告黄衣老卒简火入直，延庆察卒色辞，疑焉，询之，果为所诬，即反坐告者。事闻，帝重之，加直史馆、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内铨，拜天章阁待制、秦凤等路都转运使，以应办熙河军须功，进龙图阁直学士。

王韶进师河州，羌断其归路。延庆曰：“兵事非吾所宜预，然主帅在难，不急援之，恐败国事。”遂檄兵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师还。转运判官蔡曚劾其擅兴，朝廷问知状，易曚他道。韶入朝，延庆摄熙帅。元夕张灯，羌乘隙伏兵北关下，遣其种二十九人伪请来属，将举火内应。延庆觇知，悉斩以徇，伏者宵溃。蕃官诈称木征欲降，邀大将景思立来迎。延庆命毋辄出，即违节制，虽有功亦诛，思立不从，卒败死。

徙知成都府兼兵马都钤辖。本道旧不置都钤辖，至是特命之。茂州

羁縻州蛮族九，自推一人为将统其众，将常在州听要束。州居群蛮中，无城堑，惟树鹿角为固。蛮屡夜入剽人畜，徼货来赎。民患苦，诣郡守李琪请筑城。琪上于朝，诏延庆度其利便，延庆下其事，琪已去。后守范百常以为利，筑之。蛮酋诉谓侵其土地，乞罢筑，不许。蛮数百奄至，拒却之。明日，又大至，尽焚鹿角及民卢舍，引梯冲攻牙城，百常扞御，杀二蛮酋，乃退。然游骑犹绕四山，南北路皆为所据，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间道告急于成都。延庆命与之和，奏乞遣近上内臣共经蛮事。诏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军事皆令与都钤辖议。将行，言茂去成都远，一一与议，虑失事机，请得专决。于是事无巨细皆自处，延庆不复预。监司附中正，奏延庆区理失宜，致生边患。徙知渭州，仍降为天章阁待制。

夏人禹臧苑麻疑边境有谋，使人入塞卖马，吏执以告。延庆曰："彼疑，故来觇。执之，是成其疑。"约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敌境攘羊马，得而戮诸境上，且告之曰："两境不相侵，则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当尔也。"夏人悦服。

尝得《安南行军法》读之，仿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马，团为九将，合百队，分左右前后四部。队有驻战、拓战之别，步骑器械，每将皆同。以蕃兵人马为别队，各随所近分隶焉。诸将之数，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处老弱于城砦，较其远近而为区别。使蕃、汉无得相杂，以防其变。具为书上之。时鄜延吕惠卿亦分画兵，延庆条其不便，神宗善其议。召知开封府，拜翰林学士。以言者罢知滁州，历瀛、洪州，复龙图阁待制，帅高阳。阅岁，复直学士，移定武。元祐中，入为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赐钱三十万，官庀其葬。

延庆有学问，平居简嘿，遇事能别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为伯父齐后，齐晚得子，乃归其宗，籍家所有付之，无一毫自予，莱人义焉。

论曰："章献太后称制时，群臣多希合用事，鲁宗道、薛奎、蔡齐参预其间，正色孤立，无所回挠。宗道能沮刘氏七庙之议，奎正母后衮冕为非礼，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真所谓以道事君者欤！曙辨奸断狱，为时良吏，在位又多荐拔名臣，若请群臣立家庙以复古礼，皆知为政之本焉。

列传第四十六

○杨砺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龄 从子纮 赵安仁 父孚 子良规 孙君锡 陈彭年

杨砺，字汝砺，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节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复恭假子也。祖知礼，后唐均州刺史。父仁俨，入蜀仕王氏，为丹稜令。蜀平，补渭南主簿，累迁永和令。砺，建隆中举进士甲科。父丧，绝水浆数日。服除，以禄不足养母，闲居无仕进意，乡旧移书敦谕，砺乃赴官。解褐凤州团练推官，岁余，又以母疾弃官。开宝九年，诣阙献书，召试学士院，授陇州防御推官。入迁光禄寺丞，丁内艰，起就职。久之，转秘书丞，改屯田员外郎、知鄂州，以善政闻。

端拱初，真宗在襄邸，迁库部，充记室参军，赐金紫。初，广顺中，周世宗节制澶州，砺贽文见之，馆接数日。世宗入朝，砺处僧舍，梦古衣冠者曰："汝能从乎？"砺随往，睹宫卫若非人间，殿上王者秉珪南向，总三十余。砺升谒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录人姓名，砺见己名居首，因请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师。"指一人曰："此来和天尊，异日汝主也，当问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显矣。"砺再拜，寤而志之。砺初名励，以籍作砺，遂改之。至是，受命谒见藩府，归谓子曰："吾今见襄王仪貌，即所梦来和天尊也。"迁水部郎中。真宗尹开封，砺为推官。真宗尝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后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储宫建，兼右谕德，转度支郎中。即位，拜给事中、判吏部铨。未几，召入翰林为学士。咸平初，知贡举，俄拜工部侍郎、枢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轸悼，谓宰相曰："砺介直清苦，方当任用，遽此沦谢。"即冒雨临其丧。砺僦舍委巷中，乘与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废朝，赠兵部尚书，中使护葬。

砺为文尚繁，无师法，每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峤至祠部郎中，峄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嵎，至道初与张庶凝刊校真宗储邸书籍，真宗即位，皆赐进士出身、直史馆。嵎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长安人。曾祖择，牟平令。祖赞，万年令。父温故，晋天福中进士，至左补阙；弟温舒，亦进士，至职方员外郎，兄弟皆有时名。湜幼警悟，早孤，与兄泌励志笃学，事母以孝闻。温舒典

耀州，湜侍行，代作笺奏，词敏而丽。温舒拊背曰："此儿真国器，恨吾兄不及见也。"太平兴国五年进士，释褐将作监丞、通判梓州榷盐院，就迁右赞善大夫。宋准荐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馆，赐绯。雍熙三年，以右补阙知制诰，与王化基、李沆并命，仍赐白金五百两、钱五十万。加户部员外郎，与苏易简同知贡举，俄判刑部，赐金紫。

淳化二年，妖尼道安讼大理断狱不当，湜坐累，降均州团练副使。时母老，湜留其室奉养。移汝州，与王禹偁并召入，为礼部员外郎、直昭文馆。五年，以职方员外郎再知制诰、判集贤院，知银壹、通进、封駮司。至道元年，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三班。又兼修国史、判昭文史馆事，加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中书舍人。丁内艰，起复。咸平元年冬，改给事中，充枢密副使。真宗北巡，将次大名，以扈从军列为行阵，亲御铠甲于中，诸王、枢密介胄以从，命湜与王显分押后阵。驻跸数日，常召见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内侍掖出，太医诊视，抚问相继，以疾亟闻。明年正月，真宗临视，许以先归，赐衾褥，曰："此朕尝御者，虽故暗，亦足御道途之寒。"又遣内侍护送供帐，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废朝，赠吏部侍郎。以子纶为太祝，纯为奉礼郎；弟某为光禄寺丞，湛为大理寺丞；侄孙选同学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赠刑部尚书，谥曰忠定。

湜风貌秀整，有酝藉，器识冲远，好学，美文词，善谈论饮谑，晓音律，妙于奕棋。笔法遒媚，书帖之出，人多传效。喜引重后进有名者，又好趋人之急，当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

湜兄泌，太平兴国二年进士，至起居郎、直史馆、越王府记室参军。

温舒三子，沆、澥、涛。沆，刚率，喜谈兵。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历左正言、京西转运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吕蒙正罢相，沆坐亲党，贬宜州团练副使，起为太子中允，换如京副使。咸平中，遣与梅询使西京为安抚使，未行，罢为环庆路都监。与知环州张从古擅发兵袭敌，不与部署叶谋，又士卒有死伤者，责授供奉官。后为文思副使、京西提点刑狱，卒。澥有清节，居长安不仕，与种放、魏野游，多篇什酬唱。涛，端拱二年进士，历殿中丞、知襄城县，以政绩闻，赐绯鱼。历盐铁判官，累迁监察御史、知虢州。纯及泌子纬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节，宝鼎令。祖待价，汾州防御推官。父梦证，成州军事判官。嗣宗少力学自奋，游京师，以文谒王祐，颇见优待。开宝八年，登进士甲科，补秦州司寇参军。侍御史路冲知州事，为政苛急，盗贼群起。嗣宗乘间极言其阙失，冲大怒，系嗣宗于狱，又教无赖民被罪者讼嗣宗治狱枉滥。朝廷遣殿中丞王廷范按之，具获讼者诬罔状，嗣宗乃得释。

太宗征河东，嗣宗陈边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赞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嗣宗械送京师，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猥信此辈以为耳目，臣窃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会赦，复官，寻以秘书丞通判澶州，并河东西，植树万株，以固堤防。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私酿者三石以上坐死，有伤深峻，臣恐诸道率如此制，望诏自今并准省斗定罪。"从之。入为三司开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转运副使。时边境用兵，崔翰为大将，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效，就赐绯鱼。太宗将议亲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状，甚见嘉纳。改左司谏，赐白金千两。入为度支判官，改驾部员外郎。妻病，夜抉本司署门取药，为直官宋镐所发，坐罢职。顷之，出知兴元府，徙京西转运使。又移河北，赐金紫，贝州骁捷卒五十余人谋窃发，嗣宗率吏悉擒之，优诏嘉奖。迁虞部郎中，赐钱百万。

至道初，移河东转运使，以为政暴率闻。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转运使、江浙荆湖发运使。扬、楚间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饵药，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撤其庙，选名方，刻石州门，自是民风稍变。初，漕运经泗州浮桥，舟多覆壤，嗣宗徙置城隅，遂获安济。又建议外任官奉薄，贪猥者或致丰给，廉谨者终婴贫匮，请以公田均赐之。就改职方郎中。

咸平三年，以漕运称职，就拜太常少卿。逾年，以右谏议大夫充三司户部使，改盐铁使。尝与度支使梁鼎、户部使梁颢同对，言曰："国家经费甚繁，赋入渐少，加以冗食者众，尤为耗蠹，所宜裁节。若用度不足，即复重扰于民矣。况西北二边未平，有馈运之烦，臣等会议，事可省者，愿条列以闻。"从之。明年，将郊祀，嗣宗因条上应奉诸物以及工作，凡减杂物十万六千，省工九万九千。又言计省条奏，事有可纪者，望令判使一员，撰录送史馆。诏以三司务繁，不当日有纂录，可逐季录送。会罢三部使，改左谏议大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龙王庙，每穷冬，阖境致祭，值风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毁之。转运使郑文宝上其政绩，有诏褒美。先是，

西边市马，以给北边战士，有瘠弱者即送阙下，署月道远多死。嗣宗建议，以汾州地凉，接楼烦诸监，美水草，请就牧放，从之。召拜御史中丞。

大中祥符间，真宗告谒太庙，嗣宗立班失仪，因自首。真宗谓宪官当守礼法，以其性粗略，不之责。加兼工部侍郎、权判吏部铨。嗣宗刚果率易，无所畏惮，每进见，极谈时事，或及人间细务。颇轻险好进，深诋参知政事冯拯之短，遂结宰相王旦弟旭，使达意于旦以为助。旦疾其丑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诰王曾从妹适孔冕家，闺门不睦。曾从东封，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药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礼，愿罢推究。宰相亦以冕先圣后，将有褒擢，乃隐其事。嗣宗独谓曾诬构冕，惧反坐，乃求寝息。会愆雨，嗣宗请对，言："孔冕为王曾所讼，傥朝旨鞫问，加之锻炼，则冕终负冤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绯，年考未满，以欺诈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无由知。沿堂行首李永锡坐赃除名，复引充旧职，寻送铨授令录。"真宗亟召王旦等诘之。旦曰："孔冕之罪，朝议特为容隐，不令按问，诚非冤枉也。德昭据吏部奏验，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夺。永锡先为县吏，坐为本部节度市羊不输算除名，及沿堂阙人，李沆以其魁梧，因选拟官，复用为副行首。在省祗事四年，陈牒乞班叙用，因复送铨。"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复以他辞侵旦，旦不与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复请对，言："去岁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麦不登。及秋，兖、郓苦雨，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灾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尚居近班，愿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请露章以闻。"真宗语王旦等曰："曾实无罪，若嗣宗上章，亦须裁处。"旦曰："冕不善之迹甚众，但以宣圣之后不欲穷究，谓其冤枉，感伤和气，恐未近理。"赵安仁曰："今若再行按问，冕何能免罪？"王钦若曰："臣请审问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隐，如何区处？"明日，嗣宗复对，且谢前言之失，真宗亦优容之。其强妄多此类。

将祀汾阴，以永兴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镇之。因谓宰相曰："嗣宗尝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车以当此任，宜召问之。"嗣宗愿奉诏，即拜耀州观察使、知永兴军府。真宗作诗赐之。时种放得告归山，嗣宗逆于传舍，礼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试讲武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甿厚利。愿以臣疏下放，赐放终南田百亩，徙放嵩山。"疏辞极于诟辱，至目放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阳避之。

四年，邠宁陈兴擅释劫盗，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城东有灵应公庙，傍有山穴，群狐处焉，妖巫挟之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民语为之讳“狐”音。前此长吏，皆先谒庙然后视事。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数十狐，尽杀之，淫祀遂息。徙知镇州，发边肃奸赃，肃坐贬。嗣宗尝言徙种放、掘邠狐、按边肃，为去三害。

居二岁，召还，授枢密副使、检校太保。寇准为使，嗣宗与之不叶，累表解职，授检校太傅、大同军节度、知许州。嗣宗尝游是州，别墅在焉，时人以为荣。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军节度，洛下讹言相惊。徙知陕州，再表请老，且求入觐，遣使召还。郊祀，改静难军节度。既至阙下，病足，不能朝谒，乃求再知许州，不复议休退。寇准为相，素恶之，特命以左屯卫上将军、检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辞，以足疾艰于拜起，特免舞蹈，许其子扶掖之。对数刻，赐钱百万，还许下。准贬，朝议以嗣宗藩辅旧臣，特令月给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抚诸侄如己子，著遗戒以训子孙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经》、弓剑、笔砚置圹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废朝，赠侍中。谥曰景庄。录其子二人、甥二人官。

嗣宗事三朝，最为宿旧。所至以严明御下，尤傲狠，务以丑言凌挫群类。为中丞日，尝忿宋白、郭贽、邢昺七十不请老，屡请真宗敕其休致，又遣亲属讽激之。及嗣宗晚岁疾甚，犹享厚禄，徘徊不去，尝谓人曰：“仆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议。”众皆□蚩之。嗣宗好为文，而札尤甚。奉祀之岁，近臣皆为颂记，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发挥盛德，虑为后所诮，乃不许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

子尧臣，内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从子舜臣，供奉官、阁门祗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龄，字天锡，宋州楚丘人。曾祖确，胶水令。祖谭，邯郸令。父运，太常卿。昌龄，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大理评事、通判合州。历将作监丞、右赞善大夫、通判银州。京城开金明池，昌龄献诗百韵，太宗嘉之，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改右补阙，出知滁州。丁内艰，起为淮南转运使，转户部员外郎、知广州。

广有海舶之饶，昌龄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还。初，运尝典许州，有第在城中，昌龄包苴辎重悉留贮焉，其至京城，但药物药器而已。会有言其贪者，太宗以为诬，召赐金紫，擢礼部郎中，逾月，为枢密直学士。昌龄上言：“广州市舶，每岁商舶至，官尽增价买之，良苦相

杂，少利。自今请择其良者，官如价给之，苦者恣其卖，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卖。自今宜令送官，以半价偿之，有敢隐匿及私市与人者，论如法。”诏皆从之。

是秋，初置审刑院于禁中。凡狱具上奏，先申审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断覆以闻，又下审刑中覆裁决，以付中书，当者行之，否则宰相闻以论决。命昌龄知院事。月余，又权判吏部流内铨，数日，授右谏议大夫，充户部使。

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下诏御史台，合行故事并条奏以闻，狱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亲临鞫问，不得专责所司，李继隆受命河朔征讨，不赴台辞，昌龄纠之，遣吏追还，罚奉。又劾陕西转运使郑文宝生事边境，筑城沙碛，轻变禁法，文宝坐贬湖外。

至道二年，以本官参知政事。占谢便殿，太宗谓曰：“中书政本，当进用善良，博询众议，以正道临之，即怨谤无由而生矣。”昌龄居位，颇选忄耎无所建明。真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坐交结王继恩，贬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

咸平二年，起为殿中少监。会诏群臣言边事，昌龄求面陈事机，不报。王均之乱，命知梓州。知杂御史范正辞劾其广舶宿犯，亟代还，知河阳。丁外艰，起复，奉朝请，以风恙求领小郡，复得光州，就改光禄卿。疾，不能治事。转运使以闻，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寻请致仕，真宗曰：“昌龄素无清誉。”乃授秘书监，遂其请。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废朝，录子虞卿试将作监主簿。昌龄兄昌图至国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晋卿、仲卿、耀卿，并进士及第，晋卿为秘书丞。从子纮。

纮字仲纲。父克明，仕至提点广东刑狱。纮，进士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知歙县。地产黄金，民输以代赋，后金竭，责其赋如故。纮奏罢之。历知于潜、剡县，治有惠爱。御史知杂吕夷简荐之，改著作佐郎、监丹阳县酒税，知灵池县。

刘均、蔡齐举为御史台推直官，拜监察御史。时召成都府乐工许朝天等补教坊，纮言：“陛下即位，尚未能显严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朝天等遂罢归。迁殿中侍御史。阁门使王遵度领皇城，遣卒刺事，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命纮覆讯，纮悉得其冤，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马都监。

判三司开拆司。辅郡旱，流星坠西南有声，会僧禳于文德殿，纮奏曰："文德殿布政会朝之正位，每灾异，辄聚缁黄赞呗于其间，何以示中外？"改盐铁判官，历梓州、陕西、河北路转运使，迁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习安佚，不知战阵之法。宜择良将，练精卒，去冗惰，实仓廪，丰财用，为守御备。"举种世衡等数人，及奏罢贡余物遗近臣。迁知杂事、权同判流内铨。

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前此刘随为所诬，坐贬，久未复。纮使还，具言其枉，稍徙随南京。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迁刑部郎中，还，同知通进、银台司，进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卒。

纮方介有吏材，笃于交游，与刘颜为友，颜死，移任子恩官其子。

弟纬，起家三班借职，杜衍荐为阁门祗候，镇戎军瓦亭砦都监。积劳累迁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韩琦荐知保州，以左骐骥使、荣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颇严，不事厨传，数与宦者争利害。积公使钱贮米三千斛为常平仓，奏下其法他州。迁西上阁门使，留再任，卒。子师中至天章阁待制。

赵安仁，字乐道，河南洛阳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显德初，举进士，调补开封尉。乾德中，为浦江令，持父丧，服阕，摄永宁令。会亲征太原，部送本邑粮馈，民怀其惠，列状以闻，即真授其任，擢宗正丞。开宝中，初置衣库，令孚主之。俄坐事连逮抵罪，语见《赵普传》。

太宗即位，起为国子监丞、知袁州。还，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受诏与殿中侍御史柴成务、供奉官葛彦恭、殿直郭载行视黄河，分南北岸按行，复遥堤以纾湍决。孚言治遥堤不如分水势，于是建议于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时决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寝焉。朝廷议行封禅，孚上《封禅颂》，召拜秘书丞，赐绯鱼。受诏鞫开封狱，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迁监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诏询文武御戎之策。孚奏议曰："臣愚以为不用干戈，不劳飞輓，为万世之利者，敢献其说，惟明主择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间，虽飞矢在上，走驿在下，盖信义不可废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只如并门一方，历代难取，圣襟英断，一举成功。当其逆城危于累卵，生聚怀伏，而陛

下犹遣通事舍人薛文宝入城谕之。日者北边未宾，全燕犹梗，再兴军旅，将复土疆。臣窃计屯戍边陲，故非获已，暴露原野，岂是愿为？欲望朝廷通达国信，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君子见几而作，谕以祸福，示以恩威，议定边疆，永息征战。养民事天，济时利物，莫过于此。臣又计彼虽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厌劳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贡士，而安仁预为考会，赐金紫，因顾安仁问孚年几，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对，亦赐金紫。明年，卒。

安仁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十三通经传大旨，早以文艺称。赵普、沈伦、李昉、石熙载咸推奖之。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

历大理评事、光禄寺丞，召试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赐绯。时王侯、内戚家多以铭诔为托。太宗制九纮琴、五纮阮，时多献赋颂，上嘉文物之盛，悉阅览，订其工拙。时称安仁、李宗谔、杨亿辞雅赡，召诣中书奖谕。翌日，改迁太常丞。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预重修《太祖实录》。上出师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为有急务者三，大要者五。急务三者：其一，激励戎臣，举劝惩之典；其二，振救边民，行优恤之惠；其三，车驾还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选将略；其二，持兵势；其三，求军谋；其四，修军政；其五，爱民力。”

咸平三年，同知贡举。未几，知制诰，副夏侯峤巡抚江南，还，知审刑院。尝有将校笞所部卒死，罪议大辟。安仁以军中之令，非严不整，遂获免死。继判尚书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审官院。景德初，翰林学士梁颢召对，询及当世台阁人物，上称安仁文行。寻颢卒，即以安仁为工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

初，孚极陈和好之利。至是，安仁从幸澶州，会北边请盟，首命安仁撰答书，又独记太祖时聘问书式。辽使韩杞至，道命接伴，凡觐见仪制，多所裁定。馆舍夕饮，杞举橙子曰：“此果尝见高丽贡。”安仁曰：“橙橘产吴、楚，朝廷职方掌天下图经，凡他国所产靡不知也。今给事中吕祐之尝使高丽，未闻有橙柚。”杞失于夸诞，有愧色。杞既受袭衣之赐，且以长为解，将辞复左衽。安仁曰：“君将升殿受还书，天颜咫尺，如不衣所赐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

及姚东之至，又令安仁接伴。东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东之自是不敢复言。王继忠将兵陷没，不能死节而反事之，东之屡称其材。安仁曰：“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其敏于酬对，切中事机，类如此。时论翕然，称其得体，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来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怀柔录》三卷以献。

二年春，又与晁迥等同知贡举。三年，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俄修国史。大中祥符初，议封禅，与王钦若并为泰山经制度置使、判兖州。礼毕，复拜工部侍郎。内外书诏有切要者，必经其裁。进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祀，又同知礼仪院。八年，知贡举。三典春闱，择士平允，是故独无讥诮，上再赐诗嘉之。

寻知兼宗正卿。旧制，宫闱令，凡有议奏与寺连署。上以安仁旧德，俾知寺，以次列状取裁。寺掌玉牒属籍，梁周翰始创其制而未备，安仁重加详定，又为《仙源积庆图》，皆统例精简。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职官志》。国史成，迁右丞。是夏，又为景灵宫副使。屡得对言事，尝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轶前代，陛下尚亲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临之大，所宜分饬有司，为式于天下。”遂诏诸司掌常务有条例者，毋或奏禀。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请给御宝印历，书三院御史弹纠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一。废朝，赠吏部尚书，谥文定，以其子温瑜为大理寺丞，良规为奉礼郎，承裕为正字。

安仁质直纯悫，无所矫饰，宽恕谦退，与物无竞，虽家人仆使，未尝见其喜愠。女弟适董氏，早寡，取归给养。其甥董灵运尚幼，躬自训导，为毕婚娶。幼少与宋元舆同学，元舆门地贵盛，待安仁甚厚。元舆蚤卒，家绪浸替，安仁屡以金帛济之。善训诸子，各授一经。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虽至显宠，简俭若平素。时阅典籍，手自雠校。三馆旧阙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记之。喜诲诱后进，成其声名，当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温瑜，后为国子博士。

良规字元甫。父安仁奏为秘书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张知白荐之，召试，赐进士及第。用王曙举，擢集贤校理兼宗正丞，预修《会要》。坐宗正吏盗太庙神御物，出通判蕲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历京西陕西路提点刑狱、荆湖南路转运使，奏罢马氏时所赋丁口米数万石。

权判三司开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贤院、知庐州，积官至光禄卿，罢职。初与张宪、掌禹锡、齐廓、张子思并为太常少卿兼馆职，当进谏议大夫，而执政靳之，止迁卿。故事，卿不兼职，故皆罢。未几，皆还之。

改直秘阁、同判宗正事，迁秘书监，知同、陕、相三州。陕岁饥，百姓请阁残税二分，为官伐芟，以给河埽。或以为须报乃可行，良规曰："若尔，无及矣。"檄县遂行，而以擅命自劾。进太子宾客、权判殿中省，迁尚书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规所至州郡，为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属，禄赐多分赡族人，余皆输之酒家。子君锡。

君锡字无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规不违左右，夜则寝于旁。凡衾稠薄厚、衣服寒温、药石精粗、饮食旨否、栉发翦爪、整冠结带，如《内则》所载者，无不亲之。及登进士第，以亲故不愿仕。良规每出，必扶掖上下，至杂立仆御中。尝从谒文彦博，彦博异其容止，问而知之，语诸子，令视以为法。

良规没，调知武强县。从韩琦大名幕府。彦博及吴充在枢管，更荐之为检详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阁校理，改宗正丞。时增诸宗院讲书教授官，而逐院自备缗钱为月馈，贫者或不能以时致，宗师辄移文督取。君锡言："国家养天下士于太学，尚不较其费，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诏悉从官给。历开封府推官。

元祐初，迁司勋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给事中。论蔡确、章惇有罪不宜复职；大河不可轻议东回，请亟罢修河司，以省邦费，宽民力。苏轼出知杭州，君锡言："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今飘然去国，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且将乘隙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进刑部侍郎、枢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劝哲宗亲讲学，广谘问，为躬政之渐。

君锡素有志行，后随人低昂，无大建明。初称苏轼之贤，遇贾易劾轼题诗怨谤，即继言"轼负恩怀逆，无礼先帝，愿亟正其罪。"宣仁后览之不悦，曰："君锡全无执守。"复以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知郑陈澶三州、河南府，徙应天。因清明出郊，具奠谒杜衍、张昇、张方平、赵概、王尧臣、蔡抗、蔡挺之茔，邀七家子孙，陪祭于侧，时人传其风义。绍圣中，贬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绍兴六年，赠徽

猷阁直学士。

陈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学，母惟一子，爱之，禁其夜读书。彭年篝灯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赏。唐主李煜闻之，召入宫，令子仲宣与之游。金陵平，彭年师事徐铉为文。太平兴国中，举进士，在场屋间颇有隽名。尝因京城大酺，跨驴出游构赋，自东华门至阙前，已口占数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频为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

调江陵府司理参军。因监决死囚，怖之，换江陵主簿，历澧、怀二州推官。在怀，深为知州乔惟岳倚任。会樊知古为河北转运，以亲嫌，徙泽州，丁内艰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荐其才，改卫尉寺丞，迁秘书郎，为大理寺详断官。坐事出监湖州盐税，寻又停官。彭年素贫窭，居丧免职，赖仆人佣贩以济。真宗即位，复为秘书郎。乔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苏、寿二州，并表彭年通判州事。

咸平三年，屡上疏言事，召试学士院，迁秘书丞、知阆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虽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虽近而可以为远计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谏官，二曰择法吏，三日简格令，四曰省冗员，五曰行公举。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涂也。"会诏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朱昂以彭年闻，召之，辞以贫乏，请终秩。

景德初，代还，真秘阁。杜镐、刁衎荐其该博，命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赐绯鱼。献《大宝箴》曰：

二仪之内，最灵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无亲。

所辅者德，所归者仁。恭己御下，辉光益新。载籍斯在，谋猷备陈。¤

内绥万姓，外抚百蛮。治乱所始，言动之间。观之则易，处之甚难。

由是先哲，喻彼投艰。苟能虑未，乃可防闲。审求逆耳，无恶犯颜。¤

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俭之政，富庶之基。鳏寡孤独，人之所悲。

发号施令，宜先及之。黄发鲐背，心实多知。左右侍从，何尚于兹。¤

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傥无虚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

知人则哲，听德则聪。才固难备，道亦少同。葑菲罔舍，杞梓乃充。¤

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拣莫见，惟金在沙。参备顾问，必辨忠邪。

献替以正，裨益无涯。自匿草泽，亦有国华。访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钦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奸孽是平。

本仁本义，可以弭兵。是为齐礼，亦曰好生。有教无类，自诚而明。¤

宗庙社稷，飨之以恭。宫室苑囿，诫之在丰。春鬼秋狝，不废三农。

击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悦，乃克成功。治国以政，罔或不从。¤

济济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谋之弗臧。忠言致益，岂让膏粱。

六艺为乐，宁后笙簧。任贤勿贰，尧所以昌。改过不吝，汤所以王。¤

六合至广，万汇尤多。风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驭朽索，若防决河。

左契斯执，六辔遂和。导之以德，民免婴罗。不懈于位，俗乃偃戈。¤

先王之训，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终日乾

乾。

三灵降鉴，百禄无愆。由兹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业，亿万斯年。¤

顷之，预修《册府元龟》。三年，迁右正言，充龙图阁待制，赐金紫。先是，诏谏官御史举职言事，唯彭年与侍御史贾翱数有章奏，建白弹射，真宗令中书置籍记之。加刑部员外郎。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因命彭年与戚纶参定，多革旧制，专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拣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

大中祥符中，议建封禅，彭年预详定仪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礼成，进秩工部郎中，加集贤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兼秘书监，诏就赐食厅编次《太宗御集》，赐勋上柱国。

尝因奏对，真宗谓之曰："儒术汙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寝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谓难哉！"彭年曰："陛下圣言精诣，足使天下知训，伏愿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为制《崇儒术》、《为君难为臣不易》二论示之。彭年复请示辅臣，刻石国子监焉。

六年，召入翰林，充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同修国史。彭年尝谒王旦，旦辞不见。翌日，见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览，曰："是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宫，丁谓为经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与谓同知礼仪院，礼成，加给事中。时谓恳让进秩，彭年亦辞之，不许，又为天书同刻玉副使。国史成，迁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判礼仪院，充会灵观使。

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又为参详仪制奉宝册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书，将诣太庙，退就中书阁中如厕，眩仆，肩舆还家。遣中使挟医诊疗，旦夕存问。进兵部侍郎，表求罢奉，不许。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亲临，涕泗久之。又睹所居陋弊，叹息数四。废朝，赠右

仆射，谥曰文僖，录子佺期大理寺丞，孙彦先太常寺奉礼郎。真宗前后赐彭年御制歌诗凡六篇。彭年妻入谒，出彭年像示之，锡赍甚厚。

彭年性敏给，博闻强记，慕唐四子为文，体制繁靡。贵至通显，奉养无异贫约。所得奉赐，惟市书籍。大中祥符间，附王钦若、丁谓，朝廷典礼，无不参预。其仪制沿革、刑名之学，皆所详练，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据以成就之。故时政大小，日有谘访，应答该辩，一无凝滞，皆与真宗意谐。

及升内阁，李宗谔、杨亿皆在后。宗谔卒，亿病退，而彭年专任矣。事务既丛，形神皆耗，遂举止失措，颠倒冠服，家人有不记其名者。奉诏同编《景德朝陵地里》、《封禅》、《汾阴》三记，《阁门》、《客省》、《御史台仪制》，又受诏编御集及宸章，集历代妇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纪》四十卷。

论曰：杨砺遭遇龙飞，致位崇显，自以梦协其兆，而忠言善政，一无可述。惟弃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盖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识，名动人主，至与李沆同命。虽去沆远甚，然乐善好施，士类归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为政可称，所至立彻淫祀，亦人之所难。至于刚复少文，谋害王旦、王曾，与寇准相忤，其余不足观也矣。李昌龄累更剧任，遂阶大用，党邪徇货，遂贻终身之玷，良可丑也。赵安仁言事，切中时弊，及答契丹书，不失祖宗规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敌，不使矜战，可谓才辨之臣矣。其孙君锡于元祐反正，论格蔡确、章惇复官之命，庶几无忝所生。陈彭年以辞藻被遇，上表献箴，详练仪制，若可嘉尚。乃附王钦若、丁谓，溺志爵禄，甘为小人之归，岂不重可叹也哉！

传第四十七

○任中正 弟中师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孙子奇 曾孙坦 赵稹 任布 高若讷 孙沔

任中正，字庆之，曹州济阴人。父载，右拾遗。中正进士及第，为池州推官。历大理评事、通判邵州，改太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学士钱若水荐，迁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

转运使陈纬徙陕西，举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为秘书丞、江南转运副使。中正躯干颀长，帝择大笏，命内臣取绯衣之长者赐之。至部，岁大稔，民出租赋、平籴皆盈羡。发运使王子舆欲悉调饷京师，中正曰："东南岁输五百余万，而江南所出过半。今岁有余，或岁少歉则数不登，患及吾民矣。"乃止。

擢监察御史、两浙转运使。民饥，中正不俟诏，发官廪振之。按晋州盛梁狱，论如法。迁殿中侍御史、判三司凭由司。既而有与梁善者，密中之，出为荆湖转运使。迁左司谏、直史馆、知梓州。擢枢密直学士，代张咏知益州。在郡五载，遵咏条教，蜀人便之。知审刑院，出知并州。迁给事中、权知开封府。

大中祥符九年，拜尚书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马知节知密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为枢密使，复为副使，再进兵部侍郎、参知政事。

仁宗在东宫时，以右丞兼宾客。迁工部尚书。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书。中正素与丁谓善，谓且贬，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独营救谓，降太子宾客、知郓州。中正弟尚书兵部员外郎、判三司盐铁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师，皆坐贬。顷之，以母老徙曹州，迁礼部尚书。卒，赠尚书左仆射，谥康懿。

初，中正母入谒禁中，与陈彭年、王曾、张知白妻同见真宗，命中正母为班首，且赐坐。中正事亲孝，平居简素，而饮食极丰美。

中师字祖圣，进士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平陆县。真宗将祀汾阴，命陈尧叟判河中府，以经制祀事，辟掌笺奏，累迁著作佐郎，历知千乘、襄邑县，改秘书丞。以张知白荐，遂为右正言。中正贬，中师亦

降太常博士、监宿州酒税。未几，通判应天府。

曹利用辟为群牧判官，徙知滑州，入为开封府判官。累迁尚书度支郎中、直史馆、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视事之明日，吏白，故事当谒诸祠庙，而廨有淫祠，中师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

还，为谏议大夫、判尚书刑部。加集贤院学士，再知澶州。未行，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许便宜从事。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先是，转运使韩渎急于笼利，自薪刍、蔬果之属皆有算，而中师尽奏蠲之。

康定中，任布守河阳，数上书论事，帝欲用之。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任布下，遂并召为枢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师领修建。进给事中，宣抚河东，不行。求补郡，以尚书礼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求内徙，得知陈州。

逾年，上书言："臣老矣，家本曹人，愿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户部侍郎。明年，请老，拜太子少傅致仕，进少师。卒，赠太子太傅，谥安惠。中师性乐易，平居自奉甚俭约，晚知养生之术，号大块翁。

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人。生而丰下，父意异之，曰："此儿必起吾门。"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卫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诣京师讼父冤，父乃得复故官。举进士，授将作监丞、通判齐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馆，累迁户部、度支判官。

真宗北征，领随军粮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寻为东京留守判官，判登闻鼓院。封泰山，摄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过得采访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闻。东封还，近臣率颂功德，起独以居安为戒。进金部员外郎、判集贤院。

初置纠察刑狱司，因命起，起乃请诸已决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并听受诉，从之。擢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起听断明审，举无留事。真宗尝临幸问劳，起请曰："陛下昔龙潜于此，请避正寝，居西庑。"诏从之，名其堂曰继照。

起尝奏事殿中，适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贺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改勾当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从祀汾阴，贸权知河中府，徙永兴、天雄军，所至有风烈，数赐书褒谕。三

迁右谏议大夫、知并州。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进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尝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独起与寇准尽醉，夜漏上乃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

起素善寇准。准且贬，起亦罢为户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迁秘书监，徙扬、杭二州，又徙应天府。复为礼部侍郎、判登闻鼓院。以疾请知颍州，徙陈州、汝州。卒，赠礼部尚书，谥安惠。

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语，随辄焚草，故其言，外人无知者。家藏书至万余卷。起能书。弟超，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闻，官殿中丞；延隽，颇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宁军博野人。举服勤辞学科，补泰宁军节度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寿阳县，监左藏库，召试，直集贤院。改太常博士、权三司户部判官，契丹馆伴使。契丹使者谓琳曰："先皇帝尝通使承天，太后独无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视承天犹从母，故无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礼不通问。"契丹使者语屈。后修《真宗实录》，而大中祥符以来起居注阙，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

权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发遣三司使。太仓赡军粟陈腐不可食，岁且饥，琳尽发以贷民，凡六十万斛，饥民赖以全活，而军得善粟。盐铁官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度支判官许申请以铜铁杂铸，下其议。琳曰："第五琦用大钱，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试之。"铸卒不就。

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国之卿，可以当小国之君。"琳曰："南北虽两朝，无小大之异，卿尝坐我殿上，我顾小国耶？"防无以对。宰相将许之，琳曰："许其小必启其大。"

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尤器之，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时岁饥，上疏请罢诸土木营造，蠲被灾郡县租赋。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上元张灯，州人夜聚游嬉，琳戒曰："有火则随救之，毋白也。"已而果有火，终宴人无知者。或告振武军变，琳曰："军中动静我自知之，苟有谋，不待告也。"

迁给事中、权知开封府。王蒙正子齐雄捶老卒死，贷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辞异，令有司验得捶死状。蒙正连姻章献太后家，太后谓琳曰："齐雄非杀人者，乃其奴尝捶之。"琳曰："奴无自专理，且使令与己犯同。"太后嘿然，遂论如法。外戚吴氏离其夫而挈其女归，夫诉于府。琳命还女，吴氏曰："已纳宫中矣。"琳请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窃议陛下夺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归其妻。

迁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复为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再知开封府。改三司使，出纳尤谨，禁中有所取，辄奏罢之。内侍言琳专，琳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于臣何有？"帝然之。或请并天下农田税物名者，琳曰："合而为一，易于勾校，可也。后有兴利之臣，复用旧名增之，是重困民，无已时也。"再迁吏部侍郎，遂参知政事，迁尚书左丞。

时元昊反，犹遣使来朝，众请按诛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杀之不祥。"后使者益骄横，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杀，无罪也；今既骄横，可暴其恶诛之，国法也，又何患耶？"又议重贿唃厮啰使讨贼，得地即与之。琳曰："使□角厮啰得地是复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间，使二羌势不合，中国利也。

故枢密副使张逊第在武成坊，其曾孙偕才七岁，宗室女生也，贫不自给。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开封府吏密谕媪，以偕幼，宜得御宝许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宫见章惠太后。既得御宝，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买妇女。已而吏以赃败，御史按劾得状，降光禄卿、知颍州。

顷之，为户部侍郎，寻复吏部、知天雄军。又以左丞为资政殿学士。及建天雄军为北京，内侍皇甫继明主营宫室，欲侈大以要赏。琳以为方事边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继明数有论奏，帝遣御史鱼周询按视，遂罢继明，命琳独主之。迁工部尚书，加大学士、河北安抚使。改武昌军节度使、知永兴军、陕西安抚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为陕西安抚使。

元昊死，谅祚立，方幼，三大将分治其国。议者谓可因此时，以节度使啖三将，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势，可不战而屈矣。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不如因而抚之。"议者惜其失几。

既而遣使册命，夏人方围庆阳。琳曰："彼若贪此，可缓庆州之难

矣。”具礼币赐予之数移报之，果喜，即日迎册使，庆阳之围亦解。尝获戎首，不杀，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汉民。久之，以五百户驱牛羊扣边请降，且言：“契丹兵至衙头矣，国中乱，愿自归。”琳曰：“彼诈也。契丹至帐下，当举国取之，岂容有来降者？间闻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诱我也。”拒不受。已而贼果以骑三万临境上，以捕降者为辞。琳谍知之，闭壁倒旗，戒诸将勿动，贼疑有备，遂引去。

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扰，前后守魏十年，度要害，缮壁垒，增守御备。植杂木数万，曰：“异时楼橹之具，可不出于民矣。”人爱之，为立生祠。改武胜军，又换镇安军节度使。上书曰：“臣虽老，尚能为国守边。”未报，得疾卒。赠中书令，谥文简。

琳为人敏厉深严，长于政事，辨议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啬于财，而厚自奉养。章献太后时，尝上《武后临朝图》，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有疑狱，将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连与遵有隙，发遵在庐陵时赃事，按验无状，犹降通判延州。复入为侍御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饥，以遵为体量安抚，迁知邢州。

仁宗即位，徙滑州，为京东转运使，徙京西。未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建言三司、开封府日接宾客，废事，有诏禁止。历三司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奏罢咸阳富民元氏岁贡梨。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

遵长于吏事，为治尚严猛，所诛残者甚众。在永兴，太后尝诏营浮屠，遵毁汉、唐碑碣代砖甓，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纯，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为宰相。祖从龟，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卫将军，后葬河南，遂为河南人。雍中进士第，为洛阳县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迁太常博士。寇准辟为河南通判，还，判三司开拆司。河决滑州，选为京东转运副使。历河北、陕西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书工部郎中为龙图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还，提举诸司库务，勾当三班院。

环、原州属羌扰边，以雍为安抚使。建言：“属羌因罪罚羊者，旧输钱，而比年责使出羊，羌人颇以为患。请输钱如旧，罪轻者以汉法赎

金。”从之。迁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

雍在京东时，平滑州水患。以劳加龙图阁直学士。明年，拜枢密副使。丁母忧，起复，迁给事中。玉清昭应宫灾，章献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入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时王曾亦止之，遂诏勿葺。迁尚书礼部侍郎。

太后崩，罢为户部侍郎、知陕州，改永兴军。是岁饥疫，关中为甚，雍为振恤。以疾，请近郡，遂知河阳。进吏部侍郎，徙应天府，又改河南府，进资政殿学士。陈安边六事，又请于天雄军聚甲兵以备河北，于水兴军、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备陕西，即泾原、环庆有警，河中援之。

既而元昊反，拜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而贼出入于此，请益师。”不报。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设备。一日，引兵数万破金明砦，乘胜至城下。会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守城者才数百人。雍召刘平于庆州，平帅师来援，合元孙兵与贼夜战三川口，大败，平、元孙皆为贼所执。雍闭门坚守，会夜大雪，贼解去，城得不陷。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居一岁，复吏部侍郎、知河中府。

又为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兼转运司事，迁尚书左丞，加大学士。初，完永兴城，或言其非便，诏止其役，雍匿诏而趣成之。明年，贼犯定川，邠、岐之间皆恐，而永兴独不忧寇。复徙河南府，又迁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师，谥忠献。

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在陕西，尝请于商、虢置监铸铁钱，后不可行；又括诸路牛以兴营田，亦随废。颇知人，喜荐士，后多至公卿者。狄青为小校时，坐法当斩，雍贷之。

子宗杰，为兵部员外郎、直史馆，历陕西转运使，先雍卒。宗杰子子奇。

子奇字中济，阶祖雍荫，签书并州判官。以唐介荐，神宗赐对，提举修在京仓。三司使又荐，按覆营缮，匠吏积为欺隐，惧罪，造飞语间之。神宗遣大阉张茂则察其无私，劳之曰：“为吏当如是，无恤人

言。”授户部判官，为湖南转运副使。建言：“梅山蛮恃险为边患，宜拓取之。”后章惇开五溪，议由此起。

入判将作监。使于辽，导者改路回远，子奇谓曰：“此去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为出此？”导者又欲沮子奇下马馆门外，子奇曰：“异时于中门下马，今何以辄易？”导者计屈。历河东、陕西、河北、京东四路转运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龙图阁，使河北。诸郡犹榷盐，奏罢之。

元祐初，为将作监、司农卿，复使陕西，以病解。起知郑州，加集贤殿修撰、知河阳。召权户部侍郎。删酒户苛禁及奴婢告主给赏法。未几，出知庆州，广储蓄，缮城栅，严守备，羁黠羌，推诚待下，人乐为用。入为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为开封府推官、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员外郎。押伴夏国使，应对合旨，赐进士第，权起居舍人。使于辽，复命，具语录以献。徽宗览而善之，付鸿胪，令后奉使者视为式。迁殿中监，知开封府，再命使辽。时兴边议，非时遣使以观衅，坦以不宜始祸，辞其行。徽宗怒，责舒州团练副使，稍复集贤殿修撰，知江宁府、洪扬二州。

召为户部侍郎，论当十及夹锡钱之弊。以便亲请外，知河阳。入辞，徽宗曰：“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宜速正之，为一道率。”坦至，即奏罢之。政和初，复为户部，遂改当十钱为当三；罢淮盐入东北；鬻诸州公田，以实常平。又上疏言：“户部岁入有限，用则无穷。今节度使八十员，留后至刺史数千员，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损。”时以为当。

时张商英为相，坦多与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论坦助为匮竭之说，以摇众听；又言坦建议鬻田、改常平法、废元符令及罢夹锡钱之罪，贬黄州团练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复徽猷阁待制，卒，年六十二。

赵稹，字表微。其先单父人，后徙宣城。为人诚质宽厚，少好学。吴太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风鉴，故以女妻稹。擢进士第，历平定军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昆山县，通判楚州。迁殿中丞、知通州。召还，同判宗正寺，枢密直学士李浚荐为监察御史，再迁侍御史、判登闻鼓院、开封府判官，徙三司开拆、凭由司。帝祀汾阴，为留守推官。

迁尚书兵部员外郎、益州路转运使，真宗谕曰：“蜀远而数乱，其利害朕所欲闻。卿至，悉条上之，祗附常奏，毋著姓名。”稹至，数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数上。蒲江县捕劫盗不得，反逮系平民，楚掠诬服。稹适行部，意其冤，驰入县狱，问得状，悉纵之。迁工部郎中。

召为侍御史知杂事、同判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慎从吉知开封府，其子钧、锐受赇，事连钱惟演。稹与王曾白其奸状，从吉坐免，惟演亦罢去。

改三司盐铁副使，擢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益州。度支市锦六千匹，召工计岁织裁千余匹，止以岁所织数上供。久之，或言稹不达民情，喜尊大，降知同州，徙凤翔、京兆府，三迁工部侍郎，复纠察在京刑狱。加枢密直学士、知并州，代还，迁刑部侍郎。

天圣八年，擢枢密副使，迁吏部侍郎。时，权出宫掖，稹厚结刘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驰告稹，稹问曰：“东头？西头？”盖意在中书也。闻者皆以为笑。章献太后崩，罢为尚书左丞、知河中府，迁礼部尚书。既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僖质。

任布，字应之，河南人。后唐宰相圜四世孙也。力学，家贫，尝从人借书以读。进士及第，补安肃军判官，辄刺问虏中事，上疏请饬边备，仍奏河北利害。后契丹至澶渊，真宗识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阳县。通判嘉州，还，知开封府司录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点刑狱，选布领荆湖南路。

入权三司盐铁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东南有泉涌出，为筑祥源观，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论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遂忤宰相意。又与徐奭、麻温其试开封府进士，而奭潜发封卷视之。降监邓州税，徙知宿州。

时越州守阙，寇准曰：“越州有职分田，岁入且厚，今争者颇众，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讼其孙者“醉酒詈我”，已而悔，日哭于庭曰：“我老无子，赖此孙以为命也。”布闻之，贷其死，上书自劾，朝廷亦不之责。

寇准贬，布亦徙建州，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丁谓既逐，稍用为白波发运使。岁余，判三司开拆司，出为梓州路转运使。富顺监盐井，岁

久卤薄而课存，主者至破产，或鬻子孙不能偿。布奏除之。迁祠部郎中、权户部判官，擢江、淮制置发运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异之物以饷权要，布一切罢去。

召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还，加直史馆、知荆南。为盐铁副使，命管伴契丹使。历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谏议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窥伺中国，备未可弛也。"筑甬道属滹沱河，跨绝泥潦。徙滑州，改天雄军。迁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知许州。未几，为龙图阁直学士，徙澶州。黄德和诬刘平降贼，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贼者。复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为枢密副使。

布纯约自守，及秉政，无所建明。子逊尝上书，诋大臣及布皆为不才，御史鱼周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书工部侍郎罢知河阳。议者以周询引逊语逐其父，为不知体。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进少傅。皇祐间，诏陪祀明堂，称疾不赴。赐一子进士出身，迁少师。

始，布归洛中，作五知堂，谓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赠太子太傅，谥恭惠。子达，性亦恬远，尚释氏学，历官为司封郎中。

高若讷，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卫州。进士及第，补彰德军节度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再迁太常博士、知商河县。县有职分田，而牛与种皆假于民，若讷独废不耕。

御史知杂杨偕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迁尚书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改左司谏、同管勾国子监，迁起居舍人、知谏院。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余靖、尹洙论救仲淹，相继贬斥。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未几，加直史馆，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王蒙正知蔡州，若讷言："蒙正起裨贩，因缘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论犹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诏寝其命。大庆殿设祈福道场，若讷奏曰："大庆殿非行礼不御，非法服不坐，国之路寝也，岂可聚老、释为渎慢？"阎文应为入内都知，若讷言其肆横不法，请出之，遂出文应为相州兵马钤辖。又奏三公坐而论道，今二府对才数刻，何以尽万几？宜赐

坐从容，如唐延英故事。

擢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留判吏部流内铨，出为河东路都转运使。召还，兼侍读、权判尚书刑部。丁母忧，始许行服，给实奉终丧。服除，加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时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育数争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问所以然者，若讷曰："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于是昌朝及育皆罢，若讷遂代育为枢密副使。

王则据贝州，讨之，逾月未下。或议招降，若讷言："河朔重兵所积，今释不讨，后且启乱阶。"及破城，知州张得一送御史台劾治，有臣贼状。朝廷议贷死，若讷谓："守臣不死，自当诛，况为贼屈？"得一遂弃市。

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为枢密使。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入内都知王守忠欲得节度使，固执为不可。若讷畏惕少过，而前驺驱路人辄至死，御史奏弹之。皇祐五年，罢为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左丞、同群牧制置使、判尚书都省，止命舍人草词。卒，赠右仆射，谥文庄。

若讷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

皇祐中，诏累黍定尺以制钟律，争论连年不决。若讷以汉货泉度一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并损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孙沔，字元规，越州会稽人。中进士第，补赵州司理参军。跌荡自放，不守士节，然材猛过人。后以秘书丞为监察御史里行。

景祐元年，礼院奏用冬至日册后，沔奏："丧未祥禫而行嘉礼，非制也。"同安县尉李安世上书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请勿治。"黜知衡山县。道上书言时事，再贬永州监酒。移通判潭州、知处州。复为监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为左正言，论事益有直名。迁尚书工部员外郎，提举两浙刑狱，遂以起居舍人为陕西转运使。

时宰相吕夷简求罢，仁宗优诏弗许。沔上书言："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叟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寝废。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至隳国事。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比契丹复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别白贤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

书闻，帝不之罪，议者喜其謇切。居两月，以天章阁待制为都转运使，又迁礼部郎中，为环庆路都总管、安抚经略使、知庆州。元昊死，诸将欲乘其隙，大举灭之。沔曰："乘危伐丧，非中国体。"三司所给特支，物恶而估高，军士有语，优人因戏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赐，何敢妄言动众！"命斩之徇。将佐争言："此特戏尔，不足深罪也。"沔徐呼还，杖脊配岭南，谓之曰："汝赖戏我前，即私议动众，汝必死，而告者超迁矣。"明日，给特支，士无敢欢者。

历知陕州、河东都转运使，又知庆州，聚战亡遗骸葬祭之，军中感泣。凡三知庆州，边人服其能。迁龙图阁直学士，又迁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丧罢。服除，为陕西都转运使。求知明州，会京东多盗，乃以知徐州，明购赏，严诛罚，盗遂止。

徙秦州，时侬智高反，沔入见，帝以秦事勉之。对曰："臣虽老，然秦州不足烦圣虑，陛下当以岭南为忧也。臣睹贼势方张，官军朝夕当有败奏。"明日，闻蒋偕死，帝谕执政曰："南事诚如沔所料。"宰相庞籍奏遣沔行，以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沔请益发骑兵，且增选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库精甲五千。参知政事梁适折之曰："毋张皇！"沔曰："前日惟亡备，故至此。今指期灭贼，非可以侥幸胜，乃欲示镇静耶？夫实备不至而貌为镇静，危亡之道也。"居

二日，促行，才与兵七百。沔忧贼度岭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缮治营垒，多具宴犒。"贼疑不敢北侵。会遣狄青为宣抚使，沔与青会。青与智高遇，战归仁铺，智高败走。青还，沔留治后事，迁给事中。及还，帝问劳，解御带赐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为枢密副使。

张贵妃薨，追册为皇后，命沔读册。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册。沔既陈不可用宰相护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遂求罢职。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迁大学士，徙知青州。又迁观文殿学士、知并州。而谏官吴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纵无检，守杭及并所为不法，乃徙寿州。

诏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处州时，于游人中见白牡丹者，遂诱与奸。及在杭州，尝从萧山民郑旻市纱，旻高其直，沔为恨。会旻贸纱有隐而不税者，事觅，沔取其家簿记，积计不税者几万端，配隶旻他州。州人许明有大珠百，沔妻弟边珣以钱三万三千强市之。沔爱明所藏郭虔晖画《鹰图》，明不以献。初，明父祷水仙大王庙生明，故幼名'大王儿'。沔即捕按明僭称王，取其画鹰，刺配之。及沔罢去，明诣提点刑狱，断一臂自讼，乃得释。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昼使吏卒舆致，乱之。有赵氏女已许嫁莘旦，沔见西湖上，遂设计取赵女至州宅，与饮食卧起。所刺配人以百数，及罢，盗其按去，后有诉冤者多以无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官庭列大梃，或以暴怒击诉事者，尝剔取盗足后筋，断之。"奏至，乃责宁国节度副使，监司坐失察，皆被绌。其后复光禄卿，分司南京，居宿州。会恩，知濠州，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

英宗即位，迁户部。帝与执政议守边者，难其人，参知政事欧阳修奏："孙沔向守环庆，养练士卒，招抚蕃夷，恩信最著。今虽七十，心力不衰，中间曾以罪废，然宜弃瑕使过。"遂起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又以为观文殿学士、知庆州，徙延州，道卒。

沔居官以才力闻，强直少所惮，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间坐废。妻边氏悍妒，为一时所传。初，陕西用兵，朝廷多假边帅倚以集事，近臣出帅或骄恣越法。及沔废后，真定路安抚使吕溱继得罪，自此守帅之权宜微矣。

论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后可以佐国。中正、起自陷朋党，遵、稹愉邪，沔颇知兵而以污败。琳有才器，能断大事，然献《武后临朝图》于章献，君子鄙之。雍任边寄而覆军败将，几不自保。若讷喜申、韩、

管子之书，中师、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与议也。

列传第四十八

○高琼 子继勋 继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怀敏

高琼，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时，李景据江南，潜结契丹，岁遣单使往复。霸将契丹之命，以乾从行使景。方至江左，谍间北使与中夏构隙，以纾疆场之难，遂杀霸，居乾濠州，声言为汴人所杀。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蹙弱，寻挈族归中朝，给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

琼少勇鸷无赖，为盗，事败，将磔于市，暑雨创溃，伺守者稍怠，即掣钉而遁。事王审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太宗尝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门。时琼与戴兴、王超、李斌、桑赞从，琼左手执靮，右手执镫，太宗乃能乘马。太祖顾琼等壮之，因赐以控鹤官衣带及器帛，且勖令尽心焉。

太宗即位，擢御龙直指挥使。从征太原，命押弓弩两班，合围攻城。及讨幽蓟，属车驾倍道还，留琼与军中鼓吹殿后，六班扈从不及，惟琼首率所部见行在，太宗大悦，慰劳之。太平兴国四年，迁天武都指挥使、领西州刺史。明年，改为神卫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车驾巡师大名，命琼与日骑右厢都指挥使朱守节分为京城内巡检。坐事，出为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

会有龙骑亡命卒数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谋劫其导从以叛。琼闻即白丙，趣还城，因自率从卒数十人，挟弓矢单骑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贼入村后舍，登墙以拒。贼首青脚狼者注弩将射琼，琼引弓一发毙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会将北伐，召归。授马步军都军头、领蓟州刺史、楼船战棹都指挥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师还，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

端拱初，迁左厢，改领富州团练使。是秋，出为单州防御使，改贝州部署。其出守也，与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并命焉。数月，廷召等皆复补兵职，琼颇悒悒。时王承衍镇贝丘，公主每入禁中，颇知上于琼厚，承衍每宽慰之。二年，召还。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药之赐，至是特赐琼焉。三月，迁朔、易帅臣，制授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归义军节度，廷召辈始加观察使，不得与琼比。出为并州马步军都部署，时潘美亦在太原，旧制，节度使领军职者居上，琼以美旧臣，表请

居其下，从之。戍兵有以廪食陈腐哗言者，琼知之，一日，出巡诸营，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饭自啖之，谓众曰："今边鄙无警，尔等坐饱甘丰，宜知幸也。"众言遂息。改镇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军节度，典军如故。

真宗即位，加彰信军节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复为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车帐至狼山大夏。上亲巡河朔，遣杨允恭驰往，召琼率所部出土门，与石保吉会镇、定。既而傅潜以逗留得罪，即召琼代之。兵罢，复还本任。转运使言其政绩，诏褒之。

咸平三年，代还，以手创不任持笏，诏执梃入谒，授殿前都指挥使。先是，范廷召、桑赞所将边兵临敌退衄，言者请罪之。以问琼，琼对曰："兵违将令，于法当诛。然陛下去岁已释其罪，今复行之，又方屯诸路，非时代易，臣恐众心疑惧。"乃止。

景德中，车驾北巡。时前军已与敌接战，上欲亲临营垒，或劝南还，琼曰："敌师已老，陛下宜亲往，以督其成。"上悦，即日进幸澶渊。明年，以罢兵，料简兵卒诸班直十年者出补军校，年老者退为本班剩员。琼进曰："此非激劝之道，宿卫岂不劳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补焉。

马军都校葛霸权步军司，会以疾在告，令琼兼领二司。琼从容上言曰："臣衰老，傥又有犬马之疾，则须一将总此二职。臣事先朝时，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职位相亚，易于迁改，且使军伍熟其名望，边藩缓急，亦可选用。"上深然之。未几，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三年冬，疾甚，上欲亲临问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赠侍中。

琼不识字，晓达军政，然颇自任，罕与副将参议。善训诸子：继勋、继宣、继忠、继密、继和、继隆、继元。继勋、继宣最知名。

继勋字绍先，初补右班殿直。仪状颀伟，太宗见而异之，召问其家世，以琼子对。擢寄班祗候，累迁内殿崇班。

咸平初，王均据益州。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以兵五百授继勋，守东郭二门，会贼攻弥牟砦，继勋引兵转斗至嘉州，败之，获黄繖、金涂鎗以还。有终益以劲兵复进攻二门，克之，乃建帜城上。诸将知城拔，有终乃引军薄天长门，

贼复来拒战。会日暮，有终欲少休，继勋曰：“贼窘矣，急击之，无失也。”率十数骑麈战，身被数创，血濡甲；马死，更马以进。会入内都知秦翰来援，贼退保子城，不敢出。继勋潜知贼欲夜遁，开围使得溃去，均卒败灭。以功迁崇仪使。贼余党保山薮中，时出剽劫，乃徙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继勋募恶少年侦贼动静，穷蹑岩穴，掩其不备，悉擒杀之。

又徙峡路钤辖，还朝，迁洛苑使、并代州钤辖。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屯草城川，继勋登高望之，谓军使贾宗曰：“彼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伏兵山下，敌见我弱，必急攻我。我诱之南走，尔起乘之，当大溃。”转战至寒光岭，伏发，契丹果败，相蹂躏死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迁弓箭库使，赐金带、锦袍，领荣州刺史，徙麟、府州钤辖。

时屯兵河外，馈运不属。继勋扼兔毛川，援送军食，师乃济。徙知环州，又徙瀛州。时岁饥，募富人出粟以给贫者。明年大稔，木生连理者四，郡人上治状请留。迁内藏库使，以宫苑使奉使契丹。还，知定州，迁西上阁门使、昭州团练使，徙鄜延路钤辖，坐市马亏价失官。已而复为西上阁门使、荣州刺史、知冀州、领果州团练使。徙贝州，复知瀛州。

仁宗即位，改东上阁门使，真授陇州团练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猎燕蓟，候卒报有兵入钞，边州皆警。继勋曰：“契丹岁赖汉金缯，何敢损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两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连州防御使，又知瀛州。历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总管兼知渭州。入宿卫，出为天雄军都总管，愿复护边，既而留不遣。后为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改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遂拜保顺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

恭谢礼成，徙昭信军节度使，为庄献明肃太后山陵、庄懿太后园陵都总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见便殿，许一子扶掖，俾勿拜，听辞管军。授建雄军节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啮堤岸，继勋虽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犹不辍，水乃杀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辍视朝一日，赠太尉。继勋性谦，有机略，善抚御士卒，临战辄胜。在蜀有威名，号“神将”。

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佑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册皇太后。累赠继勋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康王，谥穆武。

熙宁九年，帝诏宰相王珪为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钟庆之碑”。遵甫亦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楚王。

继宣字舜举。幼善骑射，颇工笔札，知读书。以恩补西头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会岁饥多盗，兼沿河巡检捉贼，迁阁门祗候、邠州兵马都监。曹玮守邠，数与言兵，荐其可用。

乾兴初，以内殿崇班为益州都监。蜀人富侈，元夕大张灯，知府薛奎戒以备盗，继宣籍恶少年饮犒之，使夜中潜志盗背，明日皆获。历磁、相、邢、洺都巡检使，知安肃军，徙保州。累迁礼宾使、益州路兵马钤辖。还，为西上阁门使、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知渭州，迁四方馆使、昭州刺史、知雄州。

初，元昊反，声言侵关陇。继宣请备麟府。未几，羌兵果入寇河外，陷丰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继宣帅兵营陵井，抵天门关。是夕大雨，及河，师半济，黑凌暴合，舟不得进，乃具牲酒为文以祷。已而凌解，师济，进屯府谷，间遣勇士夜乱贼营。又募黥配厢军，得二千余人，号清边军，命偏将王凯主之。军次三松岭，贼数万众围之，清边军奋起，斩首千余级。其相躏藉死者不可胜计。筑宁远砦，相视地脉，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迁眉州防御使，卒。

范廷召，冀州枣强人。父铎，为里中恶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长七尺余，有膂力。尝为盗，以勇壮闻。周广顺初，应募为北面招收指挥使。世宗即位，入补卫士。从征高平，战疾力，迁殿前指挥使。从征淮南，战紫金山，流矢中左股。

宋初，从平李筠、李重进，转本班都知。又从征太原，再转散都头、都虞候、领费州刺史。太平兴国中，以日骑军都指挥使从平太原，征范阳。秦王廷美尝遣亲吏阎怀忠、赵琼犒禁军列校，廷召预焉，坐出为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

雍熙三年，议北征，召入为马步军都军头、领平州刺史、幽州道前军先锋都指挥使。与贼遇固安南，破其众三千，斩首千余级，克固安、新城二县，乘胜下涿州。廷召复与贼战，中流矢，血渍甲缕，神色自若，督战益急，诏褒之。师还，迁日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围练使，又迁左厢，移领高州。端拱初，出为齐州防御使，数月，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领澄州防御使。二年，转殿前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镇

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万众于徐河，斩首数千级。

淳化二年，为平虏桥砦都部署，历并代、环庆两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将从五路讨李继迁，命廷召副李继隆为环庆灵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与贼遇白池，获米募军主吃啰等兵器、铠甲数万。是役也，诸将失期，独廷召与王超大小数十战，屡克捷，上嘉之。俄又为并代两路都部署。三年，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河西军节度，为定州行营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车驾北巡。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契丹遁去。师还，录功加检校太傅，益赋邑，又改殿前都指挥使。四年正月被疾，车驾临问，卒，年七十五，赠侍中。

廷召在军四十余年，由显德以来，凡亲征，未尝不从。善骑射，尝出猎，有群鸟飞过，廷召发矢，并贯其三，观者骇异。性恶飞禽，所至处弹射殆绝。尤不喜驴鸣，闻必击杀之。

子守均至散员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守宣内殿崇班；守庆更名珪，后为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击刺骑射。始事太宗于藩邸；践阼，补殿前指挥使，稍迁本班都知，三迁至散员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师失律，大补军校，以霸为骁骑军都指挥使、领檀州刺史，戍定州。尝遇敌唐河，与战，败走之，斩获甚众。俄召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端拱初，出为博州团练使，历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领潘州观察使，为高阳关副都部署，进都部署。凡七战。召还，制授保顺军节度，典军如故。出为镇州都部署，徙天雄军。

咸平三年，车驾劳师于大名，霸与石保吉同来觐。时康保裔没于河间，即日以霸为贝、冀、高阳关前军行营都部署。二月，就迁副都指挥使。未几，改邠宁、泾原、环庆三路都部署。四年，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感德军节度。

景德元年，河决澶州横垅埽，命为修河都部署。未行，属北边有警，真宗议亲征，以霸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驻澶州。明年召还，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丧，

尚遏音乐，请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老，罢军职，授昭德军节度、并代都部署。时廷臣有隶麾下者，颇扰军民，霸昏耄，为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

四年夏，徙知耀州。霸虽懦，然能谨直自持。会东封，表求扈跸。既以疾不能从，车驾还次卫南，疾少间，迎谒行在。上嘉其意，劳问久之。未几卒，年七十五，赠太尉。

子怀信、怀正、怀敏、怀煦。怀信至如京副使，怀煦内殿承制，怀正博州团练使、知沧、莫二州。

怀敏以荫授西头供奉官，加阁门祗候。历同提点益州路刑狱、襄邓都巡检。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迁东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迁西上阁门使。上《平燕策》。会岁旱，塘水涸，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拥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召对边事，复还雄州，改莱州团练使。浊流砦兵叛，杀官吏溃去，怀敏发兵掩袭，尽诛其党。在雄州五年，徙沧州。

怀敏为王德用妹婿，德用贬，亦绛知滁州。陕西用兵，起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既入对，以曹玮尝所被介胄赐之，令制置鄜延、环庆两路存废砦栅。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眉州防御使、本路副都总管、知泾原。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鄜延路副都总管。进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复徙泾原路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

庆历二年，元昊寇镇戎军，怀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监许思纯、环庆路都监刘贺、天圣砦主张贵，及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赵瑜等御敌。军次安边砦，给刍秣未绝，怀敏辄离军，夜至开远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镇戎军西南，又先引从骑百余以前，承受赵正曰："敌近，不可轻进。"怀敏乃少止。日暮趋养马城，与知镇戎军曹英及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会兵。闻元昊徙军新壕外，怀敏议质明袭之，乃命诸命将分四路趣定川砦：刘湛、向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华堡，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怀敏出定西堡。知和与英督军夜发。翌日，湛、进行次赵福堡，遇敌，战不胜，保向家峡，怀敏使珣、英并镇戎军西路巡检李良臣、孟渊援之。

俄报敌已拔栅逾边壕，怀敏入保定川砦，敌毁板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环围之。又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刘贺率

蕃兵门于河西，不胜，余众溃去。怀敏为中军屯塞门东偏，英等阵东北隅。敌自褊江三、叶燮会出，四面环之。先以锐兵冲中军，不动，回击英军。会黑风起东北，部伍相失，阵遂扰。士卒攀城堞争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怀敏部兵见之亦奔骇。怀敏为众蹂躏几死，舆致瓮城，久之乃苏。复选士据门桥，挥手刃以拒入城者。赵珣等以骑军四合御敌，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珣驰入，劝怀敏还军中。

是夕，敌聚火围城四隅，临西北呼曰："尔得非总管厅点阵图者邪？尔固能军，乃入我围中，今复何往！"夜四鼓，怀敏召曹英、赵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许思纯、刘贺、李良臣、赵瑜计议，莫知所出，遂谋结阵走镇戎军。鸡鸣，怀敏自谕："亲军左右及在后者皆毋得动，平明，从吾往安西堡。以英、珣为先锋，贺、思纯为左右翼，知和为殿，听中军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怀敏先上马，而大军按堵未动。怀敏周麾者再，将径去，有执鞚者劝不可，怀敏不得已而还。使参谋郭京等取刍城中，未至，怀敏复上马，叱执辔者使去，不听，拔剑且击之，士遂散。怀敏驱马东南驰二百里，至长城壕，路已断，敌周围之，遂与诸将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为敌所断。其子宗晟与赵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还保定川。

初，怀敏令军中步兵毋得动，及前阵已去，后军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时韩质、郝从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莲华堡，刘湛、向进兵一千保向家峡，皆不赴援。于是敌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赠怀敏镇戎军节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质、岳、贵、璘、思纯、良臣及同时战没者，及泾原巡检杨遵、笼竿城巡检姚奭、泾原都巡检司监押董谦、同巡检唐斌、指使霍达，皆赠官有差。复降向进等官，落郝从政、赵瑜职。

怀敏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帝念之，赐谥忠隐。子宗晟、宗寿、宗礼、宗师，皆迁官。

论曰：真宗澶渊之役，高琼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仇；琼将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击刺马射，给事藩邸：皆非素习韬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节镇，而卓有可观，由所遇之得其时也。或谓琼颇自用，谋议不及参佐，而洞晓军政；霸虽失于巽懦，而能谨直自持；廷召性虽癖，在军中四十年，累从征讨，所至有功：皆不害其为骁果也。廷召诸子，珪为最贤，霸子怀敏以战死，固皆足称。若继宣、继勋之将业，则过其父远甚，此"克勤敏功钟庆之碑"所由以立欤！夫以

三子之自树如此，而不得与狄青、郭逵同日而论者，岂非拳勇之有余，而器识之不足也欤！

列传第四十九

○曹利用 孙继邺附 张耆子希一等 杨崇勋 夏守恩弟守赟 子随 狄青 张玉 孙节附 郭逵

曹利用，字用之，赵州宁晋人。父谏，擢明经第，仕至右补阙，以武略改崇仪使。利用少喜谈辩，慷慨有志操。谏卒，补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迁为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杀契丹大将挞览，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继忠议和，择可使契丹者。利用适奏事行在，枢密院以利用应选，帝曰："此重事也，毋轻用人。"明日，枢密使王继英又荐利用，遂授阁门祗候、崇仪副使，奉书诣契丹军。帝语利用曰："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利用愤契丹，色不平，对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帝壮其言。

利用驰至军中，耶律隆绪母见利用车上，车轭设横板，布食器，召与饮食，其从臣重行坐。饮食毕，果议关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韩杞来报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晋德我，畀我关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还我。"利用曰："晋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岁求金帛以佐军，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众以来，图复故地。若止得金帛归，则愧吾国人矣。"利用曰："子盍为契丹熟计，使契丹用子言，恐连兵结衅，不得而息，非国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议遂定，利用奉约书以归。擢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赐第京师。契丹遣使来聘，遂命利用迎劳之。

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陷柳城县，围象州，分兵掠广州，岭南骚动。帝谓辅臣曰："向者司天占候当用兵，朕固忧远方守将非其人，以起边衅，今果然。曹利用晓方略，尽心于事，其以为广南安抚使。"利用至岭外，遇贼武仙县。贼持健标，蒙采盾，衣甲坚利，锋镝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长刀破盾，遂斩首以徇。岭南平，迁引进使。历客省使、嘉州防御使，出为鄜延路总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枢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进知院事，遂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利用在位既久，颇恃功。天禧二年，辅臣丁谓、李迪争论帝前，迪

斥谓奸邪，因言利用与之为朋党。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躯以入不测之虏，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检校太师兼太子少保为会灵观使，进尚书右仆射。

乾兴初，加左仆射兼侍中、武宁军节度使、景灵宫使，诏如曹彬给公使钱岁万缗。契丹使者萧从顺桀骜，称疾留馆下，不时发。朝廷遣使问劳，相望于道。利用请一切罢之，从顺乃引去。

加司空。旧制，枢密使虽检校三司兼侍中、尚书令，犹班宰相下。乾兴中，王曾由次相为会灵观使，利用由枢密使领景灵宫使，时重宫观使，诏利用班曾上，议者非之。未几，曾进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将告谢，而利用犹欲班曾上，阁门不敢裁。帝与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阁门惶惧莫知所出，曾抗声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谢。”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晓之，仍诏宰臣、枢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骄，尚居次相张知白上。寻召张旻于河阳，为枢密使，利用疑代己，始悔惧焉。

初，章献太后临朝，中人与贵戚稍能轩轾为祸福，而利用以勋旧自居，不恤也。凡内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严惮利用，称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帘前，或以指爪击带鞮，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时，何敢尔邪？”太后颔之。利用奏抑内降恩难屡却，亦有不得已从之者。人揣知之，或绐太后曰：“蒙恩得内降辄不从，今利用家媪阴诺臣请，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验，太后始疑其私，颇衔怒。

内侍罗崇勋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勋戒敕之，利用去崇勋冠帻，诟斥良久，崇勋恨之。会从子汭为赵州兵马监押，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勋请往按治，遂穷探其狱。汭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初，汭事起，即罢利用枢密使，加兼侍中判邓州。及汭诛，谪左千牛卫将军、知随州。又坐私贷景灵宫钱，贬崇信军节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内侍杨怀敏护送；诸子各夺二官，没所赐第，籍其赀，黜亲属十余人。宦者多恶利用，行至襄阳驿，怀敏不肯前，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投缳而绝，以暴卒闻。

后其家请居邓州，帝恻然许之，命其子内殿崇班渊监本州税。明道二年，追复节度兼侍中，后赠太傅，还诸子官，赐谥襄悼，命学士赵概作神道碑，帝为篆其额曰“旌功之碑”，诏归所没旧产。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侥幸，而其亲旧或有因缘以进者，故及于

祸。然在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孙继邺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谦，事李升为长剑都指挥使，南伐闽，援兵不至，战死。父承睿时为小校，愤将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没，乃刺杀之，亡去，转徙淮、楚间。久之，入京师，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终左藏库使。

继邺初以三班奉职监涔阳酒税。会宜州陈进反，曹利用辟以自随，为前驱，破贼于象州大乌岭。以功迁左侍禁、端州兵马监押。徙秦州永宁砦，总徒城洛门，改西头供奉官。晁迥荐为阁门祗候，上御戎策十数事。又用曹玮荐，为鄜延路兵马都监，徙知环州，累迁崇仪副使。会修筑洪德砦，与总兵者论事不协，绌为冀州兵马都监，起知保安军，徙泾州。使契丹。

枢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继邺恶其权盛，阴知利用将有祸，数以疾辞，遂除左龙武军统军致仕。利用贬，复为崇仪副使，迁供备库使、知石州，徙保州，领恩州刺史、知雄州。累迁西上阁门使，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端州防御使。出为环庆路副都总管，道改泾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萧关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贼骑所从出也。诚得属羌，与奉赐，且羁其酋领，使为藩篱，则可无西顾忧矣。"为步军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张耆，字元弼，开封人。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头供奉官。尝与石知颙侍射苑中，连发中的，擢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

咸平中，契丹犯边，以功迁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军兵马钤辖。边兵未解，徙镇州行营钤辖，又徙定州。契丹围望都，耆与诸将从间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耆与敌战，身被数创，杀契丹枭将。迟明复战，而王继忠为契丹所执。耆还，因言天道方利先举者，请大举讨之，及上兴师出境之日。帝以问辅臣，以为不可。迁昭州团练使、并代州钤辖。明年，契丹兵复入，旁欲亲征，耆奏边事十余条，多论兵贵持重及所以取胜者。召还，入对，帝曰："卿尝请北伐，契丹入塞，与卿所请兴师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领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耆请行。帝喜，命为驾前西面钤辖，令至澶州候契丹远近。耆驰骑往，改东面排阵钤辖。

事平，会曹州赵谏告耆受金，为人求荐礼部，贬供备库使、潞州都监。久之，事稍辨，复官管勾皇城司。帝以耆历河东，稔边事，召耆至

宣和阁，问地里险易状。耆因言："云、应、蔚、朔四郡，间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间，非觇边虚实，即欲熟道路。宜密谕代州，使自云、应、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余间道皆塞之以示险。"景德罢兵，耆与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阅军籍，请汰罢癃者。迁英州防御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

从帝东封，迁绛州防御使、殿前都虞候。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迁相州观察使、马军副都指挥使。从祀汾阴，授威塞军节度使，进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罢，判河阳。丁父母忧，起复，徙武宁军节度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累迁镇安军、淮南节度使、判寿州。遣中书舍人张师德就赐告敕。寻召为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会灵观使。

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书左仆射，历河阳、泰宁、山南东道、昭德军节度使，进兼侍中，封邓国公。章献太后崩，以左仆射、护国军节度出判许州，移襄、邓、孟、许、陈、寿六州，封徐国公。

耆为人重密，有智数，真宗在东宫，尝命授以《论语》、《左氏春秋》，后又赐《宸戒》二十条及《圣政记》、《册府元龟》，故颇知传记及术数之学，言象纬辄中。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耆事之甚谨。及太后预政，宠遇最厚，赐第尚书省西，凡七百楹，安佚富盛逾四十年。家居为曲阑，积百货其中，与群婢相贸易。有病者亲为诊切，以药赝之，欲钱不出也。所历藩镇，人颇以为扰。然御诸子严，日一见之，即出就外舍，论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师致仕，卒，赠太师兼侍中，谥荣僖。

子二十四人。得一，庆历中守贝州，妖人王则作乱，不能死，又与之草礼仪，伏诛；可一，坐与群婢贼杀其妻，弃市；利一，团练使；诚一，客省使、枢密都承旨。

希一字简翁，以父耆任，累官引进使，在知冀、邢等九州。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门。犹絓兄得一累，监洪州盐。复为河北缘边安抚副使。请徙边兵内地以宽籴费，每州岁为市平以籴边谷，使人不能高下其价；戍卒之孥给粮，先军士一日，使其家为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著为法。徙成都利州路钤辖、真定府路总管。

累使辽及馆客，辽人尝以雄州不当禁渔界河、及役白沟两属民为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于大国统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沟本输中国

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国侵牟立税，故名两属，恶有中国不役之理？”辽人词塞。以均州防御使提举集禧观，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荫补供奉官、光州都监。提点京东、淮南刑狱，知莫、冀二州，为河北缘边安抚都监兼阁门通事舍人、知广信军。

谍告辽人宋元寇边，利一置酒高会于谯门，元率众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迁西上阁门使、嘉州团练使。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绥来之。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利一发禀振恤，且移诘涿州，自是不敢复刺。

巡检赵用有罪，坐不察举，改卫州钤辖。久之，为定州路钤辖，进马步军总管，徙真定、大名府路。历知代、沧、澶、郑、相州，终雄州团练使。

杨崇勋，字宝臣，蓟州人。祖守斌，事太祖为龙捷指挥使。父全美，事太宗为殿前指挥使。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帝尝曰：“闻若嗜学，吾授若书。”崇勋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兴废之事。真宗即位，迁左侍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

雷有终讨王均，崇勋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内殿崇班。累迁西上阁门使、群牧都监，改副使，以左卫大将军、恩州刺史为枢密都承旨，寻提举枢密诸房、通进银台司事。以英州防御使为马军都虞候、并代州马步军副都总管，留为客省使、领群牧使。

真宗久不豫，寇准罢。入内副都知周怀政谋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复相准。尝以谋访崇勋，崇勋以变告。丁谓得其辞，夜造曹利用，共议发之。翌日，诛怀政，擢崇勋邓州观察使，不拜，乃以内客省使领桂州观察使，复兼群牧使。初，群牧置使皆以文臣领之，崇勋曰：“马者战备，虽无事，可去邪？”

仁宗即位，以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陈州，授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总管、知定州，历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振武军节度使，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宫中火，为修葺副使。又历镇南、定武军、山南东道节度使。

章献与仁宗言，先帝最称崇勋质信，可任大事，乃进枢密使。百官诣洪福院上章懿册，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张士逊过崇勋园饮，日中期不至。御史中丞范讽劾奏，与士逊俱罢，以同平章事、河阳三城节度使判

许州。翌日，改陈州。景祐初，怀政家人讼冤，遂罢同平章事，知寿州，徙亳州，复知陈州。

契丹将渝盟，朝廷择将备边，崇勋请行，复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军，又徙郑州。坐其子宗诲纳赇枉法，以左卫上将军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赠太尉，溢恭密，寻改谥恭毅。

崇勋性贪鄙，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镇日，尝役兵工作木偶戏人，涂以丹白，舟戴鬻于京师。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为武骑军校，与契丹战，殁。时守恩才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累迁西头供奉官。

真宗即位，四迁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澶渊，守恩从行，数见任使。迁博州刺史，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泰州防御使。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

天圣初，加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军节度使，为永定陵总管。雷允恭、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闻，允恭等伏诛。徙节河阳三城，归本镇，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马步军都总管，历天雄、泰宁、武宁节度使，为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

守恩所至，恃宠骄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赂遗，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参发其赃，命侍御史赵及与大名府通判李钺鞫问得实，法当死，帝命贷之，除名连州编管，卒贬所。

守赟字子美。初，守恩给事襄王邸，王问其兄弟，守恩言守赟四岁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时抚养，心辄念之。王为动容，即日召入宫，而怜其幼，听就外舍。后二年，复召入，王乳母齐国夫人使傅婢拊视之。

稍长，习通文字。王为太子，守赟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继迁叛，命使绥、夏伺边衅，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为驾前走马承受。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以守赟为真定路走马承受公事。

帝幸澶渊及祀汾阴，皆为驾前巡检，累迁东绫锦副使。从幸亳州，

命修行宫。转崇仪使、提举仓草场。帝甚亲信之，遣中使问守赟曰：“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守赟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寻迁西上阁门使、提举诸司库务，以右千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为枢密都承旨，兼领三班院。

每契丹使至，与杨崇勋迭为馆伴副使，凡十余年。擢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改马军、并代州都总管。累迁步军、马军殿前副都指挥使，建武、镇东、保大军节度使。俄以修大内劳，除殿前都指挥使，徙定国军节度使。

守恩坐赃废，守赟亦以镇海军节度使罢管军，之本镇。逾年，徙定州路都总管，召知枢密院事。既入见，帝问西事，守赟言：“平时小障屯兵马不及千余，贼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门邪？宜并其兵以据冲要，伺便邀击，功或可成。”帝然之。

刘平、石元孙败，人有以降贼诬告者。守赟颇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为质，自请将兵击贼。换宣徽南院使、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然守赟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

寻诏驻军河中，居数月，徙屯鄜州。其子随为陕西缘边招讨副使。时晏殊、宋绶知枢密院，又召守赟同知院事。随卒，守赟请罢，以宣徽南院使、天平军节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复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总管，未至，徙高阳关，就判瀛州。卒，赠太尉，谥忠僖。

随字君正，颇好儒术，多从士大夫游。以父荫为茶酒班殿侍，迁右班殿直。仁宗在东宫，为率府副率兼春坊谒者。及即位，除内殿承制、阁门祗候，累迁西上阁门使，出为天雄军兵马钤辖。以母疾召还，领三班院，再迁四方馆使、营州刺史。出知卫州，真拜韶州团练使。徙邠州，迁泰州防御使。

元昊反，为鄜延路副都总管。随本名元亨，与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寻徙环庆路，未几，复还鄜延。元昊为书及锦袍、银带投境上，以遗金明李士彬，且约与同叛。候人得之，诸将皆疑士彬，独随曰：“此行间尔。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邪？”乃召士彬与饮，厚抚之。士彬感泣，后数日，果击贼，斩首获羊马自效。

及守赟知枢密院事，除耀州观察使、知亳州。刘平、石元孙败，以

随知河中府。守赟经略安抚陕西，留领会灵观事。守赟还，复为陕西副都总管兼缘边招讨副使。帝曰：“朝廷方以边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机密为嫌。”时随已病，次陕州，卒。赠昭信军节度使，谥庄恪。随在边陲无多战功，然慎重少过。

论曰：“曹利用投身不测之渊，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无锋镝之虞，勋业固伟矣。岭南之战，亦岂可少哉！恃功怙宠，祝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耆、崇勋二夏奋阛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初隶骑御马直，选为散直。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ＳＶ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迁西上阁门副使，擢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

仁宗以青数有战功，欲召见问以方略，会贼寇渭州，命图形以进。元昊称臣，徙真定路副都总管，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

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

皇祐中，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杨畋等安抚经制蛮事，师久无功。又命孙沔、余靖为安抚使讨贼，仁宗犹以为忧。青上表请行，翌日入对，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

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帝壮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时智高还据邕州，青合孙沔、余靖兵次宾州。

先是，蒋偕、张忠皆轻敌败死，军声大沮。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西钤辖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

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贼既失险，悉出逆战。前锋孙节搏贼死山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钜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之。枭黄师宓等邕州城下，敛尸筑京观于城北隅。时贼尸有衣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青曰：“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众遂以济。

复为枢密副使，迁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还至京师，帝嘉其功，拜枢密使，赐第敦教坊，优进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忧之曰：“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防窃发。”乃驰使戒之。及闻青已破贼，顾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

始，交阯愿出兵助讨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万人粮于邕、钦待之。诏以缗钱三万赐交址为兵费，许贼平厚赏之。青既至，檄余靖无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非其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阯助兵。”从之。贼平，人服其有远略。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祐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出判陈州。明年二月，疽发髭，卒。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

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赈其家事。子谘、咏，并为阁门使。咏数有战功。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画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赍中牢祠其家。

张玉字宝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隶狄青麾下，筑青涧、招安砦。遇夏兵三万，有驰铁骑挑战者，玉单持铁简出斗，取其首及马，军中因号曰张铁简。以状闻。仁宗曰："真勇将也。"以为本路同巡检。从征侬智高，抵归仁驿，贼列三锐陈以逆官军，军小却，玉率右厢突骑横贯贼垒，贼大溃。帝召见，使作锐陈于殿廷下，观破贼之势。擢为广西钤辖，徙大名，进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为副都总管。

谅祚攻大顺城，玉以兵三千夜击之，惊溃而去。累迁昭州防御使，徙泾原。熙宁中，庆州卒叛，玉袭逐于石门，卒穷蹙请降，玉斩二百人，坐夺职，降为陵州团练使，居数月，复之。

王韶开熙河，玉迁宣州观察使，为副都总管。河北置三十七将，以玉为第一将。入为马步军都虞候，卒，赠建雄留后。

孙节，开封人。少隶军籍，以才勇补右侍禁。与狄青同在延州，数攻破敌砦有功，累迁西京左藏库副使。及青讨智高，辟隶麾下。至归仁铺，节为前锋，直前搏战，贼锐甚，节麈山下，俄中枪而没。特赠忠武军节度留后，封其妻为仁寿郡君，官其子二人、从子三人，给诸司副使奉，终其丧。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延安清刚社募兵误杀熟羌，将论死，逵请而免之，活壮士十三人。方议取灵武，逵曰："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未几，泾原任福以全军没，人服其先见。

陈执中安抚京东，奏为驻泊将。执中与宾佐论当今名将，共推葛怀

敏。逵曰：“怀敏易与尔，他日必败朝廷事。”执中始怒，居数日，问曰：“君何以知葛怀敏非名将而败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无谋，可禽也。”执中叹曰：“君真知兵，怀敏既覆师矣。”为真定兵马监押。

保州卒叛，田况遣逵往招之。逵与乱者侍其臻尝同事范仲淹，驰至城下，示以旧所佩紫囊。臻识之，即与其党韦贵、史克顺皆再拜，邀逵登城。既见，申谕祸福，众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请以身为质，于是开城降。论功加阁门祗候、环庆兵马都监。遭母忧，不得解官，凡三请乃许。庆帅杜杞赆以钱四十万，谢弗受。卒丧，为泾原都监。拔古渭城，转通事舍人，徙河北缘边安抚都监。副吴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号，入观礼。使还，黜为汾州都监。

庞籍镇河东，俾权忻州。契丹来求天池庙地，籍不能决，以诿逵。逵访得太平兴国中故牍，证为王土，檄报之，契丹愧伏。

湖北溪蛮彭仕羲叛，加带御器械，为路钤辖兼知澧州。得蛮亲信为乡导，尽平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羲弃城走，众悉降。迁礼宾使，徙南路钤辖、知邵州。武冈蛮反，逵讨平之。累迁容州观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卫。迁殿前都虞候，出为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旋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逵虽立军功，而骤跻政地，议者不厌，谏官、御史交论之，不听。神宗即位，迁静难军留后，召还。言者复力争，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至郓七日，徙镇鄜延。

种谔受嵬名山降，取绥州，夏人遂杀杨定。朝论以边衅方起，欲弃绥。逵曰：“虏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见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既而夏人欲以塞门、安远二砦来易，朝廷许之。逵曰：“此正商于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与。”遣其属赵离、薛昌朝与夏使议，唯言砦基，离曰：“二砦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虏使惊不能对，乃寝其请。初，诏焚弃绥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问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违诏旨之罪，帝手诏褒答。

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询易名山，逵曰：“询，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恐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矣。”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谍告将斩之于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

虏，情得，乃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与逵议出兵。逵曰："谔，狂生尔，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明年，庆州乱，出判永兴，徙秦州。王韶开熙河，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确鞫之，谓逵诬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复宣徽使。

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将行，宴于便殿，赐中军旗章剑甲以示宠。次长沙，先遣将复邕、廉；至广西，讨拔广源州，降守将刘应纪；又拔决里隘，乘胜取桄榔、门州，大战富良江，斩伪王子洪真。乾德穷蹙，奉表归命。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至是，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哲宗立，复左屯卫大将军致仕。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辞归洛，改左武卫上将军、提举崇福宫，卒。辍视朝一日，赠雄武军节度使。

逵忼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

李复圭治庆州之败，既斩李信、刘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检使白玉。玉见逵托以后事，且泣言不得终养母。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谓逵曰："白玉能以功补过，卿之力也。"每战，先招怀，后战斗，爱惜士卒，不妄加诛戮。其杀贼妇女老弱者，皆不赏。虽坐征南无功久废，犹隐然为一时宿将云。

论曰：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列传第五十

○吴育 宋绶 子敏求 从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 孙寿朋 复圭 王博文 子畴 王䨓

吴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问，与杨亿同州里，每造亿，亿厚礼之。门下少年多易之，亿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禄卿，以礼部侍郎致仕。

育少奇颖博学，举进士，试礼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评事，迁寺丞。历知临安、诸暨、襄城三县。自秦悼王葬汝后，子孙从葬，皆出宦官典护。岁时上冢者，往来呼索扰州县。育在襄城，请凡官所须，具成数，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费殆半。宦官过者衔之，或中夜叩县门，索牛驾车，育拒不应。异时宗子所过，纵鹰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辄相戒约，毋敢纵者。

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贤院、通判苏州。还知太常礼院，奏定礼文，名《太常新礼庆历祀仪》。改右正言，历三司盐铁、户部二判官。寻以本官供谏职。

元昊僭号，议出兵讨之。群臣曰："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育独建言："元昊虽称蕃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且服叛不常，请置之，示不足责。且已僭舆服，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拊而收之。"不报。复上言："宜先以文诰告谕之，尚不宾，姑严守御，不足同中国叛臣亟加征讨。且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于持重。羌人剽悍多诈，出没不时，我师乘锐，见小利小胜，必贪功轻进，往往堕贼计中。第严约束，明烽候，坚壁清野，以挫其锋。"时方锐意讨之，既而诸将多覆军者，久之无功，卒封元昊为夏国主，如育所议。

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务因循而厌生事，政令纪纲，边防机要，置不复修。一有边警，则仓皇莫知所为，殆稍安静，则又无敢辄言者。若政令修，纪纲肃，财用富，恩信给，赏罚明，将帅练习，士卒精锐，则四夷望风，自无他志。若一不备，则乘间而起矣。"

又曰："汉通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诸戎内附，虽有桀黠，不敢独叛。唐太宗尝赐回鹘可汗并其相手书，纳其贡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

罗支攻杀李继迁，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啗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顾矣。请募士谕唵厮啰及他蕃部，离散其党与，使并力以攻，而均其恩赐，此伐谋之要也。”因录上真宗时通西域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进翰林学士，累迁礼部郎中。

契丹与元昊构兵，元昊求纳款。契丹使来请勿纳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为日已久。不可纳一叛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蕃自斗，斗久不解，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过计亟纳元昊，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朝廷不得元昊毫发之助，而太行东西，且有烟尘之警矣。宜使人谕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绝，力屈而归我，我所疑也，若无他者，当顺契丹如故，然后许汝归款。’告契丹曰：‘已诏元昊，如能投谢辕门，即听内附；若犹坚拒，当为讨之。’如此，则彼皆不能归罪我矣。”于是召两制，出契丹书，令两制同上对，不易育议。

寻知开封府。居数日，发大奸吏一人，流岭外。又得巨盗，积赃万九千缗，狱具而辄再变，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时岁饥多盗，育严赏功之法，尝得盗而未赏者，一切赏之，以明不欺。

庆历五年，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居数月，改参知政事。山东盗起，帝遣中使按视，还奏：“盗不足虑。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尊爱之，此可忧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育曰：“盗诚无足虑者，小人乘时以倾大臣，祸几不可御矣。”事遂寝。章献、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庙，议者请覃恩，且优赐军士。育曰：“无事而启侥幸，谁为陛下建此议者，请治之。”已而外人多怨执政者，帝以语辅臣。育曰：“此必建议者欲动摇上听，臣以身许国，何惮此耶？”

向绶知永静军，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发其阴事，因构狱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经死。绶宰相子，大臣有营助，欲傅轻法。育曰：“不杀绶，无以示天下。”卒减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询请罢制科，帝刊其名付中书，育奏疏驳议，帝因谕辅臣曰：“彼上言者，乞从内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听昭察，则挟邪蠹国，靡所不为。愿出姓名按劾，以明国法。”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论辨不已，乃请曰：“臣所辨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乃复以为枢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讷曰：“大臣喧争为不肃，故雨不时若。”遂罢昌朝，而育归给事中班。未几，出知许州，徙蔡州。设伍保

法，以检制盗贼。时京师有告妖人千数聚确山者，诏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则以巡检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还报邪？”曰：“然。”曰：“育在此，虽不敏，聚千人境内，毋容不知。此特乡民用浮图法相聚，以利钱财尔，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惊疑，请留毋往。”中使以为然。顷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阙下，皆无罪释之。而告者伏辜。

寻以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徙陕州。上字论诏狱曰：“先王凝旒黈纩，不欲闻见人之过失也。设有罪，即属之有司。杨仪尝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台移劾都亭驿，械缚过市，人人不测为何等大狱。及闻案具，乃止请求常事。使道路众口纷纷窃议，朝廷之士，人皆自危，岂养廉耻、示敦厚之道哉。”

迁礼部侍郎、知永兴军，召兼翰林侍读学士。以疾辞，且请便郡。帝语大臣曰：“吴育刚正可用，第嫉恶太过耳。”因命知汝州，遣内侍赐以禁中良药。会疾不已，又请居散地，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外台旧不领民事，时张尧佐知河阳，民讼久不决，多诣育诉。育为辨曲直，判书状尾，尧佐畏惧奉行。复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陕州，进资政殿大学士。召还，判尚书都省。

一日，侍读禁中，帝因语及“臣下毁誉，多出爱憎，卿所当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圣主之行，如日月之明。进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晓其恶，则阴邪不能构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数欲大用，为谏官刘元瑜诬奏育在河南尝贷民出息钱。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

夏人既称臣，而并边种落数侵耕为患。庞籍守并州，欲筑堡备之。育谓：“要契未明而亟城，则羌人必争，争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东，又遗籍手书及疏于朝，不报。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骁将郭恩，而太原将佐皆得罪去。疾复作，辞不任边事，求解宣徽使，复以为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视事如平日，因阅囚辨非罪，窜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赠吏部尚书，谥正肃。

育性明果，所至作条教，简疏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发，发即人不能挠。辨论明白，使人听之不疑。

初尹开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与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抚河东，有奏请，多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问以列卿奉

朝请，育不自安，请罢去，不听。及出帅永兴，时待问尚亡恙，肩舆迎侍，时人荣之。晚年在西台，与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遗事至数百篇。体素羸，少时力学，得心疾。后得古方，和丹砂饵之，大醉，一夕而愈。后数发，每发数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为宰相，自有传。

宋绶，字公垂，赵州平棘人。父皋，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

初，徽之卒，遗奏补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试中书，真宗爱其文，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大中祥符元年，复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与父皋同职。后赐同进士出身，迁大理寺丞。及祀汾阴，召赴行在，与钱易、陈越、刘筠集所过地志、风物、故实，每舍止即以奏。将祠亳州太清宫，以签书亳州判官事，入为左正言、同判太常礼院。久之，判三司凭由司。建言："比岁下赦令释逋负，后期未报者六十八州。请于诸路选官考核，欺半月以闻。"于是脱械系三千二百人，蠲积负数百万。

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兼史馆修撰、玉清昭应宫判官。累迁户部郎中、权直学士院，同修《真宗实录》，进左司郎中，遂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勾当三班院。始诏读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颛进讲。同修国史，迁中书舍人。昭应宫灾，罢二学士。逾年，复翰林学士。史成，迁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读学士。

时太后犹称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帘决事，而仁宗未尝独对群臣也。绶奏言："唐先天中，睿宗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宜约先天制度，令群臣对前殿，非军国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书上，忤太后意，改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太后崩，帝思绶言，召还，将大用，而宰相张士逊沮止之，复加翰林侍读学士。诏定章献明肃、章懿太后祔庙礼，绶援《春秋》考仲子之宫、唐坤仪庙故事，请别筑宫曰奉慈庙以安神主，事多采用。

始置端明殿学士，以命绶，绶固辞。又言："帝王御天下，在总揽威柄。而一纪以来，令出帘帷。自陛下躬亲万务，内外延首，思见圣政，宜惩违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赏罚号令，未能有过于前日，岂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辅陛下之治耶？顷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径取升擢，议者谓恩出太后。今恩赏虽行，又谓自大臣出，非大臣朋党罔上，何以得此。朋党之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窥测帝旨，密令陈

奏；或附会己意，以进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权，小人趋利以售进，此风浸长，有蠹邦政。太宗尝曰：‘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真宗亦曰：‘唐朋党尤盛，王室遂卑。’愿陛下思祖宗之训，念王业艰难，整齐纲纪，正在今日。”张士逊罢，乃拜绶参知政事。

初，有诏罢修寺观，而章惠太后以旧宅为道观，谏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奁中物也，谏官、御史欲邀名邪？”绶进曰：“彼岂知太后所为哉，第见兴土木违近诏，即论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犹指为过，或陛下有大阙失，近臣虽不言，然传闻四方，为圣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尝谓唐太宗为谏官所诋，不以为愧。何若动无过举，使无得而言哉？”

郭皇后废，帝命绶作诏曰：“当求德阀，以称坤仪。”既而左右引富人陈氏女入宫，绶曰：“陛下乃欲以贱者正位中宫，不亦与前日诏语戾乎？”后数日，王曾入对，又论奏之。帝曰：“宋绶亦如此言。”时大臣继有论者，卒罢之。

帝春秋富，天下久无事，绶虑宴乐有渐，乃言：“人心逸于久安，而患害生于所忽。故立防于无事，销变于未萌。事至而应，不亦殆欤？臣愿饬励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驭下之道有三：临事尚乎守，当机贵乎断，兆谋先乎密。能守则奸不能移，能断则邪不能惑，能密则事不能挠。愿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间，声味以调六气，节宣以顺四时，保养圣躬，宗社之休也。”再迁吏部侍郎。

时宰相吕夷简、王曾论议数不同。绶多是夷简，而参知政事蔡齐间有所异，政事繇此依违不决，于是四人者皆罢。绶以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留侍讲筵，权判尚书都省。岁余，加资政殿大学士，以礼部尚书知河南府。

元昊反，刘平、石元孙败没，帝以手诏赐大臣居外者，询攻守之策。绶画十事以献。复召知枢密院事，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时绶母尚在，绶既得疾，不视事，犹起居自力，区处后事。寻卒，赠司徒兼侍中，谥宣献。

绶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为儿童时，手不执钱。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札尤精妙。朝廷大议论，多绶所财定。杨亿称其文沈壮淳丽，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所书字藏禁中。初，郊祀，绶摄太仆卿。帝问仪物典故，占对辨洽，因上所撰《卤

簿图》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预苏舜钦进奏院会，出签书集庆军判官。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持祖母丧，诏令居家修书。卒丧，同知太常礼院。

石中立薨，子继死，无他子。其孙祖仁疑所服，下礼官议。敏求谓宜为服三年，当解官，斩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议，遂定为令。加集贤校理。从宋庠辟，通判西京。为群牧度支判官。坠马伤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

英宗在殡，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敏求以为大行未发引，不可。逾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义服，服降而练，可嫁娶矣。坐前后议异，贬秩知绛州。王珪、范镇乞留之，使成《实录》。神宗曰："典礼，国之所重，而误谬如是，安得无责。"然敏求议初不误，曾公亮恶礼院刘瑾附敏求为说，故因是去之。是岁，即诏还。

徐国公主以夫兄为侄奏官，敏求疏其乱天伦，执正之。王安石恶吕公著，诬其言韩琦欲因人心，如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出之颍州。敏求当草制，安石谕旨使明著罪状，敏求但言敷陈失实。安石怒白于帝，命陈升之改其语，敏求请解职，未听。

会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还词头，遂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奉朝请。策试贤良方正，孔文仲对语切直，擢置优等，安石愈怒，罢文仲。人为敏求惧，帝独全护之，除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邓润甫为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讦，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变薄俗。"乃加敏求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掌均国公笺奏。元丰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赠礼部侍郎。

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它所著书甚多，学者多咨之。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又州郡有学舍而无学官，故士轻去乡里以求师，请置学官。"后颇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谟，以荫为泽州司理参军。州有杀人狱，昌言疑其冤，坚

请迹捕，果得真犯者。稍迁河阴发运判官。自济源之官，见道上弃尸若剐剥状者甚众，窃叹郡县之不治。既至河阴，得凶盗六辈，杀人而鬻之，如是十余年，掩其家，犹得执缚未杀者七人。县吏与市井少年共为胠橐，昌言穷治其渊薮，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监丞。

熙宁初，河决枣强而北。昌言建议，欲于二股河口西岸新滩，立土约障水，使之东流。候稍深，即断北流，纵出葫卢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诏从之。提举河渠王亚以为不可成，不如修生堤。朝廷遣翰林学士司马光往视，如昌言策。不两月，决口塞。光奏昌言独有功，若与同列均受赏，恐不足以劝。诏理提点刑狱资序，迁开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监。汴水涨，昌言请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绝，监丞侯叔献唱为昌言罪，昌言惧，求知陕州。历濮、冀二州。河决曹村，召判都水监，往护河堤。灵平埽成，转少府监。卒，赠绢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渊，徐州丰人。少孤游学，依姻家赵况于洛下，遂葬父母缑氏。举进士，补长社县尉。州葺兵营，课民输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输者，因以取赇；若谷度财，别其长短、大小为程，置庭中，使民自输。

改大理寺丞、知宜兴县。官市湖洑茶，岁约户税为多少，率取足贫下，若谷始置籍备勾检。茶恶者旧没官，若谷使归之民，许转贸以偿其数。知连州。真宗将朝谒太清宫，选通判亳州。累迁度支员外郎、权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会河决白马，调取刍楗，同列卢士伦协三司意，趣刻扰州县，而若谷宽之。士伦不悦，构于朝，徙知陕州。盗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谕之，盗杀其党与自归。改梓州。

天圣初，判三司户部勾院。使契丹，陛辞，不俟垂帘请对，乃遽诣长春殿奏事，罢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荫屡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训之尔。"王蒙正为驻泊都监，挟太后姻横肆，若谷绳以法。监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

洞庭贼数邀商人船杀人，辄投尸水中。尝捕获，以尸无验，每贷死，隶他州。既而逃归，复功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迁太常少卿、集贤殿修撰、知滑州。河啮韩村堤，夜驰往，督兵为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谏议大夫知延州。州有东西两城夹河，秋、夏水溢，岸辄圮，役费不可胜纪。若谷乃制石版为岸，押以巨木，后虽暴水，不复坏。官仓依山而贮谷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贮二万斛，他郡多取法焉。迁给事中、知寿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坏

田，辄盗决。若谷摘冒占田者逐之，每决，辄调濒陂诸豪，使塞堤，盗决乃止。

加集贤院学士、知江宁府。卒挽舟过境，寒瘠甚者，留养视之，须春温遣去。民丐于道者，以分隶诸僧寺，助给舂爨。还，勾当三班院，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贵人多葬洛阳，敕使须索烦扰，若谷奏令鸿胪预约所调移府，逆为营办。改枢密直学士、知并州。民贫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钱助其嫁娶。赘婿、亡赖委妻去，为立期，不还，许更嫁。并多降人，喜盗窃，籍累犯者，以三人为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

进尚书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拜参知政事。建言："风俗ＮＤ恶，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类，今一目以朋党，恐正人无以自立矣。"帝悟，为下诏谕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辞位，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提举会灵观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赠太子太傅，谥康靖。

若谷性资端重，在政府，论议常近宽厚。治民多智虑，恺悌爱人，其去，多见思。少时与韩亿为友，及贵显，婚姻不绝焉。子淑。

淑字献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献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赋诗，赐童子出身。试秘书省校书郎，寇准荐之，授校书郎、馆阁校勘。

乾兴初，迁大理评事。修《真宗实录》，为检讨官。书成，改光禄寺丞、集贤校理，为国史院编修官。召试，赐进士及第，改秘书郎，进太常丞、直集贤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馆修撰，再迁尚书礼部员外郎，上时政十议。改知制诰、勾当三班院，为翰林学士，进吏部员外郎。会若谷参知政事，改侍读学士，加端明殿学士。若谷罢，进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

以右谏议大夫知许州。岁饥，取民所食五种上之，帝恻然，为蠲其赋。权知开封府，复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言者指其在开封多亵近吏人，改给事中、知郑州。徙河阳，转尚书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罢端明殿学士，判流内铨，复加端明殿学士。

初，在郑州，作《周陵诗》。国子博士陈求古以私隙讼其议讪朝廷，除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累表论辨，不报，乃请侍养。明年，复端明、侍读二学士，判太常寺。父丧免官，终丧起复，再为翰林学

士。谏官包拯、吴奎等言淑性奸邪，又尝请侍养父而不及其母，罢翰林学士，以端明、龙图阁学士奉朝请。丁母忧，服除，为端明、侍读二学士。迁户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而御史中丞张升等又论奏之，不拜，除兼龙图阁学士。由是台郁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风眩，卒。赠尚书右丞。

淑警慧过人，博习诸书，详练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谘访。制作诰命，为时所称。其他文多裁取古语，务为奇险，时人不许也。

初，宋郊有学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国姓；而'郊'者交，非善应也。"又宋祁作《张贵妃制》，故事，妃当册命，祁疑进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问之，淑心知其误，谓祁曰："君第进，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倾侧险陂类此。尝修《国朝会要》、《三朝训鉴图》、《阁门仪制》、《康定行军赏罚格》，又献《系训》三篇，所著别集百余卷。子寿朋、复圭。

寿朋字延老。庆历初，与弟复圭同试学士院，赐进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诸陵，奏言："昭宪皇后诞育二圣，为国文母，独以合葬安陵，不及时祭，请更其礼。"从之。迁群牧判官，击断敏甚。皇城卒逻其纵游无度，出知汝州。尽推职田之入归前守杨畋；畋死，又经理其家。以饥岁营州廨劳民，降为荆门军。

历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凤翔府沧州。沧地震，坏城郭帑庾。寿朋以席为屋，督吏采缮葺，未数月，复其旧。括芜田三万顷，纵民耕，择其壮者使习兵。河方北涌，随塞之，故道狭，寿朋度必东溃，谕居人徙避，后三县四镇果垫焉。司马光出使。荐其能，加直史馆。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进户部、盐铁副使。性疏隽任侠，奉祠西太一宫，饮酒食肉如常时，暴得疾卒。诏中使抚其孥，赐白金三百两。

复圭字审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驿率困惫。豪杜氏十八家，诡言唐相如晦后，每赇吏脱免，复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阋，挥所执铁椎，椎杀争者于厅事，立斩之。徙知相州。

自太宗时，聚夏人降者五指挥，号"厅子马"，子弟相承，百年无它役。复圭斥不如格者，选能骑射士补之。为度支判官、知泾州。始时二税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转运使又覆折之，复圭为奏免，民立生祠。历湖北、两浙、淮南、河东、陕西、成都六转运使。浙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复圭悉罢遣归农，令出钱助长名人承募，民便之。濒海人赖蛤沙

地以生，豪家量受税于官而占为己有，复圭奏蠲其税，分以予民。

熙宁初，进直龙图阁、知庆州。夏人筑垒于其境，不犯汉地。复圭贪边功，遣大将李信帅兵三千，授信以陈图，使自荔原堡夜出袭击，败还，复圭斩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后七日，秉常举国入寇。御史谢景温劾复圭擅兴，致士卒死伤，边民流离，谪保静军节度副使。岁余，知光化军。张商英言："夏人谋犯塞之日久矣，与破金汤适相值，非复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内铨，知曹、蔡、沧州，还为盐铁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荆南，卒。

复圭临事敏决，称健吏，与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轻率躁急，无威重，喜以语侵人，独为王安石所知，故既废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济阴人。祖谏，给事太宗藩邸，为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属文，举进士开封府，以回文诗百篇为公卷，人谓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亲试进士，以年少罢归。后谏卒官庐州，州守刘蒙叟为言，召试舍人院，为安丰主簿，历南丰尉，有能名。调南剑州军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监荆南榷货务，迁殿中丞。陈尧咨荐之，试中书，赐进士第，擢知濠州，历真州。真宗幸亳，权江、淮制置司事。改监察御史、梓州路转运使。以疾，请出知海州，徙密州。负海有盐场，岁饥，民多盗鬻，吏捕之辄抵死。博文请弛盐禁，候岁丰乃复，从之。除殿中侍御史。

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长安伪为《乾祐天书》，事觉，能既败死，先与其徒就禽，诏博文乘驿按劾。博文唯治首恶，胁从者七人，得以减论。还为开封府判官，丁母忧。

始，博文幼丧父，其母张氏改适韩氏。及博文在朝，谓子无绝母礼，请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谓古之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以废宗庙祭也。今丧者皆祭，无害于行服。乃请解官持服，然议者以丧而祭为非礼。服除，为三司户部判官。出为河北转运使，迁侍御史、陕西转运使。

属羌撒逋渴以族落数千帐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鹁鸽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没。博文劾奏内侍都知周文质、押班王怀信为泾原、环庆两路钤辖，提重兵驻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边费，请用曹玮、田敏代。既而文质、怀信坐法，遂以玮知永兴军，使节制边事。会玮病不行，又用敏为泾原路总管，寇遂平。

迁尚书兵部员外郎，为三司户部副使，再迁户部郎中、龙图阁待制、判吏部流内铨、权发遣三司使事。与监察御史崔暨、内侍罗崇勋同鞫真定府曹汭狱。及还，权知开封府，进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为走马承受贾德昌所毁，徙凤翔府，又徙永兴军。明年，德昌以赃败，改枢密直学士，复知秦州。

初，沿边军民之逃者必为熟户畜牧，又或以遗远羌易羊马，故常没者数百人。其禽生羌，则以锦袍、银带、茶绢赏之。间有自归，而中道为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斩。博文乃遣习知边事者，密持信纸往招，至则悉贷其罪，由是岁减殊死甚众。朝廷下其法旁路。

又言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讥察之。再迁右谏议大夫，以龙图阁学士复知开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出知大名府，迁给事中。召权三司使，遂同知枢密院事，逾月而卒。帝临奠，赠尚书吏部侍郎。

博文以吏事进，多任剧繁，为政务平恕，常语诸子曰："吾平生决罪，至流刑，未尝不阴择善水土处，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狱，议者多谓博文希太后旨，纵崇勋傅致其罪。子畴。

畴字景彝，以父荫补将作监主簿。中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宋祁提举诸司库务，荐畴勾当公事。时有宦官同提举者，畴辞于中书曰："翰林先进，畴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为阉人指使，则畴实耻之。"

用贾昌朝荐，改编修《唐书》。仁宗猎近郊，畴引十事以谏。皇祐中，手诏禁贵戚近习私谒者，畴献《圣政惟公颂》。召试，直秘阁，为开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诉其叔父死，疑为仇家所毒，请发棺验视，众欲许之，畴独不可。曰："苟无实，是无故而暴尸，且安知非允良有奸？"穷治，果与其叔父家有怨。历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时陈升之拜枢密副使，谏官、御史唐介等奏弹升之不当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争数月不已，乃两罢之。而论者谓介等为众人游谈所误。畴疏言："浮华险薄之徒，往来谏官、御史家，掎摭人罪，浸以成俗，请出诏戒励。"从之。迁给事中。

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后垂帘听政。其后帝疾平，犹未御正殿，畴上疏请御朝听政。及永昭陵复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摄事。畴奏曰："人子之葬其亲，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礼重，礼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数至于九。今山陵，嗣君不得亲往，则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摄事。若神主既至，则四虞之祭，虽或圣躬未宁，亦宜勉强。况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礼、仁孝聪明闻于中外，此先帝所以托天下也。臣愿始终令德，以全美名。"

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犹持谦抑。畴复上疏曰："庙社拥佑陛下，起居安平，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太平之力，勉于听决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为疑贰谦抑，自使盛德暗然不光。"

未几，又上疏曰：

董仲舒为武帝言天人之际曰："事在勉强而已。勉强学问，则闻见广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业之重，天人顾享之际，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国者，尤在于勉强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务德好学，语言举动未尝越礼，是天性有圣贤之资。自疾平以来，于兹半岁，而临朝高拱，无所可否。群臣关白军国之政者日益至，其请人主财决者日益多，然犹圣心盘桓，无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继大统，或虑未究朝廷之事，故谦抑而未皇耶？或者圣躬尚未宁，而不欲自烦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为谦抑而未皇，则国家万务，日旷月废，其势将趋于祸乱无疑也。若圣躬未能宁，则天下之名医良工，日可召于前。而方技不试，药石不进，养疾于身，坐俟岁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则又过计之甚也。

今中外之事，无可疑畏，臣尝为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诚、廓开大明以照天下，外则与执政大臣讲求治体，内则于母后请所未至。延礼贤俊，谘访忠直，广所未见，达所未闻。若陛下朝行之，则众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于侧者，惟一二讲学之师，与左右给使之人耳。修身行己，德业日新，而知者无几，则是为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终能德成行尊，美名远闻，此先帝之所以属心也。今处亿兆之上，有一言动则天下知之，简册书之，比之于昔，是善行易显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闻者，是不为尔，非不能也。有始有终者，圣贤之能事，在陛下勉强而已。

畴又上疏欲车驾行幸，以安人心。时大臣亦有请，帝乃出祷雨，都人瞻望欢呼。数日，皇太后还政，畴又上疏："请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车服承卫之等威，百司拱拟之制度，它时尊称之美号，外家延赏之恩典，凡可以称奉亲之意者，皆宜优异章大，以发扬母后之功烈，则孝德昭于天下矣。"

时诏近臣议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飨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学士王珪等与礼官上议，以谓季秋大飨，宜以仁宗配，为严父之道。知制诰钱公辅独谓仁宗不当配祭。畴以谓珪等议遗真宗不得配，公辅议遗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于礼意未安。乃献议曰："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配飨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说、《孝经》严父之礼。奉迁真宗配孟夏雩祀，以仿唐贞观、显庆故事。太宗依旧配正月上辛祈谷、孟冬祀神州祇，余依本朝故事。如此，则列圣并侑；对越昊穹，厚泽流光，垂裕万祀。必如公辅之议，则陷四圣为失礼，导陛下为不孝，违经戾古，莫此为甚。"自此公辅不悦，而朝廷以畴论事有补，帝与执政大臣皆器异之。

迁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同提举诸司库务。数月，拜枢密副使。于是公辅言畴望轻资浅，在台素餐，不可大用，又颇荐引近臣可为辅弼者。公辅坐贬。畴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临哭，赐白金三千两，赠兵部尚书，谥忠简。

畴名臣子，性介特，厉风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文，未尝慢戏，吏治审密，文辞严丽。其执政未久、终于位及所享寿，类其父云。

王䨓字总之，赵州临城人。七岁丧父，哀毁过人。既长，状貌奇伟。举进士，授婺州观察推官。代还，真宗见而异之，特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祁县，通判湖州。再迁太常博士、提点梓州路刑狱，权三司户部判官。使契丹还，判都磨勘司。以尚书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方调兵塞决河，而近郡灾歉，民力雕敝，请罢土木之不急者。"改三司户部副使。枢密使曹利用得罪，䨓以同里为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苏州。还为三司盐铁副使。

时龙图阁待制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师贾人常以贱价居茶盐交引，请官置务收市之。季良挟章献姻家，众莫敢迕其意，䨓独不可，曰："与

民竞利，岂国体耶！”擢天章阁待制、判大理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安抚淮南，权判吏部流内铨，累迁刑部。

益、利路旱饥，为安抚使，以左司郎中、枢密直学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营、杀马、胁军校为乱者，䨻潜遣兵环营，下令曰：“不乱者敛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命军校指乱者，得十余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为政有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拜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祐五年，参知政事。明年，迁尚书工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天圣中，䨻尝使河北，过真定，见曹玮，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䨻曰：“何以教之？”玮曰：“吾闻赵德明尝使人以马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少子元昊方十余岁，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而以资邻国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矣。’德明从之。吾尝使人觇元昊，状貌异常，他日必为边患。”䨻殊未以为然也。比再入枢密，元昊反，帝数问边事，䨻不能对。及西征失利，议刺乡兵，又久未决。帝怒，䨻与陈执中、张观同日罢，䨻出知河南府，始叹玮之明识。未几，得暴疾卒。赠户部尚书，谥忠穆。

䨻少时，馆礼部尚书王化基之门，枢密副使宋湜见而以女妻之。宋氏亲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后三十年，䨻富贵矣。”果如所言。

论曰：吴育刚毅不挠，而设施无闻，其才不逮志者与？宋绶博洽明敏，若谷务长厚，博文习吏事，当仁宗时，先后与政，仅能恭慎寡过，保有禄位，施及后嗣。敏求、淑俱练达典故，傅以文采，而淑以倾险败德，视畴之介特，数建忠谋，则贤不肖之相去远矣。王䨻不留意曹玮之言，卒以昧于边事见黜，宜哉！

列传第五十一

○李谘 程戡 夏侯峤 盛度 丁度 张观 郑戩 明镐 王尧臣 孙抃 田况

李谘，字仲询，唐赵国公峘之后。峘贬死袁州，因家新喻，遂为新喻人。谘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谘日夜号泣，食饮不入口，父怜之而还其母，遂以孝闻。举进士，真宗顾左右曰："是能安其亲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评事、通判舒州，召试中书，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历三司、开封府判官，再迁左正言，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帝幸亳，以劳，迁尚书礼部员外郎。会江南饥，徙江东转运副使，为度支判官。擢知制诰，寇准数改谘所拟制辞，谘不乐，以父留乡里请外，遂出知荆南。会翰林学士阙，宰相拟他官，帝曰："不如李谘。"遂为学士。

仁宗即位，超迁本曹郎中、权知开封府，数月，权三司使，拜右谏议大夫。尝奏事两宫曰："天下赋调有定，今西北寝兵且二十年，而边馈如故。戍兵虽未可灭，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厚下。"即诏谘与御史中丞刘筠等同议冗费，以景德较天禧，计所减得十三之上。

时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奉，章献太后忧之，命吕夷简、鲁宗道、张士逊与谘等经度其事。谘曰："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出钱十四文，坐得三司钱百文。"谘请变法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三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谘以疾累请郡，改枢密直学士、知洪州。行数月，而御史台鞫吏王举、句献私商人，多请慈州矾，会计茶法不折虚费钱，妄称增课百万缗，以觊恩赏。谘坐不察夺职。

久之，进给事中、知杭州，复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衣冠子弟恃荫无赖者，谘悉杖之，境内肃然。还，勾当三班院，坐举吏降左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事，是岁，禁中火，仓卒营造，应办举集。

进尚书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数月，遭父丧，起复，迁户部侍郎、知谏院事。是时榷茶法浸坏，乃诏谘、蔡齐等更议之。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固辞，不许。于是复用谘所变法，语具《食货志》。卒，赠右仆射，谥宪成。

谘性明辨，周知世务，其处烦猝，常若闲暇，吏不敢欺。在枢府，专务革滥赏，抑侥幸，人以为称职。无子，以族子为后。

程戡，字胜之，许州阳翟人。少力学，举进士甲科，补泾州观察推官，再迁秘书丞、通判许州。曹利用贬，戡以利用婿降通判蕲州。徙虔州，州人有杀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门，以诬仇者。狱已具，戡独辨之，正其罪。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归州，召为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宝元初，忻、代地震，坏城郭、庐舍，死伤甚众，命戡安抚，颇以便宜从事。改起居舍人、知谏院，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

未几，知渭州。陕西有保毅军，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乡兵外，不黥而有籍，所以佐边备也。已隶保捷兵，而保毅籍如故，州县以供力役，率困惫，至破析财产售田者，犹数户出一夫，民不胜苦。"因诏：私役保毅者以计佣律坐之。

进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坐尝保任贝州张得一，得一伏诛，夺职出知凤翔府，寻徙河中。御史中丞张观辨之，复为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徙瀛州，四迁给事中。契丹使过，称疾，求著帽见，戡使谓曰："有疾，可毋相见，见当如礼。"使者语屈，冠而见。

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仁宗自择戡再知益州，迁端明殿学士，召见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变，捕斩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独完城浚池自固，不以为嫌也。

召拜参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诬民者。避宰相文彦博亲，改尚书户部侍郎、枢密副使。数与宋庠争议，谏官、御史皆论之，戡亦自请罢。除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寻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

英宗即位，以安武军节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迁。至是，用戡奏始皆得迁。又请首领有战功材武，皆得召见，选补为蕃官。延州夹河为两城，雉堞颇卑小。敌登九州台，则下瞰城中。戡调兵夫大增筑之。横山酋豪怨谅祚，欲率其属叛，取灵、夏，来求兵为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则未易取也；痈疽非其自溃，则未易攻也。谅祚久悖慢，宜乘此许之，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会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报。

言者请选大臣帅永兴，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具利害以闻。戡以

为“四路距永兴皆十数驿，设有警，使听节制，则不及事矣。且关中财赋不赡，宿军多，何以给之？”

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领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边吏苛暴，为西人诱略尔。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领，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结其心也。而甚动边听，宜更置路分钤辖、都监，各部一将兵，兼沿边巡检使，无复专蕃部事。”从其奏。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庐”，方许之。

戡告老章累上，终弗听，遣使以手诏问劳，赐茶药、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剧矣，高奴屯劲兵为要地，岂养病所耶？”召还，道卒。赠太尉，谥康穆。

戡久在边，安重习事，治不近名。然不为言者所与，或传戡交通宦官阎士良，至令妻出见之。

夏侯峤，字峻极，其先幽州人。高祖秀，为济州钜野镇游奕使，因家焉。父浦，梁开平中，以明经至棣州录事参军。峤幼好学，弱冠，以辞赋称，周相李谷延置门下。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摄伊阳令；拱移安州，又令摄录事参军。

太平兴国初，举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通判兴州，累迁右赞善大夫。从征太原，督刍粮于河朔。迁殿中丞、通判邠州。岁满，拜监察御史、通判兴元府，进秩殿中。

雍熙二年代还，对便殿。太宗语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才行，勿须奏拟。”即日改左补阙、直史馆，赐绯鱼。会王师护边，乘传督河间餫道，就命知莫州。逾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择朝士谨厚者为官属，即召入为翊善，赐金紫，加直昭文馆。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员外郎。东宫建，复兼中舍，迁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给事中、知审刑院。数月，擢枢密院副使。

咸平元年，以户部郎中罢。二年，始建讲读之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及杨徽之卒，又命兼秘书监。是秋，江、浙饥，命为江南巡抚使，所过疏理刑讼，存问耆老，务从宽简，人以为便。使还，采病民二十余事上之，亟诏厘革。又判吏部选事。

峤善鼓琴，好读庄、老书，淳厚谨慎，居官无过失。真宗尤爱重之，多所询访，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养生，少疾。景德元年五

月，以选人俟对崇政殿，暴中风眩，亟诏取金丹，上尊酒饵之，肩舆还第，遣内侍召外内名医诊视。其夕卒，年七十二。诏赠兵部尚书，赠赐外，增赐白金三百两给葬。录其子大理寺丞晟为太子中舍，孙恭为奉礼郎，侄孙蔚赐同学究出身。峤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后数月，毕士安为相，抚坐叹曰："使夏侯君在，吾岂先据此位！"有集十五卷。

大中祥符初，晟上《汉武封禅图》，缋金匮、玉匮、石□感、石距之状，咸有注释，上览而善之。至驾部员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应天府，后徙杭州余杭县。曾祖珰，仕钱氏为余杭县令。父豫，从钱俶入朝，终尚书度支郎中。度举进士第，补济阴尉。选为封丘主簿，改府仓曹参军，为光禄寺丞、御史台推勘官，改秘书省秘书郎。试学士院，为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

契丹寇边，从幸大名，数上疏论边事。奉使陕西，因览疆域，参质汉、唐故地，绘为《西域图》以献。改开封府判官，坐决狱失实，降监洪州税。起知建昌军、三司盐铁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诰。度尝奏事便殿，真宗问其所上《西域图》，度因言："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之东南，自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捉，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为形势备御之道至矣。唐始置节度，后以宰相兼领，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险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御。今复绘山川、道路、壁垒、区聚，为《河西陇右图》，愿备上览。"真宗称其博学。

后迁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以疾不拜，改会灵观判官，入翰林为学士，加史馆修撰。历兵部郎中、景灵宫副使。寇准罢相，度以交通周怀政，出知光州。乾兴初，再谪和州团练副使。丁谓贬，起为祠部郎中，复兵部郎中，迁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虔、滁、苏三州。还知审刑院，以右谏议大夫知扬州，加集贤院学士。

初，度谪洪州，建请复贤良方正科，又请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既而用夏竦议，置六科，其议亦自度始。

复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迁给事中。尝受诏与御史中丞王随议通解盐，听商旅入钱算盐，语在《食货志》。寻进承旨，以礼部侍郎兼端明殿学士，召问边计，退而条十事上之。又兼侍读学士。

景祐二年，拜参知政事。时王曾、吕夷简为相，度与宋绶、蔡齐并参知政事，曾与齐善，而夷简与绶善，惟度不得志于二人。及二人俱辞相，仁宗问度曰："王曾、吕夷简力求退，何也？"度对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问曾，曾荐齐，又问夷简，夷简荐绶，于是四人俱罢，而度独留。迁知枢密院事。

章得象既相，以度尝位其上，即拜武宁军节度使。坐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强取其邻所赁官舍，以尚书右丞罢。复知扬州，加资政殿学士、知应天府。暴感风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文肃。

度好学，家居列图书，每归，未尝释手。敏于为文，而泛滥不精。尝奉诏同编《续通典》、《文苑英华》，注释御集。真宗祀汾阴，仁宗在藩邸，诏掌起居笺奏及留司章奏。有《愚谷》、《银台》、《中书》、《枢中》四集，又有《中书》、《翰林》二制集。

天禧三年，诏许中书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学士不预。时度官兵部郎中，因请追封其母，自是学士官未至谏议者，其母皆得封郡君。

度体肥大，艰于拜起，宾客有拜之者，则俯伏不能兴，往往瞪视而诟詈之。性极猜险，虽平居，僚友不敢易语言。所至，下贫无赖，多所纵舍；稍有赀者，一切绳之以法。

子申甫，终尚书兵部郎中、集贤校理，尝为福建转运使，颇以修洁称。

从兄京，有吏能，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后唐清泰初陷契丹，逃归，徙居祥符。父逢吉，以医术事真宗藩邸，然好聚书，与儒者游。度强力学问，好读《尚书》，尚拟为《书命》十余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词学科，为大理评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坐解送国子监进士失实，监齐州税。还知太常礼院，判吏部南曹。上书论六事：一、增讲读官；二、增谏员；三、补荫用大功以上亲；四、选河北、河东役兵补禁军；五、籍令佐垦田为殿最；六、凡缘公事坐私罪仗者，听保任迁官。章献太后善之。

旧制，监司及藩镇辞谒皆赐对。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书、枢密奏

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尝献《王凤论》于章献太后，以戒外戚。历三司磨勘司、京西转运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气，请增筑以厌之，有诏按视。度奏神道贵静，不可轻缮治，乃止。入知制诰，迁翰林学士，纠察在京刑狱，判太常礼院兼群牧使。

刘平、石元孙败，帝遣使问所以御边。度奏曰："今士气伤沮，若复追穷巢穴，馈粮千里，轻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计之得也。唐都长安，天宝后，河、湟覆没，泾州西门不开，京师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严烽火，虽常有侵轶，然卒无事。太祖时，疆场之任，不用节将。但审擢材器，丰其廪赐，信其赏罚，方陲辑宁几二十年。为今之策，莫若谨亭障，远斥堠，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计。"因条上十策，名曰《备边要览》。

时西疆未宁，二府三司，虽旬休不废务。度言："苻坚以百万师寇晋，谢安命驾出游以安人心。请给假如故，无使外夷窥朝廷浅深。"从之。累迁中书舍人，为承旨。

时叶清臣请商州置监铸大钱，以一当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大小，最为折中。历代改更，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轻币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刍粮增价。臣尝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

度又言："祥符、天圣间，牧马至十余万，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不可虚费，遂废八监。然犹秦渭环阶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岚军，岁市马二万二百匹，补京畿、塞下之阙。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万而已。马少地闲，坊监诚可罢；若贼平马归，则不可阙。今河北、河东、京东西、淮南皆籍丁壮为兵，请令民畜一战马者，得免二丁，仍不许赀产以升户等，则缓急有备，而国马蕃矣。"

庆历中，副杜衍宣抚河东。久之，迁端明殿学士、知审刑院。时江西转运使移属州，凡市米盐钞，每百缗贴纳钱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财免贴纳，事觉，大理将以枉法论。度曰："枉法，谓于典宪有所阿曲。虞卿所违者，转运使移文尔。"遂贷虞卿死。

帝尝问，用人以资与才孰先？度对曰：“承平时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时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对以此。谏官孙甫论度所言，盖自求柄用，帝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

未几，擢工部侍郎、枢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骁健，有朝出群盗、夕备宿卫者；太祖阅猛士实骑军。请择河北、河东、陕西就粮马军，以补禁旅之阙。”又言：“契丹尝渝盟，预备不可忽。”因上《庆历兵录》五卷、《赡边录》一卷。明年，参知政事。会春旱，降秩中书舍人，逾月，复官。

后二年，卫士为变，事连宦官杨怀敏，枢密使夏竦请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侧者不自安。度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请付外台穷治党与。”争于帝前。仁宗从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罢为紫宸殿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称所宜。改观文殿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判尚书都省，再迁尚书左丞，卒。赠吏部尚书，谥文简。

度性淳质，不为威仪，居一室十余年，左右无姬侍。然喜论事，在经筵岁久，帝每以学士呼之而不名。尝问蓍龟占应之事，乃对：“卜筮虽圣人所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乱为监。”又尝示以欹器曰：“朕欲临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对曰：“臣等亦愿无倾满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尝作此器，真宗亦尝著论，于是帝制《后述》以赐之。

度著《迩英圣览》十卷、《龟鉴精义》三卷、《编年总录》八卷，奉诏领诸儒集《武经总要》四十卷。子讽，集贤校理。

张观，字思正，绛州绛县人。少谨愿好学，有乡曲名。中服勤辞学科，擢为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解州。会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降监河中府税。复通判果州，改秘书省秘书郎。

仁宗即位，迁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谏、知制诰、判登闻检院，出知杭州。还判国子监，权发遣开封府事，进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累迁左司郎中，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

时星流、地震、雷发正月，诏求直言。观谓：“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以致灾异。”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严

禁，三曰尚质，四曰节用。河北大雨水，又条七事，曰："导积水以广播种，缓催欠以省禁锢，宽刑罚以振淹狱，收逃田以募归复，罢工役以先急务，止配率以阜民财，通商旅以济艰食。复知审官院，遂拜同知枢密院事。

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议点乡兵，久之不决，遂与王䨓、陈执中俱罢，以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坏孙陈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请趋北原以避水患。观曰："太守独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筑之，堤完，水亦退。

徙郓州。旧法，亦东通安邑盐，而濒海之地禁私煮。观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趋之，虽日杀于市，恐不能止，请弛禁以便民。"岁免黥配者不可胜计。历知应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业高年多病，请便郡，以观文殿学士知许州。月余，拜左丞。丁父忧，哀毁过人，既练而卒。赠吏部尚书，谥文孝。

观性至孝，初为秘书郎，其父方为州从事，因上书愿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业为京官。及观贵，居业繇恩至太府卿。居业尝过洛，嘉其山川风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观于是买田宅、营林榭，以适其意。早起奉药、膳，然后出视事，未尝一日废也。趣尚恬旷，持廉少欲，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仁宗飞白书"清"字赐观，以赏其节。然于吏事非所长，知开封府，民犯夜禁，观诘之曰："有人见否？"众传以为笑。

郑戩，字天休，苏州吴县人。早孤力学。客京师，事杨亿，以属辞知名，后复还吴。及亿卒，宾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会葬。举进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事，召试学士院，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越州。还，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礼院，注释御制《发愿文》、《三宝赞》，升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诰。判国子监；选明经生讲解经义。徙知审刑院，迁起居舍人、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

吏冯士为奸利，有告士元受赇藏禁书者，戩穷治之。辞连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参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简子公绰、公弼参劾其状。既而士元流海岛，度、琳坐尝交关士元罢去，其余绌罚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又十余人，朝议畏其皦核。戩敏强善听决，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权三司使，复转运使考课格，分别殿最。又勾较三司出入，得羡钱四百万缗，

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改枢密副使。

戩与参知政事宋庠，为宰相吕夷简所忌，与庠皆罢，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钱塘湖溉民田数十顷，钱氏置撩清军，以疏淤填之患。既纳国后不复治，葑土堙塞，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狭。戩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民赖其利。事闻，诏本郡岁治如戩法。

迁给事中，徙并州，道改郓州，又徙永兴军。建言："凡军行所须，愿下有司相缓急，析为三等，非急罢去。"先是，衙吏输木京师，浮渭泛河，多漂没，既至，则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偿，戩奏岁减二十余万；又奏罢括籴，以劝民积粟。长安故都多豪恶，戩治之尚严，甚者至黥窜，人皆惕息。

未几，为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泾州，听便宜从事。迁尚书礼部侍郎。时知庆州滕宗谅、知渭州张亢过用公使钱，戩致于法。行边至镇戎军，趣莲花堡，天寒，与将佐置酒，元昊拥兵近塞。会暮尘起，有报敌骑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将按边回，非敌骑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宁，诏还，知永兴军。

初，静边砦主刘沪谋筑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为边卫。戩使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会罢戩四路，宣抚使韩琦、知渭州尹洙皆以为不便，召沪、士廉罢役归，不听。乃使裨将狄青将兵以往，械送德顺军狱。戩力争于朝，卒城之。

进户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契丹与元昊方交兵，边奏互上，独戩不以闻。诏遣使问其故，戩对曰："敌自相攻，中国不足忧也。"麟、府间有弃地曰草城川，戩募土人为弓箭手，计口给田。初，兵兴，用不足。河东行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请三当一。令既下，兵民相扇动，数千人邀走马承受诉。承受，中贵人，不能遏。又群噪州门，守门者拒不得入。戩闻，悉召至庭下，推首谋者数十人，黥隶他州，事乃定。

迁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国军节度使，卒。赠太尉，谥文肃。戩遇事，果敢必行。然凭气近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镐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进士第，补蕲州防御推官。真宗崩，上《真颂》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领秦州，辟为节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录事参军。程琳代奎，奏为签书节度判官，就通判州事，迁

太常博士。还朝，仁宗问镐所能，奎称其沈鸷有谋，能断大事，除开封推官。献《六冗书》，进尚书祠部员外郎，为三司户部判官，改刑部员外郎、京东转运使，迁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益州路转运使。会岁饥，民无积聚，盗贼间发，镐为平物价，募民为兵，人赖以安。

知陵州，楚应几赃败，或告以先期奏之，镐曰："获罪则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会元昊寇延州，起为陕西转运使。虏破金明砦，既去，议修复其城，帅臣拥兵不即进，而镐止以百余骑，自督将士，一月而成。又尝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余人，教以强弩，奏为清边军，号最骁悍。其后，陕西、河东颇仿置之。

迁户部郎中、直昭文馆、知陕州，徙江、淮制置发运使。未行，会贼破丰州，擢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修建宁中候百胜砦、镇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劳迁左司郎中。

明年，擢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镐大巡边以备贼。时边任多纨袴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之，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耶？"纵去不治，娼妇闻皆散走。以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知成德军，入知开封府。

王则叛，命镐为体量安抚使；则未下，又命参知政事文彦博为宣抚使，以镐副之。贝州平，迁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诸将悉超迁，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为五等，每等迁一资。彦博数推镐功，拜参知政事。

已而疽发背，帝谓辅臣曰："镐忠亮有劳，及其未乱，思一见之。"临问，恻然曰："方赖卿谋国事，何遽被疾！"镐气惫，犹能顿首谢。翌日，卒，谥文烈。镐端挺寡言，所至安静有体，而遇事不苟，为世所推重。

王则者，本涿州人。岁饥，流至恩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恩、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字隐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连德、齐诸州，约以庆历八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乱河北。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

时知州张得一方与官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得一走保骁捷营。贼焚门，执得一囚之。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以从卒巷斗，不胜而出。城扉阖，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弃其家缒城出，保南关。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元亨拒之，杀元亨。又出狱囚，囚有憾司理参军王奖者，遂杀奖。既而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湥皆被害。

则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改年曰得圣，以十二月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义军破赵得胜”。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城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然缒城下者日众。于是令守者伍伍为保，一人缒，余悉斩。

有州民汪文庆、郭斌、赵宗本、汪顺者，自城上系书射镐帐，约为内应，夜垂絙以引官军。既内数百人，焚楼橹，贼觉，率众拒战。初，官军既登，欲专其功，断絙以绝后来者。及与贼战，兵寡不敌，与文庆等复缒而下。是夜，城几克。则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谍者以告。镐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门，贼果以数百人夜出，伏发，皆就获。

城峻不可攻，乃为距闉，将成，为贼所焚。遂即南城为地道，日攻其北牵制之。及文彦博至，穴通城中，选壮士中夜由地道入，众登城。贼纵火牛，官军以枪中牛鼻，牛还攻之，贼大溃，开东门遁。阁门祗候张姻缘壕与战，死之。总管王信捕得则，其余众保村舍，皆焚死。槛送则京师，支解以徇。则叛凡六十六日。

王尧臣，字伯庸，应天府虞城人。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试，改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会从父冲坐事，出尧臣知光州。父丧，服除，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

郭皇后薨，议者归罪内侍都知阎文应，尧臣请穷治左右侍医者，不报。时上元节，有司张灯，尧臣俟乘舆出，即上言：“后已复位号，今方在殡，不当游幸。”帝为罢张灯。擢知制诰、同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诸司库务，知审刑院，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

陕西用兵，为体量安抚使。将行，请曰：“故事，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官吏将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关中之民凋弊为甚，请以诏劳来，仍谕以贼平蠲租赋二年。”仁宗从之。

使还，上言：

陕西兵二十万，分屯四路，然可使战者止十万。贼众入寇，常数倍官军。彼以十战一，我以一战十，故三至而三胜，由众寡不侔也。泾原近贼巢穴，最当要害，宜先备之。今防秋甚迩，请益团士兵，以二万屯渭州，为镇戎山外之援；万人屯泾州，为原、渭声势；二万屯环庆，万人屯秦州，以制其冲突。

且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并塞地形，虽险易不同，而兵行须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栅为控扼。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门砦，镇戎之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砦，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劫掠财货，士马疲困，奔趋归路，无复斗志。若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不败何待。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

贼屡乘战胜，重掠而归，诸将不能追击者，由兵寡而势分也。若尚循故辙，必无可胜之理。

又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帅不能据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兵方疲顿，乃与生羌合战；贼始纵铁骑冲我军，继以步卒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愿敕边吏，常远斥候，遇贼至，度远近立营砦，然后量敌奋击，毋得轻出。"诏以其言戒边吏。

时韩琦坐好水川兵败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复元昊书降耀州。尧臣言：二人者，皆忠义智勇，不当置之散地。又荐种世衡、狄青有将帅才。明年，贼果自镇戎军、原州入寇，败葛怀敏，乘胜掠平凉、潘原，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仲淹自将庆州兵捍贼，贼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复以琦、仲淹为招讨使，置府泾州，益屯兵三万人，而使尧臣再安抚泾原。

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给田使耕战自守。其后将帅失抚御，稍侵夺之，众怨怒，遂劫德胜砦将姚贵，闭城畔。尧臣适过境上，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众遂出降。乃为申明约束如旧而去。

既还，上言："自陕西用兵，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为陕西经

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止为经略、安抚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是学士、待制之职，亦止管勾本路总管司事。及竦、执中罢，四路置帅，遂各带都总管及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因而武臣副总管亦为副使。今琦、仲淹、庞籍既为陕西四路都总管、缘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禀节制，而尚带经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号不异，而所禀非一。今请逐路都总管、副总管并罢经略，只充缘边安抚使。”既而滕宗谅亦以为请，遂罢之。

又言：“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守；惟泾原自汉、唐以来，为冲要之地。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砦据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如郭子仪、浑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数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帅府于泾州，为控扼关、陕之会，诚合事机。然频经败覆，边地空虚，士气不振。愿深监近弊，精择将佐；其新集之兵，未经训练，宜易以旧人。傥一路兵力完实，则贼不敢长驱入寇矣。”因论沿边城砦、控扼要害、贼径通属及备御轻重之策为五事上之。又请泾、原五州营田，益置弓箭手，及请彻潼关楼橹，皆报可。

以户部郎中权三司使，辟张温之、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判官。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收民僦舍钱十之三以助军费。尧臣入对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度支副使林潍畏永和，附会其说，尧臣奏黜潍，议乃定。

夔州转运使请增盐井岁课十余万缗，尧臣以为上恩未尝及远人，而反牟取厚利，适足以敛怨，罢之。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为群牧使。丁母丧，服除，转右谏议大夫。

初，学士苏易简、丁度皆自郎中进中书舍人充承旨，及尧臣为承旨，不迁官，意宰相贾昌朝所抑。及是，文彦博为相，因其岁满，遂优迁之。大享明堂，加给事中。与三司更议茶法，较天下每岁财赋出入，上其数，遂拜枢密副使。

会侬智高反，请析广西宜、容、邕州为三路，以融、柳、象隶宜州，白、高、窦、雷、化、郁林、仪、藤、梧、龚、琼隶容州，钦、宾、廉、横、浔、贵隶邕州；遇蛮入寇，三路会支郡兵掩击，令经略、安抚使守桂州以统制焉；益募澄海、忠敢士军分屯，运全、永、道三州米以饷之，罢遣北兵远戍。时狄青经制岭南，诏青审议，以为便。

居枢密三年，务裁抑徼幸，于是有镂匿名书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为疑也。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久之，帝欲以为枢密使，而当制学士胡宿固抑之，乃进吏部侍郎。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

尧臣以文学进，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辞温丽。执政时，尝与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劝帝早立嗣，且言英宗尝养宫中，宜为后，为诏草挟以进，未果立。

元丰三年，子同老进遗稿论父功，帝以访文彦博，具奏本末，遂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孙抃，字梦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长孺，喜藏书，号“书楼孙氏”，子孙以田为业。至抃始读书属文。中进士甲科，以大理评事通判绛州。召试学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贤院，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开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诰，迁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累迁尚书吏部郎中。抃虽久处显要，罕所建明。

皇祐中，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制下，谏官韩绛论奏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捷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若然，臣诚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视事，且命知审官院。抃辞以任言责不当兼事局，乃止。

在台，数言事，不为矫激，尤喜称荐人才。帝欲除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宁军节度使，抃奏罢之。温成皇后葬，以刘沆为监护使，抃奏沆为宰相，不当为后妃护葬丧事。时又议为后建陵立庙，抃率官属言非礼。因相与请对，固争不能得，伏地不起，帝为改容遣之。御史请罢宰相梁适，未听，抃奏曰：“适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笃训子弟。言事官数论奏，未闻报可，非罢适无以慰物论。”宰相陈执中婢为嬖妾张氏榜杀，置狱取证左，执中弗遣，有诏勿推。抃复与官属请对论列，疏十上，适、执中卒皆罢。

改翰林学士承旨，复兼侍读学士。帝读《史记龟策传》，问：“古人动作必由此乎？”对曰：“古有大疑，既决于己，又询于众，犹谓不有天命乎，于是命龟以断吉凶。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帝善其对。

谏官陈升之上选用、责任、考课转运使三法，命抃与御史中丞张升典之，卒亦无所进退焉。再迁礼部侍郎。抃久居侍从，泊如也，人以为长者。既而枢密副使程戡罢，帝欲用旧人，即以命抃。岁中，参知政事。

抃性笃厚寡言，质略无威仪。居两府，年益耄，无所可否。又善忘，语言举止多可笑，好事者至传以为口实。御史韩缜弹奏之，罢为观文殿学士、同群牧制置使，复兼侍读学士。英宗即位，进户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田况，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晋乱，祖行周没于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脱身南归，性沈鸷，教子甚严，累官至太子率府率。况少卓荦有大志，好读书。举进士甲科，补江陵府推官，再调楚州判官，迁秘书省著作佐郎。举贤良方正，改太常丞、通判江宁府。

赵元昊反，夏竦经略陕西，辟为判官。时竦与韩琦、尹洙等画上攻守二策，朝廷将用攻策，范仲淹议未可出师。况上疏曰：

昔继迁扰边，太宗部分诸将五路进讨，或遇贼不击，或战衄而还。又尝令白守素、马绍忠护送粮饷于灵州，诸将多违诏自奋，浦洛河之败，死者数万人。今将帅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练。又知韩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甚禀服，临事进退，有误大举。其不可一也。

计者以为贼常并力而来，我常分兵以御，众寡不敌，多贻败衄，今若全师大举，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尔。夫三军之命，系于将帅。人之才有大小，智有远近，以汉祖之善将，不若淮阴之益办，况庸人乎？今徙知大众可以威敌，而不思将帅之才否，此祸之大者也。两路之人，众十余万，庸将驱之，若为舒卷；贼若据险设伏，邀截冲击，首尾前后，势不相援，一有不利，则边防莫守，别贻后患。安危之计，决于一举。其不可二也。

自西贼叛命以来，虽屡乘机会，然终不敢深寇郡县，以厌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国之大，贤俊之盛，甲兵之众，未易可测。今师深入，若无成功，挫国威灵，为贼轻侮，或别堕奸计，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

计者又云，将帅虽未足倚，下流勇进，或有其人。自刘平、石元孙陷没，士气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数虽多，疲懦者众，以庸将驱怯兵，

入不测之地，独其下使臣数辈，干赏蹈利，欲邀奇功，未见其利。其不可四也。

计者又云，非欲深绝沙碛，以穷妖巢，但浅入山界，以挫贼气，如袭白豹城之比。臣谓乘虚袭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凶党，但残戮孥弱，以厚怨毒，非王师吊伐招徕之体。然事出无策，为彼之所为，亦当霆发雷逝，往来轻速，以掩其不备。今兴师十万，鼓行而西，贼已清野据险以待，我师何袭挫之有？其不可五也。

自元昊寇边，人皆知其诛赏明、计数黠。今未有间隙可窥，而暴为兴举，计事者但欲决胜负于一战。幸其或有所成，否则愿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则勇矣，如国事何。其不可六也。

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今诸将勒兵严备，未行讨伐，容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若使泾原一路独入，则孤军进退，忧患不浅。传闻贼谋，俟我师诸路入界，并兵以敌，此正陷贼计中。其不可七也。

以臣所见，夏竦、韩琦、尹洙同献此策，今若奏乞中罢，则是自相违异；欲果决进讨，则又仲淹执议不同。乞召两府大臣定议，但令严设边备，若有侵掠，即出兵邀击；或贼界谨自守备，不必先用轻举。如此则全威制胜，有功而无患也。

于是罢出师议。

况又言治边十四事。迁右正言，管勾国子监、判三司理欠凭由司，专供谏职，权修起居注，遂知制诰。尝面奏事，论及政体，帝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论上之。其略曰：

名者由实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尧、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鸿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纤晦者，有实美而然也。设或谦弱自守，不为恢闳睿明之事，则名从而晦矣，虽欲好之，岂可得耶。

方今政令宽弛，百职不修，二虏炽结，凌慢中国，朝廷恫矜下民横罹杀掠，竭沥膏血，以资缮备，而未免侵轶之忧。故屈就讲和，为翕张予夺之术。自非君臣朝夕耻愤，大有为以遏后虞，则势可忧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为，则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奋乾刚，明听断，则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慑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风俗，则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悦亮直，恶巧媚，则有纳谏之

名；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偷幸，则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为，则天下何所望乎？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忠谊之训曰名节，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纪纲人伦之大本也。陛下从而非之，则教化微，节义废，无耻之徒争进，而劝沮之方不行矣，岂圣人率下之意耶。

时边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堡砦。况意其蓄奸谋，乃上疏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岁五十万，朘削生民，输将道路，疲弊之势，渐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岁又予二十万，设或复肆贪渎，再有规求，朝廷尚可从乎？臣至愚，不当大责，每念至此，则惋叹不已。矧两府大臣，皆宗庙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系安危者，岂不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对，不过目前政事数条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辅臣，非辅臣所以忧朝廷之意也。

有唐故事，肃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别开延英以询访宰相，盖旁无侍卫，献可替否，曲尽讨论。今北敌桀慢，而河朔将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险，城垒之坚弊，军政之是否，财粮之多少，在两府辅臣，实未有知之者。万一变发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则事不测矣。如前岁萧英、刘六符始来，和议未决，中外惶扰，不知为计，此臣所目睹也。和议既定，又复恬然若无事者，是岂得为安哉。

愿因燕闲，召执政大臣于便殿，从容赐坐，访逮时政，专以虑患为急。则人人惟恐不知以误应对，事事惟恐不集以孤圣怀，旦夕忧思，不敢少懈，同心协力，必有所为。今不以此为务，而日以委琐之事，更相辩对，议者羞之。臣叨备近列，实系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废言。

寻为陕西宣抚副使，还领三班院。保州云翼军杀州吏据城叛，诏况处置之。既而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况督诸将攻，以敕榜招降叛卒二千余人，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以功迁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忧，诏起复，固辞。又遣内侍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归葬阳翟。既葬，托边事求见，泣请终制，仁宗恻然许之。帅臣得终丧自况始。服除，以枢密直学士、尚书礼部郎中知渭州。

迁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顺、王均再乱，人心易摇，守得便宜决事，多擅杀以为威，虽小罪，犹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离死道路者。况至，拊循教诲，非有甚恶不使迁，蜀人尤爱之。

迁给事中，召为御史中丞。既至，权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况钩考财赋，尽知其出入，乃约《景德会计录》，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著《皇祐会计录》上之。以礼部侍郎为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枢密副使，遂为枢密使。以疾，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景灵宫，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宣简。

况宽厚明敏，有文武材。与人若无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论天下事甚多，至并枢密院于中书以一政本，日轮两制馆阁官一员于便殿备访问，以锡庆院广太学，兴镇戎军、原渭等州营田，汰诸路宣毅、广捷等冗军，策元昊势屈纳款，必令尽还延州侵地，毋过许岁币，并入中青盐，请戮陕西陷殁主将随行亲兵。其论甚伟，然不尽行也。有奏议二十卷。

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长子也。保州之役，况坑杀降卒数百人，朝廷壮其决，后大用之。然卒无子，以兄子为后。

论曰：时治平而文德用，则士之负艺者致位政府，宜矣。李谘、程戡晓畅吏事。谘变茶法，虽浮议动摇，乍行乍止，卒无能易其说；戡任边寄，守以安静，非必智谋，抑所遇之时耳。峤尚庄、老，以善著称。张观、丁度、孙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为寮友猜惮，心迹固何如也。戬明伟宏放，亦一时之俊。尧臣论议铿铿，正谊而不谋利，其最优乎。镐坚正寡合，驭军严，临事果，其安抚河东边塞，后来父老道其举动措置，辄嗟叹追思。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畅，然欲惩兵骄，乃坑降卒，弗忌阴祸，惜哉！

列传第五十二

○田锡 王禹偁 张咏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幼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左拾遗、直史馆，赐绯鱼。锡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其略曰：

顷岁王师平太原，未赏军功，迄今二载。幽燕窃据，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愿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礼，议平戡之功，则驾驭戎臣，莫兹为重，此要机也。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且曰：“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无钝兵以挫锐，又何必以蕞尔蛮夷，上劳震怒乎？此大体之一也。

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职业修举，则威仪自严。此大体之二也。

尔者寓县平宁，京师富庶。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而尚书省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臣愿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

案狱官令，枷杻有短长，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并载刑书，未闻以铁为枷者也。昔唐太宗观《明堂图》，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遂减徒刑。况隆平之时，将措刑不用，于法所无，去之可矣。此大体之四也。

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

邪？”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

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驿书言边事曰：

臣闻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安危之理，不可轻言。利害相生，变易不定；取舍无惑，思虑必精。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者，动谓用兵，静谓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贾怨结仇，兴戎致寇，职此之由。前岁边陲俶扰，亲迁革辂，戎骑既退，万乘方归。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烦耗斁，可胜言哉。伏愿申饬将帅，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亭障之地，可积军诸。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乘其衰而兵之则降，既心服而忘归，则力省而功倍。

诚愿考古道，务远图，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贵深谋，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言者。国家务大体，求至治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也。汉武帝躬秉武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伐辽东之国：则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则是劳而无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见听，未必蒙福，言而不从，方且虞祸，欲下不隐情得乎？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

臣又谓利害相生，变易不定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盖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缓，则利必从之而失；可缓而速，则害必由之而致。可诛而赦，则奸宄之心，或有时而生害；可赦而诛，则患勇之人，或无心于利国。可赏而罚，则有以害勤劳之功；可罚而赏，则有以利僭逾之幸。能审利害，则为聪明。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故《书》曰“明四目、达四聪”，此之谓也。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自国家图燕以来，连兵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穷兵极武焉。

书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

明年，移睦州。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会文明殿灾，又拜章极言时政，上嘉纳焉。转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鼓院，上书请封禅。以本官知制诰，寻加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变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坐稽留杀人狱，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后徙单州。召为工部员外郎，复论时政阙失，俄诏直集贤院。至道中，复旧官。

真宗嗣位，迁吏部。出使秦、陇，还，连上章言，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之役，生民重困，上为之戚然。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式联职，以议论不协求罢，出知泰州。会彗星见，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再召见便殿。及行，降中使抚谕，仍加优赐。

咸平三年，诏近臣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还朝，屡召对言事。锡尝奏曰：“陛下即位以来，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请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座之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每成书数卷，即先进内。锡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辞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矧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座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

《御屏风序》曰：“古之帝王，盘盂皆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铭于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举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宪宗采《史》、《汉》、《三国》已来经济之要，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屏间。臣每览经、史、子、集，因取其语要，辄用进献，题之御屏，置之座右，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

五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悉条奏其事。上对宰相称锡“得争臣之体”，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擢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乱。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赠工部侍郎。录其二子，并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尝曰：“吾立朝以来，章疏五十有二，皆谏臣任职之常言。苟获从，幸也，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执，治郡无称。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毕士安见而器之。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就改大事评事。同年生罗处约时宰吴县，日相与赋咏，人多传诵。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涂金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

时北庭未宁，访群臣以边事。禹偁献《御戎十策》，大略假汉事以明之：“汉十二君，言贤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何邪？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致其来朝者，系于时也。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军臣单于，至如挠边侵塞，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尔。臣愚以为：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离其党，遣赵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表请同校《三史书》，多所厘正。

二年，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望下诏直云：‘君臣

之间，政教有阙，自乘舆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卫军士、边庭将帅，悉第减之，上答天谴，下厌人心，俟雨足复故。’臣朝行中家最贫，奉最薄，亦愿首减奉，以赎耗蠹之咎。外则停岁市之物；内则罢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瘗之；外州配隶之众，非赃盗者释之。然后以古者猛虎渡河、飞蝗越境之事，戒敕州县官吏。其余军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议颁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气。”

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馆，求补郡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至郡十五日，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屡献讨李继迁便宜，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自可用计而取。谓宜明数继迁罪恶，晓谕蕃汉，垂立赏赐，高与官资，则继迁身首，不枭即擒矣。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

至道元年，召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诏命有不便者，多所论奏。孝章皇后崩，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尝草《李继迁制》，送马五十匹为润笔，禹偁却之。及出滁，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亏一马价哉？”移知扬州。真宗即位，迁秩刑部，会诏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

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侵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臣，俾达其主，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

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且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高枕而治矣。且开宝中设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

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税茶。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今则数百万矣，民何以堪？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此也。

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古者乡举里选，为官择人，士君子学行修于家，然后荐之朝廷，历代虽有沿革，未尝远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试，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故先帝济之以泛取，二十载之霈泽，陛下宜纠之以旧章，望以举场还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铨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自来五品已下，谓之旨授官，今幕职、州县而已，京官虽有选限，多不施行。臣愚以为宜以吏部还有司，依格敕注拟可也。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数。盖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自秦以来，战士不服农业，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农益困。然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为六矣。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月费三千斛，岁用万缣，何况五七万辈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

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言同体也。得其人则勿疑，非其人则不用。凡议帝王之盛者，岂不曰尧、舜之时，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责成，而尧有知人任贤之德。虽然，尧之道远矣，臣请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宪宗尝命裴垍铨品庶官，垍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择僚属，则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识者以垍为知言。愿陛下远取帝尧，近鉴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取僚属，则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语》曰：“放郑声，远佞人。”是以周

文王左右，无可结袜者，言皆贤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贤，非圣明不能深察。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方得升殿；比来三班奉职，或因遣使，亦许升殿，惑乱天听，无甚于此。愿陛下振举纪纲，尊严视听，在此时矣。

臣愚又以为今之所急，在先议兵，使众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后议吏，使清浊殊涂，品流不杂，然后艰选举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

疏奏，召还，复知制诰。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0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三年，濮州盗夜入城，　　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禹偁闻而奏疏，略曰：

伏以体国经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发兵挽漕，关城无人守御，止以白直代主开闭，城池颓圮，铠仗不完。及徙维扬，称为重镇，乃与滁州无异。尝出铠甲三十副，与巡警使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复不及滁、扬。万一水旱为灾，盗贼窃发，虽思御备，何以枝梧。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固不可胶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濮贼之兴，慢防可见。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矣。

疏奏，上嘉纳之。

四年，州境二虎斗，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经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遣内侍乘驲劳问，醮禳之，询日官，云："守土者当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蕲州。禹偁上表谢，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

后”之语。上异之，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讣闻，甚悼之，厚赙其家。赐一子出身。

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如孙何、丁谓辈，多游其门。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

嘉祐为馆职，寇准曰：“吾尹京，外议云何？”对曰：“人言丈人且入相。”准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不若不为相之善也，相则誉望损矣。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臣主俱荣。今丈人负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责焉，丈人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准大喜，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显。

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簿，真宗尝观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以嘉言闻。即召对，擢大理评事，至殿中侍御史。

曾孙汾举进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党籍。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太平兴国五年，郡举进士，议以咏首荐。有夙儒张覃者未第，咏与寇准致书郡将，荐覃为首，众许其能让。是岁，咏登进士乙科，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再迁著作佐郎。以苏易简荐，入为太子中允，迁秘书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养。俄召还，赐绯鱼，知浚仪县。会李沆、宋湜、寇准连荐其才，以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奏罢归、峡二州水递夫，就转太常博士。

太宗闻其强干，召还，超拜虞部郎中，赐金紫。旬日，与向敏中并擢为枢密直学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为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诏案其罪。咏封还诏书，且言：“陛下方委永德边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太宗不从。未几，果有营兵胁诉军校者，咏引前事为言，太宗改容劳之。

出知益州，时李顺构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

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时民间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既而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咏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也。”

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民有谍诉者，咏灼见情伪，立为判决，人皆厌服。好事者编集其辞，镂板传布。咏尝曰：“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其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丁外艰，起复，改兵部郎中。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

真宗即位，加左谏议大夫。咸平初，入拜给事中、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节齐会，丞相大僚有酒失者，咏奏弹之。二年，同知贡举。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属岁歉，民多私鬻盐以自给，捕获犯者数百人，咏悉宽其罚而遣之。官属请曰：“不痛绳之，恐无以禁。”咏曰：“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聚为盗，则为患深矣。俟秋成，当仍旧法。”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裁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余七与婿。咏览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人皆服其明断。知永兴军府。

五年，马知节自益徙延州，朝议择可代者。真宗以咏前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就迁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其治状，有诏褒美。会遣谢涛巡抚西蜀，上因令传谕咏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矣。”归朝，复掌三班，领登闻检院。

咏刚中岁疡生脑，颇妨巾栉，求知颍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时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绩闻，不当莅小郡。令中书召问，将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择。咏辞不就，遂命知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咏秩满借留，就转工部尚书，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

命充升、宣等十州安扶使，进礼部。上闻咏脑疡甚，悯之，令薛映驰驿代还。以疾未见，恨不得面陈所蕴，乃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出知陈州。

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显，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来谒。阍吏白傅霖请见，咏责之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邪，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别去。后一月而咏卒，年七十。赠左仆射，谥忠定。

咏刚方自任，为治尚严猛，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此枷终不脱。"咏怒其悖，即斩之。少学击剑，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有士人游宦远郡，为仆夫所持，且欲得其女为妻，士人者不能制。咏遇于传舍，知其事，即阳假此仆为驭，单骑出近郊，至林麓中，斩之而还。尝谓其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创甚，饮食则痛楚增剧，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咏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真守尝称其材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诜，为虞部员外郎。

论曰：《传》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蹇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言，而醇文奥学，为世宗仰。锡身没之后，特降褒命，以贲直操，与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异矣。咏所至以政绩闻。天子尝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其被奖与如此。然皆肮脏自信，道不谐偶，故不极于用云。

列传第五十三

○掌禹锡 苏绅 王洙 子钦臣 胥偃 柳植 聂冠卿 冯元 赵师民 张锡张揆 杨安国

掌禹锡，字唐卿，许州郾城人。中进士第，为道州司理参军。试身言书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庐州，未行，丁度荐为侍御史，上疏请严备西羌。时议举兵，禹锡引周宣薄伐为得，汉武远讨为失；且建画增步卒，省骑兵。旧法，荐举边吏，贪赃皆同坐。禹锡奏谓："使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举边吏必兼责士节，则莫敢荐矣。材武者孰从而进哉？"后遂更其法。

出提点河东刑狱。杜衍荐，召试，为集贤校理，改直集贤院兼崇文院检讨。历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国子监。历判司农、太常寺。数考试开封国学进士，命题皆奇奥，士子惮之，目为"难题掌公"。迁光禄卿，改直秘阁。英宗即位，自秘书监迁太子宾客。御中劾禹锡老病不任事，帝怜其博学多记，令召至中书，示以弹文。禹锡惶怖自请，遂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

禹锡矜慎畏法，居家勤俭，至自举几案。尝预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奏对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劳，赐三品服。及校正《类篇》、《神农本草》，载药石之名状为《图经》。喜命术，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时壬午，当《易》之《归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应飞伏纳五甲行轨析数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约半，禄秩算数，尽于此矣。著《郡国手鉴》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储书，所记极博，然迂漫不能达其要。常乘驽马，衣冠污垢，言语举止多可笑，僚属或慢侮之，过闾巷，人指以为戏云。

苏绅，字仪甫，泉州晋江人。进士及第。历宜、复、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丧，寓扬州。州将盛度以文学自负，见其文，大惊，自以为不及，由是知名。再迁太常博士，举贤良方正科，擢尚书祠部员外郎、通判洪州，徙扬州。归，上十议，进直史馆，为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时众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诏求直言，绅上疏极言时事。

安化蛮蒙光月率众寇宜州，败官军，杀钤辖张怀志等六人。绅上言

曰：

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臣顷从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员数百里，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扰，非特恃其险绝，亦由往者守将失计，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

向闻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蛮人骚动，朝廷兴兵讨伐。是时，唯安抚都监马玉勒兵深入，多杀所获。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蛮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犹惜之。使当时领兵者皆如玉，则蛮当殄灭，无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边，屠杀将吏，其损国威，无甚于此。朝廷傥不以此时加兵，则无以创艾将来，而震叠荒裔。彼六臣者，虽不善为驭，自致丧败，然衔冤负耻，当有以刷除。

臣观蛮情，所恃者地形险□厄，据高临下，大军难以并进。然其壤土硗确，资蓄虚乏，刀耕火种，以为餱粮。其势可以缓图，不可以速取；可以计覆，不可以力争。今广东西教阅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军，皆惯涉险阻。又所习兵器，与蛮人略同。请速发诣宜州策应，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转运使备数年军食，今秋、冬之交，岚气已息，进军据其出路，转粟补卒，为旷日持久之计。伺得便利，即图深入，可以倾荡巢穴，杜绝蹊迳。纵使奔迸林莽，亦且坏其室庐，焚其积聚，使进无钞略之获，退无攻守之备。然后谕以国恩，许以送款，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种，异时足以拓外夷为屏蔽也。

仍诏旁近诸蛮，谕以朝廷讨叛之意，毋得相为声援；如获首级，即优赏以金帛。计若出此，则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灭。况广西溪峒、荆湖、川峡蛮落甚多，大抵好为骚动。因此一役，必皆震詧，可保数十年无俶扰之虞矣。

朝廷施用其策，遣冯伸己守桂州经制之，蛮遂平。

又陈便宜八事：

一曰重爵赏。先王爵以褒德，禄以赏功，名以定流品，位以民才实。未有无德而据高爵，无功而食厚禄，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显位者。不妄与人官，非惜宠也，盖官非其人，则不肖者逞。不妄赏人，非爱财也，盖实非其人，则徼幸者众。非特如此而已，则又败国伤政，纳侮诒患。上干天气，下戾人心，灾异既兴，妖孽乃见。故汉世五

侯同日封，天气赤黄，及丁、傅封而其变亦然。杨宣以为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

二曰慎选择。今内外之臣，序年迁改，以为官滥，而复有论述微效，援此希进者。朝臣则有升监司，使臣则有授横行。不问人材物望，可与不可，并甄禄之。不三数年，坐致清显。如此不止，则异日必以将相为赏矣。

三曰明荐举。今有位多援亲旧，或迫于权贵，甚非荐贤助国，为官择人之道。若要官阙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亲择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举一二人，述其才能德业，陛下与执政大臣，参验而擢之。试而有效，则先赏举者，否则黜责之。如此，则人人得以自劝。又选人条约太严。旧制，三人保者，得选京官，今则五人。旧转运使、提点刑狱率当三人，今止当一人。旧大两省官岁举五人，今才举三人；升朝官举三人，今则举一人。旧不以在任及所统属皆得奏举，今则须在任及统属方许论荐。驱驰下僚，未免有贤愚同滞之欢也。

四曰异服章。朝班中执技之人与丞郎清望同佩金鱼，内侍班行与学士同服金带，岂朝廷待贤才、加礼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别，则人品定而朝仪正矣。

五曰适才宜。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其职任岂轻也哉？宜择主判官，付之以事权，责成其选事。若以为格例之设久，不可遽更。或有异才高行，许别论奏，如寇准判铨，荐选人钱若水等三人，并迁朝官为直馆。其非才亦许奏殿，如唐卢从愿为吏部，非才实者并令罢选，十不取一是也。

六曰择将帅。汉制边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将帅也。唐室文臣，自员外、郎中以上，为刺史、团练、防御、观察、节度等使，皆是养将帅之道，岂尝限以文武？比年设武举，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使人监临，欲图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举换右职者，必人才弓马兼书算策略，亦责之太备。宜使有材武者居统领之任，有谋画者任边防之寄，士若素养之，不虑不为用也。

七曰辨忠邪。夫忠贤之嫉奸邪，谓之去恶，恶不去则害政而伤国。

奸邪陷忠良，谓之蔽明，明不蔽，则无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称帝之圣者，莫如唐尧，然而四凶在朝，圮毁善类。好贤之甚者，莫如汉文，然而绛、灌在列，不容贤臣。愿监此而不使誉毁之说得行，爱憎之徒逞志，则忠贤进而邪慝消矣。

八曰修预备。国家承平，天下无事将八十载，民食宜足而不足，国用宜丰而未丰，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虫螟水旱，几遍天下。始之以饥馑，继之以疾疫，民之转流死亡，不可胜数。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复，而在位未尝留意于备预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国而足食。欲民之安，则不之择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则为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宽其徭役，则民安而利矣。欲国之富，则必崇节俭，敦质素，蠲浮费。欲食之足，则省官吏之冗，去兵释之蠹，绝奢靡之弊，塞凋伪之原，则国食足矣。民足于下，国富于上，虽有灾沴，不足忧也。

书奏，帝嘉纳之。进史馆修撰，擢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再迁尚书礼部郎中。

王素、欧阳修为谏官，数言事，绅忌之。会京师闵雨，绅请对，言："《洪范》五事，'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暘。'盖言国之号令，不专于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虚哗愤乱，故其咎僭。"又曰："庶位逾节兹谓僭。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暘。今朝廷号令，有不一者，庶位有逾节而陵上者，刑赏有妄加于下者，下人有谋而僭上者。此而不思，虽祷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绅意以指谏官。谏官亦言绅举御史马端非其人，改龙图阁学士、知扬州，复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权判尚书省。

绅锐于进取，善中伤人。阴中王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冈，貌类艺祖"之语，帝恶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绅，以吏部郎中改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河阳，徙河中。未行感疾，为医者药所误，犹力疾笞之，已而卒。

绅博学多知，喜言事。尝请罢连日视朝，复唐制朔望唤仗入阁，间开便殿，延对辅臣；宽制举科格，以收才杰；选命谏员，勿侵御史职事。赵元昊反，请诏边帅为入讨之计，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费，为一岁攻取之资；不尔，则防守之备，不止于十年矣。"又曰："今边兵止备陕西，恐贼出不意窥河东，即麟、府不可不虑，宜稍移兵备之。鄜、延与原州、镇戎军，皆当贼冲，而兵屯从寡不均。或寇原州、镇戎军，则鄜、延能应援。陕西屯卒太多，永兴为关、陇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

宜留西戍之兵，壮关中形势，缓急便于调发。郡县备盗不谨，请增尉员，益弓手藉。”其论利害甚多。

绅与梁适同在两禁，人以为险诐，故语曰：“草头木脚，陷人倒卓。”子颂，别有传。

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少聪悟博学，记问过人。初举进士，与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脱洙连坐之法，召谓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愿易。”遂与稹俱罢。再举，中甲科，补舒城县尉。坐覆县民钟元杀妻不实免官

后调富川县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荐为府学教授。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擢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为天章阁侍讲。专读宝训、要言于迩英阁。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

会贝卒叛，州郡皆恟々，襄佐史请罢教阅士，不听。又请毋给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给库兵，教阅如常日，人无敢哗者。

徙徐州。时京东饥，朝廷议塞商胡，赋楗薪，输半而罢塞。洙命更其余为谷粟，诱愿输者以餔流民，因募其壮者为兵，得千余人，盗贼衰息。有司上其最，为京东第一，徙亳州。复为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

帝将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讲，洙有《礼》学，愿得同具其仪。”诏还洙太常，再迁兵部员外郎，命撰《大飨明堂记》。除史馆修撰，迁知制诰。诏诸儒定雅乐，久未决。洙与胡瑗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劝上用新药，既而议者多非之，卒不复用。

夏竦卒，赐谥文献。洙当草制，封还其目曰：“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谥。”因言：“前有司谥王溥为文献，章得象为文宪，字虽异而音同，皆当改。”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而溥、得象皆易谥。

尝使契丹，至靴淀。契丹令刘六符来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画，向持礼南朝，写圣容以归，欲持至馆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传绘，洙力拒之。

尝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贵妃张氏薨，治丧皇仪殿，追册温成皇后。洙钩摭非礼，阴与内侍石全彬附会时事。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擢洙为翰林学士。既而温成即园立庙，且欲用乐，诏礼院议。礼官论未一，洙令礼直官填印纸，上议请用乐，朝廷从其说。礼官吴充、鞠直卿移文开封府，治礼直官擅发印纸罪。知府蔡襄释不问，而谏官范镇疏礼院议园陵前后不一，请诘所以。御史继论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风言者，皆罢斥。

既而洙以兄子尧臣参知政事，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罢一学士，换二学士且兼讲读，前此未尝有也。是岁，京东、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边籴，增虚价数倍，虽复稍延日月之期，而终偿以实钱及山泽之物，以致三司财用之蹙。请借内藏库禁钱，乘时和籴京东、河北之粟，以供边食，可以坐纾便籴之急。"又言："近时选谏官、御史，凡执政之臣尝所荐者，皆不与选。且士之饬身励行，稍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逾月，帝遣使问："疾少间否，能起侍经席乎？"时不能起矣。

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及卒赐谥曰文，御史吴中复言官不应得谥，乃止。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子钦臣。

钦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贽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对，哲宗言："此阅书诏，殊不满人意，谁可为学士者？"勰以钦臣对。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为学士，钦臣领开封。改集贤殿修撰、知和州。徙饶州，斥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卒，年六十七。

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惟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长沙人。少力学，河东柳开见其所为文曰："异日必得名天下。"举进士甲科，授大理评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贤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礼院，再迁太常丞、知开封县。

与御史高升试府进士，既封弥卷首，辄发视，择有名者居上。降秘

书省著作佐郎、监光化军酒。起通判邓州，复太常丞。林特知许州，辟通判州事，徙知汉阳军。还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迁商书刑部员外郎，遂知制诰，迁工部郎中，入翰林为学士，权知开封府。

忻州地震，偃以为："地震，阴之盛。今朝廷政令，不专上出，而后宫外戚，恩泽日蕃，此阳不胜阴之效也。宜选将练师，以防边塞。"赵元昊朝贡不至，偃曰："遽讨之，太暴。宜遣使问其不臣状，待其辞屈而后加兵。则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师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还，宜如祖宗制，阅其艺后殿次进之。"

会有卫卒赂库吏求拣冬衣，坐系者三十余人。时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范》"急，恒寒若"之咎，请从未减，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师者犯法当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饮食中，令得善死。偃极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诚与三班使臣冯文显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诚三人，而文显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遗远，非政也，况同罪异罚乎？"诏并释之。未几，卒。

偃未仕时，家有良田数十顷，既贵，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职田，无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后为断。偃请水陆田各限以月，因著为令。尝与谢绛受诏试中书吏，而大臣有以简属偃者，偃不敢发视，亟焚之。欧阳修始见偃，偃爱其文，召置门下，妻以女。偃纠察刑狱，范仲淹尹京，偃数纠其立异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与偃有隙。

子元衡，有学行，能自立，为尚书都官员外郎，并其子茂谌咸早卒。偃妻，直史馆刁约之妹。与元衡妇韩、茂谌妇谢皆寡居丹阳，闺门有法，江、淮人至今称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贫，自奋为学，从祖开颇器之。举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滁州。迁著作郎、直集贤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诰。求知苏州，徙杭州，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中。召还，为翰林学士，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辞，改侍读学士、知邓州。迁给事中、移颍州。

先是，张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县镇，而光化卒邵兴亦率其徒作乱，逐官吏，取库兵而去。时植领京西安抚使，坐贼发部中不能察，降右谏议大夫、知黄州。久之，复其官。坐荐张得一落职，未几，复其职如故。历知寿、亳、蔡、扬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迁吏部侍郎，卒。

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辄采，家无长物，时称其廉。

聂冠卿，字长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师道，杨行密版奏，号问政先生，鸿胪卿。冠卿举进士，授连州军事推官。杨亿爱其文章，于是大臣交荐，召试学士院，校勘馆阁书籍。迁大理寺丞，为集贤校理、通判蕲州。坐尝校《十代兴亡论》谬误落职。

再迁太常博士，复集贤校理。言："天下旬奏狱，虽笞、杖并覆，而徒、流不系狱者乃不以闻，非所以矜慎刑罚之意。请自今罢覆笞、杖罪，自徒以上虽不系狱，亦奏覆。"从之。判登闻鼓院，历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工部郎中。

初，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大乐，命冠卿检新阅事迹。又预选《景祐广乐记》，特迁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判太常礼院，纠察刑狱。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还，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入翰林为学士。母亡，起复，判昭文馆。未几，兼侍读学士。

冠卿每进读《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义以讽。一日，坠笏上前，帝悯冠卿丧毁羸瘠，既退，赐禁中汤剂。未几，告归葬亲，至扬州卒。诏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监延丰仓，掘地得古砖，有隶书字，半漫灭。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饵霞栖云，高尚不仕，累石于江滨。"又云："昭王大丞相聂。"又云："水龙夜号，夕鸡骇飞。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见而恶之，至是，校所卒岁月及其享年，无少异者。

冠卿嗜学好古，手未尝释卷，尤工诗，有《蕲春集》十卷。

论曰：学士大夫异于众人者，以操行修尔。《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锡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讥当世。绅急进喜倾。洙阿谀附会，晚节污变，卒忘平生之学。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其列侍从，庶亡愧焉。

冯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广州，以术数仕刘氏。传三世至父邴，广南平，入朝为保章正。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为《五经》大义，与乐安孙质、吴陆参、谯夏侯圭善，群居讲学，或达旦不寝，号"四友"。

进士中第，授江阴尉。

时诏流内铨取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治一经，或至皓首，子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补国子监讲书，迁大理评事，擢崇文院检讨兼国子监直讲。王旦闻其名，尝令说《论语》、《老子》，群子弟侍听，因荐之。

真宗试进士殿中，召元讲《易》。元进说曰："地天为《泰》者，以天地之气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与，则可以辅相天地，财成万化。"帝悦。未几，迁太子中允、直龙图阁，诏预内朝，直龙图阁预内朝自此始。

天禧初，数与查道、李虚己、李行简入讲《易》于宣和门北阁。迁太常丞兼判礼部、吏部南曹。皇子为寿春郡王，王旦又荐元宜讲经资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会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

仁宗即位，迁户部员外郎，为直学士兼侍讲。与孙奭以经术并进讲论，自是仁宗益响学。历会灵观副使、知通进银台司、判登闻检院、同判国子监。故事，国子监多宿儒典领，后颇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库。及奭、元并命，士议悦服。同知贡举，进龙图阁学士，预修《三朝正史》。为翰林学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馆修撰、判流内铨兼群牧使，四迁给事中。

明道元年，当监护宸妃葬事。及帝亲政，追册宸妃为庄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发圹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监护不职，罢翰林学士、知河阳。王曾为言元东朝旧臣，不宜以细故弃外。即召为翰林侍讲学士，迁礼部侍郎、知审官院，复判礼院、国子监。上《金华五箴》，赐书褒答。修《景祐广乐记》，书成，迁户部侍郎。足疾气駮，属李淑、宋祁为铭志。卒，赠本部尚书，谥章靖。

元性简厚，不治声名，非庆吊未尝过谒二府。执亲丧，自括发至祥练，皆案礼变服，不为世俗斋荐，遇祭日，与门生对坐，诵说《孝经》而已。多识古今台阁品式之事，尤精《易》。

初，七岁，方读《易》，每夜梦异人，以绀莲华与元吞之，且曰："善读此，后必贵显。"元且老，率三日一诵《易》。无子，以兄之子譓为后。

赵师民，字周翰，青州临淄人。九岁能属文，举进士第，孙奭辟兖

州说书，领诸城主簿。师民学问精博，奭自以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称为“盛德君子”，论其文行，愿回两子恩，授以京秩。除齐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军节度推官。

年五十来京师，近臣张观、宋郊、王尧臣、庞籍、韩琦、明镐列荐，为国子监直讲，兼润、冀二王宫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迁宗正丞。

会赵元昊反，罢进讲。师民上书陈十五事：一曰咨辅相，二曰命将帅，三曰柬侍从，四曰择守宰，五曰治军旅，六曰修边防，七曰求谏诤，八曰延讲诵，九曰革贡举，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谨财用，十二曰不遗年，十三曰容诽谤，十四曰除忌讳，十五曰慎出令。因献《劝讲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阳门，召近臣观图画，复命讲读经史。师民见朝廷厌兵，屈意以招元昊，内不能平。乃上言请任方面，以图报效。迁天章章阁侍讲、同知贡举，进待制、同判宗正寺。

尝讲《诗》“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发。顺行则通，通故清洁；逆乱则壅，壅故浊败。贤人用，则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进，则王泽壅而世浊败。幽王失道，用邪绌正，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而沦于污浊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对曰：“水者，顺行而润下，利万物，故以喻政，此于比兴，义最大。”

后讲《论语》，问“修文德”，曰：“文者，经天纬地之总称。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接之以礼，讲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无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义礼乐，皆必由之，此实至道之要。”复问“钻燧改火”，曰：“古之圣王，举动必顺天时，所以四时变，火随木色。近世渐务苟简，以为非治具而遂废之，至其万事皆不如古。”又问：“子夏、子张所言交道孰胜？”曰：“圣哲之道，含覆广大，与天地参。善者有以进德，恶者俾之改行。子张之言为优。”

他日读《汉记》，问长安城，众莫能知，共推师民。因陈自古都雍年世，旧址所在，若画诸掌。帝悦曰：“何其所记如此！”在经筵十余年，甚见器异。尝盛夏属疾家居，帝飞白书团扇为“和平”字，赐以寄意。

累请补郡，除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帝自写诗宠行，目以“儒林旧德”。将行，上疏曰：

近睹太阳食于正朔，此虽阴阳之事，亦虑是天意欲以感动圣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为水，水为正阴。其日在丙，丙为正阳。月掩日，阴侵阳，下蔽上之象也。《诗》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谓以阴奸阳，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谓下陵上，侵其权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维宰，中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谓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间，时王失德。今而引喻，盖事有所譬，固当不讳。

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则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过暴虐怠慢，奢侈纵放，不师古始。舍是，何失道之有？今圣心慈仁恭勤，俭约自检，动循典礼，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挠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谁之咎欤？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纯者，与之慎柬内外百执事及州县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为群邪所蔽塞，则亿兆之幸也。

三迁刑部郎中，复领宗正，卒。

师民淳静刚敏，举止凝重。幼丧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远，专以读书为事。性极慈恕，勤于吏治，政有惠爱。尝奏蠲陕西旱租。又欲论榷酤诸敝，会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议多不载。有集三十卷。子彦若，试中书舍人。

张锡，字贶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尝从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汉阳。锡进士甲科，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南昌县。迁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学于州，自是人始知学。再迁太常博士、监染院。诏选能吏治畿县，乃以锡知东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赎者，吾所先也。"岁中以治迹闻。枢密直学士李及荐为监察御史。丁谓贬崖州，议还内地。锡疏谓："奸邪弄国，本与天下共弃之；今复还，是违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

王清昭应宫灾，连系甚众。锡言："天灾反以罪人，恐重天怒，愿修德以应之。"会论者众，狱遂解。迁殿中侍御史，权三司盐铁判官，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改尚书兵部员外郎，还判度支勾院，为京东转运使。淄、青、齐、濮、郓诸州人冒耕河壖地，数起争讼。锡命籍其地，收租绢岁二十余万，讼者亦息。判盐铁勾院，为河北转运使，改江、淮制置发运使，召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大理寺、权知谏院，安抚利、夔路。历度支、盐铁副使。丧母，起复，擢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累迁右司郎

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迁右谏议大夫、知审官院。进翰林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国子监。卒，赠尚书工部侍郎。

锡淳重清约，虽贵，奉养如少贱时。读书老而弥笃。初，举广文馆进士，考官任随以为第一，及随死，无子，锡屡赒其家。

张揆字贯之，其先范阳人，后徙齐州。擢进士第，历北海县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户。读《易》，因通扬雄《太玄经》。陈执中安抚京东，荐揆经明行淳，召为国子监直讲，徙诸王府侍讲。以尚书度支员外郎直史馆、荆王府记室参军。府罢，权三司户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数万言。诏对迩英阁，令揲耆，得断首，且言："断首准《易》之《□》，盖以阳刚决阴柔，君子进、小人退之象。"仁宗悦。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累迁右谏议大夫，进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一日，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诏改王溥谥，有议欲为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国亡不能死，安得为忠？"乃谥为文康。加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出知齐州。卒，赠尚书礼部侍郎。

揆性刚狷少容，阔于世务，然好读书，老而不倦。与弟掞相友爱，掞，为龙图阁直学士。

杨安国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辅，居马耆山，学者多从受经，州守王博文荐为太学助教。孙奭知兖州，又荐为太常寺奉礼郎，州学讲书。既而奭与冯元荐安国为国子监直讲，并召光辅至。仁宗命说《尚书》，光辅曰："尧、舜之事，远而未易行，愿讲《无逸》一篇。"时年七十余矣，而论说明畅。帝悦，欲留为学官，固辞，以国子监丞老于家。

安国《五经》及第，为枝江县尉，后迁大理寺丞。光辅教授兖州，请监兖州酒税，徙监益州粮料院，入为国子监直讲，景祐初，置崇政殿说书，安国以国子博士预选。久之，进天章阁侍讲、直龙图阁，遂为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皆兼侍讲。进翰林侍讲学士，历判尚书刑部、太常寺，纠察在京刑狱，累迁给事中。年七十余，卒，赠尚书礼部侍郎。

安国讲说，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尤喜纬书及注疏所引纬书，则尊之与经等。在经筵二十七年，仁宗称其行义淳质，以比先朝崔遵度。

尝讲《易》至《鼎卦》，帝问：“九四象如何？”安国对：“九四上承至尊，上应初爻，行重非据，故折足覆餗。亦犹任得其人，则虽重可胜，非其人，必有颠覆之患。”帝称善。又尝讲《周官》至“大荒大札，则薄征缓刑”，因进言曰：“古所谓缓刑，乃贯过误之民尔。今众持兵仗取民廪食，一切宽之，恐无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于饿莩。至起为盗。州县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杀之。不亦甚乎。”尝请书《无逸篇》于迩英阁之后屏，帝曰：“朕不欲背圣人之言，”，命蔡襄书《无逸》、王洙书《孝经》四章列置左右。

论曰：冯元质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风，欧阳修称师民醇儒硕学，在仁宗时，并繇宿望，先后执经劝讲，庶有所补益矣。张锡清慎敛晦，晚始见知。揆及安国父子俱侍经幄，考求其说，亡过人者。夫博习修洁之士，潜德隐行，不闻于世者多矣。由是言之，士遇不遇，岂非命哉！

列传第五十四

○尹洙 孙甫 谢绛 子景温 叶清臣 杨察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少与兄源俱以儒学知名。举进士，调正平县主簿。历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知光泽县。举书判拔萃，改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有能名。用大臣荐，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为武备不可弛。

《叙燕》曰：

战国世，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显德世，虽复三关，尚未尽燕南地。国初，始与并合，势益张，然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是赵、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锐专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顷尝以百万众驻赵、魏，讫敌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战。然我众负城，有内顾心，战不必胜，不胜则事亟矣，故不战未尝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设兵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势，设覆以待其进。边垒素固，驱民以守之，俾其兵顿坚城之下，乘间夹击，无不胜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敌蓄勇以待战，无他枝梧，一也；我众则士怠，二也；前世善将兵者必问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众傥北，彼遂长驱无复顾忌，四也；重兵一属，根本虚弱，纤人易以干说，五也；虽委大柄，不无疑贰，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失于应变，六也。兵分则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胜败兵家常势。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苻坚淝水、哥舒翰潼关是也。是则制敌在谋不在众。以赵、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战。分而帅之，将得专制，就使偏师挫衄，他众尚奋，讵能系国安危哉？故师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败也。昔者六国各有地千

里，师败于秦，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守国之固也。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新造之势也。以天下之广谋其国，不若千里之固，而袭新造之势，侥幸于一战，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诵习，谓百世不复用，非甚妄者不谈。然兵果废则已，傥后世复用之，鉴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胜败云。

《息戍》曰：

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虽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西汉先零，东汉烧当，晋氐、羌，唐秃发，历朝侵轶，为国剧患。兴师定律，皆有成功，而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用裁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骑卒与冗卒，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白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平世屯戍，且犹若是，后虽有他警，不可一日辍去，是十万众，有增而无损期也。国家厚利募商入粟，倾四方之货，然无水漕之运，所挽致亦不过被边数郡尔。岁不常登，廪有常给，顷年亦尝稍匮矣。傥其乘我荐饥，我必济师，馈饟当出于关中，则未战而西垂已困，可不虑哉？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又今边鄙虽有乡兵之制，然止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然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兵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其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慑。《兵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其庙胜之策乎？

又为《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凡《杂议》共九篇上之。

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洙数上疏论兵，请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

边事，及讲求开宝以前用兵故实，特出睿断，以重边计。又请减并栅垒，召募土兵，省骑军，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时诏问攻守之计，竦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帝取攻策，以洙为集贤校理。洙遂趋延州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因发庆州部将刘政锐卒数千，趋镇戎军赴救，未至，贼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当时言者谓福之败，由参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使持重，毋轻进。洙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于行阵，又为时所诬，遂作《悯忠》、《辨诬》二篇。

未几，韩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贤院。上奏曰：

汉文帝盛德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尚以陈胜亡秦、六卿篡晋为戒。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与汉文？威制四夷，孰与汉武？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矣。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

自西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远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宜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与不节。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尔，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谓陛下不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以此。

未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于下也。异时民间，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视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之，年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诎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

夫爵赏，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政衰，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

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阿，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

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勤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积聚。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烦，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浸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感动尔。往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赐金，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过厚，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也。

臣所论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从谀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四夷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纪纲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奋。边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王不讳危乱所以存，日亲盛德，与民更始，则天下幸甚。

仁宗嘉纳之。

改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会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为前此屡困于贼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势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罢之。时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戩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会士廉诣阙上书讼洙，诏遣御史刘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徙监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阳访医，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韩琦为洙言，乃追复故官，及官其子构。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其为文简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尝不在兵间，故于西事尤练习。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费，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初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为蔡州汝阳县主簿。再举进士及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荐其材，迁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辟为永兴司录，凡吏职，纤末皆倚办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闻之，不复以小事属甫。衍与宴语，甫必引经以对，言天下贤俊，历评其才性所长。衍曰："吾辟属官，得益友。"诸生亦多从甫学问。

徙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迁太常博士。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衍为枢密副使，荐于朝，授秘阁校理。

是岁，诏三馆臣僚言事。甫进十二事，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名《三圣政范》。改右正言。时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验，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过盛，过盛则阴为变而动矣。忻州赵分，地震六年。每震，则有声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晋，及即位，晋州经岁地震。宰相张行成言，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宜制于未萌。其后武昭仪专恣，几移唐祚。天地灾变，固不虚应，陛下救纾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时出英断，以慑奸邪，以肃天下。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谨戎备，则切责大臣，使之预图兵防，熟计成败；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尽出之，且裁节其恩，使无过分，此应天之实也。"时契丹、西夏稍强，后宫张修媛宠幸，大臣专政，甫以此谏焉。

又言："修媛宠恣市恩，祸渐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余皆婢妾尔。贵贱有等，用物不宜过僭。自古宠女色，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其祸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尔。"甫曰："世谓谏臣耳目官，所以达不知也。若所谓前世女祸者，载在书史，陛下可自知也。"

夏国乞盟，甫上一利、曰害曰："宿兵以来，国用空耗。今若与之约和，则边兵可减，科敛可省。其为利一也。始，契丹声言，尝遣使谕西人使臣中国。今和议既成，必恃其功。去岁有割地之请，朝廷已增岁赂，若更有求，将安拒之？其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饬，及

边鄙有警，而用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故久无成功。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往往复出，方在讲训不懈，以张中国之威。一旦因议和弛备，复如曩日，缓急必不可用。其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今中国与之和，获岁遗之厚，彼必专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势，自兹为始。其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势，法令纪纲，弛而不葺。及西戎累败，王师始议更张，以救前弊。今见戎人请和，苟贪无事，他时之患，不可救矣。其为害四也。凡利害之机，愿陛下熟图之。”

又言：“张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复称臣，然乞岁卖青盐十万石，兼欲就京师互市诸物，仍求增岁给之数。臣以谓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余万缗。况朝廷已许岁赐二十五万，若又许其卖盐，则与遗契丹物数相当。使契丹闻之，则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时，累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请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是则以彼难从之事，杜其意也。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兼闻张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来，收结人心，钞掠所得，旋给其众，兵力虽胜，用度随窘。当此之时，尤宜以计困之，安得汲汲与和，曲徇其请乎？”

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因言枢密使副当得罪，使，乃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于渭州，总管尹洙以沪违节度，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释沪。衍屡荐甫，洙与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鲠亮不私如此。

甫尝言参知政事陈执中不学亡术，不可用。帝难之，由是求补外，不许。其后奏丁度因对求进用，帝曰：“度未尝请也。”度乞与甫辩，且指甫为宰相杜衍门人。乃以右司谏出知邓州，徙安州，历江东、两浙转运使。

范仲俺知杭州，多以便宜从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于此，则不得伸于彼矣。”一切绳之以法，然退未尝不称其贤。再迁尚书兵部员外郎，改直史馆、知陕州，徙晋州。为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为侍读。卒，特赠右谏议大夫。

甫性劲果，善持论，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

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

谢绛，字希深，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县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父涛，以文行称，进士起家，为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反成都，攻陷州县，涛尝画守御之计。贼平，以功迁观察推官，权知华阳县。乱亡之后，田庐荒废，诏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与之，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涛收诏书，悉以田还主。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还，以治行召对长春殿，命试学士院。会契丹入寇，真宗议亲征，时曹、濮多盗，而契丹声言趋齐、郓，以涛知曹州。属县赋税多输睢阳助兵食，是岁霖潦，百姓苦于转送，涛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运，日过睢阳，可取以饷军。愿留曹赋繇广济河以馈京师。"转运使论以为不可，诏从涛奏。尝使蜀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疑以为多，涛曰："有罪，愿连坐之。"奉使举官连坐，自涛始。久之，用冯拯荐，复召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遂兼侍御史知杂事。真宗山陵灵驾所经道路，有司请悉坏城门、庐舍，以过车舆象物。涛言："先帝车驾封祀，仪物大备，犹不闻有所毁撤，且遗诏从俭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劳州县，非先帝意，愿下少府裁损之。"进直昭文馆，累官至太子宾客。

绛以父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善议论，喜谈时事，尝论四民失业，累数千言。天禧中，上疏谓宋当以土德王天下。时大理寺丞董行父，请用天为统，以金为德。诏两制议，皆言："用土德，则当越唐上承于隋；用金德，则当越五代绍唐。而太祖实受终周室，岂可弗遵传继之序？"绛、行父议皆黜不用。

杨亿荐绛文章，召试，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丁母忧，服除，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请以真宗配之。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寻出通判常州。天圣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绛上疏曰：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顺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者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时变，固宜策告殃咎，变更理化，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导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

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

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广，万几之众，不出房闼，岂能尽知？而在廷之臣，未闻被数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泽即佞幸，上下皆蔽，其应不虚。

昔两汉日食、地震、水旱之变，则策免三公，以示戒惧。陛下进用丞弼，极一时之选，而政道未茂，天时未顺，岂大臣辅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笃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责成，以极其效；谓之不然，则更选贤者。比来奸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圣心固欲尽得天下之贤能，分职受业；而宰相方考贤进吏，无敢建白。欲德不用之应，又可验矣。

今阳骄莫解，虫孽渐炽，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寻常之政，臣恐不足回灵意、塞至戒。古者，谷不登则亏膳，灾屡至则降服，凶年不涂塈。愿下诏引咎，损太官之膳，避路寝之朝，许士大夫斥讳上闻，讥切时病。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敛，勿崇私恩，更进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诚动乎上，大惠浃于下，岂有时泽之艰哉！

仁宗嘉纳之。

会修国史，以绛为编修官，史成，迁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时涛官西京，且老矣，因请便养，通判河南府。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皇帝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为飞白书额，作赞刻石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库。二圣数尝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两省故事，别建外馆，直舍卑喧，民櫚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亏体伤风，莫兹为甚。陛下未尝迂翠华、降玉趾，寥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谓慕道不笃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窃为圣朝惜之。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制。"诏可。

绛虽在外，犹数论事。奏言："近岁不逞之徒，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名，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者矫诬诏书，傲忽官吏。请严禁止。尝以墨敕赐封号者，追还之。"

还权开封府判官，言：

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凡今典城牧民，有颛方面之执：才者掠功取名，以严急为术，或辩伪无实，数蒙奖录；愚者期会簿书，畏首与尾。二者政殊，而同归于弊。

夫为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愿先取大州邑数十百，诏公卿以下，举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属县令长，务求术略，不限资考。然后宽以约束，许便宜从事。期年条上理状，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风迹，异乎有司以资而任之者焉。汉时，诏问京房灾异可息之术，房对以考功课吏。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讠□谰，而圣言罔惑欤。

会郭皇后废，绛陈《诗白华》，引申后、褒姒事以讽，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兵部员外郎。上言："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去年计为缗钱四十五万。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余万。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书。簿书不存，则无所措置。臣以谓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

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绛皆论罢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国体，利害偏听则惑聪明。请者务欲各行，而守者患于不一。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五篇。

以父忧去，服除，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官，旧视职田有无，不问多寡，以是不均。绛为核其实，以多寡为差，其有名而无实者皆不用，人以为便。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自张绛建请。

使契丹，还，请知邓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阳堰，引湍水溉公田。水来远而少，利不及民；滨堰筑新土为防，俗谓之墩者，大小又十数，岁数坏，辄调民增筑。奸人蓄薪茭，以时其急，往往盗决堰墩，百

姓苦之。绛按召信臣六门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钳庐陂，溉田至三万顷。请复修之，可罢州人岁役，以水与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

绛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所至大兴学舍，尝请诸郡立学。在河南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锭而至者数百人。好施宗族，喜宾客，以故，卒之日，家无余赀。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学，著诗书传说数十篇，终秘书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师直。中进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东转运判官。兴宣城百丈圩，议者以为罪，降通判、知涟水军。神宗初，知谏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点江西刑狱。历京西、淮南转运使。

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安石方恶苏轼，景温劾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逾年，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奉司农约束，改知邓、襄、澶三州，加直龙图阁，判将作监。转右谏议大夫、知潭州。章惇开五溪，景温协力拓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复出知洪州、应天府、瀛州。

元祐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未满岁，御史中丞刘挚言其非拨烦吏。右司谏王觌言："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能与人通语言，谈祸福。景温在郡为所惑，礼饷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数遣子慥至其处；补李婿为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声势；至纵嬖妾之弟，醉欧市人。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谴。"于是罢知蔡州。

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时章惇为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宜罢分画，以马迹所至为境。惇用其说，徙知河阳，卒，年七十七。

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父参，终光禄卿。清臣幼敏异，好学善属文。天圣二年，举进士，知举刘筠奇所对策，擢第二。宋进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还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盐铁

判官。

上言九事：请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兴太学，选置博士，许公卿大臣子弟补学生；重县令；诸科举人取名大义，责以策问；省流外官，无得入仕；听武臣终三年之丧；罢度僧；废读经一业；训兵练将，慎出令，简条约。词多不载。出知宣州，累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进直史馆。

是冬，京师地震，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坏庐寺，杀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东，弥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诚大异也。属者荧惑犯南斗，治历者相顾而骇。陛下忧勤庶政，方夏泰宁，而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启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为异，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谓消复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许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会诏求直言，清臣复上疏言大臣专政，仁宗嘉纳之。清臣请外，为两浙转运副使。并太湖有民田，豪右据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诉。尝建请疏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

时陕西用兵，上言："当今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骁将，内无重兵。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脱不幸戎马猖突，腹内诸城，非可以计术守也。自元昊僭窃，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间一岁矣。而屯戍无术，资粮不充，穷年畜兵，了不足用，连监牧马，未几已虚。使蚩蚩之甿无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忧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变诈亡穷，岂宜乘即时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将泰然自处，则后日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元昊围延州，既解去，钤辖内侍卢守勤与通判计用章更讼于朝。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朝廷议薄守勤罪，而流用章岭南。清臣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勤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元昊，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元昊退，守勤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

边将；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覆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陈，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勤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牲赦守勤。此必有议者结中人、惑圣听，以为方当用师边陲，不可轻起大狱。臣观前史，魏尚、陈汤虽有功，尚不免削爵，罚作案验吏士。何况拥兵自固，观望不出，恣纵羌贼，破一县，擒二将。大罪未戮，又自蔽其过，矫诬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设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勤谋见贼之行，乃是归款。二者之责，孰重孰轻，望诏彦博鞫正其狱。苟用章之状果虚，守勤之罪果白，用章更置重科，物论亦允。无容偏听一辞，以亏王道无党之义。”其后狱具，守勤才降湖北兵马都监。

时西师未解，急于经费，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选中。帝曰：“叶清臣才可用。”擢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公事。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门、御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清臣与宋庠、郑戩雅相善，为吕夷简所恶，出知江宁府。逾年，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丁父忧，言者以清臣为知兵，请起守边。及服除，宰相陈执中素不悦之，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道由京师，因请对，改澶州，进尚书户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兴军，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顷。

仁宗御天章阁，召公卿，出手诏问当世急务。清臣闻之，为条对，极论时政阙失，其言多劘切权贵。且曰：“陛下欲息奔竞，此系中书。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向有职在管库，日趋走时相之门。入则取街谈巷言，以资耳目；出则窃庙谟朝论，以惊流辈。一旦皆擢职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竞踵此风，出入权要之家，时有‘三尸’、‘五鬼’之号。乃列馆职，或置省曹。且台谏官为天子耳目，今则不然，尽为宰相肘腋。宰相所恶，则捃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赏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供职未逾岁时，迁擢已加常等。宋禧为御史，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以为守卫。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诃谴，擢为谏官。王达两为湖南、江西转运使，所至苛虐，诛剥百姓，徒配无辜，特以宰相故旧，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长奔竞也。”其他所列利害甚众。

会河决商胡，北道艰食，复以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旧制，有三

司使、权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权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户部副使向传式不职，奏请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访近臣以备边之策。清臣上对，略曰：

陛下临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频岁为患者，岂非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为陛下张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单于不敢仰视。郅都临代，匈奴不敢犯边。今内则辅相寡谋，纲纪不振；外则兵不素练，将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内侮也。庆历，刘六符来，执政无术略，不能折冲樽俎，以破其谋。六符初亦疑大国之有人，藏奸计而未发。既见表里，遂肆陆梁。只烦一介之使，坐致二十万物，永匮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识之士，所以为国长太息也。

今诏问：“北使诣阙，以伐西戎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闻誓书所载，彼此无求。况元昊叛边，累年致讨，契丹坐观金鼓之出，岂有毫发之助？今彼国出师，辄求我助，奸盟违约，不亦甚乎？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战，以破其谋，我直彼曲，岂不惮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灾伤之余，野无庐舍，我坚壁自守，纵令深入，其能久居？既无所因之粮，则亟当遁去。然后选择骁勇，遏绝归师，设伏出奇，邀击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败矣。

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敦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方面之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达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沉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

诏谓：“朔方灾伤，军储缺乏。”此则三司失计置，转运使不举职，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来者又复不追，臣未见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虑、办职事，一与贾昌朝违戾，遂被移徙，军储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计度市籴，而昌朝执异议，仲春尚未与夺，财赋何缘得丰？先朝置内帑，本备非常。今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则臣不知其所为也。至如粒食之重，转徙为难，莫若重立爵等，少均万数，豪民诖误，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办。夫能俭啬以省费，渐致于从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请厚

奉，或身为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给，或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封，幸门日开，赐予无艺，若令有司执守，率循旧规，庶几物力亦获宽弛。

诏问："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尝陈监牧之弊，占良田九万余顷，岁费钱百万缗。天闲之数，才三四万，急有征调，一不可用。今欲不费而马立办，莫若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匹，不为难矣。

时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阴输北道者七十余万；又请发大名库钱，以佐边籴。而安抚使贾昌朝格诏不从，清臣固争，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两中之，乃徙昌朝郑州，罢清臣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

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给奉；及承祐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妻以不加封，请增月给，清臣执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军，妻又诸王女，当优之。"清臣曰："是终为侥幸。"遂卷其奏置怀中，不行。数上书论天下事，陈九议、十要、五利，皆当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为集贤校理。

杨察，字隐甫。其先晋人，从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钧，始从孟昶归朝。钧生居简，仕真宗时，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尝官庐州，遂为合肥人。居简生察，景祐元年，举进士甲科，除将作监丞、通判宿州。迁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知颍、寿二州，入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历江南东路转运使。属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数摘奸隐，众始畏伏。察在部，专以举官为急务。人或议之，察曰："此按察职也，苟掎拾羡余，则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为右正言、知制诰，权判礼部贡院。时上封者请罢有司糊名考士，及变文格，使为放轶以袭唐体。察以谓："防禁一溃，则奔竞复起。且文无今昔，惟以体要为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选之法。"前议遂寝。

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龙图阁待制。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论事无所避。会诏举御史，建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臣。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置不取，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御史何郯以论事不得实，中书问状。察又言："御史，故事许风闻；纵所言不当，自系朝廷采择。今以疑似之间，遽被诘问，臣恐台谏

官畏罪缄默，非所以广言路也。”

又数以言事忤宰相陈执中。未几，三司户部判官杨仪以请求贬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虽去官，犹罢知信州。徙扬州，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迁礼部侍郎，复权知开封府，复兼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内侍杨永德毁察于帝，三司有狱，辞连卫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诏移开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罢三司，乃迁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连集禧观，进承旨。逾年，复以本官充三司使。饵钟乳过剂，病痈卒。赠礼部尚书，谥宣懿。

察美风仪。幼孤，七岁始能言，母颇知书，尝自教之。敏于属文，其为制诰，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致有体，当世称之。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痈方作，犹入对，商画财利，归而大顿，人以为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兄子庶为嗣。

弟寘，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

论曰：当仁宗在位时，宋兴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侥幸之弊多。自西陲用兵，关中困扰，天子悯劳元元，奋然欲用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时俊杰辈出。尹洙崎岖兵间，亦颇论天下之事。孙甫驰骋言路，咸以文学、方正知名。绛文词议论，尤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后，清臣、察繇进士高等，不数年致位侍从，立朝謇謇，无所附丽，为一时名臣。岂非出于上之所自擢，故奋励不挠，以图报称哉？

列传第五十五

○韩丕 师颃 张茂直 梁颢 子固 杨徽之 杨澈 吕文仲 王著 吕祐之潘慎修 杜镐 查道 从兄陶

韩丕，字太简，华州郑人。父杲，晋开运中，为曲阳主簿，契丹攻城，陷没焉。母改适他氏。丕幼孤贫，有志操，读书于骊山、嵩阳，通《周易》、《礼记》，为人讲说。常有山林之志，家虽甚贫，处之晏如。年长，始学文。开宝中，郑牧知文州，与之偕行，遂薄游两川。及牧知成都，刘熙古延置门下，掌书奏，以孙女妻之。

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声名籍甚，公卿多荐之者。尝著《孟母碑》、《返鲁颂》，人多讽诵之。解褐大理评事、通判衡州。石熙载荐其文行，代还，以文学试中书，擢著作佐郎、直史馆，赐绯鱼。未几，改左拾遗。八年，迁职方员外郎、知制诰。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与贾黄中、徐铉同知贡举。丕属思艰涩，及典书命，伤于稽缓。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责，或申以谐谑，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辈负气，每陵轹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职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谏议大夫，赐金紫，知河阳、濠州。

丕起寒素，以冲澹自处，不奔竞于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为翰林学士，终以迟钝不敏于用。俄罢职，充集贤殿修撰、知均州。就迁给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还，充史馆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礼部。大中祥符二年，卒。

丕纯厚畏慎，似不能言者。历典州郡，虽不优于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时称其长者云。

师颃，字霄远，大名内黄人。父均，后唐长兴二年进士，终永兴节度判官，因家关右。颃少笃学，与兄颂齐名。建隆二年举进士，窦仪典贡举，擢之上第。释褐耀州军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调。开宝中，复为解州推官。太平兴国初，召还，迁大理寺丞、陕西河北转运判官，就改著作佐郎。秩满，迁监察御史、通判永兴军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缗钱，左授乾州团练副使，寻复旧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简州，转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复为殿中侍御史，知资、眉二州。颃所至，以简静为治，蜀人便之。代还，迁侍御史、知安州，赐缗钱二十万。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陕州，赐金紫。

时西鄙用兵，餫道所出，军士多亡命，啸聚山林为盗。颃严其巡捕，盗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几召还。真宗以其旧人，素负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对，询其文章。颃谦逊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咸平二年，与温仲舒、张咏同知贡举。明年，召入翰林为学士。五年，复与陈恕同典贡部，又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俄卒，年六十七。诏遣官护葬，给其子仲回秘书丞奉终丧。

颃旷达夷雅，搢绅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进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国子博士；仲说，殿中丞。

张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父延升，以经术教授乡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彦超据州城，驱之守陴。及周师破敌，拥城守者列坐，将斩之。有卒挟刃谓茂直曰："汝发甚鬒，惜为颈血所污，可先断之。"茂直许焉。刃未及发，会得释。后励志于学。

开宝中，州将器其为人，首荐之，且给钱五万，以助其装。二年，登进士第，解褐海州推官，进司农寺丞、通判泰州。为转运使韦务升诬奏，徙监梓州富国监。代还，自陈得雪。复通判静安军。军不领县，城闉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隶焉。进秩著作佐郎。扈蒙荐其才，改秘书丞。

会福州民讼田，命茂直按之，将行，留不遣。参知政事李至称其端实，命入益王元杰府为记室参军。王好学，多为诗什，遇茂直甚厚。虽受时果之赐，亦分饷焉。王尝遣使征诗，茂直援笔而就，甚称赏之。

端拱元年，召对，赐金紫。数日，改度支员外郎，三迁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时，茂直与朱昂并在诸王府，每预宴集，屡因酬唱识其名。即位，选用旧臣，得茂直及昂，与梁周翰、师颃辈相继知制诰。茂直既入西阁，会元杰生旦，遣持礼币为赐，复至旧府，时人荣之。

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涩不称职。改秘书少监，出知颍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进士及第；成务，比部员外郎。

梁颢，字太素，郓州须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经历佐使府，至天平军节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颢养于叔父。王禹偁始与乡贡，颢依以为学，尝以疑义质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颢发愤读书，不期月，复有所质，禹偁大加器赏。初举进士，不中第，留阙下。献疏

曰：

臣历观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圣间出，人文阐燿，尚且渴于共治，旁求多彦，设科之选，逾四十等。当时秉笔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后，有忠有良，导化原、树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

五代不竞，兹制日沦。国家兴儒，追风三代。方今科名之设，俊造毕臻，秉笔者如林，趋选者如云。贡于诸侯，考于春官，陛下躬临慎择，必尽至公。奈何所取不出于诗赋、策论，简于心者援而陟之，咈于心者推而黜之，宁无滥陟枉黜之失耶？其间阛茸妄进，滥厕科场者，间亦有之。

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滞之士，罔计贤否，悉拔而登之，一视同仁。臣窃谓此非确论。盖圣人在上，则内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莸同器，甚非所以正人伦、淳风俗也。况丘园之下，岂无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诚能设科以擢异等之士，俾陈古今之治乱、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贤愚之用舍，庶几有益于治，不特诗赋、论策之小技，以应有司之求而已。

疏上，不报。

雍熙二年，复举进士，廷试，方禹中献赋。太宗召升殿，询其门第，赐甲科，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四年，与梁湛并召为右拾遗、直史馆，赐绯。判鼓司、登闻院。颢在大名佐赵昌言。昌言人掌枢密，会翟马周事，颢坐贬虢州司户参军。起知鱼台县，就加大理评事。召还，迁殿中丞。顷之，复直史馆，压开封府推官、三司关西道判官，转太常博士，丁内艰，起令赴职，改右司谏。

真宗初，诏群臣言事，颢时使陕西，途中作《听政箴》以献。还为度支判官。咸平元年，与杨励、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贡举。时诏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表颢参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跸大名，诏访群臣边事，颢上疏曰：

臣闻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赏罚而已。然而赏不可以独任，罚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罚之不行，譬如骄子之不可用。"又曰："善为将者，威振敌国，令行三军。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败事者，虽亲必罚。"故孙武斩队长而兵皆整，穰苴斩监军而敌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

昨者命将出师，乘秋备塞，而傅潜奉明诏，握重兵，逗挠无谋，守陴玩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马南牧，边尘画惊，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践一空。遂至残妖未殄，銮辂亲征，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问，则何以谢横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则何以恢用兵之略。以军法论之，固合斩潜以徇军中，降诏以示天下。如此，则协前古之典章，戒后来之将帅，然后择边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

臣尝读汉史，李广之屯兵行师也，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远於斥候，未尝遇害，而广终为名将，士卒乐用。又唐高祖之备北边也，选颈兵为游骑，不赍军粮，随逐水草，遇敌则杀，当时以为得策。愿於边将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择其武勇谋略素为众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骑士五十，器甲完备，轻赍粮糗，逐水草以为利，往复扞御。不令入郡邑，不许聚处，遇有寇兵，随时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应。缘边州郡守城兵帅，即坚壁以待之。遇游骑近城，掩杀边寇，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则乘城者不坚闭垒门，免坐观於胜负；捍边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备於寇攘。虽匪良筹，且殊胶柱。

时论颇称之。

三年，与李宗谔、赵安仁并命知制诰，赐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为峡路安抚使。归掌三班。韩国华判大理，以断刑失中，乃选颢以代之。四年，张齐贤使关右安抚，以颢为之副。

颢有吏才，每进对，词辩明敏，真宗嘉赏之。凡群臣上封者，悉付颢洎薛映详阅可否。冬，以河北饥盗，命与映分为东、西路巡检使。还，拜右谏议大夫，充户部使。会罢三部使，以颢为翰林学士同知审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权知开封。

颢美风姿，强力少疾，闺门雍睦。与人交久而无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轸恻，赐赠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适。适相仁宗，别有传。

固字仲坚。幼有志节，尝著《汉春秋》，颢器赏之。初，以颢遗荫，赐进士出身。服阕，诣登闻院让前命，愿赴乡举，许之。大中祥符元年，举服勤词学科，擢甲第。解褐将作监丞、同判密州，就迁著作佐郎。归朝，改著作郎、直史馆，赐绯。历户部判官、判户部勾院。

为人气调俊爽，善与人交，疏财慷慨，尚气义，明于吏道。马元方

领三司，临事粗率，固摭其旷阙之状，屡请对条奏。尝诏鞠狱，时称平审。天禧大礼成，奏颂甚工。无几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杨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郜，仕闽为义军校。家世尚武，父澄独折节为儒，终浦城令。徽之幼刻苦为学，邑人江文蔚善赋，江为能诗，徽之与之游从，遂与齐名。尝肄业于浔阳庐山，时李氏据有江表，乃潜服至汴、洛，以文投窦仪、王朴，深赏遇之。

周显德中，举进士，刘温叟知贡部，中甲科。同时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试，惟徽之与李覃、何□严、赵邻几中选。解褐校书郎、集贤校理。宰相范质深器重之。历著作佐郎、右拾遗。窦俨纂礼乐书，徽之预焉。

乾德初，与郑□并出为天兴令，府帅王彦超素知其名，待以宾礼。蜀平，移峨眉令。时宋白宰玉津，多以吟咏酬答。复为著作佐郎、知全州，就迁左拾遗、右补阙。太平兴国初，代还。太宗素闻其诗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数百篇奏御，且献诗为谢，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语。太宗览之称赏，自是圣制多以别本为赐。迁侍御史、权判刑部。尝属疾，遣尚医诊疗，赐钱三十万。转库部员外郎，赐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会诏李昉等采缉前代文字，类为《文苑英华》，以徽之精于风雅，分命编诗，为百八十卷。历迁刑、兵二部郎中。献《雍熙词》，上赓其韵以赐。

端拱初，拜左谏议大夫，出知许州。入判史馆事，加修撰。因次对上言，曰：“自陛下嗣统鸿图，阐扬文治，废坠修举，儒学响臻，乃至周岩野以聘隐沦，盛科选以来才彦，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迁，明经业者罕殊用，向非振举，曷劝专勤，师法不传，祖述安在！且京师四方之会，太学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阙其员，非所以崇教化、奖人材、繇内及外之道也。伏望浚发明诏，博求通经之士，简之朝著，拔自草莱，增置员数，分教胄子，随其所业，授以本官，廪稍且优，旌别斯在。淹贯之士，既蒙厚赏，则天下善类知所劝矣，无使唐、汉专称得人。”太宗嘉纳之，顾谓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无玷，置于馆阁宜矣。”未几，改判集贤院。尝诏预观灯乾元楼，上嘉其精力不衰。

时刘昌言拔自下位，不逾时参掌机务，惧无以厌人望，常求自安之计。董俨为右计使，欲倾昌言代之，尝谓徽之曰：“上遇张洎、钱若水甚厚，旦夕将大用。”有直史馆钱熙者，与昌言厚善，诣徽之，徽之语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宠，谓徽之遣熙构飞语中伤

己，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质其语。出徽之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熙落职通判朗州。徽之未行，改镇安军行军司马。

真宗尹京，妙选僚佐，驿召为左谏议大夫，与毕士安并充开封府判官，召对便殿，谕以辅导意。东宫建属，以徽之兼左庶子。尝出巡田，真宗作诗言怀，因以寄之。迁给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俄兼秘书监。咸平初，加礼部侍郎。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职，改兵部，仍兼秘书监，入谢，命坐，劳之曰："图书之府，清净无事，俾卿得以养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赐宴秘阁，且褒以诗。

未几，以足疾请告，上取名药以赐。郊祀不及扈从，锡赍如侍祠之例。车驾北巡，徽之力疾辞于苑中。上顾谓曰："卿勉进医药，比见，当不久也。"及驻跸大名，特降手诏存谕。明年春正月，车驾还，又遣使临问。卒，年八十。赠兵部尚书，赐其家钱五十万，绢五百匹。录其外孙宋绶太常寺太祝，侄孙偃、集并同学究出身。

徽之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进者。尝言："温仲舒、寇准用搏击取贵位，使后辈务习趋竞，礼俗浸薄。"世谓其知言。徽之寡谐于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与石熙载、李穆、贾黄中为文义友。自为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旧德。善谈论，多识典故，唐室以来士族人物，悉能详记。酷好吟咏，每对客论诗，终日忘倦。既没，有集二十卷留于家，上令夏侯峤取之以进。徽之无子。后徽之妻王卒，及葬，复以缗帛赐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聪警，七岁读《春秋左氏传》，即晓大义。周宰相李谷召令默诵，一无遗误，谷甚异之。年十六，思进为镇赵从事，会昭庆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时河决邻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数千，径大泽中，多芦苇，令采刈为筏，顺流而下。既至，执事者讶以后期，俄而苇筏继至，骇而问之，澈以状对，乃更嗟赏。

建隆初，举进士，时窦仪典贡部，谓澈文词敏速，可当书檄之任。调补河内主簿，再迁青州司户参军。知州张全操多不法，澈鞫狱平允，无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试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将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伪帅郭再兴拥兵自固，澈单骑直趋其垒，谕以朝廷威信，再兴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军士之勇壮者，凡五百人为一纲，部送京师。土豪黎、罗二姓，聚众依山谋

乱，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阙下。

迁右赞善大夫、知淄州。事亲以孝闻，求便侍养，徙同判青州。三迁祠部员外郎，复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转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选王府僚佐，以澈为雍王府记室参军，赐金紫，加度支郎中。

景德初，车驾幸澶渊，王为东京留守，澈迁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军巡囚逸，王惊而感疾，及薨，又得闺门残忍之状，坐辅导不善免官。未几，起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峦，淳化进士，职方员外郎。

吕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伪唐歙州录事参军。文仲在江左，举进士，调补临川尉，再迁大理评事，掌宗室书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迁少府监丞。预修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改著作佐郎。太平兴国中，上每御便殿观古碑刻，辄召文仲与舒雅、杜镐、吴淑读之。尝令文仲读《文选》，继又令读《江海赋》，皆有赐赉。以本官充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与侍书王著更宿。时书学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从容问文仲以书史、著以笔法、湍以字学。雍熙初，文仲迁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丽。复命改左正言，巡抚福建。未几，赐金紫，加左谏议大夫。

淳化中，与陈尧叟并兼关西巡抚使。时内品方保吉专干榷酤，威制郡县。民疲吏扰，变易旧法，讼其掊克者甚众。文仲等具奏其实，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将劾之，反为保吉所讼，下御史验问。文仲所坐皆细事，而素巽懦，且耻与保吉辨对，因自诬伏，遂罢职。既而太宗知其由，复令直秘阁；逾月，再为侍读。一日，召于崇政殿，读上草书经史故实数十轴，诏模刻于石。迁起居舍人、兵部员外郎、同判吏部铨，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审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受诏集太宗歌诗为三十卷，诏书加奖，又知审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

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赵谏狱。谏多与士大夫交游，内出姓名七十余人，令悉穷治。文仲请对，言逮捕者众，或在外郡，苟悉索之，虑动人听。上曰："卿执宪，当嫉恶如仇，岂公行党庇邪？"文仲顿首曰："中司之职，非徒绳纠愆违，亦当顾国家大体。今纵七十人悉得奸状，以陛下之慈仁，必不尽戮，不过废弃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为人，置于冗散，或举选对扬之日摈斥之，未为晚也。"上从其言。三年，迁工部侍郎，复为翰林侍读学士。

文仲久居禁近，颇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风疾，请告逾百日，诏续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未几卒，录其子永为奉礼郎。

文仲富词学，器韵淹雅。其使高丽也，善于应对，清净无所求，远俗悦之。后有使高丽者，必询其出处。然性颇龌龊，不为时论所许。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时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广明中众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贲仕王建，为雅州刺史。父景环，万州别驾。著，伪蜀明经及第，历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阙，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太宗以字书讹舛，欲令学士删定，少通习者。太平兴国三年，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改卫寺丞、史馆祗候，委以详定篇韵。六年，召见，赐绯，加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于御书院。

太宗听政之暇，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精妙。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太宗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攻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于规益，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

雍熙二年，迁左拾遗，使高丽。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与文仲同赐金紫。明年，卒，特加赠赐，录其子嗣复为奉礼郎。

吕祐之，字元吉，济州钜野人。父文赞，本州录事参军。祐之，太平兴国初，举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洋州。改右赞善大夫，出为泰宁军节度判官，移天雄军。召拜殿中侍御史，决狱西蜀。还知贝州，换右补阙、直史馆、同判吏部南曹，迁起居舍人。

端拱中，副吕端使高丽，假内库钱五十万以办装。还，遇风涛，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货沉之，即止。复献《海外覃皇泽诗》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贷。淳化初，判户部勾院，会分备三馆职，以祐之与赵昂、安德裕并直昭文馆。俄以本官知制诰，赐金紫，同知贡举。

有东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尝荐举之，坐鞫狱陈州不实，贬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馆。未几，复知制诰。太宗尝阅班簿，择近臣举官，睹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举无状。上曰："此正可令赎过

矣。”即取祐之焉。

至道初，拜右谏议大夫，赐金紫，知审官院。出知襄州，徙寿州。真宗即位，转给事中，复知襄州，移升州。岁余，又典襄阳。归，掌吏部选事，知通进、银台司，与吕文仲并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自置侍读、侍讲，甚艰其选，至是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阁。

祐之纯谨长者，不喜趋竞，所至无显誉，备顾问，不能有所启发。会文仲以疾罢近职，祐之亦出为集贤院学士，仍并迁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县人。父承祐，仕闽，后归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书致仕。慎修少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累迁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

开宝末，王师征江南，李煜遣随其弟从镒入贡买宴钱，求缓兵。留馆怀信驿。旦夕捷书至，邸吏督从镒入贺。慎修以为国且亡，当待罪，何贺也？自是每群臣称贺，从镒即奉表请罪。太祖嘉其得礼，遣吕使慰谕，供帐牢饩悉加优给。煜归朝，以慎修为太子右赞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记室，许之。煜卒，改太常博士。历膳部、仓部、考功三员外，通判寿州，知开封县，又知湖、梓二州。

淳化中，秘书监李至荐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阁。慎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俄与直昭文馆韩援使淮南巡抚，累迁仓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为两浙巡抚使，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听解记注之职。数月，擢为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从幸澶州，遘寒疾，诏令肩舆先归。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赙钱二十万，绢一百匹。

慎修疾虽亟，精爽不乱，托陈彭年草遗奏，不为诸子干泽，但以主恩未报为恨。上悯之，录其子汝士为大理评事，汝砺为奉礼郎。令有司给舟载其柩归洪州。

慎修风度酝藉，博涉文史，多读道书，善清谈。先是，江南旧臣多言李煜暗懦，事多过实。真宗一日以问慎修，对曰：“煜或懵理若此，何

以享国十余年？”他日，对宰相语及之，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奖之。当时士大夫与之游者，咸推其素尚。然颇恃前辈，待后进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

汝士至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

杜镐，字文周，常州无锡人。父昌业，南唐虞部员外郎。镐幼好学，博贯经史。兄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旁亲所讼，疑其法不能决。镐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举明经，解褐集贤校理，入直澄心堂。

江南平，授千乘县主簿。太宗即位，江左旧儒多荐其能，改国子监丞、崇文院检讨。会将祀南郊，彗星见，宰相赵普召镐问之。镐曰：“当祭而日食，犹废；况谪见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罢其礼。翌日，迁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赞善大夫，赐绯鱼。历殿中丞、国子博士，加秘阁校理。太宗观书秘阁，询镐经义，进对称旨，即日改虞部员外郎，加赐金帛。又问：“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又尝召问天宝梨园事，敷奏详悉。再迁驾部员外郎，判太常礼院，与朱昂、刘承珪编次馆阁书籍，虞部郎中，事毕，赐金紫，改直秘阁。会修《太祖实录》，命镐检讨故事，以备访问。

景德初，置龙图阁待制，因以命锡镐，加都官郎中。从幸澶渊，遇懿德皇后忌日，疑军中鼓吹之礼，时镐先还备仪仗，命驰骑问之。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前歌后舞为对。预修《册府元龟》，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赐袭衣、金带，班在枢密直学士下。时特置此职，儒者荣之。

大中祥符中，同详定东封仪注，迁给事中。三年，又置本阁学士，迁镐工部侍郎，充其职。上日，赐宴秘阁，上作诗赐之，进秩礼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录其子渥为大理寺丞及三孙官。

镐博闻强记，凡所检阅，必戒书吏云：“某事，某书在某卷、几行。”覆之，一无差误。每得异书，多召问之，镐必手疏本末以闻，顾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访以古事，虽晚辈、卑品请益，应答无倦。年逾五十，犹日治经史数十卷，或寓直馆中，四鼓则起诵《春秋》。所居僻陋，仅庇风雨，处之二十载，不迁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馔以待宾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类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宁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书。父元方，亦仕李煜，为建州观察判官。王师平金陵，卢绛据歙州，遣使传檄至郡，元方斩其使。及绛擒，太祖闻元方所为，优奖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

道幼沉嶷不群，罕言笑，喜亲笔砚，文徽特爱之。未冠，以词业称。侍母渡江，奉养以孝闻。母尝病，思鳜羹，方冬苦寒，市之不获。道泣祷于河，凿冰取之，得鳜尺许以馈。又刲臂血写佛经，母疾寻愈。后数年，母卒，绝意名宦，游五台，将落发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无怖色，寺僧异之，咸劝以仕。

端拱初，举进士高第，解褐馆陶尉。曹彬镇徐州，辟为从事，深被礼遇。改兴元观察推官。寇准荐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对，出御书历，俾录其课，给以实奉。至道三年，有使两川者，得道公正清洁之状以闻，优诏嘉奖。迁秘书丞，俄徙知果州。

时寇党尚有伏岩谷依险为栅者，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余，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诏书招谕之，未下，咸请发兵殄之。道曰："彼遇人也，以惧罪，欲延命须臾尔。其党岂无诖误邪？"遂微服单马数仆，不持尺刃，间关林壑百里许，直趋贼所。初悉惊畏，持满外向。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谕以诏意。或识之曰："郡守也，尝闻其仁，是宁害我者。"即相率投顺罗拜，号呼请罪，悉给券归农。加赐袍带驿奏，玺书褒谕。

咸平四年代归，赐绯鱼。上言曰："朝廷命转运使、副，不惟审度金谷，盖以察廉郡县，庶臻治平，以召和气。今观所至，或匪尽公，盖无惩劝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内曾荐举才识者若干，奏绌贪猥者若干，朝廷议其否臧，以为赏罚。"从之。俄出知宁州。会举贤良方正之士，李宗谔以道名闻，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馆。未几，出为西京转运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员外郎、充度支副使，赐金紫。

道儒雅迂缓，治剧非所长。卞哀为盐铁副使，与道同候对，将升殿，遽出奏牍请道同署。及上询问事本，道素未省视，不能对，遂以本官罢，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辩，亦无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归直史馆，迁刑部员外郎，预修《册府元龟》。三

年，进秩兵部，为龙图阁待制，与张知白、孙奭、王曙并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选事，纠察在京刑狱。奉使契丹，以久次，进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冯元讲《易》便坐，惟道与李虚己、李行简预焉。

天禧元年，以耳聩难于对问，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将行，上御龙图阁饮饯之。秋，蝗灾民歉，道不候报，出官廪米赈之，又设粥糜以救饥者，给州麦四千斛为种于民，民赖以济，所全活万余人。二年五月，卒，讣闻，真宗轸惜之。诏其子奉礼郎循之乘传往治丧事，迁大理评事，赋禄终制。

道性淳厚，有犯不较，所至务宽恕，胥吏有过未尝笞罚，民讼逋负者，或出己钱偿之，以是颇不治。尝出按部，路侧有佳枣，从者摘以献，道即计直挂钱于树布去。儿时尝戏画地为大第，曰："此当分赡孤遗。"及居京师，家甚贫，多聚亲族之茕独者，禄赐所得，散施随尽，不以屑意。与人交，情公切至，废弃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给。

初，赴举，贫不能上，亲族裒钱三万遗之。道出滑台，过父友吕翁家。翁丧，贫窭无以葬，其母兄将鬻女以襄事。道倾褚中钱与之，且为其女择婿，别加资遣。又故人卒，贫甚，质女婢于人。道为赎之，嫁士族。搢绅服其履行。好学，嗜弈棋，深信内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终日，服玩极于卑俭。尝梦神人谓曰："汝位至正郎，寿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论者以为积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从兄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补常州录事参军。归朝，诏大理评事，试律学，除本寺丞，迁大理正，历侍御史、权判大理寺，赐绯。断官仲禹锡讼陶用法非当，陶抗辩得雪。迁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迁兵部。咸平五年，朱博为大理，议赵文海罪不当，宰相请以陶代。真宗曰："闻陶亦深文，当加戒勖。"即迁秘书少监、判寺事。时杨亿知审刑，陶屡攻其失，又命代之，赐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后坐罚金百余斤，皆以失入，无误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进士，后为都官郎中；庆之，太子中舍。

论曰：典诰命者，以词章典雅为先；侍讲读者，以道德洽闻为贵。自昔皆难其人，至宋尤重其选。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顾问。真宗克绍先志，兼置侍讲学士，且因内阁以设职名，俾鸿硕之士更直迭宿，相与从容讲论。以丕之清介，顽之和豫，颢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领词职，固无忝矣。若文仲之器韵淹雅，慎修之酝藉该贯，杜镐之博闻强识，查道之纯孝笃义，置诸左右，

启沃尤多，岂直讲论文义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趋竞，徽之深疾幸进，风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尝谓：“温仲舒、寇准以搏击取贵位，使后辈务习趋竞，礼俗浸薄。”君子以为名言云。

列传第五十六

○孔道辅 子宗翰 鞠咏 刘随 曹修古 郭劝 段少连

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孔子四十五代孙也。父勖，进士及第，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广州。会真宗东封，躬诣孔子祠。帝问宰相："孔氏今孰为名者？"或言勖有治行，即召对，以为太常博士、知曲阜县。初，勖在广州，以清洁闻，及被召，蕃酋争持宝货以献，皆慰遣之。后为御台推直官，累迁秘书监、分司南京，管勾祖庙，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后道辅卒，年八十九。

道辅幼端重，举进士第，为宁州军事推官，数与州将争事。有蛇出天庆观真武殿中，一郡以为神，州将帅官属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辅径前以笏击蛇，碎其首，观者初惊，后莫不叹服。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纵者，道辅一绳以法。上言庙制庳陋，请加修崇，诏可。再迁太常博士。章献太后临朝，召为左正言。受命日，论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窃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对称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几，为直史馆、判三司理欠凭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谏、龙图阁待制。契丹晏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之。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慢侮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谓曰："方天寒，饮此，可以致和气。"道辅曰："不和，固无害。"既还，言者以为生事，且开争端。仁宗问其故，对曰："契丹比为黑水所破，势甚蹙。平时汉使至契丹，辄为所侮，若不较，恐益慢中国。"帝然之。历判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坐纠事不当，出知郓州，徙青州。还判流内铨，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复出知徐、许二州，徙应天府。

明道二年，召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会郭皇后废，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宋郊、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十人，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绌废。愿赐对，尽所言。"帝使内侍谕道辅等至中书，令宰相吕夷简以皇后当废状告之。道辅语夷简曰："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夷简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复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夷简不答，即奏言："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于是出道辅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闻有诏，亟

驰出城。顷之，徙徐州，又徙兖州，进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在兖三年，复入为御史中丞。

道辅性鲠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忌之。初，道辅与其父里中僦郭贽旧宅居之，有言于帝者曰："道辅家近太庙，出入传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诏道辅他徙。集贤校理张宗古上言，汉内史府在太庙□奕垣中，国朝以来，庙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谓不须避。帝出宗古通判莱州。道辅叹曰："憸人之言入矣！"

会受诏鞫冯士元狱，事连参知政事程琳。宰相张士逊素恶琳，而疾道辅不附己，将逐之，察帝有不悦琳意，即谓道辅："上顾程公厚，今为小人所诬，见上，为辨之。"道辅入对，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辅朋党大臣，出知郓州。已而道辅知为士逊所卖，颇愤惋。时大寒上道，行至韦城，发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对语及道辅，仁宗思其忠，特赠尚书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进士第，知仙源县，而为治有条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马光皆上章论荐，由通判陵州为夔峡转运判官，提点京东刑狱、知虔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由是屹然，诏书褒美。历陕、扬、洪、兖州，皆以治闻。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

元祐初，召为司农少卿，迁鸿胪卿。言："孔子之后，自汉以来有褒成、奉圣、宗圣之号，皆赐实封或缣帛，以奉先祀。至于国朝，益加崇礼。真宗东封临幸，赐子孙世袭公爵，然兼领他官，不在故郡，于名为不正。讲自今袭封之人，使终身在乡里。"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领他职，给庙学田万亩，赐国子监书，立学官以诲其子弟。进刑部侍郎，属疾求去，以宝文阁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咏字咏之，开封人。父励，尚书膳部员外郎、广南转运使。咏十岁而孤，好学自立。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钱塘县，改著作郎、知山阴县。

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为监察御史。钱惟演自亳州来朝，图入相。咏言："惟演憸险，尝与丁谓为婚姻，缘此大用。后揣知谓奸状已萌，惧牵连得祸，因此力攻谓。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犹顾望不行。咏语谏官刘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

麻廷毁之。”惟演闻，乃亟去。

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观。咏言：“陛下新即位，河决未寒，霖雨害稼，宜思所以应灾变。臣愿陛下以援进忠良、退斥邪佞为国宝，以训劝兵农、丰积仓廪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

时王钦若复相，咏嫉钦若阿倚，数睥睨其短，钦若心忌之。会咏兼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仪，咏言崇俊少在边，今老矣，此不足罪。钦若奏咏废朝廷仪，出通判信州。又坐鞠陈绛狱失实，徙邵州。钦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还咏殿中侍御史，为三司盐铁判官。曹利用贬死，利用尝所荐擢者多领兵守边，朝廷俗罢去之，咏请一切毋治。

天圣六年夏，大星昼陨，有声如雷，咏条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虽老而有器识，宜蒙访对，其心有补。”又言：“三司使胡则，丁谓党也，性贪巧，不可任利权。”河北、京师旱饥，奏请出太仓米十万石振饥民。江、淮制置使钟离瑾因奏计，多致东南物以赂权贵。咏请御史台劾状，帝面谕瑾亟还所部。以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同判吏部流内铨，为三司盐铁副使。

八年，特置天章阁待制，以咏及范讽为之。判登闻检院。定国军节度使张士逊入觐，冀得再用。咏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逊与之共事，相亲厚，援荐以至相位。陛下以东宫僚属用之，臣愿割旧恩，伸公义，趣使之藩。”士逊乃赴镇。明年咏卒。尝著《道释杂言》数十篇，别构净室以居，自号深宁子。

刘随，字仲豫，开封考城人。以进士及第，为永康军判官。军无城堞，每伐巨木为栅，坏辄以他木易之，颇用民力。随因令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使相连属，以为限界，民遂得不扰。属县令受赇鬻狱，转运使李士衡托令于随，不从。士衡愤怒，乃奏随苛刻，不堪从政，罢归，不得调。初，西南夷市马入官，苦吏诛索，随为绳按之。既罢，夷人数百诉于转运使曰：“吾父何在？”事闻，乃得调。

后改大理寺丞，为详断官。李溥以赃败，事连权贵，有司希旨不穷治，随请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荐通判益州，吕夷简安抚川峡，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数月，坐尝为开封府发解巡捕官，而不察举人，私以策辞相授，降监济州税，稍徙通判晋州。

还朝，迁右司谏，为三司户部判官。随在谏职数言事，尝言：“今之

所切，在于纳谏，其余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频年水旱，咎在执事大臣忿争不和。请察王钦若等所争，为辨曲直。”又因星变言：“国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择贤者，用唐故事，增广嗣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时下诏蜀中，选优人补教坊，随以为贱工不足辱诏书。又劾奏江、淮发运使钟离瑾载奇花怪石数十艘，纳禁中及赂权贵。累疏论丁谓奸邪，不宜还之内地；胡则，谓之党，既以罪出陈州，不当复进职。王钦若既死，诏塑其像茅山，列于仙官。随言：“钦若赃污无忌惮，考其行，岂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维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前后所论甚众。

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又谏太后不宜数幸外家，太后不悦。会随请外，出知济州，改起居郎。久之，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入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比年庶官侥幸请托，或对见之际，涕泗祈恩，或绩效甚微，衒鬻要赏。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职重，表章不逊，请求靡厌。按察之司，燕安顾望，以容奸为大体，以举职为近名，以巧诈为贤，以恬退为拙。以至贪残者渎于货财，老疾者不知止足。请行申儆之法。”朝廷为下诏戒中外。

未几，权同判吏部流内铨，以长定格从事，吏不得为奸。改三司盐铁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痹，辞不能拜。及还，为有司劾奏，夺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迁工部郎中、知应天府。召为户部副使，改天章阁待制，不旬日卒。

随与孔道辅、曹修古同时为言事官，皆以清直闻。随临事明锐敢行，在蜀，人号为“水晶灯笼。”初，使契丹还，会贬，而官收所得马十五乘。既卒，帝怜其家贫，赐钱六十万。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进士起家，累迁秘书丞、同判饶州。宋绶荐其材，召还，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审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辞甚切至。又奏：“唐贞观中，尝下诏令致仕官班本品见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余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补。请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书自言，特与迁官致仕，仍从贞观旧制，即宿德勋贤，自如故事。”因著为令。

修古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将至朝堂，黄门二人行马不避，呵者止之，反为所詈。修古奏：“前史称，御史台尊则天子奠。故事，三院同行与知杂事同，今黄门侮慢若此，请付所司劾治。”帝闻，立命笞之。晏殊以笏击人折齿。修古奏：“殊身任辅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

体。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陈恕于中书榜人，即时罢黜。请正典刑，以允公议。”

司天监主簿苗舜臣等尝言，土宿留参，太白昼见，诏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谓土宿留参。顺不相犯；太白昼见，日未过午。舜臣等坐妄言灾变被罚。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悦上，未足为信。今罚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灾为福，天变不告，所损至大。”禁中以翡翠羽为服玩，诏市于南越。修古以谓重伤物命，且真宗时尝禁采狨毛，故事未远。命罢之。时颇崇建塔庙，议营金阁，费不可胜计，修古极陈其不可。

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剑州，复为开封府判官。历殿中侍御史，擢尚书刑部员外郎、知杂司事、权同判吏部流内铨。未逾月，会太后兄子刘从德死，录其姻戚至于厮役几八十人，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集贤校理钱暖皆缘遗奏超授官秩，修古与杨偕、郭劝、段少连交章论列。太后怒，下其章中书。大臣请黜修古知衢州，余以次贬。太后以为责轻，命皆削一官，以修古为工部员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兴化军。会赦复官，卒。

修古立朝，慷慨有风节。当太后临朝，权幸用事，人人顾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辄言，无所回挠。既没，人多惜之。家贫，不能归葬，宾佐赙钱五十万。委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纳。太后崩，帝思修古忠，特赠右谏议大夫，赐其家钱二十万，录其婿刘勋为试将作监主簿。修古无子，以兄子觐为后。

觐知封州，侬智高乱，死之，见《忠义传》。弟修睦，性廉介自立，与修古同时举进士，有声乡里，累官尚书都官员外郎、知邵武军。御史中丞杜衍荐以为侍御史。岁余，改司封员外郎，出知寿州，徙泉州。坐失举，夺一官罢去。后以知吉州，不行，上书请老，不听，分司南京，未几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诏还所夺官，卒。

曹氏自修古以直谅闻，其女子亦能不累于利，至觐，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于仕进，不待老而归，世以是贤之。

郭劝，字仲褒，郓州须城人。举进士，授宁化军判官，累迁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梓州路转运判官。以母老固辞，复为博士、通判莱州。州民霍亮为仇人诬罪死，吏受赇傅致之，劝为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

时宋绶出知应天府，杜衍在荆南，劝言："绶有辞学，衍清直，不宜处外。"又言："武胜军节度使钱惟演迁延不赴陈州，觊望相位；弟惟济任观察使、定州总管，自请就迁留后；胡则以罪罢三司使，乃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请趣惟演上道，罢惟济兵权，追则除命。"又论刘从德遗奏恩滥，贬太常博士、监潍州税。

改祠部员外郎、知莱州。月余，复为侍御史、判三司盐铁勾院。郭皇后废，议选纳陈氏，劝进谏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当废。陈氏非世阀，不可以俪宸极。"疏入，后已废，而陈氏议遂寝。

迁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马季良自贬所求致仕，朝廷从之。劝言："致仕所以待贤者，岂负罪贬黜之人可得，请追还敕诰。"又言："发运使刘承德献轮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请付外毁，以戒邪佞。"

赵元昊袭父位，以劝为官告使，所遗百万，悉拒不受。还，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流内铨，迁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知延州。元昊将山遇率其族来归，且言元昊将反。劝与兵马钤辖李渭议，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尝留，乃奏却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称伪官来。劝视其表函犹称臣，因上奏曰："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尚称臣，可渐以礼屈之，愿与大臣熟议。"遂落职知齐州，改淄州，数月，移磁州。元昊益侵边，关陕扰攘，言者犹指劝不当绝山遇事，又降兵部员外郎。丁母忧，起复，知凤翔府，寻复待制。

召权户部副使，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再迁兵部郎中，徙沧州，又徙成德军。盗起甘陵，徙郓州。既而知成德军韩琦言，劝所遣将张忠、刘遵，平贼功皆第一，特诏奖谕。未几，召为翰林侍读学士，复判流内铨，改左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迁给事中，辞不受，而请赠其祖莱阳令宁，遂以为尚书祠部员外郎。

卫士有相恶者，阴置刃衣箧中，从勾当皇城司杨景宗入禁门，既而为阍者所得，景宗辄隐不以闻。劝请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听，又廷争累日，卒贬景宗。祀明堂，将加恩中外官，劝就斋次，帅群御史求对，不许，又极论之。是年，复为侍读学士、同知通进银台司。

劝性廉俭，居无长物。尝谓诸子曰："颜鲁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绂，任子为斋郎，足矣。'"及再为侍读，曰："吾起诸生，志不过郡守，今年

七十，列侍从，可以归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谢，赐银使市田宅。后二年卒。

子源明，治平中，为太常博士。会御史知杂事吕诲等奏弹中书议追崇濮安懿王典礼非是，被黜，以源明补监察御史里行。源明乞免除命，请追诲等，遂听免。后以职方员外郎知单州，卒。

段少连，字希逸，开封人。其母尝梦凤集家庭，寤而生少连。及长，美姿表，倜傥有识度。举服勤词学，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崇阳县。崇阳剧邑，自张咏为令有治状，其后惟少连能继其风迹。权杭州观察判官。预校《道经》，改秘书省著作佐郎，历知蒙城、名山、金华三县，以本省丞为审刑院详议官。张士逊守江宁，辟通判府事，还为御史台推直官，迁太常博士。论刘从德遗奏恩滥，降秘书丞、监涟水军酒税。复为博士、通判天雄军。

太后崩，召为殿中侍御史，与孔道辅等伏阁言郭皇后不当废，少连坐赎。复上疏曰：“陛下亲政以来，进用直臣，开辟言路，天下无不欢欣。一旦以谏官、御史伏阁，遽行黜责，中外皆以为非陛下意。盖执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辅、仲淹，而断来者之说也。窃睹戒谕：‘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诣殿门请对。’且伏阁上疏，岂非故事，今遽绝之，则国家复有大事，谁敢旅进而言者。昔唐城王仲舒伏阁雪陆贽，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锡，前史以为美事。今陛下未忍废黜皇后，而两府列状议降为妃，谏官、御史，安敢缄默。陛下深惟道辅等所言为阿党乎？为忠亮乎？”疏入不报。

又上疏曰：

高明粹清，凝德无累者，天之道也。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阴阳之沴尔。象天德者，君之体也。治阴阳者，臣之职也。陛下秉一德、临万方，有生之类，莫不浸涵德泽。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圣德者，由大臣怀录而不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独何人，敢贡狂瞽。窃痛陛下履仁圣之具美，乏骨鲠之良辅，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远之复。臣是以沥肝胆，披情愫，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

《易》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则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内而刑外也。况闻入道降妃之议，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出告宗庙，废则为庶人，安有不示之于天下，不告之于祖宗，而阴行臣下之议乎？且皇后以小过

降为妃，则臣下之妇有小过者，亦当降为妾矣。比抗章请对，不蒙赐召，岂非奸邪之臣，离间陛下耶？臣等赴中书，时执政之臣，谓后有妒忌之行，始议入道，终降为妃。兼云有上封者，虑后不利于圣躬，故筑高垣，置在别馆。臣等备言中外之议，以为未可。愿速降明诏，复中宫位号，以安民心。翌日诏出，乃云“中宫有过，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别馆，俾自省修，供给之间，一切如故。”臣未宁黜置别馆，为后为妃？诏书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纪有余，而辅臣仓卒以降黜之议，惑于宸听，搢绅循默，无敢为陛下言者。臣所谓氛祲蔽翳，以累圣德者，盖臣职有旷尔。

臣窃恐奸邪之人，引汉武幽陈皇后故事，以谄惑陛下。且汉武骄奢淫纵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为人臣者，思致君如尧、舜，岂致君如汉武哉！今皇后置于别馆，必恐惧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于天下，而独不加于中宫乎？愿诏复中宫位号，杜绝非间，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阴阳以和，人神共欢，岂不美哉。陛下苟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见于他日，宫闱不正之乱，未测于将来，惟圣神虑焉。

未几，除开封府判官，改尚书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出为两浙转运副使。旧使者所至郡县，索簿书，不暇殚阅，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为货。少连命郡县上簿书悉缄识，遇事间指取一二自阅，摘其非是者按之，余不及阅者，全缄识以还。由是吏不能为奸，而州县簿书莫敢不治矣。部吏有过，召诘曰：“闻子所为若此，有之乎？有当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为无，吾不使善人被谤，即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实对。少连每得其情，谆谆戒饬使去，后有能自改过者。犹保任之。秀州狱死无罪人，时少连在杭，吏畏恐聚谋，伪为死者服罪款，未及缀，属少连已拏舟入城，讯狱吏，具服请罪，以为神明。是时，郑向守杭，无治才。讼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径趋少连；少连一言处决，莫不尽其理。

徙使淮南，兼发运司事，加兵部员外郎。又徙陕西。附马都尉柴宗庆知陕州，纵其下挠民，少连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杂事，逾月，为三司度支副使。河东地震，奉使安抚。还，擢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广州。时元昊反，范仲淹荐少连才堪将帅，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连通敏有才，遇事无大小，决遣如流，不为权势所屈。既卒，仁宗叹惜之。

论曰：古人有言：“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当天圣、明道间，

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亡大阙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时，孔道辅、鞠咏、刘随、曹修古迭为谏官、御史，郭劝、段少连继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辄言，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亲政，道辅、劝、少连复任言责，郭后之废，引议慷慨，犯人主，责大臣，其气益壮，遗风余烈，天下至今称之。《诗》所谓“邦之司直”，其庶几欤！

列传第五十七

○彭乘 嵇颖 梅挚 司马池子旦 从子里 曾孙朴 李及 燕肃 子度 孙瑛 蒋堂 刘夔 马亮 陈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华阳人。少以好学称州里，进士及第。尝与同年生登相国寺阁，皆瞻顾乡关，有从宦之乐，乘独西望，怅然曰："亲长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图一身之荣乎！"翌日，奏乞侍养。居数日，授汉阳军判官，遂得请以归。久之，有荐其文行者，召试，为馆阁校勘。固辞还家，后复除凤州团练推官。

天禧初，用寇准荐，为馆阁校勘，改天平军节度推官。预校正南、北《史》、《隋书》，改秘书省著作佐郎，迁本省丞、集贤校理。恳求便亲，得知普州，蜀人得守乡郡自乘始。普人鲜知学，乘为兴学，召其子弟为生员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人以为孝感。服除，知荆门军，改太常博士。召还，同判尚书刑部，出知安州，徙提点京西刑狱，改夔州路转运使。会土贼田忠霸诱下溪州蛮将内寇，乘适按郡至境，大集边吏，勒兵下山以备贼，贼遁去。因遣人间之，其党斩忠霸，夷其家。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累迁工部郎中，入翰林为学士，领吏部流内铨、三班院，为群牧使。既病，仁宗敕太医诊视，赐以禁中珍剂。卒，赐白金三百两。御史知杂何郯论请赠官，不许，诏一子给奉终丧。

初，修起居注缺中书舍人，而乘在选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及召见，谕曰："卿先朝旧臣，久补外，而未尝自言。"对曰："臣生孤远，自量其分，安敢过有所望。"帝颇嘉之。乘质重寡言，性纯孝，不喜事生业。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晚岁，历典赞命，而文辞少工云。

嵇颖，字公实，应天宋城人。父适，尝为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系，府檄适按之，抵其父于法，而子获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贤子，后必大。"明年颖生。

天圣中，进士及第，授蔡州团练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军，皆辟为从事。后用曾荐，迁太子中允，为集贤校理。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召入翰林为学士，未及谢，卒。诏以告敕、袭衣、金带、鞍勒马赐其家。

颖举进士，时王曾、张知白相继为南京留守，见颖谨厚笃学，谓其子弟曰："若曹师表也。"张尧封尝从颖学，所为文，多留颖家。其后尧封女入禁中，为修媛，甚被宠幸，令其弟化基诣颖，求编次其父稿，为序以献之。颖不答，亦不以献。

梅挚，字公仪，成都新繁人。进士，起家大理评事、知蓝田上元县，徙知昭州，通判苏州。二浙饥，官贷种食，已而督偿颇急，挚言借贷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诏缓输期。

庆历中，擢殿中侍御史。时数有灾异，引《洪范》上《变戒》曰："'王省惟岁'，谓王总群吏如岁，四时有不顺，则省其职。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岁而变及三时，此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戒告也。伊、洛暴涨漂庐舍，海水入台州杀人民，浙江溃防，黄河溢埽，所谓'水不润下'。陛下宜躬责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阴不胜阳，则灾异衰止，而盛德日起矣。"

徙开封府推官，迁判官。僧常莹以简札达宫人，辇官郑玉醉呼，欧徼巡卒，皆释不问，挚请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进侍御史。论石元孙"不死行陈，系缧以还，国之辱也，不斩无以厉边臣。"再奏不报。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挚言："国初，杜审琼亦帝舅也，官止大将军；李继隆累有战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无功。"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大理寺。言："权陕西转运使张尧佐非才，繇宫掖以进，恐上累圣德。"及奏减资政殿学士员，召待制官同议政，复百官转对。帝谓大臣曰："梅挚言事有体。"以为户部副使。

会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当坐殿东庑下。同列有谓曲宴例坐殿上，而大宴当止殿门外尔。因不即坐，与刘湜、陈洎趋出。降知海州，徙苏州，人为度支副使。初，河北岁饥，三司益漕江、淮米饷河北。后江、淮饥，有司尚责其数，挚奏减之。

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还判吏部流内铨，进龙图阁学士、知滑州。州岁备河，调丁壮伐滩苇，挚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涨，将决，夜率官属督工徒完堤，水不为患，诏奖其劳。勾当三班院、同知贡举。请知杭州，帝赐诗宠行。累迁右谏议大夫，徙江宁府，又徙河中。卒。

挚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迹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

诗，多警句。有奏议四十余篇。

司马池，字和中，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征东大将军阳葬安邑澜洄曲，后魏析安邑置夏县，遂为县人。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时议者以蒲坂、窦津、大阳路官运盐回远闻，乃开□口道，自闻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为便。池谓人曰："昔人何为舍迳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众不以为然。未几，山水暴至，盐车人牛尽没入河，众乃服。

举进士，当试殿庭而报母亡，友匿其书。池心动，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岂无有异乎？"行至宫城门，徘徊不能入。因语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号恸而归。后中第，授永宁主簿。出入乘驴。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历建德、郫县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蛮将入寇，富人争瘗金银逃山谷间。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称疾不出，池摄县事。会上元张灯，乃纵民游观，凡三夕，民心遂安。

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禁中营造，诏诸州调竹木，州符期三日毕输。池以土不产大竹，转市蕲、黄，非三日可致，乃更与民自为期，约过不输者罪之，既而输竹先诸县。

盛度荐于朝，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监安丰酒税，徙知小溪县。刘烨知河南府，辟知司录参军事，岁余，通判留守司。枢密使曹利用奏为群牧判官，辞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尝委括大臣所负进马价，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负尚多，不先输，何以趣他人。"利用惊曰："吏绐我已输矣。"亟命送官，数日而诸负者皆入。利用贬，其党畏罪，徒而毁短者甚众，池独扬言于朝，称利用枉，朝廷卒不问。

会诏百官转对，池言："唐制门下省，诏书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内侍皇甫继明给事章献太后阁，兼领估马司，自言估马有羡利，乞迁官。事下群牧司，阅无羡利。继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会为奏，池独不可。除开封府推官，敕至阁门，为继明党所沮，罢知耀州。擢利州路转运使、知凤翔府。

召知谏院，上表恳辞。仁宗谓宰相曰："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加直史馆，复知凤翔。有疑狱上谳，大理辄复下，掾属惶遽引咎。池曰："长吏者政事所繇，非诸君过。"乃独承其罪，有诏勿劾。岐

阳镇巡检夜饮富民家，所部卒执之，俾为约，不敢复督士卒，而后释其缚；池捕首恶诛之，巡检亦坐废。

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遂兼侍御史知杂事。尝言："陕西用兵无宿将，刘平好自用而少智谋，必误大事。"后平果败。更户部度支、盐铁副使。岁满，中书进名，帝曰："是固辞谏官者。"擢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

池性质易，不饰厨传，剸剧非所长，又不知吴俗，以是谤讥闻朝廷。转运使江钧、张从革劾池决事不当十余条，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转运使既奏池，会吏有盗官银器，械州狱，自陈为钧掌私厨，出所卖过半；又越州通判载私物盗税，乃从革之姻，遣人私请。或谓池可举劾以报仇，池曰："吾不为也。"人称其长者。徙知晋州，卒。子旦、光，光自有传。从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郑有妇蔺讼夺人田者，家多金钱，市党买吏，合为奸谩，十年不决。旦取案一阅，情伪立见，黜吏十数辈，冤者以直。又井元庆豪欺乡里，莫敢谁何，旦擒致于法。时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惊服。吏捕蝗，因缘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听自捕，输之官。"后著为令。丁内外艰，服除，监饶州永平铸钱监。知祁县，天大旱，人乏食，群盗剽敛，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备。旦召富者开以祸福，于是争出粟，减直以粜，犹不失其赢，饥者获济，盗患亦弭。

举监在京百万仓，时祁隶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举监在京杂物库。知宜兴县，其民嚣讼，旦每狱必穷根株，痛绳之，校系县门，民稍以诋冒为耻。市贯大溪，贾昌朝所作长桥，坏废岁久，旦劝民葺复，不劳而成。

时王安石守常州，开运河，调夫诸县。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胜，则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请令诸县岁递一役，虽缓必成。"安石不听。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经死，役竟罢。历知梁山军、安州。旦治郡有大体，所施设，取于适理便事。再监凤翔太平宫，以熙宁八年致仕。历官十七，迁至太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

旦澹薄无欲，奉养苟完，人不见其贵。与弟光尤友爱终始，人无间言。光居洛，旦居夏县，皆有园沼胜概。光岁一往省旦，旦亦间至洛视光。凡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门下侍郎召，固辞不

拜。旦引大义语之曰：“生平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时，天下惧光之终不出，及闻此，皆欣然称旦曰：“长者之言也。”

英宗即位，例以亲属入贺得官，时旦在梁山，诸孙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从兄子ＳＵ。旦与人交以信义，喜周其急。尝有以罪免官贫不能存者，月分俸济之，其人无以报，愿以女为妾。旦惊谢之，亟出妻奁中物使嫁之。旦生于丙午，与文彦博、程公珣、席汝言为同年会，赋诗绘像，世以为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试将作监主簿；富永，承议郎、陕州通判；宏，陈留令。宏子朴。

里字昭远。进士释褐，授威胜军判官，改大理寺丞。庞籍为鄜延经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将武人，不法，里平居与之欢甚，临事正色力争，不少假借。性廉静质直，所至有惠政。每罢官，至京师，未尝有所谒视。审官榜久阙，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后知乾州，为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纯仁。绍圣党事起，父宏上书论辨得罪。纯仁责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导以见。时方七岁，进揖应对如成人，客皆惊叹。以纯仁遗恩为官。宏死，徒跣负柩还。调晋宁军士曹参军。通判不法，转运使王似讽朴伺其过，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长官，不唯乱常，人且不食吾余矣，死不敢奉教。”似贤而荐之。

靖康初，入为虞部、右司员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问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贤者之后也。”待之加礼，乃吐腹心，谕以亟求讲解。朴复命，任事者疑不决。都城陷，宗思朴之言，以为兵部侍郎。二帝将北迁，又贻书请存立赵氏，金人惮之，挟以北去，且悉取其孥。开封仪曹赵鼎，为匿其长子倬于蜀，故得免。

建炎登极，赦至燕，朴私令赍诣徽宗，为人所告。金主怜其忠，释之。徽宗崩，朴与奉使朱弁在燕共议制服，弁欲先请，朴曰：“为臣子闻君父丧，当致其哀，尚何请。设请而不许，奈何？”遂服斩衰，朝夕哭。金人亦义而不问。又遣朱松年间行，以金人情实归报。宋因王伦出使，持黄金赐朴。伦还，言金命朴为行台左丞，朴辞而止，益重之。后卒于真定。讣闻，诏称其忠节显著，赠兵部尚书，谥曰忠洁。

李及，字幼几，其先范阳人，后徙郑州。父覃，左拾遗。及举进士，再调升州观察推官。寇准荐其才，擢大理寺丞、知兴化军。以殿中

丞通判曹州。州民赵谏者，素无赖，持郡短长，纵为奸利。及受命，谏在京师，乃谒及，及不之见，慢骂而去，投匿名书诬及，因以毁朝政。会上封者发谏事，命转运使与及察其状。及条上谏前后所为不道，诏御史劾得其实，斩于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陇州。

初，置提点刑狱，内出及与陈纲二人名付中书。明日，以纲使河北，及使陕西，特迁一官。还判三司磨勘司，出知凤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户部副使，为淮南转运使，累迁太常少卿、知秦州。议者以及谨厚，非守边才。及至秦州，州将吏亦颇易之。会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束执以来。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亟命斩之，观书如故，于是将士皆惊服。改左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以右谏议大夫召还，勾当三班院，再迁尚书工部侍郎，历知杭州、郓州、应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赠礼部尚书，谥恭惠。

及资质清介，所治简严，喜慰荐下吏，而乐道人之善。在杭州，恶其风俗轻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众谓当置酒召客，乃独造林逋清谈，至暮而归。居官数年，未尝市吴中物。比去，唯市《白乐天集》。在河南，杜衍为提点刑狱，间与衍会，而具甚疏薄。他日，中贵人用事者至，亦无加品，衍叹其清德。娶张氏，性嫉悍。及尝生子，鞠之外舍，张固请归保养之，乃会亲属，以子击堂柱，碎其首。及遂无子，以弟之子为后。

燕肃，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侠，杨光远反时，率其属迎符彦卿，遂家曹州。肃少孤贫，游学。举进士，补凤翔府观察推官。寇准知府事，荐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临邛县。县民尝苦吏追扰，肃削木为牍，民讼有连逮者，书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县，通判河南府。召为监察御史，准方知河南，奏留之。

迁殿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迁侍御史，徙广南东路。还，为丁谓所恶，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轻悍喜斗，肃下令独罪先殴者，于是斗者为息。直昭文馆，为定王府记室参军，判尚书刑部。建言："京师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上请，多为法司所驳，乃得不应奏之罪。愿如京师，死许覆奏。"遂诏疑狱及情可悯者上请，语在《刑法志》。其后大辟上请者多得贷，议自肃始。

擢龙图阁待制、权知审刑院、知梓州，还，同纠察在京刑狱，再判刑部，累迁左谏议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属岁歉，命兼京东安抚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复知审刑。肃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

祠，则重饰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乃诏与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划涤考击，合以律准，试于后苑，声皆协。又诏与章得象、冯元详刻漏。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颍州，徙邓州。官至礼部侍郎致仕，卒。

肃喜为诗，其多至数千篇。性精巧，能画，入妙品，图山水罨布浓淡，意象微远，尤善为古木折竹。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及欹器以献，又上《莲花漏法》。诏司天台考于钟鼓楼下，云不与《崇天历》合。然肃所至，皆刻石以记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晓，世推其精密。在明州，为《海潮图》，著《海潮论》二篇。子度，孙瑛。

度字唐卿。登进士第，知陈留县。京东蝗，年饥盗发，度劝邑豪出粟六万以济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盗，善状日闻。通判永兴军。三司使王尧臣举为户部判官，以伐阅浅，始命权发遣，遂为故事。

出知滑。滑与黎阳对境，河埽下临魏都，霖潦暴至，薪刍不属。度曰：“魏实为河朔根本，不可坐视成败。”悉以所储茭楗御之，埽赖以不溃。复为户部判官。岁皇祐甲午，益州言：“岁在甲午，蜀再乱，今又值之，民为戚戚。”乃命度出使备不虞，还奏无足虑。权河北转运副使，六塔河决，坐贬秩知蔡州，徙福州。闽故多盗，度请假事权制摄一道，遂加兵马钤辖。入为户部副使，以右谏议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

度有心计，凡六佐大农。庆历中，三司请榷河北盐。度言：“川峡不榷酒，河北不禁盐，此祖宗顺民俗，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会张方平亦论之，议遂寝。

瑛字仁叔，以荫为瑕丘尉。县人习为盗，瑛榜谕曰：“今平民或呼以盗，必怒见词色，顾乃舍耕稼本业，为人所不肯为者。及陷于罪，则终身不齿于乡闾，尉不忍以是待汝。”盗感悟，为稍弭。累迁太府丞、开封少尹。历广东转运判官，进副使，加进秘阁。时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满考课，乞以兴崇教法、拯葺道宫为善最。”从之。连进直龙图阁。

时瑛在岭峤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药，奉宰相内侍，人目之为“香燕”。遂以徽猷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拜户部侍郎。徽宗赐书“仁人义士之家”以表之，盖取王安石颂其曾大父肃诗语也。转开封尹，赐进士出身，兼侍读，且将大用。后以御史言瑛不能拨烦戢奸吏，致贼杀不辜，罢为龙图阁直学士。未数月，为户部尚书。

靖康初，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金兵入寇，三城当兵冲，瑛至，未及备，而兵骑大集，乘锐攻城，瑛不能御，将出奔，为乱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赐端明殿学士。

蒋堂，字希鲁，常州宜兴人。擢进士第，为楚州团练推官。满岁，吏部引对，真宗览所试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临川县。县富人李甲多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谕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舆物，置于死。

历通判眉、许、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为监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请究所起，多引宫人属吏。堂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应变。有司乃欲归咎宫人，以之属吏，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诏原之。论奏郭皇后不当废，坐赎。再迁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徙淮南，兼江、淮发运事。

时废发运使，上封者屡以为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刘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尝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不闻别置使名。国朝卞衮、王嗣宗、刘师道，亦止为转运兼领发运司事，而岁输京师常足。"时虽用其议，后卒复。在江、淮，岁荐部史二百人。或谓曰："一有谬举，且得罪，何以多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报国。"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鉴湖，马臻所为，溉田八千顷，食利者万家，前守建言听民自占，多为豪右所侵，堂奏复之。

徙苏州，入判刑部，徙户部勾院，历户部、度支、盐铁副使，安抚梓夔路，擢天章阁待制、江淮制置发运使。先是，发运使上计，造大舟数十，载江、湖物入遗京师权贵，堂曰："吾岂为此，岁入自可附驿奉也。"前后五年，未尝一至京师。就除河东路都转运使，未行，知洪州。改应天府，累迁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

庆历初，诏天下建学。汉文翁石室在孔子庙中，堂因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杨日严在蜀，有能名，堂素不乐之。于是节游宴，减厨传，专尚宽纵，颇变日严之政。又建铜壶阁，其制宏敞，而材不预具，功既半，乃伐乔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渎祠，又毁后土及刘禅祠，蜀人浸不悦，狱讼滋多。久之，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苏州。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卒，特赠吏部侍郎。

堂为人清修纯饬，遇事毅然不屈，贫而乐施。好学，工文辞，延誉

晚进，至老不倦，尤嗜作诗，有《吴门集》二十卷。

刘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进士中第，补广德军判官，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权侍御史。李照改制大乐钟磬，夔以为："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请一切罢之。"帝善其言。

历三司户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两浙、淮南转运使，加直史馆、知陕州，改太常少卿、知广州。所至有廉名。权三司度支副使。桂阳监蛮唐和寇边，以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初至，遣人谕蛮酋使降；不从，乃举兵击败和于银江源，进破其巢穴，蛮逃遁远去。前将以帛购蛮首，至是有持首取购者，按问，乃辄杀平民，诛之而罢购，州境获安。还，权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刑院。

河北大水，民流入京东为盗，诏增京东守备。帝问谁可守郓者，宰相以夔对，进给事中、枢密直学士以往。至郓，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息，赐书褒谕。大臣议欲修复河故道，夔极言其不可，遂罢。迁工部侍郎、知福州。请解官入武夷山为道士，弗许。知建州，寻告老，遂以户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迁吏部。卒，年八十三。

夔尝过江东，见二囚系累年矣。问之，曰："前此杀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为言于朝，释之，后果得真盗。尝遇隐者，得养生术，遂蔬食及独居，退处一阁，家人罕见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强明，如少壮时。不治财产，所收私田有余谷，则以振乡里贫人。前死数日，自作遗表，以禄赐所余分亲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无子。

马亮，字叔明，庐州合肥人。举进士，为大理评事、知芜湖县，再迁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缘亡失官钱，籍其赀犹不足以偿，妻子连逮者至数百人。亮纵去，缓与之期，不逾月，尽输所负。罗处约使江东，以亮治行闻，擢知濮州。

会诸路转运司置纠察刑狱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讯冤狱，全活者数十人。迁太常博士、知福州。苏易简荐亮才任繁剧，召还，同提点三司都勾院、磨勘凭由司。久之，出知饶州。州豪白氏多执吏短长，尝杀人，以赦免，愈骜横，为闾里患，亮发其奸，诛之，部中畏慑。州有铸钱监，匠多而铜锡不给，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岁增铸缗钱十万。迁殿中侍御史。

真宗即位，上书言：“陛下初政，军赏宜速，而所在不时给，请遣使分督之。又赦书蠲除州县逋负，而有司趣责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宽民。故事，以亲王尹开封，地尊势重，嫌隙易生，愿鉴其繇，以示保全亲爱之道。契丹仍岁南侵，河朔萧然，请修好以息边民。”帝善其言，以亮为可用。

王均反，以为西川转运副使。贼平，主将邀功，诛杀不已，亮全活千余人。城中米斗千钱，亮出廪米裁其价，人赖以济。召问蜀事，会械送贼诖误者八十九人至阙下，执政欲尽诛之。亮曰：“愚民胁从，此特百之一二，余窜伏山林者众。今不贷之，反侧之人，闻风疑惧，一唱再起，是灭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馆，复遣还部。

时诸州盐井，岁久泉涸，而官督所负课，系捕者州数百人。亮尽释系者，而奏废其井，又除属部旧逋官物二百余万。还知潭州，属县有亡命卒剽攻，为乡闾患，人共谋杀之。事觉，法当死者四人，亮咸贷之，曰：“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升州。行次江州，属岁旱民饥，湖湘漕米数十舟适至，亮移文守将，发以振贫民。因奏：“濒江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愿罢官籴，令民转粟以相赒。”

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时宜州陈进初平，而澄海兵从进反者家属二百余人，法当配隶，亮悉置不问。盐户逋课，质其妻子于富室，悉取以还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是岁东封，亮敦谕大食陀婆离、蒲含沙贡方物泰山下。

历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迁尚书工部侍郎，复知升州，徙杭州，加集贤院学士。先是，江涛大溢，调兵筑堤而工未就，诏问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诏祷伍员祠下，明日，潮为之却，出横沙数里，堤遂成。人为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请自今未葬者，毋得辄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庐州，徙江陵，又徙江宁府。仁宗初，拜尚书右丞，复知庐州，召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迁工部尚书、知亳州，又迁江宁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赠尚书右仆射。

亮有智略，敏于政事，然其所至无廉称。吕夷简少时，从其父蒙亨为县福州，亮见而奇之，妻以女。妻刘恚曰：“嫁女当与县令儿邪？”亮曰：“非尔所知也。”陈执中、梁适为京官，田况、宋庠及其弟祁为童子时，亮皆厚遇之，曰：“是后必大显。”世以亮为知人。亮卒，时夷简在相位，有司谥曰忠肃，人不以为是也。子

仲甫，为天章阁待制。

"

陈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广明中，违难迁眉诌青神之东山。希亮幼孤好学，年十六，将从师，其兄难之，使治钱息三十余万．希亮悉召取钱者，焚其券而去。业成，乃召兄子庸、谕使学，遂俱中天圣八年进士第，里人表其闾曰“三俊”。

初为大理评事、知长沙县。有僧海印国师，出入章献皇后家，与诸贵人交通，恃势据民地，人莫敢正视，希亮捕治置诸法，一县大耸。郴州竹场有伪为券给输户送官者，事觉，输户当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伪者。再迁殿中丞，徙知鄠县。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视事，首得其罪。腆叩头出血，愿自新，希亮戒而舍之，卒为善吏。巫觋岁敛民财祭鬼，谓之春斋，否则有火灾；民讹言有绯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及罢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绯衣老人复出矣。”迁太常博士。有言郴狱活人死罪，赐五品服。

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愿折资为县侍亲，于是知临津县。母终，服除，为开封府司录司事。福胜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钱三万，希亮言：“陕西用兵，愿以此馈军。”诏罢之。青州民赵禹上书，言赵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讼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开封狱。希亮言禹可赏不可罪，争不已。上释禹，赏为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为御史。会外戚沈元吉以奸盗杀人，希亮一问得实，自惊仆死，沈氏诉之，诏御史劾希亮及诸掾吏。希亮曰：“杀此贼者独我耳。”遂引罪坐废。

期年，盗起京西，杀守令，富弼荐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数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余人逐盗竹山，甲不能戢，所至为暴。或疑为盗，告希亮盗入境，且及门。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满无得发，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动，乃下马拜请死，曰：“初不知公官军也。”吏士皆欲斩甲以徇，希亮独治为暴者十余人，使甲以捕盗自赎。

时剧贼党军子方张，转运使使供奉官崔德赟捕之。德赟既失党军子，遂围竹山民贼所尝舍者曰向氏，杀父子三人，枭首南阳市。曰：“此

党军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赟狱，未服。党军子获于商州，诏赐向氏帛，复其家，流德赟通州。或言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诏徙其族百余口于房，几察出入，饥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虚实不可知，使诚有之，为国者终不顾家，徒坚其为贼耳。此又皆其疏属，无罪。”乃密以闻，诏释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当还故乡，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画希亮像祠焉。

代还，执政欲以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愿，愿得一郡以自效。”乃以为宿州。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常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

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劳之曰：“知卿疾恶，无惩沈氏子事。”未行，诏提举河北便籴。都转运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损物价。已而瓘除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对，仁宗直希亮，夺瓘职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与转运使不和，不得为无罪。”力请还滑。会河溢鱼池埽，且决，希亮悉召河上使者，发禁兵捍之。庐于所当决，吏民涕泣更谏，希亮坚卧不动，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是岁，盗起宛句，昼劫张郭镇，执濮州通判井渊。仁宗以为忧，问执政可用者。未及对，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党。

淮南饥，安抚、转运使皆言寿春守王正民不任职，正民坐免，诏希亮乘传代之。转运使调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万石，谓之拆役米。米翔贵，民益饥。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无罪，职事办治。诏复以正民为鄂州。

久之，徙知庐州。虎翼军士屯寿春者，以谋反诛，迁其余不反者数百人于庐，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窃入府舍将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贷而流之，尽以其余给左右使令，且以守仓库。人为之惧，希亮益加亲信，皆感德，指心誓为希亮死。改提点刑狱江东，迁度支郎中，徙河北。

嘉祐二年，入为开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书留滞，乃命希亮又兼开拆司。荣州鬻盐凡十八井，岁久澹竭，有司责课如初，民破产籍没者三百余家。希亮为言，还其所籍，岁蠲三十余万斤。三司簿书滞留者，自天禧以来，末帐六百有四，明道以来，

生事二百一十二万，希亮日夜课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时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决罚，由是事复滞。

会接伴契丹使还，自请补外，乃以为京西转运使，赐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称周大王，震动汝、洛间。希亮闻之，即日轻骑出按，吏请以兵从，希亮不许。其贼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轻出，意色闲和，不能测，遂相与列诉道周。希亮徐问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叶县，听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无罪，然必有首谋者。"众不敢隐，乃斩元以徇，流军校一人，余悉遣赴役如初。

迁京东转运使。潍州参军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号"截道虎"者，殴康及其女几死，吏不敢问。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岛；又劾吏故纵，坐免者数人。除州守暴苛，以细过籍民产数十家，获小盗，使必自诬抵死。希亮言其状，卒以废去。

数上章请老，不允，移知凤翔。仓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败为忧，岁饥，希亮发十二万石贷民。有司惧为擅发，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旧，官民皆便。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英宗即位，迁太常少卿。狱有盗，法当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盗杀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议谳于朝，而希亮之议是。僚官惧，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顾无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饷，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遗游士之贫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财偿之。遂借此上书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几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尝梦异人按图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赠工部侍郎。

希亮为人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诛。然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少与蜀人宋辅游，辅卒于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养其母终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诸子学，卒登进士第。

四子。忱，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

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乃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晚年皆弃不取。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慥云。

论曰：乘雅恬退，颖不阿贵戚，有儒者之风。挚淳静而不矫，池质易而长厚，肃议法平恕，及、堂、夔清修自守，盖侍从之选也。希亮为政严而不残，其良吏与。马亮饶才智而寡廉称，士论以此惜之。

列传第五十八

○狄棐 子遵度 郎简 孙祖德 张若谷 石扬休 祖士衡 李垂 张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则 薛颜 许元 钟离瑾 孙冲 崔峄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辅之，潭州长沙人。少随父官徐州，以文谒路振，振器爱之，妻以女。举进士甲科，以大理评事知分宜县。历开封府司录，知壁州。道长安，为寇准所厚，准复入相，乃荐通判益州。擢开封府判官，历京西益州路转运、江淮制置发运使，累迁太常少卿、知广州，加直昭文馆。代还，不以南海物自随，人称其廉。拜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权判吏部流内铨，出知滑州，进给事中，徙天雄军。会给郊赏帛不善，士卒哗噪趣府门，棐不能治。事闻，命侍御史刘夔按视，未及境，众不自安。棐驰白夔，请绐以行河事。夔至，与转运使李绛诛首恶数人。棐坐罢懦，降知随州，徙同州。勾当三班院，进枢密直学士，历知陕郑州、河中河南府，复判流内铨。出知扬州，未行，卒。

有狄国宾者，仁杰之后，分仁杰告身与棐，棐奏录国宾一官，而自称仁杰十四世孙。棐在河中时，有中贵人过郡，言将援棐于上前。棐答以他语，退谓所亲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从，可以老而自污耶？"其为政恺悌，不为表襮，死之日，家无余赀。

子遵度，字元规。少颖悟，笃志于学。每读书，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视，人呼之，弗闻也。少举进士，一斥于有司，耻不复为。以父任为襄县主簿，居数月，弃去。好为古文，著《春秋杂说》，多所发明。尝患时学靡敝，作《拟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裴晋公传》，人多称之。尤嗜杜甫诗，赏赞其集。一夕，梦见甫为诵世所未见诗，及觉，才记十余字，遵度足成之，为《佳城篇》。后数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简，字叔廉，杭州临安人。幼孤贫，借书录之，多至成诵。进士及第，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宁国县，徙福清令。县有石塘陂，岁久湮塞，募民浚筑，溉废田百余顷，邑人为立生祠。调随州推官。及引对，真宗曰："简历官无过，而无一人荐，是必恬于进者。"特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分宜县，徙知窦州。县吏死，子幼，赘婿伪为券冒有其赀。及子长，屡诉不得直，乃讼于朝。下简劾治，简示以旧牍曰："此尔翁书耶？"曰："然。"又取伪券示之，弗类也，始伏罪。

徙藤州，兴学养士，一变其俗，藤自是始有举进士者。通判海州，提点利州路刑狱。官罢，知泉州。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广南东路转运使，擢秘书少监、知广州，捕斩贼冯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复归判尚书刑部，出知江宁府，历右谏议大夫、给事中、知扬州，徙明州。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迁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赠吏部侍郎。

简性和易，喜宾客。即钱塘城北治园庐，自号武林居士。道引服饵，晚岁颜如丹。尤好医术，人有疾，多自处方以疗之，有集验方数十，行于世。一日，谓其子洁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尝小不怿，今意倦，岂不逝欤？"就寝而绝。幼从学四明朱頔，长学文于沈天锡，既仕，均奉资之。后二人亡，又访其子孙，为主婚嫁。平居宴语，惟以宣上德、救民患为意。孙沔知杭州，榜其里门曰德寿坊。然在广州无廉称，盖为洁所累。洁，终尚书都官员外郎。

孙祖德，字延仲，潍州北海人。父航，监察御史、淮南转运。祖德进士及第，调濠州推官、校勘馆阁书籍。时校勘官不为常职，满岁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县，上书言刑法重轻。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诏罢内外工作，而钱惟演督修天津桥，格诏不下。祖德曰："诏书可稽留耶？"卒白罢役。

入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章献太后春秋高，疾加剧，祖德请还政。已而疾少间，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诸尝言还政者多进用，遂擢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谏院。言郭皇后不当废，获罪，以赎论。久之，迁天章阁待制。

时三司判官许申因宦官阎文应献计，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祖德言："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固争之，出知兖徐蔡州、永兴军。徙凤翔府，请置乡兵。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梓州，累迁右谏议大夫、知河中府。历陈许蔡潞郓亳州、应天府，以疾得颍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论事》七卷。

祖德少清约，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已而妻悍，反资以财而出之。子珪，江东转运使。

张若谷，字德繇，南剑沙县人。进士及第，为巴州军事推官。会蜀寇掠邻郡，若谷摄州事，率众为守御备，贼乃引去。调全州军事推官。入见，真宗识其名，顾曰："是尝在巴州御贼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

蒙阳县。三司言："广宁监岁铸缗钱四十万，其主监宜择人。"乃以命若谷。岁余，所铸赢三十万缗。擢知处州，历江湖淮南益州路转运、江淮制置发运使。入为三司度支、盐铁副使，累迁右谏议大夫、知并州。

先是，麟、府岁以缯锦市蕃部马，前守辄罢之。若谷以谓：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边情，且中国得战马；亟罢之，则猜阻不安。奏复市如故，而马入岁增。提举诸司库务，权判大理寺，进枢密直学士，历知澶州、成德军、扬州、江宁府，入知审官院，纠察在京刑狱，知通进银台司、应天府。改龙图阁学士，徙杭州。会岁饥，斥余廪为糜粥赈救之。权判吏部流内铨、知洪州，累官至尚书左丞致仕。

若谷素为宰相张士逊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迹，不激讦取名云。

石扬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览之后，后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将军，明于历数，尝召家人谓曰："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乃去依其亲眉州刺史李滈，遂为眉州人。

扬休少孤力学，进士高第，为同州观察推官，迁著作佐郎、知中牟县。县当国西门，衣冠往来之冲也，地瘠民贫，赋役烦重，富人隶太常为乐工，侥幸免役者凡六十余家。扬休请悉罢之。改秘书丞，为秘阁校理、开封府推官，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历三司度支、盐铁判官。坐前在开封尝失盗，出知宿州。

顷之，召入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记注官与讲读诸儒，皆得侍坐迩英阁。扬休奏："史官记言动，当立以侍。"从其言。判盐铁勾院，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同判太常寺。初，内出香祠温成庙，帝误书名称臣，扬休言："此奉宗庙礼，有司承误不以闻。"帝嘉之。兼勾当三班院，为宗正寺修玉牒官。迁工部郎中，未及谢，卒。

扬休喜闲放，平居养猿鹤，玩图书，吟咏自适，与家人言，未尝及朝廷事。及卒，发楮中所得上封事十余章，其大略：请增谏官以广言路，置五经博士使学者专其业，出御史按察诸道以防壅蔽，复齿胄之礼以强宗室，择守令，重农桑，禁奢侈，皆有补于时者。然扬休为人慎默，世未尝以能言待之也。至于诰命，尤非所长。

平生好殖财。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风痹，谒告归乡，别坟墓。扬休初在乡时，衣食不足，徙步去家十八年。后以从官还乡里，畴昔同贫窭之人尚在，皆曰："昌言来，必赒我矣。"扬休卒不挥一金，反遍受

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学有文，为李宗谔所知，妻以兄子。杨亿谓刘筠曰："祖士衡辞学日新，后生可畏也。"举进士甲科，授大理评事、通判蕲州，再迁殿中丞、直集贤院，改右正言、户部判官。未几，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迁起居舍人、注释御集检阅官，遂知制诰，为史馆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知通进、银台司。天圣初，以附丁谓，落职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饬，复降监江州税。士衡儿时过外家，有僧善相，见之，语人曰："是儿神骨秀异，他日有名于时，若年过四十，当位极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进士第，上《兵制》、《将制书》。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上《导河形胜书》三卷，欲复九河故道，时论重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谓执政，垂未尝往谒。或问其故，垂曰："谓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权怙势。观其所为，必游朱崖，吾不欲在其党中。"谓闻而恶之，罢知亳州，迁颍、晋、绛三州。明道中，还朝，阁门祗候李康伯谓曰："舜工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欲用为知制诰，但宰相以舜工未尝相识，盍一往见之。"垂曰："我若昔谒丁崖州，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今已老大，见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趋炎附热，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执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五子，仲昌最知名，锐于进取，尝献计修六塔河无功，自殿中丞责英州文学参军。

张洞，字仲通，开封祥符人。父惟简，太常少卿。洞为人长大，眉目如画，自幼开悟，卓荦不群。惟简异之，抱以访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后当以文学政事显。"既诵书，日数千言，为文甚敏。未冠，晔然有声，遇事慷慨，自许以有为。时，赵元昊叛扰边。关、陇萧然，困于飞挽，且屡丧师。仁宗太息，思闻中外之谋。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试舍人院，擢试将作监主簿。

寻举进士中第，调涟水军判官，遭亲丧去，再调颍州推官。民刘甲者，强弟柳使鞭其妇，既而投杖，夫妇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妇以无罪死。吏当夫极法，知州欧阳修欲从之。洞曰："律以教令者为首，夫为从，且非其意，不当死。"众不听，洞即称疾不出，不得已谳于朝，果如洞言，修甚重之。

晏殊知永兴军，奏管勾机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门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巩县。会殊留守西京，复奏知司录。殊晚节骤用刑，幕府无敢言。洞平居与殊赋诗饮酒，倾倒无不至，当事有官责，持议甚坚，殊为沮止，洞亦自以不负其知。

枢密副使高若讷、参知政事吴育荐其文学，宜为馆职，召试学士院，充秘阁校理、判祠部。时天下户口日蕃，民去为僧者众。洞奏："至和元年，敕增岁度僧，旧敕诸路三百人度一人，后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坟墓，得置寺拨放，近岁滋广。若以勋劳宜假之者，当依古给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知太常礼院，宰相陈执中将葬，洞与同列谥为荣灵，其孙诉之，诏孙抃等复议，改曰恭。洞驳奏："执中位宰相，无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犹当正名以诛之。"竟从抃等议。

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废没，后仁宗悔之，诏追复其号，二十余年矣。至是，有司请祔于庙。知制诰刘敞以谓："《春秋》书'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当许其号，不许其礼。"洞奏："后尝母天下，无大过恶，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顺，洗之于既没，犹曰不许其礼，于义无当。且废后立后，何嫌于嫡？此当时大臣护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复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而二《传》有非嫡之辞，敞议非是。若从变礼，尚当别立庙。"不行。转太常博士，判登闻鼓院。仁宗方响儒术，洞在馆阁久，数有建明，仁宗以为知《经》，会覆考进士崇政殿，因赐飞白"善经"字宠之。洞献诗谢，复赐诏奖谕。

出知棣州，转尚书祠部员外郎。河北地当六塔之冲者，岁决溢病民田。水退，强者遂冒占，弱者耕居无所。洞奏一切官为标给，蠲其租以绥新集。河北东路民富蚕桑，契丹谓之"绫绢州"，朝廷以为内地不虑。洞奏："今沧、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愿度形势，置帅、增屯戍以控扼之。"

时天下久安，荐绅崇尚虚名，以宽厚沉默为德，于事无所补，洞以谓非朝廷福。又谓："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致书欧阳修极论之。召权开封府推官。

英宗即位，转度支员外郎。英宗哀疚，或经旬不御正殿，洞上

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统，岂宜久屈刚健，自比冲幼之主。当躬万机，揽群材，以称先帝付畀之意，厌元元之望。"大臣亦以为言，遂听政。命考试开封进士，既罢，进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

诏讯祁国公宗说狱，宗说恃近属，贵骄不道，狱具，英宗以为辱国，不欲暴其恶。洞曰："宗说罪在不宥。虽然，陛下将惩恶而难暴之，独以其坑不辜数人，置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体。"洞因言："唐宗室多贤宰相名士，盖其知学问使然。国家本支蕃衍，无亲疏一切厚廪之，不使知辛苦。婢妾声伎，无多寡之限，至灭礼义，极嗜欲。贷之则乱公共之法，刑之则伤骨肉之爱。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选老成教授之。"宗室缘是怨洞，痛诋訾言，上亦起藩邸，赖察之，不罪也。

转司封员外郎、权三司度支判官。对便殿称旨，英宗遂欲进用，大臣忌之，出为江西转运使。江西荐饥，征民积岁赋，洞为奏免之。又民输绸绢不中度者，旧责以满匹，洞命计尺寸输钱，民便之。移淮南转运使，转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麦，民艰于所输，洞复命输钱，官为籴麦，不逾时而足。洞在棣时，梦人称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顾视旌旗吏卒罗于庭。至是，梦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诸子部分家事。未几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纪人，后家京兆府。进士及第，调鄠县主簿。田重进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进即其家谓曰："子有阴施，此门当高大之。"徙知彭山县，就加大理评事，迁光禄寺丞。父益，以不法诛，仕衡亦坐除名。

后会赦，寇准荐其材，尽复其官，领渭桥辇运，通判邠州，再迁秘书丞，徙知剑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弃城焚刍粟，辇金帛东守剑门。既而贼陷汉州，攻剑州，州空无所资，即趋剑门。仕衡预招贼众，得千余人，待之不疑。贼将至，与钤辖裴臻迎击之，斩首数千级。乃乘驿入奏，擢尚书度支员外郎，赐服绯鱼。已而使者言仕衡尝弃城，降监虔州税。

召还，判三司盐铁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边，率高其直，而售以解盐。商利益博，国用日耗。请调丁夫转粟，而辇盐诸州，官自鬻之，岁可得缗钱三十万。"仕衡曰："安边无大于息民，今不得已而调剑之，又增以转粟挽盐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听，遂行鼎

议，而关中大扰。乃罢鼎度支使，以仕衡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徙陕西。初，岁出内帑缗钱三十万，助陕西军费。仕衡言岁计可自办，遂罢给。

真宗谒陵寝，因幸洛，仕衡献粟五十万斛，又以三十万斛馈京西。朝廷以为材，召为度支副使。上言："关右既弛盐禁，而永兴、同华耀四州犹率卖盐，年额钱请减十之四。"诏悉除之。累迁司封郎中，为河北转运使。又奏罢内帑所助缗钱百万。建言："河北岁给诸军帛七十万，而民艰于得钱，悉预假于里豪，出倍偿之息，以是工机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请户给钱，至夏输帛，则民获利而官用足矣。诏优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

封泰山，献钱帛、刍粮各十万，见于行宫，迁右谏议大夫。祀汾阴，又助钱帛三十万，乃命同林特提举京西、陕西转运事。权知永兴军，进给事中。逾月，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

顷之，河北阙军储，议者以谓仕衡前过助封祀费，真宗闻之，以为河北都转运使。驾如亳州，又贡丝锦、缣帛各二十万。后集粟塞下，至钜万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视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污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没故城丈余。南郊，复进钱帛八十万。先是，每有大礼，仕衡必以所部供军物为贡，言者以为不实。仕衡乃条析进六十万皆上供者，二十万即其羡余。帝不之罪，谓王旦曰："仕衡应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须，随大小即办，亦其所长也。"明年旱蝗，发积粟赈民，又移五万斛济京西。

迁尚书工部侍郎、权知天雄军。民有盗瓜伤主者，法当死，仕衡以岁饥，奏贷之。盗起淄、青间，迁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盗妻子置棘围中，仕衡至，悉纵罢之使去。未几，其徒有枭贼首至者。入为三司使，帝作《宽财利论》以赐之。乃更陕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钱与茶。旧市羊及木，责吏送京师，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险处往往漂失，吏至破产不能偿。仕衡乃许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补死者；听民自采木输官，用入粟法偿其直。迁吏部侍郎。

仁宗即位，拜尚书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观察使、知陈州。州大水，筑大堤以障水患。徙颍州，复知陈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龙武军大将军，分司西京。岁余，改左卫大将军，卒。其后诸子诉其父有劳于国，非意左迁，诏追复同州观察使。

仕衡前后管计事二十年，虽才智过人，然素贪，家赀至累钜万，建

大第长安里中，严若官府。

子丕绪，荫补将作监主簿。及仕衡归老，丕绪时为尚书虞部员外郎，请解官就养。朝廷以为郎，故事不许，请削一官，乃听。未几，还之。居十余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为言，起佥书永人军节度判官事。历通判永兴军、同州，知解州、兴元府、华州，累迁司农卿致仕，卒。丕绪居官廉静，不为矫激。家多图书，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为三司小吏，阴狡多智数。时天下新定，太宗厉精政事，尝论及财赋，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对便殿，问以职事。溥询其目，请退而条上。命至中书，列七十一事以闻，四十四事即日行之，余下三司议可否。于是帝以溥等为能，语辅臣曰："朕尝谕陈恕等，如溥辈虽无学，至于金谷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辞，诱令开陈。而恕等强愎自用，莫肯询问。"吕端对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寇准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盖以贵下贱，先有司之义也。"帝以为然，悉擢溥等以官，赐钱币有差。

溥为左侍禁、提点三司孔目官，请著内外百官诸军奉禄为定式。加阁门祗候。催运陕西粮草，赴清远军，还，提举在京仓草场，勾当北作坊。齐州大水，坏民庐舍，欲徙州城，未决，命溥往视，遂徙城而还。又与李仕衡使陕西，增酒榷缗钱岁二十五万。三迁崇仪使。

景德中，茶法既弊，命与林特、刘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师，入刍粟塞下，与东南茶皆倍其数，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事，使推行之。岁课缗钱，果增其旧，特等皆受赏。溥时已为发运副使，迁为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数年，课复损于旧。江、淮岁运米输京师，旧止五百余万斛，至溥乃增至六百万，而诸路狱有余畜。高邮军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溥令漕舟东下者还过泗州，因载石输湖中，积为长堤，自是舟行无患。累迁北作坊使。

时营建玉清昭应宫，溥与丁谓相表里，尽括东南巧匠遣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会帝意。建安军铸玉皇、圣祖，溥典其事，丁谓言溥蔬食者周岁，而溥亦数奏祥应，遂以为迎奉圣像都监、领顺州刺史，迁奖州团练使。溥自言江、淮岁入茶，视旧额增五百七十余万斤。并言，漕舟旧以使臣若军大将，人掌一纲，多侵盗，自溥并三纲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运米一百二十五万石，才失二百石。会溥当代，诏留再任，特迁宫苑使。

初，谯县尉陈齐论榷茶法，溥荐齐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铨，言齐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问执政，冯拯对曰："若用有材，岂限贫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称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尝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专利权，内倚丁谓，所言辄听。帝尝语执政曰："群臣上书论事，法官辄沮之，云非有大益，无改旧章，然则何以广言路。"王旦对曰："法制数更，则诏令牴牾，故重于变易。"因言："溥尝请盗贩茶盐者赃仗皆没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强，不敢退却，自今虽小吏言，亦宜详究行之。"

溥既专且贪，繇是浸为不法。发运使黄震条其罪状以闻，罢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贩竹木，奸赃十数事。未论决，会赦，贬忠武军节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知淮阳军，历光、黄二州，复以赃败，贬蔡州团练副使。久之，监徐州利国监，以千牛卫将军致仕，卒。

胡则，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气。以进士起家，补许田县尉，再调宪州录事参军。时灵、夏用兵，转运使索湘命则部送刍粮，为一月计。则曰："为百日备，尚恐不支，奈何为一月邪？"湘惧无以给，遣则遂入奏。太宗因问以边策，对称旨，顾左右曰："州县岂乏人？"命记姓名中书。后李继隆讨贼，久不解，湘语则曰："微子几败我事。"一日，继隆移文转运司曰："兵且深入，粮有继乎？"则告湘曰："彼师老将归，欲以粮乏为辞耳，姑以有余报之。"已而果为则所料。湘为河北转运使，奏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佥书贝州观察判官事。

后以太常博士提举两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岁余，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得吏所匿铜数万斤，吏惧且死，则曰："马伏波哀重囚而纵之，吾岂重货而轻数人之生乎？"籍为羡余，不之罪。改江、淮制置发运使，累迁尚书户部员外郎。真宗幸亳还，擢三司度支副使。

初，丁谓举进士，客许田，则厚遇之，谓贵显，故则骤进用。至是，谓罢政事，出则为京西转运使，迁礼部郎中。部内民讹言相惊，至遣使安抚乃定。坐是，徙广西路转运使。有番舶遭风至琼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则命贷钱三百万，吏白夷人狡诈，又风波不可期。则曰："彼以急难投我，可拒而不与邪？"已而偿所贷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为辨活者九人。复为发运使，累迁太常少卿。

乾兴初，坐丁谓党，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入权吏部流内铨，坐失举，复为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复谏议大夫、

知永兴军，徙河北都转运使，以给事中权三司使，通京东西、陕西盐法，人便之。初，则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尝就则假官舟贩盐，又以其子为名祈买酒场。至是，张宗诲擿发之，按验得实，出则知陈州。逾月，授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刘随上疏言："则奸邪贪滥闻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骤加美职，何以风劝在位？"后徙杭州，再迁兵部侍郎致仕，卒。

则无廉名，喜交结，尚风义。丁谓贬崖州，宾客随散落，独则间遣人至海上，馈问如平日。在福州时，前守陈绛尝延蜀人龙昌期为众人讲《易》，得钱十万。绛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则破械馆以宾礼，出俸钱为偿之。

昌期者，尝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初用荐者补国子四门助教，文彦博守成都，召置府学，奏改秘书省校书郎，后以殿中丞致仕。著书百余卷，嘉祐中，诏取其书。昌期时年八十余，野服自诣京师，赐绯鱼，绢百匹。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夺所赐服罢归，卒。

薛颜字，彦回，河中万泉人。举《三礼》中第，为嘉州司户参军。代还引见，太宗顾问之，对称旨，改将作监丞、监华州酒税。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使夔、峡，疏决刑狱。还，改太子左赞善大夫、知云安军，徙渝、阆二州，擢三司盐铁判官，河北计置粮草。

初，丁谓招抚溪蛮，有威惠，部人爱之。留五年，诏谓自举代，谓荐颜为峡路转运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始，孟氏据蜀，徙夔州于东山，据峡以拒王师，而民居不便也，颜为复其故城。宜州陈进反，命勾当广南东、西路转运司事。贼平，迁金部员外郎，改河东转运使。

祀汾阴，徙陕西。河中浮桥岁为水所败，颜即北岸酾上流为支渠，以杀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颇利之。坊州募人炼矾，岁久课益重，至有破产被系不能偿者。颜奏："罢坊矾，则晋矾当大售。"后如其策。徙河北。历知河阳、杭徐州，累迁光禄少卿，以少府监知江宁府。逻者昼劫人，反执平人以告。颜视其色动，曰："若真盗也。"械之，果引伏。转右谏议大夫、知河南府。

仁宗即位，迁给事中。丁谓分司西京，以颜雅与善，徙知应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少不如意，则推

一人以死斗之，积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颜至，大索其党，会赦当免，特杖甲流海上，余悉籍于军。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卒于家。

尝属杜衍为墓志，衍却之。仁宗闻其事，他日，谓衍曰："薛颜有丑行，卿不欲志其墓，诚清识也。"孙向，自有传。

许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荫为太庙斋郎，改大理寺丞，累迁国子博士，监在京榷货务，三门发运判官。元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庆历中，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参知政事范仲淹荐元可独倚办，擢江、淮制置发运判官。至，则悉发濒江州县藏粟，所在留三月食，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朝廷以为任职，就迁副使。遂以尚书主客员外郎为使，进金部，特赐进士出身，迁侍御史。

尝欲与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调发军食。仁宗闻之，语辅臣曰："东南岁比不登，民力匮乏，尝诏损岁漕百万石，而元与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诛求疲民以自为功，非朕志也。"下诏戒饬。既而元欲专六路财赋，收羡余以媚三司，惮诸部不从，请以六路转运司自隶，既可之矣，而转运使多论其罪，事遂寝。擢天章阁待制，再迁郎中，以疾请还。历知扬、越、泰州，卒。

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敛刻剥为能，急于进取，多聚珍奇以赂遗京师权贵，尤为王尧臣所知。发运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数十辈。元视势家贵族，立榷巨舰与之；即小官惸独，伺候岁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愤怨，而元自为以当然，无所愧惮。

钟离瑾，字公瑜，庐州合肥人。举进士，为简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后虽凶旱，多隐之以成前奏，请令监司劾其不实者。"擢开封府推官，出提点两浙刑狱。衢、润州饥，聚饿者食之，颇废农作，请发米二万斛赈给，家毋过一斛。后徙淮南转运副使，历京西、河东、河北转运使，改江、淮制置发运使。殿直王乙者，请自扬州召伯埭东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废二埭。诏瑾规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闸召伯埭旁，人以为利。累迁尚书刑部郎中，为三司户部副使，除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未逾月，得疾，仁宗封药赐之，使未及门而卒。

孙冲，字升伯，赵州平棘人。举明经，历古田青阳尉、盐山丽水主簿。尝并丧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听调，冲援古制，以

书干宰相，不纳。后举进士，登甲科。授将作监丞，历通判晋、绛、保州，坐与保州守争事，降监吉州酒，累迁太常博士。

河决棣州，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视。还言："徙州动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准为枢密使，卒徙州阳信。而冲坐守护河堤过严，民输送往来堤上者辄榜之，为使者论奏，徙知襄州。冲复上疏论徙州非便，著《河书》以献。

会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为甚，而州将日置酒，无恤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狱。冲得属县言岁稔状，驰驿上之。时使者犹未还，帝悟，为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为京西转运。塞滑州决河，权知滑州。参知政事鲁宗道总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兴役。冲言徒费薪楗，困人力，虽塞必决。遂罢知河阳。累迁刑部郎中，历湖北、河东转运使。

会南郊赏赐军士，而汾州广勇军所得帛不逮他军，一军大噪，捽守佐堂下劫之，约与善帛乃免。城中戒备，遣兵围广勇营。冲适至，命解围弛备，置酒张乐，推首恶十六人斩之，遂定。初，守佐以乱军所约者上闻，诏给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还，曰："以乱而得所欲，是愈诱之乱也。"卒留不与。入判登闻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馆、知河中府，徙潞州，复为河东转运使，迁太常少卿，擢右谏议大夫，复知潞州，迁翰林院学士。及徙同州，权西京留司御史台，迁给事中。丧明，卒。

冲为吏，所至以强干称，能任钩距，多得事情，然无家法，晚节尤寡廉声。孙永，自有传。

崔峄，字之才，京兆长安人。进士及第，累官尚书职方员外郎、知遂州。建议瞿塘峡置关如剑门，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点刑狱。嘉陵江岁调民丁治堤堨，峄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数剽攻边户，守臣虑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峄请守臣岁时得行边，益募勇壮，伺其发，一切捕击之，后无复内寇。就除转运使。历三司户部判官、河东转运使。会更钱法，潞州民大扰，推其首恶诛之，人心遂定。

后为户部副使，以右谏议大夫为河东都转运使，迁给事中，还，纠察在京刑狱。谏官、御史言宰相陈执中纵嬖妾杀婢，命按治。峄以为执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杀之，颇左右执中，即授龙图阁待制、知庆

州。羌井坑族乱，潜兵讨平。历知同州、凤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河中府。

峄所至贪奸，比老益甚。在凤翔，转运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请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资忠，河南寿安人。举进士，历袁、郢、合三州军事推官，迁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阳县，徙知蒙、江二州，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庆历中，区希范诱溪洞环州蛮叛，上以瑜习知南方事，就除荆湖北路转运使。瑜檄属郡募民击贼，又督转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贼势大挫。

徙两浙转运按察使。杭州龙山堤岁决，水冒民居，辄赋刍塞之。瑜与民约，每刍十束，更输石一尺。率五岁，得石百万，为石堤，堤固而岁不调民。加直史馆、益州路转运使，改江、淮制置发运使，擢天章阁待制、知广州，累迁谏议大夫、权三司户部副使。

侬智高犯邕，瑜条上用兵御贼十事。智高平，召对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险要，所以备守之策，乃以为广南东路体量安抚使。还，纠察刑狱，同判吏部流内铨，除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城中有杀人投尸井中者，吏以其无主名，不以闻。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购贼，后数日，邻州民执贼以告。属岁凶多盗，瑜立赏罚、设方略捕格之，境中肃然。徙知澶州，背发疽卒。

瑜瑾厚少文，而于吏事颇尽心，然御下急，无廉称。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静海人。举进士高第，授将作监丞、通判滁州。后以太常博士召试馆职，不中选，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论》三十篇。入为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安抚淮南，还，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迁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言事者以为滨、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边，以待契丹。诏昌言与宦官杨怀敏往视。怀敏以为当城如边，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数移徙，城之甚难而无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请于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诏昌言与明镐、张元度可否，昌言独以为："麟、府在河外，于国家无毫发入，而至今馈守者，徒以畏蹙国之虚名。今不当又事无利之砦，以重困财力。"就除知庆州。在州所为不法，语彻朝廷。昌言疑通判陈湜言之，追发湜罪，湜坐废，昌言亦降知华州。

历知沧州、河阳，移河北都转运使。议塞商胡埽决河，令复故道，与北京留守贾昌朝累论。徙江、淮发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又知延州。召还，会塞六塔河，以为都大修河制置使，辞，弗许，加枢密直学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决，夺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龙图阁学士，复知滑州。以老求罢，乃以知越州。至京师，卒。

昌言为发运使时，召范仲淹后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无所不言。仲淹怪问之，则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怿而去。其治家如此。

论曰：狄棐、郎简、孙祖德、张若谷、石扬休、祖士衡并以文辞高第，累侍从，历方州，始为名臣，终鲜大过，考其行事可见也。李垂宁去华近，不肯见宰相；张洞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则其抱负从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剧繁，然或寡廉称，或有丑行，君子耻之。

列传第五十九

○杨偕 王沿 子鼎 杜杞 杨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孙 陈太素 马寻杜曾附 李虚己 张傅 俞献卿 陈从易 杨大雅

杨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仆射於陵六世孙。父守庆，仕广南刘氏，归朝，为坊州司马，因家焉。偕少从种放学于终南山，举进士，释褐坊州军事推官、知汧源县，再调汉州军事判官。道遇术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为黄金者乎？"就偕试之，既验，欲授以方。偕曰："吾从吏禄，安事化金哉？"术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失所之。

在官，数上书论时政，又上所著文论。召试学士院，不中，改永兴军节度推官。又上书论陕西边事，复召试，不赴，即迁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审刑院详议官，再迁太常博士。宋绶荐为监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与曹修古连疏，言刘从德遗奏恩太滥，贬太常博士、监舒州税。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为三司度支判官。

时郭皇后废，偕与孔道辅、范仲淹力争。道辅、仲淹既出，偕止罚金。乃言愿得与道辅等皆贬，不报。富民陈氏女选入宫，将以为后，偕复上疏谏上。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谓致仕用优贤者，不当以宠罪人，又数论升降之弊，仁宗嘉纳之。判吏部流内铨，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赃数万，守恩流岭南。明年，丁母忧，愿终制，不许，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河中府。

元昊反，刘平、石元孙战没。偕闻，乃伪为书驰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万至矣。"命旁郡县大具刍粮、什器以俟。比书至，贼已解去。夏竦为陕西经略使，请增置土兵，易戍兵归卫京师。偕言："方关中财用乏，复增土兵，徒耗国用。今贼势方盛，虽大增土兵，亦未能减戍兵东归，第竦惧败事，欲以兵少为解尔。"竦复奏偕不忠，沮边计，偕争愈力。时陕西议立五保，偕又以为扰民，疏请罢之。徙陕州，又徙河东都转运使。诏大选三路之民，募为兵。偕复言："方今兵不为少，苟多而不练，则其势易以败，又困国而难供。"时论者惟务多兵，而偕论常如此。

进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诏偕选强壮万人，策应麟、府。偕奏："出师临阵，无纪律则士不用命。今发农卒赴边，虑在路

逃逸及临阵退缩、不禀号令，请以军法从事。”诏如所请。并人大惊畏，都转运使文彦博奏罢之。有中官预军事素横，前帅优遇之。偕至，一绳以法，命率所部兵从副总管赴河外，戒曰：“遇贼将战，一禀副总管节度。”中人不服，捧檄诉。偕叱曰：“汝知违主帅命即斩首乎？”监军怖汗，不觉堕笏，翌日告疾，未几遂卒。于是军政肃然。

元昊大掠河北，诏修宁远砦。偕言：宁远砦在河外，介麟、丰二州之间，无水泉可守。请建新麟州于岚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谓“迁有五利，不迁有三害。省国用，惜民力，利一也。内御岢岚、石府州沿河一带贼所出路，利二也。我据其要，则河冰虽合，贼不敢逾河而东，利三也。商旅往来以通货财，利四也。方河冻时，得所屯兵马五七千人以张军势，利五也。今麟州转输束刍斗粟，费直千钱，若因循不迁，则河东之民，困于调发无已时，害一也。以孤垒饵敌，害二也。道路艰阻，援兵难继，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属羌遭贼驱胁，荡然一空，止存孤垒，犹四支尽废，首面心腹独存也。今契丹又与西贼共谋，待冰合来攻河东，若朝廷不思御捍之计而修宁远砦，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况灵、夏二州皆汉、唐郡，一旦弃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书奏，帝谓辅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尝经寇兵攻围，非不可守，今遽欲弃之，是将退而以河为界也。宜谕偕速修复宁远，以援麟州。”

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赐钱五十万。偕列六事于朝：一、罢中人预军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从事；四、出冗师；五、募武士；六、专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则受命，不然则已。”朝廷不从，偕累奏不已，乃罢知邢州，徙沧州。求面论兵事，召还，今间日入对。

偕在并州日，尝论《八阵图》及进神楯、劈阵刀，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阵于庭，善之，乃下其法于诸路。其后王吉果用偕刀楯法败元昊于兔毛川。久之，迁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复以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称臣，偕以谓连年出师，国力日蹙，宜权许之，徐图诛灭之计。谏官王素、欧阳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职为从官，不思为国讨贼，而助元昊不臣之请，罪当诛。陛下未忍加戮，请出之，不宜留处京师。”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时襄谒告过杭而轻游里市，或谓偕合言于朝。对曰：“襄尝缘公事抵我，我岂可以私报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图》。

还，判太常、司农寺，改右谏议大夫。请老，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于其归，特赐宴。尝召问，赐不拜。卒，遗奏《兵论》一篇，帝怜

之，特赠兵部侍郎。偕性刚而忠朴，敢为大言，数上书论天下事，议者以为迂阔难用。与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书》十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隽才，早卒。

王沿，字圣源，大名馆陶人。少治《春秋》。中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历知彭城、新昌二县，改相州观察推官，知宗城县。张知白荐其才，擢著作佐郎，入为审刑院详议官，再迁太常博士。上书论：

汉、唐之初，兵革才定，未暇治边圉，则屈意以讲和。承平之后，武力有余，而外侮不已，则以兵治之，孝武之于匈奴，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宋兴七十年，而契丹数侵深、赵、贝、魏之间，先朝患征调之不已也，故屈己与之盟。然彼以戈矛为耒耜，以剽虏为商贾；而我垒不坚，兵不练，而规规于盟歃之间，岂久安之策哉？

夫善御敌者，必思所以务农实边之计。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今其地，十三为契丹所有，余出征赋者，七分而已。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故沿边郡县，数蠲租税，而又牧监刍地，占民田数百千顷，是河北之地，虽十有其七，而得赋之实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给十万防秋之师，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监养马数万，徒耗刍豢，未尝获其用。请择壮者配军，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养之民间。罢诸坰牧，以其地为屯田，发役卒、刑徒田之，岁可用获谷数十万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尔。愿募民复十二渠，渠复则水分，水分则无奔决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数郡瘠卤之田，变为膏腴，如是，则民富十倍，而帑廪有余矣。以此驭敌，何求而不可。

诏河北转运使规度，而通判洺州王轸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导；又其流浊，不可溉田。"沿方迁监察御史，即上书驳轸说，帝虽嘉之而不即行，语在《河渠志》。时枢密副使晏殊以笏击从者折齿，知开封府陈尧咨、判官张宗诲日嗜酒惰事，沿皆弹奏之。天圣五年，安抚关陕，减诸县秋税十二三。还，为开封府推官。又体量河朔饥民，所至不俟诏，发官廪济之。就除转运副使。上言：

本朝制兵刑，未几于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边常屯重兵，坐耗国用，而未知所以处之。请教河北强壮，以代就粮禁卒之阙；罢招厢军，以其冗者隶作屯田。行之数年，禁卒当渐销减，而强壮悉为精兵

矣。

古者“刑国平，用中典”，而比者以敕处罪，多重于律。以绢估罪者，敕以缗直代之，律坐髡钛而役者，敕黥窜以为卒。比诸州上言，谪卒太多，衣食不足，愿勿复谪者七十余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置于理也。诚愿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钱定罪者，悉从绢估；黥窜为卒者，止从髡钛。此所谓胜残去杀，无待百年者也。

被诏鞫曹汭狱于真定府，迁殿中侍御史。母丧服除，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知邢州，复起为河北转运使。奏罢二牧监，以地赋民。导相、卫、邢、赵水下天平、景祐诸渠，溉田数万顷。因诣阙奏事，上所著《春秋集传》十六卷，复上书以《春秋》论时事。授直昭文馆，为三司户部副使，徙盐铁，迁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时朝廷将减卒戍，就食内地，诏与知州、总管、钤辖等议。沿即奏减卒数万，知枢密院李谘以为不可，复下沿边都监议。沿上疏曰：“兵机当在廊庙之上，岂可取责小人哉！”谘恶其言，奏罢之，降知滑州，徙成德军。建学校，行乡饮酒礼。

迁刑部郎中、河东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元昊数寇河东，建议徙丰州，不报，已而州果陷。进枢密直学士、右司郎中，为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筑西关城五里。改泾州观察使。元昊入寇，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兵出捍，沿教怀敏率兵据瓦亭待之。怀敏进兵镇戎，沿以书戒勿入，第背城为砦，以羸师诱贼，贼至，发伏击之可有功。怀敏不听，进至定川，果为所败。贼乘胜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张旗帜为疑兵，贼遂引去。坐怀敏败，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寻降天章阁待制，而为权御史中丞贾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几，徙知成德军，复待制，又徙河中府，卒。

沿好建明当世事，而其论多龃龉。初兴河北水利，导诸渠溉民田，论者以为无益。已而邢州民有争渠水至杀人者，然后人知沿所建为利。尝论以《春秋》法断事，然真定之狱，人以为沿傅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王尧臣领三司，举勾当公事，数上书论时政得失。时天子患吏治多弛，监司不举职，而范仲淹等方执政，择诸路使者令按举不法，以鼎提点江东刑狱。与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竞擿发吏，至微隐罪无所贷。于是所部官吏怨之，目为“三

虎”。仁宗闻之，不说，后傅惟几奉使江东，戒以毋效“三虎”为也。仲淹等罢，鼎与纮、绰皆为人所言，时鼎提点两浙刑狱，降知深州。

王则以贝州反，深卒庞旦与其徒，谋以元日杀军校、劫库兵应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军校摄事外邑，而阴为之备。翌日，会僚吏置酒如常，叛党愕不敢动。鼎刺得实，徐捕首谋十八人送狱。狱具，俟转运使至审决。未至，军中恟恟谋劫囚。鼎因谓僚吏曰：“吾不以累诸君。”独命取囚桀骜者数人，斩于市，众皆失色，一郡帖然。转运使至，囚未决者半，讯之，皆伏诛。

明年，河北大饥，人相食，鼎经营赈救，颇尽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时盗贩茶盐者众，一切杖遣之，监司数以为言，鼎弗为变。徙提点河北刑狱，治奸赃益急，所劾举，不避贵势。召为开封府判官，改盐铁判官，累迁司封员外郎、淮南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内侍杨永德奏请沿汴置铺挽漕舟，岁可省卒六万，鼎议以为不可。永德横猾，执政重违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员将永德就鼎议，发八难，永德不能复。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过听小人，妄有所改，以误国计。”于是永德言不用。

居二年，遂以为使。前使者多渔市南物，因奏计京师，持遗权贵。鼎一无所市，独悉意精吏事，事无大小，必出于己。凡调发纲吏，度漕路远近，定先后为成法，于是劳逸均，吏不能为重轻。官舟禁私载，舟兵无以自给，则尽盗官米为奸。有能居贩自赡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偿所逋。鼎为移州县督偿之，舟人有以自给，不为奸，而所运米未尝不足也。入为三司盐铁副使。数与包拯争议，不少屈。拯素强，然无如之何。迁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徙使河东，卒。

鼎性廉不欺，尝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图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诸子以财，鼎悉推与其弟。尝知临邛县，转运使选摄新繁，新繁多职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缣，散之族人，一日尽。所至不扰，唯市饮食日用物，增直以偿。事继母孝，教育孤侄甚至，自奉养俭约。当官明敏，强直不可挠。所荐士多知名，有终身不识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于药饵，皆手自扃鐍。至潞州八义馆，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发药奁，悉无题识，莫敢进，以迄于卒。初，鼎与弟豫皆有才气，好上书言事，仁宗称之，以为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为人不事羁检，以大理寺丞知伊阙县，有异政。弃官浮游江、湖间，殖货自给以卒。

杜杞，字伟长。父镐，荫补将作监主簿，知建阳县。强敏有才。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知横州。时安化蛮寇边，杀知宜州王世宁，出兵讨之。杞言："岭南诸郡，无城郭甲兵之备，牧守非才。横为邕、钦、廉三郡咽喉，地势险阻，可屯兵为援。邕管内制广源，外控交阯，愿择文臣识权变练达岭外事者，以为牧守，使经制边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权发遣度支判官。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焚光化军，授京西转运、按察使。居数月，贼平。

会广西区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反，有众数千，袭破环州、带溪普义镇宁砦，岭外骚然。擢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递以书谕蛮，听其自新。次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出狱囚，脱其械，使入洞说贼，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坭、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余级，复环州。贼散走，希范走荔波洞，杞遣使诱之，赶来降。杞谓将佐曰："贼以穷蹙降我，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所以数叛，不如尽杀之。"乃击牛马，为曼陀罗酒，大会环州，伏兵发，诛七十余人。后三日，又得希范，醢之以遗诸蛮，因老病而释者，才百余人。御史梅挚劾杞杀降失信，诏戒谕之，为两浙转运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庆州。杞上言："杀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辞。将吏劳未录，臣未敢受命。"因为行赏。蕃酋率众千余内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边户，掠马牛，有诏责杞。杞言："彼违誓举兵，酋不可与。"因移檄夏人，不偿所掠，则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罢去。

杞性强记，博览书传，通阴阳数术之学，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据厕，见希范与赶在前诉冤，叱曰："尔狂僭叛命，法当诛，尚敢诉邪！"未几卒。有奏议十二卷。

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监司，终少府监。弟枢，亦强敏，为比部员外郎。有张彦方者，温成皇后母越国夫人客也。坐奸利论死，语连越国夫人。开封不敢穷治，执政以后故，亦不复诘。狱上，中书遣枢虑问，枢扬言将驳正；亟改用谏官陈升之，权幸切齿于枢。前此，御史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论张尧佐除宣徽使，枢尝出班问其故。至是，盖累月矣，坐是罪枢，绌监衡州税，卒。

杨畋〈字乐道，保静军节度使重勋之曾孙。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并州录事参军，再迁大理寺丞、知岳州。庆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县，擢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专治盗贼事。乃募才勇，深

入峒讨击。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衄，大兵悉溃，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卒厉众平六峒，以功，迁太常博士。未几，坐部将胡元战死，降知太平州。岁余，贼益肆。帝遣御史按视，还言："畋尝战山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授东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马钤辖。贼闻畋至，皆恐畏，逾岭南遁。又诏往韶、连等州招安之。乃约贼使出峒，授田为民，而转运使欲授以官与赀，纳质使还。畋曰："贼剽攻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饱赀粮、据峒穴，其势不久必复乱。"明年春，贼果复出阳山。畋即领众出岭外，涉夏、秋，凡十五战，贼溃，畋感瘴疾归。蛮平，愿还旧官，改尚书屯田员外郎、直史馆、知随州。

召还，为三司户部判官，奉使河东。丁父忧，会侬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门外，辞以丧服不敢见。仁宗赐以服饰御巾，入对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谏院、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畋至韶州，会张忠战死，智高自广州回军沙头，将济。畋令苏缄弃英州，蒋偕焚粮储，及召开赟、岑宗闵、王从政退保韶州。贼势愈炽，畋不能抗，遂杀蒋偕、王正伦，败陈曙，复据邕州。畋坐是落知谏院、知鄂州，再降为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明年，又降为太常博士，岁终，徙邠州。

复起居舍人，为河东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迁吏部员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业尝陷虏，辞不行。河北旧以土绢给军装，三司使张方平易以他州绢。畋既同书奏闻，外议籍籍，又密陈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判吏部流内铨。上言："愿择宗室之贤者，使侍膳禁中，为宗庙计。"

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复上疏曰："汉成帝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诰。李珣自防御使迁观察，刘永年自团练使迁防御，畋当草制，封还词头。因言："祖宗故事，郭进戍西山，董遵诲、姚内斌守环、庆，与强寇对垒，各十余年，未尝转官移镇，重名器也。今珣等无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报，诏他舍人草制。而范镇言："朝廷如以畋言为是，当罢珣等所迁官；倘以为非，乞复令畋命词。"不允。进龙图阁直学士，复知谏院。

嘉祐六年，京师大水，畋上言："《洪范五行传》：'简宗庙则水不润下。'又曰：'听之不聪，厥罚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伤稼，澶州河决，东南数路，大水为沴。陛下临御以来，容受直谏，非听之不聪也。以孝事亲，非简于宗庙也。然而灾异数见，臣愚殆以为万机之听，必有

失于审者；七庙之享，必有失于顺者，惟陛下积思而矫正之。”乃下其章礼官并两制考议，咸言南郊三圣并侑，温成皇后立庙，皆违经礼。于是诏：“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庙为祠殿。”

旧制，内侍十年一迁官。枢密院以为侥幸，乃更定岁数倍之。畋言：“文臣七迁，而内侍始得一磨勘，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岁考。”遂诏南班以上仍旧制，无劳而尝坐罪徒者，即倍其年。议者谓畋以士人比阉寺为失。卒，赠右谏议大夫。

畋出于将家，折节喜学问，为士大夫所称。大山下讨蛮，家问至，即焚之，与士卒同甘苦，破诸峒。及用之岭南，以无功斥，名称遂衰。性情介谨畏，每奏事，必发封数四而后上之。自奉甚约，为郡待客，虽监司，菜果数器而已。及卒，家无余赀，特赐黄金二百两。其后端午赠讲读官，御飞白书扇，遣使特赐置其柩。

周湛，字文渊，邓州穰人。进士甲科，为开州推官。中身言书判，改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湛取古方书刻石教之，禁为巫者，自是人始用医药。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知虔州，提点广南东路刑狱。

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岭外为奴婢。湛至，设方略搜捕，又听其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给饮食还其家。徙京西路，邓州美阳堰岁役工数十万，溉州县职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罢之。为盐铁判官，三司帐籍浩烦，吏胥离析为弊欺。湛为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计帐七千。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州县簿领案牍，淆混无纪次，且多亡失，民诉讼无所质，至久不能决。湛为立号，以月日比次之，诏下其法诸路。又以徭赋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条其诡名挟佃之类十二事，且许民自言，凡括隐户三十万。

还为户部判官，又为夔州路转运使。云安盐井岁赋民薪茅，至破产责不已，湛为蠲盐课而省输薪茅。判盐铁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馆，为江、淮制置发运使。陛辞，仁宗诫以毋纳包苴于京师。湛惶恐对曰：“臣蒙圣训，不敢苟附权要，以谋进身。”湛治烦剧，能得其要，所至喜条上利害，前后至数十百事。天资强记，吏胥满前，一见辄识其姓名。大江历舒州长风沙，其地最险，谓之石牌湾，湛役三十万工，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为利。

除度支副使。旧制，发运司保任军将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迁之。

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尽覆其滥者。拜右谏议大夫。使契丹，辞不行。

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为竹屋，岁久侵据官道，檐庑相逼，火数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毁彻之，自是无火患。然豪姓不便，提点刑狱李穆奏湛扰人，徙知相州。右司谏吴及疏曰："湛裁损居民第，为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职然也。况闻湛明著律令，约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诉。郡从事高直温，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广，故加谮于穆，且谓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侧，既正其侵地，则木在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种楸桐千余本，课户贮水，以严火禁。又于民居得众汲旧井四，废而复兴，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岂不白乎？望诏执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奖黜。若谓湛已行之命，惮于追改，是伤风败俗，贻患于后，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于湛不为重轻，但国家举错有所未安，奉职者将何以劝邪？"未几卒。湛为人脱易，少威仪，然善射弩，虽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准，建州建安人。擢进士第，补钦州军卅推官。钦土烦郁，人多死瘴疠。的见转运使郑天监，请曰："徙州濒水可无患，请转而上闻。"从之，天监因奏留的使办役。的短衣持梃，与役夫同劳苦，筑城郭，立楼橹，以备战守。画地居军民，为府舍、仓库、沟渠、厘肆之类，民皆便之。

迁大理寺丞、知吴县，移梁山军，通判常州。属岁饥，出米为糜粥以食饿者。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临江军，擢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安化州蛮攻杀将吏，所部卒畏诛，谋欲叛。的驰至宜州，慰晓之曰："尔曹亡惧，能出力讨贼，犹可立功以自赎。若朝叛则夕死。非计也。"众皆敛手听命。奏复澄海、忠敢军，后皆获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转运使。辰州蛮彭士义为寇，的开示恩信，蛮党悔过自归。

摄江陵府事，城中多恶少年，欲为盗，辄夜纵火，火一夜十数发。的籍其恶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尔辈递相察，不然，皆尔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马欧阳景猾横不法，为里人害，的发其奸，窜之岭外。以兵部员外郎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诏未下，的以便宜调兵夫浚治之，出滞盐三百万，计得钱八百万缗。遂为制置发运使。

军贼王伦起山东，转掠淮南，的团兵待之。会青州改遣裨将傅永吉追杀人历阳，的与赏，迁工部郎中。复治泰州西溪河，发积盐，加直昭

文馆。区希范、蒙赶寇衡湘，命的招抚之。既至，再宿，会蛮酋相继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还计事，既还，蛮复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抚使，至桂阳，降者复众。其钦景、石硖、华阴、水头诸洞不降者，的皆讨平之，斩其酋熊可清等千余级。卒于桂阳。

论曰：宋承平时，书生知兵者盖寡，偕、沿数上书言边事，策画论议，有得有失，固皆一时之俊。畋由将家子力学第进士，再讨徭贼，前胜后败，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蛮立功，杞则杀降失信，的则招徕以恩，其优劣概可见矣。湛强敏，所至有治绩，史称善射，抑亦文臣之习武事者欤。鼎性孝友，自奉甚约，而疏于财，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举者辄禁之，独发摘吏奸贻众怒，或以“虎”目之，岂其然乎？

姚仲孙，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陈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晔，举进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孙早孤，事母孝。擢进士第，补许州司理参军。民妇马氏夫被杀，指里胥尝有求而其夫不应，以为里胥杀之，官捕系辞服。仲孙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孙曰：“幸毋遽决，冀得徐辨。”后两月，果得杀人者。

调邢州推官，徙资州。转运使檄仲孙诣富顺监按疑狱，全活数十人。资州更二守，皆惛老，事多决于仲孙。改大理寺丞、知建昌县。初，建昌运茶抵南康，或露积于道，间为霖潦所败，主吏至破产不能偿。仲孙为券，吏民输山木，即高阜为仓，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尝以天下久无事，不可以弛兵备，因上前世御戎料敌之策，名《防边龟鉴》。通判睦州，徙滁州。岁旱饥，有诏发官粟以赈民，而主吏不时给。仲孙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尽给之。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

王䨱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为右司谏。入内都知阎文应求为都知，仲孙数其罪，白上曰：“方帝斋宿太庙，而文应叱医官，声闻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出文应为泰州兵马钤辖，又称疾留，复论奏，乃亟去。

以起居舍人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时谏议大夫十二员，仲孙曰：“谏议大夫盖朝廷之选，不宜以岁月序进。今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员，贴近职者犹不在数，若以年劳授，则数年之外，谏议大夫员益多。请艰其选，以处材望之臣，余悉次补卿监。”乃诏当选者奏听旨。先是，诸路复提点刑狱，还朝多擢为省府官。仲孙请第其课为三等升黜之，即诏仲孙司考课之法。

历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副使，进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大修城垒兵备，仁宗赐诏褒之。权知澶州，河坏明公埽，绝浮桥，仲孙亲总役堤上，埽一夕复完。权知大名府，夜领禁兵塞金堤决河。是岁，澶、魏虽大水，民不及患。进礼部郎中、龙图阁学士，徙陕西都转运使，未行，权三司使事。属西北备边，募兵益屯及赏赐、聘问之费，不可胜计。仲孙悉心经度，虽病，未尝辄废事。坐小吏诈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忧丧一目，卒。

陈太素，字仲华，河南缑氏人。中进士第。尝为大理详断官，入审刑为详议官，权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余年，朝廷有大狱疑，必召与议。太素为推原人情，以傅法意，众皆释然，自以为不及。虽号明习法令，然所论建，亦或有不中。每临案牍，至忘寝食，大寒暑不变。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岂不甚于我也。"历知江阴军、兖州、明州，有治迹。在大理，耳疾，数求罢，执政以为任职，弗许。累官至尚书兵部郎中，卒。

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论刑名。常以为有司议法，当据文直断，不可求曲当法；求典当法，所以乱也。

同时有马寻者，须城人。举《毛诗》学究，累判大理寺，以明习法律称。历提点两浙陕西刑狱、广东淮南两浙转运使，知湖、抚、汝、襄、洪、宣、邓、滑八州。襄州饥，人或群入富家掠囷粟，狱吏鞫以强盗，寻曰："此脱死尔，其情与强盗异。"奏得减死，论著为例。终司农卿。

又有杜曾者，濮州人。为吏号知法，尝言："国朝因唐大中制，故杀，人虽已伤未死、已死更生，皆论如已杀。夫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虽谋杀已伤则绞，盖甚其处心积虑，阴致贼害尔。至于故杀，初无杀意，须其已死，乃有杀名；苟无杀名而用杀法，则与谋杀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杀几何人矣。请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杀人已伤未死者，皆得原减，非律意。请伤者从律保辜法，死限内者论如已杀，勿赦。"皆著为令。

李虚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从王潮徙闽，遂家建安。父寅，有清节，仕江南李氏，至诸司使。江南国除，授殿前承旨，辞不拜。时伪官皆入留京师，而寅母独在江南，乃遣其长子归养。举进士，起家为衢州司理参军。母老，弃官以归。虚己亦中进士第，历沈丘县尉，知城固县，改大理评事，累迁殿中丞，提举淮南茶场。召知荣州，

未行，改遂州。

时太宗励精政事，尝手书累二十余纸，曰："公勤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者，乃可书为劳绩，月给奉以实钱。"命有司择群臣以治最闻者赐之，仍谕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时虚己被赐，因献诗自陈父子遭遇，荣及祖母。帝悦，为批其纸尾曰："虚己学古入官，荣亲事生，奉书为郡，欲布亲规，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赐五品服，又赐其祖母钱五十万，命翰林学士张洎会两制、三馆儒臣遍阅所批诏。其后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虚己又请罢其妻封以授祖母，诏悉封之，世以为荣。

会遣使察川峡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虚己与薛颜、邵晔、查道数人，以能任职称。再迁尚书屯田员外郎。以便亲，请通判洪州。是时寅已谢归，春秋高，寅母尚无恙，虚己双举迎侍。寅至豫章，乐其山水，曰："此可以终吾身也。"遂临州之东湖，筑第宇以居。虚己为侍御史，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徙淮南转运副使，累迁兵部郎中，为龙图阁待制，历判大理寺。久之，求补外，真宗称其儒雅循谨，特迁右谏议大夫。数月，出知河中府。召权御史中丞。未几，以疾辞，进给事中、知洪州。迁尚书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请老，年未六十。虚己分司而归，年六十九。其季虚舟仕至余干县令，坐法免官，不复言仕。

初，太宗既赐虚己钱，翌日，以语宰相曰："虚己诗思可嘉，予钱五十缗矣。"宰相对以所予乃五十万，帝知其误，由是诏群臣以章献者阁门勿受，皆由中书门下阅而上之。然论者谓虚己父子笃行，家甚贫，虽人主一时之误，殆天赐也。寅事亲孝，治家有法，闺门之内肃如也。虚己、虚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虚舟之子宽，为尚书金部郎中；定，为司农少卿，为吏颇有能名。

虚己喜为诗，数与同年进士曾致尧及其婿晏殊唱和。初，致尧谓曰："子之词诗虽工，而音韵犹哑。"虚己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张傅，字岩卿，唐初功臣公谨之裔。祖播，为亳州团练副使，子孙因为谯人。傅进士及第，稍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奉符县。时方修会真宫、天书观及增治岳祠，以办事称，赐钱二十万。宰相向敏中册东岳帝号还，荐之，知楚州。会岁饥，贻书发运使求贷粮，不报。因叹曰："民转死沟壑矣，报可待邪？"乃发上供仓粟赈贷，所活以万计，因拜章待

罪，诏奖之。

提点江西刑狱，徙江东，就除转运使，入权三司盐铁判官。会河决济北，民多被害，命安抚京东。累迁工部郎中，出为两浙转运使，改荆湖北路，复为盐铁判官，再迁兵部，为陕西转运使，徙江、淮发运使，未至，召还。属西京奏兵食乏，因言冯翊、华阴积粟多，可运二十万石，繇三门下济之。遂留为侍御史知杂事，判吏部流内铨，进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请外，迁太常少卿、知应天府。逾月，为右谏议大夫，徙青州，迁给事中、知郓州，复知应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

傅强力治事，七为监司，所至审核簿书，勾擿奸隐，州县惮之。傅曰："奚为我惮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爱州县也。吏不敢慢，则州县不复犯法矣。"人亦以为然。天禧中，有术士自言数百岁，少时尝游秦悼王家，历见唐肃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见尊重，人无敢诘其伪。傅见之，讯以唐事，术士语屈。

俞献卿，字谏臣，歙人。少与兄献可以文学知名，皆中进士第。献可有吏称，历吏部郎中、龙图阁待制。献卿起家补安丰县尉。有僧贵宁，积财甚厚，其徒杀之，诣县绐言师出游矣。献卿曰："吾与宁善，不告而去，岂有异乎？"其徒色动，因执之，得其所瘗尸，一县大惊。再调昭州军事推官，会宜州陈进乱，象州守不任事，转运使檄献卿往佐之。及至，守谋弃城，献卿曰："临难苟免，可乎？贼至，尚当力击；不胜，有死而已，奈何弃去。"初，昭州积缗钱钜万，献卿尽用平籴，至积谷数万，及是大兵至，赖以馈军。改大理寺寺丞，为本寺详断官。历知慎、仁和二县，再迁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

除殿中侍御史，为三司盐铁判官。上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积高，而民力积困也。陛下诚以景德中西、北二边通好最盛之时一岁之用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财用之盈缩，力役之多寡，贼盗之增减，较然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无益于此，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帝纳其言，为罢诸宫观兵卫，又命官除无名之费以钜万计。

淮、浙盐利不登，命献卿往经度之，更立新法，岁增盐课缗钱甚

众。会其兄为盐铁副使，徙开封府判官。朝廷择陕西转运使，宰相连进数人，不称旨。他日，献卿在所拟中。帝曰："此可以除陕西转运使。"时边吏多因事邀功，泾原路钤辖擅于武延川凿边壕、置堡砦，献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罢之。未几，贼果至，杀将士，塞所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对，甚言赵振堪将帅，范仲淹、明镐可大用，及条上边策甚备。

除福建转运使，还判三司盐铁勾院，累迁尚书刑部郎中、直史馆、知荆南，历户部、度支、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杭州。暴风，江潮溢决堤，献卿大发卒凿西山，作堤数十里，民以为便。还，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最后知应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陈从易，字简夫，泉州晋江人。进士及第，为岚州团练推官，再调彭州军事推官。王均盗据成都，连陷绵、汉诸郡，彭人谋杀兵马都监以应之。时从易摄州事，斩其首谋者，召余党晓以祸福，贯之，众皆呼悦。乃率厉将吏，修严守械，戒其家僮积薪舍后，曰："吾力不足以守，当死于此。"贼闻其有备，不敢入境。贼平，安抚使王钦若以状闻，召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详断官。迁太常博士，出知邵武军。预修《册府元龟》，改监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从易预，赋诗称旨。迁侍御史，改刑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虔州。会岁大饥，有持杖盗取民谷者，请一切减死论，凡生者千余人。

天禧中，坐荐送别头进士失实，降工部员外郎。以父老，求乡郡。宰相寇准恶其疏己，除吉州，从易因对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丧，服除，纠察在京刑狱，出为湖南转运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又坐尝课校太清楼书字非伪误而从易妄判窜之，降直史馆。明年复职。在广三年，以清德闻。入为左司郎中、知制诰。

初，景德后，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乡之，而从易独守不变。与杨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笃行，时朝廷矫文章之弊，故并进二人，以风天下。兼史馆修撰，迁左谏议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辞不行。又辞职请补郡，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卒。

从易好学强记，为人激直少容，喜别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过，从易终不变。王钦若最善之，尝谓人曰："数日不见简夫，辄忽忽不怿。"及废居南京，时丁谓方用事，人畏谓，无敢往见钦若者。从易将使湖南，欲过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谓曰："从易愿使湖外者，非独为贫

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尔。今汴涸，义不可从他道进，幸公许少留。”谓即大喜曰：“王公之门，独君为知我者。”留权纠察刑狱，从易不敢当，乃听归馆，须汴通乃行。时寇准贬道州，谓又谓从易曰：“庐陵之事，可以释憾矣。”从易对曰：“当以故相事之尔。”谓有愧色。其行志多类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书制稿》五卷，《西清奏议》三卷。

杨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诸杨虞卿之后。虞卿孙承休，唐天祐初，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杨行密据江、淮，道阻不克归，遂家钱塘。大雅，承休四世孙也。钱俶归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学，日诵数万言，虽饮食不释卷。进士及第，历新息、鄢陵县主簿，改光禄寺丞、知新昌县，徙知浔州，监在京商税，再迁秘书丞。

咸平中，交趾献犀，因奏赋，召试，迁太常博士。久之，又上书自荐，献所为文，复召试。直集贤院，出知筠、袁二州，提举开封府界诸县镇事，为三司监铁判官，知越州，提点淮南路刑狱。还，考试国子监生，坐失荐，迭降监陈州酒。徙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户部勾院。迁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还，纠察在京刑狱，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讳，诏改之。居二岁，拜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亳州，卒。

大雅朴学自信，无所阿附，直集贤院二十五年不迁，有出其后者，往往致荣显。或笑其违世自守，大雅叹曰：“吾不学乎世，而学乎圣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荐于人，而尝自献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过金陵境上，遇风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尽丧。时丁谓镇金陵，遣人遗衣一袭，大雅辞不受，谓以为歉。宰相王钦若亦不悦之。晚与陈从易并命知制诰。大雅尝因转对，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隐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职林》二十卷，《两汉博闻》十二卷。

论曰：仲孙以才力自奋于时，论事著效，号为能吏。太素、寻、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虚己、献卿立朝虽徽，卓荦大节，及为他官，所至有吏称。若从易拒释憾之言，大雅辞袭衣之遗，卒使权奸愧歉，抑又可尚哉。

列传第六十

○边肃 梅询 马元方 薛田 寇瑊 杨日严 李行简 章频 陈琰 李宥张秉 张择行 郑向 郭稹 赵贺 高觌 袁抗 徐起 张旨 齐廓 郑骧

边肃，字安国，应天府楚丘人。进士及第，除大理评事、知于潜县，累迁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荐为户部判官，祀南郊，超荐尚书度支员外郎。帝以三司钩取无法，至道初，置行帐司，以会财用之数，命肃主之。帐成，迁工部郎中。

真宗幸大名府，命肃经度行在粮草。改判开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会契丹大入，先是地屡震，城堞摧圮，无守备，帝在澶州，密诏肃："若州不可守，听便宜南保他城。"肃匿诏不发，督丁壮乘城而辟诸门，悉所部兵阵以代之。骑傅城下，肃与战小胜，契丹莫测也，居三日，引去。时镇、魏、深、赵、磁、洺六州闭壁不出，老幼趋城者，肃悉开门纳之。

擢枢密直学士，徙宣州。车驾朝陵，徙河南府。还，勾当三班院。出知天雄军，徙真定府，累迁给事中。以王嗣宗代肃。嗣宗与肃有旧隙，讽通判东方庆讼肃前在州，私以公钱贸易规利，遣吏强市民羊，买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肃近臣，不欲属吏，遣刘综、任中正以章示之，肃引伏。以守城功，止夺三官，贬岳州团练副使。久之，徙武昌、安远军节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宁军节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

子调，终尚书兵部员外郎、福建路转运使。

梅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学，有辞辨。进士及第，为利丰监判官。后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御史台推勘官，预考进士于崇政殿，真宗过殿庐，奇其占对详敏，召试中书，除集贤院。

李继迁攻灵州急，吴淑上书请遣使谕秦、陇以西诸戎，使攻继迁。询亦请以朔方授潘罗支，使自攻取。帝问谁可使罗支者，询请行，未至而灵州陷。还，为三司户部判官。询自以为遇主知，屡上书陈论西北事。时契丹数侵河北，询请遣大臣临边督战，募游手击贼。又论曹玮、马知节才可用，傅潜、杨琼败当诛，田绍斌、王荣等可责其效以赎过，凡数十事，其言甚壮。

帝欲命知制诰，李沆力言其险薄望轻，不可用。后断田讼失实，降通判杭州，知苏州，就徙两浙转运副使，判三司开拆司。坐议天书，出知濠州。为湖北转运使，擅假驿马与邵晔子省亲疾而马死，夺官一级，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苏州，为陕西转运使。坐荐举朱能，贬怀州团练副使。又以善寇准，徙池州。起知广德军，历楚、寿、陕州。复直集贤院，改直昭文馆、知荆南，擢龙图阁待制，纠察在京刑狱。历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判流内铨，为翰林侍读学士、群牧使。累迁给事中、知审官院。

仁宗御迩英阁，读《正说养民篇》，览历代户口登耗之数，顾谓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几何？"询对曰："先帝所作，盖述前代帝王恭俭有节，则户口充羡；赋敛无艺，则版图衰减。炳然在目，作鉴后王。自五代之季，生齿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养百姓，天下户口之数，盖倍于前矣。"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病足，出知许州，卒。故事，侍读学士无出外者。天禧中，张知白罢参知政事，领此职，始出知大名府。非历二府而出者自询始。

询性卞急好进，而侈于奉养，至老不衰。然数为朝廷言兵。在濠州，梦人告曰："吕丞相至矣。"既而吕夷简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后，援询于废斥中，以至贵显，夷简力也。

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应图，尝知顿丘县，太宗攻幽州，应图部刍粮，没虏中。元方去发为浮屠，间行求父尸，不得，诉于朝。上哀之，为官其兄元吉。

元方，淳化三年进士及第，为韦城县主簿，改大理寺评事、知万年县。诸将讨李继迁，关辅转饷逾瀚海，多失亡，独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劳，迁本寺丞，为御史台推勘官，迁殿中丞。户部使陈恕奏为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贫，请预贷库钱，至夏秋，令以绢输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诸路。

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转运使。后知郓州，量括牧地数千顷。为京东转运副使，迁转运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殴知州蒋信，降知宿州，下诏切责之。徙滑州，为京西转运使，知应天府，累迁太常少卿。擢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公事，众论不以为允。真宗谓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谤也？"王旦曰："元方尽心营职，然其性卞急，且不纳僚属议，而丑言诋之，所以贾怨。"帝曰："僚属顾不有贤俊邪？"岁余，以烦苛罢。进给事中、权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知并州，留再任，赐

白金五百两，诏中书谕以委属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东人。少师事种放，与魏野友善。进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为从事，向敏中至，亦荐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县。真宗祀汾阴，田时居父丧，经度制置使陈尧叟奏起通判陕州。还，拜监察御史，以母忧去。会祀太清宫，又用丁谓奏，起通判亳州。迁殿中侍御史、权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转运使。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而富家专之，数致争讼。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

就除陕西转运使，进直昭文馆、知河南府，复入度支为副使。使契丹还，擢龙图阁待制、知天雄军。未几，擢知开封府，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累迁左司郎中。代还，知审刑院。羌人内寇，特迁右谏议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兴军，辞不行，卒。

田性颇和厚，初以干敏数为大臣所称，后屡更任使，所治无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临汝人。初，母梦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进士，授蓬州军事推官。李顺余党谢才盛等复起为盗，瑊设方略，擒送京师。

徙开封推官。会施州蛮叛，转运使移瑊权领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馈粮，瑊至，请募人入米，偿以盐，军食遂足，而民力纾。复招谕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宝入朝，得给印纸为高州官族。未几，溪南蛮复内寇，瑊率众擒其酋领戮之，以白芳子弟数百人筑栅，守其险要。

就除大理寺丞、知开州，迁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诸料失实，降监晋州税。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监察御史。真宗祀汾阴，王嗣宗知永兴，辟权通判，专领祠事。迁殿中侍御史，为开封府判官。尝奏事，帝询施州备御之术，因谕之曰：“东川控蛮夷，尔功已试，其为朕镇抚之。”命为梓州路转运使。

晏州多刚县酋斗望劫泸州，烧淯井监，杀官吏。瑊趋富顺监，命部兵多张旗帜，逾山西北趋戎州，尽取公私舟载粮甲，具音乐，合两路兵至江安，诱纳溪、蓝、顺史个松，南广移、悦等州刺史及八姓乌蛮首领，使断贼径。用夷法，植竹为誓门，横竹系猫、犬、鸡各一于其上，

老夷人执刀剑，谓之“打誓”，呼曰：“誓与汉家同心击贼。”即刺牲血和酒而饮。瑊给盐及酒食、针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约大军至，揭榜以别逆顺，“不杀汝老少，不烧汝栏栅。”夷人大喜。帝遣内殿崇班王怀信议攻讨招辑之宜，瑊奏：“夷人尝于二年春烧淯井监，杀吏民。既赦贷其罪，复来寇边，声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讨除，则戎、泸、资、荣、富顺监诸夷竟起为边害矣。”诏发陕西兵，益以白艿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缘淯井溪转斗，凡十一阵，破之。夷人相率来附，纳牛羊、铜鼓、器械甚众，而斗望犹旅拒不从。瑊命怀信分兵拔其栅，与都巡检使符承顺进战思晏江口，斗望等始惊遽，势稍却，明日，复分三道来拒王师，怀信等格战，瑊乘其后，大破之。斗望众万余，嚣不能军，溺死者众，遂降。因籍军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隶禁军，为宁远指挥，使守淯井监，更建砦栅，浚三壕以环之。就加侍御史，召为三司盐铁判官，逾月，出为河北转运使。

天禧中，河决澶渊。瑊视役河上，堤垫数里，众皆奔溃，而瑊独留自若。须臾，水为折去，众颇异之。迁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约和以来，河北减戍卒之半，而复刺土兵，其实益三分之一，而塞下军储不给。请行入中、凿头、便籴三说之法。”入为三司度支副使。未几，以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益州。

仁宗即位，迁给事中。瑊与丁谓厚善，帝谓辅臣曰：“瑊有吏干，毋深谴也。”徙邓州，坐失举，降少府监、知金州，复右谏议大夫。会河决，徙知滑州，总领修河。既而以岁饥罢役，瑊言：“病民者特楗刍耳，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朽腐为弃物，后复兴工敛之，是重困也。”乃再诏塞河。河平，擢枢密直学士。

明年，复给事中、知秦州，又坐失举夺一官。召权三司使，复其官如故。时有议茶法者，帝访以利害，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茶法岂可以数更？”帝然之。权知开封府，戚里有殴妻至死，更赦事发者。太后怒曰：“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邪？”瑊对曰：“伤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乱天下法。”卒免死。天圣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

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颇疏财，通音律，知术数。初附丁谓，故少达，及谓败左迁，郁郁不自得，秘书丞彭齐赋《丧家狗》以刺之。

杨日严，字垂训，河南人。进士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安丘

县。三司辟为检法官，迁大理寺丞，又为本寺检法官，监都进奏院，通判亳、陈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闻鼓院。出知襄州，徙庐、鄆二州，入为开封府判官。

使契丹还，为两浙转运副使。未行，会青、徐饥，改京东转运使。因请江、淮、陕西转粟五十万，以赈贫民；又开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并堤起仓廪，以便漕运。加直史馆，徙益州转运使，又徙江、淮制置发运使。还，历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副使。累迁太常少卿，以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河中府，加枢密直学士、知益州。

时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财用，有诏析户版为十等，第赋役；民以岁租占佃官田庐者，高其估，募输钱就市为己业，人苦其扰。又陕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马，而不知其实无马也。日严皆奏罢之。迁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闻后为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进对，犹从容言："远方所宜抚安之，无容变法以生事。"迁给事中，以龙图阁学士知澶州。召权知开封府，吏械囚不谨，囚自杀，坐是罢府事。判太常、司农寺，同知审官院，卒。

日严初为益州转运使，无他治能，及知益州，颇为蜀人所信爱。兄日华，历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简，字易从，同州冯翊人。家贫，刻志于学，读《六经》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叶学书，笔法遒劲。与里中富人杨士元同学，既而同时中进士第，士元资遗行简，谢不取。起家陇州司理参军，徙彭州军事推官。

陵州富民陈子美父死，继母诈为父书逐出之，累诉不得直，转运使檄行简劾正其狱。改秘书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荐为监察御史，王旦数称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迁侍御史。

陕西旱蝗，命往安抚，发仓粟救乏绝，又蠲耀州积年逋租。还，擢龙图阁待制，历尚书刑部郎中。帝数幸龙图阁，命讲《周易》，间访大臣能否，行简所对无怨昵，各道其所长，人以为长者。久之，拜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乾兴初，改给事中，以足疾请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频，字简之，建州浦城人。与弟頔皆以进士试礼部预选，会诏兄弟毋并举，频即推其弟，弃去。后六年，乃擢第。自试秘书省校书郎、

知南昌县，改大理寺丞、知九陇县，迁殿中丞。

眉州大姓孙延世伪为券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转运使使按治之。频视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盗印然后书。"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按，无所异。梦松用此入为监察御史，频坐不时具狱，降监庆州酒，徙知长洲县。

天禧初，增置谏官、御史十二人，频以选得召对，称旨，擢监察御史。陈、亳间民讹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抚京西。还，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瑶杀从子温裕，并其财，遣往按治，士瑶伏诛。又诏鞫邛州牙校讼盐井事。皇城使刘美依倚后家受赇，使人市其狱，频请捕系，真宗以后故不问。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

频雅善丁谓，谓贬，左迁尚书比部员外郎、监饶州酒。起知信州，进刑部员外郎、知福州。王氏时，赋民官田，岁输租税而已。至是，或谓鬻之可得缗钱二十余万，频疏以为不可。徙知潭州。改广西转运使，擿宜州守贪暴不法，既罢去，反讼频子许尝被刑，而冒奏为秘书省校书郎，频坐谪知饶州。复入为度支判官，累迁刑部郎中。

使契丹，至紫濛馆卒。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命接伴副使吴克荷护其丧，以锦车驾橐驼载至中京，敛以银饰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卫送至白沟。诏遣其子访乘传扈其柩以归。访官三班奉职，即许也。

陈琰，字伯玉，澶州临河人。进士及第，历溧阳、栾城县主簿，迁大理寺丞、监真定府税，知金堂、夏津二县。再迁太常博士。转运使卢士伦，曹利用婿也，怙势听狱不以直，讼者不已，付琰评决，琰直之。御史知杂韩亿闻其事，奏为监察御史。丁父丧，哀毁，坟木连理。忧除，迁殿中侍御史。

天圣五年祀南郊，中外以为丁谓复还，琰上疏曰："乱常肆逆，将而必诛，阴怀奸恶，有杀无赦。丁谓因缘险佞，据窃公台。贿赂包苴，盈于私室；哇。琰始奏选官监视，谓之"定计斗面"。积迁至尚书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严，唐之后裔，自吴徙青，遂为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诗酒游公卿间，善摹写山水，至得意处，疑非笔墨所成。人欲求者，先为置酒，酒酣落笔，烟景万状，世传以为宝。赦。"帝然之。

为三司度支判官，迁侍御史。历京西、河东、河北转运副使，三司

户部、度支、盐铁副使。汴仓纳粮纲，概量不实，操舟者坐亡失所载，或杖背徒重役。琰始奏选官监视，谓之“定计斗面”。积迁至尚书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严，唐之后裔，自吴徙青，遂为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诗酒游公卿间，善摹写山水，至得意处，疑非笔墨所成。人欲求者，先为置酒，酒酣落笔，烟景万状，世传以为宝。父觉，见《儒林传》。

宥幼孤，不好弄，长读书属文，不杂交游。举进士，调火山军判官。入馆校勘书籍，迁集贤校理，遂直院。知蕲州，岁凶人散，委婴孩而去者相属于道。宥令吏收取，计口给谷，俾营妇均养之，每旬阅视，所活甚众。或杀人，以米十石给佣者，使就狱，曰：“我重贿吏，尔必不死。”宥得其情，论如法。

提点荆湖刑狱，权户部判官，利州转运使，判户部勾院，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同判太常寺。旧宗庙五飨，辅臣摄事，中废且久，止差从官。宥因对力言，遂复故事。以谏议大夫知江宁府。民有告人杀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时，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诬服。宥疑，召问，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乱，阖门不救，降秘书监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宾客，判留司御史台，卒。

宥性清介，然与物无忤，好奖拔士人。外族甚贫，宥有别业，以券畀之。既死，家无余财，官赐钱十万。

张秉，字孟节，歙州新安人。父谔，字昌言，南唐秘书丞、通判鄂州。宋师南伐，与州将许昌裔叶议归款，太祖召见，劳赐良厚，授右赞善大夫。蜀平，选知阆州。太平兴国中，即除西川转运副使。先是，土人罕习舟楫，取峡江中竞渡者给漕运役，覆溺常十四五。谔建议置威棹军分隶管勾，自是无覆舟之患。累迁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盐副使，卒。

秉举进士，仪状丰丽，属词敏速，善书翰，太宗喜之，擢置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监察御史，深为宰相赵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会有荐其才，得知郑州。召还，直昭文馆，迁右司谏。会以赵昌言为制置茶盐使，秉与薛映副之。入为右计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换盐铁判官、度支员外郎、知制诰、判吏部铨、知审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诰，多退为行内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后进改，多优迁首曹，遂隳旧制矣。迁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诰。

真宗嗣位，进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馆。时草敕用官制，有“顷因微累，谪于遐荒”之语，上览之曰：“若此，则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谏议大夫，连知颍、襄二州。徙凤翔府，诉以母老贫窭，诏给装钱，未行，改江陵。丁母忧，起复，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阳，换澶州。车驾将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韦城，秉迎谒境上，俾预从官侍食；遣与齐州马应昌、濮州张晟往来河上，部丁夫凿凌，以防契丹南渡。

召归阙，复判吏部铨，拜工部侍郎、同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纠察在京刑狱。复与周起同试东封路服勤辞学、经明行修举人。出知永兴军府，会祀汾阴，为东京留守判官，转礼部侍郎，加枢密直学士，复知并州。将行，恳求御诗为饯，上为作五言赐之。徙相州。九年，复纠察在京刑狱，暴疾卒。

秉典藩府，无显赫誉，及再至太原，临事少断，多与宾佐博弈。虽久践中外，然无仪检，好谐戏，人不以宿素称之。好饬衣服，洁馔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会，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贫，常质衣以给费焉。

张择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进士起家，历北海、临沂主簿，自宣州观察推官为大理寺丞。初，石亭县掾檄将陵塞决河，众欲登舟以济，择行独以为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择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溃。

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谏。与唐介、包拯共论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不当，语甚切。又论河北兵多、财不足，愿分兵就食内地，不报。迁侍御史知杂事，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累迁吏部员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陈执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择行以为主命妾笞婢，于律不当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风不能语。除户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逾年而卒。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举进士中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试集贤院，未几，除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迁度支员外郎，为盐铁判官。出为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为便。复为盐铁判官，擢知制诰、同勾当三班院。使契丹，再迁兵部郎中、提点诸司库务，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卒。

五代乱亡，史册多漏失，向著《开皇纪》三十卷，摭拾遗事，颇有补焉。

郭稹，字仲微，开封祥符人。世寓郑州，举进士中甲科，为河南县主簿。除国子监直讲，议者以其资浅，罢还河南。时孙奭、冯元判监事，因奏稹学问通博，他选莫能及，乃得留。居二岁，陈尧咨知大名，辟签书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复荐为直讲。奭出知兖州，又荐稹与贾昌朝赴中书试讲说，而稹固辞。召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冯元知河阳，辟为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为三司度支、户部判官，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

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礼之，与同出观猎，延稹射。稹一发中走兔，众皆愕视，契丹主遗以所乘马及他物甚厚。既还，转兵部，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擢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暴感风眩卒。

稹性和易，文思敏赡，尤刻意于赋，好用经语对，颇近于谐。聚古书画，不计其赀购求之。妇张悍嫉，无子。初，稹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诏下有司博议，用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语在《礼志》。

论曰：肃之守邢，以赢兵却敌，开门纳避难之民，功在王府。元方为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蕲，则活饥氓；在江宁，则直冤狱。吏之良者欤！然皆不能无小累也。日严、行简临政，视秉、择行、向、稹虽无瑕可指，亦皆无赫赫名。询以厚吕夷简，复致贵显；瑊、频坐善丁谓，并遭斥谪，固无足议者。琰言谓奸邪，不当用南郊恩牵复，与唐袁高论执卢杞正相类，识者韪之。

赵贺，字余庆，开封封邱人。少时，尝丧明，久之，遇异医辄愈。喜饮酒，至终日不乱。事继母至孝。举《毛诗》及第，补临朐县主簿。贺有干力，知州寇准且知贺。淳化中，调丁壮塞澶州决河，众多逸去，独贺全所部而归。临朐父老张乐迎贺，准使由谯门过，曰："旌贺之能也。"改大理评事。盐池吏欺缗钱，选贺往解州钩校出入，贺悉得其奸。

契丹入寇，真宗决策澶渊，遣使八人省州县，贺以太子中舍安抚京东。改殿中丞，历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汉州，蜀吏喜弄法，而贺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贺所，多被究诘，人目为"赵家关"，谓如关梁不可越也。

召权三司户部判官，真补度支判官，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转运使，寻纠察在京刑狱，累迁尚书工部郎中、提举诸司库

务，为江、淮制置发运使。发运司占隶三司军将，分部漕船，旧皆由主吏白遣，受赇不平，或数得诣富饶郡，因以商贩，贫者至不能堪其役。贺乃籍诸州物产厚薄，分剧易为三等，视其功过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岁漕米溢常数一百七十万。

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多湮废，水侵民田。诏贺与两浙转运使徐奭兼领其事，伐石筑堤，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流民归占者二万六千户，岁出苗租三十万。迁刑部郎中，历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迁光禄卿，入判大理寺，以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徙邓州，岁余，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举，降知濠州，改庐州。迁给事中，复判宗正寺，知郑、蔡、寿三州，卒。

在临朐时，用转运使李中庸荐改官。中庸没，无子，贺为主葬，图其象，岁时祠于家。子宗道，终集贤校理。

高觌，字会之，宿州蕲人。进士起家，为嘉兴县主簿。后以孙奭荐，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泗州。诏定淮南场茶法，觌陈说利害，不报。擢提点利州路刑狱，召为三司户部判官，安抚河北。还，为京西转运使。徙益州。彭州广碛、丽水二峡地出金，宦者挟富人请置场，募人夫采取之。觌曰："聚众山谷间，与夷獠杂处，非远方所宜，且得不偿失。"奏罢之。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觌又极论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张约受赇，贬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为三司盐铁判官，历陕西、河北转运使，累迁兵部郎中，复入户部、盐铁为副使，迁右谏议大夫、河东都转运使，加集贤院学士，判尚书刑部，进给事中、知单州，卒。

子秉常，为梓州路转运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调阳朔县主簿，荐补桂州司法参军。抚水蛮寇融州，转运使俞献可檄抗权融州推官，督兵粮与谋军事。蛮治舟且至，抗即杨梅、石门两隘建水栅二，据其冲，贼不得入，后因置戍不废。事平，特迁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迁国子博士、知南安军，擢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浙东叛卒鄂邻钞闽、越，转南海，与广州兵逆战海中。值大风，有告邻溺死者，抗独曰："是日风势趣占城，邻未必死。"后果得邻于占城。

还为度支三司判官，以尚书金部员外郎为梓州路转运使，徙益州路。时三司岁市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惫，愿少纾其

力，以备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数之半。黎州岁售蛮马，诏择不任战者却之。抗奏：“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直几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诏。”寻如旧制。除江、淮发运使，召为三司盐铁副使。时抗老矣，为御史所劾，罢知宣州。累迁光禄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监，卒。

抗喜藏书，至万卷，江西士大夫家鲜及也。抗子陟，少刻厉好学，善为诗，终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隰川县，积官尚书都官员外、知楚州。枢密直学士张宗象荐之，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入判三司开拆司，历开封、三司度支判官。馆伴契丹使，还奏：“所过州县，使者既去，官吏将校皆出郊旅贺，燕饮久之，城邑为之空。”乃下约束禁止之。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部有戍卒杀人系狱，其徒欲劫之。起闻，亟往按诛之，分其徒隶他州。

徙江西，知徐州，就为转运使。募富室得米十七万斛，赈饿殍，又移粟以赡河北、京西者，凡三百万。与安抚使刘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东，起请开长淮旧浦，以便漕运。知洪州，徙兖州。有都巡检虐所部，而部兵百余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为动，以祸福开谕之，众感泣听命。因按致其首，奏罢都巡检。复为度支判官，累迁秘书监、知湖州，卒。

张旨，字仲微，怀州河内人。父延嘉，颇读书，不愿仕，州上其行，赐号嵩山处士。旨进保定军司法参军，上书转运使钟离瑾，愿补一县尉，捕剧贼以自效。瑾壮其请，为奏徙安平尉，前后捕盗二百余人。尝与贼斗，流矢中臂，不顾，犹手杀数十人。擢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遂城县，迁著作佐郎。

明道中，淮南饥，自诣宰相陈救御之策。命知安丰县，大募富民输粟，以给饿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为斗门，溉田数万顷，外筑堤以备水患。再迁太常博士、知尉氏县，徙通判忻州。

元昊反，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无外城，旨将筑之，州将曰：“吾州据险，敌必不来。”旨不听。城垂就，寇大至，乃联巨木补其罅，守以强弩。中外不相闻者累日，人心震恐。库有杂彩数千段，旨矫诏赐守城卒，卒皆东望呼万岁，贼疑以救至也。州无井，民取

河水以饮，贼断其路。旨夜开门，率兵击贼小却，以官军壁两旁，使民出汲。复以渠泥覆积草，贼望见，以为水有余。督居民乘城力战，贼死伤者众，随解去。以功迁都官员外郎，徙知莱州。

叶清臣举材堪将帅，召对，改知邢州，擢提点河东路刑狱。范仲淹、欧阳修复言其鸷武有谋略，除阁门使，固辞。进工部郎中、知凤翔府，加直史馆、知梓州，以直龙图阁知荆南。入判尚书刑部，累迁光禄卿，知潞、晋二州。以老疾，权判西京御史台，寻卒。

齐廓，字公辟，越州会稽人。举进士第，自梧州推官累迁太常博士、知审刑详议官，知通、泰州。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潭州鞫系囚七人为强盗，当论死。廓讯得其状非强，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阳县自马氏时税民丁钱，岁输银二万八千两，民生子，至壮不敢束发，廓奏蠲除之。历三司度支、开封府判官，出为江西、淮南转运使。时初兼按察，同时奉使者，竞为苛刻邀声名，独廓奉法如平时，人以为长厚。入判盐铁勾院，加史馆、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积官光禄卿、直秘阁，以疾分司南京，改秘书监，卒。

廓宽柔恭谨，人犯之不校。弟唐，为吉州司理参军，博览强记，尝举贤良方正，对策入等。越州蒋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穷居乡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复久不归省，于是罢唐，令归侍养。廓方使湖南，虽置不问，然士论薄之。

郑骧，字士龙，河南人。登进士第，更庆、汝、郑、秦州推官，改秘书省著作郎、知垣曲县。康继英辟签书卫州判官事，刘从德代继英，又表骧有善状，进一官。寻监左藏库，迁太常博士、知乾州，提点益州路刑狱，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岁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旧禁粟无出国门，可且勿禁。"

庆历中，与鱼周询刺陕西民兵十余万。除陕西转运、按察使兼三门发运使，加直史馆、河北转运使，入为度支副使。河决德州，入王纪口，议欲徙州，诏骧往视之，还言州不当徙，已而州果无患。又为河北转运使。王则反，讨平之。除天章阁待制、知凤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为转运使，泌先谪去，安期后至，不及赏，骧因辞不受，愿命推功与二人。复为河北都转运使，累迁尚书工部郎中，以疾知华州，卒。

论曰：历观数子，风迹虽不同，其为政爱民，谦己利物，有古道

焉。若旨浚滓河，觌罢采金，抗论互市，起赈穷戢暴，骧推功与人，皆无所愧矣。赵贺不忘李中庸，而齐廓兄弟弃亲以徇荣，用心何其不同哉！

列传第六十一

○王臻 鱼周询 贾黯 李京 吴鼎臣 附 吕景初 马遵附 吴及 范师道李绚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颍州汝阴人。始就学，能文辞。曾致尧知寿州，有时名，臻以文数十篇往见，致尧览之，叹曰："颍、汝固多奇士。"举进士第，为大理评事，历知舒城、会昌县，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兖州，特迁监察御史。

中使就营景灵宫、太极观，臻佐助工费有劳，迁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转运副使。时发运司建议浚淮南漕渠，废诸堰，臻言："扬州召伯堰，实谢安为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废也。浚渠亦无所益。"召为三司度支判官，而发运司卒浚渠以通漕，臻坐前异议，降监察御史、知睦州。道复官，徙福州。闽人欲报仇，或先食野葛，而后趋仇家求斗，即死其处，以诬仇人。臻辨察格斗状，被诬者往往释去，俗为之少变。又民间数以火讹相惊，悉捕首恶杖之，流海上，民乃定。

仁宗即位，迁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历三司户部、度支副使，擢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累迁尚书工部郎中。奸人伪为皇城司刺事卒，吓民以取赇，臻购得其主名，黥窜三十余人，都下肃然。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建言："三司、开封府诸曹参军及赤县丞尉，率用贵游子弟，骄惰不习事。请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书考无过者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请如《长定格》，归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几，卒。臻刚严善决事，所至有风迹。

鱼周询，字裕之，开封雍丘人。早孤，好学。举进士中第，为大理评事，历知南华、分宜、静海三县，迁太常博士、通判汉州。城中夜有火，部众救之，植剑于前曰："攘一物者斩！"火止，民无所失亡。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知真州，徙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为侍御史。陕西用兵，科敛烦数，命安抚京西路，还赐绯衣银鱼。为开封府判官，又使陕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凭由司。进起居舍人、知谏院，固辞，乃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为三司盐铁副使。时渭州城水洛，尹洙、郑戩争未决，诏周询与都转运使程戡相利害。周询是戩议，遂城之。迁吏部员外郎，擢天章阁待制、知成德军，徙河北都转运使，拜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庆历八年，手诏近臣访天下之务。周询对曰：

陛下患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趣募兵士，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足。臣以谓唐季及五代，强臣专地，中国所制，疆域非广。及祖宗有天下，俘吴、楚、蜀、晋，北捍獯鬻，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赋，比之于今，其数尚寡。然而摧坚震敌，库府无空虚之弊，县官无烦费之劳，盖赏信罚必，将选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师。朝廷用空疏阔茸者为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徒日费千金，度支不给，卖官鬻爵，淆杂仕流，以铁为钱，隳坏国法。而又官立盐禁，驱民赍辇，荡析恒产，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继作，今春饥馑相属，生灵重困，于兹为剧。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宽财用、惜民力之时也，速宜经度，以纾匮乏。愿委安抚使与本路守边、掌计臣僚同议，裁减冗兵，节抑浮费，禁止横敛，廪假贫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贪残。仍冀特发宸衷，出内帑钱助关陕费，使通盐商之利，改钱币之法，宣布德泽，与民休息。然后劝勉农桑，隐括税籍，收遗利，抑兼并，则公有羡财，私有余力矣。

陛下患承平浸久，仕进多门，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长奔竞，靡费廪禄。臣以谓国家于制举、进士、明经之外，复有任子、流外之补，负瑕衅、服舆台者，亦置班列。历年既久，纷猥塞路，求人任事，适用者鲜，而又亟更数易，交错道涂，额置有常，诏除无限，凡守一阙，动逾再期。预阃籍、服武弁者，坐费水衡之给，虚计岁考之期；赴铨调、守选格者，居多困乏之叹，行寡廉耻之风。官冗之弊，一至于此！愿陛下特诏，进士先取策论，诸科兼通经义，中第解褐，无令过多。其文武班奏荐并流外出官者，权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滥，奔竞衰息矣。

陛下患牧守之职，罕闻奏最。臣闻汉宣帝勉厉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故良吏为盛。国家鉴诸侯专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浸冗，序迁者众。乃有地处藩宣，秩为卿监，而未历省府提转，则为沉抑。内重外轻，何以求治？改弦易辙，正在此时。愿诏两府大臣，选委两制、台谏官参举，如两任通判可充知州军京朝官，依次除补。若治状尤异，即升省府提转。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罢，则进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患将帅之任，艰于称职。臣闻晏子荐司马穰苴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是知将帅之材，非文武兼备，则不可为。我朝自二边款附，久不用兵。近岁有西北之警，补授帅臣，出于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泽侯。无信义以结士心，无庄严以正师律，退则奔北，进则被擒，亏损威

灵，取侮夷狄，命将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愿择名臣，选举深博有谋、知兵练武之士，不限资级，试以边任，临轩敦遣，假以威权，如祖宗朝任郭进、李汉超辈，阃外之事，俾得专之，无以谤谗轻有迁徙，使其足以取重，则安有不称职之忧乎？

陛下患西北多故，边情罔测，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臣闻国家和约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逾四十载。而守边多任庸人，不严武备，因循姑息，为敌所窥，致元昊悖逆，耶律张皇。未免屈己为民，息兵讲好，皆用苟安之谋，而无经远之策。此班固所谓“不选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者也。愿陛下特议减三路兵马之驽冗者，以纾经费，以息科敛。然后选将帅，择偏裨，使戢肃骄兵，饬利戎器，识山川形胜，用兵奇正。河朔旷平，可施车阵，亦宜讲求其法。虽二边异时侵轶，恃吾有以待之，庶几无患矣。

时执政及近臣所对多疏阔，仁宗颇嘉周询详敏。知恩州张得一诛，坐失举，出知永兴军；数日，改知成德军，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赠尚书工部侍郎。

周询性和易，闻见该洽，明吏事。在安州时，园吏见大蛇垂阑楯，即视之，乃周询醉而假寐，世传其异。

贾黯，字直孺，邓州穰人。擢进士第一，起家将作临丞、通判襄州。还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迁左正言、判三司开拆司。

黯自以年少遭遇，备位谏官，果于言事。首论韩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枢覆张彦方狱，将驳正，忤执政意，执政以他罪绌枢。黯言：“枢无罪，且旨从中出，不因臣下弹奏。恐自此贵幸近习，言一得入，则将阴肆谗毁，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时言者或论事亡状，辄戒励穷诘。黯奏：“谏官、御史，迹既疏远，未尝预闻时政，不免采于传闻，一有失言，而诘难沮辱随之，非所以开广言路。请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执政奏事，听谏官一人随入。”执政又患言事官旅进，论议上前不肯止。乃诏：“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禀中书俟旨。”黯论以为：“今得进见言事者，独谏官、御史，若然，言路将壅，陛下不得闻外事矣。请如故便。”皆弗许。

侬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杨畋安抚广南东、西路，皆许便宜行事。黯言：“二人临事，指踪不一，则下将无所适从。又靖专节制西路，若贼

东向，则非靖所统，无以使众，不若并付靖经制两路。”从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徙判盐铁勾院，迁左司谏。建言天下复置义仓，下其说诸路，而论者不一，黯亦反复辨析，卒不果行。宰相刘沆请中外荐举陈乞，一切以诏令从事，毋用例。论者以为非便，黯奏罢之。狄青除枢密副使，黯言：“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不报。会灵观灾，又言：“天意所欲废，当罢营缮，赦守卫者罪，以示儆惧修省之意。”擢知制诰。

初，仁宗视事退，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而修起居注官独先出。黯言：“君臣访对，动关政体，而史臣不得预闻，请并召侍经筵。”许之。初，迩英、延义二阁，讲读官自有记注。至是，乃罢焉。直龙图阁钱延年擢天章阁待制，黯当命辞，即诋延年不才，不宜污侍从，封词目还中书，命遂寝。

判吏部流内铨。益州推官桑泽父留乡里，死三年矣。泽为弗知者而调京师，既觉而去。黯奏劾，废终身。福州推官刘抃挟数术，言人祸福，多游公卿门，黯奏以为灵台郎。

时诏两制、两省官唯公事许至中书、枢密院见执政，群臣心知其非，而嫌于自言。后黯知许州，乃言：“他官皆得见执政，而侍从近臣，反疏斥疑间如此。尝闻先朝用王禹偁请，百官候谒宰相，并于政事堂，枢密使亦须聚坐接见，以防请托。令下，左正言谢泌上书，以谓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体报人主之谊。”即时追寝前诏。

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厅卒致问。黯辄笞卒，父恚，一夕归乡里。他日，疾且亟，黯内怀不自安，请徙郡及解官就养。不报，乃弃官去。而御史吴中复等劾黯辄委州印，挠朝廷法，绌知郢州。未及行，父死。服除，勾当三班院，为翰林学士。唐介等坐言陈升之不当柄用，皆外补。黯奏介等敢言，请宽之。以疾请郡，改侍读学士、知邓州。未行，疾愈，复以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时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为请授他官。黯言：“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律：‘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又上书若奏事犯祖庙讳，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许避嫌名，则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荣之律乎？国朝雍熙中，尝诏：‘除官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余不在此制。’请约雍熙诏书，自某品而上，以礼律从事。”诏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听避。

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两军狱囚岁瘐死者众，而吏不任其责。黯言：“吏或怠于视囚，饥渴疾病，因以致死，请岁计死者多少而赏罚之。”府吏额七百人，以罪废复叙者，皆数外补之，黯请叙者须有阙乃补。然所断治，或出己见，人不以为允。御史中丞王畴与其属陈经、吕诲、傅尧俞，谏官司马光、龚鼎臣、王陶，皆言黯刚愎自任，赦书下府，罪应释者反重行之。罢为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英宗即位，迁中书舍人。受诏撰《仁宗实录》，权知审刑院，为群牧使。时封拜皇子，并除检校太傅。黯言：“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天子之所师法。子为父师，于义不可，盖前世因循弗思之过。请自今皇子及宗室属卑者，皆毋兼师傅官，随其迁序，改授三公。”下两制议，请如黯奏。而中书亦谓：“自唐以来，亲王无兼师傅者。国朝以三师、三公皆虚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诏可。

迁给事中、权御史中丞。未几，以吕诲知杂事，诲尝弹治黯，逡巡引避。黯言尝荐诲为御史，知其方正谨厚，一时公言，非有嫌怨，愿终与共事，诲乃就职。时帝初即位，王广渊、周孟阳以藩邸之旧，数召对。黯言：“俊乂满朝，未有一被召者，独亲近一二旧人，示天下以不广。请如太宗故事，召侍从馆阁之臣，以备顾问。”帝尝从容谓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对：“天下未尝乏人，顾所用如何尔。”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三、材不求备，四、以类荐举，五、择取自代。

后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赠尚书礼部侍郎。

初，黯母陈归宗，继母史在堂，后迎陈归，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修洁自喜，在朝数言事，或从或否，人称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优人戏己，以人ＳＸ啖之。在开封，为罪人所詈，又啖以人ＳＸ，言者亦以是诋之。

李京，字伯升，赵州人。进士中第，历平定军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县。奉法严正，吏不便，欲以苛中京，遂相率遁去。监司果议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适堕吏计中。”京赖以免。徙

永昌县，通判赵州。王拱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迁监察御史。

时太史言日当食不食，群臣皆贺。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惧修省，避正殿，减常膳，故精意感格，日当食而阴云蔽亏。虽宋景公之荧惑退舍，商大戊之桑谷并枯，无以异也。然臣区区窃有所疑者，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坏城郭，覆庐舍，压死者以数万人。殆今十年，震动不已，岂非西、北二边，有窥中国之意乎？二月雷发声，在《易》为《豫》，言万物出地，皆悦豫也。八月收声，在《易》为《归妹》，言雷声入地，避群阴之害也。今孟夏雷未发声，岂非号令不信乎？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戒辅臣慎出命，以厌祸于未形。又尚美人弃外馆多年，比闻复召入，臣虑假媚道以为蛊惑，宜亟绝之。苗继宗嫔御子弟，乃缘恩私，为府界提点。宜割帷薄之爱，重名器之分，庶几不累圣政。"仁宗嘉纳，授右正言、直集贤院、同管勾国子监，加史馆修撰。

数上书论事，宰相贾昌朝不悦。京尝属侍御史吴鼎臣荐推直官李实，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讷。若讷为鼎臣上京简，谪京太常博士、监鄂州税。既至，引令狐峘、钱徽事言："臣为御史谏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亲对，自陈疾故，恳求外补。臣之出处，粗有本末。向者在台，见《入阁图》，三院御史立班各异。闻元日将入阁，而御史王贽、何郯皆谒告归。会推直官李实岁将满，因简鼎臣宜留实补御史，鼎臣亦谓议协公望，不意逾两月，乃诬臣与实为朋党。臣初被黜，阅诸橐中，鼎臣所遗私书别纸故在，臣令男谌亟悉焚毁。臣与实僚友，鼎臣乡曲之旧，鼎臣为御史，臣延誉推引，实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诚告，岂谓倾险包藏，甘为鹰犬，惟陛下察之。"未几，卒官。诏录谌为郊社斋郎。

鼎臣，棣州人。既逐京，会昌朝罢，夏竦自北京召为相。鼎臣先论竦在并州杖杀私仆，复与谏官、御史言竦论议与陈执中异，不可共事。竦既罢，遂以刑部员外郎知谏院。上言："朝廷方与契丹保誓约，而杨怀敏增广塘水，辄生事，民或怨叛，虽斩怀敏，无及矣。"遂为河北体量安抚，令经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顾望，依违不能决。昌朝与都转运使施昌言议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代昌言，数月卒。

吕景初，字冲之，开封酸枣人。以父荫试秘书省校书郎，举进士，历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阳县，佥书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讷荐为殿中侍御史。

张贵妃薨，有司请依荆王故事，辍视朝五日，或欲更增日，听上

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当辍朝三日，礼官希旨，使恩礼过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册为皇后，又诏立忌，景初力争，乃罢。

时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圣人在上，不能无灾，而有救灾之术。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如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当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才百余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广，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数十年来，用数倍之兵，所向必败。以此，知兵在精，不在众也。议者屡以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论事之臣，又复缄默，则此弊何时而息。望诏中书、枢密院，议罢招补，而汰冗滥。"

又言："坐而论道者，三公也。今辅臣奏事，非留身求罢免，未尝从容独见，以评讲治道。虽愿治如尧、舜，得贤如稷、契，而未至于治者，抑由此也。愿陛下于辅臣、侍从、台谏之列，择其忠信通治道者，屡诏而数访之，幸甚！"又与言事御史马遵、吴中复奏弹梁适与刘宗孟连姻，而宗孟与冀州富人共商贩。下开封府劾治，所言不实，皆坐谪，景初通判江宁府。徙知衡州，复召还台。

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阴盛阳微之诫也。"乃上疏称："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是欲本支盛强，有磐石之安，则奸雄不敢内窥，而天下有所倚望矣。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时狄青为枢密使，得士卒心，议者忧其为变。景初奏疏曰："天象谪见，妖人讹言，权臣有虚声，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恟々。此机会之际，间不容发，盖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忧。惟陛下蚤为之计，则人心不摇，国本固矣。"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外言皆小人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大臣宜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知制诰刘敞亦论之甚力，卒出青知陈州。

李仲昌以河事败，内遣中人置狱。景初意贾昌朝为之，即言："事无根原，不出政府，恐阴邪用此，以中伤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讯。迁右司谏，安抚河北。还，奏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由七百余顷，因请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都水监，改度支副使，迁吏部员外郎，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以病，未入谢而卒。

马遵者字仲涂，饶州乐平人。尝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发运判官，就迁殿中侍御史为副使。入为言事御史，谪知宣州，后复为右司谏，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吏部，直龙图阁，卒。性乐易，善议论，其言事不为激讦，故多见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称道之。

吴及，字几道，通州静海人。年十七，以进士起家，为侯官尉。闽俗多自毒死以诬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为谳正，前后活五十三人，提点刑狱移其法于一路。辟大理寺检法官，徙审刑院详议，累迁太常博士。

是时，仁宗春秋既高，无子，及因推言阉寺，以及继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

臣闻“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臣幸得待罪法吏，辄原刑法之本，以效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设，断支体，刻肌肤，使终身不息。汉文感缇萦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轻刑之意，其实杀人。祖宗鉴既往之弊，蠲除烦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兹盖旷古圣贤，思所未至，陛下深恻民隐，亲览庶狱。历世用刑，无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当隆盛之时，未享继嗣之庆，臣窃惑焉。

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则？肉刑之五，一曰宫，古人除之，重绝人之世。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隐于刀锯，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数。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且以祖宗近事较之，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也。伏望顺阳春生育之令，浚发德音，详为条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圣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于此。

书奏，帝异其言，欲用为谏官，而及以父忧去。

嘉祐三年，始擢秘阁校理，逾月，改右正言。复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爱，而以至亲夹辅王室。《诗》曰：‘怀德惟宁，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广，宗庙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上下之忧，无大于此。谓宜发自圣断，择宗室子以备储副。以服属议之，则莫如亲；以人望言之，则莫如贤。既兼亲贤，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

听入侍禁中，示欲为后，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异其恩礼，复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弭觊觎之心，属天下之望，宗庙长久之策也。”既而又言：“开宝诏书：‘内侍臣年三十无养父者，听养一子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违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绝人理，阴累圣嗣。愿诏大臣明示旧制，上顺天意，以绥福祐。”明年，遂权罢内臣进养子。

管勾登闻检院。又上书论政事，谓：“仓廪空虚，内外匮乏，其弊在于官多兵冗。请汰冗兵，省冗官，然后除民之疾苦。”因条上十余事，多施用之。建请择馆职，分校馆阁书，并求遗书于天下，语在《艺文志》。

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阴侵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国。今大臣无姑息之政，非所谓臣陵君，失在陛下渊默临朝，使阴邪未尽屏也。后妃无权横之家，非所谓妻乘夫，失在左右亲倖，骄纵亡节也。疆埸无虞，非所谓四夷侵中国，失在将帅非其人，为敌所轻也。”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庞藉前在并州，轻动寡谋，辄兴堡砦，屈野之衄，为国深耻。沔繇此坐废。

又言：“春秋有告籴，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坐视流离，岂圣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诏：“邻州、邻路灾伤而辄闭籴，论如违制律。”

久之，迁右司谏、管勾国子监。在职数年，以劲正称，遇事无小大辄言。尝请毋纳群臣上尊号，出后宫私身及非执事人，毋以御宝白札子赐近幸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责执政大臣因循苟简，畏避怨谤，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选拔贤俊，约杜预遗法，旌擢守令；复置将作监官属，专领营造；论入内都知任守忠陵轹驸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

会谏官陈升之建请裁节班行补授，下两制、台谏官集议。主铁冶者，旧得补班行。至是，议罢之。既定稿，及与御史沈起辄增注兴国军磁湖铁冶如旧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学士胡宿等即劾及与起职在台谏，而为程氏经营占锢恩例，请诏问状，皆引伏。及出为工部员外郎、知庐州，进户部、直昭文馆、知桂州。卒，录其弟齐为太庙斋郎。

及当官有守，初为检法官，三司请重铸铁钱法至死。下有司议，及

争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当由一检法邪？”及曰：“义理为先，安有高下？”卒不为诎。

范师道，字贯之，苏州长洲人。进士及第，为抚州判官，后知广德县。县有张王庙，民岁祠神，杀牛数千，师道禁绝之。通判许州，累迁都官员外郎，吴育举为御史。奏请罢内降推恩，择宰相久其任，选宗室贤者养宫中备储贰。

初，皇祐中，贾昌朝上议置五辅郡，设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号为“拱辅京师”，而论者谓宦官谋广亲事亲从兵，欲取京畿财赋赡之，因以收事柄。师道力奏非便，遂复旧制。又以四年贡举，士苦淹久，请易为三年。宰相刘沆护葬温成皇后，礼官议称“陵”，师道以为非典制，数以争，沆恶之，引著令“台官满二年当补外”，出知常州。台谏官共言师道不当去，不报。徙广南东路转运使。旧补摄官皆委吏胥，无先后远近之差，师道为置籍次第之。召为盐铁判官，道改两浙转运使，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管勾国子监。

后宫周氏、董氏生公主，诸阁女御多迁擢。师道上疏曰：“礼以制情，义以夺爱，常人之所难，惟聪明睿哲之主然后能之。近以宫人数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系风化治乱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为陛下言之。窃闻诸阁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宝白札并为才人，不自中书出诰。而掖庭觊觎迁拜者甚多，周、董之迁可矣，女御何名而迁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员，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闱给侍不过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无几，若使诸阁皆迁，则不复更有员数矣。外人不能详知，止谓陛下于宠幸太过，恩泽不节耳。夫妇人女子，与小人之性同，宠幸太过，则渎慢之心生，恩泽不节，则无厌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烦，须索太广，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户百家之赋，岁时赐予不在焉。况诰命之出，不自有司，岂盛时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复见于今日矣。”

时大星陨东南，有声如雷。又上疏曰：“《汉》、《晋天文志》：‘天狗所下，为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图》：‘天狗移，大贼起。’今朝廷非无为之时也，而备边防盗，未见其至。虽有将帅，不老则愚，士卒虽多，劲勇者少。小人思乱，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险心，投隙而动者。宜拣拔将帅，训练卒伍，诏天下预为备御。”仁宗晚年尤恭俭，而四方无事，师道言虽过，每优容之。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都水监。与谏官、御史数奏枢密副使陈升之不当用，升之罢，师道亦出知福州。顷之，以工部郎中入为三司盐铁副使。感风眩，迁户部，直龙

图阁、知明州，卒。

师道厉风操，前后在言责，有闻即言，或独争，或列奏。如陈执中家人杀婢，卒坐免；夺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学士；及王德用、程戡领枢密，宦官石全彬、阎士良升进，皆尝奏数其罪焉。

李绚，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荡亡检，兄綯教之书，严其课业而出，绚遨自若，比暮綯归，绚徐取书视之，一过辄诵数千言，綯奇之。稍长，能属文，尤工歌诗。尝以事被系，既而逸去。

擢进士第，再授大理评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并边皆恐。邠城陴不完，绚方摄守，即发民治城，僚吏皆谓当言上逮报，绚不听。帝闻之喜，因诏他州悉治守备。还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为京西转运使。是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

未几，召修起居注，纠察在京刑狱。时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置台省，恶衍者指绚为其党。绚尝举陆经，经坐赃贬；而任布又言绚在京西苛察，出知润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时五溪蛮寇湖南，择转运使，帝曰："有馆职善饮酒者为谁，今安在？"辅臣未谕，帝曰："是往岁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辅臣以绚对，遂除湖南转运使。绚乘驿至邵州，戒诸部按兵毋得动，使人谕蛮以祸福，蛮罢兵受约束。

复修起居注，权判三司盐铁勾院，复纠察在京刑狱。以右正言、知制诰奉使契丹，知审官院，迁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权知开封府，治有能名。绚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开封府事剧，岂可沉湎于酒邪？"改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权判吏部流内铨。初，慈孝寺亡章献太后神御物，盗得，而绚误释之，诎知苏州，未行，卒。

绚疏明乐易，少周游四方，颇练世务。数上书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继嗣，绚因祀高禖还献赋，大指言宜远嬖宠，近贤良，则神降之福，子孙繁衍，帝嘉纳之。性嗜酒，终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许州长社人。幼警迈，与狄遵度游，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历佥书镇安、武胜二镇节度判官，迁殿中丞，召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迁祠部员外郎、知制诰，权发遣开封府事。

初，有盗慈孝寺章献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絷，李绚以属吏，考

掠不得其情，辄释去。中立至，人复执以来，中立曰：“此真盗也。”穷治之，卒伏罪。迁兵部员外郎，纠察在京刑狱。除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言者以为非治边才，改庆州。奏曰：“臣不堪于秦，则不堪于庆矣，愿守汝。”不报。戍卒有告大校受赃者，中立曰：“是必挟他怨也。”鞭卒窜之。或曰：“贷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长以制其上，则人不自安矣。”还判太常寺，迁刑部郎中，进枢密直学士、知许州，改陈州。讹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诛之。又徙杭州，暴中风卒。

中立颇以文词自喜，然嗜酒无行。庆历中，集贤校理苏舜钦监进奏院，为赛神会，预者皆一时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辞不往，后舜钦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阳人。进士及第，起家补大理评事、知侯官县，通判广州，累迁都官员外郎，历知真州、福州。庆历初，为侍御史。时吕夷简罢相，辅臣皆进官，邈言：“爵禄所以劝臣下，非功而授则为滥。今边鄙屡警，未闻庙堂之谋有以折外侮，无名进秩，臣下何劝焉。”又论：“夏竦除枢密使，而竦阴交内侍刘从愿。使从愿内济狡谲，竦外专机务，奸党得计，人主之权去矣。”其言甚切。权盐铁判官，转兵部员外郎。时选诸路转运加按察使，邈与张昷之、王素首被选。邈加直史馆，使京东。岁余，入为侍御史知杂事。未几，擢天章阁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转运使，又徙陕西，岁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

邈疏爽有治才，然性少检。在广州时，岁游刘王山，会宾友纵酒，而与闾里妇女，笑言无间。

论曰：庆历以来，任谏官、御史，名有风采，见推于时者，繇臻、京之辈，凡数十人，观其所陈，盖不虚得。及之论阉宦，真仁人之言，其最优乎！绚、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显，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无贬焉。

列传第六十二

○张昷之 魏瓘 弟琰 滕宗谅 刘越附 李防 赵湘 唐肃 子询 张述黄震 胡顺之 陈贯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张昷之字景山。父秘，自有传。昷之进士及第，补乐清尉，润州观察推官，校勘馆阁书籍，迁集贤校理，通判常州，知温州。蔡齐荐其材可用，擢提点淮南路刑狱。杨崇勋知亳州，恃恩为不法，诬蒙城知县王申罪，械送狱。昷之廉得冤状，乃出申，配奸吏若干人。徙广南东路转运使。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请一以汉法从事。权度支判官，为京西转运使，加直史馆，徙河北。被边诸州发卒斩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岁数百人，敌既利其所开地，又得亡卒，故不急。昷之戒斩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

还，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曰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分所领卒为三部，使援邻道。太祖尝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粮钱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偏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举言于昷之，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仍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尤不悦巡检司。云翼卒恶石待举，遂杀之以作乱。昷之自魏驰至城下，召诸将部分攻城，使人请怀敏曰："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既至，又以兵自卫，昷之曰：诸将方集，独敢以兵随，将欲反邪！"叱去卫者。城开，田况潜杀降兵数百人，昷之预知其谋。除户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夺职，知虢州。

王则反贝州，有言昷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杀，使得逸去，今乃为则主谋，事平，无其人。会冀州人段得政诣阙，自言"尝为叔父屯田郎中昙赇免缘坐"，且言"昙以书属昷之"，乃下御史按劾，虽不得书，犹夺三官，监鄂州税。知汉阳军，稍迁刑部郎中，复待制、知湖州，徙扬州。以光禄卿致仕，卒。昷之喜吏事，所至有声。退居筑家庙，率子弟岁时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补秘书省校书郎、监广积仓，知开封府仓曹参军。持法精审，明吏事。上元起彩山，阙前张灯，与宦者护作，宦者挟气，视瓘年少，辄诛索侵扰。瓘密以闻，诏杖宦者遣之。

瓘门人魏纲上疏诋天书，流海岛，瓘亦坐是停官。复监邓州税、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县，通判寿州，历知循、随、安州，提点广南西路刑狱。邕州獠户缘逋负没妇女为佣者一千余人，悉奏还其家。就除转运使。刘鋹时计口以税，虽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钦、廉、高州犹未除，瓘为除之。减柳州无名役四百人。召权度支判官。寻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转运使，还知蔡州、潭州，为京西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自主客郎中迁太常少卿，知广州。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拜右谏议大夫，再任临江军判官。

史沆性险诐，尝为瓘所劾免。会广州封送贡余椰子煎等饷京师，辄邀留之，飞奏指以为珍货，诏遣内侍发验无有，沆坐不实废，瓘亦降知鄂州。未逾年，复为陕西转运使，徙河北。以给事中知开封府，政事严明，吏民惮之。内东门索命妇车，得赂遗掖庭物，付府验治，狱未上，内降释罪。谏官吴奎言法当执奏，而瓘不即奏行，请以废法论，降知越州。

侬智高寇广东、西，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于是论筑城功，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给禁卒五千，听以便宜从事。属狄青已破贼，召还，纠察在京刑狱。议者请开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说，命瓘按视，还奏以为不可塞。下溪州蛮彭士羲叛，将发兵讨除。进龙图阁直学士、知荆南。瓘以为“五溪之险，师行鸟道，诸将贪功生事，于国家何所利？”因条上三策，以招徕为上，守御为下，功取为失。不报。后卒如瓘议。徙澶州、滑州。又徙邓州，不行，请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

瓘所至整办，与人置对未尝屈。史沆、王逵以善讼名天下，瓘既废沆，又尝奏抵逵罪，专任机数，不称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书省正字，为吏强敏，名齐于瓘。尝通判陈州，适岁饥，百姓相率强取人粟，坐死者甚众，琰曰：“此迫于穷饿，岂得已者。”坐其首黥之。历知寿、润、滁、安州。寿州盗杀寺童子，有司执僧笞服，琰悯其非罪，命脱械纵去，一府争以为不可，后数日得真盗。富人犯法当死而死狱中，琰曰：“是尝欺匿异籍孤弱者财，所以自毙，觊不可穷治尔，其吏受赇而为之谋乎？”后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农卿、知福州，徙广州。以疾告，得知江宁府。晚昏眊，纵私人乱法，日笞扑无罪吏卒。监司劾奏，召判刑部，乃致仕，进卫尉卿，卒。

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

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当涂、邵武二县，迁殿中丞，代还。会禁中火，诏劾火所从起，宗谅与秘书丞刘越皆上疏谏。宗谅曰："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掖火，先帝尝索其类置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疏奏，仁宗为罢诏狱。时章献太后犹临朝，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尝言还政者，越已卒，赠右司谏，而除宗谅左正言。

刘越者字子长，大名人。少孤贫，有学行，亦宗谅同年进士。尝知襄城、固始二县，有能名。既赠官，又官其一子，赐其家钱十万。

宗谅后迁左司谏，坐言宫禁事不实，降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仲淹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使，而诸路亦带招讨称号，非所宜。"诏罢之。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仲淹时参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复徙岳州，稍迁苏州，卒。

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内黄人。举进士，为莫州军事推官。随曹彬入契丹，授忠武军节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户田，增租赋十余万。因请均定田税，又请县有破逃五十户者令佐降下考，百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能招携者旌赏之。改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迁秘书丞。体量二浙民饥，建言逃户田宜即召人耕种，使人不敢轻去畎亩，而官赋

常在。又请京师置折中仓，听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偿之。擢开封府推官，请与判官间三五日即府司军巡院察冤狱。出为陕路转运副使。先是沿江水递，岁役民丁甚众，颇废农作，防悉以城卒代之。会分川、陕为四路，徙防梓州路转运使，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为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初，江南旱，诏与张知白分东、西路安抚。上言："秦羲尝增江、淮、两浙、荆湖榷酤钱，民颇烦扰。江南以岁饥权罢，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诏悉罢之，仍诏羲等毋得复增榷酤之利。遂为江南转运。淮南旧不禁盐，制置司请禁盐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辇载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请令商人入钱帛京师，或输刍粮西北边，而给以盐，则公私皆利，后采用之。徙知应天府，凿府西障口为斗门，泄汴水，淤旁田数百亩，民甚利之。又徙兴元府，入为三司盐铁判官，失举免官。后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为利州路转运使，累迁兵部郎中、纠察刑狱，擢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进给事中，复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

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论奏，朝廷颇施行之。其精力过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谒见，防命赋诗，使还荐之，后至宰相。

赵湘，字巨源，华州人。进士甲科，历彰武、永兴、昭武三军节度推官，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新繁县。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陇州、兴元府，再迁太常博士。上《补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赐白金二百两。久之，上书言："元德李太后母育圣躬，请祔太宗庙室。"后用其说。册赵德明，假尚书礼部员外郎，为官告副使。

擢殿中侍御史，权判三司勾院，上言："汉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今季冬诞圣之月而决大辟不废。愿诏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决，俟孟春临轩阅视，情可矜恻者贷之，他论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虑系囚益淹久，吏或因缘为奸尔。"湘又上书请封禅。未几，命管勾南宫北宅事。东封泰山，为东京留守推官，礼成，迁侍御史。升州火，命湘往致祠，兼问民疾苦。还言转运使刘炤弛职不按部，知洪州马景病不任事，皆罢黜之。

纠察刑狱，改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湘又言："旧制文武常参官日趋朝，并赴待漏院俟禁门辟，今则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后时乃入。望敕正衙门主者察晚至，以惩其慢。若风雨寒暑托病不朝者

罪之。”时帝亲制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风化所本，宜有以训厉，愿特制铭以赐南北邸。”帝悦，为制宗室座右铭，赐宁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谕之曰：“卿宗姓也，故赐卿。”

祀汾阴，为考制度副使，请如《周官》置土训，录所过州县山川与俗好恶，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历三司户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宫，管勾留司三司事。为盐铁副使，再迁工部郎中、直昭文馆，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为京西转运使。又徙凤翔府、延州，迁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应天府，进右谏议大夫，复知河南，为集贤院学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肃，字叔元，杭州钱塘人。当钱俶时，始七岁，能诵《五经》，名闻其国中。后与孙何、丁谓、曹商游，学者慕之。举进士，调郿县主簿，徙泰州司理参军。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杀人亡去，商人夜闻人声，往视之，血沾商人衣，为捕吏所执，州趣狱具。肃探知其冤，持之，后数日得杀人者。后守雷有终就辟为观察推官。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知闻喜、福昌县，通判陕州。召拜监察御史。或荐肃为群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别用肃。”遂提点梓州路刑狱。迁殿中侍御史，入为三司户部判官，出知舒州。迁侍御史，为福建路转运使，判三司开拆司。再迁工部郎中、知洪州。寻为江南东路转运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还，迁刑部。为龙图阁待制、登闻检院，知审刑院，卒。子询。

询字彦猷，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天圣中，诏许天下士献文章，应诏者百数，有司第其善者，询数人而已，诏赐进士及第、知长兴县。

后以太常博士知归州，用翰林学士吴育荐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事，宰相贾昌朝与询有亲嫌，育数与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御史，昌朝欲留询，不得已，以知庐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不用，比入见，中丞张方平乃奏留询，育争不能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询希其旨上奏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异等科，汉、唐皆不常置。若天见灾异，政有阙失，则诏在位荐之，不可与进士同时设科。若因灾异，非时举擢，宜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秘阁之试。”育亦奏言：“三代以来，取士之盛，莫如汉、唐。汉诏举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士，非有灾异而举。唐制科之盛，固不专于灾异也。况灾异之出，或弥年所无，则此举奚设？或频岁而有，则于事太烦。令礼部进士数年一举，因以制科随之，则事与时宜。又从而更张之，使遗材绝望，非所以广贤路也。”仁宗是育言，诏礼部：“自今制科

随进士贡举，其著为令。”时育由制科进，帝以为得人，故询力肆排诋，意在育不在制科也。

育弟妇故驸马都尉李遵勖妹，有六子而寡。询又奏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进。后询终以故事罢御史，除尚书工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徙江西转运使。

会诏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转运司移文发运使如所属，询争以为不可，乃移福建路。还，为三司户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为江东转运使。上言：“执政纯取科名显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几，起居注阙人，帝特用询，遂知制诰。以参知政事曾公亮亲嫌，出知苏州，徙杭、青二州，进翰林侍读学士，累迁右谏议大夫。召还，勾当三班院，判太常寺，进给事中，卒，赠礼部侍郎。有集三十卷。

询少刻励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悦官妓取以为妾。好畜砚，客至辄出而玩之，有《砚录》三卷。子坰，附王安石为监察御史里行，自有传。

论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严刻为治。昷之辨冤狱，配奸吏；瓘奏还妇女为佣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于瓘，脱械纵囚，审知奸弊，何其明且决也。宗谅、刘越以孤生立朝，请太后还政。越年不逮用，声名与宗谅同矣。防请罢榷酤，兴水利，湘廉问疾苦，按不称职者；肃明于狱讼：皆不多见也。然昷之以杀降而夺官，瓘以能置对而兴谤，询傅会喜进，窃非其据，虽列侍从，君子所不与也。

张述，字绍明，遂州小溪人。举进士，调咸阳县主簿，改大理寺丞，迁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书曰：“生民之命，系于宗庙社稷，而继嗣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产，犹能定谋托后，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圣之业，传之千万年，斯为孝矣。宗庙社稷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为陛下忧也。谓宜慎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则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复上疏曰：“臣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离为日，君象也。二明相继故能久照，东升西没，昼夜迭运，数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纪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闻以继照为虑，臣窃疑之。历观前世或令出宫闱，或谋起阍寺，或奸臣首议，利幼主以专政，假后宫以盗权，安危之机发于顷刻。朝议恬然，曾不为计，此臣拳拳为陛下言也。”述前后七上疏，最后语尤激，仁宗终不以为罪。

述慷慨喜论事，历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迹。后以尚书职方员外郎为江、浙、荆湖、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铁钱事，行至万州，道病卒。

黄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进士及第，累迁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尝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震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邪？殆诏书稽留尔。"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众乃定，明日诏至。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提点湖北路刑狱，还，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发运使。

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为发运使十余年，奸赃狼籍，丁谓党之，无敢言者。震将行，上书自陈，辞颇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谕之曰："卿当与人和。"震对曰："廉正公忠，臣职也。负陛下任使者，臣不敢与之和。"既至，发溥奸赃数十事，溥坐废；而震亦为溥讼，夺一官。罢，畏谓权，不敢自直，及谓贬，乃复官，知饶州，徙广东转运使。广南岁进异花数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烦扰，震奏罢之。震在真宗朝数论事，既卒，诏进其官一等。

胡顺之，字孝先，原州临泾人。登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知休宁县。民有汪姓者豪横，县不能制，岁租赋常不入，适以讼逮捕，不肯出。顺之曰："令不行何以为政。"命积薪环而焚之，豪大骇，少长趋出，叩头伏辜，推其长械送州，致之法。为青州从事。高丽入贡，中贵人挟以为重，使州官旅拜于郊。顺之曰："青，大镇也。在唐押新罗、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独不拜。大姓麻士瑶阴结贵侍，匿兵械，服用拟尚方，亲党仆使甚多，州县被陵蔑，莫敢发其奸。会士瑶杀兄子温裕，其母诉于州，众相视曰："孰敢往捕者？"顺之持檄径去，尽得其党。有诏鞫问，士瑶论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余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县，迁秘书丞，分司南京。

仁宗即位，迁太常博士。天圣、明道间，再上宰相书，乞太后还政，宰相匿不以闻。太后崩，顺之附疾置自言，求其书，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其后数论朝廷事，仲淹爱其才，然挟术尚权，喜纵横捭阖。以目失明废，州里皆惮焉。

陈贯，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阳人，后葬其父河阳，因家焉。少倜傥，数上疏言边事。举进士，真宗识贯名，擢置高第。为临安县主簿，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刑部详覆官，改秘书丞，为审刑院详议官，历知卫州、泾州。督察盗贼，禁戢不肖子弟，簿书筦库，赋租出入，皆自检

核。尝谓僚属曰：“视县官物如己物，容有奸乎？”州人惮其严。擢利州路转运使。岁饥，出职田粟赈饥者，又帅富民令计口占粟，悉发其余。徙陕西，累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入为三司盐铁判官。领河北转运使，请疏徐、鲍、曹、易四水，兴屯田。徙河东，历三司户部、盐铁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馆，知相州。还朝卒。

贯喜言兵，咸平中，大将杨琼、王荣丧师而归，贯上书曰：“前日不斩傅潜、张昭允，使琼辈畏死不畏法，请自今合战而奔者，主校皆斩；大将战死，裨校无伤而还，与奔军同。军衄城围，别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论。”真宗嘉纳之。又尝上《形势》、《选将》、《练兵论》三篇，大略言：

地有六害。今北边既失古北之险，然自威虏城东距海三百里，沮泽硗确，所谓天设地造，非敌所能轻入。由威虏西极狼山不百里，地广平，利驰突，此必争之地。凡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宜有以待之。

昔李汉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视关南尺寸地。今将帅大抵用恩泽进，虽谨重可信，卒与敌遇，方略何从而出邪？故敌势益张，兵折于外者二十年。

方国家收天下材勇以备禁旅，赖廪给赐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识战，可以卫京师，不可以戍边境。请募土人隶本军，籍丁民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敌之情伪，地势之险易，彼皆素知，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矣。

后以疾卒。著《兵略》，世颇称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坚，以荫锁厅及第。嘉祐中，为夔、峡转运判官。民蓄蛊毒杀人，捕诛其魁并得良药图，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点陕西刑狱，摄帅鄜延，能用谍者，敌动静辄先闻。尝敕边民戒严，既而数万骑奄至，无所获而去，玺书嘉之。历使京西、河东、淮南、京东，知苏州、邠州、河中府。户部副使韩绛镇太原，议行盐法，与监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贤殿修撰，为河东都转运使，议始定。谓其僚曰：“兴事当有渐，急则扰。”乃出盐付民而俾之券，使随所得贸易，鬻毕而归券，私贩为减。进天章阁待制。

官军西征时，遣县令佐督饷，安石谓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

敢行者。申约束以防众溃，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诛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帅东师而西，报安石持四十日粮，而师驻白草平弥月。安石深念曰：“吾顿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于食，将以乏军兴罪我。”即擅发民再饷，乃以闻。李舜举劾其专，诏置狱于潞，安石自麟州会逮，俄而他路馈粮多不继，神宗察其无罪，赦之。

尚书省初建，召为户部侍郎。尝与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岂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对曰：“诏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奏。”帝曰：“以实事君，朕所与也。”进吏部侍郎。选人将改京官，须次久，临当引对，率困于刑寺审问，或沮以微文，则一跌不复。安石则罢再问，以绝曩弊，遂为后法。出知永兴军、邓、襄、陈、郑州、河阳，至龙图阁直学士。绍圣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晋公，邠州三水人。进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迁殿中丞、通判镇戎军。元昊围城急，详帅将士拒退之。请筑刘璠堡、定川砦，从之。历知庆、汝、华三州，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祥晓达财利，建议变盐法，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语在《食货志》。提点本路刑狱，制置解盐，累迁度支员外郎，权转运副使。古渭砦距秦州三百里，道经哑儿峡，边城数请城之，朝廷以馈饷之艰不许。祥权领州事，骤请修筑，未报，辄自兴役。蕃部惊扰，青唐族羌攻破广吴岭堡，围哑儿峡砦，官军战死者千余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后复官，提举陕西缘边青、白盐，改制置解盐使，卒。

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官其子孙景郊社斋郎。熙宁中，平洮、岷、叠、宕、河州数千里，置郡县，以古渭为通远军。权陕西转运副使张诜奏：“朝廷复洮、陇故地，自将帅至裨佐悉有功赏。臣见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转运使祥因熟羌数被寇掠，其部族愿输土置城以为守御，乃即古渭为砦。祥此举足以消沮边隙，可谓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谋废，臣窃悲之。冀推原旧功，少赐褒恤，使天下知祥死犹被恩，且舒祥忠义之气。”诏赠秘书，录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举进士，为泾阳令。以养亲谒归，从张载学。有荐之者，召见，授崇文校书、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喻之曰：“《书》称‘ＳＷ谗说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请用《大学》诚意、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因荐载等数人。西夏入环庆，诏育行边，还言：“宝元、康定间，王师与夏人三大战而三北，今再举亦然。岂中国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数郡乎？由不察彼己，妄举而骤用之尔。昨荔原之役，夏人声言：‘我自修

垒，不与汉争。’三犯之，然后掩杀，虽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观之，其情大可见矣。”

又使河东，论韩绛筑啰兀二砦：“始调外郡稍远边城前后三十万夫，辽州最为穷僻，然犹上户配夫四百三十四，僦直计三千缗，下者十六人，其直十万。辇运所经二十二驿，宣抚司不先告期，转运使临时督办，致民皆破产，上下莫敢言。独辽守李宏能约民力所胜，而馈不失期，顾以诉其实，翻令鞫罪。愿贷被劾官吏，其刍粮在道者随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泽。”神宗皆从之。坐劾李定亲丧匿服，罢御史，检正中书户房，固辞，乃知韩城县。

诏往鄜延议画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约，持约不如敦信。前日疆埸尝严矣，一旦约败兵拏，斗者跌于前，耕者侵于后，是封沟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兴，金缯朝委而烽烟夕举，是持约不足恃也。今我见利而加兵，当讲好之后，复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营郭逵、赵卨以兵十万伐交阯，行及长沙，病死相属，逵、卨又不辑睦，育疏其不便，不从。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贤院，徙凤翔，以直龙图阁镇秦州。

元祐初，召为太常少卿，改光禄卿、枢密都承旨。刘安世暴其闺门不肃，出知熙州。时又议弃质孤、胜如两堡，育争之曰：“熙河以兰州为要塞，此两堡者兰州之蔽也。弃之则兰州危，兰州危则熙河有腰膂之忧矣。”又请城李诺平、汝遮川，曰：“此赵充国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报。入为给事中、户部侍郎，卒。高宗绍兴中，采其抗论弃地及进筑之策，赠宝文阁学士。

田京，字简之，世居沧州，其后徙亳州鹿邑。举进士，调蜀州司法参军，自秦州观察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大理寺详断官。

赵元昊反，侍读学士李仲容荐京知兵法，召试中书，擢通判镇戎军。夏守赟为陕西经略使，奏兼管勾随军粮料。入对，陈方略，赐五品服。寻为经略安抚判官。守赟既罢，以武略应运筹决胜科，及试秘阁，与他科偕试六论，京自以记诵非所长，引去。

又参夏竦军事。会遗翰林学士晁宗悫即军中问攻守孰便，众欲大举入讨，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驱不习之师，深入敌境，与之角胜负，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或曰：“不如讲和。”京曰：“敌兵未尝挫，安肯降我哉？”未几，元昊使黄延德叩延州乞降，以

奇兵出原、渭，败大将任福。夏竦素不悦京，坐是改通判庐州，徙知邵武军，提点河北路刑狱事。乃上言："请择要官守沧、卫，凿西山石臼废道以限戎马，义勇聚教，复给粮，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训兵，徙战马内地以息边费。"凡十余事，仁宗颇嘉纳之。

入为开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狱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复提点河北刑狱事。王则据恩州反，京缒城趣南关，入骁健营抚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应贼，京捕斩之乃定。贼遣其党崔象伪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众，又斩以徇，由是营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慑服，不敢叛。州之南关，民众多如城中，得不陷贼，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贼系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将屠我辈矣。"京叱诸军益进攻，注矢仰射，杀其家四人。贼知京无所顾，乃牵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预察贼，降监郓州税。

先是，驻泊都监田斌亦以贼发不能捕，待罪兵间，及城破，从诸将入，以功迁宫苑副使，而京独被谪。御史言失察贼过轻，忘家为国义独重，不宜左迁，乃徙通判兖州。又徙知江阴军，知密州，历提点淮南刑狱事、京西转运使，累迁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沧州转运使。

京能招辑流民，为之给田除税租，凡增户万七千，特迁工部郎中。然传者谓流民之数多不实，又强为人田非其所乐，侵民税地，仿古屯田法，其后法不成，所给种钱牛价，民多不偿，鞭笞督责，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改兵部郎中，复知沧州，拜右谏议大夫，卒。

京喜论议，然语繁而迂，颇通兵战、历算、杂家之术。为人尚气节，少时与常山董士廉、汾阴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傥闻。著《天人流术》、《通儒子》十数书，又有奏议十卷。

论曰：人臣之职，当奋不顾身，而庸人怯夫于国事则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张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黄震指李溥忤权臣，胡顺之击强宗，为众人所不敢为；陈贯论兵事，范祥画边计，皆一时隽士。妖盗窃发，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忧，先登示贼，其勇盖可壮也。

列传第六十三

○周渭 梁鼎 范正辞 子讽 刘师道 王济 方偕 曹颖叔 刘元瑜 杨告赵及 刘湜 王彬 仲简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养于诸父。力学，工为诗。刘鋹据五岭，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赋重，民不聊生。渭率乡人六百逾岭，将避地零陵。未至，贼起，断道绝粮，复还恭城，则庐舍煨烬，遂奔道州。为盗所袭，渭脱身北上。

建隆初，至京师，为薛居正所礼。上书言时务，召试，赐同进士出身，解褐白马主簿。县大吏犯法，渭即斩之。上奇其才，擢右赞善大夫。时魏帅符彦卿专恣，朝廷选常参官强干者莅其属邑，以渭知永济县。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相见，略不降屈。县有盗伤人而逸，渭捕获，并暴廋匿者按诛之，不以送府。

乾德中，通判兴州。州领置口砦多戍兵，监军敖很，纵其下为暴，居人苦之。渭驰往谕以祸福，斩其军校，众皆慑服。诏书嘉奖，命兼本砦钤辖。开宝元年，凤州七房冶主吏盗隐官银，择渭往代。周岁，羡课数倍，赐绯鱼，又迁知棣州。殿直傅延翰为监军，谋作乱走契丹，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闻；命械至阙下，鞫得实，斩于西市。渭在郡以简肃称，及还，吏民遮道泣留，俄诏赐钱百万。

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开宝三年，平广南，诏昭州访求，赐钱米存恤之。及是，渭始还故里，乡人以为荣。渭奏去刘鋹时税算之繁者，重定田赋，兴学校。迁殿中丞。属有事交阯，主将逗挠无功。有二败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夺民钱，渭捕斩之。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讫无敢犯。移书交阯，谕朝廷威信，将刻日再举。黎桓惧，即遣使入贡。就加监察御史，在岭南凡六年。徙知扬州，进殿中侍御史，改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历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赐金紫，俄换宋州。加职方员外郎，为益州转运使。坐从子违诏市马，黜为彰信军节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闻其清节，召还，将复用，诏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闵其贫不克葬，赙钱十万，以其子建中为乘氏主簿。

渭妻莫荃，贤妇人也。渭北走时，不暇与荃诀，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违难远适，必能自

奋。”于是亲蚕绩碓舂，以给朝夕，二子皆毕婚娶。凡二十六年，复见渭，时人异之。朱昂著《莫节妇传》纪其事。

梁鼎字凝正，益州华阳人。祖钺，仕蜀为剑门关使。父文献，乘氏令。鼎，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秭归县，再迁著作佐郎。端拱初，献《圣德徽号颂》万余言，试文，迁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声闻，有诏嘉奖。徙知吉州，民有萧甲者，豪猾为民患，鼎暴其凶状，杖脊黥面徙远郡。太宗尤赏其强干，代还，赐绯鱼，旧例当给银宝瓶带，太宗特以犀带赐之，记其名于御屏。

淳化中，上言曰：“《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尧、舜氏所以得贤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两汉以还，沿革可见。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课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岁计功过，较定优劣，故人思激厉，绩效著闻。五代兵革相继，礼法陵夷，顾惟考课之文，祇拘州县之辈，黜陟既异，名存实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状显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闻者，任用如故。大失劝惩之理，浸成苟且之风。是致水旱荐臻，狱讼填溢，欲望天下承平，岂可得也。伏惟陛下继二圣之丕图，为亿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诏有司，申明考绩之法，庶几官得其人，民受其赐矣。”

俄为开封府判官，迁太常博士、三司右计判官，又为总计判官，会复三部，换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陈尧叟建议兴三白渠，及陈、许、邓、颍、蔡、宿、亳数州用水利垦田，事具《食货志》。迁都官员外郎、江南转运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陕西。二年，五将分道击李继迁，李继隆擅出赤柽路无功，还奏军储失期，鼎坐削三任。复为殿中丞，领职如故。以母老求郡，历知徐、密二州。真宗践位，复旧官。咸平四年，迁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赐金紫。时三司督逋负严急，有久被留系者，命鼎与薛映按籍详定，多所蠲免。逾月，拜右谏议大夫、度支使。

时西鄙未宁，建议陕西禁解池盐，所在官鬻，诏从之。以鼎为制置使，杨覃为转运使，张贺副之，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盐事。议者多言：“边民旧食青盐，其价甚贱。洎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缘边，价直与蕃盐不相远，故蕃部赍盐至者，不能货鬻。今若禁解池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时刘综为陕西转运使，鼎奏罢之。综归朝，亦密陈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盐商，所在约束乖当，延州刘廷伟、庆州郑惟吉皆不从规画。

又鼎奏运咸阳仓粟以实边，粟已陈腐，鼎即与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闻而止之，上封章密陈其烦扰者甚众，鼎始谋多沮，遂令林特乘传与永兴张咏会鼎等同议可否，于是依旧通盐商。鼎坐首议改作非是，诏罢度支使，守本官。未几，丁内艰，起复。景德初，知三班院、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出知凤翔府。以居忧哭泣伤目，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三年，卒，年五十二，赐二子出身。

鼎伟姿貌，磊落尚气，有介节，居官峻厉，名称甚茂。好学，工篆、籀、八分。尝著《隐书》三卷，《史论》二十篇，《学古诗》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辞，字直道，齐州人。父劳谦，获嘉令。正辞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调补安阳主簿。开宝中，判入等，迁国子监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还，治逋欠于淄州，转运使称其能，转左赞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东，诸州部粮多不及期，正辞所部长山县吏张秀督民输，受钱二千，即杖杀之，郡中畏服。

太平兴国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迁国子博士。御史中丞刘保勋奏充台直，会有言饶州多滞讼，选正辞知州事，至则宿系皆决遣之，胥吏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会诏令料州兵送京师，有王兴者，怀土惮行，以刃故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上诉，太宗召见，正辞廷辨其事。正辞曰："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人心易动。兴敢扇摇，苟失控驭，则臣无待罪之地矣。"上壮其敢断，特迁膳部员外郎，充江南转运副使，赐钱五十万。

饶州民甘绍者，积财钜万，为群盗所掠，州捕系十四人，狱具，当死。正辞按部至，引问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实，命徙他所讯鞫。既而民有告群盗所在者，正辞潜召监军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盗遁去，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贼控弦持弰来逼，正辞大呼，以鞭击之，中贼双目，执之。贼自刃不殊，余贼渡江散走，追之不获，旁得所弃赃。贼尚有余息，正辞即载归，令医傅药，创既愈，按其奸状，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释。

端拱二年，代归，与洛苑副使綦仁泽、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谔同监折中仓。先是，令商人输米豆而以茶盐酬其直，谓之"折中"，复有言其弊，罢之，至是复置焉。迁仓部员外郎，同知幕府州县官考课，改判刑部，历户部、盐铁二判官，迁考功员外郎，通判定、扬、杭三州。真宗即位，迁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复为盐铁判官。咸平二年，出为

河东转运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

时李昌龄自忠武行军起知梓州，董俨知寿州，王德裔、杨缄皆任转运使，后失官宰畿邑。正辞上言："昌龄辈贪墨著闻，愿陛下罢其民政。"诏追还俨敕，余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为急。"举吴奋等五人堪任大郡，复请令奋等各举知县、县令，从之。坐鞫任懿狱，贬滁州团练副使。会赦，复为仓部考功员外郎、通判郓州，知淮阳军，复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监兖州商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识、讽，并进士及第。

讽字补之，以荫补将作监主簿，献《东封赋》，迁太常寺奉礼郎。又献所为文，召试入等，出知平阴县。会河决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讼不能决，讽分别疆畔，著为券，民持去不复争。讽辨数激昂，喜为名声，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为县存视贫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

举进士第，迁大理评事、通判淄州。岁旱蝗，他谷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犹可艺，而患无种，讽行县至邹平，发官廪货民。县令争不可，讽曰："有责，令无预也。"即出贷三万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输。徙知梁山军，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郓州。时知州李迪贬衡州副使，宰相丁谓戒使者持诏书促上道，讽辄留迪数日，为治装祖行。诏塞决河，州募民入刍揵，而城邑与农户等，讽曰："贫富不同而轻重相若，农民必大困。且诏书使度民力，今则均取之，此有司误也。也。"即改符，使富人输三之二，因请下诸州以郓为率，朝廷从其言。

徙知广济军，民避水堤居，凡给徭于官者，讽悉纵使护其家，奏除其租赋。累迁太常博士，以疾监舒州灵仙观。尚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章献太后，遂召还。问所欲言，对曰："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贬，拜右司谏、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转对，敕近臣阅视其可行者，类次以闻。讽奏曰："非上亲览决可否，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玉清昭应宫灾，下有司治火所起，讽曰："此天之戒告，乃复置狱以穷治之，非所以应天也。"狱由是得解。议者疑复修，讽上书谏："山木已尽，人力已竭，宫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诏示四方，使明知之。"于是下诏罢修。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钱惟演自许州来朝，图相位，讽奏："惟演尝为枢密使，以皇太后姻属罢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复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过

幽州北，见原野平旷，慨然曰：“此为战地，不亦信哉。”辽人相目不敢对。擢天章阁待制、知审刑院，出知青州，再迁户部郎中。时山东饥，宰相王曾，青人，家积粟多，讽发取数千斛济饥民，因请遣使安抚京东。入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又请益漕江、淮米百万，自河阳、河阴东下以赈贷之。钱惟演倡议献、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庙室，讽弹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时权宠甚盛，且与后族连姻，请绌去。仁宗不听，讽袖告身以对曰：“陛下不听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忧刺客。愿纳此，不敢复为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讽乃趋出，遂贬惟演随州。

陈尧佐罢参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尧佐谋反，仁宗遣中官讯问，复以属讽。夜中被旨究诘，旦得其诬状奏之。时上章懿皇后谥，宰相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日中不赴慰班，讽弹士逊与崇勋，俱罢。讽尝侍对，帝语及郭后亡子。讽言亡子大义当废，阴合帝旨，以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时狄棐为直学士已久，讽盛气凌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诏班棐上，论者非之。寻转阁学士，又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管勾祥源观。徙会灵观，复改阁学士、给事中、知兖州。

既至郡，而庞籍为广南东路转运使，未行，上言：“向为侍御史，尝奏弹讽以三司使曲为左藏监库吴守则奏课迁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则女，讽以银鞍勒遗守则相结纳。既出兖州，乃绐言贫，假翰林白金器数千两自随，而增产于齐州，市官田亏平估。”置狱于南京劾之，讽坐方听旨擅驰驿还兖州，当赎。籍所奏有不实，当免官。宰相吕夷简嫉讽诡激，特贬讽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贷籍，止降官知临江军。由是宰相李迪等坐亲善讽皆斥。

岁中徙保信军，听居舒州持母丧，又许归齐州。日饮酒自纵，为时所讥。服除，改将作少监、知淮阳军，迁光禄卿、知陕州，道改潞州。入见帝言：“元昊不可击，独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当自服。倘内修百度，躬节俭，如祖宗故事，则疆事不足忧。”复给事中，卒。

讽尝建议朝廷当差择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称职者。大臣闻而恶之。又数短参知政事王随于帝前，因奏：“外人谓臣逐随将取其位，愿先出臣，为陛下引奸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尝与张士逊议事不合，讽曰：“世谓大事未易可议，小事不足为，所为终何事邪？”及为庞籍讼，人谓大臣阴讽籍焉。

讽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守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

州逸党”。山东人颜太初作《逸党诗》刺之，而姜潜者又尝贻书以疏其过云。

子宽之，终尚书刑部郎中、知濠州。

刘师道，字损之，一字宗圣，开封东明人。父泽，右补阙。师道，雍熙二年举进士，初命和州防御推官，历保宁、镇海二镇从事，凡十年。王化基、吕祐之、乐史荐于朝，擢著作佐郎，才一月，会考课，又迁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监察御史。转运使刘锡、马襄上其治迹，召归。会浦洛之败，奉诏劾白守荣辈，狱成，太宗奖其勤，面赐绯鱼。

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请择旁户为三耆长迭主之，畴岁劳则授以官，诏师道使两川议其事。师道以为迭使主领则争忿滋多，署以名级又重增扰害，廷奏非便，卒罢之。改祠部员外郎，出为京东转运使。真宗嗣位，进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辞荐其材堪长民，徙知润州。三年，改淮南转运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发运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迁司封，俄为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为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枢密直学士，掌三班。俄擢权三司使，从幸澶渊，判随驾三司，充都转运使。

师道弟几道，举进士礼部奏名，将廷试，近制悉糊名较等，陈尧咨当为考官，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几道既擢第，事泄，诏落其籍，永不预举。师道固求辨理，诏曹利用、边肃、阎承翰诣御史府推治之。坐论奏诬罔，责为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免所居官，为郓州团练副使。二年，以郊祀恩，起为工部郎中、知复州，换秀州。

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迁太常少卿。师道敏于吏事，所至有声，吏民畏爱。长沙当湖、岭都会，剖烦析滞，案无留事。岁满，复加枢密直学士，换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应机代还。应机未至郡，六月，师道暴病卒，年五十四，录几道为试秘书省校书郎。

师道性慷慨尚气，善谈世务，与人交敦笃。工为诗，多与杨亿辈酬唱，当时称之。

王济，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有祠辨，赵王熔召置幕府。熔政衰，卿惧祸，避地深州饶阳，遂为县人。父恕，后唐时童子及第，开宝中，知秀州。会盗起，城陷，为盗所杀，将并害济。济伏柩号恸，谓

贼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为，但恨力不能杀汝，以报父仇尔！"贼义之，舍去。济携父骨匿山谷间。既而官军大集，济脱身谒其帅朱乙，陈讨贼之计。乙嘉之，遗以束帛，奏假驿置遣归。

先是，济母终于岳阳，权窆佛舍。至是，乃并护二丧还饶阳。州将以闻，太祖召见，以其尚少，且俾就学。雍熙中，上书自陈死事之孤，得试学士院，补龙溪主簿。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数百钱，民甚苦之。济谕民取鹅翎代输，仍驿奏其事，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县有陂塘数百顷，为乡豪斡其利，会岁旱，济悉导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银冶构讼，十年不决，逮系数百人，转运使使济鞫之，才七日情得，止坐数人。

再调胙城尉，徙临河主簿。转运使王嗣宗被诏举法官，以济名闻。迁光禄寺丞、权大理丞，改刑部详覆官、通判镇州。牧守多勋旧武臣，倨贵陵下，济未尝挠屈。戍卒颇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为盗。一夕，报有火，济部壮士数十潜往侦伺，果得数辈并所盗物，即斩之。驰奏其事，太宗大悦。都校孙进使酒无赖，殴折人齿，济不俟奏，杖脊送阙下，繇是军城畏肃。就迁太子中舍，诏书奖劳。召判登闻鼓院，拜监察御史。上疏陈统天下之术、节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择左右，别贤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禄，谨政教，选良将，分兵戍，修民事，开仕进。其言切于时，词多不载。

咸平初，济以刑纲尚繁，建议请删定制敕，乃命张齐贤领其事，济预焉。《刑统》旧条：持仗行劫，不以赃有无，悉抵死。齐贤议货不得财者，济曰："刑，期于无刑。以死惧之，尚不畏，况缓其死乎？"因与齐贤廷争数四。济词气甚厉，目齐贤为腐儒。然卒从齐贤议，人以济为刻。改盐铁判官。

车驾巡师大名，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济以为劳民，诏济驰往经度，还奏省十六七。齐贤时为相，以河决为忧。因对，并召济见，齐贤请令济署状保河不决，济曰："河决亦阴阳灾沴，宰相苟能和阴阳，弭灾沴，为国家致太平，河之不决，臣亦可保。"齐贤曰："若是，则今非太平邪？"济曰："北有契丹，西有继迁，两河、关右岁被侵扰。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驯致，今则未也。"上动容，独留济问边事。济曰："陛下承二圣之基，拥百万之众，蠢兹丑虏，敢尔凭陵，盖谋谟当国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谓国家所恃，独一洪河耳！此诚急贤之秋；不然，臣惧敌人将饮马于河渚矣。"又著《备边策》十五条以献。

三年，选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择当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冤滥，即感伤和气。王济近数言事，似有操持，可试之。"遂令济权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刘莹集僧舍，屠狗群饮，杖一伶官致死，济论以大辟，遇赦从流。时王钦若知审刑，与济素不相得，又以济尝忤齐贤，乃奏莹当以德音原释。齐贤、王钦若议济坐故入，停官。逾年，复为监察御史、通判河南府。

景德初，徙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渊，诏缘河断桥梁，毁船舫，稽缓者论以军法。济曰："陕西有关防隔阂，舳舻远属，军储数万，一旦沉之，可惜；又动摇民心。"因密奏寝其事，上深嘉叹，遣使褒谕。未几，召拜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三年，判司农寺。时周伯星见，济乘间言曰："昔唐太宗以丰年为上瑞。臣愿陛下日慎一日，居安虑危，则天下幸甚。"受诏与刘综改定茶法，颇易旧制，由是忤丁谓、林特、刘承规辈，因与钦若迭诋訾之。

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谕，仍戒以朝廷阙失许密上言。迁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钱塘湖，溉田千余顷，岁久湮塞。济命工浚治，增置斗门，以备溃溢之患，仍以白居易旧记刻石湖侧，民颇利之。睦州有狂僧突人州廨，出妖言，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其实，斩之，上嘉其能断。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属岁旱民饥，躬督官吏为糜粥，日亲尝而给之；录饥民为州兵，全活甚众。是岁卒，年五十九，遗奏大旨以进贤退谀佞、罢土木不急之费为言。

济颇涉经史，好读《左氏春秋》，性刚直，无所畏避。少时，深州刺史念金锁一见器之，且托后于济。金锁没，济抚其孤，授置禄仕。素与内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宪府鞫之，济适知杂事，力为辨理，遂获轻典。子孝杰，国子博士。

论曰：渭有清节，临事多从便文。鼎好规画。师道喜论世务。正辞按贪吏，辨冤狱。济议论挺特，无所畏避。五臣者，仕不过监司、郡守，而名称甚茂，可尚哉。

方偕，字齐古，兴化莆田人。年二十，及进士第，为温州军事推官。岁饥，民欲隶军就廪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诣提点刑狱吕夷简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夷简从之，籍为军者七千人。后迁汀州判官，权知建安县。县产茶，每岁先社日，调民数千鼓噪山旁，以达阳气。偕以为害农，奏罢之。

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知福清、资阳县。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为御史台推直官。澧州逃卒佣民家自给，一日，诬告民事摩驼神，岁杀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系狱，久不决。偕被诏就劾，令卒疏所杀主名，按验皆亡状，事遂辨，卒以诬告论死。知杂事庞籍荐为御史里行，再迁侍御史。南京鸿庆宫灾，偕引汉罢原庙故事，请勿复修。

元昊寇塞门，鄜延副总管赵振逗挠不出救，诏偕往按之，法当斩。偕奏："兵寡不敌，苟出以饵贼，无益也。"振由是得不死。为开封府判官、江南安抚。三司岁出乳香、绵绮下州郡配民，偕奏罢之。更盐铁判官，迁兵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言："以罪谪监当者，监司勿得差权亲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阁待制、江淮制置发运使、知杭州，迁刑部郎中。

偕以吏事进，治杭州有能声。喜饮酒，至酣宴无节。数月，暴中风，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迁光禄卿，卒。

曹颖叔，字秀之，亳州谯人。初名熙，尝梦之官府，见颖叔名，遂更名颖叔。进士及第，历威胜军判官、渭州军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齐荐为台主薄，改大理寺丞。韩亿知亳州，辟佥书节度判官事，通判仪州。韩琦、文彦博荐其才，徙夔州路转运判官。夔、峡尚淫祠，人有疾，不事医而专事神，颖叔悉禁绝之，乃教以医药。提点陕西路刑狱，夏人纳款，诏与户部副使夏安期、转运使柳灏减戍卒吏员之冗者。为开封府判官，时御史宋禧鞫卫士狱于内侍省，禧不能辨，及狱具，内侍使禧自为牒，颖叔言禧为制使辱命，请置之法。元昊死，为夏国祭奠使。除直史馆、知凤翔府，徙益州路转运使，权度支副使。

侬智高寇岭南，朝议以闽中久弛兵备，擢天章阁待制、知福州。累迁右司郎中，为陕西都转运使。自庆历铸大铁钱行陕西，民盗铸不已，三司上榷铁之议。颖叔曰："铁钱轻而货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榷铁乎？请罢铸诸郡铁钱，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从之。两川和买绢给陕西兵，而蜀人苦于烦敛，颖叔为岁出本路缗钱五十万，以易军衣之余者，两川之民始无扰焉。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然年老，渐昏耄，事颇壅积，人或嘲诮之，卒于官。

刘元瑜字君玉，河南人。进士及第，补舞阳县主簿，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雍丘县，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上言："考课之法，自朝廷至员外郎、郎中、少卿，须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故浮薄辈日趋权门，非所以养廉耻也。"诏罢之。

提举河北便籴。会永宁云翼军士谋为变，吏穷捕，党与谋劫囚以反，百姓窃知多逃避。元瑜驰至，斩为首者，其馀皆释去不问。历京西、河东转运使，迁右司谏。劾奏“集贤校理陆经谪官在河南日，杖死争田寡妇，且贷民镪，监司列荐其才，投托权要，遂复馆职，请重置於法，并坐保荐者。”诏属吏，遂窜经袁州。

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典军；梁适不当翰林学士；范仲淹以非罪贬，既复天章阁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欧阳修皆以朋党斥逐。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既而与靖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为枢密使，谏臣数人摭其旧过，召至都门而罢之。自此以进退大臣为己任，激讦阴私为忠直，荐延轻薄，列之馆阁，以唱和为朋比。近除两府，出自圣断，独党人以进用不出于己，议论纷然，臣恐复被疏罢矣。前日孙甫荐叶清臣，毁丁度，效此也。”因论：“靖知制诰不宜兼领谏职，且奉使契丹，对契丹主，效六国语，辱国命，请加罪。”修、靖深恶之，繇是论者以元瑜为奸邪。

后除三司盐钱副使，以天章阁待制知潭州。ＯＤ人数为寇，元瑜使州人杨谓入梅山，说酋长四百馀人出听命，因厚犒之，籍以为民，凡千二百户。徙桂州，固辞，降邓州。坐在潭州擅补画工易元吉为画助教，降知随州。又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人子张锐少孤弱，同里车氏规取其财，乃取锐父弃妾他姓子养之。比长，使自诉，阴赇吏为助，州断使归张氏，锐莫敢辨。既同居逾年，车即导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穷治得奸状，黥车窜之，人伏其明，历河中府，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卒。

元瑜性贪，至窍贩禁物，亲与小人争权，时论鄙之。

杨告字道之，其先汉州绵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库使，数任事有功。既死，赐告同学究出身，调庐江尉。时张景笞吏死而吏捕急，逃归告，惧告不见纳，告曰：“君勿忧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丰城主簿，邑有贼杀人，投尸于江，人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闻，亲往擒贼。有言贼欲报怨者，告不为动。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境内肃然。

再调南剑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钱塘、宁国县，改大理寺丞、通判江宁州。盗杀商人，凿舟沉尸江中。有被诬告者笞服，狱具，告疑其无状，后数日，果得真盗。徙知池州，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开封府推官、开拆司。为赵元昊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大，告徙坐即宾位，

莫之屈也。除京西转运副使。属部岁饥，所至发公廪，又募富室出粟赈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给酒，官民获济者甚众。以疾，权管勾西京留台。顷之，判三司凭由、理欠司，为淮南转运使，徙制置发运使，除三司户部副使，更度支，安抚河东，改盐铁副使。历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监复为制置发运使。拜右谏议大夫、知郑州，徙江宁府、寿州。

告晓法令，颇知财利，而不务苛刻，时号能吏，然喜事权贵以要进。一子，力学有文，数为近臣荐，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未几卒。告悲伤之，寻卒。

赵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乡人。父的，事契丹为蔚州灵丘令，雍熙中，王师北征，乃归，授偃师令，因家焉。及举进士，为慈州军事推官，徙广信军判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魏县，徙九陇，以母老监叶县税，历黄河、御河催纲，通判青州、大名府，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被举为殿中侍御史、权宗正丞。诏劾夏守恩狱，内侍岑守中用贿挠法，及劾正其罪。迁侍御史，夏守赟经略西鄙还，及言其无功，不可复枢府。又疏罢郭承祐团练使。

未几，请知怀州，徙徐州，还为三司户部判官，迁兵部员外郎、京东转运按察使。知莱州张周物贪暴，及劾奏，贬周物岭外。擢兼侍御史知杂事，数论时政，权判吏部流内铨。初，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及奏阙至即榜之，吏部榜阙自及始。迁户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馆、知卫州，召为盐铁副使。又以疾，请知汝州，岁余，复召为副使，不赴。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阁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迁右谏议大夫。还判大理寺、流内铨。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职，还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台，未赴，卒。

及和厚谦退，内行尤笃，所治有声，民吏爱之。

刘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举进士，为澶州观察推官，再调湖南节度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益都县，徙阴平。再迁太常博士、通判剑州。审阆州狱，活死囚七人。王尧臣安抚陕西，荐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盗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阳死，伺间逸去；捕得，复阳死，守者以报，湜趣焚其尸。拜监察御史，王德用自随州诏还，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历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迁殿中侍御史。上言："转运使掎摭郡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宜稍宽假，不为改者绳治之。"诏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钱，颇傅致重法，以故洙坐废。还，

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同判吏部流内铨，除盐铁副使。议者谓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优擢焉。

明年，宴紫宸殿，副使当坐殿东庑，湜不即坐，趣出。阁门奏之，坐谪知沂州，徙兖州。又坐沂州误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为河东转运使，迁户部员外郎，复为盐铁副使兼领河渠事。汴水绝，凿河阴新渠，通漕运如故。会江南饥，擢天章阁待制、知江宁府，奏运苏州米五十万斛，以贷饥民。除户部郎中、知广州。侬智高初平，湜练士兵，葺械器，作铁锁断江路。有盗据山，敕贷罪招之，不肯降。湜知并山民资之食，即徙民绝饷，盗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内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随计，今以侍从官三品复典乡郡，过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郓州，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

湜少贱，母更嫁营卒，既登第，具袍笏趋卒舍迎母，里人观叹。然嗜酒，持法少恕，改知密州，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从其族人潮入闽。潮有闽土，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阴欲图之。彦英觉之，挈家浮海奔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

彬年十八，以宾贡入太学。淳化三年，进士及第，历雍丘尉。皇城司阴遣人下畿县刺史，多厉民，令佐至与为宾主。彬至，捕鞫之，得所受赂，致之法，自是诏亲事官毋得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辞不受。后以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历知抚州。抚州民李甲、饶英恃财武断乡曲，县莫能制。甲从子詈县令，人告甲语斥乘舆。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龙凤饰，甲坐大逆弃市。并按英尝强取人孥，配岭南，州里肃然。

擢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出为京西转运使，徙河北。部吏马崇正倚章献太后姻家豪横不法，彬发其奸赃，下吏。忤太后意，徙京东，又徙河东、陕西。复为三司盐铁判官，判都理欠、凭由司，累迁太常少卿，卒。

仲简字畏之，扬州江都人。以贫，佣书杨亿门下，亿教以诗赋，遂举进士。历通判郑州、河南府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芜湖县，通判楚州，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改侍御史、安抚京东，迁知真州，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经制陕西粮草，就迁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知陕州。徙江东转运使，除侍御史知杂事，为三司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陕

西，多任喜怒，以马箠击军士流血，仁宗面诘之，不能对，出为河东转运使。

逾年，复为盐铁副使，再迁兵部，擢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侬智高犯邕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简辄囚之，仍榜于道，敢妄言惑众者斩，以是人不复为避贼计。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争道，竞以金帛遗阍者，相蹂践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贼。贼既去，以其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论之，遂落职，又降刑部郎中、知筠州。复为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论曰：士抱一艺者，思奋励以功名自效，况其设施见于政事者乎？方偕、曹颖叔、杨告、赵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刬烦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刘元瑜、刘湜辈亦不减此数人，然而元瑜讥诋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议所不与也。仲简小才，所谓斗筲之器也，何足道哉！

列传第六十四

○杨亿 弟伟 从子纮 晁迥 子宗悫 刘筠 薛映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有毛被体，长尺余，经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龀，不由师训，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徽之间与语，叹曰："兴吾门者在汝矣。"

淳化中，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仍令读书秘阁。献《二京赋》，命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属后苑赏花曲宴，太宗召命赋诗于坐侧；又上《金明池颂》，太宗诵其警句于宰相。明年三月，苑中曲宴，亿复以诗献。太宗讶有司不时召，宰相言："旧制，未贴职者不预。"即以亿直集贤院。表求归乡里，赐钱十五万。至道初，太宗亲制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奏颂者众，独称亿为优，赐绯鱼。二年春，迁著作佐郎，帝知其贫，屡有沾赉，尝命为越王生辰使。时公卿表疏，多假文于亿，名称益著。

真宗在京府，徽之为首僚，邸中书疏，悉亿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诏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奏亿参预，凡八十卷，而亿独草五十六卷。书成，乞外补就养，知处州。真宗称其才长于史学，留不遣，固请，乃许之任。郡人周启明笃学有文，深加礼待。召还，拜左司谏、知制诰，赐金紫。

咸平中，西鄙未宁，诏近臣议灵州弃守之事。亿上疏曰：

臣尝读史，见汉武北筑朔方之郡，平津侯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辩士朱买臣等发十策以难平津，平津不能对。臣以为平津为贤相，非不能折买臣之舌，盖所以将顺人君之意尔。旧称朔方，地在要荒之外，声教不及。元朔中，大将军卫青奋兵掠地，列置郡县。今灵州盖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数百里间无有水草，烽火亭障

不相望。当其道路不壅，馕馈无虞，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扞蔽。自边境屡惊，凶党猖炽，爵赏之而不恭，讨罚之而无获。自曹光实、白守荣、马绍忠及王荣之败，资粮ＲＪ屦，所失至多，将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输帛入谷，偿价数倍；孤壤筑城，边民绎骚，国帑匮乏，不能制边人之命，及济灵武之急。数年之间，凶党逾盛。灵武危堞，岿然仅存，河外五城，继闻陷没。但坚壁清野，坐食糗粮，闭垒枕戈，苟度朝夕，未尝出一兵驰一骑，敢与之角。此灵武之存无益，明矣。平津所言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正今日谓也。

臣以为存有大害，弃有大利，国家輓粟之劳，士卒流离之苦，悉皆免焉。尧、舜、禹，圣之盛者也，地不过数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门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太原，而颂声并作，号为至治。及秦、汉穷兵拓土，肝脑涂地，校其功德，岂可同年而语哉！昔西汉贾捐之建议弃朱崖，当时公卿，亦有异论，元帝力排众说，奋乎独见，下诏废之，人颂其德。故其诏曰："议者以弃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时变，即忧万民之饥饿，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为类于灵武也，必以失地为言，即燕蓟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为？

臣窃惟太祖命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统兵裁五六千，悉付以阃外之事，士卒效命，疆埸晏然，朝廷无旰食之忧，疆埸无羽书之警。臣乞选将临边，赐给廪赋，资以策略，许以便宜而行。傥寇扰内属，挠之以劲兵，示之以大信，怀荒振远，谕以赏格，彼则奔溃众叛，安能与大邦为敌哉？若欲谋成庙堂，功在漏刻，臣以为彼众方黠，积财犹丰，未可以岁月破也。直须弃灵州，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尔。如臣之策，得骁将数人，提锐兵一二万，给数县赋以资所用，令分守边城，则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无虞矣。

景德初，以家贫，乞典郡江左，诏令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时以吏部铨主事前宜黄簿王太冲为大理评事，亿以丞吏之贱，不宜任清秩，即封诏还。未几，太冲补外。俄判史馆，会修《册府元龟》，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窜定方用之。三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同修国史，凡变例多出亿手。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

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医视之，亿拜章谢，上作诗批纸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贤"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职，优诏不许，但权免朝

直。亿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辈厚善。当时文士，咸赖其题品，或被贬议者，退多怨诽。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上素重亿，皆不惑其说。亿有别墅在阳翟，亿母往视之，因得疾，请归省，不待报而行。上亲缄药剂，加金帛以赐。亿素体羸，至是，以病闻，请解官。有嗾宪官劾亿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许就所居养疗。尝作《君可思赋》，以抒忠愤。《册府元龟》成，进秩秘书监。

七年，病愈，起知汝州。会加上玉皇圣号，表求陪预，即代还，以为参详仪制副使，知礼仪院，判秘阁、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权同知贡举，坐考较差谬，降授秘书监。丁内艰，属行郊礼，以亿典司礼乐，未卒哭，起复工部侍郎，令视事。四年，复为翰林学士，受诏注释御集，又兼史馆修撰、判馆事，权景灵宫副使。十二月，卒，年四十七。录其子纮为太常寺奉礼郎。

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十篇。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多周给亲友，故廪禄亦随而尽。留心释典禅观之学，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弟倚，景德中举进士，得第三等及第；以亿故，升为第二等。亿无子，以从子纮为后。弟伟。

伟字子奇，幼学于亿。天禧元年献颂，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衢州龙游县，再补蕲州录事参军，国子监荐为直讲。驸马都尉李遵勖守澶州，辟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迁大理寺丞、知河间县，再迁太常博士。用近臣荐，为集贤校理、通判单州。会巡检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余人，谋杀巡检使，入鼓角门，州将不敢出。伟挺身往问曰："若属何为而反？"俱曰："将有诉于州，非反也。"伟曰："持兵来，非反而何？若属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鱼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恶得十余人，斩之。徙知祥符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权开封府判官，又判三司开拆司，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

伟清慎，无治剧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诰缺。中书以伟名进。仁

宗曰："此非秉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诰，权谏院。尝曰："谏臣宜陈列大事，细故何足论。"然当时讥其亡补。迁刑部郎中，为翰林学士。祀明堂，迁右司郎中、判太常寺，为群牧使兼侍读学士，进中书舍人。卒，赠尚书礼部侍郎。

纮字望之，以荫历官知鄞县。鄞滨海，恶少贩鱼盐者，群居洲岛，或掠商人财物入海，吏不能禁。纮至，设方略，使识者质恶少船，及归，始给还，且戒谕之，由是不敢为盗。以亿文献，赐进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点江东刑狱，除转运、按察使。江东饥，纮开义仓赈之，吏持不可。纮曰："义仓，为民也，稍稽，人将殍矣。"

纮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坐降知衡州，徙越州。为荆南转运使，徙福建，不赴，知湖州，复为江东转运使。官至太常少卿，卒。纮性严，虽家居，儿女不敢妄言笑。聚书数万卷，手抄事实，名《窥豹篇》。

晁迥，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门。迥举进士，为大理评事，历知岳州录事参军，改将作监丞，稍迁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夺二官。复将作丞，监徐、婺二州税，迁太常丞。真宗即位，用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沆荐，擢右正言、直史馆。献《咸平新书》五十篇，又献《理枢》一篇。召试，除右司谏、知制诰，判尚书刑部。

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师，加右谏议大夫，为判官，进翰林学士。未几，知审官院，为明德、章穆二园陵礼仪使，同修国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贡举。封泰山，祀汾阴，同太常详定仪注，累迁尚书工部侍郎。使契丹，还，奏《北庭记》，加史馆修撰、知通进银台司。献《玉清昭应宫颂》，其子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献歌颂，搢绅间美事也。"

史成，擢刑部侍郎，进承旨。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诏令多出迥手。尝夜召对，帝令内侍持烛送归院。方盛暑，为蠲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辞以非故事，乃听俟秋还直。迁兵部侍郎，请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赐一子官河南，以就养。

仁宗即位，迁礼部尚书。居台六年，累章请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给全俸，岁时赐赉如学士。天圣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免舞

蹈。子宗悫为知制诰，侍从同预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与宰臣同赐御飞白大字。既罢，所以宠赉者甚厚，进太子少傅。后复召对延和殿，帝访以《洪范》雨□昜之应。对曰："比年变灾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愿陛下修饬王事，以当天心，庶几转乱而为祥也。"既而献《斧扆》、《慎刑箴》，《大顺》、《审刑》、《无尽灯颂》，凡五篇。及感疾，绝人事，屏医药，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罢朝一日，赠太子太保，谥文元。

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性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杨亿尝谓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喜质正经史疑义，摽括字类。有以术命语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录》十卷，《耆智余书》、《随因纪述》、《昭德新编》各三卷。子宗悫。

宗悫字世良，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屡献歌颂，召试，赐进士及第。又除馆阁校勘，三迁大理寺丞、集贤校理兼注释御集检阅官。迥领西台，宗悫求便养，通判许州。仁宗即位，迁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圣中，百官转对，宗悫请减上供，垦闲田，择狱官，令监司举县令。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宋绶尝谓："自唐以来，唯杨于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今始有晁氏焉。"父忧，夺丧，管勾会灵观，入翰林为学士。母亡，又起复，兼龙图阁学士、权发遣开封府事，辨雪疑狱有能名。

元昊反，关中久宿师，以宗悫安抚陕西，与夏竦议攻守策。未还，道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会朝廷以金饰胡床及金汲器赐唃厮罗，宗悫曰："仲叔于奚辞邑请繁缨，孔子曰：'不如多与之邑。'繁缨，诸侯之马饰，犹不可与陪臣，况以乘舆之器赐外臣乎？必欲优其礼，不若加赐金帛。"后从帝郊祠感疾，数求罢，除资政殿学士、给事中。数日，卒。赠工部尚书，谥文庄。

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草将相五制，褒扬训戒，人得所宜。尝密诏访边策，陈七事，颇施用之。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举进士，为馆陶县尉。还，会诏知制诰杨亿试选人校太清楼书，擢筠第一，以大理评事为秘阁校理。真宗北巡，

命知大名府观察判官事。自边鄙罢兵，国家闲暇，帝垂意篇籍，始集诸儒考论文章，为一代之典。筠预修图经及《册府元龟》，推为精敏。真宗将祀汾睢，屡得嘉奖，召筠及监察御史陈从易崇和殿赋歌诗，帝数称善。车驾西巡，又命筠纂土训。是时四方献符瑞，天子方兴礼文之事，筠数上赋颂。及《册府元龟》成，进左正言、直史馆、修起居注。尝属疾，予告满，辄再予，积二百日，每诏续其奉。

迁左司谏、知制诰，加史馆修撰，出知邓州，徙陈州。还，纠察在京刑狱，知贡举，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复请邓州，未行，进翰林学士。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帝久疾，谓浸擅权，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请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

仁宗即位，迁给事中，复召为翰林学士。逾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榜台中，御史自言事，毋白丞杂。知天圣二年贡举，数以疾告，进尚书礼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知颍州。召还，复知贡举，进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同修国史、判尚书都省。祀南郊，为礼仪使，请宿斋太庙日，罢朝飨玉清昭应宫，俟礼成，备銮驾恭谢。从之。筠素爱庐江，遂筑室城中，构阁藏前后所赐书，帝飞白书曰"真宗圣文秘奉之阁"。再知庐州，营冢墓，作棺，自为铭刻之。既病，徙于书阁，卒。

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然晚为阳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泽，清议少之。著《册府应言》、《荣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阴》、《三入玉堂》凡七集。一子蚤卒，田庐没官。包拯少时，颇为筠所知。及拯显，奏其族子为后，又请还所没田庐云。

薛映，字景阳，唐中书令元超八世孙，后家于蜀。父允中，事孟氏为给事中。归朝，为尚书都官郎中。映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历通判绵、宋、升州，累迁太常丞。王化基荐为监察御史、知开封县。太宗召对，为江南转运使，改左正言、直昭文馆，为江、淮、两浙茶盐制置副使。改京东转运使，徙河东，兼河西随军。求便亲，知相州。再领漕京东，积迁尚书礼部郎中，擢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兼制置群牧使。同梁颢安抚河北，还，权判度支。

映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映临决蜂锐，庭无留事。转运使姚铉移属州："当直司毋得辄断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条，苟情状明白，何必系狱，以累和气。请诏天下，凡徒流罪于长吏前对辨，无所异，听遣决之。"朝廷施用其言。与铉既不协，遂发铉纳部内女口及鬻铜器抑取其直，又广市绫罗不输税。真宗遣御史台推勘官储拱劾铉，得实，贬连州文学。映坐尝召人取告铉状，当赎金，帝特贯之。

在杭五年，入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封泰山，为东京留守判官，迁给事中、勾当三班院，出知河南府。祀汾阴还，驻跸西京，以映有治状，赐御书嘉奖。

迁尚书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判尚书都省，进枢密直学士、知升州。建言："州以牛赋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览章矍然，曰："此朝廷岂知邪？"因令诸州条奏，悉蠲之。顷之，纠察在京刑狱，再判都省。历尚书左丞、知扬州。徙并州，又徙永兴军，拜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迁礼部，再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赠右仆射，谥文恭。

映好学有文，该览强记，善笔札，章奏尺牍，下笔立成。为治严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带，黎明据案决事，虽寒暑，无一日异也。子耀卿秘阁校理，孙绅直龙图阁。

论曰：自唐末词气浸敝，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厖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振。"宋一海内，文治日起。杨亿首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盖其清忠鲠亮之气，未卒大施，悉发于言，宜乎雄伟而浩博也。刘筠后出，能与齐名，气象似尔，至于文体之今古，时习使然，遑暇议是哉。晁迥宽易，与物无忤，父子先后典书命，称为名臣。薛映学艺、吏术俱优，而挟忿以抉人之私，君子病之。

列传第六十五

○谢泌 孙何 弟仅 朱台符 戚纶 张去华 子师德 乐黄目 柴成务

谢泌，字宗源，歙州歙人。自言晋太保安二十七世孙。少好学，有志操。贾黄中知宣州，一见奇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解褐大理评事、知清川县，徙彰明，迁著作佐郎。端拱初，为殿中丞，献所著文十编、《古今类要》三十卷，召试中书，以直史馆赐绯。时言事者众，诏阁门，非涉侥望乃许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陈其不可，且言："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复言："国家图书，多失次序。唐景龙中，尝分经、史、子、集为四库，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马怀素分掌，望遵复故事。"遂令直馆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库。改左正言，使岭南采访。

淳化二年，久旱，复上言时政得失。时王禹偁上言："请自今庶官候谒宰相，并须朝罢于政事堂，枢密使预坐接见，将以杜私请。"诏从之。泌上言曰："伏睹明诏，不许宰相、枢密使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张说谓姚元崇曰：'外则疏而接物，内则谨以事君。此真大臣之礼。'今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见，则庶官请见咨事，略无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总揽英豪，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奈何疑执政，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于大体，妄有陈述。"太宗览奏，即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会修正殿，颇施采绘，泌复上疏。亟命代以丹垩，且嘉其忠荩，拜左司谏，赐金紫、钱三十万。一日，得对便殿，太宗称其任直敢言，泌奏曰："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季孟昌图者，朝疏谏而夕去位，鉴于前代，取乱宜矣。"太宗动色久之。时，群臣升殿言事者，既可其奏，得专达于有司，颇容巧妄。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金谷送三司，覆奏而行，从之。

俄判三司盐铁勾院。奉诏解送国学举人，黜落既多，群聚喧诟，怀甓以伺泌出。泌知之，潜由他涂入史馆，数宿不敢出，请对自陈。太宗问："何官驺导严肃，都人畏避？"有以台杂对者，即授泌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元观灯，泌特预召，自是为例。转金部员外郎，充盐铁副使。顷之，魏羽为使，即泌之外舅，以亲嫌，改度支副使。因郊

祀，条上军士赏给之数。太宗曰："朕惜金帛，止备赏赐尔。"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乱，后唐庄宗马射之祸，皆赏军不丰所致。今陛下薄于躬御，赏赐特优，实历代之所难也。"俄与王沔同磨勘京朝官。太宗孜孜为治，每御长春殿视事罢，复即崇政殿临决，日旰未进御膳。泌言："请自今长春罢政，既膳后御便坐。"不报。俄知三班、通进银台司，出知湖州。再迁主客郎中、知虢州。

真宗初，边人屡寇，泌上疏曰：

臣窃惟圣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尔。雍熙末，赵普录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献。未几，普复相，时称致治之策无出于此。寻普病，又辽骑扰边，因循未行。今北边谧宁，继迁请命，则可行于今日矣。臣以为先朝未尽行者，俟陛下尔。陛下自临大宝，边不加兵，西北肃然，民安岁登，则太平之象，复何远哉。至于省不急之务，削烦苛之政，抑奔竞，来直言，斯皆致太平之术，又岂让唐开元之治也。议者或谓，方今用兵异于开元，且开元边戎孔炽，明皇卒与之和。至如汉高祖亦然。此皆屈己以宁天下，岂以轻大国而竞小忿乎。请以近事言，往岁讨交□止，王师一动，南方几摇。先皇以为得之无用，弃之实便，及授官为蕃屏，则至今窜伏。石晋之末，耻讲和契丹，遂致天下横流，岂得为强？或者有言，敌所嗜者禽色，所贪者财利，余无他智计。先朝平晋之后，若不举兵临之，但与财帛，则幽蓟不日纳土矣。察此，乃知其情古犹今也、汉祖、明皇所用之计，正可以饵其心矣。

臣伏睹近诏，以不逞之徒所陈述，皆闾阎事。臣闻古先哲王询于刍荛，察于迩言者，盖虑视听之蔽，故采此以达物情，亦罕行其事也。先朝有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圣聪，寻翦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臣又闻辅时佐主，建万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静，不易萧、曹；明皇太平，亦资姚、宋。夫精练国政，斟酌王度，未闻市井之胥，走尘之吏，可当其任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贤致治之道，则贤者亦必尽忠竭力，以辅成太平之治矣。

咸平二年，徙知同州。代还，知鼓司、登闻院。五年，与陈恕同知贡举，复知通进、银台司，加刑部，出为两浙转运使。近制，文武官告老皆迁秩，令录授朝官，并给半俸。泌言："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历任犯赃者，听从便。"诏可。徙知福州，代还，民怀其爱，刻石以纪去思。转兵部郎中，复知审官院，直昭文馆。知荆南府，改襄州，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判吏部铨。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

十三。

泌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学，疾革，服道士服，端坐死。帝闻而叹异，遣使临问恤赐，录其子衍为太常寺奉礼郎，衒将作监主簿。衍为太子中舍。

孙何，字汉公，蔡州汝阳人。祖镒，唐末秦宗权据州，强以宾佐起之。镒伪疾不应，还家，以讲授为业。父庸，字鼎臣，显德中，献《赞圣策》九篇，引唐贞观所行事，以魏元成自况。得对，言曰："武不可黩，敛不可厚，奢不可放，欲不可极。"世宗奇其言，命中书试，补开封兵曹掾。建隆初，为河南簿。太平兴国六年，鸿胪少卿刘章荐其材，改左赞善大夫。历殿中丞、知龙州而卒。

何十岁识音韵，十五能属文，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在贡籍中甚有声。与丁谓齐名友善，时辈号为"孙丁"。王禹偁尤雅重之。尝作《两晋名臣赞》、《宋诗》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仪》，闻于时。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陕州。召入直史馆，赐绯，迁秘书丞、京西转运副使。历右正言，改右司谏。

真宗初，何献五议：其一，请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其二，请世禄之家肄业太学，寒隽之士州郡推荐，而禁投贽自媒者；其三，请复制举；其四，请行乡饮酒礼；其五，请以能授官，勿以恩庆例迁。上览而善之。咸平二年，举入阁故事，何次当待制，献疏曰：

六卿分职，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绩而育人材，有兵部简车徒而治戎备，有户部正版图而阜货财，有刑部谨纪律而诛暴强，有礼部祀神示而选贤俊，有工部缮宫室而修堤防，六职举而天下之事备矣。故周之会府，汉之尚书，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纲纪。令、仆率其属，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员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网在纲。

唐之盛时，亦不闻别分利权，创使额，而军须取足。及元宗侈心既萌，召发既广，租调不充，于是萧景、杨钊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为租调地税使，始开利孔，以构祸阶。至于肃、代，则有司之职尽废，而言利之臣攘臂于其间矣。于是叛乱相仍，经费不充，迫于军期，切于国计，用救当时之急，卒以权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

今国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试，太平之业，垂统立制，在此时也。所宜三部使额，还之六卿，慎择户部尚书一人，专掌盐铁使事，俾金部郎中、员外郎判之。又择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员外郎分判之，则三使洎判官，虽省犹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员外总知帐目，分勾稽违。职守有常，规程既定，则进无掊克之虑，退有详练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复矣。兹事非艰，在陛下行之尔。

是冬，从幸大名，诏访边事。何疏曰：

陛下嗣位以来，训师择将，可谓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萧王之赤心，神武冠于百王，精兵倍于前代。分阃仗钺者，固当以身先士卒为心，贼遗君父为耻。而列城相望，坚壁自全，手握强兵，坐违成算，遂使腥膻得计，蛇豕肆行，焚劫我郡县，系累我黎庶。陛下摅人神之忿怒，悯河朔之生灵，爰御六师，亲幸澶、魏，天声一振，敌骑四逃，虽镇、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尘未息，此殆将帅或未得人，边奏或有壅阏，邻境不相救援，糗粮须俟转输之所致也。

将帅者何？或恃勇无谋，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边奏者何？护塞之臣，固禄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实闻，老幼杀伤，托言他盗。不救援者何？缘边州县，城垒参错，如辅车唇齿之相依，若头目手足之相卫，托称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辇输者何？敌骑往还，猋驰鸟逝，赢粮景从，万两方行，迨乎我来，寇已遁去。此四者，当今急务。择将帅，则莫若文武之内，参用谋臣；防壅阏，则莫若凡奏边防，陛见庭问；合救援，则莫若督以军令，听其便宜；运糗粮，则莫若轻赍疾驱，角彼趫捷。

今大驾既驻邺下，契丹终不敢萌心南牧，所虑荐食者，惟东北无备之城，缮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虿有毒，豺狼无厌。今契丹西畏大兵，北无归路，兽穷则搏，物不可轻，余孽尚或稽诛，奔突亦宜预备。大河津济，处处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则请和之使，不日可待。

真宗览而嘉之。及傅潜逗挠无功，何又请斩潜以徇。俄权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又献疏请择州县守宰，省三司冗员，遴选法官，增秩益奉。未几，徙两浙转运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还，判太常礼院。俄与晁迥、陈尧咨并命知制诰，赐金紫，掌三班院。何先已被疾，勉强亲职。一日，奏事上前，坠奏牍于地，俯而取之，复坠笏。有司劾以失仪，诏释之。何惭，上章求改少卿监，分司西京养疾，上不

许，第赐告，遣医诊视。医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听。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渊，闻之悯惜，录其子言为大理评事。

何乐名教，勤接士类，后进之有词艺者，必为称扬。然性褊急，不能容物。在浙右专务峻刻，州郡病焉。好学，著《驳史通》十余篇，有集四十卷。弟仅。

仅字邻几。少勤学，与何俱有名于时。咸平元年，进士甲科，兄弟连冠贡籍，时人荣之。解褐舒州团练推官，会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赵安仁以仅名闻。策入第四等，擢光禄寺丞、直集贤院，俄知浚仪县。景德初，拜太子中允、开封府推官，赐绯。北边请盟，遣使交聘，仅首为国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迁右正言、知制诰，赐金紫，同知审官院。是冬，永兴孙全照求代，真宗思择循良任之，御书边肃洎仅二名示宰相。或言仅尝倅京府，谙民政，乃命知永兴军府。仅纯厚长者，为政颇宽，尝诏戒焉。大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员外郎。代还，知审刑院。顷之，拜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权知开封府。改左谏议大夫，出知河中府。归朝，复领审刑院。久次，进给事中。天禧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录其子大理评事和为卫尉寺丞。

仅性端悫，中立无竞，笃于儒学，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十卷。仅弟侑亦登进士第，至殿中丞。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赋，举拔萃，历度支判官，卒于殿中丞。台符少聪颖，十岁能属辞，尝作《黄山楼记》，士友称之。及长，善词赋。时太宗廷试贡士，多擢敏速者，台符与同辈课试，以尺晷成一赋。淳化三年，进士登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馆，赐绯鱼，再迁秘书丞、知浚仪县。

咸平元年，与杨砺、李若拙、梁颢同知贡举，俄以京府旧僚，擢太常博士，出为京西转运副使。时北边为梗，台符上言曰：

臣闻蛮夷猾夏，《帝典》所载，商、周而下，数为边害。或振旅薄伐，或和亲修好，历代经营，斯为良策。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汉绝大漠而海内虚，逞志一时，贻笑万代，此商鉴不远也。顷者，晋氏失御，中原乱离，太祖深鉴往古，酌取中道，与民休息，遣使往来。二十年间，罕闻入寇，大省戍边之卒，不兴出塞之兵。关防宁谧，府库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幽蓟之地，实维我疆，尚隔混同，所宜开拓。太宗平晋之后，因其兵势，将遂取之。人虽协谋，天未厌乱，螗斧拒辙，用稽灵诛。重兴吊伐之师，又作迁延之役。自兹厥后，大肆凶锋，杀略军民，攻拔城砦，长驱深入，莫可禁止。当是时也，以河为塞，而赵、魏之间，几非国家所有。既阻欢盟，乃为备御，屯士马，益将帅，刍粟之飞輓，金帛之委输，赡给赏赐，不可胜数。繇是国家之食货，匮于河朔矣。

陛下自天受命，与物更始，继迁授节，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镇抚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渥泽，非所以柔远能迩，昭王道之无偏也。今祥禫将终，中外引颈观听德音。臣愚以为宜于此时赦契丹罪，择文武才略习知边境辨说之士，为一介使，以嗣位服除，修好邻国，往告谕之。彼十年以来，不复犯塞，以臣计之，力有不足，志欲归向，而未得其间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欢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捐前恶，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怀恩畏威。则两国既和，无北顾之忧，可以专力西鄙，继迁自当革心而束手矣，是一举而两得也。

台符又自请往使，时论韪之。

咸平二年春，旱，诏求直言。台符上疏，请重农积谷，任将选兵，慎择守令，考课黜陟，轻徭节用，均赋慎刑，责任大臣，与图治道。奏入，优诏褒答。入为盐铁判官，改判户部勾院，拜工部员外郎，换度支判官。景德初，郑文宝为陕西转运，或言其张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赐金紫。

台符俊爽好谋，然颇以刻碎为举职。与杨覃联事，覃颇欲因仍旧贯，台符则更革烦扰，议事违戾，交相掎奏，以不协闻，命御史视其状。九月，徙台符知郢州，覃知随州。三年，召还，会执政有不喜者，复出知洪州，卒于舟次，年四十二。赐其子公佐同学究出身，赙钱二十万。

台符好学，敏于属辞，喜延誉后进，有集三十卷。公佐及台符弟昌符，大中祥符中，举进士，廷试并得第五人。初，昌符登科，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上因言台符有文学及著述可采，甚嗟悼之。公佐卒，又以次子寿隆试将作监主簿。昌符为屯田员外郎。

戚纶字仲言，应天楚丘人。父同文，字文约，自有传。纶少与兄维以文行知名，笃于古学，喜谈名教。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解褐沂水主

簿。按版籍，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众。徙知太和县。同文卒于随州，纶徒步奔讣千里余。俄诏起复莅职，就加大理评事。江外民险悍多构讼，为《谕民诗》五十篇，因时俗耳目之事，以申规诲，老幼多传诵之。每岁时必与狱囚约，遣归祀其先，皆如期而还。迁光禄丞，坐鞫狱陈州失实，免官。著《理道评》十二篇，钱若水、王禹偁深所赏重。久之，复授大理评事、知永嘉县。境有陂塘之利，浚治以备水旱。复为光禄寺丞，转运使又上其政绩，连诏褒之。

真宗即位，转著作佐郎、通判泰州。将行，秘书监杨徽之荐其文学纯谨，宜在馆阁，命为秘阁校理。受诏考校司天台职官，定州县职田条制。诏馆阁官以旧文献，上嘉纶所著，特改太常丞，俄判鼓司、登闻院。出内府缗帛市边粮，诏纶乘传往均市之。

景德元年，判三司开拆，赐绯鱼，改盐铁判官。上疏言边事，甚被嘉奖。十月，拜右正言、龙图阁待制，赐金紫。时初建是职，与杜镐并命，人皆荣之。纶久次州县，留意吏事，每便殿请对，语必移晷，或夜中召见，多所敷启。俄上奏曰："夫出纳献替，王臣之任；章疏奏议，谏者之职。臣屡蒙召对，皆延数刻，屈万乘之尊，接一介之士，圣德渊深，包纳荒秽，体其至愚，不罪触犯，安敢循嘿不言。谨摭十事该治本者附于章左：一曰王畿关辅，二曰五等封建，三曰复制科，四曰崇国学，五曰辟旷土，六曰修贡举，七曰任大臣，八曰置平籴，九曰益厢军、减禁兵，十曰修《六典》令式。"词颇深切，上为嘉奖。

二年，与赵安仁、晁迥、陈充、朱巽同知贡举，纶上言取士之法，多所规制，并纳用焉。预修《册府元龟》，会置官总在京诸司之务，凡百三十司，命纶与刘承珪同领其事。判鸿胪寺。先是，群臣诏葬，公私所费无定式。纶言其事，诏同晁迥、朱巽、刘承珪校品秩之差，定为制度，遂遵行之。纶以三公、尚书、九列之任，唐末以来，有司渐繁，纲目不一，谓宜采《通礼》、《六典》令式，比类沿革，著为大典，时论称之。进秩右司谏、兵部员外郎。时诏禁群臣匿名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纶谓"忠谠之入，当开奖言路，若疏远之士，尤艰请对"，上颇嘉之。

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选事。上初受灵文，纶上疏曰："臣遐稽载籍，历考秘文，验灵应之垂祥，顾天人之相接。陛下绍二圣丕业，启万世鸿基，勤行企道，恭默思元，上天降鉴，瑞牒昭锡，聿示临民之戒，用恢奕叶之祥。乞诏有司，速修大祀，载命侍从，摹写祥符，勒于嘉玉，藏之太庙，别以副本秘于中禁，传示万叶，无敢怠荒。然臣恐流俗

幻惑狂谋，以人鬼之妖辞，乱天书之真旨。伏望端守元符，凝神正道，以答天贶，以惠烝黎。”是冬，封泰山，命纶同计度发运事。礼成，迁户部郎中、直昭文馆，待制如故。被诏，同编《东封祥瑞封禅记》。会峻待制之秩，又兼集贤殿修撰。建议修释奠仪，颁于天下；立常平仓，隶司农寺，以平民籴，皆从之。尝宴饯种放于龙图阁，诏近臣为序，上览纶所作，称其有史才。

三年，擢枢密直学士，上作诗宠之。祀汾阴，复领发运之职。居无何，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属江潮为患，乃立埽岸，以易柱石之制，虽免水患，而众颇非其变法。胡则时领发运，尝居杭州，肆纵不检，厚结李溥，纶素恶之。通判吴耀卿，则之党也，伺纶动静，密以报则。则时为当涂者所昵，因共捃摭纶过，徙知扬州。惟扬亦溥、则巡内，持之益急，求改僻郡，徙徐州。八年，与刘综并罢学士，授左谏议大夫。代还，复知青州。岁饥，发公廪以救饿殍，全安甚众。徙郓州，王遵诲为劝农副使，尝佐西边，寓家永兴，闺门不肃，事将发，知府寇准为平之。纶因戏谑语及准，遵诲恚怒，以为污己，遂奏纶谤讪，坐左迁岳州团练副使，易和州。天禧四年，改保静军副使。是冬，以疾求归故里，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五年，卒，年六十八。

纶笃于古学，善谈名理，喜言民政，颇近迂阔。事兄维友爱甚厚，维卒，讣闻，哀恸不食者数日。与交游故旧，以信义著称。士子谒见者，必询其所业，访其志尚，随才诱诲之。尝云：“归老后，得十年在乡闾讲习，亦可以恢道济世。”大中祥符中，继修礼文之事，纶悉参其议，与陈彭年并职，屡召对，多建条式，恩宠甚盛。乐于荐士，每一奏十数人，皆当时知名士。晚节为权幸所排，遂不复振。善训子弟，虽至清显，不改其纯俭。既没，家无余赀。张知白时知府事，辍奉以助其丧。家人于几阁间，得《遗戒》一篇，大率皆诱劝为学。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议，有机务利害、备边均田之策，别为《论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宾献之，诏赠左谏议大夫。舜宾，官太子中舍。

张去华，字信臣，开封襄邑人。父谊，字希贾。好学，不事产业。既孤，诸父使督耕陇上，他日往视之，见阅书于树下，怒其不亲穑事，诟辱之。谊谓其兄曰：“若不就学于外，素志无成矣。”遂潜诣洛阳龙门书院，与宗人沆、鸾、湜结友，故名闻都下。

长兴中，和凝掌贡举，谊举进士，调补耀州团练推官。晋天福初，代还。会凝由内署拜端明殿学士，署门不接宾客，谊闻之，即日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实当顾问，四方利害，所宜询访，若不接宾客，聋

瞽耳目，坐亏职业，虽为自安计，其可得乎？”凝大奇之，他日，荐于宰相桑维翰曰：“凝门生中有张谊者，性介直，颇涉辞艺，可备谏职。”未几，超拜左拾遗。谊以晋室新造，典礼未完，数上章请复有唐故事。又言契丹有援立之助，所宜敦信谨备，不可自逸，以启衅端。改右补阙，充集贤殿修撰，历礼部员外郎、侍御史。改仓部、知制诰，加礼部郎中。

乾祐初，真拜中书舍人。时苏逢吉、杨邠、王章辈攀附汉祖，骤得大用，搢绅多附之，谊不为屈，故共嫉之。遣谊为吴越宣谕使，与兵部郎中马承翰同往赐官告。浙人每迓朝使，必列步骑以自夸诧，谊与承翰窃笑之。又乘酒，言词有轻发者，钱俶甚耻之，乃奏谊擅箠防援官。又夜集，与承翰使酒，语相侵，坐贬均州司户，改房州司马，岁余卒。

去华幼励学，敏于属辞，以荫补太庙斋郎。周世宗平淮南，去华时年十八，慨然叹曰：“兵战未息，民事不修，非驭国持久之术。”因著《南征赋》、《治民论》，献于行在。召试，授御史台主簿。属三院议事，不得预坐，谓所亲曰：“簿领之职，非壮夫所为。”即弃官归郑州，杜门不出者三载。

建隆初，始携文游京师，大为李昉所称。明年，举进士甲科，即拜秘书郎、直史馆。以岁满不迁，上章自诉，因言制诰张澹、卢多逊、殿中侍御史师颂文学肤浅，愿得校其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与去华临轩策试，命陶谷等考之。澹以所对不应问，降秩，即擢去华为右补阙，赐袭衣、银带、鞍勒马。朝议薄其躁进，以是不迁秩者十六年。尝得对便殿，询及家世，遂诉父始忤权贵，因罹重贬。宰相薛居正亦为言之，太祖为之动容，且曰：“汉室不道，奸臣擅权，此朕所亲见也。”荆湖平，命通判道州。去华上言：“桂管为五岭冲要，令刘鋹保境固守，赖之为捍蔽，若大军先克其城，以趣番禺，如践无人之境。”且言桂州可取之状，有诏嘉奖。代还，知磁、乾二州，选为益州通判，迁起居舍人、知凤翔府。

从太宗征太原，监随驾左藏库，就命为京东转运使。历左司员外郎、礼部郎中。太平兴国七年，为江南转运使。雍熙中，王师讨幽州，去华督宋州馈运至拒马河，就命掌河北转运事。三年，知陕州，未行，著《大政要录》三十篇以献，上览而嘉之，诏书褒美，赐彩五十匹，因留不遣。会许王尹京，命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赐金紫。谓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选用，其善佐吾子。”各赐钱百万。逾岁，就拜左谏议大夫，又令枢密使王显传旨，谕以辅成之意。未

几，有庐州尼道安讼弟妇不实，府不为治，械系送本州。弟妇即徐铉妻之甥。道安伐登闻鼓，言铉以尺牍求请，去华故不为治。上怒，去华坐削一任，贬安州司马。岁余，召授将作少监、知兴元府，未行，改晋州。迁秘书少监、知许州。

真宗嗣位，复拜左谏议大夫。未几，迁给事中、知杭州。两浙自钱氏赋民丁钱，有死而不免者，去华建议请除之，有司以经费所仰，固执不许。咸平二年，徙苏州。顷之，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景德元年，改工部侍郎致仕。三年，卒，年六十九。

去华美姿貌，善谈论，有蕴藉，颇尚气节。在营道得父同门生何氏二子，教其学问。受代，携之京师，慰荐馆谷，并登仕籍。尝献《元元论》，大旨以养民务穑为急，真宗深所嘉赏，命以缣素写其论为十八轴，列置龙图阁之四壁。然不饰边幅，颇为清议所贬，以是不登显用。有集十五卷。子师古至国子博士，师锡殿中丞，师颜国子博士。

师德，字尚贤。去华十子，最器师德。尝欲任以官，辞不就。去华曰："此儿必继吾志。"真宗祀汾阴，知河南府薛映荐其学行，又献《汾阴大礼颂》于行在。是岁，举进士亦为第一，时人荣之。除将作监丞、通判耀州。迁秘书省著作郎、集贤校理、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建言："有逋负官物而被系，本非侵盗，若茕独贫病无以自偿，愿特蠲之。"帝用其言。尝奏事殿中，帝访以时事，而条对甚备。帝喜曰："朕藩邸知卿父名，今又知卿才。"其后每遣使，帝辄曰："张师德可用。"契丹、高丽使来，多以师德主之。天禧初，安抚淮南，苦风眩，改判司农寺。擢右正言、知制诰，判尚书刑部。顷之，出知颍州，迁刑部员外郎、判大理寺，为群牧使、景灵宫判官，再迁吏部郎中。以疾，知邓州，徙汝州，拜左谏议大夫，罢知制诰。

师德孝谨有家法，不交权贵，时相颇不悦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迁，卒于官。有文集十卷。子景宪，为太中大夫。

乐黄目，字公礼，抚州宜黄人。世仕江左李氏。父史，字子正。齐王景达镇临川，召掌奏笺，授秘书郎。入朝，为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与颜明远、刘昌言、张观并以见任官举进士。太宗惜科第不与，但授诸道掌书记。史得佐武成军，既而复赐及第。上书言事，擢为著作佐郎、知陵州，献《金明池赋》，召为三馆编修。

雍熙三年，献所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

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续卓异记》三卷。太宗嘉其勤，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知舒州，迁水部员外郎。淳化四年春，与司封员外郎、直昭文馆李蕤同使两浙巡抚，加都官、知黄州。又献《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一卷。诏秘阁写本进内。史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

咸平初，迁职方，复献《广孝新书》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州。史前后临民，颇以贿闻。俄以老疾为言，听解职，分司西京。五年，郊祀毕，奉留守司表入贺，因得召对。上见其矍铄不衰，又知笃学，尽取所著书藏秘府，复授旧职，与黄目同在文馆，人以为荣。出掌西京磨勘司，黄目为京西转运。改判留司御史台。车驾幸洛，召对，赐金紫。史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榭竹树之胜，优游自得。未几卒，年七十八。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总记传》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记》四十卷，《商颜杂录》、《广卓异记》各二十卷，《诸仙传》二十五卷，《宋齐丘文传》十三卷，《杏园集》、《李白别集》、《神仙宫殿窟宅记》各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又编己所著为《仙洞集》百卷。

黄目淳化三年举进士，补伊阙尉。迁大理寺丞、知寿安县。咸平中，徙知壁州，未行，上章言边事，召对，拜殿中丞。久之，直史馆、知浚仪县。俄上言曰："伏以从政之原，州县为急；亲民之任，牧宰居先。今朝官以数任除知州，簿尉以两任入县令，虽功过易见，而能否难明。伏见唐开元二年选群官，有宏才通识、堪致理化者，授刺史、都督。又引新授县令于宣政殿，试理人策一道，惟鄄城令袁济及格，擢授醴泉令，余二百人，且令赴任，十余人并放令习学。臣欲望自今审官院差知州，铨曹注县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见于御前，试时务策一道。察言观行，取其才识明于吏治、达于教化者充选；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厘务，或退守旧资。如此，则官得其人，事无不治。"上颇嘉其好古。历度支、盐铁判官，迁太常博士、京西转运使。丁内艰，时真宗将幸洛，以供亿务繁，起令莅职。史寻卒，上复诏权夺。

大中祥符中，使契丹还，改工部员外郎、广南西路转运使。就拜起居郎，改陕西转运使，赐金紫。陈尧咨知永兴，好以气凌黄目，因表求解职，不许。尧咨多纵恣不法，有密言其事者，诏黄目察之，得实以闻，尧咨坐罢龙图阁职，徙知邓州。八年，黄目入判三司三勾院。天禧初，马元方奏黄目职事不举，遂分三勾院，以三人掌之。黄目罢任，奉朝请。逾月，拜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充会灵观判官。黄目属辞淹缓，

朝议以为不称职。时以盛度知京府，辞不拜，即迁黄目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度为会灵观判官，两换其任。

仁宗升储，拜给事中兼左庶子。入内副都知张继能，尝以公事请托黄目，至是未申谢，事败，降左谏议大夫、知荆南府。明年，复为给事中，徙潭州。长沙月给，减于荆渚，特诏增之，又谕以兵赋繁综寄任之意。五年，代还，知审官院。黄目以风疾题品乖当，改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数月，求外任，得知亳州。俄而幼子死，闻讣恸绝，所疾加甚，卒，年五十六。录其子理国为卫尉寺丞，定国为大理评事。

黄目面柔简默，为吏处剧，亦无败事。有集五十卷，又撰《学海搜奇录》四十卷，《圣朝郡国志》二十卷。黄目兄黄裳，弟黄庭，黄裳孙滋，并进士及第。黄裳、黄庭皆至太常博士。

柴成务，字宝臣，曹州济阴人也。父自牧，举进士，能诗，至兵部员外郎。成务乾德中京府拔解，太宗素知其名，首荐之，遂中进士甲科，解褐陕州军事推官。改曹、单观察推官，迁大理寺丞。太平兴国五年，转太常丞，充陕西转运副使，赐绯，再迁殿中侍御史。八年，与供奉官葛彦恭使河南，案行遥堤。历知果、苏二州，就为两浙转运使，改户部员外郎、直史馆，赐金紫。入为户部判官、迁本曹郎中。太宗选郎官为少卿监，以成务为光禄少卿。

俄奉使高丽，远俗尚拘忌，以月日未利拜恩，稽留朝使。成务贻书，往反开谕大体，国人信服，事具《高丽传》。淳化二年，为京东转运使。会宋州河决，成务上言："河水所经地肥淀，愿免其租税，劝民种艺。"从之。召拜司封郎中、知制诰，赐钱三十万。时吕蒙正为宰相，尝与之联外姻，避嫌辞职，不许。俄与魏庠同知京朝官考课。四年，又与庠同知给事中事，凡制敕有所不便者，许封驳以闻。

蜀寇平，使峡路安抚，改左谏议大夫、知河中府。时银、夏未宁，蒲津当馈輓之冲，事皆办集，得脱户八百家以附籍。府城街陌颇隘狭，成务曰："国家承平已久，如车驾临幸，何以驻千乘万骑邪？"乃奏撤民庐以广之。其后祀汾阴，果留跸河中，衢路显敞，咸以为便。

真宗即位，迁给事中、知梓州。未几代还，又遣知青州，表求俟永熙陵复土毕之任。旋受诏与钱若水等同修《太宗实录》，书成，知扬州。入判尚书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务怒而笞之，吏击登闻鼓诉冤，有诏问状。成务叹曰："忝为长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据堂决事

邪！”乃求解职。景德初，卒，年七十一。

成务有词学，博闻稽古，善谈论，好谐笑，士人重其文雅。然为郡乏廉称，时论惜之。文集二十卷。成务年六十六始有子，比卒，裁六岁，授奉礼郎，名贻范，后为国子博士。

论曰：泌述唐、汉之治，台符陈商、周之鉴，历布腹心，奏议反覆论当世事，尽言无隐。何建五议，纶摭十事，皆切于辅治。何勤接士类，纶乐于荐士，皆足以仪表当世者也。去华颇尚气节，而能作成后进；黄目属辞淹缓，而著述浩瀚；成务寡清白之操，而专对不辱，俱有足称者焉。

列传第六十六

○乔维岳 王陟附 张雍 董俨 魏廷式 卢琰 宋抟 凌策 杨覃 陈世卿李若拙 子绎 陈知微

乔维岳，字伯周，陈州南顿人。治《三传》。周显德初登第，授太湖主簿。四年，迁平舆令。开宝中，右拾遗刘稹荐其才，擢为太子中舍、知高邮军，通判扬州，徙常州。金陵平，又移升州，改殿中丞。太平兴国初，徙襄州，俄丁内艰。三年，陈洪进表纳疆土，以其子文显为泉州留后，朝廷议择能臣关掌郡事，即起维岳为通判。会盗起仙游莆田县、百丈镇，众十余万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势甚危急。监军何承矩、王文宝欲尽屠其民，燔府库而遁。维岳挺然抗议，以为："朝廷寄以绥远，今惠泽未布，盗贼连结，反欲屠城，岂诏意哉。"承矩等因复坚守，既而转运使杨克让率福州兵破贼，围遂解，诏褒之。

归朝，为淮南转运副使，迁右补阙，进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多罹覆溺。维岳规度开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县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尝按部至泗州，虑狱，法掾误断囚至死。维岳诘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余，今获罪，则母不能活矣。"维岳悯之，因谓曰："他日朝制按问，第云转运使令处兹罪。"卒如其言，获免；维岳坐赎金百二十斤，罢使职，权知楚州。迁户部员外郎。代还，为度支判官，转本曹郎中，出为两浙转运使，历知怀州、沧州。

会考课京朝官，召还。属真宗以寿王尹京，精择府僚，留为开封府推官。或言维岳在淮南，决狱不平允，左右有知其事者辨之，太宗特加赏异。储闱建，兼左谕德，转太常少卿。京府事繁，维岳评处详敏。有王陟为司录，真宗亦称其明干。及践祚，即命维岳与毕士安权知开封府，拜给事中、知审官院。维岳体肥年衰，艰于拜趋，陈乞外迁小州。上嘉其静退，特授海州刺史。

咸平初，知苏州。素病风，上以吴中多食鱼蟹，乃徙寿州，仍命太

医驰疗之。四年，卒，年七十六。赠兵部侍郎，官给其葬。大中祥符中，录其孙世昌、献之，并赐同学究出身。维岳明习吏事，有治剧才。在怀州，王钦若始举进士，维岳知其贵；又善待陈彭年，自刺郡连奏为通判，皆称荐之。

王陟者，潞州上党人。淳化三年举进士，补岚州团练推官。内侍罗怀嗣言其督运有劳，迁晋州观察推官。至道初，度支判官李择言荐为著作佐郎、同判大名府，留知开封府司录参军。前司录阎仲卿喜云为，屡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时颇不悦。及陟代之，以谨干闻，尤被待遇。即位，召赐绯鱼袋，改著作郎、开封府推官，乘传陕西，与转运使督馈灵武刍粮。

咸平初，迁太常博士，出为河东转运使，赐金紫。时赵保吉纳款，屡遣与内侍张崇贵裁度边事，正其经界，又副崇贵使夏州赐告命。代归，会温仲舒知贡举，命陟与刑部员外郎董龟正同考试及封印卷首。俄改工部员外郎、知棣州。

五年，召归，判三司盐铁勾院。初，上以京府之旧，颇隆眷遇，将加擢用。会有言其在贡部，举子有纳贿成名者，恃恩宠，希显要，僦大第以居，事遂寝。六年，卒。上甚悯之，录其子若拙为奉礼郎，若谷为太庙斋郎。后陟妻卒，又命给其子奉，使终丧制。若拙官国子博士。

张雍，德州安德县人。治《毛氏诗》。开宝六年中第，释褐东关尉。太平兴国初，有荐其材者，召归，改将作监丞、知南雄州。迁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俄为秘书丞，充推官。

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刘早寡，有奸状，为姻族所知，忧悸成疾。又惧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诉元吉寘堇食中以毒己，病将死。事下右军巡按之，未得实；移左军巡，推吏受刘赂掠治，元吉自诬伏。俄而刘死，府虑囚，元吉始以实对。又移付司录，尽捕元推吏，稍见诬构之迹。且以逮捕者众，又狱已累月未能决，府中惧其淹，列状引见，诏免死决徒。元吉大呼曰："府中官吏悉受我赂，反使我受刑乎？"府不敢决，元吉历陈所受赂主名，又令妻张击登闻鼓诉之。上召张临轩顾问，尽得其枉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付御史鞫治。时滕中正为中丞，雍妻父也，诏供奉官蔚进别鞫之。雍坐与知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初虑问，元吉称冤，徙左军巡，雍戒吏止令鞫其毒母状，致吏讯掠惨暴。上怒，雍及左右军巡判官韩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保勋、继凝各夺一等奉，左右军巡使殿直庞则、王荣并降为殿前承旨。

雍熙初，雍复为秘书丞、御史台推直官，改盐铁推官，迁右补阙，充判官。端拱初，转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未几，又为盐铁判官兼判勾院。逾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月余，出为淮南转运使。淳化初，选为太府少卿。二年，加右谏议大夫，徙两浙转运使，入知审刑院。三年，充户部使，出知梓州，就命为西川转运使，俄复知梓州。

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顺作乱，众至万人。雍训练士卒，得城中兵三千余人，又募强勇千余守城，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推官陈世卿治戎器，掌书记施谓、榷盐院判官谢涛伐山木为竿，销铜钟为箭镝，纽布为索，守械悉备。遣推官盛梁请兵于朝。未几，益绵邛彭汉州、永康军悉陷于贼。顺入成都，僭号大蜀王，势甚盛，遣其党杨广将十万众寇剑门，相里贵帅众十万围梓潼。雍与监军卢斌登堞望之，贼所出兵，皆老弱疲惫，无铠甲，斌笑请开北门击之，雍曰："不可，贼或诈见老弱，设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脱为伏兵所突，则堕其奸计，非良策也。"言未毕，果有卒依敌楼呼啸，与外应和，雍亟斩以徇。贼大设梯冲火车，昼夜鼓噪，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贼稍退，复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绐曰："军士趣治装，吾将开东门击贼。"阳遣步骑五百临东门。贼升牛头山瞰城内，信然，伏精兵万余山之东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辈缒而下，尽焚其攻具，自午达申殆尽，贼以为神。凶党数乘城进战，皆不利。一日，北风昼晦，贼乘风纵火，急攻北门。雍与卢斌等领兵据门，立矢石间，固守不动，贼为之少却。长围八十余日，会王继恩遣石知颙来援，贼始溃去。遣施谓入奏，上手诏褒美，擢雍给事中，斌西京作坊使、领成州刺史，世卿掌书记，谓节度判官，涛观察推官。又以通判将作监丞赵贺为太子中舍，监军供奉官辛规为内殿崇班。

至道二年，改工部侍郎。明年召归，复知永兴军，转礼部侍郎，改刑部，充度支使。咸平四年，迁盐铁使。上以雍龊龊小心，三司事重，宜有裁制，乃用王嗣宗代之。又以其无过，特拜户部侍郎，复知审刑院，出知秦州，徙凤翔府。

景德初，权知开封府事。上览奏狱，京府囚二百余人，以为淹系，遣给事中董俨、直昭文馆韩国华同虑问，决遣之。三年，改兵部侍郎、同知审官院。明年，车驾朝陵，判留司尚书省，出知邓州。大中祥符元年，请老，以尚书右丞致仕，诰命未至而卒，年七十。

雍性鄙吝，莅事勤恪，善为米盐苛察以肃下，恃其清干，受遇于时，益矫厉以取名誉。所至藩镇宴犒，率皆裁节；聚公钱为羡余，以输

官帑；集会宾佐，粝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桉前急”、“马前急”、“急中急”之目，颇为时论所诮。雍姿貌鲁朴，始登科，为滕中正婿，中正子锡、世宁咸笑之。中正曰：“此人异日必显达寿考，非汝曹所及。”锡兄弟虽有名，然终不越郎署，亦无耆年者。子太冲，官殿中丞。

董俨，字望之，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三年进士，解褐大理评事、通判饶州，加著作佐郎。五年，授左拾遗、直史馆。转右补阙，充淮南西路转运副使。会罢使，就命知光州。俨狂躁务进，不乐外郡，上书乞还京师。太宗怒，降为秘书丞，削史馆职，徙知忠州。复为右补阙，俄复直史馆。会并水陆发运为一，俨与王继升同领其事，就转刑部员外郎。

端拱初，进郎中、三司度支副使。坐翟马周事，左授海州团练副使，移知泰州。逾年，以户部员外郎知泉州，召为京东转运使。时三司改易制度，置三计使，因留拜右谏议大夫，充右计使。使罢，出知扬州，迁右谏议大夫。徙潭州，转给事中，历知广岳洪三州、江陵府。

景德中，归朝。会开封府系囚二百余人，朝议以其稽滞，命俨与韩国华、张雍同虑问，裁决之。俄判吏部铨，加工部侍郎。时黄观罢西川转运归阙，俨与知杂御史王济姻家，因托济言于观，求荐己知益州。未几，观复领陕西转运，得对便殿，俨谓其必荐己。他日，面陈：“自以孤直不为权要所容，况黄观庸浅无操持，恐为执政所使，妄有论荐，俾臣远适，惟陛下察之。”真宗不之诘。数日，王济得对，因述俨尝有私托，且言：“俨性本矫诈，臣语观不可许之。”真宗不欲暴其事，乃出俨知青州。俨复请对，言为权臣所摈，上慰遣之，久而不去，乃谓之曰：“尔自告黄观求知益州，复有何人排斥乎？”俨即矍然，且言：“观、济尝议益州须得臣往弹压之。”上以其词不类，因令条析以闻，复遣使陕西质问黄观。观具述俨托王济求荐之事，且言俨素待臣非厚。初，淳化中，俨为计使，观为判官。俨知观不饮酒，一日聚食，亲酌以劝观，观为强饮之。有顷，都监赵赞召观议事，观即往。赞曰：“饮酒耶？”观以实对。翌日，俨与赞密奏观嗜酒废职，故观因是及之。乃诏枢密直学士刘综与御史杂治之，俨方引伏，坐责授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不署州事。

大中祥符初，会赦，起知郢州，病疽卒，年五十四。俨俊辩有材干，不学无操行，所至厚纳货赂。尝令引赞吏改制朱衣，每夕纳俨第，而潜以轻帛制衣易之。在铨司，命胥吏市物，及请其直，则呵责之，其鄙屑如此。又广畜姬媵，颇事豪侈。用倾狡图位，终以是败，士大夫丑之。东封恩，复其官。子仲容、仲宗，并为太子中舍。兄伟至殿中丞致

仕。

魏廷式，字君宪，大名宗城人。少明法学。尝客游赵州，舍于监军魏咸美之廨，廨有西堂，素凶，咸美知廷式有胆气，命居之，卒无恙。来京师，咸美弟咸信延置馆舍，以同宗善待之。太平兴国五年中第，释褐朗州法曹掾。转运使李惟清以其吏材奏，知桃源县，迁将作监丞。端拱初，改著作佐郎、通判颍州。

淳化二年，始命李昌龄判审刑院，以廷式明练刑章，奏为详议官。屡进对，太宗悦其明辨，迁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初较廷臣殿最，命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赵镕、李著同勾当三班，多所规制。越王生日，令持礼物赐之，超拜主客员外郎、判三司都勾院，换河南东道判官，改户部员外郎、知利州。

李顺为盗，就命充陕西至益州路转运使。后入奏事，太宗谓曰："有事当白中书。"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驿而至，以机事上闻，愿取断宸衷，非为宰相来也。"即不时召对，问方略称旨，赐钱五十万，令还任。贼平，知宁州，未至，召入判大理寺。

至道初，乘传河朔决狱，复出知宋、潭二州。湖南地土衍沃，民喜讼产，有根柢巧伪难辨者，廷式立裁之，吏民咸服。转吏部员外郎、知桂州，历工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刑部。会王继恩有罪下吏，命廷式同按之，逾宿而狱具。俄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拜右谏议大夫、知审刑院，出知泾州。咸平二年卒，年四十九。录其子摄太常寺太祝舜卿为太祝，禹卿同学究出身。

廷式所至，以严明称，刚果敢言，为人主厚遇，然性倾险，喜中伤人，士君子惮其口而鄙其行。

卢琰，字锡珪，淄州淄川人。父浚，右谏议大夫。琰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举，解褐历城主簿。历大理评事、知安吉县。三迁太常丞、通判并州。至道中，就加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选为开封府判官，与推官李防并命。真宗谓宰相曰："人之有材，难得尽知，但历试而后可见。"占谢日，特升殿，谕以天府事繁慎选之意，仍赐缗钱。会狱空，有诏奖之。迁工部员外郎，为河北转运副使。

时北鄙未宁，调发军储，粮道不绝。以职务修举，召入，迁秩刑部，赐金紫，复遣之任。会城祁州，命专董其役。契丹入边，车驾幸澶

州，琰自定州随军至大名，即单骑赴行在。召对，劳问久之。其子士宗时为隰州推官，特迁大理寺丞。契丹请和，琰上言领职六年，求归阙，许之。以使劳，优拜吏部员外郎、判三司三勾院。会宋抟使契丹，命权户部副使。时议东封，又权京东转运使，往营顿置。加户部郎中，复判三勾院。

大中祥符二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数月，授三司度支副使。祀汾阴岁，命与鲍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加吏部郎中，俄拜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府。五年，再为河北转运使。琰勤于吏职，所至以干集闻。颇知命，尝语亲旧曰："官五品，服三品，天不与者寿尔。"明年被疾，诏遣中使将太医诊视。六年，卒，年五十九。时琰母八十余，无恙，上悯之，以士宗为太常博士，特命知怀州；又以次子秘书丞士伦为太常博士，给禄终丧。士伦至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士宗自有传。

宋抟，字鹏举，莱州掖人。治《毛氏诗》。开宝八年，宋准典贡部，得第，调补遂宁尉。历潍州司理参军，改白龙令。膳部员外郎鞠砺荐其能，迁右赞善大夫、知利丰监，徙知藤州。改殿中丞、通判洪州。复有荐者，召还，命提点河北西路刑狱，未行，改监左藏库。迁国子博士、通判西京留守司，得对便坐，赐钱三十万。久之，徙江南转运使，就迁度支员外郎。

真宗嗣位，迁司封员外郎、河东转运使。上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备诸州军数十年鼓铸，愿权罢采以纾民。"又请科诸州丁壮为兵，以增戎备。在任凡十一年。河东接西北境，时边事未息，屯师甚广，抟经制漕运，以干治称。连他徙，州郡辄乞留，有诏褒饬。两至夏州界部发居民，数诣阙奏事称旨。屡以秩满请代，朝议以抟善职，就加祠部郎中，赐金紫。尝荐代州承受使臣王白，上以本置此职，止于视军政、察边事，抟不应保奏。因诏诸路，自今勿得举承受使臣。

景德四年，入判三司勾院，逾月，为户部副使。大中祥符初，进秩刑部郎中，俄使契丹，会疾，契丹主以车迎之。二年，卒，年六十六。子可法至太子中舍，舜元登进士第。抟卒，舜元自筠州判官改著作佐郎。又赐其孙出身。

凌策，字子奇，宣州泾人。世给事州县。策幼孤，独厉志好学，宗族初不加礼，因决意渡江，与姚铉同学于庐州。雍熙二年举进士，起家广安军判官。改西川节度推官，以强干闻。淳化三年，就命为光禄寺丞，签书两使判官。代还，拜左赞善大夫、通判定州，赐朱衣、银章、

御书历，给以实奉。李顺之乱，川陕选官多惮行，策自陈三莅蜀境，谙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当益之餫道，徙绵州，加太常博士。

还朝，会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进屯田员外郎。入为户部判官，迁都官。先是，岭南输香药，以邮置卒万人，分铺二百，负檐抵京师，且以烦役为患。诏策规制之，策请陆运至南安，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转送之费。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拜职方员外郎、直史馆，命代之，赐金紫。广、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属江、淮岁俭，颇有盗贼，以策领淮南东路安抚使。驾旋，使停，进秩司封。时洪州水，知州李玄病，上与宰相历选朝士，将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艰殆，长吏当便宜从事，不必禀于外计也。"王旦言："策莅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转运使授之，仍诏谕差选之意。"饶州产金，尝禁商市鬻，或有论告，逮系满狱。策请纵民贩市，官责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知益州。初，策登第，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其后往剑外凡六任，时以为异。策勤吏职，处事精审，所至有治迹。

九年，自蜀代还，上颇有意擢用，会已病，命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纠察在京刑狱。真宗尝对王旦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断。"旦曰："策性淳质和，临事强济。"上深然之。是秋，拜给事中、权御史中丞。时榷茶之法弊甚，诏与翰林学士李迪、知杂御史吕夷简同议经制，稍宽其旧。

明年，疾甚，不能朝谒，累遣中使挟医存问，赐名药。复表求典益，寻迁工部侍郎，从其请。天禧二年三月卒，年六十二。录其子将作监主簿瓘、琬并为奉礼郎，续给其奉。策兄简，官国子博士，分司南京。

杨覃，字申锡，汉太尉震之后。唐有京兆尹凭居履道坊，仆射于陵居新昌坊，刑部尚书汝士居靖恭坊，时称"三杨"，皆为盛门，而靖恭尤著。汝士弟虞卿、汉公、鲁士皆显名。虞卿至工部侍郎、京兆尹，生堪，为太子少师。堪生承休，昭宗朝，以兵部员外郎使吴越，会杨行密据淮甸，绝其归路，因留浙中。承休生岩，即覃祖也，署为镇海军节度副使，奏领春州刺史。岩生郁，早卒。

覃少献书于嗣王俶，俶私署著作佐郎，从俶归朝，为禹城尉。太平

兴国八年，举进士擢第，授徐州观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戎州。再迁太常博士，使陕西，蠲逋负。覃本名蟫，至是，太宗为改焉。淳化中，转屯田员外郎、同判寿州。巡抚使潘慎修上其政绩，有诏嘉奖，就命知州事。数月，召还，未上道，会丁内艰，州民列状乞留，转运使以闻，有诏夺情。

时田重进为永兴节度，选覃与林特同判军府事，赐覃绯鱼，仍赐御书历，给以实奉。重进不法，覃事多抗执，重进颇不悦，形于辞色。覃表求徙任，不许，就转都官员外郎。时讨李继迁，调发刍粮，覃、特皆以苛急促办为务。覃令钳手，特令即械颈，虽衣冠旧族不免，人用怨嗟。改职方员外郎。

咸平初，迁屯田郎中、三门发运使。吕蒙正在河南，荐其材，诏入判三司磨勘、凭由、理欠司。四年春，旱，覃上言："古之用刑，皆避三统之月，汉旧章断狱报重，尽三冬之月。又唐太宗凡断重刑日，敕减膳彻乐。今春物方盛，时雨尚愆，辇轂之下，狱系甚繁。望诏有司，死罪未得论决，俟雨降，乃复常典。仍望自今凡决重刑日，依唐故事，以彰至仁之德。"尝献《时务策》五篇：一曰御戎，二曰用兵，三曰为政，四曰选贤，五曰刑罚。文多不载。

明年，权同知贡举，出为陕西转运使，赐金紫。会边臣言继迁死，愿乘此时深入致讨。覃建议："伐丧非礼，且其子尚在，当为之备。请诏边臣谨守疆候，毋得轻举，俟其众叛亲离，则亡无日矣。"时西鄙屯兵，调役甚繁，副使朱台符务有为，而覃务循旧，且言边事不宜更张。初，寇准知青州，台符为通判。至是，准作相，覃意台符凭恃僚旧，密以上闻。坐不协，徙知随州。王超节制汉东，覃移唐州。

景德二年，召归。属河北兵革之后，命覃诣澶、滨、棣、德、博州巡抚振给之。出知潭州，王师讨宜贼，军须多出长沙，曹利用以闻，诏书褒劳，加刑部郎中。大中祥符二年，代冯亮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月余，改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

覃勤于吏事，所至以干济称。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后牧守或致谤议，惟覃以廉著，远人便之。加右谏议大夫。四年，卒，年五十四。遣其长子奉礼郎文友乘传赴丧，诏本州护柩还其家，官给所费。录其次子文敏为扬州司士参军。覃从弟蜕及从子侃、傅，并登进士第。蜕官司封员外郎，侃后名大雅，自有传。

陈世卿字光远，南剑人。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解褐衡州推官。再调东川节度推官。会李顺寇两川，知州张雍以州兵马为数部，使官分领。世卿素善射，当城一面，亲射中数百人。贼寝盛，同幕皆谋图全计。世卿正色曰："食君禄，当委身报国，奈何欲避难为他图耶？"亟出白雍曰："此徒皆懦儒，存之适足惑众，不若遣出求援。"雍从之。贼既引去，世卿适丁外艰，雍表其材，诏追出视事，就改掌书记。凡七年，归朝，为秘书郎，迁太常丞、知新安县。或荐其堪任宪台，即召归，会张乍监出知广州，表为通判。将行，召见，赐绯，加太常博士。

景德初，徙知建州。真宗知其材干，逾月，授福转建运使，规画南剑州安仁等银场，岁增课羡，诏奖之。俄代姚铉为两浙路转运使，历祠部员外郎，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四年，改度支员外郎，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属澧州慈利县下溪等四州蛮人侵县境地四百余里，朝命世卿与阁门祗候史方、知澧州刘仁霸同领兵讨之，遂还所侵地，标正经界，取其要领，又令纳所掠汉口千余，复置澧川、武口等砦以控制之，自是平定，有诏嘉奖。还朝，屡述溪洞利害。召对，真宗器其材，复自言愿效用于烦剧。会邵晔知广州，被疾，乃授世卿秘书少监代之，加赐金紫。郡有计口买盐之制，人多不便，至，即奏除之。九年，卒，年六十四。录其子南安主簿俨为太祝。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万年人。父光赞，贝、冀观察判官。若拙初以荫补太庙斋郎，复举拔萃，授大名府户曹参军。时符彦卿在镇，光赞居幕下，若拙得以就养。俄又举进士，王祐典贡举，擢上第，授密州防御推官。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祖嘉其敏赡，改著作佐郎。故事，制策中选者除拾遗、补阙。若拙以恩例不及，上书自陈，执政恶之，出监商州坑冶。迁太子左赞善大夫，以官称与父名同，辞，不许。太平兴国二年，知乾州，会李飞雄诈乘驿称诏使，事败伏法。太宗以若拙与飞雄父若愚连名，疑其昆弟，命殿直卢令珣即捕系州狱，乃与若愚同宗，通家非亲，不知其谋，犹坐削籍流海岛。岁余，起授卫尉寺丞、知陇州。

四年，复旧官。以政闻，超授监察御史、通判泰州。同帅宋偓年老政弛，又徙若拙通判焉。未几，御史中丞滕中正荐之，召归台。顷之，改右补阙。时诸王出阁，若拙献颂称旨，召见，赐绯鱼，同勾当河东转运兼云、应等八州事。尝诣阙言边事，太宗嘉之。又同掌水陆发运司。

雍熙三年，假秘书监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礼，繇是桓听命，拜诏尽恭。燕飨日，以奇货异物列于

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蛮使邓君辩以归，礼币外，不受其私觌。使还，上谓其不辱命。迁起居舍人，充盐铁判官。

淳化二年，出为两浙转运使。契丹寇边，改职方员外郎，徙河北路，赐金紫。五年，直昭文馆，迁主客郎中、江南转运使。若拙质状魁伟，尚气有干才，然临事太缓。宰相以为言，罢使知泾州。至道二年，黎桓复侵南鄙，又诏若拙充使，至，则桓复禀命。使还，真宗嗣位，召见慰问，进秩金部郎中。召试学士院，改兵部郎中，充史馆修撰，俄知制诰。咸平初，同知贡举，被疾，改右谏议大夫。车驾北巡，判留司御史台。明年，使河朔按边事，知升、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八。子绎。

绎字纵之，幼谨愿自修。初，以父使交阯有劳，补太庙斋郎，改太常寺太祝。举进士中第，除将作监丞。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华州。蒲城民李蕴诉人盗其从子亡去，绎问曰："若有仇耶？"曰：无有。"曰："有失亡邪？"曰："无有。"绎挥蕴去，因密刺蕴。蕴有阴罪，侄觉之，惧事暴，杀之以灭口。遂收蕴致法。擢提点河北刑狱，权知贝州。岁旱，绎为酒务，市民薪草溢常数，饿者皆以樵采自给，得不死，官入亦数倍。边民岁输防城火牛草十余万，委积久，辄腐败，绎奏罢之。三迁本曹郎中，为利州路转运使。

河北经费不支，仁宗问谁可任者，参知政事薛奎荐绎，遂徙河北。进刑部郎中、直史馆、知延州，改兵部，为江、淮制置发运使。内出绢五十万匹，责贸于东南。绎曰："百姓饥，不宜重扰。"辄奏罢之。甫半年，漕课视常岁增五之一。迁太常少卿，再知延州。绎所至颇称治，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传》，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也。尝两知凤翔府，至是，又徙凤翔。寻为右谏议大夫，卒。

陈知微，字希颜，高邮人。咸平五年，进士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歙州。擢为著作佐郎、直史馆，俄充三司户部判官。奉使契丹，迁太常博士、判三司都磨勘司，再为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奏还东平监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又决古广济河通运路，罢夹黄河，岁减夫役数万计。

迁右司谏，徙荆湖南路转运使。召还，拜比部员外郎、知制诰。淮南饥，遣知微巡抚，所至按视储粮，察诸官吏能否。使还，判吏部铨，兼刑部。知微祠藻虽无奇采，而平雅适用。一日，进改群官，除目纷委，适当知微次直，思亦敏速。又判司农寺，纠察在京刑狱。天禧二

年，加玉清昭应宫判官，俄以疾闻，真宗遣中贵挟太医往视之。卒，年五十。录其子舜卿为太常奉礼郎，给奉终丧，又假官船载其柩还乡里。

知微仪状甚伟，沉厚有材干，不务皦察，时人许其处剧，惜其母老不克终养。有集三十卷。子尧卿，大中祥符五年，进士及第。

论曰：维岳明习吏事，才足以治剧，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蔼然。雍虽素称鄙吝，而勤恪清干，观其捍守，亦可见矣。俨务进黩货，廷式倾险忌刻，自不容于清议。若琰、抟经制漕运有方，策之处事精详，治迹昭著，覃之律身廉洁，兼勤吏事，世卿之安远，若拙之专对，皆为时论所许。绎以谨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实有材干，不辱其职，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谨干称，而取士以谤致污，惜哉！

列传第六十七

○上官正 卢斌 周审玉 裴济 李继宣 张旦 张煦 张佶

上官正，字常清，开封人。少举《三传》，后为鄜州摄官。雍熙中，召授殿前承旨，屡遣鞫狱，迁供奉官、阁门祗候、天雄监军。淳化中，转作坊副使、剑门都监。李顺之乱，分其党趋剑门，时疲兵数百人，正奋励士气以御之。会成都监军宿翰领兵投剑门，与正兵合，因迎击，大破贼数千众，斩馘殆尽。奏至，太宗嘉之，诏书奖饬，并赐袭衣、金带，超正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部署，翰自供奉官擢崇仪使、领昭州刺史。数月，正被疾，请寻医，至阙。疾愈，入对，上劳问久之，复遣还任所，赐以金丹、良药、衣带、白金千两、马三匹，授以方略，令招抚残孽，慰勉遣之。

初，川贼甚盛，朝议深以栈路为忧，正以孤军力战挫贼锋，自是阁道无壅，王师得以长驱而入。贼众三百余，败归成都，顺怒其惊众，尽斩之，然自此沮气矣。后贼既诛，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剽劫为患。王继恩百计召诱不至，正谕以朝廷恩信，皆相率出降。未几，加峰州团练使，与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代王继恩。

正木强好凌人，自谓平贼有劳，受人主知，无所顾忌。数面攻两川官吏之短而暴扬之，众积怨怒，多上章诉其不法者。太宗谓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于谦和，每谤书至，朕虽力与明辩，然众怒难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赐手札戒谕曰："言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辄发，悔不可及。傥自恃无瑕，而好面攻人之短，岂谓喜怒不形于色耶？当以和辑远民为念，斯尽善矣。"正上表谢。

真宗即位，改庄宅使。是秋，广武叛卒刘旴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韩景祐，略汉蜀邛州、怀安永康军。正与钤辖马知节领兵趋新津，抵方井，击败之，斩旴，平其党。迁南作坊使，赐锦袍、金带。咸平初，召还，擢拜东上阁门使、勾当军头引见司，俄权户部使。二年，出知沧州，徙高阳关副都部署，真拜洺州团练使。车驾北巡，以为行营先锋钤辖。

寻知青州，未行，会王均叛蜀，命为峡路都钤辖，移知梓州。又历沧、瀛、镇、贝四州，高阳关部署。以足疾，求知磁州，手诏慰勉。会

邢州地震，民居不安，徙正典之。移潞州。景德中，以河北新经兵革，慎择守臣，以正知贝州，迁洺州防御使，复知沧州，移同州。再表引年，授左龙武军大将军、平州防御使，分司西京。寻以本官致仕，赐全俸，仍以见缗给之。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璨至内殿崇班。

卢斌，开封人。以笔札事晋邸，太宗即位，补殿直。雍熙中，领兵屯霸州。会大举北伐，令以五千骑随曹彬抵祁沟。时契丹据河，王师乏水，斌请以千弩斫砦，契丹遁去，遂移军夹河。既克涿州，令斌以万人戍守，会食尽，大兵将还，斌因恳言："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复虑辽人乘便剽袭，宜为之备。彬以为然，遂令斌拥城中老幼，并狼山南还易州。彬之旋也，无复行伍，果为契丹所乘。诸将皆以失律被谴，斌亦下枢密院问状，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以为霸州破虏军缘边巡检。

端拱中，又为永举军、华州巡检。时大贼侯和尚、刘渥劫兴平、栎阳，杀捕贼官二人。斌率兵掩袭，且追且斗，薄南山，渡渭水，抵凤翔，复至耀州，擒锥并尽。以劳，改供奉官。召还，面加奖慰，授阁门祗候，又赐白金、缗钱、衣带。寻为梓、遂十二州都巡检使，太宗谕之曰："川陕人情易摇，设有寇攘，虽他境亦当袭逐，仍许便宜从事，不须中覆。"淳化二年，贼任诱等寇昌、合州。斌率兵顿昌州南牛斗山，侦知贼在龙水镇，值大雨，斌驰马四十里，骑从数十人，遂斩诱等百余级，贼众悉平。

三年，富顺监蛮掠荣州，斌晨夜倍道以赴，得州兵千人，署随军粮料以张其势。蛮乃遁，追至地头镇东南八十里，树栅，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纲，谕以朝旨，歃血刻石为盟而遣之。俄而荣、戎、资州、富顺监贼十五队钞乡邑，斌擒三百人，部送阙下，余悉临敌斩戮。

四年，贼王尽复起荣、资，斌击灭之，尽缚以献。迁内殿崇班。是冬，李顺为乱，斌即率兵六百抵成都，斗战连月，杀数万人。明年，成都不守，斌还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张雍委以监护之任。会江水泛溢，毁子城。斌劝谕州民，翌日，畚锸大集，自城西大濠中掘堑深丈，决西河水，注之以环城。二月，贼渠相里贵众二十一万傅城下，城中兵裁三千。斌曰："军法倍兵不战，然狂丑乌合，非训练之师，以吾仗天子威灵，必可歼荡。"即感厉士伍，负土塞南北门，为固守之计。又突出与贼战，击刺三十余合，贼稍却。俄复大设机石、连弩、冲车、云梯，四面鼓噪乘城，矢石乱下，斌与州将随机设备。长围八十日，会王继恩令

石知颙率兵来援，斌出东门迎劳王师，贼不战而溃。斌乘胜追斩及纳降二万余。五月，贼数万围阆州，斌领千兵赴之，斩首五千，围遂解。又至蓬州老雅山，贼众三千为阵拒斌，斌击败之，至城下，贼复大集，斩三千级。蓬州平，斌传诏安抚蓬、阆、渠、达四州，擢授西京作坊使，领成州刺史。

斌在川峡六年，以孤军御寇，累立战功，表求入奏。太宗遣使谕之曰："俟妖孽尽殄，当召汝。"既而贼党集梓、绵、汉三州境上，斌往平之。未几，代还，太宗亲加劳问。拜东上阁门使、检校左仆射，加食邑三百户，赐白金千两、袍笏、金带。上言："葭萌路出师讨贼，可直入利州。若寇焚栈道，剑门之险不足固也，请置砦栅。"从之。

寻命为银、夏兵马钤辖，遣与李继隆等五路出师讨李继迁。斌求对，恳言曰："羌夷之族，马骄兵悍，往来无定，败则走他境，疾战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坚保灵州，于内地多积刍粮，以师援送。苟其至也，会兵首尾击之，庶几无枉费，而不失固圉之策矣。"时业已出师，不从其议。改授灵环路钤辖，领兵二万为前锋，令于乌、白池与诸军会。斌谓李继隆曰："灵州抵乌、白池，月余方至。若自环州橐驼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诏而往，与诸将失期，不见贼而还。俄徙屯宁州，以疾召归，勾当军头引见司。咸平初，卒，年五十。子文质殿中丞。

周审玉，开封人。父勋，以亲校事唐明宗，累立战功，太平兴国中，至隰州团练使。周显德初，审玉荫补殿直，从世宗平瓦桥关，甚见亲信。太祖受禅，为供奉官，未几，加阁门祗候。累迁崇仪、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中，契丹犯塞，潘美屯师定州，审玉为监军。尝与敌战，而先锋刘绪陷贼，审玉跃马趣击，拔绪而还，以勇敢闻。

淳化中，知贝州。有骁捷卒戍州者三十七人，同谋杀审玉，劫库兵而叛，推虞候赵咸雍为首。审玉觉之，与转运使王嗣宗率兵悉擒其党，斩十五级，磔咸雍于市。先是，咸雍父鳞，晋天福中，尝诱契丹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于都市，旧老犹记其事，咸异之。审玉以功领顺州刺史。

至道初，徙并州钤辖。咸平初，知凤翔府。有桑门乘传而西，以市木为名，威动府县。审玉曰："此有所倚而为也。"因按诘之，尽得其奸状，杖其背，械送阙下。以目疾，代还，奉朝请，俄丁内艰。既而谓亲友曰："仆齿发迟暮，而未能辞禄仕者，良以慰母心尔，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请老，得千牛卫大将军致仕。三年，卒，年七十四。审玉晚

年，好读《神农本草》，留意方术。少长兵间，习知攻守之法。真宗尝召至便坐，示以攻战器。方奏对，疾作，诏遣使就第，赐白金慰恤之。子允迪，为虞部员外郎。

裴济字仲溥，绛州闻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孙，后徙家河中。济少事晋邸，同辈有忮悍者，济屡纠其过失，被谮，出补太康镇将。未几，谮济者坐法。太宗知济可任，会即位，补殿直，为天威军兵马监押。及平太原，征幽蓟，济迎谒陪扈，令监军易州，契丹攻城不能下。以劳，迁西头供奉官。

太平兴国末，江表盗起，命为巡检，迁崇仪副使。召还，迁崇仪使。监戍兵于威虏军，涂次镇州，夜有贼骑扣城门，大呼曰："官军至矣。"州将然之，促守吏开关，济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敌兵遁去。太宗嘉之，迁西上阁门使、定州都监，就加行营钤辖，寻知定州。契丹三万骑来攻，济逆击于徐河，斩数千级，获牛马、铠仗甚众。

淳化初，与周莹同判四方馆，未几，为镇州行营钤辖。又与李继隆击贼于唐河，济短兵陷阵，贼大败走，优诏褒美。初，继隆以济性刚，不悦之；及是役，抚济恨相知之晚。改四方馆使，复知定州，徙天雄军钤辖。迁客省使，复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内客省使、知镇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毕，有卒挟牛去。济察其举止，知欲为变，亟命擒之，果有窃发者数十人，已劫鄜间矣，悉搜捕腰斩之，军民肃然。济在镇、定凡十五年，威绩甚著。召还，知天雄军。

咸平初，李继迁叛，以济领顺州团练使、知灵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其年，清远军陷，夏人大集，断饷道，孤军绝援，济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闻嗟悼，特赠镇江军节度。三子并优进秩。济在诸使中甚有声望，及没，夏人皆惜之。景德中，济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诏追封平阳郡夫人，诸子给奉终丧。

子德谷虞部郎中，德基至如京使，德丰殿中丞。济兄丽泽、弟丽正，并进士及第。丽泽至右补阙，丽正至金部员外郎。丽正子德舆，为殿中丞。

李继宣，开封浚仪人。乾德中，补右班殿直，令与御带更直，裁十七岁。尝命往陕州捕虎，杀二十余，生致二虎、一豹以献。太平兴国初，掌南作坊使，改供奉官，出为邠、宁、庆三州巡检、都监。继宣本

名继隆，与明德皇后兄同姓名。至是，太宗为改焉。

五年，召还，承受定州路奏事。奉诏修长城口、平塞威虏静戎军、保州，又领兵入敌境，获老幼千余，牛畜数百。又率兵捍契丹于乾宁泥姑海口。契丹寇静戎军，从崔彦进过拒马河接战，自午至申，大败之。又为贝州监军。

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继宣从先锋李继隆至方城，力战三日，大军继至，遂克固州。进壁涿州东，又与敌斗，乘胜攻北门，克之。日领轻骑度涿河，觇敌势，又将五千骑援米信，因率劲骑追至新城北，大败之，斩其酋贺恩相公，继宣亦中流矢。大军还雄州取刍粮，遇契丹新城，疾战至暮，继宣中十创，剑及兜鍪。明日复战，继隆为敌所邀，继宣以所部拔之，且战且行，夺涿河，数日，乃至涿州。及弃州保歧沟关，又战拒马上，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留屯满城，俄还贝州。召入，以功超授崇仪使，代王继恩为易州驻泊都监，赐钱五十万，白金五百两。又领骑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阵东偏，受田重进节度，屯长城口。敌至大沟，继宣进满城。敌至定州，夺唐河桥，重进召继宣洎田绍斌赴援，绍斌为敌所败，继宣独按部转斗入定州。敌兵北去，重进命将五千骑蹑其后，抵拒马河。及敌据杨疃，继宣径掩击之，遂焚庐舍而遁。

雍熙四年，为高阳关行营都监。端拱初，契丹骑至瀛、镇，继宣率步骑万人入敌境，抵胜务，焚聚落，获生口，契丹乃引还。时易州候骑不至，继宣于易州、平塞军、长城口、威虏静戎顺安军至高阳，为望橹七所，举烽以候警急。二年，为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监，押大阵西偏。与李继隆部刍粮抵威虏，还度徐河，为敌追袭。继宣驻军与斗，杀获甚众。又领骑二千，败契丹于保州西射城，追薄西山，有诏褒美。

淳化三年，徙知保州，又转庄宅使。筑关城，浚外濠，葺营舍千五百区；造船一百艘，入鸡距泉以运粮，人咸便之。数月，徙定州行营都监，戍深州，改高阳关行营都监。课军中劲弩，为入阵之备。五年，领高州刺史。会契丹泛海劫千乘县，继宣请于海口置砦以御之。

至道三年，迁北作坊使，俄召还，加南作坊使，出为镇州行营钤辖。契丹寇定州，命主无地分马。敌至怀德桥，继宣领兵三千掩袭之。至则契丹已坏桥，继宣横木而度，追奔五十余里。契丹焚镇州中渡、常山二桥，继宣领兵趣之，契丹保丰隆山砦，继宣伐木治常山桥，契丹闻之，大惧，拔砦遁走。

继宣锐于追袭，傅潜为部署，继宣诣潜请行，颇为所抑。及召潜属吏，诏继宣与高琼同主军事，逐敌越拒马河，复为镇州钤辖。受诏按视缘边城砦，权知威虏军，敌骑至城下，屡出兵设伏，斩获甚众。俄还镇州。

咸平四年，拜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为前阵钤辖，与秦翰、杨延昭、杨嗣分屯静戎、威虏。敌至，会师于威虏，延昭、嗣轻骑先赴羊山，继宣与翰、分左右队客整所部，翰全军亦往，继宣留壁赤虏，止以二骑继进。至，则延昭、嗣适为敌所乘。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继宣逐之，环山麓至其阴。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进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师，初顿赤虏，既而退保威虏，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薄暮，始至威虏。诏书称奖，特加检校官及食邑。

明年，徙定州钤辖，捍契丹于唐河。会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杨嗣御敌师败，诏继宣与内殿崇班王汀代之。望都之败，敌骑剽郡县，继宣壁徐河，契丹数十队薄威虏，威虏魏能与战，走之，久而继宣始至。又寇静戎，汀请分兵自将袭契丹，继宣拒之，虽日出游骑侦敌势，屡徙砦而未尝出战。为能、汀所发，召还，令枢密院问状，降为如京副使。

景德初，加如京使、镇州钤辖。契丹乘秋来攻，时桑赞病足，郑诚赴定州，继宣独主镇州全师，历屯邢、赵。及与契丹和，命为高阳关钤辖。是冬，复为西上阁门使，领康州刺史。三年，兼知瀛州。继宣罕识字，上以河间郡事繁，虑狱讼有枉，命高继勋代之，止为钤辖。

大中祥符初，徙镇、定两路钤辖，进秩东上阁门使。召还，改郓州部署，加四方馆使。以疾，授西京水南都巡检使，每夕罕巡警，为留司所举，特诏增巡检一员，专主夜巡。六年，疾甚，求至京师寻医，卒，年六十四。子守忠，左侍禁、阁门祗候。

张旦，赵州人。勇敢善射，以经学中第，至国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时李顺构乱，连下城邑。贼党数万攻陵州，州兵不满三百，旧不设城堑。旦修完战具，置鹿角砦，驱市人进战，大败之，杀五千余人，获器械万计。诏书褒之，特迁水部员外郎，赐绯鱼，由是知名。数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迩蛮蜑，在于镇抚须得其人，伏见水部员外郎张旦，前守陵州，以孤军抗群寇，保全壁垒，至今剑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诸司使，令知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换他职，乃授刑部员外郎，赐金紫。乘传之任，寇不敢犯。

真宗即位，迁兵部员外郎，改尚食使、知德清军。景德中，契丹入寇，陷军壁。旦与其子利涉率众奋击，并战没。上闻之惊悼，特赠左卫大将军、深州团练使，利涉崇仪副使。录其四子官。时有上封事者，言朝廷宜优加恩典，以劝忠臣。诏以恤旦事告谕天下。

又虎翼都虞候胡福戍军城，率兵力战，金创遍体，犹奋剑转斗，矢无虚发，麾下已尽，独挺刃杀数十人。副指挥使尚祚能运大挝，所斩首拉肋者，亦百余人，众寡不敌，遂与指挥使张睿、刘福、都头辅能等四人并死之。真宗嘉叹其忠勇，遣使访遗骸，唯得福尸，命其子厚葬之。赠福洺州团练使，祚滨州刺史，睿演州刺史，刘福临州刺史，能等并赠诸卫率府副率。又邯郸令李晦辞赴任，值道梗，留德清同拒敌；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敌，皆战没。赠晦辞工部员外郎，承皓崇仪使。时又赠受事河朔而没者，殿直刘超供备库使，入内高班内品李知顺为六宅副使，奉职胡度等三人为内殿崇班，仍各录其子，及赐其家金帛。

张煦，字辅□易，开封人。开宝末，补府中牙职。雍熙二年，自陈太宗尹京尝事左右，命为殿前承旨，迁殿直、歙州监军。凶人黄行达弟坐法抵死，行达诬州将故入其罪，诏宣州通判姚铉与煦鞫之，即日决遣。还擢供奉官、阁门祗候。占谢日，又改内殿崇班、镇定、邢、赵、山西、土门路都巡检使。契丹骑兵剽境上，煦以所部斩首数十，走之。葛霸、周莹、李继宣称其干举，有诏嘉奖。代还，拜供备库副使，权知环州。数月，改岢岚军使，又知保安军。

咸平中，王均乱蜀，以煦为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又与雷有终进攻成都，煦主东砦，焚其郛及楼堞，均突围而遁。贼平，以功就迁正使，徙益州都监，与知州宋太初同提总本路诸军事。有战舰卒将谋扰动，煦即日斩之。

夏人寇边，改泾原仪渭都钤辖。又为邠宁环庆路钤辖兼巡检、安抚都监，累蹑寇入贼中，掩杀甚众，有诏嘉奖。会遣王超、张凝、秦翰援灵武，命煦为西路行营都监。至镇戎，闻灵武已陷，复还本任。与张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镇，至柔远川，夏人七百余邀战，煦与庆州监军张纶击杀甚众。清远故城有酋长，请以甲骑三万来降。煦与凝曰：“此诈也。”亟严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归环州，道为敌所邀。煦闻之，领所部锐兵自庆州赴之，一昔与凝会，射杀其大将，与凝同还。

景德元年，加领贺州刺史，复为泾原仪渭镇戎军钤辖，再知环州。四年，宜州戍卒陈进反，命副曹利用为广东西路安抚使。贼众拥判官宜

州卢均，僭号南平王，围象州，煦以兵会利用斩之。初与利用同署纸，人持百枚，备给立功将士。及破贼，利用在前军无所给，煦在后而所给过半，真宗谓其太过。贼平，改如京使，知怀州。

东封岁，权河阳钤辖，迁文思使、知曹州。会江、淮灾歉，分命大藩长吏绥抚，以煦为江南西路安抚都监。俄还济阴，加北作坊使，又徙沧州，就转宫苑使，领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领昭州团练使、知鄜州。未几，复知沧州。天禧三年，拜西上阁门使，徙并代钤辖。以老疾求近郡，得知磁州。四年，卒，年七十三。煦明术数，善相宅，时称其妙。

张佶，字仲雅，本燕人，后徙华州渭南。初名志言，后改焉。父昉，殿中少监。佶少有志节，始用荫补殿前承旨，以习儒业，献文求试，换国子监丞。迁著作佐郎、监三白渠、知泾阳县。端拱初，为太子右赞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诬杀人者，诏往按之，发擿奸伏，冤人得雪。寻通判忻州，迁殿中丞，兼御河督运。

至道中，通判陕州，再部送刍粮赴灵武，就改国子博士。咸平初，擢为陕西转运副使，赐绯鱼。至延安，遇夏人入寇，亲督兵击败之。三年，徙西川转运副使。时诏讨王均，以馈饷之劳，迁虞部员外郎。贼平，分川峡为四路，以佶为利州路转运使。有荐其武干者，召还，授如京使、泾原钤辖兼知镇戎军。徙麟府路钤辖，夏人来寇，佶率兵与战，亲射杀酋帅，俘获甚众，余党遁去。诏书褒之，赐锦袍、金带。景德中，徙益州钤辖，加宜州刺史，迁文思使。佶御军抚民，甚有威惠，蜀人久犹怀之。

大中祥符四年，车驾祀汾阴，以为西京旧城巡检、钤辖。礼成，加授北作坊使，充赵德明官告使。又为鄜延钤辖。会秦州李浚暴卒，上语近臣曰："天水边要，宜速得人。"马知节称佶可任，上然之，遂改左骐骥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四门砦，开拓疆境，边部颇怨。又临渭置采木场，戎人不之争，移帐而去。佶不甚存抚，亦不奏加赉赐，边人追悔，引众劫掠，佶深入掩击，败走之。议者又欲加恩宗哥、立遵等族，以扼平夏，佶请拒绝之，事具《吐蕃传》。朝廷始务宁边，以佶轻信易事，徙邠宁路钤辖。天禧初，召为契丹国信副使，再任邠宁，兼知邠州，迁宫苑使。未逾月，擢拜西上阁门使，复为泾原钤辖。四年，卒，年六十九。

佶涉猎书史，好吟咏，勇敢善射，有方略，其总戎护塞，以威名自

任。子宗象，兵部员外郎、直史馆、度支判官。

论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尝无边圉之患，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捍御之。昔人有言“谁能去兵”，汉祖亦云“安得猛士”，盖为此也。李顺叛蜀，攻陷郡邑，正捍剑门，斌守梓潼，其绩最多。契丹入寇，审玉、继宣，拔陷将于重围之中，固有余勇，佶、煦宣力西南，勤干威惠，亦皆可取。济、旦以孤城捍强寇，援绝战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诸。

列传第六十八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张质 杨允恭 秦羲 谢德权阎日新 靳怀德

王延德，开封东明人。曾祖芝，濮阳令。祖璋，相州录事参军。父温。晋末契丹内寇，温率乡豪捍蔽境内，里人德之。宣祖掌畿甸兵，与温厚善，延德方总角，宣祖爱其谨重，召置左右。太宗尹京，署为亲校，专主庖膳，尤被倚信。

太平兴国初，授御厨副使，数月，迁正使。从征太原，未几，加尚食使，赐浚仪县寿昌坊宅一区。俄领蓟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辇院、左藏库。延德所领凡五印，因对恳让，遂罢左藏、御厨。八年，兼充亲王诸宫使。延德素谨慎，以旧恩，每延访外事。端拱初，领本州团练使。淳化中，当进秩，延德与王继恩、杜彦钧使额已极，特置昭宣使，以延德等为之。至道二年，加领平州防御使。

真宗嗣位，改领怀州。永熙复土，提点缘路供顿。咸平初，出知华州，占谢日，面请罢昭宣使，从之。实以御侮正秩，奉给优厚故也。上幸大名，为东京旧城都巡检使。明年，以风痹请告，遣还本郡，是冬卒，年六十四。赠邕州观察使。

延德所至，好撰集近事。掌御厨则为《司膳录》，掌皇城司则为《皇城纪事录》，从郊祀为行宫使则为《南郊录》，奉诏修内则为《版筑记》，从灵驾则为《永熙皇堂录》、《山陵提辖诸司记》，及治郡则为《下车奏报录》。先是，诏史官修太祖、太宗《实录》，多以国初事访延德，又上《太宗南宫事迹》三卷。子应昌，庄宅使、端州团练使。

常延信，并州平晋人。祖思，仕周历昭义、归德、平卢三镇节度，延信皆补牙职，领和州刺史。思卒，入为六宅使，领郡如故。

建隆初，改领平州，坐与妻族相讼，左授右监门卫副率，领护滑州黄河堤。开宝中，为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检，出为潼关监军。延信以关路岩险，奏易道路及填禁坑，役工四十余万。又监通许镇兵，改梓、遂十二州都巡检使，赐袍带、钱百万。太平兴国初，秩满，留再任，赐钱四十万。时亡命卒多以山林为寇，延信尝领徒捕杀三百余人。又为唐、邓都巡检使，代还，继改右清道、右司御二副率。

雍熙三年，命督镇州以北至军前刍粮。是冬，为全、邵六州都巡检使，令疾置之任。就充羊状六砦都钤辖，迁右卫副率。会诚州蛮归款，命延信驰入溪洞，索其要领。又逐蛮直趣古镇，过西延、大木诸洞，蛮人慑伏。

淳化中，历襄、邓、宋、曹等州都巡检使，改左监门卫将军，屡部徒修护河防，改左领军、左屯卫二将军，充西京水南都巡检使。有盗掠彭婆镇及甲马营，延信驰以往，悉擒之。咸平中，历太康、巩县二监军。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四。

程德玄，字禹锡，郑州荥泽人。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颇亲信用事。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栉，诣府，府门尚关。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盘桓久之。俄顷，见内侍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德玄因从以入，拜翰林使。

太平兴国二年，陈洪进来朝，命德玄迎劳之。船舰度淮，暴风起，众恐，皆请勿进。德玄曰："吾将君命，岂避险？"以酒祝而行，风浪遽止。三年，迁东上阁门使，兼翰林司事。是秋，领代州刺史。从征太原，为行宫使，师还，以功改判四方馆事。俄迁领本州团练使，又加领本州防御使。

五年，坐市秦、陇竹木联筏入京师，所过矫制免算，又高其估以入官，为王仁赡所发，责授东上阁门使，领本州刺史。陕府西南转运使、左拾遗韦务升，京西转运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赞善大夫时载，坐纵德玄等于部下私贩鬻，务升洎能并责授右赞善大夫，载将作监丞。是冬，车驾幸魏府，命总御营四面巡检，掌给诸军资粮。

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其言，繇是趋附者甚众。或言其交游太盛，遂出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逾年，复拜慈州刺史，移知环州。时西鄙酋豪相继内附，诏以空名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补授。顷之，以疾求致仕，优诏不许。淳化三年，改本州团练使、知邠州。未半岁，复典环州。李顺之寇西蜀，移知凤州，兼领凤、成、阶、文等州驻泊兵马事，徙庆州。咸平中，入朝，真宗命坐抚劳，访以边事。俄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镇州，受代归阙。景德初，卒，年六十五。大中祥符中，其子继宗上章，恳祈赠典，上悯之，特赠郑州防御使。

兄德元同仕王府，至内酒坊副使。继宗，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

次子继忠，内殿崇班。德元子贲，大中祥符五年举进士，累迁太常博士。

王延德，大名人。少给事晋邸。太平兴国初，补殿前承旨，再迁供奉官。六年，会高昌国遣使朝贡，太宗以远人输诚，遣延德与殿前承旨白勋使焉。自夏州渡河，经沙碛，历伊州，望北庭万五千里。雍熙二年，使还，撰《西州程记》以献，授崇仪副使，掌御厨。明年，拜正使，出知庆州。

淳化三年，代还，监折博仓。延德与张齐贤善，因国子博士朱贻业通言齐贤，求免掌庾，希进用。齐贤为言之，上怒曰："延德愿掌仓以自效，未逾月，又祷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诘责，自言未尝遣贻业诣相府有所求请。上疑齐贤不实，召贻业至，贻业又讳之，齐贤耻自辨，因顿首称罪。上怒，即以延德领懿州刺史以宠之。五年，提点三司衙司、磨勘凭由司。未几，拜左屯卫大将军、枢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

真宗即位，转左千牛卫上将军，充使如故。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风痹疾，艰于步履。咸平初，出为舒州团练使、知郓州，徙青州，坐市物有剩利，降授左武卫将军。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诣登闻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复授左千牛卫上将军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

延德以攀附得官，倾险好进，时人恶之。兄延之，乾德六年进士，至屯田郎中致仕。

魏震，不知何许人。祖浩，赡国军榷盐制置使。父钺，蒲台令。震初用祖荫，当补廷职，自以习词业，不屑就。姚恕尝与钺蒲台交代，及为皇子教授，太宗在藩邸，恕尝称震之材，因召寘邸中。即位，补殿直、庐寿八州巡检。从征河东，掌行在左藏库，改供奉官。雍熙初，温州进瑞木成文，震作诗赋以献，拜崇仪副使，赐白金二千两，掌内弓箭库。出知保州，会诸将北伐，为幽州西北路钤辖。下飞狐、蔚州，以功就迁崇仪使、知蔚州。复知保州，移秦州钤辖。端拱中，召拜西上阁门使，俄知庐州，徙澶州。淳化二年，进东上阁门使、知凤州，坐事免。至道初，起为洛苑使、知洪州。二年，复为东上阁门使，知定、代二州并兼行营钤辖。咸平元年卒。子致恭，殿中丞。

张质，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养于兄赞。赞为枢密院典谒，质因得隶兵房，颇为赵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东，还驻镇阳，彬方典

枢务。一夕，议调发屯兵，时，军载簿领，阻留在道。质潜计兵数，部分军马，及得兵籍较之，悉无差谬。淳化中，累迁本房副都承旨。

咸平初，授左监门卫将军、枢密副都承旨。先是，枢密吏皆以年劳次补，有至主事而懵其职者。景德三年夏，内出公事三条，令主事以下详决之，命质与礼房副承旨尹德润宿御书院考第。翌日，上亲临阅视，凡选补四十余人，不中式除崇班、供奉官、奉职者十余人。以质为左屯卫大将军，加给月奉，历右神武军、右卫二大将军。

大中祥符七年，转都承旨。在枢要仅五十日，练习事程，精敏端悫，未尝有过。旧，本院吏罕有迁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质廉谨，故以授之。尝召问五代以降洎国初军籍更易之制，且命条具利害，质纂为三篇，目曰《兵要》以进，上览而称善。

好养生之术，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隐人方士，然语不及公家事。每大祀巡幸，质多为行宫使，或领巡检提点供顿之务。天禧元年九月，方候对承明殿，暴中风眩，舆归卒，年七十四。录其子大理评事纯为卫尉寺丞，孙思道为三班奉职。

杨允恭，汉州绵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傥任侠。乾德中，王师平蜀，群盗窃发，允恭裁弱冠，率乡里子弟砦于清泉乡，为贼所获，将杀之。允恭曰："苟活我，当助尔。"贼素闻其豪宗，乃释之。阴结贼帅子，日与饮博，阳不胜，偿以赀，使伺贼。贼将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内客省使丁德裕讨贼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绵、汉招收巡检，贼平，补殿前承旨。

太平兴国中，以殿直掌广州市舶。自南汉之后，海贼子孙相袭，大者及数百人，州县苦之。允恭因部运入奏其事，太宗即命为广、连都巡检使。又以海盐盗入岭北，民犯者众，请建大庾县为军，官榷盐市之。诏建为南安军，自是冒禁者少。贼有叶氏者，众五百余，往来海上。允恭集水军，造轻舠，掩袭其首，斩之。余党弃船走，伏匿山谷，允恭伐木开道，悉歼焉。贼寇每遇风涛，则遁止洲岛间。允恭领众涉海，捕之殆尽，贼皆望风奔溃。又抵漳、泉贼所止处，尽夺先所劫男女六十余口还其家。诏书嘉奖，赐钱十万，转供奉官。诏归，改内殿崇班。

时缘江多贼，命督江南水运，因捕寇党。行及临江军，择骁卒拏轻舟伺下江贼所止，夜发军城，三鼓，遇贼百余，拒敌久之，悉枭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蹑海贼，贼系众舟。张幕，发劲弩、短炮。允恭兵刃所

向，多为幕所萦，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弥壮。徐遣善泅者以绳连铁钩散掷之，坏其幕，士卒争进，贼赴水死者大半，擒数百人。自是江路无剽掠之患。以功转洛苑副使，江、淮、两浙都大发运、擘画茶盐捕贼事；赐紫袍、金带、钱五十万。先是，三路转运使各领其职，或廪庾多积，而军士舟楫不给，虽以官钱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惮其役，以是岁上供米，不过三百万。允恭尽籍三路舟卒与所运物数，令诸州择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数授之。江、浙所运，止于淮、泗，由淮、泗输京师，行之一岁，上供者六百万。

淳化五年，转西京作坊使。初，产茶之地，民输赋者悉计其直，官售之，精粗不校，咸输榷务。商人弗肯售，久即焚之。允恭曰："竭民利而取之，积腐而弃之，非善计也。"至道初，刘式建议请废缘江榷务，许商人过江，听私货鬻。允恭以为诸州新陈相糅，两河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杂以数品，即商人少利。请依旧江北置务，均色号，以年次给之。事下三司，盐铁使陈恕等以允恭议为是，诏从之。即命允恭为发运使，始改"擘画"为"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佐郎王子舆并为同发运使。

巢、庐江二县旧隶庐州，道远多寇，民输劳费。允恭请以二县建军，诏许之，以无为为额。淮南十八州军，其九禁盐地，则上下其直，民利商盐之贱，故贩者益众，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允恭以为行法宜一，即奏请悉禁，而官遣吏主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再三为请，太宗始从之。是岁，收利巨万。允恭与王子舆、秦羲同主茶盐之任，多作条制，遂变新法。

真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库使。又言川峡铁钱之弊，曰："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且民入田税，以一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给，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尝陈其事，愿变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议行之，会贼顺叛扰而止。今陛下继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饶、信之铜，积数千万，若遣运于荆，达于蜀，蜀素多铜，俾夔、益、遂各置监鼓铸，岁用均给，不十年，悉用铜钱矣。"议虽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给，始改用十铁钱易铜钱之一。

俄知通利军，兼黄、御河发运使。会议减西鄙屯兵，以息转饷，召允恭与崇仪副使窦神宝、阁门祗候李允则驰往经度，图上郡县山川之形胜。允恭因建议曰："自环州入积石、抵灵武七日程。刍粟之运，其策有

三。然以人以驴，其费颇烦，而所载数鲜。莫若用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车发卒分铺运之。每一车四人挽之，旁设兵卫，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则聚车于中，合士卒之力，御寇于外。”寻为议者所沮而止。复遣之任，又议，江、淮盐铁使陈恕力争，诏从允恭之议。加领康州刺史。

咸平初，以北边卖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马司，铸印以为常制。王均之乱，上虑南方有聚寇，命允恭为荆湖、江、浙都巡检使，内殿崇班杨守遵副之，赐与甚厚。二年夏，以疾闻，遣其子大理评事可乘传侍疾。七月，卒于升州，年五十六，赐其次子告同学究出身，赙钱二十万、绢百匹。又以钱五万、帛五十匹给其家。命扬州官造第一区赐之。

允恭有胆干，能以方略捕贼。王小波之乱也，李顺之兄自荣据绵竹，土人多被胁从。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乡里子弟并力破之；又为王师乡导，执自荣诣剑门以献。王继恩表其事，诏赐允升学究出身，授本县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阙，授允升右赞善大夫，允元大理评事。

可，咸平元年进士，喜属文，有吏干，累召试，历户部、盐铁判官，知洪、宣、润、寿、潭州，至都官员外郎。告，虞部员外郎。

秦羲，字致尧，江宁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进远，宁国军节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监军使、知州事。李煜之归朝也，承裕遣羲诣阙上符印，太祖召见，悦其趋对详谨，补殿直，令督广济漕船。太平兴国中，有南唐军校马光琏等亡命荆楚，结徒为盗。羲受诏，缚光琏以献，太宗壮之。积劳改西头供奉官，决狱于淮南诸州。

淳化中，又督洛南采铜。雷有终称其有心计，遣监兴国军茶务。会杨允恭改茶盐法，荐羲掌真州榷务，寻提点淮南西路茶盐，得羡余十余万，遂与允恭同为江、淮制置，擢授阁门祗候，兼制置矾税。

咸平初，入奏，真宗面加慰劳。淮南榷盐，二岁增钱八十三万余贯，以劳改内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群盗久为民患，羲讨捕皆尽。四年，领发运使事，改供备库副使，献议增榷酤岁十八万缗，所增既多，尤为刻下。会岁旱，诏罢之。景德初，迁供备库使、知江陵府。坐举官不如状，削秩。

大中祥符初，起授供备库副使、宿州监军，稍迁东染院副使。明

年，广州言澄海兵尝捕宜贼，颇希恩桀骜，军中不能制，部送阙下。上以远方大镇，宜得材干之臣镇抚之。宰相历言数人，皆不称旨。上曰："秦羲可当此任。"复授供备库使，充广州钤辖。历东染院使、知苏州，改崇仪使、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因对，求典藩郡，迁内园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代还。道病卒，年六十四。

羲知书，好为诗，喜宾客，颇有士风。历财货之任，凡十余年，精勤练习，号为称职。

谢德权，字士衡，福州人。父文节，初仕王氏，为侯官令。后入南唐，为忠烈都虞侯、饶州团练使，以骁勇闻。周世宗南征，文节独擐甲度大江，潜觇敌垒，吴人号为"铁龙"。后守鄂州，拒宋师，战没。

德权初以父死事，李煜署庄宅副使。归宋，诣登闻检院自荐，补殿前承旨，迁殿直、陕西巡检，以劳就改右侍禁。咸阳浮桥坏，转运使宋太初命德权规画，乃筑土实岸，聚石为仓，用河中铁牛之制，缆以竹索，繇是无患。

咸平二年，宜州溪蛮叛，命陈尧叟往经度之，德权预其行，以单骑入蛮境，谕以朝旨，众咸听命。尧叟以闻，加阁门祗候，广、韶、英、雄、连、贺六州都巡检使。代归，提点京城仓草场。先是，ＢＷ积多患地下湿，德权累甓为台以藉之，遂无败腐。

京城衢巷狭隘，命德权广之。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臣己受命，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他也。"上从之。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

会有凶人刘晔、僧澄雅讼执政与许州民阴构西夏为叛者，诏温仲舒、谢泌鞫问，令德权监之。既而按验无状，翌日，对便殿，具奏其妄。泌独曰："追摄大臣，狱状乃具。"德权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无罪受辱，则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权所奏甚善。"上乃可之。

六年，命城新乐县，迁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濠，葺蒲阴城。一日，遽乘传诣阙求对，且言："边民多挈族入城居止。前岁契丹入塞，傅潜闭垒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师未有胜捷。臣以为今岁契丹必寇内地，令边兵聚屯一处，尤非便利，愿速分戍镇、定、高阳三路。天雄城垒阔

远，请急诏蹙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军城堑，以为豫备。臣实虑蒲阴工作未讫，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围蒲阴。及闻有诏修河北行宫，德权又驿奏，请车驾毋渡河，及至澶州，德权单马间道赴行在。

未几，迁内殿崇班、提辖三司衙司。德权为设条制，均其差使。有大将隶内侍主藏，内侍为奏留，规免烦重之役。德权携奏白上，极言侥幸，上称其有守。又命提总京城四排岸，领护汴河兼督辇运。前是，岁役浚河夫三十万，而主者因循，堤防不固，但挑沙拥岸址，或河流泛滥，即中流复填淤矣。德权须以沙尽至土为垠，弃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为大锥以试筑堤之虚实，或引锥可入者，即坐所辖官吏，多被谴免者。植树数十万以固岸。建议废京师铸钱监，徙西窑务于河阴，大省劳费。改崇仪副使，兼领东西八作司。先时，每营造患工少，至终岁不成。德权按其役，皆克日而就。

大中祥符元年，议东封，命与刘承珪、戚纶同计度发运，迁供备库使。预修玉清昭应宫。时，累徙民舍以广宫地。刘承珪议掘地及丈，加筑以壮基址。德权患其劳役过甚，日与忿争，不能夺，遂求罢，复领京城仓草场。导金水河，自皇城西环太庙，凡十余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谢日，自陈：“臣久领京务，颇虑中外观听，谓臣负谴外迁，愿稍进其秩。”诏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逾月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为定远主簿，给奉终丧。

德权清苦干事，好兴功利，多所经画。见官吏徇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肃。然喜采察纤微，以闻于上，朝论恶之。

阎日新，宿州临涣人。少为本州牙职，补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选隶寿王府，主邸中记簿。真宗即位，擢为供奉官，提点雄、霸、静戎军榷场。咸平元年，迁内殿崇班、永兴军驻泊都监，徙剑门关兼知剑门县，就加供备库副使、庆州都监。景德初，命管勾邠、宁、环州驻泊兵马。时，部署张凝屡入边界焚族帐，日新皆提兵应援。俄知泾州，未几，移庆州。上言：“野溪、三门等族恃嶮隘，桀黠难制，请开古川道，东至乐业镇，西出府城。”从之。就转供备库使、知环州兼邠宁环庆路钤辖、缘边都巡检使、安抚都监。俄换泾原仪渭路。二年，迁如京使，领万州刺史。上朝陵、东封，皆命为行宫使。

大中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起胥史，好云为以进取，尝上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童龀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给廪。又

京城百官早朝，而学士、丞、郎、舍人以上，导从呵止太盛，难于趋避，望令裁减。”又屡请对，多所建白。且自陈筋力尚壮，愿正授刺郡，守边城以效用。

俄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泾原路驻泊钤辖。将祀汾阴，故改知同州事，俨信顿即日新所部，车驾至，迎谒献方物。劳问久之，遂从祀睢上，赐以袭衣、金带。还过新市镇，又设彩楼乐伎以迎驾。明年，徙知徐州。代还，以足疾，改右领军卫大将军、昭州团练使、知单州。疾益甚，许还京师。天禧初，卒，年六十八。

靳怀德，博州高唐人。祖昌范，殿中丞。父隐，禹城令。怀德太平兴国中明法，解褐广安军判官。秩满，授鸿胪寺丞，历著作佐郎、太子左赞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中丞、通判广州，迁国子博士、通判沧州。历虞部、比部员外郎，又通判莫州，知德州。

咸平中，契丹入寇，怀德固守城壁，又转运使刘通言其善政，连有诏褒之。徙知密州，会留后孔守正之镇，代还。盐铁使陈恕、判官王济荐其武干，换如京使、知邛州。怀德本名湘，素游寇准之门，准父名湘，景德中，准方为相，怀德乃改名焉。俄知沧州。大中祥符初，召还，复遣之任，吏民诣转运使李士衡借留怀德，士衡以闻。未几，迁文思使。三年秋，以江左旱歉，命为洪、虔十州安抚都监。未至任，改知曹州。

明年春，选为益州钤辖，加领长州刺史。怀德历官以强干称，然酗酒多失，将行，别诏戒勖。真宗又面谕之，就迁北作坊使。在剑外，军民甚畏爱之。复以善职入拜西上阁门使，改领昭州刺史、知澶州。是州居水陆之要，怀德悉心抚治，颇著政绩，使车往复，多称誉焉。又知陕州，逾年，归阙而卒，时天禧元年，年七十三。

论曰：世乏全材，则各录其所长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功。允恭有心计，好言事，是时摘山煮海，方舟之漕，规制未备，故因其建白而从之，利甚博焉。羲亦精心敏职，士大夫许其酝藉。德权清廉强忮，矫名好威，然其斥谢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识堂陛之分，长者之言哉。延德而下，遘会进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列传第六十九

○李迪 子柬之 肃之 承之 及之 孙孝基 孝寿 孝称 王曾弟 子融 张知白 杜衍

李迪字复古，其先赵郡人，后徙幽州。曾祖在钦，避五代乱，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尝携其所为文见柳开，开奇之曰："公辅材也。"

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历通判徐、兖州。改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为三司盐铁判官。东封泰山，复通判兖州，坐尝解开封府进士失当，谪监海州税。改右司谏，起知郓州，诏纠察在京刑狱，迁起居舍人，安抚江、淮，以尚书吏部员外郎为三司盐铁副使，擢知制诰。

真宗幸亳，为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群剽城邑，发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罢所发兵，阴听察知贼区处，部勒骁锐士，擒贼，斩以徇。代归，会唃厮啰叛，帝忧关中，召对长春殿，进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永兴军。城中多无赖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阙下。徙陕西都转运使，入为翰林学士。

尝归沐，忽传诏对内东门，出三司使马元方所上岁出入材用数以示迪。时频岁蝗旱，问何以济，迪请发内藏库以佐国用，则赋敛宽，民不劳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财无内外，愿下诏赐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又言："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裁令加涂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几百倍。今蝗旱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他日，又召对龙图阁，命迪草诏，徐谓迪曰："曹玮在秦州，屡请益兵，未及遣，遽辞州事，第怯耳。谁可代玮者？"迪对曰："玮知唃厮啰欲入寇，且窥关中，故请益兵为备，非怯也。且玮有谋略，诸将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发兵，岂非将上玉皇圣号，恶兵出宜秋门邪？今关右兵多，可分兵赴玮。"帝因问关右兵几何，对曰："臣向在陕西，以方寸小册书兵粮数备调发，今犹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门取纸笔，具疏某处当留兵若干，余悉赴塞下。帝顾曰："真所谓颇、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啰果犯边。秦州方出兵，复召迪问曰："玮此举胜乎？"对曰："必胜。"居数日，奏至，玮与敌战三都谷，果大胜。帝曰："卿何以知玮必胜？"迪曰："唃厮啰兵远来，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

州会食，以激怒玮。玮勒兵不动，坐待敌至，是以逸待劳也。臣用此知其胜。”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

初，上将立章献后，迪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天禧中，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周怀政之诛，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由是独诛怀政等。仁宗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辞以太宗时未尝立保傅，止兼太子宾客，诏皇太子礼宾客如师傅。加礼部侍郎。寇准罢，帝欲相迪，迪固辞。一日，对滋福殿，有顷，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宾客为宰相，敢以谢。”帝顾谓迪曰：“尚可辞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集贤殿大学士。

初，真宗不豫，寇准议皇太子总军国事，迪赞其策，丁谓以为不便，曰：“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迪曰：“太子监国，非古制邪？”力争不已。于是皇太子于资善堂听常事，他皆听旨。准既贬，谓浸擅权用事，至除吏不以闻。迪愤然语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幸为自安计邪！”自此不协。时议二府皆进秩兼东宫官，迪以为不可。谓又欲引林特为枢密副使，而迁迪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故事，宰相无为左丞者。既而帝御长春殿，内出制书置榻前，谓辅臣曰：“此卿等兼东宫官制书也。”迪进曰：“东宫官属不当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谓罔上弄权，私林特、钱惟演而嫉寇准。特子杀人，事寝不治，准无罪罢斥，惟演姻家使预政，曹利用、冯拯相为朋党。臣愿与谓俱罢，付御史台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迁迪户部侍郎。谓再对，传口诏入中书复视事，出迪知郓州。

仁宗即位，太后预政，贬准雷州，以迪朋党傅会，贬衡州团练副使。谓使人迫之，或讽谓曰：“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谓败，起为秘书监、知舒州，历江宁府、兖州、青州，复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来朝京师，时太后垂帘，语迪曰：“卿向不欲吾预国事，殆过矣。今日吾保养天子至此，卿以为何如？”迪对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见天子明圣，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书左丞知河阳，迁工部尚书。太后崩，召为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未几，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景祐中，范讽得罪，迪坐姻党，罢为刑部尚书，知亳州，改相州。既而为资政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留京师。迪素恶吕夷简，因奏夷简私交荆王元俨，尝为补门下僧惠清为守阙鉴义。夷简请辨，诏讯之，

乃迪在中书所行事，夷简以斋祠不预。降太常卿、知密州。复刑部尚书、知徐州。迪奏所部邻兖州，欲行县因祠岳为上祈年、祷皇子。仁宗语辅臣曰："大臣当为百姓访疾苦，祈祷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户部尚书、知兖州，复拜资政殿大学士。

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迪愿守边，诏不许，然甚壮其意。除彰信军节度使、知天雄军，徙青州。逾年，之本镇。请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归濮州。后其子柬之为侍御史知杂事，奉迪来京师。帝数遣使问劳，欲召见，以疾辞。薨，年七十七。赠司空、侍中，谥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遗直之碑"，又改所葬邓侯乡曰遗直乡。子柬之、肃之、承之、及之，孙孝寿、孝基、孝称。

柬之字公明，晓国朝典故。献文，召试，赐进士出身，为馆阁校勘、宣化军使。境上有废河故道，官收行者税，谓之"干渡钱"，奏除之。进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历知邢汉庐州、凤翔府，京东、陕西转运使，擢侍御史知杂事。

柬之自少受知于寇准，至是论准保护之功。仁宗恻然，即赐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建言补荫之门太广，遂诏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岁减入仕者一千人。知荆南、河阳、澶州，改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英宗即位，富弼荐其学行，复旧职，兼侍读。帝劳之曰："卿通议耆儒，方咨访以辅不逮，岂止经术而已。"帝颇欲肃正宫省，柬之谏曰："陛下，长君也，立自宗藩，众方观望，愿曲为容覆。"赐颍王生日礼物，故事，王拜赐竟，即退。帝谕王令留柬之食，冀其从容也。王即位未几，柬之请老，自工部尚书拜太子少保致仕。旧无阁门谢辞式，特赐对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资善堂，遣使谕之曰："以先帝梓宫在殡，朕不得为诗。"令讲读官皆赋诗，劝劳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柬之出都门，即幅巾白衣以见客。再迁少师。熙宁六年，卒，年七十八。

有李受者，字益之，长沙之浏阳人也。仕于治平中，至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屡以老乞骸骨，不听。神宗立，进给事中、龙图阁直学士。复言："臣在先帝时，年已七十，不敢窃禄以自安。今又加数年，筋力惫矣，惟陛下哀之。"于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赐宴赋诗及序，如柬之礼。相去数月，故时称"二李"。卒年八十，赠工部尚书。

肃之字公仪，迪弟子也。以迪荫，监大名府军资库。大河溢，府檄

修冠氏堤，工就弗扰，民悦之，请为宰。邑多盗，时出害人。肃之令比户置鼓，有盗，辄击鼓，远近皆应，盗为之衰止。为御河催纲。横陇之决，使者檄护金堤，满岁无河患。

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将过郡，而楼堞坏圮，肃之谓郡守曰："吾州为景德破敌之地，当示雄疆，今保障若是，且奈何？"遂鸠工构城屋，凡千区。已而中贵人衔命来视，规置一新，惊赏嗟异，闻之朝。擢知德州，提点开封府界内县镇，夔路、湖南刑狱。侬蛮暴岭外，肃之亲捍诸境，会蒋偕失利，亟率兵往蹑于临贺，贼引去。狄青、孙沔交荐之，徙湖北转运使。辰阳彭仕羲叛，讨平之，犹以过左迁，知齐州。改江东、两浙、河北转运使，进度支副使、江淮发运使。

神宗初即位，谅祚寇大顺城。肃之入奏，帝访以西夏事，奏对称旨。以为右谏议大夫、知庆州；数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庐推陷。肃之出入泥潦中，结草囷以储庾粟之暴露者，为茇舍以居民，启廪振给，严儆盗窃，一以军法从事。天子闻而嘉之，遣使劳赐。迁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出知定州。还，迁三司使，又出为永兴军、青、齐二州。元丰二年，复知开封，为枢密都承旨，加龙图阁直学士、知郓州。四年，提举太极观。卒，年八十二。

肃之内行修饬，母丧，庐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诲道，至于成人，遂相继为侍从。帝称其一门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严重，有忠节。从兄柬之将仕以官，辞不受，而中进士第，调明州司法参军。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独毅然力争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为之则已，既下有司，则当循三尺之法矣。"守惮其言。

尝建免役议，王安石见而称之。熙宁初，以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得召见。神宗语执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详，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谓之曰："朕即位以来，不轻与人改秩，今以命汝，异恩也。"

检正中书刑房，察访淮浙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还奏《役书》二十篇，加集贤校理。又察访陕西，时郡县昧于奉法，敛羡余过制。承之曰："是岂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数。迁集贤殿修撰，擢宝文阁待制，为同群牧使，纠察在京刑狱兼枢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权三司使。

蔡确治相州狱，多引朝士，皆望风自折服。承之为帝言其险诐之状，帝意始悟，趣使诘竟。迁龙图阁直学士，恳辞，乞授兄肃之，曰："臣少鞠于兄，且兄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厉风俗。肃之亦当迁也。"即并命焉。

商人犯禁货北珠，乃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闻之曰："有司当如此矣。"进枢密直学士。坐补吏不当，降待制、知汝州。未几，为陕西都转运使，召拜给事中、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复以枢密直学士知青州。历应天府、河阳、陈、郓、扬州而卒。

及之字公达，亦迪弟之子。由荫登第，通判安肃军。康定中，夏人犯边，契丹复发兵并塞，疆候戒严。及之言："契丹以与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张虚势以疑我，必不失誓好，愿毋过虞。"已而果然。

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张海倚山啸聚，白昼掠城市。及之督捕，单骑与海语，谕使归命，当奏贷其死。海感动弛备，奏方上，而众兵集，悉获之。知信州，灵鹫山浮屠，犯法者众，及之治其奸，流数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释不问。入判刑部。尝撰次唐史有益治体者，为《君臣龟监》八十卷。王尧臣上其书，并表其学行，韩琦亦以馆职荐之。召试，除直秘阁，历开封府判官、知泾、晋、陕三州。

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称职。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转正议大夫。卒，年八十五。

柬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寿、孝称。

孝基字伯始。进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顾侍臣曰："此李迪孙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荐其材任馆阁，欲一见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谒邪？"竟不往。

知汝阴、雍丘县，通判阆州、舒州，知随州。所治虽剧，然事来亟断，不为证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问其术，曰："无他，省事耳。"阆中江水啮城几没，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决水归旁谷，城赖以全。舒吏受赂鬻狱，以杀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以亲须养，求监崇福宫，判西京国子监。凡就闲十年，累官光禄卿，与父柬之同谢事，才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孝基为人冲澹，善养生，平居轻安。弟孝称进对，帝问起居状，欢

曰："度越常人远矣。"后十一年，无疾卒。

孝寿字景山，为开封府户曹参军。元符中，吕嘉问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锻炼上书人，命孝寿摄司录事，成其狱。徽宗即位，嘉问先已得罪，孝寿亦削秩。蔡京为政，以为府推官，迁大理、太仆卿，擢显谟阁待制，为开封尹。

前此，闾里亡赖子，自断截臂腕，托废疾凌良民，无所惮畏。孝寿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学士，出知兴仁、开德府。京起苏州章綖狱，还孝寿开封，使往即讯。至苏州，穷治铸钱，逮系逾千数，方冬惨掠囚，堕指脱足不可计，死则投于垣外。日夜锻炼，疑未就，京犹嫌其缓，召使还。其后，綖兄弟竟用此黥窜。又知虢、兖二州。坐守兴仁日与巡检戏射狂人张立死，除名。居无何，起知苏州。

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复改开封尹。奉宸库吏吕寿盗金，系狱而逃。孝寿尽执守兵，论为故纵，非任事之吏与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掩绳之。凡配隶四十人，阴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才出关而死。帝闻之，命悉还余人。于是谏议大夫毛注论其残忍苛虐，乞加谴，不听。孝寿犹以狱空上表贺。

孝寿虽亡状，亦时有可观。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时以此称之。明年，以疾，罢为龙图阁学士、提举醴泉观。卒，赠正奉大夫。

孝称字彦闻，以荫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已官通议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称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优老之意，诏特许之，遂为著令。

崇宁中，提举湖北、京西常平，提点京西南路刑狱。蔡京之姻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有囚逸，捕得之。孝称上其功，乔年受赏，而孝称用是得工部员外郎。不阅月，迁大理少卿。连奏狱空，进为卿，且数增秩，擢工部、户部二侍郎，为开封尹。

陈瓘之子正汇在杭州上书，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薿执送京师，并逮瓘诣狱，孝称胁使证其子，瓘不可。暨狱上，竟窜正汇海岛。京愈德之，进刑部尚书，而以其兄孝寿代为尹。孝称请班兄下，不许。避亲

嫌，徙工部。卒，赠光禄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于仲父宗元，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杨亿见其赋，叹曰："王佐器也。"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代还，当召试学士院，宰相寇准奇之，特试政事堂，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初，始通和契丹，岁遣使致书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曾曰："从其国号足矣。"业已遣使，弗果易。迁右正言、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时瑞应沓至，曾尝入对，帝语及之。曾奏曰："此诚国家承平所致，然愿推而弗居，异日或有灾沴，则免舆议。"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应宫，下莫敢言者，曾陈五害以谏。旧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谓曾曰："狱，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顿首谢。仍赐钱三十万，因请自辟僚属，著为令。迁翰林学士。帝尝晚坐承明殿，召对久之，既退，使内侍谕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见卿，卿勿以我为慢也。"其见尊礼如此。

知审刑院。旧违制无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请须亲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论。帝曰："如卿言，是无复有违制者。"曾曰："天下至广，岂人人尽晓制书，如陛下言，亦无复有失者。"帝悟，卒从曾议。再迁尚书主客郎中。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勾当三班院，遂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时宫观皆以辅臣为使。王钦若方挟符瑞，傅会帝意，又阴欲排异己者，曾当使会灵，因以推钦若，帝始疑曾自异。及钦若相，会曾市贺皇后家旧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门外，贺氏诉禁中。明日，帝以语钦若，乃罢曾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出知应天府。天禧中，民间讹言有妖起若飞帽，夜搏人，自京师以南，人皆恐。曾令夜开里门，敢倡言者即捕之，卒无妖。徙天雄军，复参知政事，迁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预政，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钱惟演，后戚也，曾密语惟演曰："太子幼，非宫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庐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丁谓入，去"权"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迁礼部尚书。群臣议太后临朝仪，曾请如东汉故事，

太后坐帝右，垂帘奏事，丁谓独欲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令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祸端兆矣。"谓不听。既而允恭坐诛，谓亦得罪。自是两宫垂帘，辅臣奏事如曾议。

谓初败，任中正言："谓被先帝顾托，虽有罪，请如律议功。"曾曰："谓以不忠得罪宗庙，尚何议邪！"时真宗初崩，内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倚以为重。拜中书侍郎兼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会灵观使。王钦若卒，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即召孙奭、冯元劝讲崇政殿。天圣四年夏，大雨。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东奔。帝问曾，曾曰："河决奏未至，第民间妖言尔，不足虑也。"已而果然。陕西转过使置醋务，以榷其利，且请推其法天下，曾请罢之。

曾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帝问曾曰："比臣僚请对，多求进者。"曾对曰："惟陛下抑奔竞而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恶曾班己上，尝怏怏不悦，语在《利用传》。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为之解。太后曰："卿尝言利用强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尝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恶，则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释，卒从轻议。

始，太后受册，将御大安殿，曾执以为不可，及长宁节上寿，止共张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乃出知青州。以彰信军节度使复知天雄军，契丹使者往还，敛车徒而后过，无敢哗者。人乐其政，为画像而生祠之。改天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为枢密使。明年，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

曾进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问曾曰："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曾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仲淹服其言。初，吕夷简参知政事，事曾谨甚，曾力荐为相。及夷简位曾上，任事久，多所专决，曾不能堪，论议间有异同，遂求罢。仁宗疑以问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时外传知秦州王继明纳赂夷简，曾因及之。帝以问夷简，曾与夷简交论帝前。曾言亦有过者，遂与夷简俱罢，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宝元元年冬，大星晨坠其寝，左右惊告。曾曰："后一月当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赠侍中，谥文正。

曾资质端厚，眉目如画。在朝廷，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与杨亿同在侍从，亿喜谈谑，凡僚友无不狎侮。至与曾言，则曰："余不敢以戏也。"平生自奉甚俭，有故人子孙京来告别，曾留之具馔，食后，合中送数轴简纸，启视之，皆它人书简后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为篆其碑曰"旌贤之碑"，后又改其乡曰旌贤乡。大臣赐碑篆自曾始。仁宗既祔庙，诏择将相配享，以曾为第一。曾无子，养子曰縡。又以弟子融之子绎为后，尚书兵部郎中、秘阁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为将作监主簿。祥符进士及第，累迁太常丞、同知礼院。献所为文，召试，直集贤院。尝论次国朝以来典礼因革，为《礼阁新编》上之。以其书藏太常。

权三司度支、盐铁判官。任布请铸大钱，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议，子融曰："今军营半在城外，独行大钱城中，可乎？"事遂寝。权同纠察刑狱、知河阳。又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以献。进直龙图阁，累迁太常少卿、权判大理寺。乃取谳狱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以为断例。

拜天章阁待制、尚书吏部郎中、知荆南。盗张海纵掠襄、邓，至荆门，子融阅州兵，将迎击之，贼引去。迁右谏议大夫、知陕州，徙河中府。既而勾当三班院，迁给事中，以尚书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兖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进兵部，卒。

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请以字为名。性俭啬，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诣开封府诉之。然教饬子孙，严厉有家法。晚学佛氏，从僧怀琏游。

张知白，字用晦，沧州清池人。幼笃学，中进士第，累迁河阳节度判官。咸平中疏，言当今要务，真宗异之，召试舍人院，权右正言。献《凤扆箴》，出知剑州。逾年，召试中书，加直史馆，面赐五品服，判三司开拆司。

江南旱，与李防分路安抚。及还，权管勾京东转运使事。周伯星见，司天以瑞奏，群臣伏阁称贺。知白以为人君当修德应天，而星之见伏无所系，因陈治道之要。帝谓宰臣曰："知白可谓乃心朝廷矣。"东封，进右司谏。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尝请罢郡国所上祥瑞。今天下无事，灵贶并至，望以《泰山诸瑞图》寘玉清昭应宫，其副藏秘阁。"

陕西饥，命按巡之。寻知邓州。会关右流佣至境，知白既发仓廪，又募民出粟以济。擢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再迁尚书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内轻外，为引唐李峤议迁台阁典藩郡，乃自请补外，不许，遂命纠察在京刑狱，固请，知青州。还京师，求领国子监。帝曰："知白岂倦于处剧邪？"宰臣言："知白更践中外，未尝为身谋。"乃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拜给事中、参知政事。

郊礼成，迁尚书工部侍郎。时同列王曾迁给事中，犹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辞之。曾亦固请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禄大夫，复为给事中、判礼仪院。曾罢，还所辞官。时王钦若为相，知白论议多相失，因称疾辞位，罢为刑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大名府。及钦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谓素恶钦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报怨。既至，待钦若加厚。谓怒，复徙知白亳州，迁兵部。仁宗即位，进尚书右丞，为枢密副使，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灵观使、集贤殿大学士。时进士唱第，赐《中庸篇》，中书上其本，乃命知白进读，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复陈之。

知白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然体素羸，忧畏日侵，在中书忽感风眩，舆归第。帝亲问疾，不能语，薨。为罢上巳宴，赠太傅、中书令。礼官谢绛议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谥文正。"王曾曰："文节，美谥矣。"遂不改。

知白九岁，其父终邢州，殡于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颓废，殡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访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识其处。既发，其衣衾皆可验，众叹其诚孝。尝过陕州，与通判孙何遇，读道旁古碑凡数千言，及还，知白略无所遗。天圣中，契丹大阅，声言猎幽州，朝廷患之。帝以问二府，众曰："备粟练师，以备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远，今其举者，以上初政，试观朝廷耳，岂可自生衅邪！若终以为疑，莫如因今河决，发兵以防河为名，彼亦不虞也。"未几，契丹果罢去。无子，以兄子子思为后，仕至尚书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父遂良，仕至尚书度支员外郎。衍总发苦志厉操，尤笃于学。擢进士甲科，补扬州观察推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平遥县。使者荐之，通判晋州。

诏举良吏，擢知乾州。陈尧咨安抚陕西，有诏藩府乃赐宴，尧咨至乾州，以衍贤，特赐宴，仍徙衍权知凤翔府。及罢归，二州民邀留境

上，曰：“何夺我贤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点河东路刑狱，迁尚书祠部员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狱，知州王曙为作《辨狱记》。高继升知石州，人告继升连蕃族谋变，逮捕系治，久不决，衍辩其诬，抵告者罪。宁化军守将鞫人死罪，不以实，衍覆正之。守将不伏，诉之，诏为置狱，果不当死。徒京西路，又徙知扬州。有司奏衍辨狱法当赏，迁刑部。章献太后遣使安抚淮南，使还，未及他语，问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状对。太后叹曰：“吾知之久矣。”

徙河东转运副使、陕西转运使。召为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未行，会河北乏军费，选为都转运使，迁工部郎中，不增赋于民而用足。还为枢密直学士。求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

始，衍为治谨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惮其清整。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奏言：“中书、枢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谓坐而论道者也。止只日对前殿，何以尽天下之事？宜迭召见，赐坐便殿，以极献替可否，其他，不必亲烦陛下也。”又议常平法曰：“岁有丰凶，谷有贵贱，官以法平之，则农有余利矣。今豪商大贾，乘时贱收，水旱，则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图厚利，而困吾民也。请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增损有宜。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假借者。州郡阙母钱，愿出官帑助之。否则劝课之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

兼判吏部流内铨。选补科格繁长，主判不能悉阅，吏多受赇，出缩为奸。衍既视事，即敕吏函铨法，问曰：“尽乎？”曰：“尽矣。”力阅视，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由是吏不能为奸利。数月，声动京师。改知审官院，其裁制如判铨时。迁尚书工部侍郎、知永兴军。民有昼亡其妇者，为设方略捕，立得杀人贼，发所瘗尸，并得贼杀他妇人尸二，秦人大惊。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冲，加龙图阁学士。

宝元二年，迁刑部侍郎、复知永兴军。时方用兵，民苦调发，吏因缘为奸。衍区处计画，量道里远近，宽其期会，使民得次第输官，比他州费，省钱过半。召还，权知开封府，权近闻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枢密院事，改枢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师。衍曰：“侥幸成功，非万全计。”争议久之，求罢不许，赐手诏敦勉。为河东宣抚使，拜吏部侍郎、枢密使。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入对，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契丹与元昊战黄河外，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河东，欲以兵自从。衍曰："二国方交斗，势必不来，我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仲淹尝父行事衍，衍不以为恨。契丹婿刘三嘏避罪来归，辅臣议厚馆之，以诘契丹阴事。谏官欧阳修亦请留三嘏，帝以问衍。衍曰："中国主忠信，若自违誓约，纳叛亡，则不直在我。且三嘏为契丹近亲，而逋逃来归，其谋身若此，尚足与谋国乎！纳之何益，不如还之。"乃还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衍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其婿苏舜钦，少年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监进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为衍所知，或言益柔尝戏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谏官孙甫言："丁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度知甫所奏误，力求置对。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寝甫奏，度深衔之。及衍罢，度草制指衍朋比。时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与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抚，言者附会，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罢仲淹、弼政事，衍独左右之，然衍平日议论，实非朋比也。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庆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请还印绶，乃以太子少师致仕。

衍为宰相，贾昌朝不喜，议者谓故相一上章得请，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迁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诏应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驿设帐具几杖待之，称疾固辞。进太子太傅，赐其子同进士出身，又进太子太师。知制诰王洙谒告归应天府，有诏抚问，封祁国公。

衍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从者十许人，乌帽、皂履、绨袍、革带。或劝衍为居士服，衍曰："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名邪！"善为诗，正书、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赐药，挟太医往视，不及，卒，年八十。赠司徒兼侍中，谥正献。戒其子努力忠孝，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庳冢以葬。自作遗疏，其略曰："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语不及私。

论曰：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知白、衍劲正清约，皆能靳惜名器，裁抑侥幸，凛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

列传第七十

○晏殊 庞籍 孙恭孙 王随 章得象 吕夷简 子公绰 公弼 公孺 张士逊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

明年，召试中书，迁太常寺奉礼郎。东封恩，迁光禄寺丞，为集贤校理。丧父，归临川，夺服起之，从祀太清宫。诏修宝训，同判太常礼院。丧母，求终服，不许。再迁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馆，为升王府记室参军。岁中，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寻知制诰，判集贤院。久之，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

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谓东宫旧臣，恩不称，加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复为枢密副使，未拜，改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

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康定初，知枢密院事，遂为枢密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

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

徙陈州，又徙许州，稍复礼部、刑部尚书。祀明堂，迁户部，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徙河南府，迁兵部。以疾，请归京师访医药。既平，复求出守，特留侍经筵，诏五日一与起居，仪从如宰相。逾年，病浸剧，乘舆将往视之。殊即驰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为陛下忧也。"已而薨。帝虽临奠，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其碑首曰"旧学之碑"。

殊性刚简，奉养清俭。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杨察，皆其婿也。殊为宰相兼枢密使，而弼为副使，辞所兼，诏不许，其信遇如此。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

子知止，为朝请大夫。

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人。及进士第，为黄州司理参军，知州夏竦以为有宰相器。调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府薛奎荐为法曹。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

预修《天圣编敕》，为刑部详覆官。擢群牧判官，因转封言："旧制不以国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乃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覆乃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书、枢密院。近岁玺书内降，浸多于旧，无以防偏请、杜幸门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库主吏盗官物，辄自逃避。以宫掖之亲，三司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昔，臣窃惑焉。祥符令检下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清强者沮矣。"

久之，出知秀州，召为殿中侍御史，章献太后遗诰：章惠太后议军国事；籍请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燔之。又奏："陛下躬亲万机，用人宜辨邪正、防朋党，擢进近列，愿采公论，毋令出于执政。"孔道辅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为开封府判官，

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当杖内侍。"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数劾范讽罪，讽善李迪，皆寝不报，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实，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又言范讽事有不尽如奏，讽坐贬，籍亦降太常博士、知临江军。寻复官，徙福建转运使。

景祐三年，为侍御史，改刑部员外郎、知杂事，判大理寺，进天章阁待制。元昊反，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坐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徒同州，就除陕西都转运使。文彦博鞫黄德和狱，未上，诏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又建言："频岁灾异，天久不雨。宫中费用奢靡，出纳不严，须索烦多，有司无从钩校虚实。臣窃谓凡乘舆所费，宫中所用，宜务加裁抑，取则先帝，修德弭灾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将士力战，弗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劳，享丰赐，天下指目，谓之'三官'。愿少裁损，无厚赉予，专励战功，寇不足平也。"

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明年，改延州观察使，力辞，换左谏议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砦，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万无壁垒，皆散处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浑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桥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将狄青将万余人，筑招安砦于谷旁，数募民耕种，收粟以赡军。周美袭取承平砦，王信筑龙安砦，悉复所亡地，筑十一城。及开□□名、平戎道，通永和、乌仁关，更东西阵法为方阵，颇损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贵赍野利旺荣书来送款，籍曰："此诈也。"乃屯兵青涧城。后数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贵开谕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从之。

会敌新破泾原城砦，方议修复。使者往返，逾年，又遣贺从勖来，改名曰曩霄，称男不称臣。籍不敢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师，天子不许，更归议之。"籍送使者阙下，因陈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今辞理浸顺，必有改事中国之心，请遣使者申谕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为枢密副使。籍言："自陕西用兵，公私俱困，请并省官属，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从之，于是颇省边费。改参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枢密使，迁户部，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籍初入相，且独员，而遽为昭文馆

大学士，出殊拜也。

侬智高反，师数不利，遣狄青为宣抚使。谏官韩绛谓武人不宜专任，帝以问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诏岭南诸军，皆受青节度。既而捷书至，帝喜曰："青破贼，卿之力也。"遂欲以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籍力争之，不听。岭南平，二广举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论者以为过。

顷之，齐州学究皇甫渊以捕贼功，法当赏钱，数上书求用。道士赵清贶与籍姊家亲，绐为渊白籍，乃与堂吏共受渊赂。小吏诉之，下开封府，捕清贶，刺配远州，道死。韩绛言籍阴讽府杖杀清贶以灭口，覆之无状。言不已，乃罢知郓州。居数月，加观文殿大学士。拜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改并州。

仁宗不豫，籍尝密疏，请择宗室之贤者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听麟州筑堡白草平，而州将武戡等为夏人所败，复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迁尚书左丞，不拜。徙定州，召还京师，上章告老，寻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薨，年七十六。时仁宗不豫，废朝、临奠皆不果，第遣使吊赙其家。赠司空，加侍中，谥庄敏。

籍晓律令，长于吏事。持法深峭，军中有犯，或断斩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颇有惠爱，及为相，声望减于治郡时。子元英，朝散大夫。孙恭孙。

恭孙字德孺，以荫，补通判施州。崇宁中，部蛮向文强叛，诏转运使王蘧领州事致讨，恭孙说降文强而斩之。蘧上其功，进三秩，知涪州，遂以开边为己任。诱珍州骆文贵、承州骆世华纳土，费不赀。转运判官朱师古劾恭孙生事，诏黜师古而以恭孙代，于是溱、播、溪、思、费等州相继降。每开一城，辄褒迁，五年间，至徽猷阁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进恭孙直学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纳。未几，其酋董舜咨、董彦博来纳土，诏遣赴阙，皆拜承宣使，赐第京师，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亨州，使恭孙进筑之。言者论其贪纵，究治如章，谪保静军节度副使。才逾月，起知陈州，复待制，帅泸州。又以筑思州，进学士。前后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县，多张名簿，实瘠卤不毛地，缮治转饷，为蜀人病，无几时皆废。宣和中，卒。

王随，字子正，河南人。登进士甲科，为将作监丞、通判同州，迁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判三司磨勘司。为京西转运副使，陛辞，且言

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汤药，圣主之泽也。"真宗因赐诗宠行，以羊酒束帛令过家为寿。迁淮南转运使，父忧，起复。时岁比饥，随敕属部出库钱，货民市种粮，岁中约输绢以偿，流庸多复业。徙河东转运使，三迁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擢知制诰，以不善制辞，出知应天府。一日，帝谓宰相曰："随治南京太宽。"王旦曰："南京，都会之地，随临事汗漫，无以弹压"。改知扬州。再加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

仁宗为太子，拜右庶子，仍领府事。周怀政诛，随自陈尝假怀政白金五十两，夺知制诰，改给事中、知杭州。乾兴初，复降秘书少监，徙通州。以州少学者，徙孔子庙，起学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学。母丧，起复光禄卿、知润州，徙江宁府。岁大饥，转运使移府发常平仓米，计口日给一升，随置不听，曰："民所以饥者，由兼并闭籴，以邀高价也。"乃大出官粟，平其价。

复给事中，为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秦卒有负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辄奴畜之，小不如意，复执出求赏，前此坐法多死。随下教能自归者免死，听复隶军籍，由是多来归者。又建请增蕃落卒，给废陷马地，募民耕种。坐事，徙河南府。入为御史中丞，同知礼部贡举，迁尚书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

明道中，为江淮安抚使，还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请与同列日献前代名臣规谏一事。议者谓非辅弼之职，其事遂寝。加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为庄惠皇太后园陵监护使，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自薛居正后，故事，初相无越迁门下侍郎者，学士丁度之失也。

顷之，以疾在告，诏五日一朝，入中书视事。为相一年，无所建明。与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同执政，数争事。会灾异屡发，谏官韩琦言之，四人俱罢。随以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薨，赠中书令，谥章惠，后改文惠。

随外若方严，而治失于宽。晚更卞急，辄嫚骂人。性喜佛，慕裴休之为人，然风迹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钧，事闽为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梦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父奂复梦家庭积笏如山。长而好学，美姿表，为人庄重。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玉山

县，迁本寺丞。

真宗将东封泰山，以殿中丞签书兖州观察判官事，知台州，历南雄州，徙洪州。杨亿以为有公辅器，荐之。或问之，亿曰："闽士轻狭，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贵也。"得象尝与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其度量宏廓如此。

未几，召试，为直史馆、安抚京东，权三司度支判官，累迁尚书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诰。逾年，为翰林学士，迁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为群牧使，迁礼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进承旨兼侍讲学士，擢同知枢密院事，迁户部侍郎，遂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帝谓得象曰："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今日用卿，职此也。"

陕西用兵，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兼枢密使，辞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书为昭文馆大学士。庆历五年，拜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国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舆不临奠，帝特往焉。赠太尉兼侍中，谥文宪。皇祐中，改谥文简。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献太后临朝，宦官方炽，太后每遣内侍至学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书凡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御史孙抗数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请罢，帝不得已，许之。初，闽人谣曰："南台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云。

论曰：殊、籍、随、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晓法令，随练习民事，皆能用其所长。然籍终至绌免，随数遭谴斥，何其才之难得也。得象浑厚有容，殊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方之诸人，殊其最优乎！

吕夷简，字坦夫，先世莱州人。祖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夷简进士及第，补绛州军事推官，稍迁大理寺丞。祥符中，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阙政，今封禅告成，何阙政之求，罢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迁太常博士。

河北水，选知滨州。代还奏："农器有算，非所以劝力本也。"遂诏

天下农器皆勿算。擢提点两浙刑狱，迁尚书祠部员外郎。时京师大建宫观，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责期会，工徒至有死者，诬以亡命，收系妻子。夷简请缓其役，从之。又言："盛冬挽运艰苦，须河流渐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擢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蜀贼李顺叛，执送阙下，左右称贺。既而属御史台按之，非是，贺者趣具顺狱，夷简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实奏，忤大臣意。岁蝗旱，夷简请责躬修政，严饬辅相，思所以共顺天意；及奏弹李溥专利罔上。寇准判永兴，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师，上准变事。夷简曰："准治下急，是欲中伤准尔，宜勿问，益徙之远方。"从之。赵安仁为御史中丞，夷简以亲嫌，改起居舍人、同勾当通进司兼银台封驳事。使契丹，还，知制诰。两川饥，为安抚使，进龙图阁直学士，再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治严办有声，帝识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

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简与鲁宗道验治，允恭诛，以给事中参知政事，因请以祥符天书内之方中。真宗祔庙，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银罩覆神主。夷简言："此未足以报先帝。今天下之政在两宫，惟太后远奸邪，奖忠直，辅成圣德，所以报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毕，辅臣迁官，夷简与同列皆辞之，后为例。迁尚书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景灵宫使。玉清昭应宫灾，太后泣谓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为此，今何以称遗旨哉。"夷简意其将复营构也，乃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默然。因奏罢二府兼宫观使。进吏部，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成，辞进官。

天圣末，加中书侍郎。章懿太后为顺容，薨，宫中未治丧，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出，曰："卿何间我母子也？"夷简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岁月葬未利。夷简请发哀成服，备仪仗葬之。

大内火，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辰门，百官拜楼下，夷简独不拜。帝使人问其故，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乃拜。诏以为修大内使。内成，进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辞仆射，乃兼吏部尚书。

初，荆王子养禁中，既长，夷简请出之。太后欲留使从帝诵读，夷

简曰："上富春秋，所亲非儒学之臣，恐无益圣德。"即日命还邸中。太后崩，帝始亲政事，夷简手疏陈八事，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帝语甚切。

帝始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夷简亦罢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名，大骇，不知其故。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讷，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岁中而夷简复相。初，刘涣上疏请太后还政，太后怒，使投岭外，属太后疾革，夷简请留之。至是，涣以前疏自言，帝擢涣右正言，顾谓夷简："向者枢密院亟欲投涣，赖卿以免。"夷简谢，因曰："涣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简为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颊，误伤帝颈。帝以爪痕示执政大臣，夷简以前罢相故，遂主废后议。仁宗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陛下颈乎？"夷简将废后，先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率台谏诣阁门请对，有旨令台谏诣中书，夷简乃贬出道辅等，后遂废。宗室子益众，为置大宗正纠率，增教授员。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王曾与夷简数争事，不平，曾斥夷简纳赂市恩。夷简乞置对，帝问曾，曾语屈，于是二人皆罢。夷简以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徙天雄军。未几，以右仆射复入相，逾年，进位司空，辞不拜，徙许国公。时方饬兵备，以判枢密院事，而谏官田况言总判名太重，改兼枢密使。

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或曰："此虚声尔，不若修洛阳。"夷简曰："此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

未几，感风眩，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疾稍间，命数日一至中书，裁决可否。夷简力辞，复降手诏曰："古谓髭可疗疾，今翦以赐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见，敕乘马至殿门，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夷简引避久之，诏给扶毋拜。乃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固请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见群臣，涕下，曰："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

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名臣报使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然建募万胜军，杂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战斗。用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奉赐，又加遗契丹岁缯金二十万，当时不深计之，其后费大而不可止。郭后废，孔道辅等伏阁进谏，而夷简谓伏阁非太平事，且逐道辅。其后范仲淹屡言事，献《百官图》论迁除之敝，夷简指为狂肆，斥于外。时论以此少之。

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简，谓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与曾并相。后曾家请御篆墓碑，帝因惨然思夷简，书"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有集二十卷。

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传。

公绰字仲裕，荫补将作监丞、知陈留县。天圣中，为馆阁对读。召试，直集贤院，辞，改校理，迁太子中允。夷简罢相，复为直集贤院、同管勾国子监，出知郑州。尝问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产，第赋役重轻，至不敢多畜牛，田畴久芜秽。"公绰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还判吏部南曹，累迁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请复太医局，及请设令、丞、府史如天官医师。钧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为优人戏，公绰执不可，遂罢之。纠察在京刑狱。虎翼卒刘庆告变，下吏案验，乃庆始谋，众不从，庆反诬众以邀赏。因言："京师卫兵百万，不痛惩之，则众心摇。"遂斩庆以徇。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为史馆修撰。

时夷简虽谢事，犹领国史，公绰辞修撰。夷简薨，还兵部员外郎，复为修撰。服除，复同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公绰以郊庙祭器未完，制度多违礼，请悉更造。故事，荐新诸物，礼官议定乃荐，或后时陈败。公绰采《月令》诸书，以四时新物及所当荐者，配合为图。又以岁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献兴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钟石歌奏，集为《郊祀总仪》上之。又言："古者，天地、宗庙、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齐三酒，分实其中，加明水、明酒，以达阴阳之气。今有司徒设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礼神之意。宜按《周礼》实齐酒，取火于日，取水于月，因天地之洁气。"又言："祖宗配郊，当正位，今侧乡之，非所以示尊严也。"初，谥诸后，皆系祖宗谥，而真宗五后独曰"庄"。公绰曰："妇人从夫之谥，真宗谥章圣，而后曰'庄'，非礼也，愿更为'章'。"多施行之。

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改枢密直学士、知秦州。安远砦、古渭州诸羌来献地，公绰顾其属曰：“天下之大，岂利区落尺寸地以为广邪？”却之。弓箭手马多阙，公绰谕诸砦户为三等，凡十丁为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马，马少，则先后给之。祀明堂，迁刑部郎中，召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岁余，愿罢府事，进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兼判太常寺。

初，公绰在开封府，宰相庞籍外属道士赵清贶受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为公绰受籍旨，杖杀清贶以灭口，左迁龙图阁学士、知徐州。方杖清贶时，实非公绰所临。顷之，公绰亦自辨，复侍读学士，徙河阳，留侍经筵。时久不雨，帝顾问：“何以致雨？”曰：“狱久不决，即有冤者，故多旱。”帝亲虑囚，已而大雨。迁右司郎中，未拜，卒。赠左谏议大夫。

公绰通敏有才，父执政时，多涉干请，喜名好进者趋之。尝漏泄除拜以市恩，时人比之窦申。

公弼字宝臣。赐进士出身，积迁直史馆、河北转运使。自宝元、庆历以来，宿师备边。既西北撤警，而将屯如故，民疲馈饷。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实塞下，冶铁以助经费；移近边屯兵就食京东；增城卒，给板筑；蠲冗赋及民逋数百万。夷简之亡也，仁宗思之，问知公弼名，识于殿柱。至是，益材其为。擢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入权开封府。尝奏事退，帝目送之，谓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改同群牧使，以枢密直学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宽，人疑少威断。营卒犯法当杖，捍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杖而后斩之，军府肃然。英宗罢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时，帝居藩，得赐马颇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谓曰：“卿曩岁不与朕马，是时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计，诉讼不时决，故多留事。卿继其后，将何以处之？”公弼顿首谢，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旷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为长者。拜枢密副使。时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公弼谏曰：“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然后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观事，视其所以而进退之。”彗出营室，帝忧之，同列请饬边备。公弼曰：“彗非小变，陛下宜侧身修德，以应天戒，臣恐患不在边也。”

神宗立，司马光劾内侍高居简，帝未决。公弼曰：“光与居简，势不两立。居简，内臣耳，而光中执法，愿陛下择其重者。”帝曰：“然则当

奈何？”公弼曰：“迁居简一官，而解其近职，光当无争。”从之进。枢密使。议者欲并环庆、鄜延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远，中间相去千里，若合为一路，猝有缓急，将何以应？”又欲下边臣使议之，公弼曰：“庙堂之上不处决，而诿边吏，可乎？”乃止。

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许。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减其牢廪，徙之淮南。公弼以为非人情，帝曰：“是当退为剩员者，今故为优假，何所害？”对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误国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傥二十万众皆反侧，为之奈何？”韩绛议复肉刑，公弼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

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乐，遂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韩绛宣抚秦、晋，将取啰兀城，令河东发兵二万，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虏必设伏以待我。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诏褒之。麟州无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围城，人皆忧渴死。公弼用其僚邓子乔计，仿古拔轴法，去其沙，实以末炭，坟土于其上，板筑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坚不陷，而州得以守。

俄以疾，请知郑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谋秦凤帅，帝曰：“公弼在河东，方出师仓卒时，有缓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闻命即治装，帝喜，召之入对，慰劳而遣之。既赴镇，羌董毡辄治书称敕，公弼却之，曰：“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惧，自是不复敢。才旬月，复以疾求解，为西太一宫使。薨，年六十七。赠太尉，谥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为奉礼郎，赐进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对详敏，仁宗以为可用。知泽、颍、庐、常四州，提点福建、河北路刑狱，入为开封府推官。民鬻薪为盗所夺，逐之遭伤，尹包拯命笞盗。公孺曰：“盗而伤主，法不止笞。”执不从，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为判官，事皆咨决之。判都水监，未几，改陕西转运使。

神宗得绥州，遣使议守弃之便，久未决。命公孺往，与郭逵议合，遂存绥州。常平法行，公孺请以青苗、免役归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郓州。坐失人死刑，责知蔡州。

元丰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长安谋帅，无以易卿。”命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锸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谕之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一度桥，则罪不赦矣！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帖息。乃自劾专命，诏释之。

知审官东院，出知秦州。李宪以诏出兵，欲尽驻原、渭，公孺不可，与宪相论奏，坐徙相州，更陈、杭、郑、瀛四州。元祐初，加龙图阁直学士，复以为秦州，固辞，改秘书监。迁刑部侍郎、知开封府，为政明恕。幕人迁黼坐设，毁其角，法当徒，公孺请罪，数十人皆以杖免。原庙亡珠，系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尝以珠数相授受，岁时讳日，宫嫔狎至，奈何颛指吏卒乎？”请之，得释。擢户部尚书，以病，提举醴泉观。卒，年七十。赠右光禄大夫。

公孺廉俭，与人寡合。尝护曹佾丧，得厚饷，辞不受，谈者清其节焉。

张士逊，字顺之。祖裕，尝主阴城盐院，因家阴城。士逊生百日始啼。淳化中，举进士，调郧乡主簿，迁射洪令。转运使檄移士逊治鄞，民遮马首不得去，因听还射洪。安抚使至梓州，问属吏能否，知州张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阳令，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邵武县，以宽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寻大雨，士逊立廷中，须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祷欧阳太守庙，庙去城过一舍，士逊彻盖，雨沾足始归。改秘书丞、监折中仓，历御史台推直官。

翰林学士杨亿荐为监察御史。贡举初用糊名法，士逊为诸科巡铺官，以进士有姻党，士逊请避去，真宗记名于御屏，自是有亲嫌者皆移试，著为令。中书拟人充江南转运使，再拟辄见却，帝独用士逊。再迁侍御史，徙广东，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诏徙州阳信，议者患粮多，不可迁。士逊视濒河数州方艰食，即计余以贷贫者，期来岁输阳信，公私利之。

仁宗出阁，帝选僚佐，谓宰臣曰：“翊善、记室，府属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逊为友，令王答拜。”于是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馆，为寿春郡王友，改升王府谘议参军，迁右谏议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逊言：“诣资善堂，升阶列拜，而皇太子犹跪受，宜诏皇太子坐

受之。”帝不许。诏士逊等遇太子侍驾出入许陪从。判史馆，知审刑院，以太子宾客、枢密直学士判集贤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领东宫官，遂换太子詹事，擢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兼詹事，累迁尚书左丞，遂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曹汭狱事起，宦者罗崇勋、江德明方用事，因谮利用。帝疑之，问执政，众顾望未有对者。士逊徐曰：“此独不肖子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怒，将罢士逊。帝以其东宫旧臣，加刑部尚书、知江宁府，解通犀带赐之。后领定国军节度使、知许州。

明道初，复入相，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明年，进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是岁旱蝗，士逊请如汉故事册免，不许。及帝自损尊号，士逊又请降官一等，以答天变，帝慰勉之。群臣上章懿谥册，退而入慰，士逊与同列过杨崇勋园饮，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讽劾士逊，以尚书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亦以使相判许州。翌日入谢，班崇勋下。帝问其故，士逊曰：“崇勋为使相，臣官仆射，位当下。”遂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以崇勋知陈州。时士逊罢已累日，制犹用宰相衔，有司但奉行制书，不复追改。徙河南府。

宝元初，复以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入相，封郢国公。士逊与辅臣奏事，帝从容曰：“朕昨放宫人，不独闵幽闭，亦省浮费也。近复有献孛女者，朕却而弗受。”士逊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毁大臣、揭君过者。”士逊曰：“陛下审察邪正，则憸讦之人，宜自戒惧矣。”冯士元狱既具，帝以决狱问士逊。士逊曰：“台狱阿徇，非出自宸断，何以愜中外之论邪。”帝曰：“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士逊曰：“有之，第公私不同尔。”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

康定初，士逊言禁兵久戍边，其家在京师，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内侍条指挥使以下为差等，出内藏缗钱十万赐之。士逊又请遣使安抚陕西，帝命遣知制诰韩琦以行。于是诏枢密院，自今边事，并与士逊等参议。及简辇官为禁军，辇官携妻子遮宰相、枢密院喧诉，士逊方朝，马惊堕地。时朝廷多事，士逊亡所建明，谏官韩琦论曰：“政事府岂养病之地邪。”士逊不自安，累上章请老，乃拜太傅，封邓国公致仕。诏朔望朝见及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与一子五品服。士逊辞朝朔望。间遣中使劳问，御书飞白“千岁”字赐之，士逊因建千岁堂。尝请买城南官园，帝以赐士逊。宰相得谢，盖自士逊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临奠，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御篆其墓碑曰“旧德之碑”。

士逊生七日，丧母，其姑育养之。既长，事姑孝谨，姑亡，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阳县太君。初，陈尧佐罢参知政事，人有挟怨告尧佐谋反，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士逊曰："憸人构陷善良，以摇朝廷，奸伪一开，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诬谏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枢府，藉宠肆威，士逊居其间，无所可否，时人以"和鼓"目之。士逊尝纳女口宫中，为御史杨偕所劾。

子友真字益之。初补将作监主簿，再迁为丞。士逊为请馆阁校勘，仁宗曰："馆阁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馆阁读书，诏校勘毋得增员。后编三馆书籍，迁秘阁校理、同知礼院，赐进士出身，知襄州。坐军贼张海剽劫不能制，罢归。后除史馆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馆修撰，故事，皆试知制诰，友直不当得。"改集贤殿修撰。以天章阁待制知陕州，同勾当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犹衣绯衣，仁宗顾见之，乃赐金紫。累迁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敛财，大集僧道士女，谓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绝，取所敛财建学以延诸生。卒官。士逊尝记帝东宫旧事，而史官未之见，友直纂为《资善录》上之。

幼子友正字义祖，杜门不治家事，居小阁学书，积三十年不辍，遂以书名。神宗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

论曰：吕夷简、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厚，相臣预有力焉。士逊练习民事，风迹可纪，而依违曹利用以取讥。方夷简在下僚，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郭后之废，遂成其君之过举，咎莫大焉。虽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列传第七十一

○韩琦 子忠彦 曾公亮 子孝宽 孝广 孝蕴 陈升之 吴充 王珪 从父罕从兄琪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父国华，自有传。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无印可验，琦请复旧制，置传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纲运至，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往往数日不至，暴露庑下。衙校以为病，琦奏罢之。

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抑侥幸。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权知制诰。

益、利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异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活饥民百九十万。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既还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与三帅皆

换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不辞。未几，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东兵从宿卫来，不习劳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顺军以蔽萧关、呜沙之道。方谋取横山，规河南，而元昊称臣，召为枢密副使。

元昊介契丹为援，强邀索无厌，宰相晏殊等厌兵，将一切从之。琦陈其不便，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帝悉嘉纳。遂宣抚陕西，讨平群盗张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尽修鄜延城障，须敌悉归所侵地，乃许和。归陈西北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琦与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仲淹等亦以天下为己任，群小不便之，毁言日闻。仲淹、弼继罢，琦为辨析，不报。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论不谓然。乃请外，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徙郓州、成德军、定州。兼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初，定州兵狃平贝州功，需赏赉，出怨语，至欲噪城下。琦闻之，以为不治且乱，用军制勒习，诛其尤无良者。士死攻战，则赏赙其家，籍其孤嫠继禀之，威恩并行。又仿古三阵法，日月训齐之，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饥民数百万。玺书褒激，邻道视以为准。

拜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贵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所为益不法，琦奏还之，帝命鞭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庙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无以对，遂归我斥地。既又侵耕阳武砦地，琦凿堑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镇河东，患寇钞，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之北多废壤。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为三司使，未至，迎拜枢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病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又与曾公亮、张昇、欧阳修极言之。会司马光、吕诲皆有请，琦进读二疏，未及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宗实，英宗旧名也。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

英宗居濮王丧，议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辞。帝复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英宗既终丧，犹坚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诏立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为仁宗山陵使，加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

琦既辅立英宗，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帘听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进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罢。后数日，琦独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还政，拜琦右仆射，封魏国公。

夏人寇大顺，琦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既而谅祚上表谢，帝顾琦曰："一如所

料。”帝寝疾，琦入问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草制，立颍王。

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琦执政三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琦请去，帝为黜陶。永厚陵复土，琦不复入中书，坚辞位。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赐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琦辞两镇，乃但领淮南。

会种谔擅取绥州，西边俶扰，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琦言：“边臣肆意妄作，弃约基乱，愿召二府亟决之。”琦入辞，曾公亮等方奏事，乞与琦同议。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备员政府，所当共议。今日，藩臣也，不敢预闻。”又言：“王陶指臣为跋扈，今陛下乃举陕西兵柄授臣，复有劾臣如陶者，则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犹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绥州不当取，已而夏人诱杀杨定，琦复言，贼既如此，绥今不可弃。”枢密院以初议诘之，琦具论其故，卒存之。

熙宁元年七月，复请相州以归。河北地震、河决，徒判大名府，充安抚使，得便宜从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明日，称疾不出。当是时，新法几罢，安石复出，持前议益坚。琦又恳奏，安石下之条例司，令其属疏驳，刊石颁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从。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止领一路，安石欲沮琦，即从之。六年，还判相州。

契丹来求代北地，帝手诏访琦，琦奏言：

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四也。诸州筑城凿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论青苗钱事，言者辄肆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不敢复言。今亲被诏问，事系安危，言及而隐，死有

余罪。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甽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疏上，会安石再入相，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八年，换节永兴军，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陨于治所，枥马皆惊。帝发哀苑中，哭之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卒为治冢，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赠尚书令，谥曰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令其子若孙一人官于相，以护丘墓。故事，三省长官，惟尚书令为尤重，赠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单赠。后又诏，虽当追策，不复更加师保，盖贵之也。

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琦叹曰：“是何言也。今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在魏都久，辽使每过，移牒必书名，曰：“以韩公在此故也。”忠彦使辽，辽主问知其貌类父，即命工图之，其见重于外国也如此。

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在相位时，王安石有盛名，或以为可用，琦独不然之。及守相，陛辞，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不答。其镇大名也，魏人为立生祠。相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挠吾侍中也。”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徽宗追论琦定策勋，赠魏郡王。子五人：忠彦、端彦、纯彦、粹

彦、嘉彦。端彦右赞善大夫。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粹彦为吏部侍郎，终龙图阁学士。嘉彦尚神宗女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终瀛海军承宣使。

忠彦字师朴，少以父任，为将作监簿，复举进士。琦罢政，忠彦以秘书丞召试馆职，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为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判官。出通判永宁军，召还，为户部判官。

琦薨，服除，为直龙图阁，擢天章阁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废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数十，夏人求救于辽，辽人移书继至。会遣使贺辽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彦，遂以给事中奉使。辽遣赵资睦迓之，语及西事，忠彦曰："此小役也，何问为？"辽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馆，言敷问："夏国胡罪，而中国兵不解？无失两朝之欢，则善矣。"忠彦曰："问罪西夏，于二国之好何预乎？"

使还。时官制行，章惇为门下侍郎，奏："给事中东省属官，封驳宜先禀而后上。忠彦奏："朝廷之事，执政之所行也。事当封驳，则与执政固已异矣，尚何禀议之有。"诏从其请。左仆射王珪为南郊大礼使，事之当下者，自从其所画旨。忠彦以官制驳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礼使既不从中画旨，处分出一时者，又不从中书奏审。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庙堂自渝之，后将若之何？"乃诏事无钜细，必经三省而后行。拜礼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定州。

元祐中，召为户部尚书，擢尚书左丞。弟嘉彦尚主，改同知枢密院事，迁知院事。哲宗亲政，更用大臣，言者观望，争言垂帘时事。忠彦言："昔仁宗始政，当时亦多讥斥章献时事，仁宗恶其持情近薄，下诏戒饬。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则善矣。"以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彦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愿以所取之地弃还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为言，降资政殿学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书召拜门下侍郎。忠彦陈四事：一曰广仁恩，二曰开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逾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用忠彦言，数下诏蠲天下逋负，尽还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见收用。

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而曾布为右相，多不协，言事者助布排忠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又以钦圣欲复废后，为忠彦罪，再降太中大夫，怀州居住。又论忠彦在相位，不应弃湟州，谪崇信军节度副使，济州居住。逮复湟、鄯，又谪磁州团练副使。复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时，为太仆少卿，

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别有传。

论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岂不信哉！忠彦世济其美，继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举进士甲科，知会稽县。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买田境中，谪监湖州酒。久之，为国子监直讲，改诸王府侍讲。岁满，当用故事试馆职，独献所为文，授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擢天章阁待制，赐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锡之，曰：“朕自讲席赐卿，所以尊宠儒臣也。”遂知制诰兼史馆修撰，为翰林学士、判三班院。三班吏丛猥，非赇谢不行，贵游子弟，多倚势请谒。公亮掇前后章程，视以从事，吏不能举手。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为政有能声，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复入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未几，擢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除枢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公亮明练文法，更践久，习知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每咨访焉。仁宗末年，琦请建储，与公亮等共定大议。密州民田产银，或盗取之，大理当以强。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虽强，与盗物民家有间矣。”固争之，遂下有司议，比劫禁物法，盗得不死。初，东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无死者。

契丹纵人渔界河，又数通盐舟，吏不敢禁，皆谓：与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后将奈何？雄州赵滋勇而有谋，可任也。”使谕以指意，边害讫息。英宗即位，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帝不豫，辽使至不能见，命公亮宴于馆，使者不肯赴。公亮质之曰：“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

熙宁二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明年，起判永兴军。先是，庆卒叛，既伏诛，而余党越佚，自陕以西皆警备。阅义勇，益边兵，移内地租赋，人情骚然。公亮一镇以静，次第奏罢之，专务裁抑冗费。长安豪喜造飞语，声言营卒怨减削，谋以上元夜结外兵为乱，邦人

大恐。或劝毋出游，公亮不为动，张灯纵观，与宾佐竟夕乃归。居一岁，还京师。旋以太傅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帝临哭，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曰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公亮方厚庄重，沈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然性吝啬，殖货至钜万，帝尝以方张安世。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凡更张庶事，一切听顺，而外若不与之者。尝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讥其持禄固宠云。子孝宽，从子孝广、孝蕴。

孝宽字令绰，以荫知桐城县。选知咸平县，民诣府诉雨伤麦，府以妄杖之。孝宽躬行田，辨其实，得蠲赋。除秘阁修撰、提点开封府界镇县。

保甲法行，民相惊言且籍为兵。知府韩维上言，乞候农隙行之。孝宽榜十七县，揭赏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诉，维之言不得行。入知审官东院、判刑部。

熙宁五年，迁枢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宽始。擢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丁父忧，除丧，以端明殿学士知河阳，徙郓。郓有孟子庙，孝宽请于朝，得封邹国公，配享孔子。连徙镇，以吏部尚书召，道卒，年六十六。赠右光禄大夫。

孝广字仲锡。元丰末，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议复河故道，召孝广问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复为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筏至者，须校验无所失亡，乃得送铨，监吏领赇谢，不时遣。孝广治籍疏姓名，谨其去留，一岁中，归选者百辈。

除京西转运判官，入为水部员外郎。河决内黄，诏孝广行视，遂疏苏村，凿钜野，导河北流，纾澶、滑、深、瀛之害。迁都水使者。洛水频岁溢涌，浸啮北岸，孝广按河堤，得废□口遗迹，曰：“此昔人所以杀水势也。”即日浚决之，累石为防，自是无水患。出提点永兴路刑狱，陕西、京西转运副使，还为左司郎中，擢户部侍郎，进尚书。坐钱帛不给费，罢为天章阁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体，夺职。寻复之，移知潭州，加显谟阁直学士、知郓州。

孝广与胡安国、邹浩善，皆大观中忤时相，御史论之，复夺职知饶州。逾年，徙广州，历成德军、太原府，得故职以卒，年六十，赠正议大夫。孝广涖官以严称，获盗，辄碎其手焉。

孝蕴字处善。绍圣中，管干发运司粜籴事，建言扬之瓜洲，润之京口，常之ＳＹ牛，易堰为闸，以便漕运、商贾。既成，公私便之。提举两浙常平，改转运判官，知临江军，召为左司员外郎，迁起居舍人。

时京邑有盗，徽宗怒，期三日不获，坐尹罪。孝蕴奏："求盗急则遁益远，小缓当自出。"从其言，得盗。崇宁建殿中省，擢为监。居数月，言者论其与张商英善，以集贤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发运。泗州议开直河，以避涨溢沙石之害，孝蕴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勋第赏，辞不受。未几，河果塞，召为户部侍郎，帝尝问右曹储物几何，疾作不能对。徙工部，以显谟阁待制知杭州。其后坐累，连削黜，至贬安远军节度副使。

宣和二年，始复天章阁待制、知歙州。方腊起青溪，孝蕴约敕郡内，无得奔扰，分兵守厄塞，有避贼来归者，获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会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时贼已破杭，孝蕴单车至城下。城既克复，军士多杀人，孝蕴下令，胁从者得自首，无辄杀，皆束手不敢骛。论功，进显谟阁直学士，又加龙图阁学士。卒，年六十五，赠通议大夫。

陈升，之字□易叔，建州建阳人。举进士，历知封州、汉阳军，入为监察御史、右司谏，改起居舍人、知谏院。时俗好藏去交亲尺牍，有讼，则转相告言，有司据以推诘。升之谓："此告讦之习也，请禁止之。"又言："三馆为搢绅华途，近者用人益轻，遂为贵游进取之阶，请严其选。"诏自今臣僚乞子孙恩者，毋得除馆阁。

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帅郭承祐于道，诃怒不下马，执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为节度使下马，因劾承祐骄恣，解其任。张尧佐缘后宫亲，为三司使，寻为宣徽使；内侍王守忠领两镇留后，求升正班；御史张昇补郡，久不召；彭思永论事，令穷问所从来；唐介击宰相，斥岭南：升之皆极谏。迁侍御史知杂事。凡任言责五年，所上数十百事，然持论不坚，以故不尽施用。

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龙图阁直学士，复知谏院。上言："天下州县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转运使。

今选用不精，又无考课，非暗滞罢懦，则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叹，雍圩上闻。必欲垂意元元，宜从此始。”乃诏翰林学士承旨孙抃、权御史中丞张昪，与升之同领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功务。

升之初为谏官时，尝请抑绝内降，诏许有司执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诏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于朝堂。文彦博乞罢相，升之虑枢密使贾昌朝复用，疏论其邪，昌朝卒罢去。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岁余，拜枢密副使。于是谏官御史唐介、范师道、吕诲、赵抃、王陶交章论升之阴结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谓辅臣曰：“朕选用执政，岂容内臣预议邪。”乃两罢之。以升之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徙太原府。

治平二年，复拜枢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请郡，为观文殿学士、知越州。熙宁元年，徙许，中道改大名府，过阙，留知枢密院。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著既为使，帝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王安石共事。数月，拜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之既相，遂请免条例司，其说以为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则不可。”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旬，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终制，召为枢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礼。拜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封秀国公。卒，年六十九。赠太保、中书令，谥曰成肃。

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王安石用事，患正论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为相。甫得志，即求解条例司，又时为小异，阳若不与之同者。世以是讥之，谓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吴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举进士，与兄育、京、方皆高第。调谷熟主簿，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等辈多与宗室狎，充齿最少，独以严见惮，相率设席受经。充作《六箴》以献，曰视，曰听，曰好，曰学，曰进德，曰崇俭。仁宗命缮写赐皇族，英宗在藩邸，书之坐右。

除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选人胡宗尧者，翰林学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铨欧阳修为之请，仇家谮修以为党宿，诏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从，不宜用谗逐。若以为私，则臣愿与修同

贬。”于是修复留，而充改知太常礼院。张贵妃薨，治丧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纸行文书，不令同僚知。充移开封治吏罪，忤执政意，出知高邮军。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历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

英宗立，数问充所在，会入觐，语其为吴王宫教授时事，嘉劳之。寻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知制诰。神宗谕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谏院。言：“士大夫亲没，或藁殡数十年，伤败风化，宜限期使葬。”诏著为令。河北水灾、地震，为安抚使。使还，王安石参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嫌解谏职，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三年，拜枢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请招还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领所部，永为外臣，无庸列置郡县，殚财屈力。时方以开拓付韶，充言不用。

八年，进检校太傅、枢密使。充虽与安石连姻，而心不善其所为，数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无与，欲相之，安石去，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乃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语，与之书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几年于兹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谋，而欲求成效，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开言路。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充不能用。

王珪与充并相，忌充，阴掣其肘。而充素恶蔡确，确治相州狱，捕安持及亲戚、官属考治，欲钩致充语，帝独明其亡他。及确预政，充与议变法于前，数为所诎。安南师出无功，知谏院张璪又谓充与郭逵书，止其进兵，复置狱。充既数遭同列困毁，素病瘤，积忧畏，疾益侵。元丰三年三月，舆归第，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逾月，卒，年六十。赠司空兼侍中，谥曰正宪。

充内行修饬，事兄甚谨。为相务安静。性沉密，对家人语，未尝及国家事，所言于上，人莫知者。将终，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谓充心正而力不足，讥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诗、安持。安诗在元祐时为谏官、起居郎。安持为都水使者，迁工部侍郎，终天章阁待制。安诗子储、安持子侔，官皆员外郎，坐与妖人张怀素通谋，诛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徙舒。曾祖永，事太宗为右补阙。吴越纳土，受命往均赋，至则悉除无名之算，民皆感泣。使还，或言其多弛赋租。帝诘之，对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虽得罪，死不恨。"帝大悦。

珪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从兄琪读其所赋，喟曰："骐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兰筋未就耳。"举进士甲科，通判扬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谨，捽置之法。王伦犯淮南，珪议出郊掩击之，贼遁去。召直集贤院，为盐铁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过魏，旧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后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谢。遂为贺正旦使。进知制诰、知审官院，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遭母忧，除丧，复为学士，兼侍读学士。

先是，三圣并侑南郊，而温成庙享献同太室。珪言："三后并配，所以致孝也，而渎乎飨帝。后宫有庙，所以广恩也，而僭乎飨亲。"于是专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温成庙为祠殿。嘉祐立皇子，中书召珪作诏，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请对，曰："海内望此举久矣，果出自圣意乎？"仁宗曰："朕意决矣。"珪再拜贺，始退而草诏。欧阳修闻而叹曰："真学士也。"帝宴宝文阁，作飞白书分侍臣，命珪识岁月姓名。再宴群王，又使为序，以所御笔、墨、笺、砚赐之。

英宗立，当撰先帝谥，珪言："古者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天子称天以诔之，制谥于郊，若云受之于天者。近制，唯词臣撰议，庶僚不得参闻，颇违称天之义。请令两制共议。"从之。濮王追崇典礼，珪与侍从、礼官合议宜称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之称，卒如初议。始，珪之请对而作诏也，有密谮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蕊珠殿，传诏令兼端明殿学士，锡之盘龙金盆，谕之曰："秘殿之职，非直器卿于翰墨间，二府员缺，即出命矣。曩有谗口，朕今释然无疑。"珪谢曰："非陛下至明，臣死无日矣。"神宗即位，迁学士承旨。珪典内外制十八年，最为久次，尝因展事斋宫，赋诗有所感，帝见而怜之。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元丰官制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先是，神宗谓执政曰："官制将行，欲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珪、确相顾失色。珪忧甚，不知所出。确曰："陛下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确。帝尝欲召司马光，珪荐俞充帅庆，使上平西

夏策。珪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乐之败，死者十余万人，实珪启之。

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进珪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五月，卒于位，年六十七。特辍朝五日，赙金帛五千，赠太师，谥曰文恭。赐寿昌甲第。

珪以文学进，流辈咸共推许。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词林称之。然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绍圣中，邢恕谤起，黄履、叶祖洽、刘拯交论珪元丰末命事，以为当时两府大臣，尝议奏请建储，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当管。”恕又诱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传道言语于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削诸子籍。徽宗即位，还其官封。蔡京秉政，复夺赠谥。政和中，又复之。珪季父罕，从兄琪。

罕字师言，以荫知宜兴县。县多湖田，岁诉水，轻重失其平。罕躬至田处，列高下为图，明年诉牒至，按图示之，某户可免，某户不可免，众皆服。范仲淹在润，奏下其式于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东南，价踊贵，富室至豫贮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输钱。旁州闻之，皆愿如常州法。累迁户部判官。修太宗别庙，中贵人大虑材，将一新之。罕白是特岁久丹漆黯暗，但当致饰耳，榱栌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缗钱十万。

出为广东转运使。侬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广州守仲简自围中遣书邀罕，罕报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归，顾独归无益，当求所以相济者。”遂还惠州。州之恶少年正相率为盗，里落惊扰，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护者数千计。罕择父老可语者问以策，曰：“吾属皆有田客，欲给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无者奈何？”乃呼耆长发里民，补壮丁，每长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时下令，约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许以官秩、金帛，使为甲首。久之，无至者。有妇人诉为仆夺钗珥，捕得之，并执夺攘者十八辈，皆枭首决口置道左，传曰：“此耆长发为壮丁不肯行者也。”观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于是染库帛为旗；授之。割牛革为盾形，柔之汤中，每盾削竹签十六，穿于革，以木为鼻，使持之自蔽。断苦竹数千，銛其末，使操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属城，仿而行之。数日，众大振，向之恶少年，皆隶行伍，无敢动。乃简卒三千，方舟建

旗，伐鼓作乐，顺流而下。将至广，悉众登岸，斩木为鹿角，积高数仞，营于南门。智高戴黄盖临观，相去三十步，见已严备，不敢犯。罕徐开门而入，智高遂解去。时南道邮驿断绝，罕上事，不得通；而提点刑狱鲍轲遁处南雄，数具奏。及贼平，轲受赏，罕谪监信州酒。安抚使孙沔言罕实有功，复以为西路转运使。或传智高不死，走火峒，侬宗旦据险聚众，邕守萧注谋击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谓之曰："汝父内为交阯所仇，外为边将希赏之饵，非计也。汝归报，择利而为之。于是父子俱降。

徙知潭州。擢户部、度支副使，复为潭州。为政务适人情，不加威罚。有狂妇数诉事，出言无章，却之则勃骂，前守每叱逐之。罕独引至前，委曲徐问，久稍可晓，乃本为人妻，无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妇而据家资，屡诉不得直，因愤恚发狂。罕为治妾而反其资，妇良愈，郡人传为神明。监司上治状，敕书褒谕，赐绢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禄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养有恩，后珪贵，每予书，必以盛满为戒云。

琪字君玉，儿童时已能为歌诗。起进士，调江都主簿。上时务十二事，请建义仓，置营田，减度僧，罢鬻爵，禁锦绮、珠贝，行乡饮、籍田，复制科，兴学校。仁宗嘉之，除馆阁校勘、集贤校理。

帝宴太清楼，命馆阁臣作《山水石歌》，琪独蒙褒赏。诏通判舒州。岁饥，奏发廪救民，未报，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听，琪挺身任之。知复州，民殴佃客死，吏论如律。琪疑之，留未决，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听减死。历开封府推官，直集贤院、两浙淮南转运使、修起居注、盐铁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诰。尝入对便殿，帝从容谓曰："卿雅有心计，若三司缺使，当无以易卿。"

会奉使契丹，因感疾还，上介诬其诈，责信州团练副使。久之，以龙图阁待制知润州。转运使欲浚常、润漕河，琪陈其不便，诏寝役。而后议者卒请废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狭，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宁。先是，府多火灾，或托以鬼神，人不敢求。琪召令厢逻，具为作赏捕之法，未几，得奸人，诛之，火患遂息。复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邓州，徙扬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复为扬州、润州。以礼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

琪性孤介，不与时合。数临东南名镇，政尚简静。每疾俗吏饰厨传以沽名誉，故待宾客颇阔略。间造飞语起谤，终不自恤。葬于真州。诏

真、扬二州发卒护其窆，盖异数也。

论曰：公亮静重镇浮，练达典宪，与韩琦并相，号称老成。升之自为言官，即著直声。然皆挟术任数，公亮疾琦专任，荐王安石以间之，升之阴助安石，阳为异同，以避清议，二人措虑如此，岂诚心谋国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救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实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伤哉，其不足与有行也。珪容身固位，于势何所重轻，而阴忌正人，以济其患失之谋，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列传第七十二

○富弼 子绍庭 文彦博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初，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弼："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仲淹坐争废后事贬，弼上言："是一举而二失也，纵未能复后，宜还仲淹。"不听。通判绛州，迁直集贤院。赵元昊反，弼疏陈八事，乞斩其使者。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彻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钤辖卢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将刘平战死，德和诬其降贼。弼请按竟其狱，德和坐要斩。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弼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与唐监军无异。守勤、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时西夏首领二人来降，位补借奉职。弼言当厚赏以劝来者。事下中书，宰相初不知也。弼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于是从弼言。除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堂吏有伪为僧牒者，开封不敢治。弼白执政，请以吏付狱，吕夷简不悦。

会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请留之，不报。弼即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色，先以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劳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开怀与语，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闻。帝唯许增岁币，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进弼枢密直学士，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遂为使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

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弼归复命，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行次乐寿，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脱书词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即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易书而行。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弼声色俱厉，契丹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又除枢密直学士，迁翰林学士，皆恳辞，曰："增岁币

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三年，拜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复拜枢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结好，议者便谓无事，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以诰纳上前而罢。逾月，复申前命，使宰相谕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弼乃受。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又开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不称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帝疑二边同谋。弼曰：“兵出无名，契丹不为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今契丹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备之。呆儿屡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弼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动。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王则叛，齐州禁兵欲应之，或诣弼告。齐非弼所部，恐事泄变生，适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驰至齐，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即自劾颛擅之罪，帝益嘉之，复以为礼部侍郎，又辞不受。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帝微觇知之，以语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顿首贺。帝弗

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栗。弼、彦博入问疾，因托禳禬事止宿连夕，每事皆关白乃行，宫内肃然，语在《彦博传》。嘉祐三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弼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六年三月，以母忧去位，诏为罢春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帝虚位五起之，弼谓此金革变礼，不可施于平世，卒不从命。英宗立，召为枢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

熙宁元年，徙判汝州。诏入觐，许肩舆至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力辞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险得志。又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大抵小人惟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是时久旱，群臣请上尊号及用乐，帝不许，而以同天节契丹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弼言此盛德事，正当以此示之，乞并罢上寿。帝从之，即日雨。弼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帝手诏褒答之。

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神宗将许之，问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谓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侍御史邓绾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仆射判汝州。安石曰："弼虽责，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加拜司空，进封韩国

公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县之急。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元丰三年，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参知政事时，当仁宗服药，尝与弼及文彦博议立储嗣，会翌日有瘳，其事遂寝。"帝以问彦博，对与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时事。嘉弼不自言，以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其大略云：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上误聪明，浸成祸患。今上自辅臣，下及多士，畏祸图利，习成敝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臣老病将死，尚何顾求？特以不忍上负圣明，辄倾肝胆，冀哀怜愚忠，曲垂采纳。

去年永乐之役，兵民死亡者数十万。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穷，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臣之所陈，急于济事。若夫要道，则在圣人所存，与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审观天下之势，岂以为无足虑邪？

帝览奏震悼，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曰文忠。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绍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两女与婿及甥皆同居，绍庭待之与父时不殊，一家之事毫发不敢变，族里称焉。历宗正丞、提举三门白波辇运、通判绛州。建中靖国初，除提举河北西路常平，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员外郎。未几，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绍兴

中，同知枢密院事，别有传。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讳改焉。少与张昇、高若讷从颍昌史炤学，炤母异之，曰："贵人也。"待之甚厚。及进士第，知翼城县，通判绛州，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

西方用兵，偏校有监陈先退、望敌不进者，大将守著令皆申覆。彦博言："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峻，将何以济？"仁宗嘉纳之。黄德和之诬刘平降虏也，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说以证。平家二百口皆械系。诏彦博置狱于河中，鞫治得实。德和党援盛，谋翻其狱，至遣他御史来。彦博拒不纳，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还，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诛。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十日，知有备，解去。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连进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改益州。尝击球钤辖廨，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荐张环、韩维、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劝以厉风俗。与枢密使庞籍议省兵，凡汰为民及给半廪者合八万，论者纷然，谓必聚为盗，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其策讫行，归兵亦无事。进昭文馆大学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因之登用。介既贬，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至和二年，复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为庆，语见《弼传》。

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内侍史志聪问状，对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如天子起居，欲何为邪？自今疾势增损必以告，不尔，当行军法。"又与同列刘沆、富弼谋启醮大庆殿，因留宿殿庐。志聪曰："无故事。"彦博曰："此岂论故事时邪？"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上变，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乱。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问都虞候何如人，怀德称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则卒有怨，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乃请沆判状尾，斩于军门。

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垅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庭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以其状白执政。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诘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无得复然。"二人退，乃出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僭言，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于中宫不安。"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复使二人往。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继隆默不敢对。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归第。当是时，京师业业，赖彦博、弼持重，众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闻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吴中复乞召还唐介。彦博因言，介顷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时以彦博为厚德。久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国公，改镇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镇成德，迁尚书左仆射、判太原府。俄复镇保平、判河南。丁母忧，英宗即位，起复成德军节度使，三上表乞终丧，许之。

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与富弼等乞立储嗣。仁宗许焉，而后宫将有就馆者，故其事缓。已而彦博去位，其后弼亦以忧去。彦博既服阕，复以故官判河南，有诏入觐。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闻力之有？兼陛下登储纂极之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与焉。"帝曰："备闻始议，卿于朕有恩。"彦博逊避不敢当。帝曰："暂烦西行，即召还矣。"寻除侍中，徙镇淮南、判永兴军，入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熙宁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曹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著。"固辞乃止。夏人犯大顺，庆帅李复圭以陈图方略授钤辖李信等，趣使出战。及败，乃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诛信等，秦人冤之。庆州兵乱，彦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厉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

有偏而不举之敝尔。”安石知为己发，奋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御史张商英欲附安石，摭枢密使他事以摇彦博，坐不实贬。彦博在枢府九年，又以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损国体敛民怨，为安石所恶，力引去。拜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徙大名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时监司多新进少年，转运判官汪辅之辄奏彦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彦博曰：“以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未几，罢去。初，选人有李公义者，请以铁龙爪治河，宦者黄怀信沿其制为浚川杷，天下指笑以为儿戏，安石独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渊行其法。子渊奏用杷之功，水悉归故道，退出民田数万顷。诏大名核实，彦博言：“河非杷可浚，虽甚愚之人，皆知无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悦，复遣知制诰熊本等行视，如彦博言。子渊乃请觐，言本等见安石罢，意彦博复相，故傅会其说。御史蔡确亦论本奉使无状。本等皆得罪，独彦博勿问。寻加司徒。

元丰三年，拜太尉，复判河南。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议储嗣事，彦博适入朝，神宗问之，彦博以前对英宗者复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归，实仁祖知子之明，慈圣拥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虽云天命，亦系人谋。卿深厚不伐善，阴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为定策。自至和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帝曰：“发端为难，是时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诏尔。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彦博两镇节度使，辞不拜。将行，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

王中正经制边事，所过称受密旨募禁兵，将之而西。彦博以无诏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请老，以太师致仕，居洛阳。元祐初，司马光荐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辅。宣仁后将用为三省长官，而言事者以为不可，及命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恩礼甚渥。然彦博无岁不求退，居五年，复致仕。绍圣初，章惇秉政，言者论彦博朋附司马光，诋毁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宁中，预元祐党籍。后特命出籍，追复太师，谥曰忠烈。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元祐间，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苏轼馆客，与使入觐，望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

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既归洛，西羌首领温溪心有名马，请于边吏，愿以馈彦博，诏许之。其为外国所敬如此。

彦博虽穷贵极富，而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

彦博八子，皆历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评事直史馆，与邢恕相善。元祐初，为吏部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知同州。彦博平章军国，及甫由右司员外郎引嫌改卫尉、光禄少卿。彦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阳，召为太仆卿，权工部侍郎，罢为集贤殿修撰、提举明道宫。蔡渭、邢恕持及甫私书造梁焘、刘挚之谤，逮诣诏狱，及甫有憾于元祐，从而实之，亦坐夺职。未几，复之，卒。

论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

列传第七十三

○范仲淹 子纯祐 纯礼 纯粹 范纯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初，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循行，未报。乃请间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侧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岁余，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仲淹既去，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

仲淹在饶州岁余，徙润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延州诸砦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时塞门、承平诸砦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又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籴十之三，他所减不与。诏以为康定军。

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慑其气矣。鄜、延密迩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议。仲淹又请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久之，元昊归陷将高延德，因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答书语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帝不听。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徙庆州，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

改邠州观察使，仲淹表言：“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第恐为贼轻矣。”辞不拜。庆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明珠、灭臧劲兵数万，仲淹闻泾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胡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州、镇戎径道通彻，可无忧矣。”其后，遂筑细腰、胡芦诸砦。

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

用也。”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时已命文彦博经略泾原，帝以泾原伤夷，欲对徙仲淹，遣王怀德喻之。仲淹谢曰：“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张亢帅渭。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

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擢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二府佥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悉分遗边将。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仲淹为修故砦，招还流亡三千余户，蠲其税，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

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徙荆南，邓人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邓，许之。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会病甚，请颍州，未至

而卒，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纯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宝元中，西夏叛，仲淹连官关陕，皆将兵。纯祐与将卒错处，钩深擿隐，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而屡有功。仲淹帅环庆，议城马铺砦，砦逼夏境，夏惧扼其冲，侵挠其役。纯祐率兵驰据其地，夏众大至，且战且役，数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纯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不应科第。及仲淹以谗罢，纯祐不得已，荫守将作监主簿，又为司竹监，以非所好，即解去。从仲淹之邓，得疾昏废，卧许昌。富弼守淮西，过省之，犹能感慨道忠义，问弼之来公耶私耶，弼曰“公”。纯祐曰“公则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纯礼字彝叟，以父仲淹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永昭陵建，京西转运使配木石砖甓及工徒于一路，独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韩琦，琦曰：“范纯礼岂不知此？将必有说。”他日，众质之，纯礼曰：“陵寝皆在邑境，岁时缮治无虚日，今乃与百县均赋，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时用乎。”琦是其对。还朝，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

沪南有边事，调度苛棘，纯礼一以静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图像于庐，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场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诛。纯礼曰：“草湿则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偿之。库吏盗丝多罪至死，纯礼曰：“以棼然之丝而杀之，吾不忍也。”听其家趣买以赎，命释其株连者。除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

元祐初，入为吏部郎中，迁左司。又迁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

使。以光禄卿召，迁刑部侍郎，进给事中。纯礼凡所封驳，正名分纪纲，皆国体之大者。张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职。纯礼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谒告，不赴朝参先视事者。耒能供职，岂不能见君？坏礼乱法，所不当为。"闻者皆悚动。御史中丞击执政，将遂代其位，先以讽纯礼。纯礼曰："论人而夺之位，宁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还之。"宰相即徙纯礼刑部侍郎，而后出命。转吏部，改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举明道宫。

徽宗立，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前尹以刻深为治，纯礼曰："宽猛相济，圣人之训。今处深文之后，若益以猛，是以火济火也。方务去前之苛，犹虑未尽，岂有宽为患也。"由是一切以宽处之。中旨鞫享泽村民谋逆，纯礼审其故，此民入戏场观优，归途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生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后人？"曰："正欲外间知陛下刑宪不滥，足以为训尔。"徽宗从之。

拜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自内批，不由三省进拟，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纯礼徐进曰："次升何罪？不过防柄臣各引所亲，且去不附己者尔。"徽宗曰："然。"乃寝布议。

吕惠卿告老，徽宗问执政，执政欲许之。纯礼曰："惠卿尝辅政，其人固不足重，然当存国体。"曾布奏："议者多忧财用不足，此非所急也，愿陛下勿以为虑。"纯礼曰："古者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大农告匮，帑庾枵空，而曰不足虑，非面谩邪？"因从容谏曰："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藉口。以元丰为是，则欲贤元丰之人；以元祐为非，则欲斥元祐之士，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又曰："自古天下汨乱，系于用人。祖宗于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吕余庆，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张知白，皆从下列置诸要途。人君欲得英杰之心，固当不次饬拔。必待荐而后用，则守正特立之士，将终身晦迹矣。"左司谏江公望论继述事当执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纯礼赞之曰："愿陛下以晓中外，使知圣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迁公望，以劝来者。"

纯礼沉毅刚正，曾布惮之，激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诜怒。会诜馆辽使，纯礼主宴，诜诬其辄斥御名，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颍昌府，提举崇福宫。崇宁中，启党禁，贬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静江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单州。五年，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卒，年七十六。

纯粹字德孺，以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与同列有争，出知滕县，迁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中，为陕西转运判官。时五路出师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东。遵裕怒昌祚后期，欲按诛之，昌祚忧恚病卧，其麾下皆愤焉。纯粹恐两军不协，致生他变，劝遵裕往问昌祚疾，其难遂解。神宗责诸将无功，谋欲再举。纯粹奏：“关陕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复加骚动，根本可忧。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臣宁受尽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贻后悔。”神宗纳之，进为副使。

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数献羡赋。神宗将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助陕西，纯粹语其僚曰：“吾部虽急，忍复取此膏血之余？”即奏：“本路得钱诚为利，自徐至边，劳费甚矣。”恳辞弗受。入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败，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尽革其苛政。时苏轼自登州召还，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

复代兄纯仁知庆州。时与夏议分疆界，纯粹请弃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羲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纯粹又言：“诸路策应，旧制也。自徐禧罢策应，若夏兵大举，一路攻围，力有不胜，而邻路拱手坐观，其不拔者幸尔。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泾原，纯粹遣将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珍即日疾驰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捣横山，夏众遁去。元祐中，除宝文阁待制，再任，召为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

绍圣初。哲宗亲政，用事者欲开边衅，御史郭知章遂论纯粹元祐弃地事，降直龙图阁。明年，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经略西夏，疑纯粹不与共事，改知邓州。历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党人夺职，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复故职，知太原，加龙图阁直学士，再临延州。改知永兴军。寻以言者落职，知金州，提举鸿庆宫。又责常州别驾，鄂州安置，锢子弟不得擅入都。会赦，复领祠。久之，以右文

殿修撰提举太清宫。党禁解，复徽猷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余。

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凡论事剀切类此。

纯仁字尧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梦儿堕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纯仁。资警悟，八岁，能讲所授书。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进士第，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易长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远为言，今近矣，复何辞？"纯仁曰："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虽近，亦不能遂养焉。"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徙，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

仲俺没，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兄纯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贾昌朝守北都，请参幕府，以兄辞。宋庠荐试馆职，谢曰："辇毂之下，非兄养疾地也。"富弼责之曰："台阁之任岂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蚕织，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民益赖慕，后呼为"著作林"。兄死，葬洛阳。韩琦、富弼贻书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讶不先闻。纯仁曰："私室力足办，岂宜慝公为哉？"

签书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县有牧地，卫士牧马，以践民稼，纯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主者怒曰："天子宿卫，令敢尔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纯仁言："养兵出于税亩，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诏释之，且听牧地隶县。凡牧地隶县，自纯仁始。时旱久不雨，纯仁籍境内贾舟，谕之曰："民将无食，尔所贩五谷，贮之佛寺，候食阙时吾为籴之。"众贾从命，所蓄十数万斛。至春，诸县皆饥，独境内民不知也。

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时方议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纯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不听。纯仁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复言："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房闱，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非人

主自安计。”寻诏罢追尊，起纯仁就职。纯仁请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蕲州。历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

召还，神宗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对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为皆言粗？”对曰：“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纳之，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乃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

神宗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称疾家居。纯仁言：“弼受三朝眷倚，当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二者胥失。弼与先臣素厚，臣在谏省，不录私谒以致忠告，愿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论吕诲不当罢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

及薛向任发运使，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积敝不可顿革。傥欲事功亟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听。遂求罢谏职，改判国子监，去意愈确。执政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其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神宗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纯仁沮格，因谗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伤传言者，属官喜谓纯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谤，请闻于朝。”纯仁既不奏使者之过，亦不折言者之非。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迁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龙图阁、知庆

州。

过阙入对，神宗曰：“卿父在庆著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攘，愿别谋帅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顾不肯为朕悉心尔。”遂行。

秦中方饥，擅发常平粟振贷。僚属请奏而须报，纯仁曰：“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或谤其所全活不实，诏遣使按视。会秋大稔，民欢曰：“公实活我，忍累公邪？”昼夜争输还之。使者至，已无所负。邠、宁间有丛冢，使者曰：“全活不实之罪，于此得矣。”发冢籍骸上之。诏本路监司穷治，乃前帅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纯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请间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罢去。今缘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犹赎铜三十斤。环州种古执熟羌为盗，流南方，过庆呼冤，纯仁以属吏，非盗也。古避罪谰讼，诏御史治于宁州。纯仁就逮，民万数遮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狱成，古以诬告谪。亦加纯仁以他过，黜知信阳军。

移齐州。齐俗凶悍，人轻为盗劫。或谓：“此严治之犹不能戢，公一以宽，恐不胜其治矣。”纯仁曰：“宽出于性，若强以猛，则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系囚常满，皆屠贩盗窃而督偿者。纯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输纳邪？”通判曰：“此释之，复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毙于狱中，是与民除害尔。”纯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杀之，岂理也邪？”尽呼至庭下，训使自新，即释去。期岁，盗减比年大半。

丐罢，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复知河中，诸路阅保甲妨农，论救甚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死，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殓，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会，寘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哲宗立，复直龙图阁、知庆州。召为右谏议大夫，以亲嫌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除给事中。时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

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云：“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初，种古因诬纯仁停任。至是，纯仁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纯仁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曲直哉。”

元祐初，进吏部尚书，数日，同知枢密院事。初，纯仁与议西夏，请罢兵弃地，使归所掠汉人，执政持之未决。至是，乃申前议，又请归一汉人予十缣。事皆施行。边俘鬼章以献，纯仁请诛之塞上，以谢边人，不听。议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杀。后又欲官之，纯仁复固争，然鬼章子卒不至。

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在位，务以博大开上意，忠笃革士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纯仁请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邓绾帅淮东，言者斥之不已。纯仁言：“臣尝为绾诬奏坐黜，今日所陈为绾也，左降不宜录人之过太深。”宣仁后嘉纳。因下诏：“前日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

学士苏轼以发策问为言者所攻，韩维无名罢门下侍郎补外。纯仁奏轼无罪，维尽心国家，不可因谮黜官。及王觌言事忤旨，纯仁虑朋党将炽，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同庆历柄任，各举所知。常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纲打尽。’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以进。

知汉阳军吴处厚傅致蔡确安州《车盖亭诗》，以为谤宣仁后，上之。谏官欲寘于典宪，执政右其说，唯纯仁与左丞王存以为不可。争之未定，闻太师文彦博欲贬于岭峤，纯仁谓左相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确新州命下，纯仁于宣仁后帘前言：“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又与王存谏于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盖如父母之有逆子，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父子至亲，主于恕而已。若处之必死之地，则恐伤恩。”确卒贬新州。

大防奏确党人甚盛，不可不问。纯仁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遂上疏曰：“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风俗，犹以观望为能，后来柄臣，固合永为商鉴。今蔡确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臣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则是举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屏迹矣。何烦分辨党人，或恐有伤仁化。”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交章击纯仁党确，纯仁亦力求罢。

明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逾年，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又推之一路，葬以万数计。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将吏。纯仁自引咎求贬。秋，有诏贬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颍昌。

召还，复拜右仆射。因入谢，宣仁后帘中谕曰：“或谓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对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纯仁将再入也，杨畏不悦，尝有言，纯仁不知。至是，大防约畏为助，欲引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公邪？”纯仁始知之。后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无所不至。宣仁后寝疾，召纯仁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纯仁泣曰：“敢不尽忠。

宣仁后崩，哲宗亲政，纯仁乞避位。哲宗语吕大防曰：“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且趣入见，问：“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对曰：“先帝爱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过甚，激以赏罚，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为“青苗非所当行，行之终不免扰民也”。

是时，用二三大臣，皆从中出，侍从、台谏官，亦多不由进拟。纯仁言：“陛下初亲政，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帘时事，纯仁奏曰：“太皇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监，议者不恤国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肃垂帘事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苏辙论殿试策问，引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不敢仰视。纯仁从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

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右丞邓润甫越次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哲宗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哲宗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辙竟落职知汝州。

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告词，讪谤先帝，黜知英州。纯仁上疏曰：“熙宁法度，皆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特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乃有是奏，岂非观望邪？”御史来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钤辖日不法事，及苏辙所谪太近。纯仁言：“之邵为成都监司，士敦有犯，自当按发。辙与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无纠正，今乃继有二奏，其情可知。”

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或曰：“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纯仁曰：’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哲宗既召章惇为相，纯仁坚请去，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入辞，哲宗曰：“卿不肯为朕留，虽在外，于时政有见，宜悉以闻，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陈州。初，哲宗尝言：“贬谪之人，殆似永废。”纯仁前贺曰：“陛下念及此，尧、舜用心也。”

既而吕大防等窜岭表，会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数十人，当终身勿徙。”纯仁闻而忧愤，欲斋戒上疏申理之。所亲劝以勿为触怒，万一远斥，非高年所宜。纯仁曰：“事至于此，无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习水土，炎荒非久处之地，又忧虞不测，何以自存。臣曾与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亲见。臣之激切，止是仰报圣德。向来章惇、吕惠卿虽为贬谪，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开纳，陛下以一蔡确之故，常轸圣念。今赴彦若已死贬所，将不止一蔡确矣。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诋为同罪，落职知随州。

明年，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时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近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之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闻诸子怨章惇，纯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纯仁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既至永，韩维责均州，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得免行。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

役法不同为请，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无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钦圣显肃后同听政，即日授纯仁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赐茶药，谕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之。”纯仁顿首谢。道除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诏之。有曰：“岂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以疾，捧诏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徽宗又遣中使赐茶药，促入觐，仍宣渴见之意。

纯仁乞归许养疾，徽宗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乃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遂遣上医视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医。诏赐医章服，令以冠帔与族侄。疾革，以宣仁后诬谤未明为恨。呼诸子口占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其略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又云：“未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八事。建中靖国改元之旦，受家人贺。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诏赙白金三十两，敕许、洛官给其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宣，御书碑额曰：“世济忠直之碑”。

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没之日，幼子、五孙犹未官。尝曰：“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又戒曰：“《六经》，圣人之事也。知一字则行一字。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则所谓‘有为者亦若是’尔。岂不在人邪？”弟纯粹在关陕，纯仁虑其于西夏有立功意。与之书曰：“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校胜负，非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唯不足胜，虽胜亦非也。”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书于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学行甚高，虽庸言必援《孝经》、《论语》。父纯仁卒，诏特增遗泽，官其子孙，正平推与幼弟。绍圣中，为开封尉，有向氏于其坟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以向氏后戚，规欲自结，奏拓四邻田

庐。民有诉者，正平按视，以为所拓皆民业，不可夺；民又挝鼓上诉，京坐罚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

及当国，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仪、克明同诣御史府。正平将行，其弟正思曰："议《行状》时，兄方营窀穸之事，参预笔削者，正思也，兄何为哉？"正平曰："时相意属我，且我居长，我不往，兄弟俱将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狱，捶楚甚苦，皆欲诬服。独克明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又验内东门籍皆同。其遗表八事，诸子以朝廷大事，防后患，不敢上之，缴申颍昌府印寄军资库。自颍昌取至，亦实。狱遂解。正平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正平家属死者十余人。

会赦，得归颍昌。唐君益为守，表其所居为忠直坊，取所赐"世济忠直"碑额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赐，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宠于范氏子孙则可；若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预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异时不独吾家诒笑，君亦受其责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闲久，益工诗，尤长五言，著《荀里退居编》，以寿终。

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元祐建议攻熙、丰太急，纯仁救蔡确一事，所谓谋国甚远，当世若从其言，元祐党锢之祸，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谓诸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知子孰与父哉！

列传第七十四

○韩亿 子综 韩绛 子宗师 韩维 韩缜 子宗武

韩亿，字宗魏，其先真定灵寿人，徙开封之雍丘。举进士，为大理评事、知永城县，有治声。他邑讼不决者，郡守皇甫选辄属亿治之。通判陈州，会河决，治堤费万计，亿不赋民而营筑之。真宗尝欲召试，而与王旦有亲嫌，特召见，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诬其子为他姓，以专其赀。嫂诉于官，甲辄赂吏掠服之，积十余年，诉不已。亿视旧牍未尝引乳医为证，召甲出乳医示之，甲亡以为辞，冤遂辨。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转运使不以实闻，亿独言岁饥，愿贷民租。有诬其子纲请求受金者，亿请自置狱按之，事虽辨，犹降通判大名府。寻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安抚淮、浙，除开封府判官，出为河北转运使。

仁宗初，进直史馆、知青州，以司封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大理寺丞。吴植知临江军，使人纳金于宰相王钦若，因牙吏至京师，审之，语颇泄，钦若知不可掩，执吏以闻。诏付台治，而植自言未尝纳金，反诬吏误以问所亲语达钦若。亿穷治之，盖植以病惧废，金未达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钦若，诏释不问。三司更茶法，岁课不登，亿承诏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当之罚，其不挠如此。自薛奎后，亿独掌台务者逾年。

除龙图阁待制，奉使契丹。时副使者，章献外姻也，妄传皇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独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达于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也。"人谓副使既失辞，而亿更以为恩意，甚推美之。

知亳州，召知审刑院，再迁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铨，以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知益州。故事，益州岁出官粟六万石，辰粜贫民。是岁大旱，亿倍数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饥。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维、茂州地接羌夷，蕃部岁至永康官场鬻马，亿虑其觇两川，奏徙场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请如唐制，置御史里行。

景祐二年，以尚书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时承平久，武备不戒，乃请二府各列上才任将帅者数十人，稍试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书

禁不传，请纂其要授之。于是帝亲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

唃厮啰与赵元昊相攻，来献捷。朝廷议加唃厮啰节制。亿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谕令解仇，乃因而加赏，非所以绥御四方也。"议遂寝。元昊岁遣人至京师，出入民间无他禁，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官主贸易，外虽若烦扰，实羁防之。

知开封府范仲淹献《百官图》，指宰相吕夷简差除不平，而阴荐亿可用。仲淹既贬，帝以谕亿。亿曰："仲淹举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举臣以私，则臣委质以来，未尝交托于人。"遂除户部、参知政事。会忻州地大震，谏官韩琦言宰相王随、陈尧佐非辅弼才，又言亿子综为群牧判官，不当自请以兄纲代之。遂与宰相皆罢，知应天府，寻加资政殿学士、知成德军。改澶州，复知亳州，官至尚书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忠宪。

亿性方重，治家严饬，虽燕居，未尝有惰容。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昏葬。每见天下诸路有奏捃拾官吏小过者，辄颜色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职，奈何锢之于盛世？"八子：纲、综、绛、绎、维、缜、纬、缅。

纲，尚书水部员外郎。庆历中，知光化军，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会盗张海剽劫至境上，纲帅禁兵乘城，给饼饵多不时，民具酒食犒军，辄收其羊豕，市钱制兵器，士皆愤怒。又尝命军校作阵图，不成，将斩之，众益骇。一日，士方食，军校邵兴叱众起勿食。纲怒，执数人系狱。兴惧，帅众劫库兵为乱，欲杀纲。纲携妻子缒城，由汉江而下。兴等遂纵火掠城中，引众趋蜀道，为官兵所败，遂斩之，余党悉诛。纲坐弃城除名，编管英州。

综字仲文。荫补将作监主簿，迁大理评事。举进士中第，通判邓州、天雄军。会河溢金堤，民依丘冢者数百家。综令曰："能济一人，予千钱。"民争操舟筏以救，已而丘冢多溃。吕夷简自北京入相，荐为集贤校理、同知太常院。历开封府推官，数月，迁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

使契丹，契丹主问其家世，综言亿在先朝尝持礼来，契丹主喜曰："与中国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综率同使者五人起为寿，契丹主亦离席酬之，欢甚。既还，陈执中以为生事，出知滑州，徙

许州。

殿前指挥使许怀德从妹亡，有别产在阳翟，以无子，籍于官，怀德欲私有之，讼未决。因杨仪为书属综，书至而转运使已徙狱他州矣。综坐得书不以闻，夺集贤校理，知袁州。未几，复为江东转运使。还，再修起居注，累迁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卒。

综尝为契丹馆伴使，使者欲为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综曰："自古未有建国而无号者。"使惭，遂不复言。其后朝廷择馆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韩综者乎？"子宗道，为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

纲子宗彦，字钦圣。荫补将作监主簿。举进士甲科，累迁太常博士。以大臣荐，召试，为集贤校理。历提点京西、京东刑狱。应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狱成未决，通判孙世宁辨正之。狱吏当坐法，而尹刘沆纵弗治；宗彦往按举，沆复沮止之。宗彦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彦上书曰："汉章帝诏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斗，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为令。臣考寻世次，帝八子，长则和帝，而质、安以下诸帝皆其系胄，请修胎养之令。"且曰："人君务蕃毓其民，则天亦昌衍其子孙矣。"以尚书兵部员外郎判三司盐铁勾院，卒。

综子宗道，历官至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

韩绛，字子华。举进士甲科，通判陈州。直集贤院，为开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称其母顷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己，府以为狂，奏流汝州。绛言，留之在外将惑众。追责穷治，盖其母尝执役宫禁，嫁民冷绪，生一女，乃生青，遂论弃市。

历户部判官。江南饥，为体量安抚使，行便民事数十条；宣州守廖询贪暴不法，下吏寘诸理，民大悦。使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谓绛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论事，不宜过激，当存朝廷大体，要令可行，毋使朕为不听谏者。"

入内都都知王守忠兼判内侍省，绛言："判名太重，且国朝以来，未有兼判两省者。"诏自今勿复除。道士赵清贶出入宰相庞籍家，以赂败，开封杖流之，道死。绛言籍讽府杀之，籍与尹俱谪去。未几复进，绛力争不得，遂解言职。明年，知制诰，乞守河阳，召判流内铨。河决商胡，用李仲昌议，开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绛安抚河北。时宰主仲昌，人莫敢异。绛劾其蠹国害民，罪不可贷，仲昌遂窜岭表。迁龙图阁直学

士、知瀛州。欧阳修率同列言："绛宜在朝廷，瀛非所处也。"留知谏院，纠察在京刑狱。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帝祷茅山求嗣，绛草祝辞，因劝帝汰出宫人，及限内臣养子，以重绝人之世，皆从之。掖庭刘氏通请谒为奸，绛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无由知。"不数日，出刘氏及他不谨者。真定守吕溱犯法，从官通章请贳之，绛曰："法行当自贵者始，更相请援，则公道废矣。"并劾诸请者，溱遂绌。富弼用张茂实掌禁兵，绛言："人谓茂实为先帝子，岂宜用典宿卫？"不报，阖门待罪，自言不敢复称御史中丞。诏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谏官论之，罢知蔡州。

数月，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庆州。熟羌据堡为乱，即日讨平之。加端明殿学士、知成都府。张咏镇蜀日，春粜米，秋粜盐，官给券以惠贫弱，历岁久，权归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贸易，因附益以取悦，绛悉奏罢之。召知开封府，为三司使。请以川、陕职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帝叹曰："众方姑息，卿独不能徇时邪！"即行之。内诸司吏数干恩泽，绛辄执不可。为帝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

神宗立，韩琦荐绛有公辅器，拜枢密副使。始请建审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奸。神宗尝问天下遗利，绛请尽地力。因言差役之弊，愿更定其法，役议自此始矣。代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为助。熙宁三年，参知政事。夏人犯塞，绛请行边，安石亦请往。绛曰："朝廷方赖安石，臣宜行。"乃以为陕西宣抚使。既，又兼河东，几事不可待报者，听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军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开幕府于延安。绛素不习兵事，注措乖方，选蕃兵为七军，用知青涧城种谔策，欲取横山，令诸将听命于谔，厚赏犒蕃兵，众皆怨望；又夺骑兵马以与之，有抱马首以泣者。既城啰兀，又冒雪筑抚宁堡，调发骚然。已而二城陷，趣诸道兵出援，庆卒遂作乱。议者罪绛，罢知邓州。明年，以观文殿学士徙许州，进大学士，徙大名府。七年，复代王安石相。既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吕惠卿争论，乃密请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颇与绛异。有刘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绛不可。议帝前未决，即再拜求去。帝惊曰："此小事，何必尔？"对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为逐佐。未几，绛亦出知许州。

元丰元年，拜建雄军节度使、知定州。入为西太一宫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间民被溺者十五六。绛发廪振恤，环城筑堤，数月，水复至，民赖以免。哲宗立，更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康国公，为北京留守。河决小吴，都水议傍魏城凿渠东趋金堤，役甚棘。绛言："功必不成，徒耗费国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计也。"三奏，讫罢之。元祐二年，请老，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傅，谥曰献肃。

绛临事果敢，不为后虑。好延接士大夫，数荐司马光可用，终以党王安石复得政，是以清议少之。

子宗师，字传道，以父任历州县职。既登第，王安石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师在神宗朝，数赐对，常弗忍去亲侧，屡辞官不拜，世以孝与之。

韩维，字持国。以进士奏名礼部，方亿辅政，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父没后，闭门不仕。宰相荐其好古嗜学，安于静退，召试学士院，辞不就。富弼辟河东幕府，史馆修撰欧阳修荐为检讨、知太常礼院。礼官议祫享东向位，维请虚室以待太祖。温成后立庙用乐，维以为不如礼，请一切裁去。议陈执中谥，以为张贵妃治丧皇仪殿、追册位号，皆执中所建，宜曰荣灵。诏谥曰恭，维曰："责难于君谓之恭，执中何以得此？"议讫不行，乞罢礼院。以秘阁校理通判泾州。

神宗封淮阳郡王、颍王，维皆为记室参军。王每事咨访，维悉心以对，至拜起进趋之容，皆陈其节。尝与论天下事，语及功名。维曰："圣人功名，因事始见，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称善。闻维引疾请郡，上章留之。时禁中遣使泛至诸臣家，为王择妃。维上疏曰："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今卜族授室，宜历选勋望之家，谨择淑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华色而已。"

左、右史阙，英宗访除授例，执政曰："用馆阁久次及进士高第者。"帝曰："第择人，不必专取高科。"执政以维对，遂同修起居注、侍迩英讲。帝初免丧，简默不言。维上疏曰："迩英阁者，陛下燕闲之所也。侍于侧者，皆献纳论思之臣。陈于前者，非经则史。可以博咨访之义，穷仁义之道，究成败之原。今礼制终毕，臣下倾耳以听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时也。臣请执笔以俟。"进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

御史吕诲等以濮议得罪，维谏曰："诲等审议守职，不过欲陛下尽如

先王之法而止尔。请追还前诏，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诲等职任，以全政体。”既而责命不由门下，维又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乞解银台司。”不从，遂阖门待罪。有诏举台官二人，维言：“吕诲、范纯仁有已试之效，愿复其职。”翰林学士范镇作批答不合旨，出补郡。维言：“镇所失只在文字，当涵容之。前黜钱公辅，中外以为太重，连退二近臣，而众莫知其所谓，自此谁敢尽忠者？”

颍王为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维进言：“百执事各有职位，当责任，若代之行事，最为失体。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设施，自有先后。”因释滕文公问孟子居丧之礼，推后世礼文之变，以伸规讽，帝皆嘉纳。除龙图阁直学士。

御史中丞王陶弹宰相韩琦为跋扈，罢为翰林学士。维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罢台职？今为学士，是迁也。”参知政事吴奎论陶事，出知青州。维言进退大臣，不当如是。诏迁奎官。维又言：“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二者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学士何以异？”章上，奎还就职。维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数月，召兼侍讲、判太常寺。

初，僖祖主已迁，及英宗祔庙，中书以为僖祖与稷、契等，不应毁其庙。维言：“太祖戡定大乱，子孙遵业，为宋太祖，无可议者。僖祖虽为高祖，然仰迹功业，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惧有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议，持不行。熙宁二年，迁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明年，为御史中丞，以兄绛在枢府，力辞之。安石亦恶其言保甲事，复使为开封。始分置八厢决轻刑，毂下清肃。时吴充为三司使，帝曰：“维、充以文学进，及任烦剧，而皆称职，可谓得人矣。”兼侍读学士，充群牧使。考试制举人，孔文仲对策入等，以切直罢归。维言：“陛下毋谓文仲为一贱士，黜之何损。臣恐贤俊解体，忠良结舌，阿谀苟合者将窥隙而进，为祸不细。”安石益恶之。

枢密使文彦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剧，当除韩维佐卿。”明日，维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请郡。帝曰：“卿东宫旧人，当留以辅政。”对曰：“使臣言得行，贤于富贵；若缘攀附旧恩以进，非臣之愿也。”遂出知襄州，改许州。

七年二月，召为学士承旨。入对，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

天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内诸县，督索青苗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旱灾之际，重罹此苦。若夫动甲兵，危士民，匮财用于荒夷之地，朝廷处之不疑，行之甚锐；至于蠲除租税，宽裕逋负，以救愁苦之民，则迟迟而不肯发。望陛下奋自英断行之，过于养人，犹愈过于杀人也。”上感悟，即命维草诏求直言。其略曰：“意者听纳不得于理与？狱讼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言谠论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诏出，人情大悦。有旨体量市易、免行利病，权罢力田、保甲，是日乃雨。

王安石罢，会绛入相，加端明殿学士、知河阳，复知许州。帝幸旧邸，进资政殿学士。曾巩当制，称其纯明亮直，帝令改命词。维知帝意，请提举嵩山崇福宫。帝崩，赴临阙庭。宣仁后手诏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未几，起知陈州，未行，召兼侍读，加大学士。尝言：“先帝以夏国主秉常废，故兴问罪之师。今既复位，有蕃臣礼，宜还其故地。”因陈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弃者五。又言：“仁宗选建储嗣，一时忠勋皆被宠禄；范镇首开此议，赏独不及，愿褒显其功。”镇于是复起用。

元祐更役法，命维详定。时四方书疏多言其便，维谓司马光曰：“小人议论，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转运判官蔡曚附会定差，维恶而劾之。执政欲废王安石《新经义》，维以当与先儒之说并行，论者服其平。拜门下侍郎。御史张舜民以言事罢，王岩叟救之，折简密询上官均。语泄，诏岩叟分析。维曰：“臣下折简聚谈，更相督责，乃是相率为善，何害于理？若琐琐责善，惧于国事无益也。”

维处东省逾年，有忌之者密为谗诉，诏分司南京。尚书右司王存抗声帘前曰：“韩维得罪，莫知其端，臣窃为朝廷惜。”乃还大学士、知邓州。兄绛为之请，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转少师。

绍圣中，坐元祐党，降左朝议大夫，再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安置。诸子乞纳官爵，听父里居。哲宗览奏恻然，许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宫，复左朝议大夫，是岁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复旧官。

韩缜，字玉汝。登进士第，签书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灾求直言，缜

上疏曰："今国本未立，无以系天下心，此阴盛阳微之应。"词极剀切。刘沆荐其才，命编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执亲丧。缜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晋襄衰墨从戎，事出一时。"遂著令，自崇班以上听持服。为殿中侍御史。参知政事孙抃持禄充位；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赴阙，枢密院辄画旨除为真；刘永年以外戚除防御使；内侍史志聪私役皇城亲从：缜皆极论之。帝为罢抃，寝向与永年之命，而正志聪罪。迁侍御史、度支判官，出为两浙、淮南转运使，移河北。

夏谅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册。朝廷方责夏人不修职贡，欲择人诘其使。缜适陛辞，神宗命之往。缜至驿问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陕西。入知审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绛执政，改集贤殿修撰、盐铁副使，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尝宴客夜归，指使傅勍被酒，误随入州宅，与侍妾遇，缜怒，令军校以铁裹杖箠杀之。勍妻持血衣，挝登闻鼓以诉，坐落职，分司南京。秦人语曰："宁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还待制、知瀛州。

熙宁七年，辽使萧禧来议代北地界。召缜馆客，遂报聘，令持图牒致辽主，不克见而还。知开封府，禧再至，复馆之。诏乘驿诣河东，与禧分画，以分水岭为界。复命，赐袭衣、金带，为枢密都承旨，还龙图阁直学士。元丰五年，官制行，易太中大夫、同知枢密，进知院事。

哲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首相蔡确与章惇谋诬东朝，及确为山陵使，缜暴其奸状，由是东朝及外廷悉知之。确使还，欲以其属高遵惠、张璪、韩宗文为美官。宣仁后以访缜，缜曰："遵惠为太后从父；璪者，中书郎璪之弟；宗文，臣侄也。今擢用非次，则是君臣各私其亲，何以示天下？"乃止。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谏官孙觉、苏辙、王觌，论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数十上，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移永兴、河南，拜安武军节度使、知太原府，易节奉宁军。请老，为西太一宫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绍圣四年卒，年七十九。赠司空，谥曰庄敏。

缜外事庄重，所至以严称。虽出入将相而寂无功烈，厚自奉养，世以比晋、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进士，韩宗彦镇瀛州，辟为河间令。值河溢，增堤护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虽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罢之。

徽宗即位，为秘书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渐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论，小臣趋利附下，一也。人主怠于政事，威柄下移，怨讟归上，二也。左右无辅拂之士，守边无御侮之臣，三也。开境土以速边患，耗赋财以弊民力，四也。岁谷不登，仓庾空竭，民人流亡，盗贼数起，五也。根治朋党，追复私怨。正士黜废，耆老殁亡，旋起大狱，害及善类。文章号令，衰于前世。大河决溢，饥馑荐臻。执政大臣，人怀异意，排去旧怨，以立新党，徒为纷纷，无忧国忘家之虑。诚愿躬揽权纲，收还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实，不以侍御之好、钟鼓之娱为乐。仁祖恻怛至诚，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厉精不息，以举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报。

哲宗将祔庙，中旨索省中书画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庙，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惧损圣德。陛下践祚，如日初升，当讲劘典训，开广圣学，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见之，怒曰：“是皆内侍数辈所为尔。”欲尽加罚，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对宰相奖叹，令俟谏官员阙即用之。寻除都官员外郎，改开封府推官。丐外，为淮南转运判官。前使者贷上供钱，禁庭遣使来索。宗武奏具状，词极鲠切，坐贬秩，罢归。久之，蔡京欲以知颍州。帝语秘书事，京不敢复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论曰：王称曰：“昔袁安未尝以赃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韩亿不悦捃人小过，而君子知其后必大，皆盛德事也。亿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适。绛适于同，维适于正，缜适于严。呜呼，维其贤哉！”

列传第七十五

○包拯 吴奎 赵抃 子屼 唐介 子淑问 义问 孙恕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复

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綖。有奏议十五卷。

吴奎，字长文，潍州北海人。性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举《五经》，至大理丞，监京东排岸。庆历宿卫之变，奎上疏曰：“涉春以来，连阴不解，《洪范》所谓‘皇之不极，时则有下伐上’者。今卫士之变，起于肘腋，流传四方，惊骇群听。闻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责，独杨怀敏尚留。人谓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获贼之际，传令勿杀，而左右辄屠之。此必其党欲以灭口，不然，何以不奉诏？”遂乞召对面论，仁宗深器之。再迁殿中丞，策贤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陈州。

入为右司谏，改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每进言，惟劝帝禁束左右奸幸。内东门阑得赂遗物，下吏研治，而开封用内降释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论事，诏诘所从受。奎言："御史法许风闻，若穷核主名，则后谁敢来告以事？是自涂其耳目也。"上为罢不问。郭承祐、张尧佐为宣徽使，奎连疏其不当，承祐罢使，出尧佐河中。

皇祐中，颇多灾异，奎极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阳亏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饥馑荐臻，此天道之不顺也。自东徂西，地震为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顺也。邪曲害政，阴柔蔽明，群小纷争，众情壅塞，西、北贰敌，求欲无厌，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于进贤退不肖。今天下皆谓之贤，陛下知之而不能进；天下皆谓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内宠骄恣，近习回挠，阴盛如此，宁不致大异乎？又十数年来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无实，或始是而终非，或横议所移，或奸谋所破，故群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谓陛下言之虽切而不能行，行之虽锐而不能久。臣愿谨守前诏，坚如金石，或敢私挠，必加之罪，毋为人所测度，而取轻于天下。"

唐介论文彦博，指奎为党，出知密州。加直集贤院，徙两浙转运使。入判登闻检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奉使契丹，会其主加称号，要入贺。奎以使事有职，不为往。归遇契丹使于涂，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见，其衣服重轻必相当。至是，使者服纱冠，而要奎盛服。奎杀其仪以见，坐是出知寿州。

至和三年，大水，诏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储嗣未立。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以昭穆言，则太祖、太宗之曾孙，所宜建立，以系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则退之，而优其礼于宗室，谁曰不然？陛下勿听奸人邪谋，以误大事。若仓卒之际，柄有所归，书之史册，为万世叹愤。臣不愿以圣明之资，当危亡之比。此事不宜优游，愿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无本，郁结群望，推之咎罚，无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学士，权开封府。

奎达于从政，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孙氏辜榷财利，负其息者，至评取物产及妇女。奎发孙宿恶，徙其兄弟于淮、闽，豪猾畏敛。居三月，治声赫然。除端明殿学士、知成都府，以亲辞，改郓州，复还翰林，拜枢密副使。治平中，丁父忧，居丧毁瘠，庐于墓侧，岁时洁严祭祀，不为浮屠事。

神宗初立，奎适终制，以故职还朝。逾月，参知政事。时已召王安

石，辞不至，帝顾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颇以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学器业，不敢为欺。”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短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乃命知江宁。

奎尝进言：“陛下在推诚应天，天意无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诚格物，物莫不以至诚应，则和气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极，国用窘乏，必俟顺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职，惟在于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则自治矣。”帝因言：“尧时，四凶犹在朝。”奎曰：“四凶虽在，不能惑尧之聪明。圣人以天下为度，未有显过，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尔。”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论文德不押班事诋韩琦，奎状其过。诏除陶翰林学士，奎执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司马光谏曰：“奎名望清重，今为陶绌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于四方观听非宜。”帝乃召奎归中书。及琦罢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赠兵部尚书，谥曰文肃。

奎喜奖廉善，有所知辄言之，言之不从，不止也。少时甚贫，，既通贵，买田为义庄，以赒族党朋友。没之日，家无余资，诸子至无屋以居，当时称之。

赵抃，字阅道，衢州西安人。进士及第，为武安军节度推官。人有赦前伪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当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后不造，不当死。”谳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县，通判泗州。濠守给士卒廪赐不如法，声欲变，守惧，日未入，辄闭门不出。转运使檄抃摄治之，抃至，从容如平时，州以无事。

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荐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温成皇后之丧，刘沆以参知政事监护，及为相，领事如初。抃论其当罢，以全国体。又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且多过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为及奉使不法；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皆罢去。吴充、鞠真卿、刁约以治礼院吏，马遵、吕景初、吴中复以论梁适，相继被逐。

抃言其故，悉召还。吕溱、蔡襄、吴奎、韩绛既出守，欧阳修、贾黯复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纷纷引去，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黯由是得留，

一时名臣，赖以安焉。

请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益州。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召为右司谏。内侍邓保信引退兵董吉烧炼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郑注为比，力论之。陈升之副枢密，抃与唐介、吕海、范师道言升之奸邪，交结宦，进不以道。章二十余上，升之去位。抃与言者亦罢，出知虔州。虔素难治，抃御之严而不苛，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岭外仕者死，多无以为归，抃造舟百艘，移告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归者，皆于我乎出。"于是至者相继，悉授以舟，并给其道里费。召为侍御史知杂事，改度支副使，进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时贾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将按视府库，昌朝使来告曰："前此，监司未有按视吾藏者，恐事无比，若何？抃曰："舍是，则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悦。初，有诏募义勇，过期不能办，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频岁丰，故应募者少，请宽其罪，以俟农隙。"从之。坐者获免，而募亦随足。昌朝始愧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以宽为治。抃向使蜀日，有聚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复有此狱，皆谓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过耳。"刑首恶而释余人，蜀民大悦。会荣諲除转运使，英宗谕諲曰："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立，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还自成都者，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苟欲用之，无伤也。"及谢，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未几，擢参知政事。抃感顾知遇，朝政有未协者，必密启闻，帝手诏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屡斥其不便。韩琦上疏极论青苗法，帝语执政，令罢之。时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坚。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去；司马光除枢密，不肯拜。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奏入，恳乞去位，拜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改青州，时京东旱蝗，青独多麦，蝗来及境，遇风退飞，尽堕水死。

成都以戍卒为忧，遂以大学士复知成都。召见，劳之曰："前此，未

有自政府往者，能为朕行乎？”对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问？”因乞以便宜从事。既至蜀，治益尚宽。有卒长立堂下，呼谕之曰：“吾与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为天子抚一方。汝亦宜清谨畏戢以率众，比戍还，得余赀持归，为室家计可也。”人喜转相告，莫敢为恶，蜀郡晏然。剑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为谋逆告，抃不师畀狱吏，以意决之，悉从轻比。谤者谓其纵逆党，朝廷取具狱阅之，皆与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惧讨乞降，乃缚奴将杀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欢呼听命。

乞归，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复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岘提举两浙常平以便养。岘奉抃遍游诸名山，吴人以为荣。元丰七年，薨，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

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二郡守，必以抃为言。要之，以惠利为本。晚学道有得，将终，与岘诀，词气不乱，安坐而没。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云。

岘字景仁。由荫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还，得见。时抃已谢事，神宗命为太仆丞，擢监察御史。以父老请外，提举两浙常平。元祐中，复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管库，甚者不使应科举，与寒士争进。自王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雳列侍从，由是循习为常。资望浅者，或居事权繁重之地；无出身者，或预文字清切之职，今宜杜绝其源。”又言：“台谏之臣，或稍迁其位，而阴夺言责；或略行其言，而退与善地；或两全并立，苟从讲解；或置而不问，外示包容。使忠鲠之士，蒙羞难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尧俞、王岩叟、梁焘、孙升以事去，岘言：“诸人才能学术，为世推称；忠言嘉谟，见于已试，宜悉召还朝。”所言皆切时务。

避执政亲嫌，改都官员外郎，出提点京东刑狱。元符中，历鸿胪、太仆少卿。曾布知枢密院，将白为都承旨，蔡卞摭其救傅尧俞事，遂不用。未几卒。

初，抃庐母墓三年，县榜其里曰“孝弟”。处士孙侔为作《孝子

传》。及□兀执父丧，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云又以毁死，人称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贫，合钱以赙，介年尚幼，谢不取。擢第，为武陵尉，调平江令。民李氏赀而吝，吏有求不厌，诬为杀人祭鬼。岳守捕其家，无少长楚掠，不肯承。更属介讯之，无他验。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狱别鞫之，其究与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赏，介未尝自言。

知莫州任丘县，当辽使往来道，驿吏以诛索破家为苦。介坐驿门，令曰："非法所应给，一切勿与。稍毁吾什器者，必执之。"皆帖伏以去。沿边塘水岁溢，害民田，中人杨怀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猪涨潦，介筑提兰之，民以为利。通判德州，转运使崔峄取库绢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抚司责数之。峄怒，数驰檄按诘，介不为动。既而果不能行。

入为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启圣院造龙凤车，内出珠玉为之饰。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渎；后宫奇靡之器，不宜过制。"诏亟毁去。张尧佐骤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吴奎等力争之，又请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庭论，夺其二使。无何，复除宣徽使、知河阳。介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违，介独抗言之。仁宗谓曰："除拟本出中书。"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阉侍通宫掖，以得执政；今显用尧佐，益自固结，请罢之而相富弼。又言谏官吴奎表里观望，语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视，且言将远窜。介徐读毕，曰："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帝急召执政示之曰："介论事是其职。至谓彦博由妃嫔致宰相，此何言也？进用冢司，岂应得预？"时彦博在前，介责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彦博拜谢不已，帝怒益甚。梁适□七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趋进救之。贬春州别驾，王举正言以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罢彦博相，吴奎亦出。又虑介或道死，有杀直臣名，命中使护之。梅尧臣、李师中皆赋诗激美，由是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数月，起监郴州税，通判潭州，知复州，召为殿中侍御史。遣使赐告。趣诣阙下。入对，帝劳之曰："卯迁谪以来，未尝以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介顿首谢，言事益无所顾。他日请曰："臣既任言责，言之不行将固争，争之重以累陛下，愿得解职。"换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为开封府判官，出知扬州，徙江东转运使。御史吴中复言，介不宜

久居外。文彦博再当国，奏：“介向所言，诚中臣病，愿如中复言。”然但徒河东。

久之，入为度支副使，进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帝自至和后，临朝渊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为理。愿时延群下，发德音，可否万几，以幸天下。”又论：宫禁干丐恩泽，出命不由中书，宜有以抑绝；赐予嫔御之费，多先朝时十数倍，日加无穷，宜有所朘损；监司荐举，多得文法小吏，请令精择端良敦朴之士，毋使与憸薄者同进；诸路走马承受凌扰郡县，可罢勿遣，以权归监司；兖国公主夜开禁门，宜劾宿卫主吏，以严宫省。帝悉开纳之。

御史中丞韩绛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罢，绛亦待罪。介与王陶论绛以危法中伤大臣，绛罢。介嫌于右宰相，请外，以知荆南。敕过门下，知银台司何郯封还之，留权开封府。旋以论罢陈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枢密直学士、知瀛州。

治平元年，召为御史中丞。英宗谓曰：“卿在先朝有直声，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无状，陛下过听，愿献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绝世惊俗之术，要在顺人情而已。祖宗遗德余烈，在人未远，愿览已成之业以为监，则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视河东，不在中执法下，暂烦卿往耳。”夏人数扰代州边，多筑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谕以利害，遂不敢动。

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宁元年，拜参知政事。先时，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于待漏舍，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书弗与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荐之，介言其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札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准用札子迁冯拯官不当，拯诉之，太宗谓：‘前代中书用堂牒，乃权臣假此为威福。太祖时以堂帖重于敕命，遂削去之。今复用札子，何异堂帖？’张洎因言：‘废札子，则中书

行事，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扎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帝以为然，乃止。介自是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

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每言官缺，众皆望介处之，观其风采。神宗谓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时有为，而扼于安石，少所建明，声名减于谏官、御史时。比疾亟，帝临问流涕，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赠礼部尚书，谥曰质肃。子淑问、义问，孙恕。

淑问字士宪。第进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监察御史里行，谕以谨家法、务大体。淑问见帝初即位，锐于治，因言：“中旨数下，一出特断，当谨出纳、别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诏书求直言，而久无所施用，必欲屈群策以起治道，愿行其言。”初，诏侍臣讲读。淑问言：“王者之学，不必分章句、饰文辞。稽古圣人治天下之道，历代致兴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访世务，以求合先王，则天下幸甚。”河北饥，流人就食京师，官振廪给食，来者不止。淑问曰：“出粟不继，是诱之失业而就死地也。”条三策上之。

滕甫为中丞，淑问力数其短，帝以为邀名，乃诏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复州。久之，知真州，提点湖北刑狱，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阳军，以病免。数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为吏部员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为避事，降监抚州酒税。哲宗立，司马光荐其行己有耻，难进，召为左司谏，以病致仕，数月卒。

义问字士宣。善文辞，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罢之。熙宁中，辟京西转运司管勾文字。神宗览本道章奏，知义问所为。以其名访辅臣，因黄好谦领使事，谕之曰：“唐义问风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诏之。”寻以为司农管当公事。方行手实法，所在骚然。义问言：“今造簿甫二岁，民不堪命，不宜复改为。”从曾孝宽使河东，还奏事，记利害纲目于笏，帝取而熟视之，历举以问，应析如流。帝喜曰：“欲见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转运判官。一路敷免役钱，又分户五等，储其羡为别赋，号“家力钱”，义问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西都，义问求罢去。彦博告以再入相时，尝荐其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故义问乃止。时陕西大举兵，多亡卒，所至成聚。义问请令诣官自陈，给券续食，人以为便。会有不悦之者，免归。

元祐中，起知齐州，提点京东刑狱、河北转运副使。属邑尉因捕盗误遗火，盗逸去，民家被焚，讼尉故纵火。郡守执尉，抑使服，义问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彦博荐，加集贤修撰，帅荆南，请废渠阳诸砦。蛮杨晟秀断之以叛，即拜湖北转运使，讨降之，复砦为州。进直龙图阁，以集贤殿修撰知广州。章惇秉政，治弃渠阳罪，贬舒州团练副使。后七年，复故官，知颍昌府，卒。

恕，崇宁初，为华阳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谢病免归。其弟意方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门躬耕。恕寻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许翰言其高行，诏起为监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吴敏荐，召对，而贫不能行，竟饿死江陵山中。

论曰：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奎博学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介敢言，声动天下，斯古遗直也。夫听谏者，明君所难，以唐文皇犹弗终于魏徵，观四臣面诤，鲠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无咈，诚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问难进，义问强敏，恕高行不隕家声，有足美云。

列传第七十六

○邵亢 从父必 冯京 钱惟演 从弟易 易子彦远 明逸 诸孙景谌勰 即

邵亢，字兴宗，丹阳人。幼聪发过人，方十岁，日诵书五千言。赋诗豪纵，乡先生见者皆惊伟之。再试开封，当第一，以赋失韵，弗取。范仲淹举亢茂才异等，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试崇政殿，独亢策入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或言所对策字少，不应式，宰相张士逊与之姻家，故得预选，遂报罢。而士逊子实娶它邵，与亢同姓耳。士逊既不能与直，亢亦不自言。

赵元吴叛，亢言："用兵在于择将，今天下久不知战，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应变。武人得长一军，又已老，讵能身先矢石哉？间起故家恩幸子弟，彼安识攻守之计？况将与卒素不相附，又亡坚甲利兵之御。此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之机，固已形矣。"因献《兵说》十篇。

召试秘阁，授颍州团练推官。晏殊为守，一以事委之。民税旧输陈、蔡，转运使又欲覆折缗钱，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输，劳费已甚。方仍岁水旱，又从而加取，无乃不可乎？"遂止。入为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张贵妃薨，立园陵，禁京城乐一月，亢累疏罢之。进集贤校理。仁宗继嗣未立，亢言："国之外患在边圉，然御之之术，不过羁縻勿绝而已。内患则不然，系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点开封县镇公事。比有纵火者，一不获则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请非延及旁舍者，虽失捕，得勿坐。徙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

契丹遣使贺乾元节，未至，仁宗崩。议者谓宜却，或欲俟其及国门而谕使之还，亢请令奉书至柩前，使见嗣君。从之。选为颍王府翊善，加直史馆。召对群玉殿，英宗访以世事，称之曰："学士真国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国者先齐家，颍王且授室，愿采用古昏礼。公主下降，不宜厌舅姑之尊。"帝深纳之。他日，谕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辍为谏官矣。"王出道帝语，遂以知制诰知谏院。东宫建，为右庶子。

神宗立，迁龙图阁直学士。有谮之者曰："先帝大渐时，亢尝建垂帘之议。"御史吴申即论之。帝知其妄，置不问。亢自诉曰："方先帝不豫，群臣莫得进见，臣无由面陈，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

当伏诛；不然，则谗臣者，岂宜但已，愿下狱考实。”帝不许。时待制以上为帅、守，每他徙必迁职秩，亢请未满两岁者勿推恩。王陶劾韩琦，吴奎与之辨。亢诋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盖欲亻并撼琦。琦与奎竟同日去。

进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辞牍至前，皆反覆阅之。人或以为劳，亢曰：“决是非于须臾，正当尔。初虽烦，后乃省也。”籍里闾恶少年与吏之废停者，一有所犯，皆迁处之，畿下斗讼为之衰止。拜枢密副使。

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朝廷谋西讨。亢曰：“天下财力殚屈，未宜用兵，唯当降意抚纳，俟不顺命，则师出有名矣。”因条上其事。诏报之曰：“中国民力，大事也。兵兴之后，不无倍率，人心一摇，安危所系。今动自我始，先违信誓，契丹闻之，将不期而自合，兹朕所深忧者。当悉如卿计。”未几，夏主谅祚死，国人执杀定者来请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门地，亢以为幸人之丧，非义也，乃止。

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尝与谏官孙觉言，欲以陈升之代亢，而使守长安。觉遽劾亢荐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觉，亢亦引疾辞，以资政殿学士知越州。历郑、郓、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赠吏部尚书，即其乡赐以居宅，谥曰安简。从父必。

必字不疑。举进士，为上元主簿。国子监立石经，必善篆隶，召充直讲。选为《唐书》编修官。必以史出众手，非古人撰述之体，辞不就。进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天子且亲祠，执事者习礼坛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祷祠，肄仪为位。’郑康成释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礼如此。今即祠所习之，为不敬。”乃徙于尚书省。张贵妃受册，礼官议命妇入贺仪未决，或曰：“妃为修媛时，命妇已不敢亢礼，况今日乎？”必曰：“宫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议，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见之仪，然礼无不答。”众议乃定。

出知常州，召为开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责监邵武税，然杖者实不死。久之，知高邮军，提点淮南刑狱，为京西转运使。必居官震厉风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馈。以为数会聚则人情狎，多受馈则不能行事，非使者体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诰。

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数渔界河中。事闻，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还，知谏院。编《仁宗御集》成，迁宝文阁

直学士、权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卒于道，年六十四。遣中使护其丧归。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少隽迈不群，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时犹未娶，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带，曰："此上意也。"顷之，宫中持酒殽来，直出奁具目示之。京笑不视，力辞。出守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还，直集贤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吴充以论温成皇后追册事，出知高邮，京疏充言是，不当黜。刘沆请亻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记注，旋复之。

试知制诰。避妇父富弼当国嫌，拜龙图阁待制、知扬州。改江宁府，以翰林侍读学士召还，纠察在京刑狱。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数月不诣丞相府，韩琦语弼，以京为傲。弼使往见琦，京曰："公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乃所以为公重，非傲也。"出安抚陕西，请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断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

神宗立，复为翰林学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为政，京论其更张失当，累数千百言，安石指为邪说，请黜之。帝以为可用，擢枢密副使。河东麟、府、丰三州，城垒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谴。京以先帅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诸路帅臣，知其虽一时脱去，后能侥窃名位者，犹必行法，将不敢复偷惰旷职。"优诏不听。进参知政事。数与安石论辨，又荐刘分攵、苏轼掌外制。安石令保甲养马，京谓必不可行。会选人郑侠上书言时政，荐京可相，吕惠卿因是谮京与侠通，罢知亳州。未几，以资政殿学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鸡粽关，闻京兵至，请降。议者遂欲荡其巢窟，京请于朝，为禁侵掠，给稼器，饷粮食，使之归。夷人喜，争出犬豕割血受盟，愿世世为汉藩。惠卿告安石罪，发其私书，有曰"勿令齐年知"，齐年谓京也，与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为欺，复召京知枢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语曰："适梦冯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赐京诏，有"渴想仪刑，不忘梦寐"之语。及入见，首以所梦告焉。顷之，以观文殿学士知河阳。

哲宗即位，拜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镇彰德。于是范祖禹言："京再执政，初与王安石不合，后为吕惠卿所倾，其中立不倚之操，为先帝称挹。且昭陵学士，独京一人存，若付以枢密，必允公论。"时京已老，乃以为中太一宫使兼侍讲，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师，致仕。绍圣元年，薨，年七十四。帝临奠于第，赠司徒，谥曰文简。

始，京乡居，受恩通判南宫成，迨贵，以郊恩官其子。尝过外兄朱适，出侍妾，询知为同年进士妻，亟请而嫁之。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苟与县牍合而处断丽于法者，呼法吏决罪，不以侍狱。报下捷疾，一无壅滞，人服其敏云。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俶之子也，少补牙门将，从俶归朝，为右屯卫将军。历右神武军将军。博学能文辞，召试学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称善。改太仆少卿，献《咸平圣政录》。命真秘阁，预修《《册府元龟》，诏与杨亿分为之序。除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再迁给事中、知审官院。大中祥符八年，为翰林学士，坐私谒事罢之。寻迁尚书工部侍郎，再为学士、会灵观副使。又坐贡举失实，降给事中。复工部侍郎，擢枢密副使、会灵观使兼太子宾客，更领祥源观。累迁工部尚书。

仁宗即位，进兵部。王曾为相，以惟演尝位曾上，因拜枢密使。故事，枢密使必加检校官，惟演止以尚书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见丁谓权盛，附之，与为婚。谓逐寇准，惟演与有力焉。及序枢密题名，独刊去准，名曰“逆准”，削而不书。谓祸既萌，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与机政，请出之。”乃罢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改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逾年，请入朝，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未即行，冀复用，侍御史鞠咏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圣七年，改武胜军节度使。明年来朝，上言先垅在洛阳，愿守宫钥。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宁军节度使。

惟演雅意柄用，抑郁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为景灵宫使。太后崩，诏还河南。惟演不自安，请以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并配真宗庙室，以希帝意。惟演既与刘美亲，又为其子暧娶郭后妹，至是，又欲与庄懿太后族为婚。御史中丞范讽劾惟演擅议宗庙，且与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为崇信军节度使，归本镇。未几，卒，特赠侍中。太常张瑰按，《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请谥文墨。其家诉于朝，诏章得象等覆议，以惟演无贪黩状，而晚节率职自新，有惶惧可怜之意，取《谥法》追悔前过曰“思”，改谥曰思。庆历间，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庙室，子暧复诉前议，乃改谥曰文僖。

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尤喜奖厉后进。初，真宗谥号称“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渊御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谥‘武’。下有司议，乃加谥“武定”。所

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惟演尝语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于黄纸上押字尔。”盖未尝历中书故也。子暧、晦、暄，从弟易。

晦字明叔，以大理评事娶献穆大长公主女，累迁东上阁门使、贵州团练使。王守忠领两使留后，移阁门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会，令宦者齿士大夫坐殿上，必为外夷所笑。”守忠更欲以礼服进酒，晦又以为不可。勾当三班院、群牧都监，授忠州防御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陕西方罢兵，民困久矣。卿为朕爱抚，毋纵酒乐，使人呼为贵戚子弟也。”晦顿首谢。改颍州防御使，为秦凤路马步军总管。复还三班院，同提举集禧观。历霸州防御使，为群牧副使，卒。

暄字载阳，以父荫累官驾部郎中、知抚州，移台州。台城恶地下，秋潦暴集，辄圮溺，人多即山为居。暄为增治城堞，垒石为台，作大堤捍之。进少府监、权盐铁副使。暄钩考诸路逋租，两浙转运使负课当坐，暄上言：“浙部仍岁饥，故租赋不登籍，今使者获罪，必亟敛于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诏释之。官制行，为光禄卿，出知郓州，拜宝文阁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鲁国大长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传》。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吴越王，为大将胡进思所废，而立其弟俶。俶归朝，群从悉补官，易与兄昆不见录，遂刻志读书。昆字裕之，举进士，为治宽简便民，能诗，善草隶书，累官右谏议大夫，以秘书监于家。

易年十七，举进士，试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恶其轻俊，特罢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尝与苏易简论唐世文人，叹时无李白。易简曰：“今进士钱易，为歌诗殆不下白。”太宗惊喜曰：“诚然，吾当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盗起剑南，遂寝。真宗在东宫，图山水扇，会易作歌，赏爱之。

易再举进士，就开封府试第二。自谓当第一，为有司所屈，乃上书言试《朽索之驭六马赋》，意涉讥讽。真宗恶其无行，降第二。明年，第二人中第，补濠州团练推官。召试中书，改光禄寺丞、通判蕲州。奏疏曰：“尧放四罪而不言杀，彼四者之凶，尚恶言杀，非尧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尚以为虐。近代以来，断人手足，钩背烙筋，身见白骨而犹视息，四体分落乃方绝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长吏竞为残暴，婺州先断贼手足，然后斩之以闻。寿州巡检使磔贼于阛阓之中，其旁犹有盗物者。使严刑可诫于众，则秦之天下无

叛民矣。臣以谓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纳其言。

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书丞、通判信州。东封泰山，献《殊祥录》，改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祀汾阴，幸亳州，命修《车驾所过图经》，献《宋雅》一篇，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坐发国子监诸科非其人，降监颍州税。数月，召还。久之，判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厘正，或其数细微，辄历年不得报，徒扰州县。自今官钱百、谷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绐者除之。”真宗雅眷词臣，其典掌诰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诰、判登闻鼓院、纠察在京刑狱。累迁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

僵直未满，卒。仁宗怜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赐以冠帔。

易才学瞻敏过人，数千百言，援笔立就。又善寻尺大书行草，及喜观佛书，尝校《道藏经》，著《杀生戒》，有《金闺》、《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彦远、明逸，相继皆以贤良方正应诏。宋兴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

彦远字子高，以父荫补太庙斋郎，累迁大理寺丞。举进士第，以殿中丞为御史台推直官。通判明州，迁太常博士。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擢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润州。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来，内无声色之娱，外无畋渔之乐，而前岁地震，雄、霸、沧、登，旁及荆湖，幅员数千里，虽往昔定襄之异，未甚于此。今复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备寇之术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谴告以示之。苟能顺天之戒，增修德业，宗社之福也。

今契丹据山后诸镇，元昊盗灵武、银、夏，衣冠车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时，元昊内寇，出入五载，天下骚然。及纳款赐命，则被边长吏，不复铨择，高冠大裾，耻言军旅，一日契丹负恩，乘利入塞，岂特元昊之比耶？湖、广蛮獠劫掠生民，调发督敛，军须百出，三年于今，未闻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讲长久之计，以上答天戒。

时旱蝗，民乏食，彦远发常平仓赈救之。部使者诘其专且搉价，彦远不为屈。召为右司谏，请勿数赦，择牧守，增奉入以养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费。迁起居舍人、直集贤院、知谏院。会诸路奏大水，彦远言阴

气过盛，在《五行传》“下有谋上之象”，请严宫省宿卫。未几，有挟刃犯豫门者。特赐五品服。又上疏曰：

农为国家急务，所以顺天养财，御水旱，制蛮夷之原本也。唐开元户八百九十余万，而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余万顷。今国家户七百三十余万，而垦田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逃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是田畴不辟，而游手者多也。劝课其可不兴乎？

本朝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皆带劝农之职，而徒有虚文，无劝导之实。宜置劝农司，以知州为长官，通判为佐，举清强幕职、州县官为判官。先以垦田顷亩及户口数、屋塘、山泽、沟洫、桑柘，著之于籍，然后设法劝课，除害兴利。岁终农隙，转运司考校之，第其赏罚。

杨怀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致仕；许怀德、慎镛高年未谢事；杨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废不用：历举劾之，多见听纳。彦远性豪迈，其任言职，数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飞。繇殿中丞策制科，转太常博士。为吕夷简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罢免，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罢；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盖希章得象、陈执中意也。

石元孙与夏人战没，以死事褒赠，既而生归，朝廷释不问。明逸请正其偾军之罪，乃窜之远方而夺其恩。进同修起居注、知制诰，擢知谏院，为翰林学士。自登科至是，才五年。加史馆修撰、知开封府。妄人冷青自称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七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为起，坐尹京无威望；又狱吏榜妇人酇氏堕足死，罢为龙图阁学士、知蔡州。历扬、青、郓、曹州、应天府，还，判流内铨、知通进银台司，复出知成德军、渭州。加端明殿学士、知秦州。

先是，于阗入贡，道邈川，唃厮啰留不遣。会其妻亡，前帅张方平请因而恤之，且诱其般次入贡，诏赙绢千匹。明逸言：“朝廷抚唃氏至厚，顷以招马为名，赂缯缊；邀请六事，既徇其五，而犹觖望。今壅遏荒服之贡，固有罪矣，岂可复加赐以辱国体？”从之。而于阗使与般次亦皆至。厮啰有子质于秦，别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从简私与之盟，令过洮河，许以官，且归其质子。事不验，木征怒，留贡使。明逸械从简往

诘，因斩之。木征惶惧，悉遣所留者。

治平初，复为翰林学士。神宗立，御史论其倾险憸薄，顷附贾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辞浅缪，岂应冒居翰院？乃罢学士。久之，知永兴军。熙宁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修懿。

藻字醇老，明逸之从子也。幼孤，刻厉为学。第进士，又中贤良方正科，为秘阁校理。

慈圣后临朝，藻三上书乞还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平居乐易无崖岸，而居官独立守绳墨，为政简静有条理，不肯徇私取显。数求退，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贫，赙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

景谌，景臻之从兄也。繇殿直巡辖两京马递，中进士第。初赴开封解试，时王安石得其文，以为知道者。既荐送之，又推誉于公卿间，自是执弟子礼。安石提点府界，景谌为属主簿，又以文荐之。执丧居许，闻安石得政，喜，因事来京师谒之。方盛夏，安石与僧智缘卧于地，一最亲者袒坐其侧。顾景谌褫服脱帽，未及它语，卒然问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谌曰："利少害多，异日必为民患。"又问："孰为可用之人？"曰："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难事也。"遂辞出。

后调官复来，安石已作相，又往诣之。安石令先与弟安国相见。安国亦与之善，谓景谌曰："相君欲以馆阁相处而任以事。"景谌曰："百事皆可为，所不知者新书、役法耳。"及见安石，安石欲令治峡路役书，且委以戎、沪蛮事。景谌曰："峡路民情，仆固不能知；而戎、沪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数十人，皆为之惧。退就谒舍，赏激之与诋以为矫者参半。景谌笑曰："自古以来，好利者众，而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皆由人而不在于己。苟为利所动，而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与安石绝。熙宁末，从张景宪辟知瀛州，终身为外官，仅至朝请郎而卒。

勰字穆父，彦远之子也。生五岁，日诵千言。十三岁，制举之业成。熙宁三年试应，既中秘阁选，廷对入等矣，会王安石恶孔文仲策，迁怒罢其科，遂不得第。以荫知尉氏县，授流内铨主簿。判铨陈襄尝登进班簿，神宗称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薄钱勰为之耳。"明日召对，将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礼来见，许用为御史。勰谢曰："家贫母

老，不能为万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历提点京西、河北、京东刑狱。元丰定官制，勰方居丧。帝于左司郎中格自书其姓名，须终制日授之。

奉使吊高丽，外意颇谓欲结之以北伐。勰入请使指，帝曰：“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选卿，无他也。”乃求吕端故事以行，凡馈饩非故所有者皆弗纳。归次紫燕岛，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勰曰：“在馆时既辞之矣，今何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归则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职，吾唯例是视，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还，拜中书舍人。

元祐初，迁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导人诉牒至七百。勰随即剖决，简不中理者，缄而识之，戒无复来。阅月听讼，一人又至，呼诘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谰曰：“无有。”勰曰：“汝前诉云云，吾识以某字。”启缄示之，信然，上下皆惊咤。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亦械治之。积为众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进尚书，加龙图阁直学士，复知开封，临事益精。苏轼乘其据案时遗之诗，勰操笔立就以报。轼曰：“电扫庭讼，响答诗筒，近所未见也。”

哲宗莅政，翰林缺学士，章惇三荐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读。以尝行惇谪词，惧而求去。帝曰：“岂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无大臣之节’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尝侍经幄，帝留与之语曰：“台臣论徐邸事，其辞及郑、雍，小人离间骨肉如此。若雍有请，当付卿以美诏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勰答诏云：“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夫何异趣，乃尔乞身。”帝见之，谓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极意排诋，讽全台攻之，言不已。罢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讣未至，帝犹即其从弟景臻问安否。元符末，追复龙图阁学士。

即字中道，吴越王诸孙也。第进士，为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狱在衢，啖即以荐牍，使往治。即曰：“吾宁老冗选中，岂忍以数十人易一荐乎？”至，则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宁中，为陕西转运判官。王师复银州，转饷最。徽宗召对，问曰：“灵武可取乎？”对曰：“夏人去来飘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饮食，动不勤转饷，愿敕边臣先为不可胜以待衅，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对曰：“是所谓瀚海也。臣闻其地皆舄卤，无水泉，或以饮马，口鼻皆裂，正得之无所用。”帝然之。

除直龙图阁、知庆州。至镇，筑安边城，归德堡，包地万顷，纵耕其中，岁得粟数十万。徙知延安府，加集贤殿修撰，又进徽猷阁待制、显谟阁直学士。在延五年，童贯宣抚陕西，得便宜行事。时长安百物踊贵，钱币益轻，贯欲力平之，计司承望风旨，取市价率减什四，违者重置于法，民至罢市。徐处仁争之，得罪。又行均籴法，贱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赏，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关内骚然，几于生变。即亦屡抗章，极陈其害，贬永州团练副使，然籴害亦寝。

数月，还待制、知兴仁府，从太原，以童贯宣抚本道辞，不许。居二年，以疾提举洞霄宫，复真学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则悉意应军须。贯上其功，进龙图阁学士。贯遂引为河北、河东参谋，以老固辞，乃转正奉大夫致仕。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定。

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风节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亢知太常，裁损张贵妃恤典，颍王授室、公主下嫁，请用古典，可谓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习礼者也，预修《唐书》而能力辞，以为史出众手，非古人撰述之体，岂非名言乎？钱惟演敏思清才，著称当时，然急于柄用，阿附希进，遂丧名节。钱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书命，时人荣之。惜乎易以轻俊，明逸以倾。

列传第七十七

○张方平 王拱辰 张

赵概 胡宿 子宗炎 从子宗愈 宗回

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颖悟绝伦，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归之，曰："吾已得其详矣。"凡书皆一阅不再读，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赵元昊且叛，为嫚书来，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方平请："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得岁月之顷，以其间选将厉士，坚城除器，为不可胜以待之。虽终于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难以决胜。小国用兵三年，而不见胜负，不折则破；我以全制其后，必胜之道也。"时天下全盛，皆谓其论出姑息，决计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为："入寇当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虚。宜屯兵河东，卷甲而趋之，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简善其策而不果行。当召试馆职，仁宗曰："是非两策制科者乎？何试也？"命直集贤院，俄知谏院。夏人寇边，方平首乞合枢密之职于中书，以通谋议。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枢密使。时调诸道弓手，刺其壮者为宣毅、保捷，方平连疏争之，弗听。既而两军骄甚，合二十余万，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

夏竦节制陕西并护诸将，四路以禀复失事机，且诏使出师，逗遛不行。及丰州陷，刘平等覆师，主帅皆坐谴，竦独不预，方平劾罢之，而请四路帅臣，各自任战守。西师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犹天地父母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愿因郊赦，引咎示信，开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岁，改庆历赦书，敕边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顾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骑而击球于前，酌玉卮饮之，且赠以所乘马。还，知制诰，权知开封府。府事丛集，前尹率书板识之，方平独默记决遣，无少差忘。进翰林学士。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使，议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如此，于西、北为两得矣。"时韪其谋。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

初，王拱辰议榷河北盐，方平见曰："河北再榷盐，何也？"帝

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盐课均之税中，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帝惊悟，方平请直降手诏罢之。河朔父老迎拜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事具《食货志》。加端明殿学士、判太常寺。

禁中卫卒夜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跸功。夏竦即倡言："当求所以尊异之礼。"方平闻之，谓陈执中曰："汉冯婕妤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贵妃，古无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责，将萃于公矣。"执中瞿然而罢。

帝以丰财省费访群臣，方平既条对，又独上数千言，大略以为："祥符以来，务为姑息，渐失祖宗之旧。取士、任子、磨勘、迁补之法坏，命将养兵，皆非旧律。国用既窘，则政出多门；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盐香矾之法乱。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览对甚悦，且大用，会判官杨仪得罪，坐与交，出知滁州。顷之，知江宁府，入判流内铨。

以侍讲学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侬智高在南诏，将入寇，摄守亟调兵筑城，日夜不得息，民大惊扰。朝廷闻之，发陕西步骑兵仗，络绎往戍蜀。诏趣方平行，许以便宜从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归，他役尽罢。适上元张灯，城门三夕不闭，得邛部川译人始造此语者，枭首境上，而流其余党，蜀人遂安。

复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两蜀多所调发，方平为奏免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缗。又建言："国家都陈留，当四通五达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国耳。兵恃食，食恃漕运，以汴为主，汴带引淮、江，利尽南海。天圣已前，岁调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后，浅妄者争以裁减役费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丧丘山也。"乃画上十四策。富弼读其奏，漏尽十刻，帝称善。弼曰："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说行之。

迁尚书左丞、知南京。未几，以工部尚书帅秦州。谍告夏人将压境，方平料简士马，声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论其轻举，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轻举？寇之不得至，有备故也。倘罪之，后之边臣，将不敢为先事之备矣。"方平不自安，请知南京。

英宗立，迁礼部尚书，请知郓州。还，为学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宁殿，帝冯几言，言不可辨。方平进笔请，乃书云："明日降诏，立皇

太子。”方平抗声曰：“必颍王也，嫡长而贤，请书其名。”帝力疾书之，乃退草制。

神宗即位，召见，请约山陵费，帝曰：“奉先可损乎？”对曰：“遗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谓孝矣。”又请差减锡赉，以乾兴为准，费省什七八。方平进诏草，帝亲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风，又善以丰为约，意博而辞寡，虽《书》之训诰，殆无加也。”其见称重如此。

拜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疏其不当用，不听。光解中丞，曾公亮议用王安石，方平以为不可。数日，遭父忧，服阕，以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入觐，留判尚书都省，力请知陈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辞，极论其害，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帝怃然。

韩绛主西师，庆卒乱，京西转运使令一路各会兵于州，民大骇。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当尔邪！”命罢诸郡兵。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王安石深沮之，以为青州。未行，帝问祖宗御戎之要，对曰：“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及太宗谋取燕蓟，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渊之克，与契丹盟，至今人不识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岁疆埸之臣，乃欲试天下于一掷，事成徼利，不成诒患，不可听也。”帝曰：“庆历以来，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对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出臣手。”帝曰：“卿时已为学士，可谓旧德矣。”

契丹泛使萧禧来议疆事，临当辞，卧驿中不起。方平谓枢密使吴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馈勿问，且使边郡檄其国可也。”充启从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宫使。

王安石弛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出，钱日耗。方平极论其害，请诘安石：“举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颇采其言，而方平求去。进使南院，判应天府。帝曰：“朕欲卿与韩绛共事，而卿论政不同；欲置卿枢密，而卿论兵复异。卿受先帝末命，讫无以副朕意乎？”遂行。

高丽使过府，长吏当送迎，方平言：“臣班视二府，不可为陪臣屈。”诏但遣少尹。王师征安南，方平言：“举西北壮士健马，弃之炎

荒，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若师老费财，无功而还，社稷之福也。”后皆如其言。

新法鬻河渡坊场，司农并及祠庙，宋阏伯、微子庙皆为贾区。方平言：“宋王业所基，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牍尾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数请老，以太子少师致仕。官制行，废宣徽使，独命领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赠司空。遗令毋请谥，尚书右丞苏辙为请，乃谥曰文定。

方平慷慨有气节，既告老，论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狱，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尝荐轼为谏官。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时。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过见之曰：“人固难知也。”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祐贡举，或称其文学，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尝与语也。”弼有愧色，盖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咸平人。元名拱寿，年十九，举进士第一，仁宗赐以今名。通判怀州，入直集贤院，历盐铁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庆历元年，为翰林学士。

契丹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塘泺何为者？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问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我，此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而祖宗所以限敌人也。”至是，又使六符来，求关南十县，斥太宗伐燕为无名，举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师征河东，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岭关以援贼。太宗怒，遂回军伐之，岂谓无名？”乃作报书曰：“既交石岭之锋，遂有蓟门之役。”契丹得报，遂继好如初。帝喜，谓辅臣曰：“非拱辰深练故实，殆难答也。”

权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枢密使，拱辰言：“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竦遂罢。又言：“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惧边臣则效，宜施重责。”未听，即家居，求自贬。乃徙宗谅岳州，敕拱辰赴台。入见，帝曰：“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

沮己，而轻去以沽名。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毋避。”

僧绍宗以铸佛像惑众，都人竞投金冶中，宫掖亦出赀佐之。拱辰言：“西师宿边，而财费于不急，动士心，起民怨。”诏亟禁之。苏舜钦会宾客于进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风其僚鱼周询、刘元瑜举劾之。两人既窜废，同席者俱逐。时杜衍、范促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舜钦、益柔皆仲淹所荐，而舜钦，衍婿也，故因是倾之，由此为公议所薄。

复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坐举富民郑旭，出知郑州，徙澶、瀛、并三州。数岁还，为学士承旨兼侍读。帝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顾曰：“朕每阅此。卿亦知其说乎？”拱辰具以对，且曰：“愿陛下垂意《六经》，旁采史策，此不足学也。”

至和三年，复拜三司使。聘契丹，见其主混同江，设宴垂钓，每得鱼，必酌拱辰酒，亲鼓琵琶以侑饮。谓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状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还，御史赵抃论其辄当非正之礼，“异时北使援此以请，将何辞拒之？”湖南转运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颛市死商真珠，事败，具狱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职，本以待勋劳者，唯前执政及节度使得为之，拱辰安得污此选？”乃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历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积官至吏部尚书。

神宗登极，恩当转仆射，欧阳脩以为此宰相官，不应序进，但迁太子少保。熙宁元年，复以北院使召还。王安石参知政事，恶其异己，乘二相有故，出为应天府。八年，入朝，为中太一宫使。

元丰初，转南院使，赐金方团带。再判大名，改武安军节度使。三路籍民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为盗，郡县不敢以闻。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财力，夺其农时，是以法驱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为大盗，其兆已见。纵未能尽罢，愿财损下户以纾之。”主者指拱辰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报国也。”上章不已。帝悟，于是第五等户得免。

哲宗立，徙节彰德，加检校太师。是年薨，年七十四。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懿恪。

论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较然有过人者，而不免司马光、赵抃之

论。岂其英发之气，勇于见得，一时趋乡未能尽适于正与？及新法行，方平痛陈其弊，拱辰争保甲，言尤剀切，皆谔谔不少贬，为国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识王安石于辟校贡举之时，而知其后必乱政，其先见之明，无忝吕诲云。

张昪字杲卿，韩城人。举进士，为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称其有公辅器。累官度支员外郎。夏竦经略陕西，荐其才，换六宅使、泾原秦凤安抚都监。未几，以母老，求归故官，得知绛州，改京西转运使。知邓州，又以母辞。或指为避事，范仲淹言于朝曰："张昪岂避事者？"乃许归养。历户部判官、开封府推官，至知杂御史。

张尧佐缘恩骤用，知开封府；内侍杨怀敏夜直禁中，而卫士为变，皆极论之。昪性质朴，不善择言，至斥张贵妃为一妇人，谓怀敏得志，将不减刘季述。仁宗读之不怿，以语陈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则圣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阁待制知庆州，改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

初，青唐蕃部蔺毡，世居古渭，积与夏人有隙，惧而献其地。摄帅范祥无远虑，亟城之。诸族畏其逼，举兵叛。昪至，请弃勿城。诏户部副使傅求审视之，以为不可弃，与昪议殊。先是，副总管刘涣讨叛羌，逗挠不时进，昪命他将郭恩代之，羌乃溃去。涣黜其功，谰讼恩多杀老稚，以撼昪。朝廷命张方平守秦，徙涣泾原，亦徙昪青州。将罪昪，方平辞曰："涣、昪有阶级，今互言而两罢帅，不可为也。"昪乃复留。

至和二年，召兼侍读，拜御史中丞。刘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师道、赵抃尝攻其恶，阴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争之，沆竟罢去。帝见昪指切时事无所避，谓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对曰："臣仰托圣主，致位侍从，是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养望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窃以为如陛下乃孤立尔。"帝为之感动。

契丹主宗真遣使赍其画像来，求帝画像，未报而死。子洪基立，以为请，诏昪报聘，谕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昪曰："昔文成以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为伯父哉！"遂无以夺，乃复以洪基像来。嘉祐三年，擢枢密副使，迁参知政事、枢密使。昪爱惜官资，凡内降所与，多持不下。见帝春秋高，前后屡进言储嗣事，卒与韩琦同决策。

英宗立，请老，帝曰："太尉勤劳王家，讵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

院，进见无蹈舞。司马光上疏言：“近岁以来，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为名，又从而攻之。使其人无可取，虽少壮何为？果有益于时，虽老何伤？昇为人忠谨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于事亦未有旷废也。”昇请不已，始赐告，令养疾，遂以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改镇河阳三城。拜太子太师致仕。熙宁十年薨，年八十六。赠司徒兼侍中，谥曰康节。

赵概，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笃学自力，器识宏远，为一时名辈称许。中进士第，通判海州，为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赐银绯。

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泛溢之虞，概作石堤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冲，水不为患。僚吏郑陶、饶爽挟持郡事，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归化卒，皆故时群盗。爽造飞语曰：“卒得廪米陈恶，有怨言，不更给善米，且生变。”概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归而犯夜者，斩之以徇，因收陶、爽抵罪，阖府股栗。

加直集贤院、知青州。坐失举渑池令张诰免，久乃起，监密州酒。知滁州，山东有寇李二过境上，告人曰：“我东人也，公尝为青州，民爱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众去。

召修起居注。欧阳修后至，朝廷欲骤用之，难于越次。概闻，请郡，除天章阁待制、纠察在京刑狱，修遂知制诰。逾岁，概始代之。郊祀，当任子、进阶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谓曰：“君即为学士，拟封不久矣。”概曰：“母年八十二，愿及今拜君赐以为荣。”乃许之，后遂为例。

苏舜钦等以群饮逐，概言：“预会者皆馆阁名士，举而弃之，觖士大夫望，非国之福也。”不报。求知苏州，终母丧，入为翰林学士。聘契丹，契丹主会猎，请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亲酌玉杯为概劝，且授侍臣刘六符素扇，写之纳袖中，其礼重如此。还，兼侍读学士。谏官郭申锡论事忤旨，帝欲加罪，概曰：“陛下始面谕申锡毋面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

以龙图阁学士知郓州、应天府，代韩绛为御史中丞。绛以论张茂实不宜典宿卫罢，概至，首言之，茂实竟去。御药院内臣有寄资至团练使者，谓之暗转。概请明限以年，诏俟出院优迁之，毋得累寄。擢枢密使、参知政事。数以老求去。熙宁初，拜观文殿学士、知徐州。自左丞

转吏部尚书，前此，执政迁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师致仕，退居十五年，尝集古今谏争事，为《谏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赐诏曰："请老而去者，类以声问不至朝廷为高。唯卿有志爱君，虽退处山林，未尝一日忘也。当置于坐右，时用省阅。"元丰六年薨，年八十八。赠太子太师，谥曰康靖。

概秉心和平，与人无怨怒。虽在事如不言，然阴以利物者为不少，议者以比刘宽、娄师德。坐张诰贬六年，念之终不衰，诰死，恤其家备至。欧阳修遇概素薄，又躐知制诰，及修有狱，概独抗章明其罪，言为仇者所中伤，不可以天下法为人报怨。修得解，始服其长者。为郓州时，吏按前守冯浩侵公使钱三十万，当以职田租偿。概知其贫，为代以己奉。其平生所为类此。

概初名禋，尝梦神人金书名簿有"赵概"，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登第，为扬子尉。县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数千人。以荐为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杀人者，将抵死，宿疑而讯之，囚惮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复问，久乃云："旦将之田，县吏缚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狱繙阅，探其本辞，盖妇人与所私者杀其夫，而执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宗谅去，通判、僚吏皆疑以为欺，不肯书历。宿诮之曰："君辈佐滕侯久矣，苟有过，盍不早正？乃阴拱以观，俟其去而非之，岂昔人分谤之意乎？"坐者大惭谢。其后湖学为东南最，宿之力为多。筑石塘百里，捍水患，民号曰胡公塘，而学者为立生祠。

久之，为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入内都知杨怀敏坐卫士之变，斥为和州都监，未几，召入复故职。宿封还词头，且言："怀敏得不穷治诛死，已幸，岂宜复在左右？"命遂寝。

庆历六年，京东、两河地震，登、莱尤甚。宿兼通阴阳五行灾异之学，乃上疏曰："明年丁亥，岁之刑德，皆在北宫。阴生于午，而极于亥。然阴犹强而未即伏，阳犹微而不能胜，此所以震也。是谓龙战之会，其位在乾。若西北二边不动，恐有内盗起于河朔。又登、莱视京师，为东北少阳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凿山谷，阳气耗泄，故阴乘而动。宜即禁止，以宁地道。时以为迂阔。明年，王则果以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会灵宫灾，是岁冬至，郊，以二帝并配。明年大旱，宿

言："五行，火，礼也。去岁火而今又旱，其应在礼，此殆郊丘并配之失也。"即建言并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时议者谓士大夫言，七十当致仕，其不知止者，请令有司按籍举行之。宿以为非优老之义，当少缓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与否，勿断以年；文吏使得自陈而全其节。及言皇祐新乐与旧乐难并用；礼部间岁一贡士不便，当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

唐介贬岭南，帝遣中使护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测，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杀直臣之名。"帝悟，追还使者。迁翰林学士，知审官、刑院。李仲昌开六塔河，民被害，诏狱薄其罪。宿请斩以谢河北，仲昌由是南窜。衮国公主下降，将行册礼。宿谏曰："陛下昔封两长主，未尝册命，今施之爱女，殆非汉明帝所谓'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之义也。"

泾州卒以折支不时给，出恶言，且欲相扇为乱。既置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护弗遣。宿曰："泾卒固悖慢，然当给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与，计吏安得为无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纪纲益废矣。"拯惧，立遣吏。韩琦守并州，请复其节镇。宿言："参、商为仇雠之星。国家受命于商丘，而参为晋地。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宋兴削平四方，并最后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镇，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议遂止。后琦秉政，卒复之。

拜枢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赵滋颛治界河事。宿言于英宗曰："忧患之来，多藏于隐微，而生于所忽。自滋守边，北人捕鱼伐苇，一切禁绝，由此常与斗争。南北通好六十载，内外无患，近年边遽来上，不过侵诬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诘，何至于兴甲兵哉？今搢绅中有耻燕蓟外属者，天时人事未至，而妄意难成之福。愿守两朝法度，以惠养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数乞谢事。治平三年，罢为观文殿学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师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赠太子太傅，谥曰文恭。

宿为人清谨忠实，内刚外和，群居不哗笑，与人言，必思而后对。故临事重慎，不辄发，发亦不可回止。居母丧三年，不至私室。其当重任，尤顾惜大体。在审官、刑院，择详议官，有在选中者，尝监征榷，以水灾负课。同列谓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荐其才足用，仁宗听纳。同列退而诮曰："公固欲白上，倘缘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过一详议官。宿平生以诚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发欺乎？为之开陈，听吾君自择尔。"少与一僧善，僧有秘术，能化瓦石为黄金。且死，将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后事当尽力，他非吾所冀也。"僧叹

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笃行自励，至于贵达，常如布衣时。

子宗炎，从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彦圣，由将作监主簿锁厅登第。为国子大宗正丞、开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旧制，选人改京官，举将小絓吏议，辄尼不行。宗炎请先引见，俟举者罪即追止，从之。

哲宗崩，辽使来吊祭，宗炎以鸿胪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暨还，升为卿。初，父宿使辽，辽人重之。其后宗炎婿邓忠臣迓客，客问："中外尝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鸿胪，其子也。"客叹："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龙图阁知颍昌府，历密州而卒。

宗炎善为诗，藻思清婉。欧阳修守亳，与客游郡圃，或诵其诗，修赏味不已，以为有鲍、谢风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举进士甲科，为光禄丞。宿得请杭州，英宗问："子弟谁可继者？"以宗愈对。召试学士院。

神宗立，以为集贤校理。久之，兼史馆检讨，遂同知谏院。修内卒盗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校尉论当死。今禁卒为盗，而入内都知不能觉察，愿正其罪。"殿帅直庐在长庆门内，久而自置隶圉。宗愈曰："严禁旅，所以杜奸宄也。奈何令私人得为之？万一凶黠者窜名其间，将不可悔。请易募老卒。"

王安石用李定为御史，宗愈言："御史当用学士及丞、杂论荐，又须官博士、员外郎。今定以幕职不因荐得之，是殆一出执政意，即大臣不法，谁复言之？"苏颂、李大临不草制，坐绌；宗愈又争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历提点河东刑狱、开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

元祐初，进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中丞。时更定役法，书成，衙校募不足者，听差入等户。宗愈言："法贵均一，若持两端，则于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请删之。"

哲宗尝问朋党之弊，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君子，盖义之与比者。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熄矣。"明日，具《君子无党论》以进。拜尚书右丞。于是谏议大夫王觌论其不当，而刘安世、韩川、孙觉等合攻之，朝廷依违。逾年，出觌润州，而言者愈

力。乃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为礼部尚书，迁吏部，卒，年六十六。赠左银青光禄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荫登第，为编修敕令官、司农寺干当公事、京西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京东陕西转运使、吏部郎中。绍圣初，以直龙图阁知桂州，进宝文阁待制。坐系平民死，降集贤殿修撰、知随州，改秦州、庆州，复为待制。

先是，熙河将王赡下邈川有功，帅孙路不乐赡，夺其兵与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学士。时青唐瞎征内附，而心牟钦毡勒兵立别酋陇拶，还其地，势复张。瞎征大惧，自髡为僧以祈免。王赡怨孙路，因言青唐不烦兵可下。至，则驻宗哥城不进。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赡曰："青唐兵甚弱，陇拶稚子，何能为，而怯懦逗遛，吾将以军法从事。"又遣王愍复至邈川，声言代赡。赡惧，乃率步骑掩青唐，据之，陇拶降。诏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为湟州。未几，属羌郎阿章叛，拒官军。宗回遣将王吉、魏钊讨之，皆败死。又遣钤辖种朴往。朴言："贼锋方锐，且盛寒，宜少缓师。"宗回不听，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败死。于是转运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难守，以为弃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甫罢去。会徽宗弃鄯州，于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夺职知蕲州。

还，为待制。历庆、渭、陈、延、澶州。兄宗愈入党籍，宗回亦罢郡。居亡何，录其坚守湟、鄯之议，起知秦州。进枢密直学士，徙永兴、郑州、成德军，复坐事去。大观中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执政，其后子孙至侍从、九卿者十数，遂为晋陵名族。

论曰：张昇清忠谅直，赵概雅量过人，胡宿学通天人之奥，考其立朝大节，皆磊落为良执政。宗愈仍居右辖，而学术视宿则有间矣。宗回非边将材，其守河湟之议，盖以趣种朴于死，蕲合上意，以解其责尔。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脱万人于水死，而阴德之所致与？

列传第七十八

○欧阳修 子发 棐

刘敞 弟分攵 子奉世 曾巩弟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澒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於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於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二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

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王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

护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脩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锺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补将作监主薄，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苏轼哭之，以谓发得文忠公之学，汉伯喈、晋茂先

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辞，年十三时，见脩著《鸣蝉赋》，侍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日能为吾此赋否？"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调陈州判官，以亲老不仕。修卒，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于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于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未几，坐党籍废，十余年卒。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举庆历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以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

夏竦薨，赐谥文正。敞言："谥者，有司之事，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谥文庄。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敞谏曰："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余，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权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秦州与羌人争古渭地。仁宗问敞："弃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长无羌人之虞，倾国守焉可也。或地形险利，贼乘之以扰我边鄙，倾国争焉可也。今何所重轻，而殚财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规小利，使曲在中国，非计也。"议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

温成后追册，有佞人献议，求立忌。敞曰："岂可以私昵之故，变古

越礼乎？”乃止。吴充以典礼得罪，冯京救之，亦罢近职。敞因对极论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书恶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宽仁好谏，而中书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动阴阳，有日食、地震、风霾之异。”已而果然。因劝帝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以消灾咎。帝深纳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诰。宰相陈执中恶其斥己，沮止之，帝不听。宦者石全彬领观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为真，敞封还除书，不草制。

奉使契丹，素习知山川道径，契丹导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险远。敞质译人曰：“自松亭趋柳河，甚径且易，不数日可抵中京，何为故道此？”译相顾骇愧曰：“实然。但通好以来，置驿如是，不敢变也。”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识，问敞。敞曰：“此所谓駮也。”为说其音声形状，且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契丹益叹服。使还，求知扬州。

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诵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敞辞赴郡，为帝言曰：“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乃去位。

扬之雷塘，汉雷陂也，旧为民田。其后官取潴水而不偿以它田，主皆失业。然塘亦破决不可漕，州复用为田。敞据唐旧券，悉用还民，发运使争之，敞卒以予民。天长县鞫王甲杀人，既具狱，敞见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诱，诱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将论囚，敞曰：“冤也。”亲按问之。甲知能为己直，乃敢告，盖杀人者，富人陈氏也。相传以为神明。徙郓州，郓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敓公行。敞决狱讼，明赏罚，境内肃然。客行寿张道中，遗一囊钱，人莫敢取，以告里长，里长为守视，客还，取得之。又有暮遗物市中者，旦往访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纠察在京刑狱。营卒桑达等醉斗，指斥乘舆。皇城使捕送开封，弃达市。敞移府，问何以不经审讯。府报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鞫狱，皆不虑问。”敞奏请一准近格，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著为令。

嘉祐祫享，群臣上尊号，宰相请撰表。敞说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今复加数字，不足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可惜也。今岁以来，颇有灾异，正当寅畏天命，深自抑损，岂可于此时乃以虚名为累。”帝览奏，顾侍臣曰：“我意本谓当尔。”遂不受。

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以诡僻惑众。文彦博荐诸朝，赐五品服。敞与欧阳修俱曰：“昌期违古畔道，学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诛，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赏焉。乞追还诏书，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深浅。”昌期闻之，惧不敢受赐。

敞以识论与众忤，求知永兴军，拜翰林侍读学士。大姓范伟为奸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敞穷治其事，伟伏罪，长安中讠藿喜。未及受刑，敞召还，判三班院，伟即变前狱，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决。

敞侍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谏者或讦而过直。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也，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体改容，知其以义理讽也。皇太后闻之，亦大喜。

积苦眩瞀，屡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见他学士，必问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赐之。疾少间，复求外，以为汝州，旋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熙宁元年，卒，年五十。

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尝夜视镇星，谓人曰：“此于法当得土，不然，则生女。”后数月，两公主生。又曰：“岁星往来虚、危间，色甚明盛，当有兴于齐者。”岁余而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承大统。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为文尤赡敏。掌外制时，将下直，会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长于《春秋》，为书四十卷，行于时。弟分攵，子奉世。

分攵字贡父，与敞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分攵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熙宁中，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

诏封太祖诸孙行尊者为王，奉太祖后。分攵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当自奉其国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著矣。”后二王绍封，如分攵议。

方更学校贡举法，分攵曰：“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名

卿，皆由此出，而以为未尝得人，不亦诬哉。愿因旧贯，毋轻议改法。夫士修于家，足以成德，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趣之哉。”

王安石在经筵，乞讲者坐。分女曰：“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礼官皆同其议，至今仍之。考试开封举人，与同院王介争詈，为监察御史所劾罢。礼院廷试始用策，初，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讦直者反居下。分女覆考，悉反之。又尝诒安石书，论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过，斥通判泰州，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为盗区，重法不能止。分女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至，则治尚宽平，盗亦衰息。为开封府判官，复出为京东转运使。部吏罢软不逮者，务全安之。徙知兖、亳二州。吴居厚代为转运使，能奉行法令，致财赋，乃追坐分女废弛，黜监衡州盐仓。

哲宗初，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以疾求去，加直龙图阁、知蔡州。于是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言：“分女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宜优赐之告，使留京师。”至蔡数月，召拜中书舍人。请复旧制，建紫微阁于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

分女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奉世字仲冯，天资简重，有法度。中进士第。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

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神宗称其奉职不苟，加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改刑房，进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大理治相州狱，详断官窦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从事，毋庸白。”后蔡确以是文致奉世罪，谪降蔡州粮料院。久之，为吏部员外郎。

元祐初，历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七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哲宗亲政，用二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之。帝谓有近例，奉世曰：“虽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晓，顾以率先施行为非耳。”帝为反命。既

而章惇当国，奉世乞免去。

绍圣元年，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改定州。逾年，知成都府。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遂不许。明年，责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刘挚倾害大臣，附吕大防、苏辙，遂登政府，再贬隰州团练副使。

徽宗立，尽还其官职，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再夺职，责居沂、衮，以赦得归。政和三年，复端明殿学士。薨，年七十三。

奉世优于吏治，尚安静，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中嘉祐二年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钱不足，赋诸乡户，期七年止；期尽，募者志于多入，犹责赋如初。巩访得其状，立罢之。岁饥，度常平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赀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僭，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河北发民浚河，调及它路，齐当给夫二万。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巩括其隐漏，至于九而取一，省费数倍。又弛无名渡钱，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自长清抵博州，以达于魏，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徙襄州、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

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余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慑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时自三省百职事，选授一新，除书日至十数，人人举其职，于训辞典约而尽。寻掌延安郡王牒奏。故事命翰林学士，至是特属之。甫数月，丁母艰去。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传，幼弟肇。

肇字子开，举进士，调黄岩簿，用荐为郑州教授，擢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太常自秦以来，礼文残缺，先儒各以臆说，无所稽据。肇在职，多所厘正。亲祠皇地祇于北郊，盖自肇发之，异论莫能夺其议。

兄布以论市易事被责，亦夺肇主判。滞于馆下，又多希旨窥伺者，众皆危之，肇恬然无愠。曾公亮薨，肇状其行，神宗览而嘉之。迁国史编修官，进吏部郎中，迁右司，为《神宗实录》检讨。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论叶康直知秦州不当，执政讶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纯仁语于朝曰："若善人不见容，吾辈不可居此矣。"力为之言，乃得释。

门下侍郎韩维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为谗毁，出守邓。肇言：“维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谏议大夫王觌，以论胡宗愈，出守润，肇言：“陛下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阙一不可。今觌论执政即去之，是爱腹心而涂耳目也。”帝悟，加觌直龙图阁。

太皇受册，诏遵章献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圣初，两制定议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盖一时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极崇奉孝敬之诚，可谓至矣。臣窃谓太皇当于此时特下诏扬帝孝敬之诚，而固执谦德，屈从天圣两制之议，止于崇政，则帝孝愈显，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节上寿，议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圣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请内东门拜表。至九年，始御会庆。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献，宜如三年之制。”并从之。

四年，春旱，有司犹讲春宴。肇同彭汝砺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侧身畏惧之时。乃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复天变。”翼日，有旨罢宴。蔡确贬新州，肇先与汝砺相约极论。会除给事中，汝砺独封还制书，言者谓肇卖友，略不自辨。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徙邓、齐、陈州、应天府。

七年，入为吏部侍郎。肇在礼院时，启亲祠北郊之议。是岁当郊，肇坚抗前说，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请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宁府。帝亲政，更用旧臣，数称肇议礼，趣入对。肇言：“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得人，以为立政之本。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置诸近班，以参谋议，备顾问。与夫深处法宫，亲近ＮＪ御，其损益相去万万矣。”贵近恶其语，出知瀛州，与兄布易地。时方治实录讥讪罪，降为滁州。稍复集贤殿修撰。历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

日食四月朔，当降诏求言。肇具述帝旨，诏下，投匦者如织。章惇恶之，欲因事去肇，帝不听。元祐臣僚被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请亻并录死者，作训词，哀厚恻怛，读者为之感怆。迁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以言得罪，无敢救，肇极力论解。时论者谓元祐、绍圣，均为有失，兄布传帝命，使肇作诏谕天下。肇见帝言：“陛下思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备至。已而诏从中出。布之拜相，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唯韩维与肇，为衣冠荣。建中靖国元年，太史奏日又当食四月。肇请对言：“比岁日食正阳，咎异章著。陛下简俭清净之化，或衰于前；声色服玩之

好，或萌于心；忠邪贤不肖，或有未辨；赏庆刑威，或有未当。左右阿谀，壅蔽矫举，民冤失职，郁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责，以塞天变。”言发涕下，帝悚然顺纳。

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职，拜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未几，出知陈州，历太原、应天府、扬定二州。崇宁初，落职，谪知和州，徙岳州，继贬濮州团练副使，安置汀州。四年，归润而卒，年六十一。

自熙宁以来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轧，党论屡起，肇身更其间，数不合。兄布与韩忠彦并相，日夕倾危之。肇既居外，移书告之曰：“兄方得君，当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所谓端人吉士，继迹去朝，所进以为辅佐、侍从、台谏，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势异今日，必首引之以为固位计，思之可为恸哭。比来主意已移，小人道长。进则必论元祐人于帝前，退则尽排元祐者于要路。异时惇、卞纵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虑。”布不能从。未几，京得政，布与肇俱不免。

肇天资仁厚，而容貌端严。自少力学，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更十一州，类多善政。绍兴初，谥曰文昭。子统，至左谏议大夫。

论曰：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为考功，仁宗赐夏竦谥，上疏争之，以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诏定乐，中贵预列，又谏曰：“臣惧为袁盎所笑。”此岂事君为容悦者哉。分攵虽疏隽，文埒于敞。奉世克肖，世称“三刘”。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

列传第七十九

○蔡襄 吕溱 王素 从子靖 从孙震 余靖 彭思永 张存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庆历三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脩、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至于巧者亦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此之谓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级，以挹显仕，此之谓好进。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谓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时有旱蝗、日食、地震之变，襄以为："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无嘉谋异画以矫时弊，不尽忠竭节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宽仁少断而不能规，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过之言，达于天地神祇矣，愿思其实以应之。"疏出，闻者皆悚然。

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职论事，无所回挠。开宝浮图灾，下有旧瘗佛舍利，诏取以入，宫人多灼臂落发者。方议复营之，襄谏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

吕夷简平章国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襄奏请罢之。元昊纳款，始自称“兀卒”，既又译为“吾祖”。襄言：“‘吾祖’犹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赐之诏，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

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切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

保州卒作乱，推懦兵十余辈为首恶，杀之以求招抚。襄曰：“天下兵百万，苟无诛杀决行之令，必开骄慢暴乱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闭城门，不能讨，从而招之，岂不为四方笑。乞将兵入城，尽诛之。”诏从其议。

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注。唐介击宰相，触盛怒，襄趋进曰：“介诚狂愚，然出于进忠，必望全贷。”既贬春州，又上疏以为此必死之谪，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册，请勿立忌，而罢监护园陵官。

进知制诰，三御史论梁适解职，襄不草制。后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益厚，赐其母冠帔以示宠，又亲书“君谟”两字，遣使持诏予之。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以枢密直学不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以行义著，襄备礼招延，诲诸生以经学。俗重凶仪，亲亡或秘不举，至破产饭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

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划剔蠹敝，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

英宗不豫，皇太后听政，为辅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荧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几败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论议，帝闻而疑之。会襄数谒告，因命择人代襄。襄乞为杭州，拜端明殿学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忧。明年卒，年五十六。赠吏部侍郎。

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尝饮会灵东园，坐客误射矢伤人，遽指襄。他日帝问之，再拜愧谢，终不自辨。

蔡京与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阀，自谓为族弟。政和初，襄孙佃廷试唱名，居举首，京侍殿上，以族孙引嫌，降为第二，佃终身恨之。乾道中，赐襄谥曰忠惠。

吕溱，字济叔，扬州人。进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坐预进奏院宴饮，出知蕲、楚、舒三州。复修起居注。

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进知制诰，又出知杭州，入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仁宗还其疏。溱曰："以口舌论人，是阴中大臣也。愿出以示执中，使得自辨。"未几，执中去，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赐宴资善堂，遣使谕曰："此特为卿设，宜尽醉也。"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

徙成德军，时方开六塔河，宰相主其议。会地震，溱请罢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简忽于事。与都转运使李参不相能，还，判流内铨，参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货往河东贸易，及违式受馈赆，事下大理议。溱乃未尝受，而外廷纷然谓溱有死罪。帝知其过轻，但贬秩，知和州。御史以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宁府，复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

时为京尹者比不称职，溱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尝以职事对，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医药，已而果病。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遂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帝悼念之，诏中书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绝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家贫子幼，遭此大祸，必至狼狈。宜优给赙礼，官庀其葬，以厉臣节。"敕其妇兄护丧归。

溱开敏，善议论，一时名辈皆推许。然自贵重，在杭州接宾客，不过数语，时目为"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仪，太尉旦季子也。赐进士出身，至屯田员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辅荐为侍御史。道辅贬，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贤，擢知谏院。

素方壮年，遇事感发。尝言："今中外无名之费，倍蓰于前，请省其非急者。"适皇子生，将进百僚以官，惠诸军以赏。素争曰："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县官之须，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议遂已。

京师旱，素请帝祷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当雨，今将以旦日出祷。"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问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祷之，应天不以诚，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则明日诣醴泉观。"素曰："醴泉之近，犹外朝耳，岂惮暑不远出邪？"帝悚然。更诏诣西太一宫，谏官故不在属车间，乃命素扈从。日甚炽，埃氛翳空，比舆驾还，未薄城，天大雷电而雨。

王德用进二女子，素论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忧正恐在左右尔。"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赐素银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时新置按察，类多以苛为明。素独不擿细故，即有贪刻，必绳治穷竟，以故下吏爱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东有扰民状，降华州，又夺职徙汝。俄悉还其故，迁龙图阁直学士。

初，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宣抚使听之。役未具，敌伺间要击，不得成。偕惧来归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堕敌计。"责偕使毕力自效。总管狄青曰："偕往益败，不可遣。"素曰："偕败则总管行，总管败，素即行矣。"青不敢复言，偕卒城而还。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诏军吏障朱雀门，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庐舍多覆压，众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门以动众。"违诏止其役，水亦不害。

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岁输酒坊钱以供厨传，日加厚，输者转困。素一切裁约之。铁钱布满两蜀，而鼓铸不止，币益轻，商贾不行，命罢铸十年，以权物价。凡为政，务合人情，蜀人纪其目，号曰"王公异断"。复知开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从将帅，久颇鞅鞅，厌倦剧烦，事多卤莽不治，盗贼数发。御史纠其过，出知许州。

治平初，夏人寇静边砦。召拜端明殿学士，复知渭州，于是三镇、泾原蕃夷故老皆欢贺，比至，敌解去。拓渭西南城，浚隍三周，积粟支十年。属羌奉土地来献，悉增募弓箭手。行陈出入之法，身自督训。其居旧穿土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为筑八堡使居之。其从领于两巡检，人莫得自便。素曰："是岂募民兵意邪？"听散耕田里，有警则聚，

故士气感奋，精悍他道莫及。尝宴堂上，边民传寇至，惊入城。诸将曰："使奸人亦从而入，将必为内应，合拒勿内。"素曰："若拒之东去，关中必摇。吾在此，敌必不敢犯我，此当有奸言。"乃下令："敢称寇至者斩。"有顷，候骑从西来，人传果妄，诸将皆服其明。

换澶州观察使、知成德军，改青州观察使。熙宁初。还，以学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坏平晋，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筑堤以捍之。一夕，水骤至，人赖以安。入知通进、银台司，转工部尚书，仍故职致仕。故事，虽三公致仕，亦不带职。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学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谥曰懿敏。子巩，从子靖，从孙震。

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于学，好讲切天下利害。以祖荫历通判阆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台。契丹数遣横使来，靖疏言："彼利中国赐遗，挟虚声以济其欲，渐不可长，宜有以折之。"又请复明经科，加试贡士以策，观其所学，稍变声律之习。

擢利州路转运判官，提点陕西刑狱。乡户役于州县者，优则愿久留，劳则欲亟去，吏得权其迟速。靖一以岁月遣代，遂为令。徙河东长子县。贼杀人，捕治十数辈，不得实，皆释去。靖阅其牍曰："此真盗也。"教吏曲折讯囚，果服罪。为开封府推官。曹、濮盗害，官吏久不获，靖受诏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盗之不戢，由大姓为囊橐，请并坐之，著为令。

徙广南转运使。熙宁初，广人讹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闻，中外以为忧。神宗曰："王靖在彼，可无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居二年，入为度支副使，卒。

子古，字敏仲，第进士。熙宁中，为司农主簿，使行淮、浙振旱菑，究张若济狱，劾转运使王廷老、张靓失职，皆罢之。连提举四路常平，王安礼欲用为太常丞，神宗谓古好异论，止以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谥，因升祔四后，初议不发册，古言："发册之礼，虽为祔庙节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册而后显。今既行升祔，则礼不可废。"乃诏用竹册。又定诸神祠封额、爵号之序。

出为湖南转运判官，提点淮东刑狱，历工部、吏部、右司员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异时北使所过，凡供张悉贷于民，古请出公钱为之，民得不扰。绍圣初，迁户部侍郎，详定役法，与尚书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丰人额雇直，而古乃用司马光法。"诏徙古兵部，寻以集贤殿修撰为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言者论其常指平岁为凶年，妄散邦财，夺职知袁州。

徽宗立，复拜户部侍郎，迁尚书。与御史中丞赵挺之偕领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尽倾天下之财，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堕崇宁党籍，责衡州别驾，安置温州。复朝散郎，寻卒。

震字子发，以父任试铨优等，赐及第。上诸路学制，神宗称其才。以习学中书刑房公事，遂为检正。预修条例，加馆阁校勘，检正孔目吏房。

元丰官制行，震与吴雍从辅臣执笔入记上语，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使自书除目，举朝荣之。兼修《市易敕》，帝谕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后。且以钱贷民，有不能偿，辄籍其家，岂善政也。宜计其负几何，悉捐之。"震顿首奉诏。

进起居舍人，使行西边，还为中书舍人。元祐初，迁给事中，御史王岩叟劾之，以龙图阁待制知蔡州，历五郡。绍圣初，复为给事中，权吏部尚书，拜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

震与章惇皆吕惠卿所荐，而素不相能。府奏狱空，哲宗疑不实。震谓惇抑已，于是颍昌盖渐有讼，许赂惇子弟，震捕渐掠治，颇得踪迹。惇惧，以狱付大理，而徙震为枢密都承旨，遂坐折狱滋蔓、倾摇大臣，夺职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羁检，以文学称乡里。举进士起家，为赣县尉，试书判拔萃，改将作监丞、知新建县，迁秘书丞。数上书论事，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命与王洙并校司马迁、范晔二史。书奏，擢集贤校理。

范仲淹贬饶州，谏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为多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粗疏。汉皇、吴主熟闻訾毁，两用

无猜，岂损令德。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职监筠州酒税。尹洙、欧阳修亦以仲淹故，相继贬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监泰州税，知英州，迁太常博士，复为校理、同知礼院。

庆历中，仁宗锐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谏官员，使论得失，以靖为右正言。时四方盗贼窃发，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赏罚，今官吏弛事，群盗蜂起，大臣龌龊守常，不立法禁，可为国家忧也。请严捕贼赏罚，及定为贼劫质、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

司天言太白犯岁星，又犯执法。靖上疏请责躬修德，以谢天变。使契丹，辞日，以所奏事书笏，各举一字为目，凡数十事。帝顾见之，命悉条奏，日几昃，乃罢。进修进居注。开宝寺灵感塔灾，复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灾变，朝廷所宜诫惧，以答天意。闻尝诏取旧瘗舍利入禁中阅视，道路传言，舍利在内廷有光怪，窃恐巧佞之人，推为灵异，惑乱视听，再图营造。臣闻帝王之道，能勤俭厥德，感动人心，则虽有危难，后必安济。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劳罪己，忧人之忧，则四民安居，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广事浮费，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经火不坏，遽为神异，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灵凭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卫，为火所毁，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靖在职数言事，尝论夏竦奸邪，不可为枢密使；王举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张尧佐以修媛故，除提点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狱还，赐五品服，靖曰：“治狱而锡服，外人不知，必以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宠，所损非细事也。尝有工部郎中吕觉以治狱赐对，祈易章绶，陛下谕之曰：‘朕不欲因鞫囚与人恩泽。’觉退以告臣，臣尝书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谕觉是，则今日赐翼非矣。是非与夺之间，贵乎一体。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幸陛下每于事端，抑其奔竞。”其说多见纳用。

会西鄙厌兵，元昊请和，议增岁赐。靖言：“景德中，契丹举国兴师，直抵澶渊，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缯三十万与之。今元昊战虽累胜，皆由将帅轻敌易动之故。数年选将练兵，始知守战之备，而锐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万。且戎事有机，国力有限，失之于始，虽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岁赐如彼；今日之警，远在边鄙之外，而岁赐如此。若元昊使还，益有所许，契丹闻之，宁不生心？无厌

之求，自此始矣。傥移西而备北，为祸更深。但思和与不和，皆有后患，则不必曲意俯徇，以贻国羞。”擢知制诰。

元昊既归款，朝廷欲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西境，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和。”朝议难之。会靖数言契丹挟诈，不可轻许，即遣靖往报，而留夏国封策不发。靖至契丹，卒屈其议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北边亦无事。靖三使契丹，亦习外国语，尝为番语诗，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体，出知吉州。靖为谏官时，尝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孝，匿母丧，坐废。靖既失势，孝标诣阙言靖少游广州，犯法受榜。靖闻之不自得，求侍养去。改将作少监，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军大将军、雅州刺史、寿州兵马钤辖，辞不就。再迁卫尉卿、知虔州，丁父忧去。

侬智高反邕州，乘胜掠九郡，以兵围广州。朝廷方顾南事，就丧次起靖为秘书监、知潭州，改桂州，诏以广南西路委靖经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结援交□止，而胁诸峒以自固，乃约李德政会兵击贼于邕州，备万人粮以待之；而诏亦给缗钱二万助德政兴师，且约贼平更赏以缗钱二万。又募侬、黄诸姓酋长，皆縻以职，使不与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孙沔将兵共讨贼。青却交阯，援兵不用，贼平。就迁靖给事中。御史梁茜言赏薄，又迁尚书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将勿战。靖迫钤辖陈曙出斗，败走。青至，按军法斩曙及指使袁用等于坐，靖瞿然起拜。及诸将班师，独留靖广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阙下。加集贤院学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

交阯蛮申绍泰寇邕州，杀五巡检。以靖安抚广西，至则召交阯用事臣费嘉祐诘问之，嘉祐至，绐以近边种落相侵报，误犯官军，愿悉推治，还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赎。靖信之，厚谢遣去，嘉祐遂归，不复出。

知广州，官至工部尚书，代归，卒。三司使蔡襄为靖言，特赠刑部尚书，谥曰襄。靖尝梦神人告以所终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则江宁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长，庐陵人。第进士，知南海、分宁县，通判睦州。台州大水败城，人多溺，往摄治焉。尽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贫不能葺居，为伐木以助之，数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筑高于前，而坚亦如之。

知潮州、常州。入为侍御史，论内降授官赏之弊，谓斜封非盛世所当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传百官皆进秩者。思永言不

宜滥恩，以益侥幸。时张尧佐已贵而犹觊执政，王守忠已受宠而求旄节。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尔；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独抗疏曰："陛下覃此谬恩，岂为天下孤寒哉。不过为尧佐、守忠取悦众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权，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劝、谏官吴奎为之请，乃以泛恩转司封员外郎而解台职，为湖北转运使。

下溪蛮彭仕羲作乱，先移书激骂辰州守。守将讨之，思永按部适至，仕羲惧，遣使迎谢，寝其谋。

加直史馆，为益州路转运使。成都府吏盗公钱，付狱已三岁，出入自如。思永摄府事甫一日，即具狱。民以楮券为市，藏衣带中，盗置刃于爪，捷取之，鲜败者。思永得一人诘之，悉黥其党隶兵间。中使岁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价直数百万钱，悉出于民。思永朘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伤也。

寻为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北俗以桑麻为产籍，民惧赋不敢艺，日益贫，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宁府。

治平中，召为御史中丞。濮王有称亲之议，言事者争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极论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为嗣，是仁宗为皇考，而濮王于属为伯，此天地大义，生人大伦。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变也。陛下为仁庙子，曰考曰亲，乃仁庙也；若更施于濮王，是有二亲矣。使王与诸父夷等，无有殊别，则于大孝之心亦为难安。臣以为当尊为濮国大王，祭告之辞，则曰'侄嗣皇帝书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则极尊崇之道，而于仁庙亦无所嫌矣，此万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书持之甚力，卒不果。

神宗即位，御史蒋之奇纠欧阳修阴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为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诏问语所从来，思永不肯对，而极陈大臣专恣朋党。乃出知黄州，改太平州。熙宁三年，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思永仁厚廉恕。为儿时，旦起就学，得金钗于门外，默坐其处。须臾亡钗者来物色，审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谢以钱，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则匿金矣。"始就举，持数钏为资。同举者过之，出而玩，或坠其一于袖间，众相为求索。思永曰："数止此耳。"客去，举手揖，钏坠于地，众皆服其量。居母丧，窭甚，乡人馈之，无所受。子卫，亦孝谨，

以父老，弃官家居十余年，族里称之。

张存，字诚之，冀州人。举进士，为安肃军判官。天禧中，诏铨司以身言书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预其选。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县。寇准为守，异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屡荐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

仁宗初亲政，罢百官转对，存请复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辈同忤旨废黜，布衣林献可因上封事窜恶地，恐自今忠直之言，与夫理乱安危之机，蔽而不达。"因历引周昌、朱云、辛庆忌、辛毗事，以开帝意。历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户部度支副使。西边动兵，以天章阁待制为陕西都转运使。

黄德和之诬刘平也，存奏言："平与敌接战，自旦至暮，杀伤相当，因德和引却，以致溃败。方贼势甚张，非平搏战，其势必不沮；延州孤垒，非平解围，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没，而不幸又为谗狡所困，边臣自此无复死节矣。"朝廷采其说，始遣文彦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诛。

元昊求款附，议者犹执攻讨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敌既有悛心，虽名号未正，颇羁縻之。"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以母老惮行，徙泽州，还为待制。逾年，知成德军，复学士。

契丹与元昊结昏，阴谋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关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为都运使，尽城诸州。入知开封府，复使河北。王则反，坐失察，降知汀州。

存婿李易女之弟李教，因醉为妖言，事觉自缢死。或言教不死，在贝州，父母私属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验无状，犹夺职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复职，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积迁礼部尚书。

存性孝友，尝为蜀郡，得奇缯文锦以归，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择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收恤宗属，嫁聘穷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庄，子孙非正衣冠不见。与宾友燕接，垂足危坐终日，未尝倾倚。枣强河决，势逼冀城，或劝使他徒，曰："吾家，众所望也，苟轻举动，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讫不徙。卒，年八十八，谥恭安。

论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贤御史也。襄数论治体，推韩

琦、范仲淹之贤。素请罢不急之赏，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靖黜夏竦、王举正为不可用。盖仁宗锐于求治，数君子提纲振纪而扶持之，卒成庆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于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蛮徼，卒收功名；素在西边多惠政，其尹开封，虽颇厌烦剧，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吕溱论陈执中，则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识程颐之贤，而不能容欧阳修之刚；蒋之奇之诬，竟坐是黜，士论憾之。刘平之死，众莫敢言，张存独处而明之。使忠义之气，死而复生，较之诸人，亦无忝焉。

列传第八十

○郑獬 陈襄 钱公辅 孙洙 丰稷 吕诲 刘述 刘琦 钱顗 郑侠

郑獬，字毅夫，安州安陆人。少负俊材，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进士第一。通判陈州，入直集贤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英宗郎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兴制度。獬言："今国用空乏，近者赏军，已见横敛，富室嗟怨，流闻京师。先帝节俭爱民，盖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极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兴最盛之时，独不伤俭德乎？愿饬有司，损其名数。"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国驰表称贺，例官其人，此出五代余习，因仍未改。今庶官猥众，充溢铨曹。况前日群臣进官，已布维新之泽，不须复行此恩，以开侥幸。"皆不报。又上疏言："陛下初临御，恭默不言，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尽天下之聪明哉？愿申诏中外，许令尽言，有可采录，召与之对。至于臣下进见，访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纳之。时诏诸郡敦遣遗逸之士，至则试之秘阁，命以官。颇有谬举者，众论喧哗，旋即废罢。獬言："古之荐士，以谓拔十得五，犹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废之，可乎？愿复此科，使豪俊无遗滞之叹。"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侧身思咎，念有以消复之，不知求忠言者，将欲用之邪，抑但举故事邪？观前世之君，因变异以求谏者甚众，及考其实，则能用其言而载于行事者，盖亦鲜矣。今诏发天下忠义之士，必有极其所韫，以荐诸朝，一日万机，势未能尽览，不过如平时下之中书、密院，至于无所行而后止。如是则与前世之为空言者等尔。谓宜选官置属，掌所上章，与两府近臣从容讲贯，可则行之，否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决之。群臣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天下之进言也甚难，而上之受言也常忽。愿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听之，史册大书，以为某年大水，诏求直言，用某人之辞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为空言者，无令徒挂墙壁为虚文而已。"还，判三班院。

神宗初，召獬夕对内东门，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赵抃参政事三制，赐双烛送归舍人院，外廷无知者。遂拜翰林学士。朝廷议纳横山，獬曰："兵祸必起于此。"已而种谔取绥州，獬言："臣窃见手诏，深戒边臣无得生事。今乃特尊用变诈之士，务为掩袭，如战国暴君之所

尚，岂帝王大略哉！谔擅兴，当诛。”又请因谅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识者韪之。

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出为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乞还之，不听。未几，徙青州。方散青苗钱，獬言：“但见其害，不忍民无罪而陷宪网。”引疾祈闲，提举鸿庆宫，卒，年五十一。家贫子弱，其柩藁殡僧屋十余年，滕甫为安州，乃克葬。

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

襄举进士，调浦城主簿，摄令事。县多世族，以请托肋持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听讼，必使数吏环立于前。私谒者不得发，老奸束手。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至，数辈相撑拄，襄语之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余则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无所污，扣之，乃为盗者；盖畏钟有声，故不敢触，遂服罪。

知河阳县，始教民种稻。富弼为郡守，一见即礼遇之。襄留意教化，进县子弟于学。或谗之于弼，谓其诱邑子以资过客，弼疑焉。人劝毁学舍以塞谤，不听。久之，弼以语襄，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讲说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荐为秘阁校理、判祠部。译经僧死，遗表度十僧，列子庙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

知常州，运渠横遏震泽，积水不得北入江，为常、苏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与民田步亩，定其数，授以浚法。未几，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复积。入为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设席小异于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论青苗法不便，曰：“臣观制置司所议，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则称贷以取利，事体卑削，贻中外讥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术，非圣世所宜行。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又乞罢韩绛政府，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刘述、范纯仁等无罪，宜复官。皆不听，而召试知制诰。襄以言不行，辞不肯试，愿补外。安石欲以为陕西转运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恳辞，手诏谕

之，乃就职。逾年，为知制诰，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许。寻直学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书诏小失，出知陈州，徙杭州，以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卒，年六十四，赠给事中。

襄莅官所至，必务兴学校。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既亡，友人刘寻视其箧，得手书累数十幅，盈纸细书，大抵皆民事也。在经筵时，神宗顾之甚厚，尝访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谓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当久外；谓侠愚直敢言，发于忠义，投窜瘴疠，朝不谋夕，愿使得生还。帝不能尽用。

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少从胡翼之学，有名吴中。第进士甲科。通判越州，为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历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劳勤，应格者听指酒场以自补，富者足欲而贫得日困，充募益鲜；额有不足，至役乡民，破产不供费。公辅取酒场官鬻之，分轻重以给役者，不复调民。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

英宗即位，陈《治平十议》，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课，择守宰，置二府官属。又作《帝问》一篇上之。王畴为翰林学士未久，擢副枢密。公辅谓畴素望浅，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辅格诏，谪为滁州团练使。议者以为重，吕诲等上章救之，不得。逾年，起知广德军。神宗立，拜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复知制诰。入见，帝劳苦之，使录《十议》以进，命知谏院。尝至中书白事，富弼谓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公辅曰："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欲同之，不可得已。"

王安石雅与之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遂拂安石意，罢谏职，旋出知江宁府。明年，帝欲召还，安石言其助小人为异议，不宜在左右，但徙扬州。以病乞越，改提举崇福观，卒，年五十二。

孙洙，字臣源，广陵人。羁丱能文，未冠擢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举应制科，进策五十篇，指陈政体，明白剀切。韩琦读之，太息曰："恸哭流涕，极论天下事，今之贾谊也。"再迁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治平中求言，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兼史馆检讨、

同知谏院，乞增谏员以广言路。凡有章奏，辄焚其稿，虽亲子弟不得闻。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敛缗钱，以取赢为功，洙力争之。方春旱，发运使调民浚漕渠以通盐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为害，致祷于朐山，澈奠，大雨，蝗赴海死。

寻干当三班院。三班员过万数，功罪籍不明，前后牴牾，吏左右出入，公为欺奸。洙革其甚者八事，定为令。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先是，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异，而同用一词；至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苟从简便，非所以畅王言、重命令也。"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

元丰初，兼直学士院。澶州河平，作灵津庙，诏洙为之碑，神宗奖其文。擢翰林学士，才逾月，得疾。时参知政事阙，帝将用之，数遣中使、尚医劳问。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习肄拜跽，偾不能兴，于是竟卒，年四十九。帝临朝嗟惜，常赙外赐钱五十万。

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西汉之风。士大夫共以丞辅期之，不幸早世，一时悯伤焉。

丰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为谷城令，以廉明称。从安焘使高丽，海中大风，樯折，舟几覆，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焘叹曰："丰君未易量也。"知封丘县，神宗召对，问：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对曰："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帝悦，擢监察御史。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无所移挠，出惇陈州。徒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成都路刑狱。

入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万事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顺考古道，二帝所以圣；仪刑文王，成王所以贤。愿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则教化行，习俗美，而中国安矣。"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而乾顺来贺坤成节，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赎论，迁右司谏。扬、荆二王为天子叔父，尊宠莫并，密令蜀道织锦茵。稷于正衙论曰："二圣以俭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既退，御史赵□几谓曰："闻君言，使□几汗流浃背。"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太常少卿、国子祭酒。车驾幸太学，命讲《书·无逸

篇》，赐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讲。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气交作，岂应天之实未充，事天之礼未备，畏天之诚未孚欤？宫掖之臣，有关预政事，如天圣之罗崇勋、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欤？愿陛下昭圣德，祗天戒，总正万事，以消灾祥。"帝亲政，召内侍居外者乐士宣等数人。稷言："陛下初亲万机，未闻登进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

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江宁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龙图阁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连岁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与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今日必有高论。"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论京奸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稷语陈师锡等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诬谤之祸，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录》乱《神宗实录》，今方修《哲宗实录》，愿申饬之。"时宦官渐盛，稷怀《唐书·仇士良传》读于帝前，读数行，帝曰："已谕。"稷为若不闻者，读毕乃止。

曾布得助嬖昵，将拜相，稷约其僚共论之。俄转工部尚书兼侍读，布遂相。稷谢表有佞臣之语，帝问为谁，对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则天下事定矣。"改礼部。论宋用臣不当赐美谥，不为书敕。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尝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论其有功于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于中宗，何嫌于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国'纪元，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禁内织锦缘宫帘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黄絁，服御用缣缯，宜守家法。"诏罢之。

稷尽言守正，帝待之厚，将处之尚书左丞，而积忤贵近，不得留，竟以枢密直学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贬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复朝请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复学士，谥曰清敏。

初，文彦博尝品稷为人似赵抃，及赐谥，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责，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见。退多焚稿，未尝以时政语人。所荐士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皆知名当世云。

论曰：熙宁行新法，轻进少年争趋竞进，老成知务者逡巡引退，何其见几之明耶？獬议论剀切，精练民事，青苗法行，獬独幡然求去，至

窘迫不堪，弗恤也。襄奋起海隅，屡折不变，学者卒从而化，乃心民事，死犹不已。公辅以忤安石见黜，洙为谏官不能言，至免役取赢，洙方力争，所谓不揣其本者欤！稷劾蔡京，论司马光、吕公著当配享庙庭，盖亦名侍从也。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进士登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苟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革。"枢密副使程戡结贵幸，致位政地，诲疏其过，以宣徽使判延州。复上言："戡以非才罢，不宜更委边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当得也。"兖国公主薄其夫，夜开禁门入诉。诲请并劾阍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药供奉官四人遥领团练使，御前忠佐当汰复留，诲劾枢密使宋庠阴求援助，徇私紊法。诏罢庠而用陈升之为副使，诲又论之。升之既去，诲亦出知江州，时嘉祐六年也。

上疏请蚤建皇嗣，曰："窃闻中外臣僚，以圣嗣未立，屡有密疏请择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奋独断，以遏未然之乱。又闻太史奏，彗躔心宿，请备西北。按《天文志》，心为天王正位，前星为太子，直则失势，明则见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证不独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阴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讹言事露，流传四方，人心骇惑，窥觎之志，可不防其渐哉！愿为社稷宗庙计，审择亲贤，稽合天意，宸谋已定，当使天下共知。万一有奸臣附会其间，阳为忠实，以缓上心，此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诲章付中书韩琦，由此定议。

召为侍御史，改同知谏院。英宗不豫，诲请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员，与淮阳王视进药饵。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数间谍东朝，播为恶言，内外汹惧。诲上两宫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帝疾小愈，屡言乞亲万几。太后归政，诲言于帝曰："后辅佐先帝历年，阅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关白咨访然后行，示弗敢专。"遂论守忠平生罪恶，并其党史昭锡窜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专主蕃部。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今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钤辖乎？"卒罢之。

治平二年，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期补益聪明，以防壅蔽。旧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今台阙中丞，御吏五员，惟三人

在职，封章十上，报闻者八九。谏官二人，一他迁，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窃为陛下羞之。”帝览奏，即命邵必知谏院。

于是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会秋大水，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复申前议，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立，徙晋州，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召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市真珠，传云将备宫中十阁用度。诲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聪明睿知，以天下为心，必不留神于此，愿亟罢之。”

王安石执政，时多谓得人。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他事，非此也。诲之将有言也，司马光劝止之，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顾可缓耶？”诲既斥，安石益横。光由则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寝疾矣。旋提举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盖以身疾谕朝政也。

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居病困，犹旦夕愤叹，以天下事为忧。既革，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蹶然而起，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光曰："更有以见属乎？"曰："无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闻者痛惜之。

元祐初，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表其忠，诏赠通议大夫，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诲罢去，御史刘述、刘琦、钱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累官都官员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课。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迁兵部员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再以覃恩迁刑部郎中。

神宗立，召为侍御史知杂事，又十一年不奏课。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尝言去奢当自后宫始，章辟光宜诛，高居简宜黜，张方平不当参大政，王拱辰不当除宣徽使。皆不报。滕甫为中丞，述将论之。甫闻，先请对。甫退，述乃言甫为言官无所发明，且擿其隐慝。帝曰："甫遇事辄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谈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

王安石参知政事，帝下诏专令中丞举御史，不限官高卑。赵抃争之，弗得。述言："旧制，举御史官，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资任须实历通判，又必翰林众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盖众议佥举，则各务尽心，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今专委中丞，则爱憎在于一己。若一一得人，犹不至生事；万一非其人，将受权臣属托，自立党援，不附己者得以中伤，媒蘖诬陷，其弊不一。夫变更法度，其事不轻，而止是参知政事二人，同书札子。且宰相富弼暂谒告，曾公亮已入朝，台官今不阙人，何至急疾如此！愿收还前旨，俟弼出，与公亮同议，然后行之。"弗听。

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御史刘琦、钱顗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胥动。盖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无忌惮之心故也。陛下以贤求治，常若饥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规以

取媚。遂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柄，取为己功；开局设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动摇人心。去年因许遵文过饰非，妄议自首按问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献岐邸迁外之说，疏间骨肉，罪不容诛。吕诲等连章论奏，乞加窜逐。陛下虽许其请，安石独进瞽言，荧惑圣听。陛下以为爱己，隐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孙，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安石自应举历官，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士人之心靡不归向，谓之为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时得君如此之专，乃首建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刚狠自任，则又甚焉。奸许专权之人，岂宜处之庙堂，以乱国纪！愿早罢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许国，反有畏避之意，阴自结援以固宠，久妨贤路，亦宜斥免。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大臣，事君岂当如是！”

疏上，安石奏先贬琦、顗监处、衢州盐务。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蒋之奇亦降监，当从之。”司马光乃上疏曰：“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通义，人臣之大节也。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过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谴谪，恐臣下自此以言为讳。乞还其本资，以靖群听。”不报。

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绍兴初，赠秘阁修撰。

刘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学强览，立志峻洁。以都官员外郎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建言：“自城绥州，数致羌寇，宜弃之。”浙西开漕渠，役甚小，使者张大其事，以功迁官。言者论其非，诏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谋二人而已。既贬，通判邓州而卒，年六十一。

钱顗，字安道，常州无锡人。初为宁海军节度推官，守孙沔用威严为治，属吏奔走听命。顗当官而行，无所容挠，遇不可，必争之，由是独见器重。知赣、乌程二县，皆以治行闻。

治平末，以金部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里行。许遵议谋杀案问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为：“一人偏词，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不从。二年而贬，将出台，于众中责同列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转荐

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执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

顗今当远窜，君自谓得策邪？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马去。

后自衢徙秀州。家贫母老，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而怡然无谪官之色。苏轼遗以诗，有“乌府先生铁作肝”之句，世因目为“铁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随父官江宁，闭户苦学。王安石知其名，邀与相见，称奖之。进士高第，调光州司法参军。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间不以为便。光有疑狱，侠谳议傅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

秩满，径入都。时初行试法之令，选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进，侠以未尝习法辞。三往见之，问以所闻。对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侠退不复见，但数以书言法之为民害者。久之，监安上门。安石虽不悦，犹使其子雱来，语以试法。方置修经局，又欲辟为检讨，更命其客黎东美谕意。侠曰：“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所以来，求执经相君门下耳。而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果欲援侠而成就之，取其所献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进而无愧，不亦善乎？”

是时，免役法出，民商咸以为苦，虽负水、舍发、担粥、提茶之属，非纳钱者不得贩鬻。税务索市利钱，其末或重于本，商人至以死争，如是者不一。侠因东美列其事。未几，诏小夫裨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损其七，他皆无所行。

是时，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侠知安石不可谏，悉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乃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

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又下责躬诏求言。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谢。

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

安石去，惠卿执政，侠又上疏论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祀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类，复为书献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为谤讪，编管汀州。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侠行至太康，还对狱，狱成，惠卿议致之死。帝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将压者居之，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

哲宗立，始得归。苏轼、孙觉表言之，以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窜于英。徽宗立，赦之，仍还故官，又为蔡京所夺，自是不复出。布衣粝食，屏处田野，然一言一话，未尝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闾为郑公坊，州县皆祀之于学。绍熙初，诏赠朝奉郎。官其孙嘉正为山阴尉。

论曰：诲以言三黜，述、琦、颢穷厄至死，皆充然无悔，身虽不偶，而声名则昭著于天下后世矣。侠以区区小官，虽未信而谏，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几于一举而空之，功虽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于天下后世。吕惠卿、邓绾之罪，可胜诛哉！

列传第八十一

○何郯 吴中复 从孙择仁 陈荐 王猎 孙思恭 周孟阳 齐恢 杨绘 刘庠朱京

何郯，字圣从，本陵州人，徙成都。第进士，由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言事无所避。王拱辰罢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经筵，郯乞正其营求之罪。石介死，枢密使夏竦谗其诈，朝廷下京东体实，郯与张昪极陈竦奸状，事得寝。杨怀敏以卫卒之乱，犹为副都知，郯又与昪及鱼周询论之。仁宗召谕云："怀敏实先觉变，宜有所宽假。"郯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郯争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谏者，卿能之乎？"对曰："古者君不从谏，则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谏如流，臣何敢掠美而归过君父。"帝欣纳之。

夏竦倡张贵妃之功，谏官王贽遂言贼根本起于皇后阁，请究其事，冀摇动中宫，而阴为妃地。帝以语郯，郯曰："此奸人之谋也。"乃止不究。辣负罪不去，郯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师。郯言："佞人在君侧，为善政累，愿勿革前命。"竦遂行。

时诏群臣陈左右朋邪、中外险诈，久而无所行。郯请阅实其是否，因言曰："诚以待物，物必应以诚。诚与疑，治乱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诈而疑众臣，一士诈而疑众士。且择官者宰相之职，今用一吏，则疑其从私，故细务或劳于亲决。分阃者将帅之任，今专一事，则疑其异图，故多端而加羁制。博访者大臣之体，今见一士，则疑其请托。相先后者士之常，今进其类，则疑为朋党。君臣交疑，而欲天下无否塞之患，不可得矣。"

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劳，迁景福殿使，给两使留后奉。郯曰："守忠劳薄赏重。旧制，内臣遥领止于廉察。今虽不授留后，而先给其禄；既得其禄，必得其官；若又从之，则何求不可。"既又诏许如正班。守忠移閤门，欲缀本品坐宴，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内臣坐殿上者。此弊一开，所损不细。"守忠闻之，不敢赴。知杂御史阙，执政欲进其党，帝以郯不阿权势，越次用之。郯遍历三院，有直声。晚节颇回畏，因地震言阴盛臣强，以讥切韩琦；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声名损于御史时也。

以母老求西归，加直龙图阁、知汉州。将行，上疏言："张尧佐缘后

宫亲，叨窃非据，外庭窃议，谓将处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争之。倘罢尧佐则伤恩，黜言者则累德，累德、伤恩，皆为不可。臣谓莫若富贵尧佐而不假之以权，如李用和可也。”其后卒罢尧佐宣徽之命。进集贤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阁待制，还判银台司。时封驳之职废，郯乞准故事，凡诏敕并由门下，从之。唐介出荆南，敕过门下，郯封还之，介复留谏院。迁龙图阁直学士，为河东都转运使。故相梁适帅太原，病不能事，内臣苏安静钤辖兵马，怙宠不法，皆劾奏之。

历知永兴、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犹乞进用。神宗薄之，诏提举成都玉局观。从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书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吴中复，字仲庶，兴国永兴人。父仲举，仕李煜为池阳令。曹彬平江南，仲举尝杀彬所招使者。城陷，彬执之，仲举曰：“世禄李氏，国亡而死，职也。”彬义而不杀。

中复进士及第，知峨眉县。边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复悉废之。廉于居官，代还，不载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孙抃荐为监察御史，初不相识也。或问之，抃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有识面台官耶？”迁殿中侍御史。弹宰相梁适，仁宗曰：“马遵亦言之矣。”且问中复曰：“唐自天宝后治乱分，何也？”中复历引姚、宋、九龄、林甫、国忠用舍以对。适罢，中复亦通判虔州，未至，复还台。

富弼主李仲昌开六漯河，内臣刘恢密告所断冈与国姓上名同，贾昌朝阴助之，欲以摇弼。诏中复往治，促行甚急。中复言：“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驰至，较其名，乃赵征村也，亦无冈势，狱以故得止。又弹宰相刘沆，沆罢。改右司谏，同知谏院。迁御史知杂事、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泽州、瀛州，移河东都转运使，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江宁府。邮兵苦巡辖官苛刻，絷而鞭之。狱具，法不至死，中复以便宜戮首恶，流其余，入奏为令。历成德军、成都府、永兴军。

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将先下州县。中复檄之曰：“敛散自有期，今先事扰之，何也？”拒不听，且以报。安抚司韩琦方疏谏青苗，录其语以上。熙宁亻并省郡邑，以永康为县，中复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废。”其后因夷竟复之。关内大旱，民多流亡。中复请加赈恤，执政恶之，遣使往视，谓为不实，削一阶，提举玉隆观。起知荆南，坐过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复乐易简约，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称之。从孙择仁。

择仁字智夫，以父任，为开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坏，十六县皆选属庀役，得诣朝堂白事。宰相范纯仁独异之，曰：“簿领中乃有是人邪？”

建中靖国初，畿内饥，多盗，以择仁知太康县。始至，召令贼曹曰；“民穷而盗，非天性也，我以静镇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诛之，毋得贷。”群盗相戒不入境。中贵人谭稹奴犯法，按致于理。稹羞恚造谮，徽宗召户部郎中宋乔年往鞫。乔年，伉吏也，疾驱至。候者惶遽入白，择仁著衣冠坐庑下。乔年虑囚擿隐，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归传舍。择仁上谒，乔年迎笑曰：“所以来，为察君罪，顾乃得一奇士，吾今荐君矣。”居数日，召诣阙。

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转运判官，即以直秘阁为副使，从招讨使王厚领兵深入，克兰、廓城栅十三。加龙图，进集贤殿修撰，为京畿都转运使。郑州城恶，受命更筑之。或谗于帝曰；：“新城杂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圮。”帝怒，密遣取块城上，缄以来，令卫卒三投之，坚缴如削铁，谗不能售。遂拜户部侍郎兼知开封府。故事，尹以三日听讼，右曹吏十辈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狱，某人当杖，某人去”，而尹无所可否。有窦鉴者，以捕盗宠，官诸司使，服金带。择仁视事，狃旧态来前，叱而械诸狱，一府大惊。卖珠人居民货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杨戩第，择仁迹取之，窜于远。

戩中以事，出为显谟阁直学士、知熙州，从永兴军。走马承受蓝从熙言其擅改茶法，夺职，免。再阅岁，以徽猷阁待制领江、淮发运，还直学士、知渭州。以病提举崇福宫，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陈荐字彦升，邢州沙河人。举进士，为华阳尉。盗杀人，弃尸民田。荐出验，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杀其母。县欲闻致杀二人，以逭荐失盗之责。荐不可，曰：“焉有诬人以自贳者邪！”已而获盗。

从韩琦定州、河东幕府。性木强简澹，独琦知之最深，每语人曰：“廉于进，勇于退，嫌疑间毫发不处，与人交久而不变，如彦升者，无几也。”琦辅政，荐为秘阁校理、判登闻检院、知太常礼院。

英宗诸王出阁，选为记室参军，直集贤院。颍王为皇太子，加右谕德；王即位，拜天章阁待制，进知制诰、知谏院。薛向首谋取横山，功不成，荐请以汉王恢之罪罪向。杨绘论曾公亮用人不当，言既行而迁侍

读，罢谏职。荐曰；“此乃宰相欲杜绘言尔，所言是，宜责宰相。”疏入不报。

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河决枣强，水官议于恩、冀、深、瀛之间筑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万。荐曰：“河未能为数州害，民力方困，愿以岁月为之。”还，判流内铨、太常寺。议学校贡举法，请会三年贡士数均之诸路，计口察孝廉如汉制。权主管御史台，言李定匿所生母丧，不宜为御史。罢台事。又以议典礼不合，出知蔡州。召为宝文阁学士兼侍读，进资政殿学士。

屡求退，以为本州，命两省燕饯资善堂。擢其子厚御史台主簿。未几，提举崇福宫。卒，年六十九，赠光禄大夫。

王猎，字得之，长垣人。累应进士不第，乃治生积钱，既而叹曰：“此败吾志也。”悉以班诸亲族。庆历用兵，诏求遗逸，范仲淹荐之，得出身为永兴蓝田主薄。府使之掌学。诸生有犯法者，猎自责数，以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帅意其私，捕生下狱，猎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尔。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适贻士类辱。”帅悟而喜曰：“吾虑初不及此。”即释生而待猎加敬。徙林虑令，县依山，俗以搜田为生，不知学。猎立孔子庙，择秀民诲之。汉杜乔墓在境中，往奠谒，建祠其旁。居官无丝发扰，吏民爱信，共目为清长官。

入为吴王潭王宫教授、睦亲广亲宅讲书、诸王侍讲。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无高卑少长，各得其欢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礼之；入为皇子，即拜说书；及即位，拜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方议濮王称，以问猎，猎不可。帝曰：“王待侍讲厚，亦持此说邪？”对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礼名号加于王，所以报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复议。以疾请谢事，不许。疾愈入见，帝喜曰：“侍讲乃欲舍朕去乎？”

神宗立，进龙图阁直学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为本曹侍郎致仕，给全奉。后八年卒，年八十。诏赙绢千匹，官其二孙，赐家人冠帔，人以为宠。

孙思恭，字彦先，登州人。擢第后，即遭父丧，不肯复从官，二十年间才三书吏考。为宛丘令，转运使以水灾时调春夫，争弗得，乃弃官去。吴奎荐其学行，补国子直讲，加秘阁校理。事神宗藩邸为说书，又为侍讲、直集贤院。以居中都久，力请补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阁待制。

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笃于事上。有所见，必密疏以闻。帝亦间访以政。欧阳修初不知思恭，修出政府，思恭尽力救解。出知江宁府、邓州，以疾移单州，管干南京留司御史台。卒，年六十一。

思恭精关氏《易》，尤妙于《大衍》。尝修天文院浑仪，著《尧年至熙宁长历》，近世历数之学，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阳，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谨夷缓。第进士，为潭王宫教授、诸王府记室。

英宗居环列，以其质厚，礼重之；会除知宗正寺，力辞，凡上十八表，皆孟阳为文。又从容陈古事以讽，英宗悚然起拜；及为皇子，愈坚卧不出。孟阳入见卧内，劝之曰："天子知太尉贤，参以天人之助，乃发德音。何为坚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今已有此迹，设固辞不拜，使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无患乎？"时中使趣召十辈，又命宗谔倾一宫往请，不能动，及是，意乃决。

帝即位，命为皇子位说书，以尝侍藩邸，固辞。加直秘阁、同知太常礼院。数引对，访以时务。最后，召至隆儒殿，在迩英苑中，群臣未尝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谕以不次进擢意。孟阳称他人，使代己，乃迁集贤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读。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见恸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阁待制。卒，年六十九。诏特官其婿及子孙二人，除其家负官缗钱数万。

齐恢，字熙业，蒲阴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进士，历通判陈州，提点成都府路刑狱三年，徙河东。凡公帑格外馈饷之物，一无所受。单车而东，入为户部判官。神宗出阁，精简宫僚，韩琦荐其贤，以直昭文馆，为颍王府翊善，进太子左谕德。帝即位，拜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出知相州，召知审官西院，纠察在京刑狱。卒，年六十六。恢居乡里，恂恂称君子；临政府，明白简约，不苛扰，所至人爱之。帝念旧僚，自谏议大夫特赠工部侍郎。

杨绘，字元素，绵竹人。少而奇警，读书五行俱下，名闻西州。进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贤校理为开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诸吏惟日不足，绘未午率沛然。仁宗爱其才，欲超置侍从，执政见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请知眉州，徙兴元府。吏请摄穿窬盗库缣者，绘就视之，踪迹不类人所出入，则曰："我知之矣。"呼戏沐猴者诘于庭，一讯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狱无系囚。

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诏遣内侍王中正、李舜举等使陕西，绘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观初政。馆阁、台省之士，朝廷所素养者不之遣，顾独遣中人乎？"向传范安抚京东西路，绘请易之，以杜外戚干进之渐。执政曰："不然，传范久领郡，有政声，故使守郓，非由外戚也。"帝曰："谏官言是，斯可窒异日妄求矣。"曾公亮请以其子判登闻鼓院，用所厚曾巩为史官。绘争曰："公亮持国，名器视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为郡守绳治，时巩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巩，私也。"帝为寝其命。绘亦解谏职，改兼侍读，绘固辞，滕甫言于帝。帝诏甫曰："绘抗迹孤远，立朝寡援，不畏强御，知无不为。朕一见许其忠荩，擢置言职，信之亦笃矣。今日之除，盖难与宰相并立于轻重之间，姑令少避尔，卿其谕朕意。"绘曰："谏官不得其言则去，经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阅月，复知谏院，擢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

时安石用事，贤士多谢去。绘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经术取士，独不用《春秋》，宜令学者以《三传》解经。"免役法行，绘陈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说。诏绘分析，固执前议，遂罢为侍读学士、知亳州，历应天府、杭州。再为翰林学士。

议者欲加孔子帝号，绘以为非礼，又言不宜用辽历改置闰，悉从之。绘常荐属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馈赂，坐贬荆南节度副使。详在《窦卞传》。数月，分司南京，改提举太平观，起知兴国军。元祐初，复天章阁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

绘为吏敏强，主爱利，而受性疏旷，讫以是见废斥。然表里洞达，一出于诚，为范祖禹所咨重。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刘庠，字希道，彭城人。八岁能诗。蔡齐妻以子，用齐遗奏，补将作监主簿。复中进士第，为高密广平院教授。

英宗求直言，庠上书论时事。帝以示韩琦，琦对之"未识"，帝益嘉重，除监察御史里行。日食甫数日，苑中张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祗天戒，诏罢之。会圣宫修仁宗神御殿，甚宏丽。庠言："天子之孝，在继先志，隆大业，不在宗庙之靡。宜损其制，以昭先帝俭德。"奉宸库被盗，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几察厉禁，实近侍主之，当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帝不豫，储嗣未正，庠拜疏

谓："太子，天下本。汉文帝于初元即为无穷计。颍王长且贤，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阅四方章奏。"帝皆行之。

神宗立，迁殿中侍御史，为右司谏。言："中国御戎之策，守信为上。昔元昊之叛，五来五得志，海内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舍近功，为国家长利。"奉使契丹。故事，两国忌日不相避。契丹张宴白沟，日当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义而听之。

除集贤殿修撰、河东转运使。庠计一路之产，铁利为饶，请复旧冶鼓铸，通隰州盐矾，博易以济用。又请募民入粟塞下，豫为足食。进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契丹侵霸州土场，或言河北不可不备。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动，已而果然。大河东流，议者欲徙而北。内侍程昉希功，请益兵济役。庠请迟以岁月，徐观其势而顺导之。朝廷是其议。移知真定府，又为河东都转运使，召知开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见之，戒典谒者曰："今日客至勿纳，惟刘尹来，即告我。"有语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见。"庠谓："见之，何所言？自彼执政，未尝一事合人情。脱问青苗、免役，将何辞以对？"竟不往。奏论新法，神宗谕之曰："奈何不与大臣协心济治乎？"庠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会与蔡确争廷参礼，遂以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请复宪州募民子弟剽锐工技击者，籍为勇敢，仿汉谪戍法，贯流以下罪徙实河外。

契丹建牙云中，遣骑涉内地，边吏执之。契丹檄取纷然，又遣使议疆事。众疑其造兵端，欲大为备。庠奏言："云朔岁俭，军无见粮。契丹张形示强，造端首祸，曲在彼不在我，愿勿听。宜先谕以理，然后饬兵观衅。"帝嘉使者辞顺，讫以黄嵬山分水岭立新疆。遭母丧，服终，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与汉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维州之害。徙秦州。坐失举，降知虢州，移江宁府、滁州，徙永兴军。时西征无功，关内骚动。庠过关，力言虚内事外，恐摇根本，帝感纳其忠。

元祐初，加枢密直学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闻之曰："帅臣极难得，刘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历代史，王安石称其博。卒后，苏颂论庠治平建储之功，诏褒录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丰人。父轼，有隐德。京博学淹贯，登进士甲科。教授亳州、应天府，入为太学录。神宗数召见论事，擢监察御史。时中丞及同僚多罢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则重，略之则轻。今耳目之

官，屡进屡却，则言者不若静默为贤，直者不若柔从为智。偷安取容，虽得此百数，亦何益国邪？”他日入见，帝劳之曰：“昨览奏疏，所补多矣。”京风神峻整，见者惮之，目为真御史。

初，台臣奏事，必先移閤门，得班乃入。京尝以名闻，翌旦既入，会有先之者，不及对而退。帝问京安在，左右以告，诏趣之入，辰漏且尽，为留班以须。未几，论大臣除拟有爱憎之私。中书言其失实，谪监兴国军盐税。历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东转运判官，提点淮西刑狱、司封员外郎。元符初，迁国子司业。京在元祐时，尝为《幸太学颂》，或擿其语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辞不拜。徽宗初立，复命之，逾月而卒。

论曰：何郯、吴中复，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奸人庶几少戢矣。中复耻识面台官，其所守可见矣。荐之论李定，思恭之右欧阳修，绘请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数子所见，何其同也。猎为令而兴孔子庙，孟阳以教授而参决大计，此其卓然者乎。恢临政简约，无可议者。京持论端确，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列传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阎守恭 孟元 刘谦 赵振 张忠 范恪 马怀德安俊 向宝

蔚昭敏，字仲明，开封祥符人。父兴，事周世宗，数战伐有功，又从太宗平太原，终龙尉都虞候。真宗为襄王，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帝即位，授西头供奉官，累迁崇仪使、冀贝行营兵马都监。契丹以五千骑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帅部兵与战，败之，得其器甲，贼遁去，而师不失一人。

咸平四年，领顺州刺史、定州行营钤辖兼押大阵，又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先锋。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趋莫州，昭敏与范廷召追至莫州东三十里，斩首万余级，擒生口甚众，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团练使，累迁至殿前副都指挥使，迁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以足疾，命入谒无拜。卒，赠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学击剑，善射。契丹犯河北，应募转饷飞狐口。杨业留戏下，使捕贼酋大鹏翼，获之。会契丹又犯真定，乃辞业还家，家属尽为契丹所掠去。从州将入京师，遂隶禁军，选为襄王牵□龙官。王尹京，命巡内外八厢，积获奸盗甚众。盗有遗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趋急召出府门，马惊堕，化掖之而起。王曰："微尔。吾几殆。"益亲信之。

真宗即位，擢御龙弩直双员都头，累迁御龙骨朵直都虞候。乾兴初，授天武右第二军都指挥使、荣州刺史，迁天武右厢都指挥使、蜀州团练使。天圣六年夏，大雨，命护汴堤。夜驰至城西，堤欲坏，督守兵负土不能遏。时夏守恩方典军，积材木城隅，化尽取以塞堤，乃得无患。仁宗嘉之，进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龚州防御使，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徙泾原路、权知渭州，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

发兵袭明珠族，不利，降滑州总管。改兴州防御使、真定路副都总管，徙高阳关路。修护章惠太后园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挥使，历建武军节度使。以老，辞管军。诏入朝，化又固请，改武安军节度使、知沧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狱已具，皆当论死。化疑之，遣移讯，果出无罪者三人。逾年，复告老，以右屯卫上将军致仕。卒，年八十。赠太尉，谥曰恭庄。

化谨质少过，驭军有法。虽起身行伍，然颇知民事焉。

周美，字之纯，灵州回乐人。少隶朔方军，以材武称。赵保吉陷灵州，美弃其族，间走归京师，天子召见，隶禁军。契丹犯边，真宗幸澶州，御城北门，美慷慨自陈，愿假数骑缚契丹将至阙下，帝壮之，常令宿卫。

天圣初，德明部落寇平凉方渠，美以军候戍边，与州将追战，破之于九井原、乌仑河，斩首甚众。累迁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陕西用兵，经略使夏竦荐其材，擢供备库使、延州兵马都监。夏人既破金明诸砦，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抵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夏人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复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斗不解。美率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益张旗帜，四面大噪，贼惧走。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遂募兵筑万安城而还。敌复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并北山而下，敌即引却。迁文思使，徙知保定军。经略使庞籍表留之，改东路都巡检使。败敌于金汤城，焚其族部二十一。

元昊大入，据承平砦。诸将会兵议攻讨，洛苑副使种世衡请赍三日粮直捣敌穴。美曰："彼知吾来，必设伏待我。不如间道掩其不意。"世衡不听。美独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敌。世衡等果无功。未几，敌复略土埠砦，美迎击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败其众。以功迁右骐骥使。军还，筑栅于葱梅官道谷，以据敌路。令士卒益种营田，而收谷六千斛。复率众繇厅子部西济大理河，屠札万多移二百帐，焚其积聚以归。籍、仲淹交荐之，除鄜延路兵马都监，迁贺州刺史。

初，美自灵武来，上其所服精甲，诏藏军器库。至是，加饰黄金，遣使即军中赐之。又破敌于无定河，乘胜至绥州，杀其酋豪，焚庐帐，获牛马、羊驼、器械三百计，因城龙口平砦。敌以精骑数千来袭，美从百余骑驰击破之。加本路钤辖，遂为副总管。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通州刺史；进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陵州团练使。

庆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横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卢儿、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谍报敌数万将大至，经略使遣管勾机宜楚建中分诸将兵，趣城黑水以待。诸将惮敌且至，不肯与兵。美曰："兵常以寡击众，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与建中，而敌亦引

去。每边书至，诸将各择便利，独美未尝辞难，然所向辄克，诸将以此服之。历侍卫亲军马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步军副都指挥使、遂州观察使、鄜延副都总管。召还，授耀州观察使，又进马军副都指挥使。卒，赠忠武军节度使，谥忠毅。

自陕西用兵，诸将多不利，美前后十余战，平族帐二百，焚二十一，招种落内附者十一族，复城堡甚多。在军中所得禄赐，多分其戏下，有余，悉飨劳之。及死，家无余赀。子蚤卒，以孙永清为子，官至引进副使。

阎守恭，并州榆次人。父荣，倜傥有志略，刘继元欲召至帐下，辞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体貌奇伟，荣曰："是必当事太平天子，吾无恨矣。"后十七年，刘氏平，徙太原民于大名府，因家焉。往来负贩于并、汾间，过西山，闻郭进为都巡检使，太宗甚宠遇之。乃慨然曰："进不遇主，亦行伍尔，吾自度岂不及进邪？"遂应募，隶拱圣军，擢殿前押班。

咸平中，从幸河北，以功为捧日副指挥使，历拱圣、龙卫、捧日指挥使，累迁左第二军指挥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军职，以德州刺史为永兴军兵马钤辖，徙并代路。

守恭性沉勇，御军严。虽家居如对宾客。常访求士大夫，取郭进事而师法之。所得奉禄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会宾客曰："守恭，太原一贫民尔。徒步位刺史，老复官乡里，逾分多矣。今日与卿辈诀。"后十日卒。

孟元，字善长，洺州人。性谨愿少过，颇喜读书。少隶禁军，以挽强选补殿侍，累迁散都头班指挥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马都监，改钤辖，徙高阳关路，又徙真定路。

王则据贝州反，元赴城下攻战，被数十创，又中机石，坠濠中。既出，战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济渠穴地以进。贼平，改右骐骥使，徙大名府路钤辖。河朔饥，权知沧州。民鬻盐为生，岁荒盐多不售，民无以自给。元度军食有余，悉用易盐，繇是民不转徙。

御史中丞郭劝言其贝州功而赏未当，乃擢普州刺史，迁宫苑使，专管勾麟府军马事。护筑永宁堡，敌不敢动。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团练使、高阳关马步军总管，迁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又迁步军都虞候、眉州防御使、并代路副都总管。判北京贾昌朝奏为大名府路副

都总管，徙定州路，迁马军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郑州卒，赠遂州观察使。

刘谦，字汉宗，开封人。少补卫士，数迁至捧日右厢都指挥使，领嘉州团练使兼京城巡检。元昊反，改博州团练使、环庆路马步军总管兼知邠州。谦不读书，然斗讼曲直，皆区处当理。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饰厨传，谦独无所挠，邠人颇爱之。夏竦奏为泾原路总管，徙知泾州，未行，会贼寇镇戎军，谦引兵深入贼境，破其聚落而还。以功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象州防御使。暴疾卒，赠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

赵振，字仲威，雄州归信人。景德中，从石普于顺安军。获契丹阵图，授三班借职。后数年，为隰州兵马监押，捕盗于青灰山，杀获甚众。

高平蛮叛，徙湖北都巡检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湿，弓弩不利，别创小矢，激三百步，中辄洞穿，蛮遂骇散。岁中，迁庆州沿边都巡检使。时，金汤李钦、白豹神木马儿、高罗跛臧三族尤悍难制，振募降羌，啖以利，令相攻，破十余堡。钦等诣振自归。振为置酒，先酹，取细仗，围财数分，植百步外共射。钦等百发不中，振十矢皆贯，钦等皆惊，誓不复敢犯。

明年，泾原属羌胡萨逋歌等叛，钤辖王怀信以兵数千属振游奕，屡捷。从数十骑诣怀信，遇贼十倍，射殪数十，余悉退散。数月，贼数万围平远砦，都监赵士龙战没。振出别道，力战抵砦，夺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围，贼走，追斩数千级，徙泾原都盐，历知顺安、保安、广信军、霸州，改京东都大提举捉贼。明年，知环州，累迁象州防御使。

元昊将反，为金银冠珮隐饰甲骑遗属羌，振潜以金帛诱取之，以破其势，得冠珮银鞍三千、甲骑数百。告邻部俾以环为法，不听，于是东茭、金明、万刘诸族胜兵数万，悉为贼所有。及刘平等皆败，唯环庆无患。自本路马步军副总管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鄜延路副都总管、知延州，代范雍。寻改捧日、天武四厢。振谓将吏曰："今贼以我夷伤，必乘胜以进，势宜固守。尚虑诸城不能皆如吾谋，苟延州弗支，则陕西未可测，此天下安危之机也。"

未几，贼寇塞门砦。振有兵几八千，按甲不动。砦中兵才千人，屡告急，被围五月，才遣百余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盐押王继元皆没于贼。振坐拥兵不救，为都转运使庞籍所奏，贬白州团练使、知绛

州。未行，会延德、继元家复诉于朝，敕御史方偕就劾振。法当斩，再贬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逾年，复右武卫将军、惠州团练使、并代路兵马钤辖，就迁副总管、祁州团练使。

元昊既破丰州，将袭近砦，振率钤辖张亢、麦允言出麟州深柏堰，击破之。兼领岚、宪六州军事。河外饥，振设法通砦外商，得米数十万斛，军民以济。进博州防御使，改解州致仕。复起为左神武军大将军，卒。

振刚强自负，有武力，便弓马，喜谋画，轻财尚气，众乐为用。子珣、瑜，皆工骑射。

珣年十六，仁宗召试便殿，授三班借职。景祐中，有言珣艺益进，且习书史。复召见阅武伎，又试策略于中书，条对数千言。自殿直进阁门祗候，未几，除濠州兵马都监。

初，珣随父在西边，访得五路徼外形胜利害，作《聚米图经》五卷。诏取其书，并召珣至，又上《五阵图》、《兵事》十余篇。帝给步骑使按阵，既成，临观之。陈执中招讨陕西，荐为缘边巡检使。吕夷简、宋庠为奏曰："用兵以来，策士之言以万计，无如珣者。"即擢通事舍人、招讨都监。珣自以年少新进，辞都监。授兵万人，御赐铠仗，令自择偏裨、参佐，居泾原，兼治笼竿城。

麻毡、党留百余帐处近塞为暴，珣白府，引兵二万，自静边历揆吴抵木宁袭贼，俘获数千计。静边将刘沪殿后，为贼所掩。珣登阪望见，从骑数百复入，拔沪之众以出，土皆叹服。瞎毡居龛谷无所属，珣与书招之，遗以绨绵，瞎毡听命。

改本路都监，诏追入朝。将行，适元昊大入，府檄留珣，会葛怀敏于瓦亭。怀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马栏城，闻夏人徙军新壕外，议欲质明掩袭。珣谓怀敏曰："敌远来，众倍锋锐，莫若依马栏城布栅以扼其路，守镇戎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此必胜之道也。不然，必为贼所屠。"怀敏不听，兵遂逼镇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阵，夏人引铁骑来犯，珣居阵西北，瑜亦在军中，战甚力。东壁兵辄溃，中军大扰，珣拥刀斧手前斗，夏众稍却，我军复阵。怀敏诘朝退走，就食镇戎。俄夏骑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

珣美风仪，性劲特好学，恂恂类儒者。既没，人多惜之。赠莫州刺

史，后卒贼中。瑜弟璞，亦知名。

张忠，字圣毗，开封人。先世业农，忠慷慨不事生产。初隶禁军，累迁龙、神卫左第二军指挥使。仁宗即位，迁天武左第三指挥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厢指挥使、潮州团练使。未几，真拜齐州团练使，擢知沧州、本路钤辖。杨怀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对言之，徙澶州总管。会河决商胡，诏留戍满卒以助堤役，辄群噪，将劫库兵为乱。州将恐，召忠议。忠潜捕倡前者数人，斩以徇。明年，以疾求医京师，卒。

范恪，字许国，开封人。初名全，少隶军籍于许州，选入捧日军，又选为殿前指挥使，历行门、龙旗直、散员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数寇边。试武伎，擢内殿崇班、庆州北路都巡检使，与攻白豹城，破之。既还，夏人遣骑袭其后。恪设伏崖险，敌半度，邀击之，斩首四百级，生获七十余人。以功迁内殿承制。

尝会诸道兵攻十二盘暨咄当、迷子砦，中流矢，督战愈力。视炮石中有火爨者，恪取号于众曰："贼矢石尽，用灶下甓矣。"于是士卒争奋，果先得城。迁供备库副使。

恪有弓胜一石七斗，其箭镞如铧，名曰铧弓。又于羽间识其官称、姓氏，凡所发必中，至一箭贯二人。他日，取蕉蒿砦归，恪独殿后，为数千骑所袭。属视矢箙止有二铧，即为引满之势，贼遽却。尝与总管杜惟序、钤辖高继隆将兵分讨汉乞、薛马、都嵬等三砦，恪先破都嵬，而继隆围薛马不能下，恪驰往取之，既又援惟序下汉乞砦。改左骐骥副使。

虏犯大顺城，诸将皆闭城自守。恪率兵二千余，战克之。改宫苑副使、环庆路兵马都监，因特召见。仁宗谓曰："适有边奏，贼犯高平军刘璠堡，可乘驿亟往。"遂迁礼宾使、荣州刺史、环庆路钤辖，手诏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昼夜兼行，比至平凉，贼已解。顷之，迁洛苑使，权秦凤路兵马总管。

恪骁勇善射，临难敢前，故数有战功，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累迁至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历坊州刺史、解州防御、宣州观察使、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以疾出为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数月卒，赠昭化军节度使。

马怀德，字得之，开封祥符人。父玉，东头供奉官，言怀德可试引

弓、击剑、角牴，补三班奉职，为延州南安砦主、东路巡检。数以少击西贼，败其众。范仲淹知延州，修青涧城，奏怀德为兵马监押，以所部兵入贼境，破遮鹿、要册二砦，亲射杀其酋狗儿厢主，迁左班殿直。又率蕃汉烧荡贼海沟、茶山、龙柏、安化十七砦三百余帐，斩首数百级，虏马驼牛羊万数，迁右侍禁。

以范仲淹、韩琦荐，授阁门祗候，延州庞籍入奏为东路都巡检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砦，贼以四万骑犯边，趋仆射谷。怀德以兵数千据谷旁高原待之，斩首二百级，得畜产、器械以千数。迁内殿崇班。又以兵修龙安城，虏不敢犯，遂为鄜延路都监。又城绥平，破贼青化、押班、吃当三砦，杀获甚众。

元昊为夏国主，命国子博士高良夫与怀德会西人画界。庞籍具论其前后功，迁供备库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时用兵久，民多亡散，怀德招辑有方，经略使梁适奏请推其法诸路。历知保安军、环州、环庆益利路钤辖，累迁至四方馆使、舒州团练使，徙鄜延路副都总管。

坐违法赂宦官阎士良，为安抚吕景初奏，降四方馆使、英州刺史。大名府路总管，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鄜延路副都总管，迁马军都虞候，徙环庆路。环州蕃官苏恩以其属叛，往降之。又迁殿前都虞候、步军副指挥使、随州观察使。

英宗即位，迁静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召还，卒，赠安远军节度使。尝因战，流矢中其颡，镞入于骨，以弩弦系镞，发机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赟，高州团练使。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补右班殿直，累迁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为环州都监。破赵元昊吃□江、井那等诸砦，安抚使韩琦上其功，迁内殿崇班、环庆路都监，徙泾原。契丹欲渝盟，与狄青、范恪同召至京师，将使备北边，擢内园副使。翌日，改礼宾使。

会葛怀敏败，命为秦凤路钤辖，复徙泾原。因条上御戎十三事，改原州，徙麟州，迁六宅使、贵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为帅臣诬奏，降京东路钤辖。富弼知青州，为之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阳关路，又迁原州刺史，知沧、泾、冀三州。秦州筑古渭城，蕃部大扰，徙秦凤路总管。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果州团练使，环庆路副总管；迁侍卫步军都虞候、陵州防御使。卒，赠阆州观察使。

俊久在边，羌人识之。环州得俘虏，知州种世衡问之曰：“若属于吾将孰畏？”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长髯将军是也。”

向宝，镇戎军人，为御前忠佐，换礼宾使，泾原、秦凤钤辖。积劳，自皇城使带御器械，历真定、鄜延副总管，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嘉州团练使，卒。

宝善骑射，年十四，与敌战，斩首二级。及壮，以勇闻。有虎踞五原卑邪州，东西百里断人迹，宝一矢殪之。道过潼关，巨盗郭邈山多载关中金帛、子女，宝射走之，尽得其所掠。尝至太原，梁适射弩再中的，授宝矢射之，四发三中。适曰：“今之飞将也。”神宗称其勇，以比薛仁贵。及死，厚恤其家。

论曰：蔚昭敏、高化、周美，盖皆有功于边鄙者。化在蜀州，取军中积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狱，脱人于死，盖武人之知民事者。美败夏人，焚族部，城堡砦，未尝择便利，而所向辄胜；所得禄赐，悉分与麾下，士亦乐为之用，推古良将，何以加此。阎守恭慕郭进为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岂小哉。孟元、刘谦、马怀德、范恪皆经略西鄙，数战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练习民事、招辑散亡，不独一武夫而已。赵振挽强命中，精晓兵机。塞门之败，振拥兵不救，何独暗于此邪？”子珣年少习书史，阅武技，用兵以来，人以为无如珣者。笼竿一战，西人奔走不暇，从容而拔刘沪于死，英风义烈，何可少哉！葛怀敏以不用珣计而取败，珣亦力战而没，惜哉！安俊、向宝无多战功，夏人皆识其名而畏之。张忠区区，较之诸人，未可同日语也。

列传第八十三

○石普 张孜 许怀德 李允则 张亢 兄奎 刘文质 子涣 沪 赵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节度雄之后，徙居太原。祖全，事周为铁骑军使。父通，事太宗于晋邸。普十岁给事邸中，以谨信见亲，补寄班祗候，再迁东头供奉官。贼邢橐驼、贾秃指数百人寇掠永兴诸县，命普督兵往捕，悉获之。迁内殿崇班、带御器械。李顺叛，普为西川行营先锋，与韩守英、马知节诛斩之。迁西京作坊使、钦州刺史。顺余党复寇邛蜀，伪称邛南王。又为西川都提举捉贼使。时蜀民疑不自安，多欲为盗者，普因驰入对，面陈："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宜稍蠲减之，使自为生，则不讨而自平矣。"帝许之。普即日还蜀，揭榜谕之，莫不悦服。贼平，赐白金三千两、袭衣、金带、鞍勒马。累迁洛苑使、富州团练使、延州缘边都巡检使。羌酋乜羽内寇，普追杀之。

从真宗幸大名，会王均叛，以为川峡路招安巡检使，佐雷有终率诸将进讨。至天回镇，贼出拒战，普领前阵力击破之。贼退保益州，王师围城数月不下，普缮车炮，又为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围，由南门遁，普引兵追击于富顺监，均自杀，余党皆平。迁冀州团练使，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三千两。故事，正任不兼带御器械，帝特以命普。

契丹犯边，为保州兵马钤辖、北面行营押策先锋，与契丹战廉良城，又战长城口，获俘馘器甲甚众。徙定州路副都总管。灵州失守，益兵备关中，徙永兴军副都总管。时军制疏略，凡号令进退，及呼召将佐、会合别屯，皆遣人驰告。普上请曰："臣尝将兵，辄破一钱，与别将各持半，用相合为信。"帝为置传信牌，漆木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枘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墨，上施纸札，每临阵则分持，或传令则书其言，系军吏之颈，至彼为合契。又献《御戎图》，请设堑以陷敌马，并上所置战械甚众。徙为莫州总管。

初，契丹南侵，败我兵于望都。既而谍者言复欲大入寇，帝自画军事，以手诏示辅臣曰：

镇、定、高阳三路兵宜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立栅以守。量寇远近出军。俟敌疲则先锋出致师，用骑卒居中，环以步卒，接短兵而已，无远离队伍。

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昭、张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塞，田敏、杨凝、石延福领之，以当贼锋。始至勿轻斗，待其气衰，背城以战。若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昭会，使腹背受敌。若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契丹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虏已来，互为声援。

又命孙全照、五德钧、裴自荣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旻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契丹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令普统军一万于莫州，卢文寿、王守俊监之，敌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敌由东路，则刘用、刘汉凝、田思明以兵五千会普、全照为掎角，仍命石保吉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缋图以授诸将。

后数月，敕辅臣曰："北边已屯大兵，而边奏至，敌未有衅，且聚军虚费，民力何以给之？"宜有制画，以为控遏。且静戎、顺安军界，先开营田、河道，可以扼黑卢口、三台、小李路，亦可通漕运至边。宜乘此用众浚治，使及军城，彼或挠吾役，即合兵击之。"李沆等曰："设险以制敌，守边之利也。"遂诏内侍阎文庆与静戎、顺安知军事王能、马济督其事，而徙普屯顺安之西，与威虏魏能、保州杨延昭、北平田敏为掎角。

内侍冯仁俊掌御剑于莫州，与普不叶。帝曰："勿穷治以骄将帅。"第召仁俊还。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宁军，复迁普冀州团练使，徙本州总管。车驾幸澶渊，时王继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请和，因继忠遣人持信箭为书遗普，且通密表。事平，迁容州观察使。向敏中为鄜延路都总管，以普副之。赵德明纳款，诏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总制属羌，则强横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内蕃落使。

未几，徙并代路，给公使钱二千五百缗，普援例岁给钱三千缗，枢密院言无此例。又言李汉超守河朔时，岁给以万计，今并代屯军多，不足以犒军，帝不纳。改桂州观察使、镇州路总管，迁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赴本镇。帝祀汾阴，还至陕西，普请驻跸城中。因赐诗，令扈从至西京。拜河西军节度使、知河阳，徙许州。筑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师。上《军仪条目》二卷、《用将机宜要诀》二图。时方崇尚符瑞，而普请罢天下醮设，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以赡国用，繇是忤帝意。

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贾自秦州来，言唃厮啰欲阴报曹玮，请以臣所献阵图付玮，可使玮必胜。”帝以普言逾分，而枢密使王钦若言普欲以边事动朝廷，帝怒，命知杂御史吕夷简劾之。狱具，集百官参验，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杂议，罪当死。议以官当。诏除名，贬贺州，遣使絷送流所。帝谓辅臣曰：“普出微贱，性轻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艺，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时事。闻在系所思其幼子，时时泣下，可听挈家以行。”甫至贺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护守。

稍复为左千牛卫将军，其妻表求普领小郡，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仁宗即位徙安州，迁左屯卫大将军，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卫将军。历迁左千牛、左领军卫大将军，起知信阳军，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庙钱，贬太子左监门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卫将军分司西京，给官第居蔡州，迁大将军，卒。

普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两平蜀盗，大小数十战，摧锋与贼角，众推其勇。颇通兵书、阴阳、六甲、星历、推步之术。太宗尝曰：“普性刚骜，与诸将少合。”然藉其善战，每厚遇之。后以罪废，每太宗忌日，必尽室诣佛寺斋荐，率以为常。

张孜，开封人。母微时生孜，后入宫乳悼献太子。孜方在襁褓，真宗以付内侍张景宗曰：“此儿貌厚，汝谨视之。”景宗遂养以为子。荫补三班奉职、给事春坊司，转殿直。

皇太子即位，迁供奉官、阁门祗候。为陈州兵马都监，筑堤袁家曲捍水，陈以无患。五迁至供备库使，领恩州团练使、真定路兵马钤辖，历知莫、贝、瀛三州。转运使名张昷之奏罢冀、贝骁捷军士上关银、□奚钱，事下孜议，孜言：“此界河策先锋兵，有战必先登，故平时赐予异诸军，不可罢。”昷之犹执不已，遂奏罢保州云翼别给钱粮，军怨果叛。

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为副，议论虽出弼，然孜亦安重习事。以劳迁西上阁门使、知瀛州，拜单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代副总管。河东更铁钱法，人情疑贰，兵相率扣府欲诉，闭门不纳。是日几乱，孜策马从数卒往谕之，皆散还营。迁济州防御使、侍卫马军都虞候，又迁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内观察使，迁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挥使问状，屈强不肯对，乘夜，十余人大噪，趣往将害人，孜禽首恶斩之然后闻。迁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

孜长于宫禁中，内外颇涉疑似，言者请罢孜兵柄，乃出为宁远军节度使、知潞州，徙陈州。仁宗以其无他，复召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御史中丞韩绛又言："孜不当典兵，而宰相富弼荐引之，请黜弼。"弼引咎求罢政事。谏官御史皆言进拟不自弼。绛家居待罪，曰："不敢复称御史矣。"坐此谪知蔡州。而孜寻以罪罢，知曹州。卒，赠太尉，谥勤惠。孜初名茂实，避英宗旧名，改"孜"云。

许怀德，字师古，开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团练使。怀德长六尺余，善骑射击刺。少以父任为东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挥使、左班都虞候。

元昊寇边，选为仪州刺史、鄜延路兵马钤辖，迁副总管。夏人三万骑围承平砦，怀德时在城中，率劲兵千余人突围，破之。夏人复阵，有出阵前据鞍嫚骂者，怀德引弓一发而踣，敌乃去。屠金明县，复进围延州。怀德遽还，夜遣裨将以步骑千余人，出不意击之，斩首二百级，遂解延州。迁凤州团练使，专领延州东路茭村一带公事。

徙秦凤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门砦不赴援，降宁州刺史。顷之，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陵州团练使、本路副都总管。迁康州防御使，又坐当出讨贼逗留不进，所部兵夫弃随军刍粮，更赦，徙秦凤路副都总管，改捧日、天武四厢。又以贼侵掠属羌，亡十余帐，徙永兴军，又徙高阳关、并代路，历殿前都虞候、遂州观察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殿前副都指挥使、宁远军节度使。会从妹亡，无子，怀德欲冒有其田，事觉，罢管军，知亳州，徙徐州。岁余，复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祀明堂，进都指挥使，更保宁、建雄二节度。

年八十犹生子，筋力过人。在宿卫十四年，数乞身，帝不许。怀德曰："臣年过矣，倘为御史所弹，且不得善罢。"即诏为减数岁。卒，赠侍中，谥荣毅。

怀德自初擢守边，连以畏懦被谪，已而与功臣并进典军，及坐请托得罪，去而复还。时遭承平，保宠终禄。故事，节度使移镇加恩，皆别上表再辞，每降批答，遣内侍赍赐，必有所遗。怀德以袷享加恩，既又移镇，乃共为一表以辞。翰林学士欧阳修劾其慢朝命，诏以修章示之，怀德谢罪而已，不复别进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则，字垂范，济州团练使谦溥子也。少以材略闻，荫补衙内指挥使，改左班殿直。太平兴国七年，幽蓟还师，始置榷场于静戎军，允

则典其事。还，使河东路决系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与转运使检视钱帛、器甲、刑狱，遂擢阁门祗候。浚治京师诸河，创水门，郑州水硊。西川贼刘旰平，上官正议修城未决，命允则与王承衎、阎承翰往视。还，言西川以无城难守，宜如正议。又言兵分则缓急不为用，请亻并屯要害，以便馈饷。高溪州蛮田彦伊入寇，遣诣辰州，与转运使张素、荆南刘昌言计事。允则以蛮徼不足加兵，悉招辑之。

累迁供备库副使、知潭州。将行，真宗谓曰："朕在南衙，毕士安尝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属卿。"初，马氏暴敛，州人出绢，谓之地税。潘美定湖南，计屋输绢，谓之屋税。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民输茶，初以九斤为一大斤，后益至三十五斤。允则请除三税，茶以十三斤半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给马刍，皆输本色，繇是山田悉垦。湖南饥，欲发官廪先赈而后奏，转运使执不可，允则曰："须报逾月，则饥者无及矣。"明年荐饥，复欲先赈，转运使又执不可，允则请以家资为质，乃得发廪贱粜。因募饥民堪役者隶军籍，得万人。转运使请发所募兵御邵州蛮，允则曰："今蛮不搅，无名益戍，是长边患也。且兵皆新募，饥瘠未任出戍。"乃奏罢之。陈尧叟安抚湖南，民列允则治状请留，尧叟以闻。召还，连对三日，帝曰："毕士安不谬知人者。"

迁洛苑副使、知沧州。允则巡视州境，浚浮阳湖，葺营垒，官舍间穿井。未几，契丹来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斫冰代炮，契丹遂解去。真宗复召谓曰："顷有言卿浚井葺屋为劳民者，及契丹至，始见善为备也。"转西上阁门副使、镇定高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押大阵东面。请对，自陈武艺非所长，不可以当边剧。帝曰："卿为我运筹策，不必当矢石也。"赐白金二千两，副以帏幄、什器，凡下诸路宣敕，必先属允则省而后行。及王超败，人心震摇，允则劝超衰绖向师哭，以解众忿。真宗知允则始屡趣超进兵，手诏褒厉。

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许契丹和议，但择边将，谨誓约，有言和好非利者，请一切斥去。"真宗曰："兹朕意也。"迁西上阁门副使。何承矩为河北缘边安抚、提点榷场，及承矩疾，诏自择代，乃请允则知雄州。初，禁榷场通异物，而逻者得所易珉玉带。允则曰："此以我无用易彼有用也，纵不治。"迁东上阁门使、奖州刺史。河北既罢兵，允则治城垒不辍，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备，得无违誓约乎？"其相张俭曰；"李雄州为安抚使，其人长者，不足疑。"既而有诏诘之，允则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颓圮因此废守，边患不可测也。"帝以为然。

城北旧有彻城，允则欲合大城为一。先建东岳祠，出黄金百两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银。久之，密自彻去，声言盗自北至，遂下令捕盗，三移文北界，乃兴版筑，扬言以护祠。而卒就关城浚壕，起月堤，自此彻城之人，悉内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则取材木西山，大为仓廪营舍。始教民陶瓦甓，标里闬，置廊市、邸舍、水硊。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莳麻植榆柳。广阎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桥，构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

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潜寓水战。州北旧多设陷马坑，城上起楼为斥堠，望十里；自罢兵，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彻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陇，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图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

上元旧不燃灯，允则结彩山，聚优乐，使民夜纵游。明日，侦知北酋欲间入城中观，允则与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与俱入传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罗侍左右，剧饮而罢。且置其所乘骡庑下，使遁去，即幽州统军也。后数日，为契丹所诛。尝宴军中，而甲仗库火。允则作乐行酒不辍，副使请救，不答。少顷火熄，命悉瘗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兵数已完，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舍宴而救，事或不测。"

又得谍，释缚厚遇之，谍言燕京大王遣来，因出所刺缘边金谷、兵马之数。允则曰："若所得谬矣。"呼主吏按籍书实数与之。谍请加缄印，因厚赐以金，纵还。未几，谍遽至，还所与数，缄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马、财力、地里委曲以为报。一日，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允则不治，与伤者钱二千，众以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诘，答以无有。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比得报，以为妄，乃杀谍。云翼卒亡入契丹，允则移文督还，契丹报以不知所在。允则曰："在某所。"契丹骇，不敢隐，既归卒，乃斩以徇。历四方馆引进使、高州团练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镇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领康州防御使。天圣六年，卒。

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是洞知人情。讼至，无大小面讯立断。善抚士卒，皆得其用。盗发辄获，人亦莫知所由。身无兼衣，食无重羞，不畜资财。在河北二十余年，事功最

多，其方略设施，虽寓于游观、亭传间，后人亦莫敢隳。至于国信往来，费用仪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师，有自契丹亡归者，皆命舍允则家。允则死，始寓枢密院大程官营。

张亢，字公寿，自言后唐河南尹全义七世孙。家于临濮。少豪迈有奇节，事兄奎甚谨。进士及第，为广安军判官、应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无水患。改大理寺丞、签书西京判官事。

通判镇戎军，上言："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因论西北攻守之计，章数十上，仁宗欲用之，会丁母忧。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间，河北增备，遂起为如京使、知安肃军。因入对曰："契丹岁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岁歉，惧中国见伐，特张言耳，非其实也。万一倍约，臣请擐甲为诸军先。"

元昊反，为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渭州，累迁右骐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

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统制，凡有论议，互报不同。按唐总管，统军，都统，处置、制置使，各有副贰，国朝亦有经略、排阵使，请约故事，别置使名，每路军马事，止以三两员领之。

又泾原一路，自总管、钤辖、都监、巡检及城砦所部六十余所，兵多者数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势既分，不足以当大敌。若敌以万人为二十队，多张声势以缀我军，后以三五万人大入奔突，则何以支？

又比来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人马强弱，配属未均。今泾原正兵五万，弓箭手二万，鄜延正兵不减六七万，若能预为团结，明定节制，迭为应援，以逸待劳，则乌合饥馁之众，岂能窥我浅深乎？请下韩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马步军八千已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为前锋，一为策前锋，一为后阵。每将以使臣、忠佐三两人，分屯要害之地，敌小入则一将出，大入则大将出。

又量敌数多少，使邻路出兵应接，此所谓常山蛇势也。今万人已上为一大将，一路又有主帅，延州领三大将，鄜州一大将，保安军及西路巡检、德靖砦共为一大将，则鄜延路兵五万人矣。原渭州、镇戎军各一大将，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将，则泾原路五万人矣。弓箭手、熟户不

在焉。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请令边臣预定其法，敌寇某所，则某将为先锋，某将出某所为奇兵，某将出某所为声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战死士某所设覆，都、同巡检则各扼要害。

又令邻路取某路出应，仍潜用旗帜为号。昨刘平救延州，前锋陷贼者已二千骑，平犹不知。赵瑜部马军间道先进，而赵振与王逵趋塞门，至高头平路，白马报敌张青盖驻山东，振麾兵掩袭，乃瑜也。臣在山外策应，未尝用本指挥旗号，自以五行支干别为引旗。若甲子日本军相遇，则先见者张青旗，后见者以绯旗应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亦如之。盖兵马出入，昼则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预为之号，必误军事。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余皆瘦弱不可用。且官军所恃者，步军与强弩尔。臣知渭州日，见广勇军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仅百人，余仅及七八斗，正欲阅习时易为力尔。臣以跳镫弩试，皆不能张，阅习十余日，裁得百余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余日，又教以带甲小坐法，五十余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应新敌，其有必胜之理乎？

又兵官务张边事，以媒进邀赏，刘平之败，正繇贪功轻进，镇戎军最近贼境，每报贼骑至，不问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边壕则贼已去矣。盖权均势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则恐得怯懦之罪。且诸路骑兵不能驰险，计其刍粟，一马之费，可养步军五人。马高不及格，宜悉还坊监，止留十之三，余以步兵代之。又比来禁卫队长，繇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白丁试武技，亦命以官，而诸路弓箭手生长边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贼，乃无进擢之路，何以激劝边民？

窃闻大帅议五路进师，且有用兵以来，屡出无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为未可也。山界诸州城砦，距边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虽精利，其斗战不及山界部族，而财粮又尽出山界。若十月后令诸将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后出步兵，负十日粮，人日给米一升，马日给粟四升、草五分，贼界有草地，以半资放牧，亦可减輓运之半。王师既行，使唃厮啰及九姓回纥分制其后，必荡覆巢穴。

又言："陕西民调发之苦，数倍常岁，宜一切权罢，令安抚司与逐州长吏减省他役，颛应边须。及选殿侍军将各三十人，以驼、骡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运鄜、延、保安军军须，其半留乾州或永兴军，以运环、庆、原、渭、镇戎军军须，分一转运使专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当冲要，尝以闲慢路递铺兵卒之半，贴冲要二路。驿百人，每三人挽小车，载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团亻并辇运，边计亦未至失备，而民力

可以宽矣。”

初，亢请乘驿入对，诏令手疏上之，后多施用。进西上阁门使，改都钤辖，屯延州。又奏边机军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

王师每出不利，岂非节制不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敌诡计，或自我贪功；或左右前后自不相救，或进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为持权者所逼，或因懦将所牵；或人马困饥而不能奋，或山川险阻而不能通：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未闻深究致败之由而为之措置，徒益兵马，未见胜术。一也。

去春敌至延州，诸路发援兵，而河东、秦凤各逾千里，泾原、环庆不减十程。去秋贼出镇戎，远自鄜延发兵，千里远斗，锐气已衰，如贼已退，乃是空劳师徒，异时更寇别路，必又如此，是谓不战而自弊。二也。

今鄜延副都总管许怀德兼管勾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驿，径赴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凤千里，若发兵互援，而山路险恶，人马之力已竭。三也。

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罄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功效。且兵无节制一弊，无奇正二弊，无应援三弊，主将不一四弊，兵分势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四也。

古人教习，须三年而后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将帅之材孰贤孰愚，攻守之术孰得孰失，累年败衄，而居边要者未知何谋。使更数年未罢兵，国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饥馑，加之以他寇，则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

今言边事者甚众，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详究以闻，或付有司。前条方行，后令即变，胥史有钞录之劳，官吏无商略之暇，边防军政，一无定制。六也。

夏竦、陈执中皆朝廷大臣，凡有边事，当付之不疑。今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旨。如是，则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

前河北用兵，减冗官以省费，今陕西日以增员，如制置青白盐使副、招抚蕃部使臣十余员，所占兵士千余人，请给岁约万缗。复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诸州并募克敌、致胜、保捷、广锐、宣毅等兵，久未曾团结训练，但费军廪，无益边备。八也。

今军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挥，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诸将不出，即有兵二万，除五千守城之外，其余止一万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内不能团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敌境，一有奔突，何以备之？九也。

陕西教集乡兵，共十余万人。市井无赖，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岂无奸盗杂于其中？苟无措置，他日为患不细。十也。

既而复请面陈利害，不报。

会元昊益炽，以兵围河外。康德舆无守御才，属户豪乜啰叛去，导夏人自后河川袭府州，兵至近道才觉，而蕃汉民被杀掠已众。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纵游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民乏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时丰州已为夏人所破，麟、府势孤，朝廷议弃河外守保德军未果，徙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单骑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门启，既入，即纵民出采薪刍汲涧谷。然夏人犹时出钞掠，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下城旁有蔬畦，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获于外，腰镰与卫送者均得。其时禁兵皆败北，无斗志，乃募役兵敢战者，夜伏隘道，邀击夏人游骑。比明，有持首级来献者，亢以锦袍赐之，禁兵始惭奋曰："我顾不若彼乎？"又纵使饮博，方窘乏幸利，咸愿一战。亢知可用，始谋击琉璃堡，使谍伏敌砦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惊曰："明当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汉儿皆藏头膝间，何敢！"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夏人弃堡去，乃筑宣威砦于步驼沟捍寇路。

时麟州馈路犹未通，敕亢自护赏物送麟州。敌既不得钞，遂以兵数万趋柏子砦来邀。亢所将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斗则生，不然，为贼所屠无余也。"士皆感厉。会天大风，顺风击之，斩首六百余级，相蹂践赴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夺马千余匹。乃修建宁砦。夏人数出争，遂战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阵，而使骁将张岊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亢以万胜军皆京师新募市井无赖子弟，罢软不能战，敌目曰"东军"，素易之，而怯虎翼军勇悍。亢阴易其旗以误敌，敌果趣"东军"，而值虎翼卒，搏战良久，伏发，敌大溃，斩首二千级。不逾月，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

亢复奏："今所通特一径尔，请更增并边诸栅以相维持，则可以广田牧，壮河外之势。"议未下，会契丹欲渝盟，领果州团练使、知瀛州。葛怀敏败，迁四方馆使、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渭州，亢闻诏即行，及至，敌已去。郑戬统四路，亢与议不合，迁引进使，徙并代副都总管。御史梁坚劾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夺引进使，为本路钤辖。及夏人与契丹战河外，复引进使、副都总管，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事。范仲淹宣抚河东，复奏亢前所增广堡砦，宜使就总其事。诏既下，明镐以为不可，屡牒止之。亢曰："受诏置堡砦，岂可得经略牒而止耶？坐违节度，死所甘心，堡砦必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发封自劾，朝廷置不问。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兵万人，河外遂为并、汾屏蔽。

复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众，缓急无所容，若广东南关，则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陕西，恶亢不附己，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领眉州防御使，复为泾原路总管、知渭州。会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会竦为枢密使，夺防御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复夺引进使，为右领卫大将军、知寿州。

后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者，改将作监、知和州。坐失举，徙筠州。久之，复为引进使、果州团练使，又复眉州防御使、真定府路副都总管。迁客省使，以足疾知卫州，徙怀州。坐与邻郡守议河事，会境上经夕而还，降曹州钤辖。改河阳总管，以疾辞，为秘书监。未几，复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徐州总管，卒。

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同学生为吏部，亢怜其老，荐为县令。后既为所累，出筠州，还，所荐者复求济，亢又赠金帛，终不以屑意。驭军严明，所至有风迹，民图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进士。历并、秀州推官，监衢州酒。徐生者殴人至死，系婺州狱，再问辄言冤。转运使命奎复治。奎视囚籍印窾伪，深探之，乃狱吏窜易，卒释徐生，抵吏罪，众惊伏。同时荐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淝县，徙南充县。

以殿中丞通判泸州，罢归。会秦州盐课亏缗钱数十万，事连十一州。诏奎往按，还奏三司发钞稽缓，非诸州罪。因言："盐法所以足军费，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转贸流通，独关市收其征，上下

皆利。孰与设重禁壅阏之为民病？”于是悉除所负。未几，知江州，徙楚州，迁太常博士，召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辄割股肉和药以进，母遂愈。其后母卒，庐于墓，自负土植松柏。

服终，授度支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以侍御史为河东转运使，进刑部员外郎、知御史杂事。安抚京东，募民充军凡十二万，奏州县吏能否数十人。还为户部副使。及分陕西为四路，擢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庆州，以父名余庆辞，不许。历陕西都转运使、知永兴军、河东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澶、青、徐、扬等州，再迁吏部郎中。

时李宥知江宁府，府廨尽焚。谏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视火不谨，宜择才臣缮治之。迁右谏议大夫、知江宁府。奎简材料工，一循旧制，不逾时复完。还，判吏部流内铨，徙审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宫阙岁久颇摧圮，奎大加兴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诸坊。初，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见奎伟仪观，曰：“真齐王孙也。”因复兴齐王祠。岁余，以能政闻，迁给事中，归朝。京东盗起，加枢密直学士、知郓州，数月，捕诸盗，悉平。

奎治身有法度，风力精强，所至有治迹，吏不敢欺，第伤苛细。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谨。兄弟所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时。子焘，龙图阁直学士。

刘文质，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简穆皇后从孙也。父审琦，虎牢关使，从讨李重进战死。文质幼从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侯。帝颇亲信之，数访以外事。尝谓内侍窦神兴曰：“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出为两浙走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库副使、岢岚军使，赐金带、名马。徙知麟州，改麟府浊轮砦兵马钤辖。击蕃酋万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黄太尉砦，杀获万计，赐锦袍、金带。徙知庆州。

李继迁入寇，文质将出兵，而官吏不敢发库钱。乃以私钱二百万给军，士皆感奋，遂大破贼。徙泾州，充麟州、清远军都监，又破敌于枝子平。咸平中，清远军陷，坐逗挠夺官，雷州安置。久之，起为太子率府率、杭州驻泊都监。封泰山，以内殿崇班为青、齐、淄、潍州巡检。进礼宾副使、石隰缘边同都巡检使，徙秦州钤辖。建小落门砦，亲率士版筑。会李浚知秦州，因就赐白金五百两。

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获逃卒，给绢二匹、茶五斤，卒皆论死。时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质取二十九人，以赦后论如法，余悉配隶他州。再迁内园使、知邠州，数从曹玮出战，筑堡障。复徙秦州钤辖，领连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赙其家，官子三人。

文质以简穆亲，又父死事，故前后赐予异诸将。真宗尝问保塞之旧，文质上宣祖、太祖赐书五函。仁宗亦以书赐之。然性刚，喜评刺短长，于贵近无所避，故不大显。子十六人，涣、沪皆知名。

涣字仲章，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监并州仓。天圣中，章献太后临朝久，涣谓天子年加长，上书请还政。后震怒，将黥隶白州，吕夷简、薛奎力谏得免。仁宗亲政，擢为右正言。郭后废，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伏阙争之，皆罚金。会河东走马承受奏，涣顷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寻知辽州。

夏人叛，朝廷议遣使通河西唃氏，涣请行。间道走青唐，谕以恩信。唃氏大集族帐，誓死捍边，遣骑护出境，得其誓书与西州地图以献。加直昭文馆，迁陕西转运使、由工部郎中知沧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戍卒叛后，兵益骄。涣至，虎翼军谋举城叛，民大恐。涣单骑徐叩营，械首恶者归，斩之，一军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鱼船备海寇，寇不敢犯，诏嘉奖之。

历知邢、恩、冀、泾、澶五州。恩承贼蹂践后，涣经理缮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贱卖耕牛以苟朝夕。涣在澶，尽发公钱买之。明年，民无牛耕，价增十倍，涣复出所市牛，以元直与民，澶民赖不失业。历秦凤、泾原、真定、定州路总管，四迁至镇宁军节度观察留后。熙宁中，还，为工部尚书致仕。

涣有才略，尚气不羁，临事无所避，然锐于进取。方升拓洮、岷，讨安南，涣既老，犹露章请自效，不报。卒，年八十一。

沪字子浚，颇知书传，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荫补三班奉职，累迁右侍禁。康定中，为渭州瓦亭砦监押，权静边砦，击破党留等族，斩一骁将，获马牛橐驼万计。时任福败，边城昼闭，居民畜产多为贼所掠，沪独开门纳之。

迁左侍禁，韩琦、范仲淹荐授阁门祗候。又破穆宁生氐。西南去略

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曹玮在秦州，尝经营不能得。沪进城章川，收善田数百顷，以益屯兵，密使人说城主铎厮那令内附。会郑戩行边，沪遂召铎厮那及其酋属来献结公、水洛、路罗甘地，愿为属户。戩即令沪将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数万合围，夜纵火呼啸，期尽杀官军。沪兵才千人，前后数百里无援，沪坚卧，因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酋皆稽颡请服。因尽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败临洮氐于城下。迁内殿崇班。

戬以三将兵遣董士廉助筑城，功未半，会戬罢四路招讨使，而泾原路尹洙以为不便，令罢筑，且召沪，不听，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沪、士廉下狱。氐众惊，收积聚、杀吏民为乱，朝廷遣鱼周询、程戡往视，氐众诣周询，请以牛羊及丁壮助工役，复以沪权水洛城砦主。城成，终以违本路安抚使节制，黜一官，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复内殿崇班，疡发首，卒。弟渊将以其柩东归，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祠城隅，岁时祀之。

经略司言，得熟户蕃官牛装等状，愿得沪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为水洛城兵马监押，城中有碑记沪事。

赵滋，字子深，开封人。父士隆，天圣中，以阁门祗候为邠宁环庆路都监，战没。录滋三班奉职。滋少果敢任气，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选捕京西叛卒有功，迁左侍禁，后为泾原仪渭、镇戎军都巡检。会渭州得胜砦主姚贵杀监押崔绚，劫宣武神骑卒千余人叛，攻羊牧隆城。滋驰至，谕降八百余人，贵穷，走出砦。招讨使令滋给赐降卒及迁补将吏，滋以为如是是诱其为乱，藏其牒不用，还，为招讨使所怒，故赏弗行。

范仲淹、韩琦经略陕西，举滋可将领，得阁门祗候，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时京西军贼张海久未伏诛，命滋都大提举陕西、京西路捉贼，数月贼平。后为京东东路都巡检。富弼为安抚使，举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杀巡检，州将诛首恶数人，不穷按。滋承檄验治，驰入其垒，次第推问，得党与百余人付狱，众莫敢动。

在京东五年，数获盗，不自言，弼为言，乃自东头供奉官超授供备库副使、定州路驻泊都监。尝因给军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尔欲以是怒众耶？使众有一言，当先斩尔以徇。"韩琦闻而壮之，以为真将

帅材。及琦在河东，又奏滋权并代路钤辖，改管勾河东经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宁化军有地万顷，皆肥美，可募人田作，教战射，为堡砦。”人以为利。

累迁西上阁门副使，历知安肃军、保州。滋强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称治。会契丹民数违约，乘小舟渔界河中，吏惮生事，累岁莫敢禁。后又遣大舟十余，自海口运盐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辄捕其人杀之，辇其舟，移文还涿州，渔者遂绝。契丹因使人以为言，而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转运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请罢之。朝廷更以为能，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嘉州团练使，迁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

英宗即位，领端州防御使、步军都虞候，赐白金五百两，留再任。未几，卒，赠遂州观察使。

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惮之。契丹尝大饥，旧，米出塞不得过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无所禁，边人德之。驭军严，战卒旧不服役，滋役之如厢兵，莫敢有言。缮治城壁、楼橹，至于簿书、米盐，皆有条法。性尤廉谨，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誉，此其短也。

论曰：石普晓畅军事，习知民庸，然揣摩时政，终以罪废。张孜虽称持重，迹其所长，无足取者。许怀德以懦不任事，数遭贬斥，其不及普远矣。刘文质以私钱给军，且脱人于死，仕虽偃蹇，声名俱章章矣。涣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辑暴弭奸，则其余事也。沪，水洛之战，从容退师，沪之才略，其最优者欤？赵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则在河北二十年，设施方略，不动声气，契丹至以长者称之。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哉！奎以治迹著称，其视亢盖所谓难为兄难为弟者欤？

列传第八十四

○刘平 弟兼济 郭遵附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怿 耿傅 王仲宝附

刘平，字士衡，开封祥符人。父汉凝，从太宗征河东岢岚、宪州，累迁崇仪使。平刚直任侠，善弓马，读书强记。进士及第，补无锡尉，击贼杀五人，擢大理评事。知鄢陵县，徙南充。夷人寇淯井监，转运使以平权泸州事，平率土丁三千击走之。祠汾阴，迁本寺丞。还，路由安州，遇贼十数人，平发矢毙三贼，余骇散。以寇准荐，为殿中丞、知泸州，夷人惩前败，不敢扰边。

召拜监察御史，数上疏论事，为丁谓所忌。久之，除三司盐铁判官、河北安抚，改殿中侍御史、陕西转运使。与副使论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迁侍御史。

初，真宗知其才，将用之。丁谓乘间曰；“平，将家子，素知兵，若使将西北，可以制敌。”后章献太后思谓言，特改衣库使、知邠州。属户明珠、磨糜族数反覆，平潜兵杀数千人，以功领宾州刺史、鄜延路兵马钤辖，徙泾原路，兼知渭州。胡则为陕西都转运使，平奏曰：“则，丁谓党，今隶则部，虑掎摭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行数驿，召还，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迁忻州团练使、知成德军。

景祐元年，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知定州，徙环庆路副都总管，进侍卫亲步军都虞候。奏言：“元昊势且叛，宜严备之。”寻坐被酒破锁入甲仗库，为转运使苏耆所劾，落管军，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问状，复为步军都虞候、知澶州。时议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沧州副都总管。

时吕夷简为宰相，台谏官数言政事阙失，平奏书曰：“臣见范仲淹等毁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辈，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于真宗朝为御史，顾当时同列，未闻有奸邪党与诈忠卖直，所为若此。臣虑小臣以浅文薄伎，偶致显用，不识朝廷典故，而论事浸淫，遂及管军将校。且武人进退，与儒臣异路，若掎摭短长，妄有举劾，则心摇而怨结矣。愿明谕台谏官，毋令越职，仍不许更相引荐。或阙员，则朝廷自择忠纯耆德用之。”论者以谓希夷简意也。改高阳关副总管。

宝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为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会元昊反，迁邕州观察使，为鄜延路副总管兼鄜延、环庆路同安抚使。顷之，兼管勾泾原路兵马，进步军副都指挥使、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献攻守之策曰：

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唯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奉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运粮，兵民并困。

其后灵武失守，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愿为藩臣。于时若止弃灵、夏、绥、银，与之限山为界，则无今日之患矣。而以灵、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渐窥边隙，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所以不能弛备也。

今元昊嗣国，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复与唃厮啰构怨，此乃天亡之时。臣闻寇不可玩，敌不可纵。或元昊不能自立，别有酋豪代之，西与唃厮啰复平，北约契丹为表里，则何以制其侵轶？今元昊国势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分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万，三倍元昊之众，转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职，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给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补将校，使勇者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谕唃厮啰，授以灵武节度，使挠河外族帐，以窘元昊。复出麟、府、石州蕃汉步骑，猎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帅，离其部众，然后以大军继之，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

且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人不习险阻，每岁资粮，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户劲勇善战，夏人恃此以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为界，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镇守，此天险也。庙朝之谋，不知出此，而争灵、夏、绥、银，连年调发，老师费财，以致中国疲弊，小丑猖獗，此议臣之罪也。

今朝廷或贷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转多，经费尤甚。万一元昊潜结契丹，互为掎角，则我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必轻者为先，重者为后，如何减兵以应河北？请召边臣，与二府定守御长策。

疏奏未报。

属元昊盛兵攻保安军，时平屯庆州，范雍以书召平，平率兵与石元孙合军趋土门。既又有告敌兵破金明、围延州者，雍复召平与元孙救延州。平素轻敌，督骑兵昼夜倍道行，明日，至万安镇。平先发，步军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遣骑兵先趋延州争门。时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二千余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诘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将兵悉至，将步骑万余结阵东行五里，与敌遇。

时平地雪数寸，平与敌皆为偃月阵相响。有顷，敌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军并进，杀数百人，乃退。敌复蔽盾为阵，官军复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平左耳、右颈中流矢。日暮，战士上首功及所获马，平曰："战方急，尔各志之，皆当重赏汝。"语未已，敌以轻兵薄战，官军引却二十步。黄德和居阵后，望见军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众从之，皆溃。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执辔语曰："当勒兵还，亻并力抗敌，奈何先奔？"德和不从，驱马遁赴甘泉。平遣军校杖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贼退还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立七栅自固。敌夜使人叩栅，问大将安在，士不应。复使人伪为戍卒，递文移平，平杀之。夜四鼓，敌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敌酋举鞭麾骑，自山四出合击，绝官军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

初，德和言平降贼，朝廷发禁兵围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府置狱，遣庞籍往讯焉，具得其实。遂释其家，德和坐腰斩。而延州吏民亦诣阙诉平战没状，遂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谥壮武，赐信陵坊第，封其妻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子孙及诸弟皆优迁，未官者录之。其后降羌多言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及石元孙归，乃知平战时被执，后没于兴州。弟兼济。

兼济字宝臣，以父荫补三班奉职。善骑射，读兵书知大旨。为襄州兵马监押。汉江暴涨，兼济解衣涉水，率众捍城，州赖以完。擢阁门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检，徙晋、绛、泽、潞都巡检使。岁饥，太行多盗，禽二百余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马都监，权知保安军，历同提点陕西、河东刑狱，徙知笼竿城。

夏人寇边，众号数万，兼济将兵千余，转战至黑松林，败之。属其兄平战没于三川口，特授内殿崇班、知原州。入辞，仁宗慰勉之曰："国忧未弭，家仇未报，不可不力也。"属户明珠族叛，诸将欲亟讨。兼济第

日纵饮击鞠，缪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溃，乃追袭之，射杀其酋长，收余众以归。徙宁州，破靳厮鞿砦，徙鄜州。

元昊既称藩，徙梓夔路钤辖，又徙知镇戎军。兼济御下严急，转运使言士心多怨，请徙诸内地。改泾原路钤辖，复知宁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广信军。累迁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缘边安抚副使，擢西上阁门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

先是，边民避罪逃者，契丹辄纳之，守将畏事不敢诘，兼济悉移檄责还。徙冀州，逾月，改忻州，复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开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称。遵少隶军籍，稍迁殿前指挥使。乾兴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检。迁右侍禁、庆州柔远砦兵马监押。召试骑射优等，迁左侍禁、阁门祗候。为秦州三阳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检使。

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将属刘平，遇敌，驰马入敌阵，杀伤数十人。敌出骁将扬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两军皆大呼。复持铁枪进，所向披靡。会黄德和引兵先溃，敌战益急。遵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槊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ＳＺ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跪仆地，被杀。特赠果州团练使。以其父斌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贺，封仁寿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石侍禁，逵三班奉职。四子尚幼，仁宗悉为赐名，忠嗣西头供奉官，忠绍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绪左班殿直。女旧为尼，亦赐紫方袍。

遵用铁杵、枪、槊、共九十斤，其后耕者得其器于战处，皇祐中，乃亻并与其衣冠葬之河南。逵自有传。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东人，后徙开封。咸平中，补卫士，由殿前诸班累迁至遥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岚石隰州缘边都巡检使。既辞，奏曰：“河东地介大河，斥堠疏阔，愿严守备，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陇州，擢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诏陕西增城垒、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战守之备皆具。以忻州团练使为鄜延路副总管、管勾延州东路蕃部事。

寻知庆州，复兼环庆路副总管。上言：“庆州去蕃族不远，愿勒兵境上，按亭堡，谨斥堠。”因经度所过山川道路，以为缓急攻守之备。帝益

善之，听便宜从事。

夏人寇保安、镇戎军，福与子怀亮、侄婿成暠自华池凤川镇声言巡边，召诸将牵制敌势。行至柔远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诸将，攻白豹城。夜漏未尽，抵城下，四面合击。平明，破其城，纵兵大掠，焚巢穴，获牛马、橐驼七千有余，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改侍卫马军都虞候。

康定二年春，朝廷欲发泾原、鄜延两路兵西讨，诏福诣泾原计事。会安抚副使韩琦行边趋泾原，闻元昊谋寇渭州，琦亟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敢勇得万八千人，使福将之。以耿傅参军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以所部从福节制。琦戒福等亻并兵，自怀远城趋得胜砦，至羊牧隆城，出敌之后。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粮饷便，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邀击之。福引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捺龙川，遇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与敌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夏人弃马羊橐驼佯北，怿引骑趋之，福踵其后。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薄暮，与怿合军屯好水川，观、英屯龙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约翌日会兵川口。路既远，刍饷不继，士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笼竿城北，遇夏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诸将方知堕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怿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突之，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俄伏发，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坠崖堑，相覆压，怿、肃战死。敌分兵数千，断官军后，福力战，身被十余矢。有小校刘进者，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乃亻并兵攻观、英。战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阵于观军之西；渭州驻泊都监赵津将瓦亭骑兵二千继至。珪屡出略阵，阵坚不可破，英重伤，不能视军。敌兵益至，官军遂大溃，英、津、珪、傅皆死；内殿崇班訾赟、西头供奉官王庆、侍禁李简、李禹亨、刘钧亦战没；军校死者数十人，士死者六千余人。唯观以兵千余保民垣，四响纵射，会暮，敌引去，与福战处相距五里，然其败不相闻也。福子怀亮亦死之。

方元昊倾国入寇，福临敌受命，所统皆非素抚之兵，既又分出趋利，故至于甚败。奏至，帝震悼，赠福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赐第一区，月给其家钱三万，粟、麦四十斛。追封母为陇西郡太夫人，妻为琅琊郡夫人，录其子及从子凡六人。

王珪，开封人也。少拳勇，善骑射，能用铁杵、铁鞭。年十九，隶

亲从官，累迁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礼宾副使、泾州驻泊都监。

康定初，元昊寇镇戎军，珪将三千骑为策先锋，自瓦亭至师子堡，敌围之数重，

珪奋击披靡，获首级为多。叩镇戎城，请益兵，不许。城中惟缒糗粮予之。师既饱，因语其下曰："兵法，以寡击众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击之，可得志也。"复驰入，有骁将持白帜植枪以詈曰："谁敢与吾敌者！"枪直珪胸而伤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脑。继又一将复以枪进，珪挟其枪，以鞭击杀之。一军大惊，遂引去。珪亦以马中箭而还，仁宗特遣使抚谕之；然以其下死伤亦多，止赐名马二匹，黄金三十两，裹创绢百匹；复下诏暴其功塞下，以厉诸将。

是岁，改泾原路都监。明年，为本路行营都临，勒金字处置牌赐之，使得专诛杀。寻至黑山，焚敌族帐，获首级、马驼甚众。会敌大入，以兵五千从任福屯好水川，连战三日，诸将皆败。任福陷围中，望见麾帜犹在，珪欲援出之，军校有顾望不进者，斩以徇。乃东望再拜曰："非臣负国，臣力不能也，独有死报尔。"乃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马中镞，凡三易，犹驰击杀数十人。矢中目，乃还，夜中卒。

珪少通阴阳术数之学，始出战，谓其家人曰："我前后大小二十余战，杀敌多矣，今恐不得还。我死，可速去此，无为敌所仇也。"及敌攻瓦亭，购甚急，果如所料。镇戎之战，以所得二枪植山上，其后边人即其处为立祠。赠金州观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录其子光祖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后为东上阁门使；光世，西头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汉杰，太原人。父密，随刘继元归朝，仕至侍禁、镇定同巡检。与契丹战，没于望都，赠西京左坊使，录英为三班借职，以右班殿直为忻、代州同巡检。会州将出猎，因留帐饮，英曰；"今空郡而来，万一敌乘间入城，奈何？"既而敌百余骑果入寇，英领众左右驰射，悉禽获之。以功迁左班殿直、监雄州榷场，改右侍禁、阁门祗候，为环州都巡检使，徙洪德砦主，又徙庆州柔远砦。

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后桥，以分敌势。擢内殿承制、环庆路驻泊都监。破党平族，又从任福破白豹城，迁礼宾副使，寻兼泾原行营都监。与任福合诸将战张家堡，斩首数十百，敌弃羊马伪遁。诸将皆趋利

争进，英以为前必有伏，众不听，已而伏发。福等既败，英犹力战，自辰至申，矢尽遇害。赠邢州观察使。录其子三班奉职永符为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永孚，西头供奉官；永昌，左侍禁。侄永保，右班殿直；永锡，三班奉职。

桑怿，开封雍丘人。勇力过人，善用剑及铁简，有谋略。其为人不甚长大，与人接，常祗畏若不自足，语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举进士，有名。怿以再举进士，不中。

尝遭大水，有粟二廪，将以舟载之，见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载之，得皆不死。岁饥，聚人共食其粟，尽而止。后徙居汝、颍间，耕龙城废田数顷以自给。

诸县多盗，怿自请补耆长，得往来察奸，因召里中恶少年戒曰："盗不可为，吾不汝容也。"有顷，里老父子死未敛，盗夜脱其衣去，父不敢告县。怿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见而问之曰："尔许我不为盗，今里中盗尸衣者，非尔邪？"少年色动，即推仆地，缚之，诘共盗者姓名，尽送县，皆伏辜。

尝之郏城，遇尉出捕盗，招怿饮酒。与俱行，至贼所藏，尉怯甚，阳为不知，将去。怿曰："贼在此，欲何之？"乃下马，独格杀数人，因尽缚之。又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尽缚其余，汝旁县为之无盗。京西转运使奏其事，补郏城尉。

天圣中，河南诸县多盗，转运使奏移渑池尉。群盗保青灰山，时出攘剽。有宿盗王伯者，尤为民害，朝廷每授巡检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怿至官，巡检伪为宣头以示怿，牒招致之。怿不知其伪也，因挺身入贼中，与伯同卧起，十余日，伯遂与怿出至山口，为巡检伏兵所执，怿几不免。怿曰："巡检惧无功尔。"即以伯与巡检，使自为功。巡检俘献京师，而怿不复自言。朝廷知之，为黜巡检，擢怿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

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恶贼二十三人，枢密院召怿至京师，授以贼名姓，使往捕。怿曰："盗畏吾名，必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则闭栅，戒军吏不得一人辄出。居数日，军吏不知所为，数请出自效，辄不许。夜，与数卒变为盗服以出，迹盗所尝行处。入民家，民皆走，独一媪留，为具饮食，如事群盗。怿归，闭栅三日，复往，自携具就媪馔，而以余遗媪，媪以为真盗。乃稍就媪，与语及群盗，一媪

曰："彼闻桑殿直来，皆遁去。近闻闭营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还矣，某在某处。"怿又三日往，厚遗之，遂以实告曰："我桑殿直也，为我察其实而慎勿泄。"后三日复来，于是媪尽得居处之实以告。怿明日部分军士，尽擒诸盗。其尤强梁者，怿自驰马以往，士卒不及从，惟四骑追之，遂与贼遇，手杀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

还京师，枢密吏求银，为致阁门祗候。怿曰："用赂得官，非我欲，况贫无银；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状，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马监押，未行，会宜州蛮叛，杀海上巡检，官军不能制，因命怿往，尽手杀之。还，乃授阁门祗候。怿曰："是行也，非独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还，我赏厚而彼轻，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惭吾心。"将让其赏以归己上者。或讥以好名，怿叹曰："士顾其心如何尔，当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则善皆不可为也。"益辞之，不许。

宝元初，迁西头供奉官、广西驻泊都监。元昊反，参知政事宋庠荐其有勇略，迁内殿崇班、鄜延路兵马都监。逾月，徙泾原路，屯镇戎军，与任福遇敌于好水川，力战而死。赠解州防御使；子湜皇城使。

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为蜀州司户参军。盗据城，欲胁以官，昭化大骂，至断手足，不屈而死。

傅少喜侠尚气，初以父荫为三班奉职，换伊阳县尉，历明州司理参军，迁将作监丞、知永宁县。河南守宋绶荐其材，迁通判仪州，徙庆州。时议进兵西讨，以傅督一道粮馈。

会元昊入寇，参任福行营军事，遇敌姚家川，诸将失利，敌骑益至，武英劝傅避去，傅不答。英叹曰："英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朱观亦白傅少避贼锋，而傅愈前，指顾自若，被数创，乃死。

始，傅与观营笼落川，夜作书遗福，以其日小胜，前与敌大军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写题观名，以致福军中。傅死后，韩琦得其书于随军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诏赠傅右谏议大夫，官其子瑗为太常寺太祝，琚为太常寺奉礼郎，璋为将作监主簿，珪试秘书省校书郎，琬同学究出身。

王仲宝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为刑部史，补齐州章邱尉。以捕群

盗六十余人有功，用开封府判官鞠仲谋荐，召对，改右班殿直，为镇、定、保、深、永宁、天雄六州军巡检。又以捕贼功，迁左班，徙河北西路提举捉贼，擒磁州名贼王遇仙、博州孙流油辈，凡四十人。

夜有盗叩户外乞降，左右欲杀之，为首级论功，仲宝不可，纳舍中使寝。擢阁门祗候，命乘驿捕登州海贼百余人，获之。还，为河北提举捉贼，又捕斩百余人。知信安军，复为河北提举捉贼。有盗百余依西山，官军不能捕，仲宝悉招出，隶军籍，奏以自随。徙泽、潞、晋、绛、慈、隰、威胜军巡检使，至官才八日，获太行山宿贼八十人。累赐金帛、缗钱。使契丹，积迁内殿承制。

天圣初，知镇戎军，改供备库副使。破康奴族，获首领百五十、羊马七千，诏奖其功。凡五年，还，巡护惠民河堤岸，迁供备库使、麟府路兵马钤辖、知麟州。会镇戎军蕃族内寇，徙泾原路钤辖，复知镇戎军，又徙原、环二州。以西京左藏库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钤辖，改西上阁门使。建言："缘边博籴，属羌苦之，数逃去。请宽其法，使得复业，以捍边境。"久之，迁东上阁门使。

元昊寇延州，仲宝将兵至贺兰谷，以分兵势，败蕃将罗逋于长鸡岭。迁四方馆使，领濮州团练使，为泾原路总管、安抚副使兼管勾秦凤路军马事。与西羌战六盘山，俘馘数百人。

时任福大败好水川，别将朱观被围于姚家堡，仲宝以兵救之，拔观出围，乘以从马。时诸将皆没，独仲宝与观得还。徙环庆路副都总管、知庆州。未几，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破金汤城，复赐诏奖谕，徙澶州副总管。安抚使范仲淹以仲宝武干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御使知代州，除左屯卫大将军致仕，卒。

论曰：元昊乘中国弛备，悉众寇边，王师大衄者三，夫岂天时不利哉？亦人谋而已。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

列传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蒋偕 张忠 郭恩 张岊 张君平 史方 卢鉴 李渭 王果郭谘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舆 张昭远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进士起家，补坊州军事推官。后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庆州，即上言："元昊虽称臣，诚恐包藏祸心。当选主将，练士卒，修城池，储资粮，以备不虞。"三疏不报。俄元昊反，又上《边臣要略》二十卷。迁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

会有荐泰知兵者，召对称旨，换左藏库使、知宁州。任福败，徙原州。元昊众十万，分二道，一出刘璠堡，一出彭阳城，入攻渭州。葛怀敏援刘璠，战崆峒北，败没，敌骑逾平凉，至潘原。泰率兵五千，从间道赴原，而先锋左班殿直张迥逗遛不进，泰斩以徇。遇敌彭阳西，裨将夏侯观欲退守彭阳，泰弗许，乃依山而阵。未成列，敌骑来犯，泰阴遣三百骑，分左右翼，张旗帜为疑兵。敌欲遁去，将校请进击，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与战，斩首千余级。以功迁西上阁门使、知镇戎军兼兵马钤辖。久之，领忠州刺史，徙秦凤路马步军总管，卒。

子思立，熙宁中屡有战功，为引进使、忠州防御使、知河州，与董毡部兵战，没，后思忠以左藏库副使、遂州驻泊都监击泸州夷人，陷于罗个暮山下。兄弟继死王事，人皆怜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饶财，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盗起晋、绛、泽、潞数州，信应募籍军，与其徒生擒贼七十人，累以功补龙、神卫指挥使。部使者表荐，召阅其艺，迁御前忠佐，领河中府、同干鄜延丹坊州庆成军管界捉贼，又迁龙卫都虞候兼鄜延巡检。

康定初，刘平、石元孙战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贼，斩首数十级。迁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镇戎军，徙保安军兼鄜延路兵马都监。始至之夕，敌众号数万傅城，军吏气慑。信领劲兵二千，夜出南门与战，失其前锋，因按军不动。迟明，潜上东山整军，乘势而下，击走之，获首级、马牛居多。迁钤辖兼经略、安抚、招讨都监，领贵州刺史。葛怀敏战败，信出兵拒敌，俘斩甚众。进保州刺史，就迁马步军都总管。四路置招讨使，遂为本路招讨副使。累迁马步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徙高阳关路。

王则反贝州，用安抚使明镐奏，为贝州城下都总管。城破，则遁，信率兵执则而还，余党自焚死。拜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召为步军副都指挥使，未至，卒。赠武宁军节度兼侍中。

蒋偕，字齐贤，华州郑县人。幼贫，有立志。父病，尝刲股以疗，父愈，诘之曰："此岂孝邪？"曰："情之所感，实不自知也。"举进士，补韶州司理参军，以秘书省著作佐郎为大理寺详断官。

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杀一家四人，偕当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陈尧佐欲宽澥，判审刑院宋庠与偕持之不从，偕以是知名。

陕西用兵，数上书论边事，迁秘书丞、通判同州，计置陕西钱粮。逾年，为沿边计置青白盐使。用庞籍、范仲淹荐，改北作坊副使、环庆路兵马都监，历知汾、泾二州，徙原州。边民苦属户为钞盗，偕得数辈，腰斩境上，盗为息。迁北作坊使兼本路钤辖，明珠、康奴诸族数为寇，偕潜兵伺之，斩首四百，擒酋豪，焚帐落，获马、牛、羊千计。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为废饮食，而偕语笑自若。徙华州兵马钤辖。

湖南蛮唐和内寇，徙潭州钤辖。贼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粮草。降知霸州。逾年，徙恩州，领韶州刺史。属兵粮乏绝，朝廷方募民入粟，增虚直，给券诣京师射取钱货，谓之交钞，患未有应令者，偕使州仓谬为入粟数，辄作钞，遣属官持至京师转贸，得缗钱以补军食。为御史弹奏，降知坊州。

侬智高反，除宫苑使、韶州团练使，为广南东西路钤辖。贼方围广州。偕驰传十七日至城下。战士未集，会侬智高徙军沙头，安抚杨畋檄偕焚粮储，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驻泊都监，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军次贺州太平场，贼夜入营，袭杀之。赠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

初，偕入广州，即数知州仲简曰："君留兵自守，不袭贼，又纵步兵馘平民以幸赏，可斩也。"简曰："安有团练使欲斩侍从官？"偕曰："斩诸侯剑在吾手，何论侍从！"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轻肆败。

张忠，开封人。初隶龙骑备征，选为教骏。有军校恣掊敛，忠欧杀之，坐配鼎州。既遁去为盗，复招出。隶龙猛军，以材武补三班借职、陕西总管司指使。数攻破堡砦，杀剧贼张海、郭邈山。从平恩州，功第

一。累迁如京使、资州刺史，历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京东西路兵马钤辖。

侬智高反，就移广东，领英州团练使。初，智高围广州，时洪州驻泊都监蔡保恭及知英州苏缄以兵八千人据边渡村，扼贼归路，忠夺而将之。谓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儿，以战功为团练使，若曹勉之。"于是不介骑而前。会先锋遇贼奔，忠手拉贼帅二人，马陷泞，不能奋，遂中标枪死。录其父率府副率致仕余庆为左监门卫大将军，赐第一区，给半俸终身；封其母为河内郡夫人；弟愿迁右班殿直、阁门祗候；官其子永寿、永吉、永德及其婿刘錞凡四人。封长女为清河县君。

郭恩，开封人。初隶诸班，出为左侍禁、阁门祗候，历延州西路都巡检、环州肃远砦主，累迁内殿承制、秦凤路兵马都监。开古渭州路，为前锋，斩首九百余级，擢崇仪副使。会掌乌族叛，又率兵攻讨，斩首八十五级，迁六宅副使。累劳，补崇仪使，为秦陇路兵马钤辖，徙并、代州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

夏人岁侵屈野河西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略使庞籍每戒边将，敛兵河东毋与战。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后去。通判并州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寇迹。是时，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筑一堡为候望，又与光议曰："乘敌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据其地。请还白经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过二旬，壁垒可城。然后废横戎、临塞二堡，彻其楼橹，徙其甲兵，以实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有急，则州及横阳堡出兵救之；敌来耕则驱之，种则蹂践之；敌盛则入堡以避。如是，则堡外必不敢耕种，州西五六十里之内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议。

五月，恩及武戡、走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往按视之。会讠问者言，敌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胁恩，夜率步骑一千四百余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无复部伍。夏人举火卧牛峰，戡指以谓恩曰："敌已知吾军至矣。"道元曰："此尔曹故欲沮我师。"及闻鼓声，道元犹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军，须晓乃登山。道元奋衣起曰："几年闻郭恩名，今日懦怯与贾逵何殊？"恩亦愠曰："不过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敌数十人皆西走，相去数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骑呼之，敌不应，亦不动。俄而起火，敌骑张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东有堑，其中有梁，谓之"断道堰"。恩等东据梁口，与力战，自旦至食。时敌自两旁堑中攀缘而上，四面合击，恩众大

溃。

夏倚方在红楼，见敌骑自西山大下，与推官刘公弼率城中诸军，闭门乘城。武戡走东山，趣城东，抉门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宁府砦兵马都监刘庆皆被执。使臣死者五人，军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还者百余人，亡失器甲甚众。恩不肯降，乃自杀。赠同州观察使，封其妻为京兆郡君，录其子弟有差，给旧俸三年。武戡坐弃军除名，编管江州。

张岊，字子云，府州府谷人。以赀为牙将，有胆略，善骑射。天圣中，西夏观察使阿遇有子来归。阿遇寇麟州，虏边户，约还子然后归所虏。麟州还其子，而阿遇辄背约。安抚使遣岊诘问，岊径造帐中，以逆顺谕阿遇，阿遇语屈，留岊共食。阿遇袖佩刀，贯大脔啖岊，岊引吻就刀食肉，无所惮。阿遇复弦弓张镞，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辍，神色自若。阿遇抚岊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与岊纵猎，双兔起马前，岊发两矢，连毙二兔。阿遇惊服，遗岊马、橐驼，悉归所虏。州将补为来远砦主。手杀伪首领，夺其甲马。时年十八，名动一军。

元昊犯鄜延，诏麟府进兵。岊以都教练使从折继闵破浪黄、党儿两族，射杀数十人，斩伪军主敖保，以功补下班殿侍、三班差使。

时敌骑方炽，中人促赐军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舆管勾军马司事，遣岊驰骑五十往护之。至青眉浪，遇贼接战，流矢贯双颊，岊拔矢，斗愈力，夺马十二匹而还。贼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庳下，贼将登，众嚣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搏贼，贼稍却，飞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创，昼夜督守。又帅死士开关，护州人汲于河，讫围解，城中水不乏，以劳，迁右班殿直。然贼尝往来邀夺馈运，以岊为麟、府州道路巡检。至深柏堰，遇贼数千，分兵追击，斩首百余级，夺兵械、马牛数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获，岊以计干张亢，得步卒九百人护之，大败贼于龙门川。从诸将通麟州粮道，破贼于柏子砦。改左班殿直。

内侍宋永诚传诏砦下，岊护永诚，遇贼三松岭。贼以精骑挑战，矢中岊臂，犹跃马左右驰射，诸将乘胜而进，贼皆弃溃。特改西头供奉官，又迁内殿崇班。贼破丰州，岊与诸将一日数战，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贵三砦，俘获万计。迁礼宾副使。

明镐在河东，以岢岚军当云、朔路，奏岊为麟府路驻泊都监兼沿边都巡检使，驻岢岚。张亢修并砦堡障，初议置安丰砦于石台神，岊以为非要害之地，遂徙砦于生地骨堆以扼贼。左右亲信咸曰："擅易砦地可

乎？”岊曰：“苟利国家，得罪无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迁绛州兵马都监。二州未解严，复麟府驻泊都监，屯安丰。累迁洛苑使。尝从数骑夜入羌中侦机事，既还，羌觉追之，岊随羌疾驰，效羌语，与羌俱数里，乃得脱。前后数中流矢，创发臂间，卒。

张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阳人。以父承训与契丹战死，补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挥使。獠兵屡入寇，君平引兵击破之，以功迁奉职，除驻泊监押，徙容、白等州巡检。又以捕贼功，迁右班殿直。

谢德权荐君平河阴窖务，擢阁门祗候，管勾汴口。建言：岁开汴口，当择其地；得其地，则水湍驶而无留沙，岁可省功百余万。又请沿河县植榆柳，为令佐、使臣课最，及瘗汴河流尸。悉从其言。天圣初，议塞滑州决河，以君平习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签书滑州事兼修河都监。既而河未塞，召同提点天封府界县镇公事。以尝护滑州堤有功，特迁内殿崇班。君平以京师数罹水灾，请委官疏凿近畿诸州古沟洫，久之，稍完，遂诏畿内及近畿州县长吏，皆兼管勾沟洫河道。

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平请两驿增置使臣，专主捕盗，而罢夹河巡检，于是行者无患。复为滑州修河都监，迁供备库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迁钤辖，卒。

君平有吏材，尤明于水利，自议塞河，朝廷每访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论者惜之。录三子官。子巩，皇祐中，以尚书虞部员外郎为河阴发运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职云。

论曰：孔子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不与也。”老氏曰：“佳兵者不祥。”景泰辈或起书生，或奋行伍，或出亡命，非有将率之材也。泰、信以区区之卒，尝摧西夏之强锋，颇知持重以制敌耳。蒋、张轻肆自用，竟殒于乌合之寇。恩怵道元之势，身啖虎口，守义不屈，犹足尚也。岊之骁勇，固非临事而惧者。君平死战之子，乃明习水利，以吏材称，亦可谓善变矣。

史方，字正臣，开封人。应《周易》学究不中，补西第二班殿侍，再迁三班奉职，为潭、澧、鼎沿边同巡检，改右班殿直、阁门祗候。会澧州诉民下溪州蛮侵其土地，遣乘驿往视。自竹疏驿至申文崖，复地四百余里，得所掠五百余人，又置澧州、武口、杨泉、索溪四砦，以扼贼冲。就知邵州，徙澧州，迁右待禁。

天禧中，下溪州蛮彭仕汉寇辰州，杀巡检王文庆。方勒兵入溪洞讨捕，降其党李顺同等八百余人，诛其尤恶者社忽等十九人。迁西头供奉官、知辰州兼沿边溪洞都巡检使，修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时富、顺州蛮田彦晏寇施州，焚暗利砦。方领兵直抵富、顺，荡其巢穴，穷追彦晏至七女栅，降之。迁内殿崇班，改内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备库副使知环州、环庆路兵马都监。

先是，磨媚、浪ＴＡ、托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内寇，方谕以恩信，乃传箭牵羊乞和。减禁兵五千，徙内地以省边费。徙庆州，迁礼宾使兼环庆路兵马钤辖，复知环州。岁余，迁爱州刺史，为益州钤辖，徙秦凤路，迁西京作坊使，卒。

卢鉴，字正臣，金陵人。累举进士不中，授三班奉职、监坊州酒税，以右班殿直为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李继迁寇边，与总管王荣败走之；又与钤辖张崇贵击贼，焚其积聚，斩首级而还。擢阁门祗候，为本路兵马都监。复出荡族帐，获羊牛万计。徙凤翔、秦陇、阶、成等州提点贼盗公事，寻为都巡检使，徙利州都监。

初，继迁声言石隕帐前，有文曰："天诫尔勿为中国患。"鉴时为承受，入奏事，真宗问之，鉴曰："此诈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为备。"至是，继迁陷灵武，帝思其言，特迁右侍禁、知仪州。州有制胜关，最号险要，继迁欲乘虚袭取之，放言将由此大入。谍者以告。有诏徙老幼、刍粟于内地。鉴曰："此奸谋也，且示虏弱，摇民心，臣不敢奉诏。"卒不徙，已而贼亦不至。再迁西头供奉官、知利州。

会岁饥，以便宜发仓粟振民。秩满，民请留，诏留一年。提点河东路刑狱，历知保州、广信军、原州，就为环庆路都监兼知庆州，徙环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镇。坐事徙知丹州。累迁西京左藏库使、恩州刺史，为环庆路钤辖兼知环州，改西上阁门使、秦州，卒。

李渭，字师望，其先西河人，后家河阳。进士起家，为临颍县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会河决滑州，天圣初，上治河十策，参知政事鲁宗道奉诏行河。秦渭换北作坊副使，与张君平并为修河都监。未几皆罢，以渭为郓州兵马都监，徙知宪州，又知凤州兼阶、成州钤辖。

初，属户寇陷阶州沙滩砦，渭至，诘所以然者，乃都校赵钊扰之，奏流钊道州，以恩信谕酋帅，复其砦。迁军器库副使，历知原、环、庆三州。时诏举勇略任边者，李谘以渭应诏。徙益利路兵马钤辖，领惠州

刺史，迁东八作使，擢西上阁门使。徙鄜延路，再迁四方馆使。

宝元元年，元昊将山遇率其族来归，且言元昊反状，渭与知州郭劝谋，却之。既而元昊果反。又与劝奏，以为元昊表至犹称臣，可渐屈以礼。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贬为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边，言者益归罪于渭，复降右监门卫将军、白波兵马都监，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饶阳人。举明法。历大理寺详断官，迁光禄寺丞，以太子右赞善大夫为审刑院详议官，迁殿中丞。奏边策，试舍人院，改衣库副使、知永宁军，更尚食使、知保州。

契丹谋致书求关南地，使未至，果购谍者先得其稿，奏之，擢领贺州刺史兼高阳关路兵马钤辖。中官杨怀敏领沿边屯田事，大广塘水，边臣莫敢言，果独抗辨水侵民田，无益边备。怀敏怒，诉果以不法，左迁青州兵马都监。历永兴军兵马钤辖、知陇州。

俄诏还，迁皇城使、河北沿边安抚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马钤辖。叛卒据保州，果坐多伤士众，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权秦凤路兵马总管，迁西上阁门使，徙知沧州，卒。

郭谘，字仲谋，赵州平棘人。八岁始能言，聪敏过人。举进士，历通利军司理参军、中牟县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济阴县。建言："澶、滑堤狭，无以杀大河之怒，故汉以来河决多在澶、滑。且黎阳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与横垅合，以达于海，则害可息。"诏本道使者共议，弗合。部夫坐小法，监通利军税。

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岁久莫治，转运使杨偕遣谘摄令以往。既至，闭阁数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偕奏其才，迁殿中丞、知馆陶县。

康定西征，谘上战略，献《拒马枪阵法》，其制利山川险隘，以骑士试上前，擢通判镇戎军，募兵教习。会三司议均税法，知谏院欧阳修言，惟谘方田法简而易行，诏谘与孙琳均蔡州上蔡县税。以母忧免官。用宰相吕夷简荐，起为崇仪副使、提举黄御河堤岸。

时富弼使契丹，谘入对，陈大水御戎之要。诏与杨怀敏、邓保信行河，其议"决黎阳大河，下与胡芦、滹沱、后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东北抵于海，上溢鹳鹊陂，下注北当城，南视塘泊，界截虏疆，东至海

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请立堡砦，以兵戍之。”诏储用兴役，会契丹约和而止。知丹、利二州。

王则叛，立彦博荐谘知冀州，运粮助攻讨。贼平，徙忻州，开渭渠，导汾水，兴水利，置屯田。转运使任颛言谘有巧思，自为兵械皆可用。诏以所作刻漏、圆□盾、独辕弩、生皮甲来上，帝颇嘉之。除益州路兵马钤辖，累迁英州刺史，后为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独辕弩可试，改鄜延路兵马钤辖，许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经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诏立独辕弩军。以西上阁门使知潞州。言怀、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间，可兴水田。又作鹿角车、陷马枪，请广独辕弩于他道。诏谘置弩千分给并、潞，谘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尝一日不思御戎之计。顷使契丹，观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无十万人一年之费，且乌合之众，非二十万不敢举。若以术制之，使举不得利，居无以给，不逾数年，必弃幽州而遁。臣庆历初经书河北大水，界断敌疆，乃其术也。臣所创车弩可以破坚甲，制奔冲，若多设之，助以大水，取幽蓟如探囊中物尔。”

时三司议均田租，召还，谘陈均括之法四十条。复上《平燕议》曰：“契丹之地，自瓦桥至古北口，地狭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属奚、契丹，自中原至庆州，道旁才七百余家。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傥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黑水、女真、室韦等国会战，其来既远，其粮匮乏。臣闻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用兵之善计。又闻得敌自至者胜，先据便地者佚。以臣所见，请举庆历之策，合众河于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马，然后以景德故事，顿兵自守。步卒十二万，骑卒三万，强壮三万，岁计粮饷百八十三万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运以给保州应援。以拒马车三千，陷马枪千五百，独辕弩三万，分选五将，臣可以备其一，来则战，去则勿追。幽州粮储既少，敌不可久留，不半年间，当遁沙漠。则进兵断古北口，砦松亭关，传檄幽蓟，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马不获伸用，则敌可破，幽燕可取。”帝壮其言，诏置独辕弩二万，同提举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军器。

谘尝谓：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师，请自巩西山七里店孤柏岭下凿七十里，导洛入汴，可以四时行运。诏都水监杨佐同往计度。归，未及论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师讨幽蓟，曹彬进兵涿州，敌断其后。王继恩募勇士持书抵彬，敏应募，间行由祁沟关达涿

州。彬得诏，选壮士五十人卫敏还，道遇贼，力战，四十八人死，敏与两人者，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见，复令赍诏谕彬。师还，补敏易州静砦指挥使。

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为敌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袭契丹，至满城，获首级甚众。既而敌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军都虞候，赐白金三百两，使间行求其父母，得之以归。徙屯镇州，而升其指挥为内员僚直。

李继隆讨夏州，奏隶麾下。敏率兵至灵州橐驼口双埠西，遇敌，斩首三千级，获羊马、橐驼、铠仗数万计。继隆上其功，迁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既而又从傅潜于定州。时契丹断蒲阴路，城中有神勇军士千余人。属敌兵盛，不敢战，敏率轻锐援出之。真宗幸天雄军，诏敏隶高琼，使追贼至宁远军，以功领涿州刺史。王均乱西川，从招安使雷有终败贼于灵池山。贼平，迁马步军都军头。

咸平中，契丹复入寇，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大败契丹于遂城西羊山，斩其酋长。真授单州刺史，后为邢州兵马钤辖。未几，从王起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战，斩首二千余级。徙北平砦兵马钤辖，领骑兵五千以当其冲。

先是，两地供输民多为契丹乡导，敏自鱼台北悉驱南徙，凡七百余户，送定州。迁北平砦总管，赐御剑，听以便宜从事。至是，契丹复入寇，复与敌战杨村，败之。敏谍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阴驻砦，敏夜率锐兵，袭破其营帐。契丹主大惊，问挞览曰："今日战者谁？"挞览曰："所谓田厢使者。"契丹主曰："其锋锐不可当。"遂引众去。

敌攻瀛州不下，欲乘虚犯贝、魏，诏敏与魏能、张凝三路兵，入敌境纵击，以牵其势。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师石村，虏获人畜、铠仗以万计。寻诏三路兵还定州，敏遇敌于镇州之北马头岭，复大破之。契丹请和，乃徙敏镇定路都钤辖，迁本州团练使，充镇定路总管。徙永兴军、陕州，历鄜延、环庆、凤翔三路，久之，为环庆路都总管。

时后桥属羌数扰边，敏诛违命者十八族，又败罗骨于三店川，迁郑州防御使、泾原路总管，后徙环庆。坐与部豪往还纳赂为不法，降左屯卫大将军、昭州防御使。既而以虢州围练使知隰州，复为环庆路都总管、仪州防御使，卒。敏在边二十余年，凡迁授，多以功伐，虽晚不自

饬，而朝廷亦优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监门卫大将军。曙少举进士不第，以父任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阁门祗候为苏、杭、湖、秀等州都巡检使。迁左侍禁，领东西排岸司，与谢德权提举在京仓草场。尝于仓隙地牧牛羊，为德权所讼。真宗以问德权曰："牛羊食仓粟邪？"曙闻而自劾，帝勉谕之。它日，召曙问："汝才孰与德权？"对曰："德权畏法慎事，臣乃敢于官仓牧牛羊，是不及也。"人多称之。

鄂州男子闻人若挫，告其徒永兴民李琰将作乱，命曙同度支判官李应机往按之。至则设方略，捕琰党三十余人，皆伏法。琰辞连己所不快者数十人，一切不问。青州卒庞德讼其校李绪谋以众叛，帝疑其诬，又命曙至青州，与通判魏德升同至劾，无验，遂弃德市。知青州张齐贤奏曙擅戮人，帝曰："不尔，无以安被告者。"曙还，奏德惮绪治军严，故诬之。帝擢绪本军虞候，而进曙东头供奉官。初，太宗平河东，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毁，帝欲新之，遣内待经度，计工二百万。帝疑，命曙往，减费十九。改内殿崇班。

祥符二年，黎州夷人为乱，诏曙乘驿往招抚，其酋首纳款，杀牲为誓。曙按行盐井，夷人复叛。曙率部兵百余，生擒首领三人，斩首数十级。因上言蛮阻险拒命，请必加讨。诏知庆州孙正辞、环庆驻泊都监张继勋领陕西兵，同曙俱进，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师已至而方出，请诛之。真宗谓王旦曰："已降而杀之，何以信四夷？"不许。夷人平，迁内殿承制，再迁如京副使、知登州。

会岁饥，请漕江、淮米以振贫乏，活者甚众。累迁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迁西上阁门使，徙郓州，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卒。曙为人沈敏，有干略，善论利害事，朝廷数任使之。

康德舆，字世基，河南洛阳人。父赞元，尝以作坊使从曹光实袭李继迁，获其母妻，擢崇仪使、武州刺史。赞元死，真宗追其功，录德舆三班奉职，迁右班殿直、泾原路走马承受，擢阁门祗候。河啮阳武埽，诏遣德舆完筑。历开封府西路都巡检、勾当榷货务，皆兼领埽事。改巡护开府等六州黄河堤岸。

天圣中，使夏州，赐赵德明冬服。夏人谓曰："前康将军战灵武者，非先世邪？"德舆惧其复仇，绐曰："非也。"还，勾当汴口，改西头供奉官。用枢密使曹利用荐，迁内殿崇班、河阴兵马都监，建沿汴斗门以节

水。会积雨，汴水将溢，德舆请自京西导水入护龙河，水得不溢。历知原州、庆州，益州路兵马钤辖，久之，领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马钤辖、管勾麟府路军马事。

有蕃部乜罗为殿侍，求锦袍、驿料，德舆不与，乜罗颇出怨言。后有谮乜罗与贼通，战则反射汉人，乜罗无以自明，乃谋附贼。指挥张岊闻之，召乜罗与饮，乜罗泣曰："我岂附贼者邪？盖逃死耳。"岊以告德舆："乜罗叛，信矣，不可不杀。"元昊方屡入寇，德舆不听，曰："今日岂杀蕃部时邪？"岊曰："叛者特乜罗，非众所欲也，请为君召与饮，仆崖谷中，声言堕马死，安知汉杀之？"德舆犹豫不决，以问所亲，所亲恶岊，短毁之，岊计不得行。

知府州折继闵闻贼将至，以告德舆，德舆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来也！"贼果以乜罗为响导，自后河川入袭府州。蕃汉欲入城，德舆闭门不纳，或降贼，或为贼所杀，不可胜计。贼既围府州，德舆与马步军副总管王元、兵马钤辖杨怀忠按兵不出战，但移文转运司调军食。转运副使文彦博籍民辇运，至境以俟，而德舆等终不出。及陷丰州，才出屯州城数里，三日而还。居民望见，以谓寇复至，皆弃其所赍，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闻，舆与止坐不出战，降为东染院使、河阳兵马都监。寻复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总管，历知代、石、仪三州，大名府路钤辖，提举金堤，累迁西上阁门使。

至和中，河决小吴埽，破东堤顿丘口，居民避水者趋堤上，而水至不得达，德舆以巨船五十，顺流以济之，遂免垫溺。复领果州团练使、知冀州，徙赵州。有告云翼卒谋以上元夜劫库兵为乱，德舆会宾属燕饮自若，阴遣人捕首谋诛之。徙陈州钤辖，卒。

张昭远，字持正，沧州无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宁州防御使。契丹内寇，凝与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围中。昭远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出使还，奏利害，多称旨。为忻州都巡检，改阁门祗候、知狄山军，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再迁内殿崇班。

天禧初，阁门副使缺员，枢密院方奏拟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仪，可并除西上阁门副使。"俄为河北缘边安抚副使，寻知瀛州，改东上阁门副使、知定州，以引进副使复知瀛州，迁西上阁门使、知雄州。献言岁会四榷场入中银，帝谓辅臣曰："先朝置榷场，所以通货，非所以计贸易之利也。"

会大雨，陂塘大溢，昭远勒兵筑长堤，以捍其冲。徙鄜延路兵马钤辖，进都钤辖，筑堡成平川。领忠州刺史、知成德军，迁四方馆使。滹沱河决，坏城郭，乃修五关城，外环以堤，民至今为利。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新州防御使，历步军马军都虞候、嘉州防御使，知代州。召还，改莫州防御使，罢管军，授左龙武军大将军、昭州防御使，卒。特赠应州观察使。

论曰：郭谘以其智巧材略，自见于功利之间，有足称者。曙，抑其次也，余皆碌碌者矣。如方之御寇，鉴之料敌，王果持法峭深，治军严办，兹其长也。田敏屡有战功，而贪墨败度，幸容于时。李渭治无远略，一失机会，关中兵祸，数年不解。德舆闭城以弃其民，昭远计榷场所入，焉知圣人怀柔之意哉。

列传第八十六

○王安石 子雱 唐坰附 王安礼 王安国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管，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维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离；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离、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离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斮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戩、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有

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

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谟，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去"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蓍，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泽。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注《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宁初，上书云："秦二世制于赵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神宗悦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安石尤喜之，荐使对，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校书。上薄其人，除知钱塘县。安石欲留之，乃令邓绾荐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数月，将用为谏官，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立名，不除职，以本官同知谏院，非故事也。

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论时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上令谕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进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请对陛下一一陈之。"乃措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听札子。"安石迟迟，坰诃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进。坰大声宣读，凡六十条，大略以"安石专作威福，曾布等表里擅权，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且读且目珪，珪惭惧俯首。"元绛、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琥、李定为安石爪牙，台官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至诋为李林甫、卢杞。上屡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慑。读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卫士，相顾失色，安石为之请去。阁门纠其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邓绾申救之，且自劾缪举。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责。"改监广州军资库，后徙吉州酒税，卒官。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礼，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从河东唐介辟。熙宁中，鄜延路城啰兀，河东发民四万负饷，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后帅吕公弼将从之。安礼争曰："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

饿而死尔，宜亟罢遣。”公弼用其言，民得归，而他路遇敌者，全军皆覆。公弼执安礼手言曰：“四万之众，岂偶然哉。果有阴德，相与共之。”

初，绛专爵赏，既上最，多失实，公弼以状闻。诏即河东议功，公弼将受之。安礼曰：“宣抚使以宰相节制诸道，且许便宜，封授一有不韪，人犹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隃进功状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辞。遂荐安礼于朝，神宗召对，欲骤用之。安石当国，辞，以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他日得见，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无赐坐者，特命之。迁直集贤院，出知润州、湖州，召为开封府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以天下事，帝甚乡纳。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救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贯之。卿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李定、张璪皆擿使勿救，安礼不答，轼以故得轻比。

进知制诰。彗星见，诏求直言。安礼上疏曰：“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枉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者。”帝览数嘉叹，谕之曰：“王珪欲使卿条具，朕尝谓不应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虽泰、华在前弗之见，近习蔽其君，何以异此，卿当益自信。”

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事至立断。前滞讼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论者几万人，安礼剖决，未三月，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书揭于府前，辽使过而见之，叹息夸异。帝闻之，喜曰：“昔秦内史廖从容俎豆，以夺由余之谋，今安礼能勤吏事，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升一阶。

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家。帝付安礼曰：“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皆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

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来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见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也。即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为神明。

宗室令騑以数十万钱买妾，久而斥归之，诉府督元直。安礼视妾，既火败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姿首也，今炙败之，则不复可鬻，此与炮烙之刑何异。请勿理其直而加厚谴，以为戒。"诏从之，仍夺令騑俸。

后宫造油箔，约三年损者反其价，才一年有损者，中官持诣府，请如约，词气甚厉。安礼曰："庸讵非置之不得其地，为风雨燥湿所坏耶。苟如是，民将无复得直，约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贵人皆惮之。

元丰四年，初分三省，置执政，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王师问罪夏国，泾原承受梁同奏："转运使叶康直饷米，恶不可食。"帝大怒曰："贵籴远饷，反不可用。徒弊民力于道路，康直可斩也。"安礼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实，当按之。"乃遣判官张大宁与同参核，且械系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是时，伐夏不得志，李宪又欲再举。帝以访辅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矣。"安礼曰："钞不可啖，必变而为钱，钱又变为刍粟。今距出征之期才两月，安能集事。"帝曰："李宪以为已有备，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独无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朕甚耻之。"安礼曰："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酝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宪材非度匹，诸将非有光颜、酝辈，臣惧无以副圣意也。"帝悟而止。后欲除宪节度使，安礼又以为不可。

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诋执政，且言："尚书不置录目，有旨按吏罪。"安礼请取台录以为式，乃与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废。徐禧计议边事，安礼曰："禧志大才疏，必误国。"及永乐败书闻，帝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

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汝贤亦罢。元祐中，加资政殿学士，历扬、青、蔡三州。又为御史言，失学士，移舒州。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府。苦风痹，卧帐中决

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赠右银青光禄大夫。

安礼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

王安国，字平甫，安礼之弟也。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年十二，出所为诗、铭、论、赋数十篇示人，语皆警拔，遂以文章闻于世，士大夫交口誉之。于书无所不通，数举进士，又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所献序言为第一，以母丧不试，庐于墓三年。

熙宁初，韩绛荐其材行，召试，赐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赐对。帝曰："卿学问通古今，以汉文帝为何如主？"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刑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颛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帝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止授崇文院校书，后改秘阁校理。屡以新法力谏安石，又质责曾布误其兄，深恶吕惠卿之奸。

先是，安国教授西京，颇溺于声色，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衔之。及安石罢相，惠卿遂因郑侠事陷安国，坐夺官，放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既而复其官，命下而安国卒，年四十七。

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惠卿而安国折之，议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当而已矣。安礼为政，有足称者。安国早卒，故不见于用云。

列卷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焘 张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 兄抗 王韶 子厚 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岁知读书，日数千言，暂经目辄诵，稍能戏为文章。客有从京师来者，与其兄谈佛寺火，清臣从傍应曰："此所谓灾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图灾解》。兄惊曰："是必大吾门。"韩琦闻其名，以兄之子妻之。

举进士，调邢州司户参军、和川令。岁满，荐者逾十数，应得京官。适举将薛向有公事未竟，阂铨格，判铨张掞擿使自陈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己而己舍之，薄矣。须待之。"掞离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应材识兼茂科，欧阳修壮其文，以比苏轼。治平二年，试秘阁，考官韩维曰："荀卿氏笔力也。"试文至中书，修迎语曰："不置李清臣于第一，则谬矣。"启视如言。

时大雨霖，灾异数见，论者归咎濮议。及廷对，或谓曰："宜以《五行传》'简宗庙，水不润下'为证，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汉儒附会之说也，吾不之信。民间岂无疾痛可上者乎？"即条对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为之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书郎签书平江军判官，名声籍甚。英宗知之，语王广渊曰："韩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审。如李清臣者，公议皆谓可用，顾以亲抑之可乎？"既而诏举馆阁，欧阳修荐之，得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

从韩绛使陕西。庆卒乱，家属九指挥应诛，清臣请于绛，配隶为奴婢。绛坐贬，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还故官，出提点京东刑狱。齐、鲁盗贼为天下剧，设耳目方略，名捕且尽。作《韩琦行状》，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文直事详，人以为不减《史》、《汉》。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翰林学士。元丰新官制，拜吏部尚书。清臣官右正言，当易承议阶，帝曰："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书右丞。哲宗即位，转左丞。

时熙、丰法度，一切厘正，清臣固争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

阳，徙河南、永兴。召为吏部尚书，给事中姚勔驳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于故帅，使其妻诣使者，告前后馈饷过制，囚系数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狱，而窜宗正。帝亲政，拜中书侍郎，勔复驳之，不听。

绍圣元年，廷试进士，清臣发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绌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于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

范纯仁去位，清臣独颛中书，亟复青苗、免役法，除诸路提举官。觊为相，顾苏辙轧己，乃擿辙尝以汉武比先帝激上怒，辙罢。时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觊之。已而惇入相，复与为异。惇既逐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鄜延路金明砦主将张舆战没，惇怒，议尽戮全军四千人。清臣曰："将死亦多端，或先登争利，或轻身入敌。今悉诛吏士，异时亡将必举军降虏矣。"于是但诛牙兵十六辈。

上幸楚王第，有狂妇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谋反，属吏捕治，本澶州娼而为清臣姑子田氏外妇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学士知河南，寻落职知真定府。

初，蔡确子渭上书诉父冤，造奇谮以陷刘挚罪，清臣心知其诬，弗之省，坐夺学士。徽宗立，入为门下侍郎。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

清臣蚤以词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筑都城，皆命作记，简重宏放，文体各成一家。为人宽洪，不忮害。尝为舒亶所劾，及在尚书，亶以赃抵罪，独申救之，曰："亶信亡状，然谓之赃则不可。"再为姚勔所驳，当绍圣议贬，或激使甘心，清臣为之言曰："勔以议事，所见或不同，岂应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穷约，以俭自持，至富贵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然志在利禄，不公于谋国，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谬，竟不如愿以死。后朝议以复孟后罪，追贬武安军节度副使，再贬雷州司户参军。

安焘，字厚卿，开封人。幼警悟。年十一，从学里中，羞与群儿伍，闻有老先生聚徒，往师之。先生曰："汝方为诵数之学，未可从吾游，当群试省题一诗，中选乃置汝。"焘无难色。诗成，出诸生上，由是知名。

登第，调蔡州观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机宜文字。用欧阳修荐，为秘阁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兼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时方兴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进。司农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宽剩，造簿供手实，青苗责保任，追胥苛切，其类旁午。焘平心奉法，列其泰甚于朝。移使京东路，过阙入见，神宗伟其仪观，留检正中书孔目房、修起居注。

元丰初，高丽新通使，假焘左谏议大夫往报之。高丽迎劳，馆饩加契丹礼数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诚心，非若奉契丹苟免边患而已。"焘笑答曰："尊中华，事大国，礼一也，特以罕至有加尔。朝廷与辽国通好久，岂复于此较厚薄哉！"使还，帝以为知礼，即授所假官，兼直学士院。

知审刑院，决剖滞讼五百余案。因言："每蔽狱上省，轻重有疑，则必致驳，势既不敌，故法官顾避稽停。请自今以疑狱谳者，皆得轻论。"从之。求知陈州，还，为龙图阁直学士、判军器监。

命馆辽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庑下，力争之，使无以夺。至肆仪将见，又不使缀行分班，使者入，余皆坐门外，寿请令门见而出，众始愧悔。逮辞日，悉如仪。或谓细故无足较，焘曰："契丹喜尝试人，其渐不可长也。"俄权三司使，改户部尚书。六年。同知枢密院。

夏人款塞，乞还侵疆。焘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无厌，当使知吾宥过而息兵，不应示以厌兵之意。"哲宗立，复仍前议，二府遂欲并弃熙河。焘固争之，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于是但以葭芦等四砦归之。

蔡确辈更用事，焘循循其间，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进知院事。时复洮、河，擒鬼章青宜结，二边少清，而并塞犹苦寇掠。焘言："为国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则疲民，畏则遗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举国入寇毋得应之，则固畏用兵矣。虽仅保障戍，实堕其计中，愿复讲攻扰之策。且乾顺幼竖，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不回戈而复怨，此一奇也。"其后夏人自相携

贰，使来修贡，悉如焘策。

宣仁太后患国用不足，颇裁冗费，宗室奉亦在议中。焘谏曰："陛下虽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举不可不深思而熟计。"太后悟，遂止。

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议，必欲回之东注。焘以河流入泺淀，久必淤浅，恐河朔无以御敌，遂上言曰："自小吴未决之前，河虽屡徙，而尽在中国，故京师得以为北限。今决而西，则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将南岸遂属敌界。彼若建桥梁，守以州郡，窥兵河外，可为寒心。今水官之议，不过论地形，较功费；而献纳之臣，不考利害轻重，徒便于治河，而以设险为缓，非至计也。"帝虽然之，而回河之议纷起，东北萧然烦费，功亦不就。

三年，同列皆序迁，且新用执政，焘独如初。诏增其两秩，焘恳辞曰："是虽有故事，窃意以一时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尔。今日愿自臣革之，使朝廷不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风，庶或有补。"竟不受。以母忧去，卒丧，拜观文殿学士、知郑州，徙颍昌及河南府，入为门下侍郎。

宣仁之丧，宗室既为三年服，才越岁，章惇拜相，欲革为期。焘争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尽，兹用明道故实耳。遽改之，播诸天下，非佳声也。"乃止。焘与惇布衣交，觊其助己，焘不肯少下之。阳翟民盖渐有财讼，而与谏官来之邵交通，开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焘不可；复欲并劾开封，焘又不可，遂与惇隙。明堂斋祠，为仪仗使，后官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焘方举劾，谏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帝怒，欲逐安民，焘为救释。惇遂谮其相表里，出知郑州，徙大名。

父日华，本三班院吏，以焘恩封光禄大夫，至是卒，年九十余。焘免丧，徽宗立，复知枢密院。旧制，内侍出使，以所得旨言于院，审实乃得行。后多辄去，焘请按治之。都知阎守懃领他职，祈罢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诣焘谢。郝随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为阶，亦争之。

以老避位，帝将宠以观文殿大学士，有间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学士知河南。将行，上疏曰："自绍圣、元符以来，用事之臣，持绍述之名，诳惑君父，上则固宠位而快恩仇，下则希进用而肆朋附。彼自为谋则善矣，未尝有毫发为公家计者也。夫听言之道，必以其

事观之。臣不敢高谈远引，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绍圣以还，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而反谓绍述，岂不为厚诬哉！愿陛下监之，勿使饰偏辞而为身谋者复得行其说。”又言：“东京党祸已萌，愿戒履霜之渐。”语尤激切。

初，建青唐邈川为湟州，戍守困于供亿。焘在枢府，因议者以为可弃，奏还之。崇宁元年议其罪，降端明殿学士，再贬宁国军节度副使，汉阳军安置。湟州复，又降祁州团练副使。鄯州之复，又移建昌军，然弃鄯州时，焘居忧不预也，终不敢自明。阅再岁，始复通议大夫，还洛卒，年七十五。后五岁，悉还其官职。

子扶，靖康时为给事中。金人入京师，责取金帛，扶与梅执礼、陈知质、程振皆见杀。

张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孙也。早孤，鞠于兄环，欲任以官，辞不就。未冠登第，历凤翔法曹、缙云令。

王安石与环善，既得政，将用之，而环已老，乃引璪同编修中书条例，授集贤校理、知谏院、直舍人院。杨绘、刘挚论助役，安石使璪为文诘之，辞，曾布请为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诰，安石荐用布，以璪同修起居注。自县令至是，才岁余。坐奏事不实，解三职，已而复之。

时建议武学，璪言：“古之太学，舞干习射，受成献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闻偏习其一者也。请无问文武之士，一养于太学。”朝廷既复河、陇，欲因势戡定夔、蜀、荆、广诸夷，璪言：“先王务治中国而已。今生财未尽有道，用财未尽有礼，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听。以集贤殿修撰知蔡州，复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

卢秉行盐法于东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数家为黥徙，且破产以偿告捕，二年中犯者万人。璪条列其状。又言：“行役法以来，最下户亦每岁纳钱，乞度宽羡数均损之，以惠贫弱。”后皆施行。

郑侠事起，璪媚吕惠卿，劾冯京与侠交通有迹，深其辞，致京等于罪。判司农寺，出知河阳。元丰初，入权度支副使，遂知制诰、知谏院。判国子监，荐蔡卞可为直讲。建增博士弟子员，月书、季考，岁校，以行艺次升，略仿《周官》乡比之法，立斋舍八十二。学官之盛，

近代莫比，其议多自璪发之。

苏轼下台狱，璪与李定杂治，谋傅致轼于死，卒不克。详定郊庙奉祀礼文，议者多以国朝未尝躬行方泽之礼为非正，诏议更制。璪请于夏至之日，备礼容乐舞，以冢宰摄事。帝曰："在今所宜，无以易此。"卒行其说。为翰林学士，详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阶易前日省、寺虚名，而职事名始正。

四年，拜参知政事，改中书侍郎。哲宗立，谏官、御史合攻之，谓："璪奸邪便佞，善窥主意，随势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机陷人。深交舒亶，数起大狱，天下共知其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贼也。"疏入，皆不报。最后，刘挚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今过恶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逾岁，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进大学士，知扬州以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简翼。

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第进士，调夔州观察推官。治平中，水灾地震，宗孟上书，斥大臣及宫禁、宦寺，熙宁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见其名，曰："是尝言水灾地震者邪！"召试学士院，以为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进集贤校理。

时三司新置提举帐司官，禄丰地要，人人欲得之。执政上其员，帝命与宗孟。命察访荆湖两路，奏罢辰、沅役钱及湖南丁赋，远人赖之。吕惠卿制手实法，然犹许灾伤五分以上不预。宗孟言："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灾伤五分不预焉。臣以为使民自供，初无所扰，何待丰岁？愿诏有司，勿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民于是益病矣。

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诰，帝又称其有史才，命同修两朝国史，为翰林学士兼侍读。旧制，学士唯服金带，宗孟入谢，帝曰："学士职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仪未宠。"乃加佩鱼，遂著为令。枢密都承旨张诚一预书局事，颇肆横，挟中旨以胁同列。宗孟持其语质帝前，皆非是，因叩头白其奸。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书左丞。

帝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宗孟率尔对曰："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帝不语，直视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

不肯矣。”宗孟惭惧，至无以为容。仅一岁，御史论其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罢知汝州。逾年，加资政殿学士，徙亳、杭、郓三州。

郓介梁山泺，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惨酷劾，夺职知虢州。明年，复知河中，还其职。帅永兴，移大名。宗孟厌苦易地，颇默默不乐，复求河中。卒，年六十六。

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藏帑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或请损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他奉养率称是。尝以书抵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轼答之曰：“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盖针其失云。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学，举进士，调南京法曹，又为高密、广平王二宫教授、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擢监察御史里行，辞御史，改崇政殿说书兼知谏院。

神宗尝询天地合祭是非，对曰：“国朝之制，冬至祭天圆丘，夏至祭地方泽，每岁行之，皆合于古。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所谓因时制宜者也，虽施之方今，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当正。然今日礼文之失，非独此也，愿敕有司正群祀，为一代损益之制。”诏置局详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议遂定。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同修国史。遭母忧去，服除，以礼部尚书召对阙中。

闽省盐法苦，言者众，神宗谓履自闽来，恃以为决。履乃陈法甚便，遂不复革，乡论鄙之。迁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细故罚金，遂言：“贾谊有云：‘遇之以礼，则群臣自喜。’群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议，黜之可也；可恕，释之可也，岂可罚以示辱哉！”时又制侍郎以下不许独对，履言：“陛下博访万务，虽远外微官，犹令独对，顾于侍从乃弗得愿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诘所自来。履谏曰：“御史以言为职，非有所闻，则无以言。今乃究其自来，则人将惩之，台谏不复有闻矣，恐失开言路之意。”事乃寝。

哲宗即位，徙为翰林学士。履素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至是，更自谓有定策功。刘安世发其罪，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坐举御史不当，降天章阁待制。历舒、洪、苏、鄂、青州、江宁、应天、颍昌府。绍圣初，复

龙图阁直学士，为御史中丞。极论吕大防、刘挚、梁焘垂帘时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马光变更先朝已行之法为罪。

先是，北郊之论虽定，犹不果行，履又建言："阳复阴消，各因其时。上圆下方，各顺其体。是以圣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汉，其仪不易。及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历世袭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尝有意于兹矣。今承先志，当在陛下及二三执政。"哲宗询诸朝，章惇以为北郊止可谓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盖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岂有祭大祇亦谓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议。拜尚书右丞。

会正言邹浩以言事贬新州，履曰："浩以亲被拔擢之故，敢犯颜纳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将视以为戒，谁复敢为陛下论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罢知亳州。徽宗立，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复拜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卒。

论曰：哲宗亲政之初，见虑未定，范、吕诸贤在廷，左右弼谟，俾日迩忠谠，疏绝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业，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进，阴觊柄用，首发绍述之说，以隙国是，群奸洞之，冲决莫障，重为荐绅之祸焉。至于兴大狱以倾冯京、苏轼者，璪也；助成手实之法，以坏人材、谰司马光者，宗孟也；讦垂帘之事，击吕大防、刘挚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亚乎。焘论议识趣，有可称述，虽立朝无附，而依违蔡确、章惇间，无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进士，调虔州推官。秩满，以父希言当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团练推官。王尧臣安抚陕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辽，奏挺从，至雄州，誓书有所更易，遣挺还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人。

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奏挺通判泾州，徙鄜州。河北多盗，精择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饬属县严保伍，得居停奸盗者数人，弛其宿负，补为吏，使之察警，盗每发辄得。均博平、聊城二县税，岁衍钜万。三司下其法于四方，然大抵增赋也。

为开封府推官、提点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议，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复决，兵夫芟楗漂溺不可计。降知滁州，言者以为轻，乃贬秩停官。

越数岁，稍起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盐。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芘。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江闽盐贼率千百为州县害，挺谕所部与期，使首纳器甲，原其罪，得兵械万计。官盐恶而价贵，盗盐善而价且下，故私贩日滋。挺简僚吏至淮转新盐，明殿赏，以官数之余畀之，于是贼党破散，宿弊遂绝，岁增卖盐四十万。

改陕西转运副使，进直龙图阁、知庆州，因上书论攻守大计。夏人大入，挺尽敛边户入保，戒诸砦无出战。谅祚亲帅军数万攻大顺，挺料城坚不可破，而柔远城恶，亟遣总管张玉将锐师守之。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骑渡水多踬，惊言有神。过三日不克，谅祚督帐下决战，挺伏强弩壕外，飞矢贯其铠，遂引却。移寇柔远，玉夜斫营，夏人惊扰溃去。环州熟羌思顺举族投谅祚，倚为乡导。挺宣言思顺且复来，命葺其旧舍，出兵西为迎候之举。谅祚果疑思顺，毒之死。挺筑城马练平为荔原堡，分属羌三千人守之。

神宗即位，加天章阁待制、知渭州。举籍禁兵悉还府，不使有隐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训之，偏伍钲鼓之法甚备。储劲卒于行间，遇用奇，则别为一队。甲兵整习，常若寇至。又分义勇为伍番，番三千人，参正兵防秋与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罢，岁省粟帛、钱缗十三万有奇。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募人佃种，以益边储。取边民阑市蕃部田八千顷，以给弓箭手。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砦，开地二千顷，募卒三千人耕守之。

谍告夏人候胡卢河，挺出奇兵迎击之。夏人溃，分诸将蹑而讨之，荡其七族。进右谏议大夫，赐金帛三千。夏人复犯诸砦，环庆兵不能御，挺遣张玉以万人往解其围。庆州军变，挺讨平之，进龙图阁直学士。广锐卒徙营，众惮迁，欲为乱，城中震扰，挺推斩首恶十九人，讫徙营。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制渡河大索及兵械镰枪，皆获其用。

熙宁五年，拜枢密副使。帝问挺泾原训兵之法，召部将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为诸郡法。河州景思立战死，帝开天章阁访执政，挺请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烦卿。河朔有警，卿当行矣。"契丹议云中地，挺请罢沿边戍人，示以无事，因乞置三十七将，皆行其策。

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亲临赐药，罢为资政殿学士、判

南京留司御史台。元丰二年，薨，年六十六。赠工部尚书，谥曰敏肃。

挺谲而多知，人莫能窥其城府。初，为富弼、范仲淹客，颇泄其几事于吕夷简以自售。在渭久，郁郁不自聊，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叹。中使至，则使优伶歌之，以达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枢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进士，调太平州推官。闻父疾，委官去。稍迁睦亲宅讲书。英宗在宫邸，器重之，请于安懿王，愿得与游。每见，必衣冠尽礼，义兼师友。再迁太常博士、通判秦州，为秘阁校理，乞知苏州。州并江湖，民田苦风潮害，抗筑长堤，自城属昆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堨，大以为利。

徙广东转运使。岑水铜冶废，官给虚券为市，久不偿。人无所取资，聚而私铸，抗尽给之，人得直以止。番禺岁运盐英、韶，道远，多侵窃杂恶。抗命十舸为一运，择摄官主之，岁终会其殿最，增十五万缗。

英宗立，召为三司判官。广部去京师远，不即至，帝见南来者必问之。及入对，谕曰：“卿乃吾故人，朕望于卿者厚，勿以常礼自疏也。”以史馆修撰同知谏院。方议安懿王典礼，抗引礼为人后之谊，指陈切至，涕泪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请见，帝迎问之，抗推原变异，守前说以对。大臣畏其谏，列白为知制诰，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

郡兵番戍，室家留营多不谨，夫归辄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为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过阙，帝见之，悲恸不自胜，曰：“先帝疾大渐，犹不忘卿。”遂赴镇。

秦有质院，质诸羌百余人，自少至老，扃系之，非死不出，抗皆纵释，约毋得擅相仇杀。已而有犯者，斩以徇，莫敢奸令。居数日，梦英宗召语，眷如平生，欲退复留。觉为家人言，感念歔欷。及灵驾发引之旦，东望号恸，见僚佐于便室，骤得疾卒，年六十。特赠礼部侍郎。又欲赐谥，吴奎曰：“抗以旧恩，自杂学士赠官，已逾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第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

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

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所谓包顺者也。

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经略使李师中言："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而韶为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后帅郭逵上韶盗贷市易钱，安石以为不足校，徙逵泾原。

帝志复河、陇，筑古渭为通远军，以韶知军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险，诸将谋置阵平地，韶曰："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乃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斗，师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帐下兵逆击之，羌大溃，焚其庐帐而还，洮西大震。。会瞎征度洮为之援，余党复集。韶命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而潜师越武胜，遇瞎征首领瞎夔等，与战破之，遂城武胜，建为镇洮军。进右正言、集贤殿修撰。复击走瞎征，降其部落二万。更名镇洮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远为一路，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

六年三月，取河州，迁枢密直学士。降羌叛，韶回军击之。瞎征以其间据河州，韶进破诃诺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狭隘，释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党守河州，自将尾官军，韶力战破走之，河州复平。连拔宕、岷二州，叠、洮羌酋皆以城附。军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七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

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于踏白城，贼围河州，日夜驰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瞎征知援绝，拔栅去。

初，思立之覆师也，羌势复炽，朝廷议弃熙河，帝为之旰食，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还熙州，以兵循西山绕出踏白后，焚八千帐，瞎征穷蹙丐降，俘以献。拜韶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资政、观文学士，非尝执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两子，前后赐绢八千匹。未几，召为枢密副使。

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人，军食皆仰给他道。转运判官马瑊捃官吏细故，韶欲罢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于是与安石异。数以母老乞归，帝语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决里、广源之建，臣以为贪虚名而忘实祸，执政乃疑臣为刺讥。方举事之初，臣力争极论，欲宽民力而省财用，但同列莫肯听，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费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与众异论，偿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凿空开边，骤跻政地，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帝由是不悦，以故罢职知洪州，又坐谢表怨慢，落职知鄂州。元丰二年，还其职，复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襄敏。

韶起孤生，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尝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交，呼声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缋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亲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属诸将，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

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子十人，厚、寀最显。

厚字处道。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不听。绍圣中，用荐者换礼宾副使、干当熙河公事。

会羌酋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师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陇拶出迎。遂定湟、鄯。诏赐陇拶姓名曰赵怀德，进厚东上阁门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种叛，合兵来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怀德，而贬厚右内府率，再贬贺州别驾。

崇宁初，蔡京复开边，还厚前秩，于是羌人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怀德畏偪，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拔湟州。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

三年四月，厚帅大军次于湟，命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诫将右军出宗谷而南，自将中军趋绥远，期会宗哥川，羌置陈临宗水，倚北山，溪赊罗撒张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师下青唐，知罗撒留一宿去，贯始悔之。厚将大军趣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

明年，罗撒复入寇，永年战死，羌焚大通河桥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御使。已而赵怀德约降未决，厚以书谕之，怀德即纳款。还厚旧官。入朝，提举醴泉观，卒。赠宁远军节度使，谥曰庄敏。

寀字辅道。好学，工词章。登第，至校书郎。忽若有所睹，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谈丹砂、、神仙事。得郑州书生，托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则声容与人接。因习行其术，才能什七八，须两人共为乃验。外间欢传，浸淫彻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灵素自度技不如，愿与之游，拒弗许。户部尚书刘昺，寀外兄也，久以争进绝还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达，寀言其故，神曰："第往与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有之否？"昺惊骇汗浃，不能对，盖所言皆阴中伤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风仪既高，又善谈论，应对合上指。帝大喜，约某日即内殿致天神。灵素求与共事，又弗许。或谓灵素，但勿令郑书生偕，寀当立败。即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边，密与夏人谋反国。迟至尊候神，且图不轨。"帝疑焉。及是日，寀与书生至东华门，灵素戒阍卒独听寀入。帝斋洁敬待，越三夕无所闻，乃下寀大理，狱成，弃市，寀窜琼州。

薛向，字师正。以祖颜任太庙斋郎，为永寿主簿，权京兆户曹。有商胡赍银二箧，出枢密使王德用书，云以与其弟。向适监税，疑之曰："乌有大臣寄家问而诿胡人者？"鞫之，果妄。

为邠州司法参军。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陈洎行边，向诣洎陈三敝，言："今板筑暴兴，吏持斧四出伐木，无问井闾丘陇，民不敢诉。必不得已，宜且葺边城。函关，秦东塞，今西乡设守，是为弃关内乎？三司贷龙门富人钱，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称贷于民，非义也。"洎上其说，悉从之。邠守贪沓，欲因事为邪，并治于城，立表于市以撤屋，冀得赂免，向力争罢之。

监在京榷货务，连岁羡缗钱，当迁秩，移与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议改河北便籴，行钞法。向曰："如此，则都内之钱不继，茶、盐、香、象将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议，既而边籴滞不行，沔坐黜。

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庐，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诣主将求归视。弗得，皆亡奔。至，则家人无存者，聚谋为盗，民大恐。向遣吏晓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听若辈归，此武将不知变之过也。亟往收溺尸，贳汝擅还之罪。"众人庭下泣谢，一境乃安。

又论河北籴法之弊，以为："度支岁费钱缗五百万，所得半直，其赢皆入贾贩家。今当有以权之，遇谷贵，则官籴于澶，魏，载以给边；新陈未交，则散籴价以救民乏；军食有余，则坐仓收之。此策一行，谷将不可胜食矣。"朝廷是向计，始置便籴司于大名，以向为提点刑狱兼其事。武强有盗杀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脱六囚于死。

入为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制置解盐。盐足支十年，而岁调畦夫数千，向奏损其数。兼提举买马，监牧沙苑养马，岁得驹三

百，而费钱四千万，占田千顷。向请斥闲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场于原、渭，以羡盐之直市马，于是马一岁至万匹。昭陵复土，计用钱粮五十万贯石，三司不能供亿，将移陕西缘边入盐中于永安县。向陈五不可，以为失信商旅，遂举所阙之数以献。尝夜至灵宝县，先驱入驿，与客崔令孙争舍。令孙正病卧，惊而死，罢知汝州。甫数月，复以为陕西转运副使，进为使。厚陵役费，其助如永昭时，凡将漕八年，所入盐、马、刍、粟数累万，民不益赋，其课为最。

夏将嵬名山以绥州来归，青涧城主种谔将往迎，诏向与议。谔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议劾谔擅兴，将致法。向言："谔今者之举，盖忘身以徇国，有如不称，臣请坐之。"谔既贬，向亦罢知绛州，再贬信州，移潞州。张靖使陕西还，陈向制置盐、马之失。诏向诣阙与辩，靖辞穷，即罪之。

神宗知向材，以为江、浙、荆、淮发运使。纲舟历岁久，篙工利于盗货，尝假风水沉溺以灭迹。向募客舟分载，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数，多为主者冒占，悉夺畀属州，诸运皆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恶，利有重轻，为立等式，用所漕物为诛赏。迁天章阁待制。环庆有疆事，帝以向习知地形，召诣中书。旧制，发运使上计毋得出人，唯止都门达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宁四年，权三司使。明堂礼成，有司误迁向右谏议大夫，诏罚吏而向官不夺。河、洮用兵，县官费不可计，向未尝乏供给。及解严，上疏乞戒将帅裁溢员，汰冗卒、省浮费、节横赋，手敕褒纳。进龙图阁直学士。

辽人求代北地，北边择牧，加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知定州。高阳关募兵，敌阴遣人应选。向谍知之，主者觉，纵使亡去，向遣逻捕取之，械送瀛州，戮于市。北使久留都亭，数出不逊语，而云、应点兵，涿、易治道，佥谓必谕盟。向曰："彼欲疆议速成，故多张虚势以撼我。使者惧不如其请，故肆嫚言以徼幸取成。兵来不除道，其亦无能为也已。"后皆如向言。迁工部侍郎。向控辞，赐诏弗允。故事，前两府辞官乃降诏，两省得诏自向始。元丰元年，召同知枢密院。

向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无病民，所上课间失实。时方尚功利，王安石从中主之，御史数有言，不听也。向以是益得展奋其材业，至于论兵帝所，通畅明决，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质以西北事，则养威持重，未尝启其端，非常所以属望意。会诏民畜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议欲改为。于是舒亶论向反覆无大臣体，斥知颍州。又改随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录

其言，谥曰恭敏。子绍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奋。崇宁中，历熙河转运判官，梓州、陕西转运副使，直龙图阁、集贤殿修撰，入为左司郎中，擢徽猷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渭州，改庆州。监公使库皇置坐狱，嗣昌奏请之。遂以监临自盗责安化军节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复待制、知太原府。论筑泾原三仓劳，加显谟阁直学士；又以抚纳西羌功，进延康、宣和殿学士，拜礼部、刑部尚书。坐启拟反覆罢，提举崇福宫。久之，迁延康殿学士、知延安府，赐第京师。当迁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

嗣昌前后因事六七贬，多以欺罔获罪。至是，言者并论之，降为待制，卒。

先是，徽宗有意图北方，遣谭稹衔命访诸帅，韩粹彦、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润饰谍词，以开边隙。及论事帝前，语至兴师，或感激流涕。造乱之咎，人皆归责焉。

章楶，字质夫，建州浦城人。祖频，为侍御史，忤章献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象荫，为孟州司户参军。应举入京，闻父对狱于魏，弃不就试，驰往直其冤。还，试礼部第一，擢知陈留县，历提举陕西常平、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入为考功、吏部、右司员外郎。

元祐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时朝廷戢兵，戒边吏勿妄动，且捐葭芦、安疆等四砦予夏，使归其永乐之人。夏得砦益骄。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惩艾，边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后诸路出兵，据其要害，不一再举，势将自蹙矣。"遂乘便出讨，以致其师，夏果人围环州。楶先用间知之，遣骁将折可适伏兵洪德城。夏师过之，伏兵识其母梁氏旗帜，鼓噪而出，斩获甚众。又预毒于牛圈潴水，夏人马饮者多死。召权户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绍圣初，知应天府，加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徙江、淮发运使。

哲宗访以边事，对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风、环庆四路之师，阳缮理他堡壁数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楶怯，请曰："此夏必争之地，夏方营石门峡，去我三十里，能夺而有之乎？"楶又阳谢之，阴具板筑守战之备，帅四路师出胡芦河川，筑二城于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二旬有二日成，赐名平夏城、灵平砦。方兴役时，夏以其众来乘，楶迎击败之。既而环庆、鄜

延、河东、熙河皆相继筑城，进拓其境，夏人愕视不敢动。夏主遂奉其母合将数十万兵围平夏，疾攻十余日，建高车临城，填堑而进，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战，粲谍其弛备，遣折可适、郭成轻骑夜袭，直人其帐执之，尽俘其家，虏馘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哲宗为御紫宸殿受贺，累擢粲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

粲在泾原四年，凡创州一、城砦九，荐拔偏裨，不间厮役，至于夏降人折可适、李忠杰、朱智用，咸受其驭。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哲宗亦为之寝兵。粲立边功，为西方最。

时章惇用事，粲与惇同宗，其得兴事，颇为世所疑。徽宗立，请老，徙知河南。入见，留拜同知枢密院事，俾其子縡为开封推官以便养。逾年，力谢事罢，授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未几，卒。徽宗悼之。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曰庄简，赙恤甚厚。

粲七子：縡、综、纟京、绾、綖、縯、缜。縡、纟京最知名。縡繇推官为户部员外郎、提点淮南东路刑狱、权知扬州兼提举香盐事。时方铸崇宁大钱，令下，市区昼闭，人持钱买物，至日旰，皇皇无肯售。縡饰市易务致百货，以小钱收之；且檄仓吏粜米，以大钱予之，尽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几，新钞法行，旧钞尽废，一时商贾束手，或自杀。縡得诉者所持旧钞，为钱以千计者三十万，上疏言钞法误民，请如约以示大信。上怒，罢縡，降两官。

纟京第进士，历陕西转运判官，入为户部员外郎。中书侍郎刘逵之妻，纟京姊也。逵渐复元祐之政，纟京多赞之。蔡京欲挤逵，且惎纟京不附己，使其党攻之，出纟京湖州。论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

综历通判常州，绾知丹徒县，綖签判西安州，縯签判苏州，粲孙茇承奉郎，荩监苏州税，俱列仕显。

及京复相，遂兴制狱，倾章氏。綖居苏州，或得私铸钱数巨罂，京风言者诬綖与州人郁宝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连系数百人，累月卒无实，狱多死者。京大怒，别遣孙杰鞫之，傅致如章，綖刺面配沙门岛，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窜縡台州，综秀州，纟京温州，绾睦州，縯永州，茇处州，荩均州，官司降罢除名者十余人，时论冤之。

孙杰擢龙图阁直学士、知苏州，张商英入相，始辨前狱，移綖常州，纟京复朝奉郎、通判秀州。顷之，綖改授内殿崇班，纟京秘书省校书郎，迁户部员外郎，出提点两浙刑狱，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谭稹宣抚燕山，请纟京为参谋，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归山后议，稹以错置乖方罢。纟京落职送吏部，会赦恩，上书告老，复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卒。

论曰：神宗奋英特之资，乘财力之富，锐然欲复河、湟，平灵、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辈起诸生，委褒衣，树勋戎马间。世非无材，顾上所趣尚磨厉奚如耳。观挺之治兵，韶之策敌，楶之制胜，亦一时良将。薛向虽无三子劳，而董漕边饣襄，不乏仰给，持重枢府，不启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陇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继韶。而嗣昌造衅北伐，乃悖于向，可胜诛邪？虽然，佳兵好还，道家所戒，卒之寀以左道杀，綖以铸钱陷，此非其验也与。

列传第八十八

○常秩 邓绾 子洵武 李定 舒 亶 蹇周辅 子序辰 徐铎 王广渊 弟临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陈绎

常秩，字夷甫，颍州汝阴人。举进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经术著称。嘉祐中，赐束帛，为颍州教授，除国子直讲，又以为大理评事；治平中，授忠武军节度推官、知长葛县，皆不受。

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帝曰：“先朝累命，何为不起？”对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闾巷。今陛下严诏趣迫，是以不敢不来，非有所决择去就也。”帝悦，徐问之：“今何道免民于冻馁？”对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适用，愿得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干国子监，俄兼直舍人院，迁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谏职，复乞归，改判太常寺。

七年，进宝文阁待制兼侍读，命其子立校书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举中太一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还颍。十年，卒，年五十九，赠右谏议大夫。

秩平居为学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见秩与语，辄ＴＢ然自以为不及。欧阳修、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称荐之。翕然名重一时。

初，秩隐居，既不肯仕，世以为必退者也。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至斥孙复所学为不近人情。著讲解数十篇，自谓“圣人之道，皆在于是”。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

立，始命为天平军推官，秩死，使门人赵冲状其行，云：“自秩与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阴变其法，民受涂炭，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秩知其必败。”绍圣中，蔡卞荐立为秘书省正字、诸王府说书侍讲，请用为崇政殿说书，得召对，又请以为谏官。卞方与章惇比，曾布欲倾之，乘间为哲宗言立附两人，因暴其行状事，以为诋毁先帝。帝亟下史

院取视，言其不逊，以责惇、卞，惇、卞惧，请贬立，乃黜监永州酒税。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举进士，为礼部第一。稍迁职方员外郎。熙宁三年冬，通判宁州。时王安石得君专政，条上时政数十事，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又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其辞盖媚王安石。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谀。

安石荐于神宗，驿召对。方庆州有夏寇，绾敷陈甚悉。帝问安石及吕惠卿，以不识对。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贤人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陈升之，冯京以绾练边事，属安石致斋，复使知宁州。绾闻之不乐，诵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或问："君今当作何官？"曰："不失为馆职。""得无为谏官乎？"曰："正自当尔。"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寻同知谏院。献所著《洪范建极锡福论》，帝曰："《洪范》，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举而措诸天下，矫革众敝。卿当S W淫朋比德之人，规以助朕。"绾顿首曰："敢不力行所学，以奉圣训。"明年，迁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

时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农，故安石藉绾以威众。绾请先行免役于府界，次及诸道。利州路岁用钱九万六千缗，而转运使李瑜率三十万，绾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务聚敛，积宽余，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钱，绾请付吏究治。畿县民诉助役，诏询其便否两行之，绾与曾布辄上还堂帖。中丞杨绘言未闻司农得缴奏者，不报。凡吕公著、谢景温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罢去之，而引蔡确、唐坰为御史。

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国朝故事，未有台杂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龙图阁待制。建言："顷时御史罢免，犹除省府职司，盖厥初选用既审，则议论虽不合，人材亦不可遗，愿籍前后谏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录，使于进退间与凡僚稍异，则思竭尽矣。"

辽人来理边地，屯兵境上，声言将用师，于是两河戒严，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绾曰："非徒无益，且大扰费。"帝从其言而止。又言："辽

妄为地讼，意在窥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罢，其情伪可见。今当御之以坚强，则不渝二国之平，平则彼不我疑，而我得以远虑。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将力争，则大为中国之耻。”帝览疏嘉之。

安石去位，绾颇附吕惠卿。及安石复相，绾欲弥前迹，乃发惠卿置田华亭事，出知陈州。又论三司使章惇协济其奸，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创手实法，绾曰：“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无所措手足矣。商贾通殖货财，交易有无，不过服食、器用、米粟、丝麻、布帛之类，或春有之而夏以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嚚讼者趋赏报怨以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诏罢其法。迁翰林学士，仍为中丞。

绾虑安石去失势，乃上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帝以语安石，安石曰：“绾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又荐彭汝砺为御史，安石不悦，遽自劾失举。帝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逾岁，为集贤院学士、知河阳，元丰中，以待制知荆南、陈、陕，徙永兴军，改青州。奏言岁大稔，斗粟五七钱。帝知其佞，令提举官酌市价以闻。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邓州。

无祐初，徙扬州。言者论其奸，改滁州，未去邓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观中为尚书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进士，为汝阳簿。绍圣中。哲宗召对，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撰《神宗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史祸之作，其力居多。迁起居舍人。

徽宗初，改秘书少监，既而用蔡京荐，复史职，御史陈次升、陈师锡言：“洵武父绾在熙宁时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数其邪僻奸回，今置洵武太史，岂能公心直笔，发扬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恶乎？且其人材凡近，学问荒缪，不足以污此选。”不听。迁起居郎。

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镇，帝未有意复用也，洵武为帝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乃作《爱莫助之图》以献。其图如《史记》年表，列旁行七重，别为左右，左曰元丰，右曰元祐，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

阁、学校各为一重。左序助绍述者，执政中唯温益一人，余不过三四，若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之属而已。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咸在，以百数。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请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谓非相此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明日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请籍异论者，于是决意相京。进洵武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迁吏部侍郎。

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台、寺、监之职，而以寄禄阶易空名矣。今在选七阶，自两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有瀛州军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县充濮州教授者，殽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录。"诏悉更之。迁刑部尚书，又请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试，俾知为吏之方。崇宁三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中书侍郎。

妖人张怀素狱兴，其党有与洵武连昏者，坐出知随州。提举明道宫，复端明殿学士，知亳州、河南府，召为中太一宫使，连进观文殿学士，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观使兼侍读留修国史，改保大军节度使。未几，知枢密院。

五谿蛮扰边，即仿陕西弓箭手制，募边民习知溪洞险易者，置所司教以战阵，劝以耕牧，得胜兵几万人以镇抚之。迁特进，拜少保，封莘国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赠太傅，谥曰文简。

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败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制书，皆罢去。

御史陈荐疏："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

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罢两人，定亦不自安，蕲解职，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当会赦，论不已，窜之黄州。方定自鞫轼狱，势不可回。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乃奇才也。”俱不敢对。

请复六案纠察之职，并诸路监司皆得钩考，从之。彗出东方，求直言，太史谓有兵变，帝命宦者视卫士饮食。定言一饭不足市恩，适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议废明堂祀，帝以访定。定曰：“三岁一郊或明堂，祖宗以来，未之有改。谁为此言，愿治其妄。”帝曰：“听卿言足矣。”迁翰林学士。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罢知河阳，留守南京，召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移江宁府。言者争暴其前过，又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

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试礼部第一，调临海尉。民使酒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执之，不服，即自起斩之，投劾去。王安石当国，闻而异之，御史张商英亦称其材，用为审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绩，迁奉礼郎。郑侠既贬，复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诸陈。搜侠箧，得所录名臣谏草，有言新法事及亲朋书尺，悉按姓名治之，窜侠岭南，冯京、王安国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

元丰初，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学官受赂，事闻，亶奉诏验治，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为功。加集贤校理。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议讪时事。亶又言：“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帝觉其言为过，但贬轼、诜，而光等罚金。

未几，同修起居注，改知谏院。张商英为中书检正，遗亶手帖，示

以子婿所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为宰属而干请言路，坐责监江陵税。始，亶以商英荐得用；及是，反陷之。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超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逾月，为御史中丞。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

亶在翰林，受厨钱越法，三省以闻，事下大理。初，亶言尚书省凡奏钞法当置籍，录其事目。今违法不录，既案奏，乃谩以发放历为录目之籍，亶以为大臣欺罔。而尚书省取台中受事籍验之，亦无录目，亶遽杂他文书送省，于是执政复发其欺。大理鞫厨钱事，谓亶为误。法官吴外厚驳之，御史杨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无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盗为赃，情轻而法重；诈为录目，情重而法轻。身为执法，而诈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亶比岁起狱，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十余年，始复通直郎。

崇宁初，知南康军。辰溪蛮叛，蔡京使知荆南，以开边功，由直龙图阁进待制，明年，卒，赠直学士。

蹇周辅，字磻翁，成都双流人。少与范镇、何郯为布衣交。年未冠，试大廷，不第。镇、郯既贵达，周辅始特奏名，再举进士，知宜宾、石门二县，通判安肃军，为御史台推直官。善于讯鞫，钩索微隐，皆用智得情。尝有诏狱，事连掖庭掌宝侍史，它司累月不能决，乃命周辅。度不可追逮，奏请以要辞示主者诘服之，时以为知体。及治李逢狱竟，台臣杂治无异辞，神宗称其能，擢开封府推官，出为淮南转运副使。盗廖恩聚党闽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护诸将以讨之，恩遂降。

元丰初，循唐制，归百司狱于大理寺，选为少卿，迁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盐，周辅始请运广盐数百万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盐增配潭、衡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领于度支。以集贤殿修撰为河北都转运使，进宝文阁待制，召为户部侍郎、知开封府，事多不决。授中书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盐法，掊克欺诞，负公扰民，罢知和州。徙庐州。卒，年六十六。

周辅强学，善属文，神宗尝命作《答高丽书》，屡称善。为吏深文刻核，故老而获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后数年，以泗州推官主管广西常平。周辅方使闽，上言父子并祗命远方，家无所托，蕲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举

江西常平，继父行盐法。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哲宗立，改司封员外郎。周辅得罪，以序辰成其恶，降签书庐州判官。起知楚州，提点江东刑狱。

绍圣中，迁左司员外郎，进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讟宗庙，睥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缉而藏之，岁久必致沦弃。愿悉讨奸臣所言行，选官编类，入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者。迁礼部尚书，与安惇看详诉理事。以奉使辽国无状，黜知黄州。阅四月，除龙图阁待制、知扬州。

徽宗立，中书言序辰类元祐章牍，傅致语言，指为谤讪。诏与惇并除名勒停，放归田里。蔡京为相，复拜刑部、礼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乐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苏州。坐纵部民盗铸钱，谪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苏时以天宁节同其父忌日，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移永州。会赦，复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傅会，深文刻核，似其父云。

徐铎字振文，兴化莆田人。熙宁进士第一，签书镇东军判官，绍圣末，以给事中直学士院。蹇序辰建议编类元祐诸臣章牍事状，诏铎同主之。凡一时施行文书，擽拾附著，纤悉不遗。迁礼部侍郎。铎虽云封驳，而是时凡给事中不肯书读者，辄命代行之。贡院获举人挟书，开封尹蒋之奇将以徒定罪，铎争不可，之奇为从轻比。既上省，章惇怒，罚府吏，举人竟坐刑，铎不复敢有言，众传以为笑。后议除御史中丞，或摭此事以为无所执持，乃止。

徽宗立，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丰稷论铎编类事状，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存殁名臣，横罹窜斥，序辰既放归田里，铎之罪不在其下。诏落职知湖州。崇宁中，拜礼部尚书。方议庙制，铎请增为九室。议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复祔、铎言："唐之献祖、中宗、代宗与本朝之僖祖，皆尝祧而复，今宜存宣祖于当祧，复翼祖于已祧，礼无不称。"从之。进吏部尚书，卒。

论曰："士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挈皋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挠，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时，三辞羔雁之聘，若能隐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历年，曾无一嘉谟，而窃显位。至

定之党附，亶之凶德，宜为世所指名。绾及周辅二家，父子并同恶相济，而序辰与铎编类事状，流毒元祐名臣，忠义之士，为之一空，驯致靖康之祸，可胜叹哉。

王广渊，字才叔，大名成安人。庆历中，上曾祖《明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以进士为大理法直官、编排中书文字。裁定祖宗御书十卷，仁宗喜之，以知舒州，留不行。

英宗居藩邸，广渊因见昵，献所为文，及即位，除直集贤院。谏官司马光言："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故景帝待之厚。周张美私以公钱给世宗，故世宗薄之。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帝不听，用为群牧、三司户部判官，从容谓曰："朕于《洪范》得高明沉潜之义，刚内以自强，柔外以应物，人君之体，无出于是。卿为朕书之于钦明殿屏，以备观省，非特开元《无逸图》也。"加直龙图阁。帝有疾，中外忧疑，不能寝食，帝自为诏谕之曰："朕疾少间矣。"广渊宣言于众。

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语，出知齐州，改京东转运使，得于内省传达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广渊以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钱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御史中丞吕公著摭其旧恶，还故官。程颢、李常又论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会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散青苗钱奏适至，安石曰："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举事如此，安得人无向背？"故颢与常言不行。徙使河东，擢宝文阁待制、知庆州。

宣抚使兴师入夏境，檄庆会兵。方授甲，卒长吴逵以众乱，广渊亟召五营兵御之。逵率二千人斩关出，广渊遣部将姚兕、林广追击，降其众。柔远三都戍卒欲应贼，不果，广渊阳劳之，使还戍，潜遣兵间道邀袭，尽戮之。犹以盗发所部，削两秩。二年，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

广渊小有才而善附会，所辟置类非其人。帝谓执政曰："广渊奏辟将佐，非贵游子弟，即胥史辈，至于濮宫书吏亦预选，盖其人与时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辈，岂不误朝廷事？已下诏切责，卿等宜贻书申戒之。"卒，年六十，赠右谏议大夫。元丰初，诏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临自皇城使擢为兵部郎中、直昭文馆，子得君赐进士出身。

临字大观，亦起进士，签书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临言："契丹方饥困，何能为？然《春秋》许与之义，不可以不谨。彼尝求驯象，可拒而不拒；尝求乐章，可与而不与，两失之矣。今横使之来，或谓其求圣像，圣像果可与哉？"朝廷善其议。治平中，诏求武略，用近臣荐，自屯田员外郎换崇仪使、知顺安军，改河北沿边安抚都监。上备御数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

契丹刺两输人为义军，来归者数万。或请遣还，临曰："彼归我而遣之，必为乱，不如因而抚之。"诏从其请，自是来者益多，契丹悔失计。进安抚副使，历知泾、鄜州、广信、安肃军。

召对，还文阶，知齐州、沧州、荆南，入为户部副使，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第进士，至太常丞而丁父忧。陶以登朝在郊祀后，恩不及亲，乞还所迁官，丐追赠。诏特听之，仍俟服阕，除太子中允。

嘉祐初，为监察御史里行。卫卒入延福宫为盗，有司引疏决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严，不应用外间会降为比。"于是流诸海岛，主者皆论罚。中贵人导炼丹者入禁廷，陶言："汉、唐方士，名为化黄金、益年寿以惑人主者，后皆就戮。请出之。"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论其不当，升之去，陶亦知卫州，改蔡州。明年，复以右正言召。陶言："臣与四人同补郡，今独两人召，请并还唐介、吕诲等。"

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职。陶上疏曰："自至和中圣躬违豫之后，天下颙颙，无所寄命，交章抗疏，请早择宗室亲贤，以建储嗣，危言切语，动天感人。夫为是议者，岂皆怀不忠孝、为奸利附托之人哉？发于至诚，念宗庙社稷无穷大计而已。陛下顺民欲而安人心，故亲发德音，锐为此举，中外摇摇之心，一旦定矣。厥后浸润稽缓，岂免忧疑？流言或云事由嫔御、宦侍姑息之语，圣意因而惑焉。妇人近幸，讵识远图？臣恐海内民庶，谓陛下始者顺天意民心命之，今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远近奸邪得以窥间伺隙，可不惜哉！"因请对，仁宗曰："今当别与一名目。"既而韩琦决策，遂立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馆、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读、淮阳颍王府诩善、知制诰，进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召为太子詹事。

神宗立，迁枢密直学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签书枢密宣抚陕西，

诏令还都。陶言："韩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师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德。愿罢逵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无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于琦，骤加奖拔。帝初临御，颇不悦执政之专，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规重位，故视琦如仇，力攻之，琦闭门待罪。帝徙陶为翰林学士，旋出知陈州，入权三司使。吕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读学士知蔡州，历河南府、许、汝、陈三州，以东宫旧臣加观文殿学士。帝终薄其为人，不复用。元丰三年，卒，年六十一，赠吏部尚书，谥曰文恪。

陶微时苦贫，寓京师教小学。其友姜愚气豪乐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馁，荷一锸刬雪，行二十里访之。陶母子冻坐，日高无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锦裘，质钱买酒肉、薪炭，与附火饮食，又捐数百千为之娶。陶既贵，尹洛，愚老而丧明，自卫州新乡往谒之，意陶必念旧哀己。陶对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归而病死。闻者益薄陶之为人。

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中进士第，以年未冠守选，复游太学，久之乃得调。王安石引入条例司，擢监察御史里行，出按明州苗振狱。安石恶祖无择，子韶迎其意，发无择在杭州时事，自京师逮对，而以振狱付张载，无择遂废。中丞吕公著等论新法，一台尽罢。子韶出知上元县，迁湖南转运判官。御史张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贬知高邮县。由司农丞提举两浙常平。入对，神宗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官制行，为礼部员外郎，以入省后期，改库部。

元祐中，历吏部郎中、卫尉少卿，迁太常谏官。刘安世言："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子韶为'衙内钻'，指其交结要人子弟，如刀钻之利。又陷祖无择于深文，搢绅所共鄙薄，岂宜污礼乐之地！"改卫尉卿。安世复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弹击而获超迁，是启侥幸也。"乃出知沧州。入为秘书少监，迎伴辽使，御下苛刻，军吏因被酒刃伤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宁二年，子相录元祐中所上疏稿闻于朝，诏赠显谟阁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临江新淦人。九岁举童子，赐出身，复中进士第。元丰中，用蔡确荐，为御史里行。遂与李定、舒亶论苏轼，得五品服，领三班院。会正御史专六察，正臣言："幸得备言路，以激浊扬清为职，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之，为悉罢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

集贤院，擢侍御史知杂事。

韩存宝讨泸夷无功，命治其狱，被以逗挠罪诛之。还，除宝文阁待制、知审官东院，尚书省建为吏部侍郎。逾年，嫚于奉职，铨拟多牴牾。事闻，以制法未善为解。王安礼曰："法未善，有司所当请，岂得归罪于法？"乃出知潭州。时诏州县听民以家赀易盐，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条上其害，谓无益于民，亦不足以佐国用，遂寝之，民以为便。后历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陈绎，字和叔，开封人。中进士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刊定《前汉书》，居母丧，诏即家雠校。英宗临政渊嘿，绎献五箴，曰主断、明微、广度、省变、稽古。同判刑部，狱讼有情法相忤者，谳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当有所轻重。绎曰："持法者贵审允，心知失刑，恶得坐视？"由是多所平反。帝称其文学，以为实录检讨官。

神宗立，为陕西转运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诰，拜翰林学士，以侍讲学士知邓州。绎不能肃闺门，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傲然无惭色。召知通进、银台司，帝语辅臣曰："绎论事不避权贵。"命权开封府。时狱有小疑，辄从中覆；至绎，特听便宜处决。久之。还翰林，仍领府。治司农吏盗库钱狱未竟，中书检正张谔判寺事，惧失察，以帖诘稽留，绎遣吏示以成牍。言者论其徇宰属、纵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复知制诰，言者再论之，得秘书监、集贤院学士。

元丰初，知广州。库有檀香佛像，绎以木易之。事觉，有司当为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丽重典矣。"时绎已加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乃贬建昌军，夺其职。后复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

绎为政务摧豪党，而行与貌违，暮年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

论曰：王广渊在仁宗时，因近昵献文于英宗潜邸，固已有窃取功名之心，盖为臣之不忠者，虽列侍从，乌足道哉！王陶始为韩琦所知，在御史时，颇能讥切时政。及为中丞，则承望风旨，攻琦如仇雠，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义，又不足责矣。王子韶之陷祖无择，何正臣之论苏轼，皆小人之盗名。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然于狱事多所平反，惜乎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亦何取焉。

列传第八十九

○任颛 李参 郭申锡 傅求 张景宪 窦卞 张瑰 孙瑜 许遵 卢士宗钱象先 韩璹 杜纯 弟纮 杜常 谢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颛，字诚之，青州寿光人。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至卫尉丞。上其文，乃赐第，擢盐铁判官。陕西铸康定大铜钱，颛曰："坏五为一，以一当十，恐犯者众。"卒如其言。

夏人纳款，遣使要请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称男。颛押伴，一切晓以义，辞折而去。又再遣使来欲自买卖，且通青盐，增岁赐。诏许置榷场，其议多颛所发。出为京西转运使，奏计京师。元昊为下所杀，遣杨守素来告哀。守素，乃始为元昊谋不称臣、纳赐节者也，仁宗记尝屈其使者，复使押伴。颛问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对，讫去，不敢肆。改知凤翔府。帝语辅臣，颛宜备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恁由司。为谅祚册礼使，采摭西夏风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进直史馆，迁河东转运使。帝尝以禁帑金帛赐河北，亦欲与河东。颛辞曰："受委制财用，而先有求，不敢。"颛为使者，每行部，必择僚佐之贤者一人与俱，凡事必与议，未尝以胥吏自随，人安其政。入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

侬贼犯岭外，以知潭州。宣抚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补军校，颛察其色动，曰："必有异志。"执按之，具服为贼内应。搜其家，得所记潭事甚悉，枭首以徇。诏书褒激，赐白金五百两，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贱市死商珠，降为待制。时四路以边警闻，渭独无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颛力言无他虞，帝使觇之，信。乃还学士，徙徐州，以太子宾客致仕。积官户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参，字清臣，郓州须城人。以荫知盐山县。岁饥，谕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籴者，给以糟粒，所活数万。

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贪滥不法，转运使使参按之，得其事，守恩谪死。知荆门军，荆门岁以夏伐竹，并税簿输荆南造舟，积日久多蠹恶不可用，牙校破产不偿责。参请冬伐竹，度其费以给，余募商人与为市，遂除其害。

历知兴元府，淮南、京西、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审订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熙宁青苗法，盖萌于此矣。

朝廷患边费益广，参建议辇钱边郡，以平估籴，权罢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货钱千万计。召为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都转运使。与安抚使郭申锡相视决河，议不协；又与真定吕溱相恶，二人皆得罪，参移使河东，知荆南。

嘉祐七年，召为三司使，参知政事孙抃曰：“参为主计，外台将承风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诏王安石、王陶置局经度国计，参言：“官各有职，臣若不任事，当从废黜。不然，乞罢此局。”从之。

治平初，加集贤院学士、知瀛州，赐黄金百两，帅臣有赐自参始。再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讨平之，得良田五百顷，以募弓箭手。居镇阅岁，未尝以边事闻。英宗遣使问故，对曰：“将在边，期于无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贻主忧。”以疾解边任，判西京御史台，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书姓名于殿柱。以知永兴军，不行，卒，年七十四。

参无学术，然刚果严深，喜发擿奸伏，不假贷，事至即决，虽簿书纤悉不遗，时称能吏。

郭申锡，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后。第进士，为晋陵尉。民诉弟为人所杀，申锡察其色惧而哭不哀，曰：“吾得贼矣，非汝乎？”执而讯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胁众为乱者，申锡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临事如此，岂易得？”即为御史台推直官。数上疏论事，大臣不便。鞫狱庆州。京东盗执濮州通判井渊，迁知州事，未阅月，悉擒凶党，斩以徇。

召为侍御史，遂知杂事。张贵妃追册、起园陵，张尧佐为使相，陈执中嬖妾杀婢，余靖引胡恢有丑行，高若讷引范祥启边衅，申锡皆奏劾之，屡诋权幸无所避，帝谓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

谍称契丹遣泛使，命体量安抚河北，还为盐铁副使。相视决河，坐讼李参失实，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称其欺诬，以儆在位。旋加直史

馆、知江宁府，再副盐铁，进天章阁待制、知邓州河中。

种谔取绥州，申锡曰："边患将自此始。"及谅祚死，请捐前故，听其子袭爵，且言曰："二虏赖岁币甚厚，渝平岂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将守边，不要功生事，则善矣。"著《边鄙守御策》。以给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进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毁城。朝廷遣中使护筑，绝淮取土，道远，度用兵六十万。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载以回舟，省工费殆半。

徙大名府，府守吕夷简委以事。夷简入相，荐其才，擢知宿州，提点江西、益州刑狱，为梓州路转运使。夷獠寇合江，钤辖司会兵掩击，求驰往按所以状，乃县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岭南，夷人闻之，散去。益州文彦博上其状，进秩，徙陕西。

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求请变法。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然盗铸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税输边，民力大困，求令输本州，而转钱以供边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为户部副使。

陇右蕃酋兰毡献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纳之，请缮城屯兵，又括熟户田，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来索。后帅张昇以祥贪利生事，请弃之。诏求往视，求以为城已讫役，且已得而弃，非所以强国威。乃诏谕羌众，反其田，报夏人以渭非其有，不应索，正其封疆而还，兵遂解。进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

环之定边砦蕃官苏恩，以小过疑惧而遁，将佐议致讨。泾原既出师境上，求谓恩非素携二者，乘以兵，必起边患。但遣裨将从十数卒扣其帐，开以祸福，恩感泣，还砦如初。入判太常寺，权发遣开封府，迁枢密直学士、知定州，复以龙图阁学士权开封。

求本有吏能干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聩。三司大将钱吉密杀妹，为邻所告，求不能决，反坐告者；又断狱数差失。御史言其不胜任，出知兖州。卒，年七十一。

张景宪，字正国，河南人。以父师德任淮南转运副使。山阳令郑昉赃累巨万，亲戚多要人，景宪首案治，流之岭外，贪吏望风引去。徙京

西、东转运使。王逵居郓，专持吏短长，求请贿谢如所欲，景宪上其恶，编置宿州。熙宁初，为户部副使。

韩绛筑抚宁、啰兀两城，帝命景宪往视。始受诏，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后知也。未几，抚宁陷。至延安，又言："啰兀邈然孤城，凿井无水，将何以守，臣在道，所见师劳民困之状非一，愿罢徒劳之役，废无用之城，严饬边将为守计。令边郡召生羌，与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诈，缓急或为内应，宜亟止之。"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于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于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加集贤殿修撰，为河东都转运使。议者欲分河东为两路，景宪言："本道地肥硗相杂，州县贫富亦异，正宜有无相通，分之不便。"议遂寝，改知瀛州，上言："比岁多不登，民债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并偿，道路流言，其祸乃甚于凶岁。愿以宽假。"帝从之，仍下其事。

元丰初年，知河阳。时方讨西南蛮，景宪入辞，因言："小丑跳梁，殆边吏扰之耳。且其巢穴险阻，若动兵远征，万一馈饷不继，则我师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

景宪在仁宗朝为部使者，时吏治尚宽，独多举刺；及熙宁以来，吏治峻急，景宪反济以宽。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强御，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自负所守，于人少许可，母卒，一夕须发尽白，世以此称之。

窦卞，字彦法，曹州冤句人，进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来汝者众，役兵三千。郡守林潍以汝与其乡近，因使辇薪刍、铁石致其家。众怨愤，谋杀潍，会日暮门闭，不果，遂挟大校叛。卞启关招谕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尔，毋恐。"众少定，乃密推首恶羁之，请于朝，诏潍致仕，悉配徙乱者。

加集贤校理、知太常院，知绛州，开封府推官。方禁销金为衣，皇城卒捕得之，属卞治，以中禁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今不正以法，无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是也。"从其请。

出知深州。熙宁初，河决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

来，踵相接，卞发常平粟食之。吏白擅发且获罪，卞曰："俟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寻以请，诏许之。外间讹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斩。一日，复报大水且至，吏请闭门，卞不可，既而果妄。时发六州卒筑武强，陈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厢兵犯将校，法不至重，然兴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斩之以闻，有诏嘉奖。还为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进天章阁待制，判昭文馆、将作监。

始，卞官汝时，与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颇厚，及在京师，永年求监金曜门库，卞为祷提举扬绘，绘荐为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绘、卞至，出其妻侑饮，且时致薄饷。永年以事系狱死，御史发其私，卞坐夺职，提举灵仙观。卒，年四十五。

张瑰，字唐公，洎之孙也。举进士，以妇父王饮若嫌，召试学士院，赐第，除秘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谥钱惟演曰文墨，其子挝登闻鼓上诉，仁宗使问状，瑰条奏甚切，朝廷不能夺，乃赐谥曰思。温成庙祠享如神御，请杀其礼。

判吏部南曹，为开封府推官、知洪州。营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将以夜杀之。求不获，持锸噪于门，请易校。瑰召问谕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为易校。积阀当迁，十年不会课，文彦博为言，特迁之。徙两浙转运使，加直史馆、知颍州、扬州，即拜淮南转运使。

三司下诸道责羡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瑰以赋数民贫对。入修起居注、知制诰。草故相刘沆赠官制，颇言其附会取显位。沆子瑾帅子弟妇女衰绖诣阙，哭诉瑰挟私怨，且丑诋其人。执政以褒赠乃恩典，瑰不当为贬词，出知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请父谥。还判流内铨。英宗时，论第在先朝乞蚤定储副者，进左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刘瑾又讼其判铨日调其子不应法，复出濠州。历应天府、河南、河阳，请为太平州。

瑰平生荐士，后虽不如所举，未尝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阶。当官遇事辄言，触忤势要，至屡黜，终不悔。卒，年七十。

孙瑜，字叔礼，博平人。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贾昌朝荐为崇文检讨、同知礼院、开封府判官。

使契丹，适西讨捷书至，馆伴要入贺，啖以厚饷，瑜辞以奉使有指，不肯贺。加秘阁校理、两浙转运使。入辞，仁宗访其家世，谓

曰："卿孙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辅朕。"因面赐金紫。

先是，郡县仓庾以斗斛大小为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状者，民大喜。有言其变新器非便，下迁知曹州。寻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诚便者，乃还其元资，徙知蔡州，毁吴元济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缘城隙入，瑜使囊沙数千捍其冲，城得弗坏。更相、兖、潍、单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

始，奭之亡，朝廷录其子孙，时瑜之子为诸孙长，瑜曰："吾忍因父丧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资整敏，齐家以严称。善与人交，一受知终身不易。所荐士有过，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复挤之。吾不为也。"

论曰："宋至神宗，承平百余年，风行政成，士皆守官称职，虽上之化，亦下之气习使然也。当时仕于朝廷，出守方岳，持节一道，专对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迹且多可纪，自颛至瑜是已。颛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参击贪除害，乃心边事；申锡除凶党，诋权幸；求黥黠吏，禁盗铸；卞以身活人；瑰不贡羡财；景宪因母死而发白；孙瑜不忍以父丧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欤。

许遵，字仲途，泗州人，第进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详断官、知长兴县。水灾，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济，竟以无患。益兴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纪之。

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按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于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顗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

熙宁间，出知寿州，再判大理寺，请知润州，又请提举崇福宫。寻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卢士宗，字公彦，潍州昌乐人。举《五经》，历审刑院详议、编敕删定官，提点江西刑狱。侍讲杨安国以经术荐之，仁宗御延和殿，诏讲官悉升殿听其讲《易》。明日，复命讲《泰卦》，又召经筵官及仆射贾昌朝听之。授天章阁侍讲，赐三品服，加直龙图阁、天章阁待制、判流内铨。

李参、郭申锡有决河讼，诏士宗劾之。士宗言两人皆为时用，有罪当验问，不宜逮鞫。于是但黜申锡为州。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审刑院、通进银台司。

仁宗神主祔庙，礼院请以太祖、太宗为一世，而增一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诏两制与礼官考议，孙抃等欲如之。士宗以为："在礼，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即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属虽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瘗太上庙主于国，魏明帝迁处士主于国邑，晋武、惠祔庙，迁征西、豫章府君。大抵过六世则迁其主，盖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高宗祔庙又迁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庙祀八世，于事为不经。今大行祔庙，僖祖亲尽当迁，于典礼为合，不当添展一室。"诏抃等再议，卒从八室之说，议者咎之。

出知青州，入辞，英宗曰："学士忠纯之操，朕所素知，岂当久处外。"命再对，及见，论知人安民之要，劝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

熙宁初，以礼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长刑名之学，而主于仁恕，故在刑部审刑，前后十数年。

钱象先，字资元，苏州人。进士高第，吕夷简荐为国子监直讲，历权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东转运使，召兼天章阁侍讲。详定一路敕成，当进勋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独赐紫章服。进待制、知审刑院，加龙图阁直学士，出知蔡州。

象先长于经术，侍迩英十余年，有所顾问，必依经以对，反复讽谕，遂及当世之务，帝礼遇甚渥。故事，讲读官分日迭进，象先已得

蔡，帝犹谕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讲彻一编。”于是同列罢进者浃日。徙知河南府、陈州，复兼侍讲、知审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说，故屡为刑官，条令多所裁定。尝以为犯敕者重，犯令者轻，请移敕文入令者甚众。又议告捕法，以为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许捕，则奸人将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许捕百余事。其持心平恕类此。复知许、颍、陈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韩璹，字君玉，卫州汲人。登进士第，知定州安喜县。为政强力，能使吏不贿，守韩琦称其才。为开封司录。嘉祐宽恤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师诸夏本，顾独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诏司马光、陈洙详定条式，遂革大姓渔并之弊。提点利州路、河北刑狱，以开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问：“南朝不闻打围，何也？”璹曰：“我后仁及昆虫，非时不为耳。”

熙宁初，为梓州路转运使。朝廷命诸道议更役法，璹首建并纲减役之制，纲以数计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计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请裁定诸州衙簿，于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为公私病，监司背公养誉，莫之或恤，而独能体上意，宜加赏。”乃下褒诏，且赐帛二百。入为盐铁副使，以右谏议大夫知澶州。坐失举，降太常少卿。河决，昼夜捍御。神宗念其劳，复故官太中大夫，判将作监，转正议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

璹吏事绝人，阅按牍，终身不忘，澶州民怀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为，民必曰：“此已经韩太中矣。”以故辄止。

杜纯，字孝锡，濮州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没官南海上，其孤弱，枢不能还。纯白父请往，如期而丧至。

以荫为泉州司法参军。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时官于州者私与为市，价十不偿一，惟知州关咏与纯无私买，人亦莫知。后事败，狱治多相牵系，独两人无与。咏犹以不察免，且檄参对。纯愤懑，陈书使者为讼冤，咏得不坐。

熙宁初，以河西令上书言政，王安石异之，引置条例司，数与论事，荐于朝，充审刑详议官。或议复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轻者，纯言：“今盗抵死，岁不减五十，以死惧民，民常不畏，而况于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众，是为名轻而实重也。”事遂寝。

秦帅郭逵与其属王韶成讼，纯受诏推鞫，得韶罪。安石主韶，变其狱，免纯官。韩绛为相，以检详三司会计。安石再来，乃请监池州酒。久之，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恶告讦，而有觇事者以擿抉隐微，盖京师聚万姓，易以宿奸，于计当然，非扰人也。比来或徒隶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赏，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状，官不识所逮之囚，囚不省见逮之故。若许有司先计其实，而坐为欺者以诬告，当无不竟矣。"

隰州商尹奇贸温泉矾有羡数，云官润之，寺欲械讯河东。纯曰："奇情止尔，若傅致其罪，恐自是民无复敢货矾，则数百万之储，皆为土石。请姑没其羡而释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车载货入京，征商者以为匿税，寺议黥坦，纯复争之，卿杨汲奏为立异，又废于家。

元祐元年，范纯仁、韩维、王存、孙永交荐之，除河北转运判官。初更役书，司马光称其论议详尽，予之书曰："足下在彼，朝廷无河北忧。"纯因建言："河防旧隶转运，今乃领属都水外丞，计其决溢之变，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财之司。则常忧费而缓不急；用财之官，则宁过计而无不及，不如使之归一。"后如其言。

召为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诋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寻知相州，徙徐州，陕西转运使。还，拜鸿胪、光禄卿，权兵部侍郎，谢病，以集贤院学士提举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纮。

纮字君章，起进士，为永年令。岁荒，民将他往，召谕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无行，若留，能使汝无饥。"皆喜听命。乃官给印券，使称贷于大家，约岁丰为督偿，于是咸得食，无徙者。明年稔，偿不愆素。神宗闻其材，用为大理详断官、检详枢密刑房，修《武经要略》。以职事对，帝翌日语宰相，嘉其论奏明白，未果用。

纮每议狱，必傅经谊。民间有女幼许嫁，未行而养于婿氏，婿氏杀以诬人，吏当如昏法。纮曰："礼，妇三月而庙见，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家，示未成妇也。律，定昏而夫犯，论同凡人。养妇虽非礼律，然未成妇则一也。"议乃定。又论："天下囚应死，吏懦不行法，辄以疑谳。夫杀人而以疑谳，是纵民为杀之道也。请治妄谳者。"不从。

擢刑部郎中。元祐初，为夏国母祭奠使。时夏人方修贡，入其国，礼犹倨，迓者至衣毛裘，设下人坐，蒙以黪，且不跪受诏。纮责之曰："天王吊礼甚厚，今不可以加礼。"夏人畏惧加敬。他日，夏使至，

请归复侵疆。纮逆之至馆，使欲入见有所陈，纮止之，答语颇不逊。纮曰："国主设有请，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语为可否乎？"随语连拄之，乃不敢言。

迁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阁知齐、邓二州，复为大理卿，权刑部侍郎，加集贤殿修撰，为江淮发运使、知郓州。狱系囚三百人，纮至之旬日，处决立尽。又以刑部召，未至，还之郓。

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纮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徙知应天府，卒，年六十二。

纮事兄纯礼甚备。在郓州闻讣，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临，死不瞑矣。"适诣阙，迎其柩于都门，哀动行路。悉以奉钱给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孙一人。宦京师时，里人马随调选，病卧逆旅，纮载与归，医视之。随竟死，为治丧第中。或以为嫌，不自恤，其风义盖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卫州人，昭宪皇后族孙也。折节学问，无戚里气习。尝跨驴读书，驴嗜草失道，不之觉，触桑木而堕，额为之伤。中进士第，调河阳司法参军事，富弼礼重之。积迁河东转运判官，提点河北刑狱，历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仆太府卿、户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郓、徐州、成德军。

崇宁中，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苦旱，及境而雨，大河决，直州西上埽，势危甚。常亲护役，徙处埽上，埽溃水溢，及常坐而止。于是役人尽力，河流遂退，郡赖以安。卒，年七十九。

谢麟，字应之，建州瓯宁人。登第，调会昌令。民被酒夜与仇斗，既归而所亲杀之，因诬仇。麟知死者无子，所亲利其财，一讯得实。再调石首令，县苦江水为患，堤不可御，麟叠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号"谢公堤"。

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荐麟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阁门副使。ＯＤ贼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宁。诏使经制宜州獠，降其种落四千八百人，纳思广洞民千四百室，得铠甲二万，褒赐甚渥。加果州刺吏，知荆南、泾、邠二州。

元祐初，复以朝议大夫、直秘阁知潭州，加直龙图阁，历徙江宁、凤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将吏议致讨，麟以计平之。戍兵从北来，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极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赖以全者甚众。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荫累擢夔州路转运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赏军，万州弥旬不给。庖卒朱明因众怒，白昼入府宅，伤守臣，左右惊散，他兵籍籍谋兆乱。宗望闻变，自夔疾驱至，先命给赏，然后斩明以徇，且窜视守伤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历仓部郎中、司农少卿、江淮发运使。

楚州沿淮至涟州，风涛险，舟多溺。议者谓开支氏渠引水入运河，岁久不决，宗望始成之，为公私利。代吴安持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东、北流之异，纷争十年，水官无所适从。宗望谓回河有创立金堤七十里，索缗钱百万，诏从之。右正言张商英论其诞谩，而宗望奏已有成绩，遂增秩三等，加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贤殿修撰知郓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导河东流事，以为附会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宪，同州人。举明经，练习法律，试断刑入等，为大理评事，累迁丞、正、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

舒亶以官烛引至第，执政欲坐以自盗。吉甫谓不可，执政怒，移狱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饮食论罪，不以烛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于毕事，董役者责之曰："此殆类白露屋耳。"卒诉之。吏当非所宜言论死。吉甫谓非咒诅不应死，遂求对。神宗怒曰："得非为白露屋事来邪？"吉甫从容敷陈，不少慑，帝为霁怒，其人得释。苏轼南迁，所过，郡守有延馆之者，走马使上闻，诏鞫之。吉甫议当笞，宰相章惇不悦。吉甫曰："法如是，难以增加成罪。"卒从笞。太仓火，议诛守者十余人，亦争之，皆得不死。其持论宽平，大抵类此。

请知齐州、梓州。梓在东川为壮藩，户口最盛。转运使欲增折配以取羡余。吉甫谓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后，不可复减，吾宁贻使者怒，忍为国敛怨、为民基祸哉。"竟却之。历提点梓州路京畿刑狱、开封少尹、知同、刑、汉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吉甫老于为吏，廉介不回，但一于用法，士恨其少缘饰云。

论曰：宋取士兼习律令，故儒者以经术润饰吏事，举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缓登州妇狱，君子谓之失刑。士宗、象先皆执经劝讲，其为刑官，论法平恕，宜哉，璹吏事绝人，民怀其德。纯以微官能著清节，纮议狱必傅经谊，风义蔼然。常坐护危埽，麟定ＯＤ、獠，宗望弭万州之变，皆靖至难之事于谈笑间。吉甫一于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称云。

列传第九十

○孙长卿 周沆 李中师 罗拯 马仲甫 王居卿 孙构 张诜 苏寀 马从先 沈遘 弟辽 从弟括 李大临 吕夏卿 祖无择 程师孟 张问 陈舜俞 乐京刘蒙附苗时中 韩贽 楚建中 张颉 卢革 子秉

孙长卿，字次公，扬州人。以外祖朱巽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随所取浮图像入见。仁宗方权听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对，欲留侍东宫，辞以母疾。诏迁官知楚州粮料院。郡仓积米五十万，陈腐不可食，主吏皆惧法，毋敢轻去，长卿为酌新旧均渫之，吏罪得免。

通判河南府。秋，大雨，军营坏，或言某众将叛，洛中哗然。长卿驰谕之曰："天雨败屋庐，未能葺，汝辈岂有欲叛意，得无有乘此动吾军者邪？"推首恶一人诛之，留宿其所，众遂定。诏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噪府下，长卿矫制使还，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为止。知和州，民诉人杀弟，长卿察所言无理，问其资，曰："上等也。""家几人？"曰："惟此弟尔。"曰："然则汝杀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

提点益州路刑狱，历开封盐铁判官、江东淮南河北转运使、江浙荆淮发运使。岁漕米至八百万，或疑其多，长卿曰："吾非欲事羡赢，以备饥岁尔。"议者谓楚水多风波，请开盱眙河，自淮趣高邮，长卿言："地阻山回绕，役大难就。"事下都水。调工数百万，卒以不可成，罢之。时又将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长卿议，长卿曰："本祖宗榷茶，盖将备二边之籴，且不出都内钱，公私以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边籴什一，国用耗矣。"乃条所不便十五事，不从。

改陕西都转运使。逾年，知庆州。州据险高，患无水，盖尝疏引涧谷汲城中，未几复绝。长卿凿百井，皆及泉。泥阳有罗川、马岭，上构危栈，下临不测之渊，过者惴恐。长卿访得唐故道，辟为通涂。加集贤院学士、河东都转运使，拜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

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隤，长卿尽力缮补。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

长卿无文学，而长于政事，为能臣。性洁廉，不以一毫取诸人。定州当得园利八十万，悉归之公。既没，诏中使护其丧归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进士，知渤海县。岁满，县人请留，既报可，而以亲老求监州税。通判凤翔，初置转运判官。沆使江西，求葬亲，改知沂州。历开封府推官。

湖南蛮唐、盘二族寇暴，杀居民，官军数不利，以沆为转运使。沆言："蛮骤胜方骄，未易斗力，宜须秋冬进兵。且其地险气毒，人骁悍，善用钅延盾，北军不能确。请选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习知山川技艺者，径捣其巢，布余兵络山足，出则猎取之。俟其势穷力屈，乃可顺抚。"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馆、知潭州。他道兵来戍者，率两期乃代，多死瘴疠，沆清以期为断，戍人便之。

徙河东转运使。民盗铸铁钱，法不能禁，沆高估钱价，铸者以无利，自息。入为度支副使。

侬智高乱定，仁宗命安抚广西，谕之曰："岭外地恶，非贼所至处，毋庸行。"对曰："君命，仁也；然远民罹涂炭，当布宣天子德泽。"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弃业，吏用常法，满半岁则听人革佃。沆曰："是岂与凶年诡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改河北。

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议，以为费省而功倍。诏沆行视，沆言："近计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万工，用薪刍千六百万；今才用功一万，薪刍三百万。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盖仲昌先为小计，以来兴役尔。况所规新渠，视河广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泛溢，齐、博、滨、棣之民其鱼矣。"既而从初议，河塞复决，如沆言。

又徙河东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召知通进银台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贺乾元节使至，沆馆客，欲取书柩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贵国有丧，吾使至柳河即反，今听于几筵达命。恩礼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书。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间杂他语以问，得其实，使者悔之曰："今复应兄事南朝矣。"

进枢密直学士、知成德军。俗方弃亲事佛。沆阅按，斥数千人还其家。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师，字君锡，开封人。举进士，陈执中荐为集贤校理、提点开封府界。境多盗，中师立赏格，督吏分捕，尽得之。进秩，辞不受，乃擢度支判官，为淮南转运使。两浙饥，移淮粟振赡，僚属议勿与，中师

曰："朝廷视民，淮、浙等尔。"卒与之。徙河东，入为度支副使，拜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权三司使、龙图阁直学士，复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习弛缓，中师一以严整齐之。号为治办。然用法刻深，烦碎无大体，唯厚结中人。

初，神宗尝对宰相称其治状，富弼曰："陛下何从知之？"帝默然。中师衔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又希司农指，多取余，视他处为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师率先推行，召为群牧使。乞废河南、北监牧，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不报。后竟行其说，民不堪命。权发遣开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陈执中子世儒，坐夫事诛死。

罗拯，字道济，祥符人。第进士，历官知荣州。州介两江间，每江涨，辄犯城郭，拯作东西二堤除其患。选知秀州，为江西转运判官、提点福建刑狱。泉州兴化军水坏庐舍，拯请勿征海运竹木，经一年，民居皆复其旧。

迁转运使。邵武之光泽不榷酒，以课赋民，号"黄麴钱"，拯均之他三邑，人以为便。改江、淮发运副使。江、淮故无积仓，漕船系岸下，俟籴入乃得行，盖官吏以淮南不受陈粟为逃谴计。拯始请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廪军；又贮浙西米于润仓以时运，自是漕增而费省。转为使。

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悌和主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加天章阁待制。居职七年，徙知永兴军、青、颍、秦三州，卒，年六十五。

拯性和柔，不与人校曲直。为发运使时，与副皮公弼不协。公弼徙他道，御吏劾其贷官钱，拯力为辨理。钱公辅为谏官，尝论拯短，而公辅姻党多在拯部内，往往荐进之。或讥以德报怨，拯曰："同僚不协，所见异也；谏官所言，职也。又何怨乎？"时论服其长者。

马仲甫，字子山，庐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举进士，知登封县。辕辕道险厄，遂佣民凿平为坦涂，人便其行，为刻石颂美。通判赵州，知台州，为度支判官。

内侍杨永德言漕舟淮、汴间，惟水递铺为便。诏仲甫偕往订可否，

还言其害十余条，议遂格。出为夔路转运使。岁饥，盗粟者当论死，仲甫请罪减一等，诏须奏裁。复言："饥羸拘囚，比得报，死矣，请决而后奏。"

徙使淮南。真、扬诸州地狭，出米少，官籴之多，价常踊登，滨江米狼戾，而农无所售。仲甫请移籴以纾其患，两益于民，从之。遂繇户部判官为发运使。自淮阴径泗上浮长淮，风波覆舟，岁罹其患。仲甫建议凿洪泽渠六十里，漕者便之。

拜天章阁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得筚栗城故址，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故时羌人入城贸易，皆僦邸，仲甫设馆处之，阳示礼厚，实闲之也。

熙宁初，守亳、许、扬三州，纠察在京刑狱，知通进、银台司，复为扬州，提举崇禧观，卒。

王居卿，字寿明，登州蓬莱人，以进士至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建言商贾转百货市塞上者，听以家赀抵于官，为给长券，至卖所，并输征税直，公私便之。

出知扬州，改京东转运使。青州河贯城中，苦泛溢为病，居卿即城立飞梁，上设楼橹，下建门，以时闭启，人诵其智。徙河北路。河决曹村，居卿立软横二埽以遏怒流，而不与水争。朝廷赏其功，建以为都水法。召拜户部副使、提举市易，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从官。

孙构字绍先，博平人。中进士第，为广济军判官，岁入圭田粟六百石，构止受百石，余以畀学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墨数扰边，用间杀之。蜀帅吕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凶岁得盗，令名指党伍，悉置诸法，境内为清。

迁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兖导生獠入寇，转运判官张诜请诛之。选构为使，倍道之官，至则遣渝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袭，自督官军及黔中兵击其后，斩承秀，入讨二族，火其居。余众保黑崖岭，黔兵从间道夜噪而进，光吉坠崖死，兖自缚降。以其地建南平军。录功加直昭文馆。

徙湖北转运使。章惇兴南、北江蛮事，构谕降懿、洽二州，纳归附

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毁而溺，得援者仅免，神宗悯之。赐帛三百。北江酋彭师晏常持向背，构知向水酋彭儒武与有隙，檄使攻之。师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进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交□止入寇，拜右谏议大夫、知桂州，声言将掎角捣其巢穴，寇闻引去。以疾提举崇福宫，换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

构喜功名，勇于建立，西南边事自此始云。

张诜，字枢言，建州浦城人。第进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诜科别人户，籍其当役者，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皆以为便。知襄邑县，擢夔路转运判官。录辟士之功，加直集贤院，改陕西转运副使。召对，帝曰："朕未识卿，每阅章奏，独卿与蔡挺有所论请，使人了然。寻当以帅事相属。"及入辞，赐服金紫。

明年，直龙图阁、知秦州。前此将吏贪功，多从羌地猎射，因起边患。诜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斩诸境上，群羌感悦，迁天章阁待制、知熙州。董毡遣鬼章逼岷州，诜往讨，董毡迎战，破之于错凿城，斩首万级。

元丰初，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将行，复命权经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时仓卒治戎，有司计产调夫，户至累首，民多流亡。诜中涂诉其状，乞敕剑外招携之，不报。会灵武师罢，乃赴杭，道过京师，帝访以西事，对曰："彼势虽弱，而我师未锐，边备未饬，愿以岁月图功。"累官正议大夫，卒，年七十二。

诜性孝友，廉于财，平生不殖田业。既建拓泸夷地被进用后，虽有善言可纪，终不逭清议云。

苏寀字，公佐，磁州滏阳人。擢第，调兖州观察推官，受知于守杜衍。为大理详断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辄盗其柩归祔，法当死。寀曰："子取母祔父，岂与发冢取财等？"请而生之。

迁审刑院详议、御史台推真官，知单州，提点梓州益州路刑狱、利路转运使。文州岁市羌马，羌转买蜀货，猾驵上下物价，肆为奸渔。寀议置折博务，平货直以易马，宿弊顿绝。

入判大理寺，为湖北、淮南、成都路转运使，擢侍御史知杂事，判刑部。使契丹，还及半道，闻英宗晏驾，契丹置宴仍用乐，寀谓送者曰："两朝兄第国家，君臣之义，吾与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遂为之彻乐。

进度支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凤翔。还，纠察在京刑狱，又出知潭州、广州，累转给事中，知河南府，无留讼。入知审刑院，卒。寀长于刑名，故屡为法官，数以谳议受诏奖焉。

马从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尽力于学。父当任子，推以与其弟。由进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间，素难治，从先以囊博者、重坐者厚赏以求盗。禁屠牛、铸钱，严甚。大水，发廪振流亡，全活数十万。代还，知寿州，以老辞，英宗谕遣之曰：“闻卿治行籍甚，寿尤重于宿，姑为朕往。”既至，治如曩时。由太子宾客转工部侍郎致仕。从先性整严，虽盛夏不袒跣。晚学佛，预言其终时，年七十六而卒。

论曰：长卿性务廉洁，以能臣称，中师用法刻深，以治辨称，虽均为材吏，而优劣自见。拯及仲甫俱能为国兴利除害。构始开西南边，诜遂拓泸夷被进用，虽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议。至于沆决河议，绥远民，折邻使，历有可称述者，其最优欤。

沈遘，字文通，钱塘人，以荫为郊社斋郎。举进士，廷唱第一，大臣谓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为第二。通判江宁府，归，奏《本治论》。仁宗曰：“近献文者率以诗赋，岂若此十篇之书为可用也。”除集贤校理。顷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诰。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

为人疏隽博达，明于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贫不能葬，给以公钱，嫁孤女数百人，倡优养良家子者，夺归其父母。善遇僚寀，皆甘乐倾尽为之耳目，刺闾巷长短，纤悉必知，事来立断。禁捕西湖鱼鳖，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篱间，适有客会宿，相与食之，旦诣府，遘迎语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谢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奸猾屏息。提点刑狱鞫真卿将按其状，遘为稍弛，而刺者复为民。

嘉祐遗诏至，为次于外，不饮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召知开封府，迁龙图阁直学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视事，逮午而毕，出与亲旧还往，从容燕笑，沛然有余暇，士大夫交称其能。拜翰林学士、判流内铨。丁母忧，英宗闵其去，赍黄金百两，仍命扶丧归苏州。既葬，庐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辽，从弟括。

辽字睿达，幼挺拔不群，长而好学尚友，傲睨一世。读左氏、班固书，小摹仿之。辄近似，乃锄植纵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缥缥然有物外意，绝不喜进取。用兄任监寿州酒税。吴充使三司，荐监内藏库。熙宁初，分审官建西院，以为主簿，时方重此官，出则奉使持节。辽故受知于王安石，安石尝与诗，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之称。至是当国，更张法令，辽与之议论，浸浸咈意，日益见疏，于是坐与其长不相能，罢去。

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他使者适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县民忿争相牵告，辞语连及，遂文致其罪。下狱引服，夺官流永州，遭父忧不得释。更赦，始徙池州。留连江湖间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华、秋浦间，玩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择，不过尔耳。”既筑室于齐山之上，名曰云巢，好事者多往游。

辽追悔平生不自贵重，悉谢弃少习，杜门隐几，虽笔砚亦埃尘竟日。间作为文章，雄奇峭丽，尤长于歌诗，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然竟不复起，元丰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为沭阳主簿。县依沐水，乃职方氏所书“浸曰沂、沭”者，故迹漫为污泽，括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委，得上田七千顷。

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

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后皆施用。加史馆检讨。

淮南饥，遣括察访，发常平钱粟，疏沟渎，治废田，以救水患。迁集贤校理，察访两浙农田水利，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时大籍民车，人未谕县官意，相扌延为忧；又市易司患蜀盐之不禁，欲尽实私井而辇解池盐给之。言者论二事如织，皆不省，括侍帝侧，帝顾曰：“卿知籍车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对曰：“敢问欲何用？”帝曰：“北边以

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帝喜曰：“人言无及此者，朕当思之。”遂问蜀盐事，对曰：“一切实私井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诚善。然患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绝也，势须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偿费。”帝颔之。明日，二事俱寝。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自中允至是才三月。

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先是，银冶，转运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宝则国贫，其势必然；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颐？朝廷岁遗契丹银数千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银城县、银坊城皆没于彼，使其知凿山之利，则中国之币益轻，何赖岁饷，邻衅将自兹始矣。”

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括言：“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唯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能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诏皆可之。

辽萧禧来理河东黄嵬地，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遣括往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境，今所争盖三十里远，表论之。帝以休日开天章阁召对，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赐括白金千两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杨益戒来就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预使吏士诵之，益戒有所问，则顾吏举以答。他日复问，亦如之。益戒无以应，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尝白事丞相府，吴充问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括曰：“以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也。独微户本无力役，而亦使出钱，则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无所预，则善矣。”充然其说，表行之。

蔡确论括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明年，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欢激，执弓傅矢，唯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

义从，威声雄他府。以副总管种谔西讨援银、宥功，加龙图阁学士。朝廷出宿卫之师来戍，赏赉至再而不及镇兵。括以为卫兵虽重，而无岁不战者，镇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乱。乃藏敕书，而矫制赐缗钱数万，以驿闻。诏报之曰："此右府颁行之失，非卿察事机，必扰军政。"自是，事不暇请者，皆得专之。蕃汉将士自皇城使以降，许承制补授。

谔师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二万人皆溃入塞，居民怖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不能对，斩以狗。经数日，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具以对。

大将景思谊、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括议筑石堡以临西夏，而给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乐。诏禧护诸将往筑，令括移府并塞，以济军用。已而禧败没，括以夏人袭绥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坐谪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

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

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人。登进士第，为绛州推官。杜衍安抚河东，荐为国子监直讲、睦亲宅讲书。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考试举人，误收失声韵者，责监滁州税。未几，还故职。

仁宗尝遣使赐馆阁官御书，至大临家，大临贫无皂隶，方自秣马，使者还奏，帝曰："真廉士也。"以亲老，请知广安军，徙邛州。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

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言青苗法有害无益，王安石怒。会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苏颂相继封还词命，次至大临，大临亦还之。帝批："去岁诏书，台官不拘官职奏举，后未审更制也。"颂、大临合言："故事，台官必以员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谓选人亦许之也。定以初等职官超朝籍，躐宪台，国朝未有。幸门一开，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满其意哉。"复诏谕数四，颂、大临故争不已，乃以累格诏命，皆归班，大临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

辰溪贡丹砂，道叶县，其二箧化为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为盗，械送于府。大临识其异，讯得实，释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贤殿修撰，复天章阁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

大临清整有守，论议识大体，因争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苏颂称为“熙宁三舍人”云。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编修《唐书》成，直秘阁、同知礼院。仁宗选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陈时务五事，且言：“天下之势，不能常安，当于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图之，恐无及已。”朝廷颇采其策。

英宗世，历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帝尝访以政，对曰：“两朝不惜金帛以和二边，脱民锋镝之祸，古未有也。愿勿失前好。”出知颍州，得奇疾，身体日缩，卒时才如小儿，年五十三。

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祖无择，字择之，上蔡人。进士高第。历知南康军、海州，提点淮南广东刑狱、广南转运使，入直集贤院。时封孔子后为文宣公，无择言：“前代所封曰宗圣，曰奉圣，曰崇圣，曰恭圣，曰褒圣；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遂以祖谥而加后嗣，非礼也。”于是下近臣议，改为衍圣公。

出知袁州。自庆历诏天下立学，十年间其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无择首建学官，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进学士，知郑、杭二州。

神宗立，知通进、银台司。初，词臣作诰命，许受润笔物。王安石与无择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义不欲取，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安石得政，乃讽监司求无择罪。知明州苗振以贪闻，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其状，事连无择。子韶，小人也，请遣内侍自京师逮赴秀州狱。苏颂言无择列侍从，不当与故吏对曲直，御史张戩亦救之，皆不听。及狱成，无贪状，但得其贷官钱、接部民坐及乘船过制而已。遂谪忠正军节度副使。安石犹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无择罪，及知朝廷于事但不为，未有为之而无效者。”寻复光禄卿、秘书监、集贤院学士，主管西京御史台，移知信

阳军，卒。

无择为人好义，笃于师友，少从孙明复学经术，又从穆修为文章。两人死，力求其遗文汇次之，传于世。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用小累锻炼放弃，讫不复振，士论惜之。

论曰：沈遘以文学致身，而长于治才。沈括博物洽闻，贯乎幽深，措诸政事，又极开敏。吕夏卿号称史才，尤精谱谍之学。宋之缙绅，士各精其能，学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临官居缴驳，克举其职；祖无择治郡所至，能修校官，是皆班班可纪者。然大临以论李定绌，无择以忤安石废弃终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贤矣。

程师孟，字公辟，吴人。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边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远，有警率浃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饿者尽死矣。"竟发之。

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裒其事为《水利图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牍可覆视，君舍文书，滕口说，遽欲生事耶？"惟辅愧谢。

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侬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

贺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傧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

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生立祠。

张问，字昌言，襄阳人也。进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岁久冒入于民，有司按旧籍括之，地数易主，券不明，吏苟趣办，持诏书夺人田，至毁室卢、发丘墓。问至，则曰："是岂朝廷意耶？"其上以闻。仁宗谕大臣曰："吏用心悉如问，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罢之。

擢提点河北刑狱。大河决，议筑小吴，问言："曹村、小吴南北相直，而曹村当水冲，赖小吴堤薄，水溢北出，故南堤无患。若筑小吴，则左强而右伤，南岸且决，水并京畿为害，独可于孙、陈两埽间起堤以备之耳。"诏付水官议，久不决，小吴卒溃。

徙江东、淮南转运使，加直集贤院、户部判官，复为河北转运使。所部地震，河再决，议者欲调京东民三十万，自澶筑堤抵乾宁。问言："堤未能为益，灾伤之余，力役劳民，非计也。"神宗从之。问十年不奏考课，诏特迁其官，入为度支副使，拜集贤殿修撰、河东转运使。坐误军须，贬知光化军，未几，复使河北。诸葛公权之乱，郡县株蔓，连逮至数百千人，问上疏申理，止诛首恶。

熙宁末，知沧州。自新法行，问独不阿时好。岁饥，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为幸，语切直惊人。元丰定官制，王安礼荐问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异论，不用。历知河阳、潞州。元祐初，为秘书监、给事中，累官正议大夫，卒，年七十五。

问处己廉洁、尝仕鄜延幕府，与种世衡善，父丧，世稀遗汝州田十顷，辞弗受。使归，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纳田，芜秽者三十年。后汝守请以给学，朝廷命反诸种氏。

熙宁时，有陈舜俞、乐京、刘蒙，亦以役法废黜。

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博学强记。举进士，又举制科第一。熙宁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试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

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

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檃锄、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苦。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谷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展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每岁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监南康军盐酒税，五年而卒。

舜俞始尝弃官归，居秀之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已而复出，遂贬死。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为布衣时，乡里称其行义，事母至孝。妻张氏家绝，挟女弟自随，京未尝见其面。妻死，京寝食于外，为嫁之。嘉祐初，诏访遗逸，以荐闻，得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助役法行，京曰：“提举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条析，又不报，且不肯治县事，自列丐去。提举官劾之，诏夺著作佐郎。经十年，乃复官，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为词赋，不肯举进士；习茂才异等，又不欲自售。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讲学，从游甚众。元丰二年，卒，才年四十。门人朋友诔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五十匹。

苗时中，字子居，其先自壶关徙宿州。以荫主宁陵簿。邑有古河久陻，请开导以溉田，为利甚博，人谓之苗公河。

调潞州司法参军。郡守欲入一囚于死，执不可。守怒，责甚峻，时

中曰："宁归田里，法不可夺。"守悟而听之。熙宁中，以司农丞使梓州路，密荐能吏十人，后皆进用，人卒莫之知。

交人犯边，擢广西转运副使。师讨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进。时中曰："师无进讨意，贼必从间道来，乘我不备，冀万一之胜，势穷然后降耳。"密备之，既而果从上流来，战败，始纳款。

徙梓州转运副使。韩存宝讨蛮乞弟，逗遛不行。时中曰："师老矣，将士暴露，非计之善者。"存宝不听，卒坐诛。林广代存宝。乞弟既降，复逸去，将士相视失色。及暮，刁斗不鸣，时中问广，广曰："既失贼，故纵兵追之，不暇恤尔。"时中曰："天子以十万众相付，岂以一死为勇耶。今入异境，变且不测。"广悟，亟止追者，整军以进。会得诏班师，军行，时中以粮道远，创为扌赞运法，食以不乏。迁两阶，为发运副使、河东转运使，加直龙图阁、知桂州，进宝文阁待制，至户部侍郎，卒。

韩贽，字献臣，齐州长山人。登进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监江州税。道除知睦州，复为侍御史。荆湖灾，出持节安抚。湘中自马氏擅国，计丁输米，身死产竭不得免，贽奏除之。改知谏院，进天章阁待制。宰相梁适以私容奸，狄青起卒伍、位枢密，内侍王守忠迁官不次，皆举劾无所讳。

出知沧、瀛二州，迁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河决商胡而北，议者欲复之。役将兴，贽言："北流既安定，骤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开魏金堤使分注故道，支为两河，或可纾水患。"诏遣使相视，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几月而毕。入判都水监，权开封府，政简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费省而不扰，神宗称之。还知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

贽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约，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阳人。第进士，知荣河县。民苦盐税不平，建中约田多寡以为轻重。主管鄜延经略机宜文字。夏人来正土疆，往莅其事。众暴至，两骑傅矢引满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惮死。"骑即去，众服其量。元昊归款，建中白府请筑安定、黑水八堡以控东道，夏人果来，闻有备，不敢入。累迁提点京东刑狱、盐铁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调度，省数十万计。历夔路、淮南、京西转运使，进度支副使。

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尝为边臣所荐，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沧州。久之，为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知庆州、江宁、成德军，以正议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彦博荐为户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张颉，字仲举，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进士，调江陵推官。岁旱饥，朝廷遣使安抚，颉条献十事，活数万人。知益阳县，县接梅山溪峒，多蛮獠出没，颉按禁地约束，召徭人耕垦，上其事，不报。累迁开封府判官、提点江西刑狱、广东转运使。

熙宁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与杨光僭为敌。颉居忧于鼎，移书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无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惇疾其说，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颉昔令益阳，首建梅山之议，今日成功，权舆于颉。"诏赐绢三百匹。寻擢江、淮制置发运副使，改知荆南，复徙广西转运使。时建广源为顺州，将城之，颉谓无益，朝廷从其议。坐捽骂参军沈竦罢归。

未几，以直集贤院知齐、沧二州，进直龙图阁、知桂州。入觐，帝首言："卿乡者论顺州不可守，信然。"时有献言者谓："海南黎人陈被盖五洞酋领，异时盛强，且为中国患。今请出兵自效，宜有以抚纳之。"命颉处其事。颉使一介往呼之。出，补以牙校，喜而去。诏问何赏之薄，对曰："荒徼蛮蜒无他觊，得是足矣。"寻罢兵，海外讫无事。

久之，转运使马默劾其经理宜州蛮事失宜，罢职知均州。哲宗立，还故职，知凤翔、广州，召为户部侍郎。

颉所历以严致理，而深文狡狯。右司谏苏辙论其九罪，执政以颉虽无德而才可用，不报。逾年，以宝文阁待制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徙知瀛州。湖北溪ＯＤ畔，朝廷托颉素望，复徙知荆南，至都门，暴卒。

卢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举童子，知杭州马亮见所为诗，嗟异之。秋，贡士，密戒主司勿遗革。革闻，语人曰："以私得荐，吾耻之。"去弗就。后二年，遂首选；至登第，年才十六。

庆历中，知龚州。蛮入寇，桂管骚动，革经画军须，先事而集。移书安抚使杜杞，请治诸郡城，及易长吏之不才者。又言："岭外小郡，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无城池甲兵之备，将为贼困，宜度远近并省之。"后侬智高来，九郡相继不守，皆如革虑。

知婺、泉二州，提点广东刑狱、福建湖南转运使。复请外，神宗谓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与嘉郡。"遂为宣州。以光禄卿致仕。用子秉恩转通议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秉为发运使，得请岁一归觐。后帅渭，乞解官终养。帝数赐诏慰勉，时以为荣。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隽誉。尝谒蒋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尔。"秉曰："亭沼如爵位，时来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节也。"堂赏味其言，曰："吾子必为佳器。"

中进士甲科，调吉州推官、青州掌书记、知开封府仓曹参军，浮湛州县二十年，人无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方置条例司，预选中。奉使淮、浙治盐法，与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钱业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还奏，遂为定制。

检正吏房公事，提点两浙、淮东刑狱，颛提举盐事，持法苛严，追胥连保，罪及妻孥，一岁中犯者以千万数。进制置发运副使。东南饥，诏损上供米价以籴。秉言："价虽贱，贫者终艰得钱，请但偿籴本，而以其余振赡。"是岁上计，神宗问曰："闻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诸？"对曰："有之，民饥甚，殍死相枕籍。"帝恻然曰："前此独赵抃为朕言之耳。"先是，发运使多献余羡以希恩宠，秉言："职在董督六路财赋，以时上之，安得羡。今称羡者，率正数也。请自是罢献，独以七十万缗偿三司逋。"

加集贤殿修撰、知谓州。五路大出西讨，唯泾原有功，进宝文阁待制。夏境胡卢川距塞二百里，恃险远不设备，秉遣将姚麟、彭孙袭击之。俘斩万计。迁龙图阁直学士。夏酋仁多嵬丁举国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两将驻静边砦，指夏人来路曰："吾迟明坐待捷报矣。"及明果至，见宋师，惊曰："天降也。"纵击之，皆奔溃。或言嵬丁已死，有识其衣服者，诸将请以闻。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实，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诏褒赐服马、金币，且使上所获器甲。

秉守边久，表父革年老，乞归。移知湖州，行三驿，复诏还渭，慰藉优渥。革闻，亦以义止其议。已而革疾亟。乃得归。元祐中，知荆南。刘安世论其行盐法虐民，降待制、提举洞霄宫，卒。

论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满朝耆寿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谊，尽力争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数年之后，宪

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间守远郡，尚能恳恳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区区一县令，力抗部使者，视弃其官如弊屣，类非畏威怀禄者能之。师孟活饥羸，兴水利，擿奸诛恶，所历可称；逮使契丹，正坐席礼，毅然不少屈。时中止林广纵兵追蛮，深达兵家之变。贽居谏省，举劾无所避，允有直臣之风。建中雅量却敌，辞严气正，尤为奇伟。颉虽有才，而深文狡狯，岂其天性然。革始终廉退，秉不免于阿徇时好，行盐法以虐民，父子之相远哉。

列传第九十一

○滕元发 李师中 陆诜 子师闵 赵离 孙路 游师雄 穆衍

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东阳人。将生之夕，母梦虎行月中，堕其室。性豪隽慷慨，不拘小节。九岁能赋诗，范仲淹见而奇之。举进士，廷试第三，用声韵不中程，罢，再举，复第三。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孙沔守杭，见而异之，曰："奇才也，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略。

召试，为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盐铁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书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神宗以为名言，太息久之。进知制诰、知谏院。御史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神宗以问元发，元发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

拜御史中丞。种谔擅筑绥州，且与薛向发诸路兵，环、庆、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诱杀将官杨定。元发上疏极言谅祚已纳款，不当失信，边隙一开，兵连民疲，必为内忧。又中书、枢密制边事多不合，中书赏战功而枢密降约束，枢密诘修堡而中书降褒诏。元发言："战守，大事也，而异同如是，愿敕二府必同而后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谏官谓不可。神宗曰："鼓院传达而已，何与于事。"元发曰："人有诉宰相，使其子达之，可乎？"神宗悟，为罢之。

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上疏指陈致灾之由，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馆伴契丹使杨兴公，开怀与之语，兴公感动，将去，泣之而别。河北地大震，命元发为安抚使。时城舍多圮，吏民惧压，皆幄寝芨舍，元发独处屋下，曰："屋摧民死，吾当以身同之。"瘗死食饥，除田租，修堤障，察贪残，督盗贼，北道遂安。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民王颖有金为邻妇所隐，阅数尹不获直。颖愤而致伛，扶杖诉于庭。元发一问得实，反其金，颖投杖仰谢，失伛所在。

夏国主秉常被篡，元发言："继迁死时，李氏几不立矣。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为患。今秉常失位，诸将争权，天以

此遗陛下，若再失此时，悔将无及。请择立一贤将，假以重权，使经营分裂之，可不劳而定，百年之计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神宗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皆问之。元发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汹汹，恐元发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郓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为郡，乃亲见之。”岁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三年以来所行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皆不听。

历青州、应天府、齐、邓二州。会妇党李逢为逆，或因以挤之，黜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岁，犹以前过贬居筠州。或以为复有后命，元发谈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忧哉。”遂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功，谤书满箧；即墨何罪，毁言日闻。”神宗览之恻然，即以为湖州。

哲宗登位，徙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复知郓州。学生食不给，民有争公田二十年不决者，元发曰：“学无食而以良田饱顽民乎？”乃请以为学田，遂绝其讼。时淮南、京东饥，元发虑流民且至，将蒸为疠疫。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井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所全活五万。徙真定，又徙太原。

元发治边凛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河东十二将，其八以备西边，分半番休。元发至之八月，边遽来告，请八将皆防秋。元发曰：“夏若并兵犯我，虽八将不敌；若其不来，四将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将惧，扣阁争之。元发指其颈曰：“吾已舍此矣，头可斩，兵不可出。”是岁，塞上无风尘警，诏以四砦赐夏人，葭芦在河东，元发请先画境而后弃，且曰：“取城易，弃城难。”命部将訾虎领兵护边，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绥德城为说，画境出二十里外。元发曰：“是一举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争之。

以老力求淮南，乃为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

李师中，字诚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时政。父纬为泾原都监，夏人十余万犯镇戎，纬帅兵出战，而帅司所遣别将郭志高逗遛不进，诸将以众寡不敌，不敢复出，纬坐责降。师中诣宰相辩父无罪，时

吕夷简为相，诘问不屈，夷简怒，以为非布衣所宜言。对曰：“师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

举进士，鄜延庞籍辟知洛川县。民有罪，妨其农时者必遣归，令农隙自诣吏。令当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谕之。租税皆先期而集。民负官茶直十万缗，追系甚众，师中为脱桎梏，语之曰：“公钱无不偿之理，宽与汝期，可乎？”皆感泣听命。乃令乡置一匮，籍其名，许日输所负，一钱以上辄投之。书簿而去。比终岁，逋者尽足。官移诸郡粟于边，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劳且费，至贱售予兼并家。师中令过县愿输者听，躬坐庾门，执契以须，数日，得万斛。使下其法于他县。尝出乡亭，见戎人杂耕，皆兵兴时入中国，人藉其力，往往结为婚姻，久而不归。师中言若辈不可杂处，言之经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诸绝塞。

庞籍为枢密副使，荐其才。召对，转太子中允、知敷政县，权主管经略司文字。夏人以岁赐缓，移边曰：“愿勿逾岁暮。”诏吏报许，师中更牒曰：“如故事。”枢密院劾为擅改制书，师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过。

提点广西刑狱。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窒舟滞，师中即焚石，凿而通之。邕管有马军五百，马不能夏，多死。师中谓地皆险阻，无所事骑，奏罢之。士人补摄官，铨授无法，权在吏。悉记其名，使待除于家。

初，邕州萧注、宜州张师正谋启边衅，注欲以所管蛮峒酋豪往讨交阯，云不用朝廷兵食。诏下经略使萧固、转运使宋咸，二人为注所饵，合词称便，而师中至，诏以注奏付之。师中邀注来，难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胜乎？”曰：“不能。”师中曰：“既不能保必胜，脱有败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罢议。会蛮ＯＤ申绍泰入追亡者，害巡检宋士尧，注又张皇为骇奏，仁宗为之旰食。师中言无足忧，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敛失众心，卒致将率败覆，按法当斩。于是注责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贬。师中摄帅事。交阯耀兵于边，声言将入寇。师中方宴客，饮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动，即日贡方物。绍泰惧，委巢穴遁去。侬智高子宗旦保火峒，众无所属，前将规讨以幸赏，遂固守。师中檄谕祸福，立率其族以地降。边人化其德，多画象立祠以事，称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

还，知济、兖二州。济水堙塞久，师中访故道，自兖城西南启凿之，功未半而去。迁直史馆、知凤翔府。种谔取绥州，师中言：“西夏方

入贡，叛状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启其衅端也。”鄜延路觇知西夏驻兵绥、银州，檄诸路当牵制，师中疏论牵制之害。时诸将皆请行，师中曰：“不出兵，罪独在帅，非诸将忧也。”既而此举卒罢。

熙宁初，拜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西人入寇，以师中知秦州。诏赐以《班超传》，师中亦以持重总大体自处。前此多屯重兵于境，寇至则战，婴其锐锋，而内无以遏其入。师中简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战者中居，令诸城曰：“即寇至，坚壁固守；须其去，出战士尾袭之。”约束既熟，常以取胜。

王韶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胁武胜军，抚纳洮、河诸部。下师中议，遂言：“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抚青唐、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钞略之患，部人必归心。唐于西域，每得地则建为州，其后皆陷失，以清水为界。大抵根本之计未实，腹心之患未除，而勤远略、食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诏师中罢帅事。韶又请置市易，募人耕缘边旷土，师中奏阻其谋。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报反覆罪，削职知舒州。徙洪、登、齐，复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马光、苏轼等置左右。师中言时政得失，又自称荐曰：“天生微臣，盖为圣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吕惠卿易攵其语，以为罔上，遂贬和州团练副使安置。还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后二十年，言乃信。

其志尚甚高，每进见，多陈天人之际、君臣大节，请以进贤退不肖为宰相考课法。在官不贵威罚，务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拥道遮泣，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荐其有王佐才。然好为大言，以故不容于时而屡黜，气未尝少衰。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签书北京判官。贝州乱，给事不乏兴；贼平，又条治其狱，无滥者。加集贤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诜主馈饷，具言：“非中国所恃，而劳师屯戍，且生事。”既而诸羌果怒争，塞下大扰，经二岁乃定。

判太常礼院、吏部南曹，提黠开封县镇。咸平龙骑军皆故群盗，牢

廪不时得，殴莅给官，还营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乱。诏诜往视，许元以不死，命取始祸者自赎，众皆帖然。

提点陕西刑狱。时铸钱法坏，议者欲变大钱当一，诜言："民间素重小铜钱而贱大铁钱，他日以一当三犹轻之，今减令均直，大钱必废。请以一当二，则公私所损亡几，而商贾可以通行；兼盗铸者计其直无赢，将必自止。"从之。

徙湖南、北转运使，直集英院，进集贤殿修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驿，异时经略使未尝行饬武备，臣愿得一往，使群蛮知省大将号令，因以声震南交。"诏可。自侬徭定后，交人浸骄，守帅常姑息。诜至部，其使者黎顺宗来，偃蹇如故态。诜绌其礼，召问折谕，导以所当为，慑伏而去。诜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诣麾下，阅简工丁五万，补置将吏，更铸印给之，军声益张。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贡。召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命张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诜法。

道除知延州，趣入觐，帝劳之曰："卿在岭外，施设无不当者。鄜延最当敌要，今将何先？"对曰："边事难以隃度，未审陛下欲安静邪，将威之也？"帝曰："大抵边陲当安静。昨王素为朕言，惟朝廷与帅臣意如此；至如诸将，无不贪功生事者。卿谓何如？"诜曰："素言是也。"谅祚寇庆州，以败还，声言益发人骑，且出嫚辞，复攻围大顺城。诜谓由积习致然，不稍加折诮，则国威不立。乃留止请时服使者及岁赐，而移宥州问故。帝喜曰："固知诜能办此。"谅祚闻之大沮，盘旋不敢入，乃报言："边吏擅兴兵，今诛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诏书谕告，诜以为未可。明年，又乞留赐冬服及大行遗留二使，而自以帅牒告之故。谅祚始因诜谢罪，共贡职。

银州监军嵬名山与其国隙，扣青涧城主种谔求内附，谔以状闻，遂欲因取河南地。诜曰："数万之众纳土容可受，若但以众来，情伪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谔毋妄动。谔持之力，诏诜召谔问状，与转运使薛向议抚纳。诜、向言："名山诚能据横山以捍敌，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为守，故为中国之利。今无益我而轻启西□，非计也。"乃共画三策，令幕府张穆之入奏，而穆之阴受向指，诡言必可成。神宗意诜不协力，徙知秦凤。谔遂发兵取绥州，诜欲理谔不禀节制之状，未及而徙。诜驰见帝，请弃绥州而上谔罪，帝愈不怿，罢知晋州。既谔抵罪，向、穆之皆坐贬，以诜知真定，改龙图阁学士、知成都。

青苗法出，诜言："蜀峡刀耕火种，民常不足。今省税科折已重，其

民轻侈不为储积，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愿罢四路使者。”诏独置成都府一路。熙宁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师闵。

师闵以父任为官。熙宁末，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辟干当公事；不三年，提举本路常平，遂居稷职。在蜀茶额三十万，稷既增而五之，师闵又衍为百万。稷死，师闵讼其前功，乞赐之土田。诏赐稷十顷，进师闵都大提举成都、永兴路榷茶，位视转运使。又兼买马、监牧，事权震川，建请无不遂志，所行职事，他司莫预闻。茶祸既被于秦、蜀，又欲延荆、楚、两河，神宗不许。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刘挚言，遣黄廉入蜀访察。右司谏苏辙论其六害，谓：“李稷引师闵共事，增额置场，以金银货拘民间物折博，贱取而贵出之，其害过于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变，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于此者。”廉奏至，如辙所陈。乃贬师闵主管东岳庙。

久之，起知蕲州。会复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书，即以师闵使河北。寻加直秘阁，复领秦、蜀茶事，于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属诣阙奏券马事，安寿、韩忠彦议颇异，独曾布以为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较纲马，利害即可见矣。”师闵遂详令蕃汉商人愿持马受券者，于熙、秦两路印验价给之，而请直于太仆，若此券盛行，则买马场可罢。既用其策，明年，太仆会纲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马所损才百分一。诏奖之，赐以金帛。改陕西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知秦州。

诸道方进筑被爵赏，师闵在秦无所事，怏怏不释。曾布议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师闵承命踊跃，集兵四万以待。而章惇阴讽熙帅钟传先出塞，敕师闵听传节制，筑浅井，又筑□□罗，皆不成而还。传更檄会兵于耳关，未至复却。秦凤之师再出再返，劳且弊，言者乞加责，不听。

旋进宝文阁待制，召为户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诈增首虏事，落职知鄞。未几，还之。历河南、永兴军、延安府，卒。

赵禼，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进士，为汾州司法参军。郭逵宣抚陕西，辟掌机宜文字。种谔擅纳绥州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禼上疏曰：“谔无名兴举，死有余责。若将改而还之，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不若谕以彼众饿莩，投死中国，边臣虽擅纳，实无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苏立、景询辈尔。可遣询等来，与降人交归，各遵纪律，而疆场宁矣。如其蔽而不遣，则我留横山之众，未为失也。

又徙逵帅鄜延，为逵移书执政，请存绥州以张兵势，先规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画稼穑之地三十里，以处降者。若弃绥不守，则无以安新附之众。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敌屯青涧城故事。朝廷从之，活降人数万，为东路捍蔽。熙宁初，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既而以李崇贵、韩道喜来献，且请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镌岁赐以为俸给，因使纳塞门、安远二砦而还绥州。离言："绥实形势之地，宜增广边障，乃无穷之利。若存绥以观其变，计之得也。"神宗召问状，对曰："绥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万人入吾肝脾，□隙已深，不可亡备。"神宗然之。除集贤校理。

夏人犯环庆，后复来贺正。离请边吏离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众，此不战而屈人兵也。迁提点陕西刑狱。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兵西讨，离为绛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亡险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尔，劳师远攻，未见其利。"绛欲取横山，纳种谔之策，遂城啰兀，以离权宣抚判官。谔趣河东兵会银川，规以后期斩将。离白绛，令谔自往中路迎东兵。谔惧违节制，乃不敢逞。加直龙图阁、知延州。

夏人屡欲款塞，每以虚声摇边。诏问方略，离审计形势，为破敌之策以献。遣裨将曲珍、吕真以兵千人分巡东西路。夏人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道遇珍，皇骇亟战，真继至，夏众败走。夏自失绥，意未能已。离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界，愿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俟通和之日复焉。"明年，遂用离策，以绥为绥德城。

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赋，倚为藩蔽。宝元用兵后，凋耗殆尽，其旷土为诸酋所有。离因招问曰："往时汝族户若干，今皆安在？"对："大兵之后，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离曰："其地存乎？"酋无以对。离曰："听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尔，田则吾不问也。"诸酋皆感服归募，悉补亡籍。又检括境内公私闲田，得七千五百余顷，募骑兵万七千。离以异时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议涅其手。属岁饥，令蕃兵愿刺手者，贷常平谷一斛，于是人人愿刺，因训练以时，精锐过于正兵。神宗闻而嘉之，擢天章阁待制。

交阯叛，诏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总九将军讨之，以中官李宪为贰。离与议不合，请罢宪。神宗问可代者，离以郭逵老边事，愿为裨赞，于是以逵为宣抚使，离副之。逵至，辄与离异：离欲乘兵形未动，先抚辑两江峒丁，择壮勇啖以利，使招徕携贰，隳其腹心，然后以大兵继之，逵不听；离又欲使人赍敕榜入贼中招纳，又不听。遂令燕达先被

广源，复还永平。离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趣利掩击，出其不意，川途并进，三路致讨，势必分溃，固争不能得。贼乘缓遂据江列战舰数百艘，官军不能济。离分遣将吏伐木治攻具，机石如雨，其舰被击皆废。徐以罢卒致贼，设伏击之，斩首数千级，馘其渠酋，遂皆降。逵怍于玩寇，乃移疾先还。逵既坐贬，离亦以不即平贼，降为直龙图阁、知桂州。后复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

时西师大举，五路并进，以离为河东转运使，领降卒赴鄜延饷种谔军。谔抵罪，离又坐餽輓不给，黜知相州。既而镌职知淮阳军，居数月，尽复故职。

知庆州。羌□移名昌诡称送币，将入寇，离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适以罪系狱。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约期日使往，果缚取以归。明年，夏人欲袭取新垒，大治攻械。离具上挠夏计。及夏侵兰州，离遣曲珍将兵直抵盐韦，俘馘千，驱孳畜五千。其酋槐厥嵬名宿兵于贺兰原，时出攻边，离遣将李照甫、蕃官归仁各将兵三千左右分击，耿端彦兵四千趍贺兰原，戒端彦曰："贺兰险要，过岭，则砂碛也。使敌入平夏，无繇破之。"又选三蕃官各轻兵五百，取间道出敌砦后，邀其归路。端彦与战贺罗平，敌败，果趍平夏。千兵伏发，敌骇溃，斩馘甚众，生擒嵬名，斩首领六，获战马七百，牛羊、老幼三万余。迁龙图阁直学士，复帅延安。

元祐初，梁乙埋数扰边，离知夏将入侵，檄西路将刘安、李仪曰："夏即犯塞门，汝径以轻兵捣其腹心。"后果来犯，安等袭洪州，俘斩甚众，夏遂入贡。既而以重兵压境，诸将亟请益戍兵为备，离徐谕之曰："第谨斥堠、整戈甲，无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诘夏，夏兵遂去。迁枢密直学士。

乙埋终不悛。使间以善意问乙埋："何苦与汉为仇。必欲寇，第数来，恐汝所得不能偿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遗之战袍、锦彩，自是乙埋不复窥塞。离乃纵间，国中疑而杀之。

五年，拜端明殿学士，迁太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为请，朝廷许还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离领分画之议。夏既得四砦，犹未有恭顺意，未几复犯泾原。会离卒、年六十五，赠右光禄大夫。绍圣四年，以离与元祐弃地议，系其名于党籍。

孙路字正甫，开封人。进士及第。元丰中，为司农丞。邓润甫荐为

御史，召对，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语辅臣以为不可用，下迁主簿。路鞅鞅不释，求通判河州，徙兰州。夏人入寇，论捍御功，进五阶，除陕西转运判官。

元祐初，为吏部、礼部员外郎，侍讲徐王府。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迁右司郎中，以直龙图阁知庆州。章惇柄国，复议取弃地。时诸道相视未进，路声言修旧垒，载器甲楼卤，顿大顺城下，夜半趍安疆，迟明据之，六日而城完。加宝文阁待制，遂筑兴平、横山。进龙图阁直学士，徙知熙州。

泾原城西安，诏出师牵制其势。路即将众临会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将王愍、王赡捣邈川，赡先至，下之。愍与争功，路右愍，颛属以兵；赡有请，辄弗应。赡诉诸朝，召拜路兵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职，知兴国军。徽宗立，历太原、河南、永兴军、河中府，卒。

游师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学于张载，第进士。为仪州司户参军，迁德顺军判官。鄜延将刘琯与主帅议战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师雄以地薄贼境，惧有伏，请由他道。既而谍者言夏伏精骑于黑水傍，琯谢曰："微君言，吾不返矣。"

赵离帅延安，辟为属。时夏人扰边，戍兵在别堡，龙安以北诸城兵力咸弱，离患之。师雄请发义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备，不敢入，但袭荒堆、三泉而还。岁饥，行诸垒振贷，计口赋粮，人无殍亡。运石莹甲，深沟缮城，边备益固。

元祐初，为宗正寺主簿。执政将弃四砦，访于师雄。师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弃之，不惟示中国之怯，将起敌人无厌之求。傥泸、戎、荆、奥视以为请，亦将与之乎？万一燕人遣一乘之使，来求关南十县，为之奈何？"不听。因著《分疆录》。迁军器监丞。

吐蕃寇边，其酋鬼章青宜结乘间胁属羌构夏人为乱，谋分据熙河。

朝廷择可使者与边臣措置，诏师雄行，听便宜从事。既至，谍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锋屯通远境。吐蕃将攻河州，师雄欲先发以制之，请于帅刘舜卿。舜卿曰："彼众我寡，奈何？"师雄曰："在谋不在众。脱事不济，甘受首戮。"议三日乃定，遂分兵为二，姚兕将而左，种谊将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斩首千五百级，攻讲朱城，断黄河飞梁，青唐十万众不得度。谊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领九人，斩首千七百级。捷书闻，百僚表贺，遣使告永裕陵。将厚尝师雄，言者犹以为邀功生事，止迁一官，为陕西转运判官、提点秦凤路刑狱。

夏人侵泾原，复入熙河，师雄言："兰州距贼一舍，通远不百里，非有重山复岭之阻。宜于定西、通渭之间建安遮、纳迷、结珠三栅，及护耕七堡，以固藩篱，此无穷之利也。"诏付范育，皆如初议。

入拜祠部员外郎，加集贤校理，为陕西转运使。内地移粟于边，民以辇僦为病。师雄言："往者边土不耕，仰给于内，今积粟已多，军食自足，宜令内地量转输致之直，以免大费。"报可。召诣阙，哲宗劳之曰："洮州之役，可谓隽功，但恨赏太薄耳。"对曰："皆上禀庙算，臣何力之有焉。唯当时将士勋劳未录，此为欠也。"因陈其本末。拜卫尉少卿。哲宗数访边防利病，师雄具庆历以来边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谋议之得失，及方今御敌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绍圣安边策》，上之。

出知邠州，改河中府，进直龙图阁、知秦州，未至，诏摄熙州。以夏人扰边，诏使者与熙帅、秦帅共谋之。使者锐于讨击，师雄谓："进筑城垒以自蔽，席卷之师未应深入也。"上章争之，不报。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难，卒用师雄策。

自复洮州之后，于阗、大食、物林、邈黎诸国皆惧，悉遣使入贡。朝廷令熙河限其二岁一进。师雄曰："如此，非所以来远人也。"未几还秦，徙知陕州。卒，年六十。师雄慷慨豪迈，有志事功，议者以用不尽其材为恨。

穆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进士，调华池令。民牛为仇家断舌而不知何人，讼于县，衍命杀之。明日，仇以私杀告，衍曰："断牛舌者乃汝耶？"讯之具服。

后知淳化，耀之属县。衍从韩绛宣抚陕西，遇庆卒溃乱，衍念母在耀，亟谒归，信宿走七驿。比至，庆卒尝戍华池，知衍名，不敢近。时诸郡捕贼兵粮Я无以给，遂擅发常平仓，且惧得罪。衍曰："饥之不恤，

则吾丘将为庆卒矣。”衍考课为一路最。元丰中，种谔西征，参其军事。谔第赏，以死事为下。衍曰：“此非所以劝忠也。”力争之。谔还入塞，诏往灵武援渭、庆两军。将行，衍曰：“吾兵惰，归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测于千里外哉？”谔乃止。同幕畏罪，阳谢衍曰：“师不再举，君之力也。”衍识其意，曰：“全万众之命，以一身塞责，衍无憾焉。”

元祐初，大臣议弃熙、兰，衍与孙路论疆事，以为“兰弃则熙危，熙弃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复。若一旦委之，恐后患益前，悔将无及矣”。议遂止。改陕西转运判官，金部、户部员外郎。熙河分画未决，诏衍视之。还言：“质孤、胜如据两川美田，实彼我必争之地，自西关失利，遂废不守。请界二垒之间，城李诺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泾原。”明年，遂城李诺，名曰定远。三迁左司郎中。

绍圣初，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后追录不弃兰州议，官其一子。

论曰：自熙宁至于绍圣，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夺，庙堂之上，论靡有定，相为短长，元发、师中辈七人，一时谋谟，盖可考也。元发论君子小人，言简而尽，足动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师中豫识安石于鄞令，以为目肖王敦，将乱天下，盖又先于吕诲矣。诜能镇抚西夏，又能靖交阯之难，诚有御边之才；其子师闵为时笼利，无足取者。赵离狃于西陲之胜，取败南裔，后获嵬名，庶足自赎。朝臣议弃河、湟，孙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马光自悔几于误国；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验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赡，非大将之器也。游师雄之禽鬼章，复洮州，以致诸国入贡，校之诸将，其功独为隽伟。衍为政得民心，既去而乱兵不忍惊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列传第九十二

○杨佐 李兑 从弟先 沈立 张掞 张焘 俞充 刘瑾 阎询 葛宫 从子思书 张田 荣 李载 姚涣 朱景 子光庭 李琮 朱寿隆 卢士宏 单煦杨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杨佐，字公仪，本唐靖恭诸杨后，至佐，家于宣。及进士第，为陵州推官。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绠而下，方能及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惟天有雨，则气随以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谓之“雨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累迁河阴发运判官，干当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杀溢不常，漕舟不能属。佐度地凿渎以通河流，于是置都水监，命佐以盐铁判官同判。京城地势南下，涉夏秋则苦霖潦，佐开永通河，疏沟浍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议治孟阳河，议者谓不便。佐言：“国初岁转京东粟数十万，今所致亡几，傥不浚复旧迹，后将废矣。”乃从其策。

出为江、淮发运使。孟阳之役，调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数，怨声盈塞。诏开封鞫治，官吏独舍佐不问。纠察刑狱刘敞请加贬黜，不听。召为盐铁副使，拜天章阁待制，复判都水，知审官院，权发遣开封府。

尝使契丹，虏馈以方物，书独称名。英宗升遐，奉遗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诏护丧归，赙以黄金，恤其家。

李兑，字子西，许州临颍人。登进士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按齐州叛卒，狱成，有欲夜篡囚者，兑以便宜斩之，人服其略。

张尧佐判河阳，兑言尧佐素无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谏院。狄青宣抚广西，入内都知任守忠为副，兑言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非计。仁宗为罢守忠。太常新乐成，王拱辰以为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律，与古异，胡瑗及阮逸亦言声不能谐。诏近臣集议，久而不决。兑言：“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讵容轻议。愿参新旧，但取谐和近雅者，合而用之。”进侍御史知杂事，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转运使制禄与郡守殊，时有用弹劾夺节及老疾请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兑言非所以劝沮，乃诏悉依所居官格。兑在言职十年，凡所论谏，不自表襮，故鲜传世。

出知杭州，帝书“安民”二字以宠。徙越州，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南人谓自刘氏纳土后，独兑著清节。还知河阳，帝又宠以诗。徙邓州。富人榜仆死，系颈投井中而以缢为解。兑曰：“既赴井，复自缢，有是理乎？必吏受赇教之尔。”讯之果然。

兑历守名郡，为政简严，老益精明。自邓归，泊然无仕宦意。对便殿，力丐退，英宗命无拜，以为集贤院学士、判西京御史台。积官尚书右丞，转工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六，谥曰庄。从弟先。

先字渊宗，起进士，为虔州观察推官，摄吉州永新令。两州俗尚讼，先为辨枉直，皆得其平。

知信州、南安军，抚楚州，历利、梓、江东、淮南转运使。寿春民陈氏施僧田，其后贫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园中笋，遂执以为盗。先诘其由，夺田之半以还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语：在信为“错安头”，谓其无貌而有材也；在楚为“照天烛”，称其明也。楚有民迫于输赋，杀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与杖。通判孙龙舒以为徒刑，毁其桉。明日龙舒来，先引囚曰：“汝罪应杖，以通判贷汝矣。”遣之出。

积官至秘书监致仕。兄兑尚无恙，事之弥笃。以子叙封，得太中大夫，闲居一纪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弃官归养。人贤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举进士，签书益州判官，提举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为书曰《河防通议》，治河者悉守为法。迁两浙转运使。苏、湖水，民艰食，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立亟命还之，而劝使自称贷，须岁稔，官为责偿。茶禁害民，山场、榷场多在部内，岁抵罪者辄数万，而官仅得钱四万。立著《茶法要览》，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张方平上其议。后罢榷法，如所请；立召为户部判官。

奉使契丹，适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不则见于门。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讲见仪，未尝令北使易冠服，况门见邪？”契丹愧而止。

迁京西北转运使。都水方兴六塔河，召与议，立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杀水势以省役，从之。加集贤修撰、知沧州，进右谏议大夫、判都水监，出为江、淮发运使。居职办治，加赐金，数诏嘉之。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

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书，积卷数万。神宗问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记》三百卷。徙宣州，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

张掞，字文裕，齐州历城人。父蕴，咸平初，监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骑至淄、青间，州人将弃城，蕴拔刀遮止于门，力治守备，游骑为之引去。郡守愧，始谋掠为己功，反陷以罪，蕴受而不校。

掞幼笃孝，蕴病，刲股肉以疗。举进士，知益都县。当督赋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时入。石介献《息民论》，请以益都为天下法。丁内艰，时隆寒，徒跣举柩，叩首流血，与兄揆庐墓左。

明道中，京东饥，盗起，以御史中丞范讽荐，知莱州掖县。民诉旱于州，拒之，掞自荐奏闻，诏除登、莱税。通判永兴军，为集贤校理，四迁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宦者阎士良为钤辖，多挠帅权，用危法中军校，掞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极，朝廷使来告，士良辞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农寺，累官户部侍郎致仕。熙宁七年，卒，年八十。

掞忠笃诚悫，既老益康宁。少从刘潜、李冠游，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赡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谘而行，为乡党矜式。

张焘，字景元，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举进士，通判单州。州卒谋乱，期有日，焘得告者，徐诣营取首恶，置诸法。知沂、潍二州。沂产布，潍产绢，而有司科赋相反，焘始革之。潍多圭田，率计亩徵绢，而蠲河役，焘不肯踵例，废法还其役，入损于旧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己而已，无妨后人，汝勿著为式。"

提点河北刑狱，摄领澶州，七日而商胡决。焘拯溺救饥，所全活者十余万，犹坐免。数年，复提点河东、陕西、京西刑狱，为盐铁判官、淮南转运使、江淮发运副使。泗州水，城且坏，焘悉力营护，诏宠其劳。入为户部副使。京师赋曲于酒，人有常籍，毋问售不售，或蹶产以偿。焘请罢岁额，严禁令，随所用曲多寡以售，自是课增溢。官修睦亲宅，议取民居，焘言："芳林园有余地，宗室足自处，无庸起民居。"从之。孝严殿成，请图乾兴以来文武大臣像于壁。

迁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蒲津浮桥坏，铁牛皆没水中，焘以策列巨木于岸以为衡，缒石其秒，挽出之，桥复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骑射，为边人所惮，故纵善马诱使取之，而强以汉法。焘按得其状，俱以

隶军。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盗，焘严保伍，使不得隐，而申其捕限。南蛮寇黎、雅，讨走之，罢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

母丧服阕。故事，起执政以诏，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赐诏。判太常寺，知邓、许二州，复判太常，知通进、银台司，提举崇福宫，由给事中易通议大夫。卒，年七十。

焘才智敏给，常从范仲淹使河东。至汾州，民遮道数百趋诉，仲淹以付。焘方与客弈，局未终，处决已竟。英宗时，三司前奏事，帝诘铸钱本末，皆不能对，焘悉论无隐。帝是之，顾左右识其姓名，后欲以为观察使守边，曰："卿家世事也。"焘对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继。"遂止。

俞充字公达，明州鄞人。登进士第。熙宁中为都水丞，提举沿汴淤泥溉田，为上腴者八万顷。检正中书户房，加集贤校理、淮南转运副使，迁成都路转运使。茂州羌寇边，充上十策御戎。神宗遣内侍王中正同经制，建三堡，复永康为军，因诈杀羌众以为中正功，与深相结，至出妻拜之。中正还阙，举充可任。召判都水监，进直史馆。中书都检正御史彭汝砺论其媚事中正，命遂寝。

河决曹村，充往救护，还，陈河防十余事，概论"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习。方曹村决时，兵之在役者仅十余人，有司自取败事，恐未可以罪岁也。"加集贤殿修撰、提举市易，岁登课百四十万。故事当赐钱，充曰："奏课，职也，愿自今罢赐。"诏听之。

擢天章阁待制、知庆州。庆阳兵骄，小绳治辄肆悖，充严约束，斩妄言者五人于军门。闻有病苦则巡抚劳饷，死不能举者出私财以周其丧，以故莫不畏威而怀惠。环州田与夏境犬牙交错，每获必遭掠，多弃弗理，充檄所部复以时耕植。慕家族山夷叛，举户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将张守约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

充之帅边，实王珪荐，欲以遏司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用兵意，屡倡请西征，后言："夏酋秉常为母梁所戕，或云虽存而囚，不得与国政。其母宣淫凶恣，国人怨嗟，实为兴师问罪之秋也。秉常亡，将有桀黠者起，必为吾患。今师出有名，天亡其国，度如破竹之易。愿得乘传入觐，面陈攻讨之略。"诏令掾属入议，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刘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进士，为馆阁校勘。沆亡，

得褒赠。知制诰张瑰草词，语涉讥贬，瑾泣涕不能食，阖门衰绖，邀宰相自言。朝廷为改书命，黜瑰为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门罢职。没丧不就官，丐守坟墓。王素为请，以伸孝子之志。诏复职，迁集贤校理、通判睦州，为淮南转运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馆修撰、河北转运使，拜天章阁待制、知瀛州。坐与世居通问，徙明州。未行，改镇广州。与枢密院论戍兵不合，改虔州。战棹都监杨从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纠诸县巡检兵集郡下，瑾怒责之，遽发悖谬语，懋诉瑾于朝，遂废于家。逾年，复待制、知江州，历福州、秦州、成德军，卒。

瑾素有操尚，所莅以能称，然御下苛严，少纵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阎询，字议道，凤翔天兴人。少时以学问著闻，擢进士第，又中书判拔萃科。累迁秘书丞，为监察御史里行。诏治王素狱，坐有姻嫌不以闻，降监河阳酒税，累迁为盐铁判官。使契丹。询颇谙北方疆理，时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邪？"惠惭不能对。加直龙图阁、知梓州。徙河东转运使，言：三路士兵疲老者，听其族以强壮者代。"从之。进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涨，坏浮桥，询易为长桥。拜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不即赴，罢职知商州。神宗转右谏议大夫，改邠、同二州，提举上清太平宫，卒，年七十九。

葛宫，字公雅，江阴人。举进士，授忠正军掌书记。善属文，上《太平雅颂》十篇，真宗嘉之，召试学士院，进两阶。又献《宝符阁颂》，为杨亿所称。知南充县，东川饥，民艰食，部使者檄守资、昌两州，以惠政闻。知南剑州。土豪彭孙聚党数百，凭依山泽为盗，出害吏民，不可捕，宫遣沙县尉许抗谕降之。并溪山多产铜、银，吏挟奸罔利，课岁不登，宫一变其法，岁羡余六百万。三司使闻于朝，论当赏。宫曰："天地所产，吾顾盗之，又可为功乎？"卒不言。

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间，吏为关泾渎上，以征往来，间有昏葬，趋期者多不克，宫命悉毁之。积官秘书监、太子宾客。治平中，转工部侍郎。熙宁五年，卒，年八十一。宫性敦厚，恤录宗党，抚孤嫠，赖以存者甚众。

宫弟密，亦以进士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杀人，嫁其罪于邑民葛华，且用华之子为证。狱具，密得其情，出之。法当赏，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党交止之，笑

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余裕哉。”即退居，号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终。平生为诗慕李商隐，有西昆高致。

子书思，踵登第，调建德主簿。时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难之。书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亲侧，岂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归养十年余。近臣表其志行，以为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许以他日偕行，始乞监新市镇。居父丧，哀毁骨立，盛暑不释苴麻，终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历封丘主簿、涟水县丞。时兄书元为望江令，同隶淮南监司，有舍兄而荐己者，移书乞改荐兄，不许，则封檄还之。其笃行类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归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谥曰清孝。子胜仲，孙立方，皆以学业至侍从，世为儒家。胜仲自有传。

论曰：佐、立擅水衡之政，为时所称。兑居官论谏，无所表襮，先克承之。掞之孝，焘之智，瑾之苛严，询之辞令，皆著一时，自致显官。俞充制军禁暴，足为能臣，而希时相之意，倡请西征，使其不死，边陲之祸，其可既乎？葛氏自宫以下，簪纓相继，盛哉。

张田，字公载，澶渊人。登进士第，知应天府司录。欧阳修荐其才，通判广信军。夏竦、杨怀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诏通判集议，田曰：“此非御敌策也，坏良田，浸冢墓，民被其患，不为便。”因奏疏极论，谪监郢州税。

久之，通判冀州。内侍张宗礼使经郡，酣酒自恣，守贰无敢白者，田发其事，诏配西陵洒扫。摄度支判官。祫享太庙，又请自执政下差减赍费，唐介论其亏损上恩，出知蕲州。俄提点湖南刑狱，介与司马光又状其倾险，改知湖州，徙庐州，治有善迹。

移桂州。异时蛮使朝贡假道，与方伯抗礼，田独坐堂上，使引入拜于庭，而犒赆加腆。土豪刘纪、庐豹素为边患，讫田去，不敢肆。京师禁兵来戍，不习风土，往往病于瘴疠，田以兵法训峒丁而奏罢戍。或告交阯李日尊兵九万，谋袭特磨道，诸将请益兵，田曰：“交阯兵不满三万，必其国有故，张虚声以□赫我耳。”谍既得实，果其兄弟内相残，惧边将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负罪亡命西南龙蕃，从其使入贡，凡十反。，至是龙以烈来，复从之。田因其入谒，诘责之，枭其首，欲并斩以烈，叩头流血请命。田曰：“汝罪当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从朝廷乞恩。”乃密请贷其死。

熙宁初，加直龙图阁、知广州。广旧无外郭，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初，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戒逻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城既就，东南微陷，往视之，暴卒，年五十四。

田为人伉直自喜，好嫚骂，气陵其下，故死无哀者。然临政以清，女弟聘马军帅王凯，欲售珠犀于广，顾曰："南海富诸物，但身为市舶使，不欲自污尔。"作钦贤堂，绘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师拜之。苏轼尝读其书，以侔古廉吏。

荣諲，字仲思，济州任城人。父宗范，知信州铅山县。诏罢县募民采铜，民散为盗，宗范请复如故。真宗嘉异，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历官九年。

諲举进士，至盐铁判官。晋州产矾，京城大豪岁输铁五万缗，颛其利，諲请榷于官，自是数入四倍。为广东转运使。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林箐瘴毒。諲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涂。

复入为开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号"白衣会"，县捕数十人送府。尹贾黯疑为妖，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諲持不从，各具议上之。中书是諲议，但流其首而杖余人。加直史馆、知澶州。

改京东转运使。莱阳产银砂，民有私采者，事露，安抚使欲论以劫盗。諲曰："山泽之利，人得有之，所盗者岂民财耶？"贷免甚众。又使成都府路，召为户部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书监，年六十五。

李载，字伯熙，黎阳人。少苦学，隆暑读书，置足于水，虽得疾，不舍去。登进士第，调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县，府守吕夷简入相，荐其材，知齐州。钤辖赵瑜使酒殴载，乃扃户避逸。瑜得罪，载坐不举劾，黜为信阳军。安抚使钱明逸等为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县，有巫以井泉饮人，云可愈疾，趋者旁午，载杖巫，堙其井。历知虢州、涟水军。

载性笃孝，侍母病不解带，至病亟不能食，载亦不食，母知之，为强食。六为州，一以宽厚称。以光禄卿提举仙源观，卒，年七十四。

姚涣字虚舟，世家长安。隋开皇中，有景彻者，以讨平泸夷，策功

为普州刺史，卒，子孙遂家普州。涣第进士，监益州交子务，发奸隐万缗，主吏皆当死，涣曰：“戮人以干泽，非吾志也，义不蔽奸而已。”请于使者，愿不受赏，于是全活者众。知峡州。宜都民为盗所残，县执囚讯服，以狱上。涣移劾于他有司，居亡何，真盗获。大江涨溢，涣前戒民徙储积、迁高阜，及城没，无溺者。因相地形筑子城、埽台，为木岸七十丈，缭以长堤，楗以薪石，厥后江涨不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宾化夷多犯境，涣施恩信拊纳，酋豪争罗拜廷下，讫涣去无警。终光禄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师人。举进士，调荥泽簿。西方用兵，诏侍从馆阁举县令，景预选，知陇州汧源县。累迁知汝州。叶驿道远，隶囚为送者所虐，多死，俗传为“叶家关”，景重禁以绝其患。擢知寿州，秩禄视提点刑狱。始至，亟发廪振给，以劝富者出积谷，所活数万。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请筑外郭环入之，公私称便。再迁光禄卿。

熙宁初，病革，自占遗表，呼其子光庭操笔书之。其略云：“切闻河北水灾、地震，陛下当减膳避殿，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访阙失，思所以弭咎。”凡数百言，无一语求恩。卒，年七十一。诏加赙赠，录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掞，十岁能属文。辞父荫擢第，调万年主簿。数摄邑，人以“明镜”称。历四县令。曾孝宽以才荐，神宗召见，问欲再举安南之师。光庭对曰“愿陛下勿以人类畜之。盖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于广土辟地也。”又问治何经，对曰：“少从孙复学《春秋》。”又问：“今中外有所闻乎？”对曰：“陛下更张法度，臣下奉行或非圣意，故有便有不便。诚能去其不便，则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为疏阔，不用。签书河阳判官，从吕大防于长安幕府。五路出师讨西夏，雍为都会，事倚以办，调发期会甚急，光庭每执不从。使者怒，将加以乏兴罪，光庭求免去，大防为之解。

哲宗即位，司马光荐为左正言，首乞罢提举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论蔡确为山陵使，而乃先灵驾而行，为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言甚切。宣仁后嘉其守正，谕令尽言，毋有所畏避。迁左司谏，又论“苏轼试馆职发策云：‘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谓仁宗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而不当以‘媮’、‘刻’为议论，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几，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继论列。宣仁后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

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讽祖宗也。”遂止。

河北饥，遣持节行视，即发廪振民；而议者以耗先帝积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论蔡确怨谤之罪，确贬新州。拜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乞补外，除集贤殿修撰、知亳州。数月召还，复为给事中。

坐封还刘挚免相制，复落职守亳。岁余，徙潞州，加集贤院学士。邻境旱饥，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犹自力视事。出祷雨，拜不能兴，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绍圣中，追贬柳州别驾。元符初，又停锢其诸子。

光庭始学于胡瑗，瑗告以为学之本在于忠信，故终身行之。徽宗立，复其官。

李琮，字献甫，江宁人。登进士第，调宁国军推官。州庾积谷腐败，转运使移州散于民，俾至秋偿新者。守将行之，琮曰：“谷不可食，强与民责而偿之，将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谢而止。

吕公著尹开封，荐知阳武县。役法初行，琮处画尽理，旁近民相率挝登闻鼓，愿视以为则。徽宗召对，擢利州路、江东转运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诡称逃绝者九千户，他县皆然。言于朝，命以户部判官使江、浙，选强明吏立赏剔抉。吏幸赏，以多为功，琮亦因是希进，民患苦之，得缗钱百余万。进度支判官，颁职式于诸道。淮南赋入甲它部，以为转运副使，徙梓州路。

元祐初，言者论其括隐税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吕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复强民输税，且无得以奇数并合，人尤咨怨。于是凡以括田受赏者悉夺之。历相、洪、潞三州。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亟。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入为太府卿，迁户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杭州、永兴军、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

琮长于吏治，而所至主于掊克，为士论嗤鄙。子回，绍兴初参知政事。

朱寿隆，字仲山，密州诸城人。以荫知九陇县。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寿隆曰：“宁有尽室就焚无一脱者，殆必有奸。”逾月获盗，果杀其人而纵火也。知宿州，宿多剧盗，至白昼被甲剽攻，郡县不能制。寿

隆设方略耳目，捕斩千余人。

擢提点广西刑狱。岭外新经侬寇，修营城障，贵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寿隆驰诣州，械守送狱，奏黜之。老稚妇女遭乱，流转不能自还者，檄所在资送其还。旧制，溪蛮侵暴羁縻州，虽杀人无得仇报，寿隆请听相偿，蛮始畏戢。

历盐铁度支判官、夔路转运使。巴峡地隘，民困于役，免其不应法者千五百人。复为盐铁判官、京东转运使，赐三品服。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贫富交利。以少府监知扬州，卒，年六十八。

寿隆为人和厚，接谈怡怡，必当于理，而不屈于权贵。狄青讨贼，欲杀裨将不用命者数人，寿隆极论罪不当死。孙沔在坐，曰："侬贼害民万计，此何足惜。"寿隆曰："王师之来以除民害，顾可效贼为暴邪？"青感其言而止。

卢士宏，字子高，新郑人。以父任屡更州县，所至著清名。知信阳军。官捕为妖术者，余党惧及，群聚山谷间，士宏请减其罪招之，即相帅归命。徙知汉州，校实民产，使力役不滥，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虚籍。士宏考校，令随实以输，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损七八。文彦博、包拯以廉能荐，由三司开拆司擢夔州路转运使，遂知广州。或传安南舟数百泊海中，将为寇，岭徼惊摇。士宏灼其非，是日，从宾客宴游为乐，民赖以安。受代还，引疾丐便郡，知郑州。未几，以光禄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椁之制，皆有遗命，戒诸子勿为铭志。

单煦，字孟阳，平原人。举进士，知洛阳县。民以妖幻传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余人，当得上赏，不肯言。转知昌州，时诏城蜀治，煦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转运使即移诸郡如其议。

徙清平军使。有二盗杀人，捕治不承，煦纵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执而讯之，果杀人者。为御史台推直官，江南人诬转运使吕昌龄以贿，中丞张昇讯而论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长，卒直昌龄。乞外迁，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汉间，夏秋患于淫潦，煦筑东堤以御之。赤水县盐井涸，奏蠲其赋。累官光禄卿，卒，年七十七。

煦友爱兄熙，兄尝殴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贫亲老，仰兄以养，义当代之死。”即趋诣斗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苏，惊问之，煦以情告。其人感叹，遂辍讼。

杨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进士，调宛丘主簿。民诉旱，守拒之，曰：“邑未尝旱，狡吏导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无青草，公日宴黄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见矣。狡吏非他，实仲元也。”竟免其税。知泽州沁水县，民持物来输者，视其价稍增之，余则下其估。官有所须，不强赋民，听以所有与官为入，度相当则止，率常先办。河外用兵，督餫转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径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为辞，不听，寇果夜出劫诸部，沁水独免。后二十年，其子过县，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无今日矣。”

初，军期尚缓，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则刍粮有不集者皆可贱市，后期者物数倍其价，民始知其为利。州买羊，敛民差出钱帛滋蔓，病民为甚，仲元更其令，户才费钱百。又遣吏市羔于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钱。徙知郧乡县，宰相张士逊先茔隶境内，将属之，召不往。至则按籍均役之，虽堂帖求免，不为减。

历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禄卿，改中散大夫。戒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尝以私怒加人，虽杖刑之微，苟有两比，不敢与轻法，以是为报国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宁人。第进士，调荆南司理参军。属县捕得杀人者，既自诬服，良肱视验尸与刃，疑之曰：“岂有刃盈尺伤不及寸乎？”白府请自捕逮，未几，果获真杀人者。民有失财物逾十万，逮平民数十人，方暑，搒掠号呼闻于外；或有附吏耳语，良肱阴知其为盗，亟捕诘之，赃尽得。

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阴县。县逋米数千石，岁责里胥代输，良肱论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庐舍，良肱累石堤二十里障之，潮不为害。时王陶为属官，常以气犯府帅，吏或诉陶，帅挟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帅遂已。后陶官于朝，果以直闻。知虔州，士大夫死岭外者，丧车自虔出，多弱子寡妇。良肱悉力振护，孤女无所依者，出俸钱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军。丁母忧，服除，为三司使判官。

方关、陕用兵，朝议贷在京民钱，良肱力争之，会大臣亦以为言，

议遂格。内府出腐币售三司，三司吏将受之，良肱独曰：“若赋诸军，军且怨；不则货诸民，民且病。请付文思，以奉帷幄。

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举汴河司。汴水淀污，流且缓，执政主挟河议。良肱谓：“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复行地中。”弗听。又议伐汴堤木以资挟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余里，江、淮漕卒接踵，暑行多病暍，藉荫以休。又其根盘错，与堤为固，伐之不便。”屡争不能得，乃请不与其事。执政虽怒，竟不为屈。改太常少卿、知润州，迁光禄卿、知宣州，治为江东最。请老，提举洪州玉隆观，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范，爽字荀龙，皆以任子恩试校书郎。

卞博学多大略，累为唐州判官、湖北安抚司勾当机宜文字。讨叛蛮有功，知沅州。蛮杀沿边巡检，卞设方略复平之，加奉议郎。先是，良肱为鼎州推官，五溪蛮叛，良肱运粮境上，周知其利害，上书言：“此弹丸地，不足烦朝廷费，不如弃与而就抚之。”当时是其议，未果弃也。及蛮叛，断渠阳道，扼官军不得进，卞适使湖北，帅唐义问即授卞节制诸将。阴选死士三千人，夜衔枚绕出贼背，伐山开道，漏未尽数刻，入渠阳。黎明整众出，贼大骇，尽锐来战，奋击大破之。鼓行度险，贼七遇七败，斩首数千级，蛮遂降。寻有诏废渠阳军为砦，尽拔居人护出之。绍圣初，治弃渠阳罪，免归。徽宗即位，复奉议郎，管勾玉隆观。未几，复渠阳为靖州，又论前事免，终于家。

爽尚气自信，不少贬以合世。应元丰诏，上便宜十五事，言过剀切。元祐末，爽复极言请太皇太后还政事，章惇憾爽不附己，乃摘其言为谤讪，以瀛州防御推官除名，窜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罢，监东岳庙。崇宁中，与卞俱入党籍。

潘夙，字伯恭，郑王美从孙也。天圣中，上书论时政，授仁寿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湖北刑狱。邵州蛮叛，湖南骚动，迁转运使，专制蛮事，亲督兵破其团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转运便，知桂州。坐在湖北时匿名书诬判官韩绎，谪监随州酒税。起知光化军。大臣以将帅才举之，易端州刺史，再迁徙鄜州。召对，访交、广事称旨，还司封郎中、直昭文馆，复知桂州。

交人败于占城，伪表称贺以为大捷，神宗诏之曰：“智高之难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谓山僻蛮獠，无可虑之理。殊不思祸生于所忽，唐六诏为中国患，此前事之师也。卿本将家子，寄要蕃，宜体朕

意，悉心经度。”夙遂上书陈交阯可取状，且将发兵。未报，而徙河北转运使，历度支、盐铁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访荆湖，讨南、北江蛮ＯＤ，陈夙忧边状，以知潭州。再迁光禄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论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称，致生民咸被其泽于无穷者，故州郡之寄为尤重，张田免禁兵毒于瘴厉，士宏考圭田出于实输，朱景父子、諲、载、煦、涣、士宏、寿隆辈，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于折狱，夙以将家子而能留心边务，用当其材，举能其官。若琮也虽长于吏治，而所至掊克，君子奚取焉。

列传第九十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刘彝 熊本 萧注 陶弼 林广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少有志度，博览周游，以求知古今事变、风俗利疚，不事科举。熙宁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时吕惠卿领修撰经义局，遂以布衣充检讨。神宗见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经术变士，十已八九，然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试于有用之地。"即授镇安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岁余召对，顾问久之，曰："朕多阅人，未见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

与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杂治赵世居狱。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间，尝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赠之。又许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世居与其党皆神之，曰："士宁，二三百岁人也。"解释其诗，以为至宝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宁，而宰相王安石故与士宁善，百禄劾士宁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轨。禧奏："士宁遗康诗实仁宗制，今狱官以为反，臣不敢同。"百禄言："士宁有可死之状，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杂知、枢密承旨参治，而百禄坐报上不实贬，进禧集贤校理、检正礼房。

安石与惠卿交恶，邓绾言惠卿昔居父丧，尝贷华亭富人钱五百万买田事，诏禧参鞫。禧阴右惠卿，绾劾之，会绾贬官，狱亦解。禧出为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元丰初，召知谏院。惠卿在鄜延，欲更蕃汉兵战守条约，诸老将不谓然，帝颇采听，将推其法于他路，遣禧往经画。禧是惠卿议，渭帅蔡延庆亦以为不然，帝召延庆还，加禧直龙图阁，使往代，以母忧不行。服除，召试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罢知制诰，专为中丞。邓绾守长安，禧疏其过，帝知其以惠卿故，虽改绾青州，亦左迁禧给事中。

种谔西讨，得银、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帅沈括欲尽城横山，瞰平夏，城永乐，诏禧与内侍李舜举往相其事，令括总兵以从，李稷主馈饷。禧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赀。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旧来疆塞，乃在腹心。已与沈括议筑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

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万。”遂城永乐，十四日而成。禧、括、舜举还米脂。明日，夏兵数千骑趋新城，禧亟往视之。或说禧曰：“初被诏相城，御寇，非职也。”禧不听，与舜举、稷俱行，括独守米脂。先是，种谔还自京师，极言城永乐非计，禧怒变色，谓谔曰：“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谔曰：“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谔跋扈异议，诏谔守延州。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边。人驰告者十数，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将高永享曰：“城小人寡，又无水，不可守。”禧以为沮众，欲斩之，既而械送延狱。比至，夏兵倾国而至，永享兄永能请及其未陈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夏人益众，分阵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陈于水际，官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珍白禧曰：“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邪？”俄夏骑卒度水犯陈。鄜延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银枪锦袄，光彩耀日，先接战而败，奔入城，蹂后陈。夏人乘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珍与残兵入城，崖峻径窄，骑卒缘崖而上，丧马八千匹，遂受围。水砦为夏人所据，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拒斗。珍度不可敌，又白禧，请突围而南；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将走免，禧、舜举、稷死之，永能没于陈。

初，括奏夏兵来逼城，见官兵整，故还。帝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出战，岂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帝闻禧等死，涕泣悲愤，为之不食。赠禧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谥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

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尔。吕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灵武之败，秦、晋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谔陈进取之策。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自是之后，帝始知边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子俯自有传。

李稷，字长卿，邛州人。父绚，龙图阁直学士。稷用荫历管库，权河北西路转运判官，修拓深、赵、邢三州城，役无愆素，然峭刻严忍。察访使者以为言，都水丞程昉亦诉其越职。诏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论稷父死二十年不葬，仅徙东路，俄提举蜀部茶场。甫两岁，羡课七十六万缗，擢盐铁判官。诏推扬其功以劝在位，遂为陕西转运使、制置解盐。秦民作舍道傍者，创使纳“侵街钱”，一路扰怨，与李察皆以苛暴著称。

时人语曰：“宁逢黑杀，莫逢稷、察。”

种谔起兴、灵议，稷闻之亦上言：“可令边面诸将各出兵挠之，使不得耕种，则其国必困，国困众离，取可决也。”及出境，稷督饷，民苦折运，多散逸，稷令骑士执之，断其足筋，宛转山谷间，凡数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斩郡守以下，于是上下相临以峻法，虽小吏护丁夫，亦颛戮不请。军食竟不继。谔谋斩稷，客吕大钧引义责之，复使还取粮。既集，谔犹宣言稷乏军兴，致大功不就，坐削两秩，贬为判官。

永乐既城，稷悉辇金、银、钞、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为城甫就而中已实。积金既多，故受围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于难。李舜举别有传。

高永能，字君举，世为绥州人。初，伯祖文□不举州来归，即拜团练使，已而弃之北迁，其祖文玉独留居延州，至永能始家青涧。少有勇力，善骑射，由行伍补殿侍，稍迁供奉官。种谔取绥州，发永能兵六千先驱入啰兀，五战皆捷，转供备库副使。治绥德城，辟地四千顷，增户千三百，即知城事。

元丰初，为鄜延都监。秋，大稔，夏人屯二千骑于大会平，将取稼。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骑卒惊溃，获钤辖二人。转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赏金等其身。”经略使吕惠卿行边，永能伏骑谷中，以备侵轶。边骑果至，驰出击走之。夏兵二万犯当川堡，永能以千骑与相遇，度不能支，依险设疑兵，且斗且却，而令后骑扬尘，若援兵至者，奋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钤辖。

四年，西讨，永能为前锋，围米脂城。边人十万来援，永能谓弟永亨曰：“彼恃众集易吾军，营当大川，宜严陈待其至，张左右翼击之，可破也。”诘旦，鏖战于无定河，斩首数千级，得马三千、橐驼牛羊万计。城犹未下，密遣谍说降其东壁守将，衣以文锦，导以鼓吹，耀诸城下，酋令介讹遇乃出降。进东上阁门使、宁州刺史，以年请老，不许，又进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

永乐之役，献谋皆不用。城既陷，其孙昌裔欲援之从间道出，永能叹曰：“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所也。”顾易一卒敝衣，战而死。其子世亮与昌裔求得尸以归。诏赠房州观察使，录世亮为忠州刺史，诸孙皆侍禁殿直。

永能家世州将，所领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敌则身先之。下有伤者，载以己副马，故能得士死力。远近喜言其事，称之曰“老高”。及死，边人无不痛惜。尝过其远祖唐绥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庙，得画像及神道碑上之，诏即所在赐田三十顷，以奉祭祀。

永能之亡，延州将皇城使寇伟亦力战而没，赠均州防御使。

沈起，字兴宗，明州鄞人。进士高第，调滁州判官，与监真州转般仓。闻父病，委官归侍，以丧免，有司劾其擅去。终丧，荐书应格当迁用，帝谓辅臣曰：“观过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乃特迁之，知海门县。

县负海地卑，间岁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弃其业。起为筑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辟，民相率以归，至立祠以报。御史中丞包拯举为监察御史。吏部格，选吏以赃私絓法，无轻重终身不迁。起论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为令。立县令考课法，设河渠司领诸道水政，乞采汉故事，择卿大夫子弟入宿卫，选贤良文学高第给事宫省，勿专任宦官，宗室袒免亲令补外官，复府兵，汰冗卒，书数十上。以论兴国铁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蕲、楚二州。

京东岁饥盗起，除提点刑狱。至，则开首赎法携其伍，盗内自睽疑，转相束缚唯恐后。改开封府判官，为湖南转运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于民无制，吏挟为奸。起会其当用，自与商人贸易，所省什六七。召为三司盐铁副使，直舍人院。

熙宁三年，韩绛使陕西，加起集贤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庆州军变，将寇长安，起率兵讨平之。会韩绛城绥州不利，起亦罢知江宁府。入知吏部流内铨。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与夏使等，起曰：“彼陪臣尔，不当与王人齿。”辞不就列，遂升东朝使者，自是为定制。六年，拜天章阁待制、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王韶以熙河进，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奋。是时，议者言交阯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经略之。注盖造谋者也，至是，复以为难。起言：“南交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陈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餫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悉禁止之。于是交阯益贰，大集兵丁谋入寇。

苏缄知邕州，以书抵起，请止保甲，罢水运，通互市。起不听，劾缄沮议，起坐边议罢。命刘彝代之以守广，日遏绝其表疏，于是交人疑惧，率众犯境，边陷廉、白、钦、邕四州，死者数十万人。事闻，贬起团练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

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卒用此败。

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第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簿，移朐山令。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邑人纪其事，目曰“治范”。

熙宁初，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以言新法非便罢。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为两浙转运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加直史馆，知桂州。禁与交人互市，交阯陷钦、廉、邕三州，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经中义》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阳集》三十卷。

论曰：兵，凶器也，虽圣人犹曰未学。轻敌寡谋，鲜有不自焚者。永乐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万，罹祸甚惨，良由数人者不自量度，以开边衅。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执议益坚，妄意轻举，虽贬官莫赎其责。彝不能行所学，而规规然蹈前车之辙，以济其过，焉得无罪？

熊本，字伯通，番阳人。儿时知学，郡守范仲淹异其文。进士上第，为抚州军事判官，稍迁秘书丞、知建德县。县令顷包鱼池为圭田，本弛以与民。

熙宁初，上书言：“陛下师用贤杰，改修法度，得稷、离、皋、夔之佐。”由是提举淮南常平、检正中书礼房事。

六年，泸州罗、晏夷叛，诏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尝通判戎州，习其俗，谓：“彼能扰边者，介十二村豪为乡导尔。”以计致百余人，枭之泸川，其徒股栗，愿矢死自赎。本请于朝，宠以刺史、巡检之秩，明示劝赏，皆踊跃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

众，发黔南义军强弩，遣大将王宣、贾昌言率以进讨。贼悉力旅拒，败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阴窘，乞降，尽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宝善马，归之公上，受贡职。于是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从风而靡，愿世为汉官奴。迁刑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同判司农寺。神宗劳之曰："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详明，近时鲜俪焉。"赐三品服。西南用兵蛮中始此。

蔡京时为秀州推官，本言其学行纯茂，练习新法，荐为干当公事。河、湟初复，本为秦凤路都转运使。熙河法禁阔略，蓄积不支岁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员，岁减浮费数十万。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诏本安抚。本进营铜佛坝，抗其尤，焚积聚，以破其党。木斗气索，举溱州地五百里来归，为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初，熟獠王仁贵以木斗亲系狱，本释其缚置麾下，至是推锋先登。大臣议加本天章阁待制，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当典书命。"遂知制诰。帝数称其文有体，命院吏别录以进。

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趣时适治而已。议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说，文苟简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习故为俗，奋言纳忠者，悠悠之徒相与蹙额盱衡而诋骂之。陛下出大号，发大政，可谓极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习故之群圜视四起，交欢而合噪，或诤于廷，或谤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胜数。陛下烛见至理，独立不夺，今虽少定，彼将伺隙而逞。愿陛下深念之，勿使噪欢之众有以窥其间，而终万世难就之业，天下幸甚。"本之意，专以媚王安石也。

范子渊创浚河之役，文彦博争之，命本行视，议如彦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广州，召为工部侍郎。宜州蛮扰边，道除龙图阁待制、知桂州。至则谕溪洞酋长，戒边吏勿生事，请选将练兵代戍，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无事。民蔡宝□全扇龙蕃与峒户相仇杀，欲引兵致讨以为功。本质之，色动，缚而投之海。蛮夷以为神。

谍告交人明年将入寇，使者实其言，诏访，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谋，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时，既以顺州赐李乾德，疆画未正，交人缘是辄暴勿阳地而逐侬智会。智会来乞师，本檄问状，乾德敛兵谢本，因请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赐之，南荒遂安。

转运判官许彦先议通湖南盐于西广，计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万。本言："桂管民贫地瘠，恐不堪命。"议遂格。入为吏部侍郎。逾年，力

请外，仍请制、知洪州。言者谓本弃八洞为失谋，夺一官，徙杭州、江宁府，再知洪州。召还，卒于道。有文集、奏议共八十卷。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四方有事，吾将兵数万，鼓行其间，战必胜，攻必取，岂不快哉！"

举进士，摄广州番禺令。侬智高围州数月，方舟数百攻城南，势危甚。注自围中出，募海滨壮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飓风起，纵火焚贼舟，破其众。即日发县门纳援兵，民持牛酒、刍粮相继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战以胜归。蒋偕上其功，擢礼宾副使、广南驻泊都监。贼还据邕管，余靖患其啸诱诸洞，以属注。注挺身入蛮中，施结恩信。狄青师次宾州，召会诸将，疑注倚贼声势为奸利，欲诛之。注觉，托为游辞，不肯往。贼破，青始闻注前功，以知邕州。

智高走大理国，母与二弟寓特磨道。注帅师往讨，获一裨将。引致卧内，与之语，具得贼情，悉擒送阙下。拜西上阁门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则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转为使。

居邕数年，阴以利啖广源群蛮，密缮兵甲，乃上疏曰："交阯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往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擅赋云河洞。今云河乃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臣已尽得其要领，周知其要害。今不取，异日必为中国忧。愿驰至京师，面陈方略。"未报，而甲洞申绍泰犯西平，五将被害。谏官论注不法致寇，罢为荆南钤辖、提点刑狱。李师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阉民为奴，发洞丁采黄金无帐籍可考。中使按验颇有实，贬泰州团练副使。淮南转运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为兵，教之骑射，请徙大州以縻之。"诏改镇南军节度副使。

近臣有讼注广州功者，起为右监门将军、邠州都监。熙宁初，以礼宾使知宁州。环庆李信之败，列城皆坚壁，注独启关夜宴如平时。复阁门使，管干麟府军马。辞云："身本书生，差长拊纳，不闲战斗，惧无以集事。"时有言"交人挫于占城，众不满万，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

入觐，神宗问攻取之策，对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时溪洞之兵，一可当十；器甲坚利，亲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两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训十五年矣，谓之'兵不满万'，妄也。"既至桂，种酋皆来谒。注延访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欢心，故李乾德动息必知之。然有献征南策者，辄不听。会沈起以平蛮自任，帝使代注而罢，注归，卒于道，年

六十一。诏优录其子，赙绢三百。

注有胆气，嗜杀，而能相人。自陕西还，帝问注："韩绛为安抚使，施设何如？"对曰："庙算深远，臣不能窥。然知绛当位极将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绛必成功。"问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然不如绛得和气为多，惟气和能养万物尔。"王韶为建昌参军，注曰："君他日类孙沔，但寿不及。"后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俶傥，放宕吴中。行山间，有双鲤戏溪水上，伫观之。傍一老父顾曰："此龙也，行且斗，君宜亟去。"去百步许，雷大震而雨，岸圮木拔。又出大云，仓卒遇风暴怒，二十七艘同时溺，独弼舟得济，人以是异之。一见丁谓，谓妻以宗女，因从学兵法，能持论纵横。庆历中，杨畋讨湖南ＯＤ，弼上谒，畋授之兵使往袭，大破之。以功得阳朔主簿。

侬智高犯南海，畋为安抚使，辟参军谋。使下英江会诸将议击，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从其徒数十人，间关步出赴畋。次临贺，大将蒋偕适战死，余众畏亡将被诛，多降贼。弼数与之遇，亟矫畋命揭榜道上，谕使归，许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罢，调阳朔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摄兴安令。移书说桂守萧固浚灵渠以通漕，不听；至李师中，卒浚之。师征安南，馈饷于是乎出，大为民利。

知宾、容、钦三州，换崇仪副使，迁为使，知邕州。邕经侬寇，井隧荡然，人不乐其生。弼绥辑惠养，至忘其勤。诸峒献土物求内附，弼降意抚答，谢其贽，皆感悦无犯边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弥月，弼登城以望，三边皆漫为陂泽，亟窒垠江三门，谕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畲，召僚吏赋役，为土囊千余置道上，水果从窦入，随塞之。城虽不坏，而人皆乏食，则为发廪以振于内，方舟以馐于外，水不及女墙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无所失亡。自横、浔以东数州皆没。弼久于邕，请便郡，徙鼎州。章惇经理五溪蛮事，荐为辰州，迁皇城使。降北江彭师宴，授忠州刺史。

郭逵南征，转弼康州团练使，复知邕州。民再罹祸乱，散匿山谷，弼率百骑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归。逵帅官军临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纳款，逵欲班师，恐为所袭。乃以计夜起，军不整，骑步相蹈藉乱行。贼隔江阴伺觇，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帐下毋动，迟

明，结队徐行，逵赖以善还。建所得广源峒为顺州，桄榔为县。进弼西上阁门使，留知顺州。

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雾，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劳军，视其良苦，意气激扬，士莫不感泣，强奋起为用。交人袭取桄榔，扬声欲图州，独难弼。弼素得人心，贼动息皆先知。获间谍不杀，谕以逆顺，纵之去，恩威两施，以是终弼在不敢犯。加东上阁门使，未拜而卒。诏录其家五人。

弼能为诗，好士乐施，所得俸禄，悉以与人，家至贫不恤也。既死，妻在乡里，僦屋以居。

林广，莱州人。以捧日军卒为行门，授内殿崇班，从环庆蔡挺麾下。李谅祚寇大顺城，广射中之。李信败于荔原，广引兵西入，破十二盘，攻白豹、金汤，皆先登。夜过洛河，夏人来袭，广扬声选强弩列岸侧，实卷甲疾趋，夏人疑不敢渡。尝护中使临边，将及乌鸡川，遽率众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险告，广不答，夏人果伏兵于川，计不行而去。告者乃谍也。

夏人围柔远城，广止守，戒士卒即有变毋得轻动。火夜起积薪中，众屯守自若。明日，敌至马平川，大持攻具来。广被甲启他门鼓而出，若将夺其马，敌舍城救马，广复入，益修守备，夜募死士斫其营。夏人数失利，始引退。累迁礼宾使。韩绛奏为本道将。

庆兵据北城叛，广在南城，望其众进退不一，曰："是不举军乱也。"挺身缒城出其后，谕以逆顺，皆投兵听命。出者财三百人，广语余众曰："乱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听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余人。激厉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尽，遂平北城。出追乱者，至石门山与之遇，谕之不肯降；纵兵尾击，敌知不得免，始请命。广曰："不从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斩之。迁本路都监。诏入对，神宗奖金汤、石门之功，慰赐甚厚，将使开熙河。辞以不习洮、陇事，乃迁钤辖使，还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迁皇城使。进讨洮羌，加帝御器械、环庆副都总管。安南用师，诣阙请行。帝曰："南方卑湿。知卿病足，西边方开拓，宜复归。"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英州刺史。边臣或言："往者刘平因救邻道战没，今宜罢援兵。"广曰："此乃制贼长计也。使贼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虽古名将亦无能为已。平之所以败，非出援罪。"乃止。

再转步军都虞候。韩存宝讨泸蛮乞弟，逗挠不进，诏广代之。广至，阅兵合将，搜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习，间椎牛享犒，士心皆奋。遣使开晓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归卒七人，奏书降而身不至。乃决策深入，陈师泸水，率将吏东乡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宝用兵亡状，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今孤军远略，久驻贼境，退则为戮，冒死一战，胜负未可知。纵死，犹有赏，愈于退而死也。与汝等戮力而进，可乎？"众皆踊跃。广挟所得渠帅及质子在军，而令以次酋护饷，以是入箐道而无钞略之患。师行有二途，从纳溪抵江门近而险，从宁远抵乐共坝远而平。蛮意官军必出江门，盛兵阻隘；而师趋乐共，蛮不能支，皆遁去。广分兵绕帽溪，掩江门后，破其险，水际皆通行，益前进，每战必捷。次落婆远，乞弟遣叔父阿汝约降求退舍，又约不解甲。广策其有异，除阜为坛，距中军五十步，且设伏。明日，乞弟拥千人出降，匿弩士毡裘，犹豫不前谢恩。广发伏击之，蛮奔溃，斩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马授弟阿字，大将王光祖追斩之，军中争其尸，乞弟得从江桥下脱走。得其种落三万，进次归徕州，穷探巢穴，发故酋甫望个恕□冢。天寒，士多堕指，而乞弟竟不可得。监军先受密诏，听引兵还，遂班师。

拜卫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陈方略。及入见，言："韩存宝虽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诸将，存宝不至死。"广还部，至阌乡，疽发断颈卒，年四十八。

广为人有风义，轻财好施，学通《左氏春秋》。临事持重，长于料敌，以智损益《八陈图》，又撰约束百余条列上，边地颇推行之。其名闻于西夏。秉常母梁氏将内侮，论中国将帅，独畏广，闻其南征，乃举兵。然在泸以敕书招蛮，既降而杀之，此其短也。遄被恶疾死，或以为杀降之报云。

论曰：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神宗抚承平之运，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故一时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长，以兴立事功，若熊本、萧注、陶弼、林广实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诗好士，广学通《左氏春秋》。昔孙权劝吕蒙学，文武岂二致哉！本上书以媚时相，广之征蛮，发冢杀降，君子疵之。

列传第九十四

○种世衡 子古 谔 谊 孙朴 师道 师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气节，昆弟有欲析其赀者，悉推与之，惟取图书而已。以放荫补将作监主簿，累迁太子中舍。

尝知泾阳县，里胥王知谦以奸利事败，法当徙，遁去。比郊赦辄出，世衡曰“送府则会赦”，杖其脊而请罪于府，知府李谘奏释之。后通判凤州。州将王蒙正，章献后姻家也，所为不法。尝干世衡以私，不听，蒙正怒，乃诱知谦讼冤而阴助之，世衡坐流窦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赎，为孟州司马。久之，龙图阁直学士李纮为辨其诬，宋绶、狄棐继言之，除卫尉寺丞，历监随州酒，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

西边用兵，守备不足。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命董其役。夏人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之。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城。迁内殿崇班、知城事。开营田二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实。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尝会客饮，有得敌情来告者，即以饮器予之，繇是属羌皆乐为用。再迁洛苑副使、知环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素屈强，未尝出谒郡守，闻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往劳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而进。奴讹方卧帐中，谓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讹大惊曰：“前此未尝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罗拜听命。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中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讨之无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诛之。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因令诸族置烽火，有急则举燧，介马以待。

葛怀敏败，率羌兵数千人以振泾原，无敢后者。尝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

厉，皆精于射，繇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

迁东染院使、环庆路兵马钤辖。范仲淹檄令与蒋偕筑细腰城，世衡时卧病，即起，将所部甲士昼夜兴筑，城成而卒。

初，世衡在青涧城，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刚浪□夌、遇乞兄弟有材谋，皆号大王。亲信用事，边臣欲以谋间之。庆历二年，鄜延经略使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遣遇乞。会刚浪□夌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骑射，习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为乡导，数荡族帐，奏以为三班借职，改名嵩。世衡为蜡书，遣嵩遗刚浪□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刚浪□夌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元昊疑刚浪□夌贰己，不得还所治，且锢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夌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或许通和，愿赐一言。世衡以白籍。时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贵至，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纵使还报。元昊得报，出嵩，礼之甚厚，使与文贵偕来。自是继遣使者请降，遂称臣如旧。世衡闻野利兄弟已诛，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劳，具言元昊未通时，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请优进嵩官。迁三班奉职。后嵩因对自陈，又进侍禁、阁门祗候。

世衡死，籍为枢密使。世衡子古上书讼父功，为籍所抑。古复上书，遂赠世衡成州团练使，诏流内铨授古大县簿尉，押还本贯。籍既罢，古复辩理，下御史考验，以籍前奏王嵩疏为定。诏以其事付史官，听古从官便郡。

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善抚养士卒，病者遣一子专视其食饮汤剂，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象祠之。子古、谔、诊，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谊，其幼子也。孙朴、师道、师中。

古字大质，少慕从祖放为人，不事科举。当任官，辞以与弟，时称"小隐君"。世衡卒，录古为天兴尉，累转西京左藏库副使、泾原路都监、知原州。

羌人犯塞，古御之。斩级数百。筑城镇戎之北，以据要害。神宗召

对，迁通事舍人，官其三弟。与弟诊破环州折姜会，斩首二千级，迁西上阁门副使。民有损直鬻田于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状，得良田三千顷，丁四千，悉刺为民兵。历环庆、永兴军路钤辖。

坐讼范纯仁不当，夺一官，知宁州，徙镇戎军。熙河师十万道境上，须刍粮，僚佐以他路为言。古曰："均王师也。"命给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

古明达孝义。弟谔坐擅兴系狱，乞纳官赎其罪。世衡遗张问田千亩，问返之，而世衡死，古终不复受。然世衡受知于范仲淹，因立青涧功，而古以私憾讼纯仁，士论少之。

谔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

夏酋令□夌内附，诜恐生事，欲弗纳，谔请纳之。夏人来索，诜问所以报，谔曰："必欲令□夌，当以景询来易。"乃止。询者，中国亡命至彼者也。

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夷山先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将筑城，诜以无诏出师，召谔还。军次怀远，晨起方栉，敌四万众坌集，傅城而陈。谔开门以待，使名山帅新附百余人挑战，谔兵继之，鼓行而出。至晋祠据险，使偏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身为中军，乃闭垒，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贼。已而合战，追击二十里，俘馘甚众，遂城绥州。诜劾谔擅兴，且不禀节制，欲捕治，未果而诜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贬秩四等，安置随州。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神宗问其事，对曰："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帝亦悔，复其官。

韩绛宣抚陕西，用为鄜延钤辖。绛城啰兀，规横山，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命诸将皆受节度，起河东兵会银州。城成而庆卒叛，诏罢师，弃啰兀，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再贬贺州别驾，移单州，又移华州。绛再相，讼其前功，复礼宾副使、知岷州。董毡将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谔讨袭诛之。从李宪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讲珠、东宜诸城，掩击至大河，斩首七千级。

迁东上阁门使、文州刺史、知泾州，徙鄜延副总管。上言：“夏主秉常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捣其巢穴。”遂入对，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帝壮之，决意西讨，以为经略安抚副使，诸将悉听节制。谔即次境上，帝以谔先期轻出，使听令于王中正。敌屯兵夏州，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伏兵发，断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将令介讹遇。捷书闻，帝大喜，群臣称贺，遣中使谕奖，而罢中正。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始，被诏当会灵武，谔迂枉不进，士卒饥惫，欲以粮运不继归罪转运使李稷。驻军麻家平，大校刘归仁以众溃，诏令班师。犹迁凤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问状，擢为阁门祗候。将进城横山，命徐禧、李舜举使鄜延计议。谔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而禧与沈括定议移银州，城永乐，与谔始谋异，乃奏留谔守延。既而永乐受围，谔观望不救，帝冀其后效，置不问，且虞贼至，就命知延州。疽发背卒，年五十七。

谔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然诈诞残忍，左右有犯立斩，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谔饮食自若。敌亦畏其敢战，故数有功。李稷之馈军也，旦入谔营，军吏鸣鼓声喏。谔呼问吏曰：“军有几帅？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即叱斩之。稷惶怖遽出。尝渡河，猝遇敌，绐门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马，从旗鼓千骑，亟趋大军。”客信之，敌以为谔，追之，几不免。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

谊字寿翁。熙宁中，古入对，神宗问其家世，命谊以官。从高遵裕复洮、岷，又平山后羌，至熙河副将。

使青唐，董毡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为回枉，以夸险远。谊固习其地里，诮之曰：“尔跳梁坎井间，谓我不知远近邪？”命趋便道。鬼章怒，胁以兵，谊声气不动，卒改涂。外为路都监。自兰州渡河讨贼，斩首六百，累转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诱杀景思立，后益自矜，大有窥故土之心，使其子诣宗哥请益兵入寇，且结属羌为内应。谊刺得其情，上疏请除之。诏遣游师雄就商利害，遂与姚兕合兵出讨。羌迎

战，击走之，追奔至洮州。谊亟进攻，晨雾蔽野，跬步不可辨。谊曰：“吾军远来，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亲鼓之。有顷，雾霁，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执。谊戏问之曰：“别后安否？”不能对，徐谓人曰：“我生恶种使，今日果为所擒。天不使我复有故土，命也。”遂俘以归。拜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

夏人犯延安，赵离使谊统诸将。敌闻谊至，皆溃去。延人谓：“得谊，胜精兵二十万。”进熙河钤辖、知兰州。兰与通远皆绝塞，中间保障不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谊请城李诺平以扼冲要。会迁东上阁门使、保州团练使，卒，年五十五。

谊倜傥有气节，喜读书。莅军整严，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敌，度不胜不出，故每战未尝负败。岷羌酋包顺、包诚恃功骄恣，前守务姑息，谊至，厚待之。适有小过，叱下吏，将置法，顺、诚叩头伏罪，愿效命以赎，乃使输金出之，群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积劳，迁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兰会钤辖兼知河州，安抚洮西沿边公事。

河南蕃部叛，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熙帅胡宗回使朴出讨。时朴至州才二日，以贼锋方锐，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驰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来，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应，朴殊死战，为贼所杀，以马负其尸去。羌乘胜追北。师还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将王舜臣者善射，以弓卦臂，独立败军后。羌来可万骑，有七人介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军必尽。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引弓三发，陨三人，皆中面；余四人反走，矢贯其背。万骑□号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众。须臾，羌复来。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余发，无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当是时，微舜臣则师歼矣。事闻，赠朴雄州防御使，官其后十人。

师道字彝叔。少从张载学，以荫补三班奉职，试法，易文阶，为熙州推官、权同谷县。县吏有田讼，弥二年不决。师道繙阅案牍，穷日力不竟，然所讼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诘之曰：“母、兄，法可讼乎。汝再期扰乡里足未？”吏叩头服罪。

通判原州，提举秦凤常平。议役法忤蔡京旨，换庄宅使、知德顺军。又谓其诋毁先烈，罢入党籍，屏废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夏国画境，其人焦彦坚必欲得故地，师道曰：“如言故地，当以汉、唐为正，则君家疆土益蹙矣。”彦贤无以对。

童贯握兵柄而西，翕张威福，见者皆旅拜，师道长揖而已。召诣阙，徽宗访以边事，对曰：“先为不可胜，来则应之。妄动生事，非计也。”贯议徙内郡弓箭手实边，而指为新边所募。帝复访之，对曰：“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先及矣。”帝善其言，赐袭衣、金带，以为提举秦凤弓箭手。时五路并置官，帝谓曰：“卿，吾所亲擢也。”贯滋不悦，师道不敢拜，以请，得提举崇福宫。久之，知西安州。

夏人侵定边，筑佛口城，率师往夷之。始至渴甚，师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满谷。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洺州防御使、知渭州。督诸道兵城席苇，土赋工，敌至，坚壁葫芦河。师道陈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克径出横岭，扬言援兵至，敌方骇顾，杨可世潜军军其后，姚平仲以精甲衷击之，敌大溃，斩首五十级，获橐驼、马牛万计，其酋仅以身免。卒城而还。

又诏帅陕西、河东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敌守备甚固。官军小怠，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立斩之，尸于军门。令曰：“今日城不下，视此。”众股栗，噪而登城，城即溃，时兵至才八日。帝得捷书喜，进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从童贯为都统制，拜保静军节度使。贯谋伐燕，使师道尽护诸将。师道谏曰：“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贯不听。既次白沟，辽人噪而前，士卒多伤。师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赖以不大败。辽使来请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贯不能对，师道复谏宜许之，又不听，密劾其助贼。王黼怒，责为右卫将军致仕，而用刘延庆代之。延庆败绩于卢沟，帝思其言，起为宪州刺史、知环州，俄还保静军节度使，复致仕。

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听便宜檄兵食。师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闻命即东。过姚平仲，有步骑七千，与之俱北。至洛阳，闻斡离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贼势方锐，愿少驻汜水，以谋万全。”师道曰：“吾兵少，若迟回不进，形见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测我虚实？都人知吾来，士气自振，何忧贼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遂抵城西，趋汴水

南，径逼敌营。金人惧，徙砦稍北，敛游骑，但守牟驼冈，增垒自卫。

时师道春秋高，天下称为“老种”。钦宗闻其至，喜甚，开安上门，命尚书右丞李纲迎劳。时已议和，入见，帝问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对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帝曰：“业已讲好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拜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诸道兵悉隶焉。以平仲为都统制。师道时被病，命毋拜，许肩舆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颉颃，望见师道，拜跪稍如礼。帝顾笑曰：“彼为卿故也。”京城自受围，诸门尽闭，市无薪菜。师道请启西、南壁，听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过偏将马忠军者，忠斩其六人。金人来诉，师道付以界旗，使自为制，后无有敢越佚者。又请缓给金币，使彼惰归，扼而歼诸河，执政不可。

种氏、姚氏皆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李纲主其议，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帝日遣使趣师道战，师道欲俟其弟秦凤经略使师中至，奏言过春分乃可击。时相距才八日，帝以为缓，竟用平仲斫营，以及于败。既败，李邦彦议割三镇，师道争之不得。李纲罢，太学诸生、都人伏阙愿见种、李，诏趣使弹压。师道乘车而来，众褰廉视之，曰：“果我公也。”相率声喏而散。

金师退，乃罢为中太一宫使。御史中丞许翰见帝，以为不宜解师道兵柄。上曰：“师道老矣，难用，当使卿见之。”令相见于殿门外。师道不语，翰曰：“国家有急，诏许访所疑，公勿以书生之故不肯谈。”师道始言：“我众彼寡，但分兵结营，控守要地，使彼粮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叹味其言，复上奏谓师道智虑未衰，尚可用。于是加检校少师，进太尉，换节镇洮军，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屯滑州，实无兵自随。

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师中战死，姚古败，朝廷震悚，召师道还。太原陷，又使巡边。次河阳，遇王汭，揣敌必大举，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大臣以为怯，复召还。既至，病不能见。十月，卒，年七十六。帝临奠，哭之恸，赠开府仪同三司。

京师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师道申前议，劝帝乘半济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国患。”故追痛其语。建炎中，加赠少保，谥曰忠宪。

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

金人内侵，诏提秦凤兵入援，未至而敌退，乃以二万人守滑。遣副姚古为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或谓师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则势不能自还，此段凝师于河上比也。时大臣立议矛盾，枢密主破敌，而三省令护出之。师中渡河，即上言："粘罕已至泽州，臣欲由邢、相间捷出上党，捣其不意，当可以逞。"朝廷疑不用。乾离不还，师中逐出境。粘罕至太原，悉破诸县，为锁城法困之，内外不相通。姚古虽复隆德、威胜，扼南北关，而不能解围。于是诏师中由井陉道出师，与古掎角，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留屯真定。时粘罕避暑云中，留兵分就畜牧，觇者以为将遁，告诸朝。知枢密院许翰信之，数遣使督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即日办严，约古及张灏俱进，辎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五月，抵寿阳之石坑，为金人所袭。五战三胜，回趋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灏失期不至，兵饥甚。敌知之，悉众攻，右军溃而前军亦奔。师中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赍不及，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斗死。

师中老成持重，为时名将，诸军自是气夺。刘韐言："师中闻命即行，奋不顾身，虽古忠臣，不过也。"请加优赠，以劝死国者。诏赠少师，谥曰庄愍。

论曰：宋惩五季藩镇之弊，稍用逢掖治边陲、领介胄。然兵势国之大事，非素明习，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岂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涧，抚循士卒，威动羌、夏，诸子俱有将材，至师道、师中已三世，号山西名将。徽宗任宦竖起边衅，师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祸。金以孤军深入，师道请迟西师之至而击之，长驱上党；师中欲出其背以掩之，可谓至计矣。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

列传第九十五

○司马光 子康 吕公著 子希哲 希纯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

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衮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

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

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

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劙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

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Я，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葵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

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光修《资治通鉴》，奏检阅文字。丁母忧，勺饮不入口三日，毁几灭性。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涂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以韩绛荐，为秘书，由正字迁校书郎。光薨，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得遗恩，悉以与族人。服除，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

上疏言："比年以来，旱□为虐，民多艰食。若复一不稔，则公私困竭，盗贼可乘。自古圣贤之君，非无水旱，惟有以待之，则不为甚害。愿及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流民就食，候乡里丰穰，乃还本土。凡为国者，一丝一毫皆当爱惜，惟于济民则不宜吝。诚能捐数十万金帛，以为天下大本，则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亲嫌未就职。

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迩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寻诏讲官节以进。

康自居父丧，居庐疏食，寝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谒。赐优告。疾且殆，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曰："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使召医李积于兖。积老矣，乡民闻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来者日夜不绝，积遂行；至，则不可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诏赠右谏议大夫。

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康以费皆官给，辞不受。不听。遣家吏如京师纳之，乃止。

论曰：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刿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ＭＥ遗一老，则奸邪之势未遽张，绍述之说未遽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人众能胜天，靖康之变，或者其可少缓乎？借曰有之，当不至如是其酷也。《诗》曰：“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悲夫！

康济美象贤，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将不免于绍圣之祸矣。

吕公著，字晦叔，幼嗜学，至忘寝食。父夷简器异之，曰：“他日必为公辅。”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通判颍州，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后修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著对。判吏部南曹，仁宗奖其恬退，赐五品服。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寿星观营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种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无丰昵之义。”进知制诰，三辞不拜。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

英宗亲政，加龙图阁直学士。方议追崇濮王，或欲称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称太祖，岂可施于王。”及下诏称亲，且班讳，又言：“称亲则有二父之嫌，王讳但可避于上前，不应与七庙同讳。”吕诲等坐论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绌言者，何以风示天下？”不听。遂乞补外，帝曰：“学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请不已，出知蔡州。

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以论事罢中丞，还经幄。公著封还其命曰：“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诏以告直付阁门。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帝谕之曰：“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知开封府。时夏秋淫雨，京师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礼官用唐故事，请以五月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

二年，为御史中丞。时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极言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祗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语安石，安石益怒，诬以恶语，出知颍州。

八年，彗星见，诏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临朝愿治，为日已久，而左右前后，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贤不肖，既素定矣。今则不然，前日所举，以为天下之至贤；而后日逐之，以为天下至不肖。其于人材既反覆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不审矣。古之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起知河阳，召还，提举中太一宫，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帝从容与论治道，遂及释、老，公著问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帝善其言。

未几，同知枢密院事。有欲复肉刑者，议取死囚试劓、刖，公著曰：“试之不死，则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将大举讨之。公著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白其害。

元丰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俄永乐城陷，帝临朝叹曰：“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徙扬州，加大学士。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哲宗即位，以侍读还朝。太皇太后遣使迎，问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宽省民力为先。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与己异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诚得中正之士，讲求天下利病，协力而为之，宜不难矣。”至则上言曰：“人君初即位，当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学。学有缉熙于光明，则日新以底至治者，学之力也。谨昧死陈十事，曰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拜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省并建，中书独为取旨之地。乃请事于三省者，与执政同进呈，取旨而各行之。又执政官率数日一聚政事堂，事多决于其长，同列莫得预。至是，始命日集，遂为定制。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一一举行之。民欢呼鼓舞，咸以为便。光薨，独当国，除吏皆一时之选。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复贤良方正科。

右司谏贾易以言事讦直诋大臣，将峻责，公著以为言，止罢知怀州。退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明有进谀说惑乱者，正赖左右争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众莫不叹服。

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久为洮、河患，闻朝廷弭兵省戍，阴与夏人合谋复取熙、岷。公著白遣军器丞游师雄以便宜谕诸将，不逾月，生致于阙下。

帝宴近臣于资善堂，出所书唐人诗分赐。公著乃集所讲书要语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进之，以备游意翰墨，为圣学之助。

三年四月，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与父居其二，士艳其荣。诏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会议。凡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间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时，盖异礼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

公既亡，吕司空复逝。”痛闵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赐金帛万。赠太师、申国公，谥曰正献，御笔碑首曰“纯诚厚德”。

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暑不挥扇，寒不亲火，简重清静，盖天禀然。其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遇事善决，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交，出于至诚，好德乐善，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达于上。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至所当守，则毅然不回夺。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权衡之称物。尤能避远声迹，不以知人自处。

始与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所谓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见之。”又谓人曰：“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后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数用公议，列其过失，以故交情不终。于讲说尤精，语约而理尽。司马光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其为名流所敬如此。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以翟思、张商英、周秩居言路，论公著更熙、丰法度，削赠谥，毁所赐碑，再贬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立，追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左光禄大夫，入党籍，寻复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悉还赠谥。子希哲、希纯。

希哲字原明，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复从程颢、程颐、张载游，闻见由是益广。以荫入官，父友王安石劝其勿事科举，以侥幸利禄，遂绝意进取。安石为政，将置其子雱于讲官，以希哲有贤名，欲先用之。希哲辞曰：“辱公相知久，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安石乃止。

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独滞管库，久乃判登闻鼓院，力辞。公著叹曰：“当世善士，吾收拾略尽，尔独以吾故置不试，命也夫！”希哲母贤明有法度，闻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终公著丧，始为兵部员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于哲宗曰：“希哲经术操行，宜备劝讲，其父常称为不欺暗室。臣以妇兄之故，不敢称荐，今方将引去，窃谓无嫌。”诏以为崇政殿说书。其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其言曰：“心正意诚，则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虽左右之人且不能谕，况天下乎？”

擢右司谏，辞，未听，私语祖禹曰："若不得请，当以杨畏、来之邵为首。"既而不拜。会绍圣党论起，御史刘拯论其进不由科第，以秘阁校理知怀州。中书舍人林希又言："吕大防由公著援引，故进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辈欺君卖国，皆公著为之倡；而公著之恶，则希哲导成之，岂宜污华职。"于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

徽宗初，召为秘书少监，或以为太峻，改光禄少卿。希哲力请外，以直秘阁知曹州。旋遭崇宁党祸，夺职知相州，徙邢州。罢为宫祠。羁寓淮、泗间，十余年卒。

希哲乐易简俭，有至行，晚年名益重，远近皆师尊之。子好问，有传。

希纯字子进，登第，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将用皇祐故事，并飨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纯言："皇祐之礼，事不经见，嘉祐既已厘正。至元丰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罢从祀群神，得严父之义，请循其式。"从之。

历宗正、太常、秘书丞。哲宗议纳后，希纯请考三代昏礼，参祖宗之制，博访令族，参求德配。凡世俗所谓勘婚之书，浅陋不经，且一切屏绝，以防附会。迁著作郎，以父讳不拜。擢起居舍人，权太常少卿。

宣仁太后崩，希纯虑奸人乘间进说摇主听，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听断，所用之人皆宿有时望，所行之事皆人所愿行。唯是过恶得罪之徒，日伺变故，捭阖规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为说。臣以为先帝之功烈，万世莫掩。间有数事，为小人所误，势虽颇有损益，在于圣德，固无所亏。且英宗、神宗何尝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岂尽用庆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误先帝，复欲误陛下，不可不察。"未几，拜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内侍梁从政、刘惟简除内省押班，希纯以亲政之始，首录二人，无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阉寺侧目，或于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缴还二押班词头者也。"

章惇既相，出为宝文阁待制、知亳州。谏官张商英憾希纯，攻之力。又以外亲嫌，连徙睦州、归州。自京东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峡，名为易地，实困之也。公著追贬，希纯亦以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责舒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还为待制、知

瀛州。徽宗闻其名，数称之。曾布忌希纯，因其请觐，未及见，亟以边，遽趣遣之。俄改颍州，入崇宁党籍。卒，年六十。

论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军国事，虽汉之韦、平，唐之苏、李，荣盛孰加焉。夷简多智数，公著则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呜呼贤哉。其论人才，如权衡之称物，故一时贤士，收拾略尽。司马光疾甚，谆谆焉以国事为托，当时廷臣，莫公著若也审矣。追考其平生事业，盖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贤而不能荐，殆犹未免于避嫌，而有愧于从祖云。希哲、希纯世济其美，然皆隐于崇宁党祸，何君子之不幸欤！

列传第九十六

○范镇 从子百禄 从孙祖禹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守蜀，一见爱之，馆于府舍，俾与子弟讲学。镇益自谦退，每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其为帅客也。及还朝，载以俱。有问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宋庠兄弟见其文，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

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称耿介，亦从众。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从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异之。自是旧风遂革。

调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绶延置国子监，荐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当得馆阁校理，主司妄以为失韵，补校勘。人为忿郁，而镇处之晏如。经四年，当迁，宰相庞籍言："镇有异材，不汲汲于进取。"超授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谏院。上疏论："民力困敝，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酌取其中为定制，以今赋入之数什七为经费，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判盐铁、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财已匮，枢密益兵无穷；民已困，三司取财不已。请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计，与三司同制国用。"

契丹使至，虚声示强，大臣益募兵以塞责，岁费百千万。镇言："备契丹莫若宽三晋之民，备灵夏莫若宽秦民，备西南莫若宽越、蜀之民，备天下莫若宽天下之民。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商人输粟河北，取偿京师，而榷货不即予钞，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议出内帑钱，稍增价与市，岁可得羡息五十万。镇谓："外府内帑，均为有司。今使外府滞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伤国体。"仁宗遽止之。

葬温成后，太常议礼，前谓之园，后谓之陵，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后为园陵使。镇曰："尝闻法吏舞法矣，未闻礼官舞礼也。请诘前后议礼异同状。"集贤样理刁约论圹中物侈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并补

外，皆上章留之。石全斌护葬，转观察使，他吏悉优迁两官。镇言："章献、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还全斌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邓保吉同日除官，内臣无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时有敕，凡内降非准律令者，并许执奏。曾未一月，大臣辄废不行。镇乞正中书、枢密之罪，以示天下。

帝天性宽仁，言事者竞为激讦，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阔略不言。陈执中为相，镇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镇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御史舍大责细，暴扬燕私，若用此为进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级，辨堂陛。"识者韪之。

文彦博、富弼入相，诏百官郊迎。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间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皆自镇发之。又乞令宗室疏属补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镇曰："陛下甄别其贤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宁初，卒如其言。

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无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镇独奋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臣不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宗庙之虑，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养宗子于宫中，天下之大虑也。愿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属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问何所言，以实告，客曰："如是，何不与执政谋？"镇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谋于执政，或以为不可，岂得中辍乎？"章累上，不报。执政谕之曰："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镇贻以书曰："比天象见变，当有急兵，镇义当死职，不可死乱兵之下。此乃镇择死之时，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书，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大臣皆设辞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也。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中变之祸，不过一死。国本不立，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其为计亦已疏矣。愿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闻者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杂事，镇以言不从，固辞。执政谕镇曰：“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镇复书执政曰：“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凡见上面陈者三，言益恳切。镇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朝廷知不能夺，乃罢知谏院，改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镇虽解言职，无岁不申前议。见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动帝意。至是，因入谢，首言：“陛下许臣，今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又因祫享，献赋以讽。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

迁翰林学士。中书议追尊濮王，两制、台谏与之异，诏礼官检详典礼。镇判太常寺，率其属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其父容可称皇考，议者犹非之，谓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又加于濮王，则其失非特汉二帝比。凡称帝若考，若寝庙，皆非是。”执政怒，召镇责曰：“方令检详，何遽列上！”镇曰：“有司得诏，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会草制，误迁宰相官，改侍读学士。

明年，还翰林，出知陈州。陈方饥，视事三日，擅发钱粟以贷。监司绳之急，即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神宗即位，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故事，门下封驳制旨，省审章奏，纠擿违滞，皆著所授敕，后乃刊去。镇始请复之，使知所守。

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镇言：“常平之法，起于汉盛时，视谷贵贱发敛，以便农末，最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今有两人坐市贸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则人皆知恶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吕惠卿在迩英言：“今预买□绢，亦青苗之比。”镇曰：“预买，亦敝法也。若府库有余，当并去之，岂应援以为比。”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命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诏许之，镇再封还。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

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罢归故官。镇皆力争之，不报。即上疏曰：“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胡

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则下七路掎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言青苗有见效者，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缗钱什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盖一出于民耳。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

疏五上，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臣知言入触大臣之怒，罪且不测。然臣职献替而无一言，则负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自草制极诋之。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与。镇表谢，略曰：“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安石虽诋之深切，人更以为荣。既退，苏轼往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或劝使称疾杜门，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为令。轼得罪，下台狱，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久之，徙居许。

哲宗立，韩维言：“镇在仁宗时，首启建储之议，未尝以语人，人亦莫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且欲以为门下侍郎。镇雅不欲起，从孙祖禹亦劝止之，遂固辞，改提举崇福宫。祖禹谒告归省，诏赐以龙茶，存劳甚渥。复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

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司马光谓不然，往复论难，凡数万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诏胡瑗等考正。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镇曰：“定乐当先正律。”神宗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赉有加。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是，乃请太府铜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

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

作铭。光生为《镇传》，服其勇决；镇复铭光墓云：“熙宁奸朋淫纵，险诐憸猾，赖神宗洞察于中。”其辞峭峻。光子康属苏轼书之，轼曰：“轼不辞书，惧非三家福。”乃易他铭。

镇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诚，恭俭慎默，口不言人过。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笃于行义，奏补先族人而后子孙，乡人有不克婚葬者，辄为主之。兄鎡，卒于陇城，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镇时未仕，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则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师，镇娶其女为孙妇，养其妻子终身。

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皆传诵其文。少时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人相目曰：此“长啸公”也。兄子百禄亦使辽，辽人首问镇安否。

百禄字子功，镇兄锴之子也。第进士，又举才识兼茂科。时治平水灾，大臣方议濮礼，百禄对策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昔汉哀尊共皇，河南、颍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师、郡国二十九大水。盖大宗隆，小宗杀；宗庙重，私祀轻。今宜杀而隆，宜轻而重，是悖先王之礼。礼一悖，则人心失而天意睽，变异所由起也。”对入三等。

熙宁中，邓绾举为御史，辞不就。提点江东、利、梓路刑狱，加直集贤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贿败，百禄请复至道故事，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从之。熊本治泸蛮事，有夷酋力屈请降，裨将贾昌言欲杀以为功，百禄谕之不听，往谓本曰：“杀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孙。奈何容骄将横境内乎？”本矍然，即檄止之。

七年，召知谏院。属岁旱，请讲求急务，收还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将死之民。论手实法曰：“造薄手实，许令告匿。户令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盖谓使人自占，必不以实告，而明许告讦，人将为仇。然则礼、义、廉、耻之风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将，专督所部兵，至许辟置布衣参军谋。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泽市，或以□败收，或未历边方，或起于群盗，疏列其亡状者十四人，请仍旧制，将佐颛教阅，余付之州县，事多施行。

与徐禧治李士宁狱，奏士宁荧惑童妇，致不轨生心，罪死不赦。禧右士宁，以为无罪。执政主禧，贬百禄监宿州酒。元丰末，入为司门吏

部郎中、起居郎。

哲宗立，迁中书舍人。司马光复差役法，患吏受赇，欲加流配。百禄固争曰："民今日执事，受谢于人，明日罢役，则以财赂人。苟绳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将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

元祐元年，为刑部侍郎。诸郡以故斗杀情可矜者请谳，法官曰："宜贷。"光曰："杀人不死，法废矣。"百禄曰："谓之杀人，则可；若制刑以为无足疑，原情以为无足悯，则不可。今概之死，则二杀之科，自是遂无足疑悯者矣。"时又诏天下狱不当谳而辄谳者抵罪。有司重于请，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禄曰："熙宁之法，非可疑可悯而谳者免驳勘，元丰则刊之，近则有奏劾之诏，故官吏畏避，不惮论杀。"因条五年死贷之数以闻。门下省犹驳正当贷者，又例在有司者还中书，百禄又争之，后悉从其请。

改吏部侍郎。议者欲汰胥吏，吕大防趣废其半，百禄曰："不可。废半则失职者众，不若以渐消之，自今阙吏勿补，不数岁，减斯过半矣。"不听。

都水王孝先议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视。百禄以东流高仰，而河势顺下，不可回，即驰奏所以然之状，且取神宗诏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犹谓："大河东流，中国之险限。今塘泺既坏，界河淤浅，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泺有限寇之名，无御寇之实。借使河徙而北，敌始有下流之忧，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诏具在，奈何妄动摇之。"乃止。

俄兼侍读，进翰林学士。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某事者为奸邪，以类相反，凡二十余条。愿概斯事以观其情，则邪正分矣。

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勤于民事，狱无系囚。僚吏欲以圄空闻，百禄曰："千里之畿，无一人之狱，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许。经数月，复为翰林学士，拜中书侍郎。是岁郊祀，议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礼，奈何复欲合祭乎？'成命'之颂，祀天祭地，均歌此诗，亦如春夏祈谷而歌《噫嘻》，亦岂为一祭哉？"争久不决，质于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礼经也；今日之用，权制也。陛下始郊见，宜以并事天地为恭。"于是合祭。

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计纳。"百禄曰："中国以信抚四夷，阿里骨未有过，溪心虚实未可知，无衅而动，非策也。"又请进筑纳迷等三城，百禄曰："是皆良田，为必争之地，我既城之，若贼骑时出，我何以耕？后虽欲弃之，为费已甚，亦不能矣。"帝皆从之。右仆射苏颂坐稽留除书免，百禄以同省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徙河阳、河南。薨，年六十五，赠银青光禄大夫。

子祖述，监颍州酒税，摄狱掾，阅具狱，活两死囚，州人以为神。知巩县，凿南山导水入洛，县无水患，文彦博称其能。以父堕党籍，监中岳庙。久之，通判泾州。知台州，奏罢黄甘、葛蕈之贡。主管西京御史台。靖康多难，避地至汝州。汝守赵子栎邀与共守，于是旁郡尽陷，汝独全。累官朝议大夫，卒。从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其生也，母梦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既寤，犹见之，遂以为名。幼孤，叔祖镇抚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岁时亲宾庆集，惨怛若无所容，闭门读书，未尝预人事。既至京师，所与交游，皆一时闻人。镇器之曰："此儿，天下士也。"

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时王安石当国，尤爱重之。王安国与祖禹友善，尝谕安石意，竟不往谒。富弼致仕居洛，素严毅，杜门罕与人接，待祖禹独厚；疾笃，召授以密疏，大抵论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言极愤切。弼薨，人皆以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神宗崩，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皆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

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以婿嫌辞，改祠部员外郎，又辞。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迁著作郎兼侍讲。

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俭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荡心悦目者，不宜有加于旧。皇帝圣性未定，睹俭则俭，睹奢则奢，所以训导成德者，动宜有法。今闻奉宸库取珠，户部用金，其数至多，恐增加无已，愿止于未然。崇俭敦朴，辅养圣性，使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淫哇之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学问日益，圣德日隆，此宗社无疆之福。”故事，服除当开乐置宴，祖禹以为因除服而开乐设宴，则似除服而庆贺，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

夏暑权罢讲，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迁起居郎，又召试中书舍人，皆不拜。吕公著薨，召拜右谏议大夫。首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

蔡确既得罪，祖禹言：“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流传四方，无不震耸。确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党，间有偏见异论者，若一切以为党确去之，惧刑罚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蔡京镇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还，当使执政，不宜崇长。”时大臣欲于新旧法中有所创立。祖禹以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为非，但当复祖宗之旧，若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纪纲坏矣。”迁给事中。

吴中大水，诏出米百万斛、缗钱二十万振救。谏官谓诉灾者为妄，乞加验考。祖禹封还其章，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稍施惩谴，恐后无复敢言者矣。”

兼国史院修撰，为礼部侍郎。论择监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州之权归于监司，监司之权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建置之道，最为合宜。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择乎？祖宗尝有考课之法，专察诸路监司，置簿于中书，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书，取当为州者，条别功状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则以次表用之。至官，则令监司考其

课绩，终岁之后，可以校优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则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不才，非所患也。”

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又乞宣仁后保护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祖禹复上疏曰：“臣言皇帝进德爱身，宜常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上躬，亦愿因而勿忘。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臣侍经左右，有闻于道路，实怀私忧，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拜翰林学士，以叔百禄在中书，改侍讲学士。百禄去，复为之。范氏自镇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论荣慕。

宣仁太后崩，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亦顺众言而逐之。是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贴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初，苏轼约俱上章论列，谏草已具，见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经世之文也。”竟不复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遗烈，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一言一动，如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国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立太平之基。愿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于公；专为邪，故不便于正；专好动，故不便于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报。

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祖禹言：“陛下亲政以来，四海倾耳，未闻访一贤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谓陛下私于近习，望即赐追改。”因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

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县。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论：“汉、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愿陛下念之。”

时绍述之论已兴，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见从，遂请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众，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言者论祖禹修《实录》诋诬，又摭其谏禁中雇乳媪事，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又徙宾、化而卒，年五十八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至遇事，则别白是非，不少借隐。在迩英守经据正，献纳尤多。尝讲《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语，拱手再诵，却立云：“愿陛下留听。”帝首肯再三，乃退。每当讲前夕，必正衣冠，俨如在上侧，命子弟侍，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为讲官第一。

祖禹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子冲，绍兴中仕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有传。

论曰：熙宁、元丰之际，天下贤士大夫望以为相者，镇与司马光二人，至称之曰君实、景仁，不敢有所轩轾。光思济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镇嶷然如山，确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易地则皆然，未易以功名优劣论也。百禄受学于镇，故其议论操修，粹然一出于正。祖禹长于劝讲，平生论谏，不啻数十万言。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

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不是过云。

列传第九十七

○苏轼 子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

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

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

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

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

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

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

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芥蒂，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筚、笛、箭。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

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列传第九十八

○苏辙 族孙元老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

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

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

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

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

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

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非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

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

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大臣耻过，终莫肯改。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

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此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刁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至，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

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列传第九十九

○吕大防 兄大忠 弟大钧 大临 刘挚 苏颂

吕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贲，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县无井，远汲于涧，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导而入县，地势高下，众疑无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准之，不旬日，果疏为渠，民赖之，号曰“吕公泉”。

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故时，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大防始均出纳以平其直，事转闻，诏立法禁，命一路悉输租于官概给之。青城外控汶川，与敌相接。大防据要置逻，密为之防，禁山之樵采，以严障蔽。韩绛镇蜀，称其有王佐才。入权盐铁判官。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阙，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有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请解机务，章十余上而不纳；张昪年几八十，聪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从；吴奎有三年之丧，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能守边，恐死塞上，免以尸柩还家为请，亦不许。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余年，则进退尽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是岁，京师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庐舍，杀人害物，此阴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命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

年，知廷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众谓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从者斩以徇。会环庆兵乱，绛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数月，徙知华州。华岳摧，自山属渭河，被害者众。大防奏疏，援经质史，以验时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先王所以兴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后王所以坏也。《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愿仰承天威，俯酌时变，为社稷至计。"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元丰初，徙永兴。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治本之宜三也；治边、治兵，缓末之宜二也；广受言之路，宽侵官之罚，恕诽谤之罪，容异同之论，此纳言之宜四也。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便者辄上闻，务在宽民。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供亿军须亦无乏绝。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廷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馆伴契丹使，其使黠，语颇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隐事，诘之曰："北朝试进士《至心独运赋》，不知此题于书何出？"使错ＴＤ不能对，自是不敢复出嫚词。

迁吏部尚书。夏使来，诏访以待遇之计，且曰："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弃之则弱国，守之又有后悔，为当奈何？"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贺登极，以观厥意，足以测情伪矣。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此虑之不熟也。至于守御之策，惟择将帅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守环、庆，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御敌而有余；今以九州之大，奉边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为中国怯，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生擒之。

三年，吕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师。手札密访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至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恳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须岁月，吾亦就东朝矣。”未果而后崩。为山陵使，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颍昌府。寻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入辞，哲宗劳慰甚渥，曰：“卿暂归故乡，行即召矣。”未几，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之，夺学士，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实录》直书其事为诬诋，徙安州。

兄大忠自渭入对，哲宗询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三二年可复相见也。”大忠泄其语于章惇，惇惧，绳之愈力。绍圣四年，遂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丰而病，语其子景山曰：“吾不复南矣！吾死汝归，吕氏尚有遗种。”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请归葬，许之。

大防身长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与大忠

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徽宗即位，复其官。高宗绍兴初，又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曰正愍。

大忠字进伯。登第，为华阴尉、晋城令。韩绛宣抚陕西，以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改秘书丞，检详枢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条义勇利害。大忠言："养兵猥众，国用日屈，汉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于屯田，义勇近于府兵，择用一焉，兵屯可省矣。"为签书定国军判官。

熙宁中，王安石议遣使诸道，立缘边封沟，大忠与范育被命，俱辞行。大忠陈五不可，以为怀抚外国，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罢不遣。令与刘忱使契丹，议代北地，会遭父丧。起复，知代州。契丹使萧素、梁颍至代，设次，据主席，大忠与之争，乃移次于长城北。换西上阁门使、知石州。大忠数与素、颍会，凡议，屡以理折之，素、颍稍屈。已而复使萧禧来求代北地，神宗召执政与大忠、忱议，将从其请。大忠曰："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对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恐不可启其渐。"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知不可夺，议卒不决，罢忱还三司，大忠亦终丧制。其后竟以分水岭为界焉。

元丰中，为河北转运判官，言："古者理财，视天下犹一家。朝廷者家，外计者兄弟，居虽异而财无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纳之名，有余不足，未尝以实告上。故有余则取之，不足莫之与，甚大患也。"乃上生财、养民十二事。徙提点淮西刑狱。时河决，飞蝗为灾，大忠入对，极论之，诏归故官。

元祐初，历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以直龙图阁知秦州，进宝文阁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环庆后，遂绝岁赐，欲遣使谢罪，神宗将许之。大忠言："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宜且命边臣诘其所以来之辞，若惟请是从，彼将有以窥我矣。"

时郡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纵之柄。大忠选僚寀自旦入仓，虽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阏。民喜，争运粟于仓，负钱而去，得百余万斛。

马涓以进士举首入幕府，自称状元。大忠谓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习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涓自以为得师焉。谢良佐教授州学，大忠每过之，听讲《论语》，必正襟敛容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

尝献曰：“夏人戍守之外，战士不过十万，吾三路之众，足以当之矣。彼屡犯王略，一不与校，臣窃羞之。”绍圣二年，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关、陕民力未裕，士气沮丧，非假之岁月，未易枝梧。”因请以职事对。大抵欲以计徐取横山，自汝遮残井迤逦进筑，不求近功。

既而钟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议不合；又乞以所进职为大防量移，惇、布陈其所言与元祐时异，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诏复学士官，佐其葬。

大钧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钧第三子也。中乙科，调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光禄寺丞、知三原县。请代蕡入蜀，移巴西县。蕡致仕，大钧亦移疾不行。

韩绛宣抚陕西、河东，辟书写机密文字。府罢，移知候官县，故相曾公亮镇京兆，荐知泾阳县，皆不赴。丁外艰，家居讲道。数年，起为诸王宫教授。求监凤翔船务，制改宣义郎。

会伐西夏，鄜延转运司檄为从事。既出塞，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去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意折，强谓大钧曰：“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大钧怒曰：“公将以此言见恐邪？吾委身事主，死无所辞，正恐公过耳。”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邪？今听汝矣！”始许稷还。是时，微大钧盛气诮谔，稷且不免。未几，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尤喜讲明井田兵制，谓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为图籍，可见于用。虽皆本于载，而能自信力行，载每叹其勇为不可及。

大临字与叔。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

其论选举曰：“古之长育人才者，以士众多为乐；今之主选举者，以多为患。古以礼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竞进。古今岂有异哉。盖未之思尔。夫为国之要，不过得人以治其事，如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于多？如治事皆任其责，惟恐士之不至，不忧其竞进也。今取人而用，不问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问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胜其多，然为官择士则常患乏才；待次之吏历岁不调，然考其职事则常患不治。是所谓名实不称，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规以养德厉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定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以责任考功，庶几可以渐复古矣。”

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爵位进退、体力盛衰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在公之力，宜无难矣。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谢之。

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未及用而卒。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人。儿时，父居正课以书，朝夕不少间。或谓：“君止一子，独不可少宽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纵也。”十岁而孤，鞠于外氏，就学东平，因家焉。

嘉祐中，擢甲科，历冀州南宫令。县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转运使怒，将劾之。挚固请曰：“独一州六邑被此苦，决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民欢呼至泣下，曰：“刘长官活我！”是时，挚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人称为“河朔三令”。

徙江陵观察推官，用韩琦荐，得馆阁校勘。王安石一见器异之，擢

检正中书礼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余，为监察御史里行，欣然就职，归语家人曰："趣装，毋为安居计。"未及陛对，即奏论："亳州狱起不止，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今弼已得罪，愿少宽之。"又言："程昉开漳河，调发猝迫，人不堪命。赵子几擅升畿县等，使纳役钱，县民日数千人遮诉宰相，京师喧然，何以示四方？张靓、王廷老擅增两浙役钱，督赋严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羡余希赏，愿行显责，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

及入见，神宗面赐褒谕。因问："卿从学王安石邪？安石极称卿器识。"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故希赏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后。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其有爱君之心，忧国之言者，皆无以容于其间。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成，汉、唐党祸必起矣。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臣愿陛下虚心平听，审察好恶，前日意以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为短者，今更用其长。稍抑虚哗轻伪、志近忘远、幸于苟合之人，渐察忠厚慎重、难进易退、可与有为之士。收过与不及之俗，使会于大中之道，则施设变化，惟陛下号令之而已。"

又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县户役，虚实重轻不同。今等以为率，则非一法所能齐；随其所宜，各自立法，则纷扰散殊，何以统率？一也。新法谓版籍不实，故令别立等第。且旧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无失？不独搔扰生事患，将使富输少，贫输多，二也。天下上户少，中户多。上户役数而重，故以助钱为幸。中户役简而轻，下户役所不及。今概使输钱，则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钱，而患上户之寡，故不用旧籍，临时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不可阙。非若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五也。谷、麦、布、帛，岁有所出，而助法必输见钱，六也。二税科买，色目已多，又概率钱以竭其所有，斯民无有悦而愿为农者，户口当日耗失，七也。侥幸者又将缘法生奸，如近日两浙倍科钱数，自以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余年，远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习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则民不堪，轻则人不愿，不免以力殴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乡户，家有常产，则必知自爱；性既愚实，则罕有盗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轻猾浮伪之人，巧诈相资，何所不至？十也。"

会御史中丞杨绘亦言其非，安石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

司农曾布请为之。既作十难，且劾挚、绘欺诞怀向背。诏问状，绘惧谢罪。挚奋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即条对所难，以伸其说。且曰："臣待罪言责，采士民之说以闻于上，职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较是非，争胜负，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并司农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窜逐。"不报。

挚明日复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动，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亲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谁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下无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助役之事兴。至于求水利，行淤田，并州县，兴事起新，难以遍举。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则下至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轻用名器，淆混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凡政府谋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掾属决之，然后落笔。同列预闻，反在其后。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门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流溃未定。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耗。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窜之岭外，神宗不听，但谪监衡州盐仓。绘出知郑州，琥亦落职。挚乞诣郓迁葬，然后奔赴贬所，许之。

先是，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盐中杂以伪恶，远人未尝食善盐。挚悉意核视，且储其羡以为赏，弊减什七。父老目为"学士盐"。久之，签书南京判官。会司农新令，尽斥卖天下祠庙，依坊场河度法收净利。南京阏伯庙岁钱四十六贯，微子庙十三贯。挚叹曰："一至于此！"往见留守张方平曰："独不能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挚为奏曰："阏伯迁商丘，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历世尊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开国此地，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者，唐张巡、许远孤城死贼，能捍大患。今若令承买小人规利，冗亵渎慢，何所不为，岁收微细，实损大体。欲望留此三庙，以慰邦人崇奉之意。"从之。又见《方平传》。

入同知太常礼院。元丰初，改集贤校理、知大宗正寺丞，为开封府推官。神宗开天章阁，议新官制，除至礼部郎中，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比，无出刘挚者。"即命之。俄迁右司郎中。

初，宰掾每于执政分厅时，请间白事，多持两端伺意指。挚始请以公礼聚见，共决可否。或不便挚所请，坐以开封不置历事罢归。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听政，召为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践祚，师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孙奭、冯元为侍讲，听断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资养。愿选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劝讲进读之任，便殿燕坐，时赐延对，执经诵说，以广睿智，仰副善继求治之志。"

他日讲筵进读，至仁宗不避庚戌临奠张士逊，侍读曰："国朝故事，多避国音。国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问："果当避否？"挚进曰："阴阳拘忌，圣人不取，如正月祈谷必用上辛，此岂可改也？汉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张公谨，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

挚又言："谏官御史员缺未补，监察虽满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预言责。臣请增补台谏，并许言事。"时蔡确、章惇在政地，与司马光不相能。挚因久旱上言："《洪范》：'庶征肃，时雨若。'《五行传》：'政缓则冬旱。'今庙堂大臣，情志乖暌，议政之际，依违排狠，语播于外，可谓不肃。政令二三，舒缓不振。比日日青无光，风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变。愿进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

蔡确为山陵使，神宗灵驾发引前夕不入宿，挚劾之，不报。及使回，既朝即视事，挚又奏确不引咎自劾。无何，确上表自陈，尝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挚谓："使确诚有是请，不言于先朝，为不忠之罪；言于今日，为取容之计。诚无是请，则欺君莫大于此。"又疏确过恶大略有十，论章惇凶悍轻悦，无大臣体，皆罢去。

初，神宗更新学制，养士以千数，有司立为约束，过于烦密。挚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先帝体道制法，超汉轶唐，养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

之道，则下必有君子、长者之行而应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将以小人、犬彘自为，而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愿罢其制。”又请杂用经义、诗赋取士，复贤良方正科，罢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岩叟为言官。执宪数月，正色弹劾，多所贬黜，百僚敬惮，时人以比包拯、吕晦。

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挚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总核，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务在宽大，下必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意趋和，所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观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骚动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观之，大约类此。向来黜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进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之禁哉？请立监司考绩之制。”

拜尚书右丞，连进左丞、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谏议大夫王觌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将加深谴。挚开救甚力，帘中厉声曰：“若有人以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曰：“陛下审察毁誉每如此，天下幸甚！然愿顾大体，宗愈进用，自有公议，必致贬谏官而后进，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觌得补郡守。

挚与同列奏事论人才，挚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性忠实而才识有余，上也；才识不逮而忠实有余，次也；有才而难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怀邪观望，随时势改变，此小人也，终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国家何忧！”六年，拜尚书右仆射。

挚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自初辅政至为相，修严宪法，辨白邪正，专以人物处心，孤立一意，不受谒请。子弟亲戚入官，皆令赴铨部以格调选，未尝以干朝廷。与吕大防同位，国家大事，多决于大防，惟进退士大夫，实执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恶，竟为朋谗奇中。先是，邢恕谪官永州，以书抵挚。挚故与恕善，答其书，有“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排岸官茹东济，倾险人也，有求于挚，不得，见其书，阴录以示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二人方交章击挚，遂笺释其语上之，曰：“‘休复’者，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又章惇诸子故与挚之子游，挚亦间与之接。雍、畏谓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宣仁后于是面喻挚曰：“言者谓卿交通匪人，为异日地，卿当一心王室。若章惇者，虽以宰相处之，未必乐也。”挚皇惧退，上章自辨，执政亦为之言。宣仁后曰：“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

当为也。”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郓州。给事中朱光庭驳云：“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光庭亦罢。七年，徙大名，又为雍等所遏，徙知青州。

绍圣初，来之邵、周秩论挚变法、弃地罪，夺职知黄州，再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将行，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于色，无一言及迁谪意。四年，陷邢恕之谤，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从。家人涕泣愿侍，皆不听。至数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初，挚与吕大防为相，文及甫居丧，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繁。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指吕大防独当国久；‘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嘉彦尚主，以兄忠彦为‘粉昆’也。恕以书示蔡硕、蔡渭，渭上书讼挚及大防等十余人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及甫书为证。时章惇、蔡卞诬造元祐诸人事不已，因是欲杀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挚有废立之意，遂起同文馆狱，用蔡京、安惇杂治，逮问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权侍郎，又忠彦虽罢，哲宗眷之未衰，乃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又问实状，但云：“疑其事势如此。”会挚卒，京奏不及考验，遂免其子官，与家属徙英州，凡三年，死于瘴者十人。

徽宗立，诏反其家属，用子跂请，得归葬。跂又伏阙诉及甫之诬，遂贬及甫并渭于湖外，复挚中大夫。蔡京为相，降朝散大夫。后又复观文殿大学士、太中大夫。绍兴初，赠少师，谥曰忠肃。

挚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少好《礼》学，其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跂能为文章，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以寿终。

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绅，葬润州丹阳，因徙居之。第进士，历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时建业承李氏后，税赋图籍，一皆无艺，每发敛，高下出吏手。颂因治讯他事，互问民邻里丁产，识其详。

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颂警之曰：“汝有某丁某产，何不言？”民骇惧，皆不敢隐，遂刻剔夙蠹，成赋一邑，简而易行，诸令视以为法，至领某民拜庭下以谢。凡民有忿争，颂喻以乡党宜相亲善，若以小忿而失欢心，一旦缓急，将何赖焉。民往往谢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时监司王鼎、王绰、杨纮于部吏少许可，及观颂施设，则曰：“非吾所及也。”

调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欧阳修委以政，曰：“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时杜衍老居睢阳，见颂，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衍又自谓平生人罕见其用心处，遂自小官以至为侍从、宰相所以施设出处，悉以语颂，曰：“以子相知，且知子异日必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颂后历政，略似衍云。

皇祐五年，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至和中，文彦博为相，请建家庙，事下太常。颂议以为：“礼，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有田则有爵，无土无爵，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是有庙者止于其躬，子孙无爵，祭乃废也。若参合古今之制，依约封爵之令，为之等差，锡以土田，然后庙制可议。若犹未也，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飨仪，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嘉祐中，诏礼院议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灵宫，颂谓：“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此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一纪，逮事先后，祗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又云：‘可追复皇后，其祔庙谥册并停。’此则有合祔庙及谥册之义。请祔郭皇后于后庙，以成追复之道。”众论未定，宰相曾公亮问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庙，则事体重矣。”颂曰：“国朝三圣，贺、尹、潘皆元妃，事体正相类。今止祔后庙，则岂得有同异之言。”公亮曰：“议者以谓阴逼母后，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颂曰：“若加一‘怀’、‘哀’、‘愍’之谥，则不为逼矣。”公亮叹重。

迁集贤校理，编定书籍。颂在馆下九年，奉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时。妻子衣食常不及，而处之晏如。富弼尝称颂为古君子，及与韩琦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颍州。通判赵至忠本边徼降者，所至与守竞，颂待之以礼，具尽诚意。至忠感泣曰：“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耳。”

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颂曰：“遗诏务从俭约，岂有土不产而可强赋乎？量其有无，事亦随集。”英宗即位，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颂言：“周制六军出于六乡，在三畿四郊之地；唐

设十二卫，亦散布畿内郡县，又以关内诸府分隶之，皆所以临制四方，为国藩卫。国朝禁兵，多屯京师及畿内东南诸县，虽馈运为便，而西边武备殊阙。今中牟、长垣都门要冲，二鄙驿置皆由此，而旧不屯兵，阆无防守，请置营益兵，以备非常。”明年，饥民果乘虚犯长垣，戕官吏，如颂虑。颂又请以获盗多寡为县令殿最法，以谓：“巡检、县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为盗；能使其不为盗者，县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长官不任其责，可乎？”

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颂不动。州兵欲入救，闭门不纳，徐使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人汹汹，唱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安静而止。遂闻京师，神宗疑焉。颂使还，入奏，称善久之。命为淮南转运使。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

时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曰：“希辅、仲宣均为枉法，情有轻重。希辅知台，受赇数百千，额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不差官比校，止系违令，可比恐喝条，视希辅有间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仗黥，流海外，遂为定法。

又言：“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务为烦扰。且与诸司不相临统，文移同异，州县莫知适从。乞与常平、众役一切付之监司，改提举为之属，则事有统一，而于更张之政无所损也。”不从。

大臣荐秀州判官李定，召见，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知制诰，封还词头。复下，颂当制，颂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远而登显要者。真宗以来，虽有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资品。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临，亦封还。神宗曰：“去年诏，台官有阙，委御史台奏举，不拘官职高下。”颂与大临对曰：“从前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为难得资叙相当，故朝廷特开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员郎，非谓选人亦许奏举。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优恩，更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幸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执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诰，归工部郎中班，天下谓

颂及敏求、大临为“三舍人”。

岁余，知婺州。方溯桐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几溺矣，颂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为纯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妇罪当杖而病，每旬检之，未愈，谯簿邓元孚谓颂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称，岂可为一妇所绐。但谕医如法检，自不诬矣。”颂曰：“万事付公议，何容心焉。若言语轻重，则人有观望，或致有悔。”既而妇死，元孚惭曰：“我辈狭小，岂可测公之用心也。”加集贤院学士、知应天府。吕惠卿尝语人曰：“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可得也。”颂闻之，笑而不应。凡更三赦，大临还侍从，颂才授秘书监、知通进银台司。吴越饥，选知杭州。一日，出遇百余人，哀诉曰：“某以转运司责逋市易缗钱，夜囚昼系，虽死无以偿。”颂曰：“吾释汝，使汝营生，奉衣食之余，悉以偿官，期以岁月而足，可乎？”皆谢不敢负，果如期而足。

颂宴客有美堂，或告将兵欲乱，颂密使捕渠领十辈，荷校付狱中，迨夕会散，坐客不知也。及修两朝正史，转右谏议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国历后宋历一日。北人问孰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节气交，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使还以奏，神宗嘉曰：“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因问其山川、人情向背，对曰：“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昔汉武帝自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虽久勤征讨，而匈奴终不服。’至宣帝，呼韩单于稽首称藩。唐自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每读《贞观政要》，慨然有收复意。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归于有司。由此观之，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神宗然之。

元丰初，权知开封府，颇严鞭朴。谓京师浩穰，须弹压，当以柱后惠文治之，非亳、颍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连祥符令李纯，颂置不治。御史舒亶纠其故纵，贬秘书监、知濠州。

初，颂在开封，国子博士陈世儒妻李恶世儒庶母，欲其死，语群婢曰：“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既而母为婢所杀，开封治狱，法吏谓李不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或谮颂欲宽世儒夫妇，帝召颂曰：“此人伦大恶，当穷竟。”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狱久不决。至是，移之大理。意颂前次请求，移御史台逮颂对。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死，不可为已，若自诬以获

罪，何伤乎？”即手书数百言伏其咎。帝览奏牍，以为疑，反覆究实，乃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犹以尝因人语及世儒帷薄事，颂应曰：“然。”以是为泄狱情，罢郡。

未几，知河阳，改知沧州。入辞，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辄为事夺，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颂顿首谢。召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因陛对，神宗谓颂曰：“欲修一书，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书何时可就？”颂曰：“须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书成，帝读《序引》，喜曰：“正类《序卦》之文。”赐名《鲁卫信录》。

帝尝问宗子主祭、承重之义，颂对曰：“古者贵贱不同礼，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义，则丧服从而异制，匹士庶人亦何预焉。近代不世爵，宗庙因而不立，尊卑亦无所统，其长子孙与众子孙无以异也。今《五服敕》，嫡孙为祖、父为长子犹斩衰三年，生而情礼则一，死而丧服独异，恐非先王制礼之本意。世俗之论，乃以三年之丧为承重，不知为承大宗之重也。臣闻庆历中，朝廷议百僚应任子者，长子与长孙差优与官，余皆降杀，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诏礼官、博士参议礼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礼，立为宗子继祖者，以异于众子孙之法。士庶人不当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违礼教也。”除吏部侍郎，迁光禄大夫。遭母丧，帝遣中贵人唁劳，赐白金千两。

元祐初，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复言之。又谓：“人主聪明，不可有所向，有则偏，偏则为患大矣。今守成之际，应之以无心，则无不治。”每进读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动人主之意。

既又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

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纆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

颂前后掌四选五年，每选人改官，吏求垢瑕，故为稽滞。颂敕吏曰：某官缘某事当会某处，仍引合用条格，具委无漏落状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诉者至，必取按牍使自省阅，诉者服，乃退；其不服，颂必往复诘难，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则为奏请，或建白都堂。故选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迁翰林学士承旨。五年，擢尚书左丞。尝行枢密事。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颂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辑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七年，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颂为相，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量能授任，杜绝侥幸之原，深戒疆场之臣邀功生事。论议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贾易除知苏州，颂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为监司矣，今因赦令，反下迁为州，不可。"争论未决。谏官杨畏、来之邵谓稽留诏命，颂遂上章辞位，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继出知扬州。徒河南，辞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长，谁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爵累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夏至，自草遗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诏辍视朝二日，赠司空。

颂器局闳远，不与人校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尝议学校，欲博士分经；课试诸生，以行艺为升俊之路。议贡举，欲先行实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使有司参考其素，行之自州县

始，庶几复乡贡里选之遣范。论者韪之。

论曰：大防重厚，挚骨鲠，颂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岂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为万世矜式。挚正邪之辨甚严，终以直道愠于群小，遂与大防并死于贬，士论冤之。颂独岿然高年，未尝为奸邪所污，世称其明哲保身。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犯颜辨其情罪重轻，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卒免仲宣于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岂非所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

列传第一百

○王存 孙固 赵瞻 傅尧俞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幼善读书，年十二，辞亲从师于江西，五年始归。时学者方尚雕篆，独为古文数十篇，乡老先生见之，自以为不及。

庆历六年，登进士第，调嘉兴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杀人，久莫敢问，存至，按以州吏受赇，豪赂他官变其狱，存反为罢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洁自重，为欧阳修、吕公著、赵概所知。治平中，入为国子监直讲，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存故与王安石厚，安石执政，数引与论事，不合，即谢不往。存在三馆历年，不少贬以干进。尝召见便殿，累上书陈时政，因及大臣，无所附丽，皆时人难言者。

元丰元年，神宗察其忠实无党，以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时起居注虽日侍，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韪其言，听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论圜丘合祭天地为非古，当亲祠北郊如《周礼》。官制行，神宗切于用人，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或诖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随材召擢，以备官使。语合神宗意。收拔者甚众。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岁议法治狱者，多乞不以赦降原减。官司谒禁，本防请托，而吊死问疾，一切杜绝，皆非便也。"执政不悦。

五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谋出自中人，既有诏矣。存曰："此吾职也。"入言之。即曰驰其役，都人欢呼相庆。进枢密直学士，改兵部尚书，转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财费，不逾时告备，宰相乘间复徙之兵部。太仆寺请内外马事得专达，毋隶驾部。存言："如此，官制坏矣。先帝正省、台、寺、监之职，使相临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还户部，固辞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迁左丞。

有建议罢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师兵籍益削，又废保甲不教，

非国家根本久长之计。且先帝不惮艰难而为之，既已就绪，无故而废之，不可。”门下侍郎韩维罢，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党沮气，谗邪之人争进矣。”又论杜纯不当罢侍御史，王觌不当罢谏官。

四方奏谳大辟，刑部援比请贷，都省屡以无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杀之，可乎？”又言：“比废进士专经一科，参以诗赋，失先帝黜词律、崇经术之意。”河决而北几十年，水官议还故道，存争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趋下，徒费财力，恐无成功。”卒辍其役。蔡确以诗怨讪，存与范纯仁欲薄其罪，确再贬新州，存亦罢，以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确力也。至是，为确罢，士大夫善其能损怨。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扬、润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岁时过家上冢，出赐钱给邻里，又具酒食召会父老，亲与酬酢，乡党传为美谈。

召为吏部尚书。时，在廷朋党之论浸炽，存为哲宗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党，赖仁宗圣明，不为所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绍圣初，请老，提举崇禧观，迁右正议大夫致仕。旧制，当得东宫保傅，议者指存尝议还西夏侵地，故杀其恩典，既而降通议大夫。存尝悼近世学士贵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归老筑居，首营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七十九。赠左银青光禄大夫。

存性宽厚，平居恂恂，不为诡激之行，至其所守，确不可夺。司马光尝曰：“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王存乎！”

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岁读《论语》，曰：“吾能行此。”徂徕石介一见，以公辅期之。擢进士第，调磁州司户参军。从平贝州，为文彦博言胁从罔治之义，与彦博意协，故但诛首恶，余无所及。转霍邑令，迁秘书丞，为审刑详议官。宰相韩琦知其贤，谕使来见，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为编修中书诸房文字。

治平中，神宗为颍王，以固侍讲；及为皇太子，又为侍读。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种谔取绥州，固知神宗志欲经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远人宜示之信，今无名举兵，非计之得。愿以汉韩安国、魏相、唐魏征论兵之略，参校同异，则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动不可妄，妄动将有悔。”大臣恶其说，出知澶

州。

还知审刑院，复领银台、封驳兼侍读，判少府监。神宗问："王安石可相否？"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及安石当国，更法度，固数议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极陈其不便。及韩琦疏至，神宗感动，谓固曰："朕熟计之，诚不便。"固出语执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图之，以福天下。"既而竟从安石。固复领银台司。

孔文仲对制策忤时政，报罢。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实应，今反过之，何哉？今谓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苏颂、陈荐以论李定罢，固皆引谊争之。

时议尊僖祖为始祖，固议曰："汉高以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封；光武中兴，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传之万世，太祖功也，不当替其祀；请以为始祖，而为僖祖别立庙。禘祫之日，奉其祧主东向以伸其尊，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韩琦见而叹曰："孙公此议，足以不朽矣。"

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真定府。辽人盗耕解子平地，岁且久，吏争弗能还。固微得其要领，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宁末，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初，同知枢密院事。时征安南，建顺州，其地瘴疠不堪守，固请弃之，内徙者二万户。

谍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讨，固数言举兵易，解祸难。神宗曰："夏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请声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长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郦生之说尔。"时执政有言便当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也，岂可使宦官为之！今陛下任李宪，则士大夫孰肯为用乎？"神宗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神宗曰："大帅诚难其人。"吕公著曰："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由熙河入，辄不赴灵州，乃自开兰、会，欲以弭责。固曰："兵法期而后至者斩。今诸路皆进，而宪独不行，虽得兰、会，罪不可赦。"神宗不听，其后师果无功。神宗曰："朕始以孙固言为迂，今悔无及矣。"

改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进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寻提举嵩山崇福宫。哲宗即位，以正议大夫知河南府，徙郑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读、提举中太一宫，遂拜门下侍郎。哲宗与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会豫节拜仪，听休于幄次。固数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东宫时旧臣。今帝新听政，勉留辅导；或体中未安，取文书于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强起视事，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声泣。时文彦博致仕归洛，将宴饯崇政殿，以固在殡，罢之。辍视朝二日，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温靖。

固宅心诚粹，不喜矫亢，与人居久而益信，故更历夷险，而不为人所疾害。尝曰："人当以圣贤为师，一节之士，不足学也。"又曰："以爱亲之心爱其君，则无不尽矣。"司马光退处，固每劝神宗召归；及光为陈州，过郑，固与论天下大事至数十，曰："公行且相，宜视先后缓急审处之。"傅尧俞铭其墓曰："司马公之清节，孙公之淳德，盖所谓不言而信者也。"世以为确论。绍圣时夺遗泽，元符二年，夺所赠官，列元祐党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尝为神宗宫僚，特出籍，悉还所夺。

赵瞻，字大观，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刚，太子宾客，徙凤翔之盩厔。瞻举进士第，调孟州司户参军，移万泉令。捐圭田修学宫，士自远而至。改知夏县，作八监堂，书古贤令长治迹以自监。又以秘书丞知永昌县，筑六堰灌田，岁省科敛数十万，水讼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杂群獠，险而难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条著其详，为《西山别录》。后熙宁中，朝廷经理西南，就瞻取其书考焉。

迁尚书屯田员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员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断独化，人主至权也。审至权者，当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论，如是而后权可一也。若夫积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赏施设之失，可革则革；号令言动之过，可止则止。辅相赖其用，宜责其效；台谏知其才，宜信其说。兵柄宜削诸宦官，边议宜付诸宿将。盖权不可矫而为也，以从天下之望耳。"英宗称善。

久之，诏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为陕西诸路钤辖，招抚诸部。瞻以唐用宦者为观军容、宣慰等使，后世以为至戒，宜追还内侍，责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会文彦博、孙沔经略西夏，别遣冯京安抚诸路，瞻又请罢京使，专委宿将。夏人入侵王官，庆帅孙长卿不能御，加长卿集贤院学士，瞻言长卿当黜不宜赏，赏罚倒置。京东盗贼数起，瞻请易置

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报。乃求退，力言追还昭明等，英宗改容，纳其言。

二年秋，京师大水，诏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请“悉出章疏，付两省详择以闻”，从之。时议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汉师丹、董宏事，谓其属薛温其曰：“事将类此，吾必以死争，固吾所也。”中书请安懿王称亲，瞻争曰：“仁宗既下明诏子陛下，议者顾惑礼律所生所养之名，妄相訾难，彼明知礼无两父贰斩之义，敢裂一字之词，以乱厥真。且文有去妇出母者，去已非妇，出不为母，辞穷直书，岂足援以断大议哉？臣请与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瞻叹曰：“向者太后切责大臣，议乃得罢。今邪臣与中官交缔，归过至尊而自为之地，吾与首议之臣，不并生矣！”因复力陈。会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贺正使，入对，英宗问前事，对曰：“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又称皇考，则是二父，二父非礼。”英宗曰：“御史尝见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议，陛下未尝自言。”英宗曰：“是中书过耳，朕自数岁时，先帝养为子，岂敢称濮考？”瞻曰：“臣请退谕中书，作诏以晓天下。”时连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为褒尊。朕意已决，无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还，闻吕诲等谏濮议皆罢去，乞与同贬，不报。趣入对，英宗曰：“卿欲就龙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说哉？”瞻皇惧，言：“臣不敢奉诏，使朝廷有同罪异罚之讥。”遂通判汾州。

神宗即位，迁司封员外郎、知商州，又除提点陕西刑狱。熙宁三年，为开封府判官。神宗问：“卿知青苗法便乎？”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欲为长久计，爱养百姓，诚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其党饵以知杂御史。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出为陕西转运副使，改永兴军转运使。以亲老，请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钱重，议以交子权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钱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议不合，移京西转运使；又以亲老不行，徙陕州，请还乡里，除提举凤翔太平宫。丁外艰，服除，易朝请大夫、知沧州。

哲宗立，转朝议大夫，召为太常少卿，迁户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进对言：“机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选武臣难遽尽知，请诏诸路安抚、转运使举使臣，科别其才，第为三等，籍之以备选注。”

初，元丰中，河决小吴，北注界河，东入于海。神宗诏，东流故道

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复塞。乃开大吴以护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图请还河故道，下执政议。瞻曰：“自河决已八年，未有定论。今遽兴大役，役夫三十万，用木二千万，臣窃忧焉。朝廷方遣使相视，若以东流未便，宜亟从之；若以为可回，宜为数岁之计，以缓民力”。议者又谓河入界河而北，则失中国之险，昔澶渊之役，非河为限，则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险。昔尧、舜都蒲、冀，周、汉都咸、镐，皆历年数百，不闻以河障外国。澶渊之役，盖庙社之灵，章圣之德，将相之智勇，故敌帅授首，岂独河之力哉？”后使者以东流非便，水官复请塞北流，瞻固争之，卒诏罢役，如瞻所议。

洮、河诸族以青唐首领浸弱可制，欲倚中国兵威以废之，边臣亟请兴师。瞻曰：“不可。御外国以大信为本，且既爵命之，彼虽失众心，无犯王略之罪，何辞而伐之？若其不克，则兵端自此复起矣。”乃止。瞻又奏废渠阳军，以纾荆湖之力；乞诏谕西夏使归永乐遗民，夏人听命。

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语辅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车驾亲临，辍视朝二日。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懿简。绍圣中，言者以傅会元祐诸臣，追夺所赠官，列于党籍。

瞻著《春秋论》二十卷，《史记牴牾论》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录》一卷。四子：孝谌，瀛州录事参军；献诚，唐城令；某，蚤卒；彦诒，太康主簿。

傅尧俞，字钦之，本郓州须城人，徙孟州济源。十岁能为文，及登第，犹未冠。石介每过之，尧俞未尝不在，介曰：“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戏为娱，何也？”尧俞曰：“性不喜嚣杂，非有他尔。”介叹息奇之。尝监西京税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谓曰：“子有清识雅度，文约而理尽，卿相才也。”

知新息县，累迁太常博士。嘉祐末，为监察物史。衮国公主下嫁李玮，为家监梁怀吉、张承照所间，与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于外，未几，复还主家，出玮知卫州。尧俞言：“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

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鞫治无状，有司须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尧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

子，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蔡世宁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时乏国用，言利者争献富国计。尧俞奏曰："今度支岁用不足，诚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俭刻，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纷更，为之无益，聚敛者用，则天下殆矣。"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尧俞请建宗室之贤，以慰天下望。及英宗为皇子，有司阙供馈，仁宗未知。尧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礼，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诚。今礼遇有阙，非所以隆亲亲、重国本也。"于是诏有司供具甚厚。

英宗即位，转殿中侍御史，迁起居舍人。皇太后与英宗同听政，英宗有疾，既平，尧俞上书皇太后，请还政。久之，闻内侍任守忠有谗间语，尧俞谏皇太后曰："外间物论纷惑，两宫之情未通。臣谓天下之可信者，无大于以天下与人，亦无大于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资，贯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诛窜谗人，则慈孝之声并隆矣。"于是皇太后还政，逐守忠。尧俞言于英宗曰："皇太后给事左右之人，宜颇录其勤劳，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侧。且守忠已去，其余不问可也。"

迁右司谏、同知谏院。英宗眷遇尧俞，尝雪中赐对，尧俞自东庑升，英宗倾身东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尝问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尧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系上所化。"英宗纳其言。

时英宗初躬庶政，犹谦让任大臣，尧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为然而行之可也；审其非矣，从而徇之，则人主之柄安在？愿君臣之际，是是非非，毋相面从。总览众议，无所适莫，则威柄归陛下矣。"尝因论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对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台谏言，以公议出之。"对曰："若付之公议，臣但见襄办山陵事有功，不见其罪。臣身为谏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陕西言，近边熟户颇逃失。诏以内侍李若愚等为陕西四路钤辖，专使招纳，岁一入奏事。尧俞言："此安抚、经略使职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则如不用；言必见从，则边帅之权，移于四人矣。"寻罢之。

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称皇考，尧俞曰："此于人情礼文，皆大谬

戾。”与侍御史吕诲同上十余疏，其言极功。主议者知恟々不可遏，遂易“考”称“亲”。尧俞又言：“‘亲’，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义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为子，当是时，设濮王尚无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灾言：“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今以濮王为皇考，于仁宗之庙，简孰甚焉。”

俄命尧俞与赵瞻使契丹，比还，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皆以谏濮议罢，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尧俞拜疏必求罢去，英宗面留之。尧俞言：“诲等已逐，臣义不当止。”因再拜辞，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杨洙乘间问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为未尝言及御史时事？”尧俞曰：“前日言职也，岂得已哉？今日为郡守，当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阙政，与诽谤何异？”

神宗即位，徙知庐州。熙宁三年，至京师。王安石素与之善，方行新法，谓之曰：“举朝纷纷，俟尹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处君。”尧俞曰：“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好欺，敢以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仗，俄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陛辞，言：“仁庙一室，与艺祖、太宗并为百代不迁之主。”

徙许州、河阳、徐州，再岁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为时所容，请提举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谈天文休咎者，尧俞以事未白，不受辞。谈者后伏诛，尧俞坐不即捕，削官职。稍起，监黎阳县仓草场，郡掾行县，尧俞从众出迎尽礼。守为遣他吏代主出纳，尧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旷其职。”虽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擢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补阙拾遗以辅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举直措枉以正大臣，臣虽不才，敢不尽力。若使窥人阴私，抉人细故，则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张舜民以言事罢，诏尧俞更举御史，尧俞封还诏书，请留舜民。不听，即以尧俞为吏部侍郎，尧俞不可，遂以龙图阁待制知陈州。未几，复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前宰相蔡确坐诗诽谤，贬新州，宰执、侍从以下，罢者七八人，御史府为之一空。尧俞曰：“确之党，其尤者固宜逐，其余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于此不能平？愿听之如蚊虻之过耳，无使有纤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气。事至，以无心应之，圣人所以养至诚而御遐福也。”

水官李伟议大河可从孙村导之还故道。尧俞言："河事虽不可隃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伟又缪悠不肯任责，岂可以遽兴大役。"朝廷遂置伟议。进吏部尚书兼侍读。元祐四年，拜中书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与太皇太后哭临之，太皇太后语辅臣曰："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献简。绍圣中，以元祐党人，夺赠谥，著名党籍。后党锢解，下诏褒赠，录其子。

尧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忍欺。论事君前，略无回隐，退与人言，不复有矜异色。初，自谏官补郡，众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从，尧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言责也，为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钱，尧俞至，为偿之，未足而去。后守移文尧俞使偿入之，考实非尧俞所用，卒不辩。司马光尝谓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见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为难尔。"从孙察，见《忠义传》。

论曰：存、固、瞻、尧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尝受所诱饵，与论新法，终不诡随。及元祐区别正邪，其论蔡确诗谤之罪恐为已甚，将启朋党之祸，岂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张，随事谏止，不少循默。然无矫枉过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进退有道，在元祐诸臣中，身名俱全，亦难矣哉。

列传第一百一

○梁焘 王岩叟 郑雍 孙永

梁焘，字况之，郓州须城人。父蒨，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焘以蒨任，为太庙斋郎。举进士中第，编校秘阁书籍，迁集贤校理、通判明州，检详枢密五房文字。

元丰时久旱，上书论时政曰：

陛下日者闵雨，靖惟政事之阙，惕然自责。丁卯发诏，癸酉而雨，是上天顾听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当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于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师尤甚，阛阓细民，罔不失职，智愚相视，日有大变之忧。陛下既惠以诏旨，又施之行事，讲除刻文，蠲损缗钱等，一日之间，欢声四起。距诞节三日而膏泽降，是天以雨寿陛下之万年，感圣心于大寤，有以还其仁政也。

然法令乖戾，为毒于民者，所变才能万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释，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为戒，而夙夜虑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为害，岂特此耶？曰青苗钱也，助役钱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数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钱未一及偿，而责以免役；免役之钱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复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扰百姓，使不得少休于圣泽。其为害之实，虽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报以无是，则从而信之，恬不复问，而反坐言者。虽间遣使循行，而苟且宠禄，巧为妄诞，成就其事，至请遍行其法，上下相隐，习以成风。

臣谓天下之患，不患祸乱之不可去，患朋党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闻所当闻，故政日以敝，而祸乱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疏入，不报。

内侍王中正将兵出疆，干赏不以法。焘争之不得，请外，出知宣州。入辞，神宗曰："枢臣云卿不肯安职，何也？"对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职，恐不胜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赏文书，何为独不可？"曰："中正罔冒侥觊，臣不敢屈法以负陛下。"未几，提点京西刑狱，哲宗立，召为工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有请宣仁后

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册者，焘率同列谏，引薛奎谏章献明肃皇后不当以王服见太庙事，宣仁后欣纳。又论市易已废，乞蠲中下户逋负；又乞欠青苗下户，不得令保人备偿。

文彦博议遣刘奉世使夏国，御史张舜民论其不当遣，降通判虢州。焘言："御史持纪纲之官，得以犯颜正论，况臣下过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议；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议，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时同论者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王觌、孙升、韩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谕以"事当权其轻重，故不惜一新进御史，以慰老臣。"焘又言："若论年龄爵禄，则老臣为重；若论法度纲纪，则老臣为轻。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愿还舜民，以正国体。"章十上，不听。

焘又面责给事中张问不能驳还舜民制命，以为失职。坐诟同列，出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辞不拜，曰："臣本论张舜民不当罢，如以为非，即应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职，守剧郡，如此则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恶示天下矣。"不报。至潞，值岁饥，不待命发常平粟振民。流人闻之，来者不绝，焘处之有条，人不告病。

明年，以左谏议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辕不得行，逾太行，抵河内乃已。既对，上书言："帝富于春秋，未专宸断；太皇保佑圣主，制政帘帷，奸人易为欺蔽。愿正纲纪，明法度，采用忠言，讲求仁术。"两宫嘉纳焉。

前宰相蔡确作诗怨谤，焘与刘安世交攻之。焘又言："方今忠于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确卒窜新州。焘进御史中丞。邓润甫除吏部尚书，焘论润甫柔佞不立，巧为进取。不听。改权户部尚书，不拜，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郑州。旬日，入权礼部尚书，为翰林学士。

元祐七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蔡京帅蜀，焘曰："元丰侍从，可用者多；惟京轻险贪愎，不可用。"又与同列议夏国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问所以去意，且令密访人才。焘曰："信任不笃，言不见听，而询问人才，非臣所敢当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图任旧人中坚正纯厚有人望者，不牵左右好恶之言以移圣意，天下幸甚。"

以疾，罢为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宠之。力辞，改知颍昌府。既出京师，哲宗遣中贵谕以复用之旨。绍圣元年，知郓州。朋党论起，哲宗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以故最后责，竟以司马光党黜知鄂州。三年，再贬少府监。分司南京。明年，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于昭州。徽宗立，始得归。

焘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为意。在鄂作《荐士录》，具载姓名。客或见其书，曰："公所植桃李，乘时而发，但不向人开耳。"焘笑曰："焘出入侍从，至位执政，八年之间所荐，用之不尽，负愧多矣。"其好贤乐善如此。

王岩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幼时，语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词赋致经术不明，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调栾城簿、泾州推官，甫两月，闻弟丧，弃官归养。

熙宁中，韩琦留守北京，以为贤，辟管勾国子监，又辟管勾安抚司机宜文字，监晋州折博、炼盐务。韩绛代琦，复欲留用。岩叟谢曰："岩叟，魏公之客，不愿出他门也。"士君子称之。后知定州安喜县，有法吏罢居乡里，导人为讼，岩叟捕挞于市，众皆竦然。定守吕公著叹曰："此古良吏也。"有诏近臣举御史，举者意属岩叟而未及识，或谓可一往见。岩叟笑曰："是所谓呈身御史也。"卒不见。

哲宗即位，用刘挚荐，为监察御史。时六察尚未言事，岩叟入台之明日，即上书论社稷安危之计，在从谏用贤，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钱敛法太重，民力不胜，愿复差法如嘉祐时。又言河北榷盐法尚行，民受其弊，贫者不复食。录大名刻石《仁宗诏书》以进，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来，推此为惠。愿复其旧。

江西盐害民，诏遣使者往视。岩叟曰："一方病矣，必待使还而后改为，恐有不及被德泽而死者。愿亟罢之。"又极陈时事，以为"不绝害本，百姓无由乐生；不屏群邪，太平终是难致。"时下诏求民疾苦，四方争以其情赴诉，所司惮于省录，颇成壅滞。岩叟言："不问则已，言则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谓陛下以空言说之，后有诏令，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岩叟论其不孝，定遂分司。

宰相蔡确为裕陵复土使，还朝，以定策自居。岩叟曰："陛下之立，以子继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于中，而确敢贪天自伐。章

惇谗贼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盖与确等。近帘前争役法，词气不逊，无事上之礼。今圣政不出房闼，岂宜容此大奸犹在廊庙！”于是二人相继退斥。

迁左司谏兼权给事中。时并命执政，其间有不协时望者，岩叟即缴录黄，上疏谏。既而命不由门下省以出，岩叟请对，言之益切。退就阁上疏曰：“臣为谏官既当言，承乏给事又当驳，非臣好为高论，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损纪纲。”疏凡八上，命竟寝。又言：“三省胥吏，月飨厚奉，岁累优秩。而朝廷每举一事，辄计功论赏，不知平日禄赐，将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极。望饬励大臣，事为之制。”即诏裁抑侥幸，定为十七条。

迁侍御史。两省正言久阙，岩叟上疏曰：“国朝仿近古之制，谏臣才至六员，方之先王，已为至少。今复虚而不除，臣所未谕。岂以为治道已清，而无事于言邪？人材难称，不若虚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于今日也。愿趣补其阙，多进正人以壮本朝；正人进，则小人自消矣。”

诸路水灾，朝廷行振贷，户部限以灾伤过七分、民户降四等始许之。岩叟言：“中户以上，盖亦艰食。乞毋问分数、等级，皆得贷，庶几王泽无间，以召至和矣。”坐张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贤院知齐州。请河北所言盐法，行之京东。明年，复以起居舍人召。尝侍迩英讲，进读《宝训》，至节费，岩叟曰：“凡言节用，非偶节一事便能有济。当每事以节俭为意，则积久累日，国用自饶。”读仁宗知人事，岩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无所偏系，观事以理，则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见。”

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为更有德。”盖哲宗自临御，渊默不言，岩叟喜闻之，因欲风谏，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臣请别而言之。夫明是非于朝廷之上，判忠邪于多士之间，不以顺己而忘其恶，不以逆己而遗其善，私求不徇于所爱，公议不迁于所憎。竭诚尽节者，任之当勿二；罔上盗宠者，弃之当勿疑。惜纪纲，谨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远声色之好，绝盘游之乐，勇于救天下之弊，果于断天下之疑，邪说不能移，非道不能说，此人主之刚德也。居万乘之尊而不骄，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聪明有余而处之若不足，俊杰并用而求之如不及，虚心以访道，屈己以从谏，惧若临渊，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尽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岩叟因侍讲，奏曰：“陛下退朝无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对

曰："陛下以读书为乐，天下幸甚。圣贤之学，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积累之要，在专与勤。屏绝它好，始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始可谓之勤。愿陛下特留圣意。"哲宗然之。

岩叟馆伴辽贺正旦使耶律宽，宽求观《元会仪》，岩叟曰："此非外国所宜知。"止录《笏记》与之，宽不敢求。进权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湖北诸蛮互出扰边，无有宁岁，岩叟请专以疆事委荆南唐义问。遂自草檄文，喻义问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为侥幸功赏之意，后遂安辑。

初，夏人遣使入贡，及为境上之议，故为此去彼来，牵致劳苦，每违期日。岩叟请预戒边臣，夏违期，一不至则勿复应，自后不复敢违。质孤、胜如二堡，汉赵充国留屯之所，自元祐讲和，在兰州界内，夏以为形胜膏腴之地，力争之。二堡若失，则兰州、熙河遂危。延帅欲以二堡与夏，苏辙主其议。及熙河、延安二捷同报，辙奏曰："近边奏稍频，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犹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议。"意在与之也。岩叟曰："形势之地，岂可轻弃，不知既与，还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议遂止。

夏人数万侵定西之东、通远之北，坏七厓匙堡，掠居人，转侵泾原及河外鄜、府州，众遂至十万。熙帅范育侦伺夏右厢种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请乘此进堡砦，筑龛谷、胜如、相照、定西而东径陇诺城。朝议未一，或欲以七巉经毁之地，皆以与夏。岩叟力言不可与，彼计得行，后患未已。因请遣官谕熙帅，即以户部员外郎穆衍行视，筑定远以据要害。其调兵赀费，一从便宜，不必中覆。定远遂城，皆岩叟之力。

拜中书舍人。滕甫帅太原，为走马承受所撼，徙颍昌。岩叟封还词头，言："进退帅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后人畏惮不自保，此风浸长，非委任安边之福。"乃止。

复为枢密都承旨、权知开封府。旧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厅，共治一事，多为异同，或累日不竟，吏疲于咨禀。岩叟创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为令。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岩叟令掩捕撤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供备库使曹续以产贸万缗，市佥逾年负其半，续尽力不可取。一日启户，则所负皆在焉。惊扣其故，佥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隶韩绚与同隶讼，事连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圣后之族也。岩叟言："部曲相讼，不当论其主。今不惟长告讦之风，且伤孝治。慈圣仙游未远，一旦因厮

役之过，使其子孙对吏，殆圣情有所不忍。”诏窜绚而绝其狱。岩叟常谓：“天下积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费扰，乞随等第多寡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

元祐六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入谢，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岩叟又再拜谢，进曰：“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愿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复少进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圣学，当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则朝廷安，邪人一进，便有不安之象。非谓一夫能然，盖其类应之者众，上下蔽蒙，不觉养成祸胎尔。”又进曰：“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误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此际不可不察。”两宫深然之。

上清储详宫成，太皇太后谓辅臣曰：“此与皇帝皆出阁中物营之，以成先帝之志。”岩叟曰：“陛下不烦公，不劳民，真盛德事。然愿自今以土木为戒。”又以宫成将戒肆赦，岩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尝赦。古人有垂死谏君无赦者，此可见赦无益於圣治也。”

哲宗方选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谘女，年命以便，然为是庶出过房，事须评议。”岩叟进曰：“按《礼经·问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外氏官讳，不识今者狄氏将何辞以进？”议遂寝。哲宗选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贤后，有内助功，不是小事。”岩叟对曰：“内助虽后事，其正家须在皇帝。圣人言：‘正家而得天下’。当慎之于始。”太皇太后以是语哲宗者再。岩叟退取历代后事可为法者，类为《中宫懿范》上之。

宰相刘挚、右丞苏辙以人言求避位，岩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奸邪，缉熙圣治，挚与辙之功居多。原深察谗毁之意，重惜腹心之人，无轻其去就。”两宫然之。后挚竟为御史郑雍所击，岩叟连上疏论救。挚去位，御史遂指为党，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言者犹未厌，太皇太后曰：“岩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获已耳。”

明年，徙河阳，数月卒，年五十一。赠左正议大夫。绍圣初，追贬雷州别驾。司马光以其进谏无隐，称之曰：“吾寒心栗齿，忧在不测，公处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数章，必行其言而后已。”为文语省理该，

深得制诰体。有《易》、《诗》、《春秋传》行于世。

郑雍，字公肃，襄邑人。进士甲科，调兖州推官。韩琦上其文，召试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英宗之丧，论宗室不当嫁娶，与时相忤，通判峡州，知池州，复还太常礼院，历开封府判官。

熙宁、元丰间，更制变令，士大夫多违己以求合，雍独静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记室参军。神宗末年，二王既长，犹居禁中，雍献四箴规戒，且讽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转运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贤，及临政，擢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

邓润甫除翰林承旨，雍当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换为侍读学士。雍言：二职皆天下精选，以润甫之过薄，不当革前命；以为奸邪，不当在经幄。今中外咸谓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则邪正何由可辨，善恶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言，是赏罚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润甫仍为承旨。周□童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雍言：“安石持国政，不能上副属任，非先帝神明，远而弗用，则其所败坏，可胜言哉！今穜以小臣辄肆横议，愿正其罪。”从之。

使契丹还，徙右谏议大夫，言：“朝廷重内轻外，选用牧伯，罕辍从班，以阀阅轻浅者充员，不复为来日虑。愿自今稍积资望，以惭试之。”吴中大饥，方议振恤，以民习欺诞，敕本部料检，家至户到。雍言：“此令一布，吏专料民而不救灾，民皆死于饥。今富有四海，奈何谨圭撮之滥，而轻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

侍御史贾易沽激自喜，中丞赵彦若懦不自立，雍并论之，遂罢易，左转彦若，以雍为中丞。雍辞曰：“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风俗也。”不许。时二府禁谒加严，雍叹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职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门者，犹当物色致之，奈何设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体貌之者，乃复防闲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贾谊廉耻节行之说以谏，诏弛其禁。

刑部谳囚，宰执论杀之，有司以为可生，不奉诏，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广好生之德耳，若遽以为罪，臣恐邻於嗜杀。今使有司欲杀而朝廷生之，犹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纳，囚遂得生。

初，邢恕以书抵宰相刘挚，挚答之，有‘自爱以俟休复’之语，排岸司

茹东济录书示雍与殿中侍御史杨畏，雍、畏释其语曰：“‘俟休复’者，俟他日太后复辟也。”遂并以此事论挚威福自恣，乞罢之以收主柄。又论王严叟、朱光庭、梁焘等三十人皆为挚党，以闭其援。及挚出知郓州，光庭方为给事中，缴还挚麻词，严叟、焘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纳。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又有请暴挚阴事者，雍曰：“吾为国击宰相，非仇挚也。彼之阴事，何有於国哉？”置不以闻。

拜尚书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称其事上有礼。绍圣初，治元祐众臣，雍顿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谕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谓雍初为侍从时，因徐王私於权臣以进。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闻之，岂能自安？”黜秩知广德军，敕银台毋受雍辞去奏章，东府吏毋听雍妻子辄出，且令学士钱勰善为留诏。二年，始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徙北京留守。

初，章惇以白帖贬谪元祐臣僚，安焘争论不已，哲宗疑之。雍欲为自安计，谓惇曰：“熙宁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雍虽以此结惇，然卒罢政，坐元祐党，夺职知郑州。数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举崇福宫，归，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复资政殿学士。

孙永，字曼叔，世为赵人，徙长社。年十岁孤，祖给事中冲，列为子行，荫将作监主簿，肄业西学，群试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阳英隽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复试。冲卒，丧除，复列为孙，换试衔，擢进士第，调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贾黯荐为御史，以母老不就。韩琦读其诗，叹誉之，引为诸王府侍读。神宗为颍王，出新录《韩非子》畀宫僚雠定，永曰：“非险薄刻核，其书背《六经》之旨，愿毋留意。”王曰：“广藏书之数耳，非所好也。”及为皇太子，进舍人；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安抚陕西。民景询外叛，诏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极，旷泽流行，恶逆者犹得亏除。今缘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

历河北、陕西都转运使。时边用不足，以解盐、市马别为一司，外台不得与。永奏曰：“盐、马，国之大计，使主者专其柄，既无以统隶，苟为非法，孰从而制之？”

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边陲方安静，无故骚动，恐变生不测。”会新筑刘家堡失利，众请戮偏裨以塞责。永曰：“居敌必争之地，军孤援绝，兵法所谓不得而守

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阁待制、知和州，以详定编敕知审官东院召还，神守问：“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对曰：“法诚善，然强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若用以资经费，非臣所知也。”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问：“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议复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肤，深害仁政，汉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决，待卿始定耳。”不果行。

复学士，知瀛州。河决，于贝、瀛、冀尤甚，民租以灾免者，州县惧常平法，征催如故。永连章论止，神宗从之，仍命发廪粟以振。白沟巡检赵用以辽人渔界河，擅引兵北度，荡其族帐，辽持此兆衅，数暴边上，神宗遣使问故，永请正用罪以谢，未报，辽屯兵连营互四十里，永好谕之曰：“疆吏冒禁，已置之狱矣，今何为者？”敌意解，但求醪я犒师而旋。

进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问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输钱以免直。下府询究，曹椽以为便。永占书纸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当法，贷民钱而为之期，有不能偿而死者。神宗颇知之，嘉问妄变其名以罔听。神宗虑立法未尽，诏永及韩维究实。永奏言：“市算下逮锥刀，为人患苦。”御史张琥劾永弃同即异，罢为提举中太一宫。

元丰中，判军器监。有司病皮革不给，严隐匿之科，亡赖辈肆情为讦，至妇人冠饰亦不免。永请听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贷其馀，讦讼既息，国用亦济。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访以时务，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间谓将有事於征讨。兵非轻用之物，原轸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备豫不虞，若四方安平，岂有轻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产盐，苦恶不堪食，转运使必欲理之，以盗贩阑越之罪罪兵吏。永言：“盐，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备也，不可阙。顾以恶盐累防兵，非计也。”诏弛其禁。

入判将作，进端明殿学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医调视，六命近侍问安否，至虚枢密位以待。辞去益力，提举崇福宫。逾年，起知陈州，徙颍昌。永裕起陵，许、汝当运粟数十万斛於陵下，调民牛数万，永请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书。太皇太后下诏求言，永陈保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愿一切罢去，复修监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纳之。元祐元年，迁吏部，又属疾，改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赙金帛二千，谥曰康简。

永外和内劲，论议常持平，不求诡异。事或悖于理，虽逼以势，亦不为屈。未尝以矫亢形于色辞，与人交，终身无怨仇。范纯仁、苏颂皆称之为国器。

论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焘、王岩叟尽忠事上，凡有过举，知无不言，虽或从或违，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矣。第以新州之举，於是为过。故他日绍圣复以藉口，使元祐众贤皆罹其祸，由是再变而为宣、政之奸臣，国日危矣。郑雍易其所守，肆击刘挚，波及者三十人，欲结章惇以取容，然而终亦不免。小人反覆，专务自全，竟何益哉？孙永之为人，庶得其中焉。

列传第一百二

元绛 许将 邓润甫 林希 弟旦 蒋之奇 陆佃 吴居厚 温益

元绛，字厚之，其先临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众保乡里，进据信州，为杨氏所败，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吴越至丞相，遂为钱塘人。绛生而敏悟，五岁能作诗，九岁谒荆南太守，试以三题，上诸朝，贫不能行。长，举进士，以廷试误赋韵，得学究出身。再举登第，调江宁推官，摄上元令。

民有号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为仆妾，有欲告者，则杀以灭口。绛捕置于法。甲与乙被酒相殴击，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告里长，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而夫丧，乙已伏矣。"阴使信谨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僧系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安抚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县。豪子龙聿诱少年周整饮博，以技胜之，计其赀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讼于县，县索券为证，则母手印存，弗受。又讼于州，于使者，击登闻鼓，皆不得直。绛至，母又来诉，绛视券，呼谓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牍尾印，而撰伪券续之耳。"聿骇谢，即日归整田。

知通州海门县。淮民多盗贩盐，制置使建言，满二十斤者皆坐徒。绛曰"海滨之人，恃盐以为命，非群贩比也。"笞而纵之。擢江西转运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庐荡析。绛出库钱，即其处作室数千区，命人自占，与期三岁偿费，流移者皆复业。又甓其城，因门为闸，以御湍涨，后人守其法。入为度支判官。

侬智高叛岭南，宿军邕州而岁漕不足。绛以直集贤院为广东转运使，建濒江水砦数十，以待逋寇；缮治十五城，楼堞械器皆备，军食有余。以功迁工部郎中，历两浙、河北转运使，召拜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福州，进龙图阁直学士，徙广、越、荆南，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三司使、参知政事。数请老，神宗命其子耆宁校书崇文院，慰留之。

会太学虞蕃讼博士受贿，事连耆宁，当下狱。绛请上还职禄，而容

耆宁即於讯外，从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责绛，绛一不自辨，罢知亳州。入辞，帝谓曰："朕知卿，一岁即召矣。卿意欲陈诉乎？"绛谢罪，愿得颍，即以为颍州。明年，加资政殿学士、知青州，过都，留提举中太一宫，力疾入谒，曰："臣疾惫子弱，倘一旦不幸死，则遗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恻然曰："朕为卿办襄，虽百子何以加。"诏毋多拜，乘舆行幸勿扈从。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

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仕已显，犹谓迟晚。在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然工於文辞，为流辈推许。景灵宫作神御十一殿，夜传诏草《上梁文》，迟明，上之。虽在中书，而蕃夷书诏，犹多出其手。既得谢，帝眷眷命之曰："卿可营居京师，朕当资币金，且便耆宁仕进。"绛曰："臣有田庐在吴，乞归鬻之，即筑室都城，得望属车之尘，幸矣。敢冀赐邪。"既行，追赍白金千两，敕以蚤还。绛至吴逾岁，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诏。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师，谥曰章简。

许将字冲元，福州闽人。举进士第一。欧阳修读其赋，谓曰："君辞气似沂公，未可量也。"签书昭庆军判官，代还，当试馆职，辞曰："起家为官，本代耕尔，愿以守选余日，读所未见书。"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对，除集贤校理、同知礼院，编修中书条例。自太常丞当转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铨：皆神宗特命，举朝荣之。初，选人调拟，先南曹，次考功。综核无法，吏得缘文为奸，选者又不得诉长吏。将奏罢南曹，辟公舍以待来诉者，士无留难。进知制诰，特敕不试而命之。

契丹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遣使请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将。将入对曰："臣备位侍从，朝廷大议不容不知。万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则伤国体。"遂命将诣枢密院阅文书。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栋聚观，曰："看南朝状元。"及肄射，将先破的。契丹使萧禧馆客，禧果以代州为问，将随问随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顾和好体重，吾且往大国分画矣。"将曰："此事，申饬边臣岂不可，何以使为？"禧惭不能对。归报，神宗善之，以将知审官西院、直学士院、判尚书兵部。

时河北保甲、陕西河东弓箭社、闽楚枪仗手虽有名籍，其多少与年月不均，以致阅按无法，将一切整摄之。进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为同进所忌。会治太学虞蕃讼，释诸生无罪者，蔡确、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逾月得解，黜知蕲州。

明年，以龙图阁待制起知秦州，改扬州，又改郓州。上元张灯，吏籍为盗者系狱，将曰："是绝其自新之路也。"悉纵遣之，自是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再见狱空耳。"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将虽弗禁，其俗自息。

召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于形势之内，最彰而易知；隐于权用之表，最微而难能。此天下之至机也。是以治兵有制，名虽不同，从而横之，方而圆之，使万众犹一人；车马有数，用虽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敛之，取四方犹跬步；制器有度，工虽不同，左而右之，近而远之，运众算犹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又条奏八事，以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厢兵，曰民兵。马之事有三：曰养马，曰市马，曰牧马。兵器之事有二：曰缮作，曰给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问兵马之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

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为翰林学士。四年，拜尚书右丞。将自以在先朝为侍从，每讨熙、丰旧章以闻。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领军，执政复议用张利一、张守约。将始与执政同议，复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论其窥伺主意，炫直卖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移扬州，又移大名府。

会黄河东、北二议未决，将曰："度今之利，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水大至，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口可以止；两不能相夺，则各因其自流以待之"

绍圣初，入为吏部尚书，上疏乞依元丰诏，定北郊夏至亲祀。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章惇为相，与蔡卞同肆罗织，贬谪元祐诸臣，奏发司马光墓。哲宗以问将，对曰："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方党祸作，或举汉、唐诛戮故事，帝复问将，对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来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哲宗皆纳之。

将尝议正夏人罪，以泾原近夏而地广，谋帅尤难，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崇宁元年，进门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抚定鄯、廓州。边臣欲举师渡河，朝议难之。将独谓："外国不可以爽信，而兵机有不可失，既已戒期，愿遂从之。"未几，捷书至，将以复河、湟功转特进，凡居政地十年。

御史中丞朱谔取将旧谢章表，析文句以为谤，且谓："将左顾右视，

见利则回，幡然改图，初无定论。元祐间尝为丞辖，则尽更元丰之所守。绍圣初复秉钧轴，则阴匿元祐之所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则绍圣之所为已皆非矣。强颜今日，亦复偷安，则建中之所为亦随改焉。”遂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资政殿学士、知颍昌府，移大名，加观文殿学士、奉国军节度使。在大名六年，数告老，召为佑神观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定。

子份，龙图阁学士。

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后皆复之。第进士，为上饶尉、武昌令。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熙宁中，王安石以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神宗览其文，除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谏院、知制诰。同邓绾、张琥治郑侠狱，深致其文，入冯京、王安国、丁讽、王尧臣罪。

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隽贤，更易百度，士狃于见闻，蔽于俗学，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以图治功。然言责之路，反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敢言之气日以折，而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曩变法之初，势自当尔。今法度已就绪，宜有以来天下论议。至于淫辞诐行，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

李宪措置熙河边事，润甫率其属周尹、蔡承禧、彭汝砺上书切谏，其略云：“自唐开元以来，用杨思勖、鱼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为将。有功，则负势骄恣，陵轹公卿；无功，则挫损国威，为四国笑。今陛下使宪将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预料。然以往事监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圣神武，驾御豪杰，虽宪百辈，顾何能为，独不长念却虑，为万世之计乎？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后世沿袭故迹，视以为常，进用其徒握兵柄，则天下之患，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不听。

又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翦伐无遗。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令。”从之。

迁翰林学士。因论奏相州狱，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移杭州，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召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一时制作，

独倚润甫焉。哲宗立，惟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进承旨，修撰《神宗实录》。以母丧去，终制，为吏部尚书。梁焘论其草蔡确制，妄称有定策功，乃以龙图阁学士知亳州。阅岁，复以承旨召。数月，除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请郡，得知蔡州，移永兴军。

元祐末，以兵部尚书召。绍圣初，哲宗亲政，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遂拜尚书左丞。章惇议重谪吕大防、刘挚，润甫不以为然，曰："俟见上，当力争。"无何，暴卒，年六十八。辍视朝二日。以尝掌均邸笺奏，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举进士，调泾县主簿，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礼院。皇后父丧，太常议服浅素，希奏："礼，后为父降服期。今服浅素，不经。"及遣使高丽，希闻命，惧形于色，辞行。神宗怒，责监杭州楼店务。岁余，通判秀州，复知太常礼院，迁著作佐郎、礼部郎中。元丰六年，诏修《两朝宝训》，上之。元祐初，历秘书少监、起居舍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言者疏其行谊浮伪，士论羞薄，不足以玷从列。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更宣、湖、润、杭、亳五州，加天章阁待制。

绍圣初，进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道阙下，会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尝曰："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书命，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将甘心焉，遂留行。复为中书舍人，修《神宗实录》兼侍读。

哲宗问："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为显承。时方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辙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

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擢同知枢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枢府间己，使希为贰，以相伺察。希日为布所诱，且怨惇不引为执政，遂叛惇。会邢恕论希罪，惇因并去之，罢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上河东边计三策，朝廷以其词命丑正之罪，夺职

知扬州，徙舒州。未几卒，年六十七。追赠资政殿学士，谥曰文节。弟旦。

旦，第进士，熙宁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居台五月，以论李定事罢守故官。久之，干当奏院；陈绎领门下封驳，又摭其前论罢之。累年，乃签书淮南判官。入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员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上疏曰："广言路然后知得失，达民情然后知利病。窃见去岁五月，诏求谠言，士民争欲自献。及详观诏语，名虽求谏，实欲拒言，约束丁宁，使不得观望迎合，犯令干誉，终之，必行黜罚以恐惧之。于是人人知戒，言将出而复止；至于冉申谕告，方达天聪。闻初诏乃蔡确、章惇造端，其词尽出于惇。今二人既去，其余党常怀丑正恶直之心，愿深留宸虑，以折邪谋。"遂论吕惠卿、邓绾："虽罢扬州，犹莅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谢天下。"又言："近弹王中正、石得一等，虽已薄责，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编削。"诏并降支郡营校。又论崔台符、贾种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历右司郎中、秘书少监、太仆卿，终河东转运使。

子肤，坐元符上书，陷于党籍。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擢进士第，中《春秋三传》科，至太常博士；又举贤良方正，试六论中选，及对策，失书问目，报罢。英宗览而善之，擢监察御史。

神宗立，转殿中侍御史，上谨始五事：一曰进忠贤，二曰退奸邪，三曰纳谏诤，四曰远近习，五曰闭女谒。神宗顾之曰："斜封、墨敕必无有，至于近习之戒，孟子所谓'观远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对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忧不治。"

初，之奇为欧阳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以得御史。复惧不为众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诬修及妇吴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书，问状无实，贬监道州酒税，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谢，神宗怜其有母，改监宣州税。

新法行，为福建转运判官。时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约僦庸费，随算钱高下均取之，民以为便。迁淮东转运副使。岁恶民流，之奇募使

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

历江西、河北、陕西副使。之奇在陕西，经赋入以给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库缗八十余万，边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发运副使。元丰六年，漕粟至京，比常岁溢六百二十万石，锡服三品。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以避淮险，自是无覆溺之患。诏增二秩，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凡六年，其所经度，皆为一司故事。

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改集贤殿修撰、知广州。妖人岑探善幻，聚党二千人，谋取新兴，略番禺，包据岭表，群不逞借之为虐，其势张甚。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致讨，生擒之。加宝文阁待制。南海饶宝货，为吏者多贪声，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绘其象，建十贤堂以祀，冀变其习。

徙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辽使耶律迪道死，所过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为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为户部侍郎。未几，复出知熙州。夏人论和，请画封境。之奇揣其非诚心，务守备，谨斥候，常若敌至。终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

绍圣中，召为中书舍人，改知开封府，进龙图阁直学士，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邹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简别之，责守汝州。阅月，徙庆州。

徽宗立，复为翰林学士，拜同知枢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蛮扰边，之奇请遣将讨之，以其地为徽、靖二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以弃河、湟事夺职，由正议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归，提举灵仙观。三年，卒，年七十四。后录其尝陈绍述之言，尽复官职。

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曲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在闽荐处士陈烈，在淮南荐孝子徐积，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

子瑎至侍从，曾孙芾别有传。

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应举入京。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

民，如青苗是也。”安石惊曰：“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谓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于民无不便，佃说不行。

礼部奏名为举首。方廷试赋，遽发策题，士皆愕然；佃从容条对，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学，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

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问大裘袭衮，佃考礼以对。神宗悦，用为祥定郊庙礼文官。时同列皆侍从，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始命先一夕进稿。同修起居注。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立，太常请复太庙牙盘食。博士吕希纯、少卿赵令铄皆以为当复。佃言：“太庙，用先王之礼，于用俎豆为称；景灵宫、原庙，用时王之礼，于用牙盘为称，不可易也。”卒从佃议。

是时，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

进权礼部尚书。郑雍论其穿凿附会，改龙图阁待制、知颍州。佃以欧阳修守颍有遗爱，为建祠宇。《实录》成，加直学士，又为韩川、朱光庭所议，诏止增秩，徙知邓州。未几，知江宁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盗嫂害其兄，别诬三人同谋。既皆讯服，一囚父以冤诉，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狱已成，不可变。”佃为阅实，三人皆得生。绍圣初，治《实录》罪，坐落职，知秦州，改海州。朝论灼其情，复集贤殿修撰，移知蔡。

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践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于朝廷。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

焉。元祐纷更，是知赓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实录》。

迁吏部尚书，报聘于辽，归，半道闻辽主洪基丧，送伴者赴临而返，诮佃曰：“国哀如是，汉使殊无吊唁之仪，何也？”佃徐应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见，即行吊礼；今偃然如常时，尚何所吊？”伴者不能答。

拜尚书右丞。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何耶？”清臣乃止。

御史中丞赵挺之以论事不当，罚金。佃曰：“中丞不可罚，罚则不可为中丞。”谏官陈瓘上书，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压宗庙。佃曰：“瓘上书虽无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执政与曾布比，而持论多近恕。每欲参用元祐人才，尤恶奔竞，尝曰：“天下多事，须不次用人；苟安宁时，人之才无大相远，当以资历序进。少缓之，则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之，须其安平；苟为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

转左丞。御史论吕希纯、刘安世复职太骤，请加镌抑，且欲更惩元祐余党。佃为徽宗言不宜穷治，乃下诏申谕，揭之朝堂。谗者用是诋佃，曰：“佃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遂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年六十一。追复资政殿学士。

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

吴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进士，熙宁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均给梅山ＯＤ，计劳，得大理丞，转补司农属。元丰间，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赐银绯，为京东转运判官，升副使。

天子方兴盐、铁，居厚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即莱芜、利国二冶官自铸钱，岁得十万缗。诏褒揭其能。擢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职蒙谴，居厚与河北蹇周辅、李南公会境上，议盐法，搜剔无遗。居厚起州县凡流，无阀阅勋庸，徒以言利得幸，不数岁，至侍从，嗜进之士从风羡美。又请以盐息买绢，资河东直；发大铁钱二十万贯，佐陕西军兴；且募民养保马。当时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为掊克。

剧盗王冲因民不忍，聚众数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诸冶。居厚闻知，间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责成州团练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召拜户部侍郎、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为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坐积雨留滞，罢知和州。

崇宁初，复尹开封，拜尚书右丞，进中书门下侍郎。以老避位，为资政殿学士、东太一宫使，恩许仍服方团金球文带。自是，前执政在京师者视此。出为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门，留使祐神观，复还政府，迁知枢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康军节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赠开府仪同三司。

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谨自媚，无赫显恶，唯一时聚敛，推为称首。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第进士，历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转运判官、工部员外郎。绍圣中，由诸王府记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邹浩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内，若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率为所侵困，用事者悦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为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兼侍读。陈瓘指言其过，谓不宜列侍从、处经帐，不报。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犹兼侍读。时执政倡言，帝当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迩英读《史记·舜纪》，因言："昔尧、舜同出黄帝，世数已远，然舜为尧丧三年者，以尝臣尧故也。"益意附执政，进曰："《史记》世次不足信，尧、舜非同出。"迁吏部尚书。

建中靖国元年，拜尚书右书。邓洵武献《爱莫助之图》，帝初付曾布，布辞。改付益，益得藉手以为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为异论，时人恶之。布与京争事帝前，辞颇厉，益叱曰："曾布安得无礼！"帝不乐，布由是得罪，而京遂为相。进益中书侍郎。

益仕宦从微至著，无片善可纪，至其狡谲傅合，盖天禀然。及是，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谓然。京知中书舍人郑居中与益厚，使居中自从其所问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耶？今丞相所拟钱和而下十人，皆其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闻而颇惮焉。逾年，卒，年六十六。

子万石至尚书。

论曰：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许将尝力止发司马光墓，此为可称；而言者谓其仕于元祐、绍圣以至建中，左右视利，幡然改图，初无定论。邓润甫初掌笺记，盛有文名，而首赞绍述之谋，又表章蔡确定策之功，虽有他长，无足观矣。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蒋之奇始怂恿濮议，晚摭飞语，击举主以自文，小人之魁杰者也。吴居厚奉行新法，剥下媚上，温益阿附二蔡，物议不容。陆佃虽受经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党人之罪，请一施薄罚而已，犹差贤于众人焉。

列传第一百三

○孙觉 弟览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鲜于侁 顾临 李之纯从弟之仪 王觌 子俊义 马默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甫冠，从胡瑗受学。瑗之弟子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推服。登进士第，调合肥主簿。岁旱，州课民捕蝗输之官，觉言："民方艰食，难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尽力，是为除害而享利也。"守悦，推其说下之他县。嘉祐中，择名士编校昭文书籍，觉首预选，进馆阁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贤院，为昌王记室，王问终身之戒，为陈诸侯之孝，作《富贵二箴》。擢右正言。

神宗将大革积弊，觉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神宗称其知理。尝从容语及知人之难，觉曰："尧以知人为难，终享其易。盖知人之要，在于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贤使能而已。贤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异。至于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处外而不可以处内，可以责之事而不可责之言。陛下欲兴太平之治，而所擢数十人者，多有口才，而无实行。臣恐日浸月长，汇征墙进，充满朝廷之上，则贤人日远，其为患祸，尚可以一二言之哉。愿观《诗》、《书》之所任使，无速于小利近功，则王道可成矣。"

邵亢在枢府，无所建明，神宗语觉，欲出之，用陈升之以代。觉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为希旨，夺官两级。执政曰："谏官有出外，无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觉连章丐去云："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闻罚金贬秩，而犹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复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宁二年，诏知谏院，同修起居注，知审官院。

王安石早与觉善，骤引用之，将援以为助。时吕惠卿用事，神宗询于觉，对曰："惠卿即辩而有才，过于人数等，特以为利之故，屈身于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后王、吕果交恶。

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奏条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

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倘专取具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安石览之，怒，觉适以事诣中书，安石以语动之曰：“不意学士亦如此！”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安石因请遣觉行视虚实。觉既受命，复奏疏辞行，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晓示，情愿请钱，卒无一人至者，故陈留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遂以觉为反覆，出知广德军，徙湖州。

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徙庐州，改右司谏。以祖母丧求解官，下太常议，不可。诏知润州，觉已持丧矣。服除，知苏州，徙福州。闽俗厚于婚丧，其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伍。连徙亳、扬、徐州。徐多盗，捕得杀人者五，其一仅胜衣，疑而讯之，曰：“我耕于野，与甲遇，强以梃与我，半夜挟我东，使候诸门，不知其他也。”问吏：“法何如？”曰：“死。”觉止诛其首，后遂为例。

知应天府，入为太常少卿，易秘书少监。哲宗即位，兼侍讲，迁右谏议大夫。时谏官、御史论事有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论宰相蔡确、韩缜进不以德，确自讼有功无罪，觉随所言折之，确竟去。缜白迁觉给事中，辞曰：“间者，执政畏人议己，则迁官以饵之，愿与缜俱罢。”逾月，缜去。

进吏部侍郎，领右选，在选万五千员，阙才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调者。觉请自军功、保甲进者补指使，宗室袒免从员外置，一日得阙数千。改主左选，请磨勘岁以百人为限。擢御史中丞，数月，以疾请罢，除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求舒州灵仙观以归。哲宗遣使存劳，赐白金五百两。卒，年六十三。

觉有德量，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钟山，觉枉驾道旧，为从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诔，谈者称之。绍圣中，以觉为元祐党，夺职追两官。徽宗即位，复官职。有《文集》、《奏议》六十卷，《春秋传》十五卷。弟览。

览字傅师。擢第，知尉氏县。有屯将遇下虐，士卒谋因大阅杀之以叛。览闻之，驰往，士犹群语不顾，览呼谕之曰："将诚无状，然天子何负汝辈，乃欲致族灭邪？"皆感谢去就列。屯将徐至，览命吏趣具奏，众意遂安。神宗壮其材，以为司农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谏院，欲引览自助，览拒不答。亶怒，用帐籍违事劾之。出提举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转运判官，入为右司员外郎。荆湖开疆，命往相其便。览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从本郡随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为民困。自诚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广盐，以省北道饷馈。"悉从之。

使还，为河东、河北转运副使，加直龙图阁，历知河中应天府、江淮发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由桂徙广，又改渭州。夏人入边，檄大将苗履御之，履称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窜诸房陵，辕门肃然。召知开封府，至则拜户部侍郎。与蔡京论役法不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夏人据横山，并河为寨，秦、晋之路皆塞。览谋复取葭芦戍，阻险不得前。夏人数万屯境上，览下令吾兵少，须满五万。及西夏人闻而济师，览不为动，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粮，严兵械，曰："敌至矣！"居数日，果大入，览奋击败之，遂城葭芦而还。策勋，加枢密直学士。

览虽立边功，议论多触执政，屡遭绌削，历知河南、永兴，徙成都。辞不行，降为宝文阁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调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使杨佐将荐改秩，常推其友刘琦，佐曰："世无此风久矣。"并荐之。

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检详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于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诘安石，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谏官体，落校理，通判滑州。岁余复职，知鄂州，徙湖、齐二州。齐多盗，论报无虚日。常得黠盗，刺为兵，使在麾下，尽知囊括处，悉发屋破柱，拔其根株，半岁间，诛七百人，奸无所匿。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召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

哲宗立，改吏部，进户部尚书。或疑其少干局，虑不胜任，质于司马光。光曰："用常主邦计，则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少息矣。"常

转对，上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时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己，可久者确。今使民俱出赀则贫者难办，俱出力则富者难堪，各从其愿，则可久尔。"乃折衷条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负不满二百缗者，常请息过其数亦勿取。

拜御史中丞，兼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论取士，请分诗赋、经义为两科，以尽所长。初，河决小吴，议者欲自孙村口导还故处，及是，役兴，常言："京东、河北饥困，不宜导河。"诏罢之。谏官刘安世以吴处厚缴蔡确诗为谤讪，因力攻确。常上疏论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安世并劾常，徙兵部尚书，辞不拜，出知邓州。徙成都，行次陕，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祐会计录》三十卷。

常长孙觉一岁，始与觉齐名，俱受知于吕公著。其论议趣舍，大略多同；所终官职又同；其死，先后一夕云。

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问学，号博洽。举进士，南省考宫吕夏卿，称其词赋赡丽，策论深博，文势似荀卿、杨雄，白主司，擢第一。调余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请谒。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再转台州推官。

熙宁初，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荐，对策九千余言，力论王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为非是，宋敏求第为异等。安石怒，启神宗，御批罢归故官。齐恢、孙固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力言文仲不当黜，五上章，不听。范镇又言："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亦不听。苏颂叹曰："方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吴充为相，欲置之馆阁，又有忌之者，仅得国子直讲。学者方用王氏经义进取，文仲不习其书，换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军。时征西夏，众数十万皆道境上，久不解，边人厌苦。文仲陈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预集；河东顾夫，劳民而损费；诸路出兵，首尾不相应。虞、夏、商、周之盛，未尝无外侮，然怀柔制御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

元祐初，哲宗召为秘书省校书郎，进礼部员外郎。有言："皇族唯

杨、荆二王得称皇叔，余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称诸王孙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广敦睦之义，不应疏间骨肉。”议遂寝。迁起居舍人，擢左谏议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条五事，曰邪说乱正道，小人乘君子，远服侮中国，斜封夺公论，人臣轻国命，宜察此以消厌兆祥。论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马、茶盐之法，为遣螫留蠹。改中书舍人。

三年，同知贡举。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昼夜不废职。同院以其形瘵，劝之先出，或居别寝。谢曰：“居官则任其责，敢以疾自便乎！”于是疾益甚，还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声。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诏厚恤其家，命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视其葬。

初，文仲与弟武仲、平仲皆以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后追贬梅州别驾。元符末，复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学，举进士，中甲科。调谷城主簿，选教授齐州，为国子直讲。丧二亲，毁瘠特甚，右肱为不举。元祐初，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集贤校理，著作郎，国子司业。尝论科举之弊，诋王氏学，请复诗赋取士。又欲罢大义，而益以诸经策，御试仍用三题。进起居郎兼侍讲迩英殿，除起居舍人，数月，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初，罢侍从转对，专责以论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则言与不言，将各从其意。愿轮二人次对。”时议祠北郊，久不决。武仲建用纯阴之月亲祠，如神州地祇。擢给事中，迁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洪州。请：“从臣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属，俟狱成，听大理约法，庶几刑不逮贵近，又全朝廷体貌之意。”遂著为令。

徙宣州，坐元祐党夺职，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复之。所著《诗书论语说》、《金华讲义》、《内外制》、《杂文》共百余卷。

平仲字义甫。登进士第，又应制科。用吕公著荐，为秘书丞、集贤校理。文仲卒，归葬南康。诏以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护葬事，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绍圣中，言者诋其元祐时附会当路，讥毁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万，置狱潭州。平仲疏言：“米贮仓五年半，陈不堪食，若非乘民阙食，随宜泄之，将成弃物矣。倘以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书之

故，责惠州别驾，安置英州。徽宗立，复朝散大夫，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出提举永兴路刑狱，帅鄜延、环庆。党论再起，罢，主管衮州景灵官，卒。平仲长史学，工文词，著《续世说》、《绎解稗》、《诗戏》诸书传于世。

李周，字纯之，冯翊人。登进士第，调长安尉。岁饥，官为粥以食饿者，民坌集不可禁，县以属周，周设槎枑，间老少男女，无一乱者。都巡检赵瑜诘盗南山，诸尉皆属焉，瑜悍急，多行无礼，独于周不敢肆。

转洪洞令。民有世绝而官录其产者，其族晚得遗券，周取以还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国也。"县之南有涧，支流溢入，岁赋菑楗，调徒遏之。周始筑新堤，民不告病。改知云安县，蠲盐井之征且百万。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习服牛之利，为辟田数千亩，选谪戍知田者，市牛使耕，军食赖以足。

司马光将荐为御史，欲使来见，周曰："司马公之贤，吾固愿见，但闻荐而往，所谓'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诏近臣举士，孙固以周闻。神宗召对，谓曰："知卿不游权门，识今执政乎？"对曰："不识也。""识司马光乎？"曰："不识也。"访御边之术，曰："四边，手足尔。若疲中国以勤远略，致百姓穷困，聚为盗贼，惧成腹心之忧。"神宗颔之，翼日，语固曰："李周，朴忠之士也。朕且以为御史。"执政意其异己，请试以事。除提点京西刑狱。

时方兴水利，或请酾湍河为六渠，以益钳庐陂水，度用工八十万。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堤，犹患决溢，若又导之，必致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费已不赀。盍姑凿其一而试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无功。明年，河溢，邓城几没，始思其议。竟以直道罢，判西京国子监。慈圣后复士，庀职陵下，中贵人至者旁午，次舍帟幕，竞为华靡。周曰："臣子执丧，不能寝苫枕块，奈何又从而侈乎？"讫役，山陵使第功载，人人自言，周独否。

哲宗立，召为职方郎中。朝廷议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弃兰州。周曰："陇右故为唃氏所有，常为吾藩篱。今唃氏破灭，若弃之，必归夏人。彼以区区河南，百年为勍敌，苟益以河湟，是尽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弃。迁太常少卿、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为陕西转运使，复入为太常少卿，进权工部侍郎，旋以集贤院学士知邠州，恩礼如待制。徙凤翔府、河中府、陕州，提举崇福宫，改集贤殿修撰。卒

年八十。绍圣中，追贬贺州别驾，后复旧职。

周自为小官，沉晦自匿，未尝私谒执政，有公事，公诣中书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为属，及相见，卒不敢言，退而叹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于世。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唐剑南节度使叔明裔孙也。性庄重，力学。举进士，为江陵右司理参军。庆历中，天下旱，诏求言。侁推灾变所由兴，又条当世之失有四，其语剀切。唐介与同乡里，称其名于上官，交章论荐。侁盛言左参军李景阳、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与之，介益以为贤。调黟令，摄治婺源。奸民汪氏富而狠，横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罗拜曰："汪族败前令不少，今不舍，后当诒患。"侁怒，立杖之，恶类屏迹。

通判绵州。绵处蜀左，吏狃贪成风，至课卒伍供薪炭、刍豆，鬻果蔬多取赢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赵抃使蜀，荐于朝，未及用。从何郯辟，签书永兴军判官。万年令不任职，系囚累百，府使往治，数日，空其狱。神宗诏求直言，侁为蔡河拨发，应诏陈十六事，神宗爱其文。诏近臣举所知，范镇以亻先应选，除利州路转运判官。

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为相。侁恶其沽激要君，语人曰："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至是，乃上书论时政，曰："可为忧患者一，可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概举。"其意专指安石。安石怒，毁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学，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诏诸路各定所役缗钱。利州转运使李瑜定四十万，侁争之曰："利州民贫地瘠，半此可矣。"瑜不从，各以其事闻。时诸路役书皆未就，神宗是侁议，谕司农曾布使颁以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举常平。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廉按，且诘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

左藏库使周永懿守利州，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凶，莫敢问。侁捕械于狱，流之衡湘，因请更以文臣为守，并易班行领县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阆中近，姻戚旁午，待之无所私，各得其欢心。苏轼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二税输绢绵，侁奏听民以畸零纳直。其后有李元辅者，辄变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运使之法，何可改？"盖侁之侄师中亦居是职，故称"老"以别之。

徙京东西路。河决澶渊，议欲勿塞，侁言："东州汇泽惟两泺，夏秋雨淫，犹溢而害，若纵大河注其中，民为鱼矣。"作《议河书》上之，神宗嘉纳。后两路合为一，以侁为转运使。

时王安石、吕惠卿当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荐举之权，而所列非贤，耻也。"故凡所荐如刘挚、李常、苏轼、苏辙、刘分攵、范祖禹，皆守道背时之士。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神宗曰："广陵重镇，久不得人，今朕自选卿往，宜善治之。"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书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亻先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为举吏所累，罢主管西京御史台。

哲宗立，念东国困于役，吴居厚掊敛虐害，窜之，复以侁使京东。司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贤，不宜使居外。顾齐鲁之区，凋敝已甚，须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辈，布列天下乎？"士民闻其重临，如见慈父母。召为太常少卿。侍从议神宗庙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吴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贤，谁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谏议大夫。

侁见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长之理甚备。又言："制举，诚取士之要，国朝尤为得人。王安石用事，讳人诋訾新政，遂废其科。今方搜罗俊贤，廓通言路，宜复六科之旧。"又乞罢大理狱，许两省、谏官相往来，减特奏名举人，严出官之法，京东盐得通商，复三路义勇以宽保甲，罢戎、泸保甲以宽民力，事多施行。在职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贤殿修撰、知陈州。诏满岁进待制。居无何，卒，年六十九。

侁刻意经术，著《诗传》、《易断》，为范镇、孙甫推许。孙复与论《春秋》，谓今学者不能如之。作诗平澹渊粹，尤长于《楚辞》，苏轼读《九诵》，谓近屈原、宋玉，自以为不可及也。

顾临，字子敦，会稽人。通经学，长于训诂。皇祐中，举说书科，为国子监直讲，迁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熙宁初，神宗以临喜论兵，诏编《武经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举，神宗谓临馆职，改提举曰馆干。且召临问兵，对曰："兵以仁义为本，动静之机，安危所系，不可轻也。"因条十事以献。出权湖南转运判官，提举常平。议事戾执政意，罢归。改同判武学，进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请知颍州。入为吏部郎中、秘书少监，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

元祐二年，擢给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临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

运使。于是，翰林学士苏轼与李常、王古、邓温伯、孙觉、胡宗愈言："临资性方正，学有根本，慷慨中立，无所回挠。自处东省，封驳论议，凛然有古人之风。侥幸之流，侧目畏惮。忽去朝廷，众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补阙遗，别选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谏议大夫梁焘亦言："都漕之职，在外岂无其人，在朝求如临者，恐不易得。"皆不报。临至部，请因河势回使东流。复以给事中召还。历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读，为翰林学士。

绍圣初，以龙图阁学士知定州，徙应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简坐尝事宣仁太后得罪，过洛，转运使郭茂恂狥时宰意，劾临与之宴集，夺职知歙州，又以附会党人，斥饶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复之。

李之纯，字端伯，沧州无棣人。登进士第。熙宁中，为度支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御史周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受邕吏金，命之纯往究其端，乃起于出婢之口。之纯以为芜俚之言，不治，彦先得免。

徙成都路转运使。成都岁发官米六千石，损直与民，言者谓惠民损上，诏下其议。之纯曰："蜀郡人恃此为生百年，奈何一旦夺之。"事遂已。秩满复留，凡数岁，始还朝。神宗劳之曰："遐方不欲数易大吏，使剑外安靖，年谷屡丰，以彰朝廷绥远之意，汝知之乎？"以为右司郎中，转太仆卿。

元祐初，加直龙图阁、知沧州，召为户部侍郎。未至，改集贤殿修撰、河北都转运使，进宝文阁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学士知成都府，还为户部，三迁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随省吏视其前后批，以制缓急之序，是为胥吏颛处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长贰随其所承，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必禀而后决，毋拘于文，则吏不得舞权，而下情达矣。"又言："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燮理阴阳，辅相之职。间者，国论稍亏雍睦，语言播传，动系观望，不可以不谨。"

董敦逸、黄庆基论苏轼托词命以毁先帝，苏辙以名器私所亲，皆以临司罢，之纯疏其诬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书。绍圣中，刘拯劾其阿附辙，出知单州。卒，年七十五。从弟之仪。

之仪字端叔。登第几三十年，乃从苏轼于定州幕府。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言其尝从苏轼辟，不可以任京官，诏勒停。徽宗初，提举河东常平。坐为范纯仁遗表，作行

状，编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终朝请大夫。

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昧。

王觌，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进士。熙宁中，为编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乐久居职，求润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视苗伤，承监司风旨，不敢多除税。觌受檄覆按，叹曰："旱势如是，民食已绝，倒廪赡之，犹惧不克济，尚可责以赋邪？"行数日，尽除之。监司怒，捃摭百出。会朝廷遣使振贷，觌请见，为言民间利病。使者喜，归荐之，除司农寺主簿，转为丞。司农时为要官，进用者多由此选。觌拜命一日，即求外，韩绛高其节，留检详三司会计。绛出颍昌，辟签书判官。坐在润公阙免，屏居累年，起为太仆丞，徙太常。

哲宗立，吕公著、范纯仁荐其可大任，擢右正言，进司谏。上疏言："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极论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数十上，相继斥去。又劾窜吕惠卿。朝论以大奸既黜，虑人情不安，将下诏慰释之，且戒止言者。觌言："诚出于此，恐海内有识之士，得以轻议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当是之时，不闻人情不安，亦不闻出命令以悦其党也。盖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黜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惧。岂以为恶者惧而朝廷亦为之惧哉？诚为陛下惜之。"觌言虽切，然不能止也。

夏主新立，有轻中国心。觌曰："小羌窥我厌兵，故桀骜若是。然所当忧者，不在今秋而在异日，所当谨者，不在边备而在庙谟。翕张取予之权，必持重而后可。"洮东擒鬼章，槛至阙下，觌曰："老羌虽就擒，其子统众如故，疆土种落未减于前，安可遽戮以贾怨。宜处之洮、岷、秦、雍间，以示含容好生之德，离其石交而坏其死党。"又言："今民力凋瘵，边费亡极，不可不深为之计。"于是疏将帅非其人者请易之，茶盐之害民者请革之，至逋债、振赡、赋敛、科须，皆指陈其故。

差役法复行，觌以为："朝廷意在便民，而议者遂谓免役法无一事可用。夫法无新旧，惟善之从。"因采掇数十事于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论青苗之害，乞尽罢新令，而复常平旧法，曰："聚敛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顾后害。以国家之尊，而与民争锥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罚世轻世重。熙宁大臣，谓刑罚不重，则人无所惮。今法令已行，可以适轻之时，愿择质厚通练之士，载加芟正。"于是置局编汇，俾觌预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

神宗复唐制，谏官分列两省。至是，大臣议徙之外门，而以其直舍为制敕院，名防漏泄，实不欲使与给舍相通。觌争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夺谏省以广吏舍，信胥吏而疑诤臣，何示不广也。”乃不果徙。

觌在言路，欲深破朋党之说。朱光庭讦苏轼试馆职策问，吕陶辩其不然，遂起洛、蜀二党之说。觌言：“轼之辞，不过失轻重之体尔。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夫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问。

寻改右司员外郎，未几，拜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坐论尚书右丞胡宗愈，出知润州，加直龙图阁、知苏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将意以挠权，前守用是得讥议。觌穷其奸状，置于法，一郡肃然。民歌咏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镜心”之语。徙江、淮发运使，入拜刑、户二部侍郎，与丰稷偕使辽，为辽人礼重。绍圣初，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觌索侵耕官地，表为墓田。江水贯城中为渠，岁久湮塞，积苦霖潦而多水灾，觌疏治复故，民德之，号“王公渠”。徙河阳，贬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又贬鼎州团练副使。

徽宗即位，还故职，知永兴军。过阙，留为工部侍郎，迁御史中丞。改元诏下，觌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宜以德宗为戒。”时任事者多乖异不同，觌言：“尧、舜、禹相授一道，尧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尧不举元凯而舜举之，事未必尽同；文王作邑于丰而武王治镐，文王关市不征，泽梁无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为善继、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孙当守于后。至于时异事殊，须损益者损益之，于理固未为有失也。”当国者忿其言，遂改为翰林学士。

日食四月朔，帝下诏责躬，觌当制，有“惟德弗类，未足以当天心”之语，宰相去之，乃力请外。以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徙海州，罢主管太平观，遂安置临江军。

觌清修简澹，人莫见其喜愠。持正论始终，再罹谴逐，不少变。无疾而卒，年六十八。绍兴初，追复龙图阁学士。从子俊义。

俊义字尧明。游学京师，资用乏，或荐之童贯，欲厚聘之，拒不答。林灵素设讲席宝箓宫，诏两学选士问道。车驾将临视推恩，司成以俊义及曹伟应诏，俊义辞焉。人曰：“此显仕捷迳也，不可失。”俊义曰：“使辞不获命，至彼亦不拜。倘见困辱，则以死继之。”逮至讲所，去御幄跬步，内侍呼姓名至再，俊义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伟，

伟回首，俊义目之，亦不出。既罢，皆为之惧，俊义处之恬然。

以太学上舍选，奏名列其下，徽宗亲程其文，擢为第一。及赐第，望见容貌甚伟，大说，顾侍臣曰："此朕所亲擢也，真所谓'俊义'矣。自古未有人主自为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来见，曰："一见我，左右史可立得。"俊义不往，仅拜国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学博士。

郓王谒先圣，有司议诸生门迎。俊义曰："此岂可施于人臣哉？礼如见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犹辞不敢当。进吏部员外郎。尝入对，帝问："卿知前所以亲擢乎？盖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卫肤敏、吴安国今安在？"具以对，即召为馆职，而迁俊义右司员外郎。为王黼所恶，以直秘阁知岳州。卒，年四十七。

俊义与李祁友善，首建正论于宣和间。当是时，诸公卿稍知分别善恶邪正，两人力也。祁字肃远，亦知名士，官不显。

马默，字处厚，单州成武人。家贫，徒步诣徂徕从石介学。诸生时以百数，一旦出其上。既而将归，介语诸生曰："马君他日必为名臣，宜送之山下。"

登进士第，调临濮尉，知须城县。县为郓治所，郓吏犯法不可捕，默趋府，取而杖之客次，阖府皆惊。曹佾守郓，心不善也，默亦不为屈。后守张方平素贵，掾属来前，多闭目不与语。见默白事，忽开目熟视久之，尽行其言，自是委以事。治平中，方平还翰林，荐为监察御史裏行，遇事辄言无顾。方平间遣所亲儆之曰："言太直，得无累举者乎？"默谢曰："辱知之深，不敢为身谋，所以报也。"

时议尊崇濮安懿王，台谏吕诲等力争以为不可，悉出补外。默请还之，不报。遂上言："濮王生育圣躬，人谁不知。若称之为亲，义无可据，名之不正，失莫大焉。愿蔽自宸心，明诏寝罢，以感召和气，安七庙之神灵，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贤为本。仁宗以官人之权，尽委辅相，数十年间，贤而公者无几。官之进也，不由实绩，不自实声，但趋权门，必得显仕。今待制以上，数倍祖宗之时，至谋一帅臣，则协于公议者十无三四。庶僚之众，不知几人，一有难事，则曰无人可使。岂非不才者在上，而贤不肖混淆乎？愿陛下明目达聪，务既其实，历试而超升之，以幸天下。"

刑部郎中张师颜提举诸司库务，绳治不法，众吏惧摇，飞语谗去

之。默力陈其故，以为："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今将去积年之弊，以兴太平，必先官举其职。宜崇奖师颜，厉以忠勤，则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劝矣。"

西京会圣宫将创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师古，前典所戒。汉以诸帝所幸郡国立庙，知礼者非之。况先帝未尝幸洛，而创建庙祀，实乖典则。愿以礼为之节，义为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之意。"会地震河东、陕西郡，默以为阴盛，虑为边患，宜备之。后数月，西夏果来侵。

神宗即位，以论欧阳修事，通判怀州。上疏陈十事：一曰揽威权，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费，六曰备凶年，七曰崇俭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择守宰，十曰御边患。揽威权，则天子势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则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进矣；近正人，则谏诤日闻，而圣性开明矣；明功罪，则朝廷无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费，则公私富，而军旅有积矣；备凶年，则大恩常施，而祸乱不起矣；崇俭素，则自上化下，而民朴素矣；久任使，则官不虚授，而职事举矣；择守宰，则庶绩有成，而民受赐矣；御边患，则四远畏服，而中国强矣。

除知登州。沙门岛囚众，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每益数，则投诸海。砦主李庆以二年杀七百人，默责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贷其生，又从而杀之，不若即时死乡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颛杀之如此？"欲按其罪，庆惧，自缢死。默为奏请，更定《配岛法》凡二十条，溢数而年深无过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后苏轼知登州，父老迎于路曰："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

徙知曹州，召为三司盐铁判官。以默与富弼善，且论新法不便，出知济、衮二州。还，提举三司帐司。为神宗言用兵形势，及指画河北山川道里，应对如流。神宗喜，将用之，大臣滋不悦，以提点京东刑狱。

默性刚严疾恶，部吏有望风投檄去者。金乡令以贿著，其父方执政，诒书曰："马公素刚，汝有过，将不免。"令惧，悉取不义之物焚撤之。改广西转运使，会安化等蛮岁饥内寇，默上平蛮方略，以为"胜负不在兵而在将。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苏缄老谬；归仁铺覆军，陈曙先走；昆仑关丧师，张守节不战，侬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欧希范之诛灭，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验矣。"

以疾求归，知徐州。属城利国监苦吴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为司农少卿。司马光为相，欲尽修祖宗法，问默以复乡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汉为良法，岂宜尽废？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后役人立为一州一县法，常平提举官省归提刑司，颇自默发之。除河东转运使。时议弃葭芦、吴堡二砦，默奏控扼险阻，敌不可攻，弃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弃。移袞州，请褒录石介后，诏官其孙。东州荐饥，流民大集，所振活数万计。入拜卫尉卿，权工部侍郎，转户部。告老，以宝文阁待制复知徐州，改河北都转运使。

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于是作东西马头，约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使之东。

久之，告老，提举鸿庆宫。绍圣时，坐附司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复之。卒，年八十。绍兴中，以其子纯请，赠开府仪同三司，加赠太保。

论曰：《诗》云：“时靡有争，王心载宁。”王安石之为相，可谓致天下之争，而君心不宁矣。孙觉、李常力诤新法，宁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无悔，贤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论事，言虽不听，而名彻上聪。安石既斥其人，又废其科，何迁怒之甚耽！鲜于侁早识安石败事，与吕诲同见几先。马默用张方平荐为御史，至于尽言而不讳，方平止之而不听，斯为不负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顾临之用兵，李之纯、王觌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见一时之多贤焉。

列传第一百四

○刘安世 邹浩 田昼 王回 曾诞附 陈瓘 任伯雨

刘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进士，历知虞城、犀浦县。虞城多奸猾，喜寇盗；犀浦民弱而驯。航为政，宽猛急缓不同，两县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请，执礼不逊，且欲服球文金带入见，航皆折正之。以群牧判官为河南监牧使。持节册夏主秉常，凡例所遗宝带、名马，却弗受。还，上《御戎书》，大略云："辨士好为可喜之说，武夫徼冀不赀之宠，或为所误，不可不戒。"为河北西路转运使。熙宁大旱求言，航论新政不便者五，又上书言："人主不可轻失天下心，宜乘时有所改为，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不报。乃请提举崇福宫，起知泾、相二州。王师西征，徙知陕府。时仓卒军兴，馈饷切急，县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弃田庐，或至自尽。航独期会如平日，事更以办。终太仆卿。

安世少时持论已有识。航使监牧时，文彦博在枢府，有所闻，每呼安世告之。安世从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议谓公且代其任。"彦博曰："安石坏天下至此，后之人何可为？"安世拱手曰："安世虽晚进，窃以为未然。今日新政，果顺人所欲而为人利乎？若不然，公当去所害，兴所利，反掌间耳。彦博默不应，他日见航，叹奖其坚正。

登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调洺州司法参军，司户以贪闻，转运使吴守礼将按之，问于安世，安世云："无之。"守礼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户实贪而吾不以诚对，吾其违司马公教乎！"后读扬雄《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意乃释。

光入相，荐为秘书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问可为台谏于吕公著，公著以安世对。擢右正言。时执政颇与亲戚官，安世言："祖宗以来，大臣子弟不敢受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务快私意，累圣之制，扫地不存。今庙堂之上，犹习故态。"因历疏文彦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旧，不少假借。

章惇以强市昆山民田罚金，安世言："惇与蔡确、黄履、邢恕素相交结，自谓社稷之臣，贪天之功，侥幸异日，天下之人指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异财，绝灭义理，止从薄罚，何以示惩？"会吴处厚解释确《安州诗》以进，安世谓其指斥乘舆，犯大不敬，与梁焘等极论之，窜

之新州。宰相范纯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缘是去。

迁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左谏议大夫。有旨暂罢讲筵，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谏曰："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愿太皇太后保祐圣躬，为宗庙社稷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帷，仍引近臣与论前古治乱之要，以益圣学，无溺于所爱而忘其可戒。"哲宗俯首不语。后曰："无此事，卿误听尔。"明日，后留吕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给事中范祖禹使达旨。祖禹固尝以谏，于是两人合辞申言之甚切。

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吕党中，始终反覆。今之进用，实系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乞行免黜。"不报。遂请外，改中书舍人，辞不就。以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才六月，召为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

范纯仁复相，吕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职，自无所嫌。"又语韩忠彦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吕惠卿复光禄卿，分司，安世争以为不可，不听。出知成德军。章惇用事，尤忌恶之。初黜知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安置英州。

同文馆狱起，蔡京乞诛灭安世等家，谗虽不行，犹徙梅州。惇与蔡卞将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岛诛陈衍，讽使者过安世，胁使自裁。又擢一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判官疾驰将至梅，梅守遣客来劝安世自为计。安世色不动，对客饮酒谈笑，徐书数纸付其仆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顾客曰："死不难矣。"客密从仆所视，皆经纪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呕血而毙，危得免。

昭怀后正位中宫，惇、卞发前谏乳婢事，以为为后设。时邹浩既贬，诏应天少尹罍孙以槛车收二人赴京师。行数驿而徽宗即位赦至，罍乃还。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移衡及鼎，然后以集贤殿修撰知郓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连七谪至峡州羁管。稍复承议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复待制，中书舍人沈思封还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初除谏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脱有触忤，祸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母曰："不然，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职

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争，或帝盛怒，则执简却立，伺怒稍解，复前抗辞。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

家居未尝有惰容，久坐身不倾倚，作字不草书，不好声色货利。其忠孝正直，皆则象司马光。年既老，群贤凋丧略尽，岿然独存，而名望益重。梁师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贤，求得小吏吴默尝趋走前后者，使持书来，啖以即大用，默因劝为子孙计，安世笑谢曰：“吾若为子孙计，不至是矣。吾欲为元祐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还其书不答。死葬祥符县。后二年，金人发其冢，貌如生，相惊语曰：“异人也！”为之盖棺乃去。

邹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第进士，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纯仁为守，皆礼遇之。纯仁属撰乐语，浩辞。纯仁曰：“翰林学士亦为之。”浩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纯仁敬谢。

元祐中，上疏论事，其略曰：“人材不振，无以成天下之务。陛下视今日人材，果有余邪，果不足邪？以为不足，则中外之百执事未尝不备。以为有余，则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几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风旨者几人？持刺举之权以肃清所部者几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几人？民贫所当富也，则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当澄也，则曰民情不可扰；人物所当求也，则曰从古不乏材；风俗所当厚也，则曰不切于时变，是皆不明义理之过也。”

苏颂用为太常博士，来之邵论罢之。后累岁，哲宗亲擢为右正言。有请以王安石《三经义》发题试举人者，浩论其不可而止。陕西奏边功，中外皆贺，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惟其时而已。苟为不然，将弃前功而招后患。愿申敕将帅，毋狃屡胜，图惟厥终。”

京东大水，浩言：“频年水异继作，虽盈虚之数所不可逃，而消复之方尤宜致谨。《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为数之当然，此消复之实也。”

蹇序辰看详元祐章奏，公肆诋欺，轻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两等，谓语及先帝并语言过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难分之迹，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于近臣。愿加省察，以为来事之监。”

章惇独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触惇忌，仍上章露劾，数其不忠侵上之罪，未报。而贤妃刘氏立，浩言：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审。今为天下择母，而所立乃贤妃，一时公议，莫不疑惑，诚以国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尔。盖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祖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则不选于妃嫔而卜于贵族，所以远嫌，所以为天下万世法也。陛下之废孟氏，与郭后无以异。果与贤妃争宠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废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及读诏书，有“别选贤族”之语；又闻陛下临朝慨叹，以为国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于是天下始释然不疑。今竟立之，岂不上累圣德？

臣观白麻所言，不过称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为证。臣请论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为后，则永平贵人未尝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宫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尝有子，所以立者，以钟英甲族故也。又况贵人实马援之女，德妃无废后之嫌，迥与今日事体不同。顷年冬，妃从享景灵宫，是日雷变甚异。今宣制之后，霖雨飞雹，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淫不止。上天之意，岂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时改命为难，而以万世公议为可畏，追停册礼，如初诏行之。

帝谓：“此亦祖宗故事，岂独朕邪？”对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后世之责人无已者纷纷也。”帝变色，犹不怒，持其章踌躇四顾，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诋其狂妄，乃削官，羁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肤继请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语在他传。

徽宗立，亟召还，复为右正言，迁左司谏。上疏谓：“孟子曰：‘左右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于是知公议不可不恤，独断不可不谨。盖左右非不亲也，然不能无交结之私；诸大夫非不贵也，然不能无恩仇之异。至于国人皆曰贤，皆曰不可，则所谓公议也。公议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见贤然后用，见不可然后去，则所谓独断也。惟恤公议于独断未形之前，谨独断于公议已闻之后，则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见朝廷之事，颇异于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将如之何？愿陛下深思之。”

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又言：“陛下善继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圣政盛德，愿稽考而继述之，以扬七庙之光，贻福万世。”迁兵、吏二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徙杭、越州。

初，浩还朝，帝首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在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遂再责衡州别驾，语在《献愍太子传》。寻窜昭州，五年始得归。

初，浩除谏官，恐贻亲忧，欲固辞。母张氏曰：“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吾顾何忧？”及浩两谪岭表，母不易初意。稍复直龙图阁。瘴疾作，危甚。杨时过常，往省之。ＴＣ然仅存余息，犹眷眷以国事为问，语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诏曰：“浩在元符间，任谏争，危言谠论，朝野推仰。”复其待制，又赠宝文阁直学士，赐谥忠。

诰所与游田昼、王回、曾诞，皆良士也。

昼字承君，阳翟人。枢密使况之从子，以任为校书郎。调磁州录事参军，知西河县，有善政，民甚德之。议论慨慷，有前辈风。

与邹浩以气节相激励。元符中，浩为谏官，昼监京城门，往见浩曰：“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今君为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尝假以辞色，独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胜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后发，贵有益也。”昼然之。既而以病归许，邸状报立后，昼谓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浩得罪，昼迎诸涂。浩出涕，昼正色责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毋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叹谢曰：“君之赠我厚矣。”

建中靖国初，入为大宗正丞。曾布数罗致之，不为屈；欲与提举常平官，亦辞。请知淮阳军，岁大疫，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游人。第进士，调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严，其风遂革。知鹿邑县，入为宗正寺簿。元符中，叶祖洽荐为睦亲宅讲书。与邹浩友善，皇后刘氏立，浩将论之，密告回，回曰：“事宁有大于此者乎？子虽有亲，然移孝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

浩南迁，人莫敢顾。回敛交游钱与治装，往来经理，且慰安其母。

逻者以闻，逮诣诏狱，众为之惧，回居之晏然。御史诘之，对曰：“实尝预议，不敢欺也。”因诵浩所上章，几二千言。狱上，除名停废。即徒步出都门，行数十里，其子追及，问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

徽宗立，召还旧官，擢监察御史。数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觌、贾易上章，乞录其子，恤其家，以奖劝忠义。诏除子涣老郊社斋郎，蔡京为相，夺之，仍列名党籍。

诞，公亮从孙也。孟后之废，诞三与浩书，劝力请复后，浩不报。及浩以言南迁，诞著《玉山主人对客问》以讥之，其略曰：“客问：邹浩可以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为知道。虽然，予于此时议浩，是天下无全人也。言之尚足为来世戒。《易》曰：‘知几其神乎？’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方孟后之废，人莫不知刘氏之将立，至四年之后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议之足畏也。使当其时，浩力言复后，能感悟天子，则无今日刘氏之事，贻朝廷于过举，再三言而不听，则义亦当矣。使是时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贻老母之忧矣。呜呼！若浩者，虽不得为知几之士，然百世之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为圣人之清也。”其书既出，识者或以比韩愈《谏臣论》。诞仕亦不显。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乃应举，一出中甲科。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贤，每事加礼，而瓘测知其心术，常欲远之，屡引疾求归，章不得上。檄摄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张怀素，谓非世间人，时且来越，卞留瓘小须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将从风而靡。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而怀素诛。明州职田之入厚，瓘不取，尽弃于官以归。

章惇入相，瓘从众道谒。惇闻其名，独邀与同载，询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惇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瓘曰：“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将失天下之望。”惇厉色曰：“光不务缵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为今之计，唯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虽忤惇，然亦惊异，颇有兼收之语。至都，用为太学博士。会卞与惇合志，正论遂绌。卞党薛昂、林自官学省，议毁《资治通鉴》，瓘因策士题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昂、自意沮。

迁秘书省校书郎。绍述之说盛，瓘奏哲宗言：“尧、舜、禹皆以‘若稽古’为训。‘若’者，顺而行之；‘稽’者，考其当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复究问，意感悦，约瓘再入见。执政闻而憾之，出通判沧州，知卫州。徽宗即位，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瓘论议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藉口，未尝及人晻昧之过。尝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诚不当以浅近见闻，惑其聪明。”惟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御史龚□击蔡京，朝廷将逐□，瓘言：“绍圣以来，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五人者，皆与京异议而去。今又罢□，将若公道何。”遂草疏论京，未及上，时皇太后已归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使物议籍籍，谓皇太后今犹预政。由是罢监扬州粮料院。瓘出都门，缴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诬谤事。帝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为行装，改知无为军。

明年，还为著作郎，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将即真，瓘语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饵也。若受其荐进，复有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愧矣。吾有一书论其过，将投之以决去就，汝其书之。但郊祀不远，彼不相容，则泽不及汝矣，能不介于心乎？”正汇愿得书。旦持入省，布使数人邀相见，甫就席，遽出书，布大怒。争辩移时，至箕踞谇语，瓘色不为动，徐起白曰：“适所论者国事，是非有公议，公未可失待士礼。”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宁中，除名窜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复宣德郎。

正汇在杭，告蔡京有动摇东宫迹。杭守蹇执送京师，先飞书告京俾为计。事下开封府制狱，并逮瓘。尹李孝称逼使证其妄，瓘曰：“正汇闻京将不利社稷，传于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内侍黄经臣莅鞫，闻其辞，失声叹息，谓曰：“主上正欲得实，但如言以对可也。”狱具，正汇犹以所告失实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

瓘尝著《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瓘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过州出兵甲护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憪知州事，执至庭，大陈狱具，将胁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岂被制旨邪！”憪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尧集》尔。”瓘曰：“然则何用许。使君知‘尊尧’所

以立名乎？盖以神考为尧，主上为舜，助舜尊尧，何得为罪？时相学术浅短，为人所愚。君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憾惭，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终不能害。宰相犹以憾为怯而罢之。

在台五年，乃得自便。才复承事郎，帝批进目，以为所拟未当，令再叙一官，仍与差遣，执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复有谮之者，至不许辄出城。旋令居南康，才至，又移楚。瓘平生论京、卞，皆披擿其处心，发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瓘谦和不与物竞，闲居矜庄自持，语不苟发。通于《易》，数言国家大事，后多验。靖康初，诏赠谏议大夫，召官正汇。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谓辅臣曰：“陈瓘昔为谏官，甚有谠议。近览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其背经悖理甚矣。瓘宜特赐谥以表之。”谥曰忠肃。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名与苏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伋，字师中，亦知名，尝通判黄州，后知沪州。当时称“大任”、“小任”。

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中进士第，调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莅公库，笑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此职何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县，御吏如束湿，抚民如伤。县枕汴流，漕运不绝，旧苦多盗，然未尝有获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网舟无得宿境内，始犹不从，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趣京师者护以出，自是外户不闭。

使者上其状，召为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时徽宗初政，纳用谠论，伯雨首击章惇，曰：“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八上，贬惇雷州。继论蔡卞六大罪，语在《卞传》。

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伯

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

时议者欲西北典郡专用武臣，伯雨谓："李林甫致禄山之乱者，此也。"又论钟傅、王赡生湟、鄯边事，失与国心，宜弃其地，以安边息民；张耒、黄庭坚、晁补之、欧阳棐、刘唐老等宜在朝廷。上书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恶，召还陈瓘，以全定策之勋。

时以正月朔旦有赤气之异，诣火星观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尝闻修德以弭灾，未有禳祈以消变。《洪范》以五事配五行，说者谓视之不明，则有赤眚、赤祥。乞揽权纲以信赏罚，专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则乖气异象，转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浸多，或恐矫传制命。汉之鸿都卖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监也。"

王觌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谓："史院宰相监修，今中丞为属，非所以重风宪，远嫌疑。"已而觌除翰林，伯雨复论曰："学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觌为之，是谏官论事，非特朝廷不行，适足以为人迁官尔。"

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且将劾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寻知虢州。崇宁党事作，削籍编管通州。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张庭坚等十三人皆南迁，独伯雨徙昌化。奸人犹未甘心，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赴狱，妻适死于淮，报讣俱至。伯雨处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负于朝廷，亦当从此诀。如其不然，天岂杀无辜耶！"申先在狱，锻炼无所傅致，乃得释，居海上三年而归。宣和初，卒，年七十三。

长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词学兼茂举，有司启封，见为党人子，不奏名，调秦州户曹掾。闻父谪，弃官归养。王安中辟燕山宣抚幕，勉应之，道引疾还，终身不复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书舍人。

绍兴初，高宗诏赠伯雨直龙图阁，又加谏议大夫，采其谏章，追贬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诬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赐谥忠敏。

论曰：刘安世复文彦博之言，时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

司马光之用心也。邹浩谏立刘后，反复曲折，极人所难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尽忠报国，无分毫顾虑后患意。呜呼，贤哉！陈瓘、任伯雨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

列传第一百五

○陈次升 陈师锡 彭汝砺弟汝霖 汝方 吕陶 张庭坚 龚夬 孙谔 陈轩江公望 陈祐 常安民

陈次升，字当时，兴化仙游人。入太学，时学官始得王安石《字说》，招诸生训之，次升作而曰："丞相岂秦学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为李斯解事，非秦学而何？"坐屏斥。既而第进士，知安丘县。转运使吴居厚以聚敛进，檄尉罔征税于远郊，得农家败絮，捕送县，次升纵遣之。居厚怒，将被以文法，会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

哲宗立，使察访江、湖。先是，蹇周辅父子经画江右盐法，为民害，次升举劾之。还言："额外上供之数未除，异日必有非法之敛，愿从熙宁以来创行封椿名钱悉赐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荧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数之等，先为之节而审行之。"提点淮南、河东刑狱。

绍圣中，复为御史，转殿中。论章惇、蔡卞植党为奸，乞收还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请修德求言，以弭天变。掖庭鞫厌魅狱，次升言："事关中宫，宜付外参治。今属于阉寺之手，万一有冤滥，贻后世讥。"济阳郡王宗景请以妾为妻，论其以宗藩废礼，为圣朝累。

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间外迁，意其不能无怨望，卞又与同乡里，故延置宪府，欲使出力为助，挤排众贤；而一无所附。时方编元祐章疏，毒流搢绅。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诏令，导人使谏；亲政以来，又揭敕榜，许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于谴累，则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后之敕榜适所以诳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论卞客周穜贪鄙，郑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恶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颜致己意，尝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为天子卿士，而为宰相传风旨邪？"惇、卞益不乐，乘间白为河北转运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当去。"更进左司谏。

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吕升卿察访广南，次升言："陛下无杀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资性惨刻，喜求人过，今使逞志释憾，则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尝谓曰：“章惇文字勿令绝。”次升退告王巩，巩曰：“君胡不云：谏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则耳目为之傅达；既知之，何以耳目为？”居数日，复入见，帝申前旨，乃以巩语对。帝曰：“然。顾未有代之者尔。”讫不克去。京师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儿于上而嵩呼者三。逻系狱。次升乞戒有司无得观望。帝问大臣何谓，蔡卞曰：“正谓观望陛下尔。”诬其毁先烈，拟谪监全州酒税，帝以为远，改南安军。

徽宗立，召为侍御史。极论惇、卞、曾布、蔡京之恶，窜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宁。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降集贤殿修撰，继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编管循州，皆以论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复旧职。卒，年七十六。

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于元祐人，谓能遏吕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

陈师锡字伯修，建州建阳人。熙宁中，游太学，有俊声。神宗知其材，及廷试，奏名在甲乙间，帝偶阅其文，屡读屡叹赏，顾侍臣曰：“此必陈师锡也。”启封果然，擢为第三。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器之，倚以为政。轼得罪，捕诣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饯之，又安辑其家。

知临安县，为监察御史。上言：“宋兴，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过延直言，御群下，进善退邪而已。明道中，亲览万几，见政事之多辟，辅佐之失职，自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罢去。宝元初，冬雷地震，用谏官韩琦之言，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同时见黜。其后，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愿稽皇祖纳谏、御臣之意，以兴治功。”帝善其言。

时诏进士习律，师锡言：“陛下方大阐学校，用经术训迪士类，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犹趋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寝其制，使得悉意本业。”用事者谓倡为诐说，出知宿迁县。

元祐初，苏轼三上章，荐其学术渊源，行己洁素，议论刚正，器识

靖深，德行追踪于古人，文章冠绝于当世。乃入为秘书省校书郎，迁工部员外郎，加秘阁校理，提点开封县镇。建言："铨法，选人用举者迁升，而岁有定额。今请托者溢数，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请为之限约。"畿内将官苛惨失士心，方大阅，群卒哗噪，将吏莫知所为。师锡驰至军，推首恶者致诸法，按阅如初，而劾斥其将，县人叹服。枢密院犹以事不先白为罪，罢知解州。历考功员外郎，知宣州、苏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丰之末，中外汹汹矣。宣仁圣后再安天下，委国而治者，司马光、吕公著尔。章惇诬其包藏祸心，至于追贬。天相陛下，发潜继统，而惇犹据高位，光等赠谥未还，墓碑未复。愿早摅宸略，以慰中外之望。"

蔡京为翰林学士，师锡言："京与弟卞同恶，迷国误朝。而京好大喜功，锐于改作，日夜交结内侍、戚里，以觊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乱自是而分，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搢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京助。是皆国之深患，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于东朝有碍，卿为我处之。"对曰："审尔，臣当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于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也。"

诏索秘阁图画，师锡言："《六经》载道，诸子言理，历代史籍，祖宗图画，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于此，以唐山水图代《无逸》为监。"

俄改考功郎中，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褒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于是出知颍、庐、滑三州。坐党论，监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师锡始与陈瓘同论京、卞，时号"二陈"。绍兴中，赠直龙图阁。

彭汝砺，字器资，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举进士第一。历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书记、潭州军事推官。王安石见其《诗义》，补国子直讲，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恶之。

御史中丞邓绾将举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复以失举自列。神宗怒，逐绾，用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首陈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

守令，四理财，五养民，六振救，七兴事，八变法，九青苗，十盐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难言者。又论吕嘉问市易聚敛非法，当罢；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当检正中书五房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以广聪明也。"卒不奉诏。及中正与李宪主西师，汝砺言不当以兵付中人，因及汉、唐祸乱之事。神宗不怿，语折之。汝砺拱立不动，伺间复言，神宗为改容，在廷者皆叹服。宗室以女卖婚民间，有司奏罢之。汝砺言："此虽疏属，皆天家子孙，不可使闾阎之贱得以货取，愿更著婚法。"

元丰初，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陛辞，复言："今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荩。代还，提点京西刑狱。

元祐二年，召为起居舍人。时相问新旧之政，对曰："政无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逾年，迁中书舍人，赐金紫。词命雅正，有古人风。其论诗体四韵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颇相左右，一时进取者疾之，欲排去其类，未有以发。

会知汉阳军吴处厚得蔡确安州诗上之，傅会解释，以为怨谤。谏官交章请治之，又造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置之法。汝砺谓此罗织之渐也，数以白执政，不能救，遂上疏论列，不听。方居家待罪，得确谪命除目草词，曰："我不出，谁任其责者。"即入省，封还除目，辨论愈切。谏官指汝砺为朋党，宣仁后曰："汝砺岂党确者，亦为朝廷论事尔。"及确贬新州，又须汝砺草词，遂落职知徐州。初，汝砺在台时，论吕嘉问事，与确异趣，徙外十年，确为有力。后治嘉问它狱，以不阿执政，坐夺二官。至是，又为确得罪，人以此益贤之。

加集贤殿修撰，入权兵、刑二部侍郎。有狱当贷，执政以特旨杀之，汝砺持不下。执政怒，罚其属。汝砺言："制书有不便，许奏论。汝砺属又何罪？"遂自劾请去，章四上。诏免属罚，徙汝砺礼部，真拜吏部侍郎。

哲宗躬听断，修熙宁、元丰政事，人皆争献所闻，汝砺独无建白。或问之，答曰："在前日则无敢言，于今则人人能言之矣。"进权吏部尚书。言者谓尝附会刘挚，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数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将行，哲宗问所欲言，对曰："陛下今所复者，其政不能无是非，其人不能无贤否。政惟其是，则无不善；人惟其贤，则无不

得矣。”

至郡数月而病去。其遗表略云：“土地已有余，愿抚以仁；财用非不饶，愿节以礼。佞人初若可悦，而其患在后；忠言初若可恶，而其利甚博。”至于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数百言。朝廷方以枢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赐其家。年五十四。

汝砺读书为文，志于大者，言动取舍，必合于义，与人交，必尽诚敬。兄无子，为立后，官之。少时师事桐庐倪天隐，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涣死，经理其后，不啻如子。所著《易义》、《诗义》、《诗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岩老。第进士，以曾布荐，为秘书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附布。时绍述之论复兴，都水丞李夷行乞复诗赋，汝霖劾之。韩忠彦议权合祭，汝霖言其非礼。迁侍御史。门下侍郎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

鞫赵谂反狱，穷其党与。元祐祸再兴，吴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诸人罪状，已经绍圣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据以行，不必候指名弹击。”于是司马光以下复贬。布失位，汝霖罢知泰州，又谪濮州团练副使。后以显谟阁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砺荫为荥阳尉、临城主簿。汝砺卒，弃官归葬。丰稷留守南京，辟司录。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状，擢知州事。

方腊起睦之青溪，与衢接境。寇至，无兵可御，众望风奔溃。汝方独与其僚段约介守孤城，三日而陷，骂贼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叹之，超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蒋堂守蜀，延多士入学，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一坐皆惊。由是礼诸宾筵。一日，同游僧舍，共读寺碑，酒阑，堂索笔书碑十纸，行断句阙，以示陶曰：“老夫不能尽忆，子为我足之。”陶书以献，不缪一字。

中进士第，调铜梁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庸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弟泣拜，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适为汝主之尔；

不然，亦为他人所欺。与其捐半供佛，曷若遗姊，复为兄弟，顾不美乎？”弟又拜听命。

知太原寿阳县。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暇日促膝晤语，告以立朝事君大节，曰：“君廊庙人也。”以介荐，应熙宁制科。时王安石从政，改新法，陶对策枚数其过，大略谓：“贤良之旨，贵犯不贵隐。臣愚，敢忘斯义？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顾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使冯京竟读，谓其言有理。司马光、范镇见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辈言不复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闻望，在兹一举矣。”

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随罢，陶虽入等，才通判蜀州。张商英为御史，请废永康军，下旁郡议，陶以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潜具守备，城门启闭如平时，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军遂不废。

王中正为将，蜀道畏，事之甚谨，而其所施悉谬戾，陶奏召还之。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起知广安军，召为司门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待御史，首献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玫体不纯。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在先朝，则与小人表里，为贼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在今日，则观望反覆，为异时子孙之计。安焘、李清臣又依阿其间，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昔者负先帝，今日负陛下。愿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数人相继罢去。

时议行差役，陶言：“郡县风俗异制，民之贫富不均，当此更法之际，若不预设防禁，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反有偏颇之害。莫若以新旧二法，裁量厥中。”会陶谒告归，诏于本道定议。陶考究精密，民以为便。还朝，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

苏轼策馆职，为朱光庭所论，轼亦乞补郡，争辨不已。陶言：“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傅尧俞、王岩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纳，迁陶左谏议，继出为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诏定为令。迁中书舍人。奏使契丹归，乞修边备。哲宗喜曰：“臣僚言边事，惟及陕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则十倍陕西矣！卿言甚善。”进给事中。

哲宗始亲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报之，惟恐不尽。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不必言而言，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上惑渊听，谓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徙河阳、潞州，例夺职，再贬库部员外郎，分司。徽宗立，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进士高第，调成都观察推官，为太学《春秋》博士。绍圣经废，通判汉州。入为枢密院编修文学，坐折简别邹浩免。徽宗召对，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锐意图治，进延忠鲠，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

庭坚在职逾月，数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论孝，必曰绍复神考，然后谓孝。夫前后异宜，法亦随变，而欲纤悉必复，然则将敝于一偏，久必有不便于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谓之孝，可乎？司马光因时变革，以便百姓，人心所归，不为无补于国家；陈瓘执义论诤，将以去小人，士论所推，不为无益于宫禁。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又士大夫多以继志述事劝陛下者，臣恐必有营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谓复绍先烈非其徒不可，将假名继述，而实自肆焉。今远略之耗于内者，弃不以为守，则兵可息；特旨之重于法者，删不以为例，则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弃鄯守湟。既以鄯为可弃，则区区之湟，亦安足守？臣谓并弃湟州便。”庭坚言论深切，退辄焚稿。

是时，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庭坚为帝言司马光、吕公著之贤，且曰：“陛下践阼以来，合人心事甚众，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尝别其无罪也。”又荐苏轼、苏辙可用，

颇忤旨。曾布因称其所论不常，帝命徙为郎，俄出为京东转运判官。任伯雨言庭坚立身有本末，不应罢言职。庭坚亦辞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复争之，乞以庭坚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为三省所胁。李清臣从而挤之，改通判陈州。

初，蔡京守蜀，庭坚在幕府与相好。及京还朝，欲引以为己用，先令乡人谕意，庭坚不肯往。京大恨，后遂列诸党籍。又坐尝谈瑶华非辜事，编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复故官。卒，年五十七。绍兴初，诏赠直徽猷阁。

龚□，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进士第三，签书河阳判官。从曾布于瀛。绍圣初，擢监察御史，以亲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请辨忠邪，曰："好恶未明，则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则众必疑。今圣政日新，远近忻悦，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甚盛之举也。然奸党既破，必将早夜熟计，广为身谋。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说以拒正论，或诡称祸福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胁人主。巧事贵戚，阴结左右，变乱是非，奸计百出，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君子直道而行，则必堕其术中。然则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决。若小不忍，则害大政。臣愿陛下明好恶以示之，使远近知进贤退奸之意，太平之治，不难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涤元祐愆负被坐之人，至于官职资荫，多未给还。愿申诏有司，亟为施行，以伸先帝宽仁之意。"

时章惇、蔡卞用事，□首论其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至于惇，而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其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忠臣义士，愤闷而不敢言，海内之人，得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怀奸深理，凡惇所为，皆卞发之，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谴黜。"又论："蔡京治文及甫狱，本以偿报私仇，始则上诬宣仁，终则归咎先帝，必将族灭无辜，以逞其欲。臣料当时必有案牍章疏，可以见其锻炼附会。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置门下，赖其倾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与天若为之也。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于是三人者皆去。

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册位号，及元符后不当并立，书报闻。已而元祐后册再废，言者论夬首尾建言，诏削籍，编管房州。继徙象，又徙化。徒步适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逢赦令得归，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绍兴元年，赠直龙图阁。六年，再赠右谏议大夫，官其后二人。

弟大壮，少有重名，清介自立。从兄官河阳，曾布欲见之，不可得，乃往谒夬，邀之出，从容竟日，题诗壁间，有“得见两龚”之语。夬为御史，大壮劝使早去，夬以为畏友。不幸早卒。

孙谔，字元忠，睢阳人。父文用，以信厚称乡里，死谥慈静居士。谔少挺特不群，为张方平所器。登进士第，调哲信主簿，选为国子直讲。陷虞蕃狱，免。

元祐初，起为太常博士，迁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阴阳拘忌之说，谔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语，不足以定大计，愿断自圣虑。”出为利、梓路转运判官，召拜礼部员外郎、左正言。

绍圣治元祐党，谔言：“汉、唐朋党之祸，其监不远。”蹇序辰编类章疏，谔又言：“朝廷当示信，以静安天下，请如前诏书，一切勿问。”尝侍对，论星文变咎，愿修省消复，罢幸西池及寝内降除授。帝每患台谏乏人，谔曰：“士岂乏于世，顾陛下不知尔。”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恶其拂己，出知广德军，徙唐州，提点湖南刑狱。

徽宗立，复为右司谏，首论大臣邪正、政事可废置因革者，帝称其鲠直。议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详定，谔言：“君不密则失臣，是将速忠臣之祸矣，不宜宣泄。”乃止。迁左司谏，俄以疾卒。

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尚，汝砺亡，谔语所知曰：“吾居言责，不愧器资于地下矣。”及再入谏省，不能旬月，时论惜之。

陈轩，字元舆，建州建阳人。进士第二，授平江军节度推官。元祐中，为礼部郎中、徐王翊善，再迁中书舍人。上疏言：“祖宗旧制，诸道帅守、使者辞见之日，并召对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观阅人才。今视朝数刻而退，惟执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经旬阅月，台谏官乃得觐，余皆无因而前，殆非所谓广览兼听之道。愿诏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检，招惰游恶少以隶土军，习暴横，为田野患，请使以厢卒代。”皆从之。高丽入贡，轩馆客，其使求市历代史、《策府元龟》，抄郑、卫曲谱，皆为上闻。礼部尚书苏轼劾其失体，以龙图阁待制知庐

州，徙杭州、江宁颍昌府。

徽宗立，为兵部侍郎兼侍读。论监司、守臣数易之弊，如江、淮发运使，十五年间至更三十二人，愿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宽民力，而有司生事，包切苟营赢羡。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难困，不当以散多予赏。"入侍经闱，每劝帝以治贵清净，愿法文、景之恭俭，帝颇听行之。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举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释，挺之劾古倾天下之财以为私惠。公望以为天子登极大赦，将与天下更始，故一切与民，岂容古行私惠于其间，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时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无若谏官、御史之为可信。若饰情肆诬，快私忿以罔上听，不可不察也。臣闻挺之与古论事每不相合，屡见于辞气，怀不平之心，有待而发。俚语有之，'私事官仇'，比小人之所不为，而挺之安为之，岂忠臣乎？"

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绍述之意，辅政非其人，以媚于己为同，忠于君为异。一语不合时学，必目为流俗；一谈不俟时事，必指为横议。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乱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动人主，使天下骚然，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宁、元丰培养之余，遭绍圣窜逐之后，存者无几矣。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

内苑稍蓄珍禽奇兽，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对，帝曰："已纵遣之矣，唯一白鹇畜之久，终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鹇，鹇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头，以识其谏。蔡王似府史以语言疑似成狱，公望极言论救，出知淮阳军。未几，召为左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知寿州。蔡京为政，编管南安军。遇赦还家，卒。建炎中，与陈瓘同赠右谏议大夫。

陈祐，字纯益，仙井人。第进士。元符末，以吏部员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与任伯雨论韩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贾易、岑象求、丰稷、张来、黄庭坚、龚原、晁补之、刘唐老、李昭□人才

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别党类，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复兴绍圣政事。今绍圣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问；元祐之人数十，辄攻击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党也。”

迁右司谏。言：“林希绍圣初掌书命，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制，皆务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顷用臣言褫其职，自大名移扬州，而希谢表具言皆出于先朝。大抵奸人诋毁善类，事成则摅己所愤，事败则归过于君。至如过失未形而训辞先具，安得为责人之实？历辨诋诬而上侵圣烈，安得为臣子之谊？不一二年，致位枢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谢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论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贬伯雨等，祐在数中，编管澧州，徙归州。复承议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学，有俊名。熙宁以经取士，学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独不为变。春试，考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判监常秩不可，曰：“糊名较艺，岂容辄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称其文，命学者视以为准，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见之，不肯往。登六年进士举，神宗爱其策，将使魁多士。执政谓其不熟经学，列之第十。

授应天府军巡判官，选成都府教授。与安惇为同僚，惇深刻奸诈，尝偕谒府帅，辄毁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谓惇曰：“若人不厚于君乎？何诋之深也。”惇曰：“吾心实恶之，姑以为面交尔。”安民曰：“君所谓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还君，富贵输我。”安民应之曰：“处厚贵，天下事可知，我当归山林，岂复与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阴德尔。”后惇贵，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诛死，如安民言。秩满寓京师。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调知长洲县，以主信为治，人不忍欺。县故多盗，安民籍尝有犯者，书其衣，揭其门，约能得它盗乃除，盗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输，先它邑以办。转运使许懋、孙昌龄入境，邑民颂其政，皆称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孙觉、范百禄、苏轼、鲜于侁连章论荐，擢大理、鸿胪丞。

是时，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贻书吕公著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今日天下之势，可为大忧。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

于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张柬之五王中兴唐室，以谓庆流万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窜移沦没。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祸也。今用贤如倚孤栋，拔士如转巨石，虽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叹也。猛虎负嵎，莫之敢撄，而卒为人所胜者，人众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十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积，一发其害必大，可不谓大忧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验。

历太常博士，转为丞。与少卿朱光庭论不合，出为江西转运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苏辙荐为御史，宰相不乐，除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召对，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不知耻。愿陛下奖进廉洁有守之士，以厉风俗。元祐进言者，以熙、丰为非，今之进言者反是，皆为偏论。愿公听并观，择其中而归于当。”拜监察御史。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邪？”惇益怒。

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强毁人居室。诉于朝，诏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侍从官相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以肃百官。”狱具，惇主之甚力，止罚金。安民因论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是时，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测，独安民首发之。

又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朋附之流，遂从而和之。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谀佞无耻，近乞毁司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度终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

大飨明堂，刘贤妃从侍斋宫。安民以为万众观瞻，亏损圣德，语颇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数憾章惇，意其附已，屡称之于朝。其后并论，曾布亦恨，于是与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贻吕公著书白于帝。它日，帝谓安民曰：“卿所上宰相书，比朕为汉灵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尔，虽辨之，何益？”

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至是，敦逸奏之，诏与知军，惇径拟监滁州酒税。至滁，日亲细务。郡守曾肇约为山林之游，曰："谪官例不治事。"安民谢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满三岁，通判温州。

徽宗立，朝论欲起为谏官，曾布沮之，以提点永兴军路刑狱。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赠右谏议大夫。子同，为御史中丞，自有传。

论曰：次升从容一言，止吕升卿之使岭南，大有功于元祐诸臣。师锡谓蔡京若用，天下治乱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于当时，而徒有验于其后。汝砺辨救蔡确，以直报怨。陶言榷茶为西南害，毅然触蒲、李之锋。庭坚论绍复未足以尽孝道。谔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荐可用者二十有二人，号称鲠直，裨益尤多。轩力陈青苗贻害，愿以清净为治。祐击林希，且论惇、京、卞辈，斥死弗悔。公望谓神宗于元祐诸臣非有射钩。

列传第一百六

○孙鼛 吴时 李昭□吴师礼 王汉之 弟涣之 黄廉 朱服 张舜民 盛陶章衡 颜复 孙升 韩川 龚鼎臣 郑穆 席旦 乔执中

孙鼛，字叔静，钱塘人。父直官，徙扬之江都。鼛年十五，游太学，苏洵、滕甫称之。用父任，调武平尉，捕获名盗数十，谢赏不受。再调越州司法参军，守赵抃荐其材。知偃师县，蒲中优人诡僧服隐民间，以不语惑众，相传有异法，奔凑其门。鼛收按奸状，立伏辜。韩缜镇长安，辟入府；缜去，后来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签书西川判官。或荐于朝，召对，擢提举广东常平。徽宗初，徙两浙。由福建转运判官召为屯田员外。

鼛微时与蔡京善，常曰："蔡子，贵人也；然才不胜德，恐贻天下忧。"至是，京还朝，遇诸涂。既见，京逆谓曰："我若用于天子，愿助我。"鼛曰："公诚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论辅人主，示节俭以先百吏，而绝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鼛何为者。"京默然。既相，出提点江东刑狱。

未几，入为少府少监、户部郎中。县官用度无艺，鼛与尚书曾孝广、侍郎许几谋曰："日增一日，岁增一岁，天下之财岂能给哉？"共疏论之。当国者不乐，孝广、几由是罢，徙鼛开封。迁太仆卿、殿中少监。

四辅建，以显谟阁待制知曹州。论经始规画之劳，转太中大夫，徙郓州。邑人子为"草祭"之谣，指切蔡京。鼛以闻，京怒，使言者诬以它谤，提举鸿庆宫。起知单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通靖。

鼛笃于行义，在广东时，苏轼谪居惠州，极意与周旋。二子娶晁补之、黄庭坚女，党事起，家人危惧，鼛一无所顾。时人称之。

吴时，字伸道，邛州人。初举进士，得学究出身；再试，中甲科。知华州郑县，转运使檄州餫米五万输长安，郑独当三万。时贻书使者曰："会三万斛之费，以车则千五百乘，以卒则五万夫，县民可役者才二百五十八户耳。古者用师则赢粮以养兵，无事则移兵以就食，诚能移兵于华，则前费可免。华、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发而夕至

矣。”使者从其言。

陆师闵干秦、蜀茶马，辟为属。章楶欲以御史荐，力辞之，徽宗求言，远臣上章，封识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却之，时建言，乃得达。为睦亲宅教授，提举永兴军路学事。华州诸生有触忌讳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间言语，皆臣子所不忍闻。”时即火其书，曰：“臣子不忍闻，而令君父闻乎？”

召为工部员外郎，改礼部，兼辟雍司业。大观兴算学，议以黄帝为先师。时言：“今祠祀圣祖，祝板书臣名，而释奠孔子，但列中祀。数学，六艺之一耳，当以何礼事之？”乃止。迁太仆少卿。

张商英罢相，言者指时为党，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举河东常平。岁饥，发公粟以振民。童贯经略北方，每访以边事，辄不答。还为大晟典乐，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内侍何欣谪监衡州酒，犹领节度使，时奏夺之。

又因进对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干，渝之必速乱。”蔡攸闻之，以告王黼，黼怒，斥为腐儒。时求去，以徽猷阁待制兼侍读，俄提举上请太平宫。西归，遇其里人赵雍，为言：“取燕必召祸。吾老，得不遭其变，幸矣。”累岁而卒，年七十八。

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落笔已就，两学目之曰：“立地书厨。”

李昭□，字成季，济南人。少与晁补之齐名，为苏轼所知。擢进士第，徐州教授。守孙觉深礼之，每从容讲学及古人行己处世之要，相得欢甚。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加秘阁校理。

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斥官地，画兆□，具棺衾，作文风晓之，俗为一变。入为秘书丞、开封推官，俄提点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坐元府党夺官。

徽宗立，召为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韩忠彦欲用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为陈次升所论，出知沧州。崇宁初，诏以昭□尝倾摇先烈，每改元丰敕条，倡从宽之邪说，罢主管鸿庆宫，遂入党籍中。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寓意法书、图画，贮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为之序，以为：“与今之人友，或趋附而陷于祸，吾宁与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初，昭□校试高密，得侯蒙。蒙执政，思顾旧恩，使人致己意，昭□唯求秘阁法帖而已。使陕西时，延安小将车吉者被诬为盗，昭□察知无它。吉后立战功，至皇城使，遇昭□京师，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愿以名马为献。"笑却之。

晚知歙州，辞不行。靖康初，复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绍兴初，追复直徽猷阁。

吴师礼，字安仲，杭州钱塘人。太学上舍赐第，调泾县主簿，知天长县。召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预饯邹浩，免。徽宗初，为开封府推官。蔡王似宫吏有不顺语，下之府，师礼主治。狱成，不使一词及王；吏虽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谏，改右司员外郎。

师礼工翰墨，帝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对。"闻者奖其得体。以直秘阁知宿州，卒。

师礼游太学时，兄师仁为正，守《春秋》学。它学官有恶之者，条其疑问诸生，师礼悉以兄说对。学官怒，鸣鼓坐堂上，众质之，师礼引据《三传》，意气自如。江公望时在旁，心窃喜。后相遇于泌阳，公望谓曰："子异日得志，当如何？"曰："但为人作丰年耳。"遂定交。

师仁字坦求。笃学厉志，不事科举。丧亲，庐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饭一钵以充饥，不复置庖爨及蓄僮仆。郡守陈襄、邓润甫、蒲宗孟皆以遗逸荐于朝。元祐初，召为太学正，迁博士，十年无它除。后为颍川、吴王宫教授，卒。

王汉之，字彦昭，衢州常山人。父介，举制科，以直闻，至秘阁校理。汉之进士甲科，调秀州司户参军，知金华、渑池二县，为鸿胪丞，知真州。时诏诸道经画财用上诸朝，汉之言："所在无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愿令郡县先置籍，总之诸道，则天下如指诸掌矣。"从之。入为开封府推官，历工、吏、礼三部员外郎，太常少卿。

蔡京置讲议司。汉之，其客也，引为参详官。擢礼部侍郎，转户部，以显谟阁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规塘泺之地屯田，东达于海。其后又修保塞五州为堤道，备种所宜木至三百万本，此中国万世之利也。今浸失其道，愿讲行之。"雄州归信、容城灾，两输户请蠲税，吏不听。汉之言："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

徙江宁、河南府，不至，而为苏、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复

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又不至，连徙五州，入为工部侍郎。奉使契丹，还，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悦，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宁。

方腊之乱，录奏报御捕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又进延康殿学士。卒，年七十。弟涣之。

涣之字彦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铨格，特补武胜军节度推官。方新置学官，以为杭州教授，知颍上县。元祐中，为太学博士，校对黄本秘书。通判卫州，入编修《两朝鲁卫信录》。

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涣之用大臣交荐召对，因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求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不然，以指陈阙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论议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谲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纳，欲任以谏官、御史。辞曰："臣由大臣荐，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员外郎，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趋省之日，词头三十三，下笔即就。

崇宁初，进给事中、吏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言者论涣之当元祐之末，与陈瓘、龚夬、张庭坚游，既弃于绍圣，而今复之，有害初政。解职知舒州，入党籍。寻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

召诣阙，言者复拾故语以阻之，罢为洪州。改滁州，历潭、杭、扬三州。张商英相，为给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宝文阁直学士。朝廷议北伐，涣之以疾提举明道宫。又四年卒，年四十五。

涣之性淡泊，恬于仕进，每云："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其归趣如此。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宁人。第进士，历州县。熙宁初，或荐之王安石。安石与之言，问免役事，廉据旧法以对，甚悉。安石曰："是必能办新法。"白神宗，召访时务，对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推奉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

病，陛下不尽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旱，淮、浙飞蝗，江南疫疠，陛下不尽知也。”帝即命廉体量振济东道，除司农丞。还报合旨，擢利州路转运判官，复丞司农。

为监察御史里行，建言：“成天下之务，莫急于人才，愿令两制近臣及转运使各得举士。”诏各荐一人。继言：“寒远下僚，既得名闻于上，愿令中书审其能而表用，则急才之诏，不虚行于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贷倚阁之恩，今幸岁丰，有司悉当举催。久饥初稔，累给并偿，是使民遇丰年而思歉岁也，请令诸道以渐督取之。”

论俞充结王中正致宰属，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盖无类，顾驾御之何如耳。”对曰：“虽然，臣虑渐不可长也。”

河决曹村，坏田三十万顷、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受诏安抚京东，发廪振饥，远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给，择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过所毋征算，转行者赋粮，质私牛而与之钱，养男女弃于道者，丁壮则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万。

相州狱起，邓温伯、上官均论其冤，得谴去，诏廉诘之，竟不能正。未几狱成，始悔之。加集质校理，提点河东刑狱。

辽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画境，失中国险固，启豺狼心。”其后契丹果包取两不耕地，下临雁门，父老以为恨。王中正发西兵，用一而调二，转运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剥至骨，斟酌不乏兴，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师必无功，盍有以善其后？”既，大军溃归，中正嫁罪于转饷。廉指上党对理，坐贬秩。

元祐元年，召为户部郎中。陆师闵茶法为川、陕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则奏罢其太甚者。且言：“前所为诚病民，若悉以予之，则边计不集，蜀货不通，园甿将受其敝。请榷熙、秦茶勿罢，而许东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陕西，以利蜀货。定博马岁额为万八千匹。”朝廷可其议，使以直秘阁提举。

明年，进为左司郎中，迁起居郎、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上官均论其往附蔡确为狱，改陕西都转运使。拜给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人。熙宁进士甲科，以淮南节度推官充修撰、经义局检讨，历国子直讲、秘阁校理。元丰中，擢监察御史里行。参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见服，道荐引意以市恩，服举劾之。

惇补郡，免默、之道官。

受诏治朱明之狱。故事，制狱许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论其非是，罢之。俄知谏院，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徙泉、婺、宁、庐、寿五州。庐人饥，守便宜振护，全活十余万口。明年大疫，又课医持善药分拯之，赖以安省甚众。

当元祐时，未尝一日在朝廷，不能无少望。值绍圣初政，因表贺，乃力诋变乱法度之故。召为中书舍人。使辽，未反而母死，诏以其家贫，赐帛二百。丧除，拜礼部侍郎。湖州守马城言其居丧疏几筵而独处它室，谪知莱州。

徽宗即位，加集贤殿修撰，再为庐州；越两月，徙广州。哲宗既祥，服赋诗有“孤臣正泣龙髯草”之语，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改兴国军，卒。

张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进士第，为襄乐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书言：“便民所以穷民，强内所以弱内，辟国所以蹙国。以堂堂之天下，而与小民争利，可耻也。”时人壮之。元丰中，朝廷讨西夏，陈留县五路出兵，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王师无功，舜民在灵武诗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郴州酒税。

会赦北还，司马光荐其才气秀异，刚直敢言，以馆阁校勘为监察御史。上疏论西夏强臣争权，不宜加以爵命，当兴师问罪，因及文彦博，左迁监登闻鼓院。台谏交章乞还职，不听。通判虢州，提点秦凤刑狱。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辞，改金部员外郎。进秘书少监，使辽，加直秘阁、陕西转运使，知陕、潭、青三州。元符中，罢职付东铨，以为坊州、凤翔，皆不赴。

徽宗立，擢右谏议大夫，居职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陈陕西之弊曰：“以庸将而御老师，役饥民而争旷土。”极论河朔之困，言多剀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党，谪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复集贤殿修撰，卒。

舜民慷慨喜论事，善为文，自号浮休居士。其使辽也，见其太孙禧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以为他日必有如唐张义潮挈十三州来归者，不四十年当见之。后如其言。绍兴中，追赠宝文阁直学士。

盛陶，字仲叔，郑州人。第进士。熙宁中，为监察御史。神宗问河北事，对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议废郡县，诚便。然沿边地相属，如北平至海不过五百里，其间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愿仍旧贯。"庆州李复圭轻敌败国，程昉开河无功，籍水政以扰州县，皆疏其过。二人实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签书随州判官。

久之，入为太常博士、考功员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陈官冗之敝，谓恩泽举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选人改官，宜准熙宁、元丰之法。谏官刘安世等攻蔡确为谤诗，陶曰："确以弟硕有罪，但坐罢职，不应怀恨。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长告讦之风。"安世疏言："陶居风宪地，目睹无礼于君亲之人，而附会观望，纪纲何赖。"出知汝州，徙晋州，召为太常少卿。

议合祭天地，请从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复辨执也。进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待制知应天府、顺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夺职，卒，年六十七。

论曰：王氏、章、蔡之当国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进也，而孙鬊正言蔡京，不肯为之助；吴时却童贯，忤王黼，乃幸于罢归；昭□辞侯蒙之延致；朱服发章惇之荐引，舜民诋新法；而盛陶不屈于安石，其大节皆可取。独汉之为京客，黄廉附蔡确狱，有愧鬊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故君子贵乎知几。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进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贤院，改盐铁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挂空籍者，奏请蠲之。又言："三司经费，取领而无多寡，率不预知。急则敛于民，仓卒趣迫，故苦其难供。愿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数，即有所赋，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济。"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颍州。

熙宁初，还判太常寺。建言："自唐开元纂修礼书，以'国恤'一章为豫凶事，删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则捃摭坠残，茫无所据。今宜为《厚陵集礼》，以贻万世。"从之。

出知郑州，奏罢原武监，驰牧地四千二百顷以予民。复判太常，知审官西院。使辽，燕射运发破的，辽以为文武兼备，待之异于他使。归复命，言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不听。

衡患学者不知古今，纂历代帝系，名曰《编年通载》，神宗览而善

之，谓可冠冕诸史；且念其尝先多士，进用独后，面赐三品服。判吏部流内铨，尝有员阙，既拟注，而三班院辄用之，反讼吏部。宰相主其说，衡连奏疏与之辨。或曰宰相之势，恐不可深校，衡不为止，至诉于御前。神宗命内侍偕至中书，宰相见之怒，衡曰："衡为朝廷法耳。"以状上请而视之，相悟曰："若尔，吏部是矣。"乃罪三班。

未几，知通进银台司、直舍人院，拜宝文阁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以之处卿。"衡拜谢。至郡，会官立法禁民贩盐，衡言："民恃盐以生，生之所在，虽犯法不顾。空令犴狱日繁，请如故便。"徙知成德军，坐事免。

元祐中，历秀、襄、河阳、曹、苏州，加集贤院学士，复以待制知扬、庐、宣、颍州，卒，年七十五。

颜复，字长道，鲁人，颜子四十八世孙也。父太初，以名儒为国子监直讲，出为临晋簿。嘉祐中，诏郡国敦访遗逸，京东以复言。凡试于中书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欧阳修奏复第一。赐进士，为校书郎，知永宁县。熙宁中，为国子直讲。王安石更学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诸直讲所出题及所考卷，定其优劣，复等五人皆罢。

元祐初，召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礼制不立，下无矜式。请令礼官会萃古今典范为五礼书。又请考正祀典，凡干谶纬曲学、污条陋制、道流醮谢、术家厌胜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尽合圣人之经，为后世法。"迁礼部员外郎。孔宗翰请尊奉孔子祠，复因上五议，欲专其祠飨，优其田禄，蠲其庙干，司其法则，训其子孙。朝廷多从之。

兼崇政殿说书，进起居舍人兼侍讲，转起居郎。请择经行之儒，补诸县教官；凡学者考其志业，不由教官荐，不得与贡举、升太学。拜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言："太学诸生，有诱进之法，独教官未尝旌别，似非严师劝士之道。"未逾年，以疾改天章阁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岩叟等言复学行超特，宜加优赙，诏赐钱五十万。子岐，建炎中为门下侍郎。

孙升，字君孚，高邮人。第进士，签书泰州判官。哲宗立，为监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奸邪，升多所建明。尝上疏曰："自二圣临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材，俱收并用，近世得贤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在廷济济有成周之风，此首开言路之效也。愿于耳目之臣，论议之际，置

党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间一开，则言者不安其职矣。言者不安其职，则循默之风炽，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迁殿中待御史。

梁焘责张问，升从而击之，执政指为附和，出知济州。逾年，提点京西刑狱，召为金部员外郎，复拜殿中侍御史，进侍御史。时翰林承旨邓温伯为台臣所攻，升与贾易论之尤力。谓草蔡确制，称其定策功比汉周勃，欺天负国，岂宜亲承密命？不报。由起居郎擢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以天章阁待制知应天府。董敦逸、黄廷基摭升过，改集贤院学士。

绍圣初，翟思、张商英又劾之，削职，知房州、归州；贬水部员外郎，分司；又贬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

升在元祐初，尝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学，为一代文宗。及进居大位，出其私智，以盖天下之聪明，遂为大害。今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已极其任矣；若使辅佐经纶，愿以安石为戒。”世讥其失言。

韩川，字元伯，陕人。进士上第，历开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刘挚荐，为监察御史。极论市易之害，以为：“虽曰平均物直，而其实不免货交以取利，就使有获，尚不可为，况所获不如所亡，果何事也？愿量留官吏，与之期，使趣罢此法。”从之。

迁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于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则几于利权势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绩以赴用，要其终也，则莫不收虚名而废实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遇大州阙，则选诸所表；他虽考课上等，皆莫得预。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谓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诸驰骛请求者，得之为易；至于淹历郡县治状应法者，顾出其下，则是谨身修洁之人，不若营求一章之速化也。”于是诏吏部更立法。

张舜民论西夏事，乞停封册，朝廷以为开边隙，罢其御史。梁焘等为舜民争之。川与吕陶、上官均谓舜民之言，实不可行。焘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贤校理、知颍州。还为侍御史、枢密都承旨，进中书舍人、吏、礼二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复守颍，徙虢州。与孙升同受责，由坊州、郢州贬屯田员外郎，分司，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龚鼎臣，字辅之，郓之须城人。父诱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

景祐元年第进士，为平阴主簿，疏泄潴水，得良田数百千顷。调孟州司法参军，以荐，为泰宁军节度掌书记。

徂徕石介死，谗者谓介北走辽，诏衮州劾状。郡守杜衍会问，掾属莫对，鼎臣独曰："介宁有是，愿以阖门证其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如是，未可量也。"举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莱芜县。大臣荐试馆职，坐与石介善，不召。徙知濛阳县，转秘书丞。丁母忧，服除，知安丘县。以贤良方正召试秘阁，转太常博士，赐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无学者，鼎臣请于朝，建庙学，选邑子为生，日讲说，立课肄法，人大劝，始有登科者。郡人绘像事之。

召入编校史馆书籍，转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岁冬旱，将锡春宴，鼎臣曰："旱甾太甚，非君臣同乐之时，请罢宴以答天戒。"日当食，阴云不见，鼎臣曰："阳精既亏，四方必见，为异益大，愿精思力行，进贤远佞，以应皇极。"又论内侍都知邓保信罪状，不应出入禁中；苏安静年未五十，不应超押班；妃嫔赠三代，僭后礼；董淑妃赐谥，非是；凡大礼赦，请准太平兴国诏书，前期下禁约，后有犯不原，以杜指赦为奸者，宜著为令；开封三司于法外断狱，朝廷多曲徇其请，愿先付中书审画。仁宗悉从之。

寻兼管勾国子监，判登闻检院，详定宽恤民力奏议。淮南灾，以鼎臣体量安抚，蠲逋振贷，全活甚众。为辽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辽犯淄、青，臣祖母、兄、姊皆见略，义不忍往。"许之，仍诏后子孙并免行焉。

俄拜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赐三品服。转吏、礼二部郎中。论宗室宜岁试补外官，请汰滥官冗兵，蓄财用，禁奢靡。连劾薛向奸暴，鬻盐、市马皆罔上。英宗登位，屡乞延访臣下，亲决国事。上疏劝皇太后早还政；及卷帘而御玺未复，又极论。谓昭陵宜俭葬，景灵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岁，阔略细故，至大事，无所顾忌。然其言优游和平，不为峻激，使人主易听，退亦未尝语人，故其事多施行。

改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徙江宁。召还，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铨、太常寺。选人得官，待班谢辞，率皆留滞。鼎臣奏易为门谢辞，甚便之。明堂议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严父莫大于配天，未闻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讲，欲赐坐。事下礼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悦。求补外，知衮州。

是时，诸道方田使者希功赏，概取税虚额及尝所蠲者，加旧籍以病民。鼎臣独按籍差次为十等，一无所增，衮人德之。改吏部，提举西京崇福宫。复判太常寺，留守南京。陛辞，神宗顾语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尔，行且用卿矣。"

时河决曹村，流殍满野，鼎臣劳来振拊，归者不胜计。拜谏议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请老，提举亳州太清宫。寻以正议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郑穆，字闳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谨好学，读书至忘栉沐，进退容止必以礼。门人千数，与陈襄、陈烈、周希孟友，号"四先生"。举进士，四冠乡书，遂登第，为寿安主簿。召为国子监直讲，除编校集贤院书籍。岁满，为馆阁校勘，积官太常博士。乞纳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从之。改集贤校理，求外补，通判汾州。

熙宁三年，召为岐王侍讲。嘉王出阁，改诸王侍讲。府僚阙员，御史陈襄请择人，神宗曰："如郑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馆阁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纪，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讲说有法，可为劝戒者，必反复擿诵，岐、喜二王咸敬礼焉。

元丰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鉴湖旱干，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连年水溢，民逋官租积万缗，穆奏免之。未满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

元祐初，召拜国子祭酒。每讲益，无问寒暑，虽童子必朝服廷接，以礼送迎。诸生皆尊其经术，服其教训。故人张景晟者死，遣白金五百两，托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长之。三年，扬王、荆王请为侍讲，罢祭酒，除直集贤院，复入王府。荆王薨，为扬王翊善。太学生乞为师，复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给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宝文阁待制，仍祭酒。

六年，请老，提举洞霄宫。敕过门下，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不报。太学之士数千人，以状诣司业，又诣宰相请留，亦不从。于是公卿大夫各为诗赠其行。空学出祖汴东门外，都人观者如堵，叹未尝见。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军事推官。

席旦，字晋仲，河南人。七岁能诗，尝登沉黎岭，得句警拔，观者惊异。元丰中，举进士，礼部不奏名。时方求边功，旦诣阙上书言：“战胜易，守胜难，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纳，令廷试赐第。历齐州司法参军、郑州河阳教授、敕令所删定官。

徽宗召对，擢右正言，迁右司谏。御史中丞钱遹率同列请废元祐皇后而册刘氏为太后，旦面质为不可。遹劾旦阴佐元祐之政，左转吏部员外郎。改太常少卿，迁中书舍人、给事中。新建殿中省，命为监，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讲。

内侍郝随骄横，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语，嫌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宣州。召为户部侍郎，还吏部。郝随复入侍，乃以显谟阁直学士知成都府。

自赵谂以狂谋诛后，蜀数有妖言，议者遂言蜀土习乱。或导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郑州。入见，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皆非其土俗，愿勿为虑。”遂言：“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而有司冀赢羡，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为卿损数百万虚券，而别给缗钱与本业，可乎？”对曰：“陛下幸加惠远民，不爱重费以救敝法，此古圣王用心也。”自是钱引稍仍故。

坐进对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复知成都。朝廷开西南夷，黎州守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旦引唐南诏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诱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为奸利敛困诸蕃之状，宰相不悦，代以庞恭孙，而徙旦永兴。恭孙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学士，复知成都。时郅永寿、汤延俊纳士，枢密院用以詶旦，旦曰：“吾以为朝廷悔开疆之祸，今犹自若邪？”力辞之。卒于长安，年六十二，赠太中大夫。

旦立朝无所附徇，第为中丞时，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纠其私出府，请推治官吏，议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绍兴初，参知政事。

乔执中，字希圣，高邮人。入太学，补《五经》讲书，五年不谒告。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见而器之，命子弟与之游。擢进士，调须城主簿。时河役大兴，部役者不得人。一夕，噪而溃，因致大狱。执中往代，终帖然。富民赂吏，将创桥所居以罔市利，执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执中曰：“官可去，桥不可创也。”卒不能夺。

王安石为政，引执中编修《熙宁条例》，选提举湖南常平。章惇讨五溪，檄执中取大田、离子二峒。峒路险绝，期迫，执中但走一校谕其酋，即相率归命。录功当迁秩，辞以及父母。

就徙转运判官，召为司农丞、提点开封县镇。诸县牧地，民耕岁久，议者将取之，当夷丘墓，伐桑柘，万家相聚而泣。执中请于朝，神宗诏复予民。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时河决广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执中不顾，立其上，众随之如蚁附，不日埽成。

元祐初，为吏部郎中，请选人由县令、录事参军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亲。兼徐王府侍讲、翊善，迁起居舍人、起居郎，权给事中。有司以天下谳狱失出入者同坐，执中驳之曰："先王重入而轻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复肯与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进中书舍人。邢恕遇赦甄复，执中言："恕深结蔡确，鼓唱扇摇，今复其官，惧疑中外。"迁给事中、刑部侍郎。

绍圣初，上官均摭执中为吕大防所用，以宝文阁待制知郓州。执中宽厚有仁心，屡典刑狱，雪活以百数。明年，梦神人畀以骑都尉，诘旦为客言之，少焉，谈笑而逝，年六十三。

论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养，至于中叶，盛矣。颜复、郑穆醇然儒者，宜居师表。龚鼎臣、乔执中始终不渝厥守，岂易得哉。章衡欲复山后八州，为国启衅；孙升以苏轼比王安石为人；韩川诋张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见疑，因而挤之。然瑕不掩瑜，它善盖亦有可称者。古称"才难不其然"者，其斯之谓欤？

列传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萧服附 徐勣 张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 张克公附 毛注洪彦升 钟傅 陶节夫毛渐 王祖道 张庄 赵遹

傅楫，字元通，兴化军仙游人。少自刻厉，从孙觉、陈襄学。第进士，调扬州司户参军，摄天长令，发擿隐伏，奸猾屏迹。转福清丞，知龙泉县。孙觉为御史中丞，语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以乐居中者，免外台督责耳，今俯首权门，觳外台奚择？且外官，己所当得也。"遂去不顾。

道除太学博士，居四年，未尝一迹大臣门。既满，径赴铨曹。楫丞福清时，受知郡守曾巩，巩弟布方执政，由是荐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资善堂学，择师傅为说书，升楫记室参军，进侍讲、翊善，中人輗事于府者，多与宫僚狎，楫独漠然不可亲，一府严惮之。五年不迁。邹浩得罪贬，楫以赆行免官。

徽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历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拜中书舍人。时曾布当国，自以于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他日，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尝道此。"

楫在朝岁余，见时事浸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龙图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蕃邸旧臣，赐绢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进士，历官州、县。崇宁中，为尚书议礼编修官，召对，擢监察御史。畸至台，欲有所论建，而六察无言事法，乃诣匦上十事，言花石扰民，土木弊国，冗费多，恩泽滥，议论异同，下情睽隔。其论当十、夹锡钱最为剀当，略曰："小钱之便于民，久矣。古者军兴用之，或以一当百，至于当千，此权时之术，非可行于无事之世。今当十之议，固足纾目前，然使游手鼓铸，无故有倍称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加断斩，势不可止。恐未能期岁，东南小钱轻，钱轻则物重，物重则民愈困，此盗贼所由起也。陕西旧无铜钱，故以夹锡为贵，一切改铸，则犹前日铁钱耳。今东南方私铸，又将使西北效之，是导民犯法也。"

进殿中侍御史。尝经国子监门，有小内侍从数骑绝道突过，驺卒追问不为止，台檄诸司捕之不获。畸曰：“风宪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内省迹治，竟抵罪。

蔡京兴苏州钱狱，欲陷章綖兄弟，遣开封尹李孝寿、御史张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盗铸罪，死者甚众，京犹以为缓。帝独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萧服往代。京将啖以显仕，白为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苏，即日决释无左证者七百人，叹曰：“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会权要，杀人以苟富贵乎？”遂阅实平反以闻。京大怒，削畸三秩，贬监信州酒税，未几，卒。既而狱事竟，复羁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将发棺验实，畸子浚泣诉，乃止。建炎初，赠龙图阁直学士。浚官至右正言。

萧服，字昭甫，庐陵人。第进士，调望江令，治以教化为本。访古迹，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笋台，皆为筑亭。又刻唐县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向。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颂传之，以为治化所致。知高安县，尉获凶盗，狱具矣，服审其辞，疑之，且视其刀室不与刃合，顷之而杀人者得，囚盖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亲贤宅教授。提举淮西常平，召为将作少监。

以使事得入对，论人主听言之要，以谓唐、虞盛世，犹畏巧言而SW谗说。纚纚数百言，徽宗谓有争臣风，擢监察御史。奉诏作《崇宁备官记》，帝称善，诏辅臣曰：“服文辞劲丽，宜居翰苑。朕爱其鲠谔，顾台谏中何可阙此人？”俄偕沈畸使鞫狱，坐羁管处州，逾岁得归。张商英当国，引为吏部员外郎。送辽使，得疾于道，遂致仕。既愈，还旧职，以父老，得请知蕲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初，宣州南陵人。举进士，调吴江尉，选桂州教授。王师讨交阯，转运使檄勣从军。饷路瘴险，民当役者多避匿，捕得千余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饥羸病乏，不足胜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争不变，使者不能夺。郭逵宿留不进，勣谓副使赵离曰：“师出淹时，而主帅无讨贼意，何由成功？”因具蛮人情状疏于朝，谓断者人主之利器，今诸将首鼠不进，惟断自上意而已。既而逵、离果皆以无功贬。

舒亶闻其名，将以御史荐，勣恶亶为人，辞不答。求知建平县，入为诸王宫教授，通判通州。濒海有捍堤，废不治，岁苦漂溺。勣躬督防卒护筑之，堤成，民赖其利。复教授广陵、申王院，改诸王府记室参

军。哲宗见其文，谕奖之，欲俟满岁以为左右史，未及用。

徽宗立，擢宝文阁待制兼侍讲，迁中书舍人，修《神宗史》。时绍圣党与尚在朝，人怀异意，以沮新政。帝谓勣曰："朕每听臣僚进对，非诈则谀；惟卿鲠直，朕所倚赖。"因论择相之难，云已召范纯仁、韩忠彦。勣顿首贺曰："得人矣！"诏与蔡京同校《五朝宝训》。勣不肯与京联职，固辞，奏京之恶，引卢杞为喻。迁给事中、翰林学士。上疏陈六事：曰时要，曰任贤，曰求谏，曰选用，曰破朋党，曰明功罪。

国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矣，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讨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诏戒史官，俾尽心去取，毋使失实。

帝之初政，锐欲损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为然，已乃密陈绍述之说。帝不能决，以问勣，勣曰："圣意得非欲两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又因论弃湟州，请"自今勿妄兴边事，无边事则朝廷之福，有边事则臣下之利。自古失于轻举以贻后悔，皆此类也。"

勣与何执中偕事帝于王邸，蔡京以宫僚之旧，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节。谒归视亲病，或言翰林学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谒告归尔，非去朝廷也，奈何轻欲夺之！"俄而遭忧。京入辅，执中亦预政，擿勣行章惇词，以为诋先烈。服阕，以主管灵仙观，入党籍中。起知江宁府，言者复论为元祐奸朋，必不能推行学政，罢归。

大观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觐，极论茶盐法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对曰："生财有道，理财有义，用财有法。今国用不足，在陛下明诏有司，推讲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见卿久，今日乃闻嘉言。"加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

蔡京自钱塘召还，过宋见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

勣笑曰："人各有志，吾岂以利禄易之哉？"京惭不能对，勣亦终不复用。以疾，除显谟阁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为帝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

张汝明，字舜文，世为庐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贤，元丰中以论尚书左丞王安礼，与之俱罢。未几，卒。汝明少嗜学，刻意属文，下笔辄千百言。入太学，有声一时。国子司业黄隐将以子妻之，汝明约无饰华侈，协力承亲欢，然后受室。

登进士第，历卫真、江阴、宜黄、华阴四县主簿，杭州司理参军，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数医不效，汝明刺血调药，傅之而愈。江阴尉贫且病，市物不时予直，部使者欲绳以法，汝明为鬻橐中装，代偿之。华阴修岳庙，费钜财窘，令以属汝明。汝明严与为期，民德其不扰，相与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庙非典祀、妖巫凭以惑众者，则毁而惩其人。滞州县二十年，未尝出一语干进，故无荐者。

大观中，或言其名，召置学制局，预考贡士，去取皆有题品。值不悦者诬以背王氏学，诏究其事，得所谓《去取录》，徽宗览之曰："考校尽心，宁复有此？"特改宣教郎。

擢监察御史。尝摄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权，以蔡京为首。帝奖其介直。京颇惮之，徙司门员外郎，犹虞其复用，力排之，出通判宁化军。地界辽，文移数往来，汝明名触其讳，辽以檄暴于朝。安抚使问故，众欲委罪于吏，汝明曰："诡辞欺君，吾不为也。"坐责监寿州麻步场。遇赦，签书汉阳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内。时主者多不亲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临以阅实，虽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贿谢，而税均于一路最。晚知岳州，属邑得古编钟，求上献。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惧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职以幸赏乎？"卒于官，年五十四。

汝明事亲孝，执丧，水浆不入口三日，日饭脱粟，饮水，无醯盐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辄踣。梦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验，人以为孝感。汝明学精微，研象数，贯穿经史百家，所著书不蹈袭前人语，有《易索书》、《张子卮言》、《大究经》传于世。

黄葆光，字元晖，徽州黟人。应举不第，以从使高丽得官，试吏部铨第一，赐进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参军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校书郎，擢监察御史、左司谏。始莅职，即言："三省吏猥多，如迁补、升转、奉入、赏劳之类，非元丰旧制者，其大弊有十，愿一切革去。"徽宗即命厘正之，一时士论翕然。而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请降御笔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徙葆光符宝郎。省吏醵钱入宝箓宫，作十道斋报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复拜侍御史。

辽人李良嗣来归，上《平夷书》规进用，擢秘书丞。葆光论其五不可，大概言“良嗣凶黠忿鸷，犯不赦之罪于邻国，逃命逭死，妄作《平夷》等书，万一露泄，为患不细。中秘图书之府，岂宜以罪人为之？宜厚其禄赐，置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刚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顺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则是伤仁，非所以驭下也；苟矫亢以求伸，则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读其奏于殿中。

自崇宁后，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阳请一切废罢，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时皆壮之。

政和末，岁旱，帝以为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动天，恩足以感人，检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气，臣所以不能无疑也。盖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无归美报上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人君有慈惠恻怛之心，而人臣无将顺奉承之意者，能致阴阳之变。陛下恭俭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师蔡京侈大过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绍述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丰之法，强悍自专，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依违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责。此天气下而地不应，大臣不能尚德以应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报。且欲再上章，京权势震赫，举朝结舌，葆光独出力攻之。京惧，中以它事，贬知昭州立山县。又使言官论其附会交结，泄漏密语，诏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为职方员外郎，改知处州。州当方腊残乱之后，尽心收养，民列上其状。加直秘阁，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

葆光善论事，会文切理，不为横议所移，时颇推重。本出郑居中门，故极论蔡京无所顾，然其他不能不迎时好，方作神霄万寿宫，温州郭敦实、泗州叶点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军陈并、秀州蔡崇、岳州傅惟肖、祁门令葛长卿不即奉行制书，存留僧寺形胜、佛像，及决罚道流，乞第行窜黜，遂悉坐停废，议者尤之。

石公弼，字国佐，越州新昌人。登进士第，调卫州司法参军。淇水监牧马逸，食人稻，为田主所伤。圉者讼至密，郡守韩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谓此人无罪，宗哲曰：“人伤官马，奈何无罪？”公弼曰：“禽兽食人食，主者安得不御，御之岂能无伤？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无杀乎？今但当惩圉者，民不可罪。”宗哲委，以属吏。既而使者来虑囚，如公弼议。获嘉民甲与乙斗，伤指；病小愈，复与丙斗，病指流血死。郡

吏具狱，两人以他物伤人，当死。公弼以为疑，驳而鞫之，乃甲指血流伤，因而丙发，指脱瘕中风死，非由击伤也。两人皆得免。

章惇求太学官，或荐公弼，使往见。谢曰："丞相素侮人，见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调涟水丞。供奉高公备纲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数日无风，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载，钱失百万。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备与寓客妻通，杀其夫，畏事觉，所至窃官钱赂其下，故诡为此说。即收捕穷治，皆服辜。

知广德县，召为宗正寺主簿。入见，言："朝廷比日所为，直词罕闻，颂声交至，未有为陛下廷争可否者。愿崇忠正以销谀佞，通谏争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计等第，颇事告讦。公弼言："设学校者，将以仁义渐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顾使之相告讦，非所以建学本意也。"又言："删定敕令官、寺监丞簿等，皆以执政近臣子弟为之，未有资考，不习政事。请一切汰遣，以开寒畯之路。"从之。

由右正言改左司谏。论东南军政之敝，以为"有兵之籍，无兵之技。以太半之赋，养无用之兵，异日惧有未然之患。"其后睦盗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奉得罪，而内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矫称诏旨，安得勿论？请自今中旨虽不当覆者，亦令有司审奏。"

迁侍御史。苏杭造作局工盛，公弼陈扰民之害，请革技巧之靡丽者，稍罢进奉，帝纳之。蔡京始与公弼有连，故因得进用，至是，意浸异，京恚焉。徙太常少卿，迁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记室。故事，初至宫，例得金缯之赐二百万，公弼辞不受。

大观二年，拜御史中丞。执政言："国朝未有由左史为中执法者。"帝曰："公弼尝为侍御史矣。"时斥卖元丰库缣帛，贱估其直，许朝士分售，皆有定数，从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还之。宰相有已取万匹者，即日反其故。

水官赵霆建开直河议，谓自此无水忧，已而决坏钜鹿，法当斩。霆善交结，但削一官，犹为太仆少卿。公弼论为失刑，霆坐贬。京西转运使张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邓三州税，公弼以为"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赋耳，而徽言掊克重敛，民何以堪？"诏罢之。遂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京始罢。又言吏员猥冗，戾元丰旧制。于是堂选归吏部者数千员，罢宫庙者千员、都水知埽六十员，县非大郡悉省丞，

在京茶事归之户部，诸道市舶归之转运司，仕涂为清。

京虽上相印，犹提举修《实录》。公弼复言："京盘旋京师无去志，其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又因星变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刘逵主国柄，公弼复论其废绍述良法，启用元祐邪党学术，人以是知其非一意于正者。进兵部尚书兼侍读。上疏言："崇宁以来，臣下专务生事，开边兴利，营缮徭役，蹶民根本，因之饥馑。汴西挽运花石，农桑废业，徒弊所有，以事无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

张商英入相，欲引为执政，何执中、吴居厚交沮之。以枢密直学士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贼巢穴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公弼严赏罚督捕，尽除之。改述古殿直学士、知襄州。蔡京再辅政，罗致其罪，责秀州团练副使，台州安置。逾年，遇赦归。卒，年五十五。后三岁，复其官。

公弼初名公辅，徽宗以与杨公辅同名，改为公弼云。

张克公，字介仲，颍昌阳翟人。起进士。大观中，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与中丞石公弼论其罪，京罢，克公徙起居舍人。逾月，进中书舍人，改右谏议大夫。京犹留京师，会星文变，克公复论之，中其隐慝，语在京传。京致仕，张商英为相，与郑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讼，归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罢，京复召，衔克公弗置。徽宗知之，为徙吏部尚书。京欲以铨综稽违中克公，既又摘其知贡举事，帝以为所取得人，不问也。居吏部六年，卒，赠资政殿学士。

毛注，字圣可，衢州西安人。举进士，知南陵、高苑、富阳三县，皆以治办称。大观中，御史中丞吴执中荐为御史，诏赐对，未及而执中罢，注辞焉。徽宗固命之，既见，谓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而卿独知义命，故特召卿。"即以为主客员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

蔡京免相留京师，注疏其擅持威福，动摇中外，以叶梦得为腹心，交植党与。帝为逐梦得，而迁注侍御史。遂极论京"受孟翊妖奸之书，与逆人张怀素游处，引凶朋林摅置政府，用所亲宋乔年尹京。其门人播传，咸谓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复用。"于是论者相继，京遂致仕。

四年，彗再见，注又言："臣累论蔡京罪积恶大，天人交谴，虽罢相致政，犹怙恩恃宠，偃居赐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实在于京。

考京之罪，盖不可以缕数：陛下去《党碑》以开自新之路，京疾其异己而别为防禁；陛下颁明诏以来天下之言，京恶其议己而重致于法；以严刑峻罚胁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声焰所震，中外愤疾，宜早令去国，消弭灾咎。”奏上，京始出居钱塘。

注复采当世之急务，曰省边事，足财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谓：“近年以来，边民侥幸苟得：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昔所羁縻者，今尽纳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穷荒不可计之费。今黔南已有处分，如夔、渝新边，宜在裁省。运盐昔主于漕计，今移于它司；常平昔积于外州，今输于都下。经费安得不匮，财货何以转移？愿诏有司，悉讲复元丰旧制。汤之遭旱，以士失职为辞。今学校养士，盖有常额，额外之人，不复可预教养，岁贡之余，略无可进之地。愿留贡籍三分，暂存科举，以待学外之士，使无失职。东南造作奇玩、花石纲舟，与后苑工徒、京城营缮，并宜暂罢，以抑末敦本。凡此，皆圣政之所当先，人心悦则天意解矣。”注所论切于世务类此。

迁左谏议大夫。张商英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无大臣体，然讫以与之交通，罢提举洞霄宫，居家数岁，卒。建炎末，追复谏议大夫。

洪彦升，字仲达，饶州乐平人。登第，调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规荐，而中分奉入。彦升处僧舍，却奉不纳，如约，始交印。历郴州判官，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

彦升尝辟广西经略府，或称其才，擢提举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荐新提举广西学事幸义可御史，及陛辞，适与同日，徽宗两留之，遂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彦升孤立，任言责阅五年，论：“蔡京再居元宰，假绍述之名，一切更张，败坏先朝法度，朋奸误国，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凭眷顾之恩，中怀跋扈之志。愿早赐英断，遣之出京。”“何执中缘潜邸之旧，德薄位尊，当轴处中，殊不事事，见利忘义，唯货殖是图。愿解其机政，以全晚节。”“吕惠卿与张怀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经》云‘我遇公为黄石之师。’且张良师黄石之策，为汉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辄以为比？”他如邓洵仁、蔡薿、刘拯、李孝称、许光凝、许几、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皆条摭其过，一不为回隐。

右仆射张商英与给事中刘嗣明争曲直，事下御史。彦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言郭天信以谈命进用，交结窜斥；因请禁士大夫毋语命

术，毋习释教。

先是，诏诸道监司具法令未备，若未便于民者，久而弗上。彦升言："吏狃于势，随时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缘为奸者众。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宁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摇崇宁学校之政，省事原情，当有劝沮。宜遣官编汇，辨其邪正，以行赏罚。"皆从之。迁给事中。尝谒告一日，而张商英复官之旨经门下，言者以为顾避封驳，出知滁州。寻加右文殿修撰，进徽猷阁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赠太中大夫。

论曰：蔡京用事，炎焰炽然，其势莫敢遏。此数子者，乃力数其罪而连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郑居中，公弼、注朋张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见、畸、服不阿，汝明不欺，彦升孤立，其贤乎！唯勣宫邸旧学，人望攸属，而不使跻政地；至京则暂罢亟起，始终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齐桓公所以嗤于郭亡也。

钟傅，字弱翁，饶州乐平人。本书生，用李宪荐，为兰州推官。坐对狱不实，羁管郴州。绍圣中，章惇兴边事，奏还其官。得入对，为哲宗言："兵贵智而不贵力，夏众夥而勇，难以一举灭。但当择城险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毙。"帝然之，命干当熙河、泾原、秦凤三路公事。

夏人陷金明，渭帅毛渐出兵攻其没烟砦，傅合击破之，又与熙州王文郁进筑安西城，论功加秘阁校理。章楶帅渭，命傅所置将苗履统众会泾原之灵平，夏人悉力来拒，傅步骑二万，出不意造河梁以济师，遂作金城关，又献白草原捷，连进集贤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仅再岁。遂擅帅熙、秦骑四万出塞，无功而还。惇方主其议，不加罪。

初，傅请合三路兵从青南讷心或颠耳关筑天都城，以包浅井、□□啰、和市。工既集，复言水源不壮，不可兴役。朝论以所奏乖异，将罢傅，曾布为言，但褫职。俄而白草原诈增首虏事觉，责监永州税，再贬连州别驾。崇宁中，复起知河中府，历郓、瀛、渭三州，擢显谟阁待制。建言："河南要地，灵武为根本。其西十五州，六为王土。其东由清远距罗山走灵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监军统焉。若选将简师先击之，以趋韦州，可断其右臂。徐当拊纳离畔，渐规进取，讫城萧关，可断其左臂。"乃条上十四事，未报。

诏诸道进讨，傅遣将折可适领锐骑出萧关，至灵州川，有功。进龙

图阁直学士。会别将高永年没于西，而可适遇雨失道，为虏所乘，乃班师。傅以稽违逗挠，黜知汝州，夺学士。未几，复为杭州、真定、永兴、太原、延安府，以故职卒。赠端明殿学士。傅从布衣致通显，所行事大氐欺妄，故屡起屡偾云。

陶节夫字子礼，饶州鄱阳人，晋大司马侃之裔也。第进士，起家为广州录事参军。杨元寇暴山谷间，捕系狱，屡越以逸，且不承为盗，既累年。节夫诘以数语，元即吐服，将适市，与诸囚诀曰："陶公长者，虽死可无憾。"知新会县，广守章粢重其材。粢帅泾原，辟入府。

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官，进虞部员外郎，迁陕西转运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贤殿修撰。筑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既为宋有，其酋惊曰："汉家取我金窟埚！"亟发铁骑来争。节夫分部将士遮御之，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敛兵退。连擢显谟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

方议城银州，谍告夏人已东。节夫料必西趋泾原，官属不肯从，节夫曰："吾计之熟矣。"乃遣裨将耿端彦疾驱至银州，五日城成，夏人果从泾原至，则城备已固，遂遁去。进枢密直学士。

节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张康国从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纳。放牧者执杀之，夏人怨怒，大入镇戎军，杀卤数万口。节夫寻领经制环庆、泾原、河东边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银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遂陈取兴、灵之策。加龙图阁学士。会朝廷罢经制司，且弃所城地，节夫乃求内郡。徙洪州，改江宁府，历青、秦二州、太原府。

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河东、河北骚动，两路帅臣、宪臣皆罪去，至出台郎督捕之。节夫请悉罢所遣兵，卒以计获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为待制、知永兴军，数月，卒。追复龙图阁学士。

毛渐，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进士，知宁乡县。熙宁经理五溪，渐条利害以上察访使，使者诿以区画，遂建新化、安化二县。渐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县，召为司农丞，提举京西南路常平。

元祐初，知高邮军，迁广东转运判官。渠阳蛮扰边，近臣言渐习知蛮事，徙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时朝廷议弃地，渐曰："蛮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怀德。今一犯边即弃地，非计也。"不报。渠阳既弃，蛮

复大入钞略，覆官军，荆土为大扰。

渐历提点江西刑狱、江东、两浙转运副使。浙部水溢，诏赐缗钱二百万以振之。渐言："数州被害即捐二百万，傥仍岁如之，将何以继？"乃案钱氏有国时故事，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

加集贤校理，入为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阁校理为陕西转运使。摄渭、秦、熙三州。未几，复摄帅泾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边，遣将捣其虚，遂破没烟砦。进直龙图阁、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优赠龙图阁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进士，又举制科，会罢，调韩城尉，知松阳、白马二县。为司农丞、监察御史。数言事，以论枢密承旨张诚一试补吏挟私、延州吕惠卿遣禁卒馈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员外郎、知汀、泉、福三州。历使诸路，入为户部、吏部员外郎，左司谏。言陕西兵未可减，徽宗谓其论事无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书少监，再为福州。加直龙图阁、知桂州。

蔡京开边，祖道欲乘时徼富贵，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士，夸大其辞，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余万口，其旁通江洞之众，尚未论也。王江在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势，据诸峒要会，幅员二千里。宜开建城邑，控制百蛮，以武臣为守，置溪峒司主之。"诏以为怀远军，且颁诸司使至殿侍军将告命，使第补其首领。置二砦，为立学。

又言："黎人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愿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为允州，中古州地为格州，增提举溪峒官三员。又言羁縻知地州罗文诚、文州罗更晏、兰州韦晏闹、那州罗更从皆内附，请于黎母山心立镇州，为下都督府，赐军额曰静海，知州领海南安抚都监，徙万安军于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独拒命，发兵讨擒之，遂筑怀远军为平州，格州为从州，南丹为观州，并允、地、文、兰、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显谟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

召为兵部尚书，未行，与融州张庄谋，使庄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团结，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则未得者才十之一耳。于是徭、黎渠帅不胜忿，蜂起侵剽，围新万安军及观州，杀官吏。初，祖道

徙城时，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诏问，不能对。京芘之，犹除端明殿学士、知福州，复以刑部尚书召。大观二年，卒，赠宣奉大夫。

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诸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限。地瘴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蔡京既自以为功，至谓："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祖道用是超取显美。张商英为相，治其诞罔，追贬昭信军节度副使。京再辅政，复还之。然其所创名州县，不旋踵皆罢。是后庞恭孙、张庄、赵遹、程邻皆以拓地受上赏，大抵皆规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骤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张庄，应天府人也。元丰三年，擢进士第。历提举司、讲议司检讨官，出提举荆湖、夔州等路香盐事。改提举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点刑狱，进龙图阁直学士、广南西路转运副使。

王祖道既请立朱崖诸州县，徙万安军，诏庄按覆相度，实与祖道相表里。祖道召为兵部尚书，授庄集贤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庄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庄复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及恩广监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等纳土，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幅员九千余里。"寻又奏："宽乐州、安沙州、谱州、四州、七源等州纳土，计二万人，一十六州、三十三县、五十余峒，幅员万里。"蔡京帅百官表贺，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知靖州。

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从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请复元祐所弃渠阳军。渠阳既城，乃上言："湖北至广西，繇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而往，犹弓弦耳。"因以利啖诸蛮使纳土，立里堠。庄忌之，且欲蛮之多属广西为己功，因诱复水蛮石盛唐毁其烽表、桥梁。渠阳蛮酋杨惟聪请讨之，子武以闻。朝议谓其生事，罢子武。

未几，安化蛮纳土，庄遣黄忱往筑州城。忱，蛮将也，知蛮情伪，力言不可。庄怒，遣忱护筑溪州，别遣胡超、侬昌等筑安化城，果为蛮所掩，超等没者几千人。中书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庄擅兴师旅，启衅邀功，妄言诸蛮效顺，纳款得地。当时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奏贺行赏，张皇其事。自昔欺君，无大于此。"朝廷既追贬祖道，庄责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再贬连州，移和州。

起知荆南府，徙江宁。复进徽猷阁直学士，历知渭、亳、襄州、镇

江东平府。宣和六年，坐缮治东平城不加功辄复摧圮，降两官，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宣奉大夫。

赵遹，开封人。大观初，以发运司勾当公事为梓州路转运司判官。沪、戎诸夷纳土，命遹相置，以建立纯州县、砦劳，加直秘阁。升转运副使，俄授龙图阁直学士，为正使。

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岭堡，知砦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器饮卜漏等酒漏心艳之。会沪帅贾宗谅以敛竹木扰夷部，且诬致其酋斗个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结，因上元张灯袭破砦，虏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遹行部昌州，闻之。倍道趣泸州。贼分攻乐共城、长宁军、武宁县，宗谅皆遣将拒却之。已而乐共城监押潘虎诱杀罗始党族首领五十人，其族蛮愤怒，合漏等复攻乐共城。遹并劾之，诏斩虎，罢宗谅，代以康延鲁，而听遹节制。遹阴有专讨意，兵端益大矣。于是诏发陕西军、义军、土军、保甲三万人，以遹为泸南招讨使。遹与别将马觉、张思正分道出，期会于晏州。思峨州近而固，遹遣王育先破之，村囤诸落相继而克，因其积谷食士卒。

既抵晏州，觉、思正各以兵来会。漏据轮缚大囤，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溃者悉赴之，乃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阬阱，仆巨枿，布渠答，夹以守障，俯瞰官军。矢石所中皆靡碎，遹军不能进。间从巡检种友直、田祐恭按视，其旁山崖壁特峭绝，贼恃之无守备。遹欲袭取，命友直、祐恭军其下，而身当贼冲，番军迭攻之。未旦，鼓而进，迨夕则止，贼并力拒战，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习山险，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缘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数十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于猱背。暮夜，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颠，乃缒梯引下，人人衔枚，挈猱蚁附而上。比鸡鸣，友直、祐恭与其众悉登，拥刀斧穿箐入。及贼栅，出火然炬，猱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猱窜其上，火辄发，贼号呼奔扑，猱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遹望见火，麾军蹑云梯攻其前。两军相应，贼扰乱，不复能抗，赴火堕崖死者不可计，俘斩数千人。卜漏突围走，至轮多囤，追获之。晏州平，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遹为建城砦，画疆亩，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号曰“胜兵”。诏置沿边安抚司，以转运副使孙羲叟为安抚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诏赠节义族姬。

加遹龙图阁直学士、熙河兰湟经略安抚使。遹以疾请祠，不许。既入对，赐上舍出身，拜兵部尚书。遹与童贯有隙，力请去，以提举醴泉观兼详定一司敕令。六年，出知成德军，拜延康殿学士，赐其子永裔上

舍出身、秘书省校书郎。

涞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众为贼，攻败城邑，辽人不能制。中山帅府阴与才通，诱使来归，才寻为辽所破，遂上书请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贯大喜，将许之，遹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谋止遹，遹曰："帅臣所部，封境虽异，事无异也。且论思献纳，侍从之职，遹今以侍从备帅臣，而真定、中山边接，隙苟一开，吾境得无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还才书。才穷蹙，转入河东。诏以问遹，遹复具疏极论其害。洎遹徙熙州，黼等卒纳才，又虑遹过阙入见有所陈，趣使便道赴镇。诸蕃闻遹至，相贺曰："吾父来，朝廷真欲无事矣！"争出锄耨，牛价为顿高。

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遹上言曰："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居数月，以疾乞致仕，命提举嵩山崇福宫。起知中山、顺昌、应昌府。金人举兵，召遹赴阙，寻卒。

永裔历知眉州。言者论遹欺罔朝廷以军功，永裔遂放罢。

论曰：夏人时蹈窾，逐之使出则已。章惇、蔡京故挠之用兵，涂边人肝脑于地，以幸己功，不亦颠乎？诸蛮溪峒，茅瘴非人域，鸩虺与居，况无敢闯吾圉。京乃使祖道、张庄之徒凿空为功，举中国重赀，弃诸不毛，而文饰奸慝，铺张表贺，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黩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谋作矣。《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内贪外，驯召祸败，迹所从来，此其本也。呜呼，可不戒哉！

列传第一百八

○郝质 贾逵 窦舜卿 刘昌祚 卢政 燕达 姚兕弟麟 子雄 古 杨燧刘舜卿 宋守约 子球

郝质，字景纯，汾州介休人。少从军，挽强为第一。充殿前行门，换供奉官，为府州驻泊都监，主管麟府军马，与田朏将兵护军须馈麟州，道遇西夏数千骑寇钞，质先驱力战，斩首、获马数百。又与朏行边，至柏谷，敌堑道以阻官军，质御之于寒岭下，转斗逐北，遂修复宁远诸栅，以扼贼冲。宣抚使杜衍、安抚使明镐连荐之，且条上前后功状，超迁内殿承制、并代路都监。大名贾昌朝又荐为路钤辖。

使讨贝州，文彦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壮，彦博虑为贼焚，遣小校蔺千守，而质使千往他营度战具，千辞，质曰："亭焚，吾任其责。"千去而亭焚。彦博将斩千，质趋至帐下曰："千之去，质实使之，罪乃在质，愿代千死。"彦博壮其义，两释之。质自此益知名。

贼平，迁六宅使，历高阳关、定州、并代钤辖，驻泊副都部署，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军殿前都虞候，加领贺州刺史、英州团练、眉州防御使。奉诏城丰州，进步军副都指挥使、宿州观察使。召还宿卫，改马军。英宗立，迁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加安德军节度使，为殿前副指挥使。神宗立，易节安武军，为都指挥使。元丰元年，卒，帝亲临其丧，赠侍中，谥曰武庄。

质御军有纪律，犯者不贷，而享犒丰渥，公钱不足，出己奉助之。平居自奉简俭，食不重肉，笃于信义。田朏不振而死，为表揭前功，官其一孙。在并州，与朝士董熙善，约为婚姻。熙死，家贫无依，质已为节度使，竟以女归董氏。自为官，不上伐阅，从微至贵，皆以功次迁云。

贾逵，真定藁城人。隶拱圣为卒，至殿前班副都知，换西染院副使。从狄青征侬智高，战于归仁驿。既陈，青誓众曰："不待令而举者斩！"时左将孙节战死，逵为右将军先锋将，私念所部兵数困易衄，兵法先据高者胜，苟复待命而贼乘胜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军趋山。既定，贼至，逵麾众驰下，仗剑大呼，断贼为二。贼首尾不相救，遂溃。逵诣青请罪，青拊其背劳谢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遗坠，固辞。是时，将校多以搜城故匿窃金宝，独逵无所犯。迁西染院使、嘉州

刺史、秦凤路钤辖。

初，逵少孤，厚赂继父，得其母奉以归。至是，以母老辞，不许，而赐母冠帔。秦山多巨木，与夏人错壤，逵引轻兵往采伐。羌酋驰至，画地立表约决胜负。逵引弓连三中的，酋下马拜伏，从逵取盈而归。徙并代路，专主管麟府军马。熟户散处边关，苦于寇略，逵差度远近，聚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画铁为的，激种豪使射，久皆成劲兵。一夕，烽火屡发，左右白当起，逵卧不应。旦而谓人曰："此必妄也。脱有警，可夜出乎？"徐问之，果边人烛遗物也。复徙秦凤，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恩败。朝廷以逵为能，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马步殿前都虞候，历泾原、高阳关、鄜延路副都总管，以利州观察使入为步军副都指挥使。

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门，都水监以急变闻。英宗遣逵督护，亟囊土塞门，水乃止。议者欲穴堤以泄其势，逵请观水所行，谕居民徙高避水，然后决之。军校营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晓启门钥，或辍朝失报，启钥如平时。逵言："禁城当谨启闭，不宜凭报者。"乃冶铁铸"常朝"字，俾持以示信。

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复总鄜延兵。延州旧有夹河两城，始，元吴入寇据险，城几不能守。逵相伏龙山、九州台之间可容窥觇，请于其地筑保障，与城相望，延人以为便。转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逵言："种谔处绥州降人于东偏，初云万三千户，今乃千一百户耳，逋逃之余，所存才八百。蕃汉两下杀伤，皆不啻万计。自延州运粟至怀宁，率以四百钱致一石。而缘边居人，壮者但日给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谔徒欲妄兴边事以自为功，不可不察也。"元丰初，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赐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许之。"数月而卒，年六十九。赠侍中，谥曰武恪。

窦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阳人。以荫为三班奉职，监平乡县酒税。有僧欲授以化汞为白金之术，谢曰："吾禄足养亲，不愿学也。"辟府州兵马监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袭击，举烽求援于大将王凯，凯弗应。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战，胜之。明日，经略使问状，凯惧，要以同出为报。舜卿欢然相许，不自以为功。为青淄路都监。海盗行劫，执博昌镇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当传家法。"置酒请射，舜卿发辄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湖北蛮徭彭仕羲叛，徙为钤辖，兼知辰州。建请筑州城，不扰而办。帅师取富州，蛮将万年州据石狗崖。舜卿选壮卒奋击，蛮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发强弩射，万年州毙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尽剿其众，舜卿不许，曰："仕羲愿内附，特为此辈所胁，今死矣，何以多杀为？"引兵入北江，仕羲降。擢康州刺史，加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指挥使、马军殿前都虞候，三迁邕州观察使，历邠宁环庆路副都总管。熙宁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阶。改刑部侍郎，提举嵩山崇福宫。以光禄大夫致仕，再转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八十八。谥曰康敏。

刘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贺，战没于定川。录为右班殿直，主秦州威远砦。青唐聚兵井盐，经年不散。昌祚奉帅命往诘之，诸酋曰："闻汉家欲取吾盐井。"昌祚曰："国家富有四海，何至与汝争此邪？"与酋俱来，犒赉之，欢然帅众去。迁西路都巡检。使辽还，神宗临试驰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刘沟堡，昌祚领骑二千出援。虏伏万骑于黑山而伪遁，卒遇之，战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发殪之，余众悉遁。帅李师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来，以寡抗众，未有如昌祚者。"知阶州，讨平毋家等族，又平叠州。转作坊使，为熙河路都监。

从王中正入蜀，破筚篥羌。加皇城使、荣州刺史、秦凤路钤辖，又加西上阁门使、果州团练使，知河州。元丰四年，为泾原副都总管。王师西征，诏与总管姚麟率蕃汉兵五万，受环庆高遵裕节制。今两路合军以出，既入境，而庆兵不至。昌祚出胡卢川，次磨齐隘，夏众十万扼险不可前。昌祚挟两盾先登，夏人小却，师乘之，斩首千七百级。进次鸣沙川，取其窖粟，遂薄灵州。城未及阖，先锋夺门几入，遵裕驰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朝廷谓我争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庆兵始距城三十里而军，遇敌接战，昌祚遣数千骑赴之。迟明，贼已退，遂谒遵裕，遵裕讶应援之缓，有诛昌祚意。既见，问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后未敢。前日磨齐之战，夏众退保东关，若乘锐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内，曰："吾夜以万人负土囊傅垒，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夺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营，凡所得马粮，悉为庆兵所取，泾师忿噪。遵裕围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军遂溃。即南还，复命泾师为殿。昌祚手剑水上，待众济然后行，为虏所及，战退之。至渭州，粮尽，士争入，无复行伍，坐贬永兴军钤辖。

明年，复徙泾原，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延州。时永乐方陷，士气不振，昌祚先修马政，令军中校技击，优者乃给焉。自义合至德靖砦，绵亘七百里，堡垒疏密不齐，烽燧不相应。昌祚度屯戍险易、

地望远近、事力强弱，立为定式，上诸朝。夏人寇塞门、安远砦，拒破之，杀其统军叶悖麻、咩吡埋二人，盖始谋攻永乐者。图其形以献。帝喜，遣近侍劳军。

哲宗立，进步军都虞候、雄州团练使、知渭州，历马军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养，故时弓箭手人授田二顷，有马者复增给之，谓之“马口分地”。其后马死不补，而据地自若。昌祚按举其法，不二年，耗为复初。又括陇山间田得万顷，募士卒五千，别置将统之，劲悍出诸军右。朝廷归夏人四砦，昌祚以为不可。再迁殿前副都指挥使、冀州观察使、武康军节度使。卒，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毅肃。

昌祚气貌雄伟，最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所著《射法》行于世。

卢政，太原文水人。以神卫都头从刘平与夏人战延州。虏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数骑挑战，发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说平曰：“今处山间，又逼污泽，宜速退保后山，须明决斗；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御之？”平不听，遂败。政脱身归，黄德和诬平降贼，仁宗引政问状，政言：“平被执，非降也。”因自陈失主将当死。帝义其言，赦之，以为供奉官、德州兵马监押。预讨贝州，率勇敢数百人，飞缳絓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军乘之以入。迁内殿承制。南征侬智高，亦有功。

历秦凤、高阳关都钤辖。治平、熙宁中，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三卫都虞候、副都指挥使，泾原、定州、并代、真定四路副都总管，累转祁州团练、昌州防御、黔州观察使。拜武泰军节度使，政时年七十三，气貌不衰，侍立殿下，虽久无惰容，能上马踊跃，观者壮之。早朝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燕达，字逢辰，开封人。为儿时，与侪辈戏，辄为军陈行列状，长老异之。既长，容体魁梧，善骑射。以材武隶禁籍，授内殿崇班，为延州巡检，戍怀宁砦。夏人三万骑薄城，战竟日不决，达所部止五百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监，数帅兵深入敌境，九战皆以胜归。啰兀之弃走，遣达援取戍卒辎重，为贼所邀，且战且南，失亡颇多。神宗以达孤军遇敌，所全亦不为少，累迁西上阁门使、领英州刺史，为秦凤副总管。讨破河州羌，遂降木征。迁东上阁门使、副都总管，真拜忠州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郭逵招讨安南，为行营马步军副都总管。入辞，神宗谕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亲矢石，第激勉将士可也。”达顿首谢曰：“臣得凭威灵灭贼，虽死何惮！”初度岭，闻前锋遇敌苦战，欲往援，偏校有言当先为家计然后进者，达曰：“彼战已危，讵忍为自全计。”下令敢言安营者斩。乃卷甲趋之，士皆自奋，传呼太尉来，蛮惊溃，即定广源。师次富良江，蛮舣斗船于南岸，欲战不得，达默计曰：“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吾示之以虚，彼必来战。”已而蛮果来，击之，大败，乃请降。师还，拜荣州防御使。以主帅得罪而独蒙赏，乞同责，不听。

元丰中，迁金州观察使，加步军都虞候，改马军，超授副都指挥使。以训阅精整，除一子阁门祗候。数被诏奖，进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哲宗立，迁为使，徙节武信。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毅敏。

达起行伍，喜读书，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尝问：“用兵当何先？”对曰：“莫如爱。”帝曰：“威克厥爱可乎？”达曰：“威非不用，要以爱为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宝，战死定川，兕补右班殿直，为环庆巡检。与夏人战，一矢毙其酋，众溃，因乘之，遂破兰浪。敌大举寇边，诸砦皆受围。兕时驻荔原堡，先羌未至，据险张疑兵，伺便辄出。有悍酋临阵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斩首还，一军欢呼。明日，来攻益急，兕手射数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壮骑驰掩其后，所向必克。敌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顺城。兕复往救，转斗三日，凡斩级数千，卒全二城。庆军叛，兕以亲兵守西关，盗众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马与语，皆感泣罗拜，誓无复为乱。

神宗闻其名，召入觐，试以骑射，屡中的，赐银枪、袍带。迁为路都监，徙鄜延、泾原。从攻河州，飞矢贯耳，战益力。河州既得，又为鬼章所围，兕曰：“解围之法，当攻其所必救。”乃往击陇宗，围遂解。累迁皇城使，进钤辖。从攻交阯有功，领雅州刺史。破乞弟，领忠州团练使，进副总管，迁东上阁门使，徙熙河。与种谊合兵讨鬼章于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断浮桥，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团练使。卒于鄜延总管，赠忠州防御使。

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图画器用，皆刻“仇雠未报”字。力学兵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时，俱在兵间。中矢透骨，镞留不去，以强弩出之，笑语自若。积功至皇城使，为秦凤副总管。从李宪讨生羌，擒泠鸡朴。再转东上阁门使、英州刺史。元丰西讨，以泾原副总管从刘昌祚出战，胜于磨□移隘。转战向鸣沙，趋灵州，而高遵裕败还，降为皇城使、永兴军路钤辖，复为泾原副总管。夏人修贡，且乞兰会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师是征。今秉常不废，即为顺命，可因以息兵矣。独兰会不可与。愿戒将帅饬边备，示进讨之形，以绝其望。"从之。督诸将讨堪哥平，经略使卢秉上其功状，赐金帛六百。

元祐初，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历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绍圣三年，以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出知渭州。安焘请留之，曾布曰："臣尝访麟御边之策及熙河疆域，俱不能知。愿加敕儆，使之尽力。"韩忠彦曰："奏对语言，非所以责此辈。"哲宗乃留麟不遣。寻拜武康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王赡取青唐，麟以为朝廷讨伐方息肩，奈何复生此大患。已而赡果败。徽宗立，进都指挥使，节度建雄、定武军，检校司徒。卒，帝诣其第临奠，赠开府仪同三司。

麟为将沈毅持重，不少纵舍。宿卫士尝犯法，诏释之，麟杖之于庭而后请拒诏之罪，故所至肃然。

雄字毅夫，少勇鸷有谋，年十八即佐父征伐。从讨金汤，以百骑先登夺隘，又成荔原之功。韩绛荐其材，阅试延和殿。安南、泸川之役，皆在军行。历泾原、秦凤将，驻甘谷城，知通远镇戎军、岷州，官累左骐骥使。绍圣中，渭帅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倾国来，与之鏖斗，流矢注肩，战ＴＥ厉，贼引却，追蹑大破之，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先五日，折可适败于没烟，士气方沮，雄贾勇得隽，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东上阁门使、秦州刺史。

明年，虏攻平夏，势锐甚，城几不守。雄与弟古合兵却之。徙知会州，领熙河钤辖。王赡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诏雄与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适至，羌望见尘起，惊而溃。围既解，遂趋鄯州，履后期乃至，赡言兰溪宗有遗寇，宜悉荡平之。履即往，雄谏不听，戒所部严备以待。俄而履师退，贼追及，雄整众迎击，破之，献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诏劳问，徙河州。种朴战没，王赡军陷敌中，雄自鄯至湟，四战皆捷，拔出之。遂筑安乡关，夹河立堡，以护浮梁，通湟水漕运，商旅负贩入湟者，始络绎于道。加复州防御使。

建中靖国初，议弃湟州，诏访雄利害。雄以为可弃，遂以赐赵怀德，徙雄知熙州，进华州观察使。蔡京用王厚复河湟，治弃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后论为责轻，复窜金州。明年，乃听归。高永年死，西宁诸戍阻绝，起雄权经略熙河、安辑复新边使。知沧州，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复为熙州，迁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召诣阙，为中太一宫使。引疾纳节钺，改左金吾卫上将军，又以武康节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几，以检校司空、奉宁军节度使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武宪。

古亦以边功，官累熙河经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与秦凤经略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时朝命种师道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师道与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卫。钦宗拜师道同知枢密院、宣抚京畿、河北、河东，平仲为都统制。上方倚师道等却敌，而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独归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欲夜劫斡离不营。谋泄，反为所败。

既而议和，金兵退，诏古与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领兵十余万护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为河东制置，种师中副之。古总兵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诸郡。粘罕围太原，内外不相通。古进兵复隆德府、威胜军，厄南北关，与金人战，互有胜负。太原围不解，诏古与师中掎角，师中进次平定军，乘胜复寿阳、榆次等县。朝廷数遣使趣战，师中约古及张灏两军齐进，而二人失期不至。师中回趋榆次，兵败而死。金人进兵迎古，遇于盘陀，古兵溃，退保隆德。诏以解潜代之。古之屯威胜军也，帐下统制官焦安节妄传寇至以动军情，既又劝古遁去，故两郡皆溃。李纲召安节，斩于琼林苑。中丞陈过庭奏古罪不可恕，诏安置广州。

杨燧，开封人。善骑射，应募隶军籍，从征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补神卫指挥使。又从征侬智高，接战，手杀数十人，众乘之而捷。擢万胜都指挥使，迁荣州团练使、京城左厢巡检。救濮宫火，英宗识其面，及即位，以为邓州防御使、步军都虞候。历环庆、泾原、鄜延三路副都总管，至马军副都指挥使，由容州观察使拜宁远军节度、殿前副都指挥使。卒，赠侍中，谥曰庄敏。

燧初穴贝州城时，为叛兵所伤，同行卒刘顺救之得免。及贵，顺已死，访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贫不能活者，一切收养之。人推其义。

刘舜卿。字希元，开封人。父钧，监镇戎兵马，庆历中，与子尧卿战死于好水。舜卿年十岁，录为供奉官，历昌州驻泊都监。谕降泸水蛮八百人，诛其桀鳌骜者。知水洛城。

神宗经略西边，近臣荐其能，召问状，对曰："自元昊称臣，秦中不复戒严。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训京东将兵。一年，入阅于内殿，帝叹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尔无忘世雠，勉思忠孝，期以尽敌。"舜卿泣谢，即日加通事舍人。

环庆有警，诏帅长安兵赴之，乃单骑驰往庆州，至则难已解。知原州，改秦凤钤辖。袭击西市城，先登有功，迁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辽遣谍盗西关锁，舜卿密易旧钥鐍而大之。数日，虏以锁来归，舜卿曰："吾未尝亡锁也。"引视，纳之不能受，遂惭去，诛谍者。

转西上阁门使、知雄州。始视事，或告契丹游骑大集，请甲以俟，舜卿不为动，乃妄也。契丹系州民，檄索之，不听。会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当，必得释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浃。

元祐初，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连西羌鬼章青宜结，先城洮州，将大举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击之，会诸将议方略。使姚兕部洮西，领武胜兵合河州熟羌捣讲珠城，遣人间道焚河桥以绝西援；种谊部洮东，由哥龙谷宵济邦金川，黎明，至临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领九人，斩馘数千计。迁马军都虞候，再迁徐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知渭州。召还宿卫，未上道，卒，赠奉国军节度使，谥曰毅敏。

舜卿知书，晓吏事，谨文法，善料敌，著名北州。

宋守约，开封酸枣人。以父任为左班殿直，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选知恩州。仁宗谕以乱后抚御之意，对曰："恩与他郡等耳，而为守者犹以反侧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臣愿尽力。"徙益州路钤辖，累迁文州刺史、康州团练使、知雄州，历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步殿前都虞候。

入宿卫，迁洋州观察使。卫兵以给粟陈哗噪，执政将付有司治，守约曰："御军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语之曰："天子太仓粟，不请何为？我不贷汝。"众惧而听命。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留后。神宗以禁旅骄

惰，为简练之法，屯营可并者并之。守约率先推行，约束严峻，士始怨终服。或言其持军太急，帝密戒之，对曰：“臣为陛下明纪律，不忍使恩出于臣，而怨归陛下。”帝善之，欲擢置枢府，宰相难之，乃止。故事，当郊之岁，先期籍士卒之凶悍者，配下军以警众，当受粮而倩人代负者罚，久而浸弛，守约悉举行之。所居肃然无人声，至蝉噪于庭亦击去，人以为过。莅职十年卒，年七十一。赠安武军节度使，谥曰勤毅。

子球，以荫干当礼宾院。条秦、川券马四弊，群牧使用其议，马商便之。再使高丽，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使还，图纪上之，神宗称善，进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则使易吉服，球曰：“通和岁久，忧患是同，大国安则为之。”契丹不能夺。积迁西上阁门使、枢密副都承旨。为人谨密，朝日所闻上语，虽家人不以告。卒于官。

论曰：自郝质至宋守约，皆恂直忠笃，为一时名将。遭世承平，边疆少警，拥节旄，立殿陛，高爵重禄，以寿考终，宜也。姚氏世用武奋，兕与弟麟并有威名，关中号“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战功至节度使，而古竟以败贬，其才否可见已。

列传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万 子赡

张守约 王文郁 周永清 刘绍能 王光祖李浩 和斌子诜

刘仲武 曲珍 刘阆 郭成 贾岩 张整 张蕴 王恩 杨应询 赵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庆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从胡翼之学，补国子生，以荫至供备库副使。

王韶取镇洮，授为先锋，破香子城，拔河府。羌虽败，气尚锐，辄围香子以迎归师。韶遣将田琼救之，琼死，乃简骑五百属授，授奋击败之。休士二日，羌复要于架麻平，注矢如雨，众惧，授令曰："第进毋恐！毡牌数百且至。"行前者传呼，羌惊乱。力战数十，斩首四千级。又破之于牛精谷，取珂诺城，尽得河湟地。

知德顺军，三迁西上阁门使。鬼章寇河州，诏授往，一战克撒宗，论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馆使、荣州刺史。从燕达取银川，降木征，献之京师，加引进使、果州团练使、泾原都钤辖。

召使契丹，神宗劳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击众，几败吾事。"以为秦凤副总管，徙熙河，复知河州。副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斩首万级，获其大酋泠鸡朴，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徙知雄州、熙州。

元丰西讨，授出古渭取定西，荡禹臧花麻诸族，降户五万。城兰州，遇贼数万于女遮谷，登山逆战，败退伏垒中，半夜遁去。授逾天都山，焚南牟，屯没烟，凡师行百日，转斗千里，始入塞。

授遇事持议不苟合。初在德顺，或议城箧南，授曰："地阻大河，粮道不济，非万全计也。"役即止。师征灵武，诏令援高遵裕，即条上进退利害甚切。历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元祐三年，迁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逾岁，以保康节度知潞州，提举上清太平宫，复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庄敏。子履。

履束发从戎。授之降木征也，履护送至京，得阁门祗候。历熙、

延、渭、秦四路钤辖，知镇戎军。及其父时，已官四方馆使、吉州防御使矣，以事窜房州，起为西上阁门副使、熙河都监。又责右清道率府率，监峡州酒税。元符初，悉还其官，以熙河兰会都钤辖知兰州。

诏同王赡取青唐，与姚雄合兵讨岷羌箋罗结。赡将李忠战败，罗结大集众，宣言欲围青唐。履、雄将至，羌列阵以待，势甚盛。履叱军士纳弓于鞬，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斗，枭将陈迪、王亨辈皆反走，履独驻马不动。有酋青袍白马突而前，手剑击履，帐下王拱以弓格之，仅免。复绕出履背，欲断军为二，别将高永年率所部力战数十合，羌退，乘胜围兰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营，羌宵溃。明日，纵兵四掠，焚其族帐而还。

既而阿章叛，诏履与种朴过河讨荡，辞以兵少，朴遂陷。录履前功，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成州团练使，知庆州，徙渭州，进捧日、天武都指挥使。是后史失其传。子傅，在《叛臣传》。

王君万，秦州宁远人。以殿侍为秦凤指挥使。王韶开边，青唐大酋俞龙珂归国，独别羌新罗结不从。经略使韩缜期诸将一月取之。君万诈为猎者，逐禽至其居，稍相亲狎，与同猎，乘间挝之，坠马，斩首驰归以献。甫及一月，积功得阁门祗候。

王师定武胜，首领药厮逋邀劫于阗贡物，帅师讨焉。君万出南山，履险略地。羌潜伏山谷间，忽一骑跃出，横矛将及，君万亟侧身避之，回首奋击，斩以徇。其众惊号，相率听命，所斩乃药厮逋也。复破北关、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钤辖，进领英州刺史、达州团练使，赐绢五百。

洮西羌叛，围河州，君万请于王韶，以为南撒宗城小而坚，强勇所聚，若并兵破之，围当自解。韶用其计，围果解。累官客省使，为副总管。坐贷结籴钱数万缗，为转运使孙迥所纠，贬秩一等。讨西山、铁城有功，复故官职。君万怨孙迥，使番官木丹讼之，鞫于秦、陇，又贬为凤翔钤辖，籍家赀偿逋，遂以愤卒。子赡。

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帅钟傅以冒白草原赏，狱治于秦，诏转运使张询谕诸将得自首。赡具伏诈增首级，因说询云："青唐人有叛瞎征意，可取也。"询信之，即具奏言已令赡结约起兵。誓宗与辅臣罪其狂妄专辄，亟罢询，而命孙迥究实。狱上，夺赡十一官，犹令领州。

赡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管王愍统军，而以赡副。赡为前锋度河，先下陇朱黑城。忌愍分其功，绐之曰："晨食毕乃发。"愍信之。夜半，赡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据府库，径上捷书，不以白军府。愍过午始至，以事诉于路，路亦怒，颛以兵柄付愍，而留赡屯邈川。

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裨将王咏享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羌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赡与愍交讼，又诉路指画相违。惇主赡而不直路，曰："首谋者赡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赡。"乃徙路河南，罢愍统制，以胡宗回为帅。

时瞎征已来降，青唐戍将惟心牟钦毡父子百余人在。赡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始，孙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诸城，然后进师。赡怨路，因言青唐不烦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机会。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谋攻邈川，当为守备，青唐未可取。宗回责其反覆，日夜督出师，遣使威以军法，且声言欲使王愍代将。赡惧，急进攻陇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赡入据其城。诏建为鄯州，进赡四方馆使、荣州防御使、知州事。黄履谓赏薄，乃拜维州团练使，为路钤辖。

赡纵所部剽敞，羌众携贰，心牟等结诸族帐谋复青唐，其在山南者先发。赡遣将李宾领二千骑掩袭心牟以下，自守西城与羌斗。宾逾南山入保敦谷讨荡，羌战败奔北，四山皆空。赡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斩城中羌，积级如山。

初，赡讽诸酋籍胜兵者涅其臂，无应者。箋罗结请归帅本路为唱，赡听之去，遂啸集外叛，以数千人围邈川，夏众十万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来援，围始解。已而王吉、魏钊、种朴相继败没，将士夺气。书闻，帝震骇，于是转运使李譓、秦希甫劾赡盗取二城财物，因此致变；又杀心牟钦毡以灭口。曾布言赡创造事端以生边害，万死不塞责。诏贬右千牛将军，房州安置。言者论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诸族怨赡入骨髓，日图报复，枢密院乞斩赡以谢一方。诏配昌化军，行至穰县而缢。

崇宁初，蔡京入相，钱遹讼赡功；及王厚平鄯、廓，于是追赠保平军节度观察留后，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张守约，字希参，濮州人。以荫主原州截原砦，招羌酋水令逋等十

七族万一千帐。为广南走马承受公事，当侬寇之后，二年四诣阙，陈南方利害，皆见纳用，欧阳修荐其有智略、知边事，擢知融州。峒将吴侬恃险为边患，捕诛之。修复荐守约可任将帅，为定州路驻泊都监，徙秦凤。居职六年，括生羌隐土千顷以募射手，筑硖石堡、甘谷城，第功最多。

夏人万骑来寇，守约适巡边，与之遇，不解鞍，简兵五百逆战，众寡不侔，势小却。夏人张两翼来，守约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殪其酋，敌遂退。

神宗开拓熙河，召问曰："王韶能办事否？"对曰："以天威临之，当无不济；但董毡忠勤效顺，恐不宜侵逼。"因请名古渭为军，以根本陇右。帝从之，建为通远军。加通事舍人、熙河钤辖，仍统秦凤羌兵驻通远。

河州羌率众三万屯于敦波，欲复旧地，守约度洮水击破之，取窖粟食军。羌老弱畜产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获万万。守约曰："彼非敢迎战，逃死耳，辄出者斩！"鬼章围岷州，守约提敢死士鸣鼓张帜高山上，贼惊顾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领千七百人。迁西上阁门使、知镇戎军，徙环州。

慕家族颉佷难制，摇动种落，勒兵讨擒之，余遁入夏国。守约驻师境上，檄取不置，居数日，械以来，斩于市。

从征灵武，至清远军，言于高遵裕曰："此去灵州不三百里，用以前军先出，直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应五路之师，横山无人，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若裹十日粮，疾驰三日可至，军无事矣。"又劝高遵裕令士众护粮饷，以防抄掠，不听，果以败还。守约有捍海南咸平之功，亦不录。

进为环庆都钤辖、知邠州，徙泾原、鄜延、秦凤副总管，领康州刺史。夏人十万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泾州，泾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堤堰，费不赀。适岁饥，罢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约曰："歉岁劳民，甚于河患，吾且徐图之。"河神祠故在南壖，祷而迁诸北，以杀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为沙碛。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召还，道卒，年七十五。

守约典七州，皆有惠爱可纪。神宗尝谓武臣可任者，以燕达、刘昌

祚、姚麟、王崇极、刘舜卿等对，其后皆为名将，时称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阁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

神宗召见，问曰："向者招纳香崖，群议不一，其为朕言之。"对曰："此乃致敌上策，恨未能，多尔。并边生羌善驰突，识乡导，傥能抚柔之，所谓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于是决意招纳，多获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阅肄殿庭，文郁九发八中，诏官其二子。

知镇戎、德顺军，预定洮、河，迁左骐骥副使、知麟州。夏众践稼，袭败之，部使者劾为生事，夺郡印。

未几，为熙河将。李宪讨灵武，文郁得羌户万余，迁路钤辖。夏人围兰州，已夺两关门，文郁募死士夜缒而下，持短兵突贼，即扫营去。擢东上阁门使、知兰州。谍知夏人将大入，清野以俟，果举国趋皋兰，文郁乘城御之，杀伤如积，围九日而解，收其尸为京观，加荣州团练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挥使为副都总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筑安西城、金城关，进秦州防御、冀州观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肃之。世家灵州，州陷，祖美归京师。永清以荫从仕，宰相宠籍言其忠勇，加阁门祗候。押时服赐夏国，至宥州，夏人受赐不跪，诘之，恐而跪。迁通事舍人、渭州钤辖。渭兵劲而陈伍不讲，永清训以李靖法。帅蔡挺嘉其整，图上之，诏推于诸道。

知德顺军，夏众入寇，击擒其酋吕效忠。又募勇士夜驰百里，捣贼巢穴，斩首三百级，俘数千人，获橐驼、甲马万计。城中无知者。并砦禁地三百里，盗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数千顷，置射士二千，声闻敌廷。降者引入帐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

徙秦凤钤辖、河北沿边安抚副使、知代州。契丹无名求地，朝廷命韩缜分画，永清贰焉，入对言："疆境不可轻与人，臣职守土，不愿

行。”固遣之，复上章陈利害，竟以母病辞。历高阳关、定州、泾原路钤辖，知泾州、保州，又为定州路副总管，终东上阁门使。

刘绍能字及之，保安军人。世为诸族巡检，父怀忠，官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币及王爵招之，怀忠毁印斩使，洎入寇，力战以死。录绍能右班殿直，赐以名，为军北巡检。击破夏右枢密院党移赏粮数万众于顺宁。夏人围大顺城，绍能为军锋，毁其栅，至奈王川，邀击于长城岭，熙宁中，又败夏人于破啰川，皆策功最。累迁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马都监。旧制，内属者不与汉官齿，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袭故职。

元丰西讨，召诣阙，神宗访以计，对曰：“师旅远征，储偫不继为大患。若俟西成后，因粮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为然，命统两军进讨。绍能世世边将，为敌所忌，每设疑以间之。帝独明其不然，手诏云：“绍能战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为间害之计耳。”绍能捧诏感泣。尝坐谗逮对，按验卒无实。守边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战，以皇城使、简州团练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开封人。父珪，为泾原勇将，号“王铁鞭”，战死好水川。录光祖为供奉官、阁门祗候。

熙宁中，同提点河北刑狱，改沿边安抚都监，进副使。界河巡检赵用扰北边，契丹以兵数万压境，造浮桥，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对其众尽彻户牖。或谓：“契丹方阵，而以单舟临之，如不测何？”光祖曰：“彼所顾者，信誓也；其来，欲得赵用耳。避之则势张，吾死不足塞责。”已而契丹欲相与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语唯在用，襄随机折塞之。其将萧禧遽挥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罗泥金笠以为信，即上之。时已有诏罢光祖矣。吴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对垒，又使子冒白刃取从约，则事未可知。宜赏而黜，何以示惩劝？”乃除真定钤辖。

徙梓夔。渝獠叛，诏熊本安抚，而命内藏库使杨万、成都钤辖贾昌言、梓夔都监王宣与光祖同致讨，皆受本节度。本疑光祖不为用，分三道进师，使光祖将后军，出黄沙坎。比发，日已暮，士以杖索涂，相挽而前，夜半，抵绝顶。质明，獠望见，大骇，一鼓而溃。万等困于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门，敛其险，促黔兵先登袭贼，贼舍去。光祖夜泊松岭上，旦始遇万等，与俱还。本愧谢，上其功第一。

吐蕃围茂州，光祖领兵三千，会王中正破鸡宗关，贼据石鼓村，扼

其半道。中正召诸将问计，光祖独请行。既抵石鼓，择锐兵分袭吐蕃背，出其不意，皆惊遁，遂会中正于茂。

泸夷乞弟杀王宣，诏从韩存宝讨之，军于梅岭。夷数万众出驻落个栈，欲老我师。霖雨不止，光祖劝存宝早决战。不听。林广至，复从征，荡其巢窟。积功至四方馆使、知泸州。置泸南安抚使，俾兼领，边事听颛决。迁客省使、嘉州刺史。历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绥州，徙西河。浩务学，通兵法，以父定荫，从军破侬智高。韩绛城啰兀，领兵战赏堡岭川，杀大首领讹革多移，斩首千三百余级。积官供备库副使、广西都监。

裒西北疆事著《安边策》，谒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对，改管干麟府兵马。未行，又从章惇于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镇江，入遂州，讨舒光贵，破盈口栅，下天府，会于洽州，入懿州。蛮酋田元猛、元哲合猞狑拒官军，浩分兵击之，杀猞狑，降元猛、元哲，遂城懿州。进讨黔江蛮，复城黔江。惇上其功，谓不当与他将比，擢引进副使、熙河钤辖。

李宪讨山后羌，浩将右军至合龙岭会战，遣降羌乞嗟轻骑突敌帐，俘其酋冷鸡朴、李密撒，馘三千。迁东上阁门使，为副总管、知河州、安抚洮西。五路大举，浩将前军，复兰州。迁引进使、陇州防御使、知兰州兼熙河、泾原安抚副使。坐西关失守及报上不实，再贬秩。旋以战吃啰、瓦井连立功，复之。

哲宗即位，拜忠州防御使、捧日天武都指挥使、马军都虞候，进黔州观察使，历鄜延、太原、永兴、环庆路副都总管，再知兰州。卒，赠安化军留后。

和斌，字胜之，濮州鄄城人。选隶散直，为德顺军指挥使，凡五年，数捍敌，被重创十余。知军事刘兼济以兄平败没，执送京师，并逮其家。斌慰安调护，为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济勿以家为恤。平冤既伸，兼济获免，家赖以全。定川之役，将曹偀丧所乘马，斌辍骑与之，且战且行，与俱免。

狄青南征，使部骑兵为前锋。青驻宾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于险，利在速战，即日度关。廛贼归仁驿，孙节死，斌引骑血战，绕出贼后，遂败之。师还，张破贼陈形于殿廷，仁宗拊劳，擢

文思副使、权广西钤辖。改秦凤，广西以蛮事乞留，秦州亦请之，诏留广西。

累岁，徙泾原。召对，议者谓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无益，愿戒边臣无妄动。神宗叹曰："卿质直如此，乃知两路争卿，为不诬矣。"进带御器械。渭部饥，帅王广渊命吏赈给，斌曰："救之无术，是杀之耳。"广渊以委斌，斌择地营居，养视有法，所活以万数。

安南入寇，复徙广西。累迁皇城使、昭州刺史。抚水蛮罗世念犯宜州，守将战死。斌提步骑三千进讨，方暑，昼夜趣兵，至怀远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则生。"或曰："奈何背龙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骄之，蛮果大至，斌选将迎敌，戒以遇之则走，诱至平坂，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蛮登岭望见，始大惊。斌分骑翼其旁，自被甲步出，为众士先，殊死战。蛮大败，世念率酋党四千八百内附。遂以荣州团练使知宜州，迁西上阁门使、知邕州，以老请还，除高阳关副总管，历永兴军路。召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至步军都虞候，卒，年八十。赠宁州防御使。

斌老于为将，以恩信得边人心，岭南珍货，一无所蓄。边吏欲希功造事，皆惮不敢发；或巧为谍报启衅，亦必折其奸谋。故所至无事，士大夫称之。

子诜，以荫为河北副将，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胜强远弓式，能破坚于三百步外，边人号为"凤凰弓。"进相州观察使。在雄十年，颇能侦敌。童贯攻燕，召诜计事，悦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统制，从种师道军于白沟，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风，大雨雹，师不能视。契丹以背盟谯责，薄暮，始得还。于是贯以契丹尚盛未可图，劾诜觇候不实，贬濠州团练副使，筠州安置。

诜始兴取燕之谋，见事势浸异，则又以为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独不得还。后复官，卒。

刘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纪人。熙宁中，试射殿庭异等，补官。数从军，累转礼宾使，为泾原将。夏人谋犯天圣砦，渭帅檄诸将会兵，约曰："过某日贼不至，即去。"仲武谍得的期，乞缓分屯。帅不乐，但留一将及仲武军，如期而敌至，力战却之。迁皇城使、熙河都监。复湟州，进东上阁门使、知河州。

吐蕃赵怀德、狼阿章众数万叛命，仲武相持数日，潜遣二将领千骑扣其营，戒曰："彼出，勿与战，亟还，伏兵道左。"二将还，羌果追之，遇伏大败，斩首三千级，复西宁州。未几，怀德、阿章降。累进客省使、荣州防御使。

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垒，永年易贼轻战，遂大败。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岭南。命未下，与夏人战，伤足。朝廷闵之，贷其罚，以为西宁都护。

童贯招诱羌王子臧征仆哥，收积石军，邀仲武计事。仲武曰："王师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桥功力大，非仓卒可成，缓急要预办耳。若禀命待报，虑失事机。"贯许以便宜。仆哥果约降，而索一子为质。仲武即遣子锡往，河桥亦成。仲武帅师渡河，挈与归。贯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钱至边，赐获王者。访得仲武，召对，帝劳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仆哥之降，河南绥定，卿力也。"问几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锡阁门祗候。

仲武知西宁州，徙渭州，召为龙、神卫都指挥使，复出熙州、秦州，迁步军副都指挥使。熙帅刘法死，又以熙、渭都统制摄之。历拜徐州观察使、保静军承宣使、泸川军节度使。以老，提举明道宫，再起为熙州。卒于官，年七三。赠检校少保，谥曰威肃。子锜，别有传。

曲珍，字君玉，陇干人，世为著姓。宝元、康定间，夏人数入寇，珍诸父纠集族党御之，敌不敢犯。于是曲氏以材武长雄边关。

珍好驰马试剑，尝与叔父出塞游猎，猝遇夏人，陷其围中。驰击大呼，众披靡，得出，顾叔不至，复持短兵还决斗，遂俱脱。秦凤都钤辖刘温润奇其材，一日，出宝剑令曰："能射一钱于百步外者，与之。"诸少年百发不能中，珍后至，一矢破之。从温润城古渭，与羌战，先登陷陈。为绥德城监押，提孤军拒寇，斩其大酋，加阁门祗候。有功洮西，迁内殿崇班。

郭逵、赵离南征，为第一将。进自右江，抚接广源三州十二县，降伪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万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诸将，迁西染院使。得疾，舆还京师，神宗遣使临问，少间，令入对。珍念二帅不和睦，上问必及之，言之必形曲直，将何以对，乃以余疾未平为解。帝复使奖劳，赐之弓剑、鞍勒，命有司蠲其乡徭赋，擢鄜延钤辖，进副总管。

从种谔攻金汤、永平川，斩二千级。累迁客省使，拜怀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徐禧城永乐，珍以兵从。版筑方兴，羌数十骑济无定河觇役，珍将追杀之，禧不许。谍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请禧还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复来，珍曰："敌兵众甚，公宜退处内栅，檄诸将促战。"禧笑曰："曲侯老将，何怯邪？"夏兵且济，珍欲乘其未集击之，又不许。及攻城急，又劝禧曰："城中井深泉啬，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气未衰，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数日城陷，珍缒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贬皇城使。帝察其无罪，谕使自安养，以图后效。

元祐初，为环庆副总管。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珍捣虚驰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斩千八百人，解其围。进东上閤门使、忠州防御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抚士卒，得其死力。虽不知书，而忠朴好义，本于天性。

刘阛，字静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为军校，从延州军出塞遇敌，矢贯左耳，战不顾，众服其勇。从文彦博讨贝州，次城下，攀垒欲登，贼以曲戟钩其甲，阛裂之而坠。议者欲穿地道入，阛曰："穴地积土，贼且知之。城濒河，若昼囊土而夜投诸河，宜无知者。"彦博以为然。穴成，阛持短兵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而上，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挥使。累迁宣武神卫都指挥使、昭州刺史、辰州团练使。

韩绛宣抚陕西，诏阛自河东为犄角。至铁冶沟，夏人大集。众惧，阛自殿后，率锐骁搏战，飞矢蔽体不为却，敌解去。

为冀州驻泊总管。河水涨，堤防垫急，阛请郡守开青杨道口以杀水怒，莫敢任其责。阛躬往浚决，水退，冀人赖之。以左金吾大将军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顺中安堡人也。从军，得供奉官。王师趋灵武，成将泾原兵击破夏人于漫□移隘。至城下，有羌乘白马驰突阵前，大将刘昌祚曰："谁能取此者？"成跃马枭其首以献，进秩四等。

朝廷筑平夏城，置将戍之，又环以五砦。渭帅章楶问可守者于诸将，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国入争，谋曰："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没烟峡连营百里，飞石激

火，昼夜不息。成与折可适议乘胜深入，以万骑异道并进，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闻，进雄州防御使、泾原钤辖。徽宗诏诸军并力筑绥戎、怀戎二堡，成独当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赙以金帛，官其子婿。

成轻财好施，名震西鄙。既没，廉访使者王孝谒白于朝，帝手书报曰："郭成尽忠报国，有功于民，宜载祀典。"榜其庙曰"仁勇"云。子浩，绍兴中为西边大将，至节度使。

贾岩，字民瞻，开封人。少时，善骑射，喟然叹曰："大丈夫生世，要当自奋，扬名显亲可也。"遂起家从戎。神宗选材武，以为内殿承制、庆州荔原堡都监。

林广讨泸夷，辟将前锋。又为河东将，败西夏兵于明堂川。累功转庄宅副使。迁路监。绍圣中，夏兵数万围麟州神堂砦甚急，岩以数百骑往援，令其下曰："国家无事时，不惜厚禄养汝辈，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虽不敌，吾誓以死报！"众感厉，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据北拦坡岭上，一矢殪其酋，众骇溃。哲宗嘉叹，赐以袍带。知皇城使、威州刺史，迁路钤辖。

岩在兵间二十年，在智略，能拊御士卒，所乡辄胜。时以良将入对，留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步军都虞候、濠州团练使。卒，年五十二，赠雄州防御使。

张整，字成伯，亳州赞阝阳人。初隶皇城司御龙籍，补供奉官，为利、文州都巡检使。边夷岁钞省地，吏习不与校，至反遗之物，留久乃去。整恶其贪暴无已，密募死士，时其来，掩击几尽。有司劾生事，神宗壮之，不问。

调荆湖将领，拓溪蛮地，筑九城，董兵镇守。又破蛮于大田，岁中三迁。犭吉狑万众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时守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于托口旁，戒曰："须吾旦度金斗崖，举帜，则噪而前。"及旦，率其半，缚艨艟，建旗鼓，溯流急趋。贼望见大笑。帜举伏发，前后合击，人人殊死斗，蛮腾践投江中，杀获不可计。为广西钤辖，坐杀降徭，责监江州酒税。复为泾原、真定、京东、环庆钤辖。

整莅军严明，哲宗尝访于辅臣，召之对，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管干马军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张蕴，字积之，开封将家子也。从军为小校，隶刘昌祚。至灵州，遇敌中矢，拔镞复战，以功赐金带。从征安南，次富良江，诸将犹豫未进，蕴褰裳先济，众随之。蛮遁走，使巫被发登崖为厌胜，蕴射之，应弦而毙，一军欢噪。

历京西、泾原将，知绥德、怀宁、顺宁军等六城，储粟至三十万斛。将兵取宥州，破夏人于大吴神流堆。宥州监军引铁骑数千趋松林堡，蕴谍知之，顿兵长城岭以待，戒诸部曰："贼远来气盛，少休必困，困而击之，必捷。"果以胜归。夏人寇顺宁，蕴置伏狭中，约闻呼则起，俘斩数百十人，获马、械甚众。累迁皇城使、荣州刺史、成州团练使、通州防御使，开德、河阳马步军副总管。

显肃皇后母自郑氏再适蕴，徽宗屡欲以恩进其官，辄力辞不敢受，人以为贤。卒，年七十三，赠感德军节度使，谥曰荣毅。

王恩，字泽之，开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阅卫士，挽强中的，且伟其貌，补供备库副使。为河州巡检，夏羌寇兰州，恩搏战城下，中两矢，拔去复斗，意气弥厉。迁泾原将。尝整军出万惠岭。士饥欲食，恩倍道兼行，众汹汹。已而遇敌数万，引兵先入壁，井灶皆具，诸将始服。羌扣壁愿见，恩单骑径出，遥与语，一夕，羌引去。

哲宗召见，语左右曰："先帝时宿卫人，皆杰异如此。"留为龙、神卫都指挥使，迁马军都虞候。契丹使来，诏陪射，使者问："闻泾原有王骑将，得无是乎？"应曰："然。"射三发皆中，使以下相视皆叹息。

出为泾原副都总管，并护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筑临羌、天都十余垒。羌围平夏，诸校欲出战，恩曰："贼倾国远寇，难以争锋，宜以全制其敝。彼野无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败。"乃先行万人设伏，羌既退师，果大获。

徽宗立，以卫州防御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边臣献车战议，帝以访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远，人非所习，恐缓急难用。夫操不习之器，与敌周旋，先自败耳。"帝善其对。迁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

尝汰禁卒数十人，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恩言："朝廷选三帅，付以军政，今去数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无可为者。"帝立为罢之。眷顾甚

宠，赐居宅，又赐城西地为园囿。属疾，以检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赠开府仪同三司。

杨应询。字仲谋，章惠皇后族孙也。历知信安保定军、霸州。塘泺之间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济。应询增堤防为长衢，浚其旁以泄流，民利赖之。为河北沿边安抚使。徽宗以归信、容城两县弓手为契丹所惮，欲增为千人，或恐生事，应询曰："吾欲备他盗，彼安能禁我？"卒增之。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娅为言，遣使乞还之，不得，拥兵并塞，中外恫疑。应询曰："是特为虚声吓我耳。愿治兵积粟示有备，彼将闻风自戢。"明年，果还兵。复遣其相臣萧保先、牛温舒来请，诏应询逆于境。既至，帝遣问所以来，应询对："愿固守前议。"寻兼高阳关路钤辖。

边人捕得北盗吕忏儿，契丹谓略执平民，有诏使纵释。应询言："吾知执盗耳，因其求而遂与之，是示以怯也。"不与。遂质我民，固索之。应询以违诏贬秩，再迁洋州观察使。入提举万寿观。馆契丹使，当赐柑而贡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庆询以言折之，乃下拜。复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总管。卒，年六十三，赠昭化军节度使，谥曰康理。

赵隆，字子渐，秦州成纪人。以勇敢应募，从王韶取熙河。大将姚麟出战，被重创，谓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时已暮，有泉近贼营，隆独身潜往，渍衣泉中。贼觉，隆且斗且行，得归，持衣裂水以饮麟，麟乃苏。又从李宪破西市。师讨鬼章，外河诸羌皆以兵应之。隆率众先至，斧其桥，鬼章失援，乃成擒。

为泾原将，战平夏川，功最多。崇宁中，钤辖熙河兵，将前军出邈川，预复鄯、廓。夏人寇泾原，诏熙河深入分其兵，无令专乡东方。师至铁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战，夏人解去。召诣阙，徽宗慰劳之曰："铁山之战，卿力也。"

童贯与论燕云事，隆极言不可。贯曰："君能共此，当有殊拜。"隆曰："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贯知不可夺，白以知西宁州，充陇右都护。羌豪信服，十二种户三万六千，愿屯内地。

帅刘法西讨，隆以奇兵袭羌，羌溃，城震武。迁温州防御使，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仍为本道马步副都总管。卒，赠镇潼军节度使，命词臣制碑，帝篆额曰“旌忠”。

论曰：有国家者不可忘武备，故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而犹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叹。然所贵为将领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为主，智以为本，勇以为用，及其成功，虽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筏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讨阿章，永清不以地与敌，文郁抚纳香崖，绍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义，光祖、应询明于料敌，守约及整御众严明，斌、浩之善战，岩、恩之善射，阒之出则先登，入则殿后，其材虽殊，其可以任奔走御侮之责于四境则一也。成以捍卫边陲，服勤致死，明诏褒饬，庙食一方，宜哉。君万挟诬报怨，赡狡谲喜功，国有常罚，父子谪死，亦宜也。诜首取燕，终变其说，既黜旋复，为失刑矣。至若仲武败则引咎责己，胜则不自言功，隆不敢启衅干赏，蕴甘分而辞荣，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难能也。

列传第一百一十

○赵挺之 张商英 兄唐英 刘正夫 何执中 郑居中 张康国 朱谔 刘逵林摅 管师仁 侯蒙

赵挺之，字正夫，密州诸城人。进士上第。熙宁建学，选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赐士卒缗钱，郡守贪耄不时给，卒怒噪，持白梃突入府。守趋避，左右尽走。挺之坐堂上，呼问状，立发库钱，而治其为首者，众即定。魏境河屡决，议者欲徙宗城县。转运使檄挺之往视，挺之云："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使者卒徙之，财二年，河果坏新城，漂居民略尽。

召试馆职，为秘阁校理，迁监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及召试，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至是，劾奏轼草麻有云"民亦劳止"，以为诽谤先帝。既而坐不论蔡确，通判徐州，俄知楚州。

入为国子司业，历太常少卿，权吏部侍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使辽，辽主尝有疾，不亲宴，使近臣即馆享客。比岁享乃在客省，与诸国等，挺之始争正其礼。

徽宗立，为礼部侍郎。哲宗祔庙，议迁宣祖，挺之言："上于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当迁。"从之。拜御史中丞，为钦圣后陵仪仗使。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由吏部尚书拜右丞，进左丞、中书门下侍郎。时蔡京独相，帝谋置右辅，京力荐挺之，遂拜尚书右仆射。

既相，与京争雄，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留京师。乞归青州，将入辞，会彗星见，帝默思咎徵，尽除京诸蠹法，罢京，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进，仍为右仆射。京在崇宁初，首兴边事，用兵连年不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拿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已而京复相，挺之仍以大学士使佑神观。未几卒，年六十八。赠司徒，谥曰清宪。

张商英，字天觉，蜀州新津人。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

傥，豪视一世。调通川主簿。渝州蛮叛，说降其酋。辟知南川县。章惇经制夔夷，狎侮郡县吏，无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长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为上客。归，荐诸王安石，因召对，以检正中书礼房擢监察御史。

台狱失出劫盗，枢密检详官刘奉世驳之，诏纠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忿，愿收还主柄，使耳目之官无为近臣所胁。"神宗为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语侵枢臣，于是文彦博等上印求去。诏责商英监荆南税，更十年，乃得馆阁校勘、检正刑房。商英尝荐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谏院，商英以婿王沩之所业示之，亶缴奏，以为事涉干请，责监赤岸盐税。

哲宗初，为开封府推官，屡诣执政求进。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上书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且移书苏轼求入台，其廋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之语。吕公著闻之，不悦。出提点河东刑狱，连使河北、江西、淮南。

哲宗亲政，召为右正言、左司谏。商英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摯、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论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吕、武；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皆相继受谴。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观望捭阖，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

惇、焘交恶，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倾焘者。阳翟民盖氏养子渐，先为祖母所逐，以家资属其女，经元丰诉理不得直。商英论其冤，导渐使遮执政，及诣御史府讦焘姻家与盖女为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员外郎。既，与渐交关事皆露，责监江宁酒。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众益畏其口。徽宗出为河北都转运使，降知随州。

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寻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复与京议政不合，数诋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御史以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覆。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

京罢相，削籍知鄂州。京复相，以散官安置归、峡两州。大观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过阙赐对，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务以去大害、兴大利，今诚一一举行，则尽绍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留为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顷之，除中书侍郎，遂拜尚书右仆射。京久盗国柄，中外怨疾，见商英能立同异，更称为贤，徽宗因人望相之。时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见，明日，雨。徽宗喜，大书“商霖”二字赐之。

商英为政持平，谓京虽明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尔。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尝葺升平楼，戒主者遇张丞相导骑至，必匿匠楼下，过则如初。杨戩除节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内侍无至团练使。有勋劳当陟，则别立昭宣、宣政诸使以宠之，未闻建旄钺也。”讫持不下，论者益称之。

然意广才疏，凡所当为，先于公坐诵言，故不便者得预为计。何执中、郑居中日夜酿织其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客唐庚，窜之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隶太史，徽宗潜邸时，尝言当履天位，自是稍眷宠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与语言往来，事觉，鞫于开封府。御史中丞张克公疏击之，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旋贬崇信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复用。

未几，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冤，京惧，乃乞令自便。继复还故官职。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少保。

商英作相，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赠太保。绍兴中，又赐谥文忠，天下皆不谓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读书，至经岁不知肉味。及进士第，翰林学士孙抃得其《正议》五十篇，以为马周、魏元忠不足多。荐试贤良方正，不就。调谷城令。县圃岁畦姜，贷种与民，还其陈，复配卖取息，铨曹指为富县。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闻者咨羡。

英宗继大统，唐英上《谨始书》云：“为人后者为子，惧他日必有引汉定陶故事以惑宸听者，愿杜其渐。”既而濮议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帘，又上书请立颍王为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对，帝问何尚衣绿，对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赐五品服。

帝方厉精图治，急于用人，唐英言：“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论宗室禄多费钜，宜以服为差杀；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宽民力、代民劳者。其后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忧去，未几卒。

唐英有史材，尝著《仁宗政要》、《宋名臣传》、《蜀檮杌》，行于世。

刘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名在优选，而犯高鲁王讳，凡五人皆当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讳颁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置末级。久之，为太学录、太常博士。母服阕，御史中丞石豫荐之，召赴阙，道除左司谏。

时方究蔡邸狱，正夫入对，徽宗语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帝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如初。他日，谓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又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中其说，传信万世。”遂诏刊定，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阅月，迁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侍郎。

蔡京据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录绍述先志及施行政事，愿得陈力其间。”诏俾阅详焉。京罢，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京憾刘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虽赖其助，亦恶之。因章綖铸钱狱辞及正夫，时使辽还，京讽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辞，留为翰林学士。京愈不能平，谋中以事。作春宴乐语，有“紫宸朝罢衮衣闲”之句，京党张康国密白帝曰：“衮衣岂可闲？”竟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

召为工部尚书，拜右丞，进中书侍郎。太学诸生习乐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无为士子羞乎？”东封仪物已具，正夫请间，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益喜其不与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进、少宰。才半岁，属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东归，诏肩舆至内殿，长子皂民掖入坐。从容及燕云事，曰："臣起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然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明日，徙节安静军，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将行，赐之诗及砚笔、图画、药饵、香茶之属甚厚。正夫献诗谢，帝又属和以荣其归。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遗牍，自书"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赠太保，谥文宪，再赠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驯致宰相，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阁待制。

何执中，字伯通，处州龙泉人。进士高第，调台、亳二州判官。亳数易守，政不治。曾巩至，颇欲振起之，顾诸僚无可仗信者，执中一见合意，事无纤钜，悉委以剸决。有妖狱久不竟，株连浸寝多。执中讯诸囚，听其相与语，谓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闭不肯言，而相视色变。执中曰："是必为师张角讳耳。"即扣头引伏。蒋之奇使淮甸，号强明，官吏望风震慑，见执中喜曰："一州六邑，赖有君尔。"知海盐县，为政识后先，邑人纪其十异。

入为太学博士，以母忧去，寓苏州。比邻夜半火，执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号恸，誓与俱焚。观者悲其孝而危其难，有顷火却，柩得存。绍圣中，五王就傅，选为记室，转侍讲。端王即位，是为徽宗，超拜宝文阁待制，迁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书兼侍读。四选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贿。执中请置库架阁，命官莅之，是后六曹皆仿其法。

蔡京籍上书人为邪等，初无朝觐及入都之禁，执中申言之，且请任在京职秩者皆罢遣。辟雍成，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士女纵观，大为士论所贬。

崇宁四年，拜尚书右丞。大观初，进中书、门下侍郎，积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意谨事京，三年，遂代为尚书左丞，加特进。制下，太学诸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陛下知蔡京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中外默然失望。执中虽不敢肆为非法若京之蠹国害民，然碌碌庸质，初无过人。天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府受沴已

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执中夤缘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经体赞元，是犹以蚊负山，多见其不胜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异。初，赐第信陵坊，以为浅隘，更徙金顺坊甲第。建嘉会成功阁，帝亲书钜额以示宠。

执中与蔡京并相，凡营立皆预议，略无所建明。及张商英任事，执中恶其出己上，与郑居中合挤之。陈瓘在台州，执中起迁人石悈知州事，使胁取《尊尧集》，谋必死瓘，瓘不死，执中怒罢悈。

政和二年，大长公主丧，罢上元端门观灯，执中言：“不宜以长主故阏众情，愿特为徙日，以昭与民同乐之意。”帝重逆其请，为申五日期。用提举修《哲宗史纪》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楼，锡白玉带。会正宰相官名，转少傅，为太宰；又迁少师，封荣国公。

执中辅政一纪，年益高。五年，卧疾甚，赐宽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参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就第，许朝朔望，仪物廪稍，一切如居位时。入见，帝曰：“自相位致为臣，数十年无此矣。”对曰：“昔张士逊亦以旧学际遇，用太傅致仕，与臣适同。”帝曰：“当时恩礼，恐未必尔。”执中顿首谢。其在政府，尝戒边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宽民力。虽居富贵，未尝忘贫贱时。斥缗钱万置义庄，以赡宗族。性复谨畏，至于迎顺主意，赞饰太平，则始终一致，不能自克。

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以不及视其病为恨，辍视朝三日，赠太师，追封清源郡王，谥曰正献。

郑居中，字达夫，开封人。登进士第。崇宁中，为都官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初，居中自言为贵妃从兄弟，妃从蕃邸进，家世微，亦倚居中为重，由是连进擢。会妃父绅客祝安中者，上书涉谤讪，言者并及居中，罢知和州，徙颍州。明年，归故官，迁给事中、翰林学士。大观元年，同知枢密院。时妃宠冠后宫，于居中无所赖，乃用宦官黄经臣策，以外戚秉政辞。改资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

蔡京以星文变免，赵挺之相，与刘逵谋尽改京所为政。未几，徽宗颇悔更张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来绅所，知之，即入见言：“陛下建学校、兴礼乐，以藻饰太平；置居养、安济院，以周拯穷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谴乎？”帝大悟。居中退语礼部侍郎刘正夫，正夫继请对，语同。帝意乃复向京。京再得政，两人之助为多。

居中厚责报，京为言枢密本兵之地，与三省殊，无嫌于用亲。经臣方恃权，力抗前说，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己援，始怨之，乃与张康国比而间京。都水使者赵霖得龟两首于黄河，献以为瑞。京曰："此齐小白所谓'象罔'，见之而霸者也。"居中曰："首岂宜有二？人皆骇异，而京独主之，殆不可测。"帝命弃龟金明池，谓"居中爱我"，遂申前命，进知院事。四年，京又罢。居中自许必得相，而帝觉之，不用。妃正位中宫，复以嫌，罢为观文殿学士。

政和中，再知枢密院，官累特进。时京总治三省，益变乱法度。居中每为帝言，帝亦恶京专，寻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纪纲，守格令，抑侥幸，振淹滞，士论翕然望治。丁母忧，旋诏起复。逾年，加少傅，得请终丧。服除，以威武军节度使使佑神观。还领枢密院，加少师。连封崇、宿、燕三国公。

朝廷遣使与金约夹攻契丹，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居中力陈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由是议稍寝。其后金人数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贯复议举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可也。"不听。燕山平，进位太保，自陈无功，不拜。

入朝，暴遇疾归舍，数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师、华原郡王，谥文正。帝亲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郑居中之墓。"

居中始仕，蔡京即荐其有廊庙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确功状，追治王珪。居中，珪婿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修年、亿年，皆至侍从。亿年遭靖康之难，没入于金。后遣事刘豫，晚得南归，秦桧以妇氏亲擢为资政殿大学士，位视执正。桧死，亦窜死抚州。

时又有安尧臣者，亦尝上书论燕云之事，其言曰：

宦寺专命，倡为大谋，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

昔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通西域，隋炀帝辽左之师，唐明皇幽蓟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汉文帝备北边，元帝纳贾捐之之议，光武斥臧宫、马武之谋，其得如此。艺祖拨乱反正，躬擐甲胄，当时将相

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章圣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乃听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

今童贯深结蔡京，同纳赵良嗣以为谋主，故建平燕之议。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狼子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外夷乘间窥中国，上以安宗庙，下以慰生灵。

徽宗然之，命尧臣以官；后竟为奸谋所夺。尧臣尝举进士不第，盖惇之族子也。

论曰：君子小人，犹冰炭不可一日而处者也。赵挺之为小官，薄有才具，熙宁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为诸贤鄙弃。至于绍圣，首倡绍述之谋，牴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论蔡京，不过为攘夺权宠之计而已，所谓“楚固为失，齐亦未为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颛任，乃以张商英、郑居中辈敢与京为异者参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离合，视利所在，亦何有于公议哉？商英以倾诐之行，窃忠直之名，没齿犹见褒称，其欺世如此！何执中夤缘旧学，致位两府，无所建明，惟务媚嫉，至用石憾胁陈瓘取《尊尧集》，欲因以杀瓘，何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刘正夫生平所为，睒眒出没正邪之间，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独荐王安石为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与之，又何责乎唐英！

张康国，字宾老，扬州人。第进士，知雍丘县。绍圣中，户部尚书蔡京整治役法，荐以参详利害，使提举两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风敛服。发仓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数万口。徙福建转运判官。崇宁元年，入为吏部、左司员外郎，起居郎。二年，为中书舍人。徽宗知其能词章，不试而命。迁翰林学士。三年，进承旨，拜尚书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为学士。寻知枢密院事。康国自外官为郎，不三岁至此。

始因蔡京进，京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章牍，皆预密议，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浸为崖异。帝恶京专愎，阴令沮其奸，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

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康国，康国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执

中今日入对，必为京论臣，臣愿辟位。”既而执中对，果陈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国因朝退，趋殿庐，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文简。康伯，仕终吏部尚书。

朱谔，字圣与，秀州华亭人，初名绂。进士第二，调忠正军推官。崇宁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给事中。以同党籍人姓名，故改名。进御史中丞，入谢，徽宗曰：“今朝廷肃清，上下无事，宜审重以称朕意。”对曰：“前此中执法类不知职守，言事多妄，至过天津桥，见汴堤一角垫陷，乞修葺。如许细故，何足论哉？”帝曰：“然。比石豫、许敦仁妄发，皆如是。”谔遂奏：“愿如神宗故事，听政之余，开内阁，延群臣，从容论道。”

又言：“陛下手诏屡下，恻怛愿治。然吏奉行者多安于苟简，或怀二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教，无由下达。愿分命使者刺举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尽者，论如古留令、亏令之罪，则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纷更，凡得罪于熙宁、元丰者，不问是否，辄陈冤诉，自归无过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奸臣，规求进用。门下侍郎许将顷下御史狱，抗章云：‘丝毫自知其无事，父子相系而为囚，追属吏十有六人，系病者百有三日，终无可坐之罪，遂加不实之刑。’夫以追属吏如是之多，系病者如是之久，卒之于无可坐，则先帝所用之刑为何哉？将于哲庙表，泛为平词；至宣仁太后之前，则衔冤负痛。其辞如此，于陛下绍述成功，得无少损乎？”诏出将河南。

六察官弹治稽违，近岁察事多者辄推赏，有侥求之敝。谔乞罢赏，使各安职分，从之。俄兼侍读，徙兵、礼、吏三部尚书。大观元年，拜右丞。居三月卒，年四十。赠光禄大夫，谥忠靖。

谔出蔡京门，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为志其墓。

刘逵，字公路，随州随县人。进士高第，调越州观察判官。入为太学、太常博士，礼部、考功员外郎，国子司业。崇宁中，连擢秘书少监、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给事中、户部侍郎，使高丽，迁尚书。繇兵部同知枢密院，拜中书侍郎。

逵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京以彗星见去相，而逵贰中书，首劝徽宗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与赵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虑后患，每建白，务开其端，

而使逵终其说。逵欲自以为功，直情不顾。未满岁，帝疑逵擅政，而郑居中、刘正夫之策售矣。

帝意既移，于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论逵专恣反覆，乘间抵巇，尽废绍述良法；愚视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启用，多取为邪党学术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妇兄章綖，使之盗铸。罢知亳州。

京复相，再责镇江节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变去，稍起知杭州，加资政殿学士。以醴泉观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赠光禄大夫。

林摅，字彦振，福州人，徙苏。父邵，显谟阁直学士。摅用荫至敕令检讨官。蔡京讲明熙宁、元丰故事，引以为属，迁屯田、右司员外郎。

时遣朝士察诸道，摅使河北。入辞，言大府宜择帅，边州宜择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艺者宜贡诸朝，骄兵宜使更戍，钱货、文书阑出疆外者宜遏绝。徽宗喜曰："卿所陈，已尽河朔利害，毋庸行。"赐进士第，擢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俄直学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为翰林学士。

初，朝廷数取西夏地，夏求援于辽，辽为请命。摅报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辨诘。及见辽主，始跪授书，即抗言数夏人之罪，谓北朝不能加责而反为之请。礼出不意，辽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辞，辽使摅附奏，求还进筑夏人城栅。摅答语复不巽，辽人大怒，空客馆水浆，绝烟火，至舍外积潦亦污以矢溲，使饥渴无所得。如是三日，乃遣还，凡饔饩、祖犒皆废。归复命，议者以为怒邻生事，犹除礼部尚书。既而辽人以失礼言，出知颍州。

寻召为开封尹。大驵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辇当十钱来，贾疑不纳，驵讼之。摅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色动曰："方议之，未决也。"摅曰："令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置于法。

张怀素妖事觉，摅与御史中丞余深及内侍杂治，得民士交关书疏数百，摅请悉焚荡，以安反侧，众称为长者，而京与怀素游最密，摅实为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狱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尚书左丞、中书侍郎。自大观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迁至右光禄大夫。

集英胪唱贡士，摅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帝笑曰：“卿误邪？”摅不谢，而语诋同列。御史论其寡学，倨傲不恭，失人臣礼，黜知滁州。言者不厌，罢，提举洞霄宫。起为越州、永兴军，皆以亲年高辞。拜端明殿学士，久之，知扬州，政以察察闻，锄大侠，绳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馆人以告，摅曰：“此当不远，或利其货杀之耳。”指踪物色，得尸沟中，果城民张所为也。

徙大名府。道过阙，为帝言：“顷使辽，见其国中携贰，若兼而有之，势无不可。”摅盖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后北伐，盖兆于此。加观文殿学士，拜庆远军节度使。言者复论罢之。还姑苏，疡生于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赠开府仪同三司，录子伟直秘阁，数月伟死，嗣遂绝。靖康元年，以京死党，追贬节度副使。

管师仁，字元善，处州龙泉人。中进士第，为广亲、睦亲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军，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滨、棣诸州岁被水患，民流未复，租赋故在，师仁请悉蠲减，以绥彳来之，一方赖其赐。迁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工部侍郎。选曹吏多挠法为过，师仁暂摄领，发其奸，抵数人于罪，士论称之。改吏部，进刑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邓州，未行，改扬州，又徙定州。

时承平百余年，边备不整，而辽横使再至，为西人请侵疆。朝廷诏师仁设备，至则下令增陴浚湟，缮葺甲胄。僚吏惧，不知所裁。师仁预为计度，一日而举众十万，转盼迄成，外间无知者。于是日与宾客燕集，以示闲暇，使敌不疑。帝手书诏奖激。召为吏部尚书，俄同知枢密院。才两月，病。拜资政殿学士、佑神观使。卒，年六十五。赠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声，急义好施，或一日挥千金。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民讼皆决于庭，受罚者不怨。转运使黄湜闻其名，将推毂之，召诣行台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县，阅理文书，欲翻致其罪；既而无一疵可指，始以宾礼见，曰：“君真能吏也。”率诸使者合荐之。徙知襄邑县，擢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

崇宁星变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谏臣，明嫡庶，别贤否，绝幸冀，戒滥恩，宽疲民，节妄费，戚里毋预事，阉寺毋假权。徽宗听纳，有大用意。迁侍御史。

西将高永年死于羌，帝怒，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给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听命，蒙晓之曰："君辈皆侯伯，无庸以狱吏辱君，第以实对。"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缪公赦孟明；子玉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体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释不问。

迁刑部尚书，改户部。比岁郊祭先期告办，尚书辄执政。至是，帝密谕之。对曰："以财利要君而进，非臣所敢。"母丧，服除，归故官，遂同知枢密院。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诋张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虽有罪，宰相也；蔡薿虽言官，从臣也。使之廷辨，岂不伤国体乎？"帝以为然。一日，帝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帝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

大钱法敝，朝廷议改十为三，主藏吏来告曰："诸府悉辇大钱市物于肆，皆疑法当变。"蒙曰："吾府之积若干？"曰："八千缗。"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尝有几事蒙独受旨，京不知也；京侦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罢知亳州。旋加资政殿学士。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穆。

论曰：崇宁、宣和之间，政在蔡京，罢不旋踵辄起，奸党日蕃。一时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终不能去之，莫不趋走其门。若张康国、朱谔、刘逵、林据者，皆是也。康国、逵中虽异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敌，卒为京党所击。据奉京奸谋，激怒邻国，渝约启衅，罪莫大焉。《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谓是欤！管师仁执政仅两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逮治五路将帅，力为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唐恪 李邦彦 余深 薛昂 吴敏 王安中 王襄 赵野 曹辅 耿南仲王宇附

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人。四岁而孤，闻人言其父，辄悲泣。以荫登第，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知榆次，县豪子雄于乡，萃逋庇奸，不输公赋，前后莫敢诘。恪以理善晓之，悟而自悔，折节为长者。最闻，擢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

大观中，牂牁内附，召为屯田员外郎，持节招纳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尽去兵卫，从数十卒单行。夷望见欢呼，投兵听命。以奉使称职，迁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迎辽使还，言河北边备弛废，宜及今无事，以时治之。徽宗壮之，曰："非卿谁宜为者。"命为都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中贵人称诏有所市，恪不答，愤而归，中以他事，降直龙图阁、知梓州。

历五年，徙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沧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嘉奖。乃上疏请暂免保甲、保马呈阅及复诸县租，等第振贷，以宽被水之民。未报，悉便宜罢行之，民大悦。

进龙图阁待制、知扬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师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恪曰："水涨堤坏，此亡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导之，乃决金堤注之河。浃旬水平，入对，帝劳之曰："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阴类也，至犯京阙，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愿垂意时事，益谨天戒。"

宣和初，迁尚书，帝许以二府。为宰相王黼所陷，罢知滁州。言者论其治第历阳，扰民逾制，提举鸿庆宫。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为吏部尚书，徙户部。复请外，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请往钱塘扫墓，然后之官，遂改杭州，

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彦荐之，拜同知枢密院事，至则为中书侍

郎。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恪言于钦宗曰：“革弊当以渐，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顾大体，至毛举前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贯之徒既从窜斥，姑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白道君，请下一诏，与天下共弃之，谁曰不可。”帝曰：“卿论甚善，为朕作诏书，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赐东宫旧书万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阁，力辞之。

八月，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帝注礼之甚渥。然恪为相，无济时大略。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连据秦、雍，领天下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其议，而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擢栗门下侍郎，恪计不用。

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策马得脱，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谓“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但长于交结内侍，今国势日蹙，诚不可以备位。”乃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罢，栗代为相。

京城不守，车驾至金帅营，恪曰：“计失矣。一入，将不得还。”既而还宫，恪迎拜道左，请入觐，栗不可。二年正月，复幸，恪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入城取推戴状，恪既书名，仰药而死。

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父浦，银工也。邦彦喜从进士游，河东举人入京者，必道怀访邦彦。有所营置，浦亦罢工与为之，且复资给其行，由是邦彦声誉弈弈。入补太学生，大观二年，上舍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试符宝郎。

邦彦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辍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纵无检，罢符宝郎，复为校书郎。俄以吏部员外郎领议礼局，出知河阳，召为起居郎。邦彦善事中人，争荐誉之，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

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五年，转左丞。浦死，赠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宣简。邦彦起复，与王黼不协，乃阴结蔡攸、梁师成等，谗黼罢

之。明年，拜少宰，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徽宗内禅，命为龙德宫使，升太宰。知众议不与，外患日逼，抗疏丐宫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纲、种师道罢，邦彦坚主割地之议。太学生陈东数百人伏宣德门上书，言邦彦及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乂之徒为社稷之贼，请斥之。邦彦退朝，群指而大诟，且欲殴之，邦彦疾驱得免。乃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充太一宫使。不旬日，吴敏为请，复起为太宰。人皆骇愕，言者交论之。出知邓州，遂请持余服，提举亳州明道宫。建炎初，以主和误国，责建武军节度副使，浔州安置。

方蔡京、王黼用事，附丽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于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丰五年，进士及第。崇宁元年，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员外郎，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辟雍司业。

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读。治张怀素狱，事连蔡京，与开封尹林摅曲为掩覆，狱辞有及京者辄焚之。京遂力引深与摅骤至执政。大观二年，以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三年，转中书侍郎；四年，转门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请罢，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

政和二年，京复赴都堂治事，于是深复入为门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为太宰，进拜少保，封丰国公。再封卫国，加少傅。时福建以取花果扰民，深为言之，徽宗不悦。遂请罢，出为镇江军节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节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摅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惧，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临江军居住。寻以渡江赦恩，还乡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罢徽猷阁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丰八年进士第。崇宁初，历太学博士、校书郎、著作佐郎，为殿中侍御史，试起居郎，改中书舍人兼侍讲，升给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常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拜翰林学士，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转兵部。大观三年，拜尚书左丞。明年，请补外，出知江宁，徙河

南。久之，提举嵩山崇福宫。

政和三年，蔡京复用事，昂复自尚书右丞为左丞，迁门下侍郎。寻请罢，授彰化军节度使、佑神观使，改特进，充资政殿大学士、知应天府。昂与余深、林摅始终附会蔡京，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杭州军乱，昂不请命领州事，责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学，尝在安石坐，围棋赌诗，局败，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时人以为笑云。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观二年，辟雍私试首选。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辞。因擢浙东学事司干官，为秘书省校书郎，京荐之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繇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升中书舍人、同修国史，改给事中。敏为蔡京所引，郑居中方秉政，敏数言其失，居中衔之。坐驳盗当死者，罢为右文殿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久之，复为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

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宰臣执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举兵犯顺，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时东幸计已定，命户部尚书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诣都堂言曰："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宰执以为言，梲遂罢行。皇太子除开封尹，上去意益决，敏因奏对得请，遂荐李纲。纲尝语敏以上宜传位，如唐天宝故事，故荐之，冀上或有所问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独留李邦彦，语敏所对。命除门下侍郎，辅太子。敏骇曰："臣既画计，当从陛下巡幸。陛下且传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尔敢言。"于是命敏草传位诏。

钦宗既立，上皇出居龙德宫，敏与蔡攸同为龙德宫副使，迁知枢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议，与太宰徐处仁议不合，纷争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与处仁俱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顷之，言者论其芘蔡京父子，出知扬州，再贬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荐，起知潭州，敏辞免，丐宫祠，乃提举洞霄宫。绍兴元年，复观文殿大学士，为广西、湖南宣抚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调瀛州司理参军、大名县主簿，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

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有徐禋者，以增广鼓铸之说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东南九路铜事，且令搜访宝货。禋图绘坑冶，增旧几十倍，且请开洪州严阳山坑，迫有司承岁额数十两。其所烹炼，实得铢两而已。禋术穷，乃妄请得希世珍异与古之宝器，乞归书艺局，京主其言。安中独论禋欺上扰下，宜令九路监司覆之，禋竟得罪。

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视其所经由，仍申严臣庶往还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

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俄加检校少保，改少师。时山后诸州俱陷，唯平州为张觉所据。金人入燕，以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其后叛金，金人攻之，觉败奔燕。金人来索急，安中不得已，缢杀之，函其首送金。郭药师宣言曰："金人欲觉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安中惧，奏其言，因力求罢。药师自是解体，金人终以是启衅。安中以上清宝箓宫使兼侍读召还，除检校太保、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

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几卒，年五十九。

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以纪其事。诗成，尝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传于世。

王襄，初名宁，邓州南阳人，擢进士第。崇宁二年，以军器监主簿

言事称旨，擢库部员外郎，改光禄少卿，出察访陕西。还，为显谟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府事浩穰，讼者株蔓千余人，缧系满狱。襄昼夜决遣，四旬俱尽；又阅月，狱再空。迁龙图阁直学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应天府，徙郓州。召为礼部尚书，移兵部，出知颍州，改永兴军。。蒲城妖贼王宁适同姓名，请更名宓。为左司谏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夺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大观三年，以集贤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丽。还对称旨，诏赐名襄。历工部、吏部尚书，拜同知枢密院事。坐荐引近侍，以延康殿学士罢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职，提举嵩山崇福宫。久之，起知郢州，复学士秩，寻加资政殿学士，徙知淮宁府。以言事忤王黼，复提举崇福宫。

宣和六年，起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为西道都总管，张杲副之。高宗开大元帅府，襄以所部兵会于虞城县。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与赵野分总西北道诸军，金人围京师，征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赵野，开封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试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书、翰林学士。时蔡京、王黼更秉政，植党相挤，一进一退，莫有能两全者，野处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书右丞，升左丞。

靖康初，为门下侍郎。徽宗东幸，诏野为行宫奉迎使。以左司谏陈公辅言，罢野行，出为北道都总管，颜岐副之。已而落职，提举嵩山崇福宫。元帅府建，命与范讷为宣抚司，守东京，寻帅师屯宛亭，以待王师。王襄既责，野亦降安远军节度副使，邵州安置。

建炎元年，复起知密州。时盗贼充斥山东，车驾如淮南，命令阻绝，野弃城去。军校杜彦等乘间作乱，追野以归。彦坐堂上数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谁其为主？”野不能应，遂见杀。家属悉为贼所分，唯子学老得免。

曹辅，字载德，南剑州人。第进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词学兼茂科，历秘书省正字。

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

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辅上疏略曰：

陛下厌居法宫，时乘小舆，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极游乐而后反。道涂之言始犹有忌，今乃谈以为帝某日由某路适某所，某时而归；又云舆饰可辨而辟。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与民，本以人合，合则为腹心，离则为楚、越，畔服之际在于斯须，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视民如子。悯然惟恐其或伤。一旦宫闱不禁，卫士辄逾禁城，几触宝瑟。荷天之休，帝躬保祐。俚语有之，‘盗憎主人’，主人何负于盗哉？况今革冗员，斥滥奉，去浮屠，诛胥吏，蚩愚之民，岂能一一引咎安分？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蜂虿之毒，奋兽穷之计，虽神灵垂护，然亦损威伤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臣愿陛下深居高拱，渊默雷声，临之以穹昊至高之势，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择日，有司除道，三卫百官，以前以后。若曰省烦约费，以便公私，则临时降旨，存所不可阙，损所未尝用。虽非祖宗奋制，比诸微服晦迹，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奸望，不犹愈乎？

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审问。太宰余深曰：“辅小官，何敢论大事？”辅对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爱君之心，则一也。”少宰王黼阳顾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曰：“有是事乎？”皆应以不知。辅曰：“兹事虽里巷细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从辅受辞。辅操笔曰：“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责辅，无以息浮言，遂编管郴州。辅将言，知必获罪，召子绅来，付以家事，乃闭户草疏。夕有恶鸟鸣屋极，声若纺轮，心知其不祥，弗恤也。处郴六年，黼当国不得移，辅亦怡然不介意。

靖康元年，召为监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免签书。金人围汴都，要亲王、大臣出盟，辅与尚书左丞冯澥出使粘罕军。康王开元帅府于相州，金人请钦宗诏召之，乃遣辅往迓。至曹州，不见而复，遂从二帝留金军中。张邦昌请归辅，辅归，乞奉祠，邦昌不从。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辅来见。康王即位，辅仍旧职。未几卒，诏厚恤其家。

耿南仲，开封府人。与余深同年登第，历提举两浙常平，徙河北西路，改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及夔州路刑狱、荆湖江西两路转运副使，入为户部员外郎、辟雍司业，坐事罢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礼部员外郎为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读，俄试太子詹事、徽猷阁直学士，改宝文阁直学士。在东宫十年。

钦宗辞内禅，得疾，出卧福宁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彦曰："皇太子素亲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与吴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免签书。帝以南仲东宫旧臣，礼重之，赐宅一区，升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金人再举乡京师，请割三镇以和，议者多主战守，唯南仲与吴开坚欲割地。康王使军前，请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书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阳，不复言三镇，直请画河为界。于是议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辞，聂昌以亲辞。上大怒，即令南仲出河东、昌出河北，议割地。

初，南仲自谓事帝东宫，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进，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异议，摈斥不附己者。纲等谓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惟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汭往卫州。乡兵谷杀汭，汭脱去，南仲独趣卫，卫人不纳。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卫京师，因连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与文武官吏劝进。

高宗既即位，薄南仲为人，因其请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论其主和误国罪，诏镌学士秩，延禧亦落职与祠。寻责南仲临江军居住。御史中丞张澂又言："南仲趣李纲往救河东，以致师溃，盖不恤国事，用此报雠。"帝曰："南仲误渊圣，天下共知，朕尝欲手剑击之。"命降授别驾，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复观文殿大学士。

王□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简，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历校书郎、著作佐郎、度支员外郎兼充编修官、国子司业，为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兼蕃衍宅直讲。钦宗立，以给事中命兼迩英殿经筵侍讲，转吏部侍郎，升礼部尚书、翰林学士。

康王之使金也，以□为尚书左丞副之。□惮行，假梦兆丐免，易简亦上书以请。上震怒，追毁左丞命，降单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简宫祠黜之。建炎四年，贼马进破江州，易简等三百人俱被害。

论曰：三代之后，有天下而长久者，汉、唐、宋尔。汉、唐末世，朋党相确，小人在位，然犹有君子扶持迁延，浸微浸灭；未有纯用小人，至于主辱国播，如宋中叶之烈也。蔡京以绍述为罗，张端官、修士而尽之，上箝下锢，其术巧矣。徽宗亦颇悟，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辈，褫京柄权。以不肖易不肖，犹去野葛而代乌喙也，庸愈哉！当是时，王、蔡二党，阶京者芘京，缔黼者右黼，援丽省台，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则恇缩无策，苟生丐和。彼邦彦、安中、深、敏辈误国之罪，当正其僇，而钦、高二君徒从窜典，信失刑矣。恪既预推戴，署状乃死，无足赎者。辅以小臣劘上，面谯大臣，坐斥不变，独终始无朋与，其贤矣乎。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何栗 孙傅 陈过庭 张叔夜 聂昌 张阁 张近 郑仅 宇文昌龄子常 许几 程之邵 龚原 崔公度 蒲卣

何栗，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擢秘书省校书郎。逾年，提举京畿学事，召为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兼侍讲。

徽宗数从咨访，欲付以言责。或论栗与苏轼乡党，宗其曲学，出知遂宁府。已而留为御史中丞，论王黼奸邪专横十五罪，黼既抗章请去，而尤豫未决。栗继上七章，黼及其党胡松年、胡益等皆罢，栗亦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

钦宗立，复以中丞召。阅月，为翰林学士，进尚书右丞、中书侍郎。会王云使金帅斡离不军还，言金人怒割三镇缓，却礼币弗纳曰，兼旬使不至，则再举兵。于是百官议从其请。栗曰："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宰相主割议，栗论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则并其民弃之，岂为父母意哉？"帝颇悟。栗请建四道总管，使统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领之。兵既响应，而唐恪、耿南仲、聂昌信和议，相与谋曰："方继好息民而调发不已，使金人闻之，奈何？"亟檄止之。

栗解政事，俄以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尹。金兵长驱傅城下，帝罢恪相，而拜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始复三省旧制。时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栗建议请以为元帅，密草诏稿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京城失守，从幸金帅营，遂留不返。既而议立异姓，金人曰："唯何栗、李若水毋得预议。"既陷朔庭，栗仰天大恸，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建炎初，诏以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玉局观使，禄其家。讣闻，赠开府仪同三司，议者指其误国，不行。秦桧自北还，具道其死时状，乃改赠大学士，官其家七人。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登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时蔡翛为尚书，傅为言天下事，劝其亟有所建，不然必败。翛不能用。迁秘书少监，至中书舍人。

宣和末，高丽入贡，使者所过，调夫治舟，骚然烦费。傅言："索民力以妨农功，而于中国无丝毫之益。"宰相谓其所论同苏轼，奏贬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以为傅论议虽偶与轼合，意亦亡他，以职论事而责之过矣，翰亦罢去。靖康元年，召为给事中，进兵部尚书。上章乞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时谓名言。十一月，拜尚书右丞，俄改同知枢密院。

金人围都城，傅日夜亲当矢石。读丘浚《感事诗》，有"郭京杨适刘无忌"之语，于市人中访得无忌，龙卫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为偏裨，京不许，曰："君虽材勇，然明年正月当死，恐为吾累。"其诞妄类此。敌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傅与何栗尤尊信，倾心待之。或上书见傅曰："自古未闻以此成功者。正或听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进任。今委之太过，惧必为国家羞。"傅怒曰："京殆为时而生，敌中琐微无不知者。幸君与傅言，若告他人，将坐沮师之罪。"揖使出。又有称"六丁力士"、"天关大将"、"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为，识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师不出。"栗数趣之，徙期再三，乃启宣化门出，戒守陴者悉下城，无得窃觇。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金兵分四翼噪而前，京兵败退，堕于护龙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京遽白叔夜曰："须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众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二年正月，钦宗诣金帅营，以傅辅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屡贻书请之。及废立檄至，傅大恸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国尔，苟立异姓，吾当死之。"金人来索太上、帝后、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谋匿之民间，别求状类宦者二人杀之，并斩十数死囚，持首送之，绐金人曰："宦者欲窃太子出，都人争斗杀之，误伤太子。因帅兵讨定，斩其为乱者以献。苟不已，则以死继之。"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曰："吾为太子傅，当同生死。金人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求见二酋面责之，庶或万一可济。"傅寓直皇城司，其子来省，叱之曰："使汝勿来，而竟来邪！吾已分死国，虽汝百辈来何益！"挥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国，儿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时雍而从太子出。至南薰门，范ＴＦ力止之，金守门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预？"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当死从。"是夕，宿门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绍兴中，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

陈过庭，字宾王，越州山阴人。中进士第，为馆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县，除国子博士。何执中、侯蒙器其才，荐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员外郎。使契丹，过庭初名扬庭，辞日，徽宗改赐今名。时人或传契丹主苦风痹，又箭损一目，过庭归证其妄，且劝帝以边备为念。适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进中书舍人；才七日，迁礼部侍郎；未尽一月，又迁御史中丞兼侍读。睦寇窃发，过庭言："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昭正典刑，以谢天下。"由是大与权贵迕，翻陷以不举劾之罪，罢知蕲州。未半道，责海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钦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见，帝谕以国家多难，每事当悉意尽言。于是节度使范讷丐归环卫，过庭因言："自崇宁以来，建旄钺者多不由勋绩，请除宗室及将帅立功者，余并如讷例。"又乞辨宣仁后诬谤。姚古拥兵不援太原，陈其可斩之罪七，窜诸岭表。进礼部尚书，擢右丞、中书侍郎。议遣大臣割两河与金，耿南仲以老、聂昌以亲辞，过庭曰："主忧臣辱，愿效死。"帝为挥涕叹息，固遣南仲、昌。及城陷，过庭亦行，金人拘之军中，因留不得还。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肃。

张叔夜，字嵇仲，侍中耆孙也。少喜言兵，以荫为兰州录事参军。州本汉金城郡，地最极边，恃河为固，每岁河冰合，必严兵以备，士不释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计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敌迫河，则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间，羌人入寇，必先至彼点集，然后议所向，每一至则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势，画攻取之策，讫得之，建为西安州，自是兰无羌患。

知襄城、陈留县，蒋之奇荐之，易礼宾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肃军，言者谓太优，还故官。献所为文，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为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复献文，召试制诰，赐进士出身，迁右司员外郎。

使辽，宴射，首中的。辽人叹诧，求观所引弓，以无故事，拒不与。还，图其山川、城郭、服器、仪范为五篇，上之。从弟克公弹蔡京，京迁怒叔夜，摭司存微过，贬监西安草场。久之，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时吏惰不虔，凡命令之出于门下者，预列衔，使书名而徐填其事，谓之："空黄"。叔夜极陈革其弊。进礼部侍郎，又为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山东群盗猝至，叔夜度力不敌，谓僚吏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无噍类，当以计缓之。使延三日，吾事济矣。"乃取旧赦贼文，俾邮卒传至郡，盗闻，果小懈。叔夜会饮谯门，示以闲暇，遣吏谕以恩旨。盗狐疑相持，至暮未决。叔夜发卒五千人，乘其惰击之，盗奔溃，追斩数千级。以功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

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骑兵，与诸将并力断其归路，不报。徙邓州。四道置帅，叔夜领南道都总管。金兵再至，钦宗手札趣入卫。即自将中军，子伯奋将前军，仲熊将后军，合三万人，翌日上道。至尉氏，与金游兵遇，转战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门见之，军容甚整。入对，言贼锋方锐，愿如唐明皇之避禄山，暂诣襄阳以图幸雍。帝颔之。加延康殿学士。闰月，帝登城，叔夜陈兵玉津园，铠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进资政殿学士，令以兵入城，俄签书枢密院。连四日，与金人大战，斩其金环贵将二人。帝遣使赍蜡书，以褒宠叔夜之事檄告诸道，然迄无赴者。城陷，叔夜被创，犹父子力战。车驾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马而谏，帝曰："朕为生灵之故，不得不亲往。"叔夜号恸再拜，众皆哭。帝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

金人议立异姓，叔夜谓孙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书二帅，请立太子以从民望。二帅怒，追赴军中，至则抗请如初，遂从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三。讣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文。

聂昌，字幸远，抚州临川人。始繇太学上舍释褐，为相州教授。用蔡攸荐，召除秘书郎，擢右司员外郎。时三省大吏阶官视卿监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极论之。诏自今至朝请大夫止。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使，还为太府卿、户部侍郎，改开封尹，复为户部。昌本厚王黼，既而从蔡京，为黼所中，罢知德安府。又以乡人讼，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衡州。

钦宗立，吴敏用事，以昌猛厉径行为可助己，自散地授显谟阁直学士、知开德府，道拜兵部侍郎，进户部尚书，领开封府。昌遇事奋然不顾，敢诛杀。敏度不为用，始惮之，引唐恪、徐处仁共政，独遗昌。

李纲之罢，太学生陈东及士庶十余万人，挝鼓伏阙下，经日不退，遇内侍辄杀之，府尹王时雍麾之不去。帝顾昌俾出谕旨，即相率听命。王时雍欲置东等狱，昌力言不可，乃止。

昌再尹京，恶少年怙乱，昼为盗，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辄自缚党中三两辈，声言擒盗，持仗部走委巷，乃释缚，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昌悉弹治正法，而纵博弈不之问，或谓令所禁，昌曰："姑从所嗜，以懈其谋，是正所以禁其为非尔。"昌旧名山，至是，帝谓其有周昌抗节之义，乃命之曰"昌"。

京师复戒严，拜同知枢密院。入谢，即陈捍敌之策，曰："三关四镇，国家藩篱也，闻欲以畀敌，一朝渝盟，何以制之？愿勿轻与，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坚城守以遏其冲，简禁旅以备出击，壅河流以断归路。前有坚城，后有大河，劲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堕吾网中矣。臣愿激合勇义之士，设伏开关，出不意扫其营以报。"帝壮之，命提举守御，得以便宜行事。

会金人再议和，割两河，须大臣报聘。诏耿南仲及昌往，昌言："两河之人忠议勇劲，万一不从，必为所执，死不瞑目矣。傥和议不遂，臣当分遣官属，促勤王之师入卫。"许之。行次永安，与金将黏罕遇，其从者称閤门舍人，止昌彻伞，令用榜子赞名引见，昌不可，争辨移时，卒以客礼见。昌往河东，至绛，绛人闭壁拒之。昌持诏抵城下，缒而登。州钤辖赵子清麾众害昌，抉其目而脔之，年四十九。

建炎四年，始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忧死。

昌为人疏隽，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报。王黼之死，昌实遣客刺之，弃尸道旁。遂附耿南仲取显位，左右其说以误国，卒至祸变，而身亦不免焉。

论曰："何栗、孙傅、聂昌皆疏俊之士，而器质窳薄，使当重任于艰难之秋，宋事盖可知矣，钦宗之再诣金营，栗实误之，一死不足偿也。傅匿太子之谋甚疏，昌河东之行尤谬，效死弗当，徒伤勇尔。过庭因方腊之乱，乞诛蔡京、王黼、朱勔以谢天下，庶几有敢谏之风焉。

张阁，字台卿，河阳人。第进士。崇宁初，由卫尉主簿迁祠部员外郎；资阅浅，为掌制者所议，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迁宗正少

卿、起居舍人，属疾不能朝，改显谟阁待制、提举崇福宫。疾愈，拜给事中、殿中监，为翰林学士。

河北诸帅以缮城讫役，降奖诏，有中贵人为之地，将继此策赏。阁言："此牧伯常职，若奖之，恐开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尝夜盛寒草制稿进，帝犹坐，赏其警敏，赐诗以为宠。京免相，阁当制，历数其过，词语遒拔，人士多传诵之。

京复相，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浙部和买绢，杭独居十三，户有至数百匹者，阁请均之他郡。杭久阙守，阁经理有叙，去恶少年之为人害者，州以理闻。召拜兵部尚书兼侍读，复为学士，上日特赐敕诏，且有意大用，未几，卒，年四十六。阁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宠，辞日，乞自领花石纲事，应奉由是滋炽云。

张近，字几仲，开封人。第进士，累迁大理正、发运使。吕温卿以不法闻，近受诏鞫治，哲宗谕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对曰："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惠卿也？"温卿谩不肯置对，近言："温卿所坐明白，傥听其蔓词，惧为株连者累。"诏以众证定其罪。提举河北东路常平、西路刑狱，入为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贤殿修撰知瀛州。

辽使为夏人请命，而宿兵以临我，近请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谋。边人吕忏儿入瓦桥为盗，吏执之，辽人因略宋民为质。近言："朝廷方继好息民，当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为轻重，释之便。"沧民渔于海，辽卒利其饶，而私举网取鱼。守兵与之斗，斩级三十二，州将请赏之。或言所杀乃平人，宜论如律，议弗决。近言："边人贪利喜功，遂赏之，则为国起怨；然彼挟兵涉吾地，谓之非盗可乎？如罪以擅兴，他日将谁使御敌？愿两置赏刑，略而不问。"从之。

出镇高阳八年，累加显谟阁待制、直学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举洞霄宫。先，承诏买马三千给牧户，近悉敛诸民而不予直，为御史所劾，失学士。二年而复之。卒，年六十五。

郑仅，字彦能，徐州彭城人。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留守文彦博以为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彦博曰："如郑参军讵可令数出？"奏改司法，迁冠氏令。河决府西，檄夜下调夫急，仅方阅保甲，尽籍即行，先他邑至，决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争于朝曰："微冠氏，城民鱼矣。"犹坐罚金。时河朔饥，盗起，独冠氏无之，且不入境。他邑获

盗，诘治之，盗因言：“郑冠氏仁，故相戒不犯尔。”知福昌县，复值岁饥，悉意振贷，民不流亡。当第赏，不肯自列。

提举京东常平，入为户部员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龙图阁，为陕西都转运使。论馈饷河湟功，进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仅请籍闭田为官庄，是岁，镇戎、德顺收谷十余万。会西宁高永年战没熙河，帅臣归咎官庄夺属羌地，致其怨畔，诏罢之，议者以为惜。

改知庆州，诸军多杀老弱，持首要赏。仅下令非强壮而能生致者，赏半之。有内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杀，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军感动。时诸路争进讨奏捷，仅独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

徙秦州，复为都转运使，召拜户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显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卒，年六十七，赠光禄大夫，谥曰修敏。子望之，自有传。

宇文昌龄，字伯修，成都双流人。进士甲科，调荣州推官。熊本经制梓夔，辟干当公事。凡攻讨招袭，建南平诸城砦，皆出其画。迁大理丞。本归阙，言其功，擢提举秦凤路常平，改两浙。

神宗患司农图籍不肃，选官厘整，昌龄以使夔路入辞，留为寺主簿，遂拜监察御史。鄜延帅奏所部刘绍能与西羌通，将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龄即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龄因请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赏，以靖边人之心。使还，赐五品服。

尚书省建，以为比部员外郎。时官曹更新，统纪未立，昌龄悉力从事，虽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纲要，请于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逻卒纠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论以私役，帝以职事修饬，释不问。改吏部员外郎，出京西转运副使，召为左司员外郎。

送辽使至雄州，当宴，从者不待揖而坐，昌龄诮其使曰：“两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后坐，此礼渠可阙邪？”使者阳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礼去。

迁太常少卿，诏议郊祀合祭，论者不一。昌龄曰：“天地之数，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舞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合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

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改直秘阁、知梓州，历寿州、河中府、邓、郓、青三州。

徽宗立，召为刑部侍郎，徙户部侍郎。陕西馈刍粮于边，旧制令内郡转给，为民病。昌龄建言止输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费助边籴，从之。岁省籴价五百万，公私便之。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复为户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诏为封傅护送归，官给其葬费。子常。

常字权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寻提举成都路茶马。自熙、丰以来，岁入马蕃多；至崇、观间，其法始坏。提举官岁以所入进羡余，吏缘为奸，市马裁十一二，且负其直，夷人皆怨。常尽革其弊，马遂溢额。加直秘阁，改知夔州，进秘阁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许几，字先之，信州贵溪人。少以诸生谒韩琦于魏，琦勉入太学。擢第，调高安、乐平主簿，知南陵县，还民之托僧尼为奸者数百人。

提举京西常平，为开封府推官，进至将作监。吏与匠比为奸欺，凡斫削、涂塈、丹臒之工当以次用，而始役即概给其禀，费亡艺而患不均。几逆为之程，费省工倍。再迁太仆卿、户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郓州。

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

几有吏干，善理财，由是四入户部至尚书。尝以摇泉布法罢，又以治染院事失实，知婺州。进枢密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徙知成德军、知太原府。张商英裁损吏禄，几预其议，贬永州团练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复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狱有阴德。之邵以父荫为新繁主簿。熙宁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概州县民力，以羡乏相补。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遗意，当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岂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为属，听其所为。熊本察访蜀道归，语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为最详，之邵力也。”诏召见，成都守赵抃

奏留之。入为三司磨勘官，得隐匿数十万缗。从副使蹇周辅计度江、岭盐，还，除广东转运判官。元祐初，提举利、梓路常平，周辅得罪，亦罢知祥符县。俄知泗州，为夔路转运判官。夔守强狠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宁井盐为利博，前议者辄储其半供公上，余鬻于民，使先输钱，盐不足给，民以病告。之邵尽发所储与之，商贾既通，关征增数倍。除主管秦、蜀茶马公事，革黎州买马之弊，岁以仲秋为市，市四月止，以羡茶入熙、秦易战骑，得良马益多。

知凤翔府，民负债无以偿，自焚其居，而绐曰遗火；有主藏吏杀四婢，人无知者。之邵发擿，岐人传诵。徙郑州。

元符中复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缗。童贯用师熙、岷，不俟报，运茶往博籴，发钱二十万亿佐用度。连加直龙图阁、集贤殿修撰，三进秩，为熙河都转运使。秦凤出师，命之经制，即言已备十万骑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显谟阁待制。敌犯熙河，之邵摄帅事，屯兵行边境，解去。俄得疾卒。方录功转太中大夫，不及拜，赠龙图阁直学士，官护丧归。子唐，至宝文阁学士。

龚原，字深之，处州遂昌人。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进士高第，元丰中为国子直讲，以虞蕃讼失官。哲宗即位，诣诉理所得直，为国子丞、太常博士。方议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为寒而废祠，其可为暑而辍行？此汉儒陋说尔，愿亟正之。"加秘阁校理，充徐王府记室，出为两浙转运判官。

绍圣初，召拜国子司业，入对，帝问曰："卿历徐邸官，何为补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对曰："臣出使乡部，获知民间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讲，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权工部侍郎。为曾布所重，安惇论其直讲时事，以集贤殿修撰知润州。

徽宗初，入为秘书监，进给事中。时除郎官五人，皆执政姻戚，悉举驳之；又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邓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论谓帝为哲宗服，当循开宝故事，为齐衰期。原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一也。"主议者斥其妄，黜知南康军，改寿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复修撰，知扬州。还朝，历兵、工部二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庐州。陈瓘击蔡京，原与瓘善，或谓原实使之，夺职居和州。起为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

初，王安石改学校法，引原自助，原亦为尽力。其后，司马光召与

语，讥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叹曰：“王氏习气尚尔邪！”为司业时，请以安石所撰《字说》、《洪范传》及子雱《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一时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邮人。口吃不能剧谈，而内绝敏，书一阅即不忘。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命。用父任，补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闭户读书。欧阳修得其所作《感山赋》，以示韩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馆。授和州防御推官，为国子直讲，以母老辞。

王安石当国，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安石解衣握手，延与语。召对延和殿，进光禄丞，知阳武县。京官谒尹，故事当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径诣安石诉之，安石使邓绾荐为御史。未几，为崇文校书，删定三司令式，于是诵言京官庭谒尹非宜，安石为下编敕所更其制。加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公度起布衣，无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请知海州。元祐、绍圣之间，历兵礼部郎中、国子司业，除秘书少监、起居郎，皆辞不受。知颍、润、宣、通四州，以直龙图阁卒。

蒲卣，字君锡，阆州人。母任知书，里中号“任五经”，卣幼以开敏闻。中进士第，历利州司户参军、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县。通判文州，有献议者欲开文州径路达陕西，卣言：“洮、岷、积石至文为甚迩，自文出江油，邓艾取蜀故道也。异时鬼章欲从此窥蜀，为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为之通道乎？”议遂塞。

为睦亲宅教授，提举湖北、京西常平。崇宁均田，转运使以用不足，将度费以定税，卣曰：“诏旨所以嘉惠元元尔，初不在增赋也。”宛、穰地广沃，国初募民垦田，得为世业，令人毋辄诉，盖百年矣，好讼者稍以易佃法摇之，卣一切禁止。有持献于权贵而降中旨给赐者，卣言：“地盈千顷，户且数百，传子至孙久，一旦改隶，众将不安。先朝明诏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议。

提点湖南刑狱，知鼎、辽、陇、宁四州，复提举潼川路刑狱。有议榷酤于泸、叙间，云岁可得钱二十万。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汉杂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边人。今之所行，未见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论曰：《传》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观二张之理郡，郑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边粜、革马政，许几、程之邵之经制财运，蒲卣之议税榷，皆有可称道。若阁之固宠于花石，而龚原、崔公度主王氏学以谄事安石，则搢绅所不齿也。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沈铢 弟锡 路昌衡 谢文瓘 陆蕴 黄寔 姚祐 楼异 沈积中 李伯宗汪澥 何常 叶祖洽 时彦 霍端友 俞栗 蔡薿

沈铢，字子平，真州扬子人。父季长，王安石妹婿也。铢少从安石学，进士高第，至国子直讲。季长领监事，改审官主簿，坐虞蕃事免归。元祐置诉理所，被罪者争自列，铢独不言。

绍圣初，起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崇政殿说书，受旨同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以进讲为解，拜右司谏，辞，改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吴居厚除户部尚书，铢论其使京东时聚敛，诏具实状，不能对，罚金。讲《诗·南山有台》，至“万寿无期”，以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应，哲宗屡首肯之。真拜中书舍人兼侍讲，俄引疾，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卒。弟锡。

锡字子昭，以王安礼任，为鄂州司户参军。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蔡京方铨次元符上书人，欲定罪，锡曰：“远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恶，若概罪之，恐非敦世厉俗之道。”京不从。除卫尉丞，迁祠部员外郎，提点江东刑狱、知婺州。入为左司员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讲，进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知应天府，徙江宁。

张怀素诛，朝廷疑其党有脱者，江、淮间往往以诬告兴狱。锡至郡，有告者，按之，则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系者皆得释。历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议大夫致仕。卒，赠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开封祥符人。起进士，至太常博士。参鞫陈世儒狱，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妇，皆不免。迁右司员外郎，历江淮发运、陕西转运副使，知广州，徙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龙图阁、知庆州。

绍圣中，召为卫尉、大理卿，迁工部侍郎，俄以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李清臣有狂妇人之诉，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兴军，进直学士、知成都。

徽宗立，应诏上书曰：“频年以来，西方用兵，致兴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阴之过盛。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灾

异之变，生于天地之不和，起于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见，大河横决，秋雨霖淫，诸路饥馑，殍死道路，妻子弃捐，破析赀储，以应星火之令。勤劳憔悴，多不生还，人心如此，而欲其无怨，难矣。”

俄坐清臣狱事，责司农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为滁州、定州，复直学士、知开封府。乞严告捕虚妄之法，以靖讦诉。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书事落职，入党籍，卒。宣和五年，赠龙图阁学士。

谢文瓘，字圣藻，陈州人。进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丰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锢，民受其虐，掊克聚敛，不胜多门。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罢减之。”大臣以为讪朝廷，议置之罪。神宗曰：“彼谓奉法者非其人尔，匪讪也。”

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履荐为主簿，三年不诣执政府。召对，除秘书省正字，考功、右司员外郎。绍圣末，都水使者议建广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数十步，以验其可否。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说愈力。文瓘条别利害，罢其役。

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给事中。诏修《神宗宝训》，文瓘请择当时大政事、大黜陟，节其要旨，而为之说以进。然所论率是王安石，谓神宗能察众多之谤，任之而不贰，于是朋党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辽主洪基殂，使往吊之，令从者变服而入，贬秩二等。

崇宁元年，出知濮州。寻治党事，坐元丰上疏及尝诒吕公著书，再谪邵武军，移处州。帝披党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乃以为集英殿修撰、知济州，卒。

子贶，宣和中，为驾部员外郎、知汝州。钦宗时，上封事十篇，论事切至。使于金，还，提点京西北路刑狱。金人犯汝州，贶自襄阳领兵往援之，战死。

陆蕴，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进士第，为太学《春秋》博士。经废员省，改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

崇宁中，提举河北、两浙学事，召对，言：“元祐异意俗学，既不为我用，近诏不以使一路，而犹得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礼部员外郎，转吏部，迁辟雍司业、太常少卿。议原庙不合，黜知瑞金县。还为太常，进国子祭酒、中书舍人。请葺诸州天庆观，立学事司考课法。迁大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门下侍郎余深亲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

防有司不能尽公尔，侍从吾所信任，岂得下同庶僚乎？”不许。

蕴颇论事，尝言：御笔一日数下，而前后相违，非所以重命令；辅相大臣，宦官戚里，赐第营筑，纵撤民居，县官市材于民，而不予直；贵游子弟以从官领闲局，奉朝请，为员猥多，无益于事；又赐予过制，中外用度多于赋入；数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时病。

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时弟藻由列曹侍郎出为泉州，过蕴，合乐燕款，闽人以为盛事。加显谟阁直学士，引疾，提举鸿庆宫。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缮治守备，蕴闻命就道，使者劾为避事，夺职。稍复集英殿修撰，卒。

黄寔，字师是，陈州人。登进士第，历司农主簿，积官提举京西、淮东常平。元丰末，议罢提举官，命末布，寔舅章惇属蔡确徙寔提点开封县镇。迁提点梓州路、两浙刑狱，京东、河北转运副使。

哲宗以寔为监司久，议召用，曾布阴沮之。林希曰：“寔两女皆嫁苏轼子，所为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陕州，为江、淮发运副使。贺辽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来，称为贺登宝位使。寔报以受命无“宝”字，拒不受。还除太仆卿，再擢宝文阁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缘扰困，寔怀檄不下，而画利害请之，事得寝。卒于官，赠龙图阁直学士。

寔孝友敦睦，世称其内行。苏辙在陈与寔游，因结昏，其后又与轼友善。绍圣党祸起，寔以章惇甥故获免，然亦不得久于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长兴人。元丰末，第进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转运判官。且行，会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圣武临射赋》。帝大悦，留为右正言。历陈绍述之说，迁左司谏。建议置辅郡以拱大畿，进殿中监。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属、察举稽违、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亲老请郡，授显谟阁待制、知江宁府。时召捕张怀素，祐追获之，复为殿中监。

逾岁，以直学士知郑州，改秦州。或请调熙河弓箭士徙边，以省更戍。祐谓人情怀土重迁，丐以二年为更发之期，满岁乐业而愿留者，乃听。且请择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粮，以劝耕植。益广秦之东、西川，建城壁，严保障，以控熙河、泾原。皆从之。复为殿中监，改吏

部侍郎，命镇蜀，用母老辞。迁工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为大名尹，进延康殿学士，复为工部尚书，徙礼部。母丧，除知太原府。

县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为厌己，请解官持服。先是，诏许祐悉买墓旁地，遂并徙他冢，小胥不从，故祐持以为说。言者论其挟仇要君，乃止。以提举上清宝箓宫卒，赠特进，谥曰文禧。”

楼异，字试可，明州奉化人。进士高第，调汾州司理参军，徙永兴虞策幕府，监在京文绣院，知大宗正丞，迁度支员外郎。以养亲求知泗州，复为吏部右司员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鸿胪卿，除直秘阁、知秀州。

政和末，知随州，入辞，请于明州置高丽一司，创百舟，应使者之须，以遵元丰旧制。州有广德湖，垦而为田，收其租可以给用。徽宗纳其说。改知明州，赐金紫。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加直龙图阁、秘阁修撰，至徽猷阁待制。郡资湖水灌溉，为利甚广，往者为民包侵，异令尽泄之垦田。自是苦旱，乡人怨之。

在郡五年，既请温之船官自隶以便役，又请越、台之盐以佐费，诏责之曰：“郡自有盐筴不能兴，而欲东取诸台，西取诸越，斯乃以邻国为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绩，进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卒。

沈积中，常州人。赐进士出身，为辟雍正、户部员外郎，至秘阁修撰、河北转运使，召拜户部侍郎，进尚书，知河间、真定府。积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图燕地，使觇边隙。中书舍人程振语之曰：“当思异时覆族之祸。”积中感其戒，至镇，以书谢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师败于白沟，童贯还，罢积中提举上清宝箓宫。既得燕山，又命以资政殿学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为盗所杀，或曰婢杀之，终亦不能明也。贯恶其曩言，追削官职。建炎中，宰相上其书，乃悉复之。

李伯宗，字会之，河阳人。第进士，知内丘、咸阳、太康县。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税之法，令以丰岁推行。今州县吏，苟简怀异者指熟为灾，而贪进幸赏者掩灾为熟，望深察其违戾，而置诸罚。”括县壮丁为兵，得千人，上其名数与按阅之法。知枢密院蔡卞喜而荐之，提举京畿保甲，使行其说，增籍二万。已而有诉者，陈牒至八百七十，左迁通判相州、提举白波辇运，提点江、淮坑冶铸钱，入为将作少监。

开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饰以龙者，吏以为乘舆服御，伯宗曰：“此无他，当坐不应为尔。”尹不从，具以请，如伯宗议。历大理卿，入对言：“今情重法轻者许奏请，而情轻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圣忠恕之意。”徽宗纳之。迁刑部侍郎。与王黼不相能，有胥吏微过罢，提举崇福宫。

明年，知同州，徙陕西都转运使。以通奉大夫、显谟阁待制卒，赠光禄大夫，谥曰荣。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从胡瑗学《易》。又学于王安石，著《三经义传》，澥与其议，又首传其说。熙宁太学成，分录学政。登进士第，调鼎州司理参军、知黟县，入为太学正，累迁国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擢中书舍人，为大司成。议学制不合，以显谟阁待制知婺州，改颍昌，又改陈、寿二州，徙应天府。上章辞行，提举崇福宫。卒，赠宣奉大夫。

澥自布衣录天子学，至为正，为司业、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时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进士第，为开封府兵曹。绍圣初，或言苏轼主文柄，取士之非毁宗庙者，常预其间，出通判原州。历将作丞、陕西转运判官、熙河转运副使。议者欲贷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车牛转输，民力已病，然未至于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无害也。今强以金帛，使自入粟，惧非贫弱之利。”熙帅及监军劾之，贬秩，徙成都路。

中使持御札至，令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常奏：“旗者，军器之饰，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

除直龙图阁，加集贤殿修撰，为使徙陕西，以显谟阁待制知秦州，转通议大夫。谍告夏人多筑堡栅，朝议出兵牵制，常言：“羌人生长射猎，今困于版筑，违所长，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无烦有为也。”从之。

镇秦六岁，察访方邵劾其越法货酒，借米曲于官而毁其历。狱具，责昭化军节度副使。数月，复其官。终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论曰：西汉之末，士大夫阿谀销懦，遂底于亡。东都诸贤以风节相

尚，激成党祸。宋元祐类东都，崇、宣类西汉末世，盖忠鲠获罪，则相习容悦而已。君骄臣谄，此邦之所繇丧也。观沈铢诸人，徒徇时轩轾，不能为有亡，恶足以言士哉！

叶祖洽，字敦礼，邵武人。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签书奉国军判官、判登闻检院，由国子丞知湖州，留为校书郎。

元祐初，历职方、兵部员外郎，加集贤校理，进礼部郎中。给事中赵君锡论其对策讪及宗朝，祖洽自辨，事下从官定议。苏轼、刘分攵言："祖洽谓祖宗纪纲法度，因循苟简，愿朝廷与大臣合谋而新之。可以为议论乖谬，若谓之讪则不可。"于是但出提点淮西刑狱。

绍圣中，入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祖洽性狠愎，喜谀附，密言王珪于册立时有异论。哲宗曰："宣仁圣烈，妇人之尧、舜也。其于社稷大计，圣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复言："若以珪为无迹，则黄履、刘拯相继论之矣，愿稽合群情，决之独断。"珪遂追贬。又言："司马光、吕公著获终牖下，恩礼隆缛；蔡确受遗定策，而贬死岭外，乞恤其孤。"其论率类此。林希荐祖洽，谓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举王回出知济州，徙洪州，以牟利黩货闻。

祖洽与曾布厚，人目为"小训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韩忠彦不可，白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为吏部。布罢，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于上，至云："当时蔡确稍失事几，王珪果遂奸谋，则神宗遂失正统，不知今日神器孰归。臣为朝廷宗社明确之功，正珪之罪，劝沮忠邪于千万年，以此报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贤殿修撰、提举冲佑观，自是不复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阁直学士。政和末，卒。

时彦，字邦美，开封人。举进士第，签书颍昌判官，入为秘书省正字，累至集贤校理。绍圣中，迁右司员外郎。使辽失职，坐废，旋复校理，提点河东刑狱，蹇序辰使辽还，又坐前受赐增拜，隐不言，复停官。徽宗立，召为吏部员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知广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户部，为开封尹。异时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往往略之。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狱屡空。数月，迁工部尚书，进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进人。徽宗即位，策进士第一，授宣义郎。不阅月，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起居郎、中书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带，帝顾见之，曰："给事、舍人等尔，而服饰相绝如是。"始命犀带佩鱼。进给事中、大司成、礼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内轻外。可令内外侍从更出迭入，以奉禁闼，殿大邦，俾天下之势如持衡，庶无首重尾轻之患。"疏入，即请补郡，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平江。改陈州，为政以宽闻，不立声威。陈地污下，久雨则积潦，时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远，水不时泄。端友请益开二百里，彻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内侍石焘传诏索瑞香花数十本，端友不可，疏罢之。复以礼部召，转吏部。官至通议大夫。卒，赠宣奉大夫。

俞栗，字祗若，江宁人。崇宁四年，以上舍生赐进士第，签书镇南军判官。未赴，为辟雍博士、秘书省正字、吏部员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记室，擢中书舍人。居三月，进给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议罢增石炭场，栗驳其非。除显谟阁待制、知蔡州，明日复留。逾年，竟出为襄州。还，拜给事中，上言："学校，三代之学也。然崇宁四年以前，议者以为是，五年，则非之；大观三年以前，议者以为是，四年，则非之。岂学校固若是哉？观望者无定说尔。必使士有成才，人无异论，事之不美者不出于学校，然后为得。"言颇见行。

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己，叶梦得言栗独否，遂拜御史中丞。陈士风六弊，又发户部尚书刘炳为举子时阴事。京方倚炳为腹心，戾其意，改栗翰林学士。迁兵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论衙前事谪言者，谓栗实倡之，罢，提举崇禧观。竟以毁绍圣法度，贬常州团练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复述古殿直学士、知江宁府，卒。

蔡薿，字文饶，开封人。崇宁五年，以诸生试策，揣蔡京且复用，即对曰："熙、丰之德业，足以配天，不幸继之以元祐；绍圣之缵述，足以永赖，不幸继之以靖国。陛下两下求言之诏，冀以闻至言、收实用也。而见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时变而肆奸言，乘间隙而投异意，诋诬先烈不以为疑，动摇国是不以为惮。愿逆处其未至而绝其原。"于是擢为第一，以所对颁天下，甫解褐，即除秘书省正字，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自布衣至侍从，才九月，前所未有也。

旋进给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属，尊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见，薿亟云："向者大误，公乃叔祖，此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宝赦恩，诏两省差择元祐党人，情轻者出籍。薿不肯书，言者论其不能推广

上恩，使岁久获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显谟阁待制、知杭州。

始，蕤未第时，以书谒陈瓘，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瓘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蕤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憾治瓘，几不免，事具《瓘传》。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应天，斥大奸以定国，而蕤巧言惑众，造为衅端。"疏入不报。

范柔中者，顷以上书入邪等，至是进阶。蕤言："柔中尝毁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雠。自今春党人复官，士论骇愕，有致疑于绍述者。乞削其叙迁，昭示好恶。"从之。张商英作相，常安民与之书，激使为善。蕤弟莱剽其稿示蕤，即论之以摇商英。蕤迁翰林学士，坐妄议政事罢，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

方建神霄宫，蕤先一路奏办，下诏褒奖，召为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尝阴附权幸，事觉，徽宗令入对，将面诘之。逾月不奉诏，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蕤游太学，则挟诡计以钳诸生；居侍从，则抉私事以胁宰辅；处门下，则借国法以快私忿；为郡守，则妄尊大而蔑监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辖自处，既升宗伯，乃怀不满之心。宜重置诸罚。"遂贬单州团练副使，房州安置。

宣和中，复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杭州。为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惨。方腊乱后，西北戍卒代归，人得犒绢，蕤禁民与为市，乃下其直，强取之。卒怒，乘蕤夜饮客，纵火焚州治，须其出救，杀之。蕤知事势汹汹，逾垣走，仅得免。诏夺职罢归。明年，以徽猷阁待制卒。

论曰：自太宗岁设大科，致多士，居首选者躐取华要，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为时名臣。治平更三岁之制，继以王安石改新法，士习始变。哲、徽绍述，尚王氏学，非是无以得高第。叶祖洽首迎合时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风大坏，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宁而后，讫于宣和，首选十八人，唯何栗、马涓与此五人有传，然时彦、端友龊龊，祖洽、俞栗、蔡蕤憸邪小人。繇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惨焉，此孟子所以必辩邪说、正人心也。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

○贾易 董敦逸 上官均 来之邵 叶涛 杨畏 崔台符 杨汲 吕嘉问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

贾易，字明叔，无为人。七岁而孤。母彭，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易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年逾冠，中进士甲科，调常州司法参军。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讫去，郡中称平。

元祐初，为太常丞、兵部员外郎，迁左司谏。论吕陶不争张舜民事，与陶交攻，遂劾陶党附苏轼兄弟，并及文彦博、范纯仁。宣仁后怒其讦，欲谪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怀州。御史言其谢表文过，徙广德军。明年，提点江东刑狱，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彦博至和建储之议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馆，彦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苏辙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员外郎，孙升以为左迁。又改国子司业，不拜，提点淮东刑狱。复入，为侍御史。上书言：

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故治道不成，万事隳废，恶吏市奸而自得，良民受弊而无告；愁叹不平之气，充溢宇宙，以干阴阳之和。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无及时预备之计，衣食之源日蹙；无事之时尚犹有患，不幸仓卒多事，则狼狈穷迫而祸败至矣。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故士君子无可用之实，而愚不肖充牣于朝；污合苟容之俗滋长，背上欺君之风益扇，士气浸弱，将谁与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劝，僇之以显罚而不加惧，徼利苟免之奸，冒货犯义之俗，将何所不有。

今二圣焦劳念治，而天下之势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忧。是犹寝于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为安，可不畏乎？

然则欲知毁誉真伪之情，则莫若明目达聪，使下无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责，则莫若询事考言，循名责实。欲生财不逆其道，则莫若敦本业而抑末作，崇俭约而戒奢僭。欲教养必以其方，则莫若广详延之路，厉廉耻之节，使公卿大臣各举所知，召对延问，以观其能否，善者

用之，不善者罢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则莫若赏以劝善，刑以惩恶，不以亲疏贵贱为之轻重。则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为矣。

其言虽颇切直，然皆老生常谈，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

苏轼守杭，诉浙西灾潦甚苦。易率其僚杨畏、安鼎论轼姑息邀誉，眩惑朝听，乞加考实。诏下，给事中范祖禹封还之，以谓正宜阔略不问，以活百姓。易遂言："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蚤应制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昔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议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转运副使，徙苏州、徐州，加直秘阁。元符中，累谪保静军行军司马，邵州安置。

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进右谏议大夫。陈次升论其为曾布客，改权刑部侍郎，历工部、吏部，未满岁为真。以宝文阁待制知邓州，寻入党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梦授，吉州永丰人。登进士第，调连州司理参军、知穰县。时方兴水利，提举官调民凿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顷，敦逸言于朝，以为利不补害，核实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万，全旧田三千六百顷。徙知弋阳县，宝丰铜冶役卒多困于诱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见本末，纵还乡者数百人。稍迁梓州路转运判官。

元祐六年，召为监察御史，同御史黄庆基言："苏轼昔为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宰相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所撰制词，以为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鞭挞不庭，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尔。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来，言事官用此以中伤士人，兼欲动摇朝廷，意极不善。"辙复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告》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时过举，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于是敦

逸、庆基并罢。敦逸出为湖北运判，改知临江军。

绍圣初，轼、辙失位，刘拯讼敦逸无罪。哲宗记其人，曰："非前日白须御史乎？"复除监察御史。论常安民为二苏之党，凡论议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员外郎，迁殿中待御史、左司谏、侍御史，入谢曰："臣再污言路，第恐挤逐，不能久奉弹纠之责。"哲宗曰："卿能言，无患朕之不能听；卿言而信，无患朕之不能行也。"

瑶华秘狱成，诏诣掖庭录问。敦逸察知冤状，握笔弗忍书，郝随从旁胁之，乃不敢异。狱既上，于心终不安。几两旬，竟上疏，其略云："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哲宗读之怒，蔡卞欲加重贬，章惇、曾布以为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狱出于近习，故使台端录问，冀以取信中外。今谪敦逸，何以解天下后世之谤。"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兴国军，徙江州。

徽宗即位，加直龙图阁、知荆南，召入，为左谏议大夫，敦逸极言蔡京、蔡卞过恶。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熙宁亲策进士，擢第二，为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直讲。元丰中，蔡确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时相州富人子杀人，谳狱为审刑、大理所疑，京师流言法官窦莘等受赇。蔡确引猜险吏数十人，穷治莘等惨酷，无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狱事诏臣参治，坐是，谪知光泽县。莘等卒无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托神能祸福人，致赀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诸境。还，监都进奏院。

哲宗即位，擢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复为监察御史。议者请兼用诗赋取士，宰相遂欲废经义。均言："经术以理为主，而所根者本也，诗赋以文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计本末，而欲袭诗赋之敝，未见其不得也。"自熙宁以来，京师百司有谒禁。均言："以诚待人，则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则人思苟免。愿除开封、大理外，余皆释禁，以明洞达不疑之意。"遂论青苗，以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有目前之利而为终岁之患，愿罢之而复为常平籴粜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请罢粟补吏，减任子员，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以清入仕之源。诏有司议，久之不能有所省。复疏言："今会议之臣，畏世俗之讥评，不计朝廷之利害，闵鄙耄之不进，不思才者之闲滞，非策之善也。"因请对，力陈之，宣仁后曰："当从我家始。"乃自后属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数。

又言："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间者，监司务为惨核，郡县望风趣办，不暇以便民为意。陛下临御，务从宽大，为吏者又复苟简纵弛，猛宽二者胥失。愿明诏四方，使之宽不纵恶，猛不伤惠，以起中和之风。"诏下其章。

蔡确弟硕盗贷官钱以万计，狱既上，均论确为宰相，挟邪挠法，当显正其罪，以厉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政，与正人异趣，相继击去之。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边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舜民左迁。均言："风宪之任许风闻，所以广耳目也。舜民之言是，当行之；其言非，当容之。愿复舜民职。"不从。台谏约再论，均谓事小不当再论，王岩叟遂劾均反覆，岩叟移官。均迁殿中侍御史，内不自安，引义丐去，改礼部员外郎。居三年，复为殿中侍御史。

西夏自永乐之战，怙胜气骄，欲复故地。朝廷用赵离计，弃四砦，至是，又请兰州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国，知威之不可独立，故假惠以济威，知惠之不可独行，故须威以行惠，然后外国且怀且畏，无怨望轻侮之心。今西夏所争兰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轻以予之，恐夏人捣虚，熙河数郡，孤立难守。若继请熙河故地，将何辞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无益，祗足为患。不如治兵积谷，画地而守，使夏人晓然知朝廷意也。"

时傅尧俞为中书侍郎，许将为左丞，韩忠彦为同知枢密院。三人者，论事多同异，俱求罢。均言："大臣之任同国休戚，庙堂之上当务协谐，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异之迹。若悻悻然辨论，不顾事体，何以观视百僚。尧俞等虽有辨论之失，然事皆缘公，无显恶大过，望令就职。"诏从之。御史中丞苏辙等尚以为言，均上疏曰："进退大臣当，则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进退不当，则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党，合谋并力，以倾摇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为主。所论若当，虽异，不害其为善；所论若非，虽同，未免为不善。今尧俞等但不能协和，实无大过。苏辙乃以许将当时已定议，既而背同列之议，独上论奏。臣以为善则顺之，恶则正之，岂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后为忠邪？将舍同列之议，上奉圣旨，是能将顺其美，不当反以为过恶也。若使不忠，虽与同列协和，是乃奸臣尔，非朝廷之利也。"将罢，均又言："吕大防坚强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异，唯许将时有异同。辙素与大防善，尽力排将，期于心胜。臣恐纲纪法令，自此败坏矣。"因论："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风宪之长。辙当公是公非，别白善恶，而不当妄言也。"遂乞罢，出知广德军，改提点河北东路刑狱。

绍圣初，召拜左正言。时大防、辙已罢政，均论大防、辙六罪，并再黜大防，史祸由此起。又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专黜陟之柄，阴去异己，出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成都府，召朱服为中书舍人。均言汝砺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迁均为工部员外郎。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历梓州淮南转运副使、知越州。

徽宗立，入为秘书少监，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兼《哲宗实录》修撰，迁给事中。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虽不识忌讳，然志非怀邪。陛下既招其来，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气。"寅亮得免。时宰相欲尽循熙、丰法度为绍述以风均，均曰："法度惟是之从，无彼此之辨。"由是不协，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徙襄州。崇宁初，与元祐党籍，夺职，主管崇禧观。政和中，复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久之，复龙图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来之邵，字祖德，开封咸平人。登进士第，由潞州司理参军为刑部详断官。元丰中，改大理评事，御史中丞黄履荐为监察御史。未几，买倡家女为妾，履劾其污行，左迁将作丞。

哲宗即位，为太府丞、提举秦凤常平、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入为开封府推官，复拜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之邵资性奸谲，与杨畏合攻苏颂，论颂稽留贾易知苏州之命。又论梁焘缘刘挚亲党，致位丞弼。又论范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绍圣初，国事丕变，之邵逆探时指，先劾吕大防。惇既相，擢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请加美谥。疏："司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诛。独刘挚尚存，实天以遗陛下。"其阿恣无忌惮如此。

进刑部侍郎。阳翟民盖渐以讼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盖氏，诬渐非盖氏子，以规其赀。谏官张商英论之，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为相，特赠太中大夫。

叶涛，字致远，处州龙泉人。进士乙科，为国子直讲。虞蕃讼起，涛坐受诸生茶纸免官。涛，王氏婿也，即往从安石于金陵，学为文词。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学正，迁博士。绍圣初，为秘书省正字，编修《神宗史》，进校书郎。曾布荐为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追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责官，皆涛为制词，文极丑诋。安焘降学士，涛封还命书，云："焘在元祐时，尝诋文彦博弃熙河，全先帝万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为党，罢知光州。又以诉理有过，为范镗所论，连三黜。曾布引为给事中，居数月而病，以

龙阁阁待制提举崇禧观，卒。

杨畏，字子安，其先遂宁人，父徙洛阳。畏幼孤好学，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经术，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为郓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除西京国子监教授，舒亶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时有御史中丞出为郡守，监司荐之，畏言："侍从贤否，上所素知，监司乃敢妄荐，盖为异日地尔，乞戒其观望。"舒亶有盗学士院厨钱罪，为王安礼所白，畏抗章辨论，以为可谓之失，未可谓之故。亶罢，畏坐左转宗正丞，出提点夔州路刑狱。

元祐初，请祠归洛。畏恐得罪于司马光，尝曰："畏官夔峡，虽深山群獠，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复曰："司马光若知道，便是皋、夔、稷、契；以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尽也。"吕大防、刘挚为相，俱与畏善，用畏为工部员外郎，除监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挚十事，并言梁焘、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皆其死党，必与为地。既而焘等果救挚，皆不纳。挚罢，苏颂为相，畏复攻颂，以留贾易除书为颂罪。颂罢，畏意欲苏辙为相。宣仁后外召范纯仁为右仆射，畏又攻纯仁，不报。畏本附辙，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其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侧目。

迁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时有旨令两省官举台官，畏言："御史与宰执，最为相关之地。宰执既不自差，使其属举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彦以议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罢。畏言："彦据经论理，若彦罢出，恐自是人务观望，不敢以守官为义。"

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谏议大夫，范纯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迁畏礼部侍郎。及大防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信之，遂荐章惇、吕惠卿可大任。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有绍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复考，悉下之，拔毕渐以为第一。

惇入相，畏遣所亲阴结之，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方欲逐吕、苏，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焘与惇不合，畏复阴附安、李，惇觉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为于惇，遂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于

是目为“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祐，迁于绍圣也。

寻落职知虢州，入元祐党。后知郢州，复集贤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于洛。未几，知邓州，再丐祠，以言者论列落职，主管崇禧观。

蔡京为相，畏遣子侄见京，以元祐末论苏辙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党河南尹薛昂致言于京，遂出党籍。寻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诣阙，请封禅嵩山，畏上疏累千余言，极其谀佞。方洽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颇为纵横学，有才辩而多捭阖，与刑恕缔交，其好功名富贵亦同。然恕疏而多失，畏谋必中，其究俱为搢绅祸云。

论曰：贾易初以刚直名，观其再劾文彦博、范纯仁，而斥苏轼、苏辙尤甚，何以刚直为哉？董敦逸于元祐末与黄庆基诬二苏，以开绍圣之祸，及绍圣则肆诋元祐诸臣，甚至瑶华之冤不能持正，虽终悔而谏，亦何及焉。及见蔡京、蔡卞稔恶，乃论其过恶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火也。上官均谏切中时事，及不从绍述之议，其为人若可观，然论吕大防、苏辙，以之再黜，是亦助绍述者也。杨畏倾危反覆，周流不穷，虽仪、秦纵横，无以尚之，岂徒有三变而已。至于倡绍述以取信哲宗，又谓王安石之学有圣人意，可谓小人无忌惮也哉。来之邵尽击时贤而进章惇、安焘、吕惠卿，又请加美谥于安石，其流恶不已，乃诬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赀，亦何所不至焉。叶涛在太学，已著污迹，擢第之后，谄安石而从之学，后得曾布之荐，凡元祐名贤贬责制辞，肆笔丑诋，虽有善犹不能自涤，况无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阴人。中明法科，为大理详断官，校试殿帷，仁宗赐以“尽美”二字。熙宁中，文彦博荐为群牧判官，除河北监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举朝以为非，台符独举手加额曰：“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历知审刑院，判少府监。复置大理狱，拜右谏议大夫，为大理卿。时中官石得一以皇城侦逻为狱，台符与少卿杨汲辄迎伺其意，所在以锻炼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语。数年间，丽文法者且万人。官制行，迁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发其恶，出知潞州，又贬秩徙相州。后兼监牧使。卒，年六十四。

旧制，武臣至内殿崇班，始荫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犹许用

荫，武臣五岁一迁，自借职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轻重不相准。请自供奉官即用荫。”从之。尝使辽，至其朝，久立帐前，傧者不赞导。问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诮之曰：“安有君父临轩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礼乎？”傧者惧，赞导如仪。

杨汲，字潜古，泉州晋江人。登进士第，调赵州司法参军。州民曹浔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浔持刀逐兄子，兄挟之以走，浔曰：“兄勿避，自为侄尔。”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绐吾父，止而杀之。”吏当浔谋杀兄，汲曰：“浔呼兄使勿避，何谓谋。若以意为狱，民无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谳上，浔得不死。

主管开封府界常平，权都水丞，与侯叔献行汴水淤田法，遂酾汴流涨潦以溉西部，瘠土皆为良田。神宗嘉之，赐以所淤田千亩。提点淮西刑狱，提举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汉泉灌田万顷。召判都水监，为大理卿，迁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以宝文阁待制知庐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职知黄州。历徐、襄、越州。绍圣中，复为户部侍郎，卒。

吕嘉问，字望之，以荫入官。熙宁初，条例司引以为属，权户部判官，管诸司库务，行连灶法于酒坊，岁省薪钱十六万缗。王安石用魏继宗议，即京城置市易务，命嘉问提举。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家辄取利，神宗去之，安石执不可。居二年，连以羡课受赏。神宗闻其扰民。语安石。安石曰：“嘉问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钱所收细琐，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安石伪辨自解，至讥神宗为丛脞，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问，执敢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为嘉问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为不便？”安石请言者姓名，令嘉问条析。

七年，旱，帝忧心恻怛，语韩维、孙永集市人问之，减坐贾钱千万。安石遂持嘉问条析奏曰：“此皆百姓所愿，不如人言也。”嘉问言：“朝廷所以许民输钱免行者，盖人情安于乐业，厌于追扰，若一切罢去，则无人祗承。又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不行。县官为给事，则三司经费有限，今取民于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议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尝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触罪，虽欲出钱，亦不可得。今吏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钱，亦未足以偿仓法所增之禄，以此推穷，则利害立见矣。”

初，市易隶三司，嘉问恃势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怀不能

平。会神宗出手札询布，布访于魏继宗，继宗愤嘉问掠其功，列其与初议异者。布得实，具上嘉问多收息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神宗将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诏布与吕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继宗及市贾问状，其辞同，乃胁继宗使诬布语言增加，继宗不从。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听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诏中书曰："朝廷设市易，本为平准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顾使中人之家失业，宜厘定其制。"布见神宗曰："臣每闻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为骎骎乎间架、除陌矣。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诒四方笑？"神宗颔之。事未决，安石去位，嘉问持之以泣，安石劳之曰："吾已荐惠卿矣。"惠卿既执政，前狱遂成，布得罪，嘉问亦出知常州。

明年，安石复相，召检正中书户房。安石罢，以知江宁府。岁余，转运使何琬劾嘉问营缮越法，徙润州，复坐免。久之，入为吏部郎中、光禄卿。言者交论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钱无虑千二百万缗，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间，子本当数倍，今乃仅足本钱。盖买物入官，未转售而先计息取赏；至于物货苦恶，上下相蒙，亏折日多，空有虚名而已。于是削嘉问三秩，黜知淮阳军，悉罪前被赏者。

绍圣中，擢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加直学士、知开封府。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去案牍以灭口。尝荐邹浩，浩南迁，坐罢知怀州。徽宗时，屡暴其宿恶，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为蔡氏所右，其婿刘逵蹇序辰、其死友邓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辄起。以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赠资政殿学士。

初，嘉问窃从祖公弼论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吕氏号为"家贼"，故不得与吕氏同传。

李南公，字楚老，郑州人。进士及第，调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县，不输负租，南公捕系之。守怒，通判为谢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置诸法。知长沙县，有嫠妇携儿以嫁，七年，儿族取儿，妇谓非前子，讼于官。南公问儿年，族曰九岁，妇曰七岁。问其齿，曰："去年毁矣。"南公曰："男八岁而龀，尚何争？"命归儿族。熙宁中，提举京西常平、提点陕西河北刑狱、京西转运副使，入为屯田员外郎。南公有女皆适人，而同产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为御史所论，罢主管崇福宫。

为河北转运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图请开迎阳埽旧河，于孙村置约回水东注，南公与范子奇以为可行，且欲于大吴北进锯牙约河势归故

道。朝廷命使者行视，两人复以前议为非，云："迎阳下瞰京师，孙村水势不便。"又为御史所论，诏罚金。

加直秘阁、知延安府。夏人犯泾原，南公出师捣其虚，夏人解去。进直龙阁阁，擢宝文阁待制、知瀛州，拜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历知永兴军、成都、真定、河南府、郑州，擢龙图阁直学士。

初，哲宗主入庙，南公修奉，希执政指，请祔东夹室，礼官争之不得。及更建庙室，坐前议弗当，夺学士，未几，复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

南公为吏六十年，干局明锐，然反覆诡随，无特操，识者非之。子譓。

譓字智甫。第进士。绍圣间，知章丘县。陕西麦熟，朝廷议遣官诸州，令民平偿逋负，譓与余景在选中。将赐对，曾布言于哲宗曰："丰凶未可知，讠惠、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敛，为民之忧。陛下临政以来，延见人士未多，如两人者，惧不足以辱大对。"乃喻使戒饬。使还，为河东转运判官，徙陕西。进筑京师，讫役，除秘阁校理。以母忧去。

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谏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边鄙有兵革，将相大臣召为侍从，乃不得已夺情。今山陵事人皆可办，何至以一譓隳事体哉？"命遂格。终制，以直龙图阁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复河湟，譓与之异，召为光禄卿。厚奏功，罢譓守虢。坐尝言招纳未便，停官。

后数年，为陕西转运使。京兆麦价踊贵，譓与府县议从民和市，民弗肯损价。譓移府勒上户闭籴，府帅徐处仁不听，且责之。譓怒，上章言处仁沮格诏令，陵毁使者。诏黜处仁，而擢譓显谟阁待制，代其任。鄜延帅钱昂奏："处仁本以官籴麦损价，与譓争，乃为民久长之论，不当黜。"诏以昂违道干誉，谪永州。譓又代任鄜延，复徙永兴。伪为蟾芝以献，徽宗疑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渍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贬散官安置，三年复之。历数郡，卒。

董必，字子强，宣州南陵人。尝谒王安石于金陵，咨质诸经疑义，为安石称许。登进士第。绍圣中，提举湖南常平。时相章惇方置众君子于罪。孔平仲在衡州，以仓粟腐恶，乘饥岁，稍损价发之。必即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长沙，以承惇意，无辜系讯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

惇与蔡卞将大诛流人，遣吕升卿往广东，必往广西察访。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犹以惨刻按胁立威，为五书归奏。除工部员外郎，中书舍人郭知章封还其命；诏以付赵挺之，权给事中陈次升复封驳不下。必于是讼知章、次升为元祐党人。坐不当讼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转运判官、提点河北刑狱，召为左司员外郎。

初，舒亶守荆南，起边事，一切诈诞，云徭人款附，实亦不然，必盖与之谋。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龙图阁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飞山营戍。公私烦费，荆人病之。进集贤殿修撰、显谟阁待制。卒，年五十六，赠龙图阁待制。

虞策，字经臣，杭州钱塘人。登进士第，调台州推官、知乌程县、通判蕲州。通判蒋之奇以江、淮发运上计，神宗访东南人才，以策对。王安礼、李常咸荐之，擢提举利州路常平、湖南转运判官。

元祐五年，召为监察御史，进右正言。数上书论事，谓人主纳谏乃有福，治道以清静为本。西夏未顺命，策言："今边备解弛，戎备不修。古之人，善镇静者警备甚密，务持重者谋在其中，未有卤莽阔疏，而曰吾镇静、吾持重者。"又乞诏内而省曹、寺监，外而监司、守令，各得以其职陈朝政阙失、百姓疾苦。星文有变，乞顺天爱民，警戒万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为乐。哲宗纳后，上《正始要言》。迁左司谏。

曾肇以议北郊事，与朝论不合，免礼部侍郎，为徐州。策时权给事中，还其命，以为肇礼官也，不当以议礼得罪。不从。帝亲政，条所当先者五十六事，后多施行。迁侍御史、起居郎、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知青州，改杭州。过阙，留为户部侍郎。历刑部、户部尚书，拜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成都府。

入为吏部尚书，奏疏徽宗，请均节财用，曰："臣比在户部，见中都经费岁六百万，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尝以祖宗故实考之，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一月所须，旋为裒会，汲汲然不能终日。愿深裁浮冗，以宽用度。"属疾祈外，加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赠左正议大夫。

策在元祐、绍圣时，皆居言职。虽不依人取进，亦颇持两端，故党议之兴，己独得免。弟奕。

奕字纯臣。第进士。崇宁，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饥，徙之东路。入对，徽宗问行期，对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时还，则来岁耕桑皆废矣。"帝悦。既而西部盗起，复徙提点刑狱。时朝廷将遣兵逐捕，奕条上方略，请罢勿用，而自计讨贼，不阅月可定。转运使张抟以为不可，宰相主抟策，数月不效，卒用奕议，悉降之。擢监察御史。亲祭北郊，燕人赵良嗣为秘书丞侍祠，奕白其长曰："今亲卫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国降子，顾得预祠事，可乎？"长用其言，具以请，不报。

阳武民佣于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杀之，而赂其夫使勿言。事觉，府县及大理鬻狱，奕受诏鞫讯，皆伏辜。坐漏泄语言罢去。再逾年，还故职，提点河北刑狱。自何承矩创边地为塘泺，有定界。既中贵人典领，以屯田开拓为功，肆侵民田，民上诉，屡出使者按治，皆不敢与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诏罢屯田。加直秘阁、淮南转运副使。

入为开封少尹。故时大理、开封治狱，得请实蔽罪，其后率任情弃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师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万国。请自今非情法实不相当，毋得辄请。"从之。迁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乱，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镇江府。寇平，论劳增两秩。还为户部。内侍总领内藏，予夺颛己，视户部如僚属。度支郎方讨理滞，奉中旨，令开封尹与总领者来。奕白宰相曰："计臣不才，当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称职。诏为罢内侍，而徙奕工部。

袭庆守张崇使郡人诣阙请登封，东平守王靓谏以京东岁凶多盗，不当请封。为政者不悦，将罪靓，奕言："靓忧民爱君，所当奖激，奈何用为罪乎？"靓获免。未几卒，年六十，赠龙图阁学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龙泉人。第进士，从刘彝广西幕府，知浮梁、分宁县。黄履荐为御史，以忧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点梓州路刑狱。复以郑雍、顾临荐，为监察御史。

哲宗亲政，上书请用淳化、天禧诏增谏官员，曰："馆职无所用，朝廷设之不疑；谏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于所无用，缓其所当急也。又比岁选授监司，多繇寺监丞，不过知县资序。外官莫重于部使者，岂宜轻用若是？宜稍限以节。如转运判官择实任通判者，提点刑狱择实任郡守者，然后考其治理，简拔用之。"又言："自大河东、北分流，生灵被害。今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顺而导之，闭北而行东，其利百倍矣。"

迁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进壤，建策四砦，据高临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弃之，愿讨赜议奏，显行黜罚。"史院究《神宗实录》诬罔事，知章请贬治吕大防等。绍圣复制科，知章校试，言："先朝既策进士，即废此科，近年复置，诚无所补。"遂复罢。又请复元丰役法，大抵迎合时好。

进左司员外郎，改左司谏。尝言："爵禄庆赏，以劝天下之善，愿无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罚诛戮，以惩天下之恶，愿无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于陛下者，必见忌大臣；党于大臣者，必上负陛下。惟明主财察。"权工部侍郎，为中书舍人。

辽使萧德崇来为夏人请还河西地，命知章报聘。德崇曰："两朝久通好，小国蕞尔疆土，还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边，法当致讨，以北朝劝和之故，务为优容。彼若恭顺如初，当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预知也。"归未至，坐尝主导河东流议，以集贤殿修撰知和州。

徽宗立，曾布用为工部侍郎，加宝文阁直学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书、知开封府，为翰林学士。言者又论河事，罢知邓州，旋入党籍。数年，复显谟阁直学士。政和初，卒。

论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吕惠卿出而与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变而为蔡确、章惇、曾布，又变而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时起而附之者甚众，若崔台符、杨汲以狱杀民；吕嘉问以均输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悦；李南公以反覆诡随；虞策以心持两端；郭知章迎合时好，且发实录之诬。观诸人所学与其从政，已多可尚，何乐而为此恶哉？不过视一时君相之好尚，将以取富贵而已。设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无绍述之祸，虽安石辈亦将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诸人乎？世道污隆，士习升降，系于人主一念虑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刘拯 钱遹石豫 左肤附 许敦仁 吴执中 吴材 刘昺 宋乔年 子昇 强渊明 蔡居厚 刘嗣明 蒋静 贾伟节 崔鷗 张根 弟朴 任谅 周常

刘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进士及第。知常熟县，有善政，县人称之。元丰中，为监察御史，历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

绍圣初，复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愿明正国典。"又言："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策试馆职，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异意之臣，分据要略，而轼问及此，传之四方，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时祖禹等已贬，轼谪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进右正言累至给事中。

徽宗立，钦圣后临朝，而钦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礼。拯曰："母以子贵，子为天子，则母乃后也，当改园陵为山陵。"又言："门下侍郎韩忠彦，虽以德选，然不可启贵戚预政之渐。"帝疑其阿私观望，黜知濠州。改广州，加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召还。帝称其议钦慈事，褒进两秩，迁户部尚书。

蔡京编次元祐奸党，拯言："汉、唐失政，皆分朋党，今日指前人为党，安知后人不以今人为党乎？不若定为三等，某事为上，某事为中，某事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乐。又言户部月赋入不足偿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罢知蕲州，徙润州。

张商英入相，召为吏部尚书。拯已昏愦，吏乘为奸，又左转工部，以枢密直学士知同州。时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升并劾之，削职，提举鸿庆宫，卒。

钱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进士甲科调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书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丰稷论其回邪不可任风宪，不报。稷复言"必用遹则愿罢臣"，乃以提举湖北常平。崇宁初，召为都官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奸党，挤绍圣忠贤，布去。迁侍御史，阅两月，进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尝乞复孟后而废刘后事，韩忠彦、曾布、李清臣、黄履及议者曾肇、丰稷、陈瓘、龚□皆坐贬。遂

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庙，天下莫不知。哲宗上宾，太母听政。当国大臣尽欲变乱绍圣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复还废后位号。当时物议固已汹汹，乃至疏逖小臣，诣阙上书，忠议激切，则天下公议从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贬削忠彦等，及追褫大正误恩，则元祐皇后义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夫在先朝则曰后，今日则谓之元祐皇后，于名为不正；先朝废而陛下复，于事为不顺。考之典礼，则古昔所无；稽之本朝，则故实未有；询之师言，则大以为不然。况既为先朝所废，则宗庙祭告，岁时荐飨，人事有嫌疑之迹，神灵萌厌斁之心，万世之后，配祔将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断以大义，无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

明日，又言："典礼所在，实朝廷治乱之所系，虽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区区臣下，敢轻变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废处瑶华，制诰一颁，天下无间然者。并后匹嫡，《春秋》讥之，岂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礼之事？"于是尚书右仆射京、门下侍郎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复位号，考之典礼，将来宗庙不可从享，陵寝不可配祔。揆诸礼制，皆所未安，请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后由是复废。遹、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为崇恩太后。

遹章所言小臣上书者，昌州推官冯澥也。其书以谓："先帝既终，则后无单立之义；稽之逆顺，陛下无立嫂之礼；要之终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妇之恩。虽已遂之事，难复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对，除鸿胪主簿。

蔡京谋取青唐，遹助成其议。会籍元祐党，遹以为多漏略，给事中刘逵驳之，左转户部侍郎，俄迁工部尚书兼侍读。逾年，以枢密直学士知颍昌府。言者疏其罪，黜为滁州，稍复显谟阁待制、直学士，徙宣州。复为工部尚书，举冯澥自代，谓："澥趣操端劲，古人与稽，尝建明典礼，忠义凛凛，搢绅叹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书舍人侯绶封还之，又夺待制。久之，还故职，改述古殿直学士。屏居十五年，方腊陷婺，遹逃奔兰溪，为贼所杀，年七十二。

石豫者，宁陵人。第进士。以安惇荐，为监察御史。与左肤鞠邹浩狱，文致重比，又使广东钟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论边事，谓中国与四夷，相交为君臣，相与为宾客。徽宗以其言无伦理，且辱国，出为淮南转运判官。陈瓘又追论罗织邹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宁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钱遹造废元祐皇后议，亟迁待御史，至中丞。请削去景灵宫绘像臣僚，自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

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以下。既，以论罢军器监蔡硕，硕讼豫平生交通状，黜知陈州，徙邓州。过阙，留为工部侍郎，进户部，兼侍读。以调度不继，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孙承重去官，服未阕而卒。

肤，庐州人，亦用安惇荐为御史，履历大略与石豫同。迁侍御史，累至刑、兵、户三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河南府，改永兴军，卒。

许敦仁，兴化人。第进士。崇宁初，入为校书郎。蔡京以州里之旧，擢监察御史，亟迁右正言、起居郎，倚为腹心。敦仁凡所建请，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奸臣用事，内外制诏，类多诬实。乞自今日以前，委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删正。"起居郎、舍人，异时遇车驾行幸，惟当直者从，敦仁始请悉扈跸。迁殿中监，拜御史中丞。甫视事，即上章请五日一视朝。徽宗以其言失当，乖宵旰图治之意，命罚金，仍左迁兵部侍郎；他日，为朱谔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处之自如。后二年卒。靖康中，谏官吕好问论蔡京使敦仁请五日一视朝，欲颛窃国命，盖指此也。

吴执中，字子权，建州松溪人。登嘉祐进士第，历官州县。同门婿吕惠卿方贵盛，不肯附以取进。凡三十余年，始提举河南常平，连徙河东、淮南、江东转运判官，提点广东刑狱，入为库部、吏部、右司郎中。

大观初，擢兵部侍郎。二年，进御史中丞，论开封府、内侍省、京畿、秦凤违法干请，诏奖其得风宪体。又言："开封之治事，大理之决狱，将作之营缮，榷货之入中，皆职所当为，乃妄以为功，一岁迁官至五六，宜行抑损。"遂诏自今但赐束帛。郑居中知枢密院，执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还其章，而谕所以用居中之意。

初，蔡京忌张康国，故引执中居言路。执中先劾刘炳兄弟、宋乔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尝语执政，嘉其不阿。康国曰："是乃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几，徙越州。石公弼以为执中反覆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举洞霄宫，以集贤殿修撰知扬州，加显谟阁待制、知河南府。道过都，复拜中丞。

帝以星变逐蔡京，言者未已，执中谓进退大臣，当全体貌，于是为京下诏，京得不重贬。庞恭孙、赵遹适开梓、夔诸夷州，执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举，所得皆乡曲常人，不足以为士，愿下太学，考其

道艺而进退之。”所论多施行。迁礼部尚书。

张商英罢，御史张克公言，执中与商英皆由郭天信以进，除枢密直学士、知越州。寻降待制，又夺职。卒于家。

吴材，字圣取，处州龙泉人。中进士第，历青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县。入为太学博士，以赵挺之荐，擢右正言，迁左司谏。党论复起，材首论范纯礼为朋附党与，前日大臣变更神考法度，故引之执政，不宜复其职；程之元为苏轼心腹，不宜亚九卿；张舜民当初政时，猖狂无所顾忌，不宜以从官处乡郡。其后受曾布指，与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变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韩忠彦实为之首。”忠彦遂罢。

材鸷忍，疾视善类，所排逐最多。进起居郎，以忧去。蔡京用为给事中、吏部侍郎，陛见，有所陈，京不悦。以天章阁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论曰：绍述说行，权臣颛假以攻元祐正士；网既尽矣，复假以攻异己。鹰犬外搏，鬼蜮内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刘拯摭实录以肆诋，钱遹斥孟后以遍刺，石豫指绘像以削诸贤，吴材擿党论以揃善类；许敦仁五日一朝之请，吴执中体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计也。谗说殄行，虞帝攸ＳＷ；似是而非，孔圣恶佞。有国家者，可不监夫！

刘昺，字子蒙，开封东明人，初名炳，赐今名。元符末，进士甲科，起家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昺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为缘饰，语在《乐志》。累迁给事中。京置局议礼，昺又领之。为翰林学士，改工部尚书。提举《纪元历》，有所损益，为吴执中所论，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陈州。

昺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不葬，坐夺职罢郡，复以事免官。京再辅政，召为户部尚书。昺尝为京画策，排郑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废黜中还故班。御史中丞俞栗发其奸利事，京徙栗他官。

徽宗所储三代彝器，诏昺讨定，凡尊爵、俎豆、盘匜之属，悉改以从古，而载所制器于祀仪，令太学诸生习肄雅乐。阅试日，昺与大司成刘嗣明奏，有鹤翔宫架之上。再为翰林学士，东宫建，为太子宾客，又还户部。

大理议户绝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养孙为嗣。昺曰：“计一岁诸路户绝，不过得钱万缗。使岁失万缗而天下无绝户，岂不可乎？”诏从其议。加宣和殿学士，知河南府，积官金紫光禄大夫。与王寀交通，事败，开封尹盛章议以死，刑部尚书范致虚为请，乃长流琼州。死，年五十七。

宋乔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孙也。父充国，刻意问学，以乡书试礼部；既，自谓宰相子，辄罢举。仁宗知之，召试学士院，赐进士出身，签书河南判官，判登闻鼓院，知太常礼院。英宗祔庙，议者欲祧僖祖藏夹室，充国请配感生帝为宋始祖，从之。东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怿。会庙飨宿斋，其妻遣两妾至寺，充国自劾，罢礼院，遂致仕。充国性刚介，孝于奉亲，平居得微物，必先荐家庙，乃敢尝。官至太中大夫，卒。

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当国，始复起用。崇宁中，提举开封县镇、府界常平，改提点京西北路刑狱。赐进士第，加集贤殿修撰、京畿转运副使，进显谟阁待制，为都转运使，改开封尹，以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京罢相，谏议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执中交击之，贬保静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京复相，还旧官，知陈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谥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宁初，由谯县尉为敕令删定官，数年，至殿中少监。时乔年尹京，父子依凭蔡氏，陵轹士大夫，阴交谏官蔡居厚，使为鹰犬。以徽猷阁待制知陈州。乔年贬，昇亦谪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未几，知应天府。

乔年卒，起复为京西都转运使，莅葺西宫及修三山新河，擢至显谟阁学士，方是时，徽宗议谒诸陵，有司预为西幸之备。昇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会髹漆，至灰人骨为胎，斤直钱数千。尽发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用是迁正议大夫、殿中监，又奉命补治三陵泄水坑涧，计役四百九十万工。未几，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学士，谥曰恭敏。

强渊明，字隐季，杭州钱塘人。父至，以文学受知韩琦，终祠部郎中。渊明进士第，调海州司法参军，历济、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确山县，通判保定军。入为太府丞、军器少监、国子司业。与兄浚明及叶梦得缔蔡京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济成党祸。

渊明以故亟迁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大司成、翰林学士。

大观三年，京罢相，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徙郑、越二州。召为礼部尚书，复拜学士，进承旨。翰林广直庐，帝书“摛文堂”榜赐之。兼太子宾客。以疾，改延康殿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监修国史。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谥曰文宪。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宽夫，熙宁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尝击吕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进士，累官吏部员外郎。大观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旷古绝儗，虽符、祐之党力起相轧，而终不能摇者，出于人心理义之所在也。陛下继志广声，政事具举，愿如明诏敕有司勒为成书，以明一代之制。”迁起居郎，进右谏议大夫。论东南兵政七弊，及言学官书局皆为要涂，宜公选实学多闻之士，无使庸常之徒。得以幸进。

河北、河东群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将帅之才，不储养于平时，故缓急无所可用，宜令观察使以上，各举所知。”又言：“比来从事于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风。盖辇毂之下，吏习狡狯，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为耳目，倚为乡导，假借色辞，过为卑辱，浸淫及于侍从。今庙堂之上，稍亦为之，愿重为之制。”改户部侍郎。言者论其在谏省时，为宋乔年父子用，以集贤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师诉事，坐失察，削职罢。

蔡京再相，起知沧、陈、齐三州，加徽猷阁待制，为应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宫，度地污下，为道士交诉，徙汝州。久之，知东平府。复以户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几卒。

刘嗣明，开封祥符人。入太学，积以试艺，名出诸生右。崇宁中，车驾幸学，解褐补承事郎，历校书郎至给事中。

张商英居相位，恶其不附己。时郑居中虽以嫌去枢密，然阴殖党与，窥伺益固。嗣明与之合，计倾商英。门下省吏张天忱贬秩，嗣明驳弗下，商英争之。诏御史台蔽曲直，商英以是罢。嗣明遂论商英引李士观、尹天民入政典局，矫为敕语，共造奸谋，三人俱坐责。

嗣明迁大司成。士子肄雅乐被恩，嗣明亦升班与学士等。已而言者论其取悦权贵，妄升国子生预舍法以抑寒士，黜知颍州。未几，入为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卒，赠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

蒋静，字叔明，常州宜兴人。第进士，调安仁令。俗好巫，疫疠流

行，病者宁死不服药，静悉论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躯，毁而投诸江。知陈留县，与屯将不协，罢去。

徽宗初立，求言，静上言，多诋元祐间事，蔡京第为正等，擢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吴伯举封还之，京怒，黜伯举。明年，迁国子司业。帝幸太学，命讲《书·无逸篇》，赐服金紫，进祭酒，为中书舍人。以显谟阁待制知寿州，徙江宁府。

茅山道士刘混康以技进，赐号“先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至府，吏观望不敢治，静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举洞霄宫。越九年，召为大司成，出知洪州。复告归，加直学士。卒，年七十一，赠通议大夫。

贾伟节，开封人。第进士，累擢两浙转运判官。条上民间利病，加直秘阁，为江、淮发运副使。蔡京坏东南转般法为直达纲，伟节率先奉承，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籍催诸道逋负，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辄运载者，请论以违制。花石、海错之急切，自此而兴。论功进秩，遂拜户部侍郎，改刑部。岁余，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卒。

论曰：善乎欧阳修之论朋党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为真朋，小人以同利为伪朋，同道则同心相益而共济，小人见利则争先，利尽则疏而相贼害矣。”苏轼续修说，谓：“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所以不胜也。”秦观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两废；或言两存，则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害。”其说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于绍述之说，崇奸贬正，党论滋起。于是绍圣指元祐为党，崇宁指元符为党，而郑居中、张商英、蔡京、王黼诸人互指为党，不复能辨。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衣冠涂炭，垂三十年，其祸汰于东都、白马，盖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刘昺、强渊明、宋乔年、刘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无忌，小人之为术蹙矣。呜呼！朋党之说，真能空人之国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颍州，遂为阳翟人。登进士第，调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书曰：

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臣尝读史，见汉刘陶曹、鸾、唐李少良之事，未尝不掩卷兴嗟，矫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

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

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二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莱，不识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甚可骇也。

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时抵□戏以盗富贵，探微揣端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包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刑，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

夫有其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信之？《传》曰：“谓狐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于是乎有缪赏滥罚。赏缪罚滥，佞人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

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远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覆卖国、跋扈不臣之心。

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

夫日者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乾刚，大明邪正，毋违经义，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懿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

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

后蔡京条籍上书人，以鹧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调绩溪令。移病归，始居郏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宣和六年，起通判宁化军，召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钦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

六月一日诏书，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立异，无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谋也。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哉？

谏议大夫冯澥近上章曰："上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澥尚敢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与澥罪，乃天地否泰所系，国家治乱，由之以分，不可忽也。

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章惇、蔡京倡为绍述之论，以欺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元符应诏上书者数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澥与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术破坏天下，于兹极矣，尚忍使其余蠹再破坏邪？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

累章极论，时议归重。

忽得挛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许。吕好问、徐秉哲为言，乃以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命下而卒。鹧平生为文至多，辄为人取去，箧无留者。尤长于诗，清峭雄深，有法度。无子，婿卫昂集其遗文，为三十卷，传于世。

张根，字知常，饶州德兴人。少入太学，甫冠，第进士。调临江司

理参军、遂昌令。当改京秩，以四亲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时年三十一。乡人之贤者彭汝砺序其事，自以为不及。

屏处十年，曾布、曾肇、邹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义，徽宗召诣阙。为帝言："人主一日万几，所恃者是心耳。一累于物，则聪明智虑且耗，贤不肖混洧，纲纪不振矣。愿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祸乱之原。"遂请罢钱塘制造局。帝改容嘉美，以为亲贤宅教授。

未几，通判杭州，提举江西常平。内侍走马承受举劾一路以钱半给军衣非是，自转运使、郡守以下皆罢。根言："东南军法与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帅守、监司，分朝廷忧，顾使有罪，犹当审处，岂宜以小奄尺纸空十郡吏哉？"诏皆令复还。又言："本道去岁蠲租四十万，而户部责偿如初。祖宗立发运上供额，而给本钱数百万缗，使广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献为羡余，故岁计不足，至为无名之敛。"诏贷所蠲租，而以籴本钱还之六路。洪州失官锡，系治兵吏千计。根曰："此有司失于几察之过也。今罗取无罪之人，责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气？"乃罢其狱。

大观中，入对言："陛下幸涤烦苛，破朋党，而士大夫以议论不一，观望苟且，莫肯自尽。陛下毁石刻，除党籍，与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废锢自如。为治之害，莫大于此，愿思所以励敕之。"即命为转运副使，改淮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上书请："常平止听纳息，以塞兼并；下户均出役钱，以绝奸伪，市易惟取净利，以役商贾。虽名若非正，然与和贾不雠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输额外无名无数之敛，有间矣。"又请："分举官为三科：一县令，二学官，三县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县令，吏部据以注拟，则令选稍清，视平配硬差远矣。"诏吏部、户部相度以闻。根又以水灾多，乞蠲租赋，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贷流民。诏褒谕之。

徙两浙，辞不行，乃具疏付驿递奏。大略谓："今州郡无兼月之储，太仓无终岁之积，军须匮乏，边备缺然。东南水旱、盗贼间作，西、北二国窥伺日久，安得不豫为之计？"因条列茶盐、常平等利病之数，遂言："为今之计，当节其大者，而莫大于土木之功。今群臣赐一第，或费百万。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一第之用。以宠元勋盛德，犹虑不称，况出于闾阎干泽者哉。虽赵普、韩琦佐命定策所未有，愿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园、邸店，虽不若赐第之多，亦愿日削而月损之。如金帛好赐之类，亦不可不节也。又其次如锡带，其直虽数

百缗，亦必敛于数百家而后足，今乃下被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贤不肖无辨。如以其左右趋走，不欲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可也。”书奏，权幸侧目，谋所以中伤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诚，不之罪也。

寻以花石纲拘占漕舟，官买一竹至费五十缗，而多入诸臣之家。因力陈其弊，益忤权幸，乃擿根所书奏牍注切草略，为傲慢不恭，责监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诋常平之法，以摇绍述之政，再贬濠州团练副使，安置郴州。寻以讨淮贼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终于家，年六十。

根性至孝，父病蛊戒盐，根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终，根不复食。母方病，每至鸡鸣则少苏，后不忍闻鸡声。子焘，自有传。弟朴。

朴字见素。第进士。历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学录、升博士，改礼部员外郎。高丽遣子弟入学肄业，又兼博士，迁光禄、太常少卿，擢侍御史。

郑居中去位，朴言：“朋党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则难图。”于是宇文黄中、贾安宅等六人皆罢，凡蔡京所恶，亦指为居中党而逐。时郎员冗滥，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朴使论列，乃擿其庸缪者十六人，疏斥诸外。

徐处仁议置裕民局，以京提举，京不乐，朴言：“国家法令明具，何尝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罢之。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朴论为“贪滥不法，物论弗齿，且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修制冗官不当超逾”，乃罢为乐令。未几，复前命，朴争不已，改秘书少监。蔡攸引为道史检讨官，召试中书舍人，卒。

任谅，字子谅，眉山人，徙汝阳。九岁而孤，舅欲夺母志，谅挽衣泣曰：“岂有为人子不能养其亲者乎！”母为感动而止。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登高第，调河南户曹。以兵书谒枢密曾布，布使人邀诣阙，既见，觉不能合，径去。布为相，犹欲用之。谅予书，规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蒋之奇、章楶在枢府，荐为编修官，布持其奏不下，为怀州教授。徽宗见其所作《新学碑》，曰：“文士也。”擢提举夔路学事，历京西、河北、京东，改转运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户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损，与一岁出纳奇赢之数，披籍可见，上之朝。张商英见其书，谓为天下部使者之最。

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

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镬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加直秘阁，徙陕西转运副使。降人李讹哆知边廪不继，阴阙地窖粟而叛，遗西夏统军书，称定边可唾手取。谅谍知其谋，亟输粟定边及诸城堡，且募人发所窖，得数十万石。讹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复围观化堡，而边储已足，讹哆遂解去。

加徽猷阁待制、江淮发运使。蔡京破东南转般漕运法为直达纲，应募者率游手亡赖，盗用干没，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谅入对，首论之，京怒。会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没者两板。谅亲部卒筑堤，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获全，京诬以为漂溺千计，坐削籍归田里。执政或言："水灾守臣职，发运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复右文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寻复徽猷阁待制，进直学士。童贯更钱法，必欲铁钱与铜钱等，物价率十减其九。诏谅与贯议，谅言为六路害，寝其策。加龙图阁直学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忧去。

宣和七年，提举上清宝箓宫、修国史。初，朝廷将有事于燕，谅曰："中国其有忧乎。"乃作书贻宰相曰："今契丹之势，其亡昭然，取之当以渐，师出不可无名。宜别立耶律氏之宗，使散为君长，则我有存亡继绝之义，彼有瓜分辐裂之弱，与邻崛起之金国，势相万也。"至是，又言郭药师必反。帝不听，大臣以为病狂，出提举嵩山崇福宫。是冬，金人举兵犯燕山，药师叛降，皆如谅言。乃复起谅为京兆，未几，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进士第。以所著《礼·檀弓义》见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称之，补国子直讲、太常博士。以养亲，求教授扬州。年未五十即致仕。

久之，御史中丞黄履荐其恬退，起为太常博士，辞。元符初，复申前命，兼崇政殿说书，迁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诸陵器物止用涂金，服饰又无珠玉，盖务在质素，昭示训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寝宫，乃施金珠，愿收贮景灵殿，以遵遗训。"诏置之奉宸库。擢起居舍人。邹浩得罪，常于讲席论救，贬监郴州酒。徽宗立，召为国子祭酒、起居郎，从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尝不以尚志为先。然溺于富贵逸乐，蔽于谄谀顺适，则志随以丧，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长，不可偏弃。"

时以天暑，令记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为令。常言："本朝记注类多兼谏员，故凡言动，得以所闻见论可否。神宗皇帝时，修注官虽不

兼谏职，亦许以史事于崇政、延和殿直前陈述。陛下于炎暾可畏之候，暂停进对，亦人情之常。若著为定令，则必记于日录，传之史笔，使后人观之，将以为倦于听纳，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寝。进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湖州。寻又夺职，居婺州。复集贤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论曰：徽宗荒于治，嬖幸塞朝，柄移权奸，不鸣者进，习为腰熟。鸓、根、谅、常气节偪偪，指切时敝，能尽言不讳。卒不胜谗舌，根、常死外，鸓、谅甫用而病夺之，可悲也已！金兵既举，郭药师已叛，朝廷犹弗知，矧能先见祸机哉，毋惑乎狂谅之言也。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云 谭世勣 梅执礼 程振 刘延庆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武选登第，为河东从事。经略使韩缜虽数试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语之曰："君奇士也，他日当据吾坐。"为府州、火山军巡检。盗苏延福狡悍，为二边患，灌亲枭其首。贾胡疃有泉，辽人常越境而汲，灌亲申画界堠，遏其来，忿而举兵犯我。灌迎高射之，发辄中，或著崖石皆没镞，敌惊以为神，逡巡敛去。后三十年，契丹萧太师与灌会，道曩事，数何巡检神射，灌曰："即灌是也。"萧矍然起拜。

为河东将，与夏人遇，铁骑来追，灌射皆彻甲，至洞胸出背，叠贯后骑，羌惧而引却。知宁化军、丰州，徙熙河都监，见童贯不拜，贯憾焉。张康国荐于徽宗，召对，问西北边事，以笏画御榻，指坐衣花纹为形势。帝曰："敌在吾目中矣。"

提点河东刑狱，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灌言："水浅不胜舟，陆当用车八千乘，沿边方登麦，愿以运费增价就籴之。"奏上，报可。安抚使忌之，劾云板筑未毕而冒赏，夺所迁官，仍再贬秩，罢去。

未几，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间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汉金城、湟中谷斛八钱，今西宁、湟、廓即其地也，汉、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半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童贯用兵西边，灌取古骨龙马进武军，加吉州防御使，改知兰州。又攻仁多泉城，炮伤足不顾，卒拔城，斩首五百级。寻改廓州防御使。

宣和初，刘法陷于敌，震武危甚，熙帅刘仲武使灌往救。灌以众寡不敌，但张虚声骇之，夏人宵遁。灌恐觇其实，遽反兵，仲武犹奏其逗遛，罢为淮西钤辖。从平方腊，获贼帅吕师囊，迁同州观察使、浙东都钤辖，改浙西。

童贯北征，檄统制兵马，涿、易平，以知易州，迁宁武军承宣使、燕山路副都总管，又加龙、神卫都指挥使。夔离不取景州，围蓟州。贯

诿以兵事，即复景城，释蓟围。郭药师统蕃、汉兵，灌白："顷年折氏归朝，朝廷别置一司，专部汉兵，至于克行，乃许同营。今但宜令药师主常胜军，而以汉兵委灌辈。"贯不听。召还，管干步军司。

陪辽使射玉津园，一发破的，再发则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礼让客耳。"整弓复中之，观者诵叹，帝亲赐酒劳之。迁步军都虞候。

金师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阳。灌谓宰相白时中曰："金人倾国远至，其锋不可当。今方平扫精锐以北，万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后，盍留以卫根本。"不从，明日，又命灌行，辞以军不堪战，强之，拜武泰军节度使、河东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灌竟行，援兵二万不能足，听募民充数。

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风迎溃。黄河南岸无一人御敌，金师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见，不许，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战凡三日，被创，没于阵，年六十二。帐下韩综、雷彦兴，奇士也，各手杀数人，从以死。钦宗哀悼，赐金帛，命官护葬。已而言者论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

长子蓟，至阁门宣赞舍人。从父战，箭贯左臂，拔出之，病创死。绍兴四年，中子薛以灌事泣诉于朝，诏复履正大夫、忠正军承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唐卫公德裕九世孙也。祖均、父公弼皆进士第。公弼，崇宁初通判潞州，以议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诏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词学兼茂，选为辟雍录、太学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举淮东学事便养，命下，乃得河东；而为淮东者，臧祐之也。盖省吏取祐之赂，辄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择地，吾其可发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闻而贤之，留为兵部员外郎。遭父忧去，还，为右司员外郎。

王黼以太宰领应奉司，又方事燕云，立经抚房于中书独专之，他执政皆不得预。熙靖与言曰："应奉之职，非宰相所当预。尚书、枢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经抚何为者哉？"黼积不乐。同列五人皆躐跻禁从，独滞留四年。都水丞失职，移过于熙靖，贬其两秩，又将左转为国子司业，执政交言不可，仅迁太常少卿。黼罢，乃拜中书舍人，蔡攸又恶之，出知拱州。

越两月，复以故官召，入对言：“燕山虽定，宜益谨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诗》所谓‘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者是也。”熙靖进曰：“孔子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愿陛下为无疆之计。”帝嘉之。

靖康初，同谭世勣事龙德宫，改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道君待之甚厚，常从容及内禅事，曰：“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灭族，谁敢哉？或谓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为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贺。敏闻而忌之，以进对不时受罚。

既拒张邦昌之命，忧愤废食，家人进粥药宽譬之，终无生意。故人视其病，相持啜泣，索笔书唐王维所赋“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与世勣同赠端明殿学士。

王云，字子飞，泽州人。父献可，仕至英州刺史、知泸州。黄庭坚谪于涪，献可遇之甚厚，时人称之。云举进士，从使高丽，撰《鸡林志》以进。擢秘书省校书郎，出知简州，迁陕西转运副使。宣和中，从童贯宣抚幕，入为兵部员外郎、起居中书舍人。

靖康元年，以给事中使斡离不军，议割三镇以和。使还，传道斡离不之意，以为黏罕得朝廷所与余睹蜡书，坚云中国不可信，欲败和约。执政以为不然，罢为徽猷阁待制、知唐州。

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书，再出使，许以三镇赋入之数。云至真定，遣从吏李裕还言：“金人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尊号，且须康王来，和好乃成。”钦宗悉从之，且命王及冯澥往。未行，而车辂至长垣，为所却，云亦还。澥奏言云诞妄误国，云言：“事势中变，金人必欲得三镇，不然，则进兵取汴都。”中外震骇，诏集百官议，云固言：“康王旧与斡离不结欢，宜将命。”帝虑为所留，云曰：“和议既成，必无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云以资政殿学士为之副。

顷云奉使过磁、相，劝两郡彻近城民舍，运粟入保，为清野之计，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与守臣宗泽有憾。于是王出谒嘉应神祠，云在后，民遮道谏曰：“肃王已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厉声指云曰：“清野之人，真奸贼也。”王出庙行，或发云笥，得乌絁短巾，盖云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民益信其为奸，噪而杀之。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是役也，云不死，王必北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建炎初，赠观文殿学士。

云兄霁，崇宁时，为谋议司详议官，上书告蔡京罪，黥隶海岛。钦宗复其官，从种师中战死。

谭世勣字彦成，潭州长沙人。第进士，教授郴州。时王氏学盛行，世勣雅不喜。或问之，曰："说多而屡变，无不易之论也。"置其书不观。又中词学兼茂科，除秘书省正字。时相蔡京子攸领书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贵仕。世勣独坐直庐，繙书竟日。梁师成之客与为邻居，数致师成愿交意，谢不答。

在馆六年不迁，京罢，用久次为司门员外郎。又三年，迁吏部。京复相，嫌不附己，罢提点太平宫。久之，复还吏部。幸臣妄引恩泽任子，持不与。吏白有某例，世勣曰："岂当以暂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进少府监，擢中书舍人，以谨命令、惜名器、广言路、吝赐予、正上供、省浮费六事言于上，又为当路所嫉。以徽猷阁待制知婺州，未行，复留之。

徽宗禅位东幸，且还，使与李熙靖副执政奉迎，遂同主管龙德宫。请辨正宣仁国史之谤，述钦圣遗旨以复瑶华，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释奠先圣不当以王安石配，后皆施行。

秋七月，彗出东方，大臣或谓此四夷将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当修德以应天，不宜惑谀说。"进给事中兼侍读。内侍喧争殿门，诏以赎论，世勣驳其不恭，因言："童贯辈初亦甚微，小恶不惩，将驯至大患。"疏入，同类侧目。何栗建议分外郡为四道，置都总管，事得颛决。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才十六县，独无尾大不掉之虑乎？"栗不乐。改礼部侍郎。

金骑骎骎南下，世勣言："守边为上策；今边不得守，守河则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会东南兵以捍敌，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请遣大将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护国门，使兵势连属，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孙傅深然之，又格于栗议。再扈车驾至金帅帐，以十害说其用事者，言讲解之利，词意忠激，金人耸听。

张邦昌僭国，令与李熙靖同直学士院，皆称疾卧不起，以忧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节，赠端明殿学士。

梅执礼，字和胜，婺州浦江人。第进士，调常山尉未赴，以荐为敕令删定官、武学博士。大司成强渊明贤其人，为宰相言，相以未尝识面

为慊。执礼闻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谒。

历军器、鸿胪丞，比部员外郎，比部职勾稽财货，文牍山委，率不暇经目。苑吏有持茶券至为钱三百万者，以杨戩旨意迫取甚急。执礼一阅，知其妄，欲白之，长贰疑不敢，乃独列上，界诈也。改度支、吏部，进国子司业兼资善堂翊善，迁左司员外郎，擢中书舍人、给事中。

林摅以前执政赴阙宿留，冀复故职，执礼论去之。孟昌龄居郓质人屋，当赎不肯与，而请中旨夺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万数，肆不逞为奸，诏悉令还，杨戩占不遣；内侍张佑董葺太庙，僭求赏：皆驳奏弗行。迁礼部侍郎。

素与王黼善，黼尝置酒其第，夸示园池妓妾之盛，有骄色。执礼曰：“公为宰相，当与天下同忧乐。今方腊流毒吴地，疮痍未息，是岂歌舞宴乐时乎？”退又戒之以诗。黼愧怒，会孟飨原庙后至，以显谟阁待制知蕲州，又夺职。

明年，徙滁州，复集英殿修撰。时赋盐亏额，滁亦苦抑配。执礼曰：“郡不能当苏、杭一邑，而食盐乃倍粟数，民何以堪？”请于朝，诏损二十万，滁人德之。

钦宗立，徙知镇江府，召为翰林学士，道除吏部尚书，旋改户部。方军兴，调度不足，执礼请以禁内钱隶有司，凡六宫廪给，皆由度支乃得下。尝有小黄门持中批诣部取钱，而封识不用玺，既悟其失，复取之。执礼奏审，诏责典宝夫人而杖黄门。

金人围京都，执礼劝帝亲征，而请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质天子，邀金帛以数百千万计，曰：“和议已定，但所需满数，则奉天子还阙。”执礼与同列陈知质、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与谋曰：“金人所欲无艺极，虽铜铁亦不能给，盍以军法结罪，傥窒其求。”而宦者挟宿怨语金帅曰：“城中七百万户，所取未百一，但许民持金银换粟麦，当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责之，对曰：“天子蒙尘，臣民皆愿致死，虽肝脑不计，于金缯何有哉？顾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问官长何在，振恐执礼获罪，遂前曰：“皆官长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执礼等犹为之请，俄遣还，将及门，呼下马挝杀之，而枭其首，时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昼冥，士庶皆陨涕愤叹。

初，车驾再出，执礼与宗室子昉、诸将吴革等谋集兵夺万胜门，夜捣金帅帐，迎二帝以归。而王时雍、徐秉哲使范琼泄其谋，故不克。死时，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诏赠通奉大夫、端明殿学士。议者以为薄，复加资政殿学士。

程振，字伯起，饶州乐平人。少有轶材，入太学，一时名辈多从之游。徽宗幸学，以诸生右职除官，为辟雍录，升博士，迁太常博士，提举京东、西路学事。请立庙于邹祀孟轲，以公孙丑、万章、乐正克等配食，从之。

提举京西常平，入为膳部员外郎、监察御史、辟雍国子司业、左司员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礼登馂受爵，必以上嗣，既《礼经》所载，且元丰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预，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宫僚初无及此者。"由是特加奖异。

方腊起，振谓王黼宜乘此时建革天下弊事，以上当天意，下顺人心。黼不怿，曰："上且疑黼挟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趋而出，然太子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黼白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侍郎冯熙载出知亳州，黼怨熙载，欲振诋以丑语，振不肯。黼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居三年，复还故官。

靖康元年，进吏部侍郎，为钦宗言："柄臣不和，论议多驳，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裁抑滥赏，如白黑易分，而数月之间，三变其议，以私心不除，各蔽其党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为非而止。或圣断隃度而不暇畴咨，或大臣偏见而遂形播告，所以动未必善，处未必宜，乃辄为之反汗，其势不得不尔也。"

时金兵至河北，振请纠诸道兵掎角击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议，而不使之少有惩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牵于外廷，不能用。拜开封尹。故时，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贷；崇宁以来，议者谓辇毂先弹压，率便文杀之。振请复旧制。诏捕亡命卒，得数千人，振请以隶步军而除其罪。步军司欲论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际，而一日杀数千人，必大骇观听。"乃尽释之。改刑部侍郎。

金骑在郊，邀车驾出城，振为何栗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栗不从。未几，及于难，年五十七。金人去，从子庭访得其首归葬之。初，

王黼使其客沈积中图燕，振戒以后祸，积中惧而言不可。既而振乃用是死，闻者痛之。

初，宣和崇道家之说，振侍坐东宫，从容言："孔子以《鸱鸮》之诗为知道，其词不过曰'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而已。老子亦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事目前区区，非二圣人意。"他日，太子为徽宗道之。徽宗寤，颇欲去健羡，疏左右近习，而宦寺杨戩辈方大兴宫室，惧不得肆，因谗家令杨冯，以为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执冯诛之，而太子之言亦废。振尹京时，两宫方困于棊间，振极意弥缝，治龙德梁忻狱，宽其罪，不使有纤介可指。

高宗即位，进秩七等，仍官其子及亲属三人，又赠端明殿学士。端平初，曾孙东请谥，赐谥刚愍。同时死者礼部侍郎陈知质，失其传；给事中安扶，附见父《安焘传》。

刘延庆，保安军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积官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迁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改承宣使。破夏人成德军，擒其酋赏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军节度使、马军副都指挥使。从童贯平方腊，节度河阳三城。又从北伐，以宣抚都统制督兵十万，渡白沟。

延庆行军无纪律，郭药师扣马谏曰："今大军拔队行而不设备，若敌人置伏邀击，首尾不相应，则望尘决溃矣。"不听。至良乡，辽将萧干帅众来，延庆与战，败绩，遂闭垒不出。药师曰："干兵不过万人，今悉力拒伐，燕山必虚，愿得奇兵五千，倍道袭取，令公之子三将军简师为后继。"延庆许之，遣大将高世宣与药师先行，即入燕城，干举精甲三千巷战。三将军者，光世也。

渝约不至，药师失援败走，世宣死之。延庆营于卢沟南，干分兵断饷道，擒护粮将王渊，得汉军二人，蔽其目，留帐中，夜半伪相语曰："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左右翼为应，歼之无遗。"阴逸其一人归报。明旦，延庆见火起，以为敌至，烧营而奔，相蹂践死者百余里。自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退保雄州，燕人作赋及歌诮之。朝议延庆丧师，不可不行法，坐贬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

未几，复为镇海军节度使。靖康之难，延庆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万人夺开远门以出，至龟儿寺，为追骑所杀。光世自有传。

论曰：靖康之变、执礼、振不忍都人涂炭，拒强敌无厌之欲，亲逢其凶。熙靖、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终。灌、延庆战败而没。此数人者，其所遭不同，至于死国难则一而已。云之死，虽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绝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李纲上

李纲，字伯纪，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无锡。父夔，终龙图阁待制。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

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疏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七年，为太常少卿。时金人渝盟，边报狎至，朝廷议避敌之计，诏起师勤王，命皇太子为开封牧，令侍从各具所见以闻。纲上御戎五策，且语所善给事中吴敏曰："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献纳论思为职，曷不为上极言之。"敏曰："监国可乎？"纲曰："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主上聪明仁恕，公言万一能行，将见金人悔祸，宗社底宁，天下受其赐。"翌日，敏请对，具道所以，因言李纲之论，盖与臣同。有旨召纲入议，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疏上，内禅之议乃决。

钦宗即位，纲上封事，谓："方今中国势弱，君子道消，法度纪纲，荡然无统。陛下履位之初，当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召对延和殿，上迎谓纲曰："朕顷在东宫，见卿论水灾疏，今尚能诵之。"李邺使金议割地，纲奏："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钦宗嘉纳，除兵部侍郎。

靖康元年，以吴敏为行营副使，纲为参谋官。金将斡离不兵渡河，徽宗东幸，宰执议请上暂避敌锋。纲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谓都城不可守，纲曰："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纲进曰："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问谁可将者，纲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养大

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时中、李邦彦等虽未必知兵，然籍其位号，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忿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纲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傥使治兵，愿以死报。”乃以纲为尚书右丞。

宰执犹守避敌之议。有旨以纲为东京留守，纲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毁于贼手，范祖禹以为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陛下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上意颇悟。会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变，仓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纲泣拜，以死邀之。上顾纲曰：“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纲皇恐受命。未几，复决意南狩，纲趋朝，则禁卫擐甲，乘舆已驾矣。纲急呼禁卫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皆曰：“愿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复戒行何也？今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愿以死守，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敌兵已逼，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遂命辍行。纲传旨语左右曰：“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六军闻之，无不感泣流涕。

命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从事。纲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毕。敌兵攻城，纲身督战，募壮士缒城而下，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金人知有备，又闻上已内禅，乃退。求遣大臣至军中议和，纲请行。上遣李梲，纲曰：“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梲怯懦而误国事也。”上不听，竟使梲往。金人须金币以千万计，求割太原、中山、河间地，以亲王、宰相为质。梲受事，自不措一辞，还报。纲谓：“所需金币，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镇，国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国？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若遣辩士姑与之议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孤军深入，虽不得所欲，亦将速归。此时而与之盟，则不敢轻中国，而和可久也。”宰执议不合，纲不能夺，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以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为质。

时朝廷日输金币，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暑掠。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种师道、姚平仲亦以泾原、秦凤兵至。纲奏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已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彼以孤军入重地，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必与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一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深以为然，约

日举事。

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干离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中使传旨论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与金人战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明纲无罪。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恚不得报，至杀伤内侍。帝亟召纲，纲入见，泣拜请死。帝亦泣，命纲复为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辄施矢石，将士积愤，至是，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众无不奋跃。金人惧，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镇诏及亲王为质，乃退师。除纲知枢密院事。纲奏请如澶渊故事，遣兵护送，且戒诸将，可击则击之。乃以兵十万分道并进，将士受命，踊跃以行。先是，金帅粘罕围太原，守将折可求、刘光世军皆败；平阳府义兵亦叛，导金人入南北关，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纲尽遣城下兵追敌，恐仓卒无措，急征诸将还。诸将已追及金人于刑、赵间，遽得还师之命，无不扼腕。比纲力争，复追，而将士解体矣。

诏议迎太上皇帝还京。初，徽宗南幸，童贯、高俅等以兵扈从。既行，闻都城受围，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道路籍籍，言贯等为变。陈东上书，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等。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往图之，纲曰："使山所图果成，震惊太上，此忧在陛下。万一不果，是数人者，挟太上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将何以处之？莫若罢山之行，请于太上去此数人，自可不劳而定。"上从其言。

徽宗还次南都，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纲。或虑太上意有不测，纲请行，曰："此无他，不过欲知朝廷事尔。"纲至，具道皇帝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请陛下早还京师。徽宗泣数行下，问："卿顷以何故去？"纲对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论列水灾，蒙恩宽斧钺之诛，然臣当时所言，以谓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攻围之兆。夫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气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徽宗称善。又询近日都城攻围守御次第，语渐浃洽。徽宗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曰："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纲奏："方艰危时，两宫隔绝，朝廷应副行宫，亦岂能无不至者，在圣度烛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当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诘问之

诏，辄忧惧不食。臣窃譬之，家长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从宜措置。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苟诛及细故，则为子弟者，何所逃其责哉？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攻，为宗社计，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上回銮，臣谓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问细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曰：“行宫人得卿来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辅助皇帝、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遂书青史，垂名万世。”纲感泣再拜。

纲还，具道太上意。宰执进迎奉太上仪注，耿南仲议欲屏太上左右，车驾乃进。纲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自诚明而推之，可至于尧、舜；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不以尧、舜之道辅陛下，乃暗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适见左司谏陈公辅，乃为李纲结士民伏阙者，乞下御史置对。”上愕然。纲曰：“臣与南仲所论，国事也。南仲乃为此言，臣何敢复有所辨？愿以公辅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余上，不允。

太上皇帝还，纲迎拜国门。翌日，朝龙德宫，退，复上章恳辞。上手诏谕意曰：“乃者敌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谅卿，不足介怀。巨敌方退，正赖卿协济艰难，宜勉为朕留。”纲不得已就职。上备边御敌八事。

时北兵已去，太上还宫，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纲独以为忧，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议调防秋之兵。吴敏乞置详议司检详法制，以革弊政，诏以纲为提举官，南仲沮止之。纲奏：“边患方棘，调度不给，宜稍抑冒滥，以足国用。谓如节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勋臣，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堂吏转官止于正郎，崇、观间始转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复旧制。”执政揭其奏通衢，以纲得士民心，欲因此离之。会守御司奏补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专权，浸不可长”语。纲奏：“顷得旨给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劳当补官，故具奏闻，乃遵上旨，非专权也。”

时太原围未解，种师中战没，师道病归，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纲不可。”上以纲为河东、北宣抚使。纲言：“臣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因拜辞，不许。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余上，不允。台谏言纲不可去朝廷，上以其为大臣游说，斥之。或谓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肆，上怒且不测，奈

何？”许翰书：“杜邮”二字遗纲，纲皇恐受命。上手书《裴度传》以赐，纲言：“吴元济以区区环蔡之地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扫除，小人在朝，蠹害难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因书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要语以进，上优诏答之。

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庶事未集，纲乞展行期。御批以为迁延拒命，纲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方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不可乎？愿乞骸骨，解枢管之任。”上趣召数四，曰：“卿为朕巡边，便可还朝。”纲曰：“臣之行，无复还之理。昔范仲淹以参政出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夷简曰：‘参政岂可复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后，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当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为之感动。及陛辞，言唐恪、聂山之奸，任之不已，后必误国。

进至河阳，望拜诸陵，复上奏曰：“臣总师出巩、洛，望拜陵寝，潸然出涕。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强敌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厉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行次怀州，有诏罢减所起兵纲奏曰：“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师果能足用，不可保无敌骑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几，朝廷尽改前诏，所团结之兵，悉罢减之。今河北、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诚不足以任此。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疏上，不报。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围，而诸将承受御画，事皆专达，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纲上疏，极谏节制不专之弊。

时方议和，诏止纲进兵。未几，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进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谪置涪州。纲闻之，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即上奏丐罢。乃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司事，召纲赴阙。寻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纲具奏辞免。未几，以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议之非，除纲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军，为金人所惮，求遣肃王代之。至是，康王开大元帅府，承制复纲故官，且贻书曰："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

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中丞颜岐奏曰："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而退。岐犹遣人封其章示纲，觊以沮其来。上闻纲且至，遣官迎劳，锡宴，趣见于内殿。纲见上，涕泗交集，上为动容。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尝封示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因力辞。帝为出范宗尹知舒州。颜岐与祠。纲犹力辞，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云：

臣愚陋无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颠持危，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无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孤立寡与，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得以尽志毕虑，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日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

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为伪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励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翌日，班纲议于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纲言：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私也，天下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杀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

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上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纲言："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上颇感动。伯彦乃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乃诏邦昌谪潭州，吴幵、莫俦而下皆迁谪有差。纲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上从其请，仍诏有死节者，诸路询访以闻。上谓纲曰："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纲拜谢。有旨兼充御营使。入对，奏曰：

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

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

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论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

上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荐张所、傅亮。所尝为监察御史，在靖康围城中，以蜡书募河北兵，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

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凡十七万人，由是所之声震河北。故纲以为招抚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边功得官，尝治兵河朔。都城受围时，亮率勤王之兵三万人，屡立战功。纲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试之。上乃以所为河北招抚使，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皇子生，故事当肆赦。纲奏：“陛下登极，旷荡之恩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虽未效用，亦已劳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后有急难，何以使人乎？愿因今赦广示德意。”上嘉纳。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间有以破敌捷书至者。金人围守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应招抚、经制二司募者甚众。

有许高、许亢者，以防河而遁，谪岭南，至南康谋变，守倅戮之。或议其擅杀，纲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没途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贼而欲退走者，知郡县之吏皆得以诛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为然，命转一官。开封守阙，纲以留守非宗泽不可，力荐之。泽至，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

纲立军法，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并依新法团结，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枢密院置赏功司，受赂乞取者行军法，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及其家属。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

又奏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京东、西，制造而教阅之。又奏造战舰，募水军，及询访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备用。又进三疏：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齐愈将极论之。”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时朝廷议遣使于金，纲奏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当枕戈

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纲草表，以周望、傅雱为二圣通问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使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以致中兴。又乞省冗员，节浮费。上皆从其言。是时，四方溃兵为盗者十余万人，攻劫山东、淮南、襄汉之间，纲命将悉讨平之。

一日，论靖康时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致播迁，何耶？”纲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也。”因论靖康初朝廷应敌得失之策，且极论金人两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又奏：“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上为诏谕两京以还都之意，读者皆感泣。

未几，有诏欲幸东南避敌，纲极论其不可，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夫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暂议驻跸，乃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尝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许幸南阳，而黄潜善、汪伯彦实阴上巡幸东南之议。客或有谓纲曰：“外论汹汹，咸谓东幸已决。”纲曰：“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初，纲每有所论谏，其言虽切直，无不容纳，至是，所言常留中不报。已而迁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绪，乃渡河。北京留守张益谦，潜善党也，奏招抚司之扰，又言自置司河北，盗贼益炽。纲言：“所尚留京师，益谦何以知其扰？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

有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误国事。”纲言：“招抚、经制，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潜善、伯彦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览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既

而诏罢经制司，召亮赴行在。纲言：“圣意必欲罢亮，乞以御笔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纲退，而亮竟罢，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争细事，胡乃尔？”纲言：“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非小事。臣昨议迁幸，与潜善、伯彦异，宜为所嫉。然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议。臣虽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辞而退。或曰：“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如谗者何？”纲曰：“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进退之节，患祸非所恤也。

初，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异姓。吏部尚书王时雍问于吴幵、莫俦，二人微言敌意在张邦昌，时雍未以为然。适宋齐愈自敌所来，时雍又问之，齐愈取片纸书“张邦昌”三字，时雍意乃决，遂以邦昌姓名入议状。至是，齐愈论纲三事之非，不报。拟章将再上，其乡人嗛齐愈者，窃其草示纲。时方论僭逆附伪之罪，于是逮齐愈，齐愈不承，狱吏曰：“王尚书辈所坐不轻，然但迁岭南，大谏第承，终不过逾岭尔。”齐愈引伏，遂戮之东市。张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诏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尚书右丞许翰言纲忠义，合之无以佐中兴。会上召见陈东，东言：“潜善、伯彦不可任，纲不可去。”东坐诛。翰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都市，吾在庙堂，可乎？”遂求去。后有旨，纲落职居鄂州。

自纲罢，张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辞归，招抚、经制二司皆废。车驾遂东幸，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金人攻京东、西，残毁关辅，而中原盗贼蜂起矣。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李纲下

绍兴二年，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是时，荆湖江、湘之间，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上言："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加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议未及行，而谏官徐俯、刘斐劾纲，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四年冬，金人及伪齐来攻，纲具防御三策，谓："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傥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此上策也。若驻跸江上，号召上流之兵，顺流而下，以助声势，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则敌人虽众，不敢南渡。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俟彼遁归，徐议攻讨，此中策也。万一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使卒伍溃散，控扼失守，敌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则其患有不可测矣。往岁，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时暑，势必还师，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今伪齐导之而来，势不徒还，必谋割据。奸民溃卒从而附之，声势鸱张，苟或退避，则无以为善后之策。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而谢安以偏师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将士用命，安知北敌不授首于我？顾一时机会所以应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诏：纲所陈，今日之急务，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楚间，有旨督刘光世、张浚统兵渡河，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

五年，诏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方，纲奏：

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俟。

议者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铜马之属。肃宗先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暴露之久，财用调度之

烦，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备，痛自料理，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

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秦师三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光武破隗嚣，既平陇，复望蜀。此皆以天下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况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乎？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损耗，何以图敌？谓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此二者，守备、攻战之序也。

至于守备之宜，则当科理淮南、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运下接，自为防守。敌马虽多，不敢轻犯，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有守备矣，然后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

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然后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更都之。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谓关中为上，今以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便。今者，銮舆未复旧都，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跸。愿诏守臣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当先也。

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一日忘宋。特制于强敌，陷于涂炭，而不能以自归。天威震惊，必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者。宜给之土田，予以爵赏，优加抚循，许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悦，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

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为之志，然自临御，迨今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

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

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其术业可以已病，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无补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天步艰难，国势益弱，职此之由。

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临，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睹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

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惟自昔创业、中兴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阵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豨、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宗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

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则关陕、河北、河东失矣；自维扬退而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有一敌骑南牧，复将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可乎？

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伪之国，其自取辱，无补于事，祗伤国体。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

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金人二十余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终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岂真不悟哉？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可乎？

二说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已决矣。

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蕃，朝廷者腹心也，将士者爪牙也，腹心壮则爪牙奋。今远而强敌，近而伪臣，国家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间耳。

臣昧死上条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威。

何谓信任辅弼？夫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协济。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遂能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于无穷矣。

何谓公选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瑰伟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摘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材之叹，盍少留意而致察焉！

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

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滫訿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

何谓爱惜日力？夫创业、中兴，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鸠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致。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僭逆未诛，仇敌未报，尚稽中兴之业者，诚以始不为之规模，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矣。

何谓务尽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自然之符也。故创业、中兴之主，尽其在我而已，其成功归之于天。今未尝尽人事，敌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责功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

何谓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犹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诚。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阴不雨，或久雨不霁，或当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宁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而为祥矣。

凡此六者，皆中兴之业所关，而陛下所当先务者。

今朝廷人才不乏，将士足用，财用有余，足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谓魏征为敢言，征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鳞哉。"今臣无魏征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疏奏，上为赐诏褒谕。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毕之官。六年，纲至，引对内殿。朝廷方锐意大举，纲陛辞，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尽善者五，宜预备者三，当善后者二。

时宋师与金人、伪齐相持于淮、泗者半年，纲奏："两兵相持，非出

奇不足以取胜。愿速遣骁将，自淮南约岳飞为掎角，夹击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师屡捷，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肥之上。

车驾进发幸建康。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修筑沿淮城垒，且言：“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别邪正，招徕人材，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将帅辑睦，士卒乐战，用兵其有不胜者哉？”

淮西郦琼以全军叛归刘豫，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张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纲奏曰：“臣窃见张浚罢相，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张浚措置失当，诚为有罪，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

时车驾将幸平江，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轻动。复具奏曰：

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高祖虽屡败，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鸿沟，羽引而东，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操虽兵弱粮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绍辎重，绍引而归，遂丧河北。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敌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

借使敌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刑，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挑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八年，王伦使北还，纲闻之，上疏曰：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

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愿陛下特留圣意，且勿轻许，深诏群臣，讲明利害、可以久长之策，择其善而从之。

疏奏，虽与众论不合，不上以为忤，曰："大臣当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纲具奏力辞，曰："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今者罢自江西，为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帅权。昔汉文帝闻季布贤，召之，既而罢归，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顾臣区区进退，何足少多。然数年之间，亟奋亟蹶，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系于国体。"诏以纲累奏，不欲重违，遂允其请。次年薨，年五十八。讣闻，上为轸悼，遣使赙赠，抚问其家，给丧葬之费。赠少师，官其亲族十人。

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

《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嗷々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宗泽 赵鼎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人。母刘，梦天大雷电，光烛其身，翌日而泽生。泽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进士第。廷对极陈时弊，考官恶直，置末甲。

调大名馆陶尉。吕惠卿帅鄜延，檄泽与邑令视河埽，檄至，泽适丧长子，奉檄遽行。惠卿闻之，曰："可谓国尔忘家者。"适朝廷大开御河，时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泽曰浚河细事，乃上书其帅曰："时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卒用其言上闻，从之。惠卿辟为属，辞。

调衢州龙游令。民未知学，泽为建庠序，设师儒，讲论经术，风俗一变，自此擢科者相继。调晋州赵城令。下车，请升县为军，书闻，不尽如所请。泽曰："承平时固无虑，它日有警，当知吾言矣。"知莱州掖县。部使者得旨市牛黄，泽报曰："方时疫疠，牛饮其毒则结为黄。今和气横流，牛安得黄？"使者怒，欲劾邑官。泽曰："此泽意也。"独衔以闻。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输万余缗，率横取于民，泽奏免之。

朝廷遣使由登州结女真，盟海上，谋夹攻契丹，泽语所亲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东阳，结庐山谷间。靖康元年，中丞陈过庭等列荐，假宗正少卿，充和议使。泽曰："是行不生还矣。"或问之，泽曰："敌能悔过退师固善，否则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议者谓泽刚方不屈，恐害和议，上不遣，命知磁州。

时太原失守，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泽曰："食禄而避难，不可也。"即日单骑就道，从羸卒十余人。磁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泽至，缮城壁，浚湟池，治器械，募义勇，始为固守不移之计。上言："邢、洺、磁、赵、相五州各蓄精兵二万人，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上嘉之，除河北义兵都总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庆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泽兵蹑其后，遣数千骑直扣磁州城。泽擐甲登城，令壮士以神臂弓射走之，开门纵击，斩首数百级。所获羊马金帛，悉以赏军士。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泽迎谒曰：“肃王一去不反，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愿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诏以泽为副元帅，从王起兵入援。泽言宜急会兵李固渡，断敌归路，众不从，乃自将兵趋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张德夹击，大破之。金人既败，乃留兵分屯。泽遣壮士夜捣其军，破三十余砦。

时康王开大元帅府，檄兵会大名。泽履冰渡河见王，谓京城受围日久，入援不可缓。会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赍蜡封钦宗手诏，至自京师，言和议可成。泽曰：“金人狡谲，是欲款我师尔。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彦等难之，劝王遣泽先行，自是泽不得预府中谋议矣。

二年正月，泽至开德，十三战皆捷，以书劝王檄诸道兵会京城。又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泽为狂，不答。泽以孤军进，都统陈淬言敌方炽，未可轻举。泽怒，欲斩之，诸将乞贷淬，使得效死。泽命淬进兵，遇金人，败之。金人攻开德，泽遣孔彦威与战，又败之。泽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骑往援，金人果至，败之。金人复向开德，权邦彦、孔彦威合兵夹击，又大败之。

泽兵进至卫南，度将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驱云前有敌营，泽挥众直前与战，败之。转战而东，敌益生兵至，王孝忠战死，前后皆敌垒。泽下令曰：“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从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无不一当百，斩首数千级。金人大败，退却数十余里。泽计敌众十倍于我，今一战而却，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暮徙其军。金人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复出兵。泽出其不意，遣兵过大河袭击，败之。王承制以泽为徽猷阁待制。

时金人逼二帝北行，泽闻，即提军趋滑，走黎阳，至大名，欲径渡河，据金人归路邀还二帝，而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又闻张邦昌僭位，欲先行诛讨。会得大元帅府书，约移师近都，按甲观变。泽复书于王曰：“人臣岂有服赭袍、张红盖、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顺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宝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今二圣、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讨，兴复社稷。”且言：“邦昌伪赦，或启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谕诸路，以定民心。”又上书言：“今天下所属望者在于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则有心慰天下之心。所谓道者，近刚正而远柔邪，纳谏诤而拒谀佞，尚恭俭而抑骄侈，体忧

勤而忘逸乐，进公实而退私伪。”因累表劝进。王即帝位于南京，泽入见，涕泗交颐，陈兴复大计。时与李纲同入对，相见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奇之。上欲留泽，潜善等沮之。除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

时金人有割地之议，泽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幕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之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上览其言壮之。改知青州，时年六十九矣。

开封尹阙，李纲言绥复旧都，非泽不可。寻徙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恟々。泽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诛舍贼者数人。下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民赖以安。

王善者，河东巨寇也。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泽单骑驰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时杨进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上疏请上还京。俄有诏：荆、襄、江、淮悉备巡幸。泽上疏言：“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将士、农民、商旅、士大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除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尹。

时金遣人以使伪楚为名，至开封府，泽曰：“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拘其人，乞斩之。有诏所拘金使延置别馆，泽曰：“国家承平二百年，不识兵革，以敌国诞谩为可凭信，恬不置疑。不惟不严攻讨之计，其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致有前日之祸。张邦昌、耿南仲辈所为，陛下所亲见也。今金人假使伪楚，来觇虚实，臣愚乞斩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上乃亲札谕泽，竟纵遣之。言者附潜善意，皆以泽拘留金使为非。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辨，且谓：“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今之缙绅，未见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御敌治民之功。”

真定、怀、卫间，敌兵甚盛，方密修战具为入攻之计，而将相恬不为虑，不修武备，泽以为忧。乃渡河约诸将共议事宜，以图收复，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砦，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有诏如淮甸。泽上表谏，不报。

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人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

泽视师河北还，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为陛下舍宗庙朝廷，使社稷无依，生灵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报。复抗疏言："国家结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议果不足以息民也。当时固有阿意顺旨以叨富贵者，亦有不相诡随以获罪戾者。陛下观之，昔富贵者为是乎？获罪戾者为是乎？今之言迁幸者，犹前之言和议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迁者，犹前日之言和议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审用之。且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乎。"

诏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泽上疏曰："京师，天下腹心也。两河虽未敉宁，特一手臂之不信尔。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昔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即劝幸金陵，陈尧叟蜀人，即劝幸成都，惟寇准毅然请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又条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赞南幸之非。泽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潜善等所抑，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

金将兀术渡河，谋攻汴京。诸将请先断河梁，严兵自固，泽笑曰："去冬，金骑直来，正坐断河梁耳。"乃命部将刘衍趋滑、刘达趋郑，以分敌势，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闻之，夜断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僚属入问计，泽方对客围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乃选精锐数千，使绕出敌后，伏其归路。金人方与衍战，伏兵起，前后夹击之，金人果败。

金将黏罕据西京，与泽相持。泽遣部将李景良、阎中立、郭俊民领兵趋郑，遇敌大战，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泽捕得景良，谓曰："不胜，罪可恕；私自逃，是无主将也。"斩其首以徇。既而俊民与

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泽，泽数俊民曰：“汝失利死，尚为忠义鬼，今反为金人持书相诱，何面目见我乎。”斩之，谓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为人将，不能以死敌我，乃欲以儿女子语诱我乎。”亦斩之。谓仲祖胁从，贷之。刘衍还，金人复入滑，部将张捻请往救，泽选兵五千付之，戒毋轻战以需援。捻至滑迎战，敌骑十倍，诸将请少避其锋，捻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力战死之。泽闻捻急，遣王宣领骑五千救之。捻死二日，宣始至，与金人大战，破走之。泽迎捻丧归，恤其家，以宣权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

山东盗起，执政谓其多以义师为名，请下令止勤王。泽疏曰：“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奋，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

王策者，本辽酋，为金将，往来河上。泽擒之，解其缚坐堂上，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而国，义当协谋雪耻。”策感泣，愿效死。泽因问敌国虚实，尽得其详，遂决大举之计，召诸将谓曰：“汝等有忠义心，当协谋剿敌，期还二圣，以立大功。”言讫泣下，诸将皆泣听命。金人战不利，悉引兵去。

泽疏谏南幸，言：“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则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资政殿学士。又遣子颖诣行阙上疏曰：“天下之事，见几而为，待时而动，则事无不成。今收复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台而敌国屡败，河东、河北山砦义民，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几以时而言之，中兴之兆可见，而金人灭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见几乘时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闻有旨于仪真教习水战，是规规为偏霸之谋，非可鄙之甚者乎？传闻四方，必谓中原不守，遂为江宁控扼之计耳。”

先是，泽去磁，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统制赵世隆杀之。至是，世隆及弟与兴以兵三万来归，众惧其变，泽曰：“世隆本吾一校尔，何能为。”世隆至，责之曰：“河北陷没，吾宋法令与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斩之。时世兴佩刀侍侧，众兵露刃庭下，泽徐谓世兴曰：“汝兄诛，汝能奋志立功，足以雪耻。”世兴感泣。金人攻滑州，泽遣世兴往救，世兴至，掩其不备，败之。

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泽疏言："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然，何敌国之足忧乎？"又奏言："圣人爱其亲以及人之亲，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当与忠臣义士合谋肆讨，迎复二圣。今上皇所御龙德宫俨然如旧，惟渊圣皇帝未有宫室。望改修宝箓宫以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于父、弟于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诏择日还京。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遗表犹赞上还京。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忠简。

泽质直好义，亲故贫者多依以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侧身尝胆，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泽诏集群盗，聚兵储粮，结诸路义兵，连燕、赵豪杰，自谓渡河克复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识者恨之。

子颖，居戎幕，素得士心。泽薨数日，将士去者十五，都人请以颖继父任。会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颖为判官。充反泽所为，颇失人心，颖屡争之，不从，乃请持服归。自是豪杰不为用，群聚城下者复去为盗，而中原不守矣。颖官终兵部郎中。

赵鼎，字元镇，解州闻喜人。生四岁而孤，母樊教之，通经史百家之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对策斥章惇误国。累官为河南洛阳令，宰相吴敏和其能，擢为开封士曹。

金人陷太原，朝廷议割三镇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何庸议？"已而京师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议立张邦昌，鼎与胡寅、张浚逃太学中，不书议状。

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知枢密院张浚荐之，除司勋郎官。上幸建康，诏条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宫所止为行宫，车驾所止为行在，择精兵以备仪卫，其余兵将分布江、淮，使敌莫测巡幸之定所。"上纳之。

久雨，诏求阙政。鼎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犹配享庙廷，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上为罢安石配享。擢右司谏，旋迁殿中侍御史。

刘光世部将王德擅杀韩世忠之将，而世忠亦率部曲夺建康守府廨。鼎言："德总兵在外，专杀无忌，此而不治，孰不可为？"命鼎鞫德。鼎又请下诏切责世忠，而指取其将吏付有司治罪，诸将肃然。上曰："肃宗兴灵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无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无自司谏迁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极举职，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迁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会稽，召台谏议去留，鼎陈战、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请督王□燮进军宣州，周望分军出广德，刘光世渡江驻蕲、黄，为邀击之计。又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

韩世忠败金人于黄天荡，宰相吕颐浩请上幸浙西，下诏亲征，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言："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坚卧不出，疏颐浩过失凡千言。上罢颐浩，诏鼎复为中丞，谓鼎曰："朕每闻前朝忠谏之臣，恨不之识，今于卿见之。"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张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阳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敌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敌退为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敌至为陛下申军律、治甲兵，即两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复何忧。"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会辛企宗除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寻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

京西招抚使李横欲用兵复东京，鼎言："横乌合之众，不能当敌，恐遂失襄阳。"已而横战不利走，襄阳竟陷。召拜参知政事。宰相朱胜非言："襄阳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问："岳飞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签枢徐俯不以为然。飞出师竟复襄阳。

鼎乞令韩世忠屯泗上，刘光世出陈、蔡。光世请入奏，俯欲许之，鼎不可。伪齐宿迁令来归，俯欲斩送刘豫，鼎复争之。俯积不能平，乃求去。朱胜非兼知枢密院，言者谓当国者不知兵，乞令参政通知。由是为胜非所忌。除鼎知枢密院、川陕宣抚使，鼎辞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黜陟专之可也。"时吴玠为宣抚副使，鼎奏言："臣与玠同事，或节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陕诸军事。

鼎所条奏，胜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顷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今臣无浚之功而当其任，远去朝廷，其能免于纷纷乎？"又言："臣所请兵不满数千，半皆老弱，所赍金帛至微，荐举之人除命甫下，弹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陈已艰难，况在万里之外乎？"时人士皆惜其去，台谏有留行者。会边报沓至，鼎每陈用兵大计，及朝辞，上曰："卿岂可远去，当遂相卿。"九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制下，朝士相庆。

时刘豫子麟与金人合兵大入，举朝震恐。鼎论战御之计，诸将各异议，独张俊以为当进讨，鼎是其言。有劝上他幸者，鼎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当亲总六师，临江决战。"鼎喜曰："累年退怯，敌志益骄，今圣断亲征，成功可必。"于是诏张俊以所部援韩世忠，而命刘光世移军建康，且促世忠进兵。世忠至扬州，大破金人于大仪镇。方警报交驰，刘光世遣人讽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为他人任患。"世忠亦谓人曰："赵丞相真敢为者。"鼎闻之，恐上意中变，乘间言："陛下养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及捷音日至，车驾至平江，下诏声逆豫之罪，欲自将渡江决战。鼎曰："敌之远来，利于速战，遽与争锋，非策也。且豫犹遣其子，岂可烦至尊耶？"帝为止不行。未几，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还，云北兵大集，然后知鼎之有先见也。

张浚久废，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枢密院，命浚往江上视师。时敌兵久驻淮南，知南兵有备，渐谋北归。鼎曰："金人无能为矣。"命诸将邀诸淮，连败之，金人遁去。上谓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焉。"或问鼎曰："金人倾国来攻，众皆忷惧，公独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敌众虽盛，然以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战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归，尤当博采群言，为善后之计。于是诏吕颐浩等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

五年，上还临安，制以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鼎以政事先后及人才所当召用者，条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贵州防御使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于行宫门外建资善堂。鼎荐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朝论谓二人极天下之选。

建炎初，尝下诏以奸臣诬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胜非为相，上谕之曰："神宗、哲宗两朝史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宜召范冲刊定。"胜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京、卞之手，议论多不正，命官删修，诚足以彰二帝盛美。"会胜非去位，鼎以宰相监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亲书"忠正德文"四字赐鼎，又以御书《尚书》一帙赐之，曰："《书》所载君臣相戒饬之言，所以赐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谢。

刘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时张浚屯盱眙，杨沂中屯泗，韩世忠屯楚，岳飞驻鄂，刘光世驻庐，沿江上下无兵，上与鼎以为忧。鼎移书浚，欲令俊与沂中合兵剿敌。光世乞舍庐还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贼也，官军与豫战而不能胜，或更退守，何以立国？今贼已渡淮，当亟遣张俊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然后议去留。"上善其策，诏二将进兵。俊军至藕塘与猊战，大破之。鼎命沂中趋合肥以会光世，光世已弃庐回江北。浚以书告鼎，鼎白上诏浚：有不用命者，听以军法从事。光世大骇，复进至肥河与麟战，破之。麟、猊拔栅遁去。

浚在江上，尝遣其属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上谓鼎曰："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后浚因论事，语意微侵鼎，鼎言："臣初与浚如兄弟，因吕祉离间，遂尔睽异。今浚成功，当使展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上曰："俟浚归议之。"浚尝奏乞幸建康，而鼎与折彦质请回跸临安。暨浚还，乞乘胜攻河南，且罢刘光世军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乎？光世累世为将，无故而罢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

七年，上幸建康，罢刘光世，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并听参谋、兵部尚书吕祉节度制。琼与德有宿怨，诉于祉，不得直，执祉以全军降伪齐。浚引咎去位，乃以万寿观使兼侍读召鼎，入对，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进四官。上言："淮西之报初至，执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为动。"鼎曰："今见诸将，尤须静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骄蹇之心。"台谏交论淮西无备，鼎曰："行朝拥兵十万，敌骑直来，自足抗之，设有他虞，鼎身任其责。"淮西迄无惊。

鼎尝乞降诏安抚淮西，上曰："俟行遣张浚，朕当下罪己之诏。"鼎言："浚已落职。"上曰："浚罪当远窜。"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过自不相掩。"已而内批出，浚谪置岭南，鼎留不下。诘旦，经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释，鼎力恳曰："浚罪不过片策耳。凡人计虑，岂不欲万全，傥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后有奇谋秘计，谁复敢言者。此事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议其无所施设，鼎闻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当静以养之。若复加攻砭，必伤元气矣。"金人废刘豫，鼎遣间招河南守将，寿、亳、陈、蔡之间，往往举城或率部曲来归，得精兵万余，马数千。知庐州刘锜亦奏言："淮北归正者不绝，度今岁可得四五万。"上喜曰："朕常虑江、池数百里备御空虚，今得此军可无患矣。"

金人遣使议和，朝论以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雠，今屈己请和，不惮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不可以为罪。陛下宜谕之曰：'讲和非吾意，以亲故，不得已为之。但得梓宫及母后还，敌虽渝盟，吾无憾焉。'"上从其言，群议遂息。

潘良贵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贵罪，常同为之辨，欲并逐同。鼎奏："子諲虽无罪，而同与良贵不宜逐。"二人竟出。给事中张致远谓不应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书黄，上怒，顾鼎曰："固知致远必缴驳。"鼎问："何也？"上曰："与诸人善。"盖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乐于鼎矣。秦桧继留身奏事，既出，鼎问："帝何言？"桧曰："上无他，恐丞相不乐耳。"御笔和州防御使璩除节钺，封国公。鼎奏："建国虽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谡大计也。在今礼数不得不异，所以系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桧后留身，不知所云。

鼎尝辟和议，与桧意不合，及鼎以争璩封国事拂上意，桧乘间挤鼎，又荐萧振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台，劾参知政事刘大中罢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谓人曰："赵丞相不待论，当自为去就。"会殿中侍御史张戒论给事中勾涛，涛言："戒之击臣，乃赵鼎意。"因诋鼎结台谏及诸将。上闻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论，为章惇、蔡京之党所嫉。臣议论出处与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寻加检校少傅，改奉国军节度使。桧率执政往饯其行，鼎不为礼，一揖而去，桧益憾之。

鼎既去，王庶入对，上谓庶曰："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

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伦使金，从鼎受使指。问礼数，则答以君臣之分已定；问地界，则答以大河为界。二者从事之大者，或不从则已。伦受命而行。至是，伦与金使俱来，以抚谕江南为名，上叹息谓庶曰：“使五日前得此报，赵鼎岂可去耶？”

初，车驾还临安，内侍移竹栽入内，鼎见，责之曰：“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辙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谢之。有户部官进钱入宫者，鼎召至相府切责之。翌日，问上曰：“某人献钱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当献，陛下不当求。”遂出其人与郡。

鼎尝荐胡寅、魏矼、晏敦复、潘良贵、吕本中、张致远等数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贤长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为徙世将，而公辅等寻补外。上尝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鼎奏：“疏远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谓：“常同实称之。”鼎曰：“同知其贤，何不露章荐引？”

始，浚荐秦桧可与共大事，鼎再相亦以为言。然桧机阱深险，外和而中异。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桧恶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讽谢祖信论鼎尝受张邦昌伪命，遂夺节。御史中丞王次翁论鼎治郡废驰，命提举洞霄宫。鼎自泉州归，复上书言时政，桧忌其复用，讽次翁又论其尝受伪命，乾没都督府钱十七万缗，谪官居兴化军。论者犹不已，移漳州，又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诬其受贿，属潮守放编置人移吉阳军，鼎谢表曰：“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桧见之曰：“此老倔强犹昔。”

在吉阳三年，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醪米。桧知之，令本军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语其子汾曰：“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明年，得旨归葬。孝宗即位，谥忠简，赠太傅，追封丰国公。高宗祔庙，以鼎配享庙庭，擢用其孙十有二人。

鼎为文浑然天成，凡高宗处分军国机事，多其视草，有拟奏表疏、

杂诗文二百余篇，号《得全集》，行于世。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云。

论曰：夫谋国用兵之道，有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者，有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者，二者之设施不同，其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于涂淖，孰无愤激之心哉。使当其时泽得勇往直前，无或龃龉牵制之，则反二帝，复旧都，特一指顾间耳。黄潜善、汪伯彦嫉能而惎功，使泽不得信其志，发愤而薨，岂不悲哉！

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雠可复，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见忌于秦桧，斥逐远徙，卒赍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

窃尝论泽、鼎之终而益有感焉。泽之易箦也，犹连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题其铭旌，有“气作山河壮本朝”之语。何二臣之爱君忧国，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若是！而高宗惑于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千载而下，忠臣义士犹为之抚卷扼腕，国之不竟，有以哉！

列传第一百二十

○张浚 子杓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人，唐宰相九龄弟九皋之后。父咸，举进士、贤良两科。浚四岁而孤，行直视端，无诳言，识者知为大器。入太学，中进士第。靖康初，为太常簿。张邦昌僭立，逃入太学中。闻高宗即位，驰赴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迁侍御史。

时乘舆在扬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愿下诏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未行，擢礼部侍郎，高宗召谕曰："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正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卿勉留辅朕。"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浚度金人必来攻，而庙堂晏然，殊不为备，力言之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皆笑其过计。

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车驾幸钱塘，留朱胜非于吴门捍御，以浚同节制军马，已而胜非召，浚独留。时溃兵数万，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会苗傅、刘正彦作乱，改元赦书至平江，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未几，傅等以檄来，浚恸哭，召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谋起兵讨贼。

时傅等以承宣使张俊为秦凤路总管，俊将万人还，将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纯实可谋大事，急邀俊，握手语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将起兵问罪。时吕颐浩节制建业，刘光世领兵镇江，浚遣人赍蜡书，约颐浩、光世以兵来会，而命俊分兵扼吴江。上疏请复辟。傅等谋除浚礼部尚书，命将所部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诵言讨贼，乃托云张俊骤回，人情震詟，不可不少留以抚其军。

会韩世忠舟师抵常熟，张俊曰："世忠来，事济矣。"白浚以书招之。世忠至，对浚恸器曰："世忠与俊请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声问曰："今日之举，孰顺孰逆？"众皆曰："贼逆我顺。"浚曰："闻贼以重赏购吾首，若浚此举违天悖人，汝等可取浚头去；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感憾愤。于是，令世忠以兵赴阙，而戒其急趋秀州，据粮道以俟大军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战具。

会傅等以书招浚，浚报云："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废立之事，谓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闻失德，一旦逊位，岂所宜闻。"傅等得书恐，乃遣重兵扼临平，亟除俊、世忠节度使，而诬浚欲危社稷，责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会吕颐浩、刘光世兵踵至，浚乃声傅、正彦罪，传檄中外，率诸军继进。

初，浚遣客冯轓以计策往说傅等，会大军且至，傅、正彦忧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动，即以大义白宰相朱胜非，使率百官请复辟。高宗御笔除浚知枢密院事。浚进次临平，贼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战，大破之，傅、正彦脱遁。浚与颐浩等入见，伏地涕泣待罪，高宗问劳再三，曰："曩在睿圣，两宫隔绝。一日啜羹，小黄门忽传太母之命，不得已贬卿郴州。朕不觉羹覆于手，念卿被谪，此事谁任。"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义，欲识卿面，适垂帘，见卿过庭矣。"解所服玉带以赐。高宗欲相浚，浚以晚进，不敢当。傅、正彦走闽中，浚命世忠追缚之以献，与其党皆伏诛。

初，浚次秀州，尝夜坐，警备甚严，忽有客至前，出一纸怀中曰："此苗傅、刘正彦募贼公赏格也。"浚问欲何如，客曰："仆河北人，粗读书，知逆顺，岂以身为贼用？特见为备不严，恐有后来者耳。"浚下执其手，问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斩死囚徇于众，曰："此苗、刘刺客也。"私识其状貌物色之，终不遇。

巨盗薛庆啸聚淮甸，至数万人。浚恐其滋蔓，径至高邮，入庆垒，喻以朝廷恩意。庆感服下拜，浚留抚其众。或传浚为贼所执，吕颐浩等遽罢浚枢筦。浚归，高宗惊叹，即日趣就职。

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将行，御营平寇将军范琼，拥众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胁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琼之谋；又乘势剽掠，左右张邦昌，为之从卫。至是入朝，悖傲无礼，且乞贷逆党傅、正彦等死罪。浚奏琼大逆不道，乞伸典宪。翌日，召琼至都堂，数其罪切责之，送棘寺论死。分其军隶神武军，然后行。与沿江襄、汉守臣议储蓄，以待临幸。

高宗问浚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复以张俊、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议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颐浩变初议。浚既抵兴元，金人已取

鄜延，骁将娄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兴，诸将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关陕，访问风俗，罢斥奸赃，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

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浚命诸将整军向敌。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军入卫。至房州，知金人北归，复还关陕。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急调兀术等由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薄敌陈，杀获颇众。会环庆帅赵哲擅离所部，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诸军皆溃。浚斩哲以徇，退保兴州。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浚上书待罪，帝手诏慰勉。

绍兴元年，金将乌鲁攻和尚原，吴玠乘险击之，金人大败走。兀术复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复邀击，大破之，兀术仅以身免，亟剃其须髯遁归。始，粘罕病笃，语诸将曰："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兀术怒曰："是谓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败。拜浚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

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

将军曲端者，建炎中，尝迫逐帅臣王庶而夺其印。吴玠败于彭原，诉端不整师。富平之役，端议不合，其腹心张忠彦等降敌。浚初超用端，中坐废，犹欲再用之，后卒下端狱论死。会有言浚杀赵哲、曲端无辜，而任子羽、开、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会金将撒离曷及刘豫叛党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为兴元帅，约吴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师掩击之，斩馘及堕溪谷死者，以数千计。浚闻王似来，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吕颐浩不悦，而朱胜非以宿憾日毁短浚，诏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陕，以檄发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浚既去国，虑金人释川、陕之兵，必将并力窥东南，而朝廷已议讲解，乃上疏极言其状。未几，刘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胜

非；而参知政事赵鼎请幸平江，乃召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入见，高宗手诏辨浚前诬，除知枢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

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赵鼎除左仆射。浚与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时巨寇杨么据洞庭，屡攻不克，浚以建康东南都会，而洞庭据上流，恐滋蔓为害，请因盛夏乘其怠讨之，具奏请行。至醴陵，释邑囚数百，皆杨么谍者，给以文书，俾招谕诸砦，囚欢呼而往。至潭，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湖寇尽平。上赐浚书，谓："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接连，事力增倍，天其以中兴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飞屯荆、襄以图中原，乃自鄂、岳转淮东，大会诸将，议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赐诏趣归，劳问之曰："卿暑行甚劳，湖湘群寇既就招抚，成朕不杀之仁，卿之功也。"召对便殿，进《中兴备览》四十一篇，高宗嘉叹，置之坐隅。

浚以敌势未衰，而叛臣刘豫复据中原，六年，会诸将议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浚渡江，遍抚淮上诸戍。时张俊军进屯盱眙，岳飞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觐，力请幸建康。车驾进发，浚先往江上，谍报刘豫与侄猊挟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众而来，此必豫兵也。"边遽不一，俊、光世皆张大敌势，浚谓："贼豫以逆犯顺，不剿除何以为国？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且命杨沂中往屯濠州。刘麟逼合肥，张俊请益兵，刘光世欲退师，赵鼎及签书折彦质欲召岳飞兵东下。御书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还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矣。且岳飞一动，襄、汉有警，复何所恃乎？"诏书从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庐州而南，淮西汹动。浚闻，疾驰至采石，令其众曰："有一人渡江者斩！"光世复驻军，与沂中接。刘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栅遁。高宗手书嘉奖，召浚还，劳之。

时赵鼎等议回跸临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三岁之间，陛下一再临江，士气百倍。今六飞一还，人心解体。"高宗幡然从浚计。鼎出知绍兴府。浚以亲民之官，治道所急，条具郡守、监司、省郎、馆

阁出入迭补之法；又以灾异奏复贤良方正科。

七年，以浚却敌功，制除特进。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问安使何藓归报徽宗皇帝、宁德皇后相继崩殂，上号恸擗踊，哀不自胜。浚奏："天子之孝，不与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今梓宫未返，天下涂炭，愿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诏告谕中外，辞甚哀切。浚又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中外感动。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两宫，忧劳百姓。臣之至愚，获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歼敌仇。十年之间，亲养阙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顾，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拯生民于涂炭。昊天不吊，祸变忽生，使陛下抱无穷之痛，罪将谁执。念昔陕、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尔是属。'而臣终隳成功，使敌无惮，今日之祸，端自臣致，乞赐罢黜。"上诏浚起视事。浚再疏待罪，不许，乃请乘舆发平江，至建康。

浚总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上未尝不改容流涕。时天子方厉精克己，戒饬宫庭内侍，无敢越度，事无巨细，必以咨浚，赐诸将诏，往往命浚草之。

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浚奏罢光世，以其兵属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而枢密院以督府握兵为嫌，乞置武帅，乃以王德为都统制，即军中取郦琼副之。浚奏其不当，琼亦与德有宿怨，列状诉御史台，乃命张俊为宣抚使，杨沂中、刘锜为制置判官以抚之。未至，琼等举军叛，执吕祉以归刘豫。祉不行，詈琼等，碎齿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问可代者，且曰："秦桧何如？"浚曰："近与共事，方知其暗。"高宗曰："然则用赵鼎。"桧由是憾浚。浚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伪地间刘豫，及郦琼叛去，复遣间持蜡书遗琼，金人果疑豫，寻废之。台谏交诋，浚落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复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

金遣使来，以诏谕为名，浚五上疏争之。十年，金败盟，复取河南。浚奏愿因权制变，则大勋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十一年，除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免奉朝请。十二年，封和国公。

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将极论时事，恐贻母忧。母讶其瘠，问故，浚以实对。母诵其父对策之语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

以负陛下。”浚意乃决。上疏谓：“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惟陛下谋之于心，谨察情伪，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势，庶几社稷安全；不然，后将噬脐。”事下三省，秦桧大怒，令台谏论浚，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连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

当是时，秦桧怙宠固位，惧浚为正论以害己，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反谓浚为国贼，必欲杀之。以张柄知潭州，汪召锡使湖南，使图浚。张常先使江西，治张宗元狱，株连及浚，捕赵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诬与浚谋大逆，会桧死乃免。

二十五年，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浚时以母丧将归葬。念天下事二十年为桧所坏，边备荡驰；又闻金亮篡立，必将举兵，自以大臣，义同休戚，不敢以居丧为嫌，具奏论之。会星变求直言，浚谓金人数年间，势决求衅用兵，而国家溺于宴安，荡然无备，乃上疏极言。而大臣沈该、万俟卨、汤思退等见之，谓敌初无衅，笑浚为狂。台谏汤鹏举、凌哲论浚归蜀，恐摇动远方，诏复居永州。服除落职，以本官奉祠。

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闻钦宗崩，号恸不食，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未几，亮兵大入，中外震动，复浚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

时金骑充斥，王权兵溃，刘锜退归镇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浚至岳阳，买舟冒风雪而行，遇东来者云：“敌兵方焚采石，烟炎涨天，慎无轻进。”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舆所在而已。”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径进，过池阳，闻亮死，余众犹二万屯和州。李显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军见浚，以为从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刘子昂办行宫仪物，请乘舆亟临幸。

三十二年，车驾幸建康，浚迎拜道左，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车驾将还临安，劳浚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

金兵十万围海州，浚命镇江都统张子盖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义，及募淮楚壮勇，以陈敏为统制。且谓敌长于骑，我长于步，卫步莫

如弩，卫弩莫如车，命敏专制弩治车。

孝宗即位，召浚入见，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然曰："当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采石。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是示敌以削弱，怠战守之气，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参知政事，浚所规画，浩必沮之。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请上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孝宗见俊卿等，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声言规两淮，移文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浚言北敌诡诈，不当为之动，以大兵屯盱眙、濠、庐备之，卒以无事。

隆兴元年，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将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都统萧琦，屯灵壁，积粮修城，将为南攻计。浚欲及其未发攻之。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浚具以闻。上报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浚自往临之。显忠至灵壁，败萧琦；宏渊围虹县，降徒穆、周仁，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劳之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会金帅纥石烈志宁率兵至宿州，与显忠战。连日南军小不利，忽谍报敌兵大至，显忠夜引归。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进，更为江、淮宣抚使。

宿师之还，士大夫主和者皆议浚之非，孝宗复赐浚书曰："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浚乃以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势，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大饬两淮守备。

孝宗复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为之君，腹心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踪，动辄掣肘，陛下将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览奏，谓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帝眷遇浚犹至，对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尝斥其名。每遣使来，必令视浚饮食多寡，肥瘠何如。寻诏复浚都督之号。

金帅仆散忠义贻书三省、枢密院，索四郡及岁币，不然，以农隙治兵。浚言："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时汤思退为右相。思退，秦桧党也，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持书报金。浚言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贤果以许四郡辱命。朝廷复以王之望为通问使，龙大渊副之，浚争不能得。未几，召浚入见，复力陈和议之失。孝宗为止誓书，留之望、大渊待命，而令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往，谕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当追还使人，罢和议。拜浚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如故；思退为左仆射。

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系迫胁之，昉等不屈，更礼而归之。孝宗谕浚曰："和议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二年，议进幸建康，诏之望等还。思退闻之大骇，阳为乞祠状，而阴与其党谋为陷浚计。

俄诏浚行视江、淮。时浚所招徕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余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陈敏统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时金人屯重兵于河南，为虚声胁和，有刻日决战之语。及闻浚来，亟彻兵归。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山东豪杰，悉愿受节度。浚以萧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谋，欲令尽领契丹降众，且以檄谕契丹，约为应援，金人益惧。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备，以为不可恃；令尹穑论罢督府参议官冯方；又论浚费国不赀，奏留张深守泗不受赵廓之代为拒命。浚亦请解督府，诏从其请。左司谏陈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师、保信军节度、判福州。浚辞，改醴泉观使。朝廷遂决弃地求和之议。

浚既去，犹上疏论尹穑奸邪，必误国事，且劝上务学亲贤。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浚曰："君臣之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闻者耸然。行次余干，得疾，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讣闻，孝宗震悼，辍视朝，赠太保，后加赠太师，谥忠献。

浚幼有大志，及为熙河幕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陈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远，当枢筦之任，悉能通知边事本末。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行，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每论定都大计，

以为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浚事母以孝称，学邃于《易》，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子二人、栻、枸。栻自有传。

枸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历广西经略司机宜、通判严州。方年少，已有能称，浙西使者荐所部吏而不及枸，孝宗特令再荐。召对，差知袁州，戢豪强，弭盗贼。尉获盗上之州，枸察知其枉，纵去，莫不怪之，未几，果获真盗。改知衢州。

兄栻丧，无壮子，请祠以营葬事，主管玉局观，迁湖北提举常平。奏事，帝大喜，谕辅臣曰：“张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苏、湖二州皆阙守，命兼摄焉。有执政姻党闭粜，枸首治之，帝奖其不畏强御，迁两浙转运判官。

未几，以直徽猷阁升副使，改知临安府。奏除逋欠四万缗，米八百斛，进直龙图阁。都城浩穰，奸盗聚慝，枸画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闭。张师尹纳女掖庭供给使，恃以恣横，枸因事痛绳之，徙其家信州，其类帖伏。南郊礼成，赐五品服，权兵部侍郎，仍知临安，加赐三品服。修三闸，复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诏削二秩。枸再疏乞罢，移知镇江。寻改明州，辞，仍知镇江。召为户部侍郎，面对言事，迕时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董山陵事。召还，为吏部侍郎。

光宗即位，权刑部侍郎，复兼知临安府。绍熙元年，为刑部侍郎，仍为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为亭，外戚有杀其仆者，狱具，夤缘宣谕求免，枸皆执奏论如律。孝宗观湖，枸以弹压伏谒道左，孝宗止辇问劳，赐以酒炙。

京西谋帅，进焕章阁学士、知襄阳府，赐金二百两，别赐金百两，白金倍之。未几，进徽猷阁学士、知建康府，继复命还襄阳。宁宗嗣位，归正人陈应祥、忠义人党琪等谋袭均州，副都统冯湛间道疾驰以闻。枸不为动，徐部分掩捕，狱成，斩其为首者二人，尽释党与，反侧以安。

升宝文阁学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龙图阁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奉新县旧有营田，募民耕之，亩赋米斗五升，钱六十，其后议臣请鬻之。始，征两税和买，且加折变，民重为困，构悉奏蠲之。进端明殿学士，复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

构天分高爽，吏材敏给，遇事不凝滞，多随宜变通，所至以治辨称。再渡以来，论尹京者，以构为首。子忠纯、忠恕，自有传。

论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却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群言沸腾，屡奋屡踬，而辞气慨然。尝曰："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其言如是，则其爱君忧国之心，为何如哉！时论以浚之忠大类汉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杨仪终其身不为异同，浚以吴玠故遂杀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纲、赵鼎而又诋之，兹所以为不及欤！至于富平之溃师，淮西之兵变，则成败利钝，虽亮不能逆睹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朱胜非 吕颐浩 范宗尹 范致虚 吕好问

朱胜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宁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为东道副总管，权应天府，金人攻城，胜非逃去。会韩世忠部将杨进破敌，胜非复还视事。逾年，诣济州谓康王言，南京为艺祖兴王之地，请幸之以图大计。王即位南京。

建炎改元，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时方草创，胜非凭败鼓草制，辞气严重如平时。上疏言："仁义者，天下之大柄，中国持之，则外夷服而诸夏尊；苟失其柄，则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国家与契丹结好，百有余年，一旦乘其乱弱，远交金人为夹攻计，是中国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于仁义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则可以攘却四夷，绍复大业矣。"上嘉之。总制使钱盖进职，胜非言盖为陕西制置使弃师误国，封还贴黄，盖遂罢。谏官卫肤敏坐论元祐太后兄子徙官，胜非言以外戚故去谏臣，非所以示天下。

二年，除尚书右丞。时宰执荫补多滥，胜非奏："旧制，宰执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铨注，罢政不以罪，然后推恩。赵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长子授庄宅使；范纯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选调；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并为州县、幕职、监当。惟夏竦子安期累作边帅，授待制、直学士，王安石荐子雱为崇政殿说书，除待制。然安期犹有才干，雱犹有学问。至蔡京子六人、孙四人，郑居中、刘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时中、蔡卞、邓洵仁洵武子各一人，并列从班。宣和末，谏官疏谓：'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迁中书侍郎。

三年，上自镇江南幸，留胜非经理。未几，命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故事，命相进三官，胜非特迁五官。会王渊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内侍复用事恣横，诸将不悦。于是苗傅、刘正彦与其徒王钧甫、马柔吉、王世修谋，诬渊结宦官谋反。正彦手斩渊，分捕中官，皆杀之，拥兵至行宫门外。胜非趋楼上，诘专杀之由。上亲御楼抚谕，傅、正彦语颇不逊，胜非乃从皇太后出谕旨。傅等请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听政，太后不可。傅顾胜非曰："今日正须大臣果决，相公何无一言耶？"胜非还告上曰："王钧甫乃傅等腹心，适语臣云：'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此语可为后图之绪。"于是太后垂帘，

高宗退居显忠寺，号睿圣宫。胜非因请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帘，须二臣同对，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机有须密奏者，乞许臣僚独对，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语上曰：“赖相此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

王钧甫见胜非，胜非问：“前言二将学不足，如何？”钧甫曰：“如刘将手杀王渊，军中亦非之。”胜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无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赵多奇士，徒虚语耳。”钧甫曰：“不可谓燕无人。”胜非曰：“君与马参议皆燕中名人，尝献策灭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旧人，若渡江，祸首及君矣。盍早为朝廷协力乎！”钧甫唯唯。王世修来见，胜非谕之曰：“国家艰难，若等立功之秋也。诚能奋身立事，从官岂难得乎。”世修喜，时往来道军中情实。擢世修为工部侍郎。

傅、正彦乞改年号及移跸建康，胜非以白太后，因议恐尽废其请，则仓卒变生，乃改元明受。以诏示世修曰：“已从若请矣。”傅等欲挟上幸徽、越，胜非谕之以祸福而止。傅闻韩世忠起兵，取其妻子为质。胜非绐傅曰：“今当启太后召二人慰抚，使报知平江，诸君益安。”傅许诺。胜非喜曰：“二凶真无能为也。”诸将将至，傅等惧，胜非因谓之曰：“勤王之师未进者，使是间自反正耳。不然，下诏率百官六军请上还宫，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学士李邴、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

四月朔，胜非率百官诣睿圣宫，亲掖上乘马还宫。苗傅请以王世修为参议，胜非曰：“世修已为从官，岂可复从军？”上既复辟，胜非曰：“臣昔遇变，义当即死，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耳。”乃乞罢政。上问谁可代者，胜非曰：“吕颐浩、张浚。”问孰优，曰：“颐浩练事而暴，浚喜事而疏。”上曰：“浚太年少。”胜非曰：“臣向被召，军旅钱谷悉付浚，此举浚实主之。”御史中丞张守论胜非不能预防，致贼猖獗，宜罢。不报。授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寻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

绍兴元年，马进陷江州，侍御史沈与求论九江之陷，由胜非赴镇太缓。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吕颐浩荐兼侍读，又荐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交章论罢之。颐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读，寻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母忧去，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

时员外郎江端友请营宗庙，议者非之，以为国家期于恢复，不常厥

居，胜非方主和议，遂白上营宗庙于临安。徐俯罢参政，胜非荐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胜非徙同左史。莫俦谪曲江，其家苍头奴为胜非治疽而愈，奴为俦请，得复官。姻家刘式尝言为兵官获盗，胜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会久雨，胜非累章乞免，且自论当罢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罢。

五年，庆诏言战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归。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卒，谥忠靖。

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苗、刘之变，保护圣躬，功居多。既去，力荐张浚。然李纲罢，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极言其狂妄。再相，忌赵鼎，鼎宣抚川、陕，欲重使名以制吴玠，胜非曰："元枢出使，岂论此耶？"盖因事出鼎而轻其权。人以此少之。及著《闲居录》，亦多其私说云。

吕颐浩，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中进士第。父丧家贫，躬耕以赡老幼。后为密州司户参军，以李清臣荐，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为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升待制徽猷阁、都转运使。

伐燕之役，颐浩以转输随种师道至白沟。既得燕山，郭药师众二万，契丹军万余，皆仰给县官，诏以颐浩为燕山府路转运使。颐浩奏："开边极远，其势难守，虽穷力竭财，无以善后。"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愿博议久长之策。徽宗怒，命褫职贬官，而领职如故；寻复焉。进徽猷阁直学士。金人入燕，郭药师劫颐浩与蔡靖等以降。敌退得归，复以为河北都转运使，以病辞，提举崇福宫。

高宗即位，除知扬州。车驾南幸，颐浩入见，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进户部尚书。剧贼张遇众数万屯金山，纵兵焚掠。颐浩单骑与韩世忠造其垒，说之以逆顺，遇党释甲降。进吏部尚书。

建炎二年，金人逼扬州，车驾南渡镇江，召从臣问去留。颐浩叩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不然，敌乘势渡江，事愈急矣。驾幸钱塘，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还屯京口。金人去扬州，改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

时苗傅、刘正彦为逆，逼高宗避位。颐浩至江宁，奉明受改元诏

赦，会监司议，皆莫敢对。颐浩曰：“是必有兵变。”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颐浩即遣人寓书张浚曰：“时事如此，吾侪可但已乎？”浚亦谓颐浩有威望，能断大事，书来报起兵状。颐浩乃与浚及诸将约，会兵讨贼。时江宁士民汹惧，颐浩乃檄杨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计穷挟帝繇广德渡江，戒惟忠先为控扼备。俄有旨，召颐浩赴院供职。上言：“今金人乘战胜之威，群盗有蜂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属艰难，岂容皇帝退享安逸？请亟复明辟，以图恢复。”遂以兵发江宁，举鞭誓众，士皆感厉＃

将至平江，张浚乘轻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计。颐浩曰：“颐浩曩谏开边，几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几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谐，不过赤族，为社稷死，岂不快乎？”浚壮其言。即舟中草檄，进韩世忠为前军，张俊翼之，刘光世为游击，颐浩、浚总中军，光世分军殿后。颐浩发平江，傅党托旨请颐浩单骑入朝。颐浩奏：所统将士，忠义所激，可合不可离。傅等恐惧，乃请高宗复辟。师次秀州，颐浩勉励诸将曰：“今虽反正，而贼犹握兵居内。事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翟义、徐敬业可监也。”次临平，苗傅等拒战。颐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督世忠等破贼，傅、正彦引兵遁。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夹道耸观，以手加额。

朱胜非罢相，以颐浩守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车驾幸建康，闻金人复入，召诸将问移跸之地，颐浩曰：“金人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无相。”乃以韩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驾至平江，闻杜充败绩，上曰：“事迫矣，若何？”颐浩遂进航海之策。

初，建炎御营使本以行幸总齐军政，而宰相兼领之，遂专兵柄，枢府几无所预。颐浩在位尤颛恣，赵鼎论其过。四年，移鼎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鼎辞，且攻颐浩，章十数上，颐浩求去。除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诏以颐浩倡义勤王，故从优礼焉。

奉化贼将琏乘乱为变，劫颐浩置军中，高宗以颐浩故，赦而招之。寻除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颐浩请兵五万屯建康等处，又请王□燮、巨师古兵自隶。将之镇，而李成遣将马进围江州。乃驻军鄱阳，会杨惟忠兵，请与俱趋南康，遣师古救江州。贼众鏖战，颐浩、惟忠失利，师古败奔洪州。颐浩乞济师讨李成，高宗曰：“颐浩奋不顾身，为国

讨贼，群臣所不及，但轻进，其失也。”诏王□燮以万人速往策应。颐浩复军左蠡，又得阁门舍人崔增之众万余，军势复振。命□燮、增击贼，败之，乘胜至江州，则马进已陷城矣。朝廷命张俊为招讨使，俊既至，遂败马进。进遁，成以余众降刘豫。

诏以淮南民未复业，须威望大臣措置，以颐浩兼宣抚，领寿春府、徐庐和州、无为军。招降赵延寿于分宁，得其精锐五千，分隶诸将。张琪自徽犯饶州，有众五万。时颐浩自左蠡班师，帐下兵不满万人，郡人皇骇。颐浩命其将阎皋、姚端、崔邦弼列阵以待。琪犯皋军，皋力战，端、邦弼两军夹击，大破之。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二年，上自越州还临安。时桑仲在襄阳，欲进取京城，乞朝廷举兵为声援。颐浩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高宗谕颐浩、秦桧曰：“颐浩治军旋，桧理庶务，如种、蠡分职可也。”二人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公论所与，多引知名士为助，欲倾之而擅朝权。高宗乃下诏以戒朋党，除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颐浩辟文武士七十余人，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百官班送。颐浩次常州，延寿军叛，刘光世歼其众；又闻桑仲已死，遂不进，引疾求罢。诏还朝，以知绍兴府朱胜非同都督诸军事。

颐浩既还，欲倾秦桧，乃引胜非为助。给事中胡安国论胜非必误大计，胜非复知绍兴府，寻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颐浩持命检正诸房文字黄龟年书行。安国以失职求去，罢之。桧上章乞留安国，不报。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皆以论救安国罢，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亦坐论桧党斥，台省一空，遂罢桧相。

颐浩独秉政，屡请兴师复中原，谓：“太祖取天下，兵不过十万，今有兵十六七万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婴其锋。比年韩世忠、张俊、陈思恭、张荣屡奏，人有战心，天将悔祸。又金人以中原付刘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愿睿断早定，决策北向。今之精锐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难以举事。”时盗贼稍息，颐浩请遣使循行郡国，平狱讼，宣德意。李纲宣抚湖南，颐浩言纲纵暴无善状，请罢诸路宣抚之名，纲止为安抚使。时李光在江东，与颐浩书，言纲有大节，四夷畏服。颐浩称光结党，言者因论光，罢之。时方审量滥赏，颐浩时有纵舍，右司郎官王冈持不可，曰：“公秉国钧，不平谓何。”

颐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诏罪己求言，颐浩连章待罪。高宗一日谓大臣曰："国朝四方水旱，无不上闻。近苏、湖地震，泉州大水，辄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论其罪，遂罢颐浩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五年，诏问宰执以战守方略，颐浩条十事以献，除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时郴、衡、桂阳盗起，颐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颐浩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行宫留守。明堂礼成，进封成国公。

八年，上将还临安，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颐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观使。九年，金人归河南地，高宗欲以颐浩往陕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颐浩以老病辞，且条陕西利害，谓金人无故归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阙，既至，以疾不能见，乃听归。未几，卒，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

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自江东再相，胡安国以书劝其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仇为戒，颐浩不能用。时军用不足，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

范宗尹，字觉民，襄阳邓城人。少笃学，工文辞。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迁侍御史、右谏议大夫。王云使北还，言金人必欲得三镇。宗尹请弃之以纾祸，言者非之，宗尹罢归。张邦昌僭位，复其职，遣同路允迪诣康王劝进。

建炎元年，李纲拜右仆射，宗尹论其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报，出知舒州。言者论宗尹尝污伪命，责置鄂州。既，召为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

吕颐浩罢相，宗尹摄其位。时诸盗据有州县，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守单寡，束手环视，此法之弊。今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付以兵权，俾蕃王室。较之弃地夷狄，岂不相远？"上从其言。授宗尹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时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宗尹奏以京畿东西、淮南、湖北地并分为镇，授诸将，以镇抚使为名；军兴，听便宜从事。然李成、薛庆、孔彦舟、桑仲辈起于群盗，翟

兴、刘位土豪，李彦光、郭仲威皆溃将，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请有司讨论崇、观以来滥赏，修书、营缮、应奉、开河、免夫、狱空之类，皆厘正之。宣靖执政、围城、明受伪命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吴幵、莫俦等并量移；吴敏、王孝迪、耿南仲、孙觌、蔡懋等并叙复。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诏宰执于罪累中选真材实能，量付以事。沈与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为罢与求，宗尹乃复视事。

初，宗尹廷对，详定官李邦彦特取旨置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赠邦彦观文殿大学士。枢密院副都承旨阙，宗尹拟刑焕、蓝公佐、辛道宗三人，焕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计议官王佾结公佐，宗尹请除佾为宗正丞，侍御史张延寿劾之，上罢佾。

绍兴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辅政无状请免，上不许。魏滂为江东通判，谏官言其贪盗官钱，滂遂罢；李弼孺领营田，谏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罢：二人皆宗尹所荐。台州守臣晁公为储峙丰备，论者以为扰民，宗尹阴佑之。会公为妻受囚金事觉，上罢公为，宗尹不自安。时明堂覃恩，宗尹请举行讨论之事，上手札云："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议，秦桧力赞之，及见上意坚，反挤宗尹。上亦恶其与辛道宗兄弟往来，遂罢。沈与求奏其罪状，落职，未几，命知温州。退成天台，卒，年三十七。

宗尹有才智，当北敌肆行之冲，毅然自任，建议分镇，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帅多授剧盗，又无总率统属，且不遣援，不通饷，故诸镇守鲜能久存者。及为政多私，屡为议者所诋云。

范致虚，字谦叔，建州建阳人。举进士，为太学博士。邹浩以言事斥，致虚坐祖送获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见，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宁初，以右司谏召，道改起居舍人，进中书舍人。蔡京建请置讲议司，引致虚为详定官，议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处华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张商英，贬通州。政和七年，复官，入为侍读、修国史，寻除刑部尚书、提举南京鸿庆宫。

初，致虚在讲议司，延康殿学士刘昺尝乘蔡京怒挤之。后王寀坐妖言系狱，事连昺论死，致虚争之，昺得减窜，士论贤之。迁尚书右丞，进左丞。

母丧逾年，起知东平府，改大名府。入见，时朝廷欲用师契丹，致虚言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谓其怀异。致虚乞终丧，从之。免

丧，知邓州，改河南府。中人规景华苑，欲夺故相富弼园宅。致虚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数亩之居邪？"弼园宅得不取。复移邓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虚希时好，营饬道宇，赐名炼真宫。

靖康元年，召赴阙，道除知京兆府。时金人围太原，声震关中，致虚修战守备甚力。朝廷命钱盖节制陕西，除致虚陕西宣抚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师，诏致虚会兵入援。钱盖兵十万至颍昌，闻京师破而遁，西道总管王襄南走。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合兵，环庆帅臣王似、熙河帅臣王倚以兵来会。致虚合步骑号二十万，以右武大夫马昌祐统之，命杜常将民兵万人趋京师，夏俶将万人守陵寝。

兵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致虚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致虚以大军遵陆，宗印以舟师趋西京。金人破京师，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以止入援之师，致虚斩之。初，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作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知兵。至是，宗印舟师至三门津，致虚使整兵出潼关。金守臣高世由谓其帅粘罕曰："致虚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杀之。"致虚军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宿以精骑冲之，不战而溃，死者过半。杜常、夏俶先遁，致虚斩之。孙昭远、王似、王倚等留陕府，致虚收余兵入潼关。方致虚之鼓行出关也，裨将李彦仙曰："行者利速，多为支军，则舍不至淹，败不至覆。若众群聚而出殽、渑，一蹴于险，则皆溃矣。"致虚不听，遂底于败。

高宗即位，言者论其逗挠不进，徙知邓州。寻加观文殿学士，复知京兆府；致虚力辞，而荐席益、李弥大、唐重自代。诏以重守京兆，致虚复知邓州。次年，宗印领兵出武关，与致虚合。会金将银朱兵压境，致虚遁，宗印兵不战走，转运使刘汲力战死焉。致虚坐落职，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复资政殿学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吕好问，字舜徒，侍讲希哲子也。以荫补官。崇宁初，治党事，好问以元祐子弟坐废。两监东岳庙，司扬州仪曹。时蔡卞为帅，欲扳附善类，待好问特异。好问以礼自持，卞不得亲。及卞得政，当时据属拔擢略尽，独好问留滞，卞讽之曰："子少亲我，即阶显列矣。"好问笑不答。

靖康元年，以荐召为左司谏、谏议大夫，擢御史中丞。钦宗谕之曰：“卿元祐子孙，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向。”先是，徽宗将内禅，诏解党禁，除新法，尽复祖宗之故。而蔡京党戚根据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问言：“时之利害，政之阙失，太上皇丿旨备矣。虽使直言之士抗疏论列，无以过此，愿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发号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载，治效逾邈，良田左右前后，不能推广德意，而陛下过于容养。臣恐淳厚之德，变为颓靡，且今不尽革京、贯等所为，太平无由可致。”钦宗乡纳。好问疏蔡京过恶，乞役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厉其余。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飨，褒表江公望，张庭坚、任伯雨、龚□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书获谴者，章前后疏十上。每奏对，帝虽当食，辄使毕其说。

时金人既退，大臣不复顾虑，武备益弛。好问言：“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今边事经画旬月，不见施设，臣僚奏请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惧也。”及边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讲解。金人佯许而攻略自如，诸将以和议故，皆闭壁不出。好问言：“彼名和而实攻，朝廷不谋进兵遣将，何也？请亟集沧、滑、邢、相之戍，以遏奔冲，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城。”疏上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骇，廷臣狐疑相顾，犹以和议为辞。好问率台属劾大臣畏懦误国，出好问知袁州。钦宗悯其忠，下迁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钦宗思好问言，进兵部尚书。都城失守，召好问入禁中，军民数万斧左掖门求见天子，好问从帝御楼谕遣之。卫士长蒋宣帅其徒数百，欲邀乘舆犯围而出，左右奔窜，独好问与孙傅、梅执礼侍，宣抗声曰：“国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语侵傅，好问晓之曰：“若属忘家族，欲冒重围卫上以出，诚忠义。然乘舆将驾，必甲乘无阙而后动，讵可轻邪？”宣诎服曰：“尚书真知军情。”麾其徒退。

帝再幸金营，好问实从，帝既留，遣好问还，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张邦昌，以好问为事务官。邦昌入居都省，好问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尔？”邦昌曰：“是何言也？”好问曰：“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还政，可转祸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处，宜寓直殿庐，毋令卫士侠陛。敌所遗袍带，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车驾未还，所下文书，不当称圣旨。”以好问摄门下省。好问既系衔，仍行旧职。时邦昌虽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号，独好问所行文书，称“靖康二年”。吴幵、莫俦请邦昌见金使于紫宸、垂拱殿，好问

曰："宫省故吏骤见御正卫，必将愤骇，变且不测，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时雍议肆赦，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谋以五千骑取康王，好问闻，即遣人以书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击则邀击之，不然，即宜远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既，又语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大元帅，相公先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他人声义致讨，悔可追邪？"于是邦昌谋遣谢克家奉传国宝往大元帅府，须金人退乃发。金将将还，议留兵以卫邦昌。好问曰："南北异宜，恐北兵不习风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统之可也。"好问曰："勃堇贵人，有如触发致疾，则负罪益深。"乃不复留兵。金人既行，好问趣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请元祐太后垂帘，邦昌易服归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宫入听政。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问奉手书诣行在所，高宗劳之曰："宗庙获全，卿之力也。"除尚书右丞。丞相李纲以群臣在围城中不能执节，欲悉按其罪。好问曰："王业艰难，政宜含垢，绳以峻法，惧者众矣。"侍御史王宾论好问尝污伪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号之初，好问募人赍白书，具道京师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劝进。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问自惭，力求去，且言："邦昌僭号之时，臣若闭门洁身，实不为难。徒以世被国恩，所以受贤者之责，冒围赍书于陛下。"疏入，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提举洞霄宫，以恩封东莱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子本中、揆中、弸中、用中、忱中。孙祖谦、祖俭。本中、祖谦、祖俭别有传。

论曰：朱胜非、吕颐浩处苗、刘之变，或巽用其智，或震奋其威，其于复辟讨贼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纲、赵鼎当世之所谓贤者，而胜非、颐浩视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于污张邦昌之伪命，而诬李纲以震主之威，何其缪于是非也。范致虚佞附权臣，大谊已失，其总勤王之师，轻而寡谋，以底于败，宜哉。若吕好问处艰难之际，其迹与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规兴复，亦若胜非之处苗、刘，其心有足亮云。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 子孟传 许翰 许景衡 张悫 张所 陈禾 蒋猷

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戏弄。父高称曰：“吾儿云间鹤，其兴吾门乎！”亲丧，哀毁如成人，有致赙者，悉辞之。及葬，礼皆中节。服除，游太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开化令，有政声，召赴都堂审察，时宰不悦，处以监当，改秩，知平江府常熟县。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风部使者移令吴江，光不为屈。改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刘安世居南京，光以师礼见之。安世告以所闻于温公者曰：“学当自无妄中入。”光欣然领会。除太常博士，迁司封。首论士大夫谀佞成风，至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气，结为妖沴。王黼恶之，令部注桂州阳朔县。安世闻光以论事贬，贻书伟之。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居义兴，伺光于水驿，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数日，定交而别。除司勋员外郎，迁符宝郎。

郭药师叛，光知徽宗有内禅意，因纳符，谓知枢密院蔡攸曰：“公家所为，皆咈众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则国家俱危。”攸矍然，不敢为异。钦宗受禅，擢右司谏。上皇东幸，憸人间两宫，光请集议奉迎典礼。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乞依旧制，三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计，与户部量一岁之出入，以制国用，选吏考核，使利源归一。”

金人围太原，援兵无功。光言：“三镇之地，祖宗百战得之，一旦举以与敌，何以为国？望诏大臣别议攻守之策，仍间道遣使檄河东、北两路，尽起强壮策应，首尾掩击。”迁侍御史。

时言者犹主王安石之学，诏榜庙堂。光又言：“祖宗规摹宏远，安石欲尽废法度，则谓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欲尽逐元老，则谓人主当化俗而不当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说，五十年间，毒流四海。今又风示中外，鼓惑民听，岂朝廷之福？”

蔡攸欲以扈卫上皇行宫因缘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属车之尘，臣坐不预言之罪。望早黜责。”时已葺撷景园为

宁德宫，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宫。正使陛下欲便温凊，奉迎入内，亦当躬禀上皇，下有司讨论典礼。”乃下光章，使两宫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居宁德宫。

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职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罚异，士论纷然，光请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围急，奏：“乞就委折彦质尽起晋、绛、慈、隰、泽、潞、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诸县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辖。其士豪、士人愿为首领者，假以初官、应副器甲，协力赴援。女真劫质亲王，以三镇为辞，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之备，以伐敌人之谋。”

又言：“朱勔托应奉胁制州县，田园第宅，富拟王室。乞择清强官置司，追摄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寘、王促闵、赵霖、宋晦等，根勘驱磨，计资没入，其强夺编户产业者还之。”

李会、李擢复以谏官召。光奏：“蔡京复用，时会、擢迭为台官，禁不发一语；金人围城，与白时中、李邦彦专主避敌割地之谋。时中、邦彦坐是落职，而会、擢反被召用，复预谏诤之列。乞寝成命。”不报。光丐外，亦不报。

彗出寅、艮间，耿南仲辈皆谓应在外夷，不足忧。光奏：“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者，盖欲使人君恐惧修省，未闻以灾异归之外夷也。”疏奏，监汀州酒税。

高宗即位，擢秘书少监，除知江州；未几，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车驾自临安移跸建康，除知宣州。时范琼将过军，光先入视事，琼至则开门延劳，留三日而去，无敢哗者。光以宣密迩行都，乃缮城池，聚兵粮，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谓之义社。择其健武者，统以土豪，得保甲万余，号“精拣军”。又栅险要二十三所谨戍之，厘城止为十地分，分巡内外，昼则自便，夜则守城，有警则战。苗租岁输邑者，悉命输郡。初欢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赡军养民，迄赖以济。事闻，授管内安抚，许便宜从事，进直龙图阁。

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夺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燮、王□民素不相能，至是，拥溃兵砦城外索斗。光亲至营，谕以先国家后私讎之义，皆感悟解去。时奔将、散卒至者，光悉厚赀给遗。有水军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击，出贼不意，遂宵遁。进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虽深入江、浙，然违天时地利，臣已移文刘光世领大兵赴州，并力攻讨。乞速委宣抚使周望，约日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自真州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他日，舟过繁昌，或绐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

剧盗戚方破宁国县，抵城下，分兵四击。光募勇敢劫之，贼惊扰，自相屠蹂。朝廷遣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贼急攻朝京门，缆竹木为浮梁以济。须臾，军傅城，列炮具，立石对楼。光命编竹若帘揭之，炮至即反坠，不能伤。取桱木为撞竿，倚女墙以御对楼，贼引却。刘晏率赤心队直捣其砦，贼阳退，晏追之，伏发遇害。师古以中军大破贼，贼遁去。初，戚方围宣，与其副并马巡城，指画攻具。光以书傅矢射其副马前，言：“戚方穷寇，天诛必加，汝为将家子，何至附贼。”二人相疑，攻稍缓，始得为备，而援师至矣。尝置匕首枕匣中，与家人约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辈宜自杀，无落贼手。”除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

绍兴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极论朋党之害：“议论之臣，各怀顾避，莫肯以持危扶颠为己任。驻跸会稽，首尾三载。自去秋迄今，敌人无复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犹能立宗社，修宫阙，保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拒战于并、冀、兖、豫、司、雍诸州，未尝陷没也。石季龙重兵已至历阳，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御之，未闻专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驻跸会稽，江、浙为根本之地，使进足以战、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宁镇，曰□冈砂夹，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则有芜湖、繁昌，皆与淮南对境。其余皆芦□之场，或□奇岸水势湍悍，难施舟楫。莫若预于诸隘屯兵积粟，命将士各管地分，调发旁近乡兵，协力守御。乞明诏大臣，参酌施行。”

时有诏，金人深入，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当存亡以之。若预开迁避之门，是诱之遁也，愿追寝前诏。”上欲移跸临安，被旨节制临安府见屯诸军，兼户部侍郎、督营缮事。光经营撙节，不扰而办。奏蠲减二浙积负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军属节制，甚惧，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为盗，某为守，分当相直；今俱为臣子，当共勉力忠义，勿以前事为疑。”方谢且泣。兼侍读，因奏：“金人内寇，百姓失业为盗贼，本非获已，尚可诚感。自李成北走，群盗离心，傥因斯时显用一二酋豪，以风厉其党，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苗傅余党，久屯宣城，擅据仓库，调发不行。光请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抚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谒，缚送阙下伏诛。初，光于上前面禀成算，宰相以不预闻，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时太平州卒陆德囚守臣据城叛，光多设方略，尽擒其党。

秦桧既罢，吕颐浩、朱胜非并相，光议论素与不合。言者指光为桧党，落职奉祠。寻复宝文阁待制、知湖州，除显谟阁直学士，移守平江，除礼部尚书。光言："自古创业中兴，必有所因而起。汉高因关中，光武因河内，驻跸东南，两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业，乞选台谏察实以闻。兼比岁福建、湖南盗作，范汝为、杨么相挺而起，朝廷发大兵诛讨，杀戮过当。今诸路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宜选良吏招怀抚纳，责诸路监司按贪赃，恤流殍。"

议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于江、浙，光言："有钱则交子可行。今已谓桩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此议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异时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桩办见钱，则目今所行钱关子，已是通快，何至纷纷？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臣未敢给降。"除端明殿学士，守台州，俄改温州。

刘光世、张俊连以捷闻。光言："观金人布置，必有主谋。今已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远来，利于速战，宜戒诸将持重以老之。不过数月，彼食尽，则胜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抚、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书，逾月，除参知政事。

时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籍光名镇压。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同郡杨炜上光书，责以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隳平时大节。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桧，举措如古人。朕退而叹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与宰相争论，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十一年冬，中丞万俟离论光阴怀怨望，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琼州。居琼州八年，仲子孟坚坐陆升之诬以私撰国史，狱成；吕愿中又告光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移昌化军。论文

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复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

孟传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迁之日，才六岁。以光遗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韩侂胄愿见之，孟传曰："行年六十，去计已决，不敢闻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请大夫、直宝谟阁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诗》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宏辞类稿》十卷，《左氏说》十卷，《读史》十卷，《杂志》十卷。博学多闻，持身甚严，时推能世其家。

许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进士第。宣和七年，召为给事中。为书抵时相，谓百姓困弊，起为盗贼，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与民休息。高丽入贡，调民开运河，民间骚然。中书舍人孙傅论高丽于国无功，不宜兴大役，傅坐罢。翰谓傅不当黜，时相怒，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

靖康初，复以给事中召。时金人攻京师甫退，翰造阙，即日赐对，除翰林学士，寻改御史中丞。上疏言边事，因陈决胜之策。陈邦昌为太宰，翰上疏力争之。种师道罢为中太一宫使，翰言："师道名将，沉毅有谋，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钦宗谓其老难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汉宣帝老赵充国，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用老将收功者，难一二数。以古揆今，师道虽老，可用也。"且谓："金人此行，存亡所系，令一大创，使失利去，则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忧。宜起师道邀击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论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学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职，提举南京鸿庆宫。

高宗即位，用李纲荐，召复延康殿学士。既至，拜尚书右丞兼权门下侍郎。时建炎大变之后，河北山东大盗李成、孔彦舟等，聚众各数十万，皆以勤王为名，愿得张所为帅。所为御史，尝论黄潜善奸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纲为相，乃以所为河北等路招抚使，率成等众渡河，号召诸路，为兴复计。潜善力沮之。宗泽论车驾不宜南幸，宜还京师，且诋潜善等。潜善等请罢泽，翰极论以为不可。李纲罢，翰言："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力求去，高宗未许。时潜善奏诛陈东，翰谓所亲曰："吾与东，皆争李纲者。东戮东市，吾在庙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言者落职。

绍兴元年，召复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辞不至。二月，复资政殿学士。三年五月，卒，赠光禄大夫。

翰通经术，正直不挠，历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潜善辈薰莸异味，横遭口语，志卒不展。纲虽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书有《论语解》、《春秋传》。

许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进士第。宣和六年，召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是时，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书省比阙长官，而同知枢密院亦久阙。虽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枢密总兵之地，各有攸属，安可久虚其位？愿博采公议，遴选忠贤，以补政府之阙。"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贯为河东、北宣抚使，将北伐，景衡论其贪缪不可用者数十事，不报。

睦寇平，江、浙郡县残毁，而茶盐比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盐之法，当以食之众寡为岁额之高下。今收复之后，户版半耗，民力萧然，而茶盐比较不减于昔。民欲无困得乎？"奏上，诏两浙、江东路权免茶盐比较，贼平日仍旧。

朝廷既兴燕云之师，调度不继，诛求益急。景衡奏："财力匮乏在节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务。若营缮诸役，花石纲运，其名不一。吏员猥多，军额冗滥。又无名功赏，非常赐予，皆夤缘侥幸，干请无厌，宜节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极论和买、和籴、盐法之害，不报。会知洋州吴岩夫以私书抵执政子，道景衡之贤。因从子婿符宝郎周离亨以达，离亨缪以其书误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

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鲠亮忤执政斥，景衡为辨白，坐落职予祠。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泽为东京留守，言者附黄潜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闻泽之为尹，威名政事，卓然过人，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臣以为去冬京城内，有赤心为国如泽等数辈，其祸变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较其小短，不顾尽忠徇国之节，则不恕已甚。且开封宗庙社稷所在，苟欲罢泽，别遣留守，不识搢绅中威名政事有加于泽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泽，泽乃安。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权浙西提刑赵叔近招降之，请授以官。景衡

曰："官吏无罪而受诛。叛卒有罪而蒙赏，赏罚倒置，莫此为甚。"卒奏罢之。除尚书右丞。有大政事，必请间极论。潜善、伯彦以景衡异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迁之日，宜于禁中设坛望拜。高宗以问景衡，曰："修德爱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

初，李纲议建都，以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纲既相，遂主南阳之议。景衡为中丞，奏："南阳无险阻，且密迩盗贼，漕运不继，不若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潜善等倾纲使去，南阳之议遂格。至是，谍报金人攻河阳、汜水，景衡又奏请南幸建康。已而有诏还京，罢景衡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谥忠简。

景衡得程颐之学，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建炎初，李纲议幸南阳，宗泽请还京，景衡乃请幸建康。黄潜善等素恶其异己，暨车驾驻扬州，怵于传闻，不得已下还京之诏，遂借渡江之议罪之，斥逐而死。既没，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许景衡。"诏赐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区。

张悫，字诚伯，河间乐寿人。登元祐六年进士第。累迁龙图阁学士、计度都转运使。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輓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权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马步军都总管。悫初闻二帝北行，率副总管颜岐等三上笺劝进。最后，悫上书，极论中原不可一日无君，高宗为之感悟。

建炎改元，为户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措置户部财用兼御营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敌深入骨髓，恨不歼殄其类，以报国家之仇。请依唐人泽潞步兵、雄边子弟遗意，募民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谓之巡社。"为法精详，前此论民兵者莫及也。诏集为书行之。迁尚书左丞，官至中书侍郎。

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在朝谔谔有大臣节，然论议可否，不形辞色，未尝失同列之欢。卒，谥忠穆。上每念之，谓悫谋国尽忠，遇事敢谏，古之遗直也。

张所，青州人。登进士第，历官为监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视陵寝，还，上疏言："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误用奸臣之谋，始割三镇，继割两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无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则可

藉以守；不则两河兵民，无所系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论还京师有五利，谓国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将相之贤不肖，不在乎都之迁不迁。又条上两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罢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寻责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

后李纲入相，欲荐所经略两河，以其尝言潜善故，难之。一日，与潜善从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抆拭用之，使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不亦善乎？”潜善许诺，乃借所直龙图阁，充河北招抚使。赐内府钱百万缗，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西卒三千为卫，将佐官属，许自辟置，一切以便宜从事。所入见，条上利害。上赐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阁王圭为宣抚司参谋官佐之。

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附黄潜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抚，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付帅司。李纲言：“张所今留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耶？时方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理，益谦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谦分析，命下枢密院，汪伯彦犹用其奏诘责招抚司。李纲与伯彦争于上前，伯彦语塞。

所方招来豪杰，以王彦为都统制，岳飞为准备将，而李纲已罢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龙图阁，岭南安置。卒于贬所。子宗本，以岳飞奏补官。

陈禾，字秀实，明州鄞县人。举元符三年进士。累迁辟雍博士。时方以传注记问为学，禾始崇尚义理，黜抑浮华。入对契旨，擢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使李孝寿穷治章綖铸钱狱，连及士大夫甚众，禾奏免孝寿。京子攄为太常少卿，何执中婿蔡芝为将作监，皆疏其罪，罢之。天下久平，武备宽弛，东南尤甚。禾请增戍、缮城壁，以戒不虞。或指为生事，格不下。其后盗起，人服其先见。迁左正言，俄除给事中。

时童贯权益张，与黄经臣胥用事，御史中丞卢航表里为奸，搢绅侧目。禾曰：“此国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责，此而不言，一迁给舍，则非其职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贯。复劾经臣：“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

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臣之所忧，不独经臣，此涂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

论奏未终，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请毕其说。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上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贯等相率前诉，谓国家极治，安得此不详语。卢航奏禾狂妄，谪监信州酒。遇赦，得自便还里。

初，陈瓘归自岭外，居于鄞，与禾相好，遣其子正汇从学。后正汇告京罪，执诣阙，瓘亦就逮。经臣莅其狱，檄禾取证，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谓其失对，禾曰：“祸福死生，命也，岂可以死易不义耶？愿得分贤者罪。”遂坐瓘党停官。

遇赦，复起知广德军，移知和州。寻遭内艰，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门下？”力辞，改汝州。辞益坚，曰：“宁饿死。”黼闻而衔之。禾兄秉时为寿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适童贯领兵道府下，谒不得入，馈之不受。贯怒，归而谮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赠中大夫，谥文介。

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风操。有《易传》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孟子解》各十卷。

蒋猷，字仲远，润州金坛县人。举进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读，有直声。尝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此风不可长；辅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无所可否，非论道献替之礼；内侍省不隶台察，紊元丰官制；杨戩不当除节度使；赵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纳，至揭其章内侍省，且诏自今无得规图节钺。又疏孟昌龄、徐铸等奸状。迁兵部尚书兼礼制局详议官。七年，知贡举，改工部、吏部尚书。

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婺州。明年，请祠归。宣和末，召为刑部尚书兼资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于淮阴，且特诏贬童贯。猷奏贯得罪天下，愿黜远之。太上以为然，亟令宣诏，趣贯赴贬所。遂奉太上还京，移兵部尚书，累官正议大夫。引疾，授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特进。

论曰：夫拯溺救焚之际，必以任人为急。靖康、建炎之祸变，亦甚于焚溺矣。当时非乏人才也，然而国耻卒不能雪者，岂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欤？夫以李光之才识高明，所至有声；许翰、许景衡之论议剀切；张悫之善理财；张所之习知河北利害：皆一时之隽也。是数臣者，使其言听计从，不为谗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远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乱安危，虽非人力所为，君子于此，则不能无咎于时君之失政焉。蒋猷历仕五朝，当建炎初，避地而终，则无足称也。陈禾引裾尽言，有古谏臣之风，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后乃加褒谥云。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韩世忠 子彦直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骜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家贫无产业，嗜酒尚气，不可绳检。日者言当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殴之。年十八，以敢勇应募乡州，隶赤籍，挽强驰射，勇冠三军。

崇宁四年，西夏骚动，郡调兵捍御，世忠在遣中。至银州，夏人婴城自固，世忠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败。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岭，世忠率精锐鏖战，解去。俄复出间道，世忠独部敢死士珠死斗，敌少却，顾一骑士锐甚，问俘者，曰："监军驸马兀□移也。"跃马斩之，敌众大溃。经略司上其功，童贯董边事，疑有所增饰，止补一资，众弗平。从刘延庆筑天降山砦，为敌所据，世忠夜登城斩二级，割护城毡以献。继遇敌佛口砦，又斩数级，始补进义副尉。至藏底河，斩三级，转进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腊反、江、浙震动，调兵四方，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次杭州，贼奄至，势张甚，大将惶怖无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关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贼败而遁。渊叹曰："真万人敌也。"尽以所随白金器赏之，且与定交。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禽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别帅杨惟忠还阙，直其事，转承节郎。

三年，议复燕山，调诸军，至则皆溃。世忠往见刘延庆，与苏格等五十骑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余骑，格失措，世忠从容令格等列高冈，戒勿动。属燕山溃卒舟集，即命舣河岸，约鼓噪助声势。世忠跃马薄敌，回旋如飞。敌分二队据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执旗者，因奋击，格等夹攻之，舟卒鼓噪，敌大乱，追斩甚众。时山东、河北盗贼蜂起，世忠从王渊、梁方平讨捕，禽戮殆尽，积功转武节郎。

钦宗即位，从梁方平屯浚州。金人压境，方平备不严，金人迫而遁，王师数万皆溃。世忠陷重围中，挥戈力战，突围出，焚桥而还。钦宗闻，召对便殿，询方平失律状，条奏甚悉。转武节大夫。诏诸路勤王

兵领所部入卫，会金人退，河北总管司辟选锋军统制。

时胜捷军张师正败，宣抚副使李弥大斩之，大校李复鼓众以乱，淄、青之附者合数万人，山东复扰。弥大檄世忠将所部追击，至临淄河，兵不满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返顾，皆死战，大破之，斩复，余党奔溃。乘胜逐北，追至宿迁，贼尚万人，方拥子女椎牛纵酒。世忠单骑夜造其营，呼曰："大军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贼骇粟请命，因跪进牛酒。世忠下马解鞍，饮啖之尽，于是众悉就降。黎明，见世忠军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迁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

诏入朝，授正任单州团练使，屯滹沱河。时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渊守赵，遂亟往。金人至，闻世忠在，攻益急，粮尽援绝。人多勉其溃围去，弗听。会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捣敌营。敌惊乱，自相击刺，及旦尽遁。后有自金国来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创死，故众不能支。迁嘉州防御使。

还大名，赵野辟为前军统制。时康王如济州，世忠领所部劝进。金人纵兵逼城，人心恟惧，世忠据西王台力战，金人少却。翌日，酋帅率众数万至，时世忠戏下仅千人，单骑突入，斩其酋长，遂大溃。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观察使、带御器械。世忠请移都长安，下兵收两河，时论不从。初建御营，为左军统制。是岁，命王渊、张俊讨陈州叛兵，刘光世讨黎驿叛兵，乔仲福讨京东贼李昱，世忠讨单州贼鱼台。世忠已破鱼台，又击黎驿叛兵，败之，皆斩以献。于是群盗悉平，入备宿卫。而河北贼丁顺、杨进等皆赴招抚司，宗泽收而用之。

建炎二年，升定国军承宣使。帝如扬州，世忠以所部从。时张遇自金山来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惧，世忠独入其垒，晓以逆顺，众悉听命。李民众十万亦降，比至，有反覆状。王渊遣世忠谕旨，世忠知其党刘彦异议，即先斩彦，驱李民出，缚小校二十九人，送渊斩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杀内外盗贼。

金人再攻河南，翟进合世忠兵夜袭悟室营，不克，反为所败。会丁进失期，陈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战得免。还汴，诘一军之先退者皆斩，左右惧。进由是与世忠有隙，寻以叛诛。召世忠还，授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淮阳，会山东兵拒敌。粘罕闻世忠扼淮阳，乃分兵万人趋扬州，自以大军迎世忠战。世忠不敌，夜引归，敌蹑之，军溃于沐阳，閤门宣赞舍人张遇死之。

三年，帝召诸将议移跸，张俊、辛企宗请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饶，今根本地，讵可舍而之他？人心怀疑，一有退避，则不逞者思乱，重湖、闽岭之遥，安保道路无变乎？淮、江当留兵为守，车驾当分兵为卫，约十万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余五万，可保防守无患乎？"在阳城收合散亡，得数千人，闻帝如钱塘，即繇海道赴行在。

苗傅、刘正彦反，张浚等在平江议讨乱，知世忠至，更相庆慰，张俊喜跃不自持。世忠得俊书，大恸，举酒酹神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士卒皆奋。见浚曰："今日大事，世忠愿与张俊身任之，公无忧。"欲即进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则恐有不测，已遣冯轓甘言诱贼矣。"

三月戊戌，以所部发平江。张俊虑世忠兵少，以刘宝兵二千借之。舟行载甲士，绵亘三十里。至秀州，称病不行，造云梯，治器械，傅等始惧。初，傅、正彦闻世忠来，檄以其兵屯江阴。世忠以好语报之，且言所部残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许之，至矫制除世忠及张俊为节度使，皆不受。时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傅所质，防守严密。朱胜非绐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抚世忠，则平江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国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未几，明受诏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斩其使，取诏焚之，进兵益急。傅等大惧。次临平，贼将苗翊、马柔吉负山阻河为阵，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战，张俊继之，刘光世又继之。军少却，世忠复舍马操戈而前，令将士曰："今日当以死报国，面不被数矢者皆斩。"于是士皆用命。贼列神臂弩持满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贼辟易，矢不及发，遂败。傅、正彦拥精兵二千，开涌金门以遁。世忠驰入，帝步至宫门，握世忠手恸哭曰："中军吴湛佐逆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诛乎？"世忠即谒湛，握手与语，折其中指，戮于市，又执贼谋主王世修以属吏。诏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请于帝曰："贼拥精兵，距瓯、闽甚迩，傥成巢窟，卒未可灭，臣请讨之。"于是以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击，至渔梁驿，与贼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贼望见，咋曰："此韩将军也！"皆惊溃。擒正彦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阳，追禽之，皆伏诛。世忠初陛辞，奏曰："臣誓生获贼，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贲护俘来献。"至是，卒如其言。帝手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授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

兀术将入侵，帝召诸将问移跸之地，张俊、辛企宗劝自鄂、岳幸长沙，世忠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于是以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既而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败，世忠亦

自镇江退保江阴。杜充以建康降敌，兀术自广德破临安，帝如浙东。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归师，尽死一战。"帝谓辅臣曰："此吕颐浩在会稽，尝建此策，世忠不谋而同。"赐亲札，听其留。会上元节，就秀州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弛去，谓诸将曰："南军使船欲如使马，奈何？"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版铺之，穴船版以棹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谋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孙世询、严允皆战死，敌得绝江遁去。世忠收余军还镇江。初，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观我虚实。乃遣兵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浒，约闻鼓声，岸兵先入，庙兵合击之。金人果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复驰者，诘之，乃兀术也。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帝凡六赐札，褒奖甚宠。拜检校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

建安范汝为反，辛企宗等讨捕未克，贼势愈炽。以世忠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世忠曰："建居闽岭上流，贼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领步卒三万，水陆并进。次剑潭，贼焚桥，世忠策马先渡，师遂济。贼尽塞要路拒王师，世忠命诸军偃旗仆鼓，径抵凤凰山，颟瞰城邑，设云梯火楼，连日夜并攻，贼震怖叵测。五日城破，汝为窜身自焚，斩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谋主谢向、施逵及裨将陆必强等五百余人。世忠初欲尽诛建民，李纲自福州驰见世忠曰："建民多无辜。"世忠令军士驰城上毋下，听民自相别，农给牛谷，商贾驰征禁，胁从者汰遣，独取附贼者诛之。民感更生，家为立祠。捷闻，帝曰："虽古名将何以加。"赐黄金器皿。

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贼尚多，乞乘胜讨平。广西贼曹成拥余众在

郴、邵。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众降，得战士八万，遣诣行在。遂移师长沙。时刘忠有众数万，据白面山，营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击，宣抚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审矣，非参政所知，请期半月效捷。"遂与贼对垒，弈棋张饮，坚壁不动，众莫测。一夕，与苏格联骑穿贼营，候者呵问，世忠先得贼军号，随声应之，周览以出，喜曰："此天锡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拔营而进，贼兵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传呼如雷，贼回顾惊溃，麾将士夹击，大破之，斩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赐带、笏，仍敕枢密以功颁示内外诸将。师还建康，置背嵬军，皆勇鸷绝伦者。九月，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建康。

三年三月，进开府仪同三司，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泗州。时闻李横进师讨伪齐，议遣大将，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赐广马七纲，甲千副，银二万两，帛二万匹；又出钱百万缗，米二十八万斛，为半岁之用。命户部侍郎姚舜明诣泗州，总领钱粮；仓部郎官孙逸如平江府、常秀饶州，督发军食。李横兵败还镇，世忠不果渡淮。

四年，以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镇江。是岁，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饬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受诏，感泣曰："主忧如此，臣子何以生为！"遂自镇江济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绐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眡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所遣董旼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鸦口，擒女真四十余人。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帝曰："第忧赏之。"于是部将董旼、陈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时挞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镇，为世忠所扼，以书币约战，世忠许

之，且使两伶人以橘、茗报聘。会雨雪，金馈道不通，野无所掠，杀马而食，蕃汉军皆怨。兀术夜引军还，刘麟、刘猊弃辎重遁。

五年，进少保。六年，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薄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遂为重镇。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

时张浚以右相视师，命世忠自承、楚图淮阳。刘豫方聚兵淮阳，世忠即引军渡淮，旁符离而北，至其城下。为贼所围，奋戈一跃，溃围而出，不遗一镞。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搏战，扼其吭而禽之，乘锐掩击，金人败去。既而围淮阳，贼坚守不下，约曰："受围一日，则举一烽。"至是，六烽具举，兀术与刘猊皆至。世忠求援于张俊，俊以世忠有见吞意，不从。世忠勒阵向敌，遣人语之曰："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敌果至，杀其导战二人，遂引去。寻诏班师，复归楚州，淮阳之民，从而归者以万计。

三月，除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赐号"扬武翊运功臣"，加横海、武宁、安化三镇节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来朝。

十月，边报急，刘光世欲弃庐州还太平，张俊亦请益兵。都督张浚曰："今日之事，有进击，无退保。"于是世忠引兵渡淮，与金将讹里也力战。刘猊将寇淮东，为世忠兵扼，不得进。七年，筑高邮城，民益安之。

初，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会秦桧主和议，命世忠徙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又力陈和议之非，愿效死节，率先迎敌；若不胜，从之未晚。又言王伦、蓝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无反覆文状为后证。章十数上，皆慷慨激切，且请单骑诣阙面奏，帝率优诏褒答。后金果渝盟，咸如其言。

金使萧哲之来，以诏谕为名，世忠闻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许，愿举兵决战，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又言："金人欲以刘豫相待，举国士大夫尽为陪臣，恐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且请驰驿面奏，不许。既而

伏兵洪泽镇，将杀金使，不克。

九年，授少师。十年，金人败盟，兀术率撒离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围淮阳，金人来救，世忠迎击于洳口镇，败之。又遣解元击金人于潭城，刘宝击于千秋湖，皆捷。亲随将成闵从统制许世安夺淮阳门而入，大战门内。世安中四矢，闵被三十余创，复夺门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闵由是知名。世忠进太保，封英国公，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十一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再入，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败于柘皋，复围濠州。世忠受诏救濠，以舟师至招信县，夜以骑兵击金人于闻贤驿，败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杨沂中军已南奔。世忠与金人战于淮岸，夜遣刘宝溯流将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龙洲，扼其归路，世忠知之，全师而还。金人自涡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得入侵。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秦桧收三大将权，四月，拜枢密使，遂以所积军储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于国。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为桧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之？北使之来，乞与面议。"不许，遂抗疏言桧误国。桧讽言者论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继上表乞骸。十月，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福国公，节钺如故。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十二年，改潭国公。显仁皇后自金还，世忠诣临平朝谒。后在北方闻其名，慰问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

世忠初得疾，敕尚医视疗，将吏卧内问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刚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

世忠尝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义，事关庙社，必流涕极言。岳飞冤狱，举朝无敢出一语，世忠独撄桧怒，语在《桧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或劝止之，世忠曰："今畏祸苟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时一二大将，多曲徇桧苟全，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

嗜义轻财，锡赍悉分将士，所赐田输租与编户等。持军严重，与士卒同甘苦，器仗规画，精绝过人，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鏊，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尝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仅全四，不能动，刀痕箭瘢如刻画。然知人善奖用，成闵、解元、王胜、王权、刘宝、岳超起行伍，秉将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罢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尝有权位者。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

子彦直、彦质、彦古，皆以才见用。彦古户部尚书。

彦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补右承奉郎，寻直秘阁。六岁，从世忠入见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书“皇帝万岁”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亲解孝宗丱角之繻傅其首，赐金器、笔研、监书、鞍马。年十二，赐三品服。

绍兴十七年，中两浙转运司试。明年，登进士第，调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桧素衔世忠不附和议，出彦直为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拜光禄寺丞。二十九年，迁屯田员外郎兼权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张浚都督江、淮军马，檄权计议军事。督府罢，奉祠。

乾道二年，迁户部郎官、主管左曹，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会大军仓给粮，径乘小舆往察之，给米不如数，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兴罢，交承，为缗钱仅二十万，明年奏计乃四倍，且以其赢献诸朝。帝嘉之。拜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

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

七年，授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条奏军中六事，乞备器械、增战马、革滥赏、厉奇功、选勇略、充亲随等，朝廷多从之。先是，军中骑兵多不能步战，彦直命骑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虽统制官亦令以身帅之，人人习于劳苦，驰骋如飞。事闻，诏令三衙、江上诸军仿行之。

八年，丐归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阁待制、知台州。丐祠养亲，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进对言：“顷自岳飞为帅，身居鄂渚，遥领荆襄，田师中继之，始分鄂渚为二军，乞复旧。”又乞并京西、湖北转运为一司，分官置司襄阳，可一事体，帝善之。迁刑部侍郎。

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议：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众证就刑，欲修立为令。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则善类被诬，必多冤狱。且笞杖之刑，犹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议卒格。以议夺吴名世改正过名不当，降两官。

会当遣使于金，在廷相顾莫肯先，帝亲择以往，闻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问接国书事，论难往复数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书能力为主。"既至，几罹祸者数，守节不屈，金卒礼遣之，帝嘉叹。迁吏部侍郎，寻权工部尚书，复中大夫，改工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方控辞，以言罢，提举太平兴国宫，寻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寻知湿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穷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间积逋，以郡余财代输之，然以累欠内帑坊场钱不发，镌一官。海寇出没大洋劫掠，势甚张，彦直授将领士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贼首，海道为清。枢密奏功，进敷文阁学士，以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引嫌易泉府。丐祠奉亲，差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特令佩鱼，示异数也。

入对，乞搜访靖康以来死节之士，以劝忠义。又上荐举乞选人已经关升、实历六考、无赃私罪犯者，杂试以经术法律，限其员额，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达，定为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满日，开具本州实在财赋数目，具公移与交代者，并达台省，庶可核实，以戢奸弊，帝悉嘉纳。

淳熙十年夏旱，应诏言，迩者滥刑，为致旱之由。明年，入对，论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乞令归司。久之，再为户部尚书。会岁旱，乞广籴为先备。又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阁学士。帝追感世忠元勋，遣使谕彦直，且谓彦直有才力，言者诬之。彦直感泣奏谢。寻提举万寿观，有疾，帝赐之药。进显谟阁学士、提举万寿观。

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善。进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转光禄大夫致仕。卒，特赠开府仪同三司，赐银绢九百，爵至蕲春郡公。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

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岳飞 子云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贯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敢战士，飞应募。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从浩解东京围，与敌相持于滑南，领百骑习兵河上。敌猝至，飞麾其徒曰："敌虽众，未知吾虚实，当及其未定击之。"乃独驰迎敌。有枭将舞刀而前，飞斩之，敌大败。迁秉义郎，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言，大略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

诣河北招讨使张所，所待以国士，借补修武郎，充中军统领。所问曰："汝能敌几何？"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飞因说之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

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招抚诚能提兵压境，飞唯命是从。”所大喜，借补武经郎。

命从王彦渡河，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麾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飞自知与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泽卒，杜充代之，飞居故职。

二年，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从闾勍保护陵寝，大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驻军竹芦渡，与敌相持，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夜半，爇四端而举之。金人疑援兵至，惊溃。

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又擒贼杜叔五、孙海于东明。借补英州刺史。王善围陈州，飞战于清河，擒其将孙胜、孙清，授真刺史。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师次铁路步，遇贼张用，至六合遇李成，与战，皆败之。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飞进兵掩击之，成奔江西。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

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飞乘乱纵击，大败之。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

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兀术归，飞邀击于静安，败之。

诏讨戚方，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方遁，俄益兵来，飞自领兵千人，战数十合，皆捷。会张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飞辞，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收复本路州郡，乘机渐进，使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次第而复。

会金攻楚急，诏张俊援之。俊辞，乃遣飞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飞屯三墩为楚援，寻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飞师孤力寡，楚遂陷。诏飞还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进大败，走筠州。飞抵城东，贼出城，布阵十五里，飞设伏，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选骑二百随帜而前。贼易其少，薄之，伏发，贼败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汝杀。"坐而降者八万余人。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飞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斩其将赵万。成闻进败，自引兵十余万来。飞与遇于楼子庄，大破成军，追斩进。成走蕲州，降伪齐。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二年，贼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闻飞将至，惊曰："岳家军来矣。"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

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砦。成据险拒飞，飞麾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者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时以盛夏行师瘴地，抚循有方，士无一人死疠者，岭表平。授武安军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谕刘大中奏："飞兵有纪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盗复起。"不果行。时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帝乃专命飞平之。飞至虔州，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余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兵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授徐庆等方略，捕诸郡余贼，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惊之故，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绘像祠之。余寇高聚、张成犯袁州，飞遣王贵平之。

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锡、李横、牛皋皆隶焉。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谕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遂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飞渡江中流，顾幕属曰："飞不擒贼，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飞鼓众而登，超投崖死，复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飞趣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刘豫益成兵屯新野，飞与王万夹击之，连破其众。

飞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

进兵邓州，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砦拒飞。飞遣王贵、张宪掩击，贼众大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贼党高仲退保邓城，飞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复邓州。帝闻之，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又复唐州、信阳军。

襄汉平，飞辞制置使，乞委重臣经画荆襄，不许。赵鼎奏："湖北鄂、岳最为上流要害，乞令飞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声势，湖、广、江、浙亦获安妥。"乃以随、郢、唐、邓、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飞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县开国子。

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提兵趋庐，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粮，乞量给官钱，免官私逋负，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

五年，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

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

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经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燮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贼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贼走。

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俟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

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诜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氵义，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谶。获贼舟千余，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还军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

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飞入觐，面陈：“襄阳自收复后，未置监司，州县无以按察。”帝从之，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飞移军京西，改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除

宣抚副使，置司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母忧，降制起复，飞扶榇还庐山，连表乞终丧，不许，累诏趣起，乃就军。又命宣抚河东，节制河北路。首遣王贵等攻虢州，下之，获粮十五万石，降其众数万。张浚曰："飞措画甚大，令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砦，必有应者。"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再战皆捷，中原响应。又遣人焚蔡州粮。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

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

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飞趋朝待罪，帝尉遣之。宗元还言：“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皆飞训养所致。”帝大悦。飞奏：“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已坚，何至今尚未决？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固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万全之效可必。”又奏：“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未报而郦琼叛，浚始悔。飞复奏：“愿进屯淮甸，伺便击琼，期于破灭。”不许，诏驻师江州为淮、浙援。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八年，还军鄂州。王庶视师江、淮，飞与庶书：“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庶甚壮之。秋，召赴行在，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飞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桧衔之。

九年，以复河南，大赦。飞表谢，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授开府仪同三司，飞力辞，谓：“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三诏不受，帝温言奖谕，乃受。会遣士亻褒谒诸陵，飞请以轻骑从洒埽，实欲观衅以伐谋。又奏：“金人无事请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桧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

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

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十一年，谍报金分道渡淮，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兀术、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飞策金人举国南来，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以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时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兀术破濠州，张俊驻军黄连镇，不敢进；杨沂中遇伏而败，帝命飞救之。金人闻飞至，又遁。

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枢密副使，位参知政事上，飞固请还兵柄。五月，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师卒无功。飞闻命即行，遂解庐州围，帝授飞两镇节，俊益耻。杨么平，飞献俊、世忠楼船各一，兵械毕备，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粮乏詀飞，飞不为止，帝赐札褒谕，有曰：“转饷艰阻，卿不复顾。”俊疑飞漏言，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

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飞，遂倡言飞议弃山阳，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桧大怒。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大率谓："今春金人攻淮西，飞略至舒、蕲而不进，比与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

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云弃市。籍家赀，徙家岭南。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

初，飞在狱，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亻褒请以百口保飞，卨亦劾之，窜死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狱者，皆迁转有差。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时洪皓在金国中，蜡书驰奏，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之术，曰："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耗敝极矣。"荆湖平，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

张所死，飞感旧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宝自楚来归，韩世忠留之，宝痛哭愿归飞，世忠以书来谂，飞复曰："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世忠叹服。襄阳之役，诏光世为援，六郡既复，光世始至，飞奏先赏光世军。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

桧死，议复飞官。万俟卨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云、雷、霖、震、霆。

云，飞养子。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飞征伐，未尝不与，数立奇功，飞辄隐之。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

十斤，先诸军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逾年，铨曹辩之，始迁武翼郎、杨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张浚廉得其实，曰："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奏乞推异数，飞力辞不受。尝以特旨迁三资，飞辞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级，男云遽躐崇资，何以服众？"累表不受。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余创，甲裳为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飞又辞；命带御器械，飞又力辞之。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孝宗初，与飞同复元官，以礼祔葬，赠安远军承宣使。

雷，忠训郎、阁门祗候，赠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太中大夫。初，飞下狱，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得御札数箧，束之左藏南库，霖请于孝宗，还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嘉定间，为《吁天辩诬集》五卷、《天定录》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霆，修武郎、阁门祗候。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刘锜 吴玠 吴璘 子挺

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人，沪川军节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斛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随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祗候。

高宗即位，录仲武后，锜得召见，奇之，特授阁门宣赞舍人，差知岷州，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屡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张浚宣抚陕西，一见奇其才，以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师溃于富平，慕洧以庆阳叛，攻环州。浚命锜救之，留别将守渭，自将救环。未几，金攻渭，锜留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还救渭，已无及，进退不可，乃走德顺军。彦琪遁归渭，降金。锜贬秩知绵州兼沿边安抚。

绍兴三年复官，为宣抚司统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陕、蜀之地。会使者自蜀归，以锜名闻。召还，除带御器械，寻为江东路副总管。六年，权提举宿卫亲军。帝驻平江，解潜、王彦两军交斗，俱罢，命锜兼将之。锜因请以前护副军及马军，通为前、后、左、右、中军与游奕，凡六军，每军千人，为十二将。前护副军，即彦八字军也。于是锜始能成军，扈从赴金陵。七年，帅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

十年，金人归三京，充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所部八字军才三万七千人，将发，益殿司三千人，皆携其孥，将驻于汴，家留顺昌。锜自临安溯江绝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涡口，方食，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未至，五月，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来侵。

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庚寅，谍报金人入东京。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时所部选锋、游奕两军及老稚辎重，相去尚远，遣骑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报，金骑已入陈。

锜与规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人心乃安。召诸将计事，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请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小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

敢言去者斩！”惟部将许清号“夜叉”者奋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今避而走，易耳。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欲与偕行，则敌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与努力一战，于死中求生也。”议与锜合。锜大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探。于是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时守备一无可恃，锜于城上躬自督厉，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数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毕，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围顺昌，锜豫于城下设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诘之，云：“韩将军营白沙涡，距城三十里。”锜夜遣千余人击之，连战，杀虏颇众。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以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锜令开诸门，金人疑不敢近。

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与清等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轶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破其铁骑数千。特授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ＬＴ，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过淮宁留一宿，治战具，备糗粮，不七日至顺昌。锜闻兀术至，会诸将于城上问策，或谓今已屡捷，宜乘此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为缓急之用，况已挫贼锋，军声稍振，虽众寡不侔，然有进无退。且敌营甚迩，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蹑其后，则前功俱废。使敌侵轶两淮，震惊江、浙，则平生报国之志，反成误国之罪。”众皆感动思奋，曰：“惟太尉命。”

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汝杀。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

耳。”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远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锜惧惑军心，立焚之。

兀术至城下，责诸将丧师，众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帅临城自见。”锜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ＡＺ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兀术曰：“诺。”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敌由之以济。

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其族。敌用长胜军严阵以待，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先击韩将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无能为矣。”

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矢，战不肯已，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敌大败。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乙卯，兀术拔营北去，锜遣兵追之，死者万数。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锜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初，有河北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两翼拐子马尔。”故锜兵力击之。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什损七八，至陈州，数诸将之罪，韩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拥众还汴。捷闻，帝喜甚，授锜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

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然营中喧哗，终夜有声。金遣人近城窃听，

城中肃然，无鸡犬声。兀术帐前甲兵环列，持烛照夜，其众分番假寐马上。锜以逸待劳，以故辄胜。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七月，命为淮北宣抚判官，副杨沂中，破敌兵于太康县。未几，秦桧请令沂中还师镇江，锜还太平州，岳飞以兵赴行在，出师之谋寝矣。

十一年，兀术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庐、和二州，锜自太平渡江，抵庐州，与张俊、杨沂中会。而敌已大入，锜据东关之险以遏其冲，引兵出清溪，两战皆胜。行至柘皋，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河通巢湖，广二丈，锜命曳薪垒桥，须臾而成，遣甲士数队路桥卧枪而坐。会沂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之军俱至。

翌日，兀术以铁骑十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毙之，因大呼驰击，诸军鼓噪。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沂中以万兵各持长斧奋击之，敌大败；锜与德等追之，又败于东山。敌望见曰："此顺昌旗帜也。"即退走。

锜驻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归太平州。时并命三帅，不相节制。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枭首槊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锜镇荆南凡六年，军民安之。魏良臣言锜名将，不当久闲。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复帅荆南府。江陵县东有黄潭，建炎间，有司决水入江以御盗，由是夏秋涨溢，荆、衡间皆被水患。锜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数千亩，流民自占者几千户。诏锜遇大礼许奏文资，仍以其侄汜为江东路兵马副都监。

三十一年，金主亮调军六十万，自将南来，弥望数十里，不断如银壁，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锜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锜使善没者凿沉其舟。锜自楚州退军召伯镇，金人攻真州，锜引兵还扬州，帅刘泽以城不可守，请退军瓜洲。金万户高景山攻扬州，锜遣员琦拒于皂角林，陷围力战，林中伏发，大败之，斩景山，俘数百人。捷奏，赐金五百两、银七万两以犒师。

先是，金人议留精兵在淮东以御锜，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将王权不从锜节制，不战而溃，自清河口退师扬州，以舟渡真、扬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锜病，求解兵柄，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诏锜专防江，锜遂还镇江。

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敌弓射却之。时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淮，至镇江，见锜病剧，以李横权锜军。义问督镇江兵渡江，众皆以为不可，义问强之。汜固请出战，锜不从，汜拜家庙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东出江皋，逆趋瓜洲。汜先退，横以孤军不能当，亦却，失其都统制印，左军统制魏友、后军统制王方死之，横、汜仅以身免。

方诸军渡江而北也，锜使人持黄、白帜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贼至举白帜；合战举二帜，胜则举黄帜。"是日二帜举，逾时，锜曰："黄帜久不举，吾军殆矣。"锜愤懑，病益甚。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

来，督舟师与金人战。允文过镇江，谒锜问疾。锜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

召诣阙，提举万寿观。锜假都亭驿居之。金之聘使将至，留守汤思退除馆以待，遣黄衣谕锜徙居别试院，锜疑汜累己，常惧有后命。三十二年闰二月，锜发怒，呕血数升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赐其家银三百两，帛三百匹。后谥武穆。

锜慷慨深毅，有儒将风。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锜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致是变云。

吴玠，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未冠，以良家子隶泾原军。政和中，夏人犯边，以功补进义副尉，稍擢队将。从讨方腊，破之；及击河北群盗，累功权泾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

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庆关，略秦雍，谋趋泾原。都统制曲端守麻务镇，命玠为前锋，进据青溪岭，逆击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惮意。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金人攻延安府，经略使王庶召曲端进兵，端驻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荡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华州，拔之。

三年冬，剧贼史斌寇汉中，不克，引兵欲取长安，曲端命玠击斩之，迁忠州刺史。宣抚处置使张浚巡关陕，参议军事刘子羽诵玠兄弟才勇，浚与玠语，大悦，即授统制，弟璘掌帐前亲兵。

四年春，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金帅娄宿与撒离喝长驱入关，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拥兵邠州为援。金兵来攻，玠击败之，撒离喝惧而泣，金军中目为“啼哭郎君”。金人整军复战，玠军败绩。端退屯泾原，劾玠违节度，降武显大夫，罢总管，复知怀德军。张浚惜玠才，寻以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时兵火之余，玠劳来安集，民赖以生。转忠州防御使。

九月，浚合五路兵，欲与金人决战，玠言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敌骤至，舆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玠营。军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

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大败，移砦黄牛，会大风雨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张浚录其功，承制拜明州观察使。居母丧，起复，兼陕西诸路都统制。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二年，命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龙三州。金久窥蜀，以璘驻兵和尚原扼其冲，不得逞，将出奇取之。时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睨仙人关以缀玠；复令游骑出熙河以缀关师古，撒离喝自商于直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长驱趋洋、汉，兴元守臣刘子羽急命田晟守饶风关，以驿书招玠入援。

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

渴。”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岭。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银，得士五千，将夹攻。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导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阚饶风。诸军不支，遂溃，玠退保西县。敌入兴元，刘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会之。

未几，金人北归，玠急遣兵邀于武休关，掩击其后军，堕涧死者以千计，尽弃辎重去。金人始谋，本谓玠在西边，故道险东来，不虞玠驰至。虽入三郡，而失不偿得。进玠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

四年二月，敌复大入，攻仙人关。先是，璘在和尚原，饷馈不继；玠又谓其地去蜀远，命璘弃之，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创筑一垒，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震战不力，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捷闻，授玠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复凤、秦、陇三州。七月，录仙人关功，拜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节度使，璘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杨政以下迁秩有差。六年，兼营田大使，易保平、静难节。七年，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败绩，又失巩州，玠斩之。

玠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

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九年，金人请和。帝以玠功高，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迁四川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皆听节制。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年四十七。赠少师，赐钱三十万。

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玠死，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谥武安，作庙于仙人关，号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捻、扩、揔。拱亦握兵云。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骑射，从玠攻战，积功至阁门宣赞舍人。绍兴元年，箭筈关之战，断没立与乌鲁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迁统制和尚原军马，于是玠驻师河池，璘专守原。及兀术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敌阵分合三十余，璘随机而应，至神坌伏发，金兵大败，兀术中流矢遁。张浚承制以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升康州团练使。

三年，迁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是岁，玠败于祖溪岭，时璘犹在和尚原，玠命璘岔弃原别营仙人关，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术、撒离喝果以大兵十万至关下，璘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平地阔远，前阵散漫，须后阵阻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围转战，会于仙人关。敌果极力攻第二隘，诸将有请别择形胜以守者，璘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走也，吾度此敌去不久矣，诸君第忍之。"震鼓易帜，血战连日。金兵大败，二酋自是不

敢窥蜀者数年。

露布献捷，迁定国军承宣使、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营两护军，璘为左护军统制。九年，升都统制，寻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玠卒，授璘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时金人废刘豫，归河南、陕西地。楼炤使陕，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璘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璘曰："金人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炤从之，命璘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

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权宣抚司事，至河池，璘见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庆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国事何！"时朝廷恃和忘战，欲废仙人关。于是世将抗奏谓："当外固欢和，内修守御。今日分兵，当使陕、蜀相接，近兵宫贺仔谍知撤离喝密谋曰：'要入蜀不难，弃陕西不顾，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发取蜀必矣。'敌情如是，万一果然，则我当为伐谋之备，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于是璘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砦，戒诸将毋得撤备。世将寻真除宣抚，置司河池。

十年，金人败盟，诏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时杨政在巩，郭浩在鄜延，惟璘随世将在河池。世将急召诸将议，惟泾原帅田晟与杨政同至，参谋官孙渥谓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厉声折之曰："懦语沮军，可斩也！璘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居帐曰："世将誓死于此！"乃遣渥之泾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敌。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败之。诏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

璘以书遗金将约战，金鹘眼郎君以三千骑冲璘军，璘使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鹘眼入扶风，复攻拔之，获三将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战百通坊，列阵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战破之，授镇西军节度使，升侍卫步军都虞候。十一年，与金统军胡盏战剡家湾，败之，复秦州及陕右诸郡。

初，胡盏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璘请讨之。世将问策安出，

璘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诸将始犹窃议曰："吾军其歼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余意，无出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及与二酋遇，遂用之。

二酋老于兵，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我必不敢轻犯。先一日，璘会诸将问所以攻，姚仲曰："战于山上则胜，山下则败。"璘以为然，乃告敌请战，敌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彦衔枚截坡，约二将上岭而后发火。二将至岭，寂无人声，军已毕列，万炬齐发。敌骇愕曰："吾事败矣。"习不祝善谋，胡盏善战，二酋异议。璘先以兵挑之，胡盏果出鏖战。璘以叠阵法更休迭战，轻裘驻马亟麾之，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人，胡盏走保腊家城，璘围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驿书诏璘班师，世将浩叹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与敌。撤戍割地，皆秦桧主之也。

十二年，入觐，拜检校少师、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赐汉中田五十顷。十四年，朝议析利州路为东西路，以璘为西路安抚使，治兴州，阶、成、西和、凤、文、龙、兴七州隶焉。时和议方坚，而璘治军经武，常如敌至。十七年，徙奉国军节度使，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安抚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边安静，拜少保。二十六年，领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时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故改命之。

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抚使。秋，亮渡淮，遣合喜为西元帅，以兵扼大散关，游骑攻黄牛堡。璘即肩舆上杀金平，驻军青野原，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授以方略。制置使王刚中来会璘计事，璘寻移檄契丹、西夏及山东、河北，声金人罪以致讨。未几，兼陕西、河东招讨使。璘以病还兴州，总领王之望驰书告执政，谓璘多病，猝有缓急，蜀势必危。请移璘侄京襄帅拱归蜀，以助西师。凡五书未报。璘已力疾，复上仙人关。

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巩，王彦屯商、虢、陕、华，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复失，竟无成功。金人据大散关六十余日，相持不能破。仲舍巩攻德顺已逾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师颜代之，遣子挺节制军马。挺与敌战于瓦亭，败之。璘自将至城下，守陴者闻呼"相公来"，观

望咨嗟，矢不忍发。璘按行诸屯，预治黄河战地，斩不用命者，先以数百骑尝敌。敌一鸣鼓，锐士空壁跃出突璘军。璘军得先治地，无不一当十。至暮，璘忽传呼“某将战不力”，人益奋搏，敌大败，遁入壁。黎明，师再出，敌坚壁不动。会天大风雷，金人拔营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不绝。璘寻还河池。

四月，原州受围，璘命姚仲以德顺之兵往援，璘自趋凤翔视师。诸将虽力战，敌攻益急，增兵至七万。五月，仲与敌战于原州之北岭，仲败绩。初，仲自德顺至原，由九龙泉上北岭，令诸军持满引行。以卢士敏兵为前阵，所统军六千为四阵，姚仲兵为后拒。随地便利以列，与敌鏖战，开合数十。会辎重队随阵乱行，敌兵冲之，军遂大溃，失将三十余人。始，璘出师，王之望尝言：“此行士卒锐气，不及前时，仲年来数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贻仲书，谓原围未即解，且还德顺。书未达而仲败，璘亦无功还。寻夺仲兵，欲斩之，或劝而止，械系河池狱。

孝宗受禅，赐璘札，命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璘策金人必再争德顺，亟驰赴城下，而完颜悉烈等兵十余万果来攻。万户豁豁复领精兵自凤翔继至。璘筑堡东山以守，敌极力争之，杀伤太半，终不能克。时议者以为兵宿于外，去川口远，恐敌袭之，欲弃三路。遂诏璘退师。敌乘其后，璘将士死亡者甚众，三路复为敌有。拜少傅。隆兴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闻之，退师，遣使来告曰：“两国已讲和矣。”会诏至，俱解去。

沈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与璘议不协，兵部侍郎胡铨上书，语颇及璘。璘抗章请朝，上亲札报可。未半道，请罢宣抚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诣阙，遣中使劳问，召对便殿，许朝德寿宫。高宗见璘，叹曰：“朕与卿，老君臣也，可数入见。”璘顿首谢。两宫存劳之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谒。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数日，诏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及还镇，两宫宴饯甚宠。璘入辞德寿宫，泣下。高宗亦为之怅然，解所佩刀赐之，曰：“异时思朕，视此可矣。”

璘至汉中，修复褒城古堰，溉田数千顷，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师，追封信王。上震悼，辍视朝两日，赙赠加等。高宗复赐银千两。初，璘病笃，呼幕客草遗表，命直书其事曰：“愿陛下毋弃四川，毋轻出兵。”不及家事，人称其忠。

璘刚勇，喜大节，略苛细，读史晓大义。代兄为将，守蜀余二十

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威名亚于玠。高宗尝问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曰："此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

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

王刚中尝谈刘锜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无英概，天下雷同誉之，恐不能当逆亮，璘窃忧之。"刚中不以为然，锜果无功，以忧愤卒。璘选诸将率以功。有荐才者，璘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门功补官。从璘为中郎将，部西兵诣行在。高宗问西边形势、兵力与战守之宜，挺占对称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监兼御前祗候，赐金带。寻差利路钤辖，改利州东路前军同统制，继改西路。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抚使总三路兵御之，挺愿自力军前，璘以为中军统制。王师既复秦州，金将合喜孛堇介叛将张中彦以兵来争，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贼亦掎角为援，转战竟日。挺令前军统制梅彦麾众直据城门，众弗喻，彦亦惧力不敌。挺督之，彦出兵殊死战，挺率背嵬骑尽易黄旗绕出敌后，凭高突之。敌哗曰："黄旗儿至矣！"遂惊败。挺不自为功，状彦第一，士颇多之。璘亦引嫌，并匿其功。擢荣州刺史，寻拜熙河经略、安抚使。

明年，挺被檄与都统制姚仲率东西路兵攻德顺。金左都监空平凉之众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数万自凤翔来会。仲驻军六盘，挺独趋瓦亭，身冒矢石，众从之。金人舍骑操短兵奋斗，挺遣别将尽夺其马，金众遂溃。挺勒兵追之，禽千户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

金人惩前衄，悉兵趋德顺。璘自秦州来督师，先壁于险，且治夹河战地。金人果大至，挺诱致之，至所治战地，盛兵蹙之，敌不能支，一夕遁去。巩州久不下，挺以选锋至城下，诸将咸曰："西北坡陀地易攻，若分兵各当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虽卑而土坚，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圮。且兵分则少，以少当坚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众击东南陬。不二日，楼橹俱尽。夜半，其将雷千户约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团练

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御使。

孝宗即位，加璘兼陕西、河东路招讨宣抚使。璘虑敌必再争德顺，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余万列栅以拒。有大酋引骑数千睨东山，璘命挺领骑迎击，却之。遂据东山，筑堡以守。敌不能争，乃益修攻具，为大车匿战士其中，将填隍而进。挺命抡大木植中道，车至不得前。拜武昌军承宣使，寻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中军统制，时年二十五。会朝廷主议和，诏西师解严，父子遂旋军。

乾道元年，升本军都统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璘卒，起复金州都统、金房开达安抚使，改利州东路总管。挺力求终丧，服除，召为左卫上将军。朝廷方议置神武中军五千人以属御前，命挺为都统制。挺力陈不当轻变祖宗法，事遂寝。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

挺每燕见从容，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帝颇嘉纳。淳熙元年，改兴州都统，拜定江军节度使。初，军中自置互市于宕昌，以来羌马，西路骑兵遂雄天下。自张松典榷牧，奏绝军中互市，自以马给之，所得多下驷。挺至，首陈利害以闻，乞岁市五百匹，诏许七百匹。

始，武兴所部就饷诸郡，漫不相属。挺奏以十军为名，自北边至武兴列五军，曰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武兴以西至绵为左、右、后三军；而驻武兴者前军、中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觐，除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戎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

十年冬，特加检校少保。成州、西和岁大侵，挺力为振恤，谕总赋者分军储以佐之，全活殆数千万。蜀自诸军宿师，凡廪赐，官率籴三之一，视价高下给之，名曰“折估”，随所屯地相为乘除。岁久屯他徙，廪赐不易旧，至有同部伍而廪相倍蓰者，挺裒为中制上之。

光宗即位，御笔奖劳。而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器械弗缮，挺节冗费，屯工徒，悉创为之。御军虽严，而能时其缓急，士以不困。郡东北有二谷水，挺作二堤以捍之。绍熙二年，水暴发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复增筑长堤，民赖以安。诏问备边急务，即建增储之策，由是粮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诏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赠少

师、开府仪同三司。

挺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辄降答之，即失律，诛治无少贷。璘尝对孝宗言，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岁时问劳不绝，被遇尤深厚。光宗赐内府珍奇，以示殊礼。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军节度使，以叛诛，见别传。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李显忠 杨存中 郭浩 杨政

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也。初名世辅，南归，赐名显忠。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初，其母当产，数日不能免，有僧过门曰："所孕乃奇男子，当以剑、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显忠，立于蓐，咸异之。

年十七，投效用，随父永奇出入行阵。金人犯鄜延，经略王庶命永奇募间者，得张琦；更求一人，显忠请行。永奇曰："汝未涉历，行必累琦。"显忠曰："显忠年小，胆气不小，必不累琦，当与琦俱。"有敌人夜宿陶穴，显忠缒穴中，得十七人，皆杀之，取首二级，马二匹，余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补承信郎，充队将，由是始知名。转武翼郎，充副将。

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袭国恩，乃为彼用邪！"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无以我故贰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钤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已而豫废，兀术以万骑驰猎淮上，与显忠独立马围场间。显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马处，欲执兀术归朝。俊还，显忠驰问之，为竹刺伤马而止。兀术授显忠承宣使、知同州。

显忠至鄜省侍，永奇教显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来驿路，汝可于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归朝。第报我知，我当以兵取延安而归。"显忠赴同州，即遣黄士成等持书由蜀至吴，报归朝事。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胜。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许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得免。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至鄜城县，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ＴＧ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闻之皆泣下。

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国。夏人问故。显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齿疾首，恨不即死，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里曷，取陕西五路归于夏，显忠亦得报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尔能为立功，则不靳借

兵。”时有酋豪号“青面夜叉”者，久为夏国患，乃令显忠图之。请三千骑，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夏主大悦，即出二十万骑，以文臣王枢、武臣

□移讹为陕西招抚使，显忠为延安招抚使，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也。

显忠引兵至延安，总管赵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显忠与官吏观赦书列拜，显忠大哭，众皆哭，百姓哭声不绝。乃以旧部八百余骑往见王枢、□移讹，谕之曰：“显忠已得延安府，见讲和赦书，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移讹不从，曰：“初，经略乞兵来取陕西。今既到此，乃令我归耶？”显忠知势不可，乃出刀斫□移讹，不及，擒王枢缚之。夏人以铁鹞子军来。显忠以所部拒之，驰挥双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溃，杀死蹂践无虑万人，获马四万匹。显忠揭榜招兵，以“绍兴九年”为文书。每得一人，予马一匹，旬日间得万人，皆骁勇少壮。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皆斩于东城之内。行至鄜州，已有马步军四万余。撒里曷在耀州，闻显忠来，一夕遁去。

四川宣抚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两国见议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军赴行在。”遂至河池县见玠，玠抚之曰：“忠义归朝，惟君第一。”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余人列拜庭下，玠又抚之，犒以银绢，诣行府受告敕、金带，除指挥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赐名加赉，又赐田镇江，以崔皋辈充将佐。

兀术犯河南，命显忠为招抚司前军都统制，与李贵同破灵壁县。兀术犯合肥，手诏以军与张俊会。显忠至孔城镇，与敌战，败之。兀术谓韩常曰：“李世辅归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庐江而走。显忠欲追之与死战，俊以奉旨监护，虑失显忠，遂各以军还。

太后至临安，显忠入觐，加保信军节度使、浙东副总管。显忠熟西边山川险易，因上恢复策，忤秦桧意。金使言显忠私遣人过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复宁国军节度使，升都统制。

二十九年，金渝盟，诏显忠以本部捍御。遣统制官韦永寿等以二百骑至安丰军，与金将小韩将军兵五千人战于大人洲，败之。俄又增兵万余来，显忠率骑军出，自旦至午，气百倍，以大刀斫敌阵，敌不能支，杀获甚众，掩入淮者不可计。

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权拒于合肥。权退保和州，又弃军渡江，和州失守。金主亲统细军驻和之鸡笼山，将济采石。朝廷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军中大喜，于是有采石之捷，语在《允文传》。显忠退军沙上，得杨存中报："车驾至平江，可速进兵。"显忠选锐士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军至横山涧，与金射雕军战，统制顿遇重伤，韦永寿死之，敌兵败走。金主亮切责诸将不用命，诸将弑之而还。

是役也，显忠所将一万九千八百六人行赏有差，张振功为最。诏赐显忠五子金带。授显忠淮西制置使、京畿等处招讨使，擢太尉、宁国军节度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赴行在。

孝宗即位，赐田百顷，兼权池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节制军马。隆兴元年，兼淮西招抚使。时金主褒新立，山东、河北豪杰蜂起，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太行山忠义耿京、王世隆辈皆欲挈地还于朝。金惧，亟请和。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趋汴，由汴京以通关陕；关陕既通，则鄜延一路熟知显忠威名，必皆响应，且欲起其旧部曲，可得数万人，以取河东。

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琦复背城列阵，显忠躬率将士鏖战，琦败走，遂复灵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归附者踵接。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徙穆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

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来拒，显忠败之，斩其左翼都统及首虏数千人，追奔二十余里。宏渊至，谓显忠曰："招抚真关西将军也。"显忠闭营休士，为攻城计，宏渊等不从。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开北门，不逾时拔其城。宏渊等殿后，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战，又斩首虏数千人，擒八十余人，遂复宿州。举寄居官刘时摄州事。捷闻，授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妻周氏封国夫人。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皆不悦。

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晨薄城，列大阵。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战数十合，孛撒大败，遂退走。统制李福、统领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斩以徇。翼日，敌益兵至。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余合，杀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虏五千

余人。俄增兵复来逼城，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

宏渊顾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人心遂摇，无斗志。至夜，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阳谓敌兵至，与邵世雍、刘亻先各以所部兵遁；继而统制左士渊、统领李彦孚亦遁。显忠移军入城，殿司前军统制张训通、马司统制张师颜、池州统制荔泽、建康统制张渊各遁去。

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竭力捍御，斩首虏二千余人，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却。显忠曰："若使诸军相与掎角，自城外掩击，则敌兵可尽，金帅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宏渊又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我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势不可孤立，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是举，所丧军资器械殆尽，幸而金不复南。显忠以军还，见浚，纳印待罪。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后朝廷知其故，移抚州。

乾道改元，乃还会稽，复防御使，观察使、浙东副总管，赐银三万两，绢三万匹，绵一万两。提举台州崇道观。召除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赐第京师。上奇其状貌魁杰，命绘像阁下。复太尉。乞祠，提举兴国宫，绍兴府居住，岁赐米二千石。

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奉朝请。入见，给真奉，赐内库金，再葺前所赐第赐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襄。

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绍兴间赐名存中，代州崞县人。祖宗闵，永兴军路总管，与唐重同守永兴，金人陷城，迎战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宁砦，金人来攻，亦死于难。

存中魁梧沈鸷，少警敏，诵书数百言，力能绝人。慨然语人曰："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焉用俯首为腐儒哉！"于是学孙、吴法，善射骑。宣和末，山东、河北群盗四起，存中应募击贼，积功至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人再围汴京，诸道兵勤王，存中与张俊、田师中从信德府守臣梁扬祖以万兵入援，后隶张俊部曲。上问将于俊，俊以存中对。召见，赐袍带。时元帅府草创，存中昼夜扈卫寝幄，不顷刻去侧。帝知其忠谨，亲信之。剧贼李昱据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数骑入，击杀

数百人。帝乘高望见，介胄尽赤，意其被重创。召视之，皆污贼血，壮之，饮以酒，曰："酌此血汉。"存中请复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贼胆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复任城，迁阁门祗候。

建炎二年，讨贼徐明于嘉兴，先登。主帅将屠城，存中力谏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赖以全。迁荣州刺史。高宗南渡，以胜捷军从张俊守吴门；苗、刘之变，又从俊赴难。迁贵州团练使，寻为御前右军统领。金人攻明州，又从俊与田师中、赵密殊死战，破之。以奇功迁文州防御使、御前中军统制。

绍兴元年，从俊讨李成。诸将议，多欲分道进，存中曰："贼势如此，兵分则力弱，又诸将位均势敌，非招讨督之，必不相为用。"俊然之。整军至豫章，存中率兵数千，首破贼于玉隆观，追至筠州。贼骁将以众十万来援，夹河而营。存中谓俊曰："彼众我寡，击之当用奇，愿以骑见属，公以步兵居前。"俊从之。存中夜衔枚渡筠河，出西山，驰下击贼，俊以步兵夹攻，俘八千人。诸将夜见存中曰："战未休，降卒多，忽有变，奈何？非尽歼之不可。"存中曰："杀降吾不忍。"诸将转告俊，竟夜坑之。乘胜追至九江，成遂遁去。迁宣州观察使。

二年春，进神武中军统制，宰相吕颐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军中，上曰："宿卫乏帅，朕所选，为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辞，且谓："神武诸帅如韩世忠、张俊，皆贵拥旄钺，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与之抗，实不自安。"不许，遣中使宣押，乃视事。兼提举宿卫亲兵。时中军卒不满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请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归军中，由是军政浸修。

三年，严州妖贼缪罗据白马源，杀王官，存中讨平之。除带御器械，加保信军承宣使、权发遣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六年，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密州观察使。先是，张浚视师，谋渡淮以图刘豫，倚韩世忠为用。世忠围淮阳，从浚乞张俊将赵密为助，俊拒之。赵鼎语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尔，存中武勇，不减于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请于朝，故有是命。于是存中以八队万人，趋督府助世忠。

十月，存中与刘猊战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欲弃庐州，退保太平。贼众十万已次濠、寿间，浚命张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与俊合。及至泗，则光世已舍庐去。浚遣人谕之曰："一人渡

江，即斩以狥。”光世不得已还庐驻兵，与存中相应。贼先犯定远县，存中以兵二千袭败于越家坊。既而与猊兵遇藕塘，贼据山列阵，矢下如雨。存中急击之，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阵乱，存中鼓大军乘之，自以精骑冲其肋，大呼曰：“破贼矣！”贼错愕骇视。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贼大败。猊以首抵谋主李愕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以数骑遁去。余党万人僵立失措，存中跃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顺昌，孔彦舟方围光州，闻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贼舟数百艘，车数千两。

捷闻，帝遣中使劳赐，谓宰执曰：“卿辈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寻兼领马步帅。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独总，非故事也。”不允。七年，为淮南西路制置使，将以抚定郦琼诸军，不果行，语在《王德传》。九年，迁殿前副都指挥使。

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十一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于是存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与金人战于柘皋，败之。时张俊为宣抚使，存中为副使，刘锜为判官，王德为都统制，田师中、张子盖为统制官。金人以拐子马翼进，存中曰：“敌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万人操长斧，如墙而进，诸军鼓噪奋击，金人大败，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将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万计，而濠围犹未解。

俊与存中、锜先议班师。会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谓锜曰：“吾欲与杨太尉耀兵淮上，安抚濠梁之民，取宣化归金陵，杨太尉则渡瓜洲还临安。”明日，命二帅行。谍报金攻濠甚急，仓皇复回，邀锜会于黄连埠，距濠六十里，闻城陷矣，召存中、锜谋之。锜谓存中：“何以处此？”存中曰：“战尔，相公与太尉在后，存中当居前。”锜曰：“本来救濠，濠既已失，进无所依，人怀归心，胜气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师据险，俟其去，为后图。”诸将皆曰：“善。”鼎足而营，遣人俟敌，曰：“已去矣。”俊自以为功，谓锜毋往，命存中与德偕至濠。列阵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骑万余分两翼出。存中顾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将，焉敢预事？”存中以策麾军曰：“那回！”诸军以为令其走也，遂散乱南奔，

无复纪律，金人追杀甚众。后一日，韩世忠大军至，已无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归行在。加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殿前都指挥使，盖录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败也。

十二年，徽宗梓宫攒永固陵，命存中都护。竣事，拜少傅，以保傅为管军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请诣太学谒先圣，帝曰："学校既兴，武人亦知崇尚，如汉羽林士皆通《孝经》，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国公。二十八年，拜少师，恩数视枢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统制官，独荆、襄无之，请于朝，于是荆南、襄阳初置诸统制。

存中在殿严凡二十五载，权宠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删定官陆游、司封员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相继以为言。三十一年，罢为太傅、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赐玉带，朝朔望。

时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备敌十策。步帅赵密谋夺存中权，因指为喜功生事。存中闻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几，边声日急，九月，诏存中为御营宿卫使。刘汜战败于瓜洲，命存中往京口，为守江计。虞允文自采石来会，存中与之协力拒敌。敌不能济。金主亮死，与允文轻舟渡江以伺敌。及金人请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无遽许之。

帝如建康，诏存中扈跸，因语宰相曰："杨存中唯命东西，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金使复请和，存中请拘之江口，移书审问，若能归我族属，还旧壤，损岁币，复白沟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则和议可从；不然，请斩其使，亟图恢复。会驾还，以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给、舍不书黄，命遂寝。未几，仍奉祠。

隆兴元年，王师溃于符离，复起存中为御营使。二年，金人再入关，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对，曰："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汉川；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曩议予金人，吴璘力争不从。今璘在远，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负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师尽锐而后得，愿毋弃。"

未几，金人复攻淮甸，诏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汤思退罢，升都督，陛辞，赐坐，赐玉鞍勒。时诸军各守分地，不相统一，存中集诸将调护之。于是始更相为援。帝亲札赐之曰："诸帅协和，互相策应，卿之力也。"会金兵已深入，朝议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扬州，或劝存中击之。存中不敢渡，独临江固垒以老之。

金人寻请盟。乾道元年班师，加昭庆军节度使，复奉祠。时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师致仕，追封和王，谥武恭。高宗追念旧臣，为之出涕，赙钱十万。高宗假借诸将，眷存中尤深，尝曰："朕于存中，抚绥之过于子弟。"濠、庐之役，亲笔戒之曰："若不便进，当行军法。"赵密代领殿帅，则举唐崔祐甫夺王驾鹤兵权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

存中天资忠孝敢勇，大小二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宿卫出入四十年，最寡过。孝宗以为旧臣，尤礼异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难，存中既显，请于朝，宗闵谥忠介，震谥忠毅，赐庙曰显忠，曰报忠。又以家庙、祭器为请，遂许祭五世，前所无也。祖母刘流落蜀、陇，存中日夜祷祠访问，间关数千里，卒迎以归。御军宽而有纪，所用将士，专以才勇选，不私部曲之旧。李显忠以罪斥，存中奏为统制官，后为名将。尝以克敌弓虽劲而蹶张难，遂以意创马皇弩，思巧制工，发易中远，人服其精。尝营居凤山，十年而就，极山川之胜，后献于朝廷，更筑室焉。又葺园亭于湖山之间，高宗为书"水月"二字。所居建阁以藏御书，孝宗题曰"风云庆会之阁"。

子，偰工部侍郎；倓签书枢密院事、昭庆军节度使。

郭浩，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人。父任三班奉职。徽宗时，充环庆路第五将部将，尝率百骑抵灵州城下，夏人以千骑追之，浩手斩二骑，以首还。充渭州兵马都监。从种师道进筑葺平砦，敌据塞水源，以渴我师，浩率精骑数百夺之。敌攻石尖山，浩冒阵而前，流矢中左肋，怒不拔，奋力大呼，得贼乃已；诸军从之，敌遁去，由是知名。累迁中州刺史。

钦宗即位，进安州团练使。以种师道荐，召对，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归。乞给轻兵间道驰滑台，时其半度，可击也。"会和战异议，不能用。帝问西事，浩曰："臣在任已闻警，虑夏人必乘间盗边，愿选将设备。"已而果攻泾原路，取西安州、怀德军。绍圣开拓之地，复尽失之。种师中制置河东，辟以自随。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长安，泾州守臣夏大节弃城遁，郡人亦降。浩适夜半至郡，所将财二百人，得金人不杀，使之还，曰："为语汝将曰，我郭浩也，欲战即来决战。"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

时二敌交侵，鄜延之东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德静一砦。浩间道之德静，置司招收散亡，与敌对垒，一年，敌不能犯。再除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泾州。浩去，夏人复来，权帅耿友谅仅以身免，一路尽陷。

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权经略使、知秦州。时浚经略陕西，有言敌可讨者，浚意向之。诸帅耻于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帅悉所部兵会于富平，浩独谓敌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掎角相援，俟衅而动。浚不听，师出果败，五路俱陷，帅府皆徙置他所。浚复以浩旧官移知凤翔府，寓治宝鸡县，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与吴玠随方捍御，蜀以安全。第功，迁正任防御使。

绍兴元年，金人破饶风岭，盗梁、洋，入凤州，攻和尚原。浩与吴璘往援，斩获万计。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浩讨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骑十余万破和尚原，进窥川口，抵杀金平，浩与吴玠大破之。迁彰武军承宣使。玠按本路提点刑狱宋万年阴与敌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与浩意不协，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兴军路经略使。

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浩招辑流亡，开营田，以其规置颁示诸路。他军以匮急仰给朝廷，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请，得以直达。九年，改金、洋、房州节制。

金人还河南地，以浩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充陕西宣谕使、知金州。楼炤行关中，辟浩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十年，拜奉国军节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兴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兼措置河东路忠义军马。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抚使胡世将召浩及吴璘、杨政会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遗裨将设伏破之。

十四年，召见，拜检校少保，还镇，赐以御府金器、绣鞍，仍官一子文资，赐田五十顷。浩辞曰："臣父子起身行阵，不敢忘本，愿还文资。"帝嘉其意，别与一子阁职。是岁，分利州为东西两路，以浩为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枢密院都统制，屯金州，仍建帅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赠检校少帅，谥恭毅。淳熙元年，赐立庙金州。

杨政，字直夫，原州临泾人。崇宁三年，夏人举国大入，父忠战殁，政甫七岁，哀号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此儿

其大吾门乎？”宣和末，应募为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间，从吴玠击金人，九战九捷。累功至武显郎。

绍兴元年春，金人趋和尚原，又攻箭筈关，政引兵大破之，斩千户一、酋长二。迁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号十万，自宝鸡列栅至原下。吴玠与相持累日，以政统领将兵迎敌，日数十合，士卒无不一当百。复出奇兵断其粮道，敌少却，遮击之，获万户及首领三百余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时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属以兵权，玠不听，政益感奋。

二年，金合步骑数千栅鱼龙川口，政帅精兵劫破之。升陇州团练使，移知方山原，军储刍谷在其中。三月，金大军来攻，城且下，政击败之。选知凤州。三年，金攻饶风关，政从玠战关下，凡六日。改明州观察使。

四年，撒离喝裒精兵十万，欲道仙人关入蜀，至上奢田。玠筑垒于关外，政曰：“此地为蜀厄塞，当坚守，时出奇击之。”玠用其言。金人变态多端，政随机应之，连日百余战。敌帅督战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断其兵，使不得进退；又出敌不意，夜斫其营。敌遂遁去，追至河池而还。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

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帅师乘机牵制，至秦州，一战而拔，抚定居民，秋毫无犯。改经略安抚泾原兼帅环庆、利路。三镇事丛集，剖决无滞。母留敌境，间遣人省视之，母惟勉以忠义。九年春，和议成，始得迎母及兄弟归。乞祠以便养，不许。诏封其母感义郡夫人，以政为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进武康军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兴元。会金人渝盟，政建迎敌之策，兼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败之，获战马数百。母卒，起复，遂帅师趣宝鸡渭水上，以拒敌冲，凡大战七，斩获甚多。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奏：“凤翔之捷，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拜武当军节度使。

十一年秋，金将胡盏、习不祝合军五万来攻，政与吴璘、郭浩会于仙人原。世将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为援，璘驻秦州。政引兵夜入陇州界，遂趋吴山，与金人对垒，又败金万户通检于宝鸡。时通检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检将精甲万众出，政帅勇士鏖

战，遣裨将突出阵后，登山执帜。金军见之，大呼曰：“伏发矣！”乃惊溃。政乘胜掩杀，通检走至城门而桥已绝，遂擒之。

和议成，帝召政还，军民诣部使者借留。及入见，条奏详明，帝善之。十三年，还镇，加检校少保，赐田五十顷。十四年，分利州为东西两路，政屯兴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襄毅。

政守汉中十八年，六堰久坏，失灌溉之利，政为修复。汉江水决为害，政筑长堤捍之。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休兵十余年，未尝升迁将士，上下安之。政故为吴璘裨将，及与璘分道建帅，执门下之礼益恭，世颇贤之。

论曰：李显忠生而神奇，立功异域，父子破家狥国，志复中原，中罹谗构，屡遭废黜，伤哉！杨存中出入淮甸，无大胜负，典兵最久，贵宠独隆，然颇能知几，不阽祸败，其亦有天幸者欤？郭浩、杨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数君子皆人所属倚以成功者，奈何挠于和议，频失事机，人心沮丧，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兴之业，惜哉！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彦 魏胜 张宪 杨再兴 牛皋 胡闳休

王德，字子华，通远军熟羊砦人。以武勇应募，隶熙帅姚古。会金人入侵，古军怀、泽间，遣德谍之，斩一酋而还。补进武校尉。古曰："能复往乎？"德从十六骑径入隆德府治，执伪守姚太师，左右惊扰，德手杀数十百人，众愕眙莫取前。古械姚献于朝，钦宗问状，姚曰："臣就缚时，止见一夜叉耳。"时遂呼德为"王夜叉"。

建炎元年，以勤王师倍道趋阙，改隶刘光世，平济南寇李昱、池阳寇张遇。光世将先锋讨李成，德以百骑觇贼，至蔡州上蔡驿口桥，贼疑为诱骑，拥众欲西。德麾骑大呼曰："王师大至矣！"贼骇遁，追杀甚众。成奔新息，收散卒复战。贼见光世张盖行陈，不介胄，知为主帅，并兵围之。德突围拥光世还军，遂袭败李成。授武略大夫。

三年春，迁前军统领，屯天长。金人攻扬州，西军多溃，德趋宣化。会叛将张昱、张彦围和州，太守张绩求援于德，德兵傅城下，贼不意其至，大溃。迟明接战，斩昱，俘其兵骑万数，济自采石。

光世方谋讨苗、刘之逆，迎至建康，谓德曰："江都之扰，诸军不窜则盗。公可仗义夜涉大江，徇国急变。"遂以军属光世。会苗、刘走闽中，诏德追击，隶韩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为之使，遣亲将陈彦章邀德于信州。彦章拔佩刀击德，德杀彦章，尸诸市。德至浦城，斩苗瑀，擒马柔吉送行在。世忠讼其擅杀，下台狱，侍御史赵鼎按德当死，帝命特原之，编管郴州。

时光世屯九江，得杨惟忠所失空头黄敕，即以便宜复德前军统制，遣平信州妖贼王念经。行次饶州，会贼刘文舜围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请降。德纳而诛之，自余不戮一人。谓诸校曰："念经闻吾宿留，必不为备。"倍道而趋，一鼓擒之，献俘于朝。诏还旧秩，加武显大夫、荣州刺史。

四年，光世镇京口，以德为都统制。金兵复南，光世将退保丹阳，德请以死捍江，诸将恃以自强。分军扼险，渡江袭金人，收真、扬数郡。既而又遇敌于扬州北，有被重铠突阵者，德驰叱之；重铠者直前刺德，德挥刀迎之，即堕马。众褫骇，因麾骑乘之，所杀万计。

绍兴元年，平秀州水贼邵青。初，德与战于崇明沙，亲执旗麾兵拔栅以入，青军大溃。他日，余党复索战，谍言将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变，此成擒耳。”先命合军持满，陈始交，万矢齐发，牛皆返奔，贼众歼焉。青自缚请命，德献俘行在。帝召见便殿问劳，褒赏特异。迁中亮大夫、同州观察使。

三年，光世宣抚江、淮，当移屯建康，命韩世忠代之。德从数十骑自京口逆世忠，度将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杀陈彦章，王德迎马头请死。”世忠下马握其手曰：“知公好汉，乡来纤介不足置怀。”乃设酒尽欢而别。是冬，知巩州、熙河兰廓路兵马钤辖。

明年春，知兰州，徙屯池阳及当涂，为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袭夺之，追至桑根，擒女真万户卢孛一人，千户十余人。五年，改环庆副总管。

六年冬，刘豫遣麟、猊驱乡兵三十万，分东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议欲为保江计。殿帅杨沂中、统制张宗颜、田师中及德等分兵御之，大败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顺昌闻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寿春，弗及，获其粮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军承宣使，真拜相州观察使。

七年，改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驻师合肥。会光世罢宣抚，诏德尽护其众，以郦琼副之。琼与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众叛从刘豫。八年，命隶张俊，名其军曰“锐胜”。

十年，解颍昌围，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缒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郦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叉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策功第一，拜兴宁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再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封陇西郡侯。

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骑及江。俊议分军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敌数千里远来，饷道决不继，及其未济急击之，可以夺气；若迟之，使稍安，则淮非吾有矣”俊犹

豫未许。德请益坚，曰："愿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后宣抚北渡。"俊乃许德即渡采石，俊督军继之。宿江中，德曰："明旦，当会食历阳。"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敌退保昭关，又击走之，追至柘皋，与金人夹河而军。

诸将帅皆集，惟张俊后至，统制田师中欲待之，德怒曰："事当机会，复何待！"径上马。兀术以铁骑十余万夹道而阵，德曰："贼右阵坚，我当先击之。"麾军渡桥，首犯其锋。一酋被甲跃马始出，德引弓一发而毙；乘胜大呼，令万兵持长斧，如墙而进。敌大败，退屯紫金山，德复尾击之。刘锜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召拜清远军节度使、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历浙东福建总管、荆南副都统制。二十五年，卒，赠检校少保，再赠少傅。二子琪、顺，亦以骁勇闻。

王彦，字子才，上党人。性豪纵，喜读韬略。父奇之，使诣京师，隶弓马子弟所。徽宗临轩阅试，补下班祗应，为清河尉。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夏国，有战功。

金人攻汴京，彦慨然弃家赴阙，求自试讨贼。时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异其才，擢为都统制。使率裨将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十一将，部七千人渡河，与金人战。败之，复卫州新乡县，传檄诸郡。

金人以为大军至，率数万众薄彦垒，围之数匝。彦以众寡不敌，溃围出。诸将散归，彦独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结两河豪杰，图再举。金人购求彦急，彦虑变，夜寝屡迁。其部曲觉之，相率刺面，作"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无他意。彦益感励，抚爱士卒，与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余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领，俾以大兵破彦垒。首领跪而泣曰："王都统砦坚如铁石，未易图也。"金人乃间遣劲骑挠彦粮道，彦勒兵待之，斩获甚众。益治兵，刻日大举，告期于东京留守宗泽。

泽召彦会议，乃将兵万余渡河，金人以重兵袭其后而不敢击。既至汴京，泽大喜，令彦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量带亲兵趋行在。时已遣宇文虚中为祈请使议和。彦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延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大举北伐。言辞愤激，大忤时相意，遂降旨免对，以彦为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御营平寇统领。时范琼为平寇前将军，彦知琼有逆节，称疾不就，乞致仕，许

之。

知枢密院事张浚宣抚川、陕，奏彦为前军统制。浚与金酋娄宿相持于富平，欲大举，初至汉中，会诸将议，彦独以为不可，曰："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彦即请为利路钤辖，俄改金均房州安抚使、知金州。

时中原盗贼蜂起，加以饥馑，无所资食；惟蜀富饶，巨盗往往窥觊。桑仲既陷淮安、襄阳，乘势西向，均、房失守，直捣金州白土关，众号三十万。仲，彦旧部曲也，以申棣请于彦曰："仲于公无敢犯，愿假道入蜀就食耳。"彦乃遣统领官门立为先锋击之。贼锐甚，立战死。将士失色，或请避之。彦叱曰："枢相张公方有事关陕，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则腹背受敌，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斩！"即勒兵趋长沙平，阻水据山，设伏以待。贼见官军少，蚁附搏战。彦执帜一麾，士殊死斗，贼败走。彦休士进击，追奔至白碛，复房州。

绍兴元年九月，权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扰京西，遂攻金州诸关。贼众皆河朔人，骁果善战，彦与战不利，关陷。彦退屯秦郊，令将士尽伏山谷间，焚秦郊积聚，伪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彦募敢死士易麾帜，设奇以待。阅再宿，贼至秦郊，官军逆战，大败之，追袭至秦岭，遂复乾祐县以归。忠走降刘豫。

初，桑仲既败还襄阳，乃鸠集散亡陷邓州，凶焰复炽。南攻德安，西据均阳，分众三道：一攻住口关，一出马郎岭，一捣洵阳，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彦曰："仲以我寡彼众，故分三道以离吾势，法当先破其坚，则脆者自走。"遣副将焦文通御住口，自以亲兵营马郎。相持一月，大战六日，贼大败，仲为其下所杀。又有王辟、董贵、祁守中阻兵窥蜀，势虽不及桑仲，然小者犹不减数万，彦悉讨平之。

是冬，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以数千骑掠白石镇，彦与关师古并兵御之，贼大败，获振，复秦州。张浚承制以彦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

三年正月，兀术入侵，浚召彦与吴玠、刘子羽会于兴元。撤离曷自上津疾驰，不一日至洵阳。统制官郭进死之，彦退保石泉县。金人入金、均，彦趋西乡。二月，金人攻饶风关，彦与吴玠御之，不能却，关破，彦收余兵奔达州。五月，彦遣兵至汉阴县，与刘豫将周贵战，大败

之，复金州。浚承制进彦保康军承宣使兼宣抚司参议，彦不受。

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归、峡、荆门公安军安抚使。彦因荆南旷土措置屯田，自蜀买牛千七百头，授官兵耕，营田八百五十顷，分给将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彦以岳飞嫌辞。浚奏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督府参谋军事。

六月，以八字军万人赴行在。至镇江，闻母丧，上疏乞解官，不许。诏免丧服，趣入对，遂以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彦因遣将捕亡者于解潜军中，军士交斗于市，言者论其军政不肃，贬秩二等。彦不自安，乞终余服。二月，复洪州观察使、知邵州。彦入辞，帝抚劳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

彦称名将，当建炎初，屡破大敌，威声振河朔。时方挠于和议，遽召之还，又夺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议惜之。彦事亲孝，居官廉，子弟有战功，不与推赏。将死，召其弟侄，以家财均给之。

魏胜，字彦威，淮阳军宿迁县人。多智勇，善骑射，应募为弓箭手，徙居山阳。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将南侵，聚刍粮，造器械，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也。"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布朝廷德意，不杀一人，涟水民翕然以听。

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闻胜起，遣兵来捕胜。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与金兵遇，胜迎击走之，追至城下。众惊传水陆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闭门守，驱民上城御之。胜令城外多张旗帜，举烟火为疑兵；又遣人向诸城门，谕以金人弃信背盟，无名兴师，本朝宽大爱民之意。城上民闻之，即开门，胜遣勇锐者登城楼，余自门入，莫有御者。独文富与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胜整军与安仁父子战谯门内，杀安仁及州兵千余，擒文富，民皆按堵。

胜权知州事，遣人谕朐山、怀仁、沭阳、东海诸县，皆定。乃蠲租锐，释罪囚，发仓库，犒战士；分忠义士为五军，纪律明肃，部分如宿将。胜自兼都统制，益募忠义以图收复，远近闻之响应，旬日，得兵数千。即具其事报境上帅守，冀给军装器甲。时帅守虽知金人将渝盟，未有发其端者，莫敢以闻。

左军统制董成谋出西北取沂州，胜先遣间还，知金兵数万至沂，以

我军器甲未备，戒成勿动。成不从胜，率所部千余人直入沂州巷战，杀其守及军士三千余，众悉降，得器甲数万。金人生兵复集，竞登屋掷瓦击之，成军几败。胜欲斩成，以其骁勇，释之。

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镇国以兵万余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桥。胜帅兵出迎之，设伏于隘，阵以待。众殊死战，伏发，贼大败，杀镇国，馘千人，降三百人，军声益振。山东之民咸欲来附，胜传檄招谕，结集以待王师之至。

沂民壁苍山者数十万，金人围之，久不下，砦首滕{曰狄}告急于胜。胜提兵往救之，阵于山下。金人多伏兵，胜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袭之，胜单骑而殿，以大刀奋击。金人望见胜，知其为将也，以五百骑围之数重。胜驰突四击，金阵开复阖。战移时，身被数十枪，冒刃出围。金兵追之，马中矢踣，步而入砦，无敢当者。金人又急攻，绝其水，砦中食干Я，杀牛马饮血，胜默祷而雨骤作。

金人攻益急，周山为营，胜度其必复攻海州，因间出砦越城中。金人果解苍山围，自新桥抵城下，胜出战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胜募士登城以御，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伤多，遁去。胜尝出战，矢中鼻贯齿，不能食，犹亲御战。

胜起义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宝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觇敌，至州，始遣忠义将朱震、褚道诣行在，白胜姓名于执政，始知胜之功焉。

金主亮举兵渡淮，虑胜睨其后，分军数万来攻。会李宝帅舟师往胶西，破金人舟舰，胜遣人邀之，同击金人于新桥，大败之。金兵未退，宝知金舟将遁，复以兵登舟备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舰，欲分军入苏、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语，俟王师至即背之。及宝舟入岛中，适北风劲，舟不进。有顷反风，金人舣舟于岸，操舟者望见宝舟，谬云此金国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宝纵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绢为帆，风顺火炽，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缚，载之槛车，悉获其舟。

宝既捷，胜亦还州为捍御计。金兵至，营于城北砂巷，列阵将攻关门，先遣人说胜使降。胜开门出谕之曰："汝主叛盟失信，无故兴兵，我朝以仁义之师，来复旧疆，汝主渡淮必败。尔等宜早来归，必获爵赏。"时金兵已逼关，胜登关门张乐饮酒，犒军士，令固守勿出战。金兵

攻之逾时，乃少遣士出，凭险隘击之。金人知不可攻，率军转而渡河，袭关后。胜敛兵入城，金兵追将及，胜独乘马逐之，叱曰："魏胜在此！"闻之皆辟易，士卒后入者不复敢追。

胜军已入城，金兵径趋城东，欲过砂堰环城为营。胜先已据堰备之，金军不得过，拒战竟日，终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兵，金兵遽过河，胜恐绝河路，亟收军入城。金兵追至东门外黄土坂，胜单骑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风退。胜又追十数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门。金兵复自西南来袭，胜从后叱之，金兵骇散，手杀数人。奏功授阁门祗候，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领张荣，持旗榜往结山东忠义。

金兵自新桥、关子门、砂堰之败，杀伤者众。一日黎明，乘昏雾，四面薄城急攻。胜激厉士卒，竭力捍御，矢石交下。城上镕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伤，乃拔砦走。距海州为长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

胜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东魏胜"，金人望见即退走。胜为旗十数，书其姓名，密付诸将，遇鏖战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胜起义时，无州郡粮饷之给，无府库仓廪之储。胜经画市易，课酒榷盐，劝粜豪右。环海州度视敌兵攻取处，筑城浚隍，塞关隘，在军，未尝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纠集远迩，犒劳士卒，期约有日，会金主亮被弑，金兵北归，王师亦南还矣。

初，亮闻胜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须，他时取之易耳。"亮既殒，胜益得自治军旅，人皆精锐。获金谍者，犒以酒食，厚赂遣还。有自北方来归者，与之同卧起，共饮食，示以不疑；周其窭贫，使之感激。自是山东、河北归附者众，得金人虚实，悉以上闻。又第其忠义士功能，假授官资，因李宝转达于朝，悉如所请。

金人遣山东路都统、总管以兵十万攻海州。时宝帅海舟水陆并进，抵城北砂巷，胜率众合宝军大破之，斩首不可计，堰水为之不流，余悉奔溃。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桥，又破之，尽获其鞍马器甲。宝亦驻海州，为进取计。

金人复遣五斤太师发诸路兵二十余万来攻海州，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军饷道。胜驿勇悍士三千余骑，拒于石闼堰，金军不能进。逮夜始还，留千人备险隘。金兵十万来夺，胜率众鏖战，杀数千人，余皆遁

去，下令守险勿追。报宝，宝以防海道，登舟，不复发兵。金兵盛集，胜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夺。胜令步卒整队前行，自为殿。

时百姓以宝既登舟，惧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统制郭蔚闭城门不纳。人民牛马蔽野，呼号动地，城中亦惧。胜入城，谕以贼势退怯之状，固守可保无虞，乃开门尽纳之。居无何，金兵环城围数重，胜与郭蔚分兵备御，偃旗仆鼓，寂若无人。金军惊疑，数日不敢攻，已乃植云梯，置炮石，四面合围，负土填壕。胜俟其近城，鸣鼓张旗，矢石俱发，继以火牛、金液，凡三昼夜，金兵竟不能近。于是罢攻，修营垒，绝河道，谋为固守。胜俟其不备掩击，或独出扰之，使不得休息。又间夜发兵劫其营，或焚其攻具。

既而金人并力急攻，胜告急于李宝。宝以闻，还报城中，已命张子盖率兵来解围。金人亦知子盖军且至，已有退意。顷之，子盖先帅骑兵至，胜出与子盖议战事，且促其步卒。胜出军城北砂巷，与金军大战，斩首不可计，追数十里，余兵皆遁。胜与子盖议进讨，子盖曰："受诏解围，不知其他。"遂率军还。城中疑惧，欲随王师出，胜亲邀于道而谕之，至涟水军，与偕还。

时都督张浚在建康，招胜，询以军务。转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札御前前军统制，仍知海州。胜还。

隆兴元年，诏以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督府亦遣贾和仲充山东、河北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海州驻札。和仲忌胜，阴诱忠义军使不安。胜与辨是非，和仲又谗胜于都督，惑之。呼胜至镇江计事，罢其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都督府统制，建康府驻札。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诬，罢之，复胜旧职，仍遣镇江御前后军屯海州，代前军还镇江。

胜既还海州，镇抚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敌至，登山瞰城中，虚实立见，故西南受敌最剧。胜筑重城，围山在内，寇至则先据之，不能害。

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

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响掩击，得捷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二年，以议和撤海州戍，命胜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诏胜同淮东路安抚使刘宝、知高邮军刘敏措置盱眙军、楚州一带，胜专一措置清河口。时和议尚未决，金兵乘其懈，以舟载器甲糗粮自清河出，欲侵边。胜觇知之，身帅忠义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诈称欲运粮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胜知其谋，欲御之，都统制刘宝以方议和，不许。金骑轶境，胜率诸军拒于淮阳，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增生兵来，胜与之力战，又遣人告急于宝。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胜矢尽，救不至，犹依士阜为阵，谓士卒曰："我当死此，得脱者归报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骑为殿，至淮阴东十八里，中矢，坠马死，年四十五。

事闻，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时淮南未平，诏于镇江府江口镇立庙，赐号褒忠，仍俟事定更祠于战没处。且令有司刻木以敛，葬于镇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其后使者过淮东，始得其详，还言于朝。以刘宝不出救兵，削两镇节钺，没入家赀，贬琼州死。胜所纠集忠义，有为贾和仲诱隶别屯及撤戍隔绝者，尚五千余人，入京口屯驻前军。

郊，添差扬州兵马钤辖。淳熙十五年，孝宗语枢臣曰："魏胜之子，当与优异。"又曰："人材须用而后见，使魏胜不因边衅，何以见其才？"诏郊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

张宪，飞爱将也。飞破曹成，宪与徐庆、王贵招降其党二万。有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

飞遣宪复随州，敌将王嵩不战而遁。进兵邓州，距城三十里，遇贼兵数万迎战。与王万、董先各出骑突击，贼众大溃，遂复邓州。

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桧、俊谋以宪、贵、俊皆飞将，使其徒自相攻发，因及飞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为状付王俊，妄言宪谋还飞兵，令告王贵，使贵执宪。宪未至，俊预为狱以待之。属吏王应求白张俊，以为密院无推勘法。俊不听，亲行鞫炼，使宪自诬，谓得云书，命宪营还兵计。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俊手自具狱成，告桧械宪至行在，下大理寺。

桧奏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桧矫诏召飞父子至。万俟卨诬飞使于鹏、孙革致书宪、贵，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规还飞军。其书皆无有，乃妄称宪、贵已焚之矣，但以众证具狱。语在飞《传》。宪坐死，籍家赀。绍兴三十二年，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赠宁远军承宣使，录其家。

杨再兴，贼曹成将也。绍兴二年，岳飞破成，入莫邪关。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直入其营，官军却，杀顺夫，又杀飞弟翻。成败，再兴走跃入涧，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飞见再兴，奇其貌，释之，曰："吾不汝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再兴拜谢。

飞屯襄阳以图中原，遣再兴至西京长水县之业阳，杀孙都统及统制满在，斩五百余人，俘将吏百人，余党奔溃。明日，再战于孙洪涧，破其众二千，复长水，得粮二万石以给军民，尽复西京险要。又得伪齐所留马万匹，刍粟数十万。中原响应。复至蔡州，焚贼粮。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牛皋，字伯远，汝州鲁山人。初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众与战，屡胜，西道总管翟兴表补保义郎。杜充留守东京，皋讨剧贼杨进于鲁山，三战三捷，贼党奔溃。累迁荣州刺史、中军统领。金人再攻京西，

皋十余战皆捷。加果州团练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为同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转和州防御使，充五军都统制。又与孛堇战鲁山邓家桥，败之。转西道招抚使。伪齐乞师于金入寇，皋设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敌兵悉众来，伏发，俘其酋豪郑务儿。迁安州观察使，寻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知蔡州。遇敌战辄胜，加亲卫大夫。

会岳飞制置江西、湖北，将由襄、汉规中原，命皋隶飞军。飞喜甚，即辟为唐邓襄郢州安抚使，寻改神武后军中部统领。伪齐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阳六郡。敌将王嵩在随州，飞遣皋行，裹三日粮。粮未尽，城已拔，执嵩斩之，得卒五千，遂复随州。李成在襄阳，飞遣皋以骑兵击破之，复襄阳。

金人攻淮西，飞遣皋渡江，自提兵与皋会。时伪齐驱甲骑五千薄庐州，皋遥谓金将曰："牛皋在此，尔辈胡为见犯？"众皆愕然，不战而溃。飞谓皋曰："必追之，去而复来，无益也。"皋追击三十余里，金人相践及杀死者相半，斩其副都统及千户五人，百户数十人，军声大振。

庐州平，进中侍大夫。从平杨么，破之。么技穷，举钟子仪投于水，继乃自仆。皋投水擒么，飞斩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军承宣使，改行营护圣中军统制，寻充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宣抚司罢，改鄂州驻札御前左军统制，升真定府路马步军副统总管，转宁国军承宣使、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

绍兴十七年上巳日，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皋遇毒，亟归，语所亲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从，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马革裹尸，顾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

初，桧主和，未几，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赐飞从便措置。飞乃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经略东西京、汝、郑、颍、陈、曹、光、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庙；董先、姚政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颍昌、淮宁府；王贵之将杨成复郑州；张应、韩清复西京。皋及傅选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杰复永安军，其将杨遇

复南城军，又与刘政捷于西京。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济源。乔握坚等复赵州；李兴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军；梁兴在河北取怀、卫二州，大破兀术军，断山东、河北金帛马纲之路，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

胡闳休，字良ＴＨ，开封人。宣和初，入太学。时方讳兵，闳休著《兵书》二卷。靖康初，创知兵科，闳休应试，中优等，补承信郎。

金人围城，闳休分地而守。二帝诣金营，闳休欲结义士劫之，何□禁止之。二帝北迁，范琼散勤王师，闳休曰："勤王师可进不可退。"檄令随军而无靖康年号，闳休得之泣下，怀檄而走，从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义进两官。湖湘盗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讨之便，闳休作《致寇》、《御寇》二篇，言天地之气，先春后秋，招之不伏则讨之。于是以岳飞为招讨使，飞辟闳休为主管机宜文字。以诛钟子仪功，进成忠郎。

飞被诬死，闳休发愤杜门，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义集》藏于家。孙照，德安太守。

论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隶刘光世，审其不可恃；晚从张俊，竟以功名显，其知所择哉。王彦弃家赴国，累破坚敌，威振河朔；晚夺兵柄，使之治郡，用违其材，惜矣。魏胜崛起，无甲兵粮饷之资，提数千乌合之众，抗金人数十万之师，卒完一州，名震当时，壮哉！然见忌于诸将，无援而战死，亦可惜矣。张宪等五人皆岳飞部将，为敌所畏，亦一时之杰也；然或以战没，或以愤卒，而宪以不证飞狱冤死，悲夫！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张俊 从子子盖 张宗颜 刘光世 王渊 解元 曲端

张俊，字伯英，凤翔府成纪人。好骑射，负才气。起于诸盗，年十六，为三阳弓箭手。政和七年，从讨南蛮，转都指挥使。宣和初，从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郓州贼李太及河朔、山东武胡群寇，功最，进武德郎。

靖康元年，以守东明县功，转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副使种师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数万骑压之。俊时为队将，进击，杀伤甚众，获马千匹，请乘胜要战。师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谍俊计不行，悉兵合围，攻益急。榆次破，师中死之。俊与所部数百人突围而出，且行且战，至乌河川，再与敌遇，斩五百级。

金人围汴京，高宗时为兵马大元帅，俊勒兵从信德守臣梁扬祖勤王。高宗见俊英伟，擢元帅府后军统制，累功转荣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从高宗至东平府。时剧贼李昱据兖州，命俊为都统制讨之。与数骑突围挠战，诸军争奋，贼遂歼。进桂州团练使，寻加贵州防御使。

中书舍人张澂，自汴京赍蜡诏，命高宗以兵付副帅还京，高宗问大计，俊曰："此金人诈谋尔。今大王居外，此天授，岂可徒往？"因请进兵，高宗许之，遂如济州。

开启乾龙节，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帅谒香劫以叛。群议集诸军屯备，俊曰："元帅不出，奸谋自破。"遂徙州治。贼术穷，黎明，引军北遁，俊勒兵追杀之。进徐州观察使。

高宗以俊忠劳日积，迁拱卫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迁，人心皇皇，俊恳辞劝进，高宗涕泣不许。俊曰："大王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当天下汹汹，不早正大位，无以称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发济州，俊便道扈行。至应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营司，以俊为御营前军统制，遣还京迎隆祐太后。权秦凤兵马钤辖。寻奉太后及六宫以归，除带御器械。

时江、淮群盗蜂起，俊讨杜用于淮宁，赵万、郭青于镇江，陈通于杭州，蒋和尚等于兰溪，皆平之。落阶官，除正任观察使。二年，升秦

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寻破秀州贼数万，缚徐明斩之。进武宁军承宣使。

帝如扬州，召诸将议恢复，俊曰："今敌势方张，宜且南渡，据江为险；练兵政，安人心，俟国势定，大举未晚。"俊又请移左藏库于镇江。既而敌掩至，已逼近甸，俊亟奏饬甲乘，从帝如临安。

苗傅、刘正彦反，俊时屯兵吴江县。傅等矫诏加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以三百人赴秦凤，命他将领余兵。俊知其伪，拒不受。三军汹汹，俊谕之曰："当诣张侍郎求决。"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张浚语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数行下，俊大恸。浚谕以决策起兵问罪，俊泣拜，且曰："此须侍郎济以机术，毋惊动乘舆。吕颐浩至，俊见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报国。"刘光世以所部至，俊释旧憾。韩世忠来自海上，俊借一军与之俱。世忠为前军，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战于临平，傅等兵败，开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见于内殿，帝嘉劳久之，拜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寻为浙东制置使。

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弃建康，韩世忠自镇江退保江阴。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临安，帝御楼船如温州，留俊于明州以拒敌。帝赐亲札曰："朕非卿，则倡义谁先；卿舍朕，则前功俱废。宜戮力共扞敌兵，一战成功，当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统制刘宝与战，兵少却，其将党用、丘横死之，于是统制杨沂中、田师中、统领赵密皆殊死战。沂中舍舟登岸力战，殿帅李质以班直来助，守臣刘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杀数千人。金呼人至砦计事，俊令小校往。金人与语，欲如越州请降，俊拒之。戒将士毋骄惰，虑敌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轻舟伏弩，闭关自守。

四年正旦，忽西风起，金人乘之，果复攻明州。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金人奔北，死于江者无数，夜拔砦去，屯余姚，且请济师于兀术。后七日，敌再至，俊引兵趋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

未几，江浙群盗蜂起，授俊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盗，命后军统制陈思恭隶之，且令两浙宣抚使周望以兵属俊，刘光世、韩世忠之外，诸将皆受节度。六月，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俊即本军为神武右军都统制，除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十月，浙西群盗悉平，改江南招讨使。

绍兴元年，帝至会稽。时金人残乱之余，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

汉；李成尤悍，强据江、淮、湖湘十余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意，多造符谶蛊惑中外，围江州久未解，时方患之。范宗尹请遣将致讨，俊慨然请行，遂改江、淮路招讨使。

成党马进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间，俊闻命就道，急趋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贼决矣。"乃敛兵，若无人者，金鼓不动，令将士登城者斩。居月余，进以大书牒来索战，俊以细书状报之，贼以俊为怯。俊谍知贼怠，乃议战。岳飞为先锋，杨沂中由上流径绝生米渡，出贼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贼背筠河而阵，俊用杨沂中计，亲以步兵当其前，精骑数千授沂中及陈思恭，俾从山后夹击，以午为期。俊与贼鏖战至午，精骑自山驰下，贼骇乱退走，大败。

既复筠州、临江军，捷奏，帝赐御笔，谓："宜乘贼势已衰，当官军已振，驱除剿戮，速收全功。"俊未拜亲诏，已追至北奉新楼子庄。贼党商元据草山，挟险设伏，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椒，杀伏夺险，乘胜追至江州。成势迫，绝江而遁，号俊为"张铁山"。复江州。已而兴国军等处群盗闻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亲与成战。成惩奉新失险之败，据石矢坡，凭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进退，若争险状以诳贼，俊亲冒矢石，帅众攻险，贼众数万俱溃，马进为追兵所杀，成北走降刘豫，诸郡悉平。拜太尉。

四年十月，金人与刘豫分道入侵。先是谍至，举朝震恐，或请他幸。俊谓赵鼎曰："避将何之？惟向前进一步，庶可脱。当聚天下兵守平江，徐为计。"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坚前议足矣。"遂以俊为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宣抚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抚使。濒江相距逾月，敌不得入。俊遣张宗颜潜渡至六合，出其背。敌将引去，俊继遣王进曰："敌既无留心，必迳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济击之。"进往，敌果北渡，遂薄诸淮，大败之，获其酋程师回、张延寿以献。

五年，刘麟入寇，俊与杨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宁军节度使。刘麟兵十余万犯濠、寿，诏并以淮西属俊，杨存中亦听节制，与俊合兵拒敌。俊分遣存中与张宗颜、王玮、田师中等，自定远军次越家坊，遇刘猊左右军，击走之。俊率大军鼓行而前，至李家湾遇猊大兵，与战，杀获略尽，降者万余人，猊仅以身免。拜少保，加镇洮、崇信、奉宁军节度使。帝曰："卿议论持重，深达敌情；兼闻挽强之士数万，报国如此，朕复何虑。"又曰："群臣谓朕待卿独厚，其仰体眷怀，益思勉励。"

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盱眙。俊与韩世忠入见，议移屯。秦桧奏："臣尝语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将，譬如两虎，固当各守藩篱，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岂可一手不尽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庐州。八年，金人请寝兵，许之。赐俊"安民靖难功臣"，拜少傅。

九年冬，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十年，郦琼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合肥，渐攻历阳，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见俊，请速出军。俊遣兵渡江，谕诸将曰："先得和州者胜。"王德愿为诸军先，士鼓噪而行。敌已据之，德率众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关。后三日，复败金将韩常于含山。命关师古复巢县，遂复昭关。使左军统制赵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势。张守忠以五百骑败金人于全椒。未几，敌断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众涉流登岸，追击之。王德与杨存中、刘锜会兵，败金人于柘皋。拜枢密使。俊知朝廷欲罢兵，首请纳所统兵。议赏宿、亳功，俊部将王德、田师中、刘宝、李横、马立、张澥六人同日首受上赏。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荐士大夫监司、郡守者甚众，虽刘子羽自谪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广国公，寻进益国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论之，罢为镇洮、宁武、奉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赐宴，侑以教坊乐部。十六年，改镇静江、宁武、静海军。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师，以其侄清海军承宣使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其他子弟迁秩者十三人。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辍视朝三日，敛以一品服，帝临奠哭之恸。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颜、子正、正子仁。

子盖字德高。父宏，应募从俊军河上。金人破开德府，宏战死。子盖初从韩世忠讨苗傅，补承信郎，累功迁武功郎。

绍兴六年，刘猊大举入寇，过定远县，将趋宣化窥淮，诏遣俊会刘光世军剿之。子盖从俊击猊于藕塘，授阁门宣赞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东路马步军都总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兴复宿、亳功，迁登州防御使兼宣抚司衙兵副统制。

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庐州，攻含山县，渐攻历阳。俊遣兵渡江，子盖从王德驰入和州，金人退屯昭关。会刘锜自东关引兵出清溪邀击金人，俊遣子盖与锜会，大战于柘皋，败之，军势赫张。兀术复攻濠州，子盖又败之于周梁桥，除兴宁军承宣使。和议成，改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十三年，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两浙西路马步军都总管。帝幸俊第，授子盖安德军节度使。

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即日渡江，驰至楚州。淮东漕臣龚涛谓之曰："敌众十倍，兵力不支，宜张虚声攻淮阳，使之必救，则海州可解。"子盖曰："彼若不救，将如之何？"乃亟趋涟水，取便道以进。次石湫堰，金人陈万骑于河东，子盖率精锐数千骑击之，谓麾下曰："彼众我寡，利在速战。"遣统制张□略阵，□中流矢，子盖曰："事急矣！"奋臂大呼，驰入阵，诸将继之殊死战。贼大败，拥溺石湫河死者半，围遂解。金人复整军来战，子盖再率精锐击之，获其车马、铠仗万计，退屯泗州。

孝宗即位，召对，赐鞍马、铠甲、束带，且令招集勇敢，相时而动。子盖受命还，招金大将萧鹧巴、耶律造哩将其众来降。寻以疾还镇江，授检校少保、淮东招抚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赠太尉，谥恭壮。

子盖从俊征讨藕塘、柘皋，虽多奏功，未能出诸将右，惟海州一捷可称云。

张宗颜，字希贤，延安人。父吉，为泾原将，解宣威城围，死之。宗颜以父恩补三班借职，监阌乡酒税，积官至泾原副将、权殿前司统辖。御营军统制张俊选为统领，从俊讨浙西寇。秀州军校徐明以城叛，

宗颜夜袭其城，明遁。转忠州刺史，迁御前中军统制。

金人攻明州，宗颜破其前军。盗杨勍破松溪，命宗颜及李捧、陈思恭讨之。宗颜次浦城不进，勍又掠建州。宗颜趋南剑州，与勍遇，遂归。盗犹未平，谬言已击退。侍御史沈与求劾宗颜三将并出，不能平数千之溃卒，何以示敌。贬二秩。从俊讨李成，与成将马进战玉隆观，败之。迁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神武右军统制，改麟州观察使。

伪齐挟金人攻宣化镇，俊遣宗颜潜渡江，出其后袭之，不胜。俊庇之，以捷闻，遂加沂州防御使。继以兵袭击淮北，复迁崇信军承宣使、宣抚司前军统制。伪齐入寇，诏张俊解淮西急。督府张浚遣杨沂中与俊合，檄宗颜自泗州为后继。与猊遇于李家湾，大破之，横尸满野，猊仅以身遁。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武信军承宣使。

八年，知庐州，总帅事。敌数百骑抵城下，宗颜以骑百余御之，敌退。有至自淮北者，传金人言曰："此张铁山弟也。"绍兴九年卒，年四十四。赠保静军节度使，谥壮敏。

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人，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都监、蕲州防御使。方腊反，延庆为宣抚司都统，遣光世自将一军趋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贼平，授耀州观察使，升鄜延路兵马钤辖。

时有事燕洑，光世从延庆取易州，授奉国军承宣使。金将郭药师降，除威武、奉宁军承宣使。延庆遣诸将捣虚趋燕，以光世为后继。光世不至，诸将失援而溃，降三官。

河北贼张迪掠浚州境，诏光世讨之。光世曰："贼乌合，非有纪律，佯北以邀之，其乱可取也。"即麾骑退。贼竞进，光世引骑贯其中，贼大溃。复承宣使，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

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间寇杏子堡。堡有两山对峙，地险厄，光世据之，敌至败去。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闻范致虚传檄诸路，议引兵会之。会有诏止勤王兵，光世以为宜速进，不可以诏示众。既而溃兵至，具言京城事。众惧，光世矫以蕃官来自汴京，谓二帝决围南去，众稍安，进屯陕府。致虚欲合五路兵进与金战，光世难之，别道趋虢，遂至济州谒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

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

都巡检使。斩山东贼李昱，迁奉国军节度使。平镇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讨张遇于池州，遇望其阵曰："官军不整，可破也。"时湖水涸，贼越湖出官军后，官军乱，光世几被执，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断其后军破之。遇复东下，又追击于江宁。

二年，以功加检校少保，命讨李成。光世以王德为先锋，与成遇于上蔡驿口桥，败之。成收散卒再战，光世以儒服临军，成遥见白袍青盖，并兵围之，德溃围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与之。士争奋，再战皆捷，成遁，执其谋主陶子思。加检校少傅。

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

苗、刘为乱，素惮光世，迁光世为太尉、淮南制置使。张浚在平江，驰书谕以勤王，光世不从；吕颐浩遣使至镇江说之，乃引兵会于丹阳。兵进，光世以选卒为游击，仍分军殿后，遇苗翊、马柔吉军于临平，与韩世忠等破之。至行在，迁太尉、御营副使。光世遣王德助乔仲福追傅至崇安县，尽降其众，傅仅以身免。逆将范琼被执，张浚使光世抚定其众，又招贼靳赛降之。命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节制。光世言受充节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诏毋入光世殿门，光世始受命。

隆祐太后在南昌，议者谓金人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会。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无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冯楫贻书光世，言："贼深入，最兵家之忌。进则距山，退则背江，百无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无抗拒，后无袭逐也。太尉傥选精兵自将来洪，而开一路令归，伏兵掩之，可使匹马不还。"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郦琼围固始县，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贼王念经于信州。

时光世部曲无所隶，号"太尉兵"，侍御史沈与求论其非宜。会御营司废，乃以"巡卫"名其军，命充御前巡卫军都统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抚大使、知镇江府。光世言："安抚控制一路，若但守镇江，则他郡有警，不可离任。望别除守臣，光世专充安抚使，从便置司。"时光世虑金人必过江，故预择便地，帝觉之，止许增辟通判。右谏议大夫黎确疏其择便求佚，中外所愤，帝释不问，加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以遣

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许。时韩世忠、张俊兼领浙西制置使，光世复言本路兵火之余，不任三处需求，遂罢世忠、俊兼领。

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楚州破，命光世节制诸镇，力守通、泰。完颜昌屯承、楚，光世知其众思归，欲携贰之。乃铸金银铜钱，文曰“招纳信宝”。获敌不杀，令持钱文示其徒，有欲归者，扣江执钱为信。归者不绝，因创“奇兵”、“赤心”两军，昌遂拔砦去。

绍兴元年，金人渡淮，真、扬州皆阙守，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张俊讨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蕲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盗未平为辞。命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涟水军。郭仲威谋据淮南以通刘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众。范宗尹言：“光世军多冗费，请汰其罢软者。”帝曰：“俟作手书与之，如家人礼，庶几不疑。”

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瑞，闻于朝。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归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抚使以安辑之。五湖捕鱼人夏宁聚众千余，掠人为食，郭仲威余党出没淮南，邵青据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请铸淮东宣抚使印，给钱粮，增将吏，皆从其请。仍给镇江府、常州、江阴军苗米三十七万斛，为军中一岁费。

二年，复命移屯扬州，时至镇江视师。光世不奉诏，入朝言：邻寇有疑，或致生事，愿仍领浙西为根本计。右司谏方孟卿劾之，乞召宰执与议，使之必往，光世犹以乏粮为辞。光世之来，以缯帛、方物为献，帝命分赐六宫，中丞沈与求以为不可，命还之。

吕颐浩与光世有故怨，颐浩将出视师，首言光世兵冗不练，乞移其军还阙。帝曰：“光世军粮不足，若骤移，必溃，先犒军而后料简可也。”颐浩至镇江，光世军果告乏，颐浩奏光世军月费二千万缗，乞差官考核。诏御史江跻、度支胡蒙至军点校，终不得实。帝方倚其成功，寻诏两漕臣措置镇江酒税务，助其军费；又罢织御服罗，省七百万缗以助之。加宁武、宁国军节度使。光世奏部将乔仲福、靳赛防江有劳，诏进一官，许回授。

光世固乞转行，给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

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兴湖洑之间，以备退保。诏以章示之，光世迁延如故。

三年，命光世与韩世忠易镇，同召赴阙，授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世忠既至镇江城下，奸人入城焚府库，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云门，光世引兵出，惧其扼己，改途趋白鹭店。世忠遣兵袭其后，光世以闻。帝遣使和解，仍书《贾复》、《寇恂传》赐之。命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赐钱十万缗。

刘豫将王彦先扬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马家渡，遣郦琼屯无为军，为濠、庐援，贼乃退。光世奏鄜延李佾充阁门祗候，言者论其涉私，罢之。金人、刘豫入侵，时光世、张俊、韩世忠权相敌，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军中，谕以灭怨报国。光世乃移书二帅，二帅皆复书致情。光世始移军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觐，迁少保。帝曰："卿与世忠以少嫌不释，然烈士当以气义相许，先国家而后私仇。"复谕以光武分寇恂、贾复之事。光世泣谢，请以所置淮东田易淮西田，给事中晏敦复言其扰民而止；又请并封其三妾为孺人，南渡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会改神武军为行营护军，以光世所部称左护军。刘豫筑刘龙城以窥淮西，光世遣王师晟破之，加保静军节度使，遂领三镇。

张浚抚淮上诸屯，刘豫挟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与韩世忠、张俊鼎立，杨沂中将精卒为后距。刘猊驱乡民伪为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庐难守，密干赵鼎，欲还太平州。浚命吕祉驰往军中督师，光世已舍庐州退，浚遣人厉其众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不得已，驻兵与沂中相应，遣王德、郦琼领兵自安丰出谢步，遇金将三战，皆败之。张浚入对，言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帝命与赵鼎议，鼎曰："光世将家子孙，将卒多出其门，罢之恐拂人心。"遂迁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

右司谏陈公辅劾其不守庐州，张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乞赐罢斥。光世引疾请罢军政，又献所余金谷于朝。拜少师，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赐甲第一区，以兵归都督府。公辅又言光世虽罢，而迁少师，赏罚不明；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又缴还赐第之命。帝曰："光世罢兵柄，若恩礼稍加，则诸将知有后福，皆效力矣。"卒赐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盗，素无纪律；至是，督府命吕祉节制其军。郦琼杀祉，驱诸军降刘豫。

九年，用讲和恩，赐号"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陕西宣抚

使。弟光远疏其短于言路，如渊时为中丞，再论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围顺昌，拜太保，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光世请李显忠为前军都统，又请王德自隶。德不愿受其节制；显忠行至宿、泗，军多溃。进至和州，秦桧主罢兵，召还。光世入见，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书舍人张广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赠太师，官其子孙、甥侄十四人，谥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追封鄜王。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王渊，字几道，熙州人，后徙环州。善骑射。应募击夏国，屡有功，累迁熙河兰湟路第三将部将、权知巩州宁远砦。诸羌入寇，经略司讨之，表渊总领岷山蕃兵将，兴师城泽州。羌悉众来争，渊奋击，大破之，追至邈川城。移同总领湟州蕃兵将兼知临宗砦，坐法免。

宣和三年，刘延庆讨方腊，以渊为先锋。贼将据钱塘，势张甚。渊谕小校韩世忠曰："贼谓我远来，必易我。明日尔逆战而伪遁，我以强弩伏数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贼果追之，伏弩卒发，应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贼据帮源峒，遂围而平之。授阁门宣赞舍人、权京畿提举保甲兼权提点刑狱公事。

继从延庆攻契丹。重兵壁卢沟南，遣渊等数千人护饷道，战败为敌所获。已而逃归，犹以出塞迁武功大夫、果州团练使。又从杨惟忠、辛兴宗破群盗高托山等，迁拱卫大夫、宁州观察使。

靖康元年，为真定府总管，就迁都统制。吴湛据赵州叛，渊讨平之。金人攻汴京，河东、北宣抚使范讷统勤王兵屯雍丘，以渊为先锋。寻以所部归康王府。

明年，张邦昌僭立，康王如济州，命渊以三千人入卫宗庙。渊至汴都，以朝服见邦昌，纳谒曰："参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渊恸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渊与杨惟忠、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群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始置御营司，以渊为都统制，扈从累月不释甲。帝如扬州，授龙、神卫

四厢都指挥使，寻改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进保大军承宣使。

时群盗蜂起，以渊为制置使平杭贼，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军贼赵万于镇江，诛杭贼陈通于杭州，降张遇于杨子桥；期年，群盗略尽。迁响德军节度使。惟赵万、陈通等已招其降，而复尽诛之。

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见帝泣告："渊专管江上海船，每言缓急决不误事。今臣所部数万，二千余骑，皆不能济。"渊忿其言，斩江北都巡检皇甫佐以自解。中书侍郎朱胜非驰见渊督之，乃始经画，已无所及，自是渊失诸将心。

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请。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议遂决。命渊守姑苏，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营缮。寻自平江赴行在，拜签书枢密院事，仍兼都统制。命下，诸将籍籍。帝闻之，乃命免奏事签书，仍解都统制，以慰众心。

先是，统制官苗傅自负世将，以渊骤用，颇觖望；刘正彦尝招巨盗丁进，亦以赏薄怨渊。而内侍康履颇用事，及渊入枢府，傅、正彦以其由宦官荐，愈不平。俟渊入朝，伏兵杀之，并杀康履，遂成明受之变。渊时年五十三。

渊为将轻财好义，家无宿储，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禄足代耕，若事锥刀，我何爱爵禄，曷若为富商大贾邪？"初，帝在南京，闻渊疾，遣中使曾泽问疾。泽还，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辍所御紫茸茵以赐。然其平群盗多杀降，与康履深交，故及于祸。赠开府仪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孙八人。绍兴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谥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长，保安军德清砦人。疏眉俊目，猿臂，善骑射。起行伍，为清涧都虞候。建炎三年，隶大将韩世忠麾下，擢偏将。世忠出下邳，闻金兵大至，士皆骇愕。元领二十骑擒其生口，知敌动息。俄逢骑数百，身自陷阵，横刺酋长坠马，余皆遁去。授阁门宣赞舍人。苗傅、刘正彦之变，从世忠追至临平与战，贼势既衰，擒于浦城。

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归路，以海舰横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数十，以长钩扳舰。元在别舸跃入敌舟，以短兵击杀数十人，擒其千户。授忠州团练使，统制前军。继从讨闽寇范汝为，转讨

湖外诸盗。时刘忠据白面山，凭险筑垒。世忠讨之，距贼营三十里而阵。元独跨马涉水薄贼砦，四顾周览。贼因山设望楼，从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壮锐于四山，视其指呼而出战。元既得其形势，归告世忠曰："易与尔，若夺据其望楼，则技穷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长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趋高，贼众莫支。乃据望楼，立赤帜，四面并进，贼遂平。改相州观察使。

绍兴四年，金人、伪齐合兵入侵。世忠自镇江趋扬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岳庙，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视我麾旂，则立帜以待，金人必自岳庙走，伏者背出。"又决河岸遏其归路。金人果走城下，伏发，金人进退无路，乃走岳庙，元追之，获百四十八人，止遣二人。时城中兵不满三千，金万户黑头虎直造城下约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伪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发，擒黑头虎。未几，金兵四集，元战却之，追北数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众。改同州观察使。六年，从世忠出下邳，以数百骑破敌伏兵，授保顺军承宣使。

十年，略地淮阳，至刘冷庄，骑才三百，当敌骑数千。元挥戈大呼，众争奋，敌披靡。俄而救至，后部疑惧，元回顾曰："我在此，若等无虑。"众乃安。转战自辰至午，敌退，成列而还。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明年，世忠罢兵柄为枢密使，以元为镇江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以统其众。又明年，进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寻授保信军节度使。卒，年五十四。赠检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父涣，任左班殿直，战死。端三岁，授三班借职。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历秦凤路队将、泾原路通安砦兵马临押，权泾原路第三将。

夏人入寇泾原，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端在遣中。庠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为夏人所薄，兵大溃，端力战败之，整军还。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怀德军相继陷没。镇戎当敌要冲，无守将，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

建炎元年十二月，娄宿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金游骑入境，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大

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义兵已复长安、凤翔。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端斩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王庶为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充节制司都统制，端雅不欲属庶。九月，金人攻陕西，庶召端会雍、耀间，端辞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龙坊，端又称已奏乞回避，席贡别遣统制官庞世才将步骑万人来会。庶无如之何，则檄贡勒端还旧任，遣陕西节制司将官贺师范趋耀，别将王宗尹趋白水，且令原、庆出师为援，二帅各遣偏将刘仕忠、寇鳙来与师范会。庶欲往耀督战，已行，会庞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状白庶，言已赴军前，庶乃止。师范轻敌不戒，卒遇敌于八公原，战死，二将各引去，端遂得泾原兵柄。

十一月，金谍知端、庶不协，并兵攻鄜延。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淳化。庶日移文趣其进，又遣使臣、进士十数辈往说端，端不听。庶知事急，又遣属官鱼涛督师，端阳许而实无行意。权转运判官张彬为端随军应副，问以师期。端笑谓彬曰："公视端所部，孰与李纲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纲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败。今端兵不满万，不幸而败，则金骑长驱，无陕西矣。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荡贼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吴玠攻华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趋耀之同官，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

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观察使、知凤翔府王□燮将所部发兴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无所归，以军付□燮，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赴襄乐劳军。庶犹以节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弥不平。端号令素严，入壁者，虽贵不敢驰。庶至，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及帐下，仅数骑而已。端犹虚中军以居庶，庶坐帐中，端先以戎服趋于庭，即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爱天子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因起归帐。庶留端军，终夕不自安。

端欲即军中杀庶，夺其兵。夜走宁州，见陕西抚谕使谢亮，说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专之，请诛庶归报。"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诛于外是跋扈也，公为则自为。"端意阻，复归军。明日，庶见端，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属，夺其节制使印，庶乃得去。

王□燮将两军在庆阳，端召之，□燮不应。会有告□燮过邠军士劫掠者，端怒，命统制官张中孚率兵召□燮，谓中孚曰：“□燮不听，则斩以来。”中孚至庆阳，□燮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

初，叛贼史斌围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谔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欲徐图之。端遣吴玠袭斌擒之，端自袭宗谔杀之。

三年九月，迁康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时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泾原，乃以知泾州郭浩权鄜延经略司公事。自谢亮归，朝廷闻端欲斩王庶，疑有叛意，以御营司提举召端，端疑不行。议者喧言端反，端无以自明。会张浚宣抚川、陕，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浚虽欲用端，然未测端意，遣张彬以招填禁军为名，诣渭州察之。彬见端问曰：“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兵已合，财已备，娄宿以孤军深入吾境，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宿孤军一事；然将士精锐，不减前日。我不可胜，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况金人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耕获。彼不得耕，必取粮河东，则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彬以端言复命，浚不主端说。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是秋，兀术窥江、淮，浚议出师以挠其势。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水战。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与浚异，浚积前疑，竟以彭原事罢端兵柄，与祠，再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

是年，浚为富平之役，军败，诛赵哲，贬刘锡。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泾原军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后，先自聚集，皆缘前帅曲端训练有方。叙端左武大夫，兴州居住。

绍兴元年正月，叙正任荣州刺史，提举江州太平观，徙阆州。于是浚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复用端。玠与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王庶又从而间之。浚入其说，亦畏端难制。端尝作诗题柱曰：“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庶告浚，谓其指斥乘舆，于是送端恭州狱。

武臣康随者尝忤端，鞭其背，随恨端入骨。浚以随提点夔路刑狱，端闻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数声；端有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连呼“铁象可惜”者又数声，乃赴逮。既至，随令狱吏絷维之，糊其口，ＴＩ之以火。端乾渴求饮，予之酒，九窍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浚寻得罪，追复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

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祸云。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然子盖、宗颜号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称焉。王渊以总率扈从有劳，遂至骄盈，失将士心，自取覆败。况结托康履与光世一辙，乌足道哉。解元始由韩世忠进，其攻城野战，未尝败衄，有可称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刚愎自用，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李宝 成闵 赵密 刘子羽 吕祉 胡世将 郑刚中

王友直，字圣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称。友直年十二，随父游，谙兵法。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结豪杰，志恢复。谓其众曰："权所以济事，权归于正，何害于理。"乃矫制自拟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余拟官有差，遍谕州县勤王。未几，得众数万，制为十三军，军置都统制、提举、提点、提辖、训练统之。九月戊子，进攻大名，一鼓而克，抚定众庶，谕以绍兴年号。乃与王任、冯谷、张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领众南归。时金人尚在扬州，久不报。

友直将由寿春涉淮而济，道拜敕书勉以率众捣敌腹心，掎角应援。除友直检校少保、天雄军节度使，王任天平军节度使，冯谷左通议大夫、徽猷阁直学士，张升右朝奉大夫、直秘阁，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阁，职任各从旧，得便宜行事。时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

旋与敌遇，相拒淮北；敌兵来益众，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审金主亮已毙，所遇乃归师，悔不袭击之。高宗视师江上，见于金陵，赐金带、章服，锡赉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陈，改复州防御使，以忠义军统制隶镇江都统司。

越四月，诏偕统制张子盖援海州。方接战，友直张一旗，大书"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潜由小迳背敌阵，因其辎重，扼归道桥，左右枕水。张子盖知友直已乘敌后，麾军进击，敌溃走，尽溺死，围遂解。转宜州观察使。

孝宗受禅，友直与统制宋宁数出奇转战。张浚都督江、淮，一见喜之，辟建康前军统制。隆兴二年九月，金人犯边，宣谕使王之望命以前军戍昭关，友直不逾时即行。他军同戍者，敌至，辄退保和州，友直孤军坚守。金兵驻黄山，鼓柝相闻，益整暇自持。

乾道元年，移镇江御前诸军统制，俄改步司左军统制兼左骁卫上将军。初，淮北之战，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访得之，乃与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还，锡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诸军统制，请祠，手诏慰劳。四

年，繇京口入觐，进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步司公事，迁侍卫亲步军都指挥使。朝廷议遣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发步司，友直请以马司先。及马帅李显忠屯金陵，友直奏马军道途转徙，困毙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转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挥使。

淳熙元年，授奉国军节度使。四年，总殿步司大阅于茅滩，铠仗精明，号令闲肃。明年，进殿前指挥使，赐第中都，赐田平江，燕射咸预。晚节宴安，军政稍失律，授宜州观察使。寻罢宫观，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内徙，三奉祠，复武宁军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复节度使，赠检校少保。

李宝，河北人。尝陷金，拔身从海道来归。金主亮渝盟，淮、浙奸民倪询、梁简等教金造舟，且为乡导。金使苏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为统军，将繇海道袭浙江。谍闻，高宗谓宰臣曰："李宝顷因召对，询以北事，历历如数。且以一介脱身还朝，陛对无一毫沮慑，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札平江，令与守臣督海舟捍御。高宗问："舟几何？"曰："坚全可涉风涛者，百二十艘。""兵几何？"曰："仅三千，皆闽、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帜甲仗亦粗备。事急矣，臣愿亟发。"赐宝衣带、鞍马、尚方弓刀、戈甲及银绢万数。

八月，次江阴，先遣其子公佐，谓曰："汝为潜伺敌动静虚实，毋误。"公佐受命，即与将官边士宁偕往。宝将启行，军士争言西北风力尚劲，迎之非利。宝下令，敢沮大计者斩。遂发苏州，大洋行三日，风甚恶，舟散不可收。宝忼慨顾左右曰："天以是试李宝邪？宝心如铁石，不变矣。"酹酒自誓，风即止。明日，散舟复集。

士宁自密州回，得敌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挟魏胜得海州。宝喜曰："吾儿不负乃翁矣。"士气百倍，趣众乘机进。适大风复作，海涛如山，宝神色不为动；风少杀，始纵舟泊抵东海。敌已云合，围海州，旌麾数十里。宝麾兵登岸，以剑画地，令曰："此非复吾境，力战与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敌奋击，将士贾勇，无不一当十。敌出不意，亟引去。胜出城迎，宝奖其忠义，勉以共立功名，胜感泣。乃维舟犒士，遗辩者四出招纳降附，声振山东。豪杰如王世修辈各署旗，集义勇，争应援，多者数万人。宝列名上诸朝，檄所部会密之胶西，命公佐以郡事畀胜，与俱发。

至胶西石臼岛，敌舟已出海口，泊唐岛，相距仅一山。时北风盛，宝祷于石臼神。俄有风自柂楼中来，如钟铎声，众咸奋，引舟握刃待

战。敌操舟者皆中原遗民，遥见宝船，绐敌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师猝至。风驶舟疾，过山薄虏，鼓声震叠，海波腾跃。敌大惊，掣矼举帆，帆皆油缬，弥亘数里，风浪卷聚一隅，窘束无复行次。

宝亟命火箭环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烧数百艘。火所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叱壮士跃登其舟，短兵击刺，殪之舟中。余所谓签军，尽中原旧民，皆登岛垠，脱甲归命，以故不杀。然仓卒，舟不获舣，溺死甚众。俘大汉军三千余人，斩其帅完颜郑家奴等六人，禽倪询等上于朝，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余物众不能举者，悉焚之，火四昼夜不灭。

宝将乘势席卷，公佐切谏，以为金主亮方济淮，闻通、泰已陷，得远失近，且有腹背忧。乃还军驻东海，视缓急为表里援。遣曹洋轻舟报捷。上喜曰："朕独用李宝，果立功，为天下倡矣。"诏奖谕，书"忠勇李宝"四字，表其旗帜。除静海军节度使、沿海制置使，赐金器、玉带。

亮闻胶西之败，大怒，召诸酋约以三日渡江，于是内变杀亮。向微唐岛之捷，则亮之死未可期，钱唐之危可忧也。宝之功亦大矣。

宝战具精利，宰臣陈康伯取其长枪、克敌弓弩，俾所司为式制之。卒，赠检校少保。

成闵，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刘韐为真定帅，募勇士捍金兵，闵在麾下。高宗即位，闵领数百骑至扬州。会上南渡，韩世忠追苗傅及袭兀术、讨范汝为，闵皆在戎行，又以力战却敌，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从世忠入见，世忠指闵曰："臣在南京，自谓天下当先，使当时见此人，亦避一头矣。"上嘉叹劳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团练使。召见，赐袍带、锦帛，加赠玉束带。时方与金盟，世忠罢兵，入为枢密使，诏进闵棣州防御使、殿前游奕军统制，历迁保宁军承宣使。

绍兴二十四年，拜庆远军节度使。寻丁母忧，诏起复，赠其母郑国夫人。金主亮将败盟，诏闵提禁旅三万镇武昌，命湖北守、漕创砦屋三万间以待之，发折帛米钱茶引共百四十余万缗、义仓和粜米六十三万石备军用，仍赐金器、剑甲临遣之。闵至鄂，未几，进屯应城县。

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讨使。十一月，诏回援淮西。闵喜于得归，冒雨兼程趋建康，士卒多

道死，朝廷所给犒师物奄归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闵斩之。未几，除淮东制置使，驻镇江。既而言者论诸军皆聚镇江，恐敌出不意捣上流，于是诏闵发鄂州张成、华旺军回驻鄂。

亮死，闵引兵渡江趋扬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闵列兵南岸，军士喏声相闻。金人笑之曰："寄声成太尉，有勤护送。"时虏气已夺，日虞王师之至，委弃戈甲、粟米山积，诸军多仰以给。惟闵军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众。

闵至泗州，奏已克复淮东。寻入朝，，凡侍从、卿监、阁门、内侍，皆有赂遗。左正言刘度劾之，犹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寻复为御史论列，罢太尉，婺州居住，夺庆远节。乾道初，听自便，归湖州；寻诏复节，都统镇江诸军。九年，请词，致仕，治园第于平江。

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赠开府仪同三司。子十一人。

赵密字微叔，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试崇政殿，授河北队将，戍燕。高宗以大元帅开府，檄统先锋援京师。

建炎元年，从张俊讨任城寇李昱，俊轻骑先行，遇伏，密奔射毙数人，乃脱。擢阁门祗候。俊置靖胜军，以密统之。平贼董青、越万、徐明等，累功转武节郎、左军统领。金兵陷扬州，士民随乘舆渡江，众数万，密露立水滨，麾舟济之。苗傅之变，破赤心军于临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杨沂中与殊死战，败之，进武功大夫，升统制。

绍兴元年，李成、驰进扰江、淮，俊复遣密大破之，成、进皆北遁。赐金带，转亲卫大夫、康州刺史，总管泾原马步军。平张莽荡，寻诏入卫。十年，金犯亳、宿，从俊营合肥，出西路。时水潦暴涨，涉六昼夜始达宿，与敌遇，败之。

明年，敌分兵犯滁、濠，密进击之，且命张守忠以五百骑出全椒县，伏篁竹间，敌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断其归路，又败之。进中卫、协忠大夫，和州团练、防御使。寻拜宣州观察使，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步军。

海寇朱明暴横，密授张守忠方略曰："海与陆异，穷之则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计，明降。进定江军承宣使、崇信军节度使，以年劳转太尉，拜开府仪同三司。明年，领殿前都指挥使，献本军酒方十六所，积钱十万缗、银五万两助军用，诏奖之。上疏告

老，以万寿观使奉朝请。

隆兴二年，进少保致仕。俄报金复犯淮，诏密再为殿前都指挥使。初，敌声言航海，朝论选从官视舟师，彻禁旅防守，密不为动，迄如所料。和议成，罢为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赠少傅。

刘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资政殿学士韐之长子也。宣和末，韐帅浙东，子羽以主管机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贼，入主太府、太仆簿，迁卫尉丞。韐守真定，子羽辟从。会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阁。京城不守，韐死之，既免丧，除秘阁修撰、知池州。

以书抵宰相，论天下兵势，当以秦、陇为根本。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枢密院检详文字。

建炎三年，大将范琼拥强兵江西，召之弗来，来又不肯释兵。知枢密院事张浚，与子羽密谋诛之。一日，命张俊以千兵渡江，若备他盗者，使皆甲而来。因召俊、琼及刘光世赴都堂议事，为设饮食，食已，诸公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取黄纸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卫以俊兵，送狱。光世出抚其众，数琼在围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状。且曰："所诛止琼尔，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刃曰："诺。"有旨分隶御营五军，顷刻而定。琼竟伏诛。浚以此奇其材。

浚宣抚川、陕，辟子羽参议军事。至秦州，立幕府，节度五路诸将，规以五年而后出师。明年，除徽猷阁待制。金人窥江、淮急，浚念禁卫寡弱，计所以分挠其兵势者，遂合五路之兵以进。子羽以非本计，争之。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耳。"遂北至富平，与金人遇，战不利。金人乘胜而前，宣抚司退保兴州，人情大震。

官属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斩也！四川全盛，敌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铁山、栈道之险，未敢遽窥耳。今不坚守，纵使深入，而吾僻处夔、峡，遂与关中声援不相闻，进退失计，悔将何及。今幸敌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当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属出关，呼召诸将，收集散亡，分布险隘，坚壁固

垒，观衅而动。庶几犹或可以补前愆而赎后咎，奈何乃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诸参佐无敢行者。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复以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诸亡将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关，而分兵悉守诸险塞。金人知有备，引去。

明年，金人复聚兵来攻，再为玠所败。浚移治阆州，子羽请独留河池，调护诸将，以通内外声援，浚许之。明年，玠以秦凤经略使戍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镇抚使戍金州。二镇皆饥，兴元帅臣闭籴，二镇病之。玠、彦皆愿得子羽守汉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子羽至汉中，通商输粟，二镇遂安。除宝文阁直学士。

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彦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饶风岭，驰告玠。玠大惊，即越境而东，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列营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伤山积，更募死士，由间道自祖溪关入，绕出玠后。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军山，玠难之，遂西。

子羽焚兴元，退守三泉县，从兵不满三百，与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遗玠书诀别。玠时在仙人关，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矣。”玠乃间道会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复往守仙人关。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壁垒，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营十数里。子羽据胡床，坐于垒口。诸将泣告曰：“此非待制坐处。”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敌寻亦引去。

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复大震。张浚欲移潼川，子羽遗浚书，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离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谋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凤翔，遣十人持书旗招子羽，子羽尽斩之，而留其一，纵之还，曰：“为我语贼，欲来即来，吾有死尔，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预徙梁、洋公私之积，至是，金人深入，馈不继，又腹背为子羽、玠所攻，死伤十五六，疫疠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师掩击，堕溪涧死者不可胜计，余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始，金人攻蜀，所选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战被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辄二人推其后，前者死，后者被其甲以进，又死，则又代之，其为必取计如此。浚虽衄师，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还兴元。四年，坐富平之役，与浚俱罢。寻为言者所论，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

新除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始为裨将，未知名。子羽独奇之，言于浚，浚与语大悦，使尽护诸将。至是，上疏论子羽之功，请纳节赎其罪。诏听子羽自便。明年，复元官，提举江州太平观。

张浚还朝，议合兵大举，乃请召子羽，令谕旨西帅，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几，权都督府参议军事，与主管机宜文字熊彦诗同抚谕川、陕。时吴玠屡言军前乏粮，故令子羽见玠谕指，且与都转运使赵开计事，并察边备虚实以闻，时五年冬也。明年秋，与彦诗同还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图，宜益兵屯田，以俟机会。"时张浚以淮西安抚使刘光世骄惰不肃，密奏请罢之，而以其兵属子羽。子羽辞，乃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

七年，淮西郦琼叛，张浚罢相。八年，御史常同论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赵鼎曰："章疏中论及结吴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枢密使张浚荐子羽复元官，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议清野，淮东之人，皆徙镇江，抚以恩信，虽兵民杂居，无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问子羽，子羽曰："异时金人入寇，飘忽如风雨，今久迟回，必有他意。"盖金人以柘皋之败，欲急和也。未几，果遣使议和。复徽猷阁待制。秦桧风谏官论罢之，复提举太平观。

十六年，卒。子珙，自有传。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子羽与弟子翚笃教之，异时卒为大儒云。

吕祉，字安老，建州建阳人。宣和初，上舍释褐。建炎二年，为右正言，以论事忤执政，通判明州。

绍兴元年，盗起湖南、北，为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逾年盗平。进直秘阁，寻召赴行在。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将出师，辟祉议军事，除直徽猷阁，充参议官，辞不行。

三年，升直龙图阁、知建康府。祉到官，与通判府事吴若、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充共议，作《东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谓："立国于东南者，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今临安僻在海隅，移跸江上，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严，独韩世忠统锐卒在高邮。金既陷涟水，破山阳、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为世忠援。"既而援

兵不至，世忠退保镇江。祉再上言："置江北于度外，非命帅宣抚两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当急遣诸将，且乞亲御六师，庶几上下协心，可以不战而胜。"于是降诏亲征。车驾至平江，金人退师。

五年，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寻除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给事中。六年，迁刑部侍郎、都督府参议军事，俄迁吏部侍郎。刘豫分道入寇，时车驾驻平江，或请回临安，且令守江防海。祉独抗言："士气当振，贼锋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刘麟众十万，已次濠、寿。刘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军已行，乃命祉驰往军前，督其还。七年，迁兵部尚书，升督府参谋军事，往淮西抚谕诸军。

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罢之，乃命行营左护军前统制王德为都统制，又以统制官郦琼为之副。琼与德素不协，祉还朝，琼与德交讼于都督府及御史台，乃命德还建康，以其军隶督府。八月，复命祉往庐州节制之。祉至庐州，琼等复讼德。祉谕之曰："若以君等为是，则大相诳。然张丞相但喜人向前，傥能立功，虽有大过亦阔略，况此小嫌乎？当力为诸公辨之，保无他虑。"琼等感泣。

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罢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其书吏漏语于琼，琼令人遮祉所遣邮置，尽得祉所言，大怨怒。会朝廷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置司盱眙；杨存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为副，置司庐州；召琼赴行在。琼惧，遂叛。诸将晨谒祉，坐定，琼袖出文书，示中军统制官张璟曰："诸兵官有何罪，张统制乃以如许事闻之朝廷邪？"祉见之大惊，欲返走，不及，为琼所执。璟及兵马钤辖乔仲福，统制刘永、衡友死之。琼遂率全军四万人渡淮降刘豫，拥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马曰："刘豫逆臣，我岂可见之？"众逼祉上马，祉骂曰："死则死于此！"又语其众曰："刘豫逆臣，尔军中岂无英雄，乃随郦琼去乎？"众颇感动，凡千余人环立不行。琼恐摇动众心，急策马先渡，祉遇害。

时有得祉括发之帛归吴中者，其妻吴氏持帛自缢以徇葬，闻者哀之。庆元间，诏立庙赐额，以旌其忠云。

胡世将，字承公，常州晋陵人，宿之曾孙。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范汝为寇闽，以世将为监察御史、福建路抚谕使。入境，韩世忠已平贼。迁尚书右司员外郎，又迁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职奉祠。未几，除徽猷阁待制、知镇江府，入为礼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使。属建昌兵变，杀守卒，婴城以叛，世将以便宜发兵讨平之。除兵部侍郎，复知镇江。

未几，召为给事中兼侍讲，直学士院，复迁兵部侍郎。寻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抚吴玠以军无粮，奏请踵至。世将既被命入境，约玠会议。蜀之饷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始达。于是奏用转般摺运之法，军储稍充，公私便之。

绍兴九年，玠卒，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时关陕初复，朝廷分军移屯熙、秦、鄜延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长安，诸路皆震。蜀兵既分，声援几绝，乃遣大将吴璘、田晟出凤翔，郭浩出奉天，杨政由赤谷归河池。不数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风，金人逡巡不敢度陇，分屯之军得全师而还。诏除端明殿学士。

十一年秋，朝廷复用兵。会母丧，命起复。遂复陇州，破岐下诸屯，又取华、虢，兵威稍振。未几，疡发于首。除资政殿学士致仕，恩数视签书枢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给葬事。

郑刚中，字亨仲，婺州金华人。登进士甲科，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刚中由秦桧荐于朝，桧主和议，刚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请去，不许，改秘书少监。

金归侵疆，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及还，除礼部侍郎。复遣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谕诸将罢兵，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金使乌陵赞谟入境，欲尽取阶、成、岷、凤、秦、商六州，刚中力争不从；又欲姑取商、秦，于大散关立界，刚中又坚不从。继除川、陕宣抚副使。

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刚中恐败和好，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地分，于是割秦、商之半，弃和尚原以与金。朝廷命刚中去“陕”字，为四川宣抚副使。刚中治蜀，颇有方略。宣抚司旧在绵、阆间，及胡世将代吴玠，就居河池，馈饷不继。刚中奏：利州在潭毒关内，与兴、洋诸关声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费百万。刚中始至，即欲移屯一军，大将杨政不从，呼政语之曰：“刚中虽书生，不畏死！”声色俱厉，政即听命。

都统每入谒，必庭参然后就坐。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语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行礼如故。

奏蠲四川杂征，又请减成都府路对籴及宣抚司激赏钱。时刚中于阶、成二州营田，抵秦州界，凡三千余顷，岁收十八万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而统制官知成州王彦、知阶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凤州杨从仪亦领沿边安抚。刚中请分利州为东、西路，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州、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命政为安抚；以兴、阶、成、西和、文、陇、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命璘为安抚；而命浩为金、房、开、达州安抚；诸裨将领安抚者皆罢。从之。弛夔路酒禁，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时军已罢，移屯内郡，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罢。从之。

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以赵不弃为之，不隶宣抚司。不弃牒宣抚司，刚中怒，由是有隙。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桧阳召不弃归，因召刚中。刚中语人曰："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桧闻愈怒，遂罢，责桂阳军居住；再责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论曰：自绍兴和议成，材武善谋之士，无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矫制起兵，李宝之立功胶西，成闵、赵密皆足以斩将搴旗，刘子羽转战屡胜，吕祉不从刘豫，胡世将、郑刚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兴复也。

列传第一百三十

○白时中 徐处仁 冯澥 王伦 宇文虚中 汤思退

白时中，字蒙亨，寿春人。登进士第，累官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郓州，已而复召用。政和六年，拜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进、太宰兼门下，封崇国公，进庆国。

始，时中尝为春官，诏令编类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时中进《政和瑞应记》及《赞》。及为太宰，表贺翔鹤、霞光等事。圜丘礼成，上言休气充应，前所未有，乞宣付秘书省。时燕山日告危急，而时中恬不为虑。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备，时中谓宇文粹中曰："万事须是涉历，非公尝目击守城之事，吾辈岂知首尾邪？"

钦宗即位，召大臣决策守京师，问谁可将者。李纲言："朝廷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有事之日。时中辈虽书生，然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勃然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乎？"纲曰："陛下傥使臣，当以死报。"于是以纲为右丞，充守御使。时中寻罢为观文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御中劾时中孱懦不才，诏落职。未几，卒。

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中进士甲科，为永州东安县令。蛮人叛，处仁入峒，开示恩信，蛮感泣，誓不复反。知济州金乡县。以荐者召见，徽宗问京东岁事，处仁以旱蝗对。问："邑有盗贼乎？"曰："有之。"上谓处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

时初置算学，议所祖，或以孔子赞《易》知数。处仁言："仲尼之道无所不备，非专门比。黄帝迎日推策，数之始也，祖黄帝为宜。"擢监察御史，迁殿中、右正言、给事中。摄开封府，裁决如流，囚系常空。进户部尚书，继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丁母忧，免丧，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徙知永兴军。

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寻改知河阳，落职知蕲州。久之，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颍昌府。民有得罪宫掖者，虽赦不原，处仁为奏上。童贯乘是挤之，夺职，提举鸿庆宫。复延康殿学士、知汝州，再奉鸿庆祠、知徐州，召为醴泉观使。

徽宗访以天下事，处仁对曰：“天下大势在兵与民，今水旱之余，赋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谋之，后将有不胜图者。”上曰：“非卿不闻此言。”明日，除侍读。进读罢，理前语，处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国用，于岁之杪，宜会朝廷一岁财用之数，量入为出，节浮费，罢横敛，百姓既足，军储必丰。”上称善诏置裕民局讨论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悦，言者谓：“今设局曰‘裕民’，岂平日为不裕民哉？”乃罢局，出处仁知扬州。未几，以疾奉祠归南都。

方腊为乱，处仁亟见留守薛昂，为画守战之策。因语昂曰：“睢阳蔽遮江、淮，乃国家受命之地，脱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语闻于朝，起为应天尹。河北盗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惨而怯，盗无轻重悉抵死，小有警，辄闭城以兵自卫。处仁至，即大开城门，彻牙内甲兵，人情遂安。

徽宗赐手诏曰：“金人虽约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变，有当行事以闻。”处仁上《备边御戎》十策。进观文殿学士，召为宝箓宫使，特升大学士。旧制，大观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处仁始。

钦宗即位，金人犯京师，处仁储粮列备，合锐兵万人勤王；奏乞下诏亲征，以张国威。奏至，朝廷适下亲征诏书，以李纲为行营使。即移书纲，言备御方略。金人请和而归，处仁奏宜伏兵浚、滑，击其半济，必可成功。召为中书侍郎。入见，钦宗问割三镇，处仁言：“国不竞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潜藩，不当弃。”与吴敏议合。敏荐处仁可相，拜太宰兼门下侍郎。

童贯部胜捷军卫徽宗东巡，贯既贬，军士有恶言。徽宗将还，都人汹惧，或请为备。处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属车西还，天下大庆，宜郊迎称贺。军士妄言，臣请身任之。”乃以处仁为扈驾礼仪使，统禁旅从出郊，迄二圣还宫，部伍肃然。

初，处仁为右丞，言：“六曹长贰，皆异时执政之选，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顿异，岂有前不能决一职而后可共政者乎？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诿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乃申尚书省。”会处仁以忧去，不果行，及当国，卒奏行之。

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库有美珠，山密语宁德宫宦者，用特旨取之。处仁奏：“陛下鉴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为道君太上皇后寿，

诚细故，且美事；然此端一开，则前日应奉之徒复纵，臣为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

处仁言论，初与吴敏、李纲合，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唐恪、耿南仲、聂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讽言者论之，与敏俱罢，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一宫使。寻知东平府，提举崇福宫。高宗即位，起为大名尹、北道都总管，卒于郡。

处仁在宣和间，数请宽民力以弭盗贼。尹大名，以刚廉称。及为首相，无大建明，方进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仲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为防秋计，处仁谓金人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南都受围时，处仁在围城中，都人指为奸细，杀其长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冯澥字长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宁末，为秘书丞、通判梓州，邓绾荐为台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荐于朝，官终祠部郎中。澥登进士第，历官入朝，以言事再谪。

靖康元年，澥为左谏议大夫。金人围太原，朝廷命李纲宣抚两河，澥奏罢之。金人要割三镇，高宗自康邸出使，除澥知枢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寻除尚书左丞。金人犯阙，诏宗室郡王为报谢使，澥与曹辅以枢密为副，留金营三日归，诏暂权门下侍郎。钦宗诣金营，澥扈从。张邦昌僭位，与澥有旧，取之归，以澥康邸旧臣，命为奉迎使，为总领迎驾仪物使。建炎初，除资政殿学士、知潼川府。言者论澥尝污伪命，夺职，已而复官。绍兴三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

澥为文师苏轼，论西事与蔡京忤。郡人张庭坚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离，澥力振其家，及入谏省，奏官其一子。然议论主熙、丰、绍圣，而排邹浩、李纲、杨时，君子少之。

王伦，字正道，莘县人，文正公旦弟勖玄孙也。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汴京失守，钦宗御宣德门，都人喧呼不已，伦乘势径造御前曰：“臣能弹压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伦曰：“臣未有官，岂能弹压？”道自荐其才。钦宗取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伦下楼，挟恶少数人，传旨抚定，都人乃息。宰相何□以伦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补修职郎，斥不用。

建炎元年，选能专对者使金，问两宫起居，迁朝奉郎，假刑部侍

郎。充大金通问使，阁门舍人朱弁副之，见金左副元帅宗维议事，金留不遣。

有商人陈忠，密告伦二帝在黄龙府，伦遂与弁及洪皓以金遗忠往黄龙府潜通意，由是两宫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粘罕使乌陵思谋即驿见伦，语及契丹时事。伦曰："海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万世无变。云中之役，我实馈师，赞成厥功。上国之臣，尝欲称兵南来，先大圣惠顾盟好，不许。厥后举兵以祸吾国，果先大圣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并用，期必复古。盍思久远之谋，归我二帝、太母，复我土疆，使南北赤子无致涂炭，亦足以慰先大圣之灵，幸执事者赞之。"思谋沉思曰："君言是也，归当尽达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国遣使来，问其意指，多不能对。思谋传侍郎语欲议和，决非江南情实，特侍郎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来何为哉？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惟元帅察之。"粘罕不答。是后，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相继入使，皆拘之。

绍兴二年，粘罕忽自至馆中与伦议和，纵之归报。是秋，伦至临安，入对，言金人情伪甚悉，帝优奖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官其二弟一侄。时方用兵讨刘豫，和议中格。三年，韩肖胄使金还，金遣李永寿、王诩继至。二人骄倨，以伦充伴使，伦与道云中旧故，骄倨少损，遂拜诏。讫事，伦复请祠。刘光世求伦参议军事，辞。宰相赵鼎请召伦赴都堂禀议，伦陈进取之策，不合，复请祠。

七年春，徽宗及宁德后讣至，复以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伦奉诏以行，因附进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仍以金帛赐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家属之在金国者。

伦至睢阳，刘豫馆之，疑有他谋，移文取国书。伦报曰："国书须见金主面纳，若所衔命，则祈请梓宫也。"豫胁取不已。会迓者至，渡河见挞懒于涿州，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国。"

是年冬，豫废。伦及高公绘还，左副元帅昌送伦等曰："好报江南，自今道涂无壅，和议可以平达。"伦入对，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又许归河南地，且言废豫之谋由己发之。帝大喜，赐予特异。

初，伦既见昌，昌遣使偕伦入燕见金主亶，首谢废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遂遣伦还，且命太原少尹乌陵思谋、太常少卿石庆来议事。至行在，伦往来馆中计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学士再使金国，知阁门事蓝公佐为之副，申问讳日，期还梓宫。伦辞，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余事。既至金国，金主亶为设宴三日，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偕伦来。

朝论以金使肆嫚，抗论甚喧，多归罪伦。十一月，伦至行在，引疾请祠，不许，趣赴内殿奏事。时哲等骄倨，受书之礼未定。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诣都堂与秦桧议，召伦责曰："公为使通两国好，凡事当于彼中反覆论定，安有同使至而后议者？"伦泣曰："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今日中丞乃责伦如此。"桧等共解之曰："中丞无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伦曰："此则不敢不勉。"伦见通古，以一二策动之。通古恐，遂议以桧见金使于其馆，受书以归。金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

九年春，赐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伦至东京，见金右副元帅兀术，交割地界，兀术还燕。五月，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初，兀术还，密言于金主曰："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之与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伦有云中故吏隶兀术者潜告伦，伦即遣介具言于朝，乞为备。兀术遂命中山府拘伦，杀宗磐及挞懒。

十月，伦始见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伦："知挞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既就馆，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卿留云中已无还期，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乃遣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伦以俟报；已而迁之河间，遂不复遣。

十年，金渝盟，兀术等复取河南。伦居河间六载，至十四年，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金益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缢杀之。伦厚赂使少缓，遂冠带南向，再拜恸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于是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诏赠通议大夫，赐其家金千两、帛千

匹。子述与从兄遵间入金境，至河间，得伦骨以归，官给葬事。后谥愍节。

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华阳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历官州县，入为起居舍人、国史编修官、同知贡举，迁中书舍人。

宣和间，承平日久，兵将骄惰，蔡攸、童贯贪功开边，将兴燕云之役，引女直夹攻契丹，以虚中为参议官。虚中以庙谟失策，主帅非人，将有纳侮自焚之祸，上书言："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虚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报。

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贯闻之，忧懑不知所为，即与虚中及范讷等谋，以赴阙禀议为遁归之计，以九月至汴京。是日，报粘罕迫太原，帝顾虚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两路并进，事势若此，奈何？"虚中奏："今日宜先降诏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即命虚中草诏，略曰："言路壅蔽，面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怼而朕不知。"又言出宫人、罢应奉等事。帝览诏曰："今日不吝改过，可便施行。"虚中再拜泣下。

时守御难其人，欲召熙河帅姚古与秦凤帅种师道，令以本路兵会郑、洛，外援河阳，内卫京城。帝顾谓虚中曰："卿与姚古、师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护其军。"遂以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虚中檄趣姚古、师道兵马，令直赴汴京应援。金骑至城下，放兵掠至郑州，为马忠所败，遂收敛为一。西路稍通，师道、姚古及其他西兵并得达汴京。虚中亦驰归，收合散卒，得东南兵二万余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统领于汴河上从门外驻兵。

会姚平仲劫金营失利，西兵俱溃，金人复引兵逼城下，虚中缒而入。钦宗欲遣人奉使，辨劫营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兴兵，大臣皆不肯行。虚中承命即往都亭驿，见金使王汭，因持书复议和。渡濠桥，道逢

甲骑如水，云梯、鹅洞蔽地，冒锋刃而进。既至敌营，露坐风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围绕，久乃得见康王于军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见二太子者语不逊，礼节倨傲。抵暮，遣人随虚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彦、吴敏、李纲、曹晟及金银、骡马之类，又欲御笔书定三镇界至，方退军。

令虚中再往，必请康王归。虚中再出，明日，从康王还，除签书枢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镇，虚中泣下不言，金帅变色，虚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讵忍割弃。"诸酋曰："枢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国人称"脱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议和之罪，罢知青州，寻落职奉祠。建炎元年，窜韶州。

二年，诏求使绝域者，虚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杨可辅副之。寻又以刘诲为通问使，王贶为副。明年春，金人并遣归，虚中曰："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虚中有才艺，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见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金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金人号为"国师"。然因是而知东北之士皆愤恨陷北，遂密以信义结约，金人不觉也。

金人每欲南侵，虚中以费财劳人，远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国。王伦归，言："虚中奉使日久，守节不屈。"遂诏福州存恤其家，仍命其子师瑗添差本路转运判官。桧虑虚中沮和议，悉遣其家往金国以牵制之。金皇统四年，转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之者摘其字以为谤讪，由是媒蘖成其罪，遂告虚中谋反。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邪？"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为之昼晦。淳熙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且为置后，是为绍节，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开禧初，加赠少保，赐姓赵氏。有文集行于世。

汤思退，字进之，处州人。绍兴十五年，以右从政郎授建州政和县令，试博学宏词科，除秘书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贰中秘，秉史笔。

二十五年，由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未几参大

政。先是，秦桧当国，恶直丑正，必不异和议，不摘己过，始久于用。时思退名位日进，桧病笃，招参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属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德元虑其以我为自外，不敢辞，思退虑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闻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桧党，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枢密院事。明年，拜尚书右仆射；又二年，进左仆射。明年，侍御史陈俊卿论其“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父子恩也。”遂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

隆兴元年，符离师溃，召思退复相。谏议大夫王大宝上章论之，不报。金帅纥石烈志宁遗书三省、枢密院，索海、泗、唐、邓四郡。思退欲与和，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加枢密院计议、编修官，持报书以往。既行，上戒勿许四郡。仲贤至宿州，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皇恐，言归当禀命，遂以忠义为三省、枢密院书来。上犹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知阁门事龙大渊副之，将割弃四州。张浚在扬州闻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贤辱国无状。上怒，会侍御周操论仲贤不应擅许四郡，下大理究问，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仆射，浚右仆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与和，请上幸建康，图进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礼物并回，诏荆、襄、川、陕严边备，窜仲贤郴州。思退恐，奏请以宗社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上批示三省曰：“金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议论秦桧不若。”思退大骇，阴谋去浚，遂令之望、大渊驿疏兵少粮乏，楼橹、器械未备，人言委四万众以守泗州，非计。上颇惑之，乃命浚行边，还兵罢招纳。浚力乞罢政，许之。上命思退作书，许金四郡。

既而金专事杀戮，上意中悔，思退复密令孙造谕敌以重兵胁和。上闻有敌兵，命建康都统王彦等御之，仍命思退督江、淮军，辞不行。仆散忠义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极论思退急和撤备之罪，遂罢相，寻责居永州。于是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论思退、王之望、尹穑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思退忧悸死。

思退始终与张浚不合，浚以雪耻复仇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为口实，更胜迭负，思退之计迄行，然终以不免。敌既得海、泗、唐、邓，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论曰：以白时中之孱佞，徐处仁之奸细，冯澥之邪枉，汤思退之巧诈，而排杨时，误李纲，异张浚，其识趣可见矣，虽有小善，何足算

哉。王伦虽以无行应使，往来虎口，屡被拘留，及金人胁之以官，竟不受，见迫而死，悲夫！较之虚中即受其命，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贵者，大有间矣。卒以轻肆讥讽，覆其家族，真不知义命者哉。虽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让之言，益可愧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纶 尹穑 王之望 徐俯 沈与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汉章，唐宰相敬则之后，七世祖避地闽中，为闽县人。世学《易》，入太学。宣和五年，登进士第，调常州宜兴簿。金将犯边，居民求避地，倬为具舟给食，众赖以济。未几，民告涝于郡，郡檄倬考实，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夺。张浚荐倬，召对，除福建、广东西财用所属官。宣谕使明橐再荐于朝，时方以刘豫为忧，倬因赐对，策其必败。高宗大喜，诏改合入官。与丞相秦桧忤，出教授越州。用张守荐，除诸王府教授。桧恶言兵，倬论掩骼事，又忤之。

梁汝嘉制置浙东，表摄参谋。有群寇就擒，属倬鞫问，独窜二人，余释不问。曰："吾大父尉崇安日，获寇二百，坐死者七十余人。大父谓此饥民剽食尔，乌可尽绳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赏。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剑。建寇阿魏众数千，剑邻于建，兵忄奕不可用，倬重赏募卒擒获，境内迄平。

除知惠州。陛辞，因言尝策刘豫必败，高宗记其言，问："卿久淹何所？"倬曰："厄于桧。"上愀然慰谕，目送之。旬日间，除国子监丞，寻除浙西提举，且命自今在内除提举官，今朝辞上殿，盖为倬设也。既对，上曰："卿以朕亲擢出为部使者，使咸知内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独知卿。"除右正言，累迁中丞。尝言："人主任以耳目，非报怨任气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辄夙兴露告，若上帝鉴临。奏疏凡数十，如发仓廪，蠲米价，减私盐，核军食，率焚稿不传。知贡举，迁参知政事。

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金兵犯江，倬陈战、备、应三策，且谓兵应者胜，上深然之。又策敌三事：上焉者为耕筑计，中焉者守备，下则妄意绝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陈俊卿、刘珙之进用，皆倬所荐也。

高宗自建康回銮，有内禅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屡求去。诏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孝宗即位，谏臣以为言，降资政殿学士。明年致仕，卒。复元职，恤典如宰相，赠特进。孙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书。

王纶，字德言，建康人。幼颖悟，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五年进士第，授平江府昆山县主簿，历镇江府、婺州、临安府教授，权国子正。

时初建太学，亡旧规，凭吏省记，吏缘为奸。纶厘正之，其弊稍革。迁敕令所删定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兵部郎官。言："孔门弟子与后世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从祀先圣，今辟庠序，修礼乐，宜以其式颁诸郡县。"

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师逊荐，为监察御史，与秦桧论事，忤其意，师逊遂劾纶，且言："智识浅昧，不能知纶。"由此罢去。逾年，知兴国军。桧死，召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寻兼权礼部侍郎。

二十六年，试中书舍人。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诏命填委，多纶所草。纶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条，从之。兼侍讲。上喜读《春秋左氏传》，纶进讲，与上意合。尝同讲读官荐兴化军郑樵学行，召对命官，且给笔札，录其所著史。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吴玠神道碑》，称上旨，赐宸翰褒宠。

二十八年，除同知枢密院事。金将渝盟，边报沓至，宰相沈该未敢以闻。纶率参知政事陈康伯、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共白其事，乞备御。已而纶病肺暍，告请祠，上遣御医诊视，且赐白金五百两。

二十九年六月，朝论欲遣大臣为泛使觇敌，且坚盟好。纶请行，乃以为称谢使，曹勋副之。至金，馆礼甚隆。一日，急召使入，金主御便殿，惟一执政在焉，连发数问，纶条对，金主不能屈。九月，还朝入见，言："邻国恭顺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汤思退等皆贺。然当时金已谋犯江，特以善意绐纶尔。

纶旧疾作，力丐外，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带赐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敌犯江，纶每以守御利害驿闻，上多从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赠左光禄大夫，谥章敏。无子，以兄绰之子为后。

尹穑，字少稷。建炎中兴，自北归南。绍兴三十二年，与陆游同为枢密院编修官。权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荐其博学有文，召对称旨，二人并赐进士出身。孝宗奖用西北之士，隆兴元年，除穑监察御史，寻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历迁谏议大夫，未几而罢。

初，符离师溃，汤思退复相，金帅移书索地，诏侍从台谏集议。穑

时为监察御史，以为国家事力未备，宜与敌和，惟增岁币，勿弃四州，勿请陵寝，则和议可成。既而卢仲贤出使，为金所胁，又将遣王之望，张浚极言其不可。穑为右正言，惧和议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几罢政。后将割四郡，再易国书，岁币如所索之数，而敌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穑为侍御史，乞置狱，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牵引凡二十余人。

时方以和为急，擢穑为谏议大夫。敌势浸张，远近震动，都督、同都督相继辞行。上书者攻和议之失，且言："穑专附大臣为鹰犬，如张浚忠诚为国，天下共知，穑不顾公议，妄肆诋诽；凡大臣不悦者皆逐之，相与表里，以成奸谋，皆可斩。"上虽怒言者，而一时主议之臣与穑，皆相继废黜。先是，胡铨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悦，命铨与穑分往浙东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为言者所劾，遂皆罢，语在《陈康伯传》。

王之望，字瞻叔，襄阳谷城人，后寓居台州。父纲，登元符进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荫补，绍兴八年，登进士第。教授处州，入为太学录，迁博士。久之，出知荆门军，提举湖南茶盐，改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寻改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提举四川茶马。

朝臣荐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金人渝盟，军书旁午，调度百出，之望区画无遗事。第括民质剂未税者，搜抉隐匿，得钱为缗四百六十八万，众咸怨之。后升太府卿。

孝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充川、陕宣谕使。先是，敌帅合喜寇凤州之黄牛堡，吴璘击走之，遂取秦州，连复商、陕、原、环等十七郡。敌以璘精兵皆在德顺，力攻之。时陈康伯秉政，方议罢德顺戍，虞允文为宣谕使，力争不从，上以手札命璘退师。之望既代允文宣谕使，赞璘命诸将弃德顺，仓卒引退。敌乘其后，正兵三万，还者仅七千人，将校所存无几，连营恸哭，声震原野。上闻而悔之。

隆兴初，右谏议大夫王大宝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未几，权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之望雅不欲战，请朝，因奏："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窃观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学士院。

汤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问使。寻议先遣小使觇敌，召之望还。之望首以守备不足恃为告，上亟罢都督府，以之望为淮

西宣谕使，甫拜命，又擢右谏议大夫。之望因上章极言廷臣执偏见为身谋，乞明诏在庭，平其心于议论之际。时思退主和议，浚主恢复，之望言似善，实阴为思退地也。

既而视师江上。金复犯边，遂上和、战二策，且言措置守御之备，疏奏未达，拜参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枢密院事。敌兵交至，濠、楚守将或弃城遁，上命汤思退督江、淮师；未行，复令之望督视，改同都督。力辞不行。会太学诸生上书，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参知政事劳师江、淮。

之望先尝贻书敌帅。至是，王抃使敌军，并割商、秦地；许归被俘人，惟叛亡不预；世为叔侄之国。敌皆听许，讲解而罢。上闻敌师退，令督府择利击之，之望下令诸将不得妄进。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还，不可冒小利，害大计。"言者论罢为端明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捕海贼王大老，捷闻，加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寻复罢。六年冬，卒。

之望有文艺干略，当秦桧时，落落不合或谓其有守。绍兴末年，力附和议，与思退相表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地割而敌势益张，之望迄以此废焉。

徐俯，字师川，洪州分宁人。以父禧死国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门郎。靖康中，张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时工部侍郎何昌言与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买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驱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

内侍郑谌识俯于江西，重其诗，荐于高宗。胡直孺在经筵，汪藻在翰苑，迭荐之，遂以俯为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自元丰更制以来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阳城、种放，则未尝不循序而进，愿姑以所应者命之。昔元稹在长庆间，擢知制诰，真不忝矣。缘其为荆南判司，命从中出，召为省郎，便知制诰，遂喧朝论，时谓荆南监军崔潭峻实引之。近亦传俯与宦寺倡酬，称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报，俱遂罢。

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兼侍读。三年，迁翰林学士，俄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权参知政事。宰相朱胜非言："襄阳上流，所当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飞？"参政赵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俯独持不可，帝不听。会刘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议出师，

大将不宜离军。”俯欲许之，鼎固争，俯乃求去，提举洞霄宫。

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论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与曾几、吕本中游，有诗集六卷。

沈与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累迁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张守荐，召对，除监察御史。上疏论执政，迁兵部员外郎，自劾以为言苟不当，不应得迁。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

上在会稽，或劝幸饶、信，有急则入闽。与求以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进都建康，以图恢复。论范宗尹年少为相，恐误国事。上不悦，以直龙图阁知台州。宗尹罢，召还，再除侍御史。

时军储窘乏，措置诸镇屯田，与求取古今屯田利害，为《集议》二卷上之，诏付户部看详。江西安抚、知江州朱胜非未至，而马进寇江州陷之，与求论九江之陷，由胜非赴镇太缓，胜非罢去。时方多事，百司稽违，与求援元丰旧制，请许台谏官弹奏，上从之。与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将悉论出之。与求曰：“近世朋党成风，人才不问贤否，皆视宰相出处为进退。今当别人才邪正而言之，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哉？”人服其言。

吕颐浩再相，御营统制辛永宗、枢密富直柔、右司谏韩璜屡言其短。与求劾直柔附会永宗兄弟，为致身之资。上遂出永宗，而璜、直柔亦相继罢黜。

迁御史中丞。时禁卫寡弱，诸将各拥重兵，与求言：“汉有南北军，唐用府兵，彼此相维，使无偏重之势。今兵权不在朝廷，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尚书兵部，但行文字而已。愿诏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兴之势。”浙西安抚刘光世来朝，以缯帛、方物为献，上已分乞六宫，与求奏：“今为何时而有此。”时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还。内侍冯益请别置御马院，自领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门。与求劾益专恣，请治其罪。

谍报刘豫在淮阳造舟，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与求言：“使贼舟至此，则入吾腹心之地。臣闻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镇等处，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头。又闻料角水势湍险，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运。宜于石港、料角等处拘收水手，优给钱粮而存养之，以备缓急。”

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进发宣和间所制间金、销金屏障什物，

与求奏曰："陛下俭侔大禹，今康国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显黜康国。"从之。与求历御史三院，知无不言，前后几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敌己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时有所训敕，每曰："汝不识沈中丞邪？"移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遂出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许之。

四年，出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复以吏部尚书召，除参知政事。金人将入寇，上谕辅臣曰："朕当亲总六军。"与求赞之曰："今日亲征，皆由圣断。"上意决亲征，书《车攻诗》以赐。上曰："朕以二圣在远，屈己通和。今豫逆乱如此，安可复忍？"与求曰："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诸将分屯江岸，而敌人往来淮甸，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彼必有反顾之忧。"上曰："当如此措置。"

五年，兼权知枢密院事。时张浚视师江上，以行府为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营田利害事，乞送尚书省。有旨从之。与求不能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六年，张浚复欲出视师，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叹曰："此大事也，吾不与闻，何以居位？"遂丐祠，罢，出知明州。

七年，上在平江，召见，除同知枢密院事；从至建康，迁知枢密院事。薨，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润州丹阳人。登进士第，以亲老不调者十年。擢议礼局编修官，召对，徽宗嘉之，除秘书郎。三馆士建议东封，汝文曰："治道贵清净。今不启上述三代礼乐，而师秦、汉之侈心，非所愿也。"责监宿州税。久之，召除著作郎，迁起居郎。

皇太子就傅，命汝文劝讲，除中书舍人。言者谓汝文从苏轼、黄庭坚游，不可当赞书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济州，复知唐州，以谢章自辨罢。未几，起知陈州。召拜中书舍人，外制典雅，一时称之。命同修《哲宗国史》，迁给事中。高丽使入贡，诏班侍从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虽微，序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旧制。内侍梁师成强市百姓墓田，广其园辅。汝文言于上，师成讽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

召为吏部侍郎，出知庐州，徙密州。密负海产盐，蔡京屡变盐法，盗贩者众，有司穷治党与。汝文曰："祖宗法度，获私商不诘所由，欲靖民也。今系而虐之，将为厉矣。"悉纵之。密岁贡牛黄，汝文曰："牛失

黄辄死，非所以惠农，宜输财市之，则其害不私于密。”上从之。钦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改显谟阁学士、知越州兼浙东安抚使。

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赦书，上供常数，后为献利之臣所增者，当议裁损。如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万五百匹，以一路计之，当十之三。如杭州岁起之额盖与越州等，杭州去年已减十二万匹，独越州尚如旧，今乞视户等第减罢。”杨应诚请使高丽，图迎二帝，汝文奏：“应诚欺罔君父，若高丽辞以大图假道以至燕云，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将何辞以对？”后高丽果如汝文言。上将幸武昌，汝文疏请幸荆南，不从。

绍兴元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除参知政事、同提举修政局。时秦桧相，四方奏请填委未决，吏缘为奸。汝文语桧，宜责都司程考吏牍，稽违者惩之。汝文尝受辞牒，书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对，乞治堂吏受赂者。桧怒，面劾汝文专擅。右司谏方孟卿因奏汝文与长官立异，岂能共济国事？罢去以卒。

先是，汝文在密，桧为郡文学，汝文荐其才，故桧引用之。然汝文性刚不为桧屈，对案相诟，至目桧为“浊气”。汝文风度翘楚，好古博雅，精于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庆阳人。崇宁五年，举进士第，改秩，知泾州保定县。以种师道荐，通判怀德军。契丹为金人所破，举燕云地求援，诏师道受降。庶谓师道曰：“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今坐视其败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无乃基女直之祸乎？”不听。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彦夜召庶问计，庶曰：“宿将无如种师道，且夷虏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彦以语蔡攸，攸不然。以庶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疆事益棘，钦宗欲幸襄、邓，先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龙图阁、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战功，进集英殿修撰，升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先是，河东经制使王□燮既遁归，东京留守宗泽承制以庶权陕西制置使。会宣谕使谢亮入关，庶移书曰：“夏人之患小而缓，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举，盍杖节率兵举义，驱逐渡河，徐图恢复。”亮不能从。金人大入，庶调兵自沿河至冯翊，据险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晋宁，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关，秦、陇皆震。庶传檄诸路，会期讨贼。泾原统制曲端雅不欲属庶，以未受命辞；居数日，告身至，又辞。金人知端与庶不协，并兵寇鄜延。庶在坊州闻之，夜趋鄜延以遏其冲。

金人诡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间，庶乃自当延安路。时端尽统泾原劲兵，庶屡督其进，端讫不行，遂陷延安。语在端传。

初，庶闻围急，自收散亡往援。观察使王□燮亦将所部发兴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无所归，遂以军付□燮，而自将百骑驰至襄乐劳军，尚倚端为助。庶至，端令每门减从骑之半，比至帐下，仅数骑。端厉声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乃夜走宁州，见谢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义得以专之，请诛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诛于外，是跋扈也，公则自为之。"端沮而归，乃夺庶节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属。会诏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罢。丁内艰。

时张浚自富平败归，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并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陈抚秦保蜀之策，劝浚收熙河、秦凤之兵，扼关、陇以为后图。浚不纳。求终制，不许，乃版授参议官。浚念端与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复其官，移恭州。庶因谓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杀端意矣。语在《端传》。

绍兴五年，起复知兴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单寡，籍兴、洋诸邑及三泉县强壮，两丁取一，三丁取二，号"义士"，日阅于县，月阅于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数万。浚言于朝，升徽猷阁直学士。有谗于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轻率倾险，落职奉祠。寻起知遂宁，固避得请。

六年，除湖北安抚使、知鄂州。趋阙，上因燕见，庶言："陛下欲保江南，无所事；如曰绍复大业，都荆为可。荆州左吴右蜀，利尽南海，前临江、汉，出三川，涉大河，以图中原，曹操所以畏关羽者也。"上大异之。复显谟阁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经略安抚使，又复直学士。

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对，上曰："召卿之日，张浚已去，赵鼎未来，此朕亲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顿首谢，因奏："恢复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听，在欲速，在轻爵赏，是非邪正混淆。诚能赏功罚罪，其谁不服？昔汉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夺其费，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陈手画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迁本部尚书。阅月，拜枢密副使。

议者乞遣重臣行边，遂命庶措置江、淮边防。京、湖宣抚使岳飞闻

庶行边，遗书曰：“今岁若不出师，当纳节请闲。”庶壮之。庶还朝，论金人变诈，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飞纳节之语。当是时，秦桧再相，以和戎为事。金使乌陵思谋至，诏趣庶还。庶力诋和议，乞诛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张通古来许割地，还梓宫，归太后。庶曰：“和议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劾庶本赵鼎所荐，欺君罔上。庶罢归，至九江，被命夺职，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论庶讥讪朝政，责响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贬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复其官，谥敏节。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枢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候官县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废发运司转般仓为直达纲，舟入，率侵盗，沉舟而遁，户部受虚数，人畏京莫敢言。炳极疏其弊，且以变法后两岁所得之数，较常岁亏欠一百三十有二万，支益广而入寝微，乞下有司计度。徽宗以问京，京怒，以炳为沮挠，责监南剑州新丰场，寻提举洞霄宫，起知袁州，移无为军。靖康初，召为兵部员外郎。

高宗即位，除左司员外郎，辞；未几，起直龙图阁、知潭州。明年，张浚调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罢之，寻以起居舍人召，辞。绍兴二年，复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风俗颓薄，连疏三省所行乖失数十事，请谕大臣勿废都堂公见之礼。时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余员，炳言：“艰危多事之时，冗食之官无益，当罢。”从之。

苏、湖地震，下诏求言。炳言：“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其言甚峻，由是宰执吕颐浩居家待罪，炳劾罢颐浩。知枢密院事张浚召赴行在，炳论其败事误国，浚坐落职。

除御史中丞。时方遣使议和，炳方言：“金人无信，和议不可恃，宜讲求守御攻战之策。”以疾请外，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诏：炳任中执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贫无以葬，赐银帛赙其家，赠通议大夫。

论曰：秦桧晚荐士以收人望，然一时知名之士，亦岂尽可笼络者哉！朱倬论事辄不合，王纶代言辞合体要，若尹穑、王之望人品虽不同，其附和议则一尔。徐俯末与赴鼎争辨，沮抑岳飞，异哉。沈与求止和亲之议，翟汝文善料事，而桧以为异己。王庶论都荆州，当时诸臣之虑皆不及此。考夫祈宽之事，庶盖忠义人也。辛炳雅志清修，又岂多见

也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朱弁 郑望之 张邵 洪皓 子适 遵 迈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既冠，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新郑介汴、洛间，多故家遗俗，弁游其中，闻见日广。靖康之乱，家碎于贼，弁南归。

建炎初，议遣使问安两宫，弁奋身自献，诏补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为通问副使。至云中，见粘罕，邀说甚切。粘罕不听，使就馆，守之以兵。弁复与书，言用兵讲和利害甚悉。

绍兴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

金人迫弁仕刘豫，且詍之曰："此南归之渐。"弁曰："豫乃国贼，吾尝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绝其饩遗以困之。弁固拒驿门，忍饥待尽，誓不为屈。金人亦感动，致礼如初。久之，复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间，言可从从之，不可从则囚之、杀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书耶律绍文等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又以书诀后使洪皓曰："杀行人非细事，吾曹遭之，命也，要当舍生以全义尔。"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饮，半酣，语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毕命报国，诸公幸瘗我其处，题其上曰'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众皆泣下，莫能仰视。弁谈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终不可屈，遂不复强。

王伦还朝，言弁守节不屈，帝为官其子林，赐其家银帛。会粘罕等相继死灭，弁密疏其事及金国虚实，曰："此不可失之时也。"遣李发等间行归报。其后，伦复归，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为献，其辞有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帝读之感泣，官其亲属五人，赐吴兴田五顷。帝谓丞相张浚曰："归日，当以禁林处之。"八年，金使乌陵思谋、石庆充至，称弁忠节，诏附黄金三十两以

赐。

十三年，和议成，弁得归。入见便殿，弁谢且曰："人之所难得者时，而时之运无已；事之不可失者几，而几之藏无形。惟无已也，故来迟而难遇；惟无形也，故动微而难见。陛下与金人讲和，上返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则怜赤子之无辜，此皆知时知几之明验。然时运而往，或难固执；几动有变，宜鉴未兆。盟可守，而诡诈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销弭之术宜详以讲之。金人以黩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中兴之势。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于始，愿图厥终。"帝纳其言，赐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秦桧恶其言敌情，奏以初补官易宣教郎、直秘阁。有司校其考十七年，应迁数官。桧沮之，仅转奉议郎。十四年，卒。

弁为文慕陆宣公，援据精博，曲尽事理。诗学李义山，词气雍容，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弁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及归，述北方所见闻忠臣义士朱昭、史抗、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傅伟文、李舟、五台僧宝真、妇人丁氏、晏氏、小校阎进、朱勣等死节事状，请加褒录以劝来者。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

郑望之，字顾道，彭城人，显谟阁直学士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东皆推重。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自陈留簿累迁枢密院编修官，历开封府仪、工、户曹，以治办称。临事劲正，不受请托。宦寺有强占民田者，奏归之。蔡京子欲夺人妾，使人谕意，望之拒不受。除驾部员外郎兼金部。

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书工部侍郎，俾为军前计议使。既还，金人遣吴孝民与望之同入见。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币，且要大臣同议，乃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梲与望之再使，斡离不以朝廷受归朝官及赐平州张觉手诏为辞，遣萧三宝奴偕梲等还，以书求割三镇，欲得宰相交地，亲王送大军过河。

时高宗在康邸慷慨请行，遂与张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达金砦。又除望之户部侍郎，同梲再至金营，仍以珠玉遗金人。金人拘留望之逾旬。会姚平仲夜劫砦不克，斡离不以用兵诘责诸使者，邦昌恐惧涕泣，王不为动。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请肃王，乃以兵送望之诣国王砦诘问。会再遣宇文虚中持割地诏至，望之得还，因盛言敌势强大，我兵

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议和非策，罢望之提举亳州明道宫。

建炎初，李纲以望之张皇敌势，沮损国威，以致祸败，责海州团练副使，连州居住。纲罢，诏望之为户部侍郎，寻转吏部侍郎。论王云之冤，帝为感动，复云元官，与七子恩泽。寻兼主管御营司参赞军事。论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领亳州明道宫。起知宣州，逾年，以言章罢。

绍兴二年，会赦，复徽猷阁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辞，帝谓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于是升徽猷阁直学士，复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赠中大夫。

张邵，字才彦，乌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为衢州司刑曹事。会诏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不应退自削弱。"

三年，金人南侵，诏求可至军前者，邵慨然请行，转五官，直龙图阁，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武官杨宪副之，即日就道。至潍州，接伴使置酒张乐，邵曰："二帝北迁，邵为臣子，所不忍听，请止乐。"至于三四，闻者泣下。翌日，见左监军挞揽，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相拜礼。"且以书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来，我非无兵也，帅臣初开边隙，谋臣复启兵端，是以大国能胜之。厥后伪楚僭立，群盗蜂起，曾几何时，电扫无余，是天意人心未厌宋德也。今大国复裂地以封刘豫，穷兵不已，曲有在矣。"挞揽怒，取国书去，执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

明年，又送邵于刘豫，使用之。邵见刘豫，长揖而已，又呼为"殿院"，责以君臣大义，词气俱厉，豫怒，械置于狱，杨宪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复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从者皆莫知所之。后又作书，为金言"刘豫挟大国之势，日夜南侵，不胜则首鼠两端，胜则如养鹰，饱则飏去，终非大国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书去，益北徙之会宁府，距燕三千里。金尝大赦，许宋使者自便还乡，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与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

十三年，和议成，及皓、弁南归。八月，入见，奏前后使者如陈过庭、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皆殁异域未褒赠者，乞早颁恤典。

邵并携崔纵柩归其家。升秘阁修撰，主管佑神观。左司谏詹大方论其奉使无成，改台州崇道观。移书时相，劝其迎请钦宗与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赠少师。

邵负气，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许，出使囚徙，屡濒于死。其在会宁，金人多从之学。喜诵佛书，虽异域不废。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后弟祁下大理狱，将株连邵，会桧死得免。有文集十卷。

子孝览、孝曾、孝忠。孝曾后亦以出使殁于金，金人知为邵子，尚怜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登政和五年进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辞。宣和中，为秀州司录。大水，民多失业，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发廪损直以粜。民坌集，皓恐其纷竞，乃别以青白帜，涅其手以识之，令严而惠遍。浙东纲米过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愿以一身易十万人命。"人感之切骨，号"洪佛子"。其后秀军叛，纵掠郡民，无一得脱，惟过皓门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建炎三年五月，帝将如金陵，皓上书言："内患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轶。宜先遣近臣往经营，俟告办，回銮未晚。"时朝议已定，不从，既而悔之。他日，帝问宰辅近谏移跸者谓谁，张浚以皓对。时议遣使金国，浚又荐皓于吕颐浩，召与语，大悦。皓方居父丧，颐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绖入对。帝以国步艰难、两宫远播为忧。皓极言："天道好还，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郕、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晋训楚也。"帝悦，迁皓五官，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龚

璹副之。令与执政议国书，皓欲有所易，颐浩不乐，遂抑迁官之命。

时淮南盗贼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羁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成以所部卫皓至南京。比过淮南，成方与耿坚共围楚州，责权州事贾敦诗以降敌，实持叛心。皓先以书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红巾贼，军食绝，不可往。皓闻坚起义兵，可撼以义，遣人密谕之曰："君数千里赴国家急，山阳纵有罪，当禀命于朝；今擅攻围，名

勤王，实作贼尔。”坚意动，遂强成敛兵。

皓至泗境，迎骑介而来，龚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还，上疏言：“成以朝廷馈饷不继，有‘引众建康’之语。今靳赛据扬州，薛庆据高邮，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时，宜使人谕意，优进官秩，畀之以京口纲运，如晋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抚成，给米伍万石。颐浩恶其直达而不先白堂，奏皓托事稽留，贬二秩。皓遂请出滁阳路，自寿春由东京以行。至顺昌，闻群盗李阎罗、小张俊者梗颍上道。皓与其党遇，譬晓之曰：“自古无白头贼。”其党悔悟，皓使持书至贼巢，二渠魁听命，领兵入宿卫。

皓至太原，留几一年，金遇使人礼日薄。及至云中，粘罕迫二使仕刘豫，皓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粘罕怒，将杀之。旁一酋喈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剑士，为之跪请，得流递冷山。流递，犹编窜也。惟璹至汴受豫官。

云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陈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给食，盛夏衣粗布，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或献取蜀策，悟室持问皓，皓力折之。悟室锐欲南侵，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儿，非古者待使之礼也。悟室或答或默，忽发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许，谓我不能杀汝耶？”皓曰：“自分当死，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愿投之水，以坠渊为名可也。”悟室义之而止。

和议将成，悟室问所议十事，皓条析甚至。大略谓封册乃虚名，年号本朝自有；金三千两景德所无，东南不宜蚕，绢不可增也；至于取淮北人，景德载书犹可覆视。悟室曰：“诛投附人何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归梁，梁武帝欲以易其侄萧明于魏，景遂叛，陷台城，中国决不蹈其覆辙。”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诳我，吾与汝如燕，遣汝归议。”遂行。会莫将北来，议不合，事复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杀悟室，党类株连者数千人，独皓与异论几死，故得免。

方二帝迁居五国城，皓在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粟、面献，二帝始知帝即位。皓闻祐陵讣，北向泣血，旦夕临，讳日操文以祭，其辞激烈，旧臣读之皆挥涕。绍兴十年，因谍者赵德，书机事数万言，藏

故絮中，归达于帝。言："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书，遣李微持归，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是冬，又密奏书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若和议未决，不若乘势进击，再造反掌尔。"又言："胡铨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国有人，益惧。张丞相名动异域，惜置之散地。"又问李纲、赵鼎安否，献六朝御容、徽宗御书。其后梓宫及太后归音，皓皆先报。

初，皓至燕，宇文虚中已受金官，因荐皓。金主闻其名，欲以为翰林直学士，力辞之。皓有逃归意，乃请于参政韩昉，乞于真定或大名以自养。昉怒，始易皓官为中京副留守，再降为留司判官。趣行屡矣，皓乞不就职，昉竟不能屈。金法，虽未易官而曾经任使者，永不可归，昉遂令皓校云中进士试，盖欲以计堕皓也。皓复以疾辞。未几，金主以生子大赦，许使人还乡，皓与张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惧为患，犹遣人追之，七骑及淮，而皓已登舟。

十二年七月，见于内殿，力求郡养母。帝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请见慈宁宫，帘人设帘，太后曰："吾故识尚书。"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还，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时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还，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者，独皓而已。皓既对，退见秦桧，语连日不止，曰："张和公金人所惮，乃不得用。钱塘暂居，而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乎？"桧不怿，谓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节，得上眷。但官职如读书，速则易终而无味，须如黄钟、大吕乃可。"八月，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

金人来取赵彬等三十人家属，诏归之。皓曰："昔韩起谒环于郑，郑，小国也，能引义不与。金既限淮，官属皆吴人，宜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也。彼方困于蒙兀，姑示强以尝中国，若遽从之，谓秦无人，益轻我矣。"桧变色曰："公无谓秦无人。"既而复上疏曰："恐以不与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渊圣及皇族归，乃遣。'"又言："王伦、郭元迈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桧大怒，又因言室撚寄声，桧怒益甚，语在《桧传》。翌日，侍御史李文会劾皓不省母，出知饶州。

明年，大水，中官白锷宣言："燮理乖盭，洪尚书名闻天下，胡不用？"桧闻之愈怒，系锷大理狱，寻流岭表。谏官詹大方遂论皓与锷为刎

颈交，更相称誉，罢皓提举江州太平观。锷初不识皓，特以从太后北归，在金国素知皓名尔。

寻居母丧，他言者犹谓皓睥睨钧衡。终丧，除饶州通判。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责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复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后一日，桧亦死。帝闻皓卒，嗟惜之，复敷文阁直学士，赠四官。久之，复徽猷阁直学士，谥忠宣。

皓虽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既归，后使者至，必问皓为何官、居何地。性急义，当艰危中不少变。懿节后之戚赵伯璘隶悟室戏下，贫甚，皓赒之。范镇之孙祖平为佣奴，皓言于金人而释之。刘光世庶女为人豢豕，赎而嫁之。他贵族流落贱微者，皆力拔以出。惟为桧所嫉，不死于敌国，乃死于谗慝。

皓博学强记，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勇要》、《姓氏指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书。子适、遵、迈。

适字景伯，皓长子也。幼敏悟，日诵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补修职郎。绍兴十二年，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高宗曰："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后三年，弟迈亦中是选，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改秘书省正字。

甫数月，皓归，忤秦桧，出知饶州，适亦出为台州通判。垂满，皓谪英州，适复论罢，往来岭南省侍者九载。桧死皓还，道卒，服阕，起知荆门军。应诏上宽恤四事：轻茶额钱，它州代贡礼物，辟试闱以复旧额，蠲官田令不种者输租。改知徽州，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首言役法不均之弊。

会完颜亮来侵，上亲征，适觐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复遭金兵，今各怀归而田产为官鬻，请听其估赎之。"及亮毙，适上疏曰："大定僭号，诸国未必服从，宜多遣密诏传谕中原义士，各取州县，因以畀之。王师但留屯淮、泗，募兵积粟，以为声援。俟蜀、汉、山东之兵数道皆集，见可而进，庶几兵力不顿，可以万全。"升尚书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孝宗即位，海州解围，符离用兵，馈饷繁多，适究心调度，供亿无阙。迁司农少卿。

隆兴二年二月，召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上欲除诸将环卫官，诏讨

论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条上之，且言：“太祖、太宗朝，常以处诸将及降王之君臣，自后多以皇族为之，故国史以为官存而事废。陛下修饬戎备，不必远取唐制，祖宗故事盖可法则。今径行换授，恐有减奉之患，乞如阁职兼带节度，至刺史带上将军，横行遥郡带大将军，正使带将军，副使带中郎将，又以下则带左右郎将，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闻。”除中书舍人。时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书诏填委，盗访醹答率称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寻盟，首为贺生辰使。金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于皓，相与甚欢，得其要领以归。

乾道元年五月，迁翰林学士，仍兼中书舍人。秦埙久废，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后，诸子皆流配岭南。秦桧稔恶自毙，不肖之孙官职仍旧，可谓幸矣。宫观虽小，埙得之，则人以除用之渐，恐桧党牵连而进。”其命遂寝。时巫伋复召，莫汲擢枢密院编修官，余尧弼复龙图阁学士，适谓其皆桧党也，随命缴之。

六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上谕参政钱端礼、虞允文曰：“三省事与洪适商量。”东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参知政事。谏议大夫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问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缗，一州以万户计之，每家才得数百，恐民间无以贸易。且客旅无回货，盐场有大利害。”上以为然，乃寝前命，但于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二州而已。

十二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未几，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论适，既而台臣复合奏。三月，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谥文惠。

适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自两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阅月居相位，又三月罢政，然无大建明以究其学。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近世备福鲜有及之。或谓适党汤思退，又谓适来自淮东，言张浚妄费，浚以此罢相，子九人：槻、柲、□□、□修、樻、桴、楹、槠、梠。

遵字景严，皓仲子也。自儿时端重如成人，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辍。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号。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词业，夜枕不解衣。以父荫补承务郎，与兄适同试博学宏词科，中魁选，赐进士出身。高宗以皓远使，擢为秘书省正字。中兴以来，词科中选即入馆，自遵始。宰相秦桧子熺为官长，謦欬为人轻重，遵恬然不附丽。二年弗

迁。

皓南还，与朝论异，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绍兴二十五年，汤思退荐之，复入为正字。八月，兼权直学士院。汤鹏举副台端，密荐为御史。方赐对而父讣闻。二十八年，免丧，召对，极陈父冤，曰："先臣与龚璹同出疆，璹仕于刘豫，以妄杀兵官为豫所诛，而秦桧赠以节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岁乃得归，顾南窜岭外，臣兄弟屏迹在外。桧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为道谤语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馆，尝典书命，今以修注处卿。"遂拜起居舍人。

奏乞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宴会锡予、讲读问答等事，萃为一书，名之曰《迩英记注》。其后乾道间又有《祥曦殿记注》，实自遵始。又因面对，论铸钱利害，帝嘉纳之。迁起居郎兼权枢密院都承旨。旧制，修注官、经筵官许留身奏事，而近例无有。遵奏请复旧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请除见修月进外，每月带修，皆从之。

二十九年，拜中书舍人。殿前裨将辅逵转防御使，王纲转团练使，遵言："近制管军官十年始一迁，今两人不满岁，安得尔？"时勋臣子孙多躐居台省，遵极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孙序迁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遵曰："侍从，朝廷高选，非如磨勘阶官，安有迁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内外将家无虑二十人，若以序迁，不出十年，西清次对皆可坐致。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遂为节度，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类皆将种，非所以示天下。望收还前诏。"又言："瑞昌、兴国之间茶商失业，聚为盗贼。望揭榜开谕，许其自新，愿充军者填刺，愿为农者放还。"上皆可其奏。

论者欲复鄱阳永平、永丰两监鼓铸，诏给、舍议，遵曰："唐有鼓铸使，国朝或以漕臣兼领，或分道置使，厘为三司。自中兴来，置都大提点，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间者亟行废罢，又无一定之论，初委运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贰，号令不一，鼓铸益少。窃以为复置便。"

三十年正月，试吏部侍郎。异时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毫毛不中节，必巧生沮阂，须赂饷满欲乃止。遵明与约，苟于大体无害，先行后审，荐员有定限，而举者周遮重复，或同时一章而巧为两牍，或当荐五员而辄逾十数，或当举职官而诡为京状，或身系常调而妄称职司，或东西分曹而交错搀补，或已予复夺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数，请凡如是者得通劾之。旧制，致仕任子，随所在审敕牒即请行。是时，从议者请，

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粤、蜀，数千里外，不幸以死。临终谢事，其家获归故里已为至难，今复因此龃龉，反复稽延，是明与恶吏为地也。”乃止仍旧贯。

平江、湖、秀三州水，无以输秋苗，有司抑令输麦。遵言：“麦价珠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为秋，衍一以为二，使挤沟壑乎？愿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来索绛阳郭小的、安化刘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为至戒，愿以根集未足为解，淹引日月报之。迁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汪澈论汤思退罢相，遵行制无贬词，澈以为言。遂丐去，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命其尚书苏保衡由海道窥二浙，朝廷以浙西副总管李宝御之。宝驻兵平江，守臣朱翌素与宝异，朝议以遵尝荐宝，乃命遵知平江。及宝以舟师捣胶西，凡资粮、器械、舟楫皆遵供亿，宝成功而归，遵之助为多。车驾幸金陵，禁卫士丐索无艺，它郡随与不厌。至吴，乃相告曰：“内翰在此，汝毋复然。”先是，朝廷虑商舶为贼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并海县团萃巨舰及募水手、民兵，皆絷留未得去。遵因对论之，以船还商，而听水手自便，吴人德之。

孝宗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诏问宰执、侍从、台谏曰：“敌人来索旧礼，从之则不忍屈，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宜指陈定论以闻。”遵与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为一议，其略谓：“不宜直情径行，亦未可遽为之屈，谓宜遗金缯如前日之数，或许稍归侵地如海、泗之类，则彼亦可藉口而来议矣。”

知隆兴元年贡举，拜同知枢密院事。寿康殿产金芝十二，同列议表贺，遵引李文靖奏灾异故事风止之。荐眉山李焘、永嘉郑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会汤思退为左相，而次相张浚罢，御史周操策遵且超迁，上章致劾，上亟徙置他官。遵不能安位，连章乞免，讫与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尝论遵，闻遵来，不俟合符驰去。遵追饯至十里，劳苦如平时，曰：“君当官而行，我何怨？”闻者以为盛德。圩田坏，民失业，遵鸠民筑圩凡万数。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间，载酒食亲饷馐，恩意倾尽，人忘其劳。运使张松忌功，妄奏圩未尝决，民未尝转徙，必责圩户自阙筑，且裁省募工钱米之半。遵连疏争，至酒遣朝臣覆按。于是将作少监马希言、监察御史陈举善狎

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无所泄其忿，则别治溧水永丰圩，来调丁、米、木，数甚广。遵曰："郡当岁俭，方振恤流移，劝分乞籴，如自刲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饱他人腹哉。"执不从。

楚地旱，旁县振赡者虑不早，施置失后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阖户莩藉而廪不至。遵简宾佐，随远近壮老以差赋给，蠲租至十九，又告籴于江西，得活者不啻万计。戍兵乘时盗利，曹伍剽于野，尽执拘以归其军。故当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孝宗谕当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绩，且许入觐。

时虞允文当国，有北征志。先调侍卫马军出屯，其在府者五军，悉送其孥，谋筑营砦，无虑万灶。张松用不能罢，特敕遵同宰执赴选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后，愿需班退别引，上弗许。进资政殿学士以行。至则揭榜，民苗米唯输正不输耗，听民自持斛概，庾人不能轻重其手。遍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逾年始得之。营卒醉，妄言摇众，斩之，磔于市，三军无敢哗。有昼入旗亭挺刃椎垆者，械付狱，驿上奏未下，统帅惧得谴，请自治之。孝宗怒，罢统帅，遵亦坐贬两秩。未几，五营成，复元官，仍拜资政殿学士。淳熙元年，提举洞霄宫。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谥文安。

迈字景卢，皓季子也。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迈独被黜。绍兴十五年始中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为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桧投闲，桧憾未已，御史汪勃论迈知其父不靖之谋，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迁吏部郎兼礼部。

上居显仁皇后丧，当孟飨，礼官未知所从，迈请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枢密检详文字。建议令民入粟赎罪，以纾国用，又请严法驾出入之仪。

三十一年，议钦宗谥，迈曰："渊圣北狩不返，臣民悲痛，当如楚人立怀王之义，号怀宗，以系复仇之意。"不用。吴璘病笃，朝论欲徙吴拱代之。迈曰："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听，毋使尾大不掉。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视师，奏以迈参议军事，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金人相持，遑遽失措。会建康走驿告急，义问遽欲还，迈力止之曰："今退师，无益京口胜败之数，而金陵闻返旆，人心动摇，不可。"迁左司员外郎。

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监军高忠建来告登位，且议和，迈为接伴使，知阁门张抡副之。上谓执政曰："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今两国之盟已绝，名称以何为正，疆土以何为准，朝见之仪，岁币之数，所宜先定。"及迈、抡入辞，上又曰："朕料此事终归于和，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迈于是奏更接伴礼数，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来，屈己含忍多过礼，至是一切杀之，用敌国体，凡远迎及引接金银等皆罢。既而高忠建有责臣礼及取新复州郡之议，迈以闻，且奏言："土疆实利不可与，礼际虚名不足惜。"礼部侍郎黄中闻之，亟奏曰："名定实随，百世不易，不可谓虚。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谓实。"兵部侍郎陈俊卿亦谓："先正名分，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

进起居舍人。时议遣使报金国聘，三月丁巳，诏侍从、台谏各举可备使命者一人。初，迈之接伴也，既持旧礼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请行。于是假翰林学士，充贺登位使，欲令金称兄弟敌国而归河南地。夏四月戊子，迈辞行，书用敌国礼，高宗亲札赐迈等曰："祖宗陵寝，隔阔三十年，不得以时洒扫祭祀，心实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正复屈己，亦何所惜。"迈奏言："山东之兵未解，则两国之好不成。"至燕，金阁门见国书，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水浆不通，三日乃得见。金人语极不逊，大都督怀忠议欲质留，左丞相张浩持不可，乃遣还。七月，迈回朝，则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张震以迈使金辱命，论罢之。明年，起知泉州。

乾道二年，复知吉州。入对，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据诸处关报，始加修纂，虽有日历、时政记，亦莫得书。景祐故事，有《迩英延义二阁注记》，凡经筵侍臣出处、封章进对、宴会赐予，皆用存记。十年间稍废不续，陛下言动皆罔闻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讲读官自今各以日得圣语关送修注官，令讲筵所牒报，使谨录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记注》。"制可。

三年，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仍参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历此三职，迈又踵之。迈奏："三省事无巨细，必先经中书书黄，宰执书押，当制舍人书行，然后过门下，给事中书读，如给、舍有所建明，则封黄具奏，以听上旨。惟枢密院既得旨，即书黄过门下，例不送中书，谓之'密白'，则封驳之职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枢密，因而厘正，不为有嫌。望诏枢密院。凡已被制敕，并关左右省依三省书黄，以示重出命之意。"报可。

六年，除知赣州，起学宫，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骄，小不如欲则跋扈，郡岁遣千人戍九江，是岁，或怵以至则留不复返，众遂反戈。民讹言相惊，百姓恟惧。迈不为动，但遣一校婉说之，俾归营，众皆听，垂橐而入，徐诘什五长两人，械送浔阳，斩于市。辛卯岁饥，赣适中熟，迈移粟济邻郡。僚属有谏止者，迈笑曰："秦、越瘠肥，臣子义耶？"寻知建宁府。富民有睚眦杀人衷刃篡狱者，久拒捕，迈正其罪，黥流岭外。

十一年，知婺州，奏："金华田多沙，势不受水，五日不雨则旱，故境内陂湖最当缮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谷，凡为公私塘堰及湖，总之为八百三十七所。"婺军素无律，春给衣，欲以缗易帛，吏不可，则群呼啸聚于郡将之治，郡将惴恐，姑息如其欲。迈至，众狃前事，至以飞语榜谯门。迈以计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党众相嗾，哄拥迈轿，迈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预？"众逡巡散去。迈戮首恶二人，枭之市，余黥挞有差，莫敢哗者。事闻，上语辅臣曰："不谓书生能临事达权。"特迁敷文阁待制。

明年，召对，首论淮东边备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洳，曰盐城，曰宝应，曰清口，曰盱眙。谓宜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又言："许浦宜开河三十六里，梅里镇宜筑二大堰，作斗门，遇行师，则决防送船。"又言："冯湛创多桨船，底平樯浮，虽尺水可运。今十五六年，修葺数少，不足用。"谓宜募濒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补水军，上嘉之。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

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

绍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过阙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渐为戒。上曰："浙东民困于和市，卿往，为朕正之。"迈再拜曰："誓尽力。"迈至郡，核实诡户四万八千三百有奇，所减绢以匹计者，略如其数。提举玉隆万寿宫。明年，再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寻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是岁卒，年八十。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之孙觌，附耿南仲，恶李纲，所纪多失实，故朱熹举王允之

论，言佞臣不可使执笔，以为不当取觌所纪云。

论曰：孔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当建炎、绍兴之际，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节而归，若朱弁、张邵、洪皓其庶几乎，望之不足议也。皓留北十五年，忠节尤著，高宗谓苏武不能过，诚哉。然竟以忤秦桧谪死，悲夫！其子适、遵、迈相继登词科，文名满天下，适位极台辅，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议之报，讵不信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张九成 胡铨 廖刚 李迨 赵开

张九成，字子韶，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游京师，从杨时学。权贵托人致币曰："肯从吾游，当荐之馆阁。"九成笑曰："王良尚羞与嬖奚乘，吾可为贵游客耶？"

绍兴二年，上将策进士，诏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对策略曰："祸乱之作，天所以开圣人也。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以忧惊自沮。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豫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尚。去谗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贵为天子，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定，晨无所省，感时遇物，凄惋于心，可不思所以还二圣之车乎？"又言："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臣之所忧也。当使之安扫除之役，凡结交往来者有禁，干预政事者必诛。"擢置首选。杨时遗九成书曰："廷对自中兴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

授镇东军签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张宗臣欲逮捕数十人，九成争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来。"九成曰："主上屡下恤刑之诏，公不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归。从学者日众，出其门者多为闻人。

赵鼎荐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迁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发见，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为急，而理官不以恤刑为念。欲诏理官，活几人者与减磨勘。"从之。除浙东提刑，力辞，乃与祠以归。

未几，召除宗正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兼权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阅始末得其情，因请覆实，囚果诬服者。朝论欲以平反为赏，九成曰："职在详刑，可邀赏乎？"辞之。

金人议和，九成谓赵鼎曰："金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因言十事，彼诚能从吾所言，则与之和，使权在朝廷。鼎既罢，秦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

耳。”桧曰：“立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问以和议，九成曰：“敌情多诈，不可不察。”

因在经筵言西汉灾异事，桧甚恶之，谪守邵州。既至，仓库虚乏，僚属请督酒租宿负、苗绢未输者，九成曰：“纵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岁，赋入更先他时。中丞何铸言其矫伪欺俗，倾附赵鼎，落职。

丁父忧，既免丧，秦桧取旨，上曰：“自古朋党畏人主知之，此人独无所畏，可与宫观。”先是，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在南安十四年，每执书就明，倚立庭砖，岁久双趺隐然。广帅致籯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归之。桧死，起知温州。户部遣吏督军粮，民苦之，九成移书痛陈其弊，户部持之，九成即丐祠归。数月，病卒。

九成研思经学，多有训解，然早与学佛者游，故其议论多偏。宝庆初，特赠太师，封崇国公，谥文忠。

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铨因御题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又谓：“今宰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策万余言，高宗见而异之，将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抚州军事判官，未上，会隆祐太后避兵赣州，金人蹑之，铨以漕檄摄本州幕，募乡丁助官军捍御，第赏转承直郎。丁父忧，从乡先生萧楚学《春秋》。

绍兴五年，张浚开督府，辟湖北仓属，不赴。有诏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

八年，宰臣秦桧决策主和，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中外汹汹。铨抗疏言曰：

臣谨案，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偿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书既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仍降诏播告中外。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桧迫于公论，乃以铨监广州盐仓。明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移谪吉阳军。

二十六年，桧死，铨量移衡州。铨之初上书也，宜兴进士吴师古锓木传之，金人募其书千金。其谪广州也，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其谪新州也，同郡王延珪以诗赠行。皆为人所讦，师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三十一年，铨得自便。

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召对，言修德、结民、练兵、观衅，上曰："久闻卿直谅。"除吏部郎官。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论史官失职者四：一谓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今在殿东南隅，言动未尝得闻；三谓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四谓史官欲其直前，而阁门以未尝预牒，以今日无班次为辞。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诏从之。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因讲《礼记》，曰："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愿陛下无以名器轻假人。"

又进言乞都建康，谓："汉高入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搤之拊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王之计也。"

诏议行幸，言者请纾其期，遂以张浚视师图恢复，侍御史王十朋赞之。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十朋自劾。上怒甚，铨上疏愿毋以小衅自沮。

时旱蝗、星变，诏问政事阙失，铨应诏上书数千言，始终以《春秋》书灾异之法，言政令之阙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尧、舜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项横行而不得闻；汉成帝杀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闻；灵帝

杀窦武、陈蕃，天下横溃而不得闻；梁武信朱异，侯景斩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而不得闻；唐明皇逐张九龄，安、史胎祸而不得闻。陛下自即位以来，号召逐客，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又将去，惟臣在尔。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铨又言：“昔周世宗为刘旻所败，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震，果败旻，取淮南，定三关。夫一日戮七十将，岂复有将可用？而世宗终能恢复，非庸懦者去，则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败，士死于敌者满野，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以自解，上天见变昭然，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不可。”其论纳谏曰：“今廷臣以箝默为贤，容悦为忠。驯至兴元之幸，所谓‘一言丧邦’。”上曰：“非卿不闻此。”

金人求成，铨曰：“金人知陛下锐意恢复，故以甘言款我，愿绝口勿言‘和’字。”上以边事全倚张浚，而王之望、尹穑专主和排浚，铨廷责之。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之子栻赐金紫，铨缴奏之，谓不当如此待勋臣子。浚雅与铨厚，不顾也。

十一月，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庭，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乃独上一议曰：“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圣播迁自何□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除宗正少卿，乞补外，不许。

先是，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萧琦以军百人降，诏并为节度使。铨言：“受降古所难，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时侯景以河南来奔，未几而陷台城；宣、政间郭药师自燕云来降，未几为中国患。今金之三大将内附，高其爵禄，优其部曲，以系中原之心，善矣。然处之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或为内应，后将噬脐，愿勿任以兵柄，迁其众于湖、广以绝后患。”

二年，兼国子祭酒，寻除权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灾异避殿减膳，诏廷臣言阙政急务。铨以振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其议和之书曰：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则丑虏之不可与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万口一谈，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议之害，而争言为和者，是有三说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会。偷懦则不知立国，苟

安则不戒鸩毒，附会则觊得美官，小人之情状具于此矣。

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请为陛下极言之。何谓可吊者十？

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谓王旦曰："我死，公必为相，切勿与虏讲和。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如是者国常亡，若与虏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旦殊不以为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

中原讴吟思归之人，日夜引领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与虏和，则中原绝望，后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

海、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则江、浙决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绍兴戊午，和议即成，桧建议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一旦叛盟，劫执允迪等，遂下亲征之诏，虏复请和。其反覆变诈如此，桧犹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谨，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变，惊动辇毂。太上谋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辙不远，忽而不戒，臣恐后车又将覆也。此可吊者四也。

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干，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几为萧墙忧。今必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则反侧生变，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猝有逆亮之谋，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以饵犬羊，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复和，则蠹国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

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而岁币之外，又有私觌之费；私觌之外，又有贺正、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廪涸于将迎，瘠中国以肥虏，陛下何惮而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

侧闻虏人嫚书，欲书御名，欲去国号“大”字，欲用再拜。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臣切以为议者可斩也。夫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楚子问鼎，义士之所深耻；“献纳”二字，富弼以死争之。今丑虏横行与多垒孰辱？国号大小与鼎轻重孰多？“献纳”二字与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则是多垒不足辱，问鼎不必耻，“献纳”不必争。此其可吊者八也。

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衔璧，衔璧不已必至舆榇，舆榇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然后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

事至于此，求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

窃观今日之势，和决不成，傥乾刚独断，追回使者魏杞、康淆等，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为矣。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省数千亿之岁币，一也；专意武备，足食足兵，二也；无书名之耻，三也；无去“大”之辱，四也；无再拜之屈，五也；无称臣之忿，六也；无请降之祸，七也；无纳土之悲，八也；无衔璧、舆榇之酷，九也；无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虽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离之败，朝论急于和戎，弃唐、邓、海、泗四州与虏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刘宝弃楚州，王彦弃昭关，濠、滁皆陷。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而大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拥兵不救。铨劾奏之，曰：“臣受诏令范荣备淮，李宝备江，缓急相援。今宝视敏弗救，若射阳失守，大事去矣。”宝惧，始出师掎角。时大雪，河冰皆合，铨先持铁锤锤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为工部侍郎。入对，言：“少康以一旅复禹绩，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复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谋国者之

过也，宜令有司速为先备。”乞致仕。

七年，除宝文阁待制，留经筵。求去，以敷文阁直学士与外祠。陛辞，犹以归陵寝、复故疆为言，上曰：“朕志也。”且问今何归，铨曰：“归庐陵，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欲成此书。”特赐通天犀带以宠之。

铨归，上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藏秘书省。寻复元官，升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转提举玉隆万寿宫，进端明殿学士。六年，召归经筵，铨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薨，谥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孙槻、榘，皆至尚书。

廖刚，字用中，南剑州顺昌人。少从陈瓘、杨时学。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录除国子录，擢监察御史。时蔡京当国，刚论奏无所避。以亲老求补外，出知兴化军。钦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忧，服阕，除工部员外郎，以母疾辞。

绍兴元年，盗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顺昌民以刚为命。刚谕从盗者使反业，既而他盗入顺昌，部使者檄刚抚定。刚遣长子迟谕贼，贼知刚父子有信义，亦散去。除本路提点刑狱。

寻召为吏部员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亲兵自将，所以备不虞而强主威，汉北军、唐神策之类也。祖宗军制尤严。愿稽旧制，选精锐为亲兵，居则以为卫，动则以为中军，此强干弱枝之道。”又言：“国家艰难已极，今方图新，若会稽诚非久驻之地。请经营建康，亲拥六师往为固守计，以杜金人窥伺之意。”迁起居舍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除给事中。

丁母忧，服阕，复拜给事中。刚言：“国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今诸将之兵备江、淮，不知几万，初无储蓄，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献三说，将校有能射耕，当加优赏，每耕田一顷，与转一资；百姓愿耕，假以粮种，复以租赋。上令都督府措置。

时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误国之罪，追贬其身，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至是章杰自崇道观知婺州，章仅自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刚封还诏书，谓即如此，何以示惩，乃并与祠。权户部侍郎，寻迁刑部侍郎。

求补外，除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

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诏内外官言事。刚言："陛下有建国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于天下后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岂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则是应天之诚未至也。愿陛下昭告艺祖在天之灵，正建国储君之号，布告中外，不匿厥旨。异时虽百斯男，不复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读之耸然，即召刚趣至阙，拜御史中丞。刚言："臣职纠奸邪，当务大体，若捃摭细故，则非臣本心。"又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

时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犹率群臣遥拜渊圣，刚言："礼有隆杀，兄为君则君之，己为君则兄之可也。望勉抑圣心，但岁时行家人礼于内庭。"从之。

殿前司强刺民为兵，及大将恃功希恩，所请多废法。刚知无不言，论列至于四五，骄横者肃然。

郑亿年与秦桧有连而得美官，刚显疏其恶，桧衔之。金人叛盟，刚乞起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以近藩，桧闻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书，而以王次翁为中丞。初，边报至，从官会都堂，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亿年奉祠去。次翁与右谏议何铸劾刚荐刘昉、陈渊，相为朋比，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明年致仕。以绍兴十三年卒。

子四人：迟、过、遂、遽，仕皆秉麾节，邦人号为"万石廖氏"。

李迨，东平人也。曾祖参，仕至尚书右丞。迨未冠入太学，因居开封。以荫补官，初调渤海县尉。

时州县团结民兵，民起田亩中，不闲坐作进退之节，或哗不受令，迨立赏罚以整齐之，累月皆精练，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阅，无一人乱行伍者，遂荐之朝，改合入官。累迁通判济州。

时高宗以大元帅过济，郡守自以才不及，逊迨行州事，迨应办军须无阙。会大元帅府劝进，乘舆仪物皆未备，迨谙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办。上深叹赏，即除随军辇运。

上即位于南京，授山东辇运，改金部郎。从驾至维扬，敌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关于国家经赋之大者载以行，及上于镇江。时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吕颐浩言于上，即日召见。

未几，丁父丧，诏起复，以中散大夫直龙图阁，为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苗傅、刘正彦叛，吕颐浩、张浚集勤王之师，迨流涕谓诸将曰："君第行，无虑军食。"师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赵哲等入对，上慰劳之。诏转三官，辞不拜，除权户部侍郎。

四年，加显谟阁待制，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寻以军旅甫定，乞持余服，诏许之。绍兴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寻提举江州太平观。

五年十月，以旧职除两浙路转运使，言："祖宗都大梁，岁漕东南六百余万斛，而六路之民无飞挽之扰，盖所运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驻跸浙右，漕运地里不若中都之远，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太半取于民间，往往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温、明、虔、吉州等处所置造船场，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牵挽，使臣管押，庶几害不及民，可以渐复漕运旧制。"诏工部措置。寻加徽猷阁直学士，升龙图阁直学士，为四川都转运使兼提举成都等路茶事，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

自熙、丰以来，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场买马，而川茶通于永兴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关陕既失，迨请合为一司，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以省冗费，从之。逾年，诏迨以每岁收支之数具旁通驿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

绍兴四年，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比所支阙五十一万余缗。五年，收三千六十万缗，比所支阙一千万余缗。六年，未见。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万余缗，比所支阙一百六十一万余缗。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绍兴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万道。五年，添印二百万道。六年，添印六百万道。见今泛料太多，引价顿落，缘此未曾添印。兼岁收钱物内有上供、进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万，系四川岁入旧额。其劝谕、激赏等项窠名钱物共二千六十八万，系军兴后来岁入所增，比旧额已过倍，其取于民可谓重矣。

臣尝考《刘晏传》，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过于晏所榷多矣。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彼以一千二百万赡中原之军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川、陕一军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项，通计二百六十五万石。止以绍兴六年朝廷取会官兵数，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决无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万石米之理。数内官员一万一千七员，军兵五万七百四十九人，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也。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之，虽是宽剩，亦未敢除减，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蜀人所苦甚者，籴买、般运也。盖籴买不科敷则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则不能无扰；般运事稍缓则船户独受其弊，急则税户皆被其害。欲省漕运莫如屯田，汉中之地约收二十五万余石，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米，以一半对减川路籴买、般发岁计米，亦可少宽民力。兼臣已委官于兴元、洋州就籴夏麦五十万石，岷州欲就籴二十万石，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十二万石，三项共计五十七万石。每年水运应付阆、利州以东计米五十八万石，若得此三项，可尽数免川路籴买、般运，此乃恤民之实惠，守边之良策也。

降诏奖谕，以与吴玠不合，与祠。

九年，金人归我三京，命迨为京畿都转运使。孟庾时为权东京留守，潜通北使。迨察其隐微，庾不能平，讼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国家禄二百年，荷陛下重任，万死不足报。吾老矣，岂能下穹庐之拜乎？首可断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将极骂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圣节，庾失于行礼，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罢去，乃落职与祠归，而庾以京师降于金人。

迨寻复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赵开，字应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大观二年，权辟ＮＵ正。用举者改秩，即尽室如京师，买田尉氏，与四方贤俊游，因诇知天下利病所当罢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变救弊志。

宣和初，除礼制局校正检阅官。数月局罢，出知鄢陵县。七年，除讲议司检详官。开善心计，自检详罢，除成都路转运判官，遂奏罢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认额纲布十万匹，减绵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钱十分之三，又减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盐额，列其次第，谓之"鼠尾帐"，揭示乡户岁时所当输折科等实数，俾人人具晓，乡胥不得隐匿窜寄。

尝言："财利之源当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诸道利源各归漕计，故官省事理。并废以还，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因指陈榷茶、买马五害，大略谓："黎州买马，嘉祐岁额才二

千一百余。自置司榷茶，岁额四千，且获马兵逾千人，犹不足用，多费衣粮，为一害。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今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必生边患，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旧所借不偿一文，而岁借乃准初数，为三害。榷茶之初，预俵茶户本钱，寻于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滥杂，官茶既不堪食，则私贩公行，刑不能禁，为四害。承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犹患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仍拘旧额，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粮，未免科配州县，为五害。请依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转运司买马，即五害并去，而边患不生。如谓榷茶未可遽罢，亦宜并归转运司，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如此则私贩必衰，盗贼消弭，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使推行之。时建炎二年也。于是大更茶马之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开奏：“请推赏必以马到京实收数为格，或死于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买马乃逾二万匹。

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素知开善理财，即承制以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开见浚曰：“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稍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互相隐匿。惟不恤怨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

浚锐意兴复，委任不疑，于是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使卖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设官主之，曲与酿具官悉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三千，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

初，钱引两料通行才二百五十万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余万，人亦不厌其多，价亦不削。

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悉如开言。

最后又变盐法，其法实视大观东南、东北盐钞条约，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有增添等共纳九钱四分，所过每斤征钱七分，住征一钱五分，若以钱引折纳，别输称提勘合钱共六十。初变榷法，怨詈四起，至是开复议更盐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罢之以安远民，且曰："如谓大臣建请，务全事体，必须更制，即乞札与张浚照会。"诏以其章示浚，浚不为变。

时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经营两河，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赀若有余。

吴玠为四川宣抚副使，专治战守，于财计盈虚未尝问，惟一切以军期趣办，与开异趣。玠数以饷馈不继诉于朝，开亦自劾老惫，丐去。朝廷未许，乃特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为之。益前执政，诏位宣抚司上，朝论恐未安，仍诏张浚视师荆、襄、川、陕。

六年，罢绵州宣抚司，玠仍以宣抚治兵事，军马听玠移拨，钱物则委开拘收。寻除开徽猷阁待制，加玠两镇节钺。复降旨，都转运使不当与四路漕臣同系衔，成都、潼川两路漕臣与都转运使坐应副军支钱物愆期，各贬二秩。朝廷故抑扬之，使之交解间隙、趣办饷馈也。而开复与席益不和，抗疏乞将旧来宣抚司年计应副军期，不许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陈宣抚司截都漕运司钱，就果、阆籴米非是。又言应副吴玠军须，绍兴四年总为钱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千余缗，五年视四年又增四百二十万五千余缗。蜀今公私俱困，四向无所取给，事属危急，实甚可忧，气许以茶马司奏计诣阙下，尽所欲言。

朝廷既知开与玠及席益有隙，乃诏开赴行在，以李迨代之。会疾作不行，提举江州太平观。七年，复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开已病，累疏丐去，诏从所乞，提举太平观。十一年卒。

论曰：秦桧执国柄，其误宋大计，固无以议为也。张九成之策，胡

铨之疏，忠义凛然。廖刚请复用德望之人，岂苟阿时好者哉？李迨、赵开所谓可使治其赋也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邓肃 李邴 滕康 张守 富直柔 冯康国

邓肃，字志宏，南剑沙县人。少警敏能文，美风仪，善谈论。李纲见而奇之，相倡和，为忘年交。居父丧，哀毁逾礼，芝产其庐。入太学，所与游皆天下名士。时东南贡花石纲，肃作诗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扰民，用事者见之，屏出学。

钦宗嗣位，召对便殿，补承务郎，授鸿胪寺簿。金人犯阙，肃被命诣敌营，留五十日而还。张邦昌僭位，肃义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

先是，朝廷赐金国帛一千万，肃在其营，密觇，均与将士之数，大约不过八万人，至是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望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陈。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者，并置之法。"上从之。

朝臣受伪命者众，肃请分三等定罪。上以肃在围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肃言："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诸侍从而为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开、吕好问、莫俦、李回是也；诸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劝进文与赦书者，颜博文、王绍是也；朝臣之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邦昌之仪者是也；因张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为善言、其弟昌辰改为知辰是也。乞置之岭外。所谓叛臣之次者，其恶有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执政冯澥、曹辅是也，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中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余无不在伪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胜数，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则无有遗者；愿为奉使者，黎确、李健、陈戩是也，乞于远小处编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职不废者，但苟禄而已，乞赦其罪而录其名，不复用为台谏、侍从。"上以为然。

耿南仲得祠禄归，其子延禧为郡守，肃劾："南仲父子同恶，沮渡河之战，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镇，明日截两河。及陛下欲进援京城，又为南仲父子所沮。误国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尝荐肃于钦宗，肃言之不

恤，上嘉其直，赐五品服。

范讷留守东京，肃言："讷出师两河，望风先遁，今语人曰：'留守之说有四，战、守、降、走而已。战无卒，守无粮，不降则走。'且汉得人杰，乃守关中，奔军之将，岂宜与此。"讷遂罢。内侍陈良弼肩舆至横门外，开封买入内女童，肃连章论之。时官吏多托故而去，肃建议削其仕版，而取其禄以给禁卫，若夫先假指挥径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

因入对，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上曰："正此讨论，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及建局讨论祖宗官制，两月不见施行，肃言："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故能以十万精兵混一六合。自时厥后，群臣无可议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烦冗琐碎，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益烦，而政事所以益缓也。今兵戈未息，岂可揖逊进退，尚循无事之时？欲乞限以旬日，期于必至，庶几法严事简，赏罚之权不至濡滞。"肃在谏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采纳。

会李纲罢，肃奏曰："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固不足以副圣意。惟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此臣所以有疑也。且两河百姓无所适从，纲措置不一月间，民兵稍集，今纲既去，两河之民将如何哉？伪楚之臣纷纷在朝，李纲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今纲既去，叛臣将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两河无兵，外夷骄矣，李纲于此，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执政怒，送肃吏部，罢归居家。绍兴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汉老，济州任城县人。中崇宁五年进士第，累官为起居舍人，试中书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赏，日数十百，邴辞命无留难。除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尝与禁中曲宴，徽宗命赋诗，高丽使入贡，邴为馆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请传录以归。未几，坐言者罢，提举南京鸿庆宫。

钦宗即位，除徽猷阁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复徽猷阁待制。逾岁，召为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苗傅、刘正彦迫上逊位，上顾邴草诏，邴请得御札而后敢作。朱胜非请降诏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学士。初，邴见苗傅，面谕以逆顺祸福之理，且密劝殿帅王元俾以禁旅击贼，元唯唯不能用，即诣政事堂

白朱胜非，适正彦及其党王世修在焉，又以大义责之，人为之危，邴不顾也。时御史中丞郑□又抗疏言睿圣皇帝不当改号，于是邴、□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邴与张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诏与复辟赦文，一日而具。

四月，拜尚书右丞，未几，改参知政事。上巡江宁，太后六宫往豫章，命邴为资政殿学士、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以与吕颐浩论不合，乞罢，遂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未阅月，起知平江府。会兄邺失守越州，坐累落职。明年，即引赦复之，又升资政殿学士。

绍兴五年，诏问宰执方略，邴条上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事。

战阵之利五，曰出轻兵、务远略、储将帅、责成功、重赏格，大略谓："关陕为进取之地，淮南为保固之地。关陕虽利于进取，然不用师于京东以牵制其势，则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将统兵者数人，皆所恃以为根本，万一失利，将不可复用。偏裨中如牛皋、王进、杨珪、史康民皆京东土人，知地险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阳，或出徐、泗，彼将奔命之不暇，此不动而分陕西重兵之一端也。关陕今虽有二宣抚，其体尚轻，非遣大臣不可。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量宏远，威名素著，愿择其一而用之，必有以报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威名隐然为大将，今又有吴玠、岳飞者出矣。愿诏大将，于所部举智谋忠勇可以驭众统师各两三人，朝廷籍记。遇有事宜，使当一队，毋隶大将，则诸人竞奋才智，皆飞、玠之俦矣。大将爵位已崇，难相统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为战而已，慎勿遣重臣临之，以轻其权而分其功。今却敌退师之后，必论功行赏，愿因此诏有司预定赏格，谓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领之类，自一命至节度使，皆差次使足相当。"

所谓守备之宜有五，曰固根本、习舟师、防他道、讲遗策、列长戍，大略谓："江、浙为今日根本，欲保守则失进取之利，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古之名将，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于敌。诚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举淮南而付之，使自为进取，而不至虚内以事外。臣闻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只，必如期而办，乞仿古制，建伏波、下濑、楼船之官，以教习水战，俾近上将佐领之，自成一军，而专隶于朝廷。无事则散之缘江州郡，缓急则聚而用之。臣度敌人他年入寇，惩创今日之败，必先以一军来自淮甸，为筑室反耕之计，以缀我师。然后由登、莱泛海窥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窥江、池，以出吾右，一处不支

则大事去矣。愿预讲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无穷，愿诏临江守臣，凡可设奇以误敌者，如吴人疑城之类，皆预为措画。今长江之险，绵数千里，守备非一，苟制得其要，则用力少而见功多。愿差次其最紧处，屯军若干人，一将领之，听其郡守节制，次紧稍缓处差降焉，有事则以大将兼统之。既久则谙熟风土，缓急可用，与旋发之师不侔矣。”

所谓措画之方有五，曰亲大阅、补禁卫、讲军制、订使事、降敕榜，大略谓：“因秋冬之交，辟广场，会诸将，取士卒才艺绝特者而爵赏之。建炎以来，禁卫单寡，乃藉五军以为重，臣常寒心。愿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稍补禁卫之阙，使隐然自成一军，则其驭诸将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诸郡厢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数百人。臣愿讲求，除郡守兵将官自禁军给事外，余兼从衣粮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杀厢军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粮之数尽募禁军。金人自用兵以来，未尝不以和好为言，此决不可恃。然二圣在彼，不可遂已，姑以余力行之耳。臣谓宜专命一官，如古所谓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领之，当遣使人，举成法而授之，庶免临时斟酌之劳，而朝廷得以专意治兵矣。刘豫僭叛，理必灭之，谓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晓谕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谓伐谋伐交者。”

所谓绥怀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关津、选材能、务宽贷，大略谓：“山东大姓结为山砦以自保，今虽累年，势必有未下者。愿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诏谕。应淮北遗民来归者，令淮南州郡给以行由，差船津济，量差地分人护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无官而贫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给钱米三两月，其能自营为生乃止。内有才智可用之人，随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诸将行师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剿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从宽贷，使之有更生之望。”不报。

邴闲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谥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济，应天府宋城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又中词学兼茂科，除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尚书工部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

靖康二年，元帅府闻康习宪章，召至济州。康率群臣劝进，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极礼仪。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为之，辞意激切，闻者感动。除起居舍人、权给事中，进起居郎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试中书舍人。

会显谟阁学士孟忠厚乞用父任减年迁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侄也，太宗以来，凡母后兄弟之子无为侍从者。”武义大夫康义用登极恩，迁遥郡刺史，康又封还词头，言：“恩例迁官一等，谓于阶官上进一阶。今康义得特旨转一官，自武义大夫躐上遥郡刺史，名为迁一官，实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乱之源，非外戚挠法，则内侍干政，汉、唐可鉴。”凡再降旨，竟不肯行。

后军统制韩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言：“世忠无赫赫功，祗缘捕盗微劳，遂亚节钺。今其所部卒伍至夺御器，逼谏臣于死地，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诏降世忠一官。

知江州陈彦文用刘光世奏，录其守城功，迁龙图阁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状前后牴牾，阁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词，康论不已，宰相衔之。会布衣省试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谏官李处遁论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

未几，移跸钱塘，再除中书舍人，奏曰：“去岁郊礼前日食，而日官不以闻，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应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轨者，无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岁矣，侧怛爱民之政徒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责躬之诏不著事实，四方不以为信。忠佞并驰，而多士解体；刑赏失当，而三军沮气。臣愿陛下取建炎初元以来所下诏书，所举政事，熟思审度，得无一二不类臣言者乎？望参稽得失而罢行之。”上再三褒谕，称其有谏臣风。除左谏议大夫。旬日间，封章屡上，遂擢翰林学士。翌日，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建炎三年，宰相吕颐浩议幸武昌为趋陕之计，既移跸建康，又议欲尽弃中原，徙居民于东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几，上请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参知政事李邴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康为资政殿学士，同从卫以行。邴辞疾，又命康权知，以刘珏为贰。赐康褒诏，许缀宰执班奏事。

康从卫至洪州，刘光世护江不密，金人绝而渡，康等仓卒奉太后趋虔州。殿中侍御史张延寿论康与珏无忧国之心，至使太后涉险，为敌人追迫，责授康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几，许自便，复左朝请大夫，提举明道宫。绍兴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复龙图阁学士。有文集二十卷。

张守，字子固，常州晋陵人。家贫无书，从人假借，过目辄不忘。

登崇宁元年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除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以省员罢，改宣德郎，擢为监察御史。丁内艰去。

建炎元年冬，召还，改官，赐五品服。上在维扬，粘罕将自东平历泗、淮以窥行在，宰臣汪伯彦、黄潜善以为李成余党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见。叶梦得请上南巡，阻江为守，张俊亦奏敌势方张，宜且南渡。守独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别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择四路帅守缮兵储粟以捍御之。疏再上，又请诏大臣惟以选将治兵为急，凡不急之务，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悦，遂建议遣守抚谕京城，守闻命即就道。

三年正月，还，奏金人必来，愿早为之图，上恻然。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临安。迁御史中丞。

苗、刘既平，诏赦百官，表奏皆守与李邴分为之。守论宰相朱胜非不能思患预防，致贼猖獗，乞罢政，疏留中不出，既而胜非竟罢政。

吕颐浩初相，举行司马光之言，欲并合三省，诏侍从、台谏集议。守言光之所奏，较然可行，若更集众，徙为纷纭。既而悉无异论，竟合三省为一。

上幸建康，吕颐浩、张浚叶议将奉上幸武昌为趋陕之计。时方拜浚为宣抚处置使，身任陕、蜀，守与谏议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陕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守又陈十害，至殿庐谓康曰："幸蜀之事，吾曹当以死争之。"上曰："朕固以为难行。"议遂寝。

六月，久雨恒阴，吕颐浩、张浚皆谢罪求去，诏郎官以上言阙政。初，守为副端时尝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帝、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浆之味；服细暖之衣，则思二帝、母后穷边绝塞之寒苦；操与夺之柄，则思二帝、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使令；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尊礼。思之又思，兢兢栗栗，圣心不倦，而天不为之助顺者，万无是理也。"至是复申前说，曰："今罪己之诏数下，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时人事至此极矣，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设，与前日未始异也。俟其如维扬之变而后言之，则虽斥逐大臣，无救于祸。汉制灾异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虽

有勋劳，然其器识不足以斡旋机务。愿更择文武全材、海内所共推者，亲擢而并用之。上书论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来言路。”

先是，守尝论吕颐浩不可独任，张浚不可西去，与上意异，乞补外。除礼部侍郎，不拜，上命吕颐浩至政事堂，谕以正人端士不宜轻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赵鼎入对，论守无故下迁，上曰：“以其资浅。”鼎曰：“言事官无他过，愿陛下毋沮其气。”于是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九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扈从由海道至永嘉，回至会稽。

四年五月，除参知政事，守尝荐汪伯彦，沈与求劾其短，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未几，知绍兴府。寻以内祠兼侍读，守力辞，改知福州。时右司员外郎张宗臣请令福建筑城，守奏：“福州城于晋太康三年，伪闽增广至六千七百余步，国初削平已久，公私困弊，请俟他年。”遂止。寻以变易度牒钱百万余缗输之行在，助国用。

时刘豫导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诸将献俘者相踵，守闻之，上疏曰：“今以献俘诚皆金人，或借诸国，则戮之可也。至如两河、山东之民，皆陛下赤子，驱迫以来，岂得已哉？且谕以恩信，贷之使归，愿留者亦听，则贼兵可不战而溃。”金人既遁，诏诸将渡江追击，守复上疏，以敌情难测，愿留刘光世控御诸渡。

上既还临安，又诏问守以攻战之利、守备之宜、绥怀之略、措置之方，守言：

明诏四事，臣以为莫急于措置，措置苟当，则余不足为陛下道矣。臣请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军旅，其二措置粮食。

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而以余军分戍三路，一军驻于淮东，一军驻于淮西，一军驻鄂、岳或荆南，择要害之处以处之。使北至关辅，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则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而又为大将者，万一有称病而赐罢，或卒然不讳，则所统之众将安属耶？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号令径达其军，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为也。

何谓措置军食？诸军既分屯诸路，则所患者财谷转输也。祖宗以

来，每岁上供六百余万，出于东南转输，未尝以为病也。今宜举两浙之粟以饷淮东，江西之粟以饷淮西，荆湖之粟以饷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钱粮无乏绝之患，然后戒饬诸将，不得侵扰州县，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岁核实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复遣大臣为之统督，使诸路之兵首尾相应，绥怀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

闽自范汝为之扰，公私赤立，守在镇四年，抚绥凋瘵，且请于朝，蠲除福州所贷常平缗钱十五万。累请去郡，以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召还，甫两月，复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归。

六年十二月，召见，即日除参知政事，明日兼权枢密院事。七年，张浚罢刘光世兵柄，而欲以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守以为不可，浚不从，守曰："必曰改图，亦须得闻望素高、能服诸将之心者乃可。"浚不听，遂有郦琼之变。及台谏父章论浚，御批安置岭表，赴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为陛下捍两淮，罢刘光世，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今其验矣，群臣从而媒蘖其短，臣恐后之继者，必以浚为鉴，谁肯为陛下任事乎？"浚谪永州，守亦引咎请去，弗许。

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将还临安，守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婺州，寻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入对，时江西盗贼未息，上问以弭盗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后加之以兵。"因请出师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开谕祸福，约以期限，许之自新，不数月盗平。

后徙知绍兴府。会朝廷遣三使者括诸路财赋，所至以鞭挞立威，韩球在会稽，所敛五十余万缗。守既视事，即求入觐，为上言之，诏追还三使。时秦桧当国，不悦，守亦不自安，复奉祠。

建康谋帅，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张守可。"至镇数月薨。

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及桧为枢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阁执浚手曰："守前者误公矣。今同班列，与之朝夕相处，观其趋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陈于上。"守在江右，以郡县供亿科扰，上疏请蠲和买，罢和籴。上欲行之，时秦桧方损度支为月进，且日忧四方财用之不至，见

守疏，怒曰：“张帅何损国如是？”守闻之，叹曰：“彼谓损国，乃益国也。”卒谥文靖。孙抑，户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孙也。以父任补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说之奇其文，荐于朝，召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

建炎二年，召近臣举所知，礼部侍郎张浚以直柔应。诏授著作佐郎，寻除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迁右谏议大夫。范致虚自谪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虚不当复用，出知鼎州。

迁给事中。医官、团练使王继先以覃恩转防御使，法当回授，得旨特与换武功大夫。直柔论：“继先以计换授，既授之后，转行官资，除授差遣，更无所碍。且武功大夫惟有战功、历边任、负材武者乃迁，不可以轻授。”上谓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论，朕屈意从之，以伸直言之气。”

四年，迁御史中丞。直柔请罢右司侯延庆，而以苏迟代之，上曰：“台谏以拾遗补过为职，不当荐某人为某官。”于是延庆改礼部员外郎，而迟为太常少卿。

十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故事，签书有以员外郎为之，而无三丞为之者。中书言非旧典，时直柔为奉议郎，乃特迁朝奉郎。自是寄禄官三丞除二府者，迁员外郎，自直柔始，遂为例。

绍兴元年，诏礼部太常寺讨论隆祐太后册礼，范宗尹曰：“太母前后废斥，实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圣之过。”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为当，然人亦不以为非哲庙与上皇意，愿陛下勿复致疑。”乃命礼官讨论典礼。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于元符，宜用钦圣诏，奏告天地宗庙，其典礼不须讨论。”议遂定。

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言宗社大计，欲选太祖诸孙“伯”字行下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疏入，上大叹悟，直柔从而荐之，召赴行在，除监察御史。于是孝宗立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

除同知枢密院事。侍御史沈与求论直柔附会辛道宗、永宗兄弟得进，并论其所荐右司谏韩璜。先是，直柔尝短吕颐浩于上前，颐浩与秦桧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罢，礌责监浔州酒税，而直柔以本官提举洞霄宫。

六年，丁所生母忧。起复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辞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职奉祠。寻复端明殿学士。徜徉山泽，放意吟咏，与苏迟、叶梦得诸人游，以寿终于家。

冯康国，字元通，本名轓，遂宁府人。为太学生，负气节。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礼部侍郎张浚以御营参赞军事留平江。苗、刘作乱，浚外倡帅诸将合兵致讨，念傅等居中，欲得辩士往说之。时轓客浚所，慷慨请行，浚遣之至杭，说傅、正彦曰："自古宦官乱政，根株相连，若诛锄必受祸。今二公一旦为国家去数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闻其过，岂可遽传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为传位，其实废立，二公本心为国，奈何以此负谤天下？"傅按剑大怒，轓辞气不屈。正彦乃善谕之曰："张侍郎欲复辟固善，然须用面议。"乃遣轓还，约浚至杭。

浚复遣轓移书傅等，告以祸福使改。既又复傅书，诵言其罪。轓至，傅党马柔吉詶之曰："昨张侍郎书不委曲，二公大怒，已发兵出杭矣，君尚敢来耶？"轓曰："畏则不来，来则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轓，会浚谬为书遗轓云："适有客自杭来，方知二公于社稷初无不利之心，甚悔前书之轻易也。"傅等见之喜，轓得免。

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惧，轓知其可动，乃说宰相朱胜非，以今日之事，当以渊圣皇帝为主，睿圣皇帝宜复为大元帅，少主为皇太侄，太后垂帘。胜非令与傅、正彦议，皆许诺。轓又请褒傅、正彦如赵普故事，遂皆赐铁券。诏补轓奉议郎、守兵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更名康国。

高宗反正，以张浚宣抚川、陕，浚辟康国主管机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国入奏事，诏进两官，为荆湖宣谕使。康国之行也，上幸浙东，不暇降诏旨，康国以自意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书，坐贬秩二等。绍兴三年，浚召还，与康国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论康国，罢之。起知万州、湖北转运判官。

浚相，入为都官员外郎。康国言："四川税色，祖宗以来，正税重者科折轻，正税轻者科折重，科折权衡与税平准，故无偏重。近年监司总漕悉改旧法，取数务多，失业逃亡皆由于此。盍从旧法。"诏以其言下四川宪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陆运，当谕吴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粮；兼选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凿就绪，则漕运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

浚去相位，康国乞补外。赵鼎言于高宗曰：“自张浚罢，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余人，臣恐台谏以浚故有论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当论其才与否耳。顷台谏好以朋党论士大夫，如罢一宰相，则凡所荐引，不问才否一时罢黜，乃朝廷使之为朋党，非所以爱人才、厚风俗也。”迁右司员外郎，除直显谟阁、知夔州。丁母忧，起复，抚谕吴玠军，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卒。

论曰：邓肃、李邴、滕康当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无不言。张守论事明远，富直柔厄于秦桧、吕颐浩，冯康国说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张致远 薛徽言 陈渊 魏矼 潘良贵 吕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临邛人，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进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敌难不赴，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帅机幕。建炎四年，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抗节刚直，触怒权臣，摈斥至死。今其子孙不能自振，朕甚悯之。"召同至行在，至则为大宗丞。

绍兴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还，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年。章惇唱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但观其言行之实，察其朋附之私，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党。"同又对曰："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为党则同，而所以为党则异。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同对以："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谓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参错相制。汉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是其效也。今国家所仗，惟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将之兵耳。陛下且无心腹禁旅，可备缓急，顷者苗、刘之变，亦可鉴矣。"除殿中侍御史。

时韩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骄狠尚气，无所忌惮，一旦有急，其能相为唇齿乎？望分是非，正国典。昔汉诸侯王有过，犹责师傅，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乞先黜责。"上以章示两军。

吕颐浩再相，同论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臣谓功出众人，非一颐浩之力。纵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颐浩罢相。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遂诏浚福州居住。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上皆重之。

金使李永寿等入见，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上因语及武备曰：“今养兵已二十万。”同奏：“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泗州守徐宗诚纳之，韩世忠以闻。朝论令世忠却泽等，而械宗诚赴行在。同奏：“敌虽议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伪齐尚能置归受馆，立赏以招吾民，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自养，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诏处来归者于淮南，释宗诚罪。

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上深嘉纳。至是，命同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辨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令一卒持书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参，彦参系之狱。后诉于朝，命罢彦参，同并封还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辞，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

七年秋，以礼部侍郎召还。未数日，除御史中丞。车驾自建康回临安，同奏：“旋跸之初，去淮益远，宜遣重臣出按两淮，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扰，纵民耕垦，勿收租税。数年之后，田野加辟，百姓足而国亦足矣。”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同乞以此奏付庶，询究罢行。又言：“江浙困于月桩钱，民不聊生。”上为减数千缗。又言：“吴

玠屯师兴、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顷年尝讲屯田，愿闻其积谷几何，减馈运几何，赵开、李迨相继为都漕，先后馈运各几何，令制、漕、帅司条具以闻，然后按实讲究，以纾民力。”又言：“国家养兵，不为不多，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韩世忠在楚，张俊在建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隔远，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宜令庶会集将帅，谕以国体，协心共议御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一意国家，无分彼此，缓急应援，皆有素定之术。”诏付王庶出示诸将。

同乞郡，除显谟阁直学士、知湖州。复召，请祠，诏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二十年卒。

张致远，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人。宣和三年，中进士第。宰相范宗尹荐其才，召对，擢为枢密院计议官。建寇范汝为已降，犹怀反侧，而招安官谢向、陆棠受贼赂，阴与之通。致远谒告归，知其情，还白执政，请锄其根枿，于是捕响、棠及制置司属官施宜生付狱。诏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州宣抚使讨贼，韩世忠副之，辟致远为随军机宜文字。贼平，除两浙转运判官，改广东转运判官。招抚剧盗曾兖等，贼众悉降。

绍兴四年，以监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时江西帅胡世将请增和买绢折纳钱，致远上疏言：“折纳绢钱本欲少宽民力，而比旧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敛也。”从之。

金人与刘豫分道入寇，宰相赵鼎劝高宗亲征，朝士尚以为疑，白鼎审处。致远入对，独赞其决。迁侍御史。言：“聚财养兵，皆出民力，善理财者，宜固邦本。请罢榷福建盐，精择三司使、副，以常平茶盐合为一官，令计经常，量入为出，先务省节，次及经理。”诏户部讲究。

五年，除户部侍郎，进吏部侍郎，寻复为户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愿诏大臣力务省节，明禁僭侈，自宫禁始，自朝廷始。额员可减者减之，司属可并者并之。使州县无妄用，归其余于监司；监司无妄用，归其余于朝廷；朝廷无横费，日积月聚，惟军须是虑，中兴之业可致也。”除给事中。

寻以老母丐外，以显谟阁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郑广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广等降，致远选留四百人，置营城外，余遣还业。复遣广讨他郡诸盗，数月悉平。

八年正月，再召为给事中。出知广州。寻以显谟阁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

致远鲠亮有学识，历台省、侍从，言论风旨皆卓然可观。赵鼎尝谓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从官如张致远、常同、胡寅、张九成、潘良贵、吕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当不渝。"识者谓鼎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进士第，为枢密院计议官。绍兴二年，遣使分行诸路，徽言在选中，以权监察御史宣谕湖南。时郴、道、桂阳旱饥，徽言请于朝，不待报即谕漕臣发衡、永米以振，而以经制银市米偿之，所刺举二十人。使还，他使皆进擢，宰相吕颐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经制银，出知兴国军。入为郎、迁右司，擢起居舍人。时秦桧与金人议和，徽言与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七人同拜疏争之。一日，桧于上前论和，徽言直前引义固争，反复数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赙绢百匹，特与遗表恩。

陈渊，字知默，南剑州沙县人也。绍兴五年，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胡寅朱震、权户部侍郎张致远言："渊乃瓘之诸孙，有文有学，自瓘在时，器重特甚，垂老流落，负材未试。"充枢密院编修官。会李纲以前宰相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辟为制置司机宜文字。

七年，诏侍从举直言极谏之士，胡安国以渊应。召对，改官，赐进士出身。九年，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入对，论："比年以来，恩惠太滥，赏给太厚，颁赉赐予之费太过。所用既众，而所入实寡，此臣所甚惧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会'，说者谓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开后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谓冢宰以九式均节财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越式而论之。若事事以式，虽不会犹会也。臣愿陛下凡有锡赉，法之所无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议，户部得以执奏，则前日之弊息矣。"

渊面对，因论程颐、王安石学术同异，上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渊曰："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渊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上曰："差者何谓？"渊曰："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

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己。《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

郑亿年复资政殿学士、奉朝请，召见于内殿。渊言：“亿年故相居中之子，虽为从官，而有从贼之丑，乞浸其职名。”不报。亿年，右仆射秦桧之亲党也，由是桧怒之。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以祖名辞。改宗正少卿，以何铸论罢。主管台州崇道观。十五年，卒。

魏矼，字邦达，和州历阳人，唐丞相知古后也。少颖悟。时方尚王氏新说，矼独守所学。宣和三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阙，诏改宣教郎，除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元年，迁枢密院计议官，迁考功郎。会星变，矼因转对，言：“治平间，彗出东方，英宗问辅臣所以消弭之道，韩琦以明赏罚为对。比年以来，赏之所加，有未参选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经任而辄为正郎者，罚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冲替者，有罪犯同而罚有轻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异。上识其忠，擢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临安火，延烧数千家，献谀者谓非灾异。矼言：“《春秋》定、哀间数言火灾，说者谓孔子有德而鲁不能用，季孙有恶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奸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执事之间有朋附奔竞之徒未汰乎？搢绅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怀艺、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轧己，方且蔽贤，未闻推诚尽公，旁招俊乂。宜鉴定、哀之失，甄别邪正，亟加进用。”

内侍李暠饮韩世忠家，刃伤弓匠，事下廷尉。矼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狠戾发于杯酒，乃至如此，岂得不过为之虑？建炎诏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预朝政，违者处以军法。乞申严其禁，以谨履霜之戒。”于是廙杖脊配琼州。迁侍御史，赐矼五品服。

时朱胜非独相，矼论：“胜非无所建明，惟知今日进呈一二细故，明日启拟一二故人，而机务不决，军政不修，除授挟私，贤士解体。”又疏其五罪，诏令胜非持余服。又言：“国家命令之出，必先录黄。其过两省，则给舍得以封驳；其下所属，则台谏得以论列。此万世良法也。窃闻近时三省、枢密院，间有不用录黄而直降指挥者，亦有虽画黄而不下六部者，望并依旧制。”

刘豫挟金人入寇，宰相赵鼎决亲征之议，矼请扈从，因命督江上诸军。时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将权均势敌，又怀私隙，莫肯协心。矼首至光世军中，谕之曰："贼众我寡，合力犹惧不支，况军自为心，将何以战？为诸公计，当思为国雪耻，释去私隙，不独有利于国，亦将有利其身。"光世许之，遂劝其贻书二帅，示以无他，二帅复书交欢。光世以书闻，由此众战屡捷，军声大振。

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绘使金回，约再遣使，且有恐迫语。矼请罢"讲和"二字，饬厉诸将，力图攻取。会金屡败遁去，使亦不遣。迁秘书少监。

矼在职七阅月，论事凡百二十余章。寻乞补外，除直龙图阁、知泉州，以亲老辞，知建州。寻召还，丐祠，不允，除权吏部侍郎。

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馆伴使，矼言："顷任御史，尝论和议之非，今难以专论。"秦桧召矼至都堂，问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陈敌情难保，桧谕之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桧不能屈，乃改命吴表臣。

诏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条奏来上。矼言："臣素不熟敌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礼，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贼豫为金人所立，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业，天命所归，何藉于金国乎？传闻奉使之归，谓金人悉从我所欲，必无难行之礼，以重困我，陛下何过自取侮乎？如或不可从之事，傥轻许之，他时反为所制，号令废置将出其手，一有不从，便生兵隙。予夺在彼，失信在我，非计之得也。虽使还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虽欲寝兵，如之何而可寝？虽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计之得也。陛下既欲为亲少屈，更愿审思天下治乱之机，酌之群情，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从者，以国人之意拒之，庶无后悔。所谓国人者，不过万民、三军尔。搢绅与万民一体，大将与三军一体，今陛下询于搢绅，民情大可见矣。欲望速召大将，各带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详加访问，以塞他日意外之忧。大将以为不可，则其气益坚，何忧此敌。"

未几，丁父忧。免丧，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艰以卒。

潘良贵，字子贱，婺州金华人。以上舍释褐为辟雍博士，迁秘书郎。时宰相蔡京与其子攸方以爵禄钩知名士，良贵屹然特立，亲故数为

京致愿交意，良贵正色谢绝。除主客郎中，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

靖康元年，召还。赐对，钦宗问孰可秉钧轴者，良贵极言："何□、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误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颠之相，非博询于下僚，明扬于微陋，未见其可。"语彻于外，当国者指为狂率，黜监信州汭口排岸。

高宗即位，召为左司谏。既见，请诛伪党，使叛命者受刃国门，即敌人不敢轻议宋鼎。又乞封宗室贤者于山东、河北，以壮国体，巡幸维扬，养兵威以图恢复。黄潜善、汪伯彦恶其言，改除工部。良贵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宫。

越数年，除提点荆湖南路刑狱，主管江州太平观，除考功郎，迁左司。宰相吕颐浩从容谓良贵曰："旦夕相引入两省。"良贵正色对曰："亲老方欲乞外，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退语人曰："宰相进退一世人才，以为贤邪，自当擢用，何可握手密语，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笼，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补外，以直龙图阁知严州。到官两月，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起为中书舍人。

会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见，语言烦亵，良贵故善子諲，是日摄起居，立殿上，径至榻前厉声曰："子諲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子諲欲退，高宗顾良贵曰："是朕问之。"又谕子諲且款语。子諲复语，久不止，良贵叱之退者再。高宗色变，阁门并弹之，于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贵放罪，子諲无罪可待。

良贵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既归，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贵坐尝与通书，降三官。卒，年五十七。

良贵刚介清苦，壮老一节。为博士时，王黼、张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贫甚，秦桧讽令求郡，良贵曰："从臣除授合辞免，今求之于宰相，辞之于君父，良贵不敢为也。"其谏疏多焚稿，仅存杂著十五卷，新安朱熹为之序。

吕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孙、好问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爱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临奠，诸童稚立庭下，宣仁独进本中，摩其头曰："孝于亲，忠于君，儿勉焉。"

祖希哲师程颐，本中闻见习熟。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游，三

家或有疑异，未尝苟同。以公著遗表恩，授承务郎。绍圣间，党事起，公著追贬，本中坐焉。

元符中，主济阴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除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迁职方员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忧，服除，召为祠部员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阁，主管崇道观。

绍兴六年，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内侍李琮失料历，上以潜邸旧人，不用保任特给之。本中言："若以异恩别给，非所谓'宫中府中当为一体'者。"上见缴还，甚悦，令宰臣谕之曰："自今有所见，第言之。"

监阶州草场苗亘以赃败，有诏从黥，本中奏："近岁官吏犯赃，多至黥籍，然四方之远，或有枉滥，何由尽知？异时察其非辜，虽欲抆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来此刑尝用，则绍圣权臣当国之时，士大夫无遗类久矣。愿酌处常罚，毋令奸臣得以藉口于后世。"从之。

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两浙科须日繁，闾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绝，奸宄窃发，未审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不可胜数，观其辞固甚顺，考其实不可行。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而去。朝廷施设失当，谁任其咎？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贼境，使之得以为备，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势如九江、鄂渚、荆南诸路，当宿重兵，临以重臣。吴时谓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愿精择守帅，以待缓急，则江南自守之计备矣。"

内侍郑谌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进临江浒，将以有为，今贤士大夫未能显用，岩穴幽隐未能招致，乃起谌以统兵之任，何邪？"命遂寝。引疾乞祠，直龙图阁、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观。召为太常少卿。

八年二月，迁中书舍人。三月，兼侍讲。六月，兼权直学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议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来，正当示以俭约，客馆刍粟若务充悦，适启戎心。且成败大计，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财

强弱，愿诏有司令无乏可也。”

初，本中与秦桧同为郎，相得甚欢。桧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会《哲宗实录》成，鼎迁仆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桧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风旨，伺和议不成，为脱身之计。”风御史萧振劾罢之。提举太平观，卒。学者称为东莱先生，赐谥文清。

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训》三卷、《师友渊源录》五卷，行于世。

论曰：《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忠，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张致远、薛徽言、陈渊、魏矼、潘良贵、吕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论议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陈规 季陵 卢知原 弟法原 陈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敏中玄孙，钦圣宪肃皇后再从侄也。元符三年，以后复辟恩，补假承奉郎，三迁知开封府咸平县。豪民席势犯法，狱具上，尹盛章方以狱空觊赏，却不受，子諲以闻，诏许自论决，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

宣和初，复官，除江、淮发运司主管文字。淮南仍岁旱，漕不通，有欲浚河与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议，无敢可否，发运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数百里，河高江、淮数丈，而欲浚之使平，决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启闸，复作澳储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达之法，加以应奉往来，启闭无节，堰闸率不存。今复故制，严禁约，则无患。"使者用其言，漕复通，进秩一等。召对，除淮南转运判官。以户部奏诸路起发上供不及数，降一官。

七年，入为右司员外郎，不就，以直秘阁为京畿转运副使，寻兼发运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书遗金人，言兵势逆顺，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御所牒报之，约日索战，语极不逊，诸道兵畏缩不进。时康王次济州，子諲遣进士李植献金帛及本司钱谷之在济州者，以助军费。张邦昌僭位，遣人持敕书往庐州问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冯询、提举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刘达赍手书来，子諲不启封焚之，械系达于狱。遣子澹请康王率诸将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将王仪统勤王兵至城下。

迁直龙图阁、江淮发运副使。子諲言："去岁刘顺奉渊圣蜡诏，命监司帅守募兵勤王，臣即镂板遍檄所部，而六路之间漠无应者；间有团结起发者，类如儿戏，姑以避责而已。惟淮东一路，臣亲率诸司，粗成纪律。然诸司犹有占吝钱物，莫肯供亿，殊不念君父幽处围城之中，臣当时恨无利刃以加其颈。今京城失守，二帝播迁，傥赏罚不行，恐金人再为边患，陛下复欲起天下之兵，而诸路玩习故常，恬不知畏，将何恃以济艰难哉？愿明诏大臣按劾诸路监司向承蜡诏废格不勤王，及名为勤王而稽缓者，悉加显黜。"命诸路提刑司究实以闻。九月，子諲罢，以素为李纲所善，故黄潜善斥之。

明年，知袭庆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为平章军国事，子諲乞致

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复知潭州。禁卒为乱，纵火掠市，出浏阳县，子諲遣通判孟彦卿等追及攸县平之。

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闻警报，率军民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隶东壁，子諲巡城，顾谓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简。"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围八日，登城纵火，子諲率官吏夺南楚门遁，城陷。坐敌至失守落职罢。转运副使贾收言子諲督兵巷战，又收溃卒复入治事，帝亦以子諲与他守臣望风遁者殊科，诏复职。

绍兴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剧盗曹成据攸县，子諲军于安仁，遣使招之，成听命。子諲又遣将西扼衡阳，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余日，诸郡遂得割获。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拥众而南，子諲率亲兵拒之。会官军溃，度不可遏，单骑入贼中，谕以国家威灵。成不服，执子諲归。会宣抚司都统制马扩遣人持吴敏檄谕成，成许受招，始释子諲。

诏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方避地湖南，以书抵秦桧，言："子諲忠节，可以扶持三纲，愿怜其无救而陷于贼，复加收用。"起知广州。时恐贼度岭，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罢，遂致仕。寻起知江州，收江东转运使，进秘阁修撰。江东当饷刘光世军，适刘豫入寇，光世军合淝，以乏饷告，亟退师。子諲驰至合淝，具见粮以闻，光世由是得罪。进徽猷阁待制。徙两浙路为都转运使，除户部侍郎。

入见，论京都旧事，颇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贵故善子諲，闻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国报聘及奠朱震事，反复良久。良贵径至榻前厉声叱之曰："子諲不宜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子諲欲退，上谓良贵曰："是朕问之也。"又谕子諲款语。子諲复语，久不止，良贵叱之退者再。上色变，欲抵良贵罪。中丞常同言："良贵无罪，愿许子諲补外。"上并怒同。张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于善类。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爱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谕同，同言不已，于是三人俱罢。子諲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金使议和将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诏，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忤秦桧意，乃致仕。

子諲相家子，能修饬自见于时。友爱诸弟，置义庄，赡宗族贫者。初，漕淮南时，张邦昌伪诏至，虹县令已下迎拜宣读如常式，独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于朝，易端益文资。退闲十五年，号所居曰"芗林"。卒，年六十八。

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杀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其徒祝进、王在去为盗，犯随、郢、复等州。规为安陆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还。会祝进攻德安府，守弃城遁，父老请规摄守事。规遣射士张立率兵讨进，却之。既而在复与进合，以炮石鹅车攻城东，规连战败之，二人惧，引众去。

建炎元年，除直龙图阁、知德安府。李孝义、张世以步骑数万薄城，阳称受诏招，规登城视其营垒，曰："此诈也。"亟为备。夜半，孝义兵围城，遂大败之。与群盗杨进相持十八日，进技穷，以百人自卫，抵濠上求和。规出城与交臂语，进感之，折箭为誓而去。董平引众窥城，遣其党李居正、黄进入城求犒，规斩进，授居正兵为前锋，大破之。升秘阁修撰。寻除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赐三品服，俄升徽猷阁待制。

时桑仲剽略襄、汉间，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规请于朝，就以明守郢。张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窥之，为王彦所败。仲怒，从数百骑来谯明，明杀之，奔刘豫，以书招规，规械其使以闻。李横围城，造天桥，填濠，鼓噪临城。规帅军民御之，炮伤足，神色不变，围急粮尽，出家财劳军，士气益振。横遣人来，愿得妓女罢军，规不许。诸将曰："围城七十日矣，以一妇活一城，不亦可乎。"规竟不予。会濠桥陷，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天桥，以火牛助之，须臾皆尽，横拔砦去。

升徽猷阁直学士，诏赴行在，改显谟阁直学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抚使。入对，首言："镇抚使当罢，诸将跋扈，请用偏裨以分其势。"上皆纳之。迁龙图阁直学士，改知庐州，寻又召赴行在，以疾辞，提举江州太平观。复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职，镌两官。

金人归河南地，改知顺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会刘锜领兵赴京留守过郡境，规出迎，坐未定，传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锜城中有粟数万斛，勉同为死守计。相与登城区画，分命诸将守四门，且明斥候，募土人乡导间谍。布设粗毕，金游骑已薄城矣。既至，金龙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规躬擐甲胄，与锜巡城督战，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复以步兵邀击，溺于河者甚众。规曰："敌志屡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潜兵斫营，使彼昼夜不得休，可养吾锐也。"锜然之，果劫中其砦，歼其兵甚众。金人告急于兀术。规大飨将士，酒半问曰："兀术拥精兵且至，策将安出？"诸将或谓今已累捷，宜乘势全师而归。规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欲为缓急用，况屡挫其锋，军声稍振。规已分一死，进亦死，退亦死，不如进为忠也。"锜叱诸将曰："府公文人犹誓死守，况汝曹

耶！兼金营近三十里，兀术来援，我军一动，金人追及，老幼先乱，必至狼狈，不独废前功，致两淮侵扰，江、浙震惊。平生报君，反成误国，不如背城一战，死中求生可也。”

已而兀术至，亲循城，责诸酋用兵之失，众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术下令晨饭府庭，且折箭为誓，并兵十余万攻城，自将铁浮屠军三千游击。规与锜行城，勉激诸将，流矢及衣无惧色，军殊死斗。时方剧暑，规谓锜毋多出军，第更队易器，以逸制劳，蔑不胜矣。每清晨辄坚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气力疲，则城中兵争奋，斩获无算，兀术宵遁。锜奏功，诏褒谕之，迁枢密直学士。规至顺昌，即广籴粟麦实仓廪。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规请以金帛代输，至是得其用，成锜功者，食足故也。

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规在告，吏抱文书入卧内，规力疾起曰：“帅事，机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语毕而卒，年七十。赠右正议大夫。有《攻守方略》传于世。

初，规守德安时，尝条上营屯田事宜，欲仿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垦。军士所屯之田，皆相险隘立堡砦，寇至则堡聚捍御，无事则乘时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赋麦豆各五升。满三年无逋输，给为永业。流民自归者以田还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

规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义自许，尤好振施，家无赢财。尝为女求从婢，得一妇甚闲雅，怪而询之，乃云梦张贡士女也，乱离夫死无所托，鬻身求活，规即辍女奁嫁之，闻者感泣。规功名与诸将等，而位不酬劳，时共惜之。乾道八年，诏刻《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立庙德安，赐额“贤守”，追封忠利侯，后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处之龙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迁太学博士。论学术邪正异同，长官怒，谮之执政，谪知舒城县。未几，除太常寺簿，迁比部员外郎。高宗即位，从至扬州。建炎二年，守尚书右司员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仪物皆委弃之，陵奉九庙神主负之以行，拜起居郎，迁中书舍人。

三年六月，淫雨，诏求直言。陵言：“金人累岁侵轶，生灵涂炭，怨

气所积，灾异之来，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则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观庙堂无擅命之臣，惟将帅之权太盛；宫阃无女谒之私，惟宦寺之习未革。今将帅拥兵自卫，浸成跋扈，苗、刘窃发。勤王之师一至，凌轹官吏，莫敢谁何？此将帅之权太盛有以干阳也。宦寺纵横，上下共愤，卒碎贼手，可为戒矣。比闻复召蓝珪，党与相贺，闻者切齿，此宦寺之习未革有以干阳也。《洪范》休征曰，肃时雨若，谋时寒若；咎征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载庙主行，示有尊也。前日仓卒迎奉，不能如礼。既至钱塘，置太庙于道宫，荐享有阙；留神御于河浒，安奉后时。不肃之咎，臣意宗庙当之。比年盗贼例许招安，未几再叛，反堕其计。忠臣之愤不雪，赤子之冤莫报，不谋之咎，臣意盗贼当之。道路之言谓銮舆不久居此，自臣臆度，决无是事，假或有之，不几于狂乎？军兴以来，既结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犹诛求焉，不几于急乎？此皆阴道太盛所致。”帝嘉纳之。

时除梁扬祖为发运使，给事中刘宁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礼权给事中，书读，陵封还录黄。又言：“防秋已迫，愿陛下先定兵卫及扈从之臣，万一敌势猖獗，便当整驾亲按营垒，召诸道兵以为援，留将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窜，以扈跸为名，弃城池以予敌，使生灵堕涂炭，财用填沟壑。”

时张浚为川、陵等路宣抚处置使，陵论其太专，忤旨，罢为徽猷阁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职与祠。数月，复职，除知温州，又改中书舍人，皆力辞。

范宗尹荐其才，命知临安府，复为中书舍人。入对，言：“事有可深虑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驾未有驻跸之地，贤人皆无经世之心，兵柄分而将不和，政权去而主益弱；所恃以仅存者，人心未厌而已。前年议渡江，人以为可，朝廷以为不可，故讳言南渡而降诏回銮。去年议幸蜀，人以为不可，朝廷以为可，故弛备江、淮，经营关、陕。以今观之，孰得孰失？惟扬之变，朝廷不及知而功归宦寺；钱塘之变，朝廷不能救而功归将帅，是致此曹有轻朝士之心。黄潜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吕颐浩知使能不知任贤。自张悫、许景衡饮恨而死，凡知几自重者，往往卷怀退缩。今天下不可谓无兵，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然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张浚在陕右，无敢言者。夫军事恐失机会，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诏书，得无窃命之嫌邪？官吏责以办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从臣，得无忌器之嫌邪？以至赐姓氏，改寺额，此皆伤于太专，臣恐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泽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兴者此

耳，陛下宜有以结之。今欲薄敛以裕民财，而用度方阙；轻徭以纾民力，而师旅方兴。罪己之诏屡降，忧民之言屡闻，丁宁切至，终莫之信。臣谓动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当贤，禄当功，刑当罪，施设注措无不当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朱胜非除江西帅，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马于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东，今寓淮甸，无复去意，患在朝夕，可谓急矣。若颐浩既去，胜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练，粮不素积，又不设险，何以御之？臣愿陛下更择贤副，预为经画以待。今日非论安危，实论存亡，朝谋夕行，当如拯溺，岂可不惜分阴。”诏刘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户部侍郎。

范宗尹尝仕伪楚，故凡受伪命者皆录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节不立，论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复可用，纵加抆拭，攻者踵来，虽君相制命，亦不能为之地。臣试举其罪大者言之，崇宁、大观以来，党助巨奸，由诡道以饕宠荣者不知几何人？邦昌乱朝，不能死节者不知几何人？苗、刘专杀，拱手受制不知几何人？以义责之固不容诛，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笔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恶名，谁敢引荐。臣愿明诏宰执，于罪戾中选择实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废其终身，仍诏台谏为国爱人，勿复言。”诏榜其疏于朝堂。侍御史沈与求劾陵承望宰执风旨，罢官，提举杭州洞霄宫。

绍兴元年，复右文殿修撰。二年，诏内外官言事。陵言：“军兴以来，朝廷诰牒，非强以予民则莫售；师旅粮草，非强取于民则莫给。旧例和买，无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籴，能偿其直几何？”一遇军兴，事事责办，有不足者，预借后年之赋。虽名曰‘和”，实强取之；虽名曰‘借’，其实夺之。兵将衣食不取其饱暖，取其丰美；器械不取其坚利，取其华好。务末胜本，初无斗心，贼至则伪言退保，贼去则盛言收复，遇败以千为一，遇胜以一为千。今乘舆服御之费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犹无益于国者，军太冗也。张浚一军以川、陕赡之，刘光世一军以淮、浙赡之，李纲一军以湖广赡之，上供之物得至司农、太府者无几。夫强兵不在冗食，今统领家口随行，一闻贼至，择精锐者护送老小，其自随者祗办走耳，当议者一。虏掠妇女，军中多有，养既不足，宁免作过，当议者二。所至州军，邀求犒赏，守令惮生事，竭取民以奉之，当议者三。诡名虚券，随在批请，枉费官物，当议者四。或假关节，或行贿赂，寄名军籍，规冒功赏，当议者五。愿诏有司专意讲求，革因循以作士气，则军政立。”复徽猷阁待制，帅广。

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众数千，僭号作乱。陵入境，诱其徒曾衮，令以功赎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赠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陵善言事，奏疏可观。然附范宗尹，则谓凡受伪命者皆当进用，台谏不当复以为言；攻张浚，则谓在蜀失于太专，自陕以西将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谓然也。幸医王继先授荣州防御使，陵草其制，时论亦以此少之。

卢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县，因近臣荐，赴都堂审察，累迁梓州路转运副使。时承平既久，戎备皆弛，知原招补兵籍，筑城亘二十余里。王黼当国，费出无艺，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罢去。久之，起提点京东刑狱，改江西转运副使，过阙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赐三品服。

先是，纲运阻于重江，吏卒并缘为奸。知原悉意经理，故先诸道上京师，进一官，寻除直秘阁，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升秘阁修撰，提举河北。以言者劾，褫职归吏部。

高宗即位，复龙图阁、知温州。时叶浓陷建州，扬勍陷处州，知原缮甲兵，增城浚隍，声势隐然。帝东幸，知原繇海道转粟及金缯士余万至台州。召见，称奖，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抚使。在郡四年，民绘像祠之。

王师讨范汝为，召为添差两浙转运使。罢，提举太平观。都督孟庾辟为参谋，改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谏官唐辉言："知原为政乖谬。"诏复为都督府参谋官。章再上，遂以旧职奉祠。绍兴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县积官太府少卿，赐同上舍出身。使辽还，迁司农卿，赐三品服。为吏部尚书，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功过殿最，开卷了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罢为显谟阁待制。

绍兴元年，提举临安洞霄宫。张浚承制起知夔州，寻为龙图阁学士、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进端明殿学士、川陕宣抚副使。

金人攻关辅，叛将史斌陷兴州，诸郡多应者。法原命诸将坚壁，言战者斩，众以为怯。未几，河东经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师，法原开关纳之，与□燮同破斌，复兴州。方巨盗充斥，秦、陇叛兵欲窥蜀，法原极意

拊循，严为备御，传檄诸路，人心稍安。视山川险阻分地置将：自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通川；文、龙至威、茂，刘锜主之，屯巴西。前后屡捷，上所倚重。

会兀术攻关为吴玠所败。法原素与玠不睦，玠因奏功讼法原不济师，不馈粮，不铨录立功将士。帝手诏诘问，法原自辩甚力，上颇不直之，忧恚，卒于军。

始，法原为川、陕宣抚使，上从容谓知原曰："朕方以川、陕付法原。"盖兄弟皆以材见称于世，故并用之也。

陈桷，字季壬，温州平阳人。以上舍贡辟雍。政和二年，廷对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参军，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提点福建路刑狱。福州调发防秋兵，资粮不满望，杀帅臣，变生仓卒，吏民奔溃，阖城震骇。桷入乱兵中，谕以祸福，贼气沮，邀桷奏帅臣自毙，桷诡从其请，间道驰奏，以前奏不实待罪，朝廷以桷知变，释之。叛兵既调行，乃道追杀首恶二十余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复除福建路提刑，寻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观。

绍兴三年，召为金部员外郎，升郎中。时言事者率毛举细务，略大利害。桷抗言："今当专讲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敌国，不当以细故勤圣虑如平时也。"又言："刺史县令满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选监司，重其权，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陈攻守二策，在于得人心，修军政。

五年，除直龙图阁、知泉州。明年，改两浙西路提刑。乞置乡县三老以厚风俗，凡宫室、车马、衣服、器械定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迁福建路转运副使。

十年，复召为太常少卿。适编类徽宗御书成，诏藏敷文阁，桷以为："旧制自龙图至徽猷皆设学士、待制，杂压著令，龙图在朝请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议郎之上，每阁相去稍远，议者疑其不伦。直敷文阁者缀徽猷则与诸阁小异，除之则班列太卑，欲参酌取中，并为一列，不必相远，庶几名位有伦，仰称陛下严奉祖宗谟训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驻跸之初，未能备礼，止用一羊，乞检会绍兴六年诏旨，复用太牢。"

十一年，除权礼部侍郎，赐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阁，奉诏与吏部、太常寺讨论典故。桷等议以国本未立，宜厚其礼以系天下望，乃以《皇

子出阁礼例》上之，或以为太重。诏以不详具典故，专任己意，怀奸附丽，与吏部尚书吴表臣、礼部尚书苏符、郎官方云翼丁仲宁、太常属王普苏籍并罢。寻以桷提举江州太平观。

十五年，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襄、汉兵火之余，民物凋瘵，桷请于朝，以今之户数视承平时才二十之一，而赋须尚多，乞重行蠲减。明年，金、户兵叛，桷遣将平之而后以闻。汉水决溢，漂荡庐舍，躬率兵民捍筑堤岸，赖以无虞。以疾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二十四年，改知广州，充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

桷宽洪酝籍，以诚接物，而恬于荣利。当秦桧用事，以永嘉为寓里，士之夤缘攀附者，无不躐登显要。桷以立螭之旧，为人主所知，出入顿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权小宗伯，复以议礼不阿忤意，遽罢，其节有足称。自号“无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贤、汝谐。孙岘，以词学擢第，官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进士第，调陈州教授，入为国子博士，出知房州。时既榷官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璆至，即日尽释之。

宣和三年，廷议将取燕，璆闻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国家安危，其几在是。”上疏切谏，大略谓：“太祖以圣武得天下，将士皆百战之余，以是而取燕云，宜易为力。然赵普辈无敢赞其决者，盖识天下大势，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业，父老幸不识兵，虽不得燕云地，何阙于汉。”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责监英州清溪镇。

明年，赦还为郎，寻试中书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孙，久被废锢，宜少宽之。宦官谭稹出师河北，以无功废，将复进用，璆不肯书行。会山东盗起，州县不能制，至河北无见粮，军士汹汹。璆条奏十事，忤大臣意，罢。绍兴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视事，有相挺为乱者，亟捕诛首谋者，抚循其余，大布恩信，境内遂安。

累迁徽猷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成都旧城多毁圮，璆至，首命修筑。俄水大至，民赖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久废弗修，田莱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复，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绘像祠于堰所。间遭岁饥，民徙，发仓振活，无虑百万家，治蜀之政多可纪。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登绍圣元年进士第，调临江军司法参军，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有诏推鞫。忌者欲挤之死，使人危言动之，朴泰然无惧色。旋追官勒停，会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闻玉音，谓朴曰："某事岂便于国乎？某事岂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无父风也。"纯礼泣下。

右司谏陈瓘荐朴，有旨召对，朴首言："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而惟王氏之听，败坏心术，莫大于此。愿诏勿以王氏为拘，则英材辈出矣。"蔡京恶朴鲠直，他执政三拟官，皆持之不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不当领师儒，罢为肇庆府四会令。

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改承事郎，知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书监，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赠宝文阁待制，官其子孙二人。

朴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朴笑曰："不能见蔡京，焉能邂逅冯熙载邪？"居官所至有声。在广南，止其帅孙竢以文具勤王，不若发常赋助边。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计，以息边患，人称其智。朴尝自志其墓曰："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为用，其可已矣。"盖叙其平生云。有《章贡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彦，荣州人。累世同居，号"义门王氏"。祖伯琪，以义声著于乡州，。有盐井籍民煎输，多至破产，惟有禄之家得免。伯琪请于州，均之官户，而仕者诬诉之，赍恨以殁。父梦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于州县不听，言于刺史，言于三司，三司以闻，还籍没者三百五十五家，蠲岁额三十万斤。尝摄兴州，改川茶运，置茶铺免役民，岁课亦办。部刺史恨其议不出己，以他事中之，镌三秩，罢归而卒。母向氏，钦圣宪肃后之姑也。

庠幼颖悟，七岁能属文，俨如成人。年十三，居父丧，哀愤深切，谓弟序曰：“父以直道见挤，母抚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赠复父官，乃许归葬，相与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遗意也，吾有志焉。”遂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蚤岁上范纯仁、苏辙、张商英书，皆持中立不倚之论，吕陶、苏辙皆器重之。尝以《经说》寄苏轼，谓：“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惟其自得之难，故守之至坚。自孔、孟作《六经》，斯道有一定之论，士之所养，反不逮古，乃知后世见《六经》之易，忽之不行也。”轼复曰：“《经说》一篇，诚哉是言。”

元祐中，吕陶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庠以宋邦杰学成未有荐者，推使先就，陶闻而益加敬。未几，当绍圣诸臣用事，遂罢制科，庠叹曰：“命也，无愧先训，以之行己足矣。”

崇宁壬午岁，应能书，为首选。京师蝗，庠上书论时政得失，谓：“中外壅蔽，将生寇戎之患。”张舜民见之，叹其危言。下第径归，奉亲养志，不应举者八年。

大观庚寅，行舍法于天下，州复以庠应诏。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养，不复愿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诏，岂本心乎？”时严元祐党禁，庠自陈：“苏轼、苏辙、范纯仁为知己，吕陶、王吉尝荐举，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为交游，不可入举求仕，愿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赠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

终丧复举八行，事下太学，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诏旌其门。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寻改潼川府教授，赐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辞不受。虽处山林，唱酬赋咏，皆爱君忧国之言。太后念其姑，尝欲官，庠以逊其弟、侄及甥，且以田均给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谥曰贤节。

序，宣和间以恩幸至徽猷阁直学士。庠浮沉其间，各建大第，或者谓其晚节隐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济南历城人。以门荫仕，中明法科，历深、冀二州法曹掾，入为大理评事，升寺正。林灵素得幸，将毁释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宝毁体然香，有司观望灵素意，捕以闻。衣阅之曰：“律自伤者杖而已。”灵素求内批，坐以害风教窜流之，停衣官，寻予祠。为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通判袭庆府、知濠州，未行，召为刑部员外郎。

建炎初，为司勋郎中，迁大理少卿。三年，韩世忠执苗傅、刘正彦，献俘，槛车几百两，先付大理狱，将尽尸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当诛，顾其中妇女有顾买及卤掠以从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极是，朕虑不及此也。”即诏自传？正彦妻子外皆释之。范琼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诏鞫之。琼不伏，衣责以靖康围城中逼迁上皇，擅杀吴革，迎立张邦昌事，琼称死罪。衣顾吏曰：“囚词服矣。”遂赐死，释其亲属将佐。

四年，升大理卿。初，带御器械王球为龙德宫都监，尽盗本宫宝玉器玩，事觉，帝大怒，欲诛之。衣曰：“球固可杀，然非其所隐匿，则尽为敌有，何从复归国家乎？”乃宽之。

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问取伏状，被劾者惧对，莫敢辨。衣奏曰：“伏与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问未承者，听辨。”从之。同详定一司敕令，删杂犯死罪四十七条，书成，帝嘉其议法详明。

绍兴元年，权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赵令畤应诏荐之，复召为刑部侍郎，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质直和易，持法不阿，议者贤之。

论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饬臣节，陈规以文儒之臣有声镇守，可谓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讳，二卢兄弟并用，以材见称，陈桷守礼知变，李璆为政有惠，咸足纪焉。李朴不詶权威，王庠志高而晚节颇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虽或器识不齐，亦皆不旷其职也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卫肤敏 刘珏 胡舜陟 沈晦 刘一止 弟宁止 胡交修 綦崇礼

卫肤敏，字商彦，华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进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寻改教授。六年，召对，改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命假给事中贺金主生辰。肤敏奏曰："彼生辰后天宁节五日，金人未闻入贺，而反先之以失国体，万一金使不来，为朝廷羞。请至燕山候之，彼若不来，则以币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贺使果不至，遂置币而返。七年，复假给事中以行，及庆源府，逢许亢宗还，语金国事，曰："彼且大入，其势不可往。"肤敏至燕，报愈急，众惧不敢进，肤敏叱曰："吾将君命以行，其可止乎？"即至金国，知其兵已举，殊不为屈。及将还，金人所答国书，欲以押字代玺，肤敏力争曰："押字岂所以交邻国。"论难往复，卒易以玺。及受书，欲令双跪，肤敏曰："双跪乃北朝礼，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争辨逾时，卒单跪以受。金人积不说，中道羁留且半年。

至涿州新城，与斡离不遇，遣人约相见，拒之不可，遂语之曰："必欲相见，其礼当如何？"曰："有例。"肤敏笑曰："例谓趋伏罗拜，此礼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虽贵，人臣也，一介之使虽贱，亦人臣也。两国之臣相见，而用君臣之礼，是北朝一国有二君也。"金人气折，始曰："唯所欲。"肤敏长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书示之，肤敏却不视，曰："远使久不闻朝廷事，此书真伪不可知。"因论用兵事，又以语折之，几复为所留。

靖康初，始还，进三官，迁吏部员外郎。会高丽遣使来贺，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论欲改称宣问使，肤敏曰："国家厚遇高丽久矣，今边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礼，失远人心，愿姑仍旧。"乃复称接伴使。既至明州，会京师多难，乃便宜称诏厚赐使者，遣还。

建炎元年，复命，自劾矫制之罪，高宗嘉赏。迁卫尉少卿。建议"两河诸郡宜降蜡书，许以世袭，使各坚守。陕西、山东、淮南诸路，并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为清野计。命大臣留守汴京，车驾早幸江宁。"帝颇纳之。

迁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凭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节受辱，不以为耻，甚者为敌人敛金帛，索妃

嫔，无所不至，求其能诈楚如纪信者无有也。及金人伪立叛臣，僭窃位号，在廷之臣逃避不从及约寇退归位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质求荣，不以为愧，甚者为叛臣称功德，说符命，主推戴之议，草劝进之文，无所不为，求其击朱泚如段秀实者无有也。今陛下践祚之初，苟无典刑，何以立国？凡前日屈节敌人，委质伪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则族，次则诛，又其次窜殛，下则斥之远方，终身不齿，岂可犹畀祠禄，使尘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迁，寰宇痛心，愿陛下愈自贬损，不忘服雪，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减嫔御，斥声乐，以至岁时上寿，春秋锡宴，一切罢之，虽飨郊庙亦不用乐。必俟两宫还阙，然后复常，庶几精诚昭格天地，感动人心。”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言：“行在颇兴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罢筑承庆院、升旸宫。”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宪者，皆许执奏。”时内侍李志道以赦恩复保庆军承宣使，添差入内都知，肤敏极论罢之。初，钦宗内侍昭庆军承宣使容机，围城中时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肤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阉寺于闲退而用者。”遂寝。后父邢焕除徽猷阁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显谟阁直学士。肤敏言：“非祖宗法。”焕寻换武职，忠厚自若。

俄迁肤敏中书舍人，肤敏恳奏曰：“昔司马光论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自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光言：‘以臣为是，则方平当罢；以臣为非，则臣当贬。今两无所问而迁臣，臣所未谕。’臣虽不肖，愿附于司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属莫若恩，劝臣下莫若赏，今陛下顺太母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不用臣言而迁其官非所谓赏，一举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谕肤敏曰：“朝廷以次迁官，非因论事也。”肤敏犹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诏后族勿除从官，肤敏始拜命。又言：“中书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纶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议者，率封还之。

会肤敏知贡举，有进士何烈对省试策，谬称“臣”，谏官李处遁乞正考官卤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洞霄宫。或谓肤敏在后省论事，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恶，故因事斥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时帝次平江。肤敏入见，言及时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无不言，有请不以时对。”肤敏谢曰：“臣顷尝三为陛下言，扬州非驻跸之地，乞早幸江宁。今钱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须事定亟还金陵。”因陈所以守长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对，归得疾，然犹力疾扈跸至临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谒告归华亭就医，许之，迁礼部侍郎。

初，肤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时苗、刘之变，帝未反正，宰相朱胜非言于隆祐太后，以“肤敏称疾坐观成败，无人臣节”。及卒，始明其非伪云。年四十九，特赠大中大夫。子仲英、仲杰、仲循。

刘珏，字希范，湖州长兴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初游太学，以书遗中书舍人邹浩曰：“公始为博士论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谏省斥宫掖之非，远迁岭表，岂逆计祸福，邀后日报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岂尽修明，百官岂尽忠实，从臣继去，岂尽非才，言官屡逐，岂尽有罪！信任逾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窃有疑焉，愿有以慰塞群望。”浩得书愧谢之。宣和四年，擢监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为尚书主客员外郎。

靖康初，议皇帝朝谒上皇仪，欲以家人礼见于内庭，珏请皇帝设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导皇帝升自东阶，拜于殿上，则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谓：“君于大臣或赐剑履上殿，或许子孙扶掖。皇帝朝谒，宜令环卫士卒侍立于殿西，宰执、三衙、侍从等官扶侍于殿上。如请帝坐，即宰执等退立西隅。”迁太常少卿。讨论皇帝受册宝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亲受父命，未尝再行册礼，肃宗即位于灵武，故明皇遣韦见素就册之，宣政授传国玺，群臣上尊号，至德宗踵行之，后世以为非。”议遂寝。

除中书舍人。陈十开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罢御笔，止营缮，登俊乂，诎虚诞，戢内侍之权，开言者之路，命令既当，未尝数改，任用既公，率皆称职，赏必视功，政必核实，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内降数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笔之开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彻而新之，长入祗候之班，势若可缓，亟而成之，此营缮之开端也。河阳付之庸才，泾原委之贪吏，此任用失当之开端也。花石等滥赏，既治复止，马忠统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数易之开端也。三省、密院议论各有所见，启拟各举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说，忘同寅协恭之议，此大臣不和之开端也。内路之帅擅作圣旨指挥，行郡之守称为外任监当，此臣下诞谩之开端也。董局务者广辟官属，侍帷幄者分争殿庐，此内侍恣横之开端也。两省缴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缴，台谏言事失当，率责为远小监当，此言路壅塞之开端也。恤民之诏累下，未可行者多，是为空文无实德，此政事失信之开端也。随龙第赏，冠带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阙，礼房之吏亦进秩，此爵赏僭滥之开端也。是十者虽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见，杜而止之，可以驯致治平，因而循之，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詹度都堂禀议，中书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书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书赞童贯大举，去秋蔡靖屡以金人点集为言，度独谓不应有此，遂不设备，请窜度岭表。"诏予宫祠。李纲以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韩琦好水之败，韩绛西州之败，皆不免黜责。纲勇于报国，锐于用兵，听用不审，数有败衄，宜降黜以示惩戒。"纲改宫祠。吏部侍郎冯澥言珏持两端，为纲游说，提举亳州明道宫。

建炎元年，复召为中书舍人，至泗州，上书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万一猖獗而南，六飞岂能无警，乞早赐行幸。西兵骁勇，宜留以为卫。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为用，并令东下。"时李纲已议营南阳，珏未知也。既至，极言南阳兵弱财单，乘舆无所取给，乞驻跸金陵以待敌。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帝遂如扬州。潜善兄潜厚除户部尚书，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张悫谕旨，珏论如初。诏潜厚提举醴泉观。

迁给事中，论内降、营缮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庆院，议者以为营造浸广，以隆祐太后时有御笔，议者以为内降数出。盖除授不归中书，工役领之内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营缮悉归有司，中旨皆许执奏，则众论息矣。"孟忠厚除显谟阁直学士，邢焕徽猷阁待制，珏封还，言旧制外戚未有为两禁官者，诏焕换武阶。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体朕优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坚，忠厚寻亦换武阶。

迁吏部侍郎，同修国史，言："淮甸备敌，兵食为先，今以降卒为见兵，以籴本为见粮，无一可恃，维扬城池未修，军旅多阙，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虚大入，帝亟如临安，以珏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俄复为吏部侍郎。

以久雨诏求言，珏疏论消天变、收人心数事，词极激切，并陈荆、陕、江、淮守御之略："愿申诏大臣，悉屏细务，唯谋守御。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帅，屯劲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画之方，明斥堠，设险阻，节大府之出，广大农之入，检察战舰而习之，则守御详尽，人心安，天意回，大业昌矣。"迁吏部尚书。

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诏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从行。时诏元祐党籍及上书废锢人，追复故官，录用子孙，施行未尽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张克公尝论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时艰难，躬履俭约，前冬幸淮甸，供帐弊旧，道路险狭，未尝介意。今闻衢、信以来，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广市羊豕，备造服用，使农夫不得获，齐民不得

休，非陛下俭以避难之意也。乞降诏悉罢。”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县，卫兵皆溃，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监察御史张延寿论珏罪，珏亦上书自劾，逾岭俟命，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延寿论不已，责授秘书少监，贬衡州。绍兴元年，许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复龙图阁学士。有《吴兴集》二十卷、《集议》五卷、《两汉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绩溪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历州县官，为监察御史。奏：“御史以言为职，故自唐至本朝皆论时事，击官邪，与殿中侍御史同。崇宁间，大臣欲便己，遂变祖宗成宪，南台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时，以开言路为急。乞下本台，增入监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复祖宗之制。”以内艰去。

服阕，再为监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备御尤不可不讲。”钦宗即位，又言：“今结成边患，几倾社稷，自归明官赵良嗣始，请戮之以快天下。”遂诛良嗣。又奏：“今边境备御之计，兵可练，粟可积，独将为难得，请诏内外之臣，并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又奏：“上殿班先台后谏，祖宗法也，今台臣在谏臣下，乞今后台谏同日上殿，以台谏杂压为先后。”

迁侍御中。奏：“向者晁说之乞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夫孔子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孟子而已。愿诏东宫官遵旧制，先读《论语》，次读《孟子》。”又奏：“涪陵谯定受《易》于郭雍，究极象数，逆知人事，洞晓诸葛亮八阵法，宜厚礼招之。”

高宗即位，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帝不听。言者论其尝事伪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庐州。时淮西盗贼充斥，庐人震恐，日具舟楫为南渡计。舜陟至，修城治战具，人心始安。

冀州云骑卒孙琪聚兵为盗，号“一海虾”，至庐，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资粮，舜陟不与，其众请以粟遗之，舜陟曰：“吾非有所爱，顾贼心无厌，与之则示弱，彼无能为也。”乃时出兵击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击，得其辎重而归。

济南僧刘文舜聚党万余，保舒州投子山纵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时丁进、李胜合兵为盗蕲、寿间，舜陟遣文舜破之。

张遇自濠州奄至梁县，舜陟使毁竹里桥，伏兵河西，伺其半渡击败之。又请以身守江北，以护行宫。帝壮其言，擢徽猷阁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琼自寿春渡淮，贻书责赡军钱帛，舜陟谕以逆顺，琼乃去。

自军兴后，淮西八郡，群盗攻蹂无全城，舜陟守庐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阁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逾年，改知临安府，复为徽猷阁待制，充京畿数路宣抚使。寻罢，迁庐、寿镇抚使，改淮西安抚使。至庐州，溃兵王全与其徒来降，舜陟散财发粟，流民渐归。改知静江府，诏措置市战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凶暴倾险，罢之。

后十八年，复为广西经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脏，为运副吕源所按，事连舜陟，提举太平观。先是，舜陟与源有隙，舜陟因讨郴贼，劾源沮军事，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讪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两旬，辞不服，死狱中。

舜陟有惠爱，邦人闻其死，为之哭。妻江氏诉于朝，诏通判德庆府洪元英究实。元英言："舜陟受金盗马，事涉暧昧，其得人心，虽古循吏无以过。"帝谓桧曰："舜陟从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遂送柟、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钱塘人，翰林学士沈遘孙。宣和间进士廷对第一，除校书郎，迁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给事中从肃王枢出质斡离不军。金人再攻也，与之俱南。京城陷，邦昌伪立，请金人归冯澥等，晦因得还，真为给事中。

高宗即位，言者论晦虽使金艰苦，而封驳之职不可以赏劳，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处州。

帝如会稽，移守婺州。贼成皋入寇，晦用教授孙邦策，率民兵数百出城与战，大败，晦欲斩邦，已而释之。时浙东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单骑往说皋，皋遂降。进徽猷阁待制。以言者论晦妄用便宜指挥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寻复徽猷阁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逾月，以御史常同论罢。

绍兴四年，起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令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参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敢远去。此制稍定，三年后移江北，粮饷、器械悉自随。”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战士三千，参用昭义步兵法，期年后，京口便成强藩”。时方以韩世忠屯军镇江，不果用。

刘麟入寇，世忠拒于扬州，晦乞促张俊兵为世忠援。赵鼎称晦议论激昂，帝曰：“晦诚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壮，胆志颇怯，更观临事，能副所言与否？”然晦不为世忠所乐，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起为广西经略兼知静江府。

先是，南州蛮酋莫公晟归朝，岁久，用为本路钤辖羁縻之，后遁去，旁结诸峒蛮，岁出为边患。晦选老将罗统戍边，招诱诸酋，喻以威信，皆诣府请降，晦犒遗之，结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复犯边。晦在郡，岁买马三千匹，继者皆不能及。进徽猷阁直学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举太平兴国宫，卒。

晦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贫时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当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刘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七岁能属文，试太学，有司欲举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进士第，为越州教授。参知政事李邴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绍兴初，召试馆职，其略曰：“事不克济者，患在不为，不患其难，圣人不畏多难，以因难而图事耳。如其不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有是哉？”高宗称善，且谕近臣以所言剀切知治道，欲骤用，执政不乐，除秘书省校书郎。考两浙类试，以科举方变，欲得通时务者，同列皆患无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为首。”启号乃张九成也，众皆厌服。

迁监察御史。上疏谓：“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君子虽众道则孤，小人虽寡势易蔓，不加察，则小人伺隙而入以败政矣。”又言：“陛下悯宿蠹未除，颓纲未振，民困财竭，故置司讲究，然未闻有所施行，得无有以疑似之说欺陛下，曰‘如此将失人心’。夫所谓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赋役之多，好恶之不公，赏罚之不明；若皆无是，则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时庶事草创，有司以吏所省记为法，吏并缘为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犹得舞文，矧一切听其省记，所欲与则陈与例，欲夺则陈夺例，与夺在其牙颊，患可胜言哉！请以省记之文刊定颁行，庶几绝奸吏弄法受赇之弊。”从之。逾年而书成。

秦桧请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书狱讼，官吏迁降，土木营建之务，未见所当急也。”又谓：“人才进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铨选，朝士入而不出，外官虽有异能，不见召用，非军事而起复，皆幸门不塞之故。请选近臣晓财利者，仿刘晏法，濒江置司以制国用，乡村置义仓以备水旱，增重监司之选。”后多采用其言。

迁起居郎。奏事，帝迎语曰：“朕亲擢也，繇六察迁二史，祖宗时有几？”一止谢：“先朝惟张澄、李桡耳。”因极陈堂吏宦官之蠹，执政植私党，无忧国心。翌日罢，主管台州崇道观。

召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东路提点刑狱，为秘书少监，复除起居郎，擢中书舍人兼侍讲。莫将赐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将以上书助和议，骤自太府丞缀从班，前此未有，臣乃与将同命，愿并臣罢之。”不报。

迁给事中。徐伟达者，尝事张邦昌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伟达既仕伪廷，今付以郡，无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试郡，一止言：“后族业文如忠厚虽可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彦知宣州入觐，诏以元帅府旧人，特依见任执政给奉，一止言：“伯彦误国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执政，殆与异时非待制而视待制，非两府而视两府者类矣。”帝皆为罢之，于凡贵近之请，虽小事亦论执不置。御史中丞廖刚谓其僚曰：“台当有言者，皆为刘君先矣。”

居琐闼百余日，缴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荐吕广问，迎合李光。”罢，提举江州太平观。进敷文阁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职，罢祠。后八年，请老，复职，致仕。秦桧死，召至国门，以病不能拜，力辞，进直学士，致仕。卒年八十三。

一止冲澹寡欲，尝诲其子曰：“吾平生通塞，听于自然，唯机械不生，故方寸自有乐地。”博学无不通，为文不事纤刻，制诰坦明有体，书诏一日数十辄办，尝言：“训诰者，赏善罚恶词也，岂过情溢美、怒邻骂

坐之为哉。”其草颜鲁公孙特命官制甚伟，帝叹赏，为手书之。诗自成家，吕本中、陈与义读之曰：“语不自人间来也。”有类稿五十卷。子峦、嵇，从弟宁止。

宁止字无虞，登宣和进士甲科，除太学录、校书郎。建炎初，为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改两浙转运判官。苗傅、刘正彦之变，宁止自毗陵驰诣京口、金陵，见吕颐浩、刘光世，勉以忠义，退而具军须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辞。帝复位，除右司郎官、给事中。梁扬祖为发运使，宁止再疏论驳。

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发运副使扈从隆祐太后幸江西，寻为两浙转运副使。录勤王功，直龙图阁，进秘阁修撰，主管崇道观，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进右文殿修撰。宁止言：“京口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请分常州、江阴军及昆山、常熟二县隶本司，庶防秋时沿江号令归一，可以固守。”权户部侍郎，总领三宣抚司钱粮。张浚都督诸军，以为行府属。除史部侍郎，进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升显谟阁，提举太平观，卒。

宁止有文名，慷慨喜论事。当艰难时，上疏言阙失，指切隐微，多人所难言。乞禁王安石《日录》，复贤良方正科，用司马光十科荐士法，仿唐制宰执论事以谏官侍立，皆其显显者。勤王之举，吕颐浩纪其有输忠赞谋之劳。宁止与一止、岑皆群从昆弟，帝尝称宁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类稿》十卷。

胡交修字已楙，常州晋陵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授泰州推官，试词学兼茂科。给事中翟汝文同知贡举，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选，除编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政和六年，迁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迁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帘听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

建炎初，以中书舍人召，辞不至，改徽猷阁待制、提举杭州洞霄宫。三年，复以舍人召，诏守臣津发，寻进给事中、直学士院兼侍讲。入对，首论天下大势曰：“淮南当吾膺，将士遇敌先奔，无藩篱之卫。湖、广带吾胁，群盗乘间窃发，有腹心之忧。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张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诏二三大臣修政事，选将帅，搜补卒乘，以张国势，抚绥疲瘵，以固国本。”

帝又出手诏，访以弭盗保民、丰财裕国、强兵御戎之要，交修疏

言："昔人谓甑有麦饭，床有故絮，虽仪、秦说之不能使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身弃之于盗贼。陛下下宽大之诏，开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其不变者，党与携落，亦为吏士所系获，而盗可弭，盗弭则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残为盗区，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带刀剑，椎牛发冢，白昼为盗，皆吾南亩之民。陛下抚而纳之，反其田里，无急征暴敛，启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时，各安其业，谷帛不可胜用，而财可丰，财丰则可以裕国矣。日者翟兴连西路，董平据南楚，什伍其人，为农为兵，不数年，积粟充牣，雄视一方。盗贼犹能尔，况以中兴二百郡地，欲强兵以御寇，不能为翟兴辈之所为乎？"世以为名言。

李成盗江、淮，廷议欲亲征，交修谓：群盗猖狂，天子自将，胜之则不武，不胜则贻天下笑。此将帅之责，何足以辱王师？"议遂格，盗寻遁。

周杞守常州，坐残虐免。会大旱，帝问交修致旱之由，对以殆杞佚罚之故，乃以杞属吏。杞疑为交修所谗，上书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诣常按验。交修无所絓，然群从多抵罪。寻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太平观。

六年，召为给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久之，迁刑部尚书。汀州宁化县论大辟十人，狱已上，知州事郑强验问，无一人当死，交修乞治县令冒赏杀无辜罪。江东留狱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则瘐死者众矣，请以罪状明白者论如律，疑则从轻。"诏皆如其言。

朝论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诸路，交修力陈其害，谓："崇宁大钱覆辙可鉴，当时大臣建议，人皆附和，未几钱分两等，市有二价，奸民盗铸，死徙相属。以今交子校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真赝莫辨，售之不疑，一触宪网，破家坏产，以赏告捕，祸及无辜。岁月之后，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市井萧条，比及悔悟，恐无及矣。"时议大举，交修曰："今妄言无行之徒，为迎合可喜之论，吾无以考验其实，遽信之以举事，岂不误国哉？"帝览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谔谔也。"

蜀帅席益既去，帝问交修孰可守蜀者，对以臣从子世将可用，遂以世将为枢密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世将在蜀五年，号为名帅。

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饷道险远，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涨而多

覆，秋冬涸而多胶。绍兴初，宣抚副使吴玠始行陆运，调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万，县官部送，徼赏争先，十毙三四。至是交修言："养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则腹心先溃，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后、九月以前，第存守关正兵，余悉就粮他州，如此则守关者水运可给，分戍者陆运可免。"帝命学士院述交修意，诏玠行之。

议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韩忠彦建中靖国初为相，贤誉翕然，时号'小元祐'。"从之，人大允服。

八年夏，以亲老，除宝文阁学士、知信州。入辞，上欲留侍经筵，力言母老，愿奉祠里中以便养。帝曰："卿去，行复召矣。"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九年六月召还，除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讲。时河南新复，交修奏；"京西、陕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时设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别为号于南宫，以收五路之才。"诏令礼部讨论。逾年，复请补外，除端明殿学士、知合州。却私请，免上供以万计，领州数月卒。

交修简重寡言，进止有度，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词苑号为称职。自其从祖宿、从父宗愈至交修、世将，皆在禁林。中兴以后，学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裒次为书，号《四世丝纶集》，以侈一门之遇。至于事继母以孝闻，抚二弟极其友爱，遇恩以次补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欤！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后徙潍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经进士科。崇礼幼颖迈，十岁能作邑人墓铭，父见大惊曰："吾家积善之报，其在兹乎！"

初入太学，诸生溺于王氏新说，少能词艺者。徽宗幸太学，崇礼出二表，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调淄县主簿，为太学正，迁博士，改宣教郎、秘书省正字，除工部员外郎，寻为起居郎、摄给事中。召试政事堂，为制诰三篇，不淹晷而就，辞翰奇伟。拜中书舍人，赐三品服，进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犹以为得之晚。

车驾如平江，有旨邹浩追复龙图阁待制，崇礼当行词，推帝所以褒恤遗直之意，有曰："处心不欺，养气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尝犯于雷霆；计不顾身，去国再迁于岭徼。群臣动色，志士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气之犹在；奸谀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试尚书吏部侍郎，时从官惟崇礼与汪藻，寻兼直学士院。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其俗悍强，号难治，属有巨寇起建州，声撼邻境，人心动摇，崇礼

牧民御众，一如常日，讫盗息，环城内外按堵如故。

徙知明州，召为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时有诏侍从官日轮一员，具前代及本朝事关治体者一二事进入，崇礼言："祖宗以来选用儒臣，以奉讲读。若令从官一例献其所闻，既非旧典，且又越职，望令讲读官三五日一进。"乃命学士与两省官如前诏。又言："驻跸临安，以浙西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后可以图兴复。蜀在万里外，当召用其士夫，慰安远人之心。"时兵革后，省曹簿书残毁几尽，崇礼再执铨法，熟于典故，讨论沿革，援据该审，吏不得容其私。后有诏重刊七司条敕，崇礼所建明，悉著为令。

移兵部侍郎，仍进直学士院。御笔处分召至都堂，令条具进讨固守利害。崇礼奏："谍传金人并兵趣川、陕，盖以向来江左用兵非敌之便，故二三岁来悉力窥蜀。其意以谓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图之，非特报前日吴玠一败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济治。臣效实用，则君享其功；臣窃虚名，则君受其弊。实用之利在国，虚名之美在身。忠于国者，不计一己之毁誉，惟天下之治乱是忧；洁其身者，不顾天下之治乱，惟一己之毁誉是恤。然效力于国，其实甚难，世未必贵；窃名于己，其为则易，且以得誉。二者有关于风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

九月，御笔除翰林学士，自靖康后，从官以御笔除拜自此始。杨惟忠、邢焕以节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礼言："祖宗时，凡节钺臣僚得谢，不以文武，并纳节别除一官致仕。熙宁间，富弼以元勋始令特带节钺致仕，其后继者曾公亮、文彦博，他人岂可援以为例。"诏自今如祖宗故典。

进兼侍读兼史馆修撰。时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后，典籍散亡，崇礼奏："《神宗实录》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书，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会，乞将朱墨本参照修定。《哲宗实录》，崇宁间蔡京提举编修，增饰语言，变乱是非，难以便据旧录修定，欲乞访求故臣之家文献事迹参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编类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并从之。先是，藻奉诏访求甚备，未及修纂，崇礼取而专之。

尝进唐太宗录刺史姓名于屏风故事，曰："连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则千里之民安；环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则百里之民说。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则治功成矣。苟能效当时之事，以守令姓名详列于屏，简在帝心，

则人知尽心职业。”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

以宝文阁直学士知绍兴府。刘豫导金人入侵，扬、楚震扰，高宗躬御戎衣次吴会。崇礼以近臣承宁方面，谓：“浙东一道为行都肘腋之地，备御不可不谨。”密疏于朝，得便宜从事。于是缮城郭，厉甲兵，输钱帛以犒王师，简舟舰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废食寝。及春，帝还，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斯年，上印绶，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赠左朝议大夫。

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中年顿剉场屋，晚方登第，以县主簿骤升华要，极润色论思之选。端方亮直，不惮强御，秦桧罢政，崇礼草词显著其恶无所隐，桧深憾之。及再相，矫诏下台州就崇礼家索其稿，自于帝前纳之，且将修怨。会崇礼已没，故身后所得恩泽，其家畏惧不敢陈，士大夫亦无敢为其任保。楼钥尝叙其文，以为气格浑然天成，一旦当书命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

论曰：建炎、绍兴之际，网罗俊彦，布于庶职，如卫肤敏以下七人者，其论议时政，指陈阙失，虽或好恶多不同，亦皆一时之表表者，矧一止、宁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礼之祠翰，又有助于治化者焉。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章谊 韩肖胄 陈公辅 张ＰＥ 胡松年 曹勋 李稙 韩公裔

章谊，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宁四年进士第，补怀州司法参军，历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陈通寇钱塘，城闭，部使者檄谊聚杭州七县弓兵，以张声势。会王渊讨贼，谊随渊得入城，贼平，旋加抚定，人皆德之。

帝幸临安，苗、刘为变，帝御楼，宰臣百执事咸在，人心汹汹。帝问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辄曰："乞问三军。"谊越班斥之曰："问三军何义？若将鼓乱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窜希孟吉阳军，谊迁二秩，擢仓部员外郎。奉使二浙，贸易祠牒以济军用，以稽迟罢。未几，召为驾部员外郎，迁殿中侍御史。

张浚宣抚陕西，谊奏："自赵哲退败，事任已重，处断太专，当除副贰，使之自助。"何□赠官，谊论其"折冲无谋，守御无策，乃中国招祸之首"。乞寝免。

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谊请置水军于驻跸之地，且言："古舟师有三等，大为阵脚，次为战船，小为传令，皆可为战守之备。"诏淮南三宣抚措置。谊又献战守四策，谓："金人累岁南侵，我亦累岁奔走，盖谋国之臣误陛下也。比者驻跸扬州，有兵数十万，可以一战。斥候不明，金人奄至，逾江而东，此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过也。前年，移跸建康，兵练将勇，据长江之险，可守矣。舟师不设，二相异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颐浩过也。不知今年守战之策安所从出？执政大臣谁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谓有江海，必资舟楫战守之具；有险阻，必资郡县防守之力；有兵将，必驾驭抚循，不可为将帅自卫之资；有粮赋，必漕运转输，不可为盗贼侵据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办，重赏严罚，谁敢不用命哉！"

诏问保民、弭盗、遏寇、生财之策，谊对曰："去奸贪残虐之吏，则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则盗可弭；敌寇未遏，以未得折冲御侮之臣；财赋未裕，以未得掌财心计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则政治可得而治矣。"

诏集议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请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谊言："稽之经旨则未合，参之典故则未尽，施之事帝则未为简严。今国家既以太祖配天于郊，比周之后稷，则太宗宜配帝于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乃一时变礼。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罢配享，仍彻地示之位，故有去并侑烦文之诏。如嘉祐之诏，则太祖地示已不与祭；元丰正祀典之诏，则悉罢群祀。臣等谓将来明堂大飨，宜专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后不果行。

绍兴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谊儒者，赖其奏谳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补外。"寻除权吏部侍郎，乞："诏有司编类四选通知之条，与一司专用之法，兼以前后续降指挥，自成一书。如此则铨曹有可守之法，奸吏无舞文之弊，书成而吏铨有所执守矣。"

改刑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谊奏："比修绍兴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则本于祖宗；其纲条之举，则仍于旧贯。今在有司，为日既久，州县推行，渐见牴牾。欲承疑遵用，则众听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则法屡变而难守。乞诏监司、郡守与承用官司，参考祖宗旧典，各摭新书之阙遗，条具以闻，然后命官审订删去，著为定法。"

迁徽猷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谊奏："汉有南北两屯，唐有南北两卫，皆天子自将之兵。祖宗所置殿班亲军，处禁门之内，皆极天下之选。今日神武兵萃于五军，多逃亡之余，市井之人，殿班亲军，倚以侍卫者，曾无千百。愿陛下酌汉、唐南北禁卫之意，修本朝遴选班直之法，选五军及诸州各为一卫，合取万人，分为两卫，则禁卫增严，王室大竞矣。"

四年，金遣李永寿、王翊来，求还刘豫之俘，及西北人在东南者，又欲画江以益刘豫。时议难之，欲遣大臣为报使。参政席益以母老辞，荐谊为代，加谊龙图阁学士，充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谊至云中，与粘罕、兀室论事，不少屈。金人谕亟还，谊曰："万里衔命，兼迎两宫，必俟得请。"金人乃令萧庆授书，并以风闻事责谊，谊诘其所自，金人以实告，乃还。至南京，刘豫留之，以计得归。帝嘉劳之，擢刑部尚书。

是冬，帝亲征，王师大捷于淮阴，谊扈从。还临安，迁户部尚书，谊言："祖宗设官理财，内则户部，外则诸路转运使、副，东南委输最盛，则又置发运，以督诸路供输之入，皆有移用补助之法，户部仰以不

乏者也。今川、广、荆湖土贡岁输，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发运使失职之罪也。顷因定都汴京，故发运使置司真、泗，今驻吴会，则发运当在荆湖南、北之间。望讨论发运置司之地，选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户部左右曹之设，诸路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若复发运司，於诸路各置转运使副二员，以一员检察常平，以应右曹之选，则户部财用无陷失矣。”

五年，以疾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温州。适岁大旱，米斗千钱，谊用刘晏招商之法，置场增直以籴，米商辐辏，其价自平。部使者以状闻，诏迁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时将临幸，供亿繁夥，谊处之皆当於理。召对，赐带笏，帝曰：“此不足以偿卿之劳，其勿谢。”

明年，移跸建康，复为户部尚书。谊奏营田之策，谓：“京西、湖北、淮南东西失业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给牛种、人给钱粮以劝耕，则财力不足。今三大将各屯一路，如各捐数县地均给将士，收其馀以省转输，非小补也。”

七年，帝还临安，以谊为端明殿学士、江南东路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未几，提举亳州明道宫，代还。八年卒，年六十一，谥忠恪。

谊宽厚长者，故事台官言事，非挟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为人报复，谊独存大体，士论归之。立朝论事，奏疏无虑数十百篇，皆经国济时之策。初，席益荐谊使金，帝曰：“谊亦母老，朕当自谕之。”谊闻命，略无难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将行，告母曰：“是行不数月即归，大似往年太学谒告时尔。”及还，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谊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駽、驹、驷、驔、□卒、駉、驰、骃。

韩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阳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为相。父治。肖胄以荫补承务郎，历开封府司录。与府尹同对殿中，徽宗问其家世，赐同上舍出身，除卫尉少卿，赐三品服。

寻假给事中、充贺辽国生辰使。既还，时治守相州，请祠。肖胄因乞补外侍疾，诏除直秘阁、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辞，帝曰：“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荣事也。”在相四年，王师传燕，肖胄策幽蓟且有变，宜阴为守备。已而金骑入境，野无所掠而去。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为祠部郎，迁左司。尝言：“中原未复，所恃

长江之险，淮南实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废，若广修农事，则转饷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应诏陈五事，曰：远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军政。擢工部侍郎。

时川、陕马纲路通塞不常，肖胄请於广西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诏行之。时召侍从问战守计，肖胄条奏千余言，帝称其所对事理简当。吏部尚书席益叹曰：“援古证今，切于时用，非世官不能也。”

绍兴二年，诏百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财赋窠名，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问诸路窠名于户部，户部不能悉，问诸州窠名于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则此项遂亡。愿诏诸路漕司，括州县出纳，可罢罢之，可并并之，立为定籍。漕司总诸州，户部总诸路，则无失陷矣。经费之大，莫过养兵。今人亡而冒请者众，愿立诸军核实之法，重将帅冒请之罪，则兵数得实，饷给不虚，省费裕国，此其大者。生民常赋之外，迫以军期，吏缘为奸，敛取百端。复为寇所迫逐，田桑失时，寇去复业，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门矣。愿诏郡邑，招集流散，官贷之种，俟及三年，始责其赋，置籍书之，以课殿最，强兵息民，此其先者。”时多所采纳。又请复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岁祭礼。

迁吏部侍郎，时条例散失，吏因为奸，肖胄立重赏，俾各省记，编为条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阵亡补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调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难。肖胄请阵亡惟许本家用恩例，异姓候经任收使，遂无不均，且严六部出入之禁，而请托不行。

三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时金酋粘罕专执政，方恃兵强，持和战离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乃权时之宜，他日国家安强，军声大振，誓当雪此仇耻。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复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将行，母文语之曰：“汝家世受国恩，当受命即行，勿以我老为念。”帝称为贤母，封荣国夫人。

肖胄至金国，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才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始遣人偕来。肖胄先北使入对，与朱胜非议不合，力求去，以旧职知温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五年，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

战，今三帅所统多西人，吴玠继有捷奏，军声益振，敌意必摇，攻战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绵亘数千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求险阻之地，屯兵积粮，则形势相接。今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将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过资以轻兵，势孤力弱，难以责其固志。当移二将于江北，使藩篱可固。”又言：“诸大将之兵自主庭户，更相仇疾。若欲并遣进攻，宜先命总帅，分以精锐，自成一军，号令既一，则诸将畴敢不听命。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当以安集流亡，招怀归附为先，今淮南、江东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给粮，捐其赋租，必将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旷土甚多，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择其非甚精锐者，使之力耕，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或募江北流徒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创为营屯。止则固守，出则攻讨。”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举万寿观，寻除签书枢密院事。

和议已定，复命肖胄为报谢使。接伴者逆于境，谓当称谢恩使。肖胄论难三四反，遂语塞。既至，金遣人就馆议事，肖胄随问随答，众皆耸听。其还，给毡车及顿递宴设，自肖胄始。

除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寻奉祠，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事母以孝闻，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泽，皆先给宗族。卒，年七十六，谥元穆。

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

陈公辅，字国佐，台州临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调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幸，当官者奴事之，公辅绝不与交。勔有兄丧，诸生欲往吊，公辅不予告。勔不悦，讽权要移公辅越州。累迁权应天府少尹，除秘书郎。

靖康初，二府多宣和旧人，公辅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余年，台谏皆缘以进，唐重、师骥为太宰李邦彦引用，谢克家、孙觌为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彦作相，又附丽以进。此四人者，处台谏之任，臣知其决不能言宰相大臣之过。愿择人臣中朴茂纯直，能安贫守节、不附权幸、慷慨论事者，列之台谏，则所任得人，礼义廉耻稍稍振起，敌国闻之，岂不畏服哉！”时吴敏、李纲不协，公辅奏：“陛下初临万机，正赖其同心合谋，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愿谕以圣训，俾务一心以安国家。”

徽宗渡江未还，人情疑惧，公辅力陈父子之义，宜遣大臣迎奉。钦宗嘉之，擢为右司谏。孟夏享景灵宫，遂幸阳德、佑神观。公辅谏不当如平时事宴游，论："蔡京父子怀奸误国，终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执事半出其门，必有庇之者。"诏谪京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恶，都城之民皆谓已族灭其家，乞勿许其子姓随上皇入京。"

时有指公辅为李纲之党，鼓唱士庶伏阙者。公辅自列，因辞位，后陈三事：其一言李纲书生，不知军旅，遣援太原，乃为大臣所陷，必败事。其二言余应求不当以言远谪。其三言方复祖宗法度，冯澥不宜更论熙宁、元丰之政。语触时宰，遂与应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监合州税。

高宗即位，召还，除尚书左司员外郎。明年，始达维扬。初，李纲得政，公辅自外除郎，未至而纲罢，改南剑州，寻予宫观。

绍兴六年，召为吏部员外郎。疏言："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之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五季之乱，冯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宜其无气节忠义也。"复授左司谏，言："中兴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诚得民。"帝善其深得谏臣体，赐三品服，令尚书省写图进入，以便观览。

公辅感帝知遇，益罄忠鲠，言："正心在务学，治国在用人，朝廷之祸在朋党。"仍乞增轮对官，令审计、官告、粮料、榷货、监仓及茶场等官，有己见，许面对。时有诏将驻跸建康，公辅上疏陈攻守之策，且乞选大臣镇淮西，增兵将守要害，使西连鄂、岳，东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

徽宗讣至，公辅请宫中行三年之丧，视朝服淡黄，群臣未可纯吉服，明堂未当以徽宗配，宜罢临轩策士。又乞权罢讲筵，事不行。

迁尚书礼部侍郎。会赵鼎言进退人才乃其职分，疏稍侵公辅，因力请祠。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寻知处州。升徽猷阁待制，乃提举太平观。卒，年六十六，赠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行于世。公辅论事剀切，疾恶如仇，惟不右程颐之学，士论惜之。

张ＰＥ，字柔直，福州人。举进士，为小官，不与世诡随。时蔡京当国，求善训子弟者，ＰＥ适到部，京族子应之以ＰＥ荐，ＰＥ再三辞，不获，遂即馆，京亦未暇与之接。ＰＥ严毅耸拔，意度凝然，异于他师，诸生已不能堪，忽谓之曰："汝曹曾学走乎？"诸生骇而问曰："尝闻先生教令读书徐行，未闻教以走也。"ＰＥ曰："天下被而翁破坏至此，旦夕贼来，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尔。"诸子大惊，亟以所闻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见ＰＥ深语，ＰＥ慷慨言曰："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京敛容问计，ＰＥ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以开道上心。罗天下忠义之士，分布内外，为第一义尔。"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杨时荐，于是召时。

ＰＥ后守南剑州，迁福建路转运判官。未行，会范汝为陷建州，遣叶彻拥众寇南剑。时统制官任士安驻军城西，不肯力战，ＰＥ独率州兵与之战，分为数队，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饭。将战，则食第一队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队人，度所遣兵力将困，即遣第三队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队亦如之。更迭交战，士卒饱而力不乏。彻中流矢死，众败走。ＰＥ知士安惧无功，即函彻首与之，州兵皆愤，ＰＥ曰："贼必再至，非与大军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驰报诸司，谓已斩彻。未几，彻二子果引众声言复父仇，缟素来攻。于是士安与州兵夹攻，大败之，城赖以全。

再知处州，尝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计其直，ＰＥ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筑绍兴园神庙垣，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ＰＥ教之自筑一丈长，约算之可直二万，即以二万与匠者。董役内官无所得，乃奏绍兴空乏难济，太后遂自出钱，费三十二万缗。以直龙图阁知虔州，荡平余寇，进秘阁修撰，卒。后庙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怀仁人。幼孤贫，母粥机织，资给使学，读书过目不忘，尤邃于《易》。政和二年，上舍释褐，补潍州教授。八年，赐对便殿，徽宗伟其状貌，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为殿试参详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悦曰："朕久闻晦名，今乃得之。"迁中书舍人。

时方有事燕云，松年累章谓边衅一开，有不胜言者。咈时相意，提举太平观。建炎间，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贪吏解印敛迹，以兴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阁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国无藩篱之固，二曰遣将无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敌技之所短。

召为中书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吴江、钱塘、明、越宜各屯水战士三千以为备。唐恪追复观文殿学士，松年缴奏曰："靖康之祸，何□轻脱寡谋，宜为罪首。去年秦桧还朝，力称其抗义守正，遂被褒赠，已大咈士论。今恪子琢自陈其父不获伸迎请二帝之谋，饮药而死。此事凛然，追踪古人。宜诏有司详考实状，庶不为虚美，以示激劝。"

除给事中。会选将帅，松年奏："富贵者易为善，贫贱者难为功，在上之人识擢何如尔。愿陛下亲出劳军，即行伍搜简之，必有可为时用者。"又奏："恢复中原，必自山东始，山东归附，必自登、莱、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义，且有通、泰飞艘往来之便。"除兼侍讲。

王伦使金还，言金人欲再遣重臣来计议，以松年试工部尚书为韩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问使。时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惧，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刘豫令以臣礼见，肖胄未答，松年曰："圣主万寿。"豫曰："圣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复故疆而后已。"使还，拜吏部尚书。

岳飞收复襄、汉，令松年筹度守御事。松年奏："乞飞班师，徐窥刘豫意向，若豫置不问，其情叵测，当饬将士谨疆场可也。"又条战舰四利：一曰张朝廷深入之军势，二曰固山东欲归之民心，三曰震叠强敌，使不敢窥江、浙，四曰牵制刘豫不暇营襄、汉。

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规摹以定中兴之基，振纪纲以尊朝廷之势，驭将帅使知畏，抚士卒使知劝，收予夺之柄，察毁誉之言，无以小疵弃人才，无以虚文废实效。又荐张敌万："向在淮南诱敌深入，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金人至今胆落。乞令统率军马别为任使，庶几外阃浙多名将，不独仗倚三四人而已。"

谍报刘豫于登、莱、海、密具舟楫，淮阳、顺昌积刍粟，欲凭藉金人侵我边鄙。议者谓韩、刘、岳各当一面，可保无虞。松年奏："三人声势初不相属，缓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阔远，苏、秀、明、越最为要冲，乞选精兵万人，命一大臣往驻建康，亲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马家渡，以张两军之势，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御江海。或无人可遣，臣

愿疾驰以赴其急。”诏遣松年往江上，与诸将会议进讨，因觇贼情。帝决意亲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权参知政事，专治战舰，张浚专治军器。松年曰：“议论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纷纷无益。”

俄以疾提举洞霄宫，卜居阳羡，虽居闲不忘朝廷事，屡言和籴科敛、防秋利害，帝皆嘉纳。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顷卒，人谓不死也。年六十。

松年平生不喜蓄财，每除官例赐金帛，以军兴费广，一无所陈请，或劝其白于朝，曰：“弗请则已，白之是沽名也。”喜宾客，奉入不足以供费，或请节用为子孙计。松年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况俸廪，主上所以养老臣也。”自持囊至执政，所举自代，皆一时闻人，所荐一以至公，权势莫能夺。

方秦桧秉政，天下识与不识，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无不曲意阿附为自安计。松年独鄙之，至死不通一书，臣以此高之。

曹勋，字公显，阳翟人。父组，宣和中，以阁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以占对开敏得幸。勋用恩补承信郎，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为武吏如故。

靖康初，为阁门宣赞舍人、勾当龙德宫，除武义大夫。从徽宗北迁，过河十余日，谓勋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邢夫人信，命勋间行诣王。又谕勋：“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勋自燕山遁归。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书进入。高宗泣以示辅臣。勋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绍兴五年，除江西兵马副都监，勋以远次为请，改浙东，言者论其不闲武艺，专事请求，竟夺新命。

十一年，兀术遣使议和，授勋成州团练使，副刘光远报之。及淮，遇兀术，遣还，言当遣尊官右职持节而来，盖欲亟和也。勋还，迁忠州防御使。金使萧毅等来，命勋为接伴使。未几，落阶官为容州观察使，充金国报谢副使，召入内殿，帝洒泣，谕以恳请亲族之意。及见金主，正使何铸伏地不能言，勋反覆开谕，金主首肯许还梓宫及太后。勋归，金遣高居安等卫送太后至临安，命勋充接伴使。迁保信军承宣使、枢密

副都承旨。

二十九年，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纶为称谢使。时金主亮已定侵淮计，勋与纶还，言邻国恭顺，和好无他，人讥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赠少保。

李稙，字元直，泗州临淮人。幼明敏笃学，两举于乡。从父中行客苏轼门，太史晁无咎见之曰："此国士也。"以女妻焉。

靖康初，高宗以康王开大元帅府。湖南向子諲转运京畿，时群盗四起，饷道□厄绝，环视左右无足遣者。有以稙荐，遂借补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总押犒师银百万、粮百万石，招募忠义二万余众，自淮入徐趋济，凡十余战，卒以计达。时高宗驻师钜野，闻东南一布衣统众而至，士气十倍，首加劳问。稙占对详敏，高宗大悦，亲赐之食，曰："得一士如获拱璧，岂特军饷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

稙三上表劝进："愿蚤正大宝，以定人心，以应天意。"三降手札奖谕。稙感激知遇，言无不尽，为汪伯彦、黄潜善所忌。高宗既即位，为东南发运司干办公事，寻以奉议郎知潭州湘阴。县经杨么荡析，稙披荆棘，立县治，发廪粟，振困乏，专以抚摩为急。

丞相张浚督师江上，知稙才，荐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盗马友、孔彦舟未平，稙请修战舰，习水战，分军马为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诛马友，二盗平。浚以破贼功上于朝，转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满，除尚书户部员外郎。

时秦桧当国，凡帅府旧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国。稙即丐祠奉亲，寓居长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门不仕。

桧死，子諲以户部尚书居迩列，语及龙飞旧事，识稙姓名，除户部郎中。稙始入见，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辞，愿便养，除知桂阳军。丁母忧，归葬，哀毁庐墓，有白鹭朱草之祥。刘锜遗之书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服阕，参政钱端礼荐差知琼州。陛辞，帝慨然曰："卿老矣，琼管远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稙首以息邪说、正人心为事，民俗为变。转朝请大夫、直秘阁，改知镇江府，迁江、淮、荆湘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

逾年，金人败盟，朝廷将大举，以稙漕运有才略，授直敷文阁、京西河北路计度转运使。稙措画有方，廷议倚重。乾道元年，迁提刑江西。二年，直宝文阁、江南东路转运使兼知建康军府兼本路安抚使，主管行宫留守司事。

稙上书极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审中军所处，以俟大举；搜选强壮，以重军势；度地险□厄，以保居民；避敌所长，击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赏劝。"皆直指事宜，不为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阙，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宝文阁学士致仕，还湘。

时胡安国父子家南岳下，刘锜家湘潭，相与往还讲论，言及国事，必忧形于色，始终以和议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题曰《临淮集》，庐陵胡铨为之序。谥忠襄。

子五人，汝虞知桃源县，汝士朝奉大夫、知黄州，汝工知昌化军。

韩公裔，字子扆，开封人。初以三馆吏补官，掌韦贤妃阁笺奏，寻充康王府内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从行。渡河，将官刘浩、吴湛私斗，公裔谕之乃解。次磁州，军民戕奉使王云，随王车入州廨，公裔复谕退之。王之将南也，与公裔谋，间道潜师夜起，迟明至相，磁人无知者，自是亲爱愈笃。及兵退，张邦昌遣人同王舅韦渊来献传国玺。时渊自称伪官，议者又谓邦昌不可信，王怒将诛渊，公裔曰："神器自归，天命也。"王遂受玺，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渊，释其罪。

元祐后诏王入承大统，府僚谓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国家肇基睢阳，王亦宜于睢阳受命。"时前军已发，将趋彭城，会天大雷电，不能前，王异之，夜半抗声语公裔曰："明日如睢阳，决矣。"既即帝位，公裔累迁武功大夫、贵州防御使。

后以事忤黄潜善，适帝幸维扬，公裔丐去，潜善以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旧劳，召复故官、干办皇城司，仍带御器械，累迁至广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

公裔给事藩邸三十余年，恩宠优厚，每置酒慈宁宫，必召公裔。会修《玉牒》，元帅府事多放佚，秦桧以公裔帅府旧人，奏令修书官就质其事。俄除保康军承宣使，桧疑其舍己而求于帝，衔之。右谏议大夫汪勃希桧意，劾罢公裔，遂与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

桧死，即复提举佑神观，赐第和宁门西，帝曰：“朕与东朝欲常见卿，故以自近耳。”升华容军节度使，寻致仕。后华容军复为岳阳军，公裔遂换岳阳军节度使。高宗既内禅，尝与孝宗语其忠劳，因诏所居郡善视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尉，谥恭荣，官其亲族八人。高宗赐金帛甚厚。

公裔律身稍谨，不植势，不市恩，又敢与黄潜善、秦桧异，斯亦足取云。

论曰：章谊有蹇谔之节，肖胄席父祖之荫，二人多所论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陈公辅得谏臣之体，其劾蔡京、王黼之党，论吴敏、李纲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学术之害，而不尚程颐之学，何邪？张ＰＥ斥蔡京之祸，荐杨时之贤，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术，而不自以为功乎？松年鄙秦桧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勋崎岖兵间，稍著劳效，然金人入侵之计已决，犹曰邻国恭顺无他，何其见几之不早邪？若李稙、韩公裔早著忠荩，为天子故人，能与黄潜善、秦桧为异，闭门不出，待时而动，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何铸 王次翁 范同 杨愿 楼炤 勾龙如渊 薛弼 罗汝楫 子愿附 萧振

何铸，字伯寿，余杭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历官州县，入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秘书郎。御史中丞廖刚荐铸操履劲正，可备拾遗补阙之选。即命对。铸首陈："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物之道莫过于诚。诚孝既至，则归梓宫于陵寝，奉两宫于魏阙，绍大业，复境土，又何难焉。"帝嘉纳之。

拜监察御史，寻迁殿中侍御史。上疏论："士大夫心术不正，徇虚以掠名，托名以规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险自售而设意相倾者，为事君之失。怀险□戏之谋，行刻薄之政，轻儇不庄，慢易无礼者，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恶，申饬中外，各务正其心术，毋或欺诞。"盖有所指也。时迁温州诸宫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过骚然。铸言："孝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得四海之欢心。浙东旱荒，若加勤动，恐道路怨咨。乞务从简约，不得过为骚扰。"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谏议大夫。论："中兴之功，在于立志，天下之事济与否，在于思与不思。愿陛下事无大小，精思熟虑，求其至当而行。如是，则事无过举矣。"寻拜御史中丞。

先是，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语塞，改命万俟卨。飞死狱中，子云斩于市。

桧衔铸。时金遣萧毅、邢具瞻来议事，桧言："先帝梓宫未反，太后銮舆尚迁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请。"乃以铸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为报谢使。铸曰："是行犹颜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辞。"既返命，桧讽万俟卨使论铸私岳飞为不反，欲窜诸岭表，帝不从，止谪徽州。

时有使金者还，言金人问铸安在，曾用否。于是复使知温州。未几，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召赴行在，力辞。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传。既归报，帝复许以大用，又力请祠，除资政殿学士、知

徽州。居数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卒，年六十五。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至于慈宁归养，梓宫复还，虽铸祈请之力，而金谋盖素定矣。

先是，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难自己发，故使桧尽室航海而归，密有成约。绍兴以后，我师屡捷，金欲和益坚。至是，遣铸衔命，盖桧之阴谋，以铸尝争岳飞之狱，而飞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议速谐也。

铸死四十余年，谥通惠，其家辞焉。嘉定初，改谥恭敏。

王次翁，字庆曾，济南人。聚徒授业，齐、鲁多从游者，入太学，贫甚，夜持书就旁舍借灯读之。礼部别头试第一，授恩州司理参军，历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

燕云之役，取免夫钱不及期，辄以乏兴论。次翁檄取属邑丁籍，视民产高下以为所输多寡之数，约期受输，不扰而集。除广西转运判官。时剧盗马友、孔彦舟、曹成更据长沙，帅檄漕司预鸠粮刍三十万以备调发，次翁即以具报，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发，先扰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计之，不啻三十万。"已而贼不犯境。召对，论事不合，出知处州，乞祠，归寓于婺。

吕颐浩帅长沙，辟为参谋官。顷之，力乞致仕。秦桧召还，道出婺，次翁见之。楼炤言："颐浩与次翁同郡，颐浩再相，次翁贫困至此。"桧笑曰："非其类也。"桧居朝，遂以为吏部员外郎，迁秘书少监，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刘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资荫其子，次翁执奏缴还。

除工部侍郎兼侍讲。蜀阙帅，宰执拟次翁以闻。帝以次翁明经术，留兼资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论赵鼎不法，罢知泉州。部差李泗为鄂州巡检，而湖北宣抚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渐不可长。"帝令诘宣抚司。宣赞舍人陈谔、孙崇节即阁门受旨升转，次翁言："阁门径自画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寝弗命。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逊语，次翁乞斩通以肃军，且言："著令，寸铁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罢内教。

韩世忠与刘光世、张俊与刘锜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于光世因言

议有隙，俊于锜由措置有睽。窃恐锜保一孤垒，光世军处穷，独俊与世忠不肯急援。愿遣使切责，因用郭子仪、李光弼以忠义泣别相勉者感动之。”

金人败盟入侵，次翁为秦桧言于帝曰：“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斥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桧德之。先是，桧兄子与其内兄王

□奂皆以恩幸得官，桧初罢政，二人摈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桧旨，言：“吏部之有审量，皆暴扬君父过举，得无伤陛下孝治。乞悉罢建炎、绍兴前后累降指挥。”由是二人骤进。

初，次翁既论罢赵鼎，鼎归会稽，上书言时政。桧忌鼎复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显置于法。且言：“特进乃宰相阶官，鼎虽谪降，而阶官如故，是未尝罢相也。”遂降散官，谪居兴化军。右谏议大夫何铸又论鼎罪重罚轻，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桧意犹未厌，次翁又论：“鼎闻边警，喜见颜色。绳以汉法，当伏不道之诛；责以《春秋》，当坐诛意之罚。虽再行贬责，然朝奉大夫视中大夫品秩不相辽，漳州比兴化尤为善地，以此示罚，人将玩刑。”再移潮州安置。

次翁除参知政事。两浙转运司牒试，主司观望，桧与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士论大骇。金人败于柘皋，帝曰：“将帅成不战劫敌之功，乃辅弼奇谋指纵之力。”除一子职名。

桧召三大将论功行赏，岳飞未至。桧与次翁谋，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则语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来。”益令堂厨丰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飞既至，皆除枢密使，罢兵柄。次翁归语其子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

太后回銮，次翁为奉迎扈从礼仪使。初，太后贷金于金使以犒从者，至境，金使责偿乃入。次翁以未得桧命，且惧桧疑其私相结纳，欲攘其位，坚不肯偿，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忧虑，副使王□奂裒金与之。太后归，泣诉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顾国家利害，万一有变，则我子母不相见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诛之。次翁先白桧谓所以然者，以未尝禀命，故不敢专。桧大喜，力为营救，奏为报谢使以避帝怒。

使还，帝立中宫，奏为册宝副使，帝终恶之。桧谕次翁辞位，遂以

资政殿学士奉祠，引年归，居明州。桧怜之，馈问不绝。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赠宣奉大夫，诸子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皆桧为开陈也。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终始不二者，惟次翁尔。

范同，字择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词科，累官至吏部员外郎。与秦桧力主和议。绍兴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萧哲、张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问金主起居，军民见者多流涕。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权吏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迁给事中。

十一年，桧再主和议，患诸将难制，同献计于桧，请皆除枢府，罢其兵权。桧喜，乃密奏以柘皋之捷，召三大将赴行在，论功行赏。同入对，帝命与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枢密使，飞副使，并宣押赴枢府治事。张俊与桧意合，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帝召同入对，复以同为翰林学士，俄拜参知政事兼修实录。

同始赞和议，为桧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桧忌之。万俟卨因论："同贰政之初，首为迁葬之议，自建康至信州，调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归之宥密，同辄于稠人中贪天功以为己有。"遂罢与祠。桧意未已，卨再论，责授左朝奉郎、秘书少监，谪居筠州。

十四年，复朝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移池州。十八年，复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杨愿，字原仲。宣和末，补太学录。二帝北迁，金人闻愿名，索之，愿匿民间。上书执政，请迎复元祐皇后。又奔济州元帅府劝进，辟为属。

高宗即位，以元帅府结局恩，授修职郎，御营司辟机宜文字。历新昌县丞、越州判官。秦桧荐之，召改枢密院编修官。登绍兴二年进士第，迁计议官。召试馆职，罢。主管崇道观，复除秘书郎。议者谓外任未终，故通判明州。

桧既专政，召为秘书丞。未几，拜监察御史。台长言愿资浅，当先历郎官，改司封员外郎，迁右司，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初修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当载靖康推戴赵氏事，以秦桧建议本末书之。"

十三年，权直学士院，充金国贺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颜晔入境，犹欲据主席，中使传宣，晔不迎拜，愿以礼折之，皆听服。及还，就充送

伴使。十四年，为御史中丞。逾月，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仍兼修玉牒。

十五年罢，提举太平观。初，愿与张扩并居西掖，一时书命，藉扩润色。扩咏《二毫笔诗》，愿以为诮己，诉于桧，訹御史李文会劾之。高闶侍经筵，帝问张九成安否，翌日，又问桧，桧曰："九成以唱异惑众，为台臣所论，予郡，乃力乞祠。观其意，终不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贫，不可无禄。"桧疑闶荐之，以语愿，愿又嗾文会攻闶去。藤州守臣言迁客李光作诗讽刺时政，愿在中司，傅会其说，谓："光纵横倾险，子弟宾客往来吴、越，诱人上书，动摇国是。"光再移谪琼海。文会既升西府，愿觇桧意稍厌，即数其害政，罢之。后二日，愿遂补其处。帝与桧论事，因曰："朕谓进用士大夫，一相之责也。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愿曰："陛下任相如此，盖得治道之要。"又论史事，桧曰："靖康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公肆挤排。"帝曰："卿不推异姓，宜其不容。"愿曰："桧非独是时不肯雷同，宣和间耿延禧为学官，以其父在东宫，势倾一时，士皆靡然从之，以徼后福，独桧守正不易。"盖自桧再居相位，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愿希桧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书成，加资政殿学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

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调蕲水令，过之，醉中谓愿曰："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通书，其间颇及秦丞相之短，尚记忆否？"愿闻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听去。会愿移守金陵，宴监司，大合乐，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忧挠而卒。

楼炤，字仲晖，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调大名府户曹，改西京国子博士、辟雍录、淮宁府司仪曹事，改尚书考功员外郎。

帝在建康，炤谓："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移跸临安。擢右司郎中。时铨曹患员多阙少，自倅贰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并省吏员，今纵未能损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无乎？"

绍兴二年，秦桧罢相，炤亦以言者论去。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寻迁殿中侍御史。明年，迁起居郎。言："今暴师日久，财用匮乏。考唐

故事，以宰相领盐铁转运使，或判户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难行，若参仿唐制，使户部长贰兼领诸路漕权，何不可之有？内则可以总大计之出入，外则可以制诸道之盈虚，如刘晏自按租庸，以知州县钱谷利病。”诏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监司、郡守，系民甚切。乞令侍从官各举通判资序或尝任监察御史以上可任监司、郡守者一二人。”诏从之，命中书、门下置籍。

七年，宰相张浚之兄滉赐出身与郡，中书舍人张焘封还，乃命炤行，炤又封还，而竟为权起居舍人何抡书黄行下，于是焘与炤皆请补外，以秘阁修撰知温州。未几，除中书舍人，与勾龙如渊并命。如渊入对，帝谓之曰：“卿与楼炤皆朕所亲擢。”寻迁给事中兼直学士院。

九年，以金人来和传敕，炤草其文，曰：“乃上穹开悔祸之期，而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寻兼侍读，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继命往陕西宣谕德意。炤奏：“京城统制吴革、知环州田敢、成忠郎卢大受皆以节义，革为范琼所害，敢、大受为刘豫所杀，乞赐褒恤。”又奏：“陕西诸路陷刘豫，郡县有不从伪之人，所籍赀产，并令勘验给还。”炤至东京，检视宫室，寻诣永安军谒陵寝，遂至长安。

会李世辅自夏国欲归朝，炤以书招之，世辅以二千人赴行在。寻至凤翔，以便宜命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兰巩，吴璘帅凤翔。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璘曰：“金人反覆难信，今移军陕右，则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捣蜀，要我陕右军，则我不战自屈。当依山为屯，控守要害。”于是璘、政二军独屯内地。炤又会诸路监司于凤翔，皆言蜀边屯驻大军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议，语在《胡世将传》。

炤还朝，以亲老求归省于明州，许之，命给假迎侍，仍赐以金带。十四年，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过阙入见，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为李文会、詹大方所劾，与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广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后谥襄靖。

炤早附蔡京改秩，为台谏所论。其后立朝至位二府，皆与秦桧同时。其宣谕陕西，妄自尊大，或者论其好货失将士心云。

勾龙如渊，字行父，永康军导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龙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县二十年，以张浚荐，召试馆职。

绍兴六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历著作佐郎、祠部员外兼礼部、起居舍人。尝进所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极高古，更令平易尽善。"后因进对，帝复言："文章平易者多浅近，渊深者多艰涩，惟用意渊深而造语平易，此最难者。"

八年，兼给事中、同知贡举，除中书舍人兼侍读，兼直学士院。面命草赵鼎罢相制，如渊言："陛下既罢鼎，则用人才须耸动四方，当速召君子，显黜小人。"帝曰："君子谓谁？"曰："孙近、李光。""小人谓谁？"曰："吕本中。"先是，祠臣曾开以老病辞不草国书，帝欲用如渊代之，而赵鼎荐本中，故如渊憾之。

又言："臣观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济。大臣于事稍有过差，陛下训饬之可也。陛下所欲为，势有未可，大臣亦当明白辩论。然必陛下先与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论一事不从，尚未之觉，至再至三，遂以为陛下疏之，或疑他人有以间之。既以怀疑，即不能尽诚，陛下察其不诚，又从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间，动相疑间而能久于其位者？愿陛下明谕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见秦桧亦宜语此。"时桧方得君，如渊犹恐委桧未专，故及之。除御史中丞。

先是，桧力主和，执政、侍从及内外诸臣皆以为非是，多上书谏止者，桧患之。如渊为桧谋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横起，盍不择人为台谏，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喜，即擢如渊中司。

如渊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为之则易，无其端而发之则难。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跸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复还临安，四初也。自赵鼎相，刘大中、王庶相继去，今复独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当行而弊有当去者，又一初也，臣愿以正纪纲、辨邪正、明赏罚、谨名器、审用度、厚风俗、去文具七者为献。"

又言："孟庾召节在途，士论不与。"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国，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对曰："如赵鼎为相，尽隳纪纲，乃窃贤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枢府，尽用奸计，乃以和议不合，卖直而去。刘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窃朝廷美职而去。"帝曰："卿胡不论？"对曰："目今士论见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语。愿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论，其他容臣一一为陛下别白之。"于是出庾知严州。又连论庶、大中，皆罢之。

金国遣二使来议和，许归河南地。使者踞甚，议受书之礼不决，外

议汹汹。如渊建议取其书纳禁中。于是同谏长请对，又呼台吏问：“朝廷有大议论，许台谏见宰执商议乎？”吏曰：“有。”遂赴都堂与宰执议取书事，宰执皆以为然。帝亲笔召如渊、李谊入对。明日，诏宰执就馆见金使，受其书纳入，人情始安。

九年，奏召还曾开、范同，而罢施庭臣、莫将，以谓：“开、同之出，虽曰语言之过，而其心实出于爱君；庭臣、将之迁，虽曰议论之合，而其迹终近于希进。今国论既定，好恶黜陟，所宜深谨。”又论张邦昌时伪臣因赦复职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数匹夫不问。”对曰：“将恐无以示训。”其后卒不行。

忽一日，如渊言：“和议之际，臣粗自效，如臣到都堂，若不遏朝廷再遣使之议，则和议必至于坏，而宣对之日，稍有将顺，则遂至于屈。臣于二者，粗有报国之忠。臣亲老，愿求归。”帝不许。如渊疑帝有疏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荐君臣腹心之论，陛下大以为然。其后秦桧在和议可否未决之间欲求去，陛下颇罪之，臣再三为桧辨析。今陛下与桧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谗诉于其间者。”帝曰：“朕素不喜谗，卿其勿疑。”如渊尝与施庭臣忿争，庭臣谓如渊有指斥语，帝谓秦桧曰：“以朕观之，庭臣之罪小，如渊之罪大。”桧请斥庭臣而徙如渊，待其求去然后补外。帝不可，于是与庭臣皆罢。

初，如渊与莫将及庭臣皆力主和议，如渊缘此擢中司，而将及庭臣缘此皆峻用。张焘、晏敦复上疏专以三人为言。如渊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与庭臣俱罢。其后桧拟如渊知遂宁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两奉祠，卒，年六十二。

如渊始以张浚荐召，而终乃翼秦桧挤赵鼎，仇吕本中，逐刘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见矣。子佃、僎、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调怀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颁《五礼》《新书》，定著释奠先圣误用下丁，弼据礼是正，州以闻，诏从其议。监左藏东库。内侍王道使奴从旁礼绢美恶，多取之，弼白版曹穷治，人严惮之。

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纲定议坚守，众不悦。弼意与纲同，围解，迁光禄寺丞。尝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几而败。纲救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纲不当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举河防，弼以点检粮草从之，为计画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罢

归，改三门、白波辇运，寻主管明道宫，提举淮东盐事，改湖南运判。

杨么据洞庭，寇鼎州，王□燮久不能平，更命岳飞讨之。么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飞谋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则未可以岁月胜矣。且彼之所长，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逐筏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破坏在目前矣。"飞曰："善。"兼旬，积寇尽平，进直秘阁。时道殣相望，弼以闻，帝恻然，命给钱六万缗、广西常平米六万斛、鄂州米二十万斛振之，且使讲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赖以甦。

王彦自荆移襄，迁延不即赴。彦所将八字军皆中原劲卒，朝廷患其恣横，以弼直徽猷阁代之。彦殊不意，弼径入府受将吏谒，大骇。弼曲折譬晓，彦感悟，即日出境。

除岳飞参谋官。飞母死，遁于庐山，张宗元摄飞事。飞将张宪移疾，部曲汹汹，生异语。弼谓诸将曰："太尉力乞张公，而诏使随至，岳军素整，今而哗哄，是汝曹累太尉也。"诸将以谂宪，宪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参谋知之。"众乃定。除户部郎官，再知荆南。

桃源剧盗伍俊既招安，复谋叛，提点刑狱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许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则地过桃源远矣。"俊至，则斩以徇。迁秘阁修撰、陕西转运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黄州。

时福州大盗有号"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之属，其众甚盛，钤辖李贵为贼所获。，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将议委漳、泉、汀、建，募强壮游手各千人为效用，与殿司统制张渊同措置。未及行，诏升弼集英殿修撰，与将两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难散，恐为他日患，闻于朝。事下弼议，弼谓："昔守章贡，有武夫周虎臣、陈敏者，丁壮各数百，皆能战，视官军可一当十。"乃奏虎臣为副将，敏为巡检，选丁壮千人，号"奇兵"，日给糗粮，责以灭贼。自是岁费钱三万六千余缗、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贼平。弼知广州，擢敷文阁待制。卒，年六十三。

初，秦桧居永嘉，弼游其门。弼在湖北除盗，归功于万俟卨。桧诬岳飞下吏，卨以中司鞫狱，飞父子及宪皆死。朱芾、李若虚亦坐尝为飞谋议，夺职，惟弼得免，且为桧用，屡更事任，通籍从官，世以此少之。

罗汝楫，字彦济，徽州歙县人。登政和二年进士第，监登闻鼓院，

迁大理丞、刑部员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终惠臣子，又户口凋耗，宜少宽养子之禁。

拜监察御史。未逾月，迁殿中侍御史。与中丞何铸交章论岳飞，罢其枢筦。朱芾、李若虚尝为飞议曹，主帅有异意而不能谏；又言，飞狱具，寺官聚断，咸谓死有余罪，寺丞何彦猷、李若朴独喧然以众议为非，欲从轻典。皆坐黜。王庶谪道州，郡丞孙行俭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无忌惮当斥，且令庶徙居。刘子羽知镇江，上言："和好非久远计，宜及闲暇为备。"桧怒，风汝楫论罢之。

时抚州有两陈四系狱，误论轻罪者死，汝楫诵其冤，且言："独罪狱官而守卒不坐，非祖宗法。"于是诏天下断死刑，守以下引囚问姓名、乡里然后决。又言："国家驻跸临安，淮南不可置度外，当重防海之寄，守长江之要，革窜名赏籍以劝有功。"

迁起居郎兼侍讲。帝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对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帝称善，尝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浸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兼权中书舍人，除右谏议大夫。

有南雄守奏对："太后之归，和议之力也，当尽按前言和不便者。"时相是之，骤用为台官，中外悚惧，多束装待遣。汝楫言："皆不当罪，宜以崇宁事党为戒。"议遂寝。

迁御史中丞。旧例，中丞、侍御史不并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迁吏部尚书，充国信使。除龙图阁学士、知严州。秩满，请祠，居丧未终而卒，年七十。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子颢、吁、颉、颂、愿、颖，皆有文。

愿字端良，博学好古。法秦、汉为词章，高雅精炼，朱熹特称重之。有《小集》七卷，《尔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绩，以父故不敢入岳飞庙。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飞之憾不释云。

萧振，字德起，温州平阳人。幼庄重，不好弄。稍长，能自谋学。尝奉父命董农役陇亩，手不释卷，其师谓其父曰："此儿远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学。时有号"三贤"者，推振为首。登政和八年进士第，调信州仪曹。

时州郡奉神霄宫务侈靡，振不欲费财劳民，与守议不合。会方腊寇东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摄贵溪、弋阳二邑。既而王师至衢，又檄振督军饷，振治办无阙。大将刘光世见而喜之，欲以军中俘馘授振为赏，振辞曰："岂可不冒矢石而贪人之功乎！"诸邑盗未息，守复檄振如初。振悉意区处，许其自新，贼多降者。守以赃去，振独为办行，守愧谢之。

调婺州兵曹兼功曹。时振妇翁许景衡以给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见荐。"景衡询其故，振曰："今执政多私其亲，愿为时革弊。"景衡然之。

时盗贼所在猖獗，婺卒扬言欲叛以应贼，官吏震恐。振选诸邑士兵强勇者几千人，日习武以备，蓄异谋者稍惧。有一兵官素得军士心，守疑而罢之，群卒数百人被甲挺刃，斩仪门入。振闻即往，群卒皆罗拜呼曰："某等屈抑，愿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厉色叱曰："细事耳。车驾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释械，当为汝言。"众拜谢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与谋。尝议城守，振请以钱数万缗庸工板筑，未数月，城垒屹然，一毫无扰。任满归，告其亲曰："家世业农，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愿仕。"或荐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

以执政荐召对，敷奏数事，皆中时病，帝大喜，拜监察御史。明年冬，以亲老乞补外，章七上，不许。面奏曰："臣事亲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长。"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点浙西刑狱，寻召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

振本赵鼎所荐，后因秦桧引入台，时刘大中与鼎不主和议，振遂劾大中以摇鼎。大中既出，振谓人曰："如赵丞相不必论，盍自为去就。"鼎遂罢。

后振知绍兴府，改兵部，除徽猷阁待制、知湖州。陛辞，奏曰："国家讲和，恐失诸将心，宜遣使抚谕，示以朝廷息兵宽民意。虽两国通好，战御之备宜勿弛。"帝曰："卿欲奉亲求便，岂不知朕有亲哉？"振曰："“臣之亲所系者一夫也，陛下之亲所系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为心，圣孝愈光矣。"帝叹其忠。将行，白桧曰："宰相如一元气，不可有私，私则万物为之不生。"桧不悦。

振至州，桧欲取羡余，振遗桧书，谓："财用在天下，如血气之在一身，移左以实右，则病矣。"桧属以私事，又不克尽从。以亲老乞祠，提

举太平观。后知台州。海寇势张，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杨炜在狱供涉，镌徽猷待制，谪居池州。

初，炜将上书，责李光徇秦桧议和。时振为侍御史，炜见振道书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炜治邑有声，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

明年，诏除敷文阁待制、知成都府、安抚制置使。军储适阙，仓吏以窘告，振奏留对籴米八万斛以足军食，以其直归计所。总计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桧，谓振唱为阙乏之语，风御史劾振要誉，复谪池阳。而总计者以谮得蜀帅，既而专用罗织掊克其民，民益思振。

桧死，语得闻，帝大感悟。亟遣振还成都，父老欢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宽治。或问其故，振曰："承纵弛，革之当严，今继苛劾，非宽则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谓宰臣沈该、汤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将，今有萧振。"进秩四等，加敷文阁学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两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无老稚，相与聚哭于道。遗表至，帝悼惜之，赙银五百两、绢五百匹，赠四官。

振好奖善类，端人正士多所交识，其间有卓然拔出者，迄为名臣。振居濒江，自父微时，见过客与掌渡者争，多溺死。振造大舟，佣工以济，人感其德，相与名其江为萧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諴、忱。

论曰：何铸、王次翁以下数人者，附丽秦桧，斥逐忠良，以饕富贵，而次翁尤为柔媚，故桧独怜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谓鄙夫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此辈是已。铸能伸岳飞之枉，虽为可尚，然又为之使金而通问焉，盖堕其术而不悟者，桧之计深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吴表臣 王居正 晏敦复 黄龟年 程瑀 张阐 洪拟 赵逵

范如圭，字伯达，建州建阳人。少从舅氏胡安国受《春秋》。登进士第，授左从事郎、武安军节度推官。始至，帅将斩人，如圭白其误，帅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节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轻数人之命？"帅矍然从之。自是府中事无大小悉以咨焉。居数月，以忧去。辟江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近臣交荐，召试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

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金归河南地，桧方自以为功。如圭轮对，言："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灵、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闻此言。"即日命宗室士亻褭及张焘以行。桧以不先白己，益怒。

如圭谒告去，奉柩归葬故乡，既窆，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杜门十余岁，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旧户口数十万，寇乱后无复人迹，时蠲口钱以安集之，百未还一二也。议者希桧意，遽谓流庸浸复而增之，积逋二十余万缗，他负亦数十万，版曹日下书责偿甚急。召圭白帅，悉奏蠲之。

桧死，被旨入对，言："为治以知人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为本。"语甚切。又论："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岁之所获，官尽征之。而田卒赐衣廪食如故，使力穑者绝赢余之望，惰农者无饥饿之忧，贪小利，失大计，谋近效，妨远图，故久无成功。宜籍荆、淮旷土，画为丘井，仿古助法，别为科条，令政役法，则农利修而武备饬矣。"

以直秘阁提举江西常平茶监移利州路提点刑狱，以病请祠。时宗藩

并建，储位未定，道路窃有异言。如圭在远外，独深忧之，掇至和、嘉佑间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为一书，囊封以献，请深考群言，仰师成宪，断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职危之，如圭曰："以此获罪，奚憾！"帝感悟，谓辅臣曰："如圭可谓忠矣。"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复起如圭知泉州。

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挟势为暴，占役禁兵以百数，如圭以法义正之，宗官大沮恨，密为浸润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罢，领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学者多从之质疑。卒年五十九。

如圭忠孝诚实，得之于天。其学根于经术，不为无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数千言，未及上，张浚视师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罢，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书疏议论之语，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兹。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观三年进士第，擢通州司理。陈瓘谪居郡中，一见而器之。盛章者，朱勔党也，尝市婢，有武臣强取之，章诬以罪，系狱。表臣方鞫之，郡将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监察御史，迁右正言。

高宗诏台谏条陈大利害，表臣请措置上流以张形势，安辑淮甸以立藩蔽，择民兵以守险阻，集海舶以备不虞。其策多见用。帝方乡儒术，表臣乞选讲官以裨圣德，且于古今成败、民物情伪，边防利害，详熟讲究。由是诏开经筵。迩臣有请用蔡京、王黼之党者，侍御史沈与求乞明指其人，显行黜责，执政不悦，夺其言职。表臣争曰："台谏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奸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后谁敢言，非国家福也。请还与求以开言路。"

时防秋，议选守边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萧复言于德宗，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以皋代少游镇淮南。善恶著明，则天下知逆顺之理，初不以皋名贱官卑为疑。今取忠义不屈有已试之验者，不次而用，岂特可以劝，捍御方略，亦堪倚仗。"于是陈敏等十数人浸以录用。久之，以病请补外，以直秘阁知信州。

绍兴元年，召为司勋郎中，迁左司。诏百官陈裕国强兵之策，表臣条十事以献，曰：蠲税役以垦闲田，汰懦卒以省兵费，罢添差以澄冗员，停度牒以蕃生齿，拘佃租以防乾没，委计臣以制邦用，奖有功以厉将帅，招弓手以存旧籍，严和买以绝弊幸，简法令以息疮痍。

宰相拟表臣为检正，帝曰：“朕将自用之。”遂除左司谏。给事中胡安国以论事不合罢，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军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罢。除侍读，又累疏争之，不听，遂罢。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黄岩丞，寻除提点浙西刑狱，召为秘书少监，同修《哲宗实录》。

帝如建康，诏表臣兼留司参议官，除中书舍人、给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国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国公诵习甚进，卿力也。”徙礼部侍郎，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时秦桧欲使使金议地界，指政事堂曰：“归来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议大礼忤意，罢去。

俄起知婺州。会大水，发常平米振贷之，然后以闻，郡人德之。课最，除敷文阁待制。三岁请祠，进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家居数年，卒，年六十七。

表臣晚号湛然居士，自奉无异布衣时，乡论推其清约。

王居正，字刚中，扬州人。少嗜学，工文辞。入太学，时习《新经》、《字说》者，主司辄置高选，居正语人曰：“穷达自有时，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余年，司业黄齐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贡举，欲擢为首，以风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选。调饶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镇江两帅交辟教授府学，亦不就。

范宗尹荐于朝，召至，谓宗尹曰：“时危如此，公不极所学，拔元元涂炭中，尚谁待？居正避寇阳羡山间，勉出见公，一道此意尔。”宗尹愧谢。入对，奏：“昔人有云：‘君以为难，易将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难，则当有易为之理。然国势日弱，敌气日骄，何邪？盖昔人于难者勉强为之，今以为难，不复有所为，以俟天意自回，强敌自毙也。宣和末，以为难者十五六，至靖康与宣和孰难？靖康末，以为难者十八九，至建炎与靖康孰难？由此而言，今日虽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盖宣和以为难，故有靖康之祸；靖康以为难，故有今日之忧。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闻。”高宗嘉之，谕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岁月间得一人亦幸矣。”

除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建议合祭天地于明堂，请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议遂定，天地复合祭。侍御史沈与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补外，不许。抚州守高卫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观，为图以献。居正论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时，却其图。

试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参议，迁起居郎。帝方乡规谏，居正次前世听纳事为《集谏》十五卷，以广帝意。诏以时务访群臣，居正献疏数千言，论省费尤切，曰："宋兴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弥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于一日二日少驻跸之顷，欲尽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谓知变也。夫不知随时以省事，而乃随事以省费，故今日例有减半之说，究其实未始不重费。愿诏大臣计百事之实而论定之，苟非御寇备敌，任贤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则费省而国裕。"

居正素与秦桧善，桧为执政，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诡，见帝言曰："秦桧尝语臣：'中国人惟当着衣啖饭，共图中兴。'臣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今为相施设止是，愿陛下以臣所闻问桧。"桧衔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贡罗，旧制岁万匹，崇宁后增五倍，建炎中减为二万。至是，主计者请复崇宁之数，居正力言于朝，户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语其属曰："吾愿身坐，不以累诸君。"呼吏为文书付之曰："即有谴，以此自解。"复手疏"五不可"以闻。诏如建炎中数。漕司市御炭，须胡桃文、鹁鸽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业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谓胡桃文、鹁鸽色耶？"入朝以闻，诏止之。

召为太常少卿，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帝欲迁赵令ＴＭ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从不可转，此祖宗法，若令ＴＭ以庶官得迁，则宗室为承宣者，不旋踵求为节度，何以却之？"遂寝其命。上书人陈东、欧阳澈已赠官，居正乞重贬黄潜善、汪伯彦，以彰二子杀身成仁之美。大将张俊遣卒至彭泽，卒故县吏，怙俊势侵辱令，令郭彦恭械之，俊诉于朝，帝为罢彦恭。居正言："彦恭不畏强御，无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兴以来，士大夫及勋戚家赋役与编户均，盖欲贵贱上下，共济国事，以宽民力，俊反不能体此乎？"和州请蠲进奉大礼绢，居正言："大礼进奉，乃臣子享上之诚，初非朝廷取于百姓之物，若察民力无所从出，不能预降旨蠲之，至使州县自陈，已为非是，乞速如所请。"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习请托，进拟不自朝廷，所系非轻。"因录皇佑诏书以进。帝皆嘉纳。

兼权直学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对，以所论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于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学》，上之。又曰："陛下恶安石之学，尝于圣心灼见，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万世者不止此。"因陈安石释经无父无君者。帝作色曰："是岂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谓邪说，正谓是矣。"居正退，序帝语系

于《辨学》首。

出知饶州，寻改吉州。侍御史谢祖信劾居正凶暴诡诈，倾陷大臣，罢官，屏居括苍三载。其弟驾部郎居修入对，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书舍人刘大中侍帝，论制诰，帝曰："王居正极得词臣体。"侍御史萧振论守令贤否，帝举居正守婺免贡罗、御炭事，曰："守臣爱百姓皆如此，朕复何忧。"

起知温州。是时桧专国，居正自知不为所容，以目疾请祠，杜门，言不及时事，客至谈论经、史而已。桧终忌之，风中丞何铸劾居正为赵鼎汲引，欺世盗名，夺职奉祠，凡十年。桧死，复故职。绍兴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居正仪观丰伟，声音洪畅。奉禄班兄弟宗族，无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犹布衣。其学根据《六经》，杨时器之，出所著《三经义辨》示居正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厉，首尾十载为《书辨学》十三卷，《诗辨学》二十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

晏敦复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孙。少学于程颐，颐奇之。第进士，为御史台检法官。绍兴初，大臣荐，召试馆职，不就。特命祠部郎官，迁吏部，以守法忤吕颐浩，出知贵溪县。会有为敦复直其事者，改通判临江军，召为吏部郎官、左司谏、权给事中，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请以淮东私田易淮西田，帝许之。敦复言："光世帅一道，未闻为朝廷措置毫发，乃先易私亩。比者岳飞属官以私事干朝廷，飞请加罪，中外称美，谓有古贤将风。光世自处必不在飞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经理淮南，收抚百姓，以为定都建康计，中兴有期，何患私计之未便。"权吏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

渡江后，庶事草创，凡四选格法多所裁定。敦复素刚严，居吏部，请谒不行，铨综平允，除给事中。冬至节，旨下礼部，取度牒四百充赐予。敦复奏："兵兴费广，凡可助用度者尤当惜，矧两宫在远，陛下当此令节，欲奉一觞为万岁寿不可得，有司乃欲举平时例行庆赐乎？"遂寝。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给据，太医吴球得旨免试，敦复奏："一卒之微，乃至上渎圣聪，医官免试，皆坏成法。自崇宁、大观以来，奸人欺罔，临

事取旨，谓之‘暗嬴指挥’，纪纲败坏，驯致危乱，正蹈前弊，不可长也。”汪伯彦子召嗣除江西监司，敦复论：“伯彦奸庸误国，其子素无才望，难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为监司，亦不可为守臣。”居右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复为吏部侍郎。

彗星见，诏求直言。敦复奏：“昔康澄以‘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为深可畏。臣尝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于左右近习及奸邪以巧佞转移人主之意。其恶直丑正，则能使贤士藏匿；其造为事端，则能使四民迁业；其委曲弥缝，则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宠窃权，簧鼓流俗，则能使廉耻道消；其诬人功罪，则能使毁誉乱真；其壅蔽聪明，则能使直言不闻。臣愿防微杜渐，以助应天之实。”又论：“比来百司不肯任责，琐屑皆取决朝省，事有不当，上烦天听者，例多取旨。由是宰执所治烦杂，不减有司，天子听览，每及细务，非所以为政。愿详其大，略其细。”

八年，金遣使来要以难行之礼，诏侍从，台谏条奏所宜。敦复言：“金两遣使，直许讲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诱我也。且谓之屈己，则一事既屈，必以他事来屈我。今所遣使以诏谕为名，傥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礼，还可从乎？苟从其一二，则此后可以号令我，小有违异，即成衅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时秦桧方力赞屈己之说，外议群起，计虽定而未敢行。勾龙如渊说桧，宜择人为台官，使击去异论，则事遂矣。于是如渊、施廷臣、莫将皆据要地，人皆骇愕。敦复同尚书张焘上疏言：“前日如渊以附会和议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跻横榻，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莫将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渊、廷臣庸人，但知观望，将则奸人也，陛下奈何与此辈断国论乎？乞加斥逐，杜群枉门，力为自治自强之策。”既又与焘等同班入对，争之。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胡铨谪昭州，临安遣人械送贬所。敦复往见守臣张澄曰：“铨论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时以言事被谪，为开封者必不如是。”澄愧谢，为追还。始桧拜相，制下，朝士相贺，敦复独有忧色曰：“奸人相矣。”张致远、魏矼闻之，皆以其言为过。至是窜铨，敦复谓人曰：“顷言秦之奸，诸君不以为然，今方专国便敢尔，他日何所不至耶？”

权吏部尚书兼江、淮等路经制使。故事，侍从过宰相阁，既退，宰相必送数步。敦复见桧未尝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寻请外，以宝文阁直学士知衢州，提举亳州明道宫。闲居数年卒，年七十

一。

敦复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事无所避。帝尝谓之曰：“卿鲠峭敢言，可谓无忝尔祖矣。”

黄龟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洺州司理参军，累官河北西路提举学士。吕颐浩见而奇之，入为太常博士。

靖康元年，除吏部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寻除尚书左司员外郎、中书门下检正房公事，充修政局检讨官。乞令检正官察通进司，帝从其请。时颐浩再相，植党倾秦桧，引朱胜非奉京祠兼侍读，恐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龟年书行，议者讥其侵官。

迁殿中侍御史。会边报王伦来归，龟年劾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乃上书曰：“臣闻一言而尽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于欺君；一言而尽辅政之道曰公，罪莫大于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则刑赏僭滥。虑人主之照其奸，则合党缔交，相与比周，荧惑主听。故附下罔上之党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祸有不可胜言者。伏见秦桧还自金国，陛下骤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辅，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书上，桧罢，并劾桧党王□奂、王昞、王守道，皆罢之。桧乃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官如故。龟年又奏：“比论桧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诸裔土，以御魑魅。今乃任便居住，虽陛下曲全大臣之礼，秦桧奸状暴露，复宠以儒学最上职名，俾优游琳馆，听其自如。律断群盗，必分首从，为之从者皆已伏诛，独置渠魁可乎？”又曰：“臣闻恩莫隆于父子，义莫重于君臣。不义则后其君，不仁则遗其亲。君亲既然，则何忌惮而不为。桧厚貌深情，矫言伪行，进迫君臣之势，阳为面从；退恃朋比之奸，阴谋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无忌惮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桧之欺与私显著者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桧职。复上章曰：“桧行诡而言谲，外缩而中邪，以巧诈取相位，奸回窃国柄，收召险佞，蟠结党与。陛下以智临而辨之早，以刚决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举手相庆，盖以公天下之同恶耳。臣愿陛下发明诏，以桧潜慝隐恶暴白于天下，使知陛下数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为臣奸胆，庶朋比之风不复作矣。”除太常少卿，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给事中。

侍御史常同言龟年阴结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结诸将，趣操不正，罢归。司谏詹大方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搢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卒，六十三。

龟年微时，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许妻以女。龟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贫甚。或劝龟年别娶，龟年正色曰："吾许以诺，死而负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义之。子衡，仕至湖南提举。

程瑀，字伯宇，饶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妇，养瑀为子，姑没，始复本姓。少有声太学，试为第一，累官至校书郎。为臧氏父母服，服阕，除兵部员外郎。适高丽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间，调挽舟夫甚扰，有诏禁止。提举人舡王珣画别敕，遇风逆水涩许调夫。瑀渡淮，见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违御笔。诏命淮南提举潘良贵核实，良贵奏珣言非是。

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请往。未行，会钦宗即位，议割三镇，命瑀往河东，秦桧往河中。瑀奏："臣愿奉使，不愿割地。"不报。至中山，诸将已得密谕，城守不下。瑀与金使王汭俱至燕山。还，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论："欲慕祖宗而遹追无术，欲斥奄宦而宠任益坚，欲锄奸恶而薄示典刑，欲汰滥缪而苟容侥幸，兼听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责其效，苟且之习复成，党与之私浸广，最时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虑有未尽，决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当熟虑，然优柔不断，实隳事功。"帝问："李纲宣抚两路，外议谓何？"瑀曰："佥论固以为宜。然纲前与大臣议论不合，须赖圣明照察其心，任之无疑可也。"

金酋斡离不、粘罕争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战，朝廷遣人赍蜡书约余睹，皆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围我重镇，数月不能解，岂能出塞共谋人之国。莫若遣使议和，然谨饬边备，徐观其变。"使未行。瑀复言："徐处仁庸俗，吴敏昏懦，唐恪倾险，政事所以不振。请尽黜免，别选英贤，共图大计。"帝嘉纳之。

时御史李光言星变，帝疑以问瑀，对言："陛下毋问有无，第正事修德，则变异可消。"瑀尝论蔡京罪，帝因言吴敏庇京，又疑光党京，谓瑀曰："须卿作文字来。"瑀辞。改屯田郎官，谪添监漳州监税。

高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迁光禄少卿、国子司业。请祠，主管亳州明道宫。寻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献。除直秘阁、提点江东刑狱，召为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兼侍讲。

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瑀条上十四事，皆切时

务。时三衙单弱，五军多出于盗，瑀言："李捧、崔增辈各将其徒，张俊、王□燮本无兵机，今吕颐浩出征，即捧、增辈便可使隶戎行。"帝因言："颐浩熟于军事，在外总诸将，桧在朝廷，庶几内外相应，然桧诚实，但太执耳。"瑀曰："如求机警能顺旨者，极不难得，但不诚实，则终不可倚。"帝然之。

权邦彦除签书枢密院，瑀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报。求罢，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阁待制知信州。待御史江公跻、左司谏方公孟卿言瑀不可去，复以为给事中。久之，复命知信州。胡安国、刘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备献纳，正直可以司风宪，不宜去。"遂复留。颐浩荐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后省官。瑀曰："益为人公岂不知，何必用？"颐浩曰："给事不见御批耶？"瑀曰："已见矣。公不能执奏，乃先示瑀辈，欲使不敢论驳耶？然益之来，非公福也。"颐浩赧然，即劾益。未几，以言者罢，提举亳州明道宫，寻复徽猷阁待制、知抚州，无何，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居父母丧，服除，知严州，徙宣州，复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读。因论："邓禹尝言'兴衰在德厚薄，初不论大小'。光武不数年定大业，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满朝，岂无为陛下画至计者，愿厉志而已。"寻迁翊善。论："金人入侵，未尝一大衄，有轻我心，岂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费抑末，常赋外一毫不取于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强，使金人不敢窥为长计。"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说，愿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书。

桧既主和，瑀议论不专以和为是，桧忌之，改龙图阁学士、知信州。会大水，桧见瑀奏牍，谓同列曰："尧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称疾，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坐通书李光，降朝议大夫，卒，年六十六。

瑀在朝无诡随，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阴中人。至"周公谓鲁公"，则曰可为流涕。洪兴祖序述其意，桧以为讥己，逐兴祖。魏安行锓版京西漕司，亦夺安行官，籍其家，毁版。桧死，瑀子孙乃免锢云。有奏议六卷。

张阐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学，博涉经史，善属文。将命名，梦神人大书"阐"字曰："以是名尔。"父异之，力勉其为学。未冠，由舍选贡京师。

登宣和六年进士第，调严州兵曹掾兼治右狱。时方腊作乱，阐倡守

御计。有义士请身督战，既战，稍却，州将怒，付阐治，将杀之，阐力争曰："是士以义请战，官军却，势不得独前，非首奔者，杀之何罪？"州将意解，士得免。

李回帅江西，席益帅湖南，皆辟置幕下。群盗据洞庭，官军多西北人，不闲水战。阐建策造战舰，以大舰为营，小舰出战，乘水涸直捣贼巢，贼势以衰。诸司交荐，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阐弗辩，求岳祠归。历鄂、台二州教授。

绍兴十年，诏侍从各举所知，给事中林待聘以阐闻，召对。时金人议和，归关中地。阐首言："关中必争之地，古号天府，愿固守以蔽巴蜀，图中原。"次言监司、郡守荐举之弊。又乞严禁遏籴，以济江、浙水患。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吴、益王府教授。时诸将恃功邀爵赏，有过则姑息，又兵布于外，禁卫单寡，阐上疏极论之。后稍进退诸将必当其实，且召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阐言。

十三年，迁秘书郎兼国史院检讨官。秦桧每荐台谏，必先谕以己意，尝谓阐曰："秘书久次，欲以台中相处何如？"阐谢曰："丞相见知，得老死秘书幸矣！"桧默然，竟罢，主管台州崇道观，历泉、衢二州通判。

二十五年冬，帝躬揽万机，起阐提举两浙路市舶，入为御史台检法官，升吏部员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选宫僚，谓"庄重老成无逾阐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赞读。

三十一年春，大雨，无麦苗，荆、浙盗起，诏侍从、台谏条陈弭灾、御盗之术。阐上疏曰："和议以来，岁有聘币，民不堪命，臣愿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国可乎？归正人时有遣还之命，怨声闻道路，臣愿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县吏职卑地远，渔夺之祸被于编籍，臣愿陛下严脏吏之诛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复征，宽大之泽例为虚文，臣愿陛下申诏令之禁可乎？是数者能次第行之，则足以动天地，召和气，灾异、盗贼不足虑也。"又言："金主亮将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边不可无良将，督视不可无大帅。"疏奏，帝嘉纳，面谕曰："卿所言深中时病，但遣人北归，已载约书，朕不忍渝也。"迁将作监，进宗正少卿。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阐权工部侍郎兼侍讲，入谢，言："诸将以败为捷，冒受爵秩，州厢禁军因覃霈鼓噪，希厚赏，不可不正其罪。"时悉为施行。

金主亮死，葛王褒复求和，再议遣使。阐言："宜严遣使之命，正敌国之礼，彼或不从，则有战尔。如是，则中国之威可以复振。"帝曰："使者报聘，故事也，旧约不从，朕志定矣。"是冬，给札侍从、台谏条具时务，阐上十事皆{髟方}切。当时应诏数十人，惟阐与国子司业王十朋指陈时事，斥权幸，无所回隐。明日，召两人对内殿，帝大加称赏，赐酒及御书。时进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工部例进官，阐辞。或曰："公转一阶，则泽可以及子孙，奈保辞？"阐笑曰："宝册非吾功也，吾能为子孙冒无功赏乎？"

隆兴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阐奏："臣去冬乞守御两淮，陛下谓春首行之，夏秋当毕，今其时矣。"帝曰："江、淮事尽付张浚，朕倚浚为长城。"会督府请受萧琦降，诏问阐，阐请受其降。俄报王师收复灵壁县，阐虑大将李显忠、邵宏渊深入无援，奏请益兵殿后。已而王师果失利，众论归罪于战。阐曰："陛下出师受降是也。诸将违节度且无援而败，当矫前失，安可遽沮锐气。"帝壮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诸军，手诏劳浚，军声复振。

时数易台谏，阐力言之，请增广谏员。帝曰："台谏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声而去。"阐曰："唐德宗疑姜公辅为卖直，陆贽切谏，愿陛下深以为鉴。"帝再三嘉奖。

金人求和，帝与阐议，阐曰："彼欲和，畏我耶？爱我耶？直款我耳。"力陈六害不可许。帝曰："朕意亦然，姑随宜应之。"帝记"卖直"之语，谓："胡铨亦及此。朕非拒谏者，辨是非耳。"阐曰："圣度当如天，奈何与臣下争名。"帝曰："卿言是也。"顷之，除工部尚书兼侍读。

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谕通好，所请三事，国书、岁币之议已定，惟割唐、邓、海、泗未决，将遣王之望、龙大渊通问，而众言纷纷不已。阐谓："不与四州乃可通和，议论先定乃可遣使，今彼为客，我为主，我以仁义抚天下，彼以残酷虐吾民，观金势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论韪之。

帝用真宗故事，命经筵官二员递宿学士院，以备顾问，阐入对尤数。屡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阐请益力，乃除显谟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陛辞，帝问所欲言，阐奏："许和则忘祖宗之仇，弃四州则失中原之心，遣归正人则伤忠义之气。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时事尤谆切，帝眷益笃。谕以秋凉复召，加赐金犀带，特许佩鱼。居家逾月卒，年七十四。特赠端明殿学士。

朱熹尝言："秦桧挟敌要君，力主和议，群言勃勃不平。桧既摧折忠臣义士之气，遂使士大夫怀安成习。至癸未和议，则知其非者鲜矣。朝论间有建白，率杂言利害，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铨、张尚书阐耳。"子叔椿。

洪拟，字成季，一字逸叟，镇江丹阳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尝为中书令，避南唐讳，改今姓。后复避宣祖庙讳。遂因之。

拟登进士甲科。崇宁中为国子博士，出提举利州路学事，寻改福建路。坐谴，通判郓州，复提举京西北路学事，历湖南、河北东路。宣和中，为监察御史，迁殿中，进侍御史。时王黼、蔡京更用事，拟中立无所附会。殿中侍御史许景衡罢，拟亦坐送吏部，知桂阳军，改海州。时山东盗起，屡攻城，拟率兵民坚守。

建炎间，居母忧，以秘书少监召，不起。终丧，为起居郎、中书舍人，言："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须，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今关中之盗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盗不可缓，宜求所以灭之。夫丰财者政事之本，而节用者又丰财之本也。"高宗如越，执政议移跸饶、信间，拟上疏力争，谓"舍四通五达而趋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势、固守御。"

迁给事中、吏部尚书，言者以拟未尝历州县，以龙图阁待制知温州。宣抚使孟庾总师讨闽寇，过郡，拟趣使赴援。庾怒，命拟犒师。拟借封椿钱用之，已乃自劾。贼平，加秩一等，召为礼部尚书，迁吏部。

渡江后，法无见籍，吏随事立文，号为"省记"，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拟总之，以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成书，上之。

金人再攻淮，诏日轮侍从赴都堂，给札问以攻守之策。拟言："国势强则战，将士勇则战，财用足则战，我为主、彼为客则战。陛下移跸东南，前年幸会稽，今年幸临安，兴王之居，未有定议非如高祖在关中、光武在河内也。以国势论之，可言守，未可言战。"拟谓时相姑议战以示武，实不能战也。

绍兴三年，以天旱地震诏群臣言事，拟奏曰："法行公，则人乐而气和；行之偏，则人怨而气乖。试以小事论之：比者监司、守臣献羡余则黜之，宣抚司献则受之，是行法止及疏远也。有自庶僚为侍从者，卧家视职，未尝入谢，遂得美职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废朝谒，则斥罢之，是

行法止及冗贱也。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极之，则怨多而和气伤矣。”寻以言者罢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始，拟兄子驾部郎官兴祖与拟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罢。起知温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卒，年七十五，谥文宪。

初，拟自海州还居镇江。赵万叛兵逼郡，守臣赵子崧战败，遁去。拟挟母出避，遇贼至，欲兵之，拟曰：“死无所避，愿勿惊老母。”贼舍之。他贼又至，临以刃，拟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贼又舍去。有《净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诗》二十卷。

赵逵，字庄叔，其先秦人，八世祖处荣徙蜀，家于资州。逵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与当代名人钜公出处大节，根穷底究，尚友其人。绍兴二十年，类省奏名，明年对策，论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时秦桧意有所属，而逵对独当帝意，桧不悦。即罢知举王□严，授逵左承事郎、签书剑南东川。帝尝问桧，赵逵安在？桧以实对。久之，帝又问，除校书郎。逵单车赴阙，征税者希桧意，搜行橐皆书籍，才数金而已。既就职，未尝私谒，桧意愈恨。

逵赓御制《芝草诗》，有“皇心未敢宴安图”之句，桧见之怒曰：“逵犹以为未太平耶？”又谓逵曰：“馆中禄薄，能以家来乎？”逵曰：“亲老不能涉险远。”桧徐曰：“当以百金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亲申前言，讽逵往谢，逵不答，桧滋怒，欲挤之，未及而死。

帝临哭桧还，即迁逵著作佐郎兼权礼部员外郎。帝如景灵宫，秘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屡目逵，即日命引见上殿，帝迎谓曰：“卿知之乎？始终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后，为大臣沮格，久不见卿。秦桧日荐士，未尝一语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诏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广赐开纳，勿以微贱为间，庶几养成敢言之气。”帝嘉纳之。普安府劝讲至戾太子事，王曰：“于斯时也，斩江充自归于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盖有所在也。

二十六年，迁著作郎，寻除起居郎。入谢，帝又曰：“秦桧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奸，但不与之同尔，然所以事宰相礼亦不敢阙。”又曰：“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权门，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贡举，尽公考阅，以革旧弊，遂得王十朋、阎安中。

始，逵未出贡闱，蒋璨除户部侍郎，给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结希进，还之。帝怒，罢次膺，付逵书读，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苏州，次膺仍得次对，逵兼给事中。未几，除中书舍人，登第六年而当外制，南渡后所未有也。帝语王纶曰："赵逵纯正可用，朕于蜀士未见其比。朕所以甫二岁令至此，报其不附权贵也。"

先是，逵尝荐杜莘老、唐文若、孙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诏举士，又以冯方、刘仪凤、李石、郯次云应诏，宰执以闻。帝曰："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桧颛权，深抑蜀士，故帝语及之。

逵以疾求外，帝命国医王继先视疾，不可为矣。卒年四十一。帝为之抆泪叹息。逵尝自谓："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慕之。"

方桧权盛时，忤桧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称逵不附丽，又谓逵文章似苏轼，故称为"小东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论建不传于世。有《栖云集》三十卷。

论曰：如圭师于安国，居正师于杨时，敦复师于程颐，表臣交于陈瓘，其师友渊源有自来矣。故其议论谠直，刚严鲠峭，不惑异说，不畏强御，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经》之缪，龟年首劾秦桧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党，尤为有功于名教。张阐论事无避，洪拟朴实端亮，赵逵纯正善文，皆一时之良，为桧所忌而不挠者。语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信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张焘 黄中 孙道夫 曾几 兄开 勾涛 李弥逊 弟弥大

张焘，字子公，饶之德兴人，秘阁修撰根之子也。政和八年进士第三人，尝为辟雍录、秘书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辟焘入幕。纲贬，亲知坐累者十七人，焘亦贬。

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变，贼矫诏俾焘抚谕江、浙，焘不受。上既复辟，诏求言。焘上书略曰："人主戡定祸乱，未有不本于至诚而能有济者。陛下践祚以来，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岂非在我之诚有未修乎？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党日胜，则君子之类日退，将何以弭乱而图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计，徒费民财、损官赋，不适于用。又言："侍从、台谏观望意指，毛举细务，至国家大事，坐视不言。"又言："巡幸所至，营缮困民，越栖会稽，似不如是。"

绍兴二年，吕颐浩荐，除司勋员外郎，迁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敌人之情而能胜者，愿诏大臣、诸将，厚爵赏，募可任用者往伺敌动静。既审知之，则战守进退，在我皆备，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阙。"诏以付都督府及沿边诸帅。迁中书舍人。

吕祉之抚谕淮西也，焘谓张浚曰："祉书生，不更军旅，何可轻付。"浚不从，遂致郦琼之变。七年，张滉特赐进士出身。滉，浚兄也，将母至行在，上引对而命之。焘言："宣和以来，奸臣子弟滥得儒科。陛下方与浚图回大业，当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赐滉第，何以塞公议？"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楼炤行下，炤又封还。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抡曰："贤良之子，宰相之兄，赐科第不为过。"乃与书行。焘不自安，与炤皆求去，不许，言者论之，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

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诏引对，上曰："卿去止缘张滉。"焘曰："臣苟有所见，不敢不言。如内侍王鉴，陛下所亲信，臣尚论列，岂有宰相亲兄自赐出身，公论不与。臣若不言，岂惟负陛下，亦负张浚。"上因问："朕图治一纪，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焘曰："自昔有为之君，未有不先定规模而能收效者，臣绍兴初首以是为言，今七年。往者进临大江，退守吴会，未期月而或进或却，岂不为敌所窥乎？今陛下相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纪之间，十四命相，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余。日

月逝矣，大计不容复误，愿以先定规模为急。”

寻权吏部尚书。徽猷阁待制黎确卒，诏赠官推恩，焘言：“确素号正人，一旦临变，失臣节，北面邦昌之庭，且为将命止勤王之师。今曲加赠恤，何以示天下？”诏追夺职名。

时金使至境，诏欲屈己就和，令侍从、台谏条上。焘言：“金使之来，欲议和好，将归我梓宫，归我渊圣，归我母后，归我宗社，归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庙堂以为信然，而群臣、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盖事关国体，臣请推原天意为陛下陈之。《传》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臣考人事以验天意，陛下飞龙济州，天所命也。敌骑屡犯行阙，不能为虞。甲寅一战败敌师，丙辰再战却刘豫，丁巳郦琼虽叛，实为伪齐废灭之资，皆天所赞也。是盖陛下躬履艰难，侧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而天佑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中兴不远矣。愿益自修自强，以享天心，以俟天时。时之既至，吉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功不立。今此和议，姑为听之，而必无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势难固拒。使其果愿和好，如前所陈，是天诱其衷，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礼。如其初无此心，二三其说，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要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当以大义绝之。谨边防，厉将士，相时而动。愿断自渊衷，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而已。乃若略国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凯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览奏，愀然变色曰：“卿言可谓忠，然朕必不至为彼所绐，方且熟议，必非诈伪而后可从，不然，当再使审虚实，拘其使人。”焘顿首谢。

金使张通古、萧哲至行在，朝议欲上拜金诏。焘曰：“陛下信王伦之虚诈，发自圣断，不复谋议，便欲行礼，群臣震惧罔措。必已得梓宫，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议通好经久之礼。今彼特以通好为说，意谓割地讲和而已，陛下之所愿欲而切于圣心者，无一言及之，其情可见，奈何遽欲屈而听之。一屈之后，不可复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鲁仲连之不如，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

既而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擢为侍御史。司农寺丞莫将忽赐第，擢为起居郎。朝论大骇。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宫未还，两宫未复，不惮屈己与敌议和，特以众论未同，故未敢轻屈尔。幸小大之臣，无复异议，从容献纳，庶几天听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务迎合，辄敢抗章，力赞此议，姑为一身进用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

朝廷纪纲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而得中丞，众论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变乱是非，岂不紊纪纲而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擢右史。如渊、廷臣庸人也，初无所长，但知观望，而将则奸人也，考其平昔无所不为，此辈乌可与之断国论乎？望加斥逐，庶几少杜群枉之门。至于和议，则王伦实为谋主，彼往来敌中至再四矣，陛下恃以为心腹，信之如蓍龟，今其为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盖亦可见。更望仰念祖宗付托之重，俯念亿兆爱戴之诚，贵重此身，无轻于屈。但务雪耻以思复仇，加礼其使，厚资遣发，谕以必得事实之意，告以国人皆曰不可之状。使彼悔祸，果出诚心，惟我所欲，尽归于我，然后徐议报之之礼，亦未晚也。如其变诈，诱我以虚词，则包藏终不可测，便当厉将士，保疆埸，自治自强，以俟天时，何为不成？伏愿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议，上下解体，傥遂成屈己之事，则上下必至离心，人心既离，何以立国？伏愿戒之重之。”于是将、廷臣皆不敢拜。焘又面折如渊曰：“达观其所举，君荐七人，皆北面张邦昌，今嗫嚅附会，堕敌计，他日必背君亲矣。”

焘既力诋拜诏之议，秦桧患之，焘亦自知得罪，托疾在告。桧使楼炤谕之曰：“北扉阙人，欲以公为直院。”焘大骇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桧不能夺，乃止。

和议成，范如圭请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亻褒与焘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帅臣岳飞济其役。焘与士亻褒道武昌，出蔡、颍，河南百姓欢迎夹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诸陵，朝谒如礼。陵前石涧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兆。

焘等入柏城，披鉏荆棘，随所葺治，留二日而还，自郑州历汴、宋、宿、泗、淮南以归。即奏疏曰：“金人之祸，上及山陵，虽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复此仇也。陛下圣孝天至，岂胜痛愤，顾以梓宫、两宫之故，方且与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灵，震怒既久，岂容但已，异时恭行天罚，得无望于陛下乎？自古戡定祸乱，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备，俟衅隙起而应之，电扫风驱，尽俘丑类以告诸陵。夫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而为人子孙之责塞矣。”上问诸陵寝如何？焘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贼。”上黯然。

焘因请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谓：“金玉珍宝，聚而藏之，固足以动人耳目，又其为物，自当流布于世，理必发露，无足怪者。”上览疏，谓

秦桧曰："前世厚葬之祸，如循一轨。朕断不用金玉，庶先帝神灵有万世之安。"焘又言："顷刘豫初废，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机会。今又闻敌于淮阳作筏、造绳索，不知安用？诸将朝廷戒勿得遣间探，遂不复遣，我之动息，敌无不知，敌之情状，我则不闻。又见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敌用，往来自若，无一人敢北渡者。愿饬边吏广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郦琼部伍皆西陲劲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赋已蠲，而使命络绎，推恩费用犹循兵兴时例，愿加裁损，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宽民力。"又论："陕西诸帅不相下，动辄喧争，请置一大帅统之，庶首尾相应，缓急可恃。"焘所言皆切中时病，秦桧方主和，惟恐少忤敌意，悉置不问。

成都谋帅，上谕桧曰："张焘可，第道远，恐其惮行。"桧以谕焘，焘曰："君命也，焉敢辞。"十月，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付以便宜，虽安抚一路，而四川赋敛无艺者，悉得蠲减。陛辞，奏曰："蜀民困矣，官吏从而诛剥之，去朝廷远，无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沾惠泽。"上曰："岂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焘因言官吏害民者，请先罢后劾，上许之。又言："军兴十余年，日不暇给。今和议甫定，愿汲汲以政刑为先务。"上曰："当书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

在蜀四年，戢贪吏，薄租赋；抚雅州蕃部，西边不惊；岁旱则发粟，民得不饥；暇则修学校，与诸生讲论。会有诏令宣抚司纳契丹降人，焘为宣抚使胡世将言："蜀地狭不能容，前朝常胜军可为戒。"世将奏寝其事。

焘乞祠，以李璆代之。焘自蜀归，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桧死，旧人在者皆起，焘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陵积岁负内库钱帛钜万，悉为奏免。池有义子与父争讼，守昏谬，系父，连年不决，焘移大理，斥其守。居二年，进端明殿学士。二十九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衰疾力辞，不许。除吏部尚书。

初，上知普安郡王贤，欲建为嗣，显仁皇后意未欲，迟回久之。显仁崩，上问焘方今大计，焘曰："储贰者，国之本也，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上曰："朕怀此久矣，卿言契朕心，开春当议典礼。"又劝上省赐予，罢土木，减冗吏，止北货。上嘉奖之。

金使施宜生来，焘奉诏馆客。宜生本闽人，素闻焘名，一见顾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诏者。"焘以"首丘桑梓"动之，宜生于是漏敌情，焘密

奏早为备。

先是，御前置甲库，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费不赀。禁中既有内酒库，酿殊胜，酤卖其余，颇侵大农。焘因对，言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酒库酤良酝以夺官课。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上曰："卿言可谓责难于君。"明日悉诏罢之。

屡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寻迁太中大夫，给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复知建康府。时金人窥江，建业民惊徙过半，闻焘至，人情稍安。寻诏沿江帅臣条上恢复事宜，焘首陈十事，大率欲预备不虞，持重养威，观衅而动，期于必胜。

孝宗受禅，除同知枢密院，遣子埏入辞。诏肩舆至宫，给扶上殿，首问为治之要，言内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执条弊事，诏从之，令侍从、台谏集都堂给札以闻。隆兴元年，迁参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台谏交章留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谒告将理，许之。及家，固求致仕。后二年卒，年七十五，谥忠定。

焘外和内刚，帅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论和议，归之于天，士论歉然。洎缴驳施廷臣之奏，朝野复一辞归重焉。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书，一再辄成诵。初以族祖荫补官。绍兴五年廷试，言孝弟动上心，擢进士第二人，授保宁军节度推官。二十余年，秦桧死，乃召为校书郎，历迁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时，龙大渊已亲幸，中未尝与之狎，见则揖而退，后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独不徙官。

迁司封员外郎兼国子司业。芝草生武成庙，官吏请以闻，中不答，官吏阴画图以献。宰相谓祭酒周绾与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绾未对，中曰："治世何用此为？"绾退，谓人曰："黄司业之言精切简当，惜不为谏官。"

充贺金生辰使，还，为秘书少监，寻除起居郎，累迁权礼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见迫，宜早为计。上矍然。宰相顾谓中曰："沈介归，殊不闻此，何耶？"居数日，中白宰相，请以妄言待罪。汤思退怒，语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补其处。中犹以备边为言，又不听，遂请补外，上不许，曰："黄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锡鞍马。

金使贺天申节，遽以钦宗讣闻，朝论俟使去发丧，中驰白宰相："此国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礼，谓天下后世何！"竟得如礼。中自使还，每进；见辄言边事，又独陈御备方略，高宗称善。不数月，金亮已拥众渡淮。中因入谢，论淮西将士不用命，请择大臣督师。既而以殿帅杨存中为御营使，中率同列力论不可遣。敌既临江，朝臣争遣家逃匿，中独晏然。比敌退，唯中与陈康伯家属在城中，众惭服。

天申节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中言："《春秋》君弑贼不讨，虽葬不书，以明臣子之罪，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竟寝。兼给事中。内侍迁官不应法，谏官刘度坐论近习龙大渊忤旨补郡，已复罢之，中皆不书读。群小相与媒蘖，中罢去。尹穑希意诋中为张浚党。

乾道改元，中年适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进敷文阁待制。居六年，上御讲筵，顾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何许？年几许？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对内殿，问劳甚渥，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中前在礼部，尝谏止作乐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将锡宴，遂奏申前说。诏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为请。中言："陛下圣孝及此，天下幸甚，然钦庙梓宫置不问，有所未尽。"上善其言，不能用。

未满岁，有归志，乃陈十要道：以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议进退人才；察邪正；广言路；核事实；节用度；择监司；惩贪吏；陈方略；考兵籍。上亟称善。中力求去，除显谟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赐犀带、香茗。

除龙图阁学士，致仕。凡邑里后生上谒，必训以孝弟忠信。朱熹裁书以见，有曰："今日之来，将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进于门弟子之列，则某之志也。"其为人敬慕如此。其后，上手书遣使访朝政阙失，进职端明殿学士。属疾，手草遗表，犹以山陵、钦宗梓宫为言，深以人主之职不可假之左右为戒。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诏赠正议大夫。中有奏议十卷。谥简肃。

孙道夫，字太冲，眉州丹棱人。年十八贡辟雍。时禁元祐学，坐收苏氏文除籍。再贡，入优等。张浚荐于高宗，召对，道夫奏："愿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系人心，任贤材、图兴复以雪国耻。"

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赐出身，改左承奉郎。再诏对，言："汉中前瞰三秦，后蔽巴蜀，孔明、蒋琬出图关辅，未有不屯汉中者。今欲进

兵陕右，当先经营汉中。荆南东连吴会，北通汉沔，号用武之国，晋、宋以来，尝倚为重镇。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诸子居之。今守江当先措置荆南，时至则蜀汉师出秦关，荆楚师出宛洛，陛下亲御六军，由淮甸与诸将会咸阳，孰能御之？”上嘉纳，召试馆职。上谕宰相：“自渡江以来，文气未有如道夫者，涵养一二年，当命为词臣。”

除秘书正字、权礼部郎官。徽宗凶问礼仪，多所草定。寻权左司员外郎。上问蜀中水运陆运孰便？道夫奏：“水运迟而省费，陆运速而劳民。宣抚司初由水运，率石费钱十千，后以为缓，从陆起丁夫十数万，率石费五十余千。”上曰：“水运便，行之。”

迁校书郎。出知怀安军，乞罢都运司以宽民力，罢戍兵以弭乱阶，罢泛使以省浮费。知资州，宣抚郑刚中荐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盗不敢入境。州产绫，先是，守以军匠置机买丝亏直，民病之，道夫断其机。遇事明了，人目为“水晶灯笼。”九年不迁，盖非秦桧所乐也。

以吏部郎中入对，言蜀民二税监酒茶额之弊，上纳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礼部侍郎充贺金正旦使。金将败盟，诘秦桧存亡，及关、陕买马非约，道夫随事折之。使还，擢权礼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为朕知，第赵鼎与张浚相失后，蜀士仕于朝者，皆为沮抑。继自今有所见，可数求对。”

兼侍讲，奏敌有窥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夺其位，兴兵岂问有名，臣愿预为之图。”宰相沈该不以为虑，道夫每进对，辄言武事，该疑其引用张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请出，除知绵州，致仕，卒，年六十六。

道夫居官，一意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给多置书籍。然性刚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几，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识度，事亲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学有声。兄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无后，特命几将仕郎。试吏部，考官异其文，置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迁辟雍博士，除校书郎。

林灵素得幸，作符书号《神霄录》，朝士争趋之，几与李纲、傅崧卿皆称疾不往视。久之，为应天少尹，庭无留讼。阉人得旨取金而无文书，府尹徐处仁与之，几力争不得。

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监。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徙广西运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会兄开为礼部侍郎，与秦桧力争和议，桧怒，开去，几亦罢。逾月，除广西转运副使，徙荆南路。盗骆科起郴之宜章，郴、桂皆溆洞，宣抚司调兵未至，谩以捷闻。几疏其实，朝廷遣他将平之。请间，得崇道观。复为广西运判，固辞，侨居上饶七年。

桧死，起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净，民安之。黄岩令受贿为两吏所持，令械吏置狱，一夕皆死，几诘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该客也。"治之益急。

贺允中荐，召对，以疾辞，除直秘阁，归故治。未几，复召对，几言："士气久不振，陛下欲起之于一朝，矫枉者必过直，虽有折槛断鞅、牵裾还笏、若卖直干誉者，愿加优容。"时帝惩桧擅权之弊，方开言路，应诏者众，几惧有获戾者，先事陈之。帝大悦，授秘书少监。

几承平已为馆职，去三十八年而复至，须鬓皓白，衣冠伟然。每会同舍，多谈前辈言行、台阁典章，荐绅推重焉。诏修《神宗宝训》，书成，奏荐，帝称善。权礼部侍郎。兄楙、开皆尝贰春官，几复为之，人以为荣。

吴、越大水、地震，几举唐贞元故事反覆论奏，帝韪其言。他日谓几曰："前所进陆贽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济矣。"引年请谢，上曰："卿气貌不类老人，姑为朕留。"谢曰："臣无补万一，惟进退有礼，尚不负陛下拔擢。"上闵劳以事，提举玉隆观，绍兴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阁待制。

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杨存中偕宰执对便殿，谕以将散百官，浮海避之。左仆射陈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敌空国远来，已闯淮甸，此正贤智驰骛不足之时。臣愿率先将士，北首死敌。"帝喜，遂定议亲征，下诏进讨。有欲遣使诣敌求缓师者，几疏言："增币请和，无小益，有大害，为朝廷计，正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经武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诏诸将传檄数金君臣，如叱奴隶，何辞可与之和耶？"帝壮之。

孝宗受禅，几又上疏数千言。将召，屡请老，乃迁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为浙西提刑以便养。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谥文清。

几三仕岭表，家无长物，人称其廉。早从舅氏孔文仲、武仲讲学。

初佐应天时，谏官刘安世亡恙，党禁方厉，无敢窥其门者，几独从之，谈经论事，与之合。避地衡岳，又从胡安国游，其学益粹。为文纯正雅健，诗尤工。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二子：逢仕至司农卿，逮亦终敷文阁待制，而逢最以学称。

开字天游。少好学，善属文。崇宁间登进士第，调真州司户，累迁国子司业，擢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论驳，忤时相意，左迁太常少卿，责监大宁监盐井，匹马之官，不以自卑。召还，时相复用事，监杭州市易务。除直秘阁，知和州，徙知恩州。请祠，得鸿庆宫，判南京国子监。复为中书舍人，罢。提举洞霄宫。

钦宗即位，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知颍昌府，兼京西安抚使。夺职，奉祠。建炎初，复职，知潭州、湖南安抚使。逾年求去，复得鸿庆宫，起知平江府、广东经略安抚使。奉诏驻潮阳招捕处寇，讫事，乃之镇。居二年，尽平群盗。提举太平观。

复以中书舍人召，首论："自古兴衰拨乱之主，必有一定之论，然后能成功。愿讲明大计，使议论一定，断而必行，则功烈可与周宣侔矣。"又论："车驾抚巡东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敌未易遽犯，其所窥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愿择重臣与吴玠协力固护全蜀。"屡请去，进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

召为刑部侍郎。言："太祖惩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营，倍于天下，周庐宿卫，领以三衙。今禁旅单弱，愿参旧制增补之。"帝悉嘉纳。

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秦桧专主和议，开当草国书，辨视体制非是，论之，不听，遂请罢，改兼侍读。桧尝招开慰以温言，且曰："主上虚执政以待。"开曰："儒者所争在义，苟为非义，高爵厚禄弗顾也。愿闻所以事敌之礼。"桧曰："若高丽之于本朝耳。"开曰："主上以圣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圣之所听闻，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非开所敢闻也。"又引古谊以折之。桧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他日，开又至政事堂，问"计果安出？"桧曰："圣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桧，第欲济国事耳。"然犹以梓宫未还，母后、钦宗未复，诏侍从、台谏集议以闻。开上疏略曰："但当修德立政，严于为备，以我之仁敌彼之不仁，以我之义敌彼之不义，以我之戒惧敌彼之骄泰，真积力久，如元气固而病自消，大阳升而阴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灵与太后、渊圣所望于陛

下者也。”桧曰：“此事大系安危。”开曰：“今日不当说安危，只当论存亡。”桧矍然。

会枢密编修胡铨上封事，痛诋桧，极称开，由是罢，以宝文阁待制知婺州。开言：“议论妄发，实缘国事。”力请归。桧议夺职，同列以为不可，提举太平观、知徽州。以病免，居闲十余年。黄达如请籍和议同异为士大夫升黜，即擢达如监察御史，首劾开，褫职。引年请还政，仅复秘阁修撰，卒，年七十一。桧死，始复待制，尽还致仕遗表恩数。

开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历阳也，从游酢学，日读《论语》，求诸言而不得，则反求诸心，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刘安世一见如旧，定交终身。故立朝遇事，临大节而不可夺，师友渊源，固有所自云。

勾涛，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调嘉州法掾、川陕铸钱司属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涛白守，燕劳之，祐恭感恩厉下，郡得以无犯。湖湘贼王辟破秭归，桑仲、郭守忠攻茶务箭窠砦，将犯夔门。夔兵素单弱，宣司檄祐恭捍御，涛帅黔兵佐之，贼溃去。宣抚张浚奏涛知巴州，不赴。

翰林侍读学士范仲荐，召见，论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迁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迁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阁门赐墩待班。九月，兼权中书舍人。

时沿边久宿兵，江、浙罢于馈饷，荆、襄、淮、楚多旷土，涛因进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诸大将，于是边方议行屯田。淮西都统制刘光世乞罢，丞相张浚欲以吕祉代之，涛谓：“祉疏庸浅谋，必败事，莫若就择将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则刘锜可。”浚不纳，祉至，果以轻易失士心，未几，郦琼叛，祉死于乱。浚闻之，夜半召涛愧谢。

时帝驻跸建康，欲亟还临安。涛入见曰：“今江、淮列戍十余万，苟付托得人，可无忧顾。适此危疑，讵宜轻退，以启敌心。”因荐刘锜。帝即命以其众镇合肥。川、陕宣抚使吴玠言都转运使李迨朘刻赏格，迨亦奏玠苛费，帝以问涛。涛曰：“玠忠在西蜀，纵费，宁可核？第移迨他路可尔。”帝然之。

会金人废刘豫，金、房镇抚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涛察沔警敏可仗，乞诏谕陕右诸叛将乘机南归，帝命涛草诏，沔持以往，闻者流涕。

十二月，除中书舍人。

八年，除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实录》，帝谕之曰："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己便民，忧勤宗社，疏远外家，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介。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涛奏："数十年来，宰相不学无术，邪正贸乱，所以奸臣子孙得逞其私智，几乱裕陵成书。非赖陛下圣明，则任申必先有过岭之谪，臣亦恐复蹈媒蘖之祸。"帝慰勉之。六月，《实录》成，进一秩，就馆赐宴。复修《徽宗实录》，以中书舍人吕本中为荐，丞相赵鼎谕旨宜婉辞纪载。涛曰："崇宁、大观大臣误国，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野史何？"

七月，除给事中。求去，以徽猷阁待制知池州，改提举江州太平观。俄除荆湖北路安抚使、知潭州。秦桧尝令人谕意，欲与共政，涛以书谢之。桧讽言劾之，不报。

涛上书论时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谕王伦变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临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谪籍，皆已甄叙，恶如京、黼，尚蒙宽宥，今待从之臣，初无大过，理宜牵复，三也；河南故地复归中国，新附之民，延颈德泽，承流之寄，当加精选，四也；台谏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旧，倚为鹰犬，五也。"帝叹其忠直，赐以缯彩、茶药，且令事有大于此者，悉以闻。秩满，提举太平观。

十一年，帝谓秦桧曰："勾涛久闲，性喜泉石，可进职与一山水近郡。"桧对："永嘉有天台、雁荡之胜。"帝曰："永嘉太远，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遗表闻，帝震悼，顾近臣曰："勾涛死矣，惜哉！"赠左太中大夫。

涛身长七尺，风貌伟然，颇以忠亮自许。国有大议，帝必委心延访，往复酬诘，率漏下数刻始罢。料边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荐进。有文集十卷，《西掖制书》十卷，奏议十卷。

李弥逊，字似之，苏州吴县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观三年第，调单州司户，再调阳谷簿。政和四年，除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引见，特迁校书郎，充编修六典校阅，累官起成郎。以封事剀切，贬知卢山县，改

奉嵩山祠。废斥隐居者八载。

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诸郡皆惊备，弥逊损金帛，致勇士，修城堞，决河护堑，邀击其游骑，斩首甚众。兀术北还，戒师毋犯其城。

靖康元年，召为卫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执帅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势猖獗。弥逊以江东判运领郡事，单骑扣贼围，以蜡书射城中招降。贼通款，开关迎之，弥逊谕以祸福，勉使勤王。时李纲行次建康，共谋诛首恶五十人，抚其余党，一郡帖然。

改淮南运副。后奉兴国宫祠，知饶州，召对，首奏“当坚定规模，排斥奸言”。又谓：“朝廷一日无事，幸一日之安，一月无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终岁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计乎？”帝嘉其谠直。辅臣有不悦者，以直宝文阁知吉州。陛辞，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试卿民事，行召卿矣。”

七年秋，迁起居郎。弥逊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贬，垂二十年，及复居是职，直前论事，鲠切如初。冬，试中书舍人，奏六事曰：“固蕃维以御外侮，严禁卫以尊朝廷，练兵以壮国势，节用以备军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择守帅以责实效。”时驻跸未定，有旨料舟给卒以济宫人。弥逊缴奏曰：“六飞雷动，百司豫严，时方孔艰，宜以宗社为心，不宜于内幸细故，更勤圣虑，事虽至微，惧伤大体。”帝嘉纳之。试户部侍郎。

秦桧再相，惟弥逊与吏部侍郎晏敦复有忧色。八年，弥逊上疏乞外甚力，诏不允。赵鼎罢相，桧专国，赞帝决策通和。金国遣乌陵思谋等入界，索礼甚悖，军民皆不平，人言纷纷。桧于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乞斩桧，校书郎范如圭以书责桧曲学背师，忘仇辱国，礼部侍郎曾开抗声引古谊以折桧，相继贬逐。

弥逊请对，言金使之请和，欲行君臣之礼，有大不可。帝以为然，诏廷臣大议，即日入奏。弥逊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轻祖宗之付托，屈身委命，自同下国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国之道，而谓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从吾欲，假以目前之安，异时一有无厌之求，意外之欲，从之则害吾社稷之计，不从则衅端复开，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后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国人以事仇，将何以责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力陈不可者三。

桧尝邀弥逊至私第，曰："政府方虚员，苟和好无异议，当以两地相浼。"答曰："弥逊受国恩深厚，何敢见利忘义。顾今日之事，国人皆不以为然，独有一去可报相公。"桧默然。次日，弥逊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别选忠信之人，协济国事。"桧大怒。弥逊引疾，帝谕大臣留之。时和议已决，附会其说者，至谓"向使明州时，主上虽百拜亦不问"，议论靡然。赖弥逊廷争，桧虽不从，亦惮公论。再与金使者计，议和不受封册，如宰相就馆见金使，受其书纳入禁中，多所降杀，惟君臣之礼不得尽争。

九年春，再上疏乞归田，以徽猷阁直学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归隐连江西山。是岁，兀术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寿春，竟如弥逊言。

十二年，桧乘金兵既败，收诸路兵，复通和好，追仇向者尽言之臣，嗾言者论弥逊与赵鼎、王庶、曾开四人同沮和议。于是弥逊落职，十余年间不通时相书，不请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终其身，常忧国，无怨怼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节，诏复敷文阁待制。有奏议三卷，外制二卷，《议古》三卷，诗十卷。弟弥大。

弥大字似矩，登崇宁三年进士第。以大臣荐召对，除校书郎，迁监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贺正旦使。时传闻燕民欲归汉，徽宗遣弥大觇之。使还，奏所闻有二："或谓彼主淫刑灭亲，种类畔离，女真侵迫，国势危殆为可取；或谓下诏罪己，擢用耆旧，招赦盗贼，国尚有人未可取；莫若听其自相攻并。"迁起居郎，试中书舍人，同修国史。

童贯宣抚永兴，走马承受白锷恃贯不报师期，朝廷止从薄责。弥大缴奏，以为边报不至，非朝廷福。锷坐除名，弥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为给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详定官，拜礼部侍郎。

金人大举入侵，李纲定城守之策，命弥大为参议，与纲不合，罢。未几，除刑部尚书。初，朝廷许割三镇畀金人，既而遣种师道、师中援河北，姚古援河东，弥大上疏乞起河东西境麟、府诸郡及陕西兵以济古之师，起河东路及京东近郡兵以济师道、师中之师，为腹背攻劫之图。遂除弥大河东宣抚副使。张师正领胜捷军败于河东，溃归，弥大诛之。复遣余卒援真定，余卒叛。

宣抚罢，命弥大知陕州。河东破，小将李彦先来谒，言军事，弥大壮之，留为将，戍崤、渑间以遏敌。诏遣使召援，弥大未敢进。会永兴

帅范致虚糺兵勤王，檄弥大充诸道计议。行至方城，道阻，乃率众赴大元帅府。

建炎元年，除知淮宁府。到郡未几，杜用等夜叛，弥大缒城出，贼散乃还，坐贬秩。寻召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权绍兴府，试户部尚书兼侍读。吕颐浩视师，以弥大为参谋官。弥大奏："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边圉幸无他，颐浩不宜轻动。"又言："已为天子从官，非宰相可辟。乞于诸军悉置军正，如汉朝故事，以察官、郎官为之。陛下必欲留臣，当别为一司，伺察颐浩过失。"忤旨，出知平江府。

中丞沈与求劾弥大谋间君臣，妄自尊大，夺职归。起知静江府，奏广西边防利害。入为工部尚书。未几，罢去。广西提刑韩璜劾其在静江日断强盗死罪，引绞入斩，贬两秩。绍兴十年卒，年六十一。

论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宫及韦后为念。秦桧主和，甘心屈己。张焘连章论列，谋深虑远，其言取必于天，岂忘宗社之仇哉，亦曰相时而动耳！惜其利泽专于蜀也。黄中不党不阿，明察料敌，立朝忠实，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张浚，忧国而不为身谋。曾几积学洁行，风节凛凛，陈尝胆枕戈之言，以赞亲征，亦壮矣哉！勾涛直节正论，不受桧私，洁身归老。弥逊、曾开同沮和议，废绌以没，无怨怼心，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欤！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陈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幼庄重，不妄言笑。父死，执丧如成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服勤职业，同僚宴集，恒谢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视之，诸掾属方饮某所，俊卿舆卒亦假之行，于是例以后至被诘，俊卿唯唯摧谢。已而知其实，问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资其仆，安得为无过。时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叹服，以为不可及。

秩满，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已，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寻添通判南剑州，未上而桧死，乃以校书郎召。孝宗时为普安郡王，高宗命择端厚静重者辅导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讲经辄寓规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戏，因诵韩愈谏张建封书以讽，王敬纳之。

累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听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必达大体。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骄将，作士气，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遂劾韩仲通本以狱事附桧，冤陷无辜，桧党尽逐而仲通独全；刘宝总戎京口，恣掊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汤思退专政，俊卿曰："冬日无云而雷，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诏罢思退。

时灾异数见，金人侵轶之势已形。俊卿乃疏言："张浚忠荩，白首不渝，窃闻谗言其阴有异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论，为其忠义有素。反是，则人将去之，谁复与为变乎？"疏入，未报，因请对，力言之，上始悟。数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避敌计，摇成算，请按军法。"上曰："卿可谓仁者之勇。"除权兵部侍郎。

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亮死，诏俊卿治淮东堡砦屯田，所过安辑流亡。金主褒新立，申旧好，廷臣多附和议。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为实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虚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则国威强，岁币可损。"因陈选将练兵、屯田减租之策，择文臣有胆略者为参佐，俾察军政、习戎务以储将材。

孝宗受禅，言："为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所以行之者至

公而已，愿留圣意。”迁中书舍人。时孝宗志在兴复，方以阃外事属张浚。以俊卿忠义，沈靖有谋，以本职充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奏曰：“吴璘得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盍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璘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会主和议方坚，诏璘班师，亦召俊卿。奏陈十事：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无名之赋。

隆兴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张浚初谋大举北伐，俊卿以为未可。会谍报敌聚粮边地，诸将以为秋必至，宜先其未动举兵，浚乃请于朝出师。已而邵宏渊果以兵溃，俊卿退保扬州。主和议者幸其败，横议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从坐，诏贬两秩。谏臣尹穑附思退，议罢浚都督，改宣抚使治扬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属贤将；若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沮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不复为宗社计。愿下诏戒中外协济，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为相，卒为思退、穑所挤，遣视师江、淮。俊卿累章请罪，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请祠，提举太平兴国宫。

思退既窜，太学诸生伏阙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对，上劳抚之，因极论朋党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国史。论人才当以气节为主，气节者，小有过当容之；邪佞者，甚有才当察之。钱端礼起戚里为参政，窥相位甚急，馆阁之士上疏斥之。端礼遣客密告俊卿，己即相，当引共政。深拒不听。翌日，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预政，有深意，陛下宜谨守。”上首肯，端礼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书。

时上未能屏鞠戏，将游猎白石。俊卿引汉桓灵、唐敬穆及司马相如之言力以为戒。上喜曰：“备见忠谠，朕决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为忠臣。”后卿拜谢。

受诏馆金使，遂拜同知枢密院事。时曾觌、龙大渊怙旧恩，窃威福，士大夫颇出其门。及俊卿馆伴，大渊副之，公见外，不交一语，大渊纳谒，亦谢不接。洪迈白俊卿：“人言郑闻除右史，某当除某官，信乎？”诘所从，迈以渊、觌告。具以迈语质于上，上曰：“朕曷尝谋及此辈，必窃听得之。”有旨出渊、觌，中外称快。

金移文边吏，取前所俘。俊卿请报以“誓书云：俘虏叛亡是两事，俘

虏发已多，叛亡不应遣。且本朝两淮民，上国俘虏亡虑数万，本朝未尝以为言，恐坏和议，使两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则屈直胜负有在矣。”

镇江军帅戚方刻削军士，俊卿奏：“内臣中有主方者，当并惩之。”即诏罢方，以内侍陈瑶、李宗回付大理究脏状。十一月，当郊而雷，上内出手诏，戒饬大臣，叶颙、魏杞坐罢。俊卿参知政事。时四明献银矿，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俊卿奏：“不务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细，恐为有识所窥。”从官梁克家、莫济俱求补外，俊卿奏：“二人皆贤，其去可惜。”于是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左右，罢之。减福建钞盐，罢江西和籴、广西折米盐钱，蠲诸道宿逋金谷钱帛以巨万计，于是政事稍归中书矣。

龙大渊死，上怜曾觌，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两人，中外莫不称颂。今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请先罢。”遂不召。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荐和州教授刘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荐兵将官乃其职，教官有才，何预琪事。”会扬州奏琪传旨增筑城已讫事，俊卿请于上，未尝有是命。俊卿曰：“若诈传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万几，岂能尽防闲，所恃者纪纲、号令、赏罚耳。不诛琪，何所不为。”琪削秩罢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诸军，宰相多不预闻，内官张方事觉，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笔处分事，须奏审方行。”从之。既而以内诸司不乐，收前命。俊卿言：“张方、王琪事，圣断已明，忽谕臣曰：‘禁中取一饮一食，必待申审，岂不留滞。’臣所虑者，命令之大，如三衙发兵，户部取财，岂为宫禁细微事。臣等备数，出内陛下命令耳。凡奏审欲取决陛下，非臣欲专之，且非新条，申旧制耳。已行复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圣怒。”上曰：“朕岂以小人言疑卿等耶？”

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争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诏除珙端明殿学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实草定，以为有罪，臣当先罢。珙之除命，未敢奉诏。陛下即位以来，纳谏诤，体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获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顺持禄，非国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帅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

四年十月，制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选，奖廉退，抑奔竞。或才可用，资历浅，密荐于上，未尝语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

贤否。

虞允文宣抚四川，俊卿荐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为枢密使，至则以为右相，俊卿为左相。允文建议遣使金以陵寝为请，俊卿面陈，复手疏以为未可。上御孤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经月不御外朝，口语籍籍，皆辅相无状，不能先事开陈，亏损圣德。陛下忧勤恭俭，清静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绝，顾于骑射之末犹未能忘。臣知非乐此，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以阅武备，激士气耳。愿陛下任智谋，明赏罚，恢信义，则英声义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慑敌人于万里之远，岂待区区骑射于百步间哉。陛下一身，宗社生灵之休戚系焉，愿以今日之事，永为后戒。"

曾觌官满当代，俊卿预请处以浙东总管。上曰："觌意似不欲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论甚愜。愿捐私恩，伸公议。"觌怏怏而去。枢密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惮俊卿不敢言，会在告，请于允文，得之。俊卿闻敕已出，语吏留之。说皇恐来谢，允文亦愧，犹为之请，俊卿竟不与，说深憾之。吏部尚书汪应辰与允文议事不合，求去，俊卿数奏应辰刚毅正直，可为执政。上初然之，后竟出应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数求去。

明年，允文复申陵寝之议，上手札谕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谟，然于大事欲计其万全，俟一二年间，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误国事。"即杜门请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陛辞，犹劝上远佞亲贤，修政攘敌，泛使未可轻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建节钺，跻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宽厚，严于治盗，海道晏清，以功进秩。转运判官陈岘建议改行钞盐法，俊卿移书宰执，极言福建盐法与淮、浙异，遂不果行。明年，请祠，提举洞霄宫。归第，弊屋数楹，怡然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归，除特进，起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召对垂拱殿，命坐赐茶，因从容言曰："将帅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脏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将何所劝惩？"上曰："卿言甚当。"朝辞，奏曰："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缠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材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则不

敢。觌虽时或有请，朕多抑之，自今不复从矣。”俊卿曰：“此曹声势既长，侍从、台谏多出其门，毋敢为陛下言，臣恐坏朝廷纪纲，废有司法度，败天下风俗，累陛下圣德。”命二府饮饯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来。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时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奖谕。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年上章告老，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属疾，手书示诸子云：“遗表止谢圣恩，勿祈恩泽及功德，勿请谥树碑。”上闻嗟悼，辍视朝，赠太保，命本路转运司给葬事，赐谥正献。

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资，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论，分别邪正，斥权势无顾避。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屡尝论荐。其薨也，熹不远千里往哭之，又状其行。有集二十卷。

子五人，宓有志于学，终承奉郎，朱熹为铭其墓。宓自有传。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父祺，登政和进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转运判官。允文六岁诵《九经》，七岁能属文。以父任入官。丁母忧，哀毁骨立。既葬，朝夕哭墓侧，墓有枯桑，两乌来巢。念父之鳏且疾，七年不调，跬步不忍离左右。父死，绍兴二十三年始登进士第，通判彭州，权知黎州、渠州。

秦桧当国，蜀士多屏弃。桧死，高宗欲收用之，中书舍人赵达首荐允文，召对，谓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论士风之弊，以文章进必抑其轻浮，以言语进必黜其巧伪，以政事进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远。且极论四川财赋科纳之弊。上嘉纳之。

除秘书丞，累迁礼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纶还，言敌恭顺和好。汤思退再拜贺，置边备不问。及金使施宜生颇泄敌情，张焘密奏之。亮又隐画工图临安湖山以归。亮赋诗，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败盟，兵出有五道，愿诏大臣豫思备御。”时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书充贺正使，与馆伴宾射，一发破的，众惊异之。允文见运粮造舟者多，辞归，亮曰：“我将看花洛阳。”允文还，奏所见及亮语，申言淮、海之备。

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三衙管军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

主大权，不移于奸臣，则落于近幸。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迩来三衙交结中官，宣和、明受厥鉴未远。”上大悟，立罢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来贺生辰，口传亮悖慢语，欲得淮南地，索将相大臣议事。于是召三衙大将赵密等议举兵，侍从、台谏集议。宰臣陈康伯传上旨：“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遣成闵为京、湖制置使，将禁卫五万御襄、汉上流。允文曰：“兵来不除道，敌为虚声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谋尔。”不听，卒遣闵。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复语康伯：“闵军约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驻池，到江者驻江。若敌兵出上流，则荆湖之军捍于前，江、池之军援于后；若出淮西，则池之军出巢县，江州军出无为，可为淮西援，是一军而两用之。”康伯然其说，而闵军竟屯武昌。

九月，金主命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将，兵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十月，自涡口渡淮。先是，刘锜措置淮东，王权措置淮西。至是，权首弃庐州，锜亦回扬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陈康伯力赞亲征。是月戊午，枢臣叶义问督江、淮军，允文参谋军事。权又自和州遁归，锜回镇江，尽失两淮矣。

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成闵代锜、李显忠代权，锜、权皆召。义问被旨，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时权军犹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权败兵也。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众曰：“今既有主，请死战。”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至江滨，见江北已筑高台，对植绛旗二、绣旗二，中建黄屋，亮踞坐其下。谍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马祭天，与众盟，以明日济江，晨炊玉麟堂，先济者予黄金一两。时敌兵实四十万，马倍之，宋军才一万八千。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亦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军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劲弓尾击追射，大败之，僵尸凡四千余，

杀万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余人。敌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闻，犒将士，谓之曰："敌今败，明必复来。"夜半，部分诸将，分海舟缒上流，别遣兵截杨林口。丁丑，果至，因夹击之，复大战，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闻。既而敌遣伪诏来谕王权，似有宿约。允文曰："此反间也。"仍复书言："权已置典宪，新将李世辅也，愿一战以决雌雄。"亮得书大怒，遂焚龙凤车，斩梁汉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趋瓜洲。汉臣，教亮济江者也。

显忠至自芜湖，允文语之曰："敌入扬州，必与瓜洲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显忠分李捧军万六千往京口，叶义问亦命杨存中将所部来会。允文还建康，即上疏言："敌败于采石，将徼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战而胜。乞少缓六飞之发。"

甲申，至京口。敌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塞瓜洲口。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无风则使战舰，数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铁，改修马船为战舰，且借之平江，命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亮笑曰："纸船耳。"一将跪奏：南军有备，未可轻，愿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欲斩之，哀谢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为其下所杀。

初，亮在瓜洲，闻李宝由海道入胶西，成闵诸军方顺流而下，亮愈怒。还扬州，召诸将约三日济江，否则尽杀之。诸将谋曰："进有渰杀之祸，退有敲杀之忧，奈何？"有万戴者曰："杀郎主，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矣。"众曰："诺。"亮有紫茸细军，不临阵，恒以自卫，众患之，有萧遮巴者绐之曰："淮东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细军去而亮死。

丙申，敌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己亥，奏闻。召入对，上慰藉嘉叹，谓陈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诏免扈从，往两淮措置。允文至镇江，奏收两淮三策，不报。

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寻议回銮，诏以杨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允文副之。给、舍缴存中除命，于是允文充川陕宣谕使。陛辞，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上以为然。允文至蜀，与大将吴璘议经略中原，璘进取凤翔，复巩州。金治兵争陕西新复州郡，蜀士欲弃之，允文持不可。

孝宗受禅，朝臣有言西事者，谓官军进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官军退守蜀口。允文争之不得，吴璘遂归河池，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欲尽弃陕西，台谏袁季、任古附和其说。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前后凡十五疏，且移书陈康伯，康伯牵于同列，不能回也。上将召允文问陕西事，执政忌其来，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寻又命奏事。

隆兴元年入对，史浩既素主弃地，及拜相，亟行之，且亲为诏，有曰："弃鸡肋之无多，免锒心之未已。"允文入对言："今日有八可战。"上问及弃地，允文以笏画地，陈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误朕。"以敷文阁待制知太平州，寻除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改制置使。

时朝廷遣卢仲贤使金议和，汤思退又欲弃唐、邓、海、泗，手诏谓唐、邓非险要，可置度外，允文五上疏力争。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事，岂同戏剧。"上意遂定。思退阳请召允文，实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犹以四州不可弃为请，乞致仕。诏以显谟阁学士知平江府。思退竟决和议，割唐、邓。

二年，金兵复至，思退贬，上悔不用允文言。陈俊卿亦荐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乾道元年，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颜仲有所议，偃蹇不敬，允文请斩之，廷有异论，不果。会钱端礼受李宏玉带，事连允文，为御史章服所论，罢政，奉祠西归。

三年二月，召至阙，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吴璘卒，议择代，上谕允文曰："吴璘既卒，汪应辰恐不习军事，无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军前事，卿一一亲临之。"即拜资政殿大学士、四川宣抚使，寻诏依旧知枢密院事。归蜀一月，召至阙，不数月复使蜀。太上赐御书《圣主得贤臣颂》，上又为之制跋，陛辞，复以所御双履及甲胄赐焉。

过郢，奏筑黄鹰山城。过襄阳，奏修府城。八月至汉中，又往沔阳。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诏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军政为急。又奏阅实诸军，第其壮怯为三，上备战，中下备辎重，老者少者不预。汰兵凡万人，减缗钱四百万。汰去兵有劳绩者，置员阙处之。兴、洋义士，民兵也，绍兴初以七万计，大散之战，将不授甲，驱之先官军，死亡略尽。命利帅晁公武核实，得二万三千九百余人。又得陕西弓

箭手法，参绍兴制为一书，俾将吏守之。以马政付张松，奏依旧制分茶马为川、秦司。

初在枢府，萧遮巴以刷军中人为言，允文尝奏谕三衙抚存之。至是，金、洋、兴元归正人二万，遮道诉系缧之苦，允文分给官田，俾咸振业。欲结敌将姜挺、白沂，遵御札募巩人王嗣祖结外蕃以图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无成说。时邛、蜀十四郡告饥，荒政凡六十五事，剑倅献羡钱五万，却之。

五年八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允文多荐知名士，如洪适、汪应辰。及为相，籍人才为三等，有所见闻即记之，号《材馆录》。凡所举，上皆收用，如胡铨、周必大、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财匮为忧，允文与陈俊卿议革三衙杂役，汰冗籍，三军无怨言。

六年，陈俊卿以奏留龚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两日不报。允文请对，极论体貌之道，叠拜榻前，遂命判福州。

诏以范成大为祈请使，为陵寝故。金不从，且谍报欲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中外汹汹，荆、襄将帅皆请增戍。允文谓："金方惩亮，决不轻动，不过以虚声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论纷然，允文屹不动，敌卒无他。

自庄文太子毙，储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屡恳陈。七年正月，上两宫尊号，议始定，下诏皇第三子恭王惇立为皇太子，皇子恺以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皇太子寻尹临安。侍卫马军司牧地旧在临安，允文谓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三军有怨语，其后言者以此为言。

胡铨以台评去，允文奏留之经筵。铨荐朱熹，上问允文识熹否？允文谓熹不在程颐下，遂召熹，熹不至。检鼓院以六条抑上书人，允文力言不可，从之。

会庆节，金使乌林答天锡入见，金主婿也，骄倨甚，固请上降榻问金主起居，上不许，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允文请大驾还禁中，且谕之曰："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且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

上以仆射名不正，改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允文尝举克家自代，上不许。是月，以

病乞解机政，又荐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诏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为枢密，曹勋如何？”允文谓勋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交劾之。上怒希吕甚，手诏“与远恶监当。”允文缴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吕论张说，台纲也，左相救希吕，国体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吕之罚。

四月，御史萧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过德寿宫，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上为出之敏，且书扇制诗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请召归以辟言路。上谓其言宽厚，命曾怀书之《时政记》。

上命选谏官，允文以李彦颖、林光朝、王质对，三人皆鲠亮，又以文学推重于时，故荐之，久不报。曾觌荐一人，赐第，擢谏议大夫。允文、克家争之，不从。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进封雍国公。陛辞，上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允文言：“异时戒内外不相应。”上曰：“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上御正衙，酌酒赋诗以遣之，且赐家庙祭器。

九年至蜀。大军月给米一石五斗，不足赡其家，允文捐宣司钱三十万易米，计口增给。立户马七条，括民马，奏选良家子以储战用。初，北界有寇邻者，拥众数万在商、虢间，允文秉政日纳款，迨至蜀，复遣人致书允文，不报，羁縻之而已。既而邻谋觉，金密遣人捕之。叶衡奏闻，允文上疏自辨，因请纳禄，不报。

上尝谓允文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故允文许上以恢复。使蜀一岁，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上不乐。

淳熙元年薨。后四年，上幸白石大阅，见军皆少壮，谓辅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寻诏赠太傅，赐谥忠肃。

允文姿雄伟，长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动有则度，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早以文学致身台阁，晚际时艰，出入将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无二焉。尝注《唐书》、《五代史》，藏于家。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孙。孙八人，皆好修，唯刚简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终利路提点刑狱。

辛次膺，字起季，莱州人。幼孤，从母依外氏王圣美于丹徒。俊慧力学，日诵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进士第，历官为单父丞。

值山东乱，举室南渡。属闽寇范汝为陷建州，宰相吕颐浩以次膺宰浦城，遏贼冲。比至，寇党熊志宁已焚其邑。于是披荆棘，坐瓦砾中，安辑吏民，料丁壮，治器械，厄险阻，号令不烦，邑民便之。数月，韩世忠破贼，复建州，除审计司。余党范黑龙破邻邑，闽帅张守檄次膺，俟贼平而后行。乃募乡兵习强弩，贼至，与之夹水而阵，矢齐发，贼奔溃，生致首领五人，余悉宥之。

用参政孟庾荐，召对，奏用人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迁驾部。愿敕郡邑省耕薄征，务农抑末。又奏："中原之人，弃坟墓生业，从巡江左，饥寒殒仆。愿加存拊，可以坚中原徯后之心。"迁吏部郎、湖北运判，中途召还，见高宗于建康行宫，首言救世之弊，上称善，敕以所奏榜朝堂。

擢右正言。奏："愿阅兵将，亲简拔，揽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习，久则干政，愿杜其渐。兵连不解，十年于兹。一岁用钱三十万、米四百万石，诸路常赋仅足支其半，余悉取诸民。乞罢不急之务，节姑息之泽，省冗官，汰忄耎兵。"

韩世忠男直秘阁，次膺奏曰："攻城野战，世忠功也，其子何与？石渠、东观，图书府也，武功何与？幸门一启，援例者众。"又奏："今主议者见小利忽大计，偏师偶胜，遽思进讨，便谓攻为有余；警奏稍闻，首陈退舍，便谓守为不足。愿严纪律，谨烽燧，明间探。"上皆信纳。闻韩世忠将自楚州移军镇江，复陈可虑者五。王伦使北请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干，兵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

时秦桧在政府，为其妻兄王仲嶷叙两官。次膺劾仲嶷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抚州王唤违法佃官田，不输租。其父仲山，先知抚州，屈膝金人，唤继其后，何颜见吏民？唤，桧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论之曰："近臣奏二人，继闻追寝除命，是皆桧容私营救，陛下曲从其欲，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借使贵连宫掖，亲如肺附，宠任非宜，臣亦得论之，而大臣之姻娅，乃不得绳之耶？望陛下奋

乾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求去，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贼龙渊、李朝拥众数万，据衡之茶陵，桧匿不奏，乃以见阙处次膺。陛辞，上曰：“卿以将母为请，朕不得留。湖湘风物甚佳，且无盗贼，职名异恩，卒岁当召。”既抵长沙，贼势方张，戍将抽回，始悟桧欲陷之。即单车趋茶陵，擒贼骁将戮之，募贼党毛义、龙麟等，赍榜谕以朝廷抽回戍将，务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龙渊、李朝相继降，仍请料精锐，可得禁旅万余。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当弃兵甲，持锄櫌，趣令复业。”奏茶陵为军。

金好成，赦书至衡阳，次膺极陈其诈，略曰：“臣昨在谏列，尝数论金人变诈无常，愿陛下为宗社生灵深虑。近观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历诋大臣，除名远窜。已而得铨书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怀奸固位，不恤国计，媕婀趋和，谬以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为便乎？‘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弃仇释怨，尽除前事，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从陛下之志乎？”书奏，不报。金陷三京。

次膺罢，奉祠。秦桧以其负重名，欲先移书，当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阅十六年，贫益甚，亡毫发求于人。桧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国门，以足疾求去。加秘阁修撰，还郡。再召见，历言仇怨当国，老母几委沟壑，因奏国本未立，上改容曰：“谁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称善。擢权给事中。蒋璨权户部侍郎，次膺驳璨不守正，事交结，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汤鹏举劾次膺假权报怨，除待制、宫观。起知泉州，移福建帅。丁母忧，乞纳禄。

孝宗即位，手诏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勿以一人誉用之，一人毁去之，出令要无反汗，纳善要知转圜。练兵恤民，经理两淮，使敌不能乘虚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寿宫，高宗一见，谓“惜间卿于强健时。”

上将以春飨迎高宗诣延祥观，幸玉津园。次膺奏：“钦宗服未终，方停策士，且金人嫚书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间禁卫稀少，当过为之虑，兼一出费十数万缗，曷若以资兵食。”时两淮尽为荒野，次膺奏：“乞集遗甿归业，借种牛，或令在屯兵从便耕种，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闵之贪饕，汤思退之朋附，叶义问之奸罔，皆以次论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韪之。上方厉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实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

隆兴改元三月，同知枢密院事。符离之师，捷奏日闻，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几，军果溃。及见，上颜色不乐，奏言："师溃而归，张浚弹压必无他，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上叹其先见。

拜参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虽上亲擢，天下皆知臣尝荐其贤。汤思退召将至，亦知臣尝疏其奸。臣不引避，人其谓何？"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陛辞，赐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与思退，理难同列。"上曰："有谓汤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窃恐误国家事。"乾道六年闰五月卒，年七十九。

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善属文，尤工于诗。

论曰：孝宗志恢复，特任张浚，俊卿斥奸党，明公道，以为之佐。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盖其立志一以先哲为法，非他相可拟也。允文许国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锋甚锐，中外倚刘锜为长城，锜以病不克进师。允文儒臣，奋勇督战，一举而挫之，亮乃自毙。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及其罢相镇蜀，受命兴复，克期而往，志虽未就，其能慷慨任重，岂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无负言责，涖政不烦，居约有守。晚再立朝，謇谔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为首称焉。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陈康伯 梁克家 汪澈 叶义问 蒋芾 叶颙 叶衡

陈康伯，字长卿，信之弋阳人。父亨仲，提举江东常平。康伯幼有学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迁太学正。丁内艰。贵溪盗将及其乡，康伯起义丁逆击，俘其渠魁，邑得全。

建炎末，为敕令删定官，预修《绍兴敕令》。寻通判衢州，摄郡事。盗发白马原，康伯督州兵济王师进讨，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举江东常平茶盐。高宗进跸建康，康伯以职事过阙，得对，因请择将，上开纳。

绍兴八年，除枢密院大计议官。累迁户部司勋郎中。康伯与秦桧太学有旧，桧当国，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无求，不偷合。十三年，始迁军器监。借吏部尚书使金，至汴将晡，不供饷，闭户卧勿问；入夜，馆人扣户谢不敏，亦不对。后因金使至，诏康伯馆伴，端午赐扇帕，与论拜受礼，言者以生事论，罢知泉州。

海盗间作，朝廷遣刘宝、成闵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怀，盗多出降，籍为兵。久之，不逞者阴倡乱，康伯讯得实，论杀之，州以无事。秩满，三奉祠，垂十年。

桧死，起知汉州，将出峡，召对，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请节用宽民，凡州县取民无艺，许监司互察，台谏弹劾。寻兼礼、户部。乞约岁用，会所入，储什之一二备水旱。奏上，议竟不决。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桧意兴大狱，康伯平谳直冤，士大夫存殁多赖之。除吏部尚书。宰臣拟用“权尚书”出命，高宗顾曰：“朕且大用，何‘权’为？”寻拜参知政事。

自孙道夫使北还，已闻金以买马非约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与同知枢密院事王纶白发其端纶使还，乃言和好无他，康伯持初论不变。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例赐银绢，康伯固辞，减半，又辞。兼史院。上尝谓其“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又命与汤思退辅政，事勿惮商论，惟其当而已。康伯言：“大臣事当尽公，若依阿植党，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叹其长者。普安郡王居潜藩，高宗一日谓康伯，当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寇以属籍，于是诏以为皇子，封建王，实三十年二月也。

明年三月，拜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五月，金遣使贺天申节，出嫚言，求淮、汉地，指取将相大臣，且以渊圣凶问至。康伯主礼部侍郎黄中之论，持斩衰三年。先是，叶义问、贺允中使还，言金必败盟，康伯请早为之备，建四策：一，增刘锜荆南军，以重上流；二，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各保其境；三，刘宝独当淮东，将骄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诸郡修城积粮，以固内地。至是，召三衙帅及杨存中至都堂议举兵，又请侍从、台谏集议，康伯传上旨曰："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时上意雅欲视师，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退避策，中外妄传幸闽、蜀，人情汹汹。右相朱倬无一语，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惮不欲行，康伯独以为己任，奏曰："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意自倍。愿分三衙禁旅助襄、汉，待其先发应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国事，麟之语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为宰相，当自行，大臣与国存亡，虽死安避。"麟之竟以辞行罢，寻贬责。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当用张浚，且乞斩张去为以作士气。康伯以俊卿振职，奏权兵部侍郎。

九月，金犯庐州，王权败归，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扃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敌迫江上，召杨存中至内殿议之，因命就康伯议。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闻之已自宽。翌日，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越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

一日，忽降手诏："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上意既坚，请下诏亲征，以叶义问督江、淮军，虞允文参谋军事。上初命朱倬为都督，倬辞，乃命义问。允文寻败敌于采石，金主亮为其臣下所毙而还。

方亮之犯江，国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来告登位，议授书礼，康伯以谊折之，于是报书始用敌国礼。

高宗倦勤，有与子意，康伯密赞大议，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圣意，遂草立太子诏以进。及行内禅礼，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命兼枢密使，进封信国公，礼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

康伯自建康扈从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兴，请益坚，遂以太保、观文殿大学士、福国公判信州。上慰劳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辞。"宰执即府饯别，百官班送都门外。己又辞郡，丐外祠，除醴泉观使。

二年八月，起判绍兴府，且令赴阙奏事，复辞。未几，召陪郊祀。时北兵再犯淮甸，人情惊骇，皆望康伯复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门，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进封鲁国公。亲故谓康伯实病，宜辞，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国家危，当舆疾就道，幸上哀而归之尔。"道闻边遽，兼程以进，至阙下，诏子安节、婿文好谦掖以见，减拜赐坐。间日一会朝，许肩舆至殿门，仍给扶，非大事不署。敌师退，寻以目疾免朝谒，卧家，旬余一奏事。

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归，章屡上，不许。一日出殿门，喘剧，舆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赠太师，谥文恭，择日临奠，子伟节固辞，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护丧归。

二子：伟节，除直秘阁；安节，赐同进士出身，五辞不受，上手札批谕，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给还之。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庭，改谥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幼聪敏绝人，书过目成诵。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平江签判。时金主亮死，众皆言可乘机进取，克家移书陈俊卿，谓："敌虽退，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俊卿归以白丞相陈康伯，叹其远虑。召为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

时灾异数见，克家奏宜下诏求言，从之，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疏阙失。克家条六事：一正心术，二立纪纲，三救风俗，四谨威柄，五定庙算，六结人心。其论定庙算，谓今边议不过三说，曰将、兵、财，语甚切直。累迁中书舍人。

使金，金以中朝进士第一，敬待之，即馆宴射，连数十发中的。金人来贺庆会节，克家请令金使入朝由南门，百官由北门，从者毋辄至殿门外，以肃朝仪，诏定为令。

郊祀有雷震之变，克家复条六事。迁给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执奏无隐。尝奏："陛下欲用实才，不喜空言，空言固无益，然以空言为惩，则谏争之路遂塞，愿有以开导之。"上欣纳，因命条具风俗之弊，克家列四条，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竞，上手笔将谕。

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参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获俘，启衅未已。克家请筑楚州城，环舟师于外，边赖以安。在政府，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皇

太子初立，克家请选置官属，增讲读员，遂以王十朋、陈良翰为詹事，中外称得人。允文主恢复，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谏，数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终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财用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将思之。"诘朝，上面谕曰："朕终夜思卿言，至当，毋庸去。"

八年，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一日，上谓宰执曰："近过德寿宫，太上颐养愈胜，天颜悦怿，朕退不胜喜。"克家奏："尧未得舜以为己忧，既得舜，固宜甚乐。"允文奏："尧独高五帝之寿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罢相，克家独秉政，虽近戚权幸不少假借，而外济以和。张说入枢府，公议不与，寝命，俄复用。说怒士夫不附己，谋中伤之，克家悉力调护，善类赖之。

议金使朝见授书仪，时欲移文对境以正其礼，克家议不合，遂求去，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陛辞，上以治效为问，克家劝上无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敌不从，遣泛使来，举朝震骇。后二年，汤邦彦坐使事贬，天下益服克家谋国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镇有治绩。赵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召除醴泉观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仪国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内祠兼侍读，赐第，在所存问不绝。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书遗奏，上为之垂涕，赠少师，谥文靖。

初，唱第时，孝宗由建邸入侍，爱其风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宠尤渥。为文浑厚明白，自成一家，辞命尤温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远，自新安徙居饶州浮梁。第进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荐，为秘书正字、校书郎。轮对，乞令帅臣、监司、侍从、台谏各举将帅，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特赐鞍马。时和戎岁久，边防浸弛，澈陈养民养兵、自治豫备之说，累数千言。

显仁皇后攒宫讫役，议者欲广四隅，士庶坟在二十里内皆当迁，命澈按视。还奏："昭慈、徽宗、显肃、懿节四陵旧占百步，已数十年，今日何为是纷纷？汉长乐、未央宫夹樗里疾墓，未尝迁。国朝宫陵仪制，在封堠界内，不许开故合祔，愿迁出者听，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旧。

叶义问使金还，颇知犯边谋，澈言："不素备，事至仓卒，靖康之变可鉴。今将骄卒惰，宜加搜阅，使有斗心。文武职事务选实才，不限资格。"除侍御史。左相汤思退不协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劾罢，又论镇江大将刘宝十罪，诏夺节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风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雷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间二异交至，此阴盛之证，殆为金人。今荆、襄无统督，江海乏备御，因陈修攘十二事。殿帅杨存中久握兵权，内结阉寺，王十朋、陈俊卿等继论其罪，高宗欲存护使去，澈与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罢。

会金使高景山来求衅端，澈言："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遗金缯，彼辄出恶言，以撼吾国。愿陛下赫然睿断，益兵严备，布告中外，将见上下一心，其气百倍矣。"除御史中丞。

寻遣马帅成闵以所部三万人屯荆、襄，以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诏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闻。过九江，王炎见澈论边事，辟为属，偕至襄阳抚诸军。鄂帅田师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时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阳地重，为荆楚门户，不可弃。"敌将刘萼拥众十万，扬声欲取荆南，又欲分军自光、黄捣武昌。朝廷以敌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严护武昌津渡。拱将引兵加鄂，澈闻之，驰书止拱，而自发鄂之余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敌骑奄至樊城，拱大战汉水上，敌众败走。时唐、邓、陈、蔡、汝、颍相次归职方。未几，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与荆、襄军夹击其归师。未报，而金新主罢兵请和，召澈入为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同赞内禅。

孝宗即位，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豫督军荆、襄，将分道进讨。赵撙守唐，王宣守邓，招皇甫倜于蔡。襄、汉沃壤，荆棘弥望，澈请因古长渠筑堰，募闲民、汰冗卒杂耕，为度三十八屯，给种与牛，授庐舍，岁可登谷七十余万斛，民偿种，私其余，官以钱市之，功绪略就。

隆兴元年，入奏，还武昌，而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谏议大夫王大宝论澈"无制胜策，皇甫倜以忠义结山砦，扼敌要冲，澈不能节制，坐视孤军堕敌计。赵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败散五百余人，澈漫不加省。乞罢黜。"澈亦请祠，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大宝疏再上，落职，仍祠禄。

明年，知建康府，寻除枢密使。在位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奉洞霄祠，寻知鄂州兼安抚使。孝宗访边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邓为藩篱，又皇甫倜控扼陈、蔡，敌不敢窥襄。既失两郡，倜复内徙，敌屯新野，相距百里尔。臣令赵撙、王宣筑城储粮，分备要害，有以待敌。至于机会之来，难以豫料。"孝宗善之。时议废江州军，澈言不可。知宁国府，改福州、福建安抚使，复请祠。寻致仕。卒，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庄敏。

澈为殿中日，荐陈俊卿、王十朋、陈之茂为台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枢府，孝宗密访人材，荐百有十八人。尝奏言："臣起寒远，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约，虽贵犹布衣时。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

叶议问，字审言，严州寿昌人。建炎初，登进士第。调临安府司理参军。范宗尹为相，义问与沈长卿等疏其奸。为饶州教授，摄郡。岁旱，以便宜发常平米振民，提刑黄敦书劾之，诏勿问。前枢密徐俯门僧犯罪，义问绳以法，俯尝举义问，怒甚，乃袖荐书还之。

知江宁县。召秦桧所亲役，同僚不可，义问曰："释是则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张宗元忤桧，或中以飞语，事下漕臣张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义问拘其舟，义问投檄曰："吾宁得罪，不为不祥。"常先白桧，罢去。

桧死，汤思退荐之，上记其尝言范宗尹，召至，言台谏废置在人主，桧亲党宜尽罢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复。擢殿中侍御史。枢密汤鹏举效桧所为，植其党周方崇、李庚，置籍台谏，鉏异己者。义问累章劾鹏举，有"一桧死一桧生"之语，并方崇等皆罢之。又言："凡择将遇一阙，令枢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则军政尽出掌握。"迁侍御史。朱朴、沈虚中奉祠里居，义问劾其附秦桧，皆移居。郊祀赦，义问言："顷岁附会告讦者，不应例移放。"从之。迁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寻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事。

上闻金有犯边意，遣义问奉使觇之，还奏："彼造舟船，备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驻沿海要害备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视师，义问素不习军旅，会刘锜捷书至，读之至"金贼又添生兵"，顾吏曰："'生兵'何物耶？"闻者掩口。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敌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沟，植木枝为鹿角御敌，一夕潮生，沙沟平，木枝尽去。会建康留守张焘遣人告急，义问乃遵陆，云往建康催发军，市人皆媟骂之。又闻敌据

瓜洲，采石兵甚众，复欲还镇江，诸军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则有不测。”遂趋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师退，义问还朝，力请退，遂罢。

隆兴元年，中丞辛次膺论义问“顷护诸将几败事，且以官私其亲”。谪饶州。乾道元年，诏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蒋芾字子礼，常州宜兴人，之奇曾孙。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时宦者梁珂事上潜邸，挠权，尹穑论珂，与祠，芾缴奏罢之。

签书枢密院事，首奏加意边防，又奏：“拔将才行伍间，识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简归正人，仍以北人将之，或令深入山东，或令自荆、襄深入。”

除权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芾奏：“方今财最费于养兵，艺祖取天下，不过十五万人。绍兴初，外有大敌，内有巨寇，然兵数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见陈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与以外任，请券钱、添借给如故，是减于内而添于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核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权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财用稍足，招丁壮，不惟省费，又得兵精。”上悟。

一日，因进呈边报，上顾芾曰：“将来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尝经历兵间。”又奏：“方今钱谷不足，兵士不练，将帅与臣不相识，愿陛下更审思其人。”南郊礼毕，宰相叶颙、魏杞罢。芾采众论，参己见，为《筹边志》上之。

明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会母疾卒，诏起复，拜左仆射，芾力辞。有密旨欲今岁大举，手诏廷臣议，或主和，或主恢复，使芾决之。芾奏：“天时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阕，除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提举洞霄宫。寻以言者论，落职，建昌军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举洞霄宫，卒。

芾始以言边事结上知，不十年间致相位，终以不能任兵事受责，岂优于论议而劣于事功欤？

叶颙，字子昂，兴化军仙游人。登绍兴元年进士第，为广州南海县主簿，摄尉。盗发，州檄巡、尉同捕，巡检获盗十余人，归其劳于颙，颙曰：“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不忍为也。”帅曾开大善之。

知信州贵溪县。时诏行经界，郡议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颙请分为九等，守从之，令信之六邑以贵溪为式。

知绍兴府上虞县。凡繇役，令民自推货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实应。摧租各书其数与民，约使自持户租至庭，亲视其入，咸便之。帅曹泳令今岁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颙请少纾其期，泳怒。及麦大熟，民输租反为诸邑最，泳大喜，许荐于朝，颙固辞。

贺允中荐颙静退，遂召见，颙论国仇未复，中原之民日企銮舆之返，其语剀切，高宗嘉纳。除将作监簿。知处州，青田令陈光献羡余百万，颙以所献充所赋。汤思退之兄居处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绳以法，思退不悦。属常州逋缗钱四十万，守坐免，移颙知常州。

金犯边，高宗视师建康，道毗陵，颙赐对舟次，因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谪无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颙初至郡，无旬月储，未一年余缗钱二十万。或劝献羡，颙曰："名羡余，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赏，心实耻之。"

召为尚书郎，除右司。诏求直言，颙上疏谓："陛下以手足之至亲，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称其直。除吏部侍郎，复权尚书。时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选部所以为弊，乃与郎官编七司条例为一书，上嘉之，令刻板颁示。

除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武臣梁俊彦请税沙田、芦场，帝以问颙，对曰："沙田乃江滨地，田随沙涨而出没不常，芦场则臣未之详也。且辛巳军兴芦场田租并复，今沙田不胜其扰。"上曰："诚如卿言。"颙至中书，召俊彦切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为国生事，斩汝不足以塞责。"俊彦皇恐汗下。是日，诏沙田、芦场并罢。

御史林安宅请两淮行铁钱，颙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枢府，乃上章攻颙云："颙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钱百万，得监镇江大军仓。"御史王伯庠亦论之。颙乞下吏辩明，乃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上下其事临安府，时王炎知临安，上令炎亲鞫置对，无秋毫迹。狱奏，上以安宅、伯庠风闻失实，并免所居官，仍贬安宅筠州，召颙赴阙。入见，上劳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除知枢密院事，未拜，进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颙首荐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陈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备执政、侍从、台

谏，上嘉纳。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贤使愚，使奸使盗，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颙曰：“诚如圣训，但今日在朝虽未见有共、驩、管、蔡，然有窃弄威福者，臣不敢隐。”上问为谁，颙以龙大渊对，语在《陈俊卿传》。

上以国用未裕，诏宰相兼国用使，参政同知国用事，颙乃言：“今日费财养兵为甚，兵多则有冗卒虚籍，无事则费财，有事则不可用。虽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国用，当严于汰、缓于招可也。孔子曰：‘节用而爱人’。盖节用，则爱人之政自行于其间，若欲生财，祇费民财尔。”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刘源尝赂近习，朕欲遣王抃廉其奸。”颙曰：“臣恐廉者甚于奸者。”乃止。

乾道三年冬至，上亲郊而雷，颙引汉故事上印绶，提举太平兴国宫。归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观文殿学士致仕，赠特进，谥正简。

颙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友人高登尝上书讥切时相，名捕甚急。颙与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为君累乎？”颙曰：“以获罪，固所愿也。”即为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第，调福州宁德簿，摄尉。以获盐寇改秩，知临安府于潜县。户版积弊，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陪输，衡定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额于上之四等，贫者顿苏。征科为期限榜县门，俾里正谕民，不遣一吏而赋自足。岁灾，蝗不入境。治为诸邑最。郡以政绩闻，即召对，上曰：“闻卿作县有法。”遣还任。

擢知常州。时水潦为灾，衡发仓为糜以食饥者。或言常平不可轻发，衡曰：“储蓄正备缓急，可视民饥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单骑命医药自随，偏问疾苦，活者甚众。檄晋陵丞李孟坚摄无锡县，有政声，衡荐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

除太府少卿。合肥濒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岁可得谷数十万，蠲租税，二三年后阡陌成，仿营田，官私各收其半。”从之。

除户部侍郎。时盐课大亏，衡奏：“年来课入不增，私贩害之也，宜

自煮盐之地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灶之多寡，亭户本钱以时给之，盐之委积以时收之，择廉能吏察之，私贩自绝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于通州，浙东于明州，浙西于秀州。

丁母忧。起复，知卢州，未行，除枢密都承旨。奏马政之弊，宜命统制一员各领马若干匹，岁终计其数为殿最。李垕应贤良方正对策，近讦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显容谏之盛。”乃赐垕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伪滥，诏衡按视，赐以袍带、鞍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称得治兵之要。讫事赴阙，上御便殿阅武士，召衡预观，赐酒，洒宸翰赐之。

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户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将帅必择材以称其职，必久任以尽其材；二，令户部取湖广会子实数，尽以京会立限易之。从之。

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上锐意恢复，凡将帅、器械、山川、防守悉经思虑，奏对毕，从容赐坐，讲论机密，或不时召对。时会子浸患折阅，手诏赐衡曰：“会子虽曰流通，终未尽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余万。今用上下库黄金、白金、铜钱九百万，内藏库五百万，并蜀中钱物七百万，尽易会子之数，专命卿措置，日近而办，卿真宰相才也。”

一日，上曲宴宰执于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汉、唐，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也？”衡奏：“圣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称极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观《无逸篇》，见周公为成王历言商、周之君享国长远，真万世龟鉴。”衡奏：“愿陛下常以《无逸》为龟鉴，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论其人如何，不可有党。如唐牛、李之党，相攻四十年，缘主听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朕尝笑之。”衡奏：“文宗优游不断，故有此语。陛下英明圣武，诚非难事。”

御宝实封令与临安府窦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选人改官，非奏对称旨，则用考举磨勘，一旦特旨与之，非陛下爱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

上谕执政，选使求河南，衡奏：“司谏汤邦彦有口辨，宜使金。”邦彦请对，问所以遣，既知荐出于衡，恨衡挤己，闻衡对客有讪上语，奏之，上大怒。即日罢相，责授安德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彦使还，果辱命，上震怒，窜之岭南，诏衡自便，复官与祠。年六十有二薨，赠

资政殿学士。

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进用之骤，人谓出于曾觌云。

论曰：陈康伯以经济自任，临事明断。梁克家才优识远，谋国尽忠。至若汪澈之论事忠悫，荐达人才，叶义问直言正色，扫除秦桧余党，然不长于兵，临敌失措，岂优议论而劣事功者欤？叶颙清俭正直，而衡才智有余，盖亦一时之选云。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钱端礼 魏杞 周葵 施师点 萧燧 龚茂良

葛邲，字楚辅，其先居丹阳，后徙吴兴。世以儒学名家，高祖密邲五世登科第，大父胜仲至邲三世掌词命。邲少警敏，叶梦得、陈与义一见称为国器。

以荫授建康府上元丞。会金人犯江，上元当敌冲，调度百出，邲不扰而办，留守张浚、王纶皆器重之。登进士第。萧之敏为御史，荐其才，除国子博士。轮对，论州县受纳及鬻爵之弊，孝宗奖谕曰："观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学士院权直。

除正言，首疏言："盈虚之理，隐于未然；治乱之分，生于所忽。宜专以畏天爱民为先。"又论："征榷岁增之害，如辇下都税务，绍兴间所趁茶盐岁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乾道六年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成都府一务，初额四万八千缗，今至四十余万缗，通四川酒额遂至五百余万缗，民力重困。至若租税有定数，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穷乎？愿明诏有司，茶盐酒税比原额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额，官吏不增赏，庶少苏疲甿。"上特召，复令条陈，邲以六事对，皆切中时病。除侍御史，论救荒三事，累迁中书舍人。

岁旱，诏求初政得失，邲应诏，大略谓："虞允文制国用，南库之积日以厚，户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来，常有不足之忧。罢兵以来，诸将皆以赂得升，其势必至于掊刻取偿，益精其选。"迁给事中。张嶷以说之子除知阁，裴良琮以显仁之侄女夫落阶官，邲皆缴奏。广西议更盐法，邲言："钞法之行，漕臣尝绐群商，没入其赀。楮币行之二广，民必疑虑，且有后悔。"除刑部尚书。

邲为东宫僚属八年，孝宗书"安遇"字以赐，又出《梅花诗》命邲属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禅，除参知政事。邲劝上专法孝宗，正风俗，节财用，振士气，执中道，恤民力，选将帅，收人才，择监司，明法令，手疏历言之，上嘉纳。除知枢密院事。绍熙四年，拜左丞相，专守祖宗法度，荐进人物，博采公论，惟恐其不闻之。未期年，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改隆兴，请祠。

宁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于修身齐家，结人心，定规

模。”判绍兴府，简稽期会，钱谷刑狱必亲。或谓大臣均佚有体，邺曰：“崇大体而简细务，吾不为也。”尝曰：“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其实践如此。

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赠少师，谥文定，配飨光宗庙庭。有文集二百卷、《词业》五十卷。

钱端礼，字处和，临安府临安人。父忱，泸川军节度使。端礼以恩补官。绍兴间，通判明州，加直秘阁，累迁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声。高宗材之，知临安府。

御史中丞汪澈论版曹阙官，当遴选，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

孝宗锐意恢复，诏张浚出师。会符离稍失利，汤思退遂倡和议，端礼奏：“有用兵之名，无用兵之实，贾怨生事，无益于国。”思退大喜，奏除户部侍郎。未几，兼吏部。端礼与户部尚书韩仲通同对，论经费，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调发，不易支吾。”上云：“须恢复中原，财赋自足。”仲通奏：“恢复未可必，且经度目前所用。”端礼奏：“仲通言是，乞采纳。”

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以端礼充淮东宣谕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礼入奏：“两淮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胜，侥幸行险，轻躁出师，大丧师徒者，必胜之说果如此，皆误国明甚。”端礼既以是诋浚，右正言尹穑亦劾浚，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

端礼至淮还，极言守备疏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议。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驿疏言：“遣使、发兵当并行，使以尽其礼，兵以防其变，不必待金书至而后遣使。”书中或有见胁之语，不若先遣以释其疑，于计为得。”上云：“端礼所奏未是。”思退传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语在《思退传》。

金帅仆散忠义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端礼试兵部尚书，参赞军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礼赴阙，上曰：“前后廷臣议

论，独卿不变。”兼户部尚书，俄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上尝问：“欲遣杨由义持金帅书，而辞行甚力，谁可遣？”端礼请以王抃行，俾与金帅议，许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余誓目略同绍兴，世为叔侄之国，减银绢五万，易岁贡为岁币。及抃还，上见书，金皆听许。端礼赞上如其式报之：“谋国当思远图，如与之和，则我得休息以修内治，若为忿兵，未见其可。”抃遂行。谍报北军已回，端礼以和议既定，乞降诏。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

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窥相位甚急。皇长子邓王夫人，端礼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刑部侍郎王苇阴附端礼，建为“国是”之说以助其势。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端礼憾之，出俊卿知建宁府。

邓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两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白端礼云：“恭王夫人子是为皇长嫡孙。”端礼不怿，翌日奏：“嫡庶具载《礼经》，讲官当以正论辅导，不应为此邪说。”遂指淮倾邪不正，与外任。邓王立为太子，端礼引嫌，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德寿宫兼侍读，改提举洞霄宫。起知宁国府，移绍兴，进观文殿学士。

端礼籍人财产至六十万缗，有诣阙陈诉者，上闻之，与旧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礼贪暴不悛，降职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复元职。薨，赠银青光禄大夫，后谥忠肃。孙象祖，嘉定元年为左丞相，自有传。

魏杞，字南夫，寿春人。祖荫入官。绍兴十二年，登进士第。知宣州泾县。从臣钱端礼荐其才，召对，擢太府寺主簿，进丞。端礼宣谕淮东，杞以考功员外郎为参议官，迁宗正少卿。

汤思退建和议，命杞为金通问使，孝宗面谕：“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杞条上十七事拟问对，上随事画可。陛辞，奏曰：“臣若将指出疆，其敢不勉。万一无厌，愿速加兵。”上善之。

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将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方拥兵闯淮，遣权泗州赵房长问所以来意，求观国书，杞曰：“书御封也，见主当廷授。”房长驰白仆散忠义，疑国书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归正人，且

欲岁币二十万。杞以闻，上命尽依初式，再易国书，岁币亦如其数。忠义以未如所欲，遂与志宁分兵犯山阳。战不利，骁将魏胜死之。

上怒金反覆，诏以礼物犒督府师，杞奏："金若从约，而金缯不具，岂不瘠国体、格事机乎？"乃以礼物行。至燕，见金主褒，具言："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享其福，战则将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金君臣环听拱竦。馆伴张恭愈以国书称"大宋"，胁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敌国体，损岁币五万，不发归正人北还。上慰藉甚渥。

守起居舍人，迁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右仆射兼枢密使。时方借职田助边，降人萧鹧巴赐淮南田，意不愜，以职田请，杞言："圭租食功养廉，借之尚可，夺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岁至相位。上锐意恢复，杞左右其论。会郊祀冬雷，用汉制灾异策免，守左谏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六年，授观文殿学士、知平江府。谏官王希吕论杞贪墨，夺职。后以端明殿学士奉祠，告老，复资政殿大学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赠特进。嘉泰中，谥文节。

周葵，字立义，常州宜兴人。少力学，自乡校移籍京师，两学传诵其文。宣和六年，擢进士甲科。调徽州推官。高宗移跸临安，诸军交驰境上，葵与判官摄郡事，应变敏速，千里帖然。教授临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陈与义密荐之，召试馆职。将试，复引对，高宗曰："从班多说卿端正。"

除监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职仅两月，言事至三十章，且历条所行不当事凡二十条，指宰相不任责。高宗变色曰："赵鼎、张浚肯任事，须假之权，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许人，其初皆极意委之，卒以公议不容而去，大臣亦无固志。假如陛下有过，尚望大臣尽忠，岂大臣有过，而言者一指，乃便为形迹，使彼过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论甚奇。"

张浚议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机，非独安危所系。"或言葵沮大计，罢为司农少卿，以直秘阁知信州。未上，鼎罢，陈与义执政，改湖南提刑，以亲老易江东，皆不就。

和议已定，被召，论："为国有道，战则胜，守则固，和则久。不

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时秦桧独相，意葵前论事去，必憾赵鼎。再降殿中侍御史。葵语人曰：“元镇已贬，葵固不言，虽门下客亦不及之也。”内降差除四人，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桧始不乐。又论国用、军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国用当藏之民，百姓足则国用非所患。”又言荐举改官之弊，宜听减举员，诏吏部措置。

桧所厚权户部尚书梁汝嘉将特赐出身，除两府，汝嘉闻葵欲劾之，谓中书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将论君矣。”待聘乘桧未趋朝，亟告之，桧即奏为起居郎。葵方待引，桧下殿谕阁门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

参政李光拟除吕广问馆职，桧不许。时有诏从官荐士，葵以广问应，初不相知也。光既绌，葵以附会落职，主管玉隆观。复直秘阁，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时金使络绎于道，葵不为礼，转运李椿年希桧旨劾之，落职，主管崇道观。屏居乡闾，忧患频仍，人不能堪，葵独安之。

桧死，复直秘阁、知绍兴府。过阙，权礼部侍郎，寻兼国子祭酒。奏：“科举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经传语可谀者为问目，学者竞逐时好。望诏国学并择秋试考官，精选通经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凿乖谬者黜之。”

兼权给事中。侍御史汤鹏举言：“葵以魏良臣荐，躐处侍从；吕广问，葵之死党。乞并罢之。”太学生黄作、詹渊率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惩戒，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葵出知信州，随罢。

起知抚州，引疾，改提举兴国宫，加直龙图阁、知太平州。水坏圩堤，悉缮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当涂岁熟。市河久堙，雨旸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给之食，并力浚导，公私便之。进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知婺州。

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权户部侍郎。孝宗数手诏问钱谷出入，葵奏：“陛下劳心庶政，日有咨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细故，此必有小人乘间欲售其私，不可不察。”盖指龙大渊、曾觌也。孝宗色为动。

金主亮为其下所毙，张浚自督府来朝，密言：“敌失泗州，其惧罪者

皆欲来归，愿遣军渡淮赴之，此恢复之机也。”葵请对，谓不可轻举，累数百言。及遣李显忠、邵宏渊取灵壁、虹二县，败绩。孝宗思其言，拜参知政事。葵始终守自治之说。

兼权知枢密院事。台谏交章言议和太速，葵与陈康伯、汤思退乞令侍从、台谏集议，众益汹汹，诸公待罪乞罢，不许。葵独留身固请，孝宗曰：“卿何请之力也？”曰：“自预政以来，每与宰相论事，有以为然而从者；有不得以强从者；有绝不肯从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从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所以欲去也。”

尝乞召用侍从、台谏，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谅者。”遂荐李浩、龚茂良，孝宗皆以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毙，葵言：“《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况边虞未靖，请展郊以符天意。”诏从之。

虞允文、陈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学士致仕。闲居累年，不以世故萦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闻震悼，赠正奉大夫。后以子升朝，累赠太傅。

葵孝于事亲，当任子，先孤侄。其薨也，幼子与孙尚未命。平生学问不泥传注，作《圣传诗》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议五卷。晚号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请谥，赐谥曰惠简。

施师点，字圣与，上饶人。十岁通《六经》，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学，试每在前列，司业高宏称其文深醇有古风。寻授以学职，以舍选奉廷对，调复州教授。未上，丁内艰。服除，为临安府教授。

乾道元年，陈康伯荐，赐对，言：“历年屡下诏恤民，而惠未加浃。陛下轸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财赋不集。毋惑乎日降丝纶，恩不沾被。细民既困于倍输，又困于非泛，重以岁恶，室且垂磬，租不如期，积多逋负。今明堂肆赦，户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愿悉除免。”上曰：“非卿不闻此言。”诏从之。

八年，兼权礼部侍郎，除给事中。时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员为二，命兼之。赐对，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气耗ＴＣ，当广储人材以待用。”上曰：“观卿所奏，公辅器也。”

假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仪者以

亲王将至，命师点退位，师点立。相仪者请数四，师点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为。”不肯少动。在廷相顾骇愕，知其有守，不敢复以为请。九年，使还，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叹不已。及后金使贺正旦至阙，问馆伴：“师点今居何官？”馆伴宇文价于班列中指师点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见正人，令人眼明。”

十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识虑深远，朕欲用卿久矣。”复诏兼参知政事，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师点尝同宰相奏事退，复同枢密周必大进呈，上曰：“适一二事卿等各陈所见，甚关大体。前此宰相奏事，执政不措辞，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时，宰执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自秦桧用事，执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兼听，若只宰相奏事，何用执政为？”师点复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谕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来胸中，未尝释也。”

先是，州郡上供或不以时进，立岁终稽考法，及是，主计臣有喜为督促者，乞不待岁终先期行之。画命已下，师点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谓：“令已出矣。”师点曰：“事有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寝其议。枢密周必大举手贺师点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赐也。”一日，入对后殿，上曰：“朕前饮冰水过多，忽暴下，幸即平复。”师点曰：“自古人君当无事时，快意所为，忽其所当戒，其后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

十三年，辞兼同知枢密院事。权提举国史院，权提举《国朝会要》。十四年，除知枢密院事。师点惓惓搜访人才，手书置夹袋中，谓蜀去朝廷远，人才难以自见，蜀士之贤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学，每有除授，必列陈之。十五年春，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泉州，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绍熙二年，除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师点尝谓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尝容心其间，不枉道附丽，独人主知之，遂至显用。夫人穷达有命，不在巧图，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有奏议七卷、制槁八卷、《东宫讲议》五卷、《易说》四卷、《史识》五卷、文集八卷。

萧燧，字照邻，临江军人。高祖固，皇祐初为广西转运使，知侬智高凶狡，条上羁縻之策于枢府，不果用，智高后果叛。父增，绍兴初尝应制举。

燧生而颖异，幼能属文。绍兴十八年，擢进士高第。授平江府观察推官。时秦桧当国，其亲党密告燧，秋试必主文漕台，燧诘其故，曰："丞相有子就举，欲以属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桧怀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则员溢，就院易一员往漕闱，秦熺果中前列。秩满，当为学官，避桧，调静江府察推而归。

燧未第时，梦神人示以文书，记其一联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几，丁忧。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对，论"官当择人，不当为人择官。"上喜，制《用人论》赐大臣。淳熙二年，累迁至国子司业兼权起居舍人，进起居郎。

先是，察官阙，朝论多属燧，以未历县，遂除左司谏。上谕执政："昨除萧燧若何？"龚茂良奏："燧纯实无华，正可任言责，闻除目下，外议甚允。"燧首论辨邪正然后可以治，上以外台耳目多不称职，时宦官甘昇之客胡与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秬皆持节于外，有所依凭，无善状，燧皆奏罢之。

时复议进取，上以问燧，对曰："今贤否杂揉，风俗浇浮，兵未强，财未裕，宜卧薪尝胆以图内治。若恃小康，萌骄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劝上正纪纲；容直言；亲君子，远小人；近习有劳可赏以禄，不可假以权。上皆嘉纳。擢右谏议大夫，入谢，上曰："卿议论鲠切，不求名誉，纠正奸邪，不恤仇怨。"

五年，同知贡举。有旨下江东西、湖南北帅司招军，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赍，往往捕农民以应数，取细民以充军。乞严戒诸郡，庶得丁壮以为用。"从之。

夔帅李景孚贪虐，参政赵雄庇之，台臣谢廓然不敢论，燧独奏罢之。雄果营救，复命还任。燧再论，并及雄。雄密奏燧误听景孚仇人之言，遂下临安府捕恭州士人钟京等置之狱，坐以罪，景孚复依旧职。燧乃自劾，诏以风闻不许，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请补外。出知严州，吏部尚书郑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寻悔。

严地狭财匮，始至，官镪不满三千，燧俭以足用。二年之间，积至十五万，以其羡补积逋，诸邑皆宽。先是，宣和庚子方腊盗起，甲子一周，人人忧惧，会遂安令朘士兵廪给，群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长告戒，悉畏服。城中恶少群扰市，燧密籍姓名，涅补军额，人以按堵。

上方靳职名，非功不予，诏燧治郡有劳，除敷文阁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几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数。

婺与严邻，人熟知条教，不劳而治。岁旱，浙西常平司请移粟于严，燧谓："东西异路，不当与，然安忍于旧治坐视？"为请诸朝，发太仓米振之。

八年，召还，言："江、浙再岁水旱，愿下诏求言，仍令诸司通融郡县财赋，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选侍郎，旋兼国子祭酒。九年，为枢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阁门官兼，或怙宠招权，上思复用儒臣，故命燧以龙图阁待制为之。燧言："债帅之风未殄，群臣多迎合献谀，强辨干誉，宜察其虚实。"上称善。除权刑部尚书，充金使馆伴。

十年，兼权吏部尚书。上言广西诸郡民身丁钱之弊。兼侍讲，升侍读。言："命令不可数易，宪章不可数改。初官不许恩例免试，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羡余之数，今反以出剩为名。诸路录大辟，长吏当亲诘，若死囚数多，宜如汉制殿最以闻。"事多施行。庆典霈泽，丁钱减半，亦自燧发之。

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参知政事，寻充永思陵礼仪使，权监修国史日历。十六年，权知枢密院。以年及自陈，上留之，不可，除资政殿学士，与郡。复请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谥正肃。

孝宗每称其全护善类，诚实不欺，手书《二十八将传》以赐。子逵，登淳熙十四年进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逵才气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龚茂良，字实之，兴化军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为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丧，哀号擗踊，邻不忍闻。调泉州察推，以廉勤称。改宣教郎，以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

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

江、浙大水，诏陈阙失，茂良疏曰："水至阴也，其占为女宠，为嬖佞，为小人专制。崇、观、政和，小人道长，内则憸腐窃弄，外则奸回充斥，于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阙。今进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

出，人心哗然，指为此辈。臣愿先去腹心之疾，然后政事阙失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觌、龙大渊皆用事，故茂良及之。

迁右正言。会内侍李珂没，赠节度，谥靖恭，茂良谏曰：“中兴名相如赵鼎，勋臣如韩世忠，皆未有谥，如朝廷举行，亦足少慰忠义之心。今施于珂为可惜。”竟寝其谥。尝论大渊、觌奸回，至是又极言之，曰：“今积阴弗解，淫雨益甚，荧惑入斗，正当吴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释。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谕以“皆潜邸旧，非他近习比，且俱有文学，敢谏争，未尝预外事。”

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疏入，不报，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辞不拜，除直秘阁、知建宁府。自以不为群小所容，请祠，不允。

上后知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广东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学，又置番禺南海县学，既成，释奠，行乡饮酒以落之。城东旧有广惠庵，中原衣冠没于南者葬之，岁久废，茂良访故地，更建海会浮图，蕞寄暴露者皆揜藏无遗。召对崇政殿，左丞相陈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乐。会俊卿亦罢，除直显谟阁、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

上以江西连岁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县免积税，上户止索逋，发廪振赡。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疠大作，命医治疗，全活数百万。进待制敷文阁，赏其救荒之功。召对，奏：“潢池弄兵之盗，即南亩负耒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余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矣。”除礼部侍郎。

上亟用茂良，手诏问国朝典故有自从官径除执政例，明日即拜参知政事。奏事，赐坐，上顾叶衡及茂良曰：“两参政皆公议所与。”衡等起谢，上从容曰：“自今诸事毋循私，若乡曲亲戚，且未须援引。朕每存公道，设有误，卿等宜力争，君臣之间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当启沃，岂容迹见于外。”请诏有司刊定七司法。

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桩米十四万，委漕帅振济。或谓：“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桩米，毋乃不可？”茂良以为：“淮南咫尺敌境，民久未复业，饥寒所逼，万一啸聚，患害立见，宁能计此米乎？”他日，上奖谕曰：“淮南旱荒，民无饥色，卿之力也。”

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帅臣体访。通判，茂良乡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狱案进上，茂良不知也。上厉声曰："参政决无此！"茂良逊谢，不复辩。

叶衡罢，上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庆寿礼行，中外凯恩，茂良慨然叹曰："此当以身任怨，不敢爱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奉与来岁郊恩奏补几何，将何以给？"

宣谕奖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除秘书郎。群小乘间谗毁，未几，手诏付茂良，谓"虚名之士，恐坏朝廷。"熹迄不至。钱良臣侵盗大军钱粮，累数十万，茂良奏其事，手诏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阙，骎骎柄用，其后茂良之贬，良臣与有力焉。

茂良之以首参行相事也，逾再岁，上亦不置相，因谕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盖实艰其选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于四明，茂良亦觉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经筵召史浩，卿不须疑。"

时曾觌欲以文资禄其孙，茂良以文武官各随本色荫补格法缴进。觌因茂良入堂道间，俾直省官贾光祖等当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参政能几时！"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体。"上谕觌往谢，茂良正色曰："参知政事者，朝廷参知政事也。"觌惭退。上谕茂良先遣人于觌，冲替而后施行。茂良批旨，取贾光祖辈下临安府挞之。手诏宣问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谕委曲，令缴进手诏，且谓："卿去虽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诏。

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觌者也。中书舍人林光辅缴奏，不书黄，遂补外。茂良力求去，上谕曰："朕极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议恢复，卿当再来。"是日，除职与郡，令内殿奏事，乃手疏恢复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说恢复，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谢廓然因劾之，乃落职放罢；寻又论茂良擅权不公，矫传上旨，辄断贾光祖等罪，遂责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贬所。

觌与廓然死后，茂良家投匦讼冤，遂复通奉大夫。周必大独相，进呈复职，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

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国之日乃言恢复事，或谓觌密令人詝之云："若论恢复，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论茂良，亦以此为罪。茂良

没数年，朱熹从其子得副本读之，则事虽恢复，而其意乃极论不可轻举，犹平生素论也，深为之叹息云。

论曰：葛邲在相位虽不久，而能守法度，进人才，其处己也，则以不欺为本。钱端礼以戚属为相，周葵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国体，施师点之靖重有守，萧燧忠实敢言，仕于绍兴之间，可谓不幸矣。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刘珙 王兰 黄祖舜 王大宝 金安节 王刚中 李彦颖 范成大

刘珙，字共父，子羽长子也。生有奇质，从季父子翚学。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监绍兴府都税务。请祠归，杜门力学，不急仕进。主管西外敦宗院，召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礼部郎官。

秦桧欲追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桧死，召为大宗正丞，迁吏部员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选集者得自翻阅，与吏辨，吏无得藏其巧。兼权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金犯边，王师北向，诏檄多出其手，词气激烈，闻者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张去为，忤旨左迁，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从幸建康，兼直学士院。车驾将还，军务未有所付，时张浚留守建康，众望属之。及诏出，以杨存中为江、淮宣抚使，珙不书录黄，仍论其不可。上怒，谓宰相曰："刘珙父为浚所知，此特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谕旨，且曰："再缴则累张公。"珙曰："某为国家计，岂暇为张公谋。"执奏如初，存中命乃寝。真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田师中死，其家请以没入王继先第为赐，李珂关通近习，求为督府掾，诏从中下，珙皆论罢之。出知泉州，改衢州。

湖南旱，郴州宜章县李金为乱，朝廷忧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抚使。入境，声言发郡县兵讨击，而移书制使沈介，请以便宜出师，曰："擅兴之罪，吾自当之。"介即遣田宝、杨钦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发夫数程外迎之，代其负任，至则犒赐过望，军士感奋。珙知钦可用，檄诸军皆受节制，下令募贼徒相捕斩诣吏者，除罪受赏。钦与宝连战破贼，追至莽山，贼党曹彦，黄拱执李金以降。支党窜匿者尚众，珙谕钦等却兵，听其自降，贼相率纳兵，给据归田里。第上诸将功状有差，上赐玺书曰："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今卿既诛群盗，而功状详实，诸将优劣，破贼先后，历历可观，宜益勉副朕意。"

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轻儒生，臣以为高帝所不悦，特腐儒俗学耳。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陈"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上亟称善。

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辞不获，因进言曰：“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穷探圣微，晓畅军务，曩幸破贼，栻谋为多，愿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参知政事。奏除福建钞盐岁额二万万，罢江西和籴及广西折米盐钱，及蠲诸路累年逋负金钱谷帛巨亿计。上尝以久旱齐居祷雨，一夕而应，珙进言曰：“陛下诚心感格，其应如响，天人相与之际，真不容发，隐微纤芥之失，其应岂不亦犹是乎？臣愿益谨其独。”上竦然称善。

龙大渊、曾觌既被逐，未几，大渊死，上怜觌欲还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断。此曹奴隶耳，厚赐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与闻机事，进退人才，非所以光德业、振纪纲。”命遂止。

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密荐和州教授刘甄夫。上谕执政召之，珙请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诘其故，授牍使对。珙恐，请后不敢，乃叱使责戒励状而去。会扬州奏琪檄郡增筑新城，珙遂奏罢琪，语在《陈俊卿传》。珙时争之尤力，殿中皆惊，以故独罢为端明殿学士，奉外祠。陈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愿留之。”诏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入辞，犹以六事为献，上曰：“卿虽去国，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镇，首蠲税务新额，及罢苗仓大斛。属邑奉新有复出租税，穷民不能输，相率逃去，反失正税，并奏除之。

除资政殿学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抚使，以继母忧去。起复同知枢密院事、荆襄安抚使。珙六上奏恳辞，引经据礼，词甚切，最后言曰：“三年通丧，三代未之有改，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

服阕，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过阙入见，极论时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劳，进资政殿大学士以行。安南贡象，所过发夫除道，毁屋庐，数十州骚然。珙奏曰：“象之用于郊祀，不见于经，驱而远之，则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国之疲民，困于远夷之野兽，岂仁圣之所为哉！”湖北茶盗数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缓之则散而求生，急之则聚而致死。”揭榜谕以自新，声言兵且至，令属州县具数千人食，盗果散去，其存者无几。珙乃遣兵，戒曰：“来毋亟战，去毋穷追，不去者击之耳。”盗意益缓，于是一战败之，尽擒以归，诛首恶数十，余隶军籍。

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会水且旱，首奏蠲夏税钱六十万缗、秋苗米十六万六千斛。禁止上流税米遏籴，得商人米三百万斛。贷诸司钱合三万，遣官籴米上江，得十四万九千斛。籍主客户高下，给米有差。又运米村落，置场平价振粜，贷者不取偿。起是年九月，尽明年四月，阖境数十万人，无一人捐瘠流徙者。

进观文殿学士，属疾，请致仕。孝宗遣中使以医来，疾革，草遣奏言："恭、显、伾、文，近习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纲以紊，士气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此。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薨，年五十七。赠光禄大夫，谥忠肃。

珙精明果断，居家孝，丧继母卓氏，年已逾五十，尽哀致毁，内外功缌之戚，必素服以终月数。喜受尽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临数镇，民爱之若父母，闻讣，有罢市巷哭相与祠之者。

王兰，字谦仲、庐江人。乾道五年，擢进士第。为信州上饶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除武学谕。孝宗幸学，兰迎法驾，立道周，上目而异之，命小黄门问知姓名，由是简记。

迁枢密院编修官，轮对，奏五事，读未竟，上喜见颜色。明日，谕辅臣曰："王兰敢言，宜加奖擢。"除宗正丞，寻出守舒州。陛辞，奏疏数条，皆极言时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议论峭直。"寻出手诏："王兰鲠直敢言，除监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纸赐之，曰："比览陆贽《奏议》，所陈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阙失，条陈来上。"兰即对曰："德宗之失，在于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陈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阙失，上嘉纳之。

迁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当，台谏不悉举职，给、舍始废缴驳，内官、医官、药官赐予之多，迁转之易，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闻。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礼部侍郎兼吏部。尝因手诏"谋选监司，欲得刚正如卿者，可举数人。"即奏举潘时、郑矫、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会以母忧去。服除，召还为礼部尚书，进参知政事。

光宗即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政，拜枢密使。光宗精厉初政，兰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惬人心者，辄留之，纳诸御坐。或议建皇

后家庙，力争以为不可，因应诏上疏“愿陛下先定圣志”，条列八事，疏入，不报。中丞何澹论之，以罢去。起帅阃，易镇蜀，皆不就。后领祠，帅江陵。宁宗即位，改帅湖南。台臣论罢，归里奉祠。七年薨。

兰尽言无隐，然嫉恶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议》传于世。

黄祖舜，福州福清人。登进士第，累任至军器监丞。入对，言：“县令付铨曹，专用资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无良者。”上然之。

权守尚书屯田员外郎，徙吏部员外郎，出通判泉州。将行，言：“抱道怀德之士，不应书干禄，老于韦布。乞自科举外，有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下其奏礼部，遂留为仓部郎中，迁右司郎中、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司兼侍讲。进《论语讲义》，上命金安节校勘，安节言其书词义明粹，乃令国子监板行。荐李宝勇足以冠军，智足以料敌，诏以宝为带御器械。

兼权给事中。张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余人理资任，祖舜言：“武臣守阙者数年，今素食无代，坐进崇秩，曷以劝功？乞为之限制。”遂诏勋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户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余人，临安官田仅为亩一千一百，计其请而给田，则不过数十人。”事不行。保义郎梁舜弼、汉弼，邦彦养孙也，并阁门祗候，祖舜言：“阁门不可以恩泽补迁。”知池州刘尧仁升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韩彦直升秘阁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待文学，不可幸得。”故资政殿学士杨愿家乞遗表恩，祖舜言：“愿阴济秦桧，中伤善类。”皆寝其命。秦熺卒，赠太傅，祖舜言：“熺预其父桧谋议，今不宜赠帝傅之秩。”追夺之。

迁同知枢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刘汜败，王权走，上将诛权以厉其余，祖舜言：“权罪当诛，汜不容贷。刘锜有大功，闻其病已殆，权、汜诛，锜必愧忿以死，是国家一败兵而杀三将，得无快于敌乎？”上嘉纳。薨于官，谥庄定。

王大宝，字元龟，其先繇温陵徙潮州。政和间，贡辟雍。建炎初，廷试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禄不逮养，移病而归。阅数年，差监登闻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观，复累年。

赵鼎谪潮，大宝日从讲《论语》，鼎叹曰：“吾居此，平时所荐无一至者，君独肯从吾游，过人远矣。”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时赵、张客贬斥无虚日，人为累息，大宝独泰然。浚奉不时得，大宝以经制钱给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宝不为变。

代还，言连、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数百，非懋迁之地，月输免行钱宜蠲减。高宗谓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陈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陈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细矣。”乃命广西诸司具减数闻。

知袁州，进《诗》、《书》、《易解》，上谓执政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可与内除。”执政拟国子司业，上喜曰：“适合朕意。”时经筵阙官，遂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奏：“江南诸州有月桩钱，无定名数，吏缘为奸，刻剥民。又有折帛钱，方南渡兵兴，物价翔贵，令下户折纳，务以优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输六千。盍委监司核月桩为定制，桩减折帛惠小民。”诏户部详其奏。

直敷文阁、知温州、提点福建刑狱。道临漳，有峻岭曰蔡冈，藂薄蔽医，山石荦确，盗乘间剽劫。大宝以囊金三十万，募民抉薮甃道十余里，行者便之。提点广东刑狱。

孝宗即位，除礼部侍郎。大宝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国是，而行之以果断。自军兴以来，曰征曰和，浮议靡定。太上传丕基于陛下，四方日徯恢复，国论未定，众志未孚。愿陛下果断，则无不济。”擢右谏议大夫，首论朱倬、沈该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师荆、襄，大宝劾其不能节制，坐视方城之败，疏再上，澈落职谪台州。大宝尝论及移跸，上曰：“吾欲亟行。”大宝奏：“今日之势殆未可，愿少宽岁月。”

张浚复起为都督，大宝力赞其议，符离失律，群言汹汹。大宝言：“危疑之际，非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未几，汤思退议罢督府，力请讲和，大宝奏谓：“今国事莫大于恢复，莫仇于金敌，莫难于攻守，莫审于用人。宰相以财计乏，军储虚，符离师溃，名额不除，意在核军籍，减月给。臣恐不惟边鄙之忧，而患起萧墙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

胡铨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宝相继引去，非国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宝论汤思退太早，令为兵部侍郎，岂容复听其去。”未几，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他

日，铨奏事，上复谕之曰："大宝留之经筵，亦固求去，势不两立。"铨奏："自古台谏论宰相多矣，若谓势不两立，则论宰相者皆当去。"大宝寻请致仕。督府既罢，撤边防，弃四州，金复犯边，诏思退都督军马，辞不行。上震怒，窜思退，中外以大宝前言不用为恨。

乾道元年，落致仕，召为礼部尚书。入对，言理财之道，当务本抑末。右正言程叔达奏大宝乞复免行钱非是，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中书舍人阎安中欲留其行，叔达并劾之。诏大宝致仕。寻卒，年七十七。

金安节，字彦亨，歙州休宁人。资颖悟，日记千言，博洽经史，尤精于《易》。宣和六年，由太学擢进士第，调洪州新建县主簿。绍兴初，范宗尹引为删定官。入对，言："司马光以财用乏，请用宰相领总计使，宜以为法。"

除司农丞，又迁殿中侍御史。韩世忠子彦直直秘阁，安节言："崇、观以来，因父兄秉政而得贴职近制，皆在讨论。今彦直复因父任而授，是自废法也。"不报。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节劾其忿戾，乞追夺。秦桧兄梓知台州，安节劾其附丽梁师成，梓遂罢，桧衔之。未几，丁母忧去，遂不出。

桧死，起知严州，除浙西提刑。入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今守令虑不及远，簿书期会，赋税输纳，穷日力办之，而无卓然以教化为务者。愿申饬守令，俾无专事法律，苟可以赞教化，必力行之。"时获伪造盐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节力争，以为事已十余年，且自首无死法，因得减等。两浙漕属王悦道鞫仁和令杨绩狱不实，事下大理，安节并逮悦道。悦道，幸医王继先子也，屡因人求免，安节不从。

迁宗正少卿。为金使施宜生贺正，安节馆伴。属显仁皇后丧，服黑带，宜生曰："使人以贺礼来，迳使安得服黑带？"安节辞难再四，宜生屈服。迁礼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夺巡检王松马不得，鞭笞之。安节遣人责翼，词色俱厉，朝廷恐生事，坐削两秩。叶义问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夺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详奏。"乃复元官。

迁礼部侍郎。将祠明堂，时已闻钦宗升遐，安节言："宫庙行礼，皆当以大臣摄事。"从之。迁侍讲、给事中。殿院杜莘老论张去为补外，安节言："不可因内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

金主亮犯淮，从幸建康。亮死，安节陈进取、招纳、备守三策，而以备守为进取、招纳之本。上将还临安，命杨存中宣抚江、淮、荆、襄，安节言："存中顷以权太盛，人言籍籍，方解军政，复授兹职，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当大明赏罚，乃首用刘宝、王权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劝将士。"上皆纳之。

杨存中议省江、淮州县，安节言："庐之合肥，和之濡须，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孙权筑濡须坞，魏军累攻不克，守将如甘宁等，常以寡制众。盖形势之地，攻守百倍，岂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且濡须、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择将经理。"存中议遂格。

孝宗嗣位，给廷臣笔札陈当世事，安节请："严内降之科，凡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冗费，一切罢去。堂除省归吏部，长官听辟僚属，以清中书之务。文武荫补，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资。臣僚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使得高赀为市。"上尝对大臣称其诚实。一日，因奏事面劳之曰："近不见缴驳，有所见，但缴驳，朕无不听。"

龙大渊、曾觌以潜邸旧恩，大渊除枢密都承旨，觌带御器械，谏议大夫刘度仍累疏论之。隆兴改元，大渊、觌并除知阁门事，宰相知安节必以为言，使人讽之曰："若书行，即坐政府矣。"安节拒不纳，封还录黄。时台谏相继论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节与给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台谏有所弹劾，虽两府大将，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二臣乃为迁就讳避。臣等若奉明诏，则臣等负中外之谤；大臣若不开陈，则大臣负中外之责；陛下若不俯从，则中外纷纷未止也。"上怒，安节即自劾乞窜，上意解，命遂寝。潜邸旧人李珂擢编修官，安节又奏罢之，上谕之曰"朕知卿孤立无党。"张浚闻之，语人曰："金给事真金石人也。"

拜兵部侍郎。金将仆散忠义遗三省、枢密院书，论和议，乃画定四事，诏群臣议。安节谓："世称侄国，国号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从。海、泗、唐、邓为淮、襄屏蔽，不可与。必不得已，宁少增岁币。钦宗梓宫当迎奉。陵寝地必不肯归我，宜每因遣使恭谒。但讲好之后，当益选将厉兵，以为后图。"已而请祠，得请。中书舍人胡铨缴奏，谓："安节太上之旧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汉张苍、唐张柬之、国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听其去，安节膂力未愆，有忧国心，岂宜从其引去。"上遂留之。

逾年，权吏部尚书兼侍读。自是力请谢事，诏以敷文阁学士致仕。陛辞，上曰："卿且暂归，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缙绅相与叹羡，以为中兴以来全名高节，鲜有其比。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遗表闻，赠通奉大夫，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

安节至孝，居丧有礼。与兄相友爱，田业悉推与之，又以恩奏其孤子与。初筮仕，未尝求荐于人，及贵，有举荐不令人知。其除司农丞，或语之曰："公是命，张侍郎致远为中司时所荐，盍往谢之？"安节曰："彼为朝廷荐人，岂私我耶！"竟不往。荐晁公武、龚茂良可台谏，皆称职，二人弗知也。与秦桧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论事终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议表疏》、《周易解》。

王刚中，字时亨，饶州乐平人。刚中博览强记。绍兴十五年，进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义郎。故事当召试，秦桧怒其不诣己，授洪州教授。桧死，召见，擢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

孝宗为普安郡王，刚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迁中书舍人，言："御敌今日先务，敌强则犯边，弱则请盟。今勿计敌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择将帅，搜战士，实边储，备器械，国势富强，将良士勇，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上韪其言。会西蜀谋帅，上曰："无以逾王刚中矣。"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御便殿，临遣锡金带、象笏。进敷文阁直学士。

时吴璘累官阀至大帅，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节雄一方。守帅以文治则玩于柔，而号令不行；以武竞则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刚中检身以法，示人以礼，不立崖堑，驭吏恩威并行，羽檄纷沓，从容裁决，皆中机会。

敌骑度大散关，人情汹汹。刚中跨一马，夜驰二百里，起吴璘于帐中，责之曰："大将与国义同休戚，临敌安得高枕而卧？"璘大惊。又以蜡书抵张正彦济师。西师大集，金兵败走。方议奏捷，刚中倍道驰还，谓其属李焘曰："将帅之功，吾何有焉。"焘喏曰："身督战而功成不居，过人远矣。"已乃差择将士，众所推者上之朝，备统帅选。又疏蜀名胜士与幕府之贤，备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颐指，内外响应。诸汰遣使臣困绝不能自存，刚中以为冒刃于少壮之年，不可斥弃于既老之后，悉召诣府，有善射者复其禄秩，以禁军阙额粮给之，其罢癃不堪事，则给以义仓米。

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岁久淤淀，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学礼殿，东汉兴平中建，后又建新学，遭时多故，日就倾圮，属九县缮完，悉复其旧。葺诸葛武侯祠、张文定公庙，夷黄巢墓，表贤瘅恶以示民。有女巫蓄蛇为妖，杀蛇，黥之。

孝宗受禅，以宫僚进左朝奉大夫，召赴阙，以足疾请祠，提举太平兴国宫。归次番阳，营圃植竹，号竹坞。

金犯淮，有旨趣刚中入见，陈战守之策。除礼部尚书、直学士院兼给事中，为卤簿使，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院事。刚中曰："战守者实事，和议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实事。"又奏四事：开屯田、省浮费、选将帅、汰冗兵。居政府，属疾卒，年六十三，赠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谥恭简。

建炎间，诏阶、成、岷、凤四州刺壮丁为兵，众以为忧。刚中建言五害罢之，免符下，民欢呼，声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数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无他嗜好，公退惟读书著文为乐。有《易说》、《春秋通义》、《仙源圣纪》、《经史辨》、《汉唐史要览》、《天人修应录》、《东溪集》、《应斋笔录》，凡百余卷。

李彦颖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强记览。金犯浙西，父挟家人逃避，彦颖方十岁，追不及，敌已迫其后，能趋支径，乱流获济。

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主余杭簿。守曹泳豪敛酒家业为官监，利其赀具，彦颖争之。泳怒，戒吏煅炼，不得毫发罪。调建德丞，改秩。时宰知其才，将处之学官，或劝使一见，彦颖耻自献。调富阳丞。御史周操荐为御史台主簿。

金败盟，张浚督师进讨。上方向浚，执政坚主和，陈良翰、周操不以为然。右正言尹穑阴符执政，荐引同己者，转言和于上前。上惑之，罢督府，良翰、操相继黜，而穑进殿中，迁谏议大夫。一日，穑以和、战、守叩彦颖，彦颖曰："人所见固不同。公既以和议为是，曷不明陈于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归于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国事将谁倚？"穑大怒曰："自为谏官，前后百余奏，曷尝及一'和'字，而台簿有是言！"自是衔彦颖，阴排之。

改国子博士，权吏部郎中，以父丧去。免丧，复为吏部兼皇子恭王

府直讲，权右史兼兵部侍郎。经筵，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颖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

立皇太子，兼左谕德。首论建置宫僚，以为詹事于东宫内外无所不当省，事须白詹事而后行。司马光论皇太子讲读官有奏疏，录以进。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临安，兼判官兼中书舍人。张说再登枢筦，彦颖论："说无寸长，去年骤跻宥府，物议沸腾。今此命复出，中外骇然。臣恐六军解体，人心不服。"未几，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因言："士习委靡，不然则矫激，宜择笃实鲠亮者用之。"升詹事，见上，言："皇太子尹临安已久，虽欲更尝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讲学。"他日以言于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辞尹事，三辞乃免。

兼吏部侍郎，权尚书兼侍读。月食淫雨，言："甲申岁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间非无水旱，而不闻求言之诏，岂以言多沽激厌之耶？比欺蔽成风，侍从、台谏犹慎嘿，况其他乎？阴沴之兴，未必不由此。"时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彦颖又言："臣下有过，宜显逐之，使中外知获罪之由以为戒。今谮毁潜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测其故，将恐阴邪得伸，善类丧气，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书。接送金贺正使，言两淮兵备城筑及裁减接送浮费甚悉，上嘉纳焉。

十二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二年闰九月，参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谕金使稍变受书旧礼，议久不决。彦颖曰："须于国体无损而事可济，乃善，若如去年张子颜之行，不但无益。"时左司谏汤邦彦新进，冀侥幸集事，自许立节。彦颖言邦彦轻脱，必误国。他日，对便殿，上复语及之。颜颖欲进说，上色动，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彦为申议国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两淮民兵赴合肥训练，并诏诸军饬戎备，中外骚然。彦颖复言："两淮州县去合肥，远者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户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罢，事未集，民先失业矣。"上作色曰："卿欲尽撤边备耶？"彦颖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内，家起一丁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县训习，日增给钱米，限一月罢，庶不大扰。"翌日，复执奏，从之。洎邦彦辱命而还，彦颖论其罪，贬新州。

彦颖在东府三岁，实摄相事，内降缴回甚多。内侍白札籍名造器械并犒师，降旨发左藏、封桩诸库钱，动亿万计。彦颖疏岁中经费以进，因言："虞允文建此库以备边，故曰'封桩'，陛下方有意恢复，苟用之不节，徒启他日妄费，失封桩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

是绝不支。

坠马在告，力求去，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勤约有惠政。提举洞霄宫，复参知政事，病羸，艰拜起，力辞，上曰："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孟享礼繁，特免卿。"谏官论其子殴人至死，奉祠镌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属县税十三万三千缗。复知绍兴府，进资政殿大学士，再奉祠，进观文殿学士。

绍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载，自奉澹约，食才米数合。室无姬媵，萧然永日，与州县了不相闻。薨，年八十一，赠少保，谥忠文。

子沐，庆元中，与一时台谏排赵汝愚，善类一空，公论丑之。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授户曹，监和剂局。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论其超躐，罢，奉祠。

起知处州。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轮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后入奏，言及此，诏颁其法于诸路。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故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令》以绢计脏，估价轻而论罪重，成大奏："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而估价过倍。绍兴初年递增五分，为钱三千足。今绢实贵，当倍时直。"上惊曰："是陷民深文。"遂增为四千，而刑轻矣。

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

除中书舍人。初，上书崔寔《政论》赐辅臣，成大奏曰：“御书《政论》，意在饬纲纪，振积敝。而近日大理议刑，递加一等，此非以严致平，乃酷也。”上称为知言。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竟寝。

知静江府。广西窘匮，专藉盐利，漕臣尽取之，于是属邑有增价抑配之敝，诏复行钞盐，漕司拘钞钱均给所部，而钱不时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于此乎？”奏疏谓：“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则科抑可禁。”上从之。数年，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大出银钱助之。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限，诏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谓互市四十年，不宜骤改。

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两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轻视中国。臣当教阅将兵，外修堡砦，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上赐度牒钱四十万缗。成大谓西南诸边，黎为要地，增战兵五千，奏置路分都监。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奴儿结扰安静砦，发飞山军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俄禽文才以献，即斩之。蜀北边旧有义士三万，本民兵也，监司、郡守杂役之，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诏遵旧法。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

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奉祠。起知明州，奏罢海物之献。除端明殿学士，寻帅金陵。会岁旱，奏移军储米二十万振饥民，减租米五万。水贼徐五窃发，号“静江大将军”，捕而戮之。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

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论曰：刘珙忠义世家，迨属纩，以未雪仇耻为深恨。王兰犯颜忠谏，刚肠嫉恶。方赵鼎、张浚非罪远谪，朋交绝踪，大宝独从之游，逮斥权奸，了无顾忌。安节拒秦桧，排渊、觌，坚如金石，孤立无党，死生祸福，曾不一动其心。当金兵犯大散关，刚中单骑星驰，夜起吴璘，

一战却敌。成大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者欤？若祖舜夺杨愿恩，褫秦熺秩，诛桧恶于既死，彦颖论事激烈，披露忠荩，直气亦可尚已。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黄洽 汪应辰 王十朋 吴芾 陈良翰 杜莘老

黄洽，字德润，福州候官人。隆兴元年，以太学生试春官第二，诏循故事，未临轩，赐第二人及第。授绍兴府观察判官。秩满，就铨选，不用前名例谒庙堂。宰相陈俊卿白于上，改宣义郎，除国子博士。

适有旨职事官无待次，改差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继为太学国子博士，枢密院编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为太常丞。请外，孝宗方厉精求治，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许。当对，奏三事：备事莫若储才，士卒当练其心，军政必预为谋。上矍然，洽徐奏："愿戒饬州郡，毋烦扰以致寇，毋轻易以玩寇。寇扰而后定，伤根本多矣。"繇秘书郎迁著作郎。上谕词臣："秘阁储英俊为异时公卿用，行黄洽词，可及之。"

除右正言，首奏："谏臣非具员，职在谏争，朝政有阙，所当尽言。"上亦以为端士，许其尽言无隐。除侍御史。会水旱频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兴默想，专精在民，身虽法宫，心则坛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几岁荒歉之由，必有未尽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诏："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视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须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职何事？淮、浙、江东见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虑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过阅图帐户口多寡，地里辽邈，安能遍历乎？若专责常平，名正而职举，事分而察精。"又奏："艺祖惩藩镇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权聚于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权为一，且属边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纳。洽所论列，未尝捃摭细故他慝以累其终身。

除右谏议大夫。上方锐志肄武，洽因风谏，言："《颐》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言语饮食犹谨节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间，一有过差，皆非所以养其身也。"上曰："卿言无非仁义忠孝，可为万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经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为国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则勿疑。宰相重则朝廷尊，朝廷尊则庙社安。宰相抡才任职，当尽公心。君子进则庶职举，庶职举则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浑厚无瑕，天其以卿为朕弼耶？"

除御史中丞，奏："荐举请托，必竞于宰执、台谏之门，若宰执、台

谏不为人觅举，使士大夫咸自率厉，以公道得之，岂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荐，亦何不可。”潭州奏强盗罪不至死应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议。洽曰：“强盗异他盗，以其故为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后，圈槛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胜数耶？况役时必去防闲之具，走逸结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除参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谒无所顾避，上大喜曰：“五十年无此差除。”除知枢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许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隆兴府。

光宗受禅，特诏言事，洽奏：“用人为万世不易之论，臣前以此纳忠寿皇，今复告于陛下。”屡乞归田，寻畀提举洞霄宫。方未得请也，人劝之治第，洽曰：“吾书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报国，而先营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犹有先人敝庐可庇风雨，夫复何忧。”庆元二年致仕。

洽常言：“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报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赠金紫光禄大夫。洽质直端重，有大臣体，两朝推为名臣。有文集、奏议八十五卷。

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幼凝重异常童，五岁知读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膏油，每拾薪苏以继晷。从人借书，一经目不忘。十岁能诗，游乡校，郡博士戏之曰：“韩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应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论道，惟公其然。”

未冠，首贡乡举，试礼部，居高选。时赵鼎为相，延之馆塾，奇之。绍兴五年，进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势为问，应辰答以为治之要，以至诚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览其对，意其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见者掖而前，上甚异之。鼎出班特谢。旧进士第一人赐以御诗，及是，特书《中庸篇》以赐。初名洋，与姓字若有语病，特改赐应辰。上欲即除馆职，赵鼎言：“且令历外任，养成其材。”乃授镇东军签判。故事，殿试第一人无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阙以归。舍人胡寅行词曰：“属者延见多士，问以治道，尔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无曲学阿世之态。”

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之于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初任，赵鼎为帅，幕府事悉谘焉。岁小旱，命应辰祷雨名山即应，越人语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

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力主和议，王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异议不息非所患，异议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虽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严，以备他盗。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宠将帅，以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纵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时意外之患乎？此因循无备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议之初，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窥见间隙，轻躁者阿谀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位，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于群小之间，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满迳，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观，在隐约时，胸中浩然之气凛然不可屈。

张九成谪邵州，交游皆绝，应辰时通问。及其丧父，言者犹攻之，而应辰不远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夺，人无异词。始至，或以其书生易之，已乃知吏师所不能及。丞相赵鼎死朱崖，扶丧过郡，应辰为文祭之曰："惟公两登上宰，皆直艰危之时；一斥南荒，遂为死生之别。事已定于盖棺，恩特容于归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归，道出衢州，章杰为守，希桧意，指应辰为阿附，为死党，符移讯鞫，偏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时胡寅遗桧书，谓此事不足竟，事乃寝。

通判静江府，逾期不得代，乃沿檄归省其母。继差通判广州。时桧所深忌者赵鼎、张浚，鼎既死而浚独存，未快其意。江西运判张常先笺注前帅张宗元与浚诗，言于朝，其词连逮者数十家，将诬以不轨而尽去之。狱既具，桧死，应辰幸而免。

明年，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进用，未应尔。"应辰曰："亲老矣，不可缓。"乃出知婺州。郡积欠上供十三万缗，朝廷命宪漕究治，应辰谓急则扰民，乃与诸邑蠲宿逋，去苛敛，定期会，窒渗漏，悉为补发。寻丁内艰去，庐于墓侧。

服阕，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李显忠冒具安丰军功赏五千余人，应辰奏驳之。权户部侍郎兼侍讲。应辰独员当剧务，节冗费，常奏："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增给食钱万余缗；工匠洗泽器皿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匹两。他皆类此。"上惊其费冗，命吏部裁之。

金渝盟，诏求足食足兵之策，应辰奏曰：“陆贽有云：‘将非其人，兵虽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将虽才不为用’。臣之所忧，不在兵之不足，在乎军政之不修。自讲和以来，将士骄惰，兵不阅习，敌未至则望风逃遁，敌既退则谩列战功，不惟佚罚，且或受赏。方时无事，诏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望发英断，赏善罚恶，使人人洗心易虑，以听上命，然后号令必行矣。”

三十二年建储，以孝宗名与唐庐江王、晋楚王同，诏改为“晔”，应辰以为与唐昭宗同，白左相陈康伯，遂改今名。集议秀王封爵，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议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禅，拟于传位日降赦，应辰言：“唐太宗受禅于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从其说。又议改元“重熙”，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遂改隆兴。一朝大典礼，多应辰所定。

议太上尊号，李焘、陈康伯密议以“光尧寿圣”为称。及集议，或谓：“尊号始自开元，罢于元丰，今不当复，况太上视天下如弃敝屣，岂复顾此？”应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亲，乌得援元丰自却为比？”于是议状书者半，不书者半。明日，应辰复与金安节等十二人各陈所见，大概谓“光尧”近乎“神尧”，“寿圣”乃英宗诞节，尝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为问，应辰答以“尧”岂可“光”。是语有闻之德寿者，高宗因上过宫，云：“汪应辰素不乐吾。”于是有诏：尊号之议，已尝奏知，不容但已。安节等遂奉诏。

应辰连乞补外，遂知福州。未几，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在镇二年，会朝廷谋蜀帅，乃以敷文阁直学士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辞，特降诏抚谕。入境，以书与宣抚使吴璘，令以抚谕诏申严号令。既至，免利路民饷运，徙沿边戍兵就粮内郡，纵保胜义士复业，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万以备不虞，悉奏行之。有谓蜀中纲马驿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险，宜浮江而下，诏吴璘措置。执政、大将皆主其说，应辰与夔帅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贯取二十钱，乾道诏旨尝减三之一，有欲增之者，应辰与两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钞计，而以贯石匹两计，是阳为减而阴实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计之，岁入三十万，今以所增为六十万，计以四路，不知几倍。虽非兴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赐多矣。”

璘时驻蜀口武兴，精兵为天下冠，既老且病，应辰密奏以关陕大将系国安危，所当预图。于是执政传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暂领其任。暨璘死，应辰遂摄宣抚之职，蜀道晏然。

虞允文寻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应辰援张浚例，乞罢制司，不许。总所牒委官核四川匿契税，应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农废业，曰纵吏扰民，曰违法害教，曰长奸起讼。比户部已令人自首，州县收并已不少，其未尽者，有见行法令，不宜为此烦扰。"上曰："论极有理，速罢止之。"

蜀大旱，诏问救荒之策，应辰奏："利、阆、绵、梓军马粮料，随民力均敷，官虽支籴钱，民不得半价，若选官就岁熟处籴之，可以宽民力，第无钱束手，乞给度牒。"上曰："汪应辰治蜀甚有声，且留意民事如此。"给度牒四百，永为籴本振济，遂移书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绵、剑和籴告之，而全蜀蒙惠。

刘珙拜同知枢密院事，进言曰："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还。邛之安仁年饥，挺起为盗，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马使招捕。旬月间，诛其渠魁，余悉抚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帅得无掩盗事不上闻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绐应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审制司如何？"应辰以奏检报之，允文内愧。将行，代纳成都一府激赏绢估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匹。

冬，入觐，陛对，以畏天爱民为言。上曰："卿久在蜀，宽朕西顾忧，军政民事革弊殆尽，蜀中除虚额，民间当被实惠。"应辰奏："虚额去则州县宽，尚有两事，曰预借，曰对籴。预借乃州县累岁相仍，对籴则以补州县阙乏，民输米一石，即就籴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陛下近捐百万除预借之弊，对籴患止数州，愿并除之，则弊革无余矣。"

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论爱民六事，庙堂议不合，不悦者众。一日，陈良佑登对，上告以"汪应辰言卿在蜀多诞谩。"良佑奏："臣与应辰昨同从班，应辰请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时边奏方急，臣不知应辰将为便私计也。奏既上，应辰以此大憾，乃为是说以中臣耳。"上曰："乃尔邪！"

应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人皆侧目。德寿宫方甃石池，以水银浮金凫鱼于上，上过之，高宗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上怒曰："汪应辰力言朕置房廊与民争利，乃自贩水银邪？"应辰知之，力求去。会复出发运均输之旨，叹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则补外之请自得。"乃力论其事有害无利，遂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

韩玉被旨拣马，过郡，应辰简其礼。玉归，谮之于上曰：“臣所过州县，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纲至，有折阅，事上，连贬秩。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

应辰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岭峤十有七年。桧死，始还朝，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少从吕居仁、胡安国游，张栻、吕祖谦深器许之，告以造道之方。尝释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敌，《易》惩忿窒欲，《书》刚制于酒，惩窒、刚制皆克胜义，可不常省察乎？其义理之精如此。好贤乐善，出于天性，尤笃友爱，尝以先畴逊其兄衢，虽无屋可居不顾也。子达，继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

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入太学，主司异其文。

秦桧死，上亲政，策士，谕考官曰：“对策中有陈朝政切直者，并置上列。”十朋以“权”为对，大略曰：“揽权者，非欲衡石程书如秦皇，传餐听政如隋文，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于吏事、以察为明如唐宣宗，盖欲陛下惩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于上而已。尝有铺翠之禁，而以翠羽为首饰者自若，是岂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选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类窃巍科，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愿陛下正身以为本，任贤以为助，博采兼听以收其效。”几万余言。上嘉其经学淹通，议论醇正，遂擢为第一。学者争传诵其策，以拟古晁、董。

上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址所贡翠物焚之。诏：“十朋乃朕亲擢。”授绍兴府签判。既至，或以书生易之，十朋裁决如神，吏奸不行。时以四科求士，帅王师心谓十朋身兼四者，独以应诏。召为秘书郎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先是，教授入讲堂居宾位，十朋不可，皇孙特加礼而位教授中坐。

金将渝盟，十朋轮对，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尝不内相残贼，然一主毙，一主生，曷尝为中国利？要在自备如何。御敌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有长于用兵、士卒乐为之用可为大帅者，或投闲置散，或老于藩郡，愿起而用之，以寝敌谋，以图恢复。”盖指张浚、刘锜也。又言：“今权虽归于陛下，政复出于多门，是一桧死百桧生也。杨存中以三衙而交结北司，以盗大权。汉之祸起于恭、显，王氏之相为终始；唐之祸起于北军，藩镇之相为表里。今以管军位三公，

利源皆入其门，阴结诸将，相为党援。枢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后。子弟亲戚，布满清要。台谏论列，委曲庇护，风宪独不行于管军之门，何以为国！至若清资加于哙五；高爵滥于医门；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将帅剥下赂上，结怨三军；道路捕人为卒，结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纳，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更定枢密、管军班次，解杨存中兵权，其言大略施行。秦桧久塞言路，至是十朋与冯方、胡宪、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除著作郎。

三十一年正月，风雷雨雪交作，十朋以为阳不胜阴之验，遣陈康伯书，冀以《春秋》灾异之说力陈于上，崇阳抑阴，以弭天变。迁大宗正丞，亟请祠归。金犯边，起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张浚帅金陵，悉如其言。

孝宗受禅，起知严州。召对，首言：“太皇非倦勤时，而以大器付陛下，贤于尧、舜，陛下当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进退，朝廷之刑赏，宜若舜之协尧，断然行之，以尽继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迁国子司业。言：“今居位者往往职之不举，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职三，任贤、纳谏、赏罚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讲。时左右史失职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铨奏四事，语在《胡铨传》。除侍御史，上谓胡铨曰：“比除台官，外议如何？”铨曰：“皆谓得人。”上曰：“卿与十朋皆朕亲擢。”

十朋见上英锐，每见必陈恢复之计。及将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汉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兴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汉宣帝臣单于、唐太宗俘颉利是也；先君有仇而复之，夏少康灭浇、汉光武诛莽是也。迹虽不同，其为孝一也。靖康之祸，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兴复。窃闻每对群臣奏事，则曰：‘当如创业时。’又曰：‘当以马上治之。’又曰：‘某事当俟恢复后为之’。比因宣召，语及陵寝，圣容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圣心？愿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赞国家之大计，则中兴日月可冀矣。”因论史浩八罪，曰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上为出浩知绍兴府。十朋再疏，谓：“陛下虽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绍兴密迩行都，浩尝为属吏，奸脏彰闻，亦何颜复见其吏民。”遂改与祠。

史正志与浩族异，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论正志倾险奸邪，观时求

进，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龙大渊门，盗弄威福，至是诈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罢去。

张浚出师复灵壁、虹县，归附者万计，又复宿州。十朋奏："王师以吊民为主，先之以招纳，不获已而战伐随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将既降，宜速加爵赏，以劝来者。"上皆嘉纳。

会李显忠、邵宏渊不协，王师失律，张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异议。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识浚，闻其誓不与敌俱生，心实慕之。前因轮对，言金必败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师江、淮，今浚遣将取二县，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难。及王师一不利，横议蜂起。臣谓今日之师，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仇，为二百年境土，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当内修，俟时而动。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然异论纷纷，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风宪之职！乞赐窜殛。"因言："臣闻近日欲遣龙大渊抚谕淮南，信否？"上曰："无之。"又言："闻欲以杨存中充御营使。"上嘿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辞，出知饶州。饶并湖，盗出没其间，闻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请故学基益其圃，十朋曰："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饶民走诸司乞留不得，至断其桥，乃以车从间道去，众葺断桥，以"王公"名之。

移知湖州，召对，刘珙请留之，上曰："朕岂不知王十朋，顾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镇抚。"至郡，户部责虚逋三十四万，命吏持券往辨，不听，即请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钱创贡闱，又为泉建之，尤宏壮。

凡历四郡，布上恩，恤民隐，士之贤者诣门，以礼致之。朔望会诸生学宫，讲经询政，僚属间有不善，反复告戒，俾之自新。民输租俾自概量，闻者相告，宿逋亦愿偿。讼至庭，温词晓以理义，多退听者。所至人绘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饶久旱，入境雨至；湖积霖，入境即霁。凡祷必应，其至诚不独感人，而亦动天地鬼神。

东宫建，除太子詹事，力辞，诏州郡礼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趋，诏给扶减拜。谒东宫，太子以其旧学，待遇有加。又诏免朝参，遣中使以告及袭衣、金带就其家赐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绍熙三年，谥曰忠文。

十朋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犹布衣。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

子闻诗、闻礼，皆笃学自立。闻诗知光州、提点江东刑狱；闻礼知常州、江东转运判官，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吴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举进士第，迁秘书正字。与秦桧旧故，至是桧已专政，芾退然如未尝识。公坐旅进，揖而退，桧疑之，风言者论罢。通判处、婺、越三郡。知处州。处旧苦丁绢重，芾损之，以新丁补其额。

何溥荐芾材中御史，除监察御史。时金将败盟，芾劝高宗：“专务修德，痛自悔咎，延见群臣，俾陈阙失，求合乎天地，无愧乎祖宗，则人心悦服，天亦助顺矣。”上韪其言。迁殿中侍御史。

两淮战不利，廷臣争陈退避计，芾言：“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为上策，退为无策。”既而金主亮毙，上疏劝亲征。车驾至建康，芾请遂驻跸，以系中原之望，高宗纳其说。会有密启还东者，下侍从、台谏议，芾言：“今欲控带襄、汉，引输湖、广，则临安不如建康便；经理淮甸，应接梁、宋，则临安不如建康近。议者徒悦一时扈从思归之人，非为国计。臣恐回凿之后，西师之声援不接，北土之讴吟绝望矣。”又言：“去岁两淮诸城望风奔溃，无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桧壅塞言路、挫折士气之余毒也。能反其道，则士气日振，而见危授命者有人矣。”

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辞，陈裴垍对唐宪宗“为治先正其心”，以为临御之初，出治大原，无越于此。上嘉纳。至郡，劝民义役。金华长仙乡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产，相次执役，几二十年。芾舆致十一人者，与合宴，更其乡曰“循理”，里曰“信义”，以褒异之。

知绍兴府。会稽赋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攒宫在，奏免支移折变。鉴湖久废，会岁大饥，出常平米募饥民浚治。芾去，大姓利于田，湖复废。

权刑部侍郎，迁给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内侍家僮殴伤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权豪侧目。执政议以芾使金，复除吏部侍郎，且议以龙大渊为副，芾曰：“是可与言行事者邪？”语闻，得罢不行。下迁礼部侍郎，力求去，提举太平兴国宫。

时芾与陈俊卿俱以刚直见忌，未几，俊卿亦引去。中书舍人阎安中为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国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历阳筑者久役溃归，声言欲趋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乱者系狱以闻，诏褒谕。知隆兴府。

芾前后守六郡，各因其俗为宽猛，吏莫容奸，民怀惠利。再奉太平祠，屡告老，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后十年卒，年八十。尝曰："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闲者十有四年，自号湖山居士。为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

陈良翰，字邦彦，台州临海人。蚤孤，事母孝。资庄重，为文恢博有气。中绍兴五年进士第。知温州瑞安县。俗号强梗，吏治尚严，良翰独抚以宽，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竞乐输，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第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殿中侍御史吴芾荐为检法官，迁监察御史。

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旧人多求归，诏问何以处此，良翰言："议和，复纳降，皆非是。必定计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张浚军淮、泗以规进取，而议者争献防江策，良翰言："当固藩篱，专委任。今舍淮防江，却地夺便，朝廷过听，使督府不得专阃外事，误矣。"除右正言。

金再移书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邓、海、泗又金渝盟后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为言而归之？"汤思退主遣小使卢仲贤、李栻，良翰言："仲贤轻儇无耻，栻自北来难信。"又言："庙堂督府论议不同，边奏上闻，皆阳唯诺而阴沮败之。万一失事机，督府安得独任其责？"上矍然称善。

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与张浚议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无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则任浚为重，一郎官为轻，且正志居中，浚必为去就。"上悟，出正志为福建漕运。杨存中为御营使，总殿前军，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罢就第，奈何复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罢。

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夺其官。仲贤至汴，辄许金人以疆土、岁币而还，上大怒，下仲贤吏，欲诛之，宰相叩头恳请得免。复遣王之望、龙大渊，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谓秦桧复见今日！

且金要我罢四郡屯兵以归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若岁币，则俟得陵寝然后与，庶犹有名。今议未决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国不止于仲贤，愿先驰一介往，俟议决，行未晚也。”诏侍从、台谏议，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杨由义为审议官，与敌议四郡不合，困辱而归。

思退尚执前论，正言尹穑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为左司谏，疏论：“思退奸邪误国，宜早罢黜，张浚精忠老谋，不宜以小人言摇之。”孝宗曰：“思退前议固失，然朕爱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则今日孰出其右，朕岂容有此意？纵有之，亦岂不谋卿等？此殆言者有异意，卿为朕谕之。”良翰顿首谢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纵无全才，宁取朴实，缓急犹可倚赖。思退庸狡，小黠大痴，将误国，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语谕同列，穑勃然变色，明日亦请对，遂罢良翰言职。

两淮既撤备，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乞召用良翰、胡铨、王十朋而斩思退等，思退由是始败。

良翰在谏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内外亲属二十五人，良翰论其冗，诏减七人。知建宁府、福建转运副使，提点江东刑狱，移浙西，召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谏议大夫。良翰言：“以蜀汉之师下关陕，以荆、襄、韩、魏，江、淮捣青、徐，此今日大计。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责者，亦当择重臣临之。”上称善。

进给事中。大将成闵冒请真奉，有司坐获谴，阁门王抃矫诏遣妄人谢显出境，显既抵罪，置闵与抃不问，良翰皆驳议，请正典刑。遂改礼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召为太子詹事，既见，上属以调护之责。一日，召对选德殿，出手书唐太宗与魏征论仁德功利之说，俾极陈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务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结民心，任贤能，退小人，择将帅，收军情，择监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诚能革此八弊，则仁德无累，功利自致矣。”上为之嘉叹，诏兼侍讲。

未几，以疾告老，除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谥献肃。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孙也。幼岁时，方禁苏氏文，独喜诵习。纪兴间，第进士，以亲老不赴廷对，赐同进士出身。授梁山军教授，从游者众。

秦桧死，魏良臣参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闻。良臣荐之，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彗星见东方，高宗下诏求言，莘老上书，论："彗，盩气所生，多为兵兆。国家为民息兵，而将骄卒惰，军政不肃。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预防，莫大于此。"因陈时弊十事。时应诏者众，上命择其议论切当推恩以劝之，后省以莘老为首，进一阶，迁敕令删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轮对，论："金将败盟，宜饬边备，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上称善再三。

南渡后，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记省，至凶礼又讳不录。显仁皇后崩，议礼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义裁定。大敛前一日，宰相传旨问含玉之制，莘老曰："礼院故实所不载，请以《周礼》典瑞郑玄《注》制之，其可。"国立具奏，上览之曰："真礼官也。"及虞祭，或谓上哀劳，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无是。"卒正之。

迁秘书丞，论江、淮守备，上曰："卿言及此，忧国深矣。"擢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入对，上曰："知卿不畏强御，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陈俊卿既解言职，力求去，莘老因奏事，从容曰："多事之际，令俊卿辈在论思之地，必有补益。"上以为然，俊卿乃复留。

金遣使致嫚书，传钦宗凶问，请淮、汉地，指索大臣。上决策亲征，莘老疏奏赞上，且谓："敌欺天背盟，当待以不惧，勿以小利钝为异议所摇，谀言所惰，则人心有恃而士气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见大臣、侍从，谋议国事；申敕侍从、台谏、监司、守臣，亟举可用之才。"又言："亲征有期，而禁卫才五千余，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愿亟留圣虑"事皆施行。

带御器械刘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贾，大为奸利。一日，见莘老，辄及朝政，语狂悖，莘老以闻，斥监嘉州税。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初请使金，及嫚书至，闻金将盛兵犯边，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挟奸罔上，避事辞难，恐惧至于掩泣，众有'哭杀富郑公'之诮。"寻与宫观。疏再上，乃责瑞州。

幸医承宣使王继先怙宠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阁，居第僭拟，别业、外帑遍畿甸，数十年无敢摇之者，闻边警，亟辇重宝归吴兴为避

敌计。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铒其药，稍假恩宠，不谓小人骄横乃尔。”莘老曰：“继先罪擢发不足数，臣所奏，其大概耳。”上作而曰：“有恩无威，有赏无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诏继先福州居住，子孙皆勒停。籍其赀以千万计，诏鬻钱入御前激赏库，专以赏将士，天下称快。

内侍张去为取御马院西兵二百髡其顶，都人异之，口语籍籍。莘老弹治，上疑其未审，不乐。莘老执奏不已，竟罢去为御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显谟阁知遂宁府。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封还制书，改司农少卿，寻请外，仍与遂宁。

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闻其清修独处，甚重之，一日因对，褒谕曰：“闻卿出蜀，即蒲团、纸帐如僧然，难及也。”未几，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论所予夺，奸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络，尝叹曰：“台谏当论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责，极言无隐，取众所指目者悉击去，声振一时，都人称骨鲠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课绩为诸州最。

孝宗受禅，莘老进三议，曰定国是、修内政、养根本。寻卒，年五十八。

论曰：黄洽浑厚有守，应辰学术精醇，尤称骨鲠。十朋、吴芾、良翰、莘老相继在台府，历诋奸幸，直言无隐，皆事上忠而自信笃，足以当大任者，惜不尽其用焉。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周执羔 王希吕 陈良祐 李浩 陈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焘

周执羔字表卿，信州弋阳人。宣和六年举进士，廷试，徽宗擢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学博士。

建炎初，乘舆南渡，自京师奔诣扬州，不及，遂从隆祐太后于江西，还觐会稽。寻以继母刘疾，乞归就养，调抚州宜黄县丞。时四境俶扰，溃卒相挺为变，令大恐，不知所为，执羔谕以祸福，皆敛手听命。既又詶其党，执首谋者斩以徇。邑人德之，至绘像立祠。

绍兴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忧，服阕，通判平江府。召为将作监丞。明年春，迁太常丞。会始议建明堂，大乐久废不修，诏奉常习肄之，访辑旧闻，庀阅工器，制作始备。累迁右司员外郎。

八月，擢权礼部侍郎，充贺金生辰使。往岁奉使官得自辟其属，赏典既厚，愿行者多纳金以请，执羔始拒绝之。使还，兼权吏部侍郎。请赐新进士闻喜宴于礼部，从之。军兴废此礼，至是乃复。同知贡举。旧例，进士试礼部下，历十八年得免举，又四试礼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桧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论喧哗，为减三年以悦众。执羔言祖宗法不可乱，繇此忤桧，御史劾罢之。

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阆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抚使。夔部地接蛮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夷叛，其豪帅请遣兵致讨，执羔谓曰："朝廷用尔为长，今一方绎骚，责将焉往，能尽力则贯尔，一兵不可得也。"豪惧，斩叛者以献，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饶州，寻除敷文阁待制。

乾道初，守婺州，召还，提举佑神观兼侍讲。首进二说，以为王道在正心诚意，立国在节用爱人。二年四月，复为礼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难知，执羔曰："今一介干进，亦蒙赐召，口舌相高，殆成风俗，岂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经筵，自言"学《易》知数，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恻然。即拜本部尚书，升侍读，固辞，不许。

方士刘孝荣言《统元历》差，命执羔厘正之。执羔用刘义叟法，推

日月交食，考五纬赢缩，以纪气朔寒温之候，撰《历议》、《历书》、《五星测验》各一卷上之。

上尝问丰财之术，执羔以为："蠹民之本，莫甚于兵。古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今尺籍之数，十倍于此，罢癃老弱者几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论："和籴本以给军兴，豫凶灾。盖国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为之。若边境无事，妨于民食而务为聚敛，可乎？旧籴有常数，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万石。今诸路枯旱之余，虫螟大起，无以供常税，况数外取之乎？宜视一路一郡一县丰凶之数，轻重行之，灾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灾异如此，乃无一人为朕言者！"即诏从之。

充安恭皇后菆宫按行使，日与阉人接，卒事未尝交一谈，阉亦服其长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谓辅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经筵留之。"除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上曰："遂除龙图可也。"经筵二年，每劝上以辨忠邪、纳谏争，上深知其忠。

明年三月，告老，上谕曰："祖宗时，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卿之齿未也。"命却其章。闰月，复申前请。上度不可夺，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赐茶、药、御书，恩礼尤渥，公卿祖帐都门外，搢绅荣之。时闽、粤、江西岁饥盗起，执羔陛辞以为言，诏遣太府丞马希言使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执羔有雅度，立朝无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风。手不释卷，尤通于《易》。

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后自北归南，既仕，寓居嘉兴府。乾道五年，登进士科。孝宗奖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试，授秘书省正字。除右正言。时张说以攀援戚属擢用，再除签书枢密院事，希吕与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党邀名，责远小监当，既而悔之，改授宫观。方说之见用，气势显赫，后省不书黄，学士院不草诏，皆相继斥逐，而希吕复以身任怨，去国之日，屏徒御，蹑履以行，恬不为悔。由是直声闻于远迩，虽以此黜，亦以此见知。出知庐州。

淳熙二年，除吏部员外郎，寻除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淮右择帅，上以希吕已试有功，令知庐州兼安抚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赖之。加直宝文阁、江西转运副使。

五年，召为起居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兵部尚书，改吏部尚

书，求去，乃除端明殿学士、知绍兴府。寻以言者落职，处之晏如。

治郡百废俱兴，尤敬礼文学端方之士。天性刚劲，遇利害无回护意，惟是之从。尝论近习用事，语极切至，上变色欲起，希吕换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从、台谏皆有文字来矣。"佐漕江西，尝作《拳石记》以示僚属，一幕官举笔涂数字，举坐骇愕，希吕览之，喜其不阿，荐之。

居官廉洁，至无屋可庐，由绍兴归，有终焉之意，然犹寓僧寺。上闻之，赐钱造第。后以疾卒于家。

陈良祐，字天与，婺州金华人。年十九，预乡荐，间岁入太学。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调兴国军司户，未上，有荐于朝者，召除太学录、枢密院编修官。中丞汪澈荐除监察御史，累迁军器监兼邓王府直讲。隆兴元年，出为福建路转运副使。丁父忧，服阕，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迁起居郎。寻除左司谏。

首言会子之弊，愿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上曰："朕积财何用，能散可也。"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军民翕然。未几，户部得请，改造五百万。又奏："陛下号令在前，不能持半岁久，以此令民，谁能信之？岂有不印交子五百万，遂不可为国乎？"既而又欲造会子二千万，屡争之不得，遂请以五百万换旧会，俟通行渐收之，常使不越千万之数。

上锐意图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愿赐省览，择善而从，知非而戒，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卿亦当以魏征自勉。"

又言："陛下躬行节俭，弗殖货利。或者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占田畴，擅山泽，甚者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麋费金钱。或假德寿，或托椒房，犯法冒禁，专利无厌，非所以维持纪纲，保全戚畹。愿严戒敕，苟能改过，富贵可保，如其不悛，以义断恩。"

时左相丁外艰，诏起复，良祐言："起复非正礼，今无疆场之事，宜使之终丧。"遂寝。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同知贡举，除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迁吏部侍郎。寻除尚书。

时议遣泛使请地，良祐奏："陛下恢复之志未尝忘怀，然词莫贵于佥

同，不可不察；博访归于独断，不可不审。固有以用众而兴，亦有以用众而亡；固有以独断而成，亦有以独断而败。今遣使乃启衅之端，万一敌骑犯边，则民力困于供输，州郡疲于调发，兵拏祸结，未有息期。将帅庸鄙，类乏远谋，对君父则言效死，临战阵则各求生。有如符离之役，不战自溃，瓜洲之遇，望敌惊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万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岁尝归版图，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许，徒费往来，若其许我，必邀重币。经理未定，根本内虚，又将随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无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声下之乎？况止求陵寝，地在其中，曩亦议此，观其答书，几于相戏。凡此二端，皆是求衅。必须遣使，则祈请钦宗梓宫，犹为有辞。内视不足，何暇事外？迩者未怀，岂能绥远？”

奏入，忤旨，贬瑞州居住，寻移信州。九年，许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寻除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卒。

李浩，字德远，其先居建昌，迁临川。浩早有文称。绍兴十二年，擢进士第。时秦熺挟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见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调饶州司户参军、襄阳府观察推官，连丁内外艰，继调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寻兼光禄寺丞。

轮对，首陈《无逸》之戒，且言：“宿卫大将杨存中恩宠特异，待之过，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权纲，激厉忠谠，此习尚存，朝士多务慎默。至是命百官转对，浩与王十朋、冯方、查籥、胡宪始相继言事，闻者兴起。

浩不安于朝，请祠，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归。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时张浚督师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韩琦、范仲淹诏章得象故事，乞戒谕令同心协济。兼权吏部郎官。浩雅为汤思退所厚，御史尹穑欲引之以共挤浚，因荐浩。及对，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乐。逾年，始除员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讲。

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时政，书之于册，幸上或见之，王亦素所爱重。他日外补，累年以归，王喜曰：“李直讲来矣。”未几，宰相召为郎者四人，将进用之，尤属意浩。浩嘿然无一辞，同舍皆迁，浩独如故。

逾年，浙河水灾，诏郎官、馆职以上条时政阙失，浩谓上忧劳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论近臣，并及宰执惟奉行，台谏多迎合，百

执事顾忌畏缩。反覆数千言，倾倒罄竭，见者悚栗。上不以为忤，执事者深忌之。

乞外，得台州。州有拣中禁军五百人，训练官贪残失众心，不逞者因谋作乱，忽露刃于庭，浩谓之曰："汝等欲为乱乎？请先杀我。"众骇曰："不敢。"乃徐推其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无事。除直秘阁。并海有宿寇，久不获，浩募其徒，自缚赎罪，即得其魁。

里豪民郑宪以赀给事权贵人门，囊橐为奸，事觉，械系之，死狱中，尽籍其家，徙其妻孥。权贵人教其家讼冤，且诬浩以买妾事，言者用是挤之。疏方上，权参政刘珙越次奏曰："李浩为郡，获罪豪民，为其所诬，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顾曰："守臣不畏强御，岂易得邪？"且门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观望，犹欲还其所没赀，上批其后曰："台州所断至甚允当，郑宪家资，永不给还，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明年，除司农少卿。时朝廷和籴米八万，董其事者贱籴湿恶，隐克官钱，户部不敢诘。浩白发其奸，下有司穷竟。户部欲就支稽见数，大理附会之，浩争曰："非但惠奸，且亏军食。"上是其言。会大理奏结他狱，上顾辅臣曰："棘寺官得刚正如李浩者为之。"已而卿缺，又曰："无以易浩。"遂除大理卿。

时上英明，有大有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诞慢苟且，依违避事。浩前在司农，尝因面对，陈经理两淮之策，至是为金使接伴还，奏曰："臣亲见两淮可耕之田，尽为废地，心尝痛之。条画营屯，以为恢复根本。"又言："比日措置边事甚张皇，愿戒将吏严备御，无规微利近功。日与大臣修治具，结人心，持重安静，以俟敌衅。"上悉嘉纳。

宰相议遣泛使，浩与辨其不可，至以官职詶之，浩怒，以语触之，且力求外。以直宝文阁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有尚书郎入对，论及择帅事，上曰："如广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谕大臣曰："李浩营田议甚可行。"大臣莫有应者。

浩至郡，旧有灵渠通漕运及灌溉，岁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赖其利。邕管所隶安平州，其酋恃险，谋聚兵为边患，浩遣单使谕以祸福，且许其引赦自新，即日叩头谢过，焚彻水栅，听太府约束。

治广二年，召还，入对，论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规

谏，而臣下专务迎合，所贵者执守，而臣下专务顺从；所惜者名器，而侥幸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趣附之门尚开；儒术可行，而有险诐之徒；下情当尽，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气节，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责以实效，而诞慢者得以自售。”上问诞慢谓谁，浩具以实对。翌日，谓宰相曰：“李浩直谅。”遂除权吏部侍郎。时政府有怙宠窃权者，党与非一，自浩之入，已相侧目，且欲以甘言诱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纳。于是相与谋嗾谏议大夫姚宪论浩以强狠之资，挟奸谀之志，置之近列，变乱黑白。未及正谢而罢。

乾道九年，提举太平兴国宫。明年夏，夔路阙帅，命浩以秘阁修撰宠其行。夔有羁縻州曰思州，世袭为守则田氏，与其犹子不协，将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为劝解，二人感悟，歃血盟，尽释前憾，边得以宁。逾年，以疾请祠，提举玉隆万寿宫，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诸司奏浩尽瘁其职以死，诏特赠集英殿修撰。

浩天资质直，涵养浑厚，不以利害动其心。少力学为文辞，及壮益沈潜理义。立朝慨然以时事为己任，忠愤激烈，言切时弊，以此见忌于众。平居未尝假人以辞色，不知者以为傲，或谮于上前，上谓：“斯人无他，在朕前亦如此，非为傲者。”小人惮之，诱以禄利，正色不回，谋害之者无所不至，独赖上察其衷，始终全之。为郡尤洁己，自海右归，不载南海一物。平生奉养如布衣时，风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陈橐，字德应，绍兴余姚人。入太学有声，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宁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狱平允。更摄天台、临海、黄岩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恺悌称。

吕颐浩欲援为御史，约先一见，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谢不往。赵鼎、李光交荐其才。绍兴二年五月，召对，改秩。六月，除监察御史，论事不合。八月，诏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运判。瑞昌令倚势受赂，橐首劾罢之。期年，所按以十数，至有望风解印绶者。

以母年高，乞归养，诏橐善抚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尝摄其三，民怀惠爱，越境欢迎，不数月称治。母丧，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余人，请起橐。诏橐清谨不扰，治状著闻，其敕所在州赐钱三十万。橐力辞，上谓近臣曰：“陈橐有古循吏风。”终丧，以司勋郎中召。

累迁权刑部侍郎。时秦桧力主和议，橐疏谓：“金人多诈，和不可信。且二圣远狩沙漠，百姓肝脑涂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

势渐集，宜乘时扫清，以雪国耻；否亦当按兵严备，审势而动。舍此不为，乃遽讲和，何以系中原之望。”

既而金厚有所邀，议久不决，将再遣使，橐复言：“金每挟讲和以售其奸谋。论者因其废刘豫又还河南地，遂谓其有意于和，臣以为不然。且金之立豫，盖欲自为捍蔽，使之南窥。豫每犯顺，率皆败北，金知不足恃，从而废之，岂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则必以豫为戒，故捐以归我。往岁金书尝谓岁帑多寡听我所裁，曾未淹岁，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则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桥，至今存焉。盖金非可以义交而信结，恐其假和好之说，骋谬悠之辞，包藏祸心，变出不测。愿深鉴前辙，亦严战守之备，使人人激厉，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则吾之振饬武备不害为立国之常。如其不然，决意恢复之图，勿循私曲之说，天意允协，人心响应，一举以成大勋，则梓宫、太后可还，祖宗疆土可复矣。”桧憾之。橐因力请去。未几，金果渝盟。

除徽猷阁待制、知颍昌府。时河南新疆初复，无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寿春则颍已不守。改处州，又改广州。兵兴后，广东盗贼无宁岁，十年九易牧守。橐尽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镇三年，民夷悦服。

初，朝廷移韩京一军屯循州，会郴寇骆科犯广西，诏遣京讨之。橐奏：“广东累年困于寇贼，自京移屯，敌稍知畏。今悉军赴广西，则广东危矣。”桧以橐为京地，坐稽留机事，降秩。屡上章告老，改婺州，请不已，遂致仕。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橐博学刚介，不事产业，先世田庐，悉推予兄弟。在广积年，四方聘币一不入私室。既谢事归剡中，侨寓僧寺，日籴以食，处之泰然。王十朋为《风士赋》，论近世会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后有陈德应”云。

胡沂，字周伯，绍兴余姚人。父宗伋，号醇儒，能守所学，不逐时好。沂颖异，六岁诵《五经》皆毕，不忘一字。绍兴五年进士甲科，陆沉州县几三十载，至二十八年，始入为正字。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吏部员外郎。转右司，以忧去，终丧还朝。孝宗受禅，除国子司业、邓王府直讲，寻擢殿中侍御史。

有旨侍从、台谏条具方今时务，沂言：“守御之利，莫若令沿边屯田。前岁淮民逃移，未复旧业，中原归附，未知所处。俾之就耕，可赡给，省饷馈。东作方兴，且虑敌人乘时惊扰，宜聚兵险隘防守。”诏行其言。

御史中丞辛次膺论殿帅成闵黩货不恤士卒之罪，诏罢殿前司职事，与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

沂又言："将臣定十等之目，令其举荐，施之择将之顷则可，施之养士有素则未也。夫设武举，立武学，试之以弓马，又试之以韬略之文、兵机之策，盖将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余皆吏部授以榷酤、征商，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愿诏大臣详议，中举者定品格，分差边将下准备差遣，则人人思奋，应上之求矣。"从之。

时龙大渊、曾觌以藩邸旧恩除知阁门事，张震、刘珙、周必大相继缴回词命。沂论其市权招士，请屏远之，未听，而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沂累章，益恳切，曰："大渊、觌不屏去，安知无柳宗元、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好进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请去，遂以直显谟阁主管台州崇道观。

乾道元年冬，召为宗正少卿兼皇子庆王府赞读，寻兼侍讲，进中书舍人、给事中。进对，论命令当谨之于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时如此。卿职在缴驳，事有当然，勿谓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权尚书。

沂奏："七司法自绍兴十三年纂修成书，岁且一纪，历月阅时，不无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讨论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条当革不当革，将见行之法与当革之条辑为一书，颁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诏行之。寻以目疾丐祠。

六年，出为徽猷阁待制、知处州。复引疾奉祠，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寻复拜给事中，进礼部尚书并兼领詹事，又改侍读。上顾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资性恬退，无所依附，数请去。

虞允文当国，希旨建策复中原，沂极论金无畔，而我诸将未见可任此事者，数梗其议。遂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兴国宫。

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盖其为学所得者如此。谥献肃。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传》。文若少英迈不群，为文豪健。登进士第，分教潼川府。给事中勾涛荐自代，诏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涛出，不得见。文若奏书阙下，略曰："昔汉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耻之人；光武礼贤，严光友之，而东都多节义之士。陛

下屈万乘之尊，驻跸东南，两宫将归，五路初复，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来豪杰，与之共治，宁遽惜此数刻之对耶？”书奏，翌日召对便殿，高宗大悦，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山穷险，赋不尽括。使者韩球将增赋以市宠，园户避苛敛转徙，饥馑相藉，文若力争之，赋迄不增。

再通判遂宁府。会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发库钱募游者，振活甚众。又力请于朝，除田租二万一千顷，免场务税二十余所，筑长堤以捍水势，自是无水患。

秦桧死，上访蜀士于魏良臣，以文若对。二十六年，以光禄丞召，改秘书郎，为《文思箴》以献，其略曰：“于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宁。爰整其旅，文王以兴。载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惩。萧俯去兵，祸乱乃萌。师则多矣，军则强矣。纵弛不绳，犹曰无人。兵非以残，以兵休兵。”凡千五百余言。自桧主和，朝论讳言兵，故文若以此风焉。

迁起居郎。劝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纳之。将命以掌制，时有为宣和执政请恩，为司谏凌哲所弹，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诗》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为讥己，劾文若狂诞，出知邵州。上屡为近臣言唐文若无罪，可改近郡。

知饶州，兴学宫，减田租奇耗二万石，又请岁籴常平义仓之储什三与民平市，农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余干尝有剧盗，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阁，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为宗正少卿。

金人犯边，文若求对，首建大臣节制江上之议。上谕大臣以文若与虞允文、杜莘老、马骥才皆可用，复除起居郎。时诸将北出，捷书日闻，上下有狃志，独文若忧之，图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谕文若以创业所历艰苦及敌情反覆甚悉，文若对曰：“愿陛下深察大势，趋策之长而避其短，无循前代轨辙，则大善。”

未几，诸军退守，金主自将，围大将王权于历阳，权遁，淮南尽没。诏百官廷议，文若画三策，一请上亲征，二乞遣大臣劳军，三乞起张浚。工部侍郎许尹是其言，众遂列奏上之，不报。

文若寻面对，上问曰：“今计安出，卿熟张浚否？”文若曰：“浚守道

笃学，天下属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岭海，正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无以发此。”数日，遣杨存中护江上军，缓亲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盖上以浚虽忠悫，喜功，将士多不附。文若复言浚本以孤忠得众，寻改浚镇建康府，将以为江、淮宣抚使，中沮之而止。

乘舆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给事中，直学士院，同群司居守。驾还，迁中书舍人。上将内禅，前数日手诏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书黄，因过周必大诵圣德，而疑名称未安，归白宰相，请更黄，堂吏不可，文若执不已，宰相以闻。诏改称本生亲，寻又改宗室子偁，其后诏称皇兄。

孝宗嗣位，张浚以右府都督江、淮军事，文若时以疾请外，除敷文阁待制，知汉州，寻改都督府参赞军事。浚使行边按守备，多所罢行者。未还，除知鼎州，改江州。

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罢。其冬，金复大入，官军悉戍淮。文若谓上流当严兵备，以定民志，奏籍乡丁五万，训练有法，人倚以固。解严，和籴大起，郡之数八万，文若以民劳，坚请得减什三。旋请祠，章三上未报。

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赠左通奉大夫。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唐宗室曹王之后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监。焘甫冠，愤金仇未报，著《反正议》十四篇，皆救时大务。绍兴八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再调雅州推官。改秩，知双流县。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焘曰：“若忍坠先训乎？盍归思之。”三日复来，迄悔艾无讼。又有不白其母而鬻产者，焘置之理，豪强敛迹。于是以余暇力学。

焘耻读王氏书，独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浩大未毕，仍效光体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闻，诏给札来上。制置王刚中辟干办公事。

知荣州。荣因溪为隍，夏秋率苦水潦，焘筑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职者四人。县多聚敛，焘括一路财赋额，通有无，酌三年中数，定为科约，上之朝，颁之州县。

乾道三年，召对，首举艺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为恢

复之法，乞增置谏官，许六察言事，请练兵，毋增兵，杜诸将私献，核军中虚籍。

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会庆节上寿，在郊礼散齐内，议权作乐，焘言："汉、唐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宁、大观法《周礼》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复汉、唐及建隆旧制，庶几两得。"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为北使权用。正除礼部郎中，言中兴祭礼未备，请以《开宝通礼》、《嘉祐因革礼》、《政和新仪》令太常寺参校同异，修成祭法。

四年，上《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时《乾道新历》成，焘言："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旧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历亦未有大验，乞申饬历官讨论。"五年，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寻兼实录院检讨官。

子垕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焘素谓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刘去华，心慕之，尝以所著《通论》五十篇见蜀帅张焘，欲应诏，不偶而止。其友晁公溯以书勉之，焘答以当修此学，必不从此举。既不克躬试，于是命二子垕、塾习焉。至是，吏部尚书汪应辰荐垕文行可应诏，故有是命。

左相陈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复事，更张旧典。宰相以焘数言事，不乐，焘遂请去。除直显谟阁、湖北转运副使，陛辞，以欲速变古为戒。

又奏："《禹贡》九州，荆田第八，赋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芜，赋亏十八。"上命之条画。既至，奏："京湖之民结茅而庐，筑土而坊，佣牛而犁，籴种而殖，谷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横加科敛者。今宜宽侵冒之禁，依乾德诏书止输旧税，广收募之术，如咸平、元丰故事，劝课有劳者推恩。"诏从之。总饷吕游问入奏焘摄其事。

岁饥，发鄂州大军仓振之，僚属争执不可，焘曰："吾自任，不以累诸君。"寻如数偿之。游问返，果劾焘专，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

八年，直宝文阁，帅潼川兼知泸州，首葺石门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马司市叙州羁縻马毋溢额，戒官民毋于夷、汉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锁水于开边旧池，皆报可。

淳熙改元，被召，适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数不实，

且言《长编》记魏王食肥彘，语涉诬谤，上曰：“宪臣按奏火数失实，职也，何预国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诏熙志贬二秩罢，焘止贬一秩。

焘及都门，乞祠，除江西运副，且许临遣。或劝以方被谗，无及时事，焘曰：“圣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为报。”遂奏：“日食、地震皆阴盛，主敌国小人，不可不虑。”且申“无变古、无欲速”两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罢朝悔乘快决事以谏，上曰：“朕当揭之座右。”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

焘为左史时，尝乞复行明堂礼，谓“南郊、明堂初无隆杀，合视圜坛，特免出郊浮费。”至是申言之，诏集议，嬖幸沮止。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书，申其说，始克行。权礼部侍郎。

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庙柱，坏鸱尾，有司旋加修缮。焘奏非所以畏天变，当应以实。上谕大臣：“焘爱朕，屡进谠言。”赐金紫。尝请正太祖东向之位。

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从祀武成王，当黜李勣。众议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

《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气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谨厥与。”赐坐。欲起，又留赐饮、赐茶。寻诏监视太史测验天文。

九月丁酉，日当夜食，焘为社坛祭告官，伐鼓礼废，特举行。垕既中制科，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绅荣之。

焘感上知遇，论事益切，每集议，众莫敢发言，独条陈可否无所避。近臣复举其次子塾应制科，以阁试不中程黜。垕偶考上舍试卷，发策问制科，为御史所劾，语连及焘，垕罢，焘亦知常德府。

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募人开边，范世雄等附会扰民，建炎罢之。乾道间，有建请复置者，焘为转运使，尝奏不当复，已而提刑尹机迫郡县行之，田不能给。焘至是又申言之，请度田立额，且约帅臣张栻列奏，诏从之。境多茶园，异时禁切商贾，率至交兵，焘曰：“官捕茶贼，岂禁茶商？”听其自如，讫无警。

累表乞闲，提举兴国宫。秋，明堂大礼成，以其首议，复除敷文阁待制。顷之，垕垕塾继亡，上欲以吏事纾焘忧，起知遂宁府。

七年，《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总目五卷。依熙宁修《三经》例，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上谓其书无愧司马迁。焘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

又奏："陛下即位二十余年，志在富强，而兵弱财匮，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异矣。"一日，召对延和殿，讲臣方读《陆贽奏议》，焘因言："贽虽相德宗，其实不遇。今遇陛下，可谓千载一时。"遂举贽所言切于今可举而行者数十事，劝上力行之。上有功业不足之叹，焘曰："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进敷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荐尤袤、刘清之十人为史官。

十年七月，久旱，进祖宗避殿减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对，焘言："外议陛下多服药，罕御殿，宫嫔无时进见，浮费颇多。"上曰："卿可谓忠爱，顾朕老矣，安得此声。近惟葬李婕妤用三万缗，他无费也。"遂因转对，乞用祖宗故事召宰执赴经筵。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当食心八分。焘复条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为宋。十一月于卦为复，方潜阳时，阴气乘之，故比他食为重，非小人害政，即敌人窥中国。"明日对延和殿，又及晋何曾讥武帝无经国远图。

十一年春，乞致仕，优诏不允。上数问其疾增损，给事中宇文价传上旨，焘曰："臣子恋阙，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时事，勉以忠荩。又闻四川乞减酒课额，犹手札赞庙堂行之。

病革，除敷文阁学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遗表云："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用人以昭陵为则。"辞气舒徐，乃卒，年七十。

上闻嗟悼，赠光禄大夫。他日谓宇文价曰："朕尝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不谓其止此。"

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叶适以为

《春秋》以后才有此书。

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学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一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谥文简，累赠太师、温国公。子垕、ＴＪ、塾、壁、□。垕著作郎，ＴＪ夔州路提点刑狱，壁、□皆执政，别有传。

论曰：执羔宿德雅度，在经筵，忠忱启沃，以口舌相高为戒。希吕刚直恳切，有古引裾风。良佑力止泛使，惧开衅端，忤旨窜斥而甘心焉。李浩独不造秦熺，陈橐以呈身为耻，文若讥休兵，胡沂斥阉宦，其清风苦节，终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焘耻读王氏书，掇拾礼文残缺之余，粲然有则，《长编》之作，咸称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传疑传信之法然欤！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谢谔 颜师鲁 袁枢 李椿 刘仪凤 张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少颖异，蒋偕、施坰呼为奇童。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寻冠南宫。绍兴十八年，擢进士第。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皆曰："邵伯镇置顿，为金使经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厉民。漕司输藁秸，致一束数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请台阃奏免之。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颓毁甚，袤即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扬州，独泰兴以有城得全。后因事至旧治，吏民罗拜曰："此吾父母也。"为立生祠。

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为读书计。从臣以靖退荐，召除将作监簿。大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曰："当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谁可为秘书丞者，佥以袤对，亟授之。张栻曰："真秘书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先是，张栻说自阁门入西府，士论鼎沸，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后说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罢相，袤与秘书少监陈骙各与郡。袤得台州，州五县，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前守赵汝愚修郡城工才什三，属袤成之。袤按行前筑，殊卤莽，亟命更筑，加高厚，数月而毕。明年大水，更筑之，墉正直水冲，城赖以不没。

会有毁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除淮东提举常平，改江东。江东旱，单车行部，核一路常平米，通融有无，以之振贷。

朱熹知南康，讲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于诸郡，民无流殍。进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隆兴府。屡请祠，进直敷文阁，改江东提刑。

梁克家荐袤及郑侨以言事去国，久于外，当召，上可之。召对，言："水旱之备惟常平、义仓，愿预饬有司随市价禁科抑，则人自乐输，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讲，累迁枢密检正兼左谕德。输对，又申言民贫兵怨者甚切。

夏旱，诏求阙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气，宣通则和，壅遏

则乖；人心舒畅则悦，抑郁则愤。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而士大夫有失职之怨；廪给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谳不时报，百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人心抑郁所以感伤天和者，岂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劝分，输纳既多，朝廷吝于推赏。乞诏有司检举行之。”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来，恤礼散失，事出仓卒，上下罔措，每有讨论，悉付之袤，斟酌损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

当定庙号，袤与礼官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袤率礼官颜师鲁、郑侨奏曰：“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艺祖规创大业，为宋太祖，太宗混一区夏，为宋太宗，自真宗至钦宗，圣圣相传，庙制一定，万世不易。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诏群臣集议，袤复上议如初，迈论遂屈。诏从礼官议。众论纷然。会礼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谓本朝创业中兴，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实为有证。始诏从初议。建议事堂，令皇太子参决庶务。袤时兼侍读，乃献书，以为：“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乞便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

台臣乞定丧制，袤奏：“释老之教，矫诬亵渎，非所以严宫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灵驾将发引，忽定配享之议，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一日前，不集众论，惧无以厌伏勋臣子孙之心。宜反覆熟议，以俟论定。”奏入，诏未预议官详议以闻，继寝之，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进袤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力辞，上听免直院。

淳熙十四年，将有事于明堂，诏议升配，袤主绍兴孙近、陈公辅之说，谓：“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历举郊岁在丧服中者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请，升配神考，时去大祥止百余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无嫌。今陛下行三年之丧，高宗虽已祔庙，百官犹未吉服，讵可近违绍兴而远法元祐升侑之礼？请俟丧毕议之。”诏可。

孝宗尝论人才，袤奏曰：“近召赵汝愚，中外皆喜，如王兰亦望收

召。”上曰：“然。”一日论事久，上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次日语宰执曰：“尤袤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之，何也？”兼权中书舍人，复诏兼直学士院，力辞，且荐陆游自代，上不许。时内禅议已定，犹未论大臣也。是日谕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为者，故处卿以文字之职。”袤乃拜命，内禅一时制册，人服其雅正。

光宗即位，甫两旬，开讲筵，袤奏：“愿谨初戒始，孜孜兴念。”越数日，讲筵又奏：“天下万事失之于初，则后不可救。《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又五日讲筵，复论官制，谓：“武臣诸司使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祖宗待边境立功者。近年旧法顿坏，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之臣，优游而历华要，举行旧法。”姜特立以为议己，言者固以为周必大党，遂与祠。

绍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焕章阁待制，召除给事中。既就职，即昌言曰：“老矣，无所补报。凡贵近营求内除小碍法制者，虽特旨令书请，有去而已，必不奉诏。”甫数日，中贵四人希赏，欲自正使转横行，袤缴奏者三，竟格不下。

兼侍讲，入对，言：“愿上谨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虚己任贤，酬酢庶务。不在于劳精神、耗思虑、屑屑事为之末也。”

陈源除在京宫观，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陆安转遥郡，王成特补官，谢渊、李孝友赏转官，吴元充、夏永寿迁秩，皆论驳之，上并听纳。

韩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用应办赏直转横行，袤缴奏，谓：“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转。侂胄勋贤之后，不宜首坏国法，开攀援之门。”奏入，手诏令书行，袤复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阶，复转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之求，非所以为摩厉之具也。”命遂格。

上以疾，一再不省重华宫，袤上封事曰：“寿皇事高宗历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亲见，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当思所以不负其托，望勿惮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后数日，驾即过重华宫。

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左迁，袤率左史楼钥论奏，疏入，不报，皆封驳不书黄。耶律适嘿复以手除诏承宣使，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

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后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后奏不报，使吏收阁，命遂不行。

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滥，乞痛裁节，上从之。尝因登对，专论废法用例之弊，至是复申言之。除礼部尚书。驾当诣重华宫，复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寿皇有免到宫之命，愿力请而往，庶几可以慰释群疑，增光孝治。"后三日，驾随出，中外欢呼。

兼侍读，上封事曰："近年以来，给舍、台谏论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郑汝谐事迁延一月，如陈源者奉祠，人情固已惊愕，至姜特立召，尤为骇闻。向特立得志之时，昌言台谏皆其门人，窃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诵陛下英断。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难，譬除蔓草，犹且复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劳，优以外任，或加锡赉，无所不可。彼其闲废已久，含愤蓄怨，待此而发，傥复呼之，必将潜引党类，力排异己，朝廷无由安静。"

时上已属疾，国事多舛，袤积忧成疾，请告，不报。疾笃乞致仕，又不服，遂卒，年七十。遗奏大略劝上以孝事两宫，以勤康庶政，察邪佞，护善类。又口占遗书别政府。明年，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

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樗学于杨时，时，程颐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间，程氏学稍振，忌之者目为道学，将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徇名必责其实，听言必观其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孝宗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使真伪相乱尔。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数年，侂胄擅国，于是禁锢道学，贤士大夫皆受其祸，识者以袤为知言。

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光宗书扁赐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谥文简。子棐、概。孙焴，礼部尚书。

谢谔，字昌国，临江军新喻人。幼敏惠，日记千言，为文立成。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第，调峡州夷陵县主簿，未上，抚之乐安多盗，监

司檄谔摄尉，条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纠而以信赏随之，群盗果解散。金渝盟，诸军往来境上，选行县事，有治办声。

改吉州录事参军。囚死者旧瘗以鞂，往往暴骨。谔白郡，取船官弃材以棺敛之。郡民陈氏僮窃其箧以逃，有匿之者。陈于官，词过其实，反为匿僮者所诬。帅龚茂良怒，欲坐以罪，谔为书白茂良，陈氏获免，茂良亦以是知之。

岁大侵，饥民万余求廪，官吏罔措。谔植五色旗，分部给粜，顷刻而定。知袁州分宜县。县积负于郡数十万，岁常赋外，又征缗钱二万余，谔乃疏其弊于诸监司，请免之。以母忧去。寻丁父忧，服阕，除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迁国子监簿，寻擢监察御史。奏减袁州分宜、秀州华亭月桩钱。

谔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至是上之。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

迁侍御史，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讲《尚书》，言于上曰："《书》，治道之本，故观经者当以《书》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说所学，得事君之道。"谔曰："伊、傅固然，非成汤、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论及边事，上有乘机会之谕，谔曰："机会虽不可失，举事亦不可轻。"上尝问曰："闻卿与郭雍游，雍学问甚好，岂曾见程颐乎？"谔奏："雍父忠孝尝事颐，雍盖得其传于父。"上遂封雍为颐正先生。

光宗登极，献十箴，又论二节三近：所当节者曰宴饮，曰妄费；所当近者曰执政大臣，曰旧学名儒，曰经筵列职。除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请祠，以焕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又辞，提举太平兴国宫而归。绍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赠通议大夫。

谔为文仿欧阳修、曾巩。初居县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斋，人称艮斋先生。周必大荐士，及谔姓名，孝宗曰："是谓艮斋者耶？朕见其《性学渊源》五卷而得之"云。

颜师鲁，字几圣，漳州龙溪人。绍兴中，擢进士第，历知莆田、福清县。尝决水利滞讼，辟陂洫绵四十里。岁大侵，发廪劝分有方而不遏籴价，船粟毕凑，市籴更平。郑伯熊为常平使，荐于朝，帅陈俊卿尤器重之。召为官告院，迁国子丞，除江东提举。时天雨土，日青无光，都

人相惊，师鲁陛辞，言："田里未安，犴狱未清，政令未当，忠邪未辨，天不示变，人主何繇省悟！愿诏中外，极陈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销患未形。"上韪其言。

寻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细民至以鸡豚罂榻折产力，遇役辄破家。师鲁下教属邑，预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宽比限，免代输，咸便安之。盐课岁百钜万，本钱久不给，亭灶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师鲁撙帑缗，尽偿宿负，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课独最。上谓执政曰："儒生能办事如此。"予职直秘阁。农民有垦旷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奸豪多为己利，师鲁奏："但当正其租赋，不应绳以盗种法，失劭农重本意。"奏可，遂著为令。

入为监察御史，遇事尽言，无所阿挠。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且将补御史阙员，师鲁亟奏："宋璟召自广州，道中不与杨思勖交一谈。李鄘耻为吐突承璀所荐，坚辞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论其才，立身之节，当以璟、鄘为法。今其人朋邪为迹，人所切齿，纵朝廷乏才，宁少此辈乎？臣虽不肖，羞与为伍。"命乃寝。继累章论除职帅藩者："比年好进之徒，平时交结权幸，一纡郡绂，皆掊克以厚包苴，故昔以才称，后以贪败。"上出其疏袖中，行之。

十年，繇太府少卿为国子祭酒。初，上谕执政择老成端重者表率太学，故有是命。首奏："宜讲明理学，严禁穿凿，俾廉耻兴而风俗厚。"师鲁学行素孚规约，率以身先，与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诚为本，艺尤异者必加奖劝，由是人知饬励。上闻之喜曰："颜师鲁到学未久，规矩甚肃。"除礼部侍郎，寻兼吏部。

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见。师鲁献规曰："祖宗法度不可轻驰，愿始终持久，自强不息。"因言："赐带多滥，应奉微劳，皆得横金预外朝廷会，如观瞻何？且臣下非时之赐，过于优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锡赍。虽南帑封桩不与大农经费，然无功劳而概与之，是弃之也。万一有为国制变御侮，建功立事者，将何以旌宠之？"高宗丧制，一时典礼多师鲁裁定，又与礼官尤袤、郑侨上议庙号，语在《袤传》。

诏充遗留礼信使。初，显仁遗留使至金，必令簪花听乐。师鲁陛辞，言："国势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礼，誓以死守。"沿途宴设，力请彻乐。至燕山，复辞簪花执射。时孝宗以孝闻，师鲁据经陈谊，反复慷慨，故金终不能夺。

迁吏部侍郎，寻除吏部尚书兼侍讲，屡抗章请老，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泉州。台谏、侍从相继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内引，奏言："愿亲贤积学，以崇圣德，节情制欲，以养清躬。"在泉因任，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绍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

师鲁自幼庄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为番禺簿，丧父以归，扶柩航海，水程数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飓风大作，人以为孝感。常曰："穷达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丧所守。"故其大节确如金石，虽动与俗情不合，而终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诏特赐谥曰定肃。

袁枢，字机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学，尝以《修身为弓赋》试国子监，周必大、刘珙皆期以远器。试礼部，词赋第一人，调温州判官，教授兴化军。

乾道七年，为礼部试官，就除太学录，轮对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上虽容纳而色不怡。枢退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与哙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枢即求外补，出为严州教授。

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他日，上问袁枢今何官，茂良以实对，上曰："可与寺监簿。"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即因史书以言曰："臣窃闻陛下尝读《通鉴》，屡有训词，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万世。"遂历陈往事，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致于祸乱。且曰："固有诈伪而似诚实，憸佞而似忠鲠者，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进退天下士，臣恐必为朝廷累。"上顾谓曰："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枢谢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迁太府丞。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枢奏曰："人主有偏党之心，则臣下有朋党之患。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今虽总权纲，专听览，而或壅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上方锐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枢奏："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

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复陈用宰执、台谏之术。

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限添差岳祠，减臣僚荐举，定文武任子，严特奏之等，展郊禋之岁，缓科举之期，枢谓：“此皆近来从窄之论，人君惟天是则，不可行也。”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

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古良史。”

权工部郎官，累迁兼吏部郎官。两淮旱，命廉视真、杨、庐、和四郡。归陈两淮形势，谓：“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今徒知备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专为退保，金使过而指议，淮人闻而叹嗟。谁为陛下建此策也？”

迁军器少监，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赴阙奏事。枢之使淮入对也，尝言：“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时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今朋党之旧尚在，台谏之官未正纪纲，言路将复荆榛矣。”

除吏部员外郎，迁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枢直其事以闻，人为危之。上怒，立罢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手诏权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因论大理狱案请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贬两秩，寝前旨。光宗受禅，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知常德府。

宁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濒大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楚故城楚观在焉，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不虞。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疏傅、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闲居十载，作《易传解义》及《辩异》、《童子问》等书藏于家。

李椿，字寿翁，洺州永年人。父升，进士起家。靖康之难，升翼其父，以背受刃，与长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殡佛寺，深ＨＣ而详识之；奉继母南走，艰苦备尝，竭力以养。以父泽，补迪功郎，历官至宁国军

节度推官。治豪民伪券，还陈氏田，吏才精强，人称之。

张浚辟为制司准备差遣，常以自随。椿奔走淮甸，绥流民，布屯戍，察庐、寿军情，相视山水砦险要，周密精审，所助为多。

隆兴元年春，诸将有以北讨之议上闻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记浚曰："复雠伐敌，天下大义，不出督府而出诸将，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议论不定，纵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师出无功。

浚尝叹实才之难，椿曰："岂可厚诬天下无人，唯不恶逆耳而甘逊志，则庶其肯来耳。"浚复除右相，椿知事不可为，劝之去。明年春，浚出视师，椿曰："小人之党已胜，公无故去朝廷，踪迹必危。"复申前说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决去，未几果罢。

监登闻鼓院，有所不乐，请通判廉州以归。未上，召对，知鄂州。请行垦田，复户数千，旷士大辟。

移广西提点刑狱，狱未竟者，一以平决之，释所疑数十百人。奏罢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适岁大侵，官强民振粜，且下其价，米不至，益艰食。椿损所强粜数而不遏其直，未几米舟凑集，价减十三。每行部，必前期戒吏具州县所当问事列为籍，单车以行，所至取吏卒备使令。凡以例致馈，一不受，言事者请下诸道为式。

召为吏部郎官，论广西盐法，孝宗是其说，遂改法焉。除枢密院检详。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马者，因签书张说以闻。椿谓："邕远宜近，故迁之，岂无意？今莫氏方横，奈何道之以中国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将启边衅，请论如法。"说怒，椿因求去，上慰谕令安职。

迁左司，复请外，除直龙图阁、湖南运副。兼请十三事，同日报可，大者减桂阳军月桩钱万二千缗，损民税折银之直，民刻石纪之。

除司农卿。椿会大农岁用米百七十万斛，而省仓见米仅支一二月，叹曰："真所谓国非其国矣。"力请岁储二百万斛为一年之蓄。

择临安守，椿在议中，执政或谓其于人无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临安府，视事三月，竟以幸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辄言，执政故不悦。及是转对，又言："君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臣以柔顺为体

而刚中为用。陛下得虚中之道，以行刚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见其能以刚中守柔顺而事陛下者也。”执政滋不悦，出知婺州。

会诏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才四两，是欲屠二万牛也。”上悟，为收前诏。

除吏部侍郎，又极言阍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系国家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门禁宫戒之外，勿得预外事，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上闻靖康、明受语，蹙頞久之，曰：“幼亦闻此。”因纳疏袖中以入。最后极言：“当预边备，如欲保淮，则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涡口、花靥、正阳、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则高邮、六合、瓦梁、濡须、巢湖、北峡亦要地也。”

以病请祠，不许，面请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宁国府，改太平州，赐尚方珍剂以遣。既至，力图上流之备，请选将练习，缓急列舰，上可以援东关、濡须，下可以应采石。

年六十九，上章请老，以敷文阁待制致仕。越再岁，上念湖南兵役之余，欲镇安之，谓椿重厚可倚，命待制显谟阁、知潭州、湖南安抚使。累辞不获，乃勉起，至则抚摩凋瘵，气象一如盛时。复酒税法，人以为便。岁旱，发廪劝分，蠲租十一万，粜常平米二万，活数万人。

潭新置飞虎军，或以为非便，椿曰：“长沙一都会，控扼湖、岭，镇抚蛮徭，二十年间，大盗三起，何可无一军？且已费县官缗钱四十二万，何可废耶？亦在驭之而已。”未满岁，复告归，进敷文阁直学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归老野塘上。

椿年十五岁避地南来，贫无以为养，不得专力于学。年三十始学《易》，其言于朝廷，措诸行事，皆《易》之用。嶷然有守，存心每主于厚，尤恶佛老邪说。

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尝铭其墓，谓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龟”，“不阿主好，不诡时誉”云。

刘仪凤，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谒左丞冯澥，澥甚推许，遂知名。绍兴二年，登进士第。抱负倜傥，不事生产，于仕进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调，尉遂宁府之蓬溪，监资州资阳县酒税，为果州、荣州

掾。

绍兴二十七年，有旨令侍从荐士，起居郎赵逵举仪凤，称其“富有词华，恬于进取。”宰执上其名，上曰：“蜀人道远，文学行义有可用者，不由论荐，何缘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桧专权，深抑蜀士，故上语及之。寻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召试馆职，辞以久离场屋，改国子监丞。宰相以其名士，迁秘书丞、礼部员外郎。所草笺奏，以典雅称。

孝宗受禅，议上“光尧寿圣”尊号册宝，有欲俟钦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谓：“唐宪宗上顺宗册宝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备乐而不作可也。”仪凤独上议曰：“谨按上尊号事属嘉礼，累朝必俟郊祀庆成然后举行。太上皇帝为钦宗备礼终制，见于诏书。议者引宪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乞候钦宗终制，检举以行，则国家盛美，主上事亲情实称矣。”议者虽是其言，然谓事亲当权宜而从厚，竟用栗议，仪凤复争辨不已。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秘书少监。乾道元年，迁兵部侍郎兼侍讲。

仪凤在朝十年，每归即匿其车骑，扃其门户，客至，无亲疏皆不得见，政府累月始一上谒，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储书，凡万余卷，国史录无遗者。御史张之纲论仪凤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遂斥归蜀。

三年十二月，辅臣进前侍从当复职者，上曰：“刘仪凤无罪，可与复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汉州、果州，罢归。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

仪凤苦学，至老不倦，尤工于诗。然颇慕晋人简傲之风，不乐与庸辈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张孝祥，字安国，历阳乌江人。读书过一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时策问师友渊源，秦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孝祥独不攻。考官已定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埙策皆秦桧语，于是擢孝祥第一，而埙第三，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谕宰相曰：“张栻孝祥词翰俱美。”

先是，上之抑埙而擢孝祥也，秦桧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与胡寅厚，桧素憾寅，且唱第后，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请婚为言，孝祥

不答，泳憾之。于是风言者诬祁有反谋，系诏狱。会桧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狱释罪，遂以孝祥为秘书省正字。故事，殿试第一人，次举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

初对，首言乞总揽权纲以尽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缘文致，有司观望锻炼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录》，一时政事，美则归己。故相信任之专，非特安石。臣惧其作《时政记》，亦如安石专用己意，乞取已修《日历》详审是正，黜私说以垂无穷。"从之。

迁校书郎。芝生太庙，孝祥献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见，乞早定大计。"迁尚书礼部员外郎，寻为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

初，孝祥登第，出汤思退之门，思退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与澈同为馆职，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气锐，往往陵拂之。至是澈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庐杞下，孝祥遂罢，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于是汤思退之客稍稍被逐。

寻除知抚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确，老于州县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复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剧，孝祥剖决，庭无滞讼。属邑大姓并海囊橐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谷粟数万。明年，吴中大饥，迄赖以济。

张浚自蜀还朝，荐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为汤思退所知，及受浚荐，思退不悦。孝祥入对，乃陈"二相当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复言："用才之路太狭，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备缓急之用。"上嘉之。

除中书舍人，寻除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俄兼领建康留守，以言者改除敷文阁待制，留守如旧。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

复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俄起知潭州，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复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筑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

请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谟阁直学士致

仕，年三十八。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但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

论曰：尤袤学本程颐，所谓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论，与人主争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终完节，难矣。谢谔、颜师鲁、袁枢临民则以治辨闻，立朝则启沃忠谏，各举乃职，为世师表。李椿、刘仪凤言论节概，著于行事。张孝祥早负才畯，莅政扬声，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张纲 张大经 蔡洸 莫濛 周淙 刘章 沈作宾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诵，为文操笔立就。登进士第，授吴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势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归。后知溧阳县，专以诚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税，以期日榜县门，乡无府吏迹，而输送先他邑办。因任历四年，狱户未尝系一重囚。

隆兴二年，金犯淮堧，人相惊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独自浙右移家入县，民心大安。盗猬起旁境，而溧阳靖晏自如。帅汪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诏进一秩，寻召入为监察御史。历司封郎中、枢密院检详，出知温、婺、台三州，惟婺尝莅其治。加直秘阁，而衡引年乞身，恳恳不休，上累却其奏，除秘阁修撰致仕。上思其仆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辞，不获命。差同知贡举。会外戚张说以节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谓"不当以母后肺腑为人择官"，廷争移时。改除起居郎，衡曰："与其进而负于君，孰若退而合于道。"章五上，请老愈力，上知不可夺，仍以秘撰致仕。时给事中莫济不书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亦与衡相继论奏，同时去国，士为《四贤诗》以纪之。衡后定居昆山，结茅别墅，杖屦徜徉，左右惟二苍头，聚书逾万卷，号曰"乐庵"，卒，年七十九。

衡自宣和间入辟雍，同舍有赵孝孙者，洛人也，其父实师程颐，家学有源，劝衡读《论语》曰："学非记诵辞章之谓，所以学圣贤也，不可有丝毫伪实处，方可以言学。"衡心佩其训，虽博通群书而以《论语》为根本。临没，沐浴冠栉，翛然而逝。周必大闻之曰："世谓潜心释氏，乃能达死生，衡非逃儒入释者，而临终超然如此，殆几孔门所谓闻道者欤。"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阳人。少负奇气，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议遣归正人，自中伏丽正门争论，且言："今内空无贤，外空无兵，当搜罗豪俊，广募忠力，以图中原。"坐斥徽州，放还。淳熙中，登进士第，主舒州怀宁簿。严州分水令。

枢密使王蔺荐，召对，帝壮其言，将改秩为籍田令，又俾举所知，且响用矣，以谏疏罢。自中本韩彦古客，王蔺既荐之，上大喜。韩彦

直、彦质辈恐其为彦古报仇，力请交结于自中；而密达意近习，谓“自中受彦古赂，伏阙上书荐彦古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书舍人王信恒惧自中入台将不利于王淮，知彦直辈谮已行，亟请对，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蒋继周。继周方敢劾奏，读至“受赂伏阙”处，上曰：“卿可谓中其膏肓。”继周奏：“臣非不知孤踪忤王蔺，但不敢旷职。”盖欲并中蔺以媚淮，上但喜继周善论事，不知曲折如此。

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军，改信州，丁内艰，服阕，还朝。光宗即位，迎谓曰：“朕得卿名于寿皇，留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观，起知邵州、兴化军，命下而自中已病，庆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处厚，眉山人。父勤国，庆历、嘉祐间与从兄安国、定国同从刘巨游，与苏轼兄弟为同门友。王安石久废《春秋》学，勤国愤之，著《春秋新义》。熙宁、元丰诸人纷更，而元祐诸贤矫枉过正，勤国忧之，为筑室，作《室喻》，二苏读之敬叹。

愿弱冠游京师，以广文馆进士登第，时绍圣元年也。廷策进士，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策问，力诋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为言。时门下侍郎苏辙尝上疏辨策问，举汉武帝事，触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见辙，诵所对，惊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犹若是也。”杨畏覆考，专主熙宁、元丰，取毕渐为第一，愿遂居下第。辙寻出守汝，而国论大变矣。

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时为普州乐至令，应诏上言，极论时政凡万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谨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谨好恶以防小人，四曰审信任以辨君子，五曰开言路以来直谏，六曰详听言以观事实，七曰破党议以存至公，八曰登硕德以服天下，九曰从宽厚以尽人才，十曰崇名节以厚士风。疏上不报。崇宁元年，诏籍元祐、元符上书人姓名，愿以选人籍入邪下等，谪监华州西岳庙。时当改京秩，迄不改，禁锢不调凡十年。大观四年，孛星出，降赦，党禁解，始改秩，调知双流县。通判文州。郡守郑行纯凭内侍势自恣，罢蕃夷互市，启边隙。愿争之，不从，径下令复其旧。守怒，交章互奏，俱报罢。而愿以曾入党籍，谪英州酒税，量移黄州，数年始予祠。兴元帅臣王庶荐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冯澥荐备谏列，除开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阆州。会张浚谋大举，愿谓浚厉兵足谷以俟机会，浚不悦，以便旨移彭州。有论边防书，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归，卒。

方苏辙之读愿策，谓愿少年能不为进取计，异时当以直道闻，恨不及见，辙之言至是而验。淳祐间，愿曾孙大酉侍讲经筵，因从容及之，上改容嘉叹，宣取所上书，又亲书“西社同门友，元符上书人”十大字以赐。

愿同郡杨恂，丹棱人也，字信仲。元丰五年，登进士第。元符初，知广都县，与愿同时上书，语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党籍邪下第五等。其书以火不存。

张纲，字彦正，润州丹阳人。入太学，以上舍及第。释褐，徽宗知纲三中首选，特除太学正，迁博士，除校书郎。入对，论：“君子小人簉殽，询言试事则邪正自别。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祸有不可胜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风俗侈靡，背本趋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为法，天下有不难化矣。”上称善。论事与蔡京不相合，挤之去，主管玉局观。久之还故官，兼修《国朝会要》、校正御前文字。迁著作佐郎、屯田司勋郎。

初，朝议遣童贯、蔡攸使朔方，纲力论不可出师状，不报。及金渝盟犯京阙，命纲分守四壁，旋解严，诏登陴足月者迁。纲曰：“主忧臣辱，义当尔，顾因此受赏邪？”卒不自言。出为两浙提刑，移江东。池将王进剽悍恣睢，曹官以小过违忤，遂钉手于门。事闻，诏纲乘传穷竟。时国势未安，诸将往往易朝廷，进拥甲骑数百突至纲前，纲叱进阶下，即按问，罪立具，自是无越法者。以左司召，权监察御史。请令郡邑月具系囚存亡数，申提刑司，岁终校多寡行殿最。进起居舍人，改中书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领史事，诏宰臣吕颐浩监修国史，著为令。

试给事中。大将有以军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将从之，纲执不可。会推恩元祐党籍家，有司无限制，自陈者纷至。纲建议以崇宁所刻九十八人为正。自军兴后，小人多乘时召乱，历五年而怨家告讦者众。纲谓非所以广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后有告勿受。宗室令ＳＫ特转太中大夫，纲言：“庶官超转侍从非法，且自崇宁以来官职不循资任，致纲纪大坏，今方丕变其俗，奈何以令ＳＫ故复违旧章。”诏以次官命词，舍人王居正复执不行，命遂寝。宣抚使张俊驻师九江，遣营卒以书至瑞昌，县令郭彦章揣知卒与狱囚通，乃械系之。俊酝于朝，彦章坐免。纲言：“近时州县吏多献谀当路，彦章不随流俗，是能奉法守职，今不奖而黜，何以示劝？”

除给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纲，提举太平观。进徽猷阁待制，引年致仕。秦桧用事久，纲卧家二十年绝不与通问。桧死，召为吏部侍郎兼侍读。初讲《诗关雎》，因后妃淑女事，历陈文王用人，寓意规戒。上曰："久不闻博雅之言，今日所讲析理精详，深启朕心。"纲言："比年监司资浅望轻，请择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状者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试，可举其职。"从之。权吏部尚书。时以彗出东方，诏求言。纲奏："求言易，听察难。宜命有司详审章奏，必究极其情，无事苟简。"除参知政事。高宗频谕辅臣宽恤民力，盖惩秦桧苛政，期安黎庶。纲乃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标以大指，乞镂版宣布中外，于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寻致仕。高宗幸建康，纲朝行宫。孝宗登极，召纲陪祀南郊，以老辞不至，诏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问，仍赐羊酒，卒，年八十四。

纲尝书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天下。"其笃守如此。初谥文定，吏部尚书汪应辰论驳之，孙釜再请，特赐曰章简。釜，庆元间为谏官，力排道学诸贤，累官至签书枢密院事。

张大经，字彦文，建昌南城人。绍兴十五年，中进士第，宰吉之龙泉，有善政。诸司列荐，赐对便殿，出知仪真。时两淮监司、帅守多兴事邀功，大经独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举湖南常平，提点湖北刑狱，寻移江东。他路有巨豪犯法，狱久不竟，命移属大经。豪挟权势求脱，大经卒正其罪。孝宗重风宪之选，命条上部使者十人，上独可大经，召见，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风力峻整。"遂除监察御史，命下，中外耸叹。

大经首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时理官间多居外，大经奏非便，乃作舍守庭。迁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责。"又言："诸路荒政不实，飞蝗颇多。愿益加恐惧，申饬大臣，俾内而百官有司输忠谠、修厥职，外而监司守臣察贪理冤、去苛敛、宽民力。"上皆嘉纳。因论近习韩俣荐士，上曰："此亦无害。昔杨得意为狗监，亦尝荐司马相如。"大经奏："彼何人斯，使得荐士，将恐无廉耻者望风希旨，伤毁士俗。"后数日，上谓大经曰："卿前所论韩俣，朕思之诚是也。"又论宦者董琏暴横，将命淮甸，所至诛求，且自号"董阎罗"。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镌罢，窜南康军。除侍御史。上宣谕曰："卿论事得体，且详练。"大经遂言："士风未厚，吏治未肃，民力未苏，和气未应，皆由人心未正。愿察公正，明义利，以彰好恶，抑浮薄，去贪刻，则莫不靡然洗濯，一归于正。"上称善再三。又言："监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资格。"上纳其言，即选四寺丞同时临

遣。试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请通漕臣之计，以补州郡之有无；拘户绝之租，以广常平之储彳侍；严脏罪改正法，以惩贪黩；收外路辟阙归吏部，以杜私谒而通孤寒。

秋旱，诏求言。大经极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叹多，军士贫而怨嗟众，二者当今大弊。州县之间，绢帛多折其估，米粟过收其赢，关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愿陛下疏斥憸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

除礼部尚书兼侍读。大经屡请祠，上曰："卿公廉必能为朕牧民。"以徽猷阁学士知建宁府。未几，移镇绍兴，辞不拜，予祠。进龙图阁学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寿逾八袤，绍熙五年，宁宗即位，进正议大夫，降诏抚问，赐银奁药茗。庆元四年七月，疾革，语诸子曰："吾目可瞑，吾爱君忧国之心不可泯。"无一语及私。卒，年八十九。讣闻，上甚悼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简肃。

蔡洸，字子平，其先兴化仙游人，端明殿学士襄之后，徙霅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荫补将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评事，迁寺丞，出知吉州。召为刑部郎，徙度支，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会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衔。时久旱，郡民筑陂ＴＫ水灌溉，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诉。洸曰："吾不忍获罪百姓也。"却之。已而大雨，漕运通，岁亦大熟。民歌之曰："我ＴＫ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就除司农少卿，言："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请为一体，不得自为同异。所输丁绢，依和买之直，计尺折纳，人给一钞，官自买绢起发，公私皆便。"上嘉纳。以户部侍郎召，试吏部尚书，移户部。上谓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为喜。"洸常言："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未几求去，除徽猷阁学士、知宁国府。陛辞赐坐，上慰劳曰："卿面有火色，风证也，朕有二方赐卿。"洸谢，即奉祠以归。卒，年五十七。

洸事亲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请于朝，赐谥忠惠。所得奉，每以振亲戚之贫者，去朝之日，囊无余资，至售所赐银鞍鞯治行，人服其清洁云。

莫濛字子蒙，湖州归安人。以祖荫补将仕郎，两魁法科，累官至大

理评事、提举广南市舶。张子华以脏败，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郑时中受子华赂，计直数千缗。还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连坐者数百人，久不决，命濛治之。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狱，出余人为耳目以踪迹之，约三日复来，遂得其实，系者乃得释。黄州卒奏亲擒盗五十余人，上命濛穷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卒至庭，询窃发之由，斗敌之所，远近时日悉皆牴牾，折之，语塞。濛具正犯数人奏上，余释之。上谕辅臣曰："莫濛非独晓刑狱，可俾理金谷。"除户部员外郎。

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上语之曰："得此可助经费，归日以版曹处卿。"濛多方括责，得二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亩。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收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起知光化军。谍知金渝盟，郡乏舟，众以为虑，濛力为办集，及敌犯境，民赖以济。时饷馈急，除淮南转运判官，濛迁延不之任，右司谏梁仲敏劾其慢命，罢官勒停。宣谕使汪澈为言于上，复旧职，召见，上谕曰："朕常记向措置沙田甚不易。"

濛谢曰："职尔，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责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

除湖北转运判官。未几，知鄂州，召除户部左曹郎中，出知扬州。陛辞，上以城圮，命濛增筑。濛至州，规度城闉，分授诸将各刻姓名甃堞间，县重赏激劝，阅数月告成。除直宝文阁学士、大理少卿兼详定司敕令官，兼权知临安府。未几，假工部尚书使金贺正旦。金庭锡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听乐，金遣人趣赴，濛坚执不从，竟不能夺。使还，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临安府少尹，以言者罢。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赠正奉大夫。

周淙，字彦广，湖州长兴人。父需，以进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学，宣和间以父任为郎，历官至通判建康府。绍兴三十年，金渝盟，边事方兴，帅守难其选，士夫亦惮行。首命淙守滁阳，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旧有并山水置砦自卫者，淙为立约束，结保伍。金主亮倾国犯边，民赖以全活者不可胜计。除直秘阁，再任。孝宗受禅，王师进取虹县，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淙计口给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处以室庐，人人感悦。张浚视师，驻于都梁，见淙谋，辄称叹，且曰："有急，公当与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谓"头可断，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陈其状，上嘉叹不已，进直徽猷阁，帅维扬。

会钱端礼以尚书宣谕淮东，复以淙荐，进直显谟阁。时两淮经践蹂，民多流亡，淙极力招辑，按堵如故。劝民植桑柘，开屯田，上亦专以属淙，屡赐亲札。淙奉行益力，进直龙图阁，除两浙转运副使。未几，知临安府，上言："自古风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节俭，以示四方，而贵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条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纳之，降诏奖谕，赐金带。临安驻跸岁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请疏浚。工毕，除秘阁修撰，进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归。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阁待制，起知宁国府，趣入奏，上慰抚愈渥。魏王出镇，移守婺州。明年春，复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积阶至右中奉大夫，封长兴县男。

刘章，字文孺，衢州龙游人。少警异，日诵数千言，通《小戴礼》，四冠乡举。绍兴十五年廷对，考官定其级在三，迨进御，上擢为第一，授镇江军签判。是冬，入省为正字。明年，迁秘书郎兼普安、恩平两王府教授，迁著作佐郎。事王邸四岁，尽忠诚，专以经谊文学启迪掖导，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桧当国，嗛不附已，风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桧死，召为司封员外郎、检详枢密院文字兼玉牒检讨官。擢秘书少监、起居郎。使金还，除权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讲。郊祀毕，侍从，上《庆成诗》。

初，章在秘省，尝议郊庙礼文，当置局讨论，诏行其说。正迁吏部，御史论章使胥长买绢，高宗愕然曰："刘章必无是事。"御史执不已，罢提举崇道观，举朝嗟郁。起居郎王佐讼其冤，亦坐绌。起知信州，未久，复请祠。孝宗受禅，念旧学，命知漳州，为谏议大夫王大宝所格。寻除秘阁修撰、敷文阁待制，召提举佑神观兼侍读，遂拜礼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于《三朝史》中删去《道释》、《符瑞志》，大略以为非《春秋》法。

朝廷议经略中原，调诸郡兵，民颇扰。少卿赵彦端指言非是。或谮彦端曰："陛下究心大举，凡所图回，但资赵彦端一笑尔。"颜端惧不测。上因夜对问章曰："闻卿监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状，从容对曰："圣主所为，人焉敢笑，若议论不同或有之。"上意颇解。彦端获免，人称章长者。诏询唐太宗所问魏征德仁功利优劣，章上疏谆复，且言："太宗问徵在贞观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载于兹，原益加意，将越商、周绍唐、虞矣，太宗非难到也。"进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对选德殿，问章："今年几而容貌未衰，颇尝学道否？"章拱对曰："臣书生无他长，惟菲俭自度。晏婴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为难，臣以为易。"上嘉叹久之。亲洒宸翰以赐，俾安职。章力告归，以显谟阁学士食祠禄。

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检法出守广德军，当陛辞，对便殿，问："卿父学士安否？"抚劳再三，临退复谓曰："卿归侍，为朕致此意。"旋遣阁门祗候苏曦至家宣问，拜端明殿学士，赐银绢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赠光禄大夫，谥曰靖文。章容状魁硕，以周密自守，出入两朝，被顾遇，未尝泄禁中一语。

沈作宾，字宾王，世为吴兴归安人。以父任入仕，监饶州永平监，冶铸坚致，又承诏造雁翎刀，称上意，连进两资。中刑法科，历江西提刑司检法官，入为大理评事。改秩，通判绍兴府。帅守丘崇遇僚吏刚严，作宾从容裨赞，每济以宽。秩满，知台州，首访民疾苦，弛盐禁，宽租期，均徭役，更酒政，决滞狱，五十日间尽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悦；而前守嫉其胜己，巧媒蘖之，罢去。民请于朝，借留不遂，为立"留贤碑"。除大理正，亲嫌，改太府丞，迁刑部郎。

庆元初，历官至淮南转运判官，以治办闻。直华文阁，因其任。擢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继升为卿。寻除直龙图阁，帅浙东，知绍兴府。入对，奏："徽州、南康军月桩不如期，朝廷科降额，比年曰'权免一次'，来年督促如初，适足启吏奸、重民害，乞明诏示。又楚州武锋一军已招三千五百余人，朝廷初欲减戍，数年未就纪律：一，主将望轻；二，郡守节制不为礼；三，训练不尽其能。愿令本州少假借，责之练习，期以岁月，考绩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纳。韩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酿公行，作宾逮捕置于狱，而窜其奴。又论绍兴府和买事，语在《食货志》。

除两浙转运副使。入对，奏："攒宫一司，岁拔经、总制钱为缗率四万有奇，丹臒未弊，加之涂饰，墙壁具存，从而创易，妄费固不足计，亡谓惊黩，非所以妥神灵、彰圣孝。今后有合营缮，闻于朝，下守臣稽核，画旨而后兴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乐也。

除权工部侍郎，继兼户部侍郎。奏请修绍兴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复敕令所删修官五员以待选人有才者，又乞申严保伍法。以言者罢归，起知镇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宁国府，除宝谟阁待制，知潭州，除户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奏湖北当储粟，湖南当增兵。未几，除龙图阁待制，知平江府，请得节制许浦水军，诏可。郡有使臣，故海盗也，作宾使招诱其党，既至，慰勉之，锡衣物，又得强勇者几千人，置将以统之，号曰"义士"；复募郡城内外恶少亦几千人，号曰"壮士"。衣粮器械皆视官军，而轻捷善斗过之，于是海道不警，市井无哗。寻命参赞督府，兼权镇江府。请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闽新军二千人易旧军千

人，备不虞。朝廷难之，遂请祠。言者继及之，复召为户部侍郎。军兴之余，国力殚耗，见存金谷，仅支旬日。作宾考逋负，柅吏奸，阅三月即有半年之储。充馆伴使，兼权工部尚书。

会临安阙知府事，时相欲奏用作宾，力辞。除权户部尚书，以母忧解，服阕，授显谟阁直学士、知建宁府。入觐，乞申严诡户之禁。除宝谟阁学士、江西安抚兼知隆兴府。奏部内南安、南康、龙泉三县，迫近溪峒，三县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乡，曰莲塘，并永新县之胜乡砦，宜就委帅、宪两司择才辟置，量加赏格。又乞诏诸道监司分诣州郡，选禁军，精练阅，改刺其懦弱者为厢军。在郡撙钱二十余万缗，僚属请献诸朝，作宾谓平生未尝献羡，以半归帅司犒师，半隶本府。除焕章阁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进显谟阁学士致仕，卒于家，赠金紫光禄大夫。

论曰：李衡进退雍容，几于闻道。王自中、家愿奇迈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称。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崇宁、大观而后，奸佞擅权，爵赏冒滥，驯至覆亡。高、孝重绳纠封驳之司，张纲抑令ＳＫ恩，大经劾韩俣、斥董琏，人人振扬风采，正气稍伸矣。时则有若洸、濛、淙、章、作宾，班班有善，同传亦宜。

列传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晋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卒庐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学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于母家，母亲督课之。

绍兴二十年，第进士，授徽州户曹。中博学宏词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学录，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书省正字。馆职复召试自此始。兼国史院编修官，除监察御史。

孝宗践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旧见卿文，其以近作进。"上初御经筵，必大奏："经筵非为分章析句，欲从容访问，裨圣德，究治体。"先是，左右史久不除，并记注壅积，必大请言动必书，兼修月进。乃命必大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中书舍人。侍经筵，尝论边事，上以蜀为忧，对曰："蜀民久困，愿诏抚谕，事定宜宽其赋。"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

权给事中，缴驳不辟权幸。翟婉容位官吏转行碍止法，争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金索讲和时旧礼，必大条奏，请正敌国之名，金为之屈。

曾觌、龙大渊得幸，台谏交弹之，并迁知阁门事，必大与金安节不书黄，且奏曰："陛下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二人委曲迁就，恐人言纷纷未止也。"明日宣手诏，谓："给舍为人鼓扇，太上时小事，安敢尔！"必大入谢曰："审尔，则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举职，但欲破朋党、明纪纲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请祠去。

久之，差知南剑州，改提点福建刑狱。入对，愿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除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兼领史职。郑闻草必大制，上改窜其末，引汉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汉宣帝之言，亲制赞书，明示好恶。臣观西汉所谓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学之霍光。至于公孙弘、蔡义、韦贤，号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谓俗儒不达时宜。使宣帝知真儒，保至杂伯哉？愿平心察之，不可有轻儒名。"上喜其精洽，欲与之日夕论文。

德寿加尊号，必大曰：“太上万寿，而绍兴末议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皆称皇帝。”议遂定。赵雄使金，赍国书，议受书礼。必大立具草，略谓：“尊卑分定，或较等威；叔侄亲情，岂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尝谕国书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兼权兵部侍郎。奏请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寻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一日，诏同王之奇、陈良翰对选德殿，袖出手诏，举唐太宗、魏征问对，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优劣，苦不自觉，命必大等极陈当否。退而条陈：“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上善其言，为革二弊。江、湖旱，请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上嘉之。

兼侍讲，兼中书舍人。未几，辞直学士院，从之。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必大奏曰：“昨举朝以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误而止之矣。曾未周岁，此命复出。贵戚预政，公私两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严疾速撰入。济、必大予宫观，日下出国门。”说露章荐济、必大，于是济除温州，必大除建宁府。济被命即出，必大至丰城称疾而归，济闻之大悔。必大三请祠，以此名益重。

久之，除敷文阁待制兼侍读、兼权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上劳之曰：“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寻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储才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储才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气，卒致裔夷之祸。秦桧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愿陛下储才于闲暇之日。”

上日御球场，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阅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属在圣躬，愿自爱。”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衔橛之变乎？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升兼侍读，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学士。

久雨，奏请减后宫给使，宽浙郡积逋，命省部议优恤。内直宣引，论：“金星近前星，武士击球，太子亦与，臣甚危之。”上俾语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驱驰，臣安敢劝以违命，陛下勿命之可

也。”

乞归，弗许。上欲召人与之分职，因问：“吕祖谦能文否？”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进吏部兼承旨。诏礼官议明堂典礼，必大定圜丘合宫互举之议。被旨撰《选德殿记》及《皇朝文鉴序》。必大在翰苑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实曾觌所荐，而必大不知。

除参知政事，上曰：“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议事，执政更无语，何也？”必大曰：“大臣自应互相可否。自秦桧当国，执政不敢措一辞，后遂以为当然。陛下虚心无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隐，则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诏求言。宰相谓此诏一下，州郡皆乞振济，何以应之，约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侪阻隔之，何以塞公论。”

有介椒房之援求为郎者，上俾谕给舍缴驳，必大曰：“台谏、给舍与三省相维持，岂可谕意？不从失体，从则坏法。命下之日，臣等自当执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当予而不予则有怨，不当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责，非任怨也。”除知枢密院。上曰：“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三省本未可辍卿也。”

山阳旧屯军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镇江一军五千，必大曰：“山阳控扼清河口，若今减而后增，必致敌疑。扬州武锋军本屯山阳者，不若岁拨三千，与镇江五千同戍。”郭杲请移荆南军万二千永屯襄阳，必大言：“襄阳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于是留二千人。上谕以“金既还上京，且分诸子出镇，将若何？”必大言：“敌恫疑虚喝，正恐我先动。当镇之以静，惟边将不可不精择。”

拜枢密使。上曰：“若有边事，宣抚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诸军升差籍，时点召一二察能否，主帅悚激，无敢容私。创诸军点试法，其在外解发而亲阅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将二人不能开弓，乞罢军。上曰：“此枢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谋帅，必大曰：“与其私举，不若明扬。”令侍从、管军荐举。或传大石林牙将加兵于金，忽鲁大王分据上京，边臣结约夏国。必大皆屏不省，劝上持重，勿轻动。既而所传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见之明。”

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此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秀州乞减大军总制钱二万，

吏请勘当，必大曰：“此岂勘当时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异，必大曰：“各尽所见，归于一是，岂可尚同？陛下复祖宗旧制，命三省覆奏而后行，正欲上下相维，非止奉行文书也。”

高宗升遐，议用显仁例，遣三使诣金。必大谓：“今昔事殊，不当畏敌曲徇。”止之。贺正使至，或请权易淡黄袍御殿受书，必大执不可，遂为缟素服，就帷幄引见。十五年，思陵发引，援熙陵吕端故事，请行，乃摄太傅，为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济国公。

十一月，留身乞去，上奖劳再三。忽宣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须卿且留。”必大言：“圣体康宁，止因孝思稍过，何遽至倦勤。”上曰：“礼莫大于事宗庙，而孟飨多以病分诣；孝莫重于执丧，而不得自至德寿宫。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赐绍兴传位亲札。辛卯，命留身议定。二月壬戌，又命预草诏，专以奉几筵、侍东朝为意。拜左丞相、许国公。参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内禅意谕二府。二月辛酉朔，降传位诏。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与子，盛典再见，度越千古。顾自今不得日侍天颜。”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赖卿等协赞新君。”

光宗问当世急务，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国公。李巘草二相制，抑扬不同，上召巘令帖麻改定，既而斥巘予郡。必大求去。

何澹为司业，久不迁，留正奏选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为谏长，遂首劾必大。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澹论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观使。判隆兴府，不赴，复除观文殿学士、判潭州，复大观文。坐所举官以贿败，降荥阳郡公。复益国公，改判隆兴，辞，除醴泉观使。

宁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圣孝，曰敬天，曰崇俭，曰久任。庆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

先是，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韩侂胄，逐陈自强，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伪徒，私植党与，诏降为少保。自庆元以后，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

二年，复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赠太师，谥文忠。宁宗题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号平园老叟，著书八十一种，有《平园集》二百卷。尝建三忠堂于乡，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为文记之，盖绝笔也。一子，纶。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从效，事太祖，为清远军节度使，封鄂国公。绍兴十三年，第进士，授南恩州阳江尉、清海军节度判官。

龚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盗脏满五贯死，海盗加等。小民饵利，率身陷重辟。请镂梓海上，使户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荐，赴都堂审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荐于上。得对，正言："国家右文而略武备，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承平日久，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孝宗嘉叹，书札中要语下三省施行。

知循州，陛辞，言："士大夫名节不立，国家缓急无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阙，死义者少，因乱谋利者多。今欲恢复，当崇尚名节。"上益喜，明日谕辅臣："留正奏事，议论耿耿，可与职事官。"除军器监簿，历官考功郎官。太常谥叶义问"恭简"，正覆谥，言："义问将兵出疆，不知敌人情伪，及金犯边，督视寡谋，几至败事。"下太常更议，时论韪之。

擢起居舍人，寻权中书舍人。光宗自东宫朝，顾见正，谓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乃请于上，兼太子左谕德。正言："记注进御，非设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诏从之。

为中书舍人兼侍讲，兼权兵部侍郎，除给事中。张说子荐往视镇江战舰，挟势游观，沉舟溺卒，除知阁门事、枢密副承旨，正封对还词头。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为邑人所讼，不宜任风宪。"

兼权吏部尚书，言："用人莫先论相。陛下志在恢复，而相位不能任辅赞。望精选人才，与图大计。"时相益不乐，以显谟阁直学士出知绍兴府。

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帅脏六十万，有诏核责。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显谟合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寻复职。知赣州，奏减上供米，不报。及为相，蠲一万八千石。知隆兴府。

进龙图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价，岁减酒课三十八万。乾道初，羌酋奴儿结越大渡河，据安静砦，侵汉地几百里。正密授诸将方略，擒奴儿结以归，尽俘其党，羌平。进敷文阁学

士，寻诏赴行在。正在蜀以简素化民，归装仅书数箧，人服其清。

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孝宗密谕内禅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参决侍立，上顾谓太子曰："留正纯诚可托。"

光宗受禅，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随龙恩擢知阁门事，声势浸盛。正列其招权预政状，乞斥逐，上意犹未决。会副参阙，特立谒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迁左相，叶翥、张枸当择一人执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诏特立提举兴国宫。孝宗闻之，曰："真宰相也。"

绍熙元年，进左丞相。正谨法度，惜名器，豪发不可干以私。引赵汝愚首从班，卒与之共政。用黄裳为皇子嘉王翊善，世号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墙外非便，乃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东宫，则朝夕相见甚顺。"又奏："太子，天下本。《传》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汉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阁而正储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合已久，宜早正储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报。检《汉文帝纪》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吕诲、张方平两奏，节其要语缴奏。

上不豫，外议汹汹，正与同列间至福宁殿奏事，处分得宜，人情以安。进封申国公。上疾浸平，正乞归政，不许。

初，正帅蜀，虑吴氏世将，谋去之。至是，朝廷议更蜀帅，正言："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丘崈行。及吴挺死，韩侂胄为吴氏地，使吴曦世袭。正力请留曦环卫，遣张诏代挺。后数岁，曦入蜀，卒稔变。

寿皇圣政成，进少保，封卫国公。李端友以椒房亲，手诏除郎，正缴还，上不纳，复执奏曰："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今端友依凭内援，恐累圣德。"姜特立除浙东副总管，寻召赴行在，正引唐宪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罢相。上批："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天下至大，机务至烦，事出于是，则人无异词，可以固执；事出于非，则众论纷起，必须惟是之从。臣恐自此以往，事无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说，言路遂塞。"因缴进前后锡赉及告敕，待罪范村，乞归田里，不许。

寿圣太后将以冬至上尊号册宝，以正为礼仪使，摄太傅。于是上遣左司徐谊谕旨，正复入都堂视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册宝礼成，拜不傅，封鲁国公。正力辞。

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数请车驾过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谏，随至福宁殿门。正退上疏，言极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执丧，正率同列屡奏，乞早正嘉王储位，又拟指挥付学士院降诏。寻有手诏："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正得之始惧，请对，复不报。即出国门，上表请老，末曰："愿陛下速回渊鉴，追悟前非，渐收人心，庶保国祚。"

正始议以上疾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若终丧未倦勤，当复辟。设议内禅，太子可即位。时从臣郑湜奏与正同。既而赵汝愚以内禅请于宪圣，正谓："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论既违，以肩舆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以正为大行攒宫总护使，宁宗即位。入谢，复出。宪圣命速宣押，时汝愚亦以为请，上亲札，遣使召正还。

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复相。入贺，且请车驾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寿康宫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诏悉从之。进少傅，屡辞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宝，当遇事从简，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实非颁爵之时。"

韩侂胄浸谋预政，数诣都堂，正使省吏谕之曰："此非知阁日往来之地。"侂胄怒而退。会经筵晚讲赐坐，正执奏以为非，上不怿。侍御史黄度论马大同罪，正拟度补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请推恩随龙人，上曰："朕未见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积数事失上意，侂胄从而间之。八月，手诏正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寻又以谏议大夫张叔椿言，落职。

庆元元年六月，诏正以上皇付正手诏八字进入，宣付史馆。复观文殿大学士。

初，刘德秀自重庆入朝，未为正所知，谒正客范仲黼请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静。"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为谏议大夫，论正四大罪，褫职，自是弹劾无虚岁。以张釜言，责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给事中谢源明封还录黄，量移南剑州，再许自便。

复光禄大夫、提举洞霄宫。上章乞纳禄，诏复元官职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旧官光禄大夫致仕。俄复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进封魏国公，复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开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赠太师。

正出处大致如绍熙去国，耻与姜特立并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复入，议者犹惜其去之不勇。首发大议，蚤正嘉王储位，遂致言者深文，指为弃国，岂弘毅有所不足耶？或问范仲黼："留、赵二公处变不同如何？"仲黼曰："赵，同姓之卿也；留则异姓之卿，反复之而不听，则去。"闻者以为名言。

有《诗文》、《奏议》、《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宝庆三年，谥忠宣。子恭、丙、端，皆为尚书郎。孙元英，工部侍郎；元刚，起居舍人。

胡晋臣，字子远，蜀州人。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辅荐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对，疏当今士俗、民力、边备、军政四弊。试学士院，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

轮对，论三事：一，无忽讲读官，以仁宗为法；二，责谏官以纠官邪，责宰相以抑奔竞；三，广听纳、通下情，以销未形之患。又极论近幸，上览奏色动。晋臣口陈甚悉，至论及两税折变，天威稍霁，首肯久之。

赵雄时秉政，手诏下中书问近幸姓名。晋臣翼日至中书，执政诘其故，晋臣曰：习招权，丞相岂不知之？"即条具大者以闻。上感悟，自是近习严惮。

晋臣以亲年高，求外补，知汉州，除潼川路提点刑狱，以忧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见，曰："选将帅，广常平，治渠堰，更铨法，通楮币。上谓辅臣曰："胡晋臣言可行。"

除度支郎，累迁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职。侍郎林栗与熹论《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为傲慢。晋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论归重。

光宗嗣位，迁工部侍郎，除给事中，每以裁滥恩、惜名器为重，内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正谢日，上命

条上军政利害。既而朝重华宫，孝宗谓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闻外庭亦无异词。”晋臣拜谢。

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上自南郊后久不御朝，晋臣与丞相留正同心辅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陈，以温凊定省为先，次及亲君子、远小人、抑侥幸、消朋党，启沃剀切，弥缝缜密，人无知者。未几，薨于位，赠资政殿学士，谥文靖。

论曰：谋大事，决大议，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时俱以相业称，然必大纯笃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宁禅受之际，惧祸而去，其可为有立乎哉？若胡晋臣争论朱熹，则侃侃有守者也。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赵汝愚 子崇宪

赵汝愚，字子直，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居饶之余干县。父善应，字彦远，官终修武郎、江西兵马都监。性纯孝，亲病，尝刺血和药以进。母畏雷，每闻雷则披衣走其所。尝寒夜远归，从者将扣门，遽止之曰："无恐吾母。"露坐达明，门启而后入。家贫，诸弟未制衣不敢制，已制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尝之。母丧，哭泣呕血，毁瘠骨立，终日俯首柩傍，闻雷犹起，侧立垂涕。既终丧，言及其亲，未尝不挥涕，生朝必哭于庙。父终肺疾，每膳不忍以诸肺为羞。母生岁值卯，谓卯兔神也，终其身不食兔。闻四方水旱，辄忧形于色。江、淮警报至，为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会宴，善应怅然曰："此宁诸君乐饮时耶！"众为失色而罢。故人之孤女，贫无所归，善应聘以为己子妇。有尝同僚者死不克葬，子佣食他所，善应驰往哭之，归其子而予之赀，使葬焉。道见病者必收恤之，躬为煮药。岁饥，旦夕率其家人辍食之半，以饲饥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坏，惧百虫之游且蛰者失其所也。晋陵尤袤称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陈俊卿题其墓碣曰："宋笃行赵公彦远之墓。"

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擢进士第一，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孝宗方锐意恢复，始见，即陈自治之策，孝宗称善，迁校书郎。知阁门张说擢签书枢密院事，汝愚不往见，率同列请祠，未报。会祖母讣至，即日归，因自劾，上不加罪。

迁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转运判官，入为吏部郎兼太子侍讲。迁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内侍陈源有宠于德寿宫，添差浙西副总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贯典兵，卒开边衅，源不宜使居总戎之任。"孝宗喜，诏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职。旧制，密院文书皆经门下省，张说在西府，托言边机不宜泄。汝愚谓："东西二府朝廷治乱所关，中书庶政无一不由东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旧制。

权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论知阁王抃招权预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陛辞，言国事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诸羌蛮相挺为边患，汝愚至，悉以计分其势。孝宗谓其有文武威风，召还。

光宗受禅，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处义论其稽命，除知潭州，辞，改太平州。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

绍熙二年，召为吏部尚书。先是，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光宗于东宫，及即位为贵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风雨暴至，光宗震惧，及斋宿青城，贵妃暴薨，驾还，闻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驰白孝宗，孝宗仓卒至南内，问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责。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对。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于重华宫，至是往往以传旨免，至会庆节上寿，驾不出，冬至朝贺又不出，都人以为忧。汝愚往复规谏，上意乃悟。汝愚又属嗣秀王伯圭调护，于是两宫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诣北内，从容竟日。

四年，汝愚知贡举，与监察御史汪义端有违言。汝愚除同知枢密院事，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诋汝愚植党沽名，疏上，不纳。又论台谏、给舍阴附汝愚，一切缄默，不报。论汝愚发策讥讪祖宗，又不报。汝愚力辞，上为徙义端军器监。给事中黄裳言："汝愚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义端实忌贤，不可以不黜。"上乃黜义端补郡，汝愚不获已拜命。未几，迁知枢密院事，辞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对曰："臣非敢久辞。臣尝论朝廷数事，其言未见用，今陛下过重华，留正复相，天下幸甚。惟武兴未除帅，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张诏代领武兴军，汝愚乃受命。

光宗之疾生于疑畏，其未过宫也，汝愚数从容进谏，光宗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后殿，丞相率同列入，请上诣重华宫侍疾，从臣、台谏继入，阁门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内。越二日，宰相又请对，光宗令知阁门事韩侂胄传旨云："宰执并出。"于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闻之忧甚，嗣秀王简丞相传孝宗意，令宰执复入。侂胄奏曰："昨传旨令宰执出殿门，今乃出都门。"请自往宣押，汝愚等乃还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华大阉扣宰执私第，报孝宗崩，中书以闻，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视朝，持其札不上。次日，上视朝，汝愚以提举重华宫关礼状进，上乃许过北内，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诣重华宫发丧。壬寅，将成服，留正与汝愚议，介少傅吴琚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宪圣不许。正等附奏曰："臣等连日造南内请对，不获。累上疏，不得报。今当率百恭官请，若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然丧不可无主，祝文称'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寿皇之母也，

请摄行祭礼。”盖是时正、汝愚之请垂帘也，以国本系乎嘉王，欲因帘前奏陈宗社之计，使命出帘帏之间，事行庙堂之上，则体正言顺，可无后艰。而吴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与闻大计，此议竟格。

丁未，宰臣已下，待对和宁门，不报，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又不报。越六日再请，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拟旨以进，乞上亲批付学士院降诏。是夕，御批付丞相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见之惧，因朝临佯仆于庭，密为去计。汝愚自度不得辞其责，念故事须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帅郭杲莫有以腹心语者。

会工部尚书赵彦逾至私第，语及国事，汝愚泣，彦逾亦泣，汝愚因微及与子意，彦逾喜。汝愚知彦逾善杲，因缪曰：“郭杲傥不同，奈何？”彦逾曰：“某当任之。”约明乃复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诸口，岂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后，以待彦逾之至。有顷，彦逾至，议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舆出城去，人心益摇，汝愚处之恬然。自吴琚之议不谐，汝愚与徐谊、叶适谋可以白意于慈福宫者，乃遣韩侂胄以内禅之意请于宪圣。侂胄因所善内侍张宗尹以奏，不获命，明日往，又不获命。侂胄逡巡将退，重华宫提举关礼见而问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礼令少俟，入见宪圣而泣。宪圣问故，礼曰：“圣人读书万卷，亦尝见有如此时而保无乱者乎？”宪圣曰：“此非汝所知。”礼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赖者赵知院，旦夕亦去矣。”言与泪俱。宪圣惊曰：“知院同姓，事体与他人异，乃亦去乎？”礼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为可恃耳。今定大计而不获命，势不得不去。去，将如天下何？愿圣人三思。”宪圣问侂胄安在，礼曰：“臣已留其俟命。”宪圣曰：“事顺则可，令谕好为之。”礼报侂胄，且云：“来早太皇太后于寿皇梓宫前垂帘引执政。”侂胄复命，汝愚始以其事语陈骙、余端礼，使郭杲及步帅阎仲夜以兵卫南北内，礼使其姻党宣赞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

是日，嘉王谒告不入临，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礻覃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诣大行前，宪圣垂帘，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执丧，臣等乞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继有‘念欲退闲’之语，取太皇太后处分。”宪圣曰：“既有御笔，相公当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书之史册，须议一指挥。”宪圣允诺。汝愚袖出所拟太皇太后指挥以进，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览毕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当取嗣君处分。然恐两宫父子间有

难处者，须烦太皇太后主张。”又奏：“上皇疾未平，骤闻此事，不无惊疑，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本宫，任其责。”遂召舜卿至帘前，面喻之。宪圣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辞曰：“恐负不孝名。”汝愚奏：“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皇何地？”众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宁宗诣几筵殿，哭尽哀。须臾，立仗讫，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华殿东庑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讫，行禫祭礼。汝愚即丧次，召还留正长百僚，命朱熹待制经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张叔椿请议正弃国之罚，汝愚为迁叔椿官。

是月，上命汝愚兼权参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职，乃除特进、右丞相。汝愚辞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乃命以特进为枢密使，汝愚又辞特进。孝宗将攒，汝愚议攒宫非永制，欲改卜山陵，与留正议不合。侂胄因而间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辞至再三，不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来谒，故不见，侂胄惭忿。签书枢密罗点曰：“公误矣。”汝愚亦悟，复见之。侂胄终不怿，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进对，以为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当以厚赏酬劳，勿使预政，而汝愚谓其易制不为虑。

右正言黄度欲论侂胄，谋泄，以内批斥去。熹因讲毕，奏疏极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疏入，遽出内批，除熹宫观。汝愚袖批还上，且谏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许。吏部侍郎彭龟年力陈侂胄窃弄威福，为中外所附，不去必贻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内批龟年与郡，侂胄势益张。

侂胄恃功，为汝愚所抑，日夜谋引其党为台谏，以摈汝愚。汝愚为人疏，不虞其奸。赵彦逾以尝达意于郭杲，事定，冀汝愚引与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惬，与侂胄合谋。陛辞日，尽疏当时贤者姓名，指为汝愚之党，上意不能无疑。汝愚请令近臣举御史，侂胄密谕中司，令荐所厚大理寺簿刘德秀，内批擢德秀为察官，其党牵联以进，言路遂皆侂胄之人。会黄裳、罗点卒，侂胄又擢其党京镗代点，汝愚始孤，天子益无所倚信。于是中书舍人陈傅良、监察御史吴猎、起居郎刘光祖各先后斥去，群憸和附，疾正士如仇雠，而衣冠之祸始矣。

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

纲无遗。”侂胄然之，擢其党将作监李沐为正言。沐，彦颖之子也，尝求节度使于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罢右相，除观文殿学士、知福州。台臣合词乞寝出守之命，遂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国子祭酒李祥言：“去岁国遭大戚，中外汹汹，留正弃相位而去，官僚几欲解散，军民皆将为乱，两宫隔绝，国丧无主。汝愚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后世其谓何？”博士杨简亦以为言。李沐劾祥、简，罢之。太府丞吕祖俭亦上书诉汝愚之忠，诏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ＴＬ、林仲麟、蒋傅、徐范等伏阙言：“去岁人情惊疑，变在朝夕。当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本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为利，今上下安恬，乃独有异志乎？”书上，悉送五百里外羁管。

侂胄忌汝愚益深，谓不重贬，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观文。监察御史胡纮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责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尝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后翼宁宗以素服登大宝，盖其验也，而谗者以为言。时汪义端行词，用汉诛刘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杀之意。迪功郎赵师召亦上书乞斩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谓诸子曰：“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为守臣钱鋈所窘，暴薨，天下闻而冤之，时庆元二年正月壬午也。

汝愚学务有用，常以司马光、富弼、韩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闻于师友，如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诗文十五卷、《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类宋朝诸臣奏议》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指，所得廪给悉分与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自奉养甚薄，为夕郎时，大冬衣布裘，至为相亦然。

汝愚既殁，党禁浸解，旋复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已而赠少保。侂胄诛，尽复元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庭，追封福王，其后进封周王。子九人，崇宪其长子也。

崇宪，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应对策第一，时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谢。孝宗顾近臣曰：“汝愚年几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复以

进士对策，擢甲科。上谓执政曰：“此汝愚子，岂即前科取应第一人者耶？”

崇宪初仕为保义郎、监饶州赡军酒库，换从事郎、抚州军事推官。汝愚帅蜀，辟书写机宜文字，改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监西京中岳庙。汝愚既贬死，海内愤郁，崇宪阖门自处。居数年，复汝愚故官职，多劝以仕。

改奉议郎、知南昌县事，奉行荒政，所活甚众。升籍田令，制曰：“尔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谗毁，思其功而录其子，国之典也。”崇宪拜命感泣，陈疏力辞，以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宠光，非公朝所以劝忠孝、厉廉耻之意。”俄改监行在都进奏院，复引陈瓘论司马光、吕公著复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陈下三省集议：“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论，即近日恩典皆为冒滥，先臣复官赐谥，与臣新命，俱合追寝。如公论果谓诬蔑，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谗谤既辨，忠节自明，而宪圣慈烈皇后拥佑之功德益显。然后申饬史官、改正诬史，垂万世之公。”

又请正赵师召妄贡封章之罪，究蔡琏与大臣为仇之奸，毁龚颐正《续稽古录》之妄。诏两省史官考订以闻。已而吏部尚书兼修国史楼钥等请施行如章，从之。及诬史未正，复进言，其略谓：“前日史官徒以权臣风旨，刊旧史、焚元稿，略无留难。今诏旨再三，莫有慨然奋直笔者，何小人敢于为恶，而谓之君子者顾不能勇于为善耶？”闻者愧之。其后玉牒、日厉所卒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因崇宪请也。

未几，赠汝愚太师，封沂国公，擢崇宪军器监丞，改太府监丞，迁秘书郎，辞，弗许。寻为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尝因闵雨求言，乃上封事，谓：“今日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人才，国之元气，而忠鲠摈废之士，死者未尽省录，存者未悉褒扬。言论，国之风采，其间输忠亡隐，有所规益者，岂惟奖激弗加，盖亦罕见施用；偷安取容，无所建明者，岂惟黜罚弗及，或乃遂阶通显。”至若勉圣学以广聪明，教储贰以固根本，戒宰辅大臣同寅尽瘁以济艰难，责侍从台谏思职尽规以宣壅蔽，防左右近习窃弄之渐，察奸憸余党窥伺之萌，皆恳恳为上言之。

请外，知江州。郡民岁苦和籴，崇宪疏于朝，永蠲之。且转籴旁郡谷别廪储之，以备岁俭。瑞昌民负茶引钱，新旧累积，为缗十七万有奇，皆困不能偿，死则以责其子孙犹弗贷。会新券行，视旧价几倍蓰，崇宪叹曰：“负茶之民愈困矣。”亟请以新券一偿旧券二，诏从之。盖受赐者千余家，刻石以纪其事。修陂塘以广溉灌，凡数千所。提举江西常

平兼权隆兴府及帅漕司事，迁转运判官仍兼帅事。

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岁久浸移为它用。崇宪至，寻修复，立规约数十条，以愈疾之多寡为赏罚。弃儿于道者，亦收鞠之。社仓久敝，访其利害而更张之。、

以兵部郎中召，寻改司封，皆固辞，遂直秘阁、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静江之属邑十，地肥硗略等，而阳朔、修仁、荔浦之赋独倍焉。自张栻奏减之余，人犹以为病。崇宪请再加蠲减，诏递损有差，三县民立祠刻石。琼守非才，激黎峒之变，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萝蔓峒者仍岁寇钞为暴，实民何向父子阴诱导之。崇宪捐金缯付小校使系以来，置之法。因严民夷交通之禁，使边民相什伍，寇至则鸣鼓召众，先后掩击，俘获者赏，不至者有惩。先是，部内郡邑有警，辄移统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县半之。崇宪谓根本单虚，非所以窒奸萌，乃于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数，而敛戍者以归。邕为边要害地，自狄青平侬智高，所以设韩捍防者甚至，岁久浸弛，而溪峒日强。崇宪条上其议，朝廷颇采其言，然未及尽用也。

崇宪天性笃孝，居父丧，月余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实，终丧不饮酒食肉，比御犹弗入者久之。

论曰：自昔大臣处危疑之地，而能免于祸难者盖鲜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亲为宰辅，四国流言，而周公不免于居东之忧，非天降风雷之变，以彰周公之德而启成王之衷，则所谓《金滕》之书，固无因而关于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则天意之所以属于周而绵八百载之丕祚者，实系于兹。不然，周其殆哉！

赵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贤固不及周公，其位与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丧无主，中外汹汹，一时大臣有畏难而去者矣。汝愚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顷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谓盛矣。然不几时，卒为韩侂胄所构，一斥而遂不复返，天下闻而冤之。于此见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驯至于不可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

汝愚父以纯孝闻，而子崇宪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谓世济其美者已。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彭龟年 黄裳 罗点 黄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陈骙 黄黼 詹体仁

彭龟年，字子寿，临江军清江人。七岁而孤，事母尽孝。性颖异，读书能解大义。及长，得程氏《易》读之，至忘寝食，从朱熹、张栻质疑，而学益明。登乾道五年进士第，授袁州且春尉、吉州安福丞。郑侨、张杓同荐，除太学博士。

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以论带御器械吴端，徙太府少卿，龟年上疏乞复其位，贻书宰相云："祖宗尝改易差除以伸台谏之气，不闻改易台谏以伸幸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迁国子监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荐，为御史台主簿。改司农寺丞，进秘书郎兼嘉王府直讲。

光宗尝亲郊，值暴风雨感疾，大臣希得进见。久之，疾平，犹疑畏不朝重华宫。龟年以书谯赵汝愚，且上疏言："寿皇之事高宗，备极子道，此陛下所亲睹也。况寿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圣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过宫日分，陛下或迟其行，则寿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盖为陛下辞责于人，使人不得以窃议陛下，其心非不愿陛下之来。自古人君处骨肉之间，多不与外臣谋，而与小人谋之，所以交斗日深，疑隙日大。今日两宫万万无此。然臣所忧者，外无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又言："使陛下亏过宫定省之礼，皆左右小人间谍之罪。宰执侍从但能推父子之爱，调停重华；台谏但能仗父子之义，责望人生。至于疑间之根，盘固不去，曾无一语及之。今内侍间谍两宫者固非一人，独陈源在寿皇朝得罪至重，近复进用，外人皆谓离间之机必自源始。宜亟发威断，首逐陈源，然后肃命銮舆，负罪引慝，以谢寿皇，使父子欢然，宗社有永，顾不幸欤？"居亡何，光宗朝重华，都人欢悦。寻除起居舍人，入谢，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学识人，念非卿无可者。"

龟年述祖宗之法为《内治圣鉴》以进。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龟年曰："臣是书大抵为宦官、女谒之防，此曹若见，恐不得数经御览。"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龟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记注人君言动为职，车驾不过宫问安，如此书者又数十矣，恐非所以示后。"有旨幸玉津园，龟年奏："不奉三宫，而独出宴游，非礼也。"又言："陛下误以臣充嘉王府讲读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闻有身教，有言

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岂若身之切哉。”

绍熙五年五月，寿皇不豫，疾浸革，龟年连三疏请对，不获命。属上视朝，龟年不离班位，伏地扣额久不已，血渍鹜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龟年奏：“今日无大于不过宫。”光宗曰：“须用去。”龟年言：“陛下屡许臣，一入宫则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实痛心。”同知枢密院余端礼曰：“扣额龙墀，曲致忠恳，臣子至此，为得已邪？”上云：“知之。”

孝宗崩，宁宗受禅，是夕召对，宁宗蹙额云：“前但闻建储之义，岂知遽践大位，泣辞不获，至今震悸。”龟年奏：“此乃宗祏所系，陛下安得辞，今日但当尽人子事亲之诚而已。”因拟起居札子，乞日进一通。又与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过宫之礼，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谢。宁宗朝泰安宫，至则寝门已闭，拜表而退。

时议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无徙宫之意。龟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华一宫岂为不足哉？陛下居狭处，太上居宽处，天下之人必有谅陛下之心者。”于是宫不果建。迁中书舍人。刘庆祖已带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随龙人落阶官，龟年缴奏，宁宗批：“可与书行。”龟年奏：“臣非为庆祖惜此一官，为朝廷惜此一门耳。夫‘可与书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书矣，使不可行，岂敢因再令而遂书哉？”宁宗尝谓：“退朝无事，恐自怠惰，非多读书不可。”龟年奏：“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

一日，御笔书朱熹、黄裳、陈傅良、彭龟年、黄由、沈有开、李巘、京镗、黄艾、邓驯十人姓名示龟年云：“十人可充讲官否？”龟年对曰：“陛下若招来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厌人望，不可专以潜邸学官为之。”寻除侍讲，迁吏部侍郎，升兼侍读。龟年知事势将变，会暴雨震雷，因极陈小人窃权、号令不时之弊。遣充金国吊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与龟年约共论韩侂胄之奸，会龟年护客，熹以上疏见绌，龟年闻之，附奏云：“始臣约熹同论此事。今熹既罢，臣宜并斥。”不报。迨归，见侂胄用事，权势重于宰相，于是条数其奸，谓：“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上览奏甚骇，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谓如此。”批下中书，予侂胄祠，已乃复入。

龟年上疏求去，诏侂胄与内祠，龟年与郡，以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龟年丐祠，庆元二年，以吕棐言落职；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复元官。起知赣州，以疾辞，除集英殿修撰、提举冲佑观。开禧二年，以待制宝谟阁致仕，卒。

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其爱君忧国之忱，先见之识，敢言之气，皆人所难。晚既投闲，悠然自得，几微不见于颜面。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不变者，龟年于关、洛书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训蒙》，盖始终特立者也。闻苏师旦建节，曰："此韩氏之阳虎，其祸韩氏必矣。"及闻用兵，曰："祸其在此乎？"所著书有《经解》、《祭仪》、《五致录》、奏议、外制。

侂胄诛，林大中、楼鑰皆白其忠，宁宗诏赠宝谟阁直学士。章颖等请易名，赐谥忠肃。上谓颖等曰："彭龟年忠鲠可嘉，宜得谥。使人人如此，必能纳君于无过之地。"未几，加赠龙图阁学士，而擢用其子钦。

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成人。少颖异，能属文。登乾道五年进士第，调巴州通江尉。益务进学，文词迥出流辈，人见之曰："非复前日文叔矣。"

时蜀中饷师，名为和籴，实则取民。裳赋《汉中行》，讽总领李蘩，蘩为罢籴，民便之。改兴元府录事参军。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荐，召对，论蜀兵民大计。迁国子博士，以母丧去。宰相进拟他官，上问裳安在，赐钱七十万。除丧，复召。

时光宗登极，裳进对，谓："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利便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富国强兵，当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课吏治。捍内御外，当有缓急之备，不可不立重镇。"其论行都，以为就便利之势，莫若建康。其论吏治，谓立品式以课其功，计资考以久其任。其论重镇，谓自吴至蜀，绵亘万里，曰汉中，曰襄阳，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当为五镇，以将相大臣守之，五镇强则国体重矣。除太学博士，进秘书郎。

迁嘉王府翊善，讲《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号令诸侯，则王不足为王；帝不能统御郡镇，则帝不足为帝。今之郡县，即古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号令诸侯，故《春秋》必书'王正月'，所以一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时不能十之四，然犹跨吴、蜀、荆、广、闽、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

统也，苟不能统御，则何以服之？”王曰：“何谓九都统？”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平祸乱。今大王年过之，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其可不汲汲于学乎？”

他日，王擢用东宫旧人吴端，端诣王谢，王接之中节。裳因讲《左氏》“礼有等衰”，问王：“比待吴端得重轻之节，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学，正当见诸行事。今王临事有区别，是得等衰之义矣。”王意益向学。于是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每进言曰：“为学之道，当体之以心。王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为儆戒。王谓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难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过重华宫，寿皇问所读书，王举以对，寿皇曰：“数不太多乎？”王曰：“讲官训说明白，忱心乐之，不知其多也。”寿皇曰：“黄翊善至诚，所讲须谛听之。”

裳久侍王邸，每岁诞节，则陈诗以寓讽。初尝制浑天仪、舆地图，侑以诗章，欲王观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其后又以王所讲三经为诗三章以进。王喜，为置酒，手书其诗以赐之。王尝侍宴宫中，从容为光宗诵《酒诰》，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诏劳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学问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纳。裳每劝讲，必援古证今，即事明理，凡可以开导王心者，无不言也。

绍熙二年，迁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台谏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势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

三年，试中书舍人。时武备寝弛，裳上疏曰：“寿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将士，士常恨不得效死以报。陛下诚能留意武事，三军之士孰不感激愿为陛下用乎？”又论：“荆、襄形势居吴、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捣襄阳，据江陵，按兵以守，则吴、蜀中断，此今日边备之最可忧也。宜分鄂渚兵一二万人屯襄、汉之间，以张形势而壮重地。”时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

未几，除给事中。赵汝愚除同知枢密院，监察御史汪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再疏丑诋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隶知其清明。义端所见，皆奴隶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于是义端与郡。

裳在琐闼甫一月，封驳无虑十数。韩侂胄落阶官，郑汝谐除吏部侍郎，裳皆缴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显谟阁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忧疑成疾，不过重华宫，裳入疏请五日一朝，至是复苦言之。上曰："内侍杨舜卿告朕勿过宫。"裳请斩舜卿，且以八事之目为奏，曰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不报。

裳尝病疽，及是忧愤，创复作，又奏：

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廪、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廪、浚井，在当时或有之。寿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寿皇之心，托陛下甚重，爱陛下甚至，故忧陛下甚切。违豫之际，焫香祝天，为陛下祈祷。爱子如此，则焚廪、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无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肃宗之事为忧乎？肃宗即位灵武，非明皇意，故不能无疑。寿皇当未倦勤，亲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逊之风，同符尧、舜，与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语明矣，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卫辄之事为忧乎？辄与蒯聩，父子争国。寿皇老且病，乃颐神北宫，以保康宁，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争心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孟子责善为疑乎？父子责善，本生于爱，为子者能知此理，则何至于相夷。寿皇愿陛下为圣帝，责善之心出于忠爱，非贼恩也，陛下何疑焉？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为疑，臣以理推之，初无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间，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乱。故天变则疑而不知畏，民困则疑而不知恤，疑宰执专权则不礼大臣，疑台谏生事则不受忠谏，疑嗜欲无害则近酒色，疑君子有党则庇小人。事有不须疑者，莫不以为疑。乃若贵为天子，不以孝闻，敌国闻之，将肆轻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小人将起为乱，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中外官军，岂无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为疑，颠倒错乱，莫甚于此，祸乱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过，整圣驾，谒两宫，以交父子之欢，则四夷向风，天下慕义矣。

会寿皇不豫，中外忧危，裳抗声谏。上起入宫，裳挽其裾随之至宫门，挥涕而出。乃连章请外，谓："臣职有三：曰待制，曰侍讲，曰翊

善。今使供待制之职乎？则当日夕求对以救主失，今不过宫，有亏子道，前后三谏而不加听，是待制之职可废也。将使供侍讲之职乎？则当引经援古，劝君以孝，今不问安，不视疾，大义已丧，复讲何书乎？是侍讲之职可废也。将使供翊善之职乎？当究义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寿皇，臣将何说以劝皇子乎？是翊善之职可废也。”因出关待命。及闻寿皇遗诏，乃亟入临。

宁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礼部尚书，寻兼侍读。力疾入谢，奏曰：

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又《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谓“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谓“鲜克有终”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请略举已行之事论之。

陛下初理万机，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虽终身守之可也。臣恐数年之后，亦欲出意作为，躬亲听断，左右迎合，因谓陛下事决外庭，权不归上，陛下能不咈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专矣。夫以万机之众，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何所不至，臣之所忧者一也。

陛下奖用台谏，言无不听，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使台谏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终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台谏之言日关圣听，或斥小人之过，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习之罪，使陛下欲亲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无厌，左右迎合，因谓陛下奖用台谏，欲闻谠论，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奖用台谏，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恶者，专在台谏，陛下苟厌其多言，则为台谏者，将咋舌闭口，无所论列。君子日退，小人日进，而天下乱矣，臣之所忧者二也。

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身言之：曰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数年之后，能保常如今日乎？

又引魏征十渐以为戒，恳恳数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除授之际，大臣多有不知，臣闻之忧甚而病剧。”盖是时韩侂胄已潜弄威柄，而宰相赵汝愚未之觉，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时时独语，

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吾已不可为，后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责者。"遂口占遗表而卒，年四十九。上闻之惊悼，赠资政殿学士。

裳为人简易端纯，每讲读，随事纳忠，上援古义，下揆人情，气平而辞切，事该而理尽。笃于孝友，与人言倾尽底蕴。耻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推贤乐善，出乎天性。所为文，明白条达。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尝与其乡人陈平父兄弟讲学，平父，张栻之门人也，师友渊源，盖有自来云。嘉定中，谥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孙子敏，刑部郎官。

罗点字春伯，抚州崇仁人。六岁能文。登游熙三年进士第，授定江节度推官。累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岁旱，诏求言，点上封事，谓："今时奸谀日甚，议论凡陋。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风不革，陛下虽欲大有为于天下，未见其可也。自旱叹为虐，陛下祷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动。及朝求谠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诬。独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则愿以所上封事，反覆详熟，当者审而后行，疑者咨而后决，如此则治象日著，而乱萌自消矣。"迁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

宁宗时以皇孙封英国公，点兼教授，入讲至晡时不辍，左右请少憩，点曰："国公务学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劝戒，为《鉴古录》以进。高宗崩，孝宗在谅暗，皇太子参决庶务，点时以户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讲，出使浙右，迁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宝位。会金有国丧，迫点易金带，点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从事。有死而已，带不可易。"又诘点不当称"宝位"，点曰："圣人大宝曰位，不加'宝"字，何以别至尊。"金人不能夺。

上尝谓点："卿旧为宫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惮启告。"点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盖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论，往往不忤人主，则忤贵近，不忤当路，则忤时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鲜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鲜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难进，则极所以主张而覆护之；念小人之难退，则尽所以烛察而堤防之。"

皇子嘉王年及弱冠，点言："此正亲师友、进德业之时，宜择端良忠

直之士，参侍燕间。”遂除黄裳为翊善。又言：“人主忧勤，则臣下协心；人主偷安，则臣下解体。今道涂之言，皆谓陛下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宰执奏陈，备礼应答，侍从庶僚，备礼登对，而宫中燕游之乐，锡赉奢侈之费，已腾于众口。强敌对境，此声岂可出哉！”

绍熙三年十一月日长至，车驾将朝贺重华宫，既而中辍。点言：“自天子达庶人，节序拜亲，无有阙者，三纲五常，所系甚大，不当以为常事而忽之。”上过宫意未决，点奏：“陛下已涓日过宫，寿皇必引领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且不可以无信，况人主之事亲乎？今陛下久阙温凊，寿皇欲见不可得，万一忧思感疾，陛下将何以自解于天下？”

尝召对便殿，点言：“近者中外相传，或谓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于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无是。”点曰：“臣固知之。窃意宫禁间或有撄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闾阎匹夫，处闺门逆境，容有纵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当风雨雷电既霁之余，湛然虚明，岂容复有纤芥停留哉？”上犹未过宫。点又奏：“窃闻嘉王生朝，称寿禁中，以报劬劳之德，父子欢洽，宁不动心，上念两宫延望之意。”十一月，点以言不见听，求去，不许。十二月，试兵部尚书。

五年四月，上将幸玉津园，点请先过重华，又奏曰：“陛下为寿皇子，四十余年一无闲言，止缘初郊违豫，寿皇尝至南内督过，左右之人自此谗间，遂生忧疑。以臣观之，寿皇与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辅政，百执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军、万姓皆无贰志，设有离间，诛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亏子道，众口谤讟，祸患将作，不可以不虑。”上曰：“卿等可为朕调护之。”黄裳对曰：“父子之亲，何俟调护。”点曰：“陛下一出，即当释然。”上犹未行。点乃率讲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尝不思寿皇。”对曰：“陛下久阙定省，虽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寿皇不豫，点又随宰执班进谏。阁门吏止之，点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执引上裾，点亟前泣奏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群臣随上入至福宁殿，内侍阖门，众恸哭而退。越三日，点随宰执班起居，诏独引点入。点奏：“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辄入宫禁乎？”点引辛毗事以谢，且言：“寿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见之不速耳。”

寿皇崩，点请上奔丧，许而不出，拜遗诏于重华宫。前后与侍从列奏谏请帝过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华，上书嘉王及面对口奏不预焉。宁宗嗣位，人心始定。拜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

密院事。上有事明堂，点扈从斋宫，得疾卒，年四十五。赠太保，谥文恭。

点天性孝友，无矫激崖异之行，而端介有守，义利之辨皎如。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点曰："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宰相赵汝愚尝泣谓宁宗曰："黄裳、罗点相继沦谢，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黄度，字文叔，绍兴新昌人。好学读书，秘书郎张渊见其文，谓似曾恐。隆兴元年进士，知嘉兴县。入监登闻鼓院，行国子监簿。言："今日养兵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阴复府卫以销募兵。"具《屯田》、《府卫》十六篇上之。

绍熙四年，守监察御史。蜀将吴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纳赂求袭位，若因而授之，恐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难之。后曦割关外四州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

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度上书切谏，连疏极陈父子相亲之义，且言："太白昼见犯天关，荧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为乱兵入宫。"以谏不听，乞罢去。又言："以孝事君则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亲，动经岁月，事亲如此，何以为事君之忠。"盖托已为谕，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又与台谏官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三人为今日祸根，罪大于李辅国。又言："孔子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夫人主有过，公卿大夫谏而改，则过不彰，庶人奚议焉。惟谏而不改，失不可盖，使闾巷小人皆得妄议，纷然乱生，故胜、广、黄巢之流议于下，国皆随以亡。今天下无不议圣德者，臣窃危之。"上犹不听。遂出修门，上谕使安职。度奏："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理难复入。"宁宗即位，诏复为御史，改右正言。

韩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国，侂胄知度尝与正论事不合，欲讽使挤之。度语同列曰："丞相已去，挤之易耳，然长小人声焰可乎？"侂胄骤窃政柄，以意所好恶为威福。度具疏将论其奸，为侂胄所觉，御笔遽除度直显谟阁、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权，天下所由以乱。今侂胄假御笔逐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为国之利也。"固辞。丞相赵汝愚袖其疏入白，诏以冲佑禄归养。俄知婺州，坐不发觉县令张元弼脏罪，降罢。自是纪纲一变，大权尽出侂胄，而党论起矣。然侂胄素严惮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辞，乃进宝文阁，奉祠如故。

侂胄诛，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朝论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还金，度以为辱国非之。权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屡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迁宝谟阁待制。始至，讼牒日千余，度随事裁决，日未中而毕。

进龙图阁，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赐金带以行。至金陵，罢科籴输送之扰，活饥民百万口，除见税二十余万，击降盗卞整，斩盗胡海首以献，招归业者九万家。侂胄尝募雄淮军，已收刺者十余万人，别屯数千人未有所属，度忧其为患，人给钱四万，复其役遣之。

迁宝谟阁直学士。度以人物为己任，推挽不休，每曰："无以报国，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请，不许，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趣入觐，论艺祖垂万世之统，一曰纯用儒生，二曰务惜民力。上纳其言。谢病丐去，遂以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归越，提举万寿宫。嘉定六年十月卒，进龙图阁学士，赠通奉大夫。

度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作《诗》、《书》、《周礼说》。著《史通》，抑僭窃，存大分，别为编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验远，可以据依，无迂陋牵合之病。又有《艺祖宪监》、《仁皇从谏录》、《屯田便宜》、《历代边防》行于世。婿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学吴下，视时人业科举，心陋之。从叶适讲学，顿悟捷得。为文词，雅丽精切，而皆达于时用，每以世道兴废为己任。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为池州教授。会度以言忤当路，御史劾度，并南罢之。度与南俱入伪学党。开禧三年，召试馆职。南对策诋权要，言者劾南，罢之，卒于家。

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准。自赐第授文林郎，终身不进官，两为馆职，数月止。既绝意当世，弊衣恶食，挟书忘昼夜，曰："此所以遗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学，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知抚州金谿县。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不听，纳告敕投劾而归。已而主太常寺簿。

光宗受禅，除监察御史。大中谓："国之大事在祀，沿袭不正，非所以严典礼，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实陪庙祀，见其祝于神

者，或舛于文；称于神者，或讹其字；所宜厚者，或简不虔；所宜先者，或废不用；更制器服，或岁月太疏；夙兴行事，或时刻太早：是皆礼意所未顺，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谓言事觉察，宜遵旧例。大中曰：“台臣不当逾分守，固如圣训，然必抗直敢言，乃为称职。”

迁殿中侍御史。奏言：“进退人才，当观其趣向之大体，不当责其行事之小节。趣向果正，虽小节可责，不失为君子；趣向不正，虽小节可喜，不失为小人。”又论：“今日之事，莫大于仇耻未复。此事未就，则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来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气，倡天下之义。此义既明，则事之条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陈贾以静江守臣入奏，大中极论其“庸回亡识，尝表裹王淮，创为道学之目，阴废正人。傥许入奏，必再留中，善类闻之，纷然引去，非所以靖国。”命遂寝。

绍熙二年春，雷电交作，有旨访时政阙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电，大雪继作，以类求之，则阴胜阳之明验也。盖男为阳，而女为阴，君子为阳，而小人为阴。当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间君子。当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谒之得行。”

司谏邓驺以言事移将作监，大中言：“台谏以论事不合而迁，臣恐天下以陛下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讲。知潭州赵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贤当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与郡。

时江、淮、荆、襄为国巨屏，而权任颇轻。大中言：“宜选行实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经理之任。旧制河北、陕西分为四路，以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中兴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桧罢三大将兵权，专归武臣，而江东、荆、襄帅臣不复领制置之职。宜仍旧制置，而以诸将为副，久其任，重其权，则边防立而国势张矣。”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

马大同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尝为刑部，固以深刻称。”章三上不报。又论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

报。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辞不拜，乃除大中直宝谟阁，而大同、之瑞俱与郡。

初，占星者谓朱熹曰："某星示变，正人当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贻书朝士曰："闻林和叔入台，无一事不中的，去国一节，风义凛然，当于古人中求之。"给事中尤袤、中书舍人楼钥上疏云："大中言官，当与被论者有别。"寻命知宁国府，又移赣州。宁宗即位，召还，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寻兼侍讲。知阁门事韩侂胄来谒，大中救之，无他语，阴请内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

会吏部侍郎彭龟年抗论侂胄，侂胄转一官与内祠，龟年除焕章阁待制与郡。大中同中书舍人楼钥缴奏曰："陛下眷礼僚旧，一旦龙飞，延问无虚日。不三数月间，或死或斥，赖龟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谓其以尽言得罪，恐伤政体。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远，不复侍左右。留者内祠，则召见无时。请留龟年经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则事体适平，人无可言者。"有旨："龟年已为优异，侂胄本无过尤，可并书行。"大中复同奏："龟年除职与郡以为优异，则侂胄之转承宣使非优异乎？若谓侂胄本无过尤，则龟年论事实出于爱君之忱，岂得为过？龟年既以决去，侂胄难于独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议。"不听。

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上书攻侂胄，谪置韶州，大中捄之。汪义端顷为御史，以论赵汝愚去，至是侂胄引为右史，大中驳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种，大中捐公帑治石筑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讹言夜有妖，大中谓此必黠贼所为，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请。给事中许及之缴驳，遂削职。后提举冲佑观。乞休致，复元职。监宗御史林采论列，再落职，寻复之。

大中罢归，屏居十二年，未尝以得丧关其心，作园龟潭之上，客至，撷杞菊，取溪鱼，觞酒赋诗，时事一不以挂口。客或劝大中通侂胄书，大中曰："吾为夕郎时，一言承意，岂闲居至今日耶？"客曰："纵不求福，盍亦免祸。"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祸可惧而免耶？"侂胄既召兵畔，大中谓："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

及侂胄诛，即召见，落致仕，试吏部尚书，言："吕祖俭以言侂胄得罪，死于瘴乡，虽赠官畀职，而公议未厌。彭龟年面奏侂胄过尤，朱熹论侂胄窃弄威柄，皆为中伤，降官镌职，卒以老死，宜优加旌表。其他因讥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轻重而旌别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嘉定改元，兼太子宾客。尝议讲和事，上曰："朕不惮屈己为民，讲和之后，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顿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灵之福也。"每语所亲云："吾年垂八十，岂堪劳勩，徒以和议未成，思体承圣训，以革弊幸为经久之计。傥初志略遂，即乞身而归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赠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谥正惠。

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胜衣，及其遇事而发，凛乎不可犯。自少力学，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议、外制、文集三十卷。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试春官第一，秦桧当国，以秦埙居其上。累官迁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兼太子谕德。太子尹临安，骙谓："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辞。崔渊以外戚张说进，除秘书郎兼金部郎，骙封还词头。

未几，出知赣州，易秀州。召还，首言："陛下锐意图治，群下急于自媒，争献强兵理财之计，及畀以职，报效蔑闻。宜杜邪谄之路。"再归故官，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淳熙五年，试中书舍人兼侍讲、同修国史。

上欲采晋、宋以下兴亡理乱之大端，约为一书，谓骙曰："惟卿与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宁国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罢。起知袁州。光宗受禅，召试吏部侍郎。绍熙元年，同知贡举兼侍讲。

二年春，雷雪，诏陈时政得失，骙疏三十条，如宫闱之分不严，则权柄移；内谒之渐不杜，则明断息；谋台谏于当路，则私党植；咨将帅于近习，则贿赂行；不求谠论，则过失彰；不谨旧章，则取舍错；宴饮不时，则精神昏；赐予无节，则财用竭。皆切于时病。

三年三月，权礼部尚书。六月，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二月，参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垂华宫，会庆节称寿又不果往。骙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数，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华。五年正月朔旦，称寿于慈福宫。孝宗崩，光宗以疾未临丧，骙请正储位以安人心。七月，摄行三省事。

宁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赵汝愚为右丞相，骙素所不快，未尝同堂语。汝愚拟除刘光祖侍御史，骙奏曰："刘光祖旧与臣有隙，光祖入台，臣请避之。"汝愚愕而止。

时韩侂胄恃传言之劳，潜窃国柄。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将为国

患，不报。于是龟年、侂胄俱请祠，骙曰：“以阁门去经筵，何以示天下？”龟年竟外补。侂胄语人曰：“彭侍郎不贪好官，固也，元枢亦欲为好人耶？”遂以资政殿大学士与郡，辞，诏提举洞霄宫。

庆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赠少傅，谥文简。

黄黼，字元章，临安余杭人也。少游太学，第进士，累迁太常博士。轮对，言：“周以辅翼之臣出任方伯，汉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历边任，不拜宰相，本朝不为三司等属，不除清望官。仁宗时，韩琦、范仲淹、庞籍皆尝经略西事，久历边任，始除执政。边奏复警，范仲淹至再请行。贝州之变，文彦博亲自讨贼。乞于时望近臣中，择才略谋虑可以任重致远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习知边防利害，地形险厄，中外军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无事则取风绩显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边鄙有警，则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将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奖曰：“如卿言，可谓尽用人之道。”

行太常丞，进秘书郎、提举江东常平茶盐，召为户部员外郎。寻除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进直龙图阁，升副使，辞，改直显谟阁。浙东濒海之田，以旱涝告，常平储蓄不足，黼捐漕计贷之。毗陵饥民取糠粃杂草根以充食，郡县不以闻，黼取民食以进，乞捐僧牒、缗钱振济，所全活甚众。

除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以刘德秀论劾，奉祠而卒。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浦城人。父綖，与胡宏、刘子翚游，调赣州信丰尉。金人渝盟，綖见张浚论灭金秘计，浚辟为属。体仁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调饶州浮梁尉。郡上体仁获盗功状当赏，体仁曰：“以是受赏，非其愿也。”谢不就。为泉州晋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荐于朝。入为太学录，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迁太常丞，摄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举浙西常平，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就升司农少卿。奏蠲诸郡赋输积欠百余万。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铁铸钱，剽掠为变。体仁语戎帅：“此去京师千余里，若比上请得报，贼势张矣。宜速加诛讨。”帅用其言，群党悉散。

除太常少卿，陛对，首陈父子至恩之说，谓：“《易》于《家人》之

后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夫疑极而惑，凡所见者皆以为寇，而不知实其亲也。孔子释之曰：‘遇雨则吉，群疑亡也’。盖人伦天理，有间隔而无断绝，方其未通也，湮郁烦愤，若不可以终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释，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条畅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圣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开云雾，。丕叙彝伦，以承两宫之欢，以塞兆民之望”。时上以积疑成疾，久不过重华宫，故体仁引《易》睽弧之义，以开广圣意。

孝宗崩，体仁率同列抗疏，请驾诣重华宫亲临祥祭，辞意恳切。时赵汝愚将定大策，外庭无预谋者，密令体仁及左司郎官徐谊达意少保吴琚，请宪圣太后垂帘为援立计。宁宗登极，天下晏然，体仁与诸贤密赞汝愚之力也。

时议大行皇帝谥，体仁言：“寿皇圣帝事德寿二十余年，极天下之养，谅阴三年，不御常服，汉、唐以来未之有，宜谥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将复土，体仁言：“永阜陵地势卑下，非所以妥安神灵。”与宰相异议，除太府卿。寻直龙图阁、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论山陵事罢之。退居霅川，日以经史自娱，人莫窥其际。

始，体仁使浙右，时苏师旦以胥吏执役，后倚侂胄躐跻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体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祸至无日矣，乌得以污我！”未几，果败。

复直龙图阁、知静江府，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八千。移守鄂州，除司农卿，复总湖广饷事。时岁凶艰食，即以便宜发廪振救而后以闻。

侂胄建议开边，一时争谈兵以规进用。体仁移书庙堂，言兵不可轻动，宜遵养俟时。皇甫斌自以将家子，好言兵，体仁语僚属，谓斌必败，已而果然。开禧二年卒，年六十四。

体仁颖迈特立，博极群书。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为文明畅，悉根诸理。周必大当国，体仁尝疏荐三十余人，皆当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从其游，尝问居官莅民之法，体仁曰：“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世服其确论云。

论曰：彭龟年、黄裳、罗点以青宫师保之旧，尽言无隐。黄度、林

大中亦能守正不阿，进退裕如。此数臣者，皆能推明所学，务引君以当道，可谓粹然君子矣。陈骙论事颇切时病，詹体仁深于理学，皆有足称者。然骙尝诋讥吕祖谦，至视赵汝愚、刘光祖为仇，而体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为师友，即其所好恶，而二人之邪正，于是可知焉。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胡纮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陈自强 郑丙 京镗 谢深甫 许及之 梁汝嘉

胡纮字应期，处州遂昌人。淳熙中，举进士。绍熙五年，以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韩侂胄用事，逐朱熹、赵汝愚，意犹未快，遂擢纮监察御史。

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

汝愚初抵罪去国，搢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己，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击伪学，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独稿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

宁宗以孝宗嫡孙行三年服，纮言止当服期。诏侍从、台谏、给舍集议释服，于是徙纮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礼。既而亲飨太庙。

纮既解言责，复入疏云："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恶殒命，群邪屏迹。自御笔有'救偏建中'之说，或者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复。往者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陛下何未悟也。汉霍光废昌邑王贺，一日而诛群臣一百余人；唐五王不杀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毙于三思之手。今纵未能尽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迁纮起居舍人。诏伪学之党，宰执权住进拟，用纮言也。自是学禁益急。进起居郎，权工部侍郎，移礼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贡举、考宏词不当而罢。未几，学禁渐弛，纮亦废弃，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处州龙泉人。乾道二年进士，累官至国子司业，迁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内禅，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澹本周必大所厚，始为学官，二年不迁，留正奏迁之。澹憾必大，

及长谏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尝与所善刘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岂无可论，第其门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荐者。”澹不听。

时姜特立、谯熙载以春坊旧恩颇用事。一日，光祖过澹，因语澹曰：“曾、龙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谯之谓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则皆姜、谯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谩诺。明年，澹同知贡举，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学术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号，与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风采一新。”光祖曰：“非立异也，但尝为大谏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谓光祖曰：“何自然见君所上章，数夕恍惚，饵定志丸，他可知也。”进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继母丧，乞有司定所服，礼寺言当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给、谏议之。太学生乔矗、朱有成等移书于澹，谓：“足下自长台谏，此纲常之所系也。四十余年以所生继母事之，及其终也，反以为生不逮而不持心丧可乎？奉常礼所由出，顾以台谏、给舍议之，识者有以窥之矣。”澹乃去。终制，除焕章阁学士、知泉州，移明州。

宁宗即位，朱熹、彭龟年以论韩侂胄俱绌，澹还为中丞，怨赵汝愚不援引。汝愚时已免相，复诋其废坏寿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职罢祠。又言：“专门之学，流而为伪。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得自相标榜。”除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

吴曦贿通时宰，规图帅蜀，未及贿澹，韩侂胄已许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伪学，汲引至此，今顾立异耶？”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书祈侂胄，有曰：“迹虽东冶，心在南园。”南园，侂胄家圃也。侂胄怜之。进观文殿学士，寻移知隆兴府。后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赠少师。

澹美姿容，善谈论，少年取科名，急于荣进，阿附权奸，斥逐善类，主伪党之禁，贤士为之一空。其怕更化，凶党俱逐，澹以早退幸免，优游散地几二十年。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登绍兴十二年进士第，调崇仁尉，教授南安军。宰相陈康伯荐为太学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迁屯田员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讲。

时金人请和，约为叔侄之国，且以归疆为请。栗上封事言：“前日之

和，诚为非计。然徽宗梓宫、慈宁行殿在彼，为是而屈，犹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说也。宗庙之仇，而事之以弟侄，其忍使祖宗闻之乎！无唐、邓，则荆、襄有齿寒之忧；无泗、海，则淮东之备达于真、杨，海道之防遍于明、越矣。议者皆言和戎之币少，养兵之费多，不知讲和之后，朝廷能不养兵乎？今东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较乎？且非徒无益而已。与之岁币，是畏之矣。三军之情，安得不懈弛；归正之心，安得不携贰。为今日计，宜停使勿遣，迁延其期。比至来春，别无动息，徐于境上移书，谕以两国誓言。败之自彼，信不由衷，虽盟无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灵，不烦聘使之往来，各保疆场之无事，焉用疲弊州县，以奉犬羊之使乎？”

孝宗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栗言：“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王侯、贵戚善挠权者也，左右近习善窃权者也。权在大臣，则大臣重；权在迩臣，则迩臣重；权在争臣，则争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然未有能独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则王侯、贵戚得而持之矣；不使迩臣审之，争臣议之，则左右近习得而议之矣。人主顾谓得其权而自执之，岂不误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权而不以权与之，收揽其权而不肯独持之。”至有“以鹿为马、以鸡为鸾”之语。方奉对时，读至“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孝宗称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执政有诉于孝宗曰：“林栗谓臣等指鹿为马，臣实不愿与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有旨省并江州屯驻一军，栗奏：“辛巳、甲申，金再犯两淮，赖江州一军分布防托，故舒、蕲、黄三州独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阳五百里；平时屯戍，诚哲无益，万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阳之师，下流增备，中间千里藩篱，诚为虚阙。无以一夫之议，而废长江千里之防。”由是军得无动。

以吏部员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执事听誓戒；会废节，有旨上寿不用乐，迨宴金使，乃有权用乐之命。栗以为不可，致书宰相，不听，乃乞免充举册官，以状申朝廷曰：“若听乐则废斋，废斋则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礼，今因一介行人而废之。天之可畏，过于外夷远矣。”不听。

兼皇子庆王府直讲，有旨令二王非时招延讲读官，相与议论时政，期尽规益。栗以为不可，疏言：“汉武帝为戾太子开博望苑，卒败太子；唐太宗为魏王泰立文学馆，卒败魏王。古者教世子与吾祖宗之所以辅导太子、诸王，惟以讲经读史为事，他无预焉。若使议论时政，则是对子

议父，古人谓之无礼，不可不留圣意。”

除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太庙祫享之制，始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别庙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随本室南北向而无西向之位。绍兴、乾道间，懿节、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设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几与僖祖相对。栗辨正之。

除直宝文阁、知湖州。栗朝辞，曰：“臣闻汉人贾谊号通达国体，其所上书至于痛哭流涕者，考其指归，大抵以一身谕天下之势。其言曰：‘天下之势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灸盭。又类辟，且病痱。’臣每见士大夫好论时事，臣辄举以问之：今日国体，于四百四病之中名为何病？能言其病者犹未必能处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辄处其方，其误人之死，必矣。闻臣之言者不忿则默，间有反以诘臣，即对之曰：今日之病，名为风虚，其状半身不随是也。风者在外，虚者在内，真气内耗，故风邪自外而乘之，忽中于人，应时僵仆，则靖康之变是也。幸而元气犹存，故仆而复起，则建炎之兴是也。然元气虽存，邪气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号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异于半身不随者乎？非但半身不随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风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论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贤智之士，然后与国同其愿哉？而市道庸流，口传耳受，苟欲尝试以售其方，则荡熨针石，杂然并进，非体虚之人所宜轻受也。闻之医曰：‘中风偏废，年五十以下而气盛者易治。盖真气与邪气相敌，真气盛则邪气衰，真气行则邪气去。然真气不充满于半存之身，则无以及偏废之体。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节其思虑，爱其气血，养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实，则阳气周流，脉络宜畅，将不觉舍杖而行。若急于愈疾而不顾其本，百毒入口，五脏受风，风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气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风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于斯言，窃谓贾谊复生，为陛下言，无以易此。”

知兴化军，又移南剑，除夔路提点刑狱，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阁。夔属郡曰施州，其羁縻郡曰思州。施民谭汝翼者，与知思州田汝弼交恶，会汝弼卒，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报复，兵交于三州之境，施、黜大震。汝翼复缮甲兵，料丁壮，以重币借兵诸洞，而乞师于帅府。栗曰：“汝翼实召乱者。”移檄罢兵，乃选属吏往摄兵职，以渐收汝翼之权。命兵马钤辖按阅诸州，密檄至施，就摄州事。汝翼不之觉，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闻，孝宗亲札赐栗及成都制置使陈岘曰：“田氏犹是羁縻州郡，谭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为衅端，帅阃不能弹压，纵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恶。”时汝翼在成都，闻之逃归，调集家丁及役八砦义军，列陈于沱河桥与官军战，溃，汝翼遁

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栗取其巨恶者九人诛之。田祖周由是惧，与其母冉氏谋献黔江田业，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蛮徼遂安。

既而汝翼入都诉栗受田氏金，诏以汝翼属吏，省札下夔州。栗亲书奏状缴还，并辨其事。上大怒。会近臣有救解者，寻坐栗身为帅臣，擅格上命，镌职罢归。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贷汝翼死，幽置绍兴府。

居顷之，诏栗累更事任，清介有闻，复直宝文阁、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就改提点刑狱，又改知潭州。除秘阁修撰，进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召对便殿，奏乞仿唐制置补阙、拾遗左右各一员，不以纠弹为责。从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熹既入国门，未就职。栗与熹相见，论《易》与《西铭》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请告。栗遂论："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十数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生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岂张载、程颐之学教之然也？缘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统摄，若不举劾，厥罪惟均。望将熹停罢，姑令循省，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

上谓其言过当，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论。太常博士叶适独上封事辩之曰："考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其中'谓之道学'一语，无实最甚。盖自昔小人残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忽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败之类。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郑丙、陈贾密相传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言语，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愿陛下正纪纲之所在，绝欺罔于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类，奋发刚断以慰公言。"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劾栗，罢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谥简肃。

栗为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诋名儒，废绝师教，殆与郑丙、陈贾、何澹、刘德秀、刘三杰、胡纮辈党邪害正者同科。虽畴昔论事，雄辩可观，不足以盖晚节之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礼部侍郎闶之从子。登绍兴庚辰进士第，调平江府吴兴县主簿。

曾几守官在吴，文虎从之游，故闻见博洽，多识典故。除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孝宗幸两学，祭酒林光朝访文虎具仪注，文虎辑国朝以来临幸故事授之。兼国史院编修官，与修《四朝国史》。出知建昌军，擢将作丞兼实录院检讨官，修《高宗实录》；又兼玉牒所检讨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宁以来，史氏淆杂，人无所取信。文虎尽取朱墨本刊正缪妄，一一研核。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订宣和、崇、观以来尤为详审。

宁宗即位，迁军器少监兼将作监，迁国子司业兼学士院权直，迁祭酒、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兼祭酒，升实录院同修撰、同修国史。

韩侂胄用事，既逐赵汝愚、朱熹，以其门多知名士，设伪学之目以摈之，遂命文虎草诏曰："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协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谋坏散，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舛迕，流言间发，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国家秉德康宁，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渐于流俗之失不可复反欤？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侍从言议之官，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谕告所抵，宜各改视回听，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毋赦！"

西掖词命，旧率以数人共一词，文虎以为非所以崇训戒、赞人才也，乃人人各为之。迁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实录院修撰，修国史。除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力丐祠，提举太平兴国宫。以台臣言夺职，卒。

文虎以博洽自负，与胡纮合党，共攻道学，久司学校，专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绌焉。

陈自强者，福州闽县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进士第。庆元二年，入都待铨。自以尝为韩侂胄童子师，欲见之，无以自通，适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为言于侂胄。一日，乡自强，比至，则从官毕集，侂胄设褥于堂，向自强再拜，次召从官同坐。侂胄徐曰："陈先生老儒，汩没可

念。”明日，从官交荐其才。除太学录，迁博士，数月转国子博士，又迁秘书郎。入馆半载，擢右正言、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入台未逾月，遂登枢府，由选人至两地财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历封祁、卫、秦国公。

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日押空名刺札送侂胄家，须用乃填，三省不与也。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创国用司，自为国用使，以费士寅、张岩为同知国用事，掊克民财，州郡骚动。

方侂胄欲为平章，犹畏众议，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诏以侂胄为平章军国事。常语人曰：“自强惟一死以报师王。”每称侂胄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达祖为兄、苏师旦为叔。

侂胄将用兵，遣使北行审敌虚实，自强荐陈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败好”之语，景俊归，自强戒使勿言，侂胄乃决恢复之议。吴曦有逆谋，求归蜀，厚赂自强。自强语侂胄：“非曦不足以镇坤维。”乃纵之归，曦卒受金人命为蜀王。侂胄奸凶，久盗国柄，自强实为之表里。

既开边隙，朝野汹汹，三遣使请和。金人欲缚送首议用兵贼臣，侂胄恚愤，复欲用兵，中外大惧。史弥远建议诛侂胄，诏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国事，罢右丞相。未几，诏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责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中书舍人倪思缴奏，乞远窜，籍其家，诏从之。再责复州团练副使、雷州安置。后死于广州。

郑丙，字少融，福州长乐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积官至吏部尚书、浙东提举。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盖指熹也。于是监察御史陈贾奏：“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道学之目，丙倡贾和，其后为庆元学禁，善类被厄，丙罪为多。

尝知泉州，为政暴急，或劝之尚宽，丙曰：“吾疾恶有素，岂以晚节易所守哉。”闻者哂之。丙官终端明殿学士，卒，谥简肃。

京镗字仲远，豫章人也。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龚茂良帅江西，

见之曰："子庙廓器也。"及茂良参大政，遂荐镗入朝。

孝宗诏侍从举良县令为台官，给事中王希吕曰："京镗蚤登儒级，两试令，有声。陛下求执法官，镗其人也。"上引见镗，问政事得失。时上初统万机，锐志恢复，群臣进说，多迎合天子意，以为大功可旦暮致。镗独言"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宜舒徐以图之。"上善其言。镗于是极论今日民贫兵骄，士气颓靡，言甚切至。上说，擢为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

金遣贺生辰使来，上居高宗丧，不欲引见，镗为傧佐，以旨拒之。使者请少留阙下，镗曰："信使之来，以诞节也。诞节礼毕，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称职。转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

金人遣使来吊，镗为报谢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则赐宴。镗请免宴，郊劳使康元弼等不从，镗谓必不免宴，则请彻乐，遗之书曰："镗闻邻丧者舂不相，里殡者不巷歌。今镗衔命而来，繄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谢。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遣郊劳之使，蒇式宴之仪，德莫厚焉，外臣受赐，敢不重拜。若曰而必听乐，是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岂惟贻本朝之羞，亦岂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镗即馆，相礼者趣就席，镗曰："若不彻乐，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镗弗为动，徐曰："吾头可取，乐不可闻也。"乃帅其属出馆门，甲士露刃向镗，镗叱退之。金人知镗不可夺，驰白其主，主叹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乐。自是恒去乐而后宴镗。孝宗闻之喜，谓辅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如镗者乎？"

使还，入见，上劳之曰："卿能执礼为国家增气，朕将何以赏卿？"镗顿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赏乎！"故事，使还当增秩。右相周必大言于上曰："增秩常典尔，京镗奇节，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镗权工部侍郎。

四川阙帅，以镗为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镗到官，首罢征敛，弛利以予民。泸州卒杀太守，镗擒而斩之，蜀以大治。召为刑部尚书。

宁宗即位，甚见尊礼，由政府累迁为左丞相。当是时，韩侂胄权势震天下，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滞不偶。镗既得位，一变其素守，于国事谩无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又荐引刘德秀排击善类，于是有伪学之禁。

后宦者王德谦除节度使，镗乃请裂其麻，上曰：“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镗曰：“此门不可启。节钺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愿陛下以真宗不予刘承规为法，以大观、宣、政间童贯等冒节钺为戒。”上于是谪德谦而黜词臣吴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

居无何，以年老请免相，薨，赠太保，谥文忠。后以监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谥庄定。

谢深甫，字子肃，台州临海人。少颖悟，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识为远器，临终语其妻曰：“是儿当大吾门，善训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学。

中乾道二年进士第，调嵊县尉。岁饥，有死道旁者，一妪哭诉曰：“吾儿也。佣于某家，遭掠而毙。”深甫疑焉，徐廉得妪子他所，召妪出示之，妪惊伏曰：“某与某有隙，赂我使诬告耳。”

越帅方滋、钱端礼皆荐深甫有廊庙才，调昆山丞，为浙曹考官，一时士望皆在选中。司业郑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实鲜。”深甫曰：“文章有气骨，如泰山乔岳，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知处州青田县。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颜师鲁、礼部侍郎王蔺交荐之。孝宗召见，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诞，矫讦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于披露，然或邻于好夸；刚介者果于植立，而或邻于太锐；静退简默者寡有所合，或邻于立异。故言未及酬而已龃龉，事未及成而已挫抑。于是趣时徇利之人，专务身谋，习为软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岁迁，亦至通显，一有缓急，莫堪倚仗。臣愿任使之际，必察其实，既悉其实，则涵养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厉其气，栽培封殖，勿使沮伤。”上嘉纳。问当世人才，对曰：“荐士，大臣职也。小臣来自远方，不足以奉明诏。”上颔之，谕宰臣曰：“谢深甫奏对雍容，有古人风。”除籍田令，迁大理丞。

江东大旱，擢为提举常平，讲行救荒条目，所全活一百六十余万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礼部尚书为贺金国生辰使。绍熙改元，除右正言，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知阁门事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深甫封还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厉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轻；以法令堤防天下之侥幸，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蓦越五官而转遥郡，侥幸一启，攀援踵至，将何以拒之？请罢其命。”

进士俞古应诏言事，语涉诋讦，送瑞州听读。深甫谓："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右司谏邓驺论近习，左迁，深甫请还驺，谓："不可以近习故变易谏官，为清朝累。"

二年，知临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谢，光宗面谕曰："京尹宽则废法，猛则厉民，独卿为政得宽猛之中。"进兼吏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四年，兼给事中。陈源久以罪斥，忽予内祠，深甫固执不可。姜特立复诏用，深甫力争，特立竟不得入。张子仁除节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寝。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泽者，上必曰："恐谢给事有不可耳。"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读。上言："比年以来，纪纲不立。台谏有所论击，不与被论同罢，则反除以外任；给、舍有所缴驳，不命次官书行，则反迁以他官；监司有所按察，不两置之勿问，则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竞得志者，不复知有廉耻；以请属获利者，不复知有彝宪。贪墨纵横，莫敢谁何；罪恶暴露，无所忌惮。隳坏纪纲，莫此为甚。请风厉在位，革心易虑，以肃朝著。"礼官议祧僖祖，侍讲朱熹以为不可。深甫言："宗庙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订有据，宜从熹议。"

庆元元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迁参知政事，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内侍王德谦建节，深甫三疏力陈不可蹈大观覆辙，德谦竟斥。进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国公，进岐国公。光宗山陵，为总护使。还，拜少保，力辞，改封鲁国公。

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宁宗曰："卿能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赐茶，御笔书《说命》中篇及金币以赐之。

有余嘉者，上书乞斩朱熹，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哲虮虱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知行遣，以厉其余。"

金使入见不如式，宁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动，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进书，迄如旧仪。

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观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陨于居第，遂薨。后孙女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卫、鲁，谥惠正。

许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第进士，知袁州分宜县。以部使者荐，除诸军审计，迁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请增置谏员，乃效唐制置拾遗、补阙，以及之为拾遗，班序在监察御史之上。

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丧，群臣难从纯吉，当常服黑带。"王淮当国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圣意者，以苟且为安荣，以姑息为仁恕，以不肯任事为简重，以不敢任怨为老成。敢言者指为轻儇，鲜耻者谓之朴实。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补于治哉！"淮竟罢职予祠。

光宗受禅，除军器监，迁太常少卿，以言者罢。绍熙元年，除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以铁钱滥恶不职，贬秩，知庐州。召除大理少卿。宁宗即位，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及之早与薛叔似同擢遗、补，皆为当时所予。党事既起，善类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诌事侂胄，无所不至。尝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寿毕集，及之后至，阍人掩关拒之，及之俯偻以入。为尚书，二年不迁，见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迟之状，不觉膝屈。侂胄恻然怜之曰："尚书才望，简在上心，行且进拜矣。"居亡何，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有"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之语，传以为笑。

嘉泰二年，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兼参政。兵端开，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辞。侂胄诛，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实赞侂胄开边，及守金陵，始诡计免行。降两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谟，处州丽水人。以外祖太宰何执中任入官，调中山府司议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进县。守荐其治状，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阁，历官至转运副使。

临安阙守，火盗屡作，命汝嘉摄事。汝嘉修火政，严巡徼，盗发辄得，火灾亦息。遂命为真，加直龙图阁。以称职，擢徽猷阁待制，试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累迁户部侍郎，进权尚书兼江、淮、荆、广经制使。

汝嘉素善秦桧，殿中侍御史周葵将按之。汝嘉闻，绐中书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将论君。"待聘亟告桧，徙葵起居郎。葵入后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谟何其幸也。"待聘始知为汝嘉所卖，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宝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观。未几，升学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温、宣、鼎三郡，复奉祠以归。绍兴二十三年，卒。汝嘉长于吏治，在临安风绩尤著。

论曰：君子之论人，亦先观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节也，胡纮导其君以短丧，不得谓之忠；何澹疑所生继母之服，士论纷纭而后去，不可以为孝。彼于其大者且忍为之，则其协比权奸，诬构善类，亦何惮而不为乎？谢深甫出处，旧史泯其迹，若无可议为者。然庆元之初，韩侂胄设伪学之禁，网罗善类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适与之同时，诿曰不知，不可也。况于一劾陈傅良，再劾赵汝愚，形于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陈自强、郑丙、许及之辈，狐媚苟合，以窃贵宠，斯亦不足论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论事，高文虎之自负该洽，京镗之仗义秉礼，志信于敌国，抑岂无足称者。然栗以私忿诋名儒，不为清议所与，而文虎草伪学之诏，以是为非，以正为邪，变乱白黑，以欺当世，其人可知也。镗暮年得政，朋奸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伪学之目，识者以为镗实发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为千古之罪人，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楼钥 李大性 任希夷 徐应龙 庄夏 王阮 王质 陆游 方信孺 王柟

楼钥，字大防，明州鄞县人。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辞艺，欲以冠多士，策偶犯旧讳，知贡举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贽谢诸公，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试教官，调温州教授，为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议者欲降太学释奠为中祀，钥曰："乘舆临辛，于先圣则拜，武成则肃揖，其礼异矣，可钧敌乎？"

改宗正寺主簿，历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属县乐清倡言方腊之变且复起，邑令捕数人归于郡。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问故，钥曰："苏洵有言：'有乱之形，无乱之实，是谓将乱。不可以有乱急，不可以无乱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召对，奏曰："人主初政，当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复，然当先强主志，进君德。"又曰："今之网密甚矣，望陛下轸念元元，以设禁为不得已，凡有创意增益者，寝而勿行，所以保养元气。"

除考功郎兼礼部。吏铨并缘为奸，多所壅底。钥曰："简要清通，尚书郎之选。"尽革去之。改国子司业，擢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狱案多所奏裁，中书之务不清，宜痛省之。钥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训。"力论不可。会庆节上寿，扈从班集，乘舆不出。已而玉牒、圣政、会要书成，将进重华，又屡更日。钥言："臣累岁随班，见陛下上寿重华宫，欢动宸极。嘉王日趋朝谒，恪勤不懈，窃料寿皇望陛下之来，亦犹此也。"又奏："圣政之书，全载寿皇一朝之事。玉牒、会要足成淳熙末年之书，幸速定其日，无复再展，以全圣孝。"于是上感悟，进书成礼。

试中书舍人，俄兼直学士院。光宗内禅诏书，钥所草也，有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荐绅传诵之。迁给事中。乞正太祖东向之位，别立僖祖庙以代夹室，顺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庙而飨。从之。

朱熹以论事忤韩侂胄，除职与郡。钥言："熹鸿儒硕学，陛下闵其耆

老，当此隆寒，立讲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复还讲筵。”不报。赵汝愚谓人曰：“楼公当今人物也，直恐临事少刚决耳。”及见其持论坚正，叹曰：“吾于是大过所望矣。”

宁宗受禅，侂胄以知阁门事与闻传命，颇有弄权之渐，彭龟年力攻之。侂胄转一官，与在京宫观，龟年除待制，与郡。钥与林大中奏，乞留龟年于讲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龟年竟去，钥迁为吏部尚书，以显谟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婺州，移宁国府，罢，仍夺职。告老至再，许之。

侂胄尝副钥为馆伴，以钥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诛，诏起钥为翰林学士，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时钥年过七十，精敏绝人，词头下，立进草，院吏惊诧。入朝，陛楯旧班谛视钥曰：“久不见此官矣。”时和好未定，金求韩侂胄函首，钥曰：“和好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恤。”诏从之。

赵汝愚之子崇宪奏雪父冤，钥乞正赵师召之罪，重蔡琏之诛，毁龚颐正《续稽古录》以白诬谤。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进参知政事。位两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资政殿学士、知太平州，辞，进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赠少师，谥宣献。

钥文辞精博，自号攻愧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会人。其先积中，尝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党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学，尤习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参选，进《艺祖庙谟》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丰制，六察许言事，章惇为相始禁之，乞复旧制，以广言路。”从臣力荐之，命赴都堂审察，仅迁一秩，为湖北提刑司干官。未几，入为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丁母艰，服阕，进《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实录，核其正舛，率有据依，孝宗读而褒嘉之。

擢大理司直，迁敕令所删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吴曦与都统刘超合议，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谓：“楚城实晋义乌间所筑，最坚，奈何以脆薄易坚厚乎？”持不可。台臣将劾其沮挠，不果。会从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访，具以实闻，遂罢戎帅，召大性除太府寺丞，迁大宗正丞兼仓部郎，寻改工部。

陈傅良以言事去国，彭龟年、黄度、杨方相继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无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数人之心，皆本爱君，知其爱君，任其去而不顾，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将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臣所以为之寒心也。”

孝宗崩，光宗疾，未能执丧。大性复上疏言：“今日之事，颠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当引见于北宫素帷，不知是时犹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丧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盖言成人畏子皋之来方为制服，其服子皋为之，非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来然后执丧，则恐贻讥中外，岂特如成人而已哉。”迁军器少监，权司封郎，提举浙东常平，改浙东提刑兼知庆元府。召为吏部郎中，四迁为司农卿。明年，兼户部侍郎。

出知绍兴府，甫一岁，召为户部侍郎，升尚书。朝论将用兵，大性条陈利害，主不宜轻举之说，忤韩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当用兵后，残毁饥馑，继以疾疫，大性首讥振贷，凡三十八万缗有奇。前官虚羡，凡十有四万五千缗，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复业者，皆奏免征榷。边郡武爵，本以励士，冒滥滋众，大性劾两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缴上毁抹，左选为之一清。江陵旧使铜镪，钱重楮轻，民持赀入市，有终日不得一钱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铁钱，于是泉货流通，民始复业。除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寻迁兵部。

时金国分裂，不能自存，有举北伐之议者，大性上疏以和战之说未定，乞令朝臣集议，从之。寻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惠。

李氏自积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师友，而大性与弟大异、大东并跻从列，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为谏议大夫，其后仕闽，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进士第，调建宁府浦城簿。从朱熹学，笃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开济士也。”

开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绍熙以来，礼书未经编次，岁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从之。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谓：“周惇颐、程颢、程颐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议赐谥。”其后惇颐谥元，颢谥纯，颐谥正，皆希夷发之。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史弥远柄国久，执政皆具员，议者颇讥其拱默。寻提举临安洞霄宫，薨，赠少师，谥宣献。

徐应龙，字允叔。淳熙二年第进士，调衡州法曹、湖南检法官。潭获劫盗，首谋者已系狱，妄指逸者为首，吏信之，及获逸盗，治之急，遂诬服。吏以成宪谳于宪司，应龙阅实其辞，谓："首从不明，法当奏。"时周必大判潭州，提刑卢彦德不欲反其事，将置逸盗于死，应龙力与之辨。先是，彦德许应龙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门邪？"应龙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彦德不能夺，闻者多其有守，交荐之。

改秩，知瑞州高安县。吕祖俭言事忤韩侂胄，谪死高安，应龙为之经纪其丧，且为文诔之。有劝之避祸者，应龙曰："吕君吾所敬，虽缘此获谴，亦所愿也。"朱熹贻书应龙曰："高安之政，义风凛然。"主淮西机宜文字，知南恩州。

陈自强当国，乃旧同舍，应龙丐雷州而去。召监都进奏院，迁国子博士、守工部员外郎，进户部侍郎，迁国子司业兼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守秘书少监兼权工部侍郎。

时金主徙汴，应龙言："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兼侍讲，言："人主不能尽知天下人材，当责之宰相；宰相不能尽知天下人材，当采之公论。李吉甫为相，号称得人，而三人之荐，乃出于裴垍之疏。"

迁吏部侍郎，进刑部尚书兼侍读。应龙在讲筵，多指陈时政。一日读吴起为卒吮疽事，应龙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未免多怨。"上惊曰："债帅之风，今犹未除邪？"宰相史弥远闻而恶之，免侍读。未几，兼太子詹事。会景献太子薨，请老，上不许，徙吏部尚书，以焕章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肃。

子荣叟，官至参知政事，谥文靖；深叟，官终将作监丞；清叟，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各有传。

庄夏，字子礼，泉州人。淳熙八年进士。庆元六年，大旱，诏求言。夏时知赣州兴国县，上封事曰："君者阳也，臣者君之阴也。今威福下移，此阴胜也。积阴之极，阳气散乱而不收，其弊为火灾，为旱蝗。

愿陛下体阳刚之德，使后宫戚里、内省黄门，思不出位，此抑阴助阳之术也。”

召为太学博士。言：“比年分藩持节，诏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岁三易节，一岁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迁国子博士，召除吏部员外郎，迁军器监，太府少卿。出知漳州，为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时流民来归，夏言：“荆襄、两淮多不耕之田，计口授地，贷以屋庐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劳。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万世一时也。”

试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谕德，言：“今战守不成，而规模不定，则和好之说，得以乘间而入。今日之患，莫大于兵冗。乞行下将帅，令老弱自陈，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强壮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粮。”上曰：“兵卒子弟与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与祠归。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时，开熙河，擒木征；祖厚，继辟湟、鄯；父彦傅，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学，尚气节。常自称将种，辞辩奋发，四坐莫能屈。尝谒袁州太守张栻，栻谓曰：“当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见朱熹于考亭，熹与语，大说之。登隆兴元年进士第。

时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诏经理建业以图进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计未决。阮试礼部，对策曰：

临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养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东南重镇，控制长江呼吸之间，上下千里，足以虎视吴、楚，应接梁、宋，其地利于进取。建炎、绍兴间，敌人乘胜长驱直捣，而我师亦甚急也。上皇遵养时晦，不得与平，乃驻临安，所以为休息计也。已三十年来，阙者全，坏者修，弊者整，废者复，较以曩昔，倍万不侔。主上独见远览，举而措诸事业，非固以临安为不足居也。战守之形既分，动静进退之理异也。

古者立国，必有所恃，谋国之要，必负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剑阁，魏有成皋，赵有井陉，燕有飞狐，而吴有长江，皆其所恃以为国也。今东南王气，钟在建业，长江千里，控扼所会，辍而弗顾，退守幽深之地，若将终身焉，如是而曰谋国，果得为善谋乎？且夫战者以地为本，湖山回环，孰与乎龙盘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与乎长江之险？

今议者从习吴、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达，是犹富人之财，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傥六飞顺动，中原在跬步间，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人患不为尔。

知贡举范成大得而读之，叹曰：“是人杰也。”

调南康都昌主簿，以廉声闻，移永州教授。献书阙下，请罢吴、楚牧马之政，而积马于蜀茶马司，以省往来纲驿之费、岁时分牧之资，凡数千言。绍熙中，知濠州，请复曹玮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讲守备，与边民亲访北境事宜。终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抚州。

韩侂胄宿闻阮名，特命入奏，将诱以美官，夜遣密客诣阮，阮不答，私谓所亲曰：“吾闻公卿择士，士亦择公卿。刘歆、柳宗元失身匪人，为万世笑。今政自韩氏出，吾肯出其门哉？”陛对毕，拂衣出关。侂胄闻之大怒，批旨予祠。阮于是归隐庐山，尽弃人间事，从容觞咏而已。朱熹尝惜其才气术略过人，而留滞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质，字景文，其先郓州人，后徙兴国。质博通经史，善属文。游太学，与九江王阮齐名。阮每云：“听景文论古，如读郦道元《水经》，名川支川，贯穿周匝，无有间断，咳唾皆成珠玑。”

质与张孝祥父子游，深见器重。孝祥为中书舍人，将荐质举制科，会去国不果。著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谓之《朴论》。中绍兴三十年进士第，用大臣言，召试馆职，不就。明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谕荆、襄，又明年，枢密使张浚都督江、淮，皆辟为属。入为太学正。

时孝宗屡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

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尝深察和、战、守之事乎？李牧在雁门，法主于守，守乃有战。祖逖在河南，法主于战，战乃有和。羊祜在襄阳，法主于和，和

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

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规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则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来，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进，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鸿沟之意。使臣为陛下谋，会三者为一，天下乌有不治哉？

天子心知质忠，而忌者共谗质年少好异论，遂罢去。会虞允文宣抚川、陕，辟质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辞气激壮。允文起执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为敕令所删定官，迁枢密院编修官。允文当国，孝宗命拟进谏官，允文以质鲠亮不回，且文学推重于时，可右正言。时中贵人用事，多畏惮质，阴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绝意禄仕。淳熙十五年卒。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

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陈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游奏："陛下以'损'名斋，自经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体圣意，辄私买珍玩，亏损圣德，乞严行禁绝。"

应诏言："非宗室外家，虽实有勋劳，毋得辄加王爵。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复有以太尉而领阁门事，渎乱名器，乞加订正。"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入对，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宜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

和议将成，游又以书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驻跸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固，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忧。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跸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彼不我疑。"

时龙大渊、曾觌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

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久之，通判夔州。

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振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兴化军人。有隽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杨万里见而异之。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县尉。盗劫海贾，信孺捕之，盗方沙聚分卤获，惶骇欲趋舟，信孺已使人负盗舟去矣，乃悉缚盗，不失一人。

韩侂胄举恢复之谋，诸将愤军，边衅不已。朝廷寻悔，金人亦厌兵，乃遣韩元靓来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壮士遗敌书，然皆莫能得其要领。近臣荐信孺可使，自萧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开衅自我，金人设问首谋，当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枢密院检详文字，充枢密院参谋官，持督帅张岩书通问于金国元帅府。

至濠州，金帅纥石烈子仁之止于狱中，露刃环守之，绝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归币可也，缚送首谋，于古无之，称藩、割地，则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还耶？”信孺曰：“吾将命出国门时，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见金左丞相、都元帅完颜宗浩，出就传舍。宗浩使将命者来，坚持五说，且谓："称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仓卒割三镇，绍兴以太母故暂屈，今日顾可用为故事耶？此事不独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请面见丞相决之。"将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陈兵见之，云："五事不从，兵南下矣。"信孺辩对不少诎。宗浩叱之曰："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也。"宗浩不能诘，授以报书曰："和与战，俟再至决之。"

信孺还，诏侍从、两省、台谏官议所以复命。众议还俘获，罪首谋，增岁币五万，遣信孺再往。时吴曦已诛，金人气颇索，然犹执初议。信孺曰："本朝谓增币已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若贻书诱吴曦，则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涟水。若夸胥浦桥之胜，我亦有凤凰山之捷。若谓我不能下宿、寿，若围庐、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从其三，而犹不我听，不过再交兵耳。"

金人见信孺忠恳，乃曰："割地之议姑寝，但称藩不从，当以叔为伯，岁币外，别犒师可也。"信孺固执不许。宗浩计穷，遂密与定约。复命，再差充通谢国信所参谋官，奉国书誓草及许通谢百万缗抵汴。宗浩变前说，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书来，有"诛戮禁锢"语。信孺不为动，将命曰："此事非犒军钱可了。"别出事目。信孺曰："岁币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谢钱。今得此求彼，吾有陨首而已。"将命曰："不尔，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于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于此。"会蜀兵取散关，金人益疑。

信孺还，言："敌所欲者五事：割两淮一，增岁币二，犒军三，索归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问，至厉声诘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师头耳。"侂胄大怒，夺三秩，临江军居住。

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然愤其不屈，议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议，增币、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庙堂："信孺辩折敌酋于强愎未易告语之时，信孺当其难，柟当其易。柟每见，金人必问信孺安在，公论所推，虽敌人不能掩也。"乃诏信孺自便。

寻知韶州，累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匮水筑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为。后金人薄仪真，守将决水匮以退敌，城

乃获全。山东初内附，信孺言：“豪杰不可以虚名驾驭，武夫不可以弱势弹压，宜选威望重臣，将精兵数万，开幕山东，以主制客，以重驭轻，则可以包山东，固江北，而两河在吾目中矣。”坐责降三秩，再奉祠，稍复官。

信孺性豪爽，挥金如粪土，所至宾客满其后车。使北时，年财三十。既龃龉归，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后赀用竭，宾客益落，信孺寻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伦，同签书枢密院事。伦使北死，孝宗访求其孙之未禄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调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涛，捕剧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狱成，不受赏。

韩侂胄以恢复起兵端，天子思继好息民，凡七遣使无成。续遣方信孺往，将有成说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顾在廷无可者，近臣以柟荐，擢监登闻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书北行。柟归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国，故恩及子孙。汝其勉旃，毋以吾老为念。”乃拜命，疾驱抵敌所。

金将乌骨论等四人列坐，问：“韩侂胄贵显几年矣？”柟对：“已十余年，平章国事财二年耳。”又问：“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断，去之何难。”四人相顾而笑。有完颜天宠者，袖出文书，云：“王柟虽持韩侂胄书，乃朝廷有旨遣其来元帅府议和，宜详议以报。”于是金人知侂胄已诛，和议遂决。

柟持金人牒归，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许奕为通谢使，柟为通谢所参谋官。柟自军前再还，议以侂胄首易淮、陕侵地，从之。柟奏：“和约之成，皆方信孺备尝险阻再三将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录信孺功而蠲其过。”朝论以柟不掩人扬己多之。守军器少监，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归，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赠宝章阁待制。

论曰：楼钥浑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请谥先儒，徐应龙在经筵多所裨益，庄夏、王阮、王质皆负其有为之才，卒奉祠去国。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气折金人。王柟北归，请录信孺之功，长者哉！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赵雄 权邦彦 程松 陈谦 张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县人。绍兴十四年登进士第，调绍兴余姚县尉，历温州教授，郡守张栻九成器之。秩满，除太学正，升国子博士。因转对，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望。"高宗颔之。翌日，语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除浩权建王府教授。诏建王府置直讲、赞读各一员，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讲。一日讲《周礼》，言："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主及后之饮酒不会，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王作而谢曰："敢不佩斯训。"

三十一年，迁宗正少卿。会金主亮犯边，下诏亲征。时两淮失守，廷臣争陈退避计，建王抗疏请率师为前驱。浩为王力言："太子不可将兵，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高宗方怒，览奏意顿释，知奏出于浩，语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为元帅，先视师。浩复遗大臣书，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尝与诸将接，安能办此。"或谓使王居守，浩复以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识诸将，遂扈跸如建康。

三十二年，上还临安，立建王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禅，遂以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张浚宣抚江、淮，将图恢复，浩与之异议，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参知政事。有诏议应敌定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论列，宰执独无奏。上以问浩，浩奏："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迹，谓之恢复得乎？"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穑，召对，并赐出身。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悉从之。

李显忠、邵宏渊奏乞引兵进取，浩奏："二将辄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请入觐，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不可，退，又以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倖。"复辨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

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鉏櫌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几会，乞出英断。”省中忽得宏渊出兵状，始知不由三省，径檄诸将。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与闻，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论之，出知绍兴。

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视之，正志与浚论辩。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并及浩，遂与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持母丧归，服阕，知福州。

淳熙初，上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五年，复为右丞相。上曰：“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上曰：“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

枢密都承旨王抃建议以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辄捕市人，京城骚动，被掠者多断指，示不可用。军人怙众，因夺民财。浩奏：“尽释所捕，而禽军民首喧呶者送狱。”狱成议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枭首以徇。浩曰：“诸军掠人夺货至于哄，则始衅者军人也，军法从事固当。若市人陆庆童特与抗斗尔，可同罚乎？陛下恐军人有语，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国可乎？’是岂军人语。”上怒曰：“是比朕为秦二世也。”浩徐进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寻求去，拜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后有言庆童子冤者，上曰：“史浩尝力争，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赵雄尝荐刘光祖试馆职，光祖答策，论科场取士之道，进入，上亲批其后，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择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议者谓曾觌视草，为光祖甲科发也。上遣觌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

及自经筵将告归，乃于小官中荐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如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后皆擢用，不至通显者六人而已。

十年，请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国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阁奉两朝赐书，又作堂，上为书“明良庆会”名其阁、“旧学”名其堂。光宗御极，进太师。绍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会稽郡王。宁宗登极，赐谥文惠，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

浩喜荐人才，尝拟陈之茂进职与郡，上知之茂尝毁浩，曰：“卿岂以德报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莫济状王十朋行事，诋浩尤甚，浩荐济掌内制，上曰：“济非议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待之如初。盖其宽厚类此。子弥大、弥正、弥远、弥坚。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有传。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华人。幼颖悟，力学属文。登绍兴十五年进士第，为台州临海尉。郡守萧振一见奇之，许以公辅器。振帅蜀，辟置幕府。振出，众欲留，淮曰：“万里将母，岂为利禄计。”皆服其器识，迁校书郎。

高宗命中丞举可为御史者，朱倬举淮，除监察御史，寻迁右正言。首论：“大臣养尊，小臣持禄，以括囊为智，以引去为高。愿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汤思退无物望，淮条其罪数十，于是策免。至于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都司方师尹之狡险，大将刘宝掊克结权倖，皆劾罢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内有三：正心术，宝慈俭，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选将帅，明赏罚，储财用。”上深嘉叹。

除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时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长孙，乞讨论典礼。”钱端礼怒其名称，奏：“淮有年钧以长之说。”上曰：“是何言也，岂不启邪心？”出淮知建宁府，改浙西提刑。入见，陈闽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东宫，皇太子待以师儒，特施拜礼。寻召，除太常少卿，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龙大渊赠太师，仍畀仪同三司恩数，张栻说除太尉、在京宫观，皆封还诏书。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训词深厚，得王言体。上命择文学行谊之士，淮荐郑伯熊、李焘、程叔达，皆擢用。

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辛弃疾平茶寇，上功太滥。淮谓："不核真伪，何以劝有功。"文州蕃部扰边，吴挺奏："库彦威失利，靖州夷人扰边。"杨倓奏："田淇失利。"淮谓："二将战殁，若罪之，何以劝来者。"上尝谕曰："枢密临事尽公，人无间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荐军帅吴拱、郭田、张宣。除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

时宰相久虚，淮与李彦颖同行相事。淮谓："授官当论贤否，不事形迹。诚贤，不敢以乡里故旧废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称善。擢知院事、枢密使。上言武臣岳祠之员宜省，淮曰："有战功者，壮用其力，老而弃之，可乎？"赵雄言："北人归附者，畀以员外置，宜令诣吏部。"上曰："姑仍旧。"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岳祠八百员，宜罢。"淮曰："尧亲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时辛弃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刘焞平广西寇，淮皆处置得宜，论功惟允。上深嘉之，谓："陈康伯虽有人望，处事则不及卿。"

八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贺，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诸郡绢钱尽蠲一年，为缗八十万。

赵雄罢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谓："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皆以次进迁，蜀士乃安。枢密都承旨王抃怙宠为奸，淮极陈其罪，谓："人主受谤，鲜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谅无隐，君臣之间正宜如此。"章颖论事狂直，上将黜之，淮曰："陛下乐闻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风可贺也。黜之适成其名。"上说，颖复留。

时以荒政为急，淮言："李椿老成练达，拟除长沙帅，朱熹学行笃实，拟除浙东提举，以倡郡国。"其后推赏，上曰："朱熹职事留意。"淮言："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欲与进职。"上曰："与升直徽猷阁。"成都阙帅，上加访问，淮以留正对。上曰："非闽人乎？"淮曰："立贤无方，汤之执中也。必曰闽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苏颂、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谓、王钦若乎？"上称善。拜左丞相。

天长水害七十余家，或谓不必以闻，淮曰："昔人谓人主不可一日不闻水旱盗贼，《记》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岂可不以闻？"镇江饥民强借菽粟，执政请痛惩之，淮曰："令甲，饥民罪不至死。"进士八人求以免举恩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则百人援之。"龚颐以执政之客补官，求诣铨曹，淮以此门不可启，绝其请。尝言跅弛之士，缓急能出

死力，乃以周极知安丰军，辛弃疾与祠。

上章力求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判衢州。淮力辞，改提举洞霄宫。光宗嗣位，诏询初政，淮以尽孝进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丧如礼。得疾，忽语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讣闻，上哀悼，辍视朝，赠少师，谥文定。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

赵雄字温叔，资州人。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虞允文宣抚四蜀，辟干办公事，入相，荐于朝。乾道五年，召见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诏除正字。

范成大使金，将行，雄当登对，允文招与之语。既进见，雄极论恢复。孝宗大喜曰："功名与卿共之。"即除右史，两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贺会庆节，雄馆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隐，逻者以闻。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对，上喜。金使入辞，故事当用乐，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斋，乐不可用。"上难之，遣中使谕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顺，即有他，臣得引与就馆。"上大喜。雄请复置恢复局，日夜讲磨，条具合上意，除中书舍人。自选人入馆至此，未满岁也。

时金将起河南之役，议尽以诸陵梓宫归于我。上命雄出使贺生辰，仍止奉迁陵寝及正受书仪。雄既见金主，争辨数四。其臣屡喝起，雄辞益力，卒得请乃已，金人谓之"龙斗"。尝上疏论恢复计，大略谓："莫若由蜀以取陕西，得陕西以临中原，是秦制六国之势也。"八年，以母忧去。

淳熙二年，召为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蚕麦甚熟、丝米价平可喜。"雄奏："孟子论王道始于不饥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论，耻言农事，微有西晋风。岂知《周礼》与《易》言理财，周公、孔子曷尝不以理财为务？且不独此，士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敢不布尧言，书之《时政记》。"十一月，同知枢密院事。五年三月，参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进见，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尝离诸口也。

朱熹累召不出，雄请处以外郡，命知南康军。熹极论时事，上怒，谕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适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问可也。"会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绍兴帅张津献羡余四十万缗，雄乞降旨下绍兴，以其钱为民代输和买身丁折帛钱之半，使取诸民者，民复得之，足以见圣主之德。

自雄独相，蜀人在朝者仅十数。及眷衰，有言其私里党者，上疑之。已而陈岘为四川制置，王渥为茶马，命从中出。雄求去，诏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选才无乡旧。"盖有所激也。祖宗时蜀人未尝除蜀帅，雄请外，除观文殿大学士、四川制置使。王藺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论之。雄乞免，改知泸南安抚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扰。

张栻再被召，论恢复固当，第其计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诏云："恢复当如栻所陈方是。"即除侍讲，云："且得直宿时与卿论事。"虞允文与雄之徒不乐，遂沮抑之。广西横山买马，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上知栻治行，甚向栻，众皆忌嫉。洎栻复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时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张栻当之。"人愈忌之。

光宗将受禅，召雄，雄上万言书，陈修身齐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剀切。诏授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卫国公，改帅湖北。疾甚，改判资州，又除潼川府，改隆兴府。绍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赠少师。嘉定二年，谥文定。

权邦彦，字朝美，河间人。登崇宁四年太学上舍第，调沧州教授，入为太学博士，改宣教郎，除国子司业。宣和二年，使辽。明年，抗表请帝临雍。为学官积十余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阁、知易州，移相州，复召为都官郎中。与王黼议不合，镌职，知冀州。

金人再入，高宗开大元帅府，起两河兵卫汴京，邦彦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与宗泽自澶渊趋韦城，据刀马河，诸道兵莫有进者。会敌兵大至，移屯南华。二帝北迁，邦彦与泽五表劝进。

建炎元年五月，召还，命知荆南府，改东平府。时东州半已入金，至是围益急，邦颜誓以死守，居数月城破，犹力战不已。民义而从之，突围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议失守罪，将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没于敌，才贬二秩。俄除宝文阁直学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镇，三年冬，闻父死，乃解官。

四年，起复，知建康府，辞，不许。剧盗张琪残徽州，邦彦遣裨将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发运使，以治办称。言者论："三年天下之通丧，后世有从权夺服者，所以徇国家之急。比年如权邦彦、姜仲谦，至幕职亦起复，几习宣、政之风，望革其弊，以明人伦、厚风俗。"诏邦彦任军赋，宜如旧，余悉罢之。

绍兴元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二年，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初，邦彦献十议以图中兴，大略谓："宜以天下为度，进图洪业，恢复士宇，勿苟安于东南。驾御诸将，当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读讲之臣，取累朝训典及三代、汉、唐中兴故事，日陈于前，以裨圣学。又监观伤善妨贤之谗，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怀谖罔上之欺，听其言，察其事，则忠邪判。爱民先爱其力，宽民先节其用。朘己奉以佐国，当自执政始。分阃而属大事，类非偏裨之所能为，必得贤臣大将然后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县各备境内，总以漕帅，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岂无杰然有人望，可以济艰难、赞密勿、留宿卫者，愿求其人置诸左右。人事尽则天悔祸，不可独归之数。"

吕颐浩素善邦彦，荐用之。给事中程瑀劾邦彦五罪，三疏不报。邦彦在枢密，又言："宜乘机者三，譬奕之争先，安可随应随解，不制人而制于人哉？"寻兼权参知政事。帝尝对辅臣言湖南事，颐浩言："李纲纵暴，恐治潭无善状。"帝曰："纲在宣和间论水灾，以得时望。"邦彦曰："纲元无章疏，第略虚名耳。"盖助颐浩以排纲也。三年，卒。

邦彦与政几一年，碌碌无所建明，充位而已。无子，以侄嗣衍为后。有遗稿十卷，号《瀛海残编》，藏于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阳人。登进士第，调湖州长兴尉。章森、吴曦使北，松为傔从。庆元中，韩侂胄用事，曦为殿帅。时松知钱塘县，谄事曦以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爱姬，松闻，以百千市之，至则盛供帐，舍诸中堂，夫妇奉之谨。居无何，侂胄意解，复召姬，姬具言松谨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守太府寺丞。未阅旬，迁监察御史，擢右正言、谏议大夫。

吕祖泰上书，乞诛侂胄、苏师旦，松与陈谠劾祖泰当诛，祖泰坐真决，流岭南。松满岁未迁，意殊怏怏，乃献一妾于侂胄，曰"松寿"。侂胄讶其名，问之，答曰："欲使疵贱姓常蒙记忆尔。"除同知枢密院事，自宰邑至执政财四年。

开禧元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决议开边，期以二年四月分道进兵，命松为宣抚使，兴元都统制吴曦副之，寻加曦为陕西招抚使，许便宜从事。松将东军三万驻兴元，曦将西军六万驻河池。松至益昌，欲以执政礼责曦庭参，曦闻之，及境而返。松用东西军一千八百人自卫，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纳款于金，献关外四州地，求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将弃关遁，吴曦焚河池还兴州。松以书从曦求援兵，曦答以“凤州非用骑之地，汉中平衍，可骑以驱驰，当发三千骑往。”盖绐之也。

未几，金人封曦为蜀王。曦遗松书讽使去，松不知所为。兴元帅刘甲、茶马范仲任见松，谋起兵诛曦，松恐事泄取祸，即揖二人起去。会报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躏，一城如沸。松亟望米仓山遁去，由阆州顺流至重庆，以书抵曦，丐赆礼买舟，称曦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馈，松望见大恐，疑其剑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启视之，则金宝也。松乃兼程出峡，西向掩泪曰：“吾今获保头颅矣。”曦诛，诏落职，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降顺昌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责果州团练副使、宾州安置。死宾州。

陈谦，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进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录、敕令所删修官、枢密院编修官。陈中兴五事，至李纲议建镇事，上曰：“纲何足道。”谦曰：“陛下用大臣，审出纲上，宜如圣训。今顾出纲下远甚，奈何？”上蹙然，遂极论逾数刻。

孝宗内禅，通判江州，知常州，提举湖北常平。平辰州峒徭，加直焕章阁，除户部郎中，总领湖、广财赋。谦乃丞相赵汝愚客，会党论起坐斥。后数年，起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移京西运判，复直焕章阁。

韩侂胄谋扰金人，令献马者补官，七州民相扇为盗。谦移书侂胄曰：“今若倚群盗行剽掠之策，岂得以败亡为戏乎？”既而屡论襄帅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罢。上谕旨薛叔似协和之。迁司农少卿、湖广总领，除宣抚司参谋官。

金兵深入，陷应城，焚汉川，汉阳空城走，武昌震惧。谦以宝谟阁待制副宣抚，即日置司北岸，命士豪赵观覆之中流，士马溺死甚众，余兵皆返走。未几，夺职，罢。后复知江州。侂胄死，和议已决，谦复罢，奉祠。卒，年七十三。

谦有隽声，早为善类所予。晚坐伪禁中废，首称侂胄为“我王”，士

论由是薄之。

张岩，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扬州，绍兴末渡江，居湖州。为人机警，柔回善谐。登乾道五年进士第，历官为监察御史，与张釜、陈自强、刘三杰、程松等阿附时相韩侂胄，诬逐当时贤者，严道学之禁。

进殿中侍御史，累迁给事中，除参知政事。以言者罢为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学士、知扬州。时边衅方开，诏岩与程松分帅两淮，已而召还，为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开禧二年，迁知枢密院事。明年，除督视江、淮军马。

时方信孺使金议和，值吴曦以蜀叛，议未决，曦伏诛。金人寻前议，信孺再行。侂胄趣岩遣毕再遇、田琳合兵剿敌，且募生擒伪帅。未几，川、陕战屡衄，大散关陷，敌情复变。岩开督府九阅月，费耗县官钱三百七十余万缗，见和议反复，乃言不知兵，固求去。

侂胄诛，御史章燮论岩与苏师旦朋奸误国，夺两官。宁宗谓兵衅方开，岩尝言其不可，许自便，复元官，奉祠。以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薨，赠特进。

论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复之谋。王淮为伪学之禁，毒痡善类。赵雄与虞允文协谋用兵，而旧史谓二人沮抑张栻，何哉？邦彦守城力战，惜乎助吕颐浩攻李纲，君子少之。程松、陈谦、张岩诬谀之徒，何足算哉！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徐谊 吴猎 项安世 薛叔似 刘甲 杨辅 刘光祖

徐谊，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进士，累官太常丞。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及论乐制，谊对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上遽改容曰："卿可谓不以官自惰矣。"

知徽州，陛辞，属光宗初受禅，谊奏："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至郡，歙县有妻杀夫系狱，以五岁女为证，谊疑曰："妇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缓之未覆也。会郡究实税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系，饥而大叫，役者批之，堕水死矣。"然后冤者得释，吏皆坐罪，阖郡以为神。移提举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迁左司。

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谊入谏，退告宰相曰："上慰纳从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祷祠郊庙，进皇子嘉王参决。"丞相留正不克用。

孝宗崩，上不能丧，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摄，百官皆未成服。谊与少保吴琚议请太皇太后临朝，扶嘉王代祭。及将禫，正忧惧，仆于殿庭而去。谊以书谯赵汝愚曰："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欤？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汝愚问策安出，谊曰："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命不可。而知阁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同里蔡必胜与侂胄同在阁门，可因必胜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内禅议遣侂胄请于宪圣，侂胄因内侍张宗尹、关礼达汝愚意，宪圣许之。

宁宗即位，谊迁检正中书门下诸房公事兼权刑部侍郎，进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侂胄恃功，以赏薄浸觖望。谊告汝愚曰："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不听。

汝愚雅器谊，除授建明多咨访，谊随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众。尝劝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请："名在属籍，不宜久司揆事，愿因阜陵讫事以去。"宁宗已许之。侂胄出入禁中无度，谊密启汝愚，无计防之，

乃直面讽侂胄。侂胄疑将排己，首谒谊，退束装，冀谊还谒，留之通殷勤，谊不往。

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罪状，侂胄疑汝愚、谊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刘德秀、胡纮疏谊，责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许自便。复官，提举崇道观，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宝谟阁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庐、楚不下，留兵缀濠州以待和，时时钞掠，与宋师遇，杀伤相当，淮人大惊，复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数十万计。谊昼夜拊循，益严备御，请专捍敌，勿从中御。朝廷惧生事，移知隆兴府以卒。

谊尝与绍兴老将接，于行阵之法，分数奇正，皆有指授，自为图式。后谥忠文。

吴猎，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进士第，初主浔州平南簿。时张栻经略广西，檄摄静江府教授。刘焞代栻，栻以猎荐，辟本司准备差遣。

盗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贵、郁林等州，猎请赏劳诛罪，焞于是录郁林功，诛南流县尉、郁林巡检，人人惊厉，争死斗，不逾时，盗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猎坐降官。久之，知常州无锡县。用陈傅良荐，召试，守正字。

光宗以疾久不觐重华宫，猎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华有垂白之二亲，陛下宜于此时问安上寿，恪共子职。"辞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杨万里。时陈傅良以言过宫事不行求去，猎责之曰："今安危之机，判然可见，未闻有牵裾折槛之士。公不于此时有所奋发，为士大夫倡，第洁身而去，于国奚益！"傅良为改容谢之。

宁宗即位，迁校书郎，除监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将移御，猎言："寿皇破汉、魏以来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丧，陛下万一轻去丧次，将无以慰在天之灵。"又言："陛下即位，未见上皇，宜笃厉精诚，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见焉。"会伪学禁兴，猎言："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昨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猎既驳史浩谥，又请以张浚配享阜陵曰："艰难以来，首倡大义，不以成败利钝异其心，精忠茂烈，贯日月、动天地，未有过于张浚也。孝宗皇帝规恢之志，一饭不忘。历考相臣，终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议皆不合。出为江西转运判官，寻劾罢。

久之，党禁弛，起为广西转运判官，除户部员外郎、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韩侂胄议开边，猎贻书当路，请号召义士以保边场，刺子弟以补军实，增枣阳、信阳之戍以备冲突，分屯阳罗五关以扞武昌，杜越境诱窃以谨边隙，选试良家子以卫府库。且谓："金人惩绍兴末年之败，今其来必出荆、襄逾湖。"乃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籴米三十万石分输荆、郢、安、信四郡；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拔董逵、孟宗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厥后皆为名将。

召除秘书少监，首陈边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属江陵告饥，除秘阁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辞，请出大农十万缗以振饥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籴；至郡，减价发粜，米价为平。

猎计金攻襄阳，则荆为重镇，乃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匮，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匮，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匮，水势四合，可限戎马。

金人围襄阳、德安，游骑迫竟陵，朝廷命猎节制本路兵马。猎遣张荣将兵援竟陵，又招神马陂溃卒得万人，分援襄阳、德安。加宝谟阁待制、京湖宣抚使。

时金人再犯竟陵，张荣死之，襄阳、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报至，猎请魏了翁摄参议官，访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将王宗廉死守，调大军及忠义、保捷分道夹击，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

西事方殷，猎为讨叛计，请于朝，以王大才、彭辂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诸险，漕粟归、峡以待王师。及曦诛，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谕使。朝廷命旌别淑慝。以敷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还，卒，家无余资。蜀人思其政，画像祠之。

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有《畏斋文集》、奏议六十卷。谥文定。

项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苍人，后家江陵。淳熙二年进士，召试，除秘书正字。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安世上书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

而不能施爱于庭闱之间；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于父子之际。以一身寄于六军、万姓之上，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愿陛下自入思虑，父子之情，终无可断之理；爱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时。圣心一回，何用择日，早往则谓之省，暮往则谓之定。即日就驾，旋乾转坤，在返掌间尔。”疏入不报。安世遗宰相留正书求去，寻迁校书郎。

宁宗即位，诏求言，安世应诏言：

管夷吾治齐，诸葛亮治蜀，立国之本，不过曰量地以制赋，量赋以制用而已。陛下试披舆地图，今郡县之数，比祖宗时孰为多少？比秦、汉、隋、唐时孰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狭且少矣。试命版曹具一岁赋入之数，祖宗盛时，东南之赋入几何？建炎、绍兴以来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几何？陛下试命内外群臣有司具一岁之用，人主供奉、好赐之费几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费几何？嫔嫱、宦寺廪给之费几何？户部、四总领养兵之费几何？州县公使、迎送、请给之费几何？陛下必自知其为侈且滥矣！用不量赋而至于侈且滥，内外上下之积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谤，一举而更张之，未知其所以终也。

今天下之费最重而当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则兵可省，能用屯田则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敌国，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难。宫掖以私一身，常爱而不忍省，故省宫掖难。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宫中之嫱嫔、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则省之。宫中既省，则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县，从风而省，奔走不暇，简朴成风，民志坚定，民生日厚，虽有水旱虫蝗之灾，可活也；国力日壮，虽有夷狄盗贼之变，可为也。复祖宗之业，雪人神之愤，惟吾所为，无不可者。

时朱熹召至阙，未几予祠，安世率馆职上书留之，言：“御笔除熹宫祠，不经宰执，不由给舍，径使快行，直送熹家。窃揣圣意，必明知熹贤不当使去，宰相见之必执奏，给舍见之必缴驳，是以为此骇异变常之举也。夫人主患不知贤尔，明知其贤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复用贤也。人主患不闻公议尔，明知公议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复顾公议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数日，即加号召，畀以从官，俾侍经幄，天下皆以为初政之美。供职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举朝惊愕，不知所措。臣愿陛下谨守纪纲，毋忽公议，复留朱熹，使辅圣学，则人主无失，公议尚存。”不报。俄为言者劾去，通判重庆府，未拜，以伪党罢。

安世素善吴猎，二人坐学禁久废。开禧用兵，猎起帅荆渚，安世方丁内艰。起复，知鄂州。俄淮、汉师溃，薛叔似以怯懦为侂胄所恶，安世因贻侂胄书，其末曰："偶送客至江头，饮竹光酒，半醉，书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项平父乃尔闲暇。"遂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

会叔似罢，金围德安益急，诸将无所属。安世不俟朝命，径遣兵解围。高悦等与金人力战，马雄获万户，周胜获千户，安世第其功以闻。猎代叔似为宣抚使，寻以宣谕使入蜀。朝命安世权宣抚使，又升太府卿。

有宣抚幕官王度者，吴猎客也。猎与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军，名项家军，多不逞，好虏掠，猎斩其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斩度于大别寺。猎闻于朝，安世坐免。后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判官，未上，用台章夺职而罢。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辞》、他书，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东人，后徙永嘉。游太学，解褐国子录。初登对，论："祖宗立国之初，除二税外，取民甚轻。自熙宁以来，赋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纳，因曰："朕在宫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当论功业如何。正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过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过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余年，国势未张，未免牵于苟安无事之说。"上默然。

复数日，宰执进拟朝士，上出寸纸书叔似及应孟明姓名，嘉其奏对也。迁太常博士，寻除枢密院编修官。时仿唐制，置补阙、拾遗，宰臣启，拟令侍从、台谏荐人，上自除叔似左补阙。叔似论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

属金主殂，太孙景立，叔似奏："规模果定，则乘五单于争立之机；规模不存，则恐成五胡迭起之势。"光宗受禅，时传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寿皇一正匹敌之礼，金人常有南顾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翼日复奏："谋国者畏敌太过。"上奋然开纳。

除将作监，出为江东转运判官。俄以谏臣论罢，主管冲佑观，寻除湖北运判，加直秘阁，移福建，召为太常少卿兼实录院检讨官、守秘书监、权户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请择侍从、台谏忠直者提举太史局，盖用神宗朝司马光与王安礼故事，躔度少差，豫图销弭，遂命叔似提举。寻兼枢密都承旨，以刘德秀疏罢，提举兴国宫。起知赣州，移隆兴府、庐州，召除在京宫观兼侍读，进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国用司参

议官。两浙民有身丁钱，叔似请于朝，遂蠲之。

试吏部侍郎兼侍读，充京、湖宣谕使。时韩侂胄开边，除兵部尚书、宣抚使。叔似方乞给降官会，分拨纲运，募兵鬻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师已败矣。遂劾斌，南安军安置。叔似料敌必侵光、黄，委总领陈谦按行五关，发鄂卒守三关。金果入寇，谦驻汉阳为江左节制。

寻除叔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时宣司兵戍襄阳，都统赵淳、副统制魏友谅与统制吕渭孙不相下，渭孙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当。叔似夙以功业自期，逮临事，绝无可称。以御史王益祥论，夺职罢祠。侂胄诛，谏官叶时再论，降两官，谪福州，以兵端之开，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许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恭翼。

叔似雅慕朱熹，穷道德性命之旨，谈天文、地理、钟律、象数之学，有稿二十卷。

刘甲，字师文，其先永静军东光人，元祐宰相挚之后也。父著，为成都漕幕，葬龙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进士，累官至度支郎中，迁枢密院检详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颜者，名犯仁庙嫌讳，甲力辞，完颜更名修。自绍兴后，凡出疆遇忌，俱辞设宴，皆不得免，秦桧所定也。九月三日，金宴甲，以宣仁圣烈后忌，辞。还除司农少卿，进太常，擢权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宝谟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甲谓："荆州为吴、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潴之以为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盖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遗址浚筑，亘四十里。移知庐州。

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以甲知兴元府、利东安抚使。时蜀口出师败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县。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献四州于金，金铸印立曦为蜀王。甲时在汉嘉，未至镇也。金人破大散关，兴元都统制毋思以重兵守关，而曦阴彻蓦关之戍，金自板岔谷绕出关后，思挺身免。

甲告急于朝，乞下两宣抚司协力捍御。松谋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边制置。曦遣后军统制王钺、准备将赵观以书致甲，甲援大义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见，甲叱而去之。乃援颜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归朝，先募二兵持帛书遣参知政事李壁告变，且

曰："若遣吴总以右职入川，即日可瓦解矣。"

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闻曦反状，韩侂胄犹不之信，甲奏至，举朝震骇。壁袖帛书进，上览之，称"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吴总以杂学士知鄂州，多赐告身、金钱，使招谕诸军为入蜀计。复命以帛书赐甲曰："所乞致仕，实难允从，已降指挥，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与金通和，襄、汉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远未知，更在审度事宜，从长区处。"二兵皆补官。

甲舟行至重庆，闻安丙等诛曦，复还汉中，上奏待罪。诏趣还任。甲奏叛臣子孙族属及附伪罪状，公论快之。会宣抚副使安丙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语在《巨源传》。臣源既死，军情叵测，除甲宣抚使。杨辅亦以为请，当国者疑辅避事，李壁曰："昔吴璘属疾，孝宗尝密诏汪应辰权宣抚司事，既而璘果死，应辰即日领印，军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札命甲，甲鐍藏之。未几，金自鹘岭关札金崖，进屯八里山，甲分兵进守诸关，截潼川戍兵驻饶风以待之。金人知有备，引去。

侂胄诛，上念甲精忠，拜宝谟阁学士，赐衣带、鞍马。是岁，和议成，朝廷闻彭辂与丙不协，以书问甲，又俾谕丙减汰诸军勿过甚，及访蜀人才之可用者。盖自杨辅召归，西边诸事，朝论多于甲取决，人无知者。

绍兴中，蜀军无见粮，创为科籴。孝宗闻其病民，命总领李蘩以本所钱招籴，惧不给，又命劝籴其半，"劝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图总计，复奏令金、梁守倅任责收籴，而劝籴遂罢。及是，宣、总司令金洋、兴元三郡劝籴小麦三十万石，甲乞下总所照李蘩成法措置，从之。

明年，罢宣抚司，合利东、西为一帅，治兴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枢密院事，董居谊为制置使，甲进宝谟阁学士、知兴元府、利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屯驻军马。朝廷计居谊犹在道，命甲权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抚蜀者，诸将事之，有所谓互送礼，实贿赂也。甲下令首罢之，凡丙所立茶盐柴邸悉废之。又乞以皂郊博易铺场还隶沔戎司，复通吴氏庄，岁收租四万斛有奇，钱十三万，以裨总计。从之。丙增多田税，甲命属吏讨论，由一府言之，岁减凡百六十万缗、米麦万七千石，边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

甲幼孤多难，母病，刲股以进。生平常谓："吾无他长，惟足履实地。"昼所为，夜必书之，名曰"自监"。为文平澹，有奏议十卷。理宗诏谥清惠。

杨辅，字嗣勋，遂宁人。乾道二年进士甲科，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出知眉州，累迁户部郎中、总领四川财赋，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抚使。

吴挺病，辅以吴氏世帅武兴，久恐生变，密白二府，早择人望以镇方面。又贻书四川制置丘宓言："统制官李奭乃吴氏腹心，缓急不可令权军。"宓然之。挺卒，宓檄辅权帅事，辅谓："职为王人，若轻往，第疑军心。"遂索印即益昌领事。复数月，奏以权兴州事杨虞仲兼权。

召守秘书监、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阳，又移潼川。召还，除显谟阁直学士，奉外祠，寻以敷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韩侂胄决意用兵，以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假以节制财利之权。辅知曦有异志，贻书大臣言："自昔兵帅与计臣不相统摄，故总领有报发觉察之权。今所在皆受节制，内忧不轻。"因托言他事，遣人以矾书告于朝。朔日，率官属东望拜表如常仪。上意辅能诛曦，密诏授宝谟阁学士、四川制置使，许以便宜从事。时人望辅倡义，刘光祖、李道传皆勉之。辅自以不习兵事，且内郡无兵可用，迁延两月，但为去计。曦移辅知遂宁府，辅遂以印授通判韩植而去。

安丙、杨巨源密谋诛曦，以辅有人望，谓密诏自辅所来，闻者皆信。曦既诛，丙趣辅还成都，除四川宣抚使。奏言："臣以衰病软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牵制败事。安丙才力强济，赏罚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论："蜀中三帅，惟武兴事权特重，故致今日之变。乞并置两帅，分其营屯、隶属。"

安丙奏乞两宣抚分司，朝廷察丙与辅异，召辅赴阙。议者谓蜀乱初平，如辅未宜去，乃复以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逾年财抵建康，复引咎不进。上召辅益坚，乃之镇江俟命。著作佐郎杨简言辅尝弃成都，不当召，乃除兵部尚书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谥曰庄惠。

刘光祖，字德修，简州阳安人。幼出于外祖贾晖，后以晖遣泽补官。登进士第，廷对，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断太严，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间驭球马，一旦有警，岂能亲董六师以

督战乎？夫人主自将，危道也。臣恐球马之事，敌人闻之，适以贻笑，不足以示武。”除剑南东川节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检法。

淳熙五年，召对，论恢复事，请以太祖用人为法，且曰：“人臣献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劝陛下轻出骤进，则是即日误国；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则是久远误国。”除太学正。召试，守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迁校书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赵汝愚荐，召入。

光宗即位，除军器少监兼权侍左郎官，又兼礼部。时殿中侍御史阙，上方严其选，谓宰相留正曰：“卿监、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刘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

光祖入谢，因论：

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为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来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

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嗟乎，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党偏为主。而一岁之内，逐者纷纷，中间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事势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风，国家安赖？

臣欲熄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几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国家之事由此而理，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

章既下，读之有流涕者。劾罢户部尚书叶翥、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结近习，图进用，言："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良由前辈老成，零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正论益衰，士风不竞。幸诏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属、贤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参错立朝，国势自壮。臣虽终岁无所奏纠，固亦未至旷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台谏但有摧残，庙堂初无长养。臣处当言之地，岂以排击为能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阁、潼川运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时孝宗不豫，上久不过宫，光祖致书留正、赵汝愚曰："宜与群贤并心一力，若上未过宫，宰执不可归安私第。林、陈二阉，自以获罪重华，日夜交谍其间。宜用韩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释两宫疑谤。大臣亦当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缓急有可仗者。"闻孝宗崩，又贻书汝愚，勉以安国家、定社稷之事。

宁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农少卿。入对，献《谨始》五箴。又论："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乐，无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岁时易玩。又有六难：君子难进，小人难退，苦言难入，巧佞难远，是非难明，取舍难决。暗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难；暗主之所难，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践祚于素幄，盖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贬损，尽礼于上皇，使圣意欢然知释位之乐，然后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纳。

进起居舍人。论："政令当出中书，陛下审而行之，人主操柄，无要于此。"知阁门事韩侂胄浸擅威福，故首及之。迁起居郎。集议卜孝宗山陵，与朱熹皆谓会稽山陵，土薄水浅，乞议改卜。既而熹与祠，光祖言："汉武帝之于汲黯，唐太宗之于魏征，仁宗之于唐介，皆暂怒旋悔。熹明先圣之道，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宝，招徕耆儒，比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无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听。

刘德秀劾光祖，出为湖南运判，不就，主管玉局观。赵汝愚既罢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为伪学逆党，禁锢之。光祖撰《涪州学记》，谓："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官张釜指为谤讪，比之杨恽，夺职，谪居房州。久之，许自便。起知眉州，复职，将漕利路，以不习边事辞。进直宝谟阁，主管冲佑观。

吴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驰告帅守、监司之所素知者，仗大义，连衡以抗贼。俄闻曦诛，则以书属宣抚使杨辅，讲行营田，前日利归吴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饷军费；奖名节、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权知泸州。侂胄诛，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阳府，进宝谟阁待制、知遂宁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

诏以闵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天亡此仇，送死于汴。陛下为天之子，不知所以图之，天与不取，是谓弃天，未有弃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郓、蔺、会求通弗纳，陛下为中国衣冠之主，人归而我绝之，是谓弃人，未有弃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污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于祖宗昔日朝会之廷乎？"

又请改正宪圣慈烈皇后讳日。先是，后崩以庆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谓侂胄曰："上亲郊，不可不成礼。且有司所费既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遗诰。于是光祖言："宪圣，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业。侂胄敢视之如卑丧，迁就若此。贼臣就戮，盍告谢祖宗，改从本日？"从之。

升显谟阁直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引年不许，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五年卒，进华文阁学士，谥文节。

赵汝愚称光祖论谏激烈似苏轼，恳恻似范祖禹，世以为名言。所著《后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论曰：徐谊窜逐于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吴猎之以学为政，项安世之通经博古，皆一时之英才，今更定旧史，公论其少伸欤！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开边事累之。刘甲、杨辅蔚乎有用之才。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礼 李璧 丘 倪思 宇文绍节 李蘩

余端礼，字处恭，衢州龙游人。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詟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蹑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乘弊之机也。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志。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

明堂而施之坛壝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

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上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恟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ＴＭ然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侂胄所制，壹郁不愜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

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稜人。父焘，典国史。璧少英悟，日诵万余言，属辞精博，周必大见其文，异之曰："此谪仙才也。"孝宗尝问焘："卿诸子孰可用？"焘以璧对。以父任入官，后登进士第。召试，为正字。

宁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胄专国，建议恢复，宰相陈自强请以侂胄平章国事，遂召璧草制，同礼部尚书萧达讨论典礼，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

璧受命使金，行次扬州，忠义人朱裕挟宋师袭涟水，金人愤甚，璧乞枭裕首境上，诏从其请。璧至燕，与金人言，披露肝胆，金人之疑顿释。璧归，侂胄用师意方锐，璧言："进取之机，当重发而必至，毋轻出而苟沮。"既而陈景俊使北还，赞举兵甚力，钱象祖以沮兵议忤侂胄得罪贬，璧论襄阳形势，深以腹心为忧，欲待敌先发，然后应之，侂胄意不怿，于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抚而师出矣。

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今庙谋未定，士气积衰，苟非激昂，曷克丕应。臣愚以为宜亟贬秦桧，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则宏纲举而国论明，流俗变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奋励振作，拯溃民于残虐，湔祖宗之宿愤。在今日举而措之，无难矣。"疏奏，秦桧坐追王爵。议者谓璧不论桧之无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虽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初，侂胄召叶适直学士院，草出师诏，适不从，乃以属璧，由是进权礼部尚书。侂胄既丧师，始觉为苏师旦所误，一夕招璧饮，酒酣，及师旦事，璧微擿其过，觇侂胄意向，乃极言："师旦怙势招权，使明公负谤，非窜谪此人，不足以谢天下。"师旦坐贬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偾军误国之罪，宜诛之以谢淮民。"拜参知政事。

金遣使来，微示欲和意，丘崈以闻，璧贻崈书，俾遣小使致书金帅求成，金帅报书以用兵首谋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复以和为意。璧言："张浚以讨贼复仇为己任，隆兴之初，事势未集，亦权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难执一。"侂胄不听，以张岩代崈，璧力争，言丘崈素有人望，侂胄变色曰："方今天下独有一丘崈邪！"

吴曦叛，据蜀称王，杨巨源、安丙诛之。事闻，璧议须用重臣宣

抚，荐制置使杨辅为宣抚使，而使安丙辅之。丙杀杨巨源，辅恐召变，以书举刘甲自代，侂胄疑辅避事，璧曰："孝宗闻吴璘病，亟诏汪应辰权宣抚使职事，蜀赖以安，此故事也。"于是命甲权宣抚使。

方信孺使北归，言金人欲缚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与共政，或劝其速去，毋与侂胄分祸，璧曰："嘻，国病矣，我去谁适谋此？"会礼部侍郎史弥远谋诛侂胄，以密旨告璧及钱象祖，象祖欲奏审，璧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诛，璧兼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叶时论璧反复诡谲，削三秩，谪居抚州。后辅臣言诛侂胄事，璧实预闻，乃令自便。复官提举洞霄宫，久之，复以御史奏削三秩，罢祠。

越四年，复除端明殿学士、知遂宁府，未至，而溃兵张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阆剽果，至遂宁，璧传檄谕之，福等读檄泣下，约解甲降。会官军至挑贼，贼忿，尽燔其城，顾府治曰："李公旦夕来居，此其勿毁。"璧驰书大将张威，使调嘉定黎雅砦丁、牌手来会战，威夜遣人叩门，来言曰："贼垒坚不可破，将选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审尔，必多杀士卒，盍先断贼汲路与粮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长围法授之，威用其谋，贼遂平。

璧寻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进资政殿学士致仕，谥文懿。

璧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于典章制度尤综练。为文隽逸，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涓尘录》三卷、《中兴战功录》三卷、《中兴奏议》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录》八十卷、《临汝闲书》百五十卷。璧父子与弟□皆以文学知名，蜀人比之三苏云。

丘崈字宗卿，江阴军人。隆兴元年进士，为建康府观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国子博士。孝宗谕允文举自代者，允文首荐崈。有旨赐对，遂言："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宜甄拔实才，责以内治，遵养十年，乃可议北向。"

时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请陵寝。崈言："泛使亟遣，无益大计，徒以骄敌。"孝宗不乐，曰："卿家坟墓为人所据，亦须理索否？"崈对曰："臣但能诉之，不能请之。"孝宗怒，崈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谴也。

迁太常博士，出知秀州华亭县。捍海堰废且百年，咸潮岁大入，坏并海田，苏、湖皆被其害。崈至海口，访遗址已沦没，乃奏创筑，三月

堰成，三州舄卤复为良田。除直秘阁、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论楮币折阅，请公私出内，并以钱会各半为定法。诏行其言，天下便之。

知吉州，召除户部郎中，迁枢密院检详文字。被命接伴金国贺生辰使。金历九月晦，与《统天历》不合，宓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历法异同，合从会庆节正日随班上寿。金使初难之，卒屈服。孝宗喜谓宓曰："使人听命成礼而还，卿之力也。"

先是，王抃为枢密，宓不少下之。方迓客时，抃排定程顿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执。宓具奏，谓"不可以此启敌疑心。"不奉诏。抃憾之，訾宓不礼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转运判官，提点浙东刑狱，进直徽猷阁、知平江府，升龙图阁，移帅绍兴府，改两浙转运副使，以忧去。

光宗即位，召对，除太常少卿兼权工部侍郎，进户部侍郎，擢焕章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宓素以吴氏世掌兵为虑，陛辞，奏曰："臣入蜀后，吴挺脱至死亡，兵权不可复付其子。臣请得便宜抚定诸军，以俟朝命。"挺死，宓即奏："乞选他将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朝廷命张诏代挺，以李仁广副之，遂革世将之患。其后郭杲继诏复兼利西路安抚。杲死，韩侂胄复以兵权付曦，曦叛，识者乃服宓先见。

进焕章阁直学士。宁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谢深甫论罢之。居数年，复职知庆元府。既入奏，韩侂胄招以见，出奏疏几二千言示宓，盖北伐议也，知宓平日主复仇，冀可与共功名。宓曰："中原沦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此必有夸诞贪进之人，攘臂以侥幸万一，宜亟斥绝，不然必误国矣。"

进敷文阁学士，改知建康府。将行，侂胄曰："此事姑为迟之。"宓因赞曰："翻然而改，诚社稷生灵之幸，惟无摇于异议，则善矣。"侂胄闻金人置平章，宣抚河南，奏以宓为签枢，宣抚江、淮以应之。宓手书力论"金人未必有意败盟，中国当示大体，宜申警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辞矣。"宣抚议遂寝。侂胄移书欲除宓内职，宣谕两淮。宓报曰："使名虽异，其为示敌人以嫌疑之迹则同，且伪平章宣抚既寝，尤不宜轻举。"侂胄滋不悦。

升宝文阁学士、刑部尚书、江淮宣抚使。时宋师克泗州，进图宿、寿，既而师溃，侂胄遣人来议招收溃卒，且求自解之计。宓谓："宜明苏师旦、周筠等偾师之奸，正李汝翼、郭倬等丧师之罪。"宓欲全淮东兵力，为两淮声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几二万，万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长等城，则首尾中断，堕敌计矣。莫若弃之，还军盱眙。"从之。

金人拥众自涡口犯淮南，或劝宓弃庐、和州为守江计，宓曰："弃淮则与敌共长江之险矣。吾当与淮南俱存亡。"益增兵为防。

进端明殿学士、侍读，寻拜签书枢密院，督视江、淮军马。有自北来者韩元靖，自谓琦五世孙，宓诘所以来之故，元靖言："两国交兵，北朝皆谓出韩太师意，今相州宗族坟墓皆不可保，故来依太师尔。"宓使毕其说，始露讲解意。宓遣人护送北归，俾扣其实。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纸，宓以闻于朝，遂遣王文采持书币以行。文采还，金帅答书辞顺，宓复以闻，遂遣陈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诘使介，既欲和矣，何为出兵真州以袭我？然仍露和意也。"宓白庙堂，请自朝廷移书续前议，又谓彼既指侂饭胄为元谋，若移书，宜暂免系衔。侂胄大怒，罢宓，以知枢密院事张岩代之。既以台论，提举洞霄宫，落职。

侂胄诛，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寻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运司招辑边民二万，号"雄淮军"，月廪不继，公肆剽劫，宓乃随"雄淮"所屯，分隶守臣节制，其西路则同转运使张颖拣刺为御前武定军，以三万人为额，分为六军，余汰归农，自是月省钱二十八万缗，米三万四千石。武定既成军伍，淮西赖其力。以病丐归，拜同知枢密院事。卒，谥忠定。

宓仪状魁杰，机神英悟，尝慷慨谓人曰："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其忠义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累迁秘书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权直。光宗即位，典册与尤袤对掌。故事，行三制并宣学士。上欲试思能否，一夕并草除公师四制，训词精敏，在廷诵叹。

权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禅，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胜之，彼奢则以俭胜之，彼暴则以仁胜之，彼怠惰则以忧勤胜之。"又请增置谏官，专责以谏事。又乞召内外诸将访问，以知其才否。

迁将作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兼权中书舍人，升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同修国史，寻兼侍讲。

初，孝宗以户部经费之余，则于三省置封桩库以待军用，至绍熙移用始频。会有诏发缗钱十五万入内帑备犒军，思谓实给他费，请毋发，且曰："往岁所入，约四百六十四万缗，所出之钱不及二万，非痛加撙节，则封桩自此无储。遂定议犒军岁以四十万缗为额，由是费用有节。又言："唐制使谏官随宰相入阁，今谏官月一对耳，乞许同宰执宣引，庶得从容论奏。"上称善，除礼部侍郎。

上久不过重华宫，思疏十上，言多痛切。会上召嘉王，思言："寿皇欲见陛下，亦犹陛下之于嘉王也。"上为动容。时李皇后浸预政，思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泺，因奏："人主治国必自齐家始，家之不能齐者，不能防其渐也。始于亵狎，终于恣横，卒至于阴阳易位，内外无别，甚则离间父子。汉之吕氏，唐之武、韦，几至乱亡，不但鲁庄公也。"上悚然。赵汝愚同侍经筵，退语人曰："谠直如此，吾党不逮也。"

兼权吏部侍郎，出知绍兴府。宁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举太平兴国宫，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历知泉州，建宁府，皆以言者论去。久之，召还，试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侂胄先以书致殷勤，曰："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思报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时好耳。"

时赴召者，未引对先谒侂胄，或劝用近例，思曰："私门不可登，矧未见君乎？"逮入见，首论言路不通："自吕祖俭谪徙而朝士不敢输忠，自吕祖泰编窜而布衣不敢极说。胶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谕之以呈藁，谁肯披肝沥胆，触冒威尊？近者北伐之举，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举之前，相继力争之，更加详审，不致轻动。"又言："苏师旦赃以巨万计，胡不黥戮以谢三军？皇甫斌丧师襄汉，李爽败绩淮甸，秦世辅溃散蜀道，皆罪大罚轻。"又言："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侂胄闻之大怒。

思既退，谓侂胄曰："公明有余而聪不足：堂中剖决如流，此明有余；为苏师旦蒙蔽，此聪不足也。周筠与师旦并为奸利，师旦已败，筠尚在，人言平章骑虎不下之势，此李林甫、杨国忠晚节也。"侂胄悚然曰："闻所未闻！"

司谏毛宪劾思，予祠。侂胄殛，复召，首对，乞用淳熙例，令太子开议事堂，闲习机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当以为戒。”

除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求对，言：“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枢臣，谓史弥远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议，思谓有伤国体。徙礼部尚书。

史弥远拟除两从官，参政钱象祖不与闻。思言：“奏拟除目，宰执当同进，比专听侂胄，权有所偏，覆辙可鉴。”既而史弥远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对，言：“前日论枢臣独班，恐蹈往辙，宗社堪再坏耶？宜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弥远怀恚，思请去益力，以宝谟阁直学士知镇江府，移福州。

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思叹曰：“董贤为大司马，册文有‘允执厥中’一言，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长老见之，莫不心惧。今制词所引，此舜、禹揖逊也。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得不大骇乎？”仍上省牍，请贴改麻制。诏下分析，弥远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论麻制，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矣。

久之，除宝文阁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三年卒，谥文节。

宇文绍节，字挺臣，成都广都人。祖虚中，签书枢密院事。父师瑗，显谟阁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无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绍节为之后，补官仕州县。九年，第进士。累迁宝谟阁待制、知庐州。

时侂胄方议用兵，绍节至郡，议修筑古城，创造砦栅，专为固圉计。淮西转运判官邓友龙谮于侂胄，谓绍节但为城守，徒耗财力，无益于事。侂胄以书让绍节，绍节复书谓：“公有复仇之志，而无复仇之略；有开边之害，而无开边之利。不量国力，浪为进取计，非所敢知。”侂胄得书不乐，乃以李爽代绍节，召还，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以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

吴曦据蜀，趣绍节赴阙，任以西讨之事。绍节至，谓大臣曰：“今进攻，则瞿唐一关，彼必固守；若驻军荆南，徒损威望。闻随军转运安丙者素怀忠义，若授以密旨，必能讨贼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亲以帛

书达上意，丙卒诛曦。

权兵部尚书，未几，除华文阁学士、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统制官高悦在戍所，肆为杀掠，远近苦之。绍节召置帐前，收其部曲。俄有诉悦纵所部为寇者，绍节杖杀之，兵民皆欢。升宝文阁学士，试吏部尚书，寻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安丙宣抚四川，或言丙有异志，语闻，廷臣欲易丙。绍节曰："方诛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国家有，顾不以此时为利，今乃有他耶？绍节愿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访，绍节审而后言，皆周悉事情。

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讣闻，上嗟悼，为改日朝享。进资政殿学士致仕，又赠七官为少师，非常典也。谥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庆晋原人。第进士，为隆州判官，摄绵州。岁昆，出义仓谷贱粜之，而以钱贷下户，又听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褚衣，亲衣食之，活十万人。明年又饥，邛蜀彭汉、成都盗贼蜂起，绵独按堵。知永康军，移利州，提点成都路刑狱兼提举常平。岁凶，先事发廪蠲租，所活百七十万人。知兴元府、安抚利州东路。

汉中久饥，剑外和籴在州者独多，蘩尝匹马行阡陌间访求民瘼，有老妪进曰："民所以饥者，和籴病之也。"泣数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悦。徙仓部员外郎，总领四川赋财、军马、钱粮，升郎中。

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岁籴军粮，名为和籴，实科籴也。"诏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闻，蘩奏："诸州岁籴六十万石，若从官籴，岁约百万缗，如于经费之中斟酌损益，变科籴为官籴，贵贱眠时，不使亏毫忽之价；出纳眠量，勿务取圭撮之赢，则军不乏兴，民不加赋。"乃书"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后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诏难问者凡八，讫如其议。民既乐与官为市，远迩欢趋，军饷坐给，而田里免科籴，始知有生之乐。会岁大稔，米价顿贱，父老以为三十年所无。梁、洋间绘蘩像祠之。

范成大驿疏言："关外麦熟，倍于常年，实由罢籴，民力稍纾，得以尽于农亩。"孝宗览之曰："免和籴一年，田间和气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见，孝宗首问："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悦，曰："是

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向用，而蘩亦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以尽涤民害。会有疾，卒。诏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与遣表，择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

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试，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蜀乱，发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以宪、武之烈，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危刘氏、歼唐室，鲜不由此。”吴挺以为怨。后蘩总饷事，挺谬奏军食粗恶，孝宗以问蘩，蘩缄其样以进，挺之妄遂穷。逾三十年，吴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诛曦，每语人云：“吾等焦头烂额耳，孰如李公先见者乎？”蘩讲学临政皆有源委，所著书十八种，有《桃溪集》一百卷。

论曰：余端礼平时论议剀正，及为相，受制于韩侂胄，虽有志扶掖善类，而不得以直，遂颇不免君子之论。若李壁、丘宓皆谏侂胄以轻兵召衅之失，及其决意用师，命叶适草诏不从，而壁独当笔焉，何其所见后先舛迕哉！附会之罪，壁固无以逭于公论矣。倪思直辞劘主，又屡触权臣，三黜不变其风概，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举荒政，蠲苛赋，亦庶几古所谓惠人也。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郑□王庭秀附 仇悆 高登 娄寅亮 宋汝为

郑□，字致刚，建州人。政和八年举进士，授安陆府教授，权信阳县尉，监南康酒税。遂召为御史台主簿。张邦昌之僭号也，挺身见高宗于济州。既即位，擢监察御史，迁右司谏，升为谏议大夫。

帝至杭州，□奏曰："陛下南渡出于仓卒，省台寺监、百司之臣获济者鲜，当擢吴中之秀以为用。况天下贤俊多避地吴、越，宜令守臣体访境内寄居待阙，及见任宫观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闻，简拔任使，庶几速得贤才以济艰厄。"诏从之。

苗傅、刘正彦等逆乱，□庭立面折二凶，且谓逆贼凶焰炽甚，非请外援无可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见吕颐浩，议兴复计，太后降诏不允。朱胜非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

时二凶窃威福之柄，肆行杀戮，日至都堂侵紊机政。□言："黄门宦者之设，本以给事内庭，供扫除而已。俾与政事，则贪暴无厌，待以兵权，则惨毒无已，皆前世已行之验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则生人受祸于下，匹夫力不能胜，则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圣皇帝南渡，驻跸未安，群起而攻之者众兵也。今当痛革前弊，并令选择其人，曾经事任招权纳宠者，屏之远方，俾无浸淫以激众怒，则赏罚之柄自朝廷出，国势尊矣。仍谕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闻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礼而全臣子忠义之节也。"疏留中不出。□对，请付外行之。

又论："黄潜善、汪伯彦均于误国，而潜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窜谪湖南；钱伯言与黄愿皆弃城，吕源与梁扬祖皆拥兵而逃，今愿罢官，扬祖落职，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劝惩。"诏窜削有差。

傅、正彦日至都堂议事，□奏："将帅之臣不可预政。"及闻以签书枢密院召吕颐浩，以礼部尚书召张浚，分张俊兵以五百人归陕西，而浚不受尚书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谪浚居郴州，擢俊以节度知凤翔。□知出二凶奸谋，具章乞留颐浩知金陵，浚不当贬，不报。□遂遣所亲谢向变姓名，微服为贾人，徒步如平江见浚等，具言城中事，以为严设兵备，大张声势，持重缓进，使贼自遁，无惊动三宫，此上策也。浚等闻之，

皆感激奋厉为赴难计。

俄诏睿圣皇帝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幼主为皇太侄，即与大臣进议，以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属也，今则与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则无所法；行之于今，则实逆天。或者谓大元帅可以任军旅之大事，臣窃以为不然。昔舜之禅禹也，犹命禹徂征有苗，则禹虽受禅，而征伐之事舜犹亲之也。唐睿宗传位皇太子，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如是无不可者，则稽之于古为有法，行之于今为得宜。"

太后垂帘同听政，以安人心。退与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太后召□与宰执同对帘前，□乞召庭秀，太后谕曰："今欲令睿圣皇帝总领兵马尔。"□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两君，一朝降两朝位号者也。"太后令□至都堂，朱胜非出朱昞等所上书以示□、庭秀，□、庭秀力言昨日诏书不可宣布，必召变。胜非与执政颜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书左丞张澄独曰："事势若此，岂争此名位耶？"澄欲出，□等共止之。

□与李邴并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宗复位，进签书，执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谓大臣："朕丧元子，犹能自排遣，于□殆不能释也。"

庭秀字颍彦，慈溪人。与黄庭坚、杨时游，其为学旁搜远绍，不苟趣时好，造诣深远，操植坚正，发为文辞，俊迈宏远。登政和二年上舍第，历官州县。

侍御史李光荐为御史台检法官。宣和、靖康时，进言皆发于忠义。御史中丞言："伪楚时庶官中如虞谟、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为臣而归，愿褒擢之。"拜监察御史，奏："乞威断当出于人主，而所遣宣谕官，当令举廉吏。"又言："刑名有疑虑者，令州郡法官申宪司阅实具奏，以取裁决。"迁殿中侍御史，论黄潜善卖官售宠，罢之。

既与郑□力争降封高宗事，未几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罢一言官，则后日大臣行事有失，谁敢言者。"遂召为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来深疾贪吏，然州县之间岂无廉介自将、沈于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洁清修、可以师表吏民者，以名来上，参之公议，不次升擢，以厉士风。"从之。

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与宰相议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诏直秘阁、主管崇道观而归。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观三年进士，授邠州司法，谳狱详恕，多所全活。为邓城令，满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属朝廷方调兵数十万于燕山，悆馈饷毕给。时主将纵士卒过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备，申严约束，遂以不扰。已而悆送运饷于涿，值大军溃于卢沟河，囊橐往往委以资敌，悆间关营护，无一豪弃失。

调高密丞，俗尚嚣讼，悆摄县事，剖决如流，事无淹夕，民至怀饼饵以俟决遣。猾吏杨盖每阴疏令过，胁持为奸，悆暴其罪黥之，无不悦服。州阙司录，命悆摄事，既行，邑氓万余邀留，至拥归县廨，时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满后先，悆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复来。"它日，悆方白事郡牙，忽数千人径夺以归，守针弗能遏。剧寇起莱、密间，素闻悆名，戒其党毋犯高密境，民赖以安。密卒闭关叛掠，害官吏几尽，独呼曰："无惊仇公。"

南迁，丁母忧。服除，知建昌军，入为考功员外。时任者宛转兵间，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铨部无案籍，诉丐者甚多，真伪错乱。悆亲为考核，其可据者悉责保识，因上闻行之。

迁右司及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俄为沿海制置使。明守与宰相厚善，绐言士卒将为变，致遣精兵密捕。统制官徐文觉之，初谋纵军剽略，顷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杀人，不焚屋庐。"一城晏然。犹坐削两官，主管太平观。

以淮西宣抚知庐州。刘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汹惧。宣抚司统制张琦者，冀乘危为乱，驱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胁悆出，拥甲士数千突入，露刃登楼，扬白麾，左右惊溃，迫悆上马。悆徐谓曰："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徇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坚不为动，神色无少异。琦等错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

时金人出入近境，悆求援于宣抚司，不报。又遣其子自间道赴朝廷告急，虽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诏亲征，而诏亦不至淮甸，喧言将弃两淮为保江计。悆录诏语揭之郡县，读者至流涕，咸思自奋。监押阎仅死于贼，余众来归，州帑匮竭，无以为赏，悆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劳之，众皆感励。募庐、寿兵得数百，益乡兵二千，出奇直抵寿春城下，敌三战皆北，却走度淮。其后麟复增兵来寇，悆复寿春，俘

馘甚众，获旗械数千，焚粮船百余艘，降渤海首领二人。

初，金人围濠州，旬日未下，属天寒，马多僵死，乃悉众向淮东。枢密使张浚方视师金陵，悆以策说之曰：金重兵在淮东，师老食匮，若以精兵二万一自寿阳，一自汉上，径趋旧京，当不战而退，继以大军尾击，蔑有不济者。昔人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愿无失时之悔。”浚不能用。

麟复以步骑数千至合肥，谍言兀术为之殿，人心怖骇，不知所为。会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统兵适至，悆顾左右曰：“召牛观察来击贼。”皋既至，以忠义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余骑驰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敌稍慑，散而复集者三。其副徐庆忽坠马，敌竞赴之，皋掖以上，手刺数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寇畏其名，遂自溃。以悆克复守御功，加徽猷阁待制。

明年，宣抚司始遣大将王德来，时寇已去，德谓其伍曰：“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归附者，见悆像，不觉以手加额。

初，宣抚司既不以一卒援诸郡，但令焚积聚，弃城退保，文移不绝于道，又请浚督行之。浚檄悆度其宜处之，悆谓：“残破之余，兵食不给，诚不能支敌。然帅臣任一路之责，誓当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舰于巢湖，必贻朝廷忧。”力陈不可，浚韪其言，而卒全活数州之众。寻诏诣阙，军民号送之。

改浙东宣抚使、知明州，以挫豪强、奖善良为理。吏受赇，虽一钱不贷，奸猾敛迹。州罹兵火既毁，悆斥厨钱助其费，买田行乡饮酒礼。岁饥，发官储损其直，民无死徙。朝廷闻之，进秩一等。

再召，进对，帝亲加褒谕，欲留置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黥胥吏为惨酷，请授外藩。时峒獠未息，乃进直学士，为湖南安抚使，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数月，召还，加宝文阁学士、陕西都转运使。时金人无故归侵疆，诡计叵测，悆力陈非策，固辞不行。秦桧方主和议，以为异己，落职，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复陷所归郡邑，如悆言。乃复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辞，言：“我军已习战，非复前日，故刘锜能以

少击众，敌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势，鼓行而前，中原可传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罢，提举太平观。积官至左朝议大夫，爵益都县伯。卒，赠左通议大夫。

悆性至孝，母没时，方崎岖转徙，居丧尽礼。沿海制置使陈彦文荐于朝，起复之，悆不就。悆端方挺特，自初官讫通显，无所附丽。令邓城时，丞相范宗尹方为邑子，以文谒悆。悆他日语其父：“是子公辅器也。”宗尹既当国，未尝以私见。悆在明州，尝欲荐一幕官，问曰：“君日费几何？”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惊曰：“吾为郡守费不及此，属僚所费倍之，安得不贪。”遂止。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宣和间，为太学生。金人犯京师，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廷臣复建和议，夺种师道、李纲兵柄，登与东再抱书诣阙，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

钦宗即位，擢吴敏、张邦昌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乞加恩礼起复之。登上书曰：“陛下自东宫即位，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践阼之始，兵革扰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翘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奈何相吴敏、张邦昌？又纳敏党与之言，播告中外，将复用李邦彦，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离矣。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纪纲紊乱，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以致大祸，仓皇南幸，不获宁居。主辱臣死，此曹当尽伏诛，今乃偃然自恣，朋比为奸，蒙蔽天日。陛下从敏所请，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离矣。”再上书曰：“臣以布衣之微贱，臣言系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书，皆不报。因谋南归，忽闻邦昌各与远郡，一时小人相继罢斥，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尽言矣。”复为书论敏未罢，不报。

初，金人至，六馆诸生将遁去，登曰：“君在可乎？”与林迈等请随驾，隶聂山帐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师，敏遂讽学官起罗织，屏斥还乡。

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宪董弅闻其名，檄谳六郡狱，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日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

不能夺，卒从之。摄狱事，有囚杀人，守欲奏裁曰：“阴德可为。”登曰：“阴德岂可有心为之，杀人者死，而可幸免，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

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归至广，会新兴大饥，帅连南夫檄发廪振济，复为糜于野以食之，愿贷者听，所全活万计。岁适大稔，而偿亦及数。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因奏辟终其任。

召赴都堂审察，遂上疏万言及《时议》六篇，帝览而善之，下六议中书。秦桧恶其讥己，不复以闻。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帝闵之。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讫事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广漕郑鬲、赵不弃辟摄归善令，遂差考试，摘经史中要语命题，策闽、浙水灾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桧闻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编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读毕，即投大作上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无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检领百卒复至，登曰：“若朝廷赐我死，亦当拜敕而后就法。”大作感登忠义，为泣下，奋剑叱巡检曰：“省符在我手中，无它语也。汝欲何为，吾当以死捍之。”鬲、不弃亦坐镌一官。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何万守漳，言诸朝，追复迪功郎。后五十年，朱熹为守，奏乞褒录，赠承务郎。

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间，阻风，方念无以奉晨膳，忽有白鱼跃于前。其学以慎独为本，所著《家论》、《忠辨》等编，有《东溪集》行世。

娄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进士，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感悟其说，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恐祀丰于昵，仰违天监，太祖在天莫肯顾歆，是以二圣未有回銮之期，金人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识忌讳，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并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卫。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帝读之感悟，枢密富直柔荐之。

绍兴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计也。既入见，复上疏曰："陛下辙迹所环，六年于外，险阻艰难，备尝之矣。然而二圣未还，金人未灭，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秆邪误国而坏之，将使嗣圣念祖，思危而后获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诚狂妄，去岁上章，请陛下取太祖诸孙之贤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误蒙采听，赦而不诛。兹盖在天之灵发悟圣心，为社稷计，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处清暇，不过增一节度使尔。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圣之虑，自然孝弟感通，两宫回跸，泽流万世。"

改令入官，擢监察御史。时相秦桧以其直柔所荐，恶之，讽言者论寅亮匿父丧不举，下大理鞫问，无实，犹坐为族父冒占官户罢职，送吏部，由是坐废。

宋汝为，字师禹，丰县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阖门遇害。汝

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谒部使者陈边事，遣对行在。高宗嘉纳，特补修武郎，假武功大夫、开州刺史，奉国书副京东运判杜时亮使金。

时刘豫节制东平，丞相吕颐浩因致书豫。汝为行次寿春，遇完颜宗弼军，不克与时亮会，独驰入其壁，将上国书。宗弼盛怒，劫而缚之，欲加僇辱。汝为一无惧色，曰："死固不辞，然衔命出疆，愿达书吐一辞，死未晚。"宗弼顾汝为不屈，遂解缚延之曰："此山东忠义之士也。"命往见豫，汝为曰："愿伏剑为南朝鬼，岂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师，濒死者数四。

豫僭号，汝为持颐浩书与之，开陈祸福，勉以忠义，使归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归，人谁直我，独不见张邦昌之事乎？业已至此，夫复何言。"即拘留汝为。然以汝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诱之，固辞。遂连结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俦为腹心，以机密归报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为逻者所获，汝为所遣王现、邵邦光善达，朝廷皆官之。

绍兴十三年，汝为亡归，作《恢复方略》献于朝，且曰："今和好虽定，计必背盟，不可遽驰。"时秦桧当国，置不复问。独礼部尚书苏符怜之，为言于朝，换宣教郎，添差通判处州。高宗忆其忠，特转通直郎。

汝为遂上丞相书，言："用兵之道，取胜在于得势，成功在乎投机。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今闻其力图大举，转输淮北，其设意岂小哉！所虑秋冬复肆猖獗，兀术不死，兵革不休，虽欲各保边陲，安可得也。今当乘去岁淮上破贼之势，特降哀痛之诏，声言亲征，约诸帅长驱直捣，某月日各到东京，协谋并力，以俘馘兀术为急。"

又言："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

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

久之，有告汝为于金人以蜡书言其机事者，大索不获，寻知南归。桧将械送金人，汝为变姓名为赵复，徒步入蜀。汝为身长七尺，疏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杨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见其议论英发，洞贯古今，靖康间离乱事历历言之，企道益惊，遂定交，假僧舍居之。

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汝为能知死期，尝祭其先，终日大恸，将终，神气不乱。

汝为俶傥尚气节，博物洽闻，饮酒至斗余，未尝见其醉，或歌或哭，涕泪俱下。其客蜀也，史载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焘相得甚欢，赵沂、王京鲁、关民先、杨采、惠畴经纪其丧事。

三十二年，其妻钱莫知汝为死，诣登闻鼓院以状进，诏索之不得。隆兴二年，其子南强以汝为之死哀诉于朝，参知政事虞允文，钱端礼以闻，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论曰：高宗播迁，复有苗、刘之变，此何时也，郑□、王庭秀正色立朝，以争君臣之义，顾不韪哉！仇悫恺悌君子，遗泽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难言，而高宗亦慨然从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为归自金国，论事切直，与寅亮俱迕秦桧，一则诬以罪谴，一则逃遁以死，于乎悕矣！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吴柔胜 游仲鸿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杨大全

王信，字诚之，处州丽水人。既冠，入太学，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试中教官，授建康府学教授。丁父忧，服除，进所著《唐太宗论赞》及《负薪论》，孝宗览之，嘉叹不已，特循两资，授太学博士。

时须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饥疫，议遣官振救之，父老愿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烦信，请益力，信闻之，欣然为行，遍至病者家，全活不可胜记。

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傅会出入者，悉厘正之。转对，言："敌情不可测，和议不可恃，今日要当先为自备之策，以待可乘之机。"上以为是。又论："太学正、录掌规矩之官而员多，博士掌训导之官而员少，请以正、录两员升为博士。"从之。论除官脞冗之敝，乞精选监司而择籍名，郡将代半岁乃注人。上亲以其章授宰臣行。

权考功郎官。蜀人张公迁，初八年免铨，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复令柅之，信钩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实碍式，吏受赇为地，工部尚书赵雄，蜀人也，以属信，信持弗听，已而转吏部阅审成牍，抚掌愧叹，嗟激不已，以闻于上。

它日，上谓尚书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铨曹遂清。"逻者私相语，指为神明。武臣给告不书年齿，磨转荫荐，肆为奸欺，不可控抟，为擿最者数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狱。事连三衙，殿帅王友直锐争之，上审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将何为？"狱具，皆伏辜。因请置籍，以柅后患。

授军器少监，仍兼考功郎官。丁母忧，吏裒金杀牲祷神，愿信服阕无再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为将作少监，复考功郎官，转军器少监兼右司郎官，升员外郎。四方有以疑狱来上者，信反复披览，常至夜分。

升左司员外郎，转对，论士大夫趋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时之责，而后之祸患有所不恤；献言者求一时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计。集事者

以趣办为能，而不为根本之虑；谋利者以羡余为事，而不究源流之实。持论尚刻薄，而浸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预烦碎，而不明国家宽大之体。因循玩习，恬不为怪。愿酌古之道，当时之宜，示好恶于取舍之间，使天下靡然知乡，而无复为目前苟且之徇。”又论：“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县不能行恤民之实。近岁不登，陛下轸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赋，或蠲放，或倚阁住催。然倚阁住催之名可以并缘为扰，愿明与减放。”又论豫备三说：收逃亡之卒，选忠顺之官，严训练之职。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纳其说。

兼玉牒所检讨官、提领户部酒库。久之，上谕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虑书生不长于财赋，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

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迁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假礼部尚书使于金，肄射都亭，连中其的，金人馘曰：“尚书得非黑王相公子孙耶？”谓王德用也。信得米芾书法，金人宝之。归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当备之策有二，上首肯之。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会于轸，信言：“休咎之征，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闻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愿思所以顺天而应之。”因条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经营中原之志甚锐，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论不一；其论不一，故其心不一。愿豫求至当之论，使归于一。锁闱封驳，而右府所不下关中书，或斜封捷出，左于公论。统领官奴事内侍，坐谪远州，幸蒙赦还而遽复故职。潜藩恩旧之隶徒，榷酤官而齿朝士。老禁校侥冀节钺，诡计可得之，而奉稍恩典，与正不异。阁门多溢额祗候。妃嫔进封而冒指它姓为甥侄。既一一涂归，有虽书读而徐核其不当者，续争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问者，第言之，朕无有不为卿行者。”于是益抗志不回。

宦者甘昇既逐远之矣，属高宗崩，用治丧事，人莫敢言。昇俄提举德寿宫，信亟执奏，举朝皆悚。翰林学士洪迈适入，上语之曰：“王给事论甘昇事甚当。朕特白太上皇后，圣训以为：‘今一宫之事异于向时，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黄门空多，类不习事，独昇可任责，分吾忧。渠今已归，居室尚不能有，岂敢蹈故态。’以是驳疏不欲行。卿见王给事，可道此意。”信闻之乃止。

信遇事刚果，论奏不避权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举崇福宫。诏求言，信条十事以献，其目曰：法戒轻变，令贵必行，宽州郡以养民力，修军政以待机会，郡当分其缓急，县当别其剧易严铜钱之

禁，广积聚之备，处归附之人，收逃亡之卒。

起知湖州，信未涉州县，据桉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奏免甫官钱十四万、绢七万匹、绵十万五千两、米二千万斛。山阴境有犭英犭茶湖，四环皆田，岁苦潦，信创启斗门，导停潴注之海，筑十一壩，化汇浸为上腴。民绘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加焕章阁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

初，信扶其父丧归自金陵，草屦徒行，虽疾风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湿疾。及闻孝宗遗诏，悲伤过甚，疾复作，至是浸剧，上章请老，以通议大夫致仕。有星陨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数尺而散。数日，信卒，遗训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人。绍兴七年，以父恩补官，授衢州江山县尉，晓畅吏事。登十五年进士第，授婺州金华县丞，争财者谕以长幼之礼，悦服而退。

李椿年行经界法，约束严甚，檄大猷覆视龙游县，大猷请不实者得自陈，毋遽加罪。改建德，迁知昆山县。丁父忧，免丧，差总领淮西、江东钱粮干官，改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

参知政事钱端礼宣谕淮东，辟干办公事，充参议官，迁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对，言："总核名实，责任臣下。因才而任，毋违所长，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顾谓左右曰："疏通详雅而善议论，有用之才也。"除礼部员外郎。丞相洪适荐兼吏部侍郎，仍迁主管左选。

庄文太子初建东宫，兼太子左谕德、侍讲，两日一讲《孟子》，多寓规戒。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谕宫僚同赋，大猷曰："郑、卫之音，近习为昌，非讲读官所当预。"白于太子而止。迁秘书少监，修《五朝会要》。金人来贺，假吏部尚书为接伴使。寻兼权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说书，又兼给事中。

孝宗清燕，每访政事，尝曰："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大猷遂陈耆长雇直隶经总制司，并缘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厉民为甚。又论："亭户未尝煮盐，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隐寄田产，害及编氓，宜取二等以上充

役。”又论：“赐田勋戚，豪夺相先，陵轹州县，惟当赐金，使自求之。”又论：“没入赀产，止可行于强盗、赃吏，至于仓库纲运之负陷者，惟当即其业收租以偿，既足则给还，使复故业。”转对，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上嘉奖曰：“卿前后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

权刑部侍郎，升侍讲，言：“有司率用新制，弃旧法，轻重舛牾，无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时出，以售其奸，请明诏编纂。”书成上进，上大悦。

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枢密刘珙以强盗率不处死，无所惩艾，右司林栗谓：“太祖朝强盗赃满三贯死，无首从，不问杀伤。景祐增五贯，固从宽。今设六项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惩艾，请从旧法，赃满三贯者斩。”大猷曰：“此吾职也。”遂具奏曰：“强盗乌可恕，用旧法而痛惩之，固可也。天圣以来，益用中典，浸失禁奸之意。今所议六项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财，惟再犯者死，可谓宽严适中。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为盗，盗知必死，将甘心于事主矣，望稍开其生路。”乃奏用六项法则死者十七人，用见行法则十四人，旧法百七十人俱死。遂从大猷议。

借吏部尚书为贺金国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强盗止用旧法，罢六项法。”还朝自劾求去，上闻之，复行六项法。

改权吏部侍郎兼权尚书。夜传旨学士院，出唐沈既济论选举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与否，诘旦当面对。”即奏：“事与今异，敝虽似之，言则难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卤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

起知泉州。毗舍邪尝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赀。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腊大买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语言不通，此岂毗舍邪耶？”遂谴之。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三佛齐请铸铜瓦三万，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铜不下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卒不与。进敷文阁直学士，留知泉州。

逾年，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以大暑讨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龙图阁待制，落职，南康军居住，提举太平

兴国宫。复龙图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复敷文阁待制，升学士。没，赠二官。

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干进，浩深叹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为《兴仁录》，率乡人为义庄二十余亩以倡，众皆欣劝。所著有《适斋稿》、《备忘》、《训鉴》等书。

袁燮，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人。生而端粹专静，乳媪置盘水其前，玩视终日，夜卧常醒然。少长，读东都《党锢传》，慨然以名节自期。入太学，登进士第，调江阴尉。

浙西大饥，常平使罗点属任振恤。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间，凡名数、治业悉书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除沿海制属。连丁家艰，宁宗即位，以太学正召。时朱熹诸儒相次去国，丞相赵汝愚罢，燮亦以论去，自是党禁兴矣。久之，为浙东帅幕、福建常平属、沿海参议。

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举江西常平、权知隆兴。召为都官郎官，迁司封。因对，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贤相，正士鳞集，而窃威权者从旁睨之。彭龟年逆知其必乱天下，显言其奸，龟年以罪去，而权臣遂根据，几危社稷。陛下追思龟年，盖尝临朝太息曰：'斯人犹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龟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愿陛下常存此心，急闻剀切，崇奖朴直，一龟年虽没，众龟年继进，天下何忧不治。""臣昨劝陛下勤于好问，而圣训有曰：'问则明'。臣退与朝士言之，莫不称善。而侧听十旬，陛下之端拱渊默犹昔也，臣窃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则当知反是而暗。明则辉光旁烛，无所不通；暗则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

迁国子司业、秘书少监，进祭酒、秘书监。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是为道本。闻者悚然有得，士气益振。兼崇政殿说书，除礼部侍郎兼侍读。时史弥远主和，燮争益力，台论劾燮，罢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起知温州，进直学士，奉祠以卒。

燮初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同里沈焕、杨简、舒璘亦皆在学，以道义相切磨。后见，九龄之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乃师事焉。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学者称之曰絜斋先生。后谥正献。子甫自有传。

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幼听其父讲伊、洛书，已知有持敬之学，不妄言笑。长游郡泮，人皆惮其方严。登淳熙八年进士第，调都昌簿。丞相赵汝愚知其贤，差嘉兴府学教授，将置之馆阁，会汝愚去，御史汤硕劾柔胜尝救荒浙右，擅放田租，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学，不可为师儒官，自是闲居十余年。

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正。柔胜始以朱熹《四书》与诸生诵习，讲义策问，皆以是为先。又于生徒中得潘时举、吕乔年，白于长，擢为职事，使以文行表率，于是士知趋向，伊、洛之学，晦而复明。迁太学博士，又迁司农寺丞。

出知随州。时再议和好，尤戒开边隙，旁塞之民事与北界相涉，不问法轻重皆杀之。郡民梁皋有马为北人所盗，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与其徒亦发二矢。北界以为言，郡下七人于狱，柔胜至，立破械纵之，具始末报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兴隶帐下，后宗政、再兴皆为名将。筑随州及枣阳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军曰“忠勇”，廪以总所阙额，营栅器械悉备。除京西提刑，领州如故。改湖北运判兼知鄂州。甫至，值岁歉，即乞籴于湖南，大讲荒政，十五州被灾之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改直华文阁，除工部郎中，力辞，除秘阁修撰，依旧宫观以卒，谥正肃。二子渊、潜，俱登进士，各有传。

游仲鸿，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进士第，初调犍为簿。李昌图总蜀赋，辟籴买官，奇其才，曰：“吾董饷积年，惟得一士。”昌图召入，首荐之，擢四川制置司干办公事。制置使赵汝愚一见即知敬之。

叙州董蛮犯犍为境，宪将合兵讨之，仲鸿请行。诘其衅端，以州负马直也，乃使人谕蛮曰：“归俘则还马直，不然大兵至矣。”蛮听命，仲鸿受其降而归。改秩，知中江县，总领杨辅檄置幕下。时关外营田凡万四千顷，亩仅输七升。仲鸿建议，请以兵之当汰者授之田，存赤籍，迟以数年，汰者众，耕者多，则横敛一切之赋可次第以减。辅然之，大将吴挺沮而止。赵汝愚移帅闽，举仲鸿自代，制置使京镗、转运刘光祖亦交荐于朝。

绍熙四年，赴召，赵汝愚在枢密，谓仲鸿直谅多闻，访以蜀中利病。汝愚欲亲出经略西事，仲鸿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独不闻吕

申公‘经略西事当在朝廷”之语乎？”汝愚悟而止。差干办诸司粮料院。

光宗以疾久不朝重华宫，仲鸿遗汝愚书，陈宗社大计，书有“伊、周、霍光”语，汝愚读之骇，立焚之，不答。又遗书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鸿泣谓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请亲临。”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鸿亟简汝愚曰：“禫日不决，祸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后三日，嘉王即位于重华宫。

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鸿久游其门，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阁韩侂胄颇有劳，望节钺，汝愚不与。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严重，选人求见者例不许。仲鸿劝以降意容接，觊遏异论，而汝愚以淮东、西总赋积弊，奏遣仲鸿核实。仲鸿曰：“丞相之势已孤，不忧此而顾忧彼耶？”改监登闻鼓院以行。

会侍讲朱熹以论事去国，仲鸿闻之，即上疏曰：“陛下宅忧之时，御批数出，不由中书。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复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愿亟还熹，毋使小人得志，以养成祸乱。”

监察御史胡纮希侂胄意，诬汝愚久蓄邪心，尝语人以乘龙授鼎之梦，又谓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为裔出楚王元佐正统所在者，指仲鸿也。初，欲直书仲鸿名，同台张孝伯见之曰：“书其名则窜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书其名。

庆元元年，汝愚罢相，仲鸿迁军器监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闻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转运判官，数忤宣抚副使吴曦，曦言仲鸿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几，曦叛，宣抚司幕官薛绂访仲鸿于果山，仲鸿对之泣，指案上一编书示绂曰：“开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谓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

时宣抚使程松已大弃其师遁，仲鸿以书劝成都帅杨辅讨贼，辅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鸿谓绂曰：“宣威肯留，则吾以积奉二万缗犒兵，护宣威之成都。”松不顾而去。总赋刘崇之继至，仲鸿遣其子似往见，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复不听。未几，曦诛，参政李壁奏除利路提点刑狱，寻乞休致，予祠而归，迁中奉大夫。

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刘光祖表其隧道曰：“于乎，庆元党人游公

之墓。”绍定五年，谥曰忠。子似，淳祐五年为右丞相，自有传。

李祥，字元德，常州无锡人。隆兴元年进士，为钱塘县主簿。时姚宪尹临安，俾摄录参。逻者以巧发为能，每事下有司，必监视锻炼，囚服乃已。尝诬告一武臣子谤朝政，鞫于狱，祥不使逻者入门。既而所告无实，具以白尹，尹惊曰：“上命无实乎？”祥曰：“即坐谴，自甘。”宪具论如祥意，上骇曰：“朕几误矣，卿吾争臣也。”遂赐宪出身为谏大夫，祥调濠州录事参军。安丰守臣冒占民田，讼屡改而不决，监司委祥，卒归之民。未几，其人易守濠，以嫌换司理庐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太学博士、国子博士、司农寺丞、枢密院编脩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军器少监。言：“忝朝迹八年，在外贤才不胜众，愿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淮西运判。两淮铁钱比不定，祥疏乞官赐钱米销滥恶者，废定城、兴国、汉阳监，更铸绍熙新钱，从之，淮人以安。

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国子祭酒。丞相赵汝愚以言去国，祥上疏争之，曰：“顷寿皇崩，两宫隔绝，中外汹汹，留正弃印亡去，国命如发。汝愚不畏灭族，决策立陛下，风尘不摇，天下复安，社稷之臣也。奈何无念功至意，忽体貌常典，使精忠巨节怫郁黯暗，何以示后世？”

除直龙图阁、湖南运副，言者劾罢之。于是太学诸生杨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书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观，再请老，以直龙图阁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谥肃简。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华人。从朱熹、吕祖谦游。登绍熙元年进士第，廷对陈时弊，大略言：“近者罢拾遗、补阙，有远谏之意，小人唱为朋党，有厌薄道学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

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除为国子录，上疏言：“寿皇亲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岂可久阙乎？”又言：“妇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亏宫中之礼。”不报。孝宗崩，介又力请上过宫执丧，累疏言辞激切，人叹其忠。

宁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易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

道。”迁太学博士。

时韩侂胄居中潜弄威福之柄，犹未肆也，而文墨议论之士阴附之以希进，于是始无所惮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诋己，且其弟仰胄尝以旧识求自通，介拒绝之，侂胄怨益深。

添差通判绍兴府，寻知邵武军。会学禁起，谏大夫姚愈劾介与袁燮皆伪学之党，且附会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观。久之，差知广德军。侂胄之隶人苏师旦忿介不通谒，目为伪党，并及甲寅廷对之语，以告侂胄。有劝其自明者，介曰：“吾发已种种，岂为鼠辈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议不敢发。以外艰去。

免丧，知饶州，未赴，召为秘书郎，迁度支郎官。师旦已建节，介与同列谒政府，遇之于庭，客皆逾阶而揖，介不顾。于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资浅立异，奉祠，除都大坑冶。

侂胄诛，朝廷更化，介召还，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国子司业、太子侍讲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国子祭酒。会以不雨，诏百官指陈阙失，时宰相史弥远以母丧起复，介手疏历论时政，推本《洪范》僭恒暘若之证，谓：“罗日愿为变，是下人谋上也。修好增币，而金人犹觖望，是夷人乱华也。内批数出，是左右干政也。谏官无故出省，是小人间君子也。皆谓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变，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汉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弥远终丧，择公正无私者置左右，王、吕、蔡、秦之覆辙，可以为戒。”

接送伴金国贺生辰使还，奏：“故事两国通庙讳、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传名而不传讳，绍熙初，黄裳尝以为言，而未及厘正。愿正典礼，以尊宗庙。”

除秘书监，升太子右谕德。其在春宫，笃意辅导，每遇讲读，因事规谏。太子尝欲索馆中图画，却而弗与，及张灯设乐，则谏止之；且乞选配故家以正始，绝令旨以杜请谒，宫僚分日上直，以资见闻。

迁宗正少卿兼权中书舍人，缴驳不避权贵。张允济以阁职为州钤，介谓此小事而用权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还词头。丞相语介曰：“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给舍而奉宰相风旨，朝廷纪纲扫地矣。”

居数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请不行，而托威福于宫禁，

权且下移，谁敢以忠告陛下者。”乞归老，不许。言：“本朝循唐入阁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后殿，则立朵殿下，何所闻见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欧阳修、王存、胡铨所请，分立殿上。”

吏部侍郎许奕以言事去国，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后蔡幼学、邹应龙相继而出，今许奕复蹈前辙。此五臣者，四为给事，一为谏大夫，两年之间，尽听其去。或谓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给舍论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误陛下也，将恐成孤立之势。”疏奏，乞补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兴府。

岁余，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阳府、京西安抚使。徙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赵汝谈请于朝，特赠中大夫、宝章阁待制，谥忠简。子野，自有传。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谏大夫远谪彭山，子孙散居于蜀，遂为蜀州人。德之以应举擢庆元二年外省第一，为山南道掌书记。召除国子正，迁武学博士。与诸生论八阵之象本乎八卦，皆动物也，奇正之变，往来相生而不穷，知此然后可以致胜。

迁编修枢密院。时兵衅有萌，会赤眚见太阴，犯权星，未浃日，内北门鸱尾灾，延及三省、六部，诏求言，德之奏：“离为火，为日，为甲胄；坎为水，为月，为盗，为隐伏。故火失其性，赤气见，忧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阴失度，忧在隐伏。”因疏七事，皆当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变不足虑，天象之变，臣窃危之。”

他日，又对曰：“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时吴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汉，郭倪、李爽在两淮，德之预以为虑。

除太常丞，出知阆州。会曦变，托跌足以避伪，事平，始赴阆。擢本路提点刑狱，制帅安丙奏：“德之傲视君命，不俟代者之来，径用观察使印领事。”诏降一官，改潼川路转运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

召为兵部郎官。朝论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弥远首以问德之，德之对曰：“蜀无安丙，朝廷无蜀矣，人有大功，实不敢以私嫌废公议。”忤时相意，遂罢。安丙深感德之，尝谓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负正仲，正仲不负丙。”请昏于德之，不许。论者益称德之之贤。起知眉州，监特奏名试，得疾而卒。

德之大父耕，性刚介，一朝弃官去，莫知所终。从父廉语德之曰：“吾昔至临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过浙江而去，吾适越求之，则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寻访，至雪窦，有蜀僧言：“闻诸耆老云：山后有烂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跻攀至烂平，见丹灶，置祠其上而归。

杨大全，字浑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进士，调温江尉，摄邑有政声。绍熙三年，召除监登闻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华宫，廷臣多论谏者。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余人上书，而龚日章等百余人以投轨上书为缓，必欲伏阙。大全谓：“院以登闻名，实明目达聪之地也，今乃使人视为具文，吾何颜以尸此职。”乃为书以谏，力请过宫，书上不报。大全于是三上疏，其略曰：

臣之志于忧君者，不畏义死，不荣幸生，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不听从为耻。自古谏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锧，其次亦流窜四裔，其小者犹罢免终身，未有若今日不勉于听从，亦不加于黜逐，徒饵之以无所谴呵之恩，使皆饕富贵，甘豢养，以消靡其风节。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

陛下自夏秋以来，执政从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赵济死，武兴吴挺死，今尚不以为然，则事有几微于朕兆者，可谏陛下乎？万一变起萧墙，祸生肘腋，陛下必将以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盗满山东而高、斯弄权，二世不知也。蛮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犹左右聋瞽尔。今在朝之士沥忠以告，而陛下不听，是陛下自壅蔽其聪明也。今外间传闻，以为寿皇将幸越，幸吴兴，此爱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当亟图所以解寿皇之忧。

疏入，又不报。

宁宗即位，迁宗正寺主簿。庆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迁司农寺丞。修《高宗实录》，充检讨官。先是，韩侂胄用事，私台谏之选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压群言，一时之好进者，恨不预此选也。会御史虚位，有力荐大全者，属大全一往见，且曰：“公朝见，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谢，决不往，明日遂丐外。时《实录》将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于是除知金州，至姑苏，以病卒。

论曰：王信有文学，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学有所本。吴柔胜、游仲鸿名在伪学。观李祥讼赵汝愚，公论藉是以立。王介、杨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欤？

列传第一百六十

○辛弃疾 何异 刘宰 刘□龠 柴中行 李孟传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佥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

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至烦大兵翦灭。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

状，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划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诏奖谕之。

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乃复奏疏曰：“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捕，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

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盖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傔人在外，战马铁甲皆备。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弃疾曰：“勿忧。”令厢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敢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进一秩，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尝摄帅，每叹曰：“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急缓奈何！”至是务为镇静，未期岁，积镪至五十万缗，榜曰：“备安库”。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今幸连稔，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出即粜之，候秋贾贱，以备

安钱籴二万石，则有备无患矣。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

庆元元年落职，四年，复主管冲佑观。久之，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无使，四年，宁宗召见，言盐法，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寻差知镇江府，赐金带。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辞免。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

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跋绍兴间诏书曰：“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帅长沙时，士人或诉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弃疾察之信然，索亚榜《春秋》卷两易之，启名则赵鼎也。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忠简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掷之地。次阅《礼记》卷，弃疾曰：“观其议论，必豪杰士也，此不可失。”启之，乃赵方也。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轩。为大理卿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绍定六年，赠光禄大夫。咸淳闲，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呜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德祐初，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

何异，字同叔，抚州崇仁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调石城主簿，历两任，知苹乡县。丞相周必大、参政留正以院辖拟异，孝宗问有无列荐，正等以萍乡政绩对，乃迁国子监主簿。迁丞，转对，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体，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见闻，于银台司缴奏。”擢监察御史。异奏与丞相留正旧同官，不敢供职，御札不许引嫌，遂拜命。

迁右正言。时光宗愆于定省，异入疏谏，不报。约台官联名，言奸

人离间父子，当明正典刑，语极峻，又不报。丐外，授湖南转运判官。偶摄帅事，辰蛮侵扰邵阳，异募山丁捕首乱者，蒲来矢以众来降。寻为浙西提点刑狱。以太常少卿召，改秘书监兼实录院检讨官，权礼部侍郎、太常寺。

太庙芝草生，韩侂胄率百官观焉，异谓其色白，虑生兵妖，侂胄不悦。又以刘光祖于异交密，言者遂以异在言路不弹丞相留正及受赵汝愚荐，劾罢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抚。异以夔民土狭食少，同转运司籴米桩积，立循环通济仓。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坠地，其声如雷，异曰："戌日酉时，火土交会，而妖星自东南冲西北，化为天狗，蜀其将有兵乎？"丐祠，以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后四年，吴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闲予祠者再。

嘉定元年，召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异上封事言："近日号令或从中出，而执政不得与闻其事，台谏不得尽行其言。陛下闵念饥民，药病殡死，遐荒僻峤，安得实惠？多方称提，不如缩造楮币；阜通商米，不如稍宽关市之征。"明年，权工部尚书。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类成虚文，中外相观，指为礼数，无以为风俗廉耻之劝。"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从所乞予祠，进宝章阁学士，转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异高自标致，有诗名，所著《月湖诗集》行世。

刘宰，字平国，金坛人。既冠，入乡校，卓然不苟于去就取舍。绍熙元年举进士，调江宁尉。江宁巫风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往往改业为农。岁旱，帅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术号"真武法"、"空云子"、"宝华主"者，皆禁绝之。书其坐右曰："毋轻出文引，毋轻事棰楚。"缘事出郊，与吏卒同疏食水饮。去官，惟箧藏主簿赵师秀酬倡诗而已。调真州司法。诏仕者非伪学，不读周惇颐、程颐等书，才得考试，宰喟然曰："平生所学者何？首可断，此状不可得。"卒弗与。

授泰兴令，有杀人狱具，谓："祷于丛祠，以杀一人，刃忽三跃，乃杀三人，是神实教我也。"为请之州，毁其庙，斩首以徇。邻邑有租牛县境者，租户于主有连姻，因丧会，窃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则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讼于官，无券可质，官又以异县置不问。至是诉于宰，宰曰："牛失十载，安得一旦复之。"乃召二丐者劳而语之故，托以它事系狱，鞫之，丐者自诡盗牛以卖，遣诣其所验视。租户曰："吾牛因某氏所租。丐者辞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来，盗券者怃然，为归牛与租。富室亡金钗，惟二仆妇在，置之有司，咸以为冤。命各持一芦，曰："非盗钗者，诘朝芦当自若；果盗，则长于今二寸。"明旦视之，一

自若，一去其芦二寸矣，即讯之，果伏其罪。有姑诉妇不养者二，召二妇并姑置一室，或饷其妇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妇每以己馔馈姑，姑犹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父丧，免，至京，韩侂胄方谋用兵，宰启邓友龙、薛叔似极言轻挑兵端，为国深害，迄如其言。为浙东仓司干官，职事修举，亟引去，默观时变，顿不乐仕。寻告归，监南岳庙。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宰辞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审召命且再下，不至。时相亦屡讽执政、从官贻书挽宰，宰峻辞以绝。俄题考功历，示决不复仕。

理宗初即位，以为籍田令，屡辞，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辞，乞致仕，乃以直秘阁主管仙都观。拜改秩予祠之命，辞秘阁，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宝谟阁，祠如故，且尽还磨勘岁月。未几，迁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吴门，拜疏径归。一时誉望，收召略尽，所不能致者，宰与崔与之耳。帝侧席以问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抚。迁将作少监，又以直敷文阁知宁国府，皆不拜。进直显谟阁、主管玉局观，帝犹冀宰一来也。召奏事，讫不为起。寻卒，乡人罢市走送，袂相属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

宰刚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乡邦，其烈实多。置义仓，创义役，三为粥以与饿者，自冬徂夏，日食凡万余人，薪粟、衣纩、药饵、棺衾之类，靡谒不获。某无田可耕，某无庐可居，某之子女长矣而未昏嫁，皆汲汲经理，如己实任其责。桥有病涉，路有险阻，虽巨役必捐赀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见义必为，既竭其力，藉质贷以继之无倦。若定折麦钱额，更县斗斛如制，毁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乡人者，无不为也。

宰隐居三十年，平生无嗜好，惟书靡所不读。既竭日力，犹坐以待，虽博考训注，而自得之为贵。有《漫塘文集》、《语录》行世。

刘□龠，字晦伯，建阳人。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乾道八年举进士，调山阴主簿。□龠正版籍，吏不容奸。调饶州录事，通判黄奕将以事污□龠，而己自以赃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闵遗骸暴露，议用浮屠法葬之水火，□龠贻书曰："使死者有知，祸亦惨矣。"请择高阜为丛冢以葬。

调莲城令，罢添给钱及纲运例钱，免上供银钱及纲本、二税甲叶、

钞盐、军期米等钱，大修学校，乞行经界。改知闽县，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去害，知无不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忧。伪学禁兴，□龠从熹武夷山讲道读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计。调赣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庆府，大修学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罢两县无名租钱，纠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执事者不度事势，贻陛下忧。今虽从和议，愿益恐惧修省，必开言路以广忠益，必张公道以进人才，必饬边备以防敌患。"

提举广东常平。令守臣岁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复偿，存其半以备缓急。逋欠亭户钱十万，转运司五万，□龠以公使，公用二库赢钱补之。奏议仓之敝、客丁钱之敝、小官奉给之敝、举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论："公道明，则人心自一，朝廷自尊，虽危可安也；公道废，则人心自贰，朝廷自轻，虽安易危也。"帝嘉奖。迁尚左郎官，请节内外冗费以收楮币。转对言："愿于经筵讲读、大臣奏对，反复问难，以求义理之当否，与政事之得失，则圣学进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军政。迁浙西提点刑狱，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杀人而匿权家者，吏弗敢捕，□龠竟获之。

迁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奏言："宋兴，《六经》微旨，孔、孟遗言，发明于千载之后，以事父则孝，以事君则忠，而世之所谓道学也。庆元以来，权佞当国，恶人议己，指道为伪，屏其人，禁其书，学者无所依乡，义利不明，趋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丧。追惟前日禁绝道学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后，职业修，名节立，不可得也。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诏长吏、监司禁戢强暴，抚柔善良，务储积以备凶荒，禁科敛以纾民力。"

兼国史院编修官、宝录院检讨官。接伴金使于盱眙军。还，言："两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盗贼之后，宜加经理，必于招集流散之中，就为足食足兵之计。臣观淮东，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泽水泉之利，而荒芜实多。其民劲悍勇敢，习边鄙战斗之事，而安集者少。诚能经画郊野，招集散亡，约顷亩以授田，使毋广占抛荒之患，列沟洫以储水，且备戎马驰突之虞。为之具田器，贷种粮，相其险易，聚为室庐，使相保护，联以什伍，教以击刺，使相纠率。或乡为一围，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副。平居则耕，有警则守，有余力则战。"帝嘉纳之。

进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论贡举五敝。兼权兵部侍郎，改兼权刑部侍郎，封建阳县开国男，赐食邑。权刑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升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廷臣争务容默，有论事稍切者，众辄指以为异。□龠奏："愿明诏大臣，崇奖忠谠以作士气，深戒谀佞以肃具僚。乞择州县狱官。"冬雷，上恐惧，□龠奏："遴选监司以考察贪吏为先，访求民瘼，有泽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实上，变而通之，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又请择沿边诸将。

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边之民，各自什伍，教阅于乡，有急则相救援，无事则耕稼自若，军政隐然寓于田里之间，此非止一时之利也。"请城沿边州郡、罢遣贺正使。试刑部侍郎，兼职依旧，赐对衣、金带，辞，不允。两请致仕，不允。奏绝金人岁币，建制置司于历阳以援两淮。夏旱，应诏上封事，曰："言语方壅而导之使言，人心方郁而疏之使通，上既开不讳之门，下必有尽言之士，指陈政事之阙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为好名要誉，而陛下听之，则苦言之药，至言之实，陛下弃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华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觉矣。"气罢瑞庆圣节，谢绝金使。

进封子爵。权工部尚书，赐衣带、鞍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谕德。每讲读至经史所陈声色嗜欲之戒，辄恳切再三敷陈之。进读《诗》之说，詹事戴溪读之为之吐舌。卒，赠光禄大夫，官其后，赐谥文简。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

柴中行，字与之，余干人。绍熙元年进士，授抚州军事推官。权臣韩侂胄禁道学，校文，转运司移檄，令自言非伪学，中行奋笔曰："自幼读程颐书以收科第，如以为伪，不愿考校。"

调江州学教授，母丧，免，广西转运司辟为干官，帅将荐之，使其客尝中行，中行正色曰："身为大帅，而称人为恩王、恩相，心窃耻之。毋污我！"摄昭州郡事，蠲丁钱，减苗斛，赈饥羸。转运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属邑历柳、象、宾入邕管，问民疾苦，先行而后闻，捐盐息以惠远民。嘉定初，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迁太学正，升博士。转对，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鲠，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末论权臣用事，包苴成风，今旧习犹在，宜举行先朝痛绳赃吏之法。谓太学风化首，童子科覆试胄子舍选，有挟势者，中行力言于长，守法无秋豪私。迁太常主簿，转军器监丞。

出知光州，严保伍，精阅习，增辟屯田，城壕营砦、器械糗粮，百尔具备，治行为淮右最。又条画极边、次边缓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概谓："边兵宜如蛇势，首尾相应。草寇合兵大入，则邻道援之；分兵轻袭，则邻郡援之。援兵既多，虽危不败。"又言："淮、襄士豪丁壮，往者用兵，倾赀效力者，朝廷吝赏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

迁西京转运使兼提点刑狱。中行谓襄阳乃自古必争之地，备御尤宜周密。时任边寄者政令烦苛，日夜与民争利，中行讽之，不听。天方旱，尽捐酒税，斥征官，黥务吏，甘澍随至。官取盐钞赢过重，课日增，入中日寡，钞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钱不增，商贾大集。改直秘阁、知襄阳兼京西帅，仍领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驰。中行白于朝，考核军实，旧额二万二千人，存者才半，亟招补虚籍。自是朝廷以节制之权归帅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惩贪守，时扈再兴有功以厉宿将，上关朝廷，下关制阃。

迁江东转运司判官，旋改湖南提点刑狱。豪家习杀人，或收养亡命，横行江湖，一绳以法。华亭令贪虐，法从交疏荐之，中行笑曰："此欲断吾按章也。"卒发其辜。入为吏部郎官。以立志启迪君心，言好进、好同、好欺，士大夫风俗三敝。选曹法大坏，吏缘为奸，中行遇事持正，不为势屈，由是铨综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谓："陛下初政则以刚德立治本，更化则以刚德除权奸，今者顾乃垂拱仰成，安于无为。夫刚德实人主之大权，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辙在前，良可鉴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观听虽美，实无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气复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静，颇厌人言，于是臣下纳说，非观望则希合，非回缓则畏避，而面折廷诤之风未之多见，此任事大臣之责也。"

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孟春，大雨震电，雷雹交作，边烽告急，至失地丧师，淮甸震汹。中行亟奏内外二失，朝廷十忧，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尽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尽以天下谋之三数腹心，而举朝之士相视以目，噤不敢言。甚至边庭申请，久不即报，脱有阙误，咎当谁执？"

调秘书监、崇政殿说书。极论"往年以道学为伪学者，欲加远窜，杜绝言语，使忠义士箝口结舌，天下之气岂堪再沮坏如此耶？"又谓："欲

结人心，莫若去贪吏；欲去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则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则州县小吏何恃而敢为？”又论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谓：“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今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附会者进，争为妾妇之道，则天下国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并绝人言矣。大臣为附会之说所误，边境之臣实遁者掩以为诬，真怯者誉以为勇，金帛满前，是非交乱，以欺庙堂，以欺陛下。愿明诏大臣，绝私意，布公道。”

进秘阁修撰、知赣州。汉盗有方，境内清肃。丐祠得请，以言罢。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赐金带。卒。所著有《易系集传》、《书集传》、《诗讲义》、《论语童蒙说》。

李孟传，字文授，资政殿学士光季子也。光谪岭海，孟传才六岁，奉母居乡，刻志于学。贺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几妻以其孙。龙大渊黜为浙东总管，知孟传为名门子，解后必就语，孟传正色辞之。干办江东提刑司，易浙东常平司。

母丧，免，调江山县丞，弃去，监南岳庙、行在编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户参军，单车赴官。公退，闭户读《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属吏。徐积墓在境内，芜没既久，加葺之。修复陈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县，守荐为邑最，从官多合荐之，主管官告院，与同列上封事，请诣北宫，又移书宰相。

迁将作监主簿。丞相赵汝愚初当国，适大侵，遣孟传按视江、池、鄂三大军所屯积粟，道除太府丞。既复命，汝愚去国，党论起，而孟传奉使无失指，面对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过民生困穷，衣食不赡。国之安危，以民为本，今根本既虚，形势俱见，保邦之虑，宜勤圣念。”时韩侂胄连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吴璹与侂胄有连姻，因言台谏将论朱熹，孟传奋然曰：“如此则士大夫争之，鼎镬且不避。”

兼考功郎。复因对言：“国家长育人才，犹天地之于植物，滋液渗漉，待其既成而后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进之心，治功未优，功能尚薄，而意已驰骛于台阁，不稍有以扶持正饬之，其敝将甚。”又言：“武举及军士比试，专取其力，临敌难以必胜。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为等级，宜采取行之。”韩侂胄与孟传故，尝致侂胄意，孟传谢曰：“行年六十，去意已决。”侂胄惭而退。请外，知江州，狱讼止息。侂胄不悦。丐归，复知处州。

迁广西提点刑狱，改江东提举常平，移福建。诏入对，首论用人宜先气节后才能，益招徕忠谠以扶正论。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简问劳勤甚，孟传逆知其意，即谢曰："孤踪久不造朝，获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对毕即出关。至闽，大饥，发廪劝分，民无流莩。侂胄诛，就迁提点刑狱，移江东，又辞。丞相史弥远，其亲故也，人谓进用其时矣，卒归使节，角巾还第。再奉祠，以仓部郎召，又辞。

迁浙东提点刑狱，未数月，申前请，章再上，加直秘阁，移江东，不赴，主管明道宫。进直宝谟阁，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诫其子孙曰："安身莫若无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有《磐溪集》、《宏词类稿》、《左氏说》、《读史》、《杂志》、《记善》、《记异》等书行世。

论曰：古之君子，出处不齐，同归于是而已。辛弃疾知大义而归宋。何异笃实君子，而切谏光宗朝重华宫。柴中行宁不校临川之试，终不肯自言非程颐伪学。刘□龠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李孟传所立不愧其父。至于刘宰飘然远引，屡征不起，所谓鸿飞冥冥者耶。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陈敏 张诏 毕再遇 安丙 杨巨源 李好义

陈敏，字元功，赣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赣贼李仁功，补官至承信郎。敏身长六尺余，精骑射，积官至忠靖郎。以杨存中荐，擢阁门祗候。时闽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习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军，以敏为统制，漳州驻扎。敏按诸郡要害，凡十有三处，悉分兵扼之，盗发辄获。赣州齐述据城叛，啸聚数万，将弃城南寇。每闻之曰："赣兵精劲，善走嶮，若朝廷发兵未至，万一奔冲，江、湖、闽、广骚动矣。"不俟命，领所部驰七日，径抵赣围其城。逾月，朝廷命李耕以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县男，领兴州刺史。召赴阙，高宗见其状貌魁岸，除破敌军统制。寻丁母忧，诏起复，以所部驻太平州。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来攻，成闵为京湖路招讨使，以敏军隶之，升马司统制，军于荆、汉间。敏说闵曰："金人精骑悉在淮，汴都必无守备，若由陈、蔡径捣大梁，溃其腹心，此救江、淮之术也。"不听。从闵还驻广陵，时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说闵邀其归师，复不听。敏遂移疾归姑孰。

孝宗即位，张浚宣抚江、淮，奏敏为神劲军统制。浚视师，改都督府武锋军都统制。朝廷遣李显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兴师非时，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浚不听，令敏屯盱眙。显忠至符离，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议和，诏敏退守滁阳。敏请于朝，谓滁非受敌之所，改戍高邮，兼知军事。与金人战射阳湖，败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复败之。

乾道元年，迁宣州观察使，召除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居岁余，敏抗章曰："久任周庐，无以效鹰犬，况敌情多诈，和不足恃。今两淮无备，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邮。"仍请更筑其城。乃落常阶，除光州观察使，分武锋为四军，升敏为都统制兼知高邮军事，仍赐筑城屯田之费。敏至郡，板筑高厚皆增旧制。自宝应至高邮，按其旧作石□达十二所，自是运河通泄，无冲突患。

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涟水军，密款本朝，称结约山东十二州豪杰起义，以复中原。上以问敏，敏曰："旺欲假吾国威以行劫尔，必不能成

事，愿勿听。”适屯田统领官与旺交通，旺败，金有间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为左骁卫上将军。

言事者议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盖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颍、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鸛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愿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邮，乃诏与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号“银铸城”。

以归正人二百家逃归，降授忠州团练使，罢为福建路总管，改江西路总管，赣州驻札。月余，朝廷命往福州拣军，又命还豫章教阅江西团结诸郡人马。俄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继复蕲州防御使，再除武锋军都统制兼知楚州，复光州观察使，以疾卒。特赠庆远军承宣使。

张诏字君卿，成州人。少隶张俊帐下，积功守和州。尝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绘祐、献二陵像至馆中，皆北地服，诏向之再拜。馆者问之，答曰：“诏虽不识其人，但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闻而喜之，由是骤用。

绍熙五年，除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代吴挺。庆元二年，赵彦逾帅蜀，以关外去兴元远，缓急恐失事机，复请分东西为二帅，诏遂兼西路安抚司公事。先是，赵汝愚为从官时，每奏吴氏世掌蜀兵，非国家之利，请以张诏代领武兴之军。盖汝愚之意欲以吴曦为文臣帅，以杜他日握兵之渐，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枢密院，力辞不拜，白于光宗曰：“若武兴朝除帅，则臣夕拜命。”上许之，乃以诏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诏在兴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进，建炎间从岳飞护卫八陵，转战江、淮间，积阶至武义大夫。再遇以恩补官，隶侍卫马司，武艺绝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见，太悦，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下诏北伐，以殿帅郭倪招抚山东、京东，遣再遇与统制陈孝庆取泗州。再遇请选新刺敢死军为前锋，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抚司克日进兵，金人闻之，闭榷场、塞城门为备。再遇曰：“敌已知吾济师

之日矣，兵以奇胜，当先一日出其不意。”孝庆从之。再遇飨士卒，激以忠义，进兵薄泗州。泗有东西两城，再遇令陈戈旗舟楫于石屯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从陟山径趋东城南角，先登，杀敌数百，金人大溃，守城者开北门遁。西城犹坚守，再遇立大将旗，呼曰：“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县缒城而下乞降，于是两城皆定。郭倪来飨士，出御宝刺史牙牌授再遇，辞曰：“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且招抚得朝廷几牙牌来？”固辞不受。寻除环卫官。

倪调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复遣孝庆等继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骑为先锋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创旋，问之，则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师不利，统制田俊迈已为敌擒矣。”再遇督兵疾趋，次灵壁，遇孝庆驻兵于凤凰山，将引还，再遇曰：“宿州虽不捷，然兵家胜负不常，岂宜遽自挫！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壁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会倪以书抵孝庆，令班师，再遇曰：“郭、李军溃，贼必追蹑，吾当自御之。”金果以五千余骑分两道来，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灵壁北门，自领兵冲敌阵。金人见其旗，呼曰“毕将军来也”。遂遁。再遇手挥双刀，绝水追击，杀敌甚众，甲裳尽赤，逐北三十里。金将有持双铁简跃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简，右刀斫其胁，金将堕马死。诸军发灵壁，再遇独留未动，度军行二十余里，乃火灵壁。诸将问：“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则照见虚实，昼则烟埃莫睹，彼已败不敢迫，诸军乃可安行无虞。汝辈安知兵易进而难退邪？”

还泗州，以功第一，自武节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骁卫将军。于是丘崇代邓友龙为宣抚使，檄倪还惟扬，寻弃泗州。命再遇还盱眙，遂知盱眙军，寻改镇江中军统制，兼守如故。以凤凰山功，授达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骑步数万、战船五百余艘渡淮，泊楚州、淮阴间，宣抚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张贵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惊溃，金人入盱眙；再遇复定盱眙，除镇江副都统制。

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阴粮，又载粮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谋知之，曰：“敌众十倍，难以力胜，可计破也。”乃遣统领许俊间道趋淮阴，夜二鼓衔枚至敌营，各携火潜入，伏粮车间五十余所，闻哨声举火，敌惊扰奔窜，生擒乌古伦师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复自黄狗滩渡淮，涡口戍将望风遁，濠、滁相继失守，又破安丰。再遇谓诸将曰：“楚城坚兵多，敌粮草已空，所虑独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寻命节制淮东军马。金人至竹

镇，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门，列弩手土城上，敌方临濠，众弩俱发，宋师出战，闻鼓声，城上旗帜并举，金人惊遁，追击大败之。金万户完颜薄辣都、千户泥庞古等以十万骑驻成家桥、马鞍山，进兵围城数重，欲烧坝木，决壕水，再遇令劲弩射退之。既而纥石烈都统合兵进攻益急，城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猬，获矢二十余万。纥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环城四面营帐亘三十里。再遇令临门作乐以示闲暇，而间出奇兵击之。敌昼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复来，乃自提兵夺城东野新桥，出敌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获骡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帜称是。授忠州团练使。

三年，除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还至扬州，除骁卫大将军。金围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余里。再遇遣将分道挠击，军声大振，楚围解。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扬州有北军二千五百人，再遇请分隶建康、镇江军，每队不过数人，使不得为变。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车牌易以木而设转轴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务便捷不使重迟。敢死一军，本乌合亡命，再遇能驾驭得其用。陈世雄、许俊等皆再遇所荐。张健雄恃勇桀骜，再遇状其罪于朝，命以军法戮之，诸将慑服。

嘉定元年，除左骁卫上将军。和好成，累疏乞归田里，赐诏不允，除保康军承宣使，降诏奖谕，寻令带职奏事，提举佑神观。六年，提举太平兴国宫，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赠太尉，累赠太师，谥忠毅。

再遇姿貌雄杰，早以拳力闻，属时寝兵，无所自见。一旦边事起，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云。

安丙，字子文，广安人。淳熙间进士，调大足县主簿。秩满诣阙，陈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剀切。丁外艰，服除，辟利西安抚司干办公事，调曲水丞。吴挺为帅，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县。丁内艰，服除，知小溪县。通判隆庆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张鼎，发常平粟振之。寻又凿石徙溪，自是无水患。知大安军，岁旱，民艰食，丙以家财即下流籴米数万石以振。事闻，诏加一秩。

开禧二年，边事方兴，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副之，丙陈十可忧于松。继而松开府汉中，道三泉，夜延丙议。丙又为松言曦必误国，松不省。盖丙尝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为随军转运司，居河池。

时梁、洋义士方袭取和尚原，旋为金人所夺，守将弃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和入成州，师溃，曦置不问。金人肆掠关外四州，如践虚邑，军民莫知死所。曦已潜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还兴州，留丙鱼关，已而檄还武兴。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诏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驰书讽松去。癸酉，曦受金诏称蜀王，榜谕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号建官，称臣于金，以其月为元年，改兴州为兴德府，以丙为中大夫、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

先是，从事郎钱巩之从曦在河池，尝梦曦祷神祠，以银杯为珓掷之，神起立谓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后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巩之觉，心异其事，具以语曦。事既炽，丙不得脱，度徒死无益，阳与而阴图之。遂与杨巨源、李好义等谋诛曦，语见《巨源》、《好义传》。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财赋。丙遣弟焕往约诸将，相与拊定，及景望伏诛，军民无敢哗者。于是传檄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陈曦所以反及矫制平贼便宜赏功状，自劾待罪，函曦首级、违制法物与曦所受金人诏印及所匿庚牌附驿。

朝廷初闻变，莫知所为。韩侂胄与曦书，亦谓"嗣颁茅土之封"，亟召知镇江府宇文绍节问之，绍节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讨贼。"于是密降帛书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闻曦谋不轨，尔为所胁，谅以凶焰方张，恐重为蜀祸，故权且从之尔，岂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图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虽二府之崇亦无所吝，更宜审度机便，务在成事，以副委属之意。"帛书未至，露布已闻，上下动色交庆。辛丑，加丙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兴州、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诏奖谕，恩数视执政，如帛书旨也。

时都统孙忠锐由凤州进攻大散关不克，统领强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锐贪功吝财，赏罚迷缪，大失军心，且速还凤州，以关钥付庸将陈显。癸酉，大散关复陷。巨源自请收复，丙遣朱邦宁佐之。丙深恶忠锐，檄赴司议事，欲废之。巨源至凤，斩忠锐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锐附伪进表之罪闻于朝。先是，以诛曦功，巨源补朝奉郎，与通判差遣。巨源遣其亲校传桧诉功于朝，语见《巨源传》。于是丙拜疏丐闲。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与银绢二万匹两，即授四川宣抚。

时方议和，丙独戒饬将士，恫疑虚喝，以攻为守，威声甚著。诏以

蜀平，遣吴猎抚谕四川。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丙遗时相书，谓："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粮积刍，使军民可守。若敌至，则坚壁不战，彼欲攻则不可，欲越则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顿重兵。天水虽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见创白环堡，与西和相为掎角，又增堡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杀金平、鱼关皆大军屯聚，其他径路，虽关之里如大安，亦阴招民卒，授以器械，为掩击之备矣。"又云："见于关表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庐坟墓，逮事定，则系之尺籍而劝之耕，庶可经久。以丙所见，直为守计，则精选五万人亦为有余。"

好义守西和，谓四州兵后，民不聊生，请蠲租以惠创痍。丙请于朝。又以沔州都统司所统十军权太重，故自吴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忧，乃请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以前右中左后五军隶都统司，踏白、摧锋、选锋、策锋、游奕五军隶副司。诏皆从之。

时方信孺使还，金人和意未决，且欲得首议兴师之人，侂胄大怒。上手书赐丙，谓："金人必再至，当激励将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诛，赐丙金器百二十两、细币二十匹，进资政殿学士。和议成，还大散、隔牙关。丙分遣僚吏，经量洋、沔、兴元、大安民田，别定租税。

右丞相史弥远起复，丙移书曰："昔仁宗起复富郑公、文潞公，孝宗起复蒋丞相，皆力辞，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论者韪之。升大学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兴元府。谍知金人迁汴，关辅豪杰款塞愿降者众。丙以为此正冉闵告晋之时，乃与宰臣书，谓当兴问罪之师。朝论忧丙轻举，乃诏丙益修守备。

七年春，丙使所爱吏安蕃、何九龄合官军夜袭秦州，败归。王大才执九龄等七人斩之，而讼丙于朝。三月，诏丙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赐手书召之。行次广德军，进观文殿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至官，留意学校，请于太常创大成乐。而政尚严酷，转运判官章徕劾丙，不报。御史李安行并徕劾之，徕罢，丙授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谴阁门舍人闻人玙锡命，赐旌节、金印、衣带、鞍马。三辞，还蜀。

董居谊帅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黄牛堡，入武休关，直捣梁、洋，至大安，宋师所至辄溃，散入巴山。十二年，聂子述代

之。时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即檄兼参议官。四月，红巾贼张福、莫简叛，入利州，子述遁去。总领财赋杨九鼎与贼遇，走匿民舍，贼追九鼎杀之。子述退保剑门，檄癸仲兼节制军马，任讨贼之责。癸仲召戎帅张威等军来会，贼自阆趋遂宁，所过无不残灭。丙欲自持十万缗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轻出。"丙遂如果州。

时四川大震，甚于曦之变。张方首奏，勋望如丙，今犹可用。魏了翁移书宰执，谓安丙不起，则贼未即平，蜀未可定，虽贼亦曰："须安相公作宣抚，事乃定耳。"李壁、李□时并镇潼、遂，亦皆以国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贼焚蓬溪县。

己酉，诏起丙为四川宣抚使，予便宜，寻降制授保宁军节度使兼知兴元府、利东安抚使。丙奏："臣不辞老以报国，但事不任怨，难以图成，将恐腾谤交攻，使臣独抱赤心，无从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阳，至质之以'息壤在彼'，魏使乐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谤书一箧。君臣之间，似不必尔。然自古及今，谤以疑间而成，祸以忌嫉而得；况臣已伤弓于既往，岂容不惩沸于方来。"诏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诏起李靖，靖慷慨请行，不以老疾为解。代宗有朔方之难，图任郭子仪，闻命引道，亦不以谗惎自疑。皆能乘时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扰，未宽顾忧，朕起卿燕闲，付以方面，而卿忠于报国，谊不辞难，朕之用人庶几于唐宗，卿之事朕无愧于李、郭矣。勉图隽功，以济国事！"寻命丁□育改知兴元府。

甲申，发果州。丙戌，至遂宁，贼犹负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诸军合围，绝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几，张威、李贵俘获张福等十七人以献，丙命脔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尽俘余党千余人，皆斩之。庚戌班师，乃移治利州，赐保宁军节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进直华文阁，起复，主管宣抚司机宜文字。明年，进丙少保，赐衣带鞍马。

丙以关表营田多遗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丧，以便宜起复，干办鱼关粮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抚副使印假之。而冯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于是了翁遗丙书，谓："幕府举辟，当用经术信厚之士，不可用冒丧之人。且公八年镇蜀，有恩则有怨，岂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处甚狭，恐贻子孙宾客无穷之累。虽今日理财难拘故常，然告绝产、首白契、讦隐田、伺富民过失、纠盐酒户亏额，报怨挟愤、招权纳贿者，必且纷然，而公任其怨。"丙复书曰："关外籴买当用四百万缗，而总所见缗止二十五万，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傥皆清流，何由办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辈，清则清、高则高矣，其肯办钱

谷俗务乎。刘德修尝雅责杨嗣勋不能举义诛叛，嗣勋云：‘德修特未当局耳。’丙于华父亦云。”其后，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书抵丙，而安世之徒亦发其事，丙械送大安穷治之。

先是，夏人来乞师并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将士趋秦、巩、凤翔，委丁焴节制，师次于巩。夏人以枢密使子宁众二十余万，约以夏兵野战，宋师攻城。既而攻巩不克，乃已。

丙卒，讣闻，以少傅致仕，辍视朝二日，赠少师，赙银绢千计，赐沔州祠额为英惠庙。理宗亲札赐谥忠定。丙所著有《皛然集》。

杨巨源字子渊，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倜傥有大志，善骑射，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应进士不中，武举又不中。刘光祖见而异之，荐之总领钱粮陈晔，以右职举为凤州堡子原仓官，驰骋射猎，倾财养士，沿边忠义，咸服其才。分差鱼关粮料院，移监兴州合江赡军仓。

吴曦叛，巨源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给其钱粮。有游奕军统领张林者，力能挽两石弓，队将朱邦宁身长六尺，勇力过人，皆为曦所忌，虽屡战有功亦不加赏，林等憾之。时林在置口，邦宁在合江，巨源因与深相缔结，并集忠义人朱福、陈安、傅桧之徒。

曦胁安丙为丞相长史，丙称疾，眉士程梦锡见丙，丙叹曰：“世事如此，世无豪杰！”梦锡因及巨源之谋。丙曰：“肯见我乎？”乃嘱梦锡以书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为逆贼丞相长史耶？”丙号哭曰：“目前兵将，我所知，不能奋起。必得豪杰，乃灭此贼，则丙无复忧。”巨源曰：“先生之意决乎？”丙指天誓曰：“若诛此贼，虽死为忠鬼，夫复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当是时，李好义、好问亦结李贵、杨君玉、李坤辰凡数十人，坤辰邀巨源与好义会。巨源又大喜曰：“吾与安长史议以三月六日邀曦谒庙，合勇士刺之。”好义曰：“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闻熟食日祭东园，图之此其时也。”巨源然之。好义愿一见长史以为信。巨源曰：“吾今先为长史言之，来日伪宫，令长史问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义在伪宫见丙，揖之。丙曰：“乡与尊父同僚，杨省干盛谈才略，旦夕以职事相委。”其谋乃决。

君玉先属其乡人白子申拟诏，文不雅驯，巨源更为之，例用合江仓朱记。巨源、好义忧事浸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义率其徒入伪宫，巨源持诏乘马，自称奉使，入内户，曦启户欲逸，李贵执杀之。卫者始拒斗，闻有诏皆却。巨源、好义迎丙宣诏，以曦首徇。三军推丙权四川宣抚使，巨源权参赞军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诏补承事郎。

巨源谓丙曰："曦死，贼胆以破，关外四州为蜀要害，盍乘势复取。"好义亦以为言。丙虑军无见粮，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后患，自请为随军措置粮运。于是分遣好义复西和州，张林、李简复成州，刘昌国复阶州，孙忠锐复散关。俄诏巨源转朝奉郎，与通判差谴，兼四川宣抚使司参议官。丙素恶忠锐，闻忠锐失守散关，檄其还，欲废之，先命巨源偕邦宁以沔兵二千策应。巨源至凤州，因忠锐出迎，伏壮士于幕后，突出斩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锐附伪贺表闻于朝，且待罪。

先是，奖谕诛叛诏书至沔州，巨源谓人曰："诏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报王喜授节度使，巨源弥不平。时赵彦呐以在夔诛禄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杀禄禧与通判，杀吴曦亦与通判耶？"以启谢丙曰："飞矢以下聊城，深慕鲁仲连之高谊；解印而去彭泽，庶几陶靖节之清风。"又遣诉功于朝，而从兴元都统制彭辂乞书遗韩侂胄，辂阳许而阴以白丙。或言巨源与其徒米福、车彦威谋为乱，丙命喜鞫之，福、彦威皆抵罪。正将陈安复告巨源结死士入关，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则杀之。丙积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发也。

会巨源在凤州以檄书遗金凤翔都统使，其辞若用间者，且自称宣抚副使而以参议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与金战，败于长桥，丙乃移书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荐为随军拨运，来见巨源，赞其归，巨源信之。

时辂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还幕府，丙密命辂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为谒己也，语毕，辂起，巨源送之宾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犹叱之，则已为驱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谓之曰："若为诈称宣抚副使？"命械送阆州狱。巨源曰："我一时用间，异时必有为我明其事。"丙饷以肴酒，巨源曰："一身无愧，死且无憾；惟有妹未嫁，宣抚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龙尾滩，将校樊世显者呼于岸，巨源知将见杀，指其地而语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显曰："安有是？"舟行数步，谓曰："宣参久渴，莫进杯酒？"巨源辞以不饮。又曰："宣参荷械已久，盍少苏？"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断其头，不绝者逾寸，遂以巨源自殪闻宣抚司。后数日，丙命瘗之。

巨源死，忠义之士为之扼腕，闻者流涕，剑外士人张伯威为文以吊，其辞尤悲判。巨源之属吏也，李壁在政府，闻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杨辅亦谓丙杀巨源必召变，请以刘甲代之。初，巨源与好义结官军，而丙密为反正之计，各未相知，合巨源于好义者李坤辰，而合好义于丙者巨源也。巨源遗光祖书，述丙酬答之语，锓梓竟传之，丙已弗乐，浸润不已，积成此祸。

成忠郎李珙投轨，献所作《巨源传》为之讼冤，朝廷亦念其功，赐庙褒忠，赠宝谟阁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与之请官给其葬，加赠宝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赐谥忠愍。子履正终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义，下邽人。祖师中，建炎间以白丁守华州，积官忠州团练使。父定一，兴州中军统制。好义弱冠从军，善骑射，西边第一。初以准备将讨文州蕃部有功，开禧初，韩侂胄开边，吴曦主师，好义为兴州正将，数请出精兵袭金人，曦蓄异谋，不纳。未几，关外四州俱陷，金人长驱入散关，曦受金人说，以蜀叛。好义自青坊闻变亟归，与其兄对哭，谋诛之。

会曦遣李贵追杀宣抚程松，贵语其徒曰：“程宣抚朝廷重臣，不可杀。”好义知其赤心，可以所谋告之。贵遂约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好义又密结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女弟夫杨君玉亦与知，好义戒言曰：“此事誓死报国，救四蜀生灵，慎毋泄。”留其母以质。好义兄弟谋曰：“今日人皆可杀曦，皆可为曦，曦死后，若无威望者镇抚，恐一变未息，一变复生。”欲至期立长史安丙以主事，盖曦尝授丙伪丞相，而丙托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谋也。

既而君玉与李坤辰者来，坤辰因言丙亦与合江仓杨巨源阴结忠义欲图曦。好义遂遣君玉偕坤辰约巨源以报丙。丙大喜曰：“非统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来，断曦之臂矣。”遂与好义约二月晦举事，见《巨源传》。乃约彪、术、贵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义夜飨士，麾众受甲，与好古、好仁及子姓拜决于家庙，嘱妻马氏曰：“日出无耗，当自为计，死生从此决矣。”马氏叱之曰：“汝为朝廷诛贼，何以家为？我决不辱李家门户。”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为壮夫，死为英鬼。”好义喜曰：“妇人女子尚念朝廷不爱性命，我辈当如何？”众皆踊跃。既行，小将禄祎引十卒来助，各以黄帛为号。好义誓于众曰：“入宫妄杀人、掠财物者死。”

时伪宫门洞开，好义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诏，安长史为宣抚，令我诛反贼，敢抗者夷其族。”曦护卫千兵皆弃梃而走，遂至伪殿东角小门，入世美堂，近曦寝室。曦闻外哄，仓皇而起，露顶徒跣，开寝户欲遁，见贵复止，以手捍内户，贵前争户，户纽折。曦走，贵追及，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好义急呼王换斧其腰者二，曦负痛手纵，贵起遂斫其首。引众拥曦首出伪宫，亟驰告丙宣诏，军民拜舞，欢声动天地，持曦首抚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义请乘时取关外四州，巨源赞之，丙大喜。巨源辅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义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丙从其请，忠义响应，次独头岭，进士王荣仲兄弟率民兵会合夹击，金人死者蔽路。十战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金西和节使完颜钦奔遁，好义整众而入，军民欢呼迎拜，籍府库以归于官。

好义初欲乘胜径取秦、陇以牵制淮寇，而宣抚司令谨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气皆沮。好义以中军统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劳绩上于朝，特赠检校少保，仍给田以赡其家。后吴猎为请谥曰忠壮。好义喜诵《孟子》及《左传》，以为终身行此足矣。诛曦时，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争冒功赏，君玉欲注植名，好义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

曦既诛，好义集于丙家，王喜后至，心怀邪谋，欲刃好义，丙力救解，然日以杀好义为心。及好义守西和，喜遣其死党刘昌国听节制，好义与之酬酢，欢饮达旦，好义心腹暴痛洞泻，而昌国遁矣。既殓，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号恸如私亲，摧锋一军几至于变。既而昌国白日见好义持刃刺之，惊怖仆地，疽发而殂。

喜，曦大将也，贪淫狠愎，诛曦之日不肯拜诏，遣其徒入伪宫虏掠殆尽，又取曦姬妾数人。其后欲戕好义为曦复仇，丙不能止，便宜处以节度使知兴州，而恨犹未已。尝出兵于船栅岭，锋未及交，弃军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长驱入境。朝廷虑喜为变，授节度使移荆鄂都统制而死。

论曰：陈敏善守，毕再遇善战。张诏出使不辱国，为将得士心，赵汝愚荐为武兴帅，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杨巨源、李好义之谋，西方之忧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杀巨源，何其媢疾而残贼也？李好义失于周防，竟为王喜所图。宋知喜为曦党，既不能罪，又以节镇赏之，几何而不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镇之祸乎？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赵方 贾涉 扈再兴 孟宗政 张威

赵方，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少从胡宏学，慷慨有大志。尝见张浚于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选官之，棠不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与棠交，方遂从栻学。

淳熙八年举进士，调蒲圻尉，疑狱多所委决。授大宁监教授，俗陋甚，方择可教者亲训诱之，人皆感励，自是始有进士。知青阳县，告其守史弥远曰："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人以为名言。

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京湖帅李大性辟知随州。南北初讲和，旱蝗相仍，方亲走四郊以祷，一夕大雨，蝗尽死，岁大熟。适和议成，诸郡浸弛备，方独招兵择将，拔土豪孟宗政等补以官。提举京西常平兼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时刘光祖以耆德为帅，方事以师礼，自言："吾性太刚，每见刘公，使人更和缓。"尝请光祖书"劝谨和缓"四字，揭坐隅以为戒。以金部员外郎召，寻加直秘阁，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焕章阁兼权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匮，以壮形势。进秘阁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要抚司事兼权荆湖置司。

时金逼于兵，计其必南徙，日夜为备。荆门有东西两山险要，方筑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冲。进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谋归宋，追兵至襄阳，方遣孟宗政、扈再兴以百骑邀之，杀千余人，金人遁去。权工部侍郎、宝谟阁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谍知金人决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枢密乌古伦庆寿犯陈、光化、随、枣理、信阳、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战之说未定，观此益乱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遂抗疏主战，亲往襄阳。

金人围枣阳急，方遣宗政、再兴等援枣阳，仍增戍光化、信阳、均州，以联声势。已而枣阳守赵观败金人于城外，再兴、宗政至，与观夹击，又败之，枣阳围解。方申饬诸将，当遏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后拒之于城下。时麦正熟，方遣兵护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陈不可和者七，战议遂定。

金将完颜赛不入境，兵号十万。方部分诸将，金人犯枣阳者，宗政

败之于尚家川；犯随州者，刘世兴败之于磨子平。相持逾年，方调世兴移师，与许国、再兴援枣阳；张兴、李雄韬援随州。随州围解，再兴等转战入枣阳。时宗政守城，伏兵城东，金人遇伏败走。未几再至，再兴又败之，自是无日不战。金人三面来攻，宗政出东门，再兴出南门，世兴出北门，大合战败之。金人朝进莫退，力不能捍；诸将表里合谋，国自南山进，张威自瀼河进，世兴、李琪出城与国会，再兴出城与威会，掎角追击，金人遂溃。光化守潘景伯亦设伏败金人于赵家桥，孟宗德又破之于随州鸭儿山，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方以功迁龙图阁待制，封长沙县男，赐食邑。

金人复大举，命讹可围枣阳，堑其外，绕以土城。方计其空巢穴而来，若捣其虚，则枣阳之围自解。乃命国东向唐州，再兴西向邓州，又命子范监军，葵后殿。时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战，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师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顺阳县，金人率众仰攻，大败。再兴与国两道并进，掠唐、邓境，焚其城栅粮储。枣阳城坚，金顿兵八十余日，方知其气已竭，乃召国、再兴还，并东师隶于再兴，克期合战。再兴败金人于瀼河，又败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夹击，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讹可单骑遁，获其赀粮、器甲不可胜计。进方焕章阁直学士。奏乞均官军民兵廪给，自备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归，以省月给，秋复诣屯守御。"从之。

方料金人数不得志于枣阳，必将同时并攻诸城，当先发以制之。命国、宗政出师向唐，再兴向邓，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溃其保甲，毁其城砦，空其赀粮而已。"宗政进破湖阳县，擒其千户赵兴儿；国遣部将耶律均与金人战于比阳，戮其将李提控；再兴破高头城，大败金兵，遂薄邓州。唐州兵来援，迎败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兴阵以待之，方视其师；金人三日不敢动，遂遁。

金将驸马阿海犯淮西，枢密完颜小驴屯唐州为后继。方先攻唐伐其谋，及使再兴发枣阳兵击其西，国发桐柏兵击其东。再兴败金人于唐城，斩小驴，围其城五匝，垂下。会蕲、黄继陷，诏趣方遣救，方亟命国保鄂，再兴援淮西。国还鄂州保江；再兴军至蕲之灵山，伺金人归而击之，土豪祝文蔚横突入阵，金人大败，国遣张宝将兵来会，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溃，再兴追逐六十里，擒其监军合答。进方显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权刑部尚书。

俄得疾，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归还，力疾犒师，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当立一日纪纲。"引再兴卧内，勉以协心

报国。贻书宰相，论疆场大计。寻卒。是夕有大星陨于襄阳。以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致仕，赠银青光禄大夫，累赠太师，谥忠肃。

方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持军严，每令诸将饮酒勿醉，当使日日可战。淮、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而京西一境独全。尝问相业于刘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对。故知名士如陈晐、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诸名将多在其麾下。若扈再兴、孟宗政皆起自士豪，推诚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无北顾之忧。故其没也，人皆惜之。子董、蕤、范、葵。范、葵有传。

贾涉，字济川，天台人。幼好读古书，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邮尉，改万安丞。宝应择令，堂差涉至邑，请城之。役兴，以忧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军。

淮人季先、沈铎说楚州守应纯之以招山东人，纯之令铎遣周用和说杨友、刘全、李全等以其众至，先招石珪、葛平、杨德广，通号“忠义军”。珪等反，毙铎于涟水，纯之罢，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粮使自溃。珪、德广等以涟水诸军度淮屯南渡门，焚掠几尽。谓：“朝廷欲和残金，置我军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时在宝应，上书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请和，此正用高澄间侯景遣策，恐山东之祸必移于两淮。况金人所乏惟财与粮，若举数年岁币还之，是以肉啖饿虎，啖尽将反噬。至若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授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涉亟遣傅翼谕珪等逆顺祸福，自以轻车抵山阳，德广等郊迎，伏地请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仆散万忠、卢国瑞等数十万大入，且以计诱珪等。涉虑珪等为金用，亟遣陈孝忠向滁州，珪与夏全、时青向濠州，先、平、德广趋滁、濠，李全、李福要其归路，以傅翼监军。数日，孝忠捷至，珪屡破金人，遂与先及李全趋安丰。时金人环百余砦，攻具甫毕，珪等解其围，李全挟仆散万忠以归，见《李全传》。金人不救窥淮东者六七年。

南渡门之变，平、德广等实预，涉既受降，置弗问。平等尚怀异志，涉密使先以计杀之，而先之势亦孤。忠义诸军在涟水、山阳者既众，涉虑其思乱，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朝廷岁省费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万人取海州，复取密、潍。王琳以宁海州归，遂收登、莱二州。青州守张林以滨、棣、淄州降，又取济、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余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仍厉诸将，图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东、河北节制。

金十余万众犯黄州，淮西帅赵善湘请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为后继。丞相史弥远拟升全留后，涉曰："始全贫窭无聊，能轻财与众同甘苦，故下乐为之用。逮为主帅，所为反是，积怨既多，众皆不平。近弃西城，免死为幸，若无故升迁以骄其志，非全之福，亦岂国家之福。曷若待事定，与诸将同升可也。"金人破黄陷蕲，安庆甚危，全驰至，遂定。全至久长镇，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范、葵遇，掎角连战俱胜，遣彭义斌等进至下湾渡，尽掩金人于淮。迁权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蕲州受围，徐晖往援，乃鼓众宵遁，金乘间登城，一郡为血，前帅不敢问。涉斩晖以徇，诸将畏惧，无不用命，淮西之势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玺献诸朝，至是赵拱还，又得玉印，文与玺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归，行庆赏。涉遗书弥远谓："天意隐而难明，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弥远不怿，李全卒以玺赏为节度使。涉又言："盗贼血气正盛，官职过分，将有后忧。"弥远不以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

涉时已疾，力辞事任。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涉既病，乃以所获京、河版籍及金银牌铜印之属上于朝。卒，超赠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

涉父伟尝守开江，贻书丞相赵雄，极论武兴守吴挺之横，它日陛对，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权，孝宗嘉纳，后反为所挤以没。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诉十年，至伏书阙下。子似道有传。

扈再兴，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机变。每战，被发肉袒徒跣，挥双刃奋呼入阵，人马辟易。金人犯襄阳、枣阳，京西制置使赵方檄再兴等御之。金人来自团山，势如风雨。再兴同孟宗政、陈祥分三陈，设伏以待。既至，再兴中出一陈，复却，金人逐之，宗政与祥合左

右两翼掩击之，金人三面受敌，大败，血肉枕藉山谷间。授神劲统制。又犯枣阳，再兴率师赴援，金人闻风夜溃。既而益兵数万复围城，相持九十日。再兴夜以铁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驰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敌却走，追至十五里冈。已而金兵攻城东隅，薄南门北角，再兴与宗政、刘世兴各当一面，大战数十合，大败金兵。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数万傅城，再兴与宗政纵之涉濠，半渡击之；又令守坝者佯走，金人争坝，急击之，多堕水中。金人创对楼、鹅车、革洞，决濠水，运土石填城下。再兴募死士著铁面具，披毡，列陈以待之。金人计无所施而去，弃旗甲辎重满野。大战于范家庄，金人败，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检亢师礼酒、都监纳兰福昌，降其壮丁，获牛马甚众。

自是与宗政、世兴无日不战。再兴又破顺昌县，夺甲马三千，破淅川镇，杀金人三百，追至马磴砦，焚其城栅。又败其护驾骑军于瀼河。入邓州，破高头，败其步军五千、骑军五百，焚其积聚。遂营于高头，进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骑军二千、步军七千出城迎战，又败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将从义者收残骑三百奔城，再兴据门拒战，斩从义。遂围唐州，分兵焚荡州境，截其归路，砦于久长，严陈以待之。搜剿残兵，获其副统军广威将军衲挞达。金兵歼，乃敛髑髅立人头堠。

寻以病卒。子世达，亦以名将称，官至都统制。

孟宗政，字德夫，绛州人。父林，从岳飞至随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伟，有胆略，常出没疆场间。开禧二年，金将完颜董犯襄、郢，宗政率义士据险游击，夺其辎重。宣抚使吴猎奇之，补承节郎、枣阳令。京西路分赵方、吴柔胜皆荐其才，转秉义郎、京西钤辖，驻札襄阳。

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阳、枣阳，方檄宗政节制神劲、报捷、忠义三军。宗政与统制扈再兴、陈祥分为三军，设覆三所，蹀血以战，金兵败走。寻报枣阳围急，宗政午发岘首，迟明抵枣阳，驰突如神。金人大骇，宵遁。方时移帅京西，闻捷大喜，差权枣阳军。初视事，一爰仆犯新令，立斩之，军民股栗。于是筑堤积水，修治城堞，简阅军士。

十一年，金帅完颜赛不拥步骑围城，宗政与再兴合兵角敌，历三月，大小七十余战，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战辄败，忿甚，周城开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飞锋镝，以綯铃自警，铃响则犬吠。宗政厚募壮士，乘间突击，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随方力拒。随守许国援师至白水，鼓声相闻。宗政率诸将出战，金人奔溃。赐金带，转武德郎。

十二年，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堤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石工昼夜塥城，运茅苇直抵圜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损；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湿毡，析路以刳士，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数丈筑偃月城，袤百余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强兵披厚铠、毡衫、铁面而前，又湿毡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拥云梯径抵西北圜楼登城。城中军以长戈舂其喉，杀之；敢勇军自下夹击金兵，兵坠死燎焰。金将于后截其军，拒马挥刀迫前，自昕至昃，死伤踵接，梯桥尽毁。金人连不得志，俄乘顺风渡濠，飞脂革烧战棚，宗政激将士血战，凡十五阵，矢石交，金兵死者千余，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统殪。天反风，金人愈忿，炮愈急。会王大任领锐卒一千冒重围转斗入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贾勇入金营，自晡至三更，金人横尸遍地，夺其铜印十有六，讹可弃帐走，获辎重牛马万计。捷至，朝廷方录前战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重赐金带。

制置司以湖阳县迫境金兵，檄宗政图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砦，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许国移金陵，宗政代为荆鄂都统制，仍知枣阳。宗政以迫濠而陈，乃于西北濠外潴水为泞以限骑。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为给田、创屋与居，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威振境外。金人呼为“孟爷爷”。俄病疽卒。转右武大夫、团练使、防御使。

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赏，有罪者亲必罚。好贤乐善，出于天性。未尝学兵法，而暗与之合。死之日，边城为罢市恸哭。子珙，有传。

张威，字德远，成州人。策选锋军骑兵也。军中马料多，匹马给米五石，骑军利其余以自给。总领核实裁抑，威逃去。帅郭杲使其父招之归，送隆庆府后军效用。威贫甚，卖药自给。或言其才勇，乃令戍边。开禧用兵，威与金人战辄捷，屡以功补本军将领。

吴曦既诛，遣将收复。李贵复西和州，威率众先登，败金人，战于板桥，遂取西和，升统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县当金人西入路，乃升县为军，命威为守，屡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统制。丁父忧，服除，带御器械。久之，调荆鄂都统制、襄阳府驻札，改沔州都统制。

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湫池堡，又犯白环堡。威部将石

宣、董炤连却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时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黄牛堡，李贵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兴元，又陷大安军。

先是，利州路安抚使丁焴闻金人深入，亟遣书招威东入救蜀，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捍御。好古出鱼关与统领张彪遇，以彪弃迷竹关故，斩之。彪，威弟也。威闻彪死，按兵不进。焴闻之，谓僚佐曰："吴政身死，李贵复以兵败，金人所惮惟威。今好古擅杀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东，非威地分，今可无好古，不可无威。"遂因好古入见，数其擅杀彪罪，斩之。遣书速威进救蜀，且使进士田遂往说之。威感激，夜半调发，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镇。金人虽败未退，威顿兵不动，潜遣石宣等袭于大安军，大破之。金人之来也，择两齿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歼焉，俘其将巴土鲁，大将包长寿闻之宵遁。

兴元叛兵张福、莫简作乱，以红帕蒙首，号"红巾队"，焚利州，杀总领杨九鼎，破阆、果，入遂宁，游骑在潼、汉界，将窥成都。制置司谓贼势欲西，非威不可御。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剑、绵至广汉，盛夏暑剧，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东进，时贼自遂宁入普州茗山，威进兵重围，绝其粮道，昼夜迫之。未几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简自杀，贼遂平。

西夏来约夹攻金人，丙许之。遣王仕信会夏人于巩，又命威与利帅程信、兴帅陈立等分道并进。威向秦州。议初起，威谓："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轻动。"丙不听，卒遣威，威黾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轻发，诸将至城下，无功而还。丙怒，奏罢其兵柄。是岁，卒于利州，终扬州观察使。

威初在行伍，以勇见称，进充偏裨，每战辄克，金人闻其名畏惮之。临陈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又号"张鹘眼"，威立"净天鹘旗"以自表。每战不操它兵，有木棓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荆、鄂多平川广野，威曰："是彼骑兵之利也，铁骑一冲，吾步技穷矣，蜀中战法不可用。"乃意创法，名"撒星陈"，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骑兵至则声金，一军分为数十簇；金人随而分兵，则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威御军纪律严整，兵行常若衔枚，罕闻其声。每与百姓避路，买食物则贾倍于市，迄无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寿云。

论曰：宋之南渡，边将之才何其鲜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孙武子，亦吴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无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胜也。赵方少从张栻学、许国之忠，应变之略，隐然有尊俎折冲之风。其部曲如扈再兴、孟宗政后皆为名将，亦方之能奖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后皆以功名自见，不愧其父，有足称者。贾涉居方面，亦号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国，为可叹也。张威者善于御众，故所至立功云。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张运 柳约 李舜臣 孙逢吉 章颖 商飞卿 刘颖 徐邦宪

汪若海，字东叟，歙人。未弱冠，游京师，入太学。靖康元年，金人侵扰，朝廷下诏求知兵者，若海应诏，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时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师，若海谓："河北国家重地，当用河北以揽天下之权，不可怯懦以自守，闭关养敌，坐受其敝。"属康王起兵相州，乃上书枢密曹辅，请立王为大元帅，拥兵镇抚河北，以掎金人之后，则京城之围自解。辅大喜，即以其书进钦宗，用为参谋，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执异议，以道梗为辞，不果遣。

京城失守，若海述麟为书以献。及二帝北行，袖书抗粘罕，请存赵氏。缒而出，谒康王于济州，谓神器久虚，异姓僭窃，宜蚤即位，以图中兴。一日间三被顾问，补修职郎，充帐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迁江南经制使，转承事郎，监登闻检院。五府交辟，改属右府。

朝廷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乃往见浚，极谈终日，浚大惊，辟以自随，以亲老辞。继论军食，迕执政，通判沅州，以谗夺籍，谪英州。道出临川，时节制江夏军马李允文拥众数十万，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讨使张俊屯江西，参谋官汤东野与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谓曰："李允文怀反侧，非君莫能开其自新。"若海即驰往，谕以成败逆顺，示以朝廷威德，复谈三策以动之，辞旨明畅。允文大感悟，即举军东下。

若海复为书招其徒张用、曹成、李宏、马友同归朝廷。用一见，以其众二十万解甲效顺，惟成疑贰有他志，若海移书责之。成怒，将杀若海，若海夜宿王林军帐，以计得林军印，遂夺其众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遗宏书，使刺成以自归；宏得书图成而力不胜，复走长沙刺友，群盗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归招讨使张俊，俊乃班师凯旋，军容愈盛。

时朝廷方出师，若海以为为国家者，当化盗贼为我用，不可失英雄为国患。因献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后李宏为刘忠所并，死长沙；刘

忠为韩世忠所破，走刘豫；曹成走广而复降，湖湘遂安。寻复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通判辰州。

绍兴九年，复三京，祗谒陵寝，事还，以前功，旬月四迁至承议郎、通判顺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刘锜甫至，众不满三万，遣人丐援于朝，无敢往者。若海毅然请行，具述锜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师济之，必有成功，朝廷从之，金兵果败去。辟淮北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拓皋之役，复以劳两转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内艰。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满，迁湖北帅司参议。知道州，陛辞得对，上曰："久不见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阁、知江州，丁父忧。时方经略中原，朝廷议起若海，而若海死矣。

若海豁达高亮，深沈有度，耻为世俗章句学，为文操纸笔立就，蹈厉风发。高宗尝以片纸书若海名谕张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会浚去国，不果召。

张运，字南仲，信之贵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后。父贯，右通直郎，累赠太中大夫。运年二十五，以太学生登宣和三年进士第，赐同上舍出身，调桂阳监蓝山县丞。县阙令，运摄县事。县与诸獠接壤，因俗为治，吏民安之。临武寇与诸獠合，大剽掠，运亲帅兵禽之。迁潭州攸县尉。高宗南渡，剧贼王在据岐山，潭帅征兵戍岳，运将二千人先至岳。贼平，改临江新淦丞。县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抚谕使张汇劾罢之，以运摄县事。运拨煨烬，考版籍，正租赋，数月之间，敝除而民定。

绍兴五年，通判鼎州。贼杨么、黄诚拥众数万，残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张浚以都督董师，岳飞以招讨举兵击之，贼率轻锐径趋武溪南兴，以临鼎州，城中大震。运与太守程昌宇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张其势，贼宵溃。澧贼雷德进栅险称乱，帅檄运讨之。运将都统梁吉等率兵直捣其巢，破四二栅，降其众。

移贰濡须。金人犯庐、寿等州，大将驻兵淮□需以拒之，运给饷未尝乏绝。岁余，以亲老还江东，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忧，服除，起知桂阳监。五月而境内称治，与部使者奏升监为军。大修庠序之教，祠汉以来守令有功德于桂阳者卫飒、唐羌等七人于学，刻《续颜氏家训》、《四时纂要》等书，散之民间，使之修德而务本。召入对，除知达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

召为度支郎中。临安楼店务钱岁三十余万缗，请以十万归省额。户

部所储三佛齐国所贡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余万缗，请分送江、浙、荆湖漕司卖之，以籴军饷。及陈诸路纲运七弊，惩革十术，远近递输以均劳逸。事皆施行。兼枢密院检详，迁军器监。寻改大理少卿，请正两浙盐法，以宽私鬻之禁。绍兴永裕、昭慈二陵官地与民犬牙相入，请县重价听民持券献纳，以免误犯之罪。尤明于治狱，狱为之空。

拜刑部侍郎，言：诸斥逐累赦未还者，宜从湔洗。诸申请条制，多重复牴牾，失于太烦。诸编置不以赦原、不以荫论之类，失于太重。外路刑狱三经翻异，移送大理，刀锯数施，非所以示远。及诸不便。皆从之。又请广储蓄，兴鼓铸，修屯田，作乡兵。亦皆听纳。兼权户部侍郎。时久雨伤蚕麦，及边报有警，诏侍从台谏陈弭灾御侮之策。运言："天灾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视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忧而不足忧者，视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边淮建三大镇以守之"。

会金人渝盟，特迁户部侍郎，以专馈饷。丞相陈康伯议遣李宝自四明控制海道，众论纷纭，运直入赞决，以为上策，金人果败走。因上疏："乞降诏抚将士，蠲租赋，遣信使，结豪杰，坚城守，督汉中将士趋关陕以制其后。置四镇三帅于两淮、襄汉之间以为内固，以图进取。"以御营随军都转运使从上劳师江上。及驾还，因入对，固请补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当兵饥疾疠之余，殚劳徕安辑之方，严斥堠攻守之备。理财赋，造战舰，缮甲兵，申禁令，民赖以安。

孝宗既受禅，运亦请老，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授广东经略，不赴，乃复祠禄。乾道七年，鄱大饥，运首发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争出粟以济。连上章致政，不许，以疾卒。赠少师、左光禄大夫，官其后三人。嘉定六年，赠开府仪同三司。

柳约字元礼，秀州华亭人。大观三年上舍进士，试中学官，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为辟雍正。迁博士，改宣议郎，充广亲宅宗子博士。约深于经学，属辞粹微，大为学者师慕。提举福建盐事，召对，论内外学政，次乞罢内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风俗。授秘书省校书郎，进著作佐郎、徽州司录，改通判宿州，召拜监察御史。靖康初，兼权殿中侍御史，论三镇不可弃。改尚书工部员外郎，进左司员外郎。父忧去官，服除，以直显谟阁充御营司参谋官，迁太常少卿。

高宗将幸平江，约疏言"兵可进，毋退以示怯于敌。"乃以直龙图阁知台州，未赴，徙严州，兼浙西兵马都监、节制管内军马。当是时，金

人大入，杜充拥众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问官守者。约于横溃中屹保孤城，悉力捍御。境内按堵，则慨然上书，请纠合诸郡克复吴会。上嘉其忠，进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诏以军兴费出无艺，吏慢弗虔，柳约独谨赋输，率先程督，进秩一等。又诏："约郡当兵冲，而能不辞难、不避事，益严列栅，保绥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约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对，奖劳再三，擢权户部侍郎。

约于是感激尽言，凡例外宣索，皆执奏不进。论"吴并等罪未正，非所以厉臣节。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军兴科需百出，望官户名田过制者，与编户均一科敷。请增诸路酒钱，其半令提刑司桩管，以备军费。"皆从之。会高丽请修贡，议遣使报聘，上顾廷臣无出约右，加试户部侍郎充其选，且将大用。当路忌之，讽言者诬以事，罢为提举太平观。居七年，复秘阁修撰。

金人归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无顾避。既而金人渝平，传檄河南，守臣皆举城降，约独遣使数辈于武昌，得报而后返。未几，以敷文阁待制食祠禄。十有五年，卒。赠四官。

约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祷于天，愿损寿以益亲寿。母寻愈，约竟先母两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读书，八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

绍兴末，张浚视师江、淮，舜臣应诏上书，言："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进士第。时朝廷既罢兵，而为相者益不厌天下望。舜臣对策，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考官恶焉，绌下第，调邛州安仁县主簿。岁大侵，饥民千百持鉏棘大呼，响震邑市，令惧闭门。舜臣曰："此非盗也，何惧为？"亟出慰劳遣之。

教授成都府。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间诣学讲说，邑士皆称"蜀先生"。罢百姓预贷，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民病差役，舜臣劝纠诸乡，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银坑罢虽久，小户犹敷银本钱，

官为偿之。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皆不以烦民。

干办诸司审计司，迁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初用，必谨书，或谓非执政除免，格不应书。舜臣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他所笔削类此。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著《本传》三十三篇。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所著书《群经义》八卷、《书小传》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编次论语》五卷、《镂玉余功录》二卷。子心传、道传、性传。以性传官二府，赠太师、追封崇国公。

孙逢吉，字从之，吉州龙泉人也。隆兴元年进士第，授郴州司户。乾道七年，太常黄钧荐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将处以学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归。李焘、刘珙、郑伯熊、刘焞相继荐之，知萍乡县，以治最闻。除诸军审计司、国子博士。迁司农寺丞兼实录院检讨官。绍熙元年，迁秘书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讲。

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诏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谀，亲讲读，伸论驳，崇气节，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饬戎备。擢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时亲王方更造楼观未已，闻之，亟令罢役。浙漕沈诜见逢吉，谢曰："非正言，漕计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潘景珪结贵幸以进，司谏邓驯屡疏其罪，景珪反以计倾之，除驯匠监。逢吉曰："优迁其官而罢言职，后来者且以言为戒。"两疏乞收驯新命，不报；并劾景珪胁持台谏，蔑视朝纲，景珪遂罢。在谏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词旨剀切，皆人所难言者。改国子司业，求去，为湖南提刑。以秘书监召，兼吏部侍郎。俄为孝宗攒宫按行事。

朱熹在经筵持论切直，小人共不便，潜激上怒，中批与祠。刘光祖与逢吉同在讲筵，吏请曰："今日某侍郎轮讲，以疾告，孙侍郎居次，请代之。"逢吉曰："常所讲《论语》，今安得即有讲义？"已而问某侍郎讲义安在，取观之，则讲《诗权舆篇》刺康公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与逐朱熹事相类，逢吉欣然代之讲。因于上前争论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用。"逢吉曰："熹议祧庙与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见其不可用。"浸失上意。

会彭龟年论韩侂胄专僭，出补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礼者无若朱熹，志节端亮，陛下所委信者无若彭龟年。熹既以论侂胄

去，龟年复以论侂胄绌，臣恐贤者皆无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国？”侂胄见而恶之。丞相赵汝愚既罢，侂胄专国。一日从臣扈从重华宫，上行礼毕，驾兴，扈从者出宫门上马，忽传呼侂胄至，扈从者却入，敛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复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礼当如是耶？”不揖而去。

会部中会食，吏密报优人王喜除阁职。逢吉即言：“于上前效朱侍讲进趋以儒为戏者，岂可令污阁职？”即抗疏力争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时王喜之命实未出，遂以诬诋，出知太平州。丐祠，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起知赣州，已属疾，卒，谥献简。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学行义，时称“孙氏三龙。”

章颖，字茂献，临江军人。以兼经中乡荐。孝宗嗣服，下诏求言，颖为万言书附驿以闻，礼部奏名第一，孝宗称其文似陆贽。调道州教授，作周敦颐祠。会宜章寇为乱，郡僚相继引去，颖独留。寇平，郡守以功入为郎，奏颖有协赞之功，可大用。乃召对，除太学录。礼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对者自颖始。时枢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颖复言其风金使过求，欲己任调护以为功。孝宗谓其言太讦，久之不迁。及奏考试官，孝宗曰：“章颖可。”乃知上犹记其谠论也。顷之，迁太学博士。丁内艰，服阕，添差通判赣州，除太常博士。

御史中丞何澹闻继母讣，引不逮事之文，颖定议解官，澹犹未决去，乞下侍从朝列集议。太学诸生攻之曰：“朝廷专设奉常，议礼之所由出也。今不从议礼所由出之地，反以议礼不公，而欲侍从朝列集议，岂将启逢迎希合，而为苟留进身之计乎？”除左司谏，时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当国，颖论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余疏。从官议欲超除颖，俾去言职，庶可两留。光宗曰：“是好谏官，何以迁之？”邲始出。颖屡疏请上问安重华宫，悉焚其稿。

宁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讲，寻权兵部侍郎。韩侂胄用事，颖侍经帏。上曰：“谏官有言及赵汝愚者，卿等谓何？”同列谩无可否，颖奏言：“天地变迁，人情危疑，加以敌人嫚侮，国势未安，未可容易进退大臣，愿降诏宣谕汝愚，无听其去。”不报。奏请待罪，与郡；御史劾颖阿党，罢。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阙，辨汝愚被诬，且谓章颖言发于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党论遂起矣。

颖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罢之。寻知赣州，御史王益祥复劾，寝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宁府。侂胄诛，除集英殿修撰。累

迁刑部侍郎兼侍讲，对延和殿，上叹曰：“卿为权臣沮抑甚久。”颖乞修改《甲寅龙飞事迹》诬笔。除吏部侍郎，寻迁礼部尚书，升侍读。诏颖以绍熙、庆元谯令宪《玉牒辨诬》，余端礼、赵彦逾《甲寅龙飞记》及赵汝愚当时所记事，考订削诬，从实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方党论之兴，朱熹遣以书，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犹未已，未知终安所至极耶？然宗社有灵，公论未泯，异日必有任是责者，非公吾谁望耶？”赠光禄大夫，谥文肃。

商飞卿，字翚仲，台州临海人。淳熙初，由太学登进士第，任无为军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时韩侂胄柄国，气焰薰灼，飞卿既至，未尝辄一造请，逾月即丐去，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事。擢监察御史，以言事迕侂胄，罢为奉常。请外，以秘阁修撰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后改司农卿，总领江东、淮西军马钱粮。金陵故有帅、漕治所，合戎骑二帅、留钥、内侍，号六司，宴饮馈遗，费动万计。飞卿以身率俭，节缩浮苛，粮饷时敛散，稍稍以裕闻。开禧中，就擢户部侍郎。侂胄将举师，尝问饷计丰约，飞卿以实告。比调遣浩繁，不克支，属有旨俾飞卿军前传宣抚劳，值金兵大至，几不免，以忧卒。

刘颖，字公实，衢州西安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溧阳主簿。时张浚留守建康，金师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颖白浚言：“师旅之后，宜先抚摩，当尽蠲逋赋。”浚喜，即奏阁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与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铅山县，以外艰去。再知常熟县，签判潭州。王佐为帅，负其能，盛气以临僚吏，颖约以中道，多屈而改为。及陈峒反，所擒贼多颖计策，帅上其功，曰：“签判宜居臣上。”召监进奏院，进太常寺主簿，迁丞，兼兵部郎官。

提举浙西常平茶盐，还淀山湖，以泄吴松江，二水禁民侵筑，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赖之。就迁提刑，以洗冤泽物为任，间诣狱，察不应系者纵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罢。除江西运判。江州德化县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税，不报。颖以见种之税均于荒莱，民愿耕者第减之，上供自若，而逃田尽复。

除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初，水败楚州城，修补未竟，刘超欲移筑，颖因接伴金国使，入对言：“国家何苦捐百万缗为军帅幸赏地邪？”光宗从之。除户部郎中、淮东总领。务场以额钞抵赏，阴耗饷计，

二十年无知此弊者，颖究核得之，以所卖数论赏而总饷增羡，迁司农少卿、淮西总领。前主计者请自为都酿，抱净息而利赢余，其后稍亏，反以大军钱佐之，邀籴江、淮，回易如负贩状。颖以为失王人之体，遂罢之。内府宣限既迫，每移供军钱以应岁输。颖搜吏弊，汰冗员，分月纲解，自是不复那移。

寻除直宝谟阁、江东运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迁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权户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举兴国宫。除集英殿修撰、知宁国府，改知绍兴府。未几，知平江府，径归，提举兴国宫。起知泉州，升华文阁待制，请兴国祠以归。兴国祠满，除敷文阁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辞，进龙图阁待制、知婺州。请老，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赠光禄大夫。

在孝宗朝，人臣争承意自献。颖奏："今日之失在轻听人言，昔之施为，今复弃置，大损盛德。"孝宗嘉纳之。光宗时，论人主难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无节，赐予无度，儒臣易疏，近幸易昵。宁宗时，学禁初起，党论日兴。颖奏："愿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观之事可鉴也。"其言皆切中于时。

自浙西请外，凡徙麾节十余年，有以淹速讯之，颖笑曰："吾所欲也。"其在从班日，韩侂胄旧与周旋无间，方居中用事，而颖谢绝之。常言："士以不辱身为重。"其为少宗正，而丞相赵汝愚适归，相遇于废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语曰："寄谢余参政，某虽去而人才犹在朝迁，幸善待之。"颖曰："相公人才即参政人才也，使果贤，参政之责，非宰相之忧也。"余参政，端礼也。余继相，卒于善类多所全佑，颖之助云。

徐邦宪，字文子，婺州义乌人。幼颖悟，从陈傅良究名物义理，以通史传百家之书。绍熙四年，试礼部，第一人登进士第。三迁为秘书郎。

韩侂胄开兵端，同恶附和，无敢先发一语议其非者，邦宪独首言之。丐外，知处州，陛辞，力谏用兵不可太骤。再岁召还，言："求名义以息兵，莫若因建储而肆赦，借殊常之恩，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泽。东委宣谕，西委宣抚，洗弄兵之咎，省戍边之师；发仓粟以赈饿殍，及农时而复民业。如此则建储之义，正与息兵相为表里也。"

又上侂胄书，侂胄恶其言，嗾御史徐柟击之，镌秩罢祠。未几复官，除江西宪，改江东漕，以户部郎为淮西总领。侂胄已诛，尚书倪思举邦宪自代。召对，上言："今日更化，未可与绍兴乙亥同论。秦桧专权，天下犹可以缉理，今侂胄专权，天下败坏尽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讲，除左司，为金贺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权工部侍郎、知临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节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谥文肃。

论曰：汪若海、柳约仕于南渡播迁之时，其志将以尊君父，故读其《麟书》而悲之。张运、李舜臣职举事修，遗爱在民。孙逢吉、章颖辨正人之非邪，正学之非伪，君子哉！商飞卿、刘颖、徐邦宪皆有立于权臣柄国之日，卓乎不为势利所移，故能尔耶！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刘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开禧元年进士。历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阁，寻改太学正。明年为博士，又明年迁国子博士。宝庆初，添差通判嘉兴府。三年，召为秘书郎。

绍定元年，迁著作郎。入对，言边事宜夙夜震惧，以消咎殃。明年，兼权兵部郎官。时李全叛谋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独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谋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谄，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诬，则成败得失之机、理乱安危之故，将孰从而上闻哉？不闻则不戒，待其事至乃骇而图之，抑已晚矣。欲财计之丰，莫若节国用。善为国者常使财胜事，不使事胜财。今山东之旅，坐糜我金谷，湖南、江右、闽中之寇，蹂践我州县，苟浮费泛用，又从而侵耗之，则漏卮难盈，蠹木易坏。设有缓急，必将窘于调度，而事机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者多，椎剥之风，浸以成习。民生穷蹶，怨愤莫伸，啸聚山林，势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为之谋哉？"寻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对，言天灾甚切。

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阁、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进直宝章阁，依旧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权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职仍旧。寻兼左司。五月，面对，言四事："守公道以悦人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一观听，明赏罚以示劝惩。"次言楮币："愿诏有司，始自乘舆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节之，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钱楮相当，所至流转，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

拜监察御史。时方谋出师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常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饬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毋失机先。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若使本根壮固，士

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已而洛师溃，又言：“昔之所虑者在当守而冒进，今之所虑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调遣，何将可捍御，何粮可给饷，皆当预作措画。”又言内降之敝，大略谓：“王府后宅之宫僚，戚里奄寺之恩赏，纶綍直下，不经都省，竿牍陈请，时出禁廷，此皆大臣所当执奏。夫先事而言，见几而谏，不可谓之专。善则行之，否则止之，不可谓之专。命出君上，政归中书，不可谓之专。苟以专权为嫌，不以救过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阙失已彰，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其累圣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听，听之未必行乎？”

进左司谏。明年春，兼侍讲。首言：“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甚烈，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今又告变矣。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昔之所虑犹在秋，今之所虑者祗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存亡之忧，悔将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交，嵩之当置司淮西，则脉络相连，可以应援，邈在鄂渚，岂无鞭不及腹之虑。若云防江为急，欲藉嵩之于鄂渚经理，然齐安正与武昌对，如就彼措置防扼，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当别择鄂守，径令嵩之移司齐安。”

诏侍从、两省、台谏条陈边事，宗勉率合台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绝，莫知存亡。诸司退保夔门，未必能守。襄汉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门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两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呜呼危哉！陛下诚能亟下哀痛之诏，以身率先，深自贬损，服御饮宴，一从简俭，放后宫浮食之女，罢掖庭不急之费，止锡赉，绝工役，出内帑储蓄以风动四方。然后劝谕戚畹、世臣，随力输财，以佐公家之调度。分上流淮西、淮东为三帅，而以江淮大帅总之。或因今任，或择长才，分地而守，听令而行。以公私之财分给四处，俾之招溃卒，募流民之强壮者，以充游兵，以补军籍。仍选沿流诸郡将士为捍御之图，犹可支吾。不然将水陆俱下，大合荆楚之众，扰我上流，江以南震荡矣。或谓其势强盛，宜于讲和，欲出金缯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矣。”

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仍侍讲。复上疏言：“陛下忧勤于路朝之顷，而入为宴安所移，切劘于广厦之间，而退为便佞所惑。不闻减退宫女，而嫔嫱已溢于昔时；不闻褒录功臣，而节钺先加于外戚；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而金帛多靡于浮费。陛下之举动，人心所视以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为忧，则谁复为陛下忧。”擢谏议大夫兼侍读。首言边事当增兵

防托上流。又言：“求谏非难而受谏为难，受谏非难而从谏为难。苟闻之不以为戒，玩之不以为信，卒使危言鲠论，无益于世用，无救于时危，其与拒谏者相去一间耳。”

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未几，进签书。时王楫复求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宗勉言：“轻诺者多后患，当守元约可也。然比之开禧时，物价腾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开督府，力主和议，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职在督战，如收复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当为。若所主在和，则凡有机会可乘，不无退缩之意，必至虚捐岁月，坐失事功。”

进参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尤乐闻谠言。赵汝腾尝以宗勉为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谥文清。

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授秘书省正字。入对，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今之可惧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谄谀者用，杜忠臣敢谏之门，可惧也；兵戈既兴，馈饷不继，根本一虚，则有萧墙之忧，可惧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书，独运密谋之意胜，而虚心咨访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无由上闻，可惧也；外患未弭，内患方深，而熙熙然无异平时，自谓雅量足以镇浮，不知宴安实为鸩毒，可惧也；陛下恭俭有余，刚断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贵，而未闻大明黜陟，军帅交结，州郡贿赂，皆自贵近化之，可惧也。其它祸几乱萌，不可悉数，将何以答天谴、召和气哉？”次乞严守帅之选，并大军之权，兴屯田之利。

迁校书郎，转对，言“边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内。偷安之根不去，规摹终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终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将帅终不可择；欺诞之根不去，兵财终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虽委中书，然必择风采著闻者为台谏，敢于论驳者为给、舍，所以戢官邪、肃朝纲也。今日诚体是意以行之，岂复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

迁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学校，访便民事上之：请蠲减婺源绸绢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请下转运、常平两司，豫蓄常平义仓备荒，兴修陂塘，创筑百梁。丁父忧，服除，知衢州。立旬讲，务以理义淑士心，岁拨助养士千缗。西安、龙

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郡有义庄，买良田二百亩益之。

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凡州县窠名隶仓司者，无新旧皆住催，为钱六万一千缗，米十有三万七千、麦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尺籍之单弱者，市民之失业者，皆曲轸之。又告于朝曰："江东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连月，道殣相望，至有举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麦熟尚赊，事势益急。"诏给度牒百道助费。时江、闽寇迫饶、信，虑民情易动，分榜谕安之。檄诸郡，关制司，闻于朝，为保境捍患之图，寇迄不犯。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移司番阳。霜杀桑，春夏雨久湖溢，诸郡被水，连请于朝，给度牒二百道赈恤之。盗起常山，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

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为讳，天意人心，实同一机，灾变之作，端由于此。愿下哀痛之诏，以回天意。"诏求直言，复上疏言："灾起都邑，天意盖欲陛下因其所可见，察其所不可见，行至公无私之心，全保护大臣之体，率属群工，大明黜陟，与天下更始。"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贪，决滞狱。所至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岁大旱，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赈恤。疫疠大作，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转将作监，领事如故。继力辞常平事。彗星见，诏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众；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贪冒之风炽。愿一变上下交征之习，为大公至正之归。"

帝亲政，以直微猷阁知建宁府，明年，兼福建转运判官。闽盐隶漕司，例运两纲供费，后增至十有二，吏卒并缘为奸，且抑州县变卖，公私苦之，甫奏复旧例。丁米钱久为泉、漳、兴化民患，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备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还营。俄寇作唐石，即调之以行，而贼悉平。迁秘书少监。入见，帝曰："卿久劳于外，笃意爱民，每览所陈，备见恳恻。"甫奏《无逸》之义，言知农夫稼穑艰难，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来求贤如不及之初意。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于经筵奏："刚之一字，最切于陛下。陛下徒有慕汉宜厉精为治之名，而乃堕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断，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贤人，此二君不识刚德之真。所谓真刚者，当为之事必行，不当为者则断在勿行。"又乞"专意经训，养育精神，务令充实，上与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诏自今中

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奏："是消天下谠言之气，其谓陛下何？"兼中书舍人，缴奏不擿苛小，谓："监司、郡守非其人，则一道一州之蠹也。"

时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甫奏："避是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尝讲罢，帝问近事，甫奏："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又尝读《资治通鉴》，至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因奏："今日无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国以仁，陛下以为此举仁乎，否乎？"帝为恻然。

时朝廷以边事为忧，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甫奏曰："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不报。遂乞归，不允。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未几，擢嵩之刑部尚书，复奏疏云："臣于嵩之本无仇怨，但国事所系，谊难缄默。"嵩之诰命，终不与书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争，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肃，报行误耳。"令遂勉甫无它志。翼日，乃与肃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复论甫守富沙日赃六十万，汤巾等又争之，清叟亦悔。未几，改知婺州，不拜。

喜熙元年，迁中书舍人。入见，陈心源之说，帝问边事，甫奏："当以上流为急，议和恐误事。"时清叟与甫并召，而清叟未至。甫奏："台谏风闻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辞避实惟臣故，乞趣其赴阙。"又奏备边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与流民复业。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轻脱难信。去年嵩之在淮西，楫由淮西而来，北军踵之。今又并湖南付之，臣恐其复以误淮西者误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权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赐告一月，遂归。从臣复合奏留之，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皆辞不拜。改知嘉兴府，知婺州，皆辞不拜。

迁兵部侍郎，入见，奏："江潮暴涌，旱魃为虐，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径。"兼给事中。岳珂以知兵财召，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珂竟从外补。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时边遽日至，甫条十事，至为详明。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有《孝说》、《孟子解》、《后省封驳》、《信安志》、《江东荒政录》、《防拓录》、《乐事录》及文集行世。

甫少服父驯，谓学者当师圣人，以自得为贵。又从杨简问学，自谓“吾观草木之发生，听禽鸟之和鸣，与我心契，其乐无涯”云。

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令闻，读书雁荡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试入太学，侪辈已翕然称之。时丁大全方为台属，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国，将夺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大概言朝廷进退大臣，须当以礼。书上，忤执政，送南安军安置，归别其母解氏。解氏曰：“为臣死忠，以直被贬，分也。速行！”黻至南安，尽取濂、洛诸子之书，摘其精切之语，辑成书十卷，名曰《濂洛论语》。及大全贬，黻还太学。未几，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二公罢出，六馆相顾失色，黻又率诸生上书言：

黻等蒙被教养，视国家休戚利害若己痛养。朝廷进一君子，台谏发一公论，则弹冠相庆，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郁而不获用，公论沮而不克伸，则忧愤忡结，寝食俱废。臣闻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论。陛下在位几三十年，端平间公正萃朝，忠谠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类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来培养保护之初心，不能不为之转移。

祖宗建置台谏，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论而杜私说。乃今老饕自肆，奸种相仍，以谄谀承风旨，以倾险设机阱，以渙涊盗官爵。陛下非不识拔群贤，彼则忍于空君子之党；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则勇于倒公议之戈。不知陛下何负此辈，而彼乃负陛下至此耶？

当陛下诏起汇髦之秋，而公许起自家食，正君子觇之，以为进退之机。乃今坐席未温，弹章已上，一公许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诸贤，见几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绝矣。比年朋邪记焰，缄默成风，奏事者不过袭陈言、应故事而已。幸而之纯两疏，差强人意。乃今软媚者全身，鲠直者去国，一之纯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辄沮，而公论之脉自此绝矣。

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为少，可攻之恶不为不多。术穷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势挟金、张，滥处牧民之职。以乳臭騃子而躐登从橐，以光范私人而累典辅藩。钱神通灵于旁蹊，公器反类于互市。天下皆知之，岂陛下独不知之。正惟为陛下纪纲者知为身谋，不为陛下谋。陛下明烛事几，讵可堕此辈蒙蔽术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风宪之司，而坏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腾，陛下之刘向也，则以忠鲠斥；臣子才、臣栋、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则以切直罢。遂使淳祐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几

为之一空。彼诚何心哉？

高宗绍兴二十年之诏，有谓“台谏风宪之地，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友党，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窃观近事，不独台谏为大臣友党，内简相传，风旨相谕，且甘为鹰犬而听其指嗾焉。宰相所不乐者，外若示以优容，而阴实颐指台谏以去之；台谏所弹击者，外若不相为谋，而阴实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许之召也，天下皆知独断于宸衷，及公许之来也，天下亦知尝得罪于时宰，岂料陛下之恩终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

陛下万机之暇，试以公许、之纯与垓、荥等熟思而静评之，其言论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虽中智以下之主，犹知判别是非，况以陛下明圣而顾不察此？近见公许奏疏，尝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则以秘密之说惑上听，公许尝告陛下以宠赂日章，官邪无警，欲塞幸门，绝曲径；垓则纵侠客以兜揽关节，持阔扁以胁取举状，开赂门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纯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辩，明斥媚相之非，謇謇谔谔，流出肺肝；荥身居言责，闻其风声，自当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无人心乎？

且陛下擢用台谏，若臣磊卿、臣咨夔、臣应起、臣汉弼、臣凯、臣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独垓、荥辈贪饕顽忍，久污要津，根据而不拔，刘向所谓“用贤转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见之，可不畏哉？矧今国嗣未正，事会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尽，所赖以祈天命，系人心，惟君子与公论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为无忌惮之事，其意不过欲爵位日穹，权势日盛，以富贵遗子孙耳，岂暇为国家计哉。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空国无君子。我朝本无大失德于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祸，夫岂无其故哉？始则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则朋邪翼伪，阴陷潜诋，终则倒置是非，变乱黑白，不至于党祸不止。向使刘安世、陈瓘诸贤尚无恙，杨畏、张商英、周秩辈不久据台纲，其祸岂至此烈。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今朝廷善类无几，心怀奸险者，则以文藻饰佞舌；志在依违者，则以首鼠持圆机。宗社大计，孰肯明目张胆为陛下伸一喙者，则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无君子，无公论，脱有缓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独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于荥，虽两观之诛，四裔之投，犹为轻典，陛下留之一日，则长一日之祸，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

一哉？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闲散地，惟觊朝廷意向，以图进用之机。元祐间，章惇、吕惠卿皆在贬所。自吕大防用杨畏为御史，初意不过信用私人，牢护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摇唇鼓吻，一时正人旋被斥逐，继而章惇复柄用，虽大防亦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今右辖久虚，奸臣垂涎有日矣。闻之道路，馈遗不止于鞭靴，脉络潜通于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机之时。若公论不明，正人引去，则迟回展转，钧衡重寄，必归于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艰难积累之天下，岂堪此辈再坏耶？”

又谏游幸疏曰：

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若汉武帝之单于震慑，而有千门万户之观，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炀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游观无度，不足效也。尧、舜、禹、汤、文、武之竞业祗惧，终始忧勤，《无逸》言：“游畋则不敢，日昃则不暇食。曷尝借祈禳之说，以事游观之逸。比年以来，以幸为利，以玩为常，未免有轻视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单于未尝震慑，而有武帝多欲之费耗；北边未尝无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鸩毒。

陛下春秋尚少，贻谋垂宪之机，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后嗣何观？自十数年间，创龙翔，创集庆，创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导之以祷祠，蛊之以虚诞不经之说。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久惯熟，牢不可破，谁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为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缪。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悔者也。

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脱有过言过行，宰执、侍从当言之，给舍、台谏当言之，缙绅士大夫当言之，皆所以纳君于当道者也。今陛下未为不知道，未为不受人言，宰执以下希宠而不言，与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爱陛下也。其心岂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为不足以望尧、舜、禹、汤、文、武之主，而以汉武、明皇待陛下也。

以材署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拜监察御史，论内降恩泽曰：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缘情起事，以义制欲，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

元祐间，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镇恩例，今高氏、朱氏，皆举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泽，方欲除损，又可增长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许；又有圣旨，令皇后本家分析亲的骨肉闻奏，亦与推恩，司马光力谏，以为皇太后既损抑外亲，则后族亦恐未宜褒进。乃今前之恩数未竟，后之恩数已乘。宰执惧有所专而不敢奏，给舍、台谏惧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数年，将何以为国？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四年，改正字，言：“正学不明则义理日微，异端不息则鼓惑转炽。臣非不知犯颜逆耳，臣子所难，实以君德世道，重有关系，不容不恳恻开陈。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轲有云：‘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臣忝职谏省，义当尽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贪慕恩荣，不思引去，不惟有负朝廷设官之意，其于孟轲明训，实亦有慊。”

会丁父忧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庆元府事。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又请建慈湖书院。八年，召还，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上疏请给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忧。明年，江上溃师，丞相陈宜中起复黻为端明殿学士，不起，及贾似道，韩震死，宜中谋拥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将逊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母弟成伯，遂起，及罗浮，以疾卒。

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

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其配林氏举家蹈海。未几，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资道，黄岩人。始名居敬，字简卿，避祧庙嫌易之。始能言，读《孝经》，有从旁指曰：“晓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刘孝韪七月八日过其家塾，见居安异凡儿，使赋八夕诗，援笔成之，有思致。孝韪惊拊其背曰：“子异日名位必过我。”入太学，淳熙十四年举进士，授徽州推官，连遭内外艰，柄国者以居安十年不调，将径授职事官，居安自请试民事，乃授江东提刑司干官。使者王厚之厉锋气，人莫敢婴，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争不少屈。

入为国子正、太学博士。入对，首言：“人主当以知人安民为要，人未易知，必择宰辅侍从之贤，使引其类；民未易安，必求恺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泽。”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军律不明，罪在殿、步两司，罪钧异罚固不可，安有薄罚一步帅而二人置弗问乎？”迁校书郎。居安乞召试，言：“祖宗时惟进士第一不试，苏轼以高科负重名，英宗欲授馆职，韩琦犹执不从。”执政谓居安曰：“朝廷于节度尚不较，况馆职乎？”居安因言：“节钺之重，文非位极，武非勋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较，过矣。”时苏师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农丞。御史迎意论劾，主管仙都观。

逾年，起知兴化军。既至，条奏便民事，乞行经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皆要务也。通商贾以损米价，诛剧盗以去民害。召为秘书丞。转对，言：“置宣司，不闻进取之良规；遣小使，寂无确许之实报。但当严饬守备，益兵据险以待之，此庙算之上也。”李壁尝语人曰：“比年论疆事无若王秘丞之明白者。”

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兼权考功郎官。诛韩侂胄，居安实赞其决。翼日，擢右司谏。首论：

侂胄以预闻内禅之功，窃取大权，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窜籍于官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燕乐语笑，彻闻神御之所，忽慢宗庙，罪宜万死。托以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台谏、侍从，惟意是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自兵端一启，南北生灵，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哭震天。军需百费，科扰州县，海内骚

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众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宦官宫妾，皆其私人，莫肯为陛下言者。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将，其策至善。侂胄与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数年之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余罪，况兵衅未解，朝廷傥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

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老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迁，径至宰辅，奸憸附丽，黩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邪误国者之戒。

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僎，窜岭表，天下快之。

继兼侍讲。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议己，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谪死，布衣吕祖泰上书直言，中以危法，流之远郡。居安奏请明其冤，以伸忠鲠之气。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乱阶，更为倚伏。以治易乱则反掌而可治，以乱治乱则乱去而复生。人主公听则治，偏信则乱；政事归外朝则治，归内廷则乱；问百辟士大夫则治，问左右近习则乱；大臣公心无党则治，植党行私则乱；大臣正、小臣廉则治，大臣污、小臣贪则乱。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赵彦逾与楼钥、林大中、章燮并召，居安言："钥与大中用，宗庙社稷之灵，天下苍生之福，彦逾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彦逾始以赵汝愚不与同列政地，遂启侂胄专政之谋，汝愚之斥死，彦逾之力居多，而彦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与二人者同升，不几于薰莸同器、邪正并用乎？非所以示趋向于天下也。"疏已具，有微闻者，除目夜下，迁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于是为谏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职，即直前奏曰："陛下特迁臣柱下史者，岂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极论之，又言："臣为陛下耳目官，谏纸未乾，乃以迕权要徙他职，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矣。"帝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论其越职，夺一官，罢。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四明杨简邂逅山阴道中，谓"此举吾道增重"。江陵项安世致书曰："左史，人中龙也。"

逾年，复官，知太平州。当边遽甫定，岁俭，汰去军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无事时。将副刘佑为怨家诣阙告密，置狱金陵，居安以书抵当路辩其冤，或谓“佑自诬服，得无嫌于党逆乎？”居安曰：“郡有无辜死，奚以守为？”事果白。以直龙图阁提点浙西刑狱。葛怿者，用戚属恩补官，豪于赀，尝憾父之嬖，既去而诬以盗，株连瘐死者数人，怿乃未尝一造庭。居安一阅得实，立捕系论罪，械送他州。入对，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权工部侍朗，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

初，盗起郴黑风峒，罗世传为之倡，势张甚。湖南所在发兵扼要冲，义丁表里应援，贼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坚持之，则就禽矣。会江西帅欲以买降为功，遣人间道说贼，馈盐与粮，贼喜，谋益逞。帅以病卒，继者蹈其敝。贼阴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义丁皆恚曰：“作贼者得官，我辈捐躯坏产业，何所得！”于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乡，李元励、陈延佐之徒，并起为贼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撇龙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调江、鄂之兵屯衡、赣，而他兵驻龙泉者命吉守节制焉。吉守率师往，几为贼困，池兵来援失利。朝廷忧之，遂以居安为帅。

居安以书晓都统制许俊曰：“贼胜则民皆为贼，官军胜则贼皆为民，势之翕张，决于此举。将军素以勇名，挫于山贼可乎？”俊得书皇恐，不敢以他帅事居安，居安督战于黄山，胜之，贼始惧，走韶州，为摧锋军所败，势日蹙。吉守前以战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图来，书贼衔“江湖两路大都统。”居安笑曰：“贼玩侮如此，犹为国有人乎？”白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节制江、池大军，驻庐陵督捕，领郡事。召土豪问便宜，皆言贼恃险陟降如猿猱，若钞吾粮，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贼。”会元励执练木桥贼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赏元励，众皆感。罗世传果疑元励之贰已，遂交恶。元励率众攻世传，居安语俊曰：“两虎斗于穴，吾可成卞庄子之功。”世传嗾练木桥贼党袭元励，俘其孥，禽元励以献。时青草峒贼亦就禽，并磔于吉之南门。元励既诛，世传以功负恃益骄蹇，名效顺而实自保。俊请班师，居安不许，俾因贼堡壁固守。居亡何，世传果与兄世禄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忧，今落其角距，可一战禽也。乃密为方略，遣官民兵合围之，世传自经死，斩其首以徇，群盗次第平。居安之在军中也，赏厚罚明，将吏尽力，始终用以贼击贼之策，故兵民无伤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纪功。徙镇襄阳，以言者罢，闲居十有一年。

嘉定十五年与魏了翁同召，迁工部侍郎。时方受宝，中朝皆动色相贺。入对，首言：“人主畏无难而不畏多难，舆地宝玉之归，盍思当时之

所以失。”言极切至。甫两月，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未几，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郡政大举。

理宗即位，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升龙图阁直学士，转大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将行，盐寇起宁化，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军将邓起提兵往，起贪夜冒险与寇角以死，军溃，民相惊逃去。事闻，命居安专任招捕。居安既留，募军校刘华、丘锐者授以计画，至汀而贼已至郡矣，州人大惧。贼知帅有抚纳意，即引退。华、锐出入贼中，指期约降。有以右班摄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为己功。贼知其谋，败降约，而建、剑诸郡并江西啸聚蜂起矣。居安议不合，叹曰：“吾可复求焦头烂额之功耶？”即拜疏归。

居安以书生，于兵事不学而能，必诛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赠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贰。有《方岩集》行世。

论曰：李宗勉在庶僚，论事平直，及入相，负公清之称。袁甫学有本原，善达其用，持节所过，其民至今思之。刘黻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难能者。王居安扫除群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崔与之 洪咨夔 许奕 陈居仁 刘汉弼

崔与之，字正子，广州人。父世明，试有司连黜，每曰“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究心岐、黄之书，贫者疗之不受直。与之少卓荦有奇节，不远数千里游太学。绍熙四年举进士，广之士繇太学取科第自与之始。

授浔州司法参军。常平仓久弗葺，虑雨坏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积，坚不可，守敬服，更荐之。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民有窘于豪民逋负，殴死其子诬之者，其长欲流之，与之曰：“小民计出仓猝，忍使一家转徙乎？况故杀子孙，罪止徒。”卒从之，知建昌之新城，岁适大歉，有强发民廪者，执其首，折手足以徇，盗为止，劝分有法，贫富安之。开禧用兵，军旅所需，天下骚然，与之独买以系省钱。吏告月解不登，曰：“宁罢去。”和籴令下，与之独以时贾籴，今民自概。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赐不时给，诸卒大哄。漕司檄与之摄守，叛者贴然，乃密访其首事一人斩之，阖郡以宁。擢发遣宾州军事，郡政清简。

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遍历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无扰州县，而停车裁决，奖廉劾贪，风采凛然。朱崖地产苦{艹登}，民或取叶以代茗，州郡征之，岁五百缗。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其他利病，罢行甚众。琼之人次其事为《海上澄清录》。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乃疏为十事，申论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海便民榜》。广右僻县多右选摄事者，类多贪黩，与之请援广东循、梅诸邑，减举员赏格，以劝选人。熙宁免役之法，独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与之议举行未果，以语颜戮，戮守琼，遂行之。

召为金部员外郎，时郎官多养资望，不省事，与之钜细必亲省决，吏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迁于汴，朝议疑其进迫，特授直宝谟阁、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宁宗宣引入内，亲遣之，奏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广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创五砦，结忠义民兵，金人犯淮西，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设伏，自是不敢深入。

扬州兵久不练，分强勇、镇淮两军，月以三、八日习马射，令所部兵皆仿行之。淮民多畜马善射，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募民为之，宰相不果行。浙东饥，流民渡江，与之开门抚纳，所活万余。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阳湖，亡命多从之者。与之给旗帖招之，众闻呼皆至，首谋者独迟疑不前，禽戮之，分其余隶诸军。

山东李全以众来归，与之移书宰相，谓："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后忧。"宰相欲图边功，诸将皆怀侥幸，都统刘琸承密札取泗州，兵渡淮而后牒报。琸全军覆没，与之忧愤，驰书宰相，言："与之乘鄣五年，子养士卒，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敌将乘胜袭我。"金人入境，宰相连遗与之三书，俾议和。与之答曰："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边民米麦已尽输藏，野无可掠，诸军与山砦并力剿逐，势必不能久驻。况东海、涟水已为我有，山东归顺之徒已为我用，一旦议和，则涟、海二邑若为区处？山东诸酋若为措置？望别选通才，以任和议。"与之自刘琸败，亟修守战备，遣精锐，布要害。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寝。

时议将姑阙两淮制置，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与之启庙堂曰："两淮分任其责，而无制阃总其权，则东淮有警，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制阃俯瞰两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来，朝发夕至，无制阃则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议遂寝。

召为秘书少监，军民遮道垂涕。与之力辞召命，竟还。将度岭，趣召不已，行次池口，闻金人至边，乃造朝奏："今边声可虑者非一，惟山东忠义区处要不容缓。"前后累疏数千言，每叹养虎将自遗患。

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权工部侍郎。未几，成都帅董居谊以黩货为叛卒所逐，总领杨九鼎遇害，蜀大扰。与之以选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抚使，至即帖然。时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帅之自东南来者，至是独推诚相与。丙卒，诏尽护四蜀之师，开诚布公，兼用吴、蜀之士，拊循将士，人心悦服。先是，军政不立，戎帅多不协和，刘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屡衄，昌祖不救，遂弃皂郊。吴政屯凤州，张威屯西和，金人自白还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袭，而迂路由七方关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凤州。与之戒以同心体国之大义，于是戎帅协和，而军政始立。

先是，丙尝纳夏人合从之请，会师攻秦、巩，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败。与之至是饬边将不得轻纳。逾年，夏人复攻金人，遣百骑入凤

州，邀守将求援兵。与之使都统李冲来言曰：“通问当遣介持书，不当遣兵径入。若边民不相悉，或有相伤，则失两国之好，宜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动，不复有言。初，金人既弊，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纳。与之优加爵赏以来之。未几，金万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归，与之察其诚，纳之，籍其兵千余人，皆精悍善战，金人自是不敢窥兴元。既复镂榜边关，开谕招纳，金人谍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无固志，以至于亡。

蜀盛时，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开禧后，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损耗过半，比与之至，马仅五千。与之移檄茶马司，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严私商之禁，给细茶，增马价，使无为金人所邀。总司之给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给之。乞移大帅于兴元，虽不果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关、盘车岭皆极边，号天险，因厚间探者赏，使觇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总计告匮，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籴本。又虑关外岁籴不多，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以备不测。初至，府库钱仅万余，其后至千余万，金帛称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传、李心传、度正之徒皆荐达之，其有名浮于实，用过其才者，亦历历以为言。沔帅赵彦呐方有时名，与之独察其大言亡实，它日误事者必此人，移书庙堂，欲因乞祠而从之，不可付以边藩之寄，后果如其言。与之以疾丐归，朝廷以郑损代，既受代，金谍知之，大入，与之再为临边，金人乃退。召为礼部尚书，不拜，便道还广。蜀人思之，肖其像于成都仙游阁，以配张咏、赵抃，名三贤祠。

理宗即位，授充显谟阁直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辞，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迁焕章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又辞，授徽猷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端平初，帝既亲政，召为吏部尚书，数以御笔起之，皆力辞。金亡，朝廷议取三京，闻之顿足浩叹。继而授端明殿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亦辞，俄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

先是，广州摧锋军远戍建康，留四年，也撤戍归，未逾岭，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转战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报，求撤戍，又不报，遂相率倡乱，纵火惠阳郡，长驱至广州城，声言欲得连帅洎幕属甘心焉。与之家居，肩舆登城，叛兵望之，俯伏听命，晓以逆顺祸福，其徒皆释甲，而首谋数人，惧事定独受祸，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与之闻命亟拜，即家治事，属提刑彭钦讨捕，潜移密运，人无知者。俄而新调诸军毕集，贼战败请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余分隶诸州。

帝于是注想弥切，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辞。乃访以政事之孰当罢行，人才之孰当用舍？与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无越于此。盖忠实之才，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为无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实无别，君子、小人消长之势，基于此矣。陛下励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任之不专，信之不笃。或谓世数将衰，则人才先已凋谢，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继而去，天意固不可晓。至于敢谏之臣，忠于为国，言未脱口，斥逐随之，一去而不可复留，人才岂易得，而轻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图方来，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补外者蚤与召还，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非厌恶忠言，一转移力耳。陛下收揽大权，悉归独断。谓之独断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见，而后独断以行之。比闻独断以来，朝廷之事体愈轻，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傥不兼听而断，其势必至于偏听，实为乱阶，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

又曰：“边臣主和，朝廷虽知，而未尝明有施行。忧边之士，剀切而言，一鸣辄斥，得非朝廷亦阴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当议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变故层出，盗贼跳梁，雷雹震惊，星辰乖异，皆非细故。京城之灾，七年而两见，岂数万户生灵皆获罪于天者。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陛下所当凛凛，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旧僚，凡有丝发寅缘者，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习之臣，朝夕在侧，易于亲昵，而难于防闲。司马光谓‘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盖干预之门自此始也。若谓其所言出于无心，岂知爱恶之私，因此而入，其于圣德，宁无玷乎？”帝览奏嘉叹，趣召愈力，控辞至十有三疏。

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自领乡郡，不受廪禄之入，凡奉余皆以均亲党。薨时年八十有二，遗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谥清献。

洪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嘉定二年进士，授如皋主簿，寻试为饶州教授。作《大治赋》，楼钥赏识之。授南外宗学教授，以言去。丁母忧，服除，应博学宏词科，直院庄夏举自代。

崔与之帅淮东，辟置幕府，边事纤悉为尽力。丘寿隽代与之为帅，

金人犯六合，扬州闭门设守，咨夔亟诣寿隽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扬，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动，而金人且骄必来矣。第当远斥堠、精间探，简士马，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晏然如平时。若金人果来犯，某当身任之。”寿隽愧谢。已而金人果遁。山阳兼帅事青州张林清献铜钱二十万缗，咨夔谓宜以所献就犒其军，如唐魏博故事，使无轻量中国心。帅乃令输其半，林亦不复来。

与之帅成都，请于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与之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辞曰：“今当开诚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济国事，乃一未有闻而先及门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职事往来效忠，蜀人高之。寻知龙州。州岁贡麸金，率科矿户，咨夔曰：“将奉上乃厉民乎？”出官钱市之。江油之民岁戍边，复苦餫饷，为请于制、漕司免之。毁邓艾祠，更祠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雠而忘父母。”

还朝，为秘书郎，迁金部员外郎。会诏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尽言寤主矣。”其父见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史弥远读至“济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掷于地。转考功员外郎。转对，复言李全必为国患。于是台谏李知孝、梁成大交论，镌二秩。读书故山，七年而弥远死，帝亲政五日，即以礼部员外郎召，入见，乞养英明之气，及论君子小人之分。帝问今日急务，对以“进君子而退小人，开诚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坚凝”。又问在外人物，对以“崔与之护蜀而归，闲居十年，终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来，可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陛下所简知，当聚之本朝。”

翼日，与王遂并拜监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谓遂曰：“朝无亲擢台谏久矣，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乃上疏曰：“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亲政以来，威福操柄，收还掌握，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于自惰，撤副封，罢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权、大政，亦略举矣。然中书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专，三曰自私，四曰自固。愿陛下于从容论道之顷，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惩往辙而图方来，以仰称励精更始之意。”帝嘉纳之。又首乞罢枢密使薛极以厉大臣之节，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议者，相继劾去，朝纲大振。

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预乞于正月朔下诏求直言，使人人得尽言无隐，又乞令内职任之穹者各举所知，皆从之。时登进诸儒，以广讲读、说书之选。咨夔言圣学之实，所当讲明而推行者有六：一，亲睦本支；二，正始闺门；三，警肃侍御；四，审正邪用舍；五，储养文武之才；六，忧根本无生事邀功。又言常平义仓、盐课及苗税多取之敝。京湖以《八陵图》来上，咨夔援绍兴留司奉表八陵及东晋大都督亲谒五陵故事，乞先诏制臣往省，俟还，别议朝祭。又复以完颜守绪骨来献，时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臣颂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然不果悉从。

擢殿中侍御史，会王定入台察，力诋蒋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视善良，乞罢之。越三日，左迁定，而擢咨夔中书舍人，寻兼权吏部侍郎，与真德秀同知贡举，俄兼直学士院。时咨夔口疡已深，复上疏谓当引咎悔过，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轻去？"咨夔奏："臣数备台谏、给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师，何补于朝？臣病久当去，去犹足裨风俗。"帝勉留之，迁吏部侍郎兼给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实未更，所恃以一公铄万私者，独陛下耳，而好乐营缮，亲厚近属，保护旧臣，若未能无所系累。"上在位逾一纪，国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择宗室子养之，并为济王立后。

擢给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阙下，进刑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学士，卒。御笔："洪咨夔鲠亮忠悫，有助亲政，与执政恩例，特赠两官。"其遗文有《两汉诏令揽抄》、《春秋说》、外内制、奏议、诗文行于世。

许奕，字成子，简州人。以父任主长江簿。丁内艰，免丧调涪城尉。庆元五年，宁宗亲擢进士第一，授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丧，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兼吴兴郡王府教授。寻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权考功郎官，非报谒问疾不出。

迁起居舍人，韩侂胄议开边，奕贻书曰："今日之势，如元气仅属，不足以当寒暑之寇。"又因转对，论："今日之急惟备边，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时。京西、淮上之师败同罚异。总领，王人也，而听宣抚司节制，或为参谋。庙堂之议，外廷莫得闻，护圣之军，半发于外，而禁卫单薄。"乞鞫勘赃吏，永废勿用。特与放行以启侥幸者，宜加遏绝。所言皆侂胄所不乐也。

蜀盗既平，以起居舍人宣抚四川。奕谓："使从中遣，必淹时乃至，既又徒云犒师，而不以旌别淑慝为指，无以尉蜀父老之望。"执政是其言。又请："遇朝会，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仪。前后殿坐，侍立官御坐东南面西立，可以获闻圣训，传示无极。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诏下其疏讨论之。

遣奕使金，奕与骨肉死诀，诣执政趣受指请行，执政曰："金人要索，议未决者尚多，今将奈何？"奕曰："往集议时，奕尝谓增岁币、归俘虏或可耳，外此其可从乎？不可行者，当死守之。"寻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以国事未济力辞，不许。金人闻奕名久，礼迓甚恭，方清暑，离宫相距二十里，至是特为奕还内。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还奏，帝优劳久之，奕复奏："和不可恃，宜葺纪纲，练将卒，使屈信进退之权，复归于我。"客有以使事贺者，奕怃然曰："是岂得已者，吾深为天下愧之。"

权礼部侍郎，条六事以献。俄兼侍讲。会谏官五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职，奕上疏力争之。其后又因灾异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为讳，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尽，况疏远乎。"又论："用兵以来，资赏泛滥，侥幸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诏求言，奕言："当以实意行实政，活民于死，不可责偿于祷祠之间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后下礼寺讲酺祭，孰非王土，顾及境而惧，偶不至辇下，则终不以为灾乎。"又曰："权臣之诛也，下至闾巷，欢声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无以相远也，此谤讟之所从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璇进状不实而经营以求幸免，裴伸何人，骤为带御器械。"时应诏者甚众，奕言最为剀切。摄兼侍读，每进读至古今治乱，必参言时事："愿陛下试思，设遇事若此，当何以处之。"必拱默移时，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说。帝曰："如此则经筵不徒设矣。"

迁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权给事中，论驳十有六事，皆贵族近习之挠政体者。而封还刘德秀赠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论尤韪之。加杨次山少保、永阳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宠太甚，鲜不祸咎，天道恶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辞，则宜从之，如欲更示优恩，则超转少傅，在陛下既隆于恩，在次山知止于义，顾不休哉！"又言："史弥远力辞恩命，宜从之以成其美。"疏入，不报。奕遂卧家求补外，以显谟阁待制知泸州。弥远问所欲言，奕曰："比观时事，调护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

嘉、叙、泸俱接夷壤，董蛮米在大入，俘杀兵民，四路创安边司穷

治其事。奕得夷人质之以致所掠，由是迕安边司。夷酋王粲浮ＴＮ木万计入贾，奕虑其荡水陆之险，驱之。

安抚使安丙新立大功，谗忌日闻，宰相钱象祖出谤书问奕，奕喟而言："士不爱一死而因于众多之口，亦可悲也。奕愿以百口保之。"象祖艴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适宇文绍节宣抚荆湖还，亦曰："仆愿亦百口以信许公之言。"于是异论顿息，委寄益专。奕于丙深相知，而职事所关必反复辩数以求直。其后士多畔丙，奕独以书疏候问愈数。

移知夔州，表辞不行，改知遂宁府。捐缗钱数十万以代民输，复盐策之利以养士，为浮梁作堤数百丈，民德之，画像祠于学。进龙图阁待制，加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霖雨坏城，撤而筑之，不以烦民，亦捐缗钱十二万为十县民代输，于是其民亦相与祠于东山僧舍。

会金人败盟，蜀道震扰，奕请"速选威望大臣宣抚，信赏必罚，以奖忠义、收人心。"又言："忠义之招，体势倒持，兵食顿增，未知攸济，且斩将之人未闻褒擢，败军之将未见施行，事势不决，将有后时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诏提举玉降宫，未数月，特复元官，提举崇福宫。

还家，草遗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当汤熨可去之时，臣以疾而为讳；及针石已穷之后，医束手而莫图。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络不通之故。"皆寓讽谏之意。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赠通议大夫。初，奕之守泸，帝顾礼部尚书章颖曰："许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论人才，上以骨鲠称之。

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备至。通籀隶书，所著有《毛诗说》、《论语尚书周礼讲义》、奏议、杂文行世。

陈居仁，字安行，兴化军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为汾州教授，佐守臣张克戩捍金人。后知惠州，单马造曾衮垒，譬晓降之。鄞僧王法恩谋逆事觉，或请屠城，膏方为御史，力论多杀非圣世事，胁从者悉宽宥之。

居仁年十四而孤，以荫授铅山尉。绍兴二十一年举进士。秦桧与膏有故，有劝以一见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终不自通。移永丰令，入盐行在点检赡军激赏酒库所籴场，诏修《高宗圣政》，妙选寮属，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

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时和战未决，金兵驻淮北，人情恟惧，突骑大至，弯弓夹道，居仁上马，犹从容举酒属杞："天寒且酹此觞。"观者壮之。乃谕金人开道入，卒成礼，减岁币而还。因出疆赏，转承议郎，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杞秉国柄，居仁忍贫需远次，未尝求进。虞允文欲引以为用，不就。允文欲与论兵，谢不能，退而贻书谓："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为大言，终必无成，幸成亦旋败。"允文为之色动。

徙主军器监簿、宗正修玉牒。转对，言："立国须定规模，陛下非无可致之资，而规模未立。"孝宗初颇不怿，曰："朕未尝不立规模。"居仁奏："陛下锐意恢复，继乃通和，和、战、守三者迄今未定，孰为规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论，某今益知此言之当也。"

迁将作监丞，转国子丞。九年，进秘书丞。入对，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陛下奖进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谋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轻躁之徒，将复有偏胜之患。"帝喜纳。权礼部郎官。尝言台阁宜多用明习典故之士，帝问其人，居仁以李焘、莫济对。甫数日，召焘。

居仁力请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辞，慰谕遣之。至郡，告以天子节经费以惠俭瘠，不能推广圣德，吏则有罪。乃招三衙军，植二表于庭，有输纳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输立表下，亲视之，人无留滞，吏不能措手，输税者恒裹赢以归。邻州有讼，多诣台省乞决于居仁。秩满，邦人挽留，由间道始得去。

入对，帝举新安之政奖之。请编类隆兴以来宽恤诏令，有曰："法久则易玩，事久则易怠。惟申加戒饬，有以儆其观听，则千万年犹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归正忠顺，过于优渥，而遇战士反轻。此曹出万死策勋，今老矣，添差已罢，廪稍半给，至丐于市，军士解体。乞加优恤，以终始念功之意，坚后生图报之心。"帝览之嘉叹。会驾大阅白石，即命再添差两任，衣粮全给，三军为之呼舞。

留为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会要》赏，帝曰："陈居仁治行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赏之。"特转朝议大夫兼权度支，又兼权礼部。会枢属阙员，方进拟，帝曰："岂有人才如陈居仁而可久为郎乎？"即授枢密院检详文字，寻为右司，迁左司，又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历兼左藏诸库。居仁亲视按牍，尝谓："有罪幸免则冤者何告，诬枉者七人皆当叙复。"执政难之，居仁退，疏其冤状上之。帝曰："居仁精审，尚复何疑。"诏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务行宽大，御史京镗极论从窄之

敝，此风未革。

假吏部尚书使金，还，迁起居郎，寻兼详定一司敕令兼权中书舍人，泛恩滥赏，封缴无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为宽逋负，实以惠顽民耳；名为赦有罪，实以惠奸民耳。愿尽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从之。安定王子肜乞封妾为夫人，居仁缴奏，帝喜迎，谓有补风教。又论："君人之道，贵在执要，今陛下亲细故而忽远猷，事末节而忘大体，愿举纲要以御臣下，省思虑以颐精神。"诘旦，令清中书之务。权直学士院。帝曰："内外制向委数人，今陈居仁一人当之，不见其难。"乞诏大臣博议"绝浮费，汰冗兵，计当省之数，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术也。"

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筑长堤捍江，新安乐寮以养贫病之民，拨闲田归之。进焕章阁待制，移建宁府。岁饥，出储粟平其价，弛逋负以巨万计，代输畸零茧税。有因告籴杀人者，会赦免，居仁曰："此乱民也，释之将覆出为恶。"遂诛之。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克归，二子行丐于道，闻而怜之，予之衣食，买田以养之，择师以教之。镇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镇江。请以缗钱十四万给兵食，不报；为书以义撼丞相，然后许。发时密往觇之。间遣籴运于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陈待制耶？"争以粟就籴。居仁区画有方，所存活数万计。因饥民治古海鲜界港，为石□达丹徒境上，蓄泄以时，以通漕运。治江阴奸僧。

加宝文阁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饥民啸聚，部分迓兵遮击之，首恶计穷，自经死。治宗室之暴横，申蛊毒之旧禁。有召命求间者，再进华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居仁风度凝远，处己应物，壹以诚信。临事毅然有守，所至号称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议、制稿、诗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绍熙元年进士，其后知江州，移宁国府。丞相以故欲见之，卓谢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诏书至淮，人益自励；太庙灾，降罪已诏，京师感动，皆卓所草也。为签书枢密院事。未几，丐祠还里。平生不营产业，以赞书所酬金筑世纶堂。闲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将葬，事不能具，丞相吴潜闻之，贻书制置使以助。其孙定孙力请谥于朝，乃谥清敏。

刘汉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岁而孤，母谢氏抚而教之。嘉定九年举进士，授吉州教授。历江西安抚司干官，监南岳庙、浙西提举茶盐

司干官。召试馆职，改秘书省正字，序迁秘书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馆校勘，权考功员外郎。升著作郎、知嘉兴府兼兵部员外郎，改兼考功。寻为考功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编修国史、检讨实录，擢监察御史。出知温州。寻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谏召，擢侍御史兼侍讲，以户部侍郎致仕。

汉弼学明义利之辨，为正字时，应诏言事，极论致灾弭灾之道。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又论制阃当复其旧，戎司当各还其所，边郡守当用武臣。又论决和战以定国论，合江、淮以壹帅权，公赏罚以励人心，广规抚以用人才。为著作佐郎，言兵财楮币权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词学不当去“宏博”字，混补不如复待补之便。为著作，为考功员外，所陈皆切于时务。及为言官，帝奖谕曰：“以卿纯实不欺，故此亲擢，宜悉心以告。”

汉弼以台纲久弛，疏三事，曰：定规抚，正体统，远谋虑。首论给事中钱相巧于迎合，睥睨政地，直学士院吴愈不称其职，罢去之。又劾中书舍人濮斗南、左正言叶贲，疏留中不出。贲，松阳人，为时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贲互按者，明日贲有他命，而汉弼由是去国。嵩之久擅国柄，帝益患苦之，既复以左司谏召，首赞帝分别邪正以息众疑。奏疏论立圣心、正君道、谨事机、伸士气、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并付外行之。

及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无宰相之朝，今虚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断乎？愿奋发英断，拔去阴邪，庶可转危而安；否则是非不可两立，邪正不并进，陛下虽欲收召善类，不可得矣。臣闻富弼之起复，止于五请，蒋芾之起复，止于三请，今嵩之既六请矣，愿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帝览纳，遂决。乃命范钟、杜范并相，百官举笏相庆，汉弼之力为多。又累章言金渊、郑起潜、陈一荐、谢达、韩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畴昔托身私门，为之腹心，盘据要路，公论之所切齿者。至论马光祖夺情，总赋淮东，乃嵩之预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终丧，以补名教。

帝尝属汉弼以进人才，退而条具以奏，皆时望所归重。汉弼以受知特异，而奸邪未尽屏汰，论议未能坚定为虑，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赠四官，未几，赐官田五百亩、楮五千缗给其家，谥曰忠。汉弼之没也，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而程公许著《汉弼墓铭》，亦与徐元杰并言，其旨微矣。

论曰：唐张九龄、姜公辅，宋余靖皆出于岭峤之南，而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哉？先王立贤无方，盖为是也。番禺崔与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风，卒与三子者方驾齐驱。洪咨夔、许奕直道正言于理宗在位之日。陈居仁见称循吏，亲结主知。刘汉弼抱忠以死，哀哉！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杜范 杨简 钱时附 张虙 吕午 子沆

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少从其从祖煇、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范益著。嘉字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绍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迁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军器监丞。明年，入对，言："陛下亲览大政，两年于兹。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旧之忧。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积三四十年之蠹习，浸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胜救者，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惩其弊原，使私意净尽。顾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滥于私予，天讨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习之言或溺于私听，土木无益之工或侈于私费，隆礼貌以尊贤而用之未尽，温辞色以纳谏而行之惟艰，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纸尾押敕，事不预知，同堂决事，莫相可否，集义盈庭而施行决于私见，诸贤在列而密计定于私门，此大臣之私有末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则教条之颁徒为虚文。近者召用名儒，发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有好议论者，乃从而诋訾讪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厌弃儒学之意。此正贤不肖进退之机，天下安危所系，愿以其讲明见之施行。"

改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奏："曩者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陛下亲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然庙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贵近，或委曲回护，而先行丐祠之请；事有掣肘，或彼此调停，而卒收论罪之章。亦有弹墨尚新而已颁除目，沙汰未几而旋得美官。自是台谏风采，昔之振扬者日以铄；朝廷纪纲，昔之渐起者日以坏。"理宗深然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备风寒，事寝不行。范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罢其事小，台谏之言不行其事大。阻台谏之言犹可也，至于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岂励精亲政之时所宜有哉！"丞相郑清之见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机将发，朋比祸作"之语；且谓范顺承风旨，粉饰挤陷。范遂自劾，言："宰相之与台谏，官有尊卑而事关一体，但当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台谏。行之者岂尽合于事宜，言之者或未免于攻诋，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纪纲，故必崇

奖台谏，闻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闻有讳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台谏皆出于亲擢。若庙堂不欲臣言其亲故，钳其口，夺其气，则与曩者之用私人何以异？不知所谓‘承顺风旨’者何人？‘粉饰挤陷’者何事？乞检臣前奏，赐之罢黜，以从臣退安田里之欲。”

时清之妄邀边功，用师河、洛，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边境骚然，中外大困。范率合台论其事，并言制阃之诈谋罔上。于是凡侍从、近臣之不合时望者，监司、郡守之贪暴害民者，皆以次论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转对言：“今日之病，莫大于贿赂交结之风。名誉已隆者贾左右之誉以固宠，宦游未达者惟梯级之求以进身。边方帅臣，黄金不行于反间，而以探刺朝廷；厚赐不优于士卒，而以交通势要。以致赏罚颠倒，威令慢亵，罪贬者拒命而不行，弃城者巧计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乱而肆掠，当重任者怙势而夺攘。下至禁旅，骄悍难制，监军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废大谊，毋以私情挠公法，严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于阃；禁约阉宦，不使谗谄得以售其奸。”范自入台，屡丐祠，至是复五上归田之请，皆不允。

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大元兵徇江陵，范乞屯兵蕲、黄以防窥江，且令沿江帅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权，令淮西帅臣急调兵拨粮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辞不获，乃因讲筵，奏：“臣尝冒耳目之寄，辄忤宰相，至烦陛下委曲调护，今又使居向者负芒之地，岂以臣绝私比，而其言犹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质，易于调护，而姑使之备数耶？昔人主之于诤臣，非乐而听之，即勉而从之，否则疏而远之，未闻有不用其言而复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亲政以来，召用正人以振台纲，未几而有委曲调护之弊，其所弹击，或牵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复因缘以求进。臣于入台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节贴而文理不全，易写而台印无有，中书不敢执奏，见者为之致疑。不意圣明之时，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从而超迁之，则是台谏之官，专为仕途之捷径。陛下但知崇奖台谏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为弊政，则陛下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天下岂有虚可以盖实哉。”范始以不得其言不去为恨，至是遂极言台谏失职之弊。

时襄、蜀俱坏，江陵孤危，两浙震恐，复言：“清之横启边衅，几危宗祀，及其子招权纳贿，贪冒无厌，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且有实状。”并言：“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与史寅午、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鸣复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潜邸旧臣，鸣复未见大罪，未即行，范亦不入台。帝促之，范奏：“鸣复不去则臣去，

安敢入经筵？”方再奏之，鸣复抗疏自辨，言：“台臣论臣，不知所指何事，岂以臣尝主和议耶？幸未斥退，则安国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则无家可归，惟有扁舟五湖耳。”范又极言其寡廉鲜耻，既而合台劾之，太学诸生亦上书交攻之。鸣复将出关，帝又遣使召回，范复与合台奏：“鸣复为宰执，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与阴谋，不过赂近习、蒙上听，以阴图相位。臣近见自辨之章，见其交斗边臣以启嫌隙，妄言和战以肆胁持，且以蜀既破荡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国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鸣复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无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赐罢斥。”改起居郎，范奏：“臣论鸣复，未见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则是所言不当，姑示优迁。臣前者尝奏台谏但为仕途之捷径，初无益朝廷之纪纲，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归。授江东提点刑狱，寻改浙西提点刑狱，范力辞之，而鸣复亦出守越。

嘉熙二年，差知宁国府。明年至郡，适大旱，范即以便宜发常平粟，又劝寓公富人有积粟者发之，民赖以安。始至，仓库多空，未几，米余十万斛，钱亦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悍，拥众三千余人至城外。范遣人犒之，俾勿扰以俟处分，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范以计擒斩之，给其众使归。

四年，还朝，首言：

旱□荐臻，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浙近辅，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闻安辑之政，剽掠成风，已开弄兵之萌，是内忧既迫矣。新兴北兵，乘胜而善斗，中原群盗，假名而崛起。捣我巴蜀，据我荆襄，扰我淮堧，近又由夔、峡以瞰鼎、澧。疆场之臣，肆为欺蔽，胜则张皇而言功，败则掩覆而不言。脱使乘上流之无备，为饮马长江之谋，其谁与捍之？是外患既深矣。

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变，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冲突于都城，赤地几遍于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饥馑，父子相弃，夫妇不相保，怨气盈腹，谤言载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忧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尝思所以致此否乎？

盖自曩者权相阳进妾妇之小忠，阴窃君人之大柄，以声色玩好内蛊陛下之心术，而废置生杀，一切惟其意之所欲为，以致纪纲陵夷，风俗

颓靡，军政不修而边备废缺。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之，如养护痈疽，待时而决耳。端平号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无能改于其旧，败坏污秽，殆有甚焉。自是圣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为仇而以为德，不以彼为罪而以为功。于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而变怪见矣，人之望于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

陛下敬天有图，旨酒有箴，缉熙有记，使持此一念，振起倾颓，宜无难者。然闻之道路，谓警惧之意，祗见于外朝视政之顷；而好乐之私，多纵于内廷燕亵之际。名为任贤，而左右近习或得而潜间；政出于中书，而御笔特奏或从而中出。左道之蛊惑，私亲之请托，蒙蔽陛下之聪明，转移陛下之心术。

于是范去国四载矣，帝抚劳备至。

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以久旱，复言："陛下嗣膺宝位余二十年，灾异谴告，无岁无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应天者，将止于减膳彻乐、分祷群祀而已乎？抑当外此而反求诸躬乎？夫不务反躬悔过，而徒觊天怒之释，天下宁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旧习以新天下，出宫女以远声色，斥近习以防蔽欺，省浮费以给国用，薄征敛以宽民力。且储贰未立，国本尚虚，乞选宗姓之贤者育之宫中而教导之。"又言铨法之坏："庙堂既有堂除，复时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赃滥，乃间以不经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几，复上疏曰：

天灾旱□，昔固有之。而仓廪匮竭，月支不继，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沦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无也。甚而阖门饥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议执政，军伍谇语所不忍闻，此何等气象，而见于京城众大之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使边尘不起，尚可相依苟活，万一敌骑冲突，彼必奔迸南来，或相携从敌，因为之乡导，巴蜀之覆辙可鉴也。

窃意陛下宵旰忧惧，宁处弗遑。然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左右嫱嬖未闻有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饬，庶府积蠹未闻有所搜革。秉国钧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国家大政则相持而不决，司存细务则出意而辄行。命令朝更而夕变，纪纲荡废而不存，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陛下盍亦震惧自省。

诏："中外臣庶思当今急务，如河道未通，军饷若何而可运？浙右旱

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财计空匮，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敌情叵测，边圉若何而可固？各务悉力尽思，以陈持危制变之策。”

拜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复极言宴赐不节、修造不时、玩寇纵欲数事。兼权兵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

淳祐二年，擢同签书枢密院事。范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无隐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宽容，内实忌之。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以李鸣复参知政事，范不屑与鸣复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诸城门不得出范。太学诸生亦上书留范而斥鸣复，并斥嵩之。嵩之令谏议大夫刘晋之等论范及鸣复，范遂行。会嵩之遭丧谋起复不果，于是拜范右丞相，范以逊游似，不许，遂力疾入觐。帝亲书“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之。

范上五事：“曰正治本，谓政事当常出于中书，毋使旁蹊得窃威福。曰肃宫闱，谓当严内外之限，使宫府一体。曰择人才，谓当随其所长用之而久于职，毋徒守迁转之常格。曰惜名器，谓如文臣贴职，武臣阁卫，不当为徇私市恩之地。曰节财用，谓当自人主一身始，自宫掖始，自贵近始，考封村国用出入之数，而补窒其罅漏，求盐策楮币变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国本以系人心。”

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引前朝杜衍例，范皆封还。乞拨堂除阙归之吏部，以清中书之务，惟留书库、架阁、京教及要地干官。人皆以为不便。太学生亦上书言之，帝以示范，范奏曰：“三四十年权臣柄国，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阙以归堂除，太学诸生亦习于见闻，乃以近年之弊政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为是，上下坚守，则谀者必多而谤者息矣。”未几，赴选调者无淹滞，合资格者得美阙，众始服。

帝命宰执各条当今利病与政事可行者，范上十二事：

曰公用舍，愿进退人才悉参以国人之论，则乘罅抵巇者无所投其间。曰储材能，内而朝列，则储宰执于侍从、台谏，储侍从、台谏于卿监、郎官；外而守帅，则以江面之通判为幕府、郡守之储，以江面之郡守为帅阃之储；他职皆然，如是则临时无乏才之忧。曰严荐举，宜诏中外之臣，凡荐举必明著职业、功状、事实，不许止为褒词，朝廷籍记不如所举，并罚举主，仍诏侍从、台谏不许与人觅举。曰惩赃贪，自今有以赃罪案上，即行下勘证，果有赃败，必绳以祖宗之法，无实迹而监司

妄以赃罪诬人者，亦量行责罚，台谏风闻言及赃罪，亦行下勘证。曰专职任，吏部不可兼给、舍，京尹不可兼户、吏，经筵亦必专官。曰久任使，内而财赋、狱讼、铨选与其他烦剧之职，必三年而后迁，外而监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则亟行罢斥。曰抑侥幸，布告中外，各务职业，朝廷不以弊例而过恩，宫庭不以私谒而废法；勋旧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轻假。曰重阃寄。曰选军实。曰招士豪。曰宜仿祖宗方田之制，疏为沟洫，纵横经纬，各相灌注，以凿沟之土，积而为径，使不得并辔而驰，结阵而前，如曹玮守陕西之制，则戎马之来，所至皆有阻限，而沟之内又可以耕屯，胜于陆地多矣。曰治边、理财，实为当今急务，有明于治边、善于理财者，搜访以闻。

时孟珙权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难制，至是以书来贺。范复之曰："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士豫附，自此但相与同心徇国。若以术相笼架，非范所屑为也。"珙大感服。未几，大元军大入五河，绝中流，置营栅，且以重兵缀合肥，令不得相援，为必取寿春之计。范命惟扬、鄂渚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卒以捷闻。范计功行赏，莫不曲当，军士皆悦。

未几，卒，赠少傅，谥清献。其所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

杨简，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举进士，授富阳主簿。会陆九渊道过富阳，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富阳民多服贾而不知学，简兴学养士，文风益振。

为绍兴府司理，犴狱必亲临，端默以听，使自吐露。越陪都，台府鼎立，简中平无颇，惟理之从。一府史触怒帅，令鞫之，简白无罪，命鞫平日，简曰："吏过讵能免，今日实无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帅大怒，简取告身纳之，争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荐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简荐，差浙西抚干，白尹张杓，宜因凶岁戒不虞。乃令简督三将兵，接以恩信，出诸葛亮正兵法肄习之，军政大修，众大和悦。

改知嵊县。丁外艰，服除，知乐平县，兴学训士，诸生闻其言有泣下者。杨、石二少年为民害，简置狱中，谕以祸福，咸感悟，愿自赎。由是邑人以讼为耻，夜无盗警，路不拾遗。绍熙五年，召为国子博士。二少年大帅县民随出境外，呼曰"杨父"。会斥丞相赵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简上书言："昨者危急，军民将溃乱，社稷将倾危，陛下所亲见。汝愚冒万死易危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为祭酒属，日以义训诸生，若见利忘义，畏害忘义，臣耻之。"未

几，亦遭斥，主管崇道观。再任，转朝奉郎。嘉泰四年，赐绯衣银鱼，朝散郎，权发遣全州，以言罢，主管仙都观。

嘉定元年，宁宗更化，授秘书郎，转朝请郎，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转对，极言经国之要，弭灾厉、消祸变之道，北境传诵，为之涕泣。诏以旱蝗求直言，简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礼部郎官，授著作郎、将作少监。入对，答问往复，漏过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以面对所陈未行，求外补，知温州。移文首罢妓籍，尊敬贤士。私鹾五百为群过境内，分司干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简惊曰："是可轻动乎？万一召乱，贻朝廷忧。兵之节制在郡将，违节制是不严天子命，违节制应斩。"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刽手两行夹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数其罪，命斩之，郡官交进为致悔罪意，良久得释，奏罢分司，其纪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负其直，简追其隶责之而偿所负。势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欢踊，名杨公河。

帝遣使至郡讥察，使于简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当，从间道走州入客位。简闻之不敢入，往来传送数四，乃驱车反。将降车，使者趋出立戟门外，简亦趋出立使者外，顿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肃。"使者曰："契家子，礼有常尊。"简曰："某守臣，使者衔天子命，辱临敝邑，天使也，某不改不肃。"遂从西翼偕进，礼北面东上，简行则常西，步则后，及阶，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阶，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礼有常尊。"简曰："《春秋》，王人虽微，例书大国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乎？"持之益坚，使者辞益力，如是数刻，使者知不可变，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执事尊天子之义。"即揖而出。既就馆，简乃以宾礼见。仪典旷绝，邦人创见之，莫不瞿然竦观，屏息立。

简在郡廉俭自将，奉养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闾巷雍睦无忿争声，民爱之如父母，咸画象事之。迁驾部员外郎，老稚扶拥缘道，倾城哭送。入对，言："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销，祸乱不作。"改工部员外郎，转对，又以择贤久任为言。迁军器监兼工部郎官，转朝奉大夫，又迁将作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转朝散大夫。

金人大饥，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边吏临淮水射之。简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涂炭，投慈父母，顾靳斗升粟而迎杀之，蕲脱死乃速得死，岂相上帝绥四方之

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报。会有疾，请去益力，乃以直宝谟阁主管玉局观。升直宝文阁主管明道宫、秘阁修撰主管千秋鸿禧观。特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赐紫衣金鱼。进宝谟阁待制、提举鸿庆宫，赐金带。

理宗即位，进宝谟阁直学士，赐金带。宝庆元年，转朝议大夫、慈溪县男，寻授华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诏入见，简屡辞。授敷文阁直学士，累加中大夫，仍提举鸿庆宫，寻以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赠正奉大夫。

简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记》、《昏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又有《己易》、《启蔽》等书，其论治务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谨择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择贤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罢科举而行乡举里选；四曰罢设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诸葛武侯之正兵，以备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养兵之费；二曰限民田，以渐复井田；三曰罢妓籍，从良；四曰渐罢和买、折帛暨诸无名之赋及榷酤，而禁群饮；五曰择贤士教之大学，教成，使分掌诸州之学，又使各择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学；六曰取《周礼》及古书，会议熟讲其可行于今者行之；七曰禁淫乐；八曰修书以削邪说。此简之志也。后咸淳间，制置使刘黻即其居作慈湖书院。门人钱时。

时字子是，淳安人。幼奇伟不群，读书不为世儒之习。以《易》冠漕司，既而绝意科举，究明理学。江东提刑袁甫作象山书院，招主讲席，学者兴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绍兴守皆厚礼延请，开讲郡庠。其学大抵发明人心，论议宏伟，指擿痛决，闻者皆有得焉。丞相乔行简知其贤，特荐之朝，且曰：“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

授秘阁校勘。诏守臣以时所著书来上。未几，出佐浙东仓幕，太史李心传奏召史馆检阅。转对，敷陈剀切，皆圣贤之精微。旋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授江东帅属，归。其书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宝祐间，守季镛祠于学。

张虙，字子宓，慈溪人。庆元二年进士。故事，潜邸进士升名，虙不以自陈。授州教授。为浙东帅属。帅督新昌旧逋，虙手书谏曰：“越人

之瘠，宜咻噢抚摩之。今夏税当宽为之期，使田里久饥之甿，少还已耗之气血，尚可理旧逋耶？”力辞不行。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改太学正。时新进者多逞小才、害大体，转对言：“立国有大经，人主当以静制天下之动。今日之治，或有邻于锲薄，而咈人心、伤国体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嘉纳焉。

迁太常博士，又迁国子博士。时金垂亡，因论自治之道，谓：“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御敌也，使沟壑有转徙之民，则何敌之能御？储峙所以备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则何患之能备？今日之吏，能知守边之务者多，而能明立国之意者少。缮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则其策下矣。”

时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数年以来，盖有为祖宗所不敢为者。凡祖宗之时，几举而不遂，已行而复寝，始以人言而从，终以国体而回者，今皆处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长虑却顾，所以销恶运、遏乱原、兢兢相与守之者，皆变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谋矣。议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坏之风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术，最难施于衰靡圮坏之后。何者？元气已伤而不可再扰，人心方苏而不可骇动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戒其听，复以一定之价迫之从，郡县之间，遂骚然矣。监司、郡守老成迟钝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进喜功名者为之，见事则风生，临事则痛决，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国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于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势之所以弥甚也。”

迁国子监丞。转对，愿力主正论，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机。迁秘书郎，预编《宁宗会要》兼吴、益王府教授，改兼庄文府。讲《毛诗》终篇，乞以所读诸子改读《尚书》，帝曰：“吾固以《诗》、《书》成麟趾之美也。”

迁著作佐郎兼权都官郎官。转对言：“边事有二病，戒敕千条，犹患悖缪，指意明白，犹复背违，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谓可责其成。且言战则当知彼，言和则当请于彼，惟守则自求诸己而已。傥以为可，则当力主其说，明告天下，日讲求其所以守之之策，盖议论贵合一，而今则病乎杂也。用人不可以尝试，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虑独任之难胜，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禀属，制置但存虚器，便宜反出多门。盖体贵合一，而今则病乎分也。”

迁秘书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决滞讼，众皆悦服。前守陈宓以钱七千缗置济民库为筑城费，虙至，曰："不必取赢于民，吾捐万缗为倡，继是傥不已，何患事之难成。"转运使以钱万二千缗置平籴于郡，虙复出钱万二千缗以增益之，民赖其利。将增建禁旅，营地属民者，索质剂视元直偿之。徙知处州，移知温州，力辞，遂直秘阁、主管千秋鸿禧观。参议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愎谏自用，虙守正不阿，每济以宽大。又上书论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观。

端平初，召为国子司业兼侍讲，以《礼记月令》进读，至"狱讼必端平"之语，因敷畅厥旨。八陵来复，将议修奉，而论者未能协一，虙议曰："当乘此时遣官肃清威仪，申祗奉故事，如或为其所绐，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力辞劝讲之职，升国子祭酒。以为"《月令》之书虽出于吕不韦，然人主后天而奉天时，此书不为无助"。乃因已讲者为十二卷，乞按月而观之。兼权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命下而卒，诏赠四官。

吕午，字伯可，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授乌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决于午。守张忠恕，丞相浚之孙，荐午犹力，时忠恕之母就养，而时时躬至簿听迎午二亲入郡，与午皆衣彩衣奉觞上寿，邦人荣之。

调当涂县丞。守吴柔胜谓午有操守，俾其子渊、潜定交焉。会司理摄芜湖县，庐州遣两兵会公事，司理遂以庐兵夺县民为言。柔胜怒，悉置狱，属午问之。午谓"庐州有公棣，不可谓夺民"。柔胜愈怒，再以属午。明日，午入谒，柔胜先令左右问若何，午执前说。柔胜益加怒，谓"我不忍庐兵夺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胜勉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庐州初无公棣则可，有则县不为处置而反罪庐兵，恐不可。"久之，卒从午请，由是柔胜益知午。

陈贵谊守太平，属午安集淮南流民。江东提举徐侨知午在郡，惊喜，辟为幕属。午欲尽决遣郡事而后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贵谊，侨贻书贵谊，午始行。既而侨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弥远，以言罢。午还当涂。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改知余杭县，亦以言罢，公论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东提举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问策安在。午廉知调军出海，粮尽即还，军获寇物，官尽拘收，乃与制置司干官施一飞议，粮尽再给，不许擅还，贼舟所有，悉以给军，海道遂清。

差知龙阳县。豪民陶守忠杀人，正其狱诛之。弥远虽非贤相，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县之政亦书之。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弥远病久不见客，午入谒，特出迎。运使罢，故不用人，以午护印半年。或问弥远，何以不注官？弥远曰："尔谓护印官不能耶？"午闻之力辞。

差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丁父忧，免丧，迁大府寺簿。拜监察御史，帝亲擢也。郑清之丧师，至是丁黼死于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寻升督府。陈韡、杜杲在淮西，王鉴在黄州，计用兵十七万人，围始解。独赵葵在淮东不受兵，而坐视不出兵应援。午疏论："边阃角立，当协心释嫌，而乃幸灾乐祸，无同舟共济之心。"葵以为午党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迁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为疑，会来自淮东者，乃言台官皆以葵交书，独吕御史无之，宗勉始以午为贤，语人曰："吕伯可独立无党者。"嵩之得弥远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论边事。及午移浙东提刑，嵩之令邓咏嗾重复亨论罢，中外不直嵩之。

提举崇禧观，再移浙东提刑。复为监察御史，入见，帝曰："卿向来议论甚明切。"兼崇政殿说书。嵩之雅不欲午在经筵，时殿中侍御史项容孙子娶午从子，嵩之俾容孙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于法无避。嵩之乃与言路密谋，以为午尝劾王瓒姻家史洽，遂以瓒为右正言，午即治装去。上手诏趣留之，午力辞，不允，由是再留，而议论愈不合。

迁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间居一纪卒，年七十有七，累赠至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补将仕郎。端平三年，铨试第一，授黄岩县主簿，监西京中岳庙者二，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所准备差遣。改知于潜县，重囚逸，闻沆至，自归。淮西总领辟充主管文字。

通判婺州，朱君章讼争田四十有二年，吴王府争墓二十有九年，沆皆决之。特差充提领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点检赡军激赏酒库，历四辖、六院之文思官告，书拟尚左右郎官事。

贾似道议行公田，彗星见，沆请罢公田还民。及理宗崩，似道矫诏废十七界会子，行关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调将作监簿，急令言者论寝。久之，与云台观，起知兴国军，未赴，论仍云台观。起知全州，未赴，与仙都观。德佑元年，三学伏阙上书讼沆屈，召赴行在，沆

不复出，卒，年八十有一。

论曰：杜范在下僚，已有公辅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没。杨简之学，非世儒所能及，施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虽享高年，不究于用，岂不重可惜也哉。张虙子谅易直，吕午风采凛然，皆有裨于世道者矣。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吴昌裔 汪纲 陈宓 王霆

吴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与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时好，得程颐、张载、朱熹诸书，辄研绎不倦。嘉定七年举进士，闻汉阳守黄干得熹之学，往从之。

调闽中尉。利路转运使曹彦约闻其贤，俾司籴场。时岁饥，议籴上流，昌裔请发本仓所储数万而徐籴以偿，从之。调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苏轼学，昌裔取诸经为之讲说，祠周惇颐及颢、颐、载、熹，揭《白鹿洞学规》，仿潭州释奠仪，簿正祭器，士习丕变。制置使崔与之荐之，改知华阳县。修学宫，来四方士，斥羡钱二十万缗，买良田备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虑蜀甚悉。摄郡事，御军有纪律。寻权汉州，故事比摄官，奉馈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兴社仓，郡政毕举。兴元帅赵彦呐议东纳武仙，西结秦、巩，人莫敢言，昌裔独奋笔力辨其非。未几，武仙败，二州之民果叛。

端平元年，入为军器监簿，改将作监簿。改太常少卿。徐侨于人少许可，独贤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旧典无以职事官充者，力辞，改吴、益王府教授。转对，首陈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纯，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职未治，天讨未公。"凡君臣之纲，兄弟之伦，举世以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陈之。至于边臣玩令，陟罚无章，尤拳拳焉。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避，且曰："今之朝纲果无所挠乎？言及亲故则为之留中，言及私昵则为之讫了，事有窒碍则节帖付出，情有嫌疑则调停寝行。今日迁一人，曰存近臣之体，明日迁一人，曰为远臣之劝。屈风宪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气销耎，下情壅滞，非所以纠正官邪，助国脉也。"

台臣故事，季诣狱点检。时有争常州田万四千亩，平江亦数百亩，株逮百余人，视其牍，乃赵善湘之子汝檽、汝梓也，州县不敢决，昌裔连疏劾罢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斋宫秉烛草疏，凡上躬缺失，宫庭嬖私，庙堂除授，皆以为言。又言："将帅方命，女宠私谒，旧党之用，边疆之祸，皆此阴类。"且曰："今大昕坐朝，间有时不视事之文；私第谒假，或有时不入堂之报。上有耽乐慆逸之渐，下无协恭和衷之风。内则嬖御怀私，为君心之蠹；外则子弟寡谨，为朝政之累。游言噂沓，宠赂章闻，欲《箫》、《勺》大和，得乎？"

又念蜀事阽危，条四事以进：实规橅，审功赏，访军实，储帅才。时有果、阆州守臣逃遁而进职，有知遂宁李炜父子足迹不至边庭而受赏，偾军之赵楷、弃城之朱扬祖皆不加罚；又帅臣赵彦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黩货，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抨弹，经营复用，欲起谪籍以代帅垣，昌裔皆抗疏弹击。

又历言三边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论多于施行，浮文妨于实务。后族王宫之冗费，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闲慢之差除，诸道非泛之申请，以至土木经营，时节宴游，神霄祈禳，大礼锡赉，藻饰治具，无异平时。至于治兵足食之方，脩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

出为大理少卿，屡疏引去，不许。会杜范再入台，击参政李鸣复，谓昌裔与范善，必相为谋者，数谗之，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人曰："此李纲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纲主战，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褛襆被出关，忽得疾，中道病甚，帝闻之，授秘阁修撰，改嘉兴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归救父母，上负圣恩，下负此心，若舍远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谓我何？"辞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论矣。

改赣州，辞，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迁浙东提刑，辞，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终辞，减驺从供帐，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万一千石、钱二十五万缗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宝章阁待制致仕。

昌裔刚正庄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闲习。尝辑至和、绍兴诸臣奏议本末。名《储鉴》。又会粹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取财之所，名《蜀鉴》。有奏议、《四书讲义》、《乡约口义》、《诸老记闻》、《容台议礼》、文集行于世。

初，昌裔与徐清叟、杜范一日并入台，皆天下正士，四方想闻风采，人至和《三谏诗》以侈之。然才七阅月以迁，故莫不惋惜云。后谥忠肃。

汪纲，字仲举，黟县人，签书枢密院勃之曾孙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铨试，调镇江府司户参军。

马大同镇京口，强毅自任，纲言论独不诡随。议者欲以两淮铁钱交

子行于沿江，廷议令大同倡率行之，纲贻书曰：“边面行铁钱，虑铜宝泄于外耳。私铸盛行，故钱轻而物重。今若场务出纳不以铁钱取息，坚守四色请买旧制，冶铸定额不求余羡，重禁以戢私铸，支散边戍与在军中半者无异，不以铁钱准折，则淮民将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邪？”大同始悟。试湖南转运司，又中，纲笑曰：“此岂足以用世泽物耶？”乃刻意问学，博通古今，精究义理；覃思本原。

调桂阳军平阳县令，县连溪峒，蛮蜒与居，纲一遇以恩信。科罚之害既三十年，纲下车，首白诸台，罢之。桂阳岁贡银二万九千余两，而平阳当其三分之二。纲谓向者银矿坌发价轻，故可勉以应，今地宝已竭，市于他郡，其价倍蓰，愿力请痛蠲损之。岁饥，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恶少入境，强贷发廪，众至千余，挟界头、牛桥二砦兵为援，地盘踞万山间，前后令未尝一涉其境，不虞纲之至也，相率出迎。纲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乱，顺者得食，乱者就诛。”夜宿砦中，呼砦官诘责不能防守状，皆皇恐伏地请死，杖其首恶者八人，发粟振粜，民赖以安。

改知金坛县，亲嫌，更弋阳县。父义和为侍御史主管佑神观。寻丁父丧，服除，知兰溪县，决擿如神。岁旱，郡倚办劝分，纲谓劝分所以助义仓，一切行之，非所谓安富恤贫也，愿假常平钱为粜本，使得循环迭济。又躬劝富民浚筑塘堰，大兴水利，饿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郡守张抑及部使者列纲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轨直其事，纲力止之。

继知太平县，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未赴，罹内艰，擢监行在左藏西库。属金人杀其主允济自立，遣使来告袭位，议者即欲遣币，纲言：‘使名不逊，当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视例计办，或且留京口总司，令盱眙谕之曰：‘纪年名节，皆犯先朝避忌，岁币乃尔前主所增，今既易代，当复隆兴、大定之旧。’俟此议定，而后正旦、生辰之使可遣。迟以岁月，吾择边将葺城堡，简军实，储峙糗粮，使沿边屹然有不可犯之势，听其自相攻击，然后以全力制其后。”庙堂韪之。

提辖东西库，又干办诸司审计司。以选知高邮军，陛辞，言：“扬、楚二州当各屯二万人，壮其声势，而以高邮为家计砦。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无险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或浚沟堑，或备设伏，以扼其冲。”又虑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兴化民田滨海，昔范仲淹筑堰以障写卤，守毛泽民置石□达函管以疏运河水势，岁久皆坏，纲乃增修之。部

使者闻于朝，增一秩，提举淮东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纲念“淮民有警则室庐莫保，岁凶则转徙无归，丰年可以少苏，重以苛禁，自分畛域，岂为民父母意哉！请下金陵籴三十万以通淮西之运，京口籴五十万以通淮东之运。”又言：“两淮之积不可多，昇、润之积不可少。平江积米数百万，陈陈相因，久而红腐，宜视其收贮近久，取饷辇下百司、诸军。江上岁餫当至京者，贮之京口、金陵转漕。两淮、中都诸仓，亦当广籴以补其数。”

制置使访纲备御孰宜先，纲言：“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薮，西有铁冶，东富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诚能合两淮为一家，兵财通融，声势合一，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时，边郡所储足支十年；庆历间，中山一镇尚百八十万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请钱货于京师。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则输者必多，边储不患不丰。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粮外郡耳，今不为战斗用，乃使之共力役，缓急戍守，专倚大军，指日待更，不安风土，岂若土兵生长边地，坟墓室家，人自为守邪？当精择伉壮，广其尺籍，悉隶御前军额，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则边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闱之师。生券更番，劳费俱息。”

时有献言制司广买荒田开垦，以为营田，纲以为“荒瘠之地不难办，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弃产欺官，良田终不可得，耗费公帑，开垦难就。曷若劝民尽耕闲田，畎浍堙塞则官为之助，变瘠为沃，使民有余蓄。晁错入粟之议，本朝便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无益，乃止。

淮东煮盐之利，本居天下半，岁久敝滋，盐本日侵，帑储空竭，负两总司五十余万，亭户二十八万，借拨于朝廷五十万，又会饷所复盐钞，旧制弗许商人预供贴钞钱，盐司坐是窘不能支。纲抉擿隐伏，凡虚额无实，诡为出内，飞走移易，事制曲防，课乃更羡。既尽偿所负，又赢金三十万缗，为桩办库，以备盐本之阙。添置新灶五十所，诸场悉视乾道旧额三百九十万石，通一千三百万缗，课官吏之殿最。纲约己率下，辞台郡之互馈，独增场官奉以养其廉。

擢户部员外郎、总领淮东军马财赋。时边面多生券，山东归附月饷钱粮，以缗计增三十有三万，米以石计增六万，真、楚诸州又新招万弩手，皆仰给总所，而浙西盐利积负至七十余万缗，诸州漕运不以时至。纲核名实，警稽慢，区画处分，饷事赖以不乏。

移疾乞闲，得直秘阁、知婺州，改提点浙东刑狱，皆屡辞不得请。

虑囚，至婺，有奴挟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杀其子，瞒谰妄牵连，径出斩之。释衢囚之冤者。台盗钟百一非共盗，尉觊赏，躐申制司，纲谓："治盗虽尚严，岂得锻炼傅会以成其罪邪？"于是得减死。祷雨龙瑞宫，有物蜿蜒朱色，盘旋坛上者三日。纲曰："吾欲雨而已，毋为异以惑众。"言未竟，雷雨大至，岁以大熟。

进直焕章阁、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访民瘼，罢行尤切。萧山有古运河，西通钱塘，东达台、明，沙涨三十余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余丈，复创闸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涂则尽甃以达城闉。十里创一庐。名曰"施水"，主以道流。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暑寒，意行利涉，欢欣忘勩。属邑诸县濒海，而诸暨十六乡濒湖，荡泺灌溉之利甚博，势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围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则溢入邑居，田闾浸荡。濒海藉塘为固，堤岸易圮，咸卤害稼，岁损动数十万亩，蠲租亦万计。以纲言，诏提举常平司发田园，奇援巧请，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复；郡备缗钱三万专备修筑，而海田始固。纲谓："是邦控临海道，密拱都畿，而军籍单弱。"乃招水军，刺叉手，教习甚专，不令他役。创营千余间，宽整坚密，增置甲兵，威声赫然。兼权司农卿，寻直龙图阁，因任。

理宗即位，诏为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复因任，又加宝谟阁待制。宝庆三年大水，纲发粟三万八千余、缗钱五万振之，蠲租六万余石，捐瘠顿苏，无异常岁。越有经总制窠名四十一万，其中二十五，则绍兴以来虚额也，前后帅惧负殿，以修奉攒宫之资伪增焉。纲谓："负殿之责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实以闻。诏免九万五千缗，而宿敝因是著明矣。

绍定元年，召赴行在，纲入见，言："臣下先利之心过于徇义，为身之计过于谋国，媮惰退缩，奔竞贪黩，相与为欺，宜有以转移之。"帝曰："闻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对曰："去岁水潦，诸暨为甚，今岁幸中熟，十年之间，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权户部侍郎。越数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户部侍郎，仍赐金带。卒，越人闻之多堕泪，有相率哭于寺观者。

纲学有本原，多闻博记，兵农、医卜、阴阳、律历诸书，靡不研究；机神明锐，遇事立决。在越佩四印，文书山积，而能操约御详，治事不过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从之。为文尤长于论事，援据古今，辨博雄劲。服用不喜奢丽，供帐车剩，虽敝不更。所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录》。

陈宓，字师复，丞相俊卿之子。少尝及登朱熹之门，熹器异之。长从黄干游。以父任历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县。

嘉定七年，入监进奏院。时无敢慷慨尽言者，宓上封事言："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此宫闱仪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钞盐变易，楮币秤提，安边所创立，固执己见，动失人心，败军之将躐跻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将有守成之功，以小过而贬，三牙无汗马之劳，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赏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饬内外，一正纪纲，天且不雨，臣请伏面谩之罪。"奏入，丞相史弥远不乐，而中宫庆寿，三牙献遗，至是为之罢却。寻迁军器监簿。九年，转对言：

人主之德贵乎明，大臣之心贵乎公，台谏之言贵乎直。陛下临政虽勤而治功未举，奉身虽俭而财用未丰，爱民虽仁而实惠未遍。良由上下相蒙，务于欺蔽。匦奏囊封，有怀毕吐，陛下付近臣差择，是有意于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专攻上躬与移咎牧守之章，腾播中外，以答观听。今赤地千里，蝗飞蔽天，如此其可畏，犹或讳晦以旱不为灾、蝗不害稼，其他诬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贵乎明。

大臣施设，浸异厥初。凡建议求言之人，则以他事逐，谏官言事稍直，则以他职徙。忠愤者指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众怨所萃则相继超升，物论所归则以次疏外。某人之迁，是尝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尝援古事以文迩日之天变者。直节重望以私嫌而久弃，老奸宿臧以巧请而牵复。使大臣果能杜幸门、塞邪径，则举错当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贵乎公。

台谏平居未尝立异，遇事不敢尽言。有如金人再通，最关国体，近而侍从，下至生徒，莫不力争，冀裨庙算，独于言责，不出一辞。辇毂之下，乾没巨万，莫之谁何；州县之间，罪仅毫发，摭以塞责。大臣所欲为之事则遂之，所不右之人则排之。仁宗时，有宰相奉行台谏风旨之讥，今乃有台谏不敢违中书之诮，岂祖宗设官之初意哉？臣故曰台谏之言贵乎直。

三者机括所系，愿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临百官。大臣、台谏，亦宜公心直节，以副望治之意。

指陈敝事，视前疏尤剀切焉。

宓遂请罢，归。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军。诣史弥远别，弥远曰："子言甚切当，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岁大侵，奏蠲其赋十之九。会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筑江堤，而给其食。时造白鹿洞，与诸生讨论。改知南剑州。时大旱疫，蠲逋赋十数万，且弛新输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钱粟药饵户给之。创延平书院，悉仿白鹿洞之规。

知漳州，未行，闻宁宗崩，呜咽累日。亡何，请致仕。宝庆二年，提点广东刑狱，章复三上，迄不就。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宓拜祠命而辞职名。卒，进职一等致仕。三学诸生以起宓为请，而没已阅月矣。

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叹曰："世仇未复，何以好为？"饯诗有"百年中国岂无人"之句。后数年，闻关外不靖，以书抵焴曰："蜀口去关外虽远，实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岂非贿道不绝之故耶？"焴服其言。

宓天性刚毅，信道尤笃，尝为《朱墨铭》，谓朱属阳，墨属阴，以验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颜真卿，居家必如陶潜，而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庶乎能蹈其语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论谏之直，而不及俟圣化之更，宜褒其身后，以劝天下之为臣者。"帝为感动，诏赠直龙图阁。所著书有《论语注义问答》、《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唐史赘疣》之稿数十卷，藏于家。

王霆，字定叟，东阳人。高大父豪，帅众诛方腊，以功补官。霆少有奇气，试有司不偶，去就武举，嘉定四年，中绝伦异等。乔行简考艺别头，喜曰："吾为朝廷得一帅才矣。"

授承节郎，从军于鄂，帅钟兴嗣戍边，请于枢密院，以霆为随军都钱粮官。总领綦奎委霆专一教阅总效军，寻委帅师守御黄州。沿江制置副使李□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谕之。霆于军事知无不言，谓："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缘关节冒滥其间，防守江面，全藉正军，若义勇、民兵，特可为声援耳。而所谓大军，羸病者多，兵械损旧，岂不败事。调兵防江，当于江岸创屋居之，使之专心守御。诸军伍法既废，平居则无以稽其虚籍冒请之敝，无以纠其窜逸生事之人，缓急则无以稽其并力向敌之志，无以连其逃陈不进之心。此尉缭子所以著束部伍之

令，太公谓伍法为要者谓此也。用兵不以人数多寡为胜负，惟教习之精否，则胜负之形可见矣。”

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监、湖州驻札。时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绥抚之。镇江都统赵胜辟为计议官，时李全寇盐城，攻海陵，胜出戍扬州，属官多惮从行，霆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日！”至扬子桥，人言贼兵昨日在南门，去将安之，霆竟至南门，以帅宪之命董三城事。胜次第出城接战，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战，无一不利。夺贼壕，筑土城，焚城门，贼气为慑。差知应州兼沿边都巡检使，枢密院命节制黄莆后营，弹压诸道军马。诸道兵二十万将往收复楚州，霆帅所部为掎角之助。

大帅荐之，召试为阁门舍人。入对言：“恢复之说有二：曰规ＴＯ，曰机会。顾今日之规ＴＯ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养之未加；将帅所以御军，而拊循之未至。邦财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军储未丰，而和籴之害徒惨。官有土地而荒芜，民因赋役而破荡，狱讼类成冤抑，铨曹率多淹留。荐举无反坐，贪徒得以引类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迕意而连谴。以言郡计，则纷耗于囊橐包苴；以言战功，则多私于亲昵故旧。至如降卒中处，养虎遗患，轻敌开边，以肉餧虎。夫以规ＴＯ之切要者而不满人意如此，臣敢轻进恢复之说以误上听哉？凡臣之所陈者，诚播告中外之臣，悉惩其旧而图其新。规ＴＯ既立，然后义旗一麾，诸道并进，臣力尚壮，愿效前驱。惟陛下坚定而勉图之。”帝称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赐金带。至州，节浮费，籴粟买马，以备不虞。寻差知安丰军，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轻易。”诏再任濠，职事修举，特转横班。诸使交荐之。

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属于道，朝论以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边都巡检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驰至州，分遣间探，整饬战守之具，大战于谢令桥，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书来慰安之，以缗钱十万劳其军。霆以召，寻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辞，丞相郑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数以书留霆，霆不从，且曰：“士大夫当以世从道，不可以道从世也。”

再授阁门舍人，寻为达州刺史、右屯卫大将军兼知蕲州，不赴。寻迁淮西马步军副总管兼淮西游击军副都统制。论游击军十事，不报。提举崇禧观。知高邮军，流民邦杰聚众三千人为盗，霆剿其渠魁，余党悉散。时议出师，和者甚多，霆以为：“莫若遣间探觇敌情，如不得已然后行之；否则无故自荡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惨烈也。”诸军毕行，

惟高邮迟之，境内赖以安全。由是与时迕，而谗者益众。

提举云台观。执政期论边事，且谓朝廷即有齐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边守不宜临时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带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计议官，霆乃撰《沿江等边志》一编上之。制置使董槐、邓泳交荐之，差知寿昌军，改蕲州，建学舍，祠忠臣。尝叹曰：“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于是贻书丞相杜范，乞瞰江审察形势，置三新城：蕲春置于龙眼矶，安庆置于孟城，滁阳置于宣化。不报。卒。

初，其父析业，霆独以让其兄。处宗族有恩意，尝训其子弟曰：“穷理尽性，学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论曰：吴昌裔访道东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见诸事功者，足以知其学无杂也。汪纲之遗爱在越，先民所谓择贤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陈宓以宰相子，论谏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谓不可以道从世，此古人谋帅贵乎“说《礼》、《乐》而敦《诗》、《书》”也。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 子高斯得 张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点刑狱兼知沔州稼之弟也。嘉泰二年举进士，授鄞县主簿。吴曦畔，乞解官养母，曦诛，摄府事宇文公绍以忠孝两全荐之，调中江县丞。父就养得疾，定子衣不解带者六旬。居丧，哀毁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诸司辟丹棱令，寻以同产弟魏了翁守眉，改监资州酒务。丁母忧，服除，差知夹江县。

前是，酒酤贷秫于商人，定子给钱以籴，且宽榷酤，民以为便。麻菽旧有征，定子悉弛之。会水潦洊饥，贫民竞诉无所于籴，定子曰："女毋忧，女第持钱往常所籴家以俟。"乃发县廪给诸富家，俾以时价粜，至秋而偿，须臾米溢于市。邻邑有争田十余年不决，部使者以属定子，定子察知伪为质剂，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诏三月始至县，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书邪？"两造遂决。四川总领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办为能迫促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总领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军用，吏奸盘错，定子躬自究诘，酒政遂平。后来者复欲增课，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榷也。"乃止。

制置使郑损强愎自用，误谓总领所擅十一州小会子之利，奏请废之，令下，民疑而罢市。定子力争，谓："小会子实以代钱，百姓贸易，赖是以权川引，罢则关、陇之民交病，况又隆兴间得旨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损又欲增总领所盐课，取旧贷军费，定子辨其颠末，损乃释然曰："二司相关处，公每明白洞达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寻差知长宁军。长宁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盐利，来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定子至，争于制置使，得蠲重赋。

差知绵州。大元兵穿凤州塞，破武休，下兴元，小校张钺以其徒溃入文州，杀守臣杨必复，将自龙趋绵，以闯成都。安抚使黄伯固闻之，亟奏定子兼参议官，措置文、龙备御。定子乃部分诸军扼青塘岭，钺就擒。已而剑南大震，定子语僚吏曰："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则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溃军流民不过欲得钱粮尔，吾将尽发吾州之藏与截诸司之纲，为朝廷捍蔽全蜀。我去，听汝等杀我；汝等逃，吾斫汝头矣。"乃下令招溃卒，人给缗钱五十、米一石，命都监陈训专任接纳。训忽奔告曰："诸军虽受招，不肯释甲，奈何？"定子乃令帐下卒衷甲于两庑以俟，戒毋轻动。俄而诸军盛陈兵以至，吏士皆股栗，

定子坐堂上，传令劳苦之，诸军皆拜。定子开谕以理，使还本部，以俟给犒。诸将闻之，亦来上谒，定子复慰安之。因问："汝等何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诸军无主。"定子曰："大帅不过暂移治尔，已遣人访所在，苟终不获，我当为汝曹主张。且诸军至此以无粮故，吾州当任供亿。"又曰："敌将复会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将军也，世世衣食县官，乃欲避敌乎？我是守臣，死则死于此尔。有欲杀太守者，一枪足矣，军器安用多为？今诸军大集，万一敌至，能戮力出战，是汝曹立功报国之机也，不犹愈于深入内郡为罪滋大乎？"众悦而去。乃遣吏给犒如令，辟寺观祠宇以舍之。

亡几何，败将和彦威、陈邦佐、曹篪、张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彦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骇众，谓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两戎司，威权甚重，麾下兵且二万余，欲来驻此，今至矣。"定子谓曰："本州素非备御之地，大将以兵入，欲何为者？第来，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来议。"至则一游士尔，缪为恭敬，要索甚大。定子答曰："军将入吾境，当受吾节制，惟各守纪律，则给以钱粮。若敌至，为国一死，作忠臣孝子，愈于病五日不汗死也。"幕府莫能对，出彦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军，人给钱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万人，愿如数得之。"定子报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给者乃溃军就招免罪之人，都统所部非溃也，若以此例相给，其肯受乎？"彦威得檄甚惭，乃乞别给钱粮以饷军，定子即捐四十万缗与之，仍趣其还戍。盖定子身任两司之责，极其劳勋，以收捕张钺功，进三官，以防遏招收溃兵功，又进一官，进直宝章阁，再任。

顷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邻郡闻定子至，焚香夹道，举手加额曰："微公，吾属涂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权利路提刑上印而归，了翁亦至自靖州，过定子于绵，定子为筑棣鄂堂，饮酒赋诗为乐，一时以为美谈。入对，极言时敝。时史弥远执国柄久，故有曰："陛下优礼元勋，俾得以弛繁机而养静寿，朝廷得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对，人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丧，是有命焉，吾得尽言，乃报君职分也。"越两月，乃迁刑部郎中。弥远没，言之者纷然，识者谓定子先事有言，视诸人为难。

寻以直宝谟阁、江南东路转运判官。陛辞，帝曰："淮师巡边，卿知之乎？辅车之势，漕运为急，卿是行宜斟酌缓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疏论边事甚周悉，帝嘉纳焉。逾年，召入奏事。会稼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归田里，不许。寻迁军器监，又迁太府少卿，升计度转运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诏求言，定子反覆论敬惧灾异之意。复召

入，迁司农卿兼玉牒所检讨官。

入对，言："内治不修，外惧不谨，近亲有预政之渐，近习有弄权之渐，小人有复用之渐，国柄有陵夷之渐，士气有委靡之渐，主势有孤立之渐，宗社有阽危之渐。天变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证。"又请明诏沿流帅守将吏，思出奇乘险，求为水陆可进之策。

升兼枢密都承旨，又迁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累言边事，迁起居舍人，寻兼中书舍人，参赞同京湖、江西督视府事，定子亲往周视新城，大犒诸军，激厉守将。迁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即军中赐金带。诏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劳问甚渥，特进一官，寻兼崇政殿说书兼直学士院。未几，改侍讲、权礼部尚书，升兼侍读。入奏，言："国无仁贤，无礼义，无政事，有类叔世。"帝竦然。寻兼直学士，修孝宗、宁宗《日历》，书成上进，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赐衣带、鞍马。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

时礼部尚书杜范、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称，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台谏也，补耳目之所不逮者，法从之论思，百官之轮对，则上必论君德之粹驳，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应故事，畏缩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执之好，逊避乎耳目之官，则凡论思等事，皆不必讲矣。宜速返李韶以开不讳之门，勉起杜范以伸敢言之气。"因乞归田甚力。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仍旧职，知福州、福建安抚，固辞，提举洞霄宫。因请致仕，不许，改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力辞，退居吴中，深衣大带，日以著述自娱。以资政殿学士转一官致仕，卒，赠少保。

字子作同人书院于夹江，修长兴学，创六先生祠，盖以教化为先务。所著《存著斋文集》、《北门类稿》、《薇垣类稿》、《经说》、《绍熙讲义》、《奏议》、《历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点刑狱、知沔州稼之子也。少从李坤臣学，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转运司试，补入太学。绍定二年举进士，授利州路观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马干办公事。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辟为检阅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时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向号泣。会其僮至自

沔，知稼战没处，与斯得潜行至其地，遂得稼遗体，奉以归，见者感泣。服除而哀伤不已，无意仕进。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盖创员也。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又迁军器监主簿兼史馆校勘。

时丞相史嵩之柄国，斯得遇对，空臆尽言。冬雷，斯得应诏上封事，乞择才并相，由是迕嵩之意。迁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会太学博士刘应起入对，拄嵩之，嵩之恚，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心传藏斯得所草，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

逾年，添差通判台州。范既入相，召为太常博士，迁秘书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应诏上封事，言：“大奸嗜权，巧营夺服，陛下奋独断而罢退之，是矣。谏宪之臣，交疏其恶，或请投之荒裔，或请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涣释群疑。乃一切寝而不宣，历时既久，人言不置，然后黾勉传谕，委曲诲奸，俾于袭绎之时，妄致挂冠之请，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奸人阴为之地。是以讹言并兴，善类解体，谓圣意之难测，而大奸之必还，莽、卓、操、懿之祸，将有不忍言者。”时监察御史江万里及它台谏累疏论嵩之罪恶，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

又言：“大臣贵乎以道事君，今乃献替之义少而容悦之意多，知耻之念轻而患失之心重。内降当执奏，则不待下殿而已行；滥恩当裁抑，则不从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恶异，任术而诡道，乐媮而惮劳。陛下虚心委寄，所责者何事，而其应乃尔。”时范钟独当国，过失日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侧媚之人，尤足为清明之累，腐夫巧谗而使传几摇，妖□监外通而魁邪密主，阴奸伏蛊，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几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为虚言无实之名，而谓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当，大异之所以示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纳焉。

又言：“群臣厖杂，宫禁奇邪，黩货外交，岂可坐视而不之问！顾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别邪辨正之虑浅，忧谗避谤之心重，直前迈往之志微，遂使众臣争衡，大权旁落，养成积轻之势，以开窥觊之渐。设有不幸，变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沦亡之忧，衣冠遭鱼肉

之祸，生灵罹涂炭之厄。当是时也，能洁身以去，其能逃万世之清议乎？”于是群憸悚惧，或泣诉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摈，斯得遂求补外。在告几百余日，于是差知严州，斯得三请乞祠，不许。严环山为郡，虽丰岁犹仰它州。夏旱，斯得蠲租发廪，招籴劝分，请于朝，得米万石以振济。

迁浙东提点刑狱，遂劾知处州赵善瀚、知台州沈暨等七人倚势厉民，疏上，不报。改江西转运判官，斯得具辞免，上奏曰：“臣劾奏赵善瀚等七人，未闻报可，固疑必有党与营救，惑误圣听，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妇翁也，赃吏之魁，锢于圣世，郑清之与之有旧，复与州符。沈塈者，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妻党也。祖宗以来，未有监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坏法乱纪，未有甚此。臣身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节，若贪荣冒拜，则与世之顽顿无耻者何异？乞并臣镌罢，以戒奉使无状者。”章既上，坦自谓己任台谏而反见攻，遍恳同列论斯得，同列难之，计急，自上章劾罢斯得新任，未几，坦亦罢，七人竟罢去。

移湖南提点刑狱，荐通判潭州徐经孙等六人。攸悬富民陈衡老，以家丁粮食资强贼，劫杀平民。斯得至，有诉其事者，首吏受赇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发其奸，械首吏下狱，群胥失色股栗。于是研鞫具得其状，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毁衡老官资，簿录其家。会诸邑水灾，衡老愿出米五万石振济以赎罪。衡老婿吴自性，与衡老馆客太学生冯炜等谋中伤斯得盗拆官椟。斯得白于朝，复正其罪，出一箧书，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状。斯得并言于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赇银六万余两，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铸等二十余人。初，自性厚赂宦者言于理宗曰：“斯得以缗钱百万进，愿易近地一节。”理宗曰：“高某硬汉，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书留之。又荐李晞颜等五人。

加直秘阁、湖南转运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礼部郎中。上疏极论时事，改权左司，力辞，内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灾曰：“愿陛下立罢新寺土木，速反迕旨诸臣，遏绝邪说，主张善良，谨重刑辟，爱惜士类，抑远佞臣，绝其干挠，则天意可回，和气可召矣。”会斥左司徐霖，帝虑给事中赵汝腾争逐霖事，乃徙汝腾翰林学士，汝腾闻命即去国。斯得言：“汝腾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飘然引去，陛下遂亦弃之有如弁髦，中外惊怪，将见贤者力争不胜而去，小人踊跃增气而来。陛下改纪仅数月，初意遽变，臣深惜之。”

时上封事言得失者众，或者恶其讠藿讴，遂谓“空言徒乱人听，无补

国事。”斯得因转对，言：“诸臣之言，上则切劘圣主，下则砥砺大臣，内则摧压奸邪，外则销遏寇虐，顾以为无补于实政乎？空言之讥，好名之说，欲一网君子而尽去之，其言易入，其祸难言，此君子去留之机，国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圣虑者也。”监察御史萧泰来论罢。

逾年，以直宝文阁知泉州，力辞，迁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朝廷行自实田，斯得言：“按《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实田。主上临御适三十一年，而异日书之史册，自实之名正与秦同。”丞相谢方叔大愧，即为之罢。董槐入相，召为司农卿。程元凤入相，改秘书监。丁大全入相，监察御史沈炎论斯得以闽漕交承钱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数人。先是，吴自性之狱，高铸为首恶黥配广州，捐资免行，至是为相府监奴，嗾炎发其端。京尹顾岩傅会其狱，安吉守何梦然奉行其事，陵铄甚至，斯得不少挫，竟无所得。大全既谪，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斩铸。斯得既拜浙西提点刑狱之命，炎，浙西人，泣于上前，乞更之，移浙东提举常平。命下，给事中章鉴缴还。斯得杜门不出，著《孝宗系年要录》。

彗星见，应诏上封事，曰：“陛下专任一相，虚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灾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岁，大水为灾，浙西之民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田野萧条，物价翔跃，民命如线。今妖星突出，其变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闻。

度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又论罢。复迁秘书监，屡辞不许，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进读之时，每于天命去留之际，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乱之故，祖宗基业之难，必反复陈之。兼权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讲。进《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帝善之。大元军下襄阳，斯得疏论言事，最为切要，帝嘉纳，迁工部侍郎。屡求补外，以显文阁待制、知建宁府。

度宗崩，陈宜中入相，以权兵部尚书召。斯得痛国事之阽危，疏言诛奸臣以谢天下，开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济国事，旌节义以厉懦夫，竭财力以收散亡。忠愤激烈，指陈当时之事无所遗。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敕令》及《经武要略》。大元年下饶州，江万里赴水死，事闻，赠太傅。斯得言赠恤之典，所当度越故常，以风厉天下，遂加赠太师。又言赏通判池州赵卯发死节太薄，乃加赠待制。

台谏徐直方等四人论似道误国之罪，乞安置岭表，簿录其家。丞相留梦炎庇护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谓簿录扰及无辜。斯得谓“散官则安置，追降官分司则居住，祖宗制也。”梦炎语塞。梦炎乘间直罢去平章事王钥、监察御史俞浙，并罢斯得，于是宋亡矣。所著有《诗肤说》、《仪礼合抄》、《增损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长编》、《孝宗系年要录》、《耻堂文集》行世。

张忠恕，字行父，右仆射浚之孙。以祖任，监楼店务。入府幕，时韩侂胄权势熏灼，尝夺民间已许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归其父母，尹不能难。再调广西转运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抚司机宜文字，知澧州。开禧末，入为籍田令。属太庙鸱吻为雷雨坏，神主迁御，忠恕因轮对，请广言路，通下情，宁宗嘉纳。

嘉定五年，迁军器丞，进太府丞。出知湖州。迁司农丞、知宁国府。夏旱，请于朝，得赐僧牒五十，米十万七千余石。常平使者欲均济而勿劝粜，忠恕虑后无以济，遂核户口、计岁月，严戒诸邑谕大家发盖藏。所见浸异，以言去，主管冲佑观。起知鄂州，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召为屯田郎官，丁内艰。免丧，入为户部郎官。入对，极言边事，其虑至远。

理宗即位，忠恕移书史弥远请取法孝宗，行三年丧，且曰：“孝宗始自践祚，服勤子职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继大统，未尝躬一日定省之劳，欲报之德，视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辅率百僚请太母同听政，忠恕复贻书史弥远，谓：“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帘，有不容已，惟钦圣出于勉强，务从抑损。今吾君长矣，若姑援以请，此亦中策尔。”诏群臣集议庙制，忠恕谓：“九庙非古。若升先帝，则十世之庙昉于今日，于礼无稽。”

宝庆初，诏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陈八事：

一曰天人之应，捷于影响。自冬徂春，雷雪非时，西霅、东淮，狂悖洊兴。客星为妖，太白见昼，正统所系，不宜诿之分野。

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宁考以适孙承重，光宗虽有疾，未尝不服丧宫中也。洎光宗上宾，权焰方张，莫有言者。去秋礼寺受成胥吏，未尝以义折衷。庆元间，再期而祥，百僚始纯服吉。今若甫经练祭，虽朝臣一带之微，不复有凶吉之别，则是三年之丧降而为期，害理滋甚。况人主执丧于内，而群工之服

无异常日，是有父子而无君臣也。

三曰太母方却垂帘之请，而庆寿前期，陛下吉服称觞，播为诗什，此世俗之见，非所以表仪于天下也。

四曰陛下斩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问，然非豫讲夙定，恐俚说乘间而入。臣所望于今日者，亦曰严取舍而正法度，广询谋而协公议尔。

五曰陛下于济王之恩，自谓弥缝曲尽矣。然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奋呼，阖城风靡，寻虽弭患，莫副初心。谓当此时，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误于含糊，而犹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论，率指为好名归过；夫好名归过，其自为者非也，若首萌逆亿厌恶之心，则自今言者望风见疑，此危国之鸩毒。

七曰当今名流虽已褒显，而搜罗未广，遗才尚多。经明行修如柴中行、陈孔硕、杨简，识高气直如陈宓、徐侨、傅伯成，佥论所推：史笔如李心傅，何惜一官，不俾与闻。况迩来取人，以名节为矫激，以忠谠为迂疏，以介洁为不通，以宽厚为无用，以趣办为强敏，以拱默为靖共，以迎合为适时，以操切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见亲。

八曰士习日异，民生益艰。第宅之丽，声伎之美，服用之侈，馈遗之珍，向来宗戚、阉官犹或间见，今缙绅士大夫殆过之。公家之财，视为己物。荐举、狱讼，军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贿者，无不为也。至其避讥媒进，往往分献厥余。欲基本之不摇，殆却行而求前也。

疏入，朝绅传诵。始魏了翁尝勉忠恕以“植立名节，无隤家声”。及是叹曰：“忠献有后矣！”真德秀闻之，更纳交焉。

忠恕又因轮对，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语曰：“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伏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语益剀切。忠恕自知不为时所容，力请外补，遂以直秘阁知赣州。抵郡才两月，言者指为朋比，落职，降两官，罢。绍定三年，复元官，进秩一等，提举冲佑观。卒，迁一官致仕。魏了翁尝许忠恕“拳拳体国似浚，拨繁剸剧似其父杓，

敛华就实则有志义理之学，尝有闻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游太学。嘉定十年举进士，时台臣李安行奏次对官不许论边事，璘对策极诋之，曰：“吾始进，可坏于天子之庭乎？”调吴县尉，有杀人于货挟其舟亡者，有司求贼急，屠者自告吾儿实杀之，儿亦自诬伏。璘问：“舟安在？钱何用？”其辞差，为缓之，果得贼太湖，与舟俱至，举县感服。县有势家治圃，将凿渠通舟，缪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视乾道故籍，则诚民田也，力争，迕使者意，移监县税。璘遂以直闻。调瑞州学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礼让，后文艺，士翕然知向。监行在榷货务门。

辟淮东运司催辖纲运官。属出师楚州，尽瘁焉。捷闻，以金人据淮阴，欲乘势取之。璘言：“捷奏多夸，讵得信乎？须聚兵二十万，日费米斛余五千，缗钱余二万，调夫几万人，仅能使贼全师北去。今出没涟、海，谋结北边，政欲迭出挠我，忧方大尔。淮阴紧垒与楚城等，濠之广又过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复，美名也，而贾实祸，仆窃危之。”不听，制司耻楚城之捷自赵范与葵出，议赎淮阴二城为功。洎闻金变，即转攻之，我师死伤者六万，璘在兵间愤之，著《谠论》，直书其事上之。知晋陵县，邻州田讼，至有泣诉诸使愿送晋陵可否者。制置使陈韡留守建康，辟为通判，举府事以听。

监六部门，擢监察御史，台吏且至，璘皇骇趋避不敢诣阙。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忧乎？”璘曰：“此官须为朝廷争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权贵，恐重为大人累，何得不忧？”母曰：“而第尽言，吾有而兄在，忽忧。”璘拜谢，入就职。

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论奏缴进，至是独召对缉熙殿，令服窄衫面读。首疏奏：“天变而至于怒，民怨而几于离，海宇将倾，天下有不可胜讳之虑。陛下谓此何时，纵欲累德，文过饰非，疏远正人，狎昵戚宦，浊乱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时文之才为经世之具，不顾民命，轻挑兵端，不度事宜，顿空国帑。委政厥子，内交商人，贿涂大开，小雅尽废。琐琐姻娅，敢预邪谋，视国事如俳优，以神器为奇货，都人侧目，朝士痛心。盍正无将之诛，以著不忠之戒。崔与之操行类杨绾，虽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闻者兴起。乔行简颇识大体，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遗忘。宜择家相，赞宗子，辅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变浸极，人心愈离也。”上为改容。又请号召土豪，经理荆、襄，亟择帅臣，安集淮西，帝嘉纳；至问边事甚悉。

璘感激知遇，自是弹击无所避，再疏：“郑清之妄庸误国，乞褫职罢祠。其子士昌，招权纳贿，拔庸将为统帅，起赃吏为守臣，乞削籍废弃。郑性之懦而多私，党庇奸庸，臣受其改官举状，尝蒙荐之陛下，国事至此，不敢顾私。李鸣复甘心谄郑损，得荐入朝，适清之议张天纲之狱，迎合从轻，遂擢台端。会赵桄夫遣史寅午嘱清之父子，鸣复又结寅午得登政府。”会杜范亦论鸣复，不行，而范去，璘遂力丐外，疏七上，授广西运判，改知嘉兴府，寻改江东运判。

时边事急，置四察访使，就诏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团结渔业水手、茶盐舟夫、芦丁，悉备燎舟之具，人人思奋。即选将总二州兵舟以耀敌，檄当涂宿设战具，防采石，拨和籴续生券，且奏损总领所钱二十万缗助江防，军声大振。

寻升直华文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寻息。江淮旱，议下广右和籴，璘言：“公家赤立，籴本无所办，终恐日取于民，非臣不敢拨本，召衅重朝廷多事之忧。”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见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寻丁内艰，璘居丧哀毁不食，久之疾革，卒。

璘立台仅百日，世谓再见唐介，至切劘上躬，尽言无隐，帝益严惮之。居官大节，则母教之助为多。

论曰：观高定子在西陲，政业著闻矣。斯得屡起而屡仆于权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张忠恕论济邸事，有父祖风焉。唐璘者，亦可谓古之遗直。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娄机 沈焕 舒璘附 曹彦约 范应铃 徐经孙

娄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授盐官尉。丁母忧，服除，调含山主簿。郡委治铜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设庐以处之，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乐劝趋，两旬告毕。七摄邻邑，率以治绩闻。调于潜县丞，轻赋税，正版籍，简狱讼，兴学校。遭外艰，免丧，为江东提举司干办公事，易淮东，已而复旧，改知西安县。巨室买地为茔域，发地遇石，复索元价。机曰："设得金，将谁归？"通判饶州，平反冤狱。蜀帅袁说友辟参议幕中，不就，改干办诸司审计司。转对，请裁损经费，又论刑名疑虑之敝。迁宗正寺主簿，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请续编《中兴馆阁书目》，又请宽恤淮、浙被旱州县。

时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选学官，以机兼资善堂小学教授。机日陈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亲、修身、治国、爱民四事，手书以献，太子置之坐右，朝夕观省。随事开明，多所裨益。迁太常丞，仍兼资善。旋迁右曹郎官、秘书省著作郎，改兼驾部。都城大火，机应诏上封事，力言朝臣务为奉承，不能出己见以裨国论；外臣不称职，至苛刻以困民财；将帅偏裨务为交结，而不知训阅以强军律。时年七十，丐闲，不许。太子得机所著《广干禄字》一编，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监察御史，讲未退而除命颁，太子恋恋几不忍舍，机亦为之感涕。

论京官必两任、有举主、年三十以上，方许作县。又论郡守轻滥太甚，贻害千里。苏师旦怙势妄作，蒙蔽自肆，语及者皆罪去，而独惮机。韩侂胄议开边，机极口沮之，谓："恢复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骄逸，遽驱于锋镝之下，人才难得，财力未裕，万一兵连祸结，久而不解，奈何？"侂胄闻之不说，其议愈密，外廷罔测。又上疏极论："虽密谋人莫得知，而羽书一驰，中外皇惑。"侍御史邓友龙初不知兵，腾书投合，妄荐大将，既召还，专主此议。机语友龙曰："今日孰可为大将？孰可为计臣？正使以殿岩当之，能保其可用乎？"

迁右正言兼侍讲，首论广蓄人才，乞诏侍从、台谏、学士、待制、三牙管军各举将帅边郡一二人，召问甄拔，优养以备缓急。进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诏遣宣谕荆、襄，机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则可，必欲开边启衅，有死而已，不能从也。"泗州捷闻，愈增忧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摅列圣之宿愤，老臣虽死亦幸，谪官，但恐进锐退速，祸愈

深耳。”友龙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则异议无所回。”机遂以言去。

侂胄诛，召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还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权臣以私意横生，败国殄民，今当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报，首为汲引，私仇未复，且为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将无所观感矣。”又言：“两淮招集敢勇，不难于招而难于处。若非绳以纪律，课其勤惰，必为后害。”仍请检校权臣、内侍等没入家赀，专为养兵之助。机里人有故官吏部，丧未举而子赴调者，机谓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问，即挞数吏，使之治葬而后来。闻者韪之。

兼太子詹事，著《历代帝王总要》以裨考订。迁给事中。海巡八厢亲从、都军头、指挥使年劳转资，恩旨太滥，乞收寝未应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称善良久。飞蝗为灾。机应诏言：“和议甫成，先务安静，葺罅漏以成纪纲，节财用以固邦本，练士卒以壮国威。”

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擢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当干戈甫定，信使往来之始，疮痍方深，敝蠹纷然，机弥缝裨赞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进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举员及格，当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阙，机曰：“若是则有劳者何以劝？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应执奏。”堂吏寄资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赏陈乞封赠，机曰：“进士非通籍不能及亲，汝辈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册命，机摄中书令读册。九月祀明堂，为礼仪使。数上章告老，帝不许，皇太子遣官属勉留之。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力辞。提举洞霄宫以归，遂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赠特进。

机初登第，其父寿戒之曰：“得官诚可喜，然为官正自未易尔！”机抚其弟模、栋，卒为善士。居乡以诚接物，是非枉直判于语下，不为后言，人惮而服之。称奖人才，不遗寸长，访问贤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实，以备采取，其所荐进，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复有《班马字类》。机深于书学，尺牍人多藏弆云。

沈焕，字叔晦，定海人。试入太学，始与临川陆九龄为友，从而学焉。乾道五年举进士，授余姚尉、扬州教授。召为太学录，以所躬行者淑诸人，蚤暮延见学者，孜孜诲诱，长贰同僚忌其立异。会充殿试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伟其仪观，遣内侍问姓名，众滋忌之。或劝其姑营职，道未可行也，焕曰：“道与职有二乎？”适私试发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为讪己，请黜之，在职才八旬，调高邮军教授而去。

后充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帐酒食之需，供给不暇，焕亟言于安抚使郑汝谐曰：“国有大戚，而臣子宴乐自如，安乎？”汝谐属焕条奏。充修奉官，移书御史，请明示丧纪本意，使贵近哀戚之心重，则茇舍菲食自安，不烦弹劾而须索绝矣。于是治并缘为奸者，追偿率敛者，支费顿减。

岁旱，常平使分择官属振恤，得上虞、余姚二县，无复流殍。改知婺源，三省类荐书以闻，遂通判舒州。闲居虽病，犹不废读书，拳拳然以母老为念、善类凋零为忧。卒，丞相周必大闻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

焕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者无愧，始可以言学。追赠直华文阁，特谥端宪。

焕之友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人。补入太学。张栻官中都，璘往从之，有所开警。又从陆九渊游，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磨厉，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吕祖谦讲学于婺，璘徒步往谒之，以书告其家曰：“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

举乾道八年进士，两授郡教授，不赴。继为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或忌璘所学，望风心议，及与璘处，了无疑间。为微州教授，微习顿异。《诗》、《礼》久不预贡士，学几无传，璘作《诗礼讲解》，家传人习，自是其学浸盛。丞相留正称璘为当今第一教官，司业汪逵首欲荐璘，或谓璘举员已足，逵曰：“吾职当举教官，舍斯人将谁先？”卒剡荐之。知平阳县，郡政颇苛，及璘以民病告，辞严义正，守为改容。秩满，通判宜州，卒。

璘乐于教人，尝曰：“师道尊严，璘不如叔晦，若启迪后进，则璘不敢多逊。”袁燮谓璘笃实不欺，无豪发矫伪。杨简谓璘孝友忠实，道心融明。楼钥谓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阳春。淳祐中，特谥文靖。

曹彦约字简甫，都昌人。淳熙八年进士。尝从朱熹讲学，历建平尉、桂阳司录、辰溪令，知乐平县，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主管机宜文字。汉阳阙守，檄摄军事。时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约搜访士豪，得许离俾总民兵，赵观俾防水道，党仲升将宣抚司军屯郡城。金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彦约授观方略，结渔户拒守南河，观逆击，斩其先锋，且遣死士焚其战舰，昼

夜殊死战，北渡追击，金人大败去。又遣仲升劫金人砦，杀千余人，仲升中流矢死。奏观补成忠郎、汉川簿尉，赠仲升修武郎，官其后二人。彦约以守御功进秩二等，就知汉阳。

嘉定元年，诏求言，彦约上封事，谓“敌岂不以岁币为利，惟其所向辄应，所求辄得，以我为易与而纵其欲。莫若迟留小使，督责边备，假以岁月，当知真伪。设复大举。则民固已怨矣，欲进而我已戒严，欲退而彼有叛兵，决胜可期矣。”寻提举湖北常平，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改提点刑狱，迁湖南转运判官。

时盗罗世传、李元砺、李新等相继窃发，桂阳、茶陵、安仁三县皆破，环地千里，莽为盗区。彦约至攸督运，人心始定。迁直秘阁、知潭州、湖南安抚。时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砺，朝命下湖南议招讨之宜，彦约言：“今不行讨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无砺设疑词以款重兵，则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业。”元砺果不可降，彦约乃督诸将逼贼巢而屯，击破李新于酃洺，新中创死，众推李如松为首，如松降，遂复桂阳。世传素与元砺有隙，至是密请图元砺以自效，彦约录赏格报之，且告于朝，又予万缗钱犒其师。世传遂禽元砺。彦约还长沙，未几，复出督战，余党悉平。

世传既自以为功，迟留以邀重赂，彦约谕以不宜格外邀求。时池州副都统许俊驻兵吉之龙泉，厚赂以结世传，超格许转官资，世传遂以元砺解江西。胡矩为右司，欲以世传尽统诸峒而为之帅，悉彻江西、湖南戍兵，彦约固争之，矩不悦，然世传终桀骜不肯出峒。彦约密遣罗九迁为间，诱胡友睦，许以重赏，友睦遂杀世传。江西来争功，不与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郑昭先言，寝其命。

久之，以为利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关外乏食，彦约悉发本司所储减价遣粜，劝分免役，通商蠲税，民赖以济。时沔州都统制王大才骄横，制置使董居谊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彦约以蜀之边面诸司并列，兵权不一，微有小警，纷然奏议，理财者归怨于兵弱，握兵者归咎于财寡，乃作《病夫议》，献之庙堂，曰：

古之临边，求一贤者而尽付之兵权，兵权正则事体重，兵权专则号令一。今庙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诏令，恶士大夫不恪守忠实。故虽信而用之，又以人参之；虽以事权付之，又从中御以系维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缓急，各持己见，兵权财计，互相归咎。

昔秦、陇之俗，以知兵善战闻天下。自吴氏世袭以来，握兵者志在于怙势，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诛货，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坏，百病间出，至有世将已叛而宣威不觉，四郡已割而诸将不知。更化之后，逆党既诛，而土俗人心其实未改。任军官而领州事者，易成藩镇之权；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渐无阶级之分。由皂郊以至宕昌，即陇西天水之地，其忠义民兵利在战斗，缓急之际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贪利，犯上作乱，则又不止于大军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岁月，渐之以礼义，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领帅权者，必当近边境，必当拥亲兵；有兵权者，必当领经费，必当宽用度。至于忠义之兵，又须有德者以为统率，择知书者以为教导，如古人所谓教民而后用之也。今议不出此，乃欲幸胜以为功，苟安以求免，误天下者必此人也。

时朝论未以为然。

差知宁国府，又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居亡何，蜀边被兵，内有张福、莫简之变，彦约之言无一不验。迁大理少卿，又权户部侍郎，以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彦约乞赴阙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对，不报。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彦约力辞，提举明道观，寻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宝庆元年入对，劝帝讲学，防近习。次言："当以庆历、元祐听言为法，以绍圣、崇、观讳言为戒。比年以来，有以卖直好名之说见于奏对者，愿陛下倚忠直如蓍龟，去邪佞若蟊贼，其有沮挠谠言者，必加斥逐。"

会下诏求言，彦约上封事曰："陛下谨定省以事长乐，开王社以笃天伦，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于天下。然兄弟至亲，犹误于狂妄小人之手，道路异说，犹袭于尺布不缝之谣。臣以为守法者，人臣之职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汉淮南王欲危社稷，张苍、冯敬等请论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废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于故地。此往事之明验，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缘情之义，法太宗继绝之意，明示好恶，无隙可指，虽不止谤而谤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诏，惟恐不逮，然外议致疑，以为明言文武，似或止于搢绅，泛言小大，恐不及于韦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间耳。"又荐隆州布衣李心传素精史学，乞官以初品，置之史馆，从之。

寻兼侍读，俄迁礼部侍郎。加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改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陛辞，言下情未通，横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对曰："台谏专言人主，不及时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于都城，则州郡横敛，无可疑者。"提举崇福宫，卒，以华文阁学士转通议大夫致仕，赠宣奉大夫。嘉熙初，赐谥文简。

范应铃，字旂叟，丰城人。方娠，大父梦双日照庭，应铃生。稍长，厉志于学，丞相周必大见其文，嘉赏之。开禧元年，举进士，调永新尉。县当龙泉、茶陵溪峒之冲，寇甫平，喜乱者诈为惊扰，应铃廉得主名，捽而治之。县十三乡，寇扰者不时，安抚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乡民租二年，诏下如章。既而复催以检核之数，应铃力争，不从。即诣郡自言，反覆数四，帅声色俱厉，庆铃从容曰："某非徒为八乡贫民，乃深为州家耳！民贫迫之急，将以不肖之心应之，租不可得而祸未易弭也。"帅色动，令免下户。既出令，复征之，应铃叹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争之，讫得请，民大感悦。有大姓与转运使有连，家僮恣横厉民，应铃笞而系之狱。郡吏庭辱令，应铃执吏囚之，以状闻。

调衡州录事，总领闻应铃名，辟为属。改知崇仁县，始至，明约束，信期会，正纪纲，晓谕吏民，使知所趋避。然后罢乡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数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税则例上之总领所，自此赋役均矣。夙兴，冠裳听讼，发擿如神，故事无不依期结正，虽负者亦无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对越"。将代，整治如始至。岁杪，与百姓休息，阁债负，蠲租税，释囚系，恤生瘗死，崇孝劝睦，仁民厚俗之事，悉举以行，形之榜揭，见者嗟叹。调提辖文思院，干办诸军审计，添差通判抚州，以言者罢，与祠。丁内艰，服除，通判蕲州。

时江右峒寇为乱，吉州八邑，七被残毁，差知吉州，应铃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时耶？"即奉亲以行。下车，首以练兵、足食为先务，然后去冗吏，核军籍，汰老弱，以次罢行。应铃洞究财计本末，每鄙榷酤兴利，蕲五邑悉改为户。吉，舟车之会，且屯大军，六万户，人劝之榷，应铃曰："理财正辞，吾纵不能禁百姓群饮，其可诱之利其赢耶？"永新禾山群盗啸聚，数日间应者以千数。应铃察过客赵希邵有才略，檄之摄邑，调郡兵，结隅保，分道捣其巢穴，禽之，诛其为首者七人，一乡以定。赣叛卒朱先贼杀主帅，应铃曰："此非小变也。"密遣谍以厚赏捕之。部使者劾其轻发，镌一官。闲居六年，养亲读书，泊如也。起广西提点刑狱，力辞，逾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钱蠹民，力奏免之。

召为金部郎官，入见，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规模，欲变累年上玩下慢之积习；以悠悠内治之敝政，欲图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论不出于君子，而参以逢君之小人；纪纲不正于朝廷，而牵于弄权之阉寺。”言皆谠直，识者韪之。迁尚左郎官，寻为浙东提点刑狱，力丐便养，改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并诡挟三万户，风采凛然。

丁外艰，服除，迁军器监兼尚左郎官，召见，奏曰：“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庭嫔御之见，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帝为之动容。属盐法屡变，商贾之赢，上夺于朝廷之自鬻，下夺于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贫民终岁食淡，商与民俱困矣。应铃力陈四害，愿用祖宗入粟易盐之法。

授直宝谟阁，湖南转运判官兼安抚司。峒獠蒋、何三族聚千余人，执县令，杀王官，帅宪招捕，逾年不至，应铃曰：“招之适以长寇，亟捕之可也。”即调飞虎等军会隅总讨之，应铃亲临誓师，号令明壮，士卒鼓勇以前，禽蒋时选父子及ＡＴ渠五人诛之，胁从者使之安业，未一月全师而归。授直焕章阁，上疏谢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请又不允。一旦籍府库，核簿书，处决官事已，遂及家务，纤悉不遗。僚属劝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数也，平生学力，正在今日。”帅别之杰问疾，应铃整冠肃入，言论如平常，之杰退，悠然而逝。

应铃开明磊落，守正不阿，别白是非，见义必为，不以得失利害动其心。书馈不交上官，荐举不徇权门，当官而行，无敢挠以非义。所至无留讼，无滞狱，绳吏不少贷，亦未尝没其赀，曰：“彼之货以悖入，官又从而悖入之，可乎？”进修洁，案奸赃，振树风声，闻者兴起。家居时，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应铃之门；为不善者，辄相戒曰：“无使范公闻之。”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杂著》十卷，断讼语曰《对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应铃经术似儿宽，决狱似隽不疑，治民似龚遂，风采似范滂，理财似刘晏，而正大过之。”人以为名言。

徐经孙，字中立，初名子柔。宝庆二年进士，授浏阳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钱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颁行十七界会，令若此钱皆用会，小须，则幸而获大利矣。”经孙曰：“此钱取诸保司，出诸公库，吾纳会而私取其钱，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诘旦，悉以所部钱上之，其人惊服有愧色。

辟永兴令，知临武县，通判潭州。帅陈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后行。秩满，由丰储苍提管进权辖，国子博士兼资善堂直讲。为监察御史，劾京尹厉文翁言伪而辨，疏入，留中。宣谕至再，即日出关，上遣使追之，不及。进直宝章阁、福建提点刑狱，号称平允。岁余升安抚使，召为秘书监兼太子谕德。经孙为安抚时，韡家居，门人故吏有挠法者不得逞，相与摇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怀私逞忿，无复交承之礼，即日劾奏通判，语侵经孙，谓席卷府库而去，于是罢通判，削其秩。经孙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闻，帝大怒，谕宰执曰："陈韡老缪至此，宜亟罢之。"于是经孙再诣政府，言："某，韡门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谓我何？"请之不置，俾自乞闲，明通判无罪，识者韪之。

迁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当守理欲之界限。"迁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辅导东宫者三年，敷陈经义，随事启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讲闻悉奏之，帝未尝不称善。景定三年春雷，诏求直言，经孙对曰："三数年来，言论者以靖共为主，有怀者以哗讦为戒，忠谠之气，郁不得行，上帝降监，假雷以鸣。"切中时病。

公田法行，经孙条其利害，忤丞相贾似道，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未逾月，讽御史舒有开奏免，罢归。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学士，闲居十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经孙所荐陈茂濂为公田官，分司嘉兴，闻经孙去国，曰：我不可以负徐公。"遂以亲老谢归，终身不起。

论曰：呜呼，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用兵之时乎？故娄机力止之。小学之废久矣，而机独知致力于此。沈焕、舒璘学远识明。曹彦约可与建立事功。范应铃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经孙清慎有守，卒以争公田迕贾似道去国，君子称之。

列传第一百七十

○汤璹 蒋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孙 欧阳守道

汤璹，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调德安府学教授，转三省枢密院架阁，迁国子博士。时召朱熹为侍讲，未几辞归，朝廷从其请，予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学为讲官，四方颙望其有启沃之益。曾未逾时，辄听其去，必骇物论。宜追召熹还，仍授讲职。"疏上，不报。由是浸恶权相意，而璹之直声亦大闻于时。历礼部、驾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为大理少卿，进直徽猷阁，卒。

璹负直概，与韩侂胄、陈自强不合，故屡嗾言者中伤。璹生平奉祠闲居之日，多于扬历，其在礼曹，例掌三省奏记。临安大火，宁宗遇灾避正殿，中书三表请复，不许。璹属辞务持大体，不为阿曲，言者摭其语涉讪上，而朝廷实知其无他，故起复制词有"清风峻节"之语。璹尝择婿得蒋重珍，后举进士第一。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丁母忧，改昭庆军，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请祠，易签判奉国军。绍定二年，召入对，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当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为言："界限明，则知有天下治乱而已，何乐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乐其奉。"且论："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迁秘书省正字，屡乞祠，以伯父丧予告，迁校书郎，辞，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阁门，请对，当路惮之，添差通判镇江府，辞。会行都火，应诏曰："

臣顷进本心外物界限之说，盖欲陛下亲揽大柄，不退托于人，尽破恩私，求无愧于己。傥以富贵之私视之，一言一动，不忘其私，则是以天下生灵、社稷宗庙之事为轻，而以一身富贵之所从来为重，不惟上负天命，以先帝圣母至于公卿百执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玺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领南北军；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归政。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时恩怨，虽归庙堂，异日治乱，实在陛下。焉有为天之子，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庙、火都城者殆以此。

臣所以痛心者，九庙至重，事如生存，而彻小涂大，不防于火之未

至；宰相之居，华屋广袤，而焦头烂额，独全于火之未然，亦足以见人心陷溺，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矣。他有变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视，不亦孤乎？昔史浩两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罢，孝宗之报功，宁有穷已，顾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贵，不可久以权也。

上读之感动，授宝章阁，主管云台观，则告吏部，不受贴职禄，不愿贴职恩。

它日星变求言，复申前说。又虑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纵，大权旁落，则进《为君难》六箴。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对，上五事，且曰："隐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专诋权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责难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谓之曰："人主之职无它，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对曰："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此为难辨。人主当精择人望，处之要津，正论日闻，则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状矣。"兼崇政殿说书，戒家事勿以白，务积精诚以寤上意。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帝称其平实。迁著作佐郎。

边帅以《八陵图》来上，诏百官集议，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于幕巢，犹欲邀功，自固其位，请择贤帅如汉用充国，使之亲至边境，审度事势，条上便宜。丞相主出师关、洛，重珍力争。会边帅义和战不一，复召集议，重珍奏："曩乞专意备守，不得已则用应兵，今不敢变前说。"不听，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说书职。迁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当侍讲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辍讲偶以它故，则当知圣躬举措之难；或所传果得其实，则当知圣心持守之难。"帝曰："非卿不闻此言。"关、洛师大衄，复进兵，重珍言："若耻败而欲胜之，则心不平而成忿，气不平而成怒，生灵之命，岂可以忿怒用哉！"又言："迩来用台谏，颇主不必矫激之说，似畏刚方大过之士。窃窥选用之意，正谓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数月之间，一失于某，再失于某，借曰慎重台纲而忧其激，亦当以平正者居之。"又论禁旅贫弱，教习频严，辄不能堪，不稍变通，非消变之道。

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言："更化以来，旧敝未去者五：徇私、调停、覆护、姑息、依违是也。今又益之以轻易。"迁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权刑部侍郎，三辞不许，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镌斥置闲散，促觐愈力而疾不可起。诏守刑部侍郎致仕，赠朝请大夫，谥忠文。

牟子才，字荐叟，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岁，淳化间盗起，举家

歼焉，惟一姑未笄，以瓮覆之，得免。子才少从其父客陈咸，咸张乐大宴，子才闭户读书若不闻，见者咸异之。学于魏了翁、杨子谟、虞刚简，又从李方子，方子，朱熹门人也。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对策诋丞相史弥远，调嘉定府洪雅县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辟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使者魏泌众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书币谢，不受。改辟总领四川财赋所干办公事。

诏李心传即成都修《四朝会要》，辟兼检阅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视王宣军饷，邓艾缒兵处也。道遇宣曰："敌且压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视军庆而还。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温江县事，未上，连丁内外艰。时成都已破，遂尽室东下。免丧，心传方修《中兴四朝国史》，请子才自助，擢史馆检阅。

入对，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陈备边三策。理宗顾问甚悉，将下殿，复召与语。翼日，帝谕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拟秘书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己，遽曰："姑迁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独相，亟请外，通判吉州，转通判衢州。日食，诏求言，上封事万言，极陈时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为国子监主簿兼史馆校勘，逾年，迁太常博士。

郑清之再相，子才两上封事，言今日有徽、钦时十证，又请为济王立后，以回天怒。校书郎徐霖言谏议大夫郑寀、临安府尹赵与ＴＰ，不报，出关。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则霖留，不然则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无耻，请先罢之。"寀去。至若嵩之谋复相，清之误引嵩之之党别之杰共政，皆历历为上言之。作书以孔光、张禹切责清之，清之复书愧谢。谒告还安吉州寓舍，迁秘书郎，屡辞，主管崇道观。逾年，迁著作佐郎，又辞。清之卒之明日，诏子才还朝，迁著作郎；左丞相谢方叔、右丞相吴潜交书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说书，子才随事奏陈，举朝诵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时修《四朝史》，乃复兼史馆检讨。

信州守徐谓礼奉行经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饥民啸聚为乱。子才言于上，立罢经界，谪谓礼。浙东、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纳私谒，溺近习，劳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惧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将至矣。燮理阴阳，大臣之事，宜谕大臣息乖争以召和气，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访问水灾，德至渥也，愿出内帑振之。"又言："君子难聚而易散，今聚者将散，其几有十。"又言："谥以劝惩，当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请。"

左司徐霖言谏议大夫叶大有，帝大怒，逐霖，给事中赵汝腾缴之，徙它官。汝腾即出关，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腾。子才上疏讼汝腾诬及大有之欺，未几，罢大有言职。故事，早讲讲读官皆在，晚讲惟说书一员，宰相惧子才言己，并晚讲于早，自是不得独对矣。迁军器少监。御史萧泰来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来所劾不当，上切责伯玉，降两官，罢。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诸贤，今汝腾、斯得、霖相继劾去，伯玉又重获罪，善人尽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辞。

行都大火，子才应诏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会泰来亦迁起居郎，耻与泰来同列，七疏力辞，上为出泰来，而子才亦请去不已，曰："泰来既去，臣岂得独留。"上不允。又言："蜀当以嘉、渝、夔三城为要，欲保夔则巴、蓬之间不可无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则利、阆之间不可无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则潼、遂之间不可无屯以掎角之，屯必万人而后可。"升兼侍讲。御史徐经孙劾府尹厉文翁，不报，出关，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绍兴府，又缴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词，子才曰："故事，文书行不过百刻。"即为书行，以为叙复地。帝曰："谪词皆褒语，可更之。"子才不奉诏，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乃已。

淮东制置使贾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奖谕诏，第述军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语多戒敕，似道不乐。又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不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汤汉、黄蜕召试学士院，子才发策，蜕誉嵩之，罢蜕正字去。迁起居郎，言："外郡以进奉易富贵，左右以土木蛊上心，小人以哗竞朋比陷君子，此天灾所以数见也。"

明堂礼成，帝将幸西太乙宫款谢，实欲游西湖尔，子才力谏止。皇子冠，面谕作乐章，礼部言："古者适子一醮无乐，庶子三醮有乐，用乐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适专用醴，庶专用醮也。乐章乃学士院故事，况面谕臣，不敢不作。"诏从之。又言："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为寒心。"谓："宜于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于涟、楚、光、黄、均、房、巴、阆、绵、剑要害之郡，或筑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闻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权兵部侍郎，屡辞，帝不允。升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御史洪天锡劾宋臣、文翁及谢堂等，不报，出关。子才请行其言，文翁别与州郡，堂自请外补，宋臣自请解内辖职，而宋臣录黄竟不至院，盖子才复有言也。吴子聪之姑知古为女冠得幸，子聪因之以进，得知阁门事。子才缴之曰："子聪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帝曰："子聪之除，将一月矣，乃始缴驳，何也？可即为书行。"子才曰："文书不过百刻，此旧制也。今子聪录黄二十余日乃至后省，盖欲俟其供职，使臣不得缴之耳。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于是子聪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辞去，帝遣检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

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领江、淮茶盐，子才以不谙财恳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义木》二诗刻而颁之，间诣学为诸生讲说经义。修采石战舰百余艘，造兵仗以千计。前政负上供纲及总所纲七十万缗，悉为补之。蠲黄、池酒息六十余万贯，三县秋苗畸零万五千余石，夏税畸零绸帛四千五百余匹、丝七百余两、绵一万三千余两、麦二千余石。郡有平籴仓，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缗钱二十六万创抵库，岁收其息以助籴本。召入对，权工部侍郎。

时丁大全与宋臣表里浊乱朝政，子才累疏辞归。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为记曰："白之斥，实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报脱靴之憾也。力士方贵倨，岂甘以奴隶自处者。白非直以气陵亢而已，盖以为扫除之职固当尔，所以反其极重之势也。彼昏不知，顾为逐其所忌，力士声势益张，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后分提禁旅，蹀血宫庭，虽天子且不得奴隶之矣。"又写力士脱靴之状，为之赞而刻诸石。属有拓本遗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诉于帝，乃与大全合谋，嗾御史交章诬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馈遗过客为入己，降两官，犹未已。帝疑之，密以槧问安吉守吴子明，子明奏曰："臣尝至子才家，四壁萧然，人咸知其清贫，陛下毋信谗言。"帝语经筵宫曰："牟子才之事，吴子明乃谓无之，何也？"众莫敢对，戴庆炯曰："臣忆子才尝缴子明之兄子聪。"帝曰："然。"事遂解。盖公论所在，虽仇雠不可废也。未几，大全败，宋臣斥，诬劾子才者悉窜岭海外，乃复子才官职，提举玉隆万寿宫。

帝即欲召子才。会似道入相，素惮子才，又憾草诏事，仅进宝章阁待制、知温州；又嗾御史造飞语目子才为潜党，将中以危祸。上意不可夺，遂以礼部侍郎召，屡辞，不许。乃赐御笔曰："朕久思见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为我强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见帝乃供职；子才至北关，请内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见，大说，慰谕久之。

时似道自谓有再造功，四方无虞皆其力，故肆意逸乐，恶闻谠言。子才言："开庆之时，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复安。不知天将去疾，遂无复忧耶？抑顺适吾意，而基异时不可测之祸也。奈何怀宴安以鸩毒，而不明闲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枋国，始用一切以戕其脉，今当反其所为，奈何愈益甚乎！"谓"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爱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议者国之元气也。今言及乘舆，尚见优假，事关廊庙，忿怒斯形，朝政之阙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达乎？"帝曰："非卿不闻此言。"宣坐赐茶，问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对，帝颦蹙久之，即兼侍读，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擢权礼部尚书。祀明堂，子才为执绥官，帝问汉、唐文物，占对详赡。时士大夫小迕权臣，辄窜流，子才请重者量移，轻者放还。兼直学士院，前是僰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复旧制，帝赐诗褒赏。每直，辄召对内殿，语至夜分，或就赐酒果。

兼给事中，彗星见，应诏上封事，请罢公田，更七司法。正为尚书，力辞，不许。升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恶其为潜所用，讽后省缴之，子才不可。叶李、吕宙之等上书攻似道，似道怒，欲杀之，以它事下天府狱。子才请宥之，又遗书似道，似道复书辞甚忿，径从天府断遣，不复以闻，盖惧子才再有所论驳也。

度宗在东宫，雅敬子才，言必称先生。即位，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力辞不拜，请去不已。进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赠四官，官其后二人。

子才事亲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挟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见，即期以远大。所荐士若李芾、赵卯发、刘黻、家铉翁，后皆为忠义士。平江守吴渊籍富民田以千余亩遗子才，皆即之。身后家无余赀，卖金带乃克葬。有《存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议、经筵讲义口义、《故事四尚》、《易编》、《春秋轮辐》。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孙，字兴甫，浮梁人。淳祐四年进士，授临江军学教授。丞相史嵩之闻貔孙名，欲致之馆下，以禄未及亲辞。丧父，服除，授福州学教授，差充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制置使王野、丘岳、马光祖、赵与陋皆荐之。丁大全在台，势焰熏灼，天久阴雨，貔孙贻书政府，言回积阴

之道，去奸邪，罢手实，蠲米税。奸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书嘉叹。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

宦者董宋臣宠幸用事，貔孙发策试胄子，极论宦寺专权之患，宋臣讽言者论罢之。光祖辟添差江东安抚司机宜文字，擢史馆校勘。时大全执政，使其党许以骤用，貔孙力拒之，且谒告归省。迁太学博士，属帝亲擢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首疏论大全权奸误国之罪，倡言学校六士之冤。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择人言；增禁旅以壮帝畿，择良守以牧内郡，选全才以守江面，严舟师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应突至之敌，并力合势，以援必守之地。时有建议迁都四明者，貔孙亟上疏言："銮舆若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遂止。貔孙在讲筵，言及宋臣挠政事忤旨。迁大理少卿，又迁司农少卿兼太子右谕德，诏许乘马赴讲。貔孙谕导得体，衍说经义，有关于君道者必委曲敷畅，阴寓警戒，太子每为之改容。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

时大礼成，封命丛委，吏持词头下，每夕无虑数十，貔孙运笔如飞，夜未中已就，皆温润典雅。迁宗正少卿。丁母忧，服除，授秘书监兼太子左谕德。改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姓名已付外矣，寻复改命浙西行公田。吏并缘为奸，貔孙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绌霸之旨，劝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论，赐赍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请严京师淫声奇服之禁。他所论苗耗役害及经理川蜀，皆当世急务。

宋臣覆出，朝论纷然，貔孙因对，力斥其奸，卒夺祠。升侍御史兼侍讲。长星出东方，貔孙力诋外戚内臣及进奉羡余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辞旨恳切，帝为之感动，升侍读。貔孙之再入台，属疆场多事，屡陈备御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贾似道，似道擅命，貔孙随事进谏，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屡于经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孙累疏求去。

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谏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兼赐章服犀带，以疾乞辞言职，迁吏部尚书，不拜。帝以旧学故雅欲留貔孙，使者旁午于道，而貔孙辞益力，以华文阁学士知宁国府，似道讽言者论罢。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复华文阁学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贪为先务。郡仓受租，旧倚斛面取赢，吏加渔取。貔孙知其敝，悉榜除之，许民自概量。宿敝顿革，田里欢声。兴学校以劝士。升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未几，卒于袁之郡治。赠四官，与恩泽二，令所在给丧事。有文集、奏议行世。

欧阳守道，字公权，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应举非是，当祭必称巽。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里人聘为子弟师，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归遗母，为设二器驰送，乃肯肉食，邻媪儿无不叹息感动。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江万里守吉州，守道适贡于乡，万里独异视之。

淳祐元年举进士，廷对，言："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昔者当国恶箴规，言者疑触迕，及其去位，共谓非才。或有迎合时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恶乖方，苟求玼颡，以致忠邪不辨，黜陟无章。"唱名，徐俨夫为第一，俨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尝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

丁母忧，服除，调赣州司户，其次在十年，后万里作白鹭洲书院，首致守道为诸生讲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守道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守道初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长沙，闻守道至，往访之。初犹未识也，晤语相契，守道即请于子良，礼新为岳麓书院讲书。新讲《礼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一章，守道起曰："长沙自有仲齐，吾何为至此。"仲齐，新之字也。逾年，新卒，守道哭之恸，自铭其墓，又荐其子必泰于当道。子良代，守道复还吉州。

里有张某丧其父，小祥，而舅氏讼以事，系之狱，使不得祭，邀其售己地以葬。守道闻之，叹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滨祭而薄之，挠葬而夺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请任斯子出，祭而复狱。"令亟出之。其舅丑诬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转运使包恢为请祠于朝。万里入为国子祭酒，荐为史馆检阅，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

安南国王陈日照传位其子，求封太上国王，下省官议。守道谓："太上者，汉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赐诏书称太上国王，非便。南越尉佗尝自称'蛮夷大长老'，正南夷事也。《礼》，方伯自称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称亦曰'老'。自蛮夷言之则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国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称。汉亦有老上单于之号，易'太'以'老'无损。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则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别于'少'也。谓父为太，则子为少矣。太以尊言，则太后、太妃、太子、太孙；以卑言，则太史、太卜、太祝、乐太、师太，固上下所通用也。"时病足，不及与议。

迁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迁秘书郎，转对，言：“欲家给人足，必使中外臣庶无复前日言利之风而后可。风化惟反诸身。化之以俭，而彼不为俭，吾惟有卑宫室、菲饮食；化之以廉，而彼不兴廉，吾惟有不贵难得之货、不厚无益之藏。”以言罢。守道徒步出钱塘门，唯书两箧而已。理宗遗诏闻，守道与其徒相向哭踊，僮奴孺子各为悲哀。咸淳三年，特旨与祠。诏大臣举贤才，少傅吕文德举九十六人，守道预焉。添差通判建昌军，以书谢庙堂曰：“史赞大将军不荐士，今大将军荐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将军哉。幸尝蒙召，擢备数三馆，异时或者谓其放废无聊，托身诸贵人，亏伤国体，则宁得而解，愿仍赋祠禄足矣。”迁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官。经筵所进，皆切于当世务，上为动色。迁著作郎，卒，家无一钱。

守道之兄之妻蚤丧，其子演五岁余，且多病，浚生甫数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顾无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怜之。演既长，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诸野，终不能得，三年不食肉，憔悴不释者终身。吉有贤守而大家怨之厚诬以赃者，下其事常平使者。会旱甚，祷云腾，守道曰：“无以祷也，云腾之神，唐郡守吴侯也。冤莫甚于前守，冤不直而吴侯于祷，侯有辞矣。匹妇藏冤，旱或三年，冤在民牧，害岂其小。”反覆千余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来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论曰：汤璹立朝蹇谔。蒋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树立于当世，可谓难矣。牟子才、朱貔孙，直声著于中外。欧阳守道，庐陵之醇儒也。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 杜杲 子庶 王登 杨掞 张惟孝 陈咸

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四世祖安，尝从岳飞军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阳，驻团山，父宗政时为赵方将，以兵御之。珙料其必窥樊城，献策宗政由罗家渡济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诸军临渡布阵，金人果至，半渡伏发，歼其半。宗政被檄援枣阳，临阵尝父子相失，珙望敌骑中有素袍白马者，曰："吾父也。"急麾骑军突阵，遂脱宗政。以功补进勇副尉。

十二年，完颜讹可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环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将士惊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斩首千余级，大俘军器以归，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应。

十四年，入谒制置使赵方，一见奇之，辟光化尉，转进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忧，制置使起复之，珙辞，讫葬趣就职，又辞，转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寻差峡州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骑军马，又辟京西第五副将，权管神劲左右军统制。

初，宗政招唐、邓、蔡壮士二万余人，号"忠顺军"，命江海总之，众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军为三，众乃帖然。绍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创平堰于枣阳，自城至军西十八里，由八叠河经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万顷，立十庄三辖，使军民分屯，是年收十五万石。又命忠顺军家自畜马，官给刍粟，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总辖，本军屯驻忠顺三军。明年，差京西兵马都监。丁母忧。又明年，起复京西兵马钤辖、枣阳军驻札，仍总三军。

六年，大元将那颜傃盏追金主完颜守绪，逼蔡，檄珙戍鄂，讨金唐、邓行省武仙。仙时与武天锡及邓守移剌瑗相掎角，为金尽力，欲迎守绪入蜀，犯光化，锋剽甚。天锡者，邓之农夫，乘乱聚众二十万为边患。珙逼其垒，一鼓拔之，壮士张子良斩天锡首以献。是役获首五千级，俘其将士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统制，赐金带。

制置司檄珙问边事，珙曰："金人若向吕堰，则八千人不为少，然须

木查、腾云、吕堰等砦受节制乃可济。”已而刘全、雷去危两部与金人战于夏家桥，小捷。有顷，金人犯吕堰，珙喜曰：“吾计得矣。”亟命诸军追击吕堰，进逼大河，退逼山险，砦军四合，金人弃辎重走，获甲士五十有二，斩首三千，马牛橐驼以万计，归其民三万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马天章奉书请降，得县五，镇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马军千五百，步军万四千，户三万五千三百，口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阶下请死，珙为之易衣冠，以宾礼见。

初，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退屯马蹬。金顺阳令李英以县降，申州安抚张林以州降，珙言：“归附之人，宜因其乡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长，少壮籍为军，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职使，各招其徒以杀其势”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爱将刘仪领壮士二百降，珙问仙虚实，仪陈：“仙所据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马蹬、沙窝、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图也。若先破离金砦，则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窝孤立，三帅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离金，庐秀执黑旗帅众入砦，金人不疑为宋军，乃分据巷道，大呼纵火，掩杀几尽。是夜，壮士杨青等捣王子山砦，护帐军酣寝，王建入帐中，斩金将首囊佩之，平明视之，金小元帅也。

丙辰，出师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门，成明等邀截西路，一军围讫石烈，一军围小总帅砦，火烛天，杀僇山积，余逸去者复为成明伏军所得，壮士老少万二千三百来归。师还，至沙窝西，与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战三克。未几，丁顺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仪曰：“此砦既破，板桥、石穴必震，汝能为我招之乎？”仪曰：“晋德与花腿王显、金镇抚安威故旧，招之必来。”乃遣德行，仪又请选妇人三百伪逃归，怀招军榜以向，珙从之。威见德，叙情好甚欢，介德往见显，显即日以书乞降。德复请珙遣刘仪候之。显军约五千，犹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阵；入阵，周视良久，乃去，如素所抚循；飨以牛酒，皆醉饱歌舞。珙料武仙将上岵山绝顶窥伺，令樊文彬诘旦夺岵山，驻军其下，前当设伏，后遮归路。已而仙众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众失措，枕藉崖谷，山为之赪，杀其将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铠甲如山。薄暮，珙进军至小水河，仪还，具言仙不欲降，谋往商州依险以守，然老稚不愿北去，珙曰：“进兵不可缓。”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启行，晨至石穴。时积雨未霁，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济之时也。”策马直至石穴，分兵进攻，而以文彬往来给事。自寅至巳力战，九砦一时俱破，武仙走，追及于鲇鱼砦，仙望见，易服而遁。复战于银葫芦山，军又败，仙与五六骑奔。追之，隐不见，降其众

七万人，获甲兵无算。还军襄阳，转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

大元兵遣宣抚王楫约共攻蔡，制置使谋于珙，珙请以二万人行，因命珙尽护诸将。金兵二万骑繇真阳横山南来，珙鼓行而前，金人战败，却走，追至高黄陂，斩首千二百级。

傍盏遣兔花忒、没荷过出、阿悉三人来迓，珙与射猎，割鲜而饮，驰入其帐。傍盏喜，约为兄弟，酌马湩饮之。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珙遮其归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饥，珙曰："已窘矣，当尽死而守，以防突围。"珙与傍盏约，南北军毋相犯。决堰水，布虎落。傍盏遣万户张柔帅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钩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猬，珙麾先锋救之，挟柔以出。拨发官宋荣不肃，将斩之，众下马罗拜以请，犹杖之。黎明，珙进逼石桥，钩致生俘郭山，战少却。金人突至，珙跃马入阵，斩山以徇，军气复张，殊死战，进逼柴潭立栅，俘金人百有二，斩首三百余级。翼日，命诸将夺柴潭楼。金人争楼，诸军鱼贯而上。金人又饰美妇人以相蛊，麾下张禧等杀之，遂拔柴潭楼，俘其将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设，楼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坚未易凿。"珙曰："所谓坚者，止筑两堤首耳，凿其两翼可也。"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擒其两将斩之，获其殿前右副点检温端，磔之城下，进逼土门。金人驱其老稚熬为油，号"人油□包"，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气压城上，日无光，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珙下令诸军衔枚，分运云梯布城下。己酉，珙帅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大战城上，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门西开，招傍盏入，江海执其参政张天纲以归。珙问守绪所在，天纲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珙与傍盏分守绪骨，得金谥宝、玉带、金银印牌有差。还军襄阳，特授武功郎、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太常寺簿朱杨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八陵，谍云大元兵传宋来争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又闻淮阃刻日进师，

众畏不前。珙曰："淮东之师，由淮、泗溯汴，非旬余不达，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逮师至东京，吾已归矣。"于是昼夜兼行，与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礼而归。制置司奏留珙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镇北军者，珙所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分屯濠北、樊城、新野、唐、邓间。俄令赴枢密院禀议，授带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时暂黄州驻札，朝辞，上曰："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珙对曰："此宗社威灵，陛下圣德，与三军将士之劳，臣何力之有？"帝问恢复，对曰："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材，以俟机会。"帝问和议，对曰："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赐赉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黄州。

三年，珙至黄，增埤浚隍，搜访军实，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又虑兵民杂处，因高阜为齐安、镇淮二砦，以居诸军。创章家山、毋家山两堡为先锋、虎翼、飞虎营。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信阳四郡军马。

大元兵攻蕲州，珙遣兵解其围；又攻襄阳，随守张龟寿、荆门守朱杨祖、郢守乔士安皆委郡去，复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诏沿江、淮西遣援，众谓无逾珙者，乃先遣张顺渡江，珙以全师继之。大元兵分两路：一攻复州，一在枝江监利县编筏窥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赵武等共战，躬往节度，破砦二十有四，还民二万。嘉熙元年，封随县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未几，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大元大将忒没ＯＡ入汉阳境，大将口温不花入淮甸，蕲守张可大、舒州李士达委郡去，光守董尧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马粮械攻黄守王鉴，江帅万文胜战不利。珙入城，军民喜曰："吾父来矣。"驻帐城楼，指画战守，卒全其城，斩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笔以战功赏将士，特赐珙金碗，珙益以白金五十两赐之诸将。将士弥月苦战，病伤者相属，珙遣医视疗，士皆感泣。

二年春，授宁远军承宣使、带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珙以三军赏典未颁，表辞。诏曰："有功不赏，人谓朕何？三军勋劳，趣其来上。封爵之序，自将帅始，卿奚辞焉？"未几，授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未几，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节制司捣襄、郢，于是张俊复郢州，贺顺复荆门军。十二月壬子，刘全战于冢头，战于樊城，战于郎神山，屡以捷闻。三年春正月，曹文镛复信阳军，刘全复樊城，遂复襄阳。授枢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

鄂州。全遣谭深复光化军，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壮士百余，籍为忠卫军。

初，诏珙收复京、襄，珙谓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发兵深入，所至以捷闻。珙奏略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迁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乃置先锋军，以襄、郢归顺人隶焉。

庚寅，谍报大元兵欲大举临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请粟十万石以给军饷，以二千人屯峡州，千人屯归州。忠卫旧将晋德自光化来归，珙奖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为夔声援，遣于德兴增兵守归州隘口万户谷。大元兵自随窥江，珙密遣刘全拒敌，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将塔海并秃雪帅师入蜀，号八十万，珙增置营砦，分布战舰，遣张举提兵间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万州湖滩，施、夔震动，珙兄璟时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急以书谋备御。珙请于督府，帅师西上。璟调金铎一军迎拒于归州大□亚砦。刘义捷于马巴东县之清平村。珙弟璋选精兵二千驻澧州防施、黔路。四年，进封子。

珙条上流备御宜为藩篱三层：乞创制副司及移关外都统一军于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责，为第一层；备鼎、澧为第二层；备辰、沅、靖、桂为第三层。峡州、松滋须各屯万人，舟师隶焉，归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则江西可保。又遣杨鼎、张谦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晓谕熟蛮，讲求思、播、施、黔支径，以图来上。

会谍知大元兵于襄樊随、信阳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乃遣张汉英出随，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分路挠其势。遣王坚潜兵烧所积船材，又度师必因粮于蔡，遣张德、刘整分兵入蔡，火其积聚。制拜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县、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边经战之士，号"宁武军"，令璋领之。进封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

回鹘爱里八都鲁帅壮士百余、老稚百一十五人、马二百六十匹来降，创"飞鹘军"，改爱里名艾忠孝，充总辖，乞补以官。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交章于朝。珙曰："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驰书责之，隆之、大

雅得书大惭。

厘蜀政之弊，为条班诸郡县，曰差除计蜀，曰功赏不明，曰减克军粮，曰官吏贪黩，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择险要立砦栅，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乃立赏罚以课殿最，俾诸司奉行之。黎守阎师古言大理国请道黎、雅入贡，珙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却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军无宿储，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与所减券食之数，降诏奖谕。靖州徭林赛良为乱，遣王瑀平之。

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节死事之臣请于朝，建祠岳阳，岁时致祭，有旨赐名闵忠庙。淮东受兵，枢密俾珙应援，遣李得帅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经监军。谍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骑兵三千经商州取鹘岭关，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寻进屯郢州，刘全屯沙市，焦进提千人自江陵、荆门出襄。檄刘全赍十日粮，取道南漳入襄，与诸军合。

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权开州梁栋乏粮，请还司，珙曰："是弃城也。"栋至夔州，使高达斩其首以徇。由是诸将禀令惟谨。大元兵至泸，珙命重庆分司发兵应援，遣张祥屯涪州。拜检校少保，进封汉东郡公。珙言："沅之险不如辰，靖之险不如沅，三州皆当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无所从出，出京湖之忧一。江防上自秭归，下至寿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峡州滩碛凡十余处，隆冬水涸，节节当防，兵讳备多，此京湖之忧二。今尺籍数亏，既守滩碛，又守关隘，此京湖之忧三。陆抗有言：'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今日事势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谕四川，道过珙，珙以重庆积粟少，饷屯田米十万石，遣晋德帅师六千援蜀，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谓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缀我，上下流急，将若之何？珙往则彼捣吾虚，不往则谁实捍患。"识者是之。

诏京湖调兵五千戍安丰，援寿春。珙遣刘全将以往。继有命分兵三千备齐安，珙言："黄州与寿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须兵即度，何必预遣？先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无益有损，万一上游有警，我军已疲，非计之得也。"不从。五年，御笔以职事修举，转行两官，许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氵义，无所限隔。"乃脩复内隘十有

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民不知役，绘图上之。

珙以身镇江陵，而兄璟帅武昌，故事，无兄弟同处一路者，乞归田，不允。诏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张汉英帅之。枢密调兵五千赴广西，珙移书执政曰："大理至邕，数千里部落隔绝，今当择人分布数郡，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于何地，声势既张，国威自振。计不出此而闻风调遣，空费钱粮，无补于事。"不听。大元大将大纳至江陵，遣杨全伏兵荆门以战，珙先期谍知，达于枢密，檄两淮为备，两淮不知也，后果如所报。珙奏："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阳两书院，以没入田庐隶之，使有所教养。"请帝题其榜赐焉。

初，珙招镇北军驻襄阳，李虎、王旻军乱，镇北亦溃，乃厚招之，降者不绝。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为质，珙白于朝，不从。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致仕，终于江陵府治，时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薨之夕，大风发屋折木。讣至，帝震悼辍朝，赙银绢各千，特赠少师，三赠至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庙曰威爱。

珙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在军中与参佐部曲论事，言人人异，珙徐以片语折衷，众志皆愜。谒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抚接。名位虽重，惟建鼓旗、临将吏而色凛然，无敢涕唾者。退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货色，绝滋味。其学邃于《易》，六十四卦各系四句，名《警心易赞》。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颖，仕至江西提点刑狱，故杲以任授海门买纳盐场，未上，福建提点刑狱陈彭寿檄摄闽尉。民有甲之子死，诬乙杀之，验发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类发中者，鞫问，子果溺死。

江、淮制置使李珏罗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师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启钥纳之。金人围城数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奋厉，卒全其城。

调江山丞，两浙转运使朱在辟监崇明镇，崇明改隶淮东总领，与总领岳珂议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书一卷，曰："举状也。"杲曰："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

杲。”珂竟以负芦钱劾，朝廷察芦无亏，三劾皆寝。

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庐州节度推官。浮光兵变，杲单骑往诛其渠魁，守将争饷金币，悉封贮一室，将行，属通判郑准反之。安丰守告戍将扇摇军情，且为变，帅欲讨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请与两卒往，呼将谕之曰：“而果无他，可持吾书诣制府。”将即日行，一军帖然。

知六安县，民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杲书其牍云：“《传》云‘子从父令’，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知定远县，会李全犯边，衍时为淮帅，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习边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赵善湘谋复盱眙，密访杲，杲曰：“贼恃外援，当断盱眙桥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众数万驻榆林阜请降，辎重甚富，或请诱而图之。杲曰：“杀降不仁，夺货不义，纳之则有后患。谕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丰军。善湘与赵范、范弟葵出师，迁淮西转运判官。诏问守御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时在外谏出师者惟杲一人。及兵败洛阳，人始服其先见。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丰。大元兵围城，与杲大战。明年，大兵复大至，又大战。擢将作监，御书慰谕之。丞相李宗勉、参知政事徐荣叟曰：“帅淮西无逾杜杲者。”诏以安抚兼庐州，进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使。复与大元兵战。累疏请老，不许。权刑部尚书。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书，遂以直学士奉祠。帝欲起之帅广西，以言者罢。帝曰：“杜杲两有守功，若脱兵权，使有后祸，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华文阁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宫留守，节制安庆、和、无为三郡。

杲罢杨林堡，以其费备历阳，淮民寓沙上者护以师。首谒程颢祠。总领所即张栻宦游处，陈像设祀焉。置贡士庄，蠲民租二万八千石。复与大元兵战于真州。进敷文阁学士，迁刑部尚书，引见，帝加奖劳。乞归不许，兼吏部尚书。杲随资格通其碍，铨综为精。梁成大子赂当国者求铨试，杲曰：“昔沈继祖论朱文公，成大亦论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孙宜废锢，安得仕？”进徽猷阁，奉祀。请老，升宝文阁致仕。帝思前功，进龙图阁而杲卒，遗表上，赠开府。

杲淹贯多能，为文丽密清严，善行草急就章。晚岁专意理学，尝言吾兵间无悖谋左画，得于《四书》。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傥有大志，性刚劲，通宋典故，善为文。从父兵间，习边事，未人仕已立战功，明堂恩补官。大元兵围安丰，兵将不相下，庶调护咸得其欢心，卒协力捍御。杲帅淮西，辟书写机宜文字。庐州围解，庶白事庙堂，诸将馈金助上功费，皆受之，赏典行，归悉反所馈。迁籍田令兼制机督干。监吕文德、聂斌军，与大元兵战朱皋、白冢，迁将作监簿。

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权知真州。郡素缺备，庶大修守御，具积排杉木殆十万株。差知兴化军，奉祀鸿禧观。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寝命。赴淮东制司议幕，过阙，迁将作监丞。迁司农丞、知和州，陛辞，言："今天时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长江，恃清野，而付边事于素不谙历之人，未见其可。"帝嘉纳。

寻兼淮西提点刑狱，浚城濠，增守备，修学宫。知真州兼淮东提点刑狱，逾年，进直秘阁，移淮西兼庐州安抚副使，人欢迎如见慈父，治绩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宝文阁，与大元兵战于望仙、白沙城。升华文阁。开庆元年冬，进大理少卿、淮东转运副使、两淮制置司参谋官，特授两淮制置使、知扬州。射阳湖饥民啸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将招刺，得丁壮万余，戮止首恶数人。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寻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转运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读书，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产。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权知巴东县。献俘制置司，登念奋自书生，不拜，吏曰："不拜则不敢上。"难之，竟弃功去。淳祐四年，举进士，调兴山主簿。总领贾似道檄修江陵城，条画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经理襄阳，登在行，以积功升，寻以母忧去。

及吴渊为制置使，边事甚亟，因忆弟潜盛言王登才略，具书币招之。登方与客奕，发书，衣冠拜家庙，长揖出门，问牛几何，可尽发犒师。渊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诸将共议。"众至，欢跃曰："景宋在此。"渊曰："汝辈欲西门出，景宋欲从方城，如何？"众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书生，不过冯轼观战，请五大帅中择一人为节制。"渊曰："请监丞出，正谓此也。"即书银牌曰："监丞代某亲行，将士用命不用命，赏罚毕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酾酒，得七千人，誓曰："登与诸将义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且命，诸将杀登以献主

帅；诸将有一不用命，登有制札在，不敢私也。”众股栗听命，竟立奇功于沮河。赵葵为制置使，见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胆，惜相见晚也。”俾参宣抚司兼京西两节。马光祖为制置使，辟充参谋官，迁军器少监、京西提点刑狱。

登威声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几谗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后以干办钟蜚英调护，情好如初。侍御史戴庆炯劾思忠，其党过元龙、沈翥在幕中，又倾之，以是议论不合，才略不能施，识者惜焉。

开庆元年，登提兵援蜀，约日合战，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暴卒。

杨掞，字纯父，抚州临川人。少能词赋，里陈氏馆之教子，数月拂衣去。游襄、汉，既而代陈中选，陈谢之万缗，辇以入倡楼，箧垂尽，夜忽自呼曰：“纯父来此何为？”明日遂行。用故人荐，出淮阃杜杲幕，杲曰：“风神如许，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谋多咨于掞。逾年，安丰被兵，掞慨然曰：“事亟矣，掞请行。”乃以奇策解围，奏补七官。

掞念置身行伍间，骑射所当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马以跃，初过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尝用其策为“小子房”，与之茶局，周其资用。掞以本领钱数万费之，总领贾似道稽数责偿，珙以白金六百令掞偿之，掞又散之宾客，酣歌不顾。似道欲杀之，掞曰：“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公乃顾此区区，不以结豪杰之心邪？”似道始置之。珙尝燕客，有将校语不逊，命斩之，掞从容曰：“斩之诚是，第方会客广谋议，非其时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几，有大将立功，珙坐受其拜，掞为动色，因叹曰：“大将立功，庭参纳拜，信兜鍪不如毛锥子也。”于是谢绝宾客，治进士业，遂登第，调麻城尉。

向士璧守黄州，檄入幕，寻以战功升三官。无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调潭州节度推官。赵葵为京湖制置使，掞与偕行，王登迓于沙市，极谈至夜分，掞退曰：“王景宋满身是胆，惜欠沉细者，如掞副之，何事不可为也，但恐终以勇败。”后登死，人以为知言。逾时，士璧守峡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赠架阁。

张惟孝，字仲友，襄阳人。长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骑

射。城中乱，争出关，惟孝拔剑杀数人，趋白河，见一舟壮钜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杀我者得此舟。”众披靡，遂以舟达郢州。兵乱，奔沙洋，别之杰为帅，尽隘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贾服前行，密窥隘兵，曰：“易与耳。”乃与十骑，衣黑袍，假为敌兵，曰：“后队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溃，舟趋藕池。

开庆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众舟大集，不可涉。顷有峨冠张盖，从者数十，则宣抚姚希得之弟也，今曰：“敢有争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剑驱左右而出，举白旗以麾，令众船登岸，毋敢乱次。干官钟蜚英见而异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谓曰：“今日正我辈趋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则曰：“朝廷负人。”明日，蜚英导希得罗致之，宴仲宣楼，蜚英酒酣曰：“有国而后有家，天下如此，将安归乎？”惟孝跃然曰：“从公所命。”乃请空名帖三十以还。逾旬，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旗帜鲜明，部伍严肃，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继。希得大喜，请所统姓名，惟孝曰：“朝廷负人，福难祸易，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耳，姓名不可得也。”时鼎、澧五州危甚，于是击鼓耀兵，不数日，众至万人，数战俱捷，江上平。制使吕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趋淮甸，后不知所终。

陈咸，字逢儒，监察御史升卿次子，为叔父巨卿后。登淳熙二年进士第，调内江县尉。县吏受贿，赋民不均，咸以闻于部使者，为下令听民自陈利病，而委咸均其赋。改知果州南充县，转运司辟主管文字。岁旱，税司免下户两税，转运使安节以为亏漕计，咸白安节曰：“苟利于民，违之不可。”因言：“今楮币行于四川者几亏三百万，苟增印百万，足以补放免之数。”安节从之。军多滥请，咸每裁损，帅属以为言，咸曰：“咸首可断，滥请不可得。”蜀岁收激赏权输绢钱，民以为病，咸白安节，核入节出，奏岁减二十余万缗。擢知资州，时久旱，咸被命即请帅臣发粟二千余石以振。明年，东、西川皆旱，总制二司议蠲民赋而虑亏国课，咸请增印未补发引百有九万以偿所蠲，议遂决。大修学宫，政以最闻，改知普州。

开禧元年，边事兴，四川宣抚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机宜文字。咸首贻书论兵不可轻动，劝松搜人才，练军实；考图籍以疏财用之源，视险要以决攻守之计；约大将面会，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间探之远；出虚捣奇之策，审于当用；幸胜趋利之谋，寝而勿行。松复书深纳，然实不能用。副使吴曦蔑视松，易置将兵，不关白正使。松务为简贵，咸忧之，复说松收梁、洋以北义士为缓急用；据险厄，立关

堡，杜支径以备不虞。松又不能用。迁利路转运判官。

曦叛臣于金，关外四州继没，人情大骇。咸留大安军督军粮，檄其守杨震仲振流民，备奸盗，众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谋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胁之以令其余，檄咸议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伪都运使徐景望已挟兵入居台治。英宗讳日，景望大合乐以享，咸力拒之。

初，咸自大安东下，遇伪将褚青与语，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与共事，欲结二人诛景望，烧栈阁，绝曦援兵。既而釜弃官归，咸以青不可保，谋遂沮。李道传问咸："计将安出？"咸曰："事极不过一死耳，必不为吾蜀累也。"语家子钦曰："咸受国厚恩，义当击贼，恨无兵权，独有下策，削发以全臣节。"会曦以书招之急，咸答书劝其禀命，既而欲亲谕之，遂行，遇伪统领孟可道，知曦已僭乱，曰："吾书不可用矣。"还至后钅敖，入帐中以刀自断其结，披缁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闻怒甚。吴睍劝曦召咸主武兴寺，因杀之，安丙力为救解，乃得释归。曦既诛，咸语诸子曰："吾不能讨贼而弃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杨辅等皆勉其出。丙寻奏以咸总蜀赋，从之。

时僭乱后，帑藏赤立。咸至武兴，与丙商榷利病，兵政财计，合为一家，请丙奏于朝。核诸司羡余，移支常平广惠米，铸当五钱，榜卖官，并权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万余，规画备至，故军兴增支之数八千七百五十余万，皆不取于民。咸总赋之始，赡军帑廪缗不过一千四十五万余，粮不过九十一万余，料不过二万余。咸昼夜精勤，调度有方，不二岁，益昌大军库有楮引百八十万，成都免引场桩拨二百一十余万，城下三仓军粮四十余万石，预借米本一百一十余万，又别贮军粮百四十九万石，料七万余，而布帛丝绵、铜铁钱与祠牒不预焉。

剑外民久苦役调，或建议调东、西两路及夔路丁壮共其劳。令始下，民惮行，驰诉于安丙，乞计直输钱以免行，久而不克输者十五余万，咸蠲之。蜀钱引旧约两界五千余万，半藏于官，自军兴引皆散于民，宣、总二司增创三界通行八千余万，价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余万缗以收十九界之半，又与丙议合茶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续造九十三界以兑之，于是引价复昂，籴价顿减。

嘉陵江流忽浅，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动，疏而导之，自益昌至于鱼梁，馈运无阻。金州地险，咸增馈米以实之，人皆曰："金州之险，金人不可向，何益之为？"咸曰："敌至而虑，无及矣。"未几，金人犯上

津，守赖以固。召为司农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赐谥勤节。初，宣谕使吴猎尝表其节，诏进二秩，咸乞回赠所生父母焉。

论曰：宋之辱于金久矣，值我国家兴师讨罪，声震河朔，乃遣孟珙帅师夹攻，遂灭其国，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说礼乐、敦诗书，诚寡与二。杜杲、王登、杨掞、张惟孝，思以功名自见，虽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陈咸不从逆曦，虽不能死，然理财于丧乱之余，蜀赖以固守，岂不贤于匹夫而莫经沟渎者哉！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赵汝谈 赵汝谠 赵希 赵彦呐 赵善湘 赵与欢 赵必愿

赵汝谈，字履常，生而颖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补将仕郎。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异之，语参知政事施师点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调汀州教授，改广德军，添差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尝从朱熹订疑义十数条，熹嗟异之。

佐丞相赵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骤以词掖处之，力辞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国，其弟汝谠力上疏乞留汝愚、斩侂胄，闻者吐舌。兄弟罹党祸斥去。寻调安庆府教授，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丁母忧，免丧，召为太社令。

时侂胄用事炽甚，汝谈痛愤，登坛读祝，大呼侂胄及陈自强名。自强不能堪，它日指汝谈曰："末坐白皙者何人？"汝谈不为动。以参知政事李壁荐，召试馆职，擢正字。是时吴曦叛，上下束手，或请就以曦为王，其人造汝谈，汝谈诘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斩！"其人面发赤不能对，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观。添差通判嘉兴府，与郡守王介志合。改知无为军，与光州守柴中行、安丰守陆峻俱称循吏。

时金人内变，有旨令献料敌、备边二策。其料敌之策曰："祸乱犹在河北，未遽至河南，盖豪雄择形势，大盗窥货宝，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无大川为之险，欲起安所凭？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颜氏亲党，其下亦令蕃汉错居，所以防虑备尽。纵彼丧乱，守将欲畔则自畔，何至相率尽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废备，岂以金人存亡之候为吾缓急哉！"其备边之策曰："今边州大抵无城，缺兵少粮，铠仗不足。若使自办，何所取资？丐诸朝廷，安得力给？若仿古藩封，拔用英杰守郡，则并租税市榷之利尽与之，免其共贡，上不置监临，下悉听选辟，民得自赋，兵得自募，凡百悉听所为。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异车服，给美田宅，官其子孙，凡可优宠，无不极至，使内为公卿，虽贵曾不如守边之乐。如此则有才者争自奋励，缓急必能出死力报上。"于后河南二十余年犹为金守，宋沿边诸郡权大削，兵事无肯任责者，汝谈之言若蓍龟然。

改湖北提举常平，振饥尽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作诗勉其族属，皆望风而化。迁江西提举常平。宁宗崩，以哀痛得疾。贺理宗表，

力寓劝戒。陈硕曰：“此谏书也。”数丐祠，授江西转运判官，辞不获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罢。

先是，汝谈因疾去官，言者谓其傲睨轩冕，不乐为世用。至是弥远不与祠，乃杜门著述。

端平初，以礼部郎官召，入对言：“倚用老成，广集忠智，访求众敝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饬积蠹之蛊，而成终泰之功者，愿加圣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奸似圣，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见甚失，久乃浸至差讹，则纲维之臣将不能不执，议论之士将不得不言。执之坚，宁不疑其侵权？言之数，宁不意其卖直？至是则不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夺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听、杂吾目、扰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虚一而静之理也。苟得之，导我声色而不能入，投我宝货而不能中，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动，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时集议出师，汝谈反覆言不可轻战，而和尤非计。既而三京收复，虽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谈独有忧色。未几，洛师败，朝论始服其先见。

迁宗正少卿，兼权直，兼编修国史、检讨实录，兼崇政殿说书。因讲《论语》而言汉元帝恭俭无过，惟以刚不克改，明不能绎，优柔不断，而汉业遂衰。权吏部侍郎，升侍读，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进讲。时朝议履亩称楮，汝谈言非便，迕时宰意。京师军变，宰相乞贬秩，上已允，汝谈奏恐失体，持不可。草答诏，以为贬秩易，审举措难，宰相滋不悦。以言去国，提举崇禧观。起知婺州，四辞不允。至郡，力丐祠。召赴行在，四辞。

权礼部侍郎兼学士院，力辞兼直。时金兵新破，三阃增秩，称提官楮，四郡获赏。汝谈独蹙頞，登对，首疏言：“边面无可倚仗，乞超越拘挛，简拔俊杰，如吴用周瑜、鲁肃，晋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连数十城，推毂授权，尽归赐履。巴蜀一人，荆襄一人，两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复更从中御，庶几伸缩由己，机用出心。”盖推广乡者备边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于开禧未用兵之前，决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论楮法，尤中时敝，上称叹久之，且谓：“卿文学高世，宜代予言，力辞何为？”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讲。数日，仍兼直学士院，五辞。权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及卒，转两官。遣表上，又转四官。

汝谈天资绝人，沈思高识，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册。其论

《易》，以为为占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宜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为文章有天巧。笃于伦谊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尝劾之，后汝谈官其乡，益祥愧不敢见，汝谈乃数过之，相得欢甚。尝论议韩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贵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贱之，惟卿独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书》、《诗》、《论语》、《孟子》、《周礼》、《礼记》、《荀子》、《庄子》、《通鉴》、《杜诗注》。

赵汝谠，字蹈中，少俶傥有轶材，智略出人上。龙泉叶适尝过其家，汝谠年少，衣短后衣，不得避。适劝之曰："名门子安可不学。"汝谠惭，自是终身不衣短后衣。折节读书，与兄汝谈齐名，天下称为"二赵"。以祖遗恩补承务郎，历泉州市舶务、利州大军仓属。从臣荐宗室之贤者，监行在右藏西库。

韩侂胄谋逐赵汝愚，汝谠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讼汝愚冤。侂胄惧其词直，使其党胡纮再攻汝愚，以汝谠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属为之画策，惑乱天听为言，斥使去国。坐废十年，调华亭浦东盐场，弃职去。辟浙西安抚司幕官，调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镇东军。登嘉定元年进士第，为太社令，迁将作监簿、大理司农丞。与史弥远不合，请外，改湖南提举常平，易江西，寻提点刑狱。瑞州大姓幸氏贪徐氏田不可得，强取其禾，终不与，诬以杀婢，置徐狱。徐诉其冤，汝谠以反坐法黥窜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宫，徙汝谠湖南。既至，则表直臣龚夬墓。浏阳有豪民罗氏夺民田，汝谠复惩以法。迁知温州，卒。

汝谠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临难则功业当如朱虚，立身当如子政。"

赵希鎏，字君锡，旧名希哲，登庆元二年进士第，改赐今名。少扶父丧归，道遇寇，左右骇散，希鎏拊棺恸哭不慑，寇义而去。学于陈傅良、徐谊，既举进士，调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砺方起，汀人震惧，郡会僚佐议守城，希鎏下坐无一语，守异之曰："不言得无有所见乎？"希鎏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关曰古城，若悉精锐以扼其冲，贼不足虑矣。"守以付希鎏，人为危之。希鎏至关，审形明间，申令谨候，分画粗定，贼已遣谍窥关。希鎏得谍诘之，纵其举火相示，而羸师以误之。夜半，贼数百衔枚突至，希鎏严兵以待。贼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贼无一免，余党闻风而遁。希鎏引还，老稚罗拜相属，希鎏繇他道以避之。

事闻，诏升州推官，治疑狱，决滞讼，摄下邑，弭乱卒。去之日，军民遮道泣送者数十里。

调主管夔州路转运司帐司，疏大宁盐井利病，使者上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县，未行。召对，希錧首言民力困于贪吏，军力困于偾帅，国家之力则外困于归附之卒，内困于浮冗之费；次论四蜀铨科举之弊；次论大宁盐井本末。宁宗嘉纳之。

授大理寺丞，迁大宗正丞，权工部郎官。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亡艺，莫敢自陈，希錧白其长推行之。会朝议，燕邸近属赴朝参者少，命希錧易班，希錧力辞，弗克。特换授吉州刺史、提举佑神观。未几，廷臣言宗姓换班人尝举进士，请视朝士，听轮对。于是希錧次对时首论："今日多事之际，而未有办事之人。朝绅，清选也，以缄默为清重，以刻薄为举职，以无所可否为识体。阃寄，重任也，以大言为有志，以使过为知恩。臣非敢厚诬天下以为无人，患在选择未得其道、器使未当其才尔。"授成州团练使，赐金带，令服系。以宝玺推恩，进和州防御使。

理宗即位，进潭州观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进安德军承宣使。希錧引对，言："初政急务，莫先于明道，总治统，收人心。"上为动容。越明年，论祠祭不蠲，禁卫不肃。慈明宫上寿，升节度，封信安郡公。卒，遗奏闻，上震悼辍视朝，赐含敛，赠以金币。

希錧风资凝重，胸抱魁垒，扬人之善，不记人之过，急人之难，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尝谒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赵彦呐，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类试第。少以材称。吴曦叛，以禄禧伪守夔，彦呐结义士杀之，遂显名。

嘉定十二年，关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经理，金人再至，战却之。因请修州北水关，募民耕战以守；又劝丙尽捐关外四州租，结民兵使各自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军民心，转提点刑狱，寻帅沔，时誉甚都。及崔与之代丙，始察其大言无实，谓他日误事省必此人，请庙堂毋付以边藩。寻夺其节制。

宝庆元年，乃移帅兴元。三年，会郑损弃四州，退保三关，彦呐力争不胜，罢归家者五年。绍定四年，桂如渊代损，起彦呐于副使，更李

□、黄伯固，皆彦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郑清之趣其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不从。秦、巩之豪汪世显久求内附。至是彦呐为力请数四，清之亦汔不从。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彦呐大败，眨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窜岭南，史嵩之留之江陵两年，卒。

赵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孙。父武翼郎不陋，从高宗渡江，闻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补保义郎，转成忠郎、监潭州南岳庙，转忠翊郎，又转忠训郎。庆元二年举进士，以近属转秉义郎，换承事郎，调金坛县丞。五年，知余姚县。

开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审察，提辖文思院。出判无为军兼淮南转运判官、淮西提点刑狱。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内艰，明年起复，知和州，三辞不获命。迁知大宗正丞兼权户部郎官，改知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举常平，兼知无为军。进直徽猷阁、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兼知庐州，兼本路安抚，仍兼转运判官、提举常平。

十三年，进直宝文阁。以平固始寇功，赐金带，许令服系。十四年，进直龙图阁、知镇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进右文殿修撰、知镇江府，封祥符县男，赐食邑。宝庆二年，进集英殿修撰，拜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进宝章阁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赐仙花金带，进封子，加食邑。

绍定元年，以创防江军、宁淮军及平楚州畔寇刘庆福等功，皆升其官，进龙图阁待制，仍任，兼江东转运副使。三年，进焕章阁直学士，仍任，进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东，进焕文阁学士、江淮制置使，乃命专讨，许便宜从事。四年，进封侯，加食邑。及戮全，善湘遣使以露布上，乃进兵部尚书，仍兼任。

时善湘见范、葵进取，慰藉殷勤，馈问接踵，有请必应。遣诸子屯宝应以从，范、葵亦让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檄等握笔草报。善湘季子汝楳，丞相史弥远婿也，故奏报无不达。以平闽寇功，转江淮安抚制置使。五年，复泰州淮安州、盐城淮阴县四城，及策应京湖功，进端明殿学士，与执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枢密副使纳合买住降，复盱眙军、泗寿二州功，进资政殿学士，加食邑，遣使赐手诏、金器等物。九疏丐归，皆不许。请愈力，进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监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笔以善湘有讨逆复城之功，寝其奏。

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抚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即丐祠，改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三年，两请休致，四乞归田，复提举洞霄宫。淳祐二年，帝手诏求所解《春秋》，进观文殿学士，守本官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视朝，赠少师，赙赠加等。所著有《周易约说》八卷，《周易或问》四卷，《周易续问》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学易补过》六卷，《洪范统论》一卷，《中庸约说》一卷，《大学解》十卷，《论语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传通议》三十卷，诗词杂著三十五卷。

赵与欢，字悦道，燕懿王八世孙。嘉定七年进士，调会稽尉，改建宁司户参军。中明法科，摄浦城县。丁父忧，作《善庆五规》示子孙。免丧，授大理评事。转对，言天变、民情、国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会驳勘，动涉岁时，类瘐死，而干证者多毙逆旅，宜精择宪臣使详覆，果可疑则亲往鞫正，必情法轻重可闵，始许审奏。"

迁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历军器监、司农寺丞，迁宗正丞兼权都官郎官，改仓部，权度支，以直宝章阁知安吉州。郡计仰榷醋，禁纲峻密，与欢首捐以予民。设铜钲县门，欲诉者击之，冤无不直。有富民诉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狱，徐廉之，乃二兄强其父析业。与欢晓以法，开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媪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听，日给馔，俾亲馈，晨昏以礼，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画像事之。丧母，朝廷屡起之，不可，议使守边，授淮西提点刑狱，弗能夺。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终禫，奉祠，复半载，乃趋朝。

自恢复退师，又议纳使，与欢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门，必得智识气节之士，布列中外可也。"兼权检正，迁宗正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寻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同详定，剖决明畅，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风雷，与欢言国本未定，又阵弭盗固本之策。有以刑罚术数言于帝者，与欢言："导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岂遽能及民，惟其真实相孚，待以不扰，数月而庭讼弥寡。人心本善，有感必从。或谓厉以威、待以术者，非知本之论。"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径，非以肃纪纲。"帝为悚然。又建言："秦刻颂有'端平法度'语。"

明年改元嘉熙，襄、蜀残破，或望风弃地，召见便殿，言："韩琦当仁宗朝，犹昼夜泣血。今主忧臣辱矣。"因具言防边之道，其后多见施行。与欢招刺三千人为忠毅军，又言："禁卫虚籍及京口诸郡，悉宜募兵，统以郡将，财先赡军，余始上供，乞省不急之费。"荐文武士四十人。迁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论边事至为深切。

星变，上章请罢。大火，力言灾变之烈，谓："臣罪擢发莫数，犹欲以去国为言，少悟上听。愿祗畏天威，思以实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节约，广推振恤。"五请窜。于是中书方大琮言："与欢素自洁修，疏财轻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观其待罪之章，恳切至到，未尝不叹其知义也。乞俞所请，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阶。寻复之。与欢请先叙复同降官属，又言："艰难不可为之时，当慷慨厉志，深为人才兵力思。"迁户部尚书兼权吏部，累丐祠，不许。

论楮币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尝出内帑收换，屡称提而折阅益甚。尝请两界并展十年勿议造新，责州县毋以损污抑沮，至是遂请不立界限以绝其疑，所以区画者甚备。其后诏宰相遍询侍从，与欢又以前说陈之。有欲以端平钱当五行使，与欢谓："开禧尝以二当三，何救于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虽日易一法，无救于楮，而国非其国矣。法削国弱，能独享富贵乎？"每言"端平以来，窜贾吏，禁包苴，戒奔竞，戢横敛，而风俗沈痼自若。或口仁义而身市井，率以欺君为常，肥家为乐，遂临事乏使，而小人得从旁乘间窃取官爵矣。"疏乞："别邪正，警偷惰，奖用恬退质直之士，以绝躁竞浮靡之习。内廷有关于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于谤议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黩货之风，其机皆自陛下始。"又言："军政弛而尺籍不明，总兵者或缘功赏开嫌隙，内则班行惟求速化，守牧类多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节，指陈无虚日。"

大风震雷数见，因具陈边事，且言："人才国用，民力兵威，愿乘此机，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于除授，老岁月于行移，委公道于私情，付事功于无可奈何也。"迁吏部尚书。讲筵言："膏雨不降，星变频仍。在京物价腾踊，民讹士噪；在外兵权涣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并建宰辅，谓宜风采振扬，而事势犹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责，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归田，会潮汐啮堤，执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诏云："忠正廉勤，无如卿者。"授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江堤竣事，狱空，力丐罢。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提领户部财用兼侍读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奉朝请，出关，遣使趣还。

会饥民相携溺死，帝仍付临安府事，恩例视执政。与欢涕泣奉诏，亟榜谕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须臾各全性命，伫沐圣恩。"都人相谓毋死。与欢上则祈哀公朝，下则推诚劝分，甘雨随至，米商来集，流移至者有以济之。力求纳禄，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监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奉朝请，与欢至浙江，上召还，即日绝江去，帝为怅然。与欢三为府尹，尽力民事，都人称"赵端明"，必以手加额曰"赵佛

子”也。

久之，以旧职知温州，政事必亲，吏不敢欺，创水砦，修贡院。以侍读召，辞，不许。入对，言爵禄之滥，因及国本事。五丐归，又不许。进《春秋解》，升大学士，荐士六十人。史嵩之将复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问与欢。言：“嵩之老师费财，私昵贪富，过立名誉，必不宜复用。”时嵩之犹子璟卿诵言其过忽毙，而杜范、刘汉弼、徐元杰三贤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与欢请优恤汉弼、元杰家，帝从之，而优恤手诏，则与欢所拟入也。

又请以兵财分任辅臣。在讲筵言：“以坏证付庸医，仅支残息，徒运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误耶？”时相忌之。寻授安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日食，应诏言事益切。月赐内帑，与欢辞不取。帝书“安贫乐道，植节秉忠”字赐之。建储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赃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盗昔伏于远，今伏于近，体认不真，贤否无别，国将谁与立邪？愿富一代之储，使小人无间可投，以绝隐伏之祸。”帝为改容。

袁士宋斌少从黄干、李燔登朱熹之门，学禁方严，羁旅困沮，年且八十，与欢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岁一祭焉。帝逐二谏臣，与欢力争之。五乞免朝请，三乞致仕，俱不允，赐《泰卦诗》、《忠邪辨》。自是，国事皆缕缕言之，有不胜书，盖其爱君忧国，本诸天性。拜少傅，卒，遗表犹不忘规正。帝震悼辍朝，赙赠有加，诏有司治葬，赠少师，追封奉化郡王，谥清敏，累赠太师。

手注《六经》及《仁皇训典详释》，又有《高宗宝训要释》、奏议、诗文百卷。与欢尝谓：“士大夫有贪声，则虽奇才奥学，徒以蠹国害民尔。”故敛之夕，而金带犹质钱民家云。

赵必愿，字立夫，广西经略安抚崇宪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忧，哀毁骨立。服阕，以大父汝愚遗表，补承务郎。

开禧元年，铨监平江府粮料院，调常熟丞。嘉定七年举进士，知崇安县，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学政，立催科法，列户名为三等，以三期为约，足者旌之，未足者宽以趣之，逾期不纳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怿愿输。革胥吏鬻盐之敝。擅发光化社仓活饥民，帅怒，逮吏欲惩之，必愿曰：“刍牧职也，吏何罪。”束檐俟谴，帅无以诘而止。旧有均惠仓，无所储，必愿捐缗钱增籴，至二千石。力主义役之法，乡选善士，

任以推排，入资买田助役，则勉有产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台府以闻，下其式八郡四十八县。秩满，民共立祠刻石。

授湖、广总所干办公事。丁父忧，居丧尽礼，贻书问学于黄干。服除，差充两浙运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领安边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辞，奏乞下道、江二州访周惇颐之后。知常州，改知处州，陈折帛纳银之害，皆得请。移泉州，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讽诸邑行义役。秋旱，力讲行荒政，乞拨永储、广储二仓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诏依旧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抚摩凋瘵，修养济院，建陈瓘祠，政教兼举。

端平元年，以直秘阁知婺州。至郡，免催绍定六年分小户绫罗钱三万缗有奇。立淳良、顽慢二籍，劝惩人户。措置广惠仓及诸仓积谷。奏乞宽减内帑绫罗，申省免用旧例，预解诸色窠名钱，罢开化税场。迁太府寺丞，寻迁度支郎中。诏以汝愚配享宁宗，从必愿请也。兼右司郎中，引见，疏言：

陛下英明密运，断出于独，固欲一切转移之。然而大权若在我，或者犹有下移之疑；众正若已开，或者犹有旁径之疑。策免二相，销天变也，去者固难以复留，留者恐终于引去。虚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来，而况在数千里之外；责次补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专，而况于不安其位。中书，政之本也。今果何时，尚可含糊意向以启天下之疑乎？亲擢台谏，开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为轻于易去？去之未几，何为使之复来？召于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坚；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听之而无讳乎？

朝廷除授，军国赏罚，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达于庙堂，而迁擢忽由于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状，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颁，一号令之出，虽未必由于阉宦，而人或疑于阉宦；虽未必由于私谒，而人或疑于私谒；虽未必由于戚畹宗邸，而人或疑于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虽有去敝之心，而动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乐于此。

时论伟之。

三京兵败，边事甚亟，诏条上守御计，必愿言十事：下哀痛之诏，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节财用之宜，縻议和之使，抚无归之民，处

北来之众，置镇抚之使，择帅阃之代，拔未用之将，皆切于边要。政府议楮币日轻，欲令诸州再用印及他为称提之法，必愿力争不可。嘉熙元年，贻书政府，论边防事宜，授右司郎中。

火灾，必愿应诏上封事，曰："开边稔祸之刑，牵制而未行；激变弃城之戮，姑息而未举。京、襄沦没，祖宗之基业莫能保；淮、蜀蹂躏，赤子之冤魂无所依。履亩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称提之法严而重以告讦。民无盖藏，每有转壑之忧；士不宿饱，常有思乱之志。"又曰："台谏、给舍骨鲠之论莫容；左右便嬖浸润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阔略于原庙之尊；节钺隆恩，殷勤于邸第之贵。"又曰："必也正故相专国之罪，严贪夫徇国之诛，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编氓，后亲贵，去木妖竞治之衅；尚坚固，革奢华，戒宴殿无度之宴酣，节内庭不急之营缮。"又论济王及国本事。

迁左司郎中，又迁司农少卿兼左司。转对，言："正气日消月沮，驯至今日，非惟搢绅不肯论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结舌矣。端平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犹勤于咨访，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决裂将溃，乃不求瞑眩之剂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怀疑，毋致陛下以厌言得谤。"时直士相继去，故必愿及之。兼敕令所删修官，拜司农卿，兼职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兼删修敕令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寻兼左司，迁太府卿，仍兼编修、检讨，迁宗正少卿。诏依旧太府卿，仍兼职，且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转对，言："中才庸主，惟其无所知觉，故言不可入，而败亡随之。陛下作敬天之图，朝夕对越，谓宜天意可回，而荧惑失度，郁攸煽灾，迫近禁门，几毁左藏。烟埃方息，白昼陨星，贯日之虹，胁阳之雹，叠见层出。陛下观时察变，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动无良策，惟在侧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迁起居舍人，兼职仍旧。

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毁隘，侵迫禁城，灾异之来，理不虚发，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转移于陛下方寸间耳。"又曰："《周官》国有大事，则举大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谓宜合众谋，屈君策，上而搢绅，下而刍荛，各陈所见，择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几千虑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暂兼权右郎官。言："财非天雨鬼输，岂可轻施妄用。长此不已，必至颠覆，异时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为国生财，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间捷出，推敲克剥，以术相胜，凿空取办，以计巧取，事掊敛，献羡余，间架缗钱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愿陛下精思熟虑，约已爱民，必如勾践之卧薪尝胆，必如卫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权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检正，从之。兼国史修撰。

时边事急，必愿应诏言："宜敕彭大雅自重庆领王青之兵东下以复夔，责李安民及归、峡二守以自效，调一将督中流之师，以伐其顺流之谋，调一将自间道出鼎、澧之后，以折其捣虚之锋，调一将助芮兴之势，以备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飞军及团结民兵之类守沅江、益阳江，以防冲突长沙，尽收江上民船，毋资敌用。"区画皆中事机。暂兼权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称其平允。暂兼权户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请立国本，请亲祷雨。迁户部侍郎，暂兼给事中。

先是，钱相尝缴陈洵益赠节使不行，必愿复缴奏曰："李韶向为殿中侍御史，疏论洵益，乞予外祠，以绝窥伺，陛下不行其言，复夺其职，韶不能自安，径求外补。今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赠洵益，又缴驳不行，韶愈无来期矣。陛下忍于去一贤从官，而不忍于沮一已死之内侍，则何以兴起治功，振扬国势？欲望寝洵益节钺，趣韶供职。"于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许。

权户部尚书，疏言："端平元年，洛师轻出。明年，德安失，襄阳失。又明年，固始失，定远失，六安失，郢、复、荆门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峡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阳歼。越二年，寿春弃。明年，真阳扰，安丰危，成都遗烬，靡有孑遗。"又曰："去冬安丰危而复安，特天幸尔。君臣动色，太平自贺。雷作于雪宴之先期，蜀警于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鉴已随之矣。"又乞"谕太府丞，核户部收支数目，庶见多寡盈虚之实，有余则储之以待朝廷之取拨，阙则助之以示宫府之一体。"二疏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许。以司谏郑起潜论列，以宝谟阁直学士奉祠；辞职名，不许。淳祐五年，以华文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三辞，不许。闽人闻必愿至，欣然叹羡。

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恻怛以勤政，行乡饮酒，旌退士，奖高年，裁僧寺实封之数。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军礼见戎帅，申明左翼军节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劝。"居官四年，累乞归，及命召，又三辞，皆不许。卒，遗表上，赠银青光禄大夫。

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广，而又蚤闻家庭忠孝之训、师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称云。

论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显用，各能以术业自见，汝谈、汝谠、希钅官是已。彦呐帅边而堕功，亦由庙算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盗。与欢以长者称。必愿世济其美，可谓信厚之公子矣。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史弥远 郑清之 史嵩之 董槐 叶梦鼎 马廷鸾

史弥远，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补承事郎。八年，转宣义郎，铨试第一，调建康府粮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十四年，举进士。绍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迁太社令。三年，迁太常寺主簿，以亲老请祠，主管冲佑观。丁父忧。庆元二年，复为大理司直，寻改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对，乞旌廉洁之士，推举荐之赏；浚沟洫，固堤防，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为水旱之备；葺城郭，修器械，选将帅，练士卒，储粟谷，明烽燧，为边鄙之防。丞相京镗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四年，授枢密院编修官，迁太常丞，寻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开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秘书少监，迁起居郎。二年，兼资善堂直讲。

韩侂胄建开边之议，以坚宠固位，已而边兵大衄，诏在位者言事，弥远上疏曰："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里俱有足恃，而无可伺之隙矣。所遣抚谕之臣，止令按历边陲，招集逋寇，戒饬将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

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议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无贻亲忧乎？"弥远曰："时事如此，言入而益于国，利于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县男兼权刑部侍郎。三年，改礼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兵端既开，败衄相属，累使求和，金人不听。都城震摇，宫闱疑惧，常若祸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亟具奏，乃罢侂胄并陈自强右丞相。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驳，侂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帝欲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力辞，乃迁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

询立为太子，兼詹事，遣使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关、濠州来归，疏奏："今两淮、襄、汉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厉将帅，尽吾委寄之诚；简阅士卒，核其尺籍之阙。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封伯。

嘉定元年，迁知枢密院事，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丁母忧，归治葬，太子请赐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访。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四年，落起复。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殁，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赐家庙祭器。

宁宗崩，拥立理宗，于是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六辞不拜，因乞解机政，归田里，亟出关，帝从之。实庆二年，拜少师，赐玉带。劝上倾心顺承以事太后，力学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归戴。绍定元年，上太后尊号，拜太傅，八辞不拜。夏，得疾，累疏丐归，不许。都城灾，五疏乞罢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复爵。六年，将拜太师，三具奏辞，乞免出命，不许。乃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又三具奏辞。绍定五年，上疏乞谢事，拜太傅。未几，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上疏乞解机政，依前太师特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三日，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户部支赙赠银绢以千计，内帑特颁五千匹两，遣使祭奠。及其丧还，遣礼官致路祭于都门外，赐纛、佩玉、黝纁。

初，诛李全，复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赏，诸将皆望不次拔擢。或言于弥远，弥远曰："御将之道，譬如养鹰，饥则依入，饱则扬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况今边戍未撤，警报时闻，若诸将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满，猝有缓急，孰肯效死？"赵善湘以从官开阃，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执政。弥远曰："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权宜行之。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弥远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

初，弥远既诛韩侂胄，相宁宗十有七年。迨宁宗崩，废济王，非宁宗意。立理宗，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俭壬。理宗德其立己之

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弥远死，宠渥犹优其子孙，厥后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济王不得其死，识者群起而论之，而弥远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

郑清之字，德源，庆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从楼昉学，能文，楼钥亟加称赏。嘉泰二年，入太学。十年，登进士第，调峡州教授。帅赵方严重，靳许可，清之往白事，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无答拜，且曰：“他日愿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籍为兵，缓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趋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调湖、广总所准备差遣、国子监书库官。十六年，迁国子学录。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事见《皇子竑传》。俄以清之兼魏惠宪王府教授，迁宗学谕，迁太学博士，皆仍兼教授。宁宗崩，丞相入定策，诏旨皆清之所定。

理宗即帝位，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兼崇政殿说书。帝问外人因阁子库进丝履有谤议，清之言：“禁中服用颇事新洁者。”帝曰：“故事，月进□奚数两，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谤？”清之奏：“孝宗继高宗，故俭德易章，陛下继宁考，故俭德难著。宁考自奉如寒士，衣领重浣，革舄屡补，今欲俭德著闻，须过于宁考方可。”帝嘉纳。

宝庆元年，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起居郎，仍兼史官、说书、枢密院编修官。二年，权工部侍郎，暂权给事中，进给事中，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绍定元年，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三年，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枢密院事。六年，弥远卒，命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大者相继为宰辅，惟与之终始辞不至，遣逸如刘宰、赵蕃皆见旌异。是时金虽亡而入洛之师大溃。二年，上疏乞罢，不可，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风，四疏丐去。九月，禋祀雷变，请益力。乃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四疏控辞，依旧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及闻边警，密疏：“恐陛下忧悔太过，以汩清明之躬，累刚大之志。”嘉熙三年，封申国公。四年，遣中使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

赐楮十万缗为筑室，乃日与宾客门生相羊山水间。

淳祐四年，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屡辞不允，拜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卫国公。趣入见，有旨赐第。五年正月，上寿毕，亦疏丐归，不允。拜少傅，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越国公。居无何，丧其子士昌，决意东还，又不许。拜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越国公，赐玉带，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进读《仁皇训典》，谓："仁祖之仁厚，发为英明，故能修明纪纲，而无宽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故能涵养士气，而无矫励峭刻之习。盖仁厚、英明二者相须，此仁祖、孝宗所以为盛也。"帝褒谕之。

六年，拜太保，力辞。故事，许回授子孙，清之请追封高祖洽，帝从之，盖异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中使及门，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归。诘旦内引，叩头辞免，帝勉谕有外间所不及知者。甫退，则中使接踵而至。或请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汉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为之。"

帝以边事为忧，诏赵葵以枢使视师，陈靴以知枢密院事帅湖、广，二人方辞逊，会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无所留难，葵、靴遂往。于是战于泗水、涡口、木库，皆以捷闻。九年，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辞太师不拜，依前太傅。每谓天下之财困于养兵，兵费困于生券，思所以变通之，遇调戍防边，命枢属量远近以便其道涂，时缓急以次其遣发。又议移岁调兵屯以戍淮面，并军分头目以节廪稍，先移镇江策胜一军屯泗水，公私便之。

诸路亏盐，执其事者破家以偿，清之核其犯科者追理，挂误者悉蠲之，全活甚众。沿江算舟之赋素重，清之次第停罢，如池之雁氵义有大法场之目，其钱分隶诸司，清之奏罢其并缘渔取者，盖数倍公家之入，合分隶者从朝廷偿之。报下，清之方与客饮，举杯曰："今日饮此酒殊快！"四上谢事之章。

十年，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难，天怒可忧而以为易，天休可喜而以为难，何哉？盖忧则惧心生，惧则怒可转而为休；喜则玩心生，玩则休或转而为怒。"帝大喜，命史官书之，赐诏奖谕。十一年，十疏乞罢政，皆不许。拜太师，

力辞。有事于明堂，有旨閤门给扶掖二人，再赐玉带，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犹以未得雪为忧。俄大雪，起曰："百官贺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观之。累奏乞罢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齐国公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三日，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赐谥忠定。

清之不好立异，汤巾尝论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己欲作君子，使谁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尝论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赵葵视师年余，乞罢，上未有以处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劳，陛下岂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来遽引退，臣愿为左，使葵居右。"上讫从之，然葵竟不果来。

清之代言奏对，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与弥远议废济王竑，立理宗，骎骎至宰辅，然端平之间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则年齿衰暮，政归妻子，而闲废之人或因缘以贿进，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庆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以经理屯田，襄阳积谷六十八万，加其官，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寻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枣阳屯田成，转两官。以明堂恩，封鄞县男，赐食邑。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四年，迁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六年，迁刑部侍郎，仍旧职。

端平元年，破蔡灭金，献俘上露布，降诏奖谕，进封子，加食邑。移书庙堂，乞经理三边，不合，丐祠归侍，手诏勉留之。会出师，与淮阃协谋掎角，嵩之力陈非计，疏为六条上之。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奏言：

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

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丞相郑清之亦以书言勿为异同，嵩之力求去。

朝陵之使未还，而诸军数道并进，复上疏乞黜罢，权兵部尚书，不拜。乞祠，进宝章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归养田里。寻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帝自师溃，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见，力辞，权刑部尚书。引见，疏言结人心、作士气、核实理财等事。且言："今日之事，当先自治，不可专恃和议。"乞祠，以前职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医药，不俟报可而归。进宝章阁学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内引，赐便宜指挥，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进华文阁学士、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依旧沿江制置副使兼节制光、黄、蕲、舒。乞免兼总领，从之。

庐州围解，诏奖谕之。以明堂恩，进封伯，加食邑。条奏江、淮各三事，又陈十难，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谕之。汉阳受攻，嵩之帅师发江陵，奏诛张可大，窜卢普、李士达，以其弃城也。二年，黄州围解，降诏奖谕，拜端明殿学士，职任依旧，恩数视执政，进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诏入觐，拜参知政事，督视东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鄂州置司，兼督视淮南西路军马兼督视光、蕲、黄、夔、施州军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复光州。十二月，复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进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军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号贤相。

复信阳，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饥。六月，复襄阳，嵩之言："襄阳虽复，未易守。"自是边境多以捷闻，降诏奖谕。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转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眷顾特隆，赐赍无虚日。久旱，乞解机政。地震，屡疏乞罢免，皆不许。淳祐元年，进《玉斧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二年，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国公，加食邑。四年，遭父丧，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赐手诏，遣中使趣行。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不报。

将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帝意颇悟。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颦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匮于应办，辇金帛，輓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轶于沅、湘，摇荡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刑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盍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殚，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骎骎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无何，璟卿暴卒，相传嵩之致毒云。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居闲十

有三年。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遗表上，帝辍朝，赠少师、安德军范度使，进封鲁国公，谥忠简，以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夺谥。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而曰："使吾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学于永嘉叶师雍。闻辅广者，朱熹之门人，复往从广，广叹其善学。嘉定六年，登进士第，调靖安主簿。丁父忧去官。

十四年，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郡捕系之狱，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为反者解说，族矣。"槐曰："吏明知狱有枉，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皆可杀乎？"不听。顷之，守以忧去，槐摄通判州事，叹曰："桷诚枉，今不为出之，生无繇矣。"乃为翻其辞，明其不反，书上，卒脱桷狱。绍定二年，迁镇江观察推官。明年春，入为主管刑部架阁文字。秋，兼权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特差权通判镇江府。至州，会全叛，涉淮临大江，大府急发州兵。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全遁去，乃还。五年，丁母忧。端平三年，差通判蕲州，辞。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迁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后三日，提点湖北刑狱。常德军乱，夜纵火而噪，守尉闯不出。槐骑从数人于火所，且问乱故。乱者曰："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吾属将责之偿，不为乱也。"槐坐马上，召彦直斩马前，乱者还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乱者七人戮诸市，而赙彦直之家。差充归、峡、岳察访使。二年，兼权知常德府，寻兼军器少监，依旧提点刑狱。

三年，以直宝谟阁知江州兼都督府参谋。秋，流民渡江而来归者十余万，议者皆谓："方军兴，郡国急储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发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归焉。当是时，宋与金为邻国，而襄、汉、扬、楚之间，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浮光人翟全寓黄陂，有众三千余，稍出卤掠。

槐令客说下全，徙之阳乌洲，使杂耕蕲春间，又享赐之，用为裨将。于是曹聪、刘清之属皆来自归。

四年，进直华文阁、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方三边急于守

御，督府日夜征发，民且困，槐为画策应之，令民不伤而军须亦不匮。淳祐二年，迁左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视其赋则吏侵甚，下教曰："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吾且诛之！"吏乃震恐，愿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尽弛。大计军实，常若敌且至。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斩以徇师，军中肃然。

三年，进秘阁修撰。四年，召入奏事，迁权户部侍即，赐紫，进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军政弛弗治，乃为赏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进退击刺之技，岁余尽为精兵。六年，召至阙，辞。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又辞。权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宰相移书槐曰："国家方用兵，人臣不辞急难，公幸毋固辞。"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御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诸蛮夷，南引交址及符奴、月乌、流鳞之属，数寇边，槐与约无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动。又与交址约五事：一无犯边，二归我侵地，三还卤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于是遣使来献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七年，进宝章阁待制。八年，迁工部侍郎，职事依旧，兼转运使。九年，召赴阙，封定远县男。迁兵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兼侍读，升给事中，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少与法违，惮槐不敢上。兼侍读，进宝章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辞。进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侯。十二年，为同知枢密院事。宝祐元年，权参知政事。二年，进参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战败夺官，诏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视师，曾伯辞，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请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蜀辅车之势，诏报曰："腹心之臣，所与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复上疏曰："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人臣无敢为岐意者，苟以臣为可任，宜少听臣自效，即臣不足与军旅之事，愿上官爵。"不许，进封濠梁郡公。

帝日乡用槐，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帝问籴民粟积边，则对曰："吴民困甚，有司急籴不复省。夫民惟邦本，愿先垂意根本。"帝问修太乙祠，则对曰："土工荐起，民罢于征发，非所以事天也。"帝问边事，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敌国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过失，为执法吏所刺劾，终身摈弗用，深为朝廷惜此。苟非奸邪，皆愿为昭洗，勿废其他善。又迁谪之臣，久堕遐方，稍稍内徙，今得生还，顾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辄称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槐自以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然务先大体，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在官者率满岁而迁。嗜进者始不说矣。槐又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为害政者三？"对曰："戚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威福擅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帝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善为佞，帝躐贵之，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大全已为侍御史，遣客私自结于槐，槐曰："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衔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见，极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尝短卿，卿勿疑。"槐曰："臣与大全何怨？顾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邪而噤不言，是负陛下也。且陛下谓大全忠而臣以为奸，不可与俱事陛下矣。"既罢出，即上书乞骸骨，不报。四年，策免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大全亦论劾槐，书未下，自发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争之，语见《大全传》。

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固辞。进封吉国，又进封许国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风雷电，槐起衣冠而坐，麾妇人出，为诸生说《兑》、《谦》二卦，问夜如何？诸生以夜中对，遂薨。遗表上，赠太子少师，谥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赙。

叶梦鼎，字镇之，台之宁海人。本陈待聘之子，七岁后于母族。少从直龙图阁郑霖、宗正少卿赵逢龙学，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两优释褐出身，授信州军事推官，摄教事，讲荒政。迁太学录。

淳祐二年，雷变，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媟近。明年，轮对，言君子、直言、军制、楮币、任官、分阃六事。同番易汤巾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四年，升校书郎兼庄文府教授。五年，迁秘书郎，转对，言定国本，求哲辅，专阃帅，奖用介直。雷变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说，迁著作佐郎。六年，拜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转对，言国计、边事、国体三事。又言："外有窥边之大敌，内有伺隙之巨奸；奇邪蛊媚于宫闱，熏腐依凭于城社；强藩悍将，牙蘖易摇，草窃奸宄，肘腋阶变。"

权知袁州，转运司和籴米三万斛，梦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

和籴已百年，自今开之，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则无穷之怨从之。”民汤颀献田学官，妻子离散，梦鼎遂还之。毁万载旗{□甫}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忧。十一年，免丧，拜司封员外郎。轮对，言：“陛下惑于左右之谗说，例视言者为好名，中伤既深，胶固莫解。近岁以来，言稍犯人主之所难者，不显罢则阴黜，不久外则设间，去者屡召而不还，来者一鸣而辄斥。”兼玉牒检讨官，以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兼知吉州。节制悍将，置社仓、义仓，平反李义山受赃之冤，以国子司业召。

宝祐元年陛对，言国论主平江西义仓，不可待申省而后发。考试集英殿，授崇政殿说书，进讲《尚书》。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国子祭酒。二年，兼权礼部侍郎，谏幸西太乙宫。三年，权礼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寻兼侍讲。丁母忧。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赣州。丁大全柄国，欲挽梦鼎登朝，卒辞谢之。六年，改知建宁府，又改知隆兴府。开庆元年，复知建宁府，作桥梁，置驿舍，建大安关，决疑狱。

景定元年，召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为言。迁吏部侍郎，赐宁海县食邑。二年，权兵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三年，迁兵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修撰。迁吏部尚书，五辞免，请祠，不允。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屡辞不许。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兼太子宾客，进封宁海伯。四年，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临海郡侯，以明堂恩进封临海郡公。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罢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梦鼎以为厉民，乃止罢十七界。公田法行，梦鼎又以为厉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辞，不许，进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以彗星出，梦鼎言政上下恐惧交修之日，乞解机政，又不许。奏免浙西经界。

理宗崩，议太子即位，太后垂帘听政，梦鼎曰：“母后垂帘，岂是美事！”进参知政事，加食邑。梦鼎力辞，似道恳留之，不可。帝勉谕再三，诏阁门封还奏疏。似道奏：“参政去则江万里、王□龠必不来。”理宗复土，摄少傅，竣事，引疾归里，累诏，力辞，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肃清海寇，罪止首恶，羡余之费，悉却不受。建济民仓以备饥岁，造驿舍以待宾旅。

咸淳三年，再召为参知政事，加食邑，六辞，不许。诏著作佐郎卢钺与台州守项公采趣行，拜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辞，不许，乃与似道分任。利州转运使王价尝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参议，及死，其子诉求遗泽。至是，梦鼎明其无罪，似道以为恩不己出，

罢省部吏数人，榜其姓名于朝。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让似道曰：“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为官不得不如此。”会太学诸生亦上书言似道专权固位，乃悔悟，属府尹洪焘求解，而梦鼎屡上章乞闲。冬雷，引咎求去愈力。

四年，策杨妃，宰相无拜礼，吏赞拜，梦鼎以笏挥之，趋出。明日，乞还田里，诏勉留之。诏免诸州守臣上殿奏事，梦鼎言：“祖宗谨重牧守之寄，将赴官，必令奏事，盖欲察其人品，及面谕以廉律己，爱育百姓。其至郡延见吏民，具宣上意，庶几求无负临遣之意。今不远数千里而来，咫尺天颜而不得见，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进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单车宵遁故事累辞，乃授观文殿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进封信国公，不拜；充醴泉观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

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引疾力辞，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县，请辞不获，乞还山林。疏奏：“愿上厉精寡欲，规当国者收人心，固邦本，励将帅，饬州县，重振恤。”扁舟径归。使者以祸福告，梦鼎语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万无可回之理。”似道大怒，台臣奏从归田之请，诏仍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不请祠禄。

瀛国公初即位，咨访故老，梦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训廉德，厉臣节，拯民瘼，重士选，劝吏廉，惩吏奸，补军籍。授判庆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辞，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闽，召为少师、太乙宫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进，南向恸哭失声而还。后二年卒。子应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军器少监、驻戍军马；应有，朝请郎、太社令。

马廷鸾，字翔仲，饶州乐平人。本灼之子，继灼兄光后。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遇有酒食馔，则念母藜藿不给，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进士第，调池州教授，需次六年。

宝祐元年，召赴都堂审察，辞。至池以礼帅诸生。二年，调主管户部架阁。三年，迁太学录，召试馆职。时外戚谢堂厉文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鸾试策言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大与时迕，迁秘书省正字。四年，尤焴提举史事，辟为史馆校勘。

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鸾，弥欲钩致之，廷鸾不为动。试策稍及大全，及廷鸾当轮对，大全私谓王持垕往□间焉。廷鸾素厚持垕且同馆，不虞其谍也，密露大意。持垕绐曰："君犹未改秩，姑托疾为后图乎？"廷鸾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垕以告大全，及候对殿门，格不得见。翼日，以监察御史朱熠劾罢。宋臣遣八厢貌士索奏稿，稿虽焚，闻者浸广，忌者愈深，而廷鸾之名重天下。开庆元年，吴潜入相，召为校书郎。

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时大全党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无肯言者，诸学官抗疏，疏上即行。会日食，与秘书省同守局，因相与草疏。潜以书告廷鸾曰："诸公言事纷纷，皆疑潜所嗾，闻馆中又将论列，校书宜无与，以重吾过。"廷鸾对曰："公论也，不敢避私嫌。"越数日，宋臣竟坐谪，徙安吉州。兼权枢密院编修官。时贾似道自江上还，位望赫奕，廷鸾未尝亲之。轮对，言："国于东南者，楚、越霸而有余，东晋王而不足。乞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仓部郎官。

二年，进著作佐郎兼右司，迁将作少监。三年，一再乞外补，不许。廷鸾论贡举三事：严乡里之举，重台省之覆试，访山林之遗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灾州县租赋之不可得者。擢军器监兼左司，兼太子右谕德，升左谕德，行国子司业，乞免兼左司。轮对，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养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权直，擢秘书少监，升权直学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入奏言："太史必当谨书灾异。愿陛下翕受敷施，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时再召用宋臣，廷鸾引何郯之说进，极言宋臣不可用，帝从之。荐士二十人，进中书舍人。程奎污秽诡秘，不当补将仕郎；王之渊为大全党，不当通判江州；朱熠不当知庆元府及为制置使；林爽、赵必、张称孙不当与郡：皆缴还词头。兼国史实录院。五年，彗出，上疏极言天人之际。迁礼部侍郎。理宗遗诏、度宗登极诏，皆廷鸾所草。兼侍读，辞，不许。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学士院。

咸淳元年，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丁母忧。三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宽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优容，虚圣心而延伫，推内恕以假借，忍难行而听纳，则情无不达，理无不尽，奸人破胆，直士吐气，天下事尚可为也。"兼权参知政事。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八年，九疏乞罢政。九年，依旧观

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大使。上疏辞免，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度宗初年，诏询故老，专以修攘大计叩之赵葵。葵极意指陈曰："老臣出入兵间，备谙此事，愿朝廷谨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败事者，词臣失言。"廷鸾每见文法密，功赏稽迟，将校不出死力，于边阃升辟，稍越拘挛。似道颇疑异己，黥堂吏以泄其愤。及辞相位，帝恻怛久之曰："丞相勉为朕留。"廷鸾言："臣死亡无日，恐不得再见君父。然国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国家利害，群臣不知；军前胜负，列阃不知。陛下与元老大臣惟怀永图，臣死且瞑目。"顿首涕泣而退。

瀛国公即位，召不至。自罢相归，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张氏祝氏皇极观物外篇》诸书。

论曰：史弥远废亲立疏，讳闻直言。郑清之堕名于再相之日。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董槐毋得而议之矣。叶梦鼎、马廷鸾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复 黄畴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许 罗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员外郎察之孙。少从朱熹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调连江尉。试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师自居，日与诸生论质往复，后多成才。改知闽清县。丁父艰，服除，知连江县。东湖溉田余二千顷，堤坏。即下流南港为石堤三百尺，民蒙其利。

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言吕祖俭不当以上书贬。又言于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伪学目之。又言朋党之敝，起于人主好恶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禨鬼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

两为部使者，迁工部侍郎。时权臣方开边，语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势，譬如乘舟，中兴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坚緻，岁月既久，罅漏浸多，苟安旦夕，犹惧覆败，乃欲徼幸图古人之所难，臣则未之知也。"相府灾，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为偶然者，伯成正色谓："天意如此，官师相规时也，以为偶然乎？"丞相色动。遂陈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军政，三曰启边衅。进右司郎官，权幸有私谒者，皆峻拒之。出为湖、广总领。朝议欲纳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轻弃信誓，乞戒将帅毋生事。御史中丞邓友龙遂劾伯成，罢之。

嘉定元年，召对，面谕："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小使虽返，要求尚多。陛下不获已，悉从之。使和议成，犹可以纾一时之急；否则虚帑藏以资敌人，驱降附以绝来者，非计也。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权户部侍郎史弥远初拜相，麻词有"昆命元龟"之语，闽帅倪思以为不当用，御史劾罢思。伯成因对及其事，帝曰"过当"者再。对曰："思固过当，但恐摧抑太过，遂塞言路，乞明诏台谏侍从，竭尽底蕴，无以思为戒。"李壁谪居抚州，伯成言："侂胄之诛，壁与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负罪之臣，不容以功赎过矣。"

伯成未为谏官也，尝言："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诸公要相协和，共议国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丞相钱象祖："安危大事，以死争之；差除小者，何必乖异？"拜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或致弥远意，欲

使有所弹劾，谓将引以共政。谢之曰：“吾岂倾人以为利哉。”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

左迁权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乃雪其冤于朝。进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全活饥民，瘗藏野殍，不可胜数。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军于圌山石牌，伯成谓：“虚此实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两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与海盗为地，伯成廉知姓名，会郡都试捕而鞫之，无一逸去。狱具，请贷其死，黥隶诸军。

嘉定八年，召赴阙，辞不获，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进矣。”除宝谟阁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学士，落致仕，予祠，锡金带。伯成辞免，乃进“昭明天常、扶持人极”之说，诏进一官。

宝庆元年，与杨简同召，寻加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虽力以老病辞，而爱君忧国之念不少衰。闻大理评事胡梦昱坐论事贬，蹙然语所亲曰：“向吕祖俭之谪，吾为小臣，犹尝抗论。今蒙国恩，叨窃至此而不言，谁当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复闻天下事矣。方今内无良吏，田里怨咨，外无名将，边陲危急，而廉耻道丧，风俗益偷，贿赂流行，公私俱困。谓宜君臣上下，忧边恤民，以弭祸乱。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则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韩愈论后世人主奉佛，运祚短促，唐宪宗大怒，将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诸贤皆为愈言，止贬潮州，寻复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无一为言者，万一死于瘴疠，陛下与大臣有杀谏者之谤，史册书之，有累圣治。臣垂尽之年，与斯人相去，风马牛之不相及，独以受恩优异，效其瞽言。”不报。明年，加龙图阁学士，转一官，提举鸿庆宫，复辞。

伯成纯实无妄，表里洞达，每称人善，不啻如己出，语及奸人误国，邪人害正，词色俱厉，不少假借，常慕尸谏，疏草毕，亟命缮写，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赠开府仪同三司。端平三年，赐谥忠简。

葛洪，字容父，婺州东阳人。从吕祖谦学，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嘉定间，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守尚书工部员外郎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上疏言：

今之将帅，其才与否，臣不得而尽知。惟忠诚所在，凡为人臣者斯

须所不可离，则不可不以是责之耳。今安居无事，非必奋不顾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后谓之忠也。第职思其忧谓之忠，公尔忘私谓之忠，纯实不欺谓之忠。

且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别为名色，益肆贪黩，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廪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

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饰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羡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乞严饬将帅，上下振厉，申致军实，常若有寇至之忧。磨砺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

帝嘉纳之。

进直焕章阁，为国子祭酒，仍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工部尚书，亦兼祭酒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赞讨平李全，援王素谏仁宗却王德用进女事，以止备嫔御，世多称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进大学士。召赴行在，仍旧职充万寿观使兼侍读，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守本官致仕，卒。帝辍视朝一日，谥端献。杜范称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风。有奏议、杂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复字无玷，临江人。乾道六年进士。淳熙末，为主管官告院，迁太府寺簿，历将作、太府丞。登朝数年，安于平进，搢绅称之。绍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为御史检法，拜监察御史，转太常少卿，进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诏守本官职致仕。三复性耿介，耻奔竞，故位不速进。在台余两年，持论正平，不随不激。其没也，士论惜之。

黄畴若，字伯庸，隆兴丰城人。一岁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举进士，授祁阳县主簿。邑民有诉僧为盗且杀人，移鞫治，畴若疑其无证，以白提点刑狱马大同，且争之甚力，已而得真盗，大同荐之，调柳州教授，又调灵川令。会万安军黎蛮窃发，经略司选畴若条画招捕事

宜。畴若谓须稽原始乱，为区处之方。再任岭外，用举考改知庐陵县。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畴若念民方艰食，取任内县用钱三十余缗为民代输两年。诸司举为邑最官，召赴都堂审察，差监行在都进奏院。

开禧元年，都城火。畴若应诏上言曰："当今之急务有三：一曰赋敛征求之无艺，二曰都鄙军民之无法，三曰守令牧养之无状。"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迁太府寺丞，又迁秘书丞兼权礼部郎官，兼资善堂说书。迁著作郎，拜监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监司。又言："善为国者必以恐惧修省之训陈于前，善为相者必以危亡灾异之事告于上。"

韩侂胄败，畴若上章丐去，帝批其奏曰："卿怀忠荩，朕固知之。"畴若遂疏邓友龙、陈景俊之恶。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罢不更置。畴若奏，以为和战未决，不遣近臣置幕府，无以统诸将。乞检会前奏，亟诏大臣科条人才为宣抚使。帝即日以丘宓为江、淮制置使。寻迁畴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朝廷与金人约和，金人约函致侂胄首。诏令台谏、侍从、两省杂议。畴若与章燮等奏："乞枭首，然后函送敌国。"人讥其有失国体。

畴若奏："今帑藏无余，岁币若必睥睨于百姓，愿自宫禁以及宰执百官共为撙节，逐年桩积。"遂置安边所。户部侍郎沈诜条具合节省拘催者，畴若复乞："依仁宗、孝宗两朝成训，凡节省事：在内诸司选内侍长一员，令自行搜访，条具来上；在外廷三省则委宰掾、枢属，六曹则委长贰，事干浮费者闻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赏库四季所献并侂胄万亩庄等，一并拘桩。"既而内廷及酒所减省，议多格，独得估籍奸贼及房廊非泛供须五项，总缗钱九百一十三万有奇，外桩留产业，每岁又可得七十一万五千三百余缗，畴若乞："令后省类聚更化以来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闻，付之中书。"

都城穀踊贵，诏减价粜桩管米十万石，于是淮、浙流民交集。临安府按籍振济，仅不满五千人，以三月后麦熟罢振济，各给粮遣归。畴若谓："此实驱之使去耳。"遂奏："乞令核实，近甸之人，愿归就田者勿问，其有未能归者，更振济两月；淮民见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无赢赀，必难遽去，仍与振恤，俟早熟乃罢。"于是诏振济至六月乃止。

帝以蝗灾，令刺举监司不才者，畴若同台监考察上之。又言："湖、广盗贼，固迫于饥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风峒寇，实由官不为决讼所致。宜戒湖、广诸司，申明法禁为贼，关防以时，平心决讼，勿令砦

官巡尉侵渔。”权户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馆伴。

自军兴费广，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诏令侍从、台省，条上所见。畴若奏曰：“物少则贵，多则贱，理之常也。曷若令郡县姑以渐称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毁，勿复支出。上下流通，则不待称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宽。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质朴，屏绝浮薄之论。乞拨买官田充籴本，以广常平之储。乞令户察一员，专监安边所。”帝皆是之。

因面求补外，退上章，降诏不允，又连疏丐去。会旱蝗复炽，御笔令在朝百执事条上封事，畴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频并、赋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册皇太子，差充引见礼仪使。进华文阁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吴曦畔后，制置使移司兴元，朝论有偏重之嫌。朝廷择人，故辍畴若以往，三辞不允。避讳，改宝谟阁待制。诏：“凡属军民利病，吏治藏否，并许谘访以闻。”当征积欠十余万，畴若亟命榜九邑尽蠲之。考官吏冗员，非敕命差注者悉罢之。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计二十万二千四百缗；又别立库储二十五万三千缗，期于异日接续代输；又籴米十五万石有奇，足广惠仓之储；又减他赋之重者，民力遂宽。

初，沈黎蛮屡犯边，畴若至，则镂榜晓以祸福，青、弥两羌遂乞降。四年，董蛮合其部族入寇犍为利店。畴若亟调兵，且设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畴若廉知嘉定边备废弛，而平戎庄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权免平戎庄是年炭估、麻租，令庄子弟即日上边为守备。会嘉定阙守，蛮窥利店无备，遂入寇。畴若复选西军，欲且往防拓，牒转运司折支，不报。蛮再犯龙鸠堡，转运司始颇从所请。蛮复到龙门隘，知有备乃退。进龙图阁待制，依旧知成都府。

大使司之师出，东路提刑亦征兵，三垂告警，叙南之报复急，两路震动。畴若亟移书两军，俾速还师守险为后图，西师遂退守沐川。既而畴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既得专行，益严守备，蛮首昔丑竟降，朝廷赏平蛮功，进畴若一秩。

畴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发栉。如乞拣留移屯西兵义勇，以防窃发，以救偏重；更用东南贤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为东南监司，庶杜州县姻娅之私；轻取钱引贴期之费，以纾民力：皆抗疏请于朝，乞力行之。复念大玄城乃张仪所筑，高骈所修，圮坏岁久，复修费重，乃以节缩余钱四十万贯为修城备。畴若以制置使留汉中，则护诸

将为得宜。召赴行在，入对延和殿，迁权兵部尚书、太子右庶子。

八年，四月不雨，诏求直言。畴若条具三事，首言："比称提楮币，州县奉行切迫，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众，乞与给还；乞蠲阁下户畸零税赋；乞振赡雄淮军之乏。"寻皆行之。落权，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擢太子詹事。畴若引范镇故事，乞归田里。

十年春，差知贡举，试礼部尚书，以足疾乞归。进焕章阁学士、知福州，力辞，乃改提举鸿庆宫。关外军溃，言者论及畴若，落职罢祠，后以焕章阁学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议、讲议、《经筵故事》。

袁韶字彦淳，庆元府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嘉泰中，为吴江丞。苏师旦恃韩侂胄威福，挠役法，提举常平黄荣檄韶核田以定役。师旦密谕意言："吴江多姻党，傥相容，当荐为京朝官。"韶不听。是岁更定户籍，承徭赋，皆师旦党，师旦讽言者将论去。荣亟以是事白于朝，且荐之。未几，师旦败。改知桐庐县。桐庐多宗室，持县事无有善去者。韶始至，绝私谒，莫敢挠。钱塘岸岁为潮啮，率取石桐庐，韶言："庙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邻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饯，至于富阳，泣谢曰："吾曹不复输石矣。"

后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岁币，语慢甚，韶曰："昔两国誓约，止令输燕，不闻在汴。"使者语塞。十三年，为临安府尹，几十年，理讼精简，道不拾遗，里巷争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胡梦昱论济王事，当远窜，韶独以梦昱无罪，不肯署文书。李全叛，扬州告急，飞檄载道，都城争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临安镇遏之。丞相史弥远惩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守则京口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适福至，韶夜与同见弥远，言福实可用。弥远从之，遂讨全。韶卒以言罢。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赠少傅。后以郊恩，累赠太师、越国公。

韶之父为郡小吏，给事通判厅，勤谨无失，岁满当代，不听去。后通判至，复留用之，因致丰饶。夫妻俱近五十，无子，其妻资遣之往临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忧色，且以麻束发，外以彩饰之。问之，泣曰："妾故赵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贫，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即送还之。其母泣曰："计女聘财犹未足以给归费，且用破矣，将何以酬

汝？”徐曰：“贱吏不敢辱娘子，聘财尽以相奉。”且闻其家尚不给，尽以囊中赀与之，遂独归。妻迎问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无子命也。我与汝周旋久，若有子，汝岂不育，必待他妇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设心如此，行当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抚州临川人。旧名科，淳熙十四年举进士，孝宗更名稹。时洪迈得稹文，为之赏激。调南康军教授。转运使杨万里按部，骤见叹奖，偕游庐山，相与酬倡。调广东帐司，未上，服父丧，免，调临安府教授。倪思荐之，且语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报国矣。”丁母忧，免，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入为武学谕，改太学录。

明年，迁武学博士，又迁诸王宫教授。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嘉定九年，新学成，改充博士，其教养之规，稹所论建。迁秘书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稹始进对，请叙复军功之赏以立大信，抆拭功臣之罪以厉忠节，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边防，厚赏以精间谍。次论和、战、守利害，而请颛意于守。是岁春至夏不雨，稹应诏言：“安边所征敛之害，与无罪而籍没之害；楮币之改，以一夺二；盐钞之更，以新废旧；至于沮格军赏，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

明年又论：“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愿诏大臣合二议共图之，且欲下两淮帅臣，讲明守御之备。”最后言：“事无成规者，皆不可为。意向不明，无以一众听；信誓不立，无以结人心；报应不亟，无以趋事机；赏罚不果，无以作士气。”

番易柴中行去国，稹赋诗送之，迕宰相，出知潮州。寻以通金华徐侨书论罢，提举千秋鸿禧观。久之，知漳州。漳俗视不葬亲为常，往往栖寄僧刹，稹命营高燥地为义冢三，约期责之葬，其无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给者，官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识。郡有临漳台，据溪山最胜处，作龙江书院其上。既成，横经自讲，人用歆动。邑令有贿闻者，劾去之，籍其财以还民。郡有经、总制无名钱岁五千缗，厉民为甚，前守赵汝谠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罢之。会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辩，即自请以归。久之，提举崇禧观，与乡里耆艾七人为真率会。卒，年七十四。

稹性至孝，父疾，愿损己算益亲年，疾寻愈。真德秀登从班，举稹自代，没，又为铭其墓。所著有《巽斋集》，诸经有讲义、集解，诸魏、晋、唐诗文皆有编，辑先贤奏议曰《玉府》、曰《药山》。

弟和，字祥仲。开禧元年进士，为上元主簿，大辟祠宇祀程颢，真德秀为记之。知德兴，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许，字季与，一字希颖，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许不交睫者数月，病革，尝其痰沫，既卒，哀毁逾制。嘉定四年举进士，调温江尉，未上，丁母忧。服除，授华阳尉，再调绵州教授。制置使崔与之大加器赏，改秩知崇宁县，蠲预借，免抑配，人甚德之。

差通判简州。改隆州，未上。会金人犯阆中，制置使桂如渊遁，三川震动，朝廷擢李□代之，辟公许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当兵将奔溃之后，公许尽力佐之，节浮费，疏利原，民不增赋而用自足。时诸将乘乱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赂结幕府。大将和彦威怀金宝以献，公许正色却之，彦威惭而退。吴彦者，缄僧牒于书尾以进，公许卷还之而责其使，闻者畏服。有献议招秦、巩大姓于□者，众多从臾，独公许谓山东覆辙未远，反覆论难，□从之。其后赵彦呐开阃，复行其策。未几，金人捣成都，大姓者实导之，始服公许先见。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迁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应诏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范论执政李鸣复，不行，徙右史，竟拂衣东归，鸣复坐政府自若。公许轮对，言："志士仁人，婴逆鳞，贾众怒，不过为陛下通耳目，为朝廷立纲纪而已。今也假以职而弃其谏，幸其退而优其迁，则是自裂其纲纪，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职者虽被亲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辞而弗从，终焉强留而饮愧。臣恐自此同类沮失，各起遐心，来者相戒，以为容默，陛下愈孤立无助矣。"

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蒋岘逢君希宠，创为邪说，禁锢言者。公许应诏曰："群臣忠告者众，而圣意确不可回；圣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于激。陛下宜以大舜无藏怒宿怨为心，而参酌于汉文帝之待淮南厉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气，弭眚灾，特在一念转移之顷耳。"迁秘书丞兼考功郎官，竟为岘劾去，差主管云台观、和衢州，未上。改江东宣抚司参议官，不赴。

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权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迁著作郎。时谏官郭磊卿以论事不报出关，徐荣叟亦抗章引去，公许奏："乞还

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台谏谢方叔、王万及磊卿相继他徙，公许又奏：“外难凭陵，国势岌若缀旒，朝廷上自为弗靖，阳为迁除，阴夺言职，此中外所以怏怏。”

迁将作少监。大旱，应诏疏时事四条。又言：“储极虚位，天下寒心。”时朝廷令侍从、台谏条具易楮利害，寻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许缴申省，谓：“庙堂决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当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别，若一时皆以五折一，安保将来十七界与十八界并行而不折阅乎。曷若将十七界且以三兑一，使民间尚知宝此一界，不至一旦贸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几公私两便。”嵩之格不行，径揭黄榜。公许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则掖垣可废。”累上奏牍，径欲引去，宗勉及参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淳祐元年，迁秘书少监，轮对，言蜀事十条。兼直学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请外，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论罢。寻以直宝谟阁知袁州，请蠲和籴之半。改命郡吏部总所纲运，而厚其赀，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颐祠，葺张栻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说。杜范荐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迁起居舍人。濮斗南缴还，疏有“臣等耻与为伍”之语，遂以旧职提举玉局观。范见疏曰：“程季与肯与汝为伍耶？”

退处二年，召赴行在，属嵩之以父忧去位，经营起复，益惮公许，密柬韩祥嗾殿中侍御史王赞奏寝召命。帝虽曲从而意不悦。及逐不才台谏，擢公许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公许入奏不可不坚凝者七。帝语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罢起复，相范钟及范，三制皆公许为之。兼权中书舍人。

时二相尚逊，机务多壅。公许奏：“辅臣崇执谦逊，避远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几无穷，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场之事，帅才不蓄，一旦欲议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择守，至以近所废斥朋附为欺之台察充其选。同时任言责者，虽心迹有显晦，过恶有重轻，而获罪于清议则同。一人抆拭之骤若是，三人者宁不引领以望玷缺之复。况近者言官方以刘晋之、郑起潜、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闻龚基先之用，议者咸谓改纪之初，所为错缪，邪枉窥伺善类，何可高枕而卧。”帝见公许疏称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

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谏谢方叔、御史刘应起言，不报。公许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刘汉弼死。四月，右丞相杜范死。六月，右史徐元杰

死。汉弼之死固可疑，范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汉弼类风淫末疾，范亦尪弱多病，诿曰天命，犹可也。元杰气体魁硕，神采严毅，议论英发，甫闻谒告，奄至暴亡，口鼻四体变异之状，使人为之雪涕不已。六馆诸生叩阍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狱鞫勘，谓当于朝绅中选公正明决无所顾忌者专莅其事，尽情研究，务使得实。集议朝堂，分列首从，必诛无赦。”疏入，不报。物论沸腾，临安尹赵与ＴＰ奏乞置狱天府，帝从之。公许缴奏：“与ＴＰ乃嵩之死党，乞改送大理寺，命台臣董之。”诏殿中侍御史郑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论莫不伟公许。

权礼部侍郎，差充执绥官。郑起潜、刘晋之及陈一荐以台臣论劾迁谪，公许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军严行押发。郑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讲幄中，批复其子士昌官职，与内祠，且许侍养行在所。盖士昌尝以诏狱追逮，或云诈以死闻，清之造阙，泣请于帝，故有是命。公许缴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奸宄杂糅，恐其积习沉痼，重为清之累；莫若且与甄复，少慰清之，内祠侍养之命宜与收寝。”帝密遣中贵人以公许疏示清之。项容孙以罪遣还家，道死，时叙官复职，公许驳奏，命遂格。

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嵩之免丧，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台谏、给舍交章论奏，公许疏：“乞睿断亟下明诏，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以论执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许力争之。公许自缴士昌之命，清之日夜于经筵短公许。周坦妻与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许，以宝章阁待制知建宁府；谏议大夫郑寀又劾之，命遂寝。

清之再相，公许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举玉隆观、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来。”乃授权刑部尚书，屡辞弗获。入对，上疏货财，兴缮、逐谏臣、开边衅时弊七事，荐知名士二十九人。

时罢京学类申，散遣生徒，公许奏：“京学养士，其法本与三学不侔。往者立类申之法，重轻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乡庠教选而更张之，为士亦当自反，未可尽归咎朝廷也。令行之始，臣方还朝，未敢强聒以挠既出之令。今士子扰扰道途，经营朝夕，今既未能尽复旧数，莫若权宜以五百为额，仍用类申之法，使远方游学者，得以肄习其间。京邑四方之极，而庠序一空，弦诵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昉怨而不敢议，非所以作成士气、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乐。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参知政事吴潜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门取垓疏入。后二

日，二府奏公许不宜去，同知枢密院徐清叟上疏论垓。太学生刘黻等百余人、布衣方和卿伏阙上书论垓。朝廷寻授宝章阁学士、知隆兴府，而公许已死矣。遗表上，帝嗟悼，进龙图阁学士致仕，赠宣奉大夫，官其后，赐赙如令式。

公许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无重味，一裘至十数年不易。家无羡储，敬爱亲戚备至。蜀有兵难，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所著有《尘缶文集》、内外制、奏议、《奏常拟谥》、《掖垣缴奏》、《金革讲义》、《进故事》行世。

罗必元，字亨父，隆兴进贤人。嘉定十年进士。调咸宁尉，抚州司法参军，崇仁丞，复摄司法。郡士曾极题金陵行宫龙屏，迕丞相史弥远，谪道州，解吏窘极甚。必元释其缚，使之善达。真德秀入参大政，必元移书曰："老医尝云，伤寒坏证，惟独参汤可救之，然其活者十无二三。先生其今之独参汤乎？"调福州观察推官。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支园，必元直之；遇为言官，以私憾罢之"知余干县。赵福王府骄横，前后宰贰多为挤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为直之，言于州曰："区区小官，罢去何害？"人益壮其风力。

淳祐中，通判赣州。贾似道总领京湖，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为蠹国脉、伤民命，似道衔之。改知汀州，为御史丁大全按去，后起干行在粮料院。钱塘有海鳅为患，漂民居，诏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风。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见曰："见卿《梅花诗》，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宝章阁兼宗学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尝从危稹、包逊学，最为有渊源，见理甚明，风节甚高，至今乡人犹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颖叔，枢密副使韶之玄孙，后为镇江府金坛人。嘉泰二年进士，调富阳主簿，历官差干办诸司审计司。绍定三年，福建寇扰甫定，朝廷选贤能吏，劳来安集，以遂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遂过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遗金为归资，从者如市。至郡，抚摩创痍，翦平凶孽，民恃以安。未几，言者以遂妄自标致，邀誉沽名，罢。

改知安丰军，迁国子监主簿，又迁太常寺主簿，拜监察御史。疏奏极论进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风俗，息奔竞。又言："朝廷谓史嵩之小黠为大智，近功为远略。忽臣之言，必欲侥幸嵩之于不败，非为国至计也。欺君误国，天下知之，而朝廷犹且惑焉，势甚凛凛也。"入对，言帝知、仁、勇，学有未至。

迁右正言，寻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来凶德参会，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泽肆无忌惮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时奏格，择其关于风化切于时宜者，请颁示中外。皆从之。又请于并淮置屯田，且条上边事曰：“当今之急务：在朝廷者五，定规摹，明意向，一心力，谨事权，审号令；在边阃者六，恤归附，精间谍，节财用，练士兵，择将才，计军实。”又言：“君德必纯乎刚。”帝皆善之。

迁户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暂兼权侍左侍郎。以宝章阁待制差知遂宁府。进焕章阁待制、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进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论罢。进显谟阁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宁国府。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建宁府。以华文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改知太平州，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召赴阙，授权工部尚书。

遂与同里刘宰素同志，宰尝称遂为文雅健，无世俗浮靡之气，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赠之言曰：“士友当亲，而贤否不可不辨；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明。折狱以情，毋为私意所牵；荐士以才，毋为权要所夺。当言则言，不视时而退缩；可去则去，不计利而迟回。庶几名节之全，不愧简册所载。”盖格言也。

论曰：“傅伯成晚与杨简为时蓍龟。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复澹然无躁竞之心。黄畴若优于政治。袁韶力请讨李全，盖丞相史弥远腹心也。危稹以通问徐侨获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风焉。罗必元受学于稹者也。程公许、王遂谠论叠见，岂不伟哉。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吴渊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颖 冷应澂 曹叔远从子豳 王万马光祖

吴渊，字道父，秘阁修撰柔胜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学。五岁丧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举进士，调建德县主簿，丞相史弥远馆留之，语竟日，大悦，谓渊曰："君，国器也，今开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处君。"渊对曰："甫得一官，何敢躁进，况家有严君，所当禀命。"弥远为之改容，不复强。至官，就辟令。江东九郡之冤，讼于诸使者，皆乞送渊。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

丁父忧，诏以前职起复，力辞，弗许，再辞，且贻书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或曰："得无碍时宰乎？"渊弗顾，诏从之。服除，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寻改镇江府节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干办公事。皆不就。知武陵县，改扬子县兼淮东转运司干办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为将作监丞，迁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再迁秘书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焕章阁知平江府兼节制许浦水军，提点浙西刑狱。

会衢、严盗起，警报至，调遣将士招捕之，歼其渠魁，散其支党，以功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左司。进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检正。适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据关守河为说，渊力陈其不可，大要谓"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郑清之不乐而罢。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渊，罢。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迁。未几，边事果如渊言，清之致书引咎巽谢。差知镇江府，定防江军之扰，兼淮弄清总领，以功迁太府少卿，复以总领兼知镇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镇江兼总领。进权工部侍郎，职任如旧。权兵部侍郎，权户部侍郎，再为总领兼知镇江。

时渊造阙下入对，历陈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击之，璘盖渊所荐者也。遂仍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久之，加宝章阁待制，再起知镇江兼总领。未几，以户部侍郎兼知镇江府，召赴行在。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寻兼江东转运使。

时两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余万，渊亟加慰抚而赒济之，使之什伍，

令士著人无相犯。旁郡流民焚劫无虚日，独太平境内肃然无敢哗者。以功加华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不赴；以工部尚书、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华文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会岁大侵，讲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万九千余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加敷文阁学士，仍知隆兴府，安抚、转运副使如故。改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澉浦等处兵船，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六十五万八千余人。右正言三疏劾渊，夺职。寻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未几，改鸿庆宫。

丁母忧，服除，进龙图阁学士、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寻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举南康军兵甲公事、节制蕲黄州、安庆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数县，袁、洪大震，渊命将调兵，生禽其渠魁，乱遂平。迁兵部尚书、知平江府兼浙西两淮发运使。寻兼知平江府，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人。兼浙西提点刑狱、知太平州兼提领两淮茶盐所，以功进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

朝廷付渊以光、丰、蕲、黄之事，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砦、嵯峨山膺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诏以渊兴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军民，拜资政殿大学士，职任如旧，与执政恩例，封金陵侯，复赐“锦绣堂”、“忠勤楼”大字。进爵为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改知平江府兼发运使。

御史刘元龙劾渊，帝寝其奏，改知宁国府。累具辞免，且丐祠，以本官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领江、淮茶盐所，转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带行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拜观文殿学士，职任如旧，兼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渊调兵二万往援川蜀，其后力战于白河、沮河、玉泉。宝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参知政事。越七日，卒，赠少师，赙银绢以五百计。

渊有材略，迄济事功，所至兴学养士，然政尚严酷，好兴罗织之狱，籍入豪横，故时有“蜈蚣”之谣。其弟潜亦数谏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议。

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

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未几，以功补进义副尉，擢将作监主簿、权发遣招进军，充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与大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玠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帝从容慰遣之。

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

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

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可与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玠将谢之，乃为设宴，玠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璡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

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璡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

十年冬，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兵与之大战。十二年，又大战于嘉定。初，利司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裯受节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颈，四面然箕，谓之“蟆蚀月”，以弓弦系鼻下，高悬于格，谓之“错系喉”，缚人两股，以木交压，谓之“干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胁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敛部将倅马以自入，将战，乃高其估卖与之。朝廷虽知其不法，在远不能诘也。大帅处分，少不嗛其意，则百计挠之，使不得有所为。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班声如雷，江水如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有差。夔退谓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轻动危蜀，谋于亲将杨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时大帅，夔皆势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视侍郎为文臣，必不肯甘心从令，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诛之久矣，独患其党与众，未发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与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况夔无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纵兵残民，奴视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诛之，一夫力耳，待其发而取之，难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已单骑入矣，将士皆愕眙相顾，不知所为。成以帅指譬晓之，遂相率拜贺，夔至，斩之。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数人，稍稍以法诛之。乃荐成为文州刺史。

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

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图己。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世安厚结之，求方叔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又阴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玠自入蜀，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权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大使，又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及召，拜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其卒也，帝辍朝，特赠五官。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六年，复之。

玠之治蜀也，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诧，进蜀锦蜀笺，过于文饰。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捕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怀疑惧。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顿挫，赍志以没。有子曰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

汪立信，澈从孙也。立信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道六安，爱其山水，因居焉。

淳祐元年，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刘文亮等，借补承信郎。六年，登进士第，理宗见立信状貌雄伟，顾侍臣曰：“此阃帅才也。”授乌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县，未上，辟荆湖制司干办、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赵葵辟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葵去而马光祖代之，立信是时犹在府也。

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立信力争之，谓不可，且曰：“方艰难时，赵公莅事勤劳，而公以非理捃拾之。公一旦去此，后来者复效公所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处此，勉为之。”立信曰：“使某不为则已，果为之，必不效公所为也。”光祖益怒，议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尝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谋议寡谐，立信于葵盖

未尝有一日之欢也。

擢京西提举常平，改知昭信军、权淮东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举江东常平、权知常州、浙西提点刑狱。明年冬，即嘉兴治所讲行荒政。寻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节制蕲黄兴国军马、提举饶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抚使。乞祠禄，差知镇江，寻充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至官，供帐之物悉置官库，所积钱连岁代纳潭民夏税，贫无告者予钱粟，病者加药饵，雨雪旱潦军民皆有给。兴学校，士习为变。以潭为湖湘重镇，创威敌军，所募精锐数千人，后来者果赖其用。权兵部尚书、荆湖安抚制置、知江陵府。

时襄阳被围危急，立信上疏“请益安陆府屯兵，凡边戍皆不宜抽减，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朝廷宜防之。”乃移书似道，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以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忄妻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榇之礼，则请备以俟。”似道得书大怒，抵之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盖以立信目微眇云。寻中以危法废斥之。

咸淳十年，大元兵大举伐宋，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立信受诏不辞，即日上道，以妻子讬爱将金明，执其手曰：“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遂行。与似道遇芜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似道问立信何向？曰：“今江南无一寸乾净地，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尔。”既至，则建康守兵悉溃，而四面皆北军。立信知事不可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以此负国。”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

已而闻似道师溃芜湖，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立信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佐与诀，手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禄大夫致仕，遗表闻，赠太傅。

大元丞相伯颜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恶立信于伯颜，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请戮其孥，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

立信子麟，内书写机宜文字，在建康不肯从众降，崎岖走闽以死。

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窭甚。会岁大侵，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共张服御视应炎为有加，应炎甚怏怏。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志业，皆非其伦也，盍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其践历略如渊而卒死于难，人谓渊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负才气，精悍甚自好，绍定五年进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罢。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又以监察御史胡泓言罢。起知高邮军，制置使丘崇又论罢。起知安庆府、知黄州，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加直宝章阁，仍旧职，奉鸿禧祠。特授将作监、京湖制置参议官，进直焕章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兼归峡施黔、南平军、绍庆府镇抚使，迁太府少卿、大理卿，进直龙图阁。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数立奇功。帝亦语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其志足嘉。”进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仍旧职。

开庆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进驻峡州，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士璧不从，以计断桥奏捷，具言方略。未几，文德亦以捷闻。士璧还峡州，方怀倾夺之疑，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抚司参议官，加右文殿修撰，寻授权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顷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将兀良哈ＯＡ兵自交址北还，前锋至城下，攻围急，士璧极力守御，闻后队且至，遣王辅佑率五百人往觇之，以易正大监其军，遇于南岳市，一战有功，潭州围遂解。事闻，赐金带，令服系，进兵部侍

郎兼转运使，余依旧职。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独不加赏，反讽监察御史陈寅、侍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者，极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俄归得狂疾，常呼士璧。时辅佑亦远谪，及文天祥起兵召辅佑于谪所，则死矣。

德祐元年三月，诏追复元官，仍还从官恩数，立庙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诏从之。

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父ＴＳ，娶赵方弟雍之女，二子，长曰显，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数有战功，事见《赵范传》。颖自幼风神秀异，机警不常，赵氏诸舅以其类己，每加赏鉴。成童即能倍诵诸经，中童子科，复从兄学弓马，母不许，曰："汝家世儒业，不可复尔也"。遂感励苦学，尤长于《春秋》。

绍定三年，范讨李全，檄颖入幕，颖常微服行诸营，察众志向，归必三鼓。后全败，遣颖献俘于朝，以赏补官。五年，登进士第，即授京秩。历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移湖南兼提举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恶言神异，所至毁淫祠数千区，以正风俗。衡州有灵祠，吏民夙所畏事，颖撤之，作来谂堂奉母居之，尝语道州教授杨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响，咸无有。"允恭对曰："以为无则无矣，从而察之。则是又疑其有也。"颖甚善其言。

以枢密都承旨为广东经略安抚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惊动人，前后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为未尝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后守不得已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惊得疾，旋卒。颖至广州，闻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则其大如柱而黑色，载以阑槛，颖令之曰："尔有神灵当三日见变怪，过三日则汝无神矣。"既及期，蠢然犹众蛇耳，遂杀之，毁其寺，并罪僧。移节广西，寻迁京湖总领财赋。咸淳间卒，赠四官。

颖为人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辞成文，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临政善断，不畏强御。在浙西，荣王府十二人行劫，颖悉斩之。一日轮对，理宗曰："闻卿好杀。"意在浙狱，颖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非嗜杀也。"帝为之默然。

冷应澄，字公定，隆兴分宁人。宝庆元年进士，调庐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愬事台府者，必曰："愿下庐陵清主簿。"尤为杨长孺所识拔。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

知万载县，大修学舍，招俊秀治其业，旌其通经饬行者以劝。岁歉，弃孩满道，乃下令恣民收养，所弃父母不得复问，全活甚众。叶梦得列其行事，风厉余邑。通判道州。入监行在榷货务，迁登闻鼓检院。—

景定元年，奉使督饷江上，还，知德庆府。前守政不立，纵豪吏渔猎，峒獠遂大为变，逼城六十里而营。应澄未入境，驰檄谕之曰："汝等不获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转祸为福，一机也。胁从影附，亦宜早计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归，惑谋主不果，众稍引去，应澄知其势解，即厉士马，出不意一鼓擒之，纵遣归农，犹千余人，乃请诸监司，归郡之避难留幕府者，诛豪吏之激祸者。初经略雷宜中意应澄必以济师来请，及是叹服，亟上其事，荐应澄可大用。

属县租赋，诿道阻久不至郡，应澄为之期曰："首输者与减分，末至则偿所减。"民惟恐后，不一月讫事。凡诸纲官廪稍军券，前政积不得者悉补还之，上下欣附。应澄亦极力摩抚，与为简便。期年报政，奏罢抑配盐法及乞用楮券折银纲等五事，以纾民力，诏就升本道提举常平兼转运使，俾行其说。首劾守令贪横不法十余人，列郡肃然。最闻，加直秘阁。时经略使陈宗礼入为参知政事，帝问谁可代卿者，宗礼以应澄对，旋召为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宝章阁、知广州，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领漕、庾如故。

五司丛剧，应澄即分时理务，不扰不倦，常曰："治官事当如家事，惜官物当如己物。方今国计内虚，边声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谈自高以误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师也。"自闻襄、樊受围，日缮器械，裕财粟，以备仓卒，后卒赖其用，屡平大寇，未尝轻杀，笞杖以降，亦加审慎，至其临事辄断，虽势要不为挠夺。后卒于家。

曹叔远，字器远，温州瑞安人。少学于陈傅良。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久之，李壁荐为国子学录，迕韩侂胄，罢。通判涪州，后守遂宁，营卒莫简苦总领所侵刻，相率称乱，势张甚，入遂宁境，辄戢其徒无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员也。"入朝，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权礼部侍郎，遇事献替，多所裨益。终徽猷阁待制，谥文肃。尝编《永嘉谱》，识者谓其有史才。子鬻，孙郃，皆登进士第。族子豳。

豳字西士，少从钱文子学，登嘉泰二年进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调重庆府司法参军，郡守度正欲荐之，豳辞曰："章司录母老，请先之。"正敬叹。改知建昌县，复故尚书李常山房，建斋舍以处诸生。擢秘书丞兼仓部郎官。出为浙西提举常平，面陈和籴折纳之敝，建虎丘书院以祀尹焞。移浙东提点刑狱，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为左司谏，与王万、郭磊卿、徐清叟俱负直声，当时号"嘉熙四谏"。上疏言："立太子、厚伦纪，以弭火灾"。又论余天锡、李鸣复之过，迕旨，迁起居郎。进礼部侍郎，不拜，疏七上，进古诗以寓规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为台臣所沮而止。遂守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谥文恭。子愉老，亦登进士第。

王万，字处一，家世婺州，父游淮间，万因生长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当世急务，尤精于边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调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学录。明年，添差通判镇江府。

时金初灭，当路多知其人豪也，咨问者旁午。郑清之初谋乘虚取河洛，万谓当急为自治之规。已而大元兵压境。三边震动，理宗下罪己诏，吴泳起草，又以咨万，万谓："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边民生意如发，宜以振厉奋发，兴感人心。"为条具沿边事宜，遍告大臣要官，谓："长淮千里，中间无大山泽为限，击首尾应，正如常山蛇势，首当并两淮为一制阃之命是听。两淮惟濠州居中。濠之东为盱眙，为楚，以达盐城，淮流深广，敌所难度。濠之西为安丰，为光，以达信阳，淮流浅涩，敌每揭厉以涉之。法当调扬州北军三千人，自淮东捣虚，常往来宿、亳间，使敌无意于东，而我并力淮西。淮西则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当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丰、光州为臂，以黄冈为肘后缓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东来，辄尾之，使淮、襄之势亦合，而后大规模可立。"

论用兵，则谓："当以五千人为屯，每屯一将、二长，一大将一路，又合一大将而并合于制置为总统。淮东可精兵三万，光、黄可二万，东西夹击，而沿江制司会合肥兵共二万，以牵制其中。行则给营阵，止则依城垒；行则赍干粮，止则就食州县。"论屯田，则谓："当于新复州军，东则海、邳，所依者水之险，西则唐、邓，所依者山之险，画此无地无田不耕，则归附新军流落余民亦有固志。"

又谓："戎司旧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扬、六合，镇江兵戍扬、楚、盱眙，建康马司兵戍滁、濠、定远，都统司兵戍庐、和、安丰，以

至池司兵戍舒、蕲、巢县，江司兵戍蕲、黄、浮光，地势皆顺，皆以统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帅臣居内，以本军财赋葺营栅，抚士卒，备器械，以故军事常整办。遇警急则帅臣亲统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马帅而知黄州者，都统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统而在楚州，以镇江都统而在应天者，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往往以本军之财，资他处之用，以致营栅坏而莫修，士卒贫而莫给，器械钝而莫缮，宜与尽还旧制。”及请宽边民，请团民兵，请援浮光，请边民之能捍边者，常厚其赏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后兵兴用窘，履亩之令行，则又言之庙堂曰：“今名更化，可反为故相之所不为乎？”其他敷陈，往往累数万言，其自任之笃，切于当世如此。三年。授枢密院编修官。

嘉熙六年，兼权屯田郎中，因转对，言：“天命去留原于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恻然有触于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饭，终日坐厅事，事至立断，吏无所售，往往改业散去，民亦化之不复讼，上下肃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迁屯田员外郎兼编修，转对，言：“君臣上下尽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迁尚右郎官，寻兼崇政殿说书。

四年，擢监察御史。首论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权，不当复玷从班。上命丞相再三谕旨，迄不奉诏。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论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师入相，万又首论之，谓其“事体迫遽，气象倾摇，太学生欲趣其归，则贿赂之迹已形。近或谓有族人发其私事，肆为丑诋者，以相国大臣而若此，非书之所谓大臣矣”。然当时论相之事已决，疏入，迁大理少卿。万即日还常熟寓舍。迁太常少卿，辞。差知宁国府，辞。召赴行在奏事，出为福建提点刑狱，加直焕章阁、四川宣谕司参议官，皆力辞，乞休致。诏特转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罢相，众方交论其非，上思万先见，亲赐御札，谓万“立朝蹇谔，古之遗直，为郡廉平，古之遗爱。闻其母老家贫，朕甚念之，赐新会五千贯，田五百亩，以赡给其家。”

初，万之学专有得于“时习”之语，谓学莫先于言顾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伪也，习未熟也，熟则言行一矣。故终其身，行无不顾其言。发于设施论谏，皆根于中心。遗文有《时习编》及其他奏札及论天下事者凡十卷。

马光祖，字华父，婺州金华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新喻主簿，已有能名。从真德秀学。改知余干县，差知高邮军，迁军器监主簿，差充督

视行府参议官。奉云台祠。差知处州，监登闻鼓院，进太府寺丞兼庄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处州，乞降僧道牒振济，诏从之。加直秘阁，浙东提举常平。移浙西提点刑狱，时暂兼权浙西提举常平。起复军器监、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进直徽猷阁、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以右正言刘汉弼言罢。后九年，起直徽猷阁、知太平州、提领江西茶盐所。进直宝文阁，迁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领江、淮茶盐所。迁司农卿、淮西总领兼权江东转运使。

拜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帝谕丞相谢方叔趣入觐，乞严下海米禁，历陈京师艰食、和籴增价、海道致寇三害。加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加焕章阁，寻加宝章阁学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鳏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砦，给钱助诸军昏嫁。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

拜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闻，命以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士女相庆。光祖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知无不为，蠲除前政逋负钱百余万缗，鱼利税课悉罢减予民，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扌尊节费用，建平籴仓，贮米十五万石，又为库贮籴本二百余万缗，补其折阅，发籴常减于市价，以利小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边赖以安。其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

公田法行，光祖移书贾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东，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进大学士兼淮西总领。召赴行在，迁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会岁饥，荣王府积粟不发廪，光祖谒王，辞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见焉。光祖厉声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王以无粟辞；光祖探怀中文书曰："某庄某仓若干。"王无以辞，得粟活民甚多。进同知枢密院事，寻差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侍御史陈尧道言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再以沿江制置、江东安抚使知建康，郡民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许。咸淳三年，拜参知政事。五年，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曾渊子言罢。给事中卢钺复缴奏新命，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谥庄敏。

光祖之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则剸治浩穰，风绩凛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云。

论曰：吴渊才具优长，而严酷累之。余玠意气豪雄，而志不克信。贾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夺其魄矣。向士璧卒厄于似道，宋之不足图存，盖可知也。胡颖好毁淫祠，非其中之无慊，不能尔也。冷应澄安边之才。曹叔远、王万皆正人端士。马光祖治建康，逮今遗爱犹在民心，可谓能臣已。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乔行简 范钟 游似 赵葵 兄范 谢方叔

乔行简，字寿朋，婺州东阳人。学于吕祖谦之门。登绍熙四年进士第。历官知通州，条上便民事。主管户部架阁，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升秘书郎，为淮西转运判官，知嘉兴府。改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因列上备边四事。会近臣有主战者，师遂出，金人因破蕲、黄。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镇江府。迁起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寻迁宗正少卿、秘书监，权工部侍郎，皆任兼职。

理宗即位，行简贻书丞相史弥远，请帝法孝宗行三年丧。应诏上疏曰：

求贤、求言二诏之颁，果能确守初意，深求实益，则人才振而治本立，国威张而奸宄销。臣窃观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从至郎官凡几人，自监司至郡守凡几人，今其所举贤能才识之士又不知其几人也，陛下盖尝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来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无所不有，陛下亦尝摭其一二见之施行且褒赏之矣。而天下终疑陛下之为具文。

盖以所召者，非久无宦情决不肯来之人，则年已衰暮决不可来之人耳。彼风节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临事不挠者，论荐虽多，固未尝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赏者，往往皆末节细故，无关于理乱，粗述古今，不至于抵触，然后取之以示吾有听受之意。其间亦岂无深忧远识高出众见之表，忠言至计有补圣听之聪者，固未闻采纳而用之也。

自陛下临御至今，班行之彦，麾节之臣，有因论列而去，有因自请而归。其人或以职业有闻，或以言语自见，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见其置散投闲，倏来骤去，甚至废罢而镌褫，削夺而流窜，皆以为陛下黜远善士，厌恶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谤，其亦何便于此。夫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治乱安危，莫不由此。

又言："敬天命，伸士气。"时帝移御清燕殿，行简奏"愿加畏谨"，且言："群贤方集，愿勿因济王议异同，致有涣散。"升兼侍读，兼国子

祭酒、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权刑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进签书枢密院事。

太后崩，疏言：

向者，陛下内廷举动，皆有禀承。小人纵有蛊惑干求之心，犹有所忌惮而不敢发，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圣心之不无少肆？陛下为天下君，当懋建皇极，一循大公，不私应徇小人为其所误。

凡为此者，皆戚畹肺肝之亲，近习贵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辈。外取货财，内坏纲纪。上以罔人君之聪明，来天下之怨谤；下以挠官府之公道，乱民间之曲直。纵而不已，其势必至于假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设众人之誉而进拔憸人，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日积月累，气势益张，人主之威权，将为所窃弄而不自知矣。

陛下衰绖在身，愈当警戒，宫庭之间既无所严惮，嫔御之人又视昔众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声色易纵之地，万一于此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亏损。愿陛下常加警省。

又论火灾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论许国不当换文资，其当虑者有五；郑损不当帅蜀。

又言："时青者，以官则国家之节度，以人则边陲之大将，一旦遽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终为我用，虑变生肘腋，故先其未发驱除之。窃意军中必有愤激思奋之人，莫若乘势就淮阴一军拔其尤者以护其师，然后明指杀青者之姓名，俾之诛戮，加赠恤之典于青，则其势自分，而吾得籍此以制之，则可折其奸心而存吾之大体。不然，跋扈者专杀而不敢诛，有功者见杀而不敢诉，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断不施，乌保其不递相视效？则其所当虑者，不独李全一人而已。"

又言："山阳民散财殚，非凶贼久安之地，当日夜为鸱张之计。扬州城坚势壮，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无窥伺之心，或为所入，则淮东俱非我有，不可不先为之虑也。"又请屯驻重兵海道，内为吴、越之捍蔽，外为南北之限制。

又论："李全攻围泰州，剿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贼气貌无以逾人，未必有长算深谋，直剽捍勇决，能长雄于其党耳，况其守泗之西城则失西城，守下邳则失下邳，守青社则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败军之将。十

年之内，自白丁至三孤，功薄报丰，反背义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愤，惟决意行之。”后皆如行简所料。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时议收复三京，行简在告，上疏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敝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黩货不知盈厌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饷，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

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不果从。进知枢密院事。

时议御阅不果，反骤汰之，殿司军哄，为之黜主帅，罢都司官，给黄榜抚存，军愈呼噪。行简以闻，戮为首者二十余人，众乃帖息。寻拜右丞相，言“三京挠败之余，事与前异，但当益修战守之备。襄阳失守，请急收复。”或又陈进取之计，行简奏：“今内外事势可忧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恳切，师得不出。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简与郑清之并策免。既去，而独趣召行简还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韩琦故事，乞以边防、财用分委三执政，请修中兴五朝国事。十上章请谢事。嘉熙三年，拜平章军国重事，封肃国公。每以上游重地为念，请建节度宣抚使，提兵戍夔。边事稍宁，复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鲁国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赠太师，谥文惠。

行简历练老成，识量弘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至于举钱时、吴如愚，又皆当时隐逸之贤者。所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

范钟，字仲和，婺州兰溪人。嘉定二年，举进士。历官调武学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阙，迁刑部郎官，又迁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对，帝曰：“仁宗时甚多事。”钟对曰：“仁宗始虽多事，乃以忧勤致治。徽宗始虽无事，余患至于今日。”帝悦。寻迁吏部郎中兼说书，又迁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禄检讨。拜起居郎兼祭酒，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禄同修撰。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权兵部尚书兼侍讲，寻兼侍读。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授参知政事。淳祐元年，乞归田里，不许。四年，知枢密院事，乞归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封东阳郡公，再乞归田里，不

许。六年，复请，许之。加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辞不拜，以保晚节，乃提举洞霄宫。九年正月，薨。

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虽无赫赫可称，而清德雅量，与杜范、李宗勉齐名。赠少师，谥文肃。所著书有《礼记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点刑狱仲鸿之子。嘉定十四年进士，历官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迁太常丞兼权兵部郎官。迁秘书丞兼权考功郎中、直秘阁、夔路转运判官，移潼川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请封谥田锡，从之。迁军器监、宗正少卿兼权枢密都承旨。

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礼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尽事天之礼，当尽敬天之心。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言动必当其理，雨蛇菴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言："军赏冒滥，请给告之制，奏功者书填真命付之，候从军十年，别能立功，升至统领已上，方许从所属保明申朝廷，立名给告，则冒滥者革，功劳者劝。"

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权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兼给事中。迁吏部尚书，入侍经幄。帝问："唐太宗贞观治效何速如是？"似对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转坤。或谓霸图速而王道迟，不知一日归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尝不速。一念有时间断，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至于忧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实。"乃摭太宗事以陈，且谓："太宗矜心易启，渐弗克终，仅止贞观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艰危之势滋甚，回视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尔。意者亲儒而从谏，敬畏以检身，未若贞观之超卓乎？节用以致爱，选廉以共理，未若贞观之切至乎？愿陛下益加圣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八月，拜参知政事。四年闰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淳祐四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仍奉朝请，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进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上章，乞归田里，帝不许。七年，特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爵国公。十一年，转两官致仕，薨。特赠少师。

赵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时，或梦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阳，命葵专督饮食共养之事。与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郑清之、全子才为之师。又遣从南康李燔为有用之学。每闻警报，与诸将

偕出，遇敌则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葵时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赍。"军心赖一言而定，人服其机警。

嘉定十年，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犯襄阳，围枣阳。时边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惧。方帅范、葵往战，败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统扈再兴攻金人至高头。高头，金人必守之处也，出劲兵拒战，葵率先锋奋击，再兴继进歼之。翼日，进次邓州，金人阻沘河以拒。葵麾军进击，杨义诸将继至，金兵亦大出合战，大破之，俘斩及降者几二万，获万户而下十数人，夺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还。

十四年，金人犯蕲州，葵与范攻唐、邓。方命之曰："不克敌，毋相见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陈。金大将阿海引兵出战，葵帅精骑赴敌，再兴从之，大捷，斩馘万余。金人闭门不出。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葵帅杨大成以十四骑逐之。金骑渐益至数百，葵力战连破之，而金步骑大集。会范、再兴军合战，至夜分始解。庚寅，官军分二阵，范将左，再兴将右，葵帅突骑左右策应。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而不先动。范曰："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乃预备大鼓，令军中闻叠鼓声始动，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未几，金兵稍下山，再兴遽冲之，果为敌所乘，遂逼范军。范叠鼓麾军突斗，葵继进，歼金兵数千。敌并力向再兴，葵率士豪祝文蔚等以精骑横冲之，金人僵尸相属。复相持至夜分，金人虽敛，而阵如故。范、葵急会将校，选死士数千，黎明四面奋击，唤声撼山谷。金人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级，副统军投戈降，拔所掠子女万余，得辎重器械山积。补葵承务郎、知枣阳军，范授安抚司内机。

方卒，十五年，起复直秘阁、通判庐州，进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东制置使许国檄葵议兵。葵至曰："君侯欲图贼，而坐贼阱中，悔已无及，惟有重帐前兵，犹足制之尔。"国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请视两路之兵，别其精锐，君侯留三万帐前，贼不敢动矣。"国曰："不若集淮兵来阅，而君董之，既足示众，亦可选锐。"葵曰："有兵之郡，必当冲要，守将岂可空壁以从制使命耶？必将力争于朝，分留自卫。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壮，遣老弱以备数。本欲选锐，适得其钝，本欲示众，适示单弱，徒启戎心。"国不听，卒败。

宝庆元年，范知扬州，乞调葵以强勇、雄边军五千屯宝应备贼。葵在庐州，数费私钱会诸将球射，与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

为擅，遂奉祠。三年，起为将作监丞。

绍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将入浙西告籴，实欲觇畿甸也。初，全之献俘也，朝廷授以节钺，葵策其必叛，乃上书丞相史弥远曰："此贼若止于得粟，尚不宜使轻至内地，况包藏祸心，不止告籴。若不痛抑其萌，则自此肆行无惮，所谓延盗入室，恐畿内有不可胜讳之忧。"至滁，以其地当贼冲，又与金人对境，实两淮门户，修城浚隍，经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赵必胜守万山，以壮形势。葵母疾，谒告省侍不得，封股杂药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许，不得已，卒哭复视事。

全造舟益急，葵复致书史弥远曰："李全既破盐城，反称陈知县自弃城，盖欲欺朝廷以款讨罪之师，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窥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捣腹心，此其奸谋，明若观火。葵自闻盐城失守，日夕延颈以俟制帅之设施，今乃闻遣王节入盐城祈哀于逆。葵又闻遣二吏入山阳，请命于贼妇。堂堂制阃，如此举措，岂不堕贼计，贻笑天下、贻笑外夷乎？又闻张国明前此出山阳，已知贼将举盐城之兵，今若听国明言，更从阔略，则自此人心解体，万事涣散，社稷之忧有不可胜讳者。葵非欲张皇生事启衅，李全决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听葵之言，翻然改图，发兵讨叛，则岂独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国恩，亦庶几万一之报。使丞相不听葵言，不发兵讨贼，则岂特不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复可报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乱，系朝廷之讨叛与不讨尔。淮东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社稷安，社稷安则丞相安，丞相安则凡为国之臣子、为丞相之门人弟子莫不安矣。"

又言于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国恩，每见外夷、盗贼侵侮国家，未尝不为忠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视朝廷，负君相卵翼之恩，无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犹可言也，今已破荡城邑，略无忌惮，若朝廷更从隐忍，则将何以为国？欲望特发刚断，名其为贼，即日命将遣师，水陆并进，诛锄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灵。葵虽不才，愿身许朝廷；如或不然，乞将葵早赐处分，以安边鄙，以便国事。"

弥远犹未欲兴讨，参知政事郑清之赞决之。乃加葵直宝章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刻日约葵，葵帅雄胜、宁淮、武定、强勇步骑万四千，命王鉴、扈斌、胡显等将之，以葵兼参议官。显，颖之兄也，拳力绝人，方在襄阳，每出师必使显及葵各领精锐分道赴战，摧坚陷阵，聚散离合，前无劲敌，以功至检校太尉。

已而，全攻扬州东门，葵亲出搏战。贼将张友呼城门请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马相劳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问全来何为？全曰：“朝廷动见猜疑，今复绝我粮饷，我非背叛，索钱粮耳。”葵曰：“朝廷资汝钱粮，宠汝官职，盖不赀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粮。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责之言甚多，全无以对，弯弓抽矢向葵而去。于是数战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杀全。事见《全传》。进葵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葵辞不受。八月，召封枢密院禀议，受宝章阁待制、枢密副都承旨，依旧职仍落起复，寻进兵部侍郎。

六年十一月，诏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入对，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捐身报国，此尤儒臣之所难，朕甚嘉之。”葵顿首谢曰：“臣不佞，忠孝之义，尝奉教于君子，世受国恩，当捐躯以报陛下。”

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兵多溺死，遂溃而归。范上表劾葵，诏与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司泗州。

嘉熙元年，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依旧制置使。二年，以应援安丰捷，奏拜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特予执政恩例，复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后留扬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淳祐二年，进大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改福州。

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终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谨持循，惟恐先坠。往岁叨当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气以率先，冒万死而不顾，捐躯戡难，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显扬，优崇宠数，使为人子者感恩，为人亲者知劝矣。臣昨于草土，被命起家，勉从权制，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也。今释位去官，已追服居庐，乞从彝制。”又不许。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诏讨逆，适丁家难，闵然哀疚之中，命以驱驰之事，移孝为忠，所不敢辞。是臣尝先国家之急，而效臣子之义矣。亲恩未报，浸逾一纪，食稻衣锦，俯仰增愧。且臣业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块之哀，负土成坟，倚庐待尽，丧事有进而无退，固不应数月而除也。”乃命提举洞霄宫，不拜。

淳祐四年，授同知枢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几？吾从其大者而讲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计者治财，宽厚者任牧养，刚正者持风宪。为官择人，不为人而择官。用之既当，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责其成效。”又乞“亟与宰臣讲求规画，凡有关于宗社安危治乱之大计者条具以闻，审其所先后缓急以图筹策，则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创游击军三万人以防江”。诏从之。十二月，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封长沙郡公。寻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东安抚使。

九年，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四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罢为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寻判潭州、湖南安抚使，加特进。宝祐二年，宣抚广西。三年，改镇荆湖，城荆门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抚使、判潭州，再辞，依旧职醴泉观使。五年，进少保、宁远军节度使，进封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四辞，免。开庆元年，判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寻授沿江、江东宣抚使，置司建康府，任责隆兴府、饶州江州徽州两界防拓调遣，时暂兼判建康府、行宫留守，寻授江东西宣抚使，节制调遣饶、信、袁、临江、抚、吉、隆兴官军民兵。访问百姓疾苦，罢行黜陟，并许便宜从事。

景定元年，授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寻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师、武安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陨如箕。赠太傅，谥忠靖。

范字武仲，少从父军中。嘉定十三年，尝与弟葵歼金人于高头。十四年，出师唐、邓，范与葵监军。孟宗政时知枣阳，惮于供亿，使人问曰：“金人在蕲、黄，而君攻唐、邓，何也？”范曰：“不然，彻襄阳之备以救蕲、黄，则唐、邓必将蹑吾后。且蕲、黄之寇正锐，曷若先捣唐、邓以示有余，唐、邓应我之不暇，则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蕲、黄师日以老，然后回师蹙之，可胜敌而无后患。”又败金人于久长，与弟葵俱授制置安抚司内机，事具《葵传》。

十五年，丁父忧，起复直秘阁、通判扬州。十六年，为军器监丞，以直秘阁知光州。十七年，入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试将作监兼权知镇江府。进直徽猷阁、知扬州、淮东安抚副使。刘全、王文信二军老幼留扬州，范欲修军政，惧其徒漏泄兵机，乃时馈劳。二家既大喜，范即遗徐晞稷书，令教二人挈家归楚，二人从之，范厚赍以遣。有孙海

者，其众亦八百。范并请抽还楚州，又请创马军三千，招游手之强壮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阅。官免建砦而私不废农。

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范，请合谋讨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以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则权纲解纽矣。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是又唐藩镇之事，非计之得也。莫若移扬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总管兵各留半以备金人，余皆起发，择一能将统之，命葵摘淮西精锐万人与会于楚州，出许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断贼归路，密约义斌自北攻之，事无不济。四总管权位相侔，刘琸虽能得其欢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须令亲履行阵，指踪四人，不可止坐筹帷幄也。"不报。

范又曰："国家讨贼则自此中兴，否则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张皇，则范乃提刑，职在捕盗，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盐贼，范当调时青、张惠两军之半，及其船数百，径薄楚城，以遏贼路，调夏全、范成进之半，据涟、海而守之，又移扬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亲提精锐雄胜、强勇等就时青于城外，示贼以形势，谕贼以祸福，贼必自降。若犹拒守，则南北军民杂处，必有内应者矣。别约义斌攻之于北，山阳下则进驻涟、海以应之，抚归附家属以离其党，不出半月，此贼必亡。若是，则不调许浦水军，但得赵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惮费，则全有豫买军需钱二十万在真州，且涟、楚积聚，多自足用。"

丞相史弥远报范书，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计议官闻之，曰："但恐祸根转深，不得安靖尔。"各挥涕而归。会全且至，范又献计曰："抚机不发，事已无及。侯景困丧河南，致毒萧氏；今逆全不得志于义斌，而复虑四总管应之，归据旧巢，其谋必急。然蹙之于丧败之余者易，图之于休息之后者难；矧四总管合谋章露，必难遂已。但事机既变，局面不同。若庙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易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动，只约义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则机会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还报，戒范无出位专兵。

范乃为书谢庙堂，且决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执事，又下至士民军吏，无不知祸贼之必反。虽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众人知之则言之，先生知而独不言，不言诚是也。内无卧薪尝胆之志，外无战胜攻取之备，先生隐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庙谟所以为高也。然以抚定责之晞稷，而以镇守责之范。责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责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责范以惟恐不伤人之事，又禁其为伤人之痛，恶其为伤人之

言，何哉？其祸贼见范为备，则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将指范为首祸激变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将曰：‘是何惜一赵范而不以纾祸哉？’必将缚范以授贼，而范遂为宋晁错。虽然，使以范授贼而果足以纾国祸，范死何害哉？谚曰：‘护家之狗，盗贼所恶。’故盗贼见有护家之狗，必将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后肆穿窬之奸而无所忌。然则杀犬固无益于弭盗也。欲望矜怜，别与闲慢差遣。”弥远得书，为之动心。

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庆府，未行，改知池州，继兼江东提举常平。弥远访将材于葵，葵以范对。进范直敷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荐兄，不顺。”以母老辞。乃上书弥远曰：“淮东之事，日异日新。然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氵义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今或谓巽辞厚惠可以啖贼，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计。或谓敛兵退屯可以缓贼，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谋。或欲行清野以婴城，或欲聚乌合而浪战，或以贼词之乍顺乍逆而为喜惧，或以贼兵之乍进乍退而为宽紧，皆失策也。失策则失淮，失淮则失江，而其失有不可胜讳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击之兵，有讨贼之兵。今宝应之逼山阳，天长之逼盱眙，须各增戍兵万人，遣良将统之，贼来则坚壁以挫其锋，不来则耀武以压其境；而又观衅伺隙，时遣偏师掩其不备，以示敢战，使虽欲深入而畏吾之捣其虚，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无储蓄，金人亦无以养之，不过分兵掳掠而食；当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设伏以剿杀之，此游击之兵也。惟扬、金陵、合肥，各聚二三万人，人物必精，将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阅必熟，纪律必严，赏罚必公，其心术念虑必人人思亲其上而死其长；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国，一年而可讨贼矣。贼既不能深入，掳掠复无所获，而又怀见讨之恐，则必反而求赡于金；金无余力及此，则必怨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祸于金人矣。或谓扬州不可屯重兵，恐连贼祸，是不然。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岂可无备哉。善守者，敌不知所攻。今若设宝应、天长二屯以扼其冲，复重二三帅阃以张吾势，贼将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扬州哉？设使贼不知兵势而犯扬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禀议，复令知池州。

绍定元年，试将作监、知镇江府。三年，丁母忧，求解官，不许。起复直徽猷阁、淮东安抚副使。寻转右文殿修撰，赐章服金带。不得已，卒哭复视事。又为书告庙堂：“请罢调停之议，一请檄沿江制置司，调王明本军驻泰兴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径；一请檄射阳湖人为兵，屯其半高邮以制贼后，屯其半瓜州以扼贼前；一请速调淮西兵合滁阳、六合

诸军图救江面。不然，范虽死江皋无益也。”朝旨乃许范刺射阳湖兵毋过二万人，就听节制。

范又遗善湘书，曰：“今日与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与范及范弟葵耳。贼若得志，此四家必无存理。”于是讨贼之谋遂决，遂戮全。进范兵部侍郎、淮东安抚使兼知扬州兼江淮制置司参谋官，以次复淮东。加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兼知黄州，寻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几，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

又进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师大溃，乃授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范至，则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防，一切废驰。属南北军将交争，范失于抚御。于是北军王旻内叛，李伯渊继之，焚襄阳北去；南军大将李虎不救焚，不定变，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钱粮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库，皆为敌有。盖自岳飞收复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职，依旧制置使。寻奉祠，以言罢；论者未已，再降两官，送建宁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复官职，与宫观。四年，知静江府，后卒于家。

谢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疏奏：“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或者犹恐前习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听而悦陛下之心，则前日之畏者怠，忧者喜，虑者玩矣。左右前后之人，进忧危恐惧之言者，是纳忠于上也；进燕安逸乐之言者，是不忠于上也。凡有水旱盗贼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谄谀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当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俭德以契天理，储人才以供天职，恢远略以需天讨，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时刘汉弼、杜范、徐元杰相继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为命官鞫狱，立赏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终主持，将恐纪纲扫地，而国无以为国矣。”迁殿中侍御史，进对，言：“操存本于方寸，治乱系于天下。人主宅如法宫蠖濩之邃，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觇上之所好，不过保恩宠、希货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扬之说，潜伏而莫之觉。防微杜渐，实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为两淮谋者有五：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曰经

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请行限田，请录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诏皆从之。

权刑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升兼侍讲，正授刑部侍郎，权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参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惠国公。劝帝以爱身育德。

属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赵崇璠移书方叔云：“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他人，而责备于宰相。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授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耶。”方叔得书，有赧色。

翼日，果得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而天锡去国。于是太学生池元坚、太常寺丞赵崇洁、左史李昴英皆论击允升、宋臣。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及天锡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论方叔，罢相。既罢，允升、宋臣犹以为未快，厚赂太学生林自养，上书力诋天锡、方叔，且曰：“乞诛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书既上，学舍恶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以声其罪。乃授方叔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李衢两劾，褫职罢祠。后依旧职，与祠，起居郎召泽、中书舍人林存劾罢；监察御史章士元请更与降削，窜广南。景定二年，请致仕，乃叙复官职。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粒来进。丞相贾似道恐其希望，讽权右司郎官卢越、左司谏赵顺孙、给事中冯梦得、右正言黄镛相继请夺方叔官职封爵，制置使吕文德愿以己官赎其罪。咸淳七年，诏叙复致仕。八年卒。特赠少师，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谗余玠之类是也。

论曰：乔行简弘深好贤，论事通谏。范钟、游似同在相位，皆谨饬自将，而意见不侔。赵方豫计二子后当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谓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来，捍御淮、蜀两边者，非葵材馆之士，即其偏裨之将。朝廷倚之，如长城之势。及其筋力既老，而卫国之志不衰，亦曰壮哉！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至以玩好

丹剂为人主寿，坐是贬削，有愧金镜多矣！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吴潜 程元凤 江万里 王□龠 章鉴 陈宜中 文天祥

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秘阁修撰柔胜之季子。嘉定十年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镇东军节度判官。改签广德军判官。丁父忧，服除，授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添差通判嘉兴府，权发遣嘉兴府事。转朝散郎、尚书金部员外郎。

绍定四年，迁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潜上疏论致灾之由："愿陛下斋戒修省，恐惧对越，菲衣恶食，必使国人信之，毋徒减膳而已。疏损声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彻乐而已。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军百姓知陛下有忧之之心。然后，明诏二三大臣，和衷竭虑，力改弦辙，收召贤哲，选用忠良。贪残者屏，回邪者斥，怀奸党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毋并进君子、小人以为包荒，毋兼容邪说、正论以为皇极，以培国家一线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几天意可回，天灾可息，弭灾为祥，易乱为治。"

又言："重地要区，当豫畜人才以备患。论大顺之理，贯通天人，当以此为致治之本。"又贻书丞相史弥远论事：一曰格君心，二曰节奉给，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洁之人，五曰用良将以御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辞不赴。改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太府少卿、淮西总领。

又告执政，论用兵复河南不可轻易，以为："金人既灭，与北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自荆襄首纳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开，调度浸广，百姓狼狈，死者枕藉，使生灵肝脑涂地，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暖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边臣误国之罪，不待言矣。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其算可谓俊杰，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征行之具，何所取资，民穷不堪，激而为变，内郡率为盗贼矣。今日之事，岂容轻议。"自后，兴师入洛，溃败失亡不赀，潜之言率验。迁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上疏论保蜀之方，护襄之策，防江之算，备海之宜，进取有甚难者三事。

端平元年，诏求直言，潜所陈九事：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二

曰植国本以广传家之庆，三曰笃人伦以为纲常之宗主，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五曰广畜人才以待乏绝，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舒，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八曰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以直论忤时相，罢奉千秋鸿禧祠。改秘阁修撰、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输诸郡租，宽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

进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兼知太平州，五辞不允。又言和战成败大计，宜急救襄阳等事。贻书执政，论京西既失，当招收京淮丁壮为精兵，以保江西。权工部侍郎、知江州，辞不赴。请养宗子以系国本，以镇人心。改权兵部侍郎兼检正。论士大夫私意之敝，以为："襄、汉溃决，兴、沔破亡，两淮俶扰，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业将倾，士习已坏，以静专察群情，以刚明消众慝，警于有位，各励至公。毋以术数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阴谋相讦，而以识见相先。协谋并智，戮力一心，则危者尚可安，而衰证尚可起也。"又请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

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条具财计凋敝本末，以宽郡民，与转运使王野争论利害。授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玉隆万寿宫。试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知镇江府。言边储防御等十有五事。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申论防拓江海，团结措置等事。

进工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乃论艰屯蹇困之时，非反身修德，无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选近族以系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纳。兼侍读经筵，以台臣徐荣叟论列，授宝谟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辞，提举南京鸿庆宫。遂请致仕，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辞。

丁母忧，服除，转中大夫、试兵部尚书兼侍读，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罢，免，改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徙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

召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入对，言："国家之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愿陛下笃任元老，以为医师，博采众益，以为医工。使臣辈得以效牛溲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淳祐十一年，入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机政。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至官，条具军民久远之计，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归田里，进封崇国公，判宁国府。还家，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召入对，论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帝嘉纳。拜特进、左丞相，进封庆国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改封许国公。

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别将由大理下交址，破广西、湖南诸郡。潜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憸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壬ＭＦ谄媚，积至于大不靖。臣年将七十，捐躯致命，所不敢辞。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逾黄、汉，广右之兵已蹈宾、柳，谓臣坏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又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章鉴、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贻善类之祸。沈炎实赵与ＴＰ之腹心爪牙，而任台臣，甘为之搏击。奸党盘据，血脉贯穿，以欺陛下。致危乱者，皆此等小人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与祠，高铸羁管州军。不报。

属将立度宗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帝怒潜，卒以炎论劾落职。命下，中书舍人洪芹缴还词头，不报，谪建昌军，寻徙潮州，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潜预知死日，语人曰："吾将逝矣，夜必雷风大作。"已而果然，四鼓开霁，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时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闻之，咨嗟悲恸。德祐元年，追复元官，仍还执政恩数。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请赠谥，特赠少师。

程元凤，字申甫，徽州人。绍定元年进士，调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丁母忧。淳祐元年，迁礼、兵二部架阁，以父老不忍去侧，迁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录。父忧，服阕，迁太学博士，改宗学博士。以《诗》、《礼》讲荣王府。旁讽曲谕，随事规正，多所裨益，王亦倾心敬听。轮对，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理宗览之曰："有古遗直风。"

六年，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兼权右司郎官，迁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轮对，指陈时病尤激切，当国者以为厉己。丐外，知饶州。郡初罹水灾，元凤访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义阡，宽诛求，察诬证。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冶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召奏事，辞，不允，迁右曹郎官。疏言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生民、财计、兵威八事。寻兼右司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老不任事，台官潘凯、吴燧合章论列，清之不悦，改迁之，二人不拜命去。元凤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凯、燧得召还。有事于明堂，元凤疏言"祈天以实不以文"。又言边备，谓"当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及言滥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上疏论格心之学，谓"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文敝、边储、人才、民心、储将帅、救灾异，莫不尽言。

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

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京城灾，疏言："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缁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务行宽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无滥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贪黩无覆出之患。谨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权；抑恩泽之请，而不至于无节。"言多剀切。

宝祐元年，兼侍读，迁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荐名士二十余人，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辞，出关，不允。有事于南郊，元凤为执绥官，答问多所开陈。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谏止之。三年，迁权工部尚书，力求补外，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元凤请下荆南，调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进依前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参知政事，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公。力辞，御笔勉谕，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疏奏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焴领其事，纂修成之。会丁大全谋夺相位，

元凤力辞，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依前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兵兴，上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团结民兵数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笔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拜特进，依前职。充醴泉观兼侍读。度宗即位，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以言罢，依旧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乞致仕，不许。四年，罢观使，以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特赠少师。

元凤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贰令，元凤谢之曰："除授须由资。"其人累请不许，乃以先世为言。元凤曰："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有尝遭元凤论列者，其后见其可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所著《讷斋文集》若干卷。

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自其父烨始业儒。大父璘，乡称善人，其邻史知县者夸其能杖哗健士，璘俯首不答，归语烨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于我心有不释然。审尔，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烨妻陈梦一贵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长有善言，故来。"已而有娠，生万里。少神隽，有锋颖，连举于乡。入太学，有文声。理宗在潜邸，尝书其姓名几研间。以舍选出身，历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召试馆职，累迁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知吉州，创白鹭洲书院，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召为屯田郎官，未行，迁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创宗濂书院。迁考功郎官，命旋寝。久之，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

史嵩之罢相，拜监察御史，仍兼侍讲。未几，迁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未及拜。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一时，帝眷注尤厚。尝丐祠、省母疾，不许。属弟万顷奉母归南康，旋以母病闻，万里不俟报驰归，至祁门得讣。而议者谓万里母死，秘不奔丧，反挟妾媵自随，于是侧目万里者，相与腾谤。万里无以自解，坐是闲废者十有二年。后陆德舆尝辨其非辜于帝前。

贾似道宣抚两浙，辟参谋官。及似道同知枢密院，为京湖宣抚大使，以万里带行宝章阁待制，为参谋官。大元兵围鄂，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万里迁刑部侍郎。似道入相，万里兼国子祭酒、侍读。

入对，迁权吏部尚书，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随以言者去官。后以原职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转运使。已而，加资政殿学士，依旧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度宗即位，召同知枢密院事，又兼权参知政事，迁参知政事。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人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为师相，至涕泣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

帝在讲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对。时王夫人颇知书，帝语夫人以为笑。似道闻之，积惭怒，谋逐之。万里四丐祠，不候报出关。加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后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召拜参知政事，进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枢密使。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特进，寻予祠。时咸淳九年，万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大元兵渡江，万里隐草野间，为游骑所执，大诟，欲自戕，既而脱归。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及饶州城破，军士执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积尸如叠。翼日，万里尸独浮出水上，从者草敛之。万里无子，以蜀人王橚子为后，即镐也。事闻，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文忠。万顷历守大郡，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官至正郎。城破时，郴州守赵崇榞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龠，字仲潜，一字伯晦，绍兴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知常熟县。绍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辖左藏东西库兼提辖封桩下库。二年，迁籍田令兼督视干办公事。淳祐二年，改监三省枢密院门，乞免所居官，诏从之。四年，再任。五年，迁太府寺丞、秘书丞，户部郎官、淮西总领，主管右曹。六年，为尚书左司员外郎。赐对，乞祠，不许。七年，迁秘书少监，以侍御史周坦言，罢为福建提点刑狱，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宁国府，迁太府卿。

宝祐元年，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兵部侍郎，试司农卿兼中书

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疏奏：“愿诏大臣相与忧乱而思治，惧危而图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阴之气焰，保护微阳之根本。批札毕杜于私蹊，官赏宏辟于正路。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劲如风霆。则精神运动，阳汇昭苏，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续天命于谴告之余，下以固结人心于解纽之际。其孰能御之。”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五年，京湖宣抚大使赵葵辟为判官。

开庆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权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极言正论，太子听而说之，帝闻之甚喜。二年，迁礼部尚书，权吏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知平江府、淮浙发运使。五年，召赴行在，进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召赴行在。

咸淳元年二月，拜签书枢密院事；闰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许。乞放归田里。帝遣尚医视之，且赐食，复两乞归，皆不许。二年，拜参知政事。三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辞免官，不许。乞奉祠、休假，皆不许。最后乞祠禄，乃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辞免，不许。七年，台州言：“乞差□龠充上蔡书院山主，”诏从之。八年，加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宫兼侍读，诏遣刑部郎官董朴起之，四上疏辞免，始从之。十年，乞致仕，不许。十一月，以□龠为左丞相，章鉴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寻授□龠特进，加食邑。乞致仕，两乞辞免，皆不许。

德祐元年，两乞改命经筵庶可优闲，再乞以旧职奉京祠侍读，皆不许。右丞相章鉴、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谕留□龠以镇人心，以康世道”。从之。□龠两请毋暑省院公棣，不许；又奏：“乞将臣先赐罢斥，臣本志誓死报国，愿假臣以宣抚招讨等职，臣当招募忠义，共图兴复。”鉴、宜中又奏“□龠单车绝江，已至萧山，乞遣中使趣还治事”。乃授观文殿大学士、浙西江东路宣抚招讨大使，置司在京，以备咨访。乞解大使职名，不许。进少保、左丞相兼枢密使，寻加都督诸路军马。累辞，皆不许。

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坏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赏罚无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坏之之由。大明赏罚，动合乎天，庶几人心兴起，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言贾似道误国丧师之罪，于是始降诏切责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龠奏：“日食不尽仅一分，白昼晦冥者数刻。阴盛阳微，灾异未有大于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外镇诸侯，皆其职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涂炭而未能拯，反复思之，咎实在臣，乞罢黜以答天谴。”答诏不许，第降授金紫光

禄大夫而已。辞降官，乞罢斥，又不许。

寻进平章军国重事，辞，不许。或请："出宜中或梦炎出督吴门，否则臣虽老无能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辞。"诏三省集议。乞罢平章事，不许。京学生上书诋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关白□龠，或谓京学之论，实□龠嗾之。

七月壬辰，诏："给、舍之奏三入，□龠与宜中必难共处，兼□龠近奏乞免平章侍经筵，辞气不平，诚有如人言者矣。"遂罢□龠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龠为人清修刚劲，似道归天台葬母，过新昌，□龠独不见之。后以元老入相位，值国势危亡之际，天下所属望也，而卒与宜中不协而去云。

章鉴，字公秉，分宁人。以别院省试及第，累官中书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说书，进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迁同知枢密院事。咸淳十年，王□龠拜左丞相，鉴拜右丞相，并兼枢密使。明年，大元兵逼临安，鉴讬故径去。遣使亟召还朝，既至，罢相予祠。殿帅韩震之死，鉴与曾渊子明震无他。至是，御史王应麟缴其录黄，谓震有逆谋，鉴与渊子曲芘之。坐是削一官，放归田里。

后有告鉴家匿宝玺者，霜晨，鉴方拥败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箧贮一玉杯，余无一物，人颇叹其清约。鉴在朝日，号宽厚，然与人多许可，士大夫目为"满朝欢"云。

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也。少甚贫，而性特俊拔。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既入太学，有文誉。宝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权幸卢允升、董宋臣，困得宠于理宗，擢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宜中与黄镛、刘黻、林测祖、陈宗、曾唯六人上书攻之。大全怒，使监察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业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桥门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学中，戒诸生亡妄议国政，且令自后有上书者，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由是，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宜中谪建昌军。

大全既窜，丞相吴潜奏还之。贾似道入相，复为之请，有诏六人皆免省试令赴。景定三年，廷试，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达时务。由绍兴府推官、户部架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数年迁监察御史。

程元凤再相，似道恐其侵权，欲去之。宜中首劾元凤纵丁大全肆恶，基宗社之祸。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请外，为江东提举茶盐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为崇政殿说书，累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七年，闽阙帅，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岁余入为刑部尚书。十年，拜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德祐元年，升同知枢密院事。二月，似道丧师芜湖，乃以宜中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已而翁应龙自军中归，宜中问似道所在，应龙以不知对。宜中以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似道行时，以所亲信韩震总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迁者，宜中召震计事，伏壮士袖铁椎击杀之，以示不党于似道。

时右丞相章鉴宵遁，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诏以王□龠为左丞相，拜宜中特进、右丞相。四月，□龠还朝论事，即与宜中不合。台臣孙嵘叟请窜籍潜说友、吴益、李珏，宜中以为“簿录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珏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后无以示信”。□龠力争，以为当如嵘叟议。会留梦炎自湖南入朝□龠与宜中俱乞罢政，请以梦炎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为左丞相，梦炎为右丞相，□龠进平章军国重事。□龠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让宜中，宜中上疏，以为“一辞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讥”，亦去。遣使数辈遮留之，始至。

时命张世杰等四道进师，二丞相都督军马而不出督。□龠请以一丞相建阃吴门，以护诸将；不然，则已请行。宜中愧，始与梦炎上疏乞行边。事下公卿议不决。七月，世杰等兵果败于焦山。□龠奏言：“事无重于兵，今二相并建都督，庙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岂不知吴门距京不远，而必为此请者，盖大敌在境，非陛下自将则大臣开督。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臣既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免。”不允。

□龠子□乃嗾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其略以为：“赵溍、赵与鉴皆弃城遁，宜中乃借使过之说，以报私恩。令狐概、潜说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为之羽翼。文天详率兵勤王，信谗而沮挠之。似道丧师误国，阳请致罚而阴佑之。大兵薄国门，勤王之师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吕师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将不止于一似道也。”

临S临安府捕逮京学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为书遗其母杨，使

勉谕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观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寻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仓皇发京城民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为笑。十一月，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兵援常州，玉与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已而，常州破，兵薄独松关，邻邑望风皆遁。

宜中遣使如军中请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请之，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给百官路费银。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邪？"脱簪珥掷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盖宜中实以明日迁，仓卒奏陈失审耳。

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益王立，复以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

宜中为人多术数，少为县学生，其父为吏受赃当黥，宜中上书温守魏克愚请贷之。克愚以为黠吏，卒置之法。其后宜中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报礼不书衔，亦云"部下民陈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谢之。宜中阳礼之，而阴摭其过，无所得。其后，克愚发贾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废罢家居。宜中入，乃极言克愚居乡不法事，似道令章鉴劾之，贬严州。克愚之死，宜中挤之为多。

论曰："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长久，命相实多其人，若吴潜之忠亮刚直，财数人焉。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程元凤谨饬而有余而乏风节，尚为贾似道所誉。江万里问学德望优于诸臣，不免为似道笼络，晚年微露锋，颖辄见摈斥。士大夫不幸与权奸同朝，自处难矣。似道督视江上之师，以国事付王□龠、章鉴、陈宜中，盖取其平时素与己者。□龠、宜中于其既出，稍欲自异，及闻其败，乘势蹙之。既而，二人自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国者交欢戮力，犹惧不逮，所为若是，何望其能匡济乎。似道诛，□龠死，鉴遁，宜中走海岛，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体貌丰伟，美皙如

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寻丁父忧，归。

开庆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即自免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宋臣复入为都知，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报。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迁尚书左司郎官，累为台臣论罢。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贾似道称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诏不允。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乐，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既数斥，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赣州。

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临安，除知平江府。时以丞相宜中未还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议方擢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和义郡王，欲赖以求好。师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陛辞，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

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时议以天祥论阔远，书奏不报。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发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将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常，至虞桥，士龙战死，朱华以广军战五牧，败绩，玉军亦败，争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玉以残兵五百人夜战，比旦皆没。全不发一矢，走归。大元兵破常州，入独松关。宜中、梦炎召天祥，弃平江，守余杭。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阃小隙，不能合从耳。”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挥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杨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杨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东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二制置，遣使四出约结。

天祥未至时，扬有脱归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为天祥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绐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觇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忍杀，以兵二十人道之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乃东入海道，遇兵，伏环堵中得免。然亦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余糁羹。行入板桥，兵又至，众走伏丛筱中，兵入索之，执杜浒、金应而去。虞候张庆矢中目，身被二创，天祥偶不见获。浒、应解所怀金与卒，获免，募二樵者以蒉荷天祥至高邮，泛海至温州。

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宜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参谋赵时赏、谘议赵孟渫将一军取宁都，参赞吴浚将一军

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邹泯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大元兵攻之，泯兵败，同起事者刘钦、鞠华叔、颜斯立、颜起岩皆死。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复永丰县，已而兵败被执，死于狱。天祥闻开礼死，制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时赏、孟濞亦提兵归，独浚兵不至。未几，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四月，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跋扈，斩以徇。五月，出江西，入会昌。六月，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濞等盛兵薄赣城，邹泯以赣诸县兵捣永丰，其副黎贵达以吉诸县兵攻泰和。吉八县复其半，惟赣不下。临洪诸郡，皆送款。潭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起兵邵、永间，复数县，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泯于永丰。泯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时赏坐肩舆，后兵问谓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禽之而归，天祥以此得逸去。

孙□、彭震龙、张汴死于兵，缪朝宗自缢死。吴文炳、林栋、刘洙皆被执归隆兴。时赏奋骂不屈，有系累至者，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耳，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甚众。临刑，洙颇自辩，时赏□七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栋、文炳、萧敬夫、萧焘夫皆不免。

天祥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黎贵达潜谋降，执而杀之。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潮州盗陈懿、刘兴数叛附，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执兴诛之。十二月，趋南岭，邹泯、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泯自颈，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濞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唐，广汉张栻后也。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宣缯 薛极 陈贵谊 曾从龙 郑性之 李鸣复 邹应龙 余天锡 许应龙林略 徐荣叟 别之杰 刘伯正 金渊 李性传 陈韡崔福附

宣缯，庆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学两优释褐。历官以太学博士召试，为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点刑狱。迁考功员外郎，又迁秘书少监。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为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编《孝宗宝训》。试吏部侍郎，权兵部尚书。嘉定十四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明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阙，升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诏缯尝预定策，以王尧臣故事赠太师，谥忠靖。

薛极，字会之，常州武进人。以父任调上元主簿。中词科，为大理评事、通判温州，知广德军。以参知政事楼钥荐，迁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权右司郎中，迁右司郎中兼提领杂卖场、寄桩库，兼敕令所删修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删修敕令官。拜司农卿兼权兵部侍郎，寻为真。

嘉定八年，疏奏："愿陛下深思顾諟之难，益怀兢业之念。勿谓帝德罔愆而怠于进修，勿以天灾代有而应不以实。政纲虽举，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泽虽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灾警惧之心，永为异时暇逸之戒。将见天心昭格，沛然之泽响应于不崇朝之间。"迁权刑部尚书，寻试户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遂为真，时暂兼权户部尚书。十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国公，致仕，卒。

陈贵谊，字正甫，福州福清人。庆元五年进士，授瑞州观察推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安远军节度掌书记，辟差四川制置司书写机宜文字。中博学宏词科，授江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迁太社令。改武学谕、国子录，迁太学博士。

时议更楮币法，贵谊转对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恶。

楮券之令，乃使奸恶获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结人心。”因援熙宁新法为辞。又言：“明锐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于剽轻；老成宽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于循理。孰若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主更币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语激怒时相，且谓“贵谊引类植党”，人为危之。

迁太常博士。以兄贵谦兼礼部郎官，引嫌，迁将作监丞兼魏惠宪王府小学教授。转对，谓：“言路虽开，触犯忌讳者指为好名，切劘时政者指为玩令。利害关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数人言之，则又指为朋党。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弥远益不乐，迁秘书郎，出知江阴军，提举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礼部郎官。

属金人大扰淮、蜀，贵谊言：“人才所以立国，今旁蹊曲径，幸门四辟。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壬ＭＦ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敛之外，馈遗以谋进者未已。军中耻言败北，则阵亡者不恤；耻言弃溃，则逃窜者复招。”又言：“婉顺巽从者，是灾疢也，非爱我也，宜屏之外之；矫拂救正者，是药石也，爱我也，宜用之听之。”弥远滋不乐，讽言者论罢，主管崇禧观。

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权直，兼玉牒所检讨。会有事明堂，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敛掊克之敝，当察州县府库致羡之由。仿成周邦飨必及死王事者之子与汉置羽林孤儿，专取从军死事之后，教以五兵。

理宗即位，以为宗正少卿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寻迁起居舍人。宝庆初，诏举贤能才识之士。贵谊乃言曰：“世以容嘿滞固为贤，以苛刻生事为能，以褊狭趣办为才，以轻疏尝试为识。及兹初政，当求忠实正直、奉公爱民、知礼义廉耻而不越防范者，以充中外之选。”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无逸》者，欲其克寿；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岂弟者，欲其受命之长。则可谓爱君切而虑患深矣。”

迁中书舍人，升兼直学士院。内侍滥受恩赏，辄封还诏书。将郊，贵谊以：“民生实艰，吏员尚众，征敛几于夺取，公费掩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见帝于郊。”迁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权刑部尚书。升修玉牒官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六年冬，上始亲政，进参知政事。上面谕之曰：“顷闻忧国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枢密院事。出师汴、洛时，贵谊已移疾，犹上疏力争。五上章乞归，转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赠少保、资政殿大学

士。

曾从龙，字君锡，左仆射公亮四世从孙。初名一龙，庆元五年，擢进士第一，始赐今名。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迁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

使金还，转官。疏言："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帐借请少不下万缗。郡帑所入，岁有常数，而频年将迎，所费不可胜计。然则轻于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诏二三大臣，郡守有阙，即时进拟。其有求避惮行者，悉杜绝其请；其缴劾弹拄者，疾速行之。盖郡计宽则民力裕，利害常相关故也。"又请已振济者免其后。

开禧间丐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从龙置于法，索得妇人衣，命枭于市。召权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谕德。缴还张鎡复官词头，以鎡抑令侄女竭资财结姻苏师旦之子故也。寻兼太子谕德，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国子祭酒。为吏部侍郎，仍兼职兼太子右庶子，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

嘉定六年秋，阴雨，乞放系囚。进对，言"修德政，蓄人材，饬边备"。帝善其言。七年，知贡举。疏奏："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异时谋王断国，皆繇此其选。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祗，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ＴＴ。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源正本，莫甚于斯。"诏从之。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太子宾客，改参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论，陈其罪。榘嗾言者劾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丁内艰，服除，为湖南安抚使。抚安峒獠，威惠并行，兴学养士，湘人纪之石。改知隆兴府，复提举洞霄宫，改万寿观兼侍读，奉朝请。

端平元年，授资政殿大学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时有三京之役，极论南兵轻进易退。未几言验。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枢密院使督视江淮、荆襄军马。疏言："边面辽远，声援不接，请并建二阃。"诏许之，专畀江淮，以荆襄属魏了翁。朝论边用不给，诏从龙、了翁并领督府。及从龙卒，赠少

师。弟用虎、天麟、治凤，皆历显任。

郑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诚，后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元年，进士第一，历官知赣州，改知隆兴府。后以宝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华文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进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

端平元年，召为吏部侍郎。入对，言："陛下大开言路，以通壅蔽，心苟爱君，谁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动？譬如积水，久雍一决，其势必盛，其声必激。故言者多则易于取厌，言之激则难于乐受。若少有厌倦，动于词色，则谗谄乘间，或不自知矣。"又言："愿陛下明诏百辟，涤去旧污，一以清白相师。权之所在，势所必趋，恐惧戒谨，尤防其微，以保终誉。毋招谤议。则朝纲肃而国体尊矣。"又曰："为君者不以尧、舜自期，则无善治；告君者不陈尧、舜之道，则无远猷。"

擢左谏议大夫，言："台臣交章互诋，愿陛下监古今天下安危之变，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公以处之，乃得其当。况夫听言之道，宜以事观，若言果有关国体，有补治道，有益主德，则言之过激，夫亦何伤。彼虽采名，我实有益。惟虚心纳善，若决江河，则激者自平矣。"

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观文殿学士，致仕。宝祐二年卒。

李鸣复，字成叔，泸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权发遣金州兼干办安抚司公事。制置使郑损荐于朝，乞召审察。授司农寺丞，迁驾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面对，迁军器少监、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讲。进对，言："荆襄制臣有当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惩怒。"权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签书枢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嘉熙元年，复为参知政事。明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资政殿大学士，赐衣带、鞍马。淳祐四年，复为参知政事。未几，出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寻予祠。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罢宫观，后卒于嘉兴。

邹应龙，字景初。庆元二年进士。历官为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权知赣州，迁江西提点刑狱。寻迁中书舍人兼太子右谕德，复兼太子左庶子、试户部尚书。使金还，为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太子詹事。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刑部尚书。乞祠，以敷文阁学士提举安庆府真原万寿宫。以徽猷阁学士起

知太平州，以臣僚论罢。以敷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旧职提举洞霄宫。淳祐四年卒，赠少保。

余天锡，字纯父，庆元府昌国人。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性谨愿，绝不预外事，弥远器重之。是时弥远在相位久，皇子疆椓恶之，念欲有废置。会沂王宫无后，丞相欲借是阴立为后备。天锡秋告归试于乡，弥远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

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舟抵西门，天大雨，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可避雨，如其言过之。保长知为丞相馆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孙也。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问其姓，长曰赵与莒，次曰与芮。天锡忆弥远所属，其行亦良是，告于弥远，命二子来。保长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为沂邸后可冀也，集姻党且诧其遇以行。

天锡引见，弥远善相，大奇之。计事泄不便，遽复使归。保长大惭，其乡人亦窃笑之。逾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保长谢不遣。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于父家。"遂载与归。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未几，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为理宗。

天锡，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历监慈利县税，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迁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迁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试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皆兼知临安府。升兼详定敕令官，以宝文阁学士知婺州，仍旧职奉祠。起知宁国府，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

召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疏奏："臣荷国恩，起家分阃，旋蒙趣觐，躐玷迩联。时权礼部侍郎曹豳实在谏省，盖尝抗疏谓用臣大骤。臣与豳父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观其所论，于君父有陈善之敬，友朋有责善之道。而豳遂迁官，臣竟污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旧人而遂退二庄士，则将谓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谅多益，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仪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释然无疑，安于就职，则陛下既昭好贤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贤之愧。"帝从之。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国夫人，寿过九十。将以生日拜天锡为

相，而天锡卒。赠少师，寻加太师，谥忠惠。

弟天任为兵部尚书。兄弟友爱，方贫时，率更衣以出，终岁同衾。从子晦，历官尚书，出帅全蜀，尝置义壮，以赡宗族；然在蜀以违言论知阆州王惟忠死，士论少之。

许应龙，字恭甫，福州闽县人。五岁通经旨，坐客曰“小儿气食牛”，应龙应声“丈夫才吐凤”为对，四坐嘉叹。入太学，嘉定元年举进士。调汀州教授，差浙东宣抚司掾，差户部架阁。迁籍田令、太学博士。时李全、时青辈归附，应龙入对，有“{艹开}蜂是惩，养虎遗患”之说，后皆如所言。迁国子博士、国子丞、宗学博士。

理宗即位，应龙首陈：“正心为治国平天下之纲领。”迁秘书郎兼权尚右郎官，迁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盗陈三枪起赣州，出没江、闽、广间，势炽甚。而盗钟全相挺为乱，枢密陈韡帅江西任招捕，三路调军，分道追剿。盗逼境上，应龙亟调水军、禁卒、士兵、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涂。点集民兵，激劝隅总，谕以保乡井、守室庐、全妻子，搜补亲兵，日加训阅。既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

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由漳趋潮，截赣寇余党。应龙谕敏曰：“兵法攻瑕，今钟寇将穷，陈寇猖獗，若先破钟，则陈不战禽矣。”敏惟命，于是诸寇皆平。方未解严时，有行旅数人，隅总搜其橐中金银，指为贼党。应龙辨其非盗，释之，皆罗拜感泣。始，人疑应龙儒者不闲戎事，及见其区画事宜，分别齐民，静练雍容，莫不叹服。僚属请上功，应龙曰：“守职捍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共，应龙平决之，其首感悦，率父老鸣缶击筒，踊跃诣郡谢。去之日，阖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为礼部郎官。入对，帝谓应龙曰：“卿治潮有声，与李宗勉治台齐名。”应龙顿首曰：“民无不可化，顾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旷□，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荣文恭王府教授，力辞，迁国子司业。祭酒徐侨议学校差职，欲先誉望。应龙以为不若差以资格，资格一定，则侥幸之门杜而造请之风息。侨以为然。时有凭势干职者，力却之。

兼权直舍人院，迁国子祭酒。摄侍右侍郎兼学士院权直。是日，罢郑清之、乔行简制，应龙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毕，帝遣中使召应龙

谕之曰："草制甚善。"应龙复谢曰："臣闻昔人有言，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今二相乞罢机政，与陛下体貌大臣之意，两尽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敕书戒谕诸阃。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试吏部侍郎，升侍读，权兵部尚书。

时楮币亏甚，行简主行称提之说，州县希旨奉承，贫富猜惧。应龙奏从民便、节用二说，行简然之。兼吏部尚书，迁兵部兼中书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给事中，兼吏部尚书。请外，诏免兼中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累辞，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年八十有一。赠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应龙不躁不竞，不激不随，不妄荐士，而亦无伤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纪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庆元五年，举进士。历饶州大宁监教授，辟干办四川茶马司公事。崔与之帅蜀，目之曰"此台阁之瑞也"，荐之。迁武学博士、国子监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迁右司谏，寻迁左司谏兼侍讲，告于帝曰："虚心以为从谏之本，从谏以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试右谏议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以言罢，提举洞霄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赠宣奉大夫。

徐荣叟，字茂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举进士。历官通判临安府，迁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为江东提点刑狱，直秘阁、知婺州。迁著作郎兼礼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召为行在司谏，复兼说书兼侍讲。

嘉熙四年，拜右谏议大夫。入对，言："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艰，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辄监系。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断乡闾，贵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负抑者不得伸，怨气薰蒸，天示之应。此亢阳之所以为沴也。"

迁权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二年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六年，转一官致仕。卒。

别之杰，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差充京西安抚司参议官，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亲丧，起复，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副使。进直焕章阁，言亲年八十，乞祠归养，庶几君亲之义两全。从之。以京湖安抚制置使陈晐论罢，以前职主管崇禧观。进直敷文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起复，知真州，改知江宁府、湖北安抚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视行府参谋官。迁军器监，加直宝文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加秘阁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进宝章阁待制、知太平州。又进宝谟阁学士，依旧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加兵部尚书兼淮西制置使，边事听便行之。加端明殿学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监察御史蔡次传论罢。七年，拜参知政事。乞归田里，依前职知绍兴府，复以两浙转运判官翁甫论罢。宝祐元年卒，特赠少师。

刘伯正，字直卿，饶州余干人。父简，为丞相赵汝愚客，尝书庆历四谏奏议授伯正，而伯正以开禧元年举进士。调太平主簿，通判枣阳军，辟荆湖制置司机宜、两浙转运司主管公事。历军器、将作、太府三监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兵部郎官，监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电忽至，执事者鲜不离次，伯正立殿下，绅笏俨然，声色不动。帝遂以大任期之。

迁左司谏，疏言："兵籍浸广，粮饷益艰，请豫备军食。"又言铨选、财计、刑狱之积敝，"乞以愿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图，以勤政之思而严察计吏之法"。又言："所忧非一，而急务之当虑者有三：曰申饬边备，区处流民，堤防奸盗。"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华文阁待制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召见，赐金带鞍马。改转运使，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召为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兼侍讲、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兼侍读。

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真拜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监察御史蔡次传言之，降一官，寻复旧官致仕。卒，赠正奉大夫，加少保。时论谓伯正立朝，以静重镇浮，不求名誉，善藏其用云。

金渊，字渊叔，临安府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博士，迁太府寺丞、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秘书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迁将作少监兼侍右郎官，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崇政殿说书。拜监察御史，论曹豳、项寅孙。兼侍讲，迁礼部侍

郎，寻兼国子祭酒。迁吏部侍郎，拜右谏议大夫，改左谏议大夫。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淳祐四年，知贡举，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罢政予祠。监察御史刘应起言，落职罢祠。十一年，妻盛氏诉于朝，乞曲加贷宥，少叙官职。诏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传，字成之，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举进士。历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进对："有崇尚道学之名，未遇其实。"帝曰："实者何在？"性传对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为出治之本。"迁武学博士。寻为太常博士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权工部郎中，兼权都官郎官，迁起居舍人兼侍讲。

疏言："东周以后，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汉之际，尤为浅促，孝文定为三十六日之制，则视孝惠以前已有加矣。东汉以后又损之为二十七日，谓之以日易月，则薄之至也。千数百年，惟晋武帝、魏孝文为能复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尽行。惟孝宗通丧三年，近古所独。陛下继之，至性克尽，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几四海闻风，民德归厚。"

迁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权刑部侍郎，进礼部侍郎。以臣僚言罢。寻以宝章阁待制知饶州，改知宁国府，再知饶州，复以言罢。召为兵部侍郎兼侍讲，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升兼侍读，权兵部尚书。进读《仁皇训典》，乞读《帝学》，从之。权吏部尚书。臣僚论舜臣立庙封爵事，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淳祐四年，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五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同知枢密院事。未几，落职与郡。十二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宝祐二年，依旧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观文殿学士致仕。卒，特赠少保。

陈韡，字子华，福州候官人。父孔硕，为朱熹、吕祖谦门人。韡让父郊恩与弟韔。登开禧元年进士第，从叶适学。嘉定十四年，贾涉开淮阃，辟京东、河北干官。韡谓："山东、河北遗民，宜使归耕其土，给耕牛农具，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然后三分齐地，张林、李全各处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与节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义人尽还北。然后括淮甸闲田，仿韩琦河北义勇法，募民为兵，给田而薄征之，择土豪统率；盐丁又别廪为一军，此第二重藩篱也。"

十五年，淮西告捷，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金将卢鼓捶新胜于潼关，乘锐急战，当持久困之，不过十日必遁，设伏邀击，必可胜。又使时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轻兵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后金人果犯安丰，韡如盱眙犒师。改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再如盱眙见刘琸，调下整、张惠、范成进、夏全诸军应援捣虚，皆行韡之策，遂有堂门之捷，俘其四驸马者。

迁将作监丞，又迁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东提点刑狱。加直宝章阁，依旧提点刑狱兼知宝应州。迁宗正寺丞、权工部郎中，改仓部员外郎。入对，言："臣所陈夏、周、汉、唐数君之事，如布德兆谋、任贤使能、信赏必罚、区处藩镇、不事姑息，规摹莫大于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赏罚而已。"

绍定二年冬，盗起闽中，帅王居安属韡提举四隅保甲，韡有亲丧，辞之。转运使陈汶、提举常平史弥忠告急于朝，谓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宝章阁直学士起复，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几，加提点刑狱。韡籍土民丁壮为一军。沙县紫云台告急。沙县破，贼由间道趋城，忠勇军破之于高桥，贼乃趋邵武，势益炽。时有议当招不当捕者，韡言："始者贼仅百计，招而不捕，养之至千，又养之至万，今复养之，将至于无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诏韡兼福建路招捕使。

贼急攻汀州，淮西帅曾式中调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间道入汀，击贼于顺昌胜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点刑狱。七月，韡亲提兵至沙县、顺昌、将乐、清流、宁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进讨。十月，进攻五贼营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磜贼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诛汀州叛卒，谕降连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将破下瞿张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余寇，贼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诛之。进右文殿修撰，依旧提点刑狱、招捕使兼知建宁府。衢州寇汪徐、来二破常山、开化，势张甚。韡命淮将李大声提兵七百，出贼不意，夜薄其砦，贼出迎战，见算子旗，惊曰："此陈招捕军也！"皆大哭，急击之，衢寇悉平。

六年，进宝章阁待制、知隆兴府。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韡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乃谓盗贼起于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谓："寇盗稽诛，以臣下欺诞、事权涣散所致，若决计荡除，数月可毕。"十一月，诏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捕寇军马。韡

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十二月，兼知赣州。

端平元年正月，进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二月至赣，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齐敏、李大声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贼粮道，遂破松梓山。三枪与余党缒厓而遁。韡亲督诸将，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贼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服色甚盛。韡军步骑夹击，又纵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贼巢荡为烟埃，贼首张魔王自焚。斩千五百级，禽贼将十二，得所掠妇女、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三枪中箭，与敏军遇，击败之，贼遁。翼日，追及下黄，又败之。余众尚千余，薙猕略尽。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禽，槛车载三枪等六人，斩隆兴市。

初，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诏曰："韡忠勤体国，计虑精审，身任讨捕之责，江、闽、东广，讫底宁辑。"乃进权工部侍郎，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未几，为工部侍郎，改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称其平寇功，韡顿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灵，苟逃旷败耳，何功之有。"迁权工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沿江制置大使，依旧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往来巡视鄂州江面，措置捍御。三年，加宝谟阁学士。十月，诏选猛将精兵，相视缓急，据地利，遏要冲，以伐奸谋。嘉熙元年，进焕章阁学士。四年，拜刑部尚书，辞免。加徽猷阁学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淳祐四年，召为兵部尚书，迁礼部尚书兼侍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七年，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辞，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开庆元年，召赴阙，落致仕，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举佑神观，力请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少师，谥忠肃。

崔福者，故群盗，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遂逸去。因隶军籍。初从赵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从韡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

后从韡留隆兴。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犹在隆兴。属通判与郡僚燕滕王阁，福恚其不见招，道遇民诉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饮所，责以郡官不

理民事，麾诸卒尽碎饮具，官吏皆惴恐窜去，莫敢婴其锋。韡知之，遂檄建康，署为钤辖。福又夺统制官王明鞍马，及迫逐总领所监酒官亲属。韡戒谕之，不听。

会淮兵有警，步帅王鉴出师，鉴请福行，韡因厚遣之。福不乐为鉴用，遇敌不击，托以葬女擅归，亦不闻于制置司。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请必正其慢令之罪。会韡亦厌忌之，遂坐以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且自劾专杀之罪。下诏奖谕，免其罪。

福勇悍善战，颇著威声；其死也，军中惜之。时论以为良将难得，而韡以私忿杀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亦有以自取之也。

论曰：宋自嘉定以来，居相位者贤否不同，故执政者各以其气类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后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缯、薛极者，史弥远之腹心也。陈贵谊、曾从龙、郑性之、李性传、刘伯正，皆无所附丽。李鸣复、金渊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邹应龙无所考见，许应龙治郡见称循良，林略所谓虚心从谏者，有益于人主矣。徐荣叟父子兄弟皆为名臣，陈韡将帅才也，优于别之杰多矣。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郑寀 应亻繇 徐清叟 李曾伯 王野 蔡抗 张磻 马天骥朱熠 饶虎臣 戴庆炯 皮龙荣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学，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主管户部架阁，迁国子正、知临江军，岁饥，振荒有法。迁国子监丞、知信阳军，改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久之，依旧直秘阁、江东提举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阙下，迁尚右郎官，寻兼权左司郎官，迁右司郎官、试将作监兼右司郎中，兼提领镇江、建宁府转般仓，兼提领平江府百万仓，兼提领措置官田。进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进对，言：

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绅之论，莫不交口诵咏，谓太平之期可矫足而待也；未几，则以治乱安危之制为言矣；又未几，则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乱言矣；又未几，则置危乱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呜呼，以亡为言，犹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

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议戚宦近习之挠政，则天下将以朝廷为恭、显、许、史、武、韦、仇、鱼之朝廷；议奸俦佞朋之误国，则天下又将为汉党锢、元祐党籍之君子。数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辙迹，忠臣恳恻而言之，志士愤激而和之。陛下虽日御治朝，日亲儒者，日修辞饰色，而终莫能弭天下之议。言者执之而不肯置，听者厌之而不惮烦，于是厌转而为疑，疑增而为忿，忿极而为愎，则罪言黜谏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于一身，莫不破厓绝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义者，则包羞闵默而有跋前疐后之忧；若其无所顾恋者，则皆攘袂远引，不愿立于王之朝矣。

陛下试反于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无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见嬖昵之多，选择未已，排当之声，时有流闻，则谓精神之内守，血气之顺轨，未可也。陛下又试于宫阃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属，得无有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者乎？徒见内降干请，数至有司，里言除臣，每实人口，则谓浸润之不行，邪迳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试于朝廷政事之间而三省曰：凡吾之诸臣，得无有

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恶直丑正，侧言改度者乎？徒见刚方峭直之士，昔者所进，今不知其亡，柔佞阗茸之徒，适从何来，而遽集于斯也，则谓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未可也。

夫以陛下之好恶用舍，无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来，又复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际遇信任者，肯为陛下分此谤乎？无也。陛下诚能布所失于天下，而不必曲为之回护，凡人言之所不贷者，一朝赫然而尽去之，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风雷之迅，则天下之谤，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惮何疑而不为此哉！

又极言边事，曲尽事情。

以直宝谟阁知婺州。迁秘书少监，拜司农卿，复为秘书少监，进太常少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臣僚论罢，以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起，再知婺州，辞免，复旧祠。

淳祐四年，召至阙，授权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寻为吏部侍郎仍兼权中书舍人、兼侍读。时暂兼权侍右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刑部尚书，寻为真。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八年，拜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陈垓论罢，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宝祐元年，卒。

郑采，不详何郡人。初历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著作佐郎兼权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讲。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忧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谤议未息，事关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卿言虽切事理，进退大臣岂易事也！"

擢殿中侍御史。疏言："台谏以纠察官邪为职，国之纪纲系焉。比刘汉弼劾奏司农卿谢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两月，忽复叙用，何其速也！汉弼虽亡，官不可废。臣非为汉弼惜，为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瓒、龚基先、胡清献，镌秩罢祠，皆从之。三人者，不才台谏也。

迁侍御史。疏言："比年以来，旧章寝废。外而诸阃，不问勋劳之有无，而爵秩皆得以例迁；内而侍从，不问才业之忧劣，而职位皆可以例进。执政之归休田里者，与之贴职可也，而凡补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节度，有同序补，自书殿以至秘阁，错立周行。名器之轻，莫此为甚。无功者受赏，则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宠，则何以服无罪

之人。矧事变无穷，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则人心不敢轻视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觊幸于其间，则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迁左谏议大夫。

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以监察御史陈求鲁论罢。淳祐九年五月，卒。采之居言路，尝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洪芹，则大伤公论云。

应亻繇，字之道，庆元府昌国人。刻志于学。嘉定十六年，试南省第一，遂举进士，为临江军教授。入为国子学录兼庄文府教授。迁太学博士，又迁秘书郎，请蚤建太子。入对，帝问星变，亻繇请“修实德以答天戒”。帝问州县贪风，亻繇曰：“贪黩由殉色而起。成汤制官刑，儆有位，首及于巫风淫风者，有以也。”帝问藏书，亻繇请“访先儒解经注史”，因及程迥、张根所著书皆有益世教。帝善之。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尚左郎官、兼翰林权直。又迁著作郎，仍兼职，以言罢。

淳祐二年，叙复奉祠。迁宗正寺丞兼权礼部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言罢。差知台州，召兼礼部郎官、崇政殿说书。迁秘书少监，仍兼职，兼权直学士院。又迁起居舍人、权兵部侍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帝一夕召亻繇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迁吏部侍郎仍兼职。进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

八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九年拜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洞霄宫。宝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论罢，寻卒。德祐元年，诏复元职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历主管户部架阁，迁籍田令。疏言：“迩者江右、闽峤，盗贼窃发，监司帅守，未免少立威名，专行诛戮，此特以权济事而已。而偏州僻垒，习熟见闻，转相仿效，亦皆不俟论报，辄行专杀。欲望明行禁止，一变臣下嗜杀希进之心，以无坠祖宗立国仁厚之意。”迁军器监主簿。入对，言：“太后举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置大袖一袭。文思院观望，欲如后饰，再造其一以进，诏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请宣付史馆，以垂法后世。”

迁太常博士。入对，疏言：“陛下亲政以来，精神少振而气脉未复，条目毕举而纲纪未张，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尽克者，则亦风化之先务，劝戒之大权，与夫选用之要术，犹有阙略而未之讲明者尔。何谓风化之

先务？曰原人伦以释群惑者是已。何谓劝戒之大权？曰惜名器以示正义者是已。何谓选用之要术？曰因物望而进人才者是已。”盖欲请复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弥远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军器少监，皆兼职依旧。迁将作监，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太常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兼侍讲。三疏丐外，给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吴泳皆抗疏留之。寻权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迁侍右侍郎、主管云台观。召赴阙，迁户部侍郎，再为侍右侍郎。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温州，改知福建安抚使，改知婺州。以焕章阁直学士差知泉州，辞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改知潭州，寻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

召赴阙，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淳祐九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吏部尚书，迁礼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封晋宁郡公。奏修《四朝国史》志传，五上章乞改机政，帝不许。十二年，拜参知政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监察御史朱应元论罢，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改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朱熠论罢。久之，以旧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元年，召赴阙，以旧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出知泉州，复提举佑神观。景定三年，转两官致仕，卒，赠少师，谥忠简。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风节相尚，而清叟劾罢袁甫，于公论少贬云。

李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后居嘉兴。历官通判濠州，迁军器监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机宜文字。迁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总领。寻迁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删修官。迁太府卿、淮东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诏军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势，协人谋。又言：“边饷贵于广积，将材贵于素储，赏与不可以不精，战士不可以不恤。”又条上：“淮面舟师之所当戒，湖面险阻之所当治。”加华文阁待制，又加宝章阁直学士，进权兵部尚书。

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应诏，历陈先朝因天象以谨边备、图帅材，乞早易阃寄，放归田里。又请修浚泗州西城。加焕章阁学士，言者相继论罢。

九年，以旧职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陈守边

之宜五事。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疏言："襄阳新复之地，城池虽修浚，田野未加辟；室庐虽草创，市井未阜通。请蠲租三年。"诏从之。加端明殿学士兼夔路策应大使。进资政殿学士，制置四川边面，与执政恩例。寻授四川宣抚使，特赐同进士出身。召赴阙，加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辞免，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起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开庆元年，进观文殿学士，以谏议大夫沈炎等论罢。景定五年，起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陈宗礼论劾，褫职。德祐元年，追复元官。

曾伯初与贾似道俱为阃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野，字子文，宝章阁待制介之子也。以父阴补官，登嘉定十二年进士第。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遂执弟子礼。德秀欲授以词学，野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

绍定初，汀、邵盗作，辟议幕参赞，摄邵武县，后复摄军事。盗起唐石，亲勒兵讨之。后为枢密院编修兼检讨。襄、蜀事急，议遣使讲和，时相依违不决。史嵩之帅武昌，首进和议。野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规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继为副都承旨，奏请"出师，绝和使，命淮东、西夹攻。不然，利害将深。"理宗深然之，令枢密院下三阃谕旨。嘉熙元年，轮对，采事系安危者四端，而专以司马光仁、明、武推说。复推广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讲军实激发帝意。

淳祐初，自江西赴阙，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复，倾国争之，野上疏乞听终丧，后又言嵩之当显绝而终斥，益严君子小人之限。拜礼部尚书，奏十事，终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纲领也。"前后奏陈，皆明正剀切，凿凿可行。其为两浙转运判官，以察访使出视江防，首嘉兴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险备具。为江西转运副使、知隆兴府，继有它命，时以米纲不便，就湖口造转般仓，请事毕受代。

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兵船。江面几千里，调兵捍御，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狭，请免镇江水军调发，专一守江，置游兵如吕蒙所言"蒋钦将万人巡江上"，增创水舰，就扬子江习水战，登金山指麾

之。是冬，扬子桥有警，急调汤孝信所领游兵救之而退。

淳祐末，迁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巡江，引水军大阅，舳舻相衔几三十里。凭高望远，考求山川险厄，谓要务莫如屯田。讲行事宜，修饬行宫诸殿室，推京口法，创游击军万二千，蒙冲万艘，江上晏然。宝祐二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吴郡侯。与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职主管洞霄宫。卒，赠七官，位特进。

野因德秀知朱熹之学，凡熹门人高弟，必加敬礼。知建宁府，创建安书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议、文集若干卷。野工于诗，书法祖唐欧阳询，署书尤清劲。

蔡抗，子仲节，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其后差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疏奏："权奸不可复用，国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江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特授尚书司封员外郎，进直宝章阁，寻加宝谟阁，移浙东。召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赞读，兼玉牒所检讨官，时暂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国子司业。进直龙图阁、知隆兴府。试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资善堂翊善。权工部侍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迁工部侍郎，时暂兼礼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差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落职予祠，起居郎林存请加窜削，从之。未逾年，复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乞致仕。转一官，守本官职致仕。卒，谥文简，以犯祖讳，更谥文肃。

张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进士。历官辟点检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迁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权兵部郎官。迁国子祭酒，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寻为真，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复为礼部侍郎、权兵部尚书，时暂兼权吏部尚书。以右补阙程元凤论罢。宝祐三年，复权刑部尚书兼侍读，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五年，拜参知政事。进封长乐郡公，转三官，守参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遗表上，赠少师。

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绍定二年进士，补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迁秘书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迁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轮对，假司马光五规之名，条上时敝，词旨切直。迁考功郎官，入对，言："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陛下有能致之资，乘可为之势，一转移间耳。"

迁秘书监、直秘阁、知吉州。迁宗正少卿，以秘阁修撰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举常平。权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庆元府。改知池州兼江东提举常平。改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宝祐四年，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兼国子祭酒。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庆炯、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等论罢，依旧职提举洞霄宫。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鉴论罢。有旨，依旧职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职事修举，升大学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举洞霄宫。褫职罢祠。咸淳三年，追夺执政恩数，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后卒于家。

朱熠，温州平阳人。端平二年，武举第一。迁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改横州，复为阁门舍人、知雷州。入对，为监察御史陈垓论罢；臣僚复论，降一官。久之，授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差知兴国军。迁度支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宝祐六年，迁左谏议大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开庆元年，拜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以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为监察御史胡用虎论罢。久之，监察御史张桂、常茂相继纠劾，送处州居住。咸淳四年，诏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鉴复以为言，驱之还乡，寻卒。熠居言路弹劾最多，一时名士若徐清叟、吕中、尤焴、马廷鸾，亦皆不免云。

饶虎臣，字宗召，宁国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徽州。迁秘书郎，升著作郎兼权右司郎官。迁兵部郎官兼权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迁司农少卿兼左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司农卿、直龙图阁、福建转运判官，浙东提点刑狱。拜太府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以秘阁修撰、两浙转运使权礼部侍郎，寻为真。时暂兼权侍右侍郎。宝祐六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暂通摄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开庆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梦然论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梦然再劾之，褫职罢祠。四年，叙复元官，提举太平

兴国宫。卒。德祐元年，礼部侍郎王应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守资政殿学士致仕。

戴庆炯，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差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升校书郎，迁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开庆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寻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未几，守本官致仕。卒，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

皮龙荣，字起霖，一字季远，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进士。历官主管吏部架阁文字，迁宗学谕，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资善堂直讲。入对，请“以改过之实，易运化之名，一过改而一善著，百过改而百善融。”迁秘书郎，升著作郎。入对，因及真德秀、崔与之廉，龙荣曰：“今天下岂无廉者，愿陛下崇奖之以风天下，执赏罚之公以示劝惩。”帝以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兴府。

召赴阙，迁侍右郎官兼资善堂赞读。又迁吏部员外郎兼直讲。入对，言：“忠王之学，愿陛下身教之于内。”帝嘉纳。迁将作监兼尚右郎官，秘书少监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兼给事中，吏部侍郎兼赞读，封醴陵县男。迁集贤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召见，进刑部侍郎，加宝章阁待制、荆湖南路转运使，权刑部尚书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进封伯。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参知政事，仍兼太子宾客，封寿沙郡公。三年，罢为湖南安抚使，判潭州。四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右正言曹孝庆论罢。

咸淳元年，以旧职奉祠。殿中侍御史陈宗礼、监察御史林拾先后论劾，削一官。它日，帝偶问龙荣安在，贾似道恐其召用，阴讽湖南提点刑狱李雷应劾之。雷应至官，谒龙荣，龙荣托故不出；既退，又斥骂之。或以语雷应，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谓“每对人言，有‘吾拥至尊于膝上’之语。”诏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龙荣恐不为雷应所容，未至而殁。

龙荣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学，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当国，不肯降志。又以度宗旧学，卒为似道所摈。德祐元年，复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赠谥，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兴人。宝庆二年进士。调嵊县主簿，广西经略司

准备差遣，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讨郴寇有功，改知金华县，沿江制置司干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机宜文字。监三省、枢密院门，枢密院编修官。为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景定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三年，进大学士，致仕。卒，赠少保。炎居言路，尝按劾福建转运使高斯得、观文殿学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刘子澄、左丞相吴潜。然论罢右丞相丁大全及其党与，则为公论也。

论曰：王伯大立朝直谅。郑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弹拄之，吾不知其何说也。应亻繇清慎没世。徐清叟风采凛乎班行之间。李采伯之治边，短于才者也。王野得名父师，而其学问益光。蔡抗号为君子，史阙其事。若张磻、马天骥、饶虎臣未见卓然有可称道者。戴庆炯、皮龙荣登第皆未久而位至执政，龙荣不附权臣，为所摈斥而死，犹为可取，庆炯无所称述焉。朱熠在台察如狂猘，遇人辄噬之云。

列传第一百八十

○杨栋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陈宗礼 常 家铉翁 李庭芝

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人。绍定二年进士第二。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丁母忧。服除，迁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为太学正。丁父忧，服除，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迁校书郎、枢密院编修官。入对，言："飞蝗蔽天，愿陛下始终一德，庶几感格天心，消弭灾咎。"又言："迩来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财，听其言无非可用，迹其实类皆欺诬，上下相蒙，无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诚，而后天下之事可为也。"又言："祖宗立国，不恃兵财法，惟恃民心固结而已。愿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

起知兴化军。孔子之裔有居氵亟头镇者，栋为建庙辟田，训其子弟。迁福建提点刑狱，寻加直秘阁兼权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迁都官郎官，又迁左司郎官，寻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检讨官，除宗正少卿。进对，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栋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狱，至为简易。"时有女冠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外廷多有以为言者。栋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谓然。栋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虑也。"又言："京、襄、两淮、四川残破郡县之吏，多是兵将权摄，科取无艺，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谁实哀之。"帝从之。

迁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论罢。起直龙图阁、知建宁府，不拜。提举千秋鸿禧观，迁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崇政殿说书，继迁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以集英殿修撰兼中书舍人兼侍讲，出知太平州，以右补阙萧泰来论罢，依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婺州。召奏事，以旧职奉祠。度宗立为太子，帝亲擢栋太子詹事。迁工部侍郎，仍为詹事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兼国子祭酒，迁礼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拜参知政事。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言于朝，乞栋为山主，诏从之。因卜居于台。寻授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不拜。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复依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监察御史胡用虎言罢，仍奉祠。加观文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资政殿大学士充万

寿观使。卒，遗表上，帝辍朝，特赠少保。

栋之学本诸周、程氏，负海内重望。方贾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从官，栋亦预焉。及彗星见，栋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为世所少云。或谓栋姑为是言，阴告于帝，谋逐似道，似道觉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刚，潼川人，嘉定十六年进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讨论《六经》、诸子百家之言。调盘石令。会蜀有兵难，军需调度不扰而集，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改知蒲江县。巨室挟势，邑号难治。希得绥强扶弱，声闻著闻。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为通判也。

召为国子监丞，迁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时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希得以为外观形状，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类危亡之证。乃上疏言："尧、舜、三代之时，无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汉以来，多危亡之事，而常讳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后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讳言如讳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犹未调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犹未痛断。大权若操握，而不能无旁蹊曲迳之疑；大势若更张，而未见有长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讽谏，封囊之所奏陈，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机，非独暗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惧。朝廷者，万化之所自出也，实根于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当天，犹有可议者？内小学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储也。然岁月逾迈，未睹施行，人心危疑，无所系属。秦、汉而下，嗣不蚤定，事出仓卒，或宫闱出令，或宦寺主谋，或奸臣首议，此皆足以危人之国也。陛下何惮而不蚤定大计？邸第之盛，人皆知笃于亲爱也。然依冯者众，轻视王法，请托之行，捷于影响。杨干，晋侯弟也，乱行于曲梁，而魏绛戮其仆，晋侯始怒而终悔，晋卒以霸。平原君，赵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赵奢刑其用事者，赵王贤而用之，赵卒以强。皆足以兴人之国也。陛下何为而不少伸国法？今女冠者流，众所指目；近珰小臣，时窃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岂不谓之危乎？国有善类，犹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一病一衰。善类能几，岂堪数消，沙极则国随之矣。陛下明于知人，公于用人，固无权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此元祐、绍圣将分之机也。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于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决不用史嵩之。"

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虽以病告，曷若留奉内祠，侍经幄，亦足为朝廷重。"又言："财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费，以实军储，以厚民生，敬天莫大于此，岂在崇大宫宇，庄严设像哉！"又条救钱楮三策，请置惠民局，帝皆以为可行。

进秘书丞，寻迁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役法久坏，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点刑狱，加直秘阁。未几，加度支员外郎，寻直宝章阁，移治赣州。盗有伪号"崔太尉"者，据石壁，连结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掠，一方绎骚。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宝谟阁、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寻授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母丧，免。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对，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辩，且曰："君子犯颜敢谏，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为国计，非为身计也。小人自植朋党，挤排正人，甘言佞语，一切顺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为身计，非为国计也。"迁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西方用兵，有为嵩之复出计者，谓非此人不能办。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执之，出旨谕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报。又缴邓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泽、监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论罢。

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未几，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俄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诏叙复元官。护江陵有功，召为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为阃帅。"乃进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继升敷文阁待制。诏增沿海舟师，希得为之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去官，库余羡悉以代民输。召为工部尚书兼侍读。入侍经筵，帝问庆元之政甚悉。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劳士卒，众皆欢说。溧阳饥，发禀劝分，全活者众。创宁江军，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万余间，屯戍七千余人。帝闻之，一再降诏奖谕。加宝章阁学士，寻加刑部尚书，依旧任兼淮西总领。

景定五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财用四事。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公星变，上疏引咎，乞解机务。兼权参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授参知政事。以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以疾甚，辞，乃仍旧职奉祠。请致仕，诏不许，力

请，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旧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

希得忠亮平实，清俭自将，好引善类，不要虚誉，盖有诵荐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广西官署以锦为帟幕，希得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命以缯缬易之。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希得廪之终身，昏丧悉损己力，晚年计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恢少为诸父门人讲《大学》，其言高明，诸父惊焉。嘉定十三年，举进士。调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泽主簿，平寇乱。建宁守袁甫荐为府学教授，监虎翼军，募土豪讨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干官。会岁饥，盗起金坛、溧阳之间，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沿江制置使陈韡辟为机宜，复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丰县，未行，差发运干官。福建安抚使陈垲檄平寇，迁武学谕、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讨温寇，辟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议收捕。改通判临安府，迁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号"活佛"，男女争事之，因为奸利，豪贵风靡，恢诛其僧。

进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点刑狱，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宁。闽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众感悟，为之衰止。兼转运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论罢。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包恢刚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蔑之耳。"又四年，起为广东转运判官，权经略使，迁侍右郎官，寻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显文阁、浙西提点刑狱。是时海寇为乱，恢单车就道、调许、澉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诸军讨平之。嘉兴吏因和籴受赇百万，恢被旨虑囚，曰："吾用此消沴气。"乃减死，断其手。

进直龙图阁、权发运，升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沈妖妓于水，化为狐，人皆神之。有母诉子者，年月后状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与僧通，恶其子谏，以不孝坐之，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跬步不离，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因纳僧于内以归。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笼公库，逾旬，吏报笼中臭达于外，恢命沉于江，语其子曰："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敛，家贫不能偿，妇愬于恢，恢怒，买一棺，绐其妇卧棺中以试，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转运使，罢。

景定初，拜大理卿、枢密都承旨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寻为中书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权刑部侍郎，进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恢上疏，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览奏恻然，罪任事者，即归民田。召赴阙，辞，改知绍兴，又辞。度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郊祀礼成，还，以资政殿学士致仕。

恢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尝因轮对曰："此臣心恻隐所以深切为陛下告者，陛下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闭而食之者曰近习、曰外戚耳。"参知政事董槐见而叹曰："吾等有惭色矣。"他日讲官因称恢疏剀切，愿容纳。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尝怒直言！"经筵奏对，诚实恳恻，至身心之要，未尝不从容谆至。度宗至比恢为程颢、程颐。恢侍其父疾，涤濯拚除之役不命僮仆。年八十有七，临终，举卢怀慎卧簀穷约事戒诸子敛以深衣，作书别亲戚而后卒，有光陨其地。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谥文肃，赙银绢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录，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庄文府教授，升校书郎。轮对，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书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疏言边阃三事：曰辟实才，曰奏实功，曰招实兵。朝廷二事：曰选良吏，曰擢正人。又言："愿陛下深思宏远之规模，奋发清明之志气，立纲陈纪必为万世之法程，昭德塞违以示百官之宪度。"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直舍人院。迁起居郎，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给事中。右谏议大夫陈尧道论罢。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权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进《帝学发题》，迁吏部尚书。咸淳三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参知政事。四年，致仕，寻卒，赠少保。

陈宗礼字立之。少贫力学，袁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宗礼往问学焉。淳祐四年，举进士。调邵武军判官，入为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国子监丞，转秘书省著作佐郎。入对，言火不循轨。帝以星变为忧，宗礼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于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竞趋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国史实录院校勘，兼景献府教授，升著作郎，迁尚左郎官兼右司。时丁大全擅国柄，以言为讳。宗礼叹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对，言："愿为宗社大计，毋但为仓廪府库之小计；愿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愿寄腹心于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卑近；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毋但旁蹊

曲迳类引贪浊。”拜太常少卿，以直宝谟阁、广东提点刑狱进直焕章阁，迁秘书监。以监察御史虞虑言追两官，送永州居住。

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龙图阁、淮西转运判官，迁刑部尚书。以起居舍人曹孝庆言罢。度宗即位，兼侍讲，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俭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规自宫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献者必诛。”以《诗》进讲，因奏：“帝王举动，无微不显，古人所以贵于慎独也。”权礼部侍郎兼给事中。进读《孝宗圣训》，因奏：“安危治乱，常起于一念虑之间，念虑少差，祸乱随见。天下之乱未有不起于微而成于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乃国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赏善罚恶为尤谨。”宗礼言：“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谨也。”

迁礼部侍郎，寻权礼部尚书，乞奉祠，帝曰：“岂朕不足与有为耶？”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再辞，依旧职与待次差遣。逾年，依旧职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疏奏：“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卒官，遗表上，赠开府仪同三司、盱江郡侯，谥文定。所著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

常楙字长孺，显谟阁直学士同之曾孙。入太学。淳祐七年举进士。调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御，部使者交荐之。调婺州推官。疏决滞讼，以剸繁裁剧称。临安府尹马光祖又荐于朝，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不受和籴事例，戢吏卒苛取。发运使赵与ＴＰ兼提点刑狱，属楙检核，雪无锡翟氏冤狱。监江淮茶盐所芜湖局，不受商税赢，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县。岁大水，劝分和籴，按籍均敷。发运使王□龠、提点刑狱孙子秀俱特荐于朝，签书临安府判官，不为权势挠。有为淮东提举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与共事，笑而却之。未几，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厢，听讼严明，豪石益惮之。都城火后，瓦砾充斥，差民船徙运，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应役，余率为势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无不听命。又力拒户部科买。叶梦鼎、陈昉深期奖焉。添差临安通判。朝命鞫封桩库吏范成狱，不肯承庙堂风旨，无辜者悉出之。

知广德军。郡有水灾，发社仓粟以活饥民，官吏难之，楙先发而后请专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贤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

以代属县偿大农纲欠。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尝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事，论继皇子竑嗣，触度宗怒，迁司农卿，寻为两浙转运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赋。海盐岁为咸潮害稼，楙请于朝，捐金发粟，复辍己帑，大加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风涛大作，塘不浸者尺许，民得奠居，岁复告稔，邑人德之。

迁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词，务通下情。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极论检覆之敝。上进故事，首论雷雪非时之变，帝意不悦。丐祠，不许，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缗钱十五万，悉以为民食、军饷助。蠲苗九万、税十三万、版帐十六万，又蠲新苗二万八千，大宽公私之力。飞蝗几及境，疾风飘入太湖。节浮费，修府库。既代，有送还事例，自给吏卒外，余金万楮，楙悉不受。吏惊曰："人言常侍郎不爱钱，果然。"改浙东安抚使。值水灾，捐万楮以振之，复请籴于朝，得米万石，蠲新苗三万八千。又以诸暨被水尤甚，给二万楮付县折运，民食不至乏绝。民各祀于家。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殓者，乃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寻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与庙堂争可否，辨伪关狱，救八仓亏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杀人狱，全活者甚众。兼给事中，封还隆国夫人从子黄进观察使录黄。帝怒，似道以御书令委曲书行，楙迄不奉命。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

德祐元年，拜吏部尚书，以老病辞，累诏不许，专官趣行甚峻。楙入见，首言"霅川之变，非其本心，置之死，过矣，不与立后，又过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愤，郁结四五十年之久，不为妖为札于冥冥中者几希。愿陛下勿摇浮议，特发神断，宗社幸甚"。于是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以闻。明堂礼成，进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特与执政恩数。楙以国步方艰，非臣子贪荣之时，力辞恩数。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二年春，拜参知政事，为夏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

家铉翁，眉州人。以荫补官。累官知常州，政誉翕然。迁浙东提点刑狱，入为大理少卿，直华文阁，以秘阁修撰充绍兴府长史，迁枢密都丞旨，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权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迁户部侍郎，权侍右侍郎，仍兼枢密都丞旨。赐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吴坚、贾余庆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铉翁独不署。元帅遣使至，欲加缚，铉翁曰："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坚奉表祈

请于大元，以铉翁介之，礼成不得命，留馆中。闻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大元以其节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铉翁义不二君，辞无诡对。宋三宫北还，铉翁再率故臣迎谒，伏地流涕，顿首谢奉使无状，不能感动上衷，无以保存其国。见者莫不叹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系奚官，铉翁倾橐中装赎出之，以归其兄璧。

铉翁状貌奇伟，身长七尺，被服俨雅。其学邃于《春秋》，自号则堂，改馆河间，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数为诸生谈宋故事及宋兴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还，赐号“处士”，锡赍金币，皆辞不受。又数年以寿终。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号“义门李氏”，后徙随之应山县。金亡，襄、汉被兵，又徙随。然特以武显。

庭芝生时，有芝产屋栋，乡人聚观，以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颖异，日能诵数千言，而智识恒出长老之上。王旻守随，庭芝年十八，告其诸父曰：“王公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随必乱，请徙家德安以避。”诸父勉强从之，未浃旬，旻果为部曲挟之以叛，随民死者甚众。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乡举不行，以策干荆帅孟珙请自效。珙善相人，且夜梦车骑称李尚书谒己，明日庭芝至。珙见其魁伟，顾诸子曰：“吾相人多，无如李生者，其名位当过我。”时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权施之建始县。庭芝至，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夔帅下其法于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举进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机宜文字。珙卒，遗表举贾似道自代，而荐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兴国，即弃官归，为珙行三年丧。

似道镇京湖，起为制置司参议，移镇两淮，与似道议栅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继知濠州，复城荆山以备淮南。皆切中机会。开庆元年，似道宣抚京湖，留庭芝权扬州。寻以大兵在蜀，奏知峡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赵与ＴＰ为淮南制置，李应庚为参议官。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数万。李璮窥其无谋，夺涟水三城，渡淮夺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忧去。朝议择守扬者，帝曰：“无如李庭芝。”乃夺情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璮兵，杀璮将厉元帅，夷南城而归。明年，复败璮于乔村，破东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璮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间。又破蕲县，杀守将。

庭芝初至扬时，扬新遭火，庐舍尽毁。州赖盐为利，而亭户多亡

去，公私萧然。庭芝悉贷民负逋，假钱使为屋，屋成又免其假钱，凡一岁，官民居皆具。凿河四十里入金沙余庆场，以省车运。兼浚他运河，放亭户负盐二百余万。亭民无车运之劳，又得免所负，逃者皆来归，盐利大兴。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有诏命为武锐军。又大修学，为诗书、俎豆，与士行习射礼。郡中有水旱，即命发廪，不足则以私财振之。扬民德之如父母。刘槃自淮南入朝，帝问淮事，槃对曰："李庭芝老成谨重，军民安之。今边尘不惊，百度具举，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五年，北兵围襄阳急，夏贵入援，大败虎尾州；范文虎总诸兵再入，又败，文虎以轻舠遁，兵乱，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文虎闻庭芝至，贻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庭芝屡欲进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汉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师，未至鹿门，中道遁去。庭芝数自劾请代，不允，竟失襄阳。陈宜中请诛文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知安庆府，而贬庭芝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广南。庭芝罢居京口。

未几，大元兵围扬州，制置印应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两淮。庭芝请分淮西夏贵，而己得专力淮东，从之。十年，筑清河口，诏以为清河军。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诏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为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溃芜湖，沿江诸郡或降或遁，无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庭芝诛虎，焚其榜。总制张俊出战，持孟之缙书来招降，庭芝焚书，枭俊五人于市。而日调苗再成战其南，许文德战其北，姜才、施忠战其中。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人人为之死斗。朝廷亦以督府金劳之，加庭芝参知政事。七月，以知枢密院事征入朝，徙夏贵知扬州，贵不至，事遂已。

十月，大元丞相伯颜入临安，留元帅阿术军镇江以遏淮兵。阿术攻扬久不拔，乃筑长围困之。冬，城中食尽，死者满道。明年二月，饥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数百，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宋亡，谢太后及瀛国公为诏谕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已而两宫入朝，至瓜州，复诏庭芝曰："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答，命发弩射使者，毙一人，余皆退去。姜才出兵夺两宫，不克，复闭城守。三月，夏贵以淮西降，阿术驱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

言觇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诏来招降，庭芝开壁纳使者，斩之，焚诏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人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曲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七月，阿术请赦庭芝焚诏之罪，使之降，有诏从之。庭芝亦不纳。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焕守扬，与姜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至泰州，阿术将兵追围之。朱焕既以城降，驱庭芝将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陴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降。庭芝闻变，赴莲池，水浅不得死。被执至扬州，朱焕请曰：“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于是斩之。死之日，扬之民皆泣下。

有宋应龙者为泰州咨议官，泰守孙良臣之弟舜臣自军中来说降，良臣召应龙与计，应龙极陈国家恩泽，君臣大义，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杀之。及泰州降，应龙夫妇自经死。提刑司谘议褚一正置司高邮，督战被创，没水死。知兴化县胡拱辰，城破亦死。

论曰：杨栋学本伊、洛，而尼于权臣，速谤召尤，谁之过欤？姚希得蔼然君子。包恢以严为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纵驰待之耶？常挺、陈宗礼咸通济，著声望。常楙晚讼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义炳然。家铉翁义不二君，足为臣轨。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林勋 刘才邵 许忻 应孟明 曾三聘 徐侨 度正 程珌 牛大年陈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勋，贺州人。政和五年进士，为广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献《本政书》十三篇，言："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马一匹，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绢绵率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书奏，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其后，勋又献《比较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余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刘才邵，字美中，吉州庐陵人。其上世鹗，太宗召见，未及用而卒。尝愤五季文辞卑弱，仿杨雄《法言》，著《法语》八十一篇行于世。才邵以大观二年上舍释褐，为赣、汝二州教授，复为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词科，迁司农寺丞。靖康元年，迁校书郎。

高宗即位，以亲老归侍，居闲十年。御史中丞廖刚荐之，召见，迁

秘书丞，历驾部员外郎，迁吏部员外郎，典侍右选事。先是，宗室注宫观、岳庙，例须赴部，远者或难于行。才邵言许经所属以闻于部，依条注拟，行之而便。迁军器监，既而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帝称其能文，时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东开渠十有四，为闸与斗门以潴汇决，溉田数千亩。民甚德之。两奉祠。绍兴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寻权吏部尚书。以疾请祠，加显谟阁直学士。卒，赠通奉大夫。才邵气和貌恭，方权臣用事之时，雍容逊避，以保名节。所著《ＴＮ溪居士集》行世。

许忻，拱州人。宣和三年进士，高宗时，为吏部员外郎，有旨引见。是时，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忻上疏极论和议不便，曰：

臣两蒙召见，擢置文馆，今兹复降睿旨引对。今见陛下于多故之时，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闻金使之来，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春秋已高，久阙晨昏之奉，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报聘。兹事体大，固已诏侍从、台谏各具所见闻矣，不知侍从台谏皆以为可乎？抑亦可否杂进，而陛下未有所择乎？抑亦金已恭顺，不复邀我以难行之礼乎？是数者，臣所不得而闻也。请试别白利害，为陛下详陈之。

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尝云讲和矣。靖康之初，约肃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挟之北行，讫无音耗。河朔千里，焚掠无遗，老稚系累而死者亿万计，复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尝降诏书，谓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岁又复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敌情狡甚，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止我诸道勤王之师，则又曰讲和矣。乃邀渊圣出郊，次邀徽宗继往，追取宗族，殆无虚日，倾竭府库，靡有孑遗，公卿大臣类皆拘执，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则是金人所谓“讲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祸，陛下所亲见。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遂诱致金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而陛下遂已屈己从之，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岂讲和之谓哉？我躬受之，真为臣妾矣。陛下方寝苫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臣窃料陛下必不忍为也。万一奉其诏令，则将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诸将，邀求无厌，靡有穷极。当此之时，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其何以自处乎？况犬羊之群，惊动我陵寝，戕毁我宗庙，劫迁我二帝，据守我祖宗之地，涂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鉴舆不返，遂致万国痛心，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

未尝顷刻而忘图我，岂一王伦能平哉？方王伦之为此行也，虽闾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为国生事。今无故诱狂敌悖慢如此，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寝，诚可恸哭，使贾谊复生，谓国有人乎哉，无人乎哉？

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马者，曷尝有受其诏，惟外夷之欲是从，如今日事哉！脱或包羞忍耻，受其诏谕，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则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纵使如约，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灵，以谓如何？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仇，遂不可复也，岂不能痛哉！陛下其审思之，断非圣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来，内外惶惑，傥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金人之诏为可从，臣恐不惟堕外夷之奸计，而意外之虞，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众所共晓，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

国家两尝败外夷于淮甸，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军声粗震，国势粗定，故金人因王伦之往复，遣使来尝试朝廷。我若从其所请，正堕计中；不从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币而去，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为今之计，独有陛下幡然改虑，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谓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渊圣、宗枝族属未还，故遣使迎请，冀遂南归。今敌之来，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实王伦卖国之罪，当行诛责，以释天下之疑。然后激厉诸将，谨捍边陲，无堕敌计，进用忠正，黜远奸邪，以振纪纲，以修政事，务为实效，不事虚名，夕虑朝谋，以图兴复，庶乎可矣。

今金使虽已就馆，谓当别议区处之宜。臣闻万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执事之臣，与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诏为不可从，公言如此，陛下独不察乎？若夫谓粘罕之已死，外夷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谓金使在馆，今稍恭顺。如臣之所闻，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设恭顺于后？敌情变诈百出，岂宜惟听其甘言，遂忘备豫之深计，待其祸乱之已至，又无所及？此诚切于事情。今日之举，存亡所系，愚衷感发，不能自己，望鉴其忄卷忄卷之忠，特垂采纳，更与三二大臣熟议其便，无贻异时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疏入，不省。后忻托故乞从外补，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谪居抚州，起知邵阳，卒。

应孟明，字仲实，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试

中教官，调临安府教授，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乐平县丞。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王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轮对，首论："南北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贪残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贤士匿于下僚，忠言壅于上闻，无乃众正之门未尽开，而兼听之意未尽孚乎？君臣之间，戒惧而不自持，勤劳而不自宁，进君子，退小人，以民隐为忧，以边陲为警，则政治自修，纪纲自张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惧，无顷刻忘，退朝之暇，亦无它好，正恐临朝或稍晏，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荐举徇私情之禁，帝嘉奖久之。它日，宰相进拟，帝出片纸于掌中，书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则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诬以杀人，逮系几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于长官，释之。出为福建提举常平，陛辞，帝曰："朕知卿爱百姓，恶赃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闻。"因问当世人才，孟明对曰："有才而不学，则流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则成就必倍于人。"帝曰："诚为人上者之责。"孟明至部，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帝一日御经筵，因论监司按察，顾谓讲读官曰："朕近日得数人，应孟明，其最也。"寻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部引嫌，改使江东。

会广西谋帅，帝谓辅臣曰："朕熟思之，无易应孟明者。"即以手笔赐孟明曰："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详究事实。"进直秘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初，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客户无多，折阅逃避，遂抑配于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锢，民不聊生。孟明条具驿奏除其弊，诏从之。禁卒朱兴结集党侣，弄兵雷、化间，声势渐长，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

光宗即位，迁浙西提点刑狱，寻召为吏部员外郎，改左司，迁右司，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宁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庆元初，权吏部侍郎，卒。

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官职未尝幸迁。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俾诬赵汝愚，孟明不答，士论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无逸，临江新淦人。乾道二年进士。调赣州司户参军，累迁军器监主簿。有旨造划车弩，三聘谓："划车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敌弓较之，工费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

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晓然。”乃不果造。

光宗不朝重华宫，中外疑惧，三聘以书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会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谓：“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将取今日所难言者别白言之而后退？凡今阙庭之内，闺门衽席之间，父子夫妇之际，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远罪耳。丞相身退计决，言之何嫌乎？”迁秘书郎。帝欲幸玉津园，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离，大乱将作，小大之臣震怖请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闻知，万一敌人谍知，驰一介之使，问安北宫，不知何以答之？奸宄窥间，传一纸之檄，指斥乘舆，不知何以御之？望亟备法驾朝谒，不然，臣实未知死所也。”

孝宗病革，复上疏言：“道路流言，汹汹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托忠愤以行诈，假曲直以动众，至此而后悔之，则恐无及矣。”帝意为动。及孝宗崩，帝疾不能执丧，朝论益震汹，三聘谓今日事势，莫若建储。或戒之曰：“前日台谏诸公谓汝夺其职，今复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时而可避烦言也。”

宁宗立，兼考功郎，后知郢州。会韩侂胄为相，指三聘为故相赵汝愚腹心，坐追两官。久之，复元官与祠。差知郴州，改提点广西、湖北刑狱，皆辞不赴。侂胄诛，诸贤遭窜斥者相继召用，三聘禄不及，终不自言。嘉熙间，三聘已卒，有旨特赠三官，直龙图阁，赐谥忠节。

徐侨，字崇甫，婺州义乌人。蚤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邽。淳熙十四年，举进士。调上饶主簿，始登朱熹之门，熹称其明白刚直，命以“毅”名斋。入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吴、益王府教授。直宝谟阁、江东提点刑狱，以迕丞相史弥远劾罢。宝庆初，葛洪、乔行简代为请祠，迄不受禄。绍定中，告老，得请。

端平初，与诸贤俱被召，迁秘书少监、太常少卿。趣入觐，手疏数千言，皆感愤剀切，上劘主阙，下逮群臣，分别黑白，无所回隐。帝数慰谕之，顾见其衣履垢敝，愀然谓曰：“卿可谓清贫。”侨对曰：“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帝曰：“朕何为贫？”侨曰：“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又言：“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时贵妃阎氏方有宠，而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故侨论及之。帝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诏罢边帅

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而赐侨金帛甚厚。侨固辞不受。

侍讲，开陈友爱大义，用是复皇子疆ＮＢ，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赵汝愚侑食宁宗，帝皆如其请。金使至，侨以无国书宜馆之于外，如叔向辞郑故事，迕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谕留甚勤。迁工部侍郎，辞益坚，遂命以内祠侍读，不得已就职。遇事尽言。以疾申前请，乃以宝谟阁待制奉祠。卒，谥文清。

侨尝言："比年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者盖鲜。"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奏对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劝惩。弘益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厉之操，人所难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丞。时士大夫无贤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独上疏极言之，且献毙全之策有三，其言鲠亮激切。

迁军器少监。轮对，言："陛下推行圣学，当自正家始。"进太常少卿。适太庙灾，为二说以献，其一则用朱熹之议，其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熹之议："自西徂东为一列，每室之后为一室，以藏祧庙之主。如僖祖庙以次祧主则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后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庙，昭之祧主藏太宗庙。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昭之祧主则藏之。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穆之祧主则藏之。室之前为两室；三年祫享，则帷帐幕之通为一室，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庙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于室，名为合享，而实未尝合享。合增此三室，后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于本朝之制初无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

迁权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礼部侍郎，转一官，守礼部侍郎致仕。卒，赠四官，赙银绢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珌，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进士。授昌化主簿，调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阳县，迁主管官告院。历宗正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郎官、秘书监丞，江东转运判官。陛辞，宁宗谓宰臣曰："程珌岂可容其补外？"遂复旧职。

迁浙西提举常平，又迁秘书丞，升秘书省著作郎，寻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直舍人院，迁起居舍人，兼职依旧。权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仍兼侍读，权刑部尚书，封休宁县男。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吏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进封子。五上疏丐祠，以焕章阁学士、知建宁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旧职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封伯。进敷文阁学士、知宁国府，改知赣州，皆不赴。进封新安郡侯，加宝文阁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再奉祠，又加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赠特进、少师。

珌十岁咏冰，语出惊人。直学士院时，宁宗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珌，举家大惊。

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测，使人瞷之，知弥远出迎，而后收涕。弥远与珌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初许珌政府，杨皇后缄金一囊赐珌，珌受之不辞，归视之，其直不赀。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扬州人。庆元二年进士。历官将作监主簿。入对，言："人主所当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贵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众莫敢违，一动作而人孰敢议，然而天心靡常，则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气亦久靡矣，宜体立国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兴之意，而后缙绅无贪名嗜利之习；无贪名嗜利之习，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国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风俗，而风俗之善恶在朝廷。惟陛下为之振起，机括一运，天下转移，而风俗易矣。"

迁军器监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举茶马兼权总领、知黎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加直宝章阁，为工部郎官。入对，请惩贪吏。迁侍左郎中，进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迁守秘书少监、宗正少卿，升秘书监，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卒，特赠四官。大年清操凛然，所至以廉洁自将。

陈仲微，字致广，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义门。嘉泰二年，举进士。调莆田尉，会守令阙，通判又罢软不任，台阃委以县事。时岁凶，部卒并饥民作乱，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籍闭粜，抑强籴一境

以肃。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过寺，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旦暮祝诅，然莫省为仲微也。仲微见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质明，首僧无疾而死。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还其牍，缄封如故，其人惭谢，终其任不敢挠以私。

迁海盐丞。邻邑有疑狱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问立决。改知崇阳县，寝食公署旁，日与父老樵竖相尔汝，下情毕达，吏无所措手。通判黄州，职兼饷馈，以身律下，随事检柅，军兴赖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辞曰：“职分也，何最之有？”复通判江州，迁干办诸司审计事，知赣州、江西提点刑狱，迕丞相贾似道，监察御史舒有开言罢。久之，起知惠州，迁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轮对，言：“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讽言者罢夺其官。久之，叙复。

时国势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误襄者，老将也。夫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阃、疲将、孩兵也，君相当分受其责，以谢先皇帝在天之灵。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养安之往缪，深惩六年玩寇之昨非，救过未形，固已无极，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谓覆护之意多，克责之辞少；或谓陛下乏哭师之誓，师相饰分过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义，祈天悔祸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体之士，翘馆鲜有识之人，吮旨茹柔，积习成痼，君道相业，两有所亏。方今何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监之先朝宣和末乱之前、靖康既败之后，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轮华毂，俯首吐心，奴颜婢膝，即今日奉贼称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卖国之人也。为国者亦何便于若人哉！迷国者进慆忧之欺以逢其君，托国者护耻败之局而莫敢议，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臣尝思之，今之所少不止于兵。阃外之事，将军制之，而一级半阶，率从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后忧，平素无权，缓急有责，或请建督，或请行边，或请京城，创闻骇听。因诸阃有辞于缓急之时，故庙堂不得不掩恶于败阙之后，有谋莫展，有败无诛，上下包羞，噤无敢议。是以下至器仗甲马，衰飒厖氵京，不足以肃军容；壁垒堡栅，折樊驾漏，不足以当冲突之骑。号为帅阃，名存实亡也。城而无兵，以城与敌；兵不知战，以将与敌；将不知兵，以国与敌。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也。转败为成，在君相一念间耳。”乃出仲微江东提点刑狱。

德祐元年，迁秘书监，寻拜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益王即

位海上，拜吏部尚书、给事中。厓山兵败，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

其子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乡导我师南征。安南王愤，伐仲微墓，斧其棺。

仲微天禀笃实，虽生长富贵，而恶衣菲食，自同窭人。故能涵饫《六经》，精研理致，于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释老之学，靡不搜猎云。

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进士。素苟贱亡耻，作县满秩，谄事史弥远家干万昕，昕言真德秀当击，成大曰："某若入台，必能辨此事。"昕为达其语。通判扬州，寻迁宗正寺簿。

宝庆元年冬，转对，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讷，或好名以自鬻，或立异以自诡，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言若忠鲠，心实回邪，一不察焉，薰莸同器，泾、渭杂流矣。言不达变，谋不中机，或巧辨以为能，或诡讦以市直，或设奇险之说以馘众听，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学，一不辨焉，枘凿不侔，矛盾相激矣。"

越六日，拜监察御史。寻奏："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轻。真德秀狂僭悖缪，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两月，或传德秀有衡阳之命，时宰于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为已甚。"遂止镌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杨长孺寝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梦昱移钦州编管。是冬，拜右正言。绍定元年，进左司谏。四年正月，迁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权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举千秋鸿禧观。莫泽时兼给事中，急于别异，上疏驳之，遂寝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吴泳交章论驳，镌两秩。泳复上疏，送泉州居住。会王遂论亦上，再镌秩，徙潮州。

成大天资暴狠，心术嶮□戏，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尤嗜豪夺，冒占宇文氏赐第。既摈归，讼之者不下百数。窜之日，朝命毁其庐，虽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与成大同传耳。"

李知孝，字孝章，参知政事光之孙。嘉定四年进士。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为耻。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拜监察御史。

宝庆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为激怒之辞，退俟斥逐之命。始则慷慨而激烈，终则恳切而求去，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盖阴诋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镌三秩、放罢，胡梦昱追毁、除名、勒停，羁管象州。知孝犹语魏了翁曰：“此所论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状变诈如此。

越月，复言：“近年以来，诸老凋零，后学晚出，不见前辈，不闻义理，不讲纲常，识见卑陋，议论偏诐，更唱迭和，蛊惑人心，此风披扇，为害实深。乞下臣章，风厉内外，各务靖共，以杜乱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节改圣语，缪誊牒示，导信邪说，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当追削流窜，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镂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迟回，久而不至，以要君为高致，以共命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称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风，欲求难进易退之名，殊失尊君亲上之义。愿将趣召之人计其程途，限以时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与改命。”时召傅伯成、杨简、刘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诋之。又奏张忠恕落职、镌秩、罢郡。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绍定元年，迁右司谏，进右谏议大夫。五年，迁工部尚书兼侍读。越月，进兵部。明年，理宗亲政，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后省驳之，令提举嵩山崇福宫。端平初，监察御史洪咨夔、权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论驳，镌秩罢祠。泳复封驳，继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论之，再镌秩，徙瑞州。

知孝起自名家，苟于仕进，领袖庶顽，怀谖迷国，排斥诸贤殆尽。时乘小舆，谒醉从官之家，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绍定末，犹自乞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泽为三凶。卒以贬死，天下快之。

论曰：读《本政书》，然后知林勋之于井地，可谓密矣。刘才邵能全名节于权奸之时。许忻之论和议，最为忠恳，卒以是去国，尤足悲夫。应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徐侨之清节，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陈仲微之忠实，然皆不至于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窃取富贵，梁成大、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者也。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 徐范 李韶 王迈 史弥巩 陈埙 子蒙 赵与ＴＰ 李大同黄ＴＵ 杨大异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为军器少监，行太府寺丞，行校书郎，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升著作郎，时暂兼权直舍人院。

轮对，言："愿陛下养心，以清明约己，以恭俭进德，以刚毅发强，毋以旨酒违善言，毋以嬖御嫉壮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渐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罢民，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则不惟可以消弭灾变，攘除奸凶，殄灭寇贼，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

他日入对，又言："诵往哲之遗言，进谋国之上策，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谓内修者，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衮职之阙，所当修也；官师之旷，所当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当修也；本兵之地弗严，所当修也；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所当修也；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所当修也。陛下退修于其上，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后申警国人，精讨军实，合内修外攘为一事，神州赤县，皆在吾指顾中矣。"

火灾，应诏上封曰："京城之灾，京城之所见也。四方有败，陛下亦得而见之乎？夫惨莫惨于兵也，而连年不戢，则甚于火矣。酷莫酷于吏也，而频岁横征，则猛于火矣。闽之民困于盗，浙之民困于水，蜀之民困于兵。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譬彼坏木，疾用无枝，而内涸之形见矣。"

迁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疏言："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以为天运将变矣，世道将降矣，国论将更矣，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执持初意，封植正论，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经术通明使道训典，文雅丽则使作训辞，秉节坚厉使备风宪，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论闿爽者不置之于外服，随才

器使，各尽其分，则短长小大，安有不适用者哉！”又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

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提举太平兴国宫，进宝章阁学士，差知温州。赴官，道间闻温州饥，至处州，乞蠲租科降，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秋苗二万八千有奇，病者复与之药。事闻，赐衣带鞍马。改知泉州，以言罢。所著有《鹤林集》。

徐范，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养母。与兄同举于乡，入太学，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

丞相赵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论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议叩阍上书，书已具，有闽士亦署名，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闽士怖，请削名，范之友亦劝止之。范慨然曰：“业已书名矣，尚何变？”书奏，侂胄果大怒，谓其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编管。范谪临海，与兄归同往，禁锢十余年。

登嘉定元年进士第。授清江县尉，辟江、淮制置司准备差遣。属边事纷纠，营砦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涅，汹汹相惊。一夕，秉烛招刺千余人，踊跃争奋。差主管户部架阁，改太学录，迁国子监主簿。入对，言：“时平，不急之务、无用之官，犹当痛加裁节，矧多事之秋，所贵全万民之命，纾一时之急，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愿惩既往之失，废无用之文，一意养民，以培国本。”

丐外，添差通判泽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军，寻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罚不若恩厚，杂伯不若纯王，异端不若儒术，谀佞不若直谏，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诗书，盘游不若节俭，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穷黩不若偃兵息民。是非两立，明白易见。几微之际，大体所关。积习不移，治道舛矣。”迁国子监丞，徙太常丞，权都官郎官，改秘书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赠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弥逊之曾孙也。父文饶，为台州司理参军，每谓人曰：“吾司臬多阴德，后有兴者。”韶五岁，能赋梅花。嘉定四年，与其兄宁同举进士。调南雄州教授。校文广州，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韶却之。调庆元。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韶不与。袁燮求学宫射圃益其居，亦不与，燮以此更敬韶。

以廉勤荐，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太学正，改太学博士。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颐故居，录其子孙于学宫，且周其家。绍定四年，行都灾，韶应诏言事。提举福建市舶。会星变，又应诏言事。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

端平元年，召。明年，转太府寺丞，迁都官郎官，迁尚左郎官。未几，拜右正言。奏乞以国事、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之、乔行简各任责。论汰兵、节财及襄、蜀边防。又论史嵩之、王遂和战异议，迄无成功，请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边面，使各尽其才。史宅之将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报。乞解言职，拜殿中侍御史，辞，不允。奏曰："顷同臣居言职者四人，未逾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范、吴昌裔免，独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渐'，臣继其说，李宗勉又继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犹曰清叟倡之也。今臣与范、昌裔言，未尝不相表里，二臣出台，臣独留，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择而后言邪？清叟所言'三渐'，臣犹以为未甚切。今国柄有陵夷之渐，士气有委靡之渐，主势有孤立之渐，宗社有阽危之渐，上下偷安，以人言为讳，此意不改，其祸岂直三渐而已。"

时魏了翁罢督予祠，韶讼曰："了翁刻志问学，几四十年，忠言谠论，载在国史，去就出处，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论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体统不一，识者逆知其无功。了翁迫于君命，黾勉驱驰，未有大阙，襄州变出肘腋，未可以为了翁罪。枢庭之召，未几改镇，改镇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烨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愿亟召还，处以台辅。"又劾奏陈洵益刑余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吴知古在宫掖招权纳贿，宜出之禁庭。帝怒，韶还笏殿陛乞归。会祀明堂，雷电，免二相，韶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复疏洵益、知古，不报。辞新命，不许。应诏上封事，几数千言。帝谕左右曰："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凡三辞不获，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额谓韶曰："曲为朕留。"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韶疏极言其敝。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

端平以来，天下之患，莫大于敌兵岁至，和不可，战不能，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九重

菲衣恶食，卧薪尝胆，使上下改虑易听，然后可图。今二患益深，虽欲效忠，他莫有以为说。此其不敢进者一。

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故尝论列至再。今圣断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变矣。环视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摈弃，臣虽欲贪进，未知所以处其身。此其不敢进者二。

始臣为郎，蜀受兵方亟，庙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于家，而言者攻击不已。臣妄论以为讲和固非策，而首兵亦岂能无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论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敌情者尝试其说于阃外。不知事势推移，遂竟罢废，而款敌无功者，白麻扬廷矣。或者将议臣前日有所附会。此臣重不敢进者三。

又臣昨弹内侍女冠，不行，退惟圣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几首相去位，臣亦出台，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故决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贪君命，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今何所见而来。此臣重不敢进者四。

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嵩之遣人谓诏曰："毋言济邸、宫媪、国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长淳熙初，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吏治修举。事变少异，政归私门，绍定之末，元气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岂不甚美。国事日坏，其人或罢或死，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考论至是，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左氏》载史墨言：'鲁公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盖言所由来者渐矣。陛下临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谁得而盗之哉？舍此不为，悠悠玩忄妻，乃几于《左氏》所谓'世从其失者。'"盖以世卿风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语毒"当是时，杜范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称为"李、杜"。

兼侍讲，累辞，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辞，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三辞，不许。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爱善类不胜于爱爵禄，畏公议不胜于畏权势。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虑。故以之用人，则能用其所知，岂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则能守其所不与，必不能守于其所欲与。"又及济王、国本、宫媪。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

淳祐五年，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疏曰："陛下改畀正权，并进时望，天下孰不延颈以觊大治。臣窃窥之，恐犹前日也。君子小人，伦类不同。惟不计近功，不急小利，然后君子有以自见；不恶闻过，不讳尽言，然后小人无以自托。不然，治乱安危，反覆手尔。"

又曰："陛下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按《政和令》：'诸国戚、命妇若女冠、尼，不因大礼等辄求入内者，许台谏觉察弹奏。'乞申严禁廷之籍，以绝天下之谤。世臣贵戚，牵联并进，何示人以不广也。借曰以才选，他时万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进，将何以抑之耶！"

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丧败者未复，兵财止有此数，旦旦而理之，不过椎剥州县，朘削里闾。就使韩、白复生，桑、孔继出，能为陛下强兵理财，何补治乱安危之数，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况议论纷然，贤者不过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计之不行，浅功末利之是计，此君子小人进退机括所系，何不思之甚也！"

又曰："闻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虫草木咸被润泽，恩独不及于一枯胔。威断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后先，令独不行于一老媪。小大之臣积劳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国储君副，社稷所赖以灵长，独不蚤计而豫定。"又疏乞还，不许。兼侍读，三辞，不许。又三疏乞归。

时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牵制之者，韶奏云："人主职论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轻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为，是岂专任责成之体哉！所言之事不必听，所用之人不必从，疑畏忧沮，而权去之矣。"擢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不拜，诏不许，又三辞，不许。

嵩之服除，有乡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论列嵩之甚峻，诏落职予祠。韶同从官抗疏曰："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春秋之初，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未有云'王伐国'者，而书'王'书'伐'，以见郑之无王，而天王所当声罪以致讨。未有书诸侯从王以伐者，而书三国从王伐郑，又见诸侯莫从王以伐罪，而三国之微者独至，不足伸天王之义，初不闻以其尝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过不专在上，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断以《春秋》之义，亟赐裁处。"诏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进观文殿大学士，韶上疏争之甚力。未几，琰、昂英他有所论列，并罢言职。韶复

上疏留之。

七年，韶十上疏丐去，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时直学士院应亻繇、中书舍人赵汝腾拜疏留韶内祠，未报。韶陛辞，疏甚剀切，其略曰："彼此相视，莫行其志，而

剸裁庶政，品量人物，相与运于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书之手可束，而台谏之口可钤，朝廷之事所当力为，不可枚举，皆莫有任其责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体统。"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即出国门，力辞，道次三衢，诏趣受命，再辞，仍奉祠玉隆。

八年，被召，辞，不许。再辞，仍旧职奉祠万寿兼侍读，令守臣以礼趣行。又辞，不许。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满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纯实，平粹简淡，不溺于声色货利，默坐一室，门无杂宾云。

王迈字贯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为潭州观察推官。丁内艰，调浙西安抚司干官。考廷试，详定官王元春欲私所亲置高第，迈显擿其缪，元春怒，嗾谏官李知孝诬迈在殿庐语声高，免官。

调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迈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审察，丞相郑清之曰："学官掌故，不足凂吾贯之。"俄召试学士院，策以楮币，迈援据古今，考究本末，谓："国贫楮多，弊始于兵。乾、淳初行楮币，止二千万，时南北方休息也。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矣。绍定有事山东，增至二亿九千万矣。议者徒患楮穷，而弗惩兵祸，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用寡谋之人，试直突之说，能发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无他策，核军实，窒边衅，救楮币第一义也。"又言："修内司营缮广，内帑宣索多，厚施缁黄，滥予嫔御，若此未尝裁撙，徒闻有括田、榷盐之议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时事，言："君子之类虽进，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虽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闻迈所对，善之。

帝再相乔行简，或传史嵩之复用，迈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与天下共谋之，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且旧相奸憸刻薄，天下所知，复用，则君子空于一网矣。"又言吴知古、陈洵益挠政。轮对，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迈由疏远见帝，空臆无隐，帝为改容。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魏了翁侍经筵，为帝言惜

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迈应诏言："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熹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汉灾异免三公故事，环顾在廷，莫知所付。遥相崔与之，臣恐与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属，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也。"于是台官李大同言迈交结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誉，削一秩免。蒋岘劾迈前疏妄论伦纪，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复通判赣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万里袖疏榻前曰："迈之才可惜，不即召，将有老不及之叹。"帝以为然。有尼之者，遂止。

知邵武军。在郡，诏以亢旱求言，迈驿奏七事，而以彻龙翔宫、立济王后为先。时郑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辞。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亦辞，改侍右郎官，谏官焦炳炎论罢。予祠，卒，赠司农少卿。

迈以学问词章发身，尤练世务。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夺势家冒占田数百亩以还民。李宗勉尝论迈，然迈评近世宰辅，至宗勉，必曰"贤相"。徐清叟与迈有违言，迈晚应诏，谓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弥巩，字南叔，弥远从弟也。好学强记。绍熙四年，入太学，升上舍。时弥远柄国，寄理不获试，淹抑十载。嘉定十年，始登进士第。

时李□开鄂阃，知弥巩持论不阿，辟咨幕府事。寿昌戍卒失律，欲尽诛其乱者，乃请诛倡者一人，军心感服。改知溧水县，首严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监都进奏院。转对，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护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弥巩应诏上书，谓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伦之变，世孰无之。陛下友爱之心亦每发见。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谓霅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圣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体魄于地下，岂不干和气，召灾异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

出提点江东刑狱。岁大旱，饶、信、南康三郡大侵，谓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甲乙以等第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徽之休宁有淮民三十余辈，操戈劫人财，逮捕，法曹以不伤人论罪。弥巩曰："持兵为盗，贷之，是滋盗也。"推情重者僇数人，一道以宁。饶州兵籍溢数，供亿不继，请汰冗兵。令下，营门大噪。乃呼诸校谓曰："汰不当，许自陈，敢哗者斩。"咸叩头请罪，诸营

帖然，禀给亦大省。召为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华文阁知婺州。时年已七十，丐祠，提举崇禧观。里居绝口不道时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尝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未仕则为其寄理，已仕则为其排摈，皭然不污有如此。

五子，长肯之，终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进士。ＴＶ肯之子蒙卿，咸淳元年进士，调江阴军教授，蚤受业色川阳恪，为学淹博，著书立言，一以朱熹为法。

陈埙，字和仲，庆元府鄞人。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死，钥哭之。埙才四岁，出揖如成人。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埙应声曰：“金桃。”问何所据？对以杜诗“鹦鹉啄金桃。”钥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长受《周官》于刘著，顷刻数千百言辄就。试江东转运司第一，试礼部复为第一。

嘉定十年，登进士第。调黄州教授。丧父毁瘠，考古礼制时祭、仪制、祭器行之。忽叹曰：“俗学不足学。”乃师事杨简，攻苦食淡，昼夜不怠。免丧，史弥远当国，谓之曰：“省元魁数千人，状元魁百人，而恩数逾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当自君始。”埙谢曰：“庙堂之议甚盛，举自埙始，得无嫌乎？”径部注处州教授以去，士论高之。

理宗即位，诏求言，埙上封事曰：“上有忧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忧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为天下而忧，则乐随之。以天下为乐，则忧随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今日之敝，莫大于人心之不合，纪纲之不振，风俗之不淳，国敝人偷而不可救。愿陛下养之以正，励之以实，莅之以明，断之以武。”而埙直声始著于天下。与郡守高似孙不合，去，归奉其母。召为太学录，逾年始至。转对，言：“天道无亲，民心难保。日月逾迈，事会莫留。始之锐，久则怠。始之明，久则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负有为之志。遵养时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时之机。”上嘉纳之。迁太学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埙步往玉牒所，尽藏玉牒于石室。诏迁官，不受。应诏言应上天非常之怒者，当有非常之举动，历陈致灾之由。又有吴潜、汪泰亨上弥远书，乞正冯樾、王虎不尽力救火之罪，及行知临安府林介、两浙转运使赵汝惮之罚。人皆壮之。

迁太常博士，独为袁燮议谥，余皆阁笔，因叹曰：“幽、厉虽百世不改，谥有美恶，岂谀墓比哉？”会朱端常子乞谥，埙曰：“端常居台谏则逐善类，为藩牧则务刻剥，宜得恶谥，以戒后来。”乃谥曰荣愿。议出，

宰相而下皆肃然改容。考功郎陈耆覆议，合宦者陈洵益欲改，埙终不答。

李全在楚州有异志，埙以书告弥远："痛加警悔，以回群心。蚤正典刑，以肃权纲。大明黜陟，以饬政体。"不纳。未几，贾贵妃入内，埙又言："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主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弥远召埙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丐去，添差通判嘉兴府。弥远卒，召为枢密院编修官。入对，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来，屡失机会。秦桧死，所任不过万俟卨、沈该耳。侂胄死，所任史弥远耳。此今日所当谨也。"次言："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于是洵益阴中之，监察御史王定劾埙，出知常州，改衢州。

寇卜日发漈坑，遵江山县而东。埙获谍者，即遣人致牛酒谕之曰："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业，否则杀无赦。"于是自首者日以百数，献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溃散。改提点都大坑冶，徙福建转运判官。侍御史蒋岘常与论《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观。逾年，迁浙西提点刑狱。岁旱，盗起，捕斩之，盗惧徙去。安吉州俞垓与丞相李宗勉连姻，恃势黩货，埙亲按临之。弓手戴福以获潘丙功为副尉，宗勉倚之为腹心，盗横贪害，埙至，福闻风而去。贻书宗勉曰："埙治福，所以报丞相也。传间实走丞相，贤辅弼不宜有此。"宗勉答书曰："福罪恶贯盈，非君不能治。宗勉虽不才，不敢庇奸凶。惟君留意。"及获福豫章，众皆欲杀之，埙曰："若是则刑滥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为国子司业，诸生咸相庆，以为得师。

未几，兼玉牒检讨、国史编修、实录修撰，乃辞兼史馆。历陈境土之蹙，民生之艰，国计之匮，"既无经理图回之素，惟有感动转移之策，必有为之本者，本者何？复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乐者，有习安致危之理。因艰危而克惧者，有虑危图安之机。明用舍以振纪纲，躬节俭以汰冗滥，屏奸妄以厉将士，抑贵近以宽粜，结乡社以防窃发，黜增创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谏议大夫金渊见之，怒。埙乞补外，不许，又辞免和籴转官赏，亦不许。知温州，未上，以言罢。

埙家居，时自娱于泉石，四方学者踵至。轻财急义，明白洞达，一言之出，终身可复。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书占之，得《吕祖谦文

集》，其《墓志》曰：“祖谦生于丁巳岁，没于辛丑岁。”埙曰：“异哉！我生于庆元丁巳，今岁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子蒙，年十八，上书万言论国事。吴子良奇之，妻以女。为太府寺主簿。入对，极言贾似道为相时国政阙失，文多不录。为淮东总领，似道诬以贪污，贬建昌军簿，录其家，惟青毡耳。德祐初，礼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赵与ＴＰ，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年进士。历官差主管官告院，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嘉兴府，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为都官郎官，加直宝章阁、两浙转运判官。进焕章阁、知庆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农少卿，仍兼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浙西提点刑狱，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权兵部侍郎，迁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时暂兼吏部尚书，寻为真，兼户部尚书，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皆依旧兼知临安府。与执政恩泽，加资政殿大学士。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时暂兼权浙西提点刑狱；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时暂兼权扬州、两淮安抚制置使，改兼知扬州，寻兼知镇江府，兼淮东总领，提举洞霄宫；复为淮、浙发运使，差知平江府，特转两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赠少师。与ＴＰ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

李大同，字从仲，婺州东阳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拜右正言兼侍讲。疏言：“赵、冀分野，乃有荧惑犯填星之变，则我师之出，岂无当长虑而却顾者。故臣愿陛下勿以星文为小异而或加忽。一话一语，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灾变。至于进兵攻讨，尤切谨重。”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兼权侍立修注官，迁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权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选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乞致仕，不许，后卒于家。

黄ＴＵ，字子耕，隆兴分宁人。尝从郭雍、朱熹学，熹深期之，而ＴＵ亦以道自任，反复论辨，必无所疑然后止。举太学进士，为瑞昌主簿，监文思院，知卢阳县，五溪獠犷悍，ＴＵ为诗谕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违。

通判处州，经、总制有额无钱，俗号殿最纲，ＴＵ会十年中成赋酌取之，阁免逋负，钱额钧等，独以最闻。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军器监丞，岁余三迁，ＴＵ乃不乐。间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无不自题品，今无复情味，何邪？"

丐外，知台州。谢良佐子孙居台者既播越流落，ＴＵ求之民间，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劝后禁，讼牒销缩，郡称平治。为济粜仓，为抵当库，葬民之栖寄暴露者为棺千五百，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钱，使不废。故叶适谓ＴＵ条目建置，忧民如家。迁袁州，哭从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复斋集》。

杨大异，字同伯，唐天平节度使汉公之后，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亲孝，亲亡哀毁，泣尽继以血，庐墓终身，有白芝、白乌、白兔之瑞。事闻于朝，褒封至孝公，赐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异从胡宏受《春秋》大义。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授衡阳主簿，有惠政。经龙泉尉，摄邑令。适岁饥，提刑司遣吏和籴米二万石于邑，米价顿增，民乏食，大异即以提刑司所籴者如价发粜，民甚德之。提刑赵与ＴＰ大怒，捃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远尉。

邑有峒寇扰民，官兵致讨，积年弗获，檄大异往治之。大异以一仆负告身自随，肩舆入贼峒，传呼尉至，贼露刃成列以待，徐谕以祸福，皆伏地叩头，愿改过自新。留告身为质，偕其渠魁数辈出降。以赏迁吉州户曹，改广西经干，复以弭盗赏，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北兵入成都，大异从制置使丁黼巷战，兵败，身被数创死，阖门皆遇难。诘旦，其部曲窃往瘗之，大异复苏，负以逃，获免。进朝奉郎，宰石门县，就除通判溧阳，摄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号留之，大异易服潜去。擢知登闻鼓院，迁大理寺丞，平反冤狱者七。召对，极言时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节更生者杨大异耶？论事剀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对曰："是人尤长于治民。"命予节兼庾事，进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

时常平司逋负山积，械系追索，奸蠹百出。大异与之约，悉纵遣之，负者如期毕输，吏无所容其奸。访张九龄曲江故宅，建相江书院，以祀九龄。改提点广西刑狱兼漕、庾二司，所至奸吏屏息，寇盗绝迹。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复建宣成书院祀张栻、吕祖谦。广海幅员数千里，道不拾遗，报政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阁修撰、太中大夫，提举崇禧观、醴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归里第，与居民无异，学者从之，讲肄谆谆，相与发

明经旨，条析理学。食祠禄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义传》。

论曰：正论之在天下，未尝亡也。徐范之于韩侂胄，吴泳、李韶、王迈之于史氏，皆能无所回挠，正色直言。至于史弥巩则弥远之弟，陈埙其甥也，不以私亲而废天下之公论。抑孟子所谓“寡助之至”者欤？赵与ＴＰ扬历最久，甘为聚敛之臣。李大同以乡人乔行简为相，荐起之。黄ＴＵ出仕，以恤民尊贤为急，可谓知本。大异节义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称于世也。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陆持之 徐鹿卿 赵逢龙 赵汝腾 孙梦观 洪天锡 黄师雍 徐元杰孙子秀 李伯玉

陆持之，字伯微，知荆门军九渊之子也。七岁能为文。九渊授徒象山之上，学者数百人，有未达，持之为敷绎之。荆门郡治火，持之仓卒指授中程，九渊器之。

韩侂胄将用兵，持之忧时之怿，乃历聘时贤，将有以告，见徐谊于九江，时议防江，持之请择僚吏察地形，孰险而守，孰易而战，孰隘而伏，毋专为江守。具言："自古兴事造业，非有学以辅之，往往皆以血气盛衰为锐惰。故三国、两晋诸贤，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变多矣，未举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为之难也。"谊怃然。又之鄂谒薛叔似、项安世，之荆谒吴猎，争欲留之，寻皆谢归。著书十篇，名《戆说》。

嘉定三年，试江西转运司预选，常平使袁燮荐于朝，谓持之议论不为空言，缓急有可倚仗。不报。豫章建东湖书院，连帅以书币强起持之长之。嘉定十六年，宁宗特诏持之秘书省读书，固辞，不获。既至，又诏以迪功郎入省，乞归，不许。理宗即位，转修职郎，差干办浙西安抚司，以疾请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纲》、《诸经杂说》。

徐鹿卿，字德夫，隆兴丰城人。博通经史，以文学名于乡，后进争师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试进士，有司第其对居二，详定官以其直抑之，犹置第十。

调南安军学教授。张九成尝以直道谪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诸学以训。先是周惇颐、程颢与其弟颐皆讲学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义之学复明。立养士纲条，学田多在溪峒，异时征之无艺，农病之，鹿卿抚恤，无逋租者。其后盗作，环城屋皆毁，惟学宫免，曰："是无挠我者。"

辟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会汀、邵寇作，鹿卿赞画备御，动中机会。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济，全活甚众。郡多火灾，救护有方。会都城火，鹿卿应诏上封事，言积阴之极，其征为火，指言惑嬖宠、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称其气平论正，有忧爱之诚心。改知尤溪县。

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养辞。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惮不来？"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许之。既至，首罢科敛之无名者，明版籍，革预借，决壅滞，达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寻帅闽，疏其政以劝列邑。岁饥，处之有法，富者乐分，民无死徙。最闻，令赴都堂审察。以母丧去。

诏服阕赴枢密禀议，首言边事、楮币。主管官告院，干办诸司审计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帮司农少卿米麦，鹿卿曰："奈何为一人坏成法。"持不可。迁国子监主簿。入对，陈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劝惩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储实才，重藩辅以蔽都邑，用闽、越舟师以防海，合东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纳。改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赞画二府，通而守法。会右史方大琮、编修刘克庄、正字王迈以言事黜，鹿卿赠以诗，言者并劾之，太学诸生作《四贤诗》。知建昌军，未上，而崇教、龙会两保与建黎原、铁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驰书谕之，敛手听命。既至，则宽赋敛，禁掊克。汰赃滥，抑强御，恤寡弱，黥黠吏，训戍兵，创百丈砦，择兵官，城属县，治行大孚，田里歌诵。

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为米五千斛。鹿卿争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请输之以共命。鹿卿曰："民为守计则善矣。守独不为民计乎？"卒争以免。召赴行在，将行，盗发南丰，捕斩渠首二十人，余不问。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对，极陈时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当时并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诱鹿卿，退语人曰："是牢笼也，吾不能为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诋鹿卿，主管云台观。越月，起为江东转运判官。岁大饥，人相食，留守别之杰讳不诘，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诸市。又奏援真德秀为漕时拨钱以助振给，不报。遂出本司积米三千余石减半贾以粜，及减抵当库息，出缗钱万有七千以予贫民，劝居民收字遗孩，日给钱米，所活数百人。宴集不用乐。

会岳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命鹿卿核之，吏争窜匿。鹿卿宽其期限，躬自钩考，尽得其实。珂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岁。鹿卿悉纵舍而劝以其余分，皆感泣奉命。珂罢，以鹿卿兼领太平，仍暂提举茶盐事。弛苛征，蠲米石、芜湖两务芦税。江东诸郡飞蝗蔽天，入当涂境，鹿卿露香默祷，忽飘风大起，蝗悉度淮。之杰密请移鹿卿浙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兼提举常平。鹿卿言罢浮盐经界硷地，先撤相家所筑，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贵近始。"卒论如法。丞相史弥远之弟通判温州。利韩世忠家宝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

初，鹿卿檄衢州推官冯惟说决婺狱，惟说素廉平，至则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为，会乡人居言路，乃属劾惟说。州索印纸，惟说笑曰："是犹可以仕乎？"自题诗印纸而去。衢州郑逢辰以缪举，鹿卿以委使不当，相继自劾，且共和其诗。御史兼二人劾罢之。及知泉州，改赣州，皆辞。迁浙西提点刑狱、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辞，遂主管玉局观。及召还，又辞，改直宝章阁知宁国府，提举江东常平，又辞。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犹辞。丞相杜范遗书曰："直道不容，使人击节。君不出，岂以冯惟说故耶？惟说行将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对，请定国本、正纪纲、立规模，"时事多艰，人心易摇，无独力任重之臣，无守节伏义之士，愿蚤决大计"。上嘉纳之。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崇政殿说书。逾年，兼权吏部侍郎。时议使执政分治兵财，鹿卿执议不可。以疾丐祠，迁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发运副使。力丐祠，上谕丞相挽留之。召权兵部侍郎，固辞，上令丞相以书招之，鹿卿至，又极言君子小人，切于当世之务。兼国子祭酒，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兼权给事中。鹿卿言"琐闼之职无所不当问，比年命下而给舍不得知，请复旧制"。从之。

上眷遇ＴＲ笃而忌者浸多，有撰伪疏托鹿卿以传播，历诋宰相至百执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则中奸人之计矣。"令临安府根捕，事连势要，狱不及竟。迁礼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宝章阁待制、知宁国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举鸿禧观，遂致仕，进华文阁待制。卒，遗表闻，赠四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乡党，各得欢心。居官廉约清峻，豪发不妄取，一庐仅庇风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议、讲义、《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手编《汉唐文类》、《文苑菁华》，谥清正。

赵逢龙，字应甫，庆元之鄞人。刻苦自修，为学淹博纯实。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授国子正、太学博士，历知兴国、信、衢、衡、袁五州，提举广东、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设供张，悉命撤去，日具蔬饭，坐公署，事至即面问决遣。为政务宽恕，抚谕恻怛，一以天理民彝为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赋有逋负，悉为代输。尤究心荒政，以羡余为平籴本。迁将作监，拜宗正少卿兼侍讲。凡道德性命之蕴，礼乐刑政之事，缕缕为上开陈。疏奏甚众，稿悉焚弃。年八十有八终于家。

逢龙家居讲道，四方从游者皆为钜公名士。丞相叶梦鼎出判庆元，修弟子礼，常谓师门庳陋，欲市其邻居充拓之。逢龙曰：“邻里粗安，一旦惊扰，彼虽勉从，我能无愧于心！”逢龙寡嗜欲，不好名，扬历日久，泊然不知富贵之味。或问何以裕后，逢龙笑曰：“吾忧子孙学行不进，不患其饥寒也。”

赵汝腾，字茂实，宗室子也。居福州。宝庆二年进士。历官差主管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寻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轮对，言节用先自乘舆宫掖始。兼玉牒所检讨官，以直焕章阁知温州，进直徽猷阁、江东提点刑狱，又进直宝文阁，差知婺州。召赴阙，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升起居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迁吏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谏陈垓论罢。召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入奏，言：“前后奸谀之臣，伤善害贤，自取穹官要职，何益于陛下，而深损于圣德。兴利之臣，移东就西，顺适宫禁，自遂溪壑无厌之欲，何益于陛下，而深戕于国脉。则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无用君子之实。”

兼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辞归故里，累召，力辞，以龙图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召至阙，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翰林学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复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兼翰林学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遗表上，特赠四官。

孙梦观，字守叔，庆元府慈溪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桂阳军教授、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为武学谕。轮对，言：“人主不容有所惮，尤不容有所玩，惮则有言而不能容，玩则虽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请外，添差通判严州，主管崇道观，召为武学博士、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司郎官、将作监。转对，极言：“风宪之地，未闻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驳之司，未闻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乱，天下之权将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当路者滋不悦。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改知宁国府。蠲逋减赋，无算泛入者尽籍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赋，急若星火，阖郡皇骇，莫知为计。梦观曰：“吾宁委官以去，毋宁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将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闻之夜遁。他日梦观去宁国，人言之为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还，帝问江东廉吏，槐首以梦观对，帝说，乃迁司农少

卿兼资善堂赞读。轮对，谓："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独一无可恃，可为寒心！"次论："郡国当为斯民计，朝廷当为郡国计。乞命大臣应自前主计之臣夺州县之利而归版曹者，复归所属，庶几郡国蒙一分之宽，则斯民亦受一分之赐。"帝善其言。迁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辞免，以监察御史吴燧论罢，直龙图阁与祠，授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甫至官，即复召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奏事抗论益切，以宠赂彰、仁贤逝、货财偏聚为言，且谓"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后，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梦观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虽捐躯无以报，利钝非所计也。"

力求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蠲租税，省刑罚，郡人徐清叟、蔡抗以为有古循吏风。民有梦从者甚郡，迎祠山神，出视之则梦观也。俄而梦观得疾，口授遗表，不忘规谏，遂卒。帝悼惜久之，赙银帛三百。梦观退然若不胜衣，然义所当为，奋往直前；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

洪天锡，字君畴，泉州晋江人。宝庆二年进士。授广州司法。长吏盛气待僚属，天锡纠正为多。丁内艰，免丧，调潮州司理。势家夺民田，天赐言于守，还之。

帅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置幕府。改秩知古田县。行乡饮酒礼。邑剧，牒诉猥多，天锡剖决无留难。有倚王邸势杀人者，诛之不少贷。调通判建宁府。大水，擅发常平仓振之。擢诸司粮料院，拜监察御史兼说书。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力护文翁，天锡又言："不斥文翁，必为王府累。"上令吴燧宣谕再三，天锡力争，谓："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锡易疏，欲自戒饬之。天锡又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饬，则凭怙愈张，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章五上，出关待罪。诏二人已改命，宋臣续处之。天锡言："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越月，天雨土，天锡以其异为蒙，力言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内司之为民害者。

蜀中地震，浙、闽大水，又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会吴民仲大论等列诉宋臣夺其田，天锡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

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牒常平。天锡谓：“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乃申劾宋臣并卢允升而枚数其恶，上犹力护之。天锡又言：“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后请还御史印，谓：“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言虽不果行，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迁太常，皆不拜。

改广东提点刑狱，五辞。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盗贼，尊先贤，逾年大治。直宝谟阁，迁广东转运判官，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皆有法。召为秘书监兼侍讲，以聘辞，升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又辞。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读召，累辞，不许，在道间，监察御史张桂劾罢之。乃疏所欲对病民五事：曰公田，曰关子，曰银纲，曰盐钞，曰赋役。又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耎，隐惰惜已者多，忘身徇国者少。”进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潭州，皆力辞。

又明年，改福建安抚使，力辞，不许。亭户买盐至破家陨身者，天锡首罢之，民作佛事以报。罢荔枝贡。召为刑部尚书，诏宪守之臣趣行无虚日，不起。久之，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辞。逾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仍旧宫观，寻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官。疾革，草遗表以规君相。上震悼，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议、《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祀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

黄师雍，字子敬，福州人。少从黄斡学。入太学。宝庆二年，举进士。诏为楚州官属。出盗贼白刃之冲，不畏不慑。李全反状已露，师雍密结忠义军别部都统时青图之，谋泄，全杀青，师雍不为动，全亦不加害。秩满，朝议褒异，师雍耻出史弥远门，不往见之。调婺州教授，学政一以吕祖谦为法。李完勉、赵必愿、赵汝谈皆荐之。

师雍慕徐侨有清望，欲谒之，会其有召命，师雍曰：“今不可往也。”侨闻而贤之，至阙，以其学最闻，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乔行简，行简已许以朝除。师雍以书见行简，劝其归老，行简不悦，宗勉之请遂格。

知遂之龙溪，转运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简罢，宗勉与史嵩之入相，召师雍审察，将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师雍，密示相亲意，师雍不领；迁粮料院，又曰：“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亦不领。嵩之独相，权势浸盛，上下惧祸，未有发其奸者。博士刘应起首疏论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师雍与应起相善，故嵩之疑师雍左右之，讽御史梅杞击师雍，差知兴化军，旋夺之，改知邵武军。及应起为监察御史，师雍迁宗正寺簿，寻亦拜监察御史。首疏削金渊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赵纶、项容孙、史肯之。嵩之终丧，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窜斥之，师雍亦上疏论列，帝感悟，即其日诏勒令致仕。权直舍人院刘克庄封还词头，乞畀嵩之以贴职如宰臣去国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学士致仕。议者曰：“大夫，官也。观文，职也。元降御笔但云‘守官’，无‘本官职’之辞。观文之命，自克庄启之。朋邪顾望，不可赦。”师雍遂劾克庄临事失身犯义，免所居官，琰亦继劾克庄，师雍又乞籍嵩之家隶张叔仪，皆从之。

未几，昴英劾临安尹赵与ＴＰ及执政，琰亦劾执政，帝怒昴英并及琰。郑采乘间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属某人，琰属师雍。师雍毅然不从，独击叶阊乃与ＴＰ腹心。琰、昴英去国，采于是荐周坦、叶大有入台，首劾程公许、江万里，善类日危矣。未逾月，坦攻参政吴潜去，陈垓为监察御史，时采、与ＴＰ、坦、垓、大有合为一，师雍独立。采恶之尤甚，思所以去师雍，未得，招四人共谋之。会大旱求言，应招者多指采、坦等为起灾之由，牟子才、李伯玉、卢钺语尤峻。坦等伪撰匿名书，诬三士，师雍榻前辨，谓：“匿名书条令所禁，非公论也，不知何为至前。”因发其伪撰之迹。适钺疏誉师雍，采乃以钺附师雍，帝不听，擢师雍左司谏。

未几，采入政府，谢方叔、赵汝腾疏其奸，采遂罢去。师雍与丞相郑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刘用行、魏岘皆清之亲故，清之不乐。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妇日造清之妻，谮曰：“彼去用行、岘，乃去丞相之渐也。”帝将以师雍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则臣不可留。”迁起居舍人兼侍讲，即力丐去。清之犹冀师雍少贬，师雍曰：“吾欲为全人。”终不屈。数月，坦卒劾师雍及高斯得俱罢。久之，以直宝文阁奉祠，陈垓又嗾同列寝之。清之卒，起师雍为左史，既而改江西转运

使，迁礼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

师雍简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视外物轻甚，故博采公论，当官而行，爱护名节，无愧师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厅公事。

嘉熙二年，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奏否泰、剥复之理，因及右辖久虚，非骨鲠耆艾，身足负荷斯世者，不可轻畀。又言皇子竑当置后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计。时谏官蒋岘方力排竑置后之说，遂力请外，不许，即谒告归，丐祠，章十二上。三年，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辞。差知安吉州，辞。召赴行在奏事，辞益坚。

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阖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跸，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尝进仁宗诏内降指挥许执奏及台谏察举故事为戒，语多切宫壶。拜将作监，进杨雄《大匠箴》，陈古节俭。时天久不雨，转对，极论《洪范》天人感应之理及古今遇灾修省之实，辞益忠恳。

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惟学校叩阍力争。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以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

元老旧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杜范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谒告。特拜工部侍郎，随乞纳，诏转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谒左丞相范钟归，又折简察院刘应起，将以冀日奏事。是夕，俄热大作，诘朝不能造朝，夜烦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绅及三学诸生往吊，相顾骇泣。讣闻，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已而太学诸生伏阙诉其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倾君子者，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领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奋发睿断，大明典刑。"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台谏交疏论奏，监学官亦合辞闻于朝。二子直谅、直方乞以恤典充赏格。有旨付临安府逮医者孙志宁及常所给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诏殿中侍御史郑采董之，且募告者赏缗钱十万、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涛谓伏暑证，二子乞斩涛谢先臣。然狱迄无成，海内人士伤之，帝悼念不已，赐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给其家。赐谥忠愍。

孙子秀，字元实，越州余姚人。绍定五年进士。调吴县主簿。有妖人称"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将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奋然请往，焚其庐，碎其像，沈其人于太湖，曰："实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绝。日诣学宫与诸生讨论义理。辟淮东总领所中酒库，檄督宜兴县围田租。既还，白水灾，总领恚曰："军饷所关，而敢若此，独不为身计乎？"子秀曰："何敢为身计，宁罪去尔。"力争之，遂免。

调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坛县。严保伍，厘经界，结义役，一切与民休息。讼者使赍牒自诣里正，并邻证来然后行，不实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则痛绳不少货。淮民流入以万计，振给抚恤，树庐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新之，以待远方游学之士。

通判庆元府，主管浙东盐事。先是，诸场盐百袋附五袋，名"五厘盐"，未几，提举官以为正数，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衢州冠作，水冒城郭，朝廷择守，属子秀行。子秀谓捕贼之责，虽在有司，亦必习土俗之人，乃能翦其凭依，裁其奔突。乃立保伍，选用土豪，首旌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士周还淳等捍御之劳，且表于朝，乞加优赏，人心由是竞劝。未几，盗复起江山、玉山间，甫七日，而众禽

四十八人以来。终子秀之任，贼不复动，水潦所及，则为治桥梁，修堰闸，补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庐，振以钱米，招通邻籴。奏蠲秋苗万五千石有奇，尽代纳其夏税，并除公私一切之负；坍溪沙壅之田，请于朝，永蠲其税，民用复苏。

南渡后，孔子裔孙寓衢州，诏权以衢学奉祀，因循逾年，无专飨之庙。子秀撤废佛寺，奏立家庙如阙里。既成，行释菜礼。以政最迁太常丞，以言罢。未几，迁大宗正丞，迁金部郎官。金部旧责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数，吏颠倒为奸欺。子秀日夜讨论，给册转递以均其输，人人如债切身，不遣一字而输足。迁将作监、淮东总领，辞。改知宁国府，辞。为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与丞相丁大全议不合，去国。差知吉州，寻镌罢。

时嬖幸朱熠凡三劾子秀。开庆元年，为浙西提举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为之，尽夺亭民盐本钱，充献羡之数；不足，则估籍虚摊。一路骚动，亭民多流亡。子秀还前政盐本钱五十余万贯，奏省华亭茶盐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于是流徙复业。徙浙西提点刑狱兼知常州。淮兵数百人浮寓贡院，给饷不时，死者相继，子秀请于朝，创名忠卫军，置砦以居，截拨上供赡之。盗劫吴大椿，前使者讳其事，诬大椿与兄子焴争财，自劫其家，追毁大椿官，编置千里外，徙黥其臧获。子秀廉得实，乃悉平反之。寻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臬事。击贪举廉，风采凛然，犴狱为清。

进大理少卿，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兼知婺州。婺多势家，有田连阡陌而无赋税者，子秀悉核其田，书诸牍，势家以为厉己，嗾言者罢之。寻迁湖南转运副使，以迎养非便辞，移浙西提点刑狱。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县，狱为之清。安吉州有妇人诉人杀其夫与二仆，郡守捐赏万缗，逮系考掠十余人，终莫得其实。子秀密访之，乃妇人赂宗室子杀其夫，仆救之，并杀以灭口。一问即伏诛，又释伪会之连逮者，远近称为神明。

初，狱讼之滞，皆由期限之不应。使者下车，或亲书戒州县勿违，而违如故，则怒之。怒之，改匣，又违则又重怒之，至再三。而专卒四出，巡尉等司缴限抱匣费不赀，则其势必违。子秀与州县约，到限者径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无违者。其后创循环总匣属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诸司报应皆并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则又总实于匣以往。于是事无小大，纤悉毕具，而风闻者反谓专卒凌州县，劾罢之，子秀笑而已。移江东提点刑狱。度宗即位，进太常少卿兼右司，寻兼知临安府，以言罢。

起知婺州，卒。

子秀少从上虞刘汉弼游，磊落英发，抵掌极谈，神采飞动。与人交久而益亲，死生患难，营救不遗力。闻一善则手录之。

李伯玉，字纯甫，饶州余干人。端平二年，进士第二。初名诚，以犯理宗潜讳更今名。授观察推官、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太学博士。召试馆职，历诋贵戚大臣，直声暴起。改校书郎，奏言："台评迎合上意，论罢尤焴、杨栋、卢钺三人，忠邪不辨，乞同罢。"帝不允。监察御史陈垓连劾罢之。

奉云台祠，差知南康军，迁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书右司员外郎。引故事弹台臣萧隶来，迁著作郎。帝怒，降两官罢叙。复知邵武军，改湖北提点刑狱，移福建，迁尚右郎官。侍御史何梦然论伯玉乃吴潜之死党，奉祀，迁福建提举常平、淮西转运判官。召赴经筵，迁考功郎兼太子侍读，拜太府少卿、秘书少监、起居郎、工部侍郎。

度宗即位，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贾似道尝集百官议事，忽厉声曰："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默然莫敢应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试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虽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归。以显文阁待制知隆兴府，右正言黄万石论罢。召入觐，擢权礼部尚书兼侍读。似道益专国柄，帝以伯玉旧学，进之卧内，相对泣下，欲用以参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寻病卒。

伯玉尝请罢童子科，以为非所以成人材，厚风俗。赵汝腾尝荐八士，各有品目，于伯玉曰"铜山铁壁"。立朝风节，大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论曰：陆持之学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丧，徐鹿卿论议明达，克施有政，赵逢龙之清操，汝腾之不挠，孙梦观之平直，洪天锡、黄师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权势，孙子秀政绩著见，皆当时之杰出云。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刘应龙 潘牥 洪芹 赵景纬 冯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陈垲杨文仲 谢枋得

刘应龙，字汉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进士。授零陵主簿，饶州录事参军。有毛隆者，务剽掠杀人，州民被盗，遥呼盗曰："汝毛隆也？"盗亦曰："我毛隆也。"既，讼于官，捕隆置狱，应龙曰："盗诚毛隆，其肯自谓？"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诬伏抵死，未几盗败，应龙繇是著名。改知崇仁县。淮西失守，江西诸州有残破者，县佐贰闻变先遁，应龙固守不去。

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与芮之子为皇子，丞相吴潜有异论，帝已不乐。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动，逐丞相丁大全，复起潜为相，帝问潜策安出，潜对曰："当迁幸。"又问卿如何，潜曰："臣当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未几北兵退，帝语群臣曰："吴潜几误朕。"遂罢潜相。帝怒潜不已，应龙朝受命，帝夜出象简书疏稿授应龙，使劾潜，应龙谓："潜本有贤誉，独论事失当，临变寡断。祖宗以来，大臣有罪未尝轻肆诛戮。欲望姑从宽典，以全体貌。"帝大怒。乃按劾丁大全，请加窜斥，疏言："内莫急于苏民瘼以固国本，外莫急于讨军实以振国威。"又言时政四事，广发禀以振民饥，通商贩以助民食，劝分富室以助官籴，严等第以核民数，稽检放以苏民穷，严戢盗以除民害。贾似道素忌潜，会京师米贵，应龙为《劝粜歌》宦者取以上闻，帝问知应龙所作，问似道米价高，当亟处之，似道访其由，亦怒应龙。迁司农少卿，寻以右谏议大夫孙附凤言，遂去国。

景定三年，湖南饥，起提举常平。以救荒功，迁直宝章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迁秘书监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奏免和籴二十万石。擢权户部侍郎兼侍讲。时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直者辄黜，应龙言："臣观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迩日以来，靖恭自守者以论事为忌，指陈稍切者联翩引去，岂两省缴驳过甚，重其疑欤？抑廷臣奏对咈意，速其畏欤？朝廷清明之时，而言者已怀疑畏，臣恐正臣夺气，鲠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迕当路，自侍从、两省以下无不切齿。未几，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亟辞，中书舍人卢钺希指封还录黄。久之，起为江东转运使，辞。

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广州、广东纱略安抚使。

寇闻应龙至，遁去。应龙剿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屡召，拜户部侍郎仍兼侍读，七上奏辞免。德祐元年，迁兵部尚书、宝章阁直学士、知赣州，兼江西兵马钤辖、青海军节度使，力辞，隐九峰。

子元高亦举进士，知候官县。没，洪天锡叹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牻字庭坚，福州闽人。端平二年策进士，牻对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异为人子孙，身荷父母劬劳之赐，乃指豪奴悍婢为恩私之地。欲父母无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爱，生荣死哀，反不得视士庶人。此如一门之内，骨肉之间未能亲睦，是以僮仆疾视，邻里生侮。宜厚东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时对者数百人，庭坚语最直。

会殿中侍御史蒋岘劾方大琮、刘克庄、王迈前倡异论，并诬牻姓同逆贼，策语不顺，请皆论以汉法。牻调镇南军节度推官、衢州推官，历浙西提举常平司。迁太学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应诏上封事曰："熙宁初元日食，诏郡县掩骼，著为令。故王一扌不浅土，其为暴骸亦大矣。请以王礼改葬。"又移书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将收用之，而牻卒。

洪芹，尚书右仆射适之曾孙，以大父泽入官，甫更调，登进士第。自南平司法改钦州教授。部使者爱其才，先后并荐之，有旨召审察。丁内外艰。入主省架阁，迁太学博士。轮对，发明絜矩之道。擢国子博士，出通判南剑，入为太常博士，累迁将作少监。属词臣无当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凤言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进兼翰林，权直秘书少监。

开庆元年，升直学士院，继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属兵兴，帝悟柄任非人，自贻国祸，诏书所至，闻者奋激，盖芹所草也。丁大全罢相，出典乡郡。芹迁礼部侍郎，缴奏："大全鬼蜮之资，穿窬之行，暴戾淫黩，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乞尽从谏臣所请，追官远窜，以伸国法，以谢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吴潜，芹独缴奏曰："方国本多虞，潜星驰赴阙，理纷镇浮，陈力为多。一旦视为弁髦，得无如《诗》所谓'将安将乐女转弃予'乎？"慷慨敢言，天下义之。

迁礼部侍郎，帝锐意乡用而以论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适。咸淳初，起知宁国府。卒。有文集。

赵景纬字德父，临安府于潜人。少勤学，弱冠得周惇颐、程颢兄弟诸书读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门。熹门人叶味道谓之曰：“度正，吾党中第一人。”遂往见，首诲以求放心为本。由是往来味道、正之间，研索益精。入太学，登淳祐元年进士第。授江阴军教授，诸生守其榘度。丁母忧，以禄不逮养，服阕不调。作《读易庵悬霤山》。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辟为干办公事，不就。召为史馆检阅，辞，不许；乞换待次教授，不许；乞岳祠，又不许；乞致仕，不报。有旨特与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观，三辞，不许。景定元年，特授秘书郎，两辞，不许。迁著作郎，辞，不许。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观兼史馆校勘。史成，两乞外祠，进直秘阁，与在外宫观，辞职名，不许。差主管崇禧观。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礼景纬为堂长，以疾辞。依旧职差知台州，两辞，不许，趣命益严。至郡，以化民成俗为先务，首取陈述古《谕俗文》书示诸邑，且自为之说，使其民更相告谕、讽诵、服行，期无失坠。约束官吏扰民五事。取《孝经庶人章》为四言咏赞其义，使朝夕歌之，至有为之感涕者。举遗逸车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训孝文》以励其俗。平重刑，惩哗讦，治豪横。建黄岩县社仓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筑堤路三十里。节浮费，为下户代输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钱。

斯年之内，乞归田里者再。进考功郎官，再辞，不许。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辞，不许。是冬，四辞新命，且乞祠，皆不许。乃乞于赤城、桐柏之间采药著书，庶几有补后学，使病废之身不为无用于圣世，不许。御笔兼崇政殿说书，三辞，不许。乃造朝，侍缉熙殿，以《易》进讲，论“圣人体元之妙在惟几，人君得此，则天下有治而无乱，人事有吉而无凶矣”。又曰：“惕厉祗惧，乃天心之所存。圣人先处于忧，故能无忧，先处以危，故能无危；若乃先自处于安乐，则忧危乘之矣。”又论监司守令，其说曰：“知人之难，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为甚。或观望而挠于势，或阿私而徇于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为直，或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遂使举刺不当，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与其纠劾于有罪之后，而未必尽得其情；孰若精择于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称其职。”

彗出于柳，景纬应诏上封事曰：

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过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锢私藏而专天下之同欲，则人不悦。保私人而违天下之公议，则人不悦。闾阎之糟糠不厌，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则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则人不悦。不公于己而欲绝天下之私，则人不悦。不澄

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贪，则人不悦。夫必有是数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灾。

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嫱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择忠鲠敢言之士置之台谏，以通关鬲之壅；选慈惠忠信之人使为守宰，以保元气之残。又必稽乾、淳以来，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隶其旧，以济经用之急；公田派买不均之敝，听民自陈，随宜通变，以安田里之生。则人心悦、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惧心每发于灾异初见之时，不能不潜移于谄谀交至之后。万一过听左右宽譬之言，曲为它说以自解，毛举细故以塞责，而恐惧之初心弛，则下拂人心，上违天意，国之安危或未可知。

又曰："损玉食，不若损内帑、却贡奉之为实。避正朝，不若塞幸门、广忠谏之为实。肆大眚固所以广仁恩，又不若择循良、黜贪暴之为实。盖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悦而旋疑，此正阴阳胜复之会，眷命隆替之机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辞，不许。转对，言："愿明辨义利之限，力破系吝之私，以天自处而绝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闺闼之贱干公议，毋以戚畹之私紊国常。"乞归田里，不许。拜太府少卿，兼职仍旧，再辞，不许。复上疏乞归，不许。

以直敷文阁知嘉兴府，辞，仍乞奉祠，皆不许。咸淳元年至郡，首以护根本、正风俗为先务。三乞辞，不许。拜宗正少卿，御笔兼侍讲，辞，不许。乃还家，三乞祠，御笔趣行，犹乞宽告，不许。至国门，御笔兼权工部侍郎，时暂兼权中书舍人，三辞，不许。以《礼记》进讲，开陈敬恕之义。封还滥恩词头，帝从之。又言："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居处则思敬，动作则思礼，祭祀则思诚，事亲则思孝。每御一食，则思天下之饥者。每服一衣，则思天下之寒者。嫔嫱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国。饮燕方欢，必思商纣以沈湎丧其身。念起而思随之，则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则欲必消。志气日以刚健，德性日以充实，岂不盛哉。"

又曰："雷发非时，窃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叠降而名器轻，宫阃不严而主威亵，横恩之滥已收而复出，戢贪之诏方严而随弛。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纵于乞怜之卑祠。缁黄出入之禁所以严宸居，而间惑于禳禳之小数。以至弹墨未干，而拔拭之旨已下；驳奏未几，而捷出之径已开。命令不疑，则阳纵而不收。主意不坚，则阴闭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灾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愿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谨其号令，以肃纪纲之本。毋牵于私恩而挠公法，毋迁于迩言而乱

旧章，去谗而远色，贱货而贵德，则人心悦而天意得，可以开太平而兆中兴也。”

进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辞，不许。升兼侍读，辞，不许。进《圣学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五乞归田里，帝勉留之，请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辞，不许，乃还家。召为中书舍人，三辞，不许，请益力。进显文阁待制，依所乞予祠，辞职名，不许，遂差提举玉隆万寿宫。有疾，谢医却药，曰：“使我清心以顺天命，毋重恼我怀。”拱手三揖乃卒。诏特赠四官至中奉大夫，谥文安。景纬天性孝友，雅志冲淡，亲没无意仕进，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冯去非字可迁，南康都昌人。父椅字仪之，家居授徒，所注《易》、《书》、《诗》、《语》、《孟》、《太极图》，《西铭辑说》，《孝经章句》，《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读史记》及诗文、志录，合二百余卷。

去非，淳祐元年进士。尝干办淮东转运司，治仪真，欧阳脩东园在焉，使者黄涛欲以为佛寺，时已许荐，去非力争不得，宁不受使者荐，谒告而去。宝祐四年，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帝为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诸生下狱，去非复调护宗学生之就逮者。未几，大全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蔡抗去国，去非亦以言罢。归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谒，去非不虞其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间致大全意，愿毋遽归，少俟收召，诚得尺书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奋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参政牵率老夫至此，今归吾庐山，不复仕矣，斯言何为至我！”绝之，不复与言。

徐霖字景说，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圣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经》之奥，控赜先儒心传之要。淳祐四年，试礼部第一。知贡举官入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奖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

时宰相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颛国。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以为：“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且其变化之术甚深，非章章然号于人使之为小人也。常于善类择其质柔气弱易以夺之者，亲任一二，其或稍有异已，则潜弃而摈远之，以风其余。彼以名节之尊不足以

易富贵之愿，义利之辨亦终暗于妻妾宫室之私，则亦从之而已。”疏奏，见者吐舌，为霖危之。未几，嵩之匿父丧求起复，君子并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丞相范钟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之忠，亲去其一，易霖名。及试，则曰：“人主无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窜。”是时，丞相杜范已薨，而钟虽得位，畏奸人覆出为己祸故也。擢秘书省正字，霖辞不获命，遂就职。会日食，霖应诏上封事曰：“日，阳类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胜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胜乎小人。宫闱之私暱未屏，琐闼之奸邪未辨，台臣之讨贼不决，精祲感浃，日为之食。”又数言建立太子。迁校书郎。七年夏，大旱，霖应诏言：“谏议大夫不易则不雨，京兆尹不易则不雨。”不报，去国。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还。御笔改合入官，乃改宣教郎。霖屡辞，曰：“向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于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贵乎洁，忠尚乎精，即有取，则自蹈于垢污矣。”

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辞，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寻令守臣勉谕之，特改宣教郎、主管云台观，霖乃拜受。十二年，迁秘书省著作郎，累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上曰：“今日所当言者，当备陈之。”霖复以正太子名为言，又奏：“万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权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乃上疏言：“叶大有阴柔奸黠，为群憸冠，不宜久长台谏，乞斥去。”不报。兼权左司。霖知无不言，于是谗嫉者思以中伤，而上亦不悦。乞补外，知抚州。祠先贤，宽租赋，振饥穷，诛悍将，建营砦，几一月而政举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径以出。

宝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当之官，遂辞，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艰，哀毁号绝，水浆不入口七日。明年开庆元年，差主管崇禧观。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将终，语其长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圣贤皆然，吾复何憾。”尚书省请加优异，诏与一子恩泽。度宗赐祭田百亩，以旌直臣。霖间居衢，守游钧筑精舍，聘霖为学者讲道，是日听者三千余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丰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主簿。开庆元年，伏阙上书曰：

赏罚者，军国之纲纪。赏罚不明，则纲纪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坠于地，存亡之机，固不容发。兵虚将惰，而力匮财殚，环亮四境，

类不足恃；而所恃以维持人心、奔走豪杰者，惟陛下赏罚之微权在耳。权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则未坠者安保其终不坠乎？臣为此惧久矣。

陛下当危急之时，出金币赐土田，授节钺，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赏。故当悉心效力，图报万分可也。而自干腹之兵越江逾广以来，凡阅数月，尚未闻有死战阵、死封疆、死城郭者，岂赏罚不足以劝惩之耶？今通国之所谓佚罚者，不过丁大全、袁玠、沈翥、张镇、吴衍、翁应弼、石正则、王立爱、高铸之徒，而首恶则董宋臣也。是以廷绅抗疏，学校叩阍，至有欲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而陛下乃释而不问，岂真欲爱护此数人而重咈千万人之心？天下之事势急矣，朝廷之纪纲坏矣。若误国之罪不诛，则用兵之士不勇。今东南一隅天下，已半坏于此数人之手，而罚不损其豪毛。彼方拥厚赀，挟声色，高卧华屋，而使陛下与二三大臣焦心劳思，可乎？三军之在行者，岂不愤然不平曰："稔祸者谁欤，而使我捐躯兵革之间？"百姓之罹难者，岂不群然胥怨曰："召乱者谁欤，而使我流血锋镝之下？"陛下亦尝一念及此乎？

又极论边事，谓惠亵而威不振。论董宋臣盘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请"使有言责者皆得以尽其言，则国论伸而国威振，臣虽屏处山林，亦有生气"。迁国子监丞、秘书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观。迁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读《敬天图》。迁太府少卿兼侍讲、兼侍立修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宁国府。监察御史郭阊论罢。

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提领丰储仓所，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左待郎。乞假督府名称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权礼部尚书兼益王府赞读。卫益王走海上，厓山兵败，死焉。

危昭德，邵武人。宝祐元年进士。历官为史馆检阅校勘、武学谕、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疏言："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究安危之本，明诏郡国，申严号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当举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缓其可缓，凡苛赋之肆扰者，易为此时之宽征。固结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愿陛下举考课之事，内以责诸弹纠之职，外以责诸监司、郡守之计。贪浊昏庸，固在必惩。廉能正直，尤当示劝。察之精则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则观听之具孚，而课吏之实得矣。"

进兼侍讲。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宽民力。”且条上厉民四敝。又言：“愿陛下为万世根本之虑，为一时仓卒之防，必求安节之亨，毋招不节之咎，节之又节，则宫闱之费差省，帑藏之积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匮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损益之宜，孰为当因，孰为当革，孰为可罢，孰为可行，则折衷泉货而远近便，开通关梁而商贾行。下修身奉法之诏，而吏得自新；出输仓助贷之令，而民免贵籴；窒墨敕之门，而无官府黜陟之异；止输台之议，而无疆界彼此之分，则气脉苏醒、意向翕合矣”。

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寻迁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谏作宗阳宫。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乞致仕，特转一官。昭德在经筵，以《易》、《春秋》、《大学衍义》进讲，反覆规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

子彻孙，咸淳元年进士。

陈垲字子爽，嘉兴人。历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江西提点刑狱，改直敷文阁、提举千秋鸿禧观，转司农寺丞、主管崇道观、知安庆府。召赴阙，加直显谟阁、湖南提点刑狱。再召为右司郎官，加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召为右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浙西提点刑狱，迁司农少卿，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大理卿，进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

户部侍郎赵必愿举垲最，诏特转一官，迁太府卿、司农卿，权工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奏，言：“愿陛下转移世道之枢机，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久去国以恬退闻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请者从之，甘言容悦者必斥，真情丐闲者勿留。如此，则君臣上下皆以真实相与，四维既张，士大夫难进易退之风，当见于圣世，人才幸甚！”又言：“请以从官仿古昔人从出藩之意，其从臣为诸路宪漕，则以提点刑狱使、转运使系衔，假之‘使’名，示与庶官别，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屡言于帝前，不许。以言罢。

未几，进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副使。请蠲放诸郡灾伤。加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寻提领江、淮茶盐所兼知太平州。发公帑代三县输折丝帛钱五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余贯。又作浮淮书堂以处两淮之民而教之。进显谟阁待制、知广州，权兵部尚书，又进宝章阁直学士、知婺州，迁权户部尚书，寻为真，时暂兼吏部尚书，以宝文

阁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召赴阙，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加龙图阁学士，依旧宫观。久之，加端明殿学士。咸淳四年，卒，谥清毅。

垲屡历麾节，军民爱戴，幕客盛多，而垲又乐荐士。所著《可斋瓿稿》二十卷。

杨文仲字时发，眉州彭山人。七岁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节自誓，教养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贡，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经收效矣。"

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试第一入太学。九年，又以公试第一升内舍。时言路颇壅，因季冬雷震，首帅同舍叩阍极言时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无言，雷激之使言。"一时争传诵之。升上舍，为西廊学录。丞相谢方叔尝问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对曰："国本未建，莫大于此。上意未喻，当以死请可也。"宝祐元年，登进士第。丁母忧，释服，属从叔父栋守婺州罢归，寓余杭，文仲往问伊、洛之学。

调复州学教授。转运使印应飞辟入幕。明嫠妇冤狱，应飞悉从文仲议，且荐之。荆湖宣抚使赵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得、江万里合荐文仲学为有用。辟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召为户部架阁，迁太学正，升博士。时栋为祭酒，讲学益诣精邃。迁国子博士。丐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贰尚华侈，正月望，取灯民间，吏以白，文仲曰："为吾然一灯足矣。"劭农东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驰归。添差通判扬州。牙契旧额岁为钱四万缗，累政增至十六万，开告讦以求羡。文仲曰："希赏以扰民，吾不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机宜文字。时有沙田，使者欲举行之，文仲力争，以为："事不可妄兴，盖与民之惠有限，不扰之惠无穷。江北风寒之地，民力竭矣，为利几何，安忍重扰吾民乎！"事遂不行。

召为宗学博士。郊祀，摄圜坛子阶监察御史。近辅兵变水患，轮对，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余，国脉癃老之候，此岂非一大喜惧之交乎？愿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阴，岂但麦秋之忧。于时为《□》，尤轸苋陆之虑。天目则洪水发焉，苏、湖则弄兵兴焉。峨冠于于，而每见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虑贪渎之无厌。将习黄金横带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穴。蚩蚩编氓，得以轻统府；琐琐警遽，辄以忧朝廷。设不幸事有大于此者，国何赖焉？"帝竦听，顾问甚至。迁太常丞，寻兼权仓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迁将作少监，又迁将作监。

文仲在讲筵，每以积成感动，尝进读《春秋》，帝问五霸何以为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齐桓公当王霸升降之会，而不能为向上事业，独能开世变厉阶。臣考诸《春秋》，桓公初年多书‘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后书‘侯’之辞迭见，此所以为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岂徒尊哉？盖欲周王子孙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泽，则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寻，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圣训有曰：‘丝竹之乱耳，红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以是而君国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贻谋燕翼。’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时帝以疾连不视朝，文仲奏：“声色之事，若识得破，元无可好。”帝敛容端拱久之。

盛夏，建宗阳宫，坏徙民居，畿甸骚然。文仲疏谏：“移闾阎之聚，为香火之庭，不得为善计矣。陛下绍祖宗之位，岂以黄、老之居为轻重哉。”翼日面奏，益恳至，丞相贾似道怒曰：“杨文仲多言！”绍卿监以上荐人才，文仲荐陈存、吕折、钟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华王柏、天台车若水也。兼国子司业，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救太学教谕彭成大迕似道，主管崇禧观，出知衡州。运饷有法而民不扰，以所当得米八千石立思济仓。召为秘书少监，寻兼崇政殿说书。以疾乞致仕，不许。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迁起居舍人。

瀛国公即位，授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寻兼给事中。有事明堂，议以上公摄行，文仲议曰：“今祗见天地之始，虽在幼冲，比即丧次，已胜拜跪，执礼无违，所当亲飨。”时丞相王□龠、陈宜中不协，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赖，亿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协之故，今日不战，明日不征，时不再来，后悔何及！”寻兼国子祭酒。请谥金华何基及柏。时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动，朝士多弃去者，侍从班惟文仲一人，诏旌在列不去者二阶。文仲疾益甚，丐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将家逾岭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见山文集》焉。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也。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徐霖称其“如惊鹤摩霄，不事笼絷。”

宝祐中，举进士，对策极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明年复出，试教官，中兼

经科，除教授建宁府。未上，吴潜宣抚江东、西，辟差干办公事。团结民兵，以扞饶、信、抚，科降钱米以给之。枋得说邓、传二社诸大家，得民兵万余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核诸军费，几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东方，枋得考试建康，擿似道政事为问目，言："兵必至，国必亡。"漕使陆景思衔之，上其稿于似道，坐居乡不法，起兵时冒破科降钱，且讪谤，追两官，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赦，放归。德祐元年，吕文焕导大元兵东下鄂、黄、蕲、安庆、九江，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遂屯建康。枋得与吕师夔善，乃应诏上书，以一族保师夔可信，乞分沿江诸屯兵，以之为镇抚使，使之行成，且愿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从之，使以沿江察访使行，会文焕北归，不及而反。

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师夔与武万户分定江东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锋呼曰："谢提刑来。"吕军驰至，射之，矢及马前。枋得走入安仁，调淮士张孝忠逆战团湖坪，矢尽，孝忠挥双刀击杀百余人。前军稍却，后军绕出孝忠后，众惊溃，孝忠中流矢死。马奔归，枋得坐敌楼见之，曰："马归，孝忠败矣。"遂奔信州。师夔下安仁，进攻信州，不守。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履，东乡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已而去，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屡而已，委以钱，率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遂居闽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执手相勉劳。枋得曰："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诏。"丞相义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将旨如江南求人材，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曰："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请，明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终不行。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令毋深入，待还岁币即议和，无枉害生灵也。张宴然上书乞敛兵从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数百年宗社而降。"因相与痛哭。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材为急，欲荐枋得为功，使其友赵孟ＴＷ来言，枋得骂曰：“天祐仕闽，无毫发推广德意，反起银冶病民，顾以我辈饰好邪？”及见天祐，又傲岸不为礼，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为当阳尉，摄县事，时天基节上寿，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战死，二子趋进抱父尸，亦死。

论曰：刘应龙不附贾似道，冯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牟论皇子竑事，坎壈以终。洪芹讼吴潜，伟哉。赵景纬。醇儒也，而无躁竞之心。徐霖进则直言于朝，退则讲道于里。徐宗仁国亡与亡，异乎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经筵进对之言，悉载诸故史。陈垲能以意气感人，杨文仲当抢攘之时，犹能荐士，谢枋得嵚崎以全臣节，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陈靖 张纶 邵晔 崔立 鲁有开 张逸 吴遵路 赵尚宽 高赋 程师孟 韩晋卿 叶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考课之方密矣；吏犯赃遇赦不原，防闲之令严矣。

承平之世，州县吏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者，实多其人。其间必有绝异之绩，然后别于赏令，或自州县善最，他日遂为名臣，则抚子之长又不足以尽其平生，故始终三百余年，循吏载诸简策者十二人。作《循吏传》。

陈靖，字道卿，兴化军莆田人。好学，颇通古今。父仁壁，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洪进称臣，豪猾有负险为乱者，靖徒步谒转运使杨克巽，陈讨贼策。召还，授阳翟县主簿。契丹犯边，王师数不利，靖遣从子上书，求入奏机略。诏就问之，上五策，曰：明赏罚；抚士众；持重示弱，待利而举；帅府许自辟士；而将帅得专制境外。太宗异之，改将作监丞，未几，为御史台推勘官。

时御试进士，多擢文先就者为高等，士皆习浮华，尚敏速。靖请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置上科。丧父，起复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开拆司。淳化四年，使高丽还，提点在京百司，迁太常博士。

太宗务兴农事，诏有司议均田法，靖议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择三司判官选通知民事者二人为之贰。两京东西千里，检责荒地及逃民产籍之，募耕作，赐耕者室庐、牛犁、种食，不足则给以库钱。别其课为十分，责州县劝课，给印纸书之。分殿最为三等：凡县管垦田，一岁得课三分，二岁六分，三岁九分，为下最；一岁四分，二岁七分，三岁至十分，为中最；一岁五分，未及三岁盈十分者，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选或超资；殿者，即增选降资。每州通以诸县田为十分，视殿最行赏罚。候数岁，尽罢官屯田，悉用赋民，然后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约井田之制，为定以法，颁行四方，不过如此矣。”太宗谓吕端曰：“朕欲复井田，顾未能也，靖此

策合朕意。”乃召见，赐食遣之。

他日，帝又语端。曰：“靖说虽是，第田未必垦，课未必入，请下三司杂议。”于是诏盐铁使陈恕等各选判官二人与靖议，以靖为京西劝农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等言其功难成，帝犹谓不然。既而靖欲假缗钱二万试行之，陈恕等言：“钱一出，后不能偿，则民受害矣。”帝以群议终不同，始罢之，出靖知婺州，再迁尚书刑部员外郎。

真宗即位，复列前所论劝农事，又言：“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东南食不足，则误国大计。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以殿最州县官吏，岁可省江、淮漕百余万。”复诏靖条上之，靖请刺史行春，县令劝耕，孝悌力田者赐爵，置五保以检察奸盗，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议，皆不果行。

历度支判官，为京畿均田使，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徙江南转运使。极论前李氏横赋于民凡十七事，诏为罢其尤甚者。徙知谭州，历度支、盐铁判官。祀汾阴，为行在三司判官。又历京西、京东转运使，知泉、苏、越三州，累迁太常少卿，进太仆卿、集贤院学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谏诉大夫。初，靖与丁谓善，谓贬，党人皆逐去，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为乡里官，于是以秘书监致仕，卒。

靖平生多建画，而于农事尤详，尝取淳化、咸平以来所陈表章，目曰《劝农奏议》，录上之，然其说泥古，多不可行。

张纶，字公信，颍州汝阴人。少倜傥任气。举进士不中，补三班奉职，迁右班殿直。从雷有终讨王均于蜀，有降寇数百据险叛，使纶击之，纶驰报曰：“此穷寇，急之则生患，不如谕以向背。”有终用其说，贼果弃兵来降。以功迁右侍禁、庆州兵马监押，擢阁门祗候，益、彭、简等州都巡检使。所部卒纵酒掠居民，纶斩首恶数人，众乃定。徙荆湖提点刑狱，迁东头供奉官、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

奉使灵夏还，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以知辰州。纶至，筑蓬山驿路，贼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内殿崇班、知镇戎军。奉使契丹，安抚使曹玮表留之，不可。蛮复入寇，为辰州、澧鼎等州缘边五溪十峒巡检安抚使，谕蛮酋祸福，购还所掠民，遣官与盟，刻石于境上。

久之，除江、淮制置发运副使。时盐课大亏，乃奏除通、泰、楚三州盐户宿负，官助其器用，盐入优与之直，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石。复置盐场于杭、秀、海三州，岁入课又百五十万。居二岁，增上供米八十万。疏五渠，导太湖入于海，复租米六十万。开长芦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旁锢钜石为十□达，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纶方议修复，论者难之，以为涛患息而畜潦之患兴矣。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而亡少，岂不可邪？"表三请，愿身自临役。命兼权知泰州，卒成堰，复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为立生祠。

居淮南六年，累迁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绪死，为吊慰副使。历知秦、瀛二州，两知沧州，再迁东上阁门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颍州，卒。纶有材略，所至兴利除害。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见漕卒冻馁道死者众，叹曰："此有司之过，非所以体上仁也。"推奉钱市絮襦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晔，字日华，其先京兆人。唐末丧乱，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谒高季兴，不见礼，遂之湖南。彭玗刺全州，辟为判官。会贼鲁仁恭寇连州，即署岳国子司业、知州事，遂家桂阳。祖崇德，道州录事参军。父简，连山令。

晔幼嗜学，耻从辟署。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解褐，授邵阳主簿，改大理评事、知蓬州录事参军。时太子中舍杨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悉置于死，狱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牍，白全当核其实。全不听，引道丰等抵法，号呼不服，再系狱按验。既而捕获正盗，盗丰等遂得释，全坐削籍为民。晔代还引对，太宗谓曰："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钱五万，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授晔光禄寺丞，使广南采访刑狱。俄通判荆南，赐绯鱼。迁著作佐郎、知忠州。历太常丞、江南转运副使，改监察御史。以母老乞就养，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迁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

景德中，假光禄卿，充交址安抚国信使。会黎桓死，其子龙钺嗣立，兄龙全率兵劫库财而去，其弟龙廷杀钺自立，龙廷兄明护率扶兰砦兵攻战。晔驻岭表，以事上闻，改命为缘海安抚使，许以便宜设方略。晔贻书安南，谕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护等即时听命，奉龙廷主军事。初，诏晔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礼物改赐新帅。晔上言："怀抚外夷，当示诚信，不若俟龙廷贡奉，别加封爵而宠赐之。"真宗甚嘉纳。使还，改兵部员外郎，赐金紫。初受使，假官钱八十万，市私觌物，及为安

抚，已偿其半，余皆诏除之。尝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图，颇详控制之要。

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举季随犯赃，晔当削一官，上以其远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兖州，表请东封，优诏答之。及遣王钦若、赵安仁经度封禅，仍判州事，就命晔为京东转运使。封禅礼毕，超拜刑部郎中，复判三勾院，出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四年，改右谏议大夫、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开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为泰宁军节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义责之，遂见杀。立中进士第。为果州团练推官，役兵辇官物，道险，乃率众钱，佣舟载归。知州姜从革论如率敛法，当斩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尔。"从革初不听，卒论奏，诏如立议。真宗记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丰县。大水坏期斯塘，立躬督缮治，逾月而成。进殿中丞，历通判广州、许州。

会滑州塞决河，调民出刍楗，命立提举受纳。立计其用有余，而下户未输者尚二百万，悉奏弛之。知江阴军，属县有利港久废，立教民浚治，既成，溉田数千顷，及开横河六十里，通运漕。累迁太常少卿，历知棣、汉、相、潞、兖、郓、泾七州。兖州岁大饥，募富人出谷十万余石振饿者，所全活者甚众。

立性淳谨，尤喜论事。大中祥符间，帝既封禅，士大夫争奏上符瑞，献赞颂，立独言："水发徐州，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火，天所以警骄惰、戒淫泆也，区区符瑞，尚何足为治道言哉？"前后上四十余事。以右谏议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迁给事中。告老，进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识韩琦于布衣，以女妻之，人尝服其鉴云。

鲁有开，字元翰，参知政事宗道从子也。好《礼》学，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荫，知韦城县。曹、濮剧盗横行旁县间，闻其名不敢入境。知确山县，大姓把持官政，有开治其最甚者，遂以无事。兴废陂，溉民田数千顷。富弼守蔡，荐之，以为有古循吏风。

知金州，有蛊狱，当死者数十人，有开曰："欲杀人，衷谋之足矣，安得若是众邪？"讯之则诬。天方旱，狱白而雨。知南康军，代还。熙宁行新法，王安石问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见其患，当在异日也。"以所对乖异，出通判杭州。

知卫州，水灾，人乏食，擅贷常平钱粟与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堤，或谓："郡无水患，何以役为？"有开曰："豫备不虞，古之善计也。"卒成之。明年河决，水果至，不能冒堤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诵有开功状，召为膳部郎中，元祐中，历知信阳军、洺滑州，复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张逸，字大隐，郑州荥阳人。进士及第，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积州谢泌将荐逸，先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他日引对，真宗问所欲何官，逸对曰："母老在家，愿得近乡一幕职官，归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观察推官，数日，以母丧去。服除，引对，帝又固问之，对曰："愿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贤泌，再召问逸者，用泌荐也。

知长水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县，贫不自给，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既至县，兴学校，教生徒。后邑人陈希亮、杨异相继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县东南有松柏滩，夏秋暴涨多覆舟，逸祷江神，不逾月，滩为徙五里，时人异之。再迁太常博士、知尉氏县。擢监察御史，提点益州路刑狱，开封府判官。使契丹，为两浙转运使。徙陕西，未赴，又徙河东，居数月，复徙陕西。以龙图阁待制知梓州。

累迁尚书兵部郎中，知开封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执不许。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又言："顷禁命妇干禁中恩，比来稍通女谒，愿令官司纠劾。"从之。

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谙其民风。华阳驺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会岁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减价以振民。初，民饥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死之命，与盗杀者异，若不禁之，又将废穑事。今岁少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未几，卒于官。

吴遵路，字安道。父淑，见《文苑传》。第进士，累官至殿中丞，为秘阁校理。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条奏十余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尝预市米吴中，以备岁俭，已而果大乏食，民赖以济，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权开封府推官，改三司盐铁判官，加直史馆，为淮南转运副使。会罢江、淮发运使，遂兼发运司事。尝于真楚泰州、高邮军置斗门十九，以畜泄

水利。又广属郡常平仓储畜至二百万，以待凶岁。凡所规画，后皆便之。

迁工部郎中，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广州，辞不行。是时发运司既复置使，乃以为发运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请复民兵。除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受诏料拣河东乡民可为兵者，诸路视以为法。进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驭吏严肃，属县无追逮。

时宋庠、郑戩、叶清臣皆宰相吕夷简所不悦，遵路与三人雅相厚善，夷简忌之，出知宣州。上《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徙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被病犹决事不辍，手自作奏。及卒，仁宗闻而悼之，诏遣官护丧还京师。

遵路幼聪敏，既长，博学知大体。母丧，庐墓蔬食终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笔札。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立朝敢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赒其家。

子瑛，为尚书比部员外郎，不待老而归。

赵尚宽，字济之，河南人，参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阳县。邻邑有大囚十数，破械夜逸，杀居民，将犯境，尚宽趣尉出捕，曰："盗谓我不能来，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为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蹑其后，悉获之。

知忠州，俗畜蛊杀人，尚宽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化其俗。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谭民易白金，期会促，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徐与民为市，不扰而集。

嘉祐中，以考课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经五代乱，田不耕，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废郡之有？"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及贷民官钱买耕牛。比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尚宽勤于农政，治有异等之效，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闻而嘉之，下诏褒焉，仍进秩赐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苏轼作《新田》、《新渠》诗以美之。

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贪虐，刊匿名书告变，尚宽命

焚之，曰："妄言耳。"众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隶他营。又徙梓州。尚宽去唐数岁，田日加辟，户日益众，朝廷推功，自少府监以直龙图阁知梓州。积官至司农卿，卒，诏赐钱五十万。

高赋子正臣，中山人。以父任为右班殿直。复举进士，改奉礼郎，四迁太常博士。历知真定县，通判剑刑石州、成德军。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

徙唐州，州田经百年旷不耕，前守赵尚宽葢垦不遗力，而榛莽者尚多。赋继其后，益募两河流民，计口给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满再留，比其去，田增辟三万一千三百余顷，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两州为生立祠。擢提点河东刑狱，又加直龙图阁、知沧州。程昉欲于境内开西流河，绕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赋曰："沧城近河，岁增堤防，犹惧奔溢，矧妄有开凿乎？"昉执不从，后功竟不成。

历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进集贤院学士。在朝多所建明，尝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处京城，公私非便。宜仿前代丞相府，于端门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为兖国公主治第，用钱数十万缗。今有五大长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费无艺。愿讲求中制，裁为定式。"请诸道提点刑狱司置检法官，庶专平谳，使民不冤。乞于禁中建阁，绘功臣像，如汉云台、唐凌烟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议大夫致仕，退居襄阳，卒年八十四。

程师孟，字公辟，吴人。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边，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远，有警，率浃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俄者尽死矣。"竟发之。

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裒其事为《水利图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拌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

约，涿郡有案牍可覆视，君舍文书，腾口说，讵欲生事耶？”惟辅愧谢。

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侬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址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

贺契丹主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傧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钱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立生祠。

韩晋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为童子时，日诵书数千言。长以《五经》中第，历肥乡嘉兴主簿、安肃军司法参军、平城令大理详断、审刑详议官，通判应天府，知同州、寿州，奏课第一，擢刑部郎中。

元祐初，知明州，两浙转运使差役法复行，诸道处画多仓卒失叙，独晋卿视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为大理少卿，迁卿。

晋卿自仁宗朝已黄讼臬，时朝廷有疑议，辄下公卿杂议。开封民争鹑杀人，王安石以为盗拒捕斗而死，杀之无罪，晋卿曰：“是斗杀也。”登州妇人谋杀夫，郡守许遵执为按问，安石复主之，晋卿曰：“当死。”事久不决，争论盈庭，终持之不肯变，用是知名。

元丰置大理狱，多内庭所付，晋卿持平考核，无所上下。神宗称其才，每谳狱虽明，若事连贵要、屡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尝被诏按治宁州狱，循故事当入对，晋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受命即行。

诸州请谳大辟，执政恶其多，将劾不应谳者。晋卿曰：“听断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谳而获谴，后不来矣。”议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决。晋卿言：“可疑可矜者许上请，祖宗之制也。四海万

里，必须系以听朝命，恐自今庾死者多于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说，故士大夫间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叶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进士第，知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凡政皆务以利民。时丰稷为谷城令，亦以治绩显，人歌之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

曾布行新法，以为司农属。历永兴、秦凤转运判官，徙陕西，进提点刑狱、转运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领泾原粮道，承受内侍梁同以饷恶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将诛之，王安礼力救，得归故官。

元祐初，加直龙图阁，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苏辙劾康直谄事李宪，免官，究实无状，改知河中府，复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诸将设伏以待，歼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进宝文阁待制、陕西都运使。以疾请知亳州，通浚积潦，民获田数十万亩。召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张载 弟戩 邵雍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傅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以舅

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子寿、焘，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录旧臣后，以为黄陂尉。久之，知龚州。时宜獠区希范既诛，乡人忽传其神降，言“当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龚，珦使诘之，曰：“比过浔，浔守以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惧，乃更致礼。”珦使复投之，顺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汉州。尝宴客开元僧舍，酒方行，人欢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珦安坐不动，顷之遂定。熙宁法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珦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珦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之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奉禄，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甚至。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珦迎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时官小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颢举进士，调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发地得瘗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颢问：“几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几时？”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视之，谓诉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涂失其一，中使云飞

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颢捕而脯之。

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

民税粟多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颢择富而可任者，预使贮粟以待，费大省。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熙宁初，用吕公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颢未尝一语及于功利。居职八九月，数论时政，最后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

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乱。若昉怒，吾自任之。"即亲往启门拊劳，约少休三日复役，众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扬言曰："澶卒之溃，盖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颢闻之，曰："彼方惮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曹村埽决，颢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盍尽遣厢卒见付。”涣以镇印付颢，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求监洛河竹木务，历年不叙伐阅，特迁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经义》，执政不可，命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恶子无生理，专胁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颢捕得一人，使引其类，贯宿恶，分地处之，令以挽縴为业，且察为奸者，自是境无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权焰章震，诸邑竞侈供张悦之，主吏来请，颢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又坐狱逸囚，责监汝州盐税。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喘，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

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日赆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

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史以吏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皆班班可书，附于左。吕大钧、大临见《大防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举进士，为祈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末杀其罪。

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谘访。”乃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赙。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曰：

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之子顾养；育英材，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进士，调阌乡主簿，知金堂县。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劾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遂称病待罪。

出知公安县，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常爱用一卒，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箨，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

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子伯温，别有传。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程氏门人）

○刘绚 李吁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榼，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邪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焞。

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享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焞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焞以笃行。颐既没，焞聚从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焞阖门被害，焞死复苏，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焞，不从则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谏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

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焞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焞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阳，上书言："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焞，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焞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郎兼说书，趣起之，焞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焞上疏曰：

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日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乱，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寻朘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性，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子义而图

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焞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

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祗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放归田里。

疏上，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焞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焞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

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迩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人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

惑。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党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熟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日乃返，谓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

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

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

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同：“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归道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侗往见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道学三

○朱熹 张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中进士第。胡世将、谢克家荐之，除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招松为属，辞。鼎再相，除校书郎，迁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未上，卒。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罢归请祠，监潭州南岳庙。明年，以辅臣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召，以疾辞。

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利病，系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

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

三年，陈俊卿、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执政俱称之，上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讫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诏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

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ＴＸ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

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亵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间，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史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幸而从者，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诏户部免征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

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遂行。

十五年，淮罢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ＳＷ谗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时曾觌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昪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昪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易》、《西铭》不合，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廖，勉强登对。上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

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执拗不通，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始，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投匦进封事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

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暱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

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阛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舂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邪杂进之害。宜讨论前

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

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择之际，常先排摈此等，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烝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此岂治世之事哉？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蕲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

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傅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三州经界，熹乃访事宜，择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诏且需后，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

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讷善，自以学不及熹，乞召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熹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自顷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窃为陛下忧之。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凊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复面辞待制、侍讲，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

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中辍。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咈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阽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茕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慝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浃洽矣。

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惬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

怀容纳。

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其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浸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驲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以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

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国，侂胄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纮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

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胄有姻连，劝侂胄勿为已甚，侂胄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

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张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颖悟夙成，浚爱之，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长师胡宏，宏一见，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栻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

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密阁，时孝宗新即位，浚起谪籍，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因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

浚去位，汤思退用事，遂罢兵讲和。金人乘间纵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无得辄称兵。时浚已没，栻营葬甫毕，即

拜疏言："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异时朝廷虽尝兴缟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疏入，不报。

久之，刘珙荐于上，除知抚州，未上，改严州。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自任，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意栻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无所间杂，则见义必精，守义必固，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明年，召为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时宰方谓敌势衰弱可图，建议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栻见上，上曰："卿知敌国事乎？"栻对曰："不知也。"上曰："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则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读之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辞以讨之，又不能正名以绝之，乃欲卑祠厚礼以求于彼，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异论者犹以为忧，则其浅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窃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而不能不忧也欤。盖必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上为竦听改容。栻复读曰："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始未闻此论也。其后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

会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尽夺州县财赋，远近骚然，士大夫争言其害，栻亦以为言。上曰：“正志谓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栻言，即诏罢之。

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讲《诗葛覃》，进说：“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上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为误国也。”

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栻夜草疏极谏其不可，旦诣朝堂，质责宰相虞允文曰：“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惭愤不堪。栻复奏：“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说前命，中外喧哗，说竟以谪死。

栻在朝未期岁，而召对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部荒残多盗，栻至，简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为效用，日习月按，申严保伍法。谕溪峒酋豪弭怨睦邻，毋相杀掠，于是群蛮帖服。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六十余条，奏革之，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

孝宗闻栻治行，诏特进秩，直宝文阁，因任。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湖北多盗，府县往往纵释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纵贼者，捕斩奸民之舍贼者，令其党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盗皆遁去。郡濒边屯，主将与帅守每不相下，栻以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义，队长有功辄补官，士咸感奋。并淮奸民出塞为盗者，捕得数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

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讨敌，无使疆场之事其曲在我。”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北人叹曰：“南朝有人。”

信阳守刘大辩怙势希赏，广招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栻劾大

辨诈谖，所招流民不满百，而虚增其数十倍，请论其罪，不报。章累上，大辩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职求去，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病且死，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有公辅之望，卒时年四十有八。孝宗闻之，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嘉定间，赐谥曰宣。淳祐初，诏从祀孔子庙。

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自言：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者，所谓可以理夺云尔。

其远小人尤严。为都司日，肩舆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斥异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旧典所遗，亦以义起也。

栻闻道甚早，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讲学之要也。子焯。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朱氏门人）

○黄干 李燔 张洽 陈淳 李方子 黄灏

黄干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瑀，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瑀没，，干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朱熹。干家法严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时大雪，既至而熹它出，干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归。干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熹与干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干。

宁宗即位，熹命干奉表，补将仕郎，铨中，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熹作竹林精舍成，遗干书，有"它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及编《礼书》，独以《丧》、《祭》二编属干，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书授干，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讣闻，干持心丧三年毕，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

时韩侂胄方谋用兵，吴猎帅湖北，将赴镇，访以兵事。干曰："闻议者谓今天下欲为大举深入之谋，果尔，必败。此何时而可进取哉？"猎雅敬干名德，辟为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遣，事有未当，必输忠款力争。

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怿、知抚州高商老辟为临川令，岁旱，劝粜捕蝗极其力。改知新淦县，吏民习知临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举常平郡太守荐，擢监尚书六部门，未上，改差通判安丰军。淮西帅司檄干鞫和州狱，狱故以疑未决，干释囚桎梏饮食之，委曲审问无所得。一夜，梦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诘之曰："汝杀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惊服，果于废井得尸。

寻知汉阳军。值岁饥，籴客米、发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军之粟而禁其籴，干报以乞候干罢然后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籴于制司。荒政具举。旁郡饥民辐凑，惠抚均一，春暖愿归者给之粮，不愿者结庐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养。其在汉阳，即郡治

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观。

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人十日而罢。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干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俱受命毕，乃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城成，会上元日张灯，士民扶老携幼，往来不绝。有老妪百岁，二子舆之，诸孙从，至府致谢。干礼之，命具酒炙，且劳以金帛。妪曰："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岁大旱，干祈辄雨，或未出，晨兴登郡阁，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继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舒人德之，相谓曰："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制置李珏辟为参议官，再辞不受。既而朝命与徐侨两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议，干即日解印趋制府。和州人日望其来，曰："是尝檄至吾郡鞫死囚、感梦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

先是，干移书珏曰："丞相诛韩之后，惩意外之变，专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议。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继然逐去之，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平居无事，纪纲紊乱，不过州县之间，百姓受祸。至于军政不修，边备废弛，皆此曹为之，若今大敌在境，更不改图，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计，莫若用两淮之人，食两淮之粟，守两淮之地。然其策当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则为之立堡砦，蓄马、制军器以资其用，不过累月，军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闻金人迁汴，莫不狼顾胁息，有弃田庐、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间勇悍者。且将伺变窃发。向日胡海、张军之变，为害甚于金，今若不早为之图，则两淮日见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珏往惟扬视师，与偕行，干言："敌既退，当思所以赏功罚罪者。崔惟扬能于清平山豫立义砦，断金人右臂，方仪真能措置捍

御，不使军民仓皇奔轶，此二人者当荐之。泗上之败，刘倬可斩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窜，追而治之，然后具奏可也。”其时幕府书馆皆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谋画，多为毁抹疏驳。将帅偏，人心不附，所向无功。流移满道，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干知不足与共事，归自惟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阁谢客，宴乐不与。乃复告珏曰：

浮光敌退已两月，安丰已一月，盱眙亦将两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边备之弛，又甚于前，日复一日，恬不知惧，恐其祸又不止今春矣。

向者轻信人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安丰、浮光之事大率类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责，出宿于外，大戒于国，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谏。”日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条画，以为后图。今归已五日矣，但闻请总领、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用妓乐，又闻总领、运使请宴赏亦然，又闻宴僚属亦然。邦人诸军闻之，岂不痛愤。且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管弦之啁啾，岂不思老幼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视饮馔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冻馁。敌国深侵，宇内骚动，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

今浮光之报又至矣，金欲以十六县之众，四月攻浮光，侵五关，且以一县五千人为率，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以万人刈吾麦，以五万人攻吾关。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岂能当万人之众哉？则关之不可守决矣。五关失守，则蕲、黄决不可保；蕲、黄不保，则江南危。尚书闻此亦已数日，乃不闻有所施行，何耶？

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诋排之。厥后光、黄、蕲继失，果如其言。遂力辞去，请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庆，不就，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相与盘旋玉渊、三峡间，俯仰其师旧迹，讲《乾》、《坤》二卦于白鹿书院，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未几，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

初，干入荆湖幕府，奔走诸关，与江、淮豪杰游，而豪杰往往愿依干。及倅安丰、武定，诸将皆归心焉。后倅建康，守汉阳，声闻益著。

诸豪又深知干倜傥有谋，及来安庆，且兼制幕，长淮军民之心，翕然相向。此声既出，在位者益忌，且虑干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挤之。

干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郎。既没后数年，以门人请谥，又特赠朝奉郎，与一子下州文学，谥文肃。有《经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绍熙元年进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禀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

改襄阳府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没，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它郡无与比。

除大理司直，辞，寻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帅李珏、漕使王补之交荐之。会洞寇作乱，帅、漕议平之，而各持其说。燔徐曰："寇非吾民耶？岂必皆恶。然其如是，诚以吾有司贪刻者激之，及将校之邀功者逼城之耳。反是而行之，则皆民矣。"帅、漕曰："干办议是。谁可行者？"燔请自往，乃驻兵万安，会近洞诸巡尉，察隅保之尤无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险，驰辩士谕贼逆顺祸福，寇皆帖服。

洪州地下，异时赣江涨而堤坏，久雨辄涝，燔白于帅、漕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价日损，乃视民税产物力，各藏会子若干，官为封识，不时点阅，人爱重之则价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讠寿张，持空券益不售。燔与国子学录李诚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札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弃物也。诚能节用，先谷粟之实务，而不取必于楮币，则楮币为实用矣。"札入，漕司即弛禁，诣燔谢。燔又念社仓之

置，仅贷有田之家，而力田之农不得沾惠，遂倡议裒谷创社仓，以贷佃人。

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辞，不许。真德秀为长沙帅，一府之事咸咨燔。不数月，辞归。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皆辞，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燔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弃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

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干，当今海内一人而已。"帝问今安在，心传对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诚能强起之，以置讲筵，其裨圣学岂浅浅哉。"帝然其言，终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称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赠直华文阁，谥文定，补其子举下州文学。

燔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又尝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体。夫子无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骄奢，不至居移气、养移体。"因诵古语曰："分之所在，一毫跻攀不上，善处者退一步耳。"故燔处贫贱患难若平素，不为动，被服布素，虽贵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历官不过七考。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曰"黄、李。"孙镳，登进士第。

张洽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人。父绂，第进士。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熹嘉其笃志，谓黄干曰："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

时行社仓法，洽请于县，贷常平米三百石，建仓里中，六年而归其本于官，乡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经界不正，弊日甚，洽请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于是令民自实其土地疆界产业之数投于匮，乃筹核而次第之，吏奸无所匿。其后十余年，讼者犹援以为证云。

改袁州司理参军。有大囚，讯之则服，寻复变异，且力能动摇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系者甚众。洽以白提点刑狱，杀之。有盗黠甚，辞

不能折。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祗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盗闻之，自伏。民有杀人，贿其子焚之，居数年，事败，洽治其狱无状，忧之，且白郡委官体访。俄梦有人拜于庭，示以伤痕在胁。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郡守以仓禀虚，籍仓吏二十余家，命洽鞫之，洽廉知为都吏所卖。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尝干于仓不获，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锐未可婴，姑系之，而密令计仓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余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数岁之中所入，已丰于昔，由是观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无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过乃可免。”守悟，为罢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知永新县。一日谒告，闻狱中榜笞声，盖狱吏受赇，乘间讯囚使诬服也。洽大怒，亟执付狱，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酃寇作乱，与县接壤，民大恐。洽单车以往，邑佐、寓士交谏，弗听。至则寇未尝至，乃延见隅官，访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结约土豪，得其欢心。未几，南安舒寇将犯境，闻有备，乃去。

以江东提举常平荐，通判池州。狱有张德修者，误□就人以死，狱吏诬以故杀，洽讯而疑之，请再鞫，守不听。会提点常平袁甫至，时方大旱，祷不应，洽言于甫曰：“汉、晋以来，滥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载于方册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为阅款状于狱，德修遂从徒罪。复白郡请蠲征税，宽催科，以召和气，守为宽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洽数以病请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观，以庆寿恩赐绯衣、银鱼。

时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至则选好学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复之。学兴，即谢病去。

端平初，大臣多荐洽，召赴都堂审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度正、叶味道在经幄，帝数问张洽何时可到，将以说书待洽，洽固辞，遂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

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斋。平居不异常人，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居闲不言朝廷事，或因灾异变故，辄颦蹙不乐，及闻一君

子进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则喜见颜色。所交皆名士，如吕祖俭、黄干、赵崇宪、蔡渊、吴必大、辅广、李道传、李燔、叶味道、李闳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赵汝谠、陈贵谊、杜孝严、度正、张嗣古，皆敬慕之。卒后一日，有旨除直宝章阁。所著书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文集。

子□路、柽，赐同进士出身。

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且曰："此非圣贤事业也。"因授以《近思录》，淳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焉。

及朱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熹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淳闻而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

淳追思师训，前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故其言太极曰：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自其冲漠无朕，而天地万物皆由是出，及天地万物既由是出，又复冲漠无朕，此浑沦无极之妙用也。圣人一心浑沦太极之全体，而酬酢万变，无非太极流行之用。学问工夫，须从万事万物中贯过，凑成一浑沦大本，又于浑沦大本中散为万事万物，使无少窒碍，然后实体得浑沦至极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无表里、动静、隐显、精粗之间，惟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当其名。若一处有病痛，一事有欠阙，一念有间断，则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顽痹不仁矣。"

其语学者曰："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

万目，是多少功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彻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已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几，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镆鏌，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夫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此语又中学者膏肓，而示以标的也。

淳性孝，母疾亟，号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丧无归者。居乡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无闻焉。然名播天下，世虽不用，而忧时论事，感慨动人，郡守以下皆礼重之，时造其庐而请焉。

嘉定九年，待试中都，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率僚属延讲郡庠。淳叹陆、张、王，学问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遂发明吾道之体统，师友之渊源，用功之节目，读书之次序，为四章以示学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书，门人录其语，号《筠谷濑口金山所闻》。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谓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刺就谒。

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州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则辨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

方子既归，学者毕集，危坐竟日，未始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虽奴隶亦不加诟詈，然常严惮之。尝语人曰：“吾于问学虽未能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其亡也，天子闵之，与一子恩泽。

黄灏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

学，擢进士第。教授隆兴府，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馑，行振给有方。王蔺、刘颖荐于朝，除登闻鼓院。光宗即位，迁太常寺簿，论今礼教废阙，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闶等书参订行之。

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举本路常平。秀州海盐民伐桑柘，毁屋庐，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县方督促捕欠，颢见之蹙然。时有旨倚阁夏税，遂奏乞并阁秋苗，不俟报行之。言者罪其专，移居筠州，已而寝谪命，止削两秩，而从其蠲阁之请。

灏既归里，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起知信州，改广西转运判官，移广东提点刑狱，告老不赴。卒。

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朱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聂崇义 邢昺 孙奭 王昭素 孔维 孔宜 崔颂子□卢 尹拙 田敏辛文悦 李觉 崔颐正 弟偓佺 李之才

聂崇义，河南洛阳人。少举《三礼》，善《礼》学，通经旨。汉乾祐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周显德中，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年代浸久，无所规式，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四年，崇义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

五年，将禘于太庙，言事者以宗庙无祧室，不当行禘祫之礼。崇义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后以五年为禘。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案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二也。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庙与未备。其证三也。"终从崇义之议。

未几，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浸历年祀，宁免差违。聂崇义典事国庠，服膺儒业，讨寻故实，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崇义宜量与酬奖。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五月，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缯帛以奖之。拙多所驳正，崇义复引经以释之，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俾之裁定。仪上奏曰："伏以圣人制礼，垂之无穷，儒者据经，所传或异，年祀浸远，图绘缺然。踳驳弥深，丹青靡据。聂崇义研求师说，耽味礼经，较于旧图，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闻。尹拙驳议及聂崇义答义各四卷，臣再加详阅，随而裁置，率用增损，列于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以闻。"诏颁行之。

拙、崇义复陈祭玉鼎釜异同之说，诏下中书省集议。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曰：

按聂崇义称：祭天苍璧九寸圆好，祭地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并长九寸。自言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职及阮谌、郑玄旧图，载其制度。

臣等按：《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彖琮八寸”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之文，即无苍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尔雅》“肉倍好”之说，此即是注“璧羡度”之文，又非苍璧之制。又详郑玄自注《周礼》，不载尺寸，岂复别作画图，违经立异？

《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不言名位。厥后有梁正者，集前代图记更加详议，题《三礼图》曰：“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綦册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删为二卷，其阮士信即谌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谌之纰谬。兼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应在今《礼图》之内，亦无改祭玉之说。

臣等参详自周公制礼之后，叔孙通重定以来，礼有纬书，汉代诸儒颇多著述，讨寻祭玉，并无尺寸之说。魏、晋之后，郑玄、王肃之学各有生徒，《三礼》、《六经》无不论说，检其书，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参验画图本书，周公所说正经不言尺寸，设使后人谬为之说，安得便入周图？知崇义等以诸侯入朝献天子夫人之琮璧以为祭玉，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言，强为尺寸，古今大礼，顺非改非，于理未通。

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长尺二寸，以法十二时；祭地之琮长十寸，以效地之数。”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圆外曰璧，圆中方外曰琮。”崇义非之，以为灵恩非周公之才，无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补六玉阙文，尤不合礼。

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不为斐然。臣等以灵恩所撰之书，聿稽古训，祭玉以十二为数者，盖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园丘之笾豆十二列，天子以镇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长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庙。若人君亲行之郊祭，登坛酌献，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献九寸之璧，不及礼宗庙祼圭之数，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则灵恩议论，理未

为失，所以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依旧制。周显德中，田敏等妄作穿凿，辄有更改。自唐贞观之后，凡三次大修五礼，并因隋朝典故，或节奏繁简之间稍有厘革，亦无改祭玉之说。伏望依《白虎通》、《义宗》、唐礼之制，以为定式。

又尹拙依旧图画釜，聂崇义去釜画镬。臣等参详旧图，皆有釜无镬。按《易·说卦》云“坤为釜”，《诗》云“惟锜及釜”，又云“溉之釜鬲”，《春秋传》云“锜釜之器”，《礼记》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为用，其来尚矣，故入于《礼图》。今崇义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镬，供鼎镬，又以《仪礼》有羊镬、豕镬之文，乃云画釜不如画镬。今诸经皆载釜之用，诚不可去。又《周》、《仪礼》皆有镬之文，请两图之。又若观诸家祭祀之画，今代见行之礼，于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视鼎镬。伏请图镬于鼎下。

诏从之。未几，崇义卒，《三礼图》遂行于世，并画于国子监讲堂之壁。

崇义为学官，兼掌礼，仅二十年，世推其该博。郭忠恕尝以其姓嘲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对曰：“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盖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惭，人许其机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戏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昺以是监处楚、泰间，泰僻左而楚会要，盐食为急，请改隶楚州，从之。明年，召为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就转国子博士。代还，赐绯，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中，迁水部员外郎，改司勋。端拱初，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

真宗即位，改司勋郎中，俄知审刑院，以昺儒者不达刑章，命刘元吉同领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陈夙侍讲讽，迁右谏议大夫。咸平初，改国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牷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勋。俄

为淮南、两浙巡抚使。初置讲读之职，即于便坐令昺讲《左氏春秋》，侍读预焉。五年讲毕，宴近臣于崇政殿，赐昺袭衣、金带，加器币，仍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学士如故。知审官院陈恕丁内艰，以昺权知院事。

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尝举进士，愿沾赠典。"特赠大理评事。是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上又访以学馆故事，有未振举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书所裁余纸，鬻以供监中杂用，昺请归之三司，以裨国用。自是监学公费不给，讲官亦厌其寥落。上方兴起道术，又令昺与张雍、杜镐、孙奭举经术该博、德行端良者，以广学员。三年，加刑部侍郎。

昺居近职，常多召对，一日从容与上语及宫邸旧僚，叹其沦丧殆尽，唯昺独存。翌日，赐白金千两，且诏其妻至宫庭，赐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艰于趋步上前，自陈曹州故乡，愿给假一年归视田里，俟明年郊祀还朝。上命坐，慰劳之，因谓曰："便可权本州，何须假耶？"昺又言杨砺、夏侯峤同为府僚，二臣没皆赠尚书。上悯之，翌日，谓宰相曰："此可见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书、知曹州、职如故。

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设会于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东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请车驾经由本州，仍令济阴令王范部送父老诣阙，优诏答之。俄召还。车驾进发，命判留司御史台。礼毕，进位礼部尚书。

上勤政悯农，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以昺素习田事，多委曲访之。初，田家察阴晴丰凶，皆有状候，老农之相传者率有验，昺多采其说为对。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为甚，盖田无畎浍，悉不可救，所损必尽。《传》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此之谓也。"

三年，被病请告，诏太医诊视。六月，上亲临问疾，赐名药一奁、白金器千两、缯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礼，特

有加于昺与郭贽者，以恩旧故也。未几，有旨命中书召其子太常博士知东明县仲宝、国子博士知信阳军若思还侍疾。逾月卒，年七十九，则左仆射，三子并进秩。

初，雍熙中，昺撰《礼选》二十卷献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观之甚悦，因问卫绍钦曰："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绍钦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益喜。上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选赞》赐之。昺言："家无遗稿，愿得副本。"上许之。缮录未毕而昺卒，亟诏写二本，一本赐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上尝问："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纠，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归齐相桓公。岂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节，为臣之道当若是乎？又郑注《礼记·世子篇》云：'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朕以为本经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劳，有玄圭之赐，而享国永年。若文王能忧人之心，不自暇逸，纵无感应，岂至亏损寿命耶？"各随其事理以对。

先是，咸平中，王钦若知贡举，有告其受举人贿赂者，下御史台鞫得状，钦若自诉，诏昺与边肃、毋宾古、阎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钦若，而洪湛抵罪，钦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宠顾，钦若与有功焉。

仲宝贪猥不才，举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钦若在中书，用为三司判官，后至祠部郎中，坐赃黜官，卒。若思终于驾部郎中。

孙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与诸生师里中王彻，彻死，有从奭问经者，奭为解析微指，人人惊服，于是门人数百皆从奭。后徙居须城。

《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上书愿试讲说，迁大理评事，为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召奭讲《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贤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赐五品服。真宗以为诸王府侍读。会诏百官转对，奭上十事。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寺，累迁工部郎中，擢龙图阁待制。

奭以经术进，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

得天书于左承天门，帝将奉迎，召宰相对崇政殿西庑。王旦等曰：“天贶符命，实盛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召问奭，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既奉迎天书，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筑玉清昭应宫。是岁，天书复降泰山，帝以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

四年，又将祀汾阴，是时大旱，京师近郡谷踊贵，奭上疏谏曰：“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毕东封，更议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昔汉武帝将封禅，故先封中岳，祠汾阴，始巡幸郡县，遂有事于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复欲幸汾阴，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泽，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祠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遂徙汾阴后土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远祀汾阴，其不可三也。西汉都雍，去汾阴至近。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之虚名，其不可四也。河东，唐王业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祠后土。圣朝之兴，事与唐异，而陛下无故欲祀汾阴，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惧，故诗人美其中兴，以为贤主。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盘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计？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启蛰，八月收声，育养万物，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此天意丁宁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几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为此者，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尔。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宠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国屯，兵交关下，亡乱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义，稔致祸败。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切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为可取，愿少赐清问，以毕臣说。”

帝遣内侍皇甫继明就问，又上疏曰：

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弗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夺攘之盗公行，外国治兵，不远边境，使者虽至，宁可保其心乎？昔陈胜起于徭戍，黄巢出于凶饥，隋炀帝勤远略而唐高祖兴于晋阳，晋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中国。陛下俯从

奸佞，远弃京师，涉仍岁荐饥之墟，修违经久废之祠，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英雄将无窥伺于肘腋，外敌将无观衅于边陲乎？

先帝尝议封禅，寅畏天种，寻诏停寝。今奸臣乃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先帝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群臣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者，反务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继迁，曾不思主辱臣死为可戒，诬下罔上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便谓成大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闻专事笾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愚臣非敢妄议，惟陛下终赐裁择。

后天下数有灾变，又言："古者五载巡守，有国之事尔，非必有紫气黄云，然后登封，嘉禾异草，然后省方也。今野雕山鹿，郡国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贺，退而腹非窃笑者比比皆是。孰谓上天为可罔，下民为可愚，后世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损不细，惟陛下深鉴其妄。"

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曹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己之言，觉寤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寤，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为"封泰山，祠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妙、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爽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久之，以父老请归田里，不许，以知密州。居二年，迁左谏议大夫，罢待制。还，纠察在京刑狱。是时初置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天下设斋醮张燕，费甚广。爽又请裁省浮用，不报。复出知河阳，又求解官就养，迁给事中，徙垧州。

天禧中，朱能献《乾祐天书》。复上疏曰：

朱能者，奸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膊，上自朝廷，下及闾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无敢言者。

昔汉文成将军以帛书饭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书，杀视得书，天子识其手迹。又有五利将军妄言，方多不仇，二人皆坐诛。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者，以方术暴得宠用，一旦发其奸，诛于郑州。汉武可谓雄材，先帝可谓英断。唐明皇得《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为，明皇不能显戮，怵于邪说，自谓德实动天，神必福我。夫老君，圣人也。傥实降语，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乱离，乘舆播越，两都荡覆，四海沸腾，岂天下太平乎？明皇虽况得归阙，复为李辅国劫迁，卒以忧终，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祸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骄亢成性，谓人莫己若，谓谏不足听＃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导谀之说，内惑宠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过崇妖妄。今收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既惑左道，既紊政经，民心用离，变起仓卒。当是之时，老君宁肯御兵，宝符安能排蒲邪？今朱能所为，或类于此，愿陛下思汉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断，鉴明皇之踪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未几，能果败。奭又尝请减修寺度僧，帝虽未用其言，尝令向敏中谕令陈时政访失奭以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为言，颇施行焉。

仁宗即位，宰相请择名儒以经术侍讲读，乃召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机子监，修《真宗实录》。丁父忧，起复，兼判太常寺及礼院，三迁兵部侍郎、龙霞阁学士。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覆规讽。仁宗意或不在书，昺则拱默以酃，帝为竦然改听。尝画《无逸图》上之，帝施于讲读阁。时章宪明肃皇后每五收一御殿，与帝同听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机。"奏留中不报。然帝与皇太后尤爱重之，每进见，未尝不加礼。

三请致仕。召对承明殿，敦谕之，以年逾七十固请，泣下，帝亦恻然，诏与冯知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以不得请，求近郡，优拜工部尚书，复知兖州。诏须宴而后行，又留数月，特宴太清楼，近臣皆预，帝作飞白大字以赐二府，而小字赐诸学生，独奭与晁迥兼赐大小字。诏群臣即席赋诗，太后又别出禁中卒器劝酒。翌日，奭入谢，又命讲《老子》，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隅瑞圣园，又赐诗，诏近臣皆赋。以恭谢恩改礼部尚书，既而累表乞归，以太子速傅致仕。

疾甚，徙正寝，屏婢妾，谓子瑜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卒。奏至，帝谓张士逊曰："朕方欲召奭还，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罢朝一日，赠左仆射，谥曰宣。

奭性方重，事亲笃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颡。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尝奉诏与邢昺、杜镐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释文，考正《尚书》、《论语》、《孝经》、《尔雅》谬误及律音义。

初，圜丘无外壝，五郊从祀不设席，尊不施冪；七祠时飨饮福用一尊，不设数登，升歌不以《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从；飨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诸臣当谥者，或既葬乃请。奭吭援古奏正，遂著于礼。又请冬至罢祀五帝，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议，不合而止。

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弟肃及李恽皆常师事焉。乡人争讼，不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

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未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

开宝中，穆荐之朝，诏召赴阙，见于便殿，时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问曰："何以不求仕进，致相见之晚？"对曰："臣草野蠢愚，无以裨圣化。"赐坐，令讲《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观之，至"飞龙在天"，上曰："此书岂可令常人见？"昭素对曰："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访以民间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上嘉之。以衰老求归乡里，拜国子博士致仕，赐茶药及钱二十万，留月余，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

昭素颇有人伦鉴。初，李穆兄弟从昭素学《易》，常谓穆曰："子所谓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语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庙。"后果参知政事。

昭素每市物，随所言而还直，未尝论高下。县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积门中，夜有盗者抉门将入，

昭素觉之，即自门中潜掷椽于外，盗者惭而去，由是里中无盗。家有一驴，人多来假，将出，先问僮奴曰：“外无假驴者乎？”对云“无”，然后出。其为纯质若此。

子仁著，亦有隐德。

孔维，字为则，开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经》及第，解褐东明、鄢陵二主簿。开宝中，礼部再奏为考试官，调滁州军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知河南县，通判滑、梓二州。太平兴国中，就拜国子《周易》博士，代还，迁《礼记》博士。七年，使高丽，王治问礼于维，维对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称之曰：“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九年，判国学事。雍熙初，迁主客员外郎。三年，擢为国子司业，赐金紫。

会将有事于籍田，维起《周礼》至于《唐书》，凡沿革制度并录之以献，观者称其博。又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直史馆乐史驳之曰：

《管子》云：“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以其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屈身以化下者，邦国之重务也。《吴都赋》曰：“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则蚕之有原，其来旧矣。今孔维请禁原蚕以利国马，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涉远驰驱，亏其秣饲，失于善视，遂至玄黄，致毙之由，鲜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蚕事，甚无谓也。唐朝畜马，具存监牧之制，详观本书，亦无禁蚕之文。况近降明诏，来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则劝农之典方行，而禁蚕之制又下，事相违戾，恐非所长。

臣尝历职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窭者多，春蚕所成，止充赋调之备，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今若禁其后图，必有因缘为弊，滋彰挠乱，民岂皇宁。涣汗丝纶，所宜重慎。

上览之，遂寝晚蚕之禁。维复抗疏曰：

按《周礼·夏官·司马》职禁原蚕者，为伤马也。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故禁再蚕以益马也。又郭璞云：“重蚕为原，今晚蚕也。”臣少亲耕桑之务，长历州县之职，物之利害，尽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

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止伤及于马，而桑亦损矣。臣自县历官，路见坰野之地官马多死，若非明援典据，助其畜牧，安敢妄有举陈哉。

按《本草》注："以僵蚕涂马齿，则不能食草。"物类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马祖，季春享先蚕，皆谓天驷房星也，为马祈福，谓之马祖，为蚕祈福，谓之先蚕，是蚕与马同其类尔。蚕重则马损，气感之而然也。臣谓依《周礼》禁原蚕为当。

上虽不用维言，而嘉其援引经据，以章付史馆。籍田毕，拜国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

维通经术。准旧制，举《九经》，一上不中第即改科。开宝中，维论其事非便，诏礼部自今《九经》同诸科许再赴举。

太宗尹京日，维为属邑吏，颇以经术受知。即位后，维始升郎署。自以通经，求为司业，即以授之。使外国者皆假服紫，维自高丽还，会东使至，维自耻衣绯，因求见上，诡言："高丽使问臣获何罪降服，臣无以对。"因泣下。上怜之，即赐以金紫。及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亲戚故旧有书信来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晋朝任祭酒，仍兼侍郎。愿循前例，兼领是官，庶获美称。"上从之。然缙绅恶其儒者躁求，无退让之风。

尝建议乞广太学，上以侵坏民舍不许。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板行用，功未及毕，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初，维私用印书钱三十余万，为掌事黄门所发，维忧惧，遽以家财赏之，疾遂亟，上赦而不问。维将终，召其婿郑革口授遗表，以《五经疏》未毕为恨。

景德四年，录其孙禹圭同学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孙。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谦，字子慎。谦生鲋，字子鱼，以弟子腾为嗣。腾字子襄，值秦难，藏其家书于屋壁。腾生正，字季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延年生霸，字次孺，汉昭帝时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经。元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长平，好学有才，为尚书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

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谥夫子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为太尉，三以疾辞，得还，莽败，失国。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谥元成。志生损，袭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损为褒亭侯。损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无子，以弟子羡袭爵。

羡仕魏为议郎，黄初二年，封宗圣侯、邑百户。羡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圣亭侯，邑二百户，历太常、黄门侍郎。震生嶷。嶷生抚，举孝廉，辟太尉掾，历豫章太守。抚生懿。懿生鲜，有度量，好学，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袭封奉圣侯。鲜生乘，博学有才艺，后魏孝文延兴初举孝廉三年，封乘为崇圣大夫，复十户，以供洒扫。乘生灵珍，袭爵，历秘书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圣侯，邑百户。灵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以渠袭爵，邑百户。

渠生长孙，隋文帝复封长孙为邹国公。长孙生嗣哲，应制举，历泾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邑百户。嗣哲生德伦，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封褒圣侯，邑百户，朝会位同三品，复其子孙。则天天授二年，赐德伦玺书、衣服。德化生崇基，袭侯，中宗神龙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开元中，历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褒圣侯禘之为袭文宣公，兼兖州长史。璲之生萱，袭封，历兖州泗水令。萱生齐卿，德宗建中三年，诏以齐卿为兖州司马，陷于东平，卒。至宪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师道，其子惟晊归鲁，诏以惟晊为兖州参军，奉夫子祀，复五十户，以供洒扫。惟晊生策，会昌元年，历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岁给封户绢百匹，充春秋奉祀。自璲之至策，五世并袭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举进士甲科，历兖州观察判官，至刑部员外郎。振生昭俭，历衮州司马、曲阜令。自策至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昭俭生光嗣，哀帝天祐中，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及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

仁玉四子，长曰宜，举进士不第，乾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历黄州军事推官，迁司农寺丞，掌星子镇市征。宜上言："星子当江湖之会，商贾所集，请建为军。"诏以为县，就命宜知县

事，后以为南康军。

宜代还，献文赋数十篇，太宗览而嘉之，召见，问以孔子世嗣，因下诏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砥砺廉隅，亟历官联，洽闻政绩，圣人之后，世德不衰，俾登朝伦，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复其家。"未几，通判密州。太平兴国八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宜贡方物为谢，诏褒之，迁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受诏督军粮，涉拒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赐白金、束帛及太宗御书印《九经》。咸平三年，诏本道转运使、本州长吏待以宾礼，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宪，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曰冕，应城主簿。次曰勖，雍熙中进士及第。

延世子圣祐，景德初，始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特听圣祐衣绿陪位，缀京官班后。及还至兖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谒孔子庙，行酌献之礼，孔氏宗属并令倍位。又幸孔林，观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从臣观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擢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其近属进士谓同《三传》出身，习进士延祐、习学究延渥、延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匹，以充奉祠庙。时勖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改太常博士，赐绯，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二年三月，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九经》书疏、《三史》藏于庙，令本州选儒生讲说。圣祐后改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勖为司封郎中。延鲁，大中祥符五年复举进士及第，后改名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自有传。

崔颂，字敦美，河南偃师人。父协，后唐门下侍郎、平章事。颂幼丧母，为外祖母所鞠养。以荫补河南府巡官，历开封主簿、邓州录事参军，以疾去官。未几，诣阙上书言事，宰相桑维翰览而奇之，擢为左拾遗，选右补阙。

汉初，加朝散阶，副右散骑常侍张煦册钱俶为吴越王。梁末，协尝使两浙，至是，越人美之，赠贿甚厚。及还，值周祖入京师，为军士剽夺悉尽。世宗镇澶渊，择僚佐，颂与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选，以颂为观察判官，赠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员外郎、充判官，以断狱误失罢职，守本官。即位，拜驾部郎中，迁吏部，复副尹日就使两浙。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颂使兖州，颇增旧额。恭帝嗣位，改左谏议大夫。

宋初，判国子监。会重修国学及武成王庙，命颂总领其事。建隆三年夏，始会生徒讲说，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赐之。每临幸国学，召颂与语。因及经义，颂应答无滞。及郊祀，以颂摄太仆，升车执绥，上问以一时典礼，颂占对闲雅，上甚重之。未几，坐请托有司为所亲求便官，出为保大军行军司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

颂好诙谐，善笔札，受命书世宗谥册文，当时称其遒丽。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尝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

子晓，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卢字文炳，雍熙二年进士，淹雅有士行，累为屯田员外郎、开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时戚维为曹国公元俨府翊善，上谓宰相曰："元俨年少，尤资赞导，维迂懦循默，不能规戒，闻崔□卢性纯谨，以之代维，庶有裨益。"因召对，迁都官员外郎，充记室参军，赐金紫。迁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转太常少卿、将作监，卒。

尹拙，颍州汝阴人。梁贞明五年举《三史》，调补下邑主簿，摄本镇馆驿巡官。后唐长兴中，召为著作佐郎、直史馆，迁左拾遗，依前直史馆，加朝散大夫。应顺初，出为宣武军掌书记、检校虞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检校虞部郎中、忠武军掌书记。

晋天福四年，入为右补阙。明年，转侍御史。会诏拙与张昭、吕琦等同修《唐史》，改仓部员外郎，赐金紫。八年，迁左司员外郎。契丹入寇，赵延寿镇常山。以拙为掌书记。汉初，召为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

周广顺初，迁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学士。奉使荆南还，改兵部郎中。显德初，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礼院事，与张昭同修唐应顺、清泰及周《祖实录》，又与昭及田敏同详定《经典释文》。丁忧，免。宋初，改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判太府寺，迁秘书监、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

拙性纯谨，博通经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学士为文祭白马祠，学士不知所出，遂访于拙，拙历举郡国祠白马者以十数，当时伏其该博。开宝四年卒，年八十一。

子季通，至国子博士。

田敏，淄州邹平人。少通《春秋》之学。梁贞明中登科，调补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为国子四门博士。后唐天成初，改《尚书》博士，赐绯。满岁，为国子博士。上言请四郊置斋宫，不报。秩满，转屯田员外郎，以详明典礼兼太常博士。建议请依《春秋》每岁藏冰荐宗庙，颁公卿，如古礼。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博士段颙、路航、李居浣、陈观等删定唐郑余庆《书仪》，又诏与马镐等同校《九经》。改户部员外郎，赐金紫。清泰初，迁国子司业。

晋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检校工部尚书，俄兼户部侍郎。开运初，迁兵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议者以敏止可任学官，宰相桑维翰闻之，即改授检校右仆射，复为祭酒。汉乾祐中，拜尚书右丞，判国子监。

周广顺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将岁赂钱十万贯，止其侵剽，契丹不许。周祖将亲郊，命权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加司空。显德五年，上章请老，赐诏曰："卿详明礼乐，博涉典坟，为儒学之宗师，乃荐绅之仪表。朕方资旧德，以访话言，遽览封章，愿致官政。引年之制难著旧文，尊贤之心方深虚伫，所请宜不允。"迁工部尚书。俄再上表愿归故乡，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归淄州别墅。恭帝即位，加少傅。开宝四年，卒，年九十二。

敏解官归乡，有良田数十顷，多酿美酒待宾客。体强少疾，徒步往来闾巷间，不以杖。每日亲授诸子经。自作父墓碑，辞甚质。敏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从诲谢曰："祭酒所遗经书，仆但能识《孝经》耳。"敏曰："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时从

诲兵败于郢，故敏以此讽之，从诲大惭。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悦者，不知何许人。以《五经》教授，太祖幼时从其肄业。周显德中，太祖历禁卫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文悦久不获接见，一日，梦邀车驾请见，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梦其来谒，因令左右寻访，文悦果自至，太祖异之。及登位，召见，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开宝三年，出知房州。时周郑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悦长者，故命焉。文悦后累迁至员外郎。

又有张遁、张文旦者，尝与太宗同学校，太平兴国中，诣阙自言，各起家为主簿。

李觉，字仲明，本京兆长安人。曾祖鼎，唐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唐末避乱，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旷荡，嗜酒，喜吟诗，善琴奕，画山水尤工，人多传秘其迹。周枢密使王朴将荐其能，会朴卒，郁郁不得志。乾德中，司农卿卫融知陈州，闻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饮为事，醉死于客舍。

子觉，太平兴国五年举《九经》，起家将作监丞、通判建州，秩将满，州人借留，有诏褒之，就迁左赞善大夫、知泗州，转秘书丞。太宗以孔颖达《五经正义》刊板诏孔维与觉等校定。王师征燕、蓟，命觉部京东诸州刍粮赴幽州。维荐觉有学，迁《礼记》博士，赐绯鱼。

雍熙三年，与右补阙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谓曰：“此土山川之险，中朝人乍历之，岂不倦乎？”觉曰：“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还，久之，迁国子博士。

端拱元年春，初令学官讲说，觉首预焉。太宗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龙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令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

俄献时务策，上颇嘉奖。是冬，以本官直史馆。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觉但能通经，不当辄居史职。”觉仿韩愈《毛颖传》作《竹颖传》以献，太宗嘉之，故寝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二年，详校《春秋正义》成，改水部员外郎、判国子监。四年，迁司门员外郎，被病。假满，诏不绝奉，卒。

觉累上书言时务，述养马、漕运、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详备，令送史馆，语见本志。觉性强毅而聪敏，尝与秘阁校理吴淑等同考试开封府秋赋举人，语及算雉兔首足法，觉曰：“此颇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简。淑意其宿制，即试以别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叹伏。

子宥，大中祥符五年进士，为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崔颐正，开封封丘人。与弟偓佺并举进士，明经术。颐正雍熙中为高密尉，秩满，国子祭酒孔维荐之，以为国学直讲，迁殿中丞。太宗召见，令说《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判监李至上言：“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谬。”从之。

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翌日，召颐正于苑中，说《尚书·大禹谟》，赐以牙绯。自是日令赴御书院待对，说《尚书》至十卷。颐正年老步趋艰蹇，表求致仕，上命坐，问恤甚至，赐器币，听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讲，改国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偓佺，淳化中历福州连江尉，判国子监李至奏为直讲，引对便坐，太宗顾谓曰：“李觉尝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点。尔知否？”偓牷曰：“昔秦时程邈撰隶书，训如仆隶之易使也。今字与古或异。臣闻刀用为角音榷

，两点为ＴＺ。音鹿

，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

咸平二年，真宗幸国学，召偓佺说《尚书》，即特赐绯。景德后，

令讲《道德经》，日于崇文院候对。终篇，赐以白金缯彩。三年，卒，年七十九。尝撰《帝王手鉴》十卷，并注曹唐《大游仙诗》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赐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修，修性庄严寡合，虽之才亦频在诃怒中，之才事之益谨，卒能受《易》。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易》，其专授受者惟之才尔。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权共城令。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之外，未有迹也。"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于是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其后雍卒以《易》名世。

之才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图荣进。"石延年独曰："时不足以容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节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顷之，雍谪安陆，之才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送之人无一来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友人尹洙以书荐于中书舍人叶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无仕进意，人罕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恨其贫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延年复书曰："今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谒贵仕，凡四五至道卿门，通其书乃已。道卿荐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兵河东，辟之才泽州签署判官。泽人刘羲叟从受历法，世称"羲叟历法"，远出古今上，有杨雄、张衡所未喻者，实之才授之。

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官舍，庆历五年二月也。时尹洙兄渐守怀，哭之才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之才归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贾同 刘颜 高弁 孙复 石介 胡瑗 刘羲叟 林概 李觏何涉 王回弟向 周尧卿 王当 陈旸

胡旦字周父，滨州渤海人。少有隽才，博学能文辞。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升州。时江南初平，汰李氏时所度僧，十减六七。旦曰："彼无田庐可归，将聚而为盗。"悉黥为兵。迁左拾遗、直史馆，数上书言时政利病。出为淮南东路转运副使、知海州。逾年，召归。

先是，卢多逊贬，赵普罢相。其夏，河决韩村，寻复塞。旦献《河平颂》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尧与邻。粤有大水，昏垫下人。非曰圣作，孰究孰度。蔽贤者退，壅泽者罪。我防大患，河岂云败。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帝曰守文，是塞是亲。调尔卫兵，程是烝民。民以尽力，臣以勤职。役云其终，河以之塞。唐尧怀山，实警神德。汉武宣防，实彰令式。我塞长河，融流惠泽。明明圣功，万代成则。"太宗览颂有"逆逊、奸普"之语，召宰相谓曰："胡旦献颂，词意悖戾。朕自擢于甲科，历试外任，所至无善状。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犹已具，适会大赦，朕录其材而舍其过，尚令在近列，又领史职，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贬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

上《平燕议》曰：

今幽州在北门之外，东封非国家所急，愿移其资以事北伐。且天时、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岁之所临，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来年，岁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镇在燕分。从今年为备，至来春兴师。北兵之遇春夏，则毡裘、皮履、羊弓、塞马不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驱不用之敌，承福庆之时讨灾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

长淮以北，太行以东，河水罢灾，土地甚沃。因其丰实，取其谷帛，减价以折纳，见钱以贵籴，官府多积，兵役无虞，用兵丰财，可济大事。

太原克复以来，于今七载，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寝晨兴，寒裘饥粟。若以促装之赐，发军而用之，恩赏之赀，成功而赉之，可以齐心

平敌，恢拓旧境。

幽州平土而负敌，为势必择四人，分之方面，以刚断勇毅者主之，选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马者不过十处，领将士者亦择十人，同行则共议兵机，分出则各司军事，寇来则同战以驱逐，寇归则画疆以扞蔽。苟塞断山路，余寇在燕与大军相持，则迁延其时以度春夏，寇不能热，有退无前。使士之刚勇才力者各为一将，多则分部扞敌攻城，两尽其力。定其军名，实其军数。我寡彼多则力不胜，我实彼虚则胜有余。力均则较其地形，地均则争其谋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

以茶盐香药之价十分减二，从新者先卖于边城要路、军马屯所。以刍粟钱帛之价十分增二，纳货以出券者诣本场以交货，得货者缘逐路以纳税。出往来四方之饶，为两地费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则买之于人，人得其资，则勤之于穑。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国贮九年之积，科拨不假于度支，转般何劳于漕挽。刍粟之给，攻具之用，委输发运，以为后继。

今将用二十万之众，役三十州之民，愿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泽。民知信赏则悦而忘死，士得仰给则死而力战。如此则逆垒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

起为左补阙，复直史馆。迁修撰，预修国史，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迁司封员外郎。

有佣书人翟颖者，旦尝与之善，因为改姓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上书诋时政，且自荐可为大臣。又举材任辅者十人，其辞颇壮。当时皆谓旦所为。马周坐流海岛，旦亦贬坊州团练副使。坐擅离所部谒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释之。徙绛州。稍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迁本曹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

素善中官王继恩，为继恩草制辞过美。继恩败，真宗闻而恶之，贬安远军行军司马，又削籍流浔州。咸平初，移通州团练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员外郎分司西京，又为保信军节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员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丧，既除，乃言父卒时尝诏夺哀从事，请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书省少监致仕，居襄州。再迁秘书监，卒。

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几听之不少辍。著《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演圣通论》、《唐乘》、《家传》三百余卷。斫大砚，方五六尺，刻而瘗之，曰“胡旦修《汉春秋》砚。”晚尤黩货，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既死，子孙贫甚，寓柩民间。皇祐末，知襄州王田为言于朝，得钱二十万以葬。

贾同字希得，青州临淄人。五代时，杨光远反，同祖崇率乡里四百余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疏，笃学好古，有时名，著《山东野录》七篇。年四十余，同进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钦若方贵盛，闻同名，欲致之，固谢不往。居八九年，始补历城主簿。张知白荐为大理评事，通判兖州。

天圣初，上书言：“自祥符以来，谏诤路塞，丁谓乘间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谓奸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谬，罢宫观崇奉，归不急之卫兵，收无名之实费，使先帝免后世之议，国家无因循之失。”又言：“寇准忠规亮节，疾恶摈邪。自其贬黜，天下之人弗见其罪，宜还之内地，以明忠邪善恶之分。”时章献太后临朝，而同言如此，人以为难。

再迁殿中丞、知棣州，卒。刘颜、李冠、王无忌及其门人谥同曰存道先生。

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学不专章句。师事高弁。举进士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学。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采汉、唐奏议为《辅弼名对》。冯元、刘筠、钱易、滕涉、蔡齐上其书，除任城主簿。岁饥，发大姓所积粟，活数千人。李迪知兖州、青州，皆辟为从事，卒。著《儒术通要》、《经济枢言》复数十篇。石介见其书，叹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传。

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谏修玉清昭应宫，降知广济军。寻以户部判官试开封府进士，私发糊名，夺二官。稍复知单州、邢州、盐铁判官。河决澶州，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议寝。知陕州，卒。

弁性孝友。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孟子》，喜言仁义。有《帝则》三篇，为世所传。与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刘潜皆其门人也。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复初犹豫，石介与诸弟子请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复乃听。孔道辅闻复之贤，就见之，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迩英阁祗候说书。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罢之。

孔直温败，得所遗复诗，坐贬虔州监税，徙泗州，又知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留为直讲，稍迁殿中丞，卒，赐钱十万。

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历郓州、南京推官。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辟为主簿，未至，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为镇南掌书记。代父丙远官，为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曰：

于惟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览英贤，手鉏奸枿。大声沨々，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踯躅，怪妖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闻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竹镛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傅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

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ＱＪ掴。为予司谏，正予门闑。为予京兆，ＳＷ予谗说。贼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疏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廑竭。契丹忘义，檮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怯。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

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ＭＮ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惟修惟靖，立朝□献々。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悫，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毋钳汝舌。”

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浃。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艰，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帝之德。

群臣踧□，重屏息，交相教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坠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覲，谨修臣职。四夷

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英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

臣愿皇帝，寿万千年。

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介家故贫，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有《徂徕集》行于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既卒，诏赙其家。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

羲叟强记多识，尤长于星历、术数。皇祐五年，日食心，时胡瑗铸钟弇而直，声郁不发。又陕西铸大钱，羲叟曰："此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上将感心腹之疾。"其后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后宫当有丧。"已而张贵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阳，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验。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诸书。

林概，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概幼警悟，举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岁大饥，富人闭籴以邀价，概出奉粟庭下，诱士豪输数千石以饲饥者。

知连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为兵，而今兵食民。古马寓于民，而今不习马。此兵与马之大患也。请附唐府兵之法，四敛一民，部以为军，闲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马，私乘休暇，官为调习。则人便干戈，马识行列。又行阵无法，而出于临时；将无素备，而取于仓卒；军不予权，而监以宦侍：若是者，虽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屡战而屡败。"又请备蛮，籍土民为兵，栅要冲，购徭人使守御。徙淮安军。

程琳尝禁蜀人不得自为渠堰，概奏罢之。又言蜀饥，愿罢川峡漕，发常平粟贷民租，募富人轻粟价，除商旅之禁，使通货相资。官至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卒。著《史论》、《辨国语》。子希，自有传。

李覯，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

《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为左个、右个也。

《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

《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故有个名。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余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

《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

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

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觏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何涉，字济川，南充人。父，祖皆业农，涉始读书，昼夜刻苦，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叶所在，验之果然。

登进士第，调洛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见奇之，辟彰武军节度推官。用庞籍奏，迁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时元昊扰边，军中经画，涉预有力。元昊纳款，籍召为枢密使，欲与之俱，涉曰：“亲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时。”拜章愿得归养，特改秘书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彦博、庞籍荐，召还，除集贤校理。既又求归蜀，遂得知汉州。岁满，移合州。累官尚书司封员外郎。父丧，罢归，卒。诏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试御史。回敦行孝友，质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誉。尝举进士中第，为卫真簿，有所不合，称病自免。

作《告友》曰：

古之言天下达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其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

然而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惟朋友者，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同异在我，则义安所卒归乎？是其渐废之所繇也。

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妇也，兄之于弟也，过且恶，必乱败其国家，国家败而皆受其难，被其名，而终身不可辞也。故其为上者不敢不诲，为下者不敢不谏。世治道行，则人能循义而自得；世衰道微，则人犹顾义而自全。间有不若，则亦无害于众焉耳。此所谓理势持之，虽百代可知也。

亲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从非众心也，群而同，别而异，有善不足与荣，有恶不足与辱。大道之行，公与义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鲜矣。是以圣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壹为达道也。圣人既没，而其义益废，于今则亡矣。

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体不备，则谓之废疾。而人伦缺焉，何以为世？呜呼，处今之时而望古之道，难矣。姑求其肯告吾过也，而乐闻其过者，与之友乎！

退居颍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荐者。治平中，以为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命下而卒。回在颍川，与处士常秩友善。熙宁中，秩上其文集，补回子汾为郊社斋郎。弟向。

向字子直，为文长于序事，戏作《公默先生传》曰：

公议先生刚直任气，好议论，取当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间，不得意。去居颍，其徒从者百人。居二年，与其徒谋，又去颍。弟子任意对曰：“先生无复念去也，弟子从先生久矣，亦各厌行役。先生舍颍为居庐，少有生计。主人公贤，遇先生不浅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见先生止处也。先生岂薄颍邪？”

公议先生曰：“来，吾语尔！君子贵行道信于世，不信贵容，不容贵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节循名，被服

先王，究穷《六经》。顽钝晚成，所得无几。张罗大纲，漏略零细。校其所见，未为完人。岂敢自忘，冀用于世？予所厌苦，正谓不容。予行世间，波混流同。予誉不至，予毁日隆。小人凿空，造事形迹；侵排万端，地隘天侧。《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主人明恕，故未见疑。不幸去我，来者谓谁？谗一日效，我终颠危。智者利身，远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适异国。”

语已，任意对曰：“先生无言也。意辈弟子尝窃论先生乐取怨憎，为人所难，不知不乐也。今定不乐，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聪明才能，过人远甚，而刺口论世事，立是立非，其间不容毫发。又以公议名，此人之怨府也。《传》曰：‘议人者不得其死’，先生忧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为先生计，先生幸听意，不必行；不听，先生虽去绝海，未见先生安也。”

公议先生强舌不语，下视任意，目不转移时，卒问任意，对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视，高出重泉，险不足比。闻善于彼，阳誉阴非，反背复憎，诋笑纵横。得其细过，声张口播，缘饰百端，得败行破。自然是人，贱彼善我。意策之三，此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次者。”对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复顾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又次者。”对曰：“先生之行己，视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称高世，而诋诃锋起，几不得与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祸也。先生能不好议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喟然叹曰：“吁，吾为尔用下策也。”

任意乃大笑，顾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阳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与其徒谢意，更因意请，去公议为公默先生。

弟同，字容季。性纯笃，亦善序事。皆早卒。仕止于县主簿。

周尧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强记，以学行知名。天圣二年举进士，历连、衡二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知高安、宁化二县，提点刑狱纮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纮就询其故，对曰：“贫以利故，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纮至县，以所闻荐之。后通判饶州，积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荐经行可为师表，未及用，以庆历五年卒，年五十一。

始，尧卿年十二丧父，忧戚如成人，见母则抑情忍哀，不欲伤其意。母知而异之，谓族人曰：“是儿爱我如此，多知孝养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丧，倚庐三年，席薪枕块，虽疾病，不饮酒食肉。既葬，慈乌百数衔土集陇上，人以为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笃友爱。又为人简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为礼以愧之。居官禄虽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后已。

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长于毛、郑《诗》及《左氏春秋》。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读庄周、孟子之书，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穷理。穷理，则好恶不缪于圣人，孟轲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而可与天地参，其唯圣人乎。天何言哉？性与天道，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昔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盖言生于不足者也。”其讲解议论皆若是。

有《诗》、《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谕，鼎州司理参军；诜，湖州归安主簿；谥、讽、諲、说、谊。

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尝谓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填抚四方，亲附百姓，皆出于一道，其言之虽大，其行之甚易。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其用，必见其言。”遂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

元祐中，苏辙以贤良方正荐。廷对慷慨，不避权贵，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当不就。其后京相，当遂不复仕，卒，年七十二。当于经学尤邃《易》与《春秋》，皆为之传，得圣人之旨居多。又有《经旨》三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

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

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卒，年六十八。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乐书》并行于世。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温 喻樗 洪兴祖 高闶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康节处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光入相，尝欲荐伯温，未果而薨。后以河南尹与部使者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

初，蔡确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及司马光子康诣阙，恕召康诣河阳，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从之，必为异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劝康作书称确，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门下，康遂作书如恕言。恕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既而梁焘以谏议召，恕亦要焘至河阳，连日夜论确功不休，且以康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谤朝政，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亦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悯之。吕大防谓康素以伯温可托，请以伯温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官，则诲植曰："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植闻之，力学不懈，卒有立。

绍圣初，章惇为相。惇尝事康节，欲用伯温，伯温不往。会法当赴吏部铨，程颐为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岂不欲见先公于地下耶？"至则先就部拟官，而后见宰相。惇论及康节之学，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业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时惇方兴党狱，故以是动之。惇悚然。犹荐之于朝，而伯温愿补郡县吏，惇不悦，遂得监永兴军铸钱监。时元祐诸贤方南迁，士鲜访之者。伯温见范祖禹于咸平，见范纯仁于颍昌，或为之恐，不顾也。会西边用兵，复夏人故地，从军者得累数阶，伯温当行，辄推同列。秩满，惇犹在相位。伯温义不至京师，从外台辟环庆路帅幕，实避惇也。

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书累数千言，大要欲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分君子小人，戒劳民用兵，语极恳至。宣仁太后之谤，伯温既辨之，又著书名《辨诬》。后崇宁、大观间，以元符上书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书也。

出监华州西岳庙，久之，知陕州灵宝县，徙芮城县。丁母忧，服除，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贯为宣抚使，士大夫争出其门，伯温闻其来，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除知兴元府、遂宁府、邠州，皆不赴。擢提点成都路刑狱，贼史斌破武休，入汉、利，窥剑门，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剑门，贼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

伯温尝论元祐、绍圣之政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

赵鼎少从伯温游，及当相，乞行追录，始赠秘阁修撰。尝表伯温之墓曰："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世以此三语尽伯温出处云。

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傅。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俞药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赐姓喻，后徙严，樗其十六世孙也。少慕伊、洛之学，中建炎三年进士第，为人质直好议论。赵鼎去枢筦，居常山，樗往谒，因讽之曰："公之事上，当使启沃多而施行少。启沃之际，当使诚意多而语言少。"鼎奇之，引为上客。鼎都督川陕、荆襄，辟樗为属。

绍兴初，高宗亲征，樗见鼎曰："六龙临江，兵气百倍，然公自度此举，果出万全乎？或姑试一掷也？"鼎曰："中国累年退避不振，敌情益骄，义不可更屈，故赞上行耳。若事之济否，则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则当思归路，毋以贼遗君父忧。"鼎曰："策安出？"樗曰："张德远有重望，居闽。今莫若使其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俾以诸道兵赴阙，命下之日，府库军旅钱谷皆得专之。宣抚来路，即朝廷归路也。"鼎曰："诺。"于是入奏曰："今沿江经画大计略定，非得大臣相应援不可。如张浚人才，陛下终弃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

枢密院事。浚至，执鼎手曰：“此行举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来鼎、浚间，多所裨益。顷之，以鼎荐，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初，金既退师，鼎、浚相得欢甚。人知其将并相，樗独言：“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有一不合，或当去位，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背戾矣。”后稍如其言。又尝曰：“推车者遇艰险则相诟病，及车之止也，则欣然如初。士之于国家亦若是而已。”

先是，樗与张九成皆言和议非便。秦桧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与九成谤讪。樗出知舒州怀宁县，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桧死，复起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出知蕲州。孝宗即位，用为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绩闻。淳熙七年，卒。

初，樗善鉴识，宣和间，谓其友人沈晦试进士当第一。建炎初，又谓今岁进士张九成当第一，凌景夏次之。会风折大槐，樗以作二简遗之，后果然。赵鼎尝以樊光远免举事访樗，樗曰：“今年省试不可无此人。”于是光远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择配，富人交请婚，不许。及见汪洋、张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少读《礼》至《中庸》，顿悟性命之理，绩文日进。登政和上舍第，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时在扬州，庶事草创，选人改秩军头司引见，自兴祖始。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后为太常博士。

上疏乞收人心，纳谋策，安民情，壮国威。又论国家再造，一宜以艺祖为法。绍兴四年，苏、湖地震。兴祖时为驾部郎官，应诏上疏，具言朝廷纪纲之失，为时宰所恶，主管太平观。

起知广德军，视水原为陂塘六百余所，民无旱忧。一新学舍，因定从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州当兵冲，疮痍未瘳。兴祖始至，请复一年租，从之。明年再请，又从之。自是流民复业，垦辟荒田至七万余亩。

徙知饶州，先梦持六刀，觉曰：“三刀为益，今倍之，其饶乎？”已而果然。是时秦桧当国，谏官多桧门下，争弹劾以媚桧。兴祖坐尝作故龙图阁学士程瑀《论语解序》，语涉怨望，编管昭州，卒，年六十有

六。明年，诏复其官，直敷文阁。

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著《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词考异》行于世。

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执政荐之，召为秘书省正字。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从之。

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面对，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枢密院号本兵柄，而诸路军马尽属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官属犹得专达。今一切拘以文法，虽利害灼然可见，官长且不敢自决，必请于朝，故庙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属乃与胥吏无异。又政事之行，给、舍得缴驳，台谏得论列，若给、舍以为然，台谏以为不然，则不容不改。祖宗时有缴驳台谏章疏不以为嫌者，恐其得于风闻，致朝廷之有过举。然此风不见久矣，臣恐朝廷之权反在台谏。且祖宗时，监察御史许言事，靖康中尝行之。今则名为台官，实无言责，此皆名之未正也。"

寻迁著作佐郎，以言者论罢，主管崇道观。召为国子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帝曰："士习诗赋已久，遽能使之通经乎？"闶曰："先王设太学，惟讲经术而已。国初犹循唐制用诗赋，神宗始以经术造士，遂罢诗赋，又虑不足以尽人才，乃设词学一科。今宜以经义为主，而加诗赋。"帝然之。闶于是条具以闻。其法以《六经》、《语》、《孟》义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尽以此为法，且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中兴已后学制，多闶所建明。

闶又言建学之始，宜得老成以诱掖后进。乃荐全州文学师维藩，诏除国子录。维藩，眉山人，精《春秋》学，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荐之。新学成，闶奏补试者六千人，且乞临雍，继率诸生上表以请。于是帝幸太学，秦熺执经，闶讲《易·泰卦》，赐三品服。胡寅闻之，以书责闶曰："阁下为师儒之首，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扫地矣。"

闶少宗程颐学。宣和末，杨时为祭酒，闶为诸生。胡安国至京师，

访士于时，以闶为首称，由是知名。闶除礼部侍郎，帝因问闶张九成安否，明日，复以问秦桧，桧疑闶荐，中丞李文会承桧旨劾闶，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尝使姚孚请婚，闶辞之。其著述有《春秋集传》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主吴县簿，未上，丁父忧。服除，著十论言当世事，献于朝，宰相汤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当是时，帝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会诏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审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言："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帝称善，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帝问大昌曰："朕治道不进，奈何？"大昌对曰："陛下勤俭过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帝称善。

除浙东提点刑狱。会岁丰，酒税逾额，有挟朝命请增额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宁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

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帝劳之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权刑部侍郎，升侍讲兼国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谳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帝以为然。兼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大昌因极论"自此屯戍州郡，不可为矣"！逢原由是坐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累迁权吏部尚书。言："今日诸军，西北旧

人日少，其子孙伉健者，当教之战阵。不宜轻听离军。且禁卫之士，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南征北伐，是尝为先锋。今率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既有征行，无人在选。奈何始以材武择之，而终以庸常弃之乎？愿留三衙勿遣。”

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者衷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迁知建宁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寻奉祠。绍熙五年，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

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

林之奇，字少颖，福州候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入闽，之奇甫冠，从本中学。时将试礼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亲而反。学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学者踵至。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调莆田簿，改尉长汀，召为秘书省正字，转校书郎。

会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之说，之奇上言：“王氏三经，率为新法地。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在孔、孟书，正所谓邪说、诐行、淫辞之不可训者。”或传金人欲南侵，之奇作书抵当路，以为“久和畏战，人情之常。金知吾重于和，故常以虚声喝我，而示我以欲战之意，非果欲战，所以坚吾和。欲与之和，宜无惮于战，则其权在我”。又言：“战之所须不一，而人才为先。必求可与共患难者，非得如庞士元所谓俊杰者不可也。”

以痹疾乞外，由宗正丞提举闽舶，参帅议，遂以祠禄家居，自称拙斋。东莱吕祖谦尝受学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有《书》《春秋》《周礼说》、《论》、《孟》《杨子讲义》、《道山记闻》等书行于世。

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再试礼部不第，闻吴中陆子正尝从尹焞学，因往从之游。自是专心圣贤践履之学，通《六经》，贯百

氏，言动必以礼，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尝曰："道之全体，全乎太虚。《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固已支离，若复增加，道愈远矣。"

孝宗隆兴元年，光朝年五十，以进士及第。调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以潜邸恩幸进，台谏、给舍论驳不行。张阐自外召为执政，锐欲去之，觉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辞不拜。而光朝及刘朔方以名儒荐对，颇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县。而大臣论荐不已，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历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八年，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如故。是时，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事，光朝不往贺，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移广东。

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岭南，其锋锐甚。光朝自将郡兵，檄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以军分控要害。会有诏徙光朝转运副使，光朝谓贼势方张，留屯不去，督二将遮击，连败之，贼惊惧宵遁。帝闻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宝谟阁，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帝幸国子监，命讲《中庸》，帝大称善，面赐金紫。不数日，除中书舍人。是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荐，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从中出。光朝愕曰："是轻台谏、羞科目也。"立封还词头。天子度光朝决不奉诏，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后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闻缴驳廓然，士论始服。光朝因引疾提举兴国宫，卒，年六十五。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浚入相，荐之朝。除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改知隆兴府奉新县，戢追胥不入乡，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民讠藿趋之，赋不扰而足，县以大治，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侍讲张栻以论张说出守袁，万里抗疏留栻，又遗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迁太常博士，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知漳州，改常州，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点刑狱。请于潮、惠二州筑外砦，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俄以忧去。免丧，召为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曰：

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既而皆不验。道涂相传，缮汴京城池，开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签民兵，增驿骑，制马栃，籍井泉，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

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此人北归，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而南侵也。将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抚其北，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

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

今淮东、西凡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使枢廷择之乎？使宰相择之，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使枢廷择之，则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则不为之虑，一则不自己出，缓急败事，则皆曰：非我也。陛下将责之谁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日缮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当时之舟，今可复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事固有大于扰者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书史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

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见灾异，异时荧惑犯南斗，迩日镇星犯端门，荧惑守羽林。臣书生，不晓天文，未敢以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若有两日相摩者，兹

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异乎？且夫天变在远，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闻也，不信可也。今也天变频仍，地震辇毂，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咨访，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七也。

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流徙者相续，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无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动而有事，将何以仰以为资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

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尔。万一如唐泾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九也。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而或者谓人之有才，用而后见。臣闻之《记》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言必闻其声。"今曰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是有车而无式，有言而无声也。且夫用而后见，非临之以大安危，试之以大胜负，则莫见其用也。平居无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胜负而后见焉。成事幸矣，万一败事，悔何及耶？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惔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愿陛下超然远览，昭然远寤。勿矜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而法宣王之惧灾；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委大臣以荐进谋臣良将如萧何所奇，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

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咨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不堕于敌奸。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然犹未害也。至于军事，而犹曰“谁当忧此，吾当自忧”。今日之事，将无类此？《传》曰：“木水有本原。”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以本原者。

东宫讲官阙，帝亲擢万里为侍读。宫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之。历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十四年夏旱，万里复应诏，言：“旱及两月，然后求言，不曰迟乎？上自侍从，下止馆职，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献，言皆恳切。迁秘书少监。会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丧，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决庶务。万里上疏力谏，且上太子书，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机，悔之何及？与其悔之而无及，孰若辞之而不居。愿殿下三辞五辞，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飨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入对，言：“天下有无形之祸，僭非权臣而僭于权臣，扰非盗贼而扰于盗贼，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前事已然，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曰君子从而用之，曰小人从而废之，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又论：“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揽其权，不知臣下窃其权。大臣窃之则权在大臣，大将窃之则权在大将，外戚窃之则权在外戚，近习窃之则权在近习。窃权之最难防者，其惟近习乎！非敢公窃也，私窃之也。始于私窃，其终必至于公窃而后已。可不惧哉！”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会《孝宗日历》成，参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万里序之，而宰臣属之礼部郎官傅伯寿。万里以失职力丐去，帝宣谕勉留。会进《孝宗圣政》，万里

当奉进，孝宗犹不悦，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引年乞休致，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开禧元年召，复辞。明年，升宝谟阁学士，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万里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赐谥文节。子长孺。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刘子翬 吕祖谦 蔡元定 子沉 陆九龄 兄九韶 陆九渊 薛季宣 陈傅良 叶适 戴溪 蔡幼学 杨泰之

刘子翬，字彦冲，赠太师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务郎，辟真定府幕属。韐死靖康之难，子翬痛愤，几无以为生，墓三年。服除，通判兴化军。寇杨勍犯闽境，子翬与郡将张当世画计备御，如素服戎事者，贼不敢犯。事闻，诏因任。

子翬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间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呜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继母吕氏及兄子羽尽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学，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它所与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请益，子翬告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熹后卒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说，归而读《易》，即涣然有得。其说以为学《易》当先《复》，故以是告熹焉。

一日，感微疾，即谒家庙，泣别母，与亲朋诀，付珙家事，指葬处，处亲戚孤弱之无业者，训学者修身求道数百言。后二日卒，年四十七。学者称屏山先生。珙，别有传。

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

初，荫补入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丁内艰，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趋之。除太学博士，时中都官待次者例补外，添差教授严州，寻复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轮对，勉孝宗留意圣学。且言：“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陛下方广揽豪杰，共集事功，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为先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然后与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则大义可伸，大业可复矣。”

召试馆职。先是，召试者率前期从学士院求问目，独祖谦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父忧，免丧，主管台州崇道观。

越三年，除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修撰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书成，进秩。面对，言曰："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乡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平居未见其患，一旦有急，谁与指麾而伸缩之邪？如曰臣下权任太重，惧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救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自无专恣之虑，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人之关鬲脉络少有壅滞，久则生疾。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苟玩而弗虑，则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内则惧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则惧为公议所疾而益肆诋排。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忘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是以元昊之难，范、韩皆极一时之选，而莫能平殄，则事功之不竞从可知矣。臣谓今日治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

迁著作郎，以末疾，请祠归。先是，书肆有书曰《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学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谬，恐难传后，盍委馆职铨择，以成一代之书？孝宗以命祖谦。遂断自中兴以前，崇雅黜浮，类为百五十卷，上之，赐名《皇朝文鉴》。

诏除直秘阁。时方重职名，非有功不除，中书舍人陈爓驳之。孝宗批旨云："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爓不得已草制。寻主管冲祐观。明年，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曰成。

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

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朱熹尝言："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修《读诗记》、《大事记》，皆未成书。考定《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既殁。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生而颖悟，八岁能诗，日记数千言。父发，博览群书，号牧堂老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义。既长，辨析益精。登西山绝顶，忍饥啖荠读书。

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联疏荐于朝，召之，坚以疾辞。筑室西山，将为终焉之计。

时韩侂胄擅政，设伪学之禁，以空善类。台谏承风，专肆排击，然犹未敢诵言攻朱熹。至沈继祖、刘三杰为言官，始连疏诋熹，并及元定。元定简学者刘砺曰："化性起伪，乌得无罪！"未几，果谪道州。州县捕元定甚急，元定闻命，不辞家即就道。熹与从游者数百人饯别萧寺中，坐客兴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喟然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元定赋诗曰："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众谓宜缓行，元定曰："获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屦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为流血，无几微见言面。

至舂陵，远近来学者日众，州士子莫不趋席下以听讲说。有名士挟才简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谒拜，执弟子礼甚恭。人为之语曰："初不敬，今纳命。"爱元定者谓宜谢生徒，元定曰："彼以学来，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谓沉曰："可谢客，吾欲安静，以还造化旧物。"阅三日卒。侂胄既诛，赠迪功郎，赐谥文节。

元定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熹尝曰："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

定起稿。尝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及葬，以文诔之曰："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学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其平生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所著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熹为之序。

子渊、沉，皆躬耕不仕。渊有《周易训解》。

沉字仲默，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沈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其于《洪范》数，谓："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数之所以立，偶者数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畴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为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又九九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后之作者，昧象数之原，窒变通之妙，或即象而为数，或反数而拟象，牵合傅会，自然之数益晦焉。"

始，从元定谪道州，跋涉数千里，道楚、粤穷僻处，父子相对，常以理义自怡悦。元定没，徒步护丧以还。有遗之金而义不可受者，辄谢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仅三十，屏去举子业，一以圣贤为师。隐居九峰，当世名卿物色将荐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别有传。

陆九龄，字子寿。八世祖希声，相唐昭宗。孙德迁，五代末，避乱居抚州之金溪。父贺，以学行为里人所宗，尝采司马氏冠昏丧祭仪行于家，生六子，九龄其第五子也。幼颖悟端重，十岁丧母，哀毁如成人。稍长，补郡学弟子员。

时秦桧当国，无道程氏学者，九龄独尊其说。久之，闻新博士学黄、老，不事礼法，慨然叹曰："此非吾所愿学也。"遂归家，从父兄讲学益力。是时，吏部员外郎许忻有名中朝，退居临川，少所宾接，一见九龄，与语大说，尽以当代文献告之。自是九龄益大肆力于学，翻阅百家，昼夜不倦，悉通阴阳、星历、五行、卜筮之说。

性周谨，不肯苟简涉猎。入太学，司业汪应辰举为学录。登乾道五

年进士第。调桂阳军教授，以亲老道远改兴国军，未上，会湖南茶寇剽庐陵，声摇旁郡，人心震摄。旧有义社以备寇，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门人多不悦。九龄曰："文事武备，一也。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为将帅，比闾之长，则五两之率也。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遂领其事，调度屯御皆有法。寇虽不至，而郡县倚以为重。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岁恶，有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

及至兴国，地滨大江，俗俭啬而鲜知学。九龄不以职闲自佚，益严规矩，肃衣冠，如临大众，劝绥引翼，士类兴起。不满岁，以继母忧去。服除，调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兴，坐床上与客语，犹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

九龄尝继其父志，益修礼学，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二陆"。有来问学者，九龄从容启告，人人自得。或未可与语，则不发。尝曰："人之惑有难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适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

广汉张栻与九龄不相识，晚岁以书讲学，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谦常称之曰："所志者大，所据者实。有肯綮之阻，虽积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厘之偏，虽立万夫之表不敢安。公听并观，却立四顾，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图》。

陆九渊，字子静。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

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

后登乾道八年进士第。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概而得其为人。尝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之。"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丁母忧，服阕，改建宁崇安县。以少师史浩荐，召审察，不赴。侍从复荐，除国子正，教诸生无异在家时。除敕令所删定官。

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因轮对，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未几，除将作监丞，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门军。民有诉者，无早暮，皆得造于庭，复令其自持状以追，为立期，皆如约而至，即为酌情决之，而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者，始置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善恶，皆素知之。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九渊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语吏以某所某人为暴，翌日有诉遇夺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惊，郡人以为神。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逸一人，群盗屏息。

荆门为次边而无城。九渊以为："郡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肋，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否则有背肋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阳以趋山，则其涉汉之处已在荆门之肋；由邓之邓城以涉汉，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自此

之外，间道之可驰，汉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马，滩濑不能以濡轨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胜，徼敌兵之腹肋者，亦正在此。虽四山环合，易于备御，而城池阙然，将谁与守？”乃请于朝而城之，自是民无边忧。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商贾毕集，税入日增。旧用铜钱，以其近边，以铁钱易之，而铜有禁，复令贴纳。九渊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输邪？”尽蠲之。故事，平时教军伍射，郡民得与，中者均赏，荐其属不限流品。尝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每旱，祷即雨，郡人异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荐。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

一日，语所亲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谓家人曰：“吾将死矣。”又告僚属曰：“某将告终。”会祷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后二日日中而卒。会葬者以千数，谥文安。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

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时，季宣始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弼收鞠之。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年十七，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获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刘锜镇鄂渚。季宣白锜，以武昌形势直淮、蔡，而兵寡势弱，宜早为备，锜不听。及兵交，稍稍资季宣计画。未几，汪澈宣谕荆襄，而金兵趋江上，诏成闵还师入援。季宣又说澈以闵既得蔡，有破竹之势，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胜下颍昌，道陈、汝，趋汴都，金内顾且惊溃，可不战而屈其兵矣。澈不听。

时江、淮仕者闻金兵且至，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季宣独留家，与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与汝偕死。”民亦自奋。县多盗，季宣患之，会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领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输财供总之小用。诸总必有圃以习射，禁蒲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不幸死

者予棺，复其家三年。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皆置戍。复请于宣谕司，得战舰十，甲三百，罗落之。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

枢密使王炎荐于朝，召为大理寺主簿，未至，为书谢炎曰："主上天资英特，群臣无将顺缉熙之具，幸得遭时，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徒侥幸功利，夸言以眩俗，虽复中夏，犹无益也。为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本。至于用兵，请俟十年之后可也。"

时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实边。季宣为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季宣谓人曰："吾非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边有警，因以断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冲，诸庄辑则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而杂旧户为一百七十，奏以幸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时端友为环列附托难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属大理治，端友以忧死。

季宣还，言于孝宗曰："左右之人进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托正以行邪，伪直以售佞，荐退人物，曾非诵言，游扬中伤，乃自不意。一旦号令虽自中出，而其权已归私门矣。故齐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诛赏，而在毁誉者之刑。臣观近政，非无阿、即墨之诛赏，奈何毁誉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图之。"

季宣又进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见，合肥板干方立，中使督视，卒卒成之。臣行过郡，一夕风雨，堕楼五堵。历阳南壁阙，而居巢庳陋如故，乃闻有靡钱钜万而成城四十余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无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忧。左右近侍，阴挤正士而阳称道之，陛下傥因貌言而听之，臣恐石显、王凤、郑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诚人人好名畏义，何乡不立？"帝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两官，除大理正。

自是，凡奏请论荐皆报可。以虞允文讳阙失，不乐之。居七日，出知湖州，会户部以历付场务，锱铢皆分隶经总制，诸郡束手无策，季宣言于朝曰："自经总制立额，州县凿空以取赢，虽有奉法吏思宽弛而不得骋。若复额外征其强半，郡调度顾安所出？殆复巧取之民，民何以胜！"户部谯责愈急，季宣争之愈强，台谏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藏于家。其杂著曰《浪语集》。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

登进士甲科，教授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才之，荐于朝，改太学录。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强御者不得售其私，阴结言官论罢之。

后五年，起知桂阳军。光宗立，稍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民无后，以异姓以嗣者，官利其赀，辄没入之。傅良曰："绝人嗣，非政也。"复之几二千家。转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归，须鬓无黑者，都人聚观嗟叹，号"老陈郎中"。

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及是，因轮对，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之。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至十数倍。其它杂敛，则熙宁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别项封桩，而无额上供起于元丰，经制起于宣和，总制、月桩起于绍兴，皆迄今为额，折帛、和买之类又不与焉。茶引尽归于都茶场，盐钞尽归于榷货务，秋苗斗斛十八九归于纲运，皆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而民困极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穷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泽，以为万世无疆之休。"

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于是中外之势分，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虽欲宽民，其道无由。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时无异，则内外为一体。内外一体，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帝从容嘉纳，且劳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见久矣。其以所著书示朕。"退，以《周礼说》十

三篇上之，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

绍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权中书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宠，李皇后妒而杀之。光宗既闻之，而复因郊祀大风雨，遂震惧得心疾，自是视章疏不时。于是傅良奏曰："一国之势犹身也，壅底则致疾。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即有奸险乘时为利，则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极至于天变不告，边警不闻，祸且不测矣！"帝悟，会疾亦稍平，过重华宫。而明年重明节，复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生皆力谏，不听，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词，且上疏曰："陛下之不过宫者，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此尔。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窃自谓深切，陛下亦既许之矣。未几中变，以误为实，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真，而成不疗之疾。是陛下自贻祸也。"书奏，帝将从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趋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径行。诏改秘阁修撰仍兼赞读，不受。

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与郡。御史中丞谢深甫论傅良言不顾行，出提举兴国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罢。嘉泰二年复官，起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终于家，年六十七。谥文节。

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授平江节度推官。丁母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

迁博士，因轮对，奏曰："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环视诸

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今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适上疏争曰：“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疏入，不报。

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钜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愆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适复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致，则责任有归。不可复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而事复浸异，中外汹汹。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帝竟不往。适责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见，当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轻议君父，可乎？”未几，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适又告正曰：“上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宰执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俄得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之语，正惧而去，人心愈摇。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

定计。侂胄，太皇太后甥也。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适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请必胜议事，遂遣侂胄因张宗尹、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且请垂帘，许之，计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临期，取以授仪曹郎，人始知其预议焉。迁国子司业。

汝愚既相，赏功将及适，适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适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汝愚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及汝愚贬衡阳，而适亦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辞。

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召入对，言于宁宗曰："陛下初嗣大宝，臣尝申绎《卷阿》之义为献。天启圣明，销磨党偏，人才庶几复合。然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帝嘉纳之。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者，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胄亦悔，故适奏及之，且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悉与郡。自是禁网渐解矣。

除权兵部侍郎，以父忧去。服除，召至。时有劝侂胄立盖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将启兵端。适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弱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今欲改弱以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金已衰弱，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且所谓实政者，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为处所，牢实自守。敌兵至则阻于坚城，彼此策应，而后进取之计可言。至于四处御前大军，练之使足以制敌，小大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皆实政也。所谓实德者，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如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况欲规恢，宜有恩泽。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

除权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以疾力辞兼职。会诏诸将四路出师，适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听。未几，诸军皆败，侂胄惧，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除适宝谟阁待制、

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适谓三国孙氏尝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绍兴未暇寻绎。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适谓人心一摇，不可复制，惟劫砦南人所长，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夜过半，遇金人，蔽茅苇中射之，应弦而倒。矢尽，挥刀以前，金人皆错愕不进。黎明，知我军寡来追，则已在舟中矣。复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敌营，得其俘馘以归。金解和州围，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贤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兵退，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坞之议。

初，淮民被兵惊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或连仪真，缓急应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坞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于每岁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为劫砦焚粮之用。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大要谓："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士气自倍，战舰亦可以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渐归。而侂胄适诛，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胄用兵，遂夺职。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谥文定。

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南岳庙。绍熙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正录兼史职自溪始。升博士，奏两淮当立农官，若汉稻田使者，括闲田，谕民主出财，客出力，主客均利，以为救农之策。除庆元府通

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开禧时，师溃于符离，溪因奏沿边忠义人、湖南北盐商皆当区画，以销后患。会和议成，知枢密院事张岩督师京口，除授参议军事。数月，召为资善堂说书。

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景献太子命溪讲《中庸》、《大学》，溪辞以讲读非詹事职，惧侵官。太子曰："讲退便服说书，非公礼，毋嫌也。"复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各为说以进。权工部尚书，除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赠特进、端明殿学士。理宗绍定间，赐谥文端。

溪久于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务秘密，或议其殊乏骨鲠云。

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试礼部第一。是时，陈傅良有文名于太学，幼学从之游。月书上祭酒芮烨及吕祖谦，连选拔，辄出傅良右，皆谓幼学之文过其师。孝宗闻之，因策士将置首列。而是时外戚张说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阴附之。幼学对策，其略曰："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风俗日坏，将难扶持；纪纲日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匮民困，将难正救。"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并进，以为美谈。然或以虚誉惑听，自许立功；或以缄默容身，不能持正。"盖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汉武帝用兵以来，大司马、大将军之权重而丞相轻。公孙弘为相，卫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宣、元用许、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为元始之祸。今陛下使姨子预兵柄，其人无一才可取。宰相忍与同列，曾不羞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孙弘上。"盖指张说也。帝览之不怿，虞允文尤恶之。遂得下第，教授广德军。

丁父忧，再调潭州。执政荐于朝，帝许之，且问："年几何矣？何以名幼学？"参政施师点举《孟子》"幼学壮行"之语以对。上伫思，慨然曰："今壮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复，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为。而苟且之议，委靡之习，顾得以缓陛下欲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规模尔。"寻以母忧去。

光宗立，以太学录召，改武学博士。逾年，迁太学，擢秘书省正字

兼实录院检讨官，迁校书郎。时光宗以疾不朝重华宫，幼学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来，北宫之朝不讲。比者寿皇愆豫，侍从、台谏叩陛请对，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随以号泣。陛下退朝，宫门尽闭，大臣累日不获一对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颈，迁延至午，禁卫饮恨。市廛军伍，谤诽籍籍，旁郡列屯，传闻疑怪，变起仓卒，陛下实受其祸。诚思身体发肤寿皇所与，宗社人民寿皇所命，则畴昔慈爱有感乎心，可不独出圣断，复父子之欢，弭宗社之祸！"疏入，不报。

宁宗即位，诏求直言。幼学又奏："陛下欲尽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亲、任贤、宽民，而其本莫先于讲学。比年小人谋倾君子，为安靖和平之说以排之。故大臣当兴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当效忠而以忤旨摈弃，其极至于九重深拱而群臣尽废，多士盈庭而一筹不吐。自非圣学日新，求贤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宁、元丰而始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自大观、宣和而始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有经制钱；自绍兴而始有和买折帛钱，有总制钱，有月桩大军钱；至于茶盐酒榷、税契、头子之属，积累增多，较之祖宗无虑数十倍，民困极矣。"

幼学既论列时政，其极归之圣学。帝称善，将进用之。时韩侂胄方用事，指正人为"伪学"，异论者立黜。幼学遂力求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陛辞，言："今除授命令径从中出，而大臣之责始轻；谏省、经筵无故罢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误陛下至此耶！"侂胄闻之不悦。既至官，日讲荒政。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奉祠者凡八年。

起知黄州，改提点福建路刑狱，未行。有劝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学为吏部员外郎。入见，言："高宗建炎间减婺州和买绢折罗事，因谕辅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过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两浙丁钱，视高宗无间，然而兵事既开，诸路罹锋镝转饷之艰，江、湖以南有调募科需之扰，惟陛下以爱惜邦本为念。"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兼权中书舍人。

侂胄既诛，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缴，窜黜尤众，号称职。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故事，阁门、宣赞而下，供职十年，始得路都监若钤辖。侂胄坏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职犹通籍禁闼者，幼学一切厘正。

嘉定初，同楼钥知贡举。时正学久锢，士专于声律度数，其学支

离。幼学始取义理之文，士习渐复于正。兼直学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体，人多称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职。赵师ＵＡ除知临安府，ＵＡ辞。故事，当有不允诏。幼学言：“师ＵＡ以媚权臣进官，三尹京兆，狼籍无善状，诏必出褒语，臣何辞以草？”命遂寝。改兼侍读，师ＵＡ命乃下。

除龙图阁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进福建路安抚使。政主宽大，惟恐伤民。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定赋。幼学力请蠲之，不报。提举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不如令者籍其赀。幼学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钱币未均，秤提无术，力求罢去。遂升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宫。召权兵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寻兼太子詹事。

先是，朝廷既遣岁币入金境，适值其有难，不果纳，则遽以兵叩边索之。中外汹汹，皆言当亟与。幼学请对，言：“玉帛之使未还，而侵轶之师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辞。天怒人愤，可不伸大义以破其谋乎！”于是朝论奋然，始诏与金绝。幼学因请“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众志，公汲引以合材谋，审怀附以一南北。”帝称善。一夕感异梦，星陨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

幼学早以文鸣于时，而中年述作，益穷根本，非关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质凝重，莫窥其际，终日危坐，一语不妄发。及辨论义理，纵横阖辟，沛然如决江河，虽辩士不及也。尝续司马光《公卿百官表》，《年历》、《大事记》、《备忘》、《辨疑》、《编年政要》、《列传举要》，凡百余篇，传于世。

杨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学，卧不设榻几十岁。庆元元年类试，调沪川尉，易什邡，再调绵州学教授、罗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吴猎谕蜀，泰之贻书曰：“使吴曦为乱，而士大夫不从，必有不敢为；既乱，而士大夫能抗，曦犹有所惮。夫乱，曦之为也；乱所以成，士大夫之为也。”

改知严道县，摄通判嘉定。白厓砦将王埙引蛮寇利店，刑狱使者置埙于法，又罚絓余人当坐死。泰之访知夷都实迩利店，夷都蛮称乱，不需引导，固请释之，不听。乃去官。宣抚使安丙荐之曰：“蜀中名儒杨虞仲之子，当逆臣之变，勉有位者毋动。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见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审察，以亲老辞。差知广安军，未

上，丁父忧。免丧，知富顺监。去官，以禄禀数千缗予邻里，以千缗为义庄。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县受祸尤惨，泰之力白丙尽蠲其赋。丙复荐于朝，召赴行在，固辞。知果州。跨零钱病民，泰之以一年经费储其赢为诸邑对减，上尚书省，按为定式。民歌之曰："前张后杨，惠我无疆。"张谓张义，实自发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理宗即位，趣入对，言："法天行健，奋发英断，总揽威权，无牵于私意，无夺于邪说，以救蛊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泽，迩来斫丧无余，民无恒心，何以为国？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气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风，为国者何便于此？"上奇其对，以为工部郎中。其后言事者相继，无所避忌，自泰之发之。迁军器少监、大理少卿。

绍定元年入对，谓："风雨为暴，水潦溃溢，此阴盛阳微之证。而台臣诿曰霅川水患之惨，桀之余烈也。"后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于违群臣，轻于绝友爱。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则当思天伦之大痛。秦邸殁于房陵，既行封谥，又录用其子。今乃曰'不当为之后，以贻它日忧'，何示人之不广乎？"又曰："今日不言，后必有言之者。与其追恤于后，固不若举行于今也。"是日，诏直宝谟阁、知重庆府。为书以别丞相曰："宰相职事，无大于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审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变。主管千秋鸿禧观，卒。

所著《克斋文集》、《论语解》、《老子解》、《春秋列国事目》、《公羊》、《穀梁类》、《诗类》、《诗名物编》、《论》、《孟类》、《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本朝长编类》、《东汉名物编》、《诗事类》、《大易要言》、杂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国 子寅 宏 宁

范冲，字元长，登绍圣进士第。高宗即位，召为虞部员外郎，俄出为两淮转运副使。

绍兴中，隆祐皇后诞日，上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怀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聪明母仪，古今未见其比。曩因奸臣诬谤，有玷圣德，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未经删定，无以传信后世，而慰在天之灵也。"上悚然，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冲，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因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上嘉纳之，迁起居郎。

俄开讲筵，升兼侍读。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与朱震专讲。冲敷衍经旨，因以规讽，上未尝不称善。会皇子建国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为资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赞读。诏曰："朕为宗庙社稷大计，不敢私于一身，选于属籍，得艺祖七世孙鞠之宫中。兹择刚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辅导之官，博观在廷，无以易汝冲，德行文学，为时正人。乃祖发议嘉祐之初，乃父纳忠元祐之际，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顾资善之开，史馆经筵，姑仍厥旧。朕方求多闻之益，尔实兼数器之长，施及童蒙，绰有余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时张浚在长沙，亦荐冲、震可备训导。冲、震皆一时名德老成，极天下之选，上命建国公见翊善、赞读，皆纳拜。俄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冲力辞，改翰林侍读学士，用其父故事也。寻以龙图阁直学士奉祠。卒，年七十五。

冲之修《神宗实录》也，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及修《哲宗实录》，别为一书，名《辨诬录》。冲性好义乐善，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为光编类《记闻》十卷奏御，请以光之族曾孙宗召主光祀。又尝荐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登政和进士第，仕州县以廉称。胡安国一见大器之，荐于高宗，召为司勋员外郎，震称疾不至。会江西制置使赵鼎入为参知政事，上谘以当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学术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讲读，必有益于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问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学对。上说，擢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震因言："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招集流亡，务农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又给茶盐钞于军中，募人中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观衅而动，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劳，万全计也。"

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起居郎。建国公出就傅，以震为赞读，仍赐五品服。迁中书舍人兼翊善。时郭千里除将作监丞，震言："千里侵夺民田，曾经按治，愿寝新命。"从之。转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是时，虔州民为盗，天子以为忧，选良太守往慰抚之。将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扰，则百姓自安，虽诱之为盗，亦不为矣。愿诏新太守到官之日，条具本郡及属县官吏有贪墨无状者，一切罢去，听其自择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优加奖劝。"上从其言。故事，当丧无享庙之礼。时徽宗未祔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春秋》书'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公羊传》曰：'讥始不三年也。'国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丧，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庙，合祀天地于圜丘。当时未行三年之丧，专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则非也。"诏侍从、台谏、礼官参议，卒用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言，大飨明堂。七年，震谢病丐祠，旋知礼部贡举，会疾卒。

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盖其学以王弼尽去旧说，杂以庄、老，专尚文辞为非是，故其于象数加详焉。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

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

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抵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

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勣合荐，除屯田郎，辞。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屡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深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已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

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强留。"既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

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

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

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

中书侍郎何□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

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珏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珏为纲游说，珏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从而挤之，诏与郡。□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遍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

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尚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令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裒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赙，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蟣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

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

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

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丕变之，在于务实效，去虚文。治兵择将，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庙、陵寝、土地、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中兴之实政也。陵庙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则为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拥虚器，茫然未知所之。

君子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者则斥；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日远而销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

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屈辱，羿、莽擅朝，伏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

古之称中兴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泽一老从官耳，犹能推诚感动群贼，北连怀、卫，同迎二圣，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子弟，欲北向而有为，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扫除妖沴，远迓父兄，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

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

二年五月，诏内外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应诏，曰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谀佞、去奸慝。疏上不报，寻命知永州。

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时议遣使入云中，寅上疏言：

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仇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切为陛下不取也。

若谓不少贬屈，如二圣何？则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所惧在劫质，所畏在用兵，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

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寝罢使命。

高宗嘉纳，云："胡寅论使事，词旨剀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召至都堂谕旨，仍降诏奖谕。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遣使为兵家机权，竟反前旨。寅复奏疏言："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修德，

息兵训民，以图北向。傥或未可，则坚守待时。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论，必不能有所立。”寅既与浚异，遂乞便郡就养。

始，寅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寅所撰词多诰诫，于是忌嫉者众。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进。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

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礼：仇不复则服不除。愿降诏旨，用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乞致仕，遂归衡州。

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始，安国颇重秦桧之大节，及桧擅国，寅遂与之绝。新州谪命下，即日就道。在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及《论语详说》，皆行于世。其为文根著义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

绍兴间上书，其略曰：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谓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乡，若为知其体乎？有所不察则不知矣。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忧也。夫敌国据形胜之地，逆臣僭位于中原，牧马骎骎，欲争天下。臣不是惧，而以良心为大忧者，盖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万事，统摄亿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便嬖智巧不陈于前，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方今之世，当陛下之身，事孰为大乎？孰为急乎？必有歉然而馁，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则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昔舜以匹夫为天子，瞽叟以匹夫为天子父，受天下之养，岂不足于

穷约哉？而瞽叟犹不悦。自常情观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忧之，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钦宗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舆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仇敌，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敌国，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嗌，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敌。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

且群臣智谋浅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宠荣，皆为身谋尔。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耶！

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五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君臣父子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

若犹习于因循，惮于更变，亡三纲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

末言：

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更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

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

高闶为国子司业，请幸太学，宏见其表，作书责之曰：

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昔楚怀王不返，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强力诈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惨胜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为大恩乎？

昔宋公为楚所执，及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

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天下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引远而去。今阁下自睹忘仇灭理，北面敌国，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

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

著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熺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迁太常丞、祠部郎官。

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

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陈亮 郑樵 林霆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

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

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阗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

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

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

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氵祭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传甓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岘坐免。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刘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应天府宁陵人。家于沙随，靖康之乱，徙绍兴之余姚。年十五，丁内外艰，孤贫飘泊，无以自振。二十余，始知读书，时乱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迥得以考德问业焉。

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历扬州泰兴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而妻女存。俄有讼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赀，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诿迥，迥曰："大烈死，赀产当归其女。女死，当归所生母可也。"

调饶州德兴丞。盗入县民齐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罥絓逮狱。州属迥决禁囚，辨其冤者纵遣之。匊讼不已。会获盗宁国，匊犹讼还所纵之人，迥曰："盗既获矣，再令追捕，或死于道路，使其骨肉何依，岂审冤之道哉！"唐肃宗时，县有程氏女，其父兄为盗所杀，因掠女去，隐忍十余年，手刃尽诛其党，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复仇之义，颂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改知隆兴府进贤县。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陈长年辄私卖田，其从子诉有司十有八年，母鱼氏年七十坐狱。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阕日，理为己分，令天下郡县视此为法。迥为议曰："天下之人孰无母慈？子若孙宜定省温凊，不宜有私财也。在律，别籍者有禁，异财者有禁。当报牒之初，县令杖而遣之，使听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滞遍诉有司，而达于登闻院乎？《春秋谷梁传》注曰：'臣无讼君之道'，为卫侯郑与元咺发论也。夫诸侯之于命大夫犹若此，子孙之于母乃使坐狱以对吏，爰其亲者闻之，不觉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财产，谓祖父母、父母服阕已前所有者。然则母在，子孙不得有私财。借使其母一朝尽费，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也。既使归于其母，其日前所费，乃卑幼辄用尊长物，法须五年尊长告乃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开他日争讼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孙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师帅，政教之所由出。诚宜正守令不职之愆与子孙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为人母者。"

民饥，府檄有诉闭籴及粜与商贾者，迥即论报之曰："力田之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于税赋，是以出粜，非上户也。县境不出货宝，苟不与外人交易，输官之钱何由而得？今强者群聚，胁持取钱，殴伤人者甚众，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论再三，见从乃已。

县大水，亡稻麦，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驱民流徙耳！赋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犹曰：“度江后来，未尝全放，恐户部不从。”迥力论之曰：“唐人损七，则租、庸、调俱免。今损十矣。夏税、役钱不免，是犹用其二也，不可谓宽。”议乃息。

境内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以养其姑。姑感妇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额仰天而祝之。其子为人牧牛，亦干饭以饷祖母。迥廉得之，为纪其事，白于郡，郡给以钱粟。

调信州上饶县。岁纳租数万石，旧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绝之，尝曰：“令与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州郡督索经总钱甚急，迥曰：“斯钱古之除陌之类，今其类乃三倍正赋，民何以堪？。反复言之当路。

奉祠，寓居番阳之萧寺。程祥者，从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阳，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继亡，祥妻度氏犹质卖奁具以抚育孤子，久之罄竭，濒死，邻家皆莫识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儿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抚其子，岂不负良人乎？”终辞焉。或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给之钱粟。

迥居官临之以庄，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强抚弱，导以恩义。积年雠讼，一语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诈以革。暇则宾礼贤士，从容尽欢，进其子弟之秀者与之均礼，为之陈说《诗》、《书》。质疑问难者，不问蚤暮。势位不得以交私，祠庙非典祀不谒。隐德潜善，无问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励风俗。或周其穷厄，俾全节行。听决狱讼，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为苟止。贵溪民伪作吴渐名，诬诉县令石邦彦，迥言匿名书不当受，转运使不谓然，遂兴大狱，瘐死者十有四人。及闻省寺，讫报如迥言。

迥尝授经学于昆山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玄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卒官。

朝奉郎朱熹以书告迥子绚曰：“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

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绚以致仕恩调巴陵尉，摄邑事，能理冤狱。孙仲熊，亦有名。

刘清之，字子澄，临江人，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调袁州宜春县主簿，未上，丁父忧，服除，改建德县主簿。请于州，俾民自实其户。由是赋役平，争讼息。

调万安县丞。时江右大侵，郡檄视旱，徒步阡陌，亲与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实。州议减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外乡远民势岂能来？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馁死者。今有粟之家闭不肯粜，实窥伺攘夺者众也。在我有政，则大家得钱，细民得米，两适其便。”乃请均境内之地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乡，官为主之。规画防闲，民甚赖之。帅龚茂良以救荒实迹闻于朝，又偕诸公荐之。

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谓曰：“侍郎因子言，谓子爱民特立，将荐子矣，其以阀阅来。”清之贻之以书曰：“所谓赢资者，皆州县侵刻于民，法所当禁。纵有赢资，是所谓羡余也，献之自下而诏止之，今则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夺不餍，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愿侍郎自请于朝，姑归贰卿之班，主大农经费，以佐国家。如此，则士孰不愿出侍郎之门？不然，某诚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鉴。”以荐者两有审察之命，清之竟不见丞相，诣吏部铨，得知宜黄县。

茂良入为参知政事，与丞相周必大荐清之于孝宗。召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偷。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谓道义之臣，大者可当经纶，小者可为仪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临政，小者可使立事。至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实。今百有司职守不明，非旷其官，则失之侵逼。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亲定，载之命书，依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三曰使材能。谓军旅必武臣，钱谷必能吏，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两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长。四曰听换授。谓文武之官不可用违其才，然不当许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艺，每岁互举堪充左右选者一人，于合入资格外，稍与优奖。”

改太常寺主簿。丁内艰，服除，通判鄂州。鄂大军所驻，兵籍多

伪，清之白郡及诸司，请自通判厅始，俾伪者以实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而尤谨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药而听于巫，死则不葬而畀诸火，清之皆谕止之。

差权发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军兴，有所请大军月桩过湖钱者，岁送漕司，无虑七八万缗，以四邑所入曲引钱及郡计畸零苗米折纳充之。旧法，民有吉凶聚会，许买引为酒曲，谓之曲引钱，其后直以等第敷纳。衡有五邑，独敷其四。取民之辞不正，良民遍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与常赋不输。虽得曲引钱四五万缗，而常赋之失，不啻数万缗矣。清之请于朝，愿与总领所酌损补移，渐图蠲减。不报。遂戒诸邑：董常赋，缓杂征，阁旧逋，戒预折，新簿籍，谨推收，督勾销，明逋负，防带钞，治顽梗，柅吏奸，扰户长，费用有节，渗漏有防，稽考有政，补置有渐。

先是，郡饰厨传以事常平、刑狱二使者，月一会集，互致折馈。清之叹曰：“此何时也？与其取诸民，孰若裁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于所职，无负于吾民足矣。岂以酒食货财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归之公帑，以佐经用。至之日，兵无粮，官无奉，上供送使无可备。已而郡计渐裕。民力稍苏。或有报白，手自书之，吏不与焉。

尝作《谕民书》一编，首言畏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

念士风未振，每因月讲，复具酒肴以燕诸生，相与输情论学，设为疑问，以观其所向，然后从容示以先后本末之序。来者日众，则增筑临蒸精舍居之。其所讲，先正经，次训诂音释，次疏先儒议论，次述今所□绎之说，然后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诸侯治一国，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之实。

为阅武场。凡禁军役于他所，隐于百工者，悉按军籍俾诣训阅。作朱陵道院，祠张九龄、韩愈、寇准、周敦颐、胡安国于左，祠晋死节太守刘翼、宋死节内史王应之于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间，而参佐谋论多在焉。刘孝昌者，挚之孙也，贫不自立，清之买田以给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恶之，贻书所厚台臣，诬以劳民用财，论罢，主管云台观。

归，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点皆力荐清之于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诸生往候疾，不废讲论，语及天下，孜孜叹息，若任其责者。病且革，为书以别向浯、彭龟年，赋二诗以别朱熹、杨万里。取高氏《送终礼》以授二子曰："自敛至葬，视此从事。"周必大来视疾，谓曰："子澄其澄虑。"清之气息已微，云："无虑可澄。"遂卒。

初，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母不逮养，每展阅手泽，涕泗交颐。从兄肃流落新吴，族父晔寓丹阳、艾寓临川，皆迎养之。从祖子侨为邵州录事参军，死吴锡之乱，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守，得其遗骨归葬焉。族人自远来，馆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本之家法，参取先儒礼书，定为祭礼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财为讼，见清之豫章，清之为说《讼》、《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讼，市程氏《易》以归，卒为善士。

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建之浦城人。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贫教之。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归共诸子学，卒妻以女。

登庆元五年进士第，授南剑州判官。继试，中博学宏词科，入闽帅幕，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迁博士。时韩侂胄已诛，入对，首言："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召试学士院，改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二年，迁校书郎。又对，

言暴风、雨雹、荧惑、蝻蝗之变，皆赃吏所致。寻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迁秘书郎。入对，乞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方张之锐。四年，选著作佐郎。同列相甚谗之，德秀恬不与较。宰相将用德秀，会言官牴之，德秀力辞。兼礼部郎官，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六年，迁起居舍人，奏："权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当时近臣犹有争之者。其后吕祖泰之贬，非惟近臣莫敢言，而台谏且出力以挤之，则嘉泰之失已深于庆元矣。更化之初，群贤皆得自奋。未几，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继以封驳论事去。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务自全，一辞不措。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岂不殆哉！今欲与陛下言，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三者而已。"时钞法楮令行，告讦繁兴，抵罪者众，莫敢以上闻。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赀。至于科富室之钱，拘盐商之舟，视产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没之产以渐给还。

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当以祈天永命为心。充金国贺登位使，及盱眙，闻金人内变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坚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资。顾田畴不辟，沟洫不治，险要不扼，丁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专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储充实，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饩尚，皆为精兵。"又言边防要事。

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龠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起，朝廷犹与金通聘，德秀朝辞，奏："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曰："卿力有余，到江东日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

江东旱蝗，广德、太平为甚，德秀遂与留守、宪司分所部九郡大讲荒政，而自领广德、太平。亲至广德，与太守魏岘同以便宜发廪，使教授林庠振给，竣事而还。百姓数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丛冢泣曰："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宁国守张忠恕私匿振济米，皆劾之，而以李道传摄

徽。先是，都司胡貙、薛拯每诮德秀迂儒，试以事必败，至是政誉日闻，因倡言旱伤本轻，监司好名，振赡太过，使岘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与岘祠，授庠干官，而道传寻亦召还。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海贼作乱，将逼城，官军败衄，德秀祭兵死者，乃亲授方略，禽之。复遍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承宽弛之后，乃稍济以严。尤留意军政，欲分鄂州军屯武昌，及通广盐于赣与南安，以弭汀、赣盐寇。未及行，以母丧归。明年，蕲、黄失守，盗起南安，讨之数载始平，人服德秀先见。

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励僚属，以周惇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罢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籴，以苏其民。民艰食，既极力振赡之，复立惠民仓五万石，使岁出粜。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遍及乡落。别立慈幼仓立义阡。惠政毕举。月试诸军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营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赡给有差。朝廷从寿昌朱ＴＹ请，以飞虎军戍寿昌，并致其家口，力争止之。江华县贼苏师入境杀劫，檄广西共讨平之。司马遵守武冈，激军变，劾遵而诛其乱者。

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入见，奏：“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讨论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上曰：“朝廷待济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谓此事处置尽善，臣未敢以为然。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当以二帝、三王为师。”上曰：“一时仓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次言：“霅川之狱，未闻参听于公朝，淮、蜀二阃乃出于佥论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与众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虽尝以耆艾褒傅伯成、杨简，以儒学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赵蕃、刘宰，至忠亮敢言

如陈宓、徐侨，皆未蒙录用。”上问谦吏，德秀以知袁州赵{□政}夫对，亲擢{□政}夫直秘阁、为监司。具手札入谢，因言崔与之帅蜀，杨长儒帅闽，皆有廉声，乞广加咨访。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经筵侍上，进曰：“此高、孝二祖储神燕闲之地，仰瞻楹桷，当如二祖实临其上。陛下所居处密迩东朝，未敢遽当人主之奉。今宫阁之义浸备，以一心而受众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惟学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因极陈古者居丧之法与先帝视朝之勤。

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鞓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格。

德秀屡进鲠言，上皆虚心开纳，而弥远益严惮之，乃谋所以相撼，畏公议，未敢发。给事中王埜、盛章始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继而殿中侍御史莫泽劾之，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职罢祠。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请加窜殛。上曰：“仲尼不为已甚。”乃止。

既归，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荐陈韡有文武才干，常平使者史弥忠言于朝，遂起韡讨平之。绍定四年，改职与祠。

五年，进徽猷阁、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诸邑二税法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预借。诸邑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赤立不可为。或咎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决讼自卯至申未已。或劝啬养精神，德秀谓郡弊无力惠民，仅有政平、讼理事当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仅三百人，漕司与本州给之，而朝廷岁助度牒。已而不复给，而增至二千三百余人，郡坐是愈不可为。德秀请于朝，诏给度牒百道。

弥远薨，上亲政，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闽县里正苦督赋，革之。属县苦贵籴，便宜发常平赈之。海寇纵横，次第禽殄之。未

几，闻金灭，京湖帅奉露布图上八陵，而江、淮有进取潼关、黄河之议。德秀以为忧，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

召为户部尚书，入见，上迎谓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乃以《大学衍义》进，复陈祁天永命之说，谓“敬者德之聚。仪狄之酒，南威之色，盘游弋射之娱，禽兽狗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纳，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政多所论建。逾年，知贡举，已得疾，拜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经武要略》。三乞祠禄，上不得已，进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辞。疾亟，冠带起坐，迄谢事，犹神爽不乱。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赠银青光禄大夫。

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而声愈彰。及归朝，适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而德秀则既衰矣。杜范方攻清之误国，且谓其贪黩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权臣玩忄妻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其议论与范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所著《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谥曰文忠。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

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授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尽心职业。嘉泰二年，召为国子正。明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试学士院。韩侂胄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国中忧骇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谓将有此北伐之举，人情恟

恟，忧疑错出。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策出，众大惊。改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对策狂妄，独侂胄持不可而止。

明年，迁校书郎，以亲老乞补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将吴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败。又明年，曦诛，蜀平，了翁奉亲还里。侂胄亦以误国诛。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差知汉州。汉号为繁剧，了翁以化善俗为治。首蠲积逋二十余万，除科抑卖酒之弊，严户婚交讦之禁，复为文谕以厚伦止讼，其民敬奉条教不敢犯。会境内桥坏，民有压死者，部使者以闻，诏降官一秩、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未数月，复元官、知眉州。眉虽为文物之邦，然其俗习法令，持吏短长，故号难治。闻了翁至，争试以事。乃尊礼耆耇，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复蟆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

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提举常平等事，迁转运判官。戢吏奸，询民瘼，举刺不避权右，风采肃然。上疏乞与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遂宁阙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备不虞，廷议靳其费，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敌至者。后一年，溃卒攻掠郡县，知其有备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迁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丁母忧，免丧，差知潼川府。约己裕民，厥绩大著。若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

十五年，被召入对，疏二千余言。首论人与天地一本，必与天地相似而后可以无旷天位，并及人才、风俗五事，明白切畅。又论郡邑强干弱枝之弊，所宜变通。盖自了翁去国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劳优渥，嘉纳其言。进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转对，论江、淮、襄、蜀当分为四重镇，择人以任，虚心以听，假以事权，资以才用，为联络守御之计。次论蜀边垦田及实录阙文等事，皆下其章中书。十六年，为省试参详官，迁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七年，迁秘书监，寻以起居舍人再辞而后就列。入奏，极言事变

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邻寇动静，其几有五，谓："宜察时几而共天命，尊道揆而严法守，集思广益，汲汲图之，不犹愈于坐观事会，而听其势之所趋乎？"又论士大夫风俗之弊，谓："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如人自为谋，则天下之患有不可终穷者。今则面从而腹诽，习谀而踵陋，臣实惧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变之倚伏，开拓规模，收拾人物，庶几临事无乏人之叹。"其言剀切，无所忌避，而时相始不乐矣。

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事忽异，了翁积忧成疾，三疏求闲不得请，迁起居郎。明年，改元宝庆，雷发非时，上有"朕心终夕不安"之语，了翁入对，即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对天地，事太母，见群臣，亲讲读，皆随事反求，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为矣。"又论："讲学不明，风俗浮浅，立朝无犯颜敢谏之忠，临难无仗节死义之勇。愿敷求硕儒，丕阐正学，图为久安长治之计。"又请申命大臣，于除授之际，公听并观，然后实意所孚，善类皆出矣。

属济王黜削以死，有司顾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见上，请厚伦纪，以弭人言。应诏言事者十余人，朝士惟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言能引义劘上，最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梦昱窜岭南，了翁出关饯别，遂指了翁首倡异论，将击之，弥远犹外示优容。俄权尚书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辞，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诏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故三年之间，循格序迁，未尝处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绍定四年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五年，改差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遂宁府，辞不拜。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而武备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橹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居数月，百废具举。弥远薨，上亲庶政，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因其任。

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斁，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遂应诏上章论十弊，乞复旧典以彰新化："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

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复制阃之典以黜私意。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上读之感动，即于经筵举之成诵。其后，旧典皆复其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对，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为进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窥伺之端。次论故相十失犹存，又及修身、齐家、选宗贤、建内小学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议不可信，北军不可保，军实财用不可恃，凡十余端。复口奏利害，昼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俄兼吏部尚书。经帏进读，上必改容以听，询察政事，访问人才。复条十事以献，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难。上悉嘉纳，且手诏奖谕。又奏乞收还保全弥远家御笔，乞定赵汝愚配享宁庙，乞趣崔与之参预政事，乞定履亩之令以宽民力，乞诏从臣集议以救楮弊，乞储阃才以备缓急。又因进故事：如储人才、凝国论，如力图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诏，如分别襄、黄二帅是非，如究见黄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诸帅区处降附。

还朝六阅月，前后二十余奏，皆当时急务。上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而不能安于朝矣。执政遂谓近臣惟了翁知兵体国，乃以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会江、淮督府曾从龙以忧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论大骇，以为不可，三学亦上书争之。适边警沓至，上心焦劳，了翁嫌于避事，既五辞弗获，遂受命开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劳尤至。寻兼提举编修《武经要略》，恩数同执政，进封临邛郡开国侯，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朝辞，面赐御书唐人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仍赐金带鞍马，诏宰臣饮饯于关外。乃酌上下流之中，开幕府江州，申儆将帅，调遣援师，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将，奏边防十事。甫二旬，召为佥书枢密院事。赴阙奏事，时以疾力辞不拜。盖在朝诸人始谋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则复以建督为非，虽恩礼赫奕，而督府奏陈动相牵制，故遽召还，前后皆非上意也。

寻改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复力辞，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累章乞骸骨，诏不允。疾革，复上疏。门人问疾者，犹衣冠相与酬答，且曰：“吾平生处己，澹然无营。”复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

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所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剑人。少学释氏，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大悟，遂受业朱熹。登乾道中进士第。知莆田县。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会有显者欲取邑地广其居，德明不可，守会僚属谕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闻以土地与人者。"守乃惭服。

累官知浔州，有声。诸司且交荐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辞不受。选广东提举刑狱，弹劾不避权要。岁当荐士，朝贵多以书托之，德明曰："此国家公器也。"悉不启封还之。有乡人为主簿，德明闻其能，荐之。会德明行县，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觞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贪也。"于是追还荐章，其公严类此。

时盗陷桂阳，迫韶，韶人惧，德明燕笑自如，遣将弛击，而亲持小麾督战，大败之。乃分戍守，远斥堠，明审赏罚，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时。徙知广州，迁吏部左选郎官，奉祠，卒。

德明初为浔州教授，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之要，手植三柏于学，浔士爱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尝语人以仕学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汤汉 何基 王柏 徐梦莘 弟得之 从子天麟附 李心传 叶味道 王应麟 黄震

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与其兄干、巾、中皆知名当时，柴中行见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汉为宾客。尝造赵汝谈，汝谈曰："第一流也。"江东提刑赵汝腾荐汉于朝，诏免解差，充象山书院堂长。赴礼部别院试，正奏名，授上饶县主簿。江东转运使赵希堕言："汉，今海内知名士也，岂得吏之州县哉！"诏循两资，差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长。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馆校勘，改国史实录院校勘。会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实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临汝，祥风庆云所从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阴沴所从生也。"火灾，应诏上封事曰：

臣闻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宝图，则不当怀私恩；为天下共主，为亿兆寄命，则不当隆私亲。大臣迩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则不当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发号布政所从出也，则不当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畈章，皆陛下之仓廪府库也，则不当殖私财。陛下于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报答私恩；于群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贵私亲；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习之笃；中书造命，其除行不若内批之专，则陛下之立心，既未能尽合乎天下之公矣。

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内则拘制于权臣，外则恐怯于强敌，敬心既不敢尽弛，则私意亦未得尽行。比年以来，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贪浊柄国，黩货无厌，彼既将恣行其私，则不得不纵陛下之所欲为。于是前日之敬畏尽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御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从中出，乡未欲亲其文也；贵戚子弟，参错中外，乡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祸，展转流毒，讼牒细故，胥吏贱人皆得藉群榼之势，彻清都之邃，乡不如是之炽也；御笔之出，上则废朝令，下则侵有司，乡不如是之多也；贿赂之通，书致之操，乡不如是其章也。

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于召怨宿祸者，始于立心之未公，成于持心之不敬，私以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动天地，而水火之灾捷出于数月之内也。陛下得不亟为治乱持危之计，而可复以常日

玩易之心处之乎！

授太学博士，转对，言："太祖之天下坏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坏其半者，郑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则其纪纲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强，其藩篱必先固。夫然后心广体胖，泮涣而优游，其乐无极矣。舍此不务，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适以为乐。乐极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无与保之也，起视四境，而外侮又至矣。虽有郑、卫之音，燕、赵之色，建章之丽，琼林之积，亦独何乐哉！"

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校书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宾赞，受命进《冠箴》，诏令太子拜谢。升秘书郎，转对，极言边事，以为："今日扶危救乱无复他策，在乎人主清心无欲，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庶几尚有以亡为存之理耳。"

提举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岩之、泉州守谢埴。召为礼部郎官兼太子侍读。寻以直华文阁、福建运判，改知宁国府。迁提举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东运判、知隆兴府。召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读、兼玉牒所检讨官，入奏："愿陛下端本澄源，虚己尽下，恢大公之道，开不讳之门，使朝廷之上，光明洞达，而无邪孽之根以挠其正。四海之内，欢欣交通，而无怨戾之气以奸其和。臣之忠爱，莫切于此。"

迁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谕德，改秘书少监。疏论："比年董宋臣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结连凶渠，恶德参会，以致兵戈相寻之祸。陛下灼见其故，斥而远之，臣意其影灭而迹绝矣。岂料夫阴消而再凝，冰解而骤合，既得自便，即图复用，以其罪戾之余，一旦复使之出入壶奥之中，给事宗庙之内，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祸乱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齿。而陛下方为之辨明，大臣方与之和解，臣窃重伤此过计也。自古小人复出，其害必惨，将逞其愤怨，啸其俦伍，颠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时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

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书勉留。求补外，以秘阁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抚，改知隆兴府。

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起居郎兼侍读，入奏，言："愿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则追养继孝，所以报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谨。

其爱身也，必不以物欲挠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出于朝廷，而预防于多门，人才必由于明扬，而深杜于邪径。

兼权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直学士。累请致仕，授华文阁待制、知宁国府，赐金带。久之，又召为刑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改知太平州、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以显文阁直学士提举玉隆宫。进华文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赠正奉大夫，谥文清。

汉介洁有守，恬于进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华人。父伯熛为临川县丞，而黄干适知其县事，伯熛见二子而师事焉。干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随事诱掖，得闻渊源之懿。微辞奥义，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其通，未尝参以己意，立异以为高，徇人而少变也。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

朱熹门人杨与立一见推服。来学者众，尝谓："为学立志贵坚，规模贵大，充践服行，死而后已。读《诗》之法，须扫荡胸次净尽，然后吟哦上下，讽咏从容，使人感发，方为有功。"谓："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者。"谓："读《易》者，当尽去其胶固支离之见，以洁净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潜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渐观爻象。"盖其确守师训，故能精义造约。

王柏既执贽为弟子，基谦抑不以师道自尊。柏高明绝识，序正诸经，弘论英辨，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终不变以待其定。尝曰："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基文集三十卷，而与柏问辨者十八卷。

郡守赵汝腾守婺，延聘请讲，辞不就。复首荐于朝，又率名从官列荐。通判郑士懿、守蔡抗、杨栋相继以请，皆辞。景定五年，诏举贤，特荐基与建人徐几，同被命添差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力辞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屡辞，改承务郎，主管西岳庙，终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谥文定。

所著《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

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

王柏，字会之，婺州金华人。大父崇政殿说书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熹、张栻、吕祖谦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皆及熹、祖谦之门。

柏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捐去俗学，勇于求道。与其友汪开之著《论语通旨》，至“居处恭，执事敬”，惕然叹曰：“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亟更以鲁斋。

从熹门人游，或语以何基尝从黄干得熹之传，即往从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勉之。质实坚苦，有疑必从基质之。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标注点校，尤为精密。作《敬斋箴图》。夙兴见庙，治家严饬。当暑闭阁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也。

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丧，抚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开之没，家贫，为之敛且葬焉。

来学者众，其教必先之以《大学》。蔡抗、杨栋相继守婺，赵景纬守台，聘为丽泽、上蔡两书院师，乡之耆德皆执弟子礼。理宗崩，率诸生制服临于郡。

柏之言曰：“伏羲则《河图》以画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图》者，先天后天之宗祖也。《河图》是逐位奇偶之交，后天是统体奇偶之交，惟四生数不动。以四成数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洪范》，‘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为皇极经，此帝王相传之大训，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于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麕》，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未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其卓识独见多此类也。

其卒，整衣冠端坐，挥妇人勿近。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谥曰文

宪。

所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衍义》、《涵古图书》、《读书记》、《书疑》、《诗辨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太极衍义》、《伊洛精义》、《研几图》、《鲁经章句》、《论语通旨》、《孟子通旨》、《书附传》、《左氏正传》、《续国语》、《阃学之书》、《文章复古》、《文章续古》、《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诗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尔雅》、《六义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历数》、《江左渊源》、《伊洛精义杂志》、《周子》、《发遣三昧》、《文章指南》、《朝华集》、《紫阳诗类》、《家乘》、文集。

徐梦莘字商老，临江人。幼慧，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历官为南安军教授。改知湘阴县。会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他邑奉令惟谨。梦莘独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帅恚其私于民，欲从簿书间擤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

寻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易二广盐法，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集议于境。梦莘从行，谓："广西阻山，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广东诸郡并江，或可容客贩，未宜遽以二广概行。"议与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说，以客贩变法得为转运使。梦莘既知宾州，犹以前议为梗法，罢去。不三年，二广商贾毁业，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梦莘恬于荣进，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帝闻而嘉之，擢直秘阁。

梦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补》，有《会录》，有《读书记志》，有《集医录》，有《集仙录》，皆以"儒荣"冠之。其嗜学博文，盖孜孜焉死而后已者。开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梦莘弟得之，从子天麟。

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举进士。部使者以廉吏荐，以通直郎致仕。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左氏国纪》、《史记年纪》作《具敝箧笔略》、《鼓吹词》、《郴江志》。

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轮对，言人主当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观，通判惠、潭二州，权英德府，权发遣广西转运判官。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

著《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汉兵本末》一卷、《西汉地理疏》六卷、《山经》三十卷。既谢官，作亭萧滩之上，画严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传，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言：

臣闻“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杀戮之多，赋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气，上干阴阳之和，至于此极也。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与民更始，以为消恶运、迎善祥之计。而法弊未尝更张，民劳不加振德，既无能改于其旧，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于罔愆，朝纲或苦于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鲜见，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挟敌兴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来备，百谷用成，是缘木而求鱼也。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无所归而民怨，曰检税不尽实而民怨，曰籍赀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于大兵之后，而势未有以消之，故愈积而愈极也。成汤圣主也，而桑林之祷，犹以六事自责。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

帝从之。未几，复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罢祠，复予，又罢。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心传有史才，通故实，然其作吴猎、项安世传，褒贬有愧秉笔之旨。盖其志常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云。

所著成书，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编》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

叶味道，初讳贺孙，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纮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学禁开，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调鄂州教授。

理宗访问熹之徒及所著书，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谊闻，差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宗学谕，轮对，言："人主之务学，天下之福也。必坚志气以守所学，谨几微以验所学，正纲常以励所学，用忠言以充所学。"至若口奏，则又述帝王传心之要，与四代作歌作铭之旨，其终有曰："言宣则力减，文胜则意虚。"从臣有荐味道可为讲官，乃授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

故事，说书之职止于《通鉴》，而不及经。味道请先说《论语》，诏从之。帝忽问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于诞。味道对曰："阴阳二气之散聚，虽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犹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郁结不散者，其变也。故圣人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正所以教民亲爱，参赞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气不散，为妖为厉，使国人上下为之不宁，于是为之立子泄以奉其后，则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宁矣。"盖讽皇子竑事也。

三京用师，廷臣边阃交进机会之说。味道进议状，以为："开边浸阔，应援倍难，科配日繁，馈饷日迫，民一不堪命，庞勋、黄巢之祸立见，是先摇其本，无益于外也。"经筵奏事，无日不申言之，而洛师寻以败闻。于是人谓味道见微虑远。

味道所奏陈，无一言不开导引翼，求切于君身；旁引折旋，推致于治道。迁秘书著作佐郎而卒。讣闻，帝震悼，出内帑银帛赙其丧，升一官以任其后，故事所未有也。

所著《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郊社外传》、

《经筵口奏》、《故事讲义》。

王应麟，字伯厚，庆元府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从王野受学。调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视之，输赋后时。应麟白郡守，绳以法，遂立办。诸校欲为乱，知县事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应麟以礼谕服之。差监平江百万东仓。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部使者郑霖异待之。丁父忧，服除，调扬州教授。

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开庆元年亦中是科，诏褒谕之，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

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应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应麟读之，乃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唱名，乃文天祥也。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

迁国子录，进武学博士。疏言："陛下阅理多，愿治久。当事势之艰，舆图蹙于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殚，宜强为善，增修德，无自沮怠；恢弘士气，下情毕达，操纲纪而明委任，谨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辅后嗣。"既对，帝问其父名，曰："尔父以陈善为忠，可谓继美。"

丁大全欲致应麟，不可得。迁太常寺主簿，面对，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艰，海表上流皆有藩篱唇齿之忧。军功未集而吝赏，民力既困而重敛，非修攘计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悦之言自宽。"帝愀然曰："边事甚可忧。"应麟言："无事深忧，临事不惧。愿汲汲预防，毋为壅蔽所欺。"时大全讳言边事，于是应麟罢。

未几，大全败，起应麟通判台州。召为太常博士，擢秘书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见，应诏极论执政、侍从、台谏之罪，积私财、行公田之害。又言："应天变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直受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气，如应天何？"时直言者多迕权臣意，故应麟及之。迁著作佐郎。

度宗即位，摄礼部郎官，草百官表。旧制，请听政，四表已上。一夕入临，宰臣谕旨增撰三表，应麟操笔立就。丞相总护还，辞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应麟从容授之。丞相惊服，即授兼礼部郎官、兼直学

士院。

马廷鸾知贡举，诏应麟兼权直，俄兼崇政殿说书。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经筵值人日雪，帝问有何故事，应麟以唐李峤、李乂等应制诗对。因奏："春雪过多，民生饥寒，方寸仁爱，宜谨感召。"迁将作监。

帝视朝，谓应麟曰："为学要灼见古人之心。"应麟对曰"严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俭，无自纵逸，强以驭下，制事以断，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于眇绵，兢业每忘于游衍。"帝嘉纳之。既而转对，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诚。"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权直学士院，迁秘书少监兼侍讲。上疏论市舶，不报。

会贾似道拜平章事，叶梦鼎、江万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应麟奏，孝宗朝阙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谕之。似道闻应麟言，大恶之，语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学名，不欲使天下谓我弃士。彼盍思少自贬！"恢以告，应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负君之罪大。"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冬雷，应麟言："十月之雷，惟东汉数见。命令不专，奸ＵＢ并进，卑逾尊，外陵内之象。当清天君，谨天命，体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总威福。"似道闻之，斥逐之意决矣。

应麟牒阁门直前奏对，谓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台臣亟疏驳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废。以秘阁修撰主管崇禧观。

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捻尝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赋，民大悦。

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力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指陈成败逆顺之说，且曰："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朝廷方从容如常时，事几一失，岂能自安？"朝臣无以边事言者，帝不怿。似道复谋斥逐，适应麟以母忧去。

及似道溃师江上，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即引疏陈十事，急征讨、明政刑、厉廉耻、通下情、求将材、练军实、备粮饷、举实材、择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图大患者必略细故，求实效者必去虚文。"因请集诸路勤王之师，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赏以作勇敢之气，并力进战，惟能战，斯可守。进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日食，应麟诏论答天戒五事，陈备御十策，皆不及

用。

寻转尚书兼给事中。左丞相留梦炎用徐囊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等，应麟缴奏曰："囊与梦炎同乡，有私人之嫌，万石粗戾无学，南昌失守，误国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类为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吴浚贪墨轻躁，岂宜用之？况梦炎舛令慢谏，谠言弗敢告，今之卖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报。出关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纪纲，以偏见而咈公议，臣封驳不行，与大臣异论，势不当留。"疏入，又不报，遂东归。

诏中使谭纯德以翰林学士召，识者以为夺其要路，宠以清秩，非所以待贤者。应麟亦力辞，后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宁集》一百卷、《王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艺文艺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四十卷、《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

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人。宝祐四年登进士第，调吴县尉。吴多豪势家，告私债则以属尉，民多饥冻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贵家告。府檄摄其县。及摄长洲、华亭，皆有声。

浙东提举常平王华甫辟主管帐司文字。时钱庚孙守常，朱熠守平江，吴君擢守嘉兴，皆倚嬖幸厉民。华甫病革，强起劾罢三人，震赞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干办、提领浙西盐事，不就。改辟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领官田所，言不便，不听，复转般仓职。

入为点校赡军激赏酒库所检察官。擢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

出通判广德军。初，孝宗颁朱熹社仓法于天下，而广德则官置此

仓。民困于纳息，至以息为本，而息皆横取，民穷至自经。人以为熹之法，不敢议。震曰：“不然。法出于尧、舜、三代圣人，犹有变通，安有先儒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法，社仓归之于民，而官不得与。官虽不与，而终有纳息之患。”震为别买田六百亩，以其租代社仓息，约非凶年不贷，而贷者不取息。

郡有祠山庙，岁合江、淮之民祷祈者数十万，其牲皆用牛。郡恶少挟兵刃舞牲迎神为常，斗争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婴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见，问之，乃兵卒。责自状其罪，卒曰：“本无罪。”震曰：“尔罪多，不敢对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众。又其俗有所谓埋藏会者，为坎于庭，深、广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覆以牛革，封鐍一夕，明发视之，失所在。震以为妖，而杀牛淫祀非法，言之诸司，禁绝之。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震数与争论是非，蕃世积不堪，疏震挠政，坐解官。

寻通判绍兴府，获海寇，僇之。抚州饥起，震知其州，单车疾驰，中道约富人耆老集城中，毋过某日。至则大书“闭粜者藉，强籴者斩”揭于市，坐驿舍署文书，不入州治，不抑米价，价日损。亲煮粥食饿者。请于朝，给爵赏旌劳者，而后入视州事。转运司下州籴米七万石，震曰：“民生蹶矣，岂宜重困之！”以没官田三庄所入应之。若补刻《六经》、《仪礼》，修复朱熹祠，树晏殊里门曰“旧学坊”，制祭社稷器，复风雷祀，劝民种麦，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皆善政也。

诏增秩，遂升提举常平仓司。旧有结关拒逮捕事系郡狱二十有八年，存者十无三四，以事关尚书省，无敢决其狱者，以结关为作乱也。震谓结关犹他郡之结甲也，非作乱比，况已经数赦，于是皆释之。新城与光泽地犬牙相入，民夹溪而处，岁常忿斗争渔。会知县事蹇雄为政扰民，因相结拒，起焚掠。震乃劾罢雄，谕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震谓收哺于既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免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震论役法，先令县核民产业，不使下户受抑于上户。大兴水利，废陂、坏堰及为豪右所占者，复之。

改提点刑狱，决滞狱，清民讼，赫然如神明。有贵家害民，震按之，贵家怨。又强发富人粟与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劾震去，谗者，乃怨震者也。遂奉云台祠。贾似道罢相，以宗正寺簿召，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有内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

移浙东提举常平，镇安饥民，折盗贼萌芽。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遂兼王府长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纪纲不可紊。外虽藩王，监司得言之。今为其属，岂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复坏其法？”固不拜长史。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

震尝告人曰：“非圣人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赵邻几 何承裕附 郑起郭昱 马应 和岘弟蒙附 冯吉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作《文苑传》。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属文。多游鄠、杜间，尝馆于张琼家，琼武人，赏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气节，重交友，在词场中称甚著。

建隆二年，窦仪典贡部，擢进士甲科。乾德初，献文百轴，试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赐袭衣、犀带。蜀平，授玉津县令。开宝中，阎丕、王洞交荐其才，宜预朝列。白以亲老祈外任，连知蒲城、卫南二县。

太宗潜藩时，白尝贽文，有袭衣之赐。及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岁余召还。泰山有唐玄宗刻铭，白摹本以献，且述承平东人望幸之意。预修《太祖实录》，俄直史馆，判吏部南曹。从征太原，判行在御史台。刘继元降，翌日，奏《平晋颂》，太宗夜召至行宫褒慰，且曰："俟还京师，当以玺书授职。"白谢于幄中。寻拜中书舍人，赐金紫。

太平兴国五年，与程羽同知贡举，俄充史馆修撰、判馆事。八年，复典贡部，改集贤殿直学士、判院事。未几，召入翰林为学士。雍熙中，召白与李昉集诸文士纂《文苑英华》一千卷。端拱初，加礼部侍郎，又知贡举。白凡三掌贡士，颇致讥议，然所得士如苏易简、王禹偁、胡宿、李宗谔辈，皆其人也。是时，命复旧制，专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罢退既众，群议嚣然。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覆试，连放马国祥、叶齐等八百余人焉。

白尝过何承矩家，方陈倡优饮宴。有进士赵庆者，素无行检，游承矩之门，因潜出拜白，求为荐名，及掌贡部，庆遂获荐，人多指以为辞。又女弟适王沔，淳化二年，沔罢参知政事。时寇准方诋讦求进，故沔被出，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得涂金器尔。

张去华者，白同年生也，坐尼道安事贬。白素与去华厚善，遂出为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逾年，抗疏自陈，有“来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语，太宗览而悯之，召还，为卫尉卿，俄复拜为礼部侍郎，修国史。至道初，为翰林学士承旨。二年，迁户部侍郎，俄兼秘书监。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馆。

先是，白献拟陆贽《榜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开封府以试之，既而白倦于听断，求罢任。咸平四年，擢王钦若、冯拯、陈尧叟入掌机要，以白宿旧，拜礼部尚书。

白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在内署久，颇厌番直，草辞疏略，多不惬旨。景德二年，与梁周翰俱罢，拜刑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旧三馆学士止五日内殿起居，会钱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几，抗表引年。上以旧臣，眷顾未允。再上表辞，乃以兵部尚书致仕，因就宰臣访问其资产，虞其匮乏，时白继母尚无恙，上东封，白肩与辞于北苑，召对久之，进吏部尚书，赐帛五十匹。

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艰。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赠左仆射，录其孙懿孙为将作监主簿，孝孙试秘书省校书郎，从子唐臣试正字。

白善谈谑，不拘小节，赡济亲族，抚恤孤藐，世称其雍睦。聚书数万卷，图画亦多奇古者。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唐贤编集遗落者，白多缵缀之。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下。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嘲谤，白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侍，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会有司谥白为文宪，内出密奏言白素无检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子宪臣，国子博士；得臣，赐进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郑州管城人。父彦温，廷州马步军都校。周翰幼

好学，十岁能属词。周广顺二年举进士，授虞城主簿，辞疾不赴。宰相范质、王溥以其闻人，不当佐外邑，改开封府户曹参军。宋初，质、溥仍为相，引为秘书郎、直史馆。

时左拾遗、知制诰高锡上封，议武成王庙配享七十二贤，内王僧辩以不令终，恐非全德。寻诏事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重铨定，功业终始无瑕者方得预焉。周翰上言曰：

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颠末，鲜克具美。周公，圣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辅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勋，蟠天极地。外则淮夷构难，内则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颠顿；偃禾仆木，仅得辨明。此可谓之尽美哉？臣以为非也。孔子，圣人也，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卒以栖迟去鲁，奔走厄陈，虽试用于定、哀，曾不容于季、孟。又尝履盗跖之虎尾，闻南子之珮声，远辱慎名，未见其可。此又可谓其尽善者哉？臣以为非也。自余区区后贤，琐琐立事，比于二圣，曾何足云？而欲责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窃以为难其人矣。

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无战。资其佑民之道，立乎为武之宗，觊张国威，遂进王号。贞元之际，祀典益修，因以历代武臣陪飨庙貌，如文宣释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仪，事虽不经，义足垂劝。况于曩日，不乏通贤，疑难讨论，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类，别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选，仅有可存。

只如乐毅、廉颇，皆奔亡而为虏；韩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诛。白起则锡剑杜邮，伍员则浮尸江澨。左车亦偾军之将，孙膑实刑余之人。穰苴则偾卒齐庭，吴起则非命楚国。周勃称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陈平善谋，蒙受金诸将之谤。亚夫则死于狱吏，邓艾则追于槛车。李广后期而自刭，窦婴树党而丧身。邓禹败于回溪，终身无董戎之寄；马援死于蛮徼，还尸阙遣奠之仪。其余诸葛亮之俦，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辈，佐闰位之君。关羽则为仇国所禽，张飞则遭帐下所害。凡此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谁当无累？或从澄汰，尽可弃捐。况其功业穹隆，名称烜赫。樵夫牧稚，咸所闻知；列将通侯，窃年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摈出祠庭，吹毛求异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恶，必使时情顿惑，窃议交兴。景行高山，更奚瞻于往躅；英魂烈魄，将有恨于明时。

况伏陛下方厉军威，将遏乱略，讲求兵法，缔构武祠，盖所以劝激

戎臣，资假阴助。忽使长廊虚邈，仅有可图之形；中殿前空，不见配食之坐。似非允当，臣窃惑焉。深惟事贵得中，用资体要，若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议其长。

不报。

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初，太祖尝识彦温于军中，石守信亦与彦温旧故。一日，太祖语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

历通判绵、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夺二官。起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开宝三年，迁右拾遗，监绫绵院，改左补阙兼知大理正事。会将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庆泽所未及、节文所未该者，所宜推而广之。方今赋税年入至多，加以科变之物，名品非一，调发供输，不无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广、桂之地，皆以为王土。陛下诚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诸道租赋之入，则庶乎均德泽而宽民力矣。”俄坐杖锦工过差，为其所诉。太祖甚怒，责之曰：“尔岂不知人之肤血与己无异，何乃遽为酷罚！”将杖之，周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不当如是。”太祖乃解，止左授司农寺丞。逾年，为太子中允。

太平兴国中，知苏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饮戏为务。州有伶官钱氏，家数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随。郡务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逾月，授左赞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团练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闻，召为右补阙，赐绯鱼，使江、淮提点茶盐。

周翰以辞学为流辈所许，频历外任，不乐吏事。会翰林学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馆修撰。会太宗亲试贡士，周翰为考官，面赐金紫，因语宰相，称其有文，寻迁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张佖建议复置左右史之职，乃命周翰与李宗谔分领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谕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仍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时誉，久摈废，及被

除擢，尤洽时论。

会考课京朝官，有敢隐前犯者，皆除名为民。周翰被谴尤多，所上有司偶遗一事，当免。判馆杨徽之率三馆学士诣相府，以为周翰非故有规避，其实所犯频繁，不能悉记，于是止罚金百斤。

先是，赵安易建议于西川铸大铁钱，以一当十，周翰上言："古者货、币、钱三者兼用，若钱少于货、币，即铸大钱，或当百，或当五十，盖欲广其钱而足用尔。今不若使蜀民贸易者，凡铁钱一止作一钱用，官中市物即以两钱当一。又西川患在少盐，请于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则公私通济矣。"至道中，迁工部郎中。

真宗在储宫，知其名，徵之，时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为文章，周翰悉纂以献，上答以书。及即位，未行庆，首擢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俄判史馆、昭文馆。咸平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受诏与赵安易同修属籍。唐末丧乱，籍谱罕存，无所取则，周翰创意为之，颇有伦贯。车驾幸澶渊，命判留司御史台，周翰恳求扈从，从之。明年，授给事中，与宋白俱罢学士。大中祥符元年，迁工部侍郎。逾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悯之，录其子忠宝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周翰性疏隽卞急，临事过于严暴，故多旷败。晚年才思稍减，书诏多不称旨。有集五十卷及《续因话录》。

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复末，徙家南阳。梁祖篡唐，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荛、李涛数辈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岳祠前，北望号恸，殆二十年。后涛北归，葆光乐衡山之胜，遂往家焉。

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昂尝间行经庐陵，道遇异人，谓之曰："中原不久当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为？"遂北游江、淮。时周世宗南征，韩令坤统兵至扬州，昂谒见，陈治乱方略，令坤奇之，署权知扬州扬子县。适兵革之际，逃亡过半，昂便宜绥辑，复逋亡者七千余家，令坤即表授本县令。

宋初，为衡州录事参军，尝读陶潜《闲情赋》而慕之，因广其辞曰：

维禀气兮清浊，独得意兮虚徐。耳何聪兮无瑱，衣何散兮无裾。务

冥怀于得丧，宁勤体乎菑畜。将使同方姬、孔，抗迹孙、蘧。精骛广漠，心游太虚。傲朝曦兮南荣，溯夕飙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

繇是含颖怀粹，凝和习懿。器ＣＯ沦兮幽忧，德芬馨兮周比。井无渫兮泉融，珠潜辉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丝，叹展之下位？苟因时之明扬，乃斯文之不坠。

睇烟景兮飘飘，心悬旌兮摇摇。感朝荣而夕落，嗟响蛩而鸣蜩。

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长谣。愿在首而为弁，束玄发而未衰。

会名器之有得，与缨珥兮相宜。愿在足而为舄，何坎险之罹忧。

欲效勤于竖亥，思追踵于浮丘。愿在服而为袂，传缯素而饰躬。

异化缁之色涅，宁拭面而道穷。愿在目而为鉴，分妍丑于崇朝。

惊青阳之难久，庶白首以见招。愿在地而为簟，当暑溽而冰寒。

伊肤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愿在觞而为醴，不乱德而溺真。

体虚受之为器，革谲性以归淳。愿在握而为剑，每辅衽而保裾。

殊铅銛之效用，比硎刃而有余。愿在橐而为矢，美箐羽之斯全。

畴懋勋而锡晋，射穷垒而衄燕。愿在体而为裘，托针缕以成功。

非珍华而取饰，将被服而有容。愿在轩而为篁，贯岁寒而不改。

挺介节以自持，廓虚心而有待。

人之愿兮实繁，我之心兮若此。蓄为志兮璞藏，发为文兮雾委。既持瑾兮掌瑜，复撷兰兮艺芷。始无言兮植杖，终俯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适，觌物兮解颐。云无心兮遐举，萝倚干兮丛滋。想陵谷之变地，况玄黄之易丝。人可汰而可锻，己不磷而不缁。苟一鸣而惊人，何五鼎而勿饴？

已而拥膝清啸，倾怀自宽。枢桑户荜兮差乐，鸠飞梭跃兮胡难。指夜蟾兮为伍，仰疏籁兮邀欢。何孙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吕磻？涤我虑兮绿绮。清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则，徙倚兮可观。终卷舒兮自得，契休

哉于《考槃》。

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语，且以文为贽，昉深所嗟赏。历宜城令。开宝中，拜太子洗马、知蓬州，徙广安军。会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昂设策禽之。自余果、合、渝、涪四州民连结为妖者，置不问，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称其能，迁殿中丞、知泗州。

尝作《隋河辞》，谓浚决之病民，游观之伤财，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隋不兴役费财以害其民，则安得有今日之利哉！

尝聚淮水流尸三千，为冢瘗之。有戍卒谋乱，昂诛其首恶，凡支党之诖误者悉贯之。就迁监察御史、江南转运副使。太平兴国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为峡路转运副使，就改库部员外郎，迁转运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阁，赐金紫。久之，出知复州，表求谢事，不许。迁水部郎中，复请老，召还，再直秘阁，寻兼越王府记室参军。

直宗即位，迁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诰，判史馆，受诏编次三馆秘阁书籍，既毕，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逾年，拜章乞骸骨，召对，敦谕，请弥确，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赐器币，给全奉，诏本府岁时存问，章奏听附驿以闻。命其子正辞知公安县，以便侍养，许归江陵。旧制，致仕官止谢殿门外，昂特延见命坐，恩礼甚厚。令俟秋凉上道，遣中使赐宴于玉津园，两制三馆皆预，仍诏赋诗饯行，缙绅荣之。

昂前后所得奉赐，以三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及是闲居，自称退叟，著《资理论》三卷上之，诏以其书付史馆。弟协以纯谨著称，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书招之，协亦告老归。兄弟皆眉寿，时人比汉之二疏。知府陈尧咨署其居曰东、西致政坊。昂于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栖。颇好释氏书。晚岁自为墓志。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门人谥曰正裕先生。诏加赙赠，录其孙适出身。

昂好学，纯厚有清节，澹于荣利，为洗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内署，非公事不至两府。在王邸时，真宗居储宫，知其素守，故每加褒进，然昂未尝有所私请，进退存礼，士类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辞并登进士第，正基虞部员外郎。

赵邻几，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家世为农。邻几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

周显德二年举进士，解褐秘书省校书郎，历许州、宋州从事。太平兴国初，召为左赞善大夫、直史馆，改宗正丞。四年，郭贽、宋白授中书舍人，告谢日交荐之，俄而邻几献颂，上览而嘉之，迁左补阙、知制诰，数月卒，年五十九。中使护葬。

邻几体貌尪弱，如不胜衣。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敛衽任危坐，成千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

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唯以书未成为恨。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几追补《唐实录》事，邻几一子东之，以荫补郎山主簿，部送军粮诣北边，没焉，其家属寄居睢阳。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几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鲰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书五十余卷来上，皆涂窜之笔也。诏赐其家钱十万。

时又有何承裕者，晋天福末擢进士第，有清才，好为歌诗，而嗜酒狂逸。初为中都主簿，桑维翰镇兖州，知其直率，不责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馆，出为盩厔、咸阳二县令，醉则露首跨牛趋府，府尹王彦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为治清而不烦，民颇安焉。每览牒诉，必戏判以喻曲直，诉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满，吏因醉挟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见罔也，当受杖。"杖讫，复召与饮。其无检多类此。

开宝三年，自泾阳令入为监察御史，后历侍御史，累知忠、万、商三州，太平兴国中卒。

郑起，字孟隆，不知何许人。少游京、洛间，佻薄无检操。闻襄州双泉寺僧能为黄金，往依焉，遂削发为侍者。久之，知其诳耀，乃反初服。举进士，时举子多尚诗赋，惟起有文七轴，歌诗尤清丽。周广顺初，调补尉氏主簿，秩满，以书干宰相范质，荐为右拾遗、直史馆。恭帝初，迁殿中侍御史。

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张延范检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贫，常乘骡。一日，从延范出近郊送客，延范揖起曰："请策马令进。"起曰："此骡也，不当过呼耳。"以讥延范，延范深衔之，密奏起嗜酒废职。

初，显德末，起见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书范质，极言其事。又尝遇太祖于路，横绝前导而过，太祖亦弗之怒。及延范奏至，出为河西令。会蜀平，当徙远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

起负才倨傲，多所诋讦，数为群小窘辱，终亦不改。

时有郭昱者，好为古文，狭中诡僻。周显德中登进士第，耻赴常选，献书于宰相赵普，自比巢、由，朝议恶其矫激，故久不调。后复伺普，望尘自陈，普笑谓人曰："今日甚荣，得巢、由拜于马首。"开宝末，普出镇河阳，昱诣薛居正上书，极言谤普，居正奏之，诏署襄州观察推官。潘美镇襄阳，讨金陵，以昱随军。昱中夜被酒号叫，军中皆惊，翌日，美遣还。岁余，坐盗用官钱除名，因居襄阳，游索樊、邓间，雍熙中卒。

又有马应者，薄有文艺，多服道士衣，自称"先生"。开宝初效元结《中兴颂》作《勃兴颂》，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于永州结《颂》之侧，县令恶其夸诞，不以闻。太平兴国初，登第，授大理评事，坐事除名，羁旅积年。淳化中，以诗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览而嘉之，复授大理评事，未几卒。

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贽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为工部员外郎、直史馆，奉诏撰《孟昶纪事》。从义多藏书，尝缵长安碑文为《遗风集》二十卷。余皆官不达。

和岘，字晦仁，开封浚仪人。父凝，晋宰相、太子太傅、鲁国公。岘生之年，适会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岁，以门荫为左千牛备身，迁著作佐郎。汉乾祐初，加朝散阶。十六，登朝为著作郎。丁父忧，服阕，拜太常丞。

建隆初，授太常博士，从祀南郊，赞导乘舆，进退闲雅。太祖谓近侍曰："此谁氏之子，熟于赞相？"左右即以岘门阀对。俄拜刑部员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复请祀昊天上帝，诏岘议其礼，岘以祭义戒于烦数，请罢之。二年，议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别庙，岘以旧礼有二后同庙之文，无各殿异室之说，今二后

同祔别庙，亦宜共殿别室。孝明皇后尝母仪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当居次室。从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内衣库使李光睿权知州，岘通判州事。代还，是岁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腊，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岘献议正之。四年，南郊，岘建议望燎位置爟火。

又尝言："依旧典，宗庙殿庭设宫县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案，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仗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复举唐故事，宗庙祭科处别设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谓"《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二舞"。并从其议。事具《礼》、《乐志》。

先是，王朴、窦俨洞晓音乐，前代不协律吕者多所考正。朴、俨既没，未有继其职者。会太祖以雅乐声高，诏岘讲求其理，以均节之，自是八音和畅，上甚嘉之。语具《律志》。乐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乐，岘即令乐工调品，以谐律吕，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请目曰"拱辰管"，诏备于乐府。

开宝初，迁司勋员外郎、权知泗州，判吏部南曹，历夔、晋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诏采访。太宗即位，迁主客郎中。太平兴国二年，知兖州，改京东转运使。

岘性苛刻鄙吝，好殖财，复轻侮人，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初为判官郑同度论奏，既而彰信军节度刘遇亦上言，按得实，坐削籍，配隶汝州。

六年，起为太常丞，分司西京，复阶勋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岘奉留司贺表至阙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阁集》二十卷、《注释武成王庙赞》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复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

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蒙。

□蒙字显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岁，凝教之诵古诗赋，一历辄不忘。试令咏物为四句诗，颇有思致，凝叹赏而奇之，语岘曰："此儿他日必以文章显，吾老矣，不见，汝曹善保护之。"

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释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县，就拜大理评事。江南转运杨缄以其材干奏，移知南昌县。代还，刑部取为详覆官，迁光禄寺丞。

先是，凝尝取古今史传听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著为《疑狱集》，□蒙因增益事类，分为三卷，表上之。俄献所著文赋五十轴，召试中书，擢为太子中允。先是，冯起撰《御前登第三榜碑》以献，上甚称奖，命直史馆。淳化初，□蒙又撰《七榜题名记》，并补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献，遂以本官直集贤院，中谢日，赐绯鱼。三年春，献《观灯赋》，诏付史馆，迁右正言。

是岁，太宗亲试贡士，□蒙预考校，作歌以献，上对宰相称赏之，召问年几何。时摹印《儒行篇》，以赐新及第人及三馆、台省官，皆上表称谢。上时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蒙洎尤称上旨，因谓李昉曰："□蒙，宰相子，勤学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构，如□蒙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诰。不逾年，加水部员外郎、知理检院。至道元年，赐金紫，与王旦同判吏部铨。是秋，晨起将朝，风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闻之惊叹，遣中使就家问疾状，并恤其孤，赠赙加等。长子珙才十岁，即授大理评事。次子璥，补太庙斋郎。

□蒙好修饰容仪，自五鼓张灯烛至辨色，冠带方毕。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上以其贵家子，能业文，甚宠待之，欲召入翰林，谓近臣曰："□蒙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寝。

□蒙弟嵲始为三班奉职，淳化中，献文求试，上以故相之后，改授大理评事。

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道，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吉，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迁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户部、司勋郎中，累阶金紫。周显德中，迁太常少卿。

吉嗜学，善属文，工草隶，议者以掌诰许之。然性滑稽无操行，每中书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终以佻薄而止。

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怍色，家人皆大笑。

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

绝”。

宋初，受诏撰述《明宪皇太后谥议》，见称于时。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韩溥 鞠常 宋准 柳开 夏侯嘉正 罗处约 安德裕 钱熙

高頔字子奇，开封雍丘人。后唐清泰中举进士，同辈绐之曰："何不从裴仆射求知乎？"时裴皞以左仆射致仕，后进无至其门者。頔性纯朴，信其言，以文贽于皞。明年，礼部侍郎马裔孙知贡举，乃皞门下生也。皞以頔语之，遂擢乙科，四迁魏博观察支使。

周显德中，符彦卿奏署掌书记。时太宗亲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彦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后随彦卿镇凤翔，会诏留彦卿洛阳，頔复为天雄军掌书记。后以病免，居于魏。

雍熙二年，太宗亲试贡士，頔子南金举学究，自陈曰："臣父年八十四，尝佐使幕，久已罢职，家贫无以存养。愿赐一第，庶获寸禄，以及老父。"上问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对，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弥厉，甚为搢绅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尝与朕游处，迨逾旬月。晨暮对案饮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谨盖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烦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补阙致仕，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頔有清节，力学强记，手写书千余卷。彦卿待之甚厚，或过致优给，頔计口受费，余皆不纳。彦卿左右多肆贪虐，民不能堪，及彦卿罢镇，其故时将吏、宾客皆心愧，无敢复游魏者。惟頔清苦守法，魏人爱之。在魏三十年，无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马老，以糜饲之。仆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时称其长者。

次子鼎，举进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阳人。周显德中举进士。度工于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时翰林学士申文炳知贡举，枢密使王朴移书录其句以荐之，文炳即擢度为第三人。释褐永宁县主簿。

累迁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迁绛州团练使，十年不调。度在歙州，尝以所著诗刻于石，有中黄门得其石本，传入禁中，太宗见之，谓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对于便殿，与语甚悦，擢为虞部员外郎、直史馆，赐绯。端拱初，籍田毕，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

充官告国信副使，上赐诗以宠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军传舍，年五十七。

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以上所赐诗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之句，遂题为《奉使南游集》，未成编而亡。

弟康亦善诗，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韩溥，京兆长安人，唐相休之裔孙。少俊敏，善属文。周显德初举进士，累迁历使府。开宝三年，自静难军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三迁至库部员外郎、知华州，同判灵州，再转司门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请辞职寻医，许之。溥博学善持论，详练台阁故事，多知唐朝氏族，与人谈亹癖然可听，号为“近世肉谱”，搢绅颇推重之。尤善笔札，人多藏尺牍。

弟洎，亦进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黄县令。父庆孙，申州团练判官，有诗名。常少好学，善属文。汉乾祐二年擢进士第，裁二十一，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周广顺中，宰相范质奏充集贤校理，出为郓州观察支使，历永兴军节度掌书记、伊阳令。显德四年，诣阙进策，召试，复授猗氏令，迁蔡州防御判官，复宰介休、魏县。开宝中，赵普为相，擢为著作佐郎。时任此官，惟常与杨徽之、李若拙、赵邻几四人，皆有名于时。常应举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又为《春兰赋》，颇存兴托。后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

子仲谋，字有开，雍熙中进士，有材干，历御史、东京留守推官、陕西转运，至兵部员外郎。仲谋集其父所为文成二十卷。

弟愉，周广顺中进士，与常齐名。

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彦升，库部员外郎。父鹏，秘书郎。准开宝中举进士，翰林学士李皞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皞用情取舍非当。太祖怒，召准覆试于便殿，见准形神伟茂，程试敏速，甚嘉之，以为宜首冠俊造，由是复擢准甲科，即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

八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俄奉使契丹，复命称旨。明年，出知南平军，会改军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兴国四年，

迁著作郎、通判梓州，转左拾遗。归朝，预修诸书。八年，同知贡举，出为河北转运使，岁余，以本官知制诰。雍熙中，加主客员外郎，复预知贡举，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迁金部郎中，罢知制诰。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赐钱百万。

准美风仪，善谈论，辞采清丽，莅官所至，皆有治声。卢多逊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门生黜免，左右无敢言者。准因奏事，盛言穆长者，有检操，常恶多逊专恣，固非其党也。上寤，未几，尽复穆旧官。时论以此称之。天禧三年，录其子大年试秘书省校书郎。

准从弟可观，金部郎中。族子郊、祁，并天圣二年进士甲科，别有传。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监察御史。开幼颖异，有胆勇。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出，开挥刃断二足指。

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隽。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贽大蒙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开宝六年举进士，补宋州司寇参军，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

会大举北征，开部送军粮，将至涿州，有契丹酋长领万骑与米信战，相持不解，俄遣使绐言求降，开谓信曰：“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信迟疑不决。逾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师还，诣阙上书，愿从边军效死，太宗怜之，复授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

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粮畜，开为作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使入，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氏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人与一吏偕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赐开钱三十万。

淳化初，移知桂州。初，开在全州，有卒讼开，开即杖背黥面送阙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开下御史狱劾系，削二官，黜为复州团练副使，移滁州。复旧官，知环州。三年，移邠州。时调民辇送趋环、庆，己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诣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之。又知曹、邢二州。

真宗即位，加如京使，归朝，命知代州。上言曰：

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

臣以益州稍静，望陛下选贤能以镇之，必须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须得人制御，若以契丹比议，为患更深。何者？契丹则君臣久定，蕃、汉久分，纵萌南顾之心，亦须自有思虑。西鄙积恨未泯，贪心不悛，其下猖狂，竟谋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预备之。以良将守其要害，以厚赐足其贪婪，以抚慰来其情，以宽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有动静，使其掩袭，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今甲兵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县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诚愿训练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于勇敢，指顾无纵于后先，失律者悉诛，获功者必赏。偏裨主将，不威严者去之。听断之暇，亲临殿庭，更召貔虎，使其击刺驰骤，以彰神武之盛。

臣又以宰相、枢密，朝廷大臣，委之必无疑，用之必至当。铨总僚属，评品职官，内则主管百司，外则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则别置审官，供奉、殿直则别立三班，刑部不令详断，别立审刑，宣徽一司全同散

地。大臣不获亲信，小臣乃谓至公。至如银台一司，旧属枢密，近年改制，职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则依旧，别无利害，虚有变更。臣欲望停审官、三班，复委中书、枢密、宣徽院，银台司复归枢密，审刑院复归刑部，去其繁细，省其头目。

又京府大都，万方轨则，望仍旧贯，选委亲贤。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长，但令优逸，无以试材，宜委之外藩，择文武忠直之士，为左右赞弼之任。

又天下州县官吏不均，或冗长至多，或岁年久阙。欲望县四千户已上选朝官知，三千户已上选京官知。省去主簿，令县尉兼领其事。自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并酌量省减，免虚费于利禄，仍均济于职官。

又人情贪竞，时态轻浮，虽骨肉之至亲，临势利而多变。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则致于倾危，患难则全无相救，仁义之风荡然不复。欲望有颁告谕，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掩百王，威加万国，无贤不用，无事不知。望陛下开豁圣怀，如天如海，可断即断，合行即行，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谀之党。臣久尘著位，寝荷恩宠，辞狂理拙，唯圣明恕之！

开至州，葺城垒战具，诸将多沮议不协。开谓其从子曰："吾观昂宿有光，云多从北来犯境上，寇将至矣。吾闻师克在和，今诸将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换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边，开上书，又请车驾观兵河朔。四年，徙沧州，道病首疡卒，年五十四。录其子涉为三班奉职。

开善射，喜弈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诸子。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祐笃义，将丐之。问所费，曰："二十万足矣。"开即罄所有，得白金百余两，益钱数万遣之。

开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灏、沆并进士第，灏秘书丞。

夏侯嘉，正字会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兴国中举进士，历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为《洞庭赋》曰：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环带五郡，淼不知其几百里。臣乙酉夏使岳

阳，抵湖上，思构赋。明日披襟而观之，则翼然动，促然跂，忄栗然骇，愕然眙。怳若驾春云而轼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跻。退若据泰山之安，进若履千仞之危。懵若无识，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跄若将驰。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后，神始宅，气始正，若此不敢以赋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

一日登崇丘，望大泽，有云□卒兮兴，欻兮止。兴止未霁，急若有遇。由是渍阳辉，沐芳泽，睹一异人于岩之际，霞为裾，云为袂，冰肤雪肌，金玦玉佩，浮丘、羡门，斯实其对。

因言曰："若非好辞者耶？"臣曰："然。""然则若智有所不通，识有所不穷，用不通不穷而循乎无端之纪，若得无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极则物应，思精则道来，嘉若之勤无哗谈，吾为若称云：'太极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迩则为江兮，远则为河；积则为潴兮，总则为湖。若今所谓洞庭者，杰立而孤，廓然如无区，其大无徒。含阳字阴，玄神之都。暧暧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宾者，有若仆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会涂山，武巡牧野，千出百会，咸处麾下。每六合澄静，中流回睨。莽莽苍苍，纤霭不翳。太阳望舒，出没其间。万顷咸沸，强而名之为巨泽，为长川，为水府，为大渊。纵之不逾，跼忠心之不卑。乍若贤人，以重自持。诱之不前，犯之愈坚。又若良将，以谋守边。澎澎濞濞，浩尔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义。冲训漠漠，二气交错。又若混沌，凝然未凿。此乃方舆之心胸，溟海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气濩落。浩浩滔天，与物回薄。灭木襄陵，无际无廓。上帝降鉴，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机。隧山陲谷，涤源畅微。然后若金在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泽之设，允执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动有静。'"

臣应之曰："升降动静，可得闻乎？"神曰："水之性非圆非方，非柔非刚，非直非曲，非玄非黄。划象为《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内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复》张。其静处阴，其动随阳。六府之甲，万化之纲。式观是泽，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变，九夏攸处。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物鸿洞，烁为隆暑。泽之作，颀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灵趋怪觐，杳不可睹。蒸之为云，散之为雨。倏急万象，如还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为神，素气清泚。肃肃翛阗，群籁四起。泽之动，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宫离离，为之腾风。苍梧崇崇，为之供云。四顾一色，黯然氤氲。其声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东凑海门，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状，则石然而

骨，岸然而革。气然而荣，洚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体，有珠而目。穹鼻孤岛，呀口万谷。臂带三吴，足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趋。彭蠡、震泽，讵可云乎？”

臣又问曰：“泽之态已闻命矣。水之族将如何居？”神曰：“大道变易，或文或质。沉潜自遂，其类非一。或被甲而邅，或曳裾而圆。或秃而跂，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去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虾。或修臂而立，或横骛而疾。或发于首，或髯于肘。或俨而庄，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大虚之含万汇，名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问曰：“若神之资，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静矣，丽矣至矣，邈难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达；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于自然，然后上天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陆处，夫何不烛。彼鞚鲤之贤，辔龙之仙，乃吾之肩也。其余海若、天吴，阳侯、神胥，龊龊而游，曾不我俦。”

臣又问曰：“《易》称‘王公设险’，是泽之险可以为固。而历代兴衰，其义安取？”神曰：“天道以顺不以逆，地道以谦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为旌，聚心为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锋，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险阻，何必据要冲？若秦得百二为帝，齐得十二而王。其山为金，其水为汤。守之不义，欻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败。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汉疲于昆明，桀困于酒池，亦其类也。故黄帝张乐而兴，三苗弃义而倾。则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乱，以道不以贼，惟贤者观其知而后得也。”

于是盘桓徙倚，凝精流视。罄以辞对，倏然而晦。

徐铉见之，曰：“是玄虚之流也。”人多传写。

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试辞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赐绯鱼。元夕，上御乾元门观灯，嘉正献五言十韵诗，其末句云：“两制诚堪羡，青云侍玉舆。”上依韵和以赐之，有“狭劣终虽举，通才列上居”之句，议者以为诫嘉正之好进也。未几被病，诏以为益王生辰使。所获金币，鬻得钱辇归家，忽一缙自地起立，良久而仆，闻者异之。嘉正疾遂笃，月余卒，年三十七。

子纾，太子中舍。

罗处约，字思纯，益州华阳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孙。伯祖衮，唐末

为谏官。父济，仕蜀为升朝官。归朝，至太常丞。处约尝作《黄老先六经论》，曰：

先儒以太史公论道德，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混成而仙，两仪至虚而应万物，不可致诘。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为圣人者，为能知来藏往，与天地准，故黄、老、姬、孔通称焉。其体曰道，其用曰神，无适也，无莫也，一以贯之，胡先而尊，孰后而卑。"

"《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矧仲尼祖述尧、舜，则况于帝鸿氏乎？华胥之治，太上之德，史传详矣。老聃世谓方外之教，然而与《六经》皆足以治国治身，清净则得之矣。汉文之时，未遑学校，窦后以之而治，曹参得之而相，几至措刑。且仲尼尝问礼焉，俗儒或否其说。"

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来朝，仲尼从而学焉，俾后之人敦好问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谓《六经》之教，化而不已则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则蜡宾息叹。黄、老之与《六经》，孰为先而孰为后乎？又何必缫藉玉帛然后为礼，笋虡镛鼓然后为乐乎？余谓太史公之志，斯见之矣。恶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说？病之者可以观徼，未可以观妙。"

人多重之。

登第，为临涣主簿，再迁大理评事、知吴县。王禹偁知长洲县，日以诗什唱酬，苏、杭间多传诵。后并召赴阙，上自定题以试之，以禹偁为右拾遗，处约著作郎，皆直史馆，赐绯鱼。会下诏求谠言，处约上奏曰：

伏睹今年春诏旨，责以谏官备员未尝言事，虽九寺、三监之官，亦得尽其谠议。陛下虔恭劳神，厉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违，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黄之协气，为动植之休祥，而犹不伐功成，屡求献替，此真唐尧、虞舜之用心也。

臣累日以来，趋朝之暇，或于卿士之内预闻时政之言，皆曰圣上以

三司之中，邦计所属，簿书既广，纲条实繁，将求尽善之规，冀协酌中之道。窃闻省上言，欲置十二员判官兼领其职，贵各司其局，允执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盖唐朝中叶之后，兵寇相仍，河朔不王，军旅未弭，以赋调筦榷之所出，故自尚书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国用所须，朝廷急务，故僚吏之属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处之，优其禄以宠之，黾勉从事者姑务其因循，尽瘁事国者或生于睚眦，因循则无补于国，睚眦则不协于时。或浅近之人用指瑕于心计，深识之士以多可为身谋。蠹弊相沿，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员判官之说，亦从权救敝之一端也。

然而圣朝之政臻乎治平，当求稽古之规，以为垂世之法。臣尝读《说命》之书，以为“事不师古，匪说攸闻”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尧。”“若稽古帝舜。”皆谓顺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见，莫若复尚书都省故事，其尚书丞郎、正郎、员外郎、主事、令史之属，请依六典旧仪。以今三司钱刀粟帛筦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则各有司存，可以责其集事。今则金部、仓部安能知储廪帑藏之盈虚，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远近？有名无实，积久生常。况此却复都省之事，下臣犹能佥知其可，况陛下聪明濬哲乎！

然议者以为不行已久，难于改更，若断自宸心，下于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从，孰为不可，盖人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时成。”此言能改命而创制，及小人乐成则革面以顺上矣。况三司之名兴于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尝能省览之乎？复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属，则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书省，比部元为勾覆之司，周知内外经费，陛下若欲复之，则制度尽在。迨及九寺、三监多为冗长之司，虽有其民，不举其职。

伏望陛下当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规，不烦更差使臣，别置公署。如此则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故《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简易之化，建《洪范》大中之道，可以亿万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受诏荆湖路巡抚，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众，官吏多被黜责。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

初，济为开封府司录，太宗尹京，颇嘉其强干。太平兴国中，处约与兄贲同举进士，上临试，知贲，济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处约复登第。贲后至员外郎。

处约形神丰硕，见者加重，虽有词采而急于进用，时论亦以此薄之。卒后，苏易简、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题曰《东观集》。禹偁为序，易简表上之，诏付史馆。

蜀士又有严储者，太平兴国中进士，后直史馆，使河北督军粮，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师皋，河南人。父重荣，晋成德军节度，《五代史》有传。德裕生于真定，未期，重荣举兵败，乳母抱逃水窦中。将出，为守兵所得，执以见军校秦习，习与重荣有旧，因匿之。习先养石守琼为子，及年壮无嗣，以德裕付琼养之，因姓秦氏。习世兵家，以弓矢、狗马为事。德裕孩提即喜笔砚，遇文字辄为诵读声，诸子不之齿，习独异之。既成童，俾就学，遂博贯文史，精于《礼》、《传》，嗜《西汉书》。习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后还本姓。习家尽以ＴＹ装与之，凡白金万余两。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于我何有？丈夫当自树功名，以取富贵，岂屑于他人所有耶！"闻者高之。

开宝二年，擢进士甲科、归州军事推官，历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兴国中，累迁秘书丞、知广济军。时军城新建，德裕作《军记》及《图经》三卷，优诏嘉奖。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迁主客员外郎、通判广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馆。端拱初，改金部员外郎。

淳化初，知开封县，会备三馆职，改直昭文馆。三年春，廷试贡士，德裕与史馆修撰梁周翰并为考官，上顾宰相曰："此皆有闻之士而老于郎署，周翰狭中，德裕嗜酒，朕闻其能改矣。"遂并赐金紫。俄迁司勋员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弦琴五弦阮颂》以献，上称其词采古雅。至道三年，转金部郎中、出知睦州，还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

德裕性介洁，以风鉴自负。王禹偁、孙何皆初游词场，德裕力为延誉。及领考试，何又其首选。然酣饮太过，故不被奖擢。有集四十卷。

钱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让，陈洪进署清溪令。熙幼颖悟，及长，博贯群籍，善属文，洪进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将署熙府职，辞不就，著《楚雁赋》以见志。寻复辟为巡官，专掌笺奏。

洪进归朝，熙不叙旧职，举进士。雍熙初，携文谒宰相李昉，昉深

加赏重，为延誉于朝，令子宗谔与之游。明年，登甲科，补度州观察推官。代还，寇准掌吏部选，上封荐钱若水、陈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试中书，迁殿中丞，赐绯鱼。著《四夷来王赋》以献，凡万余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馆。

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对太宗言赵邻几追补《唐实录》，邻几卒，家睢阳，即命熙乘传而往，尽取其书来上。熙尝与杨徽之言及张洎、钱若水将被进用，熙与刘昌言同乡里，相亲善，又语及其事。昌言因以语洎，洎疑熙交构，诉之，熙坐削职、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迁右司谏。李宗谔、杨亿素厚善熙，乃与梁颢、赵况、赵安仁同表请复熙旧职，不报。寻通判杭州，政多专达，为转运使所奏，徙通判越州。

熙负气好学，善谈笑，精笔札，狷躁务进。自罢职，因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尝拟古乐府，著《杂言》十数篇及《措刑论》，为识者所许。有集十卷。

子蒙吉，亦进士及第。

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

陈充 吴淑 舒雅 黄夷 简卢稹 谢炎 许洞 附 徐铉 句中正 曾致尧 刁衍 姚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陈越

陈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声酒自娱，不乐从宦。邑人敦迫赴举，至京师，有名场屋间。雍熙中，天府、礼部奏名皆为进士之冠，廷试擢甲科，释褐孟州观察推官，就改掌书记。会寇准荐其文学，得召试，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为太常博士、直昭文馆，迁工部、刑部员外郎。久病告满，除籍，真宗怜其贫病，令致仕，给半奉。未几病间，守本官，仍充职。以久次，迁兵部员外郎。景德中，与赵安仁同知贡举，改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谒，出权西京留守御史台，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

充词学典赡，唐牛僧孺著《善恶无余论》，言尧舜之善、伯鲧之恶，俱不能庆殃及其子，充因作论以反之，文多不载。

性旷达，善谈谑，澹于荣利，自号“中庸子”。上颇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词职。临终自为墓志。有集二十卷。

吴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人。父文正，事吴，至太子中允。好学，多自缮写书。淑幼俊爽，属文敏速。韩熙载、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见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滞义，难于措词者，必命淑赋述。以校书郎直内史。

江南平，归朝，久不得调，甚穷窘。俄以近臣延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一日，召对便殿，出古碑一编，令淑与吕文仲、杜镐读之。历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秘阁，以本官充校理。尝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迁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

时诸路所上《闰年图》，皆仪鸾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故《周礼》职方氏掌天下图籍。汉祖

入关，萧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险要，请以今闰年所纳图上职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独画一州地形，则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从之。会诏询御戎之策，淑抗疏请用古车战法，上览之，颇嘉其博学。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

淑性纯静好古，词学典雅。初，王师围建业，城中乏食。里闾有与淑同宗者，举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养如所生，及长，嫁之。时论多其义。有集十卷。善笔札，好篆籀，取《说文》有字义者千八百余条，撰《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

子安节、让夷、遵路皆进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为将作监丞，后充秘阁校理。好学。善属文，与吴淑齐名。累迁职方员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赐金紫。恬于荣宦，州之潜山灵仙观有神仙胜迹，郡秩满，即请掌观事。东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馆，转刑部。在观累年，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时人美之。卒年七十余。弟雄，端拱二年进士。

黄夷简，字明举，福州人。父廷枢，为王审知从事，甚被亲遇。嗣王延钧以女妻之。钱氏取福州，署光禄卿。夷简少孤，好学，有名于江东，为钱惟治明州判官。太平兴国初，随钱俶来朝，授检校秘书少监、元帅府掌书记，赐以袭衣、器币、鞍勒马。八年，俶让元帅，改授夷简淮海国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许王，出镇南阳，加夷简仓部员外郎，充许王府判官。

俶薨，归朝，为考功员外郎。累迁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颇称其得体。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无预馆阁之职者，因自陈尝劝钱俶入朝，词甚恳激，太宗怜之，命直秘阁，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试翰林，迁光禄少卿。

初，宰相张齐贤欲引夷简与曾致尧并知制诰，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简草之，物议以为不可，故但进秩而已。景德中，夷简被病，告满二百日，御史台言当除籍，真宗以其吴越旧僚，有词学，且年老母在，特命续其月廪。大中祥符初，迁秘书少监。三年，丁内艰，上遣中使存问，赙赠有加，因请护母丧归浙右，许之。且欲不绝其

奉给，特授检校秘书监、平江军节度副使。逾年卒，年七十七。

夷简喜谈论，善属文，尤工诗咏，老而不辍。尝摄鸿胪卿，护许国长公主葬，在道，驸马都尉魏咸信礼接甚薄，夷简衔之，言于上云："发引之日，以钱三十千遗臣治装，不重王人，若有轻国命之意，臣拒不纳。"上遣中使诘咸信，咸信言："夷简始受命，屡有求丐，又献挽词以希赂遗，臣皆不敢受，以是为慊。"既而夷简又贡歌诗一编，大率讥咸信吝啬，且形于怨诅。复言所未受三十千钱，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歌诗流布于外，命中书召夷简对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为人。

浙右士之秀者，又有卢稹、谢炎、许洞。

卢稹字淑微，杭州人。幼颖悟，七岁能诗，十二学属文。及长，晓《五经》大义，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师，时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登进士第，调补真定束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围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尝著《五帝皇极志》、《孺子问》、《翼圣书》数十篇。

谢炎字化南，苏州嘉兴人。父崇礼，泰宁军掌书记。炎慕韩、柳为文，与卢稹齐名，时谓之"卢、谢"。稹忄巽懦，炎劲急，反相厚善。端拱初，举进士，调补昭应主簿，徙伊阙，连知华容、公安二县，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父仲容，太子洗马致仕。洞性疏隽，幼时习弓矢击刺之伎，及长，折节励学，尤精《左氏传》。咸平三年进士，解褐雄武军推官。尝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时马知节知州，洞又移书责知节，知节怒其狂狷不逊，会洞辄用公钱，奏除名。

归吴中数年，日以酣饮为事。尝从民坊贳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数百言，乡人争往观，其酤数倍，乃尽捐洞所负。景德二年，献所撰《虎钤经》二十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以负谴报罢，就除均州参军。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弦，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李昪父子，试知制诰，与宰相宋齐丘不协。时有得军中书檄者，铉及弟锴评其援引不当。

檄乃汤悦所作，悦与齐丘诬铉、锴泄机事，铉坐贬泰州司户掾，锴贬为乌江尉，俄复旧官。

时景命内臣车延规、傅宏营屯田于常、楚州，处事苛细，人不堪命，致盗贼群起。命铉乘传巡抚。铉至楚州，奏罢屯田，延规等惧，逃罪，铉捕之急，权近侧目。及捕得贼首，即斩之不俟报，坐专杀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铉饶州，俄召为太子右谕德，复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景死，事其子煜为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历尚书在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

宋师围金陵，煜遣铉求缓兵。时煜将朱令赟将兵十余万自上江来援，煜以铉既行，欲止令赟勿令东下。铉曰："此行未保必能济难，江南所恃者援兵尔，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复决战，岂利于汝乎？"铉曰"要以社稷为计，岂顾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虽不能缓兵，而入见辞归，礼遇皆与常时同。及随煜入觐，太祖责之，声甚厉。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国亡罪当死，不当问其他。"太祖叹曰："忠臣也！事我当如李氏。"命为太子率更令。

太平兴国初，李昉独直翰林，铉直学士院。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能之。师还，加给事中。八年，出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

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年七十六。铉无子，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

铉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尝受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序》曰：

许慎《说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余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夫八卦既画，万象既分，则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虽王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然犹存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隶聿兴，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古文既变，巧伪日滋。至汉宣帝时，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亦不能复。至光武时，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

谬，其言详矣。及和帝时，申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隶书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纷然间出，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不复轻心。

至于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所载草、木、鱼、鸟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观矣。诸儒传释，亦非精究小学之徒，莫能矫正。

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独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而贱目也。

自唐末丧乱，经籍道息。有宋膺运，人文国典，粲然复兴，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当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备加详考。

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

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论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乘舛、违戾六书者，并列序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若乃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

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

《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庶几学者有所适从焉。

锴亦善小学，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序之曰：

昔伏羲画八卦而文字之端见矣，苍颉模鸟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润色之，李斯变小篆以简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隶而人竞趣省，古法一变，字义浸讹。先儒许慎患其若此，故集《仓》、《雅》

之学，研六书之旨，博访通识，考于贾逵，作《说文解字》十五篇，凡万六百字。字书精博，莫过于是。篆籀之体，极于斯焉。

其后贾鲂以《三苍》之书皆为隶字，隶字始广而篆籀转微。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又隶书之法有册繁补阙之论，则其讹伪断可知矣。故今字书之数累倍于前。

夫圣人创制皆有依据，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阙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鱼、鸟，形声相从，触类长之，良无穷极，苟不折之以古义，何足以观？故叔重之后，《玉篇》、《切韵》所载，习俗虽久，要不可施之于篆文。往者，李阳冰天纵其能，中兴斯学。赞明许氏，奂焉英发。然古法背俗，易为堙微。

方今许、李之书仅存于世，学者殊寡，旧章罕存。秉笔操觚，要资检阅，而偏傍奥密，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锴特善小学，因命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声韵区分，开卷可睹。锴又集《通释》四十篇，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今此书止欲便于检讨，无恤其他，故聊存诂训，以为别识。其余敷演，有《通释五音》凡十卷，贻诸同志云。

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

锴字楚金，四岁而孤，母方教铉，未暇及锴，能自知书。李景见其文，以为秘书省正字，累官内史舍人，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见其兄弟文章，叹曰："二陆不能及也！"

铉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若干卷。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锴所著则有文集、家传、《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孟昶时，馆于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复举进士及第，累为昭裔从事。归朝，补曹州录事参军、汜水令，又为潞州录事参军。

中正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太宗素闻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

四年，命副张洎为高丽加恩使，还，迁左赞善大夫，改著作郎，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太宗览之嘉赏，因问中正，凡有声无字有几何？中正退，条为一卷以献。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录之也。"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雍熙广韵》。中正先以门类上进，面赐绯鱼，俄加太常博士。《广韵》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员外郎。

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馆，三迁屯田郎中，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太宗神主及谥宝篆文，皆诏中正书之。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坐，问所书几许时，中正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上嘉叹良久，赐金紫，命藏于秘阁。时乾州献古铜鼎，状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晓，命中正与杜镐详验以闻，援据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书，家无余财。子希古、希仲并进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

蜀人又有孙逢吉、林罕。逢吉尝为蜀国子《毛诗》博士、检校刊刻石经。罕亦善文字之学，尝著《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

曾致尧字正臣，抚州南丰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解褐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三迁著作佐郎、直史馆，改秘书丞，出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诏戒致尧毋扰。俄徙知寿州，转太常博士。

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辞多激讦。真宗即位，迁主客员外郎、判盐铁勾院。张齐贤荐其材，任词职，命翰林试制诰，既而以舆议未允而罢。

李继迁扰西鄙，灵武危急，命张齐贤为泾、原、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选致尧为判官，仍迁户部员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陈，愿不受章绂之赐，词旨狂躁。诏御史府鞫其罪，黜为黄州副使，夺金紫。未几，复旧官，改吏部员外郎，历知泰、泉、苏、扬、鄂五州。大中祥符初，迁礼部郎中，坐知扬州日冒请一月奉，降掌升州榷酤，转户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

致尧颇好纂录，所著有《仙凫习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为臣要纪》一十五篇。子易从、易占皆登进士第。

刁衎，字元宾，升州人。父彦能，仕南唐为昭武军节度。衎用荫为秘书郎、集贤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亲昵。李煜尝令直清辉殿，阅中外章奏。

金陵平，从煜归宋，太祖赐绯鱼，授太常寺太祝。称疾，假满，屏居辇下者数岁。太平兴国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圣德颂》献之。诏复本官，出知睦州桐庐县。

会诏群臣言事，衎上《谏刑书》，谓：

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望诏天下悉禁止之。巡检使臣捕得盗贼、亡卒，并送本部法官讯鞫，无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奸凶于四裔，今远方囚人尽归京阙，以配务役，最非其宜。且神皋胜地，天子所居，岂使流囚于此聚役。自今外处罪人，望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

又《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处。望自今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并赴御史台、廷尉之狱；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圣皇明刑慎法之意。

或有犯劫盗亡命，罪重者刖足钉身，国门布令。此乃小民昧于刑宪，逼于衣食，偶然为恶，义不及他，被其惨毒，实伤风化，亦望减除其法。如此则人情不骇，各固其生；和气无伤，必臻上瑞。

再迁大理寺丞，献文四十篇。召试，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请定天下酒税额、修郡县城隍、条约牧宰、除两浙丁身钱、禁汴水流尸，凡五事。俄知婺州，迁国子博士。会考校百官殿最，衎被召，以无过，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员外郎。转运使状其政绩，优诏嘉奖，徙知庐州。

真宗即位，迁比部员外郎。尝上疏曰：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众畜也。治大器者执一以正其度，保众畜者齐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谓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总万物，以用人也。则知万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焘，若日月之照临，可不慎思虑以安民，系惨舒而被物！所以尧、

舜笃善道以垂化，而民谓之所天；桀、纣怀凶德以害世，而民谓之独夫。则君之于民，善恶有如是之验；民之于君，毁誉有如是之异。

陛下纂图兹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顺天心，下从人欲，进善以去恶，避毁而求誉。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乱，私赏无及于小人，私罚无施于君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开谏诤之门，塞谗佞之口，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无以春秋鼎盛而耽于逸游，无以血气方刚而惑于声色。若太祖之勤俭，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锡之意，保祖宗艰难之业，则周成、汉文二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议拟也。

代还，献所著《本说》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阁校理，出知颍州。入为比部员外郎，改直秘阁，充崇文院检讨。时杜镐、陈彭年并预检讨、衎言此二人可专其任，诏许解职，判三司开拆司，预修《册府元龟》，加主客郎中。求领外任，得知湖州，转刑部郎中。岁满，复预编修。大中祥符六年，书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风眩，真宗遣使驰赐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衎始仕李氏，权势甚盛。父为藩帅，家富于财，被服饮膳，极于侈靡。归宋，以纯澹夷雅知名于时，恬于禄位，善谈笑，喜棋弈，交道敦笃，士大夫多推重之。

子湛、湜、渭，皆登进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员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绎、约，天圣中并进士及第。

姚铉，字宝之，庐州合肥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潭州湘乡县，三迁殿中丞，通判简、宣、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特被嘉赏，翌日，命中使就第赐白金以奖之。

至道初，迁太常丞，充京西转运使，历右正言、右司谏、河东转运使。俄上言曰："伏见诸路官吏，或强明莅事、惠爱及民者，则必立教条，除其烦扰。然狡胥之辈，非其所便，俟其罢官，悉藏记籍，害公蠹政，莫甚于此。《礼》云：'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又《语》曰：'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实圣人之格言，国家之急务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经画利济事可长久者，岁终书历，受代日录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听上闻，俟报改正。"诏从之。

咸平三年，河决郓州王陵埽，东南注钜野，入淮、泗，城中积水坏

庐舍，以铉知州事，徙州于汶阳乡之高原，委以营度，许便宜从事。工毕，加起居舍人、京东转运使，徙两浙路。

铉隽爽，颇尚气。薛映知杭州，与之不协，事多矛盾。映摭铉罪状数条，密以闻，诏使劾之，当夺一官，特除名，贬连州文学。吉州之万安抵虔，江有赣石，舟行其中，湍险万状，铉过，感而赋之以自况。大中祥符五年，会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团练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

铉文辞敏丽，善笔札，藏书至多，颇有异本，两浙课吏写书，亦薛映所掎之一事。虽被窜斥，犹佣夫荷担以自随。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为百卷，目曰《文粹》。卒后，子嗣复以其书上献，诏藏内府，授嗣复永城主簿。幼子称，俊颖美秀，颇善属辞，裁十岁卒。铉纪其事为《聪悟录》，人多传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卫兵曹参军。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会王建僭据，稠预佐命功臣，左卫将军。建中幼好学，十四丁外艰。会蜀平，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携文游京师，为王佑所延誉，馆于石熙载之第，熙载厚待之。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岳州录事参军。转运使李惟清荐其能，再迁著作佐郎、监潭州茶场，改殿中丞，历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务领漕运，再表称荐，转太常博士。时言事者多以权利进，建中表陈时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赏，因引对便殿，赐以绯鱼。会考课京朝官，建中旧坐公累罚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监在京榷易院。苏易简方被恩顾，多得对，尝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馆。建中父名昭文，恳辞，改集贤院。数月，出为两浙转运副使，再迁主客员外郎，历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颍、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进金部员外郎。

建中性简静，风神雅秀，恬于荣利，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自称岩夫民伯。加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养之术，会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预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制《汴水发愿文》，就致设醮。使还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

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科斗文

字，有诏嘉奖。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有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并进士及第。周士历侍御史、江东、陕西转运、三司盐铁判官，赐金紫，终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升州上元人。曾祖勋，南唐崇文馆直学士。祖寿，桐城令。父庆元，献书李煜，授奉礼郎，补新喻令。归宋，至冤句令。湛幼好学，五岁能为诗，未冠，录所著十卷为《龆年集》。举进士，有声。雍熙二年，廷试已落，复试，擢置高等，解褐归德军节度推官。召还，授右拾遗、直史馆。

端拱初，通判寿、许二州。归宋，与左正言尹黄裳、冯拯、右正言王世则、宋沆伏阁请立许王元僖为储贰，词意狂率，太宗怒。时沆坐吕蒙正亲党，已出为宜州团练副使。上因语近臣曰："储副，邦国之本，朕岂不知。但近世浅薄，若立太子，即东宫僚属皆须称臣，官职联次与上台无异，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时尔。"湛坐削职，出知容州，黄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则知蒙州。容之戍卒谋窃发者，湛侦知，亟斩之。再迁比部员外郎，知郴、舒二州。

咸平二年召还，命试舍人院，复直史馆。是秋，命与阁门祗候韩绍辉使荆湖按视民事，条奏利病甚众。还，判三司都磨勘司。又与王钦若同知贡举，未几，同修起居注。时议城绥州，边臣互言利害，遣湛与阁门祗候程顺奇同往按视，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诏营葺，终以劳人罢之。

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凡五使西北议边要。真宗有意擢任，顾遇甚厚。曲宴苑中，赋赏花诗，不移晷以献，深被褒赏。

五年春，有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纳贿登第，事下御史台，鞫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补太学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秦为道地，署纸许银七铤，仁雅、惠秦隐其二，易为五铤。惠秦素识王钦若已在贡院，乃因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纳署纸于钦若妻李，李密召家仆祁睿书懿名于左臂，并口传许赂之数，入省告钦若。及懿过五场，睿复持汤饮至省，钦若遣睿语李，令取其银，懿未即与。既而懿预奏名授官，未行，丁内艰，还乡里。仁雅驰书索银，形于诅骂。"德方者，卖卜县市，获其书，以告中丞赵昌言，具其事奏白，请逮钦若属吏。

先是，钦若为亳州判官，睿其厅干，及代归，以睿从行而未除州之

役籍。及贡举事毕，会州人张续还乡行服，托为睿去籍名。至是，钦若诉云："睿休役之后，始佣于家，而惠秦未尝及门。"钦若方被宠顾，乃诏翰林侍读学士邢昺、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并驿召知曹州边肃、知许州毋宾古就太常寺别鞫，懿易款云："有妻兄张驾举进士，识湛，懿亦与驾同造湛门，尝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馈之。懿之输银也，但凭二僧达一主司，实不知谁何？"乃以为湛纳其银。湛适使陕西，中途召还，时张驾已死，宁文德、徐兴悉遁去，钦若近参机务，门下仆使多新募至，不识惠秦，故无与左证。又固执知举时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银，法当死，特诏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隶忠靖军。惠秦坐受简札及隐银未入已，以年七十余，当赎铜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隶郢州牢城，而不穷用银之端。

初，王旦与钦若知举，出拜枢密副使，以湛代领其事。湛之入贡院，懿已试第三场毕，及官收湛赃，家实无物。湛素与梁颢善，或假颢白金器，乃取以输官。六年，会赦移惠州，至化州调马驿卒，年四十一。

湛时一子偕行，甚幼，州以闻，特诏赐钱二万，官为护丧还扬州。因诏命官配流岭外而没者，悉给缗钱，听其归葬，如亲属幼稚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

子鼎，大中祥符四年进士，至度支员外郎、直史馆、盐铁判官。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唐相岩之四世孙。岩贬死岭外，其子琛避地湖湘间，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马希杲，署连州从事，谢病终于家。振幼颖悟，五岁诵《孝经》、《论语》。十岁听讲《阴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责之，俾终其业。振曰："百言演道足矣，余何必学？"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艰，母氏虑其废业，日加诲激，虽隆冬盛署，未始有懈。

淳化中举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事轻浅，不能该贯古道，因试《卮言日出赋》，观其学术。时就试者凡数百人，咸□咢眙忘其所出，虽当时驰声场屋者亦有难色。振寒素，游京师人罕知者，所作赋尤为典赡，太宗甚嘉之。擢置甲科，释褐大理评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还，直史馆，复遣之任，迁太子中允、知滨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众谓振文吏，无战御方略，环聚而泣。振乃亲加抚谕，且以敌盛不可与争锋，宜坚壁自守。数日，契丹引去。转运使刘综称其能，诏书褒美。

常作《祭战马文》曰：

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荣无将材，但能走马，以驰射为事，受命恇怯，数日不敢行，伺贼渡河而后发。有剽淄、齐者数千骑尚屯泥沽，荣不欲见敌，遂以其骑略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骑，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天子悯之，遣使收瘗焉。因作祭文曰：

房驷之精，降为骊骅。饮泉呀风，流沙激霆。虎脊孤耸，龙媒鸷狞。丹髦晓霞，的颡秋星。茀方著干，宜乘旋膺。巉胪角起，方背珠明。

尔其绝塞草荒，八月陨霜。毛缩蹄坚，筋舒脉张。兽恶恐噬，虬狞欲骧。喷沙散沫，千里飞雪。圉人负纫，武士索铁。前遮后突，雷动地裂。急挽一而制百，终伏挝而受绁。牧官劬劬，岁入券书。蹄钜累累，通乎鬼区。名驹大□介，衔尾入塞。劳其酋长，节以驵侩。蜀锦吴缯，积如丘陵。马归于我也重，币入于彼也轻。

于是络黄金之羁，浴天池之波。鼓鬣云衢，弄影星河。或踶而啮，或嗅而呲。原蚕申禁，驵骏何多。帝念神物，来经远道。阅之于内殿，养之于外皂，饮以玉池，秣之瑶草。

穷冬边尘，入我河濟。羽书宵飞，龙驭北巡。选仗下之名马，属阃外之武臣。琱戈电烛，禁旅星陈。授以长策，帅以全军。壮士怒兮山可擘，猛马哮兮虎可咋。何嚄唶之无勇，反迁延而避敌。

冰霜凄凄，介甲而驰。不饮不秣，载渴载饥。骏马馁死，行人嗟咨。委天骨于衢路，反星精于云雾。报主恩之无及，齐戎力而何误。生刍致祭，弊帷成礼。瘗于崇冈，全尔具体。马如有神，知帝之仁。呜呼！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邓州。代还，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凭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抚，俄判鼓司登闻院。会修《两朝国史》，以振为编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轺录》以献。改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

振文词温丽，屡奏赋颂，为名辈所称，尤长诗咏，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职，深惬物议，自是弥加精厉。从祀谯、亳，时同职分局掌事，振独直行在，专典纶翰，笺奏填委，应用无滞，时推其敏赡。七年，同修

起居注，张复、崔遵度以书事误失降秩，择振与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录其子纶为太常寺奉礼郎。

振纯厚无城府，恂恂如也，时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坚白，本江陵人，后徙淄州之淄川。纯介好学，始七岁，授经于叔父宪，尝以《春秋》编年、《史》、《汉》纪传之例问于宪，宪曰："此儿他日成令名矣。"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解褐和州主簿，换临汾。馈刍粮，三抵绥州，涉无定河，河沙与水混流无定迹，陷溺相继，遵度悯之，著铭以纪焉。端拱初，转运副使夏侯涛上其勤状，召归，对便坐，因献文自荐。时新建秘阁，命中书试作颂一首，擢著作佐郎。

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荐之，迁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顺之乱，贼遣其党张余来攻，遵度领甲士百余背城而战，贼逾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赖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贬崇阳令，移鹿邑。咸平初，复为太子中允。景德初，内出遵度名，引对崇政殿，诏索所著文，召试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馆。会修《两朝国史》，与路振并为编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东封，进博士，祀汾阴，是岁，真宗以两省官绝少，故因覃庆选补之，命为左司谏。

遵度与物无竞，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掌右史十余岁，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间，虑上之见。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阁，手植竹数本，朝退，默坐其上，弹琴独酌，翛然自适。尝著《琴笺》云：

世之言琴者，必曰长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闰，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协律郎刘贶以乐器配诸节候，而谓琴为夏至之音。至于泛声，卒无述者，愚尝病之。因张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声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谓象者，盖天地自然之节耳，又岂止夏至之音而已。

夫《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太极之节也；四时者，两仪之节也；律吕者，四时之节也；昼夜者，律吕之节也；刻漏者，昼夜之节也。节节相交，自细至大而岁成焉。既不可使之节，亦不可使之不节，气之自然者也。气既节矣，声同则应，既不可使之应，亦不可使之不应，数之自然者也。既节且应，则天地之文成矣。文之义也，或任形

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动物植物，花者节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观之然后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见，以水观之然后见；气常有五音而不闻，以弦考之然后闻。斯假物者也。

是故圣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数，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何则？数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气气相召，其应也必矣。卦既画矣，故画琴焉。始以一弦泛桐，当其节则清然而号，不当其节则泯然无声，岂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声杀而已，弦尽则声减。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节节相召，其应也必矣。

《易》之书也，偶三为六，三才之配具焉，万物由之而出。虽曰六画，及其数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画也，偶六而根于一，一钟者，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在音为宫，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虽曰十三，及其节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经也；蓍之德圆，纬也；故万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节，经也；弦五其音，纬也；故众音不能胜其文。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愚谓琴以中徽为君，尽矣。夫徽十三者，盖尽昭昭可闻者也。苟尽弦而考之，乃总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气也。丈弦具之，尺弦亦具之，岂有长短大小之限哉！

是则万物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极，太极之外以至于万物，圣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乐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声也。往者藏音而未谈，来者专声而忘理。《琴笺》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阙也，请俟君子。

世称其知言。

七年，东郊，建坛恭谢。坛上设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圣。遵度时与张复同典记注，书昊天为天皇，又增圣祖配位，坐谬误，降为右正言，复亦责为工部郎中。逾岁，并复其秩。

九年，仁宗以寿春郡王开府，诏宰相择耆德方正有学术之士，咸曰遵度力学，有士行，时称长者，遂命与张士逊并为王友。改户部员外郎，赐服金紫，又赍袭衣、犀带、缗钱。上作七言诗宠之。因谓左右

曰："翊善、记室，皆府属也，故王皆受拜，今宾友之礼，当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读《孝经》彻章，复以御诗赐之。国史成，拜吏部员外郎，升邸进封，改礼部郎中，充谘议参军。储宫建，又加吏部兼左谕德。未几，命使契丹，判司农寺。

遵度性寡合，喜读《易》，尝云："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

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诏赠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孙官，有集二十卷。

陈越，字损之，开封尉氏人。祖守危，兴道令。父夏，虞部员外郎。越少好学，尤精历代史。善属文，辞气俊拔。咸平中，诏举贤良，刑部侍郎郭贽荐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将作监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几召还，迁著作佐郎、直史馆，掌鼓司登闻院。预修《册府元龟》，与陈从易、刘筠尤为勤职。真宗以其奉薄，并命月增钱五千。车驾朝陵，掌留司名表，时称为工。自是两府笺奏多命草之，勋贵家以铭志为请者甚众。迁太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阴，擢为左正言。

越耿概任气，喜箴切朋友，放旷杯酒间，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过差，每食必先引数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无子，母老，人皆伤之。

越兄咸，尝举进士未第，杨亿、杜镐、陈彭年列奏为言，真宗悯之。及《册府元龟》奏御，特赐咸同《三传》出身。

故事，中书章表皆舍人为之，东封后，朝廷多庆礼，舍人或以他务所婴，乃择馆阁官，得盛度、路振、刘筠、夏竦、宋绶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尝以名闻，其后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时论惜之。

列传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修 石延年 刘潜附 萧贯 苏舜钦 尹源 黄亢 黄鉴 杨蟠 颜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幼嗜学，不事章句。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调泰州司理参军。负才，与众龃龉，通判忌之，使人诬告其罪，贬池州。中道亡至京师，叩登闻鼓诉冤，不报。居贬所岁余，遇赦得释，迎母居京师，间出游匄以给养。久之，补颍州文学参军，徙蔡州。明道中，卒。

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交结，往往拒之。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名于记，修投金庭下，俶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识修，且将用为学官，修终不往见。母死，自负榇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用浮屠为佛事。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庆历中，祖无择访得所著诗、书、序、记、志等数十首，集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晋以幽州遗契丹，其祖举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

累举进士不中，真宗录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张知白素奇之，谓曰："母老乃择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后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乡县，有治名。用荐者通判乾宁军，徙永静军，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光禄、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太后崩，范讽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后讽败，延年坐与讽善，落职通判海州。久之，为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及元昊反，始

思其言，召见，稍用其说。命往河东籍乡兵，凡得十数万，时边将遂欲以扞贼，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若怯者见敌而动，则勇者亦牵而溃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则人人皆胜兵也。”又尝请募人使唃厮啰及回鹘举兵攻元昊，帝嘉纳之。

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饮多，以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饮啖自若，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已乃知刘、石也。延年虽酣放，若不可撄以世务，然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

初，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同使河东，及卒，遵路言于朝廷，特官其一子。

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为古文，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郓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其妻复抚潜大号而死。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

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齐州历城有李冠，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簿，卒。有《东皋集》二十卷。

萧贯，字贯之，临江军新喻人。俊迈能文，尚气概。举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安、宿二州，迁太子中允、直史馆。仁宗即位，进太常丞、同判礼院。历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为京东转运使。

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捕盗，号“刘铁弹”，恃功为不法，前后畏其凶悍，莫敢治。贯至，发之，废为民。徙江东，改知洪州，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坐前使江东不察所部吏受赇，降知饶州。

有抚州司法参军孙齐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绐娶周氏入蜀。后周欲诉于官，齐断发誓出杜氏。久之，又纳倡陈氏，挈周所生子之抚州。未逾月，周氏至，齐捽置庑下，出伪券曰：“若佣婢也，敢尔邪！”乃杀其所生子。周诉于州及转运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饶州萧史君者诉之，事当白矣。”周氏以布衣书姓名，乞食道上，驰告贯。抚非所部，而贯特为治之。更赦，犹编管齐、濠州。迁兵部员外郎，召还，将试知制诰，会营建献、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试而卒。

贯临事敢为，不苟合于时。初，感疾，梦绿衣中人召至帝所，赋《禁中晓寒歌》，词语清丽，人以比唐李贺。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易简之孙。父耆，有才名，尝为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

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灾，舜钦年二十一，诣登闻鼓院上疏曰：

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

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止，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谓任用失人、政令多过、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雨及今。

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火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震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权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荛之论，庶几所以变灾为祐。

浃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上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及十年，数遭水旱，虽征赋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知纪极，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之，己违之，是欲竞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祈厚贶，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贤君见变，修道除凶，乱世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忄栗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

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

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燔宗庙，烧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又上书曰：

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好闻谠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慝，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而择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

臣睹乙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以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匦函，设直言极谏科。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雍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而不敢论。

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盖以义之所在，贱不可忽，二君从之，后世称圣。况国家班设爵位，列陈豪英，故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轸念于兹，可为惊怛！觊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荛，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

寻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

务。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曰：

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涌水坏屋庐城堞，杀民畜几十万，历旬不止。始闻惶骇疑惑。窃思自编策所纪前代衰微丧乱之世，亦未尝有此大变。今四圣接统，内外平宁，戎夷交欢，兵革偃息，固与夫衰微丧乱之世异，何灾变之作反过之耶？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告，未尝妄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岂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庙堂之上，有非才苟禄、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岂施设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臣从远方来，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见此大异，不修阙政，以厌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不闻进牍铺白灾害之端，以开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议，咸有忧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齿国命，涵濡惠泽，以长此躯，目睹心思，惊怛流汗，欲尽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臣不避权右，必恐横罹中伤，无补于国，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谓国家阙失，众臣莫敢为陛下言者，唯天丁宁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发明诏，许群臣皆得献言，臣初闻之踊跃欣抃。旬日间颇有言事者，其间岂无切中时病，而未闻朝廷举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实效也。臣闻唯诚可以应天，唯实可以安民，今应天不以诚，安民不以实，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将何以谢神灵而救弊乱也！岂大臣蒙塞天听，不为陛下行之？岂言事迂阔无所取，不足行也？臣窃见纲纪隳败，政化阙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

一曰正心。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迩俳优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节则荡，赐予过度则侈。荡则政事不亲，侈则用度不足。臣窃观国史，见祖宗日视朝，旰昃方罢，犹坐于后苑，门有白事者，立得召对，委曲询访，小善必纳。真宗末年不豫，始间日视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亲，用度不足，诚国大忧。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鉴物，勤听断，舍燕安，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亲近刚明鲠直之良士。因此灾变，以思永图，则天下幸甚。

其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择。昨王随自吏部侍郎迁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资，复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此亦天意爱惜我朝，陛下鉴之哉！且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实恐远人轻笑中国，宜即行罢免，别选贤才。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者皆登高第，颇以文词进，而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斯皆执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举扬其私，时有所言，则必暗相关说，旁人窥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谏官之任，臣欲陛下亲择之，不令出执政门下。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驭下之策也。

臣以谓陛下身既勤俭，辅弼、台谏又皆得人，则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

蒙闻责以兄弟在京师，不以义相就，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予岂无亲戚之情，岂不知会合之乐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

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上下，心志蟠屈不开，固亦极矣。不幸适在嫌疑之地，不能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测之祸，捽去下吏，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赜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实亦少避机阱也。

况血属之多，资入之薄，持国见之矣。常相团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闭关常不与人接乎？不可也。与人接必与之言，与之言必与之还往，使人人皆如持国则可，不迨持国者必加酿恶言，喧布上下，使仆不能自明，则前日之事未为重也。

都无此事，亦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马饿仆，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讥笑哀闵，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

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忧，菁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观今之风俗，乐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学，皆欣然愿来过从，不以罪人相遇，虽孔子复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固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今虽侨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与亲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势不得如持国意，必使我尸转沟洫，肉餧豺虎，而后以为安所义，何其忍耶！《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谓兄弟以恩，急难必相拯救。后章曰："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谓友朋尚义，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予于持国，外兄弟也。急难不相救，又于未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刻，虽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报，虑浅吾持国也。

二年，得湖州长史，卒。舜钦数上书论朝廷事，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贤行。

兄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

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

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说》曰：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

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其《叙兵》曰：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余文多不录。

赵元昊寇定川堡，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源是时通判庆州，遗怀敏书曰：“贼举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驻兵瓦亭，择利而后动。”怀敏不听，以败。范仲淹、韩琦荐其才，召试学士

院。源素不喜赋，请以论易赋，主试者方以赋进，不悦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怀州，卒。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梦星殒于怀，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颖过人，年十五，以文谒翰林学士章得象，得象奇之。游钱塘，以诗赠处士林逋，逋尤激赏。时王随知杭州，奏禁西湖为放生池，亢作诗数百言以讽，士人争传之。亢为人侏儒，不饰小节，对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学强记，为文词奇伟。卒，乡人类其文为十二卷，号《东溪集》。

黄鉴，字唐卿，与亢同乡里，少敏慧过人。举进士，补桂阳监判官，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累迁太常博士，为国史院编修官。尝诏馆阁官后苑赏花，而鉴特预召。国史成，擢直集贤院。以母老，出通判苏州，卒。

杨蟠，字公济，章安人也。举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欧阳修称其诗。苏轼知杭州，蟠通判州事，与轼倡酬居多。平生为诗数千篇，后知寿州，卒。

颜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颜子四十七世孙。少博学，有隽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天圣中，亳州卫真令黎德润为吏诬构，死狱中，太初以诗发其冤，览者壮之。文宣公孔圣祐卒，无子，除袭封且十年。是时有医许希以针愈仁宗疾，拜赐已，西向拜扁鹊曰“不敢忘师也！”帝为封扁鹊神应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许希诗》，指圣祐事以讽在位，又致书参知政事蔡齐，齐为言于上，遂以圣祐弟袭封。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深器之。太初中进士后，为莒县尉，因事忤转运使，投劾去。久之，补阆中主簿。时范讽以罪贬，同党皆坐斥，齐与道辅荐太初，上其尝所为诗，召试中书，言者以为此嘲讥之辞，遂报改临晋主簿。

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与守争事，恚死，守憾之，捃构其子以罪，发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时守方贵显，无敢为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苏舜钦表其事于墓左。后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卒。著书号《洙南子》，所居在凫、绎两山之间，号凫绎处士。有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

子复，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师，召试舍人院，为奉议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七岁能诵书属文，举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

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范涤，擅离贬所，削籍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进，多游岐、雍、京、洛间，纵酒跅弛，逢人无贵贱辄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浃旬不能去。或逾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凿河水而浴，其傍凌澌消释，人皆异之。

尤善画，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酝，豫张纨素倚于壁，乘兴即画之，苟意不欲而固请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为宝。太宗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

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上怜其才，每优容之。益使酒，肆言谤讟，时擅鬻官物取其直，诏减死，决杖流登州。时太平兴国二年。已行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为穴，度可容其面，俯窥焉而卒，稾葬于道侧。后累月，故人取其尸将改葬之，其体甚轻，空空然若蝉蜕焉。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

列传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尧臣 江休复 苏洵 章望之 王逢 孙唐卿 黄庠 杨寘 附 唐庚 史伯虎 附 文同 杨杰 贺铸 刘泾 鲍由 黄伯思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阴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

宝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江休复，字邻几，开封陈留人。少强学博览，为文淳雅，尤善于诗。喜琴、弈、饮酒，不以声利为意。进士起家，为桂阳监蓝山尉，骑驴之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举书判拔萃，改大理寺丞，迁殿中丞。献其所著书，召试，为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与苏舜钦游，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监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县，通判睦州，徙庐州，复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点陕西路刑狱，入判三司盐铁勾院，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刑部郎中，卒。

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饰，事孀姑如母，所与游皆一时豪俊。为政简易。尝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尝言昭宪太后子孙多流落民间，宜甄录之。著《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

《心术》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待敌。凡兵上义，不义虽利不动。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当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嶮。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迁，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敛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

余矣。

《远虑》曰：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则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

其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君臣所不与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田文所谓“子少国危，大臣未附”，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

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执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问学，志气宏放。为文辩博，长于议论。初由伯父得象荫为秘书省校书郎，监杭州茶库。逾年辞疾去，求举贤有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书论时政凡万余言，不报。丁母忧，毁瘠过制。服除，浮游江、淮间，犯艰苦，汲汲以营衣食，不自悔，人劝之仕，不应也。其兄拱之知晋江县，忤其守蔡襄，襄怒，诬以赃，贬。望之号泣，力诉于朝。时襄方贵显，事久不得直。望之诉不已，章十余上，起狱数年，朝廷为再劾，卒脱拱之冤，复官如初，望之遂不复仕。覃恩迁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翰林学士欧阳修、韩绛、知制诰吴奎刘敞、范镇同荐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不赴。又除知乌程县，趣令受命，固辞，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

望之喜议论，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扬雄、韩愈、李翱之说，著《救性》七篇。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礼论》，谓仁、义、智、信、乐、刑、政皆出于礼，望之订其说，著《礼论》一篇。其议论多有过人者。尝北游齐、赵，南泛湖、湘，西至汧、陇，东极吴会，山水胜处，无所不历。有歌诗、杂文数百篇，集为三十卷。

王逢，字会之，太平州当涂人。其四世祖居岩，仕唐为骁卫长史，遭乱弃官，归居青山。杨行密据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岩散遣其家

人，而以一身归行密，授以湖州别驾，不遣。一日，行密大会，失居岩，亟使人掩其家，无一人在者。其后有人于嵩山见空石室，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岩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终。子孙仕无显者，至逢，博学能属文，尤长于讲说。

少举进士不中，去，教授苏州，学者尝数百人。晚始登第，补南雄州军事判官，归为国子监直讲兼陇西郡王宅教授，李玮从学，事之甚谨。岐国公主既降，玮为逢求迁官，且有命，逢辞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为人乐易，笃于朋友，与胡瑗最善。喜著书，有《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妻陈氏亦有贤行，无子。

孙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学行，年十七，以书谒韩琦，琦甚器之。与黄庠、杨寘自景祐以来俱以进士为举首，有名一时。唐卿初中第，通判陕州，于吏事若素习。民有母再适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盗母之丧而同葬之。有司论以法，唐卿时权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尔。"乃释之以闻。未几，丁父忧，毁瘠呕血而卒。诏赙其家。

黄庠字长善，洪州分宁人。博学强记，超敏过人。初至京师，就举国子监、开封府、礼部，皆为第一。比引试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抚问，赐以药剂。是时庠名声动京师，所作程文，传诵天下，闻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归江南五年，以病卒。

杨寘字审贤，察之弟。少有隽才，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既试崇政殿，帝临轩启封，见名，喜动于色，谓辅臣曰："杨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贺为得人。授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未至官，持母丧，病羸卒，特诏赙恤其家。先是，其友梦寘作龙首山人，寘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我其终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属文，举进士，稍为宗子博士，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会赦，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为文精密，通于世务，作《名治》、《察言》、《闵俗》、《存旧》、《内前行》诸篇，时人称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传。

庚兄弟五人，长兄瞻，字望之，后改名伯虎，字长孺。治《易》、

《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泸南，伯虎兄弟居母丧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梦收父书，发之，得‘亟来’二字，吾父得无他乎？吾心动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趋泸南。”庚未及应，伯虎奋曰：“吾决矣！”起裹粮，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涨，声摇数十里，客舟皆舣岸不敢动，伯虎彷徨堤上，有渔者持小艇系港中，啖以厚利，不许。伯虎超入艇中，叱仆夫解维，渔者不得已，从之。二日半至泸南，父果病甚，见伯虎，大惊，问其故，具告之。父叹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间，伯虎具舟侍父以归。居数日，疾复作，遂卒。

元符二年，庚以贡举事系狱临邛，语连伯虎，临邛并械之。凡对吏逾年，掠治无完肤，其词确然，一不及庚，以故狱久不具，卒会赦，除之。伯虎性真率，无威仪，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为不可及。伯虎仕于四方，每数年一归，不过旬日复去。后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汉文翁之后，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司马光、苏轼尤敬重之。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初举进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见同京南，殊无言，及将别，但云：“明日复来乎？与子话。”公度意以“话”为“画”，明日再往，同曰：“与公话。”则左右顾，恐有听者。公度方知同将有言，非画也。同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其舌，三叠之如饼状，引之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有《丹渊集》四十卷行于世。

杨杰，字次公，无为人。少有名于时，举进士。元丰中，官太常者数任，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尝议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请孝惠贺后、淑德尹后、章怀潘后皆祖宗首纳之后，孝章宋后尝母仪天下，升祔之礼，久而未讲，宜因慈圣光献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断天下之大疑，正宗庙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

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

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元丰末，晋州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议，杰与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复言："自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诏从礼部议。

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秤制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太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详具《乐志》。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浙提点刑狱，卒，年七十。自号无为子，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隐括，皆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初，娶宗女，隶籍右选，监太原工作，有贵人子同事，骄倨不相下。铸廉得盗工作物，屏侍吏，闭之密室，以杖数曰："来，若某时盗某物为某用，某时盗某物入于家，然乎？"贵人子惶骇谢"有之"。铸曰："能从吾治，免白发。"即起自袒其肤，杖之数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颉颃者，皆侧目不敢仰视。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吴下，稍务引远世故，亦无复轩轾如平日。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家贫，贷子钱自给，有负者，辄折券与之，秋毫不以丐人。

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铸自裒歌词，名《东山乐府》，俱为序之。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

本庆湖也，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

刘泾，字巨济，简州阳安人。举进士，王安石荐其才，召见，除经义所检讨。久之，为太学博士，罢知咸阳县，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国子监丞，知处、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书，召对，除职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泾为文务奇怪语，好进取，多为人排斥，屡蹶不伸。

同时有郑少微者，字明举，成都人也，与泾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鲍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人。举进士。尝从王安石学，又亲炙苏轼，故其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徽宗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居无何，以不合去，责监泗州转般仓。历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复召为郎。以言者罢，提点元封观。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复奉祠。卒，年五十六。尝注杜甫诗，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长睿，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为邵武人。祖履，资政殿大学士。父应求，饶州司录。伯思体弱，如不胜衣，风韵洒落，飘飘有凌云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尝梦孔雀集于庭，觉而赋之，词采甚丽。以履任为假承务郎。甫冠，入太学，校艺屡占上游。履将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辞，履益奇之。元符三年，进士高等，调磁州司法参军，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艰，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参军，治剧不劳而办。秩满，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牍者，多藏弆。

又二年，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改京秩。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

自以为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艰，宿抱羸瘵，因丧尤甚。服除，复旧职。

伯思颇好道家，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及至京，梦人告曰：“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

二子：诏，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讠乃，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裒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

列传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坚 晁补之 弟咏之 秦观 张耒 陈师道 李廌 刘恕 王无咎 蔡肇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刘诜 倪涛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长文 刘弇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举进士，调叶县尉。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知太和县，以平易治。时课颁盐筴，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艰。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服除，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言者犹以处善地为法。以亲嫌，遂移戎州。庭坚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

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罢主管玉隆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

也。父端友，工于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王安国一见奇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调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堪馆阁，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召还，为著作佐郎。章惇当国，出知齐州，群盗昼掠途巷。补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审，一日宴客，召贼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来，一府为彻警。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复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论起，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鸿庆宫。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大观末，出党籍，起知达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从弟咏之。

咏之字之道，少有异材，以荫入官。调扬州司法参军，未上。时苏轼守扬州，补之倅州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乃具参军礼入谒，轼下堂挽而上，顾坐客曰："奇才也！"复举进士，又举宏词，一时传诵其文。为河中教授，元符末，应诏上书论事，罢官。久之，为京兆府司录事，秩满，提点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

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

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弟觌字少章，覿字少仪，皆能文。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

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坐党籍，徙宣州，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徽宗立，起为通判黄州，知兖州，召为太常少卿，甫数月，复出知颍州、汝州。崇宁初，复坐党籍落职，主管明道宫。初，耒在颍，闻苏轼讣，为举哀行服，言者以为言，遂贬房州别驾，安置于黄。五年，得自便，居陈州。

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覆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学者以为至言。作诗晚岁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

久于投闲，家益贫，郡守翟汝文欲为买公田，谢不取。晚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赠集英殿修撰。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摎

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巩典五朝史事，得自择其属，朝廷以白衣难之。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援，又用梁焘荐，为太学博士。言者谓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改教授颍州。又论其进非科第，罢归。调彭泽令，不赴。家素贫，或经日不炊，妻子愠见，弗恤也。久之，召为秘书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邹浩买棺敛之。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诵其诗文，至若奥学至行，或莫之闻也。尝铭黄楼，曾子固谓如秦石。

初，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傅尧俞欲识之，先以问秦观，观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颜色、伺候乎公卿之门者，殆难至也。"尧俞曰："非所望也，吾将见之，惧其不吾见也，子能介于陈君乎？"知其贫，怀金欲为馈，比至，听其论议，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枢府，将荐于朝，亦属观延致。师道答曰："辱书，谕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礼见招，不佞何以得此，岂侯尝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见于今而亲于其身，幸孰大焉。愚虽不足以齿士，犹当从侯之后，顺下风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所以成礼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谨其始以为之防，而为士者世守焉。师道于公，前有贵贱之嫌，后无平生之旧，公虽可见，礼可去乎？且公之见招，盖以能守区区之礼也，若昧冒法义，闻命走门，则失其所以见招，公又何取焉。虽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谢事，幅巾东归，师道当御款段，乘下泽，候公于东门外，尚未晚也。"及惇为相，又致意焉，终不往。官颍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

与赵挺之友婿，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绵，妻就假于挺之家，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郓徙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贫，三世未葬，一夕，抚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学，而亲未葬，何以学为！"旦而别轼，将客游四方，以蔵其事。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于是不数年，尽致累世之丧三十余柩，归窆华

山下，范镇为表墓以美之。益闭门读书，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

乡举试礼部，轼典贡举，遗之，赋诗以自责。吕大防叹曰：“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轼与范祖禹谋曰：“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将同荐诸朝，未几，相继去国，不果。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中年绝进取意，谓颍为人物渊薮，始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及里人买宅处之。卒，年五十一。

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当喧溷仓卒间如不经意，睥睨而起，落笔如飞驰。元祐求言，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言论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将致法，廌深论利害，以为杀之无益，愿加宽大，当时韪其言。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颍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钜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钜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厉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摎死。

王无咎，字补之，建昌南城人。第进士，为江都尉、卫真主簿、天台令，弃而从王安石学，久之，无以衣食其妻子，复调南康主簿，已又弃去。好书力学，寒暑行役不暂释，所在学者归之，去来常数百人。王安石为政，无咎至京师，士大夫多从之游，有卜邻以考经质疑者。然与人寡合，常闭门治书，惟安石言论莫逆也。安石上章荐其才行该备，守道安贫，而久弃不用，诏以为国子直讲，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启，润州丹阳人。能为文，最长歌诗。初事王安石，见

器重。又从苏轼游，声誉益显。第进士，历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中，为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入为户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者论其学术反覆，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前此，试三题，率以宰相上马为之候，肇援笔立就，不加润饰，商英读之击节。才逾月，以草御史幸义责词不称，罢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论其包藏异意，非议辟雍以为不当立，夺职，提举洞霄宫。会赦，复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常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

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不肯缀缉陈言。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益著书，且借史笔以褒善贬恶，遂以“衮斧”名所居斋。尝谓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辨讼，必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贱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

元祐初，立十科荐士，中书舍人曾肇上疏，称其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师表科，一时廷臣亦多称之。议欲命以

官，未及而卒。遗文曰《灌园先生集》，传于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举进士，熙宁中，知武冈县，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时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计专听安石处画，有异议者，虽大臣亦当屏黜。神宗览而异之，一日问安石曰："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为小臣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时祥正从章惇察访辟，闻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后复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弃去，隐于县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尝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

子友仁字元晖，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中进士第，历莆田主簿、知庐江县。崇宁中，为讲议司检讨官，进军器、大理丞，大晟府典乐。诜通音律，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又言："《周官》大司乐禁淫声、慢声，盖孔子所谓放郑声者。今燕乐之音，失于高急，曲调之词，至于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气。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调不可阙。臣按古制，旋十二宫以七声，得正徵一调，惟陛下才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声阙一不可，《徵招》、《角招》为君臣相说之乐，此朕所欲闻而无言者，卿宜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钟二，诏执政召诜按于都堂，诜曰："此与今太簇、大吕声协。"命取大晟钟扣之，果应。又曰："钟击之无余韵，不如石声，《诗》所云'依我磬声'者，言其清而定也。复取以合之，声益谐。历宗正、鸿胪、卫尉、太常寺少卿，纂《续

因革礼》，卒。

诜居母丧尽礼，有双芝生墓侧，人以为孝感。

倪涛，字巨济，广德军人。丱角能属文，博学强记。年十五，试太学第一，遂擢进士，调庐陵尉、信阳军教授。入为太学正，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司勋、左司员外郎。朝廷议有事燕云，大臣争先决策，为固位计，皆心知不可，无敢一出口，涛独言其非。且曰："景德以来，辽守约不犯边，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习战，军储又屈，毋轻议以诒后患。"王黼怒曰："君敢沮军事邪！"于是言者论其鼓唱撰造，贬监朝城县酒税，再徙茶陵船场，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阙，朝廷忆涛言，官其一子。有《云阳集》传于世。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用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

元符三年，病痹，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余万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阁，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复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

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

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年未冠，举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

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赙绢百。

有文三百卷，《六经》皆为辨说。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礼作乐，比隆商、周，则是书也，岂虚文哉！"盖立志如此。

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儿时警颖，日诵万余言。登元丰二年进士第，继中博学宏词科。历官知嘉州峨眉县，改太学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进《南郊大礼赋》，哲守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以疾卒于官。

弇少嗜酒，不事拘检。为文辞剞剔瑕颣，卓诡不凡。有《龙云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谓"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一代儒宗，继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列传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陈与义 汪藻 叶梦得 程俱 张嵲 韩驹 朱敦儒 葛胜仲 熊克张即之 赵蕃附

陈与义，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迁洛。故为洛人。与义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累迁太学博士，擢符宝郎，寻谪监陈留酒税。

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久之，召为兵部员外郎。绍兴元年夏，至行在。迁中书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寻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召为给事中。驳议详雅。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被召，会宰相有不乐与义者，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

七年正月，参知政事，唯师用道德以辅朝廷，务尊主威而振纲纪。时丞相赵鼎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上曰："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与义曰："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从帝如建康。明年，扈跸还临安。以疾请，复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陛辞，帝劳问甚渥，遂请闲，提举临安洞霄宫。十一月，卒，年四十九。

与义容状俨恪，不妄言笑，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其荐士于朝，退未尝以语人，士以是多之。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尝赋墨梅，徽宗嘉赏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幼颖异，入太学，中进士第。调婺州观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迁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

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寻除《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再迁著作佐郎。时王黼与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点江州太平观，投闲凡八年，终黼之世不得用。

钦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再迁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践祚，召试中书舍人。时次扬州，藻多论奏，宰相黄潜善恶之，遂假他事，免为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观。明年，复召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给事中，迁兵部待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帝以所御白团扇，亲书“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以赐，缙绅艳之。

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尝论诸大将拥重兵，浸成外重之势，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观以来，赀结权幸，奴事阉宦，与开边误国，得职名自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直秘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镌褫，而建炎恩宥，又当甄复，盍依国初法，止中大夫。”

绍兴元年，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以颜真卿尽忠唐室，尝守是邦，乞表章之，诏赐庙忠烈。又言：“古者有国必有史，古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今逾三十年，无复日历，何以示来世？乞即臣所领州，许臣访寻故家文书，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为日历之备。”制可。史馆既开，修撰綦崇礼言不必别设外局，乃已。郡人颜经投匦诉其敷籴军食，遂贬秩停官。起知抚州，御史张致远又论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历，国之大典，比诏藻纂修，事复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闲复卒前业。”诏赐史馆修撰餐钱，听辟属编类。八年，上所修书，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进官，其属鲍延祖、孟处义咸增秩有差。藻升显谟阁学士，遣使赐茶药。寻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论其尝为蔡京、王黼之客，夺职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桧死，复职，官其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实录》成书，右仆射汤思退言藻尝纂集诏旨，比修实录，所取十盖七八，深有力于斯文。诏赠端明殿学士。

藻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子六人，恬、恪、憺、恂、懔、憘。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癖不穷。绍圣四年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用蔡京荐，召对，言：“自古帝王为治，广狭大小，规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

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诱之以货利，或陷之以声色，则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尝不颠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异其言，特迁祠部郎官。

大观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罢者复行，梦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诏王而不得自专。夫事不过可不可二者而已，以为可而出于陛下，则前日不应废，以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则今不可复，今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无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者乎？”上喜曰：“迩来士多朋比媒进，卿言独无观望。”遂除起居郎。时用事者喜小有才，梦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贤能。贤者，有德之称，能者，有才之称，故先王常使德胜才，不使才胜德。崇宁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未闻器业任重、识度轻远者，特有表异。恐用才太胜，愿继今用人以有德为先。”

二年，累迁翰林学士，极论士大夫朋党之弊，专于重内轻外，且乞身先众人补郡。蔡京初欲以童贯宣抚陕西，取青唐。梦得见京问曰：“祖宗时，宣抚使皆是见任执政，文彦博，韩绛因此即军中拜相，未有以中人为之。元丰末，神宗命李宪，虽王珪亦能力争，此相公所见也。昨八宝恩遽除贯节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执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处之？”京有惭色，然卒用贯取青唐。

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颍昌府，发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刘寄恶之。宦官杨戩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钱五十万缗，请籴粳米输后苑以媚戩。戩委其属持御笔来，责以米样如苏州。梦得上疏极论颍昌地力与东南异，愿随品色，不报。时旁郡纠民输镪就籴京师，怨声载道，独颍昌赖梦得得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讦，籍郏城、舞阳隐田数千顷，民诣府诉者八百户。梦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戩、彦交怒，寻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是或废或起。

逮高宗驻跸扬州，迁翰林学士兼侍读，除户部尚书。陈“待敌之计有三，曰形、曰势、曰气而已。形以地理山川为本，势以城池、刍粟、器械为重，气以将帅士卒为急。形固则可恃以守，势强则可资以立，气振则可作以用，如是则敌皆在吾度内矣”。因请上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又请命重臣为宣总使，一居泗上，总两淮及东方之师以待敌；一居金陵，总江、浙之路以备退保。疏入，不报。

既而帝驻跸杭州，迁尚书左丞，奏监司、州县擅立军期司掊敛民财者，宜罢。上谕以兵、食二事最大，当择大臣分掌。门下侍郎颜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梦得，又与宰相朱胜非议论不协，会州民有上书讼梦得过失者，上以梦得深晓财赋，乃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专一提领户部财用，充车驾巡幸顿递使，辞不拜，归湖州。

绍兴初，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时建康荒残，兵不满三千。梦得奏移统制官韩世清军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阎皋分守要害。会王才降刘豫，引兵入寇，梦得遣使臣张伟谕才降之，以其众分隶诸军。濠、寿叛将寇宏、陈卞虽阳受朝命，阴与刘豫通，梦得谕以福祸，皆听命。及豫入寇，卞击败之，齐兵宵遁。

八年，除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措画八事：一、申饬边备，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约束舟船，五、团结乡社，六、明审斥堠，七、措置积聚，八、责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紧要隘口、江北可济渡去处共一十九处，愿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诸将审度敌形，并力进讨。

金都元帅宗弼犯含山县，进逼历阳，张俊诸军迁延未发，梦得见俊，请速出军，曰："敌已过含山县，万一金人得和州，长江不可保矣。"俊趣诸军进发，声势大振，金兵退屯昭关。明年，金复入寇，遂至柘皋，梦得团结沿江民兵数万，分据江津，遣子模将千人守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

初，建康屯兵岁费钱八百万缗，米八十万斛，榷货务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与诸道兵咸集，梦得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故诸将得悉力以战。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海寇朱明猖獗，诏梦得挟御前将士便道之镇，或招或捕，或诱之相戕，遂平寇五十余群。然颇与监司异议，上章请老，特迁一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赠检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补苏州吴江主簿，监舒州太湖茶场，坐上书论事罢归。起知泗州临淮县，累迁将作监丞。近臣以诜述荐，迁著作佐郎。宣和二年，进颂，赐上舍出身，除礼部郎，以病告老，不俟报而归。

建炎中，为太常少卿、知秀州。会车驾临幸，赐对。俱言："陛下德

日新，政日举，赏罚施置，仰当天意，俯合人心，则赵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则宗社危而天下乱，其间盖不容发。”高宗嘉纳之。金兵南渡，据临安，遣兵破崇德、海盐，驰檄谕降。俱率官属弃城保华亭，留兵马都监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归。

绍兴初，始置秘书省，召俱为少监。奏修日历，秘书长贰得预修纂，自俱始。时庶事草创，百司文书例从省记，俱摭三馆旧闻，比次为书，名曰《麟台故事》上之。擢中书舍人兼侍讲。俱论：“国家之患，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当事者不敢任责，言有用否，事有成败，理固不齐。今言不合则见排于当时，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故虽有智如陈平，不敢请金以行间；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财如刘晏，不敢言理财以赡军食。使人人不敢当事，不敢尽谋，则艰危之时，谁与图回而恢复乎？”

武功大夫苏易转横行，俱论：“祖宗之法，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武臣自三班奉职至节度使，此以次迁转之官也。武臣自阁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其除授皆颁特旨。故元丰之制，以承务郎至特进为寄禄官，易监主簿至仆射之名；武臣独不以寄禄官易之者，盖有深意也。政和间，改武臣官称为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为转官等级，盖当时有司不习典故，以开侥幸之门。自改使为大夫以来，常调之官，下至皂隶，转为横行者，不可胜数。且文臣所谓庶官者，转不得过中大夫，而武臣乃得过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职轻重在朝廷，朝廷爱重官职，不妄与人，则官职重；反是则轻，轻则得者不以为恩，未得者常怀觖望，此安危治乱所关也。”

徐俯为谏议大夫，俱缴还，以为：“俯虽才俊气豪，所历尚浅，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自元丰更制以来，未之有也。昔唐元稹为荆南判司，忽命从中出，召为省郎，使知制诰，遂喧朝听，时谓监军崔潭峻之所引也。近闻外传，俯与中官唱和，有‘鱼须’之句，号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为疑，仰累圣德。陛下诚知俯，姑以所应得者命之。”不报。后二日，言者论俱前弃秀州城，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久之，除徽猷阁待制。

俱晚病风痹，秦桧荐俱领史事，除提举万寿观、实录院修撰，使免朝参，俱力辞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为文典雅闳奥，为世所称。

张嵲，字巨山，襄阳人。宣和三年，上舍选中第。调唐州方城尉，

改房州司刑曹。刘子羽荐于川、陕宣抚使张浚，辟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以母病去官。

绍兴五年，召对，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师屡捷，一朝宵遁，金有自败之道，非我幸胜之也。今士气稍振，乘其锐而用之；固无不可。然兵疲民劳，若便图进取，似未可遽。臣窃谓为今日计，当筑坞堡以守淮南之地，兴屯田以为久戍之资，备舟楫以阻长江之险，以我之常，待彼之变。又荆、襄、寿春皆古重镇，敌之侵轶，多出此途。愿速择良将劲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势。"召试，除秘书省正字。

六年，地震。嵲奏："比年以来，赋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挤沟壑，土著者失常业，地震之异，殆或为此。愿深思变异之由，修政之阙，致民之安。"

七年，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再迁著作郎。嵲因对言："吴、蜀，唇齿之势也。蜀去朝廷远，今无元帅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则可，至于抚循斯民，则非所能办也。宜于前宰执中，择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系国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贤宣抚使为要。"又言："自驻跸吴会以来，似未尝以襄阳、荆南为意，今宜亟选儒臣有牧御之才者为二路帅，使之招集流散，兴农桑，治城壁，以为保固之资，益重上流之势。"

即而何抡以刊改《神宗实录》得罪，语连嵲，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于拒谏，在纳谏而不能用；不在于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敌之国，内有骄悍之兵，下有穷困无聊之民。进言者多矣，今皆以为陈腐而别取新奇之说；任事者众矣，今皆习是以为当然而更为迂阔之事。此近于纳谏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为今之计，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务，数年之后，庶其有济！有国之所恶者，莫大于朋党，今一宰相用，凡其所与者，不择贤否而尽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与者，不择贤否而尽逐之，宜其朋党之浸成也。"

九年，除司勋员外郎兼实录院检讨官。金人叛盟，上命两省、卿、监、郎、曹各草檄以进，独取嵲所进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书舍人，升实录院同修撰。论王德收复宿、亳两郡，乃擅退军，使岳飞势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御使，何应罚而反赏？封还词头，乞罢已降转官指挥。未几，右正言万俟卨论嵲为侍从日，荐引非才，以酬私恩，边报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罢去。顷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阁待制。为政

颇尚严酷，岁满，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时方修好息兵，朝廷讲稽古礼文之事，嵲作《中兴复古诗》以进。上将召用，会疽发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时。

韩驹，字子苍，仙井监人。少有文称。政和初，以献颂补假将仕郎，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寻坐为苏氏学，请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知洪州分宁县。召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驹言国家祠事，岁一百十有八，用乐者六十有二，旧撰乐章，辞多牴牾。于是诏三馆士分撰亲祠明堂、圆坛、方泽等乐曲五十余章，多驹所作。

宣和五年，除秘书少监。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入谢。上曰："近年为制诰者，所褒必溢美，所贬必溢恶，岂王言之体。且《盘》、《诰》具在，宁若是乎？"驹对："若止作制诰，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先帝置两省，岂止使行文书而已。"上曰："给事实掌封驳。"驹奏："舍人亦许缴还词头。"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论者，一切缴来。"寻兼权直学士院，制词简重，为时所推。未几，复坐乡党曲学，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

高宗即位，知江州。绍兴五年，卒于抚州。进一官致仕，赠中奉大夫，与遗泽三人。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评其诗似储光羲。其后由宦者以进用，颇为识者所薄云。子逊、游。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绍圣谏官。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高宗即位，诏举草泽才德之士，预选者命中书策试，授以官，于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辞。避乱客南雄州，张浚奏赴军前计议，弗起。

绍兴二年，宣谕使明ＴＹ言敦儒深达治体，有经世才，廷臣亦多称其靖退。诏以为右迪功郎，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翼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长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对便殿，论议明畅。上悦，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禄所以厉世，如其可与，则文臣便至侍从，武臣便至节钺。如其不可，虽一命亦不容轻授。"郭儒遂罢。十九年，上疏请归，许之。

郭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时奏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郭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

葛胜仲，字鲁卿，丹阳人。登绍圣四年进士第，调杭州司理参军。林希荐试学官及词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为太学正。上幸学，多献颂者，胜仲独献赋，上命中书第其优劣，胜仲为首，差提举议历所检讨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从臣提举议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胜仲力请罢之。稍迁礼部员外郎。会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庙增置殿室，违元丰之旧。"诏礼官议。胜仲建言："予而复夺，在常人犹难之，况在天之灵乎！"议者非之，责知歙州休宁县，复召为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时朝廷命诸生习雅乐，乐成，进一官，迁太常少卿。

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礼，欧阳修尝裒集为书，凡百篇，号《太常因革礼》，诏胜仲续之，增为三百卷，诏藏太常。及建春宫，以胜仲兼谕德，胜仲为《仁》、《孝》、《学》三论献之太子，复采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之迹，日进数事。诏嘉之，徙太府少卿，除国子祭酒，寻知汝州。李彦括田，破产者众，胜仲请蠲不当括者，彦怒，劾胜仲，上寝其奏，改湖州，寻徙邓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属，胜仲不与，至是媒蘖其短，罢归。

建炎中，范宗尹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远贬者，咸赦还，复知湖州，时群盗纵横，声摇诸郡，胜仲修城郭，作战舰，阅士卒，贼知有备，引去。岁大饥，发官廪振之，民赖以济。绍兴元年，丐祠归。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谥文康。子立方，官至侍从。孙邲，为右相，自有传。

熊克，字子复，建宁建阳人，御史大夫博之后。将生，有翠羽雀翔卧内。克幼而翘秀，既长，好学善属文，郡博士胡宪器之，曰："子学老于年，他日当以文章显。"绍兴中进士第，知绍兴府诸暨县，越帅课赋颇急，诸邑率督趣以应，克曰："宁吾获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阅视有亡，时方不雨，克对之泣曰："此催租时耶！"部使者芮辉行县至其境，谓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见古循吏。"为表荐之，入为提辖文思院。

尝以文献曾觌，觌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内出御笔，除直学士院。宰相赵雄甚异之，因奏曰："翰院清选，熊克小臣，不由论荐而得，

无以服众论，请自朝廷召试，然后用之。”上曰：“善。”乃以为校书郎，累迁学士院权直，上御选德殿，召谕曰：“卿制诰甚工，且有体，自此燕闲可论治道。”

克自以见知于上，数有论奏。尝言：“金人虽讲和，而不能保于他日，今宜以和为守，以守为攻。当和好之时，为备守之计，彼不能禁吾不为也。边备既实，金人万一猖獗，必不得志于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东。金犯淮西，负粮自随，其势必难。若犯淮东，清河粮船直下，易耳。然则守淮之策，以垦田、修堰、教民兵为先。援淮东之策，莫若即江阴建水军，缓急可相应。然骤立一军，虑敌生疑，当托以海道商贾之冲，多夺攘，置一巡检警督之，自此岁增兵，不出十年，隐然一军矣。中兴之际，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将权难收。今日之弊，不患将不可驭，而患军情易动。往时诸大将拊士卒如家人，自罢诸将兵权，御前主帅，更徙不常，凡军中筦榷之利，所以养士卒者，今皆转而为包苴矣，又朘其余以佐之，得无怨乎！宜严戒将帅，毋纵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书。克言：“二浙荐饥，蝗且起，赦文不宜饰词。”帝嘉其识体。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

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家素俭约，虽贵不改，旧所居卑陋，门不容辙，虽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车乃入。尝爱临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将妻以女而乏资遣，会草制获赐金，遂以归之，人称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张即之，字温夫，参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务郎，铨中两浙转运司进士举，历监平江府粮料院。丁父忧，服除，监临安府楼店务。丁母忧，服除，监临安府龙山税、宁国府城下酒曲务，签书荆门军判官厅公事，乌程丞，特差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提领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事，添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行在检点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监尚书六部门，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扬州，改镇江，又改嘉兴，将作监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知嘉兴，未赴，以言者罢，丐祠，主管云台观，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阁致仕。

宝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谗劾阆州守王惟忠。于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资，下诏狱锻炼诬伏，坐弃市。惟忠临刑，谓其友陈大方曰：“吾死当上诉于天。”七挥刃不殊，血逆流。即之虽闲居，移书言于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恤其遗孤。又使从孙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几，似道入相，中书舍人常挺变以为言。景定元年，给还首领，以礼改葬，复金坛田，多即之倡义云。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

惟忠字肖尊，庆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

赵蕃字昌父，其先郑州人。建炎初，大父旸以秘书少监出提点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旸致仕恩，补州文学。调浮梁尉、连江主簿，皆不赴。为太和主簿，受知于杨万里。调辰州司理参军，与郡守争狱，罢，人以蕃为直。

始，蕃受学于刘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监安仁赡军酒库，因以卒业。至衡而清之罢，蕃即丐祠，从清之归。其后真德秀书之《国史》曰："蕃于师友之际盖如此，肯负国乎！"家居，连书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与刘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议郎、直秘阁，又辞。奉祠，得致仕，转承议郎，依前直秘阁。卒，年八十七。

蕃年五十，犹问学于朱熹。既耄，犹患末路之难，命所居曰难斋。蕃赋性宽平，与人乐易而刚介不可夺。丞相周必大与蕃契，屡加引荐，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献之家，典刑之彦，岿然独存，犹有以系学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吴旂乞录其后，诏其子遂补上州文学，遂亦力辞。又诏以承务郎致仕，与一子恩泽。景定三年，秘阁修撰郑协等请谥，乃谥文节。

列传第二百五 忠义一

○康保裔 马遂 董元亨 曹觐 孔宗旦 赵师旦 苏缄 秦传序 詹良臣江仲明 李若水 刘韐 傅察 杨震 父宗闵 张克戩 张确 朱昭 史抗 孙益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奉诏修三史，集儒臣议凡例，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然死节、死事，宜有别矣：若敌王所忾，勇往无前，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寓官闲居，感激赴义，虽所处不同，论其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若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审义自裁，斯为次矣；若苍黄遇难，霣命乱兵，虽疑伤勇，终异苟免，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变沦胥，毁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布衣危言，婴鳞触讳，志在卫国，遑恤厥躬，及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贾勇蹈义，厥死惟钧。以类附从，定为等差，作《忠义传》。

康保裔，河南洛阳人。祖志忠，后唐长兴中，讨王都战没。父再遇，为龙捷指挥使，从太祖征李筠，又死于兵。保裔在周屡立战功，为东班押班，及再遇阵没，诏以保裔代父职，从石守信破泽州。明年，攻河东之广阳，获千余人。开宝中，又从诸将破契丹于石岭关，累迁日骑都虞候，转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团练使，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寻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就加侍卫马军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真宗即位，召还，以其母老勤养，赐以上尊酒茶米。俄领彰国军节度，出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并代列状请留，诏褒之，复为高阳关都部署。

契丹兵大入，诸将与战于河间，保裔选精锐赴之，会暮，约诘朝合战。迟明，契丹围之数重，左右劝易甲驰突以出，保裔曰："临难无苟免。"遂决战。二日，杀伤甚众，蹴践尘深二尺，兵尽矢绝，援不至，遂没焉。

时车驾驻大名，闻之震悼，废朝二日，赠侍中。以其子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继彬为洛苑使，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惟一为将作监主簿。继英等奉告命，谢曰："臣父不能决胜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顾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恻然曰："尔父死王事，赠赏之典，所宜加厚。"顾谓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场，身复战没，世有忠节，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劳问，赐白金五十两，封为陈国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东郡夫人。

保裔谨厚好礼，喜宾客，善骑谢，弋飞走无不中。尝握矢三十，引满以射，筈镝相连而坠，人服其妙。屡经战阵，身被七十创。贷公钱数十万劳军，没后，亲吏鬻器玩以偿，上知之，乃复厚赐焉。

继英仕至左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严于驭军，厚于抚宗族，其卒也，家无余财。

方保裔及契丹血战，而援兵不至，惟张凝以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李重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率众策应，遇契丹兵交战，保裔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力战，敌乃退。当时诸将多失部分，独重贵、凝全军还屯，凝议上将士功状，重贵喟然曰："大将陷没，而吾曹计功，何面目也。"上闻而嘉之。重贵仕至知郑州，领播州防御使，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赠彰德军节度使。

马遂，开封人。初隶龙卫军，补散直，改三班奉职，为北京指使。闻王则叛，中夜叱咤，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昌朝因使持榜入贝州招降，则盛服见之，遂谕以祸福，辄不答。遂将杀则，而无兵仗自随。时张得一在侧，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动。遂奋起，投杯抵则，扼其喉，驱之流血，而左右卒无助之者。贼党攒刃聚噪至，断一臂，犹詈则曰："妖贼，恨不斩汝万段！"贼缚遂厅事前，支解之。则仓猝被驱骇，伤病数日乃起。

事闻，仁宗叹息久之，赠宫苑使，封其妻为旌忠县君，赐冠帔，官其子五人。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国子博士，通判贝州。王则据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与州将张得一朝谒天庆观，夜漏未尽，变起仓猝，众莫知所为。元亨促马驰还，坐厅事，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排闼而入，左右皆奔溃。贼胁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军资库钥。"元亨据案叱之

曰："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钥不可得也。"贼将郝用继来，索愈急，曰："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元亨厉声张目骂贼，用遂杀之，贼争入，携钥而去。事闻，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赠太常少卿，录其子孙三人。贼平，获郝用，斩以祭元亨。

曹觐，字仲宾，曹修礼子也。叔修古卒，无子，天章阁待制杜杞为言于朝，授觐建州司户参军，为修古后。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侬智高叛，攻陷邕管，趋广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尝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战斗，又无城隍以守，或劝觐遁去，觐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贼者斩。"麾都监陈晔引兵迎击贼，封川令率乡丁、弓手继进。贼众数百倍，晔兵败走，乡丁亦溃。觐率从卒决战不胜，被执。贼戒勿杀，捽使拜，且诱之曰："从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觐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岂从尔苟生邪！速杀我，幸矣。"贼犹惜不杀，徙置舟中，觐不食者两日，探怀中印章授其从卒曰："我且死，若求间道以此上官。"贼知其无降意，害之。至死诟贼声不绝，投尸江中，时年三十五。事闻，赠太常少卿，录其子四人，妻刘避贼死于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赐冠帔。又赠修古尚书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陈颍川郡君。

当智高之反，乘岭南无备，州县吏往往望风窜匿，故贼所向辄下，独觐与孔宗旦、赵师旦能以死守。后田瑜安抚广南，乃为觐立庙封州。

孔宗旦，鲁人，为邕州司户参军。侬智高未反时，州有白气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知州陈珙，珙不听。后智高破横州，即载其亲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执，贼欲任以事，宗旦叱贼，且大骂，遂被害。始，宗旦官京东，与李师道、徐程、尚同等四人为监司耳目，号为"四瞠"，人多恶之，其后立节如此。知袁州祖无择以其事闻，赠太子中允。

赵师旦字潜叔，枢密副使稹之从子。美容仪，身长六尺。少年颇涉书史，尤刻意刑名之学。用稹荫，试将作监主簿，累迁宁海军节度推官。知江山县，断治出己，吏不能得民一钱，弃物道上，人无敢取。以荐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县，迁太子右赞善大夫，移知康州。

侬智高破邕州，顺流东下，师旦使人觇贼，还报曰："诸州守皆弃城走矣！"师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谍者三人，斩以徇。而贼已薄城下，师旦止有兵三百，开门迎战，杀数十人。会暮，贼稍却，师旦语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负其子以匿，曰："明日贼必大至，吾知不

敌，然不可以去，尔留，死无益也。”遂与监押马贵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贵食，贵不能食，师旦独饱如平时；至夜，贵卧不安席，师旦即卧内大鼾。迟明，贼攻城愈急，左右请少避，师旦曰：“战死与戮死何如？”众皆曰：“愿为国家死。”至城破无一人逃者。矢尽，与贵俱还，据堂而坐。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胁师旦，师旦大骂曰：“饿獠，朝廷负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发一校兵，汝无遗类矣。”智高怒，并贵害之。贼既去，州人为立庙。事平，赠光禄少卿，赐其母王长安县太君冠帔，录其子弟并从子三人。师旦遇害时，年四十二。柩过江山，江山之人迎师旦丧，哭祭于路，络绎数百里不绝。

同时有王从政者，以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与侬智高战于太平场，被执，骂贼不已，至以沸汤沃之，终不屈而死。赠信州刺史，录其孙二人。

苏缄，字宣甫，泉州晋江人。举进士，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赀，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再调阳武尉，剧盗李囊橐于民，贼曹莫能捕。缄访得其处，萃众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从中逸出，缄驰马逐，斩其首送府。府尹贾昌朝惊曰：“儒者乃尔轻生邪！”累迁秘书丞，知英州。

侬智高围广，缄曰：“广，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义也。”即募士数千人，委印于提点刑狱鲍轲，夜行赴难，去广二十里止营。广人黄师宓陷贼中，为之谋主，缄擒斩其父。群不逞并缘为盗，复捕杀六十余人，招其诖误者六千八百人，使复业。贼势沮，将解去，缄分兵先扼其归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贼至不得前，乃绕出数舍渡江，由连、贺而西。缄与贼战，摧伤甚众，尽得其所掠物。时诸将皆罢，独缄有功，仁宗喜，换为供备库副使、广东都监，管押两路兵甲，遣中使赐朝衣、金带。袭贼至邕，大将陈曙以失律诛，缄亦贬房州司马。复著作佐郎，监越州税十余年，始还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杨禧醉焚营，延烧民庐，因乘以为窃，缄戮之于市，又坐谪潭州都监。未几，知鼎州。

熙宁初，进如京使、广东铃辖。四年，交阯谋入寇，以缄为皇城使知邕州。缄伺得实，以书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为意。及刘彝代起，缄致书于彝，请罢所行事。彝不听，反移文责缄沮议，令勿得辄言。八年，蛮遂入寇，众号八万，陷钦、廉，破邕四砦。缄闻其至，阅州兵得

二千八百，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队，使分地自守。民惊震四出，缄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贼已薄城，宜固守以迟外援。若一人举足，则群心摇矣，幸听吾言，敢越佚则孥戮汝。"有大校翟绩潜出，斩以徇，由是上下胁息。缄子子元为桂州司户，因公事携妻子来省，欲还而寇至。缄念人不可户晓，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独遣子元，留其妻子。选勇士拿舟逆战，斩蛮酋二。

邕既受围，缄昼夜行劳士卒，发神臂弓射贼，所殪甚众。缄初求救于刘彝，彝遣将张守节救之，逗遛不进。缄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泣，督守节。守节皇恐，遽移屯大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举军皆覆。蛮获北军，知其善攻城，啖以利，使为云梯，又为攻濠洞子，蒙以华布，缄悉焚之。蛮计已穷，将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贼囊土傅城者，顷刻高数丈，蚁附而登，城遂陷。缄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而力不敌，乃曰："吾义不死贼手。"亟还州治，杀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纵火自焚。蛮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万余人，率百人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隤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围四十二日，粮尽泉涸，人吸沤麻水以济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讫无一叛者。

缄愤沈起、刘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论之。属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闻焉。神宗闻缄死，嗟悼，赠奉国军节度使，谥曰忠勇，赐都城甲第五、乡里上田十顷，听其家自择。以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召对，谓曰："邕管赖卿父守御，傥如钦、廉即破，则贼乘胜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张巡、许远以睢阳蔽遮江、淮，较之卿父，不能过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孙广渊、直温，与缄同死，皆褒赠焉。起与彝皆坐谪官。缄没后，交人谋寇桂州，行数舍，其众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怨。"惧而引归。邕人为缄立祠，元祐中赐额怀忠。

秦传序，江宁人。淳化五年，充夔峡巡检使。李顺之乱，贼众奄至，傅夔州城下，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日甚，长吏皆奔窜投贼。传序谓士卒曰："吾为监军，尽死节以守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传序出囊橐服玩，尽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众皆感泣力战。传序度力不能拒，乃为蜡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誓不降贼。"城坏，传序赴火死。

传序家寄荆湖间，子爽溯峡求父尸，溺死。人以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恻久之，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以钱十万赐其家。

煦卒，复以煦弟昉为三班奉职。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举进士不第，以恩得官，调缙云县尉。方腊起，其党洪再犯处州，守贰俱弃城遁。又有他盗霍成富者，用腊年号，剽掠缙云。良臣曰："捕盗，尉职也，纵不胜，敢爱死乎？"率弓兵数十人出御之，为所执。成富诱使降，良臣曰："汝辈不知求生，顾欲降我邪！昔年李顺反于蜀，王伦反于淮南，王则反于贝州，身首横分，妻子与同恶，无少长皆诛死，旦暮官军至，汝肉饲狗鼠矣。"贼怒，脔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骂，至死不绝声，见者掩面流涕，时年七十二。徽宗闻而伤之，赠通直郎，官其子孙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乱，载老母逃山涧中，猝遇寇于东城之冈，逼使就降，仲明义不辱，奋起骂贼，卒死之，丞相吕頤浩诔以文。

有蒋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学。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胁以拜，亦不从，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颈就刃，詈声不绝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调元城尉、平阳府司录。试学官第一，济南教授，除太学博士。蔡京晚复相，子絛用事，李邦彦不平，欲谢病去。若水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胡不取决上前，使去就之义，暴于天下。顾可默默托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讥邪？"又言："积蠹已久，致理惟难。建裁损而邦用未丰，省科徭而民力犹困，权贵抑而益横，仕流滥而莫澄。正宜置驿求贤，解榻待士，采其寸长远见，以兴治功。"凡十数端，皆深中时病，邦彦不悦。

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钦宗将遣使至金国，议以赋入赎三镇，诏举可使者，若水在选中。召对，赐今名，迁著作佐郎。为使，见粘罕于云中。才归，兵已南下，复假徽猷阁学士，副冯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惊以金兵至，左右谋取间道去，澥问"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敌而溃，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斩，众乃定。

既行，叠具奏，言和议必不可谐，宜申饬守备。至怀州，遇馆伴萧庆，挟与俱还。及都门，拘之于冲虚观，独令庆、澥入。既所议多不

从，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见帝，道其语，帝命何□行。桌还，言二人欲与上皇相见，帝曰："朕当往。"明日幸金营，过信而归。擢若水礼部尚书，固辞。帝曰："学士与尚书同班，何必辞。"请不已，改吏部侍郎。

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难色，若水以为无他虑，扈从以行。金人计中变，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诋金人为狗辈。金人曳出，击之败面，气结仆地，众皆散，留铁骑数十守视。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无恙。"若水绝不食，或勉之曰："事无可为者，公昨虽言，国相无怒心，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若水叹曰："天无二日，若水宁有二主哉！"其仆亦来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归觐。"若水叱之曰："吾不复顾家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然吾亲老，汝归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

后旬日，粘罕召计事，且问不肯立异姓状。若水曰："上皇为生灵计，罪己内禅，主上仁孝慈俭，未有过行，岂宜轻议废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为过，公其尤也。"历数其五事曰："汝为封豕长蛇，真一剧贼，灭亡无日矣。"粘罕令拥之去，反顾骂益甚。至郊坛下，谓其仆谢宁曰："我为国死，职耳，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者挝破其唇，噀血骂愈切，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年三十五。

宁得归，具言其状。高宗即位，下诏曰："若水忠义之节，无与比伦，达于朕闻，为之涕泣。"特赠观文殿学士，谥曰忠愍。死后有自北方逃归者云："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临死无怖色，为歌诗卒，曰：'矫首问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闻者悲之。"

刘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进士，调丰城尉、陇城令。王厚镇熙州，辟狄道令，提举陕西平货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继，韐延致酋长，出金帛从易粟，就以饷军，公私便之。遂为转运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

刘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摄帅鄜延，出奇兵捣之，解其围。夏人来言，愿纳款谢罪，皆以为诈。韐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虽新胜，其众亦疲，惧吾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此情实也。"密疏以闻，诏许之。夏使愆期不至，诸将言夏果诈，请会兵乘之。韐曰："越境约会，容有他故。"会再请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讨伐，吾为汝请，毋若异时邀岁币，轶疆场，以取威怒。"夏人听命，西边自是遂安。

韐求东归，拜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起知越州，鉴湖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隶中宫应奉，租太重而督索严，多逃去。前勒邻伍取偿，民告病，韐请而蠲之。方腊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请行。韐曰："吾为郡守，当与城存亡。"不为动，益厉战守备。寇至城下，击败之，拜述古殿直学士，召为河北、河东宣抚参谋官。

时边臣言，燕民思内附，童贯、蔡攸方出师，而种师道之军溃。韐意警报不实，见师道计事。师道曰："契丹兵势尚盛，而燕人未有应者，恐边臣诞谩误国事。"韐即驰白贯、攸，请班师。又论燕蓟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饷，经费无艺，必重困中国。还次莫州，会郭药师以涿州降，戎车再驾，以韐议异，徙知真定府。药师入朝，韐密奏乞留之，不报。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学士。或言其过阙时，见御史中丞有所请，遂罢。起知荆南，河北盗起，复以守真定。首贼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敛，聚众剽夺，杀巡尉，统制官亦战死。韐单骑赴镇，遣招之，宏至服罪。韐饮之酒，请以官，纵其党还田里，一路遂平。药师请马，诏尽以河北战马与之，不足，又赋诸民。韐曰："空内郡驵骏，付一降将，非计也。"奏止之。金人已谋南牧，朝廷方从之求云中地。韐谍得实，急以闻，且阴治城守以待变。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备，留兵其旁，长驱内向。及还，治梯冲设围，示欲攻击，韐发强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胁，乃退。自金兵之来，诸郡皆塞门，民坐困，韐独纵樵牧如平日，以时启闭。钦宗善之，拜资政殿学士。

时已许割地赂金人，而议者乘士民之愤，复议追蹑，韐以亟战为非。是时，诸将救太原，种师中、姚古败。以韐为宣抚副使，至辽州，招集纠募，得兵四万人，与解潜、折可求约期俱进，两人又继败。初，韐遣别将贾琼自代州出敌背，且许义军以爵禄，得首领数十。既复五台，而潜、可求败闻，遂不果进。太原陷，召入觐，为京城四壁守御使，宰相沮罢之。

京城不守，始遣使金营，金人命仆射韩正馆之僧舍。正曰："国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为也。"正曰："军中议立异姓，欲以君为正代，得以家属行，与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贵。"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归书片纸曰："金人不以予为有罪，而以予为可用。夫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亲信持归报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缢。燕人叹其忠，瘗之寺西冈上，遍题窗壁，识其处。凡八十日乃就殓，颜色如生。建炎元年，赠资政殿大学士，后谥曰

忠显。

韐庄重宽厚，与人交，若有畏者；至临大事则毅然不可回夺。初在西州为童贯所知，故首尾预其军事，及以忠死，论者不复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孙珙，自有传。

傅察，字公晦，孟州济源人，中书侍郎尧俞从孙也。年十八，登进士第。蔡京在相位，闻其名，遣子儵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调青州司法参军，历永平、淄川丞，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吏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国贺正旦使。是时，金将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闻金人入寇，或劝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闻难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韩城镇。使人不来，居数日，金数十骑驰入馆，强之上马，行次境上，察觉有变，不肯进，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辄易其驭者，拥之东北去，行百里许，遇所谓二太子斡离不者领兵至驿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国，见国主当致敬，今来迎客而胁我至此！又止令见太子，太子虽贵人，臣也，当以宾礼见，何拜为？"斡离不怒曰："吾兴师南向，何使之称？凡汝国得失，为我道之，否则死。"察曰："主上仁圣，与大国讲好，信使往来，项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动，意欲何为？还朝当具奏。"斡离不曰："尔尚欲还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颠倒，愈植立不顾，反覆论辨。斡离不曰："尔今不拜，后日虽欲拜，可得邪！"麾令去。

察知不免，谓官属侯彦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爱我，闻之必大戚。若万一脱，幸记吾言，告吾亲，使知我死国，少纾其亡穷之悲也。"众皆泣。是夕隔绝，不复见。金兵至燕，彦等密访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药师战胜有喜色，太子虑其劫取，且衔往忿，杀之矣。"将官武汉英识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负以归。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系诸土室，凡两月。伺守者怠，毁垣出，归以骨付其家。副使蒋噩及彦辈归，皆能道察不屈状，赠徽猷阁待制。

察自幼嗜学，同辈或邀与娱嬉，不肯就。为文温丽有典裁。平居恂恂然，无喜愠色，遇事若无所可否，非其意，崒然不可犯。恬于势利，在京师，故人鼎贵，罕至其门，间一见，寒温谈笑而已。及仓卒徇义，荦荦如此，闻者哀而壮之，时年三十七。乾道中，赐谥曰忠肃。

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河东军征臧底河，敌据山为城，下瞰官军，诸将合兵城下，震率壮士拔剑先登，斩数

百级，众乘胜平之，上功第一。

从折可存讨方腊，自浙东转击至三界镇，斩首八千级。追袭至黄岩，贼帅吕师囊扼断头之险拒守，下石肆击，累日不得进。可存问计，震请以轻兵缘山背上，凭高鼓噪发矢石，贼惊走，已复纵火自卫。震身被重铠，与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师囊，及杀首领三十人，进秩五等。还知麟州建宁砦。

初，契丹之亡，其将小鞠□录西奔，招合杂羌十余万，破丰州，攻麟府诸城郭。震父宗闵领本道兵马屡摧败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录驱幽蓟叛卒与夏人奚人围建宁，扣壁语震曰："汝父夺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举城降，当全汝躯命。"时城中守兵不满百，震与战士约，斩一级赏若干，官帑竭，继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奋。越旬，矢尽力乏，城不守，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阖门俱丧，唯长子存中从征河北独免。明年，宗闵亦死事于长安。

震时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诏赠武经郎。存中贵，请于朝，谥曰恭毅。

张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孙也。第进士，历河间令，知吴县。吴为浙剧邑，民喜争，大姓怙势持官府。为令者踵故抑首，务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奸猾屏气，使者以状闻，召拜卫尉丞。初，克戩从弟克公为御史，劾蔡京。京再辅政，修怨于张氏，以微事黜克戩。逾年，起知祥符县，司开封户曹，提举京东常平，入辞，留为库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东，围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将银朱孛堇来攻，纵兵四掠，克戩毕力扞御。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数十，阴结党欲为内应，悉收斩之。数选劲卒挠敌营，出不意焚其栅，敌惧引去，论功加直秘阁。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复逼城。朝廷命经略使张孝纯之子灏、都统制张思正、转运使李宗来援，思正诛求无艺，民不堪命。克戩引谊开晓，皆愿自奋。宣抚使李纲表其守城之劳，连进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绐云出战，遂率灏、宗奔慈、隰，于是人无固志。戍将麻世坚中夜斩关出，通判韩琥相继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义不忍负国家、辱父祖，愿与此城终始以明吾节，诸君其自为谋。"皆泣不能仰视，同辞而对曰："公父母也，愿尽死听命。"乃益厉

兵儆守。贼至，身帅将士擐甲登陴，虽屡却敌而援师讫不至。

金兵破平遥，平遥为汾大邑，久与贼抗，既先陷，又胁降介休、孝义诸县，据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两遣使持书谕克戩，焚不启。具述危苦之状，募士间道言之朝，不报。十月朔，金益万骑来攻愈急，有十人唱为降语，斩以徇。诸酋列城下，克戩临骂极口，炮中一酋，立毙。度不得免，手草遗表及与妻子遗书，缒州兵持抵京师。明日，金兵从西北隅入，杀都监贾亶，克戩犹帅众巷战，金人募生致之。克戩归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金将奉其尸礼葬于后园，罗拜设祭，为立庙。事闻，诏赠延康殿学士，赠银三百两、绢五百匹，表揭门闾。绍兴中，谥忠确。

张确，字子固，邠州宜禄人。元祐中，擢进士第。徽宗即位，应诏上书言十事，乞诛大奸，退小人，进贤能，开禁锢，起老成，擢忠鲠，息边事，修文德，广言路，容直谏，遂列于上籍。

宣和二年，召至京师。青溪盗起，确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扰之耳。愿下哀痛之诏，省不急之务，租赋之外，一切寝罢，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抚绥胁附，毋以多杀为功，旬浃之间，可以殄灭。"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摄睦州事。有自贼中逃归者，悉宥之，访得虚实以告，诸将用其言。盗平，知坊、汾二州。

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围太原，忻、代降，平阳兵叛。确表言："河东天下根本，安危所系，无河东，岂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敌既得叛卒，势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筑，将兵又皆戍边。臣生长西州，颇谙武事，若得秦兵十万人，犹足以抗敌，不然，唯有一死报陛下耳。"书累上不报。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无备，谕使降。确乘城拒守，或献谋欲自东城溃围出，且探确意。确怒叱曰："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乃战而死。

钦宗闻之悲悼，优赠述古殿直学士，召见其子乂，慰抚之曰："卿父今之巡、远也，得其死所矣，复何恨。使为将为守者皆如卿父，朕顾有今日邪！"敛容叹息者久之。

朱昭，字彦明，府谷人。以效用进，累官秉义郎，浮湛班行，不自表异。宣和末，为震威城兵马监押，摄知城事。金兵内侵，夏人乘虚尽取河外诸城镇。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绝。昭率老幼婴城，敌攻之力，昭募骁锐兵卒千余人，与约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若出不

意攻之，可一鼓而溃。”于是夜缒兵出，薄其营，果惊乱，城上鼓噪乘之，杀获甚众。

夏人设木鹅梯冲以临城，飞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昼夜进攻不止。其酋悟儿思齐介胄来，以毡盾自蔽，邀昭计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问曰：“彼何人，乃尔不武！欲见我，我在此，将有何事？”思齐却盾而前，数宋朝失信，曰：“大金约我夹攻京师，为城下之盟，画河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诸垒悉已归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误国，改过不吝，已行内禅，今天子圣政一新矣，汝独未知邪？”乃取传禅诏赦宣读之，众愕眙，服其勇辩。是时，诸城降者多，昭故人从旁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辈背义偷生，不异犬彘，尚敢以言诱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骂引弓射之，众走。凡被围四日，城多圮坏，昭以智补御，皆合法，然不可复支。昭退坐厅事，召诸校谓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胜则东向图大功，不胜则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众未应。昭幼子戏阶下，遽起手刃之，长子惊视，又杀之，径领数卒屠其家人，舁尸纳井中。部将贾宗望母适过前，昭起呼曰：“媪，乡人也，吾不欲刃，请自入井。”媪从之，遂并覆以土。将士将妻孥者，又皆尽杀之。昭谓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

部落子有阴与贼通者，告之曰：“朱昭与其徒各杀其家人，将出战，人虽少，皆死士也。”贼大惧，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众于通衢接战，自暮达旦，尸填街不可行。昭跃马从缺城出，马蹶坠堑，贼欢曰：“得朱将军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剑，无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济源人。宣和末，为代州沿边安抚副使。金人围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谓曰：“吾昔语用事者，‘雁门控制一道，宜择帅增戍以谋未形之患，若使横流，则无所措矣’。言虽切，皆不吾省。今重围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术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将死事，汝辈亦勿以妻子为念而负国也。能听吾言，当令家属自裁，然后同赴义。”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围力战，死于城隅。

孙益，不知其所以进。宣和末，以福州观察使知朔宁府，被命救太原。时敌势张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捣云中，彼之将士室家在焉，所谓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奈违君命。”因跃马冒围至城下，张孝纯不肯启门，遂死之。

益天资忠勇，每倾赀以赏战士，能得人死力。小鞠□录为边患，遣将致讨，益子在行间，师无功，益谓子必死。朝廷闻之，恤录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报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状自列，尽上还官所赐，而斩其持书来者。

初，益在朔宁，察郡人孙谷可用，奏为掾属，待之异于常僚。益出师，属以后事。益死，敌骑来攻，且别命郡守。众议欲开关迎之，谷争弗得，叹曰："吾身已许国，又不忍负孙公之托，诸人不见容，是吾死所也。"或举刃胁之，无慑容，遂见杀。

列传第二百六 忠义二

霍安国 李涓 李邈 刘翊 徐揆 陈遘 赵不试 赵令{山成} 唐重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杨邦乂

霍安国，不知何许人。燕山之复，以直秘阁为转运判官。宣和末，知怀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怀，表其治状，加直龙图阁。岁中，进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复留。金骑再至，遂被围，安国捍御不遗力，鼎、澧兵亦至，相与共守。拜徽猷阁待制，然竟以闰十一月城陷。将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国以下分为四行，使夷官问不降者为谁，安国曰："守臣安国也。"问余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阁林渊，兵马铃辖、济州防御使张彭年，都监赵士訏、张谌、于潜，鼎、澧将沈敦、张行中及队将五人，同辞对曰："渊等与知州一体，皆不肯降。"酋令引于东北乡，望其国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缚，杀十三人而释其余。安国一门无噍类。明年，赠延康殿学士。

李涓，字浩然，驸马都尉遵勖曾孙也。以荫为殿直，召试中书，易文阶，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阳县。靖康元年，京城被围，羽檄召天下兵。鄂部县七，当发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独以所募六百锐然请行。或谓："盍徐之，以须他邑。"涓曰："事急矣，当持一信报天子，为东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军，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无益，然世受国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将者死'，钧之一死，死国留名，男儿不朽事也。"众皆泣。即日，引而东，北过淮，蒲圻、嘉鱼二县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噪而奔，曰："敌至矣。"即结阵以待。少焉，游骑果集。涓驰马先犯其锋，下皆步卒，蒙卤盾径进，颇杀其骑，且走。涓乘胜追北十余里，大与敌遇，飞矢猬集，二县兵亟舍去。涓创甚，犹血战，大呼叱左右负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胁亡卒诬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尸归。朝廷录其忠，赠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彦思，临江军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适之之后。少有才略，精悍敏决，见事风生。以父任为太庙斋郎。初调安州司理，监润州酒务。用荐改京官，监在京竹木务，擢提辖环庆路粮草，通判河间府。

以迕蔡京、童贯，换右列，由承议郎换庄宅副使，知信安军，迁知霸州，为辽国贺正副使。还，贯将连金人夹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语动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厌其主，贯惧邈有异议，即奏不俟对，令

复任。邈上书言："契丹不可灭，苟误机事，愿诛臣以谢边吏。"都转运使沈积中捃邈罪五十有三条，鞠治一无所得，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诏，免官。

久之，监在京染院，进都大提举京西汴河堤岸。盗起浙东，改江、淮、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改知严州，代还。贯欲以西师入燕，邈复语贯曰："方腊小丑，一呼屠七州四十余县，竭数路之力而后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贯阴佐契丹以图金人，贯不能用，乃乞致仕。贯收复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辞不赴。叹曰："国家祸乱自兹始矣！"

金人犯京师，诏趣入见，邈慨然复起就道。既至，会姚平仲战不利，京师震动，上不以时赐对，问御敌奈何？邈言："胜负兵家之常势，陛下无过忧，第古未有和战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师道宿将，有重名，二敌所畏。朝廷自主和议，而尽以诸道兵畀师道，视敌为进退。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见可击而进，胜固社稷之福；不胜，亦足使敌知吾将帅有以国为任者。"上称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议，不合，乃换右文殿修撰、京畿转运使，辞不拜。

金人犹驻毛驼岗，乃以邈为京城西壁守御使。邈言："姚平仲败绩，而敌犹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师道再战，已失机会；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击之，犹足为后戒。"议复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马军公事、权枢密副都承旨，出为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湾、屯田、弓箭手事。邈论塘湾不可为，夺制置使，下迁提举保甲，仍领措置司。又论不已，再夺观察使，则金兵将及境矣。遂复旧官，守真定。后二日，落阶，拜青州观察使，仍知府事。

邈始视事，兵不满二千，钱不满二百万，自度无以拒敌，乃谕民出财，共为死守。民恃邈为固，不数日，得钱十三万贯、粟十一万石，募民为勇敢亦数千人。而新集之兵皆无斗志，金人至，邈乞师于宣抚副使刘韐，且间道走蜡书上闻，皆不报。城被围，且战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战不克，将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离不胁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须眉及两髀，亦不顾，乃拘于燕山府。

金人问曰："集民兵击我，谓我为贼，何也？"邈曰："汝负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讳吾言敌？"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沧州，笑而不答。且说之曰："天下强弱之势安有常，特吾中国适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时归二帝及两河地，岁取重币如契丹，以为长利，强尚可恃乎？"金人讳

其言，命邈被发左衽，邈愤，诋毁甚力，金人挝其口，犹吮血噀之。翼日，自去发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将死，颜色不变，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为之流涕。高宗赠昭化军节度使，谥曰忠壮。

刘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御使为真定府路都铃辖。金人攻广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众昼夜搏战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伪徙攻东城，宣抚使李邈复趣翊往应；越再宿，潜移攻具还薄北城，众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执，翊犹集左右巷战，已而稍亡去，翊顾其弟曰："我大将也，其可受贼戮乎！"挺身溃围欲出，诸门已为敌所守，乃之孙氏山亭中，解绦自缢死。

徐揆，衢州人。游京师，入太学。靖康元年，试开封府进士，为举首，未及大比而遭国难。钦宗诣金营不归，揆帅诸生扣南薰门，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其略曰："昔楚庄王入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复封之。后世君子，莫不多叔时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想其风采。本朝失信大国，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郡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灵几死而活，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存陈之功，未能有过。我皇帝亲屈万乘，两造辕门，越在草莽，国中喁喁，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道路之言，乃谓以金银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窃惑之。今国家帑藏既空．编民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公上。商贾绝迹，不来京邑，区区岂足以偿需索之数。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质君父。是犹爱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与不爱无择，元帅必不为也。愿推恻隐之心，存始终之惠，反其君父，班师振旅，缓以时日，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奉献，则楚封陈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见书，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揆厉声抗论，为所杀。建炎二年，追录死节，诏赠宣教郎，而官其后。

陈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宁徙永州。登进士第。知莘县，为治有绩，魏尹蒋之奇、冯京、许将交荐之。知雍丘县，徽宗将以为御史，而遭父祐甫忧。毕丧，为广西转运判官。蔡京启蛮徭地，建平、从、允三州，遘言："蛮人幸安静，轻扰以兆衅，不可。"京恶之，以他事罢归。

旋知商州、兴元府，入为驾部、金部员外郎。张商英得政，用为左司员外郎。俄擢给事中，会商英免相。蔡薿摄封驳，力沮止之，遘惧，请外。以直秘阁为河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徙陕西。召还京师，而蔡京复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将易置发运使，命选诸道计臣有阀阅者，执政以遘言，京曰："职卑不可用，愿更选。"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为副使，未几，升为使。朝廷方督纲饷，运渠

壅涩，遘使决吕城、陈公两塘达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纲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系其人，而上章自劾。帝为黥勔人，进遘徽猷阁待制。

宣和二年冬，方腊乱，诏以属遘。遘言："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东南兵弱势单，士不习战，必未能灭贼。愿发京畿兵、鼎澧枪盾手，兼程以来，庶几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

加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七路，治于杭。时县官用度百出，遘创议度公私出纳，量增其赢，号"经制钱"。其后总制使翁彦国仿其式，号"总制钱"。于是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自两人始也。

又言："妖贼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恣行杀戮。往往断截支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厂怨心。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此风不除，必更生事。臣愿采摭官吏奸赃尚仍旧习者，按治以闻，乞重置于理。"许之。

又进学士，凡所施置，以御笔先下。于是劾越州王仲薿纠市民造金茶器，减直买军粮券，而以私钱取之，仲薿坐黜。杭经巨寇后，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为病。前守数请于朝，皆以劳费辍役。遘以冬月檄真、扬、润、楚诸郡，凡守闸纲卒，悉集治所。先是，当闭闸，群卒无以食，率冻饿不自聊。闻命，相率呼舞以来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两月毕，杭人利焉。

徙河北都转运使，进延康殿学士，历知中山、真定、河间府。钦宗立，加资政殿学士，积官至光禄大夫。复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围入城，坚壁拒守。诏康王领天下大元帅，命遘为兵马元帅。受围半年，外无援师。京都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适泣曰："兄但尽力，勿以弟为念。"

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责其辄入，振立杀之，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长子钜以官淮南获免。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出降。金人入见其尸

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遘性孝友，为人宽厚长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愿不逢贪浊吏。尝荐王安中、吕颐浩、张悫、谢克家、何铸，后皆至公辅，世以为知人。

适由开封少尹、卫尉少卿至光禄卿。是役也，金人执之以北。后十年，死于云中。

赵不试，太宗六世孙。宣和末，通判相州，寻权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彦既去相，金人执其子似，遣来割地，似至相，不试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围，军民无固志，不试谓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试，宗子也，义不降，计将安出？”众不应。不试知事不可为，遂登城与金人约勿杀，许之。既启门，乃纳其家井中，然后以身赴井，命提辖官实以土。州人皆免于死。

赵令{山成}，燕懿王玄孙，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判，领兵戍武昌。贼阎瑾犯黄州，纵掠而去。令{山成}渡江存抚之，黄人乃安。李纲言于上，擢直龙图阁、知黄州，赐今名。奉诏修城，凡六月而毕。贼张遇过城下，招令{山成}。度不能拒，出城见之，遇饮以酒，一举而尽，曰：“固知饮此必死，愿勿杀军民。”遇惊曰：“先以此试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声，乃引军去。未几，丁进、李成兵迭至，俱击却之。叛将孔彦舟又引兵围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

三年，以内艰去，诏起复。时金人闻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径犯黄州。令{山成}已还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笴凿头箭，浮江告急。令{山成}疾趋，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骂不屈，酌以酒，挥之不肯饮，又衣以战袍，曰：“我岂当服！”金人曰：“赵使君何坚执膝？”曰：“但当拜祖宗，岂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骂不绝口而死。事闻，赠徽猷阁待制，谥曰愍忠。州人乞立庙，从之。初，城破，都监王达、判官吴源、巡检刘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圣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观三年进士。徽宗亲策士，问以制礼作乐，重对曰：“事亲从兄，为仁义礼乐之实。陛下以神考为父，哲宗为兄，盍亦推原仁义之实而已，何以制作为？”授蜀州司理参军，改成都府府学教授，知怀安军金堂县，授辟雍录。

先是，朝廷以拓土为功，边帅争兴利以徼赏，凡蜀东西、夔峡路及荆湖、广南，皆诱近边蕃夷献其地之不可耕者，谓之纳土，因置州县，所至骚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荐之，召对。迁吏部员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

金人入京师，重言："开边之祸，起于童贯，故金人以贯为祸首。若斩贯首，遣人传送于金，尚可缓兵。"或献议远避，重闻卫士语，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计。擢右谏议大夫。时宰执各主和战二议，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银者死，许人告。重曰："如此，则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岂初政所宜？"即与御史抗论，乃止。又累疏乞斩蔡京父子以谢天下。寻迁中书舍人，词命多所缴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间致身宰辅，有未尝一日出国门者。乞先补外，以为之倡。"上开纳，而宰相执奏以为不可。明日，台谏皆得罪，重落职知同州。

金人已陷晋、绛，将及同。重度不能守，乃开门纵州人使出，自以残兵数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备，不复渡河而返。降诏奖谕，擢天章阁待制。先是，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提五路兵勤王，至陕州。重遗致虚书，言："中都倚秦兵为爪牙，诸夏恃京师为根本。今京城围久，人无斗志，若五路之师逡巡未进，则所以为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摇矣。然溃卒为梗，关中公私之积已尽；又闻西夏侵掠鄜延，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共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致虚锐于出师，由渑池屯千秋镇，为金将所败，军皆溃，退保潼关，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间道走京城归报。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帅臣，各备礼物往军前迎奉。

未几，高宗即位，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大患有五。所谓急务者，以车驾西幸为先，次则建藩镇、封宗子，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使相犄角，以缓敌势。所谓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纲委靡，军政败坏，国用竭，民心离。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宪，登用忠直，大正赏刑，诚今日之急务。

长安谋帅，刘岑自河东使还，上亦询可守关中者，岑以重对，乃以天章阁直学士知京兆府，寻兼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

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帅府，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且画三策：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若驻节南阳，控楚、吴、越、齐、赵、魏之师，以临秦、晋之墟，

视敌强弱为进退，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此为策之次；傥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据成皋、崤函之险，悉严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此最无策。暨至永兴，又六上疏，皆以车驾幸关中为请。并条奏关中防河事宜，大意谓：虢、陕残破，解州、河中已陷，同、华州沿河与金人对垒，边面亘六百余里。本路无可战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马十万以上，委漕臣储偫以守关中。

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处。重复上疏曰："关中百二之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今蒲、解失守，与敌为邻，关中固，则可保秦、蜀十路无虞。缘逐路帅守、监司各有占护，不相通融。昨范致虚会合勤王之师，非不竭力，而将帅各自为谋，不听节制。乞选宗亲贤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帅府，令总管秦、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应帅守、监司并听节制。缓急则合诸道之兵以卫社稷，不惟可以御敌，亦可以救郡县瓦解之失。"又乞节制五路兵，俱不报。

金将娄宿渡河陷韩城县，时京兆余兵皆为经制使钱盖调赴行在。重度势不可支，以书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两立，义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报之曰："汝能以身徇国，吾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遗书转运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义，不敢辞难。始意迎车驾入关，居建瓴之势，庶可以临东方。今车驾南幸矣，关陕又无重兵，虽竭智力何所施，一死报上不足惜。"

及金兵围城，城中兵不满千，固守逾旬，外援不至。而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夺门出降，城陷，重以亲兵百人血战。诸将扶重去，重曰："死吾职也。"战不已，众溃，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书闻，俄以死节报。上哀悼之，赠资政殿学士，后谥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于程颐。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迁右侍禁。登进士第，换文资，授将作监主簿。年逾三十，不忍去亲侧，多仕于河南筦库间。宣和间，为河东路提举。解梁、猗氏与河东接壤，盗贩盐者数百为群，岁起大狱，转相告引，抵罪者众。忠孝止治其首，余悉宽贷。宰相王黼怒之，坐废格盐法免。

靖康初，召为军器少监。入对，以和议为非是，力陈追击之策，谓："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蓟兴兵，逾河朔，犯都城，其锋不可当，今锐气且衰，又顾子女玉帛之获，故议和以款我师。今诸道之师集矣，宜乘其惰击之，若不能击其归，他日安能御其来。"上命与宰相吴敏、枢密

李纲议，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士马分合之策十余事。主和者众，卒不用其策。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措置保甲。初，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分隶河朔诸郡。忠孝曰："保甲岁久，死亡者众，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骑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从之。忠孝亟走关陕，得胜兵三万，分隶十将，择一将统之。继遣兵趋泽、潞，听宣抚司节制。

金人再犯京师，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繇淆、渑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东无守备，愿分兵走太行，扼其归路，彼必来战，城下之围可缓。"致虚以为然。檄河中守席益、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为牵制之举，大军尽出函谷。忠孝独以蒲、解军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绛州，破太平砦，斩首数百级。攻平阳，入其郛。会大军失利淆、渑间，乃引还。

及金人犯永兴，兵寡，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可以避祸。忠孝不答，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东壁。金人陈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敌不得前。已而攻陷城东南隅，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赠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别有传。

程迪，字惠老，开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战死永乐。迪以门荫得官。宣和中，从杨惟中征方腊有功，加武功大夫、荣州团练使、泸南潼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

诸使合荐迪忠义谋略，可任将帅，召赴行在。经略制置使唐重以敌迫近，留迪提举军马，措置民兵以为备。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劝迪还蜀，迪思有以报国，不从。乃诣种氏诸豪，谋率众保险，俟其势稍衰，出奇击之。转运使桑景询知其谋，以告唐重，揭榜许民择险自固。会前河东经制使傅亮建议当守不当避，重从之，以亮为制置副使，去者悉还。

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举永兴路军马，措置民兵，令迪行视南山诸谷，将运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补军籍。会应募者众，亮语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备且具，奈何望风弃去。"重大然之，即檄诸司听亮节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选兵迎战，使老稚得趣险，尚可以活十万人。亮执议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无援兵，迪率诸司及统制偏裨以下东乡会盟："危急必以死相应，誓不与敌俱生。"慷慨呜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众溃。迪率其徒行徇于众曰："敌仇我矣，降亦死，战亦死！"努力与斗，愤怒大呼，

口流血，士皆感奋，多所斩杀。迪冒飞矢，持短兵接战数十合，身被创几遍，绝而复苏，犹厉声叱战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烬，室独不火，及敛，容色如生。诏赠明州观察使，谥恭愍。子昌谔。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为诸生，泛涉书传。负气豪举，有奇志，喜谈功名事。大观二年，诏求材武士，韩忠彦、范纯粹、刘仲武以徽言应诏，召见崇德殿，赐武举绝伦及第。

历保德军监押，以边功加阁门祗候、平阳府军马铃辖，权知保德军。改总领河西军马，以讨西夏功，累迁秉义郎。宣和四年，将伐燕，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河西帐族，遣徽言入其地。帐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战破之，遂定天德、云内两城。宣抚使童贯嫉其功，檄太原不得违节度。复弃去。孝纯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军兼统制河西军马，徙赴石州。

靖康初，迁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金人围太原，分兵绝饟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战破之。迁武经郎、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

金人再犯京师，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五路兵赴难，檄徽言守河西。钦宗割两河以纾祸，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晋宁军民大恐，曰："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存！"徽言曰："此使人矫诏耳。三郡在河西，设有诏，犹当执奏，况无之耶！"遂率兵复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岚、石凳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金人益备克胡砦、吴堡津，遣守领为九州都统，与晋宁对垒。徽言出奇兵袭逐之。时河东郡县沦没，遗民日徯王师之至。徽言阴结汾、晋土豪数十万，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听世袭。条其事以闻，俟报可，即身率精甲捣太原，径取雁门，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中原当指期克复，投机一时，会不可失。"奏上，诏徽言听王庶节制，议遂格。

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晋宁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围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约折可求夹攻金人。可求降，金将娄宿挟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与可求为姻，乃登陴以大义噍数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大无情？"徽言摄弓厉言曰："尔于国家不有情，我尚于尔何情？宁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发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纵击，遂斩娄宿孛堇之子。当是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然孤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

抗。徽言坚壁持久，抚摩疲伤，遣没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浮筏西渡，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所俘杀过当。晋宁号天下险，徽言广外城，东压河，下堑不测，谯堞雄固，备械甚整。命诸将画隅分守，敌至则自致死力，以劲兵往来为游援。

金进攻数败，不得志，围之益急。晋宁俗不井饮，寄汲于河。金人载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绝，储偫浸罄，铠仗空敝，人人惴忧，知殒亡无日。徽言能得众心，奋枵饿伤夷之余，裒折槊断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炮机、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无以遗敌。"遣人间道驰书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国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赟系帛书飞笴上，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决战门中，所格杀甚众，退婴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积薪自焚。仗剑坐堂上，慷慨语将士："我天子守土臣，义不见蔑敌手。"因拔佩刀自拟，左右号救持之急，金兵猥至，挟徽言以去，然犹惮其威名。

娄宿得徽言所亲说徽言："盍具冠ＡＸ见金帅。"徽言斥曰："朝章，觐君父礼，以入穹庐可乎？汝污伪官，不即愧死，顾以为荣，且为敌人摇吻作说客耶？不急去，吾力犹能搏杀汝。"娄宿就见徽言，语曰："二帝北去，尔其为谁守此？"徽言曰："吾为建炎天子守。"娄宿曰："我兵己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为？"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将以死报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娄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当使汝世帅延安，举陕地并有之。"徽言益怒，骂曰："吾荷国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讵为汝辈屈耶？汝当亲刃我，不可使余人见加。"娄宿举戟向之，觊其惧状。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饮以酒，持杯掷娄宿曰："我尚饮汝酒乎？"慢骂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杀之。粘罕闻其死，怒娄宿曰："尔粗狠，何专杀义人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惨。

初，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吴堡津，辄顿不进。徽言移书趣行，未听；又谕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总管承诏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犹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封副与之，光世惶遽引道。

宣抚使张浚与诸使者相继以死节事闻，高宗抚几震悼，顾谓宰相曰："徐徽言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不有以宠之，何以劝忠，昭示来世。"乃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再赠彰化军节度。

孙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拥至军前，不屈而死，至是赠成忠郎、围练使。徽言子冈既同死事，而从孙适亦以守安丰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宁府，救太原，死于阵。各世著忠义云。

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神宗后再从侄也。年十五入太学，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节度判官，累官至京东转运副使。属郡郭奉世进万缗羡余，户部聂昌请赏之以劝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开聚敛之端，浸不可长，士论韪之。以父忧免，起复，知淮宁府。

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宁，子韶率诸弟城守，谕士民曰："汝等坟墓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时有东兵四千人，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军民走行在，子韶不从，景绶引兵迎敌而死。金人昼夜攻城，子韶亲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泽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军民巷战，力屈为所执。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动，戟手责骂，金人杀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朝请郎子家等与阖门皆遇害，惟一子鸿六岁得存。事闻，再赠通议大夫，官其家六人，后谥忠毅。初，金人至淮宁府，杨时闻之曰："子韶必死矣。"盖知其素守者云。

杨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历婺源尉、蕲庐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阳县。会叛卒周德据府城，杀官吏。邦乂立县狱囚赵明于庭，欲诛之，因谕之曰："尔悉里中豪杰，诚能集尔徒为邑人诛贼，不惟宥尔罪，当上功畀爵。"明即请行，邦乂饮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讨平之。

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仆射杜充为御营使，驻扎建康，命刘光世、韩世忠、王□燮诸将悉听充节制。充性酷而无谋，士心不附。渡□冈沙，充遣陈淬、岳飞等及金人战于马家渡。自辰至未，战数合，胜负未决。□燮拥兵弗救，淬被擒，□燮兵遁，充率麾下数千人降。金人济江，鼓行逼城。时李棁以户部尚书董军饷，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皆具降状，逆之十里亭。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棁、邦光率官属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曰，遣人说邦乂，许以旧官。邦乂以首触柱础流血，曰："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速杀我。"翼日，宗弼等与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敌至不能抗，更与共宴乐，尚有面目见我乎？"有刘团练者，以幅纸书"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无多云，欲死趣书'死'字。"邦乂奋笔书"死"字，金人相

顾动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胜愤，遥望大骂曰：“若女真图中原，天宁久假汝，行磔汝万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杀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闻，赠直秘阁，赐田三顷，官为敛葬，即其地赐庙褒忠，谥忠襄，官其四子。

邦乂少处郡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实娼馆也。邦乂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趋还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绍兴七年，枢密院言邦乂忠节显著，上曰：“颜真卿异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孙，邦乂为朕死节，不可不厚褒录，以为忠义之劝。”加赠徽猷阁待制，增赐田三顷。

列传第二百七 忠义三

曾悫 弟悟 刘汲 郑骧 吕由诚 郭永 韩浩 朱庭杰 王允功 王荐周中 周辛附 欧阳珣 张忠辅 李彦仙邵云 吕圆登 宋炎 附 赵立 王复郑褒 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陈求道

曾悫，字仲常，中书舍人巩之孙。补太学内舍生，以父任郊社斋郎，累官司农丞、通判温州，须次于越。

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为帅，约诘旦城中文武官并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觉察者，皆死。悫独不往，为邻人纠察逮捕，见琶八，辞气不屈。且言："国家何负汝，乃叛盟欺天，恣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无尺寸柄以死国，安能贪生事尔狗奴邪？"时金人帐中执兵者皆愕眙相视，琶八曰："且令出。"左右尽驱其家属四十口同日杀之越南门外，越人作窖瘗其尸。金人去，悫弟朝散郎{旦心}时知杭州余杭县事，制大棺敛其骨，葬之天柱山。事闻，予三资恩泽，官其弟怼、子密、兄子ＵＤ，皆将仕郎。

方遇难时，崇甫四岁，与乳母张皆死。夜值小雨，张得苏，顾见崇亦苏，尚吮其乳，郡卒陈海匿崇以归。后仕至知南安军。悫从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学士肇之孙也。宣和二年进士，靖康间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执，抗辞慢骂，众刃劘之，尸体无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刘汲，字直夫，眉州丹棱人。绍圣四年进士。为合州司理、武信军推官，改宣德郎、知开封府鄢陵县。奉行神霄宫不如令，以京畿转运使赵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时方士林灵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系辞》为妖言，以应灵素。汲摄守，下自狱。灵素荐自有道。命转运使陈知存按验，掾史惧，欲变狱。汲责数掾史，知存惮之，卒以实闻。

通判河中府，辟开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于诛杀，率取特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罢之。宰相王黼初领应奉司，汲对客辄诋之，黼闻，奏谪监蓬州税。钦宗召赴阙，汲奏愿得驱驰外服，治兵食以卫京师。时置京西转运司于邓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虚师至陕，汲贻书劝以一军自蒲中越河阳，焚金人积聚，绝河桥；一军自陕路直抵郑、许，与诸道连衡，敌必解散。致虚以书谢汲而行。

金人再犯京师，诸道不知朝廷动息者三月。冯延绪传诏抚谕，谓车驾出郊定和议，令诸道罢兵。汲谓副总管高公纯曰："诏书未可遽信。"公纯问故，汲曰："诏下以去年十二月，邓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议和以三月，而敌犹未退乎？此必金人胁朝廷以款勤王之师尔，可速进兵。"公纯难之，汲请自行，公纯不得已俱至南阳，不进，汲独驰数十骑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恸哭。寻代公纯摄帅事，捐金帛飨士，为战守计。诏邓州备巡幸，汲广城池，饰行阙，所以待乘舆之具甚备。就加直龙图阁、知邓州兼京西路安抚使。

汲奏："欲复两河，当先河东，欲复河东，当用陕兵，请先从事河东，以定西河之根本。"于是金人复渡河，谍知邓州为行在所，命其将银朱急攻京西。汲遣副总管侯成林守南阳，金人奄至，杀成林。汲集将吏谓曰："吾受国恩，恨未得死所，金人来必死，汝有能与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请涉山作砦以避敌者，汲曰："是弃城矣。然若属俱死无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愿从军者听留，余从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于此，其听送其家，寅出午反，违者从军法。"众皆感服，无一人失期。

及南阳陷，命将戚鼎将兵三千逆战，及命靳仪与赵宗印分西、南门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见宗印从间道遁，即自至鼎军中，麾其众阵以待，敌至皆死斗，敌却。俄而仪败，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军中请汲去，汲不许，曰："使敌知安抚使在此为国家致死。"敌大至，汲死之。事闻，赠太中大夫，谥忠介。

郑骧，字潜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知溧阳县，岁饥，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赋不少贷，骧患之，尽去其籍。使者欲绳以法，骧曰："著令约二税为定数，今不除，则逋愈多，民愈贫，赋愈不办。"使者不能屈。时议自建康凿漕渠导太湖以通大江，将破数州民田，调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费百万计。朝廷遣官视可否，骧条析利病，力止之。

通判岢岚军，改庆阳府。姚古奏为熙河兰廓路经略司属官。钱盖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陇金城六城坏，骧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缮治，因自请董兵护筑益机滩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迁官，赐绯衣银鱼。

唃厮罗氏旧据青唐，置西宁州，董毡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观中，羌人假其名归附，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官团练使。至是党征

自西宁求归，贯惧事露，议者希贯意欲绝之。骧谓贯欺君，请辨其伪。贯怒，将厚诬以罪，会败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骧按格为《常平总目》十卷，颁之所部。时陕右大稔，骧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时广籴，得米六十万斛。

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会帝东幸扬州，复请自楚、泗、汴、洛以迄陕、华，各募精兵，首尾相应，庶敌势不得冲决。不报。金将娄宿犯同州及韩城，骧遣兵拒险击之，师失利，金人乘胜径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骧曰："所谓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骧赴井死，赠通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谥威愍，诏赐庙愍节。

骧在熙河，尝摭熙宁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为《拓边录》十卷，兵将蕃汉杂事为《别录》八十卷，图画西蕃、西夏、回鹘、卢甘诸国人物图书为《河陇人物志》十卷，序赞普迄溪巴温、董毡世族为《蕃谱系》十卷。

吕由诚，字子明，御史中丞诲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镇、司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补官，调邓州酒税，临事精敏，老吏不能欺。会营兵窃发，聚众闭城，守贰逃匿，由诚亲往招谕，贼敛兵听命。以功迁秩，寻擢提举三门、白波辇运，言者谓其资浅，罢之。知合水县。王中立、种谔征灵州，由诚部运随军，天寒食尽，他邑役夫多溃去，唯由诚所部分无失者。寻改知乘氏县。丞相吕大防为山陵使，辟为属。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绵四州，复知嘉州，皆有治绩。

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荐由诚刚正有家法，宜任台臣。召至京师，与恪议不合，且忧其蓄缩不足以济时艰，力辞求退。差知袭庆府，未及出关，金人再入，陷京师，立张邦昌，以兵胁士大夫臣之，由诚微服得免。时群盗所在蜂起，由诚崎岖至郡。城圮粮竭，于是昼夜为备，版筑甫就，剧贼李昱拥十万众奔至城中，知其有备，阳受元帅府招安而去。康王移军济阳，由诚竭力馈饷，军以不乏。遣官属王允恭奉表劝进。

时京东诸郡，兵骄多内讧，独由诚拊循有方，士乐为用。前后数被攻围，屹然自立群盗中，救援皆绝。孔彦舟以郓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选者众尤残暴，攻由诚示必取，由诚夜焚其攻具，直入帐下，贼骇散，不知所为，忽解围去。

一日金兵四集，由诚严立赏罚，厉以忠义，守兵争奋，昼夜警备。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无叛志。郡官有迎降者，执而械之。判官赵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执。金人欲生降之，由诚不屈，乃杀其子仍于前，由诚不顾，与令佳同遇害。子偰与其家四十口皆被执，无生还者。南北隔绝，其孙绍清留蜀，后自蜀走江、浙访由诚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阴，知令佳与由诚同死被褒典，乃诉于朝，诏赠由诚三官，为通奉大夫，与二子恩泽。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刚明勇决，身长七尺，须髯若神。以祖任为丹州司法参军，守武人，为奸利无所忌，永数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临永，永不为动，则缪为好言荐之朝。后守欲变具狱，永力争不能得，袖举牒还之，拂衣去。

调清河丞，寻知大谷县。太原帅率用重臣，每宴飨费千金，取诸县以给，敛诸大谷者尤亟。永以书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资觞豆之费可乎？脱不获命，令有投劾而归耳。"府不敢迫。县有潭出云雨，岁旱，巫乘此哗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县人刻石纪其异。府遣卒数辈号"警盗"，刺诸县短长，游蠹不归，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为并它县追还。于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条利病反复，或遂寝而不行。或谓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贾祸。"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为自有令无永比者。既去数年，复过之，则老稚遮留如永始去。

调东平府司录参军，府事无大小，永咸决之。吏有不能办者，私相靳曰："尔非郭司录耶！"通判郑州，燕山兵起，以永为其路转运判官。郭药师屯边，怙恩暴甚，与民市不偿其直，复驱之，至坏目折支乃已。安抚使王安中莫敢问。永白安中，不治且难制，请见而显责之；不从，则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见药师曰："朝廷负将军乎？"药师惊曰："何谓也？"永曰："前日将军杖策归朝廷，上推赤心置将军腹中，客遇之礼无所不至，而将军未有尺寸功报上也。今乃倚将军为重，乃纵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尔，如缓急何！"药师虽谢无愧容，永谓安中曰："它日乱边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罢，永亦辞去，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

会金人趋京师，所过城邑欲立取之。是时天寒，城池皆冻，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适在大名，闻之，先弛壕渔之禁，人争出渔，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迁河东提点刑狱。

时高宗在扬州，命宗泽守京师，泽厉兵积粟，将复两河，以大名当

冲要，檄永与帅杜充、漕张益谦相掎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

居亡何，泽卒，充守京师，以张益谦代之，而裴亿为转运使。益谦、亿龌龊小人。会范琼胁邦彦南去，刘豫举济南来寇，大名孤城无援，永率士昼夜乘城，伺间则出兵狙击。或劝益谦委城遁，永曰："北门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则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敌，犹当死守，徐锉其锋，待外援之至，奈何弃之？"因募士赍帛书夜缒城出，告急朝廷，乞先为备。攻围益急，俘东平、济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贵，不降者无噍类。"益谦辈相顾色动，永大言曰："今日正吾侪报国之时。"又行城抚将士曰："王师至矣，吾城坚完可守，汝曹努力，敌不足畏也。"众感泣。质明，大雾四塞，豫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楼橹皆坏，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楼上，或掖之以归，诸子环泣请去，永曰："吾世受国恩，当以死报，然巢倾卵覆，汝辈亦何之？兹命也，奚惧。"

益谦、亿率众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众以永不从为辞。金人遣骑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讫，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谁？"永熟视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状貌，且素闻其贤，乃自相语，欲以富贵啖永，永瞋目唾曰："无知犬豕，恨不醢尔以报国家，何说降乎？"怒骂不绝。金人讳其言，麾之使去，永复厉声曰："胡不速杀我死？当率义鬼灭尔曹。"大名人在系者无不以手加额，为之出涕，金人怒断所举手。乃杀之，一家皆遇害。虽素不与永合者皆面恸，金人去，相与负其尸瘗之。

永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家藏书万卷，为文不求人知。见古人立名节者，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而尤慕颜真卿为人。充之守大名，名称甚盛，永尝画数策见之，它日问其目。曰："未暇读也。"永数之曰："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得名声，以此当大任，鲜不颠沛者，公等足与为治乎？"充大惭。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师，中外阻绝，或以两宫北狩告永者，永号绝仆地，家人舁归，不食者数日，闻大元帅府檄书至，始勉强一餐。其忠义盖天性然。

绍兴初，赠中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勇节，官其族数人。

韩浩，丞相琦孙。以奉直大夫守潍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众死守，城陷力战死。通判朱庭杰身被数箭，亦死。权北海县丞王允

功、司理参军王荐皆全家陷没。浩特赠三官，官其家三人。庭杰、允功、荐各官其家一人。

朝议大夫周中世居潍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尽散其财以享战士。城陷，中阖门百口皆死。绍兴六年，以周聿请，赠官。

欧阳珣字全美，吉州庐陵人。崇宁五年进士。调忠州学教授、南安军司录，知盐官县。以荐上京师，遇国难，及出使，加将作监丞。金人犯京师，朝议割河北绛、磁、深三镇地讲和。珣率其友九人上书，极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及事急，会群臣议，珣复抗论当与力战，战败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战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时宰怒，欲杀珣，乃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恸哭谓城上人曰："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吾已办一死来矣，汝等宜勉为忠义报国。"金人怒，执送燕，焚死之。

张忠辅，宣和末为将，同崔中、折可与守崞县。金人来攻，婴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敌。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辅宣言于众曰："必欲降，请先杀我。"中设伏绐约议事，斩忠辅首掷陴外以示金人。既开城门，可与不屈见杀。可与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与之子五人，而忠辅不与，士论惜之。

李彦仙，字少严，初名孝忠，宁州彭原人，徙巩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闲骑射。家极边，每出必阴察山川形势，或瞷敌人纵牧，取其善马以归。尝为种师中部曲，入云中，获首级，补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县募兵勤王，遂率士应募，补承节郎。李纲宣抚两河，上书言纲不知兵，恐误国。书闻，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彦仙。以效用从河东军，谍金人还，复补校尉。

河东陷，彦仙拔归，道出陕，以兵事见守臣李弥大，弥大与语，壮之，留为裨将，戍淆、渑间。金人再犯汴，永兴帅范致虚合西兵入援，彦仙遮说曰："淆、渑道隘难以众进，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于陕，可为后图。"致虚怒其沮众，罢遣之。师至千秋镇，果败，官吏皆遁。

时彦仙为石壕尉，坚守三觜，民争依之。下令曰："尉异县人，非如汝室墓于是。今尉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将尸汝于市。"众皆奋。金人攻三觜，彦仙战佯北，金人追之，伏发，掩杀千计，分兵四出，下五十余壁。

初，金人得陕，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彦仙阴遣士厕其间，金人不觉。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潜师薄东北隅，所纳士内应，噪而入，复陕州。乘胜渡河，列栅中条诸山，旁郡邑皆响附，分遣邵云等下绛、解诸邑。吏行文书，请州印章，彦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闻，上谓辅臣曰："近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获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陕州兼安抚使，迁武节郎、阁门宣赞舍人。彦仙搜军实，增陴浚湟，益为战守备，尽取家属以来，曰："吾以家徇国，与城俱存亡。"闻者感服。邵兴在神稷山，以其众来，愿受节制。彦仙辟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屯三门，后赖其力复虢州。

金将乌鲁撒拔再攻陕，彦仙极力御之，金人技穷而去。三年，娄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中条山击之，金兵大溃，娄宿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宁州观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彦仙度金人必并力来攻，即遣人诣宣抚使张浚求三千骑，俟金人攻陕，即空城度河北趋晋、绛、并、汾，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岚、石西渡河，道鄜、延以归。浚贻书劝彦仙空城清野，据险保聚，俟隙而动。彦仙不从。

娄宿率叛将折可求众号十万来攻，分其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聚十军并攻，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气如平常，登谯门，大作技乐，潜使人缒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却。食尽，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饮。至是亦尽，告急于浚，浚间道以金币使犒其军，檄都统制曲端泾原兵来援。端素疾彦仙出己上，无出兵意。浚幕官谢升言于浚曰："金旦暮下陕，则全据大河，且窥蜀矣。"浚乃出师至长安。道阻不得进，裨将邵隆、吕圆登、杨伯孙自外来援，间关伤仆，仅有至者。

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雅奇彦仙才，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彦仙斩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宁为宋鬼，安用汝富贵为！"命强弩一发毙之。设钩索，日钩取金人，舂斮城上。杀伤相当，守陴者伤夷日尽，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赠彦仙彰武军节度使，建庙商州，号忠烈。官其子，给宅一区，田五顷。绍兴九年，宣抚使周聿请即陕州立庙，名义烈。后以商、陕与金人，徙其庙阆州。乾道八年，易谥忠威。

彦仙颀而长面，严厉不可犯，以信义治陕，犯令者虽贵不贷。与其

下同甘苦，故士乐为用。有筹略，善应变。尝略地至青涧，猝遇金人，众愕眙，彦仙依山植疑帜，徐据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彦仙追袭于隘，躏死相枕。关以东皆下，陕独存，金人必欲下陕，然后并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冲再逾年，大小二百战，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无贰心，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哭李观察不绝。金人怒，屠其城，全陕遂没。裨将邵云、吕圆登、宋炎、贾何、阎平、赵成皆死，并赠官录其家。

邵云，龙门人。金人陷蒲城，云聚少年数百，壁山谷，时出挠之。会邵隆起兵，云往从之，约为兄弟。闻胡夜义者众强，乃举所部听命。李彦仙尝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满，掠南原而去，彦仙诱杀之。云欲攻陕，彦仙遣客说以义，遂来归。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城破被执，娄宿欲命以千户长，云大骂不屈，娄宿怒，钉云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视者，犹咀血喷其面，至抉眼摘肝，骂不绝。

吕圆登，夏县人。尝为僧，后以良家子应募，捍金人淆、渑间。彦仙保三觜，圆登归之，功最多，为爱将。城垂破，以兵来援，身重创，持彦仙泣曰："围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见公，且死无恨。"创身方卧，闻城陷，遽起战死。

宋炎，陕县人。蹶张命中，补秉义郎。先，金人围城，炎射死数百人。比再围，炎以劲弩数百，发毒矢杀千余人。城陷，金人声言求善射者贵之，炎不应，力战死。

赵立，徐州张益村人。以敢勇隶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盗贼群起，立数有战功，为武卫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复拒守，命立督战，中六矢，战益厉。复壮其勇，酌卮酒挥涕劳之。城陷，复与其家皆死，独子佾先去。州教授郑褒亦骂敌而死。城始破，立巷战，夺门以出，金人击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苏，乃杀守者，入城求复尸，恸哭手瘗之。阴结乡民为收复计。金人北还，立率残兵邀击，断其归路，夺舟船金帛以千计，军声复振。乃尽结乡民为兵，遂复徐州。诏授忠翊郎、权知州事。立奏为复立庙，每遇岁时及出师，必帅众泣祷曰："公为朝廷死，必能阴祐其遗民也。"齐人闻之归心焉。

时山东诸郡莽为盗区，立介居其间，威名流闻。累迁右武大夫、忠州刺史。会金左将军昌围楚州急，通守贾敦诗欲以城降，宣抚使杜充命立将所部兵往赴之。且战且行，连七战胜而后能达楚。两颊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后拔镞。诏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

金人攻城，立命撤废屋，城下然火池，壮士持长矛以待。金人登城，钩取投火中。金人选死士突入，又搏杀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术北归，筑高台六合，以辎重假道于楚，立斩其使。兀术怒，乃设南北两屯，绝楚饷道，立引兵出战，大破之。

会朝廷分镇，以立为徐州观察使、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拥六骑出城，呼曰："我镇抚也，可来接战。"有两骑将袭其背，立奋二矛刺之，俱堕地，夺两马而还。众数十追其后，立瞋目大呼，人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队邀战，立为三阵应之，金人以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立奋身突围，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马者不知数。承、楚间有樊梁、新开、白马三湖，贼张敌万窟穴其间，立绝不与通，故楚粮道愈梗。始受围，菽麦野生，泽有凫茨可采，后皆尽，至屑榆皮食之。

承州既陷，楚势益孤，立遣人诣朝廷告急。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欲遣张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东新造，全藉两淮，失楚则大事去矣。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俊复力辞，乃命刘光世督淮南诸镇救楚。东海李彦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进；高邮薛庆至扬州，转战被执死；光世将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扬州郭仲威按兵天长，阴怀顾望；独海陵岳飞仅能为援，而众寡不敌。高宗览立奏，叹曰："立坚守孤城，虽古名将无以逾之。"以书趣光世会兵者五，光世讫不行。金知外救绝，围益急。九月，攻东城，立募壮士焚其梯，火辄反向，立叹曰："岂天未助顺乎。"一旦风转，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观，飞炮中其首，左右驰救之，立曰："我终不能为国殄贼矣。"言讫而绝，年三十有七。众巷哭。以参谋官程括摄镇抚使以守。金人疑立诈死，不敢动。越旬余，城始陷。初，朝廷闻楚乏食，与粟万斛，命两浙转运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发而楚失守矣。

立家先残于徐，以单骑入楚。为人木强，不知书，忠义出天性。善骑射，不喜声色财利，与士卒均廪给。每战擐甲胄先登，有退却者，大呼驰至，捽而斩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满万，二州众不相能，立善抚驭，无敢私隙。仇视金人，言之必嚼齿而怒，所俘获磔以示众，未尝献馘行在也。刘豫遣立故人赍书约降，立不发书，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贼，必灭豫乃止。"由是忠义之声远近皆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围既久，众益困，立夜焚香望东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负国家。"命其众击鼓，曰："援兵至，闻吾鼓声则应矣。"如是累月，终无至者。立尝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战决死。及陷，众如其言。

自金人犯中国，所下城率以虚声胁降，惟太原坚守逾二年，濮州城

破，杀伤大相当，皆为金人所惮。而立威名战多，咸出其上。讣闻，辍朝，赠奉国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十人，谥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尸谯楼下，颊骨箭穴存焉。命官给葬事，后为立祠，名曰显忠。

王复，以龙图阁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袭庆府引兵围徐州，复与男倚同守城，率军民力战。外援不至，城陷，复坚坐听事不去，谓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无预焉，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复慢骂求死，阖门百口皆被杀。巡检杨彭年亦死焉。事闻，赠复资政殿学士，谥壮节，立庙楚州，号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义士也。绍兴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华州观察、统制河东忠义军马，遂知代州。寻落阶官，为建宁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河东经略安抚使。

明年，金人围庆阳急，帅臣宋万年乘城拒守。会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檄忠植以所部赴陕西会合，行次延安，叛将赵惟清执忠植使拜诏，忠植曰："本朝诏则拜，金国诏则不拜。"惟清械诣其右副元帅撒离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诣庆阳城下，谕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离曷怒诘之，忠植披襟大呼曰："当速杀我。"遂遇害。世将上其事，赠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卫士。建炎间，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邺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击之，不中被执。琶八诘之，琦曰："欲碎尔首，死为赵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赵氏岂至是哉。"又问曰："李邺为帅尚以城降，汝何人，敢尔？"琦曰："邺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为！"乃顾邺曰："我月给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尔享国厚恩乃若此，岂复齿人类哉？"诟骂不少屈，琶八趣杀之，至死不绝口。事闻，诏为立庙，赐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尔所当问。"金人怒，絣诸庭柱，脔割之，肤肉垂尽，腹有余气，犹骂不绝口。

陈求道，字得之，咸宁人。登进士第。靖康间判都水监。及朝议二帝出郊请和，求道力争之，不听。钦宗知康王兵众，求道请以元帅加

之，赍蜡书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荐刘定致书而还。金人立张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称疾不往，呕血累日。开封尹亲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尘，屡欲自杀，因救得免。

先是，陈留河决，四十余日漕输不通，京城大恐，开封尹宗泽命求道治之，七日河尽复故道。建炎四年，命为襄、邓、随、郢镇抚，以奏兵食不给，待命未行。自咸宁挈家就食嘉鱼，值乱兵起，乃之蒲圻，寓龙堂僧寺。未久，招抚刘忠叛，一夕数千人麇至，驱求道家还嘉鱼。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为主，将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厉辞，贼怒，杀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从己。求道骂愈厉，贼斫其口拔出舌断之。独符子凯窜山谷得免。贼退，始得求道尸，瘗于兴陂。

列传第二百八 忠义四

崔纵 吴安国 附 林冲之子郁 从子震霆附 滕茂实 魏行可 郭元迈 附阎进 朱绩 附 赵师檟 易青 胡斌 范旺 马俊 杨震仲史次秦 郭靖附 高稼 曹友闻 陈寅 贾子坤 刘锐 蹇彝 何充附 许彪 孙张桂 金文德曹颜 胡世全 庞彦海 江彦清 附 陈隆之 史季俭 附 王翊 李诚之秦钜附

崔纵，字元矩，抚州临川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历确山主簿、仙居丞，累迁承议郎、干办审计司。二帝北行，高宗将遣使通问，廷臣以前使者相继受系，莫肯往。纵毅然请行，乃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试工部尚书以行。比至，首以大义责金人，请还二帝，又三遗之书。金人怒，徙之穷荒，纵不少屈。久之，金人许南使自陈而听其还，纵以王事未毕不忍言。又以官爵诱之，纵以恚恨成疾，竟握节以死。洪皓、张邵还，遂归纵之骨。诏以兄子延年为后。

吴安国字镇卿，处州人。太学进士，累官迁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胁服之，安国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节不可夺，惟知竭诚死王事，王命乌敢辱？"金人不敢犯，遣还。后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兴化军莆田人。元符三年进士，历御史台检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滞省寺者十年。出守临江、南康。

靖康初，召为主客郎中。金人再来侵，诏副中书侍郎陈过庭使金，同被拘执。初犹给乳酪，迨宇文虚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奋厉见词色，金人怒，徙之奉圣州。既二年，过庭卒，金人逼冲之仕伪齐，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显州极北氵互寒之地，幽佛寺十余年。渐便饮茹，以义命自安，髭发还黑。病亟，语同难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无恨，所恨者国仇未复耳。"南向一恸而绝。僧窆之寺隅。洪皓还朝以闻，诏与二子官。子郁，从子震、霆。

郁字裘休，宣和三年进士，再调福建茶司干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师还，求卸甲钱，郡守逃匿，卒鼓噪取库兵为乱，杀转运使毛奎、转运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升。郁闻变急入谕卒，遇害。事闻，诏各与一子官。

震字时舅，崇宁元年进士，仕至秘书少监。以不附二蔡有声崇宁、

大观间。

霆字时隐，政和五年进士，敕令所删定官。诋绍兴和议，谓不宜置二帝万里外不通问，即挂冠出都门，权臣大恚怒，亦废放以死，莆人称为“忠义林氏”。宝庆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宝祐中，又给田百亩，使备祭享以劝忠义云。

滕茂实字秀颖，杭州临安人。政和八年进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员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为金人所留。时茂实兄陶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闻茂实名，乃迁之代州，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同居，以慰其意。

钦宗自离都城，旧臣无敢候问起居者。茂实闻钦宗将至，即自为哀词，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实墓”九字，取奉使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宁府司理董诜。钦宗及郊，茂实具冠帻迎谒，拜伏号泣。金人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用。”迫令易服，茂实力拒不从，见者堕泪。茂实请从旧主俱行，金人不许，忧愤成疾，卒云中。诜拔归，录所为哀词言于张浚，浚以诜为陕西转运判官，上其事。绍兴二年，赠龙图阁直学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学生应募奉使，补右奉议郎，假朝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充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抚谕使。时河北红巾贼甚众，行可始惧为所攻，既而见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见金人于澶渊，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尝贻书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祸：“大国举中原与刘豫，刘氏何德？赵氏何罪？若亟以还赵氏，贤于奉刘氏万万也。”

绍兴六年，卒。十三年，张邵来归，言行可执节没于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诉于朝，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复官其一孙。

行可之使也，吴人郭元迈以上舍应募，补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为之副，不肯髡发换官，亦卒于北焉。

阎进，隶宣武。建炎初，遣使通问，进从行。既至云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处之，进亡去。追还，留守高庆裔问：“何为亡？”进曰：“思大宋尔。”又问：“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进曰：“锦衣玉食亦不恋也。”庆裔义而释之。凡三亡乃见杀。临刑，进谓行刑者：“吾南向受

刃，南则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进踊身直起，盘旋数四，卒南乡就死。

进武校尉朱绩亦从之，分在粘罕所。绩见粘罕数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择所虏内人妻之，绩取最丑者，人莫谕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还，粘罕大怒，绩含笑死梃下。盖绩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赵师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梦龙以智勇可用，属制军器。会寇逼尤溪，令师檟统卒数百往戍。既行，大书于旗曰：“不与贼俱生。”人皆壮之。贼兵至，师檟迎敌于林岭，身为先锋。战十余合，贼至益众，师檟所乘马适陷田中，贼断其左臂，师檟以右手拔背刀斩七级。力尽，部曲欲引遁，师檟仰天大呼曰：“师檟报国死于此矣。”遂没焉。尤溪之民为之立庙战处。枢密王野请加褒赠，乃赠武节郎，与一子恩泽。

易青者，为都督行府摧锋军效用。初，广东贼曾衮本军士也，已受招复叛。绍兴六年十月，经略使连南夫与摧锋军统制韩京会于惠州，督诸兵讨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营，青在行中，为所执。贼驱至后军赵续砦外，谓续曰：“汝大军为我所擒者甚众。”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尔。”贼又言：“吾不汝杀，第令经略持黄榜来招安。”青又呼曰：“勿听，任贼杀我，我惟以一死报国。”贼怒焚之，青死，骂不绝口。青无妻子。事闻，特赠保义郎、阁门祗候，官为荐祭焉。

胡斌，为殿前司将官。童德兴提禁旅戍邵武，江、闽寇作，知邵武有备，未敢犯。会招捕司檄德兴禀议，独留斌将弱卒数百留城中。绍定三年闰月己卯，盗众大至，他将士皆遁，独斌奋身迎战，所格杀甚众。贼益生兵，官军所存仅数十人，或告以众寡不敌，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万计，赖生者数千人由东门而出，我不缀其势，使得脱走，则贼蹑其后，无噍类矣。”遂巷战，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尽矢穷，卒遇害，其尸僵立，移时始仆。事闻，赠武节大夫，录其后一人。枢密院编修官王野言邵武民即斌战地立庙，请就以“武节”为庙额，从之。

范旺，南剑州顺昌县巡检司军校也。初，顺昌盗俞胜等作乱，官吏皆散，土军陈望素乐祸，与射士张衮谋举砦应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国家廪食以活，今力不能讨，反更助为虐，是无天地也。”凶党忿，剔其目而杀之。

一子曰佛胜，年二十，以勇闻，贼诈以父命召之，至则俱死。其妻

马氏闻之，行且哭，贼胁污之，不从，节解之。

贼既平，旺死迹在地，隐隐不没，邑人惊异，为设像城隍庙，岁时祭享。绍兴六年，转运使以状闻，诏赠承信郎，更立祠，号忠节。二十八年，复诏立愍节庙以祠之。

马俊或曰进，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绍兴二年，砦军陆德、周青、张顺等据州叛，青为谋主，约翌日尽黥城中少壮，而屠其老弱，然后拥众渡江。俊隶青左右，得其谋，阴结其徒十人杀贼，然后谕众开门，其徒许之。俊归语其妻孙氏，与之诀，至南门，伺青出上马，斫中颊，九人惧不敢前。俊与妻子皆遇害。青被伤卧旬日，贼党散，官军至，德、青遂伏诛。三年，赠俊修武郎，为立祠，号登勇。

杨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负气节，雅有志当世。登淳熙二年进士第。知阆州新井县，以惠政闻。

辟兴元府通判，权大安军。吴曦叛，素闻震仲名，驰檄招之，震仲辞疾不行。时军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谋于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兴而来，为西蜀第一州，若首从其招，则诸郡风靡矣。顾力不能拒，义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为宜。"因属次秦曰："吾死，以匹绢缠身，敛以小棺足矣。"曦遣兴州都统司机宜郭鹏飞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鹏飞宴震仲，终饮不见颜色。归舍，然烛独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汤，比至，震仲饮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敛而置于萧寺，阖郡为之流涕。

震仲之未死，先遗家人书曰："武兴之事，从之则失节，何面目在世间？不从祸立见。我死，祸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无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义士感慨奋发，始有协谋诛逆者。明年，曦伏诛，蜀帅安丙、杨辅以闻，赠朝奉大夫、直宝谟阁，官二子，表其里曰义荣。吴猎宣谕西蜀，为之请庙与谥，名其庙旌忠，谥曰节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进士第。吴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迁延固避，伪知大安军郭鹏飞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涂两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肿。次秦母年高而贤，闻次秦为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笃驰报，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讣闻可也。"曦乃听还。曦诛，蜀帅上其事，改秩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见以国士期之。嘉定七年进士。调成都尉，转九陇丞。丁内艰，免丧，辟潼川府路都铃辖司干办公事。制置使崔与之闻其名，改辟本司干办公事。

稼持论不阿，忧世甚切，及郑损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赞阃有劳，未几，改知绵谷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十一州会子之利，请尽废之，此盖绍兴、隆兴之间得旨为之者。令下，民疑，为之罢市。稼亟出私钱以给中下户。稼弟定子时为总领所主管文字，相与征其误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仅济。岁大饥，有司置弗闻，稼捐橐中装，市粟以食之，全活甚众。损之入蜀也，稼同产弟了翁诵言于朝，谓必败事。损衔之，遂劾稼罢。

宝庆三年，元兵至武阶，损弃沔而遁。桂如渊镇蜀，辟通判沔州，寻檄兼幕职。稼首言："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自前帅弃五州，民无固志，一旦敌至，又有因粮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当申理，俾缓急有所保聚。"如渊然之，乃创山砦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砦，义兵为游击，庶其前靡所掠，后弗容久。"

北兵由东道以入，如渊忧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为守御计，以洋居平地，无一卒以守，议移金州帅司军千人驻洋州，而自任其饷给。李心传为言诸朝，不报。及凤州破，制置司始从稼请，调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时至。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义，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将陈昱于安康，委以收复之任。昱部分诸军，召青座、华阳诸关守将，皆以兵来会，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廪赡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节制军马，督诸将继进。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趋沔，自至西县援之。

如渊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权兴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仓，稼移书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盍以兴、沔、利三戎司分驻

凤州，俾制司已招之忠义、关表复仇之豪杰，联司以进，兵气夺矣。”如渊迟疑不决。逮天水、同庆被屠，西和围益急，始会军民之众万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报砦窠、七方之师皆溃，稼率遗民驻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间道，以保巴山。当是时，文臣之在军中者惟稼一人。

如渊既罢，李□代之，以稼久劳，请改畀内郡，差知荣州。殿中侍御史汪刚中，如渊党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谓蜀之败实由稼，遽罢之，又削二官。李心传见上，讼稼无罪，不当罢。

宣抚使黄伯固辟稼知阆州。未几，伯固去官，制置使赵彦呐以参议官辟之。制置司近汉中，稼言汉中荡无藩篱，宜经理仙人原以为缓急视师之地。彦呐以委稼，稼至原，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守御之规，罔不备具。会召还，彦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阁知沔州、利州提点刑狱兼参议官。始至，告于神曰：“郡当兵难之后，生聚抚摩，所当尽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剑门。”乃葺理创残，招集流散，民皆襁负来归。

北兵入西和，薄阶州，稼赞彦呐登原督战。知天水军曹友闻等兵大战。进稼三官，为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尝代彦呐论蜀事利害，上嘉览之。

北兵自凤州入，东军不能御，遂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议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呐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

北兵自白水关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无城，依山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彦呐至置口，辍帐前总管和彦威，以军还沔，召小将杨俊、何璘悉以兵会，又调总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军无纪律，稼捕其纵火者三人，诛之。未几，北兵大至，璘遁。其众皆溃，遂下沔州。

先是，友闻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劝稼移保山砦，而自将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弃，吾郡将也，城亦不可弃。即事不济，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时危任重为忧，稼举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语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书告李心传曰：“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及事迫，参议杨约劝稼

姑保大安，稼厉声曰：“我以监司守城郭，尔以幕客往来应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属官冯元章率吏士力请稼少避，稼不为动。城既陷，众拥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骑四集围之，遂死焉。诏进稼七官，为正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忠。后以子斯得执政，累赠太师。

稼为人慷慨有大志，闻人有善，称之不容口；不善，面折无所避。推毂人士，常恐不及，视财如粪土。死之日，闻者莫不于邑流涕。所著有《缩斋类藁》三十卷。斯得自有传。

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少有大志，与仲弟友谅不远千里寻师取友。登宝庆二年进士。授绵竹尉，改辟天水军教授。

城已被围，友闻单骑夜入，与守臣张维纠民厉战。兵退，制置使制大旗，书“满身胆”以旌之。已而兵复至，友闻罄家财招集忠义，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檄管忠义，领所部守仙人关，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所部突阵，还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力不能敌。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关。

北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进战败死之，遂长驱入剑门。友闻与弟万各率所部，取间道过毡帽山，至青蒿埧，战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驻阆州。叛将鲁珍为陈隆之所斩，珍部曲肆焚劫，友闻讨斩其将郭虎、蔺广、杨仲等，余党散去。檄知天水军。

北兵入凤州，略河池，抵同庆。友闻密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兵至城下，友闻部分诸将各守一门，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渐近，鸣鼓张旗，矢石并发。又命汉臣等取间道出战，自提重兵尾敌后，大战有功。端平初，友闻遣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务郎，权发遣天水军。

北兵又自西和至阶州，友闻曰：“阶虽非吾境，岂可坐视而不救。”遂引兵与诸军会。命前军统制全贵领所部为先锋，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总管陈庚及万、友谅往来督战。有功，制置使赵彦呐俾节制利帅司军马，任责措置边面，换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驻扎石门，控扼七方关。

明年，北兵破武休关，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进屯青野原，被围，友闻曰："青野为蜀咽喉，不可缓。"遣万领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屡战有功。夜衔枚由间道直趋青野原，制置使奇万之勇，令督诸军战守。兵退，友闻引精兵亦趋至原下，夜半截战，围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

北兵破沔州，捣大安，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兵退，友闻谓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曰："敌必旋兵攻鸡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骑万余攻隘，庚以骑兵五百直前决战，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王资、白再兴又自隘出战，蹀血十余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闻眉州防御使，依旧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扎，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弟万差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旧总管忠义军马，节制屯戍军马，董仙驻扎，专与沔、利两司同共任责措置边面。

明年，友闻引兵扼仙人关。谍闻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友闻语万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欲冲大安。制置使赵彦呐檄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闻驰书彦呐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万、王宣首尾应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势平圷，无险可守，正敌骑所长，步兵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于平地控御。"彦呐不以为然，一日持小红牌来速者七。友闻议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内外夹击不可。乃遣万、友谅引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示敌坚守。友闻选精锐万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设伏。约曰："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应，外呼杀声。"北兵果至，万出逆战，敌将八都鲁拥万余众，达海帅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万身被数创，令诸军举烽。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帅所部出水岭，击敌中队；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所部出龙泉头，击敌前队。友闻亲帅精兵三千人，疾驰至隘下，先遣保捷军统领刘虎帅敢死士五百人冲前军，前军不动，大兵伏三百骑道旁，虎众衔枚突战。会大风雨，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深没足，宜俟少霁。"友闻斥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机。"遂拥兵齐进。友闻入龙尾头，万闻之，五鼓出隘口，与友闻会。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西军素以绵裘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

步门。黎明，大兵益增，乃以铁骑四面围绕，友闻叹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极口诟骂，杀所乘马以示必死。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北兵遂长驱入蜀。

秦巩人汪世显素服友闻威望，尝以名马遗友闻，还师过战地，叹曰：“蜀将军真男儿汉也。”盛礼祭之。事闻，特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陈寅，宝谟阁待制咸之子。漕司两贡进士，以父恩补官，历官州县。绍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极边重地，寅以书生义不辞难。北兵入境，属都统何进出守大安，独统制官王锐与忠义千人城守而已。寅誓与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进留家城中，恃以为固，已而进徙它郡，遂无固志。寅独留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曰：“人各顾其家，将谁共守。”乃散资财以结忠义，为必守之计。

北兵十万攻城东南门，以降者为先驱。寅草檄文喻之，自执旗鼓，激厉将士，迎敌力战，矢石如雨。师退，诘旦，增兵复来，寅帅忠义民兵与敢死士力战，昼夜数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遍告列郡。北兵伐木为攻具，增兵至数十万，围州城。进素与寅不协，寅有功，尤为诸将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刘锐及忠义人陈瑀等往救，率皆观望不进，锐甫进七方关，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

寅顾其妻杜氏曰：“若速自为计。”杜厉声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饮药。二子及妇俱死母傍。寅敛而焚之，乃朝服登战楼，望阙焚香，号泣曰：“臣始谋守此城，为蜀藩篱，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负国！臣不负国！”再拜伏剑而死。宾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后至，亦欲自裁，军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无后。”与俱缒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闻，诏特赠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赐钱三千缗，即其所居乡、所守州立庙。久之，加赠华文阁待制，谥襄节。

贾子坤字伯厚，潼川怀安军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西和推官，摄通判。关外被兵，子坤与郡守陈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与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赠承议郎，封其父崧承务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签判，改奉议郎、果州通判，卒。

仲武子昌忠、纯孝，同登咸淳七年进士第。纯孝扬州教授，受知帅

李庭芝，调江、淮总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馆检阅召，辞。会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寻授秘书丞，擢吏部郎中。丁母忧，起复为右司，转朝散郎。崖山师败，纯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刘锐，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来攻，锐与通判赵汝鼐乘城固守，率军民七千余人昼夜搏战，杀伤甚多。拒守两月余，援兵不至，城中无水，取汲于江。会陈昱以去岁失守沔，编置此州，夜逾城出降，献女大将，告以虚实，敌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数里外。锐度不免，集其家人，尽饮以药，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礼法，幼子同哥才六岁，饮以药，犹下拜受之，左右为之感恸。

汝鼐宣城人，善射。城破被执，先断其两臂，而后脔杀之。锐及其二子自刎死，军民死者数万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进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坚守，战不能敌，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复力战，城破，举家死焉。弟维之，绍定五年进士。利州都统王宣辟行参军事，亦迎敌力战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砦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帟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辫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剐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

充妻陈骂不绝口。初，充之见呼也，陈必以一家往。帅曰："不呼汝，何以来？"陈曰："吾求死尔。"及充死，东望再拜曰："臣夫妇虽死，可以对赵氏无愧矣。"众以石击杀之。

方充夫妇之婴祸也，亲戚劝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妇与儿妇义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于是上下感泣，愿同死者四十余人。男士麟、孙驹行、从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长子士龙得免。

许彪孙，显谟阁学士奕之子也。为四川制置司参谋官。景定二年，

刘整叛，召彪孙草降文，以潼川一道为献。彪孙辞使者曰：“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即闭门与家人俱仰药死。

整既降，遂引兵袭都统张桂营，桂及统制金文德战死。纳溪曹赣阖门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统胡世全护粮运至虎象山，遇敌兵战败死。咸淳二年，北兵取开州，守将庞彦海死之。德祐元年，泸守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将江彦清巷战死之。

陈隆之，不知所仕履。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围，守弥旬，弗下。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北兵突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谕汉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语之曰：“大丈夫死尔，毋降也。”遂见杀。后五年，提刑袁简之上其事，特赠徽猷阁待制，合得恩泽外，特与两子恩泽，赐谥立庙。

又有史季俭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与婿杨城夫争相为死，各特赠两官，与一子下州文学。

王翊，字公辅，郫县人。宝庆元年进士。吴曦尝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节不拜，为陈大义。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诛而免。

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为参议官，先遣其家归乡里，为文诀先墓，誓以身死报国。及北兵至，帐前提举官成驹先走，黼仓卒迎敌，败死。翊与司理王璨、运司干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见翊朝服危坐，问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临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又问何以不走，曰：“愿与此城俱亡。”北兵相谓曰：“忠臣也。”戒勿杀。敌纵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后，其家出其尸井中，衣冠俨如也。转运副使蒲东卯死之。

兵屠汉州，权州事刘当可、判官邵复、录事参军罗由、司户参军赵崇启、知雒县罗君文皆不屈而死。复，雍六世孙也。入眉州，知丹棱县冯仲烨死之。取简州，简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赵晨亲率雅州牌手出战，力尽而死。

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曏相誓死守，更迭出战，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无叛志。城垂陷，汝曏犹提双刃入阵，中十六矢，被执以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师至遂宁，民兵赵朋拒战，左臂已断，而战不休。

至重庆，进士胡天启负母而逃，兵欲杀其母，天启妻张哀号愿以身

代，不听，卒杀之。天启与其妻呼天大骂，大将奇天启貌，欲活之，谓之曰：“汝从我，当共富贵。”天启愈奋骂，于是夫妇同死。事闻，翊、汝曏皆立庙赐谥，余褒恤有差。

宝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将杨礼、周德荣死之。拔长宁，守将王佐父子俱死。至阆州，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转运使施择善死之。至顺庆，。帅守段元鉴城守，麾下刘渊杀之以降。

李诚之字茂钦，婺州东阳人。受学吕祖谦。乡举第一，后入太学，舍选亦第一。庆元初，释褐为饶州教授。丁父母忧，庐墓终丧。干办福建安抚司公事，迁刑、工部架阁，擢国子学录，以言罢。

起为江西转运司干办。使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诚之以为扰。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犹能必行，今乃龃龉如此。”诚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为乎？”遂辞去。使者逊谢，罢令而后止。

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败盟，大修边防战攻守御之具。移知蕲州。蕲自南渡以来，未尝被兵，诚之曰：“备御无素，长驱而来，将若之何？”相视城壁而增益之，备楼橹，筑羊马墙，教阅厢禁民兵，激之以赏，积粟四万。先是，酒库月解钱四百五十千以献守，诚之一无所受，寄诸公帑，以助兵食。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时诚之已逾满，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归，闻难作而止。喟然谓其僚曰：“吾以书生再任边垒，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独欠一死尔。当与同僚戮力以守，不济则以死继之。”乃选丁壮分布城守，募死士迎击，遇于横槎桥，大破之。居数日，金人拥众临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决湟水，焚战楼，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冲，为必渡计，蕲兵直前奋击，杀其酋帅。金人虽屡挫，然谋益巧，攻益力。未几，傅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诚之出兵御之，又杀其将卒数十人，夺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书来胁降，诚之戮之，而还其书。越二日，金人以攻具进，诚之设械御之，夜出捣其营。料敌应变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

会黄州失守，并兵为一，凡十余万。池阳、合肥援兵败走，朝命冯榯援二郡，榯至境，迁延不进。诚之激厉将士，勉以忠义。城陷，率兵巷战，杀伤相当。子士允力战死，诚之引剑将自刭，呼其孥曰：“城已

破，汝等宜速死，无辱！”妻许及妇若孙皆赴水死。事闻，赠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正节侯，立庙于蕲，赐名褒忠，赙银绢二百，仍赐爵迪功郎者三，赠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妇及孙女之没于难者皆赠安人。从诚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钜。

秦钜字子野，丞相桧曾孙。通判蕲州。金人犯境，与郡守李诚之协力捍御。求援于武昌、安庆，月余，兵不至。策应兵徐挥、常用等弃城遁。城破，钜与诚之各以自随之兵巷战，死伤略尽。钜归署，疾呼吏人刘迪，令火诸仓库，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见烟焰中著白战袍者，识其钜也，冒火挽出之。钜叱曰：“我为国死，汝辈可自求生。”制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还，与弟氵翚从父俱死。特赠钜五官、秘阁修撰，封义烈侯，与诚之皆立庙蕲州，赐额褒忠，赠浚、濯通直郎，赙以银绢各二百。

州学教授阮希甫赠通直郎，防御判官赵汝标、蕲春主簿宁时凤、录事参军兼司户杜谔俱赠承务郎，监蕲州都大监辖蕲口镇仓库严刚中赠承事郎。

时统制官孙中，小将江士旺、陈兴、曹全、兵卞，军士李斌等皆斗死。司理参军赵与裕先率民兵百余人夺关出外求援，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封钜义烈显节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节亦投江死焉。

列传第二百九 忠义五

陈元桂 张顺 张贵 范天顺 牛富 边居谊 陈炤 王安节 尹玉 李芾尹谷 杨霆 赵卯发 唐震 赵与B T赵孟锦 方洪 赵淮

陈元桂，抚州人。淳祐四年进士。累官知临江军。时闻警报，筑城备御，以焦心劳思致疾。开庆元年春，北兵至临江，时制置使徐敏子在隆兴，顿兵不进。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门亭上督战，矢石如雨，力不能敌。吏卒劝之避去，不从。有以门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师至，元桂瞠目叱骂，遂死之。县其首于敌楼，越四日方敛，体色如生。

初，亲戚有劝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为浮议所摇耶？时事如此，与其死于饥馑，死于疾病，死于盗贼，孰若死于守土之为光明俊伟哉？"家人或请登舟，不许，且戒之曰："守臣家属岂可先动，以摇民心。"敏子以闻，赠宝章阁待制，赐缗钱十万，与一子京官、一子选人恩泽，立庙北门，谥曰正节。

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闯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俗呼顺曰"矮张"，贵曰"竹园张"，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汉水方生，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越二日，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矶出江，以红灯为识。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众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既抵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

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众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击，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勾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军喜跃，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北兵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战已困，出于不意，杀伤殆尽，身被数十枪，力不支见执，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识矮张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祔葬顺冢，立双庙祀之。

范天顺，荆湖都统也。襄阳受围，天顺日夕守战尤力。及吕文焕出降，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赠定江军承宣使，制曰："贺兰拥兵，坐视睢阳之失；李陵失节，重为陇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无褒恤，以示宠绥？范天顺功烈虽卑，忠义莫夺，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济于艰，而襄、樊坐甲之师益坚所守。俄州刺史为降将军，尔乃不屈自经，可谓见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赐白金五百两，田五百亩。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游击砦兵籍。勇而知义。为侍卫马军司统制。戍襄阳五年，移守樊城，累战不为衄，且数射书襄阳城中遗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赠静江军节度使，谥忠烈，赐庙建康。

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边居谊，随人也。初事李庭芝，积战功至都统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帐前都统守新城。居谊善御下，得士心，凡战守之具，治之皆有法。

大兵至沙阳，守将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执大用。吕文焕至新城，意其小垒可不攻而破，居谊率舟师拒之，文焕列沙阳所斩首招降，不从。明日，缚大用至壁下，使呼曰："边都统急降，不然祸即至矣。"居谊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谊曰："吾欲与吕参政语耳。"文焕

闻之，以为居谊降己也，驰马至，伏弩乱发，中文焕者三，并中其马，马仆，几钩得之，众挟文焕以他马奔走。越二日，总制黄顺挟一人开东门走出降。明日，使顺来招之，居谊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顺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缒城出，居谊悉驱以入，当门斩之。文焕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蚁附而上。居谊乃取其家金尽散将士，往来督战。会暮，破侵汉楼，楼火延毁民居，居谊度力不支，走还第，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颜壮其勇，购得其尸烬中，观之。事闻，赠利州观察使，立庙死所。

陈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词赋，登第，为丹徒县尉，历两淮制置司参议官、大军仓曹寿春府教授，复入帅幕，改知朐山县，仍兼主管机宜文字。寻丁母忧归。

北兵至常，常守赵与鉴走匿，郡人钱訾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刘师勇，许为内应。朝议乃以姚希得子訾知常州。师通肋常州，走钱訾，执安抚戴之泰等，遂迎訾以入。訾以照久任边知兵，辟为通判。或谓照曰："今辟难有辞矣。"照曰："乡邦沦没，何可坐视，与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备御者，无不为之。

訾入常甫十余日，大军攻常，照等率义兵战御，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带行提辖文思院。常将张彦攻吕城，兵败而降，因尽言常城中虚实，遂急攻之。照等昼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颜自将围其城，照与訾持以忠义，协力固守。再加訾太府寺丞，照干办诸军粮料院，常将士皆转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为陈，矢尽亦不降。城破，訾死之，照犹敛兵巷战，家人请曰："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入临安也。"照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赠訾龙图阁待制，希得赠太师，照直宝章阁，并官其子。

王安节，节度使坚之子也。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安节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坚为贾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郁郁而死。

安节至咸淳末为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初，似道溃师芜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弃城遁。时安节驻兵江陵，即走临安，上疏乞募兵为捍御，授阁门祗候、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收兵入平江，合张世杰兵战凤皇港，有功，转三官。

刘师勇复常州，攻走王良臣，师勇还平江，以安节与张詹守常。已而良臣导大兵攻常，常城素恶，安节等筑栅以守，相拒两月不下。大元

丞相伯颜自将攻之，屡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门，安节挥双刀率死士巷战，臂伤被执。有求其姓名者，安节呼曰："我王坚子安节也。"降之不得，乃杀之。

尹玉，宁都人。以捕盗功为赣州三砦巡检。秩满城居，从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调玉同淮将张全、广将朱华拒大兵，战于伍牧，全等军败，以淮、广军先遁，曾全、胡遇、谢荣、曾玉以赣州四指挥军亦遁，唯玉残军五百殊死战。玉手杀数十人，箭集于胄如猬毛，援绝力屈，遂被执。大军横四枪于其项，以梃击之死。余兵犹夜战，杀人马蔽田间，无一降者。质明，生还者四人。赠玉濠州围练使，官其二子，赐田二顷，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广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进士，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与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为衡人。

芾生而聪警，少自树立，名其斋曰无暴弃。魏了翁一见礼之，谓有祖风，易其名曰肯斋。初以荫补南安司户，辟祁阳尉，出振荒，即有声。摄祁阳县，县大治，辟湖南安抚司幕官。时盗起永州，招之，岁余不下。芾与参议邓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贼魁蒋时选父子以归，余党遂平。摄湘潭县，县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赋，不避贵势，赋役大均。

入朝，差知德清县。属浙西饥，芾置保伍振民，活数万计。迁主管酒库所。德清有妖人扇民为乱，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除司农寺丞，历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东提刑知温州。州濒海多盗，芾至盗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时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骇散。作虎丘书院以祠尹焞，置学官，亲为学规以教之，学者甚盛。

咸淳元年，入知临安府。时贾似道当国，前尹事无巨细先关白始行，芾独无所问。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为营救，芾以书往复辨论，竟置诸法。尝出阅火具，民有不为具者，问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台臣黄万石诬以赃罪，罢之。

大军取鄂州，始起为湖南提刑。时郡县盗扰，民多奔窜，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县予一皂帜，令曰："作乱者斩帜下。"民始帖然。乃号召发兵，择壮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为守备。

未几，似道兵溃芜湖，乃复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湖北州郡皆已归附，其友劝芾勿行，曰："无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岂昧于谋身哉？第以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时其所爱女死，一恸而行。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调且尽，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仓卒召募不满三千人，乃结溪峒蛮为声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命刘孝忠统诸军。吴继明自湖北至，陈义、陈元自戍蜀归，芾奏请留之戍潭，推诚任之，皆得其死力。

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军戍常德遏诸蛮，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将于兴帅兵御之于湘阴，兴战死。九月，再调继明出御，兵不及出，而大军已围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辈奋战，芾亲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尽，有故矢皆羽败，芾命括民间羽扇，羽立具。又苦食无盐，芾取库中积盐席，焚取盐给之。有中伤者，躬自抚劳，日以忠义勉其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芾杀之以徇。

十二月，城围益急，孝忠中炮，风不能起，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芾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战少却，旋蚁附而登，衡守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宾佐会饮，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震赴园池死。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忠伏地扣头，辞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乃自刎。幕属茶陵顾应焱、安仁陈亿孙皆死。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继明等以城降，陈毅溃围，将奔闽，中道战死。事闻，赠端明殿大学士，谥忠节。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孙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孙辅叔时亦亲迎于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诏入闽官之。

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强力过人，自旦治事至暮无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复起视事。望之凛然犹神明，而好贤礼士，即之温然，虽一艺小善亦惓惓奖荐之。平生居官廉，及摈斥，家无余赀。

尹谷，字耕叟，潭州长沙人。性刚直庄厉，初处郡学，士友皆严惮

之。

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谷与同郡刑天荣、董景舒、欧阳逢泰诸人为赋，体裁务为典雅，每一篇出，士争学之，由是湘赋与闽、浙颉颃。中年登进士第。调常德推官，知崇阳县，所至廉正有声。

丁内艰，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诸生经及朱氏《四书》，士虽有才思而不谨饬者摈不齿。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终日，夜灭烛始免巾帻，早作必冠而后出帷。行市中，市人见其举动有礼，相谓曰："是必尹先生门人也。"诘人果然。

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荐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帅臣李芾礼以为参谋，共画备御策。时城中壮士皆入卫临安，所余军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纠率民丁，奖励以义，人殊死战，三月城不下。大军断绝险要，援兵不至，谷知城危，与妻子诀曰："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谊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已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许之死。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先取历官告身焚之，即纵火自焚。邻家救之，火炽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见谷正冠端笏危坐，阖门无少长皆死焉。芾闻之，命酒酹谷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务实，谷号也。

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谷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

杨霆，字震仲。少有志节。以世泽奏补将仕郎，铨试第一，授修职郎、桂岭主簿，有能声。又五中漕举，改鄂州教授，迁复州司理参军，转常、澧观察推官，擢知监利县。县有疑狱，历年不决，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实，立决之，人称神明。

辟荆湖制置司干官。吕文德为帅，素慢侮士，常试以难事，霆仓卒立办，皆合其意。一日谓曰："朝廷有密旨，出师策应淮东，谁可往者？"即对曰某将可。又曰："兵器粮草若何？"即对曰某营兵马、某库器甲、某处矢石、某处刍粮，口占授吏，顷刻案成。文德大惊曰："吾平生轻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干如此，何官不可为，吾何敢不敬。"密荐诸朝，除通判江陵府。

江陵大府，雄据上流，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兵民杂处，庶务丛集，霆随事裁决，处之泰然。暇日诣郡庠，与诸生讲学，又取隶官闲田，增益廪稍。选民之强壮，当农隙训练之，时付以器械，杂兵行肄习，亲阅试行赏以激劝之。未几，有能擐甲骑射者，遂皆获其用，而兵不复扰民。

丁内艰，德祐初，起复奉议郎、湖南安抚司参议，与安抚使李芾协力战守。霆有心计，善出奇应变，帅府机务，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围，日夜守御，数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战，抵暮增筑月城，比旦城复完，策厉将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无及，遂皆死。

赵卯发，字汉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为遂宁府司户、潼川签判、宣城宰。素以节行称。中被论罢。咸淳七年，起为彭泽令。十年，权通判池州。

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弃官去，卯发摄州事，缮壁聚粮，为守御计。夏贵兵败归，所过纵掠，卯发捕斩十余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统张林屡讽之降，卯发忿气填膺，瞠目视林不能言。有问以禔身之道者，卯发曰："忠义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阴降，归而阳助卯发为守，守兵五百余，柄皆归林。卯发知不可守，乃置酒会亲友，与饮诀，谓其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为命官，我为命妇，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岂妇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其弟侄，仆婢悉遣之。

二月，兵薄池，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为诗别其兄弟，与雍盛服同缢从容堂死。卯发始为此堂，名"可以从容"，及兵遽，领客堂中，指所题扁曰："吾必死于是。"客问其故，曰："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此殆其兆也。"卯发死，林开门降。大元丞相伯颜入，问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对。即如堂中观之，皆叹息。为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闻，赠华文阁待制，谥文节，雍氏赠顺义夫人，录二子为京官。

唐震，字景实，会稽人。少居乡，介然不苟交，有言其过者辄喜。既登第为小官，有权贵以牒荐之者，震内牒箧中，已而干政，震取牒还之，封题未启，其人大愧。后为他官，所至以公廉称。杨栋、叶梦鼎居政府，交荐其贤。

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临安府。时潜说友尹京，恃贾似道势，甚骄蹇，政事一切无所顾让。会府有具狱将置辟，震力辨其非，说友争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议。

六年，江东大旱，擢知信州。震奏减纲运米，蠲其租赋，令坊置一吏，籍其户，劝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给之。吏有劳者，辄为具奏复其身，吏感其诚，事为尽力，所活无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讼庸者杀其子投火中，民不胜掠，自诬服。震视牍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诘其父，对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狱遂直。擢浙西提刑。过阙陛辞，似道以类田属震，震谢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争之。赵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书营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陈坚劾去之。

咸淳十年，起震知饶州。时兴国、南康、江州诸郡皆已归附，大兵略饶。饶兵止千八百人，震发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书求援，不报。大兵使人入饶取降款，通判万道同阴使于所部敛白金、牛酒备降礼，饶寓士皆从之。道同风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杀使者。民有李希圣者谋出降，械置狱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举邓益遁去，震尽出府中金钱，书官资揭于城，募有能出战者赏之。众惧不能战，北兵登陴，众遂溃。震入府中玉芝堂，其仆前请曰："事急矣，番江门兵未合，亟出犹可免。"震骂曰："城中民命皆系于我，我若从尔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复敢言，皆出。有顷，兵入，执牍铺案上，使震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与家人俱死。张世杰寻复饶州，判官邬宗节求震尸葬之。赠华文阁待制，谥忠介，庙号褒忠，官其二子。

震客冯骥、何新之，骥后守独松关，新之守闽之新垒，皆战死。

赵与ＢＴ，为嗣秀王。德祐二年，为浙、闽、广察访使。益王之立，舅杨亮节居中秉权，与ＢＴ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止，遂犯忌嫉，诸将俱惮之。未几，北兵逼浙东，乃命与ＢＴ出瑞安，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朝臣言与ＢＴ有刘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辅以隆国本。谮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围，城中危急，与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开门纳外兵，与ＢＴ、洪率众巷战，兵败被絷，董文炳问之曰："汝为秀王耶？今能降乎？"与ＢＴ厉声曰："我国家近亲，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问为？"遂杀之。洪亦伏节而死。

又有赵孟锦者，少不羁，游淮以军功为将佐。北兵攻真州，每战辄

为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为重。北兵重舰驻江上，孟锦乘大雾来袭，俄雾解，日已高，北兵见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堕水，身荷重甲，溺焉。

赵淮，丞相葵之从子也。李全之叛，屡立战功，累官至淮东转运使。德祐中，戍银树埧，兵败，与其妾俱被执至瓜州，元帅阿术使淮招李庭芝，许以大官。淮阳许诺，至扬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帅怒，杀之，弃尸江滨。

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赵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马塈 密佑 张世杰 陆秀夫 徐应镳 陈文龙邓得遇 张珏

赵良淳，字景程，居饶之余干，太宗子恭宪王之后，丞相汝愚曾孙也。累世以学行名，号贤宗子。良淳少学于其乡先生饶鲁，知立身大节。及仕，所至以干治称，而未尝干人荐举。初以荫为泰宁主簿，三迁至淮西运辖，浮湛冗官二十余年。马光祖、李伯玉、范丁孙交荐辟之，卒不振拔。考举及格，改知分宁县。分宁，江西剧邑，俗尚哗讦，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亲尊礼之，至甚杰骜者，乃绳以法，俗为少革。秩满，特差权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诏除诸司审计院，督饷江西，升大理司直。

咸淳末，廷臣议众建宗室于内郡，以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废。良淳至，日与僚吏论所以守御之备，悉举行之。时岁饥，民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或请以兵击之，良淳曰："民岂乐为盗哉？时艰岁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属以义谕之，众皆投兵散归，其不归者众缚以献。有掠人货财诣其主谢过而还之者。良淳劝富人出粟振之，尝语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济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恳恳，足以动人，人皆倒囷以应之。朝议寻以徐道隆为浙西提刑，以辅良淳，加良淳直秘阁。

文天祥去平江，溃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斩数人，枭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书招降，良淳焚书斩其使。大兵迫独松关，有旨趣道隆入卫。道隆既去，大兵至，军其东西门。良淳率众城守，夜就茇舍陴上，不归。

先是，朝廷遣将吴国定援宜兴，宜兴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见良淳，愿留以为辅。良淳见国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请于朝，留戍安吉。已而国定开南门纳外兵，兵入城呼曰："众散，元帅不杀汝。"于是众号泣散去。良淳命车归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当为自全计。"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闭阁自经。有兵士解救之，复苏，众罗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犹可求生。"良淳叱曰："我岂逃生者邪？"众犹环守不去，良淳大呼曰："尔辈欲为乱邪？"众涕泣出，复投缳而死。

徐道隆字伯谦，婺州武义人。父焕，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权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为参议官。立信迁兵部尚书，道隆与宾客十许人俱去江陵。赵孟传为制置使，以道隆参其军事，遂为提点刑狱。

时文天祥既去平江，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枭其首乱者于市。牛监军遁，范文虎、程鹏飞、管景模俱遗书诱降，道隆焚书斩使。

大兵至临平皋亭山，令间道入援，时水陆皆有屯军，道绝不通，议由太湖经武康、临安县境勤王。即日乘舟出临湖门，泊宋村。郡守赵良淳既缢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亲从军三百人殊死战，矢尽枪槊折，一军尽没。道隆见执舰内，间守者少怠，赴水死，长子载孙亦赴水死。余兵有脱归者言于朝，命赠官赐谥，厚恤其家，立庙安吉，官其子孙。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长亡归，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然以来归人不得大官，为通州副都统。时淮多健将，然骁雄无逾才。才知兵，善骑射，抚士卒有恩，至临阵，军律凛凛。其子当战，回白事，才望见以为败也，拔剑驰逐，几杀之。

贾似道出师，才以兵属孙虎臣为先锋，相拒于丁家洲。大军设炮架彀车弩江滨，中流数千艘，旌旗联亘，鼓行而下。才奋兵前接战，锋已交，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众见之，欢曰："步帅遁矣。"于是诸军皆溃，才亦收兵入扬州。大兵乘胜攻扬州，才为三叠阵逆之三里沟，战有功。又与元帅战扬子桥，日暮兵乱，流矢贯才肩，才拔矢挥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军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洲，东北跨湾头至黄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时德祐元年也。

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阁门宣赞舍人持谢太后诏来谕降，才发弩射却之，复以兵击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战而退。未几，瀛国公至瓜洲，才与庭芝泣涕誓将士出夺之。将士皆感泣。乃尽散金帛犒兵，以四万人夜捣瓜洲，战三时，众拥瀛国公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夜犹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四月，才以兵攻湾头栅。五月，复攻之，骑旋泞而止，乃舍骑步战，至四鼓，全师以归。扬食尽，才时出运米真州、高邮以给兵。六月，护饷至马家渡，万户史弼将兵击夺之，才与战达旦，弼几殆，阿术驰兵来援，乃得免去。

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期与俱死。

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保康军承宣使召才，才与庭芝东至泰州，将入海。阿术以兵追及，围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听。阿术驱扬兵士妻子至城下，会才疽发胁不能战，诸将遂开门降。都统曹安国入才卧内，执之以献。阿术爱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为慢言；阿术责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复愤愤不已，阿术怒，剐之扬州。才临刑，夏贵出其傍，才切齿曰：“若见我宁不愧死邪？”

有洪福者，夏贵家僮也，从贵积劳为镇巢雄江左军统制，镇江北。贵降，福与子大渊、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结贵军复之，加右武大夫、知镇巢。贵既臣附，招福，不听，使其从子往，福斩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贵至城下，好语语福，请单骑入城。福信之，门发而伏兵起，执福父子，屠城中。贵涖杀，大源、大渊谑曰：“法止诛首谋，何至举家为戮？”福叱曰：“以一命报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骂数贵不忠，请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国也。闻者流涕。

马塈，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为名将，而塈与其兄堃特显。咸淳中，塈知钦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诏、安南，傍通诸溪峒，抚御少失宜，往往召乱。塈镇抚诸蛮及治关隘，皆有条理，大理不敢越善阐，安南不敢入永平，诸峒皆上帐册，边陲晏然。广西经略李兴上其功，加阁门宣赞舍人。未几，以左武卫将军征入朝。已而宋亡，塈因留静江，总屯戍诸军，护经略司印守城。

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广西。塈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凿马坑，断岭道。大兵攻严关不克，乃以偏师入平乐，过临桂，夹攻塈。塈兵败，退保静江。平章使人招降，塈发弩射之。攻三月，塈夜不解甲，前后百余战，城中死伤相籍，讫无降意。城东隅稍卑，大军阳攻西门，以精兵夜决水闸，攻东门，破其外城；塈闭内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战，刀伤臂被执，杀之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静江破，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独塈部将娄铃辖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围之十余日，娄从壁上呼曰：“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乃遗之牛数头，米数斛。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闭壁。大军乘高视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脔牛，啖立尽。鸣角伐鼓，诸将以为出战也，甲以待。娄乃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然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后渡淮居庐州。佑为人刚毅质直，累官至庐州驻札、御前游击中军统领，改权江西路副总管。

咸淳十年，以阁门宣赞舍人为江西都统。是冬，大元丞相伯颜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将大兵东下。明年二月，朱祀孙遣高世杰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击，执世杰荆江口，兵尽溃，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黄万石招集之，且募宁都、广昌、南剑义兵千余人，尽以属佑。十一月，大兵至隆兴，刘槃兵败，乃婴城自守。万石时移治抚州，将遁，惧佑不从，乃调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战。未至隆兴，槃已降，都统夏骥率所部兵溃围出。

已而元帅张荣实、吕师夔提兵逼抚州，佑率众逆之进贤坪，兵来呼曰："降者乎？斗者乎？"佑曰："斗者也。"麾其兵突战，进至龙马坪，大兵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战，或有生理。"众咸愤厉。自辰战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复战，又身被四矢三枪，众皆死，仅余数十人。佑乃挥双刀斫围南走，前渡桥，马踏板断，遂被执。众见其勇，戒勿杀，舆归隆兴。元帅宋都ＯＡ曰："壮士也。"欲降之，系之月余，终不屈。尝骂万石为卖国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ＯＡ命刘槃、吕师夔坐城楼，引佑楼下，以金符遗之，许以官，佑不受，语侵般、师夔，益不逊。又令佑子说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统子，谁不怜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请刑，遂死。观者皆泣下。

张世杰，范阳人。少从张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隶淮兵中，无所知名。阮思聪见而奇之，言之吕文德，文德召为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攻安东州，战疾力，与高达援鄂州有功，转十官。寻从贾似道入黄州，战萍草坪，夺还所俘，加环卫官，历知高邮军、安东州。

咸淳四年，大军筑鹿门堡，吕文德请益兵于朝，调世杰与夏贵赴之。及吕文焕以襄阳降，命世杰将五千人守鄂州。世杰以铁絙锁两城，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设攻具。大军破新城，长驱而下，世杰力战，不得前，遣人招之，不听。丞相伯颜阳攻严山隘，潜自唐港荡舟入汉，东攻鄂，鄂降。

世杰提所部兵入卫，道复饶州，乃入朝。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世杰来，上下叹异。自和州防御使不数月累加至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兵。遣将四出，取浙西诸郡，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诸城，兵势颇振。七月，与刘师勇诸将大出师焦山，令以十舟为方，碇

江中，非有号令毋发碇，示以必死。元帅阿术载彀士以火矢攻之，世杰兵乱，无敢发碇，赴江死者万余人。大败，奔圌山。上疏请济师，不报。寻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十月，进沿江招讨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已而大军至独松关，召文天祥入卫，以世杰为保康军节度使、知平江。寻亦召入卫，加检校少保。

二年正月，大军迫临安，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与天祥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几，和议亦沮。兵至皋亭山，世杰乃提兵入定海。石国英遣都统卞彪说之使降，世杰以为彪来从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从容为言，世杰大怒，断其舌，磔之巾子山。

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五月，与宜中奉昰为主，拜签书枢密院事。王世强导大军攻之，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畲兵攻蒲寿庚，不下。十月，元帅唆都将兵来援泉，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经历孙安甫说世杰，世杰拘安甫军中不遣。招讨刘深攻浅湾，世杰兵败，移王居井澳，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因徙石□冈洲。

至元十五年正月，遣将王用攻雷州，用败绩。四月，益王殂，卫王昺立，拜世杰少傅、枢密副使。五月，遣琼州安抚张应科攻雷州，三战皆不利。六月，再决战雷城下，应科死之。世杰以□冈洲不可居，徙王新会之崖山。八月，封越国公。发琼州粟以给军。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袭广州，震败绩。

明年，元帅张弘范等兵至崖山，或谓世杰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上有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悉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余作水砦，为死守计，人皆危之。已而弘范兵至，据海口，樵汲道绝，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大战。弘范得世杰甥韩，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杰历数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杨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刘师勇者，庐州人。以战功历环卫官。鲁港师溃，贾似道欲东入

海，师勇赞之入扬州图再举，似道然之。时姚訾复常州，似道命师勇以淮兵取吕城，朝廷加师勇和州防御使，助訾守常，而以张彦守吕城，合兵拒大军。战失利，彦马弱，陷淖中见执，吕城失守，常州势益孤。大军置彦城下招降，师勇以大义斥彦，彦惭而退。又遣范文虎来谕，师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围数月，援兵绝，有群鸱飞鸣绕城，众恶为不祥，俄而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淮军数千人皆斗死。有妇人伏积尸下，窥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杀敌十百人乃殪。师勇从二王至海上，见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葬于鼓山。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人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景定元年，登进士第。李庭芝镇淮南，闻其名，辟置幕中。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阁，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坐尊俎间，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迁至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东，擢参议官。德祐元年，边事急，诸僚属多亡者，惟秀夫数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农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

二年正月，以礼部侍郎使军前请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与苏刘义追从之，使人召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至，遂相与立益王于福州。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张世杰让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还。

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左右无不悲动者。属井澳风，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时陈宜中往占城，以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乃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卫王舟，而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学士刘鼎孙亦驱家属并辎重沉海，不死被执，搒掠无完肤，一夕得脱，卒蹈海。鼎孙字伯镇，江陵人，进士也。

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

徐应镳，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镳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

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琦亦赋诗以自誓。祭毕，以酒肉饷诸仆，诸仆醉卧，应镳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积诸房书籍箱笥四周，纵火自焚。一小仆未寐，闻火声，起至楼下穴牖视之，应镳父子俨然坐立，如庙塑像。走报诸仆，坏壁入，扑灭火。应镳不得死，与其子女怏怏出户去，仓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诸仆为具棺敛，殡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后十年，其同舍生刘汝钧率儒者五十余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

陈文龙字君贲，福州兴化人。丞相俊卿之后也。能文章，负气节。初名子龙，咸淳五年廷对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龙。

丞相贾似道爱其文，雅礼重之。由镇东军节度判官、历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数年，拜监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数年，似道所置台谏皆阖茸，台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龙为之，独不呈稿，已忤似道。知临安府洪起畏请行类田，似道主其说，文龙上疏以为不可，似道怒，寝其疏。襄阳久被围，似道日恣淫乐，不少加意，时阳请督师，而阴使其党留己，竟失襄阳。文龙上疏极言其失。范文虎总师无功，似道芘之，以知安庆，又除赵溍知建康，黄万石知临安。文龙言："文虎失襄阳，今反见擢用，是当罚而赏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阃之寄？万石政事怠荒，以为京尹，何以能治？请皆罢之。"似道大怒，黜文龙知抚州，旋又使台臣李可劾罢之。未几，吕文焕

导大军东下，范文虎首迎降，与文焕俱东。似道兵溃鲁港，滑最先遁，以故列城从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龙之言。起为左司谏，寻迁侍御史。

时边事甚急，王□龠与陈宜中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潜说友以平江降，台臣请籍其家，□龠以为可，宜中以为不可。张世杰诸将分四道出师，而大臣不监护，台谏论之，□龠请行边，下公卿杂议，宜中请出督师，又下公卿杂议。文龙上疏曰："《书》言'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请诏大臣同心图治，无滋虚议。"其后宜中与□龠终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来，事已不可为矣。

是冬，累迁文龙至参知政事。未几议降，文龙乃上章乞归养，既出国门而悔之，复上疏求还，不报，乃归。五月，益王称制于福州，复以文龙参知政事。漳州叛，以文龙为闽、广宣抚使讨之。文龙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为参谋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抚之，恮至，民皆顿首谢罪。兴化有石手军者，能掷石中人，议者以其不足用罢之，石手军亦叛，复命文龙为知军，平之。

已而降将王世强复导大军入广，建宁、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刚中遣使徇兴化，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以还，使持书责世强、刚中负国。遂发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满千，大兵来攻不克，使其姻家持书招降之，文龙焚书斩其使。有风其纳款者，文龙曰："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将林华侦伺境上。华即降，且导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执文龙与其家人至军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系送杭州。文龙去兴化即不食，至杭饿死。其母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宜有是儿。"为收葬之。

蒲寿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陈文龙非不忠义，如民何？"闻者笑之。大兵既归，文龙之侄瓒复举兵杀林华，据兴化，未几复破，瓒死之。

邓得遇，字达夫，邛州人。淳祐十年进士。调宁远主簿，改知南昌县，通判隆兴府，监行在左藏库，出知昭州，迁广西提点刑狱，逾年摄经略事兼知静江府。

德祐元年，长沙被兵，得遇遣都统马骥、马应麒赴援。骥潜叛而

还，得遇斩之，军事悉委之应麒。未几，马墅代阃，议事不合。二年，移治苍梧。

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辞，书幅纸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侣。优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张珏，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人号为"四川虓将"。

宝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长宁，杀守将王佐父子。至阆州，降安抚杨奫，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降守将张大悦，运使施择善死之。顺庆、广安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诸道兵围合州，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珏与王坚协力战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坚征入朝，以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馈饷至虎相山，为东川兵所得，屡以书劝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自全汝楫失大良平，大兵筑虎相山，驻兵两城，时出攻梁山、忠万开达，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饷渠，竭数郡兵护送，死战两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将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门入，大战城中，复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赛典赤提兵入，坏重庆麦，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断江中为水城，大兵数万攻之不克，遂引去。

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军钓鱼山，城壁甚固。然开、庆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将刘整复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顶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匣刺统军率诸翼兵以筑之。左右欲出兵与之争，珏不可，曰："芜菁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马鬃必顾其后，不暇城矣。"乃张疑兵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火其资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场，统制周虎战死，马鬃城卒不就。

十年，加宁江军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五月，加检校少保。征其兵入卫，蜀道断，不得达。六月，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降，守将侯都统战死。已而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围重庆，作浮梁三江中，断援兵。自秋徂冬，援绝粮尽，珏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

二年正月，遣其将赵安袭青居，执安抚刘才、参议马嵩归。二月，遣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断内水桥，入重庆。四月，合重庆兵出攻凤顶诸砦。珏结泸士刘霖、先坤朋为内应。六月，遣赵安破神臂门，执梅应春杀之，复泸州。重庆兵渐解去，围泸州。十二月，赵定应迎珏入重庆为制置。

时阳立以涪州降，珏遣张万攻走立，俘其僚属冯巽午等。立复合兵来决战，史进、张世杰战死，万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抚李端以归。珏以都统程聪守涪。重庆兵尽退。珏闻二王立广中，遣兵数百人求王所。调史训忠、赵安等援泸州。张万入夔，连忠、涪兵拔石门及巴巫砦，获将士百余人，解大宁围，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张德润复破涪州，执守将程聪。先是，聪在重庆力主守城之议，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聪至郡怏怏，不设备，至是被执。德润以肩舆载聪归，语之曰："若子鹏飞为参政矣，旦晚可会聚也。"聪曰："我执彼降，非吾子也。"

是月，梁山军袁世安降。十月，万州破，杀守将上官夔。十一月，泸州食尽，人相食，遂破之，安抚王世昌自经死。

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遣泸州降将李从招降，珏不从。十二月，达州降将鲜汝忠破咸淳皇华城，执守将马堃，军使包申巷战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总管李义将兵由广阳，一军皆没。二月，大兵破绍庆府，执守将鲜龙，湖北提刑赵立与制司幕官赵酉泰。

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义七

○高敏 张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蒋兴祖 郭浒 朱友恭 附 吴革李翼 阮骏 赵士嶲 士医 士真 士遒 士跂 陈自仁 叔皎 叔凭训之 聿之陈淬 黄友 郝仲连 刘惟辅 高子孺 韩青附 牛皓 魏彦明 刘士英 翟兴弟进 朱跸 朱良 方允武 龚楫 李亘 凌唐佐 杨粹中 强霓康杰 李伸郭僎 郭赞 王迸 吴从龙 司马梦求 林空斋 黄介 孙益 王仙 吴楚材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为泾原指使，数与西夏战，遭重伤。范仲淹、韩琦皆荐之，为阁门祗候，历利州路、邠宁环庆都监，主蕃部事。

羌围大顺城，偏将赵怀德力战，其下以银买级，主帅李复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怀德善用人，战必胜，当略其小过，且蕃官难强以汉法，复圭乃止。羌人声言将出鄜延，敏屡白复圭曰："兵家之事，声东击西，环庆尝破白豹、金汤，结衅已深，不可不备。"已而果以兵三十万来寇。

总管杨遂驻兵大义，以敏为先锋将。夏人攻夺大顺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战且前，多所斩获。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东头供奉官。诏赠嘉州刺史，录其三子为侍禁、殿直。

张吉者，庆州卒也，为淮安镇守烽。夏人寇东谷，掠得之，胁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辞曰："努力！诸砦无虞，贼粮尽且去矣，毋庸降。"贼怒，害之。诏赠内殿崇班，又录其子。

景思忠，字进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阁门使泰荫，累官西京左藏库使，为遂州驻泊都监。夷人寇淯井，钤辖张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为前锋。夷乘险薄官军，官军战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劝思忠引避，不听，奋剑疾战而死。走马使张宗望为言，诏察访熊本考实，得其事，神宗悯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余皆赐其家钱帛。

弟思立，以荫主渭州治平砦。啰兀用兵，韩绛使摄保安军。夏人寇顺宁，思立擅领兵赴援，诸将败，一军独全。以功知德顺军，策应王韶取熙州，过洮，筑当川堡，克羌香子、珂诺城，遂定河州。尝与羌力战，斩不用命者数人，军声大振。韶言其临事忠勇，进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东上阁门使、河州刺史，赐绣旗、朱甲。又迁四方馆使、河

州团练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谊为秦州判官以便养。

青宜结鬼章举兵袭杀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书抵思立，词不逊。思立不能忍，帅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钤辖韩存宝、蕃将瞎药交止之，不听。自将中军，使存宝及魏奇为先锋，王存将左，贾翊将右。鬼章众二万，分三砦以抗官军。战数十合，羌从山下围中军。他将王宁、李元凯没于阵，思立、存宝溃围出，诸将多伤，议曰："日暮兵疲，宜移屯东冈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创重，独徙其军，方遣之而殿后兵乱，前人望见，亦皆溃。思立且斗且退，曰："我适以百骑走羌数千人，无助我者，今败矣，当自刭以谢朝廷。"众止之。少顷再战，遂死。时已除忠州防御使，会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轻敌致败，不复赠官。

王奇，汾州人，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累迁如京副使，为湖南都监，徙广西。宜州蛮寇边，奇领兵至天河县，期旦日会战。裨将费万夜以众窃出河泥隘，战没。经略使移书迫奇，奇不能堪。后数日，蛮万人骤集，奇轻出，遂败。麾下犹数百人，劝策马逃去，奇骂曰："大丈夫当尽节以报国，何走为！"战而死。诏赠皇城使、忠州防御使，官其家六人，仍赐金帛。

蒋兴祖，常州宜兴人，之奇之孙也。以荫累调饶州司录。睦州盗起，旁郡皆震，兴祖白州将纠吏卒，绢战具，盗不敢谋。以功迁官，知开封府阳武县。阳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恶，大河薄其南。尝积雨泛溢，埽且溃，兴祖躬救护，露宿其上，弥四旬，堤以不坏。治为畿邑最，使者交荐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师，道过县，或劝使走避，兴祖曰："吾世受国恩，当死于是。"与妻子留不去。监兵与贼通，斩以徇。金数百骑来攻，不胜，去。明日师益至，力不敌，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长子相继以悸死。诏赠朝散大夫。

郭浒，德顺中安堡人。从军，积官至武经郎，为泾原第八副将。金人犯陕西，渭帅以下叛降，独浒义不许，称病去。帅恶忌之，傅致以罪，下之狱，胁使俱降。浒奋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终不能受污。叛逆大恶，天地所不容，吾虽死，誓不尔贷，当诉于地下耳。"众丑其语，即杀之。建炎三年，赠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为泾原第一副将。部兵捍金人于华亭，数有功。会金兵大集，友恭赴敌力战，为所得。渭帅既降，诱以

甘言，许优进官秩，不肯从，更诋辱之。帅不胜忿，断其胫以徇，经日乃斩之。后赠敦武郎。

吴革，字义夫，华州华阳人，国初勋臣廷祚七世孙也。少好学，喜谈兵。再试礼部不中，乃从泾原军，以秉义郎干办经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帅兵解辽州之围。使粘罕军，见之庭，揖不拜，责其贪利败约，词直气劲。粘罕少屈，为追回威胜诸屯兵，授书使归。钦宗问割地与不割地利害，对曰："金人有吞噬之意，愿悉起关中士马赴都为备。"诏以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持节谕陕西。行至朱迁，闻金人犯京师，复还。与张叔夜同入城，请于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诸门同出兵牵制、冲突、尾袭、应援，可一战而胜。时众言已入，皆不果。后金兵攻安上门，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将，使泄蔡河水以灌之，不听。及填道将合，欲用前议，则水已涸矣。

车驾幸金营，革以为堕其诈，往请叔夜，欲身见其大酋计事。叔夜问其故，曰："兹行有三说：一则天子还内，二则金骑归国，三则革死。"叔夜为言之，不报。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孙傅乞留之，不得。乃为傅谋，于启圣僧院置振济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间至者万计，阴以军法部勒，将攻金营。久之，迁于同文馆，所合已至数万，多两河骁悍之士。

既而有立张邦昌之议，革谋先诛范琼辈，以三月八日起兵。谋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数百人排闼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册，请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马，至咸丰门，四面皆琼党，绐革入帐，即执之，胁以从逆。革骂之极口，引颈受刃，颜色不变。其麾下百人皆同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为代州西路都巡检使，屯崞县。金人取代，执守将嗣本，遣来谕降，翼射却之，帅士卒坚守。义胜军统领崔忠杀都监张洪辅，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战达旦，力不敌被执。酋粘罕欲臣之，怒骂不屈，与县令李耸、丞王唐臣、尉刘子英、监酒阎诚、将官折可与同死之。

阮骏者，兴化军人。绍圣元年进士，为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师，率所隶兵拥护神御殿，抱神御，骂声不绝口，卒被害。特赠朝议大夫。

赵士㝢字景瞻，太宗之后。生五岁，补右班殿直。既长，游庠序，月试数居前列。一日，投笔叹曰："昔贤有不愿为章句儒，出玉门关、佩

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复事科举。去为郡县吏，累迁至淮南西路兵马钤辖，驻寿春。

剧贼丁一箭众号十万，来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备御之策悉委士嶐。贼三旬不退，士嶐募军中敢死士与之谋。有张宣者应募，独持槊缒城下，击杀数十人，贼众披靡。乃选壮士数百人夜开城门，出其不意击走之，追奔数十里。以功迁三官，秩满，授江东路钤辖。

李成叛，据江、淮六七郡，连兵数万，遣其党马进围九江，守臣姚舜明与士嶐及副钤辖刘绍先御之。进攻城益急，士嶐竭力捍守。江东帅吕颐浩屯鄱阳，既复南康，与建武节度使杨惟忠兵会，遣统制巨师古援江州，未至，遇伏败。绍兴元年正月，诏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入辞，颇言成兵众。高宗责以立功，俊悚惧受命。未至，城已陷。

时守城罢卒仅数千，捍贼百余日，城中食尽。舜明、绍先议纵火，因弃城去，士嶐毅然独纠合部曲余民守城。城破，众号呼曰：“无杀我赵钤辖。”贼入城大掠。成素服士嶐之义，欲以为伪安抚使，士嶐怒骂曰：“贼欲屈我耶！”阴裂帛以书使示诸子曰：“贼不杀我，义不苟活，汝辈得出，为我雪耻。”遂仰药而卒，年五十二。贼怒，并害其家数十口。事闻，上嘉悼，赠武功大夫，官其孙二人。

士嶐六子，皆有文行：不惑、不{乂心}、不愆、不恧、不ＵＣ、不隐。是役也，不{乂心}、不ＵＣ、不隐死焉。

又宗子有士医、士真、士遒，皆以死事闻。

士医，任秀州兵马都监。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医乘城拒战，城陷死之。后赠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权知信阳军。寇刘满至，士真拒之。兵溃，满执之去荆门，遇害。后赠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遒，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绍兴五年，马进寇江州，士遒遇害。赠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跂，濮王曾孙也。靖康末，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金人驱宗室北行，士跂得间道遁去。居邢州，结土豪将举事。有告者，金人执而杀之。事闻，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孙。元丰中，为右班殿直，累迁至德州兵马都监。自靖康以来，刘顺、吕拱、刘亨相继谋叛，叔皎皆设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围城，郡檄叔皎率兵御之，前后六战。围急，有江喆者，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叔皎斩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犹力战，势穷被执，怒骂不屈，遂遇害。

叔凭，建炎间，任陕州都监，累官武翼大夫，就迁通守。金人围陕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时叔凭子官卢氏，遗以蜡丸书曰："人臣当死国难，况吾以近属，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时通判王浒，职官刘效、陈思道、冯经、李岳、杜开，县令张□，将佐卢亨等五十一人俱死，无降者。

训之字诲道，秦悼王五世孙。父叔侯，官至惠州防御使。训之登政和二年进士，调东平仪曹，知平江府吴县。朱勔怙势役州县，训之不为屈。勔尝执数辈诣县请治，训之悉纵之。忤勔，遂移疾去。

宣和末，盗起河北，训之屡与人言："契丹旧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几，金人犯京师，训之居扬州，率大姓募士勤王，闻都城失守，乃止。

建炎三年，知吉州永丰县。孟太后避地虔州，护卫统制杜彦与其麾下叛，后军杨世雄应之，将犯永丰。训之与尉陈自仁简兵分为二，一取间道绕贼后，一据地利匿其精兵以诱贼。贼至伏发，歼其众。会贼别校继至，官兵未成列，训之率数十辈拒战，厉声骂贼，与自仁俱被害。事闻，诏赠训之朝散郎、直秘阁，谥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为立祠。

太后之发吉州也，至太和，众皆溃。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官刘德老为金人追骑所杀。官其家一人。

是年，金人过江，陈淬战死，岳飞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赵垒之帅乡兵迎敌，死之。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东子也。建炎中，为成忠郎。金人围潭州，帅臣向子諲率众守城，聿之隶东壁。子諲循城，顾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简。"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纵火，子諲率官吏突门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战，大骂而死。将官武经郎刘玠亦死之。事闻，赠聿之左监门卫大将军，玠武经大夫，皆官其家。其后朱熹为请立庙，赐号忠节。

陈淬，字君锐，兴化军莆田人。绍圣初，下第，挟策西游。时吕惠卿帅鄜延，淬戎服往见，惠卿问相见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见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补三班奉职。与西人接战于乌原，手杀十余人，擒其砦主。奏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马都监，累迁武经郎。丁外艰。

宣和四年，召赴阙，授真定路分都监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将，寻拜忠州团练使、真定府路马步副总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军御之，妻孥八人皆遇害。

建炎元年，辟诸军统制，宗泽命击金人于南华，败之。兼大名府路都总管兵马钤辖，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种落也。拥众十万，长驱两河，遂袭恩。淬与长子仲刚拒战，贼飞刃及淬，仲刚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复围陈州，淬大败善兵，拜宿州安抚使。李成叛，诏以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之，三战三捷。未几，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将中军，戚方将前，王□燮将后。淬曰："彼众虽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过千人。吾伏兵葭芦翳荟间，俟其旋济旋获，前后不相知，讫济，当尽获矣。"杜充不从，金兵遂犯板桥，诸军皆溃，淬独与战，势穷力尽，据胡床大骂，刃交于胸而色不动，与其从子仲敏俱死。诏赠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黄友，字龙友，温州平阳人。少不羁，十五入太学，语同辈曰："大丈夫不能为国立功，亦造化中赘物耳。"因投笔西游。边帅刘法一见奇之，延致门下。会西鄙军哄，都护高永年战没，友作七诗哀其忠。其后幕府奏功，没永年之实，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诗进，徽宗览之恻然，遂加赠谥。友亦免省试，登进士第，调永嘉、瑞安二县主簿，摄华阴令，有政声。

方腊窃发，友同诸将收复，所至披靡。婺寇复作，守留友摄兵曹，为殄灭计。友请往谕之，既次浦江，贼望风解去。复单骑次武义，贼众持钉一榼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贼首李德壮之，亟麾退，一境贴然，婺人图像祀之。

通判檀州。会金人败盟，郭药师以常胜军叛，燕土响应，友独领数千人与之战，躬冒矢石，破裂唇齿。钦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筹略过人。丞相何□从而荐之，召对，问友唇齿破裂状，为之称叹，赍予甚渥。

进直徽猷阁、制置司参谋官，同种师中解太原围。友遣兵三千夺榆

次，得粮万余斛。明日，大军进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师中：“地非利，将三面受敌。”论不合，友仰天叹曰：“事去矣！”迨晓，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敌益以铁骑，士卒奔溃。敌执友谓曰：“降则赦汝。”友厉声曰：“男儿死耳！”遂遇害。帝书“忠节传家”四字旌其闾，官其后八人。

友体貌英伟，胆雄万夫，谋画机密，出人意表。尝语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万一边书告警，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为识也。”其忠诚许国根于天性如此。

郝仲连，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连时为贵州防御使，宣抚范致虚遣节制河东军马，屯河中，就权府事。金将娄宿以重兵压城，仲连率众力战，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杀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后赠中侍大夫、明州观察使。

刘惟辅，泾州人。以同州观察使为熙河马步军副总管。金人既得秦州，经略使张深遣惟辅将三千骑御之。金前军逾巩州，距熙才百里，惟辅留军熟羊城，以千八百骑夜趋新店。黎明军进，短兵相接，杀伤大当。惟辅舞槊刺其先锋将孛堇黑锋，洞胸堕马死，敌为夺气退。深檄陇右都护张严往追之，至凤翔境上，惟辅不欲听严节制，乃自别道由吴山出宝鸡，获金游骑。严拥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严与曲端期而不至，径前，遇伏死之。惟辅自石鼻砦遁归。

金人略熙河，惟辅将去，顾熙河尚有积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辅与亲信数百匿山寺中，遣人诣夏国求附，夏国不受。其亲信军诣金人降，金人执惟辅，诱之百方，终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辅奋首曰：“死犬！斩即斩，吾头岂汝捽也。”顾坐上客曰：“国家不负汝，一旦遽降敌耶？”即闭口不复言而死。张浚闻之，承制赠昭化军节度使，赙金帛布以二百计，官子孙十二人，立庙成州，号忠烈。

有高子孺，狄道人。知兰州龛谷砦，闻惟辅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后死。韩青为熙河马步军第六将，间行从惟辅，为金人所擒，亦骂不绝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为武功大夫、川陕宣抚后军中部将。绍兴五年，金右都监撒离曷与其熙河经略使慕洧欲犯秦川，宣抚副使吴玠遣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与金将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满二百，乃下与战，谓其从曰：“吾所以舍马者，欲与若等同死也。”金人见皓异于他人，欲

招之，皓力战死。

有承信郎高万，且骂且战，与熙河路部将任安、宣抚司队官秦元、薛琪、张亨皆死于阵。金人相谓："真健儿也。"后皓、安皆赠翊卫大夫，官其家五人，赠万等三官，录其子。

魏彦明，开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东城，而西城犹坚守。金人并兵入鄜延，王庶自当鄜州来路，遣统制官庞世才当延安来路。天大雪，世才战败，自是金兵专围西城。初受围时，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彦明当东壁，空家赀以赏战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昼夜攻城，阅十有三日城陷，彦明坐子城楼上，金人并其家执之，谕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辈使背吾君乎？"娄宿怒杀之。诏赠中大夫，官一子。

刘士英，宣和间为温州教授。方腊陷处州，州人争具舟欲遁，士英奋谓不当避。自郡将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独身任责，推郡茂才石砺为谋主，治兵峙粮，籍保伍，分其地为八隅，委官统率，以钟为约，令民闻钟声则趋所守堞。未几，贼来攻，拒守凡四十余日，官军继至，贼溃去。

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帅臣张孝纯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将官王禀力止孝纯。及城陷，禀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战，死之。笈在金，因讲和使附书言二人死节，后刻石于温、衢二州。

翟兴，字公祥，河南伊阳人。少以勇闻。剧贼王伸起，兴与弟进应募击贼，号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师，西道总管王襄檄兴统领在城军马。以保护陵寝功补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马副钤辖，为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高世由以泽州降金，金以为西京留守。兴与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洛阳，擒世由等斩之。

群盗冀德、韩清出没汝、洛间，兴以轻骑追袭，德就擒，清仅以身免。会进为叛将杨进所害，贼乘势击败官军，兴帅余众拒贼，保伊川。明年，诉进死事于朝，以兴代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兼知河南府。杨进屯鸣皋山北，兴与子琮帅乡兵时出扰之，进惧，弃辎重南走，兴邀击于鲁山县，进中流矢死，余众溃去，西京平。

贼王俊据汝州，兴引兵攻之，俊弃城去，退保繖盖山。兴进攻，免胄大呼曰："贼识我乎？我翟总管也。"众皆披靡，遂破之。

金人犯河阳、巩县、永安军，兴遣子琮与搏战，屡捷，追至渑池。诏授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转武略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寓治伊阳。时河东、北虽陷，土豪聚众保险，兴遣蜡书结约之，向密、王简、王英辈皆愿受节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东、北路军马使，遍檄山砦，由是汾、泽、潞、怀、卫间山砦首领皆应命。

金人入陕右，兴遣将邀击，俘五十余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东都统保骨，遂复阳城县，乘胜取绛之垣曲，进至米粮川。绍兴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时兴军乏粮，就食诸道，仅存亲兵自卫，人情震恐。兴授将彭□方略，设伏于井首，俟敌至阳遁，金众果追□，伏发，金帅就擒。邓州人杨某拥众河北，伪称“信王”，兴遣将董先追获于商州杀之。进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

刘豫将迁汴，以兴屯伊阳，惮之，遣蒋颐持书诱兴以王爵。兴斩颐焚其书，豫计不行，乃阴遣人啖裨将杨伟以利，伟杀兴，携其首奔豫。或云：赂伟为内应，以兵径犯中军，兴奋击坠马死。事闻，赠保信军节度使。

兴威貌魁伟，每怒，须辄张。军食不继，士以菽粟杂藜藿食之，激以忠义，无不奋厉。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诸陵。诏赐军名“忠护”。

子琮，沈勇有父风，继兴为镇抚使；琳，阁门祗候。

进字先之。以捕盗劳补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将。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寻叙复。女真归故地，改河北第四将。往至遂城，会契丹兵奄至，都统制刘延庆以进为先锋，与契丹战于幽州石料冈、卢沟河皆捷。又与契丹大将遇于峰山，力战弥日，契丹溃去。

金人犯京师，朝廷密诏西道总管王襄会兵三万赴京城，至叶县，襄欲引兵而南，进谏止之，因分军遣进持书而西。时经略使范致虚已合五路军马次潼关，以进统河南民兵，收复西京。进至福昌，遣兵袭金营。时金游骑往来外邑，进设伏擒之。金人逼灵山砦，进父子兄弟与之战，溃围至高都，集乡兵七百人，夜行昼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关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阳白草坞。都总管孙昭远至洛阳，以进戍渑池界，授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

金人犯白浪隘，将渡河，进破之。未几，洛阳再陷，进在伊阳，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进选精锐三百人，夜纵火斫其营，焚死者甚

众。又战于驴道堰，生擒金将翟海，追至梅花谷。贼冀德、韩清啸聚南阳，进间道击之，德降，继斩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龙门，屡与金人夹河战，乘胜入洛阳。或曰："彼砦尚固，城未可守。"不听。金人聚怀、卫、蒲、孟数州之众薄城下，斧诸门入，进率士卒巷战，次子亮死之。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马都钤辖，寻授马步军副总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

会东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杨进号"没角牛"者，拥兵数万，残害汝、洛间。进谓其兄兴欲力除之。会杨进遣数百骑绝水犯进营，进乘半渡击之，追贼数十里，破贼四砦，马惊坠堑，为贼所害。赠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后五人。

朱跸，湖州安吉人，知钱塘县。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余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跸白允之率弓手、士军前路拒敌，使杭民为逃死计。行二十里，遇金兵，跸两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犹能率乡兵御敌。后数日遇害。时兀术自安吉进兵，过独松关，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吴郡人。世儒科。建炎中，为海盐县尉。金兵入境，良谓僚友曰："今日乃忠臣义士死国之时也。"被甲执戈，集所部百余人奋而前，击金兵数人死，众为披靡，然力不敌，竟死。事闻，官其子思，后守汉阳。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学上舍，补官为常州宜兴巡检。建炎三年，金人入县之金泉乡，允武率土军、乡民迎敌，杀获数级，夺弓箭与旗。后遇金兵梅岭村，力战而没。诏赠两官，官其家二人。

龚楫字济道，兵部侍郎原之孙，世以儒学显。楫懦如不胜衣。建炎初，闻金人陷郡县，辄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见而不可得。兀术据和州，以偏师万人筑堡新塘，遏绝濡须之路。楫率家僮百余人袭之，乡里从者三千余人，获千户二，系累者数百人，辎重称是。纵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将归于滁、和镇抚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骑兵据其冲，不得前，众多赴水死。楫麾其众曰："今日斗死亦足称义士，自弃沟渎无益也。"战败，为金人所获，犹挺剑刺其一人，骂不绝口，金人脔割之。年二十二。

金人初至新塘，有蒋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见其挟书，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骂，乃杀之。

李亘者，字可大，兖州乾封人。少好学，有知虑。大观二年进士。徐处仁当国，擢尚书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刘豫使守大名。与凌唐佐谋，密陈豫可取状告于朝。募卒刘全、宋万、僧惠钦辈十余，往返事泄，全、万、惠钦为逻者所得，亘坐死。后赠官，立祠曰愍忠。

又有武显大夫孙安道，为应天府兵马钤辖。城陷不得归，谋挺身还朝，为人所告而死。后赠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宁人。元符三年进士。建炎初，提点京畿刑狱，加直秘阁，知南京。南京陷，刘豫因使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江、淮都督吕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郎、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宪至睢阳，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宪脱归。唐佐见豫，责以大义，豫怒，斩唐佐境上。李横复颍昌，言于朝，诏赠徽猷阁待制。

杨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时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将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捣其营，直犯中军，粘罕跣足走，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图不下，粘罕嘉其忠义，许以不死，乃以粹中归。粹中竟不屈而死，守御官杜绩亦死之。赠粹中徽猷阁待制。

强霓，自金归宋，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环州、环庆路统制军马兼沿边安抚使。隆兴间，金兵围环州，与其弟武经大夫、环庆路统领沿边忠义军马震坚守孤城，招诱使降，不屈，城陷死焉。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吴挺言于朝，并赠观察使，立庙西和州，赐额旌忠。

康杰者，权知扶风县，与金将冯宣战，宣爱而欲招之，杰奋曰："吾今也当死于阵，不能降敌。"宣杀之。

李伸者，知天兴县，坚守不下，城陷，曰："吾岂使敌杀我。"遂自杀。

郭僎，字同升，开封祥符县人。以父任调海州东海县尉，权祥符县尉。时童贯子师闵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贯命彻民屋之当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数十间欲毁之，贯遽令勿毁，由是民屋得免。

再调滨州招安丞，又为亳州蒙城丞。令以盐科邑民，僎争之不可。郡守以僎丞鹿邑，中贵人杨逢周率军士二百人，以捕寇为名入邑境，所

至骚动。僎檄逢周取所受文书，逢周不与，僎令尉讥察之。逢同归，诉于徽宗，诏逮僎赴开封府狱，狱以状闻，乃使还任。

辟权咸平县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僎率民兵击之，得犯者斩以徇。会金人大至，力不敌，其僚欲降之，僎走南京从赵野乞师，不从，恸哭而归。寻知宣城县。苗傅、刘正彦之变，吕颐浩传檄诸郡，僎说郡守刘珏，请募勇士倍道赴难，揭榜复用建炎年号，人皆韪之。

通判全州，权饶州浮梁宰，未行，时有贼张顶花者已逼县境，众止之，僎曰："安逸则就，艰危则辞，非我所学。"径就道。至县，约束吏士，誓以死战。贼闻之，伪降，入邑为变，邑官窜伏，僎曰："吾为宰，义不可去。"端坐公署，贼徒责僎，僎大骂不绝口，遂遇害。诏赠承议郎，录其后二人。

郭赞者，汝阳县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阎孝忠闻之，先遣其家，独聚军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为所执，见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担，因乘间而逃。独赞朝服诟叱不肯降，遂见杀。

王迸字纯父，饶州乐平人。乡举恩免，为固始簿，摄邑。绍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风遁，迸度力不能御，怀印自投于井而死。

吴从龙字子云，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统制。绍定兵难，为先锋，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诱降，终不屈，死之。庙祀扬、泰二州，赐额褒忠。官其弟从虎，至武经大夫。

司马梦求，叙州人，温国公光之后也。母程，归及门，夫死，誓不它适，旌其门曰"节妇"。梦求，其族子，取以为后。景定三年，举进士。咸淳末，调江陵沙市监镇。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之会，恃水为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遏中道，乘南风纵火，都统程文亮逆战于马头岸，制置使高达束手不援，文亮降。梦求朝服望阙再拜，自经死。

林空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监丞。空斋举进士，历知县，解官家居。益王立，张世杰围泉州，乃率乡人黄必大、刘仝祖即其家开忠义局，起义兵，复永福县。时王积翁以福安送款世杰，然实密约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斋盛服坐堂上，啮指血书壁云："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草间虽可活，吾不忍为尔。诸君何

为者，自古皆有死。”俄见执，不屈而死。

黄介，字刚中，隆兴分宁人。意气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祀孙帅蜀，介上攻守策，祀孙爱之，以自随。夏贵辟充广济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钱真孙复辟入幕，及与真孙别，诵“南八，男儿死尔”语以勉之。后家居，帅乡民登龙安山为保聚计。德祐元年，北兵至砦，众奔溃，介坚守不去，且射且诟，面中六矢不为动，顾谓家僮陈力曰：“尔尽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镞如猬，面颈复中十三矢，倚栅而死，力亦死。

妻刘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乃壮，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师以归，州里称为黄孝子云。

孙益，扬州泰兴人。少豪侠。绍定中，李全犯杨州，游骑薄泰兴城下，县令王□龠募人守御，益起从之。俄贼兵大至，益率众拒之。众见贼势盛，且前且却，益厉声呼曰：“王令君募我来，将以守护城邑也。今贼至城下，我辈不为一死，复何面目见令君乎？”遂身先赴敌，死之。

同时顾绪、顾珣俱战死。事闻，赠益保义郎，绪、珣承节郎，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统也。守涪州，北兵攻围无虚日，势孤援绝。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断其亢不殊，以两手自摘其首坠死。

曹琦，蜀进士也。知南平军，亦被执，脱身南归，制置辟主管机宜文字。闻都统赵安以城降，就守御地自经死。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还其乡领村，纠集民兵。时江西制置使黄万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请于万石，乞济师，万石不许，而授楚材迪功郎、权制置司计议官以安之，且戒勿兴兵。楚材不听，二月己亥，自领村率众，晨炊蓐食，将攻城。钲鼓震动，甫至近郊之龟湖，北兵三道蹴之，夺其长梯铁钩，因进攻领村，拒以木栅，不得入。事闻，益王元帅府承制迁楚材宣义郎、带行太社令、知建昌军，俾聚兵图再举。万石匿其命。

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诱降，其众多解去。楚材走光泽，为人所执，及其子应登以献。郡遣录事娄南良讯之曰：“汝何为错举？”楚材抗声曰：“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

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及吴浚为江西制置、招讨使，斩楚材父子，传首诸邑。益王立于福州，闻而哀之，赠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

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义八

○高永年 鞠嗣复 宋旅 丁仲修 项德 附 孙昭远 曾孝序 赵伯振王士言 祝公明 附 薛庆 孙晖 李靓 杨照 丁元 附 宋昌祚 李政 姜绶刘宣 屈坚 王琦 韦永寿 附 郑覃 姚兴 张□ 陈亨祖 王拱 刘泰 孙逢李熙靖 赵俊 附 姚邦基 刘化源 胡唐老 王俦 朱嗣孟 附 刘晏 郑振孟彦卿 高谈 连万夫 谢皋 附 王大寿 薛良显 唐敏求 王师道

高永年，河东蕃官也。为麟州都巡检。王赡取青唐，永年总蕃兵为先锋。赡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骑直抵其城，开省章峡路，击走叛羌，结阵还青唐。羌攻甚急，复击之去。会苗履、姚雄以援师至，战溪兰宗堡，履少却，永年领劲骑断羌为二，乃退。复与李克保敦谷，又战于乾沟，单马援矛，刺羌酋彪鸡厮万众之中，斩其首，余众宵遁。已而陇拶自乾沟逼鄯州，永年佐赡拒守，及雄弃湟、鄯，皆以永年殿归师。

崇宁初，知岷州。蔡京议复两州，王厚使永年帅兵二万出京玉关，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进四方馆使、利州刺史，为熙、秦两路兵都统制，将前军驻宗哥北。溪赊罗撒萃精勇据高阜，欲冲官军，永年挥选锋突阵，师乘之，羌大败，遂平鄯州。迁贺州团练使，知其州。

溪赊罗撒合夏国四监军之众，逼宣威城，永年出御之。行三十里，逢羌帐下亲兵，皆永年昔所推纳熟户也。永年不之备，羌遽执永年以叛，遂为多罗巴所杀，探其心肝食之，谓其下曰："此人夺我国，使吾宗族漂落无处所，不可不杀也。"是役也，王厚实主其事，而谋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执缚，故赠恤不及云。

永年略知文义，范纯仁尝令贽所著书诣阙，作《元符陇右录》，不以弃湟、鄯为是，故蔡京用之，虽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复，不知何许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宁县。方腊党破县，欲逼使降，面斩二士以怖之，嗣复骂曰："自古妖贼岂有长久者，尔当去逆从顺，因我而归朝，官爵尚可得，何为胁我使降？"嗣复知必死，不少慑，屡言何不速杀我，贼曰："我，县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杀。"乃委之而去。初，嗣复闻难，率吏民修城立门，众赴功，守备略就。朝廷知之，进其官二等，加直秘阁，擢知睦州。尝为贼所伤，自力

度江乞师于宣抚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实，莆田人。第进士，累官奉议郎、知剡县。方腊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盗亦起应之。县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归闽，独与民据守，以忠义激劝，部勒队伍，为豫备计。俄而盗众大至，射率壮锐，冒矢石，虽颇杀获，终以力不敌，遂死之。越帅刘韐上其事，诏赠朝散郎，录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温州人。方腊党俞道安陷乐清，将渡江。巡检陈华往捕，死之。先锋将张理同、李振出南门迎敌，渡八接桥，桥断马蹶，溺死。贼至帆游，夏祥遣辅褒迎战数十合，褒死之。仲修帅乡兵御诸乐湾，乡兵失据而散，仲修以余兵与贼战，力屈乃死。

项德，婺州武义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间，盗发帮源，明年陷婺，而邑随没。德率败亡百人破贼，因据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讫五月，东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国，大小百余战，出则居选锋之先，入则殿后，前后俘馘不可胜计。贼目为“项鹞子”，闻其钲则相率遁去。方谋复永康诸县，而官兵至，德引其众欲会合，贼尽锐邀之黄姑岭下，德战死。邑人哭声震山谷，图其像，岁时祭之。

孙昭远，字显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间进士，调长沙尉，辟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寻擢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

靖康元年，召为水部员外郎。金人围太原，宋师多溃，钦宗遣折彦质乘传同昭远招集。会洛阳陷，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徙治襄、汉，授昭远西道总管。道收溃卒至京兆，遇永兴路安抚范致虚会诸军入援，昭远督其进，且檄诸道使出师。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以师会，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张深皆后师期，昭远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诸道兵得十万，命马祐昌统之。昭远与致虚同出关，祐昌与金人战败。京师陷，遣使至大元帅府。

建炎元年，迁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至洛收集散亡，得义兵万余人，栅伊阳，使民入保。其冬，金人来攻，昭远遣将姚庆拒战，军败，庆死。昭远命将官王仔奉启运诸殿神御，间道走行在。金兵益炽，昭远战不利，其下欲拥昭远南还，昭远骂曰：“若等平日衣食县官，不以此时报国，南去何为！”叛兵怒，反击昭远，遂遇害。官属无免者。四年，追赠徽猷阁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晋江人。以荫补将作监主簿，监泰州海安盐仓，因家泰州。累官至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过阙，与蔡京论讲议司事，曰："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京衔之。时京方行结籴、俵籴之法，尽括民财充数，孝序上疏曰："民力殚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圣宠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锻炼无所得，但言约日出师，几误军期，削籍窜岭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罢相，授显谟阁待制、知潭州。复以论徭事与吴居厚不合，落职知袁州，寻复职，再知潭州。

道州徭人叛，乘高恃险，机毒矢下射，官军不得前，于两山间仆巨木，横累以守。孝序夜遣骁锐攀援而上，以大兵继进，破平之。进显谟阁直学士，迁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储峙金谷，有数年之备，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迁徽猷阁学士，升延康殿学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诣南都借留，许之。

先是，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归。孝序责以力战自赎，定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入，孝序出据厅事，瞋目骂之，遂与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无主，遂陷。

知临淄县陆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阵。知益都县张侃、千乘县丞丁兴宗亦死之。后赠孝序五官，为光禄大夫，谥威愍；子訏承议郎。有常朝散郎，录其家一人。赠侃、兴宗二官，官二子。

赵伯振，太祖八世孙。宣和六年进士。靖康末，为郑州司录，捍御有功。上闻之，就迁直秘阁、通判州事。建炎元年，金人犯郑州，守臣董庠弃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战，中流矢坠马，遂遇害。事闻，赠朝请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举进士。累立战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东廉访使者。方腊为寇，诏择材略之士，冯熙载荐为东南第三将，首解嘉兴之围。靖康元年，诏以浙西兵往河东防秋。金人攻泽州，毕力守御，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将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亲卒持剑归报，巷战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赠拱卫大夫、忠州团练使，官其后五人。

祝公明，处州丽水人。太原府盂县主簿。靖康间，金人犯河东，令弃官去，公明摄县事，率保甲入援，围守逾年，城陷不屈。子陶，为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赠公明承事郎。

薛庆，起群盗，据高邮，兵数万人，多骁隽敢斗，能以少击众，附者日多。张浚闻庆无所系属，欲归麾下，亲往招之。庆感服，因使守高邮，寻迁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承州天长军镇抚使。金人还自浙，屯天长、六合间，庆率众劫之，得牛数百，悉贱估分畀民之力田者。

金人欲自运河引舟北归，而赵立在楚，庆在承，扼其冲不得进。金左监军昌来见兀术，欲会兵攻楚州，真、扬镇抚郭仲威闻之，约庆俱往迎敌。庆至扬州，仲威殊无行意，置酒高会。庆怒曰："此岂纵酒时耶？我为先锋，汝当继后。"上马疾驰去，平旦出扬州西门，从骑不满百，转战十余里，亡骑三人，仲威迄不至。庆与其下奔扬州，仲威闭门拒之，庆仓皇坠马，为金追骑所获。马识旧路还，军中见之曰："马还，太尉其死乎。"金人杀庆，承州陷。讣闻，赠保宁军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硕人。

孙晖，为泗州招信县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吕元、阎瑾焚淮桥遁。金人由招信将渡淮，晖将射士民兵御之，沈其数舟。会大雾蔽日，金人莫测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晖，自上流渡兵。晖又战且却，城破，竟死于敕书楼。

李靓字彦和，吉州龙泉人。幼孤，母督之学，不肯卒业，母诘之，辞曰："国家遭女真之变，寓县云扰，士当捐躯为国勘大憝，安能呫嗫章句间，效浅丈夫哉？"岳飞督师平虔寇，挺身从之，未行，奔母丧。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张浚，浚奇之，使隶淮西总管孙晖戏下。累功授承信郎。绍兴十年，金遣其将翟将军犯境，靓与部曲当其锋，转战至西京天津桥南，俘翟将军，乘胜逐北。会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杨照者，濠州将官也。金人围城急，照跃上角楼，刺贼之执黑旗者，洞腹抽肠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统领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围，元大呼其徒，勉以毋得负国。一舟二百人皆斗死。诏并赠承信郎，录其后。

宋昌祚，和州钤辖也。建炎三年，兀术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权领军事，率众坚守，金人围之数匝。禁军左指挥使郑立亦拳勇忠愤，共激士卒，昼夜备御不少怠。阅数日，军士胡广发弩中兀术左臂，兀术大怒，飞炮雨集，径登弩发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与权倅唐璟、历阳令蹇誉、司户徐兢、县尉邵元通及立、广皆死谯楼上，磔裂以徇。军士多不降，溃围西出，保麻湖水砦，推乡豪为统领。闻于朝，遂以赵

霖为和州镇抚使，昌祚、璟、誉、兢、元通各赠官，录其子弟。

李政，为云骑第六指挥，在京东立战功，补官授河北将官，冀州驻扎。靖康二年，知州权邦彦以兵赴元帅府勤王，金兵来攻，政守御有法，纪律严明，军民皆不敢犯。金屡攻城，政皆却之。夜捣其砦，所得财物尽散士卒，无纤毫入私家。号令明，赏罚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门楼，与官兵相隔，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跃火而过者，有重赏。"于是有十数人皆以湿毡裹身，持仗跃火而过，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者，遂败走。政大喜，皆厚赏之。未几政死，城遂陷。权知州事单某者不降，自经死。

姜绶，处州丽水人。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以忠翊郎应募，乃刲股藏书，缒下南壁，为逻骑所获，厉声叱骂，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刘宣，为秦凤路兵马都监。金人入关、陕，宣遣蜡书密与吴玠相结，且率金将任拱等以所部归朝。约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缕擘之，其家属配曹州。

屈坚，为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建炎二年，金人围陕府，坚引所部救之。围解，金人执坚，坚曰："始吾所以来，为解围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杀之。后赠三官，录其家五人。

王琦，为弓门砦巡检。建炎四年，金人还自熙河，琦御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号阜昌，众皆拜，琦独不屈。金人执而杀之。

韦永寿者，绍兴三十二年，以统制官与金人战和州，子承节郎世坚救之，同死。张浚以言，赠中卫大夫、融州观察使，世坚赠三官。

郑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贡于乡。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纵兵大掠，覃挈族辟难山谷间。金人追及，与兄章俱被执，胁以刃，曰："予吾金，即贯死。"覃号泣指所瘗黄金钗遗之，遂见释。而金兵相属，覃拿小舟与其妻董同载去，顾谓章曰："万一不得脱，覃岂北面事异国者，兄勉主祭祀。"复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厉辞骂不屈，跃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与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覃死后，孙、曾多举进士，而清之最显。覃累赠太师、秦国公，董秦国夫人。

姚兴，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杀金人有功，借补承信郎。建炎初，张琪聚兵归东京留守宗泽，兴往从之，又从琪依刘洪道于池州。绍兴元年，琪叛，掠饶州，吕颐浩招降之。琪既听命而中变，执总管巨师古将杀之，兴密谕所部，挟师古同其妻游骑而驰，夜归颐浩。颐浩义之，请于朝，授武义郎，隶张俊军中。复从刘锜守顺昌，复宿、亳，下城父、永城、临涣、蕲县朱家村，迁武略大夫。战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迁建康府驻扎御前破敌军统制，充荆湖南路兵马副都监。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兴隶都统王权麾下，遇金兵五百骑于庐州之定林，与战却之，生得女直鹘杀虎。初，金主亮在寿春，江、淮制置使刘锜命权将兵迎敌，权怯懦不进，锜督战益急，权不得已守庐州。及金兵渡淮，权遣兴拒之，而退保和州。兴与金人遇于尉子桥，金人以铁骑进，兴麾兵力战，手杀数百人。权奔仙宗山，严兵自卫，兴告急不应，统领戴皋帅马军引避。初，李二者，尝有私恩于权，因得出入军中，往来两界贸易，间窃权旗帜遗金人。至是，金人立权旗帜以误兴，兴往奔之，父子俱死焉。

事闻，诏赠容州观察使，又特官其后三人，即其砦立庙。既复淮西，又立庙战所，赐额旌忠。开禧元年，户部侍郎赵善坚言："近守边藩，询访故老，姚兴以四百骑当金人十数万，自辰至午，战数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敌。金人相谓曰：'有如姚兴者十辈，吾属敢前乎？'兴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谥。"于是赐谥忠毅。

张□字伯玉。世居河南渑池。建炎中，以家财募兵讨金人，从者数千人。时翟兴制置京西，□以众属焉。金兵长驱渡河，□御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积功补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为制置司前军统制，□佐之，每战，冒矢石为诸军先。

绍兴元年，金将高琼率众取商州。董先御之，□乘锐奔击，从骑不能属，单马至四皓庙，金兵数百骑至，□瞋目大呼，挺刃突击，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战九捷，追至试剑关，争门，蹂践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蓝田渡渭，规取长安。时伪齐经略使李谔屯渭北，与金将折合孛堇相为声势。□陈兵华严川，俄白气贯日，吏士欢奋，战于兴平、咸阳、渭河、石鳖谷。

时刘豫据京师，先军乏食，伪降豫，不挈家，□事其夫人如旧。豫使人迎其妻，先密书报□勿遣，且述必还意。王倚摄虢州，从伪意坚，□患之。会别将董震自商州来，倚喜曰："震与我善，今以兵来，天赞我

也。”乃与震谋害□。震阳许而阴以告。翼日，倚诣□议事，□叱下，责以大义，并推官祁宗儒斩之。先是，豫遣人持诏抚谕，以□为商虢顺州路兵马都监、同统制军马，□囚其使，至是并戮之。

于是伪齐河南安抚孟邦雄、总管樊彦直据洛阳，兵直抵长水。□遣将陈俊守白马山，谢皋守船板山，梁进守锦屏山，尽匿精锐。金兵深入，□战东关，三砦响应，金兵溃。□率精骑三千，一日夜驰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彦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御使。三年春，先自伪齐归，□还兵柄，退就位，时人义之。

初，翟兴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袭，至是琮言于朝，真授□武翼大夫、果州团练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马步军副总管。击金将阎锐于唐、邓间，先登杀获千余人。未几，诏先一行并听神武后军统制。□从岳飞复京西六州，平湖贼钟子义等，累功进拱卫大夫。入侍卫，始以诛王倚事闻，敕付史馆，赐褒诏，进亲卫大夫。

三十二年，领御营宿卫前军都统，屯泗州。时金人攻海州急，诏□会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赴之。贼环城数十匝，矢石如雨，□战于州北三里，麾精骑冲其阵，手杀数十人，歼其长，杀获万计，海州围解。□中流矢卒，子盖上其功，特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后九人，庙号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于战所，赠清远军承宣使。

子世雄，殁于符离之战，赠武节大夫。

陈亨祖者，淮宁大豪也。绍兴末，官军已复蔡州，亨祖遂领民兵据淮宁，执金知州完颜耶鲁，以其城来归。命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宁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战死之，举家五十余人皆死。赠容州观察使，立庙光州，赐额闵忠。

王拱，建康府前军统制。从都统邵宏渊收复虹县，进取宿州，屡立奇功。隆兴元年五月，与金人接战，深入营中，自辰至申，力战死。诏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家八人。许奏异姓，赐银三百两，即其砦立庙，赐额忠节。

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赟亦死之，赠承宣使。

刘泰，枢密院忠义前军正将也。慷慨好义，以私财募兵三百，粮储器械一切不资于官。金人犯寿春，泰率所部赴援，转战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数十创，一夕死。诏赠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孙逢，眉山人。大观四年进士，累官至太学博士。张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贺，逢独坚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强起之，不从，至垂泣与之诀。时祠部员外郎喻汝砺闻变，扪其膝曰："不能为贼臣屈。"遂挂冠去。事毕，有司举不至者，欲以逢与汝砺复于金人，邦昌以毕至告，乃免。逢闻之曰："是必将肆赦迁官以重污我，

我其可俟！"遂发疾而卒。

李熙靖，晋陵人。提举醴泉观。邦昌使直学士院，熙靖固拒，因忧愤不食，疾且笃，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数行下。邦昌又命礼部侍郎谭世绩权直学士院，世绩亦称疾坚卧不起。熙靖寻卒。后并赠延康殿学士。

赵俊字德进，南京宋城人。绍圣四年进士，官至朝奉郎。隐居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独不肯，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安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不动。刘豫以俊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卒。

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县，秩满不复仕，屏居村落间，授徒自给。

时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间，豫募人索之，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

刘化源，耀州人。绍圣元年进士。建炎初，金人陷关陕，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时知陇州，不肯降，城陷被执。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驱入河北，鬻蔬果、隐民间者十年，终不屈辱。

有米璞者，与化源同乡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进士第，时通判原州，刘豫欲官之，杜门谢病，卒不污伪命。

有刘长孺者，亦耀州人。时签书博州判官厅公事，与豫书，备陈祖宗德泽，劝以转祸为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长孺终不屈。豫后复官之，不从。绍兴九年，宣谕使周聿上之朝，诏赴行在，而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言璞苦风痹，化源、长孺老病，遂命各转两官奉祠；又言新凤

翔教授阴晫守节不仕，诏特改令入官。其后金复渝盟，长孺知华阴县，不屈而死。

有李嘉者，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建炎中，知彭阳县，亦不降，与民移治境上。令执之以献，金人欲官之，凡三辞。其后金人以为归附，命为儒林郎，嘉言于所司曰："昔为俘获，不敢受归附之赏。"还其牒。刘麟闻其贤，命张中孚以礼招致，嘉力拒之。绍兴九年死原州。事闻，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枢密副使宿之曾孙也。崇宁间，与弟世将同登进士第。历南京国子博士，知江陵县，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师，攻围日急，唐老请对曰："城危矣。康王北使，为河朔士民留不得进，殆天意也。请就拜大元帅，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是之，遂遣秦仔持蜡书诣相州，拜王河北兵马大元帅。

时朝廷趣西兵入卫，而不立帅。唐老疏："乞命范致虚为宣抚使，节制诸路以进，不然必无功。"不听。后致虚以孤军与金人战淆、渑间，它路兵不至，遂败。

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银，分命朝臣董之，以台臣纠察，唐老预焉。出知无为军。朝廷窜逐伪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间多匿金银，杖唐老几死，以疾得免称臣于伪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从贬秩。

三年，知衢州。苗傅败走，以乱兵犯城，唐老拒之。会大雨雹，城上矢石俱发，贼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秘阁修撰，未几，进徽猷阁待制，充两浙宣抚司参谋官，知镇江府兼浙西安抚使。

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溃卒戚方等趣镇江，城壁颓圮，兵不满千，独倚浙西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复去，唐老度力不敌，因抚之。无何，方欲犯临安，妄言赴行在，请唐老部众以行。唐老不从，谕以逆顺祸福，方众环胁之，唐老怒骂方，遂遇害。诏赠徽猷阁直学士，谥定愍。

时安抚司机宜郑凝之亦以兵死，诏官其家一人。凝之，戡孙也。

王俦，以通判真州权通判广德军。建炎末，盗戚方既为刘晏所破，引兵欲趋宣城，道过广德，入其郛。俦不屈，与权判官李唐俊、权司法潘偁、权知广德县韦绩、权丞蒋夔皆死。后赠俦二官，唐俊等皆京秩，

录其家一人。

朱嗣孟，饶州乐平人。宣和间进士，为广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镇江，犯广德，守仓皇遣招安，无敢往者，奇嗣孟状貌有胆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负，不复逊，直诣贼垒，问所以涉吾地何故，为陈逆顺祸福，使自择所处。方以迕己杀之。事闻，赠宣教郎，官其子。

刘晏，字平甫，严州人。入辽，举进士，为尚书郎。宣和四年，帅众数百来归，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师，以晏总辽东兵，号“赤心队”。

建炎初，从刘正彦击淮西贼丁进。进党颇众，晏所提赤心骑才八百，乃为五色旗，使骑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尽则以一色易之。贼见官军累日不绝，颜色各异，遂不战而降。迁朝散郎。正彦反，晏谓其部曲曰：“吾岂从逆党者耶？”以众归韩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骑六百为疑兵于浦山之阳，贼大骇，晏以所部力战。正彦既擒，世忠上其功，迁一官。

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溃，世忠退保江阴，晏领赤心百五十骑屯青龙。群寇犯常州，郡守请晏为援，晏以精锐七千人出奇破之。进直龙图阁。保马迹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选舟师迎战，降其众千五百人，郡人为晏立生祠。

戚方围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营垒，出不意直捣方帐下，方大惊却走。晏欲生致方，单骑追之，方率其众迎战，晏不能敌，犹手杀数十人，为贼所害。事闻，赠龙图阁待制，官其子四人，于死所立庙曰义烈，岁时祀之。

郑振，字亨叔，兴化军仙游人。建炎中，盗杨勍起，邑令檄振纠集民兵以御之。振力战，贼众披靡，一夕遁去。绍兴十三年，群盗曾少龙、周老龙、何白旗、陈大刀众至数万，帅司檄振行，盗素闻振名，不战自屈。十六年，盗詹铁义者，入振井里，振帅众拒之，杀数十人，遂遇害。庙食里中。

有孙知微者，以朝请大夫通判舒州。绍兴元年，贼刘忠入其境，执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脔而食之。

孟彦卿，忠厚从父也，颇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东门出，帅臣向子諲命彦卿领兵追之。已而招安其众。未几，溃兵杜彦自袁州入浏阳，遂犯善化、长沙二县。彦卿率民兵拒之，手杀

数人，贼势挫，退还浏阳。彦卿追与之战。俄而民兵有自溃者，贼遂乘之，斩彦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战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

添差通判赵民彦以民兵赴之，鏖战浏阳城南南流桥，依山为阵，杀伤甚众。偶为间者折其阵中认旗，众惊谓民彦已败，遂溃，民彦为贼所得。邑士谢淳以才勇，众推之帅民兵为前锋，助民彦战。淳手杀数十人，力屈亦被执。贼并杀之。事闻，彦卿、民彦并赠直龙图阁，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赠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帅湖南，请为彦卿、民彦立庙，以淳侑之。

高谈字景遂，邵武光泽人。绍定二年，旁郡盗作，诸子请避之，谈曰："昔杨子训问避寇于胡文定公，语之曰：'往岁盗起燕山，则河北、关中可避；入关，则淮南、汉南可避；今惟二广，宁保其无寇乎？吾惟存心以听命尔。'小子识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则汀、剑，西去则盱、赣，皆为盗区；东去富、沙，虽有城避，吾闻官吏例弗我纳；北去广信，防夫、守隶利人囊箧，指民为谍，数剽杀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盗入，诸子又请，谈曰："有庙祏在，将焉之？"

盗至，谈出曰："时和岁丰，何忍为此？"盗曰："吏贪暴，民无所诉，我为直之。"谈曰："独不能榀鼓上闻乎？民何辜而杀之。"盗怒，执诸庭。遗之牛酒，不释；遗之金帛，不释。谈曰："然则将何为？"盗曰："我欲东破武阳，若得耆老如尔者，率是乡子弟，吾其济乎。"谈曰："斯言奚为至我。"唾贼大骂，遂遇害，而里人赖以免。

谈平居言动，必由礼法，故乡人敬而附之。

连万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补将仕郎。建炎四年，群贼犯应山，万夫率邑人数千保山砦，贼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围之三日，卒破之。贼知万夫勇敢有谋，欲留为用，万夫怒，厉声骂贼，为所害。赠右承务郎，官其家一人。

谢皋者，开封人，为镇抚司统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皋指腹示贼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寿，泉州人，为左翼队将。绍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围头，守真德秀遣大寿领卒百人防遏。猝与贼遇，奋前控弦，毙贼十余，后无援者，遂没。从死者五人。贼就俘，剖心祭之。事闻，赠官，恤其家。

薛良显，字贵勤，温之瑞安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累官为大宗正丞，出为江东转运使。江宁军校周德作乱，良显闻变，率众与战，斩十余级，力不胜，死之。事闻，赠恤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当涂人。宣和六年进士，调德化主簿。盗起，敏求挺身率众捍贼，度力不能支，谕以祸福，贼愤诋触，噪而前，遂遇害。事闻，加赠升朝官，仍补其子楠将仕郎。

王师道，字居中，兖州人。为人沈勇。任吉州栗传砦巡检。绍兴中，与盗战于吴村，每射辄毙，追击数里，遇贼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战，遂死。立庙其地。部使者以闻，官其二子。

王辉者，青州人。亦尝为栗传砦巡检。靖康初，诏起义兵，辉应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辉骁勇，檄之使行。至胜乡，地险，辉勇于进，士卒不继，为贼所得，以刃加颈欲全之，辉含血大骂，遂死。帅司以闻，赠忠州刺史，与恩泽二人，立庙罗陂。

陈霖者，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瑞金尉。盗起江、闽，霖迎敌力战，盗系之以去，不屈遇害。

列传第二百一十三 忠义九

○赵时赏 赵希洎 刘子荐 黄文政 吕文信 钟季玉 潘方 耿世安丁黼 米立 杨寿孙 赵文义 侯畐 王孝忠 高应松 张山翁 黄申陈□翏 萧雷龙 宋应龙 褚一正 邹洬 刘子俊 刘沐 孙□ 彭震龙 萧焘夫 陈继周 陈龙复 张镗 张云 张汴 吕武 巩信 萧明哲 杜浒林琦 萧资 徐臻 金应何时 陈子敬 刘士昭 王士敏 赵孟垒 赵孟松

赵时赏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进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县。德祐元年，北军至境，时赏拥民兵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从二王入闽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军。未几，言者以弃城论罢之。

文天祥开都督府于南剑，奏辟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与宗室孟濑提兵趣赣州，取道石城，复宁都县。数以偏师当一面，战比有胜。时赏风神明俊，议论慷慨，有策谋，尤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败走吴溪，为追兵所执，不屈死之。

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及被执，见系累它僚属至者，时赏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尔，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众。

赵希洎，宗室子，居宜春。历官至户部尚书。咸淳中，迕丞相贾似道，出领广东转运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黄万石檄其勤王，得溃卒数百，道经庐陵，郡守邀其军，遂与从子必向避地赣州。乱定归里，时袁守聂嵩孙，希洎内姻也，勉之内款，不能屈。文天祥兵败，以失言与必向俱被囚，辞节愈厉，家人馈食，则碎器覆诸地，俱不食，据榻而死。

刘子荐，字贡伯，吉州安福人。父梦骥，以进士历官知澧州，没于王事。子荐以父任为湘乡尉，以获盗功调抚州司录。有诉王应亨殴死荷担黄九者，狱成矣，子荐阅爰书，疑而驳之。俄烈风迅雷辟狱户，裂吏扌契，杀人者实孔目冯汝能，非应亨也。狱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闻，颁谕天下之为理官者。改知赣县，监行在左藏库，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辞，度宗尉之曰："广郡凋瘵，赖卿抚摩。"子荐对曰："臣当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静著闻。

主管仙都观，广西经略司檄为参议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静

江，权经略使马墅遣子荐提徭兵药弩手守城东门，势不支。时瀛国公已入燕，子荐取笏书其上云：“我头可断，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瘗之，语左右曰：“事急不可为，吾有以死守。”或讽子荐遁去，子荐曰：“死事，义也，何以遁为？”竟死之。

有黄文政者，淮人。戍蜀，军溃，间道走静江。马墅邀与同守，城破，文政被执，大诟不屈。大军断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绝声。

吕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谘议官。德祐初，帅舟师次南康斛林，夹白鹿矶与北兵遇，战死。特赠宁远军承宣使。子师宪，特与带行阁职，与两子承信郎恩泽。仍立庙赐额。

河湖砦巡检张兴宗亦死之。赠武翼郎，赐缗钱三万，仍与一子承信郎恩泽。

钟季玉，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举进士，调为都大坑冶属，改知万载县。淮东制置使李庭芝荐之，迁审计院，改宗正寺簿，又迁枢密院编修，出知建昌军。会有旨江西和籴，季玉至郡才半年，属岁旱，度其经赋不能办，请于朝，和籴得减三之一。迁提举常平，未几，改转运判官，皆不赴。后以江西转运判官强起之。郡大胥以贿败，前使百计护之，季玉卒穷治，投岭表。俄以秘书丞召还，遭前使构谗而封驳之，改都大提点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阳，兵至，不屈死之。

有潘方者，温州平阳人。宝祐四年进士，调监庆元府市舶。庆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为武翼大夫、淮东副总管、两淮都拨发官。初，谍报大兵至，制置使贾似道调世安提兵往涟水军增戍。众方犹豫，世安径迎至渔沟，以三百骑入陈鏖击，自午至酉，身被七创，犹能追杀溃兵。收兵还，至数里没。事闻，赠五官，立庙淮安，赐额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诈竖宋将李显忠之旗，直趋成都。黼以为溃卒，以旗榜招之，既审知其非，领兵夜出城南迎战，至石笋街，兵散，黼力战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归，自誓死守。至是，从黼者惟幕客杨大异及所信任数人，大异死而复苏。黼帅蜀，为政宽大，蜀人思之。事平，赐额立庙。

米立，淮人，三世为将。从陈奕守黄州，奕降，立溃围出。江西制

置使黄万石署为帐前都统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战于江坊，被执不降，系狱。行省遣万石谕之曰："吾官阶一个先牌写不尽，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何足道。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与投拜者不同。"万石再三说之，不屈，遂遇害。

赵文义者，郢州都统制。更戍归，与北兵遇，力战死之。初，开州之役，文义兄武义亦死焉。

有杨寿孙者，为云安军主簿兼教参佐忠胜军。端平中，北兵至中江县，与将官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等连战二日，俱死之。寿孙赠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学。庚等各赠承节，一子进勇副尉。

侯畐字道子，温州乐清人。三贡于乡，两试转运司，皆第一。以武举授合浦尉，柳城令，侍卫步军司干办公事，侍卫马军行司计议官。宝祐五年，制置使贾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计议官。李松寿据山东，突出涟、泗，畐麈城下，死之，懃室遇害。太学生三十一人言于朝，即海州赐庙旌忠，谥曰节毅，仍立庙其乡。畐所著有《霜崖集》。

王孝忠，为镇江前军统制兼淮东路分，戍淮阴。杨贵叛，孝忠率众迎战，胜气百倍。俄水军统制朱信降贼，孝忠孤军力不敌，死焉。

高应松，开庆元年进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广德军，召为国子监丞，权礼部员外郎、翰林权直。北兵自涌金门入，举朝奔窜，从官留者九人，应松其一也。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寻迁权工部侍郎，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从瀛国公至燕，绝粒不语，越七日卒。

张山翁字君寿，普州人。景定三年进士。德祐元年，为荆湖宣抚司干官。鄂守张晏然议纳款，山翁以书谯让之。晏然既降，山翁被执军前，谕曰："若降，不失作显官。"山翁酬对不屈。行省官贾思贞义之，贷不杀。后居黄鹄山，聚徒教授而终。有《南纪》、《缁林藏》、《云山》、《相锄》等集。

黄申，字酉乡，井研人。开庆元年进士，授德安尉，摄主簿兼提点江西刑狱司签厅，狱事多所辨明。丞相江万里、提刑黄震交荐之，调乐安丞。

申为政廉谨，有治声。以恩升从事郎。大兵拔抚州，下诸县索降状，乐安令率其僚联署以上。申初闻变，悉遣家人远避，至是独抗不

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动。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数百人集于庭，强舆致之，申颠踣于地，若中风然。众捽蹴诟叱曰：“为尔不顺，将累我辈。”申阳死为不闻，令无如之何。申有惠爱在民，至暮，众舁入置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隐巴山中以终。

陈□翏，字肇芳，一字伟节，饶州安仁人。父诗川，以武功补沭阳令。咸淳元年，父子同举进士。调滁州司户参军。父丧免，改荆阃粮料院，又以母忧去。调朐山主簿。制置使印应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翏繇海道归杭，授南安军教授，不就，还家。

牵少与谢枋得游，会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执安仁令李景，景，牵里人也。景请得以家赀二万赎罪，牵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财独非朝廷钱耶？”声其罪斩之。景子率乡民五千报怨，□翏度势不敌，引兵趋信州。会守吏遁去，□翏闻于朝，就摄郡事。

益王即位，□翏入觐，迁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领江东安抚使。出上饶，接应郡县，所部才千余人，屯火烧山。越数月，战溃，被执至豫章，元帅怜其才，羁縻馆留之，遁去。后三年复起兵，寻败入积烟山中，自刭死。所著有《鹤心集》，其诗多讥刺当时之士大夫。弟年同时被执，死焉。

萧雷龙，字显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进士，调临安府学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弃城遁，朝命雷龙权知府事。

北兵薄城下，不降，脱去还建昌。建昌已降，雷龙与同里人黄巡检起兵。时大兵四合，雷龙度不可支，与黄巡检及麾下数人奔入闽，未出境，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权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杀之。后圣仲北来，泊舟小孤山，有巨舰冲前，建大旗书曰“萧知府兵”，继见雷龙坐船上，圣仲大呼，有顷不见，以惊死。

宋应龙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陈三十余年，为谘议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孙贵、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开门迎降，应龙与其妻自缢于圃中。

是时，提刑谘议褚一正字粹翁，庐州人，武举进士。督战高沙被创，竟没于水。知兴化县胡拱辰，县破，亦死之。

邹沨，字凤叔，吉水人，后徙永丰。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从文天祥勤王，补武资至将军。益王立，改寺丞，领江西招谕副使。聚兵

宁都，得数万，改授江西安抚副使。复兴国、永丰二县，进兵部侍郎兼江东、西处置副使。及永丰败，继从天祥间关岭道，未几，复出开督府，分司永丰、兴国境上。北兵骤至，大战，溉脱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执，溉自杀。

当是时，从天祥勤王死事者，溉与刘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见左方。

刘子俊字民章，庐陵人。尝中漕试。少与文天祥同里闬，相友善。天祥开督府兴国，子俊诣府计事，补宣教郎、带行军器监簿兼督府机宜。空坑兵败，子俊收兵保洞源，接应郡县。寻入广，与大兵遇，战溃，复招集散亡，与邹溉同趋潮州。天祥兵败，子俊被执，自诡为天祥，意使大兵不穷追，天祥可间走也。未几，别队执天祥至，相遇于途，各争真赝，至大将前，始得其实，乃烹子俊。

刘沐字渊伯，庐陵人。文天祥邻曲也，少相狎昵，天祥好奕，与沐对奕，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及起兵，辟补宣教郎、督府机宜。暨天祥出使，沐领兵还。天祥归，开府南剑，沐收部曲来会，改授太府寺簿，专将一军，为督府亲卫。会空坑兵败，被执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乱兵，季子复从天祥死岭南。当时江西忠义皆沐所号召。沐性沈实而圆机，昼夜应酬，亹亹不倦云。

孙□字实甫，吉州龙泉人，献简公抃之后，天祥长妹婿也。天祥起兵，檄□招忠义士，补宣教郎、带行监官告院、知吉州龙泉县。天祥拥兵出赣，里人奉□复龙泉，拒守不下，寻为叛者所陷，执至隆兴杀之。

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荡喜事，尝以罪墨。天祥起兵，补宣教郎、带行太社令、知永新县。会天祥出使被执，震龙遁归，吉州已失，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大兵至，震龙为亲党所执，至帅府，腰斩之，屠永新。

萧焘夫，永新人，与兄敬夫俱天祥客。焘夫为诗有豪俊气。天祥起兵，补从仕郎。及彭震龙谋复其县，焘夫赞之。县受屠，兄弟俱死之。

陈继周字硕卿，宁都人。淳祐三年贡于乡。以捕盗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丰县知录，淮东总领干官，藤州观察推官，知吉州永丰县，改知高安县、广东经略司准备差遣、知衡阳县，辟淮东转般仓、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

未上，会咸淳十年，诏征勤王，文天祥方守赣州，即日举兵，造继周问计。继周慨然为具言闾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之处，其为方略甚详。于是留继周幕中，昼夜调度，授继周江西安抚司准备差遣，率赣士以从。继周虽弱不胜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视为父兄，进止疾徐惟指呼，无敢先后。诏改继周合入官，带行监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机宜。所部夜袭大兵于南栅门，杀伤相当，质明犹战，渴赴水死。

张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吴潜兄弟门，出入荆阃历年，明习韬略。潜兄弟既罢，废斥者十余年。继文天祥起兵，辟为秘阁修撰，领广东提举、督府参谋，左右幕府，知无不为。空坑兵败，为乱兵所杀。处置使邹沨得其尸葬之。

吕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应募从行，偕脱镇江之难，沿淮东走海道，赖武力为多。天祥开府南剑，武以武功补官，遣之结约州县起兵相应。道阻，复崎岖数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难，化贼为兵。以环卫官将数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无礼，死于横逆，一军挥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强御，而好面折人过，多触忌讳，故及于祸云。

巩信，安丰军人。为荆湖都统，沈勇有谋。本隶苏刘义部曲，文天祥开督府，刘义以信与王福、张必胜诣天祥。信官至团练使、同督府都统制、江西招讨使。初至都府，天祥以义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辈徒累人尔。"乃招淮士数千自随，然常怏怏曰："有将无兵，其如彼何！"天祥自兴国趋永丰，大兵追其后，信战于方石岭，中数矢，伤重不能战，自投崖石而死。士人葬之，颜色如生。赠清远军承宣使，立庙旌之。

萧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刚毅有胆气，明大节。少举进士，天祥开府汀州，辟充督干架阁监军。师出岭，明哲以赣县民义复万安，连结诸砦拒守。兵败，被执不屈，死于隆兴。临刑大骂不绝口，闻者壮之。

杜浒字贵卿，丞相范从子也，少负气游侠。德祐元年，有诏勤王，浒时宰县，纠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开阃平江，往附焉。时陈志道等赞天祥出使，浒力争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见留，志道窃藏逃归。天祥北行，诸客无敢从者，浒独慨然请行。特改兵部架阁。从京口，以计赂守夜刘千户者，得官镫，脱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达永嘉。

益王即位，授司农卿、广东提举、招讨副使、督府参谋。寻往温、

台招集兵财。福安陷，与天祥相失，遂趋行朝。苏刘义疑浒自来，欲杀之，陈宜中、张世杰不可，使人监护之，乃免。久之，奉命复入天祥幕。及空坑兵败，又与跋涉患难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浒议趋海道，天祥不听，使护海舟至官富场。浒惧力单，径趋崖山，兵溃被执，以忧愤感疾卒。

林琦，闽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临安，琦于赭山结集忠义数千人，捍御海道。以功补宣教郎、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充检院。文天祥开府南剑，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内忠实，数涉患难，无怨怼辞。及潮州移屯，琦俱被执，至惠州遁，复执之北行，赴水，为吏所拔，至建康，以忧愤死。

萧资，天祥幕下书史也。天祥起兵，资于患难中扶持甚至。空坑兵败，以全督府印功，升阁门、路钤辖。资性和厚，临机应变，辑穆将士，总摄细务，任腹心之寄。潮阳移屯，与大兵遇，死之。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会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笔札典枢密，小心精练。天祥被执，臻脱难复来，愿从天祥北行，扶持患难，备殚忠款，至隆兴病死。

金应者，性少刚知义。为天祥职书司，入京补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执，左右皆散，应独无畔志。及脱走镇江，至淮东，以忧愤死焉。

何时字了翁，抚州乐安人，天祥同年进士也。调庐陵尉，寻入江西转运司幕府，还临江军司理参军。郡狱相传，旧斩一寇，尸能行一里许。众神之，壎为肉身皋陶。时至，取故牍阅，此寇尝掠杀数人，曰："如此可为神乎？"命鞭之，湛于水，人服其明。改知兴国县。

天祥起兵，辟署帅府机宜、带行监文思院。天祥入卫，时任留司，分司吉州。饷运平江，天祥奏时知抚州。吉州下，时脱身归乡里。益王立，天祥开府南剑，时起兵趋兴国接引，以时带行卿监、江西提刑。时聚兵复崇仁县，未几，大军奄至，兵败，削发为僧，窜迹岭南，卖卜自给，变姓名，自号坚白道人。

又有陈子敬者，赣州人。以赀雄乡里，尝从天祥游。天祥开阃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皂口，据赣下流。及天祥攻赣，子敬与合谋，忠效甚著。空坑兵败，复聚兵屯黄塘砦，连结山砦不降。大军以重兵袭其

砦，砦溃，子敬不知所终。

刘士昭，太和人，尝为针工。与乡人同谋复太和县，败，血指书帛云："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缢死。

其党入狱，多乞怜苟免。有王士敏者，独慷慨不挠，题其裾："此生无复望生还，一死都归谈笑间，大地尽为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阳山。"临刑叹曰："恨吾病失声，不能大骂耳。"

同时有赵孟垒者，合州人。登开庆元年第，为金华尉。临安降，与从子由鉴怀太皇太后帛书诣益王，擢宗正寺簿、监军。复明州，战败见获，不屈磔死。

方大军驻绍兴，福王与芮从子曰孟松，谋举兵，事泄，被执至临安。范文虎诘其谋逆，孟松诟曰："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庙之耻，乃更以为逆乎？"文虎怒，驱出斩之，过宋庙，呼曰："太祖、太宗列圣之灵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陨泪。既死，雷电昼晦者久之。

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忠义十

○陈东 欧阳澈 马伸 吕祖俭 吕祖泰 杨宏中 华岳 邓若水 僧真宝莫谦之 徐道明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隽声，俶傥负气，不戚戚于贫贱。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所至宴集，坐客惧为己累，稍引去。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明年春，贯等挟徽宗东行，东独上书请追贯还正典刑，别选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师，又请诛六贼。时师成尚留禁中，东发其前后奸谋，乃谪死。

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及种师道主战，邦彦因小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曰：

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

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

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闲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舆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赖聪明不惑，特从其请，宜邦彦等谗嫉无所不至。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

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

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者旁午，众莫肯去，方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众脔而磔之。于是亟诏纲入，复领行营，遣抚谕，乃稍引去。

金人既解去，学官观望，时宰议屏伏阙之士，先自东始。京尹王时雍欲尽致诸生于狱，人人惴恐。朝廷用杨时为祭酒，复东职，遣聂山诣学抚谕，然后定。吴敏欲弭谤，议奏补东官，赐第，除太学录。东又请诛蔡氏，且力辞官以归，前后书五上。既归，复预乡荐。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不报。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又不报。潜善辈方揭示纲幸金陵旧奏，东言纲在中途，不知事体，宜以后说为正，必速罢潜善辈。

会布衣欧阳澈亦上书言事，潜善遽以语激怒高宗，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书独下潜善‘所。府尹孟庾召东议事，东请食而行，手书区处家事，字画如平时，已乃授其从者曰：“我死，尔归致此于吾亲。”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顷之，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其尸瘗之。东初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时年四十有二。

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赠东、澈承事郎。东无子，官有服亲一人，澈一子，令州县抚其家。及驾过镇江，遣守臣祭东墓，赐缗钱五百。绍兴四年，并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官其后二人，赐田十顷。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年少美须眉，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出于天性。靖康初，应制条敝政，陈安边御敌十策，州未许发。退而复采朝廷之阙失，政令之乖违，可以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国残民之贼者十事，复为书，并上闻。已而复论列十事，言：“臣所进三书实为切要，然而触权臣者有之，迕天听者有之，或结怨富贵之门，或遗怒台谏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愿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书为三巨轴，厩置卒辞不能举，州将为选力士荷之以行。

会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闻，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

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阙上封事，极诋用事大臣，遂见杀，见《陈东传》。死时年三十七。

许翰在政府，罢朝，问潜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遂力求罢。为东、澈著哀词。澈所著《飘然集》六卷，会稽胡衍既刻之，丰城范应钤为之祠学中。

马伸，字时中，东平人。绍圣四年进士。不乐驰骛，每调官，未尝择便利。为成都郫县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输者率以食色玩好蛊誃而败，伸请绝宿弊。民争先输，至沿途假寐以达旦，常平使者孙俟早行，怪问之，皆应曰：“今年马县丞受纳，不病我也。”俟荐于朝。

崇宁初，范致虚攻程颐为邪说，下河南府尽逐学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颐门以学，因张绎求见，十反愈恭，颐固辞之。伸欲休官而来，颐曰：“时论方异，恐贻子累，子能弃官，则官不必弃也。”曰：“使伸得闻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颐叹其有志，进之。自是公暇虽风雨必日一造，忌娼者飞语中伤之，弗顾，卒受《中庸》以归。

靖康初，孙傅以卓行荐召，御史中丞秦桧迎辟之，擢监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张邦昌，集百官，环以兵胁之，俾推戴。众唯唯，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乃与御史吴给约秦桧共为议状，乞存赵氏，复嗣君位。会统制官吴革起义，募兵图复二帝，伸预其谋。

邦昌既僭立，贼臣多从臾之，伸首具书请邦昌速迎奉元帅康王。同院无肯连名者，伸独持以往，而银台司视书不称臣，辞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爱一死，正为此耳，尔欲吾称臣邪？”即缴申尚书省，以示邦昌。其书略曰：

相公服事累朝，为宋辅臣。比不幸迫于强敌，使当伪号，变出非常，相公此时岂以义为可犯，君为可忘，宗社神灵为可昧邪？所以忍须臾死而诡听之者，其心若曰：与其虚逊于人而实亡赵氏之宗，孰若虚受于己而实存以归之耳。忠臣义士未即就死，阖城民庶未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

今金人北还，相公义当忧惧，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国统有属，狱

讼讴歌，人皆归往。宜即发使通问，扫清宫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处，省中庶事皆禀命太后，其赦书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极施行。然后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为人臣，昧于防患，遭寇仇胁污，当时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复何面目事君，请归死司寇，为人臣失节之戒，伏阙下俟命。如此，则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实存国，义非苟生，且弃过而录功矣。

今乃谋不出此，时日已多，肆然尚当非据，偃寝禁闼，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溃，谓相公方挟强金，使人游说康王，姑令南遁，为久假不归之计。上天难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觉悟，及此改图，犹可转祸为福于匪朝伊夕之间。过此以往，则相公包藏已深，志虑转异，外饰事端，忄妻日待期，而阴结寇仇，合从为乱，九庙在天，万无成理，伸必不能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请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邦昌得书，气沮谋丧。明日，议迎哲宗后孟氏垂帘，追还伪赦，乃遣冯澥、李回等迎康王。

时王及之等犹请籍龙德宫宝货，斥卖灵沼鱼藕，以资官用。伸复慨然引义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国，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君之礼臣如此，臣之报君宜如何？今二圣远狩，犹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还之。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毁乎？尔等逆节甚矣！”力争乃止。

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迁不能死，请就窜削。上知其有忠力于国，擢殿中侍御史，抚谕荆湖、广南，以诛邦昌及其党王时雍等。所过州县，诹察吏之贤否与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

伸自湖、广将入奏黄潜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孙觌、谢克家，乃先奏：“觌、克家趋操不正，在靖康间与王时雍、王及之等七人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助成贼谋。有不主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觌受金人女乐，草表媚之，极其笔力，乃负国之贼，宜加远窜。”不报。伸又进疏曰：

陛下得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委任不复疑。然自入相以来，处事未尝惬当物情，遂使女真日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且三镇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还都之诏，至今銮舆未能顺动。其不谨诏命如此。草茅对策不如式，考官罚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孙觌、黄哲辈诸群小以掌诰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吴给、张阎以言

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旧制，谏官御史有阙，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具名以进，三省不敢预，厥有深旨。近拟用台谏，多取亲旧，不过欲为己助。其毁法自恣如此。张悫、宗泽、许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潜善、伯彦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责以救焚拯溺之事，则曰难言，盖谓陛下制之不得施设也。或问陈东之死，则曰不知，盖谓其事繇于陛下也。其过则称君、善则称己如此。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数月由郡守升发运。其强狠自专如此。御营使虽主兵权，凡行在诸军皆其所统，潜善、伯彦别置亲兵一千人，请给居处，优于众兵。其务收军情如此。广市私恩，则多复祠官之阙；同恶相济，则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为，岂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

陛下隐忍不肯斥逐，涂炭遗民固已绝望，二圣还期在何时邪？臣每念此，不如无生。岁月如流，时几易失，望速罢潜善、伯彦政柄，别选贤者，共图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卫尉少卿。伸以论事不行，辞不拜，录其疏申御史台，且叠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诬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诏伸言事不实，送吏部责濮州监酒税。时用事者恚甚，必欲杀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袱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渊在濮，潜善密嗾其不利于伸。天下识与不识皆冤痛之。

明年，金人陷广陵，伸言始验，潜善、伯彦始以误国窜殛。于是台臣奏伸尝论潜善等罪，乃复以卫尉少卿召，实未知其存亡也。寻加直龙图阁。

绍兴初，胡安国上《时政论》，有曰："伸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条其罪状，凡举一事，必立一证，皆众所共知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而当时曾不从用，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是罚沮忠谠，邪说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远贬，虽有诏命，邈无来期，君子闵焉。贲以龙图，犹未尽褒劝之典。乞重加追奖，及其子孙，以承天意。"诏赠谏议大夫。

伸天资纯确，学问有原委，勇于为义，而所韫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邓肃尝论朝士臣邦昌者，例贬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辄削其稿，人罕知之。居官，晨兴必整衣端坐，读《中庸》一遍，然后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故在广陵，行箧一担，图书半之。

山东已扰，家尚留于郓。常称：“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日何日，沟壑乃吾死所也。”

有何兑者，昭武人，受学于伸。伸没，兑尝辑其事状。绍兴中，为辰州通判，都邮报，秦桧自陈其存赵之功，谓它人莫预。兑径取所辑事状达尚书省，桧大怒，下兑荆南诏狱，狱辞皆出吏手，兑坐削官窜真阳。桧死始放还，复其官。寻卒。

吕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如诸生。监明州仓，将上，会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

终更赴铨，丞相周必大语尚书尤袤招之，祖俭已调衢州法曹而后往见。潘时经略广东，欲辟为属，祖俭辞。寻以侍从郑侨、张杓、罗点、诸葛庭瑞荐，召除籍田令。

中丞何澹所生父继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杂议。祖俭贻书宰相曰：“《礼》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将不谓之母而谓之何？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除司农簿，已而乞补外，通判台州。宁宗即位，除太府丞。

时韩侂胄浸用事，正言李沐论右相赵汝愚罢之。祖俭奏：“汝愚亦不得无过，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吕寺丞乃预我事邪？”会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皆上书讼汝愚，沐皆劾罢之。祖俭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逾时，朱熹老儒也，有所论列，则亟使之去；彭龟年旧学也，有所论列，亦亟许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笃实，非有偏比，盖众听所共孚者，今又终于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当言之事，必将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是岂国家之利邪？”

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难非在于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权势。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难莫难于论灾异，然言之而不讳者，以其事不关于权势也。若乃御笔之降，庙堂不敢重违，台谏不敢深论，给、舍不敢固执，盖以其事关贵幸，深虑乘间激发而重得罪也。故凡劝导人主事从中出者，盖欲假人主之声势，以渐窃威权耳。比者闻之道路，左右ＮＪ御，于黜陟废置之际，间得闻者，车马辐凑，其门如市，恃权怙宠，摇撼外庭。臣恐事势浸淫，政归幸门，不在公室。凡所荐进皆其所私，凡所倾陷皆其所恶，岂但侧目惮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顺从，内外表里之患，必将形见。臣因李祥获罪而深及此者，是岂矫激自取罪戾哉？实以

士气颓靡之中，稍忤权臣，则去不旋踵。私忧过计，深虑陛下之势孤，而相与维持宗社者浸寡也。”

疏既上，束檐待罪。有旨：吕祖俭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书舍人邓驵缴奏，祖俭罪不至贬。御笔：“祖俭意在无君，罪当诛。窜逐已为宽恩。”会楼钥进读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进曰：“如公著社稷臣，犹将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言事得罪者，其孙也。今投之岭外，万一即死，圣朝有杀言者之名，臣窃为陛下惜之。”上问：“祖俭所言何事？”然后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谓人曰：“复有救祖俭者，当处以新州矣。”众莫敢出口。有谓侂胄曰：“自赵丞相去，天下已切齿，今又投祖俭瘴乡，不幸或死，则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俭至庐陵，将趋岭，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诏令归葬。

祖俭之谪也，朱熹与书曰：“熹以官则高于子约，以上之顾遇恩礼则深于子约，然坐视群小之为，不能一言以报效，乃令子约独舒愤懑，触群小而蹈祸机，其愧叹深矣。”祖俭报书曰：“在朝行闻时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处乡闾，理乱不知，又何以多言为哉？”在谪所，读书穷理，卖药以自给。每出，必草履徒步，为逾岭之备。尝言：“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为文有《大愚集》。祖俭从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简六世孙，寓常之宜兴。性疏达，尚气谊，学问该洽。遍游江、淮，交当世知名士，得钱或分挈以去，无吝色。饮酒至数斗不醉，论世事无所忌讳，闻者或掩耳而走。

庆元初，祖俭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余，语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义必以言报国，当少须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俭没贬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愤之，乃诣登闻鼓院上书，论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其略曰：“道学，自古所恃以为国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不知悟邪？陈自强，侂胄童孺之师，躐致宰辅。陛下旧学之臣，若彭龟年等，今安在邪？苏师旦，平江之史胥，以潜邸而得节钺；周筠，韩氏之厮役，以皇后亲属得大官。不识陛下在潜邸时果识师旦乎？椒房之亲果有筠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于此也！愿亟诛侂胄及师旦、周筠，而罢逐自强之徒。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

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预闻乎？"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谠亦以为言。乃杖之百，配钦州牢城收管。

初，监察御史林采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无惧色。既至府廷，尹为好语诱之曰："谁教汝共为章？汝试言之，吾且宽汝。"祖泰笑曰："公何问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与人议之乎？"尹曰："汝病风丧心邪？"祖泰曰："以吾观之，若今之附韩氏得美官者，乃病风丧心耳。"

祖泰既贬，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赆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间。侂胄诛，朝廷访得祖泰所在，诏雪其冤，特补上州文学，改授迪功郎、监南岳庙。丧母无以葬，至都谋于诸公，得寒疾，索纸书曰："吾与吾兄共攻权臣，今权臣诛，吾死不憾。独吾生还无以报国，且未能葬吾母，为可憾耳。"乃卒。尹王柟为具棺敛归葬焉。

杨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补国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时赵汝愚知枢密院，奏请太皇太后迎立宁宗于嘉邸，以成丧礼，朝野晏然。遂命汝愚为右丞相，登进耆德及一时知名之士，有意庆历、元祐之治。韩侂胄窃弄国柄，引将作监李沐为右正言，首论罢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纮章继上，窜汝愚永州。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连疏救争，俱被斥。宏中曰："师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诸生不能留师儒之去，于谊安乎？"众莫应，独林仲麟、徐范、张行、蒋傅、周端朝五人愿预其议。遂上书曰：

自古国家祸乱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尤惨。君子登庸，杜绝邪枉，要其处心实在于爱君忧国。小人得志，仇视正人，必欲空其朋类，然后可以肆行而无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党锢敞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闻也。

臣窃见近者谏臣李沐论前宰相赵汝愚数谈梦兆，擅权植党，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诬，实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愤，而言者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章颖力辨其非，首遭斥逐，闻者已骇；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相继抗论，毅然求去，告假几月，善类皇皇。一旦有外补之命，言者恶其扶植正论，极力牴排，同日报罢，六馆之士为之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两立，而公议之不直己也，乃欲尽去

正人以便其私，于是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谓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监，岂堪复见于今日邪？陛下厉精图政，方将正三纲以维人心，采群议以定国是，遽听奸回，概疑善类，此臣等之所未谕也。

臣愿陛下鉴汉、唐之祸，惩靖康之变，精加宸虑，特奋睿断。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简之非党，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恶，旌别淑慝，窜李沐以谢天下，还祥、简以收士心，臣虽身膏鼎镬，实所不辞。

书奏不报，则缴副封于台谏、侍从。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书之罪，六人皆编置，以宏中为首，将窜之岭南。中书舍人邓驺上书救之，不听。右丞相余端礼拜于榻前至数十，丐免远徙。上恻然许之，乃送太平州编管。天下号为“六君子”。

明年，移福州听读。嘉泰三年，宁宗幸学，持旨放还。开禧元年，宏中登进士第，教授南剑州。太守余嵘，故相端礼子，与之相得甚欢。侂胄诛，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录。嘉定元年，特迁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嵘与汪逵、赵彦橚荐，授户部架阁，俄迁太学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无隐。迁武学博士，改宣教郎。

时谏官应武论一学官，宏中季试策士及其故，武闻而衔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摄亚献，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于是武劾宏中与同列竞，且谓其激矫不自爱，遂通判潭州。以亲老请祠，差知武冈军，未受卒，年五十三。

端朝字子静，嘉定三年试礼部第一，终刑部侍郎兼侍讲。行字用叟，以父任补官，有二子，与端朝同登进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久居学校，忠鲠有闻，咸以不偶死。范自有传。

华岳，字子西，为武学生，轻财好侠。韩侂胄当国，岳上书曰：

旬月以来，都城士民彷徨四顾，若将丧其室家；诸军妻子隐哭含悲，若将驱之水火。阗阗籍籍，欲语复噤，骇于传闻，莫晓所谓。臣徐考之，则侍卫之兵日夜潜发，枢机之递星火交驰，戎作之役倍于平时，邮传之程兼于畴昔，乃知陛下将有事于北征也。

侂胄以后族之亲，位居极品，专执权柄，公取贿赂；畜养无籍吏仆，委以腹心，卖名器，私爵赏，睥睨神器，窥觊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向尔。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

朝臣有以庸琐之资，请姻师旦，骤入政府者；有以谀佞之资，附阿侂胄，致身显贵者。陈自强老不知耻，贪不知止，私植党与，阴结门第，凡见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诸李之贪懦无谋，倪、僎、倬、杲诸郭之膏粱无用，诸吴之恃宠专僭，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之雕瘵军心、疮痍士气，以致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专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显，饥寒之士咸愿食其肉而不可得。万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领自不可保，奚暇为陛下计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

程松之纳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献妻入阁，鲁之贡子为郎，富宫之庸驽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苏师旦以秽吏冒节钺，牙侩名爵；周筠以隶卒冒戎钤，市易将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谓外患者实未足忧，而此之外患盖已周吾一身之间矣。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贵乎中国者，皆听命于陛下也。今也与夺之命、黜陟之权，又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国也。命又不出于侂胄，而出于苏师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国也。女真以区区之地，犹能逼我淮、汉，曾谓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冯陵吾之宗庙社稷乎？曾谓一家之中自为秦、越，一舟之中自为敌国，而能制远人乎？比年军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将佐；民皆侵渔，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为战。此又启吾中国亿万之仇敌也。今不务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与夫亿万之仇敌，而欲空国之师，竭国之财，而与远人相从于血刃相涂之地，顾不外用其心欤？

臣尝推演兵书，自去岁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对临荆、楚，始击蜚符旁临瓯、粤，青门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杀黄道正按于燕、赵。考之成法，主算最长，客算最短。兵以先发为客，后发为主。自太岁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间，皆不利于先举。傥其畔盟犯义，挠我疆场，至于事不获已，然后应之，则反主为客，犹曰庶几。万一国家首事倡谋，则将帅内睽，士卒外畔，肝脑万民，血刃千里。此天数之不利于先举也。矧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餫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此人事之不利于先举也。

臣愿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国中之外患既已除，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纪纲自正，豪杰自归，英雄自附，侵疆自还，中原自复；天下自底于和平，四海自跻于仁寿，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则乱臣贼子毁冕裂冠，哦九锡隆恩之诗，恃贵不可侔之相，私妾内姬，阴臣将相，鱼肉军士，涂炭生灵，坠百世之远图，亏十庙之遗业。陛下此时虽欲不与之偕亡，则祸迫于身，权出于人，俯首待终，何脐可噬。

事之未然，难以取信，臣愿以身属之廷尉，待其军行用师，劳还奏凯，则枭臣之首风递四方，以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傥或干戈相寻，败亡相继，强敌外攻，奸臣内畔，与臣所言尽相符契，然后令臣归老田里，永为不齿之民。

书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贬建宁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怜之，命狱卒使出入毋系。伯成去，又迕守李大异，复置狱。

侂胄诛，放还，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郁不得志。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邓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经史，为文章有气骨。吴曦叛，州县莫敢抗，若水方为布衣，愤甚，将杀县令，起兵讨之。夜刲鸡盟其仆曰："我明日谒知县，汝密怀刃以从，我顾汝，即杀之。"仆佯许诺，至期三顾不发。归责其仆以背盟，仆曰："平人尚不可杀，况知县乎？此何等事，而使我为之。"若水乃仗剑徒步如武兴，欲手刃曦，中道闻曦死，乃还。人皆笑其狂，而壮其志。

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时史弥远柄国久，若水对策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置之末甲。策语播行，都士争诵之。弥远怒，谕府尹使逆旅主人几其出入，将置之罪，或为之解，乃已。

理宗即位，应诏上封事曰：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

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

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当悖逆之初，天下皆归罪弥远而不敢归过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仓卒之间，非陛下所得知，亦谅陛下必无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清表妖氛，以雪先帝、济王父子终天之愤。今逾年矣，而乾刚不决，威断不行，无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盖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辞于千古乎？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而后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谓行大义以弭大谤，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权，鲜有不自废立之际而尽失之。当其废立之间，威动天下。既立则眇视人主，是故强臣挟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无上，久则内外相为一体，为上者喑默以听其所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权一去，人主虽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缯、薛极，弥远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鹰犬也；冯檎，其爪牙也。弥远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则此数人者相与谋之，曷尝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间哉？臣以为不除此数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谤，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则陛下何惮久而不为哉？此臣所以谓收大权以定大位，策之次也。

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奸然后可以弭大难。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广，势力非特盛也。贾涉为帅，庸人耳，全不敢妄动，何也？名正而言顺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辞以用其众也。其意必曰："济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弥远放弑之。皇孙，先皇帝之孙也，而弥远戕害之。"其辞直，其势壮，是以沿淮数十万之师而不敢睥睨其锋。虽曰今暂无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飞驰，以济王为辞，以讨君侧之恶为名？弥远之徒，死有余罪，不可复惜，宗社生灵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诛弥远之徒，则全无辞以用其众矣。上而不得，则思其次，次而不得，则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为附驿，却还之。以格当改官，奏上，弥远取笔横抹之而罢。

嘉熙间，召为太学博士，当对，草奏数千言，略曰："宁宗不豫，弥远急欲成其诈，此其心岂复愿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请发冢斫棺，取其尸斩之，以谢在天之灵。往年臣尝上封事，请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污，无路自达，今其书尚在，谨昧死以闻。"

将对前一日，假笔吏于所亲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谕笔吏使窃录之。允恭见之，惧并及祸，走告丞相乔行简，亦大骇。翼日早朝，奏出若水通判宁国府。退朝，召阁门舍人问曰："今日有轮对官乎？"舍人以若水对，行简曰："已得旨补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书待庑下，舍人谕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为时所容，到官数月，以言罢，遂不复仕，隐太湖之洞庭山。

贾似道在京湖，闻其名，辟参军事。若水雅思其乡，乃起从其招，因西归蜀。居山中，有盗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动，盗击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动，乃舍去。若水为学务躬行，耻为空言。削木为主，大书曰"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位"，岁时祀之。有一子，膂力绝人，筑山砦，以兵捍卫乡井。砦破，举家遇害。

僧真宝，代州人，为五台山僧正。学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扰，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眷赍隆缛。真宝还山，益聚兵助讨。州不守，敌众大至，昼夜拒之，力不敌，寺舍尽焚。酋下令生致真宝，至则抗词无挠，酋异之，不忍杀也。使郡守刘騊诱劝百方，终不顾，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闻见者叹异焉。

莫谦之，常州宜兴僧人也。德祐元年，纠合义士捍御乡闾，诏为溧阳尉。是冬，没于战陈，赠武功大夫。

时万安僧亦起兵，举旗曰"降魔"，又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旋亦败死。

徐道明，常州天庆观道士也。为管辖，赐紫。德祐元年，北兵围城，道明谒郡守姚訾请曰："事急矣，君侯计将安出？"訾曰："内无食，外无援，死守而已。"道明亟还，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与城俱亡，吾属亦不失为义士。"乃取观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读《老子》书。兵使之拜，不顾，诵声琅然；以刃胁之，不为动，遂死焉。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义

○李璘 甄婆儿 徐承珪 刘孝忠 吕升 王翰 罗居通 黄德舆 齐得一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许祚 李琳等 胡仲尧 仲容 陈兢 洪文抚 易延庆董道明 郭琮 毕赞 顾忻 李琼 朱泰 成象 陈思道 方纲 庞天祐 刘斌樊景温 荣恕旻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义 王光济 李祚等 江白 裘承询孙浦等 常真 子晏 王洧等 杜谊 姚宗明 邓中和 毛安舆 李访 朱寿昌侯可 申积中 郝ρ 支渐 邓宗古 沈宣 苏庆 文台亨 仰忻 赵伯深彭瑜 毛洵 李筹 杨芾 杨庆 陈宗 郭义 申世宁 苟与龄 王珠 颜诩张伯威 蔡定 郑绮 鲍宗岩 附

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义，非履信思顺之世乎。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作《孝义传》。

李璘，瀛州河间人。晋开运末，契丹犯边，有陈友者乘乱杀璘父及家属三人。乾德初，璘隶殿前散祗候，友为军小校，相遇于京师宝积坊北，璘手刃杀友而不遁去，自言复父仇，案鞫得实，太祖壮而释之。

雍熙中，又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徐承珪，莱州掖人。幼失父母，与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让，历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乡缉俗里，木连理，瓜瓠异蔓同实，州以闻。乾德元年，诏改乡名义感，里名和顺。承珪尝为赞皇令。

刘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寻愈。后数岁母死，孝忠佣为富家奴，得钱以葬。富家知其孝行，养为己子。后养父两目失明，孝

忠为舐之，经七日复能视。以亲故，事佛谨，尝于像前割双股肉，注油创中，然灯一昼夜。刘钧闻而召见，给以衣服、钱帛、银鞍勒马，署宣陵副使。开宝二年，太祖亲征太原，召见慰谕。

吕升，莱州人。父权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复能视而升不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丧明，翰自抉右目睛补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并下诏赐粟帛。

罗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庐墓三年，有甘露降坟树，芝草生其旁。开宝四年，长吏以闻，诏以居通为延长主簿。

大中祥符初，资州人黄德舆葬父母，负土成坟，甘泉涌其侧，降诏旌表。

齐得一，密州诸城人。幼嗜学，及长，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皆就之肄业焉。晋末，皇甫晖为密州防御使，得一父为客将。及晖叛归淮南，屡率众剽劫于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尽。后王万敢为防御使，性贪暴，执乡民十八家，责其尝以牛酒馈贼，尽杀之而取其资产，得一亲属死者十余人，唯得一与兄脱身获免。明年诣阙上诉，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实，万敢削官，判官胡辙辄坐死。得一乃归乡里，布衣蔬食，不乐仕进。开宝中，诏郡国举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应诏。至阙，策试中选，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汉乾祐三年，诏改乡里名及旌其门闾。太平兴国六年，长吏以汉所赐诏书来上，复旌表之。

刑神留，深州陆泽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与超斗，超欧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诣吏求代父死。州以闻，特诏减死，赐里胥家万钱为棺敛具。

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为屯田院衙官，凶暴无赖，使酒殴平人死，正中涂见，父恐慑，述其故，正即号呼褫衣，就殴其尸。巡警者捕送官，狱具，怡然就死，闻者悲之。

许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长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兴国七年，旌其门闾。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诏岁贷米千斛。

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贝州田祚、京兆惠从顺十世同居，庐州

赵广、顺安军郑彦圭、信州俞隽八世同居，陕州张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张巨源、刘芳、潭州瞿景鸿、温州陈偪、江陵褚彦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赐诏旌表门闾。巨源素习法律，太平兴国五年，赐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来贺寿宁节，赐进士出身。偪事母至孝，赐其母粟帛。彦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余，至道元年，转运使表其事，诏补彦逢教练使。

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南唐李煜时尝授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仲尧诣阙谢恩，赐白金器二百两。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尧发廪减市直以振饥民，又以私财造南津桥。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许每岁以香稻时果贡于内东门。五年，遣弟仲容来贺寿宁节。召见仲容，特授试校书郎，赐袍笏犀带，又以御书赐之。公卿多赋诗称美。仲尧稍迁国子监主簿，致仕，卒。

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复至阙贡土物，改大理评事，屡被赐赍。仲容建本县孔子庙，颇为宏敞。后迁光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赐绯鱼。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讷为后，试校书郎。仲容弟克顺，端拱二年进士，至都官员外郎、三司户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从子用庄、用舟，并进士及第。

陈兢，江州德安人，陈宜都王叔明之后。叔明五世孙兼，唐右补阙。兼生京，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褒至盐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孙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后游庐山，因居德安，尝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顺初卒。伯宣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为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试奉礼郎。

昉家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少。开宝初，平江南，知州张齐上请仍旧免其徭役，从之。昉弟之子鸿。太平兴国七年，江南转运使张齐贤又奏免杂科。兢即鸿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

后兢死，其从父弟旭每岁止受贷粟之半，云省啬而食，可以及秋

成。属岁俭谷贵，或劝其全受而粜之，可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群从千口，轸其乏食，贷以公粟，岂可见利忘义，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还，言旭家孝友俭让，近于淳古。太宗尝对近臣言之，参知政事张洎对曰：“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且言及旭受贷事。上以远民义聚，复能固廉节，为之叹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为江州助教。旭卒，弟蕴主家事。天圣元年，又以蕴继为助教。蕴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从子延赏、可，并举进士。延赏职方员外郎。

洪文抚，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讳，改焉。曾祖谔，唐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书舍，招来学者。至道中，本军以闻，遣内侍裴愈赍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诣阙贡土物为谢，太宗飞白一轴曰“义居人”以赐之，命文举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诏表其门闾。自是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答之。文抚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进士第，至都官员外郎。

易延庆字余庆，筠州上高人。父赟，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庆幼聪慧，涉猎经史，尤长声律，以父荫为奉礼郎。显德四年，周师克淮南，赟归朝，授道州刺史；延庆亦授大名府兵曹参军，后为大理评事，知临淮县。乾德末，赟卒，葬临淮。延庆居丧摧毁，庐于墓侧，手植松柏数百本，旦出守墓，夕归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数年又生玉芝十八茎。本州将表其事，延庆恳辞。或画其芝来京师，朝士多为诗赋，称其孝感。

服阕，延庆以母老称疾不就官。母卒后，藁殡数年，延庆出为大理寺丞。尝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归营葬，掩圹而返。知军扈继升言其擅去职，坐免所居官，复庐墓侧数年。母平生嗜栗，延庆树二栗树墓侧，二树连理。苏易简、朱台符为赞美之。后知端州，卒。子纶，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潜匿墓中，人瘗之，经三日，家人发冢取之，道明无恙，终身庐于墓侧。

郭琮，台州黄岩人。幼丧父，事母极恭顺。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亲奉之。居常不过中食，绝饮酒茹荤者三十年，以祈母寿。母年百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乡里异之。至道三年，诏书存恤孝悌，乡老陈赞率同里四十人状琮事于转运使以闻，有诏旌表门闾，除其徭役。明年，母无疾而终。琮哀号几乎灭性，乡闾率金帛以助葬。

又有越州应天寺僧者，幼贫无以养母，剃发乞食以给晨夕。母年一百五岁而终。

潭州长沙人毕赞，仕郡为引赞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余。转运使表其事，诏赞解职终养。

顾忻，泰州泰兴人。十岁丧父，以母病，荤辛不入口者十载。鸡初鸣，具冠带率妻子诣母之室，问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尝离母左右。母老，目不能睹物，忻日夜号泣祈天，刺血写佛经数卷。母目忽明，烛下能缝衽，九十余无疾而终。

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琼，以鬻缯为业，事母孝，夜常十余起省母。母喜食时新，琼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贫，鬻薪养母，常适数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粝，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鸡初鸣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泰匍匐而归。母扶持以泣，泰亦强举动，不逾月如故。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诗书训授里中，事父母以孝闻。母病，割股肉食之，诏赐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顺盗据郡县，象父母惊悸而死，烬骨寄浮图舍，象号泣营葬。贼平，乡里率钱三百万赠之。象庐于墓侧，以衰服襟袂筛土于坟上，日三斗。每恸，闻者戚怆。未尝食肉衣帛，或赠之亦不受。虎豹环庐而卧，象无畏色。燕百余集庐中，禾生墓侧吐九穗。服终犹未还家，知礼者为书以谕之，遂归教授，远近目为成孝子。

陈思道，江阴人。丧父，事母兄以孝悌闻。鬻醯市侧，以给晨夕，买物不酬价，如所索与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带者数月，双目疮烂，饮食随母多少。洎母丧，水浆不入口七日。既葬，裒鬻醯之利，得钱十万，奉其兄。结庐墓侧，日夜悲恸，其妻时携儿女诣之，拒不与见。夏日种瓜，以待过客。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咸平元年，知军上其事，诏赐束帛，旌其门。

方纲，池州青阳人。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每旦鸣鼓会食。尝出稻五千{□易}振贷贫民。景德二年，转运使冯亮以闻，诏旌其门。天禧中，侍御史韩亿安抚江南，使还，言纲家税籍钱四百余千，

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县科率一无宽假，望蠲其户杂科，诏从之。

庞天祐，江陵人。以经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复病目丧明，天祐号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余，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负土封坟，结庐其侧，昼夜号不绝声。知府陈尧咨亲往致奠，上其事，诏旌表门闾。天祐家无儋石储，居委巷中，尧咨为徙里门之右，筑阙表之。

刘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为从弟志元所杀。斌兄弟皆幼，随母改适人，母尝戒之曰："尔等长，必复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挟刀伺志元于道，刺之不殊，即诣吏自陈。州具狱上请，诏志元黥面配隶汝州，释斌等罪。

樊景温，陕州芮城人；荣恕旻，雄州归信人。兄弟异居积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树五枝并为一，恕旻家榆树两本自合，两家感其异，复义聚，乡人称雍睦。

祁暐字坦之，莱州胶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历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天禧中，出知潍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坟侧构小室，号泣守护，蔬食，经六冬，堕足二指。有白乌白兔驯扰坟侧，州人异之，以状闻。有诏旌美，赐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长吏每月存问。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业进士，有至行。母卒，负土成坟，庐于其侧。日有群乌飞集坟上，哀鸣不去，又尝有兔驯于坐隅，人称异焉。大中祥符降诏旌恤。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笃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让田与其弟坚，遂庐于葬所，昼夜号泣，负土筑坟高丈余。又以二代及诸族父母藁葬者尽礼筑之，凡三年成六坟，皆丈余。不食肉衣帛，不预人事，遑遑然唯恐筑之不及，坟成，复留守坟三年。常令兄之子卖药以自给。年六十余，足未尝入县门。乡人目为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张知白以状闻，诏赐粟帛，令府县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产者闻玭被旌，兄弟惭惧，复相率同居。

侯义，应天府楚丘人。贫无产，佣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亲而遽返者，义母过其冢，泣谓义曰："我死，其若是乎！"义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义必不尔。"咸平中，母卒，义力自办葬，不

掩坟圹，昼则负土筑坟，夜则恸哭柩侧。妻子困匮不给，田主曹氏哀怜之，资以餱粮。逾年，坟间瓜异蒂、木连理，又有巨蛇绕其侧不暴物，野鸽飞而不去。尝遇盗劫其衣服，既而知是义物，悉还之。

王光济，庐州人。丧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纯笃。咸平二年，本州以孝闻，有诏旌之。

时又有徐州丰人李祚，亲丧，庐墓侧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计勉谕，不听。益州双流人周善敏，丧父，庐于墓侧。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诏旌表祚，赐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进士。父禹锡，有节义，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献《东封诗》十五篇，有诏嘉美，赐以粟帛，岁时遣使存问。五年，卒。白自鄞尉罢还，负土营葬，庐于墓侧，藜羹芒屩，昼夜号泣，将终制犹然。转运使以其状闻，诏赐帛二十匹，粟麦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询，越州会稽人。居云门山前，十九世无异爨。子弟习弦诵，乡里称其敦睦。州以闻，诏旌其门闾。

咸平后，又有保定军孙浦、襄州常元绍、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并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军朱仁贵、潞州邢濬、相州赵祚八世同居；麟州杨荣、隰州赵友、开封李居正、颍州张可象、卫州张珪、沧州崔谅七世同居；邢州王觉、赵州曹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陈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军段德五世同居；开封张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军瞿肃四世同居。肃家百五十口，长幼孝悌，乡人化之。又河阴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陈州刘闰、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数十百年。并所在请加旌表，诏从之，仍蠲其课调。

大中祥符初，东封泰山，判兖州王钦若言曲阜东野宜、乾封窦益合居五六世，有节行。四年，祀汾阴，考制度使马起言陕州张化基、阎用和、杨忠义聚族累世，孝悌可称。并即行在所降诏褒美，各优赐粟帛。

常真，陈州项城人。父母死，庐墓终丧，负土成坟，不茹荤血。周广顺中，诏旌其门闾。开宝七年，本州以闻，诏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养母，及死，次子守规徒跣，日一食，庐墓三年。太平兴国八年，诏旌表之。

又有齐州王浍、河南李继成、沧州胡元兴，并母死负土成坟，昼夜

哭不绝声。州郡继以闻，皆降诏旌其门闾，赐以粟帛。

杜谊字汉臣，台州黄岩人。事父母至孝。父刚严，谊独失爱，惴惴不自容，伺颜色而后进。继丧父母，号恸昼夜不绝，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负土为坟，往来十余里，日渡塘涧，泥水没骭，虽大雨雪未尝少止。手足皲裂血流，以漆涂之。每覆一畚，必三绕坟号而后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负土终丧，人往视之，辄遣去。日一饭，不荤。虽虎狼交于墓侧，谊泰然无所畏。明年，吴越大水，山皆发洚，推巨石走十数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庐、墓田、畜牧漂坏者甚众，而独不及谊。邑人状其事以闻，诏书嘉奖。

事族父衍甚谨，衍爱之均诸子。以祖垂象荫入官，至赞善大夫。尝知永城县，岁捐奉钱三十万，以收瘗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余。又出奉钱率其下新文宣王庙，两旁为学舍数十区，旦夕讲学于其堂。永城父老称谊之政为不可及。

谊生平敦厚，尚信义，有大志，家贫，不恤有无，常推以济亲友。后通判梓州，卒。子揆才十六岁，哭谊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乐人也。其十世祖栖云。当唐贞元中，调卒戍边，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可无往。某幸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其母再嫁，栖云养于伯母。既长，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于边，乃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表其门，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敬爱。

栖云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四世庐墓。五世孙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当庆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闻于朝，仁宗诏复其家。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以后又五十余年，而其家孝睦不替。

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有田数十顷，聚族百余人。子孙躬事农桑，仅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邓中和字祖德，开封长垣人。举《三礼》。景祐、庆历间丧亲，庐墓终其丧，定省往来如事生者二十年，负土累坟高三丈。

毛安舆，嘉州洪雅人。年九岁父死，负土为坟，庐于其侧三年。知益州张方平闻之，遗以酒饩，状其事以闻。

李访，韶州人，业进士。庐父母墓，有虎暴伤旁人而不近访，又有白乌集墓上。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以父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州滨重湖，多水盗。寿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盗发，验船所向穷讨之，盗为少弭，旁郡取以为法。

富弼、韩琦为相，遣使四出宽恤民力，择寿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诏兴作。寿昌言州近蛮，金冶若大发，蛮必争，自此边境恐多事，且废良田数百顷，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诏亟罢之。

知阆州，大姓雍子良屡杀人，挟财与势得不死。至是，又杀人而赂其里民出就吏。狱具，寿昌觉其奸，引囚诘之曰："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纳汝女为妇，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动，则又擿之曰："汝且死，书券抑汝女为婢，指钱为顾直，又不婿汝子，将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几误死。"以实对。立取子良正诸法。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

知广德军。寿昌母刘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刘氏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力所可致，无不为者。熙宁初，与家人辞诀，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刘时年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悉迎以归。京兆钱明逸以其事闻，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数岁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既葬，有白乌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笃。

又知鄂州，提举崇禧观，累官司农少卿，易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寿昌勇于义，周人之急无所爱，嫁兄弟两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余丧，天性如此。

侯可，字无可，华州华阴人。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随计入京，里中醵金赆行。比还，悉散其余与同举者，曰："此金，乡里所以资应诏者也，不可以为他利。"且行，闻乡人

病，念曰：“吾归，则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辍己马载之，徒步而归。

孙沔征侬ＯＤ，请参军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县。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可为约束，立制度，违者有罪，几变其习。再调华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椟出券归其主。郡吏赵至诚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长，前后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狱，言于大府诛之，闻者快服。

签书仪州判官。西夏寇边，使者使可按视，即以数十骑涉夏境，猝与之遇，亟分其骑为三四，令之曰：“建尔旗帜，旋山徐行。”夏人循环间见，疑以为诱骑不敢击。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说渭源羌酋输地八千顷，因城熟羊以抚之。琦上其功。又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与田颜为友。颜病重，千里求医，未归而颜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敛而可至，拊之乃瞑。颜无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单衣以居，有馈白金者，顾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奁具。一日自远归，家以窭告，适友人郭行扣门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可恻然，计橐中装略当其数，尽与之。关中称其贤。

申积中，成都人。襁褓中，杨绘从其父起求之为子。及长，知非杨氏而绝口不言。年十九，登进士第。事所养父母，尽孝终身。有二弟一妹，为毕婚娶，始归本族，复为申氏，蜀人以纯孝归之。政和六年，以奉议郎通判德顺军。翰林学士许光凝尝守成都，得其事荐诸朝，召赴京师，擢提举永兴军学事，道卒。光凝复与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诏予一子官。

初，光凝所同荐者三人：其一河阳故大理丞陈芳，一门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邓州王襄，经术登科，年未六十，请老，事孀嫂如母，养孤甥如子，教诲后进，周恤乡里贫民，以学行称。乞加奖异。诏表芳门闾，赐襄号“处士”。

郝ρ，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贫，竭力营养。或怜伤之，贷以钱数百万，使取息自赡，ρ重谢，留钱五六年不用，复返之。举进士，调宛丘尉、舞阳主簿、通山令。时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书请致仕，为

父求官。执政谕使赴官而后请，曰：“如是，则可升朝籍，遇恩及亲矣。”于是留妻子于家，独奉父行，逾岁竟谢事。上官以其治县有绩，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归，未至乡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则随撤之。服除，州以状闻，诏赐粟帛。

治平末，以翰林学士吕公著荐，起为奉宁军推官，泾原经略使亦奏辟幕府。ρ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亲也。既不能及，尚庶几以恩得赠，今则无及矣！”姻族语其妻聂氏，使劝ρ仕，曰：“吾不德，无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聂事舅姑亦以孝义著。ρ忠信自将，笃行苦节，不仕而卒。司马光为铭其墓。

支渐，资州资阳人。年七十，持母丧，既葬，庐墓侧，负土成坟，蓬首垢面，三时号泣，哀毁瘠甚。白蛇狸兔扰其旁，白雀白乌日集于垅木，五色雀至万余，回翔悲鸣若助哀者。乡人句文鼎自娶妇即与父母离居，睹渐至行，深自悔责，号恸而归，孝养尽志。乡闾观感而化者甚众。

邓宗古，简州阳安人。父死，自培土为坟，庐其侧，晨夕号恸，甘露降于墓木。里中号为邓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门三十有六月，昼负土，夜拊棺而卧，为坟广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

渐以下三人，元丰中，皆褒赐粟帛。

苏庆文、台亨，皆夏县人。庆文事父母以孝闻。母少寡，庆文惧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谨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终身。

亨工画，元丰中，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选试其优者待诏翰林，畀以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闾里贤之。

仰忻，字天贶，温州永嘉人。力学，以笃行称。年五十余，执母丧尽孝礼。躬自负土，庐于墓侧，有慈乌白竹之瑞。绍圣中，郡守杨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观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应诏。未几卒，特赠将仕郎。

赵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间为棣州兵官属。会兵动燕云，子

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时尚幼，与其母张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绝，建炎二年，始得南归。子佪卒，伯深访寻其母二十余年。一旦闻在沪南，伯深徒步入蜀，间关累年。绍兴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号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赋诗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宁间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愿知母所在，如是十余年。俄有人言母为泰和倪氏妇，瑜竟迎以归。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亲疾解任，执药调膳，尝而后进，三月不之寝室。父应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继卒于池阳舟次。持锸荷土以为坟，手胝面黔，亲友不能识，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诸生请问经义，对之流涕，未尝言文。抱疾归，数日而卒。郡以孝闻，赐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李筹者，洵同县人，字彦良。与弟衡字平国生同乳，二岁丧母，十岁丧父，兄弟每以不逮事亲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杨山，负土成坟，庐于墓左。未几，庐所产木一本两干，高丈许复合于一，至其末乃分两干五枝，乡人以为瑞。

有杨芾者，亦同县人，字文卿，性至孝，归必市酒肉以奉二亲，未尝及妻子。绍兴五年大饥，为亲负米百里外，遇盗夺之不与，盗欲兵之，芾恸哭曰："吾为亲负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盗义而释之。

杨庆，鄞人。父病，贫不能召医，乃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后母病不能食，庆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药进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复生。宣和三年，守楼异名其坊曰"崇孝"。绍兴七年，守仇悆为之请。十二年，诏表其门，复之。悆曰："韩退之作《鄠人对》，以毁伤支体为害义。而匹夫单人，身膏草莽，轨训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阙，而乃行成于内，情发自天。使稍知诗书礼义之说，推其所存，出身事主，临难伏节死义，岂减介之推、安金藏哉！"

陈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笃，刲股为饵，病愈。已而复病不救，宗一恸而绝。郡守陆德舆云："陈宗自毁其体，哀恸伤生，虽非孝道之正，而能为人所难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为合葬，榜曰"陈孝子墓"。

郭义，兴化军人。早游太学，以操尚称。年四十余，客钱塘，闻母

丧，徒跣奔丧，每一恸辄呕血。家贫甚，故人有所馈，不受。聚土为坟，手莳松竹，而庐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乌鹊驯集。郡上其事，诏旌表其闾，于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广上狭，饰白，间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宁，信州铅山人。绍兴六年，潘达兵袭铅山，父愈年七十，未及出户遇贼，贼意其有藏金，欲杀之。世宁年未冠，亟引颈愿代父死，贼感其孝，两全之。

苟与龄字寿隆，滁州来安人。志尚高洁，事其亲，生养死葬，力竭而礼尽，乡党称之。母殁，庐墓侧，有芝十九茎生于墓亭。郡县以事闻，旌其门。

王珠字仲渊，吉州龙泉人，以孝谨闻。建炎间，居父忧，芝数本生墓侧，倒植竹以为杙，复生柯叶。绍兴间，再罹母丧，复有双竹灵芝之祥。

颜诩，唐太师真卿之后。真卿尝谪庐陵，故诩为吉州永新人。诩少孤，兄弟数人，事继母以孝闻。一门千指，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匜架无主，厨馔不异。义居数十年，终日怡愉，家人不见其喜愠。年七十余卒。

张伯威，大安军人。武翼大夫、御前前军正将祥之子。绍熙元年，武举进士。调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濒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继母杨因姑病笃，惊而成疾，伯威复剔臂肉作粥以进，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进，达旦即愈。知大安军罗植即伯威所居立纯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妇坊。事闻，诏伯威与升擢，倍赐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应，越州会稽人。家世微且贫。父革，依郡狱吏佣书以生，资定使学，游乡校，稍稍有称。郡狱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系，革以诖误，年七十余矣，法当免系。鞫胥任泽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与狱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独决。定切痛念父当耆年，以非辜堕圄狴，誓将身赎。数诣府号诉，请代坐狱，弗许；请效命于戎行，弗许；请隶五符为兵，又弗许。定知父终不可赎也，仰而呼曰："天乎！将使定坐视父缠徽纆乎！父老耄，不应连系；佣书，罪不应与狱吏等。理明矣，而无所云诉。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图死矣，庶有司哀怜而释父，则虽死无憾矣！"于是预为志铭其

墓，又为状若诣府者结置袂间，皆叙陈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帅闻之，惊曰“真孝”，立命出革，厚为定具棺敛事，而抚周其家。

郑绮，婺州浦江人。善读书，通《春秋谷梁》学。以肃睦治家，九世不异爨。四世孙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昼则联几案，夜则同衾寝。德璋素刚直，与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当会逮扬州。德珪哀弟之见诬，乃阳谓曰：“彼欲害吾也，何预尔事？我往则奸状白，尔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诸暨道中，兄弟相持顿足哭，争欲就死。德珪默计沮其行，遂绐以无往，夜将半，从间道逸去。德璋复追至广陵，德珪已毙于狱。德璋闻之，恸绝者数四，负骨归葬。庐墓再期，每一悲号，乌鸟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偻，德璋鞫之如己子。

有鲍宗岩者，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寿孙字子寿。宋末，盗起里中。宗岩避地山谷间，为贼所得，缚宗岩树上，将杀之。寿孙拜前愿代父死，宗岩曰：“吾老矣，仅一子奉先祀，岂可杀之？吾愿自死。”盗两释之。

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隐逸上

○戚同文 陈抟 种放 万适 李渎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怿 徐复孔旼 何群

中古圣人之作《易》也，于《遁》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阳德处高地，而皆以隐逸当之。然则隐德之高于当世，其来也远矣。巢、由虽不见于经，其可诬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岂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对大廷，亹亹献替，使其人出处，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时止时行，人何讥焉。作《隐逸传》。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为儒。幼孤，祖母携育于外氏，奉养以孝闻。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乡里为之感动。

始，闻邑人杨悫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悫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悫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悫尝勉之仕，同文曰：“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悫依将军赵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为葬三世数丧。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

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是深为乡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谕以善道。颇有知人鉴，所与游皆一时名士。乐闻人善，未尝言人短。与宗翼、张昉、滕知白为友。生平不至京师。长子维任随州书记，迎同文就养，卒于汉东，年七十三。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杨徽之尝因使至郡，一见相善，多与酬唱。徽之尝云陶隐居号坚白先生，先生纯粹质直，以道义自富，遂与其门人追号坚素先生。

二子维、纶。维，建隆二年，以屯田员外郎为曹王府翊善，累官职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纶自有传。

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旧居旁造舍百余区，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署诚府

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

杨悫者，虞城人。力学勤志，不求闻达。

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为虞城主簿，因家焉。笃孝恭谨，负米养母。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欧阳、虞、柳书皆得其楷法。能属文。隐而不仕，家无斗粟，怡怡如也，未尝以贫窭干人。市物不评价，市人知而不欺。尝言“昼夜者，昏晓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户。见邻里小儿，待之如成人，未尝欺绐。同文尝谓翼曰：“子劳谦有古人风，真吾友也。”卒，年八十余。子度，举进士，至侍御史，历京西转运使，预修《太祖实录》。

张昉有史材，历知杂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监致仕。子信，自有传。

滕知白善为诗，至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子涉，为给事中。

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强干称。象先，淳化中三司户部副使，卒于光禄少卿。

郭成范最有文，为仓部员外郎，掌安定公书记。辞疾，以司封员外郎致仕，卒。

王砺事母甚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屯田郎中。子涣、渎、渊、冲、泳。涣子稷臣，渎子尧臣，并进士及第。涣子梦臣，进士出身。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五年，成州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

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

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德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

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

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以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日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

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

又有许琼者，开封鄢陵人。开宝五年，子永罢卢县尉，诣匦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荣养。"上览奏，召永讯之，即命迎其父赴阙。琼得对于讲武殿，上顾问久之，悉能奏对，而词气不衰，言唐末以来事，历历可听。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寿，赐袭衣、犀带、银鞍勒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是时，澶密齐沂、莱江吉万州、江阴梁山军，各奏八十已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公士。真宗时，凡老人年百岁已上

者，州县以名闻，皆诏赐衣帛、米麦，长吏存抚之。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也。父诩，吏部令史，调补长安主簿。放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父尝令举进士，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未几父卒，数兄皆干进，独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请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

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图氏，尝裂佛经以制帷帐。所著《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人颇称之。多为歌诗，自称“退士”，尝作传以述其志。

淳化三年，陕西转运宋惟干言其才行，诏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称疾不起。其母尽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

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言放隐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载，孝行纯至，可励风俗，简朴退静，无谢古人。复诏本府遣官诣山，以礼发遣赴阙，赍装钱五万，放辞不起。明年，齐贤出守京兆，复条陈放操行，请加旌赍。即赐诏曰：“汝隐居丘园，博通今古，孝悌之行，乡里所推，慕古人之遗荣，挹君子之常道。屡览守藩之奏，弥彰遁世之风，载渴来仪，副予延伫。今遣供奉官周旺赍诏，召汝赴阙，赐帛百匹、钱十万。”九月，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翌日，表辞恩命。上知放旧与陈尧叟游，令尧叟谕意；又谓宰相曰：“朕求茂异，以广视听，资治道。如放终未乐仁，亦可遂其请也。”中书传诏，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礼聘，岩猿溪鸟之性，固不敢以禄仕为意。然主上虚怀待士，旰食忧人之心，亦不敢以羁束为念。”遂诏不听其让。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

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六年春，再表谢暂归故山，诏许其请。将行，又迁起居舍人，命馆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席皆赋。十月，遣使就山抚问，图其林泉居处以献，优诏趣其入觐，放以疾未平为请。

景德元年十月，来朝，言归山之久，请计月不受奉，诏特给之。尝因观书赋诗，上曰："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每所询问，皆据经以对，颇多裨益。朕优待之，盖以激浮竞也。"放每至京师，秦雍生徒多就而受业。二年，擢为右谏议大夫。表乞嵩少养疾，许之，令河南府检校。召对资政殿，曲宴学士院，王钦若洎当直学士、舍人、待制悉预。既罢，又赐宴于钦若直庐。表乞免都门置饯之礼。屡遣中使劳问，赐以茶药。是冬，复来朝。三年，以兄丧请告归终南营葬，复召宴赐诗。

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荞麦。表求太宗御书及经史音疏，悉给焉。十月，复至，上谓宰相曰："放比来高尚其事，每所询问，颇有可采。朝廷虽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议未厌，所虑放卷而怀之。"即遣内侍任文庆赍诏谕之曰："朕临御寰区，忧勤旰昃，详延茂异，物色隐沦，思访话言，用熙庶绩。以卿栖心岩窦，屏迹嚣尘，蹑绮皓之遐踪，有曾、颜之至行，特举贲园之典，果符前席之心。每所谘询，备详理道，载观敷纳，蔚有材谋，深简朕怀，颇思大用。然以群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来同，万区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时风。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国强兵之术，陈制礼作乐之规。返朴还淳，措刑息讼，辅予不逮，驯至太平，登用机衡，弼成寡昧。卿宜体兹眷遇，罄乃诚明，叙经国之大猷，述致君之远略，尽形奏牍，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褰外朝之观听，乃司枢务，式洽至公。"

放上言曰："臣读书业文，实自父师之诲，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思率天性以奉至道，岂有意于麋鹿，盖无心于绂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场兵偃，群黎鼓舞，庶汇胥悦。蒲帛之聘，宠涣岩谷，君命荐及，肃听祗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贱。奉圣颜于咫尺，聆德音之教论。列迹侍从，峨冠谏诤。虽愚者之虑，竭忠规而屡陈；而大君之明，惧瞽言之无补。今又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盖念沿革之攸宜，历三五而既异，弛张之体，岂一二而可述。国家谋建皇极，跻纳富寿，惟二圣之光宅，总百王之阙漏，岂伊葑菲，敢预论述。方今德义宣明，鸾骥戾止，如臣之才，俨尔骈列。伏望洞知臣之鉴，怜守节之志，俾泛驾无覆压之害，使为器免溢荡之咎，寝此过听，遂其夙心。况臣首献纳之行，不为无位；预清闲之对，不为

疏隔。又安敢碌碌而依违，嘿嘿而旷素？愿且齿于谏署，庶少观于朝制，斯亦否能有适，名器无假。唯兹保全之惠，仰医仁圣之赐。”

时先俾陈尧叟谕旨，尧叟手笔审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迁谏垣，无所补报，为幸多矣。今主上圣明，朝无阙政，处之显位，则是重增其过。”及览表，上曰：“放能守分恳让，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贤院，从封泰山，拜给事中。二年四月，求归山，宴饯于龙图阁，命学士即席赋诗，制序。上作诗，卒章云：“我心虚伫日，无复醉山中。”初，放作诗尝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复召赴阙，表乞赐告，手诏优答之。作歌赐之，乃赍衣服、器币，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职就山存问。四年正月，复来朝，从祠汾阴，拜工部侍郎。

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放不答。放终身不娶，尤恶嚣杂，故京城赐第为择僻处。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仍条上其事。诏工部郎中施护推究，会赦恩而止。四月，求归山，又赐宴遣之。所居山林，细民多纵樵采，特诏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观侧，遣内侍就兴唐观基起第赐之。假逾百日，续给其奉。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

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讥之。上尝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刑》、《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兴，忽取前后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讣闻，上甚嗟悼，亲制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归葬终南，赠工部尚书，录其侄世雍同学究出身。

万适，字纵之，陈州宛丘人，自号遣玄子。六七岁即为诗。及长，喜学问，精于《道德经》。与高锡族子冕及韩伾交游，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有《狂简集》百卷、《雅书》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诗》二百首，《经籍擿科讨论》计四十卷。

淳化中，伾任翰林学士，因召对，上问曰：“卿早在嵩阳，当时辈流

颇有遗逸否？”伾以适及杨璞、田诰为对，上悉令召至阙下。诏书下而诰卒。璞既至，对于便殿，不愿仕进，上赐以束帛，与一子出身，遣还故郡。适最后至，特授慎县主簿。适素康强无疾，诏下日已病，犹勉强赴朝谢，举止山野，人皆笑之，后数日卒。

田诰者，历城人。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诰著作百余篇传于世，大率迂阔。每构思必匿深草中，绝不闻人声，俄自草中跃出，即一篇成矣。

杨璞字契玄，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璞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卒，年七十八。

李渎，河南洛阳人也。六世祖坦，冯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观察推官。玄初生鄑，即渎之曾祖也，字尧封，仕梁，历滑、魏、宋三镇留后，拜崇政使、礼部尚书。后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莹字正白，善词赋，广顺进士，蒲帅张铎辟为记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补阙苏德祥荐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从善赂遗，责授右赞善大夫，卒。

初，莹祷河祠而生渎，故名渎字河神，后改字长源。淳澹好古，博览经史。十六丁外艰，服阙，杜门不复仕进。家世多聚书画，颇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已来衣冠人物，历历可听。罕著文。前后州将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每劝其仕，渎皆不答。所乘马，尝为宗人借，憩于廛间。人有见者以语渎，渎即鬻之，其恶嚣如此。州闾化其俭德。

真宗祀汾阴，直史馆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陈尧叟复荐之。命使召见，辞足疾不起。遣内侍劳问，令长吏岁时存抚。明年，又遣使存问，渎自陈世本儒墨习静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养疾，舍此莫可。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尝语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吾将与尔永诀，尔辈当常在左右。”即设外寝，与诸子同处。一日，忽曰：“适有人至床下，诵诗云：‘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言讫不见，吾当逝矣。”亟取莹集七十编洎书画付诸子，促家人置酒。顷之，卒。时天禧三十年十二月三日

也，年六十三。

四年春，诏曰：“故河中府处士李渎，簪缨传绪，儒雅践方，旷逸自居，恬智交养。迨兹晚节，弥邵清猷，奄及沦亡，良深轸恻。特行赍典，式慰营魂。惟蓬阁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归生之赙，兼推给复之恩。申饬守臣，优恤其后。岂独旌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风。可特赠秘书省著作佐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世为农。母尝梦引袂于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前后郡守，虽武臣旧相，皆所礼遇，或亲造谒。赵昌言性尤倨傲，特署宾次，戒阍吏野至即报。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命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

祀汾阴岁，与李渎并被荐，遣陕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岩薮，臣实愚戇，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岂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尝婴心疾，尤疏礼节，麋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望回过听，许令愚守，则畎亩之间，永荷帝力。”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抚，又遣使图其所居观之。五年四月，复遣内侍存问。天禧三年十二月，无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状。

四年正月，诏曰：“国家举旌赏之命，以辉丘园，申恤赠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风俗也。故陕州处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顾词格之清新，为士流之推许，而能笃淳古之行，慕肥遁之风。顷属时巡，尝加聘召，恳陈诚志，愿遂《考槃》。及此沦亡，载深嗟悼！兰台清秩，追饰幽扃，厚其赙助之资，宽以复除之命。谅惟优礼，式显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赙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徭。”

渎即野中表兄也。渎卒讣至，野哭之恸，谓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时甚异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许人。家于雍丘，与宋准、赵昌言交游甚厚。太平兴国初，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经史，精于术数，工绘画，颇嗜酒。或游市廛，过客询以休咎者，多不之语。里中号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为考制度使，以名闻。诏曰："敦早预词场，勤修天爵，超然处退，亦既累年。属览公车之言，俾参郡学之职，用精儒业，以宠耆年。可许州助教。"敦让而不受。乾兴元年，无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谘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谘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圹中。

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高怿，字文悦，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荛、许勃号"南山三友"。

会诏举沈沦草泽，知长安寇准闻其名荐之，辞不起。景祐中，录国初侯王后，怿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学，召怿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杜衍尝请赐处士号，乃命为大理评事，怿固辞。仁宗嘉其守，号安素处士。诏州县岁时礼遇之，给良田五百亩。文彦博表其经术该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励风俗，诏赐第一区。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复固辞。梦道士持素书聘为白鹿洞主，卒。

有韩退者，稷山人。亦师事种放。母死，负土成坟，徒跣终丧，去隐嵩山。吴遵路，石延年论其高节。诏赐粟帛，号安逸处士，以寿终。

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亡进取意。游学淮、浙间数年，益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他日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大乐，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方仁宗留意于乐，诏天下求知乐者，大臣荐胡瑗，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

范仲淹过润州，见复问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无变异乎？"复克西方当用兵，推其月日，后无少差。庆历初，与布衣郭京俱召见，帝问天时人事，复对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当小过也。刚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问："明年主何卦？"复曰："《乾》卦用事。"说至九五尽而止。帝又问："前年京师黑风，何所应？"复曰："其兆在内，豫王丧其应也。"明日，命为大理评事，固以疾辞，乃赐号冲晦处士，补其子发试秘书省校书郎。复性高洁，而处世未尝自异，后居杭州十数年卒。

郭京者，少任侠，不事家产，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

孔旼，字宁极，孔子四十六代孙。隐居汝州龙兴县龙山之蚩阳城。性孤洁，喜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遇岁饥，分所余赈不足者，未尝计有无。闻人之善若出于己，动止必依礼法。环所居百余里，人皆爱慕之，见旼于路，辄敛衽以避。葬其父，庐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间生紫芝数十本。州以行义闻，赐粟帛，又给复其家。近臣列荐，授秘书省校书郎致仕。居数年，召为国子监直讲，辞不赴，即迁光禄寺丞。顷之，起知龙兴县，复辞。卒，赠太常丞。

盗尝入旼家，发其廪粟，旼避之，纵其所取。尝逢羸弱者为盗掠夺其赀，旼追盗与语，责之以义，解金畀之，使归所掠。居山未尝逢毒蛇虎豹，或谓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无心则无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书亦不复读。为《太玄图》张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规其中心，空之无所书。曰："《易》所谓寂然不动者，与此无异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学，喜激扬论议，虽业进士，非其好也。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讲官会诸生讲，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为仁义而已，不知饥寒之切己也。”众皆注仰之。介因馆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

群尝言：“今之士，语言说易，举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严也。”因请复古衣冠。又上书言：“三代取士，皆举于乡里而先行义。后世专以文辞就，文辞中害道者莫甚于赋，请罢去。”介赞美其说。会谏官御史亦言以赋取士无益治道，下两制议，皆以为进士科始隋历唐数百年，将相多出此，不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废也。群闻其说不行，乃恸哭，取平生所为赋八百余篇焚之。讲官视群赋既多且工，以为不情，绌出太学。群径归，遂不复举进士。

嘉祐中，龙图阁直学士何剡表其行义，赐号安逸处士。群既死，赵抃守益州，奏群遗稿有益时政，愿诏果州录上之，云：“非若茂陵书起天子侈心也。”寝不下。

列传第二百一十七 隐逸中

○王樵 张愈 黄晞 周启明 代渊 陈烈 孙侔 刘易 姜潜 连庶 章詧俞汝尚 阳孝本 邓考甫 宇文之邵 吴瑛 松江渔翁 杜生 顺昌山人 南安翁张举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县北梓桐山。博通群书，不治章句，尤善考《易》。与贾同、李冠齐名，学者多从之。咸平中，契丹游骑度河，举家被掠。樵即弃妻，挺身入契丹访父母，累年不获，还东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服丧六年，哀动行路。又为属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叹曰："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与俗绝，自称赘世翁，唯以论兵击剑为事。一驴负装，徒步千里，晚年屡游塞下。画策干何承矩、耿望，求灭辽复仇，不用。乃于城东南隅累砖自环，谓之"茧室"。铭其门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济时，道号'赘世'。生而为室，以备不虞，死则藏形，不虞乃备。"病革，入室自掩户卒。治平末，职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访茧室，已构屋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复作茧室及祠堂，刻石以记之。

张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东徙。愈隽伟有大志，游学四方，屡举不第。宝元初，上书言边事，请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国之势，其论甚壮。用使者荐，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愿以授父显忠而隐于家。文彦博治蜀，为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丁内艰，盐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叶，后合抱。六召不应。喜奕棋。乐山水，遇有兴，虽数千里辄尽室往。遂浮湘、沅，观浙江，升罗浮，入九疑，买石载鹤以归。杜门著书，未就，卒。

妻蒲氏名芝，贤而有文，为之诔曰："高视往古，哲士实殷，施及秦、汉，余烈氛氲。挺生英杰，卓尔逸群，孰谓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云隐君。尝曰丈夫，趋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营营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实多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脱簪散发，眠云听泉。有峰千仞，有溪数曲，广成遗趾，吴兴高躅。疏石通迳，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昼游夜息。岭月破云，秋霖洒竹，清意何穷，真心自得，放言遗虑，何荣何辱？孟春感疾，闭户不出，岂期遂往，英标永隔。抒词哽噎，挥涕汍澜，人谁无死，惜乎材贤。已矣吾人，呜呼哀哉！"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卷，学者多从之游，自号聱隅子。著《歔欷琐微论》十卷，以谓聱隅者枿物之名，歔欷者叹

声，琐微者述辞也。石介在太学，遣诸生以礼聘召，晞走匿邻家不出。枢密使韩琦表荐之，以为太学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启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后占籍处州。初以书谒翰林学士杨亿，亿携以示同列，大见叹赏，自是知名。四举进士皆第一。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泰山，言者谓此科本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仕进意，里人称为处士。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于朝，赐粟帛。仁宗即位，除试助教，就加廪给。久之，特迁秘书省秘书郎。改太常丞，卒。启明笃学，藏书数千卷，多手自传写，而能口诵之。有古律诗、赋、笺、启、杂文千六百余篇。

代渊，字蕴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导江，家世为吏，有阴德。渊性简洁，事亲以孝闻。受学于李畋、张达。年四十，乡人更劝，举进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叹曰："禄不及亲，何所为耶？"还家教授，坐席常满。安抚使举凤州团练推官，不就。知益州杨日严又荐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谢绝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杂说》数十篇。田况上其书，自太常丞改祠部员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间，自号虚一子。长吏岁时致问，澹然与对，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术士择日，云"丙申吉"，颔之，是日沐浴而绝。

陈烈字季慈，福州候官人。性介僻，笃于孝友。居亲丧，勺饮不入于口五日，自壮及老，奉事如生。学行端饬，动遵古礼，平居终日不言，御童仆如对宾客。里中人敬之，冠昏丧祭，请而后行。从学者常数百。贤父兄训子弟，必举烈言行以示之。

尝以乡荐试京师不利，即罢举。或勉之求仕，则曰："伊尹守道，成汤三聘以币；吕望既老，文王载之俱归。今天子仁圣好贤，有汤、文之心，岂无先觉如伊、吕者乎？"仁宗屡诏之，不起。人问其故，应曰："吾学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乡老交章称其贤。嘉祐中，以为本州教授，欧阳修又言之，召为国子直讲，皆不拜。

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为妻林氏所讼，因诋烈贪诈，乞夺所受恩。司马光为谏官，率同列争曰："臣等每患士无名检，故举烈以厉风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迂阔不合中道，犹为守节之士，当保而全之。若夫妇不相谐，则听之离绝，毋使节行之士为横辱所挫。"陶说遂不行。

元祐初，部使者申荐之，诏从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复教授本州。，在职不受廪奉，乡里问遗丝毫无所受；家租有余，则推以济贫乏。卒，年七十六。

孙侔，字少述，与王安石、曾巩游，名倾一时。早孤，事母尽孝。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及母病革，自誓终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间，士大夫敬畏之。

刘敞知扬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矫俗，求之朝廷，吕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诏以为扬州教授，辞。敞守永兴，辟入幕府，亦辞。英宗时，沈遘及王陶、韩维连荐之，授忠武军推官、常州推官，皆不赴。

少与安石友善，安石为相，过真州与相见，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

初，王回、王令、常秩与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寿，秩为隐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终。

刘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学好古，喜谈兵。韩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论》，授太学助教、并州州学说书。不能屈志仕进，寓居于虢之卢氏，习辟谷术。赵抃复荐其行谊，赐号退安处士。易作诗，琦每为书之石，或不可其意辄涤去，琦亦再书之。尹洙帅渭，延致尊礼，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刚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几？渊源之学，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宁察访定户役，诏易家用处士如七品恩，得减半，示优礼云。

姜潜，字至之，兖州奉符人。从孙复学《春秋》。用田况举召试学士院，为明州录事参军。以母思乡求致仕，敕过门下，知封驳司吴奎封还之，而与韩绛共上章以荐，徙兖州录事参军。从奎辟郓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荐为国子直讲、韩王宫伴读。谒宗正允弼，吏引趋庭，潜不答，呼马欲去，遂以客礼见。

熙宁初，诏举选人淹滞者与京官凡三十七人，潜在选中。神宗闻其贤，召对延和殿，访以治道何以致之，对曰："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陈留县，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钱以是独得不散。司农、开封疑潜沮格，各使其属来验，皆如令。而条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钱，潜知且不免，移疾去，县人诣府请留

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连庶字居锡，安州应山人。举进士，调商水尉、寿春令。兴学，尊礼秀民，以劝其俗；开濒淮田千顷，县大治。淮南王旧垒在山间，会大水，州守议取其甓为城，庶曰："弓矢舞衣传百世，藏于王府，非为必可用，盖以古之物传于今，尚有典刑也。"垒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监陈州税。尝送客出北门，见日西风尘，而冠盖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归。久之，翰林学士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言庶文学行义，宜在台阁。以知昆山县，辞不行。累迁职方员外郎，卒。

庶始与弟庠在乡里，时宋郊兄弟、欧阳修皆依之。及二宋贵达，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义秋毫不可污也。庶既死，宋郊之孙义年为应山令，缘邑人之意，作堂于法兴僧舍，绘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于政事，号良吏，终都官郎中。

章詧字，隐之，成都双流人。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经学，尤长《易》、《太玄》，著《发隐》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数寓道之用、三摹九据始终之变。蜀守蒋堂、杨察、张方平、何郯、赵抃咸以逸民荐，一赐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赐号冲退处士。王素时为州，因更其所居之乡曰处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詧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养气，忧喜、是非亦不以挠其心形。

尝访里人范百禄，谓曰："子辟谷二十余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尝知以气治疾之说乎？"百禄因从扣《太玄》，詧为解述大旨，再复《摛》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夫道哉？"熙宁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祀，亦好古学，尝应行义敦遣诏。仍世有隐德，其所居犹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乌程人。少时读书于鄣南之昆山。为人温温有礼，议论不苟。不可于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尝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贫乏挠其怀，淡于势利。闻人善言善行，记之不忘，时时为人道之。擢进士第，涉历州县，无少营进取之心。尝知导江县，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将资以公田，辞，不许，至则悉以周旧令之家。熙宁初，签书剑南西川判官。赵抃守蜀，以简静为治，每旦退坐便斋，诸吏莫敢至，唯汝尚来辄排闼径入，相对清谈竟暮。

王安石当国，患一时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弹击。驿召诣京师，既知所以荐用意，力辞，章再上得免。亲故有责以不能与子孙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为其地也。"还家苦贫，未能忘禄养。又从赵抃于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苏轼、苏辙、孙觉、李常皆赋诗文叹美之。

优游数年，当六月徂暑，寝室不可居，出舍于门，妻黄就视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与夫人皆过之，可以行矣。"妻应曰："然则我先去。"后三日卒。汝尚庀其丧，为作铭，召诸子告曰："吾亦从此逝矣。"隐几而终，相去才十日。孙侔，绍兴中敷文阁直学士。

阳孝本，字行先，虔州赣人。学博行高，隐于城西通天岩。苏颂、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荐之。苏轼自海外归，过而爱焉，号之曰玉岩居士。尝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戏以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为阳城之裔，故轼诗有云："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嘉之也。隐遁二十年，一时名士多从之游。崇宁中，举八行，解褐为国子录，再转博士。以直秘阁归，卒，年八十四。

邓考甫，字成之，临川人。第进士，历陈留尉、万载永明令、知上饶县，积官奉议郎，提点开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闭户著书，不复言仕。

元符末，诏求直言。考甫年八十一，上书云："乱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祸，将不可胜言。今宜以时更化，纯法祖宗。"因论熙宁而下，权臣迭起，欺世误国，历指其事而枚数其人。蔡京嫉之，谓为诋讪宗庙，削籍羁筠州。崇宁去党碑，释逐臣，同类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归，惟考甫与范柔中、封觉民独否，遂卒于筠。且死，命幼孙名世执笔，口占百余言，其略曰："予自谓山中宰相，虚有其才也；自谓文昌先生，虚有其词也。不得大用于盛世，亦无憾焉，盖有天命尔。"所论述有《卜世大宝龟》、《伊周素蕴》、《义命杂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余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汉州绵竹人。举进士，为文州曲水令。转运以轻缣高其价，使县鬻于民。之邵言："县下江上山，地狭人贫，耕者亡几，方岁俭饥，羌夷数入寇，不可复困之以求利。"运使怒。

会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创业、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谅阴，谄谀奸佞之人屏伏未动，正可念五圣之功德，常若

左右前后。京师者，诸夏之视效，俗宜敦厚，而勿憸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节自励，而势利合杂是先。愿以节义廉耻风导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转运使、提点刑狱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应在公逋负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泽不下流，而细民益困。如择贤才以为三司之官，稍假郡县以权，则民瘼除矣。然后监番、槧、蹶、槅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义以亲睦九族，兴坠典，拔滞淹，远夸毗，来忠谠。凡所建置，必与大臣共议以广其善，号令威福则专制之。如此，则天下之人思见太平可拱而俟也。”

疏奏不报。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归，时年未四十。自强于学，不易其志，日与交友为经史琴酒之乐，退居十五年而终。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于之邵见之矣。”范镇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学富而行笃，少我二十一岁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为两贤所推尚如此。

吴瑛，字德仁，蕲州蕲春人。以父龙图阁学士遵路任补太庙斋郎，监西京竹木务，签书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知郴州，至虞部员外郎。治平三年，官满如京师，年四十六，即上书请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与出力挽留之，不听，皆叹服以为不可及，相率赋诗饮饯于都门，遂归。

蕲有田，仅足自给。临溪筑室，种花酿酒，家事一付子弟。宾客至必饮，饮必醉，或困卧花间，客去亦不问。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语，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爱其乐易而敬其高。尝有贵客过之，瑛酒酣而歌，以乐器扣其头为节，客亦不以为忤。视财物如粪土，妹婿辄取家财数十万贷人，不能偿，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无重忧！”召而焚其券。门生为治田事历岁，忽谢去，曰：“闻有言某簿书为欺者，谊不可留。”瑛命取前后文书示之，盖未尝发封也。盗入室，觉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旷达类此。

哲宗朝有荐之者，召为吏部郎中，就知蕲州，皆不起。崇宁三年感疾，即闭閤谢医药，至垂绝不乱。卒，年八十四。

松江渔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自得。绍圣中，闽人潘裕自京师调官回，过吴江，遇而异焉，起揖之曰：“予视先生气貌，固非渔钓之流，愿丐绪言，以发蒙陋。”翁

瞪视曰：“君不凡，若诚有意，能过小舟语乎？”裕欣然过之。翁曰：“吾厌喧烦，处闲旷，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诵经史百家之言，后观释氏书，今皆弃去。唯饱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隐岩穴，追园、绮之踪，窃慕老氏曲全之义。且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视轩冕如粪土耳，与子出处异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闻先生之高义，敢问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饮毕，长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颍昌人。不知其名，县人呼为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里，有屋两间，与其子并居，前有空地丈余，即为篱门，生不出门者三十年。

黎阳尉孙轸往访之。其人颇洒落，自陈村人无所能，官人何为见顾。轸问所以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忆十五年前，亦曾纳凉其下，何谓不出？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尽以与兄，而携妻子至此，蒙乡人借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医药以给飧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荷长者见怜，与田三十亩使之耕，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术自业者多。念己食既足，不当更兼他利，由是择日卖药，一切不为。”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遗一书策，无题号，其间多说浮名经，当时极爱其议论，今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矣。”时盛寒，布袍草屦，室中枵然，而气韵闲旷，言词精简，。盖有道之士也。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性质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间一至县买盐酪，可数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轸嗟叹，留连久之，乃去。后至延安幕府，为沈括言之。括时理军书，迨夜半，疲极未卧，闻轸谈及此，及顿忘其劳。

顺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耶？”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陈元忠客居南海日，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翁虽麻衣草屦，而举止谈对宛

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视之皆经、子也。陈叩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耳。”因杂以他语。少焉，风雨暴作，其二子归，舍鉏揖客，人物不类农家子。翁进豆羹享客，不复共谈，迟明别去。

陈以事留城中，翌日，见翁仓遑而行，陈追诘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问之，乃大儿于关外鬻果失税，为关吏所拘。陈为谒监征，至则已捕送郡。翁与小儿偕诣庭下，长子当杖，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此子赡给。若渠不胜杖，则翌日乏食矣。愿以身代之。”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某愿代兄。”大儿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儿来父耳旁语，若将有所请，翁叱之，儿必欲前。郡守疑之，呼问所以，对曰：“大人元系带职正郎，宣和间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儿狂，妄言。”守询诰敕在否，儿曰：“见作一束置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随儿发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谢而释其子。次日，枉驾访之，室已虚矣。

张ＵＦ字子厚，常州人。登进士甲科。以无他兄弟，独养其亲，不忍斯须去左右。亲友强之仕，乃调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闭户读书四十年，手校数万卷，无一字舛。穷经著书，至夜分不寐。元丰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复荐之，起教授颍州，辞不就。于是孙觉、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ＵＦ且死草莱，后世必以为朝廷失士。”苏轼言之尤切。诏拜秘书省校书郎，敕郡县致礼敦遣，竟不出。

ＵＦ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声名闻于人，蹈中守常，从容不迫，为当时名流所慕，以不造门为耻。崇宁四年，卒。明年，诏以ＵＦ隐德丘园，声闻显著，赐谥曰正素先生。

列传第二百一十八 隐逸下

○徐中行 苏云卿 谯定 王忠民 刘勉之 胡宪 郭雍 刘愚 魏掞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临海人。始知学，闻安定胡瑗讲明道学，其徒转相传授，将往从焉。至京师，首谒范纯仁，纯仁贤之，荐于司马光，光谓斯人神清气和，可与进道。会福唐刘彝赴阙，得瑗所授经，熟读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炉，夜不安枕者逾年。乃归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诣人莫测也。父死，跣足庐墓，躬耕养母。推其余力，葬内外亲及州里贫无后者十余丧。晚年教授学者，自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

其友罗适持节本路，举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遗逸荐。崇宁中，郡守李谔又以八行荐。时章、蔡窃国柄，窜逐善类且尽，中行每一闻命辄泪下。一日，去之黄岩，会亲友，尽毁其所为文，幅巾藜杖，往来委羽山中。客有诘以避举要名者，中行曰："人而无行，与禽兽等。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与？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惭而退。陈瓘谪台州，闻名纳交，暨其没，录其行事，谓与山阳徐积齐名，呼为"八行先生"。

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草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丧毁甚，既免丧，犹不忍娶者十余年。秦桧当国，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庭筠叹曰："今日岂歌颂时耶！"疏其未足为中兴者五，见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语，而敢欺君乎？"

黄岩尉郑伯熊代去，请益，庭筠曰："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伯熊受其言，迄为名臣。有诏举人尝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适应格，所亲咸劝之，庭筠辞曰："吾尝草封事，谓岳庙冗禄无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

其学以诚敬为主，夜必就榻而后脱巾，旦必巾而后起。居无惰容，喜无戏言，不事缘饰，不苟臧否。闻人片善，记其姓名。遇饥冻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尝戚戚。尤袤为守，闻其名，遣书礼之。一日，巾车历访旧游，徜徉几月。归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乡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隐遁，称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间，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题诗有"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之句，且大书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庭筠之兄庭槐、庭兰，皆有父风。孙日升，苦学有守，于是徐氏诗书不绝六世矣。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待邻曲有恩礼，无良贱老稚皆爱敬之，称曰苏翁。身长七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直。夜织屦，坚韧过革舄，人争贸之以馈远。以故薪米不乏，有羡则以周急应贷，假者负偿，一不经意。溉园之隙，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莫测识也。

少与张浚为布衣交，浚为相，驰书函金币属豫章帅及漕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亚，遁迹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能屈，幸亲造其庐，必为我致之。"帅、漕密物色，曰："此独有灌园苏翁，无云卿也。"帅、漕乃屏骑从，更服为游士，入其圃，翁运锄不顾。进而揖之，翁曰："二客何从来耶？"延入室，土锉竹几，地无纤尘，案上有《西汉书》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计此为苏云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浃，遂扣其乡里，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然。"客又问："德远何如人？"曰："贤人也。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余而才不足。"因问："德远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张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张公令某等致公，共济大业。"因出书函金币置几上。云卿鼻间隐隐作声，若自咎叹者。二客力请共载，辞不可，期以诘朝上谒。旦遣使迎伺，则扃户阒然，排闼入，则书币不启，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帅、漕复命，浚拊几叹曰："求之不早，实怀窃位之羞。"作箴以识之，曰："云卿风节，高于傅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

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

靖康初，吕好问荐之，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弗合，辞不就。高宗即位，定犹在汴，右丞许翰又荐之，诏宗泽津遣诣行在。至惟扬，寓邸舍，窭甚，一中贵人偶与邻，馈之食不受，与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类此。上将用之，会金兵至，失定所在。复归蜀，爱青城大面之胜，栖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谯岩。敬定而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有绘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定后不知所终，樵夫牧童往往有见之者，世传其为仙云。

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

宪、勉之、滋皆闽人，时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

王忠民，颍阳人，世业医。忠民幼通经史，自靖康以来，数言边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隐居不出，诸镇翟兴等皆重之，弗能致；张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兴徙治药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镇抚使董先于内乡，留军中，事以师礼。

时刘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图》及定乱四象达之金主，及镂板印图散于伪境，以明天下之义。绍兴三年，翟琮荐其忠节于朝，特授宣教郎，诏董先津遣诣行在。既至，宰相吕颐浩、签书枢密院事徐俯见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辞官，言："臣愤金人无道，故三上金主书，乞还二帝，本心报国，非冀名禄。"上不许。忠民以诰置椟中，藏七宝山下，力恳求去。复依董先军中，遂不出。

时又有苏庠者，丹阳人。绅之后，颂之族也。少能诗，苏轼见其《清江曲》，大爱之，由是知名。徐俯荐其贤，上特召之，固辞；又命守臣以礼津遣，庠辞疾不至，以寿终。

刘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强学，日诵数千言。逾冠，以乡举诣太学。时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挟元祐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勉之求得其书，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潜抄而默诵之。谯定至京师，

勉之闻其从程颐游，邃《易》学，遂师事之。已而厌科举业，揖诸生归，见刘安世、杨时，皆请业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翚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

绍兴间，中书舍人吕本中疏其行义志业以闻，特召诣阙。秦桧方主和，虑勉之见上持正论，乃不引见，但令策试后省给札而已。勉之知不与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至，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号曰白水先生。贤士大夫自赵鼎以下皆敬慕与交。后秦桧益横，鼎窜死，诸贤禁锢，勉之竟不复出。

勉之一介不妄取。妇家富，无子，谋尽以赀归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贤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属以后事，且戒其子熹受学。勉之经理其家，而诲熹如子侄。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绍兴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胡宪，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静悫，不妄笑语，长从从父胡安国学。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虽仓卒无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尝校。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宪独阴与刘勉之诵习其说。既而学《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宪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

折彦质、范冲、朱震、刘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义闻于朝，上特召之，宪辞母老。及彦质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宪力辞。乃赐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宪犹不屈。太守魏矼遣行义诸生入里致诏，且为手书陈大义，开譬甚力，宪不得已就职。日与诸生接，训以为己之学。闻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观其所以修身、事亲、接人者，无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郡人程元以笃行称，龚何以廉节著，皆迎致俾参学政，学者自是大化。

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乐居官舍，求监南岳庙以归。久之，起为福建路安抚使司属官。时帅张宗元榷盐急，私贩者铢两亦重坐。宪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宪复请祠而去。

秦桧方用事，诸贤零落，宪家居不出。桧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书正字。既至，次当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

汴京宫室，势必败盟。今元臣、宿将惟张浚、刘锜在，识者皆谓金果南牧，非此两人莫能当。愿亟起之，臣死不恨。”时两人皆为积毁所伤，未有敢显言其当用者，宪独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诏改秩与祠归。

初，宪与刘勉之俱隐，后又与刘子翚、朱松交。松将没，属其子熹受学于宪与勉之、子翚。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方宪之以馆职召也，适秦桧讳言之后，宪与王十朋、冯方、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士为《五贤诗》以歌之。人始信宪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仅半年，不究其底蕴云。绍兴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阳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师事程颐，著《易说》，号兼山先生，自有传。雍传其父学，通世务，隐居峡州，放浪长杨山谷间，号白云先生。

乾道中，以峡守任清臣、湖北帅张孝祥荐于朝，旌召不起，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稔知其贤，每对辅臣称道之，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更封颐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缴进。于是，雍年八十有三矣。

淳熙初，学者裒集程颢、程颐、张载、游酢、杨时及忠孝、雍凡七家，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说曰：

《易》贯通三才，包括万理。伏羲氏之画，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画，得于人而明人。羲画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为君。文重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为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则三四皆人道也，故谓之中爻。

《乾》，元亨利贞，初曰四德。后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马贞，利君子贞。是以四德为二义亦可矣。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由《乾》一卦论之，则元与亨阳之类，利与贞阴之类也。是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由阴阳观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也。天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天之道，阴与阳之类也。地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地之道，柔与刚之类也。人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人之道，仁与义之类也。

又《坤》之六五，坤虽臣道，五实君位，虽以柔德，不害其为君；犹《乾》之九二，虽有君德，不害其为臣。故乾有两君，德无两君；坤有两臣，德无两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

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其发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刘愚，字必明，衢州龙游人。幼警敏力学。弱冠入太学，有声，受业者甚众。侍御史柴瑾、祭酒颜师鲁、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对称上意，则曰："臣客刘愚为臣言。"师鲁尝奏愚行艺，上记曰："此向者柴瑾所荐也。"上舍释褐，居第一。调江陵府教授，早晚为诸生讲说，同僚相率以听。愚益谦下，与叶适、项安世讲论不倦，每以隐居学道为乐。

岁满，帅王蔺致书剡辟，固辞，贫不能归。外移安乡县令，邑逋赋万计，愚核实数，宽限期，民不见吏而赋自足。会岁歉，出常平米赈贷，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缗钱数千万，召商籴他郡而收元直，米价顿平，犹积廪数千石以备饥旱。邑有范仲淹读书地，为绘像立祠，兴学，士竞知劝。

诸司交荐，改秩，愚雅不乐仕进，遂致仕。丞相余端礼，乡人也，与愚有旧，且召堂审，愚竟舍去不顾。结庐城南，颓坦败壁，蓬蒿萧然。著书自适，《书》、《礼》、《语》、《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与其门人私谥曰谦靖先生，后更谥曰靖君，乡郡祠之。

妻徐氏在家时，其母将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为富人妻，不愿也。"遂归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机杼。愚尝怀白金归，徐怒曰："我以子为贤而若是，亟具归。"愚出书以示，束修得也，乃已。有梁鸿之风焉。

子克、几、凡。克蚤以诗名，叶适尝称其可继陶、韦。

魏掞之，字子实，建州建阳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师胡宪，与朱熹游。两以乡举试礼部不第。尝客衢守章杰所。赵鼎以谪死，其子汾将丧过衢。杰雅憾鼎，又希秦桧意，遣尉翁蒙之领卒掩取鼎平时与故旧来往简牍。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无所得。杰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桧。掞之以书责杰，长揖径归。筑室读书，榜以"艮斋"，自是人称曰艮斋先生。

闽帅汪应辰、建守陈正同知其贤，荐于朝，时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诏举遗逸，部刺史芮烨与帅、守共表其行谊，特诏召之，掞之力

辞。时宰相陈俊卿，闽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见，极陈当时之务，大要劝上以修德业、正人心、养士气为恢复之本。上嘉纳之，赐同进士出身，守太学录。

先是，学官养望自高，不与诸生接。掞之既就职，日进诸生教诲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励。将释菜，掞之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颢、程颐，列于祀典，不报。复言“太学之教宜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今乃专以空言取人”，又不报。遂丐去。

会福州副总管曾觌秩满还，在道，掞之累疏以谏，移疾杜门，遗书陈俊卿责其不能救止，语甚切。遂以迎亲请归，行数曰，罢为台州教授。方掞之之未行也，觌至国门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入。掞之在朝不能半岁，既归，喟然叹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学不足以感悟圣意。”乃日居艮斋，条理旧闻，以求其所未至。

其居家，谨丧祭，重礼法。从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养，死葬如礼，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又白于官，请督不葬其亲者，富与期，贫与财，而无主后者掩之。每遇岁饥，为粥以食饥者。后依古社仓法，请官米以贷民，至冬取之以纳于仓。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余斛假之，岁岁敛散如常，民赖以济。诸乡社仓自掞之始。

与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后进以礼来者，苟有寸长，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则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为善之路绝矣。”病革，母视之，不巾不见。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礼浼我。”以书召朱熹至，委以后事而诀。卒，年五十八。

后上思其直谅，将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赠直秘阁。熹平日趣向与掞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将行，闻掞之去国，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谋策，为武官，数以言干当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终。世通亦隐居青城山中不出。

吴曦反，乃献书于成都帅杨辅曰：“世通在山中，忽闻关外之变，不觉大恸。世通虽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尝发以入道之门。窃以为公初得曦檄，即当还书，诵其家世，激以忠义，聚官属军民，素服号恸，因而散金发粟，鼓集忠义，闭剑门，檄夔、梓，兴仗义之师，以顺讨逆，谁不愿从？而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尚云少屈以保生灵，何其不

知轻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岂有弃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举蜀士大夫之叛也。闻古有叛民无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缩手以听命，是驱民而为叛也。且曦虽叛逆，犹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杀士大夫，尚以虚文见招，亦以公之与否卜民之从违也。今悠悠不决，徒为妇人女子之悲，所谓停囚长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举大事者，成败死生皆当付之度外。区区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汗面戴天，同为叛民也。”

辅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劝以举义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辅不能决，遂东如江陵，请吴猎举兵以讨曦。未几，曦败，猎使蜀，荐士以世通为首云。

◎卓行

○刘庭式 巢谷 徐积 曾叔卿 刘永一

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于斯焉。徐积于其所天，刘庭式于其室家，巢谷于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难。行其所难而安焉，岂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刘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人誉之终身，盖有其所矣，其可忽诸！撰《卓行传》。

刘庭式，字得之，齐州人，举进士。苏轼守密州，庭式为通判。初，庭式未第时，议娶乡人之女，既约，未纳币。庭式乃及第，女以病丧明，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岂可负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数子，后死，庭式丧之逾年，不肯复娶。轼问之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轼深感其言。庭式后监太平观，老于庐山，绝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飞，以高寿终。

巢谷，初名谷，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传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谷素多力，见举武艺者心好之，遂弃其旧学，蓄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闻西边多骁勇，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桀，与韩存宝尤相善，教之兵书。

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会沪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

宝得罪，将就逮，自度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

苏轼谪黄州，与谷同乡，幼而识之，因与之游。乃轼与弟辙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尝一来相见。绍圣初，轼、辙谪岭海，平生亲旧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两苏，闻者皆笑其狂。

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遗辙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辙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将复见轼于海南，辙愍而止之曰：“君意则善，然循至儋数千里，当复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阅其橐中无数千钱，辙方困乏，亦强资遣之。舟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辙闻，哭之失声，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徐积，字仲车，楚州山阳人。孝行出于天禀。三岁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读《孝经》，辄泪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带定省。从胡翼之学。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饮水，翼之馈以食，弗受。

应举入都，不忍舍其亲，徒载而西。登进士第，举首许安国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为寿，谢却之。以父名“石”终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则避而不践，或问之，积曰：“吾遇之则怵然伤吾心，思吾亲，故不忍加足其上尔。”母亡，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悲恸呕血。庐墓三年，卧苫枕块，衰绖不去体，雪夜伏墓侧，哭不绝音。翰林学士吕溱过其庐适闻之，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岁降兆域，杏两枝合为干。既终丧，不彻筵几，起居馈献如平生。

中年有聩疾，屏处穷里，而四方事无不知。客从南越来，积与论岭表山川险易、镇戍疏密，口诵手画，若数一二。客叹曰：“不出户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诗，为文率用腹稿，口占授其子。尝借人书策，经宿还之，借者绐言中有金叶，积谢而不辨，卖衣偿之。乡人有争讼，多就取决。州以行闻，诏赐粟帛。

元祐初，近臣合言：“积养亲以孝著，居乡以廉称，道义文学，显于东南。今年过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诏举中外学官，如积之贤，宜在所表。”乃以扬州司户参军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

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闻之者敛衽敬听。

居数岁，使者又交荐之，转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监中岳庙。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丰人，巩族兄也。家苦贫，即心存不欺。尝买西江陶器，欲贸易于北方，既而不果行。有从之转售者，与之。既受直矣，问将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闻北方新有灾馑，此物必不时泄，故不以行。余岂宜不告以误子。”其人即取钱去。居乡介洁，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于饥寒，而拊庇孤茕，唯恐失其意。起家进士，至著作佐郎。熙宁中，卒。

刘永一，陕州夏县人。孝友廉谨。熙宁初，巫咸水溢入县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门前，见他人物流入者辄擿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无何而僧死，永一诣县自言，请以钱归其弟子。乡人负债不肯偿，立焚其券。行事类此。兄大为，医助教。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司马光传之，以为今士大夫所难。

列传第二百一十九 列女

朱娥 张氏 彭列女 郝节娥 朱氏 崔氏 赵氏 丁氏 项氏 王氏二妇徐氏 荣氏 何氏 董氏 谭氏 刘氏 张氏 师氏 陈堂前 节妇廖氏刘当可母 曾氏妇 王袤妻 徐端友妻 詹氏女 刘生妻 谢泌妻 谢枋得妻王贞妇 赵淮妾 谭氏妇 吴中孚妻 吕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韩氏女 王氏妇 刘仝子妻 毛惜惜 附

古者天子亲耕，教男子力作，皇后亲蚕，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风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师，女有师氏，国有其官，家有其训，然而诗书所称男女之贤，尚可数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犹可隆师亲友以为善；女子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于汗青，岂易得哉。故历代所传列女，何可弃也？考宋旧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传》。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养于祖媪。娥十岁，里中朱颜与媪竞，持刀欲杀媪，一家惊溃，独娥号呼突前，拥蔽其媪，手挽颜衣，以身下坠颜刀，曰："宁杀我，毋杀媪也。"媪以娥故得脱。娥连被数十刀，犹手挽颜衣不释，颜忿恚，断其喉以死。事闻，赐其家粟帛。其后，会稽令董皆为娥立像于曹娥庙，岁时配享焉。

张氏，鄂州江夏民妇。里恶少谢师乞过其家，持刀逼欲与为乱，曰："从我则全，不从则死。"张大骂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断其喉，犹能走，擒师乞，以告邻人。既死，朝廷闻之，诏封旌德县君，表坟曰"列女之墓"，赐酒帛，令郡县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宁农家。从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将不脱，女拔刀斫虎，夺其父而还。事闻，诏赐粟帛，敕州县岁时存问。

郝节娥，嘉州娼家女。生五岁，母娼苦贫，卖于洪雅良家为养女。始笄，母夺而归，欲令世其娼，娥不乐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习织作组纃之事，又辄精巧，粗可以给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终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骂。

洪雅春时为蚕丛祠，娼与邑少年期，因蚕丛具酒邀娥。娼与娥徐往，娥见少年，仓皇惊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时时顾酒食辄唾，强饮之，则呕哕满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归，过鸡鸣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脱，阳渴求饮，自投于江以死。乡人谓之"节娥"云。

朱氏，开封民妇也。家贫，卖巾屦簪珥以给其夫。夫日与侠少饮博，不以家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夺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将行，一夕自经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为不义屈也。”吴充时为开封府判官，作《阿朱诗》以道其事。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枢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儿。拯夫妇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尝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见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妇得齿贱获，执瀚涤之事幸矣，况敢污家乎！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无它也。”

其后，稚儿亦卒。母吕自荆州来，诱崔欲嫁其族人，因谓曰：“丧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殁，姑老矣，将舍而去乎？”吕怒，诅骂曰：“我宁死此，决不独归，须尔同往也。”崔泣曰：“母远来，义不当使母独还。然到荆州傥以不义见迫，必绝于尺组之下，愿以尸还包氏。”遂偕去。母见其誓必死，卒还包氏。

赵氏，贝州人。父尝举学究。王则反，闻赵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纳为妻。赵日号哭慢骂求死，贼爱其色不杀，多使人守之。赵知不脱，乃绐曰：“必欲妻我，宜择日以礼聘。”贼信之，使归其家。家人惧其自殒，得祸于贼，益使人守视。贼具聘帛，盛舆从来迎。赵与家人诀曰：“吾不复归此矣。”问其故，答曰：“岂有为贼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为家族计？”赵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舆而去。至州廨，举帘视之，已自缢舆中死矣。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寅有《赵女诗》。

张晋卿妻丁氏，郑州新郑人，参知政事度五世孙也。靖康中，与晋卿避金兵于大隗山。金兵入山，为所得，挟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骂，连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于尔辈。”复挟上马，再三骂不已。卒乃忿然举梃纵击，遂死杖下。

项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适同里孙氏。宣和七年，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项引刀自刺而死。郡以闻，诏赠孺人，旌表其庐。

王氏二妇，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妇为所掠，拥置舟中，遂投汉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坏，人为收葬之城外江上，为双冢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闳中女也，适同郡张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扬，官军望风奔溃，多肆虏掠，执徐欲污之。徐瞋目大骂曰：“朝廷蓄汝辈以备缓急，今敌犯行在，既不能赴难，又乘时为盗，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剑断汝头，以快众愤，肯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杀我。”贼惭恚，以刃刺杀之，投江中而去。

荣氏，蹇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读《论语》、《孝经》，能通大义，事父母孝。归将作监主簿马元颖。建炎二年，贼张遇寇仪真，荣与其姑及二女走惟扬，姑素羸，荣扶掖不忍舍。俄贼至，胁之不从，贼杀其女，胁之益急，荣厉声诟骂，遂遇害。

何氏，吴人。吴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吴，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余万。永年与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挟持而行，卒为贼所得，将絷其姊及何，何绐谓贼曰：“诸君何不武耶！妇人东西惟命尔。”贼信之。行次水滨，谓其夫曰：“我不负君。”遂投于河，其姊继之。

董氏，沂州滕县人，许适刘氏子。建炎元年，盗李昱攻剽滕县，悦其色，欲乱之，诱谕再三，曰：“汝不我从，当锉汝万段。”女终不屈，遂断其首。刘氏子闻女死状，大恸曰：“列女也。”葬之，为立祠。

三年春，盗马进掠临淮县，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贼至，宣避之，曹坚卧不起。众贼劫持之，大骂不屈，为所害。

四年，盗祝友聚众于滁州龚家城，掠人为粮。东安县民丁国兵者及其妻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尽，乞存夫以续其祀。”贼遂释夫而害之。

同时，叛卒杨勍寇南剑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妇，欲与乱，妇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弃尸道傍。贼退，人为收瘗。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则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谭氏，英州真阳县人，曲江村士人吴琪妻也。绍兴五年，英州饥，观音山盗起，攻剽乡落。琪窜去，谭不能俱，与其女被执。谭有姿色，盗欲妻之，谭怒骂曰：“尔辈贼也。我良家女，岂若偶耶？”贼度无可奈何，害之。

同时，有南雄李科妻谢氏，保昌故村人。囚于虔盗中，数日，有欲

犯之，谢唾其面目：“宁万段我，不汝徇也。”盗怒，锉之而去。

刘氏，海州朐山人，适同里陈公绪。绍兴末，金人犯山东，郡县震响，公绪倡义来归，偶刘归宁，仓卒不得与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后累功至正使。刘留北方，音问不通。或语之曰：“人言‘贵易交，富易妻’。今陈已贵，必他娶矣，盍改适？”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恤乎他？”公绪亦不他娶。子庚浸长，辄思念涕泣，倾家赀，结任侠，奔走淮甸，险阻备尝。如是者十余年，遂得迎母以归。刘在北二十五年，尝纬萧以自给。

张氏，罗江士人女。其母杨氏寡居。一日，亲党有婚会，母女偕往，其典库雍乙者从行。既就坐，乙先归。会罢，杨氏归，则乙死于库，莫知杀者主名。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张文饶疑杨有私，惧为人知，杀乙以灭口，遂命石泉军劾治。杨言与女同榻，实无他。遂逮其女，考掠无实。吏乃掘地为坑，缚母于其内，旁列炽火，间以水沃之，绝而复苏者屡，辞终不服。一日，女谓狱吏曰：“我不胜苦毒，将死矣，愿一见母而绝。”吏怜而许之。既见，谓母曰：“母以清洁闻，奈何受此污辱。宁死箠楚，不可自诬。女今死，死将讼冤于天。”言终而绝。于是石泉连三日地大震，有声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勘官李志宁疑其狱，夕具衣冠祷于天。俄假寐坐厅事，恍有猿坠前，惊寤，呼吏卒索之，不见。志宁自念梦兆：“非杀人者袁姓乎？”有门卒忽言张氏馈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执之，曰：“杀人者汝也。”袁色动，遽曰：“吾怜之久矣，愿就死。”问之，云：“适盗库金，会雍归，遂杀之。”杨乃得免。时女死才数日也。狱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师氏，彭州永丰人。父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宣和中，为右正言十余日，凡七八疏，论权幸及廉访使者之害而去。女适范世雍子孝纯。建炎初，还蜀，至唐州方城县，会贼朱显终掠方城，孝纯先被害，贼执师氏欲强之，许以不死。师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

陈堂前，汉州雒县王氏女。节操行义，为乡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犹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归同郡陈安节，岁余夫卒，仅有一子。舅姑无生事，堂前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亲克家尔。今已无可奈何，妇愿干蛊，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亲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长，延名儒训导，既冠，

入太学，年三十卒。二孙曰纲曰绂，咸笃学有闻。

初，堂前归陈，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礼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财产，堂前尽遗室中所有，无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财为夫所罄，乃归悔。堂前为买田置屋，抚育诸甥无异己子。亲属有贫窭不能自存者，收养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后宗族无虑百数。里有故家甘氏，贫而质其季女于酒家，堂前出金赎之，俾有所归。子孙遵其遗训，五世同居，并以孝友儒业著闻。乾道九年，诏旌表其门闾云。

廖氏，临江军贡士欧阳希文之妻也。绍兴三年春，盗起建昌，号“白毡笠”，过临江，希文与妻共挟其母傅走山中，为贼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负之逃。贼执廖氏，廖正色叱之。贼知不可屈，挥刃断其耳与臂，廖犹谓贼曰：“尔辈叛逆至此，我即死，尔辈亦不久屠戮。”语绝而仆。乡人义而葬之，号“廖节妇墓”。

是年，盗彭友犯吉州龙泉，李生妻梁氏义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刘当可之母也。绍定三年，就养兴元。大元兵破蜀，提刑庞授檄当可诣行司议事。当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禄，岂可辞难。”当可行，大元军屠兴元，王氏义不辱，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当可闻变，奔赴江浒，得母丧以归。诏赠和义郡太夫人。

曾氏妇晏，汀州宁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绍定间，寇破宁化县，令佐俱逃，将乐县宰黄埒令土豪王万全、王伦结约诸砦以拒贼，晏首助兵给粮，多所杀获。贼忿其败，结集愈众，诸砦不能御，晏乃依黄牛山傍，自为一砦。

一日，贼遣数十人来索妇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贼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首饰悉与田丁，田丁感激思奋。晏自捶鼓，使诸婢鸣金，以作其勇。贼复退败。邻乡知其可依，挈家依黄牛山避难者甚众。有不能自给者，晏悉以家粮助之。于是聚众日广，复与伦、万全共措置，析黄牛山为五砦，选少壮为义丁，有急则互相应援以为犄角，贼屡攻弗克。所活老幼数万人。

知南剑州陈韡遣人遗以金帛，晏悉散给其下；又遗楮币以劳五砦之义丁，且借补其子，名其砦曰万安。事闻，诏特封晏为恭人，仍赐冠

帔，其子特与补承信郎。

王袤妻赵氏，饶州乐平人。建炎中，袤监上高酒税，金兵犯筠，袤弃官逃去，赵从之行。遇金人，缚以去，系袤夫妇于刘氏门，而入剽掠刘室。赵宛转解缚，并解袤，谓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问袤安往，赵他指以误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赵欺己，杀之。袤方伏丛薄间，望之悲痛，归刻赵像以葬。袤后仕至孝顺监镇。

涂端友妻陈氏，抚州临川人。绍兴九年，盗起，被驱入黄山寺，贼逼之不从，以刃加其颈，叱曰："汝辈鼠窃，命若蜉蝣，我良家子，义岂尔辱！纵杀我，官兵即至，尔其免乎？"贼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数日，族党有得释者，咸赍金帛以赎其孥。贼引端友妻令妇。曰："吾闻贞女不出闺阁，今吾被驱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复骂贼不绝，竟死之。

詹氏女，芜湖人。绍兴初，年十七，淮寇号"一窠蜂"倏破县，女叹曰："父子无俱生理，我计决矣。"顷之贼至，欲杀其父兄，女趋而前拜曰："妾虽窭陋，愿执巾帚以事将军，赎父兄命。不然，父子并命，无益也。"贼释父兄缚，女麾手使亟去："无顾我，我得侍将军，何所憾哉。"遂随贼。行数里，过市东桥，跃身入水死。贼相顾骇叹而去。

刘生妻欧阳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乐乡，以事出，恶少来欲侵凌之，欧阳不受辱而死。邑人刘宽作诗以吊之，时绍兴十年也。

同县有朱云孙妻刘氏，姑病，云孙刲股肉作糜以进而愈。姑复病，刘亦刲股以进，又愈。尚书谢谔为赋《孝妇诗》。

谢泌妻侯氏，南丰人。始笄，家贫，事姑孝谨。盗起，焚里舍杀人，远近逃避。姑疾笃不能去，侯号泣姑侧。盗逼之，侯曰："宁死不从。"盗刃之，仆沟中。贼退，渐苏，见一箧在侧，发之皆金珠，族妇以为己物，侯悉归之，妇分其一以谢，侯辞曰："非我有，不愿也。"后夫与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儿以贱妇人，得归隐居贤者之门已幸矣，忍去而使谢氏无后乎？宁贫以养其子，虽饿死亦命也。"

同县有乐氏女，父以鬻果为业。绍定二年，盗入境，其父买舟挈家走建昌。盗掠其舟，将逼二女，俱不从，一赴水死，一见杀。

谢枋得妻李氏，饶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训诸书。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宾皆有礼。枋得起兵守安仁，兵败逃入闽中。武万户以枋得豪杰，恐其扇变，购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贵溪山荆

棘中，采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踪迹至山中，令曰：“苟不获李氏，屠而墟！”李闻之，曰：“岂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当没入矣。”李闻之，抚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虽没入，将不失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岂可嫁二夫耶！”顾谓二子曰：“若幸生还，善事吾姑，吾不得终养矣。”是夕，解裙带自经狱中死。

枋得母桂氏尤贤达，自枋得逋播，妇与孙幽远方，处之泰然，无一怨语。人问之，曰：“义所当然也。”人称为贤母云。

王贞妇，夫家临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东，妇与其舅、姑、夫皆被执。既而舅、姑与夫皆死，主将见妇皙美，欲内之，妇号恸欲自杀，为夺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妇人杂守之。妇乃阳谓主将曰：“若以吾为妻妾者，欲令终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与夫死，而我不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将焉用之！愿请为服期，即惟命。苟不听我，我终死耳，不能为若妻也。”主将恐其诚死，许之，然防守益严。

明年春，师还，挈行至嵊青枫岭，下临绝壑。妇待守者少懈，啮指出血，书字山石上，南望恸哭，自投崖下而死。后其血皆渍入石间，尽化为石。天且阴雨，即坟起如始书时。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贞妇”，郡守立石祠岭上，易名曰清风岭。

赵淮妾，长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从淮戍银树埧。淮兵败，俱执至瓜州。元帅阿术使淮招李庭芝，淮阳诺，至扬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帅怒，杀之，弃其尸江滨。妾俘一军校帐中，乃解衣中金遗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赵运使，今其死不葬，妾诚不能忘情。愿因公言使掩埋之，当终身事相公无憾矣。”军校怜其言，使数兵舆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恸哭，跃水而死。

谭氏妇赵，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内附，永新复婴城自守。天兵破城，赵氏抱婴儿随其舅、姑同匿邑校中，为悍卒所获，杀其舅、姑，执赵欲污之，不可，临之以刃曰：“从我则生，不从则死。”赵骂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与其不义而生，宁从吾舅、姑以死耳。”遂与婴儿同遇害。血渍于礼殿两楹之间，入砖为妇人与婴儿状，久而宛然如新。或讶之，磨以沙石不灭，又□段以炽炭，其状益显。

吴中孚妻，隆兴之进贤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乱，携孤女自沈于

县之染步，曰：“义不辱吾夫。”

吕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晋江人。父得疾濒殆，女焚香祝天，请以身代，刲股为粥以进。时夜中，群鹊绕屋飞噪，仰视空中，大星烨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细良亦相从拜祷，良子却之，细良恚曰：“岂姊能之，儿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绍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从。度不得脱，绐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门，大呼曰：“吾宁死于家，决不辱吾身。”贼怒杀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远乡建奥人。虎衔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始，林栗侍亲官其地，尝目睹之。已而为守，以闻于朝，祠祀之。

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妇梁，临川人。归夫家才数月，会大元兵至，一夕，与夫约曰：“吾遇兵必死，义不受污辱。若后娶，当告我。”顷之，夫妇被掠。有军千户强使从己，妇绐曰：“夫在，伉俪之情有所不忍，乞归之而后可。”千户以所得金帛与其夫而归之，并与一矢，以却后兵。约行十余里，千户即之，妇拒且骂曰：“斫头奴！吾与夫誓，天地鬼神寔临之，此身宁死不可得也。”因奋搏之，乃被杀。有同掠脱归者道其事。越数年，夫以无嗣谋更娶，议辄不谐，因告其故妻，夜梦妻曰：“我死后生某氏家，今十岁矣。后七年，当复为君妇。”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询其生，与妇死年月同云。

刘仝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仝子为福建招抚使起义兵，事见《林同传》。仝子亡命自经死，有司执其妻具反状，林叱曰：“林、刘二族，世为宋臣，欲以忠义报国，事不成，天也，何为反乎！汝知去岁有以血书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与兄，忠义之心则一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者，高邮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将荣全率众据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伪降，欲杀使者，方与同党王安等宴饮，惜惜耻于供给，安斥责之，惜惜曰：“初谓太尉降，为太尉更生贺。今乃闭门不纳使者，纵酒不法，乃畔逆耳。妾虽贱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杀之。越三日，李虎破关，禽全斩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预畔者百有余人悉傅以法。

列传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赵修己 王处讷 子熙元 苗训 子守信 马韶 楚芝兰 韩显符 史序周克明 刘翰 王怀隐 赵自化 冯文智 沙门洪蕴 苏澄隐 丁少微 赵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神人淆焉。颛顼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其患遂息。厥后三苗复弃典常，帝尧命羲、和修重、黎之职，绝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禬，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汉以来，司马迁、刘歆又亟称焉。然而历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国，凶于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鉴乎哉！然则历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汉严君平、唐孙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传》云。

赵修己，开封浚仪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学。晋天福中，李守真掌禁军，领滑州节制，表为司户参军，留门下。守真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奏试大理评事，赐绯。汉乾祐中，守真镇蒲津，阴怀异志，修己屡以祸福谕之，不听，遂辞疾归乡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多伏诛，独修己得免。朝廷知其能，召为翰林天文。

周祖镇邺，奏参军谋。会隐帝诛杨邠、史弘肇等，且将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谓周祖曰：“衅发萧墙，祸难斯作。公拥全师，临巨屏，臣节方立，忠诚见疑。今幼主信谗，大臣受戮，公位极将相，居功高不赏之地，虽欲杀身成仁，何益于事？不如引兵南渡，诣阙自诉，则明公之命，是天所与也。天与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决渡河之计。即位，以为殿中省尚食奉御，赐金紫。改鸿胪少卿，迁司天监。显德中，累加检校户部尚书。尝遣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以御衣、金带、战马、器币赐吴越钱俶。宋初，迁大府卿，判监事，上章告老，优诏不许。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处讷，河南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面，令处讷食之，且曰：“汝性聪悟，后当为人师。”又尝梦人持巨鉴，星宿灿然满中，剖腹纳之，觉而汗洽，月余，心胸犹觉痛。因留意星历、占候之

学，深究其旨。晋末之乱，避地太原，汉祖时领节制，辟置幕府。即位，擢为司天夏官正，出补许田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

周祖尝与处纳同事汉祖，雅相厚善，及自邺举兵入汴，遽命访求处讷，得之甚喜，因问以刘氏祚短事。对曰："人君未得位，尝务宽大；既得位，即思复仇。汉氏据中土，承正统，以历数推之，其大祀犹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周祖蹶然太息。适发兵围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家，待旦将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杀，止诛刘铢，余悉全活。

广顺中，迁司天少监。世宗以旧历差舛，俾处讷详定。历成未上，会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以献，颇为精密，处讷私谓朴曰："此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

至建隆二年，以《钦天历》谬误，诏处讷别造新历。经三年而成，为六卷，太祖自制序，命为《应天历》。处讷又以漏刻无准，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时刻。俄迁少府少监。太平兴国初，改司农少卿，并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历二十卷，拜司天监。岁余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习父业，开宝中，补司天历算。端拱初，改监丞，累迁太子洗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监事。东封，随经度制置使诣祠所。礼毕，授权知司天少监。祠汾阴，真拜少监。奉诏于后苑缵阴阳事十卷上之，真宗为制序，赐名《灵台秘要》，及作诗纪之。

初，上所修《仪天历》，秋官正赵昭益言其二年后必差，又荧惑度数稍谬，后果验。熙元颇伏其精一。上常对宰相言及历算事，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且言："昭益能专其业，人鲜及也。"

玉清昭应宫成，以祗事之勤，授司天监。坐择日差谬，降为少监。以目疾，改将作监，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训，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术。仕周为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显德末，从太祖北征，训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指谓楚昭辅曰："此天命也。"夕次陈桥，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预白其事。既受禅，擢为翰林天文，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年七十余卒。

子守信。

守信，少习父业，补司天历算。寻授江安县主簿，改司天台主簿，知算造。太平兴国中，以《应天历》小差，诏与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刘内真造新历。及成，太宗命卫尉少卿元象宗与明律历者同校定，赐号《乾元历》，颇为精密，皆优赐束帛。雍熙中，迁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马、判司天监。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为一岁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恶。太岁日为岁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为天赦日，及上庆诞日，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未几，转殿中丞、权少监事，立本品之下，俄赐金紫。

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弥岁凶歉，心忧之，令宰相召守信问以天道咎证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验太一经历宫分，其荆楚、吴越、交广并皆安宁。自来五纬陵犯、彗星见及水神太一临井鬼之间，属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灾。水神太一来岁入燕分，岁在房心，正当京都之地，自兹朝野有庆。"诏付史馆。明年，真授少监。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为国子博士。

马韶，赵州平棘人，习天文三式。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骇，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韶以赦获免。逾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太平兴国二年，擢太仆寺丞，改秘书省著作佐郎。历太子中允、秘书丞，出为平恩令。归朝，复守旧任，与楚芝兰同判司天监事，就迁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为博兴令，移长山令。秩满归乡里，卒于家。

楚芝兰，汝州襄城人，初习《三礼》，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授乐源县主簿，迁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当于苏州建太一祠。芝兰独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一建宫，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祗事，何为远趋江外，以苏台为吴分乎？"舆论不能夺，遂从其议，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宫成，特迁尚书工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淳化初，与马韶同判监，俱坐事，芝兰出为遂平令。卒，年六十。录其子继芳为城父县主簿。

韩显符，不知何许人。少习三式，善察视辰象，补司天监生，迁灵台郎，累加司天冬官正。显符专浑天之学，淳化初，表请造铜浑仪、候仪。诏给用度，俾显符规度，择匠铸之。至道元年浑仪成，于司天监筑台置之，赐显符杂彩五十匹。显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

伏羲氏立浑仪，测北极高下，量日影短长，定南北东西，观星间广狭。帝尧即位，羲氏、和氏立浑仪，定历象日月星辰，钦授民时，使知缓急。降及虞舜，测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通占》又云："抚浑仪，观天道，万象不足以为多。"是知浑仪者，实天地造化之准，阴阳历数之元，自古圣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详天象，预知差忒。或铸以铜，或饰以玉，置之内庭，遣日官近臣同窥测焉。

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岁，积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后讫今，明历象之玄，知浑天之奥者，近十余朝，考而论之，臻至妙者不过四五。自余徒夸重于一日，不深图于久要，致使天象无准，历算渐差，占候不同，盈虚难定。陛下讲求废坠，爰造浑仪，漏刻星躔，晓然易辨。若人目窥于下，则铜管运于上，七曜之进退盈缩，众星之次舍远近，占逆顺，明吉凶，然后修福俾顺其度，省事以退其灾，悉由斯器验之。

昔汉洛下闳修浑仪，测《太初历》云："后五百年必当重制。"至唐李淳风，果合前契。贞观初。淳风又言前代浑仪得失之差，因令铜铸。七年，太宗起凝晖阁于禁中，俾侍臣占验。既在宫掖，人莫得见，后失其处所。玄宗命沙门一行修《大衍历》，盖以浑仪为证。又有梁令瓒造浑仪木式，一行谓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铜铸。今文德殿鼓楼下有古本铜浑仪一，制极疏略，不可施用。且历象之作，非浑仪无以考真伪；算造之士，非占验不能究得失。浑仪之成，则司天岁上细行历。益可致其详密。

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显符专测验浑仪，累加春官正，又转太子洗马。

大中祥符三年，诏显符择监官或子孙可以授浑仪法者。显符言长子监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规见知算造，又主簿杜贻范、保章正杨惟德皆可传其学。诏显符与贻范等参验之。显符后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诏监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伦，京兆人。善推步历算，太平兴国中，补司天学生。太

宗亲较试，擢为主簿。稍迁监丞，赐绯鱼，隶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试中选者二十六人，而序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监事。

淳化三年，司天郑昭宴言："臣测金、火行度须有相犯。今验之天，而火行渐南，金度渐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东，火在中，金最西，渐北行去火尺余。此国家钦崇天道，圣德所感也。"

序后累迁夏官正、河西、环庆二路随军转运、太子洗马。修《仪天历》上之，又尝纂天文历书为十二卷以献，改殿中丞，赐金紫，俄权监事。景德二年迁权知少监，大中祥符初即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职，在监三十年，未尝有过，众赖称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农卿。祖杰，开成中进士，解褐获嘉尉，历弘文馆校书郎。中和中，僖宗在蜀，杰上书言治乱万余言。擢水部员外郎，三迁司农少卿。杰精于历算，尝以《大衍历》数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极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数。时天下方乱，杰以天文占之，惟岭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为封州录事参军。杰天复中亦弃官携家南适岭表。刘隐素闻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灾变。杰自以年老，尝策名中朝，耻以星历事僭伪，乃谢病不出。□袭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监事，因问国祚脩短。杰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复》，曰："卦有二土，土数生五，成于十，二五相比，以岁言之，当五百五十。"□大喜，赏赉甚厚。□以梁贞明三年僭号，至开宝四年国灭，止五十五年。盖杰举成数以避害尔。大有中，迁太常少卿，卒，年九十余。杰生茂元，亦世其学，事□至司天少监，归宋授监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

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开宝中授司天六壬，改台主簿，转监丞，五迁春官正。克明颇修词藻，喜藏书。景德初，尝献所著文十编，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众莫能辨；或言国皇妖星，为兵凶之兆。克明时使岭表，及还，亟请对，言："臣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是德星也。臣在涂闻中外之人颇惑其事，愿许文武称庆，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从其请。拜太子洗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权判监事。属修两朝国史，其天文律历事，命克明参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监择日差互，例降为洗马。

天禧元年夏，火犯灵台，克明语所亲曰："去岁太白犯灵台，掌历者

悉被降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荧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发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职，颇勤慎，凡奏对必据经尽言。及卒，上颇悼惜，遣内侍谕其婿直龙图阁冯元，令主丧事，赐赙甚厚。

初，诸僭国皆有纂录，独岭南阙焉。惟胡宾王、胡元兴二家纂述，皆不之备。克明访耆旧，采碑志，孳孳著撰，裁十数卷，书未成而卒。

刘翰，沧州临津人。世习医业，初摄护国军节度巡官。周显德初，诣阙献《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付史馆，再加卫尉寺主簿。

太祖北征，命翰从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鸿胪寺丞。时太祖求治，事皆核实，故方技之士必精练。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较翰林医官艺术，以翰为优，绌其业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后，又诏诸州访医术优长者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遣诣阙。开宝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与马志视之。及愈，转尚药奉御，赐银器、缗钱、鞍勒马。

尝被诏详定《唐本草》，翰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煦、张素、吴复珪圭、王光祐、陈昭遇同议，凡《神农本经》三百六十种，《名医录》一百八十二种，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种，有名无用一百九十四种，翰等又参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种。既成，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详覆毕上之。昉等序之曰：

《三坟》之书，神农预其一。百药即辨，《本草》序其录。旧经三卷，世所流传。《名医别录》，互为编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别录》参其《本经》，朱墨杂书，时谓明白。而又考彼功用，为之注释，列为七卷，南国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参校，增药余八百味，添注为二十卷。《本经》漏缺则补之，陶氏误说则证之。然而载历年祀，又逾四百，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阙。非圣主抚大同之运，永无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

乃命尽考传误，刊为定本。类例非允，从而革焉。至如笔头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头骨之下；半天河、地浆，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类之间；败鼓皮，移附于兽名；胡桐泪，改从于木类；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实禽也，由虫鱼部而移焉；橘柚，附于果实；食盐，附于光盐；生姜、乾姜，同归一类；至于鸡肠、蘩蒌，陆英、蒴藋，以类相似，从而附之。仍采陈藏器《拾遗》、李含

光《音义》，或穷源于别本，或传效于医家，参而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旧说灰类，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异。去非取是，特立新条。自余刊正，不可悉数。

下采众议，定为印板。乃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唐附今附，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为今按。义既判定，理亦详明。今以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二十一卷，广颁天下，传而行焉。

翰后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刘遇疾，诏翰驰往视之。翰还，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责授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起为尚药奉御。淳化元年，复为医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怀隐，宋州睢阳人。初为道士，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剂祗事。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官使。三年。吴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诏怀隐视之。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至是，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命怀隐与副使王祐、郑奇、医官陈昭遇参对编类。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制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怀隐后数年卒。

昭遇本岭南人，医术尤精验，初为医官，领温水主簿，后加光录寺丞，赐金紫。

赵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常，为景州刺史，后举家陷契丹。父知嵓脱身南归，寓居洛阳，习经方名药之术，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显德中，偕来京师，悉以医术称。知嵓卒，自正试方技，补翰林医学。

会秦国长公主疾，有荐自化诊候者，疾愈，表为医学，再加尚药奉御。淳化五年，授医官副使。时召陈州隐士万适至，馆于自化家。会以适补慎县主簿，适素强力无疾，诏下日，自化怪其色变，为切脉曰："君将死矣。"不数日，适果卒。

至道中，有布衣郑元辅者，尝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张崇敏家。元辅时从自化丐索，无所得，心衔之。乃诣检上书，告自化漏泄禁中语及指

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骇，命王继恩就御史府鞫之，皆无状，斩元辅于都市。自化坐交游非类，黜为郢州团练副使。未几，复旧职。咸平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晋国长公主并上言：自化药饵有功。请加使秩，领遥郡。上以自化居太医之长，不当复为请求，令枢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诊治无状，降为副使。二年，复旧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遗表以所撰《四时养颐录》为献，真宗改名《调膳摄生图》，仍为制序。

自化颇喜为篇什，其贬郢州也，有《汉沔诗集》五卷，宋白、李若拙为之序。又尝缵自古以方技至贵仕者，为《名医显秩传》三卷。

冯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为业。太平兴国中诣都自陈，召试补医学，加乐源县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监主簿，逾年转医官，加少府监丞。尝隶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诊疗获愈，御卿表荐之，赐绯，加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医，既愈，加尚药奉御，赐金紫。六年，直翰林医官院。东封，转医官副使。祀汾阴，又加检校主客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

自建隆以来，近臣皇亲、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挟医疗视，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迁秩、赐服色。边郡屯帅多遣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出师及使境外、贡院锁宿，皆令医官随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疗视将士。暑月，即令医官合药，与内侍分诣城门寺院散给军民。上每便坐阅兵，有被金疮者，即令医官处疗。

咸平中，有军士尝中流矢，自颊贯耳，众医不能取，医官阎文显以药傅之，信宿而镞出。上嘉其能，命赐绯。

又有医学刘赟亦善此术。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晸从太祖征晋阳，弩矢贯左髀，镞不出几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赟视晸，赟傅以药出之，步履如故。晸请见，自陈感激，愿得死所，又极称赟之妙。特赐赟白金，迁医官。

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母翁，初以无子，专诵佛经，既而有娠，生洪蕴。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巴，求出家，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

谒见。咸平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苏澄隐字栖真，真定人。为道士，住龙兴观，得养生之术，年八十余不衰老。后唐明宗尝下诏召之，又令宰相冯道致书谕旨，历清泰、天福中继有聘命，并辞疾不至。开运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称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隐不受。当时公卿自冯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镇阳，日造其室与谈宴，各赋诗以赠。周广顺、显德中，诏存问之。

太祖征太原还，驻跸镇阳，召见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谓之曰："京师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累辞召命，岂怀土耶？"对曰："大梁帝宅，浩穰繁会，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强之，赐茶百斤、绢二百匹。又幸其观，问曰："师年逾八十而气貌益壮，善养生者也。"因问其术，对曰："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赐紫衣一袭、银器五百两、帛五百匹。年仅百岁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为道士，持斋戒，奉科仪尤为精至。尝隐华山潼谷，密通陈抟所居，与抟齐名，少微志尚清洁，抟嗜酒适性，其道不同，未尝相往还。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始，卜居山上，起坛场净室，通夕朝礼，五十余年未尝稍懈。太平兴国三年，召赴阙，以金丹、巨胜、南芝、玄芝为献。留数月，遣还山。七年冬卒。

赵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为业，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诣青华观，许为道士。后梦一人状貌魁伟，纶巾素袍，鬓发班白，自云姓阴，引之登高山，谓曰："汝有道气，吾将教汝辟谷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啖，梦中食之。及觉，遂不食，神气清爽，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岁余，复梦向见老人教以篆书数百字，寤悉能记。写以示人，皆不能识。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箓耳。"尝为《元道歌》，言修练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阙，亲问之，赐道士服，改名自然，赍钱三十万。月余遣还，住青华观。后因病，饮食

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诏曰：“如闻自然颇精修养之术。”委发转使杨覃访其行迹，命内侍武永全召至阙下，屡得对，赐紫衣，改青华观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还侍养，许之。

大中祥符中，又有郑荣者，本禁军，戍壁州还，夜遇神人谓曰：“汝有道气，勿火食。”因授以医术救人。七年，赐名自清，度为道士，居上清宫。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饼给焉。

又有秦州民家子赵抱一者，常牧羊田间。一夕，有叩门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与人间无异。抱一骇而不测。会巡检司过其下，闻乐声，疑群盗欢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则无所睹，抱一独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经夕，若俄顷。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素不习文墨，口占辞句，颇成篇咏。有道家之趣。遂不亲农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师，犹丱角，诏赐名，度为道士。自是间岁或一至京师，常令居太一宫，与人言多养生事焉。

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贺兰栖真 柴通玄 甄栖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怀丙 许希 庞安时 钱乙僧智缘 郭天信 魏汉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灵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孙守荣

贺兰栖真，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自言百岁。善服气，不惮寒暑，往往不食。或时纵酒，游市廛间，能啖肉至数斤。始居嵩山紫虚观，后徙济源奉仙观，张齐贤与之善。景德二年，诏曰："师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观心众妙之门，脱屣浮云之外。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久怀上士，欲觌真风，爰命使车，往申礼聘。师其暂别林谷，来仪阙庭，必副招延，无惮登涉。今遣入内内品李怀赟召师赴阙。"既至，真宗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赉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药，特蠲观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几，求还旧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时大雪，经三日，顶犹热，人多异之。

紫通玄，字又玄，陕州阌乡人。为道士于承天观。年百余岁，善辟谷长啸，唯饮酒。言唐末事，历历可听。太宗召至阙下，恳求归本观。真宗即位，屡来京师。召对，语无文饰，多以修身慎行为说。祀汾阴，召至行在，命坐，问以无为之要。所居观即唐轩游宫，有明皇诗石及所书《道德经》二碑。上作二韵诗赐之，并赉以茶、药、束帛。诏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遗表，自称罗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张守元、李守一诣阙，以龟鹤为献；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阙而坐，迟明卒。

时又召河中草泽刘巽、华山隐士郑隐、敷水隐士李宁。巽年七十余，以经传讲授，躬耕自给。授大理评事致仕，赐绿袍、笏、银带。隐以经术为业，遇道士传辟谷炼气之法，修习颇验，居华山王刁岩逾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宁精于药术，老而不衰，常以药施人，人以金帛为报，辄拒之。景德中，万安太后不豫，驿召宁赴阙，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赐号正晦先生。上并作诗为赐，加以茶、药、缯帛。独隐辞赐物不受。

甄栖真，字道渊，单州单父人。博涉经传，长于诗赋。一应进士举，不中第，叹曰："劳神敝精，以追虚名，无益也。"遂弃其业，读道家书以自乐。初访道于牢山华盖先生，久之出游京师，因入建隆观为道士。周历四方。以药术济人，不取其报。祥符中，寓居晋州，性和静无

所好恶，晋人爱之。以为紫极宫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为许元阳，语之曰："汝风神秀异，有如李筌。虽老矣，尚可仙也。"因授炼形养元之诀，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艰，汝勉之。"栖真行之二三年，渐反童颜，攀高摄危，轻若飞举。乾兴元年秋，谓其徒曰："此岁之暮，吾当逝矣。"即宫西北隅自甃殡室。室成，不食一月，与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纸衣卧砖塌卒。人未之奇也。及岁久，形如生，众始惊，传以为尸解。

栖真自号神光子，与隐人海蟾子者以诗往还。论养生秘术，目曰《还金篇》，凡两卷。

楚衍，开封阼城人。少通四声字母，里人柳曜师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间语休咎无不中。自陈试《宣明历》，补司天监学生，迁保章正。天圣初，造新历，众推衍明历数，授灵台郎，与掌历官宋行古等九人制崇天历。进司天监丞，入隶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历》十二卷。久之，与周琮同管勾司天监。卒，无子，有女亦善算术。

僧志言，自言姓许，寿春人。落发东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遂诵经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愿为弟子。璲见其相貌奇古，直视不瞬，心异之，为授具戒。然动止轩昂，语笑无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趋，举指书空，伫立良久；时从屠酤游，饮啖无所择。众以为狂，璲独曰："此异人也。"

人有欲为斋施，辄先知其至，不俟款门，指名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来献，舟始及岸，遽来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径登坐结趺，饭毕遽出，未尝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与交一言者。或阴卜休咎，书纸挥翰甚疾，字体遒壮，初不可晓，其后多验。仁宗春秋渐高，嗣未立，默遣内侍至言所。言所书有"十三郎"字，人莫测何谓。后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继，众始悟。大宗正守节请书，言不顾，迫之，得"润州"字。未几，守节薨，赠丹阳郡王。见寺童义怀，抚其背曰："德山、临济。"怀既落发，住天衣，说法，大为学者所宗，其前知多类此。

普净院施浴，夜漏初尽，门扉未启，方迎佛而浴室有人声，往视，则言在焉。有具斋荐鲙者，并食之，临流而吐，化为小鲜，群泳而去。海客遇风且没，见僧操絙引舶而济。客至都下遇言，忽谓之曰："非我，

汝奈何？”客记其貌，真引舟者也。与曹州士赵棠善，后棠弃官隐居番禺。人传棠与言数以偈颂相寄，万里间辄数日而达。棠死，亦盛夏身不坏。

言将死，作颂，不可晓。已而曰：“我从古始成就，逃多国土，今南国矣。”仁宗遣内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显化禅师。其后善厚者礼之，见额上荧然有光，就视之，得舍利。

僧怀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学所能至也。真定构木为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既久而中级大柱坏，欲西北倾，他匠莫能为。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工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从，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

赵州洨河凿石为桥，熔铁贯其中。自唐以来相传数百年，大水不能坏。岁久，乡民多盗凿铁，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怀丙不役众工，以术正之，使复故。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紫衣。寻卒。

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数进药，不效，人心忧恐。冀国大长公主荐希，希诊曰：“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左右争以为不可，诸黄门祈以身试，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器币。希拜谢已，又西向拜，帝问其故，对曰：“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乎？”乃请以所得金兴扁鹊庙。帝为筑庙于城西隅，封灵应侯。其后庙益完，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

希至殿中省尚药奉御，卒。著《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录其子宗道至内殿崇班。

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人。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安时曰：“是不足为也。”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尝曰：“世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言之不祥，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以之视浅深，决死生，若合符节。且察脉之

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两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皆扁鹊略开其端，而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术告后世，故著《难经辨》数万言。观草木之性与五藏之宜，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著《主对集》一卷。古今异宜，方术脱遗，备阴阳之变，补仲景《论》。药有后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尝试有功，不可遗也。作《本草补遗》。

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饘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

尝诣舒之桐城，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时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复能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问以华佗之事者，曰：“术若是，非人所能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门人请自视脉，笑曰：“吾察之审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气已绝。死矣。”遂屏却药饵。后数日，与客坐语而卒。

钱乙字仲阳，本吴越王俶支属，祖从北迁，遂为郓州人。父颖善医，然嗜酒喜游，一旦，东之海上不反。乙方三岁，母前死，姑嫁吕氏，哀而收养之，长诲之医，乃告以家世。即泣，请往迹寻，凡八九反。积数岁，遂迎父以归，时已三十年矣。乡人感慨，赋诗咏之。其事吕如事父，吕没无嗣，为收葬行服。

乙始以《颅ＵＧ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疯，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以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帝悦，擢太医丞，赐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无虚日。

广亲宗子病，诊之曰：“此可毋药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惊人，后三日过午，可无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发ＵＨ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问其故，曰：“火色直视，心与肝俱受邪。过午

者，所用时当更也。”王子病呕泄，他医与刚剂，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热，脾且伤，奈何复燥之？将不得前后溲。”与之石膏汤，王不信，谢去。信宿浸剧，竟如言而效。

士病欬，面青而光，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药。明日，曰：“吾药再泻肝，而不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居五日而绝。

孕妇病，医言胎且坠。乙曰：“娠者五藏传养，率六旬乃更。诚能候其月，偏补之，何必坠？”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衡不下。郁李能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瞑矣。”饮之，果验。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后甚，叹曰：“此所谓周痹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制药，日夜饮之。左手足忽挛不能用，喜曰：“可矣！”所亲登东山，得茯苓大逾斗。以法啖之尽，由是虽偏废，而风骨悍坚如全人。以病免归，不复出。

乙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不窥，不靳靳守古法。时度越纵舍，卒与法会。尤遽《本草》诸书，辨正阙误。或得异药，问之，必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别之详，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挛痹浸剧，知不可为，召亲戚诀别，易衣待尽，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祐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珪与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

熙宁中，王韶谋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请智缘与俱至边。神宗召见，赐白金，遣乘传而西，遂称“经略大师”。智缘有辩口，径入蕃中，说结吴叱腊归化，而他族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皆因以书款。韶颇忌恶之，言其挠边事，召还，以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开封人。以技隶太史局。徽宗为端王，尝退朝，天

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亲昵。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其子中复为阁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天信觉已甚，乞还武爵，又从之。

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祐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见蔡京乱国，每托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惧，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张商英方有时望，天信往往称于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谈之助，阴与相结，使僧德洪辈道达语言。商英劝帝节俭，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积不乐，间言浸润，眷日衰。京党因是告商英与天信漏泄禁中语言，天信先发端，窥伺上旨，动息必报，乃从外庭决之，无不如志。商英遂罢。御史中丞张克公复论之，诏贬天信昭化军节度副使、单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单，几其起居。再贬行军司马，窜新州，又徒康年使广东，天信至数月，死。京已再相，犹疑天信挟术多能，死未必实，令康年选吏发棺验视焉。

魏汉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脱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又云：“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于是请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而京之客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既而以乐成久，易之恐动观听，遂止。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学于汉津者也。

汉津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语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未几死。京遂召宗尧为典乐，复欲有所建，而为田为所夺，语在《乐志》。后即铸鼎之所建宝成殿，祀黄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汉津俱配食。谥汉津为嘉晟侯。

有马贲者，出京之门，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刘、任、田异论时，依违其间，无所质正，擢至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议者咎当时名器之滥如此。

王老志，濮州临泉人。事亲以孝闻。为转运小吏，不受赂谢。遇异人于丐中，自言："吾所谓钟离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时为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仆卿王亶以其名闻。召至京师，馆于蔡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徽宗启读，乃昔岁秋中与乔、刘二妃燕好之语也。帝由是稍信之，封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后卒应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京虑太甚，颇以为戒；老志亦谨畏，乃奏禁绝之。尝献乾坤鉴法，命铸之。既成，谓帝与皇后他日皆有难，请时坐鉴下，思所以儆惧消变者。

明年，见其师，责以擅处富贵，乃丐归，未得请，病甚，始许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归濮而死。诏赐金以葬，赠正议大夫。

初，王黼未达时，父为临泉令，问黼名位所至，即书"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涂去之，曰："恐泄机也。"黼败，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学儒，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政和中，徽宗召见，赐号冲隐处士。帝以旱祷雨，每遣小黄门持纸求仔昔画，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细书"焚符汤沃而洗之"。黄门惧不肯受，强之，乃持去。盖帝默祝为宫妃疗赤目者，用其说一沃，立愈。进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宝箓宫。献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于禁中建圆象徽调阁以贮之。

仔昔资倨傲，又少戆，帝常待以客礼，故其遇巨阉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及林灵素有宠，忌之，陷以事，囚之东太一宫。旋坐言语不逊，下狱死。仔昔之得罪，宦者冯浩力最多。未死时，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后浩南窜，至上蔡被诛。

林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

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访方士于左道录徐知常，以灵素对。既见，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

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谓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及诸巨阉皆为之名。贵妃刘氏方有宠，曰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赉无算。

建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省。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浸浸造为青华正昼临坛，及火龙神剑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惟稍识五雷法，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录，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帝设幄其侧，而灵素升高正坐，问者皆再拜以请。所言无殊异，时时杂捷给嘲诙以资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

灵素益尊重，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都人称曰：“道家两府。”本与道士王允诚共为怪神，后忌其相轧，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灵素厌胜。方率其徒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知众所怨，始不乐。

灵素在京师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几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而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

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疗，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祷青城山，还，复召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静”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

荆南帅李道雅敬坦，坦岁谒道。隆兴初，道入朝，高宗、孝宗问之，皆称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尝相道中女必为天下母，后果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饶州乐平人，后徙湖州乌程县。绍兴、乾道间名医也。初生时，母乏乳，饵以粥，遂得脾胃疾，长益甚，医以为不可

治。克明自读《难经》、《素问》以求其法，刻意处药，其病乃愈。始以术行江、淮，入苏、湖，针灸尤精。诊脉有难疗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后予之药。病虽数证，或用一药以除其本，本除而余病自去。亦有不予药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为非药之过，过在某事，当随其事治之。言无不验。士大夫皆自屈与游。

魏安行妻风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针，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气秘腹胀，号呼逾旬，克明视之。时秉家方会食，克明谓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预会可乎？"以半硫圆碾生姜调乳香下之，俄起对食如平常。庐州守王安道风禁不语旬日，他医莫知所为。克明令炽炭烧地，洒药，置安道于上，须臾而苏。金使黑鹿谷过姑苏，病伤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从徐度聘金，黑鹿谷适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讶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闻北方。后再从吕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谢。张子盖救海州，战士大疫，克明时在军中，全活者几万人。子盖上其功，克明力辞之。

克明颇知书，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初试礼部中选，累任医官。王炎宣抚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贬秩。后迁至额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绍兴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阳军朐山人。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道人避乱渡江，尝举进士不中。绍兴末，来平江。一日，自外归，倏若狂者，身衣白衤间，昼丐食于市，夜止天庆观。久之，衣益敝，以莎缉之。尝游妙严寺，临池见影，豁然大悟。人无贵贱，问休咎，罔不奇中。会有瘵者乞医，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众翕然传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远近异之。

孝宗一夕梦莎衣人跣哭来吊者，讯之曰："苏人也。"诘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语内侍。会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内侍进前勉释，并道前梦。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复大计，累岁未有所属，后位虚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贽，不言所以。道人见之掉首，吴音曰："有中国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使者归奏，帝甚异之，遂赐号通神先生，为筑庵观中，赐衣数袭，皆不受。好事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复于故处。众日以珍馔饷之，每食于通衢，逮饱即去。

帝岁命内侍即其居设十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众咸讶而请，道人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

来！”是日内侍至平望，众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庆元六年卒。

孙守荣，临安富阳人。生七岁，病瞽。遇异人教以风角、鸟占之术，其法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凡问者，一语顷，辄知休咎。守荣既悟，异人授以铁笛，遂去不复见。守荣因号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异也。然其术率验。

宝庆间，游吴兴，闻谯楼鼓角声，惊曰：“旦夕且有变，土人当有典郡者。”见王元春，即贺之曰：“作乡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两月，潘丙作乱，元春以告变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显，贵人争延致之。

淮南帅李曾伯荐诸朝。既至，谒丞相史嵩之，阍者以昼寝辞。守荣曰：“丞相方钓鱼园池，何得云尔。”阍者惊异，入白丞相，丞相一见，颇喜之。自是数出入相府。一日，庭鹊噪，令占之，曰：“来日晡时，当有宝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为贡。嵩之又尝得李全檄藏袖中，询其事，守荣曰：“此李全诈假布囊二十万尔。”剥封，果如其说。

士大夫咸询履历，守荣不尽答。私谓所知曰：“吾以音推诸朝绅，互有赢缩，宋禄其殆终乎！”后为嵩之所忌，诬以他罪，贬死远郡。

列传第二百二十二 外戚上

杜审琦 弟审琼 审肇 审进 从子彦圭 彦钧 孙守元 曾孙惟序 贺令图杨重进 附 王继勋 刘知信 子承宗

刘文裕 刘美 子从德 从广 孙永年 马季良 附 郭崇仁 杨景宗 符惟忠 柴宗庆 张尧佐

自西汉有外戚之祸，历代鉴之，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然而一失其驭，犹有肺附之变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间有文武才谞，皆擢而用之；怙势犯法，绳以重刑，亦不少贷。仁、英、哲三朝，母后临朝听政，而终无外家干政之患，将法度之严，体统之正，有以防闲其过欤？抑母后之贤，自有以制其戚里欤？作《外戚传》。

杜审琦，定州安喜人，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最长，其次审玉，次审琼，次审肇，次审进。世居常山，以积善闻。审琦仕后唐，为义军指挥使，天成二年卒，年三十五，审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开国，赠审琦左神武军大将军，以其子彦超为西京作坊使。彦超卒，赠左领军卫大将军。

审琼，建隆初，授检校国子祭酒。二年，拜左领军卫将军。三年，与其弟审肇、审进皆召赴阙。审琼改左龙武军大将军，迁右卫大将军。乾德初，领富州刺史。三年，以本官权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步军帅王继勋坐事，诏审琼兼点检侍卫步军司事。是秋，卒，年七十。太祖为废朝三日，发哀成服，赠太保、宁国军节度使，谥恭僖。

审琼性醇质，在公畏慎，宿卫勤谨，徼巡京邑，里闬清肃，人皆称之。景德三年春，加赠审琼太傅，妻吴氏陈留郡太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赠审琼太师、中书令。子彦圭。

审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卫上将军、检校左仆射致仕，赐第于京师。乾德初，领潍州刺史。开宝二年，改左卫上将军，仍致仕。三年，起为右骁卫上将军，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审肇未尝历郡务，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几，河大决，东汇于郓、濮数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时上言，遣使案鞫，遂论恕弃市，审肇免官归私第。俄复旧官，令致仕，特以潍州刺史月奉优给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废朝二日，素服发哀，赠太保、昭信军节度，谥温肃，遣

中使护丧事。景德三年，加赠太傅，妻刘氏东海郡太夫人。子彦遵，至南作坊使。

审进，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将军，改右羽林大将军。乾德元年，领贺州刺史。二年，知陕州。三年，就改保义军节度观察留后。五年，加本军节度。太祖郊祀西洛，审进来朝，颁赉甚厚。太宗嗣位，加检校太傅。太平兴国二年，会许昌裔刺虢州，捃拾使州阙失事上诉，诏右拾遗李干鞫之。干因上言，请支郡不复隶藩镇，皆得专达，从之。

三年秋，以审进妻卒，废朝。十一月郊礼毕，加检校太尉。四年，上亲征河东，审进与岚州团练使周承晋、德州刺史孙方进、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愿率所部击太原。上以审进耆年，不许。五年，来朝。是岁，契丹寇边，出师捍御。上幸大名劳军，留审进警巡，都邑肃然。六年，复归陕，亲王宴饯，供帐甚盛。其年，就加检校太师。九年夏，上以审进年高，不当烦以剧务，授右卫上将军，奉给如故。

雍熙四年，复授静江军节度。端拱元年，上亲耕籍田，审进预其礼，恩赐弥渥，加开府仪同三司。是岁，卒，年七十九。上趣驾临丧，哭之恸，废朝三日，设次成服，亲王公主以下并诣其第举哀。赠中书令，谥恭惠。

审进镇陕二十余年，劝农敦本，民庶便之。虽居位节制，无骄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赵氏南阳郡太夫人。后赠尚书令。子彦钧、彦彬。彦彬至礼宾副使而卒。

彦圭，起家六宅副使，迁翰林使。开宝五年，领信州刺史。六年，改领饶州团练使，俄加领本州防御使。从征太原，与曹翰、孙继业攻城西面。北征班师，命彦圭与孟玄喆、药可琼、赵延进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矫制免算，责授洛苑使、饶州刺史，裁数日，牵复。余年，迁沙州观察使，出知定州。

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部署。彦圭不容军士晡食，设阵不整，以致亡失，坐左迁均州团练副使。雍熙二年，卒于贬所，年五十九，赠归义军节度。景德三年春，加赠中书令。是秋，又赠太师。子守元。

彦钧，起家补供奉官，累迁崇仪使。端拱初，加庄宅使，领罗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彦钧洎王延德、王继恩为之。未几，加

领恩州防御使。西鄙用兵，命为永兴军驻泊钤辖。真宗嗣位，改领颍州防御使，出知河中府，占谢便坐，求解内使之职，可之。历知邠、庆、延、凤四州。景德中，为天雄军副都部署。车驾驻澶渊，为驾前东面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骑兵攻月城，彦钧率兵击走之，以劳优加封邑。召还，再任河中。

彦钧由戚里进，保位而已。会有言政事不举者，徙西京水南北都巡检使。大中祥符五年，复知莫州。马知节为颍州防御使，彦钧换秦州。九年，拜密州观察使，出为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赠安化军节度。录其子赞文为供奉官，赞宁为殿直，孙宗寿为三班奉职。

守元，开宝中，补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带御器械，迁供奉官、莫州监军。契丹入边，与州将固守城壁，出兵邀击，获生口羊马，以功加崇仪副使。未几，改正使秩。历如京、洛苑使。至道三年，领梧州刺史，连为并代、镇定、高阳关钤辖。大中祥符二年，副赵稹使契丹，复涖镇定。顷之属疾，诏遣其子殿直惟庆挟太医乘驿诊候，既至而卒，年五十八。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职累迁知惠州、莫州，以供备库使为梓夔路钤辖，徙环庆路，知邠州，又权庆州。会任福败，以骑兵数千由怀安路破贼三砦，斩首数百级，获牛马千计。以功领忠州刺史，为泾原钤辖，敕巡警边州。

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时契丹勒兵燕、蓟间，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购得其草，先以闻。徙知沧州，又徙定州。再迁东上阁门使、知泾州。改四方馆使、知瀛州，复知沧州。入朝，为祁州团练使，出知恩州，徙大名府路总管，改乾州团练使，卒。

贺令图，开封陈留人。父怀浦，孝惠皇后兄也，仕军中为散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出为岳州刺史，领兵屯三交。雍熙三年，从杨业北征，死于阵。

令图少谨愿，隶太宗左右，洎即位，补供奉官，改绫锦副使、知莫州，迁崇仪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领平州刺史，充幽州行营壕砦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两县，克涿州。会父战死，起家为六宅使，领本州团练使，护瀛州屯兵。

先是，令图握兵边郡十余年，恃藩邸旧恩，每岁入奏事，多言边塞

利害，及幽蓟可取之状。上信之，故有岐沟之举。既而师败，议者皆咎其贪功生事。

令图轻而无谋，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使谍绐令图曰：“我获罪本国，旦夕愿归南朝，无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图不虞其诈，私遗以重锦十两。是年十二月，于越率众入寇，大将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令图为先锋，被围数重。于越传言军中“愿得见雄州贺使君。”令图尝为所绐，意其来降而终获大功，即引麾下数十骑逆之。将至其帐数步外，于越据床骂曰：“汝常好经度边事，乃今送死来邪！”麾左右尽杀其从骑，反缚令图而去。

令图与其父首谋北伐，一岁中父子皆陷焉。令图时年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御使、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

重进，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镇大名，以隶帐下，广顺初，补卫士。宋初，累迁至内殿直都虞候。太平兴国初，改龙卫军都校，领徐州刺史。从征太原，出为莱州刺史。随曹彬北征，为右厢排阵使，改武州防御使、高阳关部署。会契丹兵至，与之力战，遂没于阵。年六十五。

王继勋，彰德节度饶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时，其母见一人赤发，状貌怪异，入室中，遂生继勋。及长，美风仪，性凶率无赖。以后故，为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领恩州团练使，又改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寻领永州防御使。四年，收复湖南，改领彭州防御使。是秋，将讨西蜀，命继勋戒期，将大阅。继勋素与大校马仁瑀不协，阴勒部下市白梃，将以相图。太祖知之，为出仁瑀密州。俄迁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领虎捷左右厢都虞候、权侍卫步军司事。

继勋所为多不法。会新募兵千余隶雄武，将遣出征，多无妻室，太祖谓继勋曰：“此必有愿为婚者，不须备聘财，但酒炙可也。”继勋不能谕上旨，纵令掠人子女，京城为之纷扰。上闻大惊，遣捕斩百余人，人情始定。时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

乾德四年，继勋复为部曲所讼，诏中书鞫之。解兵柄，为彰国军留后，奉朝请。继勋自以失职，常怏怏，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前后多被害。一日，天雨墙坏，群婢突出，守国门诉冤。上大骇，命中使就诘之，尽得继勋所为不法事。诏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监门率府副率。

开宝三年，命分司西京。继勋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颇闻其事。及即位，人有诉者，命户部员外郎、知杂事雷德骧乘传往鞫之。继勋具伏，自开宝六年四月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手所杀婢百余人。乃斩继勋洛阳市，及为强市子女者女侩八人、男子三人。长寿寺僧广惠常与继勋同食人肉，令折其胫而斩之。洛民称快。

其后家寓西洛颍阳，孙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给。真宗闻而悯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参军。

刘知信字至诚，邢州人。父迁，晋天福末凤翔帐前军使，改滑州奉国军校，从骁将皇甫晖御边有功，早卒。母即昭宪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进本郡太夫人，开宝三年十月卒。太祖废朝发哀，追封齐国太夫人，陪葬安陵，赠迁太保。

知信三岁而孤，宣祖怜其敏慧。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内艰，转六宅副使。开宝五年，迁军器库使，掌武德司。六年，领锦州刺史。属郊祀西洛，为行宫使，驻洛中，又为西京武德、皇城、宫苑等使。车驾出郊，又充大内留守。

太宗即位，进领本州团练使，拜武德使。从征河东，又为行宫使。太平兴国五年，坐遣亲信市竹木于秦、陇，矫制免所过算缗，入官多取其直，左授军器库使，领锦州刺史，俄复为武德使。会改武德为皇城司，即为皇城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卫将军。是秋，出为静难军节度行军司马。九年，起为左卫将军，领营州刺史。

雍熙初，改左神武军将军，寻领檀州团练使，护屯兵于镇州。会大举北伐，与六宅使符昭寿为押阵都监。师还，诸将失道，知信独整所部以归。俄知定州兼兵马钤辖，押大阵右偏。一日，宴犒将士，契丹骑乘间至，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数十里，斩获甚众，以功就拜邕州观察使。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还，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军府。太宗崩，充修奉永熙陵部署。咸平初，拜建武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永平军府。契丹犯边，复知天雄军。真宗北巡，充驾前副都部署，历知河阳、升州。景德元年，车驾幸澶渊，命为东京都巡检使，复知定州。二年，以疾求还京，至镇州卒，年六十三。废朝，赠太尉、天平军节度。

知信以戚里致贵，尤被亲任，中外践历，最为旧故。虽无显赫称，亦以循谨闻于时。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习书数，以荫补殿直，寄班祗候。咸平初，转供奉官、镇、定、高阳关三路承受公事，还，掌军器库。会真宗临幸，见其整肃，面授阁门祗候。知信卒，转内殿崇班。未几，为河北缘边安抚都监。大中祥符初，就加内殿承制，历如京、文思二副使，徙河东缘边安抚，又知保州。俄拜东染院使、知定州。副薛映使契丹，使还，归本任，又兼镇定路兵马钤辖，俄改宫苑使、知雄州、河北缘边安抚使。在郡有治迹，诏书嘉奖，召归，时灵昌决河初塞，择守臣，以承宗为皇城使、知滑州。未几，复代还。

会西边言吐蕃唃斯啰作文法，颇为边患。命副龙图阁直学士陈尧咨为鄜延、邠宁环庆、泾原仪渭、秦州路巡抚使，诏令尧咨等所至军州犒官吏将校，谘访民间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过以闻。或有陈诉屈抑，经转运、提点司区断不当，即按鞫诣实，杖以下依法区理，徒以上驿闻，仍取系囚躬亲录问，催促论决。既行，就命尧咨知秦州，承宗为西上阁门使，充钤辖。乾兴初，进东上阁门使，徒鄜延都钤辖而卒。中使护柩至京师，赐以葬地。

承渥荫补殿直，累任使，喜为条奏，至供奉官、阁门祗候。承宗子永钊，右侍禁、阁门祗候。

刘文裕，字以宁，保州保塞人。祖正，晋幽州营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审奇，武牢关使。简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审奇三子，长文远，建隆中为供奉官，与并人战万善而没。次即文裕，开宝四年，起家补殿直。八年，权管云骑员僚直，预讨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亲接。太平兴国二年，擢为内弓箭库副使，特封其母张氏清河县太君，出为秦、陇巡检。

有李飞雄者，太保致仕鏻之孙，秦州节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凶险，不为其家所容，常往来京师、魏博间，与无赖恶少游处，纵酒蒲博为务。以其父故，尽知秦州仓库所积，及地形险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张季英为凤翔盩厔尉，飞雄自京师往省之，因乘季英马诈为使者，夜抵厩置呼卒索马。卒秉炬出迎，飞雄以私市马缨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马。一卒乘一马前导，以巡边为名，因矫诏率巡驿殿直姚承遂，至陇州率监军供奉官王守定，至吴山县率县尉卢赞，皆从行。先是，秦州内属，羌人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

及文裕领兵屯清水县，飞雄至，称制尽缚之。承璠等见姚承遂数辈同至，不觉其诈。仁朗独号泣求诏书，飞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辈逗挠不用命，令尽诛。汝岂不闻封州杀李鹤邪？诏书汝岂得见！”先是，上即位，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官吏善恶密以闻。岭南使者言封州李鹤不奉法，诬奏军吏谋反，诏即诛之。故飞雄引以为言。将械承璠等诣秦州戮之，因据城叛，遂驱承璠等行。

初，飞雄诈宣制时，自言我上南府时亲吏，文裕因哀告飞雄曰：“我亦尝依晋邸，使者岂不营救之乎？”飞雄低语谓文裕曰：“尔能与我同富贵否？”文裕觉其诈，伪许之。飞雄即命左右释文裕缚。文裕策马前附耳语仁朗，仁朗佯坠马，若卒中风眩状。飞雄共前视之，又释其缚。仁朗奋起搏飞雄，与文裕共擒之。飞雄尚呼云：“田仁郎等谋反杀使者。”送秦州狱鞫得实，飞雄、承遂、守定、赞坐要斩，夷飞雄家。捕先与飞雄善者何大举等数辈，悉弃市，厩置卒亦夷其族。因下诏：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检，甚为乡党所知，虽加戒勖曾不悛改者，并许本家尊长具名闻，州县遣吏锢送阙下，当配隶诸处。敢有藏匿不以名闻者，异时丑状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文裕后迁军器库使。四年，车驾征太原，命文裕与通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岭关。六年，领儒州刺史。明年，为高阳关都监。会契丹万余骑入，文裕与大将崔彦进击却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领顺州团练使。会李继迁率折遇乜寇边，初诏田仁朗与王侁等讨之，仁朗坐逗遛，命文裕代仁朗。继迁等遁去。

从潘美北征，坐陷失骁将杨业，削籍，配隶登州，事具《业传》。岁余，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赐翠冠霞帔，授其弟文质殿直。逾月，文裕迁容州观察使，出为镇州兵马部署。端拱元年，卒于屯所，年四十五。上甚悼惜，赠宁远军节度，命中使护丧归葬京师。弟文暠至供奉官、阁门祗候，文质至内园使、连州刺史。

刘美字世济，并州人。四世祖质，绛州刺史。曾祖维岳，不仕。祖延庆，右骁卫将军。父通，宋初掌禁旅，从潘美征广南，又累战北面，积劳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太平兴国中，扈跸太原，卒于师，赠颍州防御使。长女为真宗德妃，加赠定国军节度兼侍中。大中祥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宫，又赠维岳忠正军节度、检校太傅，延庆彰德军节度、检校太尉，通永兴军节度兼中书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吴国太夫人，祖母河南县君元氏许国太夫人，母庞氏徐国太夫人。初，通之卒，窆京

城西。天禧二年，诏赠太师、尚书令，谥武懿，七月，遣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具卤簿鼓吹，改葬于祥符邓公原。皇后亲临奠，真宗御制祭文置灵坐右。

美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谨力被亲信，即位，补三班奉职，再迁右侍禁。咸平中，傅潜失律流房州，择美监军，及徙潜颍州，又为自京至陈、颍巡检。石保吉在陈州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闻，僮奴辈假威扰民。会有言者，遣美廉其状，美曰："保吉世受国恩，拥高赀，列藩阃，营缮过度，拙于检下，诚或有之，自余保无他患。"上意乃解。归朝，充阁门祗候。

大中祥符二年，护屯兵于汉州，历迁供奉官，徒嘉州。士卒有病皆给医药，亲察视抚循之。召还，改内殿崇班，提点在京仓场、东西八作司，以举职闻，迁洛苑副使。八年，预修大内，以劳改南作坊使、同勾当皇城司。天禧初，迁洛苑使，领勤州刺史，与周怀政联职。怀政奸恣，美未尝阿附，怀政左右有过，必痛绳之。亲从卒侦逻者多不时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屡欲委之兵柄，以皇后恳让故，中辍者数四。三年，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改侍卫马军都虞候。五年，加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卒，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太尉、昭德军节度，录其子从德供备库使，从广内殿崇班，旁亲迁补者数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内郡夫人。

仁宗嗣位，尊皇后为皇太后，赠维岳镇宁军节度兼侍中，延庆建雄军节度兼中书令，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陈国太夫人，祖母元氏卫国太夫人。母庞氏郓国太夫人，美亦赠侍中。天圣二年，郊祀，加赠维岳彰信军节度兼中书令，延庆镇安军节度兼中书令，通郑王，宋氏楚国太夫人，元氏韩国太夫人，庞氏魏国太夫人。五年，再郊，又赠维岳天平军节度、中书令兼尚书令，延庆彰化军节度、许国公，通开府仪同三司、魏王，宋氏安国太夫人，元氏齐国太夫人，庞氏晋国太夫人，从德和州刺史，从广内殿承制。有龚知进者，即通之友婿也，亦赠卫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

从德字复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迁至供备库副使。弟从广是岁始生，亦补西头供奉官，迁内殿崇班。太后临朝，从德以崇仪使真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迁蔡州团练使，出知卫州，改恩州兵马都总管，知相州。从德齿少无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宠无比。其在卫州，县吏李熙辅者善事从德，乃荐其才于朝。太后喜曰："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即擢熙辅京官。从事郑骧因缘从德，亦擢美官。从德妻，嘉州王蒙

正女也。蒙正家豪右，以厚赂结纳至郎官，为郡守。既而从德病，召还，道卒，年二十四。赠保宁军节度使，封荣国公，谥康怀。太后悲怜之尤甚，录内外姻戚门人及僮隶数十人。从德娣婿龙图阁直学士马季良、母越国夫人钱氏兄惟演子集贤校理暧及蒙正皆迁二官。尚书屯田员外郎戴融尝佐从德卫州，以为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推直官段少连上疏论之，皆坐贬。子永年。

从广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爱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团练使。娶荆王元俨女。为滁州防御使，时年十七。赵元昊反，从广自言待罪行间，不能扞患疆埸，坐耗县官，愿上所给公使钱，帝嘉纳之。为群牧都监，改副使。

从广自为防御使十年不迁，特拜宣州观察使、同勾当三班院，请补外自效，以知洺州。漳水溢，从广穿隋故渠以杀水势，洺人便之。徙邢州，籍乡军之罢老者听引子弟自代，著为令。召还，复领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卒，赠昭庆军节度使，谥良惠。从广性谨饬，然喜交士大夫，时颇称之。

永年字君锡，生四岁，授内殿崇班，许出入两宫。仁宗使赋《小山诗》，有“一柱擎天”之语。帝误投金杯瑶津亭下，戏谓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跃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内中，年十二，始听出外，累迁廉州团练使，为陕州都监。郭邈山等为盗，永年密遣壮士夜渡河，杀其凶桀二十余人，众遂散。迁钤辖，代还召见，问破贼状，擢干办皇城司，改单州团练使、永兴军路总管。

契丹遣使来请帝绘像，选副张昇报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驿门，众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掷弃之，契丹惊以为神。

出知泾州，帝赐诗宠之。郡兵岁以香药为折支，三司不时辇致。振武卒素骄，突入通判听事，请以他物代给，欢哗语不逊。永年召至庭下数其罪，斩为首二人，余不敢动。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凡三除防御使，皆为言者所论而寝。

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积十余里，辇载相属于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尽。上其事，帝称善。契丹移檄捕纵火盗，永年曰：“盗固有罪，然发在我境，何预汝事？”乃不敢复言。帝尝问御戎策，对合旨，书“忠孝”字以赐。

英宗立，迁沂州防御使，复知代州。历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总管。王师征安南，永年请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贼以献，不许。迁邕州观察使、步军副都指挥使。卒，赠崇信军节度使，谥曰庄恪。

马季良字元之，开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刘美女。初补越州上虞尉，改秘书省校书郎，知明州鄞县，入为刑部详覆官。太后临朝，迁光禄寺丞。顷之，擢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再迁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馆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擢龙图阁待制。三丞充近职，非故事也。迁尚书工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同知审官院。刘从德卒，遗表季良迁二官，辞不就，而请以其子直方为馆阁读书。

会江南旱，出为安抚使，再迁兵部郎中。太后崩，换濠州防御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讽言季良徼幸得官，降屯卫将军、滁州安置。开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诏许季良自陈，以地给还。岁余，徙寿州，致仕，还京师卒。

季良因缘以进，无他行能，在礼院尝建言，摄祠事官致斋三日无供帐饮食，非所以重祠事也。自是翰林、仪鸾司供帐，大官给食于祠所云。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补左班殿直，迁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契丹入寇，赍密诏谕河北诸将，还奏称旨，累迁崇仪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庄宅使、康州刺史，再迁宫苑使、昭州团练使。丁母忧，起复云麾将军，拜解州团练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御使、高阳关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以疾落军职，改磁州防御使。卒，赠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

崇仁虽外戚，朝廷未尝过推恩泽，其为解州团练使十年不迁，尝除知相、卫二州，皆辞不行，盖性慎静，不乐外官也。

杨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从父弟，少蒲博无赖，客京师，以罪黜隶致远务。章惠入宫为美人，奏补茶酒班殿侍，累迁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坐事降左侍禁、郢州兵马都监。未久复官，累迁东染院副使。章惠为太后，进崇仪使，领连州刺史、扬州兵马钤辖。未几，授秦州刺史，徙滑州钤辖，迁舒州团练使，为兵马总管。

章惠崩，迁成州防御使，坐入临皇仪殿被酒欢噪，出为兖州总管，

改天雄军副都总管。时吕夷简守魏，常以官属礼饬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贬齐州都监，徒卫州，又徒郓州钤辖。召还，同勾当景灵宫、提举四园苑。章献、章懿二后升祔太庙，帝念章惠，故特拜景宗徐州观察使，给留后奉。逾年，领军头引见司，出知磁州，为建宁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潞州，给节度使奉。领皇城司，坐卫士入禁中谋为乱，贬徐州观察使、知济州。还，提举万寿观，复建宁军留后，复领军头引见。又坐从卒王安挟刃入皇城，谪左监门卫大将军、均州安置，起为汝州钤辖。祀明堂覃恩，愿还所改官，求为郡。帝谓辅臣曰："景宗性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复以为建宁军留后、提举四园苑，改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卒，赠安武军节度使兼太尉，谥庄定。

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显官，然暴戾，所至为人患。复使酒任气，在滑州尝殴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饮酒，景宗虽书其戒坐右，顷之辄复醉。其奉赐亦随费无余。始，宰相丁谓方盛，筑第敦教坊，景宗为役卒负土第中，后谓败，仁宗以其第赐景宗，居三十年乃终。

符惟忠，字正臣，彦卿曾孙也。以外祖母贤靖大长公主荫，为三班奉职，后擢阁门通事舍人、勾当东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绳下急，漕米数不足纲，吏卒率论以自盗。惟忠争曰："在法，欠不满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盗论，则计直八百即当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职有当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争愈力，如所议乃已。

以西染院副使权提举仓草场、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开封主簿乐诰，宰相王曾外孙也。或风使荐之。惟忠不从，曰："诰无善状，安可以势使我。"既而诰果以赃败。时吴奎为长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荐之。

惠民河与刁河合流，岁多决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楼镇碾湾、横陇村置二斗门杀水势，以接郑河、圭河，自是无复有水害。陕西用兵，除泾原路兵马钤辖兼知泾州。三司使郑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议以为渠有广狭，若水阔而行缓，则沙伏而不利于舟，请即其广处束以木岸。三司以为不便，后卒用其议。再迁西上阁门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报使，迁阁门使，至武强县，疽发背卒。赠客省使、眉州防御使。

柴宗庆，字天祐，大名人。祖禹锡，镇宁军节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庆尚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升其行为禹锡子，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领恩州刺史。禹锡卒，真拜康州防御使，改复州。

旧制，诸公主宅皆杂买务市物，宗庆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过免算，至则尽鬻之，复市于务中。自是诏杂买务罢公主宅所市物。从祀汾阴，为行宫四面都巡检，进泉州管内观察使。又自言陕西市材木至京师，求蠲所过税。真宗曰："向谕汝毋私贩以夺民利，今复尔邪！"既而河东提点刑狱劾宗庆私使人市马不输税，贷不问。授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历拜彰德军节度使。

仁宗即位，徙静难军，又徙永清、彰德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节武成军，出知澶州，未行，改陕州、潞州。后判郑州，以纵部曲扰民，召还奉朝请，岁减公用钱四百万。久之，出判济州，用御史中丞贾昌朝言，留不遣，尽停本使公使钱。卒，赠中书令，谥曰荣密。主累封楚国大长公主，先宗庆没。

宗庆历官多过失，性极贪鄙，积财钜万，而薄于自奉，甚至优人以为戏，宗庆虽知，莫能改也。无子。及终，愿以赀产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许。人谓宗庆选尚荣贵逾四十年，晚上积奉以裨军用，盖亦追补前过云。

张尧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温成皇后世父也。举进士，历宪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死，道士惧而遁，为逻者所获，捕系百余人。转运使命尧佐覆治，尽得其冤。改大理寺丞、知汜水县，迁殿中丞、知犀浦县。犀浦地狭民繁，多田讼。尧佐正其疆界，条众敝以晓之，讼遂简。知开州，还，判登闻鼓院。

时温成方为脩媛，欲以门阀自表异，故尧佐稍进用，权开封府推官，又提点府界公事。谏官余靖言："用尧佐不宜太遽，顷者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未几，迁三司户部判官，又为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累迁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加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拜三司使。

明年，谏官包拯、陈升之、吴奎言："比年以来，水冒城郭，地震河溢，盖小人道盛。天下皆谓尧佐主大计，诸路困于诛求，内帑烦于借助，法制剸敝，实自尧佐。臣等窃惟亲昵之私，圣人不免，惟处之有道，使不践危机，斯为得矣。"仁宗祀明堂，改户部侍郎，寻拜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赐二子进士出身。拯等复言："陛下即位仅三十年，未有失道败德之事，乃五六年来擢用尧佐，群口窃议，以谓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与执政大臣也。盖女谒、近习知陛下继嗣未立，既有所私，莫不潜有趋向；执政大臣不能规谏，乃

从谀顺旨，高官要职惟恐尧佐不满其意，致陷陛下于私昵后宫之过。制下之日，阳精晦塞，氛雾蒙孛，宜断以大义，亟命追寝。必不得已，宣徽、节度择与一焉。如此，则合天意，顺人情矣。”御史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欲廷议，不许。乃诏曰：“近台谏官乞罢尧佐三司，及言不可用为执政，若优与之官，于体为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复以为不可，前后反覆，于法当黜。其令中书戒谕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尧佐辞宣徽、景灵使，从之。

未几，复以宣徽使判河阳，举正又抗章论之，至于三。时吴育判西京留台，河阳民讼有不决者多诣育，育于状尾判曲直。尧佐畏恐，即奉行之。召还，徒镇天平军。卒，赠太师，赐其家僦舍钱日三千。

尧佐起寒士，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以戚里进，遽至崇显，恋嫪恩宠，为世所鄙。子山甫，引进副使、枢密副都承旨。

从弟尧封，孝谨好学，举进士，为石州推官卒。次女，即温成皇后也。累赠至中书令、清河郡王，谥曰景思。

列传第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

○王贻永 李昭亮 李用和 子璋 玮 珣 李遵勖 子端懿 端愿 端悫 端愿子评 曹佾 从弟偕 子评 诱 高遵裕 弟遵惠 从侄士林 士林 子公纪 公纪子世则向传范 从侄经 综 经子宗回 宗良 张敦礼 任泽

王贻永字季长，溥之孙也。性清慎寡言，颇通书，不好声技。初生十余岁时，其舅魏咸信见而奇之，曰："后当类我。"

咸平中，尚郑国公主，授右卫将军、驸马都尉。从封泰山，领高州刺史，再迁右监门卫大将军、奖州团练使。求外补，得知单州。真宗戒之曰："和众静治，卿所当先也。"真拜洺州团练使、徙徐州。河决滑州，徐大水，贻永作堤城南以御之。改卫州团练使，进怀州防御使，知澶、定二州，徙成德军。

会有告曹讷变者，贻永奏治之。迁耀州观察使，复知澶州。历彰化、武定军节度使观察留后，拜安德军节度使。出知天雄军，徙保宁军节度使、知郓州。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为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贻永相度地势，为筑东西道三十余里，民便之。复徙定州，又徙成德军。擢同知枢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进枢密院使。久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

徙节镇海，以疾求罢，手诏抚谕，遣上医诊视。帝临问，颁尚方珍药，手取糜粥食之。贻永自言宠禄过盛，愿罢枢筦，解使相还第。帝冀其愈也，乃听罢侍中，徙彰德节度使，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疾稍间，入见，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赐五日一朝，遇朝参起居，许休于殿侧。至和初，复以疾辞，拜尚书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景灵宫使。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康靖。

当时无外姻辅政者，贻永能远权势，在枢密十五年，迄无过失，人称其谦静。

子道卿，西上阁门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继隆子也。四岁，补东头供奉官，许出入禁中。继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诏军中。问方略及营阵众寡之势，昭亮年虽少，还奏称旨。累迁西上阁门使。出为潞州兵马钤辖，徙领麟

府路军马事，寻为管勾军头引见司兼三司衙司。军士有逃死而冒请官廪者数百人，昭亮按发之。领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馆使复领麟府路军马事。迁引进使，领贺州团练使。历知瀛定二州、成州团练使、宁州防御使、延州观察使、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擢殿前都虞候、秦凤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徙永兴路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代州路副都总管、安抚招讨副使。未几，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总管。

保州兵叛，杀官吏，诏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于是遣昭亮，昭亮从轻骑数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门呼城上曰："尔辈第来降，我保其无虞也。不尔，几无噍类矣。"卒稍稍缒城下。明日，相率开城门降。改淮康军节度观察留后，复知定州，敕使存劳，赐黄金三百两，给节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转运使欧阳修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隶诸军，有辄私入其家者。"置不问。

明年，拜武宁军节度使，代李用和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时承平久，将士多因循乐纵弛。昭亮本将家子，虽以恩泽进，然习军中事，既统宿卫，政尚严，多所建请。万胜、龙猛军蒲博争胜负，彻屋椽相击，士皆惶骇，昭亮捕斩之，杖其主者，诸军为之股忄栗。帝祠南郊，有骑卒亡所挟弓，会赦，当释去，昭亮曰："宿卫不谨，不可贷。"卒配隶下军，禁兵自是顿肃。

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阳，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涂金纹罗书曰："李昭亮亲贤勋旧。"命其子惟贤持以赐。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宁军节度使。在定州数言老疾不任边事，愿还京师，乃以为景灵宫使，又改昭德军节度使。卒，赠中书令，谥良僖。

昭亮为人和易，练习近事，于吏治颇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数更藩镇无他过。昭亮妻早亡，内嬖三妾迭预家政，莫能制也。

子惟贤，字宝臣，以父荫为三班奉职，后为阁门祗候、通事舍人。累迁西上阁门使，寻领高州刺史、知莫州，州仓粟陈腐，戍兵大噪，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贤驰往谕曰："边兵众则积粟多，廪数多且积久，能无陈腐乎？欲尽取新，则陈者何所归？"遂斩首恶一人，流十人，军中帖然。召还，提举诸司库务，领荣州团练使、知冀州。会迁补禁军，自隶籍后犯赃污者皆绌为下军，惟贤曰："武士何可责以廉节？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绳之。"帝为更其制，徙恩州，后迁四方馆使，卒。惟贤善宣辞令，习朝仪，仁宗颇爱之。

李用和，字审礼，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穷困，居京师凿纸钱为业，刘美求用和于民间，奏为三班奉职。累迁右侍禁、阁门祗候、权提点在京仓草场、考城县兵马都监。

太后崩，诏赴丧。既葬，迁礼宾副使，领八作司。迁礼宾使，同领皇城司。迁崇仪使、贺州刺史。改葬太后于永安，领捧日、天武兵护梓宫。

明年春，又诏乘传行太后陵。还，授宁州刺史。历迁泽州团练、庆州防御、鄜州观察使。既而擢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未行，拜永清军节度观察留后，改真定府、定州路。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而用和悉用为军费。历侍卫亲军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以老乞罢军职，拜宣徽北院使。逾月，改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以疾告，仁宗临问，赐银饰肩舆，进兼侍中。

初，未有居第，诏寓馆芳林园，用和固辞，又假以惠宁坊之官第。病革，帝入见卧内，擢其次子珣为阁门使，赐所居第，并日给官舍僦钱五千。既卒，帝哭之恸，赠太师、中书令、陇西郡王，辍朝五日，制服禁中，谥恭僖，帝撰神道碑，书曰“亲贤之碑”。其妻卒，亦辍朝成服。

初，仁宗以太后不逮养，故外家褒宠特厚。用和列位将相，能小心静默，推远权势，论者以此称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补三班借职，积官为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护塞商胡，会河涨，讹言水且至，璋据厅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观察使，累迁武胜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帝崩，执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辄易。”时禁卫相告乾兴故事，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赐食，众视食中，璋曰：“天子未临政已优赏，汝何功复云云，敢喧者斩！”众乃定。

以武成军节度使知郓州。京东盗白日杀县令，略人道中，璋信赏罚擒捕，盗为衰止。岁大雨水，竞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约所胜载如黄河法。发卒城州西关，调夫修路数十里，夹道植柳，人指为“李公柳”。知邓州，坐失举，改节振武军，知郢州。还朝，道卒，年五十三。赠太尉，谥曰良惠。弟玮、珣。

玮，选尚兖国公主，积官濮州团练使。以朴陋与主不协，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坐罚金。后数年，终不协，主还宫。玮自安州观察使降建州，落驸马都尉，知卫州。未几，主徙封岐国，复玮都尉。主薨，以奉主亡状，贬郴州团练使、陈州安置。遇赦还京师，至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卒。哲宗临奠，哭之，赠太师、中书令。

珣字公粹，以荫为阁门祗候。时兄璋为阁门副使，珣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赏所以与天下共也，傥尽用亲戚，何以待勋旧乎？"后一年乃命之。

车驾视用和疾，自西上阁门副使累迁均州防御使，知相州，赐御制诗、飞白字宠其行。未几，迁相州观察使。时刘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诰杨畋以为不可开侥幸之门，诏他舍人草制，御史范镇复论之，命遂寝。

使契丹，预钓鱼会，获多。契丹遗以金器，使还，悉上之，更赐黄金及"李珣忠孝"字。

熙宁中，迁宣州观察使、知颍州，哲宗初，进泰宁军留后，提举万寿观。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镇，唯宗室乃迁官。至是，珣与李端悫皆特迁，戚里一覃恩迁官自此始。复知相州，卒，年七十四。

李遵勖字公武，崇矩孙，继昌子也。生数岁，相者曰："是当以姻戚贵。"少学骑射，驰冰雪间，马逸，坠崖下，众以为死，遵勖徐起，亡恙也。

及长，好为文词，举进士。大中祥符间，召对便殿，尚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赐第永宁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甃或瓦甓多为鸾凤状，遵勖令ＵＩ去；主服有龙饰，悉屏藏之，帝叹喜。

领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谪均州团练使，徙蔡州。逾年，起为太子左卫率府副率，复左龙武军将军，领宏州团练使，真拜康州团练使，给观察使禄。时继昌官刺史，遵勖请班其下，许之。后继昌守泾州，暴感风眩，遵勖驰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驿赴之。既还，上表自劾，帝使辅臣慰谕之。

迁泽州防御使，又迁宣州观察使。求补郡自试，出知澶州，赐宴长春殿。在郡，会河水溢，将坏浮梁，遵勖督工徒，七日而堤成。迁昭德

军节度观察留后，拜宁国军节度使，徙镇国军、知许州。水军多不练习而隶籍，遵勖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复以疾请援唐韦嗣立故事，求山林号，诏不许。

初，天圣间，章献太后屏左右问曰："人有何言？"遵勖不答。太后固问之，遵勖曰："臣无他闻，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时还政。"太后曰："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尝上三说五事以论时政。晋国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预国事，太后崩，遵勖密请置之别院，出入伺察之，以厌服众论。其补助居多类此。

所居第园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载送，有自千里至者。构堂引水，环以佳木，延一时名士大夫与宴乐。师杨亿为文，亿卒，为制服。及知许州，奠亿之墓，恸哭而返。又与刘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释氏学，将死，与浮图楚圆为偈颂。卒，赠中书令，谥曰和文。有《间宴集》二十卷，《外馆芳题》七卷。子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问学，颇通阴阳、医术、星经、地理之学。七岁，授如京副使。侍真宗东宫，尤所亲爱，尝解方玉带赐之。稍长，出入宫禁如家人。

七迁济州防御使，为群牧副使。杜衍为枢密，择外戚子弟试外官，乃以端懿知冀州。为政循法度，民爱其不扰。转运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则据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贼军中。遂降单州团练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马钤辖。贼平，实无李教者，乃以为汝州防御使、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迁蔡州观察使、同勾当三班院。徙华州观察使。以母丧，起复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愿终制，许之，仍给全奉。服除，提举集禧观，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是岁，京东水，民多饥，大发仓廪以赈之。置弓手局，教以战斗，遂如精兵。治汶阳堤百余里，以却水患，民便之。

寻除宁远军节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韩绛奏端懿无功，不当得旄节，不拜。以留后赴澶州，数月卒。讣闻，帝方宴禁中，为彻乐，赠其家黄金三百两，赠感德军节度使，谥良定，再赠兼侍中。

端懿能自刻厉，闻善士，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与之游，甚得名誉。弟端愿。

端愿字公谨，以穆献公主恩，七岁授如京副使，四迁为恩州团练使。仁宗以岁旱，御便殿虑囚，放宫女。端愿上疏，谓："纵释有罪，小人之幸；放宫女为宦者专制，反失所归，何以弭灾变？"

累进邢州观察使、镇东军留后，知襄、郢二州。本路转运使献羡财数十万被赏，端愿言常赋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夺转运使赏，申折变之禁。移庐州，富弼谓曰："肥上之政何以减于襄阳？"端愿曰："初官喜事，饰厨传以于名，则誉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强、制猾吏，故毁随之。"弼深然其言。

英宗初，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帝以疾拱默，端愿求对，进曰："陛下当躬揽权纲，以系人心，不宜退托，失天下望。"拜武康军节度使、知相州。请归，除醴泉观使。

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录取异时章奏，赐诏褒之。河东城啰兀，端愿手写赵普《谏太宗北伐疏》以闻。

连年请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礼成，赐金带、器币，品数视执政。哲宗嗣位，进太子太保。钦圣皇后以甥舅之故，尝幸其第，致礼于献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辍朝临奠，赙典加等，赠开府仪同三司。弟端悫，子评。

端悫字守道，官左藏库使，执献穆丧，辞起复，诏特给奉。累迁东上阁门使、干办三班院。尝侍宴群玉殿，仁宗独赐珠花、飞白字，宠顾特异。知邢、冀、卫三州，至蔡州观察使。元祐中，以安德军留后卒，赠昭德军节度使，谥曰恭敏。

兄端懿，在嘉祐时尝密请建储，人无知者，卒于澶渊，端悫走护其丧以归。元丰间因进对，袖旧稿上之，神宗叹曰："近世之贤戚也。"由是端悫之名益著。

评字持正，由东头供奉官八迁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阁门使，为枢密都承旨。出使陕西、河东，还，言鄜延之人皆谓城啰兀非便，乞速毁撤，解一路之患。师出安南，调兵及河东，又言王师南征，而取卒于西北，使蛮闻之，得以窥我。所论事颇多，或见施行。然天资刻薄，招权不忌，多布耳目，采听外事自效以为忠。侥幸进用，中外仄目。

以荣州刺史出知颍州，还，干当三班院。副韩缜报聘契丹，且分画河东地界，凡二年乃决。赐袍带、金帛以赏劳。进成州团练使、知蔡

州。卒，年五十二。赠冀州观察使，赐白金千两。

评少涉书传，尝以公主遗奏召试学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满，辞之。后二年再召试，复止迁一官，愈不悦，至上书辨论。及卒，人无怜者。

曹佾字公伯，韩王彬之孙，慈圣光献皇后弟也。性和易，美仪度，通音律，善奕射，喜为诗。自右班殿直累进殿前都虞候、安化军留后。言者谓年未四十毋典军，出知澶、青、许三州，徙河阳。以建武军节度使为宣徽北院使，知郓州，改保静、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景灵宫使，加兼侍中，封济阳郡王。

神宗每咨访以政，然退朝终日，语不及公事。帝谓大臣曰："曹王虽用近亲贵，而端拱寡过，善自保，真纯臣也！"进对未尝名。元丰中以疾告，既愈，入谢，帝曰："舅久不觌太皇太后，宜少憩内东门，朕当自启。"已而召入，历上下儒释道五阁、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护国军节度使、司徒兼中书令为中太一宫使，给朱衣双引骑吏前马。

慈圣丧终，请郡，帝曰："时见舅如面庆寿宫，奈何欲远朕，得无礼遇有不至乎？"佾皇恐。即城南为园池，给八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将为筑三百楹第，固辞乃止。高丽献玉带，为秋芦白鹭纹极精巧，诏后苑工以黄金仿其制为带，赐佾。生日，赉予如宰相、亲王，用教坊乐工服色衣侑酒，以示尊宠。

哲宗即位，加少保。坤成节献寿，特缀宰相班，优诏减拜。卒，年七十二，赠太师，追封沂王。从弟偕，子评、诱。

偕字光道，少读书知义，以节侠自喜。为许州都监，幕客史沆倾险，劫持为不法，上下畏之。偕从容置酒，对客数沆十罪，将击杀之，沆起拜谢，偕骂曰："复不改，必杀汝。"沆为敛迹。累迁东上阁门使、带御器械、知雄州。议者欲废塘泺为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则营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废之不可。"进华州防御使、知相州，徙河阳总管，卒。尝从梅尧臣学诗，尧臣称之，为序其诗。

评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进使，知审官西院，积迁温州防御使。元祐中，提举万寿观，丐外，枢密院白为真定路钤辖，哲宗曰："先帝待慈圣家极厚，其以为总管。"徽宗即位，迁相州观察使，历龙神卫捧日天武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宁远军留后、平海军节

度使、佑神观使。使契丹者四，馆伴者十二。在阁门十二年，预修仪制，多所增损。

性喜文史，书有楷法。慈圣命书屏以奉，神宗即赐玉带旌其能。尤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灭烛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尝双破的，客惊竦。在戚里号为湛厚。卒，年六十六，赠开府仪同三司。

诱字公善，以荫至左藏库副使。熙宁中，父佾以疾告入谢，神宗面授诱阁门通事舍人。元祐中，以东上阁门使为真定府、定州路兵马钤辖，迁文州刺史。

使契丹，至其宫门，馆客者下马邀诱同入，诱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门，两朝积好久，无妄生事。"卒乘马入。使还，为枢密副都承旨。徽宗时，进都承旨。历庆州团练、恩州防御、晋州观察使，保庆军留后。大观中，进安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与兄评同日拜，立双节堂于家，戚里荣之。

性谨密，习熟典故。卒，年六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定。

高遵裕，字公绰，忠武军节度使琼之孙也。以父任累迁供备库副使、镇戎军驻泊都监。夏人寇大顺城，谅祚中矢遁。会英宗晏驾，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宫，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责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宫，语及大顺城事，盥曰："剽掠辈耳。"遵裕曰："若主寇边，扶伤而循，斯言非妄邪！"夏人以为辱，亟遣人代对，终食不敢发口，辄忿怒曰："王人蔑视下国，弊邑虽小，控弦十数万，亦能躬执橐鞬，与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纵神武，毋肆狂蹶，以干诛夷。"时谅祚觇于屏间，摇手使止。神宗闻而嘉之，擢知保安军。

横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谕种谔图之。谔遂取绥州。帅怒谔擅发兵，欲正军法，谔惧，称得密旨于遵裕，故谔被罪，遵裕亦降为乾州都监。迁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驻古渭砦，分所部羌兵为三等，教为军法。

熙宁初，朝廷用王韶复洮、陇，命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以遵裕副之。寻以古渭为通远军，命知军事。明年，持附顺羌部图籍及绘青唐、武胜形势入献，擢引进副使、带御器械，俾归治师。师次庆平堡，夜行，晨至野人关，羌人旅拒，引亲兵一鼓破之。进营武胜城下，羌众逃去，遂据其城。诏建为镇洮军，又命知军事。寻以熙、河、洮、岷、通

远为一路，进西上阁门使、荣州刺史，充总管，复知通远军。

明年，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渭举事，先建堡砦，以渐而进，故一举拔武胜。今兵与粮未备，一旦越数舍图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军进退无所矣。"韶与李宪笑曰："君何遽相异邪？"檄使守临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议，令专管洮、岷、叠、岩未款附者。

遵裕以俞龙珂地有盐井，遂筑盐川砦。瞎吴叱率诸羌胁青唐，欲扰边，诏遣张玉攻讨。遵裕曰："青唐无罪，第为生羌所胁耳。"遣裨将与龙珂率众御之。青唐人见龙珂泣诉，瞎吴叱知不附己，溃去。从韶取岷州，下之，令士众曰："生获老幼与得级同。"全活者以数万。捷闻，加岷州刺史。

明年，羌乘景思立之败，围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几月。或请退保，遵裕曰："敢议此者斩！"岷城军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门，命将纵击，别选精骑由南门噪而出，合击之，羌败走。时朝廷以岷城远难守，议弃之。诏至，贼已溃矣。以功进团练使、龙神卫都指挥使、知熙州。坐荐张穆之为转运使，而穆之有罪，罢知颍州，未几，徙庆州，又坐事黜知淮阳军。

元丰四年，复知庆州。诏与诸路讨夏国。请济师，得东兵十一将，骑不足用，以群牧马益之。又令节制泾原兵，刘昌祚先至灵州，几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计，遂以溃归，语在《昌祚传》。贬郢州团练副使。

哲宗即位，复右屯卫将军，主管中岳庙。卒，年六十，赠永州团练使。绍圣中，崇赠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从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荫为供奉官。熙宁中，试经义中选，换大理评事。历三班院主簿、军器丞。

元祐初，上疏言："法度更张，事有当否，如先帝所施设，未可轻议。"擢太仆少卿，上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河北路都转运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贤殿修撰知郓州、河南、颍昌府，加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召为户部侍郎，以龙图阁学士知庆州。卒，年五十八，赠枢密直学士。

方宣仁后临朝，绳检族人一以法度，乃举家事付遵惠，遵惠躬表率之，人无间言。亦能远嫌自保，故不罹绍圣之祸。从侄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圣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内殿崇班、殿直，英宗书“谨守法律”四字诲之曰：“能此则为良吏矣。”每欲进擢，后屡辞辄止。喜儒学，涉阅经史，通大义，尤有巧智。尝监扬州召伯闸税，木旧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凿以为识，尤简便，傍郡皆效焉。卒，赠德州刺史。神宗立，加赠昭德军节度使。绍兴初，追封普安郡王。子公纪。

公纪字君正，历阁门祗候、通事舍人，累进宁州刺史、团练使、永州防御使、集庆留后。性俭约，珍异声伎无所好，奉禄多以给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远。持宣仁后丧未终，卒，赠感德军节度使，谥曰怀僖。绍兴初，追封新兴郡王。子世则。

世则字仲贻，幼以恩补左班殿直，至内殿崇班。复用父遗表恩为阁门祗候，后除亲卫郎。以通经典，转内殿承制。累迁康州防御使，知西上阁门事。

宣和末，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则掌客。世则记问该洽，应对有据，帝闻，悦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则。金人军城下，又命世则使其军，还，进秩二等，迁知东上阁门使。金遣燕人吴孝民请和，孝民邀宰执、亲王诣军前议事，高宗在康邸，请行。是日，世则入对，遂除计议副使以从。康王复使河北，世则改华州观察使，充参议官。召对，赐金带。

当高宗艰难中，世则尝在左右，寝处不少离。大元帅府建，改元帅府参议官，因请布檄诸路，以定人心。进遥郡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转越州观察使。及即位，除保静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诏令编类元帅府事迹付史馆，召为枢密都承旨兼提举京畿监牧，再提举万寿观。

世则居温州，帝遣中使谕守臣以时给奉禄，凡积二万缗，因请以裨郡费。常病疡，艰于据鞍，又以旧所御肩舆赐焉。帝每念宣仁圣烈皇后保祐三朝，中遭诬诋，外家班秩无显者，制以为感德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进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赐第临安。除景灵宫使，兼判温州。寻以病丐罢，后为万寿观使。十四年，召入觐，进少保，恳求还。卒，年六十五，赠太傅，赐田三十顷，谥曰忠节。

向传范，字仲模，尚书左仆射敏中之子。以父任为卫尉丞。娶南阳郡王惟吉女，改内殿崇班、带御器械，历知相、恩、邢三州。入管干客省、阁门、皇城司。知陕州，仁宗赐诗以宠其行。

熙宁初，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谏官杨绘言："传范领安抚使，无以杜外戚侥求之源。"枢密使文彦博曰："传范累典郡，非缘外戚。"神宗曰："得谏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观察使卒，赐昭德军节度使，谥曰惠节。

传范，宰相子，联戚里，所至有能称。以橐中赀千余万葬族人在殡者六十四丧。从侄经、综。

经字审礼，以荫至虞部员外郎。神宗为颖王，选经女为妃，改庄宅使。帝即位，妃为皇后，进光州团练使。

以潍州防御使知陈州，岁中阅囚，活重辟三人。西华令掠人至死，诬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经得其情，卒穷治如法。岁大雪，辄弛公私僦钱以宽民，有司持不可，经曰："上使我守陈，民穷盖我责，我自为此，不尔累也。"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经独斥归有司，唯以供享劳宾客军师之用。知河阳，会旱蝗，民乏食，经度官廪岁用无余，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争出粟，多所济活。

徙徐州，迁明州观察使。召还，提举景灵宫。进定国军留后，复出知青州。既行，官给车徒，三宫皆遣使送之，车马相属于道。未逾岁，得疾还，卒于淄州，年五十四。诏内侍迎其丧，皇后出哭于新昌第。丧至，庆寿、宝慈宫交遣谒者予菁，后临于国门之外。赠侍中，谥曰康懿。将葬，遣近臣典护穿复土，给太常卤簿。帝出郊奠之，周视其柩。葬三日，后临于墓下，赐篆碑首曰"忠勤懿戚"。

经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决，颇欲以才见于用，故数请外补。尝因太祖忌日，百官班开元殿下，后召经见行幄，勉以尽忠朝廷，经亦以善事三宫为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

综字君章，知歙县，籍闾里恶少年，有盗发，用以推迹辄得。通判桂州、常州，知随、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山多盗，综请用重法绳禁，岁断大辟减半。兵久惰，会初置官提举，教之急，众不悦，监兵夜排闼告变，综疑有他谋，就寝自若。明日大阅，申严号令，赏其高强，罚其不进者，卒亦无事。性宽裕，善治剧，于奸恶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卒。

宗回字子发，累官相州观察使。徽宗立，进彰德军留后。历安国、保信、镇南、保平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封永阳、宁海、安康、汉东郡

王，开府仪同三司。崇宁初，有告其阴事者，诏开封府鞫实，御史中丞吴执中临问，宗回惶惧，上还印绶，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听家居省咎。逾年，尽还其故官。

宗回少骄恣，有小才，尝权群牧都监，数以蕃息被赏。出知蔡州，擒剧贼，歼其党类。岁饥，发廪兴力役，饥者得济，而官舍帑廪一新。钦圣后服除，起奉朝请，继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赠检校少师，谥曰荣纵。

宗良字景弼，历秀州刺史、利州观察使、昭信军留后，奉国、清海、镇东、武宁、宁海军节度使，永嘉郡王，开府仪同三司。钦圣后临朝时，尝为陈瓘论其与蔡京相结。及预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赠少保。

张敦礼，熙宁元年选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迁密州观察使。元祐初，疏言："变法易令，始于王安石，成于蔡确。近者退确进司马光，以臣观之，所得多矣。"进武胜军留后。

章惇为政，言："敦礼忘德犯分，丑正朋邪。密封章疏，诋毁先烈。引誉罪首，谓当褒崇，欲其党俦尽见收用。"乃责授左千牛卫大将军，勒止朝参。徽宗立，有司以敦礼在贵籍，奏审恩赐，帝与钦圣后皆以为当与。惇等执前疏，钦圣曰："戚里何必预知朝廷事，当时罚亦太重矣。"复和州防御使，进保信军留后。

崇宁初，拜宁远军节度使。谏官王能甫言："敦礼以匹夫之贱，一日而富贵具焉。神宗亲爱隆厚，礼遇优渥，而敦礼诋毁盛德，罪大谪轻。今复与之节钺，无乃伤陛下'绍述'之志乎！"乃夺节，仍为集庆军留后。大观初，复节度宁远军，徙雄武。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任泽，字天锡，仙游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继大统，召至延和殿，授西头供奉官，赐第一区，宠赉甚厚。神宗时，累迁皇城使，领昌州刺史。护仙游柩迁祔于濮园，真拜嘉州刺史。卒，赐崇信军节度使，谥曰恭僖，赐墓寺，寺额为"旌孝"。泽起田里，际会恩宠，能自安绳检。帝欲广其居，固辞。当任子，弗请，其笃谨如此。

列传第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孟忠厚 韦渊 钱忱 邢焕 潘永思 吴益 弟盖 李道 郑兴裔 杨次山

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宁郡王彦弼子也。后退居瑶华宫，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进。宣和中，官至将作少监。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权卫尉卿。金人围城，后宫火，出居忠厚家，由是免北迁。金兵退，张邦昌迎后听政，后遣忠厚持书遗康王。王即位，将迎后，授忠厚徽猷阁待制，提举一行事务，寻兼干办奉迎太庙神主事。

帝幸扬州，除显谟阁直学士，台谏交章论列，帝以太后故，难之。后闻，即命易武秩，遂授常德军承宣使，干办皇城司。未几，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乱平，赵鼎谓张浚曰："太后复辟，其功甚大，当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宁远军节度使。寻奉太后幸南昌，归至越，以母忧解职。

顷之，后崩，以祔庙恩，起复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礼仪使，奉太后神御幸温州。绍兴九年，判镇江府，改判明州兼安抚使，改判婺州。既而帝以太后攒会稽，乃命忠厚判绍兴府兼修奉攒宫事，加少保。三梓宫归，充迎护使。及营佑陵，秦桧当为总护使，惮往，乃除忠厚枢密使以代其行。桧与忠厚僚婿也，然心实忌之。山陵事毕，忠厚欲归枢密府，桧讽言路引故事论列，遂判福州。

时海寇猖獗，帝忧忠厚不能弭其患，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绍兴府。会郊赦加恩，谢表有"本无时才，出为世用"语。中丞詹大方希桧意，论忠厚表辞轻侮，谓今日不足与有为，遂罢为醴泉观使。桧死，召还行在，授保宁军节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绍兴府，过阙入见，复诏充万寿观使，提举秘书省。二十七年，卒，赠太保。

忠厚奉昭圣太后训，避远权势，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变，太后垂帘，忠厚乞裁节本家恩泽，如有夤缘，令三省执奏。御史劾秦桧当国，亲姻扳援以进，忠厚独与之忤。自越入见，语所善王铚曰："忠厚与桧虽有亲好，每怀疑心，今欲求一不伤时忌对札。"铚教之，但言乞免提举学事而已，然亦见废。帝以太后拥佑功，故眷忠厚特优。后在瑶华三十年，恩泽未尝陈请，诏赐忠厚田三十顷以赏之。既奉内祠，金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过局，如宰执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阁，亲属六人

各进以一官。

韦渊，显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拱卫大夫、忠州防御使、勾当军头引见司。金人退，张邦昌遣渊持书遗康王于济南。王即位，迁亲卫大夫、宁州观察使、知东上阁门事，言："横行五司尚未遵元丰旧制，乞并引进司归客省，东、西上阁门合而为一，以省冗费。"从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馆、阁门事。

渊性暴横，不循法度，帝虑其有过，难于行法，遂迁福建路副总管。渊引疾丐祠，许之。渊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尝磨勘，乞迁秩。吏部言，在法，横行无以年劳磨勘者，帝遂不许。久之，落阶官，除德庆军节度使。召赴行在，除开府仪同三司。会建康军帅边顺疾笃，留守吕颐浩奏以渊代，帝不欲以戚里管军，不许。渊陈乞恩数，帝询太后家故例，赐田五十顷，房缗钱日二十千。帝久不予渊官，闻太后将入境，乃封平乐郡王，令逆于境上。既从后归，即令致仕。又诏奉朝请，迁少师。渊在内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从之。

未几，帝恐其肆横于外，复诏落致仕，还居赐第。太后朝景灵宫，渊见后，出言诋毁，诏侍御史余尧弼即其家鞫治，渊具伏诬罔，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袁州安置。数年复故职，累迁太保、太傅。卒，赠太师。子三人：讯、谦、谠。

讯，绍兴中，官至达州刺史，坐过，用太后旨降武德郎，与岭外监当。谦，好学能诗，官至建康军节度使。

谦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卿。高崇崩，擢司农少卿，为金国告哀使。金主锡宴，其馆使欲用乐，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能夺。及入见，其阁门令璞吉服入，璞又不可。日将中，乃以凶服见。绍熙初，除焕章阁，论者以为非祖宗旧制，遂换授明州观察使，十年不迁。宁宗嘉其恬退，授清远军节度使，致仕，卒，赠太尉。

钱忱，字伯诚，吴越王俶五世孙。父景臻，尚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生忱，神宗命赐名，除庄宅副使、骑都尉。

帝尝谕景臻曰："主贤，宜有子，为择嘉配。"娶唐介孙女，又晁迥外孙。忱从二家游，伯父勰在翰苑，因得识一时名卿。

哲宗爱之，常使侍左右。徽宗覃八宝恩，为邕州观察使，迁武宁军观察留后。喜其靖共，除泸州节度使。钦宗加检校少保，寻纳节。高宗

立，复拜检校少保、泸川节度使、中太一宫使，御书“忠孝之家”四字赐之，进开府仪同三司。绍兴十五年，以秦鲁主终丧，除少保，封荣国公。三十年，迁少师，仍旧节，致仕，给真奉。明年卒，年八十余，赠太师。子端礼，自有传。

邢焕，字文仲，开封人。以父任调孟州汜水县主簿，监在京药局、平准务、茶场，以劳改宣德郎、莫州司录。移知开封府阳武县，都大提举开德、大名府堤埽。历开封府士、工、仪曹。

诏纳其女为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宫。王即位，升右文殿修撰，进徽猷阁待制。谏议大夫卫肤敏言，后父不当班从臣，遂改光州观察使，除枢密都承旨。焕屡奏马伸言事切当，宗泽忠劳可倚，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其言多所裨益。

迁保静军承宣使。苗、刘之变，焕自度不能争，乃病免。兼提举万寿观，求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观，遂徙居忠州。

绍兴二年，入对，首陈川、陕形势利害，请幸荆南，分兵以图恢复，凡数百言，帝甚嘉之。复以为都承旨，引疾不拜。擢庆远军节度使、提举洞霄宫。

焕涉学有文，节俭自持，未尝恃恩私请，识者取焉。是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恭简，加赠少师，追封嘉国公。

潘永思，贤妃叔父也。妃初进封，诏以梁师成第赐永思。建炎初，为阁门宣赞舍人、带御器械。

元祐太后在虔，帝遣永思迎归，权三省、枢密事。卢益颇与之交结，为谏官吴表臣所论，范宗尹请出永思，帝曰：“未可，姑罢禄以困之，庶知悔过。”遂夺职。既而辛企宗言永思尝捕魔贼有功，复为带御器械。

未几，大理推治伪告，事连永思，帝曰：“永思虽戚里，既有过，安可废法！”乃罢职就逮。狱成，追一官。寻复为阁门宣赞舍人，迁同知阁门事。永思乞增给□食钱，户部言其不应格法，乃止。绍兴八年，自右武郎擢右武大夫、知阁门事，寻卒。

吴益，字叔谦，盖字叔平，俱宪圣皇后弟也。益，建炎末，以恩补官，累迁干办御辇院、带御器械。盖，绍兴五年，以恩补官，累迁宣赞

舍人。帝与后皆喜翰墨，故益、盖兄弟师法，亦有书名。后受册推恩，益加成州团练使，盖加文州刺史。帝为置皇后宅大小学教授，以王纟兹为之。纟兹明经，善训导，益、盖折节事之。

益娶秦桧长孙女，又与王继先交相荐引，故三家姻族皆躐美官。益历官至保康军节度使，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初，既建节，以桧故，授文资，直秘阁。桧进徽宗御制，辞免加恩，帝乃特命赐益三品服，累加秘阁修撰，直徽猷阁。以桧提举编修宽恤诏令，又加益直宝文阁。桧死，其子熺复请于帝，又升敷文阁待制。中丞汤鹏举言，益以庸琐之才，恃亲昵之势，乞褫职名，以示至公，帝谓："鹏举所论甚切当，然朕于奠桧日，谕桧妻子，许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出其婿则伤恩，臣僚无得更有论列。"自是不复迁。显仁太后葬，为攒宫总护使，始进少保。孝宗嗣位，进少傅，又进太师，封太宁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谥庄简，追封卫王。

盖官至宁武军节度使，亦累升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少保，封新兴郡王。乾道二年，卒，年四十二。赠太傅，追封郑王。

益子琚，习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其后历尚书郎、部使者，换资至镇安军节度使，复以才选，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宁宗初，乃得祠，奉朝请。寻知鄂州，再知庆元府，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大臣请太后垂帘，册立宁宗。琚言于后曰："垂帘可暂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彻帘。琚尝使金，金人嘉其信义。琚死后，宋遣使至金议和，屡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吴琚言为可信。

琚弟璹，仕至保静军节度使。盖子环，亦至昭化军节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为光宗后。初，道与兄旺聚众归宗泽，泽因事斩旺，命道掌其军。泽薨，道引军依襄阳镇抚使桑仲，仲以为副都统制兼知随州，奏于朝，授武义郎、阁门宣赞舍人。仲为霍明所杀，道与统制李横率兵缟素围明于郢，明亡去。

刘豫遣人持书招道，道不从，执其使以闻，诏嘉奖之。豫怒，遣将穆楷攻道，道拒破之。除邓、随州镇抚使兼知邓州。时李横已命别将守邓，道惮横，不敢受，遂命仍知随州。枢密院以道能察军情，不受镇抚之命，理宜褒赏。诏领荣州团练使，进武义大夫。

胡安中守唐州，势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复来归。会李成入寇，镇抚使李横弃襄阳去，道亦弃随南归，至江州。诏道属岳飞为选锋军统制，入唐州，擒伪将，除唐、邓、郢州、襄阳都统制。从飞收复襄阳等郡，授行营护军。累至复州防御使、果州观察使。戍鄂州，加中侍大夫、武胜军承宣使，又升御前诸军统制。

武兴蛮杨再兴连岁寇掠，道破其众，擒再兴及其二子，迁保宁军承宣使。群盗朱持等聚桂阳，诏道移军衡州经理，道遣高仲等击平之。落阶官，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镇南军承宣使。

金将渝盟，命道以所部戍荆南府。帅臣刘锜奏改为御前前军、右军，就命道统之。锜召奏事，道代为御前诸军都统制。金将刘士萼屯光化境，道掩击，焚其舟，萼遂遁去。寻因大将言道与鄂帅不协，罢。逾年，起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知荆南府。

隆兴初，湖北诸司劾其过，帝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罢。"久之，再为湖北副总管。及卒，乃拜庆远军节度使，赠太尉，谥忠毅。后既贵，进封楚王。孙孝友、孝纯，皆至节度使。

郑兴裔，字光锡，初名兴宗，显肃皇后外家三世孙也。曾祖绅，封乐平郡王。祖翼之，陆海军节度使。父蕃，和州防御使。兴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余赀，兴裔不受，请立义庄赡宗族。及藻没，遂解官致追报之义。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干办祗候库。圣献后葬，充攒宫内外巡检，累至江东路钤辖。

乾道初，建康留司请治行宫备巡幸，兴裔奏劳人费财，乞罢其役，且言都统及马军帅皆非其人。徒福建路兵马钤辖，过阙入见，询以守令臧否，兴裔条析以对。帝曰："卿识时务，习吏事，行当用卿。"会复置武臣提刑，就命为之，加遥领高州刺史。郡县积玩，检验法废，兴裔创为格目，分畀属县，吏不得行其奸，因著为令。

建、剑、汀、邵盐策屡更，漕臣请易纲运为钞法，兴裔极言其不可。海寇倏去忽来，调兵常无及，兴裔请置澳长，寇至径率民兵御之。又言禁兵事艺不精，多充私役，乞行禁止，尉以捕盗改秩，多伪，当加审实。帝善其数论事，诏加成州团练使。

时传闻金欲败盟，召兴裔为贺生辰副使以觇之，使还，言无他，卒如所料。累差浙东、浙西、江东提刑，请祠以归。寻诏知阁门事兼干办

皇城司，又兼枢密副都承旨。军妇杨杀邻舍儿，取其臂钏而弃其尸，狱成，刑部以无证左，出之。命兴裔覆治得实，帝喜，赐居第。丁母忧去官，服阕，复故职，除均州防御使。

再使金，还，迁潭州观察使。复请祠，起知庐州，移知扬州。扬与庐为邻。初，兴裔在庐尝却邻道互送礼，至是按郡籍，见前所却者有出无归，遂奏严其禁，扬有重屯，粮乏，例籴他境，兴裔搜括渗漏以补之，食遂足。民旧皆茅舍，易焚，兴裔贷之钱，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偿，民甚德之。修学宫，立义冢，定部辖民兵升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议改筑城，有谓韩世忠遗基不可易者，命兴裔往视，既至，阙地丈余增筑之。帝阅奏，喜曰："兴裔不吾欺也。"

绍熙元年，迁保静军承宣使，召领内祠，充明堂大礼都大主管大内公事。宁宗即位，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四，赠太尉，谥忠肃。

兴裔历事四朝，以材名结主知，中兴外族之贤，未有其比。子三人：挺，以横行团练使历淮、襄两道帅。损，登进士甲科，与抗皆有位于朝。

杨次山，字仲甫，恭圣仁烈皇后兄也，其先开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奋，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渐，以遗泽补官，仕东南，家于越之上虞。

次山仪状魁伟，少好学能文，补右学生。后受职宫中，次山遂沾恩得官，积阶至武德郎。后为贵妃，累迁带御器械、知阁门事。丐祠，除吉州刺史，提举佑神观。后受册，除福州观察使，寻拜岳阳军节度使。后谒家庙，加太尉。韩侂胄诛，加开府仪同三司。寻进少保，封永阳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万寿观使。致仕，加太保，授安德军、昭庆军节度使，改封会稽郡王。

次山能避权势，不预国事，时论贤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赠太师，追封冀王。子二人。

谷，至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永宁郡王。

石，字介之，乾道间入武学，以恭圣仁烈后贵，赐第。庆元中，补承信郎，差充阁门看班祗候，寻带御器械。嘉泰四年，充贺正旦接伴使。时金使颇骄倨，自矜其善射，石从容起，挽弦三发三中的，金使气

沮。嘉定改元，除扬州观察使、知阁门事，进保宁承宣使。久之，授保宁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奉朝请，进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

宁宗崩，宰相史弥远谋废皇子竑而立成国公昀，命石与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终不听。谷等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从，祸变必生，则杨氏且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是为理宗。授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

时宝庆垂帘，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圣。石独曰："事岂容概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由抚育，军国重事有所未谙，则母后临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悦服，虽圣孝天通，然不早复政，得无基小人离间之嫌乎？"乃密疏章献、慈圣、宣仁所以临朝之由，远及汉、唐母后临朝称制得失上之，后览奏，即命择日彻帘。进石少保，封永宁郡王。以寿明慈睿仁福三册太后宝，进至太傅。

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辞。恭圣祔庙，除太师。兄谷疑于辞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勋盛德，徒以恭圣故致贵显，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之，是将自速颠覆耳。矧恭圣抑远族属，意虑深远，言犹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恳辞，至再三，不受。及属疾，除彰德、集庆节度使，进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赠太师。

列传第二百二十五 宦者一

○窦神宝 王仁睿 王继恩 李神福 弟神祐 刘承规 阎承翰 秦翰周怀政 张崇贵 张继能 卫绍钦 石知颙 孙全彬 邓守恩

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

厥后，太宗却宰相之请，不授王继恩宣徽；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

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大为之坊，民犹逾之。"可不戒哉！作《宦者传》。

窦神宝，父思俨，五代时为内侍，宋初皇城使。兄神兴，左领军卫大将军致仕。神宝初为黄门，太平兴国中，从征太原，擐甲登城，中流矢，稍迁入内高品，监并州戍兵。屡出袭贼，前后破砦三十六，斩千余级，大获铠甲、牛马、橐驼，因筑三砦。诏褒之。九年，命与尹宪屯夏州，时岌伽罗腻等十四族久叛，神宝率兵大破之，焚其庐帐，斩千余级，虏获甚众。

雍熙中，朝廷遣使绥、宥、麟、府州，募边部愿攻契丹者，赐以金帛。神宝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边隙。"乃止。俄转殿头高品。淳化中，使河东，阅视堡栅兵骑。慕容德丰自邢台徙延州，未至郡，诏神宝乘传权州事。环州近边内扰，与陈德玄讨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规度通远入灵武路，就命环庆同驻泊。牛家族复结众叛，又破之，歼余党于极泉镇，获其渠帅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劳，迁供奉官，与田绍斌部送灵州刍粮，即命驻泊。

李继迁入寇，与慕容德丰袭破其堡砦，焚帐幕，获人畜数万计。连诏嘉奖，迁内殿崇班。至道初，继迁再寇灵武，神宝遣人间道告急阙下。贼围之岁余，地震二百余日，城中粮糗皆竭，潜遣人市籴河外，宵运以入。间出兵击贼，贼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

清远军援刍粮，与杨允恭议造小车三千，运粮至环州。三年，迁西京左藏库副使。出使灵武，还，奏对称旨，面授供备库使。

咸平中出为高阳关钤辖，徙贝、冀巡检。会原州野狸族三千余众徙帐于顺成谷，大虫堪与熟魏族接战，诏神宝和洽之，至则定其经界，遣悉还旧地。入为内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与刘承珪同掌大内事。大中祥符初，勾当三班院，又掌诸王宫事。迁西京左藏库使、领密州刺史兼掌往来国信。

神宝莅职精恪，性吝啬，畜货钜万。天禧初，以皇城使罢内职。三年，卒，年七十一。录其子守志为入内供奉官。

王仁睿，不知何许人。年十余岁，事太宗于晋邸，服勤左右，甚淳谨。及即位，宣传指挥颇称旨。历入内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宫闱出纳之命，最居亲近。尝与柴禹锡等发秦邸阴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医诊视。卒，年四十一，特赠内侍省内侍。

国朝以来，内侍都知、押班不领他职。淳化、至道后，皆内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诸司使，有领观察使者，没皆有赠官，官给葬事。

旧制，内侍人许养一子，以充继嗣。开宝四年，以其争财起讼，诏自今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违者准前诏抵死。咸平中，徐志通为温、台等州巡检，坐取李欢男四人为假子，又纵卒略民家小儿，致其母抱儿投海死，决杖配扫洒班，复申前诏以戒厉之。

王继恩，陕州陕人。周显德中为内班高品。初养于张氏，名德钧。开宝中求复本宗，太祖召见，许之，因赐名焉。累为内侍行首。

会讨江南，与窦神兴等部禁兵及战船抵采石。九年春，改里面内班小底都知，赐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彦圭案行陵地，寻充永昌陵使。太平兴国三年，迁宫苑使。久之，领河州刺史，掌军器弓枪库。

雍熙中，王师克云、朔，命继恩率师屯易州，又为天雄军驻泊都监。自岐沟关、君子馆败绩之后，河朔诸路为契丹所扰，城垒多圮。四年，诏继恩与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濬分路按行增筑之。及遣将北伐，又为排阵都监，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领本州团练使，又为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钤辖。淳化初，赐甲第一区。五年，加昭宣使，勾

当皇城司。李顺乱成都，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二月，命马步军都军头王杲趣剑门、崇仪使尹元由峡路分遣讨贼，并受继恩节度。诏前军所至，其贼党敢抗王师者，即须杀戮；如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胁从今能归顺者，悉释其罪。四月，继恩由小剑门路入研石砦破贼，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强岭，平剑州，进破贼五千于柳池驿，斩千六百级，贼众望风奔走，杀戮溺死者不可胜计。又克阆、绵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获顺及铠甲、僭伪服用甚众。

朝议赏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上怒，深责相臣，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进领顺州防御使。

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转饷不给，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执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军士亦无斗志。余贼迸伏山谷间，州县有复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内押班卫绍钦同领其事。又遣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乘传督其捕贼。议分减师徒出蜀境，以便粮运。

高品王文寿者，隶继恩麾下，继恩遣领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讨。文寿御下严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帐中，指挥使张嶙遣卒排闼入，斩文寿首以出。会夜昏黑，嶙犹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时嘉州贼帅张余有众万余，嶙即以所部与之合，贼势甚盛。初奏至，太宗欲尽诛军人妻子，近臣或请勿杀，悉索营中书，遣帅招抚，谕以释罪，亲属皆全，必自引来归，因可破贼。上然之，令巡检程道符谕旨。亡卒斩嶙，函首送继恩，皆自拔来归。因使为乡导击贼，悉平之。

至道二年春，布衣韩拱辰诣阙上言："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众，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继恩。太宗崩，命与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领桂州观察使。

继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顾。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喜结党邀名誉，乘间或敢言荐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轻薄好进者从之交往，每以多宝院僧舍为期。有潘阆者能诗咏，卖药京师，继恩荐之，召见，赐进士第。寻察其狂妄，追还诏书。

及真宗初，继恩益豪横，颇欺罔，漏泄机事，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缄题往来，多请托，至有连宫禁者。素与胡旦善，时将加恩，密诿其为褒辞。又士人诗颂盈门。上恶其朋结，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籍没赀产，多得蜀土僭拟之物。昌龄责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旦削籍，长流寻州。诏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识及通书尺者，一切不问。

咸平二年，卒于贬所，遣使将其家属还京师，假官舍处之。四年，听归葬。大中祥符三年，特诏追复官爵，以白金千两赐其家。子怀珪，转入内高班。

李神福，开封人。父继美，仕后唐为内侍，显德初为御厨都监。时内臣止以服色为贵，太祖特赐紫，后至右领军卫将军。神福少给事晋王府，谨恪解上意，未尝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内高品。从征太原，攻城之际，往来梯冲间宣传诏命，即行在所迁殿头。太平兴国六年，擢入内高品押班，迁副都知、勾当翰林司，转入内内班都知。兼勾当祗候内品班。淳化四年，迁崇仪副使、勾当皇城司。属初易黄门之号，转入内黄门都知，俄加宫苑使。太宗好笔札，神福每侍侧，多获别本之赐。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侍药膳。

真宗即位，迁皇城使、内侍省入内内侍都知，领恩州团练使、勾当永熙陵行宫事。时模写太宗圣容，以神福立侍。未几，求罢都知，加昭宣使、勾当皇城司，赐第宫城侧，遣修内工为葺之。咸平二年秋，阅兵东郊，以神福为大内都部署。是冬，幸大名，与王继英并为行宫使。四年，勾当三班，部修含光殿，赐赉甚优。景德初，兼领亲王诸宫使。三年，改宣政使。从谒诸陵，复为行宫使。进幸西京，赐酺，命神福主其事。

大中祥符初，天书降夕，神福与刘承珪、邓永迁、李神祐、石知颙、张景宗、蓝继宗同直禁中，赐以器币、缗钱。京师酺会，又令神福与白文肇、阎承翰同典之。是岁封泰山，与曹利用同经度行宫道路。及车驾进发，又为行宫使。礼毕，授宣庆使，领昭州防御使，整肃禁卫。先是，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额以宠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赠润州观察使。

神福性恭愿和易，每为卫绍钦所诟骂，皆引避不校。在禁闼五十年，称为长者。然久掌三班，无规制，远近失叙，有请托者不能拒之，人讥其所守。子怀斌、怀赟。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头高品。太祖将纳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礼于华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负御宝从行。开宝二年，又从征太原，时有诏缘边和市军储，车驾在潞州闻之，且虑扰民，令神祐驰驿止之。时诏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晋阳。一日，甲士既阵，贼潜纵火焚梯冲，亟命神祐部卫兵为援，斩贼甚众，余悉溃去。王师伐广州，随军赏给。刘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及土寇周琼等叛，又副尹崇珂讨平之。六年，随曹彬南征。克关城，擒伪将朱令赟，命神祐驰入献捷书，赐锦袍、金带。

太宗即位，迁南作坊副使。钱俶归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积。再征太原，领工徒千人随驾，以备缮完甲兵。刘继元表纳降款，太宗陈仪卫城北台以受之，继元移时未至，神祐驰单骑入城，俄顷，引继元至。及北伐燕蓟，命与刘廷翰统精骑为大阵之援。车驾还，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备契丹。太平兴国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苇未具，命神祐驰往垣曲，伐薪蒸四百万以济其用。七年，契丹寇边，命领兵屯瀛州，俄改崇仪使，提点左右藏库，迁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宁，命为灵、环排阵都监，率众至乌白池而还。俄驻永兴，复护粮运抵朔方。

真宗嗣位，转内园使、邠州都监。车驾北巡，改天雄军都监、子城内巡检。时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单骑谕密旨于诸将。敌骑数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敌惧而逃，遂达其命。俄充邢州排阵都监，勾当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领随驾壕砦。

三年，迁入内都知。从东封还，迁南作坊使。时内侍将迁秩，有扈从升山、不升山或不预从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状，上亲阅而叙迁之。有范守逊、皇甫文、史崇贵、张延训等，皆尝有谴累而互陈劳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当，泣诉于上，止而复来者数四。守逊等先改内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洎石知颙、副都知张景宗、蓝继宗并坐削职。寻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录其孙永和为三班奉职。神祐性谨愿，晓音律，颇好篇咏。

子怀岊，太宗时尝请为道士，后复内侍。多屯边郡，常持大铁鞭以斗贼，屡中流矢，至供奉官。怀俨为内殿崇班。

刘承规，字大方，楚州山阳人。父延韬，内班都知。承规，建隆中补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作坊副使。时泉帅陈洪进归朝，遣承规疾置封其府库。会土民啸聚为寇，承规与知州乔维岳率兵讨定之。太平兴国四年，命与内衣库使张绍勍等六人率师屯定州，以备契丹，又护滑州决

河。雍熙中，勾当内藏库兼皇城司，出为鄜延路排阵都监，改崇仪使，迁洛苑使。至道中，与周莹同签书提点枢密、宣徽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规恳辞，帝虽不许而嘉其退让。

真宗立，莹为宣徽使，以承规领胜州刺史、签书宣徽院公事。寻让宣徽之务，加庄宅使。咸平三年，迁北作坊使。时边境未宁，议修天雄军城垒，命承规乘传经画，又命提举内东、崇政殿等诸门，迁宫苑使。上询承规西事，请益环州木波镇戍兵，以为诸路之援，从之。俄兼勾当群牧司。

景德二年，与李允则使河间，按视尝经战阵等处将卒之劳。是岁，置官提举京师诸司库务，以承规领之。所创局署，多所规制。改皇城使。与林特、李溥议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课增羡，承规以劳加领昭州团练使。

大中祥符初，议封泰山，以掌发运使迁昭宣使、长州防御使。会修玉清昭应宫，以承规为副使。祀汾阴，复命督运。议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陆则山险，具舟则湍悍，承规决议水运，凡百供应，悉安流而达。自朝陵、东封及是皆留掌大内。礼成，当进秩，表求休致，手诏敦勉，仍作七言诗赐之。拜宣政使、应州观察使。

五年，以疾求致仕。修宫使丁谓言承规领宫职，藉其督辖，望勿许所请，第优赐告诏，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宠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观察使，上作歌以赐。承规以廉使月禀归于有司，手诏褒美，复定殿使奉以给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义，改珪为规。疾甚，请解务还私第，听之。仍许皇城常务上印日，内藏库有创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罢，官检校太傅、左骑卫上将军、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废朝，赠左卫上将军、镇江军节度，谥曰忠肃。

承规事三朝，以精力闻，乐较簿领，孜孜无倦。自掌内藏仅三十年，检察精密，动著条式。又制定权衡法，语在《律历志》。性沈毅徇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饰宫观，承规悉预闻。作玉清昭应宫，尤为精丽。屋室有少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所费。二圣殿塑配飨功臣，特诏塑其像太宗之侧。承规遇事亦或宽恕，铸钱工常诉本监前后盗铜瘗地数千斤，承规佯为不纳，因密遣人发取还官，不问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镐编次馆阅书籍，钱若水修祖宗实录，其后修《册府元龟》、国史及编著雠校之

事，承规悉典领之。颇好儒学，喜聚书，间接文士质访故实，其有名于朝者多见礼待，或密为延荐。

自寝疾惟以公家之务为念，遗奏求免赠赙诏葬，上甚嗟惜之，遣内臣与鸿胪典丧，亲为祭文。玉清昭应宫成，加赠侍中，遣内侍邓守恩就墓告祭。子从愿，为西染院使。

阎承翰，真定人。周显德中为内侍。入宋事太祖，以谨愿称。太宗时擢为殿头高品，稍迁内侍供奉官、内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颇有隐弊，承翰建议于都城西置事材场，治材以给之。雍熙中，知广州徐休复奏转运使王延范不轨状，遣承翰驰往同逮捕下狱，就鞫之，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李顺乱蜀，命为川峡招安都监。贼平，授西京作坊副使。会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刘承蕴分充左右金吾都监兼街仗司事。俄罢之。

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内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决郓州王陵埽，遣承翰护塞。时议徙郓州以避河患，又诏承翰与工部郎中陈若拙乘传规度，徙于旧治之东南。五年，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钤辖，上以其素无执守，议别择人，因谓宰相曰："承翰虽无武勇，然涖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时中山屯兵甚众，艰于飞挽，承翰请凿渠，计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阴东六十二里，合沙河经边吴泊入界河以济馈运，亦可旁为方田，上嘉而从之。渠成，人以为便，优诏褒之。景德初，契丹谋寇顺安军，承翰奉诏发雄、霸精兵，与荆嗣、张延同筑垒御之，俄又遣诣德清军规度重修城垒。车驾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请不度河，上不听，促驾度浮桥。二年，加领廉州刺史，勾当群牧司，多条上马政，遂兼群牧副使。时契丹结好，始置国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领之，多所规置。

大中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库使，充夏州赵德明加恩官告使。还，请于浦洛河置馆，以待夏台进奉使，上以荒夐劳役，不许。四年，迁内园使、左班都知，领奖州团练使。

有西京左藏库副使赵守伦久典厩牧，至是又掌估马，与承翰联职任，虽素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讼诉，并付御史台。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钱，当赎金三十斤；守伦坐违制移估马司，当免所居官；典吏当杖脊。诏宽其罚：承翰赎金十斤，守伦赎金二十斤，典吏亦降从杖。群牧都监张继能、判官陈越田□、勾当骐骥院杨保用、估马杨继凝皆释之，制置使陈尧叟特免按问。

六年，上制《内侍箴》赐之，承翰表请刻石省中。明年，建应天府为南京，作鸿庆宫，设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往。授南作坊使、入内都知。未几，卒，年六十八。赠怀州防御使。

承翰性刚强，所至过于检察，乏和懿之誉。子文应，西京左藏库使。

秦翰，字仲文，真定获鹿人。十三为黄门，开宝中迁高品。太平兴国四年，崔彦进领众数万击契丹，翰为都监，以善战闻。太宗因加赏异，谓可属任。雍熙中，出为瀛州驻泊，仍管先锋事，迁入内殿头高品、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监。淳化四年，补入内押班。

赵保忠叛，命李继隆率师问罪，翰监护其军。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缓其阴计。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仪副使。至道初，为灵、环、庆州、清远军四路都监。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内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为镇、定、高阳关排阵都监，败契丹于莫州东，追斩数万，尽夺所掠老幼。诏褒之，徙定州行营钤辖。

王均之乱，为川峡招安巡检使。时上官正与石普不协，翰恐生事，为晓譬和解之。亲督众击贼，中流矢不却，五战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劳问。翼日，进至广都，斩首千余级，获马数千匹。归朝，迁内园使，领恩州刺史。

出为镇、定、高阳关前阵钤辖，又徙后阵。破契丹二万众于威虏军西，俘其铁林大将等十五人。又为邠宁、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帅，谕以恩信，凡三千余帐相率内附。未几，康奴族拒命，翰与陈兴、许均深入击之，斩级数千，焚其庐帐，获牛马甚众。复与陈兴、曹玮袭杀童埋军主于武延咸泊川。诏书加奖，赐锦袍、金带、白金五百两、帛五百匹。

景德初，车驾将北巡，先遣翰乘传往澶、魏裁制兵要，许便宜从事。俄充邢洺路钤辖，与大军会德清军，张掎角之势。又召为驾前西面排阵钤辖，管勾大阵。翰即督众环城浚沟洫以拒契丹。功毕，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脱甲胄七十余日，契丹乞和，凯旋，留泊澶州。月余，令率所部兵还京师，加宫苑使、入内都知。出为泾、原、仪、渭钤辖。先是，西鄙无藩篱之蔽，翰规度要害，凿巨堑，计工三十万，役卒数年而成，不烦于民。就迁皇城使、入内都知。以翰在边久，宣力勤尽，特置

是名以宠异焉。翰表让，不听。

大中祥符初，求从东封，手诏谕以西垂委任之异。改昭宣使，又为群牧副使，祀汾阴。是岁，夏州属户有扰境上者，即日遣翰往脽上按视，遍巡边部。及翰至，事宁，复还扈从，凡行在诸司细务，悉令裁决，不须中覆。礼毕，加领平州团练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阴。八年，营葺大内，诏翰参领其事。闰六月，暴卒于内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为之泣下。赠贝州观察使，赙襚加等。修内毕，诏遣使以袭衣、金带赐其家。

翰倜傥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李继迁之未宾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帐中，无疑间，尝白太宗言："臣一内官不足惜，愿手刺此贼，死无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群帅有刚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欢心。轻财好施，与将士同休戚，能得众心，皆乐为用。其殁也，禁旅有泣下者。

九年，重赠彰国军节度，诏杨亿撰碑文，亿以其不蓄财，表辞所赍物，虽朝廷不许，而时论美之。子怀志，内殿崇班。

周怀政，并州人。父绍忠，以黄门事太宗，从征河东，得怀政于乱尸间，养为子。给事禁中，累至入内高品。大中祥符初，真宗东封，命修行宫顿递。及奉泰山天书驰驿赴阙，转殿头。天书每出宫，与皇甫继明并为夹侍。东封礼成，与内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圜台，转入内西头供奉官。祀汾阴，转东头。六年，刘承规卒，擢内殿崇班、入内押班、勾当皇城司。会朝谒太清宫，与阎承翰等同管勾大内事。七年，奉天书摹刻于乾元殿，为刻玉都监，又为修兖州景灵宫、太极观都监，俄迁内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诰盛度为会真宫醮告使，怀政为都监。还，为玉清昭应宫都监兼掌景灵宫、会灵观使。刻玉成，迁如京副使。九年，建资善堂，以怀政为都监。寿丘宫观成，优赐袭衣、金带，迁崇仪使。天禧大礼，又为修奉宝册都监，加领长州刺史，是冬，迁洛苑使。二年春，迁左藏库使。仁宗为皇太子，命为入内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转左骐骥使。三年，领英州团练使，加昭宣使。

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于是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库皆得专取，因多入其家。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厮养，为人凶狡，遂赂怀

政亲信，得见，因与侍卒姚斌妄谈神怿以詶之。怀政大惑，援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刘益辈造符命，托神言国家休咎，否臧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倚准旧望，欲实其事。准好胜，喜其附己，多依违之。

朝臣屡言怀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渐疏远之。怀政忧惧，时使小黄门自禁中出，诈称宣召，入内东门，坐别室，久之而还，以欺同类。会准为相，逾年而罢，怀政愈畏获谴，不自安。

四年七月，与弟礼宾副使怀信谋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阁门祗候杨怀玉会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窃发，杀丁谓等，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前夕，崇勋、怀吉诣丁谓第密告之，谓即夜偕崇勋、怀吉至曹利用第计议，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怀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玮与崇勋于御药院鞫讯，具伏。帝坐承明殿临问，怀政但祈哀而已，命斩于城西普安寺。父内殿承制绍忠及怀信并杖配复岳州，子侄勒停，赀产没官。朱能父左武卫将军致仕谔、母周氏，罚铜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怀政仆使、亲从并杖配海岛、远州，部下使臣贬秩有差。怀政之未败也，绍忠尝诟之曰："斫头竖子终累我！"怀信谓之曰："兄前事必败，宜早诣上首实，庶获轻典。"及其谋乱，又泣拜止之，不听，故皆得免死。

右街僧录澄远以预闻妖诈，决杖黥配郴州。内供奉官谭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则、黄门杨允文与怀政协同妖妄，皆杖配远州。入内押班郑志诚与能书问往还，削两任，配房州。入内供奉官石承庆尝为怀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门钥以待，黄门黄守忠见之，戒门卒勿纳，至是言其事，承庆坐削两任，配宿州。杨怀玉次日始诣枢密院自陈，责授侍禁、杭州都监。擢崇勋内客省使、桂州观察使，怀吉如京使，赐以金带、金银。

怀政既诛，亟遣入内供奉官卢守明、邓文庆驰驿永兴，捕朱能。刘益、李贵、康玉、唐信，道士王先、张用和悉免死，配远州。能侦知使者至，衷甲出，杀守明以叛。诏遣内殿承制江德明、入内供奉官于德润发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缢死。永兴、乾耀都巡检供奉官李兴、本军十将张顺断能及其子首以献，补兴阁门祗候，顺牢城都头。以刘益等十一人党能害中使，磔于市。王先、李贵、唐信、张用和八人皆处斩。能母妻子弟皆决杖配隶，阁门祗候穆介、知永兴军府朱巽、转运使梅询刘楚、知凤翔府臧奎等坐与怀政、能交结相称荐，皆论罪。降寇准太常卿，再贬道州。凡朝士及永兴、凤翔官吏与准厚善者，悉降黜焉。

张崇贵，真定人。太祖时为内中高品，稍迁殿头。太平兴国中，以善射迁为御带。钱俶纳土，命驰往阅城防储偫之数。亲征太原，从崔彦进、李汉琼先路视水草。端拱初，补内供奉官。

淳化四年，命乘传之延州招羌戎之内附者，发库钱犒给，以金币赐酋领。将行，转内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继隆讨李继迁，诏崇贵以延安兵掎角进讨。及擒赵保忠，留崇贵与石霸守绥州，徙平夏民以实之。继迁扼橐驼路，驱胁内属戎人，崇贵与田敏率熟仓族□□遇战于双埠，杀二千余级，掠牛羊、橐驼、铠甲甚众，连诏褒谕。继迁走漠中，遣其将佐赵光祚、张浦求纳款，会于石堡砦，崇贵椎牛酾酒犒谕之，给以锦袍带。会改内班为黄门，命为黄门右班押班，仍加内殿崇班，又改黄门为内侍，职随易焉。既而继迁贡橐驼、名马待罪，遣崇贵往赐器币、茶药、衣物。

至道元年，进崇仪副使、内侍右班副都知。时继迁复叛，劫刍馈于浦洛河。二年，诏李继隆大发师进讨。贼围灵州急，太宗将弃之，廷议未决，命崇贵与冯纳乘传往议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为灵、环、庆州、清远军路监军，又为排阵都监。

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军马。自至道后，五路讨贼，兵战相继，卒无成功。及是，保吉复修贡，诏以定难节度授之，命崇贵持诏命、衣带、器币以赐。使还，加六宅使。

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驻泊都监，又为钤辖。其后继迁复与熟户李继福为隙，因缘内扰，崇贵与张守恩击之，焚庐舍，获赀畜、器甲、生口甚众。又与王荣御贼，获具装马数十匹，再诏褒饬。四年，诏归。俄领奖州刺史，复涖鄜延，仍制置沿边青白盐事。与卫超领军入敌境，焚庐舍帐幕，获廪糗、牛羊，复被诏奖。崇贵屡讷契丹事传递以闻，愿身当一队为前锋，诏不允。

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贵移书谕朝廷恩信，德明请俟释服禀命。诏书慰抚，以向敏中为缘边安抚使。自是边防事宜，经制小大，皆崇贵专主之。筑台保安北十里许，召戎人会议，与之盟约。二年春，召赴阙面授方略，许德明以定难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奉，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境之上有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约，惟以子弟入质及纳灵州为难，故亦禁盐如旧，不许回图。

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来上，崇贵因请入朝，许之。以功拜皇城使、内侍左右班都知，领诚州团练使。又持旌节诰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赵湘为之副。四年，使还，会车驾上陵，次琼林苑，崇贵对于苑中，即命为行宫使。是秋，复还延安。供奉官曹信时监边军，信善琴，崇贵与石普军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废为辞。崇贵与普因摭其他过以闻，真宗知其诬奏，不问。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

崇贵久在边，善识羌戎情伪，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论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边有二路，其文移至环庆者，皆付延州议焉。尝请置缘边安抚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别无经营，苟德明能守富贵，无虑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为张皇，不若委卿静制之。"二年，上言久去乡里，愿得告归葬父母。许之，锡与甚厚。复命为都钤辖，提举榷场。崇贵乞留京师，面谕委属之意，听岁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赠丰州观察使，内侍护丧还京师。子承素，东染院副使。

张继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赞，晋末为内班。继能，建隆初以黄门事禁中，太平兴国初为内品。从征河东，命主城南洞屋，以劳迁高品。契丹入寇，命为高阳、镇、定路先锋都监，从崔彦进战长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与彦进败契丹于唐兴口，转殿头高品。

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继隆为银、夏都部署，以继能监军。俄徙护定州屯兵，领骁捷卒三千，屯五回岭。端拱初，迁入内殿头，从赵保忠讨李继迁。保忠荐其有材，命与保忠同经略其事。代还，掌内弓箭库。淳化三年，与白承睿护刍粟入灵武。会继迁复寇边，命继能、承睿与知灵州侯延广领骁卒五千，同主军务，俄留为本州都监。及郑文宝议城威州、清远军，继能护其役。工毕，命与西京作坊副使张延洲同知军事，又与田绍斌同掌积石砦。就迁内供奉官、灵环庆、清远军后阵都监，与西人转斗，败走之。复还清远。诣阙奏事，迁内殿崇班。未几，拜供备库副使，复遣护环州屯兵，徙泾、原、仪、渭都巡检使。

真宗即位，迁崇仪使、灵、环十州军兵马都监兼巡检安抚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乱，命为川峡两路招安巡检使。成都平，留为利州招安巡检，寻召归。会银、夏寇警，复为邠宁驻泊都监。夏人寇清远军，营于积石河，继能与杨琼、冯守规在庆州逗留，不时赴援，致陷城堡，又焚弃青冈砦，特诏下御史府，免死，长流儋州。景德二年，会赦，还为内侍省内常侍，又为陕西捕贼巡检，获千余人，改内殿崇班。从朝陵，为行宫四面巡检。

四年，宜州卒陈进为乱。初，知州刘永规驭下严酷，课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数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者，虽甚风雨，不停其役。故进因众怨，杀永规及监军国钧，拥判官卢成均为帅，据其城。

七月，奏至，诏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备库使贺州刺史张煦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如京副使张从古及继能副之，虞部员外郎薛颜同勾当转运事，发荆湖蕲黄州兵讨之。上语近臣曰："番禺宝货雄富，贼若募骁果，立谋主，沿流东下趣广州，则为患深矣。"遣内侍高品周文质使广州，监屯兵，会邻路巡检使控要路，集东西海战棹，扼端州峡口。贼悉众来攻柳城县，殿直韩明、许贵、郝惟和以所部兵千余御敌，明、贵死之，惟和仅以身免，成均奉宜州印遣使诣舒贲求赦罪。是夕，进复陷柳城，官军退保象州。贼又寇怀远军，知军殿直任吉与邕桂巡检、殿直张崇宝、侍禁张守荣击走之。贼退而复集者累日，吉辈固守，屡与斗，大获其器甲。又攻天河砦，砦兵甚少，监军奉职钱吉部分严整，一战败之。贼众屡衄，颇溃去，众心的携贰，将弃宜州，以家属之悼耄者五百人陨江中，率其众裁三千趣柳、象，将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贼遁走，城遂陷。

朝廷以诏书四十分揭要路，谕贼归顺者悉释其罪。贼挈族居思顺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内高班于德润以千兵倍道袭逐，利用等继至，遇贼武仙县之李练铺。贼初不知觉，惟进率众来拒，直犯前军，前军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骑士左右纵击。贼衣顺水甲、执标牌以进，飞矢攒锋不能却，前军即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贵登山大呼曰："贼走矣，急杀之！"贼心动，众遂溃。逐北至象州城下，贼砦犹有据长竿瞰城中者，成均始挈其族以诏书来降，乃斩进并其党，生擒贼帅六十余人，斩首级、获器甲战马甚众。

利用分兵捕余寇，遣于德润驰奏其事。授利用引进使，煦如京使，从古庄宅副使，继能供备库使，志言供备库使。又以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郭全丰为都军头，领勤州刺史。归远军士手杀进者李昊、刘宗、赵敏并补本军都头，张守荣为供奉官、阁门祗候，张崇宝、任吉并为供奉官，钱吉为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邴最有劳，优拜祠部员外郎，赐绯。又赐邴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邴之亲属同扞寇者悉甄叙之。升象州为防御使。

初，贼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无井，闭垒之日，皆以乏水为虑。赖天雨，停水将竭而雨复下，如是者两月，汲之以济。山中无烽候，每欲破贼，即祷于城西神祠，或见巨蟒吞龟，是日果有克获，众以为神灵

助顺之应。张守荣俄病瘴，遣尚医驰往视之，未至而卒，赠如京使，录其子官。十二月，余寇悉平。

东封，留继能为京旧城内巡检钤辖，俄加东染院使。

大中祥符二年，入内都知李神祐等坐事悉罢，擢继能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时宗室多召侍讲说书，上嘉其勤学，令讲诵日别给公膳，专遣继能主之。俄又与内殿承制岑保正提点郡县主诸院事。三年，兼群牧都监。祀汾阴，留掌大内兼旧城内巡检钤辖，俄领会州刺史。谒太清宫，为天书扶侍都监。七年，以疾求解职，不许。命为泾原仪渭、镇戎军两路钤辖。未几，徙鄜延都钤辖。先是，内属户杀汉口者止罚孳畜，继能则丽于常法，由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虽受朝命，而羌部不绝寇境。继能日课卒截竹为签，署字其上，且言以备将士记杀获功状，贼闻之甚惧。归朝，复涖群牧。仁宗在储宫，尝亲书一幅赐之。继能以闻，真宗亦为标题其末，人以为荣。九年，坐前护修庄穆皇后陵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往来国信。

天禧初，复西京左藏库使。国信司吏陈诚者，颇巧黠，继能欲援置群牧司，而诚先隶群牧，坐事停职。至是，群牧吏左宗抉其宿负，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诚不遂所求。继能怒宗之沮己，密遣亲事卒侦宗。会宗弟元丧妻，宗尝为假敦骏军校马送葬，及还，元抵饮肆与酒保相殴，系府中，而假马之事未发。诚即白继能，请属府中并劾其事。知府乐黄目受属，狱未就，为群牧副使杨崇勋所发，继能坐罢内职，降授西京作坊使，出为邠宁钤辖。继能自陈不愿外任，得掌瑞圣园，寻领往来国信所。三年，复为西京左藏库使、内侍右班副都知。未几，迁崇仪使，以衰老求解职，转内园使，掌琼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赠汀州团练使，录其子怀忠为大理寺丞，孙逖为三班奉职，逊为借职、春坊祗候。

继能性沉密知兵，颇勇敢，喜读书，然好治生。晚年急于聚蓄，众以此少之。

何邴后归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裁十余岁，特补太庙斋郎。又徙其侄平夷尉知古为滏阳尉。省郎无赏延之例，犹以城守劳，故甄录焉。

卫绍钦，开封人。父汉超，内侍高品。绍钦始以中黄门给事晋邸，太宗即位，补入内高品，甚被亲倚。从征太原，命督诸将攻城。刘继元

降，命领骁卒先入城，烧其营栅，迁殿头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内西头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功毕，授入内押班。五年，加崇仪副使。

李顺之乱，王师致讨，与王继恩同领招安捉贼事，遇贼，斗学射山南。又攻清水埧，破双流砦，招降数万众，斩千余级。顺死，余党保险为寇，又与杨琼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斩万余人，获器甲枪槊千余。遣别将曹习领兵捕余贼于安国镇，斩三百级。时嘉、眉二州贼尚扰城郭，又遣内殿崇班宿翰讨之。两川平，召还，深被褒劳。

真宗嗣位，拜宫苑使，领爱州刺史，充入内副都知、修奉永熙陵都监，即复土，遂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从幸河朔，命为车驾前后行宫四面都巡检。次澶渊，命领扈驾兵守河桥。三年，加昭宣使。朝诸陵，复为行宫巡检。驻洛阳，命为皇城内外都巡检。历掌三班院、皇城仪鸾翰林司。卒，年五十六。

绍钦苛愎少恩，不为众所附。太平兴国中，江东有僧诣阙请修天台寿昌寺，且言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允其请，命绍钦往督营缮。既讫役，遽积薪于廷，请僧如愿，僧言欲见至尊面谢，绍钦曰："昨朝辞日，亲奉德音，不烦致谢。"僧惴怖偃蹇，顾道俗望有救之者，绍钦即促令跻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绍钦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子承庆，至内殿承制。

石知颙，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忠，晋内供奉官。父希铎，高品。

知颙形貌甚伟，建隆中授内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诸将征幽蓟，以知颙随军。归，掌仪鸾司。

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与蕃商贸易，命知颙往经制之。转内殿崇班、亲王诸宫都监。从王继恩平蜀寇，就迁西京作坊副使。

咸平初，迁正使、带御器械。契丹犯边，上北巡，命为天雄军、澶州巡检使，俄改德、博等州缘河巡检使兼安抚，加领长州刺史。三年，戍镇、定、高阳关三路，押大阵。是冬，改高阳关驻泊行营钤辖。归朝，复掌亲王诸宫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堤，命总其役。初计工累月，及是，浃日而毕。上面加褒谕，赐白金千两，授入内都知。

大中祥符初，迁内园使。俄以定内侍迁秩品第不当，为其列所诬，坐罢都知。三年，为并、代州钤辖，迁庄宅使，徙镇、定、高阳关钤

辖。四年，命与内殿崇班张继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觐阙下，复掌群牧司、三班院、亲王诸宫事。

天禧二年，为并、代州钤辖兼管勾麟府路军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孙全彬。

全彬字长卿，以知颙奏补入内小黄门，累迁西头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币于南海，密诏察所过州县吏治民俗，还，具以对，帝以为忠谨。陕右群盗杀凤州巡检，遣往擒灭之。

元昊叛，全彬监鄜州兵救延州，解围去。经略使明镐言其勇略善将，得边人情，除并、代州都监，加内侍押班。进钤辖，徙鄜延，还，为押班。

侬智高寇广南，以为湖南、江西路安抚副使。出桂林，请于宣抚使狄青，愿独当一队以自效。于是使将左方兵，力战于邕州。南方平，领绵州防御使。

张贵妃居宁华殿阁，命全彬提举。妃薨，治丧过制，皆刘沆、王洙与全彬共为之。数月，进宫苑使、利州观察使，给两使留后奉。俄为入内副都知，知制诰刘敞封还词命，居三月，复授之。转领信武军留后，为永昭陵钤辖。时去永定复土四十二年，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计办治。迁福延宫使，提点奉先院。

熙宁中，卒，年七十六。赠太尉、定武军节度使，谥曰恭僖。

邓守恩，并州人。十岁以黄门事太宗。淳化中，盗起成都，从王继恩往讨之。至道初，就护西蜀屯兵。咸平初，为入内高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为镇、定都部署，以守恩为都监。逾年，入掌骐骥院。会龙骑叛卒剽劫环、庆，遣守恩擒翦之。景德初，为澶、濮都巡检。又使环、庆及戎、泸等州巡察边事。

大中祥符初，按狱于濮州，雪冤人十余。预监修玉清昭应宫、会灵观。七年，又兼修真游殿、景灵宫。累迁入内高品、供奉官。宫成，迁内殿承制。八年，预修大内，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营造皆毕，授东染院使，充会灵观都监。

天禧二年，掌军头引见司，又修祥源观成，迁崇仪使。三年，授入内押班。河决滑州，命为修河钤辖。郊祀，召为行宫使，改如京使，复

还本任。四年春，河复故道，迁文思院使。归朝，加领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国信二司，整肃禁卫，迁入内副都知。会建天章阁，命领其事。又勾当资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

守恩长七尺余，状貌甚伟，涖事干敏，以强果称于时。五年，卒，年四十八。赠淄州防御使。录其子官。

列传第二百二十六 宦者二

○杨守珍 韩守英 蓝继宗 张惟吉 甘昭吉 卢守勤 王守规 李宪张茂则 宋用臣 王中正 李舜举 石得一 梁从吉 刘惟简

杨守珍，字仲宝，开封祥符人。为入内黄门，习书史，学兵家方略。善射，家僮过堂下，一发贯髻，人服其精。选为环庆路走马承受公事。契丹谋入塞，为镇、定、高阳关行营同押先锋事。会许民周继宗为人诬告与外夷交通，干证者六十人，辞服，遣守珍覆问，悉办理出之。徙真定、保、赵等州驻泊都监，邕、桂等十州安抚都监。从曹克明降抚水州蛮，筑二栅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盗于青灰山。累迁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永兴军兵马钤辖，徙真定、邠宁路。为内侍省内侍押班，提点内弓箭军器库。进内园使、右班都知、领端州刺史。尝侍仁宗苑中，命乘马驰射，赏其便习，赐锦袍ＵＪ酒。卒，赠原州防御使。

韩守英，字德华，开封祥符人。初为入内高品，从征河东，数奉诏至石岭关督战，取隆州，迁殿头。久之，以西头供奉官擢入内内侍押班，迁副都知。随王继恩招安西川，为先锋，战于剑门有功，迁西京作坊使、剑门都监。还，勾当三班院，进入内内侍都知。历定州、镇定高阳关、并代路兵马钤辖。契丹围岢岚军，守英与钤辖张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帅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牵贼势。遂破狼水砦，俘数百人，获马牛羊铠甲以数万计，贼为解去。赐锦袍、金带。俄领会州刺史，解都知。再迁昭宣使，复领三班。

出为鄜延路都钤辖，徙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于飞挽，今幸边鄙无事，请留骑军千，余人悉徙内地。"真宗曰："边臣能体朝廷恤民之意，宜诏诸路视此行之。"

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勾当皇城司，为赵德明官告使。历宣政、宣庆二使，内侍左班都知，领奖州团练使、雅州防御使，入内都知，管勾修国史。书成，进景福殿使，又为延福宫使、入内都知，复提举诸司库务。卒赠定国军节度观察留后。

蓝继宗，字承祖，广州南海人。事刘鋹为宦者，归朝，年十二，迁为中黄门。从征太原，传诏营陈间，多称旨。

秦州并边有大、小洛门砦，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温仲舒谕酋豪

使献其地，徒众渭北。言者以为生事，请罢仲舒。太宗遣继宗往按视，还奏二砦据要害，产良木，不可弃。帝悦，复使继宗劳赐仲舒。累迁西京作坊副使、勾当内东门。

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为按行园陵使。车驾北征，勾当留司、皇城司。车驾谒诸陵，近陵旧乏水，继宗疏泉陵下，百司从官皆取以济。擢入内副都知，为天书扶侍都监。诏与李神祐第东封扈从内臣之劳，而入内供奉官范守逊等诉其不公，罢都知。祀汾脽，复为天书扶侍都监，再迁东染院使。

明年，领会州刺史，进崇仪使、勾当皇城司。修玉清昭应宫，与刘承珪典工作。宫成，迁洛苑使、高州团练使，充都监。坐章穆皇后陵隧垫，贬如京使。典修景灵宫，进南作坊使，复修会灵、祥源观。车驾幸亳州，管勾留司、大内公事，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勾当三班院，修国史院。为赵德明加恩使，德明与继宗射，继宗每发必中，德明遗以所乘名马。为内侍省右班都知，迁入内都知。

仁宗即位，迁左骐骥使、忠州防御使、永定陵修奉钤辖。历昭宣、宣政、宣庆使。累上章求致仕，特免入朝拜舞及从行幸。顷之，复固请罢都知，以景福殿使、邕州观察使家居养疾。卒，赠安德军节度使，谥僖靖。

继宗事四朝，谦谨自持，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卉、弄游鱼为乐尔。"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间至继宗，授者才三人。养子元用、元震。

元用终左藏库使、梓州观察使。

元震以兄荫补入内黄门，转高班，给事明肃太后。禁中夜火，后拥仁宗登西华门，左右未集，元震独传呼宿卫，以功迁高品。为三陵都监，条列防守法，其后诸陵以为式。历群牧都监，监三馆秘阁，积官皇城使。累迁入内副都知、忠州防御使。仙韶院火，元震救护，火以时息。诏褒之，赐袭衣、金带。卒，赠镇海军留后。元震养子五人，不畜阉子。

张惟吉，字佑之，开封人。初补入内黄门，迁殿头、高阳关路走马承受公事。护塞滑州天台埽役，迁西头供奉官，监在京榷货务。知嘉州张约以赃败，诏与御史王轸往劾其狱。还，领内东门司，为修奉章献、

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时议复用李谘榷茶算缗法，乃以惟吉为内殿崇班，复监榷货务。凡内侍领内东门，次迁勾当御药院，而惟吉才进官，众以为薄，惟吉欣然就职。再期，以羡余迁承制。

为赵元昊官告使，还，言元昊骄僭，势必叛，请预饬边备。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视鄜延、环庆两路器甲，并访攻守利害。敌既退，夏竦、韩琦谋自鄜延深入，乘虚击之，命惟吉募并、汾骁勇，副以土兵，轻赍赴河外。惟吉以为我师当持重伺变，不宜驰赴不测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还奏称旨，领皇城司，迁内侍省押班、群牧都监，简陕西冗兵，领军头引见司，迁供备库使，尽汰军头司军校之罢癃者。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领恩州刺史，为入内都知。

商胡决，为澶州修河都钤辖。转运使施昌言请亟塞，崔峄以为岁灾民困，役宜缓。命惟吉按视，言河可塞而民诚困，财用不足，宜少待之。从其议。迁如京使、果州团练使，复领皇城司，卒。

惟吉任事久。颇见亲信，而言弗阿徇。张贵妃薨，将治丧皇仪殿，诸宦官皆以为可，独惟吉曰："此事干典礼，须翌日问宰相。"既而宰相不能执议，惟吉深以为非。赠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逾月，又赠保顺军节度使，谥忠安。

养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补小黄门，给事章惠太后殿，转入内高品。王师平贝州，征侬贼，皆以干敏选为走马承受。贼平，以劳进官，三迁环庆路钤辖。讨环州解乜臼族复有功，历带御器械、内侍押班、副都知。

熙宁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临阅，置铁甲七十步，俾卫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请射，连中彻札。建庆寿、宝慈两宫，典领工作，再迁嘉州防御使。以病蕲解职，领辉州观察使，提举四园苑诸司库务。卒，赠天平军留后。

甘昭吉，字祐之，开封人。初以内侍殿头为英、韶州巡检，捕盗有功，再迁内殿崇班、京东路都巡检。齐州武卫小校冯坦率营卒二百突入州厅事，欲为变，昭吉单骑驰往，戒所从将士操兵在外，先独见乱卒，谕以福祸，令推首恶自赎，众疑沮不敢动。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执十余人，告曰："此诱我者也。"昭吉立杀之，纵其余去，州以无事。特廷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后内侍省押班阙，仁宗记前功，特以授之。迁入内副都知。

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卫有劳，自文思副使超迁供备库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无左右之举，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当从葬，今愿得洒扫陵寝足矣。”帝爱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还朝，表辞职，以左龙武军大将军致仕，卒。昭吉敦实慎密，人士称之。

卢守勤，字君锡，开封祥符人。自入内内品累迁礼宾使、邠宁环庆路钤辖，还为入内内侍省押班、领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旧藏有水，以守勤尝典葬事，罢为永兴军兵马钤辖，徙鄜延路。再迁六宅使，加贵州团练使，进荣州防御使兼邠宁环庆路安抚都监。元昊寇保安军，守勤率兵击走之，特迁左骐骥使，移陕西钤辖。

初，刘平、石元孙被执，守勤抚膺涕泣不敢出，又尝易蕃官马。延州通判计用章劝范雍弃城，将保鄜州，雍欲遣安抚都监李康伯往说贼，不肯行，贼去而守勤、用章更相论奏。知制诰叶清臣以守勤拥兵观望，请正其罪，并按二人。守勤夺防御使，为湖北都监；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监。

久之，复恩州防御使，迁利州观察使，历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钤辖。以左卫大将军致事，卒，赠保顺军节度使，谥安恪。养子昭序。

王守规，真定栾城人，入内都都知守忠之弟。守忠事真宗，谨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时，守规为小黄门，禁中夜半火，守规先觉，自寝殿至后苑皆击去其锁，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宫，回视所经处已成煨烬。翌日，执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规导朕至此，几不与卿等相见。”以功迁入内殿头。选治京城水，决汴河于公贾村，决蔡河于四里桥，水患以息。加带御器械。积官至宣庆使、康州防御使、内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赠昭武军留后。

李宪，字子范，开封祥符人。皇祐中，补入内黄门，稍迁供奉官。神宗即位，历永兴、太原府路走马承受，数论边事合旨，干当后苑。王韶上书请复河湟，命宪往视师，与韶进收河州，加东染院使，干当御药院。复战牛精谷，拔珂诺城，为熙河经略安抚司干当公事。按视鄜延军制，行至蒲中，会木征合董毡、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杀景思立，围河州，诏趣赴之，宪驰至军。先是，朝廷出黄旗书敕谕将士，如用命破贼者倍赏。于是宪晨起帐中，张以示众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士争呼用命以进。督诸将傍山焚族帐，即日通路至河州。贼余众保踏白，官军出与战，大破之。进至余川，又破贼堡十余，

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捷闻，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御使。还，为入内内侍省押班、干当皇城司。

安南叛，副赵ＵＫ招讨，未行，ＵＫ建言："朝廷置招讨副使，军事须共议，至节制号令即宜归一。"宪衔之。由是屡纷辨，遂罢宪而令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于是御史中丞邓润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砺极论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宪之患大；宪功不成其祸小，有成功其祸大。"章再上，弗听。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乎！羌人天性畏服贵种。"听之往。木征盛装以出，众耸视，皆无斗志，师乘之，杀获万计，斩冷鸡朴。董毡惧，即遣使奉贽效顺。加宣州观察使、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又迁宣庆使。时用兵连年，度支调度不继，诏宪兼经制财用，裁冗费什六，岁运西山巨木给京师营缮。赐瑞应坊园宅一区。

元丰中，五路出师讨夏国，宪领熙、秦军至西市新城。复兰州，城之，请建为帅府。帝又诏宪领兵直趣兴、灵，董毡亦称欲往，宜乘机协助力入扫巢穴，若兴、灵道阻，即过河取凉州。乃总兵东上，平夏人于高川石峡。进至屈吴山，营打啰城，趋天都，烧南牟府库，次葫芦河而还。

宪既不能至灵州，董毡亦失期，师无功。宪欲以开兰、会邀功弭责，同知枢密院孙固曰："兵法，期而后至者斩。况诸路皆至而宪独不行，不可赦。"帝以宪犹有功，但令诘擅还之由，宪以馈饷不接为辞，释弗诛。复上再举之策，兼陈进筑五利，且从之。会李舜举入奏，具陈师老民困状，乃罢兵。趣宪赴阙，道赐银帛四千。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给卫三百。进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使复还熙河，仍兼秦凤军马。

夏人入兰州，破西关，降宣庆使。宪以兰州乃西人必争地，众数至河外而相羊不进，意必大举，乃增城守堑壁，楼橹具备。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围兰州，步骑号八十万众，十日不克，粮尽引去。又诏宪遣间谕阿里骨结等，且选骑渡河，与贼遇，破之。坐妄奏功状，罢内省职事。

哲宗立，改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提举崇福宫。御史中丞刘挚论宪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兴、灵会师之期，顿兵以城兰州，遗患至今，永乐之围，逗留不急赴援。降宣州观察使，又贬右千牛卫将军，分司南京，居陈州。卒，年五十一。绍圣元年，赠武泰军节度使，初谥敏恪，

改忠敏。

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而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

张茂则，字平甫，开封人。初补小黄门，五迁至西头供奉官，干当内东门。禁庭夜有盗，茂则首登屋以入，既获贼，迁领御药院。

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则趋入扶卫，左右或欲掩宫门，茂则曰："事无可虑，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间，欲处以押班，恳求补外，转宫苑使、果州团练使，为永兴路兵马钤辖。入为内侍押班，再迁副都知。熙宁初，同司马光相视恩、冀、深、瀛四州生堤及六塔、二股河利害，进入内都知。

上元夜，宫中火，督众即扑灭。诏曰："宫禁不惊，帑藏如故，惟忠与力，予固嘉之。"赐以窄衣金带。累乞退休，言受国厚恩，廪食过量，积而未请者七年，乞令三司毁券。诏褒之，仍进其官。哲宗即位，迁宁国军留后，加两省都都知。卒，年七十九。

茂则性俭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数年不易。绍圣论元祐人，以茂则尝预任使，追贬左监门卫将军，崇宁中入党籍。

宋用臣，字正卿，开封人。为人有精思强力，以父荫隶职内省。神宗建东、西府，筑京城，建尚书省，起太学，立原庙，导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给，善传诏令，故多访以外事。同列悉籍以进，朝士之乏廉节者，往往谄附之，权势震赫一时。积劳至登州防御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论其罪，降为皇城使，谪监滁州、太平州酒税。四年，主管灵仙观。绍圣初，召为内侍押班，进瀛州刺史。

徽宗即位，迁蔡州观察使、入内副都知。为永泰陵修奉钤辖，卒陵下，赠安化军节度使，谥僖敏。谥议谓用臣为广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劳，久徙于外"之语。丰稷论奏，以为凡称公者皆须耆宿、大臣与乡党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劳，久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于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赐谥，论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开封人。因父任补入内黄门，迁赴延福宫学诗书、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庆历卫士之变，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贼悉就擒，时年甫十八，人颇壮之。迁东头供奉官，历干当御药院、鄜延、环庆路公事，分治河东边事。破西人有功，带御器械。

神宗将复熙河，命之规度。还言："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备，可取也。"遂从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迁作坊使、嘉州团练使，擢内侍押班。

吐蕃围茂州，诏率陕西兵援之，围解。自石泉至茂州，谓之陇东路，土田肥美，西羌据有之，中正不能讨。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经静州等族，棒僻不通，迩年商旅稍往来，故外蕃因以乘间。县至绵与茂，道里均，而龙安有都巡检，缓急可倚仗。请割石泉隶绵，而窒其故道。"从之，陇东遂不可得。还，使熙河经画鬼章，进昭宣使、入内副都知。

元丰初，提举教畿县保甲将兵捕贼盗巡检，献民兵伍保法，请于村疃及县以时阅习，悉行其言。复往鄜延、环庆经制边事，诏凡所须用度，令两路取给，无限多寡。既行，又称面受诏，所过募禁兵，愿从者将之，主者不敢违。

问罪西夏，以中正签书泾原路经略司事。诏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中正失期，粮道不继，士卒多死，命权分屯鄜延并边城砦，以俟后举。自请罢省职，迁金州观察使、提举西太一宫，坐前败贬秩。元祐初，言者再论其将王师二十万，公违诏书之罪，刘挚比中正与李宪、宋用臣、石得一为四凶，又贬秩两等。久之，提举崇福宫。绍圣初，复嘉州团练使。卒，年七十一。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世为内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谨终始。舜举少补黄门，仁宗使督工冶金为器，既成，有羡数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为秦凤路走马承受。

英宗立，奏事京师。会帝不豫，内谒者止之宫门，舜举曰："天子新即位，使者从边方来，不得一见而去，何以慰远人！"谒者以闻，亟召对，帝意良悦。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将不法为职，而终更论最，乃使帅臣保任，乞免之。"遂删旧制。

熙宁中，历干当内东门、御药院、讲筵阁、实录院。郭逵讨交州，以为广西干当公事，军中之政得与讲画，或疾置入朝，禀受成算。会逵贬，亦降左藏库副使，以文思院使领文州刺史、带御器械。进内侍押班，制置泾原军马。

五路师出无功，议再举，李宪督馈粮，言受密诏，自都转运使以下

乏军兴者皆听斩。民惩前日之役多死于冻馁，皆惮行，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山泽不受调，吏往逼呼，辄殴击，解州至械县令以督之，不能集。舜举入奏其事，乃罢兵。退诣中书，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闻者代珪惭焉。

转嘉州团练使。沈括城永乐，遣舜举计议，被围急，断衣襟作奏曰："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寻以死闻，赠昭信军节度使，谥曰忠敏。

舜举资性安重，与人言未尝及宫省事。颇览书传，能文辞笔札。在御药院十四年，神宗尝书"李舜举公忠奉上，恭勤检身，始终惟一，以安以荣。"十九字赐之。

石得一，开封人。为内侍黄门，累官内殿承制。神宗时，带御器械、管干龙图天章宝文阁、皇城司，四迁入内副都知。元祐初，领成州团练使，罢内省职。御史刘挚言："得一顷筦皇城，恣其残刻，纵遣逻者，所在棋布，张阱设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飞语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顾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库使，卒。绍圣中，赠随州观察使。

梁从吉，字君祐，开封人。补入内高班。王则反，奉命宣慰，还言："小寇无多虑，诸将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统其事，不崇朝可平矣。"于是仁宗以文彦博为安抚招讨使。贼平，又奏请分河北为路，每路以一帅府统之，遂建魏、镇、定、瀛四帅。熙宁初，为邠宁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夏人寇大顺城，围庆州七砦，从吉率兵八百余人与战，获其酋领。又讨平宁州叛卒，以功升都钤辖，累官皇城使。从高遵裕至灵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创甚，进入内押班，迁永州团练使，为副都知。元祐中卒，赠成德军节度使，谥曰敏恪。

刘惟简，开封人，由入内黄门积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阳关路兵马都监，为入内押班。英宗初立，惟简自河北来朝，请对寝门，内谒者难之，独引见皇太后。惟简立福宁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帏中，望见呼问曰："诸路如汝者几人，何以独来？"对曰："陛下新即位，臣来自边塞，未瞻天表，不敢辄还，不知其他。"帝叹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识其姓名屏间。他日，神宗览所题屏，擢干当延福宫，自是蒙亲信。

交人叛，诏驰驿至桂州审视事势，还言：“帅臣刘彝贪功生事，罪当诛。乾德狂童，颈不足系。”帝信之。郭逵、赵ＵＫ南征，以为行营承受。逵、ＵＫ被谪，惟简亦夺一官。

陕西五路师还，受命抚犒士卒，以疾先还者不赐。惟简心知其不便，至庆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将臣上违圣略，粮食不继，逃生以归，其情可贷。今同立庭中而不预赐，恐患生仓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案阅河北保甲，振济京西水灾，参定诸陵荐献。既而为言者所劾，摈不用。哲宗在藩时，惟简奔奏服勤，及亲政，召至左右。以内侍押班卒，赠昭化军留后。

列传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陈衍 冯世宁 李继和 高居简 程昉 苏利涉 雷允恭 阎文应任守忠 童贯 方腊 附 梁师成 杨戩

李祥，开封人。为入内黄门。资骁锐，善骑射，用材武中选，授泾原仪渭同巡检。从景思立于河、湟，以功迁内殿崇班，为河州驻泊兵马都监。从郭逵讨交阯，驻富良江，贼兵大至，与泾原将姚兕力战，败之。迁皇城使、镇戎军沿边都巡检使。从刘昌祚征灵武，议功加沂州团练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简州刺史，权熙河兰会路都监，总岷州兵。夏人攻兰州，祥赴援，保险待变，数日，虏彻围去。复团练使，进阶州防御使。从种谊袭鬼章有功，升兵马都钤辖。在熙河二十余年，以宣庆使、内侍押班卒。

陈衍，开封人。以内侍给事殿庭，累官供备库使。梁惟简荐诸宣仁圣烈皇后，主管高韩王宅，领御药院、内东门司。宣仁山陵，为按行使。俄以左藏库使、文州刺史出为真定路都监。

御史来之邵方力诋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帘日，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张商英亦论："衍交通宰相，御服为之赐珠；结托词臣，储祥为之赐膳。"盖指吕大防、苏轼也。衍坐贬，监郴州酒税务。惟简以援引，张士良、梁知新以党附，皆得罪。已又编管白州，徙配朱崖。

章惇起狱，诬元祐诸老、大臣，云结衍辈以谋废立。士良尝与衍同在宣仁后阁，自郴州召之，使实其说。士良至，但言宣仁弥留之际，衍尝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宝付外而已。锻炼无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两宫，斥随龙内侍十余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动摇，大逆不道。乃诏处死，令广西转运使程节涖其刑。

冯世宁，字静之，以入内黄门累迁昭宣使、忠州团练使、入内押班。扬国公主寝疾，哲宗欲夜出问讯，世宁执言不可，帝虽微忤，卒为之改容。再迁景福殿使、明州观察使。至副都知。崇宁新官名，世宁首知入内内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卫士扑灭之，既定，令自他途出，盖不欲使知宫省曲折也。徽宗赏叹。进感德军留后。政和初，以内客省使、彰化军留后致仕。

世宁出入禁闼六十年，循谨无过。卒，年六十七，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恭节。

李继和，开封人。以父任为内侍黄门。庆历中，为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门距守，官军重围之，不得入。继和独上南关门，密呼所结内应者，谕以祸福。众言："俟李昭亮至，即斩关自归。"已而果然。贼平，迁两秩。王则反贝州，为城下走马承受。

沙苑阙马，诏秦州置场以券市之，继和领职不数月，得马千数，而人不扰。旧制，内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劳进官者无拘于年。

环州弓箭手岁时给酒，州将不与，众喧诉，亟阖府门不敢出，继和步入众中譬晓之曰："汝曹为一杯酒，遂丧躯命乎！"众悟散去。事闻，擢带御器械。累迁宣庆使、文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卒。子从善援例求赠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继和无军功，何必赠？"自是为定制云。

高居简，字仲略，世本番禺人。以父任为入内黄门。护作温成原庙奉神物，以精办称，超转殿头，领后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驿兵，降高品。历领龙图、天章、宝文阁、内东门司，干当御药院。

神宗即位，御史张唐英言其资性憸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马光亦言其"久处近职，罪恶已多。祖宗旧制，干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今陛下独留四人，中外以此窃议。况居简顷在先朝，依凭城社，物论切齿。及陛下继统，乃复先自结纳，使宠信之恩过于先帝。愿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于是罢为供备库使。稍迁带御器械，进内侍押班。以文思使领忠州刺史。卒，赠耀州观察使。

居简闻外廷议论，必以入告，省中目为"高直奏"。仁宗时，尝使南海，遇广州火，救者不力，居简督众护军资甲仗二库，赖以获全。事闻，诏褒之。

程昉，开封人。以小黄门积迁西京左藏库副使。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强，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遂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洺州。兼外都水丞，诏相度兴修水利。河决大名第五埽，昉议塞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导葫芦河，自乐寿之东至沧州二百里。塞孟家口，开乾宁军直河，作桥于

真定之中渡。又自卫州王供埽导沙河入御河，以广运路。累迁达州团练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

御史盛陶言："昉挟第五埽之功，专为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动州县。所开共城河，颇废人户水硞，久无成功。又议开沁河，因察访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赵、深、祁五州之田，王广廉、孔嗣宗、钱勰、赵子几皆尝论奏其奸欺之状，则多置挞口，指决河所侵便为淤田。其事权之盛，则举官废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横，则受圣旨者三，受提点刑狱司牒者十二，故有违拒。小人误当赏擢，骄暴自肆。愿遣官代还，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开漳河，用工七百万，滹沱八九百万，已议体量矣。"

始，安石欲兴水利，骤用昉，昉挟安石势而慢韩琦，后安石觉其虚诞，亦疏之。以忧死，赠耀州观察使。遂罢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苏利涉，字公济。祖保迁，自广州以阉人从刘鋹入朝。利涉初为入内内品。庆历中卫士之变，以护卫有劳，赏激加等。英宗为皇子，利涉给事东宫。及即位，迁东头供奉官，欲以为颖王府都监，力辞，干当御药院，迁供备库使。帝不豫，侍医药最勤，言辄流涕。及帝崩，乞与医官同贬，三上表待罪，不许。

神宗即位，授达州刺史。历内侍押班、副都知，转海州团练使。仙韶院火，营救甚力，赐袭衣、金带。卒，年六十四，赠奉国军节度使，谥曰勤僖。

利涉尝干当皇城司，循故事，厢卒逻报不皆以闻。后石得一代之，事无巨细悉以奏，往往有缘飞语受祸者，人始以利涉为贤。

雷允恭，开封人。初为黄门，颇慧黠，稍迁入内殿头，给事东宫。周怀政伪为天书，允恭豫发其事，怀政死，擢内殿崇班，迁承制。再迁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

章献后初临政，丁谓潜结允恭，凡机密事令传达禁中，由是允恭势横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请效力陵上，章献后曰："吾虑汝有妄动，恐为汝累也。"乃以为山陵都监。允恭驰至陵下，司天监邢中和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类汝州秦王坟。"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与水尔。"允恭曰："上无他子，若如秦王坟，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动经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

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允恭素贵横，人不敢违，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献后曰：“此大事，何轻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孙，何惜不可？”章献后意不然，曰：“出与山陵使议可否。”时丁谓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谓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无异议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盗金宝赐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门岛。谓寻窜海上。

阎文应，开封人。给事掖庭，积迁至入内副都知。仁宗初亲政，与宰相吕夷简谋，以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钱惟演皆章献后所任用，悉罢之。退以语郭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夷简罢。

夷简素与文应相结，使为中讷。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简遂怨后，及再相，杨、尚二美人方宠，尚美人于仁宗前有语侵后，后不胜忿，批其颊，仁宗自起救之，误中其颈，仁宗大怒。文应乘隙，遂与谋废后，且劝以爪痕示执政。夷简以怨，力主废事，因奏仁宗出谏官，竟废后为净妃，以所居宫名瑶华，皆文应为夷简内应也。

郭后既废，杨、尚二美人益宠专夕，仁宗体为之弊，或累日不进食，中外忧惧。杨太后亟以为言，仁宗未能去。文应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厌其烦，强应曰：“诺。”文应即以毡车载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词说云云不肯行。文应骂曰：“官婢尚何言？”驱使登车。翌日，以尚氏为女道士，居洞真宫；杨氏别宅安置。既而仁宗复悔废郭后，有复后之意，文应大惧。会后有小疾，挟太医诊视数日，乃言后暴崩，实文应为之也。

累至昭宣使、恩州团练使。时谏官劾其罪，请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应领嘉州防御使，为秦州钤辖，改郓州，士良罢御药院，为内殿崇班。

始杨、尚二美人之出宫也，左右引陈氏女入宫，父号陈子城，杨太后尝许以为后，宋绶不可。王曾、吕夷简、蔡齐相继论谏。陈氏女将进御，士良闻之，遽见仁宗。仁宗披百叶择日，士良曰：“陛下阅此，岂非欲纳陈氏女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仆官名也，陛下纳其女为后，无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应后徙相州钤辖。卒，赠邠州观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荫入内黄门，累转西头供奉官，领御药院，坐事

废。久之，复故官，稍迁上御药供奉。初，章献后听政，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请谒，权宠过盛。仁宗亲政，出为黄州都监，又谪监英州酒税，稍迁潭州都监，徙合流镇。西鄙用兵，又为秦凤、泾原路驻泊都监，以功再迁东染院使、内侍押班。出为定州钤辖，加内侍副都知。累迁宣政使、洋州观察使，为入内都知。

仁宗未有嗣，属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议，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守忠又语言诞妄，交乱两宫。于是知谏院司马光论守忠离间之罪，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英宗犹未行，宰相韩琦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签，赵概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当死，贬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与之，即日押行，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

守忠久被宠幸，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过，及贬，中外快之。久之，起为左武卫将军，致仕，卒，年七十九。

童贯，少出李宪之门。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微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始与蔡京游。京进，贯力也。京既相，赞策取青唐，因言贯尝十使陕右，审五路事宜与诸将之能否为最悉，力荐之。合兵十万，命王厚专阃寄，而贯用李宪故事监其军。至湟川，适禁中火，帝下手札，驿止贯毋西兵。贯发视，遽纳鞾中。厚问故，贯曰："上趣成功耳。"师竟出，复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内侍寄资转两使自兹始。

未几，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累迁武康军节度使。讨溪哥臧征，复积石军、洮州，加检校司空。颇恃功骄恣，选置将吏，皆捷取中旨，不复关朝廷，浸咈京意。除开府仪同三司，京曰："使相岂应授宦官？"不奉诏。

政和元年，进检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为上介，国无人乎？"帝曰："契丹闻贯破羌，故欲见之，因使觇国，策之善者也。"使还，益展奋，庙谟兵柄皆属焉。遂请进筑夏国横山，以太尉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俄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不三岁，领院事。更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太傅、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贯为媪相。

将秦、晋锐师深入河、陇，薄于萧关古骨龙，谓可制夏人死命。遣

大将刘法取朔方，法不可，贯逼之曰：“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恟惧。贯隐其败，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关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辽人进誓表纳款。使至，授以誓诏，辞不取，贯强馆伴使固与之，还及境，弃诸道上。旧制，熟羌不授汉官，贯故引拔之，有至节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隶他籍，军政尽坏。

政和元年，副郑允中使于辽，得燕人马植，归荐诸朝，遂造平燕之谋，选健将劲卒，刻日发命。会方腊起睦州，势甚张，改江、浙、淮南宣抚使，即以所聚兵帅诸将讨平之。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籍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

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詠，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杀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纵火六日，死者不可计。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警奏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

发运使陈亨伯请调京畿兵及鼎、澧枪牌手兼程以来，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

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进贯太师，徙国楚。

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ＵＲ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王师自出至凯旋，四百五十日。

腊虽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复燕山功，诏解节钺为真三公，加封徐、豫两国。越两月，命致仕，而代以谭稹。明年复起，领枢密院，宣抚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诏用神宗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广阳郡王。

是年，粘罕南侵，贯在太原，遣马扩、辛兴宗往聘以尝金，金人以纳张觉为责，且遣使告兴兵，贯厚礼之，谓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劝贯速割两河以谢，贯气褫不能应，谋遁归。太原守张孝纯诮之曰："金人渝盟，王当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弃河东与敌也。河东入敌手，奈河北乎？"贯怒叱之曰："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贯，置帅何为？"孝纯拊掌叹曰："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

贯奔入都，钦宗已受禅，下诏亲征，以贯为东京留守，贯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贯在西边募长大少年号胜捷军，几万人，以为亲军，环列第舍，至是拥之自随。上皇过浮桥，卫士攀望号恸，贯唯恐行不速，使亲军射之，中矢而踣者百余人，道路流涕，于是谏官、御史与国人议者蜂起。初贬左卫上将军，连谪昭化军节度副使，窜之英州、吉阳军。行未至，诏数其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澂迹其所至，莅斩之，及于南雄。既诛，函首赴阙，枭于都市。

贯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奔走期会过于制敕。尝有论其过者，诏方劭往察，劭一动一息，贯悉侦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有度量，能疏财。后宫自妃嫔以下皆献饷结内，左右妇寺誉言日闻。宠煽翕赫，庭户杂遝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穷奸稔祸，流毒四海，虽菹醢不偿责也。

梁师成，字守道，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初隶贾详书艺局，详死，得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主出外传道上旨。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积迁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建明堂，为都监，既成，拜节

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宫使。历护国、镇东、河东三节度，至检校太傅，遂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

时中外泰宁，徽宗留意礼文符瑞之事，师成善逢迎，希恩宠。帝本以隶人畜之，命入处殿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师成实不能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是时，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师成诉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以翰墨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往往遭点污。多置书画卷轴于外舍，邀宾客纵观，得其题识合意者，辄密加汲引，执政、侍从可阶而升。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所领职局至数十百。

黼造伐燕议，师成始犹依违，卒乃赞决，又荐谭稹为宣抚。燕山平，策勋进少保。益通贿谢，人士入钱数百万，以献颂上书为名，令赴廷试，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嗫嚅升降。其小吏储宏亦豫科甲，而执厮养之役如初。李彦括民田于京东、西，所至倨坐堂上，监司、郡守不敢抗礼。有言于帝，师成适在旁，抗声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岂足为过？"言者惧而止。师成貌若不能言，然阴贼险鸷，遇间即发。

家居与黼邻，帝幸黼第，见其交通状，已怒，朱勔又以应奉与黼轧，因乘隙攻之。帝罢黼相，师成由是益绌。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师成能力保护。钦宗立，嬖臣多从上皇东下，师成以旧恩留京师。于是太学生陈东、布衣张炳力疏其罪。炳指之为李辅国，且言宦官表里相应，变恐不测。东复论其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帝迫于公议，犹未诵言逐之。师成疑之，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久未有以发。会郑望之使金营还，帝命师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复往。先令望之诣中书谕宰相，至则留之，始诏暴其罪，责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开封吏护至贬所，行次八角镇，缢杀之，以暴死闻，籍其家。

杨戩，少给事掖庭，主掌后苑，善测伺人主意。自崇宁后，日有宠，知入内内侍省。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皆为提举。

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首建期门行幸事以固其权，势与梁师成埒。历镇安、清海、镇东三镇，由检校少保至太傅，遂谋撼东宫。

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

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擢公才为观察使。宣和三年，戬死，赠太师、吴国公，而李彦继其职。

彦天资狠愎，密与王黼表里，置局汝州，临事愈剧。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别州。京西提举官及京东州县吏刘寄、任辉彦、李士渔、王浒、毛孝立、王随、江惇、吕坯、钱棫、宋宪皆助彦为虐，如奴事主，民不胜忿痛。前执政冠带操笏，迎谒马首献媚，花朝夕造请，宾客径趍谒舍，不敢对之上马，而彦处之自如。

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皆责办于民，经时阅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如龙鳞薜荔一本，辇致之费逾百万。喜赏怒刑，祸福转手，因之得美官者甚众。颍昌兵马钤辖范寥不为取竹，诬刊苏轼诗文于石为十恶，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当时谓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

靖康初，诏追戬所赠官爵，彦削官赐死，籍其家；刘寄以下十人皆停废；复范寥官。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邵成章 蓝珪 康履 附 冯益 张去为 陈源 甘昇 王德谦 关礼董宋臣

邵成章，钦宗朝内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卫皇太子赴宣德门称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将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舆、服御至南京，从幸扬州。

金人掠陕西、京东诸郡，群盗起山东，黄潜善、汪伯彦匿不以闻。及张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条具潜善、伯彦之罪曰，必误国，且申潜善等使闻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编管。侍御史马伸言："成章缘上书得罪，今是何时，以言为讳？"

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谮于帝曰："邵九百来，陛下无欢乐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闻其名，访求得之，谓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贵。"成章不应，胁之以威，亦不从。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杀。"遗之金帛而去。

蓝珪、康履，初皆为康王府都监、入内东头供奉官，尝从康王使金人行营。及开元帅府，并主管机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师入援，履等请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将如刘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违者停官编隶。履终无所忌惮，与内侍曾择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故疾之者众。俄迁内侍省押班、金州观察使。

帝在扬州，金兵卒至，帝驰马出门，百官不戒备，从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轻外朝心。及幸浙，道吴江，其党竞以射鸭为乐。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帐，赫然遮道。统制苗傅等切齿曰："此辈使天子至此，犹敢尔邪？"傅幕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横，以告武功大夫刘正彦，正彦曰："会当共除之。"王渊跻枢筦，正彦以为由宦者所荐，愈不平，谋遂决。伏兵斩渊，遣兵围履家，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

履驰入白帝，傅等至，厉声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渊遇贼不战，交康履得枢密。中官在外者已诛，更乞康履、蓝珪、曾择等诛之，以谢三军。"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迁官，第须控两匹马与内侍，何必至此！"帝问百官："策安出？"主管浙

西机宜文字时希孟曰：“中官之为患，至此极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军器监叶宗谔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军？”帝不得已，遣人执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独杀臣？”遂以付傅，即腰斩之。枭其首。帝幸睿圣宫，傅等留内侍十五人奉左右。寻捕珪、择等，皆编置远州；择，昭州，行一程，追还斩之。

傅等诛，赠履官，谥荣节，召珪等还。中书舍人季陵言：“中官复召，其党与相贺，气焰益张，中外切齿。”不报。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内侍省押班。慈宁宫建，命提点事务，寻升内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还宫，珪奏应干补授恩，乞听慈宁宫施行。从之。珪初与履同进，而骄横不及履，故幸以寿终。

有安石者，与同姓，为内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观察使。卒，赠保宁军节度使，谥良恪。渡江后，中官赠谥自安石始。

又有与履同姓者名谓，为内侍省押班，亦亲幸用事，与知阁门事蓝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纵饮大醉，薄莫乃归，尝漏泄禁中语。刘光远被劾，谓与内侍陈永锡受其金，力为营救。言官劾之，帝诏永锡与祠，谓送吏部。后累官至均州观察使。卒，赠保信军节度使，谥忠定。

冯益，康王邸旧人也。王即位，自入内东头供奉官迁至干办御药院，寻兼干办皇城司。恃旧恩骄恣。帝幸浙东，益与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争渡，以语侵俊，且诉于帝。事下御史台，侍御史赵鼎言：“明受之变，起于内侍，覆辙不可不戒。”事乃已。

绍兴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御使、带御器械。时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诏皇城司并隶台察，益言非祖宗旧制，帝为追寝前诏。特迁宣政使。益自言藩邸旧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观察使。内厩旧有骐骥院官，益请别置御马院，自领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门。侍御史沈与求以为言，赵鼎等皆患之。

会刘豫揭榜山东，言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张浚请斩益以释谤，帝不许。鼎言事关国体，当解职加罚。帝喜曰：“闻益交关外事，渐不可长。”与祠放归。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廪祠者十四年。

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閤，帝遣之验视，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

管，寻以与皇太后连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张去为，内侍张见道养子也。初为韦太后宅提点官，累迁至安德军承宣使、带御器械，又迁内侍省押班。时见道为入内内侍省押班，父子并充景福殿使。去为浸有宠，请以一官回授见道，帝嘉而许之。其后见道以保康军承宣使致仕，而去为与秦桧、王继先俱用事，升延福宫使，累迁至入内内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谋议。

金兵将至，遣使来，出慢言以相惧。去为阴沮用兵，进幸蜀之计，宰相陈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斩去为，以作士气。先是，去为取御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顶发，都人骇之，莘老复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为致仕，莘老亦出补外。

及内禅，诏落致仕，提举德寿宫，行移如内侍省，仍铸印赐之。修宫有劳，又特迁安庆军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宫，去为实进之。后崩，上皇又遣去为传旨，立谢贵妃为后，故亦贵重，然至死不复涉朝廷事。

陈源，淳熙中提举德寿宫，颇有宠。俄带浙西副总管，给事中赵汝愚言："内侍不当干军政。"遂罢。源恃恩颛恣，本宫书史徐彦通者为源掌家务，不数岁，官至经武大夫；甄士昌，源厮役也，工理发，奏补承信郎；又补临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窥伺府事。孝宗闻而恶之。十年春，诏源应奉日久，特落阶官，与京祠。给事中宇文价封还录黄，改外祠。台官黄洽等又劾之，乃谪源建州居住，籍其赀进德寿宫。彦通除名、道州编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犹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园名小隐，其制视禁籞有加，高宗以赐王才人。

光宗即位，复召还。绍熙四年，自拱卫大夫、永州防御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华宫，源与内侍杨舜卿、林亿年数有间言。宁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宫。御史章颖论其离间君亲，乞行诛窜，以慰寿皇在天之灵。诏罢源等官，源抚州、亿年常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庆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亿年许自便，舜卿与内祠。给事中汪义端驳之，乃移源婺州，亿年湖州。义端再驳舜卿内祠，反坐外补，其后源等卒听自便。亿年养娼女以别业，源在贬所与妓滥，俱以淫媟闻，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昇，内侍省押班泽之子。泽之死，昇累迁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颇亲昇，昇以此用事。临安尹胡与可为小官时，丐贷于临安富民马氏，不如欲，衔之。至是，马以鬻官盐逾格系狱，与可讽有司以私盐论，御

史陈升卿决狱，平反之。昇之子妇，与可女也，乃阴为与可地，谮升卿于帝前，谓为豪民马请事，所得至万缗。上疑，遂论罪，马流严州，升卿由是罢去。

时曾觌以使弼领京祠，王抃以知閤门兼枢密都承旨，昇为入内押班，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既而觌死抃逐，独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寿宫所荐，谓有才耳。"熹曰："奸人无才，何以动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权市贿，黄由对策，亦颇及之。后帝察其奸，遂抵之罪，籍其赀，竟以废死。

弟昺，淳熙末，干办内东门司、带御器械。光宗朝，累迁至亲卫大夫、保康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庆元初，为内侍省都知。帝过寿康宫，昺有力焉。迁官二秩，颇贵宠。

王德谦，初为嘉邸都监，颇亲幸。孝宗大渐，光宗以疾久不朝重华宫。黄由时为王府赞读，奏请嘉王诣重华宫问疾，既得旨，德谦固请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丧次，中外汹汹，王以告直讲彭龟年。龟年以为建储则人心安，须白中宫乃可。即谕德谦奏之皇太后，德谦不敢，强之，既而无报。

王即位，德谦累迁昭庆军承宣使、内侍省押班，赐居第。骄恣逾法，服食拟乘舆，出入或以导驾灯笼自奉。为人求官，赃以巨万计，泄其事者祸立至，故外朝多附之。

中书舍人吴宗旦事之尤谨，夜则易服造谒。德谦求为节度使，先荐宗旦为刑部侍郎、直学士院，将使草麻。宗旦先备草示之，引天宝、同光为比，德谦喜。制出，参政何澹不肯署，谏议大夫刘德秀率台谏论列，宰相京镗复以为言，命遂寝。

韩侂胄与德谦争用事，德谦屡以计胜，侂胄挤之，诏与外祠，台谏又交章论驳。侍御史姚愈言吴宗旦尝草德谦制，遂罢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谦，诏送广德军居住。寻以临安尹劾其赃滥僭拟，诏降团练使、移居抚州，他事勿问。中书舍人高文虎请改为安置，台谏复言其奸诡，乞自今不以赦移，虽特旨亦许执奏，帝用其言，德谦遂坐废斥以死。

关礼，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积官至亲卫大夫、保信军承宣使。孝宗颇亲信之，后命提举重华宫。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执丧，枢密赵汝愚等请建储以安人心，光宗

御批又有“念欲退闲”语，丞相留正惧，纳禄去，人心愈摇。汝愚遣戚里韩侂胄因内侍张宗尹以禅位之议奏，太皇太后曰：“此岂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获命而侂胄退，与礼遇，礼知其意，问之，侂胄不以告。礼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礼即入宫，泣告太后以时事可忧之状，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赵知院耳。今欲定大计而无太皇太后之命，亦将去矣。”太后惊曰：“知院，同姓也，事体与他人异。”礼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请不许，计无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将若何？”太后悟，遂命礼传旨侂胄以谕汝愚，约明日太后垂帘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禫祭，汝愚即帘前进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寻除礼入内内侍省都知，又差兼重华、慈福宫承受，充提举皇城司，迁中侍大夫。

礼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许；乞免推恩，又不许。南渡后，内侍可称者惟邵成章与礼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转横行官。宝祐三年，兼干办佑圣观。侍御史洪天锡劾之，不报，天锡坐左迁大理少卿。开庆初，大元兵驻江上，京师大震。宋臣赞帝迁幸宁海军，签判文天祥上疏乞诛宋臣，又不报。

景定四年，自保康军承宣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寻兼主管太庙、往来国信所，同提点内军器库、翰林院、编修敕令所、都大提举诸司，提点显应观，主管景献太子府事。会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献景府教授，义不与宋臣联事，上书求去，天祥出知瑞州。

言者论宋臣不置，帝曲为谕解庇之。秘书少监汤汉上封事，亦言：“宋臣十余年来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至结凶渠以致大祸。中外惶惑切齿，而陛下方为之辨明，大臣方为之和解，此过计也。愿收还押班等除命，不胜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马院及酒库。既卒，帝犹命特转节度使，其见宠爱如此。

列传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 陈利用 赵赞 王黼 朱勔 王继先 曾觌 龙大渊 附张说 王抃 姜特立 谯熙载 附

人君生长深宫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时少，宦官、女子共启处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刚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刚好专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机，为患深矣。他日败阙，虽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赵赞，孝宗有曾觌、龙大渊，二君固不可谓非刚明之主也。作《佞幸传》。

弭德超，沧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荐之，给事太宗晋邸。太宗即位，补供奉官。太平兴国三年，迁酒坊使、杭州兵马都监，又为镇州驻泊都监。

初，太宗念边戍劳苦，月赐士卒银，谓之月头银。德超乘间以急变闻于太宗曰："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得士众心；臣从塞上来，闻士卒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馁死矣。'"又巧诬彬他事。上颇疑之，出彬为天平军节度。以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德超为宣徽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

德超谮曹彬事成，期得枢密使，乃为副使；又柴禹锡与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视事月余，称病请告，居常怏怏。一日诟显及禹锡曰："我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线许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效汝辈所为，我实耻之。"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守执，为汝辈所眩惑。"显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杂滕中正就第鞫德超，具伏，下诏夺官职，与其家配隶琼州禁锢，未几死。

侯莫陈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变幻之术。太平兴国初，卖药京师，言黄白事以惑人。枢密承旨陈从信白于太宗，即日召见，试其术颇验，即授殿直，累迁崇仪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监门卫将军，领应州刺史。三年，诸将北征，以利用与王侁并为并州驻泊都监，擢单州刺史。四年，迁郑州团练使。前后赐与甚渥，依附者颇获进用，遂横恣无复畏惮。其居处服玩皆僭乘舆，人畏之不敢言。

会赵普再入中书，廉知杀人及诸不法，尽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奸

状，欲贷其死，普固请曰：“陛下不诛，是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诏除名，配商州禁锢。初籍其家，俄诏还之。

赵普恐其复用，因殿中丞窦諲尝监郑州榷酤，知利用每独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带用红黄罗袋；澶州黄河清，郑州用为诗题试举人，利用判试官状，言甚不逊。召諲至中书诘实，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转运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书数纸，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进上。太宗怒，令中使脔杀之，已而复遣使贷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马旋泞而踣，出泞换马，比追及之，已为前使诛矣。

赵赞，并州人，性险诐辩给，好言利害。初为军小吏，与都校不协，因诬营中谋叛，刘继元屠之无遗类，稍署赞右职。太原平，隶三司为走吏，又许本司补殿直，太宗颇任之。迁供奉官、閤门祗候，提举京西、陕西数州钱帛，发摘甚众。又自乞捕盗，至永兴，得兵士盗钱二百，欲磔诸市，知府张齐贤夺而释之。太宗命御史台按问，停赞官数月。复令专钩校三司簿，令赞自选吏十数人为耳目，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乘间白之。太宗以为忠无他肠，中外益畏其口。会改三司官属，以赞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监。

时又有郑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迁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数十人，太宗嘉其直。会市物吏因缘为奸，列肆屡谒开封诉之，乃置杂买务，使昌嗣监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门，许非时入奏，与赞亲比相表里，累迁至西上阁门副使、盐铁都监。二人既得联事，由是益横恣，所为皆不法。太宗颇知之，以问左右，皆畏二人，无敢言其恶。

至道元年上元节，京城张灯，太宗以上清宫成，临幸。赞与昌嗣邀其党数人，携妓乐登宫中玉皇閤，饮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闻。太宗大怒，并摭诸事，下诏夺赞官，许携家配隶房州禁锢，即日驿遣之。昌嗣黜唐州团练副使，不署事。既数日，并赐死于路。

太宗谓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兰荆棘，不能绝其类，在人甄别耳。苟尽君子，则何用刑罚焉？”参知政事寇准对曰：“帝尧之时，四凶在庭，则三代之前，世质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颇朋附小人，为自安计。如赞、昌嗣之类奔走贱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初名甫，后以同东汉宦官，赐名黼。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中崇宁

进士第，调相州司理参军，编修《九域图志》，何志同领局，喜其人，为父执中言之，荐擢校书郎，迁符宝郎、左司谏。张商英在相位，浸失帝意，遣使以玉环赐蔡京于杭；黼觇知之，数条奏京所行政事，并击商英。京复相，德其助己，除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自校书至是财两岁。

黼因执中进，乃欲去执中，使京颛国，遂疏其二十罪，不听。俄兼侍读，进翰林学士。京与郑居中不合，黼复内交居中，京怒，徙为户部尚书，大农方乏，将以邦用不给为之罪。既而诸班禁旅赉犒不如期，诣左藏鼓噪，黼闻之，即诸军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众读榜皆散，京计不行。还为学士，进承旨。

遭父忧，阅五月，起复宣和殿学士，赐第昭德坊。故门下侍郎许将宅在左，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倚其声焰，逼许氏夺之，白昼逐将家，道路愤叹。复为承旨，拜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别赐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悉取于官，宠倾一时。

蔡京致仕，黼阳顺人心，悉反其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称贤相。

既得位，乘高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诱夺徽猷阁待制邓之纲妾，反以罪窜之纲岭南。加少保、太宰。请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御史陈过庭乞尽罢以御前使唤为名冗官，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罢进西路花果，帝既纳，黼复露章劾之，两人皆徙远郡。

睦寇方腊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贯督秦甲十万始平之。犹以功转少傅，又进少师。贯之行也，帝全付以东南一事，谓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诏，若罪已然，且有罢应奉局之令，吴民大悦。贯平贼归，黼言于帝曰："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帝怒。贯谋起蔡京以间黼，黼惧。

是时朝廷已纳赵良嗣之计，结女真共图燕，大臣多不以为可。黼曰："南北虽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来，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

之善经也。今弗取，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帝虽向其言，然以兵属贯，命以保民观衅为上策。黼复折简通诚于贯曰：“太师若北行，愿尽死力。”时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复治兵。

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率百僚称贺，帝解玉带以赐，优进太傅，封楚国公，许服紫花袍，驺从仪物几与亲王等。黼议上尊号，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许。

始，辽使至，率迂其驿程，燕犒不示以华侈。及黼务于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

钦宗在东宫，恶其所为。郓王楷有宠，黼为阴画夺宗之策。皇孙谌为节度使、崇国公，黼谓但当得观察使，召宫臣耿南仲谕指，使草代东宫辞谌官奏，竟夺之，盖欲以是撼摇东宫。

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閤曰“得贤治定”，为书亭、堂榜九。有玉芝产堂柱，乘舆临观之。梁师成与连墙，穿便门往来，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黼眷顿熄，寻命致仕。

钦宗受禅，黼惶骇入贺，閤门以上旨不纳。金兵入汴，不俟命，载其孥以东。诏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其家。吴敏、李纲请诛黼，事下开封尹聂山，山方挟宿怨，遣武士蹑及于雍丘南辅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献。帝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议者不以诛黼为过，而以天讨不正为失刑矣。

朱勔，苏州人。父冲，狡狯有智数。家本贱微，庸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贷，遇异人，得金及方书归，设肆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因修莳园圃，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始，蔡京居钱塘，过苏，欲建僧寺阁，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京以属郡守，郡守呼冲见京，京语故，冲愿独任。居数日，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大惊，阴器其能。明年召还，挟勔与俱，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窜置军籍中，皆得官。

徽宗颇垂意花石，京讽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

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延福宫、艮岳成，奇卉异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济其恶，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斫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

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广济卒四指挥尽给挽士犹不足。京始患之，从容言于帝，愿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扰，乃禁用粮纲船，戒伐冢藏、毁室庐，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园囿花石，凡十余事。听勔与蔡攸等六人入贡，余进奉悉罢。自是勔小戢。

既而勔甚。所居直苏市中孙老桥，忽称诏，凡桥东西四至壤地室庐悉买赐予己，合数百家，期五日尽徙，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遂建神霄殿，奉青华帝君像其中，监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辄朝谒，然后通刺诣勔。主赵霖建三十六浦闸，兴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吴、越不胜其苦。徽州卢宗原竭库钱遗之，引为发运使，公肆掊克。园池拟禁籞，服饰器用上僭乘舆。又托挽舟募兵数千人，拥以自卫。子汝贤等召呼乡州官寮，颐指目摄，皆奔走听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起，以诛勔为名。童贯出师，承上旨尽罢去花木进奉，帝又黜勔父子弟侄在职者，民大悦。然寇平，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帝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靖康之难，欲为自全计，仓卒拥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钦宗用御史言，放归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罢。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言者不已，羁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斩之。

王继先，开封人。奸黠善佞。建炎初以医得幸，其后浸贵宠，世号王医师。至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寻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给事中富直柔奏："继先以杂流易前班，则自此转行无碍，深恐将帅解体。"帝曰："朕顷冒海气，继先诊视有奇效。可特书读。"直柔再驳，命乃寝。既而特授荣州防御使。

太后有疾，继先诊视有劳，特补其子悦道为阁门祗候。寻命继先主管翰林医官局，力辞。是时，继先用事，中外切齿，乃阳乞致仕，以避人言。诏迁秩二等，许回授。俄除右武大夫、华州观察使，诏余人毋得援例。吴贵妃进封，推恩迁奉宁军承宣使，特封其妻郭氏为郡夫人。

继先遭遇冠绝人臣，诸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少忤，其权势与秦桧埒。桧使其夫人诣之，叙拜兄弟，表里引援。迁昭庆军承宣使，又欲得节钺，使其徒张孝直等校《本草》以献，给事中杨椿沮之，计不行。继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总戎寄，姻戚党与盘据要途，数十年间，无能摇之者。

金兵将至，刘锜请为战备，继先乃言："新进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斩一二人，和好复固。"帝不怿曰："是欲我斩刘锜乎？"

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谓："继先广造第宅，占民居数百家，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夺良家妇女为侍妾，镇江有娼妙于歌舞，矫御前索之；渊圣成丧，举家燕饮，令妓女舞而不歌，谓之'哑乐'；自金使来，日辇重宝之吴兴，为避走计；阴养恶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荐为閤职；州县大狱，以赂解免；诬姊奸淫，加之黥隶；又于诸处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举其大者，其余擢发未足数也。"

奏入，诏继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军承宣使；守道，朝议大夫、直徽猷阁；悦道朝奉郎、直秘阁；孙锜，承议郎、直秘阁，并勒停。放还良家子为奴婢者凡百余人。籍其赀以千万计，鬻其田园及金银，并隶御前激赏库。其海舟付李宝，天下称快。

方继先之怙宠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议废之，遂不复起。孝宗即位，诏任便居住，毋至行在。淳熙八年，卒。

曾觌，字纯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补官。绍兴三十年，以寄班祗候与龙大渊同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大渊自左武大夫除枢密副都承

旨，而觌自武翼郎除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谏议大夫刘度入对，首言二人潜邸旧人，待之不可无节度；又因进故事，论京房、石显事。大渊遂除知阁门事，而觌除权知阁门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进之，何面目尚为谏官？乞赐贬黜。"中书舍人张震缴其命至再，出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二人市权，既而给舍金安节、周必大再封还录黄。时张焘新拜参政，亦欲以大渊、觌决去就，力言之，帝不纳。焘辞去，遂以内祠兼侍读。刘度夺言职，权工部侍郎，而二人仍知阁门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寻与祠，二人除命亦寝。未几，卒以大渊为宜州观察使、知阁门事；觌，文州刺史、权知阁门：皆兼皇城司。不数月间，除命四变。刘度出知建宁府，寻放罢。

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报。自是觌与大渊势张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潜附丽之。帝尝令大渊抚慰两淮将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渊衔命抚师，非出朝廷论选之公，有轻国体。时又有内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里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龚茂良入对，首论："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罢行一政事，进退一人才，必掠美自归，谓为己力。或时有少过，昌言于外，谓尝争之而不见听。群臣章疏留中未出，间得窥见，出以语人。有司条陈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贿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愿特出威断，并行罢去。"

先是，江、浙大水，诏侍从、台谏陈阙政。著作郎刘夙上封事曰："陛下与觌、大渊辈觞咏唱酬，字而不名。罢宰相，易大将，待其言而后决。严法守，裁侥幸，当自宫掖近侍始。"茂良时为监察御史，亦言："水至阴，其占为女宠，为嬖佞，为小人，盖专指左右近习也。"帝谕以二人皆潜邸旧人，非近习比；且俱有文学，敢谏诤，杜门不出，不预外事，宜退而访问。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卢杞之奸邪，此其所以奸邪也。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觉耳。"疏入不报。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辞不拜，出知建宁府。

一日，右史洪迈过参政陈俊卿曰："闻将除右史，迈迁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迈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语宰相叶颙、魏杞，而己独奏之，且以迈语质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于外。于是迁大渊为江东总管，觌为淮西副总管，中外快之。寻改大渊浙东、觌福建。乾道四年，大渊死，觌尚在福建。帝怜，欲召之，枢密刘珙奏曰："此曹奴隶尔，厚赐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宾友，使得与闻政事，非所以增圣德、整朝纲也。"帝纳珙言，命遂寝。

既而觌垂满，俊卿恐其入，预请以浙东总管处之。台臣上疏论之，

不报。太学录魏掞之亟上封事论列，且见俊卿切责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觌至龙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后入国门。会虞允文使蜀还，与俊卿同奏觌不可留。帝曰："然，留则累朕。"卒除浙东副总管。未几，以墨诏进觌一官为观察使，中书舍人缴还，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听。俊卿曰："不尔，亦须有名。"会汪大猷为贺金正旦使，俾觌副之。比还，迁一秩，而竟申浙东之命，且戒阁门吏趣朝辞，觌由是怏怏而去。

六年夏，俊卿罢政。十月，觌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太子，觌以伴读劳，升承宣使。八年，姚宪为贺金国尊号使，觌副之。归，除武泰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淳熙元年，除开府仪同三司。四年，觌欲以文资官其子孙，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补法，龚茂良时以参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随本色荫补法缴进，觌大怒。茂良退朝，觌从骑不避，茂良执而挞之，待罪乞出，不许。户部员外郎谢廓然忽赐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论茂良，以资政殿学士知镇江；章再上，镌罢；言之不已，贬英州，皆觌所使也。觌前虽预事，未敢肆，至是责逐大臣，士始侧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权罪茂良，从班有韩彦古者，觌之姻，廓然之党，遂献议助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习，至是益甚。

六年二月，帝幸佑圣观，召宰臣史浩及觌同赐酒。是岁，加觌少保、醴泉观使。时周必大当草制，人谓其必不肯从，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贤之上"之语，士论惜之。

觌始与龙大渊相朋，及大渊死，则与王抃、甘昪相蟠结，文武要职多出三人之门。叶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积阶至刺史、知阁门事，换文资为右文殿修撰、枢密都承旨、赐三品服，俄为浙西提刑，寻以集英殿修撰奉内祠。是二人者，皆觌所进也。

著作郎胡晋臣因转对，极论近习怙权之害，遂出知汉州。南康守朱熹应诏上书，其言尤力，有曰："一二近习之人，蛊惑陛下心志，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疏入，帝怒，谕令分析，丞相赵雄言之，事遂止。陈俊卿守金陵，过阙入见，首言曾觌、王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琐细差遣，或勉循之。至于近上之除，此辈何敢预。"俊卿入辞，又曰："向来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觌用事二十年，权震中外，至于谮逐大臣，贬死岭外。自是浸觉其奸，尝谓左右曰："曾觌误我不少。"遂稍疏觌。

觌忧恚，疽发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为记以进。十二月，卒。于是凡前论觌得罪者皆录赠，胡晋臣起至执政，魏掞之赠直秘阁，龚茂良悉还其职名恩数云。

张说，开封人。父公裕，省吏也，为和州防御使，建炎初有军功。说受父任为右职，娶寿圣皇后女弟，由是累迁知阁门事。隆兴初，兼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为都承旨，加明州观察使。

七年三月，除签书枢密院事。时起复刘珙同知枢密院，珙耻与之同命，力辞不拜，命既下，朝论哗然不平，莫敢颂言于朝者。惟左司员外郎张栻在经筵力言之，中书舍人范成大不草词。寻除说安远军节度使，奉祠归第。不数月，出栻知袁州。说既奉祠，语人曰："张左司平时不相乐，固也。范致能亦胡为见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

八年二月，复自安远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之，起居郎莫济不书录黄，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诏，于是命权给事中姚宪书读行下，命翰林学士王□严草答诏，未几，□严升学士承旨，宪赠出身，为谏议大夫。诏希吕合党邀名，持论反覆，责远小监当。衡素与说厚，所言亦婉，止罢言职，迁左史，而济、必大皆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国子司业刘焞移书责宰相，言说不当用，即为言者所论，出为江西转运判官。于是说势赫然，无敢撄之者。九年春，说露章荐济、必大，于是二人皆予郡，必大卒不出。

淳熙元年，帝廉知说欺罔数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遂罢为太尉，提举玉隆宫。谏官汤邦彦又劾其奸赃，乃降为明州观察使、责居抚州。三年，许自便。七年，卒于湖州。帝犹念之，诏复承宣使，给事中陈岘缴之，乃止。其子荐，文州刺史；嶷，明州观察使。说败，荐亦贬郴州。

先是，南丹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马，比横山省三十程，说在枢筦以闻，枢属有论其不便，说不听。说既贬，遂罢其议。说又尝建议欲郎官、卿监通差武臣，中书舍人留正以为不可，遂止。与右相梁克家议使事不合，克家罢去而说留，其窃政权、倾大臣类如此。

王抃，初为国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邓、商、秦地，议久不决。金兵至，遣抃往使，许以地，易岁贡为岁币而还。乾道中，积官至知阁门事，帝亲信之。金使至，议国书礼，不合，抃以宰执虞允文命，绐其使曰："两朝通好自有常礼，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对

境。”翌日，金使乃进书。帝以为可任，遣诣荆襄点阅军马。

淳熙中，兼枢密都承旨，建议以殿、步二司军多虚籍，请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辄捕市人充军，号呼满道，军士乘隙掠取民财。帝专以罪殿前指挥使王友直，而命抃权殿前司事。

时抃与曾觌、甘昪相结，恃恩专恣，其门如市。著作郎胡晋臣尝论近习怙权，帝令执政赵雄询其人，雄惮抃等，乃令晋臣舍抃等，指其位卑者数人以对，晋臣竟外补。校书郎郑鉴、宗正丞袁枢因转对，数为帝言之，帝犹未之觉也。吏部侍郎赵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叶颙等皆惧陛下左右侵其权，日夜与之为敌。陛下察数年已来，大臣还有与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盖其势积至此也。今将帅之权尽归王抃矣。”

先是，抃绐金使取国书，及使归，金主诛之。嗣岁，金使至，帝以德寿宫之命，为离席受国书，寻悔之。淳熙八年，金贺正旦使至，复要帝起立如旧仪，帝遽入内，抃擅许金使用旧仪见。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怿数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复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观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杰，丽水人。以父绶恩，补承信郎。

淳熙中，累迁福建路兵马副都监。海贼姜大獠寇泉南，特立以一舟先进，擒之。帅臣赵汝愚荐于朝，召见，献所为诗百篇，除阁门舍人，命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由是得幸于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阁门事，与谯熙载皆以春坊旧人用事，恃恩无所忌惮，时人谓曾、龙再出。

留正为右相，执政尚阙人，特立一日语正曰：“帝以承相在位久，欲迁左揆，就二尚书中择一人执政，孰可者？”明日，正论其招权纳贿之状，遂夺职与外祠。帝念之，复除浙东马步军副总管，诏赐钱二千缗为行装。正引唐宪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罢相，不许。正复言：“臣与特立势难两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无反汗，卿宜自处。”正待罪国门外，帝不复召，而特立亦不至。宁宗受禅，特立迁和州防御使，再奉祠，俄拜庆远军节度使，卒。

熙载亦为平阳邸伴读，累官至忠州防御使、知阁门事。绍熙中卒，较之特立颇廉勤。

熙载子令雍，以恩补承信郎、平阳郡王府干办，寻充王府内知客，小有才。王尝与论《春秋》褒贬齐宣王易牛、秦穆公悔过事，令雍即为三诗以献，王甚爱重之。及即位，除知阁门事，累迁至扬州承宣使。谢事，拜保成军节度使。初赐居第，帝亲书“依光”二字赐之。至是，复书“得闲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宝玺归，覃恩进检校少保，仍转太尉致仕。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辽史

第一卷 本纪第一 太祖耶律阿保机上

第二卷 本纪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本纪第三 太宗耶律德光上

第四卷 本纪第四 太宗下

第五卷 本纪第五 世宗耶律阮

第六卷 本纪第六 穆宗耶律璟上

第七卷 本纪第七 穆宗下

第八卷 本纪第八 景宗耶律贤上

第九卷 本纪第九 景宗下

第十卷 本纪第十 圣宗耶律隆绪一

第十一卷 本纪第十一 圣宗二

第十二卷 本纪第十二 圣宗三

第十三卷 本纪第十三 圣宗四

第十四卷 本纪第十四 圣宗五

第十五卷 本纪第十五 圣宗六

第十六卷 本纪第十六 圣宗七

第十七卷 本纪第十七 圣宗八

第十八卷 本纪第十八 兴宗耶律宗真一

第十九卷 本纪第十九 兴宗二

第二十卷　本纪第二十 兴宗三
第二十一卷　本纪第二十一 道宗耶律洪基一
第二十二卷　本纪第二十二 道宗二
第二十三卷　本纪第二十三 道宗三
第二十四卷　本纪第二十四 道宗四
第二十五卷　本纪第二十五 道宗五
第二十六卷　本纪第二十六 道宗六
第二十七卷　本纪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耶律延禧一
第二十八卷　本纪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第二十九卷　本纪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第三十卷　本纪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第三十一卷　志第一 营卫志上
第三十二卷　志第二 营卫志中 行营
第三十三卷　志第三 营卫志下 部族下
第三十四卷　志第四 兵卫志上
第三十五卷　志第五 兵卫志中 御帐亲军
第三十六卷　志第六 兵卫志下 五京乡丁
第三十七卷　志第七 地理志一
第三十八卷　志第八 地理志二 东京道
第三十九卷　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第四十卷　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南京道

第四十一卷　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第四十二卷　志第十二 历象志上
第四十三卷　志第十三 历象志中 闰考
第四十四卷　志第十四 历象志下 朔考
第四十五卷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第四十六卷　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部族官
第四十七卷　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
第四十八卷　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京官
第四十九卷　志第十八 礼志一
第五十卷　志第十九 礼志二 凶仪
第五十一卷　志第二十上 礼志三 军仪
第五十二卷　志第二十一 礼志五 嘉仪上
第五十三卷　志第二十二 礼志六 嘉仪下
第五十四卷　志第二十三 乐志
第五十五卷　志第二十四 仪卫志一
第五十六卷　志第二十五 仪卫志二 国服
第五十七卷　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 符印
第五十八卷　志第二十七 仪卫志四 仪仗 【一】
第五十九卷　志第二十八 食货志上
第六十卷　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下
第六十一卷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第六十二卷　　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第六十三卷　　表第一 世表

第六十四卷　　表第二 皇子表

第六十五卷　　表第三 公主表

第六十六卷　　表第四 皇族表

第六十七卷　　表第五 外戚表

第六十八卷　　表第六 游幸表

第六十九卷　　表第七 嚎族表

第七十卷　　表第八 属国表

第七十一卷　　列传第一 后妃

第七十二卷　　列传第二 宗室 义宗倍 子平王隆先　晋王道隐 章肃皇帝李胡 子宋王喜隐 顺宗濬 晋王敖卢斡

第七十三卷　　列传第三 耶律曷鲁 萧敌鲁 弟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姪老古 颇德 耶律欲稳 耶律海里

第七十四卷　　列传第四 耶律敌剌 萧痕笃 康默记 孙延寿 韩延徽 子德枢 萧翰 耶律牒蜡 耶律朗 耶律刘哥 弟盆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敌猎 萧革

第七十五卷　　列传第五 耶律觌烈 羽之 耶律铎臻 古 突吕不 王郁 耶律图鲁窘

第七十六卷　　列传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拨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鲁不古 赵延寿 高模翰 赵思温 耶律沤里思 张砺

第七十七卷　　列传第七 耶律屋质 耶律吼 何鲁不 耶律安抟 耶律洼 耶律颓昱 耶律挞烈

第七十八卷　　列传第八 耶律夷腊葛 萧海璃 萧护思 萧思温 萧继先

第七十九卷　　列传第九 室昉 耶律贤适 女里 郭袭 耶律阿没里

第八十卷　　列传第十 张俭 邢抱朴 马得臣 萧朴 耶律八哥

第八十一卷　　列传第十一 耶律室鲁 欧里斯 王继忠 萧孝忠 陈昭衮 萧合卓

第八十二卷　　列传第十二 耶律隆运 德威 涤鲁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萧阳阿 武白 萧常哥 耶律虎古 磨鲁古

第八十三卷　　列传第十三 耶律休哥 马哥 耶律斜轸 耶律奚低 耶律学古 乌不吕

第八十四卷　　列传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萧干 讨古 耶律善补 耶律海里

第八十五卷　　列传第十五 萧挞凛 萧观音奴 耶律题子 耶律谐理 耶律奴瓜 萧柳 高勋 奚和朔奴 萧塔列葛 耶律撒合

第八十六卷　　列传第十六 耶律合住 刘景 刘六符 耶律褒履 牛温舒 杜防 萧和尚 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颇的

第八十七卷　　列传第十七 萧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萧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第八十八卷　　列传第十八 萧敌烈 拨剌 耶律盆奴 萧排押 恒德 匹敌 耶律资忠 耶律瑶质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琭 大康乂

第八十九卷　　列传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鲁 杨皙 耶律韩留 杨佶 耶律和尚

第九十卷　　列传第二十 萧阿剌 耶律义先 信先 萧陶隗 萧塔剌葛 耶律敌禄

第九十一卷　　列传第二十一 耶律韩八 耶律唐古 萧术哲 药师奴 耶律玦 耶律仆里笃

第九十二卷　　列传第二十二 萧夺剌 萧普达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独挥 萧韩家 萧乌野

第九十三卷　　列传第二十三 萧惠 慈氏奴 萧迂鲁 铎卢斡 萧图玉 耶律铎轸

第九十四卷　　列传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斡腊 耶律速撒 萧阿鲁带 耶律那也 耶律何鲁扫古 耶律世良

第九十五卷　　列传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马六 萧滴冽 耶律适禄 耶律陈家奴 耶律特麽 耶律仙童 萧素飒 耶律大悲奴

第九十六卷　　列传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挞不也 耶律良 萧韩家奴 萧德 萧惟信 萧乐音奴 耶律敌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第九十七卷　　列传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 孩里 窦景庸 耶律引吉 杨绩 赵徽 王观 耶律喜孙

第九十八卷　　列传第二十八 萧兀纳 耶律俨 刘伸 耶律胡吕

第九十九卷　　列传第二十九 萧岩寿 耶律撒剌 萧速撒 耶律挞不也 萧挞不也 萧忽古 耶律石柳

第一百卷　　列传第三十 耶律棠古 萧得里底 萧酬斡 耶律章奴 耶律术者

第一百一十卷　　列传第四十 奸臣上 耶律乙辛 张孝杰 耶律燕哥 萧十三

第一百一十一卷　　列传第四十一 奸臣下 萧余里也 耶律合鲁 萧得里特 萧讹都斡 萧达鲁古 耶律塔不也 萧图古辞

第一百一十二卷　　列传第四十二 逆臣上 耶律辖底 迭里特 耶律察割 耶律娄国 耶律重元 涅鲁古 耶律滑哥

第一百一十三卷　　列传第四十三 逆臣中 萧翰 耶律牒蜡 耶律朗 耶律刘哥 盆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敌猎 萧革

第一百一十四卷　　列传第四十四 逆臣下 萧胡睹 萧迭里得 古迭 耶律撒剌竹 奚回离保 萧特烈

第一百一十五卷　　列传第四十五 二国外记 高丽

第一百一十六卷　　国语解

返回主目录

第一卷 本纪第一 太祖耶律阿保机上

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弭里人。【一】德祖皇帝长子，母曰宣简皇后萧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祖母简献皇后异之，鞠为己子。常匿於别幕，涂其面，不令他人见。三月能行；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虽龆龀，言必及世务。时伯父当国，疑辄咨焉。既长，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为挞马沙里。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伐越兀及乌古、六奚、比沙诸部，克之。国人号阿主沙里。

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

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二】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明年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遂拜太祖于越、总知军国事。

明年岁甲子，三月，广龙化州之东城。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大破室韦。

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及进兵击仁恭，拨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明年二月，复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十一月，遣偏师讨奚、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月，痕德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三】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

二月戊午，以从弟迭栗底为迭烈府夷离。是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

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四】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

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

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辛巳，始置惕隐，典族属，以皇弟撒剌为之。河东李克用卒，【五】子存袭，遣使吊慰。

夏五月癸酉，诏撒剌讨乌丸、黑车子室韦。

秋八月壬子，幽州进合欢瓜。

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楼。筑长城於镇东海口。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三年春正月，幸辽东。

二月丁酉朔，梁遣郎公远来聘。

三月，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弟守光所攻，遣人来乞兵讨之。命皇弟舍利素、夷离萧敌鲁以兵会守文於北淖口。进至横海军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溃去。因名北淖口为会盟口。

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

五月甲申，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冬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西北娘改部族进挽车人。

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

冬十月，乌马山奚库支及查剌底、锄勃德等叛，讨平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於是尽有奚、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

夏四月壬申，遣人使梁。

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出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

秋七月壬午朔，斜离底及诸蕃使来贡。

八月甲子，刘守光僭号幽州，称燕。

冬十月戊午，置铁冶。

十一月壬午，遣人使梁。

六年春正月，以化葛为惕隐。

二月戊午，亲征刘守光。

三月，至自幽州。

夏四月，梁郢王友弑父自立。

秋七月丙午，亲征术不姑，降之，俘获以数万计。命弟剌葛分兵攻平州。

八月壬辰，上次恩德山。皇子李胡生。

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甲申，遣人使梁致祭。壬辰，还次北阿鲁山，闻诸弟以兵阻道，引军南趋十七泺。是日燔柴。翼日，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上犹矜怜，许

以自新。

是岁，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晋王李存拨幽州，擒刘守光。甲寅，王师次赤水城，弟剌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马，以将军耶律乐姑、辖剌仅阿钵为御，解兵器、肃侍卫以受之，因加慰谕。剌葛等引退，上复数遣使抚慰。

二月甲戌朔，梁均王友贞讨杀其兄友，嗣立。

三月癸丑，次芦水，弟迭剌哥图为奚王，与安端拥千馀骑而至，绐称入觐。上怒曰："尔曹始谋逆乱，朕特恕之，使改过自新，尚尔反覆，将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隶诸军。而剌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谕令避去。会弭姑乃、怀里阳言车驾且至，其众惊溃，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六】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上至土河，秣马休兵，若不为意。诸将请急追之，上曰："俟其远遁，人各怀土。怀土既切，其心必离，我军乘之，破之必矣！"尽以先所获资畜分赐将士，留夷离毕直里姑总政务。

夏四月戊寅，北追剌葛。己卯，次弭里，问诸弟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七】乃执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厌之。至达里淀，选轻骑追及培只河，尽获其党辎重、生口。先遣室韦及吐浑酋长拨剌、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迪里古为先锋进击之。剌葛率兵逆战，迪里古以轻兵薄之。其弟遏古只临阵，射数十人毙，众莫敢前。相拒至晡，众乃溃。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车乘庐帐而去。前遇拨剌、迪里姑等伏发，合击，遂大败之。剌葛奔溃，遗其所夺神帐於路，上见而拜奠之。所获生口尽纵归本土。其党库古只、磨朵皆面缚请罪。师次札堵河，大雨暴涨。

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辇率骁骑先渡。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於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剌葛、涅里衮阿钵诣行在，以稿索自缚，牵羊望拜。上还至大岭。时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於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剌葛名暴

里。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

六月辛巳，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闻狱官涅离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诛之。壬辰，次狼河，获逆党雅里、弭里，生埋之铜河南轨下。放所俘还，多为于骨里所掠。上怒，引轻骑驰击。复遣骁将分道追袭，尽获其众并掠者。庚子，次阿敦泺，以养子涅里思附诸弟叛，以鬼箭射杀之。其馀党六千，各以轻重论刑。于厥掠生口者三十馀人，亦俾赎其罪，放归本部。至石岭西，诏收回军乏食所弃兵仗，召北府兵验而还之。以夷离涅里衮附诸弟为叛，不忍显戮，命自投崖而死。

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所掠珍宝、孳畜还主；亡其本物者，命责偿其家；不能偿者，赐以其部曲。

九月壬戌，上发自西楼。

冬十月庚午。驻赤崖。戊寅，和州回鹘来贡。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离部人特里以从逆诛。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亡。

十一月，祠木叶山。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

十二月戊子，燔柴于莲花泺。

八年春正月甲辰，以曷鲁为迭剌部夷离，忽烈为惕隐。于骨里部人特离敏执逆党怖胡、亚里只等十七人来献，上亲鞫之。辞多连宗室及有胁从者，乃杖杀首恶怖胡，馀并原释。于越率懒之子化哥屡蓄奸谋，上每优容之，而反覆不悛，召父老群臣正其罪，并其子戮之，分其财以给卫士。有司所鞫逆党三百馀人，狱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复生，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各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论刑。首恶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犹弟之，不忍置法，杖而释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为剌葛所使，皆释其罪。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剌葛妻辖剌已实预逆谋，命皆绞杀之。寅底石妻涅离胁从，安端妻粘睦姑尝有忠告，并免。因谓左右曰：“诸弟性虽

敏黠，而蓄奸稔恶。尝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凶狠，溪壑可塞而贪黩无厌。求人之失，虽小而可恕，谓重如泰山；身行不义，虽入大恶，谓轻於鸿毛。昵比群小，谋及妇人，同恶相济，以危国祚。虽欲不败，其可得乎？北宰相实鲁妻馀卢睹姑於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解里自幼与朕常同寝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属，亦与其父背大恩而从不轨，兹可恕乎！”

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馀人罪状，皆弃市。上叹曰：“致人于死，岂朕所欲。若止负朕躬，尚可容贷。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诛之。”

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於明王楼基。

九年春正月，乌古部叛，讨平之。

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赐名兀欲，给其堿食。数日亡去，幽帅周德威纳之。及诏索之，德威语不逊，乃议南征。

冬十月戊申，钩鱼于鸭渌江。新罗遣使贡方物，高丽遣使进宝剑，吴越王钱遣滕彦休来贡。

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离曷鲁为阿庐朵里于越，百僚进秩、颁赉有差，赐三日。立子倍为皇太子。

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八】以为幽州兵马留後。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

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

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馀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八月，拨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於青冢南。

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

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馀级。自代北至河曲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逑吕。

十二月，收山北八军。

二年春二月，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榘来降。进攻其城，刺史安金全遁，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

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於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馀级，杀李嗣恩之子武八。【九】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关略燕、赵，不遇敌而还。己未，于骨里叛，命室鲁以兵讨之。

夏四月壬午，围幽州，不克。

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留曷鲁、卢国用守之。刺葛与其子赛保里叛入幽州。

秋八月，李存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鲁等以兵少而还。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

二月，达旦国来聘。癸亥，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巳，皇弟迭烈哥谋叛，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圹，而诸戚请免。上素恶其弟寅底石妻涅里衮，乃曰："涅里衮能代其死，则从。"涅里衮自缢圹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鲁只生瘗其中。遂赦迭烈哥。

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秋七月乙酉，于越曷鲁薨，上震悼久之，辍朝三日，赠赙有加。

冬十二月庚子朔，幸辽阳故城。辛丑，北府宰相萧敌鲁薨。戊午，以于越曷鲁弟污里轸为迭烈部夷离，萧阿古只为北府宰相。甲子，皇孙隈欲生。 校勘记

一：霞濑益石烈张元济校勘记（以下称张校）引百官志一“石烈，县也”，百官志二“弭里，乡也”，谓石烈下不应缀乡字。按国语解又以石烈为乡，弭里为乡之小者。石烈乡，乡字亦复赘。检下文太祖七年六月辖赖县、营卫志下六院部辖懒石烈，均此名异译。乡字衍。

二：伐河东代北代北，原误“伐北”，据兵卫志上及永乐大典（道光殿本考证引）改。

三：如迂王集会埚纪太宗天显五年十月作如迂正集会埚。

四：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下称考异）引欧阳修五代史记（以下称新五代史），梁王即位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弑济阴王”。此系之四月朔，误。

五：河东李克用卒卒字，据张校补。

六：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蜀古鲁，仪卫志四作曷古鲁，是。

七：问诸弟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冯家升辽史初校（以下称冯校）云：问当作闻。

八：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按此为次年二月卢文进来降之重出。考异又论是时幽州节度使为周德威，不能同时又是卢国用。因文进为契丹平州节度使，遂误以契丹所授之官为唐官。辑本薛居正五代史（以下称旧五代史）九七文进字国用，新五代史四八作大用。

九：李嗣恩之子武八嗣恩，原误“嗣本”。按新、旧五代史李嗣本传均不称有子武八。检旧五代史五二李嗣恩传：“有子二人，长曰武八……战契丹於新州，殁焉。”据改。

第二卷本纪第二 太祖下

四年春正月丙申，射虎东山。

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

夏五月庚辰，至自东平郡。

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

九月，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

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馀万。自是举部来附。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

夏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庚辰，有龙见于拽剌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府。

闰六月丁卯，以皇弟苏为惕隐，康默记为夷离毕。

秋八月己未朔，项诸部叛。辛未，上亲征。

九月己丑朔，梁遣郎公远来聘。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污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

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拨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於阴山南。

十二月己未，师还。

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迭里为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

而後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

夏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

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馀城，俘其民徙内地。

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康默记攻长芦。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养子都囚其父，【一】自称留後。癸亥，围涿州，有白兔缘垒而上，是日破其郛。癸酉，刺史李嗣弼以城降。乙亥，存至定州，王都迎谒马前。存引兵趋望都，遇我军秃馁五千骑，围之，存力战数四，不解。李嗣昭领三百骑来救，我军少却，存乃得出，大战，我军不利，引归。存至幽州，遣二百骑蹑我军後，我军反击，悉擒之。己卯，还次檀州，幽人来袭，击走之，擒其裨将。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渖州。

天赞元年春二月庚申，复徇幽、蓟地。癸酉，诏改元，赦军前殊死以下。

夏四月甲寅，攻蓟州。戊午，拨之，擒刺史胡琼，以卢国用、涅鲁古典军民事。壬戌，大飨军士。癸亥，李存围镇州，张文礼求援，命郎君迭烈、将军康末怛往击，败之，杀其将李嗣昭。辛未，攻石城县，拨之。

五月丁未，张文礼卒，其子处瑾遣人奉表来谢。

六月，遣鹰军击西南诸部，以所获赐贫民。

冬十月甲子，以萧霞的为北府宰相。分迭剌部为二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绾思为南院夷离，诏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使以统之。

十一月壬寅，命皇子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

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

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

三月戊寅，军于箭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堕瑰部，以勃鲁恩权总其事。

夏四月己酉，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癸丑，命尧骨攻幽州，迭剌部夷离觌烈徇山西地。庚申，尧骨军幽州东，节度使符存审遣人出战，败之，擒其将裴信父子。

闰月庚辰，尧骨抵镇州。壬午，拨曲阳。丙戌，下北平。是月，晋王李存即皇帝位，国号唐。

五月戊午，尧骨师还。癸亥，大飨军士，赏赉有差。

六月辛丑，波斯国来贡。

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及王郁徇地燕、赵。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唐兵灭梁。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夏五月丙午，以惕隐迭里为南院夷离。是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

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曰；“上天降监，惠及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讹归正，遐迩无愆。可谓大含溟海，安纳泰山矣！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宪章斯在，胤嗣何忧？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圣会，自有契於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後，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闻诏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日，大举征吐浑、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

秋七月辛亥，曷剌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

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鹿祭。

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林。丙午，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迭里略地西南。乙卯，苏等献俘。丁巳，凿金河水，取乌山石，【三】 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癸亥，大食国来贡。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回鹘霸里遣使来贡。

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流沙，拨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馀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报皇后、皇太子。

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项。丁卯，皇后遣康末怛问起居，进御服、酒膳。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辛卯，尧骨献项俘。

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

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谒於札里河。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

五月甲寅，清暑室韦北陉。

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

冬十月丁卯，唐以灭梁来告，即遣使报聘。庚辰，日本国来贡。辛巳，高丽国来贡。

十一月丁酉，幸安国寺，饭僧，赦京师囚，纵五坊鹰鹘。己酉，新罗国来贡。

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雠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

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馀府。

天显元年春正月己未，白气贯日。庚申，拨扶馀城，诛其守将。丙寅，命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帅尧骨、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斜涅赤，南院夷离迭里是夜围忽汗城。己巳，请降。庚午，驻军于忽汗城南。辛未，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馀人出降。上优礼而释之。甲戌，诏谕渤海郡县。丙子，遣近侍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为逻卒所害。丁丑，复叛，攻其城，破之。驾幸城中。请罪马前。诏以兵卫及族属以出。祭告天地。复还军中。

二月庚寅，安边、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其国内殊死以下。丁未，高丽、貊、铁骊、来贡。

三月戊午，遣夷离毕康默记、左仆射韩延徽攻长岭府。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宫。己巳，安边、颉、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讨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献俘，诛安边府叛帅二人。癸未，宴东丹国僚佐，颁赐有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师，以大举族行

夏四月丁亥朔，次伞子山。辛卯，人皇王率东丹国僚属辞。是月，唐养子李嗣源反，郭存谦弑其主存，【四】嗣源遂即位。

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大元帅尧骨讨之。

六月丁酉，二府平。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国哀来告。

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乙丑，尧骨攻拨铁州。庚午，东丹国左大相迭剌卒。辛未，卫送大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卢龙行军司马张崇叛，奔唐。 【五】 甲戌，次扶馀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日乃散。是日，上崩，

年五十五。天赞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壬午，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

八月辛卯，康默记等攻下长岭府。甲午，皇后奉梓宫西还。壬寅，尧骨讨平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继至。

九月壬戌，南府宰相苏薨。丁卯，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己巳，上升天皇帝，庙号太祖。

冬十月，卢龙军节度使卢国用叛，奔于唐。

十一月丙寅，杀南院夷离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鲁等。

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统和二十六年七月，进大圣大明天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馀城西南两河之间，後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馀为黄龙府云。

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领。领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剌德，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周公诛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剌葛、安端之乱，太祖既贷其死而复用之，非人君之度乎？旧史扶馀之变，亦异矣夫！ 校勘记

一：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唐，原误“晋”。据卷七五王郁传、旧五代史五四及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改。

二：裨将张崇张崇，新五代史四七、旧五代史八八本传并作张希崇。此避天祚延禧嫌名，去“希”字。

三：凿金河水取乌山石按“凿”“取”二字互舛。

四：郭存谦弑其主存存谦，新五代史七三作从谦。

五：卢龙行军司马张崇叛奔唐按张奔唐事，旧五代史三九及通鉴并系于天成三年（辽天显三年）闰八月。

第三卷本纪第三 太宗耶律德光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讳德光，字德谨，小字尧骨。太祖第二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唐天复二年生，神光异常，猎者获白鹿、白鹰，人以为瑞。及长，貌严重而性宽仁，军国之务多所取决。

天赞元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寻诏统六军南徇地。明年，下平州，获赵思温、张崇。回破箭山胡逊奚，诸部悉降。复以兵掠镇、定，所至皆坚壁不敢战。师次幽州，符存审拒于州南，纵兵邀击，大破之，擒裨将裴信等数十人。及从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

天显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摄军国事。

明年秋，治祖陵毕。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谒太祖庙。丙寅，行柴册礼。戊辰，还都。壬申，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大赦。有司请改元，不许。十二月庚辰，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应天皇太后，立妃萧氏为皇后。礼毕，阅近侍班局。辛巳，诸道将帅辞归镇。己丑，祀天地。庚寅，遣使谕诸国。辛卯，阅群牧于近郊。戊戌，女直遣使来贡。壬寅，谒太祖庙。甲辰，阅旗鼓、客省诸局官属。丁未，诏选遥辇氏九帐子弟可任官者。

三年春正月己酉，阅北克兵籍。庚戌，阅南克兵籍。丁巳，阅皮室、拽剌、墨离三军。己未，黄龙府罗涅河女直、达卢古来贡。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守中书令。

二月，辛长泺。己亥，惕隐涅里衮进白狼。辛丑，达卢古来贡。

三月乙卯，东。癸亥，猎圜山。乙丑，猎松山。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来归。唐主出师讨之，使来乞援，命奚秃里铁剌往救之。

四月戊寅，东巡。己卯，祭鹿神。丁亥，於猎所纵公私取羽毛革木之材。甲午，取箭材赤山。丙申，猎三山。铁剌败唐将王晏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铁剌请益师。辛丑，命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赴之。

五月丙午，建天膳堂。猎索剌山。戊申，至自猎。丁卯，命林牙突吕不讨乌古部。己巳，女直来贡。

六月己卯，行瑟瑟礼。

秋七月丁未，突吕不献讨乌古捷。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铁剌死之，涅里衮、查剌等数十人被执。上以出师非时，甚悔之，厚赐战殁将校之家。庚午，有事于太祖庙。

八月丙子，突厥来贡。庚辰，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

九月己卯，突吕不遣人献讨乌古俘。癸未，诏分赐群臣。己丑，幸人皇王倍第。庚寅，遣人使唐。辛卯，再幸人皇王第。癸巳，有司请以上生日为天授节，皇太后生日为永宁节。

冬十月癸卯朔，以永宁节，上率群臣上寿於延和宫。己酉，谒太祖庙。唐遣使遗玉笛。甲子，天授节，上御五鸾殿受群臣及诸国使贺。

十一月丙子，鼻骨德来贡。辛丑，自将伐唐。

十二月癸卯，祭天地。庚戌，闻唐主复遣使来聘，上问左右，皆曰："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上然之。甲寅，次杏埚，唐使至，遂班师。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宴群臣及诸国使，观俳优角戏。己卯，如瓜埚。

二月庚戌，阅遥辇氏户籍。

三月甲午，望祀群神。

夏四月辛亥，至自瓜埚。壬子，谒太祖庙。癸丑，谒太祖行宫。甲寅，幸天城军，谒祖陵。辛酉，人皇王倍来朝。癸亥，录囚。

五月癸酉，谒二仪殿，宴群臣。女直来贡。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宫。癸巳，行瑟瑟礼。

六月丙午，突吕不献乌古俘。戊申，分赐将士。己酉，西巡。己未，选轻骑数千猎近山。癸亥，驻跸凉陉。

秋七月庚辰，观市，曲赦系囚。甲午，祠太祖而东。

八月辛丑，至自凉陉，谒太祖庙。癸卯，幸人皇王第。己酉，谒太祖庙。

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叶山。己卯，行再生礼。癸巳，至南京。

冬十月壬寅，幸人皇王第，宴群臣。甲辰，幸诸营，阅军籍。庚戌，以云中郡县未下，大阅六军。甲子，诏皇弟李胡帅师趣云中讨郡县之未附者。

十一月丙寅朔，以出师告天地。丁卯，饯皇弟李胡于西郊。壬申，命大内惕隐告出师于太祖行宫。甲申，观渔三叉口。

十二月戊申，女直来贡。戊午，至自南京。

五年春正月庚午，皇弟李胡拨寰州捷至。甲午，朝皇太后。

二月己亥，诏修南京。癸卯，李胡还自云中，朝于行在。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户赐李胡。丙辰，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辛酉，召群臣议军国事。

三月丙寅，朝皇太后。丁卯，皇弟李胡请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系狱者，诏从之。己巳，幸皇叔安端第。辛未，人皇王献白。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一】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酉，宴人皇王僚属便殿。庚寅，驾发南京。

夏四月乙未，诏人皇王先赴祖陵谒太祖庙。丙辰，会祖陵。人皇王归国。

五月戊辰，诏修潭离宫。乙酉，谒太祖庙。

六月己亥，【二】射柳于行在。乙卯，如沿柳湖。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己未，敌烈德来贡。

秋七月壬申，乌古来贡。戊子，荐时果于太祖庙。

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层台。

九月己卯，诏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庚辰，诏置人皇王仪卫。丁亥，至自九层台，谒太祖庙。

冬十月戊戌，遣使赐人皇王胙。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甲辰，人皇王进玉笛。

十一月戊寅，东丹奏人皇王浮海适唐。

六年春正月甲子，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戛斯国人来。乙丑，敌烈德来贡。丁卯，如南京。

三月辛未，召大臣议军国事。丁亥，人皇王倍妃萧氏率其国僚属来见。

夏四月己酉，唐遣使来聘。是月置中台省于南京。

五月乙丑，祠木叶山。乙亥，至自南京。壬午，谒太祖陵。

闰月庚寅，射柳于近郊。

六月壬申，如凉陉。壬午，乌古来贡。

秋七月丁亥，女直来贡。己酉，命将校以兵南略。壬子，荐时果于太祖庙。东幸。

八月庚申，皇子述律生，告太祖庙。辛巳，鼻骨德来贡。

九月甲午，诏修京城。

冬十月丁丑，铁骊来贡。

十一月乙酉，唐遣使来聘。

十二月甲寅朔，祭太祖庙。丙辰，遣人以诏赐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

七年春正月壬辰，征西将军课里遣拽剌铎括奏军事。己亥，唐遣使来聘。癸卯，遣人使唐。戊申，祠木叶山。

二月壬申，拽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

三月己丑，林牙迪离毕指斥乘舆，囚之。丁未，遣使诸国。戊申，上率群臣朝于皇太后。

夏四月甲戌，唐遣使来聘，致人皇王倍书。己卯，女直来贡。

五月壬午朔，幸祖州，谒太祖陵。

六月戊辰，御制太祖建国碑。戊寅，乌古、敌烈德来贡。庚辰，观角戏。

秋七月辛巳朔，赐中外官吏物有差。癸未，赐高年布帛。丙戌，召群臣老议政。壬辰，唐遣使遗红牙笙。癸巳，使复至，惧报定州之役也。壬寅，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遣人进时果。丁未，荐新于太祖庙。

八月壬戌，捕鹅于沿柳湖，风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馀人，命存恤其家，识以为戒。戊辰，林牙迪离毕逸囚，复获而鞫之，知其事本诬构，释之。

九月庚子，阻卜来贡。

冬十月乙卯，唐遣使来聘。己巳，遣使云中。

十一月丁亥，遣使存问获里国。丁未，阻卜贡海东青鹘三十连。

十二月亥辛，以叛人泥离衮家口分赐群臣。丁巳，西狩，驻跸平地松林。

八年春正月戊子，女直来贡。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项。癸卯，上亲饯之。

二月辛亥，吐谷浑、阻卜来贡。乙卯，克实鲁使唐还，以附献物分赐群臣。

三月辛卯，皇太弟讨项胜还，宴劳之。丙申，唐遣使请罢征项兵，上以战捷及项巳听命报之。

夏四月戊午，项来贡。

五月己丑，猎独牛山，惕隐迪辇所乘内厩骝马毙，因赐名其山曰骝山。戊戌，如沿柳湖。

六月甲寅，阻卜来贡。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

秋七月戊寅，行纳后礼。癸未，皇子提离古生。丁亥，铁骊、女直、阻卜来贡。

冬十月乙巳，阻卜来贡。丙午，至自沿柳湖。辛亥，唐遣使来聘。己未，遣拨剌使唐。辛未，乌古吐鲁没来贡。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是月，唐主嗣源殂，子从厚立。

十二月丁卯，项来贡。

九年春正月癸酉，渔于土河。丙申，项贡驼、鹿。己亥，南京进白獐。

闰月戊午，唐遣使告哀，即日遣使吊祭。壬戌，东幸。女直来贡。

二月壬申，祠木叶山。戊寅，葬太皇太后於德陵。前二日，发丧于涂殿，上具衰服以送。後追宣简皇后，诏建碑于陵。

三月癸卯，女直来贡。

夏四月，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

五月甲辰，如沿柳湖。癸丑，女直来贡。大星昼陨。

六月己巳朔，【三】鼻骨德来贡。辛未，唐李从厚谢吊祭所遣使初至阙。

秋八月壬午，自将南伐。乙酉，拽剌解里手接飞雁，上异之，因以祭天地。

九月庚子，酉南星陨如雨。乙卯，次云州。丁巳，拨河阴。

冬十月丁亥，略地灵丘，父老进牛酒犒师。

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

十二月壬辰，皇子阿钵撒葛里生，皇后不豫。是月驻跸百湖之西

南。

十年春正月戊申，皇后崩于行在。

二月戊寅，百僚请加追，不许。辛巳，宰相涅里衮谋南奔，事觉，执之。

三月戊午，项来贡。

夏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以萧缅思为尚父领之。己丑，录囚。

五月甲午朔，始制服行后丧。丙午，葬于奉陵。上自制文，曰彰德皇后。癸丑，以舍利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使。

六月乙丑，吐浑来贡。辛未，幸品不里淀。

秋七月乙卯，猎南赤山。

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

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

十一年春正月，钩鱼于土河。庚申，如潢河。

三月庚寅朔，女直来贡。

夏四月庚申，谒祖陵。戊辰，还都，谒太祖庙。辛未，燕民之复业者陈汴州事宜。癸酉，女直诸部来贡。癸未，赐回鹘使衣有差。

五月戊戌，清暑沿柳湖。

六月戊午朔，鼻骨德来贡。乙酉，吐谷浑来贡。

秋七月辛卯，乌古来贡。壬辰，蒲割奚公主率三河乌古来朝。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因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

救，上白太后曰：“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

八月己未，遣萧辖里报河东师期。丙寅，吐谷浑来贡。庚午，自将以援敬瑭。

九月癸巳，有飞庐自坠而死，南府夷离曷鲁恩得之以献。【四】卜之，吉。上曰：“此从珂自灭之兆也！”丁酉，入雁门。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谕敬瑭曰：“朕兴师远来，当即与卿破贼。”会唐将高行周、符彦卿以兵来拒，遂勒兵陈于太原。及战，佯为之却。唐将张敬达、杨光远又阵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彦卿为伏兵所断，首尾不相救。敬达、光远大败，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敬达走保晋安寨，夷离的鲁与战，死之。敬瑭率官属来见，上执手抚慰之。癸卯，围晋安。甲辰，以的鲁子徒离骨嗣为夷离，仍以父字为名，以旌其忠。南宰相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临阵退懦，上召切责之。

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初围晋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绝援兵之路。而李从珂遣赵延寿以兵二万屯团柏谷，范延广以兵二万屯辽州，【五】幽州赵德钧以所部兵万馀由上党趋延寿军，合势进击。知此有备，皆逗留不进。从珂遂将精骑三万出次河阳，【六】亲督诸军。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饮悲歌而已。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赐坐。上从容语之曰：“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南土，世为我藩辅。”遂命有司设坛晋阳，备礼册命。

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自戊戌至戊申，候骑两奏南有兵至，复奏西有兵至。【七】命惕隐迪辇拒之。唐将张敬达在围八十馀日，【八】内外隔绝，军储殆尽，至濯马粪、屑木以饲马，马饥至自相啖其鬃尾，死则以充食。光远等劝敬达出降，敬达曰：“吾有死而已。尔欲降，宁斩吾首以降。”

闰月甲子，杨光远、安审琦杀敬达以降。上闻敬达至死不变，谓左右曰：“凡为人臣，当如此也！”命以礼葬。所降军士及马五千匹以赐晋帝。丙寅，祀天地以告成功。庚午，仆射萧酷古只奏赵德钧等诸援兵将遁，诏夜发兵追击。德钧等军皆投戈弃甲，自相蹂践，挤于川谷者不可胜纪。仍命皇太子驰轻骑据险要，追及步兵万馀，悉降之。辛未，兵度团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钧父子，乃率众降。次潞州，召诸将

议，皆请班师，从之。命南宰相解领、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先还。壬申，惕隐、林牙迪离毕来献俘。晋帝辞归，上与宴饮。酒酣，执手约为父子。以白貂裘一、厩马二十、战马千二百饯之。命迪离毕将五千骑送入洛。临别，谓之曰："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辛巳，晋帝至河阳，李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诏收其士卒战殁者瘗之汾水上，以京观。晋命桑维翰为文，纪上功德。

十二月乙酉朔，遣近侍挞鲁存问晋帝。丙戌，以晋安所获分赐将校。戊子，遣使驰奏皇太后，及报诸道师还。庚寅，发太原。辛卯，闻晋帝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抚问。壬辰，次细河，阅降将赵德钧父子兵马。戊戌，次雁门，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隶诸将。庚戌，幸应州。癸丑，唐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使迎见，留之不遣。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堆子口。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命，遣崔廷勋围其城。庚申，上亲征，至城下谕之，峦降。【九】辛酉，射鬼箭于云州北。壬戌，祀天地。癸亥，遣国舅安端发奚西部民各还本土。丙寅，皇太后遣侍卫实鲁趣行，是夕，率轻骑先进。丁丑，皇子述律迎谒于滦河，告功太祖行宫。戊寅，朝于皇太后，进珍玩为寿。

二月丁亥，以军前所获俘叛入幽州者皆斩之。壬寅，诏诸部休养士卒。癸卯，晋遣唐所掠郎君剌哥、文班吏萧遵里还朝。

三月庚申，晋遣使来贡。丁卯，晋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广潜遣人请内附，不纳。己巳，遣郎君的烈古、梅里迭烈使晋。壬午，晋使及诸国使来见。

夏四月甲申，地震。幸平地松林，观潢水源。

五月甲寅，幸频跸淀。壬申，震开皇殿。

六月甲申，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疋，诏不许。庚戌，侍中列率言，范延广叛晋，引兵南向。

秋七月辛亥朔，诏诸部治兵甲。癸丑，幸怀州，谒奉陵。甲子，晋遣使来告范延广反。庚午，遣耶律古里使晋议军事。

八月癸未，晋遣使复请上尊号，不许。庚寅，晋及太原刘知远、南

唐李墨各遣使来贡。庚子，晋遣使以都汴及范延广降来告。

九月壬子，鼻骨德来贡。庚申，遣直里古使晋及南唐。癸亥，术不姑、女直来贡。辛未，遣使高丽、铁骊。癸酉，回鹘来贡。

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炖煌诸国皆遣使来贺。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

十一月己未，遣使求医于晋。丁卯，铁骊来贡。

十二月甲申，东幸，祀木叶山。己丑，医来。 校勘记

一：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弟，原误“子”。据下文八年正月、卷七二本传及皇子表改。

二：六月己亥六月二字原脱。按卷四四朔考，五月甲子朔，是月无己亥、乙卯、丁巳、己未。此四日应属六月，据补。

三：六月己巳朔按朔考，六月庚午朔。

四：南府夷离曷鲁恩罗继祖辽史校勘记（以下称罗校）云：府当作院。

五：范延广以兵二万屯辽州延广，新五代史五一本传作延光。此避太宗德光名改。

六：出次河阳河阳，原作“河挢”。据新五代史七及通鉴改。

七：复奏西有兵至奏，原作“於”。据永乐大典（以下称大典）四八○改。

八：唐将张敬达在围八十馀日“唐将张”三字原脱，据大典四八○补

九：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命至峦降按下卷会同七年正月吴峦投井死，与此歧。厉鹗辽史拾遗（以下称拾遗）引通鉴、新五代史俱称峦守云中不下，後守贝州，城破投井死。此有脱误。

第四卷本纪第四 太宗下

会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晋及诸国遣使来贺。晋使且言已命和凝撰圣德神功碑。戊辰，遣人使晋。

二月壬午，室韦进白。戊子，铁骊来贡。丁酉，猎松山。戊戌，幸辽河东。丙申，上思人皇王，遣惕隐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宫。丁未，诏增晋使所经供亿户。

三月壬戌，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丙寅，女直来贡。癸酉，东幸。

夏四月戊寅朔，如南京。甲申，女直来贡。乙酉，幸温泉。己丑，还宫，朝于皇太后。丁酉，女直贡弓矢。己亥，西南边大详稳耶律鲁不古奏项捷。

五月甲寅，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

六月丙子朔，吐谷浑及女直来贡。辛卯，南唐来贡。癸巳，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

秋七月癸亥，遣使赐晋马。丁卯，遣鹘离底使晋，梅里了古使南唐。戊辰，遣中台省右相耶律述兰迭烈哥使晋，临海军节度使赵思温副之，册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

八月戊子，女直来贡。庚子，吐谷浑、乌孙、皆来贡。

九月庚戌，黑车子室韦贡名马。边臣奏晋遣守司空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来上皇太后尊号，左仆射刘、 【一】 右谏议大夫卢重上皇帝尊号，遂遣监军寅你已充接伴。壬子，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着于令。

冬十月甲戌朔，遣郎君迪里姑等抚问晋使。壬寅，晋遣使来谢册礼。是日，复有使进独峰驼及名马。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就馆赐晋使冯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开皇殿，召见晋使。壬子，皇太后御开皇殿，冯道、韦勋册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册礼。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刘、卢重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

嗣圣皇帝。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於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阖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

十二月戊戌，遣同括、阿钵等使晋，制加晋冯道守太傅，刘守太保，馀官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丁未，御开皇殿，宴晋使冯道以下，赐物有差。戊申，晋遣金吾卫大将军马从斌、考功郎中刘知新来贡珍币，命分赐群臣。丙辰，晋遣使谢免沿边四州钱币。

二月戊寅，宴诸王及节度使来贺受册礼者，仍命皇太子、惕隐迪辇饯之。癸巳，谒太祖庙，赐在京吏民物，及内外群臣官赏有差。丁酉，加兼侍中、左金吾卫上将军王检校太尉。

三月，畋于潭之侧。戊申，女直来贡。丁巳，封皇子述律为寿安王，罨撒葛为太平王。己巳，大赉百姓。

夏四月乙亥，幸木叶山。癸巳，东京路奏狼食人。

五月乙巳，禁南京鬻牝羊出境。思奴古多里等坐盗官物，籍其家。南唐遣使来贡。丁未，以所贡物赐群臣。戊申，回鹘单于使人乞授官，诏第加刺史、县令。

六月丁丑，雨雪。是夏，驻跸频跸淀。

秋七月戊申，晋遣使进犀带。庚戌，吐谷浑来贡。乙卯，敞史阿钵坐奉使失职，命笞之。

闰月癸未，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乙酉，遣的烈赐晋乌古良马。己丑，以南王府二刺史贪蠹，各杖一百，仍系虞候帐，备射鬼箭；

选群臣为民所爱者代之。

八月乙丑，晋遣使贡岁币，奏输戌、亥二岁金币于燕京。

九月甲戌，阻卜阿离底来贡。己卯，遣使使晋。

冬十月丁未，上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

十一月丁亥，铁骊、炖煌并遣使来贡。

十二月庚子，钩鱼于土河。甲子，回鹘使者人有以刃相击者，诏付其使处之。

三年春正月戊子，吴越王遣使来贡。庚寅，人皇王妃来朝。回鹘使乞观诸国使朝见礼，从之。壬辰，遣陪谒、阿钵使晋致生辰礼。晋以并、镇、忻、代之吐谷浑来归。

二月己亥，奚王劳骨宁率六节度使朝贡。庚子，乌古遣使献伏鹿国俘，赐其部夷离旗鼓以旌其功。壬寅，女直来贡。辛亥，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赐对衣劳之。乙卯，鸭渌江女直遣使来觐。

三月戊辰，遣使使晋，报幸南京。己巳，如南京。辛未，命惕隐耶律涅离骨德率万骑先驱。壬申，次石岭，以奚王劳骨宁监军寅你已朝谒不时，切责之。丙子，鲁不姑上项俘获数。癸未，猎水门，获白鹿。庚寅，诏扈从扰民者从军律。甲午，幸蓟州。乙未，晋及南唐各遣使来觐。

夏四月庚子，至燕，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阖礼。壬寅，遣人使晋。乙巳，幸留守赵延寿别墅。丙午，晋遣宣徽使杨端、王眺等来问起居。【二】壬子，御便殿，宴晋及诸国使。丙辰，晋遣使进茶药。壬戌，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癸亥，晋遣使贺端午，以所进节物赐群臣。乙丑，南唐进白龟。

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炖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庚辰，晋遣使进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检校司徒邸用和使晋。戊子，阅骑兵于南郊。

六月乙未朔，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丙申，阅步卒于南郊。庚子，晋及辖剌骨只遣使来

见。壬寅，驾发燕京，命中书令萧僧隐部诸道军于长坐营。癸丑，次奉圣州。甲寅，劳军士。

秋七月己巳，猎猾底烈山。癸酉，朝于皇太后。丙子，从皇太后视人皇王妃疾。戊寅，人皇王妃萧氏薨。己卯，以安重荣据镇州叛晋，诏征南将军柳严边备。丙戌，徙人皇王行宫于其妃薨所。辛卯，晋遣使请行南郊礼，许之。

八月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妃萧氏服。庚子，阻卜来贡。壬寅，遣使南唐。乙巳，阻卜、黑车子室韦、赁烈等国来贡。南唐遣使求青峴帐，赐之。戊申，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辛亥，鼻骨德使乞赐爵，以其国相授之。甲寅，阻卜来贡。乙卯，置白川州官属。丙辰，诏以于谐里河、胪河之近地，给赐南院欧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何剌三石烈人为农田。【三】

九月庚午，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上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乃诏谕之。壬午，边将奏破吐谷浑，擒其长；诏止诛其首恶及其丁壮，馀并释之。丙戌，晋遣使贡名马。戊子，女直及吴越王遣使来贡。

冬十月辛丑，遣克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庚申，晋遣使贡布，及请亲祠南岳，【四】从之。

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丁丑，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除姊亡妹续之法。

十二月壬辰朔，率百僚谒太祖行宫。甲午，燔柴，礼毕，祠于神帐。丙申，遣使使晋。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丁巳，诏燕京皇城西南堞建凉殿。

是冬，驻跸于伞淀。

四年春正月壬戌，以乙室、品卑、突轨三部鳏寡不能自存者，官为之配。丙子，南唐遣使来贡。庚辰，涅剌、乌隗部献项俘获数。己丑，诏定征项功。

二月丙申，皇太子获白獐。甲辰，晋遣使进香药。丙子，铁骊来贡。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己未，晋遣杨彦询来贡，且言镇州安重荣跋扈状，遂留不遣。是月，晋镇州安重荣执辽使者拽剌。

三月，特授回鹘使阔里于越，并赐旌旗、弓剑、衣马，馀赐有差。癸酉，晋以许祀南郊，遣使来谢，进黄金十镒。

夏四月己卯，【五】晋遣使进樱桃。

五月庚辰，吐谷浑夷离苏等叛入晋。遣牒蜡往谕晋及太原守臣。

六月辛卯，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以朔州叛，附晋。丙午，命宣徽使古只赴朔州，以兵围其城，有晋使至，请开壁，即勿听，驿送阙下。

秋七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丙寅，古只奏请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犹坚壁弗纳。且言晋有贡物，命即以所贡物赐攻城将校。己巳，有司奏神车有蜂巢成蜜，史占之，吉。壬申，晋遣使进水晶砚。

八月癸巳，南唐奉蜡丸书。庚子，晋遣使进犀弓、竹矢。吴越王遣使奉蜡丸书。

九月壬申，有星孛于晋分。丁丑，幸归化州。

冬十月辛丑，有司奏燕、蓟大熟。癸卯，吴越王遣使来贡。

十一月丙寅，晋以讨安重荣来告。庚午，吐谷浑请降，遣使抚谕。阻卜来贡，以其物赐左右。丙子，鸭渌江女直来贡。壬午，以永宁、天授二节及正旦、重午、冬至、腊并受贺，着令。

十二月戊子，晋遣使来告山南节度使安从进反。诏以便宜讨之。庚寅，南唐遣使奉蜡丸书。戊戌，晋遣王升鸾来贡。戊申，晋以败安重荣来告，遂遣杨彦询归。辛亥，晋遣使乞罢戍兵，诏惕隐朔古班师。甲寅，攻拨朔州，遣控鹤指挥使谐里劳军。时古只战殁城下，上怒，命诛城中丁壮，仍以叛民上户三十为古只部曲。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上在归化州，御行殿受群臣朝。以诸道贡物进太后及赐宗室百僚。戊午，诏求直言，北王府郎君耶律海思应诏，召对称旨，特授宣徽使。诏政事令僧隐等以契丹户分屯南边。戊辰，晋函安重荣首来献。上数欲亲讨重荣，至是乃止。癸酉，遣使使晋。是月，晋以朔州平，遣使来贺，遂遣客省使耶律化哥使晋并致生辰礼。

二月壬辰，上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群臣议，皆

曰："今襄、镇、朔三州虽已平，然吐谷浑为安重荣所诱，犹未归命，宜发兵讨之，以警诸部。"上曰："正与朕合。"遂诏以明王隈恩代于越信恩为西南路招讨使以讨之，且谕明王宜先练习边事，而後之官。甲午，如南京。遣使使晋索吐谷浑叛者。乙未，鼻骨德来贡。

三月乙卯朔，晋遣齐州防御使宋晖业、【六】翰林茶酒使张言来问起居。

闰月，驻跸阳门。

夏四月甲寅朔，铁骊来贡，以其物分赐群臣。丙子，晋遣使进射柳鞍马。

五月五日戊子，【七】禁屠宰。

六月癸丑朔，晋齐王重贵遣使来贡。丁巳，徒睹古、素撒来贡。乙丑，晋主敬瑭殂，子重贵立。戊辰，晋遣使告哀，辍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晋吊祭。丁丑，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

秋七月庚寅，晋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八】书称"孙"，不称"臣"，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荣还，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辛卯，阻卜、鼻骨德、乌古来贡。将军阏德里、蒲骨等率降将辖德至阙，并献所获。丁未，晋遣使以祖母哀来告。

八月辛酉，女直、阻卜、乌古各贡方物。甲子，晋复襄州。戊辰，诏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送叛臣乌古指挥使由燕京赴阙。癸酉，遣天城军节度使萧拜石吊祭于晋。

九月壬辰，遣使贺晋帝嗣位。

冬十月己巳，徵诸道兵。遣将军密骨德伐项。

十一月乙未，武定军奏松生枣。

十二月癸亥，晋遣使来谢。

是冬，驻跸赤城。

六年春二月乙卯，晋遣使进先帝遗物。辛酉，晋遣使请居汴，从之。

三月己卯朔，吴越王遣使来贡。甲申，梅里喘引来归。戊子，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未，晋至汴，遣使来谢。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亥，遣使如晋致生辰礼。

六月丁未朔，铁骊来贡。己未，奚锄骨里部进白麝。辛酉，莫州进白鹊。晋遣使贡金。

秋八月丁未朔，晋复贡金。己未，如奉圣州。晋遣其子延煦来朝。

冬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辇得晋谍，知有二心。甲辰，铁骊来贡。

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

是岁，杨彦昭请移镇奈泺及新镇，从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赵延寿、延昭率前锋五万骑次任丘。丙子，安端入雁门，围忻、代。己卯，赵延寿围贝州，其军校邵珂开南门纳辽兵，太守吴峦投井死。己丑，次元城，授延寿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乐。丙申，遣兵攻黎阳，晋张彦泽来拒。辛丑，晋遣使来修旧好，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

二月甲辰朔，【九】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晋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密道辽师自马家口济河。晋将景延广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荣守马家口。未几，周儒引辽军麻答营于河东，攻郓州北津，以应光远。晋遣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师解去。守贞等至马家口，麻答遣步卒万人筑营垒，骑兵万人守於外，馀兵屯河西。渡未已，晋兵薄之，辽军不利。

三月癸酉朔，赵延寿言："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怯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澶渊，据其挢梁，晋必可取。"是日，晋兵驻澶渊，其前军高行周

在戚城。乃命延寿、延昭以数万骑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战至暮，上复以劲骑突其中军，晋军不能战。会有谍者言晋军东面数少，沿河城栅不固，乃急击其东偏，众皆奔溃。纵兵追及，遂大败之。壬午，留赵延昭守贝州，徙所俘户于内地。

夏四月癸丑，还次南京。辛未，如凉陉。

五月癸酉，耶律拨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及将吏二十七人。

六月甲辰，黑车子室韦来贡。乙巳，没里、要里等国来贡。

秋七月己卯，晋杨光远遣人奉蜡丸书。辛卯，晋遣张晖奉表乞和，留晖不遣。

八月辛酉，回鹘遣使请婚，不许。是月，晋镇州兵来袭飞狐，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孔阿战败之。

九月庚午朔，北幸。

冬十月丁未，鼻骨德来贡。壬戌，天授节，诸国进贺，惟晋不至。

十一月壬申，诏徵诸道兵，以闰月朔会温榆河北。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

闰月己巳朔，阅诸道兵於温榆河。己卯，围州，下其九县。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兵悉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兵千骑来觇辽军。至邺都，遇辽军数万，且战且却，至榆林店。辽军继至，遇与彦超力战百馀合，遇马毙，步战，审琦引骑兵水以救，辽军乃还。

二月，围魏，晋将杜重威率兵来救。戊子，晋将折从阮陷胜州。”一○：

三月戊戌，师拨祁州，杀其刺史沈斌。庚戌，杜重威、李守贞攻泰州。戊子，赵延寿率前锋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贞引兵南遁，追至阳城，大败之。复以步卒为方阵来拒，与战二十馀合。壬戌，复搏战十馀里。癸亥，围晋兵于白团卫村。”一一：晋兵下鹿角为营。是夕大风。至

曙，命铁鹞军下马，拨其鹿角，奋短兵入击。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晋军大呼曰："都招讨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皆奋出战。张彦泽、药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战，诸将继至，辽军却数百步。风益甚，昼晦如夜。符彦卿以万骑横击辽军，率步卒并进，辽军不利。上乘奚车退十馀里，晋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乃归。晋兵退保定州。

夏四月甲申，还次南京，杖战不力者各数百。庚寅，宴将士於元和殿。癸巳，如凉陉。

六月戊辰，回鹘来贡。辛未，吐谷浑、鼻骨德皆来贡。辛巳，黑车子室韦来贡。丁亥，赵延寿奏晋兵袭高阳，戍将击走之。

秋七月乙卯，猎平地松林。晋遣孟守中奉表请和，仍以前事答之。

八月己巳，诏侍卫萧素撒阅群牧于北陉。

九月壬寅，次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以为然。辛酉，还上京。

冬十月辛未，祠木叶山。

十一月戊戌，女直、铁骊来贡。

十二月癸亥朔，朝谒太祖行宫。乙丑，云州节度使耶律孔阿获晋谍者。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

九年春正月庚子，回鹘来贡。丁未，女直来贡。

二月戊辰，鼻骨德奏军籍。

三月己亥，吐谷浑遣军校恤烈献生口千户，授恤烈检校司空。

夏四月辛酉朔，吐谷浑白可久来附。是月，如凉陉。

五月庚戌，晋易州戍将孙方简请内附。"一二：

六月戊子，谒祖陵，更神殿为长思。

秋七月辛亥，诏徵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癸丑，女直来贡。乙卯，以阻卜酋长曷剌为本部夷离。

八月丙寅，乌古来贡。是月，自将南伐。

九月壬辰，阅诸道兵于渔阳西枣林淀。是月，赵延寿与晋张彦泽战于定州，败之。

冬十一月戊子朔，进围镇州。丙申，先遣候骑报晋兵至，遣精兵断河挢，晋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迪辇、”一三：将军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间道以进，”一四：杜重威遣贝州节度使梁汉璋率众来拒。与战，大败之，杀梁汉璋。杜重威、张彦泽引兵据中渡挢，赵延寿以步卒前击，高彦温以骑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数万，斩其将王清，宋彦筠堕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义武军节度使李殷以城降，遂进兵，夹滹沱而营。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围之。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复命大内惕隐耶律朔骨里及赵延寿分兵围守。自将骑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栾城，降骑卒数千。分遣将士据其要害。下令军中预备军食，三日不得举烟火，但获晋人，即而纵之。诸馈运见者皆弃而走。於是晋兵内外隔绝，食尽势穷。

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上拥数万骑，临大阜，立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邺都留守，守贞天平军节度使，馀各领旧职。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隶赵延寿。命御史大夫解里、监军傅桂儿”一五：、张彦泽持诏入汴，谕晋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先来。留骑兵千人守魏，自率大军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晋帝重贵素服拜命，舆母李氏奉表请罪。初，重贵绝和好，维翰数谏止之，不从，至是彦泽杀维翰，绐言自经死。诏收葬之，复其田园第宅，仍厚恤其家。甲戌，彦泽迁重贵及其母若妻於开封府署，以控鹤指挥使李荣督兵卫之。壬午，次赤冈。重贵举族出封丘门，稿索牵羊以待。上不忍临视，命改馆封禅寺。晋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即授安叔千金吾卫上将军。叔千出班独立，上曰：“汝邢州之请，朕所不忘。”乃加镇国军节度使，盖在邢尝密请内附也。将军康祥执景延广来献，诏以牙筹数其罪，凡八，絷送都，道自杀。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戊子，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杀秦继、李彦绅及郑州防御使杨承勋，以其弟承信为平卢军节度使，袭父爵。初，杨光远在青州求内附，其子承勋不听，杀其判官丘涛及弟承祚等自归于晋，故诛之。己丑，以张彦泽擅徙重贵开封，杀桑维翰，纵兵大掠，不道，斩於市。晋人脔食之。辛卯，降重贵为崇禄大夫、”一六：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癸巳，以张砺为

平章事，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癸卯，遣赵莹、冯玉、李彦韬将三百骑送负义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一七：妻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仍以其宫女五十人、内宦三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四人、庖丁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三人、健卒十人从之。”一八：

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将士爵赏有差。辛未，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分据要地。

三月丙戌朔，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赐将吏爵赏有差。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磁州帅梁晖以相州降汉，己酉，命高唐英讨之。

夏四月丙辰朔，发自汴州，以冯道、李崧、和凝、李、徐台符、张砺等从行。次赤冈，夜有声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复陨於旗鼓前。乙丑，济黎阳渡，顾谓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上报曰：“初以兵二十万降杜重威、张彦泽，下镇州。及入汴，视其官属具员者省之，当其才者任之。司属虽存，官吏废堕，犹雏飞之後，徒有空巢。久经离乱，一至於此。所在盗贼屯结，土功不息，馈饷非时，民不堪命。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今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其概如此。”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栾城，年四十六。是岁九月壬子朔，葬于凤山，陵曰怀陵，庙号太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上尊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增孝武惠文皇帝。

赞曰：太宗甫定多方，远近向化。建国号，备典章，至於厘庶政，阅名实，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张敬达忠於其君，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纳三克之请。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重贵面缚。斯可谓威德兼弘，英略间见者矣。入汴之後，无几微之骄，有“三失”之训。传称郑伯之善处胜，书进秦誓

之能悔过，太宗盖兼有之，其卓矣乎！ 校勘记

一：左仆射刘原作煦，据新五代史八晋高祖纪及五五刘传改。以下仿此改从。

二：晋遣王眺等来问起居眺，乐志作。

三：于谐里河至温纳何剌食货志上，于谐里河作谐里河，温纳何剌作温纳河剌。营卫志下，五院部有瓯昆、亦习本，即此欧突吕、乙斯勃；六院部有斡纳阿剌，即温纳何剌。

四：及请亲祠南岳据本年七月及次年三月纪事，“南岳”疑当作“南郊”。

五：夏四月己卯按朔考是月庚寅朔，不应有己卯。

六：齐州防御使宋晖业晖业，旧五代史八○作光邺，此避太宗德光名改。

七：五月五日戊子子，原误“午”。按朔考，五月甲申朔，五日为戊子。据改。

八：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新五代史九出帝纪作四方馆使宋崇节。

九：二月甲辰朔朔子，据朔考补。

一○：晋将折从阮陷胜州胜，原误“滕”，据地理志五、旧五代史八三及通鉴改。

一一：围晋兵于白团卫村白团卫村，契丹国志（以下称国志）三作白团村。

一二：晋易州戍将孙方简孙方简，国志三同。新五代史九出帝纪及四九本传、册府元龟作孙方谏。通鉴後晋纪六胡注：“盖孙方简後避周太祖皇考讳，遂改名方谏也。”

一三：南院大王迪辇卷七七本传，字敌辇，会同中迁北院大王。纪天禄元年八月亦作北院大王。

一四：将军高模翰高模翰，新五代史七二、旧五代史一三七契丹传

并作高牟翰。

一五：监军傅桂儿桂儿，新五代史七二、国志三及通鉴并作住儿。

一六：降重贵为崇禄大夫崇禄大夫，旧五代史八五作光禄大夫，此避太宗德光名改。

一七：太妃安氏太、安二字原缺，道光殿本已据大典补入，与新五代史八五合，据补。

一八：内宦三人至健卒十人旧五代史八五作内官三十人、军健二十人。馀同。

第五卷本纪第五 世宗耶律阮

世宗孝和庄宪皇帝，讳阮，小字兀欲。让国皇帝长子，母柔贞皇后萧氏。帝仪观丰伟，内宽外严，善骑射，乐施予，人望归之。太宗爱之如子。会同九年，从伐晋。

大同元年春二月，封永康王。

夏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栾城。戊寅，梓宫次镇阳，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护梓宫先赴上京。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安端、详稳刘哥遣人驰报，请为前锋；至泰德泉，遇李胡军，战败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诣两军谕解。

秋闰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横渡，相持数日。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既而闻太后、李胡复有异谋，迁于祖州；诛司徒划设及楚补里。

八月壬午朔，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鲁为国舅帐，【一】 立详稳以总焉。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 【二】 及北院大王、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抟、楚补各百。的鲁、铁剌子孙先以非罪籍没者归之。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

九月壬子朔，葬嗣圣皇帝於怀陵。丁卯，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追皇考曰让国皇帝。以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察割为泰宁王，刘哥为惕隐，高勋为南院枢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萧翰、刘哥、盆都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迁刘哥於边，罚盆都使辖嬖斯国。汉主刘知远殂，子承立。

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来慰且贺，兼奉蜡丸书，议攻汉。

秋七月壬申，皇子贤生。

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赵延寿薨，以中台省右相牒榴为南京留守，封燕王。

十一月，驻跸彰武南。

三年春正月，萧翰及公主阿不里谋反，翰伏诛，阿不里瘐死狱中。庚申，肆赦。内外官各进一阶。

夏六月戊寅，以敞史耶律胡离轸为北院大王。己卯，惕隐颓昱封漆水郡王。

秋九月辛丑朔，召群臣议南伐。

冬十月，遣诸将率兵攻下贝州高老镇，徇地邺都、南宫、堂阳，杀深州刺史史万山，俘获甚众。

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宁王察割来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

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赵延嗣、张福等来贺南征捷。

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

冬十月，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

是岁，册皇后萧氏。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汉郭威弑其主自立，国号周，遣朱宪来告。即遣使致良马。汉刘崇自立於太原。

二月，周遣姚汉英、华昭胤来，以书辞抗礼，留汉英等。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赵莹薨，辍朝一日，命归葬于汴。诏州县录事叅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

六月辛卯朔，刘崇为周所攻，遣使称，乞援，且求封册。即遣燕王牒榴、枢密使高勋册为大汉神武皇帝。南唐遣蒋洪来，乞举兵应援。是夏，清暑百泉岭。

九月庚申朔，自将南伐。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 【三】 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应历元年，葬於显州西山，陵曰显陵。二年，孝和皇帝，庙号世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加孝和庄宪皇帝。

赞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继大统，曾未三年，纳唐丸书，即议南伐，既乏持重，宜乖周防，盖有致祸之道矣。然而孝友宽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师还，变起沉湎，岂不可哀也哉！ 校勘记

一：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鲁为国舅帐剌只撒古鲁，罗校云，疑外戚表国舅别部北府宰相只鲁即此剌只撒古鲁之省文。

二：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按崇德宫为景宗承天太后宫卫，不得出现于世宗朝。崇德宫应是长宁宫，即应天太后宫卫。

三：次归化州祥古山祥古山，卷一一二察割传作详古山。

第六卷本纪第六 穆宗耶律璟上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讳，【一】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长子，母曰靖安皇后萧氏。会同二年，封寿安王。

天禄五年秋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诛。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改元应历。戊辰，如南京。是月，遣刘承训告哀于汉。

冬十一月，汉、周、南唐各遣使来吊。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十二月甲辰，汉遣使献弓矢、鞍马。壬子，铁骊、鼻骨德皆来贡。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蜡丸书，及进犀兕甲万属。壬戌，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

二月癸卯，女直来贡。

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卯，复遣使来贡。甲申，以耶律挞烈为南院大王。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铁骊进鹰鹘。

五月丙辰朔，视朝。壬午，南唐遣使来贡。

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二】宣政殿学士李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媪之兄曷鲁世为阿速石烈夷离。

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就执。

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而释之。

九月甲寅朔，云州进嘉禾四茎，二穗。戊午，诏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岁以为常。壬戌，猎炭山。祭天。庚辰，敌烈部来贡。

冬十月甲申朔，汉遣使进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献白雉。戊申，回鹘及辖嬰斯皆遣使来贡。

十一月癸丑朔，视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旧制行拜日礼。朔州民进黑兔。

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汉兵围晋州。辛卯，以生日，饭僧，释系囚。【三】甲辰，猎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闰正月壬午朔，汉以高模翰却周军，遣使来谢。

二月辛亥朔，诏用嗣圣皇帝旧玺。甲子，太保敌烈修易州城，镇州以兵来挑战，却之。

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庚寅，如应州击鞠。丁酉，汉遣使进球衣及马。庚子，观渔於神德湖。

夏四月庚申，铁骊来贡。

五月壬寅，汉遣使言石晋树先帝圣德神功碑为周人所毁，请再刻，许之。

六月丁卯，应天皇太后崩。

秋七月，不视朝。

八月壬子，以生日，释囚。己未，汉遣使求援。三河乌古、吐蕃、吐谷浑、鼻骨德皆遣使来贡。

九月庚子，汉遣使贡药。

冬十月己酉，命太师唐骨德治大行皇太后园陵。【四】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敌烈谋反，事觉，辞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皆执之。

十一月辛丑，皇太后曰贞烈，葬祖陵。汉遣使来会。

是冬，驻跸奉圣州。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鹘来贡。己丑，华割、嵇干等伏诛，宛及罨撒

葛皆释之。是月，周主威殂，养子晋王柴荣嗣立。

二月丙午朔，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丙辰，汉遣使进茶药。幸南京。

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汉，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讨之。丁酉，挞烈败周将符彦卿於忻口。

六月癸亥，挞烈献所获。

秋七月乙酉，汉民有为辽军误掠者，遣使来请，诏悉归之。

九月丙申，汉为周人所侵，遣使来告。

冬十一月，彰国军节度使萧敌烈、大保许从奏忻、代二州捷。

十二月辛酉朔，【五】谒祖陵。庚午，汉遣使来贡。

是冬，驻跸杏埚。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来贡。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庚申，汉遣使请上尊号，不许。壬戌，如潭。

夏四月己酉，周侵汉，汉遣使求援。癸丑，命郎君萧海璃世为北府宰相。

秋九月庚辰，汉主有疾，遣使来告。

冬十月壬申，女直来贡。丁亥，谒太宗庙。庚寅，南唐遣使来贡。

十一月乙未朔，汉主崇殂，子承钧遣使来告，且求嗣立；遣使吊祭，遂封册之。

十二月乙丑朔，谒太祖庙。辛巳，汉遣使来议军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谒怀陵。

六月甲子，汉遣使来议军事。

秋七月，不视朝。

九月戊午，谒祖陵。

冬十一月壬寅，鼻骨德来贡。

十二月己未朔，谒太祖庙。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来贡。

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辛未，驻跸潢河。

夏四月戊午朔，还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

五月辛卯，汉遣使来贡。

六月丙辰朔，【六】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

八月己未，周遣使来聘。

是秋，不听政。

冬十月庚申，猎于七鹰山。

十二月丁巳，诏大臣曰："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辛巳，还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驻跸潢河。

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遣人劳之。

五月，周陷束城县。

六月辛未，萧思温请益兵，乞驾幸燕。

秋七月，猎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

冬十一月辛酉，汉遣使来告周复来侵。乙丑，使再至。

十二月庚辰，又至。

九年春正月戊辰，驻跸潢河。

夏四月丙戌，周来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击之。是月，周拨益津、瓦挢、淤口三关。

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

六月乙亥朔，视朝。戊寅，复容城县。庚申，西幸，如怀州。是月，周主荣殂，子宗训立。

秋七月，发南京军戍范阳。

冬十二月戊寅，还上京。庚辰，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谋反，事觉，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党事败。丙申，召群臣议时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周自立，建国号宋。

夏五月乙巳，谒怀陵。壬子，汉以潞州归附来告。丙寅，至自怀陵。

六月庚申，汉以宋兵围石州来告，遣大同军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

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七】潞州复叛，汉使来告。辛酉，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伏诛。以酒脯祠天地于黑山。

八月，如秋山，幸怀州。庚午，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侍古哥。

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隐谋反，辞连李胡，下狱死。

十一月，海思狱中上书，陈便宜。

十一年春二月丙寅，释喜隐。辛亥，司徒乌里只子迭剌哥诬告其父谋反，复诈乘传及杀行人，以其父请，杖而释之。

三月丙辰，【八】萧思温奏老人星见，乞行赦宥。

闰月甲子朔，【九】如潢河。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视朝。

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进历。

六月甲午，赦。

冬十一月，岁星犯月。

十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观灯。

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萧护思为北院枢密使，赐对衣、鞍马。

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

六月甲午，祠木叶山及潢河。

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昼夜酣饮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关，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一○：癸酉，杀兽人海里。

二月庚寅，汉遣使来告，欲巡边徼，乞张声援。壬辰，如潢河。癸巳，观群臣射，赐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见。

三月癸丑朔，杀鹿人弭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

夏四月壬寅，猎于潢河。

五月壬戌，视斡朗改国所进花鹿生。”一一：

六月癸未，近侍伤獐，杖杀之。甲申，杀獐人霞马。壬辰，诏诸路录囚。

秋七月辛亥朔，汉以宋侵来告。乙丑，荐时羞於庙。

八月甲申，以生日，纵五坊鹰鹘。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

冬十月丙申，汉以宋侵来告。

十一月庚午，猎，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

十二月戊子，射野鹿，赐虞人物有差。庚寅，杀彘人曷主。 校勘记

一：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讳按国志五，穆宗名，後更名明。通鉴亦称曾更名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称长编），开宝二年，契丹主明为帐下所杀，即指穆宗。

二：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萧眉古得，旧五代史一一二作萧海贞，国志五及通鉴并作萧海真。

三：以生日饭僧释系囚按纪天显六年八月称“皇子述律生”，下文应历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生日亦在八月，此作十二月，误，或“生日”上有脱文。

四：治大行皇太后园陵按皇太后为穆宗祖母，是太皇太后。此沿旧称。

五：十二月辛酉朔按次年正月辛未朔，本年十二月是辛丑朔。辛酉误。

六：六月丙辰朔朔字，据朔考补。

七：六月庚申汉以宋兵围石州来告至宋兵陷石州按长编，本年六月宋攻陷潞州、泽州，不言石州。此系于七月，或是报到日期。

八：三月丙辰三月二字原缺。按朔考二月乙丑朔，推至丙辰五十二日，已入三月，据补。

九：闰月甲子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廷，原误“延”，据纪天显十二年正月、大同元年二月及国志十九、旧五代史九八改。

一一：视斡朗改国所进花鹿生视字原脱，据属国表及文义补。

第七卷本纪第七 穆宗下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戊戌，汉以宋将来袭，驰告。

二月壬子，诏西南面招讨使挞烈进兵援汉。癸亥，如潢河。戊辰，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识其地。己巳，如老林东泺。壬申，汉以败宋兵石州来告。

夏四月丁巳，汉以击退宋军，遣使来谢。是月，黄龙府甘露降。

五月，射舐硷鹿于白鹰山，至于旬。

六月丙午朔，猎于玉山，竟月忘返。

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

八月乙巳，如子岭，呼鹿射之，获鹿四，赐虞人女瑰等物有差。丁未，还宫。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贺，曲赦京师囚。乙卯，录囚。

九月，黄室韦叛。

冬十月丙午，近侍乌古者进石错，赐白金二百五十两。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为闸撒，赐金带、金盏，银二百两。所隶死罪以下得专之。

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饮达旦。自是昼寝夜饮。杀近侍小六於禁中。

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乌古叛，掠民财畜。详稳僧隐与战，败绩，僧隐及乙实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虎军详稳楚思为行军都监，益以突吕不部军三百，合诸部兵讨之。乌古夷离子勃勒底独不叛，诏褒之。是月，老人星见。

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东幸。甲寅，以获鸭，除鹰坊刺面、腰斩之刑，复其徭役。是月，乌古杀其长离底，馀众降，复叛。

三月癸酉，近侍东儿进匕箸不时，手刃刺之。丁丑，大黄室韦酋长

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户叛入乌古。癸巳，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一】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

夏四月乙巳，小黄室韦叛，雅里斯、楚思等击之，为室韦所败，遣使诘之。乙卯，以秃里代雅里斯为都统，以女古为监军，率轻骑进讨，仍令挞马寻吉里持诏招谕。

五月壬申，寻吉里奏，谕之不从。雅里斯以挞凛、苏二群牧兵追至柴河，与战不利。甲申，库古只奏室韦长寅尼吉亡入敌烈。

六月辛亥，俞鲁古献良马，赐银二千两。以近侍忽剌比马至先以闻，赐银千两。是月，敌烈来降。

秋七月甲戌，雅里斯奏乌古至河德泺，遣夷离画里、夷离毕常思击之。丁丑，乌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萧干讨之。庚辰，雅里斯等与乌古战，不利。

冬十月丁未，常思与乌古战，败之。

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丁未，杀近侍随鲁。驻跸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贺。甲申，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乙酉，杀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剌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

三月己巳，东幸。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

五月甲申，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

六月丙申，以白海死非其罪，赐其家银绢。

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

八月丁酉，汉遣使贡金器、铠甲。

闰月乙丑，观野鹿入驯鹿群，立马饮至晡。

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至壬子乃罢。己未，杀狼人里。

冬十月庚辰，汉主有母丧，遣使赙吊。

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拨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赐金盂、细锦及孕马百疋，左右授官者甚众。戊辰，汉遣使来贡。

是冬，驻跸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萧干、【二】郎君耶律贤适讨乌古还，帝执其手，赐卮酒，授贤适右皮室详稳。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赐酒以辱之。乙卯，夷离毕骨欲献乌古俘。

二月甲子，高勋奏宋将城益津关，请以偏师扰之，上从之。

夏四月戊辰，杀鹰人敌鲁。丙子，射柳祈雨，复以水沃群臣。

五月辛卯，杀鹿人札葛。壬辰，北府宰相萧海璃薨，辍朝，罢重五宴。

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

是夏，驻跸潭。

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

九月自丙戌朔，猎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终。

冬十月乙丑，杀酒人粹你。

十一月辛卯，杀近侍廷寿。壬辰，杀豕人阿不札、曷鲁、术里者、涅里括。庚子，司天台奏月当食不亏，上以为祥，欢饮达旦。壬寅，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剌。

十二月辛未，手杀饔人海里，复脔之。

是冬，驻跸黑河平淀。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宫中，不受贺。己亥，观灯于市。以银

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

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实里家，宴饮达旦。

三月甲申朔，如潢河。乙酉，获鹅，祭天地。造大酒器，刻为鹿文，名曰“鹿”，贮酒以祭天。庚戌，杀鹘人胡特鲁、近侍化葛及监囚海里，仍海里之尸。

夏四月癸丑朔，【三】杀彘人抄里只。己巳，诏左右从班有材器干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

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贺。壬辰，获鹅于述古水，野饮终夜。丁酉，与政事令萧排押、南京留守高勋、太师昭古、【四】刘承训等酣饮，连日夜。己亥，杀鹿人颇德、捧哥、陶瑰、札不哥、苏古涅、雏保、弭古特、敌答等。

六月丙辰，杀彘人屯奴。己未，为殿前都点检夷腊葛置神帐，曲赦京畿囚。甲戌，挞烈於窠中得牝犬来进。

是夏，清暑潭。

秋七月辛丑，汉主承钧殂，子继元立，【五】来告，遣使吊祭。

九月戊子，杀详稳八剌、拽剌痕笃等四人。己丑，登小山祭天地。戊戌，知宋欲袭河东，谕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挞烈豫为之备。己亥，猎熊，以唤鹿人铺姑并掖庭户赐夷腊葛。甲辰，以夷腊葛兼政事令，仍以黑山东抹真之地数十里赐之，以女瑰为近侍，女直详稳嬰陌为本部夷离。

是秋，猎于西京诸山。【六】

冬十月辛亥朔，宋围太原，诏挞烈为兵马总管，发诸道兵救之。

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贺。

十二月丁丑，杀酒人搭烈葛。

是冬，驻跸黑山东川。

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宫中，不受贺。己丑，立春，被酒，命殿

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

二月甲寅，【七】汉刘继元嗣立，遣使乞封册。辛酉，遣韩知范册为皇帝。【八】癸亥，杀前导末及益剌，其尸，弃之。甲子，汉遣使进白。己巳，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年三十九。庙号穆宗。後附葬怀陵。重熙二十一年，曰孝安敬正皇帝。

赞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校勘记

一：侦鹅失期鹅，大典二四○七作“天鹅”。

二：林牙萧干萧干原作萧斡，卷八四有传，传文作干，卷首目录作斡。检上文十五年七月，下文乾亨二年十一月，及卷八三休哥传并作萧干。据改。

三：夏四月癸丑朔朔字，据朔考补。

四：太师昭古昭古，游幸表作女古。

五：子继元立继元，应是继恩。新五代史七○东汉世家，承钧卒，子继恩立，继恩卒，继元立。考异已言继元立在九月，七月立者为继恩。

六：西京诸山按纪重熙十三年十一月始改云州为西京，此“西京”应是京西倒误或追称。

七：二月甲寅二月，原误“三月”。按三月戊寅朔，无甲寅、己巳；二月戊申朔，七日甲寅，二十二日己巳。下卷景宗纪叙“穆宗遇弑”亦在二月。据改。

八：遣韩知范册为皇帝韩知范，新五代史七○东汉世家及长编并作韩知。

第八卷本纪第八 景宗耶律贤上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讳贤，字贤宁，小字明。【一】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怀节皇后萧氏。察割之乱，帝甫四岁。穆宗即位，养永兴宫。既长，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与韩匡嗣语及时事，耶律贤适止之。帝悟，不复言。

应历十九年春二月戊辰，入见，穆宗曰："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弑，帝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号曰天赞皇帝，大赦，改元保宁。以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二】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宿卫不严，斩之。

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太平王罨撒葛亡入沙沱。己丑，夷离毕粘木衮以阴附罨撒葛伏诛。癸巳，罨撒葛入朝。甲午，以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兼北府宰相。己亥，南院枢密使高勋封秦王。

夏四月戊申朔，进封太平王罨撒葛为齐王，改封赵王喜隐为宋王，封隆先为平王，稍为吴王，道隐为蜀王，必摄为越王，敌烈为冀王，宛为卫王。

五月戊寅，立贵妃萧氏为皇后。丙申朔，射柳祈雨。【三】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清节，从之。壬寅，汉遣李匡弼、刘继文、李元素等来贺。【四】

冬十月，东幸潭。

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册礼，祠木叶山，驻跸鹤谷。乙巳，萧思温封魏王，北院大王屋质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

夏四月，幸东京，致奠于让国皇帝及世宗庙。

五月癸丑，西幸。乙卯，次盘道岭，盗杀北院枢密使萧思温。

六月，还上京。

秋七月，以右皮室详稳贤适为北院枢密使。

九月辛丑，得国舅萧海只及海里杀萧思温状，皆伏诛，流其弟神睹于黄龙府。

冬十二月庚午，汉遣使来贡。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毕奚底遣人献敌烈俘，诏赐有功将士。庚申，置登闻鼓院。辛酉，南京统军使魏国公韩匡美封邺王。

二月癸酉，东幸。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己丑，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丁未，以飞龙使女里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厌魅，赐死。己卯，祠木叶山，行再生礼。丙戌，至自东幸。戊子，萧神睹伏诛。

六月丙子，汉遣使问起居。自是继月而至。丁丑，回鹘遣使来贡。

秋七月辛丑，以北院枢密使贤适为西北路招讨使。

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册为皇太子，庄圣。

九月乙巳，赐傅父侍中达里迭、太保楚补、太保婆儿、保母回室、押雅等户口、牛羊有差。又以潜邸给使者为挞马部，置官掌之【五】。壬子，幸归化州。甲寅，如南京。

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汉遣使来贡。丙戌，鼻骨德、吐谷浑来贡。

十一月庚子，胪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户四百五十来附，乞隶宫籍。诏留其户，分隶敦睦、积庆、永兴三宫，优赐遣之。

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己丑，皇子隆绪生。

是冬，驻跸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汉以皇子生，遣使来贺。

闰月戊申，齐王罨撒葛薨。

三月庚申朔，追册为皇太叔。

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萧思温为楚国王。

是夏，驻跸冰井。

秋七月，如云州。丁丑，鼻骨德来贡。

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

十二月甲午，诏内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子，惕隐休哥伐项，破之，以俘获之数来上。汉遣使来贡。庚午，御五凤楼观灯。

二月丁亥，近侍实鲁里误触神，法论死，杖释之。壬辰，越王必摄献项俘获之数。戊申，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辛亥，幸新城。

三月乙卯朔，复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为韩王，赠伯胡鲁古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

夏四月丙申，白气昼见。

五月癸亥，于越屋质薨，辍朝三日。辛未，女直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剌斡里鲁，驱掠边民牛马。己卯，阿萨兰回鹘来贡。

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来朝。丙申，汉遣人以宋事来告。

秋七月庚辰，以保大军节度使耶律斜里底为中台省左相。是月，驻跸燕子城。

九月壬子，鼻骨德部长曷鲁挞览来贡。

冬十月丁酉，如南京。

十一月辛亥朔，始获应历逆党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诛之。

十二月戊戌，汉将改元，遣使禀命。是月，如归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

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六】

夏四月，宋王喜隐坐谋反废。

秋七月丁未朔，阖门使酌古加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里以告喜隐事，遥授陇州防御使。庚申，猎于平地松林。

冬十月乙亥朔，还上京。

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来贺。壬寅，望祠木叶山。

二月癸亥，汉雁门节度使刘继文来朝，贡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献项俘，分赐群臣。

夏四月，遣郎君矧思使宋。 【七】 己酉，祠木叶山。辛亥，射柳祈雨。如频跸淀清暑。

五月丙戌，祭神姑。

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 【八】

九月，败燕颇於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抟乃还，以馀党千馀户城通州。

是秋，至自频跸淀。

冬十月，钩鱼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来聘。

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着为定式。

三月辛未，遣五使廉问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乏失职者，振之。

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 【九】

秋七月丙寅朔，宁王只没妻安只伏诛，只没、高勋等除名。辛未，宋遣使来贺天清节。

八月癸卯，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厘。丁未，如秋山。己酉，汉以宋事来告。是月，女直侵贵德州东境。

九月己巳，谒怀陵。辛未，东京统军使察邻、详稳涸奏女直袭归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来贡。壬午，汉为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赴之。戊子，汉以宋师压境，遣驸马都尉卢俊来告。

冬十月辛丑，汉以辽师退宋军来谢。

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自立，遣使来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挞马涅木古等使宋吊慰。

十二月壬寅，遣萧只古、马哲贺宋即位。丁未，汉以宋军复至、掠其军储来告，且乞赐粮为助。戊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是月，辖嬖斯国遣使来贡。 校勘记

一：讳贤字贤宁小字明国志六、长编及东都事略并作“讳明记，更名贤。”

二：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按即上卷应历十六年十二月之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百官志四作耶律夷剌葛。卷七八有传。

三：丙申朔射柳祈雨按朔考，五月丁丑朔。上文戊寅已是初二日，丙申为二十日，朔字衍。宏简录作壬午。

四：汉遣李匡弼刘继文李元素等来贺十国春秋北汉纪记此次遣使仅匡弼、元素，无继文。

五：置官掌之掌，原误“堂”，据张校改。

六：涿州刺史耶律昌术耶律昌术，卷八六本传作耶律合住。

七：遣郎君矧思使宋，矧思，长编、宋史二并作慎思。又均系此事于三月。

八：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按卷七七本传作何鲁不，讨燕颇时，已官北院大王。

九：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按卷八三本传作“命节制西

南诸军，仍援河东，改南院大王”。

第九卷本纪第九 景宗下

九年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来贡。

二月庚子，宋遣使致其先帝遗物。甲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癸亥，耶律沙、敌烈献援汉之役所获宋俘。戊辰，诏以粟二十万斛助汉。

夏五月庚午，汉遣使来谢，且以宋事来告。己丑，女直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董之职，以次授之。

六月丙辰，以宋王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

秋七月庚申朔，回鹘遣使来贡。甲子，宋遣使来聘。壬申，汉以宋侵来告。丙子，遣使助汉战马。

八月，汉遣使进葡萄酒。

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项降酋可丑、买友来见，赐诏抚谕。丁卯，以可丑为司徒，买友为太保，各赐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来贡。乙酉，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

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当食不亏。戊戌，吐谷浑叛入太原者四百馀户，索而还之。癸卯，祠木叶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

十二月戊辰，猎于近郊，以所获祭天。

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长泺。

二月庚午，阿萨兰回鹘来贡。

三月庚寅，祭显陵。

夏四月丁卯，西幸。己巳，女直遣使来贡。

五月癸卯，赐女里死，遣人诛高勋等。

六月己未，驻跸沿柳湖。

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庙。

九月癸未朔，【一】平王隆先子陈哥谋害其父，车裂以徇。

是冬，驻跸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二月丁卯，汉以宋兵压境，遣使乞援。诏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

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别部化哥等降，纳之。丙戌，汉遣使谢抚谕军民，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己丑，汉复告宋兵入境，诏左千牛卫大将军韩捏、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援。辛卯，女直遣使来贡。丁酉，耶律沙等与宋战於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皆死之，士卒死伤甚众。

夏四月辛亥，汉以行军事宜来奏，卢俊自代州驰状告急。辛酉，敌烈来贡。

五月己卯朔，【二】宋兵至河东，汉与战，不利，刘继文、卢俊来奔。

六月，刘继元降宋，汉亡。甲子，封刘继文为彭城郡王，卢俊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宋主来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三】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击之。战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围南京。丁丑，诏谕耶律沙及奚底、讨古等军中事宜。

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甲申，击宋馀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获，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奖。

八月壬子，阻卜惕隐曷鲁、夷离阿里睹等来朝。乙丑，耶律沙等献俘。丙寅，以白马之役责沙、抹只，复以走宋主功释之；奚底遇敌而

退，以剑背击之；撒合虽却，部伍不乱，宥之；冀王敌烈麾下先遁者斩之，都监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将校，赐物有差。

九月己卯，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

冬十月乙丑，韩匡嗣与宋兵战於满城，败绩。辛未，太保矧思与宋兵战於火山，败之。乙亥，诏数韩匡嗣五罪，赦之。

十一月戊寅，宴赏休哥及有功将校。乙未，南院枢密使兼政事令郭袭上书谏畋猎，嘉纳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

十二月乙卯，燕王韩匡嗣遥授晋昌军节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隐南京留守，徙封荆王。

是冬，驻跸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绪为梁王，隆庆为王。丁亥，以惕隐休哥为北院大王，前枢密使贤适封西平郡王。

二月戊辰，如清河。

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讨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献项俘。

闰月庚午，有鸨飞止御帐，获以祭天。

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

五月，雷火乾陵松。

六月己亥，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

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献项俘。

八月戊戌，东幸。

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将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获敌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己亥，围瓦挢关。

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袭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 【四】 壬寅，休哥败宋兵於瓦挢东，守将张师引兵出战，休哥奋击，败之。戊申，宋兵阵於水南，休哥涉水击破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己酉，宋兵复来，击之殆尽。丙辰，班师。乙丑，还次南京。

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飨军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幸。己丑，复幸南京。

三月乙卯，皇子韩八卒。 【五】 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间，置永州。以秦王韩匡嗣为西南面招讨使。

夏五月丙午，上京汉军乱，劫立喜隐不克，伪立其子留礼寿，上京留守除室擒之。

秋七月甲子，留礼寿伏诛。

冬十月，如蒲瑰坡。

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枢密使郭袭为武定军节度使。

十二月，以辽兴军节度使韩德让为南院枢密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如华林、天柱。

三月乙未，清明。与诸王大臣较射，宴饮。

夏四月，自将南伐。至满城，战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诏以失备杖之。

五月，班师。清暑燕子城。

秋七月壬辰，遣使赐喜隐死。

八月，如西京。

九月庚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

后命。统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孝成皇帝，庙号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孝成康靖皇帝。

赞曰：辽兴六十馀年，神册、会同之间，日不暇给；天禄、应历之君，不令其终；保宁而来，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资，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若可与有为也。而竭国之力以助河东，破军杀将，无救灭亡。虽一取偿於宋，得不偿失。知匡嗣之罪，数而不罚；善郭袭之谏，纳而不用；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宠以侍中。不亦惑乎！ 校勘记

一：九月癸未朔朔字，据朔考补。

二：五月己卯朔朔字，据朔考补。

三：北院大王奚底按卷八四萧干传作五院纠详稳奚底。

四：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按卷八四萧干传作“宋兵围瓦挢，夜袭我营，干及耶律匀骨战却之”。

五：皇子韩八卒韩八，纪统和元年五月、皇子表并作药师奴。

第十卷本纪第十 圣宗耶律隆绪一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讳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长子，母曰睿智皇后萧氏。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乾亨二年，封梁王。

四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时年十二。皇后奉遗诏摄政，诏谕诸道。

冬十月己未朔，帝始临朝。辛酉，群臣上尊号曰昭圣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领本部军驻南京。乙丑，如显州。

十一月甲午，置乾州。

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讨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荆王道隐奏宋遣使献犀带请和，诏以无书却之。甲子，挞剌干乃万十醉言宫掖事，【一】 法当死，杖而释之。辛未，西南面招讨使秦王韩匡嗣薨。 【二】 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宫于涂殿。庚辰，省置中台省官。

统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殡，不受朝。乙丑，奉遗诏，召先帝庶兄质睦于涂殿前，复封宁王。加宰相室、宣徽使普领等恩。丙寅，荆王道隐有疾，诏遣使存问。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视疾。戊辰，以乌隈乌骨里部节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甲戌，荆王道隐薨，辍朝三日，追封晋王，遣使抚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为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边事。渤海挞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诏不许，赐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赐于越休哥及奚王筹宁、统军使颇德等汤药。命恳笃持送休哥下车榜，以谕燕民。辛巳，速撒献阻卜俘。壬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筑城河北，诏留守于越休哥挠之，勿令就功。赵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筹宁、宰相安宁、北大王普奴宁、惕隐屈烈、吴王稍、宁王只没与潢帐、国舅、契丹、汉官等并进助山陵费。癸未，齐国公主率内外命妇进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奏项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诏褒美；仍谕与大汉讨项诸部。丁亥，枢密使兼政事令室以年老请解兼职，诏不允。

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违者坐之。己丑，南京奏，闻宋多聚粮边境及宋主将如台山，【三】 诏休哥

严为之备。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上与皇太后因为书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诣陵置奠，命绘近臣於御容殿，赐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遗物赐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馀村来附，诏抚存之。乙巳，以御容殿为玉殿，酒谷为圣谷。速撒奏讨项捷，遣使慰劳。戊申，以惕隐化哥为北院大王，解领为南府宰相。辛亥，幸圣山，遂谒三陵。甲寅，以皇女长寿公主下嫁国舅宰相萧婆项之子吴留。【四】

三月戊午天德军节度使颓剌父子战殁，以其弟涅离袭爵。己未，次独山。遣使赏西南面有功将士。辛酉，以大父帐太尉耶律曷鲁宁为惕隐。甲子，驻跸辽河之平淀。辛巳，以国舅、同平章事萧道宁为辽兴军节度使，仍赐号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夏四月丙戌朔，幸东京。以枢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为东京留守。庚寅，谒太祖庙。癸巳，诏赐物命妇寡居者。丙申，南幸。辛丑，谒三陵，以东京所进物分赐陵寝官吏。复诏赐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壬寅，致享于凝神殿。癸卯，谒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阳墓。庚戌，幸夫人乌骨里第，谒太祖御容，礼毕，幸公主胡古典第饮，赐与甚厚。壬子，大臣以太后预政，宜有尊号，请下有司详定册礼。诏枢密院谕沿边节将，至行礼日，止遣子弟奉表称贺，恐失边备。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遂如徽州。以耶律庆朗为信州节度使。

五月丙辰朔，国舅、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以皇太后庆寿，请归父母家行礼，而齐国公主及命妇、群臣各进物。设宴，赐国舅帐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讨请益兵讨西突厥诸部，诏北王府耶律蒲奴宁以敌毕、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过用吏人，诏南大王毋相循袭。庚午，耶律善补招亡入宋者，得千馀户归国，诏令抚慰。辛未，次永州，祭王子药师奴墓。乙亥，诏近臣议皇太后上尊号册礼，枢密使韩德度以後汉太后临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戊寅，幸木叶山。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谕项诸部，来者甚众，下诏褒美。

六月乙酉朔，诏有司，册皇太后日，给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招讨使奏项酋长执夷离子隈引等乞内附，诏抚纳之，仍察其诚伪，谨边备。丙戌，还上京。己丑，有司奏，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驸马都尉卢俊与公主不协，诏离之，遂出俊为兴国军节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庙。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

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丁未，覃恩中外，文武官各进爵一级。以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守司徒。

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听政。乙卯，上亲录囚。王子司徒娄国坐称疾不赴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礼。癸酉，临潢尹兖进饮馔。上与诸王分朋击鞠。丙子，韩德威遣详稳辖马上破项俘获数，并送夷离之子来献。辛巳，赏西南面有功将士。

八月戊子，上西巡。己丑，谒祖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国王萧思温墓。癸巳，上与皇太后谒怀陵，遂幸怀州。甲午，上与斜轸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马，约以为友。己亥，猎赤山，遣使荐熊肪、鹿脯于乾陵之凝神殿。以政事令孙桢无子，诏国舅小翁帐郎君桃隈为之後。乙巳，诏于越休哥提点元城。壬子，韩德威表请伐项之复叛者，诏许之；仍发别部兵数千以助之。

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敦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易，从之。庚申，谒宣简皇帝庙。辛酉，幸祖州，谒祖陵。壬戌，还上京。辛未，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千龄节，从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傅导功，宜录其子孙；遂命其子泮泱为林牙。丙子，如老翁川。

冬十月癸未朔，司天奏老人星见。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国舅详稳照姑。【五】癸巳，速撒奏敌烈部及叛蕃来降，悉复故地。乙未，以燕京留守于越休哥言，每岁诸节度使贡献，如契丹官例，止进鞍马，从之。丁酉，以吴王稍为上京留守，行临潢尹事。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

十一月壬子朔，观渔挞马泺。癸丑，应州奏，获宋谍者，言宋除道五台山，将入灵丘界。诏谍者及居停人并磔于市。庚辰，上与皇太后祭乾陵，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叁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

十二月壬午朔，谒凝神殿，遣使分祭诸陵，赐守殿官属酒。是日，幸显州。丁亥，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甲午，东幸。己亥，皇太后

观渔于玉盆湾。辛丑，观渔于浚渊。甲辰，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是夕，然万鱼灯于双溪。戊申，千龄节，祭日月，礼毕，百僚称贺。

二年春正月甲子，如长泺。

二月癸巳，国舅帐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来朝。甲午，赐将军耶律敌不春衣、束带。丙申，东路行军、宣徽使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六】，遣使执手奖谕。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从观猎于饶乐川。乙巳，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以所辖诸部难治，【七】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丙午，上与诸王大臣较射。丁未，韩德威以征项回，遂袭河东，献所俘，赐诏褒美。

三月乙卯，划离部请今後详稳止从本部选授为宜，上曰："诸部官惟在得人，岂得定以所部为限。"不允。赠故同平章事赵延煦兼侍中。

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宁、都监萧勤德献征女直捷，授普宁兼政事令，勤德神武卫大将军，各赐金器诸物。庚寅，皇太后临决滞狱。辛卯，祭风伯。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刘承规为承德军节度使，崇德宫都部署、保义军节度使张德筠为宣徽北院使。

五月乙卯，祠木叶山。丁丑，驻跸沿柳湖。

六月己卯朔，皇太后决狱，至月终。

秋七月癸丑，皇太后行再生礼。

八月辛卯，东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术不直、赛里等八族乞举众内附，诏纳之。

九月戊申朔，驻跸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

冬十月丁丑朔，以归化州刺史耶律普宁为彰德军节度使，右武卫大将军韩倬为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

十一月壬子，【八】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郑嘏为儒州刺史。是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

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学士承旨马得臣为宣政殿学士，耶律颇德南京

统军使，耶律瑶升大内惕隐，大仁靖东京中台省右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长泺。丁巳，以翰林学士邢抱朴为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左拾遗知制诰刘景、吏部郎中知制诰牛藏用并政事舍人。

二月丙子朔，以牛藏用知枢密直学士。

三月乙巳朔，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上因阅诸部籍，涅剌、乌隈二部户少而役重，并量免之。

夏四月乙亥朔，祠木叶山。壬午，以凤州刺史赵匡符为保静军节度使。癸未，以左监门卫大将军王庭为奉先军节度使，彰武军节度使韩德凝为崇义军节度使。

五月壬子，还上京。癸酉，以国舅萧道宁同平章事、知渖州军州事。

六月甲戌朔，【九】如柏坡。皇太后亲决滞狱。乙亥，以归义军节度使王希严为兴国军节度使。

秋七月甲辰朔，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甲寅，东幸。甲子，遣郎君班赐秦王韩匡嗣葬物。丙寅，驻跸土河。以暴涨，命造船挢，明日乘步辇出听政。老人星见。丁卯，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以平章事萧道宁为昭德军节度使，武定军节度使、守司空兼政事令郭袭为天平军节度使，大同军节度使、守太子太师兼政事令刘延构为义成军节度使，赠尚父秦王韩匡嗣尚书令。

八月癸酉朔，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命枢密使耶律斜轸为都统，驸马都尉萧恳德为监军，以兵讨女直。丁丑，次稿城。庚辰，至显州，谒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观新宫。癸未，谒乾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显二州上所部里社之数。丙戌，北皮室详稳进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谐领已里婉妻萧氏奏夫死不能葬，诏有司助之。庚寅，东征都统所奏路尚陷泞，未可进讨，诏俟泽涸深入。癸巳，皇太后谒显陵。庚子，谒乾陵。辛丑，西幸。

闰九月癸酉，”一○：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辛巳，诏谕东征将帅，乘水涸进讨。丙申，女直宰相术不里来贡。戊戌，驻跸东古山。己亥，速撒奏术

不姑诸部至近淀，夷离易鲁姑请行俘掠，”一一：上曰“诸部於国无恶，何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

冬十一月甲戌，诏吴王稍领秦王韩匡嗣葬祭事。丁丑，诏以东北路兵马监军妻婆底里存抚边民。戊寅，赐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韩德让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丙申，东征女直，都统萧闼览、菩萨奴以行军所经地里、物产来上。 校勘记

一：挞剌干乃万十乃万十，刑法志作乃方十。

二：西南面招讨使秦王韩匡嗣西字原脱，据纪乾亨三年三月及卷七四本传补。

三：宋主将如台山台山，按下文本年十一月，应作五台山。

四：以皇女长寿公主下嫁国舅宰相萧婆项之子吴留按萧婆项即萧干，吴留即萧德。检公主表，景宗第二女长寿，封卫国公主，嫁萧排押；第三女延寿，封越国公主，嫁萧德。又卷八八萧排押传及萧德传，排押“尚卫国公主”，德“统和元年尚越国公主”。则此长寿应作延寿。

五：以公主淑哥下嫁国舅详稳照姑照姑，公主表作萧神奴。

六：东路行军宣徽使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耶律蒲宁原误“萧蒲宁”。下文又作耶律普宁。卷七九耶律阿没里传：“阿没里，字蒲邻。”蒲宁、普宁均蒲邻异译，即耶律阿没里一人。又据本传，“行军”下应有“都统”二字。

七：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按部族表作“五国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隈”。

八：十一月壬子十一月上原有“冬”字，衍文从删。

九：六月甲戌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闰九月癸酉按是年辽闰八月，闰字下当有脱文。闰八月壬寅朔，九月壬申朔，癸酉为九月初二，丙子初五，庚辰为重九，正合。大典一二○四三引亦作“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

一一：夷离易鲁姑请行俘掠易，疑是曷字之误。

第十一卷本纪第十一 圣宗二

四年春正月甲戌，观渔土河。林牙耶律谋鲁姑、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上东征俘获，赐诏奖谕。丙子，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馀万、马二十馀万及诸物。己卯，朝皇太后。决滞讼。壬午，枢密使斜轸、林牙勤德、谋鲁姑、节度使闼览、统军使室罗、侍中抹只、奚王府监军迪烈与安吉等克女直还军，遣近侍泥里吉诏旌其功，仍执手抚谕，赐酒果劳之。甲午，幸长泺。

二月壬寅，以四番都统军李继忠为检校司徒、上柱国。【一】癸卯，西夏李继迁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西番酋帅瓦泥乞移为保大军节度使、坊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轸、萧闼览、谋鲁姑等族帅来朝，【二】行饮至之礼，赏赉有差。丙寅，行次袅里井。

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诏宣徽使蒲领驰赴燕南，与休哥议军事；分遣使者徵诸部兵益休哥以击之；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军继进，赐剑专杀。乙亥，以亲征告陵庙、山川。丙子，统军使耶律颇德败宋军于固安。休哥绝其粮饷，擒将吏，获马牛、器仗甚众。庚辰，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三】，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四】附于宋。时上与皇太后驻兵驼罗口，诏趣东征兵马以为应援。壬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仍报平州节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马乏则括民马；铠甲阙，则取於显州之甲坊。癸未，辽军与宋田重进战于飞狐，不利，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五】马军指挥使何万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以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六】以副于越休哥。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飞龙使亚剌、文班吏亚达哥阅马以给先发诸军，诏驸马都尉萧继远领之。辛卯，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以飞狐叛，附于宋。癸巳，赐林牙谋鲁姑旗鼓四、剑一，率禁军之骁锐者南助休哥。丙申，步军都指挥使穆超以灵丘叛，附于宋。诏遣使赐枢密使斜轸密旨及彰国军节度使杓印以趣征讨。

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隐瑶升、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以捷报。辛丑，宋潘美陷云州。壬寅，遣抹只、谋鲁姑、勤德等领偏

师以助休哥，仍赐旗鼓、杓印抚谕将校。癸卯，休哥复以捷报，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群臣贺于皇太后。诏勤德还军。丙午，颇德上所获铠仗数。戊申，监军、宣徽使蒲领奏敌军引退，而奚王筹宁、北大王蒲奴宁、统军使颇德等以兵追蹑，皆胜之。遣敞史勤德持诏褒美，及诏侍中抹只统诸军赴行在所。频不部节度使和卢睹、黄皮室详稳解里等各上所获兵甲。又诏两部突骑赴蔚州，以助阅览。横帐郎君老君奴率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将军化哥统平州兵马，横帐郎君奴哥为黄皮室都监，【七】 郎君谒里为北府都监，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轸。庚戌，以斜轸为诸路兵马都统，阅览兵马副部署，迪子都监，【八】 以代善补、韩德威。癸丑，以艾正、赵希赞及应州、朔州节度副使、奚军小校隘离辖、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属，分赐有功将校。宋将曹彬、米信北渡拒马河，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南北列营长六七里。时上次涿州东五十里。甲寅，诏于越休哥、奚王筹宁、宣徽使蒲领、南、北二王等严备水道，无使敌兵得潜至涿州。乙卯，休哥等败宋军，献所获器甲、货财，赐诏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节度使萧啜里，执监城使、铜州节度使耿绍忠，【九】 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复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议军事。诸将校各以所俘获来上。奚王筹宁、南、北二王率所部将校来朝。以近侍粘米里所进自落鸨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领来朝，诏三司给军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军次固安。壬戌，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甲子，赏攻城将士有差。

五月庚午，辽师与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关，大败之，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馀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挽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围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癸酉，班师，还次新城。休哥、蒲领奏宋兵奔逃者皆杀之。甲戌，以军捷，遣使分谕诸路京镇。丁丑，诏诸将校，论功行赏，无有不实。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瑶升军赴山西。壬午，还次南京。癸未，休哥、筹宁、蒲奴宁进俘获。斜轸遣判官蒲姑奏复蔚州，斩首二万馀级，乘胜攻下灵丘、飞狐，赐蒲姑酒及银器。丙戌，御元和殿，大宴从军将校，封休哥为宋国王，加蒲领、筹宁、蒲奴宁及诸有功将校爵赏有差。丁亥，发南京，诏休哥备器甲，储粟，待秋大举南征。戊子，斜轸奏宋军复围蔚州，击破之。诏以兵授瑶升、韩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瑶升、韩德威不尽追杀，降诏诘

责。仍谕，据城未降者，必尽掩杀，无使遁逃。癸巳，以军前降卒分赐扈从。乙未，赏颇德诸将校士卒。

六月戊戌朔，诏韩德威赴阙，加统军使颇德检校太师。甲辰，诏南京留守休哥遣炮手西助斜轸。乙巳，以夷离毕里古部送辎重行宫，暑行日五十里，人马疲乏，遣使让之。丁未，度居庸关。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岁输三司盐铁钱，折绢不如直，诏增之。甲寅，斜轸奏复寰州。乙卯，皇太妃、诸王、公主迎上岭表，诏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从臣进酒，陈俘获于前，遂大宴。戊午，幸凉陉。以所俘分赐皇族及乳母。己未，闻所遣宣谕回鹘。核列哥国度里、亚里等为术不姑邀留，诏速撤赐术不姑货币，谕以朝廷来远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亥，以节度使韩毗哥、翰林学士邢抱朴等充云州宣谕招抚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赐赵妃及于越迪辇乙里婉。

秋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遣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及上所获将校印绶、诰敕，赐涅里底等酒及银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归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赐从臣。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一○：万人。辛卯，斜轸奏：大军至蔚州，营于州左。得谍报，敌兵且至，乃设伏以待。敌至，纵兵逆击，追奔逐北，至飞狐口。遂乘胜鼓行而西，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馀人。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北据云、朔数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诏详稳辖麦室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

八月丁酉朔，”一一：置先离闼览官六员，领于骨里、女直、迪烈于等诸部人之隶宫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後五州都管。乙巳，韩德让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从之。乙卯，斜轸还自军，献俘。己未，用室、韩德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诏第山西诸将校功过而赏罚之。乙室帐宰相安宁以功过相当，追告身一通；谛居部节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隐瑶升、拽剌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化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使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皆以闻敌逃遁夺官；烈仍配隶本贯；”一二：领国舅军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轸所部将校前破女直，後有宋捷，第功加赏。癸亥，加斜轸守太保。

九月丙寅朔，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甲

戌，次黑河，以重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赐从臣命妇菊花酒。丁丑，次河阳北。戊寅，内外命妇进会亲礼物。辛巳，纳皇后萧氏。丙戌，次儒州，以大军将南征，诏遣皮室详稳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军缮甲兵。”一三：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宁赴行在所。甲午，皇太后行再生礼。

冬十月丙申朔，项、阻卜遣使来贡。丁酉，皇太后复行再生礼，为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帐郎君吴留为御史大夫。政事令室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後，”一四：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州节度使蒲打里选人分道巡检。北大王帐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宁十七罪，诏横帐太保核国底鞫之。蒲奴宁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释之。曷葛只里亦伏诬告六事，命详酌罪之。知事勤德连坐，杖一百，免官。甲辰，出居庸关。乙巳，诏诸京镇相次军行，诸细务权停理问。庚戌，分遣拽剌沿边侦候。辛亥，命皇族庐帐驻东京延芳淀。”一五：壬子，诏以敕榜付于越休哥，以南征谕拒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宁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壬戌，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老。甲子，上与大臣分朋击鞠。

十一月丙寅朔，项来贡。庚午，以政事令韩德让守司徒。壬申，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女直请以兵从征，许之。癸酉，御正殿，大劳南征将校。丙子，南伐，次狭底埚，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丁丑，以休哥为先锋都统。戊寅，日南至，上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辛巳，诏以北大王蒲奴宁居奉圣州，山西五州公事，并听与节度使蒲打里共裁决之。癸未，祭日月，为驸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诸部监，勒所部各守营伍，毋相错杂。丙戌，遣谋鲁姑、萧继远沿边巡徼。以所获宋卒射鬼箭。丁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徵，祭天地。诏驸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鲁姑、太尉林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间谍。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残南境桑果。壬辰，至唐兴县。时宋军屯滹沱挢北，选将乱射之，挢不能守，进焚其挢。癸巳，涉沙河，休哥来议事。北皮室详稳排亚献所获宋谍二人，上赐衣物，令还招谕泰州。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与宋战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鹿神。以卢补古临阵遁逃，夺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监各杖之。郎君拽剌双骨里遇宋先锋於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器。乙未，以卢补古等罪诏谕诸军。以御盏郎君化哥权楮特部节度使，横帐郎君佛留为都监，代卢补古。权领国舅军桃畏请置二校领散卒，诏以郎君世音、颇德等充。命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将军迪子略地东路。诏休哥、排亚等议军事。

十二月己亥，休哥败宋军於望都，遣人献俘。壬寅，营于滹沱北，诏休哥以骑兵绝宋兵，毋令入邢州；”一六：命太师王六谨侦候。癸卯，小校曷主遇宋辎重，引兵杀获甚众，并焚其刍粟。甲辰，诏南大王与休哥合势进讨，宰相安宁领迪离部及三克军殿。上率大军与宋将刘廷让、李敬源战于莫州，败之。乙巳，擒宋将贺令图、杨重进等；国舅详稳挞烈哥、宫使萧打里死之。丙午，诏休哥以下入内殿，赐酒劳之。丁未，筑京观。复以南京禁军击杨团城，”一七：守将以城降。诏禁侵掠。己酉，营神榆村，诏上杨团城粟麦、兵甲之数。辛亥，以黑白二牲祭天地。癸丑，拨冯母镇，大纵俘掠。丙辰，邢州降。丁巳，拨深州，以不即降，诛守将以下，纵兵大掠。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疋。校勘记

一：以四番都统军李继忠为检校司徒继忠，百官志二作继冲。

二：耶律斜轸萧闼览谋鲁姑等族帅来朝“族”，疑应作诸。

三：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彦章，长编、宋史五并作彦辛。

四：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顺义，原误“义顺”。据地理志五及辽文汇四张正嵩墓志改。

五：康州刺史马马，国志卷七作马硕，长编及宋史五、通考三四六并作马。

六：以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蒲领，又作蒲宁、普宁，即耶律阿没里。卷七九本传作蒲邻。都统，本传作都监，下文本年四月亦称监军。

七：横帐郎君奴哥为黄皮室都监奴哥，卷八五本传作奴瓜，“　统和四年，宋杨继业来侵，奴瓜为黄皮室纠都监，击败之。”

八：迪子都监迪子，卷八五本传作题子，“授西南面招讨都监”。

九：铜州节度使铜州，长编作同州。

一○：饭僧万人饭僧，原倒讹“僧饭”。据前後文例改。

一一：八月丁酉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二：烈仍配隶本贯，原误“配”。据上文及大典五二四九改。

一三：遣皮室详稳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军缮甲兵按乞的，下卷六年十二月作乞得。郎君拽剌为官名，下疑脱一人名，或即下文本年十一月之郎君拽剌双骨里。

一四：山西四州州，原误“川”。按下文有“山西五州”，据改。

一五：东京延芳淀此淀在居庸关至南京途中，非东京之延芳淀。“东京”当作南京或京东。

一六：毋令入邢州邢州，国志七作祁州。长编，是年契丹长驱入深、祁。下文云“拨深州”。邢应作祁。

一七：复以南京禁军击杨团城以，原作“入”。据大典五二四九改。

第十二卷本纪第十二 圣宗三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束城县，纵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谕降，不听，遂击破之。尽杀其丁壮，俘其老幼。戊寅，上还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赉将士。壬辰，如华林、天柱。

二月甲午朔，至自天柱。

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丁丑，以谛居部下拽剌解里侦候有功，命入御盏郎君班候。

夏四月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册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礼毕，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一】戊戌，诏有司条上勋旧，等第加恩。癸丑，清暑冰井。

六月壬辰朔，【二】召大臣决庶政。丙申，以耶律苏为遥郡刺史。

秋七月戊辰，涅剌部节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请留，从之。是月，猎平地松林。

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六年春正月庚申，如华林、天柱。

二月丁未，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甲寅，大同军节度使、同平章政事刘京致仕。

三月己未，【三】休哥奏宋事宜，上亲览之。丙寅，以司天赵宗德、齐泰、王守平、邵祺、阎梅从征四载，言天象数有徵，赐物有差。癸未，李继迁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未，幸南京。丁酉，胡里室横突韩德让堕马，皇太后怒，杀之。戊戌，幸宋国王休哥第。

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

闰月丙戌朔，奉圣州言太祖所建金铃阁坏，乞加修缮。诏以南征，恐重劳百姓，待军还治之。壬寅，阿萨兰回鹘来贡。甲寅，乌隈于厥部以岁贡貂鼠、青鼠皮非土产，皆於他处贸易以献，乞改贡。诏自今止进

牛马。

六月癸亥，项太保阿剌恍来朝，贡方物。乙丑，谕诸道兵马备南征攻城器具。乙酉，夷离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四】授于越。

秋七月丙戌，观市。己亥，遣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诸蕃违命者。【五】赐休哥、排亚部诸军战马。己酉，驻跸于洛河。壬子，加韩德威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门下平章事，东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为大同军节度使。癸丑，排亚请增置涿州驿传。

八月丙辰，【六】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戊午，休哥与排亚、袅里曷捉生，将至易州，遇宋兵，杀其指挥使而还。庚申，幸黎园温汤。癸亥，以将伐宋，遣使祭木叶山。丁丑，濒海女直遣使速鲁里来朝。西北路管押详稳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获。东路林牙萧勤德及统军石老以击败女直兵，献俘。大同军节度使耶律抹只奏今岁霜旱乏食，乞增价折粟，以利贫民。诏从之。滨海女直遣鲁里来修土贡。【七】

九月丙申，【八】化哥与术不姑舂古里来贡。休哥遣详稳意德里献所获宋谍者。丁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戊戌，幸南京。己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庙。以唐元德为奉陵军节度使。癸卯，祭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书谕城中降，不听。

冬十月乙卯，【九】纵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抚谕其众。驸马萧勤德、太师闼览皆中流矢。勤德载帝车中以归。闻宋军退，遣斜轸、排亚等追击，大败之。戊午，攻沙堆驿，破之。己巳，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军分置七指挥，号归圣军。壬申，行军叁谋、宣政殿学士马得臣言谕降宋军，恐终不为用，请并放还。诏不允。丙子，筹宁奏破狼山捷。辛巳，复奏败宋兵于益津关。癸未，进军长城口，宋定州守将李兴以兵来拒，休哥击败之，追奔五六里。

十一月甲申朔，”一○：上以将攻长城口，诏诸军备攻具。庚寅，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士溃围，委城遁，”一一：斜轸招之，不降；上与韩德让邀击之，杀获殆尽，获者分隶燕军。辛卯，攻满城，围之。甲午，拨其城，军士开北门遁，上使谕其将领，乃率众降。戊戌，攻下祁州，纵兵大掠。己亥，拨新乐。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军千人出益津关，国舅郎君桃委、详稳十哥击走之，杀副将一人。己酉，休哥献黄皮室详稳徇地莫州所获马二十匹，士卒二十人。命赐降者衣带，使

隶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馀人，给寒者裘衣。以马得臣权宣徽院事。

十二月甲寅朔，赐皮室详稳乞得、秃骨里战马。横帐郎君达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献奚详稳耶鲁所获宋谍。丁巳，遣北宰相萧继远等往觇安平。侍卫马军司奏攻祁州、新乐，都头刘赞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赏。是月，大军驻宋境。

是岁，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一二：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师。戊子，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庚寅，次长城口。三卒出营劫掠，笞以徇众，以所获物分赐左右。壬辰，李继迁与兄继捧有怨，乞与通好，上知其非诚，不许。癸巳，谕诸军趣易州。己亥，禁部从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五人。甲辰，大军齐进，破易州，降刺史刘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帅师邀之，无敢出者。即以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迁易州军民于燕京。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楼，抚谕士庶。丙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诏谕三京诸道。戊申，次涞水，”一三：谒景宗皇帝庙。诏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护送易州降人八百，还隶本贯。己酉，次岐沟，射鬼箭。辛亥，还次南京，六军解严。

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诏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甲寅，回鹘、于阗、师子等国来贡。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是日，幸长春宫。甲子，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乙丑，赏南征女直军，使东还。丙寅，禁举人匿名飞书，谤讪朝廷。癸酉，吐蕃、项来贡。甲戌，云州租赋请止输本道，从之。丙子，以女直活骨德为本部相。分遣巫觋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宝奴生。戊寅，阿萨兰、于阗、辖烈并遣使来贡。

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叶山。禁刍牧伤禾稼。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馀授县主簿、尉。李继迁遣使来贡。丁亥，诏知易州赵质收战亡士卒骸骨，”一四：筑京观。戊子，赐于越宋国王红珠筋线，命入内神帐行再生礼，皇太后赐物甚厚。以鸡壁砦民成廷朗等八户隶飞狐。己丑，诏免云州逋赋。乙室王贯宁击鞠，为所部郎君高四纵马突死，诏讯高四罪。丙申，诏开奇峰路通易州市。戊戌，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一五：

是春，驻跸延芳淀。

夏四月甲寅，还京。乙卯，国舅太师萧阔览为子排亚请尚皇女延寿公主，”一六：许之。丙辰，谒太宗皇帝庙。以御史大夫乌骨领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寿寺饭僧。甲子，谏议大夫马得臣以上好击球，上疏切谏：“臣伏见陛下听朝之暇，以击球为乐。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争胜，君得臣夺，君输臣喜，一不宜也；往来交错，前後遮约，争心竞起，礼容全废，若贪月杖，误拂天衣，臣既失仪，君又难责，二不宜也；轻万乘之贵，逐广场之娱，地虽平，至为坚确，马虽良，亦有惊蹶，或因奔击，失其控御，圣体宁无亏损？太后岂不惊惧？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继承之重，止危险之戏。”疏奏，大嘉纳之。丁卯，吐浑还金、回鹘安进、吐蕃独朵等自宋来归，皆赐衣带。皇太后谒奇首可汗庙。丙子，以舍利军耶律杳为常衮。己卯，驻跸儒州龙泉。

五月庚辰朔，”一七：遣宣徽使蒲领等率兵分道备宋。以遥辇副使控骨离为舍利拽剌详稳。辛巳，祭风伯于儒州白马村。休哥引军至满城，招降卒七百馀人，遣使来献，诏隶东京。辛卯，猎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边，时暑未敢与战，且驻易州，俟彼动则进击，退则班师。从之。

六月庚戌朔，以太师柘母迎合，挝之二十。辛酉，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一八：免赋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学士马得臣卒，诏赠太子少保，赐钱十万，粟百石。乙亥，诏出诸畜赐边部贫民。是月，休哥、排亚破宋兵于泰州。”一九：

秋七月乙酉，御含凉殿视朝。丙戌，以中丞耶律核麦哥权夷离毕，横帐郎君耶律延寿为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甲午，以迪离毕、涅剌、乌三部各四人益东北路夫人婆里德，”二○：仍给印绶。丁酉，劳南征将士。是日，帝与皇太后谒景宗皇帝庙。

八月庚午，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

冬十月，禁网捕兔。

十一月甲申，于阗张文宝进内丹书。

十二月甲寅，钩鱼于沈子泺。癸亥，猎于好草岭。 校勘记

一：册上皇太后尊号至上皇帝尊号按本年所上皇太后及圣宗“　　尊

号”与二十四年所上同。考卷七一后妃传，事在二十四年，五年无此事。疑此系重出。

二：六月壬辰朔朔字，据朔考补。

三：三月己未三月二字，原误在下文“癸未”上。按朔考，二月戊子朔，无己未、丙寅；三月戊午朔，己未初二日。据改。

四：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恭顺，长编、通考作贤顺，此避景宗贤名改恭顺。罗校，此殆开泰六年事误系於此。

五：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卷八二本传作西南面招讨使。

六：八月丙辰八月二字，原误在下文“戊午”上。按朔考，八月乙卯朔，丙辰初二日。据改。

七：滨海女直遣鲁里来修土贡按此与上文“濒海女直遣使速鲁里来朝”为一事重出。

八：九月丙申九月二字，原误在下文“戊戌”上。按朔考，九月乙酉朔，丙申十二日。据改。

九：冬十月乙卯冬十月三字，原误在下文“戊午”上。按朔考，十月甲寅朔，乙卯初二日。据改。

一○：十一月甲申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一：士溃围委城遁罗校，士上夺军字。

一二：放高举一人及第“放高举”三字原缺，据大典五二四九补。

一三：次涞水涞水原作“漆水”，据地理志四改。

一四：知易州赵质按上文正月甲辰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此赵质应是马质。

一五：以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按以襄女出嫁事，已见四年十二月。检卷一一五西夏外记出嫁在本年。或是请婚在四年，七年成行。

一六：萧闼览为子排亚请尚延寿公主按公主表，排亚作排押，娶长寿公主，延寿公主嫁萧德。延寿应作长寿。叁见卷一○校勘记” 四：。

一七：五月庚辰朔五月二字，原误在下文“辛巳”上；“庚辰”下脱朔字。按朔考，五月庚辰朔。今并补正。

一八：燕乐密云二县按地理志四，檀州，隋开皇十八年以燕乐、密云二县置。辽无燕乐县，此系用旧名。

一九：破宋兵于泰州按泰州此时已改保州，此用旧称。类此者不备举。

二○：婆里德按上文统和三年十一月、百官志二并作婆底里。

第十三卷本纪第十三 圣宗四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台湖。庚寅，诏决滞狱。庚子，如沈子泺。

二月丁未朔，于阗、回鹘各遣使来贡。壬申，女直遣使来贡。

三月丁丑，李继迁遣使来贡。庚辰，太白、荧惑斗，凡十有五次。乙酉，城杏埚，以宋俘实之。辛丑，置宜州。

夏四月丙午朔，严州刺史李寿英有惠政，民请留，从之。庚戌，女直遣使来贡。庚午，以岁旱，诸部艰食，振之。

五月戊子，以宋降卒分隶诸军。庚寅，女直宰相阿海来贡，封顺化王。丙申，清暑胡土白山。诏括民田。

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鲁古为北院大王。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甲寅，月掩天驷第一星。丙辰，女直遣使来贡。

秋七月庚辰，改南京熊军为神军。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县，【一】白川州置洪理，仪坤州置广义，辽西州置长庆，乾州置安德各一县。【二】省遂、妫、松、饶、宁、海、瑞、玉、铁里、奉德等十州，【三】及玉田、辽丰、松山、弘远、怀清、云龙、平泽、平山等八县，以其民分隶他郡。

八月乙卯，以黑白羊祭天地。

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请内附。壬辰，李继迁献宋俘。

冬十月丙午，以大败宋军，复遣使来告。己酉，阻卜等遣使来贡。是月，驻跸大王川。【四】

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浑民饥，振之。丁酉，太白昼见。

十二月癸卯，李继迁下宋麟、等州，遣使来告。女直遣使来贡。庚戌，遣使封李继迁为夏国王。癸丑，回鹘来贡。

是岁，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来贡。丙子，诏禁私度僧尼。庚辰，如

台湖。乙酉，枢密使、监修国史室等进实录，赐物有差。戊子，选宋降卒五百置为宣力军。辛卯，诏免三京诸道租赋，仍罢括田。

二月丙午，夏国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为惕隐。甲子，建威寇、振化、来远三城，屯戍卒。

闰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给事中刘京、政事舍人张干、南京副留守吴浩分决诸道滞狱。

三月庚子朔，振室韦、乌古诸部。戊申，复遣库部员外郎马守琪、仓部员外郎祁正、虞部员外郎崔，蓟北县令崔简等分决诸道滞狱。甲子，幸南京。

夏四月甲戌，回鹘来贡。乙亥，夏国王李继迁遣杜白来谢封册。丙戌，清暑炭山。

五月己未，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

六月丁亥，突厥来贡。是月，南京霖雨伤稼。

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乙巳，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抚高年、禁奢僭，有殁於王事者官其子孙。己未，夏国以复绥、银二州，遣使来告。

八月癸酉，铜州嘉禾生，东京甘露降。戊寅，女直进唤鹿人。壬午，东京进三足乌。

九月庚子，鼻骨德来贡。己酉，驻跸庙城。南京地震。

冬十月丁卯，阿萨兰回鹘来贡。壬申，夏国王李继迁遣使来上宋所授敕命。丁丑，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十一月己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十二月，夏国王李继迁潜附于宋，遣招讨使韩德威持诏谕之。

是岁，放进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丙午，

如台湖。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韩德威奏李继迁称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壬申，兀惹来贡。壬午，免云州租赋。庚寅，夏国以韩德威俘掠，遣使来奏，赐诏安慰。辛卯，给复云州流民。

三月甲辰，铁骊来贡。丙辰，如炭山。

夏四月乙丑，以台湖为望幸里。庚寅，命群臣较射。

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

七月辛酉，铁骊来贡。

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

九月癸卯，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

冬十月壬申，夏国王遣使来贡。戊寅，铁骊来贡。

十一月壬辰，回鹘来贡。

十二月庚辰，猎儒州东川。拜天。是月，以东京留守萧德等伐高丽。

十一年春正月壬寅，【五】回鹘来贡。丙午，出内帑钱赐南京统军司军。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鸭渌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众，伏诛。

夏四月，幸炭山清暑。

六月，大雨。

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奉圣、南京居民庐舍多垫溺者。

八月，如秋山。

冬十月甲申朔，驻跸蒲瑰坂。

是年，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六】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阴镇水，漂溺三十馀村，诏疏旧渠。甲寅，以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耶律硕老为惕隐。诏复行在五十里内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蠲宜州赋调。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谋叛，伏诛。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为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月给羊酒，仍复其家。

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户租赋。己丑，高丽来贡。甲午，免诸部岁输羊及关征。庚子，回鹘来贡。

三月丁巳，高丽遣使请所俘人畜，诏赎还。戊午，幸南京。丙寅，遣使抚谕高丽。己巳，涿州木连理。壬申，如长春宫观牡丹。是月，复置南京统军都监。

夏四月辛卯，幸南京。壬辰，枢密直学士刘恕为南院枢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

五月甲寅，诏北皮室军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清暑。庚辰，武定军节度使韩德冲秩满，其民请留，从之。

六月辛巳朔，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癸未，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庚子，录囚。甲辰，诏龙、凤两军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岁星相犯。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视诸道禾稼。辛酉，南院枢密使室为中京留守，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来贡。戊辰，观获。庚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参知政事。

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七】以萧挞凛督其军事。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戊子，以国舅帐克萧徒骨为夷离毕。乙未，下诏戒谕中外官吏。丁酉，录囚，杂犯死罪以下释之。

九月壬子，室韦、项、吐谷浑等来贡。辛酉，宋复遣使求和，不许。壬戌，行拜奥礼。癸酉，阻卜等来贡。

冬十月乙酉，猎可汗州之西山。乙巳，诏定均税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

十一月戊申朔，行再生礼。铁骊来贡。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庚戌，诏郡邑贡明经、茂材异等。甲寅，诏南京决滞狱。己未，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诏并奚王府奥理、 【八】 堕隗、梅只三部为一，其二克各分为部，以足六部之数。甲申，赐南京统军司贫户耕牛。戊子，高丽进妓乐，却之。庚寅，禁游食民。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来告。丁未，幸南京。

是年，放进士吕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广灵县。丁巳，增泰州、遂城等县赋。庚申，诏诸道劝农。癸亥，长宁军节度使萧解里秩满，民请留，从之。庚午，如长春宫。

二月丁丑朔，【九】 女直遣使来贡。甲辰，高丽遣李周桢来贡。

三月癸丑，夏国遣使来贡。戊辰，武清县百馀人入宋境剽掠，命诛之，还其所获人畜财物。

夏四月己卯，叁知政事邢抱朴以母忧去官，起复。丙戌，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甲午，如炭山清暑。

五月壬子，高丽进鹰。乙亥，北、南、乙室三府请括富民马以备军需，不许，给以官马。

六月丙子朔，启圣军节度使刘继琛秩满，民请留，从之。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丙戌，诏许昌平、怀柔等县诸人请业荒地。

秋七月乙巳朔，女直遣使来贡。丁巳，兀惹乌昭度、”一○：渤海燕颇等侵铁骊，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壬戌，诏蔚、朔等州龙卫、威胜军更戍。

八月丙子，夏国遣使进马。壬辰，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

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庄一区。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

冬十月乙亥，置义仓。”一一：辛巳，回鹘来贡。甲申，高丽遣李知白来贡。戊子，兀惹归款，诏谕之。庚子，鼻骨德来贡。

十一月乙巳，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贡。辛酉，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戊辰，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十二月己卯，铁骊遣使来贡鹰、马。辛巳，夏国以败宋人遣使来告。

是年，放进士王用极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渔于潞河。丁巳，蠲三京及诸州税赋。丙寅，夏国遣使来贡。庚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阎贵为丰州刺史。

二月庚寅，回鹘遣使来贡。

三月壬寅，高丽王治表乞为婚，许以东京留守、驸马萧德女嫁之。庚戌，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甲寅，韩德威奏讨项捷。甲子，诏安集朔州流民。

夏四月甲戌，东边诸纠各置都监。”一二：庚寅，如炭山清暑。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一三：是月，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德等五人以讨兀惹不克，削官。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

五月癸卯，诏叁知政事邢抱朴决南京滞狱。庚戌，朔州威胜军一百七人叛入宋。

六月辛未，如炭山清暑。铁骊来贡。乙酉，回鹘来贡。己丑，高丽遣使来问起居。後至无时。

秋七月戊午，回鹘等来贡。

闰月丁丑，五院部进穴地所得金马。

冬十月丙辰，命刘遂教南京神武军士剑法，赐袍带锦币。戊午，乌昭度乞内附。

十一月甲戌，诏诸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州。是月，回鹘阿萨兰遣使为子求婚，不许。

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甲子，挞凛诱叛酋阿鲁敦等六十人斩之，封兰陵郡王。幸南京。

是年，放进士张俭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西项叛，诏韩德威讨之。庚辰，诏诸道劝民种树。癸未，兀惹长武周来降。戊子，女直遣使来贡。己丑，诏南京决滞囚。乙未，免流民税。

二月丙申朔，如长春宫。戊戌，劝品部富民出钱以赡贫民。庚子，徙梁门、遂城、泰州、北平民於内地。丙午，夏国遣使来贡。甲寅，问安皇太后。丙辰，韩德威奏破项捷。丁巳，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

三月乙丑朔，项来贡。戊辰，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己巳，夏国破宋兵，遣使来告。己卯，封夏国王李继迁为西平王。壬午，通括宫分人户，免南京逋税及义仓粟。甲申，河西项乞内附。庚寅，兀惹乌昭度以地远，乞岁时免进鹰、马、貂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馀免。癸巳，宋主殂，子嗣位。甲午，皇太妃献西边捷。

夏四月乙未朔，罢奚五部岁贡凷。戊戌，录囚。壬寅，发义仓粟振南京诸县民。丙午，广德军节度使韩德凝有善政，秩满，其民请留，从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宗皇帝庙。己未，如炭山清暑。

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诏平州决滞狱。是月，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萧挞凛追击，获部族之半。

六月丙申，铁骊来贡。壬子，夏国遣使来谢封册。

秋七月戊辰，项来贡。辛未，禁吐谷浑别部鬻马於宋。丙子，高丽遣韩彦敬奉币吊越国公主之丧。辛卯，诏南京疾决狱讼。

八月丁酉，猎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诫曰：“前圣有言：欲不可纵。吾儿为天下主，驰骋田猎，万一有衔橛之变，适遗予忧。其深戒之！”

九月丙寅，罢东边戍卒。庚午，幸饶州，致奠太祖庙。戊子，萧挞凛奏讨阻卜捷。

冬十月壬辰朔，驻跸驼山，罢奚王诸部贡物。乙未，赐宿卫时服。丁酉，禁诸山寺毋滥度僧尼。戊戌，弛东京道鱼泺之禁。戊申，以上京

狱讼繁冗，诘其主者。辛酉，录囚。

十一月壬戌朔，录囚。丙戌，幸显州。戊子，谒显陵。庚寅，谒乾陵。是月，高丽王治薨，诵遣王同颖来告。

十二月乙巳，钩鱼土河。己酉，驻跸驼山。壬子，夏国遣使来贡。甲寅，遣使祭高丽王治，诏其权知国事。丙辰，录囚。

是年，放进士陈鼎等二人。 校勘记

一：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县分置，原误“置分”。据大典五二四九改。

二：白川州置洪理至乾州置安德各一县按地理志三洪理作弘理，地理志二乾州无安德县。

三：省遂妫松饶宁海瑞玉铁里奉德等十州地理志二铁里作铁利。松即地理志三之松山州。

四：大王川川，原误“州”。据游幸表及大典五二四九改。

五：春正月正，原误“三”。据游幸表及大典五二四九改。

六：是年放进士王熙载等年，原误“时”。据大典五二四九改。

七：诏皇太妃至抚定西边陈汉章辽史索隐（以下称索隐）谓“ 皇太妃”当作王太妃。长编，“景宗后姊为齐王罨撒葛妃，王死，称齐妃，领兵屯西鄙驴儿河，西捍达靼。後谋奔骨历札国，结兵以篡。”即此人。骨历札即卷九二萧夺剌传之北阻卜耶睹刮。

八：奥理营卫志下、百官志二并作奥里。

九：二月丁丑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兀惹乌昭度下文十七年六月、二十二年九月及属国表并作乌昭庆。

一一：置义仓按食货志上：“统和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

一二：东边诸纠纠字，本史所见并同。金史屡见，俱作寔。应从金

史。

一三：刘守光所藏钱毕沅续资治通鉴作刘仁恭所藏钱。拾遗亦称大安山藏钱，唐书、御览俱作刘仁恭事。非刘守光。

第十四卷本纪第十四 圣宗五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长泺。

二月庚子，夏国遣使来贡。丙午，以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喜罗为中台省左相。

三月甲子，女直遣使来贡。乙亥，鼻骨德酋长来贡。

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宫所隶州县民之被水者。丁未，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叶山。

五月甲子，祭白马神。丁卯，祠木叶山，告来岁南伐。庚辰，铁骊来贡。乙酉，还上京。妇人年九十者赐物。

六月戊子朔，致奠於祖、怀二陵。是月，清暑炭山。

秋七月丁巳朔，录囚，听政。

八月丁亥朔，东幸。

九月丁巳朔，驻跸得胜口。

冬十一月，遣使册高丽国王诵。

十二月丙戌朔，【一】宋国王休哥薨，辍朝五日。进封皇弟王隆庆为梁国王、南京留守，郑王隆为吴国王。

是年，放进士杨又玄等二人。【二】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长春宫。

夏四月，如炭山清暑。

六月，兀惹乌昭庆来。

秋七月，以伐宋诏谕诸道。

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鬼箭。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薨，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

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进攻乐寿县，拨之。次遂城，敌众临水以拒，纵骑兵突之，杀戮殆尽。

是年，放进士初锡等四人及第。

十八年春正月，还次南京，赏有功将士，罚不用命者。诏诸军各还本道。

二月，幸延芳淀。

夏四月己未，驻跸于清泉淀。

五月丁酉，清暑炭山。

六月，阻卜叛酋鹘碾之弟铁剌不率部众来附，鹘碾无所归，遂降，诏诛之。

秋七月，驻跸于汤泉。

九月乙亥朔，驻跸黑河。

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继迁子德昭朔方军节度使。【三】

十二月，回鹘来贡。

是年，放进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春正月辛巳，以祗候郎君班详稳观音为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

三月乙亥，夏国遣李文贵来贡。乙酉，西南面招讨司奏项捷。壬辰，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赐大丞相韩德让名德昌。

夏四月乙巳，幸吴国王隆第视疾。丙午，问安皇太后。

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册萧氏为齐天皇后。庚寅，以千拽剌详稳耶律王奴为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戊午，夏国奏下宋、环、庆等三州，赐诏褒之。

秋七月丙戌，以东京统军使耶律奴瓜为南府宰相。

八月庚戌，达卢骨部来贡。

九月己巳朔，问安皇太后。戊子，驻跸昌平。庚寅，西南面招讨司奏讨吐谷浑捷。辛卯，幸南京。

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盐沟。徙封吴国王隆为楚国王，留守京师。丁未，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

十一月庚午，射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关来侵，侦候谋、虞人招古击败之。己卯，观渔儒门泺。

闰月己酉，鼻骨德来贡。己未，减关市税。

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州租税。

二十年春正月庚子，如延芳淀。癸丑，东方五色虹见。诏安抚西南面向化诸部。甲寅，夏国遣使贡马、驼。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来贡。

二月丁丑，女直遣其子来朝。高丽遣使贺伐宋捷。

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萧继远等南伐。壬戌，驻跸鸳鸯泺。

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甲戌，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乙酉，南征将校献俘，赐爵赏有差。戊子，铁骊遣使来贡。

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

六月，夏国遣刘仁来告下灵州。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为南院枢密使。辛丑，高丽遣使来贡本国地里图。

九月癸巳朔，谒显陵，告南伐捷。

冬十月癸亥朔，至自显陵。

十二月，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赐金币。

是岁，南京、平州麦秀两岐。放进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鸳鸯泺。

三月壬辰，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甲午，朝皇太后。戊午，铁骊来贡。

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来贡。戊辰，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部遣使来贡。【四】是月，耶律奴瓜、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

五月庚寅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

六月己卯，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阖门使丁振吊慰。辛巳，项来贡。乙酉，阻卜铁剌里率诸部来降。是月，修可敦城。

秋七月庚戌，阻卜、乌古来贡。甲寅，以奚王府监军耶律室鲁为南院大王。【五】

八月乙酉，阻卜铁剌里来朝。丙戌，朝皇太后。

九月己亥，夏国李德昭遣使来谢吊赠。癸丑，幸女河汤泉，改其名曰松林。

冬十月丁巳朔，【六】驻跸七渡河。戊辰，以楚国王隆为西南面招讨使。

十一月壬辰，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谋叛，伏诛。丙申，通括南院部民。

十二月癸未，罢三京诸道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鸳鸯泺。

二月乙卯朔，女直遣使来贡。丙寅，南院枢密使邢抱朴薨，辍朝三日。

三月己丑，罢番部贺千龄节及冬至、重五贡。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物。

夏四月丁卯，朝皇太后。

五月，清暑炭山。

六月戊午，【七】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

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国李德昭为西平王。丁亥，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里笃、奥里米等部来贡。

八月丙辰，项来贡。庚申，阻卜酋铁剌里来朝。戊辰，铁剌里求婚，不许。【八】丙子，驻跸犬牙山。

九月己丑，以南伐谕高丽。丙午，幸南京。女直遣使献所获乌昭庆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庙。以北院大王磨鲁古、太尉老君奴监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国王隆留守京师。

闰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获谍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丙寅，辽师与宋兵战于唐兴，大破之。丁卯，萧挞凛与宋军战于遂城，败之。庚午，军于望都。

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赉降兵。以酒脯祭天地。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谢封册。

十一月癸亥，马军都指挥使耶律课里遇宋兵于州，击退之。甲子，东京留守萧排押获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等以献。丁卯，南院大王善补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使会，许和。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军。丁丑，宋遣崇仪副使曹利用请和，即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报聘。【九】

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宋复遣曹利用来，以无还地之意，遣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书往报。”一○：戊子，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许之，即遣阖门使丁振持书报聘。己丑，诏诸军解严。是月，班师。皇太后赐大丞相齐王韩德昌姓耶律，徙王晋。

是年，放进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午，还次南京。庚申，大飨将卒，爵赏有差。

二月丙戌，复置榷场於振武军。丁巳，夏国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隐化哥为南院大王，行军都监老君奴为惕隐。乙丑，振项部。丁卯，回鹘来贡。丁丑，改易州飞狐招安使为安抚使。

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萨兰回鹘各遣使来贡。乙未，铁骊来贡。己亥，项来侵。

五月戊申朔，宋遣孙仅等来贺皇太后生辰。乙卯，以金帛赐阵亡将士家。丙寅，高丽以与宋和，遣使来贺。

六月壬辰，清暑炭山。甲午，阻卜酋铁剌里遣使贺与宋和。己亥，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

秋七月癸丑，问安皇太后。戊午，项来贡。辛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壬戌，乌古来贡。丁卯，女直遣使来贡。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请先留使者，皆遣之。

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杨六贺宋主生辰。

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来贡。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驻跸七渡河。癸卯，宋岁币始至，後为常。

十一月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颁给使韩，”一一：太后遣太师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贺正旦。辛亥，观渔桑乾河。丁巳，诏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宫籍，属于横帐。

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渐等来贺千龄节。丁酉，复遣张若谷等来贺正旦。

二十四年春正月，如鸳鸯泺。

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辇于怀州，”一二：囚夫人夷懒于南京，馀党皆生瘗之。

秋七月辛丑朔，南幸。

八月丙戌，改南京宫宣教门为元和，外三门为南端，左掖门为万春，右掖门为千秋。是月，沙州炖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一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

九月，幸南京。

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大赦。

是年，放进士杨佶等二十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

二月，如鸳鸯泺。

夏四月，清暑炭山。

六月，赐皇太妃胡辇死于幽所。

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吊祭。甲戌，遣使起复。

九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讨阻卜，破之。

冬十月丙申，驻跸中京。

十二月己酉，振饶州饥民。

二十六年春二月，如长泺。

夏四月辛卯朔，祠木叶山。

五月庚申朔，还上京。丙寅，高丽进龙须草席。己巳，遣使贺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怀二陵。辛未，驻跸怀州。

秋七月，增太祖、太宗、让国皇帝、世宗，仍皇太弟李胡曰钦顺皇帝。”一四：

冬十月戊子朔，幸中京。

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

是年，放进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钩鱼土河。猎于瑞鹿原。

夏四月丙戌朔，驻跸中京，营建宫室。庚戌，废霸州处置司。

秋七月甲寅朔，霖雨，潢、土、斡剌、阴凉四河皆溢，漂没民舍。

八月甲申，北幸。

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册礼。

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于行宫。壬辰，遣使报哀于宋、夏、高丽。戊申，如中京。己酉，诏免贺千龄节。

是岁，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 校勘记

一：十二月丙戌朔朔字，据朔考补。

二：杨又玄又玄，原作“又立”，大典五二四九同。纪开泰七年十一月作“人玄”，殿本作又玄。太平二年十月，百、殿两本并作又玄。核其事迹，确是一人。按道德经“玄之又玄”，似为取名所本，据改。下同。

三：李继迁子德昭德昭，宋史夏国传作德明。此避穆宗明名改。西夏外记作德明，应属漏改或後人回改者。

四：越里吉吉，原作“古”。按属国表作越里吉，纪重熙六年八月作越棘，知“古”是吉之讹，据改。

五：耶律室鲁为南院大王卷八一本传作北院大王，下文二十九年三月亦称室鲁为北院大王，“南”字疑误。

六：冬十月丁巳朔朔字，据朔考补。

七：六月戊午午，原误“子”。南、北、殿各本同，惟大典五二四九作戊午。按本年六月甲寅朔，戊午初五日，月内无戊子。据改。

八：铁剌里求婚不许按属国表作“铁剌里求婚，许之”。

九：飞龙使韩杞按长编作左飞龙使韩杞。

一○：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监门卫大将军，长编作右监门卫大将军。柬，原作“东”，据长编改。

一一：颁给使韩，原误“简”，据辽文汇六韩墓志改。

一二：幽皇太妃胡辇于怀州按“皇太妃”应作王太妃，参卷一三校勘记【七】。

一三：沙州炖煌王曹寿宋史四九○、通考三三五并作曹宗寿。此避兴宗宗真名，省宗字。

一四：皇太弟李胡曰钦顺皇帝按钦顺当作恭顺，陈大任避金章宗父允恭名改。

第十五卷本纪第十五 圣宗六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贺。甲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乾州涂殿。

二月丙戌，宋遣王随、王儒等来吊祭。【一】己亥，高丽遣魏守愚等来祭。是月，遣左龙虎卫上将军萧合卓馈大行皇太后遗物于宋，仍遣临海军节度使萧虚列、左领军卫上将军张崇济谢宋吊祭。

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为圣神宣献皇后。是月，宋、高丽遣使来会葬。

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赐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运。庚午，赐宅及陪葬地。

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丙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

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饥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谒显、乾二陵。丁卯，自将伐高丽，遣使报宋。以皇弟楚国王隆留守京师，北府宰相、驸马都尉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都监。

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辛卯，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杞宣问高丽王询。

冬十月丙午朔，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王询遣使奉表乞罢师，不许。

十一月乙酉，大军渡鸭渌江，康肇拒战，败之，退保铜州。【二】丙戌，肇复出，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及副将李立，【三】追杀数十里，获所弃粮饷、铠仗。戊子，铜、霍、贵、宁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达岭，遇敌兵，战败之。辛卯，王询遣使上表请朝，许之。禁军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京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遣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壬辰，守将卓思正杀辽使者韩喜孙等十人，领兵出拒，保佑等还。遣乙凛领兵击之，思正遂奔西京。围之五日不克，驻跸城西。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庚子，遣排押、

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王询弃城遁去，遂焚开京，至清江，还。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霁乃得渡。己丑，次鸭渌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迎于来远城。壬辰，诏罢诸军。己亥，次东京。

二月己酉，谒乾、显二陵。戊午，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馀赐内戚、大臣。

三月己卯，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薨。庚辰，皇弟楚国王隆权知北院枢密使事，枢密直学士高正为北院枢密副使。庚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为北院枢密使，封韩王，北院郎君耶律世良为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刘慎行叁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清暑老古埚。

五月甲戌朔，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又诏帐族有罪，墨依诸部人例。乙未，以刘慎行为南院枢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质知南院枢密使事。

六月庚戌，升蔚州、利州为观察使。乙卯，韩王耶律室鲁薨。丙辰，以南院大王化哥为北院枢密使。丁巳，诏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萧图玉安抚西鄙。置阻卜诸部节度使。

是秋，猎于平地松林。

冬十月庚子朔，【四】驻跸广平淀。甲寅，赠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尚书令，文忠。

十一月庚午朔，幸显州。

十二月庚子朔，【五】复如广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枢密使事邢抱质年老，诏乘小车入朝。是月，置归、宁二州。

是年，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

开泰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赵湘、符成翰来贺。【六】癸未，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甲申，驻跸王子院。丙戌，望祠

木叶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拈等来朝戊子，猎于买曷鲁林。 【七】 庚寅，祠木叶山。辛卯，曷苏馆大王曷里喜来朝。

二月壬子，驻跸瑞鹿原。

三月甲戌，以蔚州为观察，不隶武定军。乙亥，如苇泺。丁丑，诏封皇女八人为郡主。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丁亥，皇弟楚国王隆徙封齐国王，留守东京。

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诏王询亲朝。壬寅，夏国遣使进良马。己酉，祀风伯。辛酉，以前孟父房敞稳萧佛奴为左夷离毕。

五月戊辰朔，还上京。诏裴玄感、邢祥知礼部贡举，放进士史简等十九人及第。以驸马萧绍宗为郑州防御使。乙亥，以邢抱质为大同军节度使。

六月，驻跸上京。

秋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张昭莹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寇卿彰德军节度使。命耶律释身奴、李操充贺宋生辰国信使副，萧涅衮、齐泰贺宋正旦使副。进士康文昭、张素臣、郎玄达坐论知贡举裴玄感、邢祥私曲，秘书省正字李万上书，辞涉怨讪，皆杖而徒之，万役陷河冶。

八月丙申朔，【八】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馀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己未，高丽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诏复取六州地。是月，齐国王隆薨，辍朝五日。

冬十月辛亥，如中京。

闰月丁卯，赠隆守太师，仁孝。

十一月甲午朔，【九】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开泰。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覃恩中外。己亥，赐夏国使、东头供奉官曹文斌、吕文贵、窦、守荣、武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辽州录事

张庭美六世同居，仪坤州刘兴胤四世同居，各给复三年。甲辰，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执阿里底以献，而沿边诸部皆叛。

十二月丙寅，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于上京五鸾殿。壬申，振奉圣州饥民。庚辰，赐皇弟秦晋国王隆庆铁券。癸未，刘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举治狱明允，诏超迁之。甲申，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归州言其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己丑，诏诸镇建宣敕楼。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为翰林承旨，邢祥给事中，石用中翰林学士，吕德推枢密直学士，张俭政事舍人，邢抱质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继忠中京留守、检校太师，户部侍郎刘泾加工部尚书，驸马萧绍宗加检校太师，耶律控温加政事令，封幽王。”一○：丁未，如瑞鹿原。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马氏为丽仪，耿氏淑仪，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己未，录囚。乌古、敌烈叛，右皮室详稳延寿率兵讨之。是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

二月丙子，诏以麦务川为象雷县，女河川为神水县，罗家军为闾山县，山子川为富庶县，习家砦为龙山县，阿览峪为劝农县，松山川为松山县，金甸子为金原县。”一一：壬午，遣北院枢密副使高正按察诸道狱。

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镇州，赴行在。

夏四月甲子，拜日。诏从上京请，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丙子，如缅山。

五月辛卯朔，复命化哥等西讨。

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六州旧地。

秋七月壬辰，乌古、敌烈皆复故疆。乙未，西南招讨使、政事令斜轸奏，项诸部叛者皆遁黄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党、乌迷两部因据其地，今复西迁，诘之则曰逐水草。不早图之，後恐为患。又闻前後叛者

多投西夏，西夏不纳。诏遣使再问西迁之意，若归故地，则可就加抚谕。使不报，上怒，欲伐之。遂诏李德昭："今项叛，我欲西伐，尔当东击，毋失掎角之势。"仍命诸军各市肥马。丁酉，以惕隐耶律涤洌为南府宰相，太尉五哥为惕隐。"一二：癸卯，钩鱼曲沟。戊申，诏以敦睦宫子钱振贫民。己酉，化哥等破阻卜酋长乌八之众。丁卯，封皇子宗训大内惕隐。

八月壬戌，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夏国王李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己丑，耶律资忠使高丽还。

冬十月己未朔，畋井之北。命耶律阿营等使宋贺生辰。"一三：辛酉，驻跸长泺。丙寅，详稳张马留献女直人知高丽事者。上问之，曰："臣三年前为高丽所虏，为郎官，故知之。自开京东马行七日，有大砦，广如开京，旁州所贡珍异，皆积于此。胜、罗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积如之。若大军行由前路，取曷苏馆女直北，直渡鸭渌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与大路会，高丽可取而有也。"上纳之。

十一月甲午，录囚。癸丑，枢密使豳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官封，出为大同军节度使。

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为北院枢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刘晟监修国史，牛为彰国军节度使，萧孝穆为西北路招讨使。

放进士鲜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录囚。阻卜酋长乌八来朝，封为王。乙未，如浑河。丁酉，女直及铁骊各遣使来贡。是夕，彗星见西方。丙午，畋潢河滨。壬子，帝及皇后猎瑞鹿原。

二月戊午，诏增枢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资忠复使高丽取六州旧地。

三月庚子，遣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

夏四月戊午，诏南京管内毋淹刑狱，以妨农务。癸亥，乌古叛。乙亥，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丙子，以西北路招讨都监萧孝穆为北府宰相。

五月乙酉朔，清暑缅山。

六月乙亥，合拨里、乙室二国舅为一帐，以乙室夷离毕萧敌烈为详稳以总之。甲申，封皇胡都古为广平郡王。

是夏，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讨高丽，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一四：

秋七月乙酉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诏政事省、枢密院，酒间授官释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

八月甲寅朔，幸沙岭。

九月丁酉，八部敌烈杀其详稳稍瓦，皆叛，诏南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抚之。辛亥，释敌烈数人，令招谕其众。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献敌烈俘。

冬十月甲寅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剌详稳题里姑为奚六部大王。”一五：

放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诏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详稳拨姑潴水瑞鹿原，”一六：以备春。丁酉，猎马兰淀。壬寅，东征。东京留守善宁、平章涅里衮奏，已总大军及女直诸部兵分道进讨，遂遣使赍密诏军前。

二月壬子朔，如萨堤泺。于阗国来贡。

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为北院大王。甲寅，萧敌烈等伐高丽还。丙辰，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枢密使贯宁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诏侍御撒剌奖谕，代行执手之礼。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获数。戊辰，驻跸沿柳湖。己巳，女直遣使来贡。壬申，耶律世良讨乌古，破之。甲戌，遣使赏有功将校。世良讨迪烈得至清泥埚。时于厥既平，朝廷议内徙其众，于厥安土重迁，遂叛。世良惩创，既破迪烈得，辄歼其丁壮。勒兵渡曷剌河，进击馀党，斥候不谨，其将勃括聚兵稠林中，击辽军不备。辽军小却，结阵河曲。勃括是夜来袭。翌日，辽後军至，勃括诱于厥之众皆遁，世良追之，军至险厄。勃括方阻险少休，辽军侦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轻骑遁

去。获其辎重及所诱于厥之众，并迁迪烈得所获辖麦里部民，城胪河上以居之。是月，萧杨哥尚南平郡主。

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刘晟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都监以伐高丽。晟先携家置边郡，致缓师期，追还之。以世良、屈烈总兵进讨。以耶律德政为辽兴军节度使，萧年骨烈天城军节度使。李仲举卒，诏赙恤其家。

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礼。以麻都骨世勋，易衣马为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为北院枢密副使。

秋七月，上又拜日，遂幸秋山。

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复自癸丑至于辛酉，连猎于有柏、碎石、太保、响应、松山诸山。丁卯，与夷离毕、兵部尚书萧荣宁定为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剌详稳题里姑为六部奚王。

冬十月，驻跸挞剌割泺。

十一月庚申，诏汰东京僧，”一七：及命上京、中京洎诸宫选精兵五万五千人以备东征。

十二月，南巡海徼。还，幸显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庚戌，耶律世良、萧屈烈与高丽战于郭州西，破之，斩首数万级，尽获其辎重。乙卯，师次南海军，耶律世良薨于军。癸酉，驻跸雪林。

二月己卯，阻卜长来朝。辛巳，如萨堤泺。庚寅，以前东京统军使耶律韩留为右夷离毕。戊戌，皇子宗真生。

三月乙卯，鼻骨德长撒保特、赛剌等来贡。辛酉，诸道狱空，诏进阶赐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敬温为阿扎割只。辛未，项魁可来降。

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毕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曷鲁宁为副使。庚辰，清暑孤树淀。

五月甲子，尚书萧姬隐坐出使後期，削其官。丁卯，以耿元吉为户部使。

六月，以政事舍人吴克昌按察霸州刑狱。丁丑，回鹘献孔雀。

秋七月甲辰，猎于赤山。

八月丙子，幸怀州，有事于诸陵。戊寅，还上京。

九月癸卯，皇弟南京留守秦晋国王隆庆来朝，上亲出迎劳至实德山，因同猎于松山。乙丑，驻跸杏埚。

冬十月甲午，封秦晋国王隆庆长子查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乐安郡王。

十一月辛丑朔，”一八：以叁知政事马保忠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丁巳，以北面林牙萧隈为国舅详稳。

十二月乙酉，秦晋国王隆庆还，至北安薨，讣闻，上为哀恸，辍朝七日。丁酉，宋遣张逊、王承德来贺千龄节。

是岁，放进士孙杰等四十八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卯，如锥子河。

二月甲戌，以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驸马萧图玉不能齐家，降公主为县主，削图玉同平章事。丁丑，诏国舅帐详稳萧隗将本部兵东征高丽，其国舅司事以都监摄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为南院大王。

三月乙巳，如显州，葬秦晋国王隆庆。有事于显、乾二陵。追册隆庆为太弟。

夏四月辛卯，封隆庆少子谢家奴为长沙郡王，以枢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事。”一九：壬辰，禁命妇再醮。丙申，如叙陉。

五月戊戌朔，命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二○：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都监以伐高丽。翌日，赐合卓剑，俾得专杀。丙午，录囚。己酉，设四帐都详稳。甲寅，以南京统军使萧惠为右夷离毕。乙卯，祠木叶山、潢河。乙丑，驻跸九层台。

六月戊辰朔，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後数日，大风起冢上，昼暝，大雷电而雨不止者月。是月，南京诸县蝗。

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礼部尚书刘京、翰林学士吴叔达、知制诰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员外郎南承颜、礼部员外郎王景运分路按察刑狱。辛酉，以西南路招讨请，置宁仁县于胜州。

九月庚子，还上京，以皇子属思生，大赦。丁未，以驸马萧琏、节度使化哥、知制诰仇正己、杨佶充贺宋生辰正旦使副。乙卯，萧合卓等攻高丽兴化军不克，还师。

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辛未，猎铧子河。庚寅，驻跸达离山。

十一月乙卯，建州节度使石匡弼卒。

十二月丁卯，上轻骑还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简、张信来贺千龄节。”二一：翌日，宋冯元、张纶来贺正旦。 校勘记

一：王儒长编作王曙，宋史二八六有传。

二：铜州铜州，卷一一五高丽外记同，高丽史四作通州。

三：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及副将李立敌鲁，卷八八本传作的，右皮室详稳作左皮室详稳。李立，的传及卷八八耶律盆奴传并作李玄蕴。

四：十月庚子朔朔字，据朔考补。

五：十二月庚子朔朔字，据朔考补。

六：宋遣符成翰来贺符成翰，长编作符承翰。

七：买曷鲁林游幸表作贾曷鲁林。

八：八月丙申朔朔字，据朔考补。

九：十一月原误“十月”，据大典五二四九及前後文改。

一○：耶律控温封幽王“幽”当作“豳”。卷九四耶律化哥传，化哥字弘隐，弘隐即控温，开泰元年伐阻卜，後封豳王。此与下文化哥封豳王为重出。

一一：金原县按地理志三与金史地理志并作金源县。

一二：五哥为惕隐五哥即吴哥，汉名宗训。惕隐即大内惕隐。此与下文封宗训大内惕隐为重出。

一三：耶律阿营“营”，大典五二四九作管，长编作果。管、果音近，应作阿管。

一四：城保宣义定远等州按地理志二，保州宣义军是一州，定远是宣州军号，非州名。

一五：题里姑为奚六部大王按此事另见于四年九月，检部族表亦在四年，疑此系重出。

一六：潴水瑞鹿原潴，原作“溺”。据大典五二四九改。

一七：（四年十一月）诏汰东京僧按大典八七○六此事在开泰五年十一月。

一八：十一月辛丑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九：耶律制心即上文开泰元年七月之耶律遂贞。耶律，下文亦作韩。本姓韩，赐姓耶律。制心，纪文原作娲，卷八二本传作制心。辽文汇六韩墓志称“讳遂贞，赐名直心”，直心即制心。今改娲作制心。

二○：命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命字原脱，依上文例补。

二一：张信长编作张佶，宋史三○八有传。

第十六卷本纪第十六 圣宗七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达离山。

二月乙丑朔，拜日，如浑河。

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讨叛命敌烈，灭之。

夏四月，拜日。丙寅，振川、饶二州饥。辛未，振中京贫乏。癸酉，禁匿名书。壬辰，以三司使吕德懋为枢密副使。

闰月壬子，以萧进忠为彰武军节度使兼五州制置。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

五月丙寅，皇子宗真封梁王，宗元永清军节度使，宗简右卫大将军，宗愿左骁卫大将军，宗伟右卫大将军，皇宗范昭义军节度使，宗熙镇国军节度使，宗亮绛州节度使，宗弼濮州观察使，宗奕曹州防御使，宗显、宗肃皆防御使。以张俭守司徒兼政事令。

六月丙申，【一】品打鲁瑰部节度使勃鲁里至鼻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风飘四十三人飞旋空中，良久乃堕数里外。勃鲁里幸获免。一酒壶在地乃不移。八月丙午，【二】行大射柳之礼。庚申，以耶律留宁、吴守达使宋贺生辰，萧高九、马贻谋使宋贺正旦。加平章萧弘义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兼政事令。

秋七月甲子，诏翰林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於上京五鸾殿。丁卯，蒲奴里部来贡。

九月庚申朔，【三】蒲昵国使奏本国与乌里国封壤相接，数侵掠不宁，赐诏谕之。戊辰，诏内外官，因事受赇，事觉而称子孙仆从者，禁之。庚午，录囚。括马给东征军。是月，驻跸土河川。

冬十月，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庆，曰永安。壬寅，以顺义军节度使石用中为汉人行宫都部署。丙辰，诏以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虚列为副统，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伐高丽。仍谕高丽守吏，能率众自归者，厚赏；坚壁相拒者，追悔无及。

十一月壬戌，以吕德懋知吏部尚书，杨又玄知详覆院，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 【四】 庚辰，禁服用明金、缕金、贴金。戊子，幸中京。

十二月丁酉，宋遣吕夷简、曹璋来贺千龄节。是月，萧排押等与高丽战于茶、陀二河，辽军失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天云军详稳海里等皆死之。

放进士张克恭等三十七人及第。

八年春正月，宋遣陈尧佐、张群来贺。 【五】 壬戌，铁骊来贡。建景宗庙于中京。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炖煌郡王。

二月丁未，以前南院枢密使韩制心为中京留守，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南院枢密使。丙辰，祭风伯。

三月己未，以契丹弘义宫使赫石为兴圣宫都部署，前遥恩拈部节度使控骨里积庆宫都部署，左祗候郎君耶律罕四捷军都监。乙亥，东平王萧韩宁、东京留守耶律八哥、国舅平章事萧排押、林牙要只等讨高丽还， 【六】 坐失律，数其罪而释之。己卯，诏加征高丽有功渤海将校官。壬午，阅飞龙院马。癸未，回跋部太师踏剌葛来贡。丙戌，置东京渤海承奉官都知押班。

夏四月戊子朔，如缅山。

五月壬申，以驸马萧克忠为长宁军节度使。乙亥，迁宁州渤海户于辽、土二河之间。己卯，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剌来贡。

六月戊子，录征高丽战殁将校子弟。己丑，以左夷离毕萧解里为西南面招讨使，御史大夫萧要只为夷离毕。己亥，惕隐耶律合葛为南府宰相，南面林牙耶律韩留为惕隐。癸卯，弛大摆山猿岭采木之禁。乙巳，以南皮室军校等讨高丽有功，赐金帛有差。

秋七月己未，征高丽战殁诸将，诏益封其妻。庚申，以东北路详稳耶律独迭为北院大王。辛酉，肴里、涅哥二奚军征高丽有功，皆赐金帛。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戊辰，观稼。己巳，回跋部太保麻门来贡。庚午，观市，曲赦市中系囚。命解宁、马翼充贺宋生辰使副。

八月庚寅，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讨高丽。

九月己巳，以石用中叁知政事。宋遣崔遵度、王应昌来贺千龄节。壬申，录囚。甲戌，复录囚。庚辰，曷苏馆惕隐阿不割来贡。壬午，驻跸土河川。

冬十月乙酉，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戊子，遣耶律继崇、郑玄瑕贺宋正旦。 【七】 癸巳，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癸卯，以前北院大王建福为阿扎割只。甲辰，改东路耗里太保城为咸州，建节以领之。

十一月甲寅，置云州宣德县。

十二月辛卯，驻跸中京。乙巳，以广平郡王宗业为中京留守、大定尹，韩制心为惕隐。辛亥，高丽王询遣使乞贡方物，诏纳之。

九年春正月，宋遣刘平、张元普来贺。

二月，如鸳鸯泺。

五月庚午，耶律资忠使高丽还，王询表请称藩纳贡，归所留王人只剌里。 【八】 只剌里在高丽六年，忠节不屈，以为林牙。辛未，遣使释王询罪，并允其请。癸酉，以耶律宗教检校太傅，宗诲启圣军节度使，刘晟太子太傅，仍赐保节功臣。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诏以近臣代拜救日。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炖煌郡王曹顺衣物。以查剌、耿元吉、韩九、宋璋为来年贺宋生辰正旦使副。

九月戊午，以驸马萧绍宗平章事。丁卯，文武百僚奉表上尊号，不许；表三上，乃从之。乙亥，沙州回鹘炖煌郡王曹顺遣使来贡。括诸道汉民马赐东征军。以夷离毕延宁为兵马副都部署，总兵东征。是月，驻跸金瓶泺。宋遣宋绶、骆继伦贺千龄节。

冬十月戊寅朔， 【九】 以涅里为奚王都监，突迭里为北王府舍利军详稳。郎君老使沙州还，诏释宿累。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戊子，西南招讨奏项部有宋犀族输贡不时，常有他意，宜以时遣使督之。诏曰：“边鄙小族，岁有常贡。边臣骄纵，徵敛无度，彼怀惧不能自达耳。第遣清慎官将，示以恩信，无或侵渔，自

然效顺。”复奏谛居、迭烈德部言节度使韩留有惠政，今当代，请留。上命进其治状。辛丑，如中京。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

十一月丁巳，以漆水郡王韩制心为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己未，以夷离毕萧孝顺为南面诸行宫都部署，加左仆射。

十二月丁亥，禁僧燃身炼指。戊子，诏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乙巳，诏来年冬行大册礼。

放进士张仲举等四十五人。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宋使鲁宗道、成吉来贺。”一○：如浑河。

二月乙卯，幸钹河。壬戌，猎高柳林。

三月戊戌，皇子勃已只生。庚子，驸马都尉萧绍业建私城，赐名睦州，军曰长庆。是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夏四月戊申，东京留守奏，女直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诣阙祗候。诏与其父俱来受约。乙卯，录囚。丁卯，置来州。”一一：是月，清暑缅山。

秋七月甲戌朔，赐从猎女直人秋衣。乙亥，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阻卜来贡。辛巳，如沙岭。是月，猎潢河。

九月，幸中京。

冬十月丁未，敌烈酋长颇白来贡马、驼。戊申，录囚。壬子，宋使李懿、王仲宾来贺千龄节，”一二：及苏惟甫、周鼎贺来岁元正，即遣萧善、程翥报聘。项长曷鲁来贡。己未，以萨敏解里为都点检，高六副点检，耶律罗汉奴左皮室详稳，嗓姑右皮室详稳，聊了西北路金吾，耶律僧隐御史大夫，求哥驸马都尉，萧舂、骨里并大将军。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还，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奠酒七庙御容，因宴宗室。

十一月癸未，上御昭庆殿，文武百僚奉册上尊号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进级

有差。宋遣使来聘，夏、高丽遣使来贡。甲申，册皇子梁王宗真为皇太子。

二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

二月辛丑朔，驻跸鱼儿泺。

三月甲戌，如长春州。丁丑，宋使薛贻廓来告宋主殂，子祯嗣位。遣都点检耶律僧隐等充宋祭奠使副，林牙萧日新、观察冯延休充宋后吊慰使副。戊寅，遣金吾耶律谐领、引进姚居信充宋主吊慰使副。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是月，地震，云、应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数百步，泉涌成流。

夏四月，如缅山清暑。

五月乙亥，”一三：叁知政事石用中薨。庚辰，铁骊遣使献兀惹十六户。

六月己未，”一四：宋遣使薛由等来馈其先帝遗物。”一五：

秋七月己卯，以耶律信宁为奉陵军节度使，高丽国叁知政事王同显静海军节度使，”一六：耶律遂忠长宁军节度使，耿延毅昭德军节度使，高守贞河西军节度使。

九月癸巳，遣尚书僧隐、韩格贺宋主即位。

冬十月壬寅，”一七：遣堂後官张克恭充贺夏国王李德昭生日使，耶律扫古、韩王充贺宋太后生日使副，”一八：耶律仙宁、史克忠充贺宋正旦使副。是月，驻跸胡鲁古思淀。癸卯，”一九：赐宰臣吕德懋、叁知政事吴叔达、枢密副使杨又玄、右丞相马保忠钱物有差。辛亥，至上京，曲赦畿内囚。

十一月丙戌，宋遣使来谢。

十二月辛丑，高丽王询薨，其子钦遣使来报，即命使册钦为高丽国王。”二○：甲寅，宋遣刘烨、郭志言来贺千龄节。

是年，放进士张渐等四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纳水钩鱼。以僧隐为平章事。乙亥，以萧台

德为南王府都监，林牙耶律信宁西北路招讨都监。辛巳，赐越国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军曰庆懿。

二月丙申，以丁振为武信军节度使，改封兰陵郡王。戊申，以东平郡王萧排押为西南面都招讨，进封豳王。

夏四月，以耶律守宁为都点检。

五月，清暑缅山。

六月戊申，以南院宣徽使刘泾叁知政事，萧孝惠为副点检，萧孝恭东京统军兼沿边巡检使。戊午，以萧琏为左夷离毕，萧琳为详稳。

秋七月戊寅，以南府宰相耶律合葛为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丙戌，以皇后生辰为顺天节。丁亥，赐缅山名曰永安。是月，猎赤山。

闰九月壬辰朔，”二一：以萧伯达、韩绍雍充贺宋正旦使副，唐骨德、程昭文贺宋生辰使副。

冬十月庚辰，宋遣薛奎、郭盛来贺顺天节，王臻、慕容惟素贺千龄节。东征军奏：“统帅谐领、常衮课奴率师自毛母国岭入，林牙高九、裨将大匡逸等率师鼓山岭入。闰月未至挞离河，”二二：不遇敌而还。以是月会於弘怕只岭，驼、马死者甚众。”驻跸辽河。

十一月辛卯朔，以皇宗范为归德军节度使，北府宰相萧孝穆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韩制心南院大王、兵马都总管，仇正燕京转运使。”二三：

十二月壬戌，以宗范为平章事，封三韩郡王，仇道衡中京副留守，冯延休顺州刺史，郎玄化西山转运使，”二四：赵其枢密直学士。丁卯，以萧永为太子太师。己卯，封皇子重元秦国王。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宋遣张传、张士禹、程琳、丁保衡来贺。如鸭子河。

二月己未朔，”二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

三月戊子朔，”二六：千龄节，诏赐诸宫分老食。

夏四月癸酉，以右丞相马保忠之子世弘使岭表，至平地松林为盗所杀，特赠昭信军节度使。

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己未，”二七：南院大王韩制心薨。戊辰，以郑弘节为兵部郎中，刘慎行顺义军节度使。辛未，以燕王萧孝穆子顺为千牛卫将军。甲戌，以中山郡王查哥为保静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广德军节度使，萧解里彰德军节度使。庚辰，以辽兴军节度使周王胡都古为临海军节度使，漆水郡王敌烈南院大王。

秋七月，如秋山。

八月丙辰朔，”二八：以韩绍芳为枢密直学士，驸马萧匹敌都点检。

九月，以驸马萧绍宗为武定军节度使，耶律宗福安国军节度使。

冬十月，驻跸辽河。宋遣蔡齐、李用和来贺千龄节。

十一月，追封南院大王韩制心为陈王。

十二月，以萧从政为归义军节度使，康筠监门卫，充贺宋正旦使副。

是年，放进士李炯等四十七人。 校勘记

一：六月丙申“六月”二字原脱。按朔考，五月壬戌朔，六月壬辰朔，丙申已入六月。据补。

二：八月丙午“八月丙午”四字夹於上文六月与下文七月之间，六月壬辰朔，丙午是十五日，“八月”二字疑衍，或是八月一段应在七月、九月之间。

三：九月庚申朔朔字，据朔考补。

四：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按刘慎行即刘晟，彰武军即霸州，一事重出。

五：宋遣张群来贺张群，长编作张君平。

六：东平王萧韩宁东京留守耶律八哥国舅平章事萧排押林牙要只等讨高丽还按卷八八萧排押传，排押字韩隐，开泰五年进王东平。隐、宁音近，萧韩宁即萧排押，重出。

七：遣耶律继崇郑玄瑕贺宋正旦继崇，长编作继宗。玄瑕，长编作去瑕。

八：归所留王人只剌里按卷八八耶律资忠传，资忠小字札剌。只剌里即札剌异译。

九：十月戊寅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宋使鲁宗道成吉来贺成吉，长编作侯成吉。

一一：来州来，原作“莱”。据地理志三、营卫志上及卷一一○乙辛传改。

一二：宋使李懿王仲宾来贺千龄节李懿，长编作李懩。王仲宾，长编作王仲宝。

一三：五月乙亥原作“五月乙亥朔”。按朔考，五月己巳朔，乙亥是初七日。“朔”字衍，今删。

一四：六月己未己未，原误“乙未”。按朔考，六月己亥朔，有己未，无乙未。据改。

一五：宋遣薛由等来馈其先帝遗物薛由，长编作薛田，宋史三○一有传。

一六：高丽国叁知政事王同显静海军节度使罗校，王同显，疑即统和十五年之高丽使者王同颖。（颖，殿本作颍。）

一七：冬十月壬寅“冬十月”三字原脱。按朔考，九月戊辰朔，无壬寅；十月丁酉朔，壬寅初六日。据补。

一八：耶律扫古韩王充贺宋太后生日使副“王”字疑误。长编作韩玉。

一九：癸卯原误“冬十月癸卯朔”。按朔考，十月丁酉朔，癸卯初七日。“冬十月”已见於壬寅，则此“冬十月”三字与“朔”字均衍文。并删。

二○：高丽王询薨其子钦遣使来报即命使册钦为高丽国王按高丽史四，本年是册高丽太子王钦为高丽国公。此时王询尚未卒。

二一：闰九月壬辰朔“九”、“朔”二字原脱，据朔考补。

二二：闰月未至挞离河按“闰月未至”费解。未字或系“末”字之讹，即指闰九月末而言。若是“未”字，则未字上应脱一天干字。

二三：南京留守韩制心南院大王兵马都总管仇正燕京转运使按辽文汇六韩墓志称制心为“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兼侍中、南大王”，则此“兵马都总管”当属制心所任官。仇正，疑是上文开泰六年七月及九月之仇正己。

二四：郎玄化西山转运使西山，疑是“山西”之倒误。

二五：二月己未朔朔字，据朔考补。

二六：三月戊子朔朔字，据朔考补。

二七：六月己未六月二字原脱。按朔考，六月丁巳朔，己未是初三日。下文戊辰、辛未、甲戌、庚辰，均属六月。据补。

二八：八月丙辰朔朔字，据朔考补。

第十七卷本纪第十七 圣宗八

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

二月戊午，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国亲当服者，奏而後用。是月，如鱼儿泺。

三月壬辰，以左丞相张俭为武定军节度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郑弘节临潢少尹，刘慎行辽兴军节度使，武定军节度使萧匹敌契丹行宫都部署，枢密副使杨又玄吏部尚书、叁知政事兼枢密使。是月，如长春河鱼儿泺，其水一夕有声如雷，越沙冈四十里，别为一陂。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以萧从顺为太子太师，【一】吴叔达翰林学士，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耶律晨武定军节军使，张俭彰信军节度使，【二】吕士宗礼部员外郎，李可举顺义军节度使。

秋七月，猎平地松林。

九月，驻跸南京。己亥，以萧迪烈、李绍琪充贺宋太后生辰使副，耶律守宁、刘四端充贺宋主生辰使副。

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冯元宗、史方来贺顺天节。【三】

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辛丑，以左祗候郎君详稳萧罗罗为右夷离毕。

十二月丁巳，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孝先为上京留守，皇长沙郡王谢家奴匡义军节度使，耶律仁举兴国军节度使。甲子，萧守宁为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乙丑，北院枢密使萧合卓薨。戊辰，【四】以北府宰相萧普古为北院枢密使。己巳，遣萧谐、李琪充贺宋正旦使副。庚午，以叁知政事刘京为顺义军节度使。乙亥，宋使李维、张纶来贺千龄节。

是岁，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丁丑，禁工匠不得销毁金银器。

六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徐、裴继起、张若谷、崔准来贺。庚辰，如鸳鸯泺。

二月己酉，以迷离己同知枢密院，黄翩为兵马都部署，达骨只副之，赫石为都监，引军城混同江、疏木河之间。黄龙府请建堡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戊午，以耶律野为副点检，以国舅帐萧柳氏、徒鲁骨领西北路十二班军、奚王府舍利军。己巳，南京水，遣使振之。庚午，诏项别部塌西设契丹节度使治之。

三月戊寅朔，【五】以大同军节度使张俭入为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叁知政事吴叔达责授将作少监，出为东州刺史。【六】是月，阻卜来侵，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破之。

夏四月丁未朔，以武定军节度使耶律洪古为惕隐。【七】戊申，蒲卢毛朵部多兀惹户，诏索之。丙寅，如永安山。

五月辛卯，以东京统军使萧古为契丹行宫都部署。癸卯，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

六月辛丑，诏凡官畜并印其左以识之。

秋七月戊申，猎黑岭。

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监军涅里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诏遣惕隐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

九月，驻跸辽河浒。

冬十月丙子，曷苏馆诸部长来朝。庚辰，遣使问夏国五月与宋交战之故。辛巳，以前南院大王直鲁衮为乌古敌烈都详稳。庚寅，以萧孝顺、萧绍宗兼侍中，驸马萧绍业平章政事，前南院大王胡睹同知上京留守，安哥通化州节度使。

十一月乙丑，【八】宋遣韩翼、田承说来贺顺天节。【九】戊辰，西北路招讨司小校扫姑诉招讨萧惠三罪，诏都监奥骨祯按之。

十二月庚辰，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辛巳，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弭里之官，不治者罢之。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

亦当荐拨；其内族受赂，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戊戌，遣杜防、萧蕴充贺宋生辰使副。庚子，驻跸辽河。

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张保维、孙继业、孔道辅、马崇至来贺。如混同江。辛亥，以女直白缕为惕隐，蒲马为岩母部太师。甲寅，蒲卢毛朵部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未，猎黑岭。

五月，清暑永安山。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冶，从之。复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银之矿。

六月，禁诸屯田不得擅货官粟。癸巳，诏萧惠再讨阻卜。

秋七月己亥朔，诏更定法令。庚子，诏谕驸马萧不、公主粘米衮："尔於后有父母之尊，后或临幸，祗谒先祖，祗拜空帐，失致敬之礼，今後可设像拜谒。"乙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在诉讼之限。

九月，驻跸辽河。

冬十月丁卯朔，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

十一月，宋遣石中立、石贻孙来贺千龄节，王博文、王双贺顺天节。辛亥，以杨又玄、邢祥知贡举。己未，"一○：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一一：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癸亥，以三韩王钦为启圣军节度使，杨佶刑部侍郎。甲子，以左千牛卫上将军耶律古昱为北院大王。

十二月丁卯朔，"一二：遣耶律遂英、王永锡充贺宋太后生辰，萧速撒、马保永充贺正旦使副。癸酉，以金吾萧高六为奚舍利军详稳。

八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庚申，项侵边，破之。甲子，诏州县长吏劝农。

二月戊子，燕京留守萧孝穆乞于拒马河接宋境上置戍长巡察，诏从之。

三月，驻跸长春河。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以韩宁、刘湘充贺宋太后生辰使副，吴克荷充贺夏国王李德昭生辰使。癸巳，权北院大王耶律郑留奏，今岁十一月皇太子纳妃，诸族备会亲之帐。诏以豪盛者三十户给其费。

秋七月丁酉，以遥辇帐郎君陈哥为西北路巡检，与萧谐领同管二招讨地。以南院大王耶律敌烈为上京留守。戊戌，猎平地松林。

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罗汉权东京统军使。壬子，幸中京。北敌烈部节度使耶律延寿请视诸部，赐旗鼓，诏从之。癸丑，阻卜别部长胡懒来降。乙卯，阻卜长春古来降。

冬十月，宋遣唐肃、葛怀愍来贺顺天节。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孙妇阿聒指斥乘舆，其孙骨欲为之隐，事觉，乃并坐之，仍籍其家。诏燕城将士，若敌至，总管备城之东南，统军守其西北，马步军备其野战，统军副使缮壁垒，课士卒，各练其事。

十一月丙申，皇太子纳妃萧氏。以耶律求翰为北院大王。

十二月辛酉朔，”一三：以遥辇太尉谢佛留为天云军详稳。壬申，以前北院大王耶律留宁为双州节度使，康筠崇德宫都部署，谢十永兴宫都部署，旅坟宜州节度使，□辽州节度使，耶律野同知中京留守，耶律曷鲁突愧为大将军。丁丑，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丁亥，宋遣寇、康德求贺千龄节，朱谏、曹英、张逸、刘永钊贺来岁两宫正旦。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岁，放进士张宥等五十七人。

九年春正月，至自中京。

二月戊辰，遣使赐高丽王钦物。如斡凛河。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一四：以长沙郡王谢家奴为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定军节度使，”一五：进封潞王，豫章王贴不长宁军节度使。以耶律思忠、耶律荷、耶律、遥辇谢佛留、陈邈、韩绍一、韩知白、张震充贺宋两宫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一六：

秋七月戊午朔，如黑岭。

八月己丑，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延琳遂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为天庆。初，东辽之地，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刍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民不堪命。燕又仍岁大饥，户部副使王嘉复献计造船，使其民谙海事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掠，民怨思乱。故延琳乘之，首杀绍勋、嘉，以快其众。延琳先事与副留守王道平谋，道平夜弃其家，城走，与延琳所遣召黄龙府黄翩者，俱至行在告变。上即徵诸道兵，以时进讨。时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据其要害，绝其西渡之计。渤海太保夏行美亦旧主兵，戍保州，延琳密驰书，使图统帅耶律蒲古。行美乃以实告，蒲古得书，遂杀渤海兵八百人，而断其东路。延琳知黄龙、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渖州，其节度使萧王六初至，其副张杰声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诈，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及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婴城固守。

冬十月丙戌朔，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萧匹敌为副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以讨之。

十一月乙卯朔，如显陵。丙寅，以渖州节度副使张杰为节度使，其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一七：试以诗赋，皆赐第，超授保州戍将夏行美平章事。壬申，以驸马刘四端权知宣徽南院事。

十二月丁未，宋遣仇永、韩永锡来贺千龄节。”一八：命耶律育、吴克荷、萧可观、赵利用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元吉、崔闰、萧昭古、窦振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一九：

十年春正月乙卯朔，”二○：宋遣王夷简、窦处约、张易、张士宜来贺。”二一：

二月，幸龙化州。

三月甲寅朔，详稳萧匹敌至自辽东，言都统萧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许，筑城堡以围之。驸马延宁与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为守陴者觉而止。

夏四月，如乾陵。以耶律行平为广平军节度使，夏行美为忠顺军节

军使，”二二：李延弘知易州，萧从顺加太子太师。

五月戊申，”二三：清暑柏坡。

秋七月壬午，诏来岁行贡举法。

八月丙午，东京贼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擒延琳，渤海平。

冬十月，驻跸长宁淀。

十一月辛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以东征将士凯还，戎服见上，上大加宴劳。翌日，以孝穆为东平王、东京留守，国舅详稳、驸马都尉萧匹敌封兰陵郡王，奚王蒲奴加侍中；以权燕京留守兼侍中萧惠为燕京统军使，前统军委大将军、节度使，宰相兼枢密使马保忠权知燕京留守，奚王府都监萧阿古轸东京统军使。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馀分居来、隰、迁、润等州。”二四：

十二月乙巳，宋遣梅询、王令杰来贺千龄节。漆水郡王耶律敌烈加尚父，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为乙室部大王，尚书左仆射萧琳为临海军节度使。

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如混同江。

二月，如长春河。

三月，上不豫。

夏五月，大雨水，诸河横流，皆失故道。

六月丁丑朔，驻跸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宫，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闰十月壬申，上尊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赞曰：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来攻，亲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蹦河、朔，不亦伟欤！既而侈心一启，佳兵不祥，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此狃於常胜之过也。然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 校勘记

一：以萧从顺为太子太师按下文太平十年四月又有萧从顺加太子太师，与此重复。检百官志三，太平十一年见太子少师萧从顺。此或误少师为太师，百官志殆误五年为十一年。

二：张俭彰信军节度使按辽文汇续编张俭墓志，张俭是彰国军节度使。

三：宋太后遣冯元宗来贺顺天节冯元宗，钱大昕奉使年表谓应从长编作马宗元。

四：戊辰原作“十二月戊辰”。按“十二月”三字已见前，衍文从删。

五：三月戊寅朔朔字，据朔考补。

六：出为东州刺史东州，卷八○张俭传作康州。

七：以耶律洪古为惕隐洪古原误“汉古”，据下文八月惕隐耶律洪古改。卷九五本传作弘古。

八：十一月乙丑“十一月”三字，原在下文“戊辰”上。按朔考，十一月癸卯朔，乙丑是二十三日。据改。

九：宋遣韩翼来贺顺天节按翼原名亿，因奉使辽廷避太祖耶律亿名改意，辽史又改翼。

一○：己未己原误“乙”。按朔考，十一月丁酉朔，无乙未。检此日在辛亥、癸亥之间，乙卯十九日，己未二十二日，己易误乙，据改。

一一：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及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按上文太平四年六月，查哥（即查葛）为保静军节度使，五年十二月，谢家奴为匡义军节度使，与此互歧。

一二：十二月丁卯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三：十二月辛酉朔原作“冬十二月辛酉朔”，“冬”字已见前文十月，衍文从删。

一四：六月戊子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五：保定军节度使地理志无保定军。上文太平四年六月作保静

军。

一六：充贺宋两宫生辰及正旦使副使副二字原脱，据文义补。下文十二月耶律元吉等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使副二字亦同此例补。

一七：其皇城进士张人纪等入朝道光殿本改皇城为防城，按曰：“防城原作皇城，与下文『入朝』文义不属。盖张人纪与张杰同守渖州拒大延琳者，故与张杰、夏行美同加恩擢。今据永乐大典改。”

一八：宋遣仇永韩永锡来贺千龄节仇永，长编作鞠咏。韩永锡，长编作王永锡。

一九：命耶律育吴克荷萧可观赵利用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元吉崔闰萧昭古窦振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萧可观，长编作萧可亲。崔闰，长编作崔润。

二○：正月乙卯朔乙，原误“己”。据朔考改。

二一：宋遣张易张士宜来贺张易，长编作张亿，此避耶律亿名改。张士宜，长编作士宣。

二二：夏行美为忠顺军节度使忠，原误“中”。据卷八七本传及地理志五改。

二三：五月戊申按朔考五月癸丑朔，无戊申日，当有误字。

二四：馀分居来隰迁润等州润，原误“闰”。据地理志三改。

第十八卷本纪第十八 兴宗耶律宗真一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讳宗真，字夷不，小字只骨。圣宗长子，母曰钦哀皇后萧氏。上始生，齐天皇后取养之。幼而聪明，长而魁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三岁封梁王，太平元年册为皇太子，十年六月判北南院枢密院事。

十一年夏六月己卯，圣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壬午，尊母元妃萧氏为皇太后。甲申，遣使告哀于宋及夏、高丽。是年，御宣政殿放进士刘贞等五十七人。【一】辛卯，大赦，改元景福。乙未，奉大行皇帝梓宫，殡于永安山太平殿。辛丑，皇太后赐驸马萧不里、萧匹敌死，围场都太师女直着骨里、右祗候郎君详稳萧延留等七人皆弃市，籍其家，迁齐天皇后于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皇太后率皇族大临于太平殿。高丽遣使吊慰。上召晋王萧普古等饮博，夜分乃罢。丁未，击鞠。戊申，以耶律韩八为左夷离毕，特末里为左祗候郎君详稳，横帐郎君乐古权右候郎君详稳。己酉，以耶律郑留为于厥迪烈都详稳，高八为右皮室详稳。庚戌，振蓟州饥民。癸丑，诏写大行皇帝御容。甲寅，录囚。以观察姚居信为上将军。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乙卯，以比岁丰稔，罢给东京统军司粮。丁巳，上谒大行皇帝御容，哀恸久之，因诏写北府宰相萧孝先、南府宰相萧孝穆像于御容殿。以萧阿姑轸为东京留守。丁卯，谒太平殿，焚先帝所御弓矢。幸晋王普古第视疾。辛未，录囚。壬申，上谒神主帐，时奥隈萧氏始入宫，亦命拜之。

八月壬午，【二】迁大行皇帝梓宫於涂殿。

九月戊申，躬视庆陵。庚戌，问安于皇太后。辛亥，宋遣王随、曹仪致祭，王宬、许怀信、梅询、张纶来慰两宫，范讽、孙继业贺即位，孔道辅、魏昭文贺皇太后册礼。戊午，焚弧矢、鞍勒于涂殿。庚申，夏国遣使来慰。庚午，以宋使吊祭，丧服临涂殿。甲戌，遣御史中丞耶律翥、司农卿张确、详稳耶律励、四方馆使高维翰谢宋吊慰。

冬十月戊寅，宰臣吕德懋薨。癸未，杀不里党弭勒奴、观音奴等。丙戌，遣工部尚书高德顺、崇禄卿李可封致先帝遗物于宋；【三】以右领军卫上将军耶律逊、少府监马惮充皇太后谢宋使；右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元载、引进使魏永充皇帝谢宋使。丁酉，夏国遣使来赙。戊戌，以萧

革、赵为果、耶律郁、马保业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

闰月辛亥，谒涂殿，阅玄宫器。有司请以生辰为永寿节，皇太后生辰为应圣节，从之。辛酉，阅新造铠甲。丁卯，振黄龙府饥民。

十一月壬辰，上率百僚奠于涂殿。出大行皇帝服御、玩好焚之，纵五坊鹰鹘。甲午，葬文武大孝宣皇帝于庆陵。乙未，祭天地。问安皇太后。丙申，谒庆陵，以遗物赐群臣，名其山曰庆云，殿曰望仙。

十二月癸丑，至自庆陵。皇太后听政，帝不亲庶务，群臣表请，不从。

是岁，以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与群臣朝。宋遣任布、王遵范、陈琰、王克善来贺。乙亥，宋遣郑向、郭遵范来贺永寿节。丁丑，如雪林。

二月，大。

三月壬申朔，尚父、漆水郡王敌烈复为惕隐。

是春，皇太后诬齐天皇后以罪，遣人即上京行弑。后请具浴以就死，许之。有顷，后崩。

夏四月乙巳，清暑别辇斗。

秋七月，猎平地松林。以萧达溥、王英秀、萧麓、张素羽充来岁贺宋正旦生辰使。

八月丙午，驻跸剌河源。皇子洪基生。

冬十月己酉，幸中京。

十一月己卯，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癸未，宋遣刘随、王德本来贺应圣节。 【四】 以杨佶为翰林承旨。丙戌，夏国遣使来贺。辛卯，五国酋长来贡。夏国王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夏国王。

十二月庚戌，宋遣胥偃、王从益、崔暨、张怀志来贺来岁正旦；又遣杨日严、王克纂来贺永寿节。【五】以北大王耶律求翰同平章事。

是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

二年春正月庚辰，东幸。乙酉，夏国遣使来贡。壬辰，女直详稳台押率所部来贡。宋遣曹琮来告母后刘氏哀，章得象、安继昌来馈母后遗物。即遣兴圣宫使耶律寿宁、给事中知制诰李奎充祭奠使；天德军节度使耶律卿宁、大理卿和道亨、河西军节度使耶律嵩、引进使马世卿充两宫吊慰使。

秋七月甲子朔，以耶律、高升、耶律迪、王惟允充两宫贺宋生辰使副，以耶律师古、刘五常充贺宋来岁正旦使副。

八月丁酉，幸温泉宫。乙卯，遣使阅诸路禾稼。

冬十一月甲申，宋遣刘宝、符忠、李昭述、张茂实等来谢慰奠。【六】

十二月乙未，宋遣丁度、王继凝来贺应圣节。己酉，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甲寅，宋遣章频、李懿、王冲睦、张纬、李、李继一来贺永寿节及来岁正旦。庚申，以北府宰相萧孝先为枢密使。

三年春正月丁卯，宋使章频卒，诏有司赙赠，命近侍护丧以归。辛卯，如春水。

二月壬辰朔，【七】以北院枢密使萧普古为东京留守。戊申，耶律大师奴有侍襁褓恩，诏入属籍。

夏四月甲寅，振耶迷只部。

五月庚申朔，清暑沿柳湖。是月，皇太后还政于上，躬守庆陵。

六月己亥，以萧普古为南院枢密使。

秋七月戊子朔，上始亲政，以耶律庶徵、刘六符、耶律睦、薄可久充贺宋来岁正旦使副。【八】壬辰，如秋山。

冬十月己未，驻跸中会川。

十二月，宋遣段少连、杜仁赞来贺来岁正旦，杨偕、李守忠来贺永寿节。

四年春正月庚寅，如耶迷只里。

三月乙酉朔，立皇后萧氏。

夏四月甲寅朔，如凉陉。

五月庚子，清暑散水源。

六月癸丑朔，皇子宝信奴生。以耶律信、吕士宗、萧衮、郭揆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

秋七月壬午朔，猎于黑岭。

九月己酉，驻跸长宁淀。

冬十月，如王子城。

十一月壬午，改南京总管府为元帅府。乙酉，行柴册礼于白岭，大赦。加尚父耶律信宁、政事令耶律求翰宿赞翊功臣。

十二月癸丑，诏诸军炮、弩、弓、剑手以时阅习。庚申，宋遣郑戩、柴贻范、杨日华、张士禹来贺永寿节及正旦。

五年春正月甲申，如鱼儿泺。枢密使萧延宁请改国舅乙室小功帐敞史为将军，从之。

夏四月庚申，以潞王查葛为南府宰相，崇德宫使耶律马六为惕隐。甲子，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丁卯，颁新定条制。己巳，上与大臣分朋击鞠。

五月甲午，南幸。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帐拜奥，赐银绢。壬戌，诏修南京宫阙府署。

秋七月辛丑，录囚。耶律把八诬其弟韩哥谋杀己，有司奏当反坐。临刑，其弟泣诉："臣惟一兄，乞贷其死。"上悯而从之。

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赏猎人有差。

冬十月丁未，幸南京。辛亥。曲赦析津府境内囚。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宋遣宋郊、王世文来贺永寿节。 【九】 甲子，宰臣张俭等请幸礼部贡院，欢饮至暮而罢，赐物有差。以耶律祥、张素民、耶律甫、王泽充贺宋生辰正旦使副。

六年春正月丁丑，西幸。

三月戊寅，以秦王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徙封吴王；晋王萧孝先为南京留守。

夏四月，猎野狐岭。

闰月，猎龙门县西山。

五月己酉，清暑炭山。以耶律韩八为北院大王，萧把哥左夷离毕，王子郎君详稳鼻姑得林牙，签北面事耶律涅哥同签点检司。甲寅，录囚。以南大王耶律信宁故匿重囚及侍婢赃污，命挞以剑脊而夺其官；都监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论死，诏贷之。丙辰，以耶律信宁为西南路招讨使。庚申，出飞龙厩马，赐皇太弟重元及北、南面侍臣有差。癸亥，以上京留守耶律胡睹衮为南大王，平章事萧查剌宁上京留守，侍中管宁行宫都部署，耶律蒲奴宁乌古迪烈得都详稳。甲子，以上京留守耶律洪古为北院大王。”一○：

六月壬申朔，以善宁为殿前都点检，护卫太保耶律合住兼长宁宫使，萧阿剌里、耶律乌鲁斡、耶律和尚、萧韩家奴、萧特里、萧求翰为各宫都部署。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萧撒八等皆属和，”一一：夜中乃罢。己卯，祀天地。癸未，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丙申，以北院大王侯哂为南京统军使。

秋七月辛丑朔，以北、南枢密院狱空，赏赉有差。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赐诗及宝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如秋山。

八月己卯，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

冬十月癸酉，驻跸石宝冈。

十一月己亥朔，阻卜酋长来贡。辛亥，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惠为南院枢密使。壬子，以管宁为南院枢密使，”一二：萧扫古诸行宫都部署，耶律里知南面行宫副部署，萧阿剌里左祗候郎君详稳，耶律曷主右祗候郎君详稳。庚申，幸晋国公主行帐视疾。封皇子洪基为梁王。

十二月，以杨佶为忠顺军节度使。遣耶律斡、秦鉴、耶律德、崔继芳贺宋生辰及正旦。

七年春正月戊戌朔，宋遣高若讷、夏元正、谢绛、张茂实来贺正旦及永寿节。辛丑，如混同江。

二月庚午，如春州。乙亥，驻跸东川。丁丑，高丽遣使来贡。壬午，幸五坊阅鹰鹘。乙酉，遣使庆州问安皇太后。

三月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行帐。壬寅，如蒲河淀。辛亥，夏国遣使来贡。甲寅，录囚。

夏四月己巳，以兴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夏国王李元昊，公主生与元昊不睦，没，诘其故。己卯，猎白马埚。甲申，射兔新淀井。乙未，猎金山，遣杨家进鹿尾茸于大安宫。

六月乙亥，御清凉殿试进士，赐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

秋七月甲辰，录囚。乙巳，阻卜酋长屯秃古斯来朝。戊申，如黑岭。

九月丁未，驻跸平淀。

冬十月甲子朔，渡辽河。丙寅。驻跸白马淀。壬申，录囚。

十一月癸巳朔。以耶律元方、张泥、韩至德、萧傅充贺宋生辰正旦使副。”一三：辛丑，问安皇太后，进珍玩。庚申，录囚。

十二月，召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与近臣角胜，上临观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判北南院枢密使事，北府宰相撒八宁再任兼知东京留守事，耶律应稳南府宰相，查割折大内惕隐，乙室已帐萧翰乾州节度使，刘六符叁知政事，王子帐冠哥王子郎君详稳，窘大王平州节度使，宰臣张克恭守司空，宰臣韩绍芳加侍中，惕隐耶律马六北院宣徽使，傅父耶律喜孙南府宰相。”一四：癸未，宋遣王举正、张士禹来贺永寿节。

甲申，命日进酒于大安宫，致荐庆陵。丁亥，录囚。非故杀者减科。南面侍御壮骨里诈取女直贡物，罪死；上以有吏能，而流之。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宋遣韩琦、王从益来贺。丙申，如混同江观渔。戊戌，振品部。庚戌，叉鱼于率没里河。丁巳，禁朔州鬻羊于宋。

二月丙子，驻跸长春河。

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

秋七月丁巳，谒庆陵，致奠于望仙殿；迎皇太后至显州，谒园陵，还京。

冬十月，驻跸东京。

十一月甲午，诏有言北院处事失平，击钟及邀驾告者，悉以奏闻。戊戌，朝皇太后，召僧论佛法。戊申，皇太后行再生礼，大赦。己酉，城长春。

闰十二月壬辰，视吴国王萧孝穆疾。宋遣庞籍、杜赞来贺永寿节。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上进酒于皇太后宫，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思来贺。庚申，如鸭子河。

二月，驻跸鱼儿泺。

三月辛未，以应圣节，大赦。

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

六月，射柳祈雨。

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祯以伐夏来报，”一五：遣枢密使杜防报聘。”一六：丁丑，如秋山。

冬十月癸未朔，驻跸中会川。

十一月甲子，女直侵边，发黄龙府铁骊军拒之。宋遣苏伸、向传范来贺应圣节。”一七：

十二月庚寅，以北大王府布猥帐郎君自言先世与国联姻，许置敞

史，命本帐萧胡睹为之。辛卯，以所得女直户置肃州。以萧迪、刘三嘏、耶律元方、王惟吉、耶律庶忠、孙文昭、萧绍筠、秦德昌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诏诸犯法者，不得为官吏。诸职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废事。有治民安边之略者，悉具以闻。 校勘记

一：放进士刘贞等五十七人罗校谓是次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之复出。

二：八月壬午壬午，辽文汇五圣宗哀册作壬寅。

三：遣工部尚书高德顺致先帝遗物于宋高德顺，长编作萧德顺。

四：宋遣王德本来贺应圣节王德本，长编作王德基。此避道宗洪基名改。

五：又遣王克纂来贺永寿节王克纂，长编作王克基。此避道宗洪基名改。

六：宋遣刘宝符忠来谢慰奠刘宝，长编作刘赛。符忠，长编作符惟忠。

七：二月壬辰朔朔字，据朔考补。

八：以耶律庶徵至充贺宋来岁正旦使副庶徵，长编作庶几。又按长编庶几、六符为贺乾元节使副，此脱“生辰”二字。

九：宋遣宋郊来贺永寿节宋郊，长编作宋祁。

一○：以上京留守耶律洪古为北院大王按卷九五本传，洪古作弘古，本年由上京留守迁南院大王。又弘古字胡睹，此与上文以上京留守耶律胡睹衮为南大王系一事重出，北院应作南院。

一一：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萧撒八等皆属和撒八，原误“八撒”。按卷八一萧孝忠传：“字撒板，……太平中擢北府宰相，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撒八即撒板之异译。据改。下文重熙七年十二月“北府宰相撒八宁再任兼知东京留守事”，亦即此人。

一二：辛亥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惠为南院枢密使及壬子以管宁为南院枢密使按连日以一官任二人，不合。检上文本年五月，以侍中管宁为行宫都部署，卷九三萧惠传云，“兴宗即位，兼侍中”，“重熙六年，复为

契丹行宫都部署”，“徙王赵，拜南院枢密使”，是管宁即萧惠，一事重出。

一三：耶律元方张泥韩至德萧傅长编作耶律九方、张渥、韩志德、萧溥。

一四：耶律应稳南府宰相至耶律喜孙南府宰相按一官同时任二人，不合。卷九七耶律喜孙传，字盈隐。应稳即盈隐异译，一事重出。

一五：宋遣郭祯以伐夏来报郭祯，长编作郭稹。

一六：遣枢密使杜防报聘枢密使，卷八六本传作枢密副使，长编作“契丹遣工部尚书、修国史杜防来聘”。

一七：宋遣苏伸来贺应圣节苏伸，长编作苏绅。

第十九卷本纪第十九 兴宗二

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宋遣梁适、张从一、富弼、赵日宣来贺。甲子，复遣吴育、冯戴来贺永寿节。

二月庚辰朔，诏蒲卢毛朵部归曷苏馆户之没入者使复业。甲申，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祗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祗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

夏四月，诏罢修鸭渌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又以东京留守萧撒八言，弛东京击鞠之禁。

六月戊寅朔，【一】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

秋七月壬戌，诏诸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诸敢以先朝已断事相告言者，罪之。诸帐郎君等於禁地射鹿，决三百，不徵偿；小将军决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论。

八月丙戌，以医者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赠其父母官以奖之。

九月辛亥，朝皇太后。国舅留宁薨。庚申，皇太后射获熊，上进酒为寿。癸亥，上猎马盂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丙寅，夏国献宋俘。以石硬砦太保郭三避虎不射，【二】免官。

冬十月丙戌，诏东京留守萧孝忠察官吏有廉干清强者，具以名闻。庚寅，以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辛卯，以皇子胡卢斡里生，北宰相、驸马撒八宁迎上至其第宴饮，上命卫士与汉人角为乐。壬辰，复饮皇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夕，复引公主、驸马及内族大臣入寝殿剧饮。甲午，幸中京。庚子，以驸马都尉萧忽列为国舅详稳。

十一月丙辰，回鹘遣使来贡。

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刘沆、王整来贺应圣节。乙未，置挞术不姑酋长。以胡挞剌为平章事。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三】遂遣

萧英、刘六符使宋。 【四】 庚寅，宋遣张沔、侯宗亮、薛申、侍其浚、施昌言、潘永照来贺永寿节及来岁正旦。以宣政殿学士杨佶为吏部尚书、判顺义军节度使事。 【五】 丁酉，议伐宋，诏谕诸道。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奉迎皇太后于内殿。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挢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

二月壬寅，如鸳鸯泺。

夏四月甲戌朔，颁南征赏罚令。

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张茂实奉书来聘，以书答之。壬午，御含凉殿，放进士王等六十四人。禁毡、银鬻入宋。

秋七月壬寅朔，诏盗易官马者减死论。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满代；不治事者即易之。

八月丙申，宋复遣富弼、张茂实奉书来聘，乞增岁币银绢，以书答之。

九月壬寅，遣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约和。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害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闰月癸未，耶律仁先遣人报，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帝喜，宴群臣于昭庆殿。是日，振恤三父族之贫者。辛卯，仁先、刘六符还，进宋国誓书。

冬十一月丁亥，群臣加上尊号曰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册皇后萧氏曰贞懿宣慈崇圣皇后。大赦。梁王洪基进封燕国王。

十二月癸卯，朝皇太后。甲辰，封皇太弟重元子涅鲁古为安定郡王。己酉，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辛亥，诏蠲预备伐宋诸部租税一年。壬子，以吐浑、项多鬻马夏国，诏谨边防。己未，宋遣贺正旦及永寿节使居邸，帝微服往观。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

吉谕夏国与宋和。壬申，以吴国王萧孝穆为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萧孝忠北院枢密使，封楚王，韩国王萧惠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韩八南院大王，【六】耶律侯哂东京留守，【七】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同知东京留守事，【八】北面林牙萧革北院枢密副使。甲戌，如武清寨苇淀。

二月壬寅，禁关南汉民弓矢。己酉，夏国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甲寅，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昊罢兵，即遣使报宋。

三月辛卯，幸南京。壬辰，高丽国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

夏四月己亥，置回跋部详稳、都监。庚子，夏国遣使进马、驼。

五月辛卯，斡鲁、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失期，宥而遣还。乙未，诏复定礼制。是月，幸山西。

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庚戌，诏汉人宫分户绝，恒产以亲族继之。辛亥，阻卜大王屯秃古斯弟太尉撒葛里来朝。丙辰，回鹘遣使来贡。甲子，以南院枢密使吴国王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徙封齐国王。

秋七月丙寅朔，北院枢密使萧孝忠薨，特释系囚。庚寅，夏国遣使上表，请伐宋，不从。

八月丙申，谒庆陵。辛丑，燕国王洪基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进封燕赵国王。戊午，以前西北路招讨使萧塔烈葛为右夷离毕。庚申，于越耶律洪古薨。甲子，阻卜来贡。

九月壬申，朝皇太后，谒望仙殿。壬午，谒怀陵。

冬十月丁酉，驻跸中会川。己亥，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薨，追赠大丞相、晋国王。庚子，诏诸路上重囚，遣官详谳。辛亥，叁知政事韩绍芳为广德军节度使，三司使刘六符长宁军节度使。壬子，以夏人侵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甲子，北府宰相萧惠为北院枢密使，豳王遂哥为惕隐，惕隐敌鲁古封漆水郡王、西北路招讨使，枢密副使萧阿剌同知北院宣徽事。出飞龙厩马，分赐群臣。

十一月丁丑，追封楚王萧孝忠为楚国王。丁亥，以上京岁俭，复其民租税。癸巳，朝皇太后。

十二月戊申，改政事省为中书省。

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朝皇太后。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猎兀鲁馆冈。

二月庚戌，如鱼儿泺。丙辰，以叁知政事杜防为南府宰相。

三月丁亥，高丽遣使来贡。以宣政殿学士杨佶叁知政事。是月，置契丹警巡院。

夏四月己酉，遣东京留守耶律侯哂、知黄龙府事耶律欧里斯将兵攻蒲卢毛朵部。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项等部叛附夏国。丙辰，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详稳斡鲁母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户。诏富者遣行，馀留屯田天德军。

五月壬戌朔，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项战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殁于阵。李元昊来援叛党。戊辰，诏徵诸道兵会西南边以讨元昊。

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邑改来【九】，乞以兵助战，从之。驻跸永安山。以将伐夏，遣延昌宫使耶律高家奴告宋。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丙午，高丽遣使来贡。丁未，录囚。

秋七月辛酉，香河县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伏诛。庚午，行再生礼。庚辰，夏国遣使来朝。

八月乙未，以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丁巳，夏国复遣使来，询以事宜，又不以实对，笞之。

九月戊辰，宋以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

冬十月庚寅，祭天地。丙申，获项侦人，射鬼箭。丁酉，李元昊上表谢罪。己亥，元昊遣使来奏，欲收叛党以献，从之。辛亥，元昊遣使来进方物，诏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壬子，军于河曲。革言元昊亲率项三部来，诏革诘其纳叛背盟，元昊伏罪，赐酒，许以自新，遣之。召群臣议，皆以大军既集，宜加讨伐。癸丑，督数路兵掩袭，杀数千人，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执者来归，诏所留

夏使亦还其国。

十一月辛酉，赐有功将校有差。甲子，班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辛巳，朝皇太后。

十二月己丑，幸西京。戊戌，以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敌烈为右夷离毕。己亥，高丽遣使来贡。戊申，萧胡睹自夏来归。

十四年春正月庚申，以侍中萧虚烈为南院统军使，封辽西郡王。庚午，如鸳鸯泺。壬午，以金吾卫大将军敌鲁古为乙室大王。甲申，夏国遣使进鹘。以常侍斡古得战殁，命其子习罗为帅。

二月庚子，朝皇太后。驻跸撒剌泺。

三月己卯，宋以伐夏师还，遣使来贺。

四月辛亥，”一○：高丽遣使来贡。

闰五月癸丑，清暑永安山。

六月丁卯，”一一：谒庆陵。己卯，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酋长来朝。庚辰，夏国遣使来贡。辛巳，”一二：以西南面招讨使萧普达战殁，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秋七月戊申，驻跸中会川。

冬十月甲子，望祀木叶山。

十一月壬午朔，回鹘阿萨兰遣使来贡。甲辰，以同知北院宣徽事萧阿剌为北府宰相。

十二月癸丑，观汉军习炮射击刺。癸亥，决滞狱。

十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

二月乙卯，如长春河。丙寅，蒲卢毛朵界曷懒河户来附，诏抚之。

三月甲申，朝皇太后。乙酉，以应圣节，减死罪，释徒以下。辛卯，朝皇太后。丁酉，高丽遣使来贡。诏诸道岁具狱讼以闻。

夏四月辛亥朔，”一三：禁五京吏民击鞠。戊午，罢遥辇帐戍军。壬

戌，以北女直详稳萧高六为奚六部大王。甲子，清暑永安山。甲戌，蒲卢毛朵曷懒河百八十户来附。

六月癸丑，以西京留守耶律马六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叁知政事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戊辰，御清凉殿，放进士王棠等六十八人。甲戌，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敌鲁古坐赃免官。

秋七月乙酉，豳王遂哥薨。戊子，观获。乙未，以北院宣徽使族坟为左夷离毕，前南府宰相耶律喜孙东北路详稳。丙申，籍诸路军。丁酉，如秋山。辛丑，禁扈从践民田。丁未，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

八月癸丑，高丽王钦薨，”一四：遣使来告。

九月甲辰，禁以网捕狐兔。

冬十月己酉，驻跸中会川。

十一月丁亥，以南院枢密使萧孝友为北府宰相，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仁先南院大王，北府宰相萧革同知北院枢密使事，知夷离毕事耶律信先汉人行宫都部署，左夷离毕旅坟惕隐，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敌烈左夷离毕。己亥，渤海部以契丹户例通括军马。乙巳，振南京贫民。

十二月壬申，曲赦徒以下罪。是日为圣宗在时生辰。 校勘记

一：六月戊寅朔朔字，据朔考补。

二：石硬砦太保硬砦太保即硬寨太保，官名，见百官志一及纪保大三年四月，“石”字衍。

三：赵国王萧贯宁按萧贯宁即萧惠，卷九三有传。上文六年五月、十一月并作管宁。

四：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按明年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挢以南十县地，与此为一事。英即特末汉名。此记定议遣使，明年正月成行。

五：判顺义军节度使事义，原误“度”。顺义为朔州军号。据地理志五及卷八九杨佶传改。

六：韩八南院大王卷九一本传作北院大王，是。

七：耶律侯哂东京留守侯，原误“辽”。据下文及卷九二本传改。

八：同知东京留守事卷九六本传作同知南京留守事。

九：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邑改来求，原误“来”。据属国表改。

一○：四月辛亥“四月”二字原脱。朔考三月丁巳朔，无辛亥；四月丁亥朔，辛亥为二十五日。检属国表高丽来贡正在四月，据补。

一一：六月丁卯“六月”二字原脱。朔考闰五月丙戌朔，无丁卯；六月乙卯朔，丁卯为十三日。检属国表阻卜来贡正在六月，据补。

一二：辛巳原误“辛亥”。按六月乙卯朔，无辛亥。庚辰之後，七月之前，只有辛巳，据改。

一三：夏四月辛亥朔朔字，据朔考补。

一四：高丽王钦薨卷一一五高丽外记同。按高丽史五，钦立于辛未（辽景福元年），卒于甲戌（重熙三年）。卒于本年（丙戌、重熙十五年）之高丽王是亨，非钦。

第二十卷本纪第二十 兴宗三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如混同江。

二月庚申，如鱼儿泺。辛酉，禁群臣遇宴乐奏请私事。诏世选之官，从各部旧择材能者用之。

三月丁亥，如黑水泺。癸巳，遣使审决双州囚。壬寅，大雪。

夏四月乙巳朔，皇太后不豫，上驰往视疾。丙午，皇太后愈，复如黑水泺。丁卯，肆赦。

六月戊申，清暑永安山。丁巳，阻卜大王屯秃古斯来朝，献方物。戊午，诏士庶言事。

秋七月辛卯，幸庆州。自是月至于九月，日射猎于楚不沟霞列、系轮、石塔诸山。

冬十月辛亥，幸中京谒祖庙。丙辰，定公主行妇礼於舅姑仪。庚午，铁骊仙门来朝，以始入贡，加右监门卫大将军。

十一月戊寅，祠木叶山。己丑，幸中京，朝皇太后。壬辰，禁漏泄宫中事。

十二月辛丑朔，女直遣使来贡。辛亥，谒太祖庙，观太宗收晋图。癸丑，问安皇太后。乙卯，以太后愈，杂犯死罪减一等论，徒以下免。庚申，南府宰相杜防、韩绍荣奏事有误，各以大杖决之。出防为武定军节度使。壬戌，高丽遣使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

闰月癸丑，射虎于候里吉。

二月辛巳，振瑶稳、嘲稳部。是月，诏士庶言国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见，许白其主，不得自陈。夏国王李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即遣永兴宫使耶律里、右护卫太保耶律兴老、将作少监王全慰奠。

三月癸卯，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萧塔烈葛为左夷离毕，知右夷离毕事

唐古为右夷离毕。丙午，夏国李谅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遗物。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

夏四月辛未，武定军节度使杜防复为南府宰相。丙子，高丽遣使来贡。甲申，蒲卢毛朵部大王蒲辇以造舟人来献。

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辛卯，长白山太师柴葛、回跋部太师撒剌都来贡方物。

秋七月丁未，于越摩梅欲之子不葛一及婆离八部夷离虎抄等内附。甲寅，录囚，减杂犯死罪。

八月丙戌，复南京贫户租税。戊子，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一】伐蒲奴里酋陶得里。

冬十月甲申，南院大王耶律韩八薨。甲午，驻跸独卢金。

十一月乙未朔，遣使括马。丁巳，赐皇太弟重元金券。封皇子和鲁斡为越王，阿琏许王，忠顺军节度使谢家奴陈王，西京留守贴不汉王，惕隐旅坟辽西郡王，行宫都部署别古得柳城郡王，【二】奉陵军节度使侯古饶乐郡王，安定郡王涅鲁古进封楚王。

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留夏国贺正使不遣。己亥，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辛丑，录囚。丙午，如鸳鸯泺。丙辰，猎霸特山。耶律义先奏蒲奴里捷。

二月庚辰，幸燕赵国王洪基帐视疾。乙酉，耶律义先等执陶得里以献。

三月乙巳，高昌国遣使来贡。壬子，以洪基疾愈，赦杂犯死罪以下。丁巳，乌古遣使送款。

夏四月癸酉，以南府宰相耶律高十为南京统军使。

五月甲辰，五国酋长各率其部来附。庚戌，回跋部长兀迭台扎等来朝。戊午，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以降乌古叛人，授左监门卫上将军。

六月壬戌朔，以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副之。乙丑，录囚。丙寅，行十二神礼。己巳，宋以辽师伐夏，遣

钱逸致赆礼。 【三】 庚辰，阻卜来贡马、驼、珍玩。辛巳，夏国使来贡，留之不遣。丁亥，行再生礼。

秋七月戊戌，亲征。

八月辛酉朔，【四】渡河。夏人遁，乃还。

九月丁未，萧惠等为夏人所败。

冬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乌古敌烈部都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死焉。

十二月戊寅，庆陵林木火。己卯，录囚。有弟从兄为强盗者，兄弟俱无子，特原其弟。

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庚子，耶律敌鲁古复封漆水郡王，诸将校及阻卜等部酋长各进爵有差。赠萧慈氏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丑，遣使问罪于夏国。壬寅，如鱼儿泺。

二月丁亥，夏将普、猥货、乙灵纪等来攻金肃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

三月戊戌，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与夏战于三角川，败之。癸卯，命西南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萧撒抹等帅师伐夏，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战。甲辰，遣同知北院枢密使萧革按军边城，以为声援。己酉，驻跸息鸡淀。丙辰，幸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驸马都尉萧胡睹帐视疾。

夏四月丙寅，如鱼儿泺。壬申，蒲卢毛朵部惕隐信笃来贡。甲申，高丽遣使来贡。

五月己丑，如叙陉。癸巳，萧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丁酉，夏国普来降。己亥，远夷拨思母部遣使来贡。

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岭都监。丙寅，谒庆陵。庚午，幸庆州，谒大安殿。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回跋、曷苏馆、蒲卢毛朵部各遣使贡马。甲戌，宋遣使来贺伐夏捷，高丽使俱至。辛巳，御金銮殿试进士。

秋七月壬辰，驻跸括里蒲碗。癸巳，以燕赵国王洪基领北南枢密院。乙未，阻卜长豁得剌弟斡得来朝，加太尉遣之。戊戌，录囚。戊申，以左夷离毕萧唐古为北院枢密副使。壬子，猎候里吉。

八月丁卯，阻卜酋长喘只葛拨里斯来朝。

九月壬寅，夏人侵边，敌鲁古遣六院军将海里击败之。

冬十月庚午，还上京。辛未，夏国王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藩。使还，诏谕别遣信臣诣阙，当徐思之。壬申，释临潢府役徒。甲戌，如中会川。

十一月甲午，阻卜酋长豁得剌遣使来贡。庚戌，录囚。壬子，出南府宰相韩知白为武定军节度使，枢密副使杨绩长宁军节度使，翰林学士王纲泽州刺史，张宥徽州刺史，知制诰周白海北州刺史。

闰月乙卯，以汉王贴不为中京留守。辛未，以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革为南院枢密使，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北院枢密使事，封宋王【五】。

十二月丁亥，北府宰相、赵王萧孝友出为东京留守，东京留守萧塔列葛为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潞王查葛为南院大王。庚戌，韩国王萧惠徙封魏王，致仕。壬子，夏国李谅祚遣使上表，乞依旧臣属。

二十年春正月戊戌，驻跸混同江。

二月甲申，遣前北院都监萧友括等使夏国，索项叛户。己丑，如苍耳泺。甲辰，吐蕃遣使来贡。

三月壬子朔，幸黑水。

夏五月癸丑，萧友括等使夏还，李谅祚母表乞如项权进马、驼、牛、羊等物。己巳，夏国遣使求唐隆镇及乞罢所建城邑，以诏答之。

六月丙戌，诏以所获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苏州。以伐夏所获物遣使遗宋。

秋七月，如秋山。

九月，诏更定条制。驻跸中会川。

冬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

十一月庚申，以惕隐都监萧谟鲁为左夷离毕。甲子，命东京留守司总领户部、内省事。丁卯，罢中丞记录职官过犯，令承旨总之。

十二月乙酉，以皇太后行再生礼，肆赦。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如混同江。

二月，如鱼儿泺。

夏四月癸未，以国舅详稳萧阿剌为西北路招讨使，封西平郡王。

六月丙子，驻跸永安山。

秋七月甲辰朔，召北府宰相萧塔烈葛、南府宰相汉王贴不、南院枢密使萧革、知北院枢密使事仁先等，赐坐，论古今治道。戊申，祀天地。己酉，诏北、南枢密院，日再奏事。壬子，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追封太祖伯父夷离岩木为蜀国王，于越释鲁为隋国王。以燕赵国王洪基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赐诏谕之。癸亥，近侍小底卢宝伪学御画，免死，配役终身。甲子，如秋山。戊辰，谒庆陵。以南院枢密使萧革为北院枢密使，封吴王。辛未，如庆州。壬申，追封太祖弟寅底石为许国王。

八月戊子，太尉乌者薨，诏配享圣宗庙。九月乙卯，平州进白兔。己未，谒怀陵。庚申，追上嗣圣皇帝、天顺皇帝尊，及更彰德皇后曰靖安。癸亥，齐天皇后曰仁德皇后。甲子，谒祖陵。增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贞烈皇后曰淳钦，恭顺皇帝曰章肃，后萧氏曰和敬。

冬十月戊寅，驻跸中会川。丁亥，夏国李谅祚遣使乞弛边备，即遣萧友括奉诏谕之。戊子，幸显、懿二州。甲午，辽兴军节度使萧虚烈封郑王，南院大王、潞王查葛为南院枢密使，进封越国王。【六】戊戌，射虎于南撒葛柏。辛丑，谒乾陵。

十一月壬寅朔，增文献皇帝为文献钦义皇帝，及二后曰端顺，曰柔贞。复更世宗孝烈皇后为怀节。丁未，增孝成皇帝曰孝成康靖皇帝，更圣神宣献皇后为睿智。甲子，次中会川。回鹘阿萨兰遣使贡名马、文豹。丙寅，录囚。

十二月戊戌，以北府宰相塔烈葛为南京统军使，郑王虚烈北府宰相，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义先惕隐。释役徒限年者。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如混同江。

二月丙子，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庚辰，如春水。

三月癸亥，李谅祚以赐诏许降，遣使来谢。丙寅，如黑水泺。

夏四月戊子，猎鹤淀。

五月壬寅，诏内地州县植果。

六月壬申，驻跸胡吕山。癸未，高丽遣使来贡。

秋七月己酉，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部长献马、驼。庚申，如黑岭。

闰月庚午，乌古来贡。癸巳，长春州置钱帛司。

九月壬辰，夏国李谅祚遣使进降表。甲午，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诏抚谕。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辛卯，诏诸职事官以礼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岁申枢密院。

十二月丙申朔，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庚子，应圣节，曲赦徒以下罪。壬子，诏大臣曰："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谕来使。"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如混同江。癸酉，猎双子淀。戊子，夏国遣使贡方物。壬辰，如春水。甲午，猎盘直坡。

三月丁亥，幸皇太弟重元帐。

夏四月癸卯，高丽遣使来贡。癸丑，猎合只忽里。

五月己巳，李谅祚乞进马、驼，诏岁贡之。庚寅，驻跸永安山。壬辰，夏国遣使来贡。

六月丙申，如庆州。己亥，谒庆陵。壬寅，高丽王徽请官其子，诏加检校太尉。辛亥，吐蕃遣使来贡。

秋七月己巳，夏国李谅祚遣使来求婚。甲戌，如秋山。己卯，诏八房族巾帻。

九月庚寅，猎，遇三虎，纵犬获之。

冬十月丁酉，驻跸中京。戊戌，幸新建秘书监。辛丑，有事于祖庙。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丙辰，李谅祚遣使进誓表。

十一月乙丑，阻卜部长来贡。壬申，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静贞纯懿和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大赦。内外官进级有差。癸未，录囚。甲申，群臣上皇帝尊号曰钦天奉道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册皇后萧氏曰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广爱崇圣皇后。

十二月丙申，如中会川。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如混同江。戊辰，朝皇太后。辛巳，宋遣使来贺，馈驯象。

二月己丑朔，召宋使钓鱼、赋诗。癸巳，如长春河。甲寅，夏国遣使来贺。

三月癸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行在及长春、镇北二州徒以下罪。

夏五月，驻跸南崖。

秋七月壬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不豫。

八月丁亥，疾大渐，召燕赵国王洪基，谕以治国之要。戊子，大赦，纵五坊鹰鹘，焚钩鱼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宫，年四十。遗诏燕赵国王洪基嗣位。清宁元年十月庚子，上尊为神圣孝章皇帝，庙号兴宗。

赞曰：兴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临朝专政，贼杀不辜，又不能以礼几谏，使齐天死於弑逆，有亏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殡，饮酒博鞠，叠见简书。及其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所为若出二人。何为其然欤？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许

谅祚之盟而罢西夏之兵，边鄙不耸，政治内修，亲策进士，大修条制，下至士庶，得陈便宜，则求治之志切矣。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虽然，圣宗而下，可谓贤君矣。 校勘记

一：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按卷九一萧术哲传："蒲奴里酋长陶得里叛，术哲为统军都监，从都统耶律义先讨之。"此耶律术者应是萧术哲。

二：行宫都部署别古得别古得，皇子表作别古特，"行宫都部署"前有"契丹"二字。

三：宋遣钱逸致赆礼钱逸，长编作钱明逸，宋史三一七有传。此避穆宗耶律明名改。

四：八月辛酉朔朔字，据朔考补。

五：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北院枢密使事封宋王按卷九六本传，仁先於重熙间由北院大王迁北院枢密使，封吴王，清宁末始进封宋王。

六：查葛进封越国王越国，按下文清宁二年十一月作赵国。

第二十一卷本纪第二十一 道宗耶律洪基一

道宗孝文皇帝，讳洪基， 【一】 字涅邻，小字查剌。兴宗皇帝长子，母曰仁懿皇后萧氏。六岁封梁王，重熙十一年进封燕国，总领中丞司事。明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二十一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预朝政。帝性沉静、严毅，每朝，兴宗为之敛容。

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兴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哀恸不听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请，许之。诏曰："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其体朕意。"壬辰，以皇太弟重元为皇太叔，免汉拜，不名。癸巳，遣使报哀于宋及夏、高丽。甲午，遣重元安抚南京军民。戊戌，以遗诏，命西北路招讨使西平郡王萧阿剌为北府宰相，仍权知南院枢密使事，北府宰相萧虚烈为武定军节度使。辛丑，改元清宁，大赦。

九月戊午，诏常所幸围场外毋禁。庚申，诏除护卫士，馀不得佩刃入宫；非勋戚後及夷离、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壬戌，诏夷离及副使之族并民如贱， 【二】 不得服驼尼、水獭裘，刀柄、兔鹘、鞍勒、佩子不许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将军不禁。乙丑，赐内外臣僚爵赏有差。庚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辛未，遣左夷离毕萧谟鲁、翰林学士韩运以先帝遗物遗宋。 【三】 癸酉，遣使以即位报宋。丙子，尊皇后为皇太后，宴涂殿。以上京留守宿国王陈留为南京留守。 【四】 壬午，遣使赐高丽、夏国先帝遗物。

冬十月丁亥，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安节，从之。以吴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陈王涂孛特为南府宰相，进封吴王。壬寅，以顺义军节度使十神奴为南院大王。

十一月甲子，葬兴宗皇帝於庆陵。宋及高丽遣使来会。名其山曰永兴。丙寅，以南院大王侯古为中京留守，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萧阿剌进封韩王。壬申，次怀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庙。甲戌，谒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兴宗庙，不受群臣贺。

十二月丙戌，诏左夷离毕曰："朕以眇冲，获嗣大位，夙夜忧惧，恐弗克任。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数月，未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

之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戊子，应圣节，上太皇太后寿，宴群臣、命妇，册妃萧氏为皇后。进封皇弟越王和鲁斡为鲁国王，许王阿琏为陈国王，楚王涅鲁古徙封吴王。辛卯，诏部署院，事有机密即奏，其投谤讪书，辄受及读者并弃市。癸巳，皇族十公悖母，伏诛。甲午，以枢密副使姚景行为叅知政事，翰林学士吴湛为枢密副使，叅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韩绍文为上京留守。丙申，宋遣欧阳修等来贺即位。戊戌，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癸卯，以知涿州杨绩叅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庚戌，以圣宗在时生辰，赦上京囚。

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

二年春正月丙辰，诏州郡官及僚属决囚，如诸部族例。己巳，诏二女古部与世预宰相、节度使之选者免皮室军。是月，幸鱼儿泺。

二月乙酉，以左夷离毕萧谟鲁知西南面招讨都监事。乙巳，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

三月丁巳，应圣节，曲赦百里内囚。己卯，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

闰月己亥，始行东京所铸钱。乙巳，南京狱空，进留守以下官。

夏四月甲子，诏曰：“方夏，长养鸟兽孳育之时，不得纵火於郊。”

五月戊戌，谒庆陵。甲辰，有事于兴宗庙。

六月丁巳，诏宰相举才能之士。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辛酉，阻卜酋长来朝，贡方物。丁卯，高丽遣使来贡。辛未，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後书。乙亥，中京蝗蝻为灾。丙子，诏强盗得实者，听诸路决之。丁丑，南院枢密使赵国王查葛为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吴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乙酉，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

八月辛未，如秋山。

九月庚子，幸中京，祭圣宗、兴宗於会安殿。

冬十月丙子，如中会川。

十一月戊戌，知左夷离毕事耶律划里为夷离毕，北院大王耶律仙童知黄龙府事。甲辰，文武百僚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以皇太叔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徙封赵国王查葛为魏国王、鲁国王和鲁斡为宋国王、陈国王阿璡为秦国王，吴王涅鲁古进封楚国王，百官进迁有差。

十二月戊申朔，以韩王萧阿剌为北院枢密使，东京留守宿国王陈留北府宰相，宋国王和鲁斡上京留守，秦国王阿璡知中丞司事。甲寅，上皇太后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

三年春正月庚辰，如鸭子河。丙戌，置倒塌岭节度使。乙未，五国部长来贡方物。

二月己未，如大鱼泺。

三月辛巳，以楚国王涅鲁古为武定军节度使。

夏四月丙辰，清暑永安山。

五月己亥，如庆陵，献酎於金殿、同天殿。

六月辛未，以魏国王查葛为惕隐，同知枢密院事萧唐古南府宰相，魏国王贴不东京留守。

秋七月甲申，南京地震，赦其境内。乙酉，如秋山。

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

九月庚子，幸中会川。

冬十月己酉，谒祖陵。庚申，谒让国皇帝及世宗庙。辛酉，奠酎于玉殿。

十一月丙子，以左夷离毕萧谟鲁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庚子，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庚戌，禁职官於部内假贷贸易。戊辰，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内囚。己巳，太皇太后崩。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报哀于宋、夏。如鸭子河钩鱼。癸酉，宋

遣使奉宋主绘像来。丁亥，知易州事耶律颇得秩满，部民乞留，许之。

二月丙午，诏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覆按，无冤，然後决之；称冤者，即具奏。庚戌，如鱼儿泺。

三月戊寅，募天德、镇武、东胜等处勇捷者，籍为军。 【五】 甲午，肆赦。

夏四月甲辰，谒庆陵。丁卯，宋遣使吊祭。

五月庚午朔，上大行太皇太后尊曰钦哀皇后。癸酉，葬庆陵。夏国、高丽遣使来会。乙酉，如永安山清暑。

六月乙丑，以北院枢密使郑王萧革为南院枢密使，徙封楚王，南院枢密使吴王仁先为北院枢密使。

秋七月辛巳，制诸掌内藏库官盗两贯以上者，许奴婢告。壬午，猎于黑岭。

冬十月戊戌朔，以同知东京留守事侯古为南院大王，保安军节度使奚底为奚六部大王。

十一月癸酉，行再生及柴册礼，宴群臣於八方陂。庚辰，御清风殿受大册礼。大赦。以吴王仁先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徙封隋王。壬午，谒太祖及诸帝宫。丙戌，祠木叶山。禁造玉器。

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乙巳，许士庶畜鹰。辛亥，南院枢密使楚王萧革复为北院枢密使。

闰月己巳，赐皇太叔重元金券。

是岁，皇子浚生。

五年春，如春州。

夏六月甲子朔，驻跸纳葛泺。己丑，以南院枢密使萧阿速为北府宰相，枢密副使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惕隐查葛辽兴军节度使，鲁王谢家奴武定军节度使，东京留守吴王贴不西京留守。

秋七月丁酉，以乌古敌烈详稳萧谟鲁为左夷离毕。

冬十月壬子朔，幸南京，祭兴宗於嘉宁殿。

十一月，禁猎。

十二月壬戌，以北院林牙奚马六为右夷离毕，叁知政事吴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爵为民。

是年，上御百福殿，放进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

六年春，如鸳鸯泺。

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己酉，驻跸纳葛泺。

六月戊午朔，以东北路女直详稳高家奴为惕隐。壬戌，遣使录囚。丙寅，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癸未，以隋王仁先为北院大王，赐御制诰。

冬十月甲子，驻跸藕丝淀。

七年春三月庚戌，如春州。以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辛未，禁吏民畜海东青鹘。

五月丙戌，清暑永安山。丙午，谒庆陵。辛亥，杀东京留守陈王萧阿剌。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子，以萧谟鲁为顺义军节度使。丁卯，幸弘义、永兴、崇德三宫致祭。射柳，赐宴，赏赉有差。戊辰，行再生礼，复命群臣分朋射柳。丁丑，以楚国王涅鲁古知南院枢密使事。

秋九月丁丑，驻跸藕丝淀。

冬十二月壬午， 【六】 以知黄龙府事耶律阿里只为南院大王。 校勘记

一：道宗讳洪基洪，辽文汇二圣宗钦哀皇后哀册及仁德皇后哀册均作弘。

二：并民如贱疑“民如”二字倒舛，应作“并如民贱”。

三：左夷离毕萧谟鲁及翰林学士韩运长编作：右宣徽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萧运，翰林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史运。

四：以上京留守宿国王陈留为南京留守按卷八七萧孝友传，孝友小字陈留，改上京留守，更王秦；顷之，复守东京。检下文二年又以东京留守宿国王陈留为北府宰相。则此南京应是东京之讹。

五：镇武东胜等处镇武，应作振武。索隐："唐朔州军额本作振武，辽已改为顺义军，此仍旧名。"东胜，地理志五作胜州。

六：冬十二月壬午十二，原作"十一"。按十一月庚戌朔，无壬午；十二月庚辰朔，初三日为壬午。据改。

第二十二卷本纪第二十二 道宗二

八年春正月癸丑，如鸭子河。

二月，驻跸纳葛泺。

三月戊申朔，楚王萧革致仕，进封郑国王。

夏五月，吾独婉惕隐屯秃葛等乞岁贡马、驼，许之。

六月丙子朔，驻跸拖古烈。辛丑，以右夷离毕奚马六为奚六部大王。是月，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秋七月甲子，射熊于外室刺。

冬十月甲戌朔，驻跸独卢金。

十二月庚辰，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图古辞为北院枢密使。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

九年春正月辛亥，幸鸳鸯泺。辛未，禁民鬻铜。

三月辛未，宋主祯殂，以曙为子嗣位。

夏五月丙午，以隋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徙封许王。是月，清暑曷里。

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卫王贴不、林牙涅剌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叁及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剌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人，诱胁弩手军犯行宫。时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涅鲁古跃马突出，将战，为近侍详稳渤海阿、【一】护卫苏射杀之。己未，族逆党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杀。辛酉，诏谕诸道。壬戌，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鹘海邻、里、耶律挞不也、阿、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

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馀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变，命籍横帐夷离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癸亥，贴不诉为重元等所胁，诏削爵为民，流镇州。戊辰，以黑白羊祭天。

八月庚午朔，遣使安抚南京吏民。癸酉，以永兴宫使耶律塔不也有定乱功，为同知点检司事。

冬十月戊辰朔，幸兴王寺。庚午，以六院部太保耶律合术知南院大王事。是月，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辛丑，以南院宣徽使萧九哥为北府宰相。己未，追封故富春郡王耶律义先为许王。

是岁，封皇子浚为梁王。

十年春正月己亥，北幸。

二月，禁南京民决水种粳稻。

秋七月壬申，诏决诸路囚。辛巳，禁僧尼私诣行在，妄述祸福取财物。

九月壬寅，幸怀州，谒太宗、穆宗庙。

冬十月壬辰朔，驻跸中京。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

十一月甲子，定吏民衣服之制。辛未，禁六斋日屠杀。丁丑，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庚辰，以彰国军节度使韩谢十为惕隐。诏南京不得私造御用彩缎，私货铁，及非时饮酒。命南京三司，每岁春秋以官钱飨将士。

十二月癸巳，以北院大王萧兀古匿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是岁，南京、西京大熟。

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总仁睿孝天皇帝。改元，大赦。册梁王浚为皇太子，内外官赐级有差。甲子，如鱼儿泺。庚寅，诏诸遇正旦、重午、冬至，别表贺东宫。【二】

三月丁亥，以知兴中府事杨绩知枢密院事。

夏四月辛卯，以知枢密院事张嗣复疾，改知兴中府事。庚子，清暑拖古烈。

五月辛巳，夏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获熊，赏赉百官有差。

八月丙申，客星犯天庙，诏诸路备盗贼，严火禁。

九月乙亥，驻跸藕丝淀。丁丑，左夷离毕古为孟父敞稳。

冬十月丁亥朔，幸医巫闾山。己亥，皇太后射获虎，大宴群臣，令各赋诗。

十一月壬戌，有星如斗，逆行，隐隐有声。

十二月甲午，以辽王仁先为南京留守，徙封晋王。辛亥，以南京留守萧惟信为左夷离毕。壬子，荧惑与月并行，自旦至午。

二年春正月丁巳，如鸭子河。宋贺正使王严卒，以礼送还。癸未，幸山榆淀。

二月甲午，诏武定军节度使姚景行，问以治道，拜南院枢密使。

二月辛巳，以东北路详稳耶律韩福奴为北院大王。壬午，彗星见於西方。

夏四月，霖雨。

五月乙亥，驻跸拖古烈。辛巳，以户部使刘诜为枢密副使。【三】

六月丙戌，回鹘来贡。甲辰，阻卜来贡。

秋七月癸丑朔，以西北路招讨使萧术者为北府宰相，左夷离毕萧惟信南院枢密使，【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白惕隐。丙辰，南院枢密使姚景行致仕。庚申，录囚。辛酉，景行复前职。丁卯，如藕丝淀。以岁旱，遣使振山後贫民。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以叁知政事韩孚为枢密副使。

冬十二月壬午，以知枢密院事杨绩为南院枢密使，枢密副使刘诜叁知政事。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丁酉，以西京留守合术为南院大王。辛丑，以萧术者为武定军节度使。

是年，御永安殿放进士张臻等百一人。

三年春正月辛亥，如鸭子河。甲子，御安流殿钩鱼。

三月癸亥，宋主曙殂，子顼嗣位，遣使告哀；即遣右护卫太保萧挞不也、翰林学士陈觉等吊祭。

闰月丁亥，扈驾军营火，赐钱、粟及马有差。辛卯，驻跸春州北淀。乙巳，以萧兀古匿为北府宰相。

夏五月壬辰，驻跸纳葛泺。壬寅，赐随驾官诸工人马。

六月戊申，有司奏新城县民杨从谋反，伪署官吏。上曰："小人无知，此儿戏尔。"独流其首恶，馀释之。庚戌，宋遣使馈其先帝遗物。辛亥，宋以即位，遣陈襄来报，即遣知黄龙府事萧图古辞、中书舍人马铉往贺。壬戌，南府宰相韩王萧唐古致仕。壬申，以广德军节度使耶律蕊奴为南府宰相，度支使赵徽叁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荧惑昼见，凡三十五日。

九月戊戌，诏给诸路囚粮。癸卯，幸南京。

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十二月丁未，以叁知政事刘诜为枢密副使，东北路详稳高八南院大王，枢密直学士张孝杰叁知政事。己酉，以张孝杰同知枢密院事。丁巳，行再生礼，赦死罪以下。是月，夏国王李谅祚薨。

是岁，南京旱、蝗。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如鸳鸯泺。辛巳，改易州兵马使为安抚使。丁亥，猎炭山。辛卯，遣使振西京饥民。

二月甲辰朔，诏元帅府募军。壬子，夏国王李谅祚子秉常遣使告哀。癸丑，颁行御制华严经赞。丁卯，北行。

三月丙子，遣使夏国吊祭。甲申，振应州饥民。乙酉，诏南京除军行地，馀皆得种稻。庚寅，振朔州饥民。乙未，夏国李秉常遣使献其父谅祚遗物。

夏四月戊午，阿萨兰回鹘遗使来贡。

五月丙戌，驻跸拖古烈。

六月壬子，西北路雨谷，方三十里。丙寅，以北院林牙耶律赵三为北院大王，右夷离毕萧素飒中京留守。

秋七月壬申，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丙子，猎黑岭。是月，南京霖雨，地震。

九月己亥，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辛亥，曲赦南京徙罪以下囚。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戊辰，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二月辛亥，夏国遣使来贡。

五年春正月，阻卜叛，【五】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

夏六月己亥，驻跸拖古烈。丙午，吐蕃遣使来贡。壬戌，以南院枢密使萧惟信知北院枢密使事。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国遣使来谢封册。癸未，诏禁皇族恃势侵渔细民。

八月，谒庆陵。

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

冬十月己亥，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丁卯，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丁丑，五国剖阿里部叛，【六】命萧素飒讨之。

闰月戊申，夏国王李秉常遣使乞赐印绶。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

十二月甲子，行皇太子再生礼，减诸路徒以下罪一等。乙丑，诏百官廷议国政。甲戌，五国来降，仍献方物。

六年春正月甲午，如千鹅泺。

二月丙寅，阻卜来朝，贡方物。

夏四月癸未，西北路招讨司以所降阻卜酋长至行在。

五月甲辰，清暑拖古烈。甲寅，设贤良科，诏应是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六月辛巳，阻卜来朝。乙酉，以惕隐耶律白为中京留守。是月，御永安殿放进士赵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秋七月辛亥，猎于合鲁聂特。

八月丙子，耶律白薨，追封辽西郡王。

九月庚戌，幸藕丝淀。甲寅，以马希白诗才敏妙，十吏书不能给，召试之。

冬十月丁卯，五国部长来朝。壬申，西北路招讨司擒阻卜酋长来献。

十一月乙卯，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

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己未，以坤宁节，赦死罪以下。辛酉，禁汉人捕猎。

七年春正月戊子，如鸭子河。

二月乙丑，女直进马。丙寅，以南院枢密使姚景行知兴中府事。

三月己酉，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易州观察使高正并千牛卫上将军，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宁江州防御使大荣并静江军节度使。幸黑水。

夏四月癸酉，如纳葛泺。乙亥，禁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

六月己卯，吐蕃来贡。癸未，南院大王高八致仕。

秋七月甲申朔，以东北路详稳合里只为南院大王，西南面招讨使拾得奴为奚六部大王。己丑，遣使按问五京囚。庚子，如藕丝淀。

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

冬十月己卯，如医巫闾山。壬戌，以南府宰相耶律蕊奴为南京统军使。戊辰，谒乾陵。庚辰，诏百官廷议军国事。

十一月戊子，免南京流民租。己丑，振饶州饥民。丙午，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壬子，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胡睹知北院枢密使事，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惟信为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宫都部署。丁巳，汉人行宫都部署李仲禧、北院宣徽使刘、枢密副使王观、都承旨杨兴工各赐国姓。戊寅，回鹘来贡。

是岁，春州斗粟六钱。 校勘记

一：近侍详稳渤海阿卷一一二涅鲁古传同。阿，卷九六本传作阿思。“近侍详稳渤海”，本传作“渤海近侍详稳”，检百官志一有“渤海近侍详稳司”，此处“渤海”与“近侍详稳”互倒。

二：诏诸遇正旦重午冬至别表贺东宫按“诸”下疑脱“路”或“道”字。

三：以户部使刘诜为枢密副使按刘诜即刘伸，字济时，宛平人。卷九八有传。

四：萧惟信南院枢密使卷九六本传作北院枢密副使。

五：五年春正月阻卜叛正，属国表作三。

六：五国剖阿里部叛剖，原误“部”。据营卫志下及部族表改。

第二十三卷本纪第二十三 道宗三

八年春正月癸未，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等奏克北边捷。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甲申，如鱼儿泺。壬寅，昏雾连日。

二月丙辰，北、南枢密院言无事可陈。壬戌，以讨北部功，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监萧阿鲁带乌古敌烈部详稳，加左监门卫上将军。戊辰，岁饥，免武安州租税，振恩、蔚、顺、惠等州民。

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馀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

夏四月壬子，振义、饶二州民。丁巳，驻跸塔里舍。【一】己卯，清暑拖古烈。

五月壬午，晋王仁先薨。

六月甲寅，振易州贫民。己未，振中京。甲子，振兴中府。甲戌，封北府宰相杨绩为赵王，枢密副使耶律观叁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丁丑，高丽遣使来贡。

秋七月己卯，庆州靳文高八世同居，诏赐爵。丙申，振饶州饥民。丁酉，幸黑岭。丁未，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

闰月辛未，射熊于羊山。

八月庚辰，混同郡王侯古薨，遣使致祭。

九月甲子，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己丑，叁知政事耶律观矫制营私第，降为庶人。癸巳，回鹘来贡。

十一月庚戌，免祖州税。丙辰，大雪，许民樵采禁地。丁卯，赐延昌宫贫户钱。

十二月戊辰，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仲禧封韩国公，枢密副使、叁知政事赵徽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枢密副使柴德滋叁知政事，汉人行宫副部署耶律大悲奴升都部署，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韩家奴知左夷离毕事。丁

丑，以坤宁节，大赦。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

九年春正月丁未，如双泺。

夏四月壬辰，如旺国崖。

秋七月甲辰，猎大熊山。戊申，乌古敌烈统军言，八石烈敌烈人杀其节度使以叛。己酉，诏隗乌古部军分道击之。丙寅，南京奏归义、涞水两县蝗飞入宋境，馀为蜂所食。

八月丙申，以耶律仲禧为南院枢密使。

九月癸卯，驻跸独卢金。

冬十月，幸阴山，遂如西京。

十一月戊午，诏行幸之地免租一年。甲子，南院大王合理只致仕。

十二月辛未，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宜新为中京留守，南院宣徽使耶律撒剌为南院大王。壬辰，高丽、夏国并遣使来贡。

十年春正月乙卯，如鸳鸯泺。

二月癸未，蠲平州复业民租赋。戊子，阻卜来贡。

三月甲子，如拖古烈。以耶律巢为北院大王。

夏四月，旱。辛未，以奚人达鲁三世同居，赐官旌之。

五月丙寅，录囚。

六月戊辰，亲出题试进士。壬申，诏臣庶言得失。丙子，御永定殿，策贤良。

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癸亥，谒庆陵。

九月庚戌，幸东京，谒二仪、五鸾殿。癸亥，祠木叶山。

冬十月丁卯，驻跸藕丝淀。丁丑，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

十一月戊午，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辛巳，改明年为大康，大赦。

大康元年春正月乙未，如混同江。壬寅，振云州饥。

二月丁卯，祥州火，遣使恤灾。乙酉，驻跸大鱼泺。丁亥，以获鹅，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

三月乙巳，命皇太子写佛书。

夏四月丙子，振平州饥。乙酉，如犊山。

闰月丙午，振平、滦二州饥。庚戌，皇孙延禧生。

五月甲子，赐妃之亲及东宫僚属爵有差。

六月癸巳，以兴圣宫使奚谢家奴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知三司使事韩操以钱谷增羡，授三司使。癸卯，遣使按问诸路囚。以惕隐大悲奴为始平军节度使，叁知政事柴德滋武定军节度使。乙卯，吐蕃来贡。丙辰，诏皇太子总领朝政，仍戒谕之。以武定军节度使赵徽为南府宰相，枢密副使杨遵叁知政事。

秋七月辛酉朔，猎平地松林。丙寅，振南京贫民。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亥，驻跸藕丝淀。己卯，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

冬十月，西北路酋长遐搭、雏搭、双古等来降。

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诬，赐死；杀伶人赵惟一、高长命，并籍其家属。

十二月己丑朔，【二】以南京统军使耶律蕊奴为惕隐，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枢密副使，同知东京留守事萧铎剌夷离毕。庚寅，赐张孝杰国姓。壬辰，以西京留守萧燕六为左夷离毕。

二年春正月己未，如春水。庚辰，驻跸双泺。

二月戊子，振黄龙府饥。癸丑，南京路饥，免租税一年。

三月辛酉，皇太后崩。壬戌，遣殿前副点检耶律辖古报哀于宋。癸亥，遣使报哀于高丽、夏国。丁卯，大赦。戊寅，以皇太后遗物遣使遗宋、夏。

夏六月乙酉朔，上大行皇太后尊曰仁懿皇后。戊子，宋及高丽、夏国各遣使吊祭。甲午，葬仁懿皇后于庆陵。己亥，驻跸拖古烈。壬寅，出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丁未，册皇后萧氏，封其父祗候郎君鳖里剌为赵王，叔西北路招讨使余里也辽西郡王，兄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霞抹柳城郡王，【三】叁知政事杨遵知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萧速撒知北院枢密使事，汉人行宫副部署刘诜叁知政事。己酉，南府宰相赵徽致仕。

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癸酉，柳城郡王霞抹薨。

八月庚寅，猎，遇失其母，悯之，不射。

九月戊午，以南京蝗，免明年租税。己卯，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戊戌，召中京留守魏王耶律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

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挴及忽突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於乌隗部。是月，南京地震，民舍多坏。

十二月己丑，以左夷离毕萧挞不也为南京统军使。

三年春正月癸丑，如混同江。乙卯，省诸道春贡金帛，及停周岁所输尚方银。

二月壬午朔，东北路统军使萧韩家奴加尚父，封吴王。甲申，诏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同母兄大奴、同母弟阿思世预北、南院枢密之选，其异母诸弟世预夷离之选。己丑，如鱼儿泺。辛卯，中京饥，罢巡幸。

夏四月乙酉，泛舟黑龙江。

五月丙辰，玉田、安次伤稼。癸亥，日中有黑子。己巳，驻跸犊山。乙亥，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奏，右护卫太保查剌等告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四】上以无状，不治，出速撒等三人补外，护卫撒拨等六人各鞭百馀，徙于边。丙子，以西北路招讨使辽西郡

王萧余里也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戊寅，诏告谋逆事者，重加官赏。

六月己卯朔，耶律乙辛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诬首尝预速撒等谋，籍其姓名以告。即命乙辛及耶律仲禧、萧余里也、耶律孝杰、杨遵、燕哥、抄只、萧十三等鞫治，杖皇太子，囚之宫中。辛巳，杀宿直官敌里剌等三人。壬午，杀宣徽使挞不也等二人。癸未，杀始平军节度使撒剌等十人，又遣使杀上京留守速撒，及已徙护卫撒拨等六人。乙酉，杀耶律挞不也及其弟陈留。 【五】 丙戌，废皇太子为庶人，囚之上京。己丑，回鹘来贡。杀东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辛卯，杀速撒等诸子，籍其家。戊申，遣使按五京诸道狱。

秋七月辛亥，护卫太保查剌加镇国大将军，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室韦查剌及萧宝神奴、谋鲁古并加左卫大将军，牌印郎君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授驸马都尉、始平军节度使，祗候郎君耶律挞不也及萧图古辞并加监门卫上将军。壬子，知北院枢密副使萧韩家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乙丑，如秋山。丁丑，谒庆陵。

八月庚寅，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韩家奴薨。辛丑，谒庆陵。

九月癸亥，玉田贡嘉禾。壬申，修乾陵庙。

冬十月辛丑，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遣其私人盗杀庶人浚于上京。

闰十二月戊午，以北府宰相辽西郡王萧余里也知北院枢密使事，左夷离毕耶律燕哥为契丹行宫都部署。丙寅，预行正旦礼。

是岁，南京大熟。

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甲午，振东京饥。

二月乙丑，驻跸扫获野。戊辰，以东路统军使耶律王九为惕隐。

夏四月辛亥，高丽遣使乞赐鸭渌江以东地，不许。

五月丙戌，驻跸散水原。

六月甲寅，阻卜诸酋长进良马。

秋七月甲戌，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

八月癸卯，诏有司决滞狱。

九月乙未，驻跸藕丝淀。庚子，五国部长来贡。

冬十月癸卯，以叁知政事刘伸为保静军节度使。

十一月丁亥，禁士庶服用锦绮、日月、山龙之文。己丑，回鹘遣使来贡。庚寅，南院枢密使耶律仲禧为广德军节度使。辛卯，锦州民张宝四世同居，命诸子三班院祗候。

十二月丁卯，以北院枢密副使耶律知北院枢密使事。 校勘记

一：驻跸塔里舍塔里舍，纪大安八年三月作挞里舍。

二：十二月己丑朔朔字，据朔考补。

三：兄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霞抹兄字原脱，据卷七一道宗惠妃萧氏传及本句文义补。

四：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知”“事”二字原脱。按上下文任北院枢密使者为耶律乙辛，萧速撒时为知北院枢密使事，见上文二年六月。据补。

五：壬午杀宣徽使挞不也等二人至乙酉杀耶律挞不也及其弟陈留按萧挞不也未尝为宣徽使，而耶律挞不也则以宣徽使见杀，见卷九九萧挞不也传及耶律挞不也传。是死于壬午者为耶律挞不也，乙酉被杀者为萧挞不也，纪文所记互倒。

第二十四卷本纪第二十四 道宗四

五年春正月壬申，如混同江。癸酉，赐宰相耶律孝杰名仁杰。乙亥，如山榆淀。

三月辛未，以宰相仁杰获头鹅，加侍中。壬辰，以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为北院枢密使，北院枢密副使耶律特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左夷离毕耶律世迁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己未，如纳葛泺。

五月丁亥，谒庆陵。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燕哥为南府宰相，北面林牙耶律永宁为夷离毕，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挞不也及殿前副点检、驸马都尉萧酬斡并封兰陵郡王。

六月辛亥，阻卜来贡。丁巳，以北府宰相、辽西郡王萧余里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己未，遣使录囚。是月，放进士刘等百一十三人。

秋七月己卯，猎夹山。

八月庚申，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于南京。

九月己卯，诏诸路毋禁僧徒开坛。壬午，禁扈从扰民。

冬十月戊戌，夏国遣使来贡。己亥，驻跸独卢金。壬子，诏惟皇子仍一字王，馀并削降。丁巳，振平州贫民。己未，以赵王杨绩为辽西郡王，魏王耶律乙辛降封混同郡王，吴王萧韩家奴兰陵郡王，致仕。

十一月丁丑，召沙门守道开坛于内殿。癸未，复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免租税一年。

十二月丙午，彗星犯尾。乙卯，幸西京。戊午，行再生礼，赦杂犯死罪以下。

六年春正月癸酉，如鸳鸯泺。辛卯，耶律乙辛出知兴中府事。

三月庚寅，封皇孙延禧为梁王，忠顺军节度使耶律颇德南院大王，耶律仲禧南院枢密使，【一】户部使陈毅叁知政事。

夏四月乙卯，猎炭山。

五月壬申，免平州复业民租赋一年。庚寅，以旱，祷雨，命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驻跸纳葛泺。戊申，以度支使王绩叁知政事。庚戌，女直遣使来贡。

秋七月戊辰，观市。癸未，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拽剌六人卫护之。甲申，猎沙岭。

闰九月壬寅，【二】祠木叶山。己酉，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己未朔，省同知广德军节度使事，命奉先军节度使兼巡警乾、显二州。丁卯，耶律仁杰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庚午，叁知政事刘诜致仕。癸酉，以陈毅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绩同知枢密院事。辛巳，回鹘遣使来贡。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癸卯，召群臣议政。

十二月甲子，以耶律特里底为孟父敞稳。乙丑，以萧挞不也为北府宰相，耶律世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庚午，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甲戌，减民赋。丁亥，豫行正旦礼。戊子，如混同江。

七年春正月戊申，五国部长来贡。甲寅，女直贡良马。

二月甲子，如鱼儿泺。

夏五月壬子，驻跸岭西。癸丑，有司奏永清、武清、固安三县蝗。甲寅，以萧挞不也兼殿前都点检，萧酬斡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兼知枢密院事。

六月甲子，诏月祭观德殿，岁寒食，诸帝在时生辰及忌日，诣景宗御容殿致奠。丙寅，阻卜余古赧来贡。丁卯，以翰林学士王言敷叁知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笃漆水郡王。

秋七月戊子，如秋山。丙申，谒庆陵。

八月丁卯，射鹿赤山，加围场使涅葛为静江军节度使。

九月戊子，次怀州，命皇后谒怀陵。辛卯，次祖州，命皇后谒祖陵。乙巳，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戊辰，以惕隐王九为南院大王，夷离毕奚抄只为彰国军节度使。

十一月乙酉，诏岁出官钱，振诸宫分及边戍贫户。丁亥，幸驸马都尉萧酬斡第，方饮，宰相梁颖谏曰："天子不可饮人臣家。"上即还宫。己亥，高丽遣使来贡。辛亥，除绢帛尺度狭短之令。

十二月丁卯，武定军节度使耶律仁杰以罪削爵为民。辛未，知兴中府事耶律乙辛以罪囚于来州。【三】

八年春正月甲申，如混同江。丁酉，铁骊、五国诸长各贡方物。

二月戊午，如山榆淀。辛酉，诏北、南院官，凡给驿者，必先奏闻。贡新及奏狱讼，方许驰驿，馀并禁之。己巳，夏国获宋将张天一，【四】 遣使来献。壬申，以耶律颇德为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枢密使，燕哥为惕隐，萧挞不也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

三月庚戌，黄龙府女直部长术乃率部民内附，予官，赐印绶。是月，诏行黍所定升斗。

夏四月壬戌，以耶律世迁为上京留守。

六月辛亥朔，驻跸纳葛泺。丙辰，夏国遣使来贡。丁巳，以耶律颇德为北院枢密使，耶律巢哥南府宰相，刘筠南院枢密使，萧挞不也兼知北院枢密使事，王绩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酬斡国舅详稳。乙丑，阻卜长来贡。丙子，以耶律慎思知右夷离毕事。

秋七月甲午，如秋山。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归义、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县，伤稼。

九月庚寅，谒庆陵。丁未，驻跸藕丝淀。大风雪，牛马多死，赐扈从官以下衣马有差。

冬十月乙卯，诏化哥傅导梁王延禧，加金吾卫大将军。丙子，谒乾陵。

十一月壬午，以乙室大王萧何葛为南院宣徽使，权知奚六部大王事

图为本部大王。

十二月癸丑，乌古敌烈统军使耶律马五为北院大王。庚申，降皇后为惠妃，出居乾陵。

九年春正月辛巳，如春水。

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馀，马死者十六、七。

五月，如黑岭。

六月己未，驻跸散水原。甲子，以耶律阿思为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慎思北院枢密副使。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至死者，原之。

闰月丁丑，以汉人行宫副部署可汗奴为南院大王。戊寅，追庶人浚为昭怀太子。丁亥，阻卜来贡。己丑，以知兴中府事邢熙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绩为南院枢密副使。

秋七月乙巳，猎马尾山。丁巳，谒庆陵。癸亥，禁外官部内贷钱取息及使者馆于民家。

八月，高丽王徽薨。【五】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己酉，射熊于白石山，加围场使涅葛左金吾卫大将军。己巳，以高丽王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辛未，五国部长来贡。壬申，召北、南枢密院官议政事。

冬十月丁丑，谒观德殿。己卯，南院枢密使刘筠薨。壬辰，混同郡王耶律乙辛谋亡入宋，伏诛。

十一月丙午，进封梁王延禧为燕国王，大赦。以南院宣徽使萧何葛为南府宰相，三司使王经叁知政事兼知枢密事。甲寅，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己未，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

十二月丁亥，以邢熙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为汉人行宫都部署。高丽三韩国公王勋薨。

是年，御前放进士李君裕等五十一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如春水。丙午，复建南京奉福寺浮图。戊辰，

如山榆淀。

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

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丁巳，命知制诰王师儒、牌印郎君耶律固傅导燕国王延禧。

夏四月丁丑，女直贡良马。

五月壬戌，驻跸散水原。乙丑，阻卜来贡。丙寅，降国舅详稳班位在敞稳之下。

六月壬辰，禁毁铜钱为器。

秋七月甲辰，如黑岭。

九月癸亥，驻跸藕丝淀。

冬十二月乙未，改庆州大安军曰兴平。是月，改明年为大安，赦杂犯死罪以下。

大安元年春正月丁酉，如混同江。癸卯，王绩知南院枢密使事，邢熙年为中京留守。戊申，以枢密直学士杜公谓叁知政事。庚戌，五国酋长来贡良马。

二月辛未，如山榆淀。

夏四月乙酉，宋主顼殂，子煦嗣位，使来告哀。辛卯，西幸。

六月戊辰，驻跸拖古烈。壬申，以王绩为南府宰相，萧挞不也兼知南院枢密使事。丁丑，遣使吊祭于宋。戊寅，宋遣王真、甄等馈其先帝遗物。【六】

秋七月乙巳，遣使贺宋主即位。戊午，猎于赤山。

八月丁卯，幸庆州。戊辰，谒庆陵。

冬十月癸亥，驻跸好草淀。戊辰，夏国王李秉常遣使报其母梁氏哀。甲申，以萧挞不也为南院枢密使。

十一月乙未，诏："比者，外官因誉进秩，久而不调，民被其害。今

後皆以资给迁转。”丁酉，以南女直详稳萧袍里为北府宰相。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丙辰，遣使册三韩国公王勋弟运为高丽国王。【七】己未，诏僧尼无故不得赴阙。

十二月甲戌，宋遣蔡卞来谢吊祭。

二年春正月辛卯，如混同江。己酉，五国诸部长来贡。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二月癸酉，驻跸山榆淀。是月，太白犯岁星。

三月乙酉，女直贡良马。

夏四月戊戌，北幸。癸丑，遣使加统军使萧讹都斡太子太保，裨将老古金吾卫大将军，萧雅哥静江军节度使，耶律燕奴右监门卫大将军，仍赐赉诸军士。

五月丁巳朔，以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乙亥，驻跸纳葛泺。戊寅，宰相梁颖出知兴中府事。是月，放进士张瑴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以左夷离毕耶律坦为惕隐，知枢密院事耶律斡特剌兼知左夷离毕事。丙申，阻卜来朝。癸卯，遣使按诸路狱。甲辰，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耶律那也知右夷离毕事。乙巳，阻卜酋长余古赧及爱的来朝，诏燕国王延禧相结为友。戊申，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思兼知北院大王事。壬子，高墩以下、县令、录事兄弟及子，悉许叙用。

秋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厌魅梁王事觉，伏诛，子兰陵郡王萧酬斡除名，置边郡，仍隶兴圣宫。戊午，猎沙岭。甲子，赐兴圣、积庆二宫贫民钱。乙酉，出粟振辽州贫民。

八月戊子，以雪罢猎。

九月庚午，还上京。壬申，发粟振上京、中京贫民。丙子，谒二仪、五鸾二殿。己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铠仗示燕国王延禧，谕以创业征伐之难。辛巳，召南府宰相议国政。

冬十月乙酉朔，以枢密副使窦景庸知枢密院事。丙戌，五国部长来贡。丁亥，以夏国王李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

十一月甲戌，为燕国王延禧行再生礼，曲赦上京囚。戊寅，高丽遣使谢封册。癸未，出粟振乾、显、成、懿四州贫民。

十二月辛卯，以兰陵郡王萧挞不也为南院枢密使。 【八】 己亥，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其父遗物。 校勘记

一：耶律仲禧南院枢密使按此事已见咸雍九年八月。既非再任，当是重出。

二：闰九月壬寅闰字原脱。按朔考，九月庚申朔，无壬寅、己酉；闰九月庚寅朔，壬寅十三日，己酉二十日。据补。

三：来州来，原作“莱”。据地理志三改。叁卷一六校勘记。”一一：

四：宋将张天一卷一一五西夏外记作张天益。

五：八月高丽王徽薨按高丽史七，徽在位三十七年，死于是年七月辛酉。

六：王真按长编作王震，宋史三二○有传。

七：册三韩国公王勋弟运弟，原误“子”。据高丽史七改。

八：兰陵郡王萧挞不也为南院枢密使按此与大安元年十月所记重出。

第二十五卷本纪第二十五 道宗五

三年春正月乙卯，如鱼儿泺。甲戌，出钱粟振南京贫民，仍复其租赋。己卯，大雪。

二月丙戌，发粟振中京饥。甲辰，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户徵偿法。

三月乙卯，高丽遣使来贡。己未，免锦州贫民租一年。甲戌，免上京贫民租如锦州。庚辰，女直贡良马。

夏四月戊子，赐中京贫民帛，及免诸路贡输之半。丙申，赐隈乌古部贫民帛。【一】庚子，如凉陉。甲辰，南府宰相王绩薨。乙巳，诏出户部司粟，振诸路流民及义州之饥。

五月庚申，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

秋七月丙辰，猎黑岭。丁巳，出杂帛赐兴圣宫贫民。庚午，大雨，罢猎。丁丑，秦越国王阿璡薨。

九月乙亥，驻跸匣鲁金。

冬十月庚辰，以叁知政事王经为三司使。壬辰，罢节度使已下官进珍玩。癸卯，追封秦越国王阿璡为秦魏国王。

十一月甲寅，以惕隐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辽兴军节度使耶律王九为南府宰相。

十二月己卯朔，以枢密直学士吕嗣立叁知政事。

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甲寅，太白昼见。甲子，五国部长来贡。庚午，免上京逋逃及贫户税赋。甲戌，以上京、南京饥，许良人自鬻。丁丑，曲赦西京役徒。

二月己丑，如鱼儿泺。甲午，曲赦春州役徒，终身者皆五岁免。己亥，如春州。赦泰州役徒。

三月乙丑，免高丽岁贡。己巳，振上京及平、锦、来三州饥。

夏四月己卯，振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甲申，振庆州贫民。乙酉，减诸路常贡服御物。丁酉，立入粟补官法。癸卯，西幸。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

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乙卯，振祖州贫民。丁巳，诏免役徒，终身者五岁免之。己未，振春州贫民。丙寅，禁挟私引水犯田。

六月庚辰，驻跸散水原。丁亥，命燕国王延禧知中丞司事，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聂里知右夷离毕，知右夷离毕事耶律那也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庚寅，北院枢密使耶律颇德致仕。

秋七月戊申，曲赦奉圣州役徒。丙辰，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王。庚申，如秋山。己巳，禁钱出境。

八月庚辰，有司奏宛平、永清蝗为飞鸟所食。庚寅，谒庆陵。

冬十月丁丑，猎辽水之滨。己卯，驻跸藕丝淀。癸未，免百姓所贷官粟。己丑，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阿思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乙室大王耶律敌烈知西北路招讨使事，权知西北路招讨使事萧朽哥知乙室大王事。壬寅，诏诸部长官亲鞫狱讼。

十一月庚申，兴中府民张化法以父兄犯盗当死，请代，皆免。

十二月戊寅，南府宰相耶律王九致仕。癸未，以孟父敞稳耶律慎思为中京留守。

闰十二月癸卯朔，预行正旦礼。丙午，如混同江。

五年春正月癸未，如鱼儿泺。甲午，高丽遣使来贡。

三月癸酉，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夏四月甲辰，以知奚六部大王事涅葛为本部大王。壬子，猎北山。甲子，霖雨，罢猎。

五月丁亥，驻跸赤勒岭。己丑，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癸巳，回鹘遣使贡良马。己亥，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那也知右夷离毕事，左祗候郎君班详稳耶律涅里知北院大王事。

六月甲寅，夏国遣使来谢封册。壬戌，以叁知政事王言敷为枢密副使，前枢密副使贾士勋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二】

秋七月庚午，猎沙岭。

九月辛卯，遣使遗宋鹿脯。壬辰，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乙巳，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庚申，以辽兴军节度使何葛为乙室大王。

十一月丁卯朔，燕国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族属进爵有差。

六年春正月，如混同江。

二月辛丑，驻跸双山。

三月辛未，女直遣使来贡。

夏四月丁酉，东北路统军司设掌法官。庚子，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吐朵知左夷离毕事。

五月壬辰，驻跸散水原。

六月甲寅，遣使决五京囚。

秋七月丙子，如黑岭。

冬十月丁酉，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壬戌，高丽遣使来贡。己巳，以南府宰相窦景庸为武定军节度使。

是年，放进士文充等七十二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如混同江。

二月己亥，驻跸鱼儿泺。壬寅，诏给渭州贫民耕牛、布绢。

三月丙戌，驻跸黑龙江。

夏四月丙辰，以汉人行宫副部署耶律谷欲知乙室大王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午，驻跸赤勒岭。己亥，倒塌岭人进古鼎，有文曰“万岁永为宝用”。辛丑，回鹘遣使贡方物。癸卯，以权知东京留守萧陶隗为契丹行宫都部署。丁未，端拱殿门灾。

秋七月戊午朔，回鹘遣使来贡异物，不纳，厚赐遣之。

八月庚寅，以霖雨，罢猎。壬寅，幸庆州，谒庆陵。

九月丙申，还上京。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三】

冬十月辛巳，命燕国王延禧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月庚子，如藕丝淀。甲子，望祀木叶山。

八年春正月乙酉，如山榆淀。乙未，阻卜诸长来降。

三月己亥，驻跸挞里舍淀。丁未，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夏四月乙卯，阻卜长来贡。丁丑，猎西山。惕德酋长胡里只来附。

五月甲辰，驻跸赤勒岭。

六月乙丑，夏国为宋侵，遣使乞援。

秋七月丁亥，猎沙岭。

九月乙巳，驻跸藕丝淀。丁未，日本国遣使来贡。

冬十月庚戌朔，遣使遗宋鹿脯。丙辰，振西北路饥。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壬申，南府宰相王经薨。戊寅，以左夷离毕耶律涅里为彰圣军节度使。

十一月戊子，以枢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枢密院事，权叅知政事韩资让叅知政事，汉人行宫都部署奚回离保知奚六部大王事。丁酉，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戊申，北院大王合鲁薨。

是年，放进士冠尊文等五十三人。【四】

九年春正月庚辰，如混同江。

二月，磨古斯来侵。

三月，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追磨古斯还，都监萧张九遇贼，与战不利。二室韦、拽剌、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

夏四月乙卯，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癸酉，猎西山。

六月丁未朔，驻跸散水原。庚申，以辽兴军节度使荣哥为南院大王，知左夷离毕事耶律吐朵为左夷离毕。

秋七月辛卯，如黑岭。壬寅，遣使赐高丽羊。

九月癸卯，振西北路贫民。

冬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诣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伪降，既而乘虚来袭，挞不也死之。阻卜乌古札叛，【五】达里底、拨思母并寇倒塌岭。壬子，遣使籍诸路兵。癸丑，以南院大王特末同知南京留守事，命郑家奴率兵往援倒塌岭。甲寅，驻跸藕丝淀，以左夷离毕耶律秃朵、围场都管撒八并为西北路行军都监。乙卯，诏以马三千给乌古部。丙辰，有司奏阻卜长辖底掠西路群牧。丁巳，振西北路贫民。己未，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属并进级。壬戌，以枢密直学士赵廷睦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枢密使事。癸亥，乌古敌烈统军使萧朽哥奏讨阻卜等部捷。甲子，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六】即遣使吊祭。己巳，诏广积贮，以备水旱。

十一月辛巳，特抹等奏讨阻卜捷。

十二月丙辰，宋遣使以母后遗留物来馈。

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癸未，惕德来贡。戊子，乌古扎等来降，达里底、拨思母二部来侵，四捷军都监特抹死之。

二月甲辰，以破阻卜，赏有功者。丙午，西南面招讨司奏讨拨思母捷。癸丑，排雅、仆里、同葛、虎骨、仆果等来降。达里底来侵。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奏讨达里底捷。【七】

夏四月壬寅朔，惕德萌得斯、老古得等各率所部来附，诏复旧地。甲辰，驻跸春州北平淀。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扎剌捷。庚戌，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夷离毕耶律秃朵为副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都监，讨磨古斯，遣积庆宫使萧纠里监战。辛亥，朽哥奏颇里八部来侵。击破之。己巳，除玉田、密云流民租赋一年。

闰月庚子，赐西北路贫民钱。达里底、拨思母二部来降。

五月甲辰，驻跸赤勒岭。甲寅，括马。戊午，西北路招讨司奏敌烈等部来侵，统军司出兵与战，不利，招讨司以兵击破之，敦睦宫太师耶律爱奴及其子死之。辛酉，以知国舅详稳事萧阿烈同领西北路行军事。

六月辛未，宋遣使来谢吊祭。乙酉，乌古敌烈统军使朽哥有罪，除名。丙戌，和烈葛等部来聘。癸巳，惕德来贡。己亥，禁边民与蕃部为婚。

是夏，高丽国王运薨，子昱遣使来告，即遣使赙赠。

秋七月庚子朔，猎赤山。是月，阻卜等寇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去，东北路统军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尽获所掠而还。

九月己未，以南院大王特末为南院枢密使。甲子，敌烈诸酋来降，释其罪。是月，斡特剌破磨古斯。

冬十月丙子，驻跸藕丝淀。壬午，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以讨达里底功，加左金吾卫上将军。癸巳，西北路统军司获阻卜长拍撒葛、蒲鲁等来献。

十一月乙巳，惕德铜刮、阻卜的烈等来降。达里底及拨思母等复来侵，山北副部署阿鲁带击败之。

十二月癸酉，三河县民孙宾及其妻皆百岁，复其家。甲戌，以叁知政事赵廷睦兼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王师儒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己卯，诏录西北路有功将士及战殁者，赠官。乙酉，诏改明年元，减杂犯死罪以下，仍除贫民租赋。戊子，西北路统军司奏讨磨古斯捷。校勘记

一：隈乌古部按纪清宁九年七月及营卫志下并作隗乌古部。

二：贾士勋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贾士勋，近年有墓志出土，作贾师训。见辽文汇卷七。

三：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应范，在日本古籍如百练抄等俱作明范。此似避穆宗明名改。

四：冠尊文“冠”，疑当作“寇”。

五：乌古札按下文十年正月及属国表并作乌古扎。

六：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按考异：是岁宋元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非曹氏。

七：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山北路，罗校，山当作西。

第二十六卷本纪第二十六 道宗六

寿隆元年春正月己亥，【一】如混同江。庚戌，西南面招讨司奏拨思母来侵，萧阿鲁带等击破之。乙卯，振奉圣州贫民。

二月戊辰，赐左、右二皮室贫民钱。癸酉，高丽遣使来贡。乙亥，驻跸鱼儿泺。

三月丙午，赐东北路贫民绢。

夏四月丁卯，斡特剌奏讨耶睹刮捷。乙亥，【二】女直遣使来贡。庚寅，录西北路有功将士。

五月乙未朔，左夷离毕耶律吐朵为惕隐，南京宣徽使耶律特末为北院大王。癸卯，赠阵亡者官。丁巳，驻跸特礼岭。

六月己巳，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回里不为本部大王，权叁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围场都管撒八以讨阻卜功，加镇国大将军。癸巳，阻卜长秃里底及图木葛来贡。【三】

秋七月庚子，阻卜长猛达斯等来贡。癸卯，猎沙岭。癸丑，颇里八部来附，进方物。甲寅，斡特剌奏磨古斯捷。

九月甲寅，祠木叶山。丙辰，诏西京炮人、弩人教西北路汉军。

冬十月甲子，驻跸藕丝淀。甲戌，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奴为右夷离毕。癸未，以叁知政事王师儒为枢密副使，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叁知政事。壬辰，录讨阻卜有功将士。

十一月丙申，女直遣使进马。己亥，以都统斡特剌为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甲辰，夏国进贝多叶佛经。庚申，高丽王昱疾，命其叔权知国事。【四】

十二月癸亥朔，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阿思为北院枢密使。

是年，放进士陈衡甫等百三十人。

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癸卯，西南面招讨司讨拨思母，破之。乙卯，驻跸瑟尼思。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

二月癸亥，振达麻里别古部。

夏四月己卯，振西北边军。

六月辛酉，驻跸撒里乃。

秋七月甲午，阻卜来贡。丙午，猎赤山。

八月乙丑，颇里八部进马。

九月丙午，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冲。

冬十月戊辰，驻跸藕丝淀。庚辰，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己未，斡特剌讨梅里急，破之。壬戌，南府宰相耶律铎鲁斡致仕。癸亥，萧挞不也为北府宰相，耶律大悲奴殿前都点检。乙亥，夏国献宋俘。

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壬寅，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以功加尚书右仆射。癸卯，驻跸双山。

二月丙辰朔，【五】南京水，遣使振之。

闰月丙午，【六】阻卜长猛撒葛、粘八葛长秃骨撒、梅里急长忽鲁八等请复旧地，贡方物，从之。

三月辛酉，燕国王延禧生子。癸亥，赐名挞鲁。妃之父长哥迁左监门卫上将军，仍赐官属钱。

是春，高丽王昱薨。

夏四月，南府宰相赵廷睦出知兴中府事，叁知政事牛温舒兼同知枢密院事。

五月癸亥，斡特剌讨阻卜，破之。己巳，驻跸撒里乃。

六月甲申，诏罢诸路驰贡新。丙戌，诏每冬驻跸之所，宰相以下构宅，毋役其民。辛丑，夏人来告宋城要地，遣使之宋，谕与夏和。庚戌，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吾也为南院大王。

秋七月壬子朔，猎黑岭。

八月己亥，蒲卢毛朵部长率其民来归。乙巳，彗星见西方。

九月壬申，驻跸藕丝淀。丁丑，以武定军节度使梁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戊寅，斡特剌奏讨梅里急捷。己卯，五国部长来贡。

冬十月庚戌，以西北路招讨使斡特剌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卯，蒲卢毛朵部来贡。戊午，以安车召医巫闾山僧志达。己未，以中京留守韩资让知枢密院事，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药师奴知右夷离毕。丁丑，西北路统军司奏讨梅里急捷。

四年春正月壬子，如鱼儿泺。己巳，徙阻卜等贫民于山前。辛未，宋遣使来馈锦绮。

三月庚午，幸春州。丙子，有司奏黄河清。

夏四月辛丑，以雨，罢猎。

五月癸酉，那也奏北边捷。甲戌，驻跸撒里乃。

六月戊寅朔，夏国为宋所攻，遣使求援。丁亥，以辽兴军节度使涅里为惕隐，前知惕隐事耶律郭三为南京统军使。甲午，以叁知政事牛温舒兼知中京留守事。

秋七月戊午，如黑岭。

冬十月乙亥朔，驻跸藕丝淀。己卯，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契丹行宫都部署，以傅导燕国王延禧。

十一月乙巳朔，知右夷离毕事萧药师奴、枢密直学士耶律俨使宋，讽与夏和。辛酉，夏复遣使求援。

十二月壬辰，为燕国王延禧行再生礼，曲赦三百里内囚。

五年春正月乙巳，如鱼儿泺。己酉，诏夏国王李乾顺伐拨思母等部。

夏五月壬戌，药师奴等使宋回，奏宋罢兵。癸亥，谒乾陵。戊辰，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西北路招讨使，禁军都统。己巳，驻跸沿柳湖。

六月甲申，以奚六部大王回离保为契丹行宫都部署，知右夷离毕事萧药师奴南面林牙，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乙未，五国部长来朝。戊戌，阻卜来贡。己亥，以兴圣宫使耶律郝家奴为右夷离毕。

秋七月壬寅朔，惕德长秃的等来贡。辛亥，如大牢古山。

闰九月丙子，驻跸独卢金。

冬十月己亥朔，高丽王遣使乞封册。丁巳，斡特剌奏讨耶睹刮捷。丙寅，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萧得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丁卯，宋遣郭知章、曹平来聘。戊辰，振辽州饥，仍免租赋一年。

十一月甲戌，振南、北二纠。乙酉，夏国以宋罢兵，遣使来谢。

十二月甲子，以叁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都部署梁援为辽兴军节度使。

六年春正月癸酉，南院大王耶律吾也薨。壬午，以太师致仕秃开起为奚六部大王。丁亥，如春水。辛卯，斡特剌执磨古斯来献。丙申，诏问民疾苦。

二月丁未，以乌古部节度使陈家奴为南院大王。己酉，磔磨古斯于市。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辛酉，宋遣使告宋主煦殂，弟佶嗣位，即日遣使吊祭。

三月甲申，弛朔州山林之禁。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如炭山。

五月壬午，乌古部讨茶扎剌，破之。乙酉，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薨。丙戌，驻跸纳葛泺。辛卯，宋遣使馈先帝遗物。乙未，以东京留守何鲁扫古为惕隐，南院宣徽使萧常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六月庚子，遣使贺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　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出颛知兴中府事，韩资让为崇义军节度使，御史中丞韩君义为广顺军节度使。癸丑，阻卜长来贡。戊午，遣使决五京滞狱。己未，以辽兴军节度使梁援为枢密副使。

秋七月庚午，如沙岭。壬申，耶睹刮诸部寇西北路。

八月，斡特剌以兵击败之，使来献捷。

九月癸未，望祠木叶山。戊子，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壬寅，以枢密副使王师儒监修国史。癸卯，五国诸部长来贡。甲寅，以平州饥，复其租赋一年。

十一月壬申，以天德军民田世荣三世同居，诏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祗候。丙子，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於内殿。戊子，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尚公主。

十二月乙未，女直遣使来贡。己亥，以知右夷离毕事郝家奴为北面林牙。辛亥，诏燕国王延禧拟注大将军以下官。庚申，铁骊来贡。宋遣使来谢。帝不豫。

是岁，封高丽王长子为三韩国公。 【七】 放进士康秉俭等八十七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力疾御清风殿受百官及诸国使贺。是夜，白气如练，自天而降。黑云起于西北，疾飞有声。北有青赤黑白气，相杂而落。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宫，年七十。遗诏燕国王延禧嗣位。

六月庚子，上尊仁圣大孝文皇帝，庙号道宗。

赞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校勘记

一：寿隆钱大昕养新录八称，东北诸蕃纪要、北辽通书、历代纪年、东都事略、通考以及各种石刻均作“寿昌”，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圣宗名纪元之理。钱说是，“隆”当作“昌”。寿昌，全史只闰考一见。今一律未改。

二：乙亥乙亥，原误“己亥”。按朔考，四月丙寅朔，无己亥，初十日乙亥。据改。

三：阻卜长秃里底来贡秃里底，原误“香里底”，据属国表改。殿本作“杳里底”，亦误。

四：命其叔权知国事叔，原误“子”。按高丽史，徽三子：勋、运、。昱系运之子，于为侄。据改。

五：二月丙辰朔丙，原误“甲”。按正月丙戌朔，下推三十一日丙辰。朔考，二月丙辰朔。据改。

六：闰月丙午“闰月”二字原脱。按二月丙辰朔，无丙午；闰二月丙戌朔，丙午二十一日。据补。

七：封高丽王长子为三韩国公“长子”三字原脱。按高丽史十一，册封为高丽王在丁丑（寿昌三年），之长子册为三韩国公在庚辰（寿昌六年）。据补。

第二十七卷本纪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耶律延禧一

天祚皇帝，讳延禧，字延宁，小字阿果。道宗之孙，父顺宗大孝顺圣皇帝，母贞顺皇后萧氏。大康元年生。六岁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书令。後三年，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寿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号曰天祚皇帝。

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统，大赦。诏为耶律乙辛所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丽。乙巳，以北府宰相萧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加守太傅。

三月丁卯，诏有司以张孝杰家属分赐群臣。甲戌，召僧法颐放戒于内庭。

夏四月，旱。

六月庚寅朔，如庆州。甲午，宋遣王潜等来吊祭。丙申，高丽、夏国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枢密使。庚子，追懿德皇后为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乙巳，以北平郡王淳进封郑王。丁未，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辛亥，葬仁圣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庆陵。【一】

秋七月癸亥，阻卜、铁骊来贡。

八月甲寅，谒庆陵。

九月壬申，谒怀陵。乙亥，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壬辰，谒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怀太子曰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皇妣曰贞顺皇后。

十二月戊子，以枢密副使张琳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张奉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癸巳，宋遣黄实来贺即位。丁酉，高丽、夏国并遣使来贺。乙巳，诏先朝已行事，不得陈告。

初，以杨割为生女直部节度使，其俗呼为太师。是岁杨割死，传于

兄之子乌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袭。【二】

二年春正月，如鸭子河。

二月辛卯，如春州。

三月，大寒，冰复合。

夏四月辛亥，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

五月乙丑，斡特剌献耶睹刮等部捷。

六月壬辰，以雨罢猎，驻跸散水原。丙午，夏国王李乾顺复遣使请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陈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顺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闰月庚申，策贤良。壬申，降惠妃为庶人。

秋七月，猎黑岭，以霖雨，给猎人马。阻卜来侵，斡特剌等战败之。

冬十月乙卯，萧海里叛，劫乾州武库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萧海里亡入陪术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为北院枢密使，叁知政事牛温舒知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获萧海里，免官。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为北院枢密副使。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兴节。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萧海里首，遣使来献。戊申，如春州。

二月庚午，以武清县大水，弛其陂泽之禁。

夏五月戊子，以猎人多亡，严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岭。丙午，谒庆陵。

六月辛酉，夏国王李乾顺复遣使请尚公主。

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

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蕃遣使来贡。庚申，夏国复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观德殿。

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皇太叔，梁王挞鲁进封燕国王，郑王淳为东京留守，进封越国王，百官各进一阶。丁酉，以惕隐耶律何鲁扫古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号，告庙。乙巳，谒太祖庙，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

十二月戊申，如藕丝淀。

是年，放进士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鱼儿泺。壬寅，猎木岭。癸卯，燕国王挞鲁薨。

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来贡。

夏六月甲辰，驻跸旺国崖。甲寅，夏国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来贡。

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猎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慎思并知北院枢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敌里为西北路招讨使。

冬十月己酉，凤凰见于阴。己未，幸南京。

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楼，赐贫民钱。

十二月辛丑，以张琳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国遣李造福等来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辽兴军节度使萧常哥为北府宰相。丁酉，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讽宋罢伐夏兵。

二月癸卯，微行，视民疾苦。丙午，幸鸳鸯泺。

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国王李乾顺。

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

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广、王戩报聘。

六月甲戌，夏国遣使来谢，及贡方物。己丑，幸候里吉。

秋七月，谒庆陵。

九月辛亥，驻跸藕丝淀。乙卯，谒乾陵。

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丙辰，高丽三韩国公王薨，子遣使来告。

十二月己巳，夏国复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来议与夏约和。【三】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四】知南院枢密使事牛温舒使宋，讽归所侵夏地。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辛巳，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谢。

秋七月癸巳，阻卜来贡。甲午，如黑岭。庚子，猎鹿角山。

冬十月乙亥，宋与夏通好，遣刘正符、曹穆来告。【五】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斡兼惕隐，东京留守、越国王淳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未，以谢家奴为南院大王，马奴为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册礼。戊戌，大赦。以和鲁斡为义和仁圣皇太叔，【六】越国王淳进封魏国王，封皇子敖卢斡为晋王，习泥烈为饶乐郡王。己亥，谒太祖庙。甲辰，祠木叶山。

十二月己巳，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馀官进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钩鱼于鸭子河。

二月，驻跸大鱼泺。

夏六月，次散水原。

秋七月，如黑岭。

冬十月，谒乾陵，猎医巫闾山。

是年，放进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

夏四月丙申，封高丽王为三韩国公，赠其父为高丽国王【七】。

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讨使萧敌里率诸蕃来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国王李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丁未，如黑岭。

秋七月戊辰，以雨罢猎。

冬十二月己卯，高丽遣使来谢。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戊午，夏国以宋不归地，遣使来告。

夏四月壬午，五国部来贡。

六月乙亥，清暑特礼岭。

秋七月，陨霜，伤稼。甲寅，猎于候里吉。

八月丁酉，雪，罢猎。

冬十月癸酉，望祠木叶山。丁丑，诏免今年租税。

十二月甲申，高丽遣使来贡。

是年，放进士刘桢等九十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预行立春礼。如鸭子河。

二月庚午朔，驻跸大鱼泺。

夏四月丙子，五国部长来贡。丙戌，预行再生礼。癸巳，猎于北山。

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癸未，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贡。甲午，阻卜来贡。

秋七月辛丑，谒庆陵。

闰月辛亥，谒怀陵。己未，谒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鲁斡薨。

九月甲戌，免重九节礼。

冬十月，驻跸藕丝淀。

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

是岁，大饥。

天庆元年春正月，钩鱼于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乙亥，五国部长来贡。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猎。

冬十月，驻跸藕丝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

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钩鱼，【八】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後患。”奉先曰：“窦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九】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鹘来贡。戊戌，成安公主来朝。甲辰，阻卜来贡。

秋七月乙丑，猎南山。

九月己未，射获熊，燕群臣，上亲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归，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鹘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仍送咸州诘责，欲使自新。後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

冬十月辛亥，高丽三韩国公王之母死，来告，即遣使致祭，起复。是月，驻跸奉圣州。

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谒太祖庙。

是年，放进士韩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赐南京贫民钱。丁卯，如大鱼泺。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猎狗牙山，大寒，猎人多死。

三月，籍诸道户，徙大牢古山围场地居民于别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

夏闰四月，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

六月乙卯，斡朗改国遣使来贡良犬。丙辰，夏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幸秋山。

九月，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枢密使事，西南面招讨使萧乐古为南府宰相。

十二月庚戌，高丽遣使来谢致祭。癸丑，回鹘遣使来贡。甲寅，以枢密直学士马人望叁知政事。丙辰，知枢密院事耶律俨薨。癸亥，高丽遣使来谢起复。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从，遣其部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谕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不发。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女直复遣使取阿疏，不发，乃遣侍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乃与弟粘罕、胡舍等谋，"一○：以银术割、移烈、娄室、母等为帅，集女直诸部兵，擒辽障鹰官。及攻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司以闻。时上在庆州射鹿，闻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萧挞不也遇女直，战于宁江东，败绩。

冬十月壬寅朔，"一一：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二千馀人，以虞候崔公义为都押官，控鹤指挥邢颖为副，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萧嗣先军溃，崔公义、邢颖、耶律佛留、萧葛十等死之，其获免者十有七人。萧奉先惧其弟嗣先获罪，辄奏东征溃军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为患。上从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

十一月壬辰，都统萧敌里等营于斡邻泺东，又为女直所袭，士卒死者甚众。甲午，萧敌里亦坐免官。"一二：辛丑，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一三：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十二月，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宾州，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直所败。 校勘记

一：辛亥葬仁圣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庆陵辽文汇八道宗哀册、宣懿哀册并作壬子将迁座于永福陵。

二：其弟阿骨打袭按金史世纪，杨割（盈歌）卒于乾统三年癸未，乌雅束袭；乌雅束卒于天庆三年癸巳，阿骨打袭。此系带叙，年份未合。

三：宋遣林洙来议与夏约和林洙，国志一○、宋史二○及长编并作林

据。

四：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事字原脱，据上文四年六月及卷一○○本传补。

五：遣刘正符曹穆来告刘正符，国志一○、宋史二○及长编并作刘正夫。

六：以和鲁斡为义和仁圣皇太叔按皇子表，圣作寿。和鲁斡与天祚为祖孙辈，“皇太叔”系封号。

七：封高丽王为三韩国公赠其父为高丽国王按高丽史一一，寿昌三年已封为高丽王，六年已封为三韩国公。又卷一二，六年二月，辽遣使册为高丽王，无追封之事。

八：正月如鸭子河至二月幸混同江按纪太平四年二月，“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但此後鸭子河之名仍沿用未废。

九：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按国志一○云：“阿骨打有弟曰吴乞马、粘罕、胡舍辈，天祚岁入秋山，数人必从行。”吴乞马即吴乞买，汉名晟，为阿骨打之弟。粘罕，本名粘没喝，又作粘哥，金史七四有传作宗翰；胡舍即胡舍，大金国志二七有传作骨舍。二人均阿骨打之。

一○：阿骨打乃与弟粘罕胡舍等谋“弟”，应作。叁校勘记” 九：。

一一：冬十月壬寅朔冬字，依文例补。朔字，据朔考补。

一二：萧敌里亦坐免官按萧敌里即上文萧嗣先，金史作萧寔里。

一三：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国志一○作“北枢密副使耶律斡离朵涞流河路都统”。

第二十八卷本纪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下诏亲征，遣僧家奴持书约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赛剌复书，【一】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於别地，然後议之。都统耶律斡里朵等与女直兵战于达鲁古城，败绩。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

三月，以萧谢佛留等讨之。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赍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

夏四月癸丑，萧谢佛留等为渤海古欲所败，以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赴之。

五月，陶苏斡及古欲战，败绩。张家奴等以阿骨打书来，复遣之往。

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礼岭。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癸丑，以亲征谕诸道。丙辰，陶苏斡招获古欲等。癸亥，以惕隐耶律末里为北院大王。是月，遣萧辞剌使女直，以书辞不屈见留。

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军银绢。丙子，猎于岭东。是月，都统斡里朵等与女直战于白马泺，败绩。

八月甲子，罢猎，趋军中。以斡里朵等军败，免官。丙寅，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二】以精兵二万为先锋。馀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

九月丁卯朔，女直军陷黄龙府。己巳，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为西南面招讨使。辞剌还，女直复遣赛剌以书来报：若归我叛人阿疏等，即当班师。上亲征。粘罕、兀术等以书来上，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求战。书上，上怒，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直主聚众，面仰天恸哭曰：“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亲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

军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谋迎立魏国王淳。上遣驸马萧昱领兵诣广平淀护后妃，行宫小底乙信持书驰报魏国王。时章奴先遣王妃亲弟萧谛里以所谋说魏国王。王曰：“此非细事，主上自有诸王当立，北、南面大臣不来，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顷，乙信等冤御札至，备言章奴等欲废立事。魏国王立斩萧谛里等首以献，单骑间道诣广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国王不听，率麾下掠庆、饶、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鹘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擒其贵族二百馀人，并斩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绣院，或散诸近侍为婢，馀得脱者皆奔女直。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腰斩于市，剖其心以献祖庙，支解以徇五路。

冬十一月，遣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剌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亲军七十万至驼门。

十二月乙巳，耶律张家奴叛。 【三】 戊申，亲战于护步答冈，败绩，尽亡其辎重。己未，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应张家奴。 【四】 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马哥讨张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萧特末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东京夜有恶少年十馀人，乘酒执刃，垣入留守府，问留守萧保先所在：“今军变，请为备。”萧保先出，刺杀之。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人， 【五】 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馀年乃得之。而萧保先严酷，渤海苦之，故有是变。其裨将渤海高永昌僭号，称隆基元年。 【六】 遣萧乙薛、高兴顺招之，不从。

闰月己亥，遣萧韩家奴、张琳讨之。戊午，贵德州守将耶律余睹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师击败之。

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挞不也等讨张家奴，战于祖州，败绩。乙酉，遣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率诸将讨张家奴。戊子，张家奴诱饶州渤海及中京贼侯概等万馀人，攻陷高州。

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夏四月戊辰，亲征张家奴。癸酉，败之。甲戌，诛叛党，饶州渤海平。丙子，赏平贼将士有差；而萧韩家奴、张琳等复为贼所败。

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军攻下渖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东京州县族人痕孛、铎剌、吴十、挞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

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庚辰，魏国王淳进封秦晋国王，为都元帅；上京留守萧挞不也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帅。丁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韩家奴为上京留守。

秋七月，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馀户叛，东北路统军使勒兵追及，尽俘以还。

八月，乌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挞不也等招之。

九月丙午，谒怀陵。

冬十月丁卯，以张琳军败，夺官。庚辰，乌古部来降。

十一月，东面行军副统马哥等攻曷苏馆，败绩。

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萧氏为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统耶律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减厩马粟，分给诸局。是月，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七】。

二月，涞水县贼董庞儿聚众万馀，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剌与战于易水，破之。

三月，庞儿党复聚，乙薛复击破之于奉圣州。

夏五月庚寅，东北面行军诸将涅里、合鲁、涅哥、虚古等弃市。乙巳，诸围场隙地，纵百姓樵采。

六月辛巳，以同知枢密院事余里也为北院大王。

秋七月癸卯，猎秋山。

八月丙寅，猎斯那里山，命都元帅秦晋王赴沿边，会四路兵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後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

营，凡二万八千馀人，屯卫州蒺藜山。丁酉，猎辋子山。

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

十二月丙寅，都元帅秦晋国王淳遇女直军，战于蒺藜山，败绩。女直复拨显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诏自责。癸酉，遣夷离毕查剌与大公鼎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萧乙薛为北府宰相，东北路行军都统奚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

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

八年春正月，幸鸳鸯泺。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议和。庚寅，保安军节度使张崇以双州二百户降金。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

二月，耶律奴哥还自金，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

三月甲午，复遣奴哥使金。

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讨使萧得里底为北院枢密使。

五月壬午朔，奴哥以书来，约不此月见报。戊戌，复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议。是月，至纳葛泺。贼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耶律马哥等斩生儿于龙化州，高儿亡入懿州，与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与奴哥持书，报如前约。

六月丁卯，遣奴哥等赍宋、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义州，军帅回离保等击败之。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馀户降于金。

秋七月，猎秋山。金复遣胡突衮来，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

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

九月，突迭见留，遣奴哥还，谓之曰："言如不从，勿复遣使。"

闰月丙寅，遣奴哥复使金，而萧宝、讹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于金。【八】

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书来。龙化州张应古等四人率众降金。

十一月，副元帅萧挞不也薨。

十二月甲申，议定册礼，遣奴哥使金。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以懿州户三千降金。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

是年，放进士王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乌林答赞谟持书来迎册。

二月，至鸳鸯泺。贼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僭号，南面军帅余睹擒撒八。

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己酉，乌林答赞谟、奴哥等先以书报。

夏五月，阻卜补疏只等叛，执招讨使耶律斡里朵，都监萧斜里得死之。

秋七月，猎南山。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来，责册文无“兄事”之语，不言“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戩”等语，皆非善意，殊乖体式。如依前书所定，然後可从。杨询卿、罗子韦率众降金。

八月，以赵王习泥烈为西京留守。

九月，至西京。复遣习泥烈、杨立忠先持册稿使金。【九】

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陈图奴等二十馀人谋反，伏诛。是月，遣使送乌林答赞谟持书以还。

十年春二月，幸鸳鸯泺。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持书及册文副本以来，仍责乞兵于高丽。

三月己酉，民有群马者，十取其一，给东路军。庚申，以金人所

定“大圣”二字，与先世称号同，复遣习泥烈往议。金主怒，遂绝之。

夏四月，猎胡土白山，闻金师再举，耶律白斯不等选精兵三千以济辽师。

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挞不也率众出降。

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萧乙薛为上京留守、知盐铁内省两司、东北统军司事。

秋，猎沙岭。

冬，复至西京。 校勘记

一：阿骨打遣赛剌复书赛剌，又见本年九月。属国表并作塞剌。

二：耶律张家奴至耶律章奴按耶律章奴即耶律张家奴，金史作张奴。纪事重复。

三：耶律张家奴叛按此即上文九月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谋迎立魏国王淳事。以下章奴事重出不备举。

四：锦州刺史耶律术者按卷一○○本传，左迁银州刺史。锦州为节度，非刺史。

五：副留守高清明按百官志四及国志一○并作高清臣。

六：称隆基元年按国志一○，隆基作应顺。

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按金史七六杲传“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

八：萧宝讹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于金按属国表：“萧宝、讹里野、特末、霍石、韩庆和、王伯龙等各率众归于金。”金史二太祖纪亦作萧宝、讹里野。

九：杨立忠使金按属国表，杨立忠作杨近忠。

第二十九卷本纪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一】次晋王，母文妃；次秦王、许王，皆元妃生。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文妃姊妹三人：长适耶律挞曷里，次文妃，次适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闻之大惧，即率千馀骑叛入金。【二】上遣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太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将所部兵追之，及诸闾山县。诸将议曰“主上信萧奉先言，奉先视吾辈蔑如也。余睹乃宗室豪俊，常不肯为奉先下。若擒余睹，他日吾党皆余睹也！不若纵之。”还，即绐曰：“追袭不及。”奉先既见余睹之亡，恐後日诸校亦叛，遂劝骤加爵赏，以结众心。以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为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金吾卫上将军，萧干镇国大将军。

二月，幸鸳鸯泺。

夏五月，至曷里。

秋七月，猎炭山。

九月，至南京。

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赵王习泥烈为惕隐。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进下泽州。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闻余睹引金人娄室孛堇奄至，萧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诛。王素有人望，诸军闻其死，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余睹引金人逼行宫，上率卫兵五千馀骑幸云中，遗传国玺于桑乾河。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马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并为都统，太和宫使耶律补得副之，将兵屯鸳鸯泺。己亥，金师败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三月辛酉，上闻金师将出岭西，遂趋白水泺。乙丑，群牧使谟鲁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仓。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奉先下马，哭拜而去。行未数里，左右执其父子，缚送金兵。金人斩其长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辽军，夺以归国，遂并赐死。逐枢密使萧得里底。召挞不也典禁卫。丁卯，以北院枢密副使萧僧孝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查剌为左夷离毕。戊辰，同知殿前点检事耶律高八率卫士降金。己巳，侦人萧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为金师所获。癸酉，以诸局百工多亡，凡扈从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诏留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处温闻上入夹山，数日命令不通，即与弟处能、子，外假怨军，内结都统萧干，谋立淳。遂与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集蕃汉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诣淳府。处温邀张琳至，白其事。琳曰："摄政则可。"处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处温等请淳受礼，淳方出，李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惊骇，再三辞，不获已而从之。以处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义知枢密院事，虞仲文叁知政事，张琳守太师，李处能直枢密院，李为少府少监、提举翰林医官，李爽、陈秘十馀人曾与大计，并赐进士及第，授官有差。萧干为北枢密使，驸马都尉萧旦知枢密院事。改怨军为常胜军。於是肆赦，自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为湘阴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

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

五月甲戌，都统马哥收集散亡，会于沤里谨。丙子，以马哥知北院枢密使事，兼都统。

六月，淳寝疾，闻上传檄天德、云内、朔、武、应、蔚等州，合诸蕃精兵五万骑，约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问劳，索衣裘、茗药。淳甚惊，命南、北面大臣议。而李处温、萧干等有迎秦拒湘之说，集蕃汉百官议之。从其议者，东立；惟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西立。处温等问故，宁曰："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则是天数未尽，岂能拒之？否则，秦、湘，父子也，拒则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处温等相顾微笑，以宁扇乱军心，欲杀之。淳欹枕长叹曰："彼忠臣也，焉可杀？天祚果来，吾有死耳，复何面目相见耶！"已而淳死，众乃议立其妻萧氏为皇

太后，主军国事。奉遗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太后遂称制，改元德兴。处温父子惧祸，南通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北通于金，欲为内应，外以援立大功自陈。萧太后骂曰：“误秦晋国王者，皆汝父子！”悉数其过数十，赐死，脔其子而磔之；籍其家，得钱七万缗，【三】 金玉宝器称是，为宰相数月之间所取也。谟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夏国援兵至，亦为金所败。

秋七月丁巳朔，敌烈部皮室叛，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讨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户降金。 【四】 辛未，夏国遣曹价来问起居。

八月戊戌，亲遇金军，战于石辇驿， 【五】 败绩，都统萧特末及其撒古被执。辛丑，会军于欢挞新查剌，金兵追之急，弃辎重以遁。

九月，敌烈部叛，都统马哥克之。

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

十一月乙丑，闻金兵至奉圣州，遂率卫兵屯于落昆髓。秦晋王淳妻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以劲兵守居庸。及金兵临关，娄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军。

十二月，知金主抚定南京，上遂由扫里关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号，称天复元年，命都统马哥讨之。甲子，初，张倉为辽兴军节度副使， 【六】 民推倉领州事。秦晋王淳既死，萧德妃遣时立爱知平州。倉知辽必亡，练兵畜马，籍丁壮为备。立爱至，倉弗纳。金帅粘罕入燕，首问平州事於故叁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倉狂妄寡谋，虽有乡兵，彼何能为？示之不疑，图之未晚。”金人招时立爱赴军前，加倉临海军节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张倉。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请自往觇之。倉谓公弼曰：“辽之八路，七路已降；独平州未解甲者，防萧干耳。”厚赂公弼而还。公弼复粘罕曰：“彼无足虑。”金人遂改平州为南京，加倉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相继皆降，上京卢彦伦叛，杀契丹人。

二月乙酉朔，兴中府降金。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颢、权隰州刺史杜师回、权迁州刺史高永昌、权润州刺史张成，皆籍所管户降金。丙戌，诛萧德妃，降淳为庶人，尽释其党。癸巳，兴中、宜州复城守。

三月，驻跸于云内州南。

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枢密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围辎重于青冢，硬寨太保特母哥窃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许王、诸妃、公主、从臣皆陷没。庚子，梁宋大长公主特里亡归。壬寅，金遣人来招。癸卯，答言请和。丙午，金兵送族属辎重东行，乃遣兵邀战于白水泺，赵王习泥烈、萧道宁皆被执。上遣牌印郎君谋卢瓦送兔纽金印伪降，遂西遁云内。驸马都尉乳奴诣金降。己酉，金复以书来招，答其书。壬子，金帅书来，不许请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尽救诸子，诘之。

五月乙卯，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临其国。庚申，军将耶律敌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为帝，改元神历。辛酉，渡河，止于金肃军北。回离保为众所杀。

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来归。

冬十月，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梁王雅里殁，耶律术烈继之。

十一月，术烈为众所杀。

四年春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时侍从乏粮数日，以衣易羊。至乌古敌烈部，以都点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

二月，耶律遥设等十人谋叛，伏诛。

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虞仲文皆东迁。燕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张倉曰："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於辽，必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倉遂召诸将领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中兴，先责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使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则宋无不接纳，平州遂为藩镇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内用平山之军，外得宋为之援，又何惧焉！"倉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学士李石智而多谋，可召与议。"石至，其言与之合。乃遣张谦率五百馀骑，传留守令，

召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叁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西岸，遣议事官赵秘校往数十罪，【七】曰："天祚播迁夹山，不即奉迎，一也；劝皇叔秦晋王僭号，二也；诋讦君父，降封湘阴，三也；天祚遣知阖王有庆来议事而杀之，四也；檄书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议，五也；不谋守燕而降，六也；不顾大义，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财，取悦于金，八也；使燕人迁徙失业，九也；教金人发兵先下平州，十也。尔有十罪，所不容诛。"左企弓等无以对，皆缢杀之。仍称保大三年，画天祚象，朝夕谒，事必告而後行，称辽官秩。

六月，榜谕燕人复业，恒产为常胜军所占者，悉还之。燕民既得归，大悦。翰林学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党往燕山，说宋王安中曰："平州带甲万馀，倉有文武材，可用为屏翰；不然，将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与党诣宋。宋主诏帅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抚，与免三年常赋。倉闻之，自谓得计。

秋七月，金人屯来州，母闻平州附宋，以二千骑问罪，【八】先入营州。倉以精兵万骑击败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倉为节度使，以安弼、党为徽猷阖待制，令宣抚司出银绢数万犒赏。倉喜，远迎。金人谍知，举兵来袭，倉不得归，奔燕。金人克三州，始来索倉，王安中讳之。索急，斩一人貌类者去。金人曰，非倉也，以兵来取。安中不得已，杀倉，函其首送金。【九】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一○：

八月，国舅详稳萧挞不也、笔砚祗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一一：

九月，建州降金。

冬十月，纳突吕不部人讹哥之妻谙葛，以讹哥为本部节度使。昭古牙率众降金。金攻兴中府，降之。

十一月，从行者举兵乱，北护卫太保术者、舍利详稳牙不里等击败之。

十二月，置二总管府。 校勘记

一：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按皇子表，天祚六子。冯校：赵昭容“赵”字衍。

二：即率千馀骑叛入金按国志一一、金史太祖纪，余睹叛入金在本年五月。

三：籍其家得钱七万缗按国志一一作“得见钱十万馀贯”。

四：毛八十率二千户降金按毛八十即毛子廉。金史七五本传称“率户二千六百来归”。

五：石辇驿卷一○一耶律阿息保传、卷一一四萧特烈传作石辇铎，金史七四宗望传作石辇驿。

六：张倉为辽兴军节度副使倉，原误“倉”。金史一一三本传作觉，觉、倉音同，据改。

七：遣议事官赵秘校往数十罪赵秘校，国志一二作赵能。

八：以二千骑问罪按国志一二，二千骑作“三千骑”。

九：夏五月金人既克燕至秋七月函其首送金按此一大段应属三年。

一○：直趋山阴山阴，地理志五作河阴。索隐：“辽置河阴县，金改山阴。”

一一：是月金主阿骨打死按金史太祖纪，阿骨打死于天辅七年（ 保大三年 ）八月戊申。

第三十卷本纪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项小斛禄遣人请临其地。戊子，趋天德，过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进珠帽，却之，乘张仁贵马得脱，至天德。 【一】 己丑，遇雪，无御寒具，术者以貂裘帽进；途次绝粮，术者进吓与枣；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辈惟啮冰雪以济饥。过天德。至夜，将宿民家，绐曰侦骑，其家知之，乃叩马首，跪而大恸，潜宿其家。居数日，嘉其忠，遥授以节度使，遂趋项。以小斛禄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知军事，仍赐其子及诸校爵赏有差。

二月，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广宁府闾阳县乾陵傍。

耶律淳者，世号为北辽。淳小字涅里，兴宗第四孙，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鲁斡之子。清宁初，太后鞠育之。 【二】 既长，笃好文学。昭怀太子得罪，上欲以淳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与淳善，出淳为彰圣等军节度使。

天祚即位，进王郑。 【三】 乾统二年，加越王。 【四】 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议制两府礼仪。上喜，徙王魏。其父和鲁斡薨，即以淳袭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宠冠诸王。

天庆五年，东征，都监章奴济鸭子河，与淳子阿撒等三百馀人亡归，先遣敌里等以废立之谋报淳，淳斩敌里首以献，进封秦晋国王，拜都元帅，赐金券，免汉拜礼，不名。许自择将士，乃募燕、云精兵。东至锦州，队长武朝彦作乱，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彦诛之。会金兵至，聚兵战于阿里轸斗，败绩，收亡卒数千人拒之。淳入朝，释其罪，诏南京刻石纪功。

保大二年，天祚入夹山，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灵武故事，议欲立淳。淳不从，官属劝进曰："主上蒙尘，中原扰攘，若不立王，百姓何归？宜熟计之。"遂即位。百官上号天锡皇帝，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大赦。放进士李宝信等一十九人，遥降天祚为湘阴王。以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等，仍隶天祚。自此辽国分矣。封其妻普贤女为德

妃，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报宋，免岁币，结好。宋人发兵问罪，击败之。寻遣使奉表于金，乞为附庸。事未决，淳病死，年六十。百官伪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遗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为皇太后，称制，改建福为德兴元年，放进士李球等百八人。时宋兵来攻，战败之，由是人心大悦，兵势日振。宰相李纯等潜纳宋兵，【五】居民内应，抱关者被杀甚众。翌日，攻内东门，卫兵力战，宋军大溃，城而走，死者相藉。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从。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军，见天祚。天祚怒，诛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属籍。

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字撒鸾。七岁，欲立为皇太子，别置禁卫，封梁王。

保大三年，金师围青冢寨，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挟之出走，间道行至阴山。闻天祚失利趋云内，雅里驰赴。时扈从者千馀人，多於天祚。天祚虑特母哥生变，欲诛之。责以不能全救诸王，将讯之。仗剑召雅里问曰："特母哥教汝何为？"雅里对曰："无他言。"乃释之。

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岭，见蛇横道而过，识者以为不祥。後三日，群僚共立雅里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历，命士庶上便宜。

雅里性宽大，恶诛杀。获亡者，笞之而已。有自归者，即官之。因谓左右曰："欲附来归；不附则去。何须威逼耶？"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乌古部节度使纠哲、迭烈部统军挞不也、都监突里不等各率其众来附。自是诸部继至。而雅里日渐荒怠，好击鞠。特母哥切谏，乃不复出。以耶律敌列为枢密使，特母哥副之。敌列劾西北路招讨使萧纠里荧惑众心，志有不臣，与其子麻涅并诛之。以遥设为招讨使，与诸部战，数败，杖免官。

从行有疲困者，辄振给之。直长保德谏曰："今国家空虚，赐赉若此，将何以相给耶？"雅里怒曰："昔畋於福山，卿诬猎官，今复有此言。若无诸部，我将何取？"不纳。初，令群牧运盐泺仓粟，而民盗之，议籍以偿。雅里乃自为直：每粟一车，偿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偿一车！"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令尽偿，民何堪？"

後猎查剌山，一日而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

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於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

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而毕十八部王众， 【六】 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於难者乎？"遂得精兵万馀，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 【七】 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馀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剌阿不、 【八】 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

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

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皇帝，改元延庆。追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因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自萧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

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敌剌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後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馀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康国十年殁，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

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殁，庙号仁宗。

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後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剌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辽绝。

耶律淳在天祚之世，历王大国，受赐金券，赞拜不名。一时恩遇，无与为比。当天祚播越，以都元帅留守南京，独不可奋大义以激燕民及诸大臣，兴勤王之师，东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篡也。况忍王天祚哉？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复归天祚。天祚责以大义，乃自立为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馀威遗智，建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承，几九十年，亦可谓难矣。

然淳与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复君之，其可乎哉？诸葛武侯为献帝发丧，而後立先主为帝者，不可同年语矣。故着以为戒云。

赞曰：辽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扶外，席卷河朔，树晋植汉，何其壮欤？太祖、太宗乘百战之势，辑新造之邦，英谋略，可谓远矣。虽以世宗中才，穆宗残暴，连遘弑逆，而神器不摇。盖由祖宗威令犹足以震叠其国人也。

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安。维持二百馀年之基，有自来矣。

降臻天祚，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国本，群下离心。金兵一集，内难先作，废立之谋，叛亡之迹，相继蜂起。驯致土崩瓦解，不可复支，良可哀也！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奉先挟私灭公，首祸构难，一至於斯。天祚穷蹙，始悟奉先误己，不几晚乎！

淳、雅里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几何哉？ 校勘记

一：至天德按金史八二萧仲恭传作“至霍里底泊”。

二：清宁初太后鞠育之按淳死于保大二年，若“年六十”无误，则当生于清宁九年，“清宁初”有误字。

三：天祚即位进王郑按纪乾统元年六月，以北平郡王淳进封郑王。

四：乾统二年加越王按纪乾统三年十一月，郑王淳进封越国王。

五：宰相李纯按纪保大二年三月及卷一○二本传并作李处温。

六：大黄室韦等十八部按敌剌，百官志二作敌烈；王纪剌即金史之广吉剌、元史之宏吉剌；茶赤剌，纪大安十年四月、百官志二并作茶札剌，即元史之札只剌特；鼻古特，百官志二作鼻国德；密儿纪，纪寿隆三年二月作梅里急，即元秘史之篾儿乞；忽母思，即百官志二之胡母思

山部，兵卫志下之胡母思山蕃；纠而毕，部族表作纪而毕。

七：卜古罕城罗校谓即太祖纪之古回鹘城。

八：萧剌阿不按下文作萧查剌阿不。

第三十一卷志第一 营卫志上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处，熙熙于于，不求不争。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乱，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轩辕氏作，戮之涿鹿之阿。处则象吻于宫，行则悬旄于，以为天下万世戒。於是师兵营卫，不得不设矣。

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着而居绥服之中，外奋武卫，内揆文教，守在四边。营卫之设，以备非常而已。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

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於此。作营卫志。 宫卫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闸撒十九。为正户八万，蕃汉转户十二万三千，【一】共二十万三千户。

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是为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其斡鲁朵在临潢府，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正户八千，蕃汉转户七千，出骑军六千。

州五：锦、祖、严、祺、银。

县一：富义。

提辖司四：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

石烈二：曰须，曰速鲁。

瓦里四：曰合不，曰挞撒，曰慢押，曰虎池。

抹里四：曰，曰预墩，曰鹘突，曰纠里阐。

得里二：曰述垒北，曰述垒南。

国阿辇斡鲁朵，太宗置。收国曰“国阿辇”。是为永兴宫，初名孤稳斡鲁朵。以太祖平渤海俘户，东京、怀州提辖司及云州怀仁县、泽州滦河县等户置。其斡鲁朵在游古河侧，陵寝在怀州南三十里。正户三千，蕃汉转户七千，出骑军五千。

州四：怀、黔、开、来。

县二：保和、滦河。

提辖司四：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

石烈一：北女古。

瓦里四：曰抹，曰母，曰合李只，曰述垒。

抹里十三：曰述垒轸，曰大隔蔑，曰小隔蔑，曰母，曰归化不术，曰唐括，曰吐谷，曰百尔瓜忒，曰合鲁不只，曰移马不只，曰，曰清带，曰速稳。

闸撒七：曰伯德部，曰守，曰穴骨只，曰合不频尼，曰虎里，曰耶里只挟室，曰僧隐令公。

耶鲁碗斡鲁朵，世宗置。兴盛曰“耶鲁碗”。是为积庆宫。以文献皇帝卫从及太祖俘户，及云州提辖司，并高、宜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东，陵寝在长宁宫北。正户五千，蕃汉转户八千，出骑军八千。

州三：康、显、宜。

县一：山东。

提辖司四。【二】

石烈一：兮腊。

瓦里八：曰达撒，曰合不，曰吸烈，曰逼里，曰潭马，曰槊不，曰

耶里直，曰耶鲁兀也。

抹里十：曰纥斯直，曰蛮葛，曰厥里，曰潭马忒，曰出懒，曰速忽鲁碗，曰牒里得，曰阎马，曰迭里特，曰女古。

蒲速碗斡鲁朵，应天皇太后置。兴隆曰“蒲速碗”。是为长宁宫。以辽州及海滨县等户置。其斡鲁朵在高州，陵寝在龙化州东一百里。世宗分属让国皇帝宫院。正户七千，蕃汉转户六千，出骑军五千。

州四：辽、仪坤、辽西、显。

县三：奉先、归义、定霸。

提辖司四。

石烈一：北女古。

瓦里六：曰潭马，曰合不，曰达撒，曰慢押，曰耶里只，曰浑只。

抹里十三：曰浑得移邻稍瓦只，曰合四卑腊因铁里卑稍只，曰夺罗果只，曰拿葛只，曰合里只，曰婆浑昆母温，曰阿鲁埃得本，曰东里门，曰西里门，曰东镢里，曰西镢里，曰牒得只，曰灭母邻母。

夺里本斡鲁朵，穆宗置。是为延昌宫。讨平曰“夺里本”。以国阿辇斡鲁朵户及阻卜俘户，中京提辖司、南京制置司、咸、信、韩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纠雅里山南，陵寝在京南。正户一千，蕃汉转户三千，出骑军二千。

州二：遂、韩。

提辖司三：中京、南京、平州。

石烈一：曰须。

瓦里四：曰抹骨古等，曰兀没，曰潭马，曰合里直。

抹里四：曰抹骨登兀没灭，曰土木直移邻，曰息州决里，曰莫瑰夺石。

监母斡鲁朵，景宗置。是为彰愍宫。遗留曰“监母”。以章肃皇帝侍

卫及武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合鲁河，陵寝在祖州南。正户八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四：永、龙化、降圣、同。

县二：行唐、阜俗。【三】

提辖司四。

石烈二：曰监母，曰南女古。

瓦里七：曰潭马，曰奚烈，曰埃合里直，曰蛮雅葛，曰特末，曰乌也，曰灭合里直。

抹里十一：曰尼母曷烈因稍瓦直，曰察改因麻得不，曰移失邻斡直，曰辛古不直，曰撒改真，曰牙葛直，曰虎阿里邻，曰泼昆，曰潭马，曰闸腊，曰楚兀真果邻。

孤稳斡鲁朵，承天太后置。是为崇德宫。玉曰“孤稳”。以乾、显、双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东，陵景宗皇帝。正户六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四：乾、川、双、贵德。

县一：潞 上京。

提辖司三：南京、西京、奉圣州。

石烈三：曰镢里，曰滂，曰迭里特女古。

瓦里七：曰达撒，曰耶里，曰合不，曰歇不，曰合里直，曰慢押，曰耶里直。

抹里十一：曰阿里直述垒，曰预笃温稍瓦直，曰潭马，曰赁预笃温一腊，曰牙葛直，曰牒得直，曰虎温，曰孤温，曰撒里僧，曰阿里葛斯过邻，曰铁里乖稳镢里。

闸撒五：曰合不直迷里几频你，曰牒耳葛太保果直，曰爪里阿本果直，曰僧隐令公果直，曰老昆令公果直。

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以国阿辇、耶鲁碗、蒲速碗三斡鲁朵户置。其斡鲁朵在女混活直，陵寝在庆州南安。正户一万，蕃汉转户二万，出骑军五千。

州五：庆、隰、乌 上京、 乌 东京 、霸。

提辖司四。

石烈四：曰毫兀真女姑，曰拿兀真女室，曰女特里特，曰女古滂。

瓦里六：曰女古，曰蒲速碗，曰鹘笃，曰乙抵，曰蓊，曰埃也。

抹里九：曰乙辛不只，曰铁乖温，曰埃合里只，曰嘲瑰，曰合鲁山血古只，曰夺忒排登血古只，曰劳骨，曰虚沙，曰土邻。

闸撒五：曰达邻频你，曰和里懒你，曰爪阿不厥真，曰粘独里僧，曰袍达夫人厥只。

窝笃碗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孳息曰“窝笃碗”。以诸斡鲁朵及饶州户置。其斡鲁朵在高州西，陵寝在上京庆州。正户七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三：饶、长春、泰。

提辖司四。

石烈二：曰窝笃碗、曰鹘笃骨。

瓦里六：曰窝笃碗，曰把，曰阿，曰纠里，曰得里，曰欧烈。

抹里六：曰欧里本，曰燕，曰缅四，曰乙僧，曰北得里，曰南得里。

阿思斡鲁朵，道宗置。是为太和宫。宽大曰“阿思”。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及兴中府户置。其斡鲁朵在好水泺，陵寝在上京庆州。正户一万，蕃汉转户二万，出骑军一万五千。

石烈二：曰阿，曰耶鲁。

瓦里八：曰阿，曰耶鲁，曰得里，曰纠里，曰撒不，曰鹘笃，曰蒲

速斡，曰曷烈。

抹里七：曰恩州得里，曰斡奢得里，曰欧里本，曰特满，曰查剌土邻，曰纠里，曰阿里迷里。

阿鲁碗斡鲁朵，天祚皇帝置。是为永昌宫。辅曰“阿鲁碗”。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春、宣州户置。正户八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石烈二：曰阿鲁碗，曰榆鲁碗。

瓦里八：曰阿鲁斡，曰合里也，曰鹘突，曰敌剌，曰谋鲁斡，曰纠里，曰夺里剌，曰特末也。

抹里八：曰蒲速碗，曰移辇，曰斡笃碗，曰特满，曰谋鲁碗，曰移典，曰悦，曰勃得本。

孝文皇太弟敦睦宫，谓之赤得本斡鲁朵。孝曰“赤得本”。文献皇帝承应人及渤海俘，建、渖、岩三州户置。陵寝在祖州西南三十里。正户三千，蕃汉转户五千，出骑军五千。

州三：建、渖、岩。

提辖司一：南京。

石烈二：曰嘲，曰与敦。

瓦里六：曰乙辛，曰得里，曰奚烈直，曰大潭马，曰小潭马，曰与墩。

抹里二：曰潭马抹乖，曰柳实。

闸撒二：曰聂里频你，曰打里频你。

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本韩氏，名德让。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赐尚书令，文忠。无子，以皇族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早卒；天祚皇帝又以皇子敖鲁斡继之。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正户五千，蕃汉转户八千，出骑军一万。

州一。【四】

提辖司六：上京、中京、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 着帐郎君

着帐郎君：初，遥辇痕德堇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释鲁，籍没家属入瓦里。淳钦皇后宥之，以为着帐郎君。世宗悉免。後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 着帐户

着帐户：本诸斡鲁朵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䭾、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

凡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 【五】 骑军十万一千。着帐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 校勘记

一：正户八万蕃汉转户十二万三千按下文各宫户数合计，正户为八万一千，蕃汉转户十二万四千。

二：提辖司四按此缺提辖司所在地名，应与弘义、永兴两宫同。下文长宁宫、彰愍官、兴圣宫、延庆宫仿此。

三：县二行唐阜俗按地理志一，保和县、宣化县均于统和八年隶彰愍宫。

四：州一按地理志二：“宗州，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王薨，属提辖司。”又地理志三：“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

五：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永昌宫正户八千，正丁一万四千。若按其他各宫每户二丁之例，则应是人丁一万六千。诸宫卫人丁共为四十一万。

第三十二卷志第二 营卫志中 行营

周官土圭之法：日东，景夕多风；【一】日北，景长多寒。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春捺钵：

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於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於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

夏捺钵：

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吐儿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近馒头山。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子河在吐儿山东北三百里。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

秋捺钵：

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硷

鹿”，又名“呼鹿”。

冬捺钵：

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馀里，南北十馀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於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脩、烟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馀，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拨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

每岁四时，周而复始。

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於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部族上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

奇首八部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万馀口。继为突厥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别部有臣附突厥者，内附於隋者，依纥臣水而居。部落渐众，分为十部，有地辽西五百馀里。唐世大贺氏仍为八部，而松漠、玄州别出，亦十部也。遥辇氏承万荣、可突于散败之馀，更为八

部；然遥辇、迭剌别出，又十部也。阻午可汗析为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辽太祖，析九帐、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圣宗之世，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旧为五十四部；内有拨里、乙室已国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

其氏族可知者，略具皇族、外戚二表。馀五院、六院、乙室部止见益古、撒里本，涅剌、乌古部止见撒里卜、涅勒，突吕不、突举部止见塔古里、航斡，皆兄弟也。奚王府部时瑟、哲里，则臣主也。品部有拿女，楮特部有。其馀世系名字，皆漫无所考矣。

旧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兴，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兵甲者即着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纠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古八部：

悉万丹部。

何大何部。

伏弗郁部。

羽陵部。 【二】

日连部。

匹部。

黎部。 【三】

吐六于部。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隋契丹十部：

◎元魏末，莫弗贺勿于畏高丽、蠕蠕侵逼，率车三千乘、众万口内附，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 【四】 北齐文宣帝自平州三道来

侵，虏男女十馀万口，分置诸州。又为突厥所逼，以万家寄处高丽境内。隋开皇四年，诸莫弗贺悉众款塞，听居白狼故地。又别部寄处高丽者曰出伏等，率众内附，诏置独奚那颉之北。 【五】 又别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馀户来降，诏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徙逐水草，依纥臣水而居。在辽西正北二百里，其地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逸其名。 唐大贺氏八部：

达稽部，峭落州。

纥便部，弹汗州。

独活部，无逢州。

芬问部， 【六】 羽陵州。

突便部，日连州。

芮奚部，徒河州。

坠斤部，万丹州。

伏部，州二：匹黎、赤山。

◎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 【七】 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 遥辇氏八部：

旦利皆部。

乙室活部。

实活部。 【八】

纳尾部。

频没部。

纳会鸡部。 【九】

集解部。

奚部。

◎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 【一○】 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涅里所统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并遥辇、迭剌亦十部也。 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

耶律七部。

审密五部。

八部。

◎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拨里，即国舅也。其分部皆未详；可知者曰迭剌，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曰突吕不，曰捏剌， 【一一】 曰突举，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大贺、遥辇析为，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剌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 校勘记

一：景夕多风夕，原误“朝”。据周礼地官大司徒改。

二：伏弗郁部及羽陵部按此二部名本魏书契丹传。魏书显祖纪两见，并作具伏弗部、郁羽陵部，册府元龟九六九同。魏书勿吉传又见郁羽陵之名。魏书契丹传误，通典边防典、北史契丹传及本志均沿误。

三：匹部及黎部按此本魏书契丹传。魏书显祖纪、勿吉传并作匹黎尔部，册府元龟九六九、通典边防典作匹黎部，均作一部之名。本志沿魏书契丹传误分为二部。又魏书显祖纪来朝者为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各部。

四：白狼水按隋书八四契丹传作白貔河。

五：独奚那颉按世表及隋书契丹传作渴奚那颉。

六：芬问部芬问部，册府元龟、新唐书地理志及契丹传同。地理志一作芬阿部。

七：大帅据曲为刺史据曲，新唐书契丹传、地理志并作曲据。旧唐书地理志作李去闾。

八：实活部按地理志三作室活部。

九：纳会鸡部按地理志一作内会鸡部。

一○：迪辇祖里按世表作迪辇俎里。

一一：涅剌按上下文均作捏剌。

第三十三卷志第三 营卫志下 部族下

辽起松漠，经营抚纳，竟有唐、晋帝王之器，典章文物施及潢海之区，作史者尚可以故俗语耶？旧史有部族志，历代之所无也。古者，巡守于方岳，五服之君各述其职，辽之部族实似之。故以部族置宫卫、行营之後云。 辽内四部族：

遥辇九帐族。

横帐三父房族。

国舅帐拨里、乙室已族。

国舅别部。 太祖二十部，二国舅升帐分，止十八部。

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营。阻午可汗时，与弟撒里本领之，曰迭剌部。传至太祖，以夷离即位。天赞元年，以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各置夷离。会同元年，更夷离为大王。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 【一】 石烈四：

大蔑孤石烈。

小蔑孤石烈。

瓯昆石烈。太宗会同二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居之。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为农田。

乙习本石烈。会同二年，命以乌古之地。

六院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其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卢金。石烈四：

辖懒石烈。

阿速石烈。

斡纳拨石烈。

斡纳阿剌石烈。会同二年，命居乌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

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曰乙室部。会同二年，更夷离为大王。 【二】 隶南府，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撒居车轴山。石烈二：

阿里答石烈。

欲主石烈。

品部。其先曰拿女，阻午可汗以其营为部。太祖更诸部夷离为令稳。统和中，又改节度使。隶北府，属西北路招讨司，司徒居太子坟。凡戍军隶节度使。留後户隶司徒。石烈二：

北哲里只石烈。

南辖懒石烈。

楮特部。其先曰，阻午可汗以其营为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司徒居柏坡山及挥山之侧。 【三】 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乌隗部。其先曰撒里卜，与其兄涅勒同营，阻午可汗析为二：撒里卜为乌隗部，涅勒为涅剌部。俱隶北府，乌隗部节度使属东北路招讨司，司徒居徐母山、郝里河之侧。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涅剌部。其先曰涅勒，阻午可汗分其营为部。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居黑山北，【四】 司徒居郝里河侧。石烈二：

北塌里石烈。

南察里石烈。

突吕不部。其先曰塔古里，领三营。阻午可汗命分其一与弟航斡为突举部；塔古里得其二，更为突吕不部。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

司，司徒居长春州西。石烈二：

北托不石烈。

南须石烈。

突举部。 【五】 其先曰航斡，阻午可汗分营置部。隶南府，戍於隗乌古部，司徒居冗泉侧。石烈二：

北石烈。

南石烈。

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其先曰时瑟，事东遥里十帐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为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遥辇鲜质可汗讨之，俘其拒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以时瑟邻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馀悉留焉。奚势由是衰矣。初为五部：曰遥里，曰伯德，曰奥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尽降之，号五部奚。天赞二年， 【六】 有东扒里胡损者，恃险坚壁於箭山以拒命，揶揄曰：“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瑰门下矣！”太祖灭之，以奚府给役户，并括诸部隐丁，收合流散，置堕瑰部，因堕瑰门之语为名，遂号六部奚。命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太宗即位，置宰相、常衮各二员。圣宗合奥里、梅只、堕瑰三部为一；特置二克部以足六部之数。奚王和朔奴讨兀惹，败绩，籍六部隶北府。 【七】

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室韦户。太祖为达马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泰州东北。

涅剌拿古部。与突吕不室韦部同。节度使戍泰州东。

迭剌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为十四石烈，置为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部民居庆州南。

乙室奥隗部。神册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兵马司。

楮特奥隗部。太祖以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京都部署司。

品达鲁虢部。太祖以所俘达鲁虢部置。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

乌古涅剌部。 【八】 亦曰涅离部。太祖取于骨里户六千，神册六年，析为乌古涅剌及图鲁二部。俱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

图鲁部。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已上太祖以遥辇氏旧部族分置者凡十部，增置者八。 圣宗三十四部：

撒里葛部。奚有三营：曰撒里葛，曰窈爪， 【九】 曰耨碗爪。太祖伐奚，乞降，愿为着帐子弟，籍于宫分，皆设夷离。圣宗各置为部，改设节度使，皆隶南府，以备畋猎之役。居泽州东。

窈爪部。与撒里葛部同。居潭州南。

耨碗爪部。节度使属东京都部署司。

讹仆括部。与撒里葛三部同。居望云县东。

特里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侦候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圣宗以户口蕃息，置为部，设节度使。隶南府，戍倒塌岭，居橐驼冈。

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节度使属东京都部署司。

曷术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曷术”，铁也，以冶于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属东京都部署司。

遥里部。居潭、利二州间。石烈三：

撒里必石烈。

北石烈。

帖鲁石烈。

伯德部。松山、平州之间， 【一○】 太师、太保居中京西。石烈六：

啜勒石烈。

速古石烈。

腆你石烈。

迭里石烈。

旭特石烈。

悦里石烈。

楚里部。居潭州北。

奥里部。统和十二年，以与梅只、堕瑰三部民籍数寡，合为一部。并上三部，本属奚王府，圣宗分置。

南克部。

北克部。统和十二年，【一一】以奚府二克分置二部。

隗衍突厥部。【一二】圣宗析四辟沙、四颇惫户置，以镇东北女直之境。开泰九年，节度使奏请置石烈。隶北府，属黄龙府都部署司。

奥衍突厥部。与隗衍突厥同。

涅剌越兀部。以涅剌室韦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戍黑山北。

奥衍女直部。圣宗以女直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戍镇州境。自此至河西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讫於五国，皆有节度使。

乙典女直部。圣宗以女直户置。隶南府，【一三】居高州北。

斡突碗乌古部。圣宗以乌古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戍黑山北。

迭鲁敌烈部。圣宗以敌烈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乌古敌烈统军司。

室韦部。圣宗以室韦户置。隶北府，【一四】 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

术哲达鲁虢部。圣宗以达鲁虢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境内，居境外。

梅古悉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颉的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北敌烈部。圣宗以敌烈户置。戍隗乌古部。

匿讫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北唐古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黄龙府都部署司，戍府南。

南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

鹤剌唐古部。与南唐古同。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河西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薛特部。开泰四年，以回鹘户置。隶北府，居慈仁县北。

伯斯鼻骨德部。本鼻骨德户。初隶诸宫，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境内，居境外。

达马鼻骨德部。圣宗以鼻骨德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五国部。剖阿里国、盆奴里国、 【一五】 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敝贪污， 【一六】 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

已上圣宗以旧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 辽国外十部：【一七】

乌古部。

敌烈八部。

隗古部。

回跋部。

埢母部。

吾秃婉部。

迭剌葛部。

回鹘部。

长白山部。

蒲卢毛朵部。

右十部不能成国，附庸於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 校勘记

一：秋冬居羊门甸冬字原脱，据上下文义补。

二：会同二年更夷离为大王按纪，更夷离为大王在会同元年十一月。

三：挥山挥，南监本同，殿本改作捣。挥、捣均不见字书，疑应作铧或。

四：居黑山北居，疑当作戍。

五：突举部纪会同四年正月作突轨部，统和四年八月作谛居部。

六：天赞二年二年，原误“八年”。按纪，天赞仅四年，灭胡损事在二年三月，据改。

七：隶北府按兵卫志上，奚五部隶北府，属东北路统军司。

八：乌古涅剌部按卷八二萧阳阿传作乌古涅里。

九：窈爪爪，原作“介”。据下文及兵卫志中、百官志二改。

一○：松山平州之间松山上疑脱戍字。

一一：统和十二年十二年，原脱十字，误作“二年”。按纪，以二克分置二部在统和十二年十二月，据补。

一二：隗衍突厥部按卷八九耶律庶箴传作乌衍突厥部。

一三：隶南府据兵卫志上，此下脱“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

一四：隶北府“隶北府”三字原脱，据兵卫志上补。

一五：盆奴里国按纪统和二十二年七月作蒲奴里。

一六：酋帅浑敞贪污浑敞，纪重熙六年八月作坤长。

一七：辽国外十部按百官志二，乌古、敌烈、隗古、迭剌葛入“诸部”，回跋、埢母、吾秃婉、蒲卢毛朵入“大部”，长白山部作长白山女直国，与回鹘部并入“诸国”。

第三十四卷志第四 兵卫志上

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暨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於兵卫，地势然耳。

辽国左都辽海，右邑涿鹿，兵力莫强焉。其在隋世，依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馀。顺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则十部相与议，兴兵致役，合契而後动。猎则部得自行。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

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

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一】破室韦、于厥、奚三国，俘获庐帐，不可胜纪。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克郡县九，俘九万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讨奚，俘七千户。十五年，遥辇可汗卒，遗命逊位于太祖。【二】

太祖即位五年，讨西奚、东奚，悉平之，尽有奚、之众。六年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亘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秋，亲征背阴国，【三】俘获数万计。神册元年，亲征突厥、吐浑、项、小蕃、沙陀诸部，俘户一万五千六百；攻振武，乘胜而东，攻蔚、新、武、妫、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斩不从命者万四千七百级。尽有代北、河曲、阴山之众，遂取山北八军。四年，亲征于骨里国，【四】俘获一万四千二百口。五年，征项，俘获二千六百口；攻天德军，拨十有二栅，徙其民。六年，出居庸关，分兵掠檀、顺等州，安远军、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县，俘其民徙内地；皇太子略定州，俘获甚众。天赞元年，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以统之。三年，西征项等国，俘获不可胜纪。四年，又亲征渤海。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

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

矣。 兵制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檛檛、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担一斗、担袋、搭掷伞各一，【五】 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铸金鱼符，调发军马。其捉马及传命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拦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後行。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符至，兵马本司自领，使者不得与。唯再共点军马讫，又以上闻。量兵马多少，再命使充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又请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亲点将校。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於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

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行，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将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发，不得久驻，恐践禾稼。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在路不得见僧尼、丧服之人。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军。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後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三路军马前後左右有先锋。远探拦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後二十馀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驻，下马侧听无有人马之声。有则擒之；力不可敌，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有大军，走报主帅。敌中虚实，动必知之。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所过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击，及与邻州计会军马，甲夜，每城以骑兵百人去城门左右百馀步，被甲执兵，立马以待。兵出，

力不能加，驰还勾集众兵与战。左右官道、斜径、山路、河津，夜中并遣兵巡守。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斫伐园林，然後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又於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敌军既阵，料其阵势小大，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阵四面，烈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退者，息马饮水担。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二三日，待其困惫，又令打草谷家丁马施双帚，因风疾驰，扬尘敌阵，更互往来。中既饥疲，目不相睹，可以取胜。若阵南获胜，阵北失利，主将在中，无以知之，则以本国四方山川为号，声以相闻，得相救应。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军入南界，步骑车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拦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及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御帐。自近及远，折木稍屈，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

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校勘记

一：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按世表，耶澜可汗在唐会昌间，次巴剌可汗在咸通间，又次痕德可汗在光启间。辛酉岁当天复元年，不合。太祖纪上，“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专征讨。”较近实际。

二：十五年遥辇可汗卒遗命逊位于太祖按太祖纪上云，丙寅年“十二月，痕德可汗殂”，太祖翌年丁卯岁“正月，即皇帝位”。

三：背阴国按纪太祖六年七月作术不姑。

四：于骨里国按纪神册四年九月作乌古都，属国表作骨里国。

五：搭掷伞按“掷”字不见字书。道光殿本考证云：“通考作『搭钩毡伞』。史以钩、毡二字偏旁误合为『掷』字”。

第三十五卷志第五 兵卫志中 御帐亲军

汉武帝多行幸之事，置期门、飞、羽林之目，天子始有亲军。唐太宗加亲、勋、翊、千牛之卫，布腹心之地，防卫密矣。辽太祖宗室盛强，分迭刺部为二，宫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鸠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

大帐皮室军。

太宗置，凡三十万骑。【一】

属珊军。

地皇后置，二十万骑。 宫卫骑军

太祖以迭刺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恩意亲洽，兵甲犀利，教练完习。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怀旧者岁深，增新者世盛。此军制之良者也。

弘义宫：

正丁一万六千，

蕃汉转丁一万四千，

骑军六千。

长宁宫：

正丁一万四千，

蕃汉转丁一万二千，

骑军五千。

永兴宫：

正丁六千，

蕃汉转丁一万四千，

骑军五千。

积庆宫：

正丁一万，

蕃汉转丁一万六千，

骑军八千。

延昌宫：

正丁二千，

藩汉转丁六千，

骑军二千。

彰愍宫：

正丁一万六千，

蕃汉转丁二万，

骑军一万。

崇德宫：

正丁一万二千，

蕃汉转丁二万，

骑军一万。

兴圣宫：

正丁二万，

蕃汉转丁四万，

骑军五千。

延庆宫：

正丁一万四千，

蕃汉转丁二万，

骑军一万。

太和宫：

正丁二万，

蕃汉转丁四万，

骑军一万五千。

永昌宫：

正丁一万四千，【二】

蕃汉转丁二万，

骑军一万。

敦睦宫：

正丁六千，

蕃汉转丁一万，

骑军五千。

文忠王府：

正丁一万，

蕃汉转丁一万六千，

骑兵一万。

十二宫一府，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宫宜与兴圣、延庆同，旧史不见提辖司，盖阙文也。

南京：

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延昌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崇德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敦睦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西京：【三】

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崇德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奉圣州：

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崇德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平州：

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延昌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中京：

延昌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上京：

文忠王府提辖司。

凡诸宫卫，丁四十万八千，出骑军十万一千。 大首领部族军

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馀骑，小者数百人，着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馀兵为部族根本。

太子军。

伟王军。

永康王军。

于越王军。

麻答军。

五押军。 众部族军

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司存，具如左。

北府凡二十八部。 【四】

◎侍从宫帐：

奚王府部。

◎镇南境：

五院部。

六院部。

◎东北路招讨司：

乌隗部。

◎东北路统军司：

遥里部。

伯德部。

奥里部。

南克部。

北克部。

图卢部。 【五】

术者达鲁虢部。

河西部。

◎西北路招讨司：

突吕不部。

奥衍女直部。

室韦部。

◎西南路招讨司：

涅剌部。

乌古涅剌部。

涅剌越兀部。

梅古悉部。

颉的部。

匿讫唐古部。

鹤剌唐古部。

◎黄龙府都部署司：

隗衍突厥部。

奥衍突厥部。

北唐古部。

五国部。

◎乌古敌烈统军司：

迭鲁敌烈部。

◎戍隗乌古部：

北敌烈部。

南府凡一十六部。【六】

◎镇驻西南境：

乙室部。

◎西南路招讨司：

品部。【七】

迭达迭剌部。【八】

品达鲁虢部。【九】

乙典女直部。

◎西北路招讨司：

楮特部。

◎东北路统军司：

达马鼻古德部。

◎东北路女直兵马司：【一○】

乙室奥隗部。

◎东京都部署司：

楮特奥隗部。

窈爪部。

稍瓦部。

曷术部。

◎戍倒塌岭：

讹仆括部。【一一】

◎屯驻本境：

撒里葛部。

南唐古部。【一二】

薛特部。 校勘记

一：太宗置凡三十万骑按百官志二，太祖时已置。太宗增多至三十万骑。

二：正丁一万四千按各宫丁数，均为户数之二倍，检营卫志上，永昌宫正户八千。若非例外，则丁数应为一万六千。

三：西京按营卫志上，兴圣宫提辖司四。此西京下无兴圣宫提辖

司，疑脱。

四：北府凡二十八部按营卫志下，尚有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拿古部、伯斯鼻古德部属东北路统军司，品部属西北路招讨司，均隶北府。凡三十二部。

五：图卢部按营卫志下作图鲁部。

六：南府凡一十六部按营卫志下，尚有耨碗爪部属东京都部署司，隶南府，又品部、南唐古部隶北府。凡十五部。

七：品部按纪会同四年正月作品卑部，统和四年四月作频不部。

八：迭达迭剌部营卫志下、百官志二。并作迭剌迭达部。

九：品达鲁虢部按纪开泰七年六月作品打鲁瑰部。

一○：东北路女直兵马司按营卫志下作东北路兵马司。

一一：戍倒塌岭讹仆括部按营卫志下，讹仆括部，与撒里葛三部同，居望云县东。特里特勉部戍倒塌岭。

一二：南唐古部按营卫志下，南唐古部隶北府。

第三十六卷志第六 兵卫志下 五京乡丁

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其馀蕃汉户丁分隶者，皆不与焉。

太祖建皇都于临潢府。太宗定晋，晋主石敬瑭来献十六城，【一】乃定四京，改皇都为上京。有丁一十六万七千二百。

临潢府：

临潢县丁七千。

长泰县丁八千。

保和县丁六千。

定霸县丁六千。

宣化县丁四千。【二】

潞县丁六千。

易俗县丁一千五百。

迁辽县丁一千五百。

祖州：

长霸县丁四千。

咸宁县丁二千。

越王城丁二千。

怀州：

扶馀县丁三千。

显理县丁二千。

庆州玄宁县丁一万二千。【三】

泰州兴国县丁一千四百。

长春州长春县丁四千。

乌州爱民县丁二千。

永州：

长宁县丁九千。

义丰县丁三千。

慈仁县丁八百。

仪坤州广义县丁五千。

龙化州龙化县丁二千。

降圣州永安县丁一千五百。

饶州：

长乐县丁八千。

临河县丁二千。

安民县丁二千。

头下：

徽州丁二万。

成州丁八千。

懿州丁八千。

渭州丁二千。

原州丁一千。

壕州丁一万二千。

福州丁五百。

横州丁四百。

凤州丁一千。【四】

遂州丁一千。

丰州丁一千。

顺州丁二千。

闾州丁二千。

松山州丁一千。

豫州丁一千。

宁州丁六百。

东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辽阳府。统县六，辖军、府、州、城二十六，【五】有丁四万一千四百。天显十三年，太宗改为东京。

辽阳府：

辽阳县丁三千。

仙乡县丁三千。

鹤野县丁二千四百。

析木县丁二千。

紫蒙县丁二千。

兴辽县丁二千。

开州开远县丁二千。

盐州丁五百。

穆州丁五百。

贺州丁五百。

定州定东县丁一千六百。

保州来远县丁二千。

辰州丁四千。

卢州丁五百。

铁州丁二千。

兴州丁三百。

汤州丁七百。

崇州丁一千。

海州丁三千。

耀州丁一千二百。

嫔州丁七百。

渌州丁四千。

桓州丁一千。

丰州丁五百。

正州丁七百。

慕州丁三百。

南京析津府，统县十一，【六】辖军、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

万六千。

析津府：

析津县丁四万。

宛平县丁四万四千。

昌平县丁一万四千。

良乡县丁一万四千。

潞县丁一万一千。

安次县丁二万四千。

武清县丁二万。

永清县丁一万。

香河县丁一万四千。

玉河县丁二千。

⊙阴县丁一万。

顺州怀柔县丁一万。

檀州：

密云县丁一万。

行唐县丁六千。

涿州：

范阳县丁二万。

固安县丁二万。

新城县丁二万。

归义县丁八万。【七】

易州：

易县丁五万。

涞水县丁五万四千。

容城县丁一万。

蓟州：

渔阳县丁八千。

三河县丁六千。

玉田县丁六千。

平州：

卢龙县丁一万四千。

安喜县丁一万。

望都县丁六千。

滦州：

义丰县丁八千。

马城县丁六千。

石城县丁六千。

营州广宁县丁六千。

景州遵化县丁六千。

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

大同府：

大同县丁二万。

云中县丁二万。

天成县丁一万。【八】

长青县丁八千。

奉义县丁六千。

怀仁县丁六千。

怀安县丁六千。

弘州：

永宁县丁二万。

顺圣县丁六千。

德州宣德县丁六千。

丰州：

富民县丁二千四百。

振武县乡兵三百。

奉圣州：

永兴县丁一万六千。

矾山县丁六千。

龙门县丁八千。

望云县丁二千。

归化州文德县丁二万。

可汗州怀来县丁六千。

儒州缙山县丁一万。

蔚州：

灵仙县丁四万。

定安县丁二万。

飞狐县丁一万。

灵丘县丁六千。

广陵县丁六千。

应州：

金城县丁一万六千。

浑源县丁一万。

河阴县丁六千。

朔州：

鄯阳县丁八千。

宁远县丁四千。

马邑县丁六千。

金肃军防秋兵一千。

武州神武县丁一万。

河清军防秋兵一千。

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号中京。统县九，辖军、府、州、城二十三。草创未定，丁籍莫考，可见者一县：

高州三韩县丁一万。

大约五京民丁可见者，一百一十万七千三百为乡兵。 属国军

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徵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又有铁不得国者，兴宗重熙十七年乞以兵助攻夏国，诏不许。

吐谷浑。

铁骊。

。

兀惹。

黑车子室韦。

西奚。

东部奚。

乌马山奚。

斜离底。 【九】

突厥。

◎项。

小蕃。

沙陀。

阻卜。

乌古。 【一○】

素昆那。

胡母思山蕃。

波斯。

大食。

甘州回鹘。

新罗。

乌孙。

炖煌。 【一一】

赁烈。

要里。

回鹘。

辖嬰斯。

吐蕃。

黄室韦。

小黄室韦。

大黄室韦。

阿萨兰回鹘。

于阗。

师子。

北女直。

河西项。

南京女直。 【一二】

沙州炖煌。

曷苏馆。

沙州回鹘。

查只底。【一三】

蒲卢毛朵。

蒲奴里。

大蕃。

高昌。【一四】

回拨。

颇里。

达里底。

拨思母。

敌烈。

粘八葛。

梅里急。【一五】

耶睹刮。

鼻骨德。【一六】

和州回鹘。

斡朗改。【一七】

高丽。

西夏。

女直。

辽之为国，邻於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讎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馀多败衄，纵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後，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

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不轻用之，所以长世。 边境戍兵

又得高丽大辽事迹，载东境戍兵，以备高丽、女直等国，见其守国规模，布置简要，举一可知三边矣。

东京至鸭渌西北峰为界：

黄龙府正兵五千。

咸州正兵一千。

东京沿女直界至鸭渌江：

军堡凡七十，各守军二十人，计正兵一千四百。

来远城宣义军营八：

太子营正兵三百。

大营正兵六百。

蒲州营正兵二百。

新营正兵五百。

加陀营正兵三百。

王海城正兵三百。

柳白营正兵四百。

沃野营正兵一千。

神虎军城正兵一万。大康十年置。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营，计正兵二万二千。 校勘记

一：晋主石敬瑭主原作“王”，据大典七七○二改。

二：宣化县丁四千按地理志一，宣化县户四千。一户一丁，疑误。

三：庆州玄宁县玄宁，地理志一作玄德。

四：凤州丁一千按地理志一，凤州户四千。丁数少于户数，疑误。

五：辽阳府统县六辖军府州城二十六道光殿本考证云：“按地理志，统县九，辖军、府、州、城八十七。此所载『县六』，系据丁数可见者；其『二十六』之数，恐有舛误。”

六：析津府统县十一十一，原脱“一”字。按下列县数十一，与地理志四合，据补。

七：归义县丁八万按地理志四，归义县户四千。“丁八万”疑是丁八千之误。

八：天成县成，原误“详”。据地理志五改。金史地理志作天城。

九：斜离底百官志二：“达里得部，亦曰达离底。”按下文有达里底，疑与此为重出。

一○：乌古按属国表作骨里国即乌骨里，亦作于骨里、于厥、于厥里。

一一：炖煌此与下文沙州炖煌、沙州回鹘为重出。

一二：南京女直按纪统和二十二年九月“丙午，幸南京。女直遣使献所获乌昭庆妻子。”属国表误作“南京女直遣使献所获乌昭庆妻子”。此“南京女直”似沿袭属国表之误。纪大安元年十一月，“以南女直详稳萧袍里为北府宰相”。检上文有北女直，则此目当作南女直。即金史世纪所

谓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下文不冠南北之女直，似指完颜强大以後之女直。

一三：查只底按部族表，“太平七年，查只底部来附。”是部，非属国。

一四：高昌此与下文和州回鹘为重出。

一五：梅里急按纪保大五年作密儿纪，即金、元之篾儿乞。

一六：鼻骨德按百官志二作鼻国德。

一七：斡朗改按斡朗改及娘改本书屡见，一为属国，一为部族。刘师培左集卷五部族表书後云，均乌梁海之转音，元秘史作兀良合。

第三十七卷志第七 地理志一

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刺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一】於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馀、室韦、奚、之区，地方二千馀里。贞观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寻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为州，各置刺史：达稽部曰峭落州，纥便部曰弹汗州，独活部曰无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连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坠斤部曰万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贺氏窟哥为使持节十州军事。分州建官，盖於此。

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遥辇氏更八部曰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於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上京道

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二】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

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其北东流为按出河。又有御河、【三】沙河、黑河、潢河、鸭子河、他鲁河、【四】狼河、苍耳河、辋子河、胪河、阴凉河、猪河、鸳鸯湖、【五】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泺、百狗泺、火神淀、【六】马盂山、兔儿山、【七】野鹊山、盐山、凿山、【八】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

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贺氏勒得王有墓存焉。

户三万六千五百，辖军、府、州、城二十五，【九】 统县十：

临潢县。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以名。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先得是邑，迁其人於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

定霸县。本扶馀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馀，迁其人於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长宁宫。户二千。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於京东，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

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迁於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置焉。户一千。

迁辽县。本辽东诸县渤海人，大延琳叛，择其谋勇者置之左右。後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属於京东北，故名。户一千。

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兴仁县。开泰二年置。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龊一箭，二百年之基，壮矣。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 【一〇】 。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一一】 又於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於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

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

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一二】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一三】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

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记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一四】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度潢水石挢，旁有饶州，唐於契丹尝置饶乐州，【一五】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馆，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馆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临潢府。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峴庐，皆东向。临潢西北二百馀里号凉淀，【一六】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馀即有坚冰。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一七】太祖秋猎多於此，始置西楼。後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无敌棚，幅员九里。门，东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兴国。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

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内南门曰兴圣，凡三门，上有楼阁，东西有角楼。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东南横街，四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东长霸县，西咸宁县。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隶弘义宫。统县二、城一：

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户二千。

咸宁县。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户一千。

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项、吐浑，【一八】 俘其民放牧於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

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於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馀城，【一九】 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骑十馀，猎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见太宗乘白马，独追白孤，射之，一发而毙；忽不见，但获狐与矢。是日，太宗崩于栾城。後於其地建庙，又於州之凤凰门绘太宗驰骑贯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怀陵侧，建凤凰殿以奉焉。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隶永兴宫。统县二：

扶馀县。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馀县降户於此，世宗置县。户一千五百。

显理县。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迁民於此，世宗置县。户一千。

庆州，玄宁军，【二○】 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岩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来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弑於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州废。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二一】 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後，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

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景福元年复置，更隶兴圣宫。统县三：

玄德县。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户六千。

孝安县。

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於此。重熙元年降为义丰县，後更名。隶弘义宫。

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肤黑，吻锐，类鼠，故以名。州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二：

乐康县。倚郭。

兴国县。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递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百。

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

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於此。户二千。

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辽北大王拨剌占为牧，【二二】建城，後官收。隶兴圣宫。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统县一：

爱民县。拨剌王从军南征，俘汉民置于此。户一千。

永州，永昌军，观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楼。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

石晋主中国， 【二三】 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於诸部。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白马淀。 【二四】 隶彰愍宫。统县三：

长宁县。本显德府县名。太祖平渤海，迁其民於此。户四千五百。

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於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废州，改今县。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 【二五】 始末不可具考，今两存之。户一千五百。

慈仁县。太宗以皇子只撒古亡，置慈州坟西。重熙元年，州废，改今县。户四百。

仪坤州，启圣军，节度。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以所生之地置州。州建启圣院，中为仪宁殿，太祖天皇帝、应天地皇后银像在焉。隶长宁宫。统县一：

广义县。本回鹘部牧地。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来远县，十三年并入。户二千五百。

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於此建东楼。唐天复二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天元年，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太祖於城东金铃冈受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天显元年，崩于东楼。太宗升节度。隶彰愍宫，兵事属北路女直兵马司。刺史州一，未详。统县一：

龙化县。太祖东伐女直，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邑。户一千。

降圣州，开国军，下，刺史。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仗，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异之。穆宗建州。四面各三十里，禁樵采放牧。先属延昌宫，後隶彰愍宫。统县一：

永安县。本龙原府庆州县名。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迁其人

置寨於此，建县。户八百。

饶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泺、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县三：

长乐县。本辽城县名。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

临河县。本丰永县人，【二六】太宗分兵伐渤海，迁於潢水之曲。户一千。

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户一千。头下军州【二七】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徽州，宣德军，节度。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媵臣万户，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里。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户一万。

成州，长庆军，节度。圣宗女晋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户四千。

懿州，广顺军，节度。圣宗女燕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在显州东北二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四千。

渭州，高阳军，节度。驸马都尉萧昌裔建。尚秦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二八】以所赐媵臣建州城。显州东北二百五十里。辽制，皇子嫡生者，其女与帝女同。户一千。

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在显州东北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户六千。

原州。本辽东北安平县地。显州东北三百里。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五百。

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在原州北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户三百。

横州。国舅萧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汉故辽阳县地，因置州城。在辽州西北九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有横山。户二百。

凤州。稿离国故地，渤海之安宁郡境，南王府五帐分地。在韩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户四千。 【二九】

遂州。本高州地，南王府五帐放牧於此。在檀州西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一千里。户五百。

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户五百。

顺州。本辽队县地。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在显州东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户一千。

闾州。罗古王牧地，近医巫闾山。在辽州西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五十里。户一千。

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户五百。

豫州。横帐陈王牧地。南至上京三百里。户五百。

宁州。本大贺氏勒得山，横帐管宁王放牧地。在豫州东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户三百。 边防城

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具列如左：

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升。

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 【三○】 选诸部族二万馀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馀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馀里。

维州，刺史。

防州，刺史。

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於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静边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馀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边，置兵五百於此防托。【三一】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入胪河，沿河董城北，东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招州，绥远军，刺史。开泰三年以女直户置。隶西北路招讨司。

塔懒主城。【三二】大康九年置。在胪河。校勘记

一：十六州按纪会同元年十一月，十六州内有瀛、莫，无营、平。考异谓辽得瀛、莫後未久旋失，後人因以营、平计入十六州，盖相沿之误。

二：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蒙国二字原脱，据卷一一六国语解补。

三：御河按大典七七○二作枯河。

四：他鲁河按游幸表作挞鲁河。

五：鸳鸯湖按纪、传及游幸表并作鸳鸯泺。

六：火神淀火，原误“大”。据通考三四六及国志四、五、六、一三各卷改。

七：兔儿山按营卫志中作吐儿山。

八：凿山按大典七七○作鉴山。

九：辖军府州城二十五按“二十五”与下文所列军、府、州、城实数不合。

一○：五鸾鸾，原作“銮”。按本纪中凡五见，并作鸾，据改。

一一：致祭按大典七七○二作致敬。

一二：南曰顺阳曰南福按顺阳大典作顺归。“曰南福”三字，原舛在“曰西雁儿”下，大典引同，据上下文改。

一三：贝圣尼寺贝，南、北及乾隆殿本并作“具”，大典七七○二亦作“具”。道光殿本改作“有”。

一四：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按富弼行程录，由中京至临都馆、官窑馆，再至松山馆，为一百九十里。

一五：唐於契丹尝置饶乐州州字原脱，据国志二四补。

一六：凉淀按纪天显四年六月、八月以下及游幸表并作凉陉。

一七：祖州天成军至右八部世没里地天成军，大典同。太祖纪、太宗纪、圣宗纪并作天城军。“右八部”，疑当作右大部。营卫志中阻午可汗二十部中有右大部，下文仪坤州亦有右大部之名。

一八：于越王述鲁述鲁，皇子表作述澜，释鲁字。

一九：天赞中从太祖破扶馀城按纪，破扶馀城在天显元年正月。

二○：庆州玄宁军按纪大康十年十二月，改庆州大安军曰兴平。玄宁应是大安以前或兴平以後军号。

二一：在州二百里州下疑脱方位字。

二二：辽北大王拨剌占为牧按牧下应有“地”或“场”字，文意始完。

二三：太宗援石晋主中国宗，原误“祖”。援石晋为太宗时事，据改。

二四：柳林淀亦曰白马淀白字原脱。据纪重熙七年十月及营卫志中补。

二五：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按上文富义县属庆州。

二六：丰永县按下文辽阳府仙乡县条作永丰县。

二七：头下军州原无此目。按“头下军州”皆因诸王、外戚、大臣私

城所建，与以上州军不尽同。国志别出“投下州”一项。今仿下文“边防城”例，增此一目。

二八：秦国王隆庆按皇子表、国志十四并作秦晋国王。

二九：凤州户四千兵卫志下，凤州丁一千。按一户二丁通例，户、丁数疑误。

三○：皇太妃奏置“皇”应作王。叁卷十三【校勘记】【七】。

三一：置兵五百於此防托“托”，疑应作戍。

三二：塔懒主城按塔懒即挞览，“主”应作王。

第三十八卷志第八 地理志二 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馀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後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後归慕容垂；子宝，以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唐高宗平高丽，於此置安东都护府；後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一】太祖建国，攻渤海，拨忽汗城，俘其王大，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二】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

城名天福，【三】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八门：东曰迎阳，东南曰韶阳，南曰龙原，西南曰显德，西曰大顺，西北曰大辽，北曰怀远，东北曰安远。宫城在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竿在焉；赵头陀寺；留守衙；户部司；军巡院，归化营军千馀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东至北乌鲁虎克四百里，南至海边铁山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县海口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娄县、范河二百七十里。东、西、南三面抱海。辽河出东北山口为范河，西南流为大口，入于海；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浑河在东梁、范河之间；沙河出东南山西北流，径盖州入于海。有蒲河；清河；水，亦曰泥河，又曰芋泺，水多芋之草；驻跸山，唐太宗征高丽，驻跸其巅数日，勒石纪功焉，俗称手山，山巅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状，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又有明王山、白石山亦曰横山。天显十三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

户四万六百四。辖州、府、军、城八十七。【四】统县九：

辽阳县。本渤海国金德县地。汉水县，高丽改为勾丽县，渤海为常乐县。户一千五百。

仙乡县。本汉辽队县，渤海为永丰县。神仙传云：“仙人白仲理能炼神丹，点黄金，以救百姓。”户一千五百。

鹤野县。本汉居就县地，渤海为鸡山县。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化鹤来归，集於华表柱，以画表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户一千二百。

析木县。本汉望平县地，渤海为花山县。户一千。

紫蒙县。本汉镂芳县地。【五】後拂涅国置东平府，领蒙州紫蒙县。後徙辽城，并入黄岭县。渤海复为紫蒙县。户一千。

兴辽县。本汉平郭县地，渤海改为长宁县。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今名。户一千。

肃慎县。以渤海户置。

归仁县。

顺化县。

开州，镇国军，节度。本貊地，高丽为庆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有宫殿。都督庆、盐、穆、贺四州事。故县六：曰龙原、永安、乌山、壁谷、熊山、白杨，皆废。叠石为城，周围二十里。唐薛仁贵征高丽，与其大将温沙门战熊山，擒善射者於石城，即此。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废。圣宗伐高丽还，【六】周览城基，复加完葺。开泰三年，迁双、韩二州千馀户实之，号开封府开远军，节度；更名镇国军。隶东京留守，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州三、县一。

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辽初废。圣宗东讨，复置以军额。民户一千。

盐州。本渤海龙河郡，故县四：海阳、接海、格川、龙河，皆废。户三百。隶开州。相去一百四十里。

穆州，保和军，刺史。本渤海会农郡，故县四：会农、水歧、顺化、美县，皆废。户三百。隶开州。东北至开州一百二十里。统县一：

会农县。

贺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县四：洪贺、送诚、吉理、石山，皆废。户三百。隶开州。

定州，保宁军。高丽置州，故县一，曰定东。圣宗统和十三年升军，迁辽西民实之。隶东京留守司。统县一：

定东县。高丽所置，辽徙辽西民居之。户八百。

保州，宣义军，节度。高丽置州，故县一，曰来远。圣宗以高丽王询擅立，问罪不服，统和末，高丽降， 【七】 开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於此置榷场。隶东京统军司。统州、军二，县一：

来远县。初徙辽西诸县民实之，又徙奚、汉兵七百防戍焉。户一千。

宣州，定远军，刺史。开泰三年徙汉户置。隶保州。

怀化军，下，刺史。开泰三年置。隶保州。

辰州，奉国军，节度。本高丽盖牟城。唐太宗会李世攻破盖牟城，即此。渤海改为盖州，又改辰州，以辰韩得名。井邑骈列，最为冲会。辽徙其民於祖州。初曰长平军。户二千。隶东京留守司。统县一：

建安县。

卢州，玄德军，刺史。本渤海杉卢郡，故县五：山阳、杉卢、汉阳、白岩、霜岩，皆废。户三百。在京东一百三十里。兵事属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一：

熊岳县。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

来远城。本熟女直地。统和中伐高丽，以燕军骁猛，置两指挥，建城防戍。兵事属东京统军司。

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

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州，故县四：位城、河端、苍山、龙珍，【八】皆废。户一千。在京西南六十里。统县一：

汤池县。

兴州，中兴军，节度。本汉海冥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盛吉、蒜山、铁山，皆废。户二百。在京西南三百里。

汤州。本汉襄平县地。渤海置州，【九】故县五：灵峰、常丰、白石、均谷、嘉利，皆废。户五百。在京西北一百里。

崇州，隆安军，刺史。本汉长岑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崇山、沩水、绿城，皆废。户五百。在京东北一百五十里。统县一：

崇信县。

海州，南海军，节度。本沃沮国地。高丽为沙卑城，唐李世尝攻焉。渤海号南京南海府。叠石为城，幅员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县六：沃沮、鹫岩、龙山、滨海、升平、灵泉，皆废。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坚守，经岁不下，别部酋长皆被擒，乃降。因尽徙其人於上京，置迁辽县，移泽州民来实之。户一千五百。统州二、县一：

临溟县。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故县五，椒山，貂岭、澌泉、尖山、岩渊，皆废。户七百。隶海州。东北至海州二百里。统县一：

岩渊县。东界新罗，故平壤城在县西南。东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嫔州，柔远军，刺史。本渤海晴州，故县五：天晴、神阳、莲池、狼山、仙岩，皆废。户五百。隶海州。东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渌州，鸭渌军，节度。本高丽故国，渤海号西京鸭渌府。城高三丈，广轮二十里，都督神、桓、丰、正四州事。故县三：神鹿、神化、剑门，皆废。大延琳叛，迁馀党於上京，置易俗县居之。在者户二千。隶东京留守司。统州四、县二：

弘闻县。

神乡县。

桓州。高丽中都城，故县三：桓都、神乡、淇水，【一○】皆废。高丽王於此创立宫阙，国人谓之新国。五世孙钊，晋康帝建元初为慕容所败，宫室焚荡。户七百。隶渌州。

在西南二百里。

丰州。渤海置盘安郡，故县四：安丰、渤恪、隰壤、硖石，皆废。户三百。隶渌州。在东北二百一十里。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国为公孙康所并。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户五百。隶渌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统县一：

东那县。本汉东耐县地。【一一】在州西七十里。

慕州。本渤海安远府地，故县二：慕化、崇平，久废。户二百。隶渌州。在西北二百里。

显州，奉先军，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州在山东南，迁东京三百馀户以实之。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於显陵西山，仍禁樵采。有十三山，有沙河。隶长宁、积庆二宫，兵事属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三、县三：

奉先县。本汉无虑县，即医巫闾，幽州镇山。世宗析辽东长乐县民以为陵户，隶长宁宫。

山东县。本汉望平县。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隶积庆宫。

归义县。初置显州，渤海民自来助役，世宗嘉悯，因籍其人户置县，隶长宁宫。

嘉州，嘉平军，下，刺史。隶显州。

辽西州，阜成军，中，刺史。本汉辽西郡地，世宗置州，隶长宁宫，属显州。统县一：

长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

康州，下，刺史。世宗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属显州。初隶长宁宫，後属积庆宫。统县一：

率宾县。本渤海率宾府地。【一二】

宗州，下，刺史。在辽东石熊山，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王薨，属提辖司。统县一：

熊山县。本渤海县地。

乾州，广德军，上，节度。本汉无虑县地。圣宗统和三年置【一三】，以奉景宗乾陵。有凝神殿。隶崇德宫，兵事属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四：

奉陵县。本汉无虑县地。括诸落帐户，助营山陵。

延昌县。析延昌宫户置。

灵山县。本渤海灵峰县地。

司农县。本渤海麓郡县，并麓波、云川二县入焉。

海北州，广化军，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汉户置。地在闾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隶宣州，【一四】後属乾州。统县一：

开义县。

贵德州，宁远军，下，节度。本汉襄平县地，汉公孙度所据【一五】。太宗时察割以所俘汉民置。後以弑逆诛，没入焉。圣宗建贵德军，後更名。有陀河、大宝山。隶崇德宫，兵事属东京都部署司。统县二：

贵德县。本汉襄平县，渤海为崇山县。

奉德县。本渤海缘城县地，【一六】尝置奉德州。

渾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渾州，故县九，皆废。【一七】太宗置兴辽军，後更名。初隶永兴宫，【一八】後属敦睦宫，兵事隶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二：

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後更名。

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後更名。

岩州，白岩军，下，刺史。本渤海白岩城，太宗拨属渤州。初隶长宁宫，後属敦睦宫。统县一：

白岩县。渤海置。

集州，怀众军，下，刺史。古陴离郡地，汉属险渎县，高丽为霜岩县，渤海置州。统县一：

奉集县。渤海置。

广州，防御，汉属襄平县，高丽为当山县，渤海为铁利郡。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汉户置。统县一：

昌义县。

辽州，始平军，下，节度。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唐太宗亲征高丽，李世拨辽城；高宗诏程振、苏定方讨高丽，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民实之。故东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一九】共领县十八，皆废。太祖改为州，军曰东平，太宗更为始平军。有辽河、羊肠河、锥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隶长宁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州一、县二：

辽滨县。

安定县。

祺州，【二○】圣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於此建檀州，後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於此建密云县，後更名。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采访使耶律颇德以部下汉民置。穆宗时，颇德嗣绝，没入焉。隶延昌宫。统县一：

山河县。本渤海县，并黑川、麓川二县置。

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馀党千馀户置，升节度。【二一】统县四：

通远县。本渤海扶馀县，并布多县置。

安远县。本渤海显义县，并鹊川县置。

归仁县，本渤海强帅县，【二二】并新安县置。

渔谷县。本渤海县。

韩州，东平军，下，刺史。本稿离国旧治柳河县。高丽置颉府，都督、颉二州。【二三】渤海因之。今废。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圣宗并二州置。隶延昌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柳河县。本渤海粤喜县地，并万安县置。

双州，保安军，下，节度。本挹娄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废。沤里僧王从太宗南征，以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弑逆诛，没入焉。故隶延昌宫，後属崇德宫，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双城县。本渤海安夷县地。

银州，富国军，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三：

延津县。本渤海富寿县，境有延津故城，更名。

新兴县。本故越喜国地，渤海置银冶，尝置银州。

永平县。本渤海优富县地，太祖以俘户置。旧有永平寨。

同州，镇安军，下，节度。本汉襄平县地，渤海为东平寨。太祖置州，军曰镇东，後更名。隶彰愍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州一，未详；县二：

东平县。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

永昌县。本高丽永宁县地。

咸州，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地在汉候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二四】开泰八年置州。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咸平县。唐安东都护，天宝中治营、平二州间，即此。太祖灭渤海，复置安东军。开泰中置县。

信州，彰圣军，下，节度。【二五】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今废。圣宗以地邻高丽，开泰初置州，以所俘汉民实之。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统州三，未详；县二：

武昌县。本渤海怀福县地，析平州提辖司及豹山县一千户隶之。

定武县。本渤海豹山县地，析平州提辖司并乳水县人户置。初名定功县。

宾州，怀化军，节度。本渤海城。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二六】後升。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司。【二七】

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

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并富利、佐慕、肃慎置。

迁民县。本渤海永宁县，并丰水、扶罗置。

永平县。渤海置。

益州，观察。属黄龙府。统县一：

静远县。

安远州，怀义军，刺史。属黄龙府。

威州，武宁军，刺史。属黄龙府。

清州，建宁军，刺史。属黄龙府。

雍州，刺史。属黄龙府。

湖州，兴利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

长庆县。

渤州，清化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

贡珍县。渤海置。

郢州，彰圣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延庆县。

铜州，广利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北兵马司。统县一：

析木县。本汉望平县地，渤海为花山县。初隶东京，後来属。

岍州，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南兵马司。

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

定理府，刺史。故挹娄国地。

铁利府，刺史。故铁利国地。

安定府。【二八】

长岭府。

镇海府，防御。兵事隶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一：

平南县。

冀州，防御。圣宗建，升永安军。

东州。以渤海户置。

尚州。以渤海户置。

吉州，福昌军，刺史。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

荆州，刺史。

懿州，宁昌军，节度。太平三年越国公主以媵臣户置。初曰庆懿军，更曰广顺军，隶上京。清宁七年宣懿皇后进入，改今名。统县二：

宁昌县。本平阳县。

顺安县。

媵州，昌永军，刺史。

顺化城，向义军，下，刺史。开泰三年以汉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

宁州，观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渤海降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

新安县。

衍州，安广军，防御。以汉户置。初刺史，後升军。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县一：

宜丰县。

连州，德昌军，刺史。以汉户置。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县一：

安民县。

归州，观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後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所俘渤海户复置。兵事属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一：

归胜县。

苏州，安复军，节度。本高丽南苏，兴宗置州。兵事属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二：

来苏县。

怀化县。

复州，怀德军，节度。 【二九】 兴宗置。兵事属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二：

永宁县。

德胜县。

肃州，信陵军，刺史。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复置。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

清安县。

安州，刺史。 【三○】 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

荣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

宁江州，混同军，观察。清宁中置。初防御，後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

混同县。

河州，德化军。置军器坊。

祥州，瑞圣军，节度。兴宗以铁骊户置。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司。统县一：

怀德县。 校勘记

一：东京辽阳府至号中京显德府“本朝鲜之地”，据史记一一五朝鲜传、汉书二八下地理志，应作“本燕国地”。本节误以辽阳为平壤。又据新唐书二一九渤海传，忽汗州为上京龙泉府，非平壤城，亦非辽阳。

二：太祖建国攻渤海拨忽汗城至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建东平郡为防

御州按葺辽阳故城、建东平郡在前，攻渤海、拨忽汗城在後，叙次倒舛。疑神册四年之前脱“先是”二字。

三：城名天福按纪天显元年二月，改忽汗城为天福。非升东平为南京时以东平为天福。

四：辖州府军城八十七按“八十七”与下文所列州、府、军、城之数不合。

五：本汉镂芳县地镂芳，汉书地理志、後汉书郡国志均作镂方，属乐浪郡。

六：圣宗伐高丽还高丽原误“新罗”，据纪统和三年七月、十年正月改。

七：统和末高丽降“统和末，高丽降”六字，原误在“开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之下，时间倒舛，今改。

八：河端道光殿本考证引永乐大典作河瑞。

九：渤海置州“渤海置州”四字原脱，道光殿本据通考增。今从之。

一○：淇水按赵万里辑元一统志（以下称辑本元一统志）卷二有水。“淇”字误。

一一：本汉东耐县地道光殿本考证谓，汉无东耐县，或是後汉书郡国志东、不而之脱误。索隐疑是唐羁縻代那州。

一二：率宾县本渤海率宾府地索隐：“既云迁率宾府人户置，则非故地。”

一三：乾州圣宗统和三年置按纪乾亨四年十一月置乾州。

一四：宣州“宣”，应作宜。此即中京道宜州。属县开义，金史地理志同，本书中京道宜州条下作闻义。

一五：汉公孙度所据依上下文例，汉下脱“末”字。

一六：本渤海缘城县地缘城，上文崇州条作绿城。

一七：渤海建渖州故县九皆废道光殿本考证："按元一统志，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渖、定二州，领定理、平邱、岩城、慕美、安夷、渖水、安定、保山、能利九县，并废。"

一八：初隶永兴宫宫字原脱，据营卫志上补。

一九：伊蒙陀黑北五州北，新唐书二一九渤海传作比。

二○：祺州祺，原误"棋"，据营卫志上及金史地理志改。

二一：圣宗更今名至升节度按圣宗在景宗保宁之後。景宗保宁七年已增置户口，升节度，圣宗时，始更名通州。

二二：强帅县金史地理志作强师县。

二三：颉府都督颉二州按新唐书二一九渤海传，颉府领、高二州。

二四：郝里太保城郝，纪开泰八年十月作耗。

二五：信州彰圣军下节度按百官志四作信州彰圣军节度，同。卷九一耶律仆里笃传，太平中累迁彰圣军节度使，纪大安八年有彰圣军节度使耶律涅里。下文郢州，军号与信州同，但为刺史州，非节镇。百官志四刺史州内有郢州。又皇子表及卷八二萧阳阿传有彰信军节度，金史地理志作信州彰信军。

二六：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按纪太平四年二月，"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但此後仍沿用鸭子河名称，卷九八耶律俨传："父仲禧……清宁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

二七：黄龙府都部署司司，原误"事"。据上下文及兵卫志中、营卫志下、百官志二改。

二八：安定府按纪天显元年三月作安边府。

二九：复州怀德军节度按金史地理志："复州，下，刺史，辽怀远军节度。"

三○：安州刺史按纪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马保佑曾为安州团练使，卷九四耶律何鲁扫古传，清宁初加安州团练使，百官志四亦作团练。惟国志二二刺史州内有安州。或初是刺史，後升团练。卷一○五萧文

传，“父直善，安州防御使。”文官于大康、寿昌间。

第三十九卷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虞为营州，夏属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为辽西。汉为新安平县。汉末步奚居之，幅员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险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纵兵大战，降者二十馀万，去之松漠。其後拓拨氏乘辽建牙於此，【一】当饶乐河水之南，温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丽，驻跸於此。部帅苏支从征有功。奚长可度率众内附，为置饶乐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复抗。太祖建国，举族臣属。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於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二】。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

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湿，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有七金山、马盂山、双山、松山、土河。

统州十、县九：

大定县。白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

长兴县。【三】本汉宾从县。以诸部人居之。

富庶县。本汉新安平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劝农县。本汉宾从县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文定县。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升平县。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归化县。本汉柳城县地。

神水县。本汉徒河县地。开泰二年置。

金源县。本唐青山县境。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恩州，怀德军，下，刺史。本汉新安平县地。太宗建州。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初隶永兴宫，後属中京。统县一：

恩化县。开泰中渤海人户置。

惠州，惠和军，中，刺史。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山下，创城居之，置州。属中京。统县一：

惠和县。圣宗迁上京惠州民，括诸宫院落帐户置。

高州，观察。唐信州之地。万岁通天元年，以契丹室活部置。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以俘户置高州。有平顶山、滦河。 【四】 属中京。统县一：

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弁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户五千。

武安州，观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统和八年改今名。初刺史，後升。有黄柏岭、袅罗水、个没里水。 【五】 属中京。统县一：

沃野县。

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 【六】 属中京。统县一：

阜俗县。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置县。初隶彰愍宫，更隶中京。後置州，仍属中京。

榆州，高平军，下，刺史。本汉临渝县地，後隶右北平骊城县。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 【七】 处部落，後为奚人所据。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开泰中没入。属中京。统县二：

和众县。本新黎县地。

永和县。本汉昌城县地。统和二十二年置。

泽州，广济军，下，刺史。本汉土垠县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属中京。统县二：

神山县。神山在西南。

滦河县。本汉徐无县地。属永兴宫。

北安州，兴化军，上，刺史。本汉女祁县地，属上谷郡。晋为冯跋所据。唐为奚王府西省地。圣宗以汉户置北安州。属中京。统县一：

兴化县。【八】本汉且居县地。

潭州，广润军，下，刺史。本中京之龙山县，开泰中置州，仍属中京。统县一：

龙山县。本汉交黎县地。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

松山州，胜安军，下，刺史。开泰中置。统和八年省，复置。属中京。统县一：

松山县。【九】本汉文成县地。边松漠，商贾会冲。开泰二年置县。有松山川。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馆。将至馆，川原平旷，谓之金沟淀。自此入山，诘曲登陟，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一〇】约其里数。九十里至古北口，两傍峻崖，仅容车轨。又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一一】过乌滦河，【一二】东有滦州，又过摸斗岭，一名渡云岭，【一三】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松亭岭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一四】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过虾蟆岭，九十里至铁浆馆。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之制。南门曰朱夏，门内通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望阙。次至大同馆。其门正北曰阳德、阊阖。城内西南隅冈上有寺。【一五】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自过古北口，【一六】居人草庵板屋，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垄上，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多青羊黄豕。【一七】

成州，兴府军，节度。晋国长公主以媵户置，军曰长庆，隶上京。复改军名。【一八】统县一：

同昌县。

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遂迁都，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後为冯跋所灭。元魏取为辽西郡。隋平高保宁，置营州。炀帝废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中，陷李万荣。神龙初，移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西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後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 【一九】 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寻落制置，隶积庆宫。後属兴圣宫。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大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

兴中县。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

营丘县。析霸城置。

象雷县。开泰二年以麦务川置。初隶中京，後属。

闾山县。本汉且虑县。开泰二年以罗家军置。隶中京，後属。

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

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

黔州，阜昌军，下，刺史。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後置府，来属。统县一：

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西累县地。东丹王每秋畋于此。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 【二○】 有坟山，松柏连亘百馀里，禁樵采；凌河，累石为堤。隶积庆宫。统县二：

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多技巧。

闻义县。世宗置。初隶海北州，後来属。

锦州，临海军，中，节度。本汉辽东无虑县。慕容置西乐县。太祖以汉俘建州。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大查牙山、小查牙山、淘河岛。隶弘义宫。统州一、县二：

永乐县。

安昌县。

岩州，保肃军，下，刺史。本汉海阳县地。太祖平渤海，迁汉户杂居兴州境，圣宗於此建城焉。隶弘义宫，来属。【二一】统县一：

兴城县。

川州，长宁军，中，节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省曰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统县三：

弘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

咸康县。

宜民县。统和中置。

建州，保静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昌乐县。太祖完葺故垒，置州。汉乾元年，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於汉城侧耕垦自赡。许於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州在灵河之南，屡遭水害，圣宗迁於河北唐崇州故城。【二二】初名武宁军，【二三】隶永兴宫，後属敦睦宫。统县二：

永霸县。

永康县。本唐昌黎县地。

来州，归德军，下，节度。圣宗以女直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初刺史，後升。隶永兴宫。有三州山、六州山、五脂山。【二四】统州二、【二五】县一：

来宾县。本唐来远县地。

隰州，平海军，下，刺史。慕容置集宁县。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

雪不能进，建城於此，置焉。隶兴圣宫，来属。统县一：

海滨县。本汉县。濒海，地多硷卤，置盐场於此。

迁州，兴善军，下，刺史。本汉阳乐县地。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来属。有箭山。统县一：

迁民县。

润州，海阳军，下，刺史。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统县一：

海阳县。 【二六】 本汉阳乐县地，迁润州，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於此。 校勘记

一：其後拓拨氏乘辽建牙於此“乘辽”二字不解，疑有讹脱。按辑本元一统志大宁路：“奚匿松漠间。元魏时，其部族始於此建牙帐。”

二：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按纪在统和二十年十二月。

三：长兴县长兴，原误“长安”。据金史地理志、辑本元一统志二及陈襄使辽语录改。

四：平顶山滦河平，原误“半”。按辑本元一统志：“平顶山在高州北五里。”据改。滦，原误“乐”，按下文泽州及王曾行程录并作滦河，据改。

五：袅罗水个没里水按国志卷首初兴本末作袅罗个没里。“袅罗个”，黄也；“没里”，水也。即潢河，并非两水。

六：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据辽文汇续编王悦墓志，统和二十三年已有利州。北蕃地理云，利州，承天太后所建。又按纪，统和二十九年六月升。

七：慎州原误“镇州”，据新唐书地理志改。

八：兴化县原误“利民县”，据辽文汇五宋匡世墓志及考异改。利民为金承安五年以利民寨升置，辽无利民县。

九：松山州及松山县松山州，山原误“江”，据百官志四及金史地理志改。松山县，山原亦误“江”，据纪开泰二年二月及金史地理志改。

一○：以马行记日按王曾行程录作“以马行记日影而约其里数”。

一一：四十里至卧如来馆至字原脱，据行程录补。

一二：过乌滦河滦，原误“泺”。据行程录改。

一三：摸斗岭一名渡云岭摸，原误“黑”，行程录作墨。按陈襄使辽语录、沈括使辽图抄、苏颂使北诗并作摸，据改。一名二字原脱，渡原作“度”，并据行程录补正。

一四：至打造部落馆至、馆二字原脱，据行程录补。

一五：城内西南隅城内，原误“城西内”。据行程录改。

一六：古北口古字原脱，据行程录补。

一七：青羊黄豕羊，原误“盐”。据行程录改。

一八：复改军名按上京道作成州长庆军。纪太平元年三月，“驸马都尉萧绍业建私城，赐名睦州，军曰长庆”。是此州原为头下州，名睦州，军曰长庆；後隶上京道即成州长庆军；改隶中京道以後为成州兴府军。“复改军名”之上，应有“後来属”三字。

一九：命韩知方择其处按卷七四韩知古传，神册初知古曾授彰武节度使，与此事迹合。疑“方”是古字之讹。

二○：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按纪，统和八年三月置宜州。辽文汇四李内贞墓志有宜州观察，刘继文墓志亦有宜州。卷七五王郁传称太祖时已有宜州。所属弘政县，为“世宗以定州俘户置”。盖因头下州而建置者。

二一：隶弘义宫来属按应是“初隶弘义宫，後来属”。

二二：唐崇州故城唐，原误“康”。据新唐书地理志改。

二三：初名武宁军名，原误“属”。金史地理志：“建州，辽初名军曰武宁。”据改。

二四：五脂山脂，疑应作指。

二五：统州二按下文实统三州。

二六：润州海阳县原与隰州海滨县互舛。金史地理志：“海阳县，辽润州海阳军故县也。”“海滨县，辽隰州平海军故县也。”按海阳县与军名同，海滨县濒海。辑本元一统志二：“辽隰州治海滨县。”据改。

第四十卷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阳氏谓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为幽州。商并幽於冀。周分并为幽。职方，东北幽州，山镇医巫闾，泽薮养，川河、，浸、时。其利鱼、盐，其畜马、牛、豕，其谷黍、稷、稻。武王封太保于燕。秦以其地为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汉为燕国，历封臧荼、卢绾、刘建、刘泽、刘旦，尝置涿郡广阳国。後汉为广平国广阳郡；或合于上谷，复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阳郡，隋为幽州总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怀仙、朱滔、刘怦、刘济相继割据。刘总归唐。至张仲武、张允仲，以正得民。刘仁恭父子僭争，遂入五代。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一】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

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万春，右掖改千秋。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二】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三】

统州六、县十一：

析津县。本晋蓟县，改蓟北县，开泰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故名。户二万。

宛平县。本晋幽都县，【四】开泰元年改今名。户二万二千。

昌平县。本汉军都县，【五】後汉属广阳郡，晋属燕国，元魏置东燕州、平昌郡及昌平县。【六】郡废，县隶幽州。在京北九十里。户七千。

良乡县。燕为中都县，汉改良乡县，旧属涿郡，北齐天保七年省入蓟县，武平六年复置。唐圣历元年改固节镇，【七】神龙元年复为良乡县，刘守光徙治此。在京南六十里。户七千。

潞县。本汉旧县，属渔阳郡。唐武德二年置元州，贞观元年州废，复为县。有潞水。在京东六十里。户六千。

安次县。本汉旧县，属渔阳郡。唐武德四年徙置东南五十里石梁城，贞观八年又徙今县西五里常道城，开元二十三年又徙耿就挢行市南。在京南一百二十里。户一万二千。

永清县。本汉益昌县，隋置通泽县，唐置武隆县，改会昌，天宝初为永清县。在京南一百五十里。户五千。

武清县。前汉雍奴县，属渔阳郡。水经注，【八】雍奴者，薮泽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唐天宝初改武清。在京东南一百五十里。户一万。

香河县。本武清孙村。辽於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置。【九】在京东南一百二十里。户七千。

玉河县。本泉山地。【一○】刘仁恭於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

◎阴县。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於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阴镇，後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户五千。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一一】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正南曰启夏门，内有元和殿，东门曰宣和。城中坊皆有楼。有闵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遣朝使游观。南门外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请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

顺州，归化军，中，刺史。秦上谷，汉范阳，北齐归德郡境。隋开皇中，粟末与高丽战不胜，厥稽部长突地稽率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馀城西北举落内附，置顺州以处之。唐武德初改燕州，会昌中改归顺州，

唐末仍为顺州。有温渝河；白遂河；曹王山，曹操尝驻军于此；黍谷山，邹衍吹律之地，南有齐长城。 【一二】 城东北有华林、天柱二庄，辽建凉殿，春赏花，夏纳凉。初军曰归宁，後更名。统县一：

怀柔县。唐贞观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顺义县。开元四年置松漠府弹汗州。天宝元年改归化郡。 【一三】 乾元元年复今名。户五千。

檀州，武威军，下，刺史。本燕渔阳郡地，汉为白檀县。魏书，曹公历白檀，破乌丸於柳城。续汉书，白檀在右北平。元魏创密云郡，兼置安州。後周改为元州。隋开皇十八年割燕乐、密云二县置檀州。唐天宝元年改密云郡，乾元元年复为檀州。辽加今军号。有桑溪、鲍丘山、桃花山、螺山。统县二：

密云县。本汉白檀县，後汉以居奚。元魏置密云郡，领白檀、要阳、密云三县。高齐废郡及二县，来属。户五千。

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隶彰愍宫。户三千。

涿州，永泰军，上，刺史。汉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魏文帝改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元魏复为郡。隋开皇二年罢郡，属幽州，大业三年以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郡废，为涿县，七年改范阳县，大历四年置涿州。石晋以归太宗。有大房山、六聘山、涿水、楼桑河、横沟河、礼逊河、祁沟河。统县四：

范阳县。本汉涿县。唐武德中，改范阳县。有涿水、范水。户一万。

固安县。本汉方城县，先属广阳国。隋开皇九年，自易州涞水县移置，属幽州，取汉故安县名。唐武德四年属北义州，徙治章信堡。贞观二年义州废，移今治，复属幽州。在州东南九十里。户一万。

新城县。本汉新昌县。唐大历四年析固安县置，後省。後唐天成四年复析范阳县置。在州南六十里。户一万。

归义县。本汉易县地。齐并入县。唐武德五年置北义州，州废，复置县来属。民居在巨马河南，侨治新城。户四千。

易州，高阳军，上，刺史。汉为易、故安二县地。 【一四】 隋置易

州，隋末为上谷郡。唐武德四年复易州。天宝元年仍上谷郡。乾元元年又改易州。五代隶定州节度使。会同九年孙方简以其地来附。应历九年为周世宗所取，後属宋。统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阳军。有易水、涞水、狼山、太宁山、白马山。统县三：

易县。本汉县，故城在今县东南六十里。齐天保七年省。隋开皇十六年，於故安城西北隅置县，即今县治也。户二万五千。

涞水县。本汉道县，【一五】今县北一里故道城是也。元魏移於故城南，即今县置。周大象二年省。隋开皇十八年改涞水县。【一六】在州东四十里。有涞水。户二万七千。

容城县。本汉县，先属涿郡，故城在雄州西南。唐武德五年属北义州。贞观元年还本属。圣历二年改全忠县。天宝元年复名容城县。在州东八十里。户民皆居巨马河南，侨治涿州新城县。户五千。

蓟州，尚武军，上，刺史。秦渔阳、右北平二郡地。隋开皇中徙治玄州总管府，炀帝改渔阳郡。唐武德元年废入幽州，开元十八年分立蓟州。统县三：

渔阳县。本汉县，属渔阳郡。晋省，复置。元魏省。唐属幽州，开元十八年置蓟州。有鲍丘水。户四千。

三河县。本汉临县地，唐开元四年析潞州置。【一七】户三千。

玉田县。本春秋无终子国。汉置无终县，属右北平郡。元魏属渔阳郡治，省，唐武德二年复置。贞观初省，乾封中复置。万岁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属营州。开元四年还属幽州。八年属营州。十一年又属幽州。十八年来属。搜神记："雍伯，洛阳人，性孝，父母没，葬无终山。山高八十里，上无水，雍伯置饮。人有就饮者，与石一斗，种生玉，因名玉田。"户三千。

景州，清安军，下，刺史。本蓟州遵化县，重熙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

平州，辽兴军，上，节度。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秦为辽西、右北平二郡地，汉因之。汉末，公孙度据有，传子康、孙渊，入魏。隋开皇中改平州，大业初复为郡。唐武德初改州，天宝元年仍北平郡。後唐复为平州。太祖天赞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错置其地。统州二、县

三：

卢龙县。本肥如国。春秋晋灭肥，肥子奔燕，受封於此。汉、晋属辽西郡。元魏为郡治，兼立平州。北齐属北平郡。隋开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新昌曰卢龙。唐为平州，後因之。户七千。

安喜县。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在州东北六十里。户五千。

望都县。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有海阳山。县在州南三十里。户三千

滦州，永安军，中，刺史。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齐桓公伐山戎，见山神俞鬼，即此。秦为右北平。汉为石城县，後名海阳县。汉末为公孙度所有。晋以後属辽西。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一八】 太祖以俘户置。滦州负山带河，为朔汉形胜之地。有扶苏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苏北筑长城尝驻此；临榆山，峰峦崛起，高千馀仞，下临渝河。统县三：

义丰县。本黄洛故城。黄洛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於濡水。汉属辽西郡，久废。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户四千。

马城县。本卢龙县地。唐开元二十八年析置县，以通水运。东北有千金冶，东有茂乡镇。辽割隶滦州。在州西南四十里。户三千。

石城县。汉置，属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於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户三千。

营州，邻海军，下，刺史。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 【一九】 营丘六郡。後周为高宝宁所据。隋开皇置州，大业改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始入契丹。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改曰柳城郡。後唐复为营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统县一：

广宁县。汉柳城县， 【二○】 属辽西郡。东北与奚、契丹接境。万岁通天元年，入契丹李万荣。 【二一】 神龙元年移幽州界。开元四年复旧地。辽改今名。户三千。 校勘记

一：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援立，原误“援力”。按地理志五：“晋高祖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又地理志一：“太宗援立晋。”据改。

二：榆林之关索隐谓，今山海关，隋书曰渝关，亦曰临渝关。此榆林盖临渝之声同而倒误者。

三：开泰元年落军额按纪开泰元年十一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

四：本晋幽都县索隐谓晋无幽都县，唐志幽州范阳郡有幽都县，晋应作唐。

五：昌平县本汉军都县按昌平、军都并汉置县，後魏始废昌平入军都。

六：元魏置东燕州平昌郡及昌平县“州平昌”三字原脱。辑本元一统志卷一：“後魏即县郭置东燕州及平昌郡昌平县，後郡废县存，以隶幽州。”据补。

七：固节镇据新唐书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记（以下称寰宇记）六九，应作固节县。

八：水经注注字原脱。按“雍奴者”云云，非水经经文，为郦道元注，据补。

九：因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置三河，原误“香河”。按香河为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所新置，非旧有。据改。

一○：本泉山地索隐：“泉山上当有玉字。清一统志玉泉山在宛平县西北二十五里。玉河源出于玉泉山，亦名御河。玉河废县在宛平县西南。”

一一：北渡范水刘李河渡，原误“复”。据王曾行程录改。又行程录范水上有涿水，下文元和殿後有洪政殿。

一二：齐长城按此地非齐境，索隐谓齐当作燕。昌平山水记则谓北齐天保中所筑。

一三：改归化郡郡，原误“县”。据旧唐书地理志及寰宇记六九改。

一四：易故安二县地故安，原误“安故”，据汉书地理志及上文改。

一五：本汉道县索隐谓“道”当作䢼，汉志注：“䢼，古遒字，音字由反。”续志亦作䢼，晋志始作遒。

一六：周大象二年省隋开皇十八年改涞水县“二年省，隋开皇”六字原脱。按周大象三年二月为隋所灭，无十八年。寰宇记六七云，後周大象二年省遒县入涿县。隋志云，开皇元年以范阳为遒，更置范阳於此；六年为固安，八年废；十年又置为永阳，十八年改为涞水。据补。

一七：本汉临县地唐开元四年析潞州置考异谓“”当作。索隐云：“两汉志俱无临县。唐武德二年析潞县置临。贞观元年省。开元四年复析潞县置三河县，即临故地。”

一八：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此九字衍文。按石晋割地在太宗时，滦州为太祖以俘户置，不在十六州之内。

一九：冀阳冀，原误“翼”，据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改。

二○：广宁县汉柳城县拾遗云，汉当作唐。元丰九域志：“河北路营州下都督柳城郡，领羁縻四州，柳城一县。”汉柳城在中京道。索隐谓自此以下至“复旧地”，应移入中京道兴中县下。

二一：李万荣荣，原误“营”，据世表及旧唐书一九九、新唐书二一九契丹传改。

第四十一卷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复属冀州。周职方，正北曰并州。战国属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秦属代王国，後为平城县。魏属新兴郡。晋仍属雁门。刘琨表封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遂建都邑。孝文帝改为司州牧，置代尹，迁都洛邑，改万年，又置怛州。高齐文宣帝废州为安镇，今谓之东城，寻复州。周复安镇，改朔州。隋仍为镇。唐武德四年置北州，【一】七年废。贞观十四年移云中定襄县於此。永淳元年默啜为民患，移民朔州。开元十八年置云州。【二】天宝元年改云中郡。乾元元年曰云州。乾符三年，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杀防御使，据州以闻。僖宗赦克用，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不受命。广明元年，李琢攻国昌，国昌兵败，与克用奔北地。黄巢入京师，诏发代北军，寻赦国昌，使讨贼。克用率三万五千骑而南，收京师，功第一，国昌封陇西郡王。国昌卒，克用取云州。【三】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词厚礼，与太祖会于云州之东城，谋大举兵攻梁，不果。克用子存灭梁，是为唐庄宗。同光三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

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门之东曰大同府，北门之西曰大同驿。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

统州二、县七：

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县置。户一万。

云中县。赵置。沿革与京府同。户一万。

天成县。【四】本极塞之地。魏道武帝置广牧县，唐武德五年置定襄县，辽析云中置。在京北一百八十里。户五千。

长青县。【五】本白登台地。冒顿单于纵精骑三十馀万围汉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辽┅始置县。有青陂。梁元帝横吹曲云：“朝跋青陂，暮上白登。”在京东北一百一十里。户四千。

奉义县。本汉陶林县地。後唐武皇与太祖会此。辽析云中置。户三千。

怀仁县。本汉沙南县。元魏葛荣乱，县废。隋开皇二年移云内于此。大业二年置大利县，属云州，改属定襄郡。隋末陷突厥。李克用败赫连铎，驻兵於此。辽改怀仁。在京南六十里。户三千。

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历魏至隋，为突厥所据。唐克颉利，县遂废为怀荒镇。高勋镇燕，奏分归化州文德县置。初隶奉圣州，後来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户三千。

弘州，博宁军，下，刺史。东魏静帝置北灵丘县。唐初地陷突厥，开元中置横野军安边县，天宝乱废，後为襄阴村。统和中，以寰州近边，为宋将潘美所破，废之，乃於此置弘州，初军曰永宁。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亦曰火烧山，有火井。统县二：

永宁县。户一万。

顺圣县。本魏安塞军，五代兵废。高勋镇幽州，奏景宗分永兴县置。【六】初隶奉圣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户三千。

德州，下，刺史。唐会昌中以西德店置德州。开泰八年以汉户复置。有步落泉、金河山、野狐岭、白道坂。县一：

宣德县。本汉桐过县地，属云中郡，後隶定襄郡，汉末废。高齐置紫阿镇。唐会昌中置县。【七】户三千。

丰州，天德军，节度使。秦为上郡北境，汉属五原郡。地碛卤，少田畴。自晋永嘉之乱，属赫连勃勃。後周置永丰镇。隋开皇中升永丰县，改丰州。大业七年为五原郡。义宁元年太守张逊奏改归顺郡。唐武德元年为丰州总管府。六年省，迁民於白马县，遂废。贞观四年分灵州境，置丰州都督府，领蕃户。天宝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丰州，後入回鹘。会昌中克之，後唐改天德军。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八】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富民县。本汉临戎县，辽改今名。户一千二百。

振武县。本汉定襄郡盛乐县。背负阴山，前带黄河。元魏尝都盛

乐，即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云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单于大都督府。 【九】 圣历元年又改安北都督。开元七年割隶东受降城。八年置振武军节度使。会昌五年为安北都护府。 【一○】 後唐庄宗以兄嗣本为振武节度使。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戍。後更为县。

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本中受降城地。辽初置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清宁初升。有威塞军、古可敦城、大同川、 【一一】 天安军、永济栅、安乐戍、拂云堆。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柔服县。

宁人县。 【一二】

天德军，本中受降城。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於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军，移永济栅，今治是也。太祖平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後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有黄河、黑山峪、庐城、威塞军、秦长城、唐长城；又有牟那山，钳耳觜城在其北。

宁边州，镇西军，下，刺史。本唐隆镇，辽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

奉圣州，武定军，上，节度。本唐新州。後唐置团练使，总山後八军，庄宗以弟存榘为之。军乱，杀存榘于祁州， 【一三】 拥大将卢文进亡归。太祖克新州，庄宗遣李嗣源复取之。同光二年升威塞军。 【一四】 石晋高祖割献，太宗改升。有两河会、温泉、龙门山、涿鹿山。东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州三、县四：

永兴县。本汉涿鹿县地。黄帝与蚩尤战于此。户八千。

矾山县。本汉军都县。山出白绿矾，故名。有矾山、桑乾河。在州南六十里。户三千。

龙门县。有龙门山，石壁对峙，高数百尺，望之若门。徼外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趣海。雨则俄顷水十仞，晴则清浅可涉，实塞北控扼之冲要也。在州东北二百八十里。户四千。

望云县。本望云川地。景宗於此建潜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绍国统，号御庄。後置望云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在州东北二百六十里。户一千。

归化州，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有桑乾河；会河川；爱阳川；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於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於此，唯松棚数陉而已；断云岭，极高峻，故名。州西北至西京四百五十里。统县一：

文德县。本汉女祁县地。元魏置。户一万。

可汗州，清平军，下，刺史。本汉潘县，元魏废。北齐置北燕郡，【一五】 改怀戎县。隋废郡，属涿郡。唐武德中复置北燕州，县仍旧。贞观八年改妫州。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一六】 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太祖因之。有妫泉在城中，相传舜嫔二女於此。又有温泉、版泉、磨笄山、鸡鸣山、乔山、历山。统县一：

怀来县。本怀戎县，太祖改。户三千。

儒州，缙阳军，中，刺史。唐置。後唐同光二年隶新州。太宗改奉圣州，仍属。有南溪河、沽河、宋王峪、桃峪口。统县一：

缙山县。本汉广宁县地。唐天宝中割妫川县置。户五千。

蔚州，忠顺军，上，节度。周职方，并州川曰沤夷，在州境飞狐县。赵襄子灭代；武灵王置代郡；项羽徙赵歇为代王；歇还赵，立陈馀王代；汉韩信斩馀，复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周宣帝始置蔚州，隋开皇中废。唐武德四年复置。至德二年改兴唐县。乾元元年仍旧。大中後，朱邪执宜为刺史，有功，赐姓名李国昌。子克用乞为留後，僖宗不许。广明初，攻败国昌，代北无备，太祖来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晋献地，升忠顺军，後更武安军。统和四年入宋，寻复之，降刺史，隶奉圣州，升观察，【一七】 复忠顺军节度。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县五：

灵仙县。唐置兴唐县，梁改隆化县，後唐同光初复置，晋改今名。户二万。

定安县。本汉东安阳县地，久废。後唐太祖伐刘仁恭，次蔚州，晨雾晦冥，占，不利深入，会雷电大作，燕军解去，即此。辽置定安县。西北至州六十里。户一万。

飞狐县。後周大象二年置广昌县于五龙城，即此。隋仁寿元年改名飞狐。相传有狐於紫荆岭食五粒松子，成飞仙，故云。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户五千。

灵丘县。汉置。後汉省。东魏复置，属灵丘郡。隋开皇中罢郡来属。大业初改隶代州。唐武德六年仍旧。东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户三千。

广陵县。本汉延陵县。隋唐为镇州。後唐同光初分兴唐县置。石晋割属辽。东南至州四十里。户三千。

应州，彰国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金城县，後改应州。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国军节度，兴唐军、寰州隶焉。辽因之。北龙首山，南雁门。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县三。

金城县。本汉阴馆县地，汉末废为阴馆城。隋大业末陷突厥【一八】。唐始置金城县，辽因之。户八千。

浑源县。唐置。有浑源川。在州东南一百五十里。户五千。

河阴县。本汉阴馆县地。初隶朔州，清宁中来属。户三千。

朔州，顺义军，下，节度。本汉马邑县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荣乱，废。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马邑，即今城。武成帝置北道行台。周武帝置朔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改马邑郡。唐武德四年复朔州。辽升顺义军节度。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三。

鄯阳县。【一九】本汉定襄县地。建安中置新兴郡。元魏置桑乾郡。高齐置招远县，郡仍旧。隋开皇三年罢郡，隶朔州。大业元年初名鄯阳县，辽因之。户四千。

宁远县。齐天保六年，於朔州西置招远县。唐乾元元年改今名，辽因之。有宁远镇。东至朔州八十里。户二千。

马邑县。汉置，属雁门郡。唐开元五年，析鄯阳县东三十里置大同军，倚郭置马邑县。南至朔州四十里。户三千。

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後唐改毅州。【二○】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统县一：

神武县。魏置。晋改新城。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隶朔州，後置州，并宁远为一县来属。户五千。

东胜州，【二一】武兴军，下，刺史。隋开皇七年置胜州。大业五年改榆林郡。唐贞观五年於南河地置决胜州，故谓此为东胜州。天宝七年又为榆林郡。乾元元年复为胜州。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代北来献，复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

榆林县。

河滨县。

金肃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

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 校勘记

一：唐武德四年置北州按新唐书地理志作武德元年置。旧唐书地理志作武德六年。

二：开元十八年置云州云州，原误“云中州”。据新唐书地理志改。旧唐书地理志作开元二十年。

三：克用取云州州，原误“南”。据太祖纪及新五代史四改。

四：天成县金史地理志作天城县。

五：长青县兵卫志下同。辽文汇续编董匡信墓志、金史地理志并作长清县。

六：奏景宗分永兴县置据纪应历十三年正月、卷八五高勋传及金史地理志，景宗应作穆宗。

七：唐会昌中置县按纪开泰八年十一月，置云州宣德县。新、旧唐书地理志无宣德县。

八：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按金史地理志丰州天德军，辽尝更名应天，寻复。

九：改单于大都督府索隐："督，当作护。"新、旧唐书地理志并作"龙朔三年置云中都护府，麟德元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

一○：会昌五年为安北都护府索隐："案方镇表会昌三年改。"

一一：大同川川，原作"州"。据下文及新唐书地理志改。

一二：宁人县按即宁仁县。纪开泰六年七月以西南路招讨请，置宁仁县于胜州。此隶云内，或是以後改属。金史地理志云内州有宁仁旧县。

一三：杀存槊于祁州祁州，新五代史四八及通鉴并作祁沟关。

一四：升威塞军通考三一六作威胜军。

一五：北齐置北燕郡索隐："郡，当作州。隋志，後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

一六：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徙，原误"欲"。据新五代史附录改。

一七：升观察按纪，统和二十九年六月升。

一八：隋大业末陷突厥隋字原脱。大业为隋年号，据补。

一九：鄯阳县隋书、唐书地理志及通考三一六作善阳。辽文汇一○宁鉴墓志、元和郡县志作鄯阳。

二○：後唐改毅州後字原脱，据上文"唐末"及通考三一六补。

二一：东胜州按纪开泰六年七月作胜州。纪清宁四年三月、保大二年四月、四年七月、百官志四并作东胜州。

第四十二卷志第十二 历象志上

辽以幽、营立国，礼乐制度规模日完，授历颁朔二百馀年。今奉诏修，体与宋、金拟，其大明历不可少也。历书法禁不可得，求大明历元，得祖冲之法于外史。冲之之法，辽历之所从出也欤？国朝亦尝因之。以冲之法算，而至於辽更历之年，以起元数，是盖辽大明历。辽历因是固可补，然弗之补，史贵阙文也。外史纪其法，司天存其职，志是足矣。作历象志。 历

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先是，梁、唐仍用唐景福崇玄历。晋天福四年，司天监马重绩奏上乙未元历，号调元历，太宗所收于汴是也。穆宗应历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等进历，盖乙未元历也。圣宗统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则大明历是也。高丽所志大辽古今录称统和十二年始颁正朔改历，验矣。大明历本宋祖冲之法，【一】具见沈约宋书。具如左。

宋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上甲子元历法，未及施用，因名大明历。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元法：五十九万二千三百六十五。

纪法：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岁：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闰：一百四十四。

闰法：十二。

月法：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馀数：二十万七千四十四。

岁馀：九千五百八十九。

没分：三百六十万五千九百五十一。

没法：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六十四。

虚分：万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万六千八百一十。

会周：七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术：

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章月乘之，满章岁为积月，不尽为闰馀。闰馀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闰。以月法乘积月，满日法为积日【二】，不尽为小馀。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馀。大馀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馀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

加大馀二十九，小馀二千九十。小馀满日法从大馀，【三】大馀满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

加朔大馀七，小馀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满四从小馀，小馀满日法从大馀，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也。

推闰术：

以闰馀减章岁，馀满闰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闰所在也。闰

有进退，以无中气为正。

推二十四气：

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馀数乘之，满纪法为积日，不尽为小馀。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馀。大馀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气：

加大馀十五，小馀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满六从小馀，小馀满纪法从大馀，【四】命如前，次气日也。

求土王用事：

加冬至大馀二十七，小馀万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五】又加大馀九十一，小馀万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推没术：

以九十乘冬至小馀，以减没分，满没法为日，不尽为日馀，命日以冬至，算外，没日也。

求次没：

加日六十九，日馀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二，馀满没法从日，次没日也。日馀尽为灭。

推日所在度术：

以纪法乘朔积日为度实，周天去之，馀满纪法为积度，不尽为度馀。命以虚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

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虚去度分。

求行分：

以小分法除度馀，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小分满法从行分，行分满法从度。

求次日：

加一度。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术：

以朔小馀乘百二十四为度馀，又以朔小馀乘八百六十为微分，微分满月法从度馀，【六】 度馀满纪法为度。以减朔夜半日所在，则月所在度。

求次月：

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馀三万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馀万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虚去度也。

迟疾历：【七】 月行度 损益率 盈缩积分 差法 一日十四 行分十三 益 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十四 十一 益 六十五 盈 百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六 五千二百七十 三日十四 八 益 五十七 盈 三百五十五万七百六五千二百一十九 四日十四 四 益 四十七 盈 五百五万八千三百八 五千一百五十一 五日十三 二十一 益 三十四 盈 六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五十七五千六十六 六日十三 十七 益 二十二 盈 七百二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一 四千九百八十一 七日十三 十一 益 六 盈 七百七十七万二千七百一十一 四千八百七十九 八日十三 五 损 九 盈 七百九十四万九百五十二 四千七百七十七 九日十二 二十二 损 二十四 盈 七百七十万七千四百一十五 四千六百七十五 十日十二 十六 损 三十九 盈 七百七万二千一百 四千五百七十三 十一日十二 十一 损 五十二 盈 六百三万五千七 四千四百八十八 十二日十二 八 损 六十 盈 四百六十六万三千一百 四千四百三十七 十三日十二 六 损 六十五 盈 三百九万三百三 四千四百三 十四日十二 四 损 七十 盈 百三十八万三千五百八十 四千三百六十九 十五日十二 五 益 六十七 缩 四十五万七千六十九 四千三百八十六 十六日十二 七 益 六十二 缩 二百二十三万七百五十五 四千四百二十 十七日十二 十 益 五十五 缩 三百八十七万五十四 四千四百七十一 十八日十二 十四 益 四十四 缩 五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五 四千五百二十九 十九日十二 十九 益 三十二 缩 六百四十八万四百四 四千六百二十四 二十日十三 益 十九 缩 七百三十一万六千六百八 二十一日十三 七 益 四 缩 七百八十一万七千九百九十六 四千八百一十一 二十二日十二 十二 损 十一 缩 七百九十一万七千六百七 四千九百一十三 二十三日十三 十九 损 三十七 缩 七百六十一万

五千四百四十 五千一十五 二十四日十四 一 损 三十九 缩 六百九十万一千四百九十五 五千一百 二十五日十四 十六 损 五十二 缩 五百八十七万一千七百三十五 五千一百八十五 二十六日十四 十 损 六十二 缩 四百四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日十四 十二 损 六十七 缩 二百八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二 五千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日十四 十 损 七十四 缩 百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九 五千三百三十一

推入迟疾历术：

以通法乘朔积日为通实，通周去之，馀满通法为日，不尽为日馀。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馀皆万一千七百四十六。历满二十七日，日馀万四千六百三十一，则去之。

求次日：

加一日。

求日所在定度：

以夜半入历日馀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满纪法为度，不尽为度馀，以盈加缩减平行度及馀为定度。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纪法进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迟疾加之。虚去分，如上法。

阴阳历： 损益率 兼数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损二 七十二 九日 损六 七十 十日 损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损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损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损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损十六 十

推入阴阳历术：

置通实以会周去之，不满交数三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半为朔入阳历分，【八】 各去之，为朔入阴历分，各满通法得一日，不尽为日馀。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馀皆二万七百七十九。历满十三日，日馀万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则去之。阳竟入阴，阴竟入阳。

求次日：

加一日。

求朔望差：

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馀，满三百三为日馀，不尽倍之为小分，则朔差数也。加一十四日，日馀二万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满六百六从日馀，日馀满通法为日，即望差数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

置朔望夜半入阴阳历及馀，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数加之。小分满六百六从日馀，日馀满通法从日，日满一历去之。命日算外，则朔望加时入历也。朔望加时入历一日，日馀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馀万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则交会，望则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馀：

令差数日馀加夜半入迟疾历馀，【九】日馀满通法从日，则朔望加时入历也。以入历馀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法而一，以盈减缩加本朔望小馀为定小馀。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日法进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时：

以十二乘定小馀，满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时所在辰也。有馀者四之，满日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有馀者三之，满日法得一为强，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者为少弱，以并少为半弱，并半为太弱，【一○】并太为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

置入阴阳历馀乘损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损益兼数为定。定数十二

而一为度。不尽四而一，为少、半、太。又不尽者三而一，【一一】一为强，二为少弱，则月去日道数也。阳历在表，阴历在。

测景漏刻中星数：【一二】二十四气 日中景 昼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 行分二十一 二百八十三 行分八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二 八十六 一 二百八十 六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三 二百七十七 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 七 惊蛰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一 二百六十八 二十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 八 谷雨 二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三 二百五十四 四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七 小满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二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芒种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八 二十五 二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二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 十二 二百四十六 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八分 三十五 一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一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三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十一 处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二 二百五十四 四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 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三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七 九 二百六十八 二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 七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三 二百七十七 三 小雪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三 八十六 一 二百八十 六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求昏明中星：

各以度数如夜半日所在，【一三】则中星度。

推五星术：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万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万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万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万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术：

置度实各以率去之，馀以减率，其馀，如纪法而一，为入岁日，不尽为日馀，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

以入岁日及馀从天正朔日积度及馀，满纪法从度，满三百六十馀度分则去之，命以虚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见日：

以术伏日及馀加星合日及馀，馀满纪法从日，命如前，见日也。

求星见度：

以术伏度及馀加星合度及馀，馀满纪法从度，入虚去度分，命如前，星见度也。

行五星法：

以小分法除度馀，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满法从度，留者因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 【一四】 从行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虚，则加之。

木星：

初与日合，伏，十六日，日馀万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馀三万七千五百四，晨见东方。从，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 【一五】 从，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 【一六】 夕伏西方，日度馀如初。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日馀三万五千六百六十四， 【一七】 行三十三度，度馀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星：

初与日合，伏，七十二日，【一八】日馀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馀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见东方。从，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迟，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大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又留，十日。从，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馀如初。一终七百八十日，日馀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馀三万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馀万九千八百九。

土星：

初与日合，伏，十七日，日馀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馀万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见东方，行顺，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从，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馀如初。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日馀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馀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星：

初与日合，伏，三十九日，日馀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馀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迟，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一九】留，九日。迟，日行十六分，【二○】九日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与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见东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从，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东方，日度馀如初。一终五百八十三日，日馀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馀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三。【二一】合二百九十一日，【二二】日馀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星：

初与日合，伏，十四日，日馀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行三十度，度馀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迟，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十二分。留，二日。迟，

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二三】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与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见东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从，迟，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东方，日度馀如初。一终百一十五日，日馀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馀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岁，岁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虚度之初，阴阳迟疾并自此始。

梁武帝天监三年，冲之子唏上疏，论何承天历乖谬不可用。九年正月，诏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陈氏因梁，亦用祖冲之历。至辽，圣宗以贾俊所进新历，因宋大明旧号行之。金曰重修大明历。传至皇元亦曰重修大明历。及改授时历，别立司天监存肄之，每岁甲子冬至重修其法。书在太史院，禁莫得闻。 校勘记

一：大明历本宋祖冲之法考异："祖冲之历，已见前史，而此志全录之，盖作史者徒求卷帙之富，於史例无当也。"汪曰桢古今推步诸术云："辽贾俊大明历无考，见志。谓即刘宋时祖冲之大明术，其说出于臆度附会；实则『大明』之名偶同，非即祖术也。"检本志下文称："至辽，圣宗以贾俊所进新历，因宋大明旧号行之。"是元人修史时已知贾俊新历与宋祖冲之术不同，不过因袭大明旧号。但本卷仍全录宋书所载祖冲之历。

二：满日法为积日"积日"原误"积月"，据宋书改。

三：小馀满日法从大馀"小"字原脱，据历理补。

四：小馀满纪法从大馀"小馀"二字原脱，据宋书补。

五：季冬土用事日也"冬"原误"月"，据宋书改。

六：微分满月法从度馀"馀"字原脱，据历理补。

七：迟疾历表中数字据历理推算应校改如下：第一格：行五，行分二十一应作二十二。行二十，应补行分一。行二十二，月行度十二应作十三，行分十二亦应作十三。行二十五，行分十六应作六。行二十八，行分十应作十四。第二格：行二十三，三十七应作二十七。第三格：行四，五百五万八千三百八，三百八应作二百八。行七，七百七十七万二千七百一十一，末"一"字应删。行十七，三百八十七万五十四，五十四

应作五百一十四。行十八，五百三十一万应作五百三十万。行二十四，六百九十万应作六百九十一万。行二十五，五百八十七万一千，一千应作二千。第四格：行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九，二十九应作三十九。行二十，应补“四千七百九”五字。行二十八，五千三百三十一，三十一应作二十一。

八：不满交数三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半为朔入阳历分“三”原误“二”，据宋书改。

九：令差数日馀加夜半入迟疾历馀“令”原误“合”，据宋书改。

一○：并少为半弱并半为太弱此十字原脱，据算理补。

一一：不尽四而一为少半太又不尽者三而一“四”原误“三”，“三而一”原脱，据算理补正。

一二：测景漏刻中星数表中数字应校改如下：大寒，夜漏刻分“二”应作“三”，明中星度行分“六”应作“五”。雨水，明中星度行分“七”应作“六”。惊蛰，昏中星度“九十一”应作“九十七”，补行分“九”。谷雨，日中景“二尺二寸六分”应作“三尺二寸六分”，昏中星度行分“三”应作“二”，明中星度“二百五十四”应作“二百五十五”。立夏，明中星度行分“七”应作“十一”。小满，夜漏刻“二十六”应作“三十六”。芒种，夜漏刻“二十五”应作“三十五”。小暑，昼漏刻分“八分”，“分”字衍；夜漏刻分“一”应作“二”；明中星度行分“一”应作“二”。处暑，明中星度“二百五十四”应作“二百五十五”。霜降，明中星度行分“七”应作“六”。

一三：各以度数如夜半日所在“如”应作“加”。

一四：伏不尽度“尽”应作“书”。

一五：又留二十八日“二”原误“一”，据宋书改。

一六：百一十二日“二”原误“五”，据宋书改。

一七：日馀三万五千六百六十四“三万”原误“五万”，据宋书改。

一八：初与日合伏七十二日“七十二日”原误“二十七日”，据宋书改。

一九：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三十三度”原误“二十三度”，据宋

书改。

二○：迟日行十六分“迟”应作“逆”。

二一：度馀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三“一十三”应作“一十二”。

二二：合二百九十一日“合”上应补“一”字。

二三：迟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迟”应作“逆”。“二十二分”原误“二十一分”。据宋书改。

第四十三卷志第十三 历象志中 闰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虚；天行有馀，是为气盈。盈虚相悬，岁月乃。积而差，寒暑互易，百谷不成，庶政不明。圣人验以斗柄，准以岁星，爰立闰法，信治百官。是故闰正而月正，月正而岁正。岁月既正，颁令考绩，无有不时。国史正岁年以叙事，莫重於此。

辽始徵历梁、唐。入晋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历法再变。穆宗应历六年，周用显德钦天历；十年，宋用建隆应天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历。圣宗统和十九年，宋用仪天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历。道宗清宁十年，宋用明天历；大康元年，宋用奉元历；大安七年，宋用观天历。天祚皇帝乾统六年，宋用纪元历。五代历三变，宋凡八变，辽终始再变。历法不齐，故定朔置闰，时有不同，览者惑焉。作闰考。 年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首缺五闰 【一】 太祖神册五年 闰 耶律俨 陈大任 天赞二年 【二】 梁闰 年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首缺五闰 【一】 太祖神册五年 闰 耶律俨 陈大任 天赞二年 【二】 梁闰 缺一闰 太宗天显三年 闰 俨 六年 闰 俨 唐 九年 闰 俨 大任 唐 十一年 闰 俨 大任 唐 会同二年 【三】 闰 俨 大任 晋 缺一闰 七年 闰 俨 大任 大同元年 【四】 闰 俨 大任 高丽十年七月 缺再闰 穆宗应历三年 五年 闰 俨 大任 八年 闰 俨 大任 十一年 闰 俨 大任 宋 十三年 宋闰 十六年 闰 俨 大任 宋 十九年 宋闰 景宗保宁四年 闰 俨 大任 宋 六年 宋闰 九年 宋闰 乾亨二年 闰 俨 大任 宋 四年 宋闰 圣宗统和三年 【五】 宋闰 六年 闰 俨 大任 九年 【六】 闰 俨 大任 宋 高丽 十一年 宋闰 高丽 十四年 闰 大任 宋 十七年 宋闰 十九年 闰 俨 大任 宋闰 异 二十二年 闰 大任 宋 二十五年 宋闰 二十八年 宋闰 闰泰元年 宋闰 四年 宋闰 七年 宋闰 九年 【七】 闰 俨 宋闰 异 太平三年 闰 俨 宋 六年 宋闰 九年 宋闰 十一年 闰 俨 大任 宋 高丽 兴宗重熙三年 宋闰 六年 闰 俨 宋 八年 闰 俨 宋 高丽 十一年 闰 俨 宋 十四年 闰 俨 宋 十七年 闰 俨 宋 高丽 十九年 闰 俨 宋 高丽 二十二年 闰 俨 宋 道宗清宁二年 闰 俨 宋 四年 闰 俨 宋 七年 宋闰 十年 宋闰 咸雍三年 宋闰 五年 闰 大任 宋 八年 闰 俨 宋 大康元年 闰 俨 大任 宋 三年 宋闰来年正月，异。 闰 俨 六年 宋闰 九年 闰 俨 大任 宋 大安四年 【八】 闰 俨 大任 宋 高丽 七年 宋闰 十年 闰 大任 宋 寿昌三年 宋闰 五年 闰 俨 大任 宋 天祚乾统二年 闰 俨 大任 宋 五年 宋闰 七年 宋闰 十年 闰 俨 大任 宋闰 异 天庆三年 闰 俨 大任 宋 六年 闰 俨 大任 宋 八年 闰 俨 大任 宋 保大元年 宋闰 四年 闰 俨 大任 宋 校勘记

一：首缺五闰检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以下称辑要）、陈垣二十史

朔闰表（以下称陈表），自太祖元年至神册四年，实缺四闰，即太祖三年闰八月，六年闰五月，九年闰二月，神册二年闰十月。按闰考登录辽及五代、宋之闰，颇多缺误。因下卷朔考兼载闰、朔，兹于下卷详校其讹脱，本卷仅举例说明，以省烦文。

二：天赞二年“二”字原缺。检旧五代史梁末帝纪、唐庄宗纪及辑要、陈表，梁龙德三年（唐同光元年）闰四月。是年当辽天赞二年，据补。又天赞四年闰十二月，通栏缺。下栏天显三年注“缺一闰”，应即指四年十二月之闰，凡此皆仍存原式不补。

三：会同二年检太祖纪及辑要、陈表，是年闰七月，此作闰五月误。朔考不误。

四：大同元年元，原误“九”。按纪，大同元年世宗改元天禄，无九年。又据辑要、陈表，大同元年闰七月。据改。又原注“高丽十年七月”，疑当为“高丽来年七月”，谓高丽於次年闰七月也。

五：统和三年检辑要、陈表，是年辽闰八月，与宋闰九月异，此失书辽闰。

六：统和九年二月内“高丽”二字原误入下栏十一年二月内，原注云：“误，当在九年。”今依注移此，省注文。

七：开泰九年按是年辽、宋同闰十二月。此作辽闰二月、宋闰十二月，以同为异，误。朔考亦误。

八：大安四年按大安二年闰二月，此通栏缺，四年栏内亦漏注“缺一闰”。

第四十四卷志第十四 历象志下 朔考

古者太史掌正岁年以叙事，国史以事系日，以日、月、时系年。时月不正，则叙事不一。故二史合为一官，颁历授时，必大一统。

辽、汉、周、宋，俱行夏时，各自为历。国史闰朔，颇有异同。辽初用乙未元历，本何承天元嘉历法；後用大明历，本祖冲之甲子元历法。承天日食晦，一章必七闰；冲之日食必朔，【一】或四年一闰。用乙未历，汉、周多同；用大明历，则间与宋异。国史叙事，甲子不殊，闰朔多异，以此故也。耶律俨纪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与陈大任纪时或抵牾。稽古君子，往往惑之。

用五代职方考志契丹州军例，作朔考。法殊曰“异”；传讹曰“ 误”；不书国，俨、大任偏见并见各名；他史以国冠朔。并见注于后。 年 孟月朔 仲月朔 季月朔 太祖元年 【二】 丁未 耶律俨 梁丁丑 年 孟月朔 仲月朔 季月朔 太祖元年 【二】 丁未 耶律俨 梁丁丑 二年 【三】 梁任申 乙亥 俨 三年 【四】 丁酉 四年 梁壬辰 戊子 俨 五年 【五】 戊戌 俨 梁甲申 壬午 俨 梁辛巳 六年 【六】 丙戌 俨 七年 甲辰 俨 甲戌 俨 甲辰 俨 癸酉 俨 壬寅 俨 任申 俨 梁庚寅，误。 辛丑 俨 庚午 俨 庚子 俨 己巳 俨 戊辰 俨 八年 戊戌 俨 丁卯 俨 丙申 俨 甲子 俨 九年 【七】 壬辰 俨 庚寅 俨 庚申 俨 戊子 俨 神册元年 【八】 丙辰 俨 戊戌 俨 乙卯 俨 乙酉 俨 甲申 俨 甲寅 俨 癸未 俨 癸未 俨 壬子 俨 壬戌 俨 二年 【九】 辛亥 俨 庚辰 俨 庚戌 俨 己卯 俨 戊寅 俨 戊申 俨 戊寅 俨 丁丑 俨 三年 乙亥 俨 甲辰 俨 甲戌 癸卯 俨 癸酉 俨 壬申 俨 辛丑 俨 庚子 四年 庚午 俨 己亥 俨 戊戌 俨 丁卯 俨 丙寅 俨 乙未 俨 乙未 俨 五年 【一○】 闰六月庚申 俨大任 甲子 俨 癸亥 俨误，当作癸巳。梁 癸巳 俨 壬戌 俨误，当作壬辰。 辛亥 俨误，当作辛酉。 庚寅 俨 己未 俨梁乙未，误。 己丑 俨大任 己未 俨 戊午 俨误，当作戊子。 六年 【一一】 戊子 俨 戊午 俨 丁亥 俨误，当作丁巳。 丁卯 俨误，当作丁亥。 丙戌 俨误，当作丙辰。大任 己卯 俨大任 甲申 俨 癸丑 俨大任 壬午 俨 天赞元年 二年 辛未 俨大任梁 庚午 俨唐 三年 唐己巳 丙申 俨 丙寅 俨 乙未 俨 四年 【一二】 唐癸亥 天显元年 丁亥 俨大任 唐乙酉 二年 唐癸丑 唐壬午 唐壬子 己卯 俨唐 三年 闰八月癸卯 俨 戊申 俨 丁丑 俨唐 丁未 俨唐 丙子 俨 乙巳 俨 甲戌 俨 甲辰 俨 癸酉 俨 癸酉 俨 壬寅 俨大任癸卯，异。 壬申 俨 壬寅 俨 四年 【一三】 壬申 俨大任 辛丑 俨 辛未 俨 庚子 俨 己巳 俨唐 戊戌 俨 戊辰 俨 丁丑 俨 丁卯 俨大任 丙申 俨 丙寅 俨 丙申 俨 五年 丙寅 俨 乙未 俨 乙丑 俨 甲午 俨 甲子 俨 癸巳 俨唐 壬戌 俨 壬辰 俨 辛酉 俨 辛卯 俨 庚申 俨唐 庚寅 俨 六年 闰

五月戊子 俨唐 庚申 俨 己丑 俨 己未 俨 己丑 俨 戊午 俨 丁巳 俨 丙戌 俨 丙辰 俨 乙酉 俨 乙卯 俨 甲申 俨唐 甲寅 俨唐 七年 癸未 俨 癸丑 俨 癸未 俨 癸丑 俨 壬午 俨大任 壬子 俨 辛巳 俨大任 庚戌 俨 庚辰 俨 己酉 俨 己卯 俨 戊申 俨 八年 【一四】 戊寅 俨 丁未 俨 丁丑 俨 丁未 俨 丙子 俨 丙午 俨 乙亥 俨 甲辰 俨 癸酉 俨 癸卯 俨大任己巳，异。 九年 闰正月壬寅 唐 壬申 俨唐 辛未 俨 辛丑 俨 庚午 俨 庚子 俨 庚午 俨 己亥 俨 己巳 俨 戊戌 俨 戊辰 俨 丁酉 俨 丁卯 俨 十年 丙申 俨 丙寅 俨 乙未 俨 乙丑 俨 甲午 俨大任 甲子 俨 癸巳 俨 癸巳 俨 壬戌 俨 壬辰 俨 壬戌 俨 十一年 闰十一月丙辰 俨唐大任 辛卯 俨 庚申 俨 庚寅 俨大任 己未 俨 己丑 俨 丁亥 俨 丁巳 俨 丁亥 俨 丙辰 俨 丙戌 俨 乙酉 俨 十二年 甲寅 俨大任乙卯。晋二日乙卯，同。 甲申 俨 甲寅 俨 癸未 俨 壬子 俨 壬午 俨 辛亥 俨 辛巳 俨 庚戌 俨 庚辰 俨 庚戌 俨 己卯 俨 会同元年 戊申 俨大任己酉异。晋同。 戊寅 俨 戊申 俨 戊寅 俨大任 丁未 俨 丙子 俨大任 丙午 俨 乙亥 俨 乙巳 俨 甲戌 俨 甲辰 俨 甲戌 俨 二年 【一五】 闰七月 俨大任晋 癸卯 俨 癸酉 俨 癸卯 俨 壬申 俨晋 壬寅 俨 辛未 俨 庚子 俨 己亥 俨 己巳 俨 戊戌 俨 戊辰 俨 丁酉 俨 三年 丁卯 俨 丁酉 俨 丁卯 俨 丙申 俨 丙寅 俨 乙未 俨 甲子 俨 甲午 俨 癸亥 俨 癸巳 俨 壬戌 俨 壬辰 俨 四年 辛酉 俨 辛卯 俨 辛酉 俨 庚寅 俨 庚申 俨 庚寅 俨 己未 俨 戊子 俨 戊午 俨 丁亥 俨 丁巳 俨 丙戌 俨 五年 闰三月甲申 丙辰 俨 乙酉 俨 乙卯 俨 甲寅 俨大任晋 甲申 俨 癸丑 俨大任 癸未 俨 壬子 俨 壬午 俨 辛亥 俨 辛巳 俨 庚戌 俨 六年 庚辰 俨 己酉 俨 己卯 俨大任 戊申 俨 戊寅 俨 丁未 俨 丁丑 俨 丁未 俨晋 丙子 俨 丙午 俨 乙亥 俨 乙巳 俨 七年 闰十二月己巳 俨晋大任 甲戌 俨 甲辰 俨大任 癸酉 俨大任 癸卯 俨 壬申 俨 辛丑 俨 辛未 俨 辛丑 俨 庚午 俨晋 庚子 俨 庚午 俨 己卯 俨误，当作己亥。 八年 戊戌 俨 戊辰 俨 丁酉 俨 丙寅 俨 丙申 俨 乙丑 俨 乙未 俨 甲子 俨晋 甲午 俨 甲子 俨 甲午 俨 癸亥 俨 九年 癸巳 俨 壬戌 俨晋 壬辰 俨 辛酉 俨大任 庚寅 俨 庚申 俨 己丑 俨 己未 俨 戊子 俨 戊午 俨 戊子 俨大任 丁巳 俨 大同元年 【一六】 九月改天禄元年 丁亥 俨大任 丁巳 俨大任 丙戌 俨大任 丙辰 俨大任 甲寅 俨大任 壬午 俨大任 壬子 俨大任 世宗天禄二 年 庚辰 俨大任 汉戊寅 汉戊申 三年 【一七】 汉乙巳 汉癸酉 辛丑 俨大任 四年 【一八】 戊戌 俨大任 乙丑 俨大任 汉甲子 五年 九月改元应历 癸亥 俨大任 壬戌 俨大任 辛卯 俨大任 辛酉 俨大任 丙辰 俨误，当作庚寅。 庚申 俨大任 穆宗应历二年 戊午 俨大任 周丁巳 丙戌 俨大任 丙辰 俨大任 周乙酉 甲寅 俨大任 甲申 俨大任 癸丑 俨大任 癸未 俨大任 三年 【一九】 壬午 俨大任周 辛亥 俨大任 庚申 俨大

任 四年 周丙子 丙午 俨大任 五年 【二○】 闰九月 俨大任 辛未 俨大

任 庚子 俨大任周 乙未 俨大任 乙丑 俨大任 六年 己未 俨大任 七年 戊午 俨大任 丙辰 俨大任 八年 闰七月庚戌 俨大任 周壬午 周辛巳 九年 乙巳 俨大任周 乙亥 俨大任 甲戌 俨大任 十年 【二一】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己亥 俨宋 戊辰 俨大任宋 宋戊戌 宋丁亥 宋丁酉 宋丙寅 十一年 闰三月甲子 宋大任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癸巳 俨大任宋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十二年 宋庚申 己丑 俨大任宋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 俨宋戊午，异。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十三年 宋闰十二月己酉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 俨大任宋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 俨大任宋 宋庚辰 庚戌 俨大任宋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十四年 戊寅 俨大任宋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 俨大任宋乙巳，异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十五年 宋癸酉 壬寅 俨大任宋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十六年 闰八月壬戌 宋大任 丁卯 俨大任宋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辛酉 十七年 庚寅 俨大任宋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丙戌 大任宋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十八年 乙酉 俨大任宋 宋甲寅 甲申 俨大任宋乙酉，异。 癸丑 大任宋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 俨大任宋庚戌，异。 宋庚辰 宋己酉 十九年 宋闰五月丁未 己卯 俨大任宋 己酉 俨大任宋戊申，异 宋戊寅 戊申 俨大任宋 宋丁丑 丙子 俨大任宋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甲辰 俨大任宋 宋甲戌 景宗保宁二年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三年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甲子 俨大任宋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癸亥 俨大任宋 四年 宋闰二月辛卯 宋壬辰 宋壬戌 庚申 俨大任宋 庚寅 俨大任宋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丁亥 俨大任宋 宋丁巳 宋丙戌 五年 宋丙辰 宋丙戌 乙卯 俨大任宋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 俨大任宋 宋辛巳 六年 【二二】 宋闰十月己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丁未 俨大任宋 宋丙子 宋丙午 乙亥 俨大任宋 宋乙亥 宋甲辰 七年 甲戌 俨大任宋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八年 【二三】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申 宋乙未 宋乙丑 甲子 俨大任宋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九年 宋闰七月庚寅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辛卯 庚申 俨宋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丁亥 俨大任宋 宋丁巳 十年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 俨大任宋 宋癸未 癸丑 俨大任宋 宋癸未 宋壬子 乾亨元年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己酉 己卯 俨大任宋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二年 宋闰三月甲辰 丙子 俨大任宋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辛未 俨大任宋 庚子 俨大任宋 庚午 俨大任宋 三年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四年 宋闰十二月戊子 宋甲午 宋壬戌 宋庚申 宋己丑 己未 俨大任宋 宋己丑 戊午 俨大任宋 五年 是岁改统和元年 戊午 俨宋 戊子 俨宋大任丁亥，异。 宋丁巳 丙戌 俨大任宋 丙辰 俨宋 乙酉 俨大任宋 甲寅 俨宋大任乙卯，异。 甲申 俨大任 癸丑 俨大任宋 癸未 俨大任 壬子 俨宋大任 壬午 俨大任宋 圣宗统和二年 壬子 俨宋 壬午 俨 辛亥 俨宋大任庚戌，异 辛巳 俨 庚戌 俨 庚辰 俨宋大任己卯，异。 己酉 俨 戊寅 俨 戊申 俨大任宋 丁丑 俨宋戊寅，异。 丁未 俨宋 三年 【二四】 宋闰九月壬申 丙午 俨宋大任甲戌，异。 丙子 俨宋乙亥，异。 乙巳 俨宋 乙亥 俨宋大任甲戌，异。 乙巳 俨宋甲辰，异。 甲戌 俨宋大任癸酉，异。 甲辰 俨宋 癸酉 俨大任宋 壬寅 辛丑 辛未 庚子 俨宋 四年 庚午 俨宋 己亥 俨宋庚子，异。 己巳 俨大任宋 己亥 宋大任 戊辰 俨宋 戊戌 俨宋 宋戊辰 丁酉 俨宋大任丙申，异。 丙寅 俨宋 丙申 俨大任宋 乙丑 俨宋大任丙寅，异。 丁酉 俨误宋乙未，异。 五年 甲子 俨宋 甲午 俨宋 癸亥 俨大任宋 癸巳 俨大任宋 壬戌 俨宋癸亥，异。 壬辰 俨宋 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六年 闰五月丙戌 宋大任 己未 俨宋 戊子 俨宋己丑，异。 戊午 俨宋 丁亥 丁巳 俨宋丙辰，异。 丙辰 俨宋 乙酉 乙卯 乙酉 俨宋 宋甲寅 甲申 俨宋 甲寅 俨宋 七年 癸未 俨大任宋 壬子 俨宋 壬午 俨大任宋 辛亥 俨宋 庚辰 大任宋 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八年 宋戊寅 丁未 俨宋 宋丙子 丙午 俨宋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九年 闰二月辛未俨宋 宋壬申 宋辛丑 庚子 俨宋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

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十年 宋丙申 乙丑 俨宋 宋乙未 宋甲子 甲午 俨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庚申 俨误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十一年 宋闰十月甲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甲申 俨误宋乙卯 宋甲寅 宋甲申 十二年 癸丑 俨大任宋甲寅，异。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辛巳 俨宋壬午，异。 辛亥 俨大任宋 庚辰 俨大任宋 宋庚戌 宋己卯 戊申 俨大任宋 戊寅 俨大任宋 十三年 【二五】 宋戊申 丁丑 俨大任宋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丙子 俨大任宋 己巳 俨大任宋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高丽 宋癸酉 十四年 闰七月己巳 俨大任宋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十五年 宋丙寅 丙申 俨大任宋 乙丑 俨大任宋 乙未 俨大任宋 甲子 俨大任宋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壬辰 俨大任宋 壬戌 俨大任宋 宋壬辰 十六年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 俨大任宋 丁巳 俨大任宋 丁亥 俨大任宋 丁巳 俨大任宋 宋丙戌

宋丙辰 丙戌 俨大任宋 十七年 【二六】 宋闰三月甲申 乙卯 俨大任宋丙辰，异。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丑 宋辛亥 庚辰 俨宋大任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十八年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乙亥 俨大任宋 宋甲辰 甲戌 俨大任宋 宋甲辰 十九年 【二七】 宋闰十二月戊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庚午 俨大任宋 宋庚子 己巳 俨大任宋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二十年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丙寅 俨大任宋 宋丙申 宋乙丑 甲午 俨大任宋 甲子 俨大任宋 癸巳 俨大任宋 癸亥 俨大任宋 宋壬辰 宋壬戌 二十一年 宋辛卯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庚寅 俨大任宋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 俨大任宋 丁亥 俨大任宋 宋丙辰 二十二年 闰九月壬子俨宋大任 宋丙戌 乙卯 俨大任宋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辛巳 宋辛亥 庚辰 俨大任宋 二十三年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戊申 俨大任宋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丙子 俨大任宋 乙巳 宋乙亥 二十四年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壬寅 俨大任宋 宋辛未 辛丑 俨大任宋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 俨宋 宋庚子 宋己巳 二十五年 宋闰五月丙寅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二十六年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辛卯 俨大任宋 庚申 俨宋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 俨宋 宋戊午 宋丁亥 二十七年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丙戌 俨大任宋 宋乙卯 宋甲申 甲申 俨误宋大任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壬子 俨大任宋 宋辛巳 二十八年 宋闰二月辛亥 辛亥 俨大任宋 宋辛巳 宋庚辰 宋庚戌 己卯 俨大任宋乙卯，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 俨大任宋 宋丙子 宋乙巳 二十九年 乙亥 俨大任宋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甲戌 俨大任宋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 大任宋 宋庚子 开泰元年 【二八】 宋闰十月己丑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戊辰 俨大任宋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甲午 大任宋 宋甲子 二年 宋癸巳 宋癸亥 壬辰 俨大任宋 壬戌 辛卯 俨大任宋 辛酉 俨大任宋 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己未 俨大任宋 宋己丑 宋戊午 三年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丙戌 俨大任宋乙酉，异。 宋乙卯 乙酉 俨大任宋 甲寅 俨大任宋 宋甲申 甲寅 俨大任宋 宋癸未 宋癸丑 四年 【二九】 宋闰六月己卯 宋壬午 壬子 俨大任宋 宋辛巳 庚戌 俨大任宋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五年 宋丙午 宋丙子 乙巳 俨大任宋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六年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戊戌 俨大任宋 戊辰 大任宋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七年 宋闰四月癸巳 宋乙未 乙丑 俨大任宋 宋乙未 宋甲子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八年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戊子 俨大任宋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九年 【三○】 闰二

月壬子俨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以下宋朔同、月异。 宋壬午 俨三月。 以下用此推之。 宋辛亥 宋辛巳 庚戌 俨大任宋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闰丁未，异。 太平元年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甲戌 俨大任宋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壬申 俨宋癸酉，异。 宋壬寅 二年 宋辛未 辛丑 俨大任宋庚子，异。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三年 闰九月壬辰俨宋 宋丙寅 高丽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四年 宋庚寅 宋己未 戊子 俨宋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宋乙卯 五年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宋己酉 六年 闰五月丙午宋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丁未 俨宋 宋丁丑 宋乙亥 宋甲辰 宋

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七年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丁卯 八年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九年 【三一】 闰七月庚寅 宋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戊午 俨大任宋 丁卯 俨误宋丁亥 宋丙辰 丙戌 俨大任宋 乙卯 俨大任宋 宋乙酉 十年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己卯 十一年 闰十月乙巳 俨宋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丁丑 俨大任宋 宋丙午 宋庚子 误，当作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甲戌 宋癸卯 兴宗重熙元年 宋壬申 宋壬寅 壬申 俨宋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二年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三年 闰六月戊午宋 宋壬戌 壬辰 俨宋 宋辛酉 宋庚寅 庚申 俨宋 宋己丑 戊子 俨宋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丁巳 四年 宋丙戌 宋丙辰 乙酉 俨宋 甲寅 俨宋 宋甲申 癸酉 俨误宋癸丑 壬午 俨宋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宋辛亥 五年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丙午 俨宋 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乙巳 六年 闰四月癸酉 宋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宋壬寅 宋壬申 辛丑 俨宋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己亥 俨误宋戊辰 七年 宋戊戌 宋戊辰 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甲子 俨宋 宋癸巳 宋癸亥 八年 闰十二月丁亥宋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丁巳 九年 丙辰 俨宋 宋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乙卯 俨宋甲寅，异。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癸未 俨宋 宋壬子 宋壬午 十年 宋辛亥 庚辰 俨宋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十一年 闰九月辛未宋

宋丙午 宋乙亥 甲辰 俨宋 甲戌 俨宋 宋癸卯 宋癸酉 壬寅 俨宋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十二年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丙寅 俨宋 乙未 俨宋高丽 壬申 误宋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十三年 甲子 俨宋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壬戌 俨宋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十四年 闰五月丙戌宋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乙卯 甲申 俨宋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壬午 俨宋 宋壬子 十五年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 俨宋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十六年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乙巳 俨宋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辛丑 俨宋 十七年 闰正月庚子宋 宋庚午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乙未 俨宋 宋乙丑 十八年 甲午 俨宋高丽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庚申 十九年 闰十一月甲寅宋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丁亥 丙辰 俨宋 丙戌 宋乙卯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申 二十年 宋癸丑 宋壬午 壬子 俨宋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宋己酉 己卯 俨宋 宋戊申 宋戊寅 二十一年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甲辰 俨宋 癸酉 俨宋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二十二年 闰七月戊辰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丁酉 宋丁卯 丙申 俨宋 宋丙寅 丙申 俨宋 二十三年 宋丙寅 宋乙未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二十四年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高丽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道宗清宁二年 宋闰三月癸未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戊申 俨宋 三年 宋戊寅 高丽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四年 宋闰十二月丁卯 壬申 俨宋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庚午 俨宋 宋庚子 宋己巳 宋己亥 宋己巳 戊戌 俨宋 宋戊辰 宋丁酉 五年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甲子 俨宋乙丑，异。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壬子 误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六年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戊子 俨宋 戊午 俨宋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七年 闰八月辛巳 宋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壬午 俨误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八年 宋己酉 宋己卯 戊申 俨宋 宋戊寅 宋丁未 甲子 俨误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甲戌 俨宋 宋甲辰 宋甲戌 九年 宋癸卯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庚子 庚午 俨宋 宋己亥 戊辰 俨宋 宋戊戌 宋戊辰 十年 【三二】 闰五月丙寅宋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壬辰 俨宋癸巳，异。 宋壬戌 宋壬辰 咸雍元年 辛酉 俨大任宋高丽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丁亥 俨大

任宋 宋丁巳 宋丙戌 二年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癸丑 俨大任宋 宋癸未 壬子 俨大任宋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三年 【三三】 闰二月己卯宋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乙巳 四年 甲戌 俨大任宋 甲辰 俨大任宋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五年 闰十一月甲午宋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乙丑 俨大任宋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亥 六年 宋癸巳 宋癸亥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戊午 宋戊子 宋丁巳 七年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甲寅 甲申 俨大任宋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八年 闰七月戊申宋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九年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庚午 十年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大康元年 闰四月壬辰 宋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辛酉 宋辛卯 辛酉 宋 庚寅 俨大任宋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己丑 二年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乙酉 俨大任宋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三年 宋壬子 壬午 俨大任宋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庚戌 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四年 【三四】 闰五月丙子 宋 宋丁未 宋丙午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五年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六年 【三五】 闰九月庚寅 宋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癸亥 大任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庚申 己未 俨大任宋 己丑 俨大任宋 宋己未 七年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宋癸丑 八年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辛亥 俨大任宋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九年 闰六月乙亥 宋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丙午 俨大任宋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辰 宋甲戌 癸卯 俨大任 宋癸酉 宋壬寅 宋辛未 十年 辛丑 俨大任宋高丽 庚午 俨宋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丁酉 宋丙寅 大安元年 缺一闰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辛卯 高丽宋 辛酉 二年 【三六】 宋庚寅 庚申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 俨大任宋 丁亥 俨大任丙午误宋 宋丙辰 宋丙戌 宋丙辰 己酉 俨误宋乙酉 宋庚午 误，当作乙卯。 宋乙酉 三年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四年 闰十二月癸卯 宋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癸卯 俨误大任宋癸酉 五年 宋壬申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丁卯 俨大任宋 宋丁酉 六年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辛卯 七年 闰八月丁巳 宋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己未 俨大任宋 宋己丑 戊午 俨大任宋 宋戊子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八年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癸丑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庚戌 俨大任宋 宋庚辰 宋己酉 九年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丁未 俨大任宋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十年 闰四月辛未 宋 宋癸酉 宋癸卯 壬申 俨宋壬寅 俨大任宋 宋辛丑 宋庚午 庚子 大任宋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寿隆元年 戊戌 俨大任宋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乙未 俨大任宋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癸亥 二年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丁亥 宋丁巳 三年 闰二月丙戌 宋 宋丙戌 丙辰 俨大任宋 宋乙卯 宋甲申 宋甲寅 宋癸未 壬子 大任 宋壬午 宋辛亥 宋辛巳 宋辛亥 宋辛巳 四年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戊申 戊寅 俨大任宋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乙亥 俨大任宋 乙巳 俨大任宋 宋乙亥 五年 闰九月庚午 宋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癸卯 宋壬申 壬寅 俨大任宋 宋辛未 宋庚子 己亥 俨大任宋 己巳 俨 宋戊戌 六年 宋戊辰 宋戊戌 宋戊辰 丁酉 俨大任宋 宋丁卯 宋丙申 宋丙寅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七年 壬戌 俨大任宋 壬辰 俨大任宋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庚寅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天祚乾统二年 闰六月甲寅 宋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三年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丁丑 宋丙午 四年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壬寅 宋辛未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五年 【三

七】 闰二月己巳 宋 宋庚午 宋庚子 宋戊戌 宋戊辰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六年 宋甲午 宋甲子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七年 闰十月癸未 宋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宋癸丑 宋壬子 宋壬午 八年 宋壬子 宋壬午 宋辛亥 高丽 宋辛巳 宋庚戌 宋庚辰 宋己酉 宋戊寅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丁未 宋丙子 九年 丙午 大任宋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十年 闰八月丁酉 宋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乙未 天庆元年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宋己丑 二年 己未 俨大任宋 宋戊子 宋戊午 丁亥 俨大任宋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乙酉 宋乙卯 宋乙酉 宋甲寅 宋甲申 三年 闰四月辛亥 宋

宋甲寅 宋癸未 宋壬子 宋壬午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己卯 宋戊申 宋戊寅 宋戊申 四年 宋戊寅 宋丁未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乙亥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癸卯 宋癸酉 壬寅 俨大任宋 宋壬申 宋壬寅 五年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己亥 俨大任宋 宋戊辰 宋戊戌 丁卯 俨大任宋 宋丁酉 宋丙寅 宋丙申 六年 闰正月丙申 宋 宋丙寅 宋乙丑 宋乙未 宋甲子 宋甲午 宋癸亥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宋辛酉 宋庚寅 宋庚申 七年 宋庚寅 宋己未 宋己丑 宋己未 宋戊子 宋戊午 宋丁亥 宋丙辰 宋丙戌 乙卯 俨大任宋 宋乙酉 宋甲寅 八年 【三八】 闰五月庚戌 宋 宋甲申 宋癸丑 宋癸未 宋癸丑 壬午 俨宋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寅 九年 宋戊申 宋丁丑 丁未 俨大任宋 宋丙子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乙亥 宋甲辰 甲戌 大任宋 宋癸卯 宋癸酉 十年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辛未 宋庚子 宋庚午 宋己亥 宋己巳 宋己亥 宋戊辰 宋戊戌 宋丁卯 保大元年 闰五月甲子宋 丁酉 俨大任宋 宋丙寅 宋丙申 宋乙丑 宋甲午 宋癸巳 宋癸亥 宋癸巳 宋壬戌 宋壬辰 宋壬戌 宋辛卯 二年 宋辛酉 庚寅 俨大任宋 宋庚申 宋己丑 宋戊午 宋戊子 丁巳 俨大任宋 宋丁亥 宋丁巳 宋丙戌 宋丙辰 宋丙戌 三年 宋乙卯 乙酉 俨宋 宋甲寅 甲申 俨大任宋 癸丑 大任宋 宋壬午 宋壬子 宋辛巳 宋辛亥 宋庚辰 宋庚戌 宋庚辰 四年 闰三月戊寅宋 宋庚戌 宋己卯 宋己酉 宋戊申 宋丁丑 宋丙午 宋丙子 宋乙巳 宋甲戌 宋甲辰 宋甲戌 宋甲辰 五年 宋癸酉 宋癸卯 宋癸酉 宋壬寅 宋壬申 宋辛丑 宋庚午 宋庚子 宋己巳 宋戊戌 宋戊辰 宋戊戌

宋元丰元年十二月，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辽己未岁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气有不同。戊午，辽大康四年；己未，五年也。当辽、宋之世，二国司天固相叁考矣。

高丽所进大辽事迹，载诸王册文，颇见月朔，因附入。 象

孟子有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甚哉！圣人之用心，可谓广大精微，至矣尽矣。

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观天之变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筒，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诸掌上。运行既察，度分既审，於是像天圜以显运行，置地柜以验出入，浑象是作。天道之常，寻尺之中可以俯窥，陶唐之象是矣。设三仪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极，浑仪是作。天文之变，六合之表可以仰观，有虞之玑是矣。体莫固於金，用莫利於水。范金走水，不出户而知天道，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

历代仪象表漏，各具于志。太宗大同元年，得晋历象、刻漏、浑象。後唐清泰二年已称损折不可施用，其至中京者概可知矣。古之炼铜，黑黄白青之气尽，然後用之，故可施於久远。唐沙门一行铸浑天仪，时称精妙，未几铜铁渐涩，不能自转，置不复用。金不精，水性不行，况移之洹寒之地乎？ 刻漏

晋天福三年造。周官挈壶氏悬壶必爨之以火。地虽洹寒，盖可施也。 官星

古者官星万馀名。遭秦焚灭图籍，世秘不传。汉收散亡，得甘德、石申、巫咸三家图经。经纬合千馀官，仅存什一。分为三垣、四宫、二十八宿，枢以二极，建以北斗，纬以五星，日月代明，贵而太一，贱逮屎糠。占决之用，亦云备矣。司马迁天官书既以具录，後世保章守候，无出三家官星之外者。天象昭垂，历代不易，而汉、晋、隋、唐之书累志天文，近於衍矣。且天象机祥，律格有禁，书于胜国之史，诖误学者，不宜书。其日食、星变、风云、震雪之祥，具载帝纪，不复书。 校勘记

一：日食必朔原误“日必食朔”，据文义、历理改。

二：太祖元年四月丁未、五月丁丑，原误书于前行正月及二月，据纪、新五代史梁纪及辑要、陈表移。

三：太祖二年十月乙亥，据纪及辑要、陈表，当作己亥。

四：太祖三年此年原缺，依史例补。又纪，二月丁酉朔，与辑要、陈表合，据补。又据辑要、陈表，是年闰八月癸亥朔，辽、梁同。以下凡闰月朔失书或讹误者，均据此二书出校，原文不予改补。

五：太祖五年正月戊戌，据纪、新五代史梁纪及辑要、陈表，应作丙戌。

六：太祖六年是年闰五月戊申朔，辽、梁同，此失书。正月丙戌当作庚辰。以下凡朔日干支错误，均据辑要、陈表出校，原文不改。但误差一日者，乃因当进朔而未进，或不当进朔而进，或有其它原因，概不出校。

七：太祖七年八年九年原有七、八、九、十、十一年共五栏。按太祖十年已建元神册，不当有十年、十一年。盖先是七、八两年重出，後

误改重出之七年、八年为九年、十年，又改原九年为十一年。今删原七年、八年，将原九、十、十一年回改为七、八、九年。又七年（原九年）六月壬申注云："梁庚寅，误。"检新五代史末帝纪，梁贞明元年六月庚寅朔，是年当辽太祖九年。修史者因误以七年当九年，遂谓"梁庚寅误"。今仍存原注不删。又九年闰二月壬辰朔，辽、梁同，此失书。

八：神册元年二月戊戌当作丙戌，十二月壬戌当作壬午。

九：神册二年是年闰十月丁未朔，辽、梁同，此失书。

一○：神册五年三月癸亥注："误，当作癸巳。"五月壬戌注："误，当作壬辰。"皆以不误为误。六月辛亥注："误，当作辛酉。"按六月辛卯朔，正文及注皆误。八月己未注："梁乙未，误。"检新、旧五代史梁纪，贞明五年八月乙未朔，是年当辽之神册四年。此盖误当五年，遂谓"梁乙未误。"十一月戊午注："误，当作戊子。"是，当从之。以下凡注误者出校不删注文，不误者不出。

一一：神册六年三月丁亥注及五月丙戌注，皆以不误为误。四月丁卯注："误，当作丁亥。"（当字原脱，据文义补）按四月丁巳朔，正文及注皆误。六月己卯当作乙卯。

一二：天赞二年及四年二年闰四月乙亥朔，辽、梁同；四年闰十二月己丑朔，辽、唐同。此皆失书。

一三：天显四年八月丁丑当作丁酉。

一四：天显八年十二月癸卯注："大任己巳，异。"己当作乙。

一五：会同二年是年闰七月庚午朔，辽、晋同，此脱"庚午"二字。

一六：大同元年是年闰七月癸丑朔，辽、晋同，此失书。

一七：天禄三年六月汉癸酉，原误书于七月，依辑要、陈表移。

一八：天禄四年是年闰五月丁卯朔，辽、汉同，此失书。

一九：应历三年是年闰正月壬午朔，辽、周同，此失书。正月壬午当作壬子，三月庚申当作庚辰。

二○：应历五年是年闰九月丙申朔，辽、周同，此脱"丙申"二字。

二一：应历十年十月丁亥当作丁卯。

二二：保宁六年是年闰十月乙巳朔，辽、宋同，原作“己巳”误。

二三：保宁八年四、五两月干支当互易，即四月丁酉朔，五月丁卯朔。七、八两月干支亦当互易。又十、十一、十二月亦当互易（癸亥当作癸巳，癸巳当作癸亥）。

二四：统和三年是年辽闰八月壬寅朔，与宋异，失书。正月丙午注：“大任甲戌，异。”甲戌当作乙巳。又九月壬寅当作壬申，壬寅系宋朔。

二五：统和十三年七月己巳当作乙巳。

二六：统和十七年是年辽闰四月癸丑朔，与宋异，失书。七月辛丑当作辛巳。

二七：统和十九年是年辽闰十一月戊戌朔，与宋异，失书。闰考不误。

二八：开泰元年是年闰十月乙丑朔，辽、宋同，原作“己丑”误。

二九：开泰四年是年辽闰七月戊申朔，与宋异，失书。

三○：开泰九年据推算，是年辽、宋同闰十二月。此由七月庚戌下小注亦可证明。今误以辽闰二月，与宋闰十二月异，故以宋之三月当辽之闰二月，宋之四月当辽之三月，如此类推。今按原“闰二月壬子”当改“闰十二月丁未”，三月、四月、十二月下之注文均当删去。

三一：太平九年是年辽闰三月庚申朔，与宋异，失书。又宋闰二月庚寅朔，原作“七月”误。

三二：清宁十年是年辽闰六月乙未朔，与宋异，失书。

三三：咸雍三年是年闰三月己卯朔，辽、宋同，原作“二月”误。

三四：大康三年及四年三年辽闰十二月丁未朔，失书。四年宋闰正月丙子朔，原作“五月”误。闰考不误。

三五：大康六年是年辽闰八月庚申朔，与宋异，失书。

三六：大安二年是年闰二月己丑朔，辽、宋同，失书。元年注“缺一闰”，即此。

三七：乾统五年是年辽闰三月己亥朔，与宋异，失书。

三八：天庆八年是年闰九月庚戌朔，辽、宋同，原作“五月”误。

第四十五卷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官生於职，职沿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沿名，不究其实。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初，太祖分迭剌夷离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辽官制者不可不辨。

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 北面 北面朝官 【一】 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

北院枢密使。

知北院枢密使事。

知枢密院事。

北院枢密副使。

知北院枢密副使事。

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签书北枢密院事。

北院都承旨。

北院副承旨。

北院林牙。

知北院贴黄。

给事北院知圣旨头子事。

掌北院头子。

北枢密院敞史。

北院郎君。

北枢密院通事。

北院掾史。 北枢密院中丞司。

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司事。

总知中丞司事。

北院左中丞。

北院右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北院侍御。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

南院枢密使。

知南院枢密使事。

知南院枢密事。

南院枢密副使。

知南院枢密副使事。

同知南院枢密使事。

签书南枢密院事。

南院都承旨。

南院副承旨。

南院林牙。

知南院贴黄。

给事南院知圣旨头子事。

掌南院头子。

南枢密院敞史。

南院郎君。

南枢密院通事。

南院掾史。 南枢密院中丞司。

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司事。

总知中丞司事。

南院左中丞。

南院右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南院侍御。 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

北府左宰相。

北府右宰相。

总知军国事。

知国事。　　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二】

南府左宰相。

南府右宰相。

总知军国事。

知国事。 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

北院大王。初名迭剌部夷离，太祖分北、南院，太宗会同元年改夷离为大王。

知北院大王事。

北院太师。

北院太保。

北院司徒。

北院司空。

北院郎君。 北院都统军司。掌北院从军之政令。

北院统军使。

北院副统军使。

北院统军都监。 北院详稳司。掌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

北院详稳。

北院都监。

北院将军。

北院小将军。 北院都部署司。掌北院部族军民之事。

北院都部署。

北院副部署。 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

南院大王。

知南院大王事。

南院太师。

南院太保。天庆八年，省南院太保。

南院司徒。

南院司空。

南院郎君。 南院都统军司。掌南院从军之政令。

南院统军使。

南院副统军使。

南院统军都监。 南院详稳司。掌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

南院详稳。

南院都监。

南院将军。

南院小将军。 南院都部署司。掌南院部族军民之事。

南院都部署。

南院副部署。 宣徽北院。太宗会同元年置，掌北院御前祗应之事。

北院宣徽使。

知北院宣徽事。

北院宣徽副使。

同知北院宣徽事。 宣徽南院。会同元年置，掌南院御前祗应之事。

南院宣徽使。

知南院宣徽事。

南院宣徽副使。

同知南院宣徽事。　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

大于越。　大惕隐司。太祖置，掌皇族之政教。兴宗重熙二十一年，【三】　耶律义先拜惕隐，戒族人曰："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见中表，必具礼服。义先以身率先，国族化之。辽国设官之实，於此可见。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後百官择人，必先宗姓。

惕隐。亦曰梯里已。

知惕隐司事。

惕隐都监。　夷离毕院。掌刑狱。

夷离毕。

左夷离毕。

右夷离毕。

知左夷离毕事。

知右夷离毕事。

敞史。

选底。掌狱。　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

北面都林牙。

北面林牙承旨。

北面林牙。

左林牙。

右林牙。 敌烈麻都司。掌礼仪。

敌烈麻都。

总知朝廷礼仪。

总礼仪事。 文班司。所掌未详。

文班太保。

文班林牙。

文班牙署。

文班吏。 阿札割只。所掌未详。遥辇故官，後并枢密院。

阿札割只。 北面御帐官

三皇圣人也，当淳朴之世，重门击柝，犹严於待暴客。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御帐之官不得不谨。出於贵戚为侍卫，着帐为近侍，北南部族为护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番宿为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肃会朝，硬寨以严晨夜。法制可谓严密矣。考其凡如左。 侍卫司。掌御帐亲卫之事。

侍卫太师。

侍卫太保。

侍卫司徒。

侍卫司空。

侍卫。 近侍局。

近侍直长。

近侍。

近侍小底。 近侍详稳司。

近侍详稳。

近侍都监。

近侍将军。

近侍小将军。 北护卫府。掌北院护卫之事。皇太后宫有左右护卫。

北护卫太师。

北护卫太保。

北护卫司徒。 总领左右护卫司。

总领左右护卫。

左护卫司。

左护卫太保。

左护卫。

右护卫司。

右护卫太保。

右护卫。 南护卫府。掌南院护卫之事。

南护卫太师。

南护卫太保。

南护卫司徒。 总领左右护卫司。

总领左右护卫。

左护卫司。

左护卫太保。

左护卫。

右护卫司。

右护卫太保。

右护卫。 奉宸司。掌供奉宸御之事。

官名未详。

奉宸。 三班院。掌左、右、寄班之事。

左班都知。

右班都知。

寄班都知。

三班院祗候。 宿卫司。专掌宿卫之事。

总宿卫事。亦曰典宿卫事。

总知宿卫事。

同掌宿卫事。

宿卫官。

禁卫局。

总禁卫事。

禁卫长。 宿直司。掌轮直官员宿直之事。皇太后宫有宿直官。

宿直详稳。

宿直都监。

宿直将军。

宿直小将军。

宿直官。

宿直护卫。 硬寨司。掌禁围枪寨、下铺、传铃之事。

硬寨太保。 皇太子惕隐司。掌皇太子宫帐之事。

皇太子惕隐。 北面着帐官

古者刑人不在君侧。叛逆家属没为着帐，执事禁卫，可为寒心。此辽世所以多变起肘掖欤。 着帐郎君院。遥辇痕德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室鲁，家属没入瓦里。应天皇太后知国政，析出之，以为着帐郎君、娘子，每加矜恤。世宗悉免之。其後内族、外戚及世官之家犯罪者，【四】皆没入瓦里。人户益众，因复故名。皇太后、皇太妃帐，皆有着帐诸局。

着帐郎君节度使。

着帐郎君司徒。 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祗候郎君班详稳。

祗候郎君直长。

祗候郎君闸撒。

祗候郎君。

祗候郎君拽剌。 左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左祗候郎君班详稳。

左祗候郎君直长。

左祗候郎君闸撒。

左祗候郎君。

左祗候郎君拽剌。 右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右祗候郎君班详稳。

右祗候郎君直长。

右祗候郎君闸撒。

右祗候郎君。

右祗候郎君拽剌。 笔砚局。

笔砚祗候郎君。

笔砚吏。 牌印局。

牌印郎君。

褥局。

褥郎君。 灯烛局。

灯烛郎君。 床幔局。

床幔郎君。 殿幄局。

殿幄郎君。 车舆局。

车舆郎君。 御盏局。

御盏郎君。 本班局。

本班郎君。 皇太后祗应司。

领皇太后诸局事。

知皇太后宫诸司事。 皇太妃祗应司。 皇后祗应司。 近位祗应司。 皇太子祗应司。 亲王祗应司。 着帐户司。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色人犯罪没入。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

着帐节度使。

着帐殿中。 承应小底局。

笔砚小底。

寝殿小底。

佛殿小底。

司藏小底。

习马小底。

鹰坊小底。

汤药小底。

尚饮小底。

盥漱小底。

尚膳小底。

尚衣小底。

裁造小底。 北面皇族帐官

肃祖长子洽慎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剌、季子洽礼及懿祖仲子帖剌、季子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谓之二院皇族。玄祖伯子麻鲁无後，次子岩木之後曰孟父房；叔子释鲁曰仲父房；季子为德祖，德祖之元子是为太祖天皇帝，谓之横帐；次曰剌葛，曰迭剌，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苏，皆曰季父房。此一帐三房，谓之四帐皇族。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帐治之以大内惕隐，皆统於大惕隐司。 大内惕隐司。【五】 掌皇族四帐之政教。

大内惕隐。

知大内惕隐事。

大内惕隐都监。 大横帐常衮司。掌太祖皇帝後九帐皇族之事。

横帐常衮。亦曰横帐敞稳。

横帐太师。

横帐太保。

横帐司空。

横帐郎君。

横帐知事。 孟父族帐常衮司。掌蜀国王岩木房族之事。 仲父族帐常衮司。掌隋国王释鲁房族之事。 季父族帐常衮司。掌德祖皇帝三房族之事。 四帐都详稳司。掌四帐军马之事。

都详稳。

都监。

将军。本名敞史。

小将军。 横帐详稳司。 孟父帐详稳司。 仲父帐详稳司。 季父帐详稳司。 舍利司。掌皇族之军政。

舍利详稳。

舍利都监。

舍利将军。

舍利小将军。

舍利。

梅里。 亲王国。官制未详。

王府近侍。

王府祗候。 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乾亨四年圣宗省。【六】

左大相。

右大相。

左次相。

右次相。 王子院。掌王子各帐之事。

王子太师。

王子太保。

王子司徒。

王子司空。

王子班郎君。 驸马都尉府。掌公主帐宅之事。

驸马都尉。 北面诸帐官

辽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遥辇氏，尊九帐於御营之上，一也；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於遥辇，二也；并奚王之众，抚其帐部，拟於国族，三也。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是已。观北面诸帐官，可以见之矣。 遥辇九帐大常衮司。掌遥辇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七】 耶瀾可汗、巴剌可汗、痕德可汗九世宫分之事。太祖受位于遥辇，以九帐居皇族一帐之上，设常衮司以奉之，有司不与焉。凡辽十二宫、五京，皆太祖以来征讨所得，非受之於遥辇也。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东西为经，南北为纬，故谓御营为横帐云。

大常衮。亦曰敞稳。

遥辇太师。

遥辇太保。

遥辇太尉。

遥辇司徒。

遥辇司空。

遥辇侍中。一作世烛。太宗会同元年置。

敞史。

知事。 遥辇帐节度使司。

节度使。

节度副使。 遥辇纠详稳司。

遥辇纠详稳。

遥辇纠都监。

遥辇纠将军。

遥辇纠小将军。 遥辇克。官名未详。 大国舅司。掌国舅乙室已、拨里二帐之事。太宗天显十年，合皇太后二帐为国舅司；圣宗开泰三年，又并乙室已、拨里二司为一帐。

乙室已国舅大翁帐常衮。一作敞稳。

乙室已国舅小翁帐常衮。

拨里国舅大父帐常衮。

拨里国舅少父帐常衮。

国舅太师。

国舅太保。

国舅太尉。

国舅司徒。

国舅司空。

敞史。太宗会同元年，改郎君为敞史。

知事。 【八】 国舅乙室已大翁帐详稳司。

国舅详稳。

国舅都监。

国舅本族将军。

国舅本族小将军。兴宗重熙五年，枢密院奏，国舅乙室已小翁帐敞史，【九】准大横帐及国舅二父帐，改为将军。 国舅乙室已小翁帐详稳司。 国舅拨里大父帐详稳司。 国舅拨里少父帐详稳司。 国舅夷离毕司。

国舅夷离毕。

国舅左夷离毕。

国舅右夷离毕。

敞史。 国舅帐克。 国舅别部。世宗置。

官制未详。

国舅别部敞史。圣宗太平八年，见国舅别部敞史萧塔葛【一○】。渤海帐司。官制未详。

渤海宰相。

渤海太保。

渤海挞马。 渤海近侍详稳司。 奚王府。 乙室王府。并见部族官。北面宫官

辽建诸宫斡鲁朵，部族、蕃户，统以北面宫官。具如左。 诸行宫都部署院。总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

诸行宫都部署。

知行宫诸部署司事。

诸行宫副部署。

诸行宫判官。 契丹行宫都部署司。总行在行军诸斡鲁朵之政令。

契丹行宫都部署。

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

契丹行宫副部署。

契丹行宫判官。 行宫诸部署司。掌行在诸宫之政令。

行宫都部署。

行宫副部署。

行宫部署判官。 十二宫职名总目： 某宫。

某宫使。

某宫副使。

某宫太师。

某宫太保。

某宫侍中。太宗会同元年置，亦曰世烛。 某宫都部署司。掌本宫契丹军民之事。

某宫都部署。

某宫副部署。

某宫判官。 某宫提辖司。官制未详。 某宫马群司。

侍中。

敞史。 某石烈。石烈，县也。

夷离。本名弭里马特本，改辛衮，会同元年升。

麻普。本名达剌干，会同元年改。

牙书。 【一一】 会同元年置。 某瓦里。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

抹鹘。 某抹里。

闸撒。 某得里。官名未详。 太祖弘义宫。 太祖弘义宫。 太宗永兴宫。 世宗积庆宫。 应天皇太后长宁宫。 穆宗延昌宫。 景宗彰愍宫。 承天皇太后崇德宫。 圣宗兴圣宫。 兴宗延庆宫。 道宗太和宫。 天祚永昌

宫。 孝文皇太弟敦睦宫。 文忠王府。

已上十二宫一府，部署、提辖、石烈、瓦里、抹里、得里等，并见营卫志。 押行宫辎重夷离毕司。掌诸宫巡幸扈从辎重之事。

夷离毕。

敞史。 校勘记

一：北面及北面朝官原无此二目。接卷首目录有“北面”，下文卷四七有“南面”、“南面朝官”之目，南面朝官序云：“辽有北面朝官。”又续通志一三二辽官制亦列“北面”、“北面朝官”。道光殿本已增，今补。

二：北宰相府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及南宰相府国舅五帐世预其选按纪传所见，北府宰相多出于国舅五帐，南府宰相多出于皇族四帐。此应是错简。

三：重熙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原误“二十二年”。据纪重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卷九○耶律义先传改。

四：内族外戚及世官之家犯罪者犯罪者，原误“罪犯者”。据营卫志上着帐郎君条及文义改。

五：大内惕隐司冯校，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

六：乾亨四年圣宗省四，原误“元”。按纪乾亨四年九月，圣宗即位，十二月，省置中台省官。据改。

七：昭古可汗卷七九耶律阿没里传作嘲古可汗。

八：知事原在“敞史”一行之末，依遥辇大常衮司之例，改另行。

九：国舅乙室已小翁帐纪重熙五年正月作乙室小功帐。

一○：圣宗太平八年见国舅别部敞史萧塔葛“舅别部”三字原脱，据上文补。又按外戚表序：“世宗以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部。”卷九○萧塔剌葛传：“世宗即位，以舅氏故，补国舅别部敞史。”此言“圣宗太平八年”，相距八十馀年，未合。或为另一人。

一一：麻普及牙书按纪会同元年十一月，麻普作马步，牙书作牙

署。下卷部族职名总目云：“麻普，亦曰马步。”

第四十六卷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部族官

部族，详见营卫志。设官之制具如左。 部族职名总目： 大部族。

某部大王。本名夷离。

某部左宰相。

某部右宰相。

某部太师。

某部太保。

某部太尉。

某部司徒。本名惕隐。 某部节度使司。

某部节度使。

某部节度副使。

某部节度判官。 某部族详稳司。

某部族详稳。

某部族都监。

某部族将军。

某部族小将军。 某石烈。

某石烈夷离。

某石烈麻普。亦曰马步，本名石烈达剌干。

某石烈牙书。 某弭里。弭里，乡也。

辛衮。本曰马特本。 小部族。 小部族。 某部族司徒府。

某部族司徒。

某部族司空。 某部族节度使司。 某部族详稳司。 某石烈。

令稳。

麻普。

牙书。 某弭里。

辛衮。 五院部。有知五院事，在朝曰北大王院。 六院部。有知六院事，在朝曰南大王院。 乙室部。在朝曰乙室王府。有乙室府迪骨里节度使司。 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衮，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有奚六部汉军详稳，有奚拽剌详稳，有先离挞览官。

已上四大王府，为大部族。 品部。 楮特部。 乌隗部。 突吕不部。 突举部。 涅剌部。 遥里部。 伯德部。 堕瑰部。 楚里部。 奥里部。 南克部。 北克部。 突吕不室韦部。 涅剌拿古部。 迭剌迭达部。 乙室奥隗部。 楮特奥隗部。 品达鲁虢部。 乌古涅剌部。 图鲁部。 撒里葛部。 窈爪部。 耨碗爪部。 讹仆括部。 特里特勉部。 稍瓦部。 曷术部。 隗衍突厥部。 奥衍突厥部。 涅剌越兀部。 奥衍女直部。 乙典女直部。 斡突碗乌古部。 迭鲁敌烈部。 大黄室韦部。 小黄室韦部。 【一】 二黄室韦闼林，改为仆射。 术哲达鲁虢部。 梅古悉部。 颉的部。 匿讫唐古部。 北唐古部。 南唐古部。 鹤剌唐古部。 河西部。 北敌烈部。 薛特部。 伯斯鼻骨部。 达马鼻骨部。 【二】 五国部。

已上四十九节度，【三】 为小部族。 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

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太祖尤拳拳焉，畜牧畋渔固俗尚也。坊场牧厩，设官如左。 诸坊职名总目：

某坊使。

某坊副使。 某坊详稳司。

某坊详稳。

某坊都监。 鹰坊。 铁坊。 五坊。未详。 八坊。内有军器坊，馀未详。

已上坊官。 围场。

围场都太师。

围场都管。

围场使。

围场副使。

已上场官。 局官职名总目：

某局使。

某局副使。 客省局。 器物局。 太医局。 医兽局。有四局都林牙。

已上局官。 五冶。未详。

太师。

已上冶官。 群牧职名总目： 某路群牧使司。

某群太保。

某群侍中。

某群敞史。 总典群牧使司。

总典群牧部籍使。

群牧都林牙。 某群牧司。

群牧使。

群牧副使。 西路群牧使司。 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 浑河北马群司。 漠南马群司。 漠北滑水马群司。 牛群司。

已上群牧官。 尚厩。

尚厩使，

尚厩副使。 飞龙院。

飞龙使。

飞龙副使。 总领内外厩马司。

总领内外厩马。

已上诸厩官。 监鸟兽详稳司职名总目：

监某鸟兽详稳。

监某鸟兽都监。

监某鸟。

监某兽。 监鹿详稳司。 监雉。

已上监养鸟兽官。 北面军官

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雄长二百馀年，凡以此也。考其可知者如左。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太子、亲王总军政。

天下兵马大元帅。

副元帅。 大元帅府。大臣总军马之政。

大元帅。

副元帅。 都元帅府。大将总军马之事。

兵马都元帅。

副元帅。

同知元帅府事。 便宜从事府。亦曰便宜行事。

便宜从事。 大详稳司。

大详稳。

都监。

将军。

小将军。

军校。

队帅。 东都省。分掌军马之政。

东都省太师。 西都省。分掌军马之政。

西都省太师。 大将军府。各统所治军之政令。

大将军。

上将军。

将军。

小将军。 护军司。

护军司徒。 卫军司。

卫军司徒。 诸路兵马统署司。

诸路兵马都统署。

诸路兵马副统署。 左皮室详稳司。 右皮室详稳司。 北皮室详稳司。 南皮室详稳司。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馀人，置为腹心部，耶律老古以功为右皮室详稳。则皮室军自太祖时已有，即腹心部是也。太宗增多至三十万耳。 黄皮室军详稳司。黄皮室，属国名。 【四】 属珊军详稳司。应天皇太后置，军二十万。选蕃汉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 舍利军详稳司。统皇族之从军者，横帐、三父房属焉。 北王府舍利军详稳司。五院皇族属焉。 南王府舍利军详稳司。六院皇族属焉。 禁军都详稳司。掌禁卫诸军之事。 各部族舍利司。掌各部族子弟之军政。 郎君军详稳司。掌着帐郎君之军事。 拽剌军详稳司。走卒谓之拽剌。 旗鼓拽剌详稳司。掌旗鼓之事。 千拽剌详稳司。 猛拽剌详稳司。 墨离军详稳司。 炮手军详稳司。 【五】 掌飞炮之事。 弩手军详稳司。掌强弩之事。 铁林军详稳司。 大鹰军详稳司。 鹰军详稳司。 鹘军详稳司。大、小鹘军，即二室韦军号。 凤军详稳司。 龙军详稳司。 飞龙军详稳司。 虎军详稳司。 熊军详稳

司。 【六】 左铁鹞子军详稳司。 右铁鹞子军详稳司。 龙卫军详稳司。 威胜军详稳司。 天云军详稳司。 特满军详稳司。 敌烈军详稳司。 敌烈皮室详稳司。 肴里奚军详稳司。 【七】 涅哥奚军详稳司。 渤海军详稳司。 女古烈详稳司。 奚王南克军详稳司。诸帐并有克官为长，馀同详稳司。 奚王北克军详稳司。 国舅帐克军。 三克军。 频必克军。 九克军。 十二行纠军。诸纠并有司徒，馀同详稳司。 各宫分纠军。 遥辇纠军。 各部族纠军。 群牧二纠军。 怨军八营都详稳司。天祚天庆六年，命秦晋王淳募辽东饥民，得二万馀人，谓之怨军。及淳僭位，改号常胜军。 前宜营。八营皆以所募州名为号。 後宜营。 前锦营。 後锦营。 乾营。 显营。 乾显大营。 岩州营。 北面边防官

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於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 诸军都虞候司。

都虞候。 奚王府。见部族官。 大惕隐司。见帐官。 大国舅司。 大常衮司。 五院司。见部族官。 六院司。 沓温司。未详。

已上上京路诸司，控制诸奚。 诸部署职名总目：

某兵马都部署。

某兵马副部署。

某兵马都监。

某都部署判官。 诸指挥使职名总目：

某军都指挥使。

某军副指挥使。

某军都监。 诸统军使职名总目：

有都统军使、副使、都监等官。 东京兵马都部署司。 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 契丹奚军都指挥使司。 【八】 奚军都指挥使司。 汉军都指挥使司。 渤海军都指挥使司。 东京都统军使司。 东京都详稳司。 保州都统军司。 汤河详稳司。亦曰南女直汤河司。 杓司。

未详。　金吾营。属南面。　铜州北兵马指挥使司。　涞州南兵马指挥使司。【九】

已上辽阳路诸司，控扼高丽。　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一作都监署司。 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 咸州兵马详稳司。有知咸州路兵马事、同知咸州路兵马事、咸州纠将。　东北路都统军使司。有掌法官，道宗大安六年置。

已上长春路诸司，控制东北诸国。　南京都元帅府。本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改。有都元帅、大元帅。　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属南面。有兵马都总管，有总领南面边事，有总领南面军务，有总领南面戍兵等官。 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属南面。 侍卫控鹤都指挥使司。属南面。 燕京禁军详稳司。 南京都统军司。又名燕京统军司。圣宗统和十二年复置南京统军都监。 牛栏都统领司。

都统领。

副统领。　距马河戍长司。圣宗开泰七年，沿距马河宋界东西七百馀里，特置戍长一员巡察。【一○】

戍长。 监军寨统领司。 石门统领司。 南皮室军详稳司。 北皮室军详稳司。 猛拽剌详稳司。 管押平州甲马司。

管押平州甲马。

已上南京诸司，并隶元帅府，备御宋国。 西南面安抚使司。

西南面安抚使。　西南面都招讨司。太祖神册元年置。亦曰西南路招讨司。

西南面招讨使。　西南边大详稳司。　西南路详稳司。　西南面五押招讨司。

五押招讨大将军。 西南路巡察司。又有西南巡边官。 西南路巡察将军。 西南面巡检司。

西南面巡检。

西南面同巡检。 西南面拽剌详稳司。 山北路都部署司。又有知山北道边境事官。 金肃军都部署司。 南王府。见北面朝官。 北王府。 乙室

王府。 山金司。一作山阴司。置在金山之北。

已上西京诸司，控制西夏。 西北路招讨使司。有知西路招讨事，有监军。 西北路管押详稳司。 西北路总领司。有总领西北路军事官。 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 契丹军详稳司。 吐浑军详稳司。 述律军详稳司。 禁军详稳司。 奚王府舍利军详稳司。 大室韦军详稳司。 小室韦军详稳司。 北王府军详稳司。 特满军详稳司。 群牧军详稳司。 宫分军详稳司。 西北路金吾军。属南面。 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 西北路阻卜都部署司。 西北路统军司。 西北路戍长司。 西北路禁军都统司。 西北部镇抚司。兼掌西北诸部军民。有镇抚西北部事官。 西北路巡检司。 黑水河提辖司。在中京黔州置。

已上西北路诸司，控制诸国。 东北路兵马详稳司。亦曰东北面详稳司。 东北路监军马司。有东北路监军马使，有管押东北路军马事官。 东北路女直详稳司。 北女直兵马司。在东京辽州置。

已上东北路诸司。 东路兵马都总管府。有东路兵马都总管，有同知东路兵马事官。 东路都统军使司。 遥里等十军都详稳司。 遥里军诸详稳司。未详。 九水诸夷安抚使。

已上东路诸司。 西南面节制司。有节制西南诸军事。 西南面都统军司。

已上西南边诸司。 山西兵马都统军司。 西路招讨使司。 西边大详稳司。 四蕃都军所。圣宗统和四年置，授李继冲。 夏州管内蕃落使。【一一】 圣宗统和四年置，授李继迁。 倒塌岭节度使司。 倒塌岭统军司。 塌西节度使司。 塌母城节度使司。

已上西路诸司。 北面行军官

辽行军官，枢密、都统、部署之司，上下相维，先锋、两翼严重，中军於远探侦候为尤谨，临阵委重於监战。司存有常，秩然整暇，所以为制胜之道也。 行枢密院。有左、右林牙，有参谋。 行军都统所。有监军，有行军诸部都监，有监战。

行军都统。

行军副都统。

行军都监。 行军都押司。有都押官、副押官。 行军都部署司。 先锋使司。 先锋都统所。 左翼军都统所。 右翼军都统所。 中军都统所。 御营都统所。 远探军。有小校，有拽剌。 候骑。有侦候，有候人，有拽剌。 东征行枢密院。 东征行枢密院。 东征都统所。亦曰东面行军都统所，又曰东路行军都统所。 东征统军司。 东征先锋使司。 西征统军司。 南征都统所。亦曰南面行军都统所。 南征统军司。 南面行营总管府。 南面行营都部署司。 河南道行军都统所。 北道行军都统所。 东北面行军都统所。 西北面行军都统所。 西南面行军都统所。 北面属国官

辽制，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考其可知者具如左。 属国职名总目：

某国大王。

某国于越。

某国左相。

某国右相。

某国惕隐。亦曰司徒。

某国太师。

某国太保。

某国司空。本名闼林。 某国某部节度使司。

某国某部节度使。

某国某部节度副使。 某国详稳司。

某国详稳。

某国都监。

某国将军。

某国小将军。 大部职名：

并同属国。 诸部职名：

并同部族。 女直国顺化王府。景宗保宁九年，女直国来请宰相、夷离之职，以次授者二十一人。圣宗统和八年，封女直阿海为顺化王，亦作阿改。天祚天庆二年有顺国女直阿鹘产大王。 北女直国大王府。 南女直国大王府。 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亦曰合苏衮部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苏馆都大王。圣宗太平六年，曷苏馆诸部许建旗鼓。 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圣宗统和三十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直乞授爵秩。 鸭渌江女直大王府。 濒海女直国大王府。 阻卜国大王府。 阻卜扎剌部节度使司。 阻卜诸部节度使司。圣宗统和二十九年置。 阻卜别部节度使司。 西阻卜国大王府。 北阻卜国大王府。 西北阻卜国大王府。 乞粟河国大王府。 城屈里国大王府。 术不姑国大王府。亦曰述不姑。又有直不姑。 阿萨兰回鹘大王府。亦曰阿思懒王府。 回鹘国单于府。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 沙州回鹘炖煌郡王府。 【一二】 甘州回鹘大王府。 高昌国大王府。 项国大王府。 西夏国西平王府。 高丽国王府。 新罗国王府。 【一三】 日本国王府。 吐谷浑国王府。 吐浑国王府。 辖嬰斯国王府。 室韦国王府。 黑车子室韦国王府。 铁骊国王府。

国王府。 沙陀国王府。 貊国王府。 突厥国王府。 西突厥国王府。 【一四】 斡朗改国王府。 迪烈德国王府。亦曰敌烈，亦曰迭烈德。 于厥国王府。 越离睹国王府。亦曰斡离都。 阿里国王府。 袄里国王府。 朱灰国王府。 乌孙国王府。 于阗国王府。 狮子国王府。 大食国王府。 西蕃国王府。 大蕃国王府。 小蕃国王府。 吐蕃国王府。 阿撒里国王府。 波剌国王府。 惕德国王府。 仙门国王府。 【一五】 铁不得国王府。 【一六】 鼻国德国王府。 【一七】 辖剌国只国王府。 【一八】 赁烈国王府。 获里国王府。 怕里国王府。 噪温国王府。 阿钵颇得国王府。 阿钵押国王府。 没里国王府。 要里国王府。 徒睹古国王府。亦曰徒鲁古。 素撒国王府。 夷都衮国王府。 婆都鲁国王府。 霸斯黑国王府。 达离谏国王府。 达卢古国王府。 三河国王府。 核列哿国王府。 述律子国王府。 殊保国王府。 蒲昵国王府。 乌里国王府。

已上诸国。 蒲卢毛朵部大王府。 回跋部大王府。 埢母部大王府。 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道宗大康八年，赐官及印。 吾秃婉部大王府。 乌隈于厥部大王府。 婆离八部大王府。 于厥里部族大王府。太宗会同三年，赐旗鼓。

已上大部。 生女直部。 直不姑部。 狐山部。 拨思母部。 茶扎剌部。 粘八葛部。 耶睹刮部。 耶迷只部。 挞术不姑部。 渤海部。 西北

渤海部。 达里得部。亦曰达离底。 乌古部。 隈乌古部。 三河乌古部。 乌隈乌骨里部。 敌烈部。 【一九】 迪离毕部。 涅剌部。 乌部。已上三部，隶夫人婆底里东北路管押司。 【二○】 德部。 【二一】 谛居部。亦曰谛举部。 涅剌奥隗部。 八石烈敌烈部。 迭剌葛部。 兀惹部。亦曰乌惹部。 项部。 隗衍项部。 山南项部。 北大浓兀部。 南大浓兀部。 九石烈部。 娘改部。 鼻骨德部。 退欲德部。 涅古部。 遥思拈部。 【二二】 划离部。圣宗统和元年，划离部请今後详稳於当部人内选授，【二三】 不许。 四部族部。 四蕃部。 三国部。 【二四】 素昆那山东部。 胡母思山部。 卢不姑部。 照姑部。 白可久部。 【二五】 俞鲁古部。 七火室韦部。 黄皮室韦部。 瑶稳部。 嘲稳部。 二女古部。 蔑思乃部。 麻达里别古部。 【二六】 梅里急部。 斡鲁部。 榆里底乃部。 率类部。 五部蕃部。 蒲奴里部。 闸古胡里扒部。

已上诸部。 校勘记

一：大黄室韦部小黄室韦部按营卫志下：“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皮韦户。太祖为挞马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即突吕不室韦、涅剌拿古二部。检该二部已见上文，此是重出。

二：伯斯鼻骨部达马鼻骨部按营卫志下作伯斯鼻骨德部、达马鼻骨德部。

三：已上四十九节度按自品部至五国部共五十部。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拿古部与大、小二黄室韦部为前後异名，实四十八部。检营卫志下：“奥里部，统和十二年以与梅只、堕瑰三部民籍数寡，合为一部。”以上所列有堕瑰无梅只。按在合并之後应除堕瑰，为四十七部；未合之前，则应加梅只为四十九部。

四：黄皮室军详稳司黄皮室属国名按下文“诸部”名内有黄皮室韦部。

五：炮手军手，原作“首”。按纪统和四年六月有炮手，寿隆元年九月有炮人、弩人，下文有“弩手军”。据改。

六：熊军按纪统和八年七月，“改南京熊军为神军”。此仍用旧名。

七：肴里奚军肴里，原作“滑里”，据纪开泰八年七月及高丽外记改。

八：契丹奚军都指挥使司“奚”字疑衍。

九：涞州南兵马指挥使司涞州，地理志二作岍州。

一○：开泰七年特置戍长一员巡察按纪，置戍长巡察事，始于太平八年二月。

一一：夏州管内蕃落使按纪统和四年二月作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一二：沙州回鹘炖煌郡王府府字原缺，据前後文补。

一三：新罗国王府按新罗为高丽重出。

一四：貊国突厥国及西突厥国按此三国已亡，或是遗人用旧名贡献者，因存于史册。下文乌孙国同此。

一五：仙门国按纪重熙十六年十月，“铁骊仙门来朝，以始入贡，加右监门卫大将军”。仙门似是铁骊酋长名。铁骊已见，此重出。

一六：铁不得国铁不得即吐蕃，此与上文西蕃、大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朝贡於辽者，故以不同名称存於史册。

一七：鼻国德国按兵卫志下作鼻骨德。此与诸部之鼻骨德重出。

一八：辖剌国只国按纪会同三年六月作辖剌骨只。

一九：乌隈乌骨里部及敌烈部乌隈乌骨里部即上文乌隈于厥部；敌烈部即上文迪烈德，亦曰敌烈或迭烈德，纪开泰四年正月作迪烈得。均一部重出。

二○：婆底里按纪统和七年七月作婆里德。

二一：德部按部族表，“会同六年六月，奚锄勃德部进白麝”。疑德即锄勃德，亦即伯德部。

二二：遥思拈部按纪开泰八年三月作遥恩拈部。

二三：统和元年划离部请今後详稳於当部人内选授按纪及部族表并作统和二年三月。

二四：三国部“三”，疑当作五，即五国部。下文五部蕃部，亦指此五国部。卷九六萧乐音奴传：“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拜五蕃部节度使。”海东青鹘产于五国，五蕃部即五国部。

二五：白可久部按上文又有退欲德部。纪天显十年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会同九年四月，“吐谷浑白可久来附”。退欲德、白可久均为吐谷浑酋长名。与前吐谷浑、吐浑重出。或是当时吐谷浑之不同部分。

二六：麻达里别古部按纪寿隆二年二月及部族表并作达麻里别古部。

第四十七卷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

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後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於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枢密使。明年，世宗以高勋为南院枢密。 【一】 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禄四年，建政事省。於是南面官僚可得而书。

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别有户部使司。以营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适足矣。

中叶弭文，耶律杨六为太傅，知有三师矣。忽古质为太尉，知有三公矣。於斡古得为常侍， 【二】 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库部、虞部、仓部员外出使，则知备郎官列宿之员。室监修，则知国史有院。程翥舍人，则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王言敷学士，则知有翰林内制。张干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九卿、列监见矣。金吾、千牛有大将，十六列卫见矣。太子上有师保，下有府率，东宫备官也。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

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徵者不书。 南面朝官

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三师府。本名三公，汉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故称三师。

太师。穆宗应历三年见太师唐骨德。

太傅。太宗会同元年命冯道守太傅。

太保。会同元年刘守太保。

少师。耶律资忠传见少师萧把哥。

少傅。

少保。

掌印。耶律乙辛，重熙中掌太保印。　三公府。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後汉更名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唐太尉、司徒、司空，又名三司。

太尉。太宗天显十一年见太尉赵思温。

司徒。世宗天禄元年见司徒划设。

司空。圣宗统和三十年见司空邢抱质。　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在周为大司马，汉为太尉。唐季宦官用事，内置枢密院，後改用士人。晋天福中废，开运元年复置。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

枢密使。太宗大同元年见枢密使李崧。

知枢密使事。

知枢密院事。

枢密副使。杨遵，咸雍中为枢密副使。

同知枢密院事。圣宗太平六年见同知枢密院事耶律迷离已。

知枢密院副使事。杨皙，兴宗重熙十二年知枢密院副使事。

枢密直学士。圣宗统和二年见枢密直学士郭嘏。　【三】

枢密都承旨。圣宗开泰九年见枢密都承旨韩绍芳。

枢密副承旨。杨遵，重熙中为枢密副承旨。

吏房承旨。

兵刑房承旨。　【四】

户房主事。

厅房即工部主事。　【五】 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禄四年建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　【六】

中书令。韩延徽，太祖时为政事令；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会

同五年又见政事令赵延寿。

大丞相。太宗大同元年见大丞相赵延寿。

左丞相。圣宗太平四年见左丞相张俭。

右丞相。圣宗开泰元年见右丞相马保忠。 【七】

知中书省事。萧孝友，兴宗重熙十年知中书省事。

中书侍郎。韩资让，寿隆初为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祖加王郁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八】 太宗大同元年见平章事张砺。

参知政事。圣宗统和十二年见参知政事邢抱朴。

堂後官。太平二年见堂後官张克恭。

主事。

守当官。 【九】 并见耶律俨建官制度。

令史。耶律俨，道宗咸雍三年为中书省令史。 中书舍人院。

中书舍人。室，景宗保宁间为政事舍人；道宗咸雍三年见中书舍人马铉。 右谏院。

右谏议大夫。圣宗统和七年见谏议大夫马得臣。

右补阙。

右拾遗。刘景，穆宗应历初为右拾遗。 门下省。

侍中。赵思忠，太宗会同中为侍中。

常侍。兴宗重熙十四年见常侍斡古得。

散骑常侍。马人望，天祚乾统中为左散骑常侍。

给事中。圣宗统和二年见给事中郭嘏。

门下侍郎。杨皙，清宁初为门下侍郎。 起居舍人院。

起居舍人。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

知起居注。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

起居郎。杜防，开泰中为起居郎。 左谏院。

左谏议大夫。

左补阙。

左拾遗。统和三年见左拾遗刘景。 通事舍人院。

通事舍人。统和七年见通事舍人李琬。 符宝司。

符宝郎。耶律，重熙初为符宝郎。 东上阖门司。太宗会同元年置。

东上阖门使。韩延徽传见东上阖门使郑延丰。

东上阖门副使。 西上阖门司。

西上阖门使。统和二十一年见西上阖门使丁振。

西上阖门副使。 东头承奉班。

东头承奉官。 【一○】 韩德让，景宗时为东头承奉官。 西头承奉班。

西头承奉官。 通进司。

左通进。

右通进。耶律瑶质，景宗时为右通进。 登闻鼓院。

登闻鼓使。 匦院。

知匦院使。太平三年见知匦院事杜防。 诰院。

诰院给事。耶律铎斡，重熙末为诰院给事。 尚书省。太祖尝置左右尚书。

尚书令。萧思温，景宗保宁初为尚书令。

左仆射。太祖初康默记为左尚书，三年见左仆射韩知古。

右仆射。太宗会同元年见右仆射烈束。

左丞。武白为尚书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员外郎。

右司员外郎。 六部职名总目： 某部。

某部尚书。圣宗开泰元年见吏部尚书刘绩。

某部侍郎。王观，兴宗重熙中为兵部侍郎；李，穆宗朝累迁工部侍郎。

某部郎中。刘辉，道宗大安末为礼部郎中。

某部员外郎。开泰五年见礼部员外郎王景运。

某部郎中。 【一一】 圣宗统和九年见虞部郎中崔。 诸曹郎官未详。 御史台。太宗会同元年置。

御史大夫。会同九年见御史大夫耶律解里。

御史中丞。

侍御。重熙七年见南面侍御壮骨里。 殿中司。 【一二】

殿中。圣宗开泰元年见殿中高可。

殿中丞。 尚舍局。见辽朝杂礼。

奉御。 尚乘局奉御。 尚辇局奉御。 尚食局奉御。 尚衣局奉御。 翰

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

翰林都林牙。兴宗重熙十三年见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

南面林牙。耶律磨鲁古，圣宗统和初为南面林牙。

翰林学士承旨。赵延寿传见翰林学士承旨张砺。

翰林学士。太宗大同元年见和凝为翰林学士。

翰林祭酒。韩德崇，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

知制诰。室，太宗入汴，诏知制诰。 翰林画院。

翰林画待诏。圣宗开泰七年见翰林画待诏陈升。 翰林医官。天祚保大二年见提举翰林医官李。 国史院。

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室。

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见史馆学士。

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

修国史。耶律，重熙初修国史。 宣政殿。

宣政殿学士。穆宗应历元年见宣政殿学士李。 观书殿。

观书殿学士。王鼎，寿隆初为观书殿学士。 昭文馆。

昭文馆直学士。杨遵子晦为昭文馆直学士。 崇文馆。

崇文馆大学士。韩延徽，太祖时为崇文馆大学士。 乾文阁。

乾文阁学士。王观，道宗咸雍五年为乾文阁学士。 宣徽院。太宗会同元年置。

宣徽使。

知宣徽院事。马得臣，统和初知宣徽院事。

宣徽副使。

同知宣徽使事。

同知宣徽院事。 内省。

内省使。圣宗太平九年初见内省使。

内省副使。 内藏库。

内藏库提点。道宗清宁元年见内藏库提点耶律乌骨。 内侍省。

黄门令。

内谒者。

内侍省押班。

内侍左厢押班。

内侍右厢押班。

契丹、汉儿、渤海内侍都知。

左承宣使。

右承宣使。 内库。

都提点内库。 尚衣库。

尚衣库使。 汤药局。

都提点、勾当汤药。

内侍省官，并见王继恩、赵安仁传。 客省。太宗会同元年置。

都客省。兴宗重熙十年见都客省回鹘重哥。

客省使。会同五年见客省使耶律化哥。

左客省使。萧护思，应历初为左客省使。

右客省使。

客省副使。 四方馆。

四方馆使。高勋，太宗入汴为四方馆使。

四方馆副使。道宗咸雍五年，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引进司。

引进使。圣宗统和二十八年见引进使韩杞。 点签司。

同签点签司事。兴宗重熙六年见同签点签司事耶律圆宁 【一三】 。 礼信司。

勾当礼信司。兴宗重熙七年见勾当礼信司骨欲。 礼宾使司。

礼宾使。大公鼎曾祖忠为礼宾使。 寺官职名总目：

某卿。兴宗景福元年见崇禄卿李可封。

某少卿。耶律俨子处贞为太常少卿。

某丞。

某主簿。 太常寺。有博士、赞引、太祝、奉礼郎、协律郎。 诸署职名总目：

某署令。

某署丞。

太乐署。

鼓吹署。

法物库。辽朝杂礼有法物库所掌图籍。

法物库使。

法物库副使。 崇禄寺。本光禄寺，避太宗讳改。 卫尉寺。 宗正寺。职在大惕隐司。 太仆寺。有乘黄署。 大理寺。有提点大理寺，有大理正， 【一四】 圣宗统和十二年置。 鸿胪寺。 司农寺。 诸监职名总目：

某太监。【一五】兴宗景福元年见少府监马惮。

某少监。兴宗重熙十七年见将作少监王企。【一六】

某监丞。

某监主簿。 秘书监。有秘书郎，秘书郎正字。【一七】

着作局。

着作郎。

着作佐郎。杨，圣宗太平十一年为着作佐郎。

校书郎。杨佶，统和中为校书郎。

正字。开泰元年见正字李万。 司天监。有太史令，有司历，灵台郎，挈壶正，五官正，丞，主簿，五官灵台郎、保章正、司历、监候、挈壶正、司辰，【一八】刻漏博士，典钟，典鼓。 国子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

祭酒。

司业。

监丞。

主簿。 国子学。

博士。武白为上京国子博士。

助教。 太府监。 少府监。 将作监。 都水监。

已上文官。 诸卫职名总目： 各卫。

大将军。圣宗开泰七年见皇子宗简右卫大将军。

上将军。王继忠，统和二十二年加左武卫上将军。

将军。圣宗太平四年见千牛卫将军萧顺。

折冲都尉。

果毅都尉。 亲卫。 勋卫。 翊卫。 左右卫。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左右威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金吾卫。 左右监门卫。 左右千牛卫。 左右羽林军。 左右龙虎军。 左右神武军。 左右神策军。 左右神威军。

已上武官。 东宫三师府。凡东宫官多见辽朝杂礼。

太子太师。太宗大同元年见太子太师李崧。

太子太傅。世宗天禄五年见太子太傅赵莹。

太子太保。大同元年见太子太保赵莹。

太子少师。圣宗太平十一年见太子少师萧从顺。

太子少傅。耶律合里，重熙中为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大同元年见太子少保冯玉。 太子宾客院。

太子宾客。 太子詹事院。

太子詹事。

少詹事。

詹事丞。

詹事主簿。 太子司直司。

太子司直。 左春坊。

太子左庶子。

太子中允。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中允冯若谷。

太子司议郎。

太子左谕德。

太子左赞善大夫。 文学馆。

崇文馆学士。

崇文馆直学士。

太子校书郎。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校书郎韩滦。 【一九】 司经局。

太子洗马。刘辉，大安末为太子洗马。

太子文学。

太子校书郎。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校书郎张昱。

太子正字。 典设局。

典设郎。 宫门局。

宫门郎。 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右谕德。

右赞善大夫。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家令寺。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太子率更寺。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太子仆寺。

太子仆。

丞。

主簿。 太子率府职名总目：

某率。兴宗重熙十四年见率府率习罗。 【二○】 太子左右卫率府。 太子左右司御率府。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太子左右监门率府。 太子左右内率府。

已上东宫官。 王傅府。

王傅。萧惟信，重熙十五年为燕赵王傅。 亲王内史府。

内史。道宗大康三年见内史吴家奴。

长史。

参军。 诸王文学馆。

诸王教授。姚景行，重熙中为燕赵国王教授。

诸王伴读。圣宗太平八年，长沙郡王宗允等奏选诸王伴读。

已上诸王府官。 南面宫官 汉儿行宫都部署院。亦曰南面行宫都部署司。圣宗开泰九年改左仆射。 【二一】

汉儿行宫都部署。开泰七年见汉儿行宫都部署石用中。

汉儿行宫副部署。兴宗重熙十五年见汉儿行宫副部署耶律敌烈。 【二二】

知南面诸行宫副部署。重熙十年见知南面诸行宫副部署耶律里。

同知汉儿行宫都部署事。道宗大康三年见同知汉儿行宫都部署事萧挞不也。

同签部署司事。耶律俨，大康中为同签部署司事。

都部署判官。耶律俨，咸雍中为都部署判官。 【二三】 十二宫南面行宫都部署司职名总目：

某宫汉人行宫都部署。

某宫南面副都部署。

某宫同知汉人都部署。 弘义宫。 永兴宫。 积庆宫。 长宁宫。 延昌宫。 彰愍宫。 崇德宫。 兴圣宫。 延庆宫。 太和宫。 永昌宫。 敦睦宫。 校勘记

一：明年世宗以高勋为南院枢密按纪，大同元年八月始署北院枢密使，九月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以高勋为南院枢密即在九月，虽改元而非明年。

二：於斡古得为常侍“於”字衍。斡，原误“韩”，据纪重熙十四年正月及下文改。

三：枢密直学士郭嘏按纪统和二年十一月作郑嘏。

四：兵刑房承旨按史愿亡辽录：“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据此，兵、刑分房。

五：厅房即工部主事原“即工部”与“主事”误倒。按亡辽录：“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据改。

六：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检纪，改中书省在重熙十二年。会同三年六月称中书令萧僧隐，五年正月又称政事令。

七：太平四年见左丞相张俭至开泰元年见右丞相马保忠按纪，张俭为左丞相在太平六年，马保忠为右丞相在开泰二年。此类歧异不备注。

八：加王郁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郁，原误“都”。按卷七五王郁传：“从太祖平渤海，战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王都未曾入辽。据改。

九：守当官按续通考五二同，续通志一三二作守堂官。

一○：东头承奉官承奉，石刻中并作供奉。金避章宗父允恭嫌名，改为承奉。

一一：某部郎中此目重出。按上文有礼部郎中刘辉。又纪统和九年崔官虞部员外员。员外郎、郎中即郎官。

一二：殿中司唐书百官志殿中省有监、少监、丞。检礼志五皇帝受册仪有“殿中监、少监、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入”，是殿中司与唐殿中省设官相同。唐殿中省下属六局，此设五局，以尚药为汤药局，隶内侍省。又殿中高可，纪开泰元年十二月作高可垣。

一三：点签司至同签点签司事耶律圆宁按纪重熙六年五月，耶律涅哥同签点检司。此点签司应作点检司。涅哥即圆宁。

一四：大理寺有提点大理寺有大理正按纪统和十二年十月，“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卷九八刘伸传，重熙五年登进士，历任大理正、大理少卿、大理卿、提点大理寺。

一五：某太监按监职但称某监，如“太府监”、“少府监”及卷九六姚景行传“为将作监”，不称太监。乘轺录有秘书大监张肃。

一六：将作少监王企按纪重熙十七年二月作王全。

一七：秘书郎正字按正字自是一职，秘书郎若非重出，或是校书郎。

一八：五官灵台郎至司辰按新唐书百官志司天台有五官灵台郎、五官保章正、五官司历、五官监候、五官契壶正、五官司辰，注云：“武后长安二年署契壶正，乾元元年与灵台郎、保章正、司历、司辰皆加五官之名。”辽仿唐制，保章正、司历、监候、契壶正、司辰皆当冠以五官二字，史省其文。

一九：太子校书郎韩滦按纪太平五年十一月，“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韩滦即韩栾。此学士、直学士、校书郎应移前崇文馆下。文学如曾设专馆，则太子文学等似应属之。道光殿本考证云：“志引张昱於司经局条下，则文学馆条下应作校书郎，『太子』二字疑衍。”

二○：率府率习罗按纪重熙十四年正月：“以常侍斡古得战殁，命其子习罗为帅。”非谓习罗为率府率。辽文汇四李内贞墓志称内贞於景宗时曾官太子左卫率府率。

二一：开泰九年改左仆射按纪开泰九年十一月："以夷离毕萧孝顺为南面诸行宫都部署，加左仆射。"是加官，非改都部署为左仆射。

二二：汉儿行宫副部署耶律敌烈按纪重熙十五年十一月，耶律敌烈为汉人行宫都部署，非副部署。

二三：耶律俨咸雍中为都部署判官卷九八耶律俨传，大康初，历都部署判官。非"咸雍中"。

第四十八卷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京官

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馀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五京并置者，列陈之；特置者，分列于後。 三京宰相府职名总目：

左相。

右相。

左平章政事。

右平章政事。 东京宰相府。圣宗统和元年，诏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 中京宰相府。 南京宰相府。 诸京内省客省职名总目：

某京某省使。

某京某省副使。耶律蒲奴，开泰末为上京内客省副使。 上京内省司。 东京内省司。地理志，东京大内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 五京诸使职名总目：

某京某使。王棠，重熙中为上京盐铁使。

知某京某使事。张孝杰，清宁间知户部使事。

某京某副使。刘伸，重熙中为三司副使。

同知某京某使事。道宗大康三年见挞不也同知度支使事。

某京某判官。圣宗太平九年见户部使判官。 上京盐铁使司。 东京户部使司。 中京度支使司。 南京三司使司。 南京转运使司。亦曰燕京转运使司。 西京计司。 五京留守司兼府尹职名总目：

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圣宗统和元年见上京留守、行临潢尹事吴王稍。

某京副留守。天祚天庆六年见东京副留守高清臣。

知某京留守事。萧惠，开泰二年知东京留守事。

某府少尹。圣宗太平四年见临潢少尹郑弘节。”一：

同知某京留守事。太平八年见中京同知耶律野。

同签某京留守事。萧滴冽，太平六年同签南京留守事。 【二】

某京留守判官。室，天禄中为南京留守判官。

某京留守推官。圣宗开泰元年见中京留守推官李可举。 上京留守司。 东京留守司。 中京留守司。太宗大同元年命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治镇州。圣宗统和十二年命室为中京留守，治大定府。 【三】 南京留守司。太宗天显三年升东平郡为南京，治辽阳。十三年以幽州为南京，治析津。圣宗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 西京留守司。 五京都总管府职名总目：

某京都总管、知某府事。

同知某府事。圣宗太平五年见同知中京事萧尧衮。 上京都总管府。 东京都总管府。 中京都总管府。 南京都总管府。 西京都总管府。 五京都虞候司职名总目：

都虞候。 上京都虞候司。 东京都虞候司。 南京都虞候司。 西京都虞候司。 中京都虞候司。 五京警巡院职名总目：

某京警巡使。

某京警巡副使。 上京警巡院。 东京警巡院。 中京警巡院。 南京警巡院。 西京警巡院。 五京处置使司职名总目：

某京处置使。 上京处置司。 东京处置司。 中京处置司。 西京处置司。 南京处置司。 五京学职名总目：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四：颁经及传疏，置傅士、助教各一员。

博士。

助教。 上京学。上京别有国子监，见朝官。 东京学。 中京学。中京别有国子监，与朝官同。 南京学。亦曰南京太学，太宗置。圣宗统和十三年，赐水庄一区。 西京学。

已上五京官。 上京城隍使司。亦曰上京皇城使。

上京城隍使。韩德让，景宗时为上京皇城使。”五： 东京渤海承奉官。圣宗开泰八年耶律八哥奏，渤海承奉班宜设官以统之，因置。

渤海承奉都知押班。 辽阳大都督府。太宗会同二年置。

辽阳大都督。会同二年，都督曷鲁泊等关防辽阳东都。 东京安抚使司。

东京安抚使。 东京军巡院。地理志，东京有归化营军千馀人，籍河朔亡命於此，置军巡院。

东京军巡使。 中京文思院。

中京文思使。马人望父为中京文思使。 【六】 中京路按问使司。

中京路按问使。耶律和尚，重熙二十四年为中京路按问使。 中京巡逻使司。

中京巡逻使。耶律古昱，开泰间为中京巡逻使。 中京大内都部署司。

中京大内都部署。圣宗开泰元年见中京大内都部署。

中京大内副部署。 南京宣徽院。

南京宣徽使。道宗寿隆元年见宣徽使耶律特末。

知南京宣徽院使事。

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宣徽副使。

同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处置使司。 【七】 圣宗开泰元年见秦王隆庆为燕京管内处置使。

燕京管内处置使。 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萧讨古，乾亨初为南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南京马步副指挥使。 南京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

南京马军都指挥使。

南京马军副指挥使。 南京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

南京步军都指挥使。

南京步军副指挥使。 南京栗园司。

典南京栗园。 云州宣谕招抚使司。

云州管内宣谕招抚使二员。统和四年见韩毗哥、邢抱朴为云州管内宣谕招抚使。 【八】 南面大蕃府官 黄龙府。

知黄龙府事。兴宗重熙十三年见知黄龙府事耶律瓯里斯。

同知黄龙府事。

黄龙府判官。 黄龙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亲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马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步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学。

博士。

助教。 兴中府。

知兴中府事。咸雍元年见知兴中府事杨绩。

同知兴中府事。

兴中府判官。 兴中府学。

博士。

助教。 南面方州官

辽东、西，燕、秦、汉、唐已置郡县，设官职矣。高丽、渤海因之。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馀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後往往皆归王府。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其设官则未详云。 节度使职名总目：

某州某军节度使。

某州某军节度副使。

同知节度使事。耶律，重熙中同知辽兴军节度使事。

行军司马。

军事判官。

掌书记。刘伸，重熙五年为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

衙官。 某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

副指挥使。 某马军指挥使司。

指挥使。

副指挥使。 某步军指挥使司。

指挥使。

副指挥使。 上京道：【九】

怀州奉陵军节度使司。

庆州玄宁军节度使司。

泰州德昌军节度使司。

长春州韶阳军节度使司。

仪坤州启圣军节度使司。

龙化州兴国军节度使司。

饶州匡义军节度使司。

徽州宣德军节度使司。

成州长庆军节度使司。

懿州广顺军节度使司。

渭州高阳军节度使司。

镇州建安军节度使司。 东京道：

开州镇国军节度使司。

保州宣义军节度使司。

辰州奉国军节度使司。

兴州中兴军节度使司。

海州南海军节度使司。

渌州鸭渌军节度使司。

显州奉先军节度使司。

乾州广德军节度使司。

贵德州宁远军节度使司。

渖州昭德军节度使司。

辽州始平军节度使司。

通州安远军节度使司。

双州保安军节度使司。

同州镇安军节度使司。

咸州安东军节度使司。

信州彰圣军节度使司。

宾州怀化军节度使司。

懿州宁昌军节度使司。

苏州安复军节度使司。

复州怀德军节度使司。

祥州瑞圣军节度使司。 中京道：

成州兴府军节度使司。

兴中府彰武军节度使司。 【一○】

宜州崇义军节度使司。

锦州临海军节度使司。

川州长宁军节度使司。

建州保静军节度使司。

来州归德军节度使司。 南京道：

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司。 【一一】

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司。 西京道：【一二】 西京道：【一二】

云中大同军节度使司。 【一三】

云内州开远军节度使司。

奉圣州武定军节度使司。

蔚州忠顺军节度使司。

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司。

朔州顺义军节度使司。 观察使职名总目：

某州军观察使。

某州军观察副使。

某州军观察判官。王鼎，清宁五年为易州观察判官。 州学。

博士。

助教。 中京道：

高州观察使司。

武安州观察使司。

利州观察使司。 东京道：

益州观察使司。

宁州观察使司。

归州观察使司。

宁江州混同军观察使司。 上京道：

永州永昌军观察使司。

静州观察使司。 团练使司职名总目：

某州团练使。

某州团练副使。

某州团练判官。 州学。

博士。

助教。 东京道：

安州团练使。 防御使司职名总目：

某州防御使。

某州防御副使。

某州防御判官。 州学。

博士。

助教。 东京道：

广州防御使司。

镇海府防御使司。

冀州防御使司。 【一四】

衍州安广军防御使司。 州刺史职名总目：

某州刺史。

某州同知州事。耶律独挥，重熙中同知金肃军事。

某州录事叅军。世宗天禄五年，诏州录事叅军委政事省差注。 州学。

博士。

助教。 上京道五州：乌、降圣、维、防、招。 东京道三十七州：穆、贺、卢、铁、崇、耀、嫔、辽西、康、宗、海北、岩、集、祺、遂、韩、银、安远、威、清、雍、湖、渤、郢、铜、岍、率宾、定理、铁利、吉、麓、荆、胜、顺化、连、肃、乌 【一五】 。 中京道十三州：恩、惠、榆、泽、北安、潭、松山、安德、黔、严、隰、 【一六】 迁、润。 南京道八州：顺、檀、涿、易、蓟、景、滦、营。 西京道八

州：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儒、武、东胜。 县职名总目：

某县令。

某县丞。

某县主簿。世宗天禄五年，诏县主簿委政事省差注。

某县尉。 县学。大公鼎为良乡县尹，【一七】 建孔子庙。

博士。

助教。

五京诸州属县，见地理志。县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有破产不能给者，良民患之。马人望设法，使民出钱免役，官自募人，仓司给使以公使充，人以为便。 南面分司官

平理庶狱，采摭民隐，汉、唐以来，贤主以为恤民之令典。官不常设，有诏，则选材望官为之。

分决诸道滞狱使。圣宗统和九年，命邢抱朴等五员，又命马守瑛等三员，分决诸道滞狱。 【一八】

按察诸道刑狱使。开泰五年遣刘泾等分路按察刑狱。 【一九】

采访使。太宗会同三年命于骨邻为采访使。 南面财赋官

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自涅里教耕织，而後盐铁诸利日以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饶矣。 诸钱帛司职名总目：

某州钱帛都点检。大公鼎为长春州钱帛都提点。 长春路钱帛司。兴宗重熙二十二年置。 辽西路钱帛司。 平州路钱帛司。 转运司职名总目：

某转运使。

某转运副使。

同知某转运使。

某转运判官。 山西路都转运使司。杨，兴宗重熙二十年为山西转运使。 【二○】 奉圣州转运使司。圣宗开泰三年置。 蔚州转运使司。 应州转运使司。 朔州转运使司。 保州转运使司。已上并开泰三年置。 【二一】 西山转运使。 【二二】 圣宗太平三年见西山转运使郎玄化。南面军官

传曰："虽楚有材，晋用之。"辽自太祖以来，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则就用之，东、北二鄙，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计之善者也。 点检司职名总目：

某都点检。穆宗应历十六年见殿前都点检耶律夷剌葛。

某副点检。圣宗太平六年见副点检耶律野。

同知某都点检。道宗清宁九年见同知点检司事耶律挞不也。 点检司。 殿前都点检司。 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司。 诸指挥使司职名总目：

某军都指挥使。圣宗统和二年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倬。

某军副指挥使。

某军都监。 某军都指挥使司。 某军副指挥使司。

并同前。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 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司。 侍卫汉军兵马都指挥使司。 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 归圣军兵马都指挥使司。圣宗统和五年，以宋降军置七指挥署，左右厢，凡四十二员。七年，隶总管府。 归圣军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归圣军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一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一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二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二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三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三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四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四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五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五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六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六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七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七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宣力军都指挥使司。 四捷军都指挥使司。 天圣军都指挥使司。 汉军都指挥使司。 诸军都团练使职名总目：

某军都团练使。赵思温，太祖神册二年为汉军都团练使。

某军团练副使。

某军团练判官。 汉军都团练使司。 诸军兵马都总管府职名总目：

某兵马都总管。圣宗太平四年见兵马都总管。 【二三】

某兵马副总管。

同知某兵马事。

某兵马判官。 兵马都总管府。 归圣军兵马都总管府。 南面边防官

三皇、五帝宽柔之化，泽及汉、唐。好生恶杀，习与性成。虽五代极乱，习於战斗者才几人耳。宋以文胜，然辽之边防犹重於南面，直以其地大民众故耳。卒之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此辽之所以为美也欤。易州飞狐招安使司。圣宗统和二十三年改安抚使司。易州飞狐兵马司。道宗咸雍四年改易州安抚司。易州飞狐招抚司。西南面招安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宁初为西南面招安使。巡检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宁中为巡检使。五州都总管府。耶律速撒，穆宗应历初为义、霸、祥、顺、圣五州都总管。山後五州都管司。圣宗统和四年见蒲奴宁为山後五州都管。五州制置使司。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

制置使。 【二四】 三州处置使司。韩德枢，太宗时为平、滦、营三州处置使。霸州处置使司。统和二十七年废。 校勘记

一：太平四年见临潢少尹郑弘节按纪，郑弘节为临潢少尹在太平五年三月。

二：萧滴冽太平六年同签南京留守事按卷九五萧滴冽传，同签南京留守事在重熙六年。

三：统和十二年命室为中京留守治大定府考异谓中京大定府，始于统和二十五年，不应先得为留守。卷七九传称保宁间改南京副留守，统和八年请致政，後病剧，遣人就第授中京留守。疑中京本南京之讹，治大定者，则附益之说。

四：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按纪，诏设学养士在清宁元年十二月。

五：韩德让景宗时为上京皇城使皇，原作“隍”。据上文“亦曰上京皇城使”及卷八二本传改。

六：马人望父，卷一○五马人望传作诠。

七：南京处置使司按此目重出。又此下“圣宗开泰元年见秦王隆庆为燕京管内处置使”一句当在下文“燕京管内处置使”下。此职亦应列于前五京处置司职名总目南京处置司下。

八：邢抱朴抱朴原误抱质，据纪统和四年六月及卷八○本传改。

九：上京道据地理志一，上京道缺祖州天成军节度使司。

一○：兴中府彰武军节度使司按地理志三，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重熙十年升府。升府後军名已废，已非节度州。

一一：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司按地理志四，幽州入辽以後即升南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已非节度州。

一二：西京道据地理志五，西京道缺丰州天德军节度使司。另天德军，後亦由招讨升节度。

一三：云中大同军节度使司按地理志五，大同于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已非节度州。

一四：冀州防御使司据地理志二，应作冀州永安军防御使司。

一五：东京道三十七州据地理志二，贺州下应有宣州、怀化军，嫔州下应有嘉州。总数四十。又地理志胜州作媵州；无乌州，有安州。

一六：隰隰，原误“湿”。据地理志三及金史地理志改。

一七：大公鼎为良乡县尹按卷一○五大公鼎传作良乡县令。

一八：又命马守瑛等三员分决诸道滞狱按纪统和九年三月，“复遣库部员外郎马守琪、仓部员外郎祁正、虞部员外郎崔、蓟北县令崔简等分决诸道滞狱。”马守瑛即马守琪，“三员”应作四员。

一九：开泰五年遣刘泾等分路按察刑狱按纪在开泰六年七月，刘泾作刘京。

二○：杨兴宗重熙二十年为山西转运使按卷八九杨皙传作重熙十二年。

二一：奉圣州转运使司至已上并开泰三年置按纪开泰三年三月，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此缺南京、平州、云州，多保州。

二二：西山转运使叁见卷一六校勘记【二四】。

二三：太平四年见兵马都总管按纪太平三年十一月有兵马都总管韩制心。

二四：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按辽无泉州。检地理志三，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泉”应是白川之误。

第四十九卷志第十八 礼志一

理自天设，情由人生。以理制情，而礼乐之用行焉。林豺梁獭，是生郊；洼尊燔黍，是生燕飨；瓦棺，是生丧葬；俪皮缁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弭文。一文一质，盖本于忠。变通革弊，与时宜之。唯圣人为能通其意。执理者胶瑟聚讼，不适人情；徇情者稗绵，不中天理。秦、汉而降，君子无取焉。

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於悃忱，殆有得於胶瑟聚讼之表者。太古之上，椎轮五礼，何以异兹。太宗克晋，稍用汉礼。

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着于篇。吉仪

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绛带，悬鱼，三山绛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皇后御绛挸，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缝乌靴。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位，致奠；阖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门树；馀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皇帝、皇后升坛，御龙文方茵坐。再声警，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後立，一奠。命惕隐东向掷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饮福，受胙，复位，坐。在位者以次

饮。皇帝、皇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声跸，一拜。退。

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一】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於拜山仪过树之後，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後拜神，非胡剌可汗之故也。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後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後因以为常。神主树木，悬牲告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天理人情，放诸四海而准，信矣夫。兴宗更制，不能正以经术，无以大过於昔，故不载。

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於胜者，然後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疋、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

道宗清宁元年，皇帝射柳讫，诣风师坛，再拜。

柴册仪：择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毡，龙文方茵。【二】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而任之；尔有罪，黜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谟之。”佥曰：“唯帝命是从。”皇帝于所识之地，封土石以志之。遂行。拜先帝御容，宴飨群臣。翼日，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奉七庙神主置龙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讫，枢密使奉玉宝、玉册入。有司读册讫，枢密使称尊号以进，群臣三称“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皇帝更衣，拜诸帝御容。遂宴群臣，赐赉各有差。

拜日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上香。门使通，阁使或副、应拜臣僚殿左右阶陪位，再拜。皇帝升坐。奏榜讫，北班起居毕，时相已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各祗候。宣徽已下横班同。诸司、阖门、北面先奏事；馀同。教坊与臣僚同。

告庙仪：至日，臣僚昧爽朝服，诣太祖庙。次引臣僚，合班，先见御容，再拜毕，引班首左上，至褥位，再拜。赞上香，揖栏内上香毕，复褥位，再拜。各祗候立定。左右举告庙祝版，於御容前跪捧。中书舍人跪，读讫，兴，退。引班首左下，复位，又再拜。分引上殿，次第进酒三。分班引出。

谒庙仪：至日昧爽，南北臣僚各具朝服，赴庙。车驾至，臣僚於门外依位序立，望驾鞠躬。班首不出班，奏“圣躬万福”。舍人赞各祗候毕，皇帝降车，分引南北臣僚左右入，至丹墀褥位。合班定，皇帝升露台褥位。宣徽赞皇帝再拜，殿上下臣僚陪位皆再拜。上香毕，退，复位，再拜。分引臣僚左右上殿位立，进御容酒依常礼。若即退，再拜。舍人赞“好去”，引退。礼毕。

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後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

孟冬朔拜陵仪：有司设酒馔于山陵。皇帝、皇后驾至，敌烈麻都奏“仪办”。阖门使赞皇帝、皇后诣位四拜讫，巫赞祝燔胙及时服，酹酒荐牲。大臣，命妇以次燔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群臣、命妇，循诸陵各三匝。还宫。翼日，群臣入谢。

节仪：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又筑土为台，高丈馀，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於其中，焚之，国俗谓之节。

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阖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

初，皇帝皆亲拜，至道宗始命夷离毕拜之。 校勘记

一：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宗，原误“祖”。据地理志一永州兴王寺迁白衣观音像事改。

二：坛之制至龙文方茵按燕北录：“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成，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安御帐。”

第五十卷志第十九 礼志二 凶仪

丧葬仪：圣宗崩，兴宗哭临于涂殿。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门，就车，藉以素。巫者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东向，再拜天地讫，乘马，率送葬者过神门之木乃下，东向又再拜。翼日诘旦，率群臣、命妇诣山陵，行初奠之礼。升御容殿，受遗赐。又翼日，再奠如初。兴宗崩，道宗亲择地以葬。道宗崩，涂于游仙殿，有司奉丧服。天祚皇帝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斩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馀官及承应人皆白衣巾以入，哭临。惕隐、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辇常衮、九奚首郎君、夷离毕、国舅详稳、十闸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荐奠，进鞍马、衣袭、犀玉带等物，表列其数。读讫，焚表。诸国所赙器服，亲王、诸京留守奠祭、进赙物亦如之。先帝小前一日，皇帝丧服上香，奠酒，哭临。其夜，北院枢密使、契丹行宫都部署入，小。翼日，遣北院枢密副使、林牙，以所器服，置之幽宫。灵柩升车，亲王推之，至食之次。盖辽国旧俗，於此刑羊以祭。皇族、外戚、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灵柩降车，就，皇帝免丧服，步引至长福冈。是夕，皇帝入陵寝，授遗物于皇族、外戚及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寝幄，过於陵前神门之木。帝不亲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辞陵而还。

上册仪：先一日，於涂殿西廊设御幄并臣僚幕次。太乐令展宫悬於殿庭，协律郎设举麾位。至日，北、南面臣僚朝服，昧爽赴涂殿。先置册、宝案于西廊下。阖使引皇帝至御幄，服宽衣皂带。臣僚班齐，分班引入，向殿合班立定。引册案上殿至褥位，宝案次之，设於西阶。阖使引皇帝自西阶升殿。初行，乐作；至位立，乐止。宣徽使揖皇帝鞠躬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翰林使执台盏以进，皇帝再拜。引至神座前，跪，奠三，乐作；进奠讫，复位，乐止。又再拜，陪位者皆再拜。引皇帝于神座前，北面立。捧册函者去盖，进前跪。册案退，置殿西壁下。引读册者进前，伏跪，自通全衔臣读册。读讫，伏兴，复位。捧册函者置于案上，捧宝函者进前跪，读宝官通衔跪读讫，引皇帝至褥位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礼毕，引皇帝归御幄。初行，乐作；至御幄，乐止。引臣僚分班出。若皇太后奠酒，依常仪。

忌辰仪：先一日，奏忌辰榜子，预写名纸。大纸一幅，用阴面後第三行书“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谨诣西上阖门进名奉慰”。至日，应拜大小臣僚并皂衣、皂嚷带，四鼓至时，於幕次前，在京於僧寺，班齐，依位望阙叙立。直日舍人跪右，执名纸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引退。名纸於宣徽使面付内侍奏闻。

宋使祭奠吊慰仪：太皇太后至涂殿，服丧服。太后於北间南面垂帘坐，皇帝於南间北面坐。宋使至幕次，宣赐素服、皂带。更衣讫，引南北臣僚入班，立定。可矮墩以下，并上殿依位立。先引祭奠使副捧祭文南洞门入，殿上下臣僚并举哀，至丹墀立定。西上阖门使自南阶下，受祭文，上殿启封，置於香案，哭止。祭奠礼物列殿前。引使副南阶上殿，至褥位立，揖，再拜。引大使近前上香，退，再拜。大使近前跪，捧台盏，进奠酒三，教坊奏乐，退，再拜。揖中书二舍人跪捧祭文，引大使近前伏跪，读讫，举哀。引使副下殿立定，哭止。礼物担床出毕，引使副近南，面北立。勾吊慰使副南洞门入。四使同见大行皇帝灵，再拜。引出，归幕次。皇太后别殿坐，服丧服。先引北南面臣僚并於殿上下依位立，吊慰使副捧书匣右入，当殿立。阖门使右下殿受书匣，上殿奏“封全”。开读讫，引使副南阶上殿，传达吊慰讫，退，下殿立。引礼物担床过毕，引使副近南，北面立。勾祭奠使副入。四使同见，鞠躬，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又再拜，立定。宣徽传圣旨抚问，就位谢，再拜。引出，归幕次。皇帝御南殿，服丧服。使副入见，如见皇太后仪，加谢远接、抚问、汤药，再拜。次宣赐使副并从人，祭奠使副别赐读祭文例物。即日就馆赐宴。高丽、夏国奉吊、进赙等使礼，略如之。道宗崩，天祚皇帝问礼于耶律固。宋国遣使吊及致祭、归，皇帝丧服，御游仙之北别殿。使入门，皇帝哭。使者诣柩前上香，读祭文讫，又哭。有司读遗诏，恸哭。使者出，少顷，复入，陈赙于柩前，皇帝入临哭。退，更衣，御游仙殿南之幄殿。使者入见且辞，敕有司赐宴於馆。

宋使告哀仪：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皂嚷带。宋使奉书右入，丹墀内立。西上阖门使右阶下殿，受书匣；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开封，於殿西案授宰相读讫，皇帝举哀。舍人引使者右阶上，栏内跪，附奏起居讫，兴，立。皇帝宣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使者跪奏“来时皇帝圣躬万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阶下殿，於丹墀西，面东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候见，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再拜。又出班，谢远接、抚问、汤药，再拜。赞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赐衣物。引从人入，通名拜，奏“圣躬万福”，出就幕，

赐衣，如使者之仪。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赞谢恩。再赞“有敕赐宴”，再拜。赞祗候，出就幕次宴。引从人谢恩，拜敕赐宴，皆如初。宴毕，归馆。

宋使进遗留礼物仪：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宋遗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内门，馆伴副使引谢登位使就幕次坐。【一】馆伴大使与遗留使副奉书入，至西上阖门外毡位立。阖使受书匣，置殿西阶下案。引进使引遗留物於西上阖门入，即於廊下横门出。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引宰臣押文武班起居，引中书令西阶上殿，奏宋使见榜子。契丹臣僚起居，控鹤官起居。遗留使副西上阖门入，面殿立。舍人引使副西阶上殿，附奏起居讫，引西阶下殿，於丹墀东，西面鞠躬，通名奏“圣躬万福”，如告哀使之仪。谢面天颜，谢远接、抚问、汤药。引遗留使从人见亦如之。次引告登位使副奉书匣，於东上阖门入，面殿立。阖使东阶下殿，受书匣。中书令读讫，舍人引使副东阶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礼物入，即於廊下横门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谢面天颜、远接等，皆如遗留使之仪。宣赐遗留、登位两使副并从人衣物，如告哀使。应坐臣僚皆上殿就位立，分引两使副等於两廊立。皇帝问使副“冲涉不易”，丹墀内五拜。各引上殿祗候位立。大臣进酒，皇帝饮酒。契丹通，汉人赞，殿上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契丹通，汉人赞，皆再拜，称“万岁”。各祗候。独引宋使副下殿谢，五拜。引出。控鹤官门外祗候，报阖门无事，供奉官卷班出。

高丽、夏国告终仪：先期，於行宫左右下御帐，设使客幕次於东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馀臣僚并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状先呈枢密院，准备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帐，相对立，其馀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终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讫，宣问。若嗣子已立，恭身受圣旨。奏讫，复位。嗣子未立，不宣问。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毕，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复位，再拜。出班，谢远接，复位，再拜。赞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辞，再拜；叙恋阙，再拜。赞“好去”。礼毕。 校勘记

一：遗留使及谢登位使使，按下文并应作使副。

第五十一卷志第二十上 礼志三 军仪

皇帝亲征仪：常以秋冬，应敌制变或无时。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胄，祭诸先帝宫庙，乃阅兵。将行，牝牡各一为挺祭。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谓之“射鬼箭”。

腊仪：腊，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诏司猎官选猎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司猎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敌烈麻都以酒二尊、盘飧奉进，北南院大王以下进马及衣。皇帝降舆，祭东毕，乘马入围中。皇太子、亲王率群官进酒，分两翼而行。皇帝始获兔，群臣进酒上寿，各赐以酒。至中食之次，亲王、大臣各进所获。及酒讫，赐群臣饮，还宫。应历元年冬，汉遣使来贺，自是遂以为常仪。统和中，罢之。

出军仪：制见兵志。 宾仪

常朝起居仪：昧爽，臣僚朝服入朝，各依幕次。内侍奏“班齐”。先引京官班於三门外，当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祗候。次依两府以下文武官，於丹墀内面殿立，竖班诸司并供奉官，於东西道外相向立定。当直阖使副赞放起居，再拜，各祗候。退还幕次，公服。帝升殿坐，两府并京官丹墀内声喏，各祗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毕，奏事。

燕京嘉宁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头、袍笏；公服，紫衫、帽。

正座仪：皇帝升殿坐，警声绝。契丹、汉人殿前班毕，各依位侍立。次教坊班毕，卷退。京官班入拜毕，揖於右横街西，依位班立。次武班入拜毕，依位立。文班入拜毕，依位立。北班入，起居毕，於左横街东，序班立。次两府班入，鞠躬，通宰臣某官已下起居，拜毕，引上殿奏事。已上六班起居，并七拜。内有不带节度使，班首止通名，亦七拜。卷班，与常朝同。直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统军司、制置司谓之京官；都部署司、宫使、副宫使，都承以下令史，北面主事以下随驾诸司为武官；馆、阁、大理寺，堂後以下，御史台、随驾闲员、令史、司天台、翰林、医官院为文官。

天庆二年冬，教坊并服袍。

臣僚接见仪：皇帝御座，奏见榜子毕，臣僚左入，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官以下祗候见。引面殿鞠躬，起居，凡七拜。引班首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鞠躬。宣答问制，再拜。宣讫，谢宣谕，五拜。各祗候毕，可矮墩以上引近前，问“圣躬万福”。传宣问“跋涉不易”，鞠躬。引班舍人赞各祗候毕，引右上，准备宣问。其馀臣僚并於右侍立。

宣答云：“卿等久居乡邑，来奉乘舆。时属霜寒或云炎蒸，谅多劳止。卿各平安好。想宜知悉。”

问圣体仪：皇帝行幸，车驾至捺钵，坐御帐。臣僚公服，问“圣躬万福”。赞再拜，各祗候。奉事。宣徽以下常服，教坊与臣僚同。

保大元年夏，特旨通名再拜，不称宰臣。

车驾还京仪：前期一日，宣徽以下横班，诸司、阖门并公服，於宿帐祗候。至日诘旦，皇帝乘玉辂，阖门宣谕军民讫，导驾。时相以下进至内门，阖副勘箭毕，通事舍人鞠躬，奏“臣宣放仗”。礼毕。

勘箭仪：皇帝乘玉辂，至内门。北南臣僚於辂前对班立。勘箭官执雌箭，门中立。东上阖门使诣车前，执雄箭在车左立，勾勘箭官进。勘箭官揖进，至车约五步，面车立。阖使言“受箭行勘”。勘箭官拜跪，受箭；举手勘讫，鞠躬，奏“内外勘同”。阖使言“准敕行勘”。勘箭官平立，退至门中旧位立，当胸执箭，赞“军将门仗官近前”。门仗官应声开门，举声两边齐出，并列左右，立。勘箭官举右手赞“呈箭”，次赞“内出唤仗御箭一只，准敕付左金吾仗行勘”。赞“合不合”，应“合、合、合”，赞“同不同”，应“同、同、同”讫。勘箭官再进，依位立，鞠躬，自通全衔臣某对御勘箭同，退门中立。赞“其箭谨付阖门使进入”。事毕，其箭授阖使，转付宣徽。

宋使见皇太后仪：宋使贺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臣僚班齐，皇太后御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卷班。次契丹臣僚班起居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馀臣僚不应坐者，退於东面侍立。汉人臣僚东洞门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以下起居，凡七拜毕；赞各祗候。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中书令、大王西阶上殿，奏宋使并从人榜子讫，就位立。其馀臣僚不应坐者，退於西面

侍立。次引宋使副六人於东洞门入，丹墀内面殿齐立。阖使自东阶下，受书匣，使人捧书匣者皆跪，阖使笏立，受书匣。自东阶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讫，授枢密开封。宰臣对皇太后读讫，引使副六人东阶上殿，栏内立。使者揖生辰节大使少前，【一】使者伏跪，附起居讫，起，复位立。次引贺皇太后正旦大使，附起居，如前仪。皇太后宣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舍人揖生辰大使并皇太后正旦大使少前，皆跪，唯生辰大使奏“来时圣躬万福”，皆伏，兴。引东阶下殿，丹墀内面殿齐立。引进使引礼物於西洞门入，殿前置担床。控鹤官起居，四拜，担床於东便门出毕，揖使副退於东方，西面，皆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舞蹈，五拜毕；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揖班首出班，谢面天颜讫，复位，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引各使副西阶上殿就位。勾从人两洞门入，面殿鞠躬，通名，赞拜，起居，四拜毕，赞各祗候，分班引两洞门出。若宣问使副“跋涉不易”，引西阶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引西阶上殿，就位立。契丹舍人、汉人阖使齐赞拜，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汤、行茶。供过人出殿门，揖臣僚并使副起，鞠躬。契丹舍人、汉人阖使齐赞，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先引宋使副西阶下殿，西洞门出，次揖臣僚出毕，报阖门无事。皇太后起。

宋使见皇帝仪：宋使贺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奏“班齐”，声警，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卷班出。契丹臣僚班起居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馀臣僚不应坐者，并退於北面侍立。次引汉人臣僚北洞门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某以下起居，皆七拜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引首相南阶上殿，奏宋使并从人榜子，就位立。臣僚并退於南面侍立。教坊入，起居毕，引南使副北洞门入，丹墀内面殿立。阖使北阶下殿，受书匣，使人捧书匣者跪，阖使笏立，受於北阶。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讫，授枢密开封。宰相对皇帝读讫，舍人引使副北阶上殿，栏内立。揖生辰大使少前，伏跪，附起居。伏兴，复位立。大使伏跪，奏讫，伏兴，退；引北阶下殿，揖使副北方，南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起居，七拜毕；揖班首出班，谢面天颜，舞蹈，五拜毕；出班，谢远接、御筵、抚问、汤药，舞蹈，五拜毕，赞各祗候。引出，归幕次。阖使传宣赐对衣、金带。勾从人以下入见。舍人赞班首姓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赞再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出。舍人传宣赐衣。使副并从人服赐衣毕，舍人引使副入，丹墀内面殿鞠躬。舍人赞谢恩，拜，舞蹈，五拜毕，赞上殿祗候。引使副南阶上殿，就位立。勾从人入，赞谢恩，拜，称“万岁”。赞“有敕赐宴”，

再拜，称“ 万岁”。赞各祗候。承受官引北廊下立。御床入，大臣进酒，皇帝饮酒。契丹舍人、汉人阖使齐赞拜，应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卒饮，赞拜，应坐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亲王、使相、使副共乐曲。若宣令饮尽，并起立饮讫。放盏，就位谢。赞拜，并随拜，称“万岁”。赞各就坐。次行方茵地坐臣僚等官酒。若宣令饮尽，赞谢如初。殿上酒一行毕，赞廊下从人拜，称“ 万岁”。赞各就坐。若传宣令饮尽，并拜，称“万岁”。赞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行膳。酒五行，候曲终，揖廊下从人起，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副并起，鞠躬。赞拜，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使副南阶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毕，赞各祗候。引出。次引众臣僚下殿出毕，报阖门无事。皇帝起，声跸。

曲宴宋使仪：昧爽，臣僚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见之仪。宋使副缀翰林学士班，东洞门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谢宣召赴宴，致词讫，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使副及方茵朵殿应坐臣僚并於西阶上殿，就位立；其馀不应坐臣僚并於西洞门出。勾从人入，起居，谢赐宴，两廊立，如初见之仪。二人监盏，教坊再拜，赞各上殿祗候。入御床，大臣进酒。舍人、阖使赞拜、行酒，皆如初见之仪。次行方茵朵殿臣僚酒，传宣饮尽，如常仪。殿上酒一行毕，两廊从人行酒如初。殿上行饼茶毕，教坊致语，揖臣僚、使副并廊下从人皆起立，候口号绝，揖臣僚等皆鞠躬。赞拜，殿上应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次赞廊下从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阖。引臣僚东西阶下殿，【二】还幕次内赐花。承受官引从人出，赐花，亦如之。簪花毕，引从人复两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两洞门入，复殿上位立。皇帝出阖，复坐。御床入，揖应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乐曲。声绝，揖两廊从人起，赞拜，称“万岁”，赞“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臣僚使副东西阶下殿。契丹班谢宴出，汉人并使副班谢宴，舞蹈，五拜毕，赞“各好去”。引出毕，报阖门无事。皇帝起。

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臣僚、使副班齐，如曲宴仪。皇太后升殿坐，殿前契丹文武起居、上殿毕。宰臣奏宋使副、从人朝辞榜子毕，就位立。舍人引使副北洞门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辞，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恋

阙，致词讫，又再拜。赞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南阶上殿，就位立。引从人，赞姓名，再拜；奏“圣躬万福”，再拜，称“万岁”。赞“各好去”，引出。殿上揖应坐臣僚并使副就位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汤、行茶毕，揖臣僚并南使起立，与应坐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立。引使副六人於栏内拜跪，受书匣毕，直起立，揖少前，鞠躬，受传答语讫，退。於北阶下殿，丹墀内面殿鞠躬。舍人赞“各好去”，引出。臣僚出。

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臣僚入朝如常仪，宋使至幕次。於外赐从人衣物。皇帝升殿，宣徽、契丹文武班起居、上殿，如曲宴仪。中书令奏宋使副并从人朝辞榜子毕，臣僚并於南面侍立。教坊起居毕，舍人引使副六人北洞门入，丹墀北方，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辞，再拜；起居，恋阙，如辞皇太后仪。赞各祗候，平身立。揖使副鞠躬。宣徽赞“有敕”，使副再拜，鞠躬，平身立。宣徽使赞“各赐卿对衣、金带、疋段、弓箭、鞍马等，想宜知悉”，使副平身立。揖大使三人少前，伏跪，笏，阖门使授别录赐物。过毕，起，复位立。揖副使三人受赐，亦如之。赞谢恩，舞蹈，五拜。赞上殿祗候，舍人引使副南阶上殿，就位立。引从人，赞谢恩，再拜；起居，再拜；赞赐宴，再拜；皆称“万岁”。赞各祗候，承受引两廊立。御床入，皇帝饮酒，舍人、阖使赞臣僚、使副拜，称“万岁”，皆如曲宴。应坐臣僚拜，称“万岁”。就坐、行酒、乐曲，方茵、两廊皆如之；行、行茶、行膳亦如之。行馒头毕，从人起，如登位使之仪。曲破，臣僚、使副皆起立，拜，称“万岁”，如辞太后之仪。使副下殿，舞蹈，五拜。赞各上殿祗候，引北阶上殿，栏内立。揖生辰、正旦大使二人少前，齐跪，受书毕，起立，揖磬折受起居毕，退。引北阶下殿，丹墀内并鞠躬。舍人赞“各好去”，引南洞门出。次引殿上臣僚南北洞门出毕，报阖门无事。

高丽使入见仪：臣僚常服，起居，应上殿臣僚殿上序立。阖门奏榜子，引高丽使副面殿立。引上露台拜跪，附奏起居讫，拜，起立。阖门传宣“王询安否”，使副皆跪，大使奏“臣等来时询安”。引下殿，面殿立。进奉物入，列置殿前。控鹤官起居毕，引进使鞠躬，通高丽国王询进奉。宣徽使殿上赞进奉赴库，马出，担床出毕，引使副退，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五拜。出班，谢远接、汤药，五拜。赞各祗候。使副私献入，列置殿前。控鹤官起居，引进使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某官某以下进奉。宣徽使殿上赞如初。引使副西阶上殿序立。皇帝不入御床，臣僚伴酒。契丹舍人通，汉人阖使

赞，再拜，称“万岁”，各就坐。酒三行，肴膳二味。若宣令饮尽，就位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肴膳不赞，起，再拜，称“万岁”。引下殿，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引出，於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起，宣赐衣物讫，遥谢，五拜毕，归馆。

曲宴高丽使仪：臣僚入朝，班齐，皇帝升殿。宣徽、教坊、控鹤、文武班起居，皆如常仪；谢宣宴，如宋使仪。赞各上殿祗候。契丹臣僚谢宣宴。勾高丽使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使某官某以下起居，谢宣宴，共十二拜。赞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就位立。大臣进酒，契丹舍人通，汉人阖使赞，上殿臣僚皆拜。赞各祗候，进酒。大臣复位立，赞进坐臣僚拜，赞各就坐行酒。若宣令饮尽，赞再拜，赞各就坐。教坊致语，臣僚皆起立。口号绝，赞再拜，赞各就坐。凡拜，皆称“万岁”。曲破，臣僚起，下殿。契丹臣僚谢宴，中书令以下谢宴毕，引使副谢，七拜。赞“各好去”。控鹤官门外祗候，报阖门无事。供奉官卷班出。来日问圣体。

高丽使朝辞仪：臣僚起居、上殿如常仪。阖门奏高丽使朝辞榜子，起居、恋阙，如宋使之仪。赞各上殿祗候，引西阶上殿立。契丹舍人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中书令以下伴酒三行，肴膳二味，皆如初见之仪。既谢，赞“有敕宴”，五拜。赞“各好去”，引出，於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毕，赐衣物，跪受，遥谢，五拜。归馆。

西夏国进奉使朝见仪：臣僚常朝毕，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台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讫，兴，复位。阖使宣问“某安否”，鞠躬听旨，跪奏“某安”。伏兴，退，复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礼物右入左出，毕，阖使鞠躬，通某国进奉使姓名候见，共一十七拜。赞祗候，平立。有私献，过毕，揖使者鞠躬，赞“进奉收讫”。赞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齐声喏。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谢宴，五拜。毕，赞“有敕宴”，五拜。祗候，引右出。礼毕。於外赐宴，客省伴宴，仍赐衣物。

西夏使朝辞仪：常朝毕，引使者左入，通某国某使祗候辞，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恋阙、致词，复再拜。赐衣物，谢恩如常仪。若赐宴，五拜。毕，赞“好去”，引右出。 校勘记

一：使者揖生辰节大使少前按“使者”疑是阁使或舍人之误。

二：引臣僚东西阶下殿按“臣僚”下疑脱“使副”二字。

第五十二卷志第二十一 礼志五 嘉仪上

皇帝受册仪：前期一日，尚舍奉御设幄於正殿北墉下，南面设御坐；奉礼郎设官僚、客使幕次於东西朝堂；太乐令设宫悬於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二重西阶上，东向；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尚舍奉御设解剑席于东西阶。设文官六品已上位横街南，东方西向；武官五品已上位横街南，西方东向。皆北上重行，每等异位。将士各勒所部六军仗屯诸门。金吾仗、黄麾仗陈于殿庭。至日，押册官引册自西便门入，置册案西阶上。通事舍人引侍从班入，就位。侍中东阶下，解剑履，上殿，栏外伏跪，奏“中严”；下殿，剑履，复位立。阖使西阶上殿，栏外跪请木契；面殿鞠躬，奏“奏敕唤仗”。殿中监、少监、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入，位臣僚後。协律郎入，就举麾位。符宝郎诣阖奉迎。通事舍人引文官四品至六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就门外位。皇帝御辇至宣德门。宣徽使押内诸司班起居，引皇帝至阖，服衮冕。侍中东阶下，解剑履，上殿，版奏外办。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帝。内诸司出。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左五锺皆应，【一】工人鼓，乐作；皇帝即御坐，宣徽使赞扇合，乐止；赞帘卷，扇开。符宝郎奉宝进，左右金吾报平安。通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入门，乐作；就相向位毕，乐止。通事舍人引侍从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合班，北向。东班西上，西班东上，起居，七拜。分班，各复位。通事舍人引押册官押册自西阶下，至丹墀，当殿置香案册案。置册讫，乐作；就位，乐止。捧册官近後，东西相对立。舍人引侍从班并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复位如初。捧册官就西阶下解剑席，解剑履，捧册西阶上殿，乐作；置册御坐前，东西立，北向。捧册官西墉下立，北上，乐止。读册官出班，当殿立，赞再拜，三呼“ 万岁”。就西阶下解剑席，解剑履，西阶上殿，栏内立，当御坐前。侍中取册，捧册官捧册匣至读册官前跪，相对捧册。读册官伏跪；读讫，伏兴。捧册官跪左膝，以册授侍中。侍中受册，以册授执事者，降自西阶，剑履讫，复当殿位。赞再拜，三呼“万岁”，复分班位。舍人引侍从班、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赞拜，在位者皆拜；舞蹈、鞠躬如初。通事舍人引班首西阶下，解剑履。上殿，乐作；就栏内位，乐止。伏跪，通全衔臣某等致词称贺讫，伏兴。降西阶下，带剑，纳舄，乐作；复位，乐止。赞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鞠躬。侍中临轩西向，称“有制”，皆再拜。侍中宣答讫，赞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复位。三品已上出，乐作；出门毕，乐止。侍中当御坐伏跪，通全衔奏“礼毕”，伏兴。退，东阶下殿，带剑，纳履，复位。宣徽使赞扇

合，下帘。太常博士、太常卿引皇帝起，乐作；至阖，乐止。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门外，分班立；次引侍从班出，次兵部、吏部出，次金吾出，次起居郎、舍人出，次殿中监、少监押金吾细仗出，仍位臣僚後。次东西上阖门使於丹墀内鞠躬，奏衙内无事，卷班出。阖门使丹墀内鞠躬，揖“奉敕放仗”。 【二】 出，门外文武班中间立，唤承受官。承受官声喏，至阖使後，鞠躬，揖。阖使鞠躬，称“奉敕放仗”。承受声喏，鞠躬，揖，平身立，引声“奉敕放仗”。声绝，趋退。文武合班，再拜。舍人一员摄词令官，殿前鞠躬，揖，称“奉敕放黄麾仗”，出。放金吾仗亦如之。翼日，文武臣僚入问圣躬。

太平元年，行此仪，大略遵唐、晋旧仪。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又有上汉册仪，与此仪大同小异，加以上宝仪。

册皇太后仪：前期，陈设於元和殿如皇帝受册之仪。至日，皇帝御弘政殿。册入，侍从班入，门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侍中解剑，奏“中严”。宣徽使请木契、唤仗皆如之。乐工入，阖使门外文武班中间立，唤承受官。声喏，趋至阖使後立。 【三】 阖使鞠躬，揖，称“奉敕唤仗”。承受官鞠躬，声喏，揖，引声“奉敕唤仗”。文武合班，再拜。殿中监押仗入，文武班入，亦如之。宣徽使押内诸司供奉官天挢班候。皇太后御紫宸殿，乘平头辇，童子、女童队乐引。至金銮门，阖使奉内诸司起居讫，赞引驾，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阖内更衣。侍中解剑，上殿奏外办。宣徽受版入奏。侍中降，复位。协律郎举麾，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皇太后升坐。宣徽使赞扇合，帘卷，扇开，乐止。符宝郎奉宝置皇太后坐右。左右金吾大将军对揖，鞠躬，奏“军国内外平安”。东上阖门副使引丞相东门入，西上阖门副使引亲王西门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如仪，乐作；至位，乐止。文武班趋进，相向再拜，退复位。东西上阖门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舆至西便门下。引入门，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宣徽使赞皇帝拜，问皇太后“圣躬万福”，拜。皇帝御西阖坐，合班起居如仪。北府宰相押册，中书、枢密令史八人舁册，东西上阖门使引册，宣徽使引皇帝送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位，乐止。宣徽使赞皇帝再拜，称“万岁”，群臣陪位，揖。翰林学士四人、大将军四人舁册。皇帝捧册行，三举武，授册。舁之西阶上殿，乐作。置太后坐前，乐止。皇帝册西面东立。舍人引丞相当殿再拜，三呼“万岁”，解剑，西阶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伏跪读册讫，伏三呼“万岁”， 【四】 复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乐作；至殿前位，乐止。皇帝拜，舞蹈，拜讫，引皇帝西阶上殿。至皇太后坐前位，跪；致

词讫，伏兴。引西阶下，至殿前位，拜，舞蹈，拜，鞠躬。侍中临轩，宣太后答称“有制”，皇帝再拜。宣讫，引皇帝上殿，乐作；至西阖，乐止。丞相、亲王、侍从文武合班，赞拜，舞蹈，三呼“万岁”如仪。丞相上贺，侍中宣答如仪。丞相以下出，举乐；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宣徽索扇，扇合，下帘。皇太后起，举乐；入阖，乐止。文武官出门外分班侍从。兵部、吏部起居，金吾仗出，如仪。阖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仪。

册皇后仪：至日，北南臣僚、内外命妇诣端拱殿幕次。皇后至阖，侍中奏“中严”，引命妇班入，就东西相向位立。皇帝临轩，命使发册。使副押册至端拱殿门外幕次。侍中奏外办。所司承旨索扇，扇上，举麾，乐作；皇后出阖升坐，扇开，帘卷，偃麾，乐止。引命妇合面殿起居，八拜。皇后降坐，乐作；至殿下褥位，乐止。引册入，置皇后褥位前。侍中传宣，皇后四拜，命妇陪位皆拜。引读册官至皇后褥位前，伏跪读讫，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册，置皇后坐前册案，退，西向侍立。命妇当殿称贺，四拜。引班首东阶上殿，致词讫，东阶下殿，复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称“有教旨”，四拜。宣答讫，四拜。班首上殿进酒，皇后赐押册使副等酒讫，侍中奏“礼毕”。承旨索扇，乐作，皇后起；入阖，乐止。分引命妇等东西门出。

册皇太子仪：前期一日，设幄坐于宣庆殿，设文武官幕次于朝堂，并殿庭板位，太乐令陈宫县，皆如皇帝受册仪。守宫设皇太子次于朝堂北，西向；乘黄令陈金辂朝堂门外，西向；皇太子仪仗、笳箫、鼓吹等陈宣庆门外；典仪设皇太子板位于殿横街南，近东北向；设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乐县东西；馀官如常仪。至日，门下侍郎奉册，中书侍郎奉宝绶，各置于案。令史二人绛服，对举案立。宝案在横街北西向，册案在北。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立案後。侍中板奏“中严”。皇太子远游冠，绛纱袍，秉出。太子舍人引入，就板位北面殿立。东宫官三师以下皆从，立皇太子东南，西向。太子入门，乐作；至位，乐止。典仪赞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书令立太子东北，西向，门下侍郎引册案，中书侍郎取册，进授中书令，退复位。传宣官称“有制”，皇太子再拜。传宣讫，再拜。中书令跪读册讫，伏兴。皇太子再拜，受册，退授左庶子。中书侍郎取宝，进授中书令。皇太子进受宝，退授左庶子。中书令以下退，复位。舁案者以案退。典仪赞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乐作；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皇太子升金辂，左庶子以下夹侍，仪仗、鼓吹等并列宣庆门外，三师、三少诸宫臣於金辂前後导从，鸣铙而行，还东宫。宫庭先设仗卫如式，至宫

门，铙止。皇太子降金辂，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宫臣序班称贺。礼毕。

册王妃公主仪：至日，押册使副并读册等官押册东便门入，持节前导至殿。册案置横街北少东。引使副等面殿立而鞠躬。侍中临轩称“有制”，皆再拜，鞠躬。宣制讫，舞蹈，五拜，引册於宣庆门出。使副等押领仪仗、册案，赴各私第厅前，向阙陈列。设传宣受册拜褥，册案置褥左，去幂盖。使副案右序立。受册者就位立，传宣称“有制”，再拜。宣制毕，舁册人举册匣於褥前跪捧，引读册者与受册者皆伏跪，读讫，皆伏兴。受册者谢恩，国王五拜，王妃、公主四拜。若册礼同日，先上皇太后册宝，次临轩同制，遣使册皇后、诸王妃主，次册皇太子。

皇帝纳后之仪：择吉日。至日，后族毕集。诘旦，后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饩至门。执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谒，再拜，平身立。少顷，拜，进酒于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遍，再拜。纳币，致词，再拜讫，后族皆坐。惕隐夫人四拜，请就车。后辞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长者，皆再拜。皇后升车，父母饮后酒，致戒词，遍及使者、媒者、送者。发轫，伯叔父母、兄饮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赞祝，后命赐以物。后族追拜，进酒，遂行。将至宫门，宰相传敕，赐皇后酒，遍及送者。既至，惕隐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车至便殿东南七十步止，惕隐夫人请降车。负银罂，捧，履黄道行。後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置鞍于道，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谒者一拜。起居讫，再拜。次诣舅姑御容拜，奠酒。选皇族诸妇宜子孙者，再拜之，授以罂、。又诣诸帝御容拜，奠酒。神赐袭衣、珠玉、佩饰，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赐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遍赐酒，皆相偶饮讫，后坐别殿，送后者退食于次。媒者传旨命送后者列于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选皇族尊者一人当奥坐，主婚礼。命执事者往来致辞于后族，引后族之长率送后者升，当御坐，皆再拜；又一拜，少进，附奏送后之词；退复位，再拜。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向当奥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谒者一拜。后族之长跪问“圣躬万福”，再拜；复奏送后之词，又再拜。当奥者与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终宴。翼日，皇帝晨兴，诣先帝御容拜，奠酒讫，复御殿，宴后族及群臣，皇族、后族偶饮如初，百戏、角、戏马较胜以为乐。又翼日，皇帝御殿，赐后族及赆送后者，各有差。受赐者再拜，进酒，再拜。皇帝御别殿，有司进皇后服饰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辞讫，皇族献后族礼物；后族以礼物谢当奥者。礼毕。

公主下嫁仪：选公主诸父一人为婚主，凡当奥者、媒者致词之仪，自纳币至礼成，大略如纳后仪。择吉日，诘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诣宫。俟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见。进酒讫，命皇族与尚主之族相偶饮。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见，致宴于皇帝、皇后。献赆送者礼物讫，朝辞。赐公主青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驼；送终车一，车楼纯锦，银螭，悬铎，後垂大毡，驾牛，载羊一，谓之祭羊，拟送终之具，至覆尸仪物咸在。赐其婿朝服、四时袭衣、鞍马，凡所须无不备。选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仿此，以亲疏为差降。 校勘记

一：左五锺皆应按乐志作左右锺皆应。

二：阖门使丹墀内鞠躬揖奉敕放仗“揖”字，按前後情节及文例似应作“奏”。下文册皇太后仪：“阖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仪。”即指此。

三：声喏趋至阖使後立按声喏上疑脱“承受官”三字。

四：伏三呼万岁疑当作“伏兴，三呼万岁”。

第五十三卷志第二十二 礼志六 嘉仪下

皇太后生辰朝贺仪：至日，臣僚入朝，国使至幕，班齐，如常仪。皇太后升殿坐，皇帝东面侧坐。契丹舍人殿上通名，契丹、汉人臣僚，宋使副缀翰林学士班，东西两洞门入，合班称贺，班首上殿祝寿，分班引出，皆如正旦之仪。教坊起居，七拜，契丹、汉人臣僚入，进酒，皆如正旦之仪，唯宣答称“圣旨”。皇帝降御座，进奉皇太后生辰礼物。过毕，皇帝殿上再拜，殿下臣僚皆再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引中书令、北大王西阶上殿，奏契丹臣僚进奉。次汉人臣僚并诸道进奉。控鹤官置担床，起居，四拜毕；引进使鞠躬，通文武百僚某官某以下、高丽、夏国、诸道进奉。宣徽使殿上赞进奉各付所司，控鹤官声喏。担床过毕，契丹、汉人臣僚以次谢，五拜。赞各祗候，引出。教坊、诸道进奉使谢如之。契丹臣僚谢宣宴，引上殿就位立，汉人臣僚并宋使副东洞门入，面西谢宣宴，如正旦仪。赞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上殿就位立，亦如之。监盏、教坊上殿，从人入东廊立，皆如之。御床入，皇帝初进酒，臣僚就位陪拜。皇太后饮酒，殿上应坐、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立。皇太后卒饮，手赐皇帝酒。皇帝跪，卒饮，退就褥位，再拜，臣僚皆陪拜。若皇帝亲赐使相、臣僚、宋使副酒，皆立饮。皇帝升坐，赞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方朵殿臣僚酒，如正旦仪。一进酒，两廊从人拜，称“万岁”，各就坐。亲王进酒，如正旦仪。若皇太后手赐亲王酒，跪饮讫，退露台上，五拜。赞祗候。殿上三进酒，行饼茶讫，教坊跪，致语，揖臣僚、使副、廊下从人皆立。口号绝，赞拜亦如之。行茶、行膳，皆如之。大馔入，行粥碗。殿上七进酒，使相、臣僚乐曲终，揖廊下从人起，拜，称“万岁”。“各好去”，承受官引两门出。曲破，揖臣僚、使副起，鞠躬。赞拜，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臣僚、使副下殿。契丹臣僚谢宴毕，出。汉人臣僚、使副舞蹈，五拜毕，赞“各好去”。出洞门毕，报阖门无事，皇太后、皇帝起。

应圣节，宋遣使来贺生辰、正旦，始制此仪，故详见宾仪。

凡五拜：拜，兴。再拜，兴。跪，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就拜，兴。拜，兴。再拜，兴。其就拜，亦曰伏兴。

宾仪，臣僚皆曰坐，於此仪曰高，与方别。

皇帝生辰朝贺仪：臣僚、国使班齐，皇帝升殿坐。臣僚、使副入，

合班称贺，合班出，皆如皇太后生辰仪。中书令、北大王奏诸道进奉表目。教坊起居，七拜。臣僚东西门入，合班再拜。赞进酒，班首上殿进酒。宣徽使宣答，群臣谢宣谕，分班。奏乐，皇帝卒饮，合班。班首下殿，分班出。皆如正旦之仪。进奉皆如皇太后生辰仪。皇帝诣皇太后殿，近上皇族、外戚、大臣并从，奉迎太后即皇帝殿坐。皇太后御小辇，皇帝辇侧步从，臣僚分行序引，宣徽使、诸司、阖门攒队前引。教坊动乐，控鹤起居，四拜。引驾臣僚并於山楼南方立候。皇太后入阖，揖使副并臣僚入幕次。皇太后升殿坐，皇帝东方侧坐。引契丹、汉人臣僚、使副两洞门入，合班，起居，舞蹈，五拜。赞各祗候，面殿立。皇帝降御坐，殿上立，进皇太后生辰物。过毕，皇帝殿上再拜，殿上下臣僚皆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契丹臣僚入，谢宣宴。汉人臣僚、使副入，通名谢宣宴，上殿就位。不应坐臣僚出，从人入，皆如仪。御床入，皇帝初进皇太后酒，皇太后赐皇帝酒，皆如皇太后生辰仪。赞各就坐，行酒。宣饮尽，就位谢如仪。殿上一进酒毕，从人入就位如仪。亲王进酒，行饼茶，教坊致语如仪。行茶、行肴膳如仪。七进酒，使相乐曲终，从人起。曲破，臣僚、使副起。馀皆如正旦之仪。

皇后生辰仪：臣僚昧爽朝。皇帝、皇后大帐前拜日，契丹、汉人臣僚陪拜。皇帝升殿坐，皇后再拜，臣僚殿下合班陪拜。皇帝赐皇后生辰礼物，皇后殿上谢，再拜，臣僚皆拜。契丹舍人通名，契丹、汉人臣僚以次入贺。盏入，舍人赞，舞蹈，五拜，起居不表“圣躬万福”。赞再拜。班首上殿拜跪，自通全衔祝寿讫，引下殿，复位，鞠躬。赞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引宰臣一员上殿，奏百僚诸道进表目。【一】教坊起居，七拜，不贺。控鹤官起居，四拜。诸道押衙附奏起居，赐宴，共八拜。契丹、汉人合班，进寿酒，舞蹈，五拜。引大臣一员上殿，栏外褥位笏，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退，复褥位。授台出笏，栏内拜跪，自通全衔祝寿“臣等谨进千万岁寿酒”讫，引下殿，复位，舞蹈，五拜，鞠躬。宣徽使奏宣答如仪，引上殿，笏执台。皇帝、皇后饮，殿下臣僚分班，教坊奏乐，皆拜，称“万岁”。卒饮，皇帝、皇后授盏。引下殿，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引出。臣僚进奉如仪，宣宴如仪。教坊、监盏、臣僚上殿祗候如仪。皇后进皇帝酒，殿上赞拜，侍臣僚皆拜。皇帝受盏，皆拜。皇后坐，契丹舍人、汉人阖使殿上赞拜，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大臣进皇帝、皇后酒，行酒如仪。酒三行，行，行膳。又进皇帝、皇后酒。酒再行，大馔入，行粥。教坊致语，臣僚皆起立。口号绝，赞拜，称“万岁”，引下殿谢宴，引出，皆如常仪。

进士接见仪：其日，举人从时相至御帐侧，通名榜子与时相榜子同

奏讫，时相朝见如常仪。毕，揖进士第一名以下丹墀内面殿鞠躬，通名，四拜。赞各祗候，皆退。若有进文字者，不退，奉卷平立。阖门奏受，跪左膝授讫，直起退。礼毕。

进士赐等甲敕仪：臣僚起居毕，读卷官奏讫，於左方依等甲唱姓名序立，阖门交收敕牒。阖使奏引至丹墀，依等甲序立。阖使称“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赐卿敕牒一道，想宜知悉”，揖拜。各跪左膝，受敕讫，鞠躬，皆再拜。各祗候，分引左右相向侍立。候奏事毕，引两阶上殿，就位，齐声喏，赐坐。酒三行，起，声喏如初。退揖出。礼毕。牌印郎君行酒，阖使劝饮。

进士赐章服仪：皇帝御殿，臣僚公服引进士入，东方面西，再拜，揖就丹墀位，面殿鞠躬。阖使称“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赐卿敕牒一道，兼赐章服，想宜知悉”，揖再拜。跪受敕讫，再拜。退，引至章服所，更衣讫，揖复丹墀位，鞠躬。赞谢恩，舞蹈，五拜。各祗候，殿东亭内序立。声喏，坐。赐宴，簪花。宣阖使一员、阖门三人或二人劝饮终日。礼毕。

宰相中谢仪：皇帝常服升殿坐，诸班起居如常仪。应坐臣僚上殿，其馀臣僚殿下东西侍立，皆如宋使初见之仪。引中谢官左入，至丹墀面西立。舍人当殿鞠躬，通新受具官姓名祗候中谢。宣徽殿上索通班舍人就赞礼位，赞某官至。宣徽赞通班舍人二人对立，揖中谢官鞠躬。赞就拜位，舍人二人引面殿鞠躬。赞拜，中谢官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赞再拜。揖出班跪，叙官，致词讫，伏兴，复位。赞拜，舞蹈，五拜。又出班，中谢致词如初仪，共十有七拜。赞祗候，引右阶上殿，就位。揖应坐臣僚声喏坐。供奉官行酒，传宣饮尽。臣僚笏，执盏起，位後立饮；置盏，出笏。赞拜，臣僚皆再拜。赞各坐，笏，执盏，授供奉官盏。酒三行，揖应坐臣僚声喏立。引中谢官右阶下殿，至丹墀，面殿鞠躬。赞拜，舞蹈，五拜，引右出。臣僚皆出。丞相、枢密使同，馀官不升殿，赐酒，不带节度使不通班，止通名，七拜。众谢，班首一人出班中谢。

拜表仪：其日，先於东上阖门陈设毡位，分引南北臣僚、诸国使副於毡位合班。通事舍人二人舁表案，置班首前，揖鞠躬，再拜，平身。中书舍人立案侧，班首跪，笏，兴，捧表，跪左膝，以表授中书舍人。出笏，就拜，兴，再拜。中书舍人复置表案上。通事舍人舁表案於东上阖门入，卷班，分引出。礼毕。

元日，皇帝不御坐行此仪，馀应上表有故皆仿此。

贺生皇子仪：其日，奉先帝御容，设正殿，皇帝御八角殿升坐。声警毕，北南宣徽使殿阶上左右立，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班首二人捧表立，读表官先於左阶上侧立。二宣徽使东西阶下殿受表，捧表者跪左膝授讫，就拜，兴，再拜。各祗候。二宣徽使俱左阶上授读表官，读讫，揖臣僚鞠躬。引北面班首左阶上殿，栏内称贺讫，引左阶下殿，复位，舞蹈，五拜。礼毕。

贺祥瑞仪：声警，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班首二人各奉表贺，北南宣徽使左阶下殿受表，上殿授读表大臣。读讫，揖殿下臣僚鞠躬，五拜毕，鞠躬。引班首二人左阶上殿，栏内拜跪称贺，致词讫，引左阶下殿，复位，五拜毕，鞠躬。宣答、听制讫，再拜，鞠躬。谢宣谕，五拜毕，各祗候，分班侍立。礼毕，两府奏事如常。

乾统六年，木叶山瑞云见，始行此仪。天庆元年，天雨谷，谢宣谕後，赵王进酒，教坊动乐，臣僚酒一行。礼毕，奏事。

贺平难仪：皇帝、皇后升殿坐，北南臣僚并命妇合班，五拜。揖班首二人出班，跪，笏，执表，舁案近前。阖使受表，置案上，皆再拜。通事舍人二人舁案，左阶上殿，置露台上。读表官受，入读表。对御读讫，臣僚殿下五拜，鞠躬。引班首二人左右阶上殿，栏内并立。先引北面班首少前，跪致词讫，退复褥位。次引南面班首亦如之。毕，分引左右阶下殿，复位，五拜，鞠躬。宣徽称“有敕”，再拜，宣答“内难已平，与公等内外同庆”。谢宣谕，五拜。卷班。臣僚从皇帝，命妇从皇后，诣皇太后殿，见先帝御容，陪位，皆再拜。皇太后正坐，称贺，共十拜，并引上殿，赐宴如仪。

平难之仪，道宗清宁九年，太叔重元谋逆，仁懿太后亲率卫士与逆党战。事平，因制此仪。

正旦朝贺仪：臣僚并诸国使昧爽入朝，奏“班齐”。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讫，引契丹臣僚东洞门入，引汉人臣僚并诸国使西洞门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亲王东阶上殿，栏内褥位伏跪，自通全衔臣某等祝寿讫，伏兴，退，引东阶下殿，复位，舞蹈，五拜毕，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称“有敕”，班首以下听制讫，再拜，鞠躬。宣徽传宣云：“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舍人赞谢宣谕，拜，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阶上殿，奏表目

讫，教坊起居，贺，十二拜，毕，赞各祗候。引契丹、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东西洞门入，合班，再拜。赞进酒，引亲王东阶上殿，就栏内褥位，笏，执台盏，进酒讫，退，复褥位。置台，出笏，少前跪，自通全衔臣某等谨进千万岁寿酒。伏兴，退，复褥位，与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俟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称“有敕”，亲王以下再拜如初仪。传宣云：“饮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舍人赞谢宣谕如初。赞各祗候，亲王笏，执台，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饮酒，教坊奏乐，殿上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乐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饮，亲王进受盏，复褥位，置台盏，出笏。揖臣僚合班，引亲王东阶下殿，复位，鞠躬，再拜。赞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诣皇太后殿，臣僚并诸国使皆从。皇太后升殿，皇帝东方侧坐。引契丹、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两洞门入，合班称贺，进酒，皆如皇帝之仪。毕，引出。教坊入，起居、进酒亦如之。皇太后宣答称“圣旨”。契丹班谢宣宴，上殿就位立。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东洞门入，丹墀东方，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已下谢宣宴，再拜；出班致词讫，退复位，舞蹈，五拜。赞各上殿祗候，引宰臣以下并诸国使副，方朵殿臣僚，西阶上殿就位立。不应坐臣僚并於西洞门出。二人监盏，教坊再拜。赞各上阶，下殿谢宴，如皇太后生辰仪。

冬至朝贺仪：臣僚班齐，如正旦仪。皇帝、皇后拜日，臣僚陪位再拜。皇帝、皇后升殿坐，契丹舍人通，臣僚入，合班，亲王祝寿，宣答，皆如正旦之仪。谢讫，舞蹈，五拜，鞠躬。出班奏“圣躬万福”；复位，再拜，鞠躬。班首出班，伏跪，祝寿讫，伏兴，舞蹈，五拜，鞠躬。赞各祗候。分班，不出，合班。御床入，再拜，鞠躬。赞进酒。臣僚平身。引亲王左阶上殿，就栏内褥位，笏，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讫，退就褥位，置台，出笏，伏跪。少前，自通全衔臣某等谨进千万岁寿酒。伏兴，退，复褥位，再拜，鞠躬。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宣答如正旦仪。亲王笏，执台，分班。皇帝、皇后饮酒，奏乐；殿上下臣僚皆拜，称“万岁寿”，乐止。教坊再拜，臣僚合班。亲王进受盏，至褥位，置台盏，出笏，引左阶下殿。御床出。亲王复丹墀位，再拜，鞠躬。赞祗候。分班引出。班首右阶上殿奏表目进奉。诸道进奉，教坊进奉过讫，赞进奉收。班首舞蹈，五拜，鞠躬。赞各祗候。班首出，臣僚复入，合班谢，舞蹈，五拜，鞠躬。赞各祗候。分班引出。声警，皇帝、皇后起，赴北殿。皇太后於御容殿，与皇帝、皇后率臣僚再拜。皇太后上香，皆再拜。赞各祗候。可矮墩以上上殿。皇太后三进御容酒，陪位皆拜。皇太后升殿坐。皇帝就露台上褥位，亲王押北南臣僚班丹墀内立。皇帝再拜，臣僚皆拜，鞠躬。皇帝栏内跪，祝皇太后寿

讫，复位，再拜。凡拜，皆称“万岁”。赞各祗候。臣僚不出，皇帝、皇后侧座，亲王进酒，臣僚陪拜，皇太后宣答，皆如正旦之仪。臣僚分班，不出，班首右阶上殿奏表目，合班谢宣宴，上殿就位如仪。御床入。皇帝进皇太后酒如初，各就座行酒，宣饮尽，如皇太后生辰之仪。皇后进酒，如皇帝之仪。三进酒，行茶，教坊致语，行膳，大馔，七进酒。曲破，臣僚起，御床出，谢宴，皆如皇太后生辰仪。

立春仪：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赐坐。帝进御容酒，陪位并侍立皆再拜。一进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胜，等第赐幡胜。臣僚簪毕，皇帝於土牛前上香，三奠酒，不拜。教坊动乐，侍仪使跪进彩杖。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跪左膝，受彩杖，直起，再拜。赞各祗候。司辰报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上殿，撒谷豆，击土牛。撒谷豆，许众夺之。臣僚依位坐，酒两行，春盘入。酒三行毕，行茶。皆起。礼毕。

重午仪：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帐，皇帝系长寿彩缕升车坐，引北南臣僚合班，如丹墀之仪。所司各赐寿缕，揖臣僚跪受，再拜。引退，从驾至膳所，酒三行。若赐宴，临时听敕。

重九仪：北南臣僚旦赴御帐，从驾至围场，赐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赐菊花酒，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

藏阄仪：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赐坐。契丹南面，汉人北面，分朋行阄。或五或七筹，赐膳。入食毕，皆起。顷之，复坐行阄如初。晚赐茶，三筹或五筹，罢教坊承应。若帝得阄，臣僚进酒讫，以次赐酒。

大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仪。是日不御朝。

岁时杂仪：

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帐内窗中掷丸於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乃”，正也；“捏咿”，旦也。

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

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占，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於庭中，谓之“薰天”。

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挟里坑”。“挟里”，请也；“坑”，时也。挟，读若狎；坑，读若颇。

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二】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

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着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讨”，五；“赛咿”，月也。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

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挟里坑”。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於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奢”。“奢”，好也。

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於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寝帐於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门户以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

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

也；“辣”，甲也。

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馀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

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坑”。“炒伍”，战也。

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前期，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立於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曰：“生男矣。”太巫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之。预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彩，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

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训後嗣也。孺子无不慕其亲者，嗜欲深而爱浅，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况天子乎。再生之仪，岁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夫体之也真，则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将有油然发于中心者，感发之妙，非言语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训後嗣也。始之以三过岐木，母氏劬劳能无念乎。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宜何如哉。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校勘记

一：奏百僚诸道进表目“进表目”当作“进奉表目”。

二：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考异“二月当为四月。（契丹国志本作四月八日）。志载此条于二月一日之後，三月三日之前，则史文固然，非转写之误。金史海陵纪正隆元年，禁二月八日迎佛，亦一证。”检辽文汇四，应历十五年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言“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又高丽蔡忠顺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亦称“每年四月八日开菩萨会”。

第五十四卷志第二十三 乐志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按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补一代之阙文。

呜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辽之乐观此足矣。 国乐

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贺，用宫悬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後，用散乐；角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卓帐。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汉乐。

春飞放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 诸国乐

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炖煌二使作本国舞。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後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尔小国，又何能为。” 雅乐

自汉以後，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尊号册礼：设宫悬於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阶之上，协律郎各入就举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将仗动，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左右锺皆应。工人举，乐作；皇帝即御坐，扇合，乐止。王公入门，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

押册大臣，初动，乐作；置册殿前香案讫，就位，乐止。舁册官奉册，初动，乐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乐作；至殿栏内位，乐止。大臣降殿阶，乐作；复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阖，乐止。

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一】皇帝出，奏隆安之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设宫悬，，太乐工、协律郎入。太后仪卫动，举麾，太和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升御坐，帘卷，乐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入门，雍和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宰相押册，皇帝随册，乐作；至殿前置册於案，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舁册，乐作；置御坐前，乐止。丞相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乐作；至位，乐止。太后宣答讫，乐作；皇帝至西阖，乐止。亲王、丞相上殿，乐作；退班出，乐止。下帘，乐作；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太子初入门，贞安之乐作。

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每乐工一人；乐近北置、各一，乐工各一人；乐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後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馀十安乐名缺。

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八音：

金、锺。

石球、磬。

丝琴、瑟。

竹、箫、扱。

匏笙、竽。

土埙。

革鼓、。

木、。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径三分为本。道宗大康中，诏行黍所定升斗，尝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大乐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於雅乐者，谓之大乐。

晋高祖使冯道、刘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於辽。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二】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出东阖，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应坐臣僚东西外殿，太乐令引堂上，乐升。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觞，登歌，乐作；饮讫，乐止。行臣僚酒遍，太乐令奏巡周，举麾，乐作；饮讫，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三】乐作；文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次进酒，行臣僚酒，举觞，巡周，乐作；饮讫，乐止。次进食，食遍，乐作；武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入西阖，乐止。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後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馀，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

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

方响，

筝，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叶，

大笙，

小笙，

篥，

箫，

铜钹，

长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员鼓，

连鼓，

贝。【四】

以上皆二人，馀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云舞八人，【五】

庆云乐舞四人，【六】

破阵乐舞四人，

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娑陀力，【七】 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应声；五曰沙腊，应和声； 【八】 六曰般赡，五声；七曰俟利楞，斛牛声。”九：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

娑陀力旦：

正宫，

高宫，

中吕宫，

道调宫，

南吕宫，

仙吕宫，

黄锺宫。

鸡识旦：

越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双调，

小食调，

歇指调，

林锺商调。

沙识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双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锺角，

越角。

般涉旦：【一○】

中吕调，

正平调，

高平调，

仙吕调，

黄锺调，

般涉调，

高般涉调。

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协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馀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吕各阙其一，犹雅音之不及商也。 散乐

殷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作，郑、卫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

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戏马以为乐。

皇帝生辰乐次：

酒一行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入。

酒三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阙。

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

曲宴宋国使乐次：

酒一行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五行阙。

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筝独弹。

酒八行歌，击架乐。

酒九行歌，角。

散乐，以三音该三才之义，四声调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窍之笛，以协音声，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声无文。四时：春声曰平，夏声曰上，秋声曰去，冬声曰入。

散乐器：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拍板。

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後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 鼓吹乐

鼓吹乐，一曰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後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

前部：

鼓吹令二人，

齋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後部：

鼓吹丞二人，【一一】

大角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铙十二，

鼓十二，

箫二十四，【一二】

笳二十四。

右前後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

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

大横吹百二十，

节鼓二，

笛二十四，

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篥二十四，

齋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一三】

後部：

小横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篥二十四，

桃皮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损，见仪卫志。自周衰，先王之乐以亡缺，周南变为秦风。始皇有天下，郑、卫、秦、燕、赵、楚之声迭进，而雅声亡矣。汉、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校勘记

一：重熙九年上契丹册按纪，册帝、后在重熙十一年十一月，九年无此事。

二：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统和，原误“太平”。据上文及纪统和元年六月、卷七一后妃传改。

三：太乐令乐，原误“官”。据上文改。

四：篥至贝按新唐书二一礼乐志十一作“大、小篥”。又“长笛、尺八、短笛”，旧唐书二九音乐志二未着“尺八”。尺八亦笛之一种，直吹。长笛、短笛皆横吹。贝，原误“具”，据新唐书改。

五：景云舞据上文及以下三例，应作景云乐舞。

六：庆云乐舞新唐书二一礼乐志十一、旧唐书二九音乐志二并作庆善乐舞，以唐太宗生於庆善宫。

七：娑陀力娑，原作“婆”。据隋书一四音乐志中改。下文“娑陀力旦”同。

八：沙侯加滥至应和声沙侯加滥下原脱“应”字，应和声原误“皆应声”。按隋书一四音乐志中：“沙侯加滥，华言应声。沙腊，华言应和声。”据改。

九：俟利楞斛牛声楞原作“”，牛原作“先”，并据隋书一四音乐志中改。

一○：般涉旦般涉，原作沙侯加滥。邱琼荪历代乐志校释云“般涉为羽声，沙侯加滥为变徵声，有隋志可证。此七调，新唐志、乐府杂录、宋志皆谓之七羽，则当作般涉旦无疑。”般涉，隋志作般赡，唐人作般涉。按调名内有“般涉”、“高般涉”之目，因从之。

一一：鼓吹丞二人鼓吹丞原列大角百二十之後，依前部例移。

一二：鼓十二及箫二十四重出，疑衍。

一三：笳二十四重出，疑衍。

第五十五卷志第二十四 仪卫志一

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於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馀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是以传至九主二百馀年，岂独以兵革之利，士马之强哉。文谓之仪，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考辽所有舆服、符玺、仪仗，作仪卫志。 舆服

自黄帝而降，舆服之制，其来远矣。禹乘四载作小车，商人得桑根之瑞为大辂，周人加金玉，象饰益备。秦取六国仪物，而分别其用，先王之制，置而弗御。至汉中叶，锐意稽古，然礼文之事，名存实亡，盖得十一於千百焉。唐之车辂因周、隋遗法，损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绛，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绯、绿、碧分品秩。五代颇以常服代朝服。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

考之载籍之可徵者，着舆服篇，冠诸仪卫之首。 国舆

契丹故俗，便於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禁制疏阔，贵适用而已。帝后加隆，势固然也。辑其可知着于篇。

大舆，柴册再生仪载神主见之。

舆，腊仪见皇帝、皇后升舆、降舆。

总车，驾以御驼。祭山仪见皇太后升总车。 【一】

车，纳后仪见皇后就车。

青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 【二】 驾用驼，公主下嫁以赐之。古者王姬下嫁，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遗意欤。？

送终车，车楼纯饰以锦，螭头以银，下县铎，後垂大毡，驾以牛。上载羊一，谓之祭羊，以拟送终之用。亦赐公主。

椅，册皇太后仪，皇帝乘椅， 【三】 自便殿至西便门。

鞍马，祭山仪，皇帝乘马，侍皇太后行。腊仪，皇帝降舆，祭东毕，乘马入猎围。瑟瑟仪，俱乘马东行，【四】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汉舆

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见於辽。太平中行汉册礼，【五】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

五辂：周官典辂有五辂。秦亡之後，汉创制。

玉辂，祀天、祭地、享宗庙、朝贺、纳后用之。青质，玉饰，黄屋，左。十二銮在衡，二铃在轼。龙左建，十二，皆画升龙，长曳地。驾苍龙，金德，镂锡，缨十二就。辽国勘箭仪，皇帝乘玉辂至内门。圣宗开泰十年，上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进七庙御容酒。

金辂，飨射、祀还、饮至用之。赤质，金饰，馀如玉辂，色从其质。驾赤骝。

象辂，行道用之。黄质，象饰，馀如金辂。驾黄骝。

革辂，巡狩、武事用之。白质，革鞔。驾白翰。

木辂，田猎用之。黑质，漆饰。驾黑骆。

车：制小於辂，小事乘之。

耕根车，耕藉用之。青质，盖三重，馀如玉辂。

安车，一名进贤车，临幸用之。金饰，重舆，曲壁，八銮在衡，紫油朱，朱丝络网。驾赤骝，朱缨。

四望车，一名明远车，拜陵，临吊则用之。金饰，青油朱通。驾牛，馀同安车。

凉车，赤质，【六】省方、罢猎用之。赤质，金涂，银装。五彩龙凤织，藤油壁，绯绦，莲座。驾以橐驼。

辇：用人挽，本宫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辇。周官巾车有辇，以人组挽之。太平册礼，皇帝御辇。

大凤辇，赤质，顶有金凤，壁画云气金翅。前有轼，下有构栏。络带皆绣云凤，银梯。主辇八十人。

大芳辇。

仙游辇。

小辇，永寿节仪，皇太后乘小辇。

芳亭辇，黑质，幕屋绯栏，皆绣云凤。朱绿夹窗，花板红网，两帘四竿，银饰梯。主辇百廿人。

大玉辇。

小玉辇。

逍遥辇，常用之。【七】棕屋，赤质，金涂，银装，红绦。辇官十二人，春夏绯衫，秋冬素锦服。

平头辇，常行用之。制如逍遥，无屋。册承天皇太后仪，皇太后乘平头辇。

步辇，圣宗统和三年，驻跸土河，乘步辇听政。

羊车，古辇车。赤质，两壁龟文、凤翅，绯，络带、门帘皆绣瑞羊，画轮。驾以牛，隋易果下马。童子十八人，服绣。瑞羊挽之。

舆：以人肩之，天子用络臂绾。

腰舆，前後长竿各二，金银螭头，绯绣凤，上施锦褥，别设小床。奉舆十六人。

小舆，赤质，青顶，曲柄，绯绣络带。制如凤辇而小，上有御座。奉舆二十四人。

皇太子车辂：

金辂，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用之。册皇太子仪，乘黄令陈金辂，皇太子升、降金辂。

轺车，五日常朝、享宫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饰，紫朱。驾一马。

四望车，吊临用之。金饰，紫油通。驾一马。 校勘记

一：祭山仪见皇太后升总车按礼志一祭山仪无皇太后及总车之事，疑有脱误或删节。

二：青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按礼志五公主下嫁仪：“赐公主青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此盖沿用前文而误衍“二”字，当删。

三：皇帝乘椅椅，按礼志五册皇太后仪作肩舆。

四：祭山仪皇帝乘马侍皇太后行至瑟瑟仪俱乘马东行按礼志一祭山仪无“侍皇太后行”，瑟瑟仪有“祭东毕”，无“乘马东行”之语，疑有脱误或删节。

五：太平中行汉册礼太平中殆约略之言，实是太平元年，应作太平初。

六：凉车赤质“赤质”二字衍。

七：逍遥辇常用之据下文“平头辇，常行用之”，常下当补行字。

第五十六卷志第二十五 仪卫志二 国服

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後，谓之冠。然後夏葛、冬裘之制兴焉。周公陈王业，七月之诗，至於一日于貉，三月条桑，八月载绩，公私之用由是出矣。

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仲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於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麋载而至。纤丽毳，被土绸木。於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详国服以着厥始云。

祭服：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 【一】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

小祀，皇帝硬帽，红克丝龟文袍。皇后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臣僚、命妇服饰，各从本部旗帜之色。

朝服：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二】朝服衷甲，以备非常。其後行瑟瑟礼、大射柳，即此服。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给三品以上用汉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谓之国服衮冕。太宗更以锦袍、金带。

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後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服紫窄袍，系榇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谓之“盘紫”。太宗更以锦袍、金带。会同元年，群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赐之。

公服：谓之“展裹”，着紫。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诏八房族巾帻。道宗清宁元年，诏非勋戚之後及夷离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臣僚亦幅巾，紫衣。

常服：

宰相中谢仪，帝常服。高丽使入见仪，臣僚便衣，谓之“盘裹”。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 【三】 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裘。

田猎服：

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擀腰。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

吊服：太祖叛弟剌哥等降，【四】 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马。 汉服

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周弁以朝，【五】 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左右采订，摭其常用者存诸篇。

祭服：终辽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书。

衮冕，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纊充耳，玉簪导。玄衣、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华虫、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领，为升龙织成文，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昞裾，黻革带、大带，剑佩绶，舄加金饰。元日朝会仪，皇帝服衮冕。

朝服：乾亨五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上法服。杂礼，册承天太后仪，侍中就席，解剑脱履。重熙五年尊号册礼，【六】 皇帝服龙衮，北南臣僚并朝服，盖辽制。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後，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後，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

皇帝通天冠，诸祭还及冬至、朔日受朝、临轩拜王公、元会、冬会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纓翠，玉若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领，朱昞裾，白裙襦，绛蔽膝，白假带方心曲

领。其革带佩剑绶，袜舄。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元日上寿仪，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

皇太子远游冠，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翠，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皂领，昞裾，白裙襦，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其革带剑佩绶，袜舄与上同，後改用白袜、黑舄。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册皇太子仪，皇太子冠远游，服绛纱袍。

亲王远游冠，陪祭、朝飨、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蝉。黑介帻，青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昞裾，白裙襦。革带钩㪷，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剑佩绶。二品以上同。

诸王远游冠，三梁，黑介帻，青。

三品以上进贤冠，三梁，宝饰。

五品以上进贤冠，二梁，金饰。

九品以上进贤冠，一梁，无饰。

七品以上去剑佩绶。

八品以下同公服。

公服：勘箭仪，阖使公服，系履。辽国尝用公服矣。

皇帝翼善冠，朔视朝用之。柘黄袍，九环带，白练裙襦，六合靴。

皇太子远游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㪷，假带方心，纷囊，白袜，乌皮履。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帻缨，簪导，谒见东宫及馀公事服之。绛纱单衣，白裙襦，带钩㪷，假带方心，袜履，纷囊。

六品以下，冠帻缨，簪导，去纷囊，馀并同。

常服：辽国谓之“穿执”。起居礼，臣僚穿执。言穿靴、执笏也。

皇帝柘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起自宇文氏。唐太宗

贞观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皇太子进德冠，九琪，金饰，绛纱单衣，白裙襦，白袜，乌皮履。

五品以上，幞头，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带。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武官榫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七】乌皮六合靴。

六品以下，幞头，绯衣，木笏，银带，银鱼袋佩，靴同。

八品九品，幞头，绿袍，棻石带，靴同。 校勘记

一：红带至红垂按礼志一祭山仪作绛带、绛垂。

二：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按纪，太祖即位于丁卯岁。

三：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中单上原有“绿”字，系衍文。契丹国志二三亦无绿字，从删。

四：太祖叛弟剌哥剌哥，仪卫志四同。纪太祖六年十月以下及皇子表并作剌葛。

五：夏收殷周弁以朝夏收殷周弁原作“唐收殷周弁”，按仪礼士冠礼：“周弁，殷，夏收。”据改。

六：重熙五年尊号册礼按纪重熙五年无尊号册礼，五年疑是元年之误。

七：武官榫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针筒原误“计筒”，火石袋原误“大石袋”。按新唐书二四车服志：“武官五品以上佩榫七事：佩刀、刀子、砺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是也。”据改。

第五十七卷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 符印

遥辇氏之世，受印于回鹘。至耶澜可汗请印於唐，武宗始赐“奉国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来归，诏赐印绶。是时，太祖受位遥辇十年矣。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归辽。

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面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鱼鸟篆，子婴以上汉高祖。王莽篡汉，平皇后投玺殿阶，螭角微玷。献帝失之，孙坚得于井中，传至孙权，以归于魏。魏文帝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唐更名“受命宝”。晋亡归辽。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天祚保大二年，遗传国玺于桑乾河。

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二】

御前宝，金铸，文曰“御前之宝”，以印臣僚宣命。

诏书宝，文曰“书诏之宝”，凡书诏批答用之。

契丹宝，受契丹册仪，符宝郎捧宝置御坐东。

金印三，晋帝所上，其文未详。

皇太后宝，制未详。天显二年，应天皇太后称制，【三】群臣上玺绶。册承天皇太后仪，符宝郎奉宝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皇太子宝，未详其制。重熙九年册皇太子仪，中书令授皇太子宝。印

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银铸，以印文官制诰。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银铸，以印军职制诰。

契丹枢密院、契丹诸行军部署、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诸行宫

都部署印，并银铸。文不过六字以上，以银朱为色。

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并铜铸，以黄丹为色，诸税务以赤石为色。

杓印，杓，鸷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即此。 符契

自大贺氏八部用兵，则合契而动，不过刻木为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鱼。

金鱼符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後发兵。事讫，归于内府。

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驿马阙，取它马代。法，昼夜驰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 【四】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木契，正面为阳，背面为阴，阖门唤仗则用之。朝贺之礼，宣徽使请阳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门，以契授西上阖门使云：“授契行勘。”勘契官声喏，跪受契，举手勘契同，、兴，鞠躬，奏“内外勘契同”。阖门使云：“准敕勘契，行勘。”勘契官执阴面木契声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声云“军将门仗官”，齐声喏。勘契官云：“内出唤仗木契一只，准敕付左右金吾仗行勘。”勘契官云“合不合”，门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云“同不同”，门仗官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驾仗、勾画都知某官某，对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後，右手举契云：“其契谨付阖门使进入。”阖门使引声喏，门仗官下声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阖门使上殿纳契，宣徽使受契。阖门使下殿，奉敕唤仗。

木箭，内箭为雄，外箭为雌，皇帝行幸则用之。还宫，勘箭官执雌箭，东上阖门使执雄箭，如勘契之仪，详具礼仪志。 校勘记

一：末帝表上传国宝一按末帝即指石重贵，重贵旧五代史称少帝，新五代史作出帝，此是一般称呼。

二：诏用太宗旧宝按纪在应历三年二月。

三：天显二年应天皇太后称制皇太后原误“皇后”，夺“太”字，据纪天显二年十二月补。

四：须索更易“须”，国志二五引使辽录作需，是。

第五十八卷志第二十七 仪卫志四 仪仗【一】

帝王处则重门击柝，出则以师兵为营卫，劳人动众，岂得已哉。天下大患生於大欲，不得不远虑深防耳。智英勇杰、魁臣雄藩於是乎在，宇武备於文物之中，此仪仗所由设也。

金吾、黄麾六军之仗，辽受之晋，晋受之後唐，後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耶律俨、陈大任旧志有未备者，兼考之辽朝杂礼云。 国仗

王通氏言，舜岁遍四岳，民不告劳，营卫省、徵求寡耳。辽太祖匹马一麾，斥地万里，经营四方，未尝宁居，所至乐从，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国，秦皇、汉武之仪文日至，後嗣因之。旄头豹尾，驰驱五京之间，终岁勤动，辙迹相寻。民劳财匮，此之故欤。

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之赐，是为国仗。其制甚简，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着于篇首，以见艰难创业之主，岂必厚卫其身云。

十二神，

十二旗，

十二鼓，

曲柄华盖，

直柄华盖。

遥辇末主遣制，迎十二神、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诸弟剌哥等叛，匀德实纵火焚行宫，皇后命曷古鲁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于殿前。圣宗以轻车仪卫拜帝山。 渤海仗

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乾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 汉仗

大贺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继之，尚主封王，饫观上国。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自是朝贡岁至于唐。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世为国相，目见耳闻，歆企帝王之容辉有年矣。遥辇致鼓於太祖帐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气之所睥睨哉。

厥後交梁聘唐，不惮劳。至於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於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着焉。

太宗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备车辂法物，上皇太后册礼；刘、卢重备礼，上皇帝尊号。

三年，上在蓟州观导驾仪卫图，遂备法驾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阖礼。

六年，备法驾幸燕，迎导御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备法驾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朝贺。自是日以为常。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备礼受朝贺。三月，将幸中京镇阳，【二】 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上报曰，朝会起居如礼。是月，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

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柩升车，具卤簿仪卫。六月，圣宗至上京，留守具法驾迎导。

圣宗统和元年，车驾还上京，迎导仪卫如式。

三年，驾幸上京，留守具仪卫奉迎。

四年，燕京留守具仪卫导驾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贺。

是後，仪卫常事，史不复书。 卤簿仪仗人数马匹

步行擎执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马擎执二百七十五人，坐马乐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马牵拢官五十二人，御马二十六匹，官僚马牵拢官六十六人，坐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舆十二人，长寿仙一人，诸职官等三百五人，内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县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录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

人，司徒一人，太仆卿一人，鸿胪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一人，兵部尚书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员外郎一人，符宝郎一人，左右诸卫将军三十五人，左右诸折冲二十一人，左右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夹骑二人，都头六人，主帅一十四人 教坊司差，押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飞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当官一人，司天监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统军六人，千牛备身二人，左右亲勋二人，左右郎将四人，左右拾遗二人，左右补阙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谏议大夫二人，给事中书舍人二人，【三】 左右散骑常侍二人，门下侍郎二人，中书侍郎二人，鸣鞭二人 内侍内差，侍中一人，中书令一人，监门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卫队正一人，随驾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黄丞二人，都尉一人，太仆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职官乘马三百四匹，进马四匹，驾车马二十八匹。人之数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马之数凡千五百二十。

得诸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辽朝杂礼者如是。至於仪注之详，不敢傅会云。 校勘记

一：仪仗原脱此目。按本志总序：“考辽所有舆服、符玺、仪仗，作仪卫志。”前此既有“舆服”、“符印”两目，据补。

二：中京镇阳按纪大同元年二月，升镇州为中京。镇阳应作镇州。

三：给事中书舍人二人据百官志三，应作“给事中、中书舍人二人”。

第五十九卷志第二十八 食货志上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於是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

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於农。尝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

太宗会同初，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胪河近地，赐南院欧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八年，驻跸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徵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

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一】非经费有馀，其能若是？

圣宗乾亨五年诏曰："五稼不登，开帑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统和三年，帝尝过稿城，【二】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太师韩德让言，兵後逋民弃业，禾稼栖亩，募人获之，以半给获者。政事令室亦言，山西诸州给军兴，【三】民力凋敝，田谷多蹦於边兵，请复今年租。六年，霜旱，灾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四】择沃壤，给牛、种谷。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民。十五年，诏免南京旧欠义仓粟，仍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开泰元年，诏曰："朕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

者，则给牛、种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鳏寡，赐连日。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

兴宗即位，遣使阅诸道禾稼。是年，通括户口，诏曰：“朕於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五】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司给文字始听。

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六】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乃迁中京度支使。【七】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馀城内，【八】沿边诸州，各有和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迨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会天祚播迁，耶律敌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户运盐泺仓粟，人户侵耗，议籍其产以偿。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轻。”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令尽偿，众何以堪？”事虽无及，然使天未绝辽，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

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於考。圣宗乾亨间，【九】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故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馀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一〇】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後未纳税户，并於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一一】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刍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

开远军故事，民岁输税，斗粟折五钱，耶律抹只守郡，表请折六钱，亦皆利民善政也。 校勘记

一：保宁七年至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按纪，汉乞粮在保宁八年十二月；助粟二十万斛在保宁九年三月。

二：统和三年帝尝过稿城“统和三年”四字原脱，据纪统和三年八月补。下文“十五年”上原有“统和”二字，今删。

三：山西诸州给军兴“给军兴”，疑应作给军或军兴。

四：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按纪，此事在统和七年二月，吉避寨作鸡壁砦，三百户作二百户。

五：家食者全亏种植“食”，疑应作贫。

六：道宗初年至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按卷九一耶律唐古传，唐古仕於统和、重熙初，重熙四年致仕。此系於道宗初年，误。

七：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至乃迁中京度支使按卷一○五马人望传，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在天祚时。此系於道宗初年，误。

八：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馀城内按乌、春、泰三州均隶上京道，不属东京。

九：圣宗乾亨间乾亨为景宗年号，圣宗乾亨，或指接位後改元统和之前。上文“圣宗乾亨五年”同此。

一○：统和十五年统和二字原缺，据纪统和十五年三月补。

一一：於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按纪在统和七年六月。

第六十卷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下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命有司治其征；馀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等物，来易於辽者，道路襁属。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於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二十三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埸。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盐策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後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後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於香河县，於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其煎取之制，岁出之额，不可得而详矣。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三】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於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景宗以旧钱不足於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四】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

藏钱，赐南京诸军司。开泰中，诏诸道，贫乏百姓，有典质男女，计佣价日以十文；折尽，还父母。每岁春秋，以官钱宴飨将士，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是时，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铢数亦无所考。第诏杨遵徵户部司逋户旧钱，得四十馀万禝，拜枢密直学士；刘伸为户部使，岁入羡馀钱三十万禝，擢南院枢密使；【五】其以灾，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是时，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亦可谓富矣。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馀积。

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也，惩遥辇氏单弱，於是抚诸部，明赏罚，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六】上下给足。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七】获牛、羊、驼、马十馀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馀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当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馀疋，不加少，盖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萧陶隗为马群太保，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宜括实数以为定籍。厥後东丹国岁贡千疋，【八】女直万疋，直不古等国万疋，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疋，【九】西夏、室韦各三百疋，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项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馀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疋。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馀则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买官马从军。诸群牧私卖日多，畋猎亦不足用，遂为金所败。弃众播迁，以讫于亡。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

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至於邻国岁币，诸属国岁贡土宜，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然非本国所出，况名数已见本纪，兹不复载。

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

世之论钱币者，恒患其重滞之难致，鼓铸之弗给也，於是楮币权宜

之法兴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东南，十才一二。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征，赐与亿万，未闻有所谓楮币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欤？此无他，旧储新铸，并听民用故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人力苟至，一夫犹足以胜时灾，况为国乎。以是知善谋国者，有道以制天时、地利之宜，无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谷，货莫大於钱，特志二者，以表辽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国者矣。 校勘记

一：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统和初原误"乾亨间"。按纪乾亨五年六月改元统和，燕京留守司上言在九月。据改。

二：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按纪在统和七年三月。

三：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按纪，天显元年二月平渤海，非神册初。地理志二，初为渤海铁利郡，太祖建铁利州，开泰七年置为广州。

四：取刘守光所藏钱叁卷一三校勘记【一三】。

五：刘伸至擢南院枢密使按卷九八刘伸传作枢密副使。

六：群牧蓄息蓄，应作蕃。

七：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按纪，伐河东下代北在唐天复二年，阿保机即位前五年。

八：厥後东丹国岁贡千疋按纪，天显元年二月改渤海国为东丹，贡马规定即在此时，见卷七二义宗倍传。世宗天禄元年以安端主东丹国，已是仅存空名。此叙道宗时东丹贡马，前後淆混。

九：惕德惕德原误"惕隐"，据纪大安十年正月、六月及部族表改。

第六十一卷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於兵而终於礼者也。鸿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蜂有螫，自卫而已。蚩尤惟始作乱，斯民鸱义，奸宄并作，刑之用岂能已乎？帝尧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终於礼者也。先王顺天地四时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时之成物焉。秋传气於夏，变色於春，推可知也。

辽以用武立国，禁暴戢奸，莫先於刑。国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势方张，礼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以掌刑辟，岂非士师之官，非贤者不可为乎。太祖、太宗经理疆土，擐甲之士岁无宁居，威克厥爱，理势然也。子孙相继，其法互有轻重；中间能审权宜，终之以礼者，惟景、圣二宗为优耳。

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轻重，置之边城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徒刑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终身者决五百，其次递减百；又有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将决以沙袋，先于骨之上及四周击之。拷讯之具，有窦、细杖及鞭、烙法。窦杖之数二十；细杖之数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数，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诸事应伏而不服者，以此讯之。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听以赎论。赎铜之数，杖一百者，输钱千。亦有八议、八纵之法。籍没之法，始自太祖为挞马沙里时，奉痕德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及淳钦皇后时析出，以为着帐郎君，至世宗诏免之。其後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复没入焉；馀人则没为着帐户；其没入宫分、分赐臣下者亦有之。木剑、大棒者，太宗时制。木剑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之。沙袋者，穆宗时制，其制用熟皮合缝之，长六寸，广二寸，柄一尺许。徒刑之数详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数详于咸雍制；其馀非常用而无定式者，不可殚纪。

太祖初年，庶事草创，犯罪者量轻重决之。其後治诸弟逆党，权宜立法。亲王从逆，不磬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杀之；逆父母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侅其口杀之。从坐者，量罪轻重杖决。杖有二：大者重钱五百，小者三百。又为枭磔、生瘗、射鬼

箭、炮掷、支解之刑。归於重法，闲民使不为变耳。岁癸酉，下诏曰：“朕自北征以来，四方狱讼，积滞颇多。今休战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详决之，无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萧敌鲁等分道疏决。有辽钦恤之意，见于此。神册六年，克定诸夷，上谓侍臣曰“凡国家庶务，巨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

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馀无改焉。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拨离弭河，族造药者。

世宗天禄二年，天德、萧翰、刘哥及其弟盆都等谋反，天德伏诛，杖翰，流刘哥，遣盆都使辖嬖斯国。夫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

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 【一】 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着为令。十六年，谕有司：“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然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馀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盖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胆合延年药，故杀人颇众。後悟其诈，以鸣镝丛射、骑践杀之。及海里之死，为长夜之饮，五坊、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相继不绝。虽尝悔其因怒滥刑，谕大臣切谏；在廷畏懦，鲜能匡救，虽谏又不能听。当其将杀寿哥、念古，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寿哥等毙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应死。”帝怒，斩寿哥等，支解之。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馀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赖王子必摄等谏得免。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致伤而毙，遂杀之。季年，暴虐益甚，尝谓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醒当覆奏。”徒能言之，竟无悛意，故及於难。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

景宗在潜，已鉴其失。及即位，以宿卫失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 【二】 赵王喜隐自囚所擅去械锁，求见自辩，语之曰：“枉直未

分，焉有出狱自辩之理？”命复絷之。既而躬录囚徒，尽召而释之。保宁三年，以穆宗废钟院，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故诏复之，仍命铸钟，纪诏其上，道所以废置之意。吴王稍为奴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按问，恐馀人效之。”命斩以徇。五年，近侍实鲁里误触神，法应死，杖而释之。庶几宽猛相济。然缓于讨贼，应历逆党至是始获而诛焉，议者以此少之。

圣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称制，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帝壮，益习国事，锐意於治。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三】旧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即听收瘗。二十四年，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二十九年，以旧法，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惟免面，诏自今但犯罪当，即准法同科。开泰八年，以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处死，从者决流。尝敕诸处刑狱有冤，不能申雪者，听诣御史台陈诉，委官覆问。往时大理寺狱讼，凡关覆奏者，以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决；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四】犹虑其未尽，而亲为录囚。数遣使诣诸道审决冤滞，如邢抱朴之属，【五】所至，人自以为无冤。

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其长佛奴杖杀之，上怒其用法太峻，诏夺官。吏以故不敢酷。挞剌干乃方十因醉言宫掖事，法当死，特贳其罪。五院部民偶遗火，延及木叶山兆域，亦当死，杖而释之，因着为法。至於敌八哥始窃蓟州王令谦家财，及觉，以刃刺令谦，幸不死。有司拟以盗论，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窃盗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论弃市。因诏自今三犯窃盗者，额、徒三年；四则面、徒五年；至于五则处死。若是者，重轻适宜，足以示训。近侍刘哥、乌古斯尝从齐王妻而逃，以赦，後会千龄节出首，乃诏诸近侍、护卫集视而腰斩之。於是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故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至开泰五年，诸道皆狱空，有刑措之风焉。

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时人转相效习，以狡智相高，风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诏曰：“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於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

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诏中外大臣曰：“制条中有遗阙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校勘记

一：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及下疑脱笄字。

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斩，原误“监”。据纪保宁元年二月及卷七八本传改。

三：亦断以律按纪统和十二年七月作“依汉律”。

四：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按纪统和十二年十月，大理寺置少卿及正主之。

五：如邢抱朴之属按纪邢抱朴等分决诸道滞狱，在统和九年闰二月。

第六十二卷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兴宗即位，钦哀皇后始得志，昆弟专权。冯家奴等希钦哀意，诬萧浞卜等谋反，连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馀人与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馀辈，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既而遣人弑之。迫殒非命，中外切愤。钦哀後谋废立，迁于庆州。及奉迎以归，颇复预事，其酷虐不得逞矣。然兴宗好名，喜变更，又溺浮屠法，务行小惠，数降赦宥，释死囚甚众。

重熙元年，诏职事官公罪听赎，私罪各从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赇，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二年，有司奏："元年诏曰，犯重罪徒终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其职事官及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奸罪至徒者，未审否？"止谕曰："犯罪而悔过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其面，终身为辱，朕甚悯焉。"後犯终身徒者，止刺颈。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其面，刺臂及颈者听。犯窃盗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颈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则处死。五年，新定条制成，诏有司凡朝日执之，仍颁行诸道。盖纂修太祖以来法令，叁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一】

时有群牧人窃易官印以马与人者，法当死，帝曰："一马杀二人，不亦甚乎？"减死论。又有兄弟犯强盗当死，以弟从兄，且俱无子，特原其弟。至於枉法受赇，诈敕走递，伪学御书，盗外国贡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贴不家奴弭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无验，当反坐，以钦哀皇后言，竟不加罪，亦不断付其主，仅籍没焉。宁远军节度使萧白强掠乌古敌烈都详稳敌鲁之女为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夺其官。梅里狗丹使酒杀人而逃，会永寿节出首，特赦其罪。皇妹秦国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张隋，本宋所遣者，大臣觉之以闻。召诘，款伏，乃遽释之。後诏诸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诸帐郎君等於禁地射鹿，决杖三百，不徵偿；小将军决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决三百。圣宗之风替矣。

道宗清宁元年，诏诸宫都部署曰："凡有机密事，即可面奏；馀所诉事，以法施行。有投诽讪之书，其受及读者皆弃市。"二年，命诸郡长吏如诸部例，与僚属同决罪囚，无致枉死狱中。下诏曰："先时诸路死刑皆待决于朝，故狱讼留滞；自今凡强盗得实者，听即决之。"四年，复诏左夷离毕曰："比诏外路死刑，听所在官司即决。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

者。自今虽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问。无冤然後决之，有冤者即具以闻。”咸雍元年，诏狱囚无家者，给以粮。六年，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於是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时校定官即重熙旧制，更窃盗赃二十五贯处死一条，增至五十贯处死；又删其重复者二条，为五百四十五条；取律一百七十三条，又创增七十一条，凡七百八十九条，增重编者至千馀条。皆分类列。以大康间所定，复以律及条例叁校，续增三十六条。其後因事续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条。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故五年诏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国治。简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时，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体朕意，多作条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复用旧法，馀悉除之。”

然自大康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宫婢单登等诬告宣懿皇后，乙辛以闻，即诏乙辛劾状，因实其事。上怒，族伶人赵惟一，斩高长命，皆籍其家，仍赐皇后自尽。三年，乙辛又与其党谋构昭怀太子，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枢密院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二】诏按无状，出速撒、达不也外补，流护卫撒拨等六人。诏告首谋逆者，重加官赏；否则悉行诛戮。乙辛教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自首“臣尝预速撒等谋”，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按，至杖皇太子，囚之宫中别室，杀挞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杀速撒等诸子；其幼稚及妇女、奴婢、家产，皆籍没之，或分赐群臣。燕哥等诈为太子爰书以闻，上大怒，废太子，徙上京，乙辛寻遣人弑于囚所。帝犹不寤，朝廷上下，无复纪律。

天祚乾统元年，凡大康三年预乙辛所害者悉复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乡里。至二年，始发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诛其子孙，馀党子孙减死，徙边，其家属奴婢皆分赐被害之家。如耶律挞不也、萧达鲁古等，党人之尤凶狡者，皆以赂免。至于覆军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行军将军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弃市。其职官诸局人有过者，镌降决断之外，悉从军。赏罚无章，怨日起；剧盗相，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务绳以严酷，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献祖庙。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

辽之先代，用法尚严。使其子孙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择，犹非祖宗贻谋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辽之季世，与其先代用刑同，而兴亡异者何欤？盖创业之君，施之于法未定之前，

民犹未敢测也；亡国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後，民复何所赖焉。此其所为异也。传曰：“新国轻典。”岂独权事宜而已乎？

天祚末年，游畋无度，颇有倦勤意。诸子惟文妃所生敖卢斡最贤。萧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会文妃之女兄适耶律挞曷里，女弟适耶律余睹，奉先乃诬告余睹等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遂戮挞曷里及其妻，赐文妃自尽。敖卢斡以不与谋得免。及天祚西狩奉圣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卢斡，遂诛撒八，尽其党与。敖卢斡以有人望，即日赐死。当时从行百官、诸局承应人及军士闻者，皆流涕。

盖自兴宗时，遽起大狱，仁德皇后戕于幽所，辽政始衰。道宗杀宣懿皇后，迁昭怀太子，太子寻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己亦几殆，至是又自杀其子敖卢斡。传曰：“於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辽二百馀年，骨肉屡相残灭。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校勘记

一：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按上卷言制刑之凡有四：死、流、徒、杖。此亦称死、流、杖、徒。五凡之“五”字，设非“四”字之讹，则杖前应脱“笞”字，检纪辽亦有笞刑。

二：知枢密院事萧速撒按纪大康三年五月作知北院枢密使事。

第六十三卷表第一 世表

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动也，有恒度；地静也，有恒形；人动静无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气无往而弗达，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後，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後。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後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见于此。

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武后遣将击溃其众，大贺氏微，别部长过折代之。过折寻灭，迭剌部长涅里立迪辇组里为阻午可汗，更号遥辇氏。唐赐国姓，曰李怀秀。既而怀秀叛唐，更封楷落为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怀秀。楷落至于屈戍几百年，国势复振。

至耨里思之孙曰阿保机， 【一】 功业勃兴，号世里氏，是为辽太祖。於是世里氏与大贺、遥辇号“三耶律”。自时厥後，国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馀年。

名随代迁，字传音转，此其言语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昭古可汗，皆辽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摭其可知者，作辽世表。 帝统 契丹先世。 汉 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馀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 魏 青龙中，部长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黄龙之北。 晋 鲜卑葛乌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 【二】 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 元魏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始自号契丹。为慕容氏所破，俱窜松漠之间。道武帝登国间，大破之，遂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龙之北数百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以来，岁致名马。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始班诸国末，欣服。 【三】 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部、黎部 【四】 吐六于部以名马文皮来贡，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太和三年，高句丽与蠕蠕谋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馀口内附，止於白狼水东。 北齐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讨

之，至平州，乃趋长堑。 【五】 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趋青山；安德王韩轨帅骑四千东断走路。帝亲山岭奋击，虏男女十馀万，杂畜数十万。相乐又於青山大破别部，所虏生口分置诸州。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处高丽境内。 隋 开皇四年，率诸莫弗贺来谒。五年，悉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故地。六年，诸部相攻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谕解之。别部出伏等违高丽，率众内附，置於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别部四千馀户违突厥来降，高祖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 【六】 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馀。有征伐，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则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契丹杀吐屯。大业七年，贡方物。 唐 契丹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而赢，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室韦，阻冷陉山以自固。射猎居处无常。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与奚不平，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武德初，”七：大帅孙敖曹与长突地稽俱来朝。二年，入犯平州境。六年，君长咄罗献名马、丰貂。贞观二年，摩会来降，突厥请以梁师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类，师都唐编户，我将擒之，不可易降者。”三年，摩会入朝，赐鼓，由是有常贡。帝伐高丽，悉发契丹、奚首领从军。还过营州，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大帅辱纥主据曲率众来归， 【八】 即其部为玄州，以据曲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氏。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以辱纥主为刺史。窟哥死，与奚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执松漠都督阿不固， 【九】 献于东都。窟哥二孙：曰枯莫离，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曰尽忠，松漠都督。敖曹曾孙曰万荣， 【一○】 归诚州刺史。时营州都督赵文数侵侮其下，尽忠等怨望，与万荣共举兵，杀文，据营州，自号“无上可汗”，推万荣为帅。不二旬，众数万，攻崇州，执击讨副使许钦寂。武后怒，诏将军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击之，更号万荣曰“万斩”，尽忠曰“尽灭”。战西硖石黄獐谷，王师败绩。进攻平州，不克。武后益发兵击契丹。万荣夜袭檀州，清边道副总管张九节拒战，万荣败走。俄尽忠死，突厥默啜袭破其部。万荣收散兵，复振。别将骆务整、何阿小入冀州，杀刺史陆宝积，掠数千人。武后闻尽忠死，诏夏官尚书王孝杰等率兵十七万讨万荣，战东硖石，败绩，孝杰死之，万荣进屠幽州。又诏御史大夫娄师德等率兵二十万击之，万荣乘锐，鼓行而南，残瀛州属县。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率奚掩击， 【一一】 大破万荣，执何阿小，别将李楷固、骆务整降。万荣委军走，玄基与奚四面合

击，万荣众溃，东走。张九节设三伏待之。万荣穷蹙，与家奴轻骑走潞河东，惫甚，卧林下。奴斩其首以献，九节传东都。契丹馀众不能立，遂附突厥。开元二年，尽忠从父弟失活率部落归唐。

失活，玄宗赐丹书铁券。开元四年，与奚长李大偕来，诏复置松漠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仍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八部长皆为刺史。五年，以杨氏为永乐公主下嫁失活。 【一二】 六年，卒。

娑固，失活之弟，帝以娑固袭爵。开元七年十一月，娑固与公主来朝。衙官可突于勇悍，得众心，娑固欲除之；事泄，可突于攻之，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澹及奚君李大攻可突于，不胜，娑固、大皆死。 韩愈作可突干，刘娵、宋祁及唐会要皆作可突于。

郁于，娑固从父弟也，可突于推以为主，遣使谢罪，玄宗册立袭娑固位。开元十年，郁于入朝，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下嫁郁于，卒。

咄于，【一三】 郁于之弟，袭官爵。开元十三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猜阻，与公主来奔，改封辽阳王。【一四】

邵固，咄于之弟， 【一五】 国人共立之。开元十三年冬，朝于行在，从封禅泰山，改封广化郡王，以陈氏为东光公主下嫁邵固。 【一六】 十八年，为可突于所弑，以其众降突厥，东光公主走平卢。

屈列，【一七】 不知其世系，可突于立之。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宇大破可突于。”一八：十二月，又破之，斩屈列及可突于等，传首东都，馀众散走山谷。

过折， 【一九】 本契丹部长，为松漠府衙官，斩可突于及屈列归唐。幽州节度使张守立之，封北平郡王。是年，可突于馀党泥礼弑过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东，拜左骁卫将军。自此，契丹中衰，大贺氏附庸於奚王，以通于唐，朝贡岁至。至德、宝应间再至，大历中十三至， 【二○】 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至，元和中七至，太和、开成间四至。泥礼，耶律俨辽史书为涅里，陈大任书为雅里，盖辽太祖之始祖也。

李怀秀，唐赐姓名，契丹名迪辇俎里， 【二一】 本八部大帅。天宝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安禄山表请讨契丹，怀秀发兵十万， 【二二】 与禄山战潢水南，禄山大败，自是与禄山兵连不解。耶律俨纪云，太祖

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刺部夷离，遗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适当怀秀之世。则怀秀固遥辇氏之首君，为阻午可汗明矣。

楷落，以唐封恭仁王，代松漠都督，遂称契丹王。其後大，贞元四年，犯北边，幽州以闻。自禄山反，河北割据，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二三】

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二四】。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奉国契丹”为文。 高丽古今录作屈戍。

契丹王习尔，【二五】是为巴剌可汗。咸通中，再遣使贡献，部落强。

契丹王钦德，习尔之族也，是为痕德可汗。光启中，钞掠奚、室韦诸部，皆役服之，数与刘仁恭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机建旗鼓，自为一部，不肯受代，自号为王，尽有契丹国，遥辇氏遂亡。

萧韩家奴有言，先世遥辇可汗之後，国祚中绝，自夷离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辽史叁考，大贺氏绝于邵固，雅里所立则怀秀也，其间唯屈列、过折二世。屈列乃可突于所立，过折以别部长为雅里所杀。唐史称泥里为可突于馀党，则可汗者，殆为屈列耶？ 校勘记

一：耨里思之孙曰阿保机孙，据太祖纪赞及下文“太祖四代祖耨里思”，应是玄孙。

二：为慕容晃所灭据晋书一○九前燕载记，“晃”应作。

三：始班诸国末欣服按此源於魏书一○○契丹传：“得班飨於诸国之末”，“心皆忻慕”，“莫不思服”，欣服二字，语义不完。

四：万丹部至黎部万丹部，按营卫志中及魏书一○○、新唐书二一九契丹传并作悉万丹部。日连部，连原误“速”，据营卫志中及魏书、新唐书契丹传改。伏弗郁、羽陵、匹、黎等部叁卷三二校勘记【二】【三】。

五：长堑堑原误“渐”，据北齐书四文宣纪及北史九四契丹传改。

六：纥臣水按隋书八四、北史九四契丹传作托纥臣水。

七：武德初初原作“中”，据下文二年及旧唐书一九九下契丹传改。

八：辱纥主据曲辱纥主原误“纥主”，据新唐书二一九契丹传改。据曲，参卷三二校勘记【七】。

九：阿不固按新唐书契丹传作阿卜固。

一○：敖曹曾孙曰万荣曾孙，旧唐书契丹传同。新唐书契丹传作“有孙曰万荣”。

一一：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原作神兵总管杨立基，据新唐书契丹传改。

一二：五年以杨氏为永乐公主下嫁失活按旧唐书契丹传，“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率种落内附。明年，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之。”

一三：咄于按新、旧唐书契丹传及通考三四五并作吐于。

一四：辽阳王按新、旧唐书契丹传作辽阳郡王。

一五：邵固咄于之弟按新、旧唐书契丹传作李尽忠之弟。

一六：东光公主新、旧唐书契丹传作东华公主。

一七：屈列新唐书契丹传作屈烈，张九龄曲江集八作据埒。

一八：幽州节度使张守新、旧唐书契丹传并作幽州长史张守。按当时张守官衔为“幽州节度副大使、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见曲江集九。

一九：过折按曲江集卷五、卷八作郁捷，卷九、卷十一作过折。遇、郁音同，过似应作遇。

二○：大历中十三至原误“大历十二年”，据新唐书契丹传改。按大历凡十四年，约每年一次。

二一：契丹名迪辇俎里按上文作迪辇组里。

二二：怀秀发兵十万按新唐书契丹传，安禄山发幽州、云中、平

卢、河东兵十馀万。非怀秀发兵十万。

二三：世次不可悉考按百官志一，遥辇九帐大常衮司已列遥辇九世可汗世次。

二四：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是为耶澜可汗”原在下文“幽州节度使”下，误以屈戍为幽州节度使。据新唐书契丹传改。

二五：习尔新唐书契丹传作习尔之。

第六十四卷表第二 皇子表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亲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长，故吴、鲁、燕、蔡、卫、晋、郑，太史迁既着世家，又列年表，不厌其详。自汉以降，封建实亡，犹有其名，长世者登世家，自绝者置列传，然王子侯犹可以年表也。班固以为文无实，并诸侯削年而表，世君子韪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徙数封，朝不谋夕，於是列而传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着戒，碌碌然，抑又甚焉。

今摘其功罪杰然者列诸传；叙亲亲之恩，敬长之义，而无他可书者，略表见之，为皇子表。 帝系 名字 第行 封爵 官职 功 罪 薨寿 子孙 肃祖四子：昭烈皇后萧氏生，懿祖第二，见帝纪。 洽慎，字牙新。 第一。 迭剌部夷离。 有德行。分五石烈为七，六爪为十一。 房在五院司。 葛剌，字古昆。 第三。 舍利。 早卒。 房在六院司。 洽礼，字敌辇。 第四。 舍利。 房在六院司。 懿祖四子：庄敬皇后萧氏生，玄祖第三，见帝纪。 叔剌。 第一。 舍利。 早卒。 帖剌，字痕得。 第二。 九任迭剌部夷离。 卒年七十。 六院司，呼为九离房。 古直，字岩母根。 第四。 舍利。 善射。 年几冠，堕马卒。 六院司，呼为舍利房。 玄祖四子：简献皇后萧氏生，德祖第四，见帝纪。 麻鲁。 第一。 舍利。 早卒。 岩木，字敌辇。 第二。 重熙中，追封蜀国王。 三为迭剌部夷离。 身长八尺，多力，能裂嵽皮。语音如钟，弭里本岭去家数里，尝登岭呼其从，家人悉闻之。 年四十五薨。 二子：胡古只，末掇。其後即三父房之孟父。 释鲁，字述澜。 第三。 重熙中，追封为隋国王。 于越。 骈胁多力，贤而有智。先遥辇氏可汗岁贡于突厥，至释鲁为于越始免。教民种树桑麻。 年五十七，为子滑哥所弑。 子滑哥。其後即三父房之仲父。 德祖六子：宣简皇后萧氏生五子，太祖第一，见帝纪。 剌葛，字率懒。 第二 太祖即位，为惕隐，改迭剌部夷离。 为隐，讨涅烈部，破之，改为迭剌部夷离。从太祖亲征，统本部兵攻下平州。 性愚险。破涅烈部而骄，与弟迭剌、安端等谋乱。事觉，按问，具伏，太祖令誓而舍之。太祖曰：“汝谋此事，不过欲富贵尔。”出为迭剌部夷离。复谋为乱，诱群弟据西山以阻归路，太祖闻而避之，次赤水城。剌葛诈降，复使神速焚明王楼，大掠而去。至擘只、喝只二河 【一】 ，与追兵战，众溃。及鸭里河，女骨部人邀击之，剌葛轻骑遁去。至榆河，先锋敌鲁生擒之。太祖念其同气，不忍加刑，杖而释之。神册二年，南奔。 自幽州南窜，为人所杀。 子赛保。即三父房之季父。 迭剌，字云独昆。 第三。 天显元年，为中台省左大相。 性敏给。太祖曰“迭剌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

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与兄剌葛谋反，剌葛遁，迭剌与安端降，太祖杖而释之。神册三年，欲南奔，事觉，亲戚请免於上，又赦之。　寅底石，字阿辛。　第四。　重熙间，追封许国王。　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　生而暗懦。与兄剌葛作乱，兵败，太祖赦之。後复与剌葛遁至榆河，自刺不死，被擒，太祖释之。　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　孙阿烈。　安端，字猥隐　第五。　天禄初，以功王东丹国，赐号明王。　神册三年，为惕隐。天显四年，为北院夷离。　【二】神册三年，讨平云州。天显元年，征渤海，【三】破老相兵三万馀人；安边、颉、定理三府叛，平之。太宗即位，有定策功，会同中，伐晋，率兵先出雁门，下忻、代。世宗初立，以兵往应，及李胡战于泰德泉，败之。　与兄剌葛谋乱，妻粘睦姑告变，太祖誓而免之。复叛，兵败，见擒，杖而释之。子察割弑逆被诛，穆宗赦通谋罪，放归田里。　苏，字独昆。　第六。　神册五年，为惕隐。六年，为南府宰相。　言无隐情，太祖尤爱之。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求救，太祖命往救，解沧州围。剌葛诈降，苏往来其间。既平，苏力为多。天赞三年，与迭里略地西南。天显初，征渤海，攻破忽汗城，大降。性柔顺，事上忠谨。太祖二十功臣，苏居其一。　在南府，以贿闻，民颇怨。　征渤海国还，薨。　已上并系季父房。　太祖四子：淳钦皇后萧氏生三子，太宗第二，见帝纪。　倍，小字图欲，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改赐姓李，名赞华。　第一。　神册元年，立为皇太子。天显元年，为东丹国人皇王，建元甘露，称制行事，置左右大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太宗立诏居东平郡，升为南京。太宗曰文武元皇王。世宗让国皇帝。统和中，更文献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文献钦义皇帝。　唐遣人来招，倍浮海奔唐，唐人迎以天子仪卫改瑞州为怀化军，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移镇滑州。召入，遥领虔州节度使。　　聪敏好学，通阴阳、医药、箴灸之术，知音律，善画，工文章。太祖征乌古、项，倍为先锋都统。经略燕地，至定州。闻太祖与李存相拒于云碧店，引兵驰赴，存退走。陈渤海可取之计。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拨扶馀城，太祖欲括户口，谏止，且劝乘势攻忽汗城，夜围降之。唐李从珂自立，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不可不讨。”　外宽内忍，刻急，喜杀人。　唐主从珂将自焚，遣壮士李彦绅害之，薨年三十八，葬医巫闾山。　子娄国、隆先、道隐。已下并系横帐。　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隐。　第三。　天显五年，立为皇太弟。统和中，追钦顺皇帝。　【四】重熙二十一年，更章肃皇帝。　天显五年，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勇悍多力。天显五年，徇代北，攻寰州，多俘而还。太宗凡亲征，常留守京师。　性酷忍，小怒，辄人面，或投水火中。世宗即位于镇阳，太后怒，遣李胡将兵往击，至泰德泉，为安端、刘哥所败。耶律屋质谏太后，李胡作色

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民心畏公酷暴，无如之何！”太后曰：“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曰：『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李胡往世宗军议和，解氏而後见。和约定，趋上京。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徙祖州。穆宗时，喜隐反，辞连李胡，囚之。 死于囚所，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 二子：宋王喜隐、卫王宛。 宫人萧氏生一子。 牙里果，字敌辇。 第四。 自晋还，始为惕隐。 性沉默，善骑射。 天显三年，救耶律沙于定州，为李嗣源所获，至石晋立，始得还。 以病薨。 二子：敌烈、奚底，皆知名。 太宗五子：靖安皇后萧氏生二子，穆宗第一，见帝纪。 罨撒葛。 第二。 会同元年，封太平王。 【五】 世宗诏许与晋主往复以昆弟礼。景宗封齐王，赠皇太叔，钦靖。 穆宗委以国政。 谋乱，令司天魏卜日，觉，贬西北边戍。景宗即位，撒葛惧，窜于大漠，召还，释其罪。 保宁四年，病疽薨。 宫人萧氏生三子。 天德，字扇。 第三。 猛悍捷，人望而畏。太宗讨石重贵，至望都，晋将杜重威率兵十万先据河梁。上欲以计破之，募能断粮道者，天德请以五千骑行。许之。从间道击走卫送之军，火其辎重。重威穷蹙，乃降。会同三年，与邸用和使晋。世宗即位，遣天德护送太宗灵柩于上京。太后遣李胡拒世宗，遇耶律留哥等于泰德泉，战甚力，败之。 与李胡战于泰德泉，太后闻之不悦，後不复用。与侍卫萧翰谋反，系狱。耶律留哥、盆都等辞连天德，并按之。天德断锁，不能出。 天禄二年，伏诛。 敌烈，字巴速。 第四。 保宁初，封冀王。 多力善射。保宁初，宋人侵汉，与南府宰相耶律沙将兵往援，却敌而还。 与宣徽使耶律海思等谋反，事觉，穆宗释之。乾亨初，宋主攻河东，至白马岭，敌烈以先锋度涧，未半，宋军逆系，师溃。 殁于阵。 子哇哥，白马岭之败俱殁。 必摄，字箴。 第五。 景宗封为越王。【六】 应历间，族人特及萧啜里有罪，欲亡，必摄密以闻。上以为忠，常以侍从。上好畜鹿，有伤毙及逸去，即杀主者。适欲诛一监养鹿官，必摄谏而免。景宗时，讨项有功。 以疾薨。 世宗三子：景宗第二。 吼阿不。 第一。 旧史皇族传书在第三，且云未详所出。按景宗本纪云，景宗皇帝，世宗第二子。又按旧史本传云，景宗立，亲祭于墓，追册为皇太子。当是世宗嫡长子也。 景宗立，追册为皇太子，庄圣。 早薨。墓号太子院。 妃甄氏生一子。 只没，【七】 字和鲁。 第三。 旧史皇族传书在第一。 景宗封为宁王，保宁八年夺爵。统和元年，皇太后称制，诏复旧爵。 敏给好学，通契丹、汉字，能诗。统和元年，应皇太后命，赋移芍药诗。 应历末，与宫人私通，上闻，怒，榜掠数百，刺一目而宫之，系狱，将弃市。景宗即位，释之，赐以所私宫人。保宁八年，妻造鸩毒，夺爵，贬乌古部。赋放鹤诗，徵还。 景宗四子：睿智皇后萧氏生三子，圣宗第一，见帝纪。 隆庆，字燕隐，小字普贤奴。 第二。 八岁

封王。统和十六年，徙王梁国。开泰初，更王晋国，进王秦晋，追赠皇太弟。　　初兼侍中。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加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赐金券。　统和十七年南征，为先锋，至瀛州，遇宋将范庭召列阵以待。隆庆遣萧柳击败之，逃入空墅，围而尽殪。十九年，复败宋人于行唐。　入觐，还至北安州，浴温泉，疾薨，葬医巫闾山。　子五人：查葛、遂哥、谢家奴、驴粪、苏撒。　隆，小字高七，一字胡都。第三。　乾享初，封郑王。统和中，徙王吴，更王楚。开泰初，改王齐。【八】 仁孝。重熙间，改孝靖。　统和中伐宋，留守京师，拜西南面招讨使。及征高丽，复留守京师，权知北院枢密使。出守东京。赠守太师。开泰元年薨。　子三人：胡都古、合禄、贴不。　一子不详所出。　药师奴。　第四。　早卒，葬王子院。　圣宗六子：钦哀皇后萧氏生二子，兴宗第一，见帝纪。　重元，小字孛吉只。　第二。　太平三年，封秦国王。兴宗立为皇太弟，赐金券。道宗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复赐金券。　历南、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道宗拜天下兵马大元帅。　圣宗崩，钦哀皇后称制，密谋立重元，重元以所谋白於上，上益重之。後虽处戎职，未尝离辇下，尊宠古未之有。　清宁九年，车驾秋猎滦水，重元子涅鲁古与陈六、萧胡睹等四百馀人谋反，诱胁弩手军攻行宫。将战，其党多悔过效顺，各奔溃。重元奔走大漠，叹曰：“涅鲁古使我至此。”谋反，军溃，自杀。　子涅鲁古谋反，战殁。　一子未详所出。　别古特，字撒懒。　第三。　重熙中，封柳城郡王。　太平七年，遥领彰信军节度使，为王子郎君班详稳。重熙中，累迁契丹行宫都部署。　　明敏，善射。讨夏国，督战有功。　讨夏军还，薨。　仆隗氏生二子。　吴哥，字洪隐。　第四。　燕王。　开泰二年，为惕隐，出为南京留守。　薨于南京。　四世孙敌烈、术烈。术烈继梁王雅里称帝。　狗儿，字屠鲁昆。　第五。　太平元年，拜南府宰相。　暴疾薨。　姜氏生一子。　侯古，字讹里本。　第六。　重熙十七年，封饶乐郡王。　【九】 咸雍中，徙混同郡王。　重熙初，王子郎君班详稳，後为上京留守。　薨于上京。　兴宗三子：仁懿皇后萧氏生三子，道宗第一，见帝纪。　和鲁斡，字阿辇。　第二。　重熙十七年，封越王。清

宁初，徙王鲁，进王宋魏。乾统三年，册为皇太叔。　清宁中，拜上京留守，改南京留守。乾统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加守太师，免拜，不名。三年，为惕隐，加义和仁寿之号，复守南京。　【一○】 重元乱，和鲁斡夜赴战。　　天祚即位，弛围场之禁。和鲁斡请曰“天子以巡幸为大事，虽居谅阴，不可废也。”上以为然，复命有司促备春水之行。　　从猎于庆州，薨。　子三人：石笃、远、淳。淳封秦晋王，称帝。　阿琏，字讹里本。　第三。　重熙十七年，封许王。清宁初，徙陈王、秦王，进封秦越

国。追封秦魏国王，钦正。 清宁中，出为辽兴军节度使。咸雍间，历西京、上京留守。 从车驾秋猎，以疾薨。 道宗一子：宣懿皇后萧氏生。 浚，小字耶鲁斡。 第一。 六岁封梁王，八岁立为皇太子，昭怀，以天子礼葬。乾统初，追尊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大康元年，兼领北、南院枢密使。 【一一】 幼能言，好学，知书。文帝屡曰：“此子聪慧，殆天授。”七岁从猎，连中，二鹿，上谓左右曰：“祖先骑射绝人，威振天下，是儿虽幼，当不坠祖风。”後复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喜，为设宴。 年二十，为乙辛诬害，囚上京，见杀，葬玉峰山。 子天祚皇帝，讳延禧。 天祚六子：文妃生一子。 敖鲁斡。 第一。 出继大丞相耶律隆运後。 初封晋王。 喜扬人善，劝其不能，中外称其长者。 保大元年，南军都统耶律余睹以敖卢斡有人望，与文妃密谋立之，不果，余睹降金，文妃伏诛，敖卢斡不与谋，得免。耶律撒八等复谋立敖卢斡，事觉，或劝之亡，曰“安忍为蕞尔之躯，失臣子之节！”闻者伤之。 保大二年，以得人心缢死。 元妃生一子。 雅里，字撒鸾。 第二。 七岁，欲立为太子，别置禁卫，封梁王。天祚奔夏，众推称帝，改元神历。 四子未详所出。 【一二】 挞鲁。 第三。 燕国王。 早薨。 习泥烈。 第四 赵王。 从天祚至白水泺，为金师所获。 定。 第五。 秦王。 至青冢泺，为金师所获。 宁。 第六。 许王。 至青冢泺，为金师所获。 校勘记

一：至擘只喝只二河按纪太祖二年四月作培只河、柴河。

二：天显四年为北院夷离天显，原误“天赞”。按纪天显元年安端犹为惕隐，时北院夷离为斜涅赤。卷七三耶律斜涅赤传斜涅赤天显中卒。安端继之。据改。

三：神册三年讨平云州天显元年征渤海三年原误“元年”，天显原误“天赞”。按纪神册三年正月攻云州，天显元年正月征渤海，据改。

四：统和中追钦顺皇帝中字原脱，据卷七二本传补。钦顺，纪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及辽文汇六韩墓志均作恭顺，此与本传作钦顺者，因陈大任避金章宗父允恭名改。

五：会同元年封太平王按纪封罨撒葛为太平王在会同二年三月。

六：景宗封为越王景宗，原误“穆宗”。按纪封越王在保宁元年四月，据改。

七：只没按纪统和元年正月作先帝庶兄质睦。

八：开泰初改王齐初，原作“中”。按纪开泰元年二月，楚国王隆徙封齐国王。据改。

九：重熙十七年封饶乐郡王原脱“十”字。按纪在十七年十一月，据补。

一○：三年至复守南京按纪乾统六年十月，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斡兼惕隐。义和仁寿之号，纪作义和仁圣。“复守”应作仍守，因惕隐为兼官，并未离去南京留守。

一一：兼领北南院枢密使纪大康元年六月称“诏皇太子总领朝政”。卷七二本传：“大康元年，兼领北南枢密院事。”

一二：四子未详所出按卷七一后妃传德妃生子挞鲁。又纪保大元年正月，赵王母昭容。

第六十五卷表第三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书于策，以鲁公同姓之国为之婚主故尔。古者，妇讳不出门，内言不出。公主悉列于传，非礼也。然辽国专任外戚，公主多见纪、传间，不得不表见之。礼，男女异长，不当与皇子同列，别为公主附表。 【一】 属 母 名 封 下嫁 事 罪 薨 子 太祖一女： 质古。 下嫁淳钦皇后弟萧室鲁。 幼为奥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於奥，谓之“奥姑。” 未封而卒。 太宗二女： 吕不古，第一。 应历间，封国长公主。保宁中，进封燕国大长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萧思温。 以疾薨。 嘲瑰，第二。 下嫁北府宰相萧海璃。 应历初，未封卒。 世宗三女： 怀节皇后生： 和古典， 【二】 第一。 保宁间，封秦国长公主。 下嫁侍中萧啜里。 以疾薨。 观音，第二。 保宁间，封晋国长公主。 下嫁萧夏剌。 撒剌，第三。 下嫁萧斡里。 未封卒。 景宗四女： 睿智皇后生三女 【三】 观音女，第一。 封魏国公主，进封齐国。景福中，封燕国大长公主。 下嫁北府宰相萧继先。 皇后尤加爱，赐奴婢万口。 重熙中薨。 长寿女，第二。 封吴国公主。统和初，进封卫国，改封魏国长公主。 下嫁宰相萧排押。 开泰六年薨。 延寿女，第三。 封越国公主，追封赵国。 下嫁萧德。 性沉厚，睿智皇后於诸女尤爱。甚得妇道，不以贵宠自骄。 年二十一，以疾薨。 渤海妃生一女： 淑哥，第四。 无封号。 乾亨二年，下嫁卢俊。 与驸马都尉卢浚夯谐，表请离婚，改适萧神奴。 圣宗十四女： 贵妃生一女： 燕哥，第一。 封随国公主，进封秦国。兴宗封宋国长公主。 下嫁萧匹里。 钦哀皇后生二女： 岩母，第二。 开泰七年，封魏国公主。进封秦国长公主，改封秦晋国长公主。清宁初，加大长公主。 【五】 下嫁萧啜不。 【四】 改适萧海里，不谐，离之。又适萧胡睹，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萧惠。 槊古，第三。 封越国公主，进封晋国。景福初，封晋蜀国长公主。清宁初，加大长公主。 下嫁萧孝忠。 姿质秀丽，礼法自将。 以疾薨。 萧氏生二女：萧氏，国舅夷离毕房之女。 崔八，第四。 封南阳郡主进封公主。 下嫁萧孝先。 太平末，东京大延琳反，遇害。 陶哥，第五。 封长宁郡主，进封公主。 下嫁萧杨六。 萧氏生一女： 钿匿，第六。 封平原郡主，进封荆国公主。 下嫁萧双古。 马氏生一女： 九哥，第七。 封浔阳郡主，进封公主。 下嫁萧琏。 大氏生一女： 长寿，第八。 封临海郡主，进封公主。 下嫁大力秋 驸马都尉大力秋坐大延琳事伏诛，改适萧古。 白氏生四女： 八哥，第九。 封同昌县主，进封公主。 下嫁刘三嘏。 十哥，第十。 封三河郡主，进封公主。 下嫁奚王萧高九。 擘失，第十一。 封仁寿县主，进封公主。 下嫁刘四端。 泰哥，第十二。 下嫁

萧忽烈。 李氏生一女： 赛哥，第十三。 封金乡郡主，进封公主。 统和中，下嫁萧图玉。 以杀奴婢，得罪。 薨於贬所。 艾氏生一女： 兴哥，第十四。 下嫁萧王六。 兴宗二女： 仁懿皇后生二女： 跋芹，第一。 封魏国公主。重熙末，徙封晋国，加长公主。 下嫁萧撒八。 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清宁初，改适萧阿速。以妇道不修，徙中京，又嫁萧窝匿。 斡里太，第二。 封郑国公主。清宁间，加长公主。寿隆间，加大长公主。 下嫁萧余里也。 道宗三女： 宣懿皇后生三女： 撒葛只，第一。 封郑国公主。咸雍中，徙封魏国【六】。 下嫁萧末。 端丽有智。大康初薨。 纠里，第二。 封齐国公主，进封赵国。 下嫁萧挞不也。 驸马都尉挞不也坐昭怀太子事被害，其弟讹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讹都斡党乙辛，恶之。未几，讹都斡以事伏诛。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为心，竟诛乙辛。 大安五年，以疾薨。 特里，第三。 封越国公主。乾统初，进封秦晋国大长公主。徙封梁宋国大长公主。 下嫁萧酬斡。 公主从天祚出奔。明年，攻应州，留公主守辎重。金人围之，公主奔行在所，天祚潜遁，为金人所获。 大康八年，以驸马都尉萧酬斡得罪，离之。大安初，改适萧特末。为都统，与金人战，败于石辇铎，被擒。 昭怀太子一女： 延寿。 封楚国公主，徙封许国。乾统元年，进封赵国，加秦晋国长公主。 下嫁萧韩家奴。 幼遭乙辛之难，与兄天祚俱养于萧怀忠家。後李氏进挟谷歌，文帝感悟，召还宫。 天祚六女： 文妃生一女： 余里衍。 封蜀国公主。 为金人所获。 元妃生三女： 俱为金人所获。 宫人生二女： 俱为金人所获【八】。 校勘记

一：别为公主附表罗校，附字衍。

二：和古典按纪统和元年正月作胡骨典，四月作胡古典。

三：睿智皇后智原作“圣”。按卷七一本传作知，纪、志、表、传另见者并作智，据改。

四：岩母第二下嫁萧啜不按纪太平七年七月岩母作粘米衮，萧啜不作萧不。

五：改封秦晋国长公主清宁初加大长公主按辽文汇八妙行大师行状碑作秦越国大长公主。

六：咸雍中徙封魏国雍原作“和”，陈大任避金世宗雍名改，元人回改遗漏，今回改。

七：下嫁萧末纪大康二年六月作萧霞抹。

八：俱为金人所获按金史七四宗望传，天祚女为金人所俘者有骨欲、馀里衍，斡里衍、大奥野、次奥野，惟长女乘军乱逃去。馀里衍即余里衍。

第六十六卷表第四 皇族表

辽太祖建国，诸弟窥觎，含容诱掖，弗忍致辟，古圣人犹难之。虽其度量恢廓，然经国之虑远矣。终辽之世，其出於横帐、五院、六院之间者，大憝固有，元勋实多。不表见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五院夷离房洽慎。 五院夷离敌鲁古。 北院大王图鲁窘。 【一】 六院郎君房葛剌。 侍中陈家奴。 【二】 不知世次： 太子太傅棠古。

右系出肃祖昭烈皇帝。 六院夷离房帖剌。 夷离罨古只。 于越辖底。 迭里特。 六院部舍利房古直。 不知世次： 北院夷离斜涅赤。 右皮室详稳老古。大王颇德。 政事令挞烈。 北院大王曷鲁。 【三】 南院大王吾也。 简献皇帝兄匣马葛。 【四】 遥辇可汗时，本部夷离偶思。 阿鲁敦于越曷鲁。 惕剌。撒剌。 太师斜轸。 小将军狗儿。

右系出懿祖庄敬皇帝。 横帐孟父房岩木楚国王 【五】 。 迭剌部夷离胡古只。 挞马沙里神速 【六】 。 迭剌部夷离末掇。 迭剌部夷离楚不鲁。 北院枢密使安抟 【七】 。 左皮室详稳撒给。 孟父房，不知世次： 惕隐朔古。 于越屋质。 节度刘家奴。 昭德节度孟简。 党项节度使唐古。 孟父房楚国王之後，不知世次： 匡义节度大悲奴。 惕隐何鲁扫古。 涤冽。 撒剌竹。 【八】 漆水郡王颓昱。 【九】 北院宣徽使敌禄。 右皮室详稳奚低。 南院大王善补。 侍中化哥。于越弘古。 【一○】 北院宣徽使马六。 南京宣徽使。奴古达。 燕王瑰引。 于越仁先 【一一】 。 惕隐许王义先。 南面林牙信先。 仲父房隋国王释鲁。 滑哥。 痕只。 于越。 惕隐学古。 东路统军使乌古不。 【一二】 国留。 昭德节度资忠。 昭。 于越休哥 【一三】 。 于越高十。 匡义节度马哥 仲父房，不知世次： 北院大王的禄 北面林牙韩留。 武定节度仙童。 【一四】 西北招讨使塔不也。 太祖从，不知所出： 于越鲁不古。 西平郡王贤适。 大同节度观音。

右系出玄祖简献皇帝。 季父房夷离剌葛。 赛保。 【一五】 中京留守拨里。 【一六】 左大相迭剌。 镇国节度合住。 许国王寅底石。 中书令阿烈。 混同郡王斡特剌。 【一七】 刘哥。 盆都。 【一八】 化葛里。 奚蹇。 明王安端。 察割。 南府宰相苏。 尚父奴瓜。 北院枢密使颇的。 北院枢密使霞抹。 【一九】 惕隐蒲古。 铁骊。 铎稳。 【二○】 太师豁里斯。 惕隐燕哥。 季父房，不知世次： 平章的烈。 中京路按问使和尚。 林牙高家。 【二一】 漆水郡王挞不也。 南府宰相铎鲁斡。

【二二】 乌古部节度使普古。 北面大王特麽。 先锋都监张奴。 检校太师吴九。 林牙庶成。 都林牙庶箴。 罨古只。 朗。 【二三】

右系出德祖宣简皇帝。 让国文献皇帝倍。 平王隆先。 陈哥。 晋王道隐。 娄国。 章肃皇帝李胡。 宋王喜隐。 留礼寿。 卫王宛。 惕隐牙里果。 南府宰相敌烈。 室鲁。 北院大王奚底。

右系出太祖天皇帝。 冀王敌烈。 蛙哥。

右系出太宗孝武惠文皇帝。 皇太弟隆庆。 魏国王查葛。 豳王遂哥。 陈王谢家奴。 辽西郡王驴粪。 漆水郡王苏撒。 祇候郎君王家奴。 祇候郎君罗汉奴。 齐国王隆。 周王胡都古。 魏王合禄。

右系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重元。 涅鲁古。 燕王吴哥。 敌烈 术烈，称帝。

右系出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 皇太叔和鲁斡。 漆水郡王石笃。 匡义节度远。 秦晋国王。淳，称帝。

右系出兴宗神圣孝章皇帝。 校勘记

一：北院大王图鲁窘按卷七五本传："肃祖子洽慎之孙，其父敌鲁古。"行辈与此不合。以下凡行辈舛误及名字脱漏者，并存原式，不予移补。

二：（九世）侍中陈家奴按卷九五本传："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孙。"行辈不合。

三：北院大王曷鲁曷鲁，纪大安八年十一月及卷一一一本传作合鲁，其弟吾也。

四：六院夷离房帖剌及简献皇帝兄匣马葛考异，帖剌、蒲古只、匣马葛为一人三名。此分帖剌、匣马葛为二，误。

五：横帐孟父房岩木楚国王楚国王，卷七七耶律颓昱传同。纪重熙二十一年七月、卷六五皇子表并作蜀国王。又"楚国王"三字应移"岩木"之前。

六：挞马沙里神速挞马前原有"捕"字，衍文从删。

七：（三世）北院枢密使安抟按卷七七本传："祖楚不鲁，父迭里，侄撒给。"表行辈不合，缺迭里。

八：涤冽及撒剌竹按涤冽与撒剌竹之间世次原不明确。检卷一一四撒剌竹传称"孟父房涤冽之孙"。今於二人之间空一格。

九：（不知世次）漆水郡王颓昱按卷七七本传："父末掇。"颓昱应在二世迭剌剖夷离末掇之下，非不知世次。

一○：侍中化哥及于越弘古卷九五耶律弘古传，弘古为化哥弟。二人应平列。

一一：于越仁先卷九六本传，父瑰引，表误为祖。又有子挞不也，表缺。

一二：东路统军使乌古不乌古不，卷八三本传作乌不吕。

一三：于越及于越休哥卷七七耶律传及卷八三休哥传并称父绾思，又休哥有子高八、高九、道士奴，表并缺。

一四：武定节度仙童武定原误"定武"，据卷九五本传及地理志五、百官志四改。

一五：赛保按纪神册二年六月作赛保里。

一六：中京留守拨里按卷七六本传作拨里得。

一七：（八世）混同郡王斡特剌按卷九七本传："许国王寅底石六世孙。"行辈不合。

一八：盆都原作"盆哥"，据纪天禄二年正月、刑法志上及卷一一三本传改。

一九：北院枢密使霞抹按卷八六耶律颇的传："子霞抹，北院枢密副使。"

二○：铎稳皇子表，太祖异母弟苏字云独昆；卷一一○耶律燕哥传，称"四世祖铎稳，太祖异母弟"。疑铎稳即是云独昆。

二一：林牙高家纪重熙十九年二月作南面林牙高家奴。

二二：南府宰相铎鲁斡铎原作“释”，据纪寿隆二年十二月及卷一○五本传改。

二三：罨古只及朗卷一一三耶律朗传：“朗祖罨古只为其弟辖底诈取夷离。”卷一一二辖底传：“辖底，肃祖孙夷离帖剌之子。异母兄罨古只。”罨古只、朗并应在帖剌栏内。

第六十七卷表第五 外戚表

汉外戚有新室之患，晋宗室有八王之难。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

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拨里，曰乙室已。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拨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为萧姓。拨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部。三族世预北宰相之选，自太祖神册二年命阿骨只始也。”一：圣宗合拨里、乙室已二国舅帐为一，与别部为二。此辽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戚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萧氏： 五世祖胡母里。 北府宰相敌鲁 【二】 。 平章事讨古。 北府宰相干。 景宗睿智皇后父思温： 忽里没。 【三】 北府宰相思温。 北府宰相继先。思温无嗣，睿智皇后命为後。 马群侍中术鲁烈。 【四】 兰陵郡王挞凛。 南京统军古。 大父房，不知世次： 林牙萧和尚。 北院枢密使革。 北院宣徽使特末。 太祖淳钦皇后父月碗： 阿扎豁只月碗。 北府宰相阿古只。 北府宰相排押。 世宗怀节皇后父阿古只： 兰陵郡王德。 兰陵郡王匹敌。 【五】 东路统军柳。 道宗宣懿皇后父惠： 兰陵郡王某。 齐国王某。 北院枢密使惠。 西北招讨使慈氏奴。 兀古匿。 蒲离不。 【六】 兴宗仁懿皇后父孝穆： 国舅详稳陶瑰。 大丞相孝穆。 北院枢密使阿剌。 赵国王别里剌。 兰陵郡王酬斡。 北院宣徽使撒八。 北院枢密使孝先。 使相撒磨。 兰陵郡王得里底。 磨撒。 北院枢密使孝忠。 南院枢密使阿速。 北府宰相孝友。 枢密副使胡睹 【七】 。 宰相挞列。 龙虎卫上将军忽古 【八】 。 临海节度使拨剌。 太宗靖安皇后父室鲁： 驸马都尉室鲁。 勉思。 少父房，不知世次： 劳古，圣宗诗友。 南院枢密使朴。 中书令乙薛。 始平节度使讹都斡。 国舅详稳双谷。 南京统军迭里得。 黄八。 圣宗仁德皇后父隗因： 不知房族世次： 隗因 【九】 。 国舅族，不知世次： 国舅、郡王高九。 【一○】 北府宰相术哲。 兰陵郡王挞不也。 汉人行宫都部署韩家。 国舅别部，不知世次： 北府宰相只鲁。 八世孙，世选北府宰相塔列葛 【一一】 。 七世孙台哂。 戚属，不知世次： 令稳塔列。 总知军国海璃。 乌古节度图玉。 南京统军双古。 敌烈统军讹都斡。 校勘记

一：自太祖神册二年命阿骨只始也按纪在神册三年十二月。

二：北府宰相敌鲁卷一○二萧翰传：“一名敌烈，字寒真，宰相敌鲁之子。”敌鲁下缺翰。依原式未补。以下仿此不备注。

三：忽里没卷七八萧思温传作忽没里。

四：马群侍中术鲁烈术鲁烈，卷八五萧挞凛传作术鲁列。

五：兰陵郡王德至兰陵郡王匹敌按德原脱“德”字，匹敌原误“敌”，并据卷八八本传补正。

六：兀古匿至蒲离不兀古匿原误“乙古匿”，蒲离不原脱“不”字。按卷九三萧惠传：“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又卷一○六萧蒲离不传：“魏国王惠之四世孙，父母蚤丧，鞠于祖父兀古匿。”并据传补正。又兀古匿、蒲离不行辈不合，并存原式未移。

七：枢密副使胡睹卷八七孝友传，子胡睹。胡睹应在孝友下。

八：龙虎卫上将军忽古按卷八八萧敌烈传，“宰相挞烈四世孙”，“族子忽古，弟拨剌。”此脱敌烈，拨剌、忽古行辈亦不合。

九：不知房族世次隗因按卷七一仁德皇后传，“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睿智皇后父思温，则隗因为思温之子。

一○：国舅郡王高九按卷九一术哲传，“孝穆弟高九之子”，则高九为陶隗之子。

一一：北府宰相只鲁至八世孙塔列葛按卷八五萧塔列葛传：“八世祖只鲁，唐安禄山来攻，只鲁战于黑山之阳，败之，以功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又纪重熙十九年十二月，以东京留守萧塔列葛为北府宰相。是年距安禄山来攻，三百馀年，八世似不合。又卷九○萧塔剌葛传：“太祖时坐叔祖台哂谋杀于越释鲁没入弘义宫，世宗即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补国舅别部敞史。”塔剌葛为台哂孙辈，仕世宗朝，塔列葛仅次台哂一辈，仕兴宗朝，亦不合。

第六十八卷表第六 游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於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太祖经营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胜书。今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列于表，观者固足以鉴云。作游幸表。 太祖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 次乌林河观渔。 九年 射野马於漠北。 神册四年 射虎于东山。 幸辽阳故城。 【一】 五年 射龙於拽剌山阳水上，其龙一角，尾长足短，身长五尺，舌二尺有半，敕藏内库。 天赞二年 如平州。 三年 次回鹘城。猎于野乌笃斡山。幸回鹘城。猎于西河石堰，得白兔。观渔乌鲁古河。 天显元年 幸天福城。 太宗四年 猎于潢河 猎于近地。 如凉陉。 出猎，获虎。 五年 于近淀。 射柳。如沿柳湖。 六年 猎于近山，获虎。 观银冶。射柳。 障鹰于近山。 七年 是春，于潢水之曲。 猎于小满得山。 九年 射柳。 十年 于满德湖。 如金瓶泺 【二】 。 十一年 射柳。 十二年 射柳。 会同元年 射虎于松山。 【三】 观伐木。 三年 猎于盘山。 猎于炭山。 六年 障鹰于合不剌山。 七年 障鹰於炭山。 九年 钩鱼于土河。 射柳。 世宗五年 如太液谷，留饮三日。 穆宗应历三年 障鹰于辋山。猎于●羊山。 障鹰于围鹿峪。 四年 猎于郭里山。 障鹰于白羊山。 五年 猎于西山。 六年 击鞠。与群臣水上击髀石为戏。 七年 射柳。 射柳。 猎于赤山。猎于拽剌山。 八年 猎赤山。 九年 猎于鹿恪南林。 猎于白鹰山。 射鹿于凤凰门下。 射鹿於近山，迄于九月。 猎于黑山。 十年 猎于图不得泉。如潭。猎于成吉得井。 射舐咸鹿于凤凰门。 次三石岭，呼鹿射之。 猎于天梯山。 十一年 射鹿于遥斯岭。 射鹿于赤山。射柳。 十二年 猎于苏隐山。 是夏，射舐咸鹿于玉山。 十三年 丁卯夜，观灯。 猎，多获雁鸭。还宫，饮至终夜。自是，昼出夜饮，迄于月终。 射柳。 是夏，猎于玉山。 登高，以南唐所贡菊花酒赐群臣。是秋，射鹿於黑山、拽剌山。 猎于三岭。 十四年 如潢河。 猎于玉山。射卧鹿于白岭山。 射舐咸鹿于葛德泉。 射舐咸鹿于赤山，呼鹿射之。 幸枢密使萧护思第。 十五年 是秋，猎于黑山。 猎于七鹰山。 十六年 击鞠。 以野鹿入驯鹿群，观之，饮至竟日。 【四】 猎于玉山。 十七年 如潢河。 驻跸于潭。 猎于碓觜岭。 十八年 幸太师女古第，宴饮终夜。 如潭。 避暑于潭。 射鹿于近山，三旬而返。 以菊花酒饮从臣。猎熊。 射鹿于皇威岭。复射鹿、射彘。 射鹿于皇威岭。 十九年 幸鹿囿饮酒。至暮，幸五坊。 景宗 保宁元年 如秋山。 渔于赤山泺。 二年 是夏，幸塌母城，进幸东京。 三年 射柳。 如沿柳湖。 射鸭于惠民湖。猎于平地松林。猎于辽河之源。 猎于胡土白

山。幸于越屋质第。 驻跸于蒲瑰坂。 四年 观从臣射柳。 射柳。 五年 如神得湖。如应州。 驻跸于归化州西硬坡。 六年 幸冰井。 七年 如查懒淀。 八年 如金瓶泺。 如长泺。 九年 如鹿恀。 如老翁川。钩鱼于赤山泺。 十年 猎于颉山。复如长泺。 猎于赤山。 渔于潭。 乾亨元年 观灯于市。 幸惠民湖。 幸冰井。 二年 闰月，如南京赏牡丹。西幸。 如蒲瑰坂。猎于檀州之南。 三年 放鹘于温泉南。 幸羊城泺。 猎于炭山。 四年 猎于炭山。 圣宗 统和元年 从禽于近川，获六鸨。幸甘露等寺。驻跸长泺。又驻跸于阁甸旁山。猎于圜甸，大获鹿豕。 幸兴王寺。猎于益马里坂 猎于黑山。 驻跸于老翁川。 钩鱼于近川。 二年 幸近地。 如潢河 猎于山榆甸。 幸鹅山观障鹰。猎于岭右。 三年 次库骨水口障鹰。畋于赤山。 障鹰于斜轸山。击鞠。猎于赤山。 渡怕里水，观海。 猎于东古山。 四年 观渔于新湾。猎于谒懒甸。 如炭山清暑。猎于燕山。 障鹰于炭山。猎于炭山。猎于画达剌山。 猎于画达剌山。驻跸白杨岭。 幸齐国公主第宴。 五年 幸潞县西，放鹘，擒鹅。 北幸，趣没打河避暑。 沿东山行猎。 六年 幸延寿、延洪二寺，及秦国长公主第。 观鹿于炭山。幸黎园、温汤。 射鹿于近山。驻跸赤城南。 猎于沙河。 七年 击鞠。 击鞠。猎于新西道东。 射熊于虎特岭。 幸秦国公主第。 障鹰于花山。 幸秦国公主第。 猎于蓟州之南甸。钩鱼于曲水泺。 八年 幸盘山诸寺。猎西括折山。 九年 如曲水泺。 猎于盘道岭。猎于炭山。 十年 射鹿于汤山。 射鹿于蔚州南山。 射熊于紫荆口。 十一年 幸延芳淀。 十二年 如炭山清暑。 【五】 猎于东山。 猎于宰相山。猎于黑河南山。 渔于潞县西泺。 猎于顺州西甸。 十三年 幸延芳淀 【六】 。 幸大王川。 十四年 幸延芳淀。 击鞠。 十五年 幸延寿寺。 如秋山。 十六年 猎于平地松林。 十七年 猎于诸山。 十九年 猎于崖头川。 如高林恀。 观市。 驻跸于昌平。幸南京。 【七】 渔于崖头川。渔于阎崖。 二十年 猎于平地松林。 叉鱼于辽河。 二十一年 观市。 猎于田里不鲁斡。 钩鱼于周河。 二十二年 猎于古。 二十三年 猎于抹特俖谷。 猎于画卢打山。猎于奴穆真峪。猎于吾鲁真峪。猎于野葛岭。猎于沙渚卷峪。猎于括只阿剌阿里山。猎于青林川，射熊，获之。 猎于孩里迭扎剌。猎于虎特岭。 猎于桑乾河。 二十八年 幸榆林汤泉。 二十九年 猎于沙岭。 三十年开泰元年八：

猎于贾曷鲁林。幸兴王寺。 捕鱼于排得述鲁泺。 幸上京。 幸中京。 二年 猎于阿里泺。如萨堤泺。 猎于永安山。障鹰于缅山。畋于陷岭。 猎于赤山。 钩鱼于长泺。 三年 观渔于瑰泥泺。 观渔于三树泺。弋鹅于萨堤泺。 四年 猎于沙阜。猎于锅林。 猎于牛山。猎于直舍山。 五年 猎于浑河之西。 六年 猎于狼林东。观渔于莲花泺。猎于羊埚。 七年

如三树泺。 八年 如浑河。 猎于雪林。猎于石底水。 猎于桦山。猎于浅岭山。猎于涅烈山。猎于跋恩山。 如秋山。障鹰于缅山。 猎于近甸。 幸中京。 幸开泰寺宴饮。幸秦晋长公主第作藏潟宴。幸开泰寺。 【九】 九年 猎于马盂山。 如大鱼泺。 猎于果里白山。猎于崖头川。猎于荞麦山。猎于榆林。射唤鹿于侯勒水滩。射唤鹿于铁里必山。猎于辽河之源。 猎于松山，猎于黑山。 观渔于沙泺。 太平元年 猎于浑河山。 猎于鹞子山。障鹰于只舍山。 猎于马盂山。 三年 观渔于鸭渌江。 驻跸于鱼儿泺。 飞放于挞鲁河。 四年 如鱼儿泺。 飞放于长春河。 猎于平地松林。 射兔于平川。 五年 猎黑岭。西至铜河。 猎于檀州北山。射兔于平川。 六年 避暑于永安山之凉陉。 猎于狼河。 七年 如长春河飞放。 猎于黑岭。 八年 钩鱼、弋鹅于长春河。 驾至辽河源猎。 九年 猎于陉山。 十年 猎于沙岭。 猎于平地松林。 兴宗 景福元年 幸楚国公主帐。幸皇姊涅木衮第。 幸枢密延宁第。 重熙元年 清暑于别辇斗。 驻跸于别岭甸。 障鹰于习礼吉山。 驻跸于辽河上源。 猎于习礼吉山。猎于牛山。 幸中京。 三年 东幸。 射柳。 驻跸于永安山。 东幸。射鹿。 四年 东幸。 猎于娥儿山。 五年 猎于平地松林。 钓鱼于赤项泺。次五鹘部，弋猎饮酒。 击鞠。放海东青鹘于苇泺。击鞠。 如秋山。猎于炭山之侧。 猎于沙山。 六年 猎于鸳鸯泺。 猎于野狐岭。 击鞠。幸于北护卫太保耶律合住帐，赐物，欢饮。 幸萧孝穆第，醉饮。 射鹿于耶里山。 击鞠。 幸晋国公主行帐。 七年 射柳。猎金山。 击鞠。射鹿于辖刺罢。射虎于束刺山。猎于颇罗扎不葛。 射鹿于子岭。猎于娥儿山。 击鞠。 幸佛寺受戒。 八年 叉鱼于治河。 猎于武清寨之苇甸。 击鞠。 闰月，击鞠。 九年 猎，至于月终。驻跸于永安山清暑。”一○： 观渔于混同江。飞放于韶阳军。 驻跸于永安山。 十年 射虎于医巫闾山。幸外祖母齐国太妃之帐。 猎于敝都。 猎于烽台山，亲射虎，立毙。 十一年 幸牛山泺。 如赤蜗泺。 闰月，幸南京，宴于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临水殿宴饮。 幸延寿寺饭僧。诏宋使观击鞠。 十二年 幸庆州诸寺焚香。猎于拽剌山。猎于永安山。 十三年 射鹿于拜马山。 猎于阴山。 十四年 猎于黑岭。 猎于平川。 十五年 如鱼儿泺。 射鹿于浅林山。 南府宰相杜防生男，幸其居。观获。 幸秦国长公主帐。 十六年 射鹿于讹鲁古只山。 观市。击鞠。射鹿于都里也剌。幸庆州诸寺焚香。障鹰于直舍山。 障鹰于霞列山。射鹿于击轮山。 【一一】 观击鞠。 幸兴王寺拜佛。 十九年 猎于分金山。猎于乌里岭。 幸鹰坊使颇得帐。 射熊于医巫闾山。 射鹿于索阿不山。猎于不野山。 二十年 如多树泺。 二十一年 猎于凉陉诸山。 击鞠。观市。幸圣济寺。 幸温汤。射虎于诸山。 射鹿于黑山。猎于玉山。猎于白鹰山。 观灯。 观击鞠。猎于柳河。猎于平顶山。 二十二年 猎于黑林。射熊于曷朗底。 射鹿于门岭。 驻跸于讹鲁昆坡。 二十三年 猎于水涸

川。 如夺里舍泽。 幸圣济寺。击鞠。 击鞠。 猎于悦只吉。 击鞠。 道宗 清宁二年 猎，射虎，获之。 十年 猎于赤山，以皇太后射获大鹿，设宴。庚寅，猎，梁王浚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复设宴。 幸七金山三学寺。 幸北牡山。 咸雍元年 幸黑岭。 二年 如藕丝淀。 三年 幸沙奴特。 驻跸于细葛泊。 幸魏王乙辛第。 猎于赤山。 四年 北幸。 射柳。 幸魏王乙辛第。 六年 猎于木叶山。 七年 如鱼儿泺。 九年 如黑水泺。 幸金河寺。 猎于三门口。 大康三年 避暑于永安山。 四年 猎于黑岭。 六年 猎于白石山。 大安元年 射鹿于泼山。 二年 射鹿于查沙。 九年 猎于拖古烈。 猎于漫牙睹山。 寿隆元年 射鹿查沙。 二年 幸沙门策戒坛，问佛法。 三年 射熊于排葛都。 射熊于沙只直山。 五年 射熊于青崖。 射熊于睹里山。 天祚皇帝 乾统三年 猎于吾刺里山，虎伤猎夫。庚子，射熊于善山。 四年 射鹿于沙只山。 射熊于瓦石刺山。 六年 猎于撒不烈山。 八年 猎于柏山。 天庆二年 如斧柯水。 四年 如庆州。射鹿于秋山。 驻跸于藕丝淀。 七年 猎于辋子山，虎伤猎夫。 校勘记

一：（神册四年十二月）幸辽阳故城按记在三年十二月。

二：（九月）如金瓶滦按记在十二月。

三：（三月）射虎于松山按纪，二月猎松山。

四：（四月）以野鹿入驯鹿群观之饮至竟日按纪在闰八月。

五：（四月）如炭山清暑按纪在五月。

六：（二月）幸延芳淀按纪在正月。

七：（八月）驻跸于昌平幸南京按纪在九月。

八：三十年开泰元年按纪统和三十年九月改元开泰。原误分二栏，据纪改正。

九：幸开泰寺设非重出，应是再至。

一○：（四月）驻跸于永安山清暑按纪在五月。此因上文连叙。

一一：射鹿于击轮山按纪重熙十六年九月作系轮山。

第六十九卷表第七 嚎族表

司马迁作史记，叙四裔於篇末。秦、汉以降，各有其国，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种落，邻国聘贡往来，焉能历览。或口传意记，模写梗概耳。

辽接五代，汉地远近，载诸简册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树艺五谷，衣服车马礼文，制度文为，土产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号，得其音而未得其字。历代踵讹，艰於考索。

辽氏与诸部相通，往来朝贡，及西辽所至之地，见於纪、传亦岂少也哉。其事则书於纪，部族则列於表云。 纪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太祖元年 黑车子室韦八部降。 讨黑车子室韦。 二年 皇弟惕隐撒剌讨乌丸及黑车子室韦。 三年 讨黑车子室韦，破之。西北娘改部族进牵车人。 四年 乌马山奚库支及查剌底、锄勃德等部叛，讨平之。 五年 西奚部、东奚部叛，讨平之。 神册元年 征突厥、项、小蕃、沙陀诸部，破降之。 三年 皇弟安端为惕隐，攻西南诸部。 四年 征乌古部。 六年 皇太子暨诸将分击部落，以乌古、奚为图卢、涅离、奥畏三部。 【一】 天赞元年 击西南诸部。 分迭剌部为二院。 二年 讨奚胡损，获之，置奚堕瑰部。 三年 击山东部族，破之。 破胡母思山蕃部。 天显元年 奚部长勃鲁恩、王郁从征有功，赏之。 安边、颉、定理三府叛，讨之。 三年太宗 不改元 突吕不讨乌古部。 突吕不献乌古俘。 鼻骨德来贡。 四年 突吕不献乌古俘。 五年 敌烈来贡。 乌古来贡。 六年 敌烈来贡。 乌古来贡。 鼻骨德来贡。 七年 乌古、敌烈来贡。 九年 鼻骨德来贡。 十一年 鼻骨德来贡。 于厥里来贡。 十二年 鼻骨德来贡。 会同元年 室韦进白。 黑车子室韦贡名马。 三年 乌古献伏鹿国俘。 黑车子室韦来贡。 术不姑三部人来贡。 四年 涅剌、乌隗二部上项俘获。 乙室、品、突举三部上项俘获。 乌古来贡。于厥里来贡。 【二】 阿里底来贡。 术不姑来贡。 女直来贡。 五年 鼻骨德来贡。 鼻骨德、乌古来贡。术不姑、鼻骨德、于厥里来贡。 六年 奚锄勃德部进白麝 【三】 。 七年 黑车子室韦来贡。 鼻骨德 八年 鼻骨德来贡。 黑车子室韦来贡。 鼻骨德来贡。 九年 鼻骨德奏军籍。 乌古来贡。 穆宗 应历元年 鼻骨德来贡。 二年 敌烈部来贡。 三年 乌古、鼻骨德来贡。 敌烈部来贡。 五年 鼻骨德来贡。 六年 鼻骨德来贡。 七年 鼻骨德来贡。 十四年 黄室韦叛。 库古只奏黄室韦掠马牛，叛去。库古只与黄室韦战，败之，降其众。赐诏抚谕。 乌古叛，掠居民财蓄。 十五年 乌古杀其酋长底，降而复叛。 大黄室韦酋长寅底吉叛。五坊人四十户叛

入乌古。　　小黄室韦叛去，雅里斯、楚思等击之，为室韦所败。遣使让之。　库古只奏室韦酋长寅底吉亡入敌烈。　敌烈来降。　乌古至河德泺，遣夷离画里、夷离毕常恩以击之【四】。丁丑，乌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萧干讨之。　常恩与乌古战，大败之。　十七年　夷离毕骨欲献乌古之俘。　景宗　保宁三年　鼻骨德来贡。　四年　鼻骨德来贡。　五年　鼻骨德部长曷鲁挞览来朝。　八年　鼻骨德来贡。　乾亨元年　敌烈来贡。　圣宗统和元年　速撒奏降敌烈部。速撒奏叛蕃来降。　二年　五国、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隈以所辖诸部难制，请赐诏、给斥，仍便宜从事。从之。　划离部人请今後详稳只於当部选授，上以诸部官长惟在得人，诏不允。　耶律蒲宁、都监萧勤德东征女直回，献捷。　三年　上阅诸部籍，以涅剌、乌隈二部额少役重，故量免之。　乙室奥隗部黍过熟未获，遣人以助收刈。　乙室姥隈部族副使进物。术不姑诸部来至近地。　四年　频不部节度使和卢睹、黄皮室详稳解里等各上所获兵甲。　里古部送辎重行宫。　【五】　五年　涅剌部节度使撒葛里有惠政，部民请留，从之。　六年　诏乌隈于厥部却贡貂鼠、青鼠皮，止以马牛入贡。　　以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路违命诸蕃。　九年　振济室韦、乌古部。　鼻骨德来贡。　十二年　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部兵。　十三年　鼻骨德来贡。　十五年　罢奚五部岁贡凿鹿。　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萧挞俉追击，获其部族之半。　罢奚王诸部贡物。　十六年　鼻骨德酋长来贡。　十九年　达卢骨部来贡。　闰月，鼻骨德来贡。　二十一年　奥里等部来贡。　乌古来贡。　二十二年　罢蕃部贺千龄节及冬至、重五进贡。　蒲奴里、剖阿里等部来贡。　二十三年　乌古来贡。　鼻骨德来贡。　开泰元年　曷苏馆大王曷里喜来朝。　二年　乌古、敌烈叛，命右皮室详稳延寿率兵讨之。　乌古、敌烈皆复故地。　三年　铁骊来贡。　乌古叛。　八部敌烈杀共详稳稍瓦，皆叛，诏南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抚之。释所囚敌烈数人，令招谕其众。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献敌烈之俘。　四年　耶律世良讨敌烈得部。　耶律世良讨叛命乌古，尽杀之。遣使赏军前有功将校。　以旗鼓拽剌详稳题里姑为六部奚王。　五年　鼻骨德酋长撒保特、赛剌等来贡。　七年　命东北越里笃、部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匹。　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讨叛命敌烈，灭之。　蒲奴里部来贡【六】。　八年　回跋部太师踏剌葛来贡。　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剌来贡。　回跋部太保麻门来贡。　曷苏馆惕隐阿不葛来贡。　太平元年　敌烈酋长颇白来贡马、驼。　六年　蒲卢毛朵部内多有兀惹民户，诏索之。术不姑诸部皆叛。　曷苏馆诸部长来朝。　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　七年　蒲卢毛朵部遣使来贡。　女直部、蒲卢毛朵部送来州收管。　查只底部民四百户来附。　兴宗　重熙元年　五国酋长来贡。　三年　振济耶迷只部。　十年　曷苏馆人户没入蒲卢毛朵部者，索还复业。　术不姑酋长来贡。　十二年　置回跋部详稳、都监。　以斡朵、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不时，

释其罪，遣之 【七】 。 十三年 耶律欧里斯将兵攻蒲卢毛朵部。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详稳斡鲁母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仍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人户。诏选富者发之，馀令屯田于天德军。 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项战不利。 元昊率项三部酋长来降。 十五年 蒲卢毛朵界曷懒河人户来附。 蒲卢毛朵曷懒河一百八十户来附。 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 十七年 振济瑶稳、嘲稳部。 蒲卢毛朵部大王蒲辇进舡工。 长白山太师柴葛、回跋太师撒剌都来贡方物。 婆离八部夷离虎挟等内附 【八】 。 伐蒲奴里酋陶得里。 十八年 耶律义先奏蒲奴里之捷。 耶律义先等执陶得里以献。 乌古遣使送款。 五国酋长各率其部来附。回跋部长兀迭、台札等来朝。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以降乌古叛人，授左监门卫上将军。 十九年 蒲卢毛朵部惕隐信笃来贡。 高丽来贡 【九】 。 远夷拨思母部遣使来贡。 回跋、曷苏馆、蒲卢毛朵部各遣使进马。 二十一年 遣使诣五国及鼻骨德、乌古、敌烈四部捕海东青鹘。 道宗 清宁二年 诏二女古部与世预宰相、节度使之选者，免皮室军役。 三年 五国部长贡方物。 八年 吾独婉惕隐屯秃葛等乞岁贡马、驼，许之。 咸雍五年 五国剖阿里部叛命，左夷离毕萧素飒讨之。 五国酋长来降，仍献方物。 六年 五国部长来朝。 九年 八石烈敌烈人杀其节度使以叛，上诏隈乌古部军分两道击之。 大康元年 西北路叛命酋长遐搭、雏搭、双古等来降。 四年 五国部长来贡。 七年 五国部长来贡。 八年 五国诸酋长贡方物。 九年 五国部长来贡。 大安元年 五国酋长来贡良马。 三年 出绢赐隗乌古部贫民。 西北部渤海进牛。 四年 五国诸部长来贡。 诏诸部官长亲鞫狱讼。 八年 阻卜酋长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吐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 九年 诏以战马三千给乌古部。乌古敌烈统军使萧朽哥奏讨阻卜之捷。 十年 惕德酋长来贡。 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札剌之捷。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夷离毕耶律秃朵为副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为都监，讨磨古斯，遣积庆宫使萧纠里监战。 西北路招讨司奏敌烈部入寇，统军司兵与战不利，招讨司兵击破之。 和烈葛部来贡。惕德酋长来贡。 是岁，惕德酋长萌得斯领所部来降，诏复旧地。颇里八部来寇，击败之。 寿降元年 敌烈入寇，掠群牧马，戍兵袭之，尽得所掠。 斡特剌奏耶睹刮之捷。 颇里八部酋长来附，且进方物。斡特剌奏古斯之捷。 二年 市牛以给乌古、敌烈、隗乌古部贫民。 振挞麻里别古部。 颇里八部进马。 三年 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讨西北诸部有功”一○：。 蒲卢毛朵部长率其部民来归。 五国部长来贡。 蒲卢毛朵部来贡。 五年 五国部长来贡。 惕德酋长秃的等来贡。 斡特剌奏讨耶睹刮之捷。 六年 斡特剌获叛命磨古斯来献。 乌古部讨茶札剌，破之。 耶睹刮诸部寇西北路。 斡特剌奏耶睹刮诸部之捷。 五国诸部长来贡。 天祚 乾统二年 斡特剌献耶睹刮等部之捷。 四年 鼻骨德遣使

来贡。 九年 五国部来贡。 十年 五国部长来贡。 天庆元年 五国部长来贡。 二年 五国部长来贡。 五年 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以萧谢佛留等讨之。 六年 乌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挞不也等招之。 乌古部降。东面行军副统马哥、余睹等攻曷苏馆，败绩。 保大二年 金师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之，帝遁讹莎烈。 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破敌烈部叛命皮室，加太子太保。 都统马哥讨叛命敌烈部，克之。 闻金主抚定南京，遂由扫里关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 三年 军将耶律敌烈等劍梁王雅里奔西北部。 耶律大石自金朝亡归。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 【一一】 四年 上北遁，谟葛失来迎，率部人防卫。时侍从乏粮数日，以衣易羊。至乌古敌烈部，封谟葛失为神于越。 上纳突吕不部人讹哥之妻谙葛，以讹葛为本部节度使。

天祚播越，耶律大石立燕晋国王淳；【一二】 淳死，与萧妃奔天德军。上诛妃，责大石。大石率众西去，自立为帝。所历诸部，附见于後： 大黄室韦部 白达旦部 敌烈部 王纪剌部 茶赤剌部 也喜部 鼻骨德部 尼剌部 达剌乖部 达密里部 密儿纪部 合主部 乌古里部 阻卜部 普速完部 唐古部 忽母思部 奚的部 纪而毕部 【一三】 乃蛮部 畏吾儿城 回回大食部 寻思干地 起而漫地 校勘记

一：以乌古奚为图卢涅离奥畏三部按营卫志下图卢作图鲁，奥畏作乙室奥隗。

二：乌古来贡于厥里来贡按于厥里即乌古，重出。或是不同部分。下文五年七月同此。

三：奚锄勃德部进白麝按纪会同六年六月，作奚锄骨里部进白麝。

四：寅底吉叛至常恩与乌古战按纪应历十五年寅底吉作寅尼吉，常恩作常思。又正月至六月均应移下一格。

五：里古部送辎重行宫按纪统和四年六月，“以夷离毕直里古部送辎重行宫。”里古即直里古，人名，非部族。

六：（九月）蒲奴里部来贡按纪在七月。以下月份异同不备注。

七：以斡朵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不时斡朵，纪作斡鲁。

八：婆离八部夷离虎挞等内附婆离，纪本年作婆离，下文大安十年表、纪并作颇里。

九：高丽来贡按高丽应入属国。以下属部、属国互舛者不备注。

一○：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讨西北诸部有功“西北诸部”四字原缺，据卷九五本传补。

一一：（九月）耶律大石自金朝亡归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按纪十月复渡河东还，接前五月辛酉渡河而言，指天祚。大石自金朝亡归，不涉部族事。

一二：耶律大石立燕晋国王淳燕晋国王，纪作秦晋国王。

一三：白达旦部敌烈部鼻骨德部纪而毕部按纪作白达达、敌剌、鼻古德、纠而毕。

第七十卷表第八 属国表

第七十一卷列传第一 后妃

肃祖昭烈皇后萧氏 懿祖庄敬皇后萧氏 玄祖简献皇后萧氏 德祖宣简皇后萧氏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 太宗靖安皇后萧氏 世宗怀节皇后萧氏 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萧氏 景宗睿智皇后萧氏 圣宗仁德皇后萧氏 圣宗钦哀皇后萧氏 兴宗仁懿皇后萧氏 兴宗贵妃萧氏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 道宗惠妃萧氏 天祚皇后萧氏 天祚德妃萧氏 天祚文妃萧氏 天祚元妃萧氏

书始嫔虞，诗兴关雎。国史记载，往往自家而国，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马迁列吕后于纪；班固因之，而传元后於外戚之後；范晔登后妃于帝纪。天子纪年以叙事谓之纪，后曷为而纪之？自晋史列诸后以首传，隋、唐以来，莫之能易也。

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掛俚”，尊称曰“耨斡梔”，【一】 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太祖称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嫔曰皇后。等以徽称，加以美号，质於隋、唐，文於故俗。后族唯乙室、拨里氏，而世任其国事。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拨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着于篇。

肃祖昭烈皇后萧氏，小字卓真。归肃祖，生四子，见皇子表。乾统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庄敬皇后萧氏，小字牙里辛。肃祖尝过其家曰：“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知为萧氏，为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统三年，追尊庄敬皇后。

玄祖简献皇后萧氏，小字月里朵。玄祖为狠德所害 【二】 ，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邻家耶律台押，乃获安。太祖生，后以骨相异常，惧有阴图害者，鞠之别帐。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简献皇后。

德祖宣简皇后萧氏，小字岩母斤。遥辇氏宰相剔刺之女。男、女六人，太祖长子也。天显八年崩， 【三】 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简皇后。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 【四】 婆姑娶匀德恝王

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

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为青牛妪云。

太祖即位，群臣上尊号曰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加号应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众，后尝与谋。太祖尝渡碛击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

时晋王李存欲结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刘守光遣韩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马。后曰："守节不屈，贤者也。宜礼用之。"太祖乃召延徽与语，大悦，以为谋主。吴主李璟献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五】 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

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会同初，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六】

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太后常属意於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镇阳，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击。李胡败，太后亲率师遇于潢河之横渡。赖耶律屋质谏，罢兵。迁太后于祖州。

应历三年崩，年七十五，祖陵，曰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

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室鲁之女。帝为大元帅，纳为妃，生穆宗。及即位，立为皇后。性聪慧洁素，尤被宠顾，虽军旅、田猎必与。天显十年崩，彰德，葬奉陵。重熙二十一年，更今。

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帝为永康王，纳之，生景宗。天禄末，立为皇后。明年秋，生萌古公主。在蓐，察割作乱，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辇，直诣察割，请毕收殓。明日遇害。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

世宗妃甄氏，後唐宫人，有姿色。帝从太宗南征得之，宠遇甚厚，生宁王只没。及即位，立为皇后。严明端重，风神闲雅。内治有法，莫干以私。刘知远、郭威称帝，世宗承强盛之资，奄奄岁时。后与参帷幄，密赞大谋，不果用。察割作乱，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医巫闾山，建庙陵寝侧。

穆宗皇后萧氏，父知，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则。帝居藩，纳为妃。及正位中宫，性柔婉，不能规正。无子。

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早慧。思温尝观诸女扫地，惟后洁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帝即位，选为贵妃。寻册为皇后，生圣宗。

景宗崩，尊为皇太后，摄国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於是，后与斜轸、德让叁决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统和元年，上尊号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曰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

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

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选入掖庭。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

尝以草莛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风、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宠异。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图，各有巧思。夏秋从行山谷间，花木如绣，车服相错，人望之以为神仙。

生皇子二，皆早卒。开泰五年，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帝大渐，耨斤詈后曰："老物宠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耨斤自立为皇太后，是为钦哀皇后。护卫冯家奴、喜孙等希旨，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国舅萧匹敌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後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钦哀不从，迁后于上京。

车驾春，钦哀虑帝怀鞠育恩，驰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见后于木叶山阴者，乘青盖车，卫从甚严。

追尊仁德后皇。与钦哀并庆陵。

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小字耨斤，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黝面，狠视。母尝梦金柱擎天，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与仆从皆升，异之。

久之，入宫。尝拂承天太后榻，获金鸡，吞之，肤色光泽胜常。太后惊异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兴宗。仁德皇后无子，取而养之如己出。后以兴宗侍仁德皇后谨，不悦。圣宗崩，令冯家奴等诬仁德皇后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乱，徙上京，害之。自立为皇太后，摄政，以生辰为应圣节。

重熙元年，尊为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靖贞纯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七】 三年，后阴召诸弟议，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帝收太后符玺，迁于庆州七括宫。六年秋，帝悔之，亲驭奉迎，【八】 侍养益孝谨。后常不怿。帝崩，殊无戚容。见崇圣皇后悲泣如礼，谓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

清宁初，尊为太皇太后。崩，曰钦哀皇后。

后初摄政，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王之，虽汉五侯无以过。

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孝穆之长女。性宽容，姿貌端丽。帝即位，入宫，生道宗。重熙四年，立为皇后。二十三年，号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广爱崇圣皇后。

道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清宁二年，上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敦睦宫使耶律良以重元与其子涅鲁古反状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为计。”帝始戒严。及战，太后亲督卫士，破逆党。大康二年崩，仁懿皇后。

仁慈淑谨，中外咸德。凡正旦、生辰诸国贡币，悉赐贫瘠。尝梦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胜寒氽。”寤，即命屋之，慈悯类此。

兴宗贵妃萧氏，小字三，驸马都尉匹里之女。选入东宫。帝即位，

立为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贵妃。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

皇太叔重元妻，以艳冶自矜，后见之，戒曰："为贵家妇，何必如此！"

后生太子浚，有专房宠。好音乐，伶官赵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宫婢单登、教坊朱顶鹤诬后与惟一私，枢密使耶律乙辛以闻。诏乙辛与张孝杰劾状，因而实之。族诛惟一，赐后自尽，归其尸於家。

乾统初，追宣懿皇后，合葬庆陵。

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驸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

居数岁，未见皇嗣。后妹斡特懒先嫁乙辛子绥也，后以宜子言于帝，离婚，纳宫中。八年，皇孙延禧封梁王，降为惠妃，徙乾陵；斡特懒还其家。顷之，其母燕国夫人厌魅梁王，伏诛。贬妃为庶人，幽于宜州，诸弟没入兴圣宫。

天庆六年，召还，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顶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宰相继先五世孙。大安三年入宫。明年，封燕国王妃。乾统初，册为皇后。性闲淑，有仪则。兄弟奉先、保先等缘后宠柄任。女直乱，从天祚西狩，以疾崩。

天祚德妃萧氏，小字师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寿隆二年入宫，封燕国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礼，封挞鲁为燕国王，加妃号赞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乾统初，帝幸耶律挞葛第，见而悦之，匿宫中数月。皇太叔和鲁斡劝帝以礼选纳，三年冬，立为文妃。生蜀国公主、晋王敖卢斡，尤被宠幸。以柴册，加号承翼。

善歌诗。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

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

氓迁以来，郡县所失几半，上颇有倦勤之意。诸皇子敖卢斡最贤，素有人望。元后兄萧奉先深忌之，【九】诬南军都统余睹谋立晋王，以妃与闻，赐死。

天祚元妃萧氏，小字贵哥，燕国妃之妹。【一○】年十七，册为元妃。性沉静。尝昼寝，近侍盗貂，妃觉而不言，宫掖称其宽厚。从天祚西狩，以疾薨。

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於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靖安无毁无誉；齐天巧思，乃奢侈之渐；宣懿度曲知音，岂致诬蔑之阶乎？文妃能歌诗讽谏，而谓谋私其子，非矣。若简宪之艰危保孤，怀节之从容就义，虽烈丈夫何以过之。钦哀狠桀，贼杀嫡后，而兴宗不能防闲其母，惜哉！ 校勘记

一：国语谓之掛俚尊称曰耨斡梔掛俚，国语解作“忒里蹇”；耨斡梔，国语解“梔”作“麽”。

二：玄祖为狠德所害狠德，各本作狼德，卷七五耶律铎臻传亦作狼德。

三：天显八年崩八年，原误“十一年”。按纪天显八年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此误以“十一月”为“十一年”，今改。

四：婆姑梅里按地理志一作容我梅里。

五：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油，原误“雠”，据道光殿本及通鉴改。

六：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皇字，据纪会同元年十一月补。

七：重熙元年尊为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靖贞纯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

按纪重熙元年十一月“上皇太后尊号曰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二十三年十一月“上皇太后尊号曰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静贞纯懿和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

八：六年秋帝悔之亲驭奉迎按纪此事在八年七月。

九：元后兄萧奉先深忌之按元后，应作元妃。

一○：燕国妃之妹按燕国妃系德妃，与元妃非姊妹。元妃之姊为天祚皇后，曾封燕国王妃，此疑脱王字。

第七十二卷列传第二 宗室 义宗倍 子平王隆先晋王道隐 章肃皇帝李胡 子宋王喜隐 顺宗濬 晋王敖卢斡

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神册元年春，立为皇太子。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尝从征乌古、项，为先锋都统，及经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师，因陈取贸海计。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拨扶馀城，上欲括户口，倍谏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从之。倍与大元帅德光为前锋，夜围忽汗城，大穷蹙，请降。寻复叛，太祖破之。改其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上谕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驾将还，倍作歌以献。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遂如仪坤州。

未几，诸部多叛，大元帅讨平之。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於太后而让位焉。於是大元帅即皇帝位，是为太宗。

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倍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

唐以天子仪卫迎倍，倍坐船殿，众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 【一】 赐姓东丹，名之曰慕华。改瑞州为怀化军，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复赐姓李，名赞华。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

後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倍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

之。”及太宗立石敬瑭为晋主，加兵于洛。从珂欲自焚，召倍与俱，倍不从，遣壮士李彦绅害之，时年三十八。有一僧为收瘞之。敬瑭入洛，丧服临哭，以王礼权厝。後太宗改葬于医巫闾山，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让国皇帝，陵曰显陵。统和中，更文献。重熙二十年，增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及二后曰端顺，曰柔贞。

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杀，婢妾微过，常加灼。夏氏惧而求削发为尼。五子：长世宗，次娄国、稍、隆先、道隐，各有传。 【二】

平王隆先，字团隐，母大氏。

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几，兼政事令，留守东京。薄赋税，省刑狱，恤鳏寡，数荐贤能之士。後与统军耶律室鲁同讨高丽有功，还薨，葬医巫闾山之道隐谷。

平王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

保宁之季，其子陈哥与渤海官属谋杀其父，举兵作乱，上命裂于市。

晋王道隐，字留隐，母高氏。

道隐生于唐，人皇王遭李从珂之害，时年尚幼，洛阳僧匿而养之，因名道隐。太宗灭唐，还京，诏赐外罗山地居焉。性沉静，有文武才，时人称之。

景宗即位，封蜀王，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迁守南京，号令严肃，民获安业。居数年，徙封荆王。 【三】 统和初，病薨，追封晋王。

论曰：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於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於礼制之过也。

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於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

杀之所致也！

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章肃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隐，太祖第三子，母淳钦皇后萧氏。

少勇悍多力，而性残酷，小怒辄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归，後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天显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还，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宗亲征，常留守京师。世宗即位镇阳，太后怒，遣李胡将兵击之，至泰德泉，为安端、留哥所败。太后与世宗隔潢河而阵，各言举兵意。耶律屋质入谏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许之。"时李胡在侧，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会议，世宗使解剑而言。和约既定，趋上京。会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

穆宗时，其子喜隐谋反，辞逮李胡，囚之，死狱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统和中，追钦顺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章肃，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隐、卫王宛。【四】

喜隐，字完德，雄伟善骑射，封赵王。应历中，谋反，事觉，上临问有状，以亲释之。未几，复反，下狱。景宗即位，闻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离禁所。"诏诛守者，复置于狱。及改元保宁，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复爵，王宋。

喜隐轻无恒，小得志即骄。上尝召，不时至，怒而鞭之，由是愤怨谋乱。

贬而复召，适见上与刘继元书，辞意卑逊，谏曰："本朝於汉为祖，书旨如此，恐亏国体。"帝寻改之。授西南面招讨使，命之河东索吐蕃户，【五】稍见进用。复诱群小谋叛，上命械其手足，筑圜土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馀人欲劫立喜隐，以城坚不得入，立其子留礼寿，上京留守

除室擒之。留礼寿伏诛，赐喜隐死。

论曰：李胡残酷骄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恶而溺爱之。初以屋质之言定立世宗，而复谋废立。子孙继以逆诛，并及其身，可哀也已。

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祸乱，太祖既不之诛，又复用之，固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驾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厥後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乌呼，创业垂统之主，所以贻厥孙谋者，可不审欤！

顺宗，名浚，小字耶鲁斡，道宗长子，母宣懿皇后萧氏。幼而能言，好学知书。道宗尝曰："此子聪慧，殆天授欤！"

六岁，封梁王。明年，从上猎，矢连发三中。 【六】 上顾左右曰："朕祖宗以来，骑射绝人，棕震天下。是儿虽幼，不坠其风。"後遇十鹿，射获其九。帝喜，设宴。八岁，立为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领北南枢密院事。

及母后被害，太子有忧色。耶律乙辛为北院枢密使，常不自安。会护卫萧忽古谋害乙辛，事觉，下狱。副点检萧十三谓乙辛曰："臣民心属太子，公非阀阅，一日若立，吾辈措身何地！"乃与同知北院宣徽事萧特特谋构陷太子，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剌 【七】 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剌、知院萧速撒、 【八】 护卫萧忽古谋废立。诏按无迹，不治。

乙辛复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实与谋，欲杀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发连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以耶律燕哥鞫按。太子具陈枉状曰："吾为储副，尚何所求。公当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党，易其言为款伏。上大怒，废太子为庶人。将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车，遣卫士阖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寻遣达鲁古、撒八往害之， 【九】 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萧挞得绐以疾薨闻。上哀之，命有司葬龙门山。欲召其妃，乙辛阴遣人杀之。

帝後知其冤， 【一○】 悔恨无及，曰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玉峰山。乾统初，追尊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妃萧氏贞顺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论曰：道宗知太子之贤，而不能辨乙辛之诈，竟绝父子之亲，为万

世惜。乙辛知为一身之计，不知有君臣之义，岂复知有太子乎！奸邪之臣乱人家国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晋王，小字敖卢斡，天祚皇帝长子，母曰文妃萧氏。

甫髫龀，驰马善射。出为大丞相耶律隆运後，封晋王。性乐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时宫中见读书者辄斥。敖卢斡尝入寝殿，见小底茶剌阅书，因取观。会诸王至，阴袖而归之，曰："勿令他人见也。"一时号称长者。

及长，积有人望，内外归心。保大元年，南军都统耶律余睹与其母文妃密谋立之，事觉，余睹降金，文妃伏诛，敖卢斡实不与谋，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卢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或劝之亡，敖卢斡曰："安忍为蕞尔之躯，而失臣子之大节。"遂就死。闻者伤之。

论曰：天祚不君，臣下谋立其子，适以杀之。敖卢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校勘记

一：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按国志一四："以庄宗後宫夏氏赐之。"五代会要一：庄宗昭容夏氏，封虢国夫人。新五代史一四亦称：明宗立，悉放庄宗时宫人还其家，"虢国夫人夏氏无所归，乃以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同姓也，因以归之。後嫁李赞华。"夏氏为庄宗後宫，非皇后。

二：娄国稍隆先道隐各有传按隆先、道隐下文有附传，娄国传见卷一一二，惟稍无传。此处当是沿袭耶律俨、陈大任旧史之文，而稍传实被删去。　　三：乾亨元年迁守南京至居数年徙封荆王按纪乾亨元年十二月，蜀王道隐南京留守，徙封荆王。又四年十二月道隐奏事，亦称南京留守荆王。统和元年正月道隐疾，亦作荆王。非迁南京留守後数年始封荆王。

四：卫王宛宛，原误"完"。按纪应历三年十月，又皇子表、皇族表及大典五二五二并作宛，据改。

五：授西南面招讨使命之河东索吐蕃户按纪保宁九年六月，以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乾亨二年六月，"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此三年内无吐蕃户入河东者。惟保宁九年十一月称："吐谷浑叛入太原者四百馀户，索而还之。"吐蕃应是吐浑（即吐谷浑）之误。

六：矢连发三中连发三中，大典一三一九四引作三发三中。

七：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右护卫太保，原误“护尉太保”。据纪大康三年五月及百官志一改。

八：知院萧速撒萧，原误“耶律”。据纪大康二年六月及卷九九本传改。

九：撒八卷一一○耶律乙辛传作撒把。

一○：帝後知其冤帝，原误“州”。据大典五二五二改。

第七十三卷列传第三 耶律曷鲁 萧敌鲁 弟阿古只 耶律斜涅赤 姪老古颇德 耶律欲稳 耶律海里

耶律曷鲁，字控温，一字洪隐，迭剌部人。祖匣马葛，简宪皇帝兄。父偶思，遥辇时为本部夷离，曷鲁其长子也。

性质厚。在髫，与太祖游，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二儿也。"太祖既长，相与易裘马为好，然曷鲁事太祖弭谨。会滑哥弑其父释鲁，太祖顾曷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哂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自是，曷鲁常佩刀从太祖，以备不虞。

居久之，曷鲁父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曷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既而以诸子属之。

太祖为挞马沙里，叁预部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鲁贤，军国事非曷鲁议不行。会讨越兀与乌古部，曷鲁为前锋，战有功。

及太祖为迭剌部夷离，讨奚部，其长术里险而垒，攻莫能下，命曷鲁持一往谕之。既入，为所执。乃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於奚岂有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於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受命於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术里感其言，乃降。

太祖为于越，秉国政，欲命曷鲁为迭剌部夷离。辞曰："贼在君侧，未敢远去。"太祖讨黑车子室韦，幽州刘仁恭遣养子赵霸率众来救。曷鲁伏兵桃山，俟霸众过半而要之；与太祖合击，斩获甚众，遂降室韦。太祖会李克用于云州，时曷鲁侍，克用顾而壮之曰："伟男子为谁？"太祖曰："吾族曷鲁也。"

会遥辇痕德可汗殁，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辞曰："昔吾祖夷离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今若等复为是言，何欤？"曷鲁进曰："曩吾祖之辞，遗命弗及，符瑞未见，第为国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太祖曰："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

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於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吾犹蛇，儿犹龙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太祖犹未许。是夜，独召曷鲁责曰：“众以遗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随耶？”曷鲁曰：“在昔夷离雅里虽推戴者众，辞之，而立阻午为可汗。相传十馀世，君臣之分乱，纪纲之统隳。委质他国，若缀然。羽檄蜂午，民疲奔命。兴王之运，实在今日。应天顺人，以答顾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许。明日，即皇帝位，命曷鲁总军国事。

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馀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已而诸弟之乱作，太祖命曷鲁总领军事，讨平之，以功为迭剌部夷离。时民更兵焚剽，日以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讨乌古部，破之。自是震慑，不敢复叛。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既备礼受册，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一】“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

後太祖伐西南诸夷，数为前锋。神册二年，从逼幽州，与唐节度使周德威拒战可汗州西，败其军，遂围幽州，未下。太祖以时暑班师，留曷鲁与卢国用守之。俄而救兵继至，曷鲁等以军少无援，退。

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鲁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赐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诏立石纪功。清宁间，命立祠上京。

初，曷鲁病革，太祖临视，问所欲言。曷鲁曰：“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剌部议未决，愿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

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以曷鲁为心云。子惕剌、撒剌，俱不仕。

论曰：曷鲁以肺腑之亲，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龟，谋成战胜，可谓算无遗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诚，庶吴汉之於光武欤？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斯近之矣。

萧敌鲁，字敌辇，其母为德祖女弟，而淳钦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

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世为决狱官。

敌鲁性宽厚，膂力绝人，习军旅事。太祖潜藩，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阵。既即位，敌鲁与弟阿古只、耶律释鲁、耶律曷鲁偕总宿卫。拜敌鲁北府宰相，世其官。

太祖征奚及讨刘守光，敌鲁略地海滨，杀获甚众。顷之，刺葛等作乱，溃而北走。敌鲁率轻骑追之，【二】兼昼夜行。至榆河，败其党，获刺葛以献。太祖嘉之，锡赉甚渥。後讨西南夷，功居诸将先。神册三年十二月卒。

敌鲁有胆略，闻敌所在即驰赴，亲冒矢石，前後战未尝少衄，必胜乃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阿古只，【三】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羁。长骁勇善射，临敌敢前。每射甲辄洞贯。太祖为于越时，以材勇充任使。既即位，与敌鲁总腹心部。刺葛之乱也，淳钦皇后军黑山，阻险自固。太祖方经略奚地，命阿古只统百骑往卫之。逆党迭里特、耶律滑哥素惮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刺葛既北走，与敌鲁追擒于榆河。

神册初元，讨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诸郡县，又下之，败周德威军。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职。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太祖西征，悉诿以南面边事。

攻渤海，破扶馀城，独将骑兵五百，败老相军三万。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千自鸭渌府来援，势张甚。阿古只帅麾下精锐，直犯其锋，一战克之，斩馘三千馀，遂进军破回跋城。以病卒。

功臣中喻阿古只为耳云。子安团，官至右皮室详稳。

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古直之族。始字铎碗，早隶太祖幕下，尝有疾，赐樽酒饮而愈，辽言酒樽曰"撒剌"，故诏易字焉。

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赞初，分迭剌部为北、南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

及讨渤海，破扶馀城，斜涅赤从太子大元帅率众夜围忽汗城，大

降。已而复叛，命诸将分地攻之。诘旦，斜涅赤感励士伍，鼓噪登陴，敌震慑，莫敢御，遂破之。

天显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老古、颇德。

老古，字撒懒，其母淳钦皇后姊也。老古幼养宫掖，既长，沉毅有勇略，隶太祖帐下。

既即位，屡有战功。剌葛之乱也，欲乘我不备为掩袭计，绐降。太祖将纳之，命老古、耶律欲稳严号令，勒士卒，控辔以防其变。逆党知有备，惧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

太祖侵燕、赵，遇唐兵云碧店，老古恃勇轻敌，直犯其锋。战久之，被数创，归营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颇德，字兀古邻。弱冠事太祖。天显初，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迁南院夷离，治有声。

石敬瑭破张敬达军於太原北，时颇德勒兵为援，敬达遁。敬瑭追至晋安寨围之，颇德领轻骑袭潞州，塞其饷道。唐诸将惧，杀敬达以降。会同初，改迭剌部夷离为大王，即拜颇德，既而加采访使。

旧制，肃祖以下宗室称院，德祖宗室号三父房，称横帐，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着帐。耶律斜的言，横帐班列，不可与北、南院并。太宗诏在廷议，皆曰然，乃诏横帐班列居上。颇德奏曰："臣伏见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隐上。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愿与北、南院叁任；兹又耻与同列。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异？"帝乃谕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从。"诏仍旧制。其强直不挠如此。

颇德状貌秀伟，初太祖见之曰："是子风骨异常儿，必为国器。"後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欲稳，字辖剌干，突吕不部人。

祖台押，遥辇时为北边拽剌。简献皇后与诸子之罹难也，尝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欲稳严重，有济世志，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诸族窥觊之想。

欲稳既见器重，益感奋思报。太祖始置宫分以自卫，欲稳率门客首

附宫籍。帝益嘉其忠，诏以台押配享庙廷。及平剌葛等乱，以功迁奚迭剌部夷离。【四】从征渤海有功。天显初卒。

後诸帝以太祖之与欲稳也为故，往往取其子孙为友。宫分中称“八房”，皆其後也。弟霞里，终奚六部秃里。

耶律海里，字涅剌昆，遥辇昭古可汗之裔。

太祖传位，海里与有力焉。初受命，属籍比局萌觊觎，而遥辇故族尤觖望。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而素服太祖威德，独归心焉。以故太祖托为耳目，数从征讨。既清内乱，始置遥辇敞稳，命海里领之。

天显初，征渤海，海里将遥辇纠，破忽汗城。师般，卒。 校勘记

一：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纪神册元年三月作“阿庐朵里”，为契丹语译音，汉语“贵显”、“盛名”之意。

二：敌鲁率轻骑追之敌鲁，纪太祖七年四月作迪里古，五月作迪辇。

三：阿古只按纪太祖七年四月作遏古只，神册二年三月作阿骨只。

四：奚迭剌夷离部卷九八耶律胡吕传作迭剌部夷离。

第七十四卷列传第四 耶律敌剌 萧痕笃 康默记 孙延寿 韩延徽 子德枢 萧翰 耶律牒蜡 耶律朗 耶律刘哥 弟盆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敌猎 萧革

耶律敌剌，字合鲁隐，遥辇鲜质可汗之子。太祖践阼，与敞稳海里同心辅政。太祖知其忠实，命掌礼仪，且诿以军事。後以平内乱功，代辖里为奚六部吐里，卒。

敌剌善骑射，颇好礼文。

萧痕笃，字兀里轸，迭剌部人。其先相遥辇氏。

痕笃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隶太祖帐下，数从征讨。既践阼，除北府宰相。痕笃事亲孝，为政尚宽简。

康默记，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

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顷之，拜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五年，为皇都夷离毕。会太祖出师居庸关，命默记将汉军进逼长芦水寨，俘馘甚众。

天赞四年，亲征渤海，默记与韩知古从。後大叛，命诸将攻之。默记分薄东门，率骁勇先登。既拨，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只平之。

既破回跋城，归营太祖山陵毕，卒。佐命功臣其一也。

孙延寿，字胤昌，少倜傥，谓其所亲："大丈夫为将，当效节边垂，马革裹尸。"景宗特授千牛卫大将军。宋人攻南京，诸将既成列，延寿独奋击阵前，敌遂大溃。以功遥授保大军节度使。乾亨三年卒。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延徽少英，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叁军，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後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叁军事。攻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

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叁决。

天赞四年，从征渤海，大乞降。既而复叛，与诸将破其城，以功拜左仆射。又与康默记攻长岭府，拨之。师还，太祖崩，哀动左右。

太宗朝，封鲁国公，仍为政事令。使晋还，改南京三司使。

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天禄五年六月，河东使请行册礼，【一】帝诏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册晋帝礼，从之。

应历中，致仕。子德枢镇东平，诏许每岁东归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闻震悼，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

初，延徽南奔，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枢。

德枢年甫十五，太宗见之，谓延徽曰："是儿卿家之福，朕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将军，迁特进太尉。

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请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

入为南院宣徽使，遥授天平军节度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已而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侍中，封赵国公。保宁元年卒。孙绍勋、绍芳。

绍勋，仕至东京户部使。会大延琳叛，被执，辞不屈，贼以锯解之，愤骂至死。

绍芳，重熙间叁知政事，加兼侍中。时廷议征李元昊，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闻败，呕血卒。

孙资让，寿隆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改镇辽兴，卒。

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 【二】，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久之，负其有，【三】 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

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叁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叁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

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应历十年，为太祖庙详稳。後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

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

时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匡嗣诋之曰：“宁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胜逼燕。匡嗣与南府宰相沙、惕隐休哥侵宋，军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俄而宋军鼓噪薄我，众蹙践，尘起涨天。匡嗣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独休哥收所弃兵械，全军还。

帝怒匡嗣，数之曰：“尔违众谋，深入敌境，尔罪一也；号令不肃，行伍不整，尔罪二也；弃我师旅，挺身鼠窜，尔罪三也；侦候失机，守御弗备，尔罪四也；捐弃旗鼓，损威辱国，尔罪五也。”促令诛之。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上重违其请。良久，威稍霁，乃杖而免之。

既而遥授晋昌军节度使。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讨使，【四】 卒。睿智皇后闻之，遣使临吊，赙赠甚厚，後追赠尚书令。五子：德源，德让後赐名隆运，德威，德崇，德凝。 【五】 德源、德凝附传，馀各有

传。

德源，性愚而贪，早侍景宗邸。及即位，列近侍。保宁间， 【六】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以贿名，德让贻书谏之，终不悛。以故论者少之。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遥摄保宁军节度使。乾亨初卒。

德凝，谦逊廉谨。保宁中，迁护军司徒。开泰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崇义军节度使。 【七】 移镇广德，秩满，部民请留，从之。改西南面招讨使，项隆益答叛，平之。迁大同军节度使，卒于官。

子郭三，终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 校勘记

一：天禄五年六月河东使请行册礼五，原误“三”。按纪天禄五年正月，刘崇自立于太原；六月，求封册。据改。

二：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按下文其子匡嗣已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则六岁被掠不合，疑有漏字。

三：负其有疑应作“负其才”或“负其有才”。

四：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讨使三，原作“二”。按纪改西南面招讨使在乾亨三年三月，据改。

五：五子德源德让德威德崇德凝德崇，纪统和十二年五月作德冲。又下文称“德威、德凝附传，馀各有传”，今按德让、德威传见卷八二，德崇仅於其子韩制心传中追叙，无专传。此处当是沿袭耶律俨或陈大任旧史之文，而德崇传实已删去。

六：保宁间保宁，原误“统和”。据上、下文改。

七：开泰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崇义军节度使按纪统和三年四月，德凝以彰武军节度使为崇义军节度使。开泰应作统和。

第七十五卷列传第五 耶律觌烈 羽之 耶律铎臻 古 突吕不 王郁 耶律图鲁窘

耶律觌烈，字兀里轸，六院部蒲古只夷离之後。父偶思，亦为夷离。

初，太祖为于越时，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既即位，兄曷鲁典宿卫，以故觌烈入侍帷幄，与闻政事。神册三年，曷鲁薨，命觌烈为迭剌部夷离，属以南方事。会讨项，皇太子为先锋，觌烈副之。军至天德、云内，分道并进。觌烈率遍师渡河力战，斩获甚众。

天赞初，析迭剌部为北、南院，罗夷离。【一】时大元帅率师由古北口略燕地，觌烈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锡赉甚厚。从伐渤海，拨扶馀城，留觌烈与寅底石守之。

天显二年，留守南京。十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部语。太祖经营之初，多预军谋。

天显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为东丹王，以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时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月薨，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

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後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後选徒以翼吾左，突厥、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後世无疆之福。"表奏，帝嘉纳之。是岁，诏徙东丹国民於梁水，时称其善。

人皇王奔唐，羽之镇抚国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迁中台省左相。会同初，以册礼赴阙，加特进。表奏左次相渤海苏贪墨不法事，【二】卒。子和里，终东京留守。

耶律铎臻，字敌辇，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遥辇氏时再为本部夷

离。耶律狼德等既害玄祖，暴横益肆。蒲古只以计诱其党，悉诛夷之。

铎臻幼有志节，太祖为于越，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遣使求辕轴材，太祖难之。铎臻曰：“梁名求材，实觇吾轻重。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穷谷，有神司之，须白鼻赤驴祷祠，然後可伐。』如此，则其语自塞矣。”已而果然。

天赞三年，将伐渤海，铎臻谏曰：“陛下先事渤海，则西夏必蹑吾後。请先西讨，庶无後顾忧。”太祖从之。及淳钦皇后称制，恶铎臻，囚之，誓曰：“铁锁朽，当释汝！”既而召之，使者欲去锁，铎臻辞曰：“铁未朽，可释乎？”后闻，嘉叹，趣召释之。天显二年卒。弟古、突吕不。

古，字涅剌昆，初名霞马葛。太祖为于越，尝从略地山右。会李克用於云州，古侍，克用异之曰：“是儿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颇忌之。时方西讨，诸弟乱作，闻变，太祖问古与否，曰无。喜曰：“吾无患矣！”趣召古议。古陈殄灭之策，後皆如言，以故锡赉甚厚。

神册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详稳老古，与唐兵战于云碧店。老古中流矢，伤甚，太祖疑古阴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耻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请遣使问之。”太祖使问老古，对曰：“臣於古无可疑者。”上意乃释。老古卒，遂以古为右皮室详稳。

既卒，太祖谓左右曰：“古死，犹长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明年，受诏撰决狱法。

太祖略燕，诏与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师还至顺州，幽州马步军指挥使王千率众来袭，突吕不射其马踬，擒之。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至易州，易人来拒，濠而阵。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无斗志。大元帅将修攻具，突吕不谏曰：“我师远来，人马疲惫，势不可久留。”乃止。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

车驾西征，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伐项有功，太祖犒师水精山。大元帅东归，突吕不留屯西南部，复讨项，多获而还。太祖东伐，大降而复叛，攻之，突吕不先登。渤海平，承诏铭太祖功德于永兴殿壁。班

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淳钦皇后称制，有飞语中伤者，后怒，突吕不惧而亡。太宗知其无罪，召还。天显三年，讨乌古部，俘获甚众。伐唐，以突吕不为左翼，攻唐军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晋主石敬瑭入洛。及大册，突吕不总礼仪事，加特进检校太尉。会同五年卒。

王郁，京兆万年人，唐义武军节度使处直之孽子。伯父处存镇义武，卒，三军推其子郜袭，处直为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郜遣处直拒于沙河。兵败，入城逐郜，郜奔太原。乱兵推处直为留後，遣人请事梁王。梁与晋王克用绝好，表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

初郜之亡也，郁从之。晋王克用妻以女，用为新州防御使。处直料晋必讨张文礼，镇亡，则定不独存，益自疑。阴使郁北导契丹入塞以牵晋兵，且许为嗣。郁自奔晋，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册六年，奉表送款，举室来降，太祖以为养子。未几，郁兄都囚父，自为留後，帝遣郁从皇太子讨之。至定州，都坚壁不出，掠居民而还。

明年，从皇太子攻镇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赞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赵，攻下磁窑务。【三】从太祖平渤海，战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

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於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

耶律图鲁窘，字阿鲁隐，肃祖子洽慎之孙，勇而有谋略。

太宗立晋之役，其父敌鲁古为五院夷离，殁于兵，帝即以其职授图鲁窘。会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尝屏左右与议大事，占对合上意。

从讨石重贵，杜重威拥十万馀众拒滹沱挢，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後图，帝然之。图鲁窘厉色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於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吁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争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帝喜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於是塞其饷道，数出师

以牵挠其势，重威果降如言。以功获赐甚厚。明年春，卒军中。

论曰：神册初元，将相大臣拨起风尘之中，翼扶王运，以任职取名者，固一时之材；亦由太祖推诚御下，不任独断，用能总揽群策而为之用欤！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喻，岂偶然哉！讨项，走敌鲁，平剌葛，定渤海，功亦伟矣。若默记治狱不冤，颇德持论不挠，延徽立经陈纪，绍勋秉节而死，图鲁窘料敌制胜，岂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欤？称为佐命固宜。 校勘记

一：罗夷离按“罗”字误，似应作“置”或“罢”。置，谓迭剌部分二部後，新置夷离二人。罢则谓二部均新设夷离，原迭剌部夷离名义已不复存在。按纪天赞元年十月分迭剌部为二部，各置夷离；二年四月“迭剌部夷离觌烈徇山西地”。似应作置。

二：左次相渤海苏按纪会同三年六月作渤海相大素贤。

三：磁窑务按卷七三阿古只传作磁窑镇。

第七十六卷列传第六 耶律解里 耶律拨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鲁不古 赵延寿 高模翰 赵思温 耶律沤里思 张砺

耶律解里，字泼单，突吕不部人。世为小吏。解里早隶太宗麾下，擢为军校。天显间，唐攻定州，既陷，解里为唐兵所获；晋高祖立，始归国。太宗贯其罪，拜御史大夫。

会同九年伐晋，师次滹沱河，夺中渡挢，降其将杜重威。上命解里与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三千疾趋河南，所至无敢当其锋。既入汴，解里等迁晋主重贵于开封府。彦泽恣杀掠，乱宫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骚然，莫不怨愤。车驾至京，数彦泽罪，斩于市，汴人大悦；解里亦被诘责，寻释之。

天禄间，加守太子太傅。应历初，置本部令稳，解里世其职，卒。

耶律拨里得，字孩邻，太祖弟剌葛之子。太宗即位，以亲爱见任。

会同七年，讨石重贵，拨里得进围德州，下之，擒刺史师居等二十七人。【一】九年，再举兵，次滹沱河，降杜重威，战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国军节度使，总领河北道事。师还，州郡往往叛，以应刘知远，拨里得不能守而归。

世宗即位，迁中京留守，卒。

耶律朔古，字弭骨顶，横帐孟父之後。幼为太祖所养。既冠，为右皮室详稳。从伐渤海，战有功。

天显七年，授三河乌古部都详稳。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会同间，为惕隐。时晋主石重贵渝盟，帝亲征，晋将杜重威拥众拒滹沱。月馀，帝由他渡济。朔古与赵延寿据中渡挢，重威兵却，遂降。是岁，入汴。

世宗即位，朔古奉太宗丧归上京，佐皇太后出师，坐是免官，卒。

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後率偏师，为西南边大详稳，从伐项有功。会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人求援，鲁不古导送于朝，如其请。帝亲率师往援，鲁不

古从击唐将张敬达于太原北，败之。会同初，从讨项，俘获最诸将，师还。

天禄中，拜于越。六年，为北院大王。终年五十五。

赵延寿，本姓刘，山人。父，令莜。梁开平初，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陷莜，其稗将赵德钧获延寿，养以为子。

少美容貌，好书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封其女为兴平公主，拜延寿驸马都尉、枢密使。明宗子从荣恃权跋扈，内外莫不震慑，延寿求补外避之，出为宣武军节度使。清泰初，加鲁国公，复为枢密使，镇许州。石敬瑭发兵太原，唐遣张敬达往讨。会敬达败保晋安寨，延寿与德钧往救，闻晋安已破，走团柏峪。太宗追及，延寿与其父俱降。

明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天显末，以延寿妻在晋，诏取之以归。自是益自激昂图报。

会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六年冬，晋人背盟，【二】帝亲征，延寿为先锋，下贝州，授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败晋军于南乐，获其将赛项羽。军元城，晋将李守贞、高行周率兵来逆，破之。至顿丘，会大霖雨，帝欲班师。延寿谏曰："晋军屯河滨，不敢出战，若径入澶州，夺其桥，则晋不足平。"上然之。适晋军先归澶州，高行周至析城，【三】延寿将轻兵逆战；上亲督骑士突其阵，敌遂溃。师还，留延寿徇贝、冀、深三州。

八年，再伐晋，晋主遣延寿族人赵行实以书来招。时晋人坚壁不出，延寿绐曰："我陷虏久，宁忘父母之邦。若以军逆，我即归。"晋人以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寿至滹沱河，据中渡桥，与晋军力战，手杀其将王清，【四】两军相拒。太宗潜由他渡济，留延寿与耶律朔古据桥，敌不能夺，屡败之，杜重威扫厥众降。上喜，赐延寿龙凤赭袍，且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延寿至营，杜重威、李守贞迎谒马首。

後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盖上尝许灭晋後，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至是以崧达意，上命迁延

寿秩。翰林学士承旨张砺进拟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涂“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枢密使。天禄二年薨。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骑射，好谈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坐使酒杀人下狱，太祖知其才，贳之。

天显十一年七月，唐遣张敬达、杨光远帅师五十万攻太原，势锐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许之。九月，徵兵出雁门，模翰与敬达军接战，败之，太原围解。敬瑭夜出谒帝，约为父子。帝召模翰等赐以酒馔，亲飨士卒，士气益振。翌日，复战，又败之。敬达鼠窜晋安寨，模翰献俘于帝。会敬瑭自立为晋帝，光远斩敬达以降，诸州悉下。上谕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馀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乃授上将军。会同元年，册礼告成，宴百官及诸国使于二仪殿。帝指模翰曰：“此国之勇将，朕统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群臣皆称万岁。

及晋叛盟，出师南伐。模翰为统军副使，与僧遏前驱，拨赤城，破德、贝诸寨。是冬，兼总左右铁鹞子军，下关南城邑数十。三月，敕虎官杨覃赴乾宁军，为沧州节度使田武名所围，模翰与赵延寿聚议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萦绕旗矛，焰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赞之祥！”遂进兵，杀获甚众。以功加侍中。略地盐山，破饶安，晋人震怖，不敢接战。加太傅。

晋以魏府节度使杜重威领兵三十万来拒，模翰谓左右曰：“军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义必败。其晋之谓乎！”诘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战，杀其先锋梁汉璋，馀兵败走。手诏褒美，比汉之李陵。顷之，杜重威等复至滹沱河，帝召模翰问计。上善其言曰：“诸将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挢。及战，复败之，上曰：“朕凭高观两军之势，顾卿英锐无敌，如鹰逐雉兔。当图形麟阁，爵後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车驾入汴，加特进检校太师，封郡开国公，赐玺书、剑器。为汴州巡检使，平汜水诸山土贼，迁镇中京。

天禄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对衣、鞍勒、名马。应历初，召为中台省右相。至东京，父老欢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贵，为乡里荣，相如、买臣辈不足过也。”九年正月，迁左相，卒。

赵思温，字文美，卢龙人。少果锐，膂力兼人，隶燕帅刘仁恭幕。李存问罪于燕，思温统偏师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渍血，战犹不已。为存将周德威所擒，存壮而释其缚。久之，日见信用。与梁战於莘县，以骁勇闻，授平州刺史，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

神册二年，太祖遣大将经略燕地，思温来降。及伐渤海，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力战拨扶馀城。身被数创，太祖亲为调药。

太宗即位，以功擢检校太保、保静军节度使。天显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温自岚、宪间出兵援之。既罢兵，改南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赐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寻改临海军节度使。

会同初，从耶律牒楠使晋行册礼，还，加检校太师。二年，有星陨于庭，卒。上遣使赙祭，赠太师、魏国公。子延照、延靖，官至使相。

耶律沤里思，六院夷离蒲古只之後。负勇略，每战被重铠，挥铁槊，所向披靡。

会同间，伐晋，上至河而猎，适海东青鹘搏雉，晋人隔水以鸽引去。上顾左右曰："谁为我得此人？"沤里思请内厩马，济河擒之，并杀救者数人还。上大悦，优加赏赉。

既而晋将杜重威逆于望都，据水勒战。沤里思介马突阵，馀军继之。被围，众言阵薄处可出，沤里思曰："恐彼有他备。"竟引兵冲坚而出；回视众所指，皆大堑也。其料敌多此类。

是年，总领敌烈皮室军，坐私免部曲，夺官，卒。

张砺，磁州人，初仕唐为掌书记，迁翰林学士。会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砺为招讨判官，从赵德钧援张敬达于河东。及敬达败，砺入契丹。

後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未几，谋亡归，为追骑所获。上责曰："汝何故亡？"砺对曰："臣不习北方土俗、饮食、居处，意常郁郁，以是亡耳。"上顾通事高彦英曰："朕尝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砺去，可再得耶？"遂杖彦英而谢砺。

会同初，升翰林承旨，兼吏部尚书，从太宗伐晋。入汴，诸将萧

翰、耶律郎五、麻答辈肆杀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上不听。改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顷之，车驾北还，至栾城崩。时砺在州，萧翰与麻答以兵围其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汝何故於先帝言国人不可为节度使？我以国舅之亲，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为宣武军节度使，汝独以为不可。又谮我与解里好掠人财物子女。今必杀汝！”趣令锁之。砺抗声曰：“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麻答以砺大臣，不可专杀，乃救止之。是夕，砺恚愤卒。

论曰：初，晋因辽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礼而父事之，割地以为寿，输帛以为贡。未久也，而会同之师次滹沱矣。岂群帅贪功黩武而致然欤？抑所谓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终，可谓良将。若延寿之勋虽着，至於觊觎储位，谬矣。利令智昏，固无足议。若乃成末衅以亏俊功，如解里者，何讥焉！ 校勘记

一：擒刺史师居等师居，纪会同七年五月及旧五代史八二、通鉴并作尹居。此是陈大任避金章宗父允恭嫌名改。

二：六年冬晋人背盟六年二字原脱，据纪会同六年十二月补。

三：高行周至析城按旧五代史八二、新五代史九、弘简录二○三及通鉴并称战高行周於戚城。

四：手杀其将王清清，原作“靖”。据纪会同九年十一月、旧五代史九五、新五代史三三本传、国志三及通鉴改。

第七十七卷列传第七 耶律屋质 耶律吼 何鲁不 耶律安抟 耶律洼 耶律颓昱 耶律挞烈

耶律屋质，字敌辇，系出孟父房。姿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

会同间，为惕隐。太宗崩，诸大臣立世宗，太后闻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击，遇安端、刘哥等于泰德泉，败归。李胡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军次潢河横渡，隔岸相拒。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屋质读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竭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屋质对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太后曰："谁可遣者？"对曰："太后不疑臣，臣请往。万一永康王见听，庙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质授书於帝。

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复书，辞多不逊。屋质谏曰："书意如此，国家之忧未艾也。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若和好。"帝曰"彼众乌合，安能敌我？"屋质曰："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於李胡者无伶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左右闻者失色。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纾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往返数日，议乃定。

始相见，怨言交让，殊无和意。太后谓屋质曰："汝当为我画之。"屋质进曰："太后与大大若能释怨、臣乃敢进说。"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质借谒者筹执之，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亲？"帝曰："人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质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子道当如是耶？大王见太后，不少逊谢，惟怨是寻。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当速交战！"掷筹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乃索筹一。帝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亦取筹而执。左右感激，大

恸。

太后复谓屋质曰：“议既定，神器竟谁归？”屋质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厉声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太后顾李胡曰：“汝亦闻此言乎？汝实自为之！”乃许立永康。

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天禄二年，耶律天德、萧翰谋反下狱，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结天德等为乱。耶律石剌潜告屋质，屋质遽引入见，白其事。刘哥等不服，事遂寝。未几，刘哥邀驾观樗蒲，捧觞上寿，袖刃而进。帝觉，命执之，亲诘其事。刘哥自誓，帝复不问。屋质奏曰：“当使刘哥与石剌对状，不可辄恕。”帝曰：“卿为朕鞫之。”屋质率剑士往讯之，天德等伏罪，诛天德，杖翰，迁刘哥，以盆都使辖嬰斯国。

三年，表列泰宁王察割阴谋事，上不听。五年，为右皮室详稳。秋，上祭让国皇帝于行宫，与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质闻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时寿安王归帐，屋质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迟明整兵，出贼不意，围之，遂诛察割。

乱既平，穆宗即位，谓屋质曰：“朕之性命，实出卿手。”命知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保宁初，宋围太原，以屋质率兵往援，至白马岭，遣劲卒夜出间道，疾驰驻太原西，鸣鼓举火。宋兵以为大军至，惧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汉刘继元遣使来贡，致币於屋质，屋质以闻，帝命受之。五年五月薨，【一】年五十七。帝痛悼，辍朝三日。後道宗诏上京立祠祭享，树碑以纪其功云。

耶律吼，字曷鲁，六院部夷离蒲古只之後。端悫好施，不事生产。太宗特加倚任。

会同六年，为南院大王，莅事清简，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时晋主石重贵表不称臣，辞多踞慢，吼言晋罪不可不伐。及帝亲征，以所部兵从。既入汴，诸将皆取内帑珍异，吼独取马铠，帝嘉之。

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吼诣北院大王耶律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然之。会耶律安抟来，意与吼合，遂定议立永康王，是为世宗。

顷之，以功加采访使，赐以宝货。吼辞曰："臣位已高，敢复求富！臣从弟的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则臣受赐多矣！"上曰："吼舍重赏，以族人为请，其贤远甚。"许之，仍赐宫户五十。时有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者，吼与其一。天禄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鲁不。

何鲁不，字斜宁，尝与耶律屋质平察割乱。穆宗以其父吼首议立世宗，故不显用。晚年为本族敞史。

及景宗即位，以平察割功，授昭德军节度使，为北院大王。时黄龙府军将燕颇杀守臣以叛，何鲁不讨之，【二】破於鸭渌江。坐不亲追击，以至失贼，杖之。乾亨间卒。

耶律安抟，曾祖岩木，玄祖之长子；祖楚不鲁，为本部夷离。父迭里，幼多疾，时太祖为挞马沙里，常加抚育。神册六年，为惕隐，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项有功。天赞三年，为南院夷离，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斩甚众。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

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太宗屡加慰谕，尝曰："此儿必为令器。"既长，寡言笑，重然诺，动遵绳桀，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预宴乐。世宗在藩邸，尤加怜恤，安抟密自结纳。

太宗伐晋还，至栾城崩，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时安抟直宿卫，世宗密召问计。安抟曰："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後悔无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抟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於是安抟诣北、南二大王计之。北院大王闻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

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孰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抟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整军，召诸将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

帝立，以安抟为腹心，总知宿卫。是岁，约和于潢河横渡。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枢密使，上命安抟为之，赐奴婢百口，宠任无比，事皆取决焉。然性太宽，事循苟简，豪猾纵恣不能制。天禄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讨，由是中外短之。

穆宗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复委用。应历三年，或诬安抟与齐王罨撒葛谋乱，系狱死。撒给，左皮室详稳。

耶律，字敌辇，隋国王释鲁孙，南院夷离绾思子。少有器识，人以公辅期之。

太祖时，虽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即位，为惕隐。天显末，帝援河东，为先锋，败张敬达军於太原北。会同中，迁北院大王。及伐晋，复为先锋，与梁汉璋战於瀛州，败之。

太宗崩于栾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马困乏，军中不知所为。与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诸将曰：“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曰：“诺。”世宗即位，赐宫户五十，拜于越。卒，年五十四。

耶律颓昱，字团宁，孟父楚国王之後。父末掇，尝为夷离。

颓昱性端直。会同中，领九石烈部，政济宽猛。世宗即位，为惕隐。天禄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

及穆宗立，以匡赞功，尝许以本部大王。後将葬世宗，颓昱恳言於帝曰：“臣蒙先帝厚恩，未能报；幸及大葬，臣请陪位。”帝由是不悦，寝其议。薨。

耶律挞烈，字涅鲁衮，六院部郎君古直之後。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

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时周人侵汉，以挞烈都统西南道军援之。周已下太原数城，汉人不敢战。及闻挞烈兵至，周主遣郭从义、尚钧等率精骑拒於忻口。挞烈击败之，获其将史彦超，周军遁归，复所陷城邑，汉主诣挞烈谢。及汉主殂，宋师来伐，上命挞烈为行军都统，发诸道兵救之。既出雁门，宋谍知而退。

保宁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见须发皓然，精力犹健，问以政事，厚礼之。以疾薨，年七十九。

挞烈凡用兵，赏罚信明，得士卒心。河东单弱，不为周、宋所并者，挞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

赞曰：立嗣以嫡，礼也。太宗崩，非安抟、吼、谋而克断，策立世宗，非屋质直而能谏，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横渡之约，则乱将谁定？四臣者，庶几春秋首止之功哉。 校勘记

一：四年汉刘继元遣使来贡至五年五月薨五年原作“是年”，即四年。按纪汉遣使来贡，在三年十月。四年二月，汉以皇子生遣使来贺。五年五月癸亥，于越屋质薨。据改。

二：何鲁不讨之按纪保宁七年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曷里必即何鲁不。

第七十八卷列传第八 耶律夷腊葛 萧海璃 萧护思 萧思温 萧继先

耶律夷腊葛，字苏散，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

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迁寄班都知，赐宫户。

时上酗酒，数以细故杀人。有监雉者因伤雉而亡，获之欲诛，夷腊葛谏曰："是罪不应死。"帝竟杀之，以尸付夷腊葛曰："收汝故人！"夷腊葛终不为止。复有监鹿详稳亡一鹿，下狱当死，夷腊葛又谏曰："人命至重，岂可为一兽杀之？"良久，得免。

辽法，歧角者，惟天子得射。会秋猎，善为鹿鸣者呼一至，命夷腊葛射，应弦而踣。上大悦，赐金、银各百两，名马百疋，及黑山东抹真之地。

後穆宗被弑，坐守卫不严，被诛。

萧海璃，字寅的哂，其先遥辇氏时为本部夷离；父塔列，天显间为本部令稳。

海璃貌魁伟，膂力过人。天禄间，娶明王安端女因翁主。应历初，察割乱，因连坐，继娶嘲瑰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笃，命预北府宰相选。顷之，总知军国事。

时诸王多坐反逆，海璃为人廉谨，达政体，每被命按狱，多得其情，人无冤者，由是知名。汉主刘承钧每遣使入贡，必别致币物，诏许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辍朝二日。

萧护思、字延宁，世为北院吏，累迁御史中丞，总典群牧部籍。

应历初，迁左客省使。未几，拜御史大夫。时诸王多坐事系狱，上以护思有才干，诏穷治，称旨，改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护思辞曰："臣子孙贤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从之。

上晚岁酗酒，用刑多滥，护思居要地，幎幎自保，未尝一言匡救，议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萧思温，小字寅古，宰相敌鲁之族弟忽没里之子。通书史。

太宗时为奚秃里太尉，尚燕国公主，为群牧都林牙。思温在军中，握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寻为南京留守。

初，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後，惮暑不敢进，拨缘边数城而还。後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会敌入束城，我军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军数日不动。思温与诸将议曰："敌众而锐，战不利则有後患。不如顿兵以老其师，蹑而击之，可以必胜。"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饰他说请济师。周人引退，思温亦还。

已而，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一】围瀛州，陷益津、瓦挢、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馀人来拒，败之。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乃班师。

时穆宗湎酒嗜杀，思温以密戚预政，无所匡辅，士论不与。十九年，春，上射熊而中，思温与夷离毕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是夜，为庖人斯奴古等所弑。【二】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等立景宗。

保宁初，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预其选。上册思温女为后，加尚书令，封魏王。从帝猎闾山，为贼所害。

萧继先，字杨隐，小字留只哥。幼颖悟，叔思温命为子，睿智皇后尤爱之。乾亨初，尚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

统和四年，宋人来侵，继先率逻骑逆境上，【三】多所俘获，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师，继先必将本府兵先从。拨狼山石垒，从破宋军应州，上南征取通利军，战称捷力。及亲征高丽，以继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

继先虽处富贵，尚俭素，所至以善治称，故将兵攻战，未尝失利，名重戚里。

论曰：呜呼！人君之过，莫大於杀无辜。汤之伐桀也，数其罪曰"并

告无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纣也，数其罪曰“无辜天”；尧之伐苗民也，吕侯追数其罪曰“杀戮无辜”。迹是言之，夷腊葛之谏，凛凛庶几古君子之风矣。

虽然，善谏者不谏於已然。盖必先得於心术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则易为功。穆宗沈湎失德，盖其资富强之势以自肆久矣。使群臣於造次动作之际，此谏彼诤，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则亦讵至是哉。于以知护思、思温处位优重，耽禄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璃之折狱，继先之善治，可谓任职臣欤。 校勘记

一：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李崇进，旧五代史一一九作李重进。

二：为庖人斯奴古等所弑按纪应历十九年二月作庖人辛古。

三：继先率逻骑逆境上按纪统和四年十一月，遣萧继远沿边巡徼。七年二月，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继远、宁远均是继先。

第七十九卷列传第九 室昉 耶律贤适 女里 郭袭 耶律阿没里

室昉，字梦奇，南京人。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

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天禄中，为南京留守判官。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馀年。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奏对称旨。上多有理剧才，改南京副留守，决讼平允，人皆便之。迁工部尚书，寻改枢密副使，叁知政事。顷之，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

统和元年，告老，不许。进尚书无逸篇以谏，太后闻而嘉奖。二年秋，诏修诸岭路，发民夫二十万，一日毕功。 【一】 是时，昉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

八年，复请致政。诏入朝免拜，赐几杖，太后遣阖门使李从训持诏劳问，令常居南京，封郑国公。初，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许赐额。昉奏曰："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上从之。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加政事令，赐帛六百匹。

九年，荐韩德让自代，不从。上以昉年老苦寒，赐貂皮衾褥，许乘辇入朝。病剧，遣翰林学士张干就第授中京留守，【二】加尚父。卒，年七十五。上嗟悼，辍朝二日，赠尚书令。遗言戒厚葬。恐人誉过情，自志其墓。

耶律贤适，字阿古真，于越鲁不古之子。嗜学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质器之，尝谓人曰："是人当国，天下幸甚。"

应历中，朝臣多以言获谴，贤适乐於静退，游猎自娱，与亲朋言不及时事。会讨乌古还，擢右皮室详稳。景宗在藩邸，常与韩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讥，贤适劝以宜早疏绝，由是穆宗终不见疑，贤适之力也。

景宗立，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阼，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保宁二年秋，拜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三年，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 【三】 贤适忠介肤敏，推诚待人，虽燕息不忘政务。以故百司首职，罔敢偷惰，累年滞狱悉决之。

大丞相高勋、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势薰灼。一时纳赂请谒，门若贾区。贤适患之，言于帝，不报；以病解职，又不允，令铸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笃，得请。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观音，大同军节度使。

女里，字涅烈衮，逸其氏族，补积庆宫人。应历初，为习马小底，以母忧去。一日至雅伯山，见一巨人，惶惧走。巨人止之曰："勿惧，我地也。葬尔母於斯，当速诣阙，必贵。"女里从之，累迁马群侍中。

时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宫，待遇殊厚，女里亦倾心结纳。及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卫。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赏赉甚渥，寻加守太尉。北汉主刘继元闻女里为上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礼。

女里素贪，同列萧阿不底亦好贿，二人相善。人有毡裘为耳子所着者，或戏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尽取之！"传以为笑。其贪猥如此。

保宁末，坐私藏甲五百属，有司方按诘，女里袖中又得杀枢密使萧思温贼书，赐死。

女里善识马，尝行郊野，见数马迹，指其一曰："此奇骏也！"以己马易之，果然。

郭袭，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识治体。久淹外调。景宗即位，召见，对称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枢密使，寻加兼政事令。

以帝数游猎，袭上书谏曰："昔唐高祖好猎，苏世长言不满十旬未足为乐，高祖即日罢，史称其美。伏念圣祖创业艰难，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无厌之欲，不恤国事，天下愁怨。陛下继统、海内翕然望中兴之治。十馀年间，征伐未已，而寇贼未弭；年谷虽登，而疮痍未复。正宜戒惧修省，以怀永图。侧闻恣意游猎，甚於往日。万一有衔嚙之变，搏噬之虞，悔将何及？况南有强敌伺隙而动，闻之得无生心乎？伏望陛下节从禽酣饮之乐，为生灵社稷计，则有无疆之休。"上览而称善，赐协赞功臣，拜武定军节度使，卒。

耶律阿没里，字蒲邻，遥辇嘲古可汗之四世孙。幼聪敏。

保宁中、为南院宣徽使。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与耶律斜轸叁预国论，为都统。以征高丽功，迁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将曹彬、米信等侵燕，上亲征，阿没里为都监，屡破敌军。十二年，行在多盗，阿没里立禁捕法，盗始息。

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连坐。阿没里谏曰："夫兄弟虽曰同胞，赋性各异，一行逆谋，虽不与知，辄坐以法，是刑及无罪也。自今，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太后嘉纳，着为令。致仕，卒。

阿没里性好聚，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时议鄙之。子贤哥，左夷离毕。

论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盖承穆宗虐之馀，为善易见；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室昉进无逸之篇，郭袭陈谏猎之疏，阿没里请免同气之坐，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贤适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贪猥，後人所当取鉴者也。 校勘记

一：一日毕功一日，疑有误字。似是一旬或一月。

二：就第授中京留守按考异，中京疑是南京之讹。叁卷四八校勘记【三】。

三：三年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按纪保宁三年七月，以北院枢密使贤适为西北路招讨使。

第八十卷列传第十 张俭 邢抱朴 马得臣 萧朴 耶律八哥

张俭，宛平人，性端悫，不事外饰。

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调云州幕官。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先是，上梦四人侍侧，赐食人二口，至闻俭名，始悟。召见，容止朴野；访及世务，占奏三十馀事。由此顾遇特异，践历清华，号称明干。

开泰中，累迁同知枢密院事。太平五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移镇大同。六年，入为南院枢密使。帝方眷倚，叁知政事吴叔达与俭不相能，帝怒，出叔达为康州刺史，拜俭左丞相，封韩王。帝不豫，受遗诏辅立太子，是为兴宗，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德功臣，拜太师、中书令，加尚父，徙王陈。

重熙五年，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皆俭发之。进见不名，赐诗褒美。俭衣唯绸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馀，给亲旧。方冬，奏事便殿，帝见衣袍弊恶，密令近侍以火夹穿孔记之，屡见不易。帝问其故，俭对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时尚奢靡，故以此微讽喻之。上怜其清贫，令恣取内府物，俭奉诏持布三端而出，益见奖重。俭弟五人，上欲俱赐进士第，固辞。有司获盗八人，既戮之，乃获正贼。家人诉冤，俭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偿命耶！”俭曰：“八家老稚无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没矣。”乃从之。俭在相位二十馀年，裨益为多。

致政归第，会宋书辞不如礼，上将亲征。幸俭第，尚食先往具馔，却之；进葵羹乾饭，帝食之美。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问之，何必远劳车驾？”上悦而止。复即其第赐宴，器玩悉与之。二十二年薨，【一】年九十一，敕葬宛平县。

邢抱朴，应州人，刑部郎中简之子也。抱朴性颖悟，好学博古。

保宁初，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山西州县被兵，命抱朴镇抚之，民始安，加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决南京滞狱还，优诏褒美。十年，拜叁知政事。【二】以枢密使韩德让荐，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协人望。寻以母忧去官，诏起视事。表乞终制，不从；宰相密谕上意，乃视事。人以孝称。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滞狱，复诏抱朴平决之，人

无冤者。改南院枢密使，卒，赠侍中。

初，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抱质亦官至侍中，时人荣之。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於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

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

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

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馀，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

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

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傥陛下不以臣言为迂，少赐省览，天下之福，群臣之愿也。　书奏，帝嘉叹良久。未几卒，赠太子太保，【三】诏有司给葬。

萧朴，字延宁，国舅少父房之族。父劳古，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长，博学多智。

开泰初，补牌印郎君，为南院承旨，权知转运事，寻改南面林牙。帝问以政，朴具陈百姓疾苦，国用丰耗，帝悦曰："吾得人矣！"擢左夷离毕。时萧合卓为枢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废事，出为兴国军节度使，俄召为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迁北院枢密使。 【四】 时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画谱牒以别嫡庶，由是争讼纷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称旨，朝议多取决之。封兰陵郡王，进王，加中书令。及大延琳叛，诏安抚东京，以便宜从事。

兴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国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冯家奴所诬被害，朴屡言其冤，不报。每念至此，为之呕血。重熙初，改王韩，拜东京留守。及迁太后于庆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枢密使。四年，王魏。薨，年五十，赠齐王。子铎剌，国舅详稳。

耶律八哥，字乌古邻，五院部人。幼聪慧，书一览辄成诵。

统和中，以世业为本部吏。未几，升闸撒，寻转枢密院侍御。会宋将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从有功，擢上京留守。

开泰四年，召为北院枢密副使。顷之，留守东京。七年，上命东平王萧排押帅师伐高丽，八哥为都监，至开京，大掠而还。济茶、陀二河，高丽追兵至。诸将皆欲使敌渡两河击之，独八哥以为不可，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乃危道也；不若击於两河之间。"排押从之，战，败绩。

明年，还东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统领之，上从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败，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监，卒。

论曰：张俭名符帝梦，遂结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着两朝，世称贤相，非过也。邢抱朴甄别守令，大惬人望。两决滞狱，民无冤滥。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谏其君。萧朴痛皇后之诬，至於呕血。四人者，皆以明经致位，忠荩若此，宜矣。圣宗得人，於斯为盛。 校勘记

一：二十二年薨二十二年，原误"十二年"。据辽文汇续编张俭墓志改。

二：十年拜叁知政事按纪，拜叁知政事在十二年七月。

三：赠太子太保按纪统和七年六月甲戌，宣政殿学士马得臣卒，诏赠太子少保。

四：明年（太平四年）拜北府宰相迁北院枢密使按纪太平五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萧普古为北院枢密使。普古即朴。

第八十一卷列传第十一 耶律室鲁 欧里斯 王继忠 萧孝忠 陈昭衮 萧合卓

耶律室鲁，字乙辛隐，六院部人。魁岸，美容仪。圣宗同年生，帝爱之。甫冠，补祗候郎君。未几，为宿直官。

及出师伐宋，为队帅，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统军使萧挞览略地赵、魏，有功，加检校太师，为北院大王。攻拨通利军。宋和议成，特进门下平章事，赐推诚竭节保义功臣。

以本部俸羊多阙，部人空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岁易南中绢，彼此利之。拜北院枢密使，封韩王。自韩德让知北院，职多废旷，室鲁拜命之日，朝野相庆。

从上猎松林，至沙岭卒，年四十四，赠守司徒、政事令。二子：十神奴、欧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欧里思，字留隐，少有大志。未冠，补祗候郎君。

开泰初，为本部司徒。秩满闲居，徵为郎君班详稳。迁右皮室详稳，将本部兵，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至茶、陀二河，战不利。欧里斯独全军还，帝嘉赏。终西南面招讨使。

王继忠，不知何郡人。仕宋为郓州刺史、殿前都虞候。

统和二十一年，宋遣继忠屯定之望都，以轻骑觇我军，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获之。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宋以继忠先朝旧臣，每遣使，必有附赐，圣宗许受之。

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遗继忠孤矢、鞭策及求和札子，有曰“自临大位，爱养黎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每敕边事，严谕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扰，众所具悉，尔亦备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恳，自後杳无所闻。汝可密言，如许通和，即当别使往请。”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以继忠家无奴隶，赐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

开泰五年，【一】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进楚

王，赐国姓。上尝燕饮，议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继忠曰："合卓虽有刀笔才，暗於大体。萧敌烈才行兼备，可任。"上不纳，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丽，继忠为行军副部署，攻兴化镇，月馀不下。师还，上谓明於知人，拜枢密使。

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怀玉，仕至防御使。

萧孝忠，字撒板，小字图古斯，志慷慨。开泰中，补祗候郎君，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殿前都点检。太平中，擢北府宰相。

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球，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之。

十二年，入朝，封楚王，拜北院枢密使。国制，以契丹、汉人分北、南院枢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国王。帝素服哭临，赦死囚数人，为孝忠荐福。葬日，亲临，赐宫户守冢。子阿速，终南院枢密使。

陈昭衮，小字王九，云州人。工译，勇而善射。统和中，补祗候郎君，为奚拽剌详稳，累迁敦睦宫太保，兼掌围场事。

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轶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拨佩刀杀之。辇至上前，慰劳良久。即日设燕，悉以席上金银器赐之，特加节钺，迁围场都太师，赐国姓，命张俭、吕德懋赋以美之。

迁归义军节度使，同知上京留守，历西南面招讨都监，卒。

萧合卓，字合鲁隐，突吕不部人。始为本部吏。统和初，以谨恪，补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中丞，以太后遗物使宋。还，迁北院枢密副使。开泰三年，为左夷离毕。

合卓久居近职，明习典故，善占对。以是尤被宠渥，升北院枢密使。时议以为无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枢密使王继忠侍宴，又讥其短。帝颇不悦。六年，遣合卓伐高丽，还，时求进者多附之；然其服食、仆马不加于旧。帝知其廉，以族属女妻其子，诏许亲友馈献，豪贵奔趋于门。

太平五年，有疾，帝欲临视，合卓辞曰：“臣无状，猥蒙重任。今形容毁瘁，恐陛下见而动心。”帝从之。会北府宰相萧朴问疾，合卓执其手曰：“吾死，君必为枢密使，慎勿举胜己者。”朴出而鄙之。是日卒。子乌古，终本部节度使。

论曰：统和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鲁拜枢密使，朝野相庆，必有得民心者。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孝忠、昭衮，皆有可称者。合卓临终，教萧朴毋举胜己者任枢密，其误国之罪大矣！ 校勘记

一：开泰五年开泰二字原脱，据上下文补。

第八十二卷列传第十二 耶律隆运 德威 涤鲁 制心 耶律勃古哲 萧阳阿 武白 萧常哥 耶律虎古 磨鲁古

耶律隆运，本姓韩，名德让，西南面招讨使匡嗣之子也。统和十九年，赐名德昌；二十二年，赐姓耶律；二十八年，复赐名隆运。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

侍景宗，以谨饬闻，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甚有声。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纠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徵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疾大渐，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太后益宠任之。统和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将十万众来侵，隆运从太后出师败之，加守司空，【一】封楚国公。师还，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二】加以岁饥，宜轻税赋以来流民，从之。六年，太后观击鞠，胡里室突隆运坠马，命立斩之。诏率师伐宋、围沙堆，敌乘夜来袭，隆运严军以待，败走之，封楚王。九年，复言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从之。

十一年，丁母忧，诏强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十二年六月，【三】奏三京诸鞫狱官吏，多因请托，曲加宽贷，或妄行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请任贤去邪，太后喜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优加赐赉，服阕，加守太保、兼政事令。会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诏隆运兼之。久之，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事。以南京、平州岁不登，奏免百姓农器钱，及请平诸郡商贾价，并从之。

二十二年，从太后南征，及河，许宋成而还。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後，乃改赐今名，位亲王上，赐田宅及陪葬地。

从伐高丽还，得末疾，帝与后临视医药。薨，年七十一。赠尚书令，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无子。清宁三年，以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卢斡继之。弟德威，制心。

德威，性刚介，善驰射。保宁初，历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改北院宣徽使。乾亨末，丁父丧，【四】强起复职，权西南招讨使。统和初，项寇边，一战却之。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剌二纠军。以讨平稍古葛功，真授招讨使。

夏州李继迁叛宋内附，德威请纳之。既得继迁。诸夷皆从。玺书褒奖。与惕隐耶律善补败宋将杨继业，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未几，以山西城邑多陷，夺兵柄。李继迁受赂，潜怀二心，奉诏率兵往谕，继迁托以西征不出，德威至灵州俘掠而还。

年五十五卒，赠兼侍中。子金，终彰国军节度使。二孙：谢十、涤鲁。谢十终惕隐。

涤鲁，字遵宁。幼养宫中，授小将军。

重熙初，历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拜惕隐，改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请减军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事觉，决大杖，削爵免官。俄起为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寻为东北路详稳，封混同郡王。

清宁初，徙王邓，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汉。大康中薨，年八十。

涤鲁神情秀彻，圣宗子视之，兴宗待以兄礼，虽贵愈谦。初为都点检，扈从猎黑岭，获熊。上因乐饮，谓涤鲁曰："汝有求乎？"对曰："臣富贵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优遇，身殁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没，四时之荐享，诸孙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愿毕矣。"诏免籍，复其产。子燕五，官至南京步军都指挥使。

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德崇，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

制心善调鹰隼。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枢密副使萧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识度，无行检，上默然。每内宴欢洽，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

太平中，历中京留守、【五】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或劝制心奉佛，对曰："吾不知佛法，惟心无私，则近之矣。"一

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闻丝竹之声，怪而入视，则已逝矣。年五十三。赠政事令，【六】追封陈王。

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酝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隐，六院夷离蒲古只之後。勇悍，善治生。保宁中，为天德军节度使，历南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讨平项羌阿理撒米、仆里鳖米，迁南院大王。

圣宗即位，太后称制，会群臣议军国事，勃古哲上疏陈便宜数事，称旨，即日兼领山西路诸州事。统和四年，宋将曹彬等侵燕，勃古哲击之甚力，赐输忠保节致主功臣，总知山西五州。

会有告勃古哲曲法虐民者，按之有状，以大杖决之。八年，为南京统军使，卒。子爻里，官至详稳。

萧阳阿，字稍隐。端毅简严，识辽、汉字，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蕃部亲挽丧车至奚王岭，人称其孝。

年十九，为本班郎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乾统元年，由乌古敌烈部屯田太保为易州刺史。幸臣刘彦良尝以事至州，怙宠恣横，为阳阿所沮。彦良归，妄加毁訾，寻遣人代阳阿。州民千馀诣阙请留，即日授武安州观察使。历乌古涅里、顺义、彰信等军节度使，权知东北路统军使事。

闻耶律狼不、铎鲁斡等叛，独引麾下三十馀人追捕之，身被二创，生擒十馀人，送之行在。坐不获首恶，免官。未几，权南京留守，卒。

武白，不知何郡人。为宋国子博士，差知相州，至通利军，为我军所俘。诏授上京国子博士。改临潢县令，迁广德军节度副使。

先是，有讼宰相刘慎行与子妇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圣宗诏白鞫之，白正其事。使高丽还，【七】权中京留守。时慎行诸子皆处权要，以白断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迁。

未几，迁尚书左丞，知枢密事，拜辽兴军节度使。致仕，卒。

萧常哥，字胡独，国舅之族。祖约直，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父实

老，累官节度使。

常哥魁伟寡言。年三十馀，始为祗候郎君。历本族将军、松山州刺史。寿隆二年，以女为燕王妃，拜永兴宫使。及妃生子，为南院宣徽使，寻改汉人行宫都部署。乾统初，【八】加太子太师，为国舅详稳。二年，改辽兴军节度使，召为北府宰相，以柴册礼，加兼侍中。

天庆元年，致仕，卒，曰钦肃。

耶律虎古，字海邻。六院夷离觌烈之孙。少颖悟，重然诺。

保宁初，补御盏郎君。十年，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僭号之国，宋皆并收，惟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授涿州刺史。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召赴京师。与韩德让以事相忤，德让怒，取护卫所执戎仗击其脑，卒。子磨鲁古。

磨鲁古，字遥隐，有智识，善射。

统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侵燕，太后亲征。磨鲁古为前锋，手中流矢，拨而复进。太后既至，磨鲁古以创不能战，与北府宰相萧继先巡逻境上。累迁北院大王。

六年，伐宋为先锋，【九】与耶律奴瓜破其将李忠吉于定州。以疾卒于军。

论曰：德让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至赐姓名，王齐、晋，抑有宠於太后而致然欤？宗族如德威平项，涤鲁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声益振，岂无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阳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校勘记

一：加守司空守司空，按纪统和四年十一月作"守司徒"。

二：山西四州数被兵"山"、"四"二字原脱，据纪统和四年八月及食货志上补。

三：十二年六月按上文已有"十一年"之"明年"，即十二年。此"十二年"三字当有衍误。

四：乾亨末丁父丧末，原误“初”。按乾亨止五年，检纪德威父匡嗣卒於乾亨四年十二月。统和元年正月，德威以西南面招讨使奏破项十五部捷。据改。

五：太平中历中京留守按纪开泰八年二月，以前南院枢密使韩制心为中京留守。非太平中。

六：赠政事令辽文汇六韩墓志：“南大王赠政事令讳遂贞，赐名直心，谱系於国姓，再从兄也。”纪开泰元年七月，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遂贞即直心，亦即制心。纪开泰六年四月作耶律制心。

七：使高丽还高丽，原作“新罗”。按高丽史，白奉使在显宗十四年，即辽太平三年。

八：乾统初乾统，原误“统和”。按前有寿隆後有天庆，据改。

九：六年伐宋为先锋六，原误“七”。据纪统和六年九月及卷八五耶律奴瓜传改。

第八十三卷列传第十三 耶律休哥 马哥 耶律斜轸 耶律奚低 耶律学古 乌不吕

耶律休哥，字逊宁。祖释鲁，隋国王。父绾思，南院夷离。休哥少有公辅器。初乌古、室韦二部叛，休哥从北府宰相萧干讨之。应历末，为惕隐。

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南京被围。帝命休哥代奚底，将五院军往救。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馀里，斩首万馀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是年冬，上命韩匡嗣、耶律沙伐宋，以报围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翌日将复战，宋人请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乃诱我耳。宜严兵以待。"匡嗣不听。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驰。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诏总南面戍兵，为北院大王。

明年，车驾亲征，【一】围瓦挢关。宋兵来救，守将张师突围出。帝亲督战，休哥斩师，馀众退走入城。宋阵于水南。将战，帝以休哥马介独黄，虑为敌所识，乃赐玄甲、白马易之。休哥率精骑渡水，击败之，追至莫州。横尸满道，憘矢俱罄，生获数将以献。帝悦，赐御马、金盂，劳之曰："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师还，拜于越。

圣宗即位，太后称制，令休哥总南面军务，以便宜从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统和四年，宋复来侵，其将范密、杨继业出云州；【二】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沟、涿州，陷固安，置屯。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馀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於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月馀，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南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及之。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至夜，彬、信以数骑亡去，馀众悉溃。追至易州东，闻宋师尚有数万，濒沙河而爨，促兵往击之。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太后旋璽，休哥收宋尸为

京观。封宋国王。

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书奏，不纳。及太后南征，休哥为先锋，败宋兵於望都。时宋将刘廷让以数万骑并海而出，约与李敬源合兵，声言取燕。休哥闻之，先以兵扼其要地。会太后军至，接战，杀敬源，廷让走瀛州。七年，宋遣刘廷让等乘暑潦来攻易州，诸将惮之；独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

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圣宗诏立祠南京。

休哥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二子：高八，官至节度使；高十，终于越。孙马哥。

马哥，字讹特懒。兴宗时，以散职入见，上问："卿奉佛乎？"对曰："臣每旦诵太祖、太宗及先臣遗训，未暇奉佛。"帝悦。

清宁中，迁唐古部节度使。咸雍中，累迁匡义军节度使。大康初，致仕，卒。

耶律斜轸，字韩隐，于越曷鲁之孙。性明敏，不事生产。

保宁元年，枢密使萧思温荐斜轸有经国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荡，岂可羁屈？"对曰："外虽佚荡，中未可量。"乃召问以时政，占对剀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命节制西南面诸军，仍援河东。改南院大王。

乾亨初，宋再攻河东，从耶律沙至白马岭遇敌，沙等战不利；斜轸赴之，令麾下万矢齐发，敌气褫而退。是年秋，宋下河东，乘胜袭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萧讨古逆战，败绩，退屯清河北。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斜轸出其後，奋击败之。及高梁之战，与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大败宋军。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益见委任，为北院枢密使。会宋将曹彬、米信出雄、易，杨继业出代州。太后亲帅师救燕，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

统。继业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轸至定安，遇贺令图军，击破之，追至五台，斩首数万级。明日，至蔚州，敌不敢出，斜轸书帛射城上，谕以招慰意。阴闻宋军来救，令都监耶律题子夜伏兵险厄，俟敌至而发。城守者见救至，突出。斜轸击其背，二军俱溃，追至飞狐，斩首二万馀级，遂取蔚州。贺令图、潘美复以兵来，斜轸逆于飞狐，击败之。宋军在浑源、应州者，皆弃城走。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馀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斜轸归阙，以功加守太保。从太后南伐，卒于军。 【三】 太后亲为哀临，仍给葬具。庶子狗儿，官至小将军。

耶律奚低，孟父楚国王之後。便弓马，勇於攻战。景宗时，多任以军事。

统和四年，为右皮室详稳。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凡战必以身先，矢无虚发。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

後太后南伐，屡有战绩。以病卒。

耶律学古，字乙辛隐，于越之庶孙。颖悟好学，工译及诗。保宁中，补御盏郎君。

乾亨元年，宋既下河东，乘胜侵燕，学古受诏往援。始至京，宋败耶律奚底、萧讨古等，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馀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会援军至，围遂解。学古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二年，伐宋，乞将汉军，从之，改彰国军节度使。时南境未静，民思休息，学古禁寇掠以安之。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学古以军少，虚张旗帜，杂丁黄为疑兵。是夜，适独虎峪举烽火，遣人侦视，见敌俘

掠村野，击之，悉获所掠物，擒其将领。自是学古与潘美各守边约，无相侵轶，民获安业。以功为惕隐，卒。弟乌不吕。

乌不吕，字留隐。严重，有膂力，善属文。统和中伐宋，屡任以军事。

尝与爻直不相能，因曰："尔奴才，何所知？"爻直讼于北院枢密使韩德让。德让怒，问曰："尔安得此奴耶？"乌不吕对曰："三父异籍时亦易得。"德让笑而释之。

後从萧德伐蒲卢毛朵部，以功为东路统军都监。及德让为大丞相，荐其材可任统军使，太后曰："乌不吕尝不逊于卿，何善而荐？"德让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犹不屈，况於其馀。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镇抚诸蕃。"太后从之，加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

而弟国留以罪亡，乌不吕及其母俱下吏。恐祸及母，阴使人召国留，绐曰："太后知事之诬，汝第来勿畏。"国留至，送有司，坐诛。其後，退归田里，以疾卒。

论曰：宋乘下太原之锐，以师围燕，继遣曹彬、杨继业等分道来伐。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虽配古名将，无愧矣。然非学古之在南京安其反侧，则二将之功，盖亦难致。故曰，国以人重，信哉。 校勘记

一：明年车驾亲征"明年"二字原脱。续通志四一九本传增此二字，与纪乾亨二年十月合，据补。

二：其将范密杨继业出云州罗校，考宋史、长编诸书，当时宋将无"范密"，疑是潘美之误。索隐，范密为潘美译音。

三：以功加守太保从太后南伐卒于军按纪，加守太保在统和四年六月。从太后用兵卒于军，在十七年九月。

第八十四卷列传第十四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萧干 讨古 耶律善补 耶律海里

耶律沙，字安隐。其先尝相遥辇氏。应历间，累官南府宰相。景宗即位，总领南面边事。保宁间，宋攻河东，沙将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

乾亨初，宋复北侵，沙将兵由间道至白马岭，阻大涧遇敌。沙与诸将欲待後军至而战，冀王敌烈、监军耶林抹只等以为急击之便，沙不能夺。敌烈等以先锋渡涧，未半，为宋人所击，兵溃。敌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稳都敏、详稳唐等五将俱没。会北院大王耶律斜轸兵至，万矢俱发，敌军始退。

沙将趋太原，会汉驸马都尉卢俊来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还。宋乘锐侵燕，沙与战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轸等邀击，败宋军。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上以功释前过。

是年，复从韩匡嗣伐宋，败绩，帝欲诛之，以皇后营救得免。睿智皇后称制，召赐几杖，以优其老。复从伐宋，败刘廷让、李敬源之军，赐赉优渥。统和六年卒。

耶律抹只，【一】字留隐，仲父隋国王之後。初以皇族入侍。景宗即位，为林牙，以干给称。保宁间，迁枢密副使。

乾亨元年春，【二】宋攻河东，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将兵往援，抹只监其军。及白马岭之败，仅以身免。宋乘锐攻燕，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上以功释前过。是年冬，【三】从都统韩匡嗣伐宋，战于满城，为宋将所绐，诸军奔溃；独抹只部伍不乱，徐整旗鼓而归。玺书褒谕，改南海军节度使。乾亨二年，拜枢密副使。

统和初，为东京留守。宋将曹彬、米信等侵边，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缮守御备。及车驾临幸，抹只与耶律休哥逆战于涿之东，克之，迁开远军节度使。【四】

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统和末卒。

萧干，小字项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敌鲁之子。性质直。

初，察割之乱，其党胡古只与干善，使人召之。干曰：“吾岂能从逆臣！”缚其人送寿安王。贼平，上嘉其忠，拜群牧都林牙。复以伐乌古功，迁北府宰相，改突吕不部节度使。

乾亨初，宋伐河东，乘胜侵燕，诏干拒之，战于高梁河。耶律沙退走，干与耶律休哥等并力战败之，上手敕慰劳。自是每征伐必叁决军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围瓦挢，夜袭我营，干及耶律匀骨战却之。

时皇后以父呼干。【五】及后为皇太后称制，干数条奏便宜，多见听用。统和四年卒，讨古。

讨古，字括宁，性忠简。

应历初，始入侍。会冀王敌烈、宣徽使海思谋反，讨古与耶律阿列密告於上，上嘉其忠，诏尚朴谨公主。保宁末，为南京统军使。

乾亨初，宋侵燕，讨古与北院大王奚底拒之，不克，军溃。讨古等不敢复战，退屯清河。帝闻其败，遣使责之曰：“卿等不严侦候，用兵无法，遇敌即败，奚以将为！”讨古惧。顷之，援兵至，讨古奋力以败宋军。上释其罪，降为南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四年卒。

耶律善补，字瑶升，孟父楚国王之後。纯谨有才智。

景宗即位，授千牛卫大将军，迁大同军节度使。及伐宋，韩匡嗣与耶律沙将兵由东路进，善补以南京统军使由西路进。善补闻匡嗣失利，兵还。乾亨末，与宋军战于满城，为伐兵所围，斜轸救之获免。以失备，大杖决之。

统和初，为惕隐。会宋来侵，善补为都元帅逆之，不敢战，故岭西州郡多陷，罢惕隐。以其叔安端有匡辅世宗功，上愍之，徵善补为南府宰相，迁南院大王。

会再举伐宋，欲攻魏府，召众集议。将士以魏城无备，皆言可攻。善补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贪俘掠，势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镇，各出援兵，内有重敌，何以当之？”上乃止。

善补性懦，守静。凡征讨，惮攻战，急还，以故战多不利。年七十四卒。

耶律海里，字留隐，令稳拨里得之长子。【六】察割之乱，其母的鲁与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乱平，的鲁以子故获免。

海里俭素，不喜声利，以射猎自娱。虽居闲，人敬之若贵官然。保宁初，拜彰国军节度使，迁惕隐。秩满，称疾不仕。久之，复为南院大王。及曹彬、米信等来侵，海里有却敌功，赐资忠保义匡国功臣。

帝屡亲征，海里在南院十馀年，镇以宽静，户口增给，时议重之。封漆水郡王，迁上京留守，【七】薨。诏以家贫给葬具。

论曰：当高梁、朔州之捷，偏裨之将如沙与抹只，既因休哥、斜轸类见其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萧干、海里拒察割之招，讨古告海思之变，则不止有战功而已。其视善补畏懦，岂不优哉。 校勘记

一：耶律抹只按纪统和元年四月作耶律末只。

二：乾亨元年春按此五字据纪乾亨元年二月及卷八三耶律休哥传、卷八四耶律沙传补。

三：是年冬按“是年冬”三字，原误作“十一年”。据纪乾亨元年十一月及卷八三耶律休哥传、卷八四耶律沙传改。

四：开远军节度使按纪统和六年七月、八月并作大同军节度使。大同军为云州，开远军系云内州。

五：时皇后以父呼干按卷七一睿智皇后传，后父思温，干於皇后应为同辈。

六：忙里得之长子忙，原误“援”。据卷七六本传及大典四八○改。

七：迁上京留守按纪统和十二年正月，以南院大王耶律景为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景即海里汉名。

第八十五卷列传第十五 萧挞凛 萧观音奴 耶律题子 耶律谐理 耶律奴瓜 萧柳 高勋 奚和朔奴 萧塔列葛 耶律撒合

萧挞凛，字驼宁，思温之再从。父术鲁列，善相马，应历间为马群侍中。

挞凛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宁初，为宿直官，累任廳剧。统和四年，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挞凛以诸军副部署，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擒继业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监，从驾南征，攻沙堆，力战被创，太后尝亲临视。明年，加右监门卫上将军、检校太师，遥授彰德军节度使。【一】

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德伐高丽，破之。高丽称臣奉贡。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二】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师还，以功加兼侍中，封兰陵郡王。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後往来若一家焉。上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从之。俄召为南京统军使。

二十年，复伐宋，擒其将王先知，【三】破其军于遂城，下祁州，上手诏奖谕。进至澶渊，宋主军于城隍间，未接战，挞凛按视地形，取宋之羊观、盐堆、凫雁，中伏弩卒。【四】明日，束车至，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子古，南京统军使。

萧观音奴，字耶宁，奚王搭纥之孙。统和十二年，为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迁奚六部大王。先是，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於民，观音奴奏罢之。

及伐宋，与萧挞凛为先锋，降祈州，下德清军，上加优赏。同知南院事，卒。

耶律题子，字胜隐，北府宰相兀里之孙。善射，工画。保宁间，为御盏郎君。九年，奉使于汉，具言两国通好长久之计，其主继元深加礼重。

统和二年，将兵与西边详稳耶律速撒讨陀罗斤，大破之。四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题子从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击之，败贺令图於定

安，授西南面招讨都监。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题子闻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来，过未半而击之；城中军出，斜轸复邀之。两军俱溃，奔飞狐，地隘不得进，杀伤甚众，贺令图复集败卒来袭蔚州，题子逆战，破之，应州守将自遁。进围寰州，冒矢石登城，宋军大溃。当斜轸擒继业于朔州，题子功居多。

是年冬，复与萧挞凛由东路击宋，俘获甚众。後闻宋兵屯易州，率兵逆之，至易境而卒。

初，题子破令图，宋将有因伤而仆，题子绘其状以示宋人，咸嗟神妙。

耶律谐理，字乌古邻，突举部人。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五】谐理从耶律斜轸击之，常居先锋，侦候有功。是岁，伐宋，宋人拒於滹沱河，谐理率精骑便道先济，获其将康保威，以功诏世预节度使选。

太平元年，稍迁本部节度使。六年，从萧惠攻甘州，不克。会阻卜攻围三克军，谐理与都监耶律涅鲁古往救，【六】至可敦城西南，遇敌，不能阵，中流矢卒。

耶律奴瓜，字延宁，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

统和四年，宋杨继业来侵，奴瓜为黄皮室纠都监，击败之，尽复所陷城邑。军还，加诸卫小将军。及伐宋，有功，迁黄皮室详稳。六年，再举，将先锋军，败宋游兵于定州，为东京统军使，加金紫崇禄大夫。从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战失利，削金紫崇禄阶。

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复伐宋，擒其将王继忠于望都，俘杀甚众，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二十六年，为辽兴军节度使，寻复为南府宰相。开泰初，加尚父，卒。

萧柳，字徒门，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幼养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绝人。

统和中，叔父德临终，荐其才，诏入侍卫。十七年，南伐，宋将范庭召列方阵而待。时皇弟隆庆为先锋，问诸将佐谁敢当者，柳曰："若得骏马，则愿为之先。"隆庆授以甲骑。柳揽辔，谓诸将曰："阵若动，诸

君急攻。”遂驰而前，敌少却。隆庆席势攻之，南军遂乱。柳中流矢，裹创而战，众皆披靡。时排押留守东京，奏柳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

明年，为北女直详稳，政济宽猛，部民畏爱。迁东路统军使。秩满，百姓愿留复任，许之。从伐高丽，遇大蛇当路，前驱者请避；柳曰：“壮士安惧此！”拨剑断蛇。师还，致仕。

柳好滑稽，虽君臣燕饮，诙谐无所忌，时人比之俳优。临终，谓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谐进。冀万有一补，俳优名何避！”顷之，被寝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讫而逝。耶律观音奴集柳所着诗千篇，目曰岁寒集。

高勋，字鼎臣，晋北平王信韬之子。性通敏。仕晋为阖门使。会同九年，与杜重威来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馆使。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

天禄间，为枢密使，总汉军事。五年，刘崇遣使来求封册，诏勋册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应历初，封赵王，出为上京留守，寻移南京。会宋欲城益津，勋上书请假巡徼以扰之，【七】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

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寻迁南院枢密使。以毒药馈驸马都尉萧啜里，事觉，流铜州。寻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诏狱诛之，没其产，皆赐思温家。

奚和朔奴，字筹宁，奚可汗之裔。保宁中，为奚六部长。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以耶律休哥领南边事，和朔奴为南面行军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来侵，和朔奴与休哥破宋兵于燕南，手诏褒美。军还，怙权挝无罪人李浩至死，上以其功释之。六年冬，南征，【八】将本部军由别道进击敌军於狼山，俘获甚众。

八年，上表曰：“臣窃见太宗之时，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衮，诰命大常衮班在酋长左右，副常衮总知酋长五房族属，二宰相匡辅酋长，建明善事。今宰相职如故，二常衮别无所掌，乞依旧制。”从之。

十三年秋，迁都部署，伐兀惹。驻于铁骊，秣马数月，进至兀惹城。利其俘掠，请降不许，令急攻之。城中大恐，皆殊死战。和朔奴知不能克，从副部署萧德议，掠地东南，循高丽北界而还。以地远粮绝，士马死伤，诏降封爵，卒。子乌也，郎君班详稳。

萧塔列葛，字雄隐，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鲁，遥辇氏时尝为虞人。唐安禄山来攻，只鲁战于黑山之阳，败之。以功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

塔列葛仕开泰间，累迁西南面招讨使。 【九】 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谕伐宋事，约元昊出别道以会。十二年，改右夷离毕、同知南京留守，转左夷离毕，俄授东京留守，以世选为北府宰相，卒。 【一○】

耶律撒合，字率懒，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欧礼斯子。天禄间始仕。应历中，拜乙室大王，兼知兵马事。

乾亨初，宋来侵，诏以本部兵守南京，与北院大王奚底、统军萧讨古等逆战，奚底等败走，独撒合全军还。上谕之曰："拒敌当如此。卿勉之，无忧不富贵。"加守太保。统和间卒。

论曰：辽在统和间，数举兵伐宋，诸将如耶律谐理、奴瓜、萧柳等俱有降城擒将之功。最後，以萧挞凛为统军，直抵澶渊。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校勘记

一：明年（统和七年）遥授彰德军节度使按纪，统和二年二月国舅帐彰德军节度使萧阖览来朝。阖览即挞凛，彰德军节度不始自七年。

二：皇太妃受命讨之"皇太妃"应作王太妃，叁卷一三校勘记 【七】。

三：二十年复伐宋擒其将王先知按纪统和二十一年四月及卷八五耶律奴瓜传，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於望都。先知即继忠。

四：中伏弩卒按纪，挞凛中伏弩卒，在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

五：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四，原误"五"。按纪继业於四年三月出兵，七月被擒，据。

六：谐理与都监耶律涅鲁古往救都监耶律涅鲁古，纪太平六年八月作监军涅里姑。

七：勋上书请假巡徼以扰之按纪，勋上书在应历十七年二月。

八：六年冬南征“六年”二字原脱。用兵为六年事，原连叙在四年下。据补。

九：累迁西南面招讨使按纪，重熙十二年八月，以前西北路招讨使萧塔烈葛为右夷离毕。官职歧互，或有脱误。

一○：以世选为北府宰相卒按纪，重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塔烈葛为南京统军使。

第八十六卷列传第十六 耶律合住 刘景 刘六符 耶律裹履 牛温舒 杜防 萧和尚 特末 耶律合里只 耶律颇的

耶律合住， 【一】 字粘衮，太祖弟迭剌之孙。幼不好弄，临事明敏，善谈论。

初以近族入侍，每从征伐有功。保宁初，加右龙虎卫上将军。以宋师屡梗南边，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马都监、招安、巡检等使，赐推忠奉国功臣。

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卫上将军。秩满，遥摄镇国军节度使，卒。

合住智而有文，晓畅戎政。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於数十万兵。

刘景，字可大，河间人。四世祖怦，即朱滔之甥， 【二】 唐右仆射、卢龙军节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

景资端厚，好学能文。燕王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萧思温上急变，帝欲俟秋出师，景谏曰："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上不听。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上亦不报。

景宗即位，以景忠实，擢礼部侍郎，迁尚书、宣政殿学士。上方欲倚用，乃书其笏曰："刘景可为宰相。"顷之，为南京副留守。时留守韩匡嗣因扈从北上，景与其子德让共理京事。俄召为户部使，历武定、开远二军节度使。

统和六年致仕， 【三】 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师。子慎行，孙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符传。

刘六符，父慎行，由膳部员外郎累迁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时上

多即宴饮行诛赏，慎行谏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当。”帝悟，谕政府“自今宴饮有刑赏事，翌日禀行”。为都统，伐高丽，以失军期下吏，议贵乃免，出为彰武军节度使。赐保节功臣。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玄终上京留守。常历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嘏、端、符皆第进士。嘏、端俱尚主，为驸马都尉。三嘏献圣宗一矢毙双鹿赋，上嘉其赡丽。与公主不谐，奔宋；归，杀之。四端以卫尉少卿使宋贺生辰，方宴，大张女乐，竟席不顾，人惮其严。还，拜枢密直学士。

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迁政事舍人，擢翰林学士。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还，为汉人行宫副部署。会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复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六符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宋币至，命六符为三司使以受之。

六符与叁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尝受宋赂，白其事，出为长宁军节度使，俄召为三司使。

道宗即位，将行大册礼，北院枢密使萧革曰：“行大礼备仪物，必择广地，莫若黄川。”六符曰：“不然。礼仪国之大体，帝王之乐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上从其议。寻以疾卒。

耶律履，字海邻，六院夷离蒲古只之後。风神爽秀，工于画。

重熙间，累迁同知点检司事。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奉诏索之，三返以归，转永兴宫使、右祗候郎君班详稳。履将娶秦晋长公主孙，其母与公主婢有隙，谓履曰：“能去婢，乃许尔婚。”履以计杀之，婚成。事觉，有司以大辟论。履善画，写圣宗真以献，得减，坐长流边戍。复以写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贺正，写宋主容以归。

清宁间，复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辞，仅一视，及境，以像示饯者，骇其神妙。闻重元乱，不即勤王。贼平入贺，帝责让之。宴酣，顾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为上客！”履大惭，咸雍中，加太子太师，卒。

牛温舒，范阳人。刚正，尚节义，有远器。

咸雍中，擢进士第，滞小官。大安初，累迁户部使，转给事中、知三司使事。国、民兼足，上以为能，加户部侍郎，改三司使。寿隆中，拜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摄中京留守，部民诣阙请真拜，从之。召为三司使。

乾统初，复叁知政事，知南院枢密使事。五年，夏为宋所攻，来请和解。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 【四】 方大燕，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手藉土怀之。宋主问其故，温舒对曰："臣奉天子威命来和，若不从，则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还，加中书令，卒。

杜防，涿州归义县人。开泰五年，擢进士甲科，累迁起居郎、知制诰，人以为有宰相器。太平中，迁政事舍人，拜枢密副使。

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稹来告，请与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约罢兵，各归侵地，拜叁知政事。韩绍芳、刘六符忌之，防待以诚。十二年，绍芳等罢，愈见信任。十三年，拜南府宰相。 【五】 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赐名王门奴。 【六】 以进奏有误，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十七年，复召为南府宰相。 【七】 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诏儒臣赋诗，防为冠，赐金带。

道宗谅阴，为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宁二年，上谕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烦以剧务。朝廷之事，总纲而已。"顷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上叹悼不已，赠加等，官给葬具，赠中书令，曰元肃。子公谓，终南府宰相。

萧和尚，字洪宁，国舅大父房之後。忠直，多智略。

开泰初，补御盏郎君，寻为内史、太医等局都林牙。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宋臣不能对，易以紫服，位视执政，使礼始定。

八年秋，为唐古部节度使，卒。弟特末。

特末，字何宁。为人机辨任气。

太平中，累迁安东军节度使，有能称。十一年，召为左祗候郎君班详稳。未几，迁左夷离毕。重熙十年，累迁北院宣徽使。明年，与刘六符使宋，【八】索十县故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疋以易之。归，称旨，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诏城西南浑底甸。还，复为北院宣徽使，卒。

耶律合里只，字特满，六院夷离蒲古只之後。

重熙中，累迁西南面招讨都监。充宋国生辰使，馆于白沟驿。宋宴劳，优者嘲萧惠河西之败。合里只曰："胜负兵家常事。我嗣圣皇帝俘石重贵，至今兴中有石家寨。惠之一败，何足较哉？"宋人惭服。帝闻之曰："优伶失辞，何可伤两国交好！"鞭二百，免官。

清宁初，起为怀化军节度使。七年，入为北院大王，封豳国公。历辽兴军节度使、东北路详稳，加兼侍中。致仕，卒。

合里只明达勤恪，怀柔有道。置诸宾馆及西边营田，皆自合里只发之。

耶律颇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之孙。孤介寡合。重熙初，补牌印郎君。清宁初，稍迁知易州。去官，部民请留，许之。

咸雍八年，改彰国军节度使。上猎大牢古山，颇的谒于行宫。帝问边事，对曰："自应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宁间，边将不谨，为宋所侵，烽堠内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後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颇的往定疆界。还，拜南院宣徽使。

大康四年，迁忠顺军节度使，寻为南院大王，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召拜南府宰相，赐贞良功臣，封吴国公，为北院枢密使。廉谨奉公，知无不为。大安中致仕，卒。子霞抹，北院枢密副使。

论曰：耶律合住安边讲好，养兵息民，其虑深远矣。六符启衅邀功，岂国家之利哉？牛、杜、颇的、合里只辈衔命出使，幸不辱命。里杀人婢以求婚，身负罪衅，画其主容，以冀免死，亦可丑也。 校勘记

一：耶律合住合住，纪保宁六年三月作昌术。长编景德二年十二月作昌主。汉名琮，见职官分纪及太平治迹统类。

二：即朱滔之甥朱，原误"木"。据旧唐书一四三、新唐书二一二本

传改。

三：刘景统和六年致仕按纪，统和六年二月，大同军节度使、同平辛章政事刘京致仕。

四：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纪记此事在乾统六年正月。　五：十三年拜南府宰相十三年，原误“十二年”。按纪防为南府宰相在重熙十三年二月，据改。

六：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十五年”三字原脱。按游幸表防生子，帝幸其第在十五年八月，据补。

七：十七年复召为南府宰相十七年原误“十四年”。按纪复为南府宰相在十七年四月，据改。

八：重熙十年累迁北院宣徽使明年与刘六符使宋“明年与”三字原脱。按纪重熙十年十二月，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十一年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挢以南十县地。英为特末汉名，并见长编、国志及富弼奉使录。十年定议遣使明年成行，据补。又北院宣徽使纪作南院宣徽使。

第八十七卷列传第十七 萧孝穆 撒八 孝先 孝友 萧蒲奴 耶律蒲古 夏行美

萧孝穆，小字胡独堇，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父陶瑰，为国舅详稳。

孝穆廉谨有礼法。统和二十八年，累迁西北路招讨都监。开泰元年，遥授建雄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是年术烈等变，孝穆击走之。冬，进军可敦城。阻卜结五群牧长查剌、阿睹等，谋中外相应，孝穆悉诛之，乃严备御以待，馀党遂溃。以功迁九水诸部安抚使。【一】寻拜北府宰相，赐忠穆熙霸功臣，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八年，还京师。

太平二年，知枢密院事，充汉人行宫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九年，大延琳以东京叛，孝穆为都统讨之，战于蒲水。中军稍却，副部署萧匹敌、都监萧蒲奴以两翼夹击，贼溃，追败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深沟自卫。孝穆围之，筑重城，起楼橹，使内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其将杨详世等擒延琳以降，辽东悉平。改东京留守，赐佐国功臣。为政务宽简，抚纳流徙，其民安之。

兴宗即位，徙王秦，寻复为南京留守。重熙六年，进封吴国王，拜北院枢密使。八年，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九年，徙王楚。时天下无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顺旨。孝穆谏曰："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後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後连兵二十馀年，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时上意已决，书奏不报。以年老乞骸骨，不许。十二年，复为北院枢密使，【二】更王齐，薨。追赠大丞相、晋国王，曰贞。

孝穆虽椒房亲，位高益畏。太后有赐，辄辞不受。妻子无骄色。与人交，始终如一。所荐拨皆忠直士。尝语人曰："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自萧合卓以吏才进，其後转效，不知大体。叹曰："不能移风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时称为"国宝臣"，目所着文曰宝老集。二子阿剌、撒八，弟孝先、孝忠、孝友，各有传。

撒八，字周隐。七岁，以戚属加左右千牛卫大将军。 【三】 重熙初，补祗候郎君。

性廉介，风姿爽朗，善球马、驰射。帝每燕饮，喜谐谑。撒八虽承宠顾，常以礼自持，时人称之。以柴册礼恩，加检校太傅、永兴宫使，总领左右护卫，同知点检司事。尚魏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北院宣徽使，仍总知朝廷礼仪。重熙末，出为西北路招讨使、武宁郡王。居官以治称。

清宁初薨，年三十九，追封齐王。

孝先，字延宁，小字海里。统和十八年，补祗候郎君。尚南阳公主，拜驸马都尉。

开泰五年，为国舅详稳。将兵城东鄙。还，为南京统军使。太平三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寻加太子太傅。五年，迁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复为国舅详稳。改东京留守。会大延琳反，被围数月，穴地而出。延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钦哀召孝先总禁卫事。

兴宗谅阴，钦哀弑仁德皇后，孝先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居多。【四】 及钦哀摄政，遥授天平军节度使，加守司徒，兼政事令。重熙初，封楚王，为北院枢密使。孝先以椒房亲，为太后所重。在枢府，好恶自恣，权倾人主，朝多侧目。三年，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帝知之，勒卫兵出宫，召孝先至，谕以废太后意。孝先震慑不能对。迁太后于庆州。 【五】 孝先恒郁郁不乐。四年，徙王晋。後为南京留守，卒，忠肃。

孝友，字挞不衍，小字陈留。开泰初，以戚属为小将军。太平元年，以大册，加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太保，赐名孝友。

重熙元年，累迁西北路招讨使，封兰陵郡王。八年，进王陈。先是，萧惠为招讨使，专以威制西羌，诸夷多叛。孝友下车，厚加绥抚，每入贡，辄增其赐物，羌人以安。久之，成姑息，诸夷桀骜之风遂炽，议者讥其过中。

十年，加政事令，赐效节宣庸定远功臣，更王吴。後以葬兄孝穆、孝忠，还京师，拜南院枢密使，加赐翊圣协穆保义功臣，进王赵，拜中书令。 【六】 丁母忧，起复北府宰相，出知东京留守。会伐夏，孝友与枢密使萧惠失利河南，帝欲诛之，太后救免。复为东京留守，徒王燕，

改上京留守，更王秦。

清宁初，加尚父。顷之，复留守东京。明年，复为北府宰相。帝亲制诰词以褒宠之。以柴册恩，遥授洛京留守，益赐纯德功臣，致仕，进封丰国王。

坐子胡睹首与重元乱，伏诛，年七十三。胡睹在逆臣传。

萧蒲奴，字留隐，奚王楚不宁之後。幼孤贫，佣于医家牧牛。伤人稼，数遭笞辱。医者尝见蒲奴熟寐，有蛇绕身，异之。教以读书，聪敏嗜学。不数年，涉猎经史，习骑射。既冠，意气豪迈。

开泰间，选充护卫，稍进用。俄坐罪流乌古部。久之，召还，累任剧，迁奚六部大王，治有声。

太平九年，大延琳据东京叛，蒲奴为都监，将右翼军，遇贼战蒲水。中军少却，蒲奴与左翼军夹攻之。先据高丽、女直要冲，使不得求援，又败贼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马而驰，追杀馀贼。已而大军围东京，蒲奴讨诸叛邑，平吼山贼，延琳坚守不敢出。既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

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为西南面招讨使，西征夏国。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挢，聚巨舰数十艘，仍作大钩，人莫测。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亘三十馀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辄取之。大军既失利，蒲奴未知，适有大木顺流而下，势将坏浮梁，断归路，操舟者争钩致之，挢得不坏。

明年，复西征，悬兵深入，大掠而还，复为奚六部大王。致仕，卒。

耶律蒲古，字提隐，太祖弟苏之四世孙。以武勇称。统和初，为涿州刺史，从伐高丽有功。开泰末，为上京内客省副使。

太平二年，城鸭渌江，蒲古守之，在镇有治绩。五年，改广德军节度使，寻迁东京统军使。莅政严肃，诸部慑服。九年，大延琳叛，以书结保州。夏行美执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据保州，延琳气沮。以功拜惕隐。

十一年，为子铁骊所弑。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延琳使人说欲与俱叛，行美执送统军耶律蒲古，又诱贼党百人杀之。延琳谋沮，乃婴城自守，数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锡赉甚厚。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

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致仕，卒。上思其功，遗使祭于家。

论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其擒延琳，定辽东，一时诸将之功伟矣。宜其抚剑抵掌，贾馀勇以威天下也。萧孝穆之谏南侵，其意防何其弘远欤，是岂目语难者所能知哉！至论移风俗为治之本，亲烦碎为失大臣体，又何其深切着明也。为“国宝臣”，宜矣。孝先预弑仁德之谋，犹依城社以逃灌，为国巨蠹，虽功何议焉。 校勘记

一：九水诸部安抚使按纪开泰二年十二月作“西北路招讨使”，三年四月作“西北路招讨都监”，官名各异。

二：十二年复为北院枢密使十二年，原作“十一年”。按纪。孝穆复为此官在十二年六月，据改。

三：以戚属加左右千牛卫大将军按纪太平四年五月以燕王萧孝穆子顺为千牛卫将军。重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顺、无曲即撒八。

四：钦哀弑仁德皇后孝先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居多按此处似有错简。萧浞卜即萧锄不里，与萧匹敌以党仁德已于景福元年为钦哀所杀，仁德被杀於後一年即重熙元年，浞卜、匹敌何能预其谋？应作：“钦哀弑仁德皇后及杀萧浞卜、萧匹敌等，孝先谋居多。”

五：三年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至迁太后于庆州三年，原作“二年”。按纪，“皇太后还政於上、躬守庆陵”，在三年五月，据改。

六：十年加政事令至拜中书令按百官志三，中书省初名政事省，重熙十三年改中书省。

第八十八卷列传第十八 萧敌烈 拨剌 耶律盆奴 萧排押 恒德 匹敌 耶律资忠 耶律瑶质 耶律弘古 高正 耶律的琭 大康乂

萧敌烈，字涅鲁衮，宰相挞烈四世孙。识度弘远，为乡里推重。始为牛群敞史。帝闻其贤，召入侍，迁国舅详稳。

统和二十八年，帝谓群臣曰："高丽康肇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也。宜发兵问其罪。"群臣皆曰可。敌烈谏曰："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贻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伏罪则已；不然，俟服除岁丰，举兵未晚。"时令已下，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明年，同知左夷离毕事。改右夷离毕。开泰初，率兵巡西边。时夷离每下闸撒扑里、失室、勃葛率部民遁，敌烈追擒之，令复业，迁国舅详稳。从枢密使耶律世良伐高丽。还，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

敌烈为人宽厚，达政体，廷臣皆谓有王佐才。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其材可为枢密使，帝疑其党而止。为中京留守，卒。族子忽古，有传。弟拨剌。

忙剌，字别勒隐。多智，善骑射。

开泰间，以兄为右夷离毕，始补郎君，累迁奚六部秃里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拨剌将北、南院兵往讨，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复与贼遇。拨剌乃易两院旗帜，鼓勇力战，破之。上闻，以手诏褒奖，赐内厩马。

重熙中，迁四捷军详稳，谢事归乡里。数岁，起为昭德军节度使，寻改国舅详稳，卒。

耶律盆奴，字胡独，惕隐涅鲁古之孙。景宗时，为乌古部详稳，政尚严急，民苦之。有司以闻，诏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细故究问，恐损威望。"寻迁马群太保。

统和十六年，隐实燕军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驾征高丽，盆奴为先锋。至铜州，高丽将康肇分兵为三以抗我军：一营于州西，据

三水之会，肇居其中；一营近州之山；一附城而营。盆奴率耶律弘古击破三水营，擒肇，李玄蕴等军望风溃。会大军至，斩三万馀级，追至开京，破敌於西岭。高丽王询闻边城不守，遁去。

盆奴入开京，焚其王宫，乃抚慰其民人。上嘉其功，迁北院大王，薨。

萧排押，字韩隐，国舅少父房之後。多智略，能骑射。

统和初，为左皮室详稳，讨阻卜有功。四年，破宋将曹彬、米信兵于望都。凡军事有疑，每预参决。寻总永兴宫分纠及舍利、拽剌、二皮室等军，与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所陷城邑。是冬，攻宋，隶先锋，围满城，率所部先登，拨之，改南京统军使。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历北、南院宣徽使。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十五年，加政事令，迁东京留守。二十二年，复攻宋，将渤海军，下德清军。後萧挞凛卒，专任南面事。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

圣宗征高丽，将兵由北道进，至开京西岭，破敌兵，斩数千级。高丽王询惧，奔平州。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五年，进王东平。

排押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畏爱，民以殷富，时议多之。七年，再伐高丽，至开京，敌奔溃，纵兵俘掠而还。渡茶、陀二河，敌夹射，排押委甲仗走，坐是免官。

太平三年，复王豳，薨。弟德。

德，字逊宁。有胆略而善谋。

统和元年，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迁南面林牙。从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高丽还，改北面林牙。会宋将曹彬、米信侵燕，耶律休哥与德议军事，多见信用，为东京留守。

六年，上攻宋，围沙堆，德独当一面。城上矢石如雨，德意气自若，督将士夺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亲临视，赐药。攻长城口，复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时高丽未附，德受诏，率兵拨其边城。王治惧，上表请降。

十二年八月，赐启圣竭力功臣。从都部署和朔奴讨兀惹，未战，兀惹请降。德利其俘获，不许。兀惹死战，城不能拨。和朔奴议欲引退，德曰："以彼倔强，吾奉诏来讨，无功而还，诸部谓我何！若深入多获，犹胜徒返。"和朔奴不得已，进击东南诸部，至高丽北鄙。比还，道远粮绝，士马死伤者众，坐是削功臣号。

十四年，为行军都部署，伐蒲卢毛朵部。还，公主疾，太后遣宫人贤释侍之，德私焉。公主恚而薨，太后怒，赐死。後追封兰陵郡王。子匹敌。

匹敌，字苏隐，一名昌裔。生未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

既长，尚秦晋王公主，【一】拜驸马都尉，为殿前副点检。统和八年，改北面林牙。【二】太平四年，迁殿前都点检，出为国舅详稳。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势掠邻部，与南京留守萧孝穆往讨。孝穆欲全城降，乃筑重城围之，数月，城中人阴来纳款，遂擒延琳，东京平，以功封兰陵郡王。

十一年，圣宗不豫。先是，钦哀与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敌尝为后所爱，忌之。时护卫冯家奴上变，诬后弟浞卜与匹敌谋逆，【三】以皇后摄政，徐议当立者。公主窃闻其谋，谓匹敌曰："尔将无罪被戮。与其死，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匹敌曰："朝廷讵肯以飞语害忠良。宁死弗适他国。"及钦哀摄政，杀之。

耶律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系出仲父房。

兄国留善属文，圣宗重之。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将奔女直国，国留追及奴，杀之，阿古自经。阿古母有宠于太后，事闻，太后怒，将杀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诀别，问以後事。国留谢曰："陛下悯臣无辜，恩漏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狱着兔赋、寤寐歌，为世所称。

资忠博学，工辞章，年四十未仕。圣宗知其贤，召补宿卫。数问以古今治乱，资忠对无隐。开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

初，高丽内属，取女直六部地以赐。至是，贡献不时至，诏资忠往问故。高丽无归地意。由是权贵数短於上，出为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丽，【四】留弗遣。资忠每怀君亲，辄有着述，号西亭集。帝与群臣宴，时一记忆曰："资忠亦有此乐乎？"九年，高丽上表谢罪，始送资

忠还。帝郊迎，同载以归，命大臣宴劳，留禁中数日。谓曰：“朕将屈卿为枢密，何如？”资忠对曰：“臣不才，不敢奉诏。”乃以为林牙，知惕隐事。初，资忠在高丽也，弟昭为着帐郎君，坐罪没家产。至是，乃复横帐，且还旧产，诏以外戚女妻之。

是时，枢密使萧合卓、少师萧把哥宠，资忠不肯附，诋之。帝怒，夺官。数岁，出知来远城事，历保安、昭德二军节度使。

圣宗崩，表请会葬。既至，伏梓宫大恸曰：“臣幸遇圣明，横被构谮，不获尽犬马报。”气绝而苏，兴宗命医治疾。久之，言国舅侍中无忧国心，陛下不当复用唐景福旧号，於是用事者恶之，遣归镇，卒。弟昭，有传。

耶律瑶质，字拨里堇，积庆宫人。父侯古，室韦部节度使。

瑶质笃学廉介，有经世志。统和十年，累迁至积庆宫使。圣宗尝谕瑶质曰：“闻卿正直，是以进用。国有利害，尔言宜无所隐。”由是所陈多见嘉纳。

上征高丽，破康肇军于铜州，瑶质之力为多。王询乞降，群臣议皆谓宜纳。瑶质曰：“王询始一战而败，遽求纳款，此诈耳；纳之，恐堕其奸计。待其势穷力屈，纳之未晚。”已而询果遁，清野无所获。其众阻险而垒，攻之不下，瑶质以计降之。擢拜四蕃部详稳。

时招讨使耶律颇的为总管，瑶质耻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旧臣，今既垂老，乞还新命，觊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处是任。”且命无隶招讨，得专奏事到部。戢暴怀善，政绩显着。卒于官。

耶律弘古，字盆讷隐，遥辇鲜质可汗之後。

统和初，尝以军事任为拽剌详稳，寻徙南京统军使。十三年，徇地南鄙，克敌於四岳挢，斩首百馀级。攻宋，以战功迁东京留守，封楚国公。後伐高丽，副先锋耶律盆奴，擒康肇于铜州。

三十年，西北部叛，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讨之。及典禁军，号令整肃，诸部多降。寻迁侍中，卒。

高正，不知何郡人。统和初，举进士第，累迁枢密直学士。

上将伐高丽，遣正先往谕意。及还，迁右仆射。时高丽王询表请入觐，上许之，遣正率骑兵千人迓之。馆于路，为高丽将卓思正所围。正以势不可敌，与麾下壮士突围出，士卒死伤者众。上悔轻发，释其罪。

明年，迁工部侍郎，为北院枢密副使。开泰五年卒。

耶律的琭，字耶宁，仲父房之後。习兵事，为左皮室详稳。【五】

统和二十八年，伐高丽，的率本部军与盆奴等擒康肇、李玄蕴于铜州。帝壮之曰："以卿英才，为国戮力，真吾家千里驹也！"乃赐御马及细铠。

明年，为北院大王，出为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年七十二卒。

大康乂，渤海人。开泰间，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黄龙府，善绥抚，东部怀服。榆里底乃部长伯阴与榆烈比来附，送于朝。且言蒲卢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诏从其请。康领兵至大石河驼准城，掠数百户以归。未几卒。

论曰：高句骊弑其君诵而立询，辽兴问罪之师，宜其箪食浆以迎，除舍以待；而乃乘险旅拒，俾智者竭其谋，勇者穷其力。虽得其要领，而颛颛独居一海之中自若也。岂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欤？况乎残毁其宫室，系累其民人，所谓以燕伐燕也欤？呜呼！朱崖之弃，捐之之力也，敌烈之谏有焉。 校勘记

一：秦晋王公主按秦晋王公主，即指秦晋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见地理志一头下军州渭州。

二：生未月父母俱死至统和八年改北面林牙按上文，德于统和十四年赐死。匹敌生未月，父母俱死，则匹敌生于统和十四年，不得于统和八年以前尚主、任官，八年又改北面林牙。统和似应作开泰。

三：后弟浞卜后字原脱。浞卜为仁德皇后弟，据上下文义补。

四：三年再使高丽三，原误"四"。按纪，复使高丽在三年二月，高丽史同，据改。

五：为左皮室详稳按纪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及高丽外记并作"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

第八十九卷列传第十九 耶律庶成 庶箴 蒲鲁 杨晳 耶律韩留 杨佶 耶律和尚

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陈六，季父房之後。父吴九，检校太师。

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於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时入禁中，叁决疑议。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一】上诏庶成曰："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定。"庶成叁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

庶成方进用，为妻胡笃所诬，以罪夺官，绌为"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宁间始归。帝知其诬，诏复本族，仍迁所夺官，卒。

庶成尝为林牙，梦善卜者胡吕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於理，法当离婚。胡笃适有娠，至期不产而死。剖视之，其子以手抱心，识者谓诬夫之报。有诗文行于世。弟庶箴。

庶箴，字陈甫，善属文。重熙中，为本族将军。咸雍元年，同知东京留守事，俄徙乌衍突厥部节度使。九年，知蓟州事。

明年，迁都林牙。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着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厘，不听。

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庶箴与耶律孟简表贺。顷之，乙辛复为枢密使，专权恣虐。庶箴私见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愿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闻者鄙之。八年，致仕，卒。子蒲鲁。

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

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

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转通进。

是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宠遇渐隆。清宁初卒。

杨晳，【二】字昌时，安次人。幼通五经大义。圣宗闻其颖悟，诏试诗，授秘书省校书郎。太平十一年，擢进士乙科，为着作佐郎。

重熙十二年，累迁枢密都承旨，权度支使。登对称旨，进枢密副使。历长宁军节度使，山西路转运使，知兴中府。清宁初，入知南院枢密使，与姚景行同总朝政。请行柴册礼。封赵国公。以足疾，复知兴中府。咸雍初，徙封齐，召赐同德功臣、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拜枢密使，改封晋，给宰相、枢密使两厅从，封赵王。

屡请归政，益赐保节功臣，致仕。大康五年，例改辽西郡王，薨。

耶律韩留，字速宁，仲父隋国王之後。有明识，笃行义，举止严重，工为诗。

统和间，召摄御院通进。开泰三年，稍迁乌古敌烈部都监，俄知详稳事。敌烈部叛，将宫分军，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加千牛卫大将军。

重熙元年，累迁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秃里太尉。性不苟合，为枢密使萧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韩留，解里言目病没能视，议遂寝。四年，召为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闻有疾，故待之至今。”韩留对曰：“臣昔有目疾，才数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驽拙，不能事权贵，是以不获早睹天颜。非陛下圣察，则愚臣岂有今日耶！”诏进述怀诗，上嘉叹。方将大用，卒。

杨佶，字正叔，南京人。幼颖悟异常，读书自能成句，识者奇之。弱冠，声名籍甚。

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历校书郎、大理正。开泰六年，转仪曹郎，典掌书命，加谏议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简，徵发期会必信。入为大理少卿。累迁翰林学士，文章号得体。八年，燕地饥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发仓廪，振乏绝，贫民鬻子者计佣而出之。宋遣梅询贺千龄节，诏佶迎送，多唱酬，询每见称赏。复为翰林学士。

重熙元年，升翰林学士承旨。丁母忧，起复工部尚书。历忠顺军节度使，朔、武等州观察、处置使，天德军节度使，加特进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拜叁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

十五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上御清凉殿宴劳之，即日除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减吕望之遇文王！"佶对曰："吕望比臣遭际有十年之晚。"上悦。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

三请致政，许之，月给钱粟隶，四时遣使存问。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

重熙初，补祗候郎君。时帝笃于亲亲，凡三父之後，皆序父兄行第，於和尚尤狎爱。然每侍宴饮，虽诙谐，未尝有一言之过，由是上益重之。历积庆、永兴宫使，累迁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为怀化军节度使，俄召为御史大夫。二十三年，因大册，加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徙中京路按问使，卒。

和尚雅有美行，数以财恤亲友，人皆爱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获柄用。或以为言，答曰："吾非不知，顾人生如风灯石火，不饮将何为？"晚年沈湎尤甚，人称为"酒仙"云。

论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虽尝表请广姓氏，以秩典礼；其随势俯仰，则有愧於其子蒲鲁矣。杨皙为上宠遇，迭封王爵，而功业不少概见。然得爱民治国之要，其杨佶哉。 校勘记

一：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萧德，原误"耶律德"。按纪耶律德曾于重熙六年十二月使宋，无修定法令事。卷九六萧德传："累迁北院枢密副使，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据改。

二：杨皙按杨皙即卷九七之杨绩，一人两传。陈襄使辽语录作杨哲。

第九十卷列传第二十 萧阿剌 耶律义先 信先 萧陶隗 萧塔剌葛 耶律敌禄

萧阿剌，字阿里懒，北院枢密使孝穆之子也。幼养宫中，兴宗尤爱之。重熙六年，为弘义宫使。累迁同知北院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东京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讨使，封西平郡王。 【一】 寻尚秦晋国王公主，拜驸马都尉。

清宁元年，遗诏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枢密使， 【二】 进王韩。明年，改北院枢密使，徙王陈，与萧革同掌国政。革谄谀不法，阿剌争之不得，告归。上由此恶之，除东京留守。会行瑟瑟礼，入朝陈时政得失。革以事中伤，帝怒，缢杀之。皇太后营救不及，大恸曰："阿剌何罪而遽见杀？"帝乃优加赙赠，葬乾陵之赤山。

阿剌性忠果，晓世务，有经济才。议者以谓阿剌若在，无重元、乙辛之乱。

耶律义先，于越仁先之弟也。美风姿，举止严重。

重熙初，补祗候郎君班详稳。十三年，车驾西征，为十二行纠都监，战功最，改南院宣徽使。

时萧革同知枢密院事，席宠擅权，义先疾之。因侍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乱，一朝大用，必误国家！"言甚激切，不纳。它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负者罚一巨觥。义先当与革对，怃然曰："臣纵不能进贤退不肖，安能与国贼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义先厉声诟不已。上大怒，赖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谓革曰；"义先无礼，当黜之。"革对曰："义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谁敢言人之过？"上谓革忠直，益加信任。义先郁郁不自得，然议事未尝少沮。又於上前博，义先祝曰："向言人过，冒犯天威。今日一掷，可表愚款。"俄得堂印。上愕然。

十六年，为殿前都点检，讨蒲奴里，多所招降，获其酋长陶得里以归，手诏褒奖，以功改南京统军使，封武昌郡王。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隐，进王富春，薨，年四十二。

义先常戒其族人曰："国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义尤不可

为。”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遇中表亲，非礼服不见，故内外多化之。清宁间，追赠许王。弟信先。

信先，兴宗以其父瑰引为刺血友，幼养于宫。善骑射。

重熙十四年为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详稳。上问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与陛下分如同气，然不及王封。傥使蒙恩地下，臣愿毕矣。”上曰：“此朕遗忘之过。”追封燕王。是年，从萧惠伐夏，败於河南，例被责。

清宁初，为南面林牙，卒。

萧陶隗，字乌古邻，宰相辖特六世孙。刚直，有威重。

咸雍初，任马群太保。素知群牧名存实亡，悉阅旧籍，除其羸病，录其实数，牧人畏服。陶隗上书曰：“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不若括见真数，着为定籍，公私两济。”从之。畜产岁以蕃息。

大康中，累迁契丹行宫都部署。上尝谓群臣曰：“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阙其人，耶律阿思、萧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誉所长，陶隗独默然。上问：“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剌懦而败事 【三】 ；阿思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基祸。”上曰：“陶隗虽魏徵不能过，但恨吾不及太宗尔！”然竟以阿思为枢密使。由是阿思衔之。

九年，西圉不宁，阿思奏曰：“边隅事大，可择重臣镇抚。”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诚如圣旨。”遂拜西南面招讨使。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陶隗不急追捕，罪当死，诏免官。久之，起为塌母城节度使。未行，疽发背卒。

陶隗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虽上有难色，未尝遽已。见权贵无少屈，竟为阿思所陷，时人惜之。二子，曰图木、辖式。阿思死，始获进用。

萧塔剌葛，字陶哂，六院部人。素刚直。太祖时，坐叔祖台哂谋杀于越释鲁，没入弘义宫。世宗即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补国舅别部敞史。

或言泰宁王察割有无君心。塔剌葛曰：“彼纵忍行不义，人孰肯

从！”他日侍宴，酒酣，塔剌葛捉察割耳，强饮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国属，曲加矜悯，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为。若长恶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祸！”察割不能答，强笑曰：“何戏之虐也！”

天禄末，塔剌葛为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乱，塔剌葛醉詈曰；“吾悔不杀此逆贼！”寻为察割所害。

耶律敌禄，字阳隐，孟父楚国王之後。性质直，多膂力。

渺割作乱，敌禄闻之，入见寿安王，慷慨言曰：“愿得精兵数百，破贼党。”王嘉其忠。穆宗即位，为北院宣徽使。上以飞狐道狭，诏敌禄广之。

明年，将兵援河东，至太原，与汉王会于高平，击周军，败之，仍降其众。忻、代二州叛，将兵讨之。会耶律挞烈至，败周师於忻口。师还，卒。

论曰：忠臣惟知有国，而不知有身，故恶恶不避其患。阿剌以谄谀不法折萧革，陶隗以用必基祸言阿思，塔剌葛以忍行不义徒自取赤族之罪责察割，其心可谓忠矣。言一出而祸辄随之。吁，邪正既不辨，国焉得无乱哉！ 校勘记

一：西平郡王平，原误“北”。据纪重熙二十一年四月改。

二：北府宰相兼南院枢密使按纪清宁元年八月作“北府宰相，权知南院枢密使事”。

三：斡特剌懦而败事斡，原作“讹”。据上下文改。

第九十一卷列传第二十一 耶律韩八 耶律唐古 萧术哲 药师奴 耶律玦 耶律仆里笃

耶律韩八，字嘲隐，倜傥有大志，北院详稳古之五世孙。【一】

太平中，游京师，寓行宫侧，惟囊衣匹马而已。帝微服出猎，见而问之曰："汝为何人？"韩八初不识，漫应曰："我北院部人韩八，来觅官耳。"帝与语，知有长才，阴识之。会北院奏南京疑狱久不决，帝召韩八驰驿审录，举朝皆惊。韩八量情处理，人无冤者。上嘉之。籍群牧马，阙其二，同事者考寻不已；韩八略不加诘，即先驰奏，帝益信任。

景福元年，为左夷离毕，徙北面林牙，眷遇优异。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务宽仁，复为左夷离毕。十二年，再为北院大王。【二】入朝，帝从容谓曰："卿守边任重，当实府库、振贫乏以报朕。"既受诏，愈竭忠谨，知无不言，便益为多。卒，年五十五。上闻，悼惜。死之日，箧无旧蓄，无新衣，遣使吊祭，给葬具。

韩八平居不屑细务，喜愠不形。尝失所乘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数月不觉。

耶律唐古，字敌隐，于越屋质之庶子。廉谨，善属文。

统和二十四年，述屋质安民治盗之法以进，补小将军，迁西南面巡检，历豪州刺史、【三】唐古部详稳。严立科条，禁奸民鬻马於宋、夏界。因陈弭私贩，安边境之要。太后嘉之，诏边郡遵行，着为令。

朝议欲广西南封域，黑山之西，绵亘数千里，唐古言："戍垒太远，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良策也。"从之。西蕃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

重熙间，改隗衍项部节度使。先是，筑可敦城以镇西域。诸部纵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不报。是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质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制文，勒石上京崇孝寺。卒，年七十八。

萧术哲，字石鲁隐，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属加监门卫上将军。

重熙十三年，将卫兵讨李元昊有功，迁兴圣宫使。蒲奴里部长陶得里叛，术哲为统军都监，从都统耶律义先击之，擒陶得里。术哲与义先不协，诬义先罪，免官。稍迁西南面招讨都监，坐事下狱，以太后言，杖而释之。

清宁初，为国舅详稳、西北路招讨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产，令主者鬻之以偿。後族弟胡睹到部发其事，帝怒，决以大杖，免官。寻起为昭德军节度使，徵为北院宣徽使。九年，上以术哲先为招讨，威行诸部，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训士卒，增器械，省追呼，严号令。人不敢犯，边境晏然。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

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所忌，诬术哲与护卫萧忽古等谋害乙辛。诏狱无状，罢相，出镇顺义军。卒，追王晋、宋、梁三国。药师奴。

药师奴，幼颖悟，谨礼法，补祗候郎君。

大康中，为兴圣宫使，累迁同知殿前点检司事。上嘉其宿卫严肃，迁右夷离毕。夏王李乾顺为宋所攻，求解，帝命药师奴持节使宋，请罢兵通好，宋从之。拜南面林牙，改汉人行宫副部署。

乾统初，出为安东军节度使，卒。

耶律玦，字吾展，遥辇鲜质可汗之後。

重熙初，召修国史，补符宝郎，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见太后，后顾左右曰："先皇谓必为伟人，果然。"除枢密副使，出为西南面招讨都监，历同签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皇弟秦国王为辽兴军节度使，以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复为枢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国王为西京留守，请为佐，从之。岁中狱空者三，召为孟父房敞稳。

没喜货殖，帝知其贫，赐宫户十。尝谓宰相曰："契丹忠正无如者，汉人则刘伸而已。然熟察之，优於伸。"先是，西北诸部久不能平，上遣问状，执弛慢者痛绳之。以酒疾卒。

耶律仆里笃，字燕隐，六院林牙突吕不也四世孙。【四】

开泰间，为本班郎君。有捕盗功，枢密使萧朴荐之，迁率府率。太

平中，同知南院宣徽事，累迁彰圣军节度使。

重熙十六年，【五】知兴中府，以狱空闻。十八年，伐夏，摄西南面招讨使。十九年，夏人侵金肃军，败之，斩首万馀级，加右武卫上将军。时近边群牧数被寇掠，迁倒塌岭都监以治之，桴鼓不鸣。二十年，知金肃军事。宰相赵惟节总领边城挢道刍粟，请贰，帝命仆里笃副之，以称职闻。

清宁初，历长宁、匡义二军节度使，致仕。咸雍间卒。子阿固质，终倒塌岭都监。

论曰：韩八因帝微行，才始见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体，不负上之知矣。唐古、术哲经略西北边，劝农积粟，训练士卒，敌人不敢犯。以忠直见称於上，仆里笃以干敏为宰相佐，在镇俱以狱空闻。之数人者，岂特甲胄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识之亚欤。 校勘记

一：北院详稳古之五世孙北院详稳，卷七五古传作右皮室详稳。

二：十二年再为北院大王按纪重熙十二年五月作南院大王，又十七年十月南院大王耶律韩八薨。与此歧互。

三：历豪州刺史豪州，纪开泰二年四月、保大三年正月同；地理志一、兵卫志下并作壕州。

四：六院林牙突吕不也四世孙卷七五有突吕不传。卷九二耶律古昱传亦作突吕不。

五：重熙十六年重熙二字原脱。按太平止十一年，以後为重熙，据补。

第九十二卷列传第二十二 萧夺剌 萧普达 耶律侯哂 耶律古昱 耶律独挴 萧韩家 萧乌野

萧夺剌，字懒，遥辇可汗宫人。祖涅鲁古，北院枢密副使。父撒抹，字胡独堇，重熙初补祗候郎君，累迁北面林牙。十九年，从耶律宜新、萧蒲奴伐夏，至萧惠败绩之地，获侦候者，知人烟聚落，多国人陷没而不能还者，尽俘以归，拜大父敞稳，知山北道边境事。清宁初，历西南面、西北路招讨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

夺剌体貌丰伟，骑射绝人。由祗候郎君升汉人行宫副部署。後为乌古敌烈统军使，克敌有功，加龙虎卫上将军，授西北路招讨使。因陈北边利害，请以本路诸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连兵屯戍。再表，不纳。改东北路统军使。

乾统元年，以久练边事，复为西北路招讨使。北阻卜耶睹刮率邻部来侵，夺剌逆击，追奔数十里。二年，乘耶睹刮无备，以轻骑袭之，获马万五千疋，牛羊称是。

先是，有诏方面无事，招讨、副统军、都监内一员入觐。是时同僚皆阙，夺剌以军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复为东北路统军使。卒于官。

萧普达，字弹隐。统和初，为南院承旨。开泰六年，出为乌古部节度使。七年，敌烈部叛，讨平之，徙乌古敌烈部都监。遣敌烈骑卒取北阻卜名马以献，赐诏褒奖。重熙初，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讨诸蕃有功。

普达深练边事，能以悦使人。有所俘获，悉散麾下，由是大得众心。历西南面招讨使。项叛入西夏，普达讨之，中流矢，殁于阵。帝闻，惜之，赙赠加厚。

耶律侯哂，字秃宁，北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祖查只，北院大王。父忽古，黄皮室详稳。

侯哂初为西南巡边官，以廉洁称，累迁南京统军使，寻为北院大王。【一】重熙十一年，项部人多叛入西夏，侯哂受诏，巡西边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镇之，徙东京留守。十三年，与知府萧欧里斯讨蒲卢毛朵部有功，【二】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古昱，字磨鲁堇，北院林牙突吕不四世孙。有膂力，工驰射。

开泰间，为乌古敌烈部都监。会部人叛，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以功诏镇抚西北部。教以种树、畜牧，不数年，民多富实。中京盗起，命古昱为巡逻使，悉擒之。上亲征渤海，【三】将黄皮室军，有破敌功，累迁御史中丞，寻授开远军节度使，徙镇归德。

重熙二十一年，【四】改天成军节度使，卒于官，年七十，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子：宜新，兀没。

宜新，重熙间从萧惠讨西夏。惠败绩，宜新一军独全，拜北院大王。

兀没，大康三年为汉人行宫副部署。乙辛诬害太子，词连兀没，帝释之。是秋，乙辛复奏与萧杨九私议宫事，被害。乾统间，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耶律独挥，字胡独堇，太师古昱之子。

重熙初，为左护卫，将禁兵从伐夏有功，授十二行纠司徒。再举伐夏，独挥括山西诸郡马。还，迁拽剌详稳。西南未平，命独挥同知金肃军事，夏人来侵，击败之，进涅剌奥隗部节度使。

清宁元年，召为皇太后左护卫太保。四年，改宁远军节度使。东路饥，奏振之。历五国、乌古部、辽兴军三镇节度使，四捷军详稳。大康元年卒，追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子阿思，有传。

萧韩家，【五】国舅之族。性端简，谨愿，动循礼法。

清宁中，为护卫太保。大康二年，迁知北院枢密副使。三年，经画西南边天池旧堑，立堡砦，正疆界，刻石而还，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是年秋猎，堕马卒。

萧乌野，字草隐，其先出兴圣宫分，观察使塔里直之孙也。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

重熙中，补护卫，兴宗见其勤恪，迁护卫太保。清宁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乱，【六】以功加团练使。时敌烈部数为邻部侵扰，民多困弊，命乌野为敌烈部节度使，恤困穷，省徭役，不数月，部人以安。寻

以母老，归养于家。母亡，尤极哀毁。服阕，历官兴圣、延庆二宫使，卒。

论曰：乌古敌烈，大部也，夺剌为统军，克敌有功；普达居详稳，悦以使人。西北，重镇也，侯哂巡边以廉称；古昱镇抚而民富；独掩驻金肃而夏人不敢东猎。噫！每人内附，方面以宁，虽朝廷处置得宜，而诸将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校勘记

一：累迁南京统军使寻为北院大王按纪重熙六年六月，以北院大王侯哂为南京统军使。

二：与知府萧欧里斯讨蒲卢毛朵部有功萧欧里斯，纪重熙十三年四月作耶律欧里斯。

三：上亲征渤海按此即开泰四年用兵事，应指高丽，非渤海。

四：重熙二十一年重熙二字原脱。按开泰、太平均无二十一年，开泰四年从征之後，纪太平七年十一月，以古昱为北院大王，传亦漏载。太平之後为重熙，据补。

五：萧韩家按纪大康三年七月、八月并作萧韩家奴。此脱奴字。

六：清宁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乱按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事，原附叙於重熙之後，无清宁纪年。检纪重元叛乱在清宁九年，据补。

第九十三卷列传第二十三 萧惠 慈氏奴 萧迂鲁 铎卢斡 萧图玉 耶律铎轸

萧惠，字伯仁，小字脱古思，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初以中宫亲，为国舅详稳。从伯父排押征高丽，至奴古达北岭，高丽阻险以拒，惠力战，破之。及攻开京，以军律整肃闻，授契丹行宫都部署。开泰二年，改南京统军使。未几，为右夷离毕，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以辽东重地，非勋戚不能镇抚，乃命惠知东京留守事。改西北路招讨使，封魏国公。

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徵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後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时直剌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袭三克军，都监涅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谐理、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谐理、阿不吕战殁，【一】士卒溃散。惠仓卒列阵，敌出不意攻我营。众请乘时奋击，惠以我军疲敝，未可用，弗听。乌八请以夜斫营，惠又不许。阻卜归，惠乃设伏兵击之。前锋始交，敌败走。惠为招讨累年，屡遭侵掠，士马疲困。七年，左迁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寻迁南京统军使。

兴宗即位，知兴中府，历顺义军节度使、东京留守、西南面招讨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郑王，赐推诚协谋竭节功臣。重熙六年，复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加守太师，徙王赵。拜南院枢密使，更王齐。

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惠曰；“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帝从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会诸军于燕。惠与太弟帅师压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岁币请和。惠以首事功，进王韩。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又为北枢密使。

十三年，夏国李元昊诱山南项诸部，帝亲征。元昊惧，请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後悔何及？”帝从之。诘旦，进军。夏人列拒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击败之。元昊走，惠麾先锋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馀溃

围出，我师逆击。大风忽起，飞沙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诏班师。

十七年，尚帝姊秦晋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明年，帝复征夏国。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坂而下。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师还，以惠子慈氏奴殁于阵，诏释其罪。

十九年，请老，诏赐肩舆入朝，策杖上殿。辞章再上，乃许之，封魏国王。诏冬夏赴行在，叁决疑议。既归，遣赐汤药及他锡赉不绝。每生日，辄赐诗以示尊宠。清宁二年薨，年七十四，遗命家人薄葬。讣闻，辍朝三日。

惠性宽厚，自奉俭薄。兴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属据要地，禄足养廉，奴婢千馀，不为阙乏。陛下犹有所赐，贫於臣者何以待之。"帝以为然。故为将，虽数败衄，不之罪也。

弟虚列，武定军节度使。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终北府宰相。

慈氏奴，字宁隐。太平初，以戚属补祗候郎君。上爱其勤慎，升闸撒，加右监门卫上将军。

西边有警，授西北路招讨都监，领保大军节度使。政济恩威，诸部悦附。入为殿前副点检，历乌古敌烈部详稳。征李谅祚，为统军都监，与西北路招讨使敌鲁古率蕃部诸军由北路趋凉州，获谅祚亲属。夏人扼险以拒，慈氏奴中流矢卒，年五十一，赠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迂鲁，字胡突堇，五院部人。父约质，历官节度使。

迂鲁重熙间为牌印郎君。清宁九年，国家既平重元之乱，其党郭九等亡，诏迂鲁追捕，获之，迁护卫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议边事，称旨，知殿前副点检事。

五年，阻卜叛，为行军都监，击败之，俘获甚众。初军出，止给五月粮，过期粮乏，士卒往往叛归。迂鲁坐失计，免官，降戍西北部。未行，会北部兵起，迂鲁将乌古敌烈兵击败之，每战以身先，由是释前

罪，命总知乌古敌烈部。

九年，敌烈叛，都监耶律独迭以兵少不战，屯胪河。敌烈合边人掠居民，迁鲁率精骑四百力战，败之，尽获其辎重。继闻酋长合术三千馀骑掠附近部落，纵兵蹑其後，连战二日，斩数千级，尽得被掠人畜而还。值敌烈党五百馀骑劫捕鹰户，逆击走之，俘斩甚众，自是敌烈势沮。

时，敌烈方为边患，而阻卜相继寇掠，边人以故疲弊。朝廷以地远，不能时益援军，而使疆圉帖然者，皆迁鲁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详稳。

会宋求天池之地，诏迁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 【二】大康初，阻卜叛，迁西北招讨都监，从都统耶律赵三征讨有功，改南京统军都监、黄皮室详稳。未几，迁东北路统军都监，卒。弟铎卢斡。

铎卢斡，字撒板。幼警悟异常儿。三岁失母、哭尽哀，见者伤之。及长，魁伟沉毅，好学，善属文，有才干。年三十始仕，为朝野推重，给事北院知圣旨事。

大康二年，乙辛再入枢府，铎卢斡素与萧岩寿善，诬以罪，谪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减死，仍锢终身。在戍十馀年，太子事稍直，始得归乡里，屏居谢人事。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寿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统初，赠彰义军节度使。

萧图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璃之子。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以戚属入侍。寻为乌古部都监。讨速母缕等部有功，迁乌古部节度使。十九年，总领西北路军事。後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 【三】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师还，诏尚金乡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令门下平章事。

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上从之。自後，节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开泰元年十一月，【四】石烈太师阿里底杀其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已而，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

朵城。明年，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引兵来救，图玉遣人诱诸部皆降。帝以图玉始虽失计，後得人心，释之，仍领诸部。请益军，诏让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且前日之役，死伤甚众，若从汝谋，边事何时而息。”遂止。

会公主坐杀家婢，降封郡主，图玉罢使相。 【五】 寻起为乌古敌烈部详稳。以老代，还卒。子双古，南京统军使。孙讹笃斡，尚三韩郡王合鲁之女骨浴公主，终乌古敌烈部统军使，以善战名于世。

耶律铎轸，字敌辇，积庆宫人。仕统和间。性疏简，不顾小节，人初以是短之。

後侵宋，分总羸师以从。及战，取绯帛被介胄以自标显，驰突出入敌阵，格杀甚众。太后望见喜，召谓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济！”厚赏之。由是多以军事属任。俄授东北详稳。开泰二年，进讨阻卜，克之。

重熙间，历东北路统军使、天德军节度使。十七年，城西边，命铎轸相地及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规制坚壮，称旨。及西征，诏铎轸率兵由别道进，会于河滨。敌兵阻河而阵，帝御战舰绝河击之，大捷而归，亲赐卮酒。仍问所欲，铎轸对曰“臣幸被圣恩，得效驽力，万死不能报国，又将何求？”帝愈重之，手书铎轸衣裙曰：“勤国忠君，举世无双。”卒于官，年七十。子低烈，历观察、节度使。

论曰：初，辽之谋复三关也，萧惠赞伐宋之举，而宋人增币请和。狃於一胜，移师西夏，而勇智俱废，败溃随之。岂非贪小利，迷远图而然。况所得不偿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时诸将抚绥边圉，若迂鲁忠勤不伐，铎鲁斡高情雅韵，铎轸虽廉不逮萧惠， 【六】 而无邀功启衅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风矣。 校勘记

一：都监涅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谐理阿不吕至谐理阿不吕战殁按纪太平六年八月作“监军涅里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

二：太牢古山按纪寿隆五年七月、天庆三年九月、卷八六耶律颇的传并作大牢古山。

三：降其酋长牙懒牙懒，按纪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作耶剌里。

四：开泰元年十一月十一月，原作“七月”。按纪，此事系于十一月，据改。

五：降封郡主图玉罢使相按纪开泰六年二月作“降公主为县主，削图玉同平章事”。

六：铎鲁斡高情雅韵铎轸虽廉不逮萧惠原铎鲁斡与铎轸倒舛，误作“铎轸高情雅韵，铎鲁斡虽廉不逮萧惠”，据本传传文改。又铎鲁斡，传文作铎卢斡。

第九十四卷列传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 耶律斡腊 耶律速撒 萧阿鲁带 耶律那也 耶律何鲁扫古 耶律世良

耶律化哥，字弘隐，孟父楚国王之後。善骑射。

乾亨初，为北院林牙。统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谍者，知敌由海路来袭，即先据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迁北院大王。十六年，复侵宋，为先锋，破敌于遂城，以功迁南院大王，寻改北院枢密使。【一】

开泰元年，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帝嘉之，封豳王。後边吏奏，自化哥还阙，粮乏马弱，势不可守，上复遣化哥经略西境，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

路由白拨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以侍中遥领大同军节度使，卒。

耶律斡腊，字斯宁，奚迭剌部人。捷有力，善骑射。

保宁初，补护卫。车驾猎颉山，适豪猪伏丛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满舍辔而避，厩人鹤骨翼之，斡腊复射而毙。帝嘉赏。及猎赤山，适奔鹿奋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跸。斡腊以身当之，鹿触而颠。帝谓曰："朕因猎，两濒于危，赖卿以免，始见尔心。"迁护卫太保。

从枢密使耶律斜轸破宋将杨继业军于山西。统和十三年秋，为行军都监，从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乌昭度，数月至其城。昭度请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众死守，随方捍御。依埤虚构战棚，诱我军登陴，俄撤枝柱，登者尽覆。和朔奴知不能下，欲退。萧德谓师久无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犹胜空返。斡腊曰："深入，恐所得不偿所损。"德不从，略地东南，循高丽北鄙还。道远粮绝，人马多死。诏夺诸将官，惟斡腊以前议得免。

寻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为东京留守。开泰中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简毅，练武事。

应历初，为侍从，累迁突吕不部节度使。历霸、济、祥、顺、圣五州都总管，【二】俄为敦睦宫太师。保宁三年，改九部都详稳。四年，伐项，屡立战功，手诏劳之。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西边甫定，速撒务安集诸蕃，利害辄具以闻，太后益信任之。凡临戎，与士卒同甘苦，所获均赐将校。赏顺讨逆，威信大振。在边二十年卒。

萧阿鲁带，字乙辛隐，乌隗部人。父女古，仕至纠详稳。

阿鲁带少习骑射，晓兵法。清宁间始仕，累迁本部司徒，改乌古敌烈统军都监。

大安七年，迁山北副部署。九年，达理得、拨思母二部来侵，率兵击却之。达理得复劫牛羊去，阿鲁带引兵追及，尽获所掠，斩渠帅数人。是冬，达理得等以三百馀人梗边，复战却之，斩首二百馀级，加金吾卫上将军，封兰陵县公。寿隆元年，第功，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爵郡公，改西北路招讨使。

乾统三年，坐留宋俘当遣还者为奴，免官。後被徵，以老疾致仕，卒。

耶律那也，字移斯辇，夷离堇蒲古只之後。

父斡，尝为北克，【三】从伐夏战殁。季父赵三，始为宿直官，累迁至北面林牙。咸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讨使。大康中，西北诸部扰边，议欲往讨，帝以为非赵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讨使，兼行军都统，平之，以功复为北院大王。

那也敦厚才敏。上以其父斡死王事，九岁加诸卫小将军，为题里司徒，寻召为宿直官。大康三年，为遥辇克。大安九年，为倒塌岭节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长磨古斯叛，与招讨都监耶律胡吕率精骑二千往讨，破之。那也荐胡吕为汉人行宫副部署。寿隆元年，复讨达理得、拨思母等有功，【四】赐诏褒美，改乌古敌烈部统军使，边境以宁。部民乞留，诏许再任。乾统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

那也为人廉介，长于理民，每有斗讼，亲核曲直，不尚威严，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别是非，何事迫胁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称。

耶律何鲁扫古，字乌古邻，孟父房之後。

重熙末，补祗候郎君。清宁初，加安州团练使。大康中，历怀德军节度使、奚六部秃里太尉。诏与枢密官措画东北边事，改左护卫太保。侍上，言多率易，察无他肠，以故上优贷之。

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讨使事。【五】时边部耶睹刮等来侵，何鲁扫古诱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获甚众，以功加左仆射。复讨耶睹刮等，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监张九讨之，【六】不克，二室韦与六院部、特满群牧、宫分等军俱陷于敌。何鲁扫古不以实闻，坐是削官，决以大杖。

寿隆间，累迁惕隐，兼侍中，赐保节功臣。道宗崩，与宰相耶律俨总山陵事。乾统中，致仕，卒。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上书与族弟敌烈争嫡庶，帝始识之。

时北院枢密使韩德让病，帝问："孰可代卿？"德让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复问北院之选，德让曰："无出世良。"统和末，为北院大王。

开泰初，因大册礼，加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时边部拒命，诏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将兵，以世良为都监，往御之。明年，化哥还，将罢兵。世良上书曰："化哥以为无事而还，不思师老粮乏，敌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与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还。自是，边境以宁。以功王岐，拜北院枢密使。

三年，命选马驼于乌古部。会敌烈部人夷剌杀其酋长稍瓦而叛，邻部皆应，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压境，遣人招之，降数部，各复故地。

四年，伐高丽，为副部署。都统刘慎行逗留失期，执还京师，世良独进兵。明年，至北都护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论曰：大之怀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怀，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难矣。化哥利俘获，而诸蕃不附，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图後日之患，庸何议焉。若斡腊之戒深入，速撤之务安集，亦铁中之铮铮者邪？ 校勘记

一：以功迁南院大王寻改北院枢密使按纪统和二十三年二月，以惕隐化哥为南院大王。二十九年六月，以南院大王化哥为北院枢密使。

二：霸济祥顺圣五州都总管按百官志四，作“义、霸、祥、顺、圣五州都总管”。

三：父斡尝为北克按纪重熙十八年十月及卷一一五西夏外记并作“南克耶律斡里”。

四：达理得拨思母原作“达里、拨思”，据本卷萧阿鲁带传补，纪大安九年十月、十年二月达理得亦作达理底。

五：大康中至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讨使事大安二字原脱。按何鲁扫古，纪、属国表亦作阿鲁扫古，大康中未任西北路官职，惟纪、表大安九年三月，并有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追磨古斯还，八年应是大安八年，据补。官名互歧，或有迁升。

六：张九按即萧张九。见纪大安九年三月及属国表。

第九十五卷列传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 耶律马六 萧滴冽 耶律适禄 耶律陈家奴 耶律特麽 耶律仙童 萧素飒 耶律大悲奴

耶律弘古，字胡笃堇，枢密使化哥之弟。

统和间，累迁顺义军节度使，入为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出为彰国军节度使，兼山北道兵马都部署，徙武定军节度使。六年，拜惕隐。【一】讨阻卜有功。圣宗尝刺臂血与弘古盟为友，礼遇尤异，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重熙六年，迁南院大王，御制诰辞以宠之。十二年，【二】加于越。帝闵其劳，复授武定军节度使，卒。讣闻，上哭曰："惜哉善人！"丧至，亲临奠焉。

耶律马六，字扬隐，孟父楚国王之後。性宽和，善谐谑，亲朋会遇，一坐尽倾。恬于荣利。

与耶律弘古为刺血友，弘古为惕隐，荐补宿直官。重熙初，迁旗鼓拽剌详稳。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闻，不臧否世务。以故上益亲狎。三年，迁崇德宫使，为惕隐，【三】御制诰辞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宠遇过宰辅，帝常以兄呼之。

改辽兴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达，终南京宣徽使。

萧滴冽，字图宁，遥辇鲜质可汗宫人。【四】

重熙初，遥摄镇国军节度使。六年，奉诏使宋，伤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还，决以大杖，降同签南京留守事。遥授静江军节度使，历群牧都林牙，累迁右夷离毕。以才干见任使。

会车驾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冽往觇诚否。因为元昊陈述祸福，听命乃还。拜北院枢密副使，出为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适禄，字撒懒。清宁初，为本班郎君，稍迁宿直官。

乾统中，从伐阻卜有功，加奉宸。历护卫太保，改弘义宫副使。时上京枭贼赵锺哥跋扈自肆，适禄擒之，加泰州观察使，为达鲁虢部节度使。

天庆中，知兴中府，加金吾卫上将军。为盗所杀。

耶律陈家奴，字绵辛，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孙。

重熙中，补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会帝猎，陈家奴逐鹿围内，鞭之二百。时耶律仁先荐陈家奴健捷比海东青鹘，授御盏郎君。历鹰坊、尚厩、四方馆副使，改徒鲁古皮室详稳。会太后生辰，进诗献驯鹿，太后嘉奖，赐珠二，杂彩二百段。兄撒钵卒，陈家奴闻讣，不告而去。帝怒，鞭之。

清宁初，累迁右夷离毕。适帝与燕国王射鹿俱中，王时年九岁，帝悦，陈家奴应制进诗。帝喜，解衣以赐。後皇太子废，帝疑陈家奴党附，罢之。

时西北诸部寇边，以陈家奴为乌古部节度使行军都监，赐甲一属、马二疋，讨诸部，擒其酋送于朝。侦候者见马踪，意寇至，陈家奴遣报元帅，耶律爱奴视之曰；“此野马也！”将出猎，贼至，爱奴战殁。有司诘按，陈家奴不伏，诏释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诸部复来侵，陈家奴率兵三往，皆克，边境遂宁。

以老告归，不从。道宗崩，为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耶律特麽，季父房之後。重熙间，为北克，累迁六部秃里太尉。【五】

大安四年，为倒塌岭节度使。顷之，为禁军都监。是冬，讨磨古斯，斩首二千馀级。十年，复讨之。既捷，授南院宣徽使。寿隆元年，为北院大王。四年，知黄龙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为宿直官，累迁惕隐、都监。以宽厚称。

蒲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使，率师讨之，擒其帅陶得里。又击乌隗叛，降其众，改彰国军节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宁二年，知黄龙府事，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历忠顺、武定二军节度使。致仕，封蒋国公。咸雍初，徙封许国，卒。

萧素飒，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间始仕，累迁北院承旨，彰愍宫使。

清宁初，历左皮室详稳、右夷离毕。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飒讨降之，率其酋长来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

子谋鲁斡，字回琏，初补夷离毕郎君，迁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统军使，为右夷离毕。与枢密使耶律阿思论事不合，见忌，出为马群太保。北部来侵，谋鲁斡破之，以功迁同知乌古敌烈统军，仍许便宜行事。

後以谗毁，降领西北路戍军，复为马群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坚，王子班聂里古之後。

大康中，历永兴延昌宫使、右皮室详稳。会阻卜叛，奉诏招降之。寿隆二年，拜殿前都点检。乾统初，历上京留守、惕隐，复为都点检，改西南面招讨使。请老，不许。天庆中，留守上京，领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诸司等事。以彰国军节度使致仕，卒。

大悲奴举止驯雅，好礼仪，为时人所称。

论曰：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项，破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鼙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矣。其战胜攻取，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将前史所载，未足以发之邪？抑天之所授，众莫与争而能然邪？

虽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可遏而不可召。此黄石公所谓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也。又况乎仁者之无敌哉。辽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蹑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辈诸将，不能无慨然也。 校勘记

一：六年拜惕隐“拜惕隐”三字原错於六年之上，据纪太平六年四月改。

二：十二年二，原误“三”。按纪重熙十二年八月，“于越耶律洪古薨”。洪古即弘古，据改。

三：三年迁崇德宫使为惕隐按纪重熙五年四月，以崇德宫使耶律马六为惕隐。

四：遥辇鲜质可汗宫人宫下疑脱分字。

五：累迁六部秃里太尉按百官志二：“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衮，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秃里太尉即吐里太尉，六部疑应作奚六部。

第九十六卷列传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 挞不也 耶律良 萧韩家奴 萧德 萧惟信 萧乐音奴 耶律敌烈 姚景行 耶律阿思

耶律仁先，字纠邻，小字查剌，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

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补护卫。帝与论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无所隐。授宿直将军，累迁殿前副点检，改鹤剌唐古部节度使，俄召为北面林牙。

十一年，升北院枢密副使。时宋请增岁币银绢以偿十县地产，仁先与刘六符使宋，仍议书“贡”。宋难之。仁先曰：“曩者石晋报德本朝，割地以献，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见。”宋无辞以对。乃定议增银、绢十万两、匹，仍称“贡”。既还，同知南京留守事。

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镇边。未几，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奏今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从之。十八年，再举伐夏，仁先与皇太弟重元为前锋。萧惠失利于河南，帝犹欲进兵，仁先力谏，乃止。後知北院枢密使，迁东京留守。女直恃险，侵掠不止，仁先乞开山通道以控制之，边民安业。封吴王。

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以耶律化哥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复为北院大王，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时北、南院枢密官涅鲁古、萧胡睹等忌之，请以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复拜南院枢密使，更王许。

九年七月， 【一】 上猎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谋逆，帝召仁先语之。仁先曰：“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谨为之备！”未及介马，重元犯帷宫。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乎？”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乃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馀骑阵柢外。及交战，贼众多降。涅鲁古中矢堕马，擒之，重元被伤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萧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诸军。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宫，萧塔剌兵适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

阵，乘便奋击，贼众奔溃，追杀二十馀里，重元与数骑遁去。帝执仁先手曰：“平乱皆卿之功也。”加尚父，进封宋王，为北院枢密使，亲制文以褒之，诏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辽王，与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枢密事。乙辛恃宠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见忌，出为南京留守，改王晋。恤孤，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

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纽印及剑。上谕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仁先严斥候，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塔里干复来寇，仁先逆击，追杀八十馀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把里斯、秃没等来救，见其屡挫，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八年卒，年六十，遗命家人薄葬。弟义先、信先，俱有传。子挞不也。

挞不也，字胡独。清宁二年，补祗候郎君，累迁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

大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讨使，率诸部酋长入朝，加兼侍中。自萧敌禄为招讨之後，朝廷务姑息，多择柔愿者用之，诸部渐至跋扈。挞不也含容尤甚，边防益废，寻改西南面招讨使。

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诏挞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挞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致之。磨古斯绐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绾斯、徐烈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赠兼侍中，曰贞悯。

挞不也少谨愿，後为族嫠妇所惑，出其妻，终以无子。人以此讥之。

耶律良，【二】字习拈，小字苏，着帐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肄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驰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馀地。”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

重熙中，补寝殿小底，寻为燕赵国王近侍。以家贫，诏乘厩马。迁

修起居注。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

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由是宠遇稍隆，迁知制诰，兼知部署司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顷之，为敦睦宫使，兼权知皇太后宫诸局事。

良闻重元与子涅鲁古谋乱，以帝笃於亲爱，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托疾，召帝白其事。帝谓良曰："汝欲间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陛下不早备，恐堕贼计。如召涅鲁古不来，可卜其事。"帝从其言。使者及门，涅鲁古意欲害之，羁於帐下。使者以佩刀断而出，驰至行宫以状闻。帝始信。乱平，以功迁汉人行宫都部署。

咸雍初，同知南院枢密使事，为惕隐，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几卒，帝嗟悼，遣重臣赙祭，给葬具，追封辽西郡王，曰忠成。

萧韩家奴，字括宁，奚长渤鲁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补祗候郎君，累迁敦睦宫使。伐夏，为左翼都监，迁北面林牙。俄为南院副部署，赐玉带，改奚六部大王，治有声。

清宁初，封韩国公，历南京统军使、北院宣徽使，封兰陵郡王。九年，上猎太子山，闻重元乱，驰诣行在。帝仓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与耶律仁先执辔固谏，乃止。明旦，重元复诱奚猎夫来。韩家奴独出谕之曰："汝曹去顺效逆，徒取族灭。何若悔过，转祸为福！"猎夫投仗首服。以功迁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赐资忠保义奉国竭贞平乱功臣。

咸雍二年，迁西南面招讨使。大康初，徙王吴，赐白海东青鹘。皇太子为乙辛诬构，幽于上京。韩家奴上书力言其冤，不报。四年，复为西南面招讨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兰陵，薨。子杨九，终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德，字特末隐，楮特部人。性和易，笃学好礼法。太平中，领牌印、直宿，累迁北院枢密副使，敷奏详明，多称上旨。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宫都部署，赐宫户十有五。

清宁元年，迁同知北院枢密使，封鲁国公。上以德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转南京统军使。九年，复为南府宰相。重元之乱，推锋力战，斩涅鲁古首以献，论功封汉王。

咸雍初，以告老归，优诏不许。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

二。

萧惟信，字耶宁，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赖，南府宰相。曾祖乌古，中书令。祖阿古只，知平州。

父高八，多智数，博览古今。开泰初，为北院承旨，稍迁右夷离毕，以干敏称，拜南府宰相。累迁倒塌岭节度使，知兴中府，复为右夷离毕。陵青诱众作乱，事觉，高八按之，止诛首恶，馀并释之。归奏，称旨。

惟信资沉毅，笃志于学，能辨论。重熙初始仕，累迁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赵国王傅，帝谕之曰："燕赵左右多面谀，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惟信辅导以礼。十七年，迁北院枢密副使，坐事免官。寻复职，兼北面林牙。

清宁九年，重元作乱，犯滦河行宫，惟信从耶律仁先破之，赐竭忠定乱功臣。历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复为北院枢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听。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不得复。告老，加守司徒，卒。

萧乐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稳突吕不六世孙。

父拨剌，三岁居父母丧，毁瘠过甚，养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兴宗猎奚山，过拨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拨剌得见上。年甫十岁，气象如成人。帝悦之，锡赉甚厚。既长，有远志，不乐仕进，隐于奚王岭之插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时誉，就拜舍利军详稳。

乐音奴貌伟言辨，通辽、汉文字，善骑射击鞠，所交皆一时名士。年四十，始为护卫。平重元之乱，以功迁护卫太保，改本部南克，俄为旗鼓拽剌详稳。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赐犀并玉吐鹘。拜五蕃部节度使，卒。子阳阿，有传。

耶律敌烈，字撒懒，采访使吼五世孙。宽厚，好学，工文词。重熙末，补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

清宁元年，稍迁同知永州事，禁盗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乱。敌烈赴援，力战平之，遥授临海军节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观察使。咸雍五年，累迁长宁宫使。捡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立出纳经画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为南院大王。秩满，部民请留，同知南

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传赴阙，遣太医视之。迁上京留守。

大安中，改塌母城节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赐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汉英，本周将，应历初来聘，用敌国礼，帝怒，留之，隶汉人宫分。及景行既贵，始出籍，贯兴中县。

景行博学。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为将作监，改燕赵国王教授。不数年，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叅知政事。【三】性敦厚廉直，人望归之。

道宗即位，多被顾问，为北府宰相。九年秋，告归，道闻重元乱，收集行旅得三百馀骑勤王。比至，贼已平。帝嘉其忠，赐以逆人财产。咸雍元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明年，驿召拜南院枢密使。上从容问治道，引入内殿，出御书及太子书示之，赐什器车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问曰："宋人好生边事，如何？"对曰："自圣宗皇帝以威德怀远，宋修职贡，迨今几六十年。若以细故用兵，恐违先帝成约。"上然其言而止。

致仕，不月复旧职。丁家艰，起复，兼中书令。上问古今儒士优劣，占对称旨，知兴中府，改朔方军节度使。大康初，徙镇辽兴。以上京多滞狱，命为留守，不数月，以狱空闻。

累乞致政，不从。复请，许之，加守太师。卒，遣使吊祭，追封柳城郡王，文宪。寿隆五年，诏为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宁初，补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猎事，进渤海近侍详稳。

重元之乱，与护卫苏射杀涅鲁古，赐号靖乱功臣，徙契丹行宫都部署。大安初，为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寿隆元年，为北院枢密使，【四】监修国史。

道宗崩，受顾命，加于越。录乙辛党人，罪重者当籍其家，阿思受赂，多所宽贳。萧合鲁尝言当修边备，阿思力沮其事，或讥其以金卖国。

後以风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赵王。薨，年八十，追封齐国王。

论曰：滦河之变，重元拥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当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难，功宜居首。良以反谋白太后，韩家奴以逆顺降奚人，德与阿思杀涅鲁古，皆有讨贼之力焉。仁先齐名休哥，勋德兼备，此其一节欤。 校勘记

一：九年七月“九年”二字原脱，据纪清宁九年七月补。

二：耶律良按纪清宁六年五月、咸雍六年六月、八月，并作耶律白。

三：没数年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叁知政事按纪清宁元年十二月以枢密副使姚景行为叁知政事。

四：寿隆元年为北院枢密使寿隆元年，原作“大安十一年”。按大安止十年，次年寿隆元年。纪寿隆元年十二月，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阿思为北院枢密使，据改。

第九十七卷列传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 孩里 窦景庸 耶律引吉 杨绩 赵徽 王观 耶律喜孙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隐，许国王寅底石六世孙。少不喜官禄，年四十一，始补本班郎君。时枢密使耶律乙辛擅权，谗害忠良，斡特剌恐祸及，深自抑畏。

大康中，为宿直官，历左、右护卫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徙左夷离毕。四年，改北院枢密副使。帝赐诗褒之，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赐翼圣佐义功臣。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进讨。会天大雪，败磨古斯四别部，斩首千馀级，拜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加赐宣力守正功臣。寻拜南府宰相。复讨闸古胡里扒部，破之，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先是，北、南府有讼，各州府得就按之；比岁，非奉枢密檄，不得鞫问，以故讼者稽留。斡特剌奏请如旧，从之。寿隆五年，【一】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讨耶睹刮部，俘斩甚众，获马、驼、牛、羊各数万。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赐奉国匡化功臣。

乾统初，乞致仕，不许，止罢招讨。复兼南院枢密使，【二】封混同郡王。迁北院枢密使，加守太师，赐推诚赞治功臣。致仕，薨，曰敬肃。

孩里，【三】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

孩里，重熙间历近侍长。清宁九年，讨重元之乱有功，加金吾卫上将军，赐平乱功臣。累迁殿前都点检，以宿卫严肃称。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会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贺；及议复召，陈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枢府，出孩里为广利军节度使。及皇太子被诬，孩里当连坐，有诏勿问。大安初，历品达鲁虢部节度使。寿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数已尽，却医药，卒，年七十七。

孩里素信浮图。清宁初，从上猎，堕马，愦而复苏。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敞，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还，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後皆验。

窦景庸，中京人，中书令振之子。聪敏好学。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少府少监。

咸雍六年，授枢密直学士，寻知汉人行宫副部署事。大安初，迁南院枢密副使，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同德功臣，封陈国公。有疾，表请致仕；不从，加太子太保，授武定军节度使。审决冤滞，轻重得宜，以狱空闻。

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曰肃宪。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双古，镇西边二十馀年，治尚严肃，不殖货利，时多称之。

引吉寅畏好义。以荫补官，累迁东京副留守、北枢密院侍御。时萧革、萧图古辞等以佞见任，鬻爵纳贿；引吉以直道处其间，无所阿唯。改客省使。时朝廷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数千馀户。

时昭怀太子知北南院事，选引吉为辅导。枢密使乙辛将倾太子，恶引吉在侧，奏出之，为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请赐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狭，畜不蕃息，岂可分赐臣下。"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怀德军节度使，徙漠北猾水马群太保，【四】卒。

杨绩，【五】良乡人。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与杜防、韩知白等擅给进士堂帖，降长宁军节度使，徙知涿州。

清宁初，拜叁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为南府宰相。九年，闻重元乱，与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兴中府。咸雍初，入知枢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许，拜南院枢密使。

帝以绩旧臣，特诏燕见，论古今治乱，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刘伸而已；然伸不及之刚介。"绩拜贺曰"何代无贤，世乱则独善其身，主圣则兼济天下。陛下铢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归，不许，封赵王。

大康中，以例改王辽西。致仕，加守太保，薨。子贵忠，【六】知兴中府。

赵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迁大理正。

清宁二年，铜州人妄毁三教，徽按鞫之，以状闻，称旨。历烦剧，有能名。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咸雍初，为度支使。三年，拜叁知政事。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及代，军民请留。

後同知枢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门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赠中书令，文宪。

王观，南京人。博学有才辩。重熙七年，中进士乙科。

兴宗崩，充夏国报哀使；还，除给事中。咸雍初，迁翰林学士。五年，兼乾文阁学士。七年，改南院枢密副使，赐国姓，叁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事。

坐矫制修私第，削爵为民，卒。

耶律喜孙，字盈隐，永兴宫分人。兴宗在青宫，尝居左右辅导。圣宗大渐，喜孙与冯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萧浞卜等谋逆事。及钦哀为皇太后称制，喜孙尤见宠任。

重熙中，其子涅哥为近侍，坐事伏诛。帝以喜孙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孙无所出之部，因见马印文有品部号，使隶其部，拜南府宰相。寻出为东北路详稳，卒。

论曰：孩里、引吉之为臣也，当乙辛擅权、萧革贪黩之日，虽与同官，而能以正自处，不少阿唯，其过人远矣！传曰：“岁寒知松柏之後凋。”二子有焉。若斡特剌之战功，窦景庸之谳狱，杨绩之忠告，亦贤矣夫。 校勘记

一：寿隆五年寿隆二字原脱，据纪寿隆五年五月补。

二：复兼南院枢密使复兼二字原脱。按纪乾统元年六月，“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枢密使”，据补。

三：孩里按纪清宁九年七月作海邻。

四：徙漠北猾水马群太保猾水，卷一○一萧陶苏斡传作滑水，字通。

五：杨绩叁卷八九校勘记【二】。

六：子贵忠按陈襄使辽语录云，子二人：长规正，知顺州，太傅；

次规忠，即此贵忠。

第九十八卷列传第二十八 萧兀纳 耶律俨 刘伸 耶律胡吕

萧兀纳，一名挞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尝为西南面拽剌。

兀纳魁伟简重，善骑射。清宁初，兄图独以事入见，帝问族人可用者，图独以兀纳对，补祗候郎君。迁近侍敞史，护卫太保。

大康初，为北院宣徽使。时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顷之，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兰陵郡王，人谓近於古社稷臣，授殿前都点检。上谓王师儒、耶律固等曰："兀纳忠纯，虽狄仁杰辅唐，屋质立穆宗，无以过也。卿等宜达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纳辅导燕王，益见优宠。大安初，诏尚越国公主，兀纳固辞。改南院枢密使，奏请掾史宜以岁月迁叙，从之。寿隆元年，拜北府宰相。【一】

初，天祚在潜邸，兀纳数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为辽兴军节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华诬兀纳借内府犀角，诏鞫之。兀纳奏曰："臣在先朝，诏许日取帑钱十万为私费，臣未尝妄取一钱，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夺太傅官，降宁边州刺史，寻改临海军节度使。

兀纳上书曰："自萧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不报。天庆元年，知黄龙府事，改东北路统军使，复上书曰："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章数上，皆不听。及金兵来侵，战于宁江州，其孙移敌蹇死之，兀纳退走入城。留官属守御，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与萧敌里拒金兵于长泺，【二】以军败免官。五年，天祚亲征，兀纳殿，复败绩。後数日乃与百官入见，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三】来攻京城，兀纳发府库以赉士卒，谕以逆顺，完城池，以死拒战。章奴无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帅，寻为契丹都宫使。【四】

天祚以兀纳先朝重臣，有定策勋，每延问以政，兀纳对甚切。上虽优容，终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

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宁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误奏事，出为榆州刺史。俄诏复旧职，迁汉人行宫都部署。六年，赐国姓，封韩国公，改南院枢密使。 【五】 时枢臣乙辛等诬陷皇太子，诏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无辜，未尝雪正。乙辛荐仲禧可任，拜广德军节度使，复为南院枢密使，卒，钦惠。

俨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守着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称。大康初，历都部署判官、将作少监。後两府奏事，论群臣优劣，唯称俨才俊。改少府少监，知大理正，赐紫。六年，迁大理少卿，奏谳详平。明年，升大理卿。丁父忧，夺服，同签部署司事。

大安初，为景州刺史。绳胥徒，禁豪猾，抚老恤贫，未数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颂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诏按上京滞狱，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转运使。刮剔垢弊，奏定课额，益州县俸给，事皆施行。寿隆初，授枢密直学士。以母忧去官，寻召复旧职。宋攻夏，李乾顺遣使求和解，帝命俨如宋平之，拜叁知政事。六年，驾幸鸳鸯泺，召至内殿，访以政事。

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徵也！"迁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 【六】 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帝大渐，俨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乾统三年，徙封秦国。六年，封漆水郡王。天庆中，以疾，命乘小车入朝。疾甚，遣太医视之。薨，赠尚父，曰忠懿。

俨素廉洁，一芥不取於人。经籍一览成诵。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三子：处贞，太常少卿；处廉，同知中京留守事；处能，少府少监。

刘伸，字济时，宛平人。少颖悟，长以辞翰闻。重熙五年，登进士第，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大理正。因奏狱，上适与近臣语，不顾，伸进曰："臣闻自古帝王必重民命，愿陛下省臣之奏。"上大惊异，擢枢密都承旨，权中京副留守。

诏徙富民以实春、泰二州，伸以为不可，奏罢之。迁大理少卿，人

以不冤。升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忧，终制，为三司副使，加谏议大夫，提点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狱全活者众，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义军节度使，政务简静，民用不扰，致乌、鹊同巢之异，优诏褒之。改户部使，岁入羡馀钱三十万缗，拜南院枢密副使。

道宗尝谓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刘伸而已！"宰相杨绩贺其得人，拜叁知政事。 【七】 上谕之曰："卿勿惮宰相！"时北院枢密使乙辛势焰方炽，伸奏曰："臣於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衔之，相与排诋，出为保静军节度使。上终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迁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镇雄武，复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

适燕、蓟民饥，伸与致政赵徽、韩造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赙赠加等。

耶律胡吕，字苏撒，弘义宫分人。其先欲稳，佐太祖有功，为迭烈部夷离。父杨五，左监门卫大将军。

胡吕性谦谨，於人无适莫。重熙末，补寝殿小底。以善职，屡更华要，迁千牛卫大将军。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鲁斯叛， 【八】 为招讨都监，与耶律那也率精骑二千讨平之，以功为汉人行宫副部署，兼知太和宫事。致仕，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

论曰：兀纳当道宗昏惑之会，拥佑皇孙，使乙辛奸计不获复逞，而辽祚以续。比之屋质立穆宗，非溢美也。俨以俊门莅政，所至有能誉；纂述辽史，具一代治乱，亦云勤矣。但其固宠，不能以礼正家，惜哉。刘伸三为大理，民无冤抑；一登户部，上下兼裕，至与耶律并称忠直，不亦宜乎。 校勘记

一：寿隆元年拜北府宰相按纪在寿隆二年十二月。又前此大康六年十二月，以萧挞不也为北府宰相，至大安元年十月改南院枢密使。寿隆时似是再任。

二：拒金兵于长泺长泺，纪天庆四年十一月作斡邻泺。

三：耶律章奴叛卷一○○耶律章奴传及纪并系此事于天庆五年九月。

四：寻为契丹都宫使按纪天庆六年六月作"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帅"。

五：六年赐国姓封韩国公改南院枢密使按纪，七年十二月赐国姓，八年十二月封韩国公，九年八月为南院枢密使。

六：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按辽文汇八乾统元年所撰道宗哀册署衔作“经邦守正翊赞功臣、赵国公”。

七：拜叁知政事按纪咸雍二年十二月，以枢密副使刘诜叁知政事。刘诜即刘伸。

八：北阻卜酋磨鲁斯叛磨鲁斯，纪大安八年十月作磨古斯。 校勘记

一：寿隆五年寿隆二字原脱，据纪寿隆五年五月补。

二：复兼南院枢密使复兼二字原脱。按纪乾统元年六月，“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枢密使”，据补。

三：孩里按纪清宁九年七月作海邻。

四：徙漠北猾水马群太保猾水，卷一○一萧陶苏斡传作滑水，字通。

五：杨绩叁卷八九校勘记【二】。

六：子贵忠按陈襄使辽语录云，子二人：长规正，知顺州，太傅；次规忠，即此贵忠。

第九十九卷列传第二十九 萧岩寿 耶律撒剌 萧速撒 耶律挞不也 萧挞不也 萧忽古 耶律石柳

萧岩寿，乙室部人。性刚直，尚气。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屡称其贤，由是进用。

上出猎较，岩寿典其事，未尝高下于心，帝益重之。历文班太保、同知枢密院事。咸雍四年，从耶律仁先伐阻卜， 【一】 破之，有诏留屯，亡归者众，由是镌两官。十年，讨敌烈部有功，为其部节度使。

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迁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国政，心不自安，与张孝杰数相过从，恐有阴谋，动摇太子。上悟，出乙辛为中京留守。 【二】 会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赐物为寿，乙辛因私属白上："臣见奸人在朝，陛下孤危。身虽在外，窃用寒心。"白斯本还，以闻。上遣人赐乙辛车，谕曰："无虑弗用，行将召矣。"由是反疑岩寿，出为顺义军节度使。

乙辛复入为枢密使，流岩寿於乌隗路，终身拘作。岩寿虽窜逐，恒以社稷为忧，时人为之语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长！"三年，乙辛诬岩寿与谋废立事，执还杀之，年四十九。

乾统间，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绘像宜福殿。岩寿廉直，面折廷诤，多与乙辛忤，故及於难。

耶律撒剌，字董隐，南院大王磨鲁古之孙。 【三】 性忠直沉厚。清宁初，累迁西南面招讨使，以治称。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 【四】 未几，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诏百官廷议，欲复召之，群臣无敢正言。撒剌独奏曰："萧岩寿言乙辛有罪，不可为枢臣，故陛下出之；今复召，恐天下生疑。"进谏者三，不纳，左右为之震悚。乙辛复为枢密使，见撒剌让曰："与君无憾，何独异议？"撒剌曰"此社稷计，何憾之有！"乙辛诬撒剌与速撒同谋废立，诏按无迹，出为始平军节度使。及萧讹都斡诬首，竟遣使杀之。

乾统间，追封漆水郡王，绘像宜福殿，仍追赠三子官爵。

萧速撒，字秃鲁，突吕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间，累迁右护卫太

保。蒲奴里叛，从耶律义先往讨，执首乱陶得里以归。清宁中，历北面林牙、彰国军节度使，入为北院枢密副使。咸雍十年，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

大康二年，知北院枢密使事。【五】耶律乙辛权宠方盛，附丽者多至通显；速撒未尝造门。乙辛衔之，诬构速撒首谋废立；按之无验，出为上京留守。乙辛复令萧讹都斡以前事诬告，上怒，不复加讯，遣使杀之。时方盛暑，尸诸原野，容色不变，乌鹊不敢近。

乾统间，追封兰陵郡王，绘像宜福殿。

耶律挞不也，字撒班，系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间破夏人于金肃军有功，优加赏赉。

挞不也，清宁中补牌印郎君，累迁永兴宫使。九年，平重元之乱，以功知点检司事，赐平乱功臣，为怀德军节度使。咸雍五年，迁遥辇克。

大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谋害太子，挞不也知其奸，欲杀乙辛及萧特里得、【六】萧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党诬构挞不也与废立事，杀之。

乾统间，追封漆水郡王，绘像宜福殿。

萧挞不也，字斡里端，国舅郡王高九之孙。性刚直。咸雍中，补祗候郎君。大康元年，为彰愍宫使，尚赵国公主，拜驸马都尉。

三年，改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与北院宣徽使耶律挞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诬告谋废立事。不胜掠，诬伏。上引问，昏聩不能自陈，遂见杀。

乾统间，追封兰陵郡王，绘像宜福殿。

萧忽古，字阿斯怜，性忠直，捷有力。甫冠，补禁军。

咸雍初，从招讨使耶律赵三讨番部之违命者。及请降，来介有能跃驼峰而上者，以儇捷相诧。赵三问左右谁能此，忽古被重铠而出，手不及峰，一跃而上，使者大骇。赵三以女妻之。帝闻，召为护卫。

时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凶暴。忽古伏于挢下，伺

其过，欲杀之。俄以暴雨坏挢，不果。後又欲杀于猎所，为亲友所沮。大康三年，复欲杀乙辛及萧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系之，考劾不服，流于边。及太子废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杀之。

乾统初，追赠龙虎卫上将军。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独掩，南院大王。父安十，统军副使。

石柳性刚直，有经世志。始为牌印郎君。大康初，为夷离毕郎君。时枢密使耶律乙辛诬杀皇后，谋废太子，斥忠贤，进奸党，石柳恶其所为，乙辛觉之。太子既废，以石柳附太子，流镇州。

天祚即位，召为御史中丞。时方治乙辛党，有司不以为意。石柳上书曰：

臣前为奸臣所陷，斥窜边郡。幸蒙召用，不敢隐默。

恩赏明则贤者劝，刑罚当则奸人消。二者既举，天下不劳而治。臣见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枢要，窃权肆恶，不胜名状。蔽先帝之明，诬陷顺圣，构害忠谠，败国罔上，自古所无。赖庙社之休，陛下获纂成业，积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断，克成孝道之秋。如萧得特实乙辛之党，耶律合鲁亦不为早辨，赖陛下之明，遂正其事。

臣见陛下多疑，故有司顾望，不切推问。乙辛在先帝朝，权宠无比。先帝若以顺考为实，则乙辛为功臣，陛下岂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诏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讵可忘父雠不报，宽逆党不诛。今灵骨未获，而求之不切。传曰，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乱失母，思慕悲伤，孝道益着。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今逆党未除，大冤不报，上无以慰顺考之灵，下无以释天下之愤。怨气上结，水旱为。

臣愿陛下下明诏，求顺考之瘗所，尽收逆党以正邦宪，快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谨别录顺圣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闻。 书奏不报，闻者莫不叹惋。

乾统中，遥授静江军节度使，卒。子马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论曰：易言“履霜，坚冰至”，谨始也。使道宗能从岩寿、撒剌之

谏，后何得而诬，太子何得而废哉？速撒、挞不也以忠言见杀，国欲无乱，得乎？石柳之书，亦幸出於乙辛既败之後，获行其说。有国家者，可不知人哉！ 校勘记

一：咸雍四年从耶律仁先伐阻卜按纪，耶律仁先伐阻卜在咸雍五年三月。

二：中京留守中，原误“上”。据纪大康二年六月及卷九七孩里传、卷一一○耶律乙辛传改。

三：南院大王磨鲁古之孙南院大王，卷八二磨鲁古传作北院大王。

四：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按纪咸雍九年十二月作南院大王。

五：知北院枢密使事事字原脱。按纪大康二年六月，北院枢密副使萧速撒知北院枢密使事，据补。

六：萧特里得按卷一一一本传作萧得特，卷七二顺宗传作萧特特。

第一百卷列传第三十 耶律棠古 萧得里底 萧酬斡 耶律章奴 耶律术者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後。

大康中，补本班郎君，累迁至大将军。性坦率，好别白黑，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时号“强棠古”。在朝数论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调，後出为西北戍长。

乾统三年，萧得里底为西北路招讨使，以后族慢侮僚吏。棠古不屈，乃罢之。棠古讼之朝，不省。天庆初，乌古敌烈叛，召拜乌古部节度使。至部，谕降之。遂出私财及发富民积，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悦，加镇国上将军。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棠古请以军法论。且曰：“臣虽老，愿为国破敌。”不纳。

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谒於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一】

萧得里底，【二】字纠邻，晋王孝先之孙。父撒钵，历官使相。

得里底短而偻，外谨内倨。大康中，补祗候郎君，稍迁兴圣宫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故，历宁远军节度使、长宁宫使。寿隆二年，监讨达里得、拨思母二部，多俘而还，改同知南京留守事。

乾统元年，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枢密事，受诏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馀党。阿思纳贿，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会之。

四年，知北院枢密事。夏王李乾顺为宋所攻，遣使请和解，诏得里底与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使宋平之。宋既许，得里底受书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约归，不见书辞，岂敢徒还。”遂对宋主发函而读。既还，朝议为是。天庆三年，加守司徒，封兰陵郡王。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备，举兵往讨；得里底独沮之，以至败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为西南面招讨使。八年，召为北院枢密使，宠任弭笃。是时，诸路大乱，飞章告急者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有功者亦无甄别。由是将校怨怒，人无斗志。

保大二年，金兵至岭东。会耶律撒八、习骑撒跋等谋立晋王敖卢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议曰：“反者必以此儿为名，若不除去，何以获安。”得里底唯唯，竟无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离。金兵岭，天祚率卫兵西遁。元妃萧氏，得里底之，谓得里底曰：“尔任国政，致君至此，何以生为！”得里底但谢罪，不能对。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与其子麽撒。【三】

得里底既去，为耶律高山奴执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脱身亡归，复为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时淳已僭号，得里底自知不免，诡曰：“吾不能事僭窃之君！”不食数日，卒。子麽撒，为金兵所杀。

萧酬斡，字讹里本，国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终采访使。父别里剌，以后父封赵王。

酬斡貌雄伟，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祗候郎君班详稳。年十八，封兰陵郡王。时帝欲立皇孙为嗣，恐无以解天下疑，出酬斡为国舅详稳，降皇后为惠妃，迁于乾州。初酬斡母入朝，擅取驿马，至是觉，夺其封号；复与妹鲁姐为巫蛊，伏诛。诏酬斡与公主离婚，籍兴圣宫，流乌古敌烈部。

天庆中，以妹复尊为太皇太妃，召酬斡为南女直详稳，迁征东副统军。时广州渤海作乱，乃与驸马都尉萧韩家奴袭其不备，平之，复败敌将侯概于川州。是岁，东京叛，遇敌来击，师溃；独酬斡率麾下数人力战，殁于阵，追赠龙虎卫上将军。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剌，养高不仕。

章奴明敏善谈论。大安中，补牌印郎君。乾统元年，累迁右中丞，兼领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谨，降知内客省事。天庆四年，授东北路统军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马事。

及天祚亲征女直，萧胡笃为先锋都统，章奴为都监。大军渡鸭子河，章奴与魏国王淳妻兄萧敌里及其甥萧延留等谋立淳，诱将卒三百馀人亡归。既而天祚为女直所败，章奴乃遣敌里、延留以废立事驰报淳。淳犹豫未决。会行宫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备言章奴叛命，淳对使者号哭，即斩敌里、延留首以献天祚。

章奴见淳不从，诱草寇数百攻掠上京，取府库财物。至祖州，率僚属告太祖庙云：“我大辽基业，由太祖百战而成。今天下土崩，窃见兴宗

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会淳适好草甸，大事未遂。迩来天祚惟耽乐是从，不恤万机；强敌肆侮，师徒败绩。加以盗贼蜂起，邦国危于累卵。臣等忝预族属，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庙之灵，下欲救万民之命，乃有此举。实出至诚，冀累圣垂。”西至庆州，复祀诸庙，仍述所以举兵之意，移檄州县、诸陵官僚，士卒稍稍属心。

时饶州渤海及侯概等相继来应，众至数万，趋广平淀。其党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劫掠妇女财畜。章奴度不能制，内怀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虏。 【四】 顺国女直阿鹘产率兵追败之，杀其将耶律弭里直，擒贵族二百馀人，其妻子配役绣院，或散诸近侍为婢；馀得脱者皆遁去。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伏诛。

耶律术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伟雄辨。乾统初，补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加观察使。天庆五年，受诏监都统耶律斡里朵战。及败，左迁银州刺史，徙咸州纠将。

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数人往会之。道为游兵所执，送行在所。上问曰：“予何负卿而反？”术者对曰：“臣诚无憾。但以天下大乱，已非辽有，小人满朝，贤臣窜斥，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非为身计。”後数日，复问，术者厉声数上过恶，陈社稷危亡之本，遂杀之。

论曰：辽末同事之臣，其善恶何相远也！棠古骨鲠不屈权要，两镇乌古，恩威并着。酬斡平乱渤海，又以讨叛力战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纵女直而不讨，寝变告而不闻。其蔽主聪明，为国阶乱，莫斯之甚也。章奴、术者乘时多艰，潜谋废立，将求宠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校勘记

一：加太子太傅皇子表同。纪保大二年七月作“加太子太保”。

二：萧得里底按萧得里底与卷一○二有传之萧奉先事迹有重复，疑是一人两传。

三：得里底与其子麽撒麽撒，外戚表作磨撒。金史挞懒传，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磨哥即麽撒。

四：北走降虏按“虏”下原有“上”字，衍文从删。

第一百○一卷列传第三十一 萧陶苏斡 耶律阿息保 萧乙薛 萧胡笃

萧陶苏斡，字乙辛隐，突吕不部人。四世祖因吉，发长五尺，时呼为“长发因吉”。祖里拨，奥隗部节度使。

陶苏斡谨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闻重元乱，挈家赴行在。时陶苏斡虽幼，已如成人，补笔砚小底。累迁祗候郎君，转枢密院侍御。咸雍五年，迁崇德宫使。会有诉北南院听讼不直者，事下，陶苏斡悉改正之，为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辄为所沮。八年，历漠北滑水马群太保，数年不调，尝曰：“用才未尽，不若闲。”乾统中，迁漠南马群太保，以大风伤草，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齐殿宿卫。明年，谷价翔，宿卫士多不给，陶苏斡出私廪之，召同知南院枢密使事。

天庆四年，为汉人行宫副部署。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州。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矣。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 【一】 ，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计。

数月间，边兵屡北，人益不安。饶州渤海结构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馀，招之不下。陶苏斡帅兵往讨，擒其渠魁，斩首数千级，得所掠物，悉还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苏斡与留守耶律大悲奴为守御。章奴既平，陶苏斡请曰：“今边兵懈弛，若清暑岭西，则汉人啸聚，民心益摇。臣愚以为宜罢此行。”不纳。乃命陶苏斡控扼东路，招集散卒。

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祖时徙居西北部，【二】世为招讨司吏。

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干补内史。天庆初，转枢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问之，金人曰：“若归阿疏，敢不听命。”阿息保具以闻。金兵陷宁江州，边兵屡败，遣阿息保与耶律章奴等赍书而东，冀以胁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诏开谕，略无所屈。将还，谓臣曰：『若所请不遂，无相见。』今臣请独往。”不听。将行，别萧得里底曰：“不肖适异国，必无生还，愿公善辅国家。”既至，阿息保

见执。久乃遁归。

及天祚败绩，迁都巡捕使。六年，从阿疏讨耶律章奴，加领军卫大将军。阿疏将兵而东，阿息保送至军，乃还。天祚怒其专，鞭之三百。寻为奚六部秃里太尉。後阿疏反，阿息保以偏师进击，临阵坠马，被擒。因阿疏有旧得免。时阿疏颇好杀，阿息保谓曰："欲举大事，何以杀为！"由是全活者众。会阿疏败，乃还。以战失利，囚中京数岁。

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狱。寻为敌烈皮室详稳。是时，魏王淳僭号，屡遣人以书来招。阿息保封书以献，因谏曰："东兵甚锐，未可轻敌。"及石辇铎之败，天祚奔窜，召阿息保，不时至，疑有贰心，并怒为淳所招，杀之。

初，阿息保知国将亡，前後谏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萧乙薛，字特免，国舅少父房之後。性谨愿。寿隆间，累任剧官。

天庆初，知国舅详稳事，迁殿前副点检。金兵起，为行军副都统。以战失利，罢职。六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迁西京留守。明年，讨剧贼董儿，战易水西，大破之。以功为北府宰相，加左仆射，兼东北路都统。十年，金兵陷上京，诏兼上京留守、东北路统军使。为政宽猛得宜，民之穷困者，辄加振恤，众咸爱之。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军溃，左迁西南面招讨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迁，给侍从不阙，拜殿前都点检。凡金兵所过，诸营败卒复聚上京，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

明年，卢彦伦以城叛，乙薛被执数月，以居官无过，得释。後为耶律大石所杀。

萧胡笃，字合术隐。其先撒葛只，太祖时愿隶宫分，遂为太和宫分人。

曾祖敌鲁，明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统和中，宰相韩德让贵宠，敌鲁希旨，言德让宜赐国姓，籍横帐，由是世预太医选。子孙因之入官者众。

胡笃为人便佞，与物无忤。清宁初，补近侍。大安元年，为彰愍宫太师。寿隆二年，转永兴宫太师。天庆初，累迁至殿前副点检。五年，

从天祚东征，为先锋都统，临事犹豫，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进至剌离水，与金兵战，败，大军亦却。及讨耶律章奴，以籍私奴为军，迁知北院枢密使事，卒。

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

论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庆之间，女直方炽，惟陶苏斡明於料敌，善於忠谏；惜乎天祚痼蔽，不见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疏之难，乙薛甘忍卢彦伦之执，大节已失矣，他有所长，亦奚足取。胡笃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国政，可胜罪哉！ 校勘记

一：发滑水以北兵按纪天庆四年七月作“发浑河北诸军”。

二：太祖时徙居西北部祖，原误“子”。依道光殿本据大典改。

第一百○二卷列传第三十二 萧奉先 李处温 张琳 耶律余睹

萧奉先，【一】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宽内忌。因元妃为上眷倚，累官枢密使，封兰陵郡王。

天庆二年，上幸混同江钩鱼。故事，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适头鱼宴，上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视，辞以不能。再三旨谕，不从。上密谓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托以边事诛之。”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礼义，且无大过，杀之伤向化心。设有异志，蕞尔小国，亦何能为！”上乃止。

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宁江州，东北路统军使萧挞不也战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为都统，将番、汉兵往讨，屯出河店。女直乃潜渡混同江，乘我师未备来袭。【二】嗣先败绩，军将往往遁去。奉先惧弟被诛，乃奏“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患”。从之。嗣先诣阙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无斗志，遇敌辄溃，郡县所失日多。

初，奉先诬耶律余睹结驸马萧昱谋立其甥晋王，事觉，杀昱。余睹在军中闻之惧，奔女直。保大二年，余睹为女直监军，引兵奄至，上忧甚。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遂赐晋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

当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虽能攻我上京，终不能远离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捣云中，计无所出，惟请播迁夹山。天祚方悟，顾谓奉先曰：“汝父子误我至此，杀之何益！汝去，毋从我行。恐军心忿怒，祸必及我。”奉先父子恸哭而去，为左右执送女直兵。女直兵斩其长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国主。道遇我兵，夺归，天祚并赐死。

李处温，析津人。伯父俨，大康初为将作少监，累官叁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与北枢密使萧奉先友旧。执政十馀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宠任之。俨卒，奉先荐处温为相，处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

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诸将莫能支。天祚惧，奔夹山，兵势日迫。处温与族弟处能、 【三】 子，外假怨军声援，结都统萧干谋立魏国王淳，召番、汉官属诣魏王府劝进。魏国王将出，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称贺。魏王固辞不得，遂称天锡皇帝。以处温守太尉，处能直枢密院，为少府少监，左企弓以下及亲旧与其事者，赐官有差。

会魏国王病，自知不起，密授处温番汉马步军都元帅，意将属以後事。及病亟，萧干等矫诏南面宰执入议，独处温称疾不至，阴聚勇士为备，绐云奉密旨防他变。魏国王卒，萧干拥契丹兵，宣言当立王妃萧氏为太后，权主军国事，众无敢异者。干以后命，召处温至，时方多难，未欲即诛，但追毁元帅札子。处能惧及祸，落发为僧。

寻有永清人傅遵说随郭药师入燕，被擒，具言处温尝遗易州富民赵履仁书达宋将童贯，欲挟萧后纳土归宋。后执处温问之，处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谗获罪？”后曰“向使魏国王如周公，则终享亲贤之名於後世。误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数其前罪恶。处温无以对，乃赐死，亦伏诛。

张琳，渾州人。幼有大志。寿隆末，为秘书中允。天祚即位，累迁户部使。顷之，擢南府宰相。

初，天祚之败於女直也，意谓萧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东征事。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败，失於轻举。若用汉兵二十万分道进讨，无不克者。”上许其半，仍诏中京、上京、长春、辽西四路计户产出军。时有起至二百军者，生业荡散，民甚苦之。四路军甫集，寻复遁去。

及中京陷，天祚幸云中，留琳与李处温佐魏国王淳守南京。处温父子召琳，欲立淳为帝，琳曰：“王虽帝胄，初无上命；摄政则可，即真则不可。”处温曰：“今日之事，天人所与，岂可易也！”琳虽有难色，亦勉从之。

淳既称帝，诸将咸居权要，琳独守太师，十日一朝，平章军国大事。阳以元老尊之，实则不使与政。琳由是郁悒而卒。

耶律余睹，一名余都姑，国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气义。保大初，历官副都统。

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晋王，最贤，国人皆属望。时萧奉先之妹亦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睹，将潜图之。适耶律挞葛里之妻会余睹之妻於军中，奉先讽人诬余睹结驸马萧昱、挞葛里，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事觉，杀昱及挞葛里妻，赐文妃死。余睹在军中闻之，惧不能自明被诛，即引兵千馀，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

会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萧遐买、北宰相萧德恭、大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追捕甚急。至闾山，及之。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睹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不如纵之。”还，绐云追袭不及。

余睹既入女直，为其国前锋，引娄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测而至。天祚闻之大惊，知不能敌，率卫兵入夹山。

余睹在女直为监军，久不调，意不自安，乃假游猎，遁西夏。夏人问：“汝来有兵几何？”余睹以二三百对，夏人不纳，卒。

论曰：辽之亡也，虽孽降自天，亦柄国之臣有以误之也。当天庆而後，政归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计，陷晋王非罪之诛，夹山之祸已见於此矣。处温逼魏王以僭号，结宋将以卖国，迹其奸佞，如出一轨。呜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国欲不亡，得乎？张琳守位，余睹及覆自困，则又何足议哉！ 校勘记

一：萧奉先叁卷一○○校勘记 【二】。

二：乘我师未备来袭来袭，原作“击之”。据宏简录二一三及本传上

下文义改。

三：处温与族弟处能索隐，“族”当作从。按传文称处温“伯父俨”，耶律俨传称“子处能”，应作从。

第一百○三卷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上 萧韩家奴李澣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後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後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抟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

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

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害何可以止？”韩家奴对曰：

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渌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

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一】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後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每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帑廪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弭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兵亦然。譬如一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於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於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

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

相接。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之後，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後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後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二】。

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後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缪于古者，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没定，与高勋等十馀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澣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澣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於上曰："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觐致罪。且富於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

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澣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 校勘记

一：皇太妃出师西域"皇太妃"，应作王太妃。叁卷一三校勘记【七】。

二：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按纪，追册玄、德二祖均在重熙二十一年。此是带叙。

第一百○四卷列传第三十四 文学下 王鼎 耶律昭 刘辉 耶律孟简 耶律谷欲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

清宁五年，擢进士第。 【一】 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二】 ，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鼎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

寿隆初，升观书殿学士。 【三】 一日宴主第，醉与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状闻，上大怒，杖夺官，流镇州。居数岁，有赦，鼎独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乾统六年卒 【四】 。

鼎宰县时，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鼎无惧色，但觉枕榻俱

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无干正，可徐置之。”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

耶律昭，字述宁，博学，善属文。统和中，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

会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爱之，奏免其役，礼致门下。欲召用，以疾辞。挞凛问曰：“今军旅甫罢，三边宴然，惟阻卜伺隙而动。讨之，则路远难至；纵之，则边民被掠；增戍兵，则馈饷不给；欲苟一时之安，不能终保无变。计将安出？”昭以书答曰：

窃闻治得其要，则仇敌为一家；失其术，则部曲为行路。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年给纠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秕，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驯至耗竭。

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置游兵以防盗掠，颁俘获以助伏腊，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数年，富强可望。然後练简精兵，以备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动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难制者，则馀种自畏。若舍大而谋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虚费财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机，不可不察。

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阖下膺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上观乾象，下尽人谋；察地形之险易，料敌势之虚实。虑无遗策，利施後世矣。

挞凛然之。

开泰中，猎于拨里堵山，为羯羊所触，卒。

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大康五年，第进士。

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

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卒。

耶律孟简，字复易，于越屋质之五世孙。父刘家奴，官至节度使。

孟简性颖悟。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文康初，枢密使耶律乙辛以奸险窃柄，出为中京留守，孟简与耶律庶箴表贺。未几，乙辛复旧职，衔之，谪巡磁窑关。时虽以谗见逐，不形辞色。遇林泉胜地，终日忘归。明年，流保州。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自序云：“禽兽有哀乐之声，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於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大康中，始得归乡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後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孟简谓馀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

乾统中，迁六院部太保。处事不拘文法，时多笑其迂。孟简闻之曰：“上古之时，无簿书法令，而天下治。盖簿书法令，适足以滋奸幸，非圣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迁昭德军节度使。以中京饥，诏与学士刘嗣昌减价粜粟。事未毕，卒。

耶律谷欲，字休坚，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节度使。

谷欲冲澹有礼法，工文章。统和中，为本部太保。开泰中，稍迁塌母城节度使。鞫霸州疑狱，称旨，授启圣军节度使。太平中，复为本部太保。谢病归，俄擢南院大王。叹风俗日颓，请老，不许。

兴宗命为诗友，数问治要，多所匡建。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

论曰：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

为？”王鼎忠直达政，刘辉侍青宫，建言国计，昭陈边防利害，皆洞达敏。孟简疾乙辛奸邪，黜而不怨。孰谓文学之士，无益於治哉。 校勘记

一：清宁五年擢进士第按纪，王鼎擢进士第在清宁八年。

二：改涞水县令涞水，原误“漆水”。按地理志无“漆水”，涞水属易州，据改。

三：寿隆初升观书殿学士按焚椒录序於大安五年已称前观书殿学士王鼎，似非寿隆初升。

四：乾统六年卒卒字，依道光殿本据大典补。

第一百○五卷列传第三十五 能吏 大公鼎 萧文 马人望 耶律铎鲁斡 杨遵勗 王棠

汉以玺书赐二千石，唐疏刺史、县令于屏，以示奖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传。

辽自太祖创业，太宗抚有燕、蓟，任贤使能之道亦略备矣。然惟朝廷参置国官，吏州县者多遵唐制。历世既久，选举益严。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作能吏传。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辽阳率宾县。统和间，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礼宾使。父信，兴中主簿。

公鼎幼庄愿，长而好学。咸雍十年，登进士第，调渖州观察判官。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独曰：“边障甫宁，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从之，罢役，水亦不为灾。濒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累迁兴国军节度副使。

时有隶鹰坊者，以罗毕为名，扰害田里。岁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会公鼎造朝，大臣谕上嘉纳之意，公鼎曰：“一郡获安，诚为大幸；他郡如此者众，愿均其赐于天下。”从之。徙长春州钱帛都提点。车驾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公鼎曰：“岂可辍官用，徇人情？”拒之。颇闻怨詈语，曰：“此吾职，不敢废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

天祚即位，历长宁军节度使、南京副留守，改东京户部使。时盗杀留守萧保先，始利其财，因而倡乱。民亦互生猜忌，家自为斗。公鼎单骑行郡，陈以祸，众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听命。"安辑如故。拜中京留守，赐贞亮功臣，乘传赴官。时盗贼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马乞自新。公鼎给以符约，俾还业，闻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清肃。天祚闻之，加赐保节功臣。时人心反侧，公鼎虑生变，请布恩惠以安之，为之肆赦。

公鼎累表乞归，不许。会奴贼张撒八率无赖啸聚，公鼎欲击而势有不能。叹曰："吾欲谢事久矣。为世故所牵，不幸至此，岂命也夫！"因忧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

子昌龄，左承制；昌嗣，州刺史；昌朝，镇宁军节度。

萧文，字国华，外戚之贤者也。父直善，安州防御使。

文笃志力学，喜愠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国王中丞司事，以才干称。寻知北面贴黄。王邦彦子争荫，数岁不能定，有司以闻。上命文诘之，立决。车驾将还宫，承诏阅习仪卫，虽执事林林，指顾如一。迁同知奉国军节度使，历国舅都监。

寿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抚使。高阳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黩于货，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会霪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霁。是岁，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迁唐古部节度使，高阳勒石颂之。後不知所终。

马人望，字俨叔，高祖胤卿，为石晋青州刺史，太宗兵至，坚守不降。城破被执，太宗义而释之，【一】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渊，中京副留守。父诠，中京文思使。

人望颖悟。幼孤，长以才学称。咸雍中，第进士，为松山县令。岁运泽州官炭，独役松山，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吐浑怒，下吏，系几百日；复引诘之，人望不屈。萧喜曰："君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闻于朝，悉从所请。

徙知涿州新城县。县与宋接境，驿道所从出。人望治不扰，吏民畏爱。近臣有聘宋还者，帝问以外事，多荐之，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

转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

先是，枢密使乙辛窃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将报父仇，选人望与萧报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处，所活甚众。改上京副留守。会剧贼赵钟哥犯阙，劫宫女、御物，人望率众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驰逐，贼弃所掠而遁。人望令关津讥察行旅，悉获其盗。寻擢枢密都承旨。

宰相耶律俨恶人望与己异，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岁中，为保静军节度使。有二吏凶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辞色，阴令发其事，配之。是岁诸处饥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阙，路不鸣桴。遥授彰义军节度使。迁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禭。徙左散骑常侍，累迁枢密直学士。

未几，拜叁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时钱粟出纳之弊，惟燕为甚。人望以缣帛为通历，凡库物出入，皆使别籍，名曰"临库"。奸人黠吏莫得轩轾，乃以年老扬言道路。朝论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优老。年，天祚手书"宣马宣徽"四字诏之。既至，谕曰："以卿为老，误听也。"遂拜南院枢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议所当与者。如曹勇义、虞仲文尝为奸人所挤，人望推荐，皆为名臣。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久之请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曰文献。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尝附丽求进。初除执政，家人贺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忧。抗之甚高，挤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耶律铎鲁斡，字乙辛隐，季父房之後。廉约重义。

重熙末，给事诰院。咸雍中，累迁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恳留，乃赐诏褒奖。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讨使，为北面林牙，迁左夷离毕。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寿隆初，致仕，卒。

铎鲁斡所至有声，吏民畏爱。及退居乡里，子普古为乌古部节度使，遣人来迎。既至，见积委甚富。谓普古曰："辞亲入仕，当以裕国安

民为事。枉道欺君，以苟货利，非吾志也。”命驾而归。普古後为盗所杀。

杨遵勗，字益诫，【二】涿州范阳人。重熙十九年登进士第，调儒州军事判官，累迁枢密院副承旨。

咸雍三年，为宋国贺正使；还，迁都承旨。天下之事，丛于枢府，簿书填委。遵一目五行俱下，剖决如流，敷奏详敏。上嘉之。奉诏徵户部逋钱，得四十馀万掞，拜枢密直学士，改枢密副使。大康初，叁知政事，徙知枢密院事，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诬皇太子，诏遵与燕哥按其事，遵没敢正言，时议短之。寻拜北府宰相。

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赠守司空，康懿。子晦，终昭文馆直学士。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属文。重熙十五年擢进士。乡贡、礼部、廷试对皆第一。

累迁上京盐铁使。或诬以贿，无状，释之。迁东京户部使。大康二年，辽东饥，民多死，请赈恤，从之。三年，入为枢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

棠练达朝政，临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声。

论曰：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司牧者当如何以尽心。公鼎奏罢完堤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贷以守法，单骑行郡，化盗为良，庶几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应祷，蝗不为灾。人望为民不避囚系，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铎鲁斡吏畏民爱，杨遵决事如流，真能吏哉。 校勘记

一：太宗兵至至太宗义而释之宗，原误“祖”。按用兵石晋为太宗时事，据改。

二：杨遵勗字益诫遵又名兴工。益诫，沈括入国别录作益戒。

第一百○六卷列传第三十六 卓行 萧札剌 耶律官奴 萧蒲离不

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於富贵，不诎於声利，可以振颓风，激薄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

作卓行传。

萧札剌，字虚辇，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业。

保宁间，以戚属进，累迁宁远军节度使。秩满里居，澹泊自适。统和末，召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以疾求退，不听，迁夷离毕。又以疾辞，许之。遂入颉山，杜门不出。上嘉其志，不复徵，札剌自是家于颉山。亲友或过之，终日言不及世务。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岁山居过半，与世俗不偶。耶律资忠重之，目曰颉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隐，林牙斡鲁之孙。沉厚多学，详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

初，徵为宿直将军。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属尊，欲成其志，乃许自择一路节度使。官奴辞曰："臣愚钝，不任官使。"加归义军节度使，辄请致政。

官奴与欧里部人萧哇友善，哇谓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泽民，成大功烈，何屑屑为也！吾与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随，觞咏自乐，虽不官，无慊焉。"官奴然之。时称"二逸"。乾统间，官奴卒。

萧蒲离不，字懒，魏国王惠之四世孙。父母蚤丧，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复遭祖丧，哀毁礼，族里嘉叹。尝谓人曰："我於亲不得终养，今谁为训者？苟不自勉，何以报鞠育恩！"自是力学，於文艺无不精。

乾统间，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应。常与亲识游猎山水，奉养无长物仆隶，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继先业，年强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辞。

晚年，谢绝人事，卜居抹古山，屏远荤茹，潜心佛书，延有道者谈论弭日。人问所得何如，但曰："有深乐！惟觉六凿不相攘，馀无知者。"一日，易服，无疾而逝。

论曰：隐，固未易为也，而亦未可轻以与人。若札剌谢职不谈时务，官奴两辞节镇，蒲离不召而不赴，虽未足谓之隐；然在当时能知内外之分，甘於肥遁，不犹愈於求富贵利达而为妻妾羞者哉？故称卓行可也。

第一百○七卷列传第三十七 列女 邢简妻陈氏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萧氏 耶律术者妻萧氏 耶律中妻萧氏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与其得烈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诗赞卫共姜，春秋褒宋伯姬，盖不得已，所以重人伦之变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烈女三，以见人心之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

邢简妻陈氏，营州人。父陉，五代时累官司徒。

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於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後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统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闻之，嗟悼，赠鲁国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迁，遣使以祭。论者谓贞静柔顺，妇道母仪始终无慊云。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

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乙辛知其讽己，衔之。大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诬以罪，按无迹，获免。会兄适鲁谪镇州，常哥与俱，常布衣疏食。人问曰："何自苦如此？"对曰："皇储无罪遭废，我辈岂可美食安寝。"及太子被害，不胜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耶律奴妻萧氏，小字意辛，国舅驸马都尉陶苏斡之女。母胡独公主。

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适奴。事亲睦族，以孝谨闻。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取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众问其故，意辛

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厌魅获宠，独不愧於心乎！"闻者大惭。

初，奴与枢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废，被诬夺爵，没入兴圣宫，流乌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绝婚。意辛辞曰："陛下以妾孽之亲，使免流窜，实天地之恩。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妾自笄年从奴，一旦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於禽兽何异？幸陛下哀怜，与奴俱行，妾即死无恨！"帝感其言，从之。

意辛久在贬所，亲执役事，虽劳无难色。事夫礼敬，有加于旧。寿隆中，上书乞子孙为着帐郎君。帝嘉其节，召举家还。

子国隐，乾统间始仕。保大中，意辛在临潢，谓诸子曰："吾度卢彦伦必叛，汝辈速避，我当死之。"贼至，遇害。

耶律术者妻萧氏，小字讹里本，国舅孛堇之女。性端悫，有容色，自幼与他女异。年十八，归术者。谨裕贞婉，娣姒推尊之。

及居术者丧，极哀毁。既葬，谓所亲曰："夫妇之道，如阴阳表。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无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岁登朝，有才不寿。天祸妾身，罹此酷罚，复何依恃。傥死者可见，则从；不可见，则当与俱。"侍婢勉竟慰无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萧氏，小字兰，韩国王惠之四世孙。聪慧谨愿。年二十归於中，事夫敬顺，亲戚咸誉其德。中尝谓曰："汝可粗知书，以前贞淑为鉴。"遂发心诵习，多涉古今。

天庆中，为贼所执，潜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污我者，即死之。"至夜，贼遁而免。久之，帝召中为五院都监，中谓妻曰："吾本无宦情，今不能免。我当以死报国，汝能从我乎？"兰对曰："谨奉教。"及金兵徇地岭西，尽徙其民，中守节死。兰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跃马突出，至中死所自杀。

论曰：陈氏以经教二子，并为贤相，耶律氏自洁不嫁，居闺阃之内而不忘忠其君，非贤而能之乎。三萧氏之节，虽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第一百○八卷列传第三十八 方技 直鲁古 王白 魏璘 耶律敌鲁 耶律乙不哥

孔子称“小道必有可观”，医卜是已。医以济夭札，卜以决犹豫，皆有补於国，有惠於民。前史录而不遗，故传。

直鲁古，吐谷浑人。初，太祖破吐谷浑，一骑士弃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开橐视之，中得一婴儿，即直鲁古也。因所俘者问其故，乃知射橐者，婴之父也。世善医，虽马上视疾，亦知标本。意不欲子为人所得，欲杀之耳。

由是进於太祖，淳钦皇后收养之。长亦能医，专事灸。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灸书，【一】行于世。年九十卒。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晋司天少监，太宗入汴得之。

应历十九年，王子只没以事下狱，其母求卜，白曰：“此人当王，未能杀也，毋过忧！”景宗即位，释其罪，封宁王，竟如其言。凡决祸多此类。

保宁中，历彰武、兴国二军节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

天禄元年，上命驰马较迟疾，以为胜负。问王白及璘孰胜？白奏曰：“赤者胜。”璘曰：“臣所见，骢马当胜。”既驰，竟如璘言。上异而问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胜。”璘曰：“不然，火虽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胜。”上嘉之。五年，察割谋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谓曰：“大王之数，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乱，果败。应历中，周兵犯燕，上以胜败问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验。

尝为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上闻之，免死，流乌古部。一日，节度使召璘，适有献双鲤者，戏曰：“君卜此鱼何时得食？”璘良久答曰：“公与仆不出今日，有不测祸，奚暇食鱼？”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敌鲁，字撒不碗。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宫分，隶焉。

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功。统和初，为大丞相韩德让所荐，官至节度使。

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於是令大击钲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年八十卒。

耶律乙不哥，字习拈，六院郎君古直之後。幼好学，尤长於卜筮，不乐仕进。

尝为人择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过者，即启土。”至期，果一人负乳犊，引牛而过。其人曰：“所谓『牛乘人』者，此也。”遂启土。既葬，吉凶尽如其言。又为失鹰者占曰：“鹰在汝家东北三十里泺西榆上。”往求之，果得。当时占候无不验。

论曰：方技，术者也。苟精其业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鲁古、王白、耶律敌鲁无大得失，录之宜矣。魏璘为察割卜谋逆，为罨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贯；虽有寸长，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为来者戒。校勘记

一：脉诀灸书诀，原误“诸”。据大典二○八八九改。

第一百○九卷列传第三十九 伶官 罗衣轻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镜新磨於传，【一】是必有所取矣。辽之伶官当时固多，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惟罗衣轻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是宜传。

罗衣轻，不知其乡里。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

兴宗败於李元昊也，单骑突出，几不得脱。先是，元昊获辽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系帐後，将杀之。太子笑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闻而释之。

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後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竞，前後已偿数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复博，罗衣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清宁间，以疾卒。 宦官 王继恩 赵安

周礼，寺人掌中门之禁。至巷伯诗列于雅，勃貂功着于晋，虽忠於所事，而非其职矣。汉、唐中世，窃权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宠遇之过。辽宦者二人，其贤不肖皆可为後世鉴，故传焉。

王继恩，棣州人。睿智皇后南征，继恩被俘。

初，皇后以公私所获十岁已下儿容貌可观者近百人，载赴凉陉，并使阉为竖，继恩在焉。聪慧，通书及辽语。擢内谒者、内侍左厢押班。圣宗亲政，累迁尚衣库使、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灵州观察使、内库都提点。

继恩好清谈，不喜权利，每得赐赉，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每宋使来聘，继恩多充宣赐使。後不知所终。

赵安仁，字小喜，深州乐寿人，自幼被俘。

统和中，为黄门令、秦晋国王府祗候。王薨，授内侍省押班、御院通进。开泰八年，与李胜哥谋奔南土，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与钦哀有隙，钦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动静，无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权既重，安仁惧祸，复谋亡归。仁德欲诛之，钦哀以言营救。圣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陨越。今为思亲，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实可怜悯。”赦之。

重熙初，钦哀摄政，欲废帝，立少子重元。帝与安仁谋迁太后庆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点。会上思太后，亲驭奉迎，太后责曰：“汝负万死，我尝营救。不望汝报，何为离间我母子耶！”安仁无答。後不知所终。

论曰：名器所以砺天下，非贤而有功则不可授，况宦者乎。继恩为内谒者，安仁为黄门令，似矣；何至溺於私爱，而授以观察使、大将军耶？易曰：“负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终，继恩幸而免欤？校勘记

一：五代史列镜新磨於传镜，新五代史三七作敬。

第一百一十卷列传第四十 奸臣上 耶律乙辛 张孝杰 耶律燕哥 萧十三

春秋褒贬，善恶并书，示劝惩也。故迁、固传佞幸、酷吏，欧阳修则并奸臣录之，将俾为君者知所鉴，为臣者知所戒。此天地圣贤之心，国家安危之机，治乱之原也。辽自耶律乙辛而下，奸臣十人，其败国皆足以为戒，故列于传。

耶律乙辛，字胡睹衮，五院部人。父迭剌，家贫，服用不给，部人号“穷迭剌”。

初，乙辛母方娠，夜梦手搏羊，拨其角尾。既寤占之，术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为王字，汝後有子当王。”及乙辛生，适在路，无水以浴，回车破辙，忽见涌泉。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庆，闻酒香，于草棘间得二，因祭东焉。

乙辛幼慧黠。尝牧羊至日昃，迭剌视之，乙辛熟寝。迭剌触之觉，乙辛怒曰：“何遽惊我！适梦人手执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日方半而觉，惜不尽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

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重熙中，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从入宫。皇后见乙辛详雅如素宦，令补笔砚吏；帝亦爱之，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赐汉人户四十，同知点检司事，常召决疑议，升北院同知，历枢密副使。清宁五年，为南院枢密使，改知北院，封赵王。

九年，耶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时驸马都尉萧胡睹与重元党，恶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讨使。”帝将从之。乙辛奏曰：“臣新叁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帝然之。重元乱平，拜北院枢密使，【一】进王魏，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师。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

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谋以事诬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间入奏曰：“帝与后如天地并位，中宫岂可旷？”盛称其党驸马都尉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上信之，纳于宫，寻册为皇后。时护卫萧忽古知乙辛奸状，伏挢下，欲杀之。俄暴雨坏挢，谋不遂。林牙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出为中京留守。乙辛

泣谓人曰："乙辛无过，因谗见出。"其党萧霞抹辈以其言闻於上。上悔之。无何，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诏近臣议召乙辛事。北面官属无敢言者，耶律撒剌曰："初以萧岩寿奏，出乙辛。若所言不当，宜坐以罪；若当，则不可复召。"累谏不从。乃复召为北院枢密使。

时皇太子以母后之故，忧见颜色。乙辛党欣跃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乙辛因萧十三之言，夜召萧得特谋构太子，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诬告耶律撒剌等同谋立皇太子。诏按无迹而罢。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伏。上怒，命诛撒剌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数人庭诘，各令荷重校，绳系其颈，不能出气，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别无异辞。"时方暑，尸不得瘗，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监卫者皆其党。寻遣萧达鲁古、撒把害太子。乙辛党大喜，聚饮数日。上京留守萧挞得以卒闻。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阴遣人杀之，以灭其口。

五年正月，上将出猎，乙辛奏留皇孙，上欲从之。同知点检萧兀纳谏曰："陛下若从乙辛留皇孙，皇孙尚幼，左右无人，愿留臣保护，以防不测。"遂与皇孙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颇知其奸。会北幸，将次黑山之平淀，上适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後，恶之，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阙入谢，帝即日遣还，改知兴中府事。

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国，下有司议，法当死。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得减死论，击以铁骨朵，幽於来州。後谋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觉，缢杀之。乾统二年，发冢，戮其尸。

张孝杰，建州永霸县人。家贫，好学。重熙二十四年，擢进士第一。

清宁间，累迁枢密直学士。咸雍初，坐误奏事，出为惠州刺史。俄召复旧职，兼知户部司事。三年，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陈国公。上以孝杰勤干，数问以事，为北府宰相。汉人贵幸无比。

大康元年，赐国姓。明年秋猎，帝一日射鹿三十，燕从官。酒酣，命赋云上于天诗，诏孝杰坐御榻旁。上诵黍离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孝杰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富有四海，陛

下何求？”帝大悦。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欢饮至夜，乃罢。

是年夏，乙辛谮皇太子，孝杰同力相济。及乙辛受诏按皇太子党人，诬害忠良，孝杰之谋居多。乙辛荐孝杰忠於社稷，帝谓孝杰可比狄仁杰，赐名仁杰，乃许放海东青鹘。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杰奸佞，寻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坐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削爵，贬安肃州，数年乃归。大安中，死於乡。乾统初，剖棺戮尸，以族产分赐臣下。

孝杰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初，孝杰及第，诣佛寺，忽迅风吹孝杰幞头，与浮图齐，坠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骤贵，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燕哥，字善宁，季父房之後。四世祖铎稳，【二】太祖异母弟。父曰豁里斯，官至太师。

燕哥狡佞而敏。清宁间，为左护卫太保。大康初，转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复为枢密使，以燕哥为耳目，凡闻见必以告。乙辛爱而荐之，帝亦以为贤，拜左夷离毕。及皇太子被诬，帝遣燕哥往讯之，太子谓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为储嗣，复何求，敢为此事！公与我为昆弟行，当念无辜，达意於帝。”祷之甚恳。萧十三闻之，谓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为伏状。”燕哥颔之，尽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杀害忠良，多燕哥之谋，为契丹行宫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迁惕隐。

大安三年，为西京留守，致仕。寿隆初，以疾卒。

萧十三，蔑古乃部人。父铎鲁斡，历官节度使。

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宁间，以年劳迁护卫太保。大康初，耶律乙辛复入枢府，益横恣。时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辄使出之，十三由宿卫迁殿前副点检。

三年夏，护卫萧忽古等谋杀乙辛，事觉下狱。十三谓乙辛曰“今太子犹在，臣民属心。大王素无根柢之助，复有诬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计之。”乙辛曰：“吾忧此久矣！”是夜，召萧得特谋所以构太子事。十三计既行，寻迁殿前都点检，兼同知枢密院事。复令萧讹

都斡等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诏究其事，太子不服。别遣夷离毕耶律燕哥问太子，太子具陈所以见诬之状。十三闻之，谓燕哥曰："如此奏，则大事去矣！当易其辞为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上大怒，废太子。太子将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车，遣卫卒阖车门。是年，迁北院枢密副使，复陈阴害太子计，乙辛从之。

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为保州统军使，卒。乾统间，剖棺戮尸。二子：的里得、念经，皆伏诛。 校勘记

一：重元乱平拜北院枢密使按纪清宁九年七月，重元平後，以耶律仁先为北院枢密使，乙辛为南院枢密使。

二：四世祖铎稳按下文，如燕哥与太子浚为兄弟行，则铎稳应是七世祖。

第一百一十一卷列传第四十一 奸臣下 萧余里也 耶律合鲁 萧得里特 萧讹都斡 萧达鲁古 耶律塔不也 萧图古辞

萧余里也，字讹都碗，国舅阿剌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重熙间，以外戚进。

清宁初，补祗候郎君，尚郑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南面林牙。以父阿剌为萧革所谮，出余里也为奉先军节度使。十年冬，召为北面林牙。

咸雍中，会有告余里也与族人术哲谋害耶律乙辛，按无状，出为宁远军节度使。自後余里也揣乙辛意，倾心事之，荐为国舅详稳。大康初，封辽西郡王。时乙辛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余里也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及乙辛谋构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枢密事，赐推诚恬赞功臣。以女妻乙辛子绥也，恃势横肆，至有无君之语，朝野侧目。

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与乙辛党，以天平军节度使归第。寻拜西北路招讨使。以母忧去官，卒。

耶律合鲁，字胡都，六院舍利古直之後。柔佞，喜苟合。仕清宁初。

时乙辛引用群小，合鲁附之，遂见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谮皇太子，杀忠直，合鲁多预其谋。弟吾也亦党乙辛，时号“二贼”。乙辛荐为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萧得里特，遥辇可汗宫分人。善阿意顺色。清宁初，乙辛用事，【一】甚见引用，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及皇太子废，遣得里特监送上京。得里特促其行，不令下车，起居饮食数加陵侮，至则筑圜堵囚之。大康中，迁西南招讨使，历顺义军节度使，转国舅详稳。

寿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阖门籍兴圣宫，贬西北统军司，卒。二子：得末、讹里，乾统间以父与乙辛谋，伏诛。

萧讹都斡，国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补牌印郎君。

大康三年，枢密使乙辛阴怀逆谋，乃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诬告耶律撒剌等废立事。诏按无状，皆补外。顷之，讹都斡希乙辛意，欲实其事，与耶律塔不也等入阙，诬首："耶律撒剌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预谋。今不自言，恐事泄连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

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二】为驸马都尉。後与乙辛议不合，衔之，复以车服僭拟人主，被诛。讹都斡临刑，语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杀我以灭口耳！"

萧达鲁古，遥辇嘲古可汗宫分人。性奸险。

清宁间，乙辛为枢密使，窃权用事，阴怀逆谋。达鲁古比附之，遂见奖拨，稍迁至旗鼓拽剌详稳。乙辛欲害太子，以达鲁古凶果可使，遣与近侍直长撒把诣上京，同留守萧挞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绐以有赦，召太子出，杀之，函其首以归，诈云疾薨。以达鲁古为国舅详稳。达鲁古恐杀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杀。

乾统间，诏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党人，达鲁古以赂获免。後以疾卒。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後。以善击鞠，幸於上，凡驰骋，鞠不离杖。

咸雍初，补祗候郎君。与耶律乙辛善，故内外畏之。及太子被谮，按无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实其诬，与讹都斡等密奏："太子谋乱事本实，臣不首，恐事觉连坐。"帝信之，废太子。改延庆宫副使。寿隆元年，为行宫都部署。

天祚嗣位，以塔不也党乙辛，出为特免部节度使。及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旧党，塔不也以赂获免。徙敌烈部节度使，复为敦睦宫使。天庆元年，出为西北路招讨使。以疾卒。

萧图古辞，字何宁，楮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称，累迁左中丞。

清宁初，历北面林牙，改北院枢密副使。辨敏，善伺颜色，应对合上意。皇太后尝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萧图古辞不能决。"眷遇日隆。知北院枢密使事。六年，出知黄龙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顷之，为北院枢密使，诏许便宜从事。

为人奸佞有馀，好聚，专愎，变更法度。为枢密数月，所荐引多为重元党与，由是免为庶人。後没入兴圣宫，卒。

论曰：舜流共工，孔子诛少正卯，治奸之法严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为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当其留仁先，讨重元，若真为国计者；不知包藏祸心，待时而发耳。一旦专权，又得孝杰、燕哥、十三为之腹心，故肆恶而无忌惮。始诬皇后，又杀太子及其妃，其祸之酷，良可悲哉。

呜呼！君之所亲，莫皇后、太子若也。奸臣杀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悟。一时忠谠，废戮几尽。虽黑山亲见官属之盛，仅削一字王号。至私藏甲兵，然後诛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谢天下，抑亦道宗不明无断，有以养成之也。

如萧余里也辈，忘君党恶，以饕富贵，虽幸而死诸嵌下，其得免於遗臭之辱哉！ 校勘记

一：清宁初乙辛用事按清宁初应作清宁末。

二：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按公主表：道宗第二女赵国公主嫁萧挞不也，“挞不也坐昭怀太子事被害，其弟讹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讹都斡党乙辛，恶之。未几，讹都斡以事伏诛。”

第一百一十二卷列传第四十二 逆臣上 耶律辖底 迭里特 耶律察割 耶律娄国 耶律重元 涅鲁古 耶律滑哥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贵贱位而後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後天地和，天地和而後万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诛死者於前，惧生者於後，其虑深远矣。欧阳修作唐书，创逆臣传，盖亦春秋之意也。

辽叛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则又有甚焉者，然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传，所以公天下之贬，以示夫戒云。

辖底，字涅烈衮，肃祖孙夷离剌之子。幼黠而辩，时险佞者多附之。

遥辇痕德可汗时，异母兄罨古只为迭剌部夷离。故事，为夷离者，得行再生礼。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与于越耶律释鲁同知国政。及释鲁遇害，辖底惧人图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伪为失明。後因球马之会，与二子夺良马奔归国。益为奸恶，常以巧辞获免。

太祖将即位，让辖底，辖底曰："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太祖命为于越。及自将伐西南诸部，辖底诱剌葛等乱，不从者杀之。车驾还至赤水城，辖底惧，与剌葛俱北走，至榆河为追兵所获。太祖问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臣尝奏事心动，始有窥觎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事若成，岂容诸弟乎。"太祖谓诸弟曰"汝辈乃从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谋大事者，须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辖底不复对。囚数月，缢杀之。

将刑，太祖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子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邻。有膂力，善驰射，马踬不仆。尤神于医，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

太祖在潜，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剌部夷离。太祖尝思鹿醢解酲，以山林所有，问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乘内厩马逐鹿，射其一。欲复射，马跌而毙。迭里特跃而前，弓犹不弛，复获其一。帝欢甚曰：“吾弟万人敌！”会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视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弹丸，然药不能及，必而後愈。”帝从之。呕出瘀血，痛止。

帝以其亲，每加赐赉；然知其为人，未尝任以职。後从剌葛乱，与其父辖底俱缢杀之。

渺割，字欧辛，【一】明王安端之子。善骑射。貌恭而心狡，人以为懦。太祖曰：“此凶顽，非懦也。”其父安端尝使奏事，太祖谓近侍曰：“此子目若风驼，面有反相。朕若独居，无令入门。”

世宗即位于镇阳，安端闻之，欲持两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岂容我辈！永康王宽厚，且与刘哥相善，宜往与计。”安端即与刘哥谋归世宗。及和议成，以功封泰宁王。

会安端为西南面大详稳，察割佯为父恶，阴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诉不胜哀，帝悯之，使领女石烈军。【二】出入禁中，数被恩遇。帝每出猎，察割托手疾，不操弓矢，但执炼锤驰走。屡以家之细事闻於上，上以为诚。

渺割以诸族属杂处，不克以逞，渐徙庐帐迫於行宫。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耶！”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於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纳。

天禄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饮三日，察割谋乱不果。帝伐周，至详古山，太后与帝祭文献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归见寿安王，邀与语，王弗从。察割以谋告耶律盆都，盆都从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号。百官不从者，执其家属。至夜，阅内府物，见码瑙碗，曰：“此希世宝，今为我有！”诧于其妻。妻曰“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伶类，此物何益！”察割曰：“寿安年幼，屋质不过引数奴，诘旦来朝，固不足忧。”其党矧斯报寿安、屋质以兵围于外，察割寻遣人弑皇后於柩前，仓惶出阵。寿安遣人谕曰：“汝等既行弑逆，复将若何？”有夷离划者委兵归寿安王，馀众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济，乃系群

官家属，执弓矢胁曰：“无过杀此曹尔！”叱令速出。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系中，进曰：“不有所废，寿安王何以兴。籍此为辞，犹可以免。”察割曰：“诚如公言，谁当使者？”敌猎请与罨撒葛同往说之，察割从其计。

寿安王复令敌猎诱察割，脔杀之。诸子皆伏诛。

娄国，字勉辛，文献皇帝之子。天禄五年，遥授武定军节度使。及察割作乱，穆宗与屋质从林牙敌猎计，诱而出之，娄国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

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娄国有觊觎之心，诱敌猎及群不逞谋逆。事觉，按问不服。帝曰：“朕为寿安王时，卿数以此事说我，今日岂有虚乎？”娄国不能对。及馀党尽服，遂缢於可汗州西谷，诏有司择绝後之地以葬。

重元，小字孛吉只，圣宗次子。材勇绝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

太平三年，封秦国王。圣宗崩，钦哀皇后称制，密谋立重元。重元以所谋白於上，上益重之，封为皇太弟。历北院枢密使、 【三】 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重元处戎职，未尝离辇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诏从之，赐以金券誓书。道宗即位，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所未有。

清宁九年，车驾猎滦水，以其子涅鲁古素谋，与同党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等凡四百馀人，诱胁弩手军阵于帷宫外。将战，其党多悔过效顺，各自奔溃。重元既知失计，北走大漠，叹曰“涅鲁古使我至此！”遂自杀。

先是重元将举兵，帐前雨赤如血，识者谓败亡之兆。子涅鲁古。

涅鲁古，小字耶鲁绾。性阴狠。兴宗一见，谓曰：“此子目有反相。”

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进王楚，为惕隐。清宁三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 【四】 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说其父重元诈病，俟车驾临问，因行弑逆。

九年秋猎，帝用耶律良之计，遣人急召涅鲁古。涅鲁古以事泄，遽拥兵犯行宫。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等率宿卫士讨之。涅鲁古跃马突出，为近侍详稳渤海阿、【五】护卫苏射杀之。

滑哥，字斯懒，隋国王释鲁之子。性阴险。初其父妾，惧事彰，与克萧台哂等共害其父，归咎台哂，滑哥获免。

太祖即位，务广恩施，虽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隐。六年，滑哥预诸弟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於是与其子痕只俱陵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产。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恶不可言。诸弟作乱，皆此人教之也。"校勘记

一：渺割字欧辛欧辛，地理志二作沤里僧王。

二：使领女石烈军百官志二有女古烈详稳司，似源于此。女石烈、女古烈，未知孰是。

三：历北院枢密使按纪重熙七年十二月作"判北南院枢密使事"，皇子表作"历南、北院枢密使"。

四：清宁三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三，原误"二"。按纪在清宁三年二月，据改。

五：近侍详稳渤海阿叁卷二二校勘记【一】。

第一百一十三卷列传第四十三 逆臣中 萧翰 耶律牒蜡 耶律朗 耶律刘哥 盆都 耶律海思 耶律敌猎 萧革

萧翰，一名敌烈，字寒真，宰相敌鲁之子。

天赞初，唐兵围镇州，节度使张文礼遣使告急。翰受诏与康末怛往救，克之，杀其将李嗣昭，拨石城。会同初，领汉军侍卫。八年，伐晋，败晋将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军下马而射。"帝从其言，军士步进。敌人持短兵猝至，我军失利。帝悔之曰："此吾用言之过至此！"及从驾入汴，为宣武军节度使。

会帝崩栾城，世宗即位。翰闻之，委事於李从敏，径趋行在。是年秋，世宗与皇太后相拒於潢河横渡，和议未定。太后问翰曰："汝何怨而叛？"对曰："臣母无罪，太后杀之，以此不能无憾。"初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翰闻而快之，即囚所谓曰："汝尝言我辈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对曰："第愿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天禄二年，尚帝妹阿不里。後与天德谋反，下狱。复结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乱，耶律石剌告屋质，屋质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发其事，屋质固诤以为不可，乃诏屋质鞫按。翰伏辜，帝竟释之。复与公主以书结明王安端反，屋质得其书以奏，翰伏诛。

牒蜡，字述兰，六院夷离蒲古只之後。

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会同元年，与赵思温持节册晋帝。 【一】及我师伐晋，至滹沱河，降晋将杜重威，牒蜡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斩首数万级。

世宗即位，遣使驰报，仍命牒蜡执偏将术者以来。其使误入术者营，术者得诏，反诱牒蜡，执送太后。牒蜡亡归世宗。和约既成，封燕王，为南京留守。

天禄五年，察割弑逆，牒蜡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从之。明旦，寿安王讨乱，凡胁从者皆弃兵降；牒蜡不降，陵迟而死。妻子皆诛。

朗，字欧新，季父房罨古只之孙。性轻佻，多力，人呼为"虎斯"。天显间以材勇进，每战辄克，由是得名。

会同九年，太宗入汴，命知澶渊，控扼河渡。天禄元年，燕、赵已南皆应刘知远，朗与汴守萧翰弃城归阙。先是，朗祖罨古只为其弟辖底诈取夷离，自是族中无任六院职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为六院大王。

及察割作乱，遣人报朗曰："事成矣！"朗遣详稳萧胡里以所部军往，命曰："当持两端，助其胜者。"穆宗即位，伏诛，籍其家属。

刘哥，字明隐，太祖弟寅底石之子。【二】幼骄狠，好陵侮人，长益凶狡。太宗恶之，使守边徼，累迁西南边大详稳。

会同十年，叔父安端从帝伐晋，【三】以病先归，与刘哥邻居。世宗立於军中，安端议所往，刘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刘哥、安端遇於泰德泉。既接战，安端坠马。王子天德驰至，欲以枪刺之。刘哥以身卫安端，射天德，贯甲不及肤。安端得马复战，太弟兵败。刘哥与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议成，太后问刘哥曰："汝何怨而叛？"对曰："臣父无罪，太后杀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为惕隐。

天禄中，与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卫萧翰谋反，耶律石剌发其事，刘哥以饰辞免。後请帝博，欲因进酒弑逆，帝觉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刘哥，锁项以博。帝问："汝实反耶？"刘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遂贯之。耶律屋质固诤，以为罪在不赦。上命屋质按之，具服。诏免死，流乌古部，果以千顶疽死。弟盆都。

盆都，残忍多力，肤若蛇皮。天禄初，以族属为皮室详稳。二年，与兄刘哥谋反，免死，使於辖嬖斯国。既还，复预察割之乱，陵迟而死。

异母弟二人：化葛里、奚蹇。应历初，无职任，以族子，甚见优礼。三年，或告化葛里、奚蹇与卫王宛谋逆，下狱，饰辞获免。四年春，复谋反，伏诛。

海思，字铎衮，隋国王释鲁之庶子。机警口辩。

会同五年，诏求直言。时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诣阙。有司问曰："汝何故来？"对曰："应诏言事。苟不以贫稚见遗，亦可备直言之选。"有司以闻。会帝将出猎，使谓曰："俟吾还则见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贤，是以来耳；今反缓於猎，请从此归。"帝闻，即召见赐

坐，问以治道。命明王安端与耶律颇德试之，数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问曰：“与汝言者何如人也？”对曰：“安端言无收检，若空车走峻坂；颇德如着靴行旷野射鸨。”帝大笑。擢宣徽使，屡任以事。帝知其贫，以金器赐之，海思即散于亲友。後从帝伐晋有功。

世宗即位於军中，皇太后以兵逆於潢河横渡。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海思见太后还，不称旨。既和，领太后诸局事。

穆宗即位，与冀王敌烈谋反，死狱中。

敌猎，字乌辇，六院夷离术不鲁之子。少多诈。

世宗即位，为群牧都林牙。察割谋乱，官僚多被囚系。及寿安王与耶律屋质率兵来讨，诸党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诣囚所，持弓矢胁曰：“悉杀此曹！”敌猎进曰：“杀何益於事？窃料屋质将立寿安王，故为此举，且寿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为辞，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谁可使者？”敌猎曰：“大王若不疑，敌猎请与罨撒葛同往说之。”察割遣之。寿安王用敌猎计，诱杀察割，凡被胁之人无一被害者，皆敌猎之力。

乱既平，帝嘉赏，然未显用。敌猎失望，居常怏怏，结群不逞，阴怀不轨。应历二年，与其党谋立娄国，事觅，陵迟死。

萧革，小字滑哥，字胡突，国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智数。太平初，累迁官职。游近习间，以谀悦相比昵，为流辈所称，由是名达於上。

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为北院枢密副使。帝尝与近臣宴，谓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拨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误蒙圣知，无以报万一；惟竭愚忠，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枢密事。革怙宠专权，同僚具位而已。时夷离毕耶律义先知革奸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将败事。帝不听。一日，上令义先对革巡掷，义先酒酣曰：“臣备位大臣，纵不能进忠去佞，安能与贼博乎！”革衔之，佯言曰：“公相谑，不既甚乎！”义先诟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义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诏革谓曰：“义先无礼，可痛绳之。”革曰：“义先之才，岂逃圣鉴！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过为

罪，恐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矫情媚上多此类。拜南院枢密使，诏班诸王上，封吴王。改知北院，进王郑，兼中书令。帝大渐，诏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旷，朕若弗寤，宜即令燕赵国王嗣位。”

清宁元年，复为南院枢密使，更王楚。复徙北院，与国舅萧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挠，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剌为东京留守。会南郊，阿剌以例赴阙，帝访群臣以时务，阿剌陈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悦，因谮曰：“阿剌恃宠，有慢上心，非臣子礼。”帝大怒，缢阿剌于殿下。

後上知革奸计，宠遇渐衰。八年，致仕，封郑国王。九年秋，革以其子为重元婿，【四】革预其谋，陵迟杀之。 校勘记

一：会同元年与赵思温持节册晋帝元，原误“二”。按纪此事在会同元年七月，新、旧五代史、通鉴并同，据改。

二：刘哥太祖弟寅底石之子刘哥，皇子表、卷七二李胡传作留哥。弟，原误“兄”。据皇子表改。

三：会同十年叔父安端从帝伐晋按纪，太宗侵晋始于会同六年十二月，至九年十二月晋帝出降，十年二月已改元大同。

四：革以其子为重元婿冯校，“革”当作帝。

第一百一十四卷列传第四十四 逆臣下 萧胡睹 萧迭里得 古迭 耶律撒剌竹 奚回离保 萧特烈

萧胡睹，字乙辛。口吃，视斜，发鬈，伯父孝穆见之曰："是儿状貌，族中未尝有。"及壮，魁梧桀傲，好扬人恶。

重熙中，为候郎君。俄迁兴圣宫使，尚秦国长公主，授驸马都尉，以不谐离婚，复尚齐国公主，为北面林牙。

清宁中，历北、南院枢密副使，代族兄术哲为西北路招讨使。时萧革与萧阿剌俱为枢密使，不协，革以术哲为阿剌所爱，嫉之。术哲受代赴阙，先尝借官粟，留直而去。胡睹希革意，发其事，术哲因得罪。

胡睹又欲耍权，岁时献遗珍玩、畜产于革，二人相爱过于兄弟。胡睹族弟敌烈为北克，荐国舅详稳萧胡笃于胡睹，胡睹见其辨给壮勇，倾心交结。每遇休沐，言论终日，人皆怪之。会胡睹同知北院枢密事，奏胡笃及敌烈可用，帝以敌烈为旗鼓拽剌详稳，胡笃为宿直官。及革构陷其兄阿剌，胡笃阴为之助，时人丑之。

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事，胡睹位在乙辛下，意怏怏不平。初，胡睹尝与重元子涅鲁古谋逆，欲其速发。会车驾猎太子山，遂与涅鲁古胁弩手军犯行宫。既战，涅鲁古中流矢而毙，众皆逃散。时同党耶律撒剌竹适在围场，闻乱，率猎夫来援。其党谓胡睹等曰："我军甚众，乘其无备，中夜决战，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谁从我？"胡睹曰："仓卒中，黑白不辨。若内外军相应，则吾事去矣。黎明而发，何迟之有！"重元听胡睹之计，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同党立重元僭位号，胡睹自为枢密使。

明日战败，胡睹被创，单骑遁走，至十七泺，投水死。五子，同日诛之。

萧迭里得，字胡睹，国舅少父房之後。父双古，尚钿匿公主，仕至国舅详稳。

迭里得幼警敏不羁，好射猎。太平中，以外戚补候郎君，历延昌宫使、殿前副点检。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将偏师首入敌境，多所俘掠，迁都点检，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十八年，再举西伐，迭里得奏："军马器械之事，务在选将，夏人岂为难制。但严设斥堠，不用掩袭

计，何虑不胜？”帝曰：“卿其速行，无後军期。”既而迭里得失利还，复为都点检。十九年，夏人来侵金肃军，上遣迭里得率轻兵督战，至河南三角川，斩候者八人，擒观察使，以功命知汉人行宫都部署事，出为西南面招讨使。

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议宫掖事，迭里得寝之。事觉，决大杖，削爵为民。清宁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为南京统军使。至是，从重元子涅鲁古等乱，败走被擒，伏诛。

古迭，本宫分人，不知姓氏。好戏狎，不喜绳检。膂力过人，善击鞠。

重熙初，为护卫，历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为先锋。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战，麾下士多殁，乃单骑突出。遇夏王李元昊来围，势甚急。古迭驰射，应弦辄仆；跃马直击中坚，夏兵不能当，晡乃还营。改兴圣宫太保。

清宁九年，从重元、涅鲁古乱，与扈从兵战，败而遁，追擒之，陵迟而死。

撒剌竹，孟父房涤冽之孙。性凶暴。

清宁中，累迁宣徽使，改殿前都点检，首与重元谋乱。会帝猎滦河，重元恐事泄，与扈从军仓卒而战。其子涅鲁古既死，同党溃散。撒剌竹适在畋所，闻乱，劫猎夫以援。既至，知涅鲁古已死，大悔恨之，谓曰：“我辈惟有死战，胡为若儿戏，自取殒灭？今行宫无备，乘夜劫之，大事可济。若俟明旦，彼将有备，安知我众不携贰。一失机会，悔将无及。”重元、萧胡睹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围之，勿令外军得入，彼何能备！”不从。

迟明，投仗而走，撒剌竹战死。

奚回离保，一名翰，字懒，奚王忒邻之後。善骑射，捷而勇，与其兄鳖里剌齐名。

大安中，车驾幸中京，补护卫，稍迁铁鹞军详稳。天庆间，徙北女直详稳，兼知咸州路兵马事，改东京统军。既而诸蕃入寇，悉破之，迁奚六部大王，兼总知东路兵马事。

保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迁，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晋国王淳为帝。淳伪署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事，兼诸军都统，屡败宋兵。淳死，其妻普贤女摄事。是年，金兵由居庸关入，回离保知北院，即箭山自立，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一】设奚、汉、渤海三枢密院，改东、西节度使为二王，分司建官。

时奚人巴辄、韩家奴等引兵击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群情大骇。会回离保为郭药师所败，一军离心，其党耶律阿古哲与其甥乙室八斤等杀之，伪立凡八月。【二】

萧特烈，字讹都碗，遥辇可汗宫分人。乾统中，入宿卫，出为顺义军节度使。天庆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马事。五年，以兵败夺节度使。

保大元年，迁隗古部节度使。【三】及天祚在山西集群牧兵，特烈为副统军。闻金兵将至，特烈谕士卒以君臣之义，死战于石辇铎。金兵不战，特烈伺间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嫔御诸子登高同观，将诧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劲兵直趋奋击，无敢当者，天祚遁走。特烈所至，招集散亡，寻为中军都统，复败于梯己山。

天祚决意渡河奔夏，从臣切谏不听，人情惶惧不知所为。特烈阴谓耶律兀直曰："事势如此，亿兆离心，正我辈效节之秋。不早为计，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诸部，伪立为帝，特烈自为枢密使。【四】

雅里卒，欲择可立者。会耶律兀直言术烈才德纯备，兼兴宗之孙，众皆曰可，遂僭立焉，特烈伪职如故。未三旬，与术烈俱为乱兵所杀。

论曰：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有国家者，可不深戒矣乎！校勘记

一：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按纪，保大二年十一月，金人下居庸关。三年正月，回离保自立，改元天复。　二：伪立凡八月按回离保於三年正月自立，五月为众所杀，实不及八月。

三：迁隗古部节度使隗古部，营卫志下、兵卫志中并作隗乌古部。

四：特烈自为枢密使按纪保大五年附雅里纪事，以耶律敌烈为枢密使，特母哥副之。

第一百一十五卷列传第四十五 二国外记 高丽

高丽自有国以来，传次久近，人民土田，历代各有其志，然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馀年。

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 【一】 天赞三年，来贡。太宗天显二年，来贡。会同二年，受晋上尊号册，遣使往报。

圣宗统和三年秋七月，诏诸道各完戎器，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沮洳，罢师。十年，以东京留守萧德伐高丽。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国鸭渌江东数百里地赐之。十二年，入贡。三月，王治遣使请所俘生口，诏续还之，仍遣使抚谕。十二月，王治进妓乐，诏却之。十三年，治遣李周桢来贡，又进鹰。十月，遣李知白奉贡。十一月，遣使册治为王。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十四年，王治表乞为婚姻，以东京留守驸马萧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来问起居。自是，至者无时。

十五年，韩彦敬来纳聘币，吊驸马萧德妻越国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诵遣王同颖来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诏其诵权知国事。 【二】 十六年，遣使册诵为王。二十年，诵遣使贺伐宋之捷。七月，来贡本国地里图。二十二年，以南伐事诏谕之。二十三年，高丽闻与宋和，遣使来贺。二十六年，进龙须草席，及贺中京城。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报以国哀。二十八年，诵遣魏守愚等来祭。三月，使来会葬。

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 【三】 八月，圣宗自将伐高丽，报宋，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询奉表乞罢师，不许。十一月，大军渡鸭渌江，康肇拒战于铜州，败之。肇复出，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等，追奔数十里，获所弃粮饷、铠仗，铜、霍、贵、宁等州皆降。询上表请朝，许之，禁军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马保为开京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太子太师乙佶将骑兵一千，送保等赴京。守将卓思正杀我使者韩喜孙等十人，领兵出拒，保等复还。乙佶领兵击之，思正遂奔西京。围之五日，不克，驻跸于城西佛寺。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遣排押、盆奴攻开京，遇敌于京西，败之。询弃城遁走，遂焚开京，至清江而还。二十九年正月，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岭谷， 【四】 大雨连日，霁乃得渡，马驼皆疲乏，甲仗多遗弃。次鸭渌江，以所俘人分置诸陵庙，馀赐内戚、大臣。

开泰元年，询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诏询亲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称病没能朝。诏复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地，未几还。三年，资忠复使，如前索地。五月，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四年，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慎行挈家边上，致缓师期，追还之；以世良、虚烈总兵伐高丽。五年，世良等与高丽战于郭州西，破之。六年，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进讨。萧合卓攻兴化军不克，师还。七年，诏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萧虚烈为副统，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复伐高丽。十二月，萧排押与战于茶、陀二河之间，我军不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天云军详稳海里、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等皆没于阵。八年，诏数排押讨高丽罪，释之。加有功将校，益封战没将校之妻，录其子弟。以南皮室军校有功，【五】赐衣物银绢有差，出金帛赐肴里、涅哥二奚军。八月，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同讨高丽。询遣使来乞贡方物。九年，资忠还，以询降表进，释询罪。

太平元年，询薨，【六】遣使来报嗣位，即遣使册王钦为王。九年，赐钦物。十一年，圣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来慰奠。

兴宗重熙七年，来贡。十二年三月，以加上尊号，来贺。十三年，遣使来贡。十四年三月，又来贡。十五年，入贡。八月，王钦薨，遣使来告。十六年，来贡。明年，又来贡。十九年，复贡。六月，遣使来贺伐夏之捷。二十二年，入贡。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请官其子，诏加检校太尉。

兴宗崩，道宗即位，清宁元年八月，遣使报国哀，以先帝遗留物赐之。十一月，使来会葬。二年、三年，皆来贡。四年春，遣使报太皇太后哀。五月，使来会葬。咸雍七年、八年，来贡。【七】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九年、十年，来贡。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报哀。【八】六月，使来吊祭。四年，王徽乞赐鸭渌江以东地，不许。九年八月，王徽薨，以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十二月，勋薨。【九】大安元年，册勋子运为国王。二年，遣使来谢封册。三年，来贡。四年三月，免岁贡。五年、六年，连贡。九年，赐王运羊。十年，运薨，子昱遣使来告，即赙赠。寿隆元年，来贡。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权知国事。二年，来贡。三年三月，王昱薨。五年，王乞封册。六年，封为三韩国公。

七年，道宗崩，天祚即位，改为乾统元年，报道宗哀，使来慰奠。十二月，遣使来贺。五年，三韩国公薨，子遣使来告。八年，封为三韩国公，赠其父为国王。 【一○】 十二月，遣使来谢。九年，来贡。天庆二年，王母薨，来告，遣使致祭，起复。三年，遣使来谢致祭，又来谢起复。十年，乞兵于高丽以御金，而金人责之。至是辽国亡矣。 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则赫连国也。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缘境七镇，其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馀驿。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其俗，衣白窄衫，峴冠，冠後垂红结绶。自号嵬名，设官分文武。【一一】 其冠用金缕贴，间起云，银纸帖，绯衣，金涂银带，佩蹀躞、解锥、短刀、弓矢，穿靴，秃发，耳重环，紫旋六袭。出入乘马，张青盖，以二旗前引，从者百馀骑。民庶衣青绿。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於背识之。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於髑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有力小没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雠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

土产大麦、荜豆、青稞、楊子、古子蔓、咸地蓬实、苁蓉苗、小芜荑、席鸡草子、地黄叶、登厢草、沙葱、野韭、拒灰、白蒿、咸地松实。

民年十五为丁。有二丁者，取一为正军。负担杂使一人为抄，四丁为两抄。馀人得射它丁，皆习战斗。 【一二】 正军马驼各一，每家自置一帐。团练使上，帐、弓、矢各一，马五百疋，橐驼一，旗鼓五，枪、剑、棍、担袋、雨峴、浑脱、锹、镢、箭牌、铁笊篱各一； 【一三】 刺史以下，人各一驼，箭三百，毛幕一；馀兵三人共一幕。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勇健者号“撞令郎”。赍粮不过一旬。昼则举烟、扬尘，夜则挠火为候。若获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射草人。出军用单日，避晦日。多立虚寨，设伏兵。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

其民俗勇悍，衣冠、骑乘、土产品物、子姓传国，亦略知其大概耳。

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十月，遣使来贡。六年，入贡。七年，来贡，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八年正月，来谢。三月，又来贡。九月，继迁遣使献宋俘。十月，以败宋军来告。十二月，下宋麟、等州，来告，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来谢封册。 【一四】 七月，复绥、银二州，来告。十月，继迁以宋所授敕命，遣使来上。是月，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赐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十二月，继迁潜附于宋，遣韩德威持诏谕之。十年二月，韩德威还，奏继迁托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西夏遣使来奏德威俘掠，赐诏抚谕。十月，来贡。十二年，入贡。十三年，败宋师，遣使来告。十四年，又来贡。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来告，封继迁为西平王。六月，遣使来谢封册。十六年，来贡。十八年，授继迁子德明朔方军节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来贡。 【一五】 六月，奏下宋、环、庆三州，赐诏褒美。二十年，遣使来进马、驼。六月，遣刘仁来告下灵州。二十一年，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六月，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阖门使丁振吊慰。八月，德昭遣使来谢吊赠。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留物。七月，封德昭为西平王。十月，遣使来谢封册。二十三年，下宋青城，来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吊祭，起复。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报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为夏国王。开泰元年，德昭遣使进良马。二年，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夏国王李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太平元年，来贡。十一年，圣宗崩，报哀于夏，德昭遣使来进赙币。

兴宗即位，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为驸马都尉。重熙元年，夏国遣使来贺。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王。二年，来贡。十二月，禁夏国使沿路私市公铁。七年，来贡。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不谐，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九年，宋遣郭祯以伐夏来报。十年，夏国献所俘宋将及生口。十一年，遣使问宋兴师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 【一六】 二月，元昊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昊罢兵，遣使报宋。四月，夏国遣使进马、驼。七月，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十月，夏人侵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十三年四月，项及山西部族节度使

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一七】 诏徵诸道兵讨之。六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邑改来。 【一八】 八月，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使复来，询事宜不实对，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谢罪，欲收集叛党以献，从之；进方物，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元昊亲率项三部来降，诘其纳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执萧胡睹，至是，请以被执者来归。诏所留夏使亦还其国。十二月，胡睹来归，又遣使来贡。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上其父遗留物。铁不得国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十八年，复议伐夏，留其贺正使不遣，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国遣使来贡，留之。七月，亲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萧惠为夏人所败。十月，招讨使耶律敌古率阻卜军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其官属。遇其军三千来拒，殪之；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殁于阵。十九年正月，遣使问罪于夏。夏将普等攻金肃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三月，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与夏军战于三角川，败之。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帅师伐夏，都部署别古得为监战。五月，萧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敌，纵军俘掠而还。夏国普来降。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十二月，谅祚上表如母训。二十年二月，遣使索项叛户。五月，萧爻括使夏回，进谅祚母表：乞代项权进马驼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镇，仍乞罢所建城邑。以诏答之。六月，获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苏州。二十一年十月，谅祚遣使乞弛边备，遣爻括赍诏谕之。二十二年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赍诏抚谕。二十三年正月，贡方物。五月，乞进马、驼，诏岁贡之。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二十四年，兴宗崩，遣使报哀于夏。 【一九】

道宗即位，清宁元年，遣使来贺。九月，以先帝遗物赐夏。四年四月，遣使会葬。 【二○】 九年正月，禁民鬻铜于夏。咸雍元年五月，来贡。三年十一月，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十二月，谅祚薨。四年二月，谅祚子秉常遣使报哀，即遣使吊祭。秉常上其父遗物。十月，册秉常为夏国王。十二月，来贡。五年七月，遣使来谢封册。闰十一月，【二一】 秉常乞赐印绶。九年，遣使来贡。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报哀于夏，以皇太后遗物赐之。 【二二】 遣使来吊祭。五年，来贡。八年二月，遣使以所获宋将张天益来献。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报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十二月，李乾顺遣使上其父秉常遗物。四年七月，册乾顺为夏国王。五年六月，遣使来谢封册。八年六月，夏为宋所侵，遣使乞援。寿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垒于要地，遣使来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枢

密直学士耶律俨使宋，讽与夏和。夏复遣使来求援。五年正月，诏乾顺伐拨思母等部。 【二三】 十一月，夏以宋人罢兵，遣使来谢。六年十一月，遣使请尚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来慰奠。

天祚即位，乾统元年，夏遣使来贺。二年，复请尚公主。又以为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来求援。三年，复遣使请尚公主。十月，使复来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六年正月，遣牛温舒使宋，令归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来谢。八年，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九年，以宋不归地来告。十年，遣李造福等来贡。天庆三年六月，来贡。保大二年，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被执归金矣。 【二四】

论曰：高丽、西夏之事辽，虽尝请婚下嫁，乌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韩接壤，反覆易知；凉州负远，纳叛侵疆，乘隙辄动；贡使方往，事衅随生。兴师问罪，屡烦亲征。取胜固多，败亦贻悔。昔吴赵咨对魏之言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岂其然乎！先王柔远，以德而不以力，尚矣。辽亡，求援二国，虽能出师，岂金敌哉。 校勘记

一：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按纪，高丽进宝剑，在太祖九年十月。

二：诏其诵权知国事诵，原误"记"。据下文及道光殿本改。

三：擅立诵从兄询按宋史四八七高丽传作"诵卒，弟询权知国事"。

四：贵州南岭谷贵州，原误"贵德州"。据纪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年正月改。南岭谷，纪作南峻岭谷。

五：以南皮室军校有功"军校"二字原缺，据纪开泰八年六月补。

六：太平元年询薨按高丽史五，询卒于辛未（辽太平十一年）五月辛未。纪作询卒于太平二年十二月壬戌，亦误。

七：咸雍七年八年来贡咸雍二字原脱，据纪咸雍七年十一月、八年六月补。

八：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报哀二，原误"元"。按纪，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报哀于高丽"。据改。

九：十二月勋薨按高丽史九，勋死于大康九年十月乙未。

一○：八年封为三韩国公赠其父为国王叁卷二七校勘记【七】。

一一：自号嵬名设官分文武按宋史四八五夏国传上作：李元昊“自号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其官分文武班。”

一二：馀人得射它丁皆习战斗按宋史四八六夏国传下：“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馀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宋史是。

一三：团练使上至铁笊篱各一宋史四八六夏国传下作“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担袋、披崄、浑脱、背索、锹、镢、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宋史是。

一四：遣李知白来谢封册李知白，纪统和九年四月作杜白。

一五：遣李文冀来贡文冀，纪统和十九年三月作文贵，是。按宋史四八五夏国传，文贵曾使宋被留，遣还後又使宋，并作文贵。

一六：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十字原脱，据纪重熙十二年正月及下文“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补。

一七：项及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族字原脱，据纪重熙十三年四月补。

一八：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邑改来按此句原脱误为“阻卜子乌八执元昊”八字，据纪重熙十三年六月及属国表补正。

一九：兴宗崩遣使报哀于夏此九字原在“二十四年”之前。按纪，兴宗卒于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同时道宗接位，今移。

二○：四年四月遣使会葬按纪，太皇太后卒于三年十二月；四年正月，遣使报哀于宋、夏。此次遣使即会太皇太后葬。

二一：闰十一月闰字原脱，据纪咸雍五年及卷四三闰考补。

二二：大康二年正月至以皇太后遗物赐之按纪在大康二年三月。

二三：诏乾顺伐拨思母等部诏字原脱，拨思母原倒舛“拨母思”，据纪寿隆五年正月补正。

二四：保大二年至天祚被执归金矣按纪，乾顺请临其国在保大三年五月；遣使册乾顺亦三年六月事；天祚被执归金，在五年八月。

第一百一十六卷国语解

史自迁、固，以迄晋、唐，其为书雄深浩博，读者未能尽晓。於是裴、颜师古、李贤、何超、董冲诸儒，训诂音释，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览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学多矣。

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叁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後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叁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其後，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 帝纪

太祖纪：

耶律氏、萧氏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其说与纪不合，故陈大任不取。又有言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萧，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剌、石抹，则亦无可考矣。

霞濑益石烈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设官治之。

弭里乡之小者。

挞马沙里挞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後有止称挞马者。

大迭烈府即迭剌部之府也。初，阻午可汗与其弟撒里本领之，及太祖以部夷离即位，因强大难制，析为二院。烈、剌音相近。

夷离统军马大官。会同初，改为大王。

集会埚 下窝、陀二音。 地名。

阿主沙里阿主，父祖称。

惕隐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

奚、 下音习。 国名。中京地也。

黑车子国也。以善制车帐得名。契丹之先，尝遣人往学之。

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鹰军鹰，鸷鸟；以之名军，取捷速之义。後记龙军、虎军、铁鹞军者，仿此。【一】

娘改 上音丸。 地名。

西楼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

阿点夷离的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

纠辖纠，军名。辖者，管束之义。

夷离毕即叁知政事，後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宋刁约使辽有诗云“押宴夷离毕”，知其为执政官也。

射鬼箭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後因为刑法之用。

暴里恶人名也。

大、小鹄军二室韦军号也。

神从者所执。以旄牛尾为之，缨枪属也。

龙眉宫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三山之势于苇淀，射金龊箭以识之，名龙眉宫。神册三年，筑都城于其地，临潢府是也。龊，测角切，箭名。

崤里室韦部名。

君基太一神福神名。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多福。

挞林官名。後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

舍利契丹豪民耍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疋，乃给官名曰舍

利。後遂为诸帐官，以郎君系之。

阿庐朵里 一名阿鲁敦。 贵显名。辽于越官兼此者，惟曷鲁耳。

选底主狱官。

常衮官名。掌遥辇部族户籍等事；奚六部常衮掌奚之族属。

贸海国主名。

克释鲁克，官名。释鲁，人名。後克朗、克台哂仿此。

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夫妇以为名。

太宗纪：

箭山 音。 胡损奚所居。

民册礼名。积薪为坛，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

遥辇氏九帐遥辇九可汗宫分。

北克、南克掌军官名，犹汉南北军之职。

祭鹿神辽俗好射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

林牙掌文翰官，时称为学士。其群牧所设，止管簿书。

瑟瑟礼祈雨射柳之仪，遥辇苏可汗制。

再生礼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得行之。又名覆诞。

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语。

蒲割奬 下乃顶切。 公主名也。

三克统军官，犹云三帅也。

详稳诸官府监治长官。

梯里已诸部下官也，後升司徒。

达剌干县官也，後升副使。

麻都不县官之佐也，後升为令。

马步未详何官，以达剌干升为之。

牙署官名。疑即牙书，石烈官也。

世烛遥辇帐侍中之官。

敞史官府之佐吏也。

思奴古官与敞史相近。

徒睹古边徼外小国。

世宗、穆宗纪：

林 上音带。 地名，即松林故地。

闸撒抹里司官，亦掌宫卫之禁者。

挞马扈从之官。

浓兀每分名。

叶格戏宋钱僖公家有叶子揭格之戏。

景宗、圣宗纪：

飞龙使掌马官，亦为导骑。

横帐德祖族属号三父房，称横帐，宗室之尤贵者。

着帐凡世官之家及诸色人，因事籍没者为着帐户，官有着帐郎君。

杓印杓，鸷鸟总称，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凡调发军马则用之，

与金鱼符、银牌略同。

国舅帐克官制有大国舅帐，此则本帐下掌兵之官。

拜奥礼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

拜山礼祀木叶山之仪。

敞稳诸帐下官。亦作常衮，盖字音相近也。

万役陷河冶 【二】 地名。本汉土垠县，有银矿。太祖募民立寨以专采炼，故名陷河冶。

合苏衮女直别部名，又作曷苏馆。

执手礼将帅有克敌功，上亲执手慰劳；若将在军，则遣人代行执手礼。优遇之意。

阿札割只官名。位在枢密使下，盖墩官也。

四捷军辽以宋降者分立二部：一曰四捷军，一曰归圣军。

山金司以阴山产金，置冶采炼，故以名司；後改统军司。

兴宗纪：

别辇斗地名。

虎挒 下北潘切 。婆离八部人名。

解洗礼解装前祓，饮至之义。

独卢金地名。六院官属秋冬居之。

行十二神礼神解见前。凡大祭祀、大朝会，以十二列诸御前。

南撒葛柏地名。

合只忽里地名。

拖古烈地名。

曷里地名。

道宗纪：

塔里舍地名。

撒里乃地名。

三班院祗候左、右班并寄班为三班。祗候，官名。

高墩辽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天祚纪：

候里吉地名。

头鱼宴上岁时钩鱼，得头鱼，辄置酒张宴，与头鹅宴同。

讹莎烈地名。

沤里谨地名。

欢挞新查剌地名。

射粮军射，请也。

女古底地名。

落昆髓地名。

阿里轸斗地名。

忽儿珊西域大军将名。【三】

起儿漫地名。

虎思斡鲁朵思亦作斯，有力称。斡鲁朵，宫帐名。

葛儿罕漠北君王称。 礼志：

祭东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

敌烈麻都掌礼官。

旗鼓拽剌拽剌，官名。军制有拽剌司；此则掌旗鼓者也。

节岁时杂礼名。

九奚首奚首，营帐名。

食之次大行殡出，群臣以羊祭于路，名曰食之次。

挺祭 上於琰切。 凡出征，以牝牡各一祭之曰挺，诅敌也。

勘箭车驾远归，阖门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较相合，而後入宫。

檐床一人肩任曰檐，两人以手共舁曰床。

攒队士卒攒簇，各为队伍。

方、朵殿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方墩之上；其不应升殿，则赐坐左右朵殿。

地拍田鼠名。正旦日，上於脩间掷米团，得只数为不利，则烧地拍鼠以禳之。

乃捏咿正月朔旦也。

挟里坑挟读作狎，坑读作颇。二月一日也。六月十八日宴国舅族，亦曰挟里坑。

陶里桦上巳日，射兔之节名。

讨赛咿重午日也。

赛伊奢日辰之好也。

捏褐耐犬首也。 【五】

必里迟离重九日也。

戴辣烧甲也。

炒伍坑战名也。

卓帐卓，立也。帐，毡庐也。

百官志：

石烈辛衮石烈官之长。

令稳官名。

弭里马特本官名，後升辛衮。

麻普即麻都不，县官之副也，初名达剌干。

知圣旨头子事掌诰命奏事官。

提辖司诸宫典兵官。

皮室昉军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

厅房即工部。

梅里贵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详何职。

抹鹘瓦里司之官。

先离挞览奚、渤海等国官名，疑即挞林字讹。

营卫志：

象吻黄帝治宫室，陶蚩尤象置栋上，名曰蚩吻。

瓦里官府名，宫帐、部族皆设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於此。【六】

抹里官府名。闸撒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鲁朵算，腹心拽剌也。斡鲁朵，宫也。已下国阿辇至监母，皆斡鲁朵名；其注语，则始置之义也。

国阿辇收国也。

夺里本讨平也。

耶鲁碗兴旺也。

蒲速碗义与耶鲁碗同。

女古金也。

孤稳玉也。

窝笃碗孳息也。 【七】

阿斯宽大也。 【八】

阿鲁碗 【九】 辅佑也。

得失得本 【一○】 孝也。

监母遗留也。

地理志：

属珊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 【一一】 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

永州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间，故名永州，盖以字从二、从水也。

颉 上慕各切，下胡结切。 渤海郡府名。

且虑 皆平声。 兴中府县名。

养 上音奚。 幽州泽薮名，见周职方。

、时幽州浸名，出同上。

堕瑰门名，辽有堕瑰部。

野旅寅野谓星野，旅谓躔次；寅者，辰舍。东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

仪卫志：

金德 下祖丛切。 马首饰也。

果下马马名。谓果树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实里薛衮祭服之冠，行拜山礼则服之。

樿带 上他协切，下徒协切。 武官束带也。

擀腰即拄腰，以鹅项、鸭头为之。

胡木鋈胄名。

插马 上音诞。 马不施鞍辔曰插。

白 音饵。 以白鹭羽为网，又也。

兵卫志：

捉马杖刷马也。

栏子军居先锋前二十馀里，侦候敌人动静。

弓子铺辽军马顿舍，不设营堑，折木稍为弓，以为团集之所。又诸国使来，道旁签置木稍弓，以充栏。

食货志：

云为户 【一二】 义即营运，字之讹。

刑法志：

钟院有冤者击钟，以达于上，犹怨鼓云。

楚古官名。掌北面讯囚者。 【一三】 表

皇子表：

五石烈即五院。非是分院为五，以五石烈为一院也。

六爪爪，百数也。辽有六百家奚，後为六院， 【一四】 义与五院同。二院，即迭剌部析之为二者是也。

裂崵皮崵，牡鹿。力能分牡鹿皮。

世表：

莫弗纥诸部酋长称，又云莫弗贺。

蠕蠕 而宣切。 国名。

俟斤突厥官名。

游幸表：

舔咸鹿 【一五】 鹿性嗜咸，洒硷於地以诱鹿，射之。

女瑰 【一六】 虞人名。 列传

可敦突厥皇后之称。

忒里蹇辽皇后之称。

耨斡麽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称。麽，母称。

乙室、拨里国舅帐二族名。

诸功臣传：

龙锡金佩太祖从兄铎骨札以本帐下蛇鸣，命知蛇语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谓穴傍树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 【一七】 以为带，名“龙锡金”。

撒剌酒樽名。

遥辇纠遥辇帐下军也。其书永兴宫分纠、十二行纠、黄皮室纠者，仿此。

吐里官名。与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讹。

寝殿小底官名。辽制多小底官，馀不注。

杂丁黄礼，男幼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军中杂幼弱，以疑敌也。

遥辇克遥辇帐下掌兵官。

柢宫卫门外行马也。 【一八】

犀千岁蛇角，又为笃讷犀。

珠二 下蒲味切。 珠五百枚为。

题里司徒题里，官府名。

中 上陟栗切。 地名。

堂印茅之采名。

临库以帛为通历，具一库之物，尽数籍之，曰临库。

堂帖辽制，宰相凡除拜，行头子堂帖权差，俟再取旨， 【一九】 出给告敕。故官有知头子事。见阴山杂录。

夷离画者画者人名，为夷离官。

虎斯有力称。纪言“虎思”，义同。 校勘记

一：鹰鹫鸟以之名军取捷速之义後记龙军虎军铁鹞军者仿此鸟字原脱。记，原误“托”。据上下文义补正。

二：万役陷河冶按万为人名，见纪开泰元年七月。下文只释陷河冶，“万役”二字当删。

三：西域大军将名据纪保大五年後附耶律大石纪事，应作“西域大军名”，“将”字衍。

四：礼志志字原脱，依史文例补。

五：捏褐耐犬首也犬，原误“大”。据礼志六及国志二七改。

六：宫帐部族皆设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於此族字原脱。宗，原误“宫”。据大典五二五二及百官志一补正。

七：孳息也孳，原误“慈”。据营卫志上改。

八：宽大也宽，原误“实”。据营卫志上改。

九：阿鲁碗阿，原误“何”。据营卫志上改。

一○：得失得本营卫志上，作赤得本。

一一：有技艺者置之帐下“有技艺者置”五字原缺，据陈士元诸史夷语音义卷三补。置，大典五二五二作“隶”。

一二：云为户户，原误“所”。据大典五二五二及食货志上改。

一三：掌北面讯囚者讯，原误“诏”。据大典五二五二改。

一四：後为六院六字原脱，据大典五二五二补。

一五：舔咸鹿舔，本书亦作舐；咸，本书亦作硷。字通。

一六：女瑰瑰，原误“镶”。据大典五二五二及纪应历十四年八月、十八年九月改。

一七：穴傍树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树中有金往取之果”八字原缺，据大典五二五二补。

一八：柢宫卫门外行马也柢，周礼天官掌舍作，注云：“，谓行马。”

一九：俟再取旨旨，原误“二日”。据营卫志中改。 附录卷 修三史诏【一】

圣旨：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笃怜帖木儿怯薛第三日，咸宁殿有时分，速古儿赤江家奴、云都赤蛮子、殿中俺都剌哈蛮、给事中孛罗帖木儿等有来，脱脱右丞相、也先帖木儿平章、铁睦尔达世平章、太平右丞、长仙叁议、孛里不花郎中、老老员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辽、

金、宋三国史书不曾纂修来，历代行来的事迹合纂修成书有俺商量来。如今选人将这三国行来的事迹交纂修成史，不交迟滞。但凡合举行事理，俺定拟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

三月二十八日，别儿怯不花怯薛第二日，咸宁殿有时分，速古儿赤不颜帖木儿、云都赤蛮子、殿中俺都剌哈蛮、给事中孛罗帖木儿等有来，脱脱右丞相、也先帖木儿平章、铁睦尔达世平章、太平右丞、吴叁政、买术丁叁议、长仙叁议、韩叁议、别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老员外郎、孔员外郎、观音奴都事、孛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仓赤也先、蒙古必赤锁住、都马等奏：昨前辽、金、宋三国行来的事迹，选人交纂修成史书者麽道奏了来。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後世，做一代盛典。 【二】 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衙门，着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於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咨达省每，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如今省脱脱右丞相监修国史做都总裁。交铁睦尔达世平章、太平右丞、张中丞、欧阳学士、吕侍御、揭学士做总裁官。提调官，省交也先帖木儿平章、吴叁政，枢密院塔失帖木儿同知、姚副枢，台狗儿侍御、张治书、买术丁叁议、长仙叁议、韩叁议、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老员外郎、孔员外郎、观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并首领官提调。其馀修史的凡例、合行事理，交总裁官、修史官集议举行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 进辽史表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 臣 脱脱言：窃惟天文莫验於玑衡，人文莫证於简策。人主监天象之休咎，则必察乎玑衡之精；监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称。然天道幽而难知，人情显而易见。动静者吉凶之兆，敬怠者兴亡之机。史臣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鉴戒。

辽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资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亲仁善邻，而和战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

省耕，秋狩省。吏课每严於刍牧，岁饥屡赐乎田租。至若观市赦罪，则搗合六典之规；临轩策士，则恪遵三岁之制。享国二百一十九载，政刑日举，品式备具，盖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孙失御，上下离心。骄盈盛而衅隙生，谗贼兴而根本蹙。变强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

天祚自绝，大石苟延。国既丘墟，史亦芜。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辞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予夺各徇其主，传闻况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视同仁，深加愍恻。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於辽。六十馀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

臣 脱脱诚惶诚恐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如尧稽古，而简宽容众；若舜好问，而浚哲冠伦。讲经兼诵乎祖谟，访治旁求乎往牒。兹修史事，断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贺而遗逸起。於是命 臣 脱脱以中书右丞相领都总裁，中书平章政事 臣 铁睦尔达世、 【三】 中书右丞今平章政事 臣 贺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学士承旨 臣 张起岩、翰林学士 臣 欧阳玄、侍御史今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 臣 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 臣 揭斯奉命为总裁官。中书遴选儒臣宗文太监今兵部尚书 臣 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 臣 王沂、秘书着作佐郎 臣 徐、国史院编修官 臣 陈绎曾分撰辽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罗剔抉，删润研。纪志表传，备成一代之书；臧否是非，不迷千载之实。 臣 脱脱叨承隆寄，幸睹成功。载宣日月之光华，愿效涓埃之补报。我朝之论议归正，气之直则辞之昌；辽国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恶者惧。所撰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 【四】 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各着论赞，具存体裁，随表以闻。上尘天览，下情无任惭惧战汗屏营之至。 臣 脱脱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至正四年三月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

筵事 臣 脱脱上表。 三史凡例

一、帝纪：

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一、志：

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一、表：

表与志同。

一、列传：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馀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馀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一、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修史官员

都总裁：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 臣 脱脱。

总裁官：

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知经筵事、提调都水监 臣 铁睦尔达世。【五】

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知经筵事 臣 贺惟一。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臣 张起岩。

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臣 欧阳玄。

集贤侍讲学士、通奉大夫兼国子祭酒 臣 吕思诚。

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 臣 揭斯。

纂修官：

正议大夫、兵部尚书 臣 廉惠山海牙。

翰林直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 臣 王沂。

文林郎、秘书监着作佐郎 臣 徐。

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臣 陈绎曾。

提调官：

资德大夫、中书右丞 臣 伯彦。

荣禄大夫、中书左丞 臣 姚庸。

奉议大夫、叅议中书省事 臣 长仙。

通议大夫、叅议中书省事 臣 吕彬。

朝散大夫、中书右司郎中 臣 悟良哈台。

嘉议大夫、中书左司郎中 臣 赵守礼。

亚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 臣 哲笃。

亚中大夫、中书省左司员外郎 臣 何执礼。

儒林郎、右司都事 臣 观音奴。

奉议大夫、左司都事 臣 乌古孙良桢。

嘉议大夫、礼部尚书 臣 王守诚。

中宪大夫、工部尚书 臣 丁元。

奉议大夫、礼部侍郎 臣 老老。

嘉议大夫、礼部侍郎 臣 杜秉彝。

校勘记

一：修三史诏原作“圣旨”，今改此题，“圣旨”二字移置正文之首。

二：一代盛典典，原误“兴”。据文义改。

三：铁睦尔达世铁睦，原误“或陆”。据前修三史诏改正。

四：志三十二卷二，原误“一”，据正文改正。又下文“列传四十六卷”，四十六当作四十五。国语解一卷，不当计入列传。

五：铁睦尔达世铁字原脱，据前修三史诏补入。金史作帖。

金史

本纪第一

本纪第二

本纪第三

本纪第四

本纪第五

本纪第六

本纪第七

本纪第八

本纪第九本纪第九

本纪第十本纪第十

本纪第十一本纪第十一

本纪第十二本纪第十二

本纪第十三本纪第十三

本纪第十四本纪第十四

本纪第十五本纪第十五

本纪第十六本纪第十六

本纪第十七本纪第十七

本纪第十八本纪第十八

本纪第十九本纪第十九

志第一志第一

志第二志第二

○步气朔第一

○步卦候第二

○步日躔第三

○步晷漏第四

志第三志第三

○步月离第五

○步交会第六

○步五星第七

志第四志第四

志第五志第五

志第六志第六

志第七志第七

志第八志第八

志第九志第九

志第十志第十

志第十一志第十一

志第十二志第十二

志第十三志第十三

志第十四志第十四

志第十五志第十五

志第十六志第十六

志第十七志第十七

志第十八志第十八

志第十九志第十九

志第二十志第二十

志第二十一志第二十一

志第二十二志第二十二

志第二十三志第二十三

志第二十四志第二十四

志第二十五志第二十五

志第二十六志第二十六

志第二十七志第二十七

志第二十八志第二十八

志第二十九志第二十九

志第三十志第三十

志第三十一志第三十一

志第三十二志第三十二

志第三十三志第三十三

志第三十四志第三十四

志第三十五志第三十五

志第三十六志第三十六

志第三十七志第三十七

志第三十八志第三十八

志第三十九志第三十九

表第一表第一

表第二表第二

表第三表第三

表第四表第四

列传第一列传第一

列传第二列传第二

列传第三列传第三

列传第四列传第四

列传第五列传第五

列传第六列传第六

列传第七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列传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列传第七十

列传第七十一列传第七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列传第七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列传第七十三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栗末靺鞨，其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绩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开元中，来朝，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领黑水经略使。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独与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懒。其后胡十门以曷苏馆归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盖自谓阿古乃之后。石土门、迪古乃，保活里之裔也。及太祖败辽兵于境上，获耶律谢十，乃使梁福、斡荅剌招谕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盖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怨家从之。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既备偿如约，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天会十四年，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谥始祖懿宪景元皇帝。

子德帝，讳乌鲁。天会十四年，追谥德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熙陵。五年，增谥渊穆玄德皇帝。

子安帝，讳跋海。天会十四年，追谥安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建陵。五年，增谥和靖庆安皇帝。

子献祖，讳绥可。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天会十四年，追谥定昭皇帝，庙号献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辉陵。五年，增谥献祖纯烈定昭皇帝。

子昭祖，讳石鲁，刚毅质直。生女直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已被执，叔父谢里忽知部众将杀昭祖，曰："吾兄子，贤人也，必能承家，安辑部众，此辈奈何辄欲坑杀之！"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劫执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条教为治，部落浸强。辽以惕隐官之。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还经仆燕水。仆燕，汉语恶疮也。昭祖恶其地名，虽已困惫，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寝于村舍。有盗至，遂中夜启行，至逼剌纪村止焉。是夕，卒。载柩而行，遇贼于路，夺柩去。部众追贼与战，复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复来袭之，垂及，蒲虎问诸路人曰："石鲁柩去此几何？"其人曰："远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于是乃得归葬焉。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时稍用条教，民颇听从，尚未有文字，无官府，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天会十五年，追谥成襄皇帝，庙号昭祖。皇统四年，藏号安陵。五年，增谥昭祖武惠成襄皇帝。

子景祖，讳乌古乃。辽太平元年辛酉岁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是时，辽之边民有逃而归者。及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铁勒、乌惹多不肯徙，亦逃而来归。辽使曷鲁林牙将兵来索逋逃之民。景祖恐辽兵深入，尽得山川道路险易，或将图之，乃以计止之曰："兵若深入，诸部必惊扰，变生不测，逋户亦不可得，非计也。"曷鲁以为然，遂止其军，与曷鲁自行索之。是时，邻部虽稍从，孩懒水乌林答部石显尚拒阻不服。攻之，不克。景祖以计告于辽主，辽主遣使责让石显。石显乃遣其子婆诸刊入朝，辽主厚赐遣还。其后石显与婆诸刊入见辽主于春蒐。辽主乃留石显于边地，而遣婆诸刊还所部。景祖之谋也。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

也。”辽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於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辽主将刻印与之，景祖不肯系辽籍，辞曰：“请俟他日。”辽主终欲与之，遣使来。景祖诡使部人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用是以拒之，辽使乃还。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

景祖为人宽恕，能容物，平生不见喜愠。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时，有叛去者，遣人谕诱之。叛者曰：“汝主，活罗也。活罗，吾能获之，吾岂能为活罗屈哉！”活罗，汉语慈乌也。北方有之，状如大鸡，善啄物，见马牛橐驼脊间有疮，啄其脊间食之，马牛辄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饮啖过人，时人呼曰活罗，故彼以此讪之，亦不以介意。其后讪者力屈来降，厚赐遣还。曷懒水有率众降者，录其岁月姓名，即遣去，俾复其故。人以此益信服之。辽咸雍八年，五国没拈部谢野勃堇叛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泺。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道中遇逋亡，要遮险阻，昼夜拒战，比至部已惫。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陈败谢野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年五十四。天会十四年，追谥惠桓皇帝，庙号景祖。皇统四年，藏号定陵。五年，增谥景祖英烈惠桓皇帝。

第二子袭节度使，是为世祖，讳劾里钵。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孙，次肃宗，次穆宗。及当异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务。劾里钵有器量智识，何事不成。劾孙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景祖卒，世祖继之。世祖卒，肃宗继之。肃宗卒，穆宗继之。穆宗复传世祖之子，至于太祖，竟登大位焉。世祖，辽重熙八年己卯岁生。辽咸雍十年，袭节度使。景祖异母弟跋黑有异志，世祖虑其为变，加意事之，不使将兵，但为部长。跋黑遂诱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为乱，及间诸部使贰于世祖。世祖犹欲抚慰之，语在跋黑、桓赧等传中。世祖尝买加古部锻工乌不屯被甲九十，乌春欲托此以为兵端，世祖还其甲，语在《乌春传》。部中有流言曰：“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

刺淑。”世祖闻之，疑焉。无以察之，乃佯为具装，欲有所往者，阴遣人扬言曰：“寇至！”部众闻者莫知虚实，有保于跋黑之室者，有保于世祖之室者，世祖乃尽得兄弟部属向背彼此之情矣。

间数年，乌春来攻，世祖拒之。时十月已半，大雨累昼夜，冰澌覆地，乌春不能进。既而悔曰：“此天也！”乃引兵去。乌春舍于阿里矮村滓不乃家，而以兵围其弟胜昆于胡不村。兵退，胜昆执其兄滓不乃，而请莅杀于世祖，且请免其孥戮。从之。桓赧、散达亦举兵，遣肃宗拒之。当是时，乌春兵在北，桓赧兵在南，其势甚盛。戒之曰：“可和则与之和，否则决战！”肃宗兵败。会乌春以久雨解去，世祖乃以偏师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覆桓赧、散达之家。明日，大雾晦冥，失道，至婆多吐水乃觉。即还至舍很、贴割之间，升高阜望之，见六骑来，大呼，驰击之。世祖射一人毙，生获五人，问之，乃知卜灰、撒骨出使助恆赧、散达者也。世祖至桓赧、散达所居，焚荡其室家。杀百许人，旧将主保亦死之。比世祖还，与肃宗会，肃宗兵又败矣。世祖让肃宗失利之状。遣人议和，桓赧、散达曰：“以尔盈歌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与我，我则和。”二马皆女直名马，不许。

桓赧、散达大会诸部来攻，过裴满部，以其附于世祖也，纵火焚之。蒲察部沙祇勃堇、胡补答勃堇使阿喜来告难，世祖使之诡从以自全，曰：“战则以旗鼓自别。”世祖往御桓赧之众，将行，有报者曰：“跋黑食于爱妾之父家，肉胀咽死矣！”乃遣肃宗求援于辽，遂率众出。使辞不失取海姑兄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贰於桓赧矣。欲并取其众，径至海姑。侦者报曰：“敌已至。”将战，世祖戒辞不失曰：“汝先阵于脱豁改原，待吾三扬旗，三鸣鼓，即弃旗决战。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满胡喜牵大紫骝马以为贰马，驰至阵。时桓赧、散达盛强，世祖军吏未战而惧，皆植立无人色。世祖阳阳如平常，亦无责让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调蒨水饮之。有顷，训励之，军势复振。乃避众独引穆宗，执其手密与之言曰：“今日之事，若胜则已，万一有不胜，吾必无生。汝今介马遥观，勿预战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顾恋亲戚，亟驰马奔告汝兄颇剌淑，于辽系籍受印，乞师以报此仇！”语毕，袒袖，不被甲，以缊袍垂襕护前后心，韔弓提剑，三扬旗，三鸣鼓，弃旗搏战，身为军锋，突入敌阵，众从之。辞不失从后奋击，大败之。乘胜逐之，自阿不弯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为之赤，弃车甲马牛军实尽获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虽纵之去，败军之气，没世不振。”乃引军还。世祖视其战地，驰突成大路，阔且三十陇。手杀九人，自相重积，人皆异之。桓赧、散达自此不

能复聚，未几，各以其属来降，辽大安七年也。

初，桓赧兄弟之变，□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助之。至是，招之，不肯和。卜灰之党石鲁遂杀卜灰来降。撒骨出追蹑亡者，道傍人潜射之，中口而死。自是旧部悉归。景祖时，斡勒部人杯乃来属，及是，有他志。会其家失火，因以纵火诬欢部，世祖征偿如约。杯乃不自安，遂结乌春、窝谋罕举兵。使肃宗与战，败之，获杯乃，世祖献之于辽。腊醅、麻产侵掠野居女直，略来流水牧马。世祖击之，中四创，久之疾愈。腊醅等复略穆宗牧马，交结诸部。世祖复伐之，腊醅等绐降，乃旋。腊醅得姑里甸兵百十有七人，据暮稜水守险，石显子婆诸刊亦在其中。世祖围而克之，尽获姑里甸兵。麻产遁去。遂擒腊醅及婆诸刊，皆献之辽。既已，复请之，辽人与之，并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欢都在破乌春等于斜堆，故石、拔石皆就擒。世祖自将与欢都合兵岭东，诸军皆至。是时，乌春已前死，窝谋罕请于辽，愿和解。既与和，复来袭，乃进军围之。窝谋罕弃城遁去。破其城，尽俘获之，以功差次分赐诸军。城始破，议渠长生杀，众皆长跪，辽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长刀突前咫尺，谓世祖曰："勿杀我！"辽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动，执其人之手，语之曰："吾不杀汝也。"于是罚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罚既已，乃徐使执突前者杀之。其胆勇镇物如此。

师还，寝疾，遂笃。元娶拏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岁耳。"肃宗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三年。"肃宗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乃叩地而哭。俄呼穆宗谓曰："乌雅束柔善，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辽大安八年五月十五日卒。袭位十九年，年五十四。明年，拏懒氏卒。又明年，肃宗卒。肃宗病笃，叹曰："我兄真多智哉！"世祖天性严重，有智识，一见必识，暂闻不忘。凝寒不缩栗，动止不回顾。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尝乘醉骑驴入室中，明日见驴足迹，问而知之，自是不复饮酒。袭位之初，内外溃叛，缔交为寇。世祖乃因败为功，变弱为强。既破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基业自此大矣。天会十五年，追谥圣肃皇帝，庙号世祖。皇统四年，号其藏曰永陵。五年，增谥世祖神武圣肃皇帝。

母弟颇剌淑袭节度使，景祖第四子也，是为肃宗。辽重熙十一年壬午岁生。在父兄时号国相。国相之称不知始何时。初，雅达为国相。雅达者，桓赧、散达之父也。景祖以币马求之于雅达，而命肃宗为之。肃宗自幼机敏善辩。当其兄时，身居国相，尽心匡辅。是时，叔父跋黑有异志，及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石显父子、腊醅、麻产作难，用兵之际，肃宗屡当一面。尤能知辽人国政人情。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

宗专心焉。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辞，译者传致之，往往为译者错乱。肃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故先不以实告译者。译者惑之，不得已，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官吏听者皆愕然，问其故，则为卑辞以对曰："鄙陋无文，故如此。"官吏以为实然，不复疑之，是以所诉无不如意。

桓赧、散达之战，部人赛罕死之，其弟活罗阴怀忿怨。一日，忽以剑脊置肃宗项上曰："吾兄为汝辈死矣！刭汝以偿，则如之何？"久之，因其兄柩至，遂怒而攻习不出，习不出走避之。攻肃宗于家，矢注次室之裙，著于门扉。复攻欢都，欢都衷甲拒于室中，既不能入，持其门旃而去，往附杯乃。杯乃诱乌春兵度岭，世祖与遇于苏素海甸。世祖曰："予昔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中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命肃宗及斜列、辞不失与之战。肃宗下马，名呼世祖，复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监之。"语毕再拜。遂炷火束缊。顷之，大风自后起，火益炽。是时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烟焰涨天。我军随烟冲击，大败之。遂获杯乃，囚而献诸辽。并获活罗，肃宗释其罪，左右任使之，后竟得其力焉。

大安八年，自国相袭位。是时，麻产尚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诱纳亡命。招之，不听，遣康宗伐之。太祖别军取麻产家属，锜釜无遗。既获麻产，杀之，献馘于辽。陶温水民来附。二年癸酉，遣太祖以偏师伐泥厖古部帅水抹离海村跋黑、播立开，平之，自是寇贼皆息。三年八月，肃宗卒。天会十五年，追谥穆宪皇帝。皇统四年，藏号泰陵。五年，增谥肃宗明睿穆宪皇帝。

母弟穆宗，讳盈歌，字乌鲁完，景祖第五子也。南人称扬割太师，又曰扬割追谥孝平皇帝，号穆宗，又曰扬割号仁祖。金代无号仁祖者，穆宗讳盈歌，谥孝平，"盈"近"扬"，"歌"近"割"，南北音讹。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称。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穆宗，辽重熙二十二年癸巳岁生。肃宗时擒麻产，辽命穆宗为详稳。大安十年甲戌，袭节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劾者子撒改为国相。

三年丙子，唐括部跋葛勃堇与温都部人跋忒有旧，跋葛以事往，跋忒杀跋葛。使太祖率师伐跋忒，跋忒亡去，追及，杀之星显水，纥石烈部阿疏、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疏，撒改以偏师攻钝恩城，拔之。阿疏初闻来伐，乃自诉于辽。遂留劾者守阿疏城，穆宗乃还。会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阇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

辽诏穆宗讨之，阿阇版等据险立栅。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攻之。数日，入其城，出辽使存者数人，俾之归。统门、浑蠢水之交乌古论部留可、诈都与苏滨水乌古论敌库德，起兵于米里迷石罕城，纳根涅之子钝恩亦亡去，于是两党作难。

八月，撒改为都统，辞不失、阿里合懑、斡带副之，以伐留可、诈都、坞塔等。谩都诃、石土门伐敌库德。撒改欲先平边地城堡，或欲先取留可，莫能决，乃命太祖往。钝恩将援留可，乘谩都诃兵未集而攻之。石土门军既与谩都诃会，迎击钝恩，大败之，降米里迷石罕城，获钝恩、敌库德，释弗杀。太祖度盆搦岭，与撒改会，攻破留可城，留可已先往辽矣，尽杀其城中渠长。还围坞塔城，坞塔先已亡在外，城降于军。诈都亦降于蒲家奴，于是抚宁诸路如旧时。太师因致穆宗，教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命胜官、丑阿等抚定乙离骨岭注阿门水之西诸部居民，又命斡带及偏裨悉平二涅囊虎、二蠢出等路寇盗而还。

七年庚辰，劾者尚守阿疏城，毛睹禄来降。阿疏犹在辽，辽使使来罢兵。未到，穆宗使乌林答石鲁往佐劾者，戒之曰："辽使来罢兵，但换我军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无辨，勿令辽使知之。"因戒劾者曰："辽使可以计却，勿听其言遽罢兵也。"辽使果来罢兵，穆宗使蒲察部胡鲁勃堇、邈逊孛堇与俱至阿疏城。劾者见辽使，诡谓胡鲁、邈逊曰："我部族自相攻击，干汝等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援创刺杀胡鲁、邈逊所乘马。辽使惊骇遽走，不敢回顾，径归。居数日，破其城。狄故保还自辽。在城中，执而杀之。阿疏复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乙烈来。穆宗至来流水兴和村，见乙烈。问阿疏城事，命穆宗曰："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穆宗与僚佐谋曰："若偿阿疏，则诸部不复可号令任使也。"乃令主隈、秃答两水之民阳为阻绝鹰路，复使鳖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曰："欲开鹰路，非生女直节度使不可。"辽不知其为穆宗谋也，信之，命穆宗讨阻绝鹰路者，而阿疏城事遂止。穆宗声言平鹰路，畋于土温水而归。是岁，留可来降。八年辛巳，辽使使持赐物来赏平鹰路之有功者。

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辽赐，给主隈、秃答之民，且修鹰路而归。冬，萧海里叛，入于系案女直阿典部，遣其族人斡达剌来给结和，曰："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穆宗执斡达剌。会辽命穆宗捕讨海里，穆宗送斡达剌于辽，募军得甲千余。女直甲兵之数，始见于此，盖未尝满千也。军次混同水，萧海里再使人来，复执之。既而与海里遇。海里遥问曰："我使者安在？"对曰："与后人偕来。"海里不信。是时，

辽追海里兵数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谓辽将曰："退尔军，我当独取海里。"辽将许之。太祖策马突战，流矢中海里首，海里堕马下，执而杀之，大破其军。使阿离合懑献馘于辽。金人自此知辽兵之易与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于是以先登并有功者为前行，次以诸军护俘获归所部。穆宗朝辽主于渔所，大被嘉赏，授以使相，锡予加等。

十年癸未二月，穆宗还。辽使使授从破海里者官赏。高丽始来通好。十月二十九日，穆宗卒，年五十有一。初，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议，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天会十五年，追谥孝平皇帝，庙号穆宗。皇统四年，号其藏曰献陵。五年，增谥章顺孝平皇帝。

兄子康宗，讳乌雅束，字毛路完，世祖长子也。辽清宁七年辛丑岁生。乾统三年癸未，袭节度使，年四十三。穆宗末年，阿疏使达纪诱扇边民，曷懒甸人执送之。穆宗使石适欢抚纳曷懒甸，未行，穆宗卒，至是遣焉。先是，高丽通好，既而颇有隙，高丽使来请议事，使者至高丽，拒而不纳。五水之民附于高丽，执团练使十四人。语在《高丽传》中。二年甲申，高丽再来伐，石适欢再破之。高丽复请和，前所执团练十四人皆遣归，石适欢抚定边民而还。苏滨水民不听命，使斡带至活罗海川，召诸官僚告谕之。含国部苏滨水居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职德部既至，复亡去。坞塔遇二部于马纪岭，执之而来，遂伐斡豁，克之。斡带进至北琴海，攻拔泓忒城，乃还。四年丙戌，高丽遣黑欢方石来贺袭位，遣杯鲁报之。高丽约还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胜昆往受之。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逋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七年己丑，岁不登，减盗贼征偿，振贫乏者。十一年癸巳，康宗卒，年五十三。天会十五年，追谥恭简皇帝。皇统四年，号其藏曰乔陵。五年，增谥康宗献敏恭简皇帝。

赞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庙，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妇而生二男一女，岂非天耶？景祖不受辽籍辽印，取雅达国相以与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达，辽政日衰，而以太祖属之穆宗，其思虑岂不深远矣夫！

本纪第二

太祖

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时与群兒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尤爱之。世祖与腊碚、麻产战于野鹊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发而抚之，曰：“此兒长大，吾复何忧？”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乌，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尝宴纥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识焉。

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辞不失请从行，世祖不许而心异之。乌春既死，窝谋罕请和。既请和，复来攻，遂围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城中望而识之。壮士太峪乘骏马持枪出城，驰刺太祖。太祖不及备，舅氏活腊胡驰出其间，击太峪，枪折，刺中其马，太峪仅得免。尝与沙忽带出营杀略，不令世祖知之。且还，敌以重兵追之。独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与人等，马一跃而过，追者乃还。世祖寝疾，太祖以事如辽统军司。将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末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太祖往见曷鲁骚古统军，既毕事，前世祖没一日还至家。世祖见太祖来，所请事皆如志，喜甚，执太祖手，抱其颈而抚之，谓穆宗曰：“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远出而归，穆宗必亲迓之。

世祖已擒腊醅，麻产尚据直屋铠水。肃宗使太祖先取麻产家属，康宗至直屋铠水围之。太祖会军，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命太祖为详稳，仍命穆宗、辞不失、欢都皆为详稳.久之。以偏师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开等， 乃以达涂阿为乡导，沿帅水夜行袭之，卤其妻子。初，温都部跋忒杀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辞，谓穆宗曰：“昨夕见赤祥，此行必克敌。”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士温水过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泺之间，杀之。军还，穆宗亲迓太祖于

霭建村。

撒改以都统伐留可，谩都诃合石土门伐敌库德。撒改与将佐议，或欲先平边地部落城堡，或欲径攻留可城，议不能决，愿得太祖至军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军之未发者止有甲士七十，尽以畀汝。"谩都诃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门未到，土人欲执谩都诃以与敌，使来告急，遇太祖于斜堆甸。太祖曰："国兵尽在此矣。使敌先得志于谩都诃，后虽种诛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与之。太祖以三十人指撒改军。道遇人曰："敌已据盆搦岭南路矣。"众欲由沙偏岭往，太祖曰："汝等畏敌耶？"既度盆搦岭，不见敌，已而闻敌乃守沙偏岭以拒我。及至撒改军，夜急攻之，迟明破其众。是时，留可、坞塔皆在辽。既破留可，还攻坞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过盆搦岭，经坞塔城下，从骑有后者，坞塔城人攻而夺之釜。太祖驻马呼谓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谩言曰："公能来此，何忧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于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辈谁敢毁祥稳之器也。"遣蒲家奴招诈都，诈都乃降，释之。穆宗将伐萧海里，募兵得千余人。女直兵未尝满千，至是，太祖勇气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图也！"海里来战，与辽兵合，因止辽人，自为战。勃海留守以甲赠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问何为不受？曰："被彼甲而战，战胜则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讯事，号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启之。

康宗七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岁癸巳十月，康宗梦逐狼，屡发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梦问僚佐，众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辽使阿息保来，曰："何以不告丧？"太祖曰："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他日，阿息保复来，径骑至康宗殡所，阅赈马，欲取之。太祖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既而辽命久不至。辽主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纥石烈阿疏既奔辽，穆宗取其城及其部众，不能归。遂与族弟银术可、辞里罕阴结南江居人浑都仆速，欲与俱亡入高丽。事觅，太祖使夹古撒喝捕之，而银术可、辞里罕先为辽戍所获，浑都仆速已亡去，撒喝取其妻子而还。

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辽使使来致袭节度之命。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疏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疏，故常以此二者为言，终至于灭辽然后已。至是，复遣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术可往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主骄肆废弛之状。于是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辽统军司闻之，使节度使捏哥来问状，曰："汝等有异志乎？修战具，伤守备，将以谁御？"太祖答之曰："设险自守，又何问哉！"辽复遣阿息保来诘之。太祖谓之曰："我小国也，事大国不敢废礼。大国德泽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无望乎？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还，辽人始为备，命统军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闻之，使仆聒剌复索阿疏，实观其形势。仆聒剌还言："辽兵多，不知其数。"太祖曰："彼初调兵，岂能遽集如此。"复遣胡沙保往，还言："惟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谓诸将佐曰："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众皆曰："善。"乃入见宣靖皇后，告以伐辽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贻我忧，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觞为寿。即奉后率诸将出门，举觞东向，以辽人荒肆，不归阿疏，并己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酹毕，后命太祖正坐，与僚属会酒，号令诸部。使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赛两路系辽籍女直，实不迭往完睹路执辽障鹰官达鲁古部副使辞列、宁江州渤海大家奴。于是达鲁古部实里馆来告曰："闻举兵伐辽，我部谁从？"太祖曰："吾兵虽少，旧国也，与汝邻境，固当从我。若畏辽人，自往就之。"

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辽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疏，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遂命诸将传挺而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见如初。将至辽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堑。既度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众少却，敌兵直犯中军。斜也出战，哲垤先驱。太祖曰："战不可易也。"遣宗干止之。宗干驰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马，斜也遂与俱还。敌人从之，耶律谢十坠马，辽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毙。并射谢十中之。有骑突前，又射之，彻

扎洞胸。谢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饮矢之半，偾而死，获所乘马。宗干与数骑陷辽军中，太祖救之，免胄战。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颡。太祖顾见射者，一矢而毙。谓将士曰："尽敌而止。"众从之，勇气自倍。敌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别路，不及会战，使人以战胜告之，而以谢十马赐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进军宁江州，诸军填堑攻城。宁江人自东门出，温迪痕、阿徒罕邀击，尽殪之。

十月朔，克其城，获防御使大药师奴，阴纵之，使招谕辽人。铁骊部来送款。次来流城，以俘获赐将士。召渤海梁福、斡答剌使之伪亡去，招谕其乡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使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直。师还，谒宣靖皇后，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赀产给将士。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酬斡等抚定谗谋水女直。鳖古酋长胡苏鲁以城降。

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明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泺，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斡鲁古败辽兵，斩其节度使挞不野。仆虺等攻宾州，拔之。兀惹雏鹘室来降。辽将赤狗兒战于宾州，仆虺、浑黜败之。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补、蒲察复败赤狗兒、萧乙薛军于祥州东。斡忽、急塞两路降。斡鲁古败辽军于咸州西，斩统军实娄于阵。完颜娄室克咸州。

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宫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丙子，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余民以归。辽遣都统耶律讹里朵、左副统萧乙薛、右副统耶律张奴、都监萧谢佛留，骑二十万、步卒七万戍边。留娄室、银术可守黄龙，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辽使僧家奴来议和，国书斥上名，且使为属国。庚子，进师，有火光正圆，

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将士莫不喜跃，进逼达鲁古城。上登高望辽兵若连云灌木状，顾谓左右曰：“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遂趋高阜为阵。宗雄以右翼先驰辽左军，左军却。左翼出其阵后，辽右军皆力战。娄室、银术可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宗翰请以中军助之。上使宗干往为疑兵。宗雄已得利，击辽右军，辽兵遂败。乘胜追蹑，至其营，会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军溃围出，逐北至阿娄冈。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是役也，辽人本欲屯田，且战且守，故并其耕具获之。

二月，师还。三月辛未朔，猎于寥晦城。四月，辽耶律张奴以国书来。上以书辞慢侮，留其五人，独遣张奴回报，书亦如之。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六月己亥朔，辽耶律张奴复以国书来，犹斥上名。上亦斥辽主名以复之，且谕之使降。七月戊辰，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昊勃极烈，甲戌，辽使辞剌以书来，留之不遣。九百奚营来降。

八月戊戌，上亲征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水及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黄龙府为济州，军曰利涉，盖以太祖涉济故也。

九月，克黄龙府，遣辞剌还，遂班师。至江，径渡如前。丁丑，至自黄龙府。己卯，黄龙见空中。癸巳，以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十一月，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附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上自将御之。

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会诸将议。皆曰：“辽兵号七十万，其锋未易当。吾军远来。人马疲乏，宜驻于此，深沟高垒以待。”上从之。遣迪古乃、银术可镇达鲁古。丁未，上以骑兵亲候辽军，获督饷者，知辽主以张奴叛，西还二日矣。是日，上还至熟结泺，有光见于予端。戊申，诸将曰：“今辽主既还，可乘怠追击之。”上曰“敌来不迎战，去而追之，欲以此为勇邪？”众皆悚愧，愿自效。上复曰：“诚欲追敌，约赍以往，无事餫馈。若破敌，何求不得。”众皆奋跃，追及辽主于护步答冈。是役

也，兵止二万。上曰：“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战。兵数交，左翼合而攻之。辽兵大溃，我师驰之，横出其中。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帑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是战，斜也援矛杀数十人，阿离本被围，温迪罕迪忽迭以四谋克兵出之，完颜蒙刮身被数创，力战不已，功皆论最。萧特末等焚营遁去，遂班师。来谷撒喝取开州，婆卢火下特邻城，辞里罕降。

二年正月戊子，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己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

闰月，高永昌据东京，使挞不野来求援。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求保州。诏许自取之。二月己巳，诏曰：“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四月乙丑，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咸州路都统斡鲁古讨高永昌。胡沙补等被害。五月，斡鲁等败永昌，挞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阿徒罕破辽兵六万于照散城。九月己亥，上猎近郊。乙巳，南路都统斡鲁来见于婆卢买水。始制金牌。十二月庚申朔，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天辅元年正月，开州叛，加古撒喝等讨平之。国论昊勃极烈斜也以兵一万取泰州。四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将兵二万。会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击之。五月丁巳，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七月戊申，以完颜斡论知东京事。八月癸亥，高丽遣使来请保州。十二月甲子，斡鲁古等败耶律捍里兵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

是月，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略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

二年正月庚寅，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使散睹如宋报聘，书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

二月癸丑朔，辽使耶律奴哥等来议和。辛酉，孛堇迪古乃、娄室来见。上以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皆杖之。劾里保、双古等言，咸州都统斡鲁古知辽主在中京而不进讨，刍粮丰足而不以实闻，攻显州时所获生口财畜多自取。

三月癸未朔，命阇哥代为都统而鞫治之，斡鲁古坐降谋克。壬辰，辽使耶律奴哥以国书来。庚子，以娄室言黄龙府地僻且远，宜重戍守，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

四月辛巳，辽使以国书来。

五月丙申，命胡突衮如辽。

六月甲寅，诏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赎直者。甲戌，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

七月癸未，诏曰："匹里水路完颜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乏之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渔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胡突衮还自辽，耶律奴哥复以国书来。丙申，胡突衮如辽。辽户二百来归，处之泰州。诏遣阿里骨、李家奴、特里底招谕未降者。仍诏达鲁古部勃堇辞列："凡降附新民，善为存抚。来者各令从便安居，给以官粮，毋辄动扰。"

八月，胡突衮还自辽，耶律奴哥、突迭复以国书来。

九月戊子，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闰月庚戌朔，以降将霍石、韩庆和为千户。九百奚部萧宝、乙辛，北部讹里野，汉人王六兒、王伯龙，契丹特末、高从佑等，各率众来降。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十月癸未，以龙化州降者张应古、刘仲良为千户。乙未，咸州都统司言，汉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千户。

十二月甲辰，遣孛堇术孛以定辽地谕高丽。耶律奴哥以国书来。辽懿州节度使刘宏以户三千并执辽候人来降，以为千户。川州寇二万已降复叛，纥古烈照里击破之。

三年正月甲寅，东京人为质者永吉等五人结众叛。事觉，诛其首恶，余皆杖百，没入在行家属资产之半。诏知东京事斡论，继有犯者并如之。丙辰，诏鳖古孛堇酬斡曰："胡鲁古、迭八合二部来送款，若等先时不无交恶，自今毋相侵扰。"

三月，耶律奴哥以国书来。

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戌，诏咸州路都统司曰："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直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即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

六月辛卯，辽遣太传习泥烈等奉册尔来，上擿册文不合者数事复之。散睹还自宋。宋使马政及其子宏来聘。散睹受宋团练使，上怒，杖而夺之。宋使还，复遣孛堇辞列、鲁等如宋。

七月辛亥，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

八月己丑，颁女直字。

九月，以辽册礼使失期，诏诸路军过江屯驻。

十一月，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剌古、习显慎固营垒。

四年二月，辞列、曷鲁还自宋。宋使赵良嗣、王晖来议燕京、西京地。

三月甲辰，上谓群臣曰："辽人屡败，遣使求成，惟饰虚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其令咸州路统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辛酉，诏咸州路都统司曰："朕以辽国和议无成，将以四月二十五日进师。"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阇母以余兵来会于浑河。辽习泥烈以国书来。

四月乙未，上自将伐辽。以辽使习泥烈、宋使赵良嗣等从行。

五月甲辰，次浑河西，使宗雄先趋上京，遣降者马乙持诏谕城中。壬子，至上京，诏官民曰："辽主失道，上下同怨。朕兴兵以来，所过城

邑负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抚恤之，汝等必闻之矣。今尔国和好之事，反覆见欺，朕不欲天下生灵久罹涂炭，遂决策进讨。比遣宗雄等相继招谕，尚不听从。今若攻之，则城破矣！重以吊伐之义，不欲残民，故开示明诏，谕以祸福，其审图之。”上京人恃御备储蓄为固守计。甲寅，亟命进攻。上谓习泥烈、赵良嗣等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巳，阇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赵良嗣等奉觞为寿，皆称万岁。是日，赦上京官民。诏谕辽副统余睹。壬戌，次沃黑河。宗干率群臣谏曰：“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入敌境，粮馈乏绝，恐有后艰。”上从之，乃班师，命分兵攻庆州。余睹袭阇母于辽河，完颜背答、乌塔等战却之，完颜特虎死焉。

七月癸卯，上至自伐辽。

九月，烛隈水部实里古达等杀孛堇酬斡、仆忽得以叛。

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戊寅，命斡鲁分胡剌古、乌春之兵以讨实里古达。

十一月，东京留守司乞本京官民质子增数番代，上不许，曰：“诸质子已各受田庐，若复番代，则往来动摇，可并仍旧。”

十二月，宋复使马政来请西京之地。

五年春正月，斡鲁败实里古达于合挞剌山，诛首恶四人，余悉抚定。

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

四月乙丑朔，宗翰请伐辽，诏诸路预戒军事。

五月，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咸州降。闰月辛巳，国论胡鲁勃极烈撒改薨。

六月癸巳，余睹与其将吏来见。丙申，千户胡离答坐擅署部人为蒲里衍，杖一百，罢之。庚子，诏谙版勃极烈吴乞买贰国政。以昊勃极烈斜也为忽鲁勃极烈，蒲家奴为昊勃极烈，宗翰为移赉勃极烈。

七月庚辰，诏咸州都统司曰："自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寻以连雨罢亲征。命昊勃极烈昱为都统，称赉勃极烈宗翰副之，帅师而西。

十二月辛丑，以忽鲁勃极烈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昱、宗翰、宗干、宗望、宗盘等副之。甲辰，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须申禀。"戊申，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六年正月癸酉，都统杲克高、恩、回纥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泽州。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败辽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降。奚部西节度使讹里剌以本部降。壬寅，都统杲遣使来奏捷，并献所获货宝。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悉已抚定，续遣来报。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马，俟及秋成，乃图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不可恃一战之胜，辄有弛慢。新降附者当善抚存。宣谕将士，使知朕意。"宗翰驻北安，遣希尹等略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鸳鸯泺，以其子晋王贤而有人望，恶而杀之，众益离心。虽有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遂遣耨碗温都等报都统杲进兵袭之。

三月，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泺。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泺，不及，获其货宝。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辽主于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复叛。

是月，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即位于燕。

四月辛卯，复取西京。壬辰，遣徒单吴甲、高庆裔如宋。戊戌，都统杲自西京趋白水泺，昊勃极烈昱袭毗室部于铁吕川，为敌所败。还会察剌兵，追至黄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余人叛去，耶律坦等袭取之。阇母、娄室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而还。是时，山西城邑诸部虽降，人心未固，辽主保阴山，耶律捍里在燕京，都统杲遣宗望入奏，请上临军。

五月辛酉，宗望来奏捷，百官入贺，赐宴欢甚。先是，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统杲使阿邻护送赴阙。得里底道亡，阿邻坐诛。耶律捍里遣使请罢兵。戊寅，使杨勉以书谕捍里，使之降。谋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

六月戊子朔，上亲征辽，发自上京。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辛亥，诏谕上京官民曰："朕顺天吊伐，已定三京，但以辽主未获，兵不能已。今者亲征，欲由上京路进，恐抚定新民，惊疑失业，已出自笃密吕。其先降后叛逃入险阻者，诏后出首，悉免其罪。若犹拒命，孥戮无赦。"

是月，耶律捍里卒。斡鲁、娄室败夏人于野谷。

七月甲子，诏诸将无得远迎，以废军务。乙丑，上京汉人毛八十率二千余户降，因命领之。丙寅，以斡荅剌招降者众，命领八千户，以忽薛副之。壬午，希尹以阿疏见杖而释之。

八月己丑，次鸳鸯泺。都统杲率官属来见。癸巳，上追辽主于大鱼泺。昱、宗望追及辽主于石辇铎，与战，败之，辽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将完颜浑黜败契丹、奚、汉六万于高州，孛堇麻吉死之。得里得满部降。昱、宗望追辽主于乌里质铎，不及。

九月庚申，次草泺。阇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抚沿海郡县。节度使耶律慎思领诸部入内地。乙丑，诏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复叛，扇诱众心，罪在不赦。尚以归附日浅，恐绥怀之道有所未孚，故复令招谕。若能速降，当释其罪，官皆仍旧。"归化州降。戊辰，次归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圣州降。

十月丙戌朔，次奉圣州。诏曰；"朕屡敕将臣，安辑怀附，无或侵扰。然愚民无知，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其布告之，使谕朕意。"蔚州降。庚寅，余睹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彦、徐兴、田庆来见。命昭彦、庆皆为刺史，兴为团练使。诏曰："比以幽、蓟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帅师以往，故先安抚山西诸部。汝等既已怀服，宜加抚存。官民未附已前，罪无轻重及系官逋负，皆与释免，诸官各迁叙之。"丁酉，蔚州翟昭产、田庆杀知州事萧观宁等以叛。丙午，复降。

十一月，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

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胜口，银术哥出居庸关，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取居庸关。丁亥，次妫州。戊子，次居庸关。庚寅，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门，使银术哥、娄室阵于城上，乃次于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佥书刘彦宗奉表降。辛卯，辽百官诣军门叩头请罪，诏一切释之。壬辰，上御德胜殿，群臣称贺。甲午，命左企弓等抚定燕京诸州县。诏西京官吏曰："乃者师至燕都，已皆抚定。唯萧妃与官属数人遁去，已发兵追袭，或至彼路，可执以来。"黄龙府叛，宗辅讨平之。

七年正月丁巳，辽奚王回离保僭称帝。甲子，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降。诏曲赦平州。又诏谙班勃极烈曰："比遣昂徙诸部民人于岭东，而昂悖戾，骚动烦扰，致多怨叛。其违命失众，当置重典。若或有疑，禁锢以待。"庚午，诏中京都统斡论曰："闻卿抚定人民，各安其业，朕甚嘉之。回离保聚徒逆命，汝宜计画，无使滋蔓。"壬申，诏招谕回离保。癸酉，以时立爱言招抚诸部。己卯，宋使来议燕京、西京地。庚辰，宜、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皆降。甲申，诏曰："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诏谕兴中府，降之。辽来州节度使田颢、隰州刺史杜师回、迁州刺史高永福、润州刺史张成皆降。壬辰，诏谙版勃极烈曰："郡县今皆抚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释其罪，更宜招谕之。前后起迁户民，去乡未久，岂无怀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癸巳，诏曰："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仍令驰驿布告。兴中、宜州复叛。宋使赵良嗣来，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癸卯，银术哥、铎剌如宋。乙巳，诏都统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戊申，诏平州官与宋使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之地。癸丑，大赦。

是月，改平州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

三月甲寅朔，将诛昂，以习不失谏，杖之七十，仍拘泰州。戊午，都统杲等言耶律麻哲告余睹、吴十、铎剌等谋叛，宜早图之。上召余睹

等，从容谓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闻汝等谋叛，若诚然耶，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为我擒，无望免死。欲留事朕，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皆战栗不能对。命杖铎剌七十，余并释之。宋使卢益、赵良嗣、马宏以国书来。

四月丁亥，遣斡鲁、宗望袭辽主于阴山。壬辰，复书于宋。师初入燕，辽兵复犯奉圣州，林牙大石壁龙门东二十五里。都统斡鲁闻之，遣照立、娄室、马和尚等率兵讨之，生获大石，悉降其众。癸巳，诏曰：“自今军事若皆中覆，不无留滞。应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契丹九斤取聚党兴中府作乱，擒之，九斤自杀。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己亥，次儒州。斡鲁、宗望等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泺，获之。其宗属秦王、许王等十五人降。闻辽主留辎重青冢，以兵万人往应州，遣照里、背荅、宗望、娄室、银术哥等追袭之。宗望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

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张觉据城叛。丙寅，次野狐岭。己巳，次落藜泺。斡鲁等以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附马乳奴等来献，并上所获国玺。宗隽以所俘辽主子秦王、许王、女奥野等来见。奚路都统挞懒攻速古、啜里、铁尼所部十三岩，皆平之。又遣奚马和尚攻下达鲁古并五院司诸部，执其节度乙列。回离保为其下所杀。辛巳，诏谕南京官民。

六月壬午朔，次鸳鸯泺。是日，阇母败张觉于营州。丙申，上不豫，将还上京，命移赉勃极烈宗翰为都统，昊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兵云中，以备边。己酉，次斡独山驿，召谙班勃极烈吴乞买。

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还军中。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浑河北。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率宗室百官上谒。戊申，上崩于部堵泺西行宫，年五十六。

九月癸丑，梓宫至上京。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丙辰，谙班勃极烈即皇帝位。天会三年三月，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天会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开天启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尝所驻跸之地。皇统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谥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

赞曰：太祖英谟睿略，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人乐为用。世祖阴有取辽之志，是以兄弟相授，传及康宗，遂及太祖。临终以太祖属穆宗，其素志盖如是也。初定东京，即除去辽法，减省租税，用本国制度。辽主播越，宋纳岁币，以幽、蓟、武、朔等州与宋，而置南京于平州。宋人终不能守燕、代，卒之辽主见获，宋主被执。虽功成于天会间，而规摹运为宾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呜呼，雄哉！

本纪第三

太宗

太宗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讳晟，本讳吴乞买，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太祖母弟也。辽太康元年乙卯岁生。初为穆宗养子。收国元年十月，命为谙班勃极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辅五年，赐诏曰："汝惟朕之母弟，义均一体，是用汝贰我国政。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

天辅七年六月，太祖次鸳鸯泺，有疾。至斡独山驿，召赴行在。诏曰："今辽主尽丧其师，奔于夏国。辽官特列、遥设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画。朕亲巡已久，功亦大就，所获州部，政须绥抚，是用还都。

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八月乙未，会于浑河北。戊申，太祖崩。

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国论勃极烈杲、郓王昂、宗峻、宗干率宗亲百宫请正帝位，不许，固请，亦不许。宗干率诸弟以赭袍被体，置玺怀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癸酉，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诏诸猛安赋米，给户口在内地匮乏者。南路军帅阇母，败张觉于楼峰口。

十月壬辰，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曰："今寄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己亥，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阇母及张觉战于兔耳山，阇母败绩。

十一月壬子，命宗望问阇母罪，以其兵讨张觉。壬戌，复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上京路军帅实古乃、婆卢火等。癸亥，宗望以阇母军发广宁，下濒海诸郡县。诏谕南京，割武、朔二州入于宋。娄室破朔州西山，擒其帅赵公直。勃堇斡鲁别及勃剌速破走乙室白答于归化。己巳，徙迁、润、来、显四州之民于浑州。庚午，宗望及张觉战于南京东，大败之。张觉奔宋，城中人执其父及二子以献，戮之军中。壬申，张忠嗣、张敦固以南京降，遣使与张敦固入谕城中，复杀其使者以叛。己卯，诏女直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

十二月辛巳，蠲民间贷息。诏以咸州以南，苏、复州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甲午，诏曰："此闻民间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听以丁力等者赎之。"是日，以国论勃极烈杲为谙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勃极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谩都诃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壬子，命赏宗望及将士克南京之功，赦阇母罪。甲寅，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戊午，诏孛堇完颜阿实赉曰："先帝以同姓之人有自育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癸亥，以东京比岁不登，诏减田租、市租之半。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夏国奉表称藩，以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之地与之。丙子，贻宋书，索俘虏叛亡。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

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庚寅，诏命给宗翰马七百匹、田种千石、米七千石，以赈新附之民。丁酉，命徙移懒路都勃堇完颜忠于苏濒水。乙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丙午，宗翰乞济师，诏有司选精兵五千给之。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诸阙员，可选勋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

三月己酉朔，命宗望以宋岁币银绢分赐将士之有功者。庚戌，叛人活孛带降，诏释之。宗望请选良吏招抚迁、润、来、显之民保山寨者，从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行，乞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裁决之。刘公胄、王永福弃家逾城来降，以公胄为广宁尹，永福为奉先军节度使。辛未，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誓表。

闰月戊寅朔，赐夏国誓诏。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己丑，乌虎里、迪烈底两部来降。丙午，既许割山西诸镇与宋，以宗翰言罢之。

是月，斜野袭遥辇昭古牙，走之，获其妻孥群从及豪族。勃堇浑啜等破奚七崖而抚其民人。

四月己酉，以宗翰经略西夏及破辽功，赐以十马，使自择其二，余以分诸帅。赈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徙岭东之人。戊午，以实古乃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乙亥，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宋遣使来吊丧。以高术仆古等充遗留国信使，高兴辅、刘兴嗣等充告即位国信使，如宋。

五月丁丑朔，上京军帅实古乃以所获印绶二十二及银牌来上。癸未，诏曰："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丁亥，婆速路猛安仆卢古以赃罢，以谋克习泥烈代之。乙巳，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等言："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十四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奋其兵杖。"上曰："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阇母克南京，杀都统张敦固。

七月壬午，皇子宗峻薨。丙戌，禁外方使介冗从多者。壬辰，鹘实答言："高丽约吾叛亡，增其边备，必有异图。"诏曰："纳我叛亡而弗归，其曲在彼。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虽捷必罚。"乙未，以乌虎部及诸营叛，以昊勃极烈昱等讨平之。

八月乙巳朔，以孛堇乌爪乃等为贺宋生辰使。丁巳，撒离改部猛安雏思以赃罢，以奚金家奴代之。六部都统挞懒击走昭古牙，杀其队将曷鲁燥、白撒曷等。又破降骆驼山、金源、兴中诸军，诏增给银牌十。

十月甲辰朔，夏国遣使谢誓诏。戊午，天清节，宋、夏遣使来贺。甲子，诏发宁江州粟，赈泰州民被秋潦者。遥辇昭古牙率众来降。兴中府降。丙寅，诏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命南路军帅阇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路孛堇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戊辰，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言："辽祥稳挞不野来奔，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辽主从者不过四千户，有步骑万余，欲趋天德，驻余都谷。"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则俟报下。"

十一月癸未，阇母下宜州，拔杈丫山，杀节度使韩庆民。癸卯，诏以米五万石给挞懒、实古乃。

十二月戊申，以孛堇高居庆等为贺宋正旦使。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遣使来贺。戊子，同知宣徽院事韩资正加尚书左仆射，为诸宫都部署。乙未，夏国遣使奠币及贺即位。宋遣使贺即位。

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丁卯，以厖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民。

三月乙亥，阿舍勃极烈谩都诃薨。丙子，赈奚、契丹新附之民。辛巳，建乾元殿。斡鲁献传国宝，以谋葛失来附，请授印绶。是日，赐完颜娄室铁券。

四月壬寅朔，诏以辽主赴京师。丁巳，南路军帅察剌以罪罢。

五月己丑，萧八斤获辽玉宝来献。

六月庚申，以获辽主，遣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

七月壬申，禁内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奉其丝绵来献，命赏其长吏。诏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甲申，诏南京括官豪牧马，以等第取之，分给诸军。以耶律固等为宋报谢使。

八月癸卯，斡鲁以辽主至京师。甲辰，告于太祖庙。丙午，辽主延禧入见，降封海滨王。壬子，诏有司拣阅善射勇健之士以备宋。

九月壬午，广宁府献嘉禾。癸巳，保州路都孛堇加古撒曷有罪伏诛，以孛堇徒单乌烈代之。

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临，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诏建太祖庙于西京。召耶鲁赴京师教授女直字。戊申，有司言权南路军帅鹘实荅官吏贪纵，诏鞫之。壬子，天清节，宋、夏遣使来贺。丁巳，以阇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副之，宗望为阇母、刘彦宗两军监战。壬戌，诏曰："今大有年，无储蓄则何以备饥馑，其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廪贮之。"宋易州戍将韩民毅以军降，处之蔚州。

十一月庚辰，以降封辽主为海滨王诏中外。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挟兵器，诏勿禁。以张忠嗣权签南京中书枢密院事。

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诸军及宋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战于白河。大破之。蒲苋败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药师降，燕山州县悉平。戊申，宗翰克代州。乙卯，中山降。丙辰，宗望破宋兵五千于真定。戊午，宗翰围太原。耶律余睹破宋河东、陕西援兵于汾河

北。甲子，宗望克信德府。

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朝日。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戊辰，宗弼取汤阴，大抃攻下浚州，迪古补取黎阳。己巳，诸军渡河。庚午，取滑州。宗望使吴孝民等入汴，问宋取首谋平山者童贯、谭稹、詹度及张觉等。宋太上皇帝出奔。癸酉，诸军围汴。甲戌，宋使李梲来谢罪，且请修好。宗望许宋修好，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载书称伯侄。戊寅，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癸未，诸军解围。

二月丁酉朔，夜，宋将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宗望营，败之。己亥，复进师围汴。宋使宇文虚中以书来，改以肃王枢为质，遣康王构归。师还。壬子，以滑、浚二州与宋。宗翰定威胜军，攻下隆德府。丁巳，次泽州。海滨王家奴诬其主欲亡去，诏诛其首恶，余并杖之。

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

四月癸卯，宗望使宗弼来奏捷。乙丑，耿守忠等大败宋兵于西都谷。

五月辛未，宋种师中以兵出井陉。癸酉，完颜活女败之于杀熊岭，斩师中于阵。是日，拔离速败宋姚古军于隆州谷。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庚戌，宗望献所获三象。庚申，以宗望为右副元帅。

七月丙寅，遣高伯淑等宣谕高丽。壬申，出金牌，命孛堇大抃以所领渤海军八猛安为万户。戊子，以铁勒部长夺离剌不从其兄夔里本叛，赐马十一、豕百、钱五百万。萧仲恭使宋还，以所持宋帝与耶律余睹蜡书自陈。

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宋张灏率兵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刘臻以兵出寿阳，娄室破之。庚戌，宗翰发西京。辛亥，娄室等破宋张灏军于文水。癸丑，宗望发保州。是日，耶律铎破宋兵于雄州，那野等败宋兵于中山。甲寅，新城县进白乌。庚申，突拈取新乐。

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经略使张孝纯。鹘沙虎取平遥、灵石、孝义、介休诸县。己巳，复以南京为平州。辛未，宗望破宋种师闵于井

陉，取天威军，克真定，杀其守李邈。

十月，娄室克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军，辽州降。丁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中京进嘉禾。

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丙寅，宗望自真定趋汴。戊辰，宗翰下威胜军。癸酉，撒剌荅破天井关。乙亥，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盟津。西京、永安军、郑州皆降。庚辰，宗翰克泽州。宗望诸军渡河，临河、大名二县、德清军、开德府皆下。丙戌，克怀州。是日，宗望至汴。

闰月壬辰朔，宋出兵拒战，宗望等击败之。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庚申，以高随充高丽生日使。辛酉，宋主桓出居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庚辰，诏曰："朕惟国家，四境虽远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亩未辟，百工略备而禄秩未均，方贡仅修而宾馆未赡。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务本业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

五年正月辛卯朔，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宗翰、宗望使使以宋降表来上。乙未，知枢密院事刘彦宗上表，请复立赵氏，不听。丁巳，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

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割地赐夏国。四月乙酉，克陕府，取虢州。丙戌，以六部路都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元帅左都监。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归。己丑，诏曰："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五月庚寅朔，宋康王构即位于归德。宋杀张邦昌。娄室降解、绛、慈、显、石、河中、岢岚，宁化、保德、火山诸城。挞懒徇地山东，下密州。迪虎下单州，广信军降。

六月庚申，诏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或见城邑有被残者，不无疑惧，遂命坚守。若即讨伐，生灵可愍。其申谕以理，招辑安全之。傥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庚辰，右副元帅宗望薨。汉国王宗杰继薨。

七月甲午，赐宗翰券书，除反逆外，咸贯勿论。以石州戍将乌虎弃城丧师，杖之，削其宫。八月戊寅，以宋捷，遣耶律居谨等充宣庆使使高丽。丙戌，以宗辅为右副元帅。诏曰："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

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进士，各以所业试之。”

九月丁未，诏曰：“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辛亥，赐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万户银术可券书，除赦所不原，余并勿论。阇母取河间，大败宋兵于莫州，雄州降。挞懒克祁州，永宁军、保州、顺安军皆降。

冬十月丁卯，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辛未，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宋二帝自燕徙居于中京。

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帅宗辅伐宋，徇地淄、青。乌林荅泰欲败宋将李成于淄州。赵州降。阿里刮徇地浚州，败敌兵，遂取滑州。乙亥，西南路都统斡鲁薨。己卯，赛里下汝州。

六年正月丙戌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宗弼破宋郑宗孟军于青州。银术可取邓州。萨谋鲁入襄阳。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癸巳，克青州。癸卯，阇母克潍州。丁未，迪古补败宋将赵子昉兵。撒离喝败宋于河上。甲寅，宋将马括兵次乐安，宗辅击败之，闻宋主在维扬，以农时还师。宗弼败宋兵于河上。

二月乙卯朔，拔离速取唐州，癸亥，取蔡州。己巳，移剌古败宋将台宗隽等兵于大名。庚午，再破其军，获台宗隽及宋忠。甲戌，拔离速取陈州。癸未，克颍昌府。郑州叛入于宋，复取郑州。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宗翰复遣娄室攻下同、华、京兆、凤翔，擒宋经制使傅亮。阿邻破河中。斡鲁入冯翊。

三月壬辰，命南路军帅实古乃，籍节度使完颜慎思所领诸部及未置猛安谋克户来上。己酉，挞懒下恩州。五月戊戌，移沙土古思以本部来附。六月己未，诏求祖宗遗事。挞懒遣兵徇下磁州、信德府。真定贼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讨平之。七月乙巳，宋主遣使奉表请和，诏进兵伐之。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乙卯，娄室败宋兵于华州，讹特剌破敌于渭水，遂取下邽。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庙。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

九月辛丑，绳果等败宋兵于蒲城，甲申，又破敌于同州。乙丑，取丹州。十月丙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薨。丁丑，蒲察、娄室败宋兵于临真。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

州。庚辰，宗翰、宗辅会于濮，伐宋。

十一月庚寅，蒲察、娄室取延安府。壬辰，赈移懒路。乙未，取濮州，绥德军降。娄室再攻晋宁军，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十二月丙辰，宗弼取开德府。丁卯，宗辅克大名府。鹘沙虎败宋兵于巩。

七年正月庚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辛巳，吴国王阇母薨。甲午，以西京留守韩企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己巳，娄室、塞里、鹘沙虎等破晋宁军，其守徐徽言据子城拒战。庚午，率众溃围走，擒之。使之拜，不拜。临之以兵，不动。命降将折可求谕之降，指可求大骂，出不逊语，遂杀之。其统制孙昂及士卒皆不屈，尽杀之。甲戌，诏禁医巫闾山辽代陵樵采。

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诏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尚书左仆射高桢罢。四月，蒲察、娄室取鄜、坊二州。五月乙卯，拔离速等袭宋主于扬州。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宗弼败宋兵于睢阳。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巩州降。庚寅，天清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丁酉，阿里、当海、大抃破敌于寿春。己亥，安抚使马世元以城降。甲辰，庐州降。十一月庚戌，徙曷苏馆都统司治宁州。乙卯，高丽遣使来贡。丙辰，宗弼取和州。壬戌，宗弼渡江，败宋副元帅杜充军于江宁。丁卯，守臣陈邦光以城降。

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卢浑追宋主于明州。越州降。大抃败宋枢密使周望于秀州，又败宋兵于杭州东北。戊戌，阿里、蒲卢浑败宋兵于东关，遂济曹娥江。壬寅，败宋兵于高桥。宋主入于海。

八年正月甲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企先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己未，阿里、蒲卢浑克明州，执其守臣赵伯谔。庚申，诏曰“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阿鲁补、斜里也下太平、顺昌及濠州。

是月，宋副元帅杜充以其众降。二月乙亥，宗弼还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汴京乱，三月丁卯，大迪里复取之。宗弼及宋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丙申，复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是

日，阿鲁补战于拓皋，己亥，周企战于寿春，辛丑，娄室战于淳化，皆胜之。醴州降，遂克邠州。

五月癸卯，禁私度僧尼及继父继母之男女无相嫁娶。戊申，诏曰："河北、河东签军。其家属流寓河南被俘掠为奴婢者，官为赎之，俾复其业。"六月壬申，诏遣辽统军使耶律曷礼质、节度使萧别离剌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镇。癸酉，诏以昏德公六女为宗妇。七月辛亥，诏给泰州都统婆卢火所部诸谋克甲胄各五十。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监战阿卢补请益兵。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以闻。诏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克，今使专征陕西，淹延未定，岂倦于兵而自爱耶？关、陕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丁卯，上如东京温汤。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鹘里改路。

九月戊申，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都大名府。辛酉，谙班勃极烈、都元帅杲薨。癸亥，宗辅等败宋张浚军于富平。耀州降。乙丑，凤翔府降。十月乙亥，上至自东京。齐帝刘豫遣使谢封册。甲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以铁骊突离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

十一月甲辰，宗辅下泾州。丁未，渭州降。败宋刘倪军于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马五等击宋吴玠军于陇州。庚戌，以遥镇节度使乌克寿等为齐刘豫生日使。癸亥，宗辅以陕西事状闻，诏奖谕之。十二月丁丑，完颜娄室薨。乙酉，宗辅败宋刘维辅军。壬辰，熙州降。

九年正月己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戊申，命以徒门水以西，浑疃、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辛亥，蒲察鹘拔鲁、完颜忒里讨张万敌于白马湖，陷于敌。癸丑，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立爱为侍中，知枢密院张忠嗣为宣政殿大学士、知三司使事。宗弼、阿卢补抚定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四月己卯，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伞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诸路劝农。

六月壬辰，赐昏德公、重昏侯时服各两袭。八月辛巳，回鹘隈欲遣使来贡。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十月戊寅，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撒离喝攻下庆阳。慕洧以环州降。宗弼与宋吴玠战于和尚原，败绩。十一月己未，迁赵氏疏属于上京。以陕西地赐齐。

十年正月癸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齐表谢赐地。壬子，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二月庚午，赈上京路戍边猛安民。

四月丁卯，诏："诸良人知情嫁奴者，听如故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从所欲。"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朝京师。庚午，以太祖孙亶为谙班勃极烈，皇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左副元帅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右副元帅宗辅为左副元帅。庚寅，闻鸭绿、混同江暴涨，命赈徙戍边户在混同江者。

闰月辛卯，诏分遣鹘沙虎等十三人阅诸路丁壮，调赴军。七月甲午，赈泰州路戍边户。上如中京。九月，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出奔。其党燕京统军使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葛自杀。

十月壬寅，天清节，大赦。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如兴中府。齐使使来告母丧。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谟为齐吊祭使。癸未，撒离喝请取剑外十三州，从之。部族节度使土古厮捕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来献。十二月庚子，撒离喝克金州。上至自兴中府。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撒离喝败吴玠于饶峰关。戊辰，取洋州。甲戌，入兴元府。二月己亥，元帅府言："承诏赈军士，臣恐有司钱币将不继。请自元帅以下有禄者出钱助给之。"诏曰："官有府库而取于臣下，此何理耶？其悉从官给。"八月甲申，黄龙府置钱帛司。戊子，赵□咢诬告其父昏德公谋反，□咢及其婿刘文彦伏诛。戊戌，诏曰："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十月丙申，天清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十一月丙寅，赈移懒路。宗弼克和尚原。十二月癸未，赈曷懒路。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齐、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子，初改定制度，诏中外。丙寅，如东京。二月丁酉，撒离喝败宋吴玠军于固镇。四月，至自东京。六月甲午，以阿卢补为元帅右都监。十月庚寅，天清节，

齐、高丽、夏遣使来贺。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于明德宫，年六十一。庚午，谙班勃极烈即皇帝位于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号恭陵。五年，增上尊谥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赞曰：天辅草创，未遑礼乐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干知国政，以宗翰、宗望总戎事。既灭辽举宋，即议礼制度，治历明时，缵以武功，述以文事，经国规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宫室苑□无所增益。末听大臣计，传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绪，可谓行其所甚难矣！

本纪第四

熙宗

熙宗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讳亶，本讳合剌，太祖孙，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辅三年己亥岁生。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十年，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谙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相与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四月庚午，诏曰："尔为太祖之嫡孙，故命尔为谙班勃极烈，其无自谓冲幼，狎于童戏，惟敬厥德。"谙班勃极烈者，太宗尝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杲。杲薨，帝定议为储嗣，故以是命焉。

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诏中外。诏公私禁酒。癸酉，遣使告哀于齐、高丽、夏及报即位，仍诏齐自今称臣勿称子。二月乙巳，追谥太祖后唐括氏曰圣穆皇后，裴满氏曰光懿皇后。追册太祖妃仆散氏曰德妃，乌古论氏曰贤妃。辛酉，改葬太祖于和陵。

三月己卯，齐、高丽使来吊祭。庚辰，谥大行皇帝曰文烈，庙号太宗。乙酉，葬太宗于和陵。甲午，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戊戌，诏诸国使赐宴。不举乐。四月戊午，齐、高丽遣使贺即位。丙寅，昏德公赵佶薨，遣使致祭及赙赠。是月，甘露降于熊岳县。

五月甲申，左副元帅宗辅薨。九月壬申，追尊皇考丰王为景宣皇帝，庙号徽宗，皇妣蒲察氏为惠昭皇后。戊寅，尊太祖后纥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皆为太皇太后，诏中外。乙酉，改葬徽宗及惠昭后于兴陵。

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乙亥，初颁历。己卯，以元帅左监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己丑，建天开殿于爻刺。十二月癸亥，始定齐、高丽、夏朝贺、赐宴、朝辞仪。以京西鹿囿赐农民。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太皇太后于两宫。齐、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颁历于高丽。丁丑，太皇太后纥石烈氏崩。乙酉，万寿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二月癸卯，上尊谥曰钦宪皇后，葬睿陵。三月壬午，以太保宗

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干并领三省事。丁酉，高丽遣使来吊。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庙皆不祧。癸亥，诏齐国与本朝军民诉讼相关者，文移署年，止用天会。十月甲寅，以吴激为高丽王生日使，萧仲恭为齐刘豫回谢并生日正旦使。

十五年正月癸亥朔，上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初用《大明历》。己卯，万寿节，齐、高丽、夏遣使来贺。六月庚戌，尚书左丞高庆裔、转连使刘思有罪伏诛。七月辛巳，太保、领三省事、晋国王宗翰薨。丙戌夜，京师地震。封皇叔宗隽、宗固，叔祖晕皆为王。丁亥，汰兵兴滥爵。十月乙卯，以元帅左监军挞懒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宗弼右副元帅，封渖王。知枢密院事兼侍中时立爱致仕。十一月丙午，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诏中外。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十二月戊辰，刘豫上表谢封爵。癸未，诏改明年为天眷元年。大赦。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以勖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蜀王刘豫临潢府。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高丽、夏遣使来贺。颁女直小字。封大司空昱为王。甲辰，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己巳，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与民耕牧。三月庚寅，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戊申，以韩昉为翰林学士。

四月丁卯，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壬午，朝享于天元殿。立裴满氏为贵妃。五月己亥，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

六月戊午，上至自天开殿。秋七月辛卯，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丁酉，按出浒河溢，坏庐舍，民多溺死。壬寅，左丞相希尹罢。八月甲寅朔，颁行官制。癸亥，回鹘遣使朝贡。己卯，以河南地与宋。以右司侍郎张通古等使江南。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九月甲申朔，以奭为会宁牧，封邓王。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戊戌，上朝明德宫。甲辰，以奕为平章政事。己酉，省燕中西三京、平州东、西等路州县。辛亥，权行台左丞相张孝纯致仕。

十月甲寅朔，以御前管勾契丹文字李德固为参知政事。丙寅，封叔宗强为纪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鲁补等十三人为王。己巳，始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辛未，定封国制。癸酉，以东京留守宗隽为尚书左丞相

兼侍中，封陈王。十一月丙辰，以康宗以上画像工毕，奠献于乾元殿。十二月癸亥，新宫成。甲戌，高丽遣使入贡。丁丑，立贵妃裴满氏为皇后。

二年正月壬午朔，高丽、夏遣使来贺。戊戌，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以左丞相宗隽为太保、领三省事，进封衮国王。兴中尹完颜希尹复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二月乙未，上如天开殿。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己卯，宋遣使谢河南地。

五月戊子，太白昼见。乙巳，上至自天开殿。六月己酉朔，初御冠服。辛亥，吴十谋反，伏诛。己未，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

七月辛巳，宋国王宗磐、衮国王宗隽谋反，伏诛。丙戌，以右副元帅宗弼为都元帅，进封国王。丁亥，以诛宗磐等诏中外。己丑，以左副元帅挞懒为台左丞相，杜充为行台右丞相，萧宝、耶律辉行台平章政事。甲午，咸州祥稳沂王晕坐与宗磐谋反，伏诛。辛丑，以太傅、领三省事宗干为太师，领三省如故，进封梁宋国王。

八月辛亥，行台左相挞懒、翼王鹘懒及活离胡土、挞懒子斡带、乌达补谋反，伏诛。丁丑，太白昼见。

九月戊寅朔，降封太宗诸子。大司空昱罢。丙申，初居新宫。立太祖原庙于庆元宫，壬寅，宋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等，拘伦不遣。以温都思忠诸路廉问。十月癸酉，夏国使来告丧。十二月，豫国公昱薨。

三年正月丁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以都元帅宗弼领行台尚书省事。四月乙巳朔，温都思忠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以下二十一人皆罢之。癸丑，蜀国公完颜银术哥薨。丁卯，上如燕京。

五月丙子，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己卯，诏册李仁孝为夏国王。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合出河中趋陕西。

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上次凉陉大旱。使萧彦让、田□决西京囚。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卯，宗弼遣使奏河南、陕西捷。丁卯，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给俸禄之半，职三品者仍给傔人。

八月辛巳，招抚谕陕西五路。壬午，初定公主、郡县主及驸马官品。九月壬寅朔，宗弼来朝。戊申，上至燕京。己酉，亲飨太祖庙。庚申，宗弼还军中。夏国遣使谢赙赠。癸亥，杀左丞相完颜希尹、右丞萧庆及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宝郎漫带。戊辰，夏国遣使谢封册。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癸亥，以都点检萧仲恭为尚书右丞，前西京留守昂为平章政事。甲子，行台尚书右丞相杜充薨。十二月乙亥，都元帅宗弼上言宋将岳飞、张俊、韩世忠率众渡江，诏命击之。丁丑，地震。己亥，以元帅左监军阿离补为左副元帅，右监军撒离合为右副元帅。

皇统元年正月辛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庚戌，群臣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初御衮冕。癸丑，谢太庙。大赦。改元。丁巳，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己未，初定命妇封号。夏国请置榷场，许之。己巳，封平章政事昂为漆水郡王。

二月戊寅，诏诸致仕官职俱至三品者，俸禄人力各给其半。宗弼克庐州。乙酉，改封海滨王耶律延禧为豫王，昏德公赵佶为天水郡王，重昏侯赵桓为天水郡公。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四月丙子，以济南尹韩昉参知政事。辛巳，宗弼请伐江南，从之。五月己酉，太师、领三省事、梁宋国王宗干薨。庚戌，上亲临。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义，骨肉之亲，岂可避之。"遂哭之恸，命辍朝七日。

六月甲戌，诏都元帅宗弼与宰执同入奏事。庚寅，行台平章政事耶律晖致仕。壬辰，有司请举乐，上以宗干新丧不允。甲午，卫王宗强

薨，上亲临、辍朝如宗干丧。七月癸卯，以景宣皇帝忌辰，命尚食彻肉。丙午，以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如故。己酉，宗弼还军中。辛亥，参知政事耶律让罢。

九月戊申，上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宫。诏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绢二匹、絮三斤。是秋，蝗。都元帅宗弼伐宋，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为界。

十一月己酉，高丽国贺受尊号。稽古殿火。十二月癸巳，夏国贺受尊号。天水郡公赵桓乞本品俸，诏赗济之。左丞勖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二年正月乙未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己亥，上猎于来流河。乙巳，命封高丽。丁未，上至自来流河。辛亥，万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子，衍圣公孔璠薨，子拯袭。二月丁卯，上如天开殿。甲戌，赈熙河路，戊子，皇子济安生。辛卯，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改封蜀王刘豫为曹王。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

三月辛丑，还自天开殿。大雪。丙午，以宗弼为太傅。丙辰，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归宋帝母韦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郑氏丧于江南。戊午，立子济安为皇太子。四月丙寅，以臣宋告中外。庚午，五云楼、重明等殿成。五月癸巳朔，不视朝。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乙卯，赐宋誓诏。辛酉，宴群臣于五云楼，皆尽醉而罢。

七月甲午，回鹘遣使来贡。北京、广宁府蝗。丁酉，赐宗弼金券。八月丁卯，诏归朱弁、张邵、洪皓于宋。辛未，复太宗子胡卢为王。赈陕西。

九月壬辰，诏给天水郡王子、侄、婿，天水郡公子俸给。

十一月甲寅，平章政事漆水郡王昂薨，追封郓王。十二月乙丑，高丽王遣使谢封册。庚午，宋遣使谢归三丧及母韦氏。壬申，上猎于核耶呆米路。癸未，还宫。甲申，皇太子济安薨。

三年正月己丑朔，以皇太子丧不御正殿，群臣诣便殿称贺。宋、高丽、夏使诣皇极殿遥贺。乙巳，万寿节，如正旦仪。三月辛卯，以尚书

左丞勖为平章政事，殿前都点检宗宪尚书左丞。丁酉，太皇太后唐括氏崩。己酉，封子道济为魏王。

五月丁巳朔，京兆进瑞麦。癸亥，上致祭太皇太后。甲申，初立太庙、社稷。六月己酉，初置骁毅军。七月丙寅，上致祭太皇太后。庚辰，太原路进獬豸并瑞麦。

八月辛卯，诏给天水郡王孙及天水郡公婿俸禄。丙申，老人星见。乙巳，谥太皇太后曰钦仁皇后。戊申，葬恭陵。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年正月癸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诏以去年宋币赐始祖以下宗室。己未，以宋使王伦为平州转运使，既受命，复辞，罪其反覆，诛之。乙丑，陕西进嘉禾十有二茎，茎皆七穗。己巳，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亥，上祭钦仁皇后，哭尽哀。二月癸未，上如东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丁酉，回鹘遣使来贺，以粘合韩奴报之。

五月辛亥朔，次薰风殿。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庚午，建原庙于东京。八月癸未，杀魏王道济。九月乙酉，上如东京。壬子，畋于沙河，射虎获之。乙卯，遣使祭辽主陵。辛酉，诏薰风殿二十里内及巡幸所过五里内，并复一岁。癸酉，行台左丞相张孝纯薨。十月壬辰，立借贷饥民酬赏格。甲辰，以河朔诸郡地震，诏复百姓一年，其压死无人收葬者，官为敛藏之。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十一月己酉，上猎于海岛。十二月甲午，至东京。

五年正月丁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亥，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乙未，次济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开殿。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壬寅，以平章政事勖谏，上为止酒，仍布告廷臣。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八月戊戌，发天开殿。九月庚申，至自东京。十月辛卯，增谥太祖。闰月戊寅，大名府进牛生麟。壬辰，怀州进嘉禾。十二月戊申，增谥始祖以下十帝及太宗、徽宗。丁巳，赦。

六年正月辛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封太祖诸孙为王。乙亥，畋于谋勒。甲申，还京师。丁亥，万寿节，宋、高丽、夏遣

使来贺。庚寅，以边地赐夏国。壬辰，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乙未，封偎喝为王。二月丙寅，右丞相韩企先薨。

三月壬申，以阿离补为行台右丞相。四月庚子朔，上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戊午，行台右丞相阿离补薨。五月壬申，高丽王楷薨。辛卯，以左宣徽使刘筈为行台右丞相。

六月乙巳，杀宇文虚中及高士谈。乙丑，遣使吊祭高丽，并起复嗣王晛。九月戊辰朔，以许王破汴，睿宗平陕西，郑王克辽及娄室、银术可皆有大功，并为立碑。戊寅，曹王刘豫薨。是岁，遣粘割韩奴招耶律大石，被害。

七年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巳，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未，以西京鹿囿为民田。丁亥，太白经天。三月戊寅，高丽遣使谢吊祭、起复。四月戊午，宴便殿。上醉酒，杀户部尚书宗礼。六月丁酉，杀横海军节度使田□、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凤廷、王效、赵益兴、龚夷鉴等。

七月己巳，太白经天，曲赦畿内。九月，太保、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帅宗弼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行台尚书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勖为左丞相兼侍中，都点检宗贤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行台右丞相刘筈、右丞萧仲恭为平章政事，李德固为尚书右丞，秘书监萧肄为参知政事。十月壬子，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奚宝薨。十一月癸酉，以工部侍郎仆散太弯为御史大夫。乙亥，兵部尚书秉德进三角羊。己卯，诏减常膳羊豕五之二。癸未，以尚书左丞宗宪为行台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亮为尚书左丞。十二月戊午，参知政事韩昉罢。兵部尚书秉德为参知政事。

八年正月庚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子，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壬子，以哥鲁葛波古等为横赐高丽、夏国使。甲寅，以大理卿宗安等为高丽王晛封册使。乙卯，上如天开殿。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辛丑，遣参知政事秉德等为廉察官吏。庚戌，至自天开殿。甲寅，《辽史》成。六月乙卯，平章政事萧仲恭为行台左丞相，左丞亮为平章政事，都点检唐括辩为尚书左丞。高丽遣使谢封册。

七月乙亥，御史大夫仆散弯罢，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鲁带为御史大夫。戊寅，以尚书左丞唐括辩奉职不谨，杖之。八月戊戌，宗弼进《太祖实录》，上焚香立受之。庚子，以尚书左丞相勖领行台尚书省

事，右丞相宗贤为太保、尚书左丞相。丙午，以行台左丞相萧仲恭为尚书右丞相。闰月庚申，宰臣以西林多鹿，请上猎。上恐害稼，不允。丙寅，太庙成。九月丙申，尚书左丞唐括辩罢。以左宣徽使禀为尚书左丞。十月辛酉，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越国王宗弼薨。

十一月壬辰，太白经天。乙未，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辛丑，以尚书左丞相宗贤为左副元帅，平章政事亮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参知政事秉德为平章政事。庚戌，左副元帅宗贤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十二月乙卯，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左丞相亮为尚书右丞相。乙亥，以左丞相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

九年正月甲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戌，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宗贤罢。领行台尚书省事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同判大宗正事充为尚书左丞相，右丞相亮兼都元帅。庚子，万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左丞相充薨。丙午，以右丞相亮为左丞相，判大宗正事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左副元帅宗敏为都元帅，南京留守宗贤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贤复为太保、领三省事。

二月甲寅，会宁牧唐括辩复为尚书左丞，尚书左丞禀为行台平章政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以司空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左丞相亮为太保、领三省事。

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钧。是日，曲赦上京囚。庚寅，出太保、领三省事亮领行台尚书省事。戊申，武库署令耶律八斤妄称上言宿直将军萧荣与胙王元为党，诛之。

六月己未，以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左丞相宗贤兼都元帅。八月庚申，以刘筈为司空，行台右丞相如故。宰臣议徙辽阳、勃海之民于燕南，从之。侍从高寿星等当迁，诉於后，后以白上，上怒议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杀左司郎中三合。九月丙申，以领行台尚书省事亮复为平章政事。戊戌，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左副

元帅宗敏领行台尚书省事，平章政事秉德为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司空刘筈为平章政事。庚子，以御史大夫宗甫为参知政事。

十月乙丑，杀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军节度使查剌、左卫将军特思。大赦。癸酉，以翰林学士京为御史大夫。十一月癸未，杀皇后裴满氏。召胙王妃撒卯入宫。戊子，杀故邓王子阿懒、达懒。癸巳，上猎于忽剌浑土温。遣使杀德妃乌古论氏及夹谷氏、张氏。十二月己酉朔，上至自猎所。丙辰，杀妃裴满氏于寝殿。而平章政事亮因群臣震恐，与所亲驸马唐括辩、寝殿小底大兴国、护卫十人长忽土、阿里出虎等谋为乱。丁巳，以忽土、阿里出虎当内直，命省令史李老僧语兴国。夜二鼓，兴国窃符，矫诏开宫门，召辩等。亮怀刀与其妹夫特厮随辩入至宫门，守者以辩驸马，不疑，内之。及殿门，卫士觉，抽刃劫之，莫敢动。忽土、阿亮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为兴国易置其处，忽土、阿里出虎遂进弑帝，亮复前手刃之，血溅满其面与衣。帝崩，时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罗拜呼万岁，立以为帝。降帝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十九年，升祔于太庙，增谥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诏中外。

赞曰：熙宗之时，四方无事，敬礼宗室大臣，委以国政，其继体守文之治，有足观者。末年酗酒妄杀，人怀危惧。所谓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驯致其祸，非一朝一夕故也。

本纪第五

海陵

废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讳迪古乃，辽王宗干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辅六年壬寅岁生。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初，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亮意以为宗干太祖长子，而己亦太祖孙，遂怀觊觎。在中京，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猛安萧裕倾险敢决，亮结纳之，每与论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劝海陵举大事，语在《裕传》。

七年五月，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左丞，务揽持权柄，用其腹心为省台要职，引萧裕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对，语及太祖创业艰难，亮因呜咽流涕，熙宗以为忠。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九年正月，兼都元帅。熙宗使小底大兴国赐亮生日，悼后亦附赐礼物，熙宗不悦，杖兴国百，追其赐物，海陵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益邀求人誉，引用势望子孙，结其欢心。四月，学士张钧草诏忤旨死，熙宗问："谁使为之？"左丞相宗贤对曰："太保实然。"熙宗不悦，遂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过中京，与萧裕定约而去。至良乡，召还。海陵莫测所以召还之意，大恐。既至，复为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

熙宗尝以事杖左丞唐括辩及右丞相秉德，辩及与大理卿乌带谋废立，而乌带先此谋告海陵。他日，海陵与辩语及废立事，曰："若举大事，谁可立者？"辩曰："胙王常胜乎？"问其次，曰："邓王子阿懒。"亮曰："阿懒属疏，安得立？"辩曰："公岂有意邪？"海陵曰："果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旦夕相与密谋。护卫将军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辩等公余每窃窃聚语，窃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辩谓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胜、阿懒，且恶特思。因河南兵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而熙宗之弟止有常胜、查剌，海陵乘此构常胜、查剌、阿懒、达懒。熙宗使特思鞫之，无状。海陵曰："特思鞫不以实。"遂俱杀之。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旧受宗干恩。徒单阿里出虎与海陵姻家。大兴国给事寝殿，时时乘夜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以为常。兴国

尝以李老僧属海陵，得为尚书省令史，故使老僧结兴国为内应，而兴国亦以被杖怨熙宗，遂与亮约。

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内直。是夜，兴国取符钥启门纳海陵、秉德、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等人至寝殿，遂弑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称万岁。诈以熙宗欲议立后，召大臣，遂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是日，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忽土为左副点检，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贞为左卫将军，兴国为广宁尹。于是自太师、领三省事勖以下二十人进爵增职各有差。己未，大赦。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参知政事萧肄除名。镇南统军孛极为尚书左丞。赐左丞相秉德、右丞相辩、平章政事乌带、广宁尹兴国、点检忽土、阿里出虎、左卫将军贞、尚书省令史老僧、辩父刑部尚书阿里等钱绢马牛羊有差。甲子，誓太祖庙，召秉德、辩、乌带、忽土、阿里出虎、兴国六人赐誓券。丙寅，以燕京路都转运使刘麟为参知政事。癸酉，太传、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禀罢。以行台尚书左丞温都思忠为右丞。乙亥，追谥皇考太师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名其故居曰兴圣宫。宋、高丽、夏贺正旦使中道遣还。

二年正月辛巳，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萧裕为秘书监。癸巳，尊嫡母徒单氏及母大氏皆为皇太后。名徒单氏宫曰永寿，大氏宫曰永宁。乙巳，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中外。遣侍卫亲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等以废立事报谕宋、高丽、夏国。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秉德领行台尚书省事。

二月戊申朔，封子元寿为崇王。庚戌，降前帝为东昏王。给天水郡公孙女二人月俸。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等充贺宋生日使。戊辰，群臣上尊号曰法天膺运睿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诏中外。永寿、永宁两太后父祖赠官有差。以右丞相唐括辩为左丞相，平章政事乌带为右丞相。三月丙戌，宋、高丽遣使贺即位。以弟衮为司徒兼都元帅。诏以天水郡王玉带归宋。四月戊午，杀太傅、领三省事宗本，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判大宗正府事宗美。遣使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周宋国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辛酉，以尚书省译史萧玉为礼部尚书，秘书监萧裕为尚书左丞，司徒衮领三省事、封王，都元帅如故，右丞相乌带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平章政事刘筈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左丞宗义，右丞温都思忠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刘麟为尚书右丞，殿前左副点检仆散忽土为殿前都点检。

五月戊子，以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右副元帅大抃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元帅如故。壬辰，以左副元帅撒离喝为行台尚书左丞相，元帅如故。同判大宗正事宗安为御史大夫。六月丙午朔，高丽遣使贺即位。甲子，太庙初设四神门及四隅罘罳。

七月己丑，司空、左丞相兼侍中乌带罢。以平章政事温都思忠为左丞相，尚书左丞萧裕为平章政事，右丞刘麟为左丞，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右丞。参知政事张浩丁忧，起复如故。戊戌，夏国遣使贺即位及受尊号。八月戊申，以司徒衮为太尉、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以礼部尚书萧玉为参知政事。

九月甲午，立惠妃徒单氏为皇后。十月癸卯，太师、领三省事勖致仕。辛未，杀太皇太妃萧氏及其子任王偎喝。使使杀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于汴，并杀平章政事宗义、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魏王斡带之孙活里甲好修饰，亦族之。十一月癸未，尚书右丞相刘筈罢。以会宁牧徒单恭为平章政事。尚书左丞刘麟、右丞完颜思恭罢。以参知政事张浩为尚书右丞。乙酉，以行台尚书左丞张通古为尚书左丞。丙戌，白虹贯日。丁亥，以太后旨称令旨。戊子，以十二事戒约官吏。己丑，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

十二月癸卯朔，诏去群臣所上尊号。丙午，初定袭封衍圣公俸格。命外官去所属百里外者不许参谒，百里内者往还不得过三日。癸丑，立太祖射碑于纥石烈部中，上及皇后致奠于碑下。甲寅，野人来献异香，却之。乙卯，有司奏庆云见，上曰："朕何德以当此。自今瑞应毋得上闻，若有妖异，当以谕朕，使自警焉。"己未，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诏改定继绝法。以右副元帅大抃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张中孚为参知政事，都元帅衮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元帅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刑部尚书赵资福为御史大夫。

三年正月癸酉朔，宋、夏、高丽遣使来贺。乙亥，参知政事萧玉丁忧，起复如故。癸未，立春，观击土牛。丁亥，初造灯山于宫中。戊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午，初置国子监。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乙未，上出猎，宰相以下辞于近郊。上驻马戒之曰："朕不惜高爵厚禄以任汝等，比闻事多留滞，岂汝等苟图自安不以民事为念耶？自今朕将察其勤惰，以为赏罚，其各勉之。"丁酉，白虹贯日。二月丁巳，还宫。

三月庚寅，以翰林学士刘长言等为宋生日使。壬辰，诏广燕城，建宫室。己亥，谓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献朕一物，大是珍异，卿试观之。"即出诸绛囊中，乃田家稼穑圆。"后意太子生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稼穑之艰难，故以为献，朕甚贤之。"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辛酉，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丙寅，罢岁贡鹰隼。沂州男子吴真犯法，当死，有司以其母老疾无侍为请，命官与养济，著为令。闰月辛未朔，命尚书右丞张浩调选燕京，仍谕浩无私徇。丙子，命太官常膳惟进鱼肉，旧贡鹅鸭等悉罢之。丁丑，罢皇统间苑中所养禽兽。归德军节度使阿鲁补以撤官舍材木构私第，赐死。戊戌，诏朝官称疾不治事者，尚书省令监察御史与太医同诊视，无实者坐之。

五月壬子，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诏中外。戊辰，宰臣请益嫔御以广嗣续。上命徒单贞语宰臣，前所诛党人诸妇人中多朕中表亲，欲纳之官中。平章政事萧裕不可，上不从。遂纳宗本子莎鲁啜，宗固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等妻宫中。六月丙子，杀太府监完颜冯六。宋遣使祈请山陵，不许。九月庚戌，赐燕京役夫帛，人一匹。以东京路兵马都总管府判官萧子敏为高丽生日使，修起居注萧彭哥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己巳，杀兰子山猛安萧拱。以右副点检不术鲁阿海等为宋正旦使。十一月癸亥，诏罢世袭万户官，前后赐姓人各复本姓。十二月戊辰，杖寿宁县主徐辇。癸酉，猎于近郊。乙酉，还宫。是岁，子崇王元寿薨。

四年正月丁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戊戌，初定东宫官属。立捕盗赏格。癸卯，太白经天。壬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亥，朝谒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还宫。二月丁卯，立子光英为皇太子，庚午，诏中外。甲戌，如燕京。昭义军节度使萧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上曰："仲宣之侄迪辇阿不近以诽谤诛，故敢妄诉。"命杀告者。迪辇阿不者，萧拱也。戊子，次泰州。

三月丙申朔，以刑部尚书田秀颖等为宋生日使。四月丙寅朔，有司请今岁河南、北选人并赴中京铨注，从之。壬辰，上自泰州如凉陉。五月丁酉，猎于立列只山。甲寅，赐猎士，人一羊。乙卯，次临潢府。丁巳，太白经天。六月甲子朔，驻绵山。戊寅，权楚底部猛安那野伏诛。七月癸卯，命崇义军节度使乌带之妻唐括定哥杀其夫而纳之。八月癸亥

朔，猎于途你山。甲戌，以侍御史保鲁鞫事不实，杖之。丙子，次于铎瓦。

九月甲午，次中京。丙午，尚书右丞相大抃罢。杀太府少监刘景。以都水使者完颜麻泼为高丽生日使，吏部郎中萧中立为夏国生日使。十月壬戌朔，使使奉迁太庙神主。御史大夫赵资福罢。甲申，以太子詹事张用直等为贺宋正旦使。杀太祖长公主兀鲁，杖罢其夫平章政事徒单恭，封其侍婢忽挞为国夫人。恭之兄定哥初尚兀鲁，定哥死，恭强纳焉，而不相能，又与侍婢忽挞不协。忽挞得幸于后，遂谮于上，故见杀，而并罢恭。

十一月戊戌，以咸平尹李德固为平章政事。辛丑，买珠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禁百姓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夫，采珠一年。戊申，以前平章政事徒单恭为司徒。

十二月甲子，斩妄人敲仙于中京市。辛未，以汴京路都转运使左瀛等为贺宋正旦使。庚寅，太尉、领三省事、枢密使衮薨。

贞元年正月辛卯朔，上不视朝。诏有司受宋、高丽、夏、回纥贡献。丙午，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以中京留守高桢为御史大夫。

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备法驾，甲寅，亲选良家子百三十余人充后宫。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丙辰，以司徒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平章政事萧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右丞张浩、左丞张通古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张中孚为左丞，萧玉为右丞，平章政事李德固为司空，左宣徽使刘萼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昂为枢密使，工部尚书仆散师恭为枢密副使。四月辛酉，以右宣徽使纥石烈撒合辇等为贺宋生日使。辛未，特封唐括定哥为贵妃。戊寅，皇太后大氏崩。

五月辛卯，杀弟西京留守蒲家。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编修官圆福奴、通进孛迭坐与蒲家善，并杀之。乙卯，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六月乙丑，以安国军节度使耶律恕为参知政事。

七月戊子朔，元赐朝官京城隙地，征钱有差。八月壬戌，司空李德固薨。禁中都路捕射麞兔。戊寅，赐营建宫室工匠及役夫帛。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谋良虎为夏国生日使，吏部郎中窊合山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丁巳，猎于良乡。封料石冈神为灵应王。初，海陵尝过此祠，持杯珓祷曰："使吾有天命，当得吉卜。"投之，吉。又祷曰："果如所卜，他日当有报，否则毁尔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戊午，还宫。壬戌，有司言："太后园陵未毕，合停冬享及祫祭。"从之。丙子，命内外官闻大功以上丧，止给当日假，若父母丧，听给假三日，著为令。

十一月丙戌朔，定州献嘉禾，诏自今不得复进。己丑，瑶池殿成。丙申，以户部尚书蔡松年等为贺宋正旦使。戊戌，左丞相耨碗温都思忠致仕。庚戌，以枢密使昂为左丞相，枢密副使仆散思恭为枢密使。十二月，太白经天。戊午，特赐贵妃唐括定哥家奴孙梅进士及第。壬戌，以签书枢密院事南撒为枢密副使。辛未，对所纳皇叔曹国王宗敏妃阿懒为昭妃。丙子，贵妃唐括定哥坐与旧奴奸，赐死。

闰月乙酉朔，杀护卫特谟葛。癸巳，定社稷制度。太白经天。癸卯，以太保、领三省事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如故。命西京路统军挞懒、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司招讨斜野等北巡。

二年正月甲寅朔，上不豫，不视朝。赐宋、高丽、夏使就馆燕。庚申，太白经天。尚书右丞相萧裕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等谋反，伏诛，诏中外。己巳，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甲申朔，以平章政事张浩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甲午，以尚书右丞萧玉为平章政事，前河南路统军使张辉为尚书右丞，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为枢密副使。三月戊辰，夏遣使贺迁都。四月丙戌，幸大兴府及都转运使司。遣荐含桃于衍庆宫。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避正殿，敕百官勿治事。己未，诏自今每月上七日不奏刑名，尚食进馔不进肉。丁卯，始置交钞库，设使副员。丁丑，太原尹徒单阿里出虎伏诛，复命其子术斯剌乘传焚其骨，掷水中。七月庚申，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使副。丙子，参知政事耶律恕罢。

八月丙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妇，命杖之。戊申，以御史大夫高桢为司空，御史大夫如故。九月己未，常武殿击鞠，令百姓纵观。辛酉，以吏部尚书萧颐为参知政事。癸亥，猎于近郊。丁卯，次顺州。太师、领三省事徒单恭薨。是夜，还宫。乙亥，复猎于近郊。十月庚辰

朔，杀广宁尹韩王亨。庚寅，还宫。庚子，以左丞相致仕温都思忠起为太傅、领三省事。以刑部侍郎白彦恭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戊辰，上命诸从姊妹皆分属诸妃，出入禁中，与为淫乱，卧内遍设地衣，裸逐为戏。是月，初置惠民局。高丽遣使谢赐生日。

十二月乙酉，以太傅温都思忠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平章政事张通古为司徒，平章政事如故。

三年正月己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酉，以判东京留守大抃为太傅、领三省事。甲子，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壬午，以左丞相昂为太尉、枢密使，右丞相张浩为左丞相兼侍中，枢密使仆散思恭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尚书左丞张中孚罢，右丞张晖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刘萼为左丞，参知政事萧颐为右丞，吏部尚书蔡松年为参知政事。

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庚午，以左司郎中李通为贺宋生日使。夏四月丁丑朔，昏雾四塞，日无光，凡十有七日。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南京大内火。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

六月丙戌，登宝昌门观角抵，百姓纵观。乙未，命右丞相仆散思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如上京，奉迁山陵及迎永寿宫皇太后。

七月癸丑，太白昼见。辛酉，如大房山，杖提举营造官吏部尚书耶律安礼等。乙亥，还宫。八月壬午，如大房山。甲申，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是日，还宫。甲午，遣平章政事萧玉迎祭祖宗梓宫于广宁。乙未，增置教坊人数。庚子，杖左宣徽使敬嗣晖、同知宣徽事乌居仁及尚食官。

九月戊申，平章政事张辉迎祭梓宫于宗州。乙卯，上谓宰臣及左司官曰："朝廷之事，尤在慎密。昨授张中孚、赵庆袭官，除书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复尔者，杀无赦。"己未，如大房山。庚申，还宫。丙寅，以殿前都点检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丁卯，上亲迎梓宫及皇太后于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跽太后前，曰："某不孝，久失温凊，愿痛笞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有子克家，犹爱之，况我有子如

此。”叱持杖者退。庚午，猎，亲射麞以荐梓宫。壬申，至自沙流河。

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寿康宫。戊寅，权奉安太庙神主于延圣寺，致奠梓宫于东郊，举哀。己卯，梓宫至中都，以大安殿为丕承殿，安置。壬午，命省部诸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辛卯，告于丕承殿。乙未，如菆宫，册谥永宁皇太后曰慈宪皇后。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戊戌，还宫。己亥，以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归一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甲寅，诏内外大小职官覃迁一重，贞元四年租税并与放免，军士久于屯戍不经替换者，人赐绢三匹、银三两。群臣称贺。丙辰，燕百官于泰和殿。丁卯，奉安神主于太庙。戊辰，群臣称贺。辛未，猎于近郊。十二月己丑，还宫。木冰。乙未，上朝太后于寿康宫。己亥，太傅、领三省事大抃薨，亲临哭之，命有司废务及禁乐三日。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群臣奉上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上自九月废朝，常数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于卧内。庚戌，始视朝。戊午，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观角抵戏。罢中书门下省。以太师、领三省事温都思忠为尚书令，太尉、枢密使昂为太保，右丞相仆散思恭为太尉、枢密使。左丞刘萼、右丞萧颐罢，参知政事蔡松年为尚书右丞。枢密副使萧怀忠罢，吏部尚书耶律安礼为枢密副使。平章政事萧玉为右丞相，平章政事张晖罢，不置平章政事官。

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庚辰，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辛巳，改定内外诸司印记。乙未，司徒张通古致仕。庚子，谒山陵。辛丑，还都。三月壬寅朔，始定职事官朝参等格。仍罢兵卫。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晖等为贺宋生日使。

四月，太尉、枢密使仆散思恭以父忧，起复如故。五月辛亥，修容安氏阁女御为妖所凭，舞噪宫中，命杀之。是月，颁行正隆官制。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赵桓薨。丙戌，以尚书右丞蔡松年为左丞，枢密副使耶律安礼为右丞，附马都尉乌古论当海为枢密副使。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

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

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丁酉，还宫。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群臣称贺。甲辰，回鹘使使寅术乌笼骨来贡。庚寅，杖右丞相萧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讽等。十一月己巳朔，以右司郎中梁钅求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二年正月戊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辰，太白昼见。癸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寅，以工部侍郎韩锡同知宣徽院事，锡不谢，杖百二十，夺所授官。二月辛丑，初定太庙时享牲牢礼仪。癸卯，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

三月丙寅朔，高丽遣使贺受尊号。

四月戊戌，追降景宣皇帝为丰王。以佥书宣徽院事张哲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温敦斡喝为横赐夏国使。六月乙未，参知政事纳合椿年薨。以礼部尚书耶律守素等为贺宋生日使。八月癸卯，始置登闻院。甲寅，罢上京留守司。

九月乙丑，以宿直将军仆散乌里黑为夏国生日使。戊子，罢护驾军，置龙翔虎步军。罢尚书省文资令史出为外官。是秋，中都、山东、河东蝗。十月壬寅，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丁未，禁卖古器入他境。乙卯，初铸铜钱。十一月辛未，以侍卫亲军副指挥使高助不古等为贺宋正旦使。十二月己亥，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纥石烈良弼为参知政事。

三年正月壬戌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等。丁丑，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卯，杖右谏议大夫杨伯雄。

二月壬辰朔，都城及京兆初置钱监。甲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

三月辛酉朔，司天奏日食，侯之不见。命自今遇日食，面奏，不须颁告。辛巳，以兵部尚书萧恭等为贺宋生日使。四月丙辰，枢密副使乌古论当海罢，以北京留守张晖为枢密副使。六月壬辰，蝗入京师。

七月庚申，封子广阳为滕王。甲申，以右丞相萧玉为司徒，尚书左丞蔡松年为右丞相，右丞耶律安礼为左丞，参知政事纥石烈良弼为右

丞，左宣徽使敬嗣晖、吏部尚书李通为参知政事。九月己未，太白经天。甲子，滕王广阳薨。庚午，以宿直将军阿鲁保为夏国生日使。丁丑，以教坊提点高存福为高丽生日使。辛巳，迁中都屯军二猛安于南京，遣吏部尚书李惇等分地安置。十月戊戌，诏尚书省："凡事理不当者，许诣登闻检院投状，院类奏览讫，付御史台理问。"

十一月辛酉，以工部尚书苏保衡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亥，诏有司勤政安民。癸未，尚书左丞耶律安礼罢。参知政事李通以忧制，起复如故。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十二月乙卯，以枢密副使张晖为尚书左丞。归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为枢密副使。

四年正月丙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上朝太后于寿康宫。丁巳，御史大夫高桢薨。庚申，更定私相越境法，并论死。辛酉，罢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诸榷场，置场泗州。辛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己丑，以左宣徽使许霖为御史大夫。丁未，修中都城。造战船于通州。诏谕宰臣以伐宋事。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

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夏国边界。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辛丑，命增山东泉水、毕括两营兵士廪给。庚戌，诏诸路旧贮军器并致于中都。时方建宫室于南京，又中都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辛亥，尚书左丞张晖、御史大夫许霖罢。以大兴尹徒单贞为枢密副使。以秘书监王可道等为贺宋生日使。八月，诏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己卯，尚书右丞相蔡松年薨。

九月，以翰林待制完颜达纪为高丽生日使，宿直将军加古挞懒为夏国生日使。十月乙亥，猎于近郊，观造船于通州。赐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枢密副使徒单贞佩刀入宫。十一月甲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等为贺宋正旦使。十二月乙卯，宋遣使告母韦氏哀。甲子，太白昼见。乙丑，以左副点检大怀忠等为宋吊祭使。乙亥，太医使祁宰上疏谏伐宋，杀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未，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二月壬子，宋遣使献母后遣留物。丁卯，太白昼见。辛未，河东、陕西地震，镇戎、德顺军大风，坏庐舍，人多压死。甲戌，遣引进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监视所获盗贼，并凌迟处死，或

锯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户谋克等，后有获者，并处死，总管府官亦决罚。

三月辛巳，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监徐文、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事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窊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庚子，以司徒判大宗正事萧玉为御史大夫，司徒如故，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为左丞，横海军节度使致仕刘长言起为右丞。

四月庚戌，昭妃蒲察阿里忽有罪赐死。甲寅，宿州防御使耶律翼使宋失体，杖二百，除名。甲戌，太白昼见。六月，徐文等破贼张旺、徐元，东海平。

七月辛巳，诏东海县徐元、张旺诖误者，并释之。壬午，以张弘信被命讨贼，称疾逗遛莱州，与妓乐饮燕，杖之二百。癸卯，遣使签诸路汉军。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辛亥，命榷货务并印造钞引库起赴南京。己巳，枢密副使徒单贞罢，以太子少保徒单永年为枢密副使。辛未，谒山陵，见田间获者，问其丰耗，以衣赐之。

九月己卯，还宫。十月庚午，遣护卫完颜普连等二十四人督捕山东、河东、河北、中都盗贼。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人。十一月乙酉，以济南尹仆散乌者等为贺宋正旦使。尚书右丞刘长言罢。命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

十二月癸丑，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纲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戊辰，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

六年正月甲戌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丑，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以近属故，杖贞七十，余皆杖百。壬午，上将如南京，以司徒、御史大夫萧玉为大兴尹，司徒如故。枢密副使徒单永年罢，以都点检纥石烈志宁为枢密副使。己丑，生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巳，命参知政事李通谕宋使徐度等曰："朕昔从梁王军，乐南京风土，常欲巡幸。今营缮将毕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况朕祖宗陵庙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庚子，诏自中都至河南府所过州县调从猎骑士二千。辛丑，杀蒲察阿虎迭女义察。义察，庆宜公

主出，幼鞠宫中，上屡欲纳之，太后不可。至是，以罪杀之。

二月乙巳，杖卫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许霖。甲寅，以参知政事李通为尚书右丞。己未，禁扈从纵猎扰民。庚申，征诸道水手运战船。癸亥，发中都。丙寅，次安肃州。三月己卯，改河南北邙山为太平山，称旧名者以违制论。丁亥，将至获嘉，有男子上书言事，斩之，所言莫得闻。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猎，幸汝州温汤，视行宫地。自中都至河南，所过麦皆为空。复禁扈从毋辄离次及游赏饮酒，犯者罪皆死，而莫有从者。诏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弟衮之妻乌延氏有罪，赐死。乌延氏之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亦以罪诛。

四月丁未，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以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等为贺宋生日使。戊申，诏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量遣商贾赴温汤置市。诏有司移问宋人，蔡、颍、寿诸州对境创置堡戍者。庚戌，发河南府。契丹不补自山驰下，伏道左，自陈破东海贼有功，为李惟忠所抑，立命斩之。丁卯，次温汤。诫扈从毋辄过汝水。上猎，奔鹿突之堕马，呕血数日。遣使征诸道兵。

五月庚辰，太师、尚书令耨碗温都思忠薨。契丹诸部反，遣右卫将军萧秃剌等讨之。六月癸卯，命枢密使仆散思恭、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讨契丹诸部。上自汝州如南京。壬戌，次南京近郊，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谒。是夜，大风，坏承天门鸱尾。癸亥，上备法驾入于南京。

七月丁亥，以左丞相张浩为太傅、尚书令，司徒、大兴尹萧玉为尚书左丞相，吏部尚书白彦恭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纥石烈志宁为开封尹，安武军节度使徒单贞为御史大夫。己丑，赐从驾、从行、从军及千户谋克钱帛。大括天下羸马。杀亡辽耶律氏、宋赵氏子男凡百三十余人。

八月壬寅，单州贼杜奎据城叛，遣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大磐讨之。以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开封尹纥石烈志宁副之，中都留守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的副之，讨契丹。癸丑，以谏伐宋弑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仍命即宫中焚之，弃其骨水中，并杀其侍婢等十余人。癸亥，杀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族枢密使仆散思恭、北京留守萧赜、西京留守萧怀忠，杖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以太常博士张崇为高丽生日使，萧谊忠为夏国生日使。甲子，封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为郧国夫人。

九月庚午朔，以太保、判大宗正事昂为枢密使，太保如故。戊子，杀前寿州刺史毛良虎。庚寅，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峰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上又恶闻盗贼事，言者辄罪之。

上自将三十二总管兵伐宋，进自寿春。以太保、枢密使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副之，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副之，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从。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郑家副之，由海道径趋临安。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副之，进自蔡州。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副之，由凤翔取散关，驻军以俟后命。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徒单贞别将兵二万入淮阴。甲午，上发南京，诏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留治省事。丙申，太白昼见。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曷苏馆猛安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从者众至万余，皆公言于路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

十月乙巳，阴迷失道，二鼓始达营所。丙午，庆云见。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改元大定，大赦。数海陵过恶：弑皇太后徒单氏，弑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孙及宗本诸王，毁上京宫室，杀辽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孙等数十事。丁未，大军渡淮，将至庐州，获白鹿，以为武王白鱼之兆。汉南道刘萼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徒单贞败宋将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军至段寨，宋戍兵皆遁去，败宋兵于蔚子桥，败宋兵于巢县，斩二百级，至和州。王权夜以兵千余来袭，射却之。翼日，雨。宋人夜焚其积遁去。诘旦追之，宋人逆战，猛安韩棠军却，遂失利。温都奥剌奔北，武捷军副总管阿散率猛安谋克力战，却之。王权退保南岸。癸亥，上次和州，阿散等进阶赏赉有差。西蜀道徒单合喜驻散关，宋人攻秦州腊家城、德顺州，克之。浙东道苏保衡与宋人战于海道，败绩，副统制郑家死之。

十一月庚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闻赦，入白东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出其书示之，即预志改元事也。以劝农使完颜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刑部尚书郭安国副之。上驻军江北。遣武平总管阿邻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还和州，遂进兵扬州。甲午，会舟师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反，帝遇弑，崩，年四十。

海陵在位十余年，每饰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进鹅以示俭，及游猎顿次，不时需索，一鹅一鹑，民间或用数万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鹑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补缀，令记注官见之。或取军士陈米饭与尚食同进，先食军士饭几尽。或见民车陷泥泽，令卫士下挽，俟车出然后行。与近臣燕语，辄引古昔贤君以自况。显责大臣，使进直言。使张仲轲辈为谏官，而祁宰竟以直谏死。比昵群小，官赏无度，左右有旷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常置黄金裀褥间，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其南征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空国以图人国，遂至于败。都督府以其柩置之南京班荆馆。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二月，世宗使小底娄室与南京官迁其柩于宁德宫。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祔庙，有司奏曰："炀王之罪未正。准晋赵王伦废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诛伦，废为庶人。炀帝罪恶过于伦，不当有王对，亦不当在诸王茔域。"乃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赞曰：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本纪第六

世宗上

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讳雍，本讳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母曰贞懿皇后李氏。天辅七年癸卯岁，生于上京。体貌奇伟，美须髯，长过其腹，胸间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静明达。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皇统间，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天德初，判会宁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京，未几，为济南尹。贞元初，为西京留守，三年，改东京，进封赵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国。六年五月，居贞懿皇后丧。一日方寝，有红光照室，及黄龙见寝室上。又尝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是岁，东梁水涨溢，暴至城下，水与城等，决女墙石罅中流入城，湍激如涌，城中人惶骇，上亲登城，举酒酹之，水退。

海陵南伐，天下骚动。是时，籍契丹部人丁壮为兵，部人不愿行，以告使者，使者燥合畏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至是，咸平府谋克括里陷韩州，据咸平，将犯东京。

八月，起复东京留守。婆速路兵四百来会讨括里，复得城中子弟愿为兵者数百人。帝舅兴中少尹李石以病免，家居辽阳。戊午，发东京，以石主留务。贼觇者闻鼙鼓声震天，见旌旗蔽野，傅言国公兵十万且至，贼众至浑州，遁去。会乌延查剌等败贼兵，还至常安县，海陵使婆速路总管完颜谋衍来讨贼，以兵属之。

九月，至东京。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后宫，海陵使存福伺起居。适以造兵器余材造甲数十，存福宣言，留守何为造甲，密使人以白海陵，遂与推官李彦隆托为击球，谋不利。存福家人以其谋来告，平定知军李蒲速越亦言其事。海陵尝闻上有疾，即使近习来观动静，至是，又使谋良虎图淮北诸王，上知之，心常隐忧。及讨括里还至清河，遇故吏六斤乘传自南来，具言海陵杀其母，杀兄子檀奴、阿里白及枢密使仆散忽土等，又曰："且遣人来害宗室兄弟矣！"上闻之，益惧。及闻存福图己，事且有迹，李石劝上早图之。于是，以议备贼事，召官属会清安寺，彦隆先到，存福累召始来，并于座上执之。是月，复有云来自西，黄龙见云中。

十月辛丑，南征万户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等自山东率所领兵二万，完颜谋衍自常安率兵五千皆来附。谋衍即以臣礼上谒。乙巳，诸军入城，共击杀存福等。是夜，诸军被甲环卫皇城。丙午，庆云见，官属诸军劝进，固让良久，于是亲告天太祖庙，还御宣政殿，即皇帝位。以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右监军，卢万家奴显德军节度使。丁未，大赦，改元大定。下诏暴扬海陵罪恶数十事。己酉，飨将士，赐官赏各有差，仍给复三年。会宁、胡里改、速频等路南伐诸军，会尚书省，奏请以从军来者补诸局司承应人及官吏阙员。上曰："旧人南征者即还，何以处之。必不可阙者，量用新人可也。"辛亥，以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为参知政事。中都留守、西北面行营都统完颜彀英将兵三万驻归化，以为左副元帅。丁巳，出内府金银器物赡军，吏民出财物佐官用者甚众。壬戌，以前临潢尹晏为左丞相。癸亥，诏谕南京太傅、尚书令张浩。甲子，兴平军节度使张玄素上谒。尚书省奏："正隆军兴之余，进钱粟者宜量授以官。"从之。诏遣移剌札八招契丹诸部为乱者。以前肇州防御使神土懑为元帅右都监。

十一月己巳朔，以左丞相晏兼都元帅。辛未，以户部尚书李石为参知政事。己卯，诏调民间马充军用，事毕还主，死者给价。阿琐、璋杀同知中都留守事沙离只，阿琐自称中都留守，璋自称同知留守事，使石家奴等来上表贺。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诏群臣。壬午，诏中都转运使左渊曰："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无役一夫以扰百姓，但谨围禁，严出入而已。"以尚书右司员外郎完颜兀古出为诏谕高丽使。癸未，遣权元帅左都监吾札忽、右都监神土懑、广宁尹仆散浑坦讨契丹诸部。甲申，追尊皇考幽王为皇帝，谥简肃，庙号睿宗，皇妣蒲察氏曰钦慈皇后，李氏曰贞懿皇后。群臣上尊号曰仁明圣孝皇帝。乙酉，追复东昏王帝号，谥武灵，庙号闵宗，诏中外。封子实鲁剌为许王，胡土瓦为楚王。戊子，辞谒太祖庙及贞懿皇后园陵。己丑，如中都。次小辽口。使中都留守宗宪先往。壬辰，次梁鱼务。枢密副使，北面行营都统白彦敬、南京留守北面行营副统纥石烈志宁以所统军数来上。安武军节度使爽来归。乙未，完颜元宜等弑海陵于扬州。丙申，次义州。丁酉，宋人破陕州，防御使折可直降，同知防御使事李柔立死之。

十二月乙卯，次三河县，左副元帅完颜彀英来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温来朝。丁巳，至中都。戊午，谒太祖庙。巳未，御贞元殿，受群臣朝。庚申，以元帅左监军高忠建等为报谕宋国使。壬戌，诏军士自东京扈从至京师者复三年。同知河间尹高昌福上书陈便宜，上览之再三。诏内外大小职官陈便宜。丙寅，诏左副元帅完颜彀英规措南边

及陕西等路事。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伐鼓用币，上彻乐减膳，不视朝。庚午，上谓宰相曰："进贤退不肖，宰相之职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为心。"以前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翟永固为尚书左丞，济南尹仆散忠义为右丞。都统斜哥、副统完颜布辉坐擅易置中都官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罢之。辛未，御太和殿，宴百官，宗戚命妇赐赉有差。壬申，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甲戌，除迎赛神佛禁令。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献享山陵，礼毕，欲猎而还，左丞相晏等谏曰："边事未宁，不宜游幸。"戊寅，还宫。因谕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辛巳，以兵部尚书可喜等谋反，伏诛，诏中外。是日，赐扈从猛安谋克甲士下至阿里喜有差。遣左副点检蒲察阿孛罕等赏赉河南将士。以前劝农使移剌元宜为御史大夫。诏前工部尚书苏保衡、太子少保高思廉振赐山东百姓粟帛，无妻者具姓名以闻。庚寅，行纳粟补官法。遣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师讨萧窝斡。壬辰，上谓宰执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无敷奏。朕深居九重，正赖卿等赞襄，各思所长以闻，朕岂有倦怠。"癸巳，太白昼见。甲午，上谓宰执曰："卿等当参民间利害，及时事之可否，以时敷奏。不可公余辄从自便，优游而已。"命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步军并放还家。咸平、济州军二万入屯京师。丙申，以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兵部尚书阿邻督北边将士。

二月己亥，前翰林待制大颖以言盗贼忤海陵，杖而除名，起为秘书丞。补阙马钦以谄事海陵得幸，除名。庚子，诏前户部尚书梁钅求、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抚山东百姓。招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壬寅，太传、尚书令张浩来见。癸卯，以上初即位，遣辽阳主簿石抹移迭、东京曲院都监移剌葛补招契丹叛人，为白彦敬、纥石烈志宁所害，并赠镇国上将军，令其家各食五品俸，仍收录其子。甲辰，以张浩为太师，尚书令如故，御史大夫移剌元宜为平章政事。辛亥，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壬子，以太保、左领军大都督奔睹为都元帅，太保如故。癸丑，诏降萧玉、敬嗣晖、许霖等官，放归田里。甲寅，复用进士为尚书省令史。丙辰，嵩州刺史石抹术突剌等败宋兵于寿安县。丁巳，郑州防御使蒲察世杰取陕州。甲子，诏都元帅奔睹开府山东，经略边事。泽州刺史特末哥及其妻高福娘伏诛。

闰月甲戌，上谓宰臣曰："比闻外议言，奏事甚难。朕于可行者未尝

不从。自今敷奏勿有所隐，朕固乐闻之。”戊子，上谓宰臣曰：“臣民上书者，多敕尚书省详阅，而不即具奏，天下将谓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条具以闻。”庚寅，诏平章政事移剌元宜泰州路规措边事。辛卯，太和、厚德殿火。乙未，尚书兵部侍郎温敦术突剌等与窝斡战，败于胜州。

三月癸亥，参知政事独吉义罢。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嘉败宋将吴璘于德顺州。甲辰，追削李通官职。乙巳，免南京正隆丁夫贷役钱。辛亥，以廉平诫谕中外官吏。癸亥，诏河南、陕西、山东，昨因捕贼，良民被虏为贼者，厘正之。

四月己巳，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等败窝斡于长泺。辛未，降废帝亮为海陵郡王。乙亥，诏减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夏国遣使来贺即位，及进方物，及贺万春节。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复败窝斡于霿{□松}河。辛巳，宴夏使贞元殿。故事，外国使三节人从皆坐庑下赐食。上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远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辞，乞互市，从之。己丑，以左丞相晏为太尉。壬辰，诏征契丹部将士曰：“应契丹与大军未战而降者，不得杀伤，仍安抚之。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以已虏为定，其亲属使各还其家，仍官为赎之。”

五月丁酉朔，以曷速馆节度使白彦敬为御史大夫。戊戌，遣元帅左监军高忠建会北征将帅讨契丹。己亥，以临海军节度使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元帅右监军完颜福寿坐逗遛，召还京师，皆罢之。壬寅，立楚王允迪为皇太子，诏中外。丁巳，押军万户裴满按剌、猛安移剌沙里剌败宋兵于华州。

六月戊辰，命御史大夫白彦敬西北路市马。庚午，以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经略契丹。诏出内府金银给征契丹军用。戊寅，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己卯，诏守御古北口及石门关。庚辰，宋遣使贺即位。壬午，右副元帅仆散忠义与窝斡战于花道。戊子，以南京留守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庚寅，右副元帅仆散忠义大败窝斡于袅岭西陷泉。获其弟袅。壬辰，以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元帅右都监。

七月丁酉，复取原州。丙午，宋主傅位于子甗。甲寅，诏谕契丹。丁巳，速频军士术里古等诬完颜谋衍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上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讯之，果诬也。术里古伏诛。庚申，太尉、尚书左丞相晏致仕。壬戌，诏发济州会宁府军在京师者，以

五千人赴北京都统府。陕西都统璋败宋将吴璘于张义堡。

八月乙丑朔，奚抹白谋克徐列等降。左监军高忠建破奚于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营，有不降者，攻破之。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丁卯，永兴县进嘉禾。壬申，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与奚战于古北口，败焉，诏同判大宗正事完颜谋衍等御之。癸酉，上谓宰臣曰："百姓上书陈时政，其言犹有所补。卿等位居机要，略无献替，可乎？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唐、虞之圣，犹务兼览博照，乃能成治。正隆专任独见，故取败亡。朕早夜孜孜，冀闻谠论，卿等宜体朕意。"诏："百司官吏，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所抑，许进表以闻，朕将亲览，以观人材优劣。"夏国遣使贺尊号。丁丑，免齐国妃、韩王亨、枢密忽土、留守赜等家亲属在宫籍者。诏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以所部军与大军会讨窝斡。乙酉，诏左谏议大夫石琚、监察御史冯仲廉察河北东路。丁亥，诏御史台曰："卿等所劾，惟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契丹老和尚降。辛卯，罢诸关征税。

九月甲午朔，完颜谋衍擒奚猛安合住。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大败宋将吴璘于德顺州。乙未，诏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以便宜招抚奚、契丹之叛者。庚子，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获契丹窝斡，余众悉平。以尚书左司员外郎完颜正臣为夏国生日使。壬寅，猎于近郊。乙巳，以移剌窝斡平，诏中外。庚戌，改葬睿宗皇帝。壬子，以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为右副元帅。戊午，诏思敬经略南边。辛酉，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磐宁宫。癸亥，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等败宋兵于德顺州。河南统军使宗尹复取汝州。

十月丁卯，以左副元帅完颜彀英为平章政事。戊辰，如山陵，谒睿宗皇帝梓宫，哭尽哀。平章政事、右副元帅仆散忠义等还自军，上谒。丙戌，以仆散忠义为尚书右丞相、元帅左监军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大赦。己丑，诏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南边。壬辰，华州防御使蒲察世杰、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败宋兵于德顺州。

十一月癸巳朔，诏右丞相仆散忠义伐宋。丁酉，第职官，廉能、污滥、不职各为三等而黜陟之。

十二月乙酉，遣尚书刑部侍郎刘仲渊等廉察宣谕东京、北京等路。

三年正月壬辰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子，太白昼见。壬子，遣客省使乌居仁赏劳河南军士。癸丑，复取德顺州。

二月甲子，诏太子少詹事杨伯雄等廉问山西路。庚午，上谓宰相曰："湾州饥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于山西，富民赡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壬申，诏抚谕陕西。庚辰，太保、都元帅奔睹薨。丙戌，赵景元等以乱言伏诛。庚寅，高丽、夏遣使来贺万春节。高丽遣使贺即位。东京僧法通以妖术乱众，都统府讨平之。

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诏尚书省遣官捕之。壬寅，诏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诣诸路猛安谋克，劝农及廉问。诏临潢汉民遂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庚戌，诏免去年租税。

四月辛酉朔，右副元帅完颜思敬罢。丁卯，平章政事完颜彀英、御史大夫白彦敬罢。以参知政事李石为御史大夫。丁丑，诏吏犯赃罪，虽会赦不叙。己卯，以引进使韩纲为横赐高丽使。乙酉，赈山西路猛安谋克贫民，给六十日粮。是月，取商、虢、环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复。

五月辛卯朔，右丞相仆散忠义朝京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丙申，宋人攻破灵璧、虹县。己亥，罢河南、山东、陕西统军司，置都统、副统。以太子詹事完颜守道从皇太子，上召谕守道曰："卿任执政，所责非轻，自今毋从行。"辛丑，以右丞相仆散忠义兼都元帅。癸卯，仆散忠义还军。河南路都统奚挞不也叛入于宋。丙午，宋人攻破宿州。辛亥，更定出征军逃亡法。尚书省请籍天德间被诛大臣诸奴隶及从窝斡乱者为军，上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不听。癸丑，诏谕契丹余党蒲速越等，如能自新，并释其罪。若执蒲速越父子以来者，仍官赏之。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复取宿州，河南副统孛术鲁定方死于阵。乙卯，以北京留守完颜思敬复为右副元帅。中都蝗。诏参知政事完颜守道按问大兴府捕蝗官。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以刑部尚书苏保衡为参知政事。丙子，诏曰："正隆之末，济州路逃回军士为中都军所邀杀者，官为收葬。"己卯，观稼于近郊。甲申，太师、尚书令张浩罢。以宿直将军阿勒根和衍为横赐夏国使。

七月庚戌，太白昼见。以太子太师宗宪为平章政事。以孔总为袭封

衍圣公。

八月丙寅，太白经天。庚午，诏曰："祖宗时有劳效未曾迁赏者，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以下及无职事者尚书省约量升除。"甲戌，诏参知政事完颜守道招抚契丹余党。戊寅，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命诸官员年老者，许存马一二匹，余并括买入官。敕殿前都点检唐括德温："重九出猎，国朝旧俗。今扈从军二千，能无扰民？可严为约束，仍以钱万贯分赐之。"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荐享于睿陵。戊子，还宫。

九月癸巳，以宿直将军仆散习尼列为夏国生日使。丁酉，秋猎。以重九，拜天于北郊。丙午，诏翰林待制刘仲诲等廉问车驾所经州县。乙卯，还宫。

十月甲子，大享于太庙。丙寅，以许王府长史移剌天佛留为高丽生日使。癸酉，冬猎。

十一月庚寅，太白昼见，经天。壬辰，还都。戊申，诏："求仕官辄入权要之门，追一官，仍降除。以请求有所馈献及受之者，具状奏裁。"庚戌，百官请上尊号，不允。诏："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壬子，尚书左丞翟永固罢。癸丑，罢贡金线段匹。甲寅，以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为左丞，吏部尚书石琚为参知政事。

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诏流民未复业，增限招诱。己卯，参知政事苏保衡至自军，辛巳，以为尚书右丞。

四年正月丁亥朔，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子，罢路府州元日及万春节贡献。上谓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于国，何乃无嗣？"皆未知所对。上曰："朕尝闻宗翰在西京坑杀丐者千人，得非其报耶？"癸巳，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诏扈从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钱一百与其主。甲辰，元帅府言："宋遣审议官胡昉致尚书右仆射书，来议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军中，以书答之。"及以书进，上览之曰："宋之失信，行人何罪？当即遣还。边事令元帅府从宜措画。"乙巳，尚书省奏："徐州民曹圭讨贼江志，而子弼亦在贼中，并杀之。法当补二官，叙杂班。"上以所奏未当，进一官，正班用之。辛亥，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

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赋役，及保塞县御城边吴二村凡扈从人尝止其家者，亦复一年。辛酉，猎于高阳之北。庚午，还都。庚辰，以北京粟价踊贵，诏免今年课甲。

三月丙戌朔，万春节，高丽、夏遣使来贺。诏免北京岁课段匹一年。庚子，京师地震。壬寅，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

四月丁巳，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罢。甲戌，出宫女二十一人。

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审冤狱，禁宫中音乐，放球场役夫。乙巳，诏礼部尚书王竞祷雨于北岳。己酉，命参知政事石琚等于北郊望祭祷雨。壬子，雨。窝干余党蒲速越伏诛。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戌，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至自征南元帅府。甲子，以雨足，命有司祭谢岳镇海渎于北郊。己巳，幸东宫，视皇太子疾。庚午，初定祭五岳四渎礼。辛未，观稼于近郊。庚辰，诏谕元帅府曰："所请伐宋军万五千，今以骑三千，步四千赴之。"诏陕西元帅府议入蜀利害以闻。

七月壬辰，故卫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诛。庚子，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平章政事。辛丑，大风雷雨，拔木。

八月甲寅朔，诏征南元帅府曰："前所请收复旧疆，乞候秋凉进发，今已秋凉，复俟何时？"戊午，以参知政事完颜守道为尚书左丞，大兴尹唐括安礼为参知政事。壬申，上谓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国安民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尝及也。如此，则宰相之任谁不能之？"己卯，如大房山。辛巳，致祭于山陵。

九月癸未朔，还都。乙酉，上谓宰臣曰："形势之家，亲识诉讼，请属道达，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己丑，上谓宰臣曰："北京、懿州、临潢等路尝经契丹寇掠，平、蓟二州近复蝗旱，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为奴，朕甚闵之。可速遣使阅实其数，出内库物赎之。"乙未，幸鹰房，主者以鹰隼置内省堂上，上怒曰："此宰相听事，岂置鹰隼处耶？"痛责其人，俾置他所。己亥，以宿直将军乌里雅为夏国生日使。辛亥，以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为高丽生日使。

十月癸丑朔，猎于密云县。丙寅，还都。己卯，命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

十一月乙酉，征南都统徒单克宁败宋兵，取楚州。己丑，封子永功为郑王。辛卯，冬猎。乙未，诏进师伐宋。戊戌，次河间府。辛丑，尚书省火。甲辰，次清州。闰月壬子朔，还都。

十二月丁亥，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己丑，腊，猎于近郊。辛卯，太白昼见，经天。是岁，大有年。断死罪十有七人。

五年正月辛亥朔，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己未，宋通问使魏杞等以国书来。书不称“大”，称“侄宋皇帝”，称名“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岁币二十万。辛未，诏中外。复命有司，旱、蝗、水溢之处，与免租赋。癸酉，命元帅府诸新旧军以六万人留戍，余并放还。以宋国岁币悉赏诸军。

二月壬午，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等为宋报问使。壬寅，罢纳粟补官令。戊申，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三月壬申，群臣奉上尊号曰应天兴祚仁德圣孝皇帝，诏中外。

四月癸卯，西京留守寿王京谋反，狱成，特免死，杖之，除名，岚州安置。乙巳，右副元帅完颜思敬罢。丁未，右丞相、都元帅仆散忠义还自军。

五月壬子，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召入见。丁巳，以仆散忠义为尚书左丞相，纥石烈志宁为平章政事，还军。乙丑，以平章政事宗宪为尚书右丞相。癸酉，罢山东路都统府，以其军各隶总管府。

六月甲辰，芝产大安殿柱。丙午，京师地震，雨毛。

七月戊申朔，京师地复震。罢陕西都统府，复置统军司京兆，徙陕西元帅府河中。

八月己卯，前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以与宋李世辅交通，伏诛。癸巳，宋、夏遣使贺尊号。

九月丁未朔，以吏部尚书高衎等为贺宋生日使。戊申，秋猎。庚戌，以宿直将军术虎蒲查为夏国生日使。甲戌，还都。

十月丁丑朔，地震。辛巳，以大宗正丞璋为高丽生日使。乙未，冬猎。辛丑，还都。

十一月丙午朔，上谓宰臣曰：“朕在位日浅，未能遍识臣下贤否？全赖卿等尽公举荐。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贤之意。”癸丑，幸东宫。戊午，以右副都点检乌古论粘没曷为贺宋正旦使。癸亥，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税法。癸酉，大雾。昼晦。

十二月己丑，猎于近郊。高丽遣使贺尊号。

六年正月丙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以涂金为饰。”

二月丁亥，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公仆散忠义薨。壬寅，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归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上谒。戊辰，至西京。庚午，朝谒太祖庙。壬申，击球，百姓纵观。

四月甲戌朔，诏月朔禁屠宰。戊戌，以尚书右司郎中移剌道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斜卯掴剌为横赐夏国使。辛丑，太白昼见。

五月戊申，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之。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壬戌，诏将幸银山，诸扈从军士赐钱五万贯，有敢损苗稼者，并偿之。

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丙戌，发自西京。庚子，猎于银山。

七月辛酉，次三叉口。

八月辛未朔，次凉陉。庚辰，猎于望云之南山。

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丁未，以户部尚书魏子平为贺宋生日使。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载为夏国生日使。泽州刺史刘德裕等以盗用官钱伏诛。壬子，太白昼见。癸丑，尚书右丞相宗宪薨。丙辰，太白昼见，经天。

十月己卯，以尚书兵部侍郎移剌按答为高丽生日使。甲申，朝享于太庙。诏免雄、莫等州今年租。壬辰，太白昼见，经天。丁酉，如安肃州。冬猎。

十一月丙午，还都。癸丑，以右副都点检乌古论元忠为贺宋正旦使。上谓宰臣曰：“朝官当慎选其人，庶可激励其余，若不当，则启觊觎

之心。卿等必知人才优劣，举实才用之。”庚申，太白昼见，经天。丁卯，参知政事石琚以母忧罢。

十二月甲戌，诏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戊子，太白昼见，经天。甲午，泰州民合住谋反，伏诛。丙申，以平章政事纥石烈良弼为尚书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为枢密使。

七年正月庚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石琚起复参知政事。壬子，上服衮冕，御大安殿，受尊号册宝礼。癸丑，大赦，庚申，以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为枢密副使。

二月庚寅，尚书右丞苏保衡薨。丙申，以参知政事石琚为尚书右丞。

三月己亥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壬辰，以御史大夫李石为司徒，大夫如故。

五月丙午，大兴府狱空，诏赐钱三百贯为宴乐之用，以劳之。甲寅，以北京留守耨碗温敦兀带为参知政事。

六月癸酉，命地衣用龙文者罢之。

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丙辰，幸东宫。己未，幸东宫视皇太子疾。

闰月丁卯，观稼于近郊。戊辰，许王永中进封越王，郑王永功封随王，永成封审王。甲戌，诏遣秘书监移剌子敬经略北边。戊寅，幸东宫。己卯，庆云环日。壬午，观稼于近郊。戊子，观稼于北郊。

八月辛亥，庆云环日。癸丑，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进《太宗实录》，上立受之。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

九月乙丑朔，还宫。己巳，右三部检法官韩赞以捕蝗受赂，除名。诏吏人但犯赃罪，虽会赦，非待旨不叙。以劝农使蒲察莎鲁窝等为贺宋生日使。辛未，参知政事唐括安礼罢。乙亥，以宿直将军唐括鹘鲁为夏国生日使。庚辰，地震。辛巳，以都水监李卫国为高丽生日使。乙酉，秋猎。庚寅，次保州。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

十月乙未朔，上谓侍臣曰：“近闻朕所幸郡邑，会宴寝堂宇，后皆避之，此甚无谓，可宣谕，令仍旧居止。”戊申，还都。丁巳，上谓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优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来，以此为戒，止取实才用之。近闻蠡州同知移剌延寿在官污滥，询其出身，乃正隆时鹰房子。如鹰房、厨人之类，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临民职任。”以御史中丞孟浩为参知政事。是日，参知政事耨碗温敦兀带薨。辛酉，敕有司于东宫凉楼前增建殿位，孟浩谏曰：“皇太子虽为储贰，宜示以俭德，不当与至尊宫室相俟。”乃罢之。

十一月乙丑朔，上谓宰臣曰：“闻县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察其善恶，明加黜陟。”辛未，以河间尹徒单克宁等为贺宋正旦使。壬申，太白昼见。丁丑，岁星昼见。丁亥，枢密副使徒单合喜罢。

十二月戊戌，东京留守徒单合喜、北京留守完颜谋衍、肇州防御使蒲察通朝辞，赐通金带，谕之曰：“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赐卿金带者，答卿服劳之久也！”又顾谓左宣徽使敬嗣晖曰：“如卿不可谓无才，所欠者纯实耳！”甲辰，以北京留守完颜思敬为平章政事。是岁，断死囚二十人。

八年正月甲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上谓宰臣曰：“朕治天下，方与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当面陈，以辅朕之不逮，慎毋阿顺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扬名之时，苟或偷安自便，虽为今日之幸，后世以为何如？”群臣皆称万岁。辛未，谓秘书监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惟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如宴饮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岁元尝饮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饮之，亦未尝至醉。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庚辰，行皇太子册礼。

二月甲午朔，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上谕左宣徽使敬嗣晖曰：“凡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誉，必亏忠节，卿宜戒之！”

三月癸亥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巳，命以职官子补令史。丁丑，命护卫亲军百户、五十户，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己丑，太白昼见。

四月丙午，诏曰：“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其令禁之。”戊申，击球常武殿，司天马贵中谏曰：“陛下为天下

主，系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围猎击球危事也，宜悉罢之。”上曰：“朕以示习武耳！”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震、风、雨雹，广十里，长六十里。诏户、工两部，自今宫中之饰，并勿用黄金。乙丑，上如凉陉。丁卯，岁星昼见。庚寅，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

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

七月甲子，制盗群牧马者死，告者给钱三百贯。戊辰，上谓平章政事完颜思敬等曰：“朕思得贤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体访外任职官廉能者，及草莱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闻。”甲戌，秋猎。己卯，次三叉口。上谕点检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从人少有蹂践，则当汝罪。”

八月乙卯，至自凉陉。

九月辛酉，上谕尚书右丞石琚、参政孟浩曰：“闻蔚州采地蕈，役夫数百千人，朕所用几何？而扰动如此。自今差役凡称御前者，皆须禀奏，仍令附册。”癸亥，以右宣徽使移剌神独斡等为贺宋生日使。己巳，以引进使高希甫为夏国生日使。庚午，上幸东宫。癸酉，上谕宰臣曰：“卿等举用人材，凡己所知识，必使他人举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贤，何必以亲疏为避忌也。”以户部尚书魏子平为参知政事。辛巳，上谓御史大夫李石曰：“台宪固在分别邪正，然内外百司岂谓无人？惟见卿等劾人之罪，不闻举善。自今宜令监察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上尝命左卫将军大磐访求良弓，而磐多自取，护卫娄室以告，上命点检司鞫磐。磐妹为宝林，磐属内侍僧兒言之宝林，宝林以闻，命杖僧兒百，出磐为陇州防御使。

十月己丑朔，以戒谕官吏贪墨，诏中外。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点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则用素，望则用肉，仍以明年正月为首。及命图画功臣於太祖庙，其未立碑者立之。以翰林待制靖为高丽生日使。上谓宰臣曰：“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进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辛亥，诏罢复州岁贡鹿筋。

十一月乙丑，幸东宫。以同签大宗正事辟合土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军节度使移剌按等招谕阻珊。

九年正月戊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酉，上与宣徽使敬嗣

晖、秘书监移剌子敬论古今事，因曰：“亡辽日屠食羊三百，亦岂能尽用，徒伤生耳！朕虽处至尊，每当食，常思贫民饥馁，犹在己也。彼身为恶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张仲轲为谏议大夫，何以得闻忠言。朕与大臣论议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对，岂人臣之道也！”庚午，诏诸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戊寅，契丹外失剌等谋叛，伏诛。丙戌，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

二月庚寅，制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丙申，诏改葬汉二燕王于城东。庚子，以中都等路水，免税，诏中外。又以曹、单二州被水尤甚，给复一年。甲寅，诏女直人与诸色人公事相关，只就女直理问。

三月丁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诏御史中丞移剌道廉问山东、河南。辛未，禁民间称言“销金”，条理内旧有者，改作“明金”字。辛巳，以大名路诸猛安民户艰食，遣使发仓廪减价出之。

四月己丑，谓宰臣曰：“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竞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宜宣谕百官，使知朕意。”癸巳，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监察御史完颜鹘沙分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劝猛安谋克农。

五月丙辰朔，以符宝郎徒单怀贞为横赐高丽使，宿直将军完颜赛也为横赐夏国使。戊辰，尚书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兴造，发役夫。上曰：“朕见宫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劳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从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尔等但以例为请，海陵横役无度，可尽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为例者仍旧，于并官给佣直，重者奏闻。”

六月庚寅，冀州张和等反，伏诛。戊戌，以久旱，命宫中毋用扇。庚子，雨。

七月乙卯朔，罢东北路采珠。壬申，观稼于近郊。

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食，以雨不见，伐鼓用币如常礼。

九月甲寅朔，以刑部尚书高德基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仆散守中为夏国生日使，提点司天台马贵中为高丽生日使。罢皇太子月料，岁给钱五万贯。上谓台臣曰：“比闻朝官内有揽中官物以规贷利者，汝何不

言？”皆对曰：“不知。”上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举行，汝将安用！”壬戌，秋猎。

十月丁亥，还都。辛丑，以尚书右丞相纥石烈良弼为左丞相，枢密使纥石烈志宁为右丞相。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著为令。丙午，大享于太庙。辛亥，以平章政事完颜思敬为枢密使。

十一月己未，以尚书左丞完颜守道为平章政事，右丞石琚为左丞，参知政事孟浩为右丞。庚申，上幸东宫。辛酉，以京兆尹毅等为贺宋正旦使。壬戌，冬猎。丙子，还都。

十二月丙戌，诏赈临潢、泰州、山东东路，河北东路诸猛安民。以东京留守徒单合喜为平章政事。丁酉，太白昼见。辛丑，猎于近郊。丙午，制职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虽去官犹论。

十年正月壬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子，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甲戌，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为太尉、尚书令。

二月甲午，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副使老君奴以赃罪，伏诛。戊申，上谓近臣曰：“护卫以后皆是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读书。”

三月壬子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谓左右将军曰：“护卫十年出为五品职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轻矣，岂徒令饱食安卧而已！弓矢不习，将焉用之？”戊午，以河南统军使宗叙为参知政事。庚午，上谓参政宗叙曰：“卿昨为河南统军时，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调，官吏互为奸弊，不早计料，临期星火率敛，所费倍蓰，为害非细。卿既参朝政，皆当革弊，择利行之。”又谕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间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陈。”

四月丁酉，制命妇犯奸，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

五月乙卯，如柳河川。

闰月庚辰，夏国任得敬胁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请中分其国。上问宰臣李石，石等以为事系彼国，不如许之。上曰：“彼劫于权臣耳！”诏不许，并却其贡物。

七月壬午，秋猎。戊戌，放围场役夫。诏扈从粮食并从官给。乙巳，敕扈从人纵畜牧蹂践禾稼者，杖之，仍偿其直。

八月己未，至自柳河川。壬申，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

九月庚辰，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丁忧，起复如故。壬午，以签书枢密院事移剌子敬为贺宋生日使。庚寅，以户部郎中夹谷阿里补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己酉，以大宗正丞糺为高丽生日使。甲寅，如霸州，冬猎。乙丑，上谓大臣曰："比因巡猎，闻固安县令高昌裔不职，已令罢之。霸州司候成奉先奉职谨恪，可进一阶，除固安令。"辛未，上谓宰臣曰："朕凡论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论列，无为面从而退有后言。"

十一月辛巳，制盗太庙物者与盗宫中物论同。甲申，上幸东宫。丁亥，以太子詹事蒲速察蒲越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夏国以诛任得敬遣使来谢，诏慰谕之。

十二月丙寅，上谓宰臣曰："比体中不佳，有妨朝事。今观所奏事，皆依条格，殊无一利国之事。若一朝行一事，岁计有余，则其利博矣！朕居深宫，岂能悉知外事？卿等尤当注意。"

十一年正月丙子朔，宋、夏遣使来贺。丁丑，封子永升为徐王，永蹈为滕王，永济为薛王。壬午，诏职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并给俸禄之半。丙申，命赈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灾者。戊戌，尚书省奏汾阳军节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馈献，法当夺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上谓宰臣曰："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殆无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事有类此，卿等宜即告朕。"

三月乙亥朔，万春节，宋、夏遣使来贺。辛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榇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

四月丁未，归德府民臧安兒谋反，伏诛。大理卿李昌图以廉问真定尹徒单贞、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受赃不法，既得罪状，不即黜罢，杖之四十。癸亥，参知政事魏子平罢。高丽国王晛弟皓，废其主自立，诈称让国，遣使以表来上。

五月辛卯，诏遣吏部侍郎靖使高丽问故。癸巳，以南京留守移剌成为枢密副使。

六月己酉，诏曰："诸路常贡数内，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劳民尔，自今罢之。朕居深宫，劳民之事岂能尽知？似此当具以闻。"戊午，观稼于近郊。甲子，平章政事徒单合喜薨。

七月甲申，参知政事宗叙薨。

八月癸卯朔，太白昼见。诏朝臣曰："朕尝谕汝等，国家利便，治体遣阙，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尝言事，汝等终无一语。凡政事所行，岂能皆当？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隐。"乙巳，上谓宰臣曰："随朝之官，自谓历一考则当得某职，两考则当得某职。第务因循，碌碌而已。自今以外路官与内除者，察其公勤则升用之，但苟简于事，不须任满，便以本品出之。赏罚不明，岂能劝勉。"庚戌，诏曰："应因窝斡被掠女直及诸色人未经刷放者，官为赎放。隐匿者，以违制论。其年幼不能称说住贯者，从便住坐。"上谓宰臣曰："五品以下阙员甚多，而难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则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会无一言见举者。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己巳，以尚书刑部侍郎乌林答天锡等为贺宋生日使，近侍局使刘琉为夏国生日使。

九月癸未，猎于横山。庚寅，还都。

十月壬寅朔，以左宣徽使敬嗣晖为参知政事。甲寅，上谓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为成命不可复更，但承顺而已，一无执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尝不从。自今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书省所行未便，亦当从而改之，毋拒而不从。"丙寅，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戊辰，上谓宰臣曰："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

十一月丁丑，以西南路招讨使宗宁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寅，幸东宫。上谓皇太子曰："吾兒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昔唐太宗谓其子高宗曰：'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如辽之海滨王，以国人爱其子，嫉而杀之，此何理也。子为众

爱，愈为美事，所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绩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群臣皆称万岁。丙戌，朝享于太庙。丁亥，有事于圆丘，大赦。癸巳，群臣奉上尊号曰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乙未，诏中外。

十二月癸卯，冬猎。乙卯，还宫。丙辰，参知政事敬嗣晖薨。辛酉，进封越王永中赵王，随王永功曹王，沈王永成豳王，徐王永升虞王，滕王永蹈徐王，薛王永济滕王。乙丑，赵王永中、曹王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亲治事，以习为政。

本纪第七

世宗中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寅，诏有司："凡陈言文字，皆国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书监，当行者录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

二月壬寅，上召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丙午，尚书省奏，廉察到同知城阳军事山和尚等清强官，上曰："此辈暗察明访皆著政声，可第其政绩，各进官旌赏。其速议升除。"庚戌，上如顺州春水。癸丑，还都。丙辰，诏："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户部尚书高德基滥支朝官俸钱四十万贯，杖八十。

三月己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亥，诏尚书省："赃污之官，已被廉问，若仍旧职，必复害民。其遣使诸道，即日罢之。"丁丑，诏遣宿直将军乌古论思列，册封王皓为高丽国王。庚寅，雨土。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讨使移剌道为参知政事。回纥遣使来贡。丁酉，北京曹贵等谋反，伏诛。

四月，旱。癸卯，尚书右丞孟浩罢。丁巳，西北路纳合七斤等谋反，伏诛。癸亥，以久旱，命铸祠山川。诏宰臣曰："诸府少尹多阙员，当选进士虽资叙未至而有政声者，擢用之。"以宿直将军唐括阿忽里为横赐夏国使。乙丑，大名尹荆王文以赃罪夺王爵，降授德州防御使。回纥使使来贡。丙寅，尚书右丞相纥石烈志宁薨。丁卯，宋、高丽遣使贺尊号。阻瑚来贡。

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赈山东东路胡剌温猛安民饥。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观稼。禁扈从蹂践民田。禁百官及承应人不得服纯黄油衣。癸未，谕宰臣曰："朕每次舍，凡就秣马之具皆假于民间，多亡失不还其主。此弹压官不职，可择人代之。所过即令询问，但亡失民间什物，并偿其直。"乙酉，诏给西北路人户牛。

六月甲寅，如金莲川。

九月丙子，至自金莲川。辛巳，以右副都点检来谷清臣等为贺宋生日使，右卫将军粘割斡特剌为夏国生日使。丁亥，太白昼见，在日前。鄜州李方等谋反，伏诛。

十月，高丽国王王皓遣使谢封册。乙未，临奠故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丧，志宁妻永安县主进铠甲、弓矢、鹰鹘、重彩。壬子，召皇太子及赵王永中上殿，上顾谓宰臣曰："京尝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又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皇太子及永中皆曰："诚如圣训。"遂释之。丙辰，以德州防御使文贵产赐其兄之子咬住，且谕其母："文之罪，汝等皆当连坐。念宋王有大功于国，故置不问，仍以家产赐汝子。"

十一月甲戌，上谓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泽，于亲亲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廪禄，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亲九族，周家之内睦九族，见于《诗》、《书》，皆帝王美事也。"丙子，上以曹国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刘彦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既深责公主，又以台臣徇势偷安，畏忌不敢言，夺俸一月。以陕西统军使璋为御史大夫。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为贺宋正旦使。壬午，同州民屈立等谋反，伏诛。戊子，上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

十二月乙未朔，以济南尹刘萼在定武军贪墨不道，命大理少卿张九思鞫之。丁酉，诏遣官及护卫二十人，分路选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门地才行及善射者，充护卫，不得过百人。冀州王琼等谋反，伏诛。德州防御使文以谋反，伏诛。辛丑，出宫女二十余人。己酉，枢密副使移剌成罢。辛亥，禁审录官以宴饮废公务。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癸丑，猎于近郊。以殿前都点检徒单克宁为枢密副使。己未，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

十三年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尚书省奏，南客车俊等因榷场贸易，误犯边界，罪当死。上曰："本非故意，可免罪发还，毋令彼国知之，恐复治其罪。"诏有司严禁州县坊里为民害者。

闰月壬子，诏太子詹事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职者，具以名闻。"辛酉，太白昼见。洛阳县贼聚众攻卢氏县，杀县令李庭才，亡入于宋。

三月癸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牧人及张设，上曰：“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朕自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仍旧，卿以此意谕之。”

四月己巳，定出继子所继财产不及本家者，以所继与本家财产通数均分制。以有司言，特授洺州孝子刘政太子掌饮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堑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辛巳，更定盗宗庙祭物法。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壬寅，真定尹孟浩薨。甲辰，尚书省癸，邓州民范三殴杀人，当死，而亲老无侍。上曰：“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六月，枢密使完颜思敬薨。

七月庚子，复以会宁府为上京。庚戌，罢岁课雉尾。

八月丁卯，以判大兴尹赵王永中为枢密使。诏赐诸猛安谋克廉能三等官赏。己卯，御史大夫璋罢。丙戌，以左副都点检襄等为贺宋生日使。丁亥，秋猎。

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将军胡什赉为夏国生日使。辛亥，还都。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月乙丑，岁星昼见。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礼为尚书右丞。

十一月，以大兴尹璋为贺宋正旦使，引进使大洞为高丽生日使。上谓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职事多阙员，何也？”太尉李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书梁肃请禁奴婢服罗绮。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渐可也。且教化之行，当自贵近始。朕宫中服御，常自节约，旧服明金者，已减太半矣！近民间风

俗，比正隆时闻稍淳俭，卿等当更务从俭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四年正月已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

二月壬戌，以大兴尹璋使宋有罪，杖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礼物入官。丙寅，以刑部尚书梁肃等为宋详问使。庚午，以太尉、尚书令李石为太保，致仕。戊寅，诏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税。

三月戊子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午，上谓大臣曰：“海陵纯尚吏事，当时宰执止以案牍为功。卿等当思经济之术，不可狃于故常也。”又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后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可遍谕之。”又命：“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辛丑，太白、岁星昼见。甲辰，上更名雍，诏中外。丙辰，太白、岁星昼见，经天。

四月乙丑，上谕宰臣曰：“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戊辰，有事于太庙，以皇太子摄行事。乙亥，以劝农副使完颜蒲涅为横赐高丽使。上御垂拱殿，顾谓皇太子及亲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际，多因妻妾离间，以至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乎？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戊子，以枢密副使徒单克宁兼大兴尹。

五月丙戌朔，详问使梁肃等还自宋。甲午，如金莲川。

六月乙未，太白昼见。

八月丁巳，次糺里舌。日中，白龙见御帐东小港中，须臾，乘云雷而去。癸亥，猎于弥离补。己卯，太白昼见。

九月丁亥，还都。乙未，以兵部尚书完颜让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崇肃为夏国生日使。癸卯，上退朝，谓侍臣曰：“朕自在潜邸及践阼以至于今，于亲属旧知未尝欺心有徇。近御史台奏，枢密使永中尝致书河南统军使完颜仲，托以卖为。朕知而不问。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其如有疾。”己酉，宋遣使报聘。

十月乙卯朔，诏图画功臣二十人衍庆宫圣武殿之左右庑。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御史中丞刘仲诲等为贺宋正旦使。戊戌，召尚食局使，谕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遍举，徒为虚费。自今止进可口者数品而已。”戊申，以仪鸾局使曹士元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戊寅，以平章政事完颜守道为右丞相，枢密副使徒单克宁为平章政事。

十五年正月。此下阙。

七月丙午，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

九月戊子，至自金莲川。辛卯，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其君，请以慈悲岭以西，鸭渌江以东四十于城内附，不纳。丙申，幸新宫。

闰月己酉朔，定应禁弓箭枪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许带弓箭制。上谓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官者，须职位称愜所望，然后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则止以度日为务，是岂忠臣之道耶？”丁巳，又谓良弼曰：“海陵时，领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为政不务远图，止以苛刻为事。言及可喜等在会宁时，一月之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于死，于理可乎？海陵为人如虎，此辈尚欲以术数要之，以至卖直取死，得为能乎？”己未，以归德尹完颜王祥等为贺宋生日使，符宝郎斜卯和尚为夏国生日使。辛酉，高丽国王奏告赵位宠伏诛，诏慰答之。诏亲王、百官傔人所服红紫改为黑紫。甲戌，诏年老之人毋注县令。年老而任从政，其佐亦择壮者参用。

十月乙卯，冬猎。丁未，还都。十一月乙卯，上幸东宫。初，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杀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国公主请赦之。上谓宰臣曰：“公主妇人，不识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请托至此，岂可贷宥？”不许。戊午，以右宣征使靖等为贺宋正旦使。甲子，太白昼见。戊辰，以宿直将军阿典蒲鲁虎为高丽生日使。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甲子，诏宗属未附玉牒者并与编次。丙寅，上与亲王、宰执、从官从容论古今兴废事，曰：“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

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戊辰，宫中火。庚午，上按鹰高桥，见道侧醉人堕驴而卧，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诸妃皆从，宴饮甚欢。公主每进酒，上立饮之。

二月庚寅，皇子豳王妃徒单氏以奸，伏诛。己亥，平章政事单克宁罢，以女故。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万春节，改用明日，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申，雨豆于临潢之境。戊午，上御广仁殿，皇太子、亲王皆侍膳，上从容训之曰：“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余，可周亲戚，勿妄费也。”因举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尝更换，尚尔完好，汝等宜识之。”壬申，复置吾都碗部秃里。

四月丙戌，诏京府设学养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试等第。戊子，制商贾舟车不得用马。以东京留守崇尹为枢密副使。壬寅，如金莲川。

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甲寅，太白昼见。庚申，遣使祷雨静宁山神，有顷而雨。

六月，山东两路蝗。

七月壬子，夏津县令移剌山往坐赃，伏诛。

八月辛巳，次霹雳泺。

九月乙巳，至自金莲川。己酉，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为缓急之备。”癸丑，以殿前都点检蒲察通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完颜觌古速为夏国生日使。谕左丞相良弼曰：“海陵非理杀戮臣下，甚可哀悯。其孛论出等遗骸，仰逐处访求，官为收葬。”辛酉，以南京宫殿火，留守、转运两司皆抵罪。

十月丙申，诏谕宰执曰：“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

十一月壬寅朔，参知政事王蔚罢。尚书省奏，河北东路胡剌温猛安所辖谋克孛术鲁舍厮，参谋克让其兄子蒲速列。上贤而从之，仍令议加舍厮恩赏。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刘琉等为贺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书张汝弼为参知政事。甲子，以粘割韩奴之子详古为尚辇局直长，娄室为武器直长。初，韩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后不知所终，至是因粘拔恩

部长撒里雅寅特斯等来，询知其死节之详，故录其后。遣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壬申朔，诏诸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县令，年岁太远，今后仕及三十二年，别无负犯赃染追夺，便与县令。丙子，诏诸流移人老病者，官与养济。上谕宰臣曰："凡已经奏断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已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几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庚寅，定榷场香茶罪赏法。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丙午，有司奏，高丽所进玉带乃石似玉者，上曰："小国无能辨识者，误以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复却之，岂礼体耶？"戊申，诏于衍庆宫圣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东建太宗、睿宗神御殿。诏西北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隶可徙乌古里石垒部，令及春耕作。尚书省奏，吾都碗部体土胡鲁雅里密斯请入献，许之。庚戌，诏诸大臣家应请功臣号者，既不许其子孙自陈，吏部考功郎其详考其劳绩，当赐号者，即以闻。壬子，上谓宰臣曰："宗室中年高者，往往未有官称。其先皆有功于国，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称，如何？"对曰："亲亲报功，先王之令则。"丁巳，诏朝官嫁娶给假三日，不须申告。壬戌，诏宰臣："海陵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者，并释为良。辽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孙，各葬于广宁、河南旧茔。"其后复昭："天水郡王亲属于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为葬于本处。辽豫王亲属未入本茔者，亦迁祔之"。

三月辛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赈东京、婆速、曷速馆三路。乙丑，尚书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给。上曰："朕尝语卿等，遇丰年即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家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之耶？今既不给，可于邻道取之以济。自今预备，当以为常。"

四月甲戌，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戊寅，谕宰臣曰："郡县之官虽以罪解，一二岁后，亦须再用。猛安谋克皆太祖创业之际于国勤劳有功之人，其世袭之官，不宜以小罪夺免。"戊子，以滕王府长史徒单乌者为横赐高丽使。

五月，尚书省奏，定皇家袒免以上亲燕飨班次，并从唐制。癸卯，幸姚村淀，阅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诸局承应人射柳，赏有差。

六月乙卯，谓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面从，成朕之失。”乙未，以英王爽之子思列为忠顺军节度副使。爽入谢，上曰：“朕以卿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峻授，恐思列年幼，未闲政事。汝当训之，使有善可观，更当升擢。”

七月壬子，尚书省奏，岁以羊三万赐西北路戍兵，上问如何运致，宰臣不能对。上曰：“朕虽退朝，留凡政务，不遑安宁。卿等勿谓细事非帝王所宜问，以卿等于国家之事未尝用心，故问之耳。”是月，大雨，河决。

八月己巳，观稼于近郊。壬申，以监察御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庚辰，上谓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见，事虽当理，必以为非，意谓从之则恐人谓政非己出。如此者多，朕甚不取。今观大理寺所断，虽制有正条，理不能行者别具情见，朕惟取其所长。夫为人之理，他人之善者从之，则可谓善矣。”壬午，上谓宰臣曰：“今在下僚岂无人材，但在上者不为汲引，恶其材胜己故耳。”丙戌，上谓御史中丞纥石烈邈曰：“台臣纠察吏治之能否，务去其扰民，且冀其得贤也。今所至辄受讼牒，听其妄告，使为政者如何则可也。”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为薛王。以右副都点检完颜习尼烈等为贺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为夏国生日使。戊申，秋猎。庚戌，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甲子，还都。

十月己巳，夏国进百头帐，诏却之境上。癸酉，有司奏：“衍庆宫所画功臣二十人，惟五人有谥，今考检余十五人功状，拟定谥号以进。”诏可，诏以羊十万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丁丑，制诸猛安，父任别职，子须年二十五以上方许承袭。辛巳，上谓宰臣曰：“今在位不闻荐贤，何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数百年之永。仁杰虽贤，非娄师德何以自荐乎？”癸未，更护送罪人逃亡制。上谓宰臣曰：“近观上封章者，殊无大利害。且古之谏者既忠于国，亦以求名，今之谏者为利而已。如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皆上书言事，盖觊觎执政耳，其于国政竟何所补。达官如此，况余人乎！昔海陵南伐，太医使祁宰极谏，至戮于市，此本朝以来一人而已。”丁亥，上命宰臣曰：“监察御史田忠孺尝上书言事，今当升擢，以励其余。”

十一月戊戌，以南京留守徒单克宁为平章政事。庚戌，上谓宰臣

曰："朕常恐重敛以困吾民，自今诸路差科之烦细者，亦具以闻。"有司奏，夏国进御帐使因边臣恳求进入，乃许之。以尚书左丞石琚为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尹完颜蒲剌睹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戊辰，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以宿直将军仆散怀忠为高丽生日使。己巳，太白昼见。壬申，以尚书右丞唐括安礼为左丞，殿前都点检蒲察通为右丞。上谓宰执曰："朕今年已五十有五，若年逾六十，虽欲有为，而莫之能矣！宜及朕之康强，其女直人猛安谋克及国家政事之未完，与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举之。凡所施行，朕不为怠。"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定杀异居周亲奴婢、同居卑幼，辄杀奴婢及妻无罪而辄殴杀者罪。庚戌，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每屏人议事，虽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戒人君，庶几有所畏也。"庚申，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壬戌，如春水。

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己丑，还宫。

三月乙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巳，命戍边女直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酒。丁未，上谓宰执曰："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迩来犯法者众，殊不闻有能者。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田两县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平章政事石琚对曰："良乡令焦旭、庆都令李伯达皆能吏，可任。"上曰："审如卿言，可擢用之。"己酉，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献州人殷小二等谋反，伏诛。

四月己巳，上谓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体访官吏臧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杳乃能吏也，可授本县令。"己丑，以太子左赞善阿不罕德甫为横赐夏国使。

五月丙午，上如金莲川。

六月庚午，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薨。

闰月辛丑，命赈西南、西北两招讨司民，及乌古里石垒部转户饥。

七月丙子，上谓宰臣曰："职官始犯赃罪，容有过误，至于再犯，是

无改过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赃数多寡，并除名。”

八月乙巳，至自金莲川。丙辰，以尚书右丞相完颜守道为左丞相，平章政事石琚为右丞相。

九月辛未，以大理卿张九思等为贺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颜蒲鲁虎为夏国生日使。癸酉，以尚书左丞唐括安礼为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蒲察通为左丞，参知政事移剌道为右丞，刑部尚书粘割斡特剌为参知政事。

十月庚寅朔，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以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刘仲诲、侍御史李瑜坐失纠察大长公主事，各削官一阶。

十一月庚申朔，尚书省奏，拟同知永宁军节度使事阿可为刺史，上曰：“阿可年幼，于事未练，授佐贰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拟是职。”上曰：“郡守系千里休戚，安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与虽厚，无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壬申，以静难军节度使乌延查剌等为贺宋正旦使。丙子，尚书省奏，崇信县令石安节买车材于部民，三日不偿其直，当削官一阶，解职。上因言：“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戊寅，上责宰臣曰：“近问赵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尝遣人言其才能干敏，故再任之。官爵拟注，虽由卿辈，予夺之权，当出于朕。曹王之言尚从之，假皇太子有所谕，则其从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复几何？且卿等公受请属，可乎？”盖承元前为曹王府文学，与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而复用也。丙戌，以吏部尚书乌古论元忠为御史大夫，以东上阁门使左光庆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庚戌，封孙吾都补温国公，麻达葛金源郡王，承庆道国公。壬子，群臣奉上“大金受命万世之宝。”

十九年正月庚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如春水。

二月己酉，还宫。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税。

三月乙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尚书省奏，亏课院务官颜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阶。上曰：“以承废人主榷沽，此辽法也。法弊则当更张，唐、宋法有可行者则行之。”己巳，上与宰臣

论史事，且曰：“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辛未，上谓宰臣曰：“奸邪之臣，欲有规求，往往私其党与，不肯明言，托以他事，阳不与而阴为之力。朕观古之奸人，当国家建储之时，恐其聪明不利于己，往往风以阴事，破坏其议，惟择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权为功利也。如晋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丧乱，此明验也。”丁丑，上谓宰臣曰：“朕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决，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己卯，制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上谓宰臣曰：“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盘乐怠忽，欲以侥幸祈福，难矣！果能爱养下民，上当天心，福必报之。”四月己丑朔，诏赈西南路招讨司所部民。己酉，以升祔闵宗，诏中外。丁巳，岁星昼见。五月戊寅，幸太宁宫。六月戊子朔，诏更定制条。七月辛未，有司奏拟赵王子石古乃人从，上不从，谓宰相曰：“兒罪尚幼，若奉承太过，使侈心滋大，卒难节抑，此不可长。诸兒每入侍，当其语笑娱乐之际，朕必渊默，莅之以严，庶其知朕教戒之意，使常畏慎而寡过也。”癸酉，密州民许通等谋反，伏诛。丙子，太白昼见。庚辰，至自太宁宫。

八月壬辰，尚书右丞相石琚致仕。戊戌，以宋大观钱当五用。丙午，济南民刘溪忠谋反，伏诛。

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察鼎寿等为贺宋生日使，太子左卫率府率裴满胡剌为夏国生日使。癸亥，秋猎。癸未，还都。

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讨使哲典以赃罪，伏诛。辛亥，制知情服内成亲者，虽自首仍依律坐之。

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剌綖等为贺宋正旦使。戊辰，以西上阁门使卢拱为高丽生日使。壬申，上如河间冬猎。癸未，至自河间。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午，定试令史格。壬戌，命岁以钱五千贯造随朝百官节酒及冰、烛、药、炭，视品秩给之。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县行宫。丁丑，以玉田县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大淀泺为长春淀。

二月丁未，还都。

三月癸丑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未，诏凡犯罪被问之官，虽遇赦，不得复职。乙丑，以新定猛安谋克，诏免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去年租税。辛巳，以平章政事徒单克宁为尚书右丞相，御史大夫乌古论元忠为平章政事。

四月丁亥，定冒廕罪赏。己亥，制宗室及外并一品命妇，衣服听用明金。以西上阁门使郭喜国为横赐高丽使。太宁宫火。乙巳，上谓宰臣曰："女直官多谓朕食用太俭，朕谓不然。夫一食多费，岂为美事。况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时帐幕常用涂金为饰，今则不尔，但令足用，何必事纷华也。"庚戌，如金莲川。

五月丙寅，京师地震，生黑白毛。

七月，旱。

八月壬午，秋猎。

九月壬戌，至自金莲川。以太府监李佾等为贺宋生日使，少府少监赛补为夏国生日使。丙子，蒲速宛群牧老忽谋叛，伏诛。

十月庚辰朔，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诏西北路招讨司每进马驼鹰鹘等，辄率敛部内，自今并罢之。壬午，上谓宰臣曰："察问细微，非人君之体，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故时或察问。如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和于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当尽心勤事，毋令朕之烦劳也。"诏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戊戌，上谓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进，勉为公廉贤肖何以知之。及其通显，观其施为，方见本心。如招讨哲典，初任定州同知，继为都司，未尝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名，及为招讨，不固守。人心险于山川，诚难知也。"壬寅，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甲辰，以殿前都点检襄为御史大夫。

十一月丁巳，尚书右丞移剌道罢。乙丑，以真定尹单守素等为贺宋正旦使。癸酉，以御史大夫襄为尚书右丞。乙亥，上谕宰臣曰："郡守选人，资考虽未及，廉能者则升用之，以励其余。"以太常少卿任倜为高丽生日使。

十二月辛巳，上谓宰臣曰：“岐国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责罚之。凡人言辞，一得一失，贤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试以事，若止以奏对之间，安能知人贤否？朕之取人，众所与者用之，不以独见为是也。”己亥，河决卫州。辛丑，猎于近郊。癸卯，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本纪第八

世宗下

二十一年正月戊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子，以夏国请，诏复绥德军榷场，仍许就馆市易。上闻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赡者，方许招人租佃，仍禁农时饮酒。丙辰，追贬海陵炀王亮为庶人，诏中外。甲子，如春水。丙子，次永清县。有移剌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隶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庐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辈独不当守坟墓乎？"于是，亦更宿焉，三岁如一。上因猎，过而闻之，赐钱五百贯，仍令县官积钱于市，以示县民，然后给之，以为孝子之劝。

二月戊戌，太白昼见。庚子，还都。壬寅，以河南尹张景仁为御史大夫。乙巳，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谓宰臣曰："岂以妃故禁之耶？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其勿禁。朕前将诣兴德宫，有司请由蓟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顾见街衢门肆，或有毁撤，障以帘箔，何必尔也。自今勿复毁撤。"

三月丁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上初闻蓟、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贫不能籴或贷之。有司以贷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上至长春宫，闻之，更遣人阅实，赈贷。以监察御史石抹元礼、郑达卿不纠举，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论罪。甲子，太白昼见。乙丑，诏山后冒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给贫民。辽州民朱忠等乱言，伏诛。上谓宰臣曰："近闻宗州节度使阿思懑行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颜守能既与招讨职事，犹不守廉。达官贵要多行非理，监察未尝兴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仆散那也取部人二球仗，至细事也，乃便劾奏。谓之称职，可乎？今监察职事修举者与迁擢，不称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许去官。"

闰月己卯，恩州民邹明等乱言，伏诛。辛卯，渔阳令夹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刘居渐以被命赈贷，止给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杰总其事，夺俸三月。乙未，上谓宰臣曰："朕观自古人君多进用谗谄，其间蒙蔽，为害非细，若汉明帝尚为此辈惑之。朕虽不及古之明君，然近习谗言，未尝入耳。至于宰辅之臣，亦未尝偏用一人私议也。"癸卯，以尚书左丞相完颜守道为太尉、尚书令，尚书左丞蒲察通为平章政事，右丞

襄为左丞，参知政事张汝弼为右丞，彰德军节度使梁肃为参知政事。

四月戊申，以右丞相徒单克宁为左丞相，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为右丞相。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福三宗御容于衍庆宫，行亲祀礼。上谕宰臣曰："朕之言行岂能无过？常欲人直谏而无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从而行之，又何难也。"戊辰，以滕王府长史把德固为横赐夏国使。壬申，幸寿安宫。

五月戊子，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守能以赃罪，杖二百，除名。

七月丙戌，还都。丁酉，枢密使赵王永中罢。己亥，以左丞相徒单克宁为枢密使。辛丑，以太尉、尚书令完颜守道复为左丞相，太尉如故。

八月乙丑，以右副都点检胡什赉等为贺宋生日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为夏国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丑，命尚书省申敕西北路招讨司勒猛安谋克官督部人习武备。甲申，谕户部："今岁行幸山后，所须并不得取之民间，虽所用人夫，并以官钱和雇，违者杖八十，罢职。"癸巳，诏颁重修制条。以吏部尚书张汝霖为御史大夫。

四月乙卯，行监临院务官食直法。以削明肃尊号，诏中外，从皇太子请也。甲子，上如金莲川。

五月甲申，太白昼见。

六月庚子朔，制立限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即为良。丁巳，右丞相致仕石琚薨。七月辛巳，宰臣奏事，上颇违豫，宰臣请退。上曰："岂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使终其奏。甲午，秋猎。

八月戊辰，太白经天。

九月戊寅，至自金莲川。以左卫将军禅赤等为贺宋生日使，尚辇局使仆散曷速罕为夏国生日使。己丑，以同知东京留守司事裔在任专恣，失上下之分，谪授复州刺史。乙未，寿刺史讹里也、同知查剌、军事判官孙绍先、榷场副使韩仲英等以受商赂纵禁物出界，皆处死。

十月辛丑，从河间宗室于平州。庚戌，祫享于太庙。

十一月丙子，以吏部尚书孛术鲁阿鲁罕等为贺宋正旦使。东京留守徒单贞以与海陵逆谋，伏诛。妻永平县主，子慎思并赐死。甲申，以宿直将军仆散忠佐为高丽生日使。玉田县令移剌查坐赃，伏诛。戊子，冬猎。

十二月庚子，还都。癸丑，猎近郊。辛酉，立强取诸部羊马法。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午，诏有司但获强盗，迹状既明，赏随给之，勿得更待。丁丑，参知政事梁肃致仕。辛巳，广乐园灯山火。壬午，如春水，诏夹道三十里内被役之民与免今年租税，仍给佣直。甲午，大邦基伏诛。

二月乙巳，还都。戊申，以尚书右丞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庚戌，以户部尚书张仲愈为参知政事。御史台进所察州县官罪，上览之曰："卿等所廉皆细碎事，又止录其恶而不举其善，审如是，其为官者不亦难乎？其并察善恶以闻。"

三月丙寅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子，初制宣命之宝，金、玉各一。尚书右丞相乌古论元忠罢。潞州涉县人陈圆乱言，伏诛。乙酉，雨土。丙戌，诏戒谕中外百官。

四月辛丑，更定奉使三国人从差遣格。祁州刺史大磐坐无罪掠死染工，妄认良人二十五口为奴，削官四阶，罢之。癸丑，地生白毛。以大理正纥石主列速为横赐高丽使，壬戌，幸寿安宫，刺有司为民祷雨。是夕，雨。

五月庚午，县令大雏讹只等十人以不任职罢归。六十以上者进官两阶，六十以下者进官一阶，并给半俸。甲戌，命应部除官尝以罪罢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状，方许授以县令，无治状者，不以任数多少，并不得授。丁亥，雷，雨雹，地生白毛。

六月壬子，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如知登闻检院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处？"

七月乙酉，平章政事移剌道，参知政事张仲愈皆罢。御史大夫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

八月乙未，观稼于东郊。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癸卯，还都。乙巳，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叛，伏诛。括定猛安谋克户口田土牛具。以户部尚书程辉为参知政事。

九月己巳，以同佥大宗正事方等为贺宋生日使，宿直将军完颜斜里虎为夏国生日使。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辛未，秋猎。

十月癸巳，还都。庚戌，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兒礼。己未，庆云见。辛酉，太白昼见。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罢。丁卯，岁星昼见。壬申，以枢密副使崇尹为平章政事。

闰月甲午，上谓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尝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以尚书左丞襄为平章政事，右丞张汝弼为左丞，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为右丞，礼部尚书张汝霖为参知政事。以西京留守婆庐火等为贺宋正旦使。制外任官尝为宰执者，凡吏牍上省部，依亲王例，免书名。戊午，岁星昼见。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可依汉兒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庚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徐伟奏事，上谓宰臣曰："斯人纯而干，有司郎中郭邦杰直而颇躁。"十二月癸酉，上谓宰臣曰："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岂非以汉光武、宋康王之疏庶得继大统，故有是心。过虑若此，何其谬也。"乙酉，高丽以母丧来告。丁亥，以真定尹乌古论元忠复为尚书右丞相。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宋、夏遣使来贺。徐州进芝草十有八茎，真定进嘉禾二本，六茎，异亩同颖。戊戌，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壬申，还都。癸酉，上曰："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甲戌，制一品职事官庶孽

子承廕，更不引见。丙戌，以东上阁门使完颜进兒等为高丽敕祭使，西上阁门使大仲尹为慰问使，虞王府长史永明为起复使，以器物局使皞为横赐夏国使。

三月庚寅朔，万春节，宋、夏遣使来贺。甲午，以上将如上京，尚书省奏定“皇太子守国诸仪”。丙申，尚书省进“皇太子守国宝”，上召皇太子授之，且谕之曰：“上京祖宗兴王之寺，欲与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国。譬之农家种田，商人营财，但能不坠父业，即为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时观汝甚谨，今日能纾朕优，乃见中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辞让，以不谙政务，乞备扈从。上曰：“政事无甚难，但用心公正，毋纳谗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为之感动。皇太子乃受宝。丁酉，如山陵。己亥，还都。壬寅，如上京。皇太子允恭守国。癸卯，宰执以下奉辞于通州。上谓宰执曰：“卿辈皆故老，皇太子守国，宜悉心辅之，以副朕意。”又谓枢密使徒单克宁曰：“朕巡省之后，脱或有事，卿必亲之。毋忽细微，大难图也。”又顾六部官曰：“朕闻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驳之，苟求自便，致累岁不能结绝，朕甚恶之。自今可行则行，可罢则罢，毋使在下有滞留之叹！”时诸王皆从，以赵王永中留辅太子。

四月己未朔，太白昼见。咸平尹移剌道薨。庚申，次广宁府。丙寅，次东京。丁卯，朝谒孝宁宫。给复东京百里内夏秋税租一年。在城随关年七十者补一官。曲赦百里内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观渔于混同江。

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兴宫。庚寅，朝谒于庆元宫。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谓宗戚曰：“朕思故乡，积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极欢饮，君臣同之。”赐诸王妃、主，宰执百官命妇各有差。宗戚皆沾醉起舞，竟日乃罢。

六月辛酉，幸按出虎水临漪亭。壬戌，阅马于绿野淀。

七月乙未，上谓宰臣曰：“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渊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丙午，猎于勃野淀。乙卯，上谓宰臣曰：“今时之人，有罪不问，既过之后则谓不知。有罪必责，则谓每事寻罪。风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化，不能复于古也。卿等以德辅佐，当使复还古风。”

八月癸亥，以太府监张大节等为贺宋生日使，侍御史遥里特末哥为

夏国生日使。乙亥，诏免上京今年市税。

九月甲辰，岁星昼见。

十月丁卯，猎于近郊。

十一月辛卯，还宫。甲午，诏以上京天寒地远，宋正旦、生日，高丽、夏国生日，并不须遣使，令有司报谕。丙午尚书省奏徙速频、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上京。

十二月丙辰，猎于近郊。己卯，还宫。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宴妃嫔、亲王、公主、文武从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与坐者千七百余人，赏赉有差。

二月癸酉，以东平尹鸟古论思列怨望，杀之。丁丑，如春水。

四月己未，至自春水。癸亥，幸皇武殿击球，许士民纵观。甲子，诏于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谋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实上京。壬申，曲赦会宁府仍放免今年租税，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补一官。甲戌，以会宁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大功亲赐官三阶，小功二阶，缌麻一阶，年高属近者加宣武将军。及封宗女，赐银、绢各有差。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上复续调，至一鼓乃罢。己卯，发上京。庚辰，宗室戚属奉辞。上曰："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因泣数行下，宗室戚属皆感泣而退。

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怀孕兔。上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诫饬之，遂下诏禁射兔。壬寅，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临潢、泰州劝农。丙午，命尚书省奏事衣窄紫。

六月甲寅，猎近山，见田垅不治，命笞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丙寅，尚书右丞相乌古论元忠罢。庚午，遣左宣徽使唐括鼎诣京师，致祭皇太子。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诸皇孙执丧。并用汉仪。

七月戊申，发好水川。九月辛巳朔，次辖沙河，赐百岁老妪帛。甲申，次辽水，召见百二十岁女直老人，能道太祖开创事，上嘉叹，赐食，并赐帛。己酉，至自上京。是日，上临奠宣孝皇太子于熙春园。十月丙辰，尚书省奏亲军数多，宜稍减损，诏定额为三千。宰臣退，上谓左右曰："宰相年老艰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时采捕。上谓宰臣曰："护卫年老出职而授临民，手字尚不能画，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见于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谓我何？"丁丑，命学士院、讲院、秘书监、司天台、著作局、阁门、通进、拱卫、直武器署等官，凡直宫中，午前许退。十一月庚辰朔，诏曰："豺未祭兽，不许采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许用网及速撒海，恐尽兽类。"岁星昼见。壬午，太白昼见。甲午，以临潢尹仆散守中等为贺宋正旦使。丙申，夏国遣使问起居。戊戌，以曹王永功为御史大夫。壬寅，以礼部员外郎移剌履为高丽生日使。十二月戊午，以皇孙金源郡王麻达葛判大兴尹，进封原王。甲子，太白昼见，经天。丙寅，左相完颜守道、左丞张汝弼、右丞粘割斡特剌、参知政事张汝霖坐擅增东宫诸皇孙食料，各削官一阶。甲戌，制增留守、统军、总管、招讨、都转运、府尹、转运、节度使月俸。上谓宰臣曰："太尉守道论事止务从宽，犯罪罢职者多欲复用。若惩其首恶，后来知畏，罪而复用，何以示戒。"是日，命范铜为"礼信之宝"，凡赐外方礼物，给信袋则用之。丙子，上问宰臣曰："原王大兴行事如何？"右丞斡特剌对曰："闻都人皆称之。"上曰："朕令察于民间，咸言见事甚明，予夺皆不失当，曹、豳二王弗能及也。又闻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大习不失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汝弼对曰："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独能保国数百年。"上曰："事当任实，一事为伪则丧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实也。"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辰，如长春宫春水。二月癸酉，还都。乙亥，诏曰："每季求仕人，问以疑难，令剖决之。其才识可取者，仍访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加升用。"三月乙卯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亥，以大理卿阙，上问谁可？右丞粘割斡特剌言，前使部尚书唐括贡可，乃授以是职。己丑，尚书省拟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古有布衣

人相者，闻宋亦多用山东、河南流寓疏远之人，皆不拘于贵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岂无其人，朕难遍知，卿又不举。自古岂有终身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无故得进耳。”左丞张汝弼曰：“下位虽有才能，必试之乃见。”参政程辉曰：“外官虽有声，一旦入朝，却不称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丁酉，以亲军完颜乞奴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

四月壬子，尚书省奏定院务监官亏陪兑纳法及横班格。因曰：“朕常日御膳亦从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至无余膳可与，当直官皆目睹之。若欲丰腆，虽日用五十羊亦不难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来？朕尝历外任，稔知民间之事，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盖幼失师保之训，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间疾苦也。随炀帝时，杨素专权行事，乃不慎委任之过也。与正人同处，所知必正道，所闻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属，当选纯谨秉性正直者充，勿用有权术之人。”戊午，尚书左丞张汝弼罢。己未，幸寿安宫。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颜过道致仕。以客省使李磐为横赐高丽使。尚书省奏北京转运使以赃除名。尚书省奏事，上曰：“比有上书言，职官犯除名不可复用，朕谓此言极当。如军期急速，权可使用。今天下无事，复用此辈，何以戒将来。”又奏：“年前以诸路水旱，于军民地土二十一万余顷内，拟免税四十九万余石。”从之。诏曰：“今之税，考古行之，但遇灾伤，常加蠲免。”

五月甲申，以司徒、枢密使徒单克宁为太尉、尚书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赵王永中复为枢密使，大兴尹原王麻达葛为尚书右丞相，赐名璟。参加政事程辉致仕。戊子，卢沟决于上阳村，湍流成河，遂因之。庚寅，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罢，以豳王永成为御史大夫。戊戌，以尚书右丞粘割斡特剌为左丞，参知政事张汝霖为右丞。

六月癸亥，尚书省奏速频、胡里改世袭谋克事，上曰：“其人皆勇悍，昔世祖与之邻，苦战累年，仅能克复。其后乍服乍叛，至穆、康时，始服声教。近世亦尝分徙。朕欲稍迁其民上京，实国家长久之计。”己巳，上谓宰执曰：“齐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业。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荐，必俟全才而后举，盖亦难矣！如举某人长于某事，朕亦量材用之。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又言：“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

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上谓右丞相原王曰：“尔尝读《太祖实录》乎？太祖征麻产，袭之，至泥淖马不能进，太祖舍马而步，欢都射中麻产，遂擒之。创业之难如此，可不思乎。”甲戌，诏曰：“凡陈言文字诣登闻检院送学士院闻奏，毋经省廷。”

七月壬午，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丙申，御史中丞马惠迪为参知政事。庚子，上闻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赵曦瑞，其在职应钱谷利害文字多不题署，但思安身，降授积石州刺史。

闰月己未，还都。

八月丁丑，上谓宰臣曰：“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克宁曰：“依法则可。”上曰：“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戊寅，尚书省奏，河决，卫州坏。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汝嘉徙限卫州胙城县。丁亥，尚书省奏，遣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诸路物力，从之。己丑，以宿直将军李达可为夏国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宗浩等为贺宋生日使。甲午，秋猎。庚子，次蓟州。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净名二寺。

九月甲辰朔，幸盘山上方寺，因篇历中盘、天香、感化诸寺。庚申，还都。丙寅，上谓宰臣曰：“乌底改叛亡，已遣人讨之，可益以甲士，毁其船筏。”参知政事马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劳圣虑。”上曰：“朕亦知此类无用，所以毁其船筏，欲不使再边境耳！”

十月戊寅，定职官犯赃同职相纠察法。庚寅，上谓宰臣曰：“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甲午，诏增河防军数。戊戌，宁昌军节度使崇肃、行军都统忠道以讨乌底改，不待克敌而还，崇肃杖七十，削官一阶，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阶。

十一月甲辰朔，定闵宗陵庙荐享礼。上谓宰臣曰：“女直人中材杰之士，朕少有识者，盖亦难得也。新进士如徒单镒、夹古阿里补、尼厖古鉴辈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笔者，虽用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今五品以上阙员甚多，必资级相当，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乎？古来宰相率不过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特不举人，甚非朕意。”上顾修起居注崇璧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办，

以其谨厚长者，故置诸左右，欲诸官效其为人也。”辛亥，以刑部尚书移剌子元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午，以左警巡副使鹘沙通敏善断，擢殿中侍御史兼右三部司正。庚申，立右丞相原王璟为皇太孙。甲子，上谓宰臣曰：“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耶？其令以时训练。”丙寅，上谓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为多非度，太宗纵而弗检，遂至于废，如早为禁止，当不至是。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戊辰，上谓宰臣曰：“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右丞张汝弼对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以拱卫直副都指挥使韩景懋为高丽生日使。以近侍局直长尼厖古鉴纯直通敏，擢皇太孙侍丞。己巳，猎近郊。庚午，上谓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于不纳近臣谗言，不受戚里私谒，亦无愧矣！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过而能改，庶几无咎。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

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閤，左谏议大夫黄久约言递送荔支非是，上谕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罢之。”丙戌，上谓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办事之名，不问利害如何。朕尝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比因谏官黄久约言，朕方知之。夫为人无识，一旦临事，便至颠沛。宫中事无大小，朕常亲览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宁复他虑。”丁亥，上谓宰臣曰：“朕年来惟以省约为务，常膳止四五味，已厌饫之，比初即位十减七八。”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余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费安用。”丙申，上谓宰臣曰：“比闻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赀产皆空。今复遣官于彼推排，何耶？”右丞张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灾之处。”上曰：“必邻道也。既邻水而居，岂无惊扰迁避者乎？计其赀产，岂有余哉！尚何推排为。”又曰：“平时用人，宜尚平直。至于军职，当用权谋，使人不易测，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后虽居帝位，犹不能改，吮疮剪须，皆权谋也。”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酉，以襄城令赵沨为应奉翰林文字。沨入谢，上问宰臣曰：“此党怀英所荐耶？”对曰：“谏议黄久约亦尝荐之。”上曰：“学士院比旧殊无人材，何也？”右丞张汝霖曰：“人材须作养，若令久任练习，自可得人。”庚戌，如长春宫春水。

二月乙亥，还都。乙卯，改闵宗庙号曰熙宗。癸未，命曲阳县置钱

监，赐名“利通”。乙酉，上谓宰执曰：“朕自即位以来，言事者虽有狂妄，未尝罪之。卿等未尝肯尽言，何也？当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无疑，则谓之嘉会。事有利害，可竭诚言之。朕见缄默不言之人，不欲观之矣。”丁亥，命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并带管勾河防事。己丑，谕宰执曰：“近侍局官须选忠直练达之人用之。朕虽不听谗言，使佞人在侧，将恐渐渍听从之矣！”上谓宰执曰：“朕闻宝坻尉蒙括末也清廉，其为政何如？”左丞斡特剌对曰：“其部民亦称誉之，然不知所称何事？”上曰：“凡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进官一阶，升为令。”又言：“朕时或体中不佳，未尝不视朝。诸王、查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罪人在禁有疾，听亲属人视。

三月癸卯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辛亥，皇太孙受册，赦。乙卯，尚书省言：“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百四十余尺，恐暴水为害，请闭之。”从之。上谓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岂得无人？唐之颜真卿、段秀实皆节义之臣也，终不升用，亦当时大臣固蔽而不举也。卿等当不私亲故，而特举忠正之人，朕将用之。”又言：“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非大会宾客，未当辄烹羊豕。朕尝念当时节俭之风，不欲妄费，凡宫中之官与赐之食者，皆有常数。

四月丙戌，以刑部尚书宗浩为参知政事。丙申，上如金莲川。辛丑，京师地震。五月壬子，诏罢曷懒路所进海葱及太府监日进时果。曰：“葱、果应用几何？徒劳人耳！惟上林诸果，三日一进。”庚午，以所进御膳味不调适，有旨问之。尚食局直长言：“臣闻老母病剧，私心愦乱，如丧魂魄，以此有失尝视，臣罪万死！”上嘉其孝，即令还家侍疾，俟平愈乃来。

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庚辰太白昼见。

七月丙午，太白昼见，经天。壬子，秋猎。

八月丙戌，次双山子。

九月己亥朔，还都。己酉，上谓宰臣曰：“朕今岁春水所过州县，其小官多干事，盖朕前尝有赏擢，故皆勉力。以此见专任责罚，不如用赏之有激劝也。”以河中尹田彦皋等为贺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为夏国生日使。

十月乙亥，宋前主构殂。庚辰，祫享于太庙。庚寅，上谓宰臣曰："朕观唐史，惟魏征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近时台谏惟指摘一二细碎事，姑以塞责，未尝有及国家大利害者，岂知而不言欤？无乃亦不知也。"宰臣无以对。

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点检崇安为贺宋正旦使。甲寅，诏："河水泛溢，农夫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卫、怀、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甲子，上谓宰臣曰："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后进乎？"顾右丞张汝霖曰："若右丞者亦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言，但无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褊小，皆称有贤。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惭色。

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赵可为高丽生日使。丁丑，猎于近郊，壬午，宋遣使告哀。甲申，上谕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设斋读经为福，朕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不胜于彼乎？尔等居辅相之任，诚能匡益国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报，亦将施及子孙矣！"左丞斡特剌曰："臣等敢不尽以为，第才不逮，不能称职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尽善，但加勉励可也。"戊子，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卯，遣宣徽使蒲察克忠为宋吊祭使。甲辰，如春水。

二月乙亥，还都。乙丑，宋遣使献先帝遗留物。癸巳，宋使朝辞，以所献礼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剑之属使还遗宋，曰："此皆尔国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宝藏，以无忘追慕。今受之，义有不忍，归告尔主，使知朕意也。"

三月丁酉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上寿。上欢甚，以本国音自度曲。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国家基绪之重，万世无穷之托。以戒皇太孙，当修身养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宁尽忠辅导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孙及克宁和之。极欢而罢。戊申，命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职事官，举进士已在仕、才可居翰苑者，试制诏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赡者补充学士院职任。应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给半俸，更不迁官。甲寅，幸寿安宫。

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难局分承应人俸。丁丑，以陕西路统军使孛术鲁阿鲁罕为参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直大学。

五月丙午，制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给俸与丞簿等。戊申，宋使来谢吊祭。

七月辛亥，尚书左丞粘割斡特剌罢。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辛未，还都。庚辰，上谓宰臣曰："近闻乌底改有不顺服之意，若遣使责问，彼或抵捍不逊，则边境之事有不可已者。朕尝思之，抬徠远人，于国家殊无所益。彼来则听之，不来则勿强其来，此前世羁縻之长策也。"参知政事孛术鲁阿鲁罕罢。壬午，以山东路统军使完颜婆卢火为参知政事。甲申，上谓宰臣曰："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鲁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补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九月甲午朔，以鹰坊使崇夔为夏国生日使。丙申，以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等为贺宋生日使。乙亥，秋猎。乙卯，还都。十月乙丑，京、府及节度州增置流泉务，凡二十八所。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乙酉，尚书省奏拟除授而拘以资格，上曰："日月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国家事务皆须得人，汝等不能随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术，汝等务循资守格，不思进用才能，岂以才能见用，将夺己之禄位乎？不然，是无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岂敢蔽贤，才识不逮耳。"上顾谓右丞张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对曰："世乱则忠言进，承平则忠言无所施。"上曰："何代无可言之事，但古人知无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对。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诏中外。上谓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极，怒极则心劳，喜极则气散，得中甚难，是故节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宫中一岁未尝责罚人也。"庚子，太白昼见。诏南京、大名府等处避水逃移不能复业者，官与津济钱，仍量地顷亩给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彦皋等为贺宋正旦使。戊申，上谓宰臣曰："制条以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辞。夫法律历代损益而为之，彼智虑不及而有乖违本意者，若行删正，令众易晓，有何不可。宜修之，务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谓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惟务苟办，至有工役才毕，随

即欹漏者，奸弊苟且，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庚戌，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更始既害其兄伯升，当乱离之际，不思报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见戚容，岂非人所难能乎？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右丞张汝霖曰：“湖阳公主奴杀人，匿主车中，洛阳令董宣从车中曳奴下，杀之。主人奏，光武欲杀宣，及闻宣言，意遂解，使宣谢主，宣不奉诏。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赐宣钱三十万。”上曰：“光武闻直言而怒解，可谓贤主矣，令宣谢主，则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驾驭豪杰，起自布衣，数年而成帝业，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犹有布衣粗豪之气，光武所不为也。”癸丑，幸太尉克宁第。

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剌彦拱为高丽生日使。乙亥，上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诏皇太孙景摄政，居庆和殿东庑。丙戌，以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平章政事襄为尚书右相，右丞张汝霖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完颜婆卢火罢，以户部尚书刘暐为参知政事。戊子，诏尚书令徒单克宁、右丞相相襄、平章政事张汝霖宿于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渐，不能视朝。诏遣宋高丽、夏贺正旦使还。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寿六十七。皇太孙即皇帝位。己亥，殡于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谥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四月乙酉，葬兴陵。

赞曰：世宗之立，虽由劝进，然天命人心之所归，虽古圣贤之君，亦不能辞也。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盼盼，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然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

本纪第九本纪第九

章宗一

章宗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讳璟，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单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莲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东宫，宴饮欢甚，语显宗曰："祖宗积庆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谓司徒李石、枢密使纥石烈志宁等曰："朕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见嫡孙又生于麻达葛山，朕尝喜其地衍而气清，其以山名之。"群臣皆称万岁。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以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等侍读。二十四年，世宗东巡，显宗守国，上奉表诣上京问安，仍请车驾还都，世宗嘉其意，赐敕书答谕。二十五年三月，万春节，复奉表朝贺。六月，显宗崩，世宗遣滕王府长史鴂、御院通进□来护视。十二月，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当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谕旨曰："朕固知汝年幼，服制中未可付以职，然政事亦须学，京辇之任，姑试尔才，其勉力。"二十六年四月，诏赐名璟。五月，拜尚书右丞相。世宗谓曰："宫中有《舆地图》，观之可以具知天下远近厄塞。"又谓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于近辅者，欲令亲见朝廷议论，习知政事之体故也。"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称谢於庆和殿。世宗谕之曰："尔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孙惟汝一人，试之以事，甚有可学之资。朕从正立汝为皇太孙，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养德，勿近邪佞，事朕必尽忠孝，无失众望，则惟汝嘉。"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孙册，赦中外。丁巳，谒谢太庙及山陵。始受百官笺贺。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诏摄政，听授五品以下官。丁亥，受"摄政之宝"。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丙申，诏中外。赐丙外官覃恩两重，三品已上者一重，免今岁租税，并自来悬欠系官等钱，鳏寡孤独人绢一匹、米两石。己亥，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大安殿。癸卯，以皇太后命为令旨。甲辰，以大理卿王元德等报哀于宋、高丽、夏。乙卯，白虹贯日亘天。丁巳，参知政事宗浩罢。山东统军裔以私过都城不赴哭临，笞五十，降授彰化军节度使。戊午，名皇太后宫曰仁寿，设卫尉等官。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癸亥，始听政。追尊皇考为皇帝，尊母为

皇太后。甲子，命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及当今急务。乙丑，白虹亘天。敕登闻鼓院所以达冤枉，旧尝锁户，其令开之。戊辰，更仁寿宫名隆庆。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己巳，敕御史台，自今监察令本台辟举，任内不称职亦从奏罢。丁丑，增定百官俸。乙酉，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是月，宋主内禅，子惇嗣立。

三月壬辰，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己酉，诏以生辰为天寿节。癸丑，夏国遣使来吊。夏四月己巳，夏国遣使来祭。辛未，宋遣使来吊祭。乙酉，葬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于兴陵。戊子，朝于隆庆宫。

五月庚寅朔，太白昼见。壬寅，宋主遣使来报嗣位。夏国遣使来贺即位。丙午，以祔庙礼成，大赦。丁未，地生白毛。庚戌，诏罢送宣钱，今后诸护卫考满赐官钱二千贯。壬子，敕收录功臣子孙，量材于分承应。戊午，朝于隆庆宫。以东北路招讨使温迪罕速可等为贺宋主即位使。河溢曹州。

闰月庚申朔，封兄珣为丰王，琮郓王，瑰瀛王，从彝沂王，弟从宪寿王，玠温王。辛酉，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丙寅，观稼于近郊。庚午，以枢密副使唐括贡为御史大夫。壬申，封乳母孙氏萧国夫人，姚氏莘国夫人。丙子，进封赵王永中汉王，曹王永功冀王，豳王永成吴王，虞王永升随王，徐王永蹈卫王，滕王永济潞王，薛王永德潘王。庚辰，宋遣使来贺即位。癸未，朝于隆庆宫。诏学士院，自今诰词并用四六。乙酉，诏诸有出身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御、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

六月己丑朔，有司言："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为宜。"从之。诏有司，请亲王到任各给钱二十万。辛卯，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上纳其言。拾遗马升上《俭德箴》。乙未，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并兼劝农采访事，屯田、镇防诸军皆属焉。丁酉，幸庆寿寺。作泸沟石桥。己亥，朝于隆庆宫。甲辰，罢送赦礼物钱，朝于隆庆宫。乙卯，高丽国王皓遣使来吊祭及会葬。敕有司移报宋、高丽、夏，天寿节于九月一日来贺。丁巳，命提刑官除后于便殿听旨，每十月使副内一员入见议事，如止一员则令判官入见，其判官所掌烦剧可升同随朝职任。秋七月辛酉，

减民地税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甲子，朝于隆庆宫。乙丑，敕近侍官授外任三品、四品、赐金带一，重币有差。丁卯，以太尉、尚书令东平郡王徒单克宁为太傅，改封金源郡王。辛未，高丽遣使来贺即位。甲戌，奉皇太后幸寿安宫。辛巳，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初设经童科。御史大夫唐括贡罢。礼部尚书移剌履为参知政事。以刑部尚书完颜守贞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戊子朔，奉皇太后幸寿安宫。辛卯，敕有司，京、府、州、镇设学校处，其长贰幕职内各以进士官提控其事，仍具入衔。壬辰，初定品官子孙试补令史格，及提刑部司所掌三十二条。左司谏敦安民上疏论三事：曰崇节俭，去嗜欲，广学问。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谒奠诸陵。己亥，还都。庚子，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壬寅，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兒知法各一人。甲辰，参知政事刘玮罢。丙辰，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戊午朔，天寿节，以世宗丧，不受朝。庚申，诏增守山陵为二十丁，给地十顷。壬戌，诏罢告捕乱言人赏。甲子，制诸盗贼聚集至十人，或骑五人以上，所属移捕盗官捕之，仍递言省部，三十人以上闻奏，违者杖百。是日，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丁卯，制强族大姓不得与所属官吏交往，违者有罪。戊辰，以隆庆宫卫尉把思忠为夏国生日使。庚午，以尚辇局使崇德为横赐高丽使。丙子，猎于近郊。戊寅，监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宁、右丞相襄不应请车驾田猎，上曰：“此小事，不须治之。”乙酉，如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谒奠诸陵。己丑，还都。庚寅，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辛卯，上顾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平章政事汝霖对曰：“凤翔治中郝俣可。”汝霖谏止田猎，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得中为当。”丙申，冬猎。己亥，次罗山。庚子，次玉田。辛丑，沁州、丹州进嘉禾。丁未，次宝坻。庚戌，中侍石抹阿古误带刀入禁门，罪应死，诏杖八十。癸丑，至自宝坻。

十一月己未，朝于隆庆宫。辛酉，以右宣徽院使裴满余庆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亥，上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之材欤？”甲子，谕尚书省曰：“太傅年高，每趋朝而又赴省，恐不易。自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调摄。常事他相理问，惟大事白之可也。”戊辰，谕尚书省，自今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岁限所举之数，如不举者坐以蔽贤之罪。仍依唐制，内五品以上官到任即举自代，并从提刑司采访之。己

巳，初制转递文字法。壬申，朝于隆庆宫。乙亥，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丁丑，以西上阁门使移剌邴为高丽生日使。御史台奏："故事，台官不得与人相见。盖为亲王、宰执、形势之家，恐有私徇。然无以访知民间利病、官吏善恶。"诏自今许与四品以下官相见，三品以上如故。辛巳，诏有司，今后诸处或有饥馑，令总管、节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赈贷或赈济，然后言上。

十二月丙戌朔，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诏罢铸钱。丁亥，密州进白雉。壬辰，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戊戌，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仍罢西京、解盐巡捕使。以河东南、北路提刑司言，赈宁化、保德、岚州饥，其流移复业，给复一年。是日，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乙巳，祭奠兴陵。壬子，谕台臣曰："提刑司所举劾多小过，行则失大体，不行则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谕之。"甲寅，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是冬，无雪。

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改元。以世宗丧，不受朝贺。上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丁巳，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辛酉，谕尚书省："宰执所以总持国家，不得受人馈遗。或遇生辰，受所献毋过万钱。若缌大功以上亲，及二品以上官，不禁。"壬戌，以知河中府事王蔚为尚书右丞，刑部尚书完颜守贞为参知政事。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谒兴陵、裕陵。丙寅，还都。戊辰，制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敕外路求世宗御书。辛未，如近畿春水。己卯，如春水。

二月丁卯朔，太白昼见。丙申，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壬寅，谕有司，寒食给假五日，著于令。甲辰，至自春水。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癸丑，地生白毛。甲寅，如大房山。

三月乙卯朔，谒奠兴陵。丙辰，还都。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六朝。己未，敕点检司，诸试护卫人须身形及格，若功臣子孙善射出众，虽不及格，亦令入见。癸亥，礼官言："民或一产三男，内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举，量材叙用。其驱婢所生，旧制官给钱百贯，以资乳哺，尚书省请更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制可。丙寅，有司言："旧制，朝官六品以下从人输庸者听，五品以上不许输庸，恐伤官体。其有官职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给半，乞不分内外，愿令输庸者听。"从之。己巳，击球于西苑，百僚会观。癸酉，诏内外五品以上，岁举廉能官一员，不举者坐蔽贤罪。乙亥，初设应制及宏词科。丁丑，制内外官并诸

局承应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并给假一日。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壬午，如寿安宫。夏四月甲申朔，朝于隆庆宫，是月凡四朝。戊戌，如寿安宫。

五月，不雨。乙卯，祈于北郊及太庙。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丙辰，以鹰坊使移剌宁为横赐夏国使。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球，纵百姓观。壬戌，祈雨于社稷。甲子，制省元及四举终场人许该恩。己巳，复祈雨于太庙。庚午，置知登闻鼓院事一人。丙子，以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戊寅，命内外官五品以上，任内举所知才能官一员以自代。壬午，以参政事移剌履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徒单镒为参知政事，尚书右丞相襄罢。

六月己丑，制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掾失觉察、故纵罪。壬辰，奉皇太后幸庆寿寺。甲辰，敕僧、道三年一试。秋七月己巳，以礼部尚书王翛等为贺宋生日使。庚午，朝于隆庆宫。丁丑，诏罢西北路虾□麻山市场。

八月癸未朔，禁指托亲王、公主奴隶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乙酉，诏设常平仓。丁亥，至自寿安宫。戊子，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三朝。己丑，以判大睦亲府事宗宁为平章政事。壬辰，幸玉泉山，即日还宫。癸巳，罢诸府镇流泉务。选才干之官为诸州刺史，皆召见谕戒之。戊戌，上谕宰臣曰："何以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令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曰："今风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丧过度之礼，禁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蓄积自广矣！"右丞履、参知政事守贞、镒曰："凡人之情，见美则愿，若不节以制度，将见奢侈无极，费用过多，民之贫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际，正宜讲究此事，为经久法。"上是履议。壬寅，敕麻吉以皇家袒免之亲，特收充尚书省祗候郎君，仍为永制。丁未，猎于近郊。巳酉，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壬子朔，天寿节，以世宗丧，不受朝。丙辰，为廉能进擢北海县令张翱等十八人官。己未，以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乌林答谋甲为夏国生日使。庚申，朝于隆庆宫。壬戌，如秋山。冬十月丁亥，至自秋山。戊子，朝于隆庆宫。丙申，诏赐贵德州孝子翟单、遂州节妇张氏各绢十匹、粟二十石。戊戌，以有司言，登闻鼓院同记注院，勿有所隶。制民庶聘财为三等，上百贯，次五十贯，次二十贯。丁未，猎于近郊。

十一月乙卯，朝于隆庆宫。是月凡五朝。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

五行毗卢。以佥书枢密院事把德固等为贺宋正旦使。丁巳，制诸职官让廕兄弟子侄者，从其所请。戊辰，召礼部尚书王翛、谏议大夫张暐诣殿门，谕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谏官、礼官即当辩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所议毋但附合于尚书省。"辛未，以西上阁门使移剌挞不也为高丽生日使。丙子，冬猎。巳卯，次雄州。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军节度使隋王永升来朝。

十二月壬午，免猎地今年税。丁亥，次饶阳。己丑，平章政事张汝霖薨。丁酉，至自饶阳。甲辰，幸太传徒单克宁第视疾。以克宁为太师、尚书令，封淄王，赐银千五百两，绢二千匹。乙巳，朝于隆庆宫。丙午，诏有司，正旦可先贺隆庆宫，然后进酒。丁未，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世宗丧，不受朝。癸丑，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甲寅，始许宫中称圣主。乙卯，皇太后不豫，自是日往侍疾，丙夜乃还。辛酉，皇太后崩。丙寅，以左副都点检皞等报哀于宋、高丽、夏。庚午，太师、尚书令淄王徒单克宁薨。甲戌，百官表请听政，不许。戊寅，诏赐陀括里部羊三万口、重币五百端、绢二千匹，以振其乏。吴王永成、隋王永升以闻国丧奔赴失期，罚其俸一月，其长史笞五十。己卯，在司言，汉王永中以疾失期，上谕使回。

二月壬午，百官复听政，不许。壬辰，上始视朝。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谕有司："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数。"丙申，以枢密副使夹谷清臣为尚书左丞。戊戌，更定奴诱良人法。丙午，初设王传府尉官。

三月丁巳，夏国遣使来吊。癸亥，敕有司，国号犯汉、辽、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议："以辽为恆，宋为汴，秦为镐，晋为并，汉为益，梁为邵，齐为彭，殷为谯，唐为绛，吴为鄂，蜀为夔，陈为宛，隋为泾，虞为泽。"制可，丁卯，夏国遣使来祭。乙亥，高丽遣使来吊祭。丁丑，宋遣使来吊祭。

四月戊寅朔，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乙酉，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戊子，制诸部内灾伤，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检视不以实者罪如之，因而有伤人命者以违制论，致枉有征免者坐赃论，妄告者户长坐诈不以实罪，计赃重从诈匿不输法。庚寅，禁民庶不得服纯黄银褐色，妇人勿

禁，著为永制。辛卯，上幸寿安宫，谏议大夫张暐等上疏请止其行，不允。癸巳，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甲午，改封永中为并王，永功为鲁王，永成衮王，永升曹王，永蹈郑王，永济韩王，永德豳王。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庚子，改寿安宫名万宁。壬寅，如万宁宫。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

五月庚戌，敕自今四日一奏事，仍免朝。戊辰，诏诸郡邑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隳废者，复之。诏御史台令史并以终场举人充。

六月戊子，平章政事宗宁薨。癸巳，禁称本朝人及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丙午，尚书右丞移剌履薨。秋七月丁巳，以参知政事徒单镒为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夹谷衡为参知政事。己未，观稼于近郊。己巳，禁职官元日、生辰受所属献遗，仍为永制。以同佥大睦亲府事衮等为贺宋生日使。庚午，谕有司："自今外路公主应赴阙，其驸马都尉非奉旨，毋擅离职。"八月癸未，至自万宁宫。己亥，敕山东、河北阙食等处，许纳粟补官。谕有司："自今亲王所领，如有军处，令佐贰总押军事。"乙巳，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丁未朔，天寿节，以皇太后丧，不受朝。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谒奠裕陵。丙辰，还都。丁巳，以西上阁门使白琬为夏国生日使。己未，定诈为制书未施行制。以尚书左丞夹谷清臣为平章政事，封芮国公，参知政事完颜守贞为尚书左丞，知大兴府事张万公为参知政事。庚申，如秋山。冬十月己丑，至自秋山。甲午，敕司狱毋得与府州司县官筵宴远往，违者罪之。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壬寅，以河北、山东旱，应杂犯及强盗已未发觉减死一等，释徒以下。

十一月丙午朔，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释为汉字。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犯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丁巳，以豳王傅宗璧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午，夏人杀我边将阿鲁带。甲子，制投匿名书者，徒四年。丙寅，以近侍局副使完颜匡为高丽生日使。壬申，敕提刑司官自今每十五日一朝。

十二月乙亥朔，敕三品致仕官所得傔从毋令输庸。己卯，定镇边守将致盗贼罪。甲申，猎于近郊。乙酉，诏罢契丹字。己丑，尚书右丞徒单镒罢。癸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太后丧，不受朝。丙辰，以孝懿皇后小祥，尚书省请依明昌元年世宗忌辰例，诸王陪位，服惨紫，去金玉之饰，百官不视事，禁音乐屠宰，从之。壬戌，如春水。

二月甲戌朔，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壬辰，至自春水。丁酉，猎于近郊。辛丑，诏追复田□等官爵。

闰月甲子，以山东路统军使乌林答愿为御史大夫。

三月乙亥，更定强盗征赃、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辛巳，初设左右卫副将军。癸未，泸沟石桥成。幸熙春园。丁亥，如万宁宫。辛卯，诏赐棣州孝子刘瑜、锦州孝子刘庆祐绢、粟，旌其门闾，复其身。上因问宰臣曰："从来孝义之人曾官使者几何？"左丞守贞对曰："世宗时有刘政者尝官之，然若辈多淳质不及事。"上曰："岂必尽然。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既当用之，后虽有希觊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可检勘前后所申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闻。"癸巳，尚书省奏："言事者谓，释道之流不拜父母亲属，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礼官言唐开元二年敕云：'闻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亲，是为子而忘其生，傲亲而徇于末。自今以后并听拜父母，其有丧纪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臣等以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左丞守贞言："上尝命臣问忻州陈毅上书所言事，其一极论守令之弊，臣面问所以救之之道，竟不能言。"上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虽无救弊之术，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毅言及随处有司不能奉行条制，为人佣雇尚须出力，况食国家禄而乃如是，得无亏臣子之行乎？其令检会前后所降条理举行之。"是日，温王玠薨。丁酉，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

四月壬寅朔，定宣圣庙春秋释奠，三献官以祭酒、司业、博士充，祝词称"皇帝谨遣"，及登歌改用太常乐工。其献官并执事与享者并法服，陪位学官公服，学生儒服。尚书省奏："提刑司察与涿州进士刘器博、博州进士张安行、河中府胡光谦，光谦年虽八十三，尚可任用。"敕刘器博、张安行特赐同进士出身，胡光谦召赴阙。甲辰，祈雨于社稷。丙午，罢天山北界外采铜。戊申，瀛王环薨。戊午，诏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诏赐云内孝子孟兴绢十匹、粟二十石，赐同州贞妇师氏谥曰"节"。丙寅，以旱灾，下诏责躬。丁卯，复以祈雨，望祀岳镇海渎山川于北郊。戊辰，敕亲王衣领用银褐紫绿。遣御史中丞吴鼎枢等审决中都冤狱，外路委提刑司处决。左丞守贞以旱，上表乞解职，不允。参知政事衡、万公皆入谢。上曰："前诏所谓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议冗官、决滞狱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壬申朔，以尚书礼部员外郎孛术鲁子元为横赐高丽使。癸酉，罢北边开壕之役。甲戌，祈雨于社稷。是日，雨。戊寅，出宫女百八十三人。尚书省奏："近以山东、河北之饥，已委宣差所至安抚赈济。"复遣右三部司正范文渊往视之。乙酉，以雨足，致祭社稷。戊子，百官贺雨足。尚书左丞完颜守贞罢。己丑，以雨足，望祀岳镇海渎。

六月癸卯，宰臣请罢提刑司，上曰："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余员，犹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余处，其能尽得人乎？"弗许。甲寅，以久雨，命有司祈晴。丁巳，定提刑司条制。辛酉，诏定内外所司公事故疑申呈罪罚格。乙丑，以知大名府事刘玮为尚书右丞。有司言："河州灾伤，民乏食，而租税有未输。"诏免之。谕户部："可预给百官冬季俸，令就仓以时直粜与贫民，秋成各以其赀籴之，其所得必多矣，而上下便之。其承应人不愿者，听。"秋七月戊寅，敕尚书省曰："饥民如至辽东，恐难遽得食，必有饥死者。其令散粮官问其所欲居止，给以文书，命随处官长计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限以两月，其粟充秋税之数。"己卯，祁州刺史顿长寿、安武军节度副使胡剌坐赈济不及四县，各杖五十。癸未，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分置诸堡。丁亥，胡光谦至阙，命学士院以杂文试之，称旨。上曰："朕欲亲问之。"辛卯，以殿前都点检仆散端等为贺宋生日使。己亥，上谓宰臣曰："闻诸王傅尉多苛细，举动拘防，亦非朕意。是职之设，本欲辅导诸王，使归之正，得其大体而已。"平章政事清臣曰："请以圣意遍行之。"曰："已谕之矣。"

八月癸卯，敕诸职官老病不肯辞避，有司谕使休闲者，不在给俸之列，格前勿论。上以军民不和、吏员奸弊，诏四品以下、六品以上集议于尚书省，各述所见以闻。甲辰，集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官，问以朝政得失及民间利害，令各书所对。丁未，以有司奏宁海州文登县王震孝行，以尝业进士，并试其文，特赐同进士出身，仍注教授一等职任。辛亥，至自万宁宫。特赐胡光谦明昌二年进士第三甲及第，授将仕郎、太常寺奏礼郎。官制旧设是职，未尝除人，以光谦德行才能，故特授之。己未，以乌林答愿为尚书左丞。辛酉，猎于近郊。乙丑，上谓宰臣曰："朕欲任官，令久于其事。若今日作礼官，明日司钱谷，虽间有异材，然事能悉办者鲜矣！"对曰："使中材之人久于其职，事既熟，终亦得力。"上问太常卿张暐："古有三恪，今何无之？"暐具典故以闻。丁亥，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天寿节。

九月庚午朔，天寿节，以皇太后丧，不受朝。谕尚书省："去岁山东、河北被灾伤处所阁租税及借贷钱粟，若便征之，恐贫民未苏，俟丰收日以分数带征可也。"又谕宰臣曰："随路提刑司旧止察老病不任职及

不堪亲民者，如得其实，即改除他路。若他路提刑司覆察得实，勿复注亲民之职。卿等其议行之。”甲戌，以郊社署令唐括合达为夏国生日使。己卯，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曾当差役者复一年。冬十月壬寅，至自秋山。丙午，敕御史台，提刑司自今保申廉能官，勿复有乞升品语。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敕：“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其检讨典故以闻。”甲寅，敕置常平仓处，并令州、府官以本职提举，县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以为永制。赐河南路提刑司所举逸民游总同进士出身，以年老不乐仕进，授登仕郎，给正八品半俸终身。戊午，谕尚书省访求博物多知之士。癸亥，遣谕诸王府傅尉曰：“朕分命诸王出镇，盖欲政事之暇，安便优逸，有以自适耳。然虑其举措之间或违于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劝导弥缝，不入于过失而已。若公余游宴不至过度，亦复何害。今闻尔等或用意太过，凡王门细碎之事无妨公道者，一一干与，赞助之道，岂当如是？宜各思职分，事举其中，无失礼体。仍就谕诸王，使知朕意。”丙寅，敕应保举官及试中书判者委官覆察，言行相副者量与升除，随朝及六品以上各随所长用之。己巳，猎于近郊。

十一月庚午朔，尚书省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举孔子四十八代孙端甫，年德俱高，该通古学。济南府举魏汝翼有文章德谊，苦学三十余年，已四举终场。蔚州举刘震亨学行俱优，尝充举首。益都府举王枢博学善书，事亲至孝。”敕魏汝翼特赐进士及第，刘震亨等同进士出身，并附王泽榜。孔端甫俟春暖召之。丙子，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戊寅，升相州为彰德府。以前右副都点检温敦忠等为贺宋正旦使。壬午，尚书省奏：“知河南府事程峄乞进封父祖。”权尚书礼部郎中党怀英言：“凡宰执改除外任长官，其佐官以下相见礼仪皆与他长官不同，其子亦得试补省令史。其子且尔，父祖封赠理当不同，合举宰执一例封赠。”从之。甲申，改提刑司令为书史。丙申，以有司言：“河州定羌民张显孝友力田，焚券已责，又献粟千石以赈饥。棣州民荣楫赈米七百石、钱三百贯，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别无希觊。”特各补两官，仍正班叙。

十二月癸卯，以东上阁门使张汝猷为高丽生日使。辛亥，谕有司祈雪。癸丑，猎于近郊。丙辰，有赤气见于北方。丁巳，敕华州下邽县置武定镇仓，京兆栎阳县置粟邑镇仓，许州舞阳县置北舞渡仓，各设仓草都监一人，县官兼领之。乙丑，定到任告致仕格。丁卯，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正旦。

本纪第十本纪第十

章宗二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以皇太后丧，不受朝。辛未，以平章政事夹谷清臣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丁丑，遣户部侍郎李献可等分路劝农事。癸未，尚书省奏大兴府推官苏德秀为礼部主事，上曰："朕既尝语卿，百官当使久于其职。彼方任理官，复改户曹，寻又除礼部，人才岂能兼之？若久于其职，但中材胜于新人，事既经练，亦必有济，后不可轻易改除。"上又言："凡称政有异迹者，谓其断事轶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贪污者多，故显其异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谓，方今孝弟廉耻道缺，乞正风俗。'此盖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谕所司，官吏有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今之所察举，皆先才而后德。巧猾之徒，虽有脏污，一旦见用，犹为能吏，此廉耻所以丧也。若谕所司，察举官吏，必审真伪，使有才无行者不以觊觎，非道求进者加之纠劾，则奔兢之俗息，而廉耻可兴矣！"辛卯，赈河北诸路被水灾者。癸巳，谕点检司："行宫外地及围猎之处悉与民耕，虽禁地，听民持农器出入。"丙申，东京路副使王胜进鹰，遣谕之曰："汝职非轻，民间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闻，而乃以鹰进，此岂汝所职也！后毋复尔。"

二月戊戌朔，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丑，猎于姚村淀。癸亥，至自春水。丙寅，参知政事张万公罢。

三月戊辰朔，诸部提刑司入见，各问以职事，仍诫谕曰："朕特设提刑司，本欲安民，于今五年，效犹未著。盖多不识本职之体，而徒事细碎，以致州县例皆畏宿而不敢行事。乃者山东民艰于食，尝遣使赈济，盖卿等不职，故至于此。既往之失，其思悛改。"庚午，上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等上书切谏，不报。壬申，章再上，补阙许安仁、拾遗路铎皆谏，乃止。制定民习角牴，枪棒罪。以工部尚书胥持国为参知政事。丙子，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仕。甲申，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甲午，定配享功臣。敕自今御史台奏事，修起居注并令回避。夏四月丁酉朔，幸兴陵崇妃第。是日，始举乐。自己亥至癸卯，百官三表请上尊号，上曰："祖宗古先有受尊号

者，盖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谷不登，百姓流离，正当戒惧修身之日，岂得虚受荣名耶？”不许，仍断来章。戊申，亲禘于太庙。庚戌，如万宁宫。辛亥，右丞相清臣率百官及耋艾等复请上尊号，学官刘玑亦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九十五人诣紫宸门请上尊号，如唐元和故事，不许。丁巳，赈河州饥。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乙丑，减尚厩食谷马。

五月丙寅朔，曹王永升及诸王请上尊号，不许。以尚厩局使石抹贞为横赐夏国使。己巳，上以群臣累上尊号不受，诏谕中外，徒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原之。甲戌，观稼于近郊。辛巳，谕左司：“遍谕诸路，令月具雨泽田禾分数以闻。”癸未，以久雨，鋋。

六月癸丑，赐有司所举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衮州翟驹、锦州齐文乙、大名孙可久、陈信仁、应州董戣并同进士出身。丙辰，以晴，致祭岳镇海渎。壬戌，尚书右丞相夹谷清臣进封戴国公，西京留守完颜守贞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尚书右丞刘玮薨。秋七月辛巳，南京路提刑司自许州迁治南京。己丑，制三品以上官有故者，若亲、贤、勋、旧，尚书省即与闻奏，议加追赠。命以银改铸“礼信之宝”，仍涂以金。以同判大睦亲府事襄为枢密使。以御史中丞董师中等为贺宋生日使。

八月己亥，枢密使襄帅百僚再请上尊号，不许。是日，岁星、太白昼见。庚子，大赦。甲辰，至自万宁宫。丁未，释奠孔子庙，北面再拜。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

九月甲子朔，天寿节，御大安殿，受亲王百官及宋、高丽、夏使朝贺。戊辰，以参知政事来谷衡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马琪为参知政事。敕尚书省：“大定二十九年以后土庶言事，或系国家或边关大利害已尝施行者，可特补一官，有益于官民，量给以赏。”以西上阁门使大枿为夏国生日使。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诸陵。癸酉，如秋山。

十一月庚午，右丞相清臣、参知政事持国上表丐闲，优诏不许。戊寅，以翰林直学士完颜匡等为贺宋正旦使，命匡权易名弼，以避宋讳。壬午，木冰。丙戌，诏诸职官以赃污不职被罪、以廉能获升者，令随路、京、府、州、县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劝惩。庚寅，夏国嗣子李纯佑遣使来讣告。

十二月甲午朔，夏国李纯佑遣使奉故王仁孝遣表以进。谕大兴府于暖汤院日给米五石，以赡贫者。戊戌，定武军节度使郑王永蹈以谋反，伏诛。己亥，谕有司，以郑王财产分赐诸王，泽国公主财物分赐诸公主。甲辰，诸王府增置司马一人。以纥石烈珵为高丽生日使，西上阁门使大枅等为夏国敕祭慰问使。庚戌，尚书省以科目近多得人，乞是举增取进士。上然之，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甲寅，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丙辰，猎于近郊。是岁，大有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

五年春正月癸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丑，昭容李氏进位淑妃。己巳，初用唐、宋典礼，皇后忌辰皆废务。尚书省进区田法，诏相其地宜，务从民便。又言遣官劭农之扰，命提刑司禁止之。乙亥，以叶鲁、谷神始制女直字，诏加封赠，依仓颉立庙盩厔例，祠于上京纳里浑庄。岁时致祭，令其子孙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辛巳，前中都路都转运使王寂荐三举终场人蔡州文商经明行修，足备顾问。前河北西路转连使李扬言庆阳府进士李奖纯德博学，乡曲誉之。绛州李天祺、应州康晋侯屡赴廷试，皆有才德。上曰："文商可令召之。李奖给主簿半俸终身，余赐同进士出身。"遣国子祭酒刘玑册李纯佑为夏国王。丁亥，幸城南别宫。

二月丁酉，初定长吏劝课能否赏格。尚书省奏："礼官言孝懿皇太后祥除已久，宜易隆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从之。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戊戌，祭社稷，以宣献皇后忌辰，用熙宁祀仪，乐县而不作。甲辰，郓王琮薨。己酉，宰臣请罢北边屯驻军马，不允。癸丑，以齐河县民张涓、济阳县王琛、河州李锜急义好施，诏复之终身，仍著于令。命宣徽使移剌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相视北边营屯，经画长久之计。

三月壬申，初定限钱禁。庚辰，初定日月风雨雷师常祀。戊子，置弘文院，译写经书。夏四月壬辰朔，幸北苑。庚子，诏各路所举德行才能之士，涿州时琦、云中刘挚、郑州李升、恩州傅砺、济南赵挚、兴中田扈方六人，并特赐同进士出身。以文商为国子教授，特迁登仕郎。己酉，诏自今筐椟床榻之饰毋以金玉。壬子，特赐翰林待制温迪罕迪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乙卯，幸景明宫，董师中、贾守谦、路铎先后凡两上封事切谏，不报。

五月庚午，次乌十撒八。戊子，桓、抚二州旱，遣使祷于缙山。

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猎。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进酒。丙午，拜天，曲赦西北路，己未，如查沙秋山。是月，宋前主甗殂。

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一发贯双鹿。是日，获鹿二百二十二，赐扈从官有差。辛巳，次鲁温合失不。是日，上亲射，获黄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寿节，宴枢光殿，凡从官及承应人遇覃恩迁秩者，并受宣敕于殿前。时久雨初霁，有龙曳尾于殿前云间。戊子，御膳羹中有发，上举视而弃之，戒左右毋宣言。

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宫。壬子，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丁巳，赐从幸山后亲军银、绢有差。

九月戊午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戌，命增定捕盗官被杀赙钱及官赏格。甲子，都水监官王汝嘉等坐河决，各削官两阶，杖七十，罢之。乙丑，上御睿思殿，诸路提刑使入见。戊辰，初令民买扑随处金、银、铜冶。命参知政事马琪往视河决，仍许便宜从事。壬申，宋主遣使来告哀。戊寅，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等为鉴宋国吊祭使。敕尚书省，集百官议备边事。壬午，特推恩东宫旧人司经王伯温等八人官有差。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糺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桀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冬十月庚寅，右丞相夹谷清臣等表请上尊号，不允。宋遗使献遣留物。壬寅，右丞相清臣复清上尊号，国子祭酒刘玑亦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不允。遣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河决被灾人户。庚戌，张汝弼妻高陀斡以谋逆，伏诛。壬子，尚书省奏，升提刑司所察廉官南皮县令史肃以下十有二人，而大兴主簿蒙括蛮都亦在选中，上知其人，曰："蛮都浇浮人也，升之可乎？与其任浇浮，孰若用淳厚。况蛮都常才，才智过人犹不当用，恐败风俗，况常才耶！其再察之。"

闰月戊午朔，宋主遣使报即位。甲子，亲王、百官各奉表请上尊号，不允。丙寅，以代国公欢都等五人配享祖庙廷。甲戌，以河东南、北提刑使王启等为贺宋主即位使。乙亥，猎于近郊。戊寅，上问辅臣曰："孔子庙诸处何如？"平章政事守贞曰："诸县见议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饰宇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上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庄严闳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为观美也。"庚辰，参知政事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语载《琪傅》中。丙戌，以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户部侍郎，太府少监温昉权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

防。以引进使完颜衷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癸巳，诏罢紫荆岭所护围场。庚子，以右宣徽使移剌敏等为贺宋正旦使。癸丑，太白昼见。

十二月辛酉，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罢。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为参知政事，以户中郎中李敬义为赐高丽生日使。丁卯，免被黄河水灾今年秋税。辛巳，敕减修内司备营造军千人，都城所五百人。癸未，敕尚书省，自今献灵芝嘉禾者赏。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受宋、高丽、夏使朝贺。庚寅，太白昼见。辛卯，敕有司给天水郡公家属田宅。壬辰，如春水。庚戌，罢陕西括地。辛亥，谕胥持国，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廪医护视之。乙卯，次御林。

二月丁巳朔，敕有司："行宫侧及猎所有农者勿禁。"己未，始祭高禖。庚午，至自春水。丁丑，京师地震。大雨雹，昼晦，震应天门右鸱尾。癸未，宋遣使来报谢。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甲午，以翰林直学士孛术鲁子元兼右司谏，监察御史田仲礼为左拾遣，翰林修撰仆散讹可兼右拾遗，谕之曰："国家设置谏官，非取虚名，盖责实效，庶几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选擢，置之谏职，如国家利害、官吏邪正，极言无隐。近路铎左迁，本以他罪，卿等勿以被责，遂畏缩不言，其悉心戮力，毋得缄默。"丙申，如万宁宫。戊戌，以北边粮运，括群牧所、三招讨司猛安谋克、随糺及迭剌、唐古部诸抹、西京、太原官民驼五千充之，惟民以驼载为业者勿括。以银五十万两、钱二十三万六千九百贯以备支给。银五万两、金盂二千八百两、金牌百两、银盂八千两、绢五万匹、杂彩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袭以备赏劳。庚子，以郡举才行之士翟介然以下三人特赐进士及第，李贞固以下十五人同进士出身。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甲子，以尚书左丞乌林答愿为平章政事，右丞夹谷衡为尚书左丞。丙子，幸玉泉山。戊寅，以修河防工毕，参知政事胥持国进官二阶，翰林待制奥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阶，获嘉令王维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赐银弊有差。庚辰，以尚书右丞相来谷清臣为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密国公。枢密使襄为尚书右丞相，封任国公。参知政事胥持国为尚书右丞。壬午，赐宰臣手诏，以风俗不淳，官吏苟且，责之。

五月丙戌，命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辛卯，以出师，遣礼部尚书张暐告于庙社。乙未，判平阳府事镐王永中以罪赐死，并及二子，丁酉，诏中外。乙巳，诏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罚之。庚戌，命左丞相来谷清臣行省于临潢府。

六月丙辰，右谏议大夫贾守谦、右拾遗仆散讹可坐镐王永中事奏对不实，削官二阶，罢之。御史中丞孙即康，右补阙蒙括胡剌、右拾遗田仲礼各罚金二十斤。丙寅，以枢密副使唐括贡为枢密使。以久雨，鋋。庚辰，太白经天。辛巳，左丞相清臣遣使来献捷。

七月丙申，幸曹王永升第。甲辰，始定文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廕者、若在籍儒生章服制。

八月己未，命衮州长官以曲阜新修庙告成于宣圣。癸亥，至自万宁宫。己巳，以温敦伯英言，命礼部令学官讲经。辛未，以吏部尚书吴鼎枢等贺宋生日使。壬申，行省都事独吉永中来报捷。乙亥，敕宫中承应人出职后三年内犯赃罪者，元举官连坐，不在去官之限，著为令。辛巳，木波进马。

九月壬午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申，册静宁山神为镇安公，忽土白山神为瑞圣公。丙戌，知河间府事移剌仲方为御史大夫。辛卯，如秋山。以尚书左司郎中粘割胡上为夏国生日使。冬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岁幸春水、秋山，五日一进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进。乙亥，命尚书左丞来谷衡行省于抚州，命选亲军、武卫军各五百人以从，仍给钱五千万。

十一月戊子，左丞相夹谷清臣罢，右丞相襄代领行省事。丙申，以刑部尚书纥石烈贞等为贺宋正旦使。壬寅，初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禁射粮军，应役但成队伍，不得持兵器及凡可以伤人者。甲辰，报败敌于望云。乙巳，以枢密使唐括贡、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礼部尚书张暐等二十三人充计议官，凡军事则议之。戊申，初定县官增水田升除制。

十二月乙卯，诏招抚北边军民。以知登闻检院贾益为高丽生日使，户部员外郎纳兰昉为横赐使。戊午，礼部尚书张暐等进《大金仪礼》。丁卯，应奉翰林文字赵秉文上书论奸欺。乙亥，诏加五镇四渎王爵。庚辰，上幸后园阅军器。是月，右丞相襄率驸马都尉仆散揆等进军大盐泺，分兵攻取诸营。

承安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受宋、高丽、夏使朝贺。甲申，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取败，死之。丁亥，国子学齐长张守愚上《平边议》三篇，特授本学教授，仍以其议付史馆。

二月甲子，命有司祀高禖如新仪。丁卯，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军前。己巳，复命还军。幸都南行宫春水。甲戌，至自行宫。是月，初造虎符发兵。

三月丁酉，如万宁宫。不雨，遣宫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癸卯，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甲辰，遣参知政事尼厖古鉴祈雨于社稷。丁未，复遣使就祈雨于东岳。夏四月辛亥，命尚书右丞胥持国祈雨于太庙。壬子，遣使审决冤狱。京城禁伞扇。戊午，初行区种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乙丑，命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祈雨于社稷。壬申，命参知政事马琪祈雨于太庙。甲戌，尚书省以赵承元言，请追上孝孝懿皇太后册宝，然后行谥册礼。礼官执奏尊皇太后已诏示中外，无追册礼，从之。戊寅，上以久不雨，命礼部尚书张暐祈于北岳。己卯，遣官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

五月庚辰朔，观稼于近郊，因阅区田。乙酉，以久旱，徙市。庚寅，诏复市如常。壬辰，以尚药局副使粘割忠为横赐夏国使。乙未，参知政事尼厖古鉴薨。庚子，雨足。

六月甲寅，上以百姓艰食，诏出仓粟十万石减价以粜之。乙丑，平晋县民利通家蚕自成绵段，长七尺一寸五分，阔四尺九寸，诏赐绢十匹。丁卯，敕自今长老、大师、大德不限年甲，长老、大师许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弥年六十以上并令戒，仍不许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御史大夫移剌仲方罢。庚午，幸环秀亭观稼。癸酉，诏应禁军器路分，步弓手拟于射粮军内选之，马弓手拟于猛安谋克军户余丁内选之。其有为百姓害，从本州县断遣。无猛安户，于二百里内屯驻军余丁内取之，依步弓手月给二贯石。

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诸王、百官贺，赐诸王、宰执酒。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乙酉，敕今后高丽、夏使入见数奏，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阁门使上殿监听。命有司收瘗西北路阵亡骸骨。

八月己酉，猎于近郊。癸丑，幸玉泉山。甲子，以郊祀日期诏中外。戊辰，至自万宁宫。以陕西西北路转运使董师中为御史大夫。癸酉，左丞衡丁父忧。

九月丁丑朔，天寿节，宋、高、夏遣使来贺。幸天长观。辛巳，以右丞相襄为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常山郡王。壬午，赐襄酒百尊。太白昼见。癸未，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诏以赐北边军吏。以吏部尚书张嗣等为贺宋生日使。癸巳，左丞衡起复。丁酉，知大兴府卜、同知郭铸以擅逮问宰臣，各笞四十。辛丑，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至自军。乙巳，以国子监丞乌古论达吉不为夏国生日使。冬十月丙午朔，诏选亲军八百人戍抚州。庚戌，命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签书枢密院事完颜匡行院于抚州。丙辰，祫享于太庙。

十一月戊子，参知政事马琪罢。庚寅，特满群牧契丹陀锁、德寿反，泰州军击败之。御史大夫董师中、北京留守裔并为参知政事。甲午，以陕西路统军使崇道等为贺宋正旦使。丁酉，朝享于太庙。戊戌，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己亥，曹王永升率亲王、百官贺。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东岳。

十二月丙午，枢密使唐括贡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乙酉，遣提点太医近侍局使李仁惠劳赐北边将士，授官者万一千人，授赏者几二万人，凡用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贯。庚戌，以同知登闻检院阿不罕德刚为高丽国生日使，壬子，枢密使唐括贡复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酉，敕职官犯赃私不得诉于同官。丁亥，如安州春水。丁酉，至自春水。辛丑，宋主以母后丧，遣使告哀。

二月丁巳，敕自今职官犯赃，每削一官殿一年。是日，太白昼见，经天。是月，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

三月己卯，亲王、百官复请上尊号，不允。壬午，命尚书户部侍郎温昉佩金符，行六部尚书于抚州。庚寅，幸西园阅军器。辛卯，始定保举德行才能格。癸巳，平章政事乌林答愿罢。丁酉，枢密使唐括贡率百官请上尊号，不允。以参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于北京。夏四月甲寅，如万宁宫。丙辰，命有司祈雨，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甲子，祈雨于社稷。尚书省奏："比岁北边调度颇多，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

以助军储。”从之。癸酉，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五月甲戌朔，谕宰臣曰：“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丙子，集官吏于尚书省，诏谕之曰：“今纪纲不立，官吏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国家何赖焉？至于徇情卖法，省部令史尤甚。尚书省其戒谕之。”丁丑，北京行省参知政事裔移驻临潢府。庚辰，升抚州为镇宁军。以雨足，报祭于社稷。甲申，望祭岳镇海渎于北郊。丁亥，左丞相襄诣临潢府。己丑，皇子生，庚寅，诏中外，降死罪，释徒以下。

六月乙巳，命礼部尚书张暐报祀高禖。丙午，雨雹。戊申，以澄州刺史王遵古为翰林直学士，仍敕无与选述，入直则奏闻，或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尝侍讲读也。庚戌，诏罢瑶光殿工作。甲寅，置全州盘安军节度使，治安丰县。乙卯，封皇子为寿王。

闰月甲午，出西横门观稼。秋七月壬寅朔，幸天长观，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无奏刑，百司权停决罚。己未，命西上阁门使刘頔赐参知政事裔宴于行省。戊辰，天寿节，御紫宸殿受朝。

八月庚辰，敕计议官所进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辞。辛巳，以边事未宁，诏集六品以上官于尚书省，问攻守之计。应中外臣僚不以职位高下，或有方略材武，或长于调度，各举三五人以备选用，无有顾望不尽所怀，期五日封章以进。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对睿思殿，论难久之。癸未，至自万宁宫。丙戌，以左丞相襄为左副元帅，参知政事董师中尚书左丞，左宣徽使嵒尚书右丞，户部尚书杨伯通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夹谷衡罢。右丞胥持国致仕。庚寅，参知政事裔罢。枢密使唐括贡致仕。壬辰，以左副元帅襄为枢密使兼平章政事。

九月辛丑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寅，遣官分诣上京、东京、北京、咸平、临潢、西京等路招募汉军，不足则签补之。乙巳，以夏使朝辞，诏答许复保安、兰州榷场。丁未，以知归德府事完颜愈为贺宋生日使。癸丑，以上京留守粘割斡特剌为平章政事。辛酉，以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襄，知大兴府事胥持国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行省于北京。乙丑，始置军器监，掌治戎器，班少府监下，设甲坊、利器二署隶焉。丁卯，分遣官于东、西、北京，河北等路，中都二节镇，买牛五万头。冬十月庚午朔，初设讲议所官十员，共议钱谷，以中都路转

运使孙铎、户部侍郎高汝砺等为之。庚辰，尚书省奏，高丽国牒报，其王以老疾，令母弟□权国事。壬午，尚书省行推排。丁亥，皇子寿王薨。壬辰，诏奖谕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等有功将士。甲午，大雪，以米千石赐普济院，令为粥以食贫民。丙申，以礼部员外郎蒙括仁本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甲辰，冬至，有事于南郊。乙巳，以薪贵，敕围场地内无禁樵采。壬子，谕尚书省："猛安谋克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庚申，北京留守裔以行省失职，杖一百，除名。右谏议大夫纳兰昉杖九十，削官二阶，罢之。甲子，谕宰臣曰："朕居九重，民间难以遍知，宰相不见宾客，何以得知民间利害。"

十二月己巳朔，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己卯，始铸"承安宝货"。癸未，遣户部侍郎上官瑜体究西京逃亡，劝率沿边军民耕种，户部郎中李敬义规措临潢等路农务。乙酉，谕宰臣："今后水潦旱蝗、盗贼窃发，命提刑司预为规画。"戊子，谕西南路将士。庚寅，豫王永成进马八十匹，赐诏奖谕，称皇叔豫王而不名。

本纪第十一本纪第十一

章宗三

三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宋、夏遣使来贺。癸卯，谕有司：“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奉使者亦必得其人乃可。”乙卯，诏罢讲议所。丙辰，如城南春水。丁巳，并上京、东京两路提刑司为一，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安抚专掌教习武事，毋令改其本俗。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甲子，至自春水。乙丑，宋主以祖母丧，遣使告哀。

二月己巳朔，幸建春宫。辛巳，谕宰臣曰：“自今内外官有阙，有才能可任者，虽资历未及，亦具以闻。虽亲故，毋有所避。”以武卫军都指挥使乌林答天益等为宋吊祭使。甲申，至自建春宫。丙戌，斜出内附。辛卯，平章政事粘割斡特剌薨。

三月戊戌，以礼部尚书张暐为御史大夫。壬寅，复榷醋。甲寅，如万宁宫。丁巳，敕随处盗贼，毋以强为窃，以多为少，以有为无。啸聚三十人以上奏闻，违者杖百。丙寅，高丽王王皓以弟□权国事，遣使奉表来告。夏四月戊戌朔，谕有司：“宰相遇雨，可循殿庑出入。”丙申，谕御史台曰：“随朝大小官虽有才能，率多苟简，朕甚恶之，其察举以闻。提刑司所察廉能污滥官，皆当殿奏，余事可转以闻。”以侍御史孙俣为宣问高丽王王皓使。

五月庚子，右宣徽使张汝方以漏泄廷议，削官两阶。壬寅，射柳、击球，纵百姓观。戊申，以客省使移剌郁为夏国生日使。甲子，参知政事杨伯通表乞致仕，不许。秋七月丙午，幸香山。己酉，如万宁宫。甲寅，还宫。

八月辛未，猎于近郊。癸酉，猎于香山。戊寅，如万宁宫。庚辰，以护卫石和尚为押军万户，率亲军八百人、武卫军千六百人戍西北路。癸未，还宫。宋遣使来报谢。

九月丙申朔，天寿节，宋、夏遣使来贺。以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等为贺宋生日使。乙巳，猎于近郊。庚戌，参知政事杨伯通再表乞致政，不许。戊午，木波进马。冬十月庚午，猎于近郊。癸未，行枢密院言斜出等请开榷场于辖里袅，从之。丁亥，定官民存留见钱之数，设回易

务，更立行用钞法。

十一月丁酉，枢密使兼平章政事襄至自军，癸卯，以为尚书左丞相，监修国史。丁未，以太常卿杨庭筠等为贺宋正旦使。戊申，诏奖谕枢密副使夹谷衡以下将士。辛亥，定属托法。定军前官吏赏格。以边事定，诏中外，减死罪，徒已下释之。赐左丞相襄以下将士金币有差。甲寅，冬猎。

十二月甲子朔，猎于酸枣林。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余人。己巳，还都。丙戌，尚书右丞嵒罢。高丽权国事王□遣使奉表来告。

四年春正月癸巳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巳，尚书左董师中致仕。辛酉，监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尚书左丞相襄为司空，职如故。枢密副使夹谷衡为平章政事，封英国公。前知济南府事张万公起复为平章政事，封寿国公。杨伯通为尚书左丞。签枢密院事完颜匡为尚书右丞。

二月乙丑，如建春宫春水。己巳，还宫。庚午，御宣华门，观迎佛。辛未，如建春宫。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司空襄言，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治边有功，召赴阙，以知兴中府事纥石烈子仁代之。壬申，谕有司："自三月一日为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转对，六品亦以次对。台谏勿与，有应奏事，与转对官相见，无面对者上章亦听。"乙亥，还宫。戊寅，如建春宫。庚辰，上谕点检司曰："自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朕常所经行，官为和买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税。"甲申，还宫。乙酉，以西南路招讨使仆散揆为参知政事。起姬端修为太学博士。如建春宫。戊子，还宫。

三月丁酉，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枢密使，封崇国公。己亥，如建春宫。遣使册王□为高丽国王。户部尚书孙铎、郎中李仲略、国子祭酒赵忱始转对香阁。丁未，敕尚书："官员必须改除者议之，其月日浅毋数改易。"乙卯，尚书省奏减亲军武卫军额及太学女直、汉兒生员，罢小学官及外路教授。诏学校仍旧，武卫军额再议，余报可。司空襄、右丞匡、参知政事揆请罢诸路提点刑狱，从之。戊午，雨雹。夏四月癸亥，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戊辰，如万宁宫。壬申，左丞杨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张暐以奏事不实，追一官，侍御史路铎追两官，俱罢之。姬端修杖七十，赎。壬午，英王从宪进封瀛王。诏同州、许州节度使罢兼陕西、河南副统军。

五月壬辰朔，以旱，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审理冤狱，命奏事于泰和殿。戊戌，命有司望祭岳渎祷雨。己亥，应奉翰林文字陈载言四事：其一，边民苦于寇掠；其二，农民困于军须；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上是之。壬寅，以兵部郎中完颜撒里合为夏国生日使。戊申，宰臣以京畿雨，率百官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尚书省奏上更定给发虎符制，著于令。庚戌，谕宰臣曰："诸路旱，或关执政。今惟大兴、宛平两县不雨，得非其守令之过欤？"司空襄、平章政事万公、参知政事揆上表待罪。上以罪己答之，令各还职。诏颁铜杖式。壬子，祈雨于太庙。乙卯，更定军功赏格。戊午，司空襄以下再请御正殿，复常膳。不从。庚申，平章政事夹谷衡薨。以宿直将军徒单仲华为横赐夏国使。

六月丁卯，雨。司空襄以下复表请御正殿，复常膳。从之。甲戌，以雨足，命有司报谢于太庙。丁丑，右补阙杨庭秀言："自转对官外，复令随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者，并许移检院以闻。则时政得失，民间利病，可周知矣。"从之。己卯，以雨足，报祭社稷。辛巳，遣官报祀岳渎。癸未，奉职丑和尚进《浮漏水称影仪简仪图》。命有司依式造之。丁亥，定宫中亲戚非公事传达语言、转递诸物及书简出入者罪。

七月甲辰，更定尚药、仪鸾局学者格。辛亥，敕宣徽院官，天寿节凡致仕宰执悉召与宴。丙辰，以久雨，令大兴府祈晴。

八月己巳，猎于近郊。壬申，猎于香山。甲戌，以皇嗣未立，命有司祈于太庙。丁丑，猎于近郊。庚辰，还宫。

九月庚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己亥，如蓟州秋山。己未，以知东平府事仆散琦等为贺宋生日使。冬十月丙寅，至自秋山。壬午，初定百官休假。甲申，初置审官院。

十一月乙未，敕京、府、州、县设普济院，每岁十月至明年四月设粥，以食贫民。丙申，平章政事张万公表乞致政，不许。庚戌，命有司祈雪。甲寅，定护卫改充奉御格。以知济南府事范楫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己未，除授文字初送审官院。辛酉，更定考试随朝检、知法条格。右补阙杨庭秀请类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圣训，以时观览。从之，仍诏增熙宗为四朝。癸未，更定科举法。增设国史院女直、汉人同

修史各一人。定亲军及承应人退闲迁赏格。是月，淑妃李氏进封元妃。

五年春正月戊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未，以尚书省言："会试取策论、词赋、经义不得过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数，则阙之。"丙申，如春水。庚子，命左右司五日一转奏事。辛丑，谕点检司："车驾所至，仍令百姓市易。"庚戌，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

二月辛未，至自春水。辛巳，有司奏："应奉翰林文字温迪罕天兴与其兄直学士思齐同僚学士院，定撰制诰文字，合无乃避？"诏不须避，仍为定制。

闰月癸卯，定进纳粟补官之家存留弓箭制。丁未，上与宰臣论置相曰："徒单镒，朕志先定。贾铉如何？"皆曰："知延安府事孙即康可。"平章政事万公亦曰："即康及第，先铉一榜。"上曰："至此安问榜次，特以贾才可用耳！"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

三月庚申，大睦亲府进重修《玉牒》。平章政事张万公乞致政，不许。壬戌，命有司祷雨。癸亥，雨。户部尚书孙铎、大理卿完颜撒剌、国子司业蒙括仁本召对便殿。丙寅，如万宁宫。戊辰，定妻亡服内婚娶听离制。亲王、宰执、百官再请上尊号。不许。庚午，以知大兴府事卜为御史大夫。丙子，尚书省奏："拟同知商州事蒲察西京为济南府判官。"上曰："宰相岂可止徇人情，要当重惜名爵。此人不堪，朕常记之，止与七品足矣！"庚辰，以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平章政事，封济国公。辛巳，定本国婚聘礼制。改山东东路旧皇城猛安名曰合里哥阿邻。

四月丙戌朔，文武百官再请上尊号。不许，丙午，尚书省进《律义》。

五月乙卯朔，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以雨足，遣使报祭社稷。丁巳，定策论进士及承荫人试弓箭格。戊午，敕来日重五拜天，服公裳者拜礼仍旧，诸便服者并用女直拜。己未，敕诸路按察司，纠察亲民官以大杖棰人者。乙亥，亲王、文武百官、六学各上表请上尊号。不许。庚辰，地震。诏定进纳官有犯决断法。

六月乙巳，遣有司祈晴，望祭岳渎。

七月乙卯朔，以晴，遣官望祭岳镇海渎。癸亥，定居祖父母丧婚娶听离法。初置蒲思衍群牧。辛未，平章政事万公特则赐告两月。甲戌，猎于近郊。

八月壬辰，幸香山。乙未，至自香山。丁未，敕审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许升殿。戊申，更定镇防军犯徒配役法。

九月甲寅朔，天寿节，宋、高丽遣使来贺。戊午，命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金符行省山东等路括地。己未，尚书省奏："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言，各路边堡墙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公，几六百里，向以起筑匆遽，并无女墙副堤。近令修完，计工七十五万，止役戍军，未尝动民，今已毕功。"上赐诏奖谕。修《玉牒》成。定皇族收养异姓男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减二等，立嫡违法者徒一年。癸亥，如蓟州秋山。冬十月庚寅，至自秋山。庚子，风霾。宋遣使来告哀。辛丑，集百官于尚书省，问："间者亢旱，近则久阴，岂政有错谬而致然欤？"各以所见对。以礼部郎中刘公宪为高丽生日使。丁未，猎于近郊。以宿直将军完颜观音奴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以国史院编修官吕卿云为左补阙兼应奉翰林文字。审官院以资浅驳奏，上谕之曰："明昌间，卿云尝上书言宫掖事，辞甚切直，皆他人不能言者，卿辈盖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谨密，正当显用，卿宜悉之。"以工部尚书乌古论谊等为宋吊祭使。初定品官过阙则下制。己巳，宋复遣使来告哀。辛未，以殿前右副点检纥石烈忠定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癸未朔，诏改明年为泰和元年。以河南路统军使充等为宋吊祭使。乙未，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辛丑，诏宫籍监户，百姓自愿以女为婚者听。癸卯，定造作不如法，三年内有损坏者罪有差。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戌，宋遣使献先帝遗留物。己巳，以太府监孙复言："方今在仕者三万七千余员，而门廕补叙居三之二，诸司待阙，动至累年。盖以补廕猥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于进纳之人，既无劳绩，又非科第，而亦廕及子孙，无所分别，欲流之清，必澄其源。"乃更定廕叙法而颁行之。尚书省奏："今杖式轻细，民不知畏，请用大杖。"诏不许过五分。庚午，如长春宫春水。辛未，上以方春，禁杀含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赏之。甲戌，初命文武官官职俱至三品者许赠其祖。

二月壬辰，去造土茶律。丁未，至自春水。

三月乙丑，夏国遣使来谢。壬申，幸天长观。癸酉，如万宁宫。乙亥，宋遣使来报谢。丁丑，更定镇防千户谋克放老入除格。辛巳，敕官司、私文字避始祖以下庙讳小字，犯者论如律。夏四月甲辰，诏谕契丹人户，累经签军立功者，官赏恩例与女直人同，仍许养马、为吏。

五月甲寅，击球于临武殿，令都民纵观。丙辰，枢密使宗浩罢。壬戌，幸玉泉山。戊寅，削尊长有罪卑幼追捕律。以直东上阁门刘頍为横赐高丽使。

六月己卯，幸香山。乙酉，平章政事张万公乞致仕。不许。辛卯，祈雨于北郊。己亥，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按察司以时劝督，有故慢者量决罚之，仍减牛头税三之一。敕尚书省举行风俗奢僭之禁。乙巳，初许诸科征铺马、黄河夫、军须等钱，折纳银一半，愿纳钱钞者听。丁未，诏有司修莲花漏。

七月辛酉，禁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子孙不在禁限。甲子，谕刑部官，凡上书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乙丑，更定右选注县令丞簿格。己巳，初禁庙讳同音字。

八月庚辰，初命户绝者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孙。戊子，特改授司空襄河间府路算注海世袭猛安。乙未，至自万宁宫。丙申，宋遣使来报谢。壬寅，制猛安谋克并隶按察司，监察御史止按部纠举，有罪则并坐监临之官。诏推排西、北京、辽东三路人户物力。

九月戊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以右宣徽使徒单怀忠等为贺宋生日使。甲寅，如秋山。丙子，至自秋山。冬十月乙酉，祫享于太庙。戊子，平章政事张万公乞致仕，不许。壬辰，御史台奏："在制，按察司官比任终遣官考核，然后尚书省命官覆察之。今监察御史添设员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汉人各一人同往。"从之，仍敕分四路。丙申，御史大夫卞乞致仕，不许。戊戌，以武卫军都挥指使司判官纳合铉为高丽生日使。壬寅，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直之半。"甲辰，以刑部员外郎完颜纲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庚戌，司空襄以下文武百官复请上尊号。不许。辛亥，敕尚书省："凡役众劳民之事，勿轻行之。"丁巳，谕工部曰："比闻怀州有橙结实，官吏检视，已尝扰民，今复进柑，得无重扰民乎？其诫所司，遇有则进，无则已。"庚申，以殿前右卫将军纥石烈七斤等为贺宋正旦使。

十二月辛巳，敕改原庙春秋祭祀称朝献。司空襄以下复请上尊号。诏不允，仍断来章。丁酉，司空襄等进《新定律令敕条格式》五十二卷。辛丑，诏颁行之。壬寅，猎于近郊。乙巳，初定廉能官升注格。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始朝献于衍庆宫。庚申，幸芳苑观灯。癸酉，归德军节度副使韩琛以强市民布帛，削一官，罢之。甲戌，如建春宫。

二月戊戌，初置内侍寄禄官。乙巳，还宫。

三月甲寅，初置宫苑司都、同监各一人。甲子，蔡王从彝母充等太师卒，诏有司定丧礼葬仪，事载《从彝傳》。

四月庚辰，幸升国长公主第问疾。己亥，定迁三品官格。复扑买河泺法。辛丑，谕御史台，诸诉事于台，当以实上闻，不得辄称察知。癸卯，如万宁宫。命有司祈雨。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荐新于太庙。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簿篱不急处，用围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己巳，敕御史台，京师拜庙及巡幸所过州县，止令洒扫，不得以黄土覆道，违者纠之。

六月辛卯，谕尚书省，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闻。

七月辛亥，有司奏还宫日请用黄麾仗。不许。乙卯，朝献于衍庆宫。

八月丙申，凤凰见于磁州武安县鼓山石圣台。丁酉，还宫。皇太生。

九月壬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甲寅，以拱卫直都指挥使完颜瑭等为贺宋生日使，且戒之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癸亥，以皇子生，亲谢南北郊。庚午，封皇子为葛王。冬

十月戊寅，报谢于太庙及山陵。甲申，以凤凰见，诏中外。丙戌，猎近郊。壬辰，遣尚辇局副使李仲元为高丽国生日使。以宿直将军纥石烈毅为夏国生日使，瀛王府司马独吉温为横赐使。

十一月甲辰，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以西京留守宗浩为枢密使。戊申，以更定德运，诏中外。庚申，初命外官三品到任进表称谢。甲子，幸玉虚观，遣使报谢于太清宫。

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以武安军节度使徒单公弼等为贺宋正旦使。戊寅，冬猎。庚辰，报谢于高禖。丁酉，还都。

闰月庚戌，司空襄薨。癸丑，初命监察御史非特旨不许举官。辛酉，遣使报谢于北岳。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丁卯，遣使报谢于长白山。冬，无雪。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癸酉，遣官祈雪于北岳。丁丑，朝献于衍庆宫。己卯，以枢密使宗浩为尚书右丞相，右丞完颜匡为左丞，参知政事仆散揆为右丞，御史中丞孙即康、刑部尚书贾铉并为参知政事。庚辰，如建春宫。

二月癸丑，还宫。甲子，定诸职官省亲拜墓给假例。

三月壬申，平章政事张万公致仕。庚辰，如万宁宫。丁亥，定从人铜牌卖毁罪赏制。庚寅，定职官应迁三品格，刺史以上及随朝资历在刺史以上身故者，每半年一次敷奏。甲午，如玉泉山。丙申，以殿前都点检仆散端为御史大夫。

四月乙巳，禘于太庙。敕点检司："致仕官入宫，年高艰于步履者，并听策杖，仍令舍人护卫扶之。"丁巳，敕有司祈雨，仍颁土龙法。己未，命吏部侍郎李炳、国子司业蒙括仁本、知登闻检院乔宇等再详定《仪礼》。庚申，谕省司："宫中所用物，如民间难得，勿强市之。"癸亥，尚书省奏，遣官分路覆实御史所察事。

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以天气方暑，命兵士甲者释之。丙戌，以定律令、正土德、凤凰来、皇嗣建，大赦。辛卯，皇子葛王薨。壬辰，定擅增减宫门锁钥罪。丙申，作太极宫。

六月己亥，太白昼见。壬寅，诏选聪明方正之士为修起居注。又诘

点检司，诸亲军所设教授及授业人若干，其为教何法，通大义者几人，各具以闻。戊申，定职官追赠法，惟尝犯赃罪者不在追赠之列。壬戌，遣官行视中都田禾雨泽分数。

七月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定大臣薨百官奉慰礼。庚辰，猎于近郊。丁亥，上谕宰臣："凡奏事，朕欲徐思或如己者，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余并二十日奏之。"

八月丙辰，还宫。庚申，命编修官左容充宫教，赐银、币。

九月丙寅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以刑部尚书承晖等为贺宋生日使。戊子，以万宁宫提举司隶工部。壬辰，诏定千户谋克受随处捕盗官公移，盗急，不即以众应之者罪有差。召右丞相宗浩还朝。冬十月戊戌，日将暮，赤如赭。己亥，大风。甲辰，申、酉间天大赤，夜将旦亦如之。壬子，右丞仆散揆至自北边，丙辰，召至香阁慰劳之。以尚食局使师孝为高丽生日使。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上降座，立受之。壬戌，以蓟州刺史完颜太平为夏国生日使。奉御完颜阿鲁带以使宋还，言宋权臣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上怒，以为生事，笞之五十，出为彰德府判官。及淮平陷，乃擢为安国军节度副使。丁卯，谕尚书省："士庶陈言皆从所司以闻，自今可悉令诣阙，量与食直，仍给官居之。其言切直及系利害重者，并三日内奏闻。"

十一月辛未，以签枢密院事独吉思忠等为贺宋正旦使。丁丑，冬猎，以获兔，荐山陵。甲午，诏监察等察事可二年一出。

十二月庚子，谕宰臣曰："贺正宋使且至，可令监察随之，以为常。"壬寅，还都。己酉，赐天长观额为太极宫。辛亥，诏诸亲王、公主每岁寒食、十月朔听朝谒兴、裕二陵，忌辰亦如之。癸丑，诏遣监察御史分按诸路，所遣者女直人，即以汉人朝臣偕，所遣者汉人，即以女直朝臣偕。戊午，敕行宫名曰光春，其朝殿曰兰皋，寝殿曰辉宁。

本纪第十二本纪第十二

章宗四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卯，谕外方使人不得佩刀入宫。庚午，幸豫王永成第视疾。辛未，如光春宫春水。壬申，阴雾，木冰。丁丑，行尚书省奏，宋贺正使还至庆都卒。诏遣防御使女奚烈元往祭，致赙绢布各二百二十匹，仍命送伴使张云护丧以归。豫王永成薨。辛卯，高丽国王王□没，嗣子䫉遣使来告哀。

二月乙未朔，还宫。丁酉，以山东、河北旱，诏祈雨东、北二岳。己亥，命购豫王永成遗文。庚戌，始祭三皇、五帝、四王。癸丑，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三月丁卯，日昏无光，大风毁宣阳门鸱尾。癸酉，命大兴府祈雨。戊寅，幸太极宫。诏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书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礼。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汉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为宜。"从之。乙酉，祈雨于北郊。丁亥，如万宁宫。壬辰，祈雨于社稷。辽阳府判官民斜卯刘家以上书论列朝臣，削官一阶，罢之。夏四月丙申，诏定县令以下考课法。已亥，祈雨于太庙。庚子，增定关防奸细格。丙午，定衣服制。以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癸丑，祈雨于社稷。甲寅，以久旱，下诏责躬，求直言，避正殿，减膳撤乐，省御厩马，免旱灾州县徭役及今年夏税。遣使审系囚，理冤狱。乙卯，宰臣上表待罪。诏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异。卿等各趋乃职，思副朕怀。"戊午，以西上阁门使张偁等为故高丽国王王□敕祭使，东上阁门使石悫等为高丽国王王䫉慰问起复横赐使。庚申，祈雨于太庙。壬戌，万宁宫端门灾。

五月乙丑，祈雨于北郊。有司请雩，诏三祷岳渎社稷宗庙，不雨，乃行之。癸酉，平章政事徒单镒、尚书左丞完颜匡罢。甲戌，雨。乙亥，百官上表请御正殿，复常仪。乙酉，谢雨于宗庙。丁亥，报祀社稷。汰随朝冗官。定省令史关决公务，诡称已禀，擅退六部、大理寺法状及妄有所更易者罪。辛卯，报谢岳镇海渎。

六月壬辰朔，罢兼官俸给。壬寅，复行吏目移转法。乙巳，始祭中溜。戊申，罢惠、川、高三州，秀岩、滦阳、徽川、咸宁、金安、利民

六县，及北京宫苑使。诸群牧提举，居庸、紫荆、通会三关使，西北路镇防十三千户，诸路医学博士。壬子，司天台长行张冀进《天象传》。秋七月丁卯，定申报盗贼制。戊辰，朝献于衍庆宫。庚午，幸望京甸。壬申，如万宁宫。甲戌，罢限钱法。甲申，改葬镐王永中于威州。

八月，大理丞姬端修、司直温敦按带论奏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所言不当，各削一官，罢职。丁酉，以尚书右丞相宗浩为左丞相，右丞仆散揆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孙即康为尚书右丞，御史大夫仆散端为左丞，吏部尚书独吉思忠为参知政事。庚子，诏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编类陈言文字，其言涉宫庭，若大臣、省台、六部，各以类从，凡二千卷。辛丑，以西京留守崇肃为御史大夫。癸卯，更定阁门祗候出职格。先是以天旱诏求直言。至是尚书省奏："河南府卢显达、汝州王大材所陈，言涉不逊，请以情理切害论其罪。"从之，仍遍谕中外。命诸路学校生徒少者罢教授，止以本州、府文资官提控之。丁未，以安州军事判官刘常言，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辛亥，还宫。乙卯，以知真定府事完颜昌等为贺宋生日使。丁巳，幸太极宫。弛围场远地禁，纵民耕捕樵采。减教坊长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长行三十人，文绣署女工五十人。出宫女百六十人。

九月庚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寅，如蓟州秋山。壬申，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冬十月甲午，定私硷法。丙申，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癸卯，至自秋山。甲寅，以提点尚衣局完颜燮为夏国生日使。

十一月丁卯，以殿前右副都点检乌林答毅等为贺宋正旦使。癸酉，木冰，凡三日。丁丑，定收补承应人格。

十二月己丑朔，新平等县虷蚄虫生。己亥，左丞相宗浩等请上尊号。不许。辛丑，敕陕西、河南饥民所鬻男女，官为赎之。乙卯，百官再表乞受尊号。不许。

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大雪。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庚申，谒衍庆宫。乙丑，幸太极宫。丁卯，如光春宫春水。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诏有司："自泰和三年郡县三经行幸、民尝供亿者，赐今年租税之半。"丁丑，次霸州。调山东、河北军夫改治漕渠。

二月己丑朔，谕按察司："近制以镇静而知大体为称职，苛细而暗于

大体为不称。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为事，莫思举刺，郡县以贪黜相尚，莫能畏戢。自今若纠察得实，民无冤滞，能使一路镇静者为称职。其或烦紊使民不得伸诉者，是为旷废。”癸巳，定鞫勘官受饮宴者罪。己亥，如建春宫。甲寅，制盗用及伪造都门契者罪，视宫城门减一等。

三月庚申，还宫。癸亥，更定两税输限。乙丑，宋兵入秦川界。庚午，亲王、百官请上尊号，不许。甲戌，谕有司，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仍著为令。命给米诸寺，自

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贫民。戊寅，罢狱空钱。辛巳，宋失入巩州来远镇。唐州得宋谍者，言韩侂胄屯兵鄂、岳，将谋北侵。

四月戊子朔，如万宁宫。癸巳，命枢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壬子，定随路转运司及府官每季检视库物法。

五月甲子，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以备宋。癸酉，诏定辽东邑社人数。戊寅，更定检、知法勒留格。己卯，如庆宁宫。制司属丞凡遭父母丧止给卒哭假，为永制。甲申，宋人入涟水县。

六月戊子，复涟水县。丁酉，制定本朝婚礼。更定鬻米面入外界法。己酉，制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甲寅，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召诸大臣问备宋之策，皆以设备养恶为言。上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不忍先发。

七月戊辰，如锦屏山。壬申，朝献于衍庆宫。乙亥，宣抚使揆奏定奸细罪赏法。丙子，定围场误射中人罪。壬午，招诸县盗贼多所选注巡尉。

八月辛卯，诏罢宣抚司。时宋殿帅敦倪、濠州守将田俊迈诱虹县民苏贵等为间，河南将臣亦屡纵谍，往往利俊迈之赂，反为游说。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盗，及闻行台之建，益畏慑不敢去备。且兵皆白丁，自裹粮Я，穷蹙饥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抚司以宋三省、枢密院及盱眙军牒来上，又皆镌点边臣为辞。宣抚使揆因请罢司，从之。揆又奏罢临洮、德顺、秦、巩新置弓箭手。

闰月乙卯朔，罢典卫司。丙子，还宫。

九月甲申朔，天寿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子，西北方黑云

间有赤气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东南路方皆赤，有白气贯其中，至中夜，赤气满天，四更乃散。以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等为贺宋生日使。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阳寺庄，副巡检阿里根寺家奴死之。甲辰，宋人焚黄涧，虏巡检高颢。冬十月庚申，以刑部员外郎李元忠为高丽生日使。丁丑，宋人袭比阳。唐州军事判官撒睹死之。

十一月乙酉，宋人入内乡，攻洛南之固县，商州司狱寿祖追至丹河，击败之。己丑，以太常卿赵之杰等为贺宋正旦使。癸巳，山东阙食，赐钱三万贯以赈之。乙未，初定武举格。丁酉，诏山东、陕西帅臣训练士卒，以备非常。仍以银十五万两分给边帅，募民侦伺。复遣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完颜太平、殿前右卫副将军蒲察阿里赴边，伺其入，伏兵掩之。戊戌，大雪，免朝参。己亥，更定宫中局、署承应收补格。宋吴曦拥众兴元，欲窥关、陇，皇甫斌益募兵扰淮北，所掠即以与之，使自为战。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丁亥，宋使陈克俊等朝辞。遣御史大夫孟铸就馆谕克俊等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许宋世为侄国，朕遵守遗法，和好至今。岂意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以此遣大臣宣抚河南军民。及得尔国有司公移，称已罢黜边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为度，不介小嫌，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比来群臣屡以尔国渝盟为言，朕惟和好岁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详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复有云，朕虽兼爱生灵，事亦岂能终已。卿等归国，当以朕意具言之汝主。"辛卯，朝享于衍庆宫。丙申，宋兴元守将吴曦遣兵围抹熟龙堡，部将蒲鲜长安击走之，斩其将。辛丑，更定保伍法。癸卯，始以沿河县官兼管勾漕河事，州、府官兼提控。丁未，如春水。庚戌，宋人入撒牟谷。陕西统军判官完颜掴剌、巩州兵马钤辖完颜七斤约宋西和州守将会境上。俄伏发，为所袭，木波部长赵彦雄等七人死焉。掴剌马陷淖中，中流矢，七斤仅以身免。

二月甲戌，御史中丞孟铸言："提刑改为按察司，又差官覆察，权削而望轻，非便。"参知政事贾铉曰："按察司既差监察体访，复遣官覆察之，诚为繁冗。请自今差监察时即遣官与俱，更不覆察。"从之。

三月甲午，尚书省奏，商州刺史乌古论衮州请赙押军官与南兵战没者，又奏迁右振肃蒲察五斤官，皆从之。明昌初，五斤尝为奉御，出使山东，至河间，以百姓饥，辄移提刑司开仓赈之，还具以闻。上初甚悦。太傅徒单克宁言："陛下始亲大政，不宜假近侍人权，乞正专擅之罪。"诏杖之二十。克宁又以为言，乃罢之。后上思之，由泰州都军召为

振肃。己亥，如万宁宫。甲辰，敕尚书省："祖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虽旧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轻。其考前律，再议以闻。"己酉，宋人攻灵璧，南京按察使行部至县，匿民舍得免。

四月丙辰，宋人围寿春。寿春告急于亳，同知防御使贤圣奴将步骑六百赴之，乃退。癸亥，尚书省奏："河南统军司言，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等遣严整、阎忠、周秀辈入襄阳。觇敌阴事。还言皇甫斌遣兵四万规取邓，以我叛人田元为乡导，三万人规取唐，以张真、张胜为乡导，俱授统领官，故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陈、襄邑之兵于归德，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及拟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皆从之。甲子，宋人攻天水界，乙丑，入东柯谷，部将刘铎战败之。丙寅，诏平章政事仆散揆领行省于汴，许以便宜从事。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以山东东、西路统军使纥石烈执中为山东西路兵马都统使，定海军节度使、副都统军使完颜撒剌副之，陕西统军使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通远军节度使胡沙、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副之。河南皆听揆节制如故。尽征诸道籍兵。辛未，宋吴曦攻来远镇之兰家岭。丙子，招内外职官纳马各有数。丁丑，宋人入新息、内乡，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县。庚辰，入颍上。

五月壬午，宋李爽围寿州，田俊迈入蕲县，秦诜攻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败之。又入金城海口，杀长山尉，执二巡检以去。甲申，太白昼见。丙戌，以宋叛盟出师，告于天地太庙社稷。丁亥，亲告于衍庆宫。戊子，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充为元帅右监军，知真定府事乌古论谊为元帅左都监。辛卯，以征南诏中外。赐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总押邓州军马事完颜江山爵各二级，蔡州防御使完颜佛住爵一级，余赏赉有差。又以非严整上变，必为所误，授整嵩州巡检使，赐爵八级，钱二百万。上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万五千屯真定、河间、清、献等以为应。壬辰，谕尚书省："今国家多故，凡言军国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陈，朕将亲问之。六品以下则具帖子以进。"癸巳，山东路灾，赦死罪已下。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宋田俊迈攻宿州，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等出兵击之。邦烈中流矢，宋郭悼、李汝翼参众继至，遂围宿州。壬寅，纳兰邦烈等击败之，俊迈退保于蕲。癸卯，执俊迈于蕲。甲辰，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孙兀屯拒之。行省遣泌阳副巡检纳

合军胜来援，遂击败之。庚戌，太白经天。

六月辛亥朔，左丞仆散端以母忧罢。平章政事揆报蕲之捷，并送所获宋将田俊迈至阙。上降诏褒谕，赐纥石烈贞、纳兰邦烈、史抢搭等爵赏有差。宋将李爽以兵围寿州，刺史徒单羲拒守，逾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兵来援，羲出兵应之，爽大败，同知军州事蒲烈古中流矢死。乙卯，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定军前差发受赃罪。除飞蝗入境虽不损苗稼亦坐罪法。丁巳，诏彰德府，宋韩侂胄祖琦坟毋得损坏，仍禁樵采。庚申，右翼都统完颜赛不败宋曹统制于溱水。辛酉，诏有司，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闻。长官常加提控。壬戌，平章政事揆报寿州之捷。戊辰，诏升寿州为防御，免今年租税诸科名钱，释死罪以下。以徒单羲为防御使。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赐钱三百贯，官其子图剌。擢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都统赛不、副统蒲鲜万奴各进爵一级，赐金币有差。辛未，木星昼见，至七月戊申，经天。乙亥，宋吴曦攻盐川，戍将完颜王喜败之。秋七月癸未，宋商荣复攻东海，县令完颜卞僧复败之。还，中伏矢死，赠海州刺史，以银五百两，绢百匹给其家，仍官其一子。甲申，朝献于衍庆宫。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甲午，宋统制戚春以舟师攻邳州，刺史完颜从正败之，春赴水死，斩其副夏统制。吴曦兵五万入秦州，陕西路都统副使承裕等败之。丙申，夏国王李纯佑废，侄安全立，遣使奉表来告。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

八月庚戌，山东帅来报邳州之捷。辛亥，木星晨见。乙卯，以羌酋青宜可为垒州副都总管。己未，太白昼见。丙寅，左丞仆散端起复前职。诏设平南诸将军。辛未，宋程松袭取方山原，蒲察贞破走之。壬申，太白昼见，经天。甲戌，至自万宁宫。乙亥，赦唐、邓、颍、蔡、宿、泗六州，免来年租税三分之一。

九月己卯朔，天寿节，高丽遣使来贺。辛巳，元帅右都监蒲察贞取和尚原，临洮蕃部遵宁献刍粟、战马以助军。乙酉，将五鼓，北方有赤白气数道，起于王良之下，行至北斗开阳、摇光之东。丙戌，幸香山。庚寅，敕行尚书省，有方略出众、武艺绝伦、才干办事、工巧过人者，其招选之。甲午，参知政事贾铉乞致政，不许。戊戌，尚书左丞仆散端行省于汴。己亥，尚书户部侍郎梁镗行六部尚书事于山东。辛丑，遣尚书左司郎中温迪罕思敬册李安全为夏国王。甲辰，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圭等入秦州，陕西都统副使承裕等击破之，斩杨雄、李珪。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仆散揆督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万出

颍、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元帅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口，右监军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甲子，猎于近郊。

十一月戊寅朔，诏定诸州府物力差役式。壬午，完颜匡攻下棘阳。乙酉，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丁亥，仆散揆克安丰军，取霍丘县。纥石烈执中克淮阴，遂围楚州。己丑，尚书省奏，减朝官及承应人月俸折支钱。庚寅，完颜匡克光化军及神马坡。壬辰，仆散揆次卢江。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瀛遣刘祐来乞和。纥石烈子仁克定远县。乙未，完颜匡取随州。丙申，纥石烈子仁克滁州。戊戌，诏诸路行用小钞。完颜匡围德安，别以兵徇下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荆山等县。庚子，日斜，有流星二，光芒如炬，几及一丈，起东北没东南。初定茶禁。完颜纲围祐州，降之。宋丘瀛遣林拱持书乞和。辛丑，完颜匡攻襄阳，破其外城。仆散揆克含山，蒲察贞克天水，纥石烈子仁徇下来安、全椒二县。壬寅，完颜纲徇下荔川、闾川等城。癸卯，丘瀛复遣宋显等以书币乞和。乙巳，完颜纲克宕昌。丙午，蒲察贞克西和州。

十二月丁未朔，完颜匡克宜城，仆散揆攻和州，史义搭中流矢死。壬子，完颜纲次大潭县，降之。蒲察贞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军节度使、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纳款于完颜纲。戊午，右监军充攻下大散关。己未，纥石烈子仁克真州，丘瀛复遣陈璧等奉书乞和。辛酉，右监军充遣兀颜抄合以兵趣凤州，城溃入焉。完颜纲遣京兆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归朝之意，仔请以告身为报，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乙丑，初设都提控急递铺官。平章政事仆散揆班师。完颜纲以朝命，假太仓使马良显赍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戊辰，蒲察贞以西和、天水等捷来报。完颜匡进所掠女子百人。己巳，曦遣其果州团练使郭澄、提举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壬申，诏完颜匡权尚书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帅如故。以纥石烈执中纵下虏掠，遣近臣杖其经历阿里不孙等，仍诏放还所掠。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完颜匡进攻襄阳。戊寅，敕宰臣举材干官同议南征事。辛巳，诏御史大夫崇肃、同判大睦亲府事徒单怀忠、吏部尚书范楫、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知大兴府事温迪罕思齐等十有四人同对于庆和殿。壬午，诏百官及前十四人同对于广仁殿。甲申，朝献于衍庆宫。乙酉，赠故寿州死节军士魏全宣武

将军、蒙城令，封其妻乡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仍赐钱百万。初，李爽围寿州，刺史羲募人往斫敌营，全在选中，而为敌所执。敌令骂羲则免，全阳许，及至城下，反骂敌，遂杀之。至死骂不绝声，故是有恩。戊子，召完颜纲赴阙。庚寅，仆散揆还驻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帅，行省于南京以代揆。己亥，有司奏更定茶禁。辛丑，完颜匡取谷城。

二月丙辰，赦凤、成、西和、阶、山五州，丁巳，诏追复永中、永蹈王爵。宋知枢密院张严遣方信孺以书诣平章政事揆、左丞端乞和。己未，猎于近郊。完颜匡克荆门军。癸亥，如建春宫。吴曦遣使奉三表来：谢封爵，陈誓言，贺全蜀内附。丙寅，还宫。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薨于军。癸酉，遣同知府事术虎高琪等册吴曦为蜀国王。判平阳府事卫王永济改武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是月，蜀国王吴曦为宋臣安丙所杀。

三月戊子，幸太极宫。庚寅，诏抚陕西军士。壬辰，初定虫螭生发地主及邻主首不申之罪。宋复攻破阶州。癸巳，复攻破西州。乙未，宣抚副使完颜纲至凤翔，诏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纲召诸军还。庚子，以完颜匡为左副元帅。壬寅，如万宁宫。甲辰，幸西园。夏四月壬子，遣宫籍副监杨序为横赐高丽王使。癸丑，宋人攻破散关，巩州钤辖兀颜阿失死之。丙辰，以纥石烈子仁为右副元帅。戊辰，诏元帅府分遣诸将游奕淮南诸州。癸酉，复下散关。

五月己卯，幸东园射柳。己丑，幸玉泉山。丙申，宋知枢密院事张严复遣方信孺以书至都元帅府，增岁弊乞和。四川安抚使安丙遣西和州安抚使李孝羲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围阜角堡。术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战而解其围。是月，放宫女二十人。

六月乙巳朔，诏朝官六品、外官五品以上，及亲王举通钱谷官一人。不举者罚，举不当者论如律。己酉，以山东盗，制同党能自杀捕出首官赏法。戊午，乌古论谊为元帅左监军，完颜撒剌为元帅左都监。乙丑，遣使捕蝗。秋七月庚辰，朝献于衍庆宫。壬午，诏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用钱。乙酉，敕尚书省："自今初受监察者令进利害帖子，以待召见。"甲午，左副元帅匡至自许州。乙未，诏核西夏人口，尽赎放还，敢有藏匿者以违制论。

八月戊申，宋张严复遣方信孺齐其主誓书藁来乞和。庚戌，割汝州襄城县于许州。戊辰，至自万宁宫。

九月甲戌朔，天寿节，高丽、夏遣使来贺。左丞相兼都元帅宗浩薨于军。甲申，定西、北京，辽东盐司判官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以尚书左丞仆散端为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左副元帅完颜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丙戌，猎于近郊。壬辰，还宫。戊戌，更定受制忘误及误写制书事重加等罪。壬寅，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冬十月甲辰，诏应廕之家，旁正廕足，其正廕者未出官而亡，许补廕一人。辛亥，以武库令术甲法心为高丽生日使。丙辰，猎于近郊。己巳，诏定随军迁赏格。辛未，陕西宣抚使徒单镒分遣副统把回海攻下苏岭关。是月，定南征将士功赏格。

十一月癸酉，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是日，都统押剌拔鹘岭关、新道口，副统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进至营口镇，遂取其城。丙子，宋韩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柟以书来乞和，请称伯，复增岁币、犒军钱，诛苏师旦函首以献。丙戌，上闻陕州防御使纥石烈孛孙禁民粜，命尚书省罪之。壬辰，宋参知政事钱象祖以诛韩侂胄移书行省。甲午，猎于近郊。戊戌，参知政事贾铉罢。诏完颜匡檄宋，函侂胄首以赎淮南故地。

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丙午，以符宝郎乌古论福龄为夏国生日使。戊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球。庚申，以尚书右丞孙即康为左丞，参知政事独吉思忠为右丞，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为参知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朔，高丽、夏遣使来贺。壬申，朝谒于衍庆宫。癸酉，收毁大钞，行小钞。以元帅左都监完颜撒剌为参知政事。乙亥，宋安丙遣兵袭鹘岭关，副统把回海、完颜掴剌击走之，斩其将景统领。丙子，左司郎中刘昂、通州刺史史肃、监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吏部员外郎徒单永康、太仓使马良显、顺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与蒲阴令大中私议朝政，皆杖之。癸未，如春水。丙戌，如光春宫。

二月乙巳，宋参知政事钱象祖遣王柟来，以书上行省，复请川、陕关隘。甲寅，如建春宫。庚申，谕有司曰："方农作时，虽在禁地亦令耕种。"己巳，还宫。

三月丁亥，幸瀛王第视疾。庚寅，以与宋和，谕尚书省。壬辰，宰臣上表谢罪。甲午，瀛王从宪薨。乙未，上亲临祭。夏四月癸卯，日晕三重，皆内黄外赤。戊申，禘于太庙。庚戌，如万宁宫。甲寅，以北边无事，敕尚书省："命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诏谕有司："以苗稼方兴，宜速遣官分道巡行农事，以备虫

蝻。”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宋钱象祖复遣王柟以书上行省。庚申，诏诸路按察司岁公用钱。

闰月辛未，谕尚书省曰：“翰林侍请学士蒲察畏也言，使宋官当选人，其言甚当。彼通谢使虽未到阙，其报聘人当行议择。此乃更始，凡有礼数，皆在奉使。今既行之，遂为永例，不可不慎也。”甲戌，制诸州府司县造作，不得役诸色人匠。违者准私役之律，计备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甲申，定承应人收补年甲格。甲午，雨雹。定保甲军杀获南军官赏。乙未，宋献韩侂胄等首于元帅府。

五月丁未，御应天门，备横麾立杖，亲王文武合班起居。中路兵马提控、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宋贼臣韩侂胄、苏师旦首献，并奉元帅府露布以闻。悬其首并画像于市，以露布颁中外。丙辰，平章政事匡至自军。己未，更元帅府为枢密院。癸亥，诏移天寿节于十月十五日。丁卯，遣使分路捕蝗。

六月癸酉，宋通谢使朝议大夫、试礼部尚书许奕，福州观察使、右武卫上将军吴衡等奉其主书入见。甲戌，谒谢于衍庆宫。癸未，以许宋平，诏中外。免河南、山东、陕西等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丁亥，以元帅左都监乌古论谊为御史大夫。戊子，飞蝗入京畿。乙未，定服饰明金象金制。丁酉，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侃为宋谕成使，礼部侍郎乔宇副之。秋七月戊戌朔，太白昼见。庚子，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乙巳，朝献于衍庆宫。诏颁《捕蝗图》于中外。戊申，宋使朝辞，致答通谢书及誓书于宋主。

八月壬申，更定辽东行使钞法。癸酉，如建春宫。己丑，以户部尚书高汝砺等为宋生日使。庚寅，如秋山。

九月甲子，遣吏部尚书贾守谦等一十三人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乙丑，至自秋山。冬十月辛未，以吏部郎中郭郛为高丽生日使。辛巳，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夏国有兵，遣使来告。癸未，更定安泊强窃盗罪格。辛卯，以军民共誉为廉能官条附善最法。

十一月丁酉朔，诏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初设三司使，掌判盐铁、度支、劝农事。以枢密使纥石烈子仁兼三司使。癸卯，诏戒谕尚书省曰：“国家之治，在于纪纲。纪纲所先，赏罚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迁延旷岁，苟且成风，习此为恆，从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师者诸夏之仪。其勖自今，各惩

已往，遵绳奉法，竭力赴功。无枉挠以循情，无依违而避势，壹归于正，用范乃民。”是日，御临武殿试护卫。丁未，敕谕临潢泰州路兵马都总管承裔等修边备。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谥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昔扬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盖有以夫。

本纪第十三本纪第十三

卫绍王

卫绍王讳永济，小字兴胜，更讳允济，章宗时避显宗讳，诏改“允”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卫王长身，美髯须，天资俭约，不好华饰，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岁，进封襚王。十七年，授世袭猛安。二十五年，加开府义同三司。二十六年，为秘书监。明年，转刑部尚书。又明年，改殿前都点检。二十九年，世宗崩，章宗即位，进封潞王。起复，判安武军节度使。五月，至冀州，以到任表谢，赐诏优答。明昌二年，进封韩王。四年，改判兴平军。五年，改沁南军。承安二年，改封卫王。三年，改昭义军。泰和元年，改判彰德府事。五年，改判平阳府。初，章宗诛郑王永蹈、赵王永中，久，颇悔之。七年，下诏追复旧封，仍赐谥。而永蹈无后，乃以卫王子按陈为郑王后，赐卫王诏曰：“朕念郑王自弃天常，以干国宪，藁瘗旷野，忽诸不祀。历岁既久，深用怆然。亲亲之情。有怀难置。已诏追复旧爵，改葬如仪。稽考古礼，以卿之子按陈为郑王后，谨其祭祀，卿其悉之。”已而改武定军节度使。八年十一月，自武定军入朝。是时，章宗已感嗽疾，卫王且辞行，而章宗意留之。宗章初年，雅爱诸王，置王传府尉官以传导德义。及永中、永蹈之诛，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检制王家，苛部严密，门户出入皆有籍。而卫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鲜智能，故章宗爱之。既无继嗣，而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卫王，故于辞行留之。无何，章宗大渐，元妃李氏、黄门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颜匡定策。章宗崩，匡等传遣诏，立卫王。卫王固让，乃承诏举哀，即皇帝位于柩前。明日，群臣朝见于大安殿。诏路府州县为大行皇帝服七日。

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飞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迹若赤龙。壬戌，改元，大赦。立元妃徒单氏为皇后。

二月乙丑朔，太白昼见，经天。壬辰，章宗内人范氏损其遣腹，以诏内外。初，章宗遣诏：“内人有娠者两人，生男则立为储贰。”至是平章政事仆散端等奏：“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免乳，今则已出三月。范氏产期合在正月，医称胎气有损，用药调治，脉息虽和，胎形已失。范氏愿削发为尼。”封皇子六人为王。

三月甲辰，道陵礼成，大赦。诏曰：“自今于朕名不连续，及昶、咏等字，不须别改。”以平章政事仆散端为右丞相。

四月庚辰，杀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贾氏。以平章政事完颜匡为尚书令。

五月，高丽贺即位。试宏词科。

七月，幸海王庄，临奠鲁国公主。

八月，万秋节，宋遣使来贺。

九月，如大房山，谒奠睿陵、裕陵、道陵。百官表请建储，不允。

十月，岁星犯左执法。己卯，诏戒励风俗。

十一月，平阳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来。

十二月，诏平阳地震，人户三人死者免租税一年，二人及伤者免一年，贫民死者给葬钱五千，伤者三千。尚书令申王完颜匡薨。右丞相仆散端为左丞相，进封兄郢王永功为谯王，御史大夫张行简为太保。

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渐如车轮，尾长数丈，没于浊中，至地复起，光散如火。

二月，客星入紫征垣，光散为赤龙。地大震，有声如雷。以礼部侍郎耿端义为参知政事。

四月，校《大金仪礼》。北方有黑气，如大道，东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余里，以告宗庙社稷。

五月，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

六月，大旱。下诏罪已，振贫民阙食者。曲赦西京、太原两路杂犯，死罪减一等，徒以下免。丙寅，地震。

七月，地震。

八月，地震。乙丑，立子胙王从恪为皇太子。万秋节，宋遣使来贺。猎于近郊。夏人侵葭州。

九月，地大震。乙未，诏求直言，招勇敢，抚流亡。庚子，遣使慰抚宣德行省军士。丙午，京师戒严。上日出巡抚，百官请视朝，不允。

辛亥，宣德行省罢。癸丑，诏抚谕中都、西京、清、沧被兵民户。

十一月，猎于近郊。中都大悲阁东渠内火自出，逾旬乃灭。阁南杀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灭，俄复出，如是者复旬日。中都火焮民居。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是岁大饥。禁百姓不得传说边事。

三年正月乙酉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荧惑入氐中。

二月，荧惑犯房宿。有大风从北来，发屋折木，通玄门重关折，东华门重关折。

闰月，荧惑犯键闭星。

三月，大悲阁灾，延及民居。有黑气起北方，广长若大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括民间马，令职官出马有差。

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启运驿武皇帝来征。遣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乞和。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参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备边。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行枢密院事。参知事奥屯忠孝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梁□堂为参知政事。六月壬寅，更定军前赏罚格。

八月，诏奖谕行省官，慰抚军士。千家奴、胡沙自抚州退军，驻于宣平。河南大名路军逃归，下诏招抚之。

九月，千家奴、胡沙败绩于会河堡，居庸关失守。禁男子不得辄出中都城门。大元前军至中至都，中都戒严。参知政事梁□堂镇抚京城。

十月，每夜初更正，东、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经月乃灭。荧惑犯垒壁阵。上京留守徒单镒遣同知乌古孙兀屯将兵二万卫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通玄门外。上巡抚诸军。罢宣德行省。

十一月，杀河南陈言人郝赞。以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右丞相。签中都在城军。纥石烈胡沙虎弃西京，走还京师，即以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是时，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皆归大元。初，徒单镒请徒桓、昌、抚百姓入内地。上信梁□堂议，以责镒曰："是自蹙境土也。"及大元已定三州，上悔之。至是，镒复请置行省

事于东京，备不虞。上不悦曰：“无故遣大臣，动摇人心。”未几，东京不守，上乃大悔。右副元帅胡沙虎请兵二万屯宣德，诏与三千人屯妫川。平章政事千家奴、参知政事胡沙坐覆全军，千家奴除名，胡沙责授咸平路兵马总管。万户□头屯古北口。

十二月，签陕西两路汉军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张行简、左丞相仆散端宿禁中议军事。左丞相仆散端罢。

崇庆元年正月己酉朔，改元，赦。宋、夏遣使来贺。右副元帅胡沙虎请退军屯南口，诏数其罪，免之。三月，大旱，遗使册李遵顼为夏国王。以御史大夫福兴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孟铸为御史大夫。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禀之。五月，签陕西勇敢军二万人，射粮军一万人，赴中都。括陕西马。安武军度使致仕贾铉起复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福典为尚书左丞。诏卖空名敕牒。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莩满野。以南京留守仆散端为河南、陕西安抚使，提控军马。

七月，有风自东来，吹帛一段，高数十丈，飞动如龙形，坠于拱辰门。

八月，万秋节，以兵事不设宴。

十月，曲赦西京、辽东、北京。

十一月，赈河东南路、南京路、陕西东路、山东西路、卫州旱灾。

十二月，夏国王李遵顼谢封册。

至宁元年正月，赈河东陕西饥。

二月，诏抚谕辽东。知大名府事乌古论谊谋不轨，伏诛。

三月，太阴、太白与日并见，相去尺余。

五月，改元。诏谕咸平路契丹部人之啸聚者。起胡沙虎复为右副元帅，领武卫军三千人屯通玄门外。陕西大旱。

六月，夏人犯保安州，杀刺史，犯庆阳府，杀同知府事。以户部尚书胥鼎、刑部尚书王维翰为参知政事。

八月，尚书左丞完颜元奴将兵备边。诏军官、军士赐赉有差。大

雾，昼晦。治中福海别将兵屯城北。辛卯，胡沙虎矫诏以诛反者，招福海执而杀之，夺其兵。壬辰，自通玄门入，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刑部会郎徒单没拈于广阳门西。福海男符宝鄯阳、都统石古乃率众拒战，死之。胡沙虎叩东华门，遣人呼守直亲军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不应。许以世袭猛安三品官职，亦不应。都点检徒单渭河缒而出，护卫斜烈掊锁启门，胡沙虎以兵入宫，尽遂卫士，代以其党，自称监国都元帅。癸巳，逼上出宫。以素车载至故邸，以武卫军二百人锢守之。尚宫左夫人郑氏为内职，掌宝玺，闻难，端居玺所待变。胡沙虎遣黄门入收玺，郑曰："玺，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将何为？"黄门曰："今天时大变，主上犹且不保，况玺乎？御侍当思自脱计。"郑厉声骂曰："若辈宫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难不以死报之，反为逆竖夺玺耶！我死可必，玺必不与。"遂瞑目不语。黄门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宝"，伪除其党丑奴为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剌顺天军节度使、提控宿直将军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及其余党凡数十人，皆迁宫。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于邸。诱奉御和尚作书急召其父左丞元奴议事，元奴以军来，并其子皆杀之。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丁未，诣邸临奠，伏哭尽哀。敕以礼改葬。胡沙虎请废为庶人，诏百官议于朝堂，议者三百余人。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请从废黜，户部尚书武都、拾遣田庭芳等三十人请降为王侯。太子太保张行简请用汉昌邑王、晋海西公故事，侍郎史完颜讹出等十人请降复王封。胡沙虎固执前议，宣宗不得已，乃降封东海郡侯。昭雪道陵元妃李氏、承御贾氏。

十月辛亥，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杀胡沙虎于其第。胡沙虎者，纥石烈执中也。宣宗乃下诏削其官爵。赠石古乃顺州刺史，鄯阳顺天军节度副使，凡从二人拒战者，千户赏钱五百贯，谋克三百贯，蒲辇散军二百贯，各迁官两阶，战没者赠赏付其家。冬兒加龙虎卫上将军，再迁宿进将军。蒲察六斤加定远大将军、武卫军钤辖。石古乃子尚幼，给俸八贯石，敕有司，俟其年十五以闻。贞祐四年，诏追复卫王谥曰绍。

赞曰：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身弑国蹙，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纪载。皇朝中统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有志论著，求大安、崇庆事不可得，采摭当时诏令，故金部令史窦祥年八十九，耳目聪明，能记忆旧事，从之得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藏在史馆。条件虽多，重复者三之二。惟所载李妃、完颜匡定策，独吉千家奴兵败，纥石烈执中作难，及日食、星变、地震、氛昆，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删其繁杂。《章宗实录》详其前事，

《宜宗实录》详其后事。又于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纪，得资明夫人援玺一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尔。

本纪第十四本纪第十四

宣宗上

宣宗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讳珣，本名吾睹补，显宗长子，母曰昭华刘氏。

大定三年癸未岁生，世宗养于宫中。十八年，封温国公，加特进。二十六年，赐今名。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吏部，又判永定、彰德等军。承安元年，进封翼王。泰和五年，改赐名从嘉。八年，进封邢王，又封升王。所至著祥异。

至宁元年八月，卫绍王被弑，徒单铭等迎于彰德府。既至京，亲王、百官上表劝进。

九月甲辰，既皇帝位于大安殿。以纥石烈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乙巳，谕尚书省，事有规画者皆即规画，悉依世宗所行行之。丙午，以驸马雄名第赐胡沙虎。丁未，谕宰臣曰："朕即大位，群臣凡有所见，各直言勿隐。"临奠于卫绍王第。有司奏，旧礼当设坐哭。上命撤坐，伏哭尽哀。敕有司以礼改葬。戊申，御仁政殿视朝。赐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辞。辛亥，封皇子守礼为遂王，守纯为濮王，皇女温国公主。夔王永升薨，上亲临奠。大元遣乙里只来。壬子，改元贞祐，大赦。恩赉中外臣民有差。丙辰，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章言崇节俭、广听纳、明赏罚三事。尚书右丞相徒单镒进左丞相，封广平郡王。庚申，泽王胡沙虎等议废故卫王为庶人，上曰："朕徐思之，以谕卿等。"壬戌，授胡虎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丙寅，诏谕六品以下官，有事可言者言之无隐。

闰月戊辰朔，拜日于仁政殿，自是每月吉为常。授尚书左丞相徒单镒中都路迭鲁猛安。庚午，上复旧名珣，诏所司，告天地庙社。前所更名二字，自今不须回避。辛未，诏追尊皇妣为皇太后。是日，皇妃皇子至自彰德府。遣使使宋。己卯，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疏请立皇太子。甲申，立子守忠为皇太子。丙戌，诏降故卫王为东海郡侯。甲午，减定监察御史为十二员。

冬十月丁酉朔，京师戒严。辛丑，大元乙里只来。乙巳，诏应迁加官赏，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庚戌，敕有司，皇太子册礼俟边事息然后

举行。辛亥，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战于城北，凡两败绩而归，就以兵杀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诣阙待罪。赦之，仍授左副元帅。壬子，殿前都点检纥石烈特末也等补外。甲寅，张行信上封事，言正刑赏、择将帅，及鄯阳、石古乃之冤。大元兵下涿州。设京城镇抚弹压官。置招贤所。癸亥，放宫女百三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攻会州，徒单丑兒兵击走之。庚午，将乞和于大元，诏百官议于尚书省。以横海军节度使承晖为尚书右丞，耿端义为参知政事。癸未，诏赠死事裴满福兴及鄯阳、石古乃官。大元兵徇观州，刺史高守约死之。又徇河间府、沧州。乙未，定亡失告身文凭格。

十二月丁酉朔，上御应天门，诏谕军士，仍出银以赐之。平章政事徒单公弼进尚书右丞相，尚书右丞承晖进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帅术虎高琪进平章政事兼前职。

二年春正月丁卯朔，以边事未息，诏免朝贺。辛未，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黄掴九住死之。宋人攻秦州，统军使石抹仲温击却之。癸未，有司奏，请权止今年禘享朝献原庙及皇太后册礼，从之。乙酉，征处士王浍，不至。大元兵徇益都府。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乙未，大元兵徇怀州，沁南军节度使宋扆死之。二月丙申朔。壬子，大元乙里只扎八来。丙辰，罢按察司。壬戌，大元乙只复来。

三月辛未，遣承晖诣大元请和。丁丑，赦国内。癸未，京师大括粟。甲申，大元乙里只扎八来。诏百官议于尚书省。戊子，以濮王守纯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府事。庚寅，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是为公主皇后。辛卯，诏许诸人纳粟买官。京师戒严。壬辰，大元兵下岚州，镇西军节使乌古论仲温死之。夏四月乙未朔，以知大兴府事胥鼎为尚书右丞。戊戌，奉迁昭圣皇后柩于新寺。时山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兵退，命仆散安贞等为诸路宣抚使，安集遗黎。至是以大元允和议，大赦国内。癸卯，权厝昭圣皇后于新寺。甲辰，诏有司具阵亡人子孙以备录用。丁未，以都元帅承辉为右丞相。庚戌，左丞相、监修国史广平郡主徒单镒薨。乙卯，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己未，葬卫绍王。

五月癸酉，承晖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定国公。尚书左丞抹撚尽忠加崇进，封申国公。

甲戌，霍王从彝薨。乙亥，辍朝。上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诣原庙奉辞。戊寅，将发，雨，不果行。以南京留守仆散端等尝请临幸，及行，先诏谕之。辛巳，诏迁卫绍、镐厉王家属于郑州。壬午，车驾发中都。是日雨，至甲申止。丙戌，次定兴。禁有司扈从践蹂民田。丁亥，次安肃州，元帅右监军完颜弼以兵迎见。癸巳，次中山府，敕扈从军所践禾稼，计直酬之。

六月甲午朔，以按察转运使高汝砺为参知政事。癸丑，次内丘县。大元乙里只来。戊午，次彰德府，曲赦其境内。庚申，次钜桥镇。是日，南京行宫宝镇阁灾。壬戌，次宜村。黄龙见西北。

秋七月，车驾至南京。诏立元妃温敦氏为皇后。

八月甲午，以立后，百官上表称贺。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丁未，夏人入边，命移文责之。甲寅，罢经略司。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上书言事。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皇孙生。癸亥，山东路报莱州之捷。辛未，立监察御史升黜格。庚辰，诏训练军士。丁亥，谕宣徽院，正旦生辰不须进物。太白昼见于轸。戊子，禁军官围猎。

冬十月甲午，诏遣官市木波、西羌马。陕西军户战死者给粮赡其家。丁酉，大元兵徇顺州，劝农使王晦死之。壬寅，左副元帅兼尚书左丞抹撚尽忠进平章政事。以御史中丞孛术鲁德裕为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曲赦中都路。乙卯，遣参知政事孛术鲁德裕行尚书省于大名府。丙辰，大元兵收成州。谕大名行省贬损用度。德州防御使完颜丑奴伏诛。

十一月丁卯，以御史大夫仆散端为尚书左丞相。曲赦山东路。辛未，诏赐卫绍王家属既禀。诏有司答夏国牒。丙子，许诸色人试武举。兰州译人程陈僧叛，西结夏人为援。辛巳，荧惑犯房宿钩钤星。癸未，曲赦辽东路。敕罢宣抚司辄拟官。

十二月戊戌，遣真定行元帅府事永锡等援中都。颁劝农诏。丁未，以和议既定，听民南渡。乙卯，登州刺史耿格伏诛，流其妻孥。大元兵徇懿州，节度使高闾山死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宋遣使来贺。壬戌，遣内侍谕永锡防边，毋以和议为辞。癸亥，曲宴群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员，遂为常

制。乙丑，诏宣抚阿海、总管合住讨贼刘二祖、张汝楫。戊辰，尚书省言："内外军人入粟补官者多，行伍浸虚。请俟平定，应监差者与三酬，门户有职事者升一等，其子弟应廕者罢之。"上可其奏。乙亥，夏人犯环州。北京军乱，杀宣抚使奥屯襄。丁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军降于大元。辛巳，皇太子疾。辍朝。乙酉，皇太子薨。

二月辛卯，环州刺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等败夏人于州境，诏进官有差。大元乙里只来。壬辰，上临奠皇太子殡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亲，何可拘忌！"命御史中丞李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领兵护饷中都，付以空名宣敕，许视功迁叙，逗挠者治以军律。乙未，改宁边州隶岚州。丁酉，诏诸色人迁官并视女直人，有司妄生分别，以违制论，从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请也。辛丑，敕宰臣馈乙里只酒馔。壬寅，颁奖谕官吏军民诏，曲赦，招抚北京作乱者。丙午，尚书省以南迁后，吏部秋冬置选南京，春夏置选中都，赴调者不便，请并选于南京。从之。武清县巡检梁佐、柳口巡检李咬住以诛飑贼张晖、刘永昌等功进官有差，皆赐姓完颜。丁未，山东宣抚使仆散安贞遣提控仆散留家等破贼杨安兒步骑三万，歼其众，降伪头目三百余人、胁从民三万余户。戊申，减沿边州府官资考有差。壬子，立保城无虞及捕获奸叛迁赏格。乙卯，敕奏急事不拘假日。丁巳，日初出赤如血，欲没复然。戊午，隆德殿鸱尾坏。

三月壬戌，诏河北州县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举，不听以它事差占，仍勒终任。有劳绩者但升遥领之职，应降罚者亦止本处居住。时河北残毁，吏治多苟且以求代易，故著是令。癸亥，诏百官各陈防边利害，封章以闻。丙寅，敕河东、河北、大名长贰官训练随处义兵，邻境有警，责其救援。降人自拔归国者迁职，仍列其姓名，以招谕来者。沿河州县官罢软不胜职任者汰去，令五品已上官公举，仍许今季到部人内先择能者量缓急易之。丁卯，安武军节度使张行信上书言急务四事。庚午，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壬申，长春节，宋遣使来贺。戊寅，谕尚书省，岁旱，议弛诸处碾硙，以其水溉民田。己卯，雨。自去冬不雨雪，至是始雨。劝农使李革言："河北州县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宜发元任领戍兵者。不可离则别注以往。"庚辰，御史台言："在京军官及委差官刍粮券例悉同征行，乞减其给。枢密院委差有俸有吏，非征行不必给。"皆从之。敕尚书省，入粟补官者毋括其户为军。有司议赏军功，毋有所沮格。壬午，山东宣抚司报大沫堌之捷，夹谷石里哥及没烈擒贼渠刘二祖等斩之，前后殆贼万计。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己丑，禁州县置刃于杖以决罪人。前年，京兆治中李

友直私逃华州，结同知防御使冯朝、河州防御判官郝遵甫、平凉府同知致仕杨庭秀、水洛县主簿宿徽等团集州民，号“忠义扈驾都统府”，相扌延为乱，杀其防御判官完颜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书约都统杨圭，为府兵所得。圭讳之，请自效，诱友直等执之，麾所招千余人纳仗，坑诸城下。时京师道路隔绝，安抚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状闻。乃赠八斤及被害官军十余人各一官，赙钱三百贯。

夏四月癸巳，河东宣抚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长胜军都统杨圭伏诛。丙申，河南路蝗，遣官分捕。上谕宰臣曰：“朕在潜邸，闻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见处即不加意，当以此意戒之。”权参知政事德升言：“旧制夏至后免朝，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时可耳。方今多故，勿谓朕劳，遂云当免，但使国事无废则善矣。”己亥，曲赦山东路。癸卯，籍赴选临当官为军。乙巳，罢都南行尚书六部。侯挚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胁从之党，募能杀获七斤者，以其官官之。丙午，以调度不给，凡随朝六品以下官及承应人，罢其从己人力输佣钱。经兵州、府其吏减半，司、县吏减三之一。其余除开封府、南京转运司外，例减三之一。有禄官吏被差不出本境并罢给券，出境者以其半给之。修内司军夫亦减其半。丁未，故皇太子启蕃，赐谥曰庄献，戊申，权葬迎朔门外。

诏自今策论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经义第一人并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征事郎，同进士从仕郎，经童将仕郎。壬子，芮国公从厚薨。诏遣使同山西宣抚司选其民勇健者为军。论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恤。用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言，招大沫堌渠贼孙邦佐、张汝楫以五品职，下诏湔洗其罪。乙卯，诏检核朝廷差遣官券历，无故稽留中道者罪之。丙辰，谕田琢留山西流民少壮者充军，老幼者令就食于邢、洺等州，欲趣河南者听。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宰臣以为行宫单弱，亲军不可遣，遂止。

五月庚申，招抚山西军民，仍降诏谕之。是日，中都破，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定国公承晖死之。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事高霖皆及于难。壬戌，降空名宣敕、紫衣师德号度牒，以补军储。辛未，立皇孙铿为皇太孙。癸酉，刘炳上书言十事。辛巳，上谕宰臣：“多事之秋，陈言者悉送省。恐卿等不暇，朕于宫中置局，命方正官数员择可取者付出施行，何如？”宰臣请如圣谕。诏削纳马补官恩例。戊子，谋代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

秋七月戊午朔，大元兵收济源县。己未，征弓箭于内外品官，三品

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余以等级征之。庚申，置陈、颍漕运提举官，以户部勾当官往来督察。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极傍，入贯索中。上闻河北讥察官有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饿死、自溺，特命御史台体访之。又禁随朝职官夺民碾硙以自营利。诏河间有孤城，移其军民就粟清州，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辛酉，议括官田及牧马地以赡河北军户之徙河南者，已为民佃者俟获毕日付之。群臣迭言其不便，遂寝。癸亥，诏河北郡县军须并减河南之半。定尚书所造诸符：枢密院鹿，宣抚司鱼，统军司虎。丙寅，遣参知政事高汝砺往河南，便宜措置粮储。制品官纳弓箭之令，丁忧致仕者免。甲戌，借平阳民租一年。诏职官更兵亡失告身，见任者保识即重给之，妄冒者从诈伪法。丙子，尚书省奏给皇太孙岁赐钱，上不从，曰："襁褓兒安所用之。"诏致仕官俸给比南征时减其半。丁丑，肃宗神主至自中都，奉安于明俊殿。戊寅，月入毕宿中，戊夜犯毕大星。己卯，明德皇后神主至中都。裁损宫中岁给有差。甲申，诏尚书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运司兼之。改交钞名"贞祐宝券"。

八月戊子朔，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合打签枢密院事。己丑，制军府庶事枢密院官须与经历官裁决，经历议是而院官不从，许直以闻。癸巳，诏遣官体究京西路亲迁军户。丙申，谕尚书省，职官犯罪。大者即施行之，小者籍之，事定始论其罪，谕枢密院，撒合辇所签军有具戒僧人，可罢遣之。己亥，诏武举官非见任及已从军者，随处调赴京师，别为一军，以备用。被荐未授官者，量才任之。庚子，上虑平阳城大，兵食不足，议弃之，宰臣持不可。赏前冀州教授粘割忒邻，集义兵，出方略，遏土寇，兵后摄州，复立州治，积刍粮，招徕民户至五万，特迁三官，升正五品职。置山东西路总管府于归德府及徐、亳二州。以太常卿侯挚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东、西两路。太祖御容至自西京，奉安于启庆宫。甲辰，置行枢密院于徐州、归德府。诏诸职官不拘何从出身，其才可大用者尚书省具以闻。丙午，山东西路宣抚使完颜弼表："遥授同知东平府事张汝楫将谋复叛，密遣人招同知益都府事孙邦佐。邦佐斩其人，驰报弼，弼杀汝楫及其党万余。承制升邦佐德州防御使，余立功者赏有差。"上嘉弼功，加崇进，封密国公，诏奖谕之。丁未，诏近臣举良将，加孙邦佐昭毅大将军、泰定军节度使，仍官其子。戊申，东平、益都、太原、潞州置元帅府。大赦。己酉，监察御史许古献恢复中都之策。红袄贼掠成武，宣抚副使颜盏天泽讨走之，斩首数百级。进天泽一官，将校有功者命就迁赏。命侯挚招邢州贼程邦杰以官，不从则诱其党图之。减户部干办官四员及委差官有差。壬子，置行省于陕西。乙卯，增沿河阑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贩粟之币，仍严禁私渡。增步军万人

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以东。选陕西骑兵二千，增京畿之卫。谕陕西，坚守延安、临洮、环、庆、兰、会、保安、绥德、平凉、德顺、镇戎、泾原、郦、坊、邠、宁、乾、耀等处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凉，令宣抚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以统之。更以步骑守沿渭诸津。丙辰，元帅左监军兼知真定府事永锡坐援中都失律，削官爵，杖之八十。

九月丁巳朔，户部侍郎奥屯阿虎言："国家多故，职官往往不仕。乞限以两季，违者勿复任用。"上嫌其太重，命违限者止夺三官，降职三等，仍永不升注。辛酉，除名永锡特迁信武将军、息州刺史。甲子，谕宰臣，沿淮塘路以南地向授民业，今为豪势据夺者，其令有司察之。丙寅，枢密院言："陕西、河东世袭蕃部巡检，昨与世袭猛安谋克例罢其俸。今边事方急，宜仍给之，庶获其用。又西边弓箭手有才武出众，获功未推赏者，令宣抚司核实以闻。"从之。丁卯，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诏授隐士王浍太中大夫、右谏议大夫，充辽东宣抚司参谋官。戊辰，遥授武宁军节度副使徒单吾典告平章政事抹撚尽忠逆谋，诏有司鞫之。设潼关提控总领军马等官。辛未，置河北东路行总管府于原武、阳武、封丘、陈留、延津、通许、杞诸县，以治所徙军户。命司属令和尚等护治巩国公按辰第。上谓宰臣曰："按辰所为不慎，或至犯法。舍之则理所不容，治之则失亲亲之道，但当设官以防之耳。"按辰寻以不法，谪博州防御使。黜卫绍王母李氏光献皇后尊谥，神主在太庙，画像在启庆宫，并迁出之。陈州镇防军段仲连进羊三百，诏迁三官。命右丞汝砺诣陈州规画粮储。壬申，以苏门县为辉州。癸酉，朝谒世祖、太祖御容于启庆宫，行献享礼，始用乐。赐东永昌姓为温敦氏，包世显、包疙疸为乌古论氏，睹令孤为和速嘉氏，何定为必兰氏，马福德、马柏寿为夹谷氏，各迁一官。甲戌，朝谒太宗、熙宗、睿宗御容，行献享礼。诏开、滑、浚、济、曹、滕诸州置连珠寨，如卫州。乙亥，诏河北、山东等路及平凉、庆阳、临洮府，泾、邠、秦、巩、德顺诸州经兵，四品以下职事官并以二十月为满。募随处主帅及官军、义军将校，有能率众复取中都者封王，迁一品阶，授二品职。能战却敌、善诱降人、取附都州县者，予本处长官、散官，随职迁授，余州县递减二等。

红袄贼周元兒陷深、祁州，束鹿、安平、无极等县，真定帅府以计破之，斩元兒及杀其党五百余人。丁丑，诏司、县官能募民进粮五千石以上，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资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注见阙。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緦麻以上亲，二千人以上，赐及大功以上亲，千人以上，赐止其家。庚辰，陕西宣抚司来上第五将城万户杨再兴击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

宣敕付陕西宣抚司，凡夏人入寇，有能临阵立功者，五品以下并听迁授。乙酉，置大名府行总管府于柘城县，以治所徙军户。

冬十月丙戌朔，翰林侍读学士、权参知政事乌古论德升出为集庆军节度使兼亳州管内观察使。丁亥，尚书右丞汝砺言："河北军户之徙河南省，宜以系官闲田及牧马草地之可耕者赐之，使自耕以食，而罢其月粮。"上从其请。命右司谏冯开随处按视，人给三十亩。夏人入保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攻延安，戍将又败之。是日，捷至。戊子，以御史中丞徒单思忠为参知政事。己丑，平章抹撚尽忠下狱既久，监察御史许古言："尽忠逮系有司，此必重罪，而莫知其由，甚骇众听。乞遣公正重臣鞫之。如得其实，明示罪目，以厌中外之心。"书上，不报。庚寅，遂诛尽忠。癸巳，罪状尽忠告中外。诏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行枢密院于徐州。戊戌，辽东宣抚司报败留哥之捷。甲辰，诏求广平郡王承晖之后，得其犹子历亭县丞永怀，以为器物直长。丙午，夏人陷临洮，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被执。庚戌，诏尚书左丞相仆散端兼都元帅，行尚书省于陕西。辛亥，蒙古纲奏："昨被旨权山东路宣副使，屯东平。行至徐北岸，北兵已逼徐，不可往。"诏枢密副使仆散安贞权于沿河任使之。壬子，以同、华旧屯陕西兵及河南所移步骑旧隶陕州宣抚司者，改隶陕西行省。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上初用元措于朝，或言宣圣坟庙在曲阜，宜遣之奉祀。既而上念元措圣人之后，山东寇盗纵横，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绝之也，故有是命。辽东贼蒲鲜万奴僭号，改元天泰。

十一月丙辰朔，河北行尚书省侯挚入见。诏河北西路宣抚副使田琢自浚徙其兵屯陕。戊午，枢密院进王世安取盱眙、楚州之策，遂以世安为招抚使，与泗州元帅府所遣人同往淮南计度其事。戊辰，夏人犯绥德之克戎寨，官军败之，犯绥平，又败之。赏有功将士告捷者。参知政事徒单思忠言："今陈言者多掇拾细故，乞不送省，止令近侍局度其可否发遣。"上曰："若尔，是塞言路。凡系国家者，岂得不由尚书省乎？"庚午，上与尚书右丞汝砺商略遣官括田赐军之利害，汝砺言不便者数端。乃诏有司罢其令，仍给军粮之半，其半给诣实之价。壬申，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甲戌，移剌塔不也以军万人破夏人数万于熟羊寨。丙子，诏市民间輓车羸疾牝马置群牧中，以图滋息。知临洮府陀满胡土门破夏人八万于城下。丁丑，监察御史陈规劾参知政事侯挚，上不允所言，而慰答之。庚辰，上谓宰臣曰："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官荒牧马地军户愿耕者听，已为民承种者勿夺。旧列点检左右将军、近侍局官、护卫、承应人秩满皆赐匹帛，虽所司为之制造，然不免赋取于民，

近亦罢之，止给宝券。至于朕所服御，亦以官丝付府监织之，自今勿复及民也。”大元兵徇彰德府，知府陀满斜烈死之。

十二月乙酉朔，徙朔州民分屯岚、石、隰、吉、绛、解等州。戊子，以军事免枢密院官朝拜。己丑，侯挚复行尚书省于河北。庚寅，太白昼见。壬辰，诏免元日朝贺。乙未，敕赠昭圣皇后三代官爵。太康县人刘全、时温、东平府民李宁谋反，伏诛。戊戌，陕西行元帅府乞益兵，以田琢之众隶之，仍奖谕以诏。壬寅，诏林州刺史惟宏与都提控从坦同经理边事，诸将功赏次第便宜行之。乙巳，大元兵徇大名府。癸丑，皇太孙薨，以殇，无祭享之制，戒勿劳民。谕宣徽院免元日亲王、公主进酒。甲寅，礼官奏，正旦宋遣使来贺。不宜辍朝。命举乐、服色如常仪。诏临洮路兵马都总管陀满胡土门进官三阶，再任。

四年春正月癸亥，监察御史田迥秀条陈五事。丙寅，红袄贼犯泰安、德、博等州，山东西路行元帅府败之。丁卯，谕御史台曰：“今旦视朝，百官既拜之后，始闻开封府报衙声。四方多故之秋，弛慢如此，可乎？中丞福兴号素谨于官事者，当一诘之。”己巳，尚书右丞高汝砺进左丞。庚午，大元兵收曹州。辛未，参知政事侯挚进尚书右丞。壬申，太原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余人。癸酉，诏赐故皇太孙谥曰冲怀。更定捕获伪造宝券者官赏。乙亥，以殿前都点检皇子遂王守礼为枢密使，枢密使濮王守纯为平章政事。己卯，立遂王守礼为皇太子。庚辰，诏免逃户租。壬午，言者请遣官劝农，至秋成，考其绩以甄赏。宰臣言：“民恃农以生，初不待劝，但宽其力，勿夺其时而已。遣官不过督州县计顷亩、严期会而已。吏卒因为奸利，是乃妨农，何名为劝。”上是其言，不遣。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上不视朝，诏皇太子控制枢密院事。大元兵围太原。乙酉，以信武将军、宣抚副使永锡签枢密院事，权尚书右丞。皇太子既总枢务，诏有司议典礼，以金铸“抚军之宝”授太子，启禀之际用之。平章政事高琪表乞致仕，不允。如枢密院官问所以备御之策。丁亥，以河东南路宣抚使胥鼎为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鼎方抗表求退，诏勉谕就职，因有是命。行省左丞相仆散端先亦告老，遣太医往镇护视其疾。戊子，宰臣以皇太子既立，服御仪物悉与已受册同，今边事未宁，请少缓册宝之礼，从之。戊戌，免亲王、公主长春节入贺致礼。己亥，大元兵攻下霍山诸隘。甲辰，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礼部尚书张行信提控修奉社稷。权祔肃宗神主于世祖室，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随室，祭器以瓦代铜，献官以公服行事，供张等物并从简约。庚戌，诏凡死节之臣籍其数，立庙致祭。壬子，任国公玮薨，

辍朝。是月，同知观州军州事张开复河间府沧、献等州并属县十有三，表请赦旁郡胁从之臣。又请以宣抚司空名宣敕二百道付之，从权署补，仍以粮继其军食。诏枢密措画。

三月乙卯，以将修太庙，遣李革奏告祖宗神主于明俊殿。丁巳，曲赦中都、河北等路。议军户给地事。乙丑，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上疏言："皇太子宜选正人为师保。"丙寅，长春节，宋遣使来贺。己巳，以将修社稷，遣太子少保张行信预告。沧州经略副使张文破赵福，复恩州。丙子，曲赦辽东路。己卯，处士王浍以右谏议大夫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赐诏褒谕。庚辰，复邢州捷至。

夏四月己丑，陕西行省来报秦州官军破妖贼赵用、刘高二之捷。遣官鞫单州防御使仆散倬之罪，罢其城单州之役。癸巳，张开奏复清州等十有一城，诏迁官两阶，赏将士有差。甲午，改赐皇太子名守绪。诏谕陕西路军民。丙申，河北行省侯挚言："北商败粟渡河，官遮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饥益甚。请罢其令。"从之。河南、陕西蝗。丁酉，太白昼见于奎。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其蕃户来归，以千羊进，诏纳之，优给其直。辛丑，侯挚言："红袄贼掠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获其党讯之，知其渠贼郝定僭号署官，已陷滕、兖、单诸州，莱芜、新泰等十余县。"时道路不通，宰臣请谕挚为备。仍诏枢密招捕。蔡、息行元帅府兵拔木陡关，斩首千级。甲辰，有司言，扶风、郿县有騑伤麦。

五月癸丑朔，礼官言："太庙既成，行都礼虽简约，惟以亲行祔享为敬，请权不用卤簿仪仗及宫县乐舞。"从之。山东行省上沂州之捷。甲寅，凤翔之华、汝等州蝗。辛酉，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己巳，来远镇获夏谍者陈絺等，知夏人将图临洮、巩州，窥长安。命陕西行省严为之备。丙子，上将以七月行祔享礼，虑时雨有妨，诏改用十月。夏人修来羌城界河桥。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戊寅，京兆、同、华、邓、裕、汝、亳、宿、泗等州蝗。

六月戊子，诏凡进奏帖及申尚书省、枢密院关应大事，私发视者绞，误者减二等，制书应密者如之。壬辰，辽西伪瀛王张致遣完颜南合、张顽僧上表来归。诏授致特进，行北京路元帅府事，兼本路宣抚使，南合同知北京兵马总管府，顽僧同知广宁府。丙申，木星昼见于奎，百有一日乃伏。癸卯，诏有司祈雨。丁未，河南大蝗伤稼，遣官分道捕之。罢河北诸路宣抚司，更置经略司。壬子，以旱，诏参知政事李革审决京师冤狱。秋七月癸丑朔，昭义军节度使必兰阿鲁带复威州及获鹿县。飞蝗过京师。甲寅，山东行省槛贼郝定等至京师，伏诛。乙卯，

以旱蝗，诏中外。己未，敕减尚食数品及后宫岁给缣帛有差。辛酉，监察御史陈规上章条陈八事。

闰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辛卯，复深州。癸巳，翰林学士完颜孛迭进《中兴事迹》。甲午，命掌军官举奇才绝力之人，提控、都副统等官互举其属。颁举官赏罚格，许功过相除。品官及草泽人有才武者，举荐升降亦如之。庚子，诏河南、陕西镇防军应廕及纳粟补官者，当役如旧，俟事定乃听赴铨。

八月甲寅，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张行信定祔享亲祀之仪以进。上嘉纳之。三原县僧广惠进僧道纳粟多寡与都副威仪及监寺等格，从其言鬻之。夏人入安塞堡，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遣军败之。壬戌，赐张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十端，旌其议礼之当。乙亥，诏论中都民，命大名招抚使募人持诏以往。丙子，大元兵攻延安。己卯，夏人入结耶觜川，官军击走之。

九月辛巳朔，大元兵攻坊州。以签枢密院事永锡为御史大夫，领兵赴陕西，便宜从事。壬辰，大元兵攻代州。经略使奥屯丑和尚战没。以中卫尉完颜奴婢等充贺宋生日使。冬十月己未，亲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庙。招射生猎户练习武艺知山径者分屯陕、虢要地。命元帅左监军必兰鲁带守潼关，遥授知归德府事完颜仲元军卢氏。大元兵攻潼关，西安军节度使泥旁古蒲鲁虎战没。辛酉，上亲行祔享礼。甲子，祔享礼成。赦。乙丑，诏谕河南官吏军民，以赏格募立功之士。命参知政事徒单思忠提控镇抚京师，移剌周剌阿不屯关、陕。丙寅，诏京师具防城器械，多凿坎熥，筑垣墙于隙地。徙卫绍及镐厉王家属于京师。丁卯，以奉安社稷，遣官预告。戊辰，命张行信摄太尉，奉安社稷，礼乐咸杀其数。诏吏、礼、兵、工四部尚书董防城之役。大元兵徇汝州。己巳，沿河唯存通报小舟，余皆焚之。庚午，诏宿粮州县屯兵，其签民为兵者就署队长，以自防遏。河东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以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以军五千，由便道济河趣关、陕，自将平阳精兵援京师。命枢府督军应之。辛未，置官领招贤所事。命内外官探访有才识勇略能区画防城者具以闻，得实超任，仍赏举主。内负长才不为人所知者，听赴招贤所自陈。壬申，以龙虎卫上将军裴满羊哥知归德府事，行枢密院事。癸酉，诏罢遣有司所拘民间输税车牛以运军士衣粮者。甲戌，谕附京民尽徙其刍粮入城，官储并运之。丙子，行枢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颜合打以征兵失应，坐诛。户部郎中魏琦以没王事，官其子。己卯，议禁京师靡谷，近侍以宝券方行，恐滞其用，不果。吏部令史韩希祖陈言，曾以战功致身者尽拘京师备用，从之。

十一月庚辰朔，增定守御官及军人迁赏格。辛巳，诏止附京农民自撤其庐舍。壬午，河东行省胥鼎入援京师，用其言以知平阳府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代镇河东。拜鼎为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知归德府完颜伯嘉签枢密院事。以完颜合打伏诛，诏中外。乙酉，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来献其提控石盏合喜、杨斡烈等大败夏人于定西之捷，命行省视其功赏之。大元兵至渑池，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军溃而逃，失其所佩虎符。丙戌，前临潢府推官权元帅右监军完颜合达率官军老幼自北归国，升镇南军节度使，进官三阶。诏出公帑绵绢付有司偿所括民服以衣军者。是夕，月晕木星，木在奎，月在壁。己丑，定毁防城器具法。辛卯，诏立功五品以上官赐馔御前，六品以下官赐馔近侍局。癸巳，上谕皇太子："京城提控官有以文资充者，彼岂知兵？其速易之。"甲午，放免诸职官傔从及诸司局射粮兵卒尝选充军者。戊戌，敕诸州县签籍军民，以备土寇。华州元帅府复潼关。庚子，罢在京防城民军。遣御史陈规等充河南宣差安抚捕盗官。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扫合以发兵后期，坐诛。甲辰，以尚书工部侍郎和尚等充贺宋正旦使。丙午，河南行枢密院从坦言，其族人道哥愿隶行伍以自效。上嘉其忠，许之。内族承立进所获马驼。上曰："此军士所得，即以予之可也，朕安用哉。"因遍谕诸道将帅，后勿复如是。

十二月辛亥，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加崇进、尚书右丞相。参知政事李革罢。癸亥，大元兵攻平阳。丙寅，皇太子议伐西夏。大元兵徇大名府。壬申，大元兵进自代州神仙横城及平定承天镇诸隘，攻太原府。宣抚使乌古论礼遣人间道赍矾书至京师告急。诏发潞州元帅府，平阳、河中、绛、孟宣抚司兵援之。乙亥，高琪请修南京里城。上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朕亦何能独安此乎？"

本纪第十五本纪第十五

宣宗中

兴定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使来贺。癸未，宋使朝辞。上谓宰臣曰：“闻息州南境有盗，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乙未，诏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试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等四路。丙申，东平行省言：“调兵以来，吏卒因劳进爵多至五品，例获封赠，及民年七十并该覃恩。若人往自陈，公私俱费。请令本路为制诰敕，类赴朝廷，以求印署。使受命者量输诸物而给之。人力不劳，兵食少济。”从之。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纯授世袭东平府路三屯猛安。尚书左丞胥鼎进平章政事，封莘国公。癸卯，议减庶官冗员。乙巳，大元兵攻观州。

二月戊申朔，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己酉，命枢密院汰罢软军士。谕尚书者，用官马给驿传以纾民力。庚戌，皇后生辰，诏百官免贺，仍谕旨曰：“时方多难，将来长春节亦免贺礼。”辛亥，以崇进、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签枢密院事。癸丑，罢招贤所。乙卯，皇孙生，宣徽请称贺，诏无用乐。己未，大元兵徇忻、代。诏定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者，听行部决遣。壬戌，尚书省以军储不继，请罢州府学生廪给。上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发，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丙子，议置庄献太子庙。

三月戊寅，敕事关刑名，当面议之，勿听转奏。以绛阳军节度使李革知平阳府，兼河东南路兵都总管，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壬午，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乙酉，上宫中见蝗，遣官分道督捕，仍戒其勿以苛暴扰民。庚寅，长春节，宋遣使来贺。辛卯，诏罢平阳、河中元帅。乙未，先征山东兵接应苗道润共复中都，而石海据真定叛，虑为所梗，乃集粘割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锐与东平军为掎角之势，图之。己亥，大元兵攻新城。庚子，攻霸州。甲辰，威州刺史武仙率兵斩石海及其党二百余人，降葛仲、赵林、张立等军，尽获海僭拟之物。寻进仙权知真定府事。

夏四月丁未朔，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戊申，孟州经略司万户宋子玉率所部叛，斩关而出，经略使从坦等追败之。庚戌，花帽军作乱于滕州，诏山东行省讨之。南阳五朵山盗

发，众至千余人，节度副使移剌羊哥出讨，遇之方城，招之不从，乃进击之，杀其众殆尽。癸丑，以安化军节度使完颜宇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督经略使苗道润进复都城，且令和辑河间招抚使移剌铁哥等军。铁哥与道润不协，互言共有异志，故命重臣临镇之。戊午，单州雨雹伤稼，诏遣官劝谕农民改莳秋田，官给其种。平定州贼阎德用之党阎显杀德用，以其众降。己未，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庚申，李革请罢义军总领使副，以畀州县。尚书省以秋防在迩，改法非便，姑如旧制，州县各司察之。甲子，元帅守颜赛不破宋兵于信阳，使来奏捷。乙丑，济南、泰安、滕、兖等州贼并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讨平之，降其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人。完颜赛不复奏败宋军于陇山等处，俘馘甚众。戊辰，太白昼见于井。辛未，权孟州经略使从坦追贼宋子玉至辉州境上，其党邢福杀子玉，以众来归。壬申，以万奴叛逆未殄，诏谕辽东诸将。完颜赛不军渡淮，破光州两关，获军实分给将士。

五月戊寅，陕西行省破夏人于大北岔，是日捷至。丁亥，民苑汝济上书陈利害，上以示宰臣曰："卑贱小人，犹能尽言如此，有可采者即行之。"己丑，贼宋子玉余党家属悉放归农。尚书右丞蒲察移剌都弃官擅赴京师，降知河南府事，行枢密院兼行六部事。壬辰，延州原武县雨雹伤稼，诏官贷民种改莳。癸巳，宋人攻颍州，焚掠而去。戊戌，行枢密院兵败宋人于泥河湾，又败之樊城县。山东行元帅府事蒙古纲擅械转运使李秉钧，法当决，秉钧返詈纲，应论赎，诏两释之。宋人取涟水县。癸卯，兰州水军千户李平等苦提控蒲察燕京贪暴，杀之。构夏人以叛，胁其徒张扆俱行，扆以计尽获之。陕西行省便宜迁扆官四阶，授同知兰州事，赏士卒有差，以其事上闻。甲辰，大元兵下沔城县，军官任福死之。丙午，定河北求仕官渡河之法，曾经总兵者白枢密院，余验据听渡。行枢密院事乌古论庆寿南伐还，奏不以实，诏鞫之。

六月己酉，苗道润表归国人李琛复以众叛，琛亦表道润异谋，诏山东行省察之。修潼关，遣中使持诏及署药劳夫匠。权参知政事张行信进参知政事。庚戌，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得按察使高礼妻子，皆戮之。壬子，制鄜、坊、丹州四品以下州县官视环、庆例，以二十月终更。甲寅，招抚使惟宏言彰德府守臣擅徙民山砦避兵，上曰："难保之城，守之何益，徒伤吾民耳。勿治。"乙卯，显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丙辰，诏枢密院遣经历官分谕行院，严兵利器以守冲要，仍禁饮宴，违以军律论。宋人合士寇攻东海境。戊午，以宋遣兵数犯境，及岁币不

至，诏谕沿边罪宋。己未，诏凡上书人其言已采用者，上其姓名。辛酉，以进士朱盖、草泽人李维岩论议可取，诏给八贯石俸。乙丑，设潼关使、副，及三门、集津提举官。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仆散端薨，辍朝。置南京流泉务。辽东行省遣使来上正月中败契丹之捷。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辛巳，宋人围泗州。壬午，围灵璧县。癸未，庾州振威军万户马宽逐其刺史李策，据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复谋变，州吏擒戮之，夷其族。甲申，诏谕辽东诸路。乙酉，宋人袭破东海县。丙申，置提举仓场使、副。癸卯，太社坛产嘉禾，一茎十有五穗。甲辰，夏人犯黄鹤岔，官军败之。乙巳，初置集贤院知院事、同知院事等官。宋人及土寇攻海州，经略使击破其众。夏人围羊狼寨，帅府发诸镇兵击走之。

八月戊申，陕西行省报木波贼犯洮州败绩，遁去。木星昼见于昴，六十有七日乃伏。己酉，海州经略司表官军与宋人战石湫南，战涟水县，战中土桥，宋兵败绩。壬子，削御史大夫永锡官爵，有司论失律当斩，上以近族，特贳其死。癸丑，宋人攻确山县，为官军所败，诏谕国内军士，使知宋人渝盟之故，仍命大臣议其事。乙卯，集贤院谘议官朱盖上书陈御敌三策。壬戌，海州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剌败宋人于其境。提控李元与宋人战，屡捷，多所俘获。徙栏通渡经略司于黄陵岗。乙丑，制增定擒捕逃军赏格及居停人罪。丙寅，左司谏仆散毅夫乞更开封府号，赐美名，以尉氏县为刺郡，睢州为防御使，与郑、延二州左右前后辅京师。上曰："山陵在中都，朕岂乐久居此乎？"遂止。癸酉，太祖忌日，谒奠于启庆宫。甲戌，元帅左都监承裔遣其部将纳兰记僧等，合葩俄族都管尼旁古，以兵掩袭瓜黎余族诸蕃帐，屡破之，斩馘士卒，禽其首领，俘获人畜甚多，是日捷至。

九月丁丑，更定监察御史失察法。以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权参知政事，行省于益都。戊寅，夏人犯绥德之克戎寨，都统罗世晖逆击，却之。己卯，蔡州帅府侦宋人将窥息州，以轻兵诱其进，别以锐师邀击之，虏其将沈俊。壬午，以改元兴定，赦国内。甲申，罢规运所，设行六部。辛卯，大元兵徇隰州及汾西县，癸巳，攻沁州。辽东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叛人伯德胡土所杀。月犯东井西扇北第二星。乙未，大元兵攻太原簸箕掌寨。丁酉，薄太原城，攻交城、清源。癸卯，立沿河冰墙鹿角。

冬十月丁未，以霖雨，诏宽农民输税之限。庚戌，以将有事于宋，诏帅臣整厉师徒。辛亥，遣官括市民马，红赏格以示劝。甲寅，命高汝

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息州帅府献破宋人于中渡之捷。乙卯，大元兵徇中山府及新乐县。丙辰，丹州进嘉禾，异亩同颖。辛酉，制定州府司县官失觉奸细罪。壬戌，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上疏，请先遣使与宋议和。乙丑，大元兵下磁州。丙寅，定职官不求仕及规避不赴任法。高汝砺上疏言，和议先发于我，恐自示弱，非便。戊辰，上命许古草通宋议和牒，既进以示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无足取者，议遂寝。辛未，罢流泉务。大元兵收邹平、长山及淄州。壬申，改郇国号为管，避上嫌名。高汝砺表致仕，不允。

十一月壬午，从宜移剌买奴言："五朵山贼鱼张二等，若悉诛之，屡诏免罪，恐乖恩信。且其亲属沦落宋境，近在均州，或相构乱。乞贷其死，徙之归德、睢、陈、钧、许间为便。"诏许之。癸未，月晕木、火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昼见，遣翰林侍讲学士杨云翼鋋之。大元兵收山东滨、棣、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甲午，河西掬纳、箋纳等族千余户来归。丁酉，诏唐、邓、蔡州行元帅府举兵伐宋。戊戌，大元兵攻太原府。庚子，上谓宰臣曰："朕闻百姓流亡，逋赋皆配见户，人何以堪？又添征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其并让除之。"宰臣请命行部官阅实蠲贷，已代纳者以恩例，或除他役，或减本户杂征四之一。上曰："朕于此事未尝去怀，其亟行之。"

十二月甲辰朔，大元兵攻潞州，都统马甫死之。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以粮，俾还本国。庚戌，元帅左监军蒲察五斤进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充辽东行省。是日，大元兵平益都府。辛亥，陕西行省胥鼎谏伐宋，不报。甲寅，海州经略使报提控韩璧败宋人于盐仓。己未，大元兵复攻沂州，官民弃城遁。辛酉，下密州，节度使完颜宇死之。壬戌，侯挚兼三司使。庚午，免逃户复业者差赋。

二年春正月乙亥，诏议赈恤。辛巳，敕南征将帅所至毋纵杀掠。壬午，宋人攻淮北，唐州元帅府击败之，获统领李雄韬、陈皋以归。癸未，近侍局副使讹可遣使报南师之捷。乙酉，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诏谕诸帅府明斥候，严守备。戊子，唐、邓元帅完颜赛不报连破宋人之捷。宋人攻泗州，又战却之。

二月癸卯，宋人侵青口，行枢密院遣兵败之。甲辰，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谕胥鼎，克宋散关，可保则保，不可保则焚毁而还。定奴婢救主法。丙午，讹可败宋人于防山。纥石烈桓端亦遣使来上光州、信

阳之捷。庚戌，海州经略败宋兵于朐山，表请继其军储，督东平帅府发兵护送资粮以应之。许州长社县何冕等谋反，伏诛。辛亥，张行信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壬子，御史以北兵退，请汰各处行枢密院、元帅府冗官。尚书以为非便，上从尚书言，仍旧制。完颜赛不报枣阳之捷。癸丑，完颜阿邻报阜郊堡之捷。丁巳，寿州行枢密院破宋人高柳桥水砦，夷其砦而还。壬戌，讹可遣兵拔宋栅棋盘岭，又破其众于裴家庄、寒山岭、龙门关等处，得粟二千余石。乙丑，谕枢密曰："中京商、虢诸州军人愿耕屯田，比括地授之。闻徐、宿军独不愿受，意谓予田必绝其廪给也。朕肯尔耶？其以朕意晓之。"丙寅，谕尚书省曰："闻中都纳粟官多为吏部缴驳，殊不思方阙乏时，利害为如何。又立功战阵人，必责保官，若辈皆义军白丁，岂识职官，苟文牒可信，即当与之。至若在都时，规运薪炭入城者，朕尝植恩授以官。此岂容伪，而间亦为所沮格。其悉谕之，勿复若是。"纥石烈牙吾塔破宋人盱眙军，上俘获之数。己巳，以侯挚行省河北，兼行三司安抚司事。

三月庚辰，尚书集文资官杂议进士之选，诏依泰和例行之。癸未，讹可败宋人于光化军。甲申，长春节。戊子，谕宰臣曰："旧制，廷试进士日晡后出宫。近欲复旧，恐能文而思迟者，不得尽其才，其令日没乃出。"以御史中丞把胡鲁为参知政事。陕西行六部尚书杨贞削五官，累杖一百七十，解职。讹可表言，官军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捷。癸巳，宋人争阜郊堡，击官军，军溃，主将完颜阿邻战没。丙申，更定京城捕告强盗官赏制。辛丑，上京行省蒲察五斤表，左监军哥不靄诬坊州宣抚副使纥石烈按敦将叛而杀之。事下尚书省，宰臣以为按敦之死徐议恤典，哥不靄亦姑牢笼使之，上勉从其言。

夏四月壬寅朔，蒲察五斤表，辽东便宜阿里不孙贷粮高丽不应，辄以兵掠其境。上命五斤遣人以诏往谕高丽，使知兴兵非上国意。乙巳，诏河南路行总管府节镇以上官，充宣差捕盗使，以防御刺史以上长贰官，及世袭猛安之才武者为之副，又命濮王府尉完颜毛良虎为宣差提控以巡督之。是日，曲赦辽东等路。以户部尚书夹谷必兰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参知政事，行省于辽东。丁未，承裔败宋人于阜郊堡。庚戌，御史劾集贤院谘议官李维岩本中山府无极县进士赵孝选家奴，乞正其事。上曰："国家用人，奚择贵贱？"命以官银五十两赎放为良，任使仍旧。壬子，遣侍御史完颜素兰、近侍局副使讹可同赴辽东，察访叛贼万奴事体。行省侯挚督兵复密州。提控朱琛复高密县。癸丑，完颜素兰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乙卯，特赐武举温迪罕缴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丁巳，陕西行省破宋鸡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县黑谷关，守

者皆遁，前后获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实不可胜计。戊午，红袄贼犯徐、邳，行枢密院兵大破之。己未，阿里不孙自潼关之败，失其所在，变姓名匿居柘城，为御史觉察，系其家属，将穷治之，乃遣子上书诣吏待罪。台臣力请诛之，以惩不忠。上卒赦其罪，谕以自效。癸亥，遣重臣审理京师冤狱。丁卯，河南诸郡蝗。临洮路报败宋人之捷。东平行省败黑旗贼，拔胶西县，渠贼李全来援，并破之。戊辰，河北行省败红袄贼，进至密州，降伪将校数十人，士卒七百人，悉复其业。

五月辛未朔，凤翔元帅完颜闾山破宋人步落埚、香炉堡诸屯。甲戌，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袭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县之南，三道击之，追奔四十里。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元帅承立遣兵败之马吉峰，是日捷至。诏遣官督捕河南诸路蝗。辛巳，策论词赋经义进士及武举人入见，赐告命章服。莱州民曲贵杀节度经略使内族转奴，自称元帅，构宋人据城叛。山东招抚司遣提控王庭玉、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等讨平之，斩伪统制白珍及牙校数十人，生禽贵及伪节度使吕忠等十余人，诛之。乃命庭玉保莱，朱琛保密，阿鲁答保宁海，以安辑其民。丙戌，陕西行省言："四月中，巩州行元帅承裔遣提控乌古论长寿、纳兰记僧分道伐宋。长寿出盐川镇，记僧出铁城堡，皆克捷而还。"辛卯，寿州行枢密院南城军攻辛城镇，一军趣史河，与宋人战，胜之。壬辰，河北行省复黄县。乙未，第凤翔、秦、巩三道南征将士功，各迁其官。丙申，增随朝官及诸承应俸。戊戌，陕西行省连报承裔等入宋境之捷。己亥，大元兵徇锦州，元帅仲亨死之。庚子，陕州群狼伤百余人，立赏募人捕杀。

六月甲辰，枢密院言："诸道表称大元集兵应州、飞狐，将分道南下，观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陕西。河东各路义士、土兵、蕃汉弓箭手，宜于农隙教阅，以备缓急。东平、单州冲重，豫徙其农民粮畜，置可守之城，修近城水砦，因以为固。潼谷远连商、虢，宜令两帅府选官按视扼塞。"又言："贾瑀等刺杀苗道润，乞治瑀等专杀之罪，余州郡各以正职授头目，使分治一方。"上谕之曰："道润之众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明，姑置勿问。诸头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审处之。"石州贼冯天羽众数千，据临泉县为乱。帅府命将讨捕之，为贼所败，旁郡县将谋应之。州刺史纥石烈公顺赴以兵，天羽等数十人迎降，公顺杀之。余贼走保积翠山，遣将王九思攻之，不下。诏国史院编修官马季良持告敕金币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栅，杀贼二千人，余复走险。已而其党安国用等诣季良降者五千余人，就署国用同知孟州防御使事，以次迁擢有差。分其众于绛、霍间。丁未，以参知政事把胡鲁权左副元帅，与平章政事胥鼎协力防秋。己酉，苗道润所部军请隶潞州元帅府，诏河北行省审处

之。壬子，红袄贼犯沂州，官军败之，追至白里港，都提控齐信没于阵，诏有司议赠恤。丙辰，遣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往河中、绛、解等郡，同守土官商度可保城池。丁巳，上以久旱，谕宰臣治京狱冤。因及京城小民，中纳石炭，既给其价，御史劾以过请官钱，并系之狱，有论至极刑者，欲悉从宽宥，何如？高琪对不然，遂止。壬戌，御史言户部员外郎臧伯升供亿息州，偶遇官军战胜，亦冒迁一官，乞论其罪。上曰："军前如此者，何止伯升，今遽见罪，余皆不安。且诘所从来，势连及帅府。多故之秋，岂为一官，遂忘大计？但令厘正之。"癸亥，遣高汝砺、徒单思忠祷雨。

秋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辛未，诏赏南伐将有士有差。夏人犯龛谷，提控夹谷瑞及其副赵防击走之。甲戌，以旱灾，诏中外。己卯，遣官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享太庙，祭太社、太稷，祭九宫贵神于东郊，以祷雨。遣太子太保阿不罕德刚、礼部尚书杨云翼分道审理冤狱。癸未，大雨。太子、亲王、百官表请御正殿，复常膳。庚寅，择明干官提控铨选无违失者与升擢，令译史不任事者，验已历俸月放满，别选能者。甲午，夏人复犯龛谷，夹谷瑞大破之。用点检承玄言，遣官诣诸道选寄居守阙丁忧官及亲军入仕才堪总兵者，得一百六人，付枢密任使。

八月庚子朔，河北行省以苗道润军隶涿州刺史李瘸驴，副以张甫、张柔。戊申，敕亲军百户以下授职待阙者给本俸，仍充役，俟当赴任遣之。己酉，诏河北行省完颜霆进军援山东招抚使田琢，自今将士立功听琢先赏以闻。大元遣木华里等帅步骑数万自太和岭徇河东。乙卯，大元兵收代州。辛酉，棣州提控纥石烈丑汉讨贼张聚，大破其众，复滨、棣二州。奸人李宜伏诛。复禁北归民渡河。戊辰，大元兵收隰州。

九月乙亥，下太原府，元帅左监军兼知枢府事乌古论德升死之。丙戌，论皇太子曰："军务之速，动关机会，悉从中覆，则或稽缓。自今有当亟行者，先行后闻。"以户部尚书纳合蒲剌都为元帅右监军，行元帅府事于潞州。戊子，置秦关等处九守御使，命完颜蒲察等分戍诸厄。议迁海州，侯挚言不便，止。大元兵徇汾州，节度使兀颜讹出虎死之。庚寅，李全破密州，执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同知节度使夹谷寺家奴。辛卯，大元兵下孝义县。乙未，设随处行六部官，以京府节镇长官充尚书，次侍郎、郎中、员外郎；防刺长官侍郎，次郎中、员外郎、主事；勾当官听所属任使。州府官并充劝农事，防刺长官及京府节镇同知以下充副使。丙申，李全破寿光县。

冬十月甲辰，李全破邹平县，戊申，破临朐县。己酉，大元兵徇

绛、潞。壬子，攻平阳，提控郭用死之。癸丑，下平阳，知府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李革及从坦死之。甲寅，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弃城伏诛。诏诸郡录囚官，凡坐军期者皆奏谳。山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及邳州副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为变，伏诛。宋人攻涟水县，提控刘瑛败之。丁巳，大元兵攻泽州。戊午，尚书省言获奸细叛亡，率多僧道。诏沿边诸州，惟本处受度听依旧居止，来自河北、山东遣入内郡，讥其出入。己未，李全据安丘，提控王政屯昌乐俟王庭玉兵同进讨。宣差太府少监伯德玩擅率政兵攻全，为全所败，提控王显死焉。田琢上言乞正玩罪。癸亥，月犯轩辕左角之少民星。甲子，诏河东北路忻、代、宁化、东胜诸州并受岚州帅府节制。

十一月庚午，大赦。庚辰，御登贤门召致政旧臣赐食，访以时政得失。辛巳，以行元帅府纥石烈桓端权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徐州，权右都监讹可行元帅府事于息州。甲申，诏河东南路隰、吉等州听绛州元帅府节制。大元兵收潞州，元帅右监军纳合蒲剌都、参议官修起居注王良臣死之。戊子，龛谷提控夹谷瑞败夏人于质孤堡。河北行省报海州之捷。壬辰，定经兵州县职官子孙非本贯理廕及过期不廕等格。丙申，大元兵下太原之韩村砦。定京师失火法。

十二月己亥朔，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河中府尚书省元帅府，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升绛州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降平阳为散府。辛丑，签枢密院事蒲察移剌都伏诛。壬寅，前山东西路转运使致仕移剌福僧上章言时事。癸卯，诏大理卿温迪罕达权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许州。甲辰，以诛移剌都，诏中外。乙巳，命徒单思忠祈雪，已而大雪。甲寅，以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讲和。红袄贼攻彭城之胡材寨，徐州兵讨败之。乙卯，以礼部侍郎抹撚胡鲁剌为汾阳军节度使，权元帅右监军，与岚州元帅古里甲石伦完复河东。丁巳，籍濒河埽兵。癸亥，尚书省言："枢密掌天下兵，皇太子抚军，而诸道又设行院。其有功及失律者，须白院，启东宫，至于奏可，然后诛赏，有司但奉行而已。自今军中号令关赏罚者，皆明注诏旨、教令，毋容军司售其奸欺。"上从之。以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事，伐宋。甲子，上谕旨有司："京师丐食死于祁寒，朕甚悯之。给以后苑竹木，令居获燠所。"

三年春正月庚千，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诏伐宋。丙子，税民种地亩，议行均输。戊寅，敕和市边城军需，无至配民。定镇戍征行军官减资历月日格。壬午，大雪。上闻东掖有撤瓦声，问左右，知为丁夫葺器物库庑舍，上恻然，谕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

之。”丙戌，纥石烈牙吾塔上濠州香山村之捷。丁亥，谕宣徽，皇后生日免百官贺。壬辰，以大元兵已定太原，河北事势非复向日，集百官议备御长久之计。伐宋捷至，上谓侍臣曰：“此事岂得已哉。近日遣使实欲讲和，彼既不从，安得不用兵也？”免单丁民户月输军需钱。甲午，有司请立价以买南征军士所获马，上恐失众心，因至败事，不听。乙未，敕尚书省，自今六部禀议常事，但可再送，不得趣召辨正。余应入法寺定断而再送，犹未当者具以闻，下吏治之。宰相执政以下皆不得召部寺官，部寺官亦不得诣省，犯者论违制。丁酉，邓州元帅府提控娄室有罪，减死削爵。

二月庚子，上与太子谋南征帅，不得其人，叹曰：“天下之广，缓急无可使者，朕安得不忧？”纥石烈牙吾塔败宋人于滁。甲辰，胥鼎言：“军中诛赏，近制须闻朝廷。赏由中出，示恩有归，可。部分失律，主将不得即治其罪，不可。”诏尚书枢密杂议。宰臣请城野战将校有罪，从七品以下许便宜决罚，余悉奏裁。上曰：“七品以下财令治之，将权太轻，或至误事。自今四品以下听决。”乙巳，攻宋光山县，俘其统制蔡从定等，光州以兵求援，复败之。丙午，上谓宰臣：“江淮之人，号称选忄耎，然官军攻蔓菁埚，其众困甚，胁之使降，无一肯从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丁未，敕凡立功将居丧者特起复迁授。戊申，拔宋小江寨，杀其统制王大蓬。己酉，取宋武休关。庚戌，元帅左都监承立，以绥德、保安之境，各获夏人统军司文移来上，其辞虽涉不逊，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诏尚书省议之。宰臣言：“镇戎、灵平等镇近耗，夏人数犯疆埸。此文正缓我耳，宜严备御，以破奸计。”上然其言。又曰：“顷近侍还自陕西，谓白撒已得凤州，如得武休关，将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举盖为宋人渝盟，初岂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灵，惟和议早成为佳耳。”高汝砺乞致事，优诏不允。甲寅，诏陕西行省，从七品以下官许注拟，有罪许决罚，丁忧等阙随宜任使。军官徒以上罪及军事怠慢者，巡按御史治之。己未，行省安贞入宋境，破梁县等军，擒统制李申之。右副元帅完颜赛不、左都监牙吾塔，白石关、平山砦之捷俱至。

三月丁卯朔，陕西兵破宋虎头关，取兴元、洋州。捷至，上大悦。庚午，破宋人于七口仓。甲戌，高丽先请朝贡，因遣使抚谕之，使还，表言道路不通，俟平定后议通款。命行省姑示羁縻，勿绝其好。戊寅，蔡州行元帅府右都监完颜合达破宋人于梅林关，擒统制张时。己卯，长春节，免朝贺。提控奥屯吾里不败宋人于上津县，军还至濠州，宋人来拒，牙吾塔击走之。乙酉，河南路节镇以上立军器库，设使、副各一

员，防刺郡设都监、同监各一员、完颜合达败宋人于马岭堡。丙戌，行省安贞破宋人于石堌山。己丑，追赐皇后父太尉汴国公彦昌姓温敦。庚寅，攻宋麻城县，拔之，获其令张倜等。辛卯，行省安贞破宋兵于涂山。壬辰，赛不败宋兵于老口镇，又败宋人于石鹘崖。甲午，录用罪废官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御史大夫永锡等七十人。诏太原等路，州县阙正授官，令民推其所爱为长，从行省量与职任。及运解盐人陕西，以济调度，命胥鼎兼领其事。闰三月丙申朔，申明屠宰牛罪律。以雄、霸以东付权中都经略李瘸驴，易州以西付权中都西路经略靖安民治之。遥授金安军节度使完颜和尚、故行军副提控夹古吾典皆除名。庚子，皇子平章政事濮王守纯进封英王。壬寅，叛贼王公喜构宋人取沂州。甲辰，以沂国公主薨，辍朝。丙午，给空名宣敕及金银符，付岚州帅古里甲石伦，许便宜迁注，以招胁从。丁未，谕枢密院议晋安、东平、河中诸郡备兵之策。庚戌，行省左副元帅仆散安贞至自军前，入见于仁安殿。辛亥，少府少监粘割梭失言利害七事。甲寅，以南伐师还，罢南边州郡籍民为兵者。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刺史纥石烈王家奴战没。壬戌，治书侍御史蒲鲁虎上书，请选太子师傅。甲子，胥鼎等各迁官，赏南伐之功。

夏四月丙寅朔，裕、宿等州置元帅府，选陕西步骑精锐六千人实京兆。戊辰，选精锐六万分屯凉、泾、邠、乾、耀等州。庚午，以秦州主御使女奚烈古里间行元帅府于平凉。罢募民运解盐。筑京师里城，命侯挚董役，高琪总监之。甲戌，以知临洮府事石盏合喜为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巩州。壬午，遣近侍四人巡视筑城丁夫，时其饮食，听其更休，督吏惨酷，悉禁止之。癸未，陕西黑风昼起，有声如雷，地大震。甲申，诏河北州县官止令土著推其所爱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议任使。乙酉，夏人据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己丑，林州都统霍成以疑贰诬杀降人，论罪当死，元帅惟良不欲以杀敌人诛边将，请宽其罚，仍请立护送降民赏格，以杜后患。上为之赦成，而命有司班赏格焉：护送十人以至者迁一官，不及者每名赏钱二百缗，五十人以上两官，百人以上两官杂班任使。庚寅，以时暑，诏朝臣四日一奏事。高汝砺请备防秋之粮，宜及年丰于河南州郡验直立式，募民入粟。上与议定其法而行之。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请榷油，岁可入银数万两，高琪主之，众以为不便，遂止。辛卯，夏人犯通秦砦，元帅完颜合达出兵安塞堡以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战，官军击之，众溃，进薄城，俄陷其西南隅，会日暮，还。壬辰，以同知平阳府事胡天作充便宜招抚使。

五月乙未朔，凤翔元帅府遣兵败宋人于黄牛等堡。壬子，太白昼见

于参。

六月甲子朔，时暑，给修城夫病者药饵。遣谕元帅合达曰：“以卿干局，故有唐、邓之委。或有侵轶，战退不宜远追，第固吾圉。”以骠骑上将军河南路统军使石盏女鲁欢为元帅右都监，行平凉元帅府事。诏付辽东等处行省金银符及空名宣敕，听便宜处置。壬申，制沿河戍兵逃亡罪并同征行军人例。诏御史中丞完颜伯嘉行枢密院于许州。甲戌，定防秋将校击球饮燕之罚。李全寇日照、博兴，纥石烈万奴败之；寇即墨，完颜僧寿又败之，复莱州。戊寅，诏陕西签军如河南例，曲赦河东南、北路。丁亥，命防御使徒单福定等帅所部义军，与沂州民老幼尽徙于邳。戊子，辽州总领提控唐括狗兒帅师复太原府。平凉等处地震，诏右司谏郭著抚谕其军民。

秋七月丁酉，籍邳、海等州义军及胁从归国而充军者，人给地三十亩，有力者五十亩，仍蠲差税，日支粮二升，号“决胜军”。戊戌，上进枢密臣僚谕之曰：“里城久未毕功，尚书欲增调民，朕虑妨农。况粮储不继，将若之何，盍改图之。”枢臣言：“是役之兴，实为大计，今功已过半，偶值霖潦，成功差迟。尚书议增丁夫，势必验口，不令妨业。比及防秋，当告成矣。”上曰：“卿等善为计画，无贻朕忧。”庚子，以地震，曲赦陕西路。甲辰，置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乙卯，曲赦山东西路。丁巳，遣单思忠以地震祭地祇于上清宫。

八月丙寅，补阙许古等削官解职。丁卯，木星犯舆鬼东南星。戊辰，遣礼部尚书杨云翼祭社稷，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祭后土于河中府。京西行三司李复亨言汝、邓冶铁，河南、北食盐之利。木星昼见于柳，百有九日乃灭。壬申，上敕台臣：“朕处分尚书事，或至数日不奉行，及再问则巧饰次第以对。大臣容有遗忘，左右司玩弛，台臣当纠。今后复尔，并罪卿等。”乃定御史上下半月勾检省中制敕文字。大元兵下武州，军事判官郭秀死之。丁丑，缓在京差徭。中山治中王善杀权知府事李仲等以叛。大元兵下合河县，县令乔天翼等死之。乙酉，命枢密遣官简岭外诸军之武健者，养之彰德、邢、洺、卫、浚、怀、孟等城，弱者罢遣，戊子，敕侯摯谕三司行部官劝民种麦，无种粒者贷之。

九月甲午，诏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屯宿州，与右都监纥石烈德同行帅府事。丙申，唐州从宜夹谷天成败宋人于桐柏。丁酉，尚书省请申命侯摯广营策积贮，上不许，曰：“征敛已多，今更规画，不过复取于民耳。防秋稍缓，当量减戍兵，用度幸足，何至是耶。”甲辰，大元兵徇东胜州，节度使伯德窳哥死之。庚戌，命行省胥鼎领兵赴河中。壬子，真

定招抚使武仙请给金银符赏有功，从之。沿河造战舰，付行院帅府。

冬十月癸亥朔，定保举县令能否升黜举主制。乙丑，用蒙古纲言，招集义军各置都统、副统等官，如贞祐三年制。平凉府先以地震被命醮祭，方行事，庆云见，以图来上。遣官覆验得实，是日，百官奉表称贺。丁卯，以完颜开权元帅左都监，郭文振权右都监，并行元帅府事，谋复太原。壬申，定赃吏计罪以银为则。癸酉，以庆云遣官告太庙。甲戌，以庆云诏国内。己卯，大元兵次单州境，诏诸路民应迁避兵而不欲者，亟遣人以利害晓之。癸未，里城毕工，百官称贺。宴宰臣便殿。迁右丞挚官一阶，赐右丞相琪、左丞汝砺、参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重币三。是役，上虑扰民，募人能致甓五十万者迁一官，百万仍升一等。平阳判官完颜阿剌、左厢讥察霍定和发宋蔡京故居，得二百万有奇，准格迁赏。甲申，宰臣请以里城之功建碑会朝门，从之。丁亥，大元兵屯绵上。壬辰，命有司葺闲舍，给薪米，以济贫民，期明年二月罢，俟时平则赡之以为常。

十一月癸巳朔，前岚州仓使张祐自夏国来归。以枢密副使仆散安贞、同签院事讹可行院事于河北。乙未，以官驴借朝士之无马者乘之，仍给刍豆。己亥，大元兵徇彰德府。辛丑，诏朝官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岁举县令一人。户部令史苏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输租者。上闻之，遣吏按问，杖唐五十，县令高希隆减二等。尚书以希隆罚轻，上曰："使臣至外路，自非至刚者，孰能不从？其依前诏。"甲寅，徐州总领纳合六哥大破红袄贼于狄山。礼部郎中抹撚鲁剌上疏言时事。丁巳，右丞相高琪下狱。

泰安军副使张天翼为贼张林所执以归宋，絷之楚州，至是逃归，授睢州刺史，超两官，进职一等。戊午，大元兵平晋安府，行元帅府事、工部尚书粘割贞死之。

十二月，诛高琪。

本纪第十六本纪第十六

宣宗下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诏免朝。丙申，金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古里甲古伦除名。丁酉，大元兵下好义堡，霍州刺史移剌阿里合等死之。诏赠官有差。庚戌，宋步骑十余万围邓州，闻援军至，夜焚营去，招抚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夺其俘还。壬子，昼晦，有顷大雷电，雨以风。癸丑，户部侍郎张师鲁上书，请遣骑兵数千，及春，淮、蜀并进、以挠宋。丙辰，以武仙遥领中京留守，进官一阶。

三月辛丑，议迁睢州，治书侍御史蒲鲁虎奉诏相视京东城池，还言勿迁便，乃止。癸卯，长春节，诏免朝。乙巳，林州元帅惟良擒叛人单仲、李俊，诛之，降其党卢广。己酉，以吏部尚书李复亨参知政事，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怀、孟帅府事。辛亥，进平章政事高汝砺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参知政事李复亨兼修国史。平章政事、陕西行尚书省胥鼎进封温国公，致仕。壬子，红袄贼于忙兒袭据海州，经略使完颜陈兒以兵击败忙兒，复取之。甲寅，木星犯鬼宿积尸气。

夏四月庚申朔，诏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提控防城事。癸亥，安武军节度使柴茂破红袄贼于枣强。祁州经略使段增顺破叛贼甄全于唐县。夏人犯边，元帅石盏合喜破之。乙丑，以彰德、卫、辉、滑、浚诸州隶河南路转运司。以河南路转运司为都转运，视中都，增置官吏。戊辰，禘于太庙。大元遣赵瑞以兵攻孟州。提控鲁德、王安复大名府。以参知政事把胡鲁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师，元帅左都监承立为右监军权参知政事，同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庚辰，东平元帅府总领提控蒲察山兒破红袄贼于聊城。壬年，命六部检法以法状亲白部官，听其面议，大理寺如之。

五月壬辰，定二品至三品立功迁官格。癸巳，红袄贼寇乐陵、盐山，横海军节度使王福连击败之，张聚来寇，又败之。甲午，上击鞠于临武殿。丙申，以时暑，免常朝，四日一奏事。丁酉，谕工部暑月停工役。癸卯，大元兵徇庾州。丙辰，大元兵徇兖州，泰定军节度使兀颜畏可死之。

六月丙寅，遣人招张柔。丁卯，诏减监察御史四员。戊辰，山东民侨居者募壮士五百人，益东莒公燕宁军。月犯土星。己巳，太白昼见于

张，百八十有四日乃伏。甲戌，制诸仓场库院巡护军，受提举仓场司及监支纳官弹压。京畿不雨，敕有司阅狱，杂犯死罪以下皆释之。丁丑，大元遣杨在攻下大名，又攻开州及东明、长垣等县。己卯，祈雨。庚辰，宋人方子忻来归，有司处之郑州。上曰："吾民奔宋者，彼例衣食之。彼来归者，不善视之，或复逃归，漏泄机事。"命增子忻廪给，有司优遇之。元帅右监军、权参知政事承立上封事。

秋七月辛卯，宋人及红袄贼犯河朔，诸郡皆降，独沧州经略使王福固守。会益都贼张林来攻，福乃叛降林，帅府请讨之。是日，雨。癸丑，林州行元帅府遣总领严禄等讨红袄贼于彰德府，生擒伪安抚使王九。诏参知政事李复亨为慰使，御史丞完颜伯嘉副之，循行郡县劝农。以乌古论仲端等使大元。

八月戊午朔，严实、成江、王赟据济南，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于青崖砦，获其款以闻。李全犯东平府，监军王庭玉败之，擒其伪安化军节度使张林。庚申，高阳公张甫请增兵守冀州。上谕枢密，颍州民渡淮为宋军者凡十村，可追索主者，惩一二以试其余。庚午，敕掌兵官不听举县令。夏人陷会州，刺史乌古论世显降。甲戌，陕西行省报龛谷败夏人之捷。乙亥，上谕宰臣，河南水灾，唐、邓尤甚。其被灾州县，已除其租。余顺成之方，止责正供，和籴、杂征并免。仍自今岁九月始，停周岁桑皮故纸折输。流民佃荒田者如上优免。丙子，陕西行省与夏人议和。戊寅，定选补亲军法。己卯，罢葭州招抚司。壬午，陕西路行省承裔报定西州之捷。丙戌，以随路诸军户徙河南、京东、西、南路，各设检察使、副。恆山公武仙降大元。

九月戊子，诏遣官于河南、陕西选亲军。辛卯，进《章宗实录》。戊戌，大元木华里屯军真定。置总领元帅府于归德，以寿州、陈留两镇兵属之。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壬寅，宋人屯阜郊堡，行军提控完颜益都击败之。大元遣塔忽等来。癸卯，夏人来侵。甲辰，滕州招捕提控夏义勇讨红袄贼，败之。乙巳，诏参知政事李复亨提控刍粮事。己酉，夏人陷西宁州，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坐诛，驸马都尉徒单寿春夺官一阶，杖六十。癸丑，更定安泊逃亡出征军人罪及捕获赏格。甲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来侵。丙辰，巩州行元帅府石盏合喜报定西州之捷。冬十月壬戌，大元遣蒙古塔忽、讹里剌等来。己卯，陕西东路行省报绥德州之捷。泗州元帅府言，红袄贼一月四入寇，掠人畜而去。庚辰，上击鞠于临武殿。辛巳，授红袄贼时青滕阳公、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癸未，京西山寨各设守御使、副，令本路府总之。谕陕西行省图复会州。上击鞠于临武殿。

十一月丁亥朔，免越王永功朔望朝参。易水公靖安民为其下所杀。戊子，黄陵堈经略使乌古论石虎等以战阵失律，伏诛。壬辰，木星昼见于翼，积六十有七日伏，夜又犯灵台北第一星。甲午，河南水，遣官劝课。更浮山县名忠孝。戊戌，诏复卫绍王王爵，仍加开府议同三司。壬寅，山东东路军户徙许州，命行东平总管府治之，判官一人分司临颍。乙巳，诏柴茂权元帅左都监，盖仁贵摄右都监，同行元帅府于真定。是月，大元木华里国王以兵围东平。十二月甲戌，祈雪。礼部郎中权左司谏抹撚胡鲁剌上封事。戊寅，诏军官许月击鞠者三次，以习武事。庚辰，猎，享于太庙。乙酉，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币、税赋二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免朝。丁亥，世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戊子，括南京诸州逋户旧耕官田，给军户。壬辰，议御西夏及征南事。谕皇太子以东平御敌方略。甲午，谕枢密院，南伐事重，当详议其便。撰故卫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丁酉，大元兵攻天井关。戊戌，宋人袭泗州西城，提控王禄死之。辛丑，太白昼见于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伏。乙巳，诏诸道兵集蔡州，己酉，伐宋。庚戌，山东行省报东平之捷。

二月丙辰朔，置招抚司于单州。曲赦东平府。庚申，下诏伐宋。以内族惟弼权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中京；斡勒合打权元帅府右都监，行元帅府于蔡、息；纳合降福权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宿州；孛术鲁达阿权元帅右都监，完颜讹论副右都监，行元帅府于唐、邓。戊辰，罢怀州行元帅府，复置招抚司，与孟州经略司并受中京行枢密院节制。辛未，仆散安贞以元帅出息州，破宋人干净居山寺，拔黄土关。癸酉，以旱灾，曲赦河南路。丙子，禁京城兵器。元帅纥石烈牙叶塔破宋兵，复泗州。进逼濠州，至涡口，乏粮而还西城。癸未，以旱灾，诏中外。

三月丙戌朔，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于北郊。庚寅，宋人围唐、邓，行元帅府事完颜讹论力战却之。前邓州千户孛术鲁毛良虎自拔归国，讹论便宜迁其官三阶，授同知唐州事，乞正授以示信，从之。乙未，罢河南路行三司。丙申，参知政事徒单思忠进尚书右丞、兼修国史，以太子詹事仆散毅夫为参知政事。谕宰臣曰："今奉御、奉职多不留心采访外事。闻章宗时近侍人秩满，以所采事定升降。今亦宜预为考核之法，以激劝之。"戊戌，长春节，免朝。己亥，夏因叛人窦赵兒之招，入据来羌城，孛术鲁合住以重赏诱胁从人为内应，督兵急攻城，拔之。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额外多放乔松等十余人。有司奏请驳放，上已允，寻复遣谕松等曰："汝等中选而复黜，不能无动于心。方今久旱，恐伤和气，今特恩放汝矣。"庚子，赐林州行元帅府经历官康琚进士及第。

琚以武阶乞赴廷试，故有是命。丙午，以旱筑坛祀雷雨师。壬子，雨。

四月己未，山东行省蒙古纲言："东莒公燕宁战败而死。宁所居天胜砦据险，宁亡，众无所归，变在朝夕。权署其提控孙邦佐为招抚使，黄掴兀也为总领，以抚其众。"遣使请命，敕有司议之。辛酉，祷雨于太庙。丙寅，仆散安贞破宋黄、蕲等州。壬申，俘宋宗室男女七十余口献于京师。癸酉，诏亲军中武举第而授职需次者，仍执旧役，廪给循常，阙至发遣。辛巳，监察御史刘从益以弹劾失当，夺官一阶，罢之。诏定进士中下甲及监官散阶至明威者举充县令法。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宋人据楚丘，官军复之。庚子，纳兰记僧伏诛，告人赵锐升职四等。壬寅，陕西元帅完颜赛不遣使来献晋安、平阳之捷，方议其赏，御史乌古论胡鲁劾其纵将士卤掠，不副主上除乱救民之意，乞正其罪。上以赛不有功，诏勿问，赏议亦寝。癸卯，唐州守将讹论为元帅赛不犹子，与宋人战唐州境上，为宋人所败，死者七百余人，匿之而以捷闻。御史纳兰发其事。上以赛不故，亦不之罪，而以是意谕之。乃称纳兰敢言，录其功付有司，秩满考最。癸丑，东平内徙，命蒙古纲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帅府于黄陵堌。

六月甲寅朔，尚书省奏驸马都尉安贞反状，上阅奏虑其不实，谓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曰："国家诛一大臣，必合天下后世公议。其令覆按之。"乙丑，遣使谕晋阳公郭文振、上党公完颜开各守疆土，同心济难，毋以细故启衅端，误国事。戊寅，仆散安贞坐谋反，并其三子皆伏诛。己卯，越王永功薨。庚辰，辍朝。壬午，上亲奠于殡所。秋七月己亥，义勇军叛，据砀山县。庚子，诏增给徐州、清口等处戍兵衣粮。己酉，砀山贼夜袭永城县，行军副总领高琬败之，命蒙古纲并力讨捕。辛亥，单州招抚刘琼乞移河南粮济其军，诏给之。

八月壬子朔，罢黄陵堌招抚司。上谕尚书省，砀山叛军家属囚归德，旬余不给粮，恐伤其生。宰臣奏，已给之矣。又谕枢密，河北艰食，民欲南来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癸亥，林、怀帅府邀击红袄贼于伏恩村，败之。甲子，诏南征溃军复归而能力战者，依出界立功格赏之。乙丑，宋人掠沈丘，杀县令。甲戌，命有司除逋户负租，毋征见户。

九月甲申，以京东岁饥多盗，遣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为宣慰使，往抚安之。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丁亥，诏州府及军官捕盗慢职，四品以下宣慰使决之，三品以下上奏裁。戊子，增授隰州招抚使轩成

官，改受陕西省节制。乙巳，崇进、驸马都尉定国公徒单公弼薨。庚戌，岁星犯左执法。右丞相高汝砺表乞致仕，诏温留之。冬十月癸丑，进汝砺官荣禄大夫。命仆散毅夫行尚书省于京东，督诸军刍粮。乙卯，太医侯济、张子英治皇孙疾，用药瞑眩，皇孙不能任，遂不疗，罪当死。上曰："济等所犯诚宜死，然在诸叔及弟兄之子，便应准法行之，以朕孙故杀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尚书省言："司、县官贪暴不法，部民逃亡，既有决罚，他县停匿亦宜定罪。随处土民久困徭役，客户贩鬻坐获厚利，官无所敛，亦宜稍及客户，以宽土民。行院帅府幕职，虽无部众，亦尝赞画戎功，而推赏止进官一阶，宜听主将保奏，第功行赏。"上皆从其请。戊午，遣亲军讨河南群盗。辛酉，大元兵攻绥德州。壬戌，夏人复侵龛谷。甲子，敕监察所弹事，同列不可预闻，著为令。丁卯，夏人犯定西、积石之境。戊寅，分京畿戍卒万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许州元帅纥石烈鹤寿将之，屯潼关西。

十一月癸未，陕西东路行省报安塞堡败夏人之捷。甲申，谕太府减损食品。庚寅，募民兴南阳水田。壬辰，太子、亲王、百官表贺安塞堡之捷，却之。乙未，夏人攻龛谷。宋人攻蕲县。红袄贼掠宿州。辛丑，诏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民有能垦辟闲田，除来年科征。归德、亳、寿、颍停阁逋户租外，仍蠲三之一。逋户田庐有司募民承业，禁其毁损，以俟来复。蒲城县民李文秀等谋反，伏诛。壬寅，宋人焚颍州，执防御判官而去。是日，相国寺火。大元兵攻延安。

十二月辛亥朔，以大元兵下潼关、京兆，诏省院议之。壬子，罢避举县令法。丁巳，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翰林待制安庭珍使北还，各迁一阶。庚申，罢河南义军。丁卯，诏罢新签民军，减枢密院掌兵官及京城戍兵，仍谕行院帅府，毋擅增设补签。辛未，罢行总管府及招讨统军检察等司。定宋人来归赏格及诈诱征防军人逃亡罪法。癸酉，元帅合达买住及其将士以延安功特赏赉之，仍下诏奖谕。

闰月辛巳朔，大元兵徇鄜州，保大军节度使完颜六斤、权元帅右都监纥石烈鹤寿、右都监蒲察娄室、遥授金安军节度使女奚烈资禄皆死之。乙酉，提控术甲咬住破沈丘贼于陈瓦。丙戌，颁诏抚谕河南士寇。戊子，荧惑犯轩辕。己丑，孙瑀及捕盗官吾古出招降泰和县贼二千人，诏斩其首恶，余皆释之。同知保静军节度使郭澍以征粮失期，诬杀平民，坐诛。辛卯，官军复葭州。癸巳，通远军节度使孛术鲁合住削官。甲午，月犯荧惑。丙申，红袄贼入蒙城县，县官失其符印，军民死者甚众，贼大掠而去。戊戌，镇星昼见于轸。己亥，发兵捕京东盗。太白昼见于室。壬寅，发上林署粟赈贫民。陈、亳等州，鹿邑、城父诸县，盗

蜂起，趣枢府遣官讨之。捕盗军所过残民，遣御史一人按视。军所获牛，有司以官钱收赎。戊申，诏定招捕土寇官赏格。己酉，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

元光年春正月庚戌朔，免朝。辛亥，世宗忌辰，谒奠于启庆宫。元帅惟弼破红袄贼于张骞店。壬子，遣官垦种京东、西、南三路水田。甲寅，禁非边关急速事无驰传，有滥乘者州县径白省部，四方馆从御史台，外路从分按御史治之。诏陕西西路行省徙京兆者，兵退还治平凉。坊州刺史把移失剌以弃城，伏诛。郑州防御使裴满羊哥、同知防御使古里甲石伦除名。平西节度使把古咬住夺官一阶。丁卯，诏抚谕京东百姓。

二月壬午，诏徙中京、唐、邓、商、虢、许、陕等州屯军及诸军家属赴京兆、同、华就粮屯。乙酉，陕西西路行省请以厚赏募河西蕃部族寺僧，图复大通城，命行省枢密院筹之。癸巳，上谕宰臣，宋人以重兵攻平舆、褒信，我师力战却之，又侦知其事状之详。若俟帅府上功推赏，岂急于劝奖之道？其遣清望官，赍空名宣敕，核实给之。乙未，诏谕河南、陕西。大元兵屯葭州。壬寅，权定行省、枢府、元帅府辄杖左右司、经历司官罪法。甲辰，上念鄜延被兵，又延安受围，尝发民粟给军。诏除延安、鄜、坊、丹、葭、绥德税租，仍令有司偿其粟直，不足者许补官。戊申，恆州军变，万户呼延棫等千余人杀掠城中，焚庐舍而去。己酉，遣元帅左监军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军马伐宋，同签枢密院事时全行院事，副之。

三月辛酉，宋人掠确山县之刘村。丙寅，岁星犯太微左执法。戊辰，枢密院委差官贾天安上书言利害。壬申，尚书右丞徒单思忠以病马输官，冒取高价，御史劾之，有司以监主自盗论死，上顾惜大体，降授陈州防御使。癸酉，提控李师林败夏人于永木岭。郭文振表，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将攻河南、陕西。诏枢密备御。夏四月辛巳，以金吾卫上将军、劝农使讹可签枢密院事。置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卿、少卿、丞，京东、西、南三路置行司，并兼采访事。壬午，大元兵攻陵川县。丁酉，林怀路行元帅府事惟良削官两阶，罢之。更定辟举县令之法，而复行之。戊戌，籍丁忧待阙、追殿等官，备防秋。丁未，行枢密院报淮南之捷。

五月戊申朔，大元兵屯隰、吉、翼等州。壬戌，讹可、时全军大败。甲子，讹可以败绩当死，上面数而责之，勉其后效命，朘官两阶。丁卯，召致政胥鼎等赴省议利害。壬申，时全伏诛。

六月戊寅朔，造舟运陕西粮，由大庆关渡抵湖城。癸未，大赦。陈州防御使吕子羽坐乏军兴，自尽。制诸监官及八品以下职事，丁忧、待阙、任满、遥授者，试补侍卫亲军。命各路司农司设捕盗方略。丁酉，红袄贼掠柳子镇，驱百姓及驿马而去，提控张瑀追击，夺所掠还。伪监军王二据黎阳县，提控王泉讨之，复其城。秋七月庚戌，大元将按察邬以其众屯晋安、冀州之境。丙辰，上党公完颜开复泽州。己未，归德行枢密院王庭玉报曹州破红袄贼之捷。庚申，定监当官选法。河北群盗犯封丘、开封界，令枢密院御捕。甲子，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请自今行院帅府幕职，有过得自决之。不允。戊辰，红袄贼袭徐州之十八里砦，又袭古城、桃园，官军破之。乙亥，太白昼见经天，与日争光。

八月丁丑，定西征将士官赏有差。己卯，彗星见西方。甲申，增定藏匿逃亡亲军罪及告捕赏格。积石州蕃族叛附于夏，巩州提控尼旁古三郎讨之，获羊千口，进尚膳，诏却之。以彗星见，改元，大赦。谕旨宰臣曰："赦书已颁，时刻之间，人命所系。其令将命者速往，计期而至。"以大司农把胡鲁为参知政事。癸巳，河间公移剌众家奴、高阳公张甫兵复河间府，是日，报捷者始达。上以道途梗塞，报者艰虞，命厚赏之。夏人入德顺。壬寅，祈雨。

九月丙午朔，以左右警巡使兼弹压。谕陕西行省备边。壬子，牙吾塔请以兵由寿州渡淮，捣宋人巢穴，不从。乙卯，议经略淮南。己巳，宋人掠遂平县之石砦店，复侵南阳，唐州提控夹谷九住败之。冬十月丁丑，夏人掠德顺之神林堡。壬午，宋张惠攻零子镇，为斡鲁朵所败，虏其裨将二人。河中府万户孙仲威执其安抚使阿不罕胡鲁剌据城叛，陕西行省遣将讨平之。癸未，复曹州。甲申，上猎于近郊，诏免百官送迎，且勿令治道，以劳百姓。庚寅，徙彰德招抚使杜先军于卫州。乙未，大元兵下荣州之胡壁堡及临晋。庚子，诏所司巡护避兵民资产。甲辰，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万，诏兼同知府事完颜霆等安抚其众。

十一月丁未，大元兵徇同州，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同知定国军节度使讹可皆自尽。甲寅，京东总帅牙吾塔报临淮破宋兵之捷。戊辰，大元蒙古蒲花攻凤翔府。

十二月乙亥朔，上谓皇太子曰："吾尝夜思天下事，必索烛以记，明而即行，汝亦当然。"以河中治中侯小叔权元帅府右都监，许便宜行事。乙酉，迁同知平阳府事史咏龙虎卫上将军，赐号"守节忠臣"，权行平阳公府事。丁亥，叠州总管青宜可卒，特命其子角袭职。诏谕近侍局曰："奉御、奉职皆少年，不知书。朕忆曩时置说书人，日为讲论自古君

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复置。”己丑，兰州提控唐括昉败夏人于质孤堡。大元以大军攻凤翔。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诏免朝贺。乙巳，世宗忌日，谒奠于启庆宫。右丞相汝砺乞致政，上面谕使留。大元兵下河中府，权元帅右都监侯小叔复之。壬子，寿州防御使完颜乃剌夺官四阶。甲寅，上谕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屡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从谏足矣，岂可掠人之美以为己出哉！”戊午，四方馆瘸驴以罪罢，宰臣请以散地羁縻之，上曰：“此辈豪杰，正须诚待，若以术制，适使自疑。但不畀军政，外补何害？”授瘸驴恆州刺史。又谓：“鬻爵恩例有丁忧官得起复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为著此令哉？”丁卯，大元兵复下河中府。

二月甲戌朔，皇后生辰，诏免贺礼。己卯，丞相汝砺朝会，免拜，设榻殿下，久立赐休。壬午，诏“军官犯罪，旧制更不可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难得，朕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艺善掌兵者，量才复用。其令尚书省议以闻”。丁亥，大赦。己亥，凤翔围解。石盏合喜加金紫光禄大夫，升左监军，特授大名府谷忽申猛安，完颜仲元加光禄大夫，升右监军，特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各赐金鞶带有差。

三月甲辰朔，宋人袭汝阳。壬子，诫谕平章英王守纯崇饮。癸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权元帅右都监，代领侯小叔军。甲寅，上谓宰臣：“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下者，终不足贵。”丞相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丙辰，长春节，免朝。以户部尚书石盏畏忻为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辛酉，禁茶。壬戌，诏以凤翔战功及颁赏等级遍谕诸郡。甲子，以完颜伯嘉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府。辛未，诏职官犯罪非死罪除名，遇赦幸免，有才干者中外并用。夏四月癸酉朔，复霍州汾西县，诏给空名宣敕，迁赏将士之有功者。丙子，设京兆南山安抚司。丁丑，故凤翔万户完颜丑和以死节赠怀远大将军，授刺史职。其父恕除以功例赏外，迁两官，升职二等。己卯，遣官阅河南帅府见兵，籍闲官豪右亲丁及辽东、河北客户为军。庚子，募西山猎户为军。

五月癸卯朔，始造“元光重宝”。丙午，复河中府及荣州，遣人持檄招前恆山公武仙。乙卯，权平阳公史咏复霍州及洪洞县。丁巳，始造“元光珍货”，同银行用。戊午，以檄招东平严实。己未，参知政事毅夫言：“胁从人号‘忠孝军’，而置沿淮者所为多不法，请防闲之。”上曰：“人心无常，顾驭之何如耳。驭之有术，远方犹且听命，况此辈乎！不然，虽左右亦难防闲。正在廓开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

也。”庚申，签河南路寄居官民充军。辛酉，徙晋阳公郭文振兵于孟州。甲子，徙权平阳公史咏兵于解州、河中府。

六月乙亥，京东总帅牙吾塔报淮南之捷。丁亥，罢行省所置监察御史兼弹压之职。戊子，议遣人招李全、严实、张林。甲午，诏罢河中行省，置元帅府。辛丑，遥授静难军节度使颜盏虾□麻等以保凤翔功进官。秋七月壬寅朔，夏人犯积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没，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厮没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从。诏赏诸僧钤辖正将等官，而给以廪禄。乙巳，遣兵守卫解州盐池。庚戌，以空名宣敕迁赏诸部降人。壬子，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私相易之禁。癸丑，敕诸御史曰：“琐细事非人主所宜诘，然凡涉奸弊，靡不有关国政者。比闻朝官及承应人月给俸粮，多杂糠土，有司所收曷尝有是物哉。至于出纳斗斛，亦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台官初不问。事事须朕言之，安用汝曹也！”乙卯，丹凤门坏。丁巳，阴坡族之骨鞠门等叛归夏，元帅夹谷瑞发兵讨之，以捷闻。御史中丞师安石言制敌二事。戊午，宰臣方对次，有司奏前奉御温敦太平卒。上大骇曰：“朕屡欲授太平一职，每以事阻，今仅授之未数日而亡，岂非天耶！”因谓宰臣曰：“海陵时有护卫二人私语，一曰富贵在天，一曰由君所赐。海陵窃闻之，诏授言由君所得以五品职，意谓诚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章宗秋猎，闻平章张万公薨，叹曰：‘朕乃将拜万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乙丑，诏籍陕西路侨居官民为军。

八月辛未朔，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等率都统金山颜俊以沂州百余人，晨入省署，杀行尚书省蒙古纲，据州反。壬申，诏赏京兆路官军保全南山诸谷之功，以所全人数多寡为等第，千人以上官一阶，三千人以上两阶，五千人以上三阶，仍升职一等，能以力战护之者又增一阶，战没者就以赠之。甲戌，遣官持空名宣敕，谕以重赏招纳合六哥，拒命，即命牙吾塔合行院兵讨灭之。乙亥，火星入鬼宿中，掩积尸气。乙酉，诏能捕获反贼六哥者，除见定官外，仍与世袭谋克。丙戌，遣官分行蔡、息、陈、亳、唐、邓、裕诸州，洎司农司州县吏同议，凡民丁相聚立砦避兵，与各巡检军相依者，五十户以上置砦长一员，百户增副一员，仍先迁一官，能安民弭盗劝农者论功注授。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人入寿州，女奚烈蒲乃力战却之。壬寅，枢密院奏提控术甲剉只罕破宋人之功。甲辰，宋人攻南阳。丙午，牙塔报桃园、淮阳之捷，并以纳合六哥结构李全之状来告。戊申，降人孙邦佐自李全军中归，遥授知东平府兼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官军与宋人力战于胡陂而却之，提控术虎春兒为所杀。癸丑，纳合六哥所署伪都统乌古论赛汉、夹谷留住等来归。己未，赠术虎春兒银青荣禄大夫。丙

寅，扎也胡鲁等拔邳州南城。丁卯，权御史中丞帅安石等劾英王守纯不实，付有司鞫治，寻诏免罪，而犹责论之。冬十月癸酉，徙晋阳公郭文振等兵于卫州。乙亥，制行枢密院及元帅府，农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猎，月不过三次。丁丑，上猎于近郊。己卯，祫于太庙。壬午，火星犯灵台。乙酉，上猎于近郊。辛卯，诏石壕店、渑池、永宁县各屯兵千人。壬辰，滕州人时明谋反，伏诛。戊戌，唐、邓行元帅报淮南之捷。

十一月己亥，红袄贼伪监军徐福等来降。诏进牙吾塔官一阶，赐金币有差。辛丑，总帅牙吾塔报邳州之捷，函叛人六哥首以献。开封县境有虎咥人，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丙午，邳州红袄贼三千来降，初拟置诸陈、许之间，上以为“若辈虽降，家属尚在河朔，余党必杀之，所得者寡而被害者众，亦复安忍？不若命使抚谕，加以官赏而遣之还。果忠于我，虽处河朔岂负我耶？且余众感恩，将有效顺者矣”。戊午，以上党公完颜开之请，谕开及郭文振、史咏、王遇、张道、卢芝等各与所邻帅府相视可耕土田，及濒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种之，以给军饷。辛酉，巩州行元帅府报会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己巳朔，徙沿淮巡检边军于内地。癸酉，以空名宣命金银符给完颜开赏功。辛巳，诏延安土人充司县官义军使者选人代之，量免其民差税。邳州民丁死战阵者各赠官一阶。归德、徐、邳、宿、泗、永、亳、颍、寿等州复业及新地民，免差税二年，见户一年，尝供给邳州者复免一年之半，睢州、陈留、杞县免三之一。

丁亥，上不豫，免朝。戊子，皇太子率百官及王妃、公主入问起居。己丑，复入问起居。庚寅，上崩于宁德殿，寿六十有一。上疾大渐，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资明夫人郑氏年老侍侧，上知其可托，诏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绝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遣妃庞氏问安寝阁。庞氏阴狡机慧，常以其子守纯年长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为变，即绐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钥之，急召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始启户出后妃，发丧。皇太子方入宫，英王守纯已先入，皇太子知之，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官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余于东华门街。部署即定，命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乃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宣遗诏。是日，诏赦中外。明年

正月戊戌朔，改元正大，谥大行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

赞曰：宣宗当金源末运，虽乏拨乱反正之材，而有励精图治之志。

迹其勤政忧民，中兴之业盖可期也，然而卒无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翘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举措失当故也。执中元恶，此岂可相者乎，顾乃怀其援立之私，自除廉陛之分，悖礼甚矣。高琪之诛执中，虽云除恶，律以《春秋》之法，岂逃赵鞅晋阳之责？既不能罪而遂相之，失之又失者也。迁汴之后，北顾大元之朝日益隆盛，智识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曾未数年，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里，其能济乎？再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

本纪第十七本纪第十七

哀宗上

哀宗讳守绪，初讳守礼，又讳宁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赐姓温敦氏，仁圣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翼邸，仁圣无子，养为己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登极，进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初，庄献太子守忠薨，立皇孙铿为皇太孙，寻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礼为皇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诏略曰："子以母贵，遂王守礼地邻冢嫡，庆集元妃，立为皇太子，其典礼有司条具以闻。"四月甲午，用太子少保张行信言，更赐名守绪。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壬辰，诏大赦，略曰："朕述先帝之遗意，有便于时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国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刑宪，今后有本条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泽士庶，许令直言军国利害，虽涉讥讽无可采取者，并不坐罪。"

正大元年春正月戊戌朔，诏改元正大。庚子，上居庐，百官始奏事。秘书监、权吏部侍郎蒲察合住改恆州刺史，左司员外郎泥旁古华山同知桢州军州事，逐二奸臣，大夫士相贺。邠州节度使移剌术纳阿卜贡白兔，诏曰："得贤臣辅佐，年谷丰登，此上瑞也，焉事此为。令有司给道里费，从之本土。礼部其遍谕四方，使知朕意。"丁巳，诏朝臣议修复河中府。礼部尚书赵秉文、太常卿杨云翼等言，陕西民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戊午，上始视朝。大司农、守汝州防御使李蹊为太常卿，权参知政事。平章政事荆王守纯罢，判睦亲府。参知政事仆散五斤罢，充大行山陵使。尊皇后温敦氏、元妃温敦氏皆为皇太后，号其宫一曰仁圣，一曰慈圣。百官入贺于隆德殿。是日，大风飘端门瓦。赤盏合喜权枢密副使。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门且笑且哭。诘之，则曰："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群臣请置重典，上持不可，曰："近诏草泽诸人直言，虽涉讥讪不坐。"法司唯以君门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南阳民布陈谋反，伏诛。

三月，荧惑犯左执法。戊申，奉安宣宗御容于孝严寺。辛亥，丞相高汝砺薨。癸丑，葬宣宗于德陵。甲寅。起复邠州节度使致仕张行信为尚书左丞。以延安帅臣完颜合达战御有功，授金虎符，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兼统河东两路。夏四月癸酉，宣宗祔庙，大赦中外。

荧惑犯右执法。

五月戊戌，平章政事把胡鲁薨。癸卯，枢密副使完颜赛不为平章政事，权参知政事石盏尉忻为尚书右丞，太常卿李蹊为翰林承旨，仍权参政。甲辰，赐策论进士孛术论长河以下十余人及第，经义进士张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赐词赋进士王鹗以下五十人及第。诏刑部，登闻检、鼓院，毋销闭防护，听有冤者陈诉。

六月甲戌，宰执请击鞠，上以心丧不许，辛卯，立妃徒单氏为皇后。遣枢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秋七月己亥，诏谕百官各勤乃职。癸卯，补修大乐。

九月，枢密判官移剌蒲阿复泽、潞、获马千疋。冬十月戊午，夏国遣使来修好。

十二月乙巳，恆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诛。甲寅，宣宗小祥，烧饭于德陵。改定辟举县令法，以六事课县令。京东、西、南，陕西设大司农司，兼采访公事，京师大司农总之。左丞张行信言："先帝诏国内，刑不上大夫，治以廉耻。丞相高琪所定职官犯罪的决百余条，乞改依旧制。"上不欲彰先帝之过，略施行之。

二年春正月甲申，有黄黑之昆。夏四月辛卯朔，恆山公武仙自真定府来奔。起复平章政事致仕莘国公胥鼎为平章政事，行省事于卫州，进封英国公。甲午，以京畿旱，遣使虑囚。钧、许州大雨雹。丁酉，宿、郑州雨伤麦。

五月丁丑，以旱甚责己，避正殿，减常膳，赦罪。苏椿自大名来奔，诏置椿许州。秋七月，都水蒲察毛花辇杀人，免死除名。

八月，巩州元帅田瑞反，行省军围之，其母弟十哥杀瑞出降，赦其罪，以为泾州节度使，世袭猛安。

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冬十月，以夏国修好，诏中外。新军政改总领为都尉。己酉，以诛田瑞诏中外。癸亥，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弘毅为夏国报成使，国书称兄。乙亥，面谕台谏完颜素兰、陈规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从来臣属我朝，今称弟以和，我尚不以为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剌蒲阿及宋人战于光州，获马数千，数人

千余而还。内族王家奴故杀鲜于主簿，权贵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挞一人乎？朕为人主，敢以无罪害一人乎？国家衰弱之际，生灵有几何，而族子恃杀一主簿，吾民无主矣。”特命斩之。诏有司为死节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庙。禁宿、泗、青口巡边官兵，毋复擅杀过淮红衲军。诏赵秉文、杨云翼作《龟镜万年录》。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国遣使来贺。

三月，陕西旱。平章政事胥鼎复请致仕，不许。诏尚书省议省减用度。夏四月辛卯，亲享于太庙。郕国夫人车经御路，过庙前，驭者乘马，二婢坐车中，俱不下，诏系狱杖之。辛丑，以旱，遣官祷于济渎。癸卯，祈于太庙。禁伞扇。河南大雨雹。己酉，遣使虑囚，遣使捕蝗。

五月己未，大雨。宋兵掠寿州境。癸亥，永州桃园军失利，死者四百人。乙丑，大雨。壬申，诏谕庾州赵甫等，能以土地来归，当任使之。

六月辛卯，京东大雨雹，蝗尽死。壬子，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霭，讨反贼万奴，赦胁从者。秋七月庚午，平章政事英国公胥鼎薨。

八月，移剌蒲阿复曲沃及晋安。辛卯，诏设益政院于内廷，以礼部尚书杨云翼等为益政院说书官，日二人直，备顾问。冬十月丁酉，夏使来报哀。

十一月庚申，议与宋修好。戊辰，又议之。己巳，宋忠义军夏全自楚州来归，楚州王义深、张惠、范成进以城降，封四人为郡王。辛未，改楚州为平淮府，以夏全等来降，赦诸路从宋及淮、楚官吏军民，并其家属。甲戌，遣使夏国贺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来报，各停使聘。大元兵征西夏，平中兴府。召陕西行省及陕州总帅完颜讹可、灵宝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赴汴议兵事。诏谕陕西两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听以功过赏罚之，银二十五万两从其给赏。遣中奉大夫完颜履信等为吊祭夏国使。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壬戌，增筑中京城，浚汴城外濠。

二月，蒲阿、牙吾塔复平阳，执知府李七斤，获马八千。

三月，签劳效官充军，有怨言，不果用。以银赎平阳虏获男女，分赐官军者听自便。大元兵平德顺府，节度使爱申、摄府判马肩龙死之。

大元兵复下平阳。己巳，征夏税二倍。夏五月丁丑，议乞和于大元。大元兵平临洮府，总管陀满胡土门死之。陕西行省进三策：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不从。

六月戊申朔，遣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为议和使。丙辰，地震。太白入井。赐词赋经义卢亚以下进士第。秋七月，大元兵自凤翔徇京兆，关中大震。工部尚书师安石为尚书右丞。壬辰，以中丞乌古孙卜吉、祭酒裴满阿虎带兼司农卿，签民军，劝率富民入保城聚，兼督秋税，令百姓知避迁之计。丁酉，赦陕西东、西两路，赐民今年租。

八月庚戌，诏有司罢遣防备丁壮、修城民夫，军须差发应不急者权停。己巳，万年节，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待制吕造进《尚书要略》。是日，大风落左掖门鸱尾，坏丹凤扉。陨霜，禾尽损。李全自都复入楚州据之，遣总帅完颜讹可、元帅庆山奴守盱眙，与全战于龟山，败绩。冬十月辛酉，右拾遗李大节、右司谏陈规劾同判睦亲府事撒合辇奸赃，不报。壬戌，外台监察御史谏猎，上怒，以邀名卖直责之。诏赠德顺府死事爱申、马肩龙等官。以淮南王爵招李全。

十一月乙未，未时，日上有二白虹贯之。丁酉，猎于近郊。

十二月，真授李蹊参知政事。大元兵下商州。壬子，遣使安抚陕西，以牛千头赐贫民。

五年春正月丁丑，亲祭三庙。庚辰，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如大元吊慰。丙戌，议击盱眙。辛卯，以龟山之败，降元帅庆山奴为定国军节度使。

二月乙巳朔，大寒，雷，雨雪，木之华者尽死。癸丑，诏有司以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塑像入褒忠庙。书死节子孙于御屏，量材官使之。

三月甲戌朔，群臣请依祖宗故事，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不从。乙酉，监察御史乌古论不鲁剌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受馈遗，曲赦其罪而出之。夏四月甲辰朔，以御史言三奸不已，凡四日不视朝。八日，议放还西夏人口。丙寅，右丞师安石薨。亲卫军王咬兒酗酒杀其孙，大理寺当以徒刑，特命斩之。

五月癸巳，定国军节度使庆山奴以受赂，夺一官。

六月壬戌，以旱，赦杂犯罪死已下。秋七月戊子，同判睦亲府事撒

合辇出为中京留宁，行枢密院事。

八月乙卯，以旱，遣使祷于上清宫。甲子，参知政事白撒为尚书右丞，太常卿颜盏世鲁权参知政事。增筑归德行枢密院，拟工役数百万，诏遣权枢密院判官白华喻以农夫劳苦，减其工三之二。以节制不一，并卫州帅府于恆山公府，命白华往经画之。

九月庚寅，雨足，始种麦。冬十一月辛巳，进宣《宣宗实录》。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完颜麻斤出以奉使不职，免死除名。壬子，完颜奴申改侍讲学士，充国信使。以陕西大寒，赐军士柴炭银有差。京兆、凤翔府司竹监进竹，令分给之。

六年春二月丙辰，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权枢密副使。耀州刺史李兴有战功，诏赐玉兔鹘带、金器。以丞相完颜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召平章政事完颜合达还朝。移剌蒲阿率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骑驻邠州。遣白华驰谕蒲阿以用兵之意。诏枢密更给忠孝军马疋，以渐调发都尉司步卒及忠孝马军屯京西。以白华专备军须。

三月乙亥，忠孝军总领陈和尚有战功，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夏五月，陇州防御使石抹冬兒进黄鹦鹉，诏曰："外方献珍禽异兽，违物性，损人力，令勿复进。"秋七月，罢陕西行省军中浮费。

八月，移剌蒲阿再复泽、潞。

九月，洮、河、兰、会元帅颜盏虾□麻进西马二疋，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今以赐卿，其悉朕意。"冬十月，移剌蒲阿东还，令陈和尚率陕西归顺马军屯钧、许。大元兵驻庆阳界。诏陕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币帛乞缓师请和。

十一月，遣使钧、许选试陕西归顺人，得军二千，以艺优者充忠孝军，次充合里合军。

十二月，诏副枢蒲阿、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救庆阳。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

七年春正月，副枢蒲阿、总帅牙吾塔、权签院事讹可解庆阳之围。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夏五月，诏释清口宋败军三千

人，愿留者五百人，以屯许州，余悉纵遣之。赐经义词赋李瑭以下进士第。秋七月，以平章政事合达权枢密副使。

八月，赐陕西死事孤盐引及绢，仍量材任使。大元兵围武仙于旧卫州。冬十月，平章合达、副枢蒲阿引兵救卫州。卫州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合达、蒲阿并世袭谋克。移剌蒲阿权参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阌乡，以备潼关。

八年春正月，大元兵围凤翔府。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谕阌乡行省进兵，合达、蒲阿以未见机会不行。复遣白华谕合达、蒲达将兵出关以解凤翔之围，又不行。夏四月丁巳朔，赦。全免京西路军钱一年。旱灾州县，差税从实减贷。大元兵平凤翔府。两行省弃京兆，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

五月，李全妻杨妙真以全陷没于宋，构浮梁楚州北，欲复宋雠。遣合达、蒲阿屯桃源界溆河口，以备侵轶。宋八里庄人拒其主将纳合达、蒲阿。诏改八里庄为镇淮府。秋七月，宋将焚浮梁。

九月丙申，慈圣宫皇太后温敦氏崩，遣诰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大元兵驻河中府。庆山奴弃京兆东还。召合达、蒲阿赴汴，议引兵趋河中府，惧不敢行，还陕州，出师至冷水谷而归。大元兵攻河中府，合达、蒲阿遣元帅王敢率兵万人救之。冬十月，右丞相赛不致仕。

十一月丁未，大元进兵峣峰关，由金州而东。省院议以逸侍劳，未可与战。上谕之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今兵至不能逆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与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乃诏诸将屯军襄、邓。

十二月己未，葬明惠皇后。河中府破，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死之，元帅板子讹可提败卒三千走阌乡。诏赦将佐以下，杖讹可二百以死。合达、蒲阿率诸军入邓州，杨沃衍、陈和尚、武仙皆引兵来会。出屯顺阳。戊辰，大元兵渡汉江而北，丙子，毕渡。合达、蒲阿将兵御于禹山之前。大元兵分道趋汴京，京城戒严。是夜二鼓，合达、蒲阿引军还邓州。大元兵蹑其后，尽获其辎重。

天兴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又改元天兴。春正月壬午朔，日有两珥。大元兵道唐州，元帅完颜两娄室与战襄城之汝

坟，败绩。两娄室走汴京。遣完颜麻斤出等部民丁万人，决河水卫京城。癸未，置尚书省、枢密院于宫中，以便召问。起前元帅古里甲石伦权昌武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合达、蒲阿引军自邓州赴汴京。乙酉，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将步骑三万巡河渡，权近侍局使徒单长乐监其军。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口入京。丙戌，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丁亥，长乐、撒合引兵至封丘而还。戊子，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上书请斩长乐、撒合以肃军政，不从。都尉乌林答胡土一军自潼关入援，至偃师，闻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楼橹及守御备。大元兵薄郑州，与白坡兵合，屯军元帅马伯坚以城降，防御使乌林答咬住死之。乙未，大元游骑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两省军战钧州之三峰山，两省军大溃，合达、陈和尚、杨沃衍走钧州，城破皆死之。枢密副使蒲阿就执，寻亦死。武仙走密县。自是，兵不复振，己亥，徐州行省完颜庆山奴引兵入援，义胜军校侯进、杜正、张兴率所部北降，庆山奴入睢州。庚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开兴。辛丑，潼关守将李平以关降大元。壬寅，扶沟民钱大亨、李钧叛，杀县令王浩及其簿尉。庚戌，许州军变，杀元帅古里甲石伦、粘合仝周、苏椿等，以城降大元。

二月壬子朔，庆山奴谋走归德，至阳驿店遇大元兵，徐帅完颜兀里力战而死，庆山奴被擒，使招京城，不从。睢州刺史张文寿弃城从庆山奴，皆死之。甲寅，大元兵徇临涣，摄县令张若愚死之。戊午，次卢氏。关、陕行省总帅两军及秦、蓝帅府军弃潼关而东，与之遇，天又大雪，未战而溃。行省徒单兀典、总帅纳合合闰败死，完颜重喜降，斩于马前。都尉郑倜杀都尉苗英亦降。秦、蓝总帅府经历商衡死之。大元兵下睢州。庚申，翰林待制冯延登北来归。乙丑，大元兵攻归德。庚午，起复右丞相致仕赛不为左丞相。括京师民军二十万分隶诸帅，人月给粟一石有五斗。

三月丁亥，大元军平中京，留守撒合辇投水死。甲午，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宫，枢密副使合喜宿大佛寺，以备缓急。大元遣使自郑州来谕降，使者立出国书以授译史，译史以授宰相，宰相跪进，上起立受之，以付有司。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蒲阿妻子，绣女、弓匠、鹰人又数十人。庚子，封荆王子讹可为曹王，议以为质。密国公璹以曹王幼，请代行，上慰遣之，不听其代。壬寅，尚书左丞李蹊送曹王出质，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为请和使。户部侍郎杨慥权参知政事。分军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门抚西面将士。千户刘寿语不逊，诏释勿问。癸卯，上复

出抚东面将士，亲傅战伤者药于南薰门下，仍赐卮酒。出内府金帛器皿以赏战士。乙巳，凤翔府砲军万户王阿驴、樊乔来归。己酉，造革车三千两，已而不用。置局养无家俘民。夏四月癸丑，兵士李新有功，擢四方馆使。元帅刘益叱其子战死。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奉金帛诣大元兵乞和。戊午，又以珍异往谢许和。癸亥，明惠皇后陵被发，失柩所在，遣中官往视之，至是始得。以兵护宫女十人出迎朔门奉柩至城下，设御幄安置，是夜复葬之。戮郑倜妻子。甲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天兴。诏内外官民能完复州郡者功赏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饫军士。减御膳，罢冗员，放宫女。上书不得称圣，改圣旨为制旨。释镐厉王、卫绍王二族禁锢，听自便。乙丑，百官初起居于隆德殿前。丙寅，以尚书省兼枢密院事。丁卯，放宫女，听以衣装自随，金珠留犒士卒。汴京解严，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己巳，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同大元使没忒入城。庚午，见使臣于隆德殿。放宫女如前。辛未，开郑门听百姓男子出入。甲戌，御承天门大飨将士，闻有声屈者乃还宫。乙亥，有诏止奏事。许州进樱桃。

五月辛巳，迁民告出城者以万数，赛不、白撒不听。乙酉，以南阳郡王子思烈行尚书省于邓州，召援兵。丙戌，拜天于大庆殿，诏白撒致仕。放京城四面军，李辛不奉诏。丁亥，凿洧川漕渠，寻罢之。冯延登以奉使有劳，授礼部侍郎。戊子，裕州镇防军将领贺都喜率西军二千人入援，放迁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密国公璹薨。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癸巳，杨春入据亳州，观察判官刘均死之。辛丑，上御香合，面责宰相。乙巳，将相受保城爵赏。

六月庚戌朔，诏百官举大将，众举刘益，不能用。癸丑，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奔。甲寅，以出师锢门禁。乙卯，白撒开渠于私第东。丙辰，阅官马，择瘠者杀以食。丁巳，封仙据徐州，徒单益都走宿州，推张兴行省事。庚申，塞京城四门，以便守御。壬戌，国安用入徐州，杀张兴，推封仙为元帅，以主州事。己巳，诏赠御侮中郎将完颜陈和尚镇南军节度使。立褒忠庙碑。权参知政事杨彡廷罢。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甲戌，宿州镇防千户高腊哥、李宣杀节度使纥石烈阿虎父子，请行省徒单益都主帅事，益都不从，率其将吏西走，至谷熟遇大元军，死之。乙亥，左丞李蹊送曹王与其子仝俱还。丁丑，恆山公武仙杀士人李汾。

七月庚辰朔，兵刃有火。辛巳，军士挝登闻鼓乞将刘益。癸未，尚

书右丞颜盏世鲁罢。吏部尚书完颜奴申为参知政事。甲申，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贯其罪，和议遂绝。乙酉，都人扬言欲杀白撒，密诏遣卫士护其家。丙戌，军士毁白撒别墅。斜捻阿不妄杀市人之过其门者以靖乱。丁亥，拜天于承天门下，出内府及两宫物赐军士。戊子，下令招军。辛卯，签民为兵。巩昌民百二十人赴援。乙未，宿州帅众僧奴称国安用降，遣近侍直长因世英等持诏封安用为兖王，行京东等路尚书省事，赐姓完颜，改名用安。新军有挝登闻鼓者，杖杀之。乙巳，金、木、火、太阴会于轸、翼。丙午，参知政事完颜思烈、恆山公武仙、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率诸将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为枢密使，将兵一万应之，命左丞李蹊劝谕出师，乃行。

八月己酉朔，合喜屯杏花营，又益兵五千人，始进屯中牟故城。庚戌，发丁壮五千人运粮，饷合喜军。辛亥，完颜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溃，武仙退保留山，思烈走御寨，中京元帅左监军任守贞死之。合喜弃辎重奔至郑门，聚兵乃入。甲寅，免合喜为庶人，籍其家以赐军士。降监军长东为符宝郎。丁巳，释奠孔子。戊午，括民间粟，己未，籍徒单兀典、完颜重喜、纳合合闰家赀。前仪封令魏璠上言，“巩昌帅完颜仲德沉毅有远谋，臣请奉命往召。”不报。戊辰，免府试。起复前大司农侯挚为平章政事，进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己巳，挚帅兵行至封丘，将士将溃，挚止之，乃与众还汴。壬申，听无军家口戍京。甲戌，金木星交。乙亥，卖官，及许买进士第。丙子，诏罢括粟，复以进献取之。丁丑，京城民杨兴入赀，授延州刺史。戊寅，刘仲温入赀，授许州刺史。

本纪第十八本纪第十八

哀宗下

九月戊寅朔，诏减亲卫军。己丑，军士杀郑门守者出奔。壬辰，起上党公张开及临淄郡王王义深、广平郡王范成进为元帅。以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权参知政事。乙未，以榜召民卖放下年军需钱，上户田租如之。辛丑，夜大雷，工部尚书蒲乃速震死。

闰月戊申朔，遣使以铁券一、虎符六、大信牌十、织金龙文御衣一、越王玉鱼带一、弓矢二赐兖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赠封之。又以世袭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免鹘带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赐者即赐之。辛亥，遣张开、温撒辛、刘益、高显率步军护陈留、通许粮道。罢贫民进献粮。戊午，招乡导。己未，有箭射入宫中，书奸臣姓名，两日而再得之。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合周、点检徒单百家等主之。丙寅，括粟使者兵马都总领完颜九住以粟有蓬稗，杖杀孝妇于省门。

十月，以前司农卿李涣飞语，诏左丞李蹊、户部侍郎杨綖系狱，将以军储失计坐罪。俄蹊、綖并除名，而止籍綖家赀。涣遂权户部尚书。寻赦残欠粮，其应以粮事系者皆释之。诏征诸道军，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

十一月丁未朔，赐贫民粥。平章政事侯挚致仕。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寻释之。己酉，卫州军校白昼取丰备仓米。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诏曹门、宋门放士民出就食。壬戌，召诸将相入议事。兖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帅王德全闭城不纳。会刘安国与宿帅众僧奴引兵入援，至临涣，用安使人劫杀之，攻徐州久不能下，退保涟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还至宿州西，遇大元兵，死之。丙寅，河、解元帅权兴宝军节度使赵伟袭据陕州以叛，杀行省阿不罕奴十剌以下凡二十一人，诬阿不罕奴十剌等反状以闻。上知其冤，不能直其事，就授伟元帅左监军，兼西安军节度使，行总帅府事。伟寻亦归北。

十二月丙子朔，以事势危急，遣近侍即白华问计，华对以纪季以酅入齐之义，遂以为右司郎中。甲申，诏议亲出。乙酉，再议于大庆殿，上欲以官奴、高显、刘益为元帅，不果。是日，除拜扈从及守京城官。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赛不，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白撒，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讹出，兵部书权尚书左丞李蹊，元

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徒单百家等率诸军扈从。参知政事兼枢密院副使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习捏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擢魏璠翰林修撰，如邓州招武仙入援。丁亥，上御端门，发府库及两府器皿宫人衣物赐将士。戊戌，官奴、阿里合谋立荆王不果，朝廷知其谋，置不问。庚子，上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太恸。行次公主苑，太后遣中官持米肉遍犒军士。辛丑，至开阳门外，麾百官退。诏谕戍兵曰："社稷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闻者皆洒泣。是日，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至自金昌，为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间无井灶，不可往，东行之议遂决，以为尚书右丞从行，遂次陈留。壬寅，次杞县。癸卯，次黄城。丞相完颜赛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诛。甲辰，次黄陵堈。乙巳，诸将请幸河朔，从之。

二年正月丙午朔，济河，北风大作，后军不克济。丁未，大元兵追击于南岸，元帅完颜猪兒、贺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出降。己酉，上哭祭战死士于河北岸，皆赠官，斩兀论出二弟以殉。赦河朔，招集兵粮，议取卫州。元帅蒲察官奴将忠孝军千人，东面元帅高显、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领军万人为前锋，至蒲城。庚戌，上次沤麻冈，平章政事白撒、元帅和速嘉兀底不继至。辛亥，白撒引兵攻卫州，不克。乙卯，闻大元兵自河南渡河，至卫之西南，遂退师，丁巳，战于白公庙，白撒败绩，弃军东遁。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亦遁，并为民家所杀。益部曲王全降。戊午，上进次蒲城，复还魏楼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诛。己未，上以白撒谋，夜弃六军渡河，与副元帅、合里合六七人走归德。庚申，诸军始知上已往，遂溃。辛酉，司农大卿蒲察世达、元帅完颜忽土出归德西门，奉迎上入归德。赦在府囚。军民普覃一官，赐进士终场王辅以下十六人出身。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后弟徒单四喜往汴京奉迎两宫。白撒还自蒲城，聚兵于大桥，不敢入。壬戌，遣使召白撒至，数其罪，下之狱，仍籍其家财赐将士，曰："汝辈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误国。"人予金一两。七日，白撒及其子忽土邻皆死狱中。右丞相赛不致仕。右丞完颜忽斜虎行省事于徐州。官奴再请率兵北渡，女鲁懽不可。遣归德知府行户部尚书蒲察世达、都转运使张俊民如陈、蔡取粮，以元帅李琦、王璧护之。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韩铎、药安国等举兵为乱，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卫王子从恪为梁王，监国。即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寻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倚平章政事，

侃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哥御史中丞，韩铎副元帅兼知开封府，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答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书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刘仲周并为参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为尚书左丞，户部侍郎张正伦为尚书右丞，左右司都事张节为左右司郎中，尚书省掾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都转运知事王天祺、怀州同知康瑭并为左右司都事。开封判官李禹翼弃官去。户部主事郑著召不起。是日，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左右怀员外郎聂天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并死之。遂送款大元军前。癸酉，大元将碎不沉进兵汴京。甲戌，立阅随驾官属军民子女于省署，及禁民间嫁娶，括京城财。两宫值变不果行，答失不以其父咬住、四喜以其妻夺门而出，庚午至归德。上怒二人，皆斩于市。乙亥，遣右宣徽提点近侍局事移剌粘古如徐州，相地形，察仓库虚实。白华如邓州召兵。

二月丙子朔。鱼山张□献杀元帅完颜忽土，行省忽斜虎自率兵讨之，会从宜严禄诛□献，乃还。括城中粮。知归德府事石盏女鲁懽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留元帅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都尉马用军二百八十余人，发余军赴宿、徐、陈三州就粮。

三月乙丑，石盏女鲁懽乞尽散卫兵出城就食。官奴私与国用安谋，邀上幸海州，不从。蔡帅乌石论镐以粮四百余斛至归德，表请临幸，上遣学士乌石论蒲鲜以幸蔡之意谕其州人。戊辰，官奴以忠孝军为乱，攻杀马用，遂杀尚书左丞李蹊、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懽、点检徒单长乐，从官右丞已下三百余人。上赦官奴，暴女鲁懽罪状，以官奴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张天纲为户部侍郎、权参知政事。辛卯，官奴真授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官奴以上居照碧堂，禁近诸臣无一人敢奏对者。上日悲泣言曰："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耳。"遂与内局令宋圭等谋诛官奴。夏四月壬午，徐州行省完颜忽斜贡执王德全并其子诛之，及其党王琳、杨璜、斜卯延寿。召经历商瑀用之。鱼山从宜严禄叛归涟水。庚寅，陈州都尉李顺兒杀行省粘葛奴申及招抚使刘天起，送款于崔立。张俊民、李琦奔汴京。王壁还归德。癸巳，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甲午，两宫北迁。甲辰，邓州节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与白华俱亡入宋。

六月己卯，官奴及其党阿里合、白进皆伏诛。上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遂决策迁蔡，诏蔡、息、陈、颍各以兵来迓。中京留守、权参政乌林答胡土弃城奔蔡。壬午，中京破，留守兼便宜总帅强伸

死之。戊子，召徐州行省完颜忽斜虎赴行在所，以抹撚兀典代行省事，郭恩为总帅兼节度使。辛卯，上发归德，留元帅王璧守之。壬辰，次亳州。癸巳，以亳州节度使王进、同知节度使王宾征民丁运铁甲糗粮，留权参政张天纲董之，就迁有功将士。临淄郡王王义深据灵璧望口寨以叛，遣近侍直长女奚烈完出将徐、宿兵讨之，义深败走涟水，入宋。丙申，亳州镇防军崔复哥杀守臣王宾等，张天纲以便宜授复哥节度使，罢运铁甲糗粮，州人乃安。己亥，上入蔡州，诏尚书省为书召武仙会兵入援。徐州行省抹撚兀典赴蔡州。起复右丞相致仕赛不代行省事。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内杂犯死罪以下。官吏军民普覃两官，经应办者更迁一官。弛门禁，通众货，蔡人便之。乙巳，以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张天纲为御史中丞，仍权参政，完颜药师为镇南军节度使，兼蔡州管内观察使。戊申，左右司郎中乌古论蒲鲜兼息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行帅府事。征行元帅权总帅娄室签枢密院事。己酉，选室女备宫中使令，已得数人，以右丞忽斜虎谏，留识文义者一人，余听自便。乙卯，遣魏璠征武仙兵。丁巳，护卫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至自汴，敕有司奉安于乾元寺。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自汴来归。辛酉，武仙劫将士，谋取宋金州，至淅水众溃。行六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谋归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杀玠。丁卯，定进马迁赏格，又定括马罪格，以签枢密院事权参政事抹撚兀典领其事。遣使分诣诸道，选兵会于蔡。己巳，以蒲察世达为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陕西。谕以蜡书，期九月中征兵上会于饶丰关，欲出宋不意，以取兴元。甲戌，大元使王楫谕宋还，宋以军护其行，青山招抚卢进得逻吏言以闻，上为之惧。丁丑，上阅兵于见山亭。癸未，元帅楚□弁复立寿州于蒙城，诏迁赏有差，州县官皆令真授。乙酉，大元召宋兵攻唐州，元帅右监军乌古论黑汉死于战，主帅蒲察某为部曲兵所食。城破，宋人求食人者尽戮之，余无所犯。宋人驻兵息州南。丙戌，诏权参政抹撚兀典、签枢密院事娄室行省、院于息州。丁亥，乌古论镐权参知政事，兀林答胡土为殿前都点检。庚寅，初设四隅机察官。壬辰，息州行省抹撚兀典以兵袭宋人中渡店，斩获甚众。乙未，万年节，州郡以表来贺二十余所。辛丑，设四隅和籴官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直，病人官给以药，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是月，假蔡州都军致仕内族阿虎带同佥大睦亲府事，使宋借粮，入辞，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

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

九月戊申，鲁山元帅元志率兵入援，赐以大信牌，升为总帅。庚戌，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群臣陪从成礼，上面谕之曰：“国家自开创涵养汝等百有余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劳效起身，被坚执锐，积有年矣。今当厄运，与朕同患，可谓忠矣。比闻北兵将至，正汝等立功报国之秋，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虑不为朝廷所知，今日临敌，朕亲见之矣，汝等勉之。”因赐卮酒。酒未竟，逻骑驰奏，敌兵数百突至城下。将士踊跃咸请一战，上许之。是日，分军防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娄室守东面，内族承麟副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兒副之；忠孝军元帅、权殿前右副点检王山兒守北面，元帅纥石烈柏寿副之；遥授西安军节度使兼殿前右卫将军、行元帅府事女奚烈出守东南，元帅左都监夹谷当哥副之；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内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爱实副之。辛亥，大元兵筑长垒围蔡城。己未，括蔡城粟。辛酉，禁公私酿酒。

十月戊寅，更造“天兴宝会”。辛巳，纵饥民老稚羸疾者出城。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杀逐官吏以叛，行省赛不死之。甲申，给饥民船，听采城壕菱芡水草以食。戊子，征诸道兵。辛卯，上阅射于子城，中者赏麦有差。丙申，殿前左副都点检温敦昌孙战殁。戊戌，赐义军战殁被创者麦。

十一月辛丑朔，以右副都点检阿勒根移失剌为宣差镇抚都弹压，别设弹压四员副之，四隅机察亦隶焉。宋遣其将江海、孟珙帅兵万人，献粮三十万石助大元兵攻蔡。

十二月甲戌，尽籍民丁防守，括妇人壮捷者假男子衣冠，运大石。上亲出抚军。丁丑，大元兵决练江，宋兵决柴潭入汝水。己卯，大元兵破外城，宿州副总帅高剌哥战殁。辛巳，以总帅孛术鲁娄室、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皆权参政，都尉完颜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己丑，大元兵堕西城，上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又曰：“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縶，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

观之，朕志决矣。”都尉王爱实战殁。砲军总帅王锐杀元帅谷当哥，率三十人降大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赏战士。甲午，上微服率兵夜出东城谋遁，及栅不果，战而还。乙未，杀尚厩马五十疋、官马一百五十疋犒将士。

三年正月壬寅，册柴潭神为护国灵应王。甲辰，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上集百官，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固让。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敌，而南面已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大军入，与城中军巷战，城中军不能御。帝自缢于幽兰轩。末帝退保子城，闻帝崩，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城溃，诸禁近举火焚之。奉御绛山收哀宗骨瘗之汝水上。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

赞曰：金之初兴，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大概欲效辽初故事，立楚立齐，委而去之，宋人不竞，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济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几去。天厌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余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结人心，乃克尔也。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至于卫绍，纪纲大坏，亡征已见。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哀宗之世无足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属心，日出爝息，理势必然。区区生聚，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也矣。虽然，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

本纪第十九本纪第十九

世纪补

景宣帝讳宗峻，本讳绳果，太祖第二子。母曰圣穆皇后唐括氏，太祖元妃。宗峻在诸子中最嫡。

天辅五年，忽鲁勃极烈杲都统诸军取中京，帝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与杲俱袭辽主于鸳鸯泺。辽主走阴山，耿守忠救西京，帝与宗翰等击走之。西京城南有浮图，敌先据之，下射，士卒多伤。帝曰："先取是，则西京可下。"既而攻浮图，克下，遂下西京。太祖崩，帝与兄宗干率宗室群臣立太宗。天会二年薨。

熙宗即位，追上尊谥曰景宣皇帝，庙号徽宗。改葬兴陵。海陵弑立，降熙宗为东昏王，降帝为丰王。世宗复熙宗庙谥，尊帝为景宣皇帝。子合剌、常胜、查剌。合剌是为熙宗。

睿宗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讳宗尧，初讳宗辅，本讳讹里朵，大定上尊谥，追上今讳。魁伟尊严，人望而畏之。性宽恕，好施惠，尚诚实。太祖征伐四方，诸子皆总戎旅，帝常在帷幄。

天辅六年，太祖亲征，太宗居黄龙府，安福哥诱新降之民以叛，帝与乌古乃讨平之。南路军帅鹘实答以赃败，帝往阅实之，咸称平允。

天会五年，宗望薨，帝为右副元帅，驻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诸将伐宋，帝发自河间，徇地淄、青。六年正月，宋马括兵二十万至乐安，帝率师击破之。闻宋主在扬州，时东作方兴，留大军夹河屯田而还，军山西。二月，移剌古破宋台宗隽、宋忠军五万于大名，明日再破之，获宗隽、忠而还。冀州人乘夜出兵袭照里营。照里击败之。宋主奉表请和，密书以诱契丹、汉人。诏伐宋。帝发自河北，降滑州，取开德府，攻大名府，克之，河北平。

初，伐宋，河北、河东诸将议不决，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陕西，太宗两用其策。而宗翰来会于濮，既平河北，遂取东平及徐州，尽得宋人江淮运致金币在徐州官库者，分给诸军，而刘豫遂以济南降。使拔高速等袭宋主于扬州，而宋主闻之，比拔高速至扬州，前夕已渡江矣。宋主乃贬去帝号，再以书来请存社稷，语在《宗翰传》中，既而宗

弼追宋主，宋渡江，入于杭州，复遁入海，宗弼乃还。

于是，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宗翰等曰："前讨宋，故分西师合于东军，而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今挞懒抚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以八月往陕西，或使宗弼遂将以行，或宗辅、宗干、希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办，今专征陕西，岂倦于兵而自爱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诏帝往。

是时，宋张浚兵取陕西，帝至洛水治兵，张浚骑兵六万，步卒十二万壁富平。帝至富平，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战，破之。耀州、凤翔府皆来降。遂下泾、渭二州。败宋经略使刘倪军于瓦亭，原州降。撒离喝破德顺军静边寨，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城降。宋秦凤路都统制吴玠军于陇州境上，招讨都监马五击走之，降一县而还。帝进兵降甘泉等三堡，取保川城，破宋熙河路副总管军三万，获马千余，拔安西等二寨，熙州降。分遣左翼都统阿卢补、右翼都统守弼招抚城邑之未下者，遂得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撒离喝降庆阳府，慕洧以环州降。既定陕西五路，乃选骑兵六千，使撒离喝列屯冲要。于是班师，与宗翰俱朝京师，立熙宗为谙版勃极烈，帝为左副元帅。

十三年，行次妫州薨，年四十，陪葬睿陵，追封潞王，谥襄穆。皇统六年，进冀国王。正隆二年，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世宗即位，追上尊谥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庙号睿宗。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

显宗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讳允恭，本讳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曰明德皇后乌林答氏。皇统六年丙寅岁生。体貌雄伟，孝友谨厚。

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即位于东京。乙酉，封楚王，置官属。十二月，从至中都。

二年四月己卯，赐名允迪。五月壬寅，立为皇太子，世守谓之曰："在礼贵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礼，勿以储位生骄慢。日勉学问，非有召命，不须侍食。"帝上表谢。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九月

庚子，诏东宫三师对皇太子称名，少师以降称臣。十一月庚子，生辰，百官贺于承华殿，世宗赐以袭衣良马，赐宴于仁政殿，皇族百官皆与。自后生辰，世宗或幸东宫，或宴内殿，岁以为常。十二月辛卯，奏曰："东宫贺礼，亲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伏望天慈听臣答拜，庶惇亲亲友爱之道。"世宗从之，以为定制。

世宗闻儒者郑松贤，松先为同知博州防御事致仕，起为左谕德，诏免朝参，令辅太子读书。松以友谕自处，帝尝顾松使取服带，松对曰："臣忝谕德，不敢奉命。"帝改容称善，自是益加礼遇。每出猎获鹿，辄分赐之。

四年九月，纳妃徒单氏，行亲迎礼。故事，大贺卤簿天子乘玉路，皇太子卤簿乘金路。六年，世宗行自西京还都，礼官不知皇太子自有卤簿金路，乃请太子就乘大驾缀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礼，详阅旧典，礼官始觉其误。于是礼部郎中李邦直、员外郎李山削一阶，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张子羽、博士张榘削两阶。

顷之，礼官议受册谒谢太庙，服常朝服，乘马，世宗曰："此与外宫礼上后谒诸神庙无异，海陵一时率意行之，何足为法？大册与三岁祫享当用古礼为是。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不当轻易如此。"又曰："右丞苏保衡虽汉人不通经史，参政石琚通经史而不言，前日礼官既已削夺，犹不惧邪？其具前代典礼以闻，朕将择而处之。"久之，将授太子册宝，仪注备仪仗告太庙。上曰："朕受尊号谒谢，乃用故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马。皇太子乃用备礼，前后不称，甚无谓也。"谓右丞相良弼、左丞守道曰："此卿等不用心所致。"良弼等谢曰："臣愚虑不及此。"上复曰："此文臣因循故也。"是年十月甲申，祫享于太庙，行亚献礼。

七年，帝有疾，诏左丞守道侍汤药，徙居琼林苑临芳殿调治。

八年正月甲戌，改赐名允恭。庚辰，受皇太子册宝，帝上表谢。

九年五月，世宗命避暑于草泺，隋王惟功从行，其应从行者皆给道路费。帝奏曰："远去阙廷，独就凉地，非臣子所安，愿罢行。"世宗曰："汝体羸弱，山后高凉，故命汝往。"丁丑，百官奉辞于都城之北，再拜，帝答拜。是月，百官承诏具笺问起居。

六月，百官问起居如前。八月乙酉，至自草泺，百官迎谒于都城之北，如送仪。丙戌，入见，世宗曰："吾兒相别经夏，极甚思忆也。"九

月，诏皇太子供膳勿月支，岁给五千万。

十年八月，帝在承华殿经筵，太子太保寿王爽启曰："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谕德、赞善及侍从官，曷敢辄去？"爽乃揖而退。帝曰："宫官四员谓之谕德、赞善，义可见矣，而反欲去之，无学故也。"有使者自山东还，帝问民间何所苦，使者曰："钱难最苦。官库钱满有露积者，而民间无钱，以此苦之。"帝曰："贮之空室，虽多奚为。"谓户部尚书张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独在府库也。"因奏曰："钱在府库，何异铜矿在野。乞流转，使公私俱利。"世宗嘉纳，诏有司议行之。

十年一月丁亥，有事于圆丘，帝行亚献礼。

十二年五月，世宗闻德州防御使胡剌谋叛，因曰："朕于亲亲之道未尝不笃，而辄敢如此。"帝徐奏曰："叔胡剌性荒纵，耽娱乐，而无子嗣，忽如此狂谋，望更阅实之。"十月己未，祫享于太庙，帝摄行祀事。

十三年十月，承诏与赵王惟中、曹王惟功猎于保州、定州。十一月甲午，还京师。

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及诸王侍侧。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励而修之。"因引《棠棣》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诫兄弟焉。

十五年，世宗诏五品职事官谢见皇太子。

十七年五月甲辰，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涅合进粥，帝将食，有蜘蛛在粥碗中，涅合恐惧失措，帝从容曰："蜘蛛吐丝乘空，忽堕此中尔，岂汝罪哉。"十月己卯，祫享于太庙，摄行祀事。

十九年四月戊申，有事于太庙，摄行祀事。丁巳，詹事乌林答愿入谢，帝命取幞头腰带，官属请曰："此见宰相师傅之礼也。"帝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耳。"皆曰："非臣等所及。"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帝徒行挽灵车。遇大风雪，左右进雨具，帝却之。比至顿所，衣尽沾湿，观者无不下泪。海陵虽贬黜为庶人，宗干尚称明肃皇帝，议者以为未尽，帝具表奏论。世宗嘉纳之。于是宗干削去帝号，降封辽王。

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诏帝守国，作“守国之宝”以授之。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事利害重者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其余常事，并听裁决。每三日一次于集贤殿受尚书省启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问侯。车驾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问起居。已达上京，每三十日一问起居。世宗曰：“今巡幸或能留一二年，以汝守国。譬之农家种田，商人营利，但能不坠父业。即为克家子也。”帝对曰：“臣在东宫二十余年，过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尝见责。臣诚愚昧，不克负荷，乞备扈从。”世宗曰：“凡人养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参政辅汝，彼皆国家旧人，可与商议。且政事无难，但用心公正，无纳谗邪，一月之后，政事自熟。”帝流涕坚辞，左右为之感动。三月，世宗如上京，帝守国留中都。初，帝在东宫，或携中侍步于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尝限阻。此辈见帝守国，各为得意，帝知之，谓诸中侍曰：“我向在东宫，不亲国政，日与汝辈语话。今即守国，汝等有召命然后得入。”五月，世宗至上京，赐敕书曰：“朕以前月八日到辽阳，此月二日达上京，翌日祀庆元庙。省方观民，古之制也。汝守国任重，夏暑方炽，益当自爱，无贻朕忧。”帝谓徒单克宁曰：“车驾巡幸，以国事见属。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系焉。凡有可议，当尽至公。比主上还都，勿有废事。”自是，凡启禀刑名，帝自披阅，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赐之食。近侍报瑶池位莲开，当设宴。帝曰：“圣上东巡，命我守国，何敢宴游废事？采致数花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达葛奉表问起居，请世宗还都。十一月壬寅，帝冬猎。辛亥，还都。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免群臣贺礼。帝自守国，深怀谦抑，宫臣不庭拜，启事时不侍立，免朔望礼。京朝朔日当具公服问候，并停免。至是，群臣当贺，亦不肯受。甲寅，帝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丁卯，遣子金源郡王麻达葛奉表贺万春节。四月，久不雨，帝亲祷，即日沾足。

六月甲寅，帝不豫。庚申，崩于承华殿。世宗自上京还，次天平山好水川，讣闻，为位临奠于行宫之南，大恸者久之。亲王、百官、皇族、命妇及侍卫皆会哭，世宗号泣还宫。比至中都，为位奠哭者凡七焉。世宗以豳王永成为中都留守，来护丧，遣滕王府长史再兴、御院通进阿里剌来保护金源郡王，遣左宣徽使唐括鼎来致祭，诏妃徒单氏及诸皇孙丧服并如汉制。帝王储位久，恩德在人者深，每日三时哭临，侍卫军士皆争入临，伏哭于承华殿下，声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门巷端为位恸哭。七月壬午朔，赐谥宣孝太子。九月庚寅，殡于南园熙春殿。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国门，先至熙春殿致奠，恸哭久之。比葬，亲临者

六。帝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陉，及上陵、祭庙、谒衍庆宫，田猎观稼，拜天射柳，未尝去左右。上有事于圆丘，及亲享于太庙，则行亚献礼，不亲祀则摄行祀事。国有大庆则率百官上表贺。正旦、万春节则总班上寿。冬十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见于庆和殿，太尉完颜守道上寿，世宗追悼凄怆者久之。十一月甲申，灵驾发引，世宗路祭于都城之西。庚寅，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号，以问群臣，翰林修撰赵可对曰："唐高宗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左丞张汝弼曰："此盖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庙于衍庆宫后，祭和三献，乐用登歌。

二十六年，立子璟为皇太孙。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孙即位，是为章宗。

五月甲午，追谥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庙号显宗。丁酉，祔于太庙，陵曰裕陵。

帝天性仁厚，不忍刑杀。梁檀兒盗金银叶，怜其母老，李福兴盗段匹，值坤厚陵礼成，家令本把盗银器，值万春节，皆委曲全活之。亡失物者，责其偿而不加罪。闻四方饥馑，辄先奏，加赈赡。因田猎出巡，所过问民间疾苦。敬礼大臣，友爱兄弟。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诸妃皆祔，自磐宁宫发引，赵王惟中以其母挽车先发，令张黄盖者前行，帝呼执盖者不应，少府监张仅言欲奏其事，帝止之。尝作《重光座铭》，及刻座右铭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阴，皆深有理致。最善射而不殚物，尝奉诏拜陵，先猎，射一鹿获之，即命罢猎，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杀？"好生盖其天性云。

赞曰：辽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从，景宣别领合扎猛安。合扎猛安者，太祖之猛安也。宗翰请立熙宗，宗干不敢违，太宗不能拒，其义正，其理直矣。旧史称睿宗宽恕好施惠，熙宗不终，海陵陨毙，自时厥后，得大位者皆其子孙，有以夫。显宗孝友惇睦，在东宫二十五年，不闻有过。承意开导，四方阴受其赐。天下不假之年，惜哉！

志第一志第一

天文

自伏羲仰观俯察，黄帝迎日推策，重黎序天地，尧历日月星辰，舜齐七政，周武王访箕子，陈《洪范》，协五纪，而观天之道备矣。《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故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于日星风雨霜雹雷霆皆书变而不书常，所以明天道、验人事也。秦汉而下，治日患少，阴阳愆违，天象错迕，无代无之。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风雨霜雹雷霆之变，不知其几。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犹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

羲、和之后，汉有司马，唐有袁、李，皆世掌天官，故其说详。且六合为一，推步之术不见异同。金、宋角立，两国置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选亦有精粗之异。今奉诏作《金史》，于志天文，各因其旧，特以《春秋》为准云。

○日薄食煇珥云气

太祖天辅三年夏四月丙子朔，日食。四年冬十月戊辰朔，日食。六年春二月庚寅朔，日食。七年秋八月辛巳朔，日食。

太宗天会七年三月己卯，日中有黑子。九月丙午朔，日食。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食。

熙宗天会十四年十一月丙寅，日中有黑子，斜角交行。

天眷三年七月癸卯朔，日食。

皇统三年十二月癸未朔，日食。四年六月辛巳朔，日食。五年六月乙亥朔，日食。八年四月戊子朔，日食。九年三月癸未朔，日食。

海陵庶人天德二年正月甲辰，日有晕珥，白虹贯之。十一月丙戌，白虹贯日。十二月乙卯，庆云见，状如鸾凤，五彩。三年正月丁酉，白虹贯日。

贞元二年五月癸丑朔，日食。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雾四塞，日无

光，凡十有七日乃霁。五月丁未朔，日食。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有司奏日食，候之不见。海陵敕，自今日食皆面奏，不须颁告中外。五年八月丙午朔，日食。庚午，日中有黑子，状如人。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十月丙午，庆云见。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币，命寿王京代拜行礼。为制，凡遇日月亏食，禁酒、乐、屠宰一日。三年六月庚申朔，日食，上不视朝，命官代拜。有司不治务，过时乃罢。后为常。四年六月甲寅朔，日食。七年四月戊辰朔，日食，上避正殿、减膳，伐鼓应天门内，百官各于本司庭立，明复乃止。闰七月己卯午刻，庆云环日。八月辛亥午刻，庆云环日。九年八月甲申朔，有司奏日当食，以雨不见。为近奉安太社，乃伐鼓于社，用币于应天门内。十三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十六年三月丙午朔，日食。十七年九月丁酉朔，日食。二十三年十月己未，庆云见于日侧。十一月壬午朔，日食。二十八年八月甲子朔，日食。二十九年正月乙卯巳初，日有晕，左右有珥，上有背气两重，其色青赤而厚。复有白虹贯之亘天，其东有战气长四尺余，五刻而散。丁巳巳初，日有两珥，上有背气两重，其色青赤而淡。顷之，背气于日上为冠，已而俱散。二月辛酉朔，日食。甲子辰刻，日上有重晕两*，抱而复背，背而复抱，凡二三次。乙丑，日晕两珥，有负气承气，而白虹亘天，左右有戟气。

章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微有赤气。四年九月癸未，日上有抱气二，戴气一，俱相连。左右有珥，其色鲜明。六年三月丙戌朔，日食。

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阴云不见。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食。《宋史》作六月乙酉朔。

泰和二年五月甲辰朔，日食。三年十月戊戌，日将没，色赤如赭。甲辰，申酉间，天色赤，夜将旦复然。四年三月丁卯，日昏无光。五年九月戊子戌时，西北方黑云间有赤气如火，次及西南、正南、东南方皆赤，中有白气贯彻，乍隐乍见。既而为雨，随作风。至二更初，黑云间赤气复起于西北方，及正西、正东、东北，往来游曳，内有白气数道，时复出没。其赤气又满中天，约四更皆散。六年正月，北京申，龙山县西见有云结成车牛行帐之状，或如前后摧损之势，晡时乃散。二月壬子朔，日食。七月癸巳，申刻，日有上背气一，内赤外青，须臾散。九月乙酉，夜将曙，北方有赤白气数道，历王良下，徐行至北斗开阳、摇光

之东而散。八年四月癸卯，巳刻，日晕二重，风黄外赤，移时而散。

卫绍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气如大道，东西竟天，至五更散。十二月辛酉朔，日食。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气如堤，内有白气三，似龙虎之状。十月己卯，东北、西北每至初更如月将出状，明至夜半而灭，经月乃已。

宣宗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有白气三，冲紫微而贯。十一月丙申，白气东西竟天，移时散。二年九月壬戌朔，日食，大星皆见。三年正月壬戌，日有左右珥，上有冠气，移刻散。二月丁巳，日初出赤如血，将没复然。六月戊申，夜有黑气，广如大路，自东南至于西北，其长竟天。四年二月甲申朔，日食。闰七月壬午朔，日食。

兴定元年七月丙子朔，日食。二年七月庚午朔，日食。三年七月庚申，五色云见。十月乙丑，平凉府庆云见，遣官验实，以告太庙，诏国中。五年正月，山东行省蒙古纲奏庆云见，命图以进。四月丙子，日正午，有黄晕四匝，其色鲜明。五月甲申朔，日食。

六月戊寅，日将出，有气如大道，经丑未，历虚危，东西不见首尾，移时没。十二月己巳，北方有白气，广三尺余，东西亘天。

元光元年十一月丁未，东北有赤云如火。二年五月辛未，日晕不匝而有背气。九月庚子朔，日食。

哀宗正大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昆。三年月三月庚午，省前有气微黄，自东北亘西南，其状如虹，中有白物十余，往来飞翔，又有光倏见如二星，移时方灭。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约长丈余，两旁俱有白虹贯之。是年六月丙辰，有白气经天。或云太白入井。五年十二庚子朔，日食。八年三月庚戌酉正，日忽白而失色，乍明乍暗，左右有气似日而无光，与日相凌，而日光四出摇荡至没。

天兴元年正月壬午朔，日有两珥。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无光，京、索之间雨血十余里。是日，蔡城陷，金亡。

○月五星凌犯及星变

太宗天会七年十月甲寅，天旗明，河鼓直。十年闰四月丙申，荧惑入氐。八月辛亥，彗星出于文昌。十一年五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顷之复故。七月己巳昏，有大星陨于东南，如散火。十二月丙戌，月食

昴。

熙宗天会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月食，命有司用币以救，著为命。十四年正月辛巳，太白昼见，凡四十余日伏。壬辰，荧惑入月。三月丁酉夜，中星摇。九月癸未，有星大如缶，起西南，流于正西。十一月己巳，狼星摇。十五年正月戊辰，岁星犯积尸气。

天眷二年三月辛巳朔，岁星留逆在太微。五月戊子，太白昼见。八月丁丑，太白昼见；九月辛巳，犯轩辕左星；乙巳，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寅，入氐。三年七月壬戌，月犯毕。十二月壬午，月掩东井东辕南第一星。

皇统元年二月甲戌，月犯掩毕大星。二年十一月己酉，月犯轩辕大星。甲寅，月犯氐东北星。三年正月己丑，荧惑逆犯轩辕次北一星。二月乙丑，月犯毕大星。闰四月癸巳，月掩轩辕左角星。八月丙申，老人星见。九月丁丑，月犯轩辕大星。四年八月癸未，荧惑入舆鬼。五年四月丙申，彗星见于西北，长丈余，至五月壬戌始灭。六月甲辰，荧惑犯左执法。六年九月戊寅，荧惑犯西垣上将。己丑，月犯轩辕第二星。七年正月辛未，彗星出东方，长丈余，凡十五日灭。丁亥，太白经天。七月己巳，太白经天。庚辰，荧惑犯房第二星。十一月壬戌，岁星逆犯井东扇第二星。八年闰八月丙子，荧惑入太微垣。十月甲申，太白昼见；十一月壬辰，经天。十二月丙寅，太白昼见。九年二年癸亥，月掩轩辕第二星。七月甲辰，太白、辰星、岁星合于张。丁未，荧惑犯南斗第四星。八月壬子，又历南斗第三星。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甲子，土犯东井东星。二年正月乙酉，月犯昴；壬辰，犯木；乙未，犯角；二月丙寅，犯心大星。九月乙亥，太白昼见，至明年正月辛卯后不见。丁酉，月犯轩辕左角；十月乙丑，犯太微上将；十二月癸丑，犯昴。三年二月丙辰，月食。十月丁亥，月犯轩辕左角。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经天。二月乙亥，月掩鬼，犯镇星。五月己亥，太白经天；丁巳，又经天。六月癸巳，太白犯井东第二星。八月辛未，太白犯轩辕大星。十一月甲辰，荧惑犯钩钤。丙午，月犯井北第一星。十二月乙卯朔，太白经天。丙子，月食。闰月己亥，太白经天。

贞元年正月辛丑，月犯井东第一星。四月戊寅，有星如杯，自氐入于天市，其光烛地。十二月乙卯，太白经天。庚午，月食。闰月乙酉，太白经天。二年正月庚申，太白经天。是夜，月掩昴；二月辛丑，犯心前星，三月辛巳，月食。七月癸丑，太白昼见，凡三十有三日伏。八月

戊戌，荧惑入井，凡十一日而出。十一月甲子，月食。三年八月乙酉，月犯牛；九月辛亥，犯建星；十一月戊午，掩井钺星。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昼见，凡六十七日伏。三年正月丁亥，有流星如杯。长二丈余，其光烛地，出太微，没于梗河之北。二月乙卯，荧惑入鬼。辛巳，月食。甲午，月掩岁星；六月丁酉，犯氐。九月己未，太白经天，至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不见。十二月戊申，月入氐。四年九月壬寅，月掩轩辕右角；十一月壬辰，入毕，犯大星。十二月，太白昼见，凡七日。五年正月，海陵问司天提点马贵中曰："朕欲自交伐宋，天道如何？"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又去年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甲午，月食。二月丁卯，太白昼见。四月甲戌，复见，凡百六十有九日乃伏。六年七月乙酉，月食。九月丙申，太白昼见。先是，海陵问司马贵中曰："近日天道何如？"贵中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言："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贼固不能无也。"是岁，海陵南伐，遇弑。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丙午，荧惑入太微垣，在上将东。丁巳，月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昼见。闰二月戊寅，月掩轩辕大星；三月戊申，掩太微东籓南第一星；八月乙酉，犯井西扇北第二星；九月庚戌，犯毕距星。十月戊辰，有大星如太白，起室壁间，没于羽林军，尾迹长丈余。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昼见，凡百有十日乃伏。五月辛丑，月入氐。七月庚戌，太白昼见，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丁未，月犯井距星。丙寅，太白昼见，经天。十月庚辰，月犯太微垣西上将星。十一月庚寅，太白昼见。经天。岁星入氐。凡二十四日伏。壬子，月入氐。四年正月戊子，荧惑、岁星同居氐。己丑，荧惑出氐。二月壬午，岁星退入氐，凡二十九日。九月丙午，月犯轩辕大星北次星。十一月丙申，月食，既。十二月辛卯，太白昼见经天。癸卯，月掩房北第一星。五年正月癸亥，月掩轩辕大星北次星；八月丁酉，犯井东扇第一星。十一月癸丑，荧惑入氐，凡二十一日。六年二月丙申，月犯南半东南第二星；三月己未，入氐。四月辛丑，太白昼见，八十有八日伏。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九月壬子，太白昼见，百有三日乃伏；丙辰，经

天；十月壬辰，复昼见，经天。十一月辛亥，金入氐，凡七日。庚申，太白昼见，经天；十二月戊子，复见，经天。癸巳，月犯上房北第二星。七年十月乙巳，火入氐，凡四日。十一月壬申，太白昼见，九十有一日伏。丁丑，岁星昼见，二日。八年正月癸未，月掩心大星；三月庚午，掩轩辕大星北一星。己丑，太白昼见，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五月丁卯，岁星昼见。八月甲午，太白轩辕大星。十月庚子，月掩荧惑；十一月庚午，犯昴。九年正月戊寅，月掩心后星；四月庚子，掩心前星；八月癸卯，掩昴；十二月丙戌，犯土。丁酉，太白昼见，十有六日伏。十年正月丙寅，月掩轩辕大星；七月庚子，犯五车东南星。八月戊申朔，木星掩荧惑，在参毕间。十一年二月壬戌，荧惑犯井东扇北第一星。八月癸卯，太白昼见，十二年五月辛巳，月犯心后星；

八月癸卯，犯心大星。辛亥，荧惑掩井东扇北第二星。九月丁亥，太白昼见，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月己酉，荧惑掩鬼西北星。岁星昼见，在日后，四十有七日伏。十三年闰正月辛酉，太白昼见，四十有九日伏。二月己丑，荧惑犯鬼西北星；三月癸巳朔，入鬼；次日，犯积尸气。六月辛未，月犯心前星。十月乙丑，岁星昼见于日后，五十有三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岁星昼见，十有八日伏；丙辰，二星经天，凡二日。六月己未，太白昼见，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昼见，又百三十二日乃伏。庚辰，荧惑犯积尸气。十月丙寅，岁星昼见，六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太白昼见，八十有六日伏。

十二月乙丑，月掩井西扇北第一星。十六年三月庚申，月食。五月甲寅，太白昼见，五十有四日伏。庚午，月掩太白；七月丁未，犯角宿距星；甲子，掩毕宿距星。八月丙子，太白犯轩辕大星。九月丁巳，月食。十月丁丑，荧惑入太微。十一月甲寅，月掩毕星。戊辰，太白犯轩辕大星。九月丁巳，月食。十月丁丑，荧惑入太微。十一月甲寅，月掩毕距星。戊辰，荧惑犯太微上将。十二月己丑，月掩太微左执法。十七年春正月丙寅，荧惑犯太微西藩上相。九月庚戌，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十二月己巳，太白昼见，四十有四日伏。十八年七月庚辰，土星犯井东扇北第二星。九月己丑，荧惑犯左执法。十二月甲午，镇星掩井西扇第一星，凡十日。十九年正月甲戌，月食，既。三月甲戌，荧惑犯氐距星。四月丁巳，岁星昼见，凡七日。七月丙子，太白昼见，四十有五日伏；八月癸卯，犯轩辕御女。辛亥，荧惑掩南斗杓第二星。九月壬申，月掩毕大星。十一月辛未，荧惑掩岁星。十二月丁亥，月犯岁星。二十年二月己丑，月掩毕大星；三月丙辰，掩毕西第二星。二十一年二月戊子，月犯镇星。戊戌，太白昼见。三月甲子，太白昼见。四月壬

申，荧惑掩斗魁第二星，十有四日。六月甲戌，客星见于华盖，凡百五十有六日灭。七月乙亥朔，荧惑顺入斗魁中，五日。以下史阙。

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书见，六十有四日伏。七月戊子，岁星昼见，二日。八月戊辰，太白昼见，百二十有八日，其经天者六十四日。十一月辛未，荧惑行氐中。乙亥，太白入氐。辛巳夜，月食，既。癸未，荧惑太白皆出氐中。十二月戊戌，荧惑犯钩钤。二十三年五月己卯，月食，既。九月甲申，岁星昼见，五十有五日伏。十月辛酉，太白昼见，百四十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丁卯，岁星昼见，三十有三日伏。闰十一月庚申，岁星昼见，九十日伏。二十四年四月己未朔，太白昼见，百四十有五日乃伏。甲申，月掩太白。九月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甲辰昼见，凡五十二日伏。十月壬申，太白、辰星同度。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与月相犯，九月丁亥，月在斗魁中，犯西第五星。十一月庚辰朔，岁星昼见，在日后，凡七十四日。壬午，太白昼见，在日后，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己未，月犯荧惑。甲子，太白昼见经天。二十六年三月丙戌，荧惑入井。镇星犯太微东籓上相。壬辰，月食。四月丁丑，荧惑犯鬼西南星。七月丙申，月掩心前星。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会于轸。十二月乙未，月掩心前大星，又犯于后星。二十七年五月壬子，月犯心大星。六月庚辰，太白昼见，百七十有三日乃伏。癸巳，月掩昴；七月丙午，犯房南第一星。是日，太白昼见经天。十月己丑，太白入氐。十二月丁丑，月掩昴。二十八年正月己未，岁星留于房；甲子，守房北第一星。十一月丙申，镇星入氐。庚子，太白昼见，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十二月壬申，月掩昴。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土星留氐中，三十有七日逆行，后七十九日出氐。五月庚寅朔，太白昼见，在日后。六月丙辰，月犯太白，月北星南，同在柳宿。十一月己未，荧惑守轩辕，至戊辰退行，其色稍怒。十二月辛丑，月食，既。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昼见。六月丁酉，月食，既。十二月乙未，月食。二年六月壬辰，月食。十一月乙丑，金木二星见在日前，十三日方伏而顺行，危宿在羽林军士、垒壁阵下，光芒明天。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有光芒。三年三月戊戌，荧惑顺行犯太微西籓上将。四月丁巳，月食。己未，荧惑掩右执法，色怒而稍赤。四年正月丙子，月有晕，白虹贯其中。八月己亥，卯初三刻，岁星见，未正二刻，太白见，俱在午位。其夜岁星留胃十三度，守天廪。十月戊申，月食。五年十月癸卯，月食。十一月癸丑，太白昼见，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昼见，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复昼见，在日后，百六十七日，唯是日经天。

承安元年四月，司天奏河津星象事，上谕宰相曰：“天道不测，当预防之。”八月壬戌，月食，九月壬午，太白昼见，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昼见，在日后，百九十有五日乃伏；己未，经天。是夜，月食，既。三年正月甲寅，月食。七月庚戌，月食。五年五月庚午，月食，六月庚戌，月掩太白。

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月食。二年五月己未，月食。三年三月癸未，月食。六月戊戌，太白昼见，在日后，百有十日乃伏。四年九月乙亥，月食。五年三月壬申，月食。闰八月己巳，月食。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昼见，在日前，七十有六日；庚戌，经天。六月辛未，岁星昼见，在日后；七月戊申，经天。八月癸卯，月晕围太白、荧惑二星。辛亥，岁星辰见，至夜五更，与东井距星相去七寸内。癸丑，夜半有流星如太白，其色赤，起于娄宿。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昼见，在日前。其夜五更，荧惑与舆鬼、积尸气相犯，在七寸内。庚申卯正初，太白昼见，在日后。其夜五更初，荧惑在舆鬼、积尸气中。壬申，太白昼见，经天，在日后。十月丙午，岁星犯东井距星。十一月壬午，太白入氐。七年正月丙戌初更，月有晕围岁、镇二星，在参毕间。辛卯，月食。三月癸丑，月掩轩辕大星。七月戊子，月食。九月己卯初更，月在南斗魁中。旦，岁星在舆鬼中。八年正月丙戌，月食。七月戊戌朔，太白昼见，在日后。八月壬戌，太白、岁星光芒相及，同在张一度。十一月庚子未刻，有流星如太白者二，光芒如炬，几一丈，起东北，没东南。

卫绍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有飞星如火，起天市垣，尾迹如赤龙之状，移刻散。二月乙丑朔，太白昼见，经天。六月丁丑，月食。十月乙丑，月食荧惑。丙寅，岁星犯左执法。二年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西行，渐如车轮，尾长数丈，没于浊中，至地复起，光散如火，移刻灭。二月，客星入紫微中，其光散如赤龙之状。三年正月乙酉，荧惑入氐中，凡十有一日乃出。二月，荧惑犯房；闰月，犯键闭星；十月癸巳，犯垒壁阵。

崇庆元年春三月，日正午，日、月、太白皆相去咫尺。

宣宗贞祐元年十一月丙子，荧惑入垒壁阵。二年二月庚戌，月食。八月丁未，月食。

九月丁亥，太白昼见于轸。十一月庚辰，镇星犯太微东垣上相。辛巳，荧惑犯房、钩钤。三年七月庚申，有流星如太白，其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极之旁，入贯索中。己卯，月入毕，至戊夜犯毕大星。八月

辛丑，月食，既。十二月庚寅，太白昼见于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正月乙卯夜，中天有流星大如十，色赤长丈余，坠于西南，其声如雷。二月己亥，月食。四月丁酉，太白昼见于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六月丙申，岁星昼见于奎，百有一日乃伏。闰七月乙未，月食；辛丑，犯毕。十一月丙戌，月晕岁星，岁在奎，月在壁；己丑，犯毕大星；十二月戊午，复犯毕大星。

兴定元年正月乙酉，月犯毕左股第二星。四月戊辰，太白昼见于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八月戊申，岁星昼见于昴，六十有七日伏。九月癸巳，月犯东井西扇第二星。十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杯，尾长丈余，自轩辕起贯太微，没于角宿之上。十一月癸未，月晕岁星、荧惑二星，木在胃，火在昴。丙戌，太白昼见。十二月戊午，月食。二年六月乙卯，月食。八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杯，尾长丈余，其光烛地，起建星，没尾中。一云自东北至西北而坠，其光如塔状，先有声如风，后若雷者三，窗纸皆震。十月庚申，月犯轩辕左角之少民星。十二月壬子，月食，既。三年五月庚戌，月食，既。壬子，太白昼见于参，三十有六日经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七月壬寅初昏，在星自西南来，其光烛地，状如月而稍不圆，色青白，有小星千百环之，若迸火然，坠于东北，少顷有声如鼓。八月丁卯，岁星犯舆鬼东南星。己巳，岁星昼见于柳，百有九日乃伏。十一月乙巳，月食。癸丑，白虹二，夹月，寻复贯之。四年正月庚子，月犯东井。三月甲寅，岁星犯鬼、积尸气。五月甲辰，月食；六月戊辰，犯镇星。己巳，太白昼见于张，百八十有四日乃伏。十一月壬辰，岁星昼见于翼，六十有七日，夜又犯灵台北第一星。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昼见于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夹谷德玉等奏以为臣强之象，请致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吴分，盖宋境也。他国有灾，吾禳之可乎。"九月庚戌，岁星犯左执法。闰十二月戊子，荧惑犯轩辕。甲午，月犯荧惑。戊戌，镇星昼见于轸。己亥，太白昼见于室。六年正月辛酉，月犯荧惑；壬戌，犯轩辕。三月壬子，月食太白。癸亥，月食。丙寅，岁星犯太微左执法。七月乙亥，太白经天，与日争光。八月己卯，彗星出于亢宿、右摄提、周鼎之间，指大角，太史奏："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修政以消天变。"于是改是年为元光元年。九月丁未，灭。壬申，月食岁星。

元光二年八月乙亥，荧惑入舆鬼，掩积尸气；十月壬午，犯灵台；十一月，又犯心大星。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丙午，月犯昴；三月癸丑，犯荧惑。是月，荧惑逆行犯左执法。四月癸酉，荧惑犯右执法。乙未，太白、辰星相犯。三

年十一月丙辰，月掩荧惑。丁巳，荧惑犯岁星；庚申，犯垒壁阵。癸酉，五星并见于西南。十二月，荧惑入月。四年正月壬戌，荧惑犯太白。六月丙辰，太白入井。七月丁亥，荧惑犯斗从西第二星。五年五月乙酉，月掩心大星。七年十月己巳，月晕，至五更复有大连环贯之，络北斗，内有戟气。十二月庚寅，有星出天津下，大如镇星而色不明，初犯辇道，二日见于东北，在织女南；乙未，入天市垣，戊申方出；癸丑，历房北，复东南行，入积薪，凡二十五日而灭。

天兴元年七月乙巳，太白、岁星、荧惑、太阴俱会于轸、翼，司天武亢极言天变，上惟叹息，竟亦不之罪也。八月甲戌，太白、岁星交。闰九月己酉，彗星见东方，色白，长丈余，弯曲如象牙，出角、轸南行，至十二日长二丈，十六日月烛不见，二十七日五更复出东南，约长四丈余，至十月一日始灭，凡四十有八日。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人，今日之事，我当灭也，何乃不先不后，适丁此乎！"

志第二志第二

历上

昔者圣人因天道以授人时，厘百工以熙庶政，步推之法，其来尚矣。自汉太初迄于前宋，治历者奚啻七十余家，大概或百年或数十年，率一易焉。盖日月五星盈缩进退，与夫天运，至不齐也，人方制器以求之，以俾其齐，积寡至多，不能无爽故尔。

金有天下百余年，历惟一易。天会五年，司天杨级绍造《大明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颁行之。其法，以三亿八千三百七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为历元，五千二百三十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详究，或曰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当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时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后天。由是占候渐差，乃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十一年历成。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亦造《乙未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阴亏食，遂命尚书省委礼部员外郎任忠杰与司天历官验所食时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见行历之亲疏，以知微历为亲，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进新历，礼部郎中张行简言："请俟他日月食，覆校无差，然后用之。"事遂寝。是以终金之世，惟用知微历，我朝初亦用之，后始改《授时历》焉。今其书存乎太史，采而录之，以为《历志》。

○步气朔第一

演纪：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万九千六百五十六年。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分。

岁实：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二十四分。

通余：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分。

朔实：一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分。

通闰：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四分。

岁策：三百六十五日，余一千二百七十四分。

朔策：二十九日，余二千七百七十五分。

气策：一十五日，余一千一百四十二分，六十秒。

望策：一十四日，余四千二分，四十五秒。

象策：七日，余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

没限：四千八十七分，三十秒。

朔虚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分。

旬周：三十一万三千八百分。

纪法：六十。

秒母：九十。

求天正冬至

置上元甲子以来积年，岁实乘之，为通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日法约之为日，不盈为余，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大小余。

求次气

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累加之，秒盈秒母从分，分满日法从日，即得次气日及余秒。

求天正经朔

以朔实去通积分，不尽为闰余，以减通积分为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盈为余，即所求天正经大小余也。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经朔大小余，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经日及余秒也。

求没日

置有没之恆气小余，如没限以上，为有没之气。以秒母乘之，内其秒，用减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五十六，余满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并恆气大余，命为没日。

求灭日

置有灭之朔小余，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六因之，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并经朔大余，命为灭日。

○步卦候第二

候策：五，余三百八十，秒八十。

卦策：六，余四百五十七，秒六。

贞策：三，余二百二十八，秒四十六。

秒母：九十。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秒八十。

辰刻：八，十百四分，秒六十。

半辰刻：四，五十二分，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及末候也。

求六十四卦

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以卦策累加之，得辟卦；又加之，得侯内卦。以贞策加之，得节气之初，为侯外卦；又以贞策加之，得大夫卦。又以卦策加之，为卿卦。

求土王用事

以贞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即土王用事日也。

求发敛

置小余，以六因之，如辰法而一为辰。如不尽，以刻法除之为刻。命子下算外，即得加时所在辰刻及分。如加半辰法，即命子刻初。

表略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秒。

岁差：六十九，五百三十秒。秒母一万。

周天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象限：九十一，三十一分，九秒。

二十四气日积度及盈缩

求每日盈缩朓朒

各置其气损益率，求盈缩之损益，求朒磕用朒磕之损益。六因，如象限而一，为气中率。与后气中率相减，为合差。半合差加减其气中率，为初末泛率。至后：加初，减末。分后：减初，加末。又置合差，六因，如象限而一，为日，半之，加减初末泛率，为初末定率。至后：减初，加末。分后：加初，减末。以日差累加减其气初末定率，为每日损益分。至后减，分后加。各以每日损益分加减气下盈缩、朒磕，为每日盈缩、朒磕二分前一气元后率相减为合差者，皆用前气合差。

求经朔弦望入气

置天正闰余，以日法除为日，不满为余，如气策以下，以减气策，为入大雪气。以上去之，余亦减气策，为入小雪气。即得天正经朔入气日及余也。以象策累加之，满气策去之，即得弦、望入次气日及余。因加，后朔入气日及余也。

求每日损益、盈缩、朒磕

以日差益加减损加减其气初损益率，为每日损益率。驯积损益其气盈缩、□肉磕积，为每日盈、朒磕积。

求经朔弦望入气朒磕定数

各以所入恆气小余，以乘其日损益率，如日法而一，以所损益其下朒磕积为定数。

赤道宿度

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少女十一度少虚九度少秒六十八危十五度半室十七度壁八度太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秒六十八

奎十六度半娄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少毕十七度少觜半度参十度半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井三十三度少鬼二度半柳十三度太星六度太张十七度少翼十八度太轸十七度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角十二度亢九度少氐一十六度房五度太心六度少尾十九度少箕十度半

右东方七宿七十九度

求冬至赤道日度

置通积分，以周天分去之，余日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百为母。命起赤道虚宿七度外去之，至不满宿，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度及分秒。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加时日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积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

求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

视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秒五十四半以下为入初限，以上者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二十宿黄道度

以四正后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赤道宿积度，为其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后前宿减之。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约为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虚九度少秒六十八危十六度室十八度少壁九度半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六十八秒

奎十七度太娄十二度太胃十五度半昴十一度毕十六度半觜半度参九度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太一百七十七、七十五、六十八

井三十度半鬼二度半柳十三度少星六度太张十七度太翼二十度轸十八度半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二百八十七、六十八

角十二度太亢九度太氐十六度少房五度太心六度尾十八度少箕九度半

右东方七宿七十八度少三百六十五、二十五、六十八

前黄道宿度，依今历岁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岁差，每移一度，依术推变当时宿度，然后可步七曜，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

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冬至赤度及分秒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命曰黄赤道差。用减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气加时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减之，余以所求气数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气中积及约分，又以其气初日盈缩数盈

加缩减之，用加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各得其气加时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时赤道宿度空分秒在岁差以下者，即加前宿全度，然后求黄赤道差，余依术算。

求二十四气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副置其气小余，以其气初日损益率乘之，盈缩之损益。万约之为分，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日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减其气加时黄道日度，即各得其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百约每日损益率，盈缩之损益。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为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一万分，以所入气日盈缩损益率，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皆加减损益率，余半之，满百为分，不满为秒，以加其日清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积度

以二至加时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为入二至后黄道积度及分秒。

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

视二至后黄道积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秒八十七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其积度满象限去之，为二分后黄道积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秒二十二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初限，分后末限，度及分秒，进三位，加二十万二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减去四百四十九半，余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末限，分后初限，度及分秒，进三位，用减三十万三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以减五百五十半，其在初限者，以所减之余，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太阳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雨水，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秒外，入卫分，陬訾之次，辰在亥。春分，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鲁分，降娄之次，辰在戌。谷雨，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赵分，大梁之次，辰在酉。小满，毕七度九十六分六秒外，入晋分，实沈之次，辰在申。夏至，井九度四十七分一十秒外，入秦分，鹑首之次，辰在未。大暑，柳四度九十五分一十六秒外，入周分，鹑火之次，辰在午。处暑，张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鹑尾之次，辰在巳。秋分，轸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郑分，寿星之次，辰在辰。霜降，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之次，辰在卯。小雪，尾三度九十七分九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之次，辰在寅。冬至，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纪之次，辰在丑。大寒，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齐分，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宫时刻

各置入宫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减之，相近一度之间者求之。余以日法乘其分，其秒从于下，亦通乘之，为实；以其日太阳行分为法，实如法而一，所得，依发敛加时求之，即得其日太阳入宫时刻及分秒。

○步晷漏第四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一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日，二十分。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内外法：一万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气中积

置所求日大余及半法，以所入之气大小余减之，为其日午中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其日午中中积。小余以日法除为约分。

求二至后午中入初末限

置午中中积及分，如中限以下，为冬至后。以上去中限，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在初限以下，为初限。以上覆减中限，余为入末限也。

求午中晷影定数

视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副置之。以一千四百五十除之，所得加五万三百八十，折半限分并之；除其副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减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视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为上位。下置入限分，以二百二十五乘，百约之，加一十九万八千七十五为法。夏至前后半限以上者，减去半限，列于上位。下位置半限。各百通日，内分，先相减，后相乘。以七千七百除之，所得以加其法反除上位，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于其处测冬夏二至晷影，乃相减之余，为其处二至晷差。亦以地中二至晷数相减，为地中二至晷差。其所求日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半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为分，十为寸，以减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地中冬至晷影常数，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减之，余以其年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减其处冬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所求日在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半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为分，十为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加其处夏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

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

表略

二分前后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阳入赤道内，秋分后三日太阳出赤道外，故其陟降与他日不伦，今各别立数而用之。

惊蛰，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六此为末率，于此用毕。其减差亦止于此。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十四日，陟四三十六，九十。十五日，陟四一。

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一日，降四三十九。二日，降四五十七。三日降四六十八。此为初率，始用之。其加差亦始于此。

求每日出入晨昏半昼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减降加其气初日日出分，为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损差，仍加减加减差。增损陟降率，驯积而加减之，即为每日日出分。覆减日法，余为日入分。以日出分日入分而半之，为半昼分。以昏明分减日出分为晨分，加日入分为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置日出入分，以六因之，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子正算外，即得所求。

求昼夜刻

置日出分，十二乘之，刻法而一，为刻，不满为分，即为夜刻。覆减百刻，余为昼刻。

求更点率

置晨分，四因，退位为更率。二因更率，退位为点率。

求更点所在辰刻

置更点率，以所求更点数因之，又六因，内加昏明分，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满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其辰刻算外，即得所求。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处冬至或夏至夜刻，乃与五十刻相减，余为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进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为刻，不尽以刻法乘之，退除为分，内减外加五十刻，即所求日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点差率算等，并依术求之。

求黄道内外度

置日出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上，去之，余为外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覆减之，余为内分。置内外分，千乘之，如内外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即为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内减外加象限，即得内道去极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法，以晨分减之，余为距中分，百乘之，如周法而一，为距中度。用减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四秒，余四因退位，为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因为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命赤道宿次去之，即得逐更及明中星。

志第三志第三

历下

○步月离第五

转终分：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六十六。

转终日：二十七日，余二千九百，秒六千六十六。

转中日：一十三日，余四千六十五，秒三千三十三。

朔差日：一，余五千一百四，秒三千九百三十四。

象策：七日，余二千一分，二十二秒半。

秒母：一万。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二秒。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二十六秒。

月平行度：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分、秒母：一百。

七日：初数，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数，五百八十二。

十四日：初数，四千六十五。末数，一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一日：初数，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数，一千七百四十七。

二十八日：初数，二千九百一。末数，二千三百二十九。

求经朔弦望入转

置天正朔积分，以转终分及秒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日及余秒。以象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即得弦、望经日加时入转日及余秒。径求次朔入转。以朔差加之。

转定分及积度朓朒率

表略

求朔弦望入转朓朒定数

置入转小余，以其日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积为定数。其四七日下余，如初数以下，初率乘之，初数而一，以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如初数以上，初数减之，余乘末率，末数而一，便为朓朒定数。

求朔弦望定日

置经朔、弦、望小余，朓减朒加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余。定朔前干名与后干名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月内无中气者为闰。视定朔小余：秋分后，在日法四分之三以上者，进一日。春分后，定朔日出分与春分日出分相减之余，三约之，用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及此数以上者，亦进一日。或有交，亏初在日入前者，不进之。

定弦、望小余在日出分以下者，退一日。望或有交，亏初在日出前者，小余虽在日出后，亦退之。如十七日望者，又视定朔小余在四分之三以下之数，春分后用减定之数。与定望小余在日出分以上之数相较之；朔少望多者，望不退，而朔犹进之。望少朔多者，朔不进，而望犹退之。日月之行，有盈有缩，迟疾加减之数，或有四大三小；若随常理，当察其时早晚，随所近而进退之，使不过三大二小。

求定朔弦望中积

置定朔、弦、望大小余与经朔、弦、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弦、望入气日余，经朔、弦、望少即加之，多即减之。即为定朔、弦、望入气。以加其气中积，即为定朔、弦、望中积。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

置定朔、弦、望约余，以所入气日损益率乘，盈缩损益。万约之，以损益其下盈缩积，乃盈加缩减定朔弦望中积；又以冬至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加之，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及分秒。又置定朔、弦、望约余，副置之。以乘其日盈缩之损益率，万约之，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以加其日夜

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时日躔黄道宿次。若先于历注定每日夜半日度，即为妙也。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度

凡合朔加时日月同度，其定朔加时黄道日度，即为定朔加时黄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弦、望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黄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转

置经朔入转，以经朔小余减之，为经朔夜半入转。又经朔小余与半法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加时入转，经朔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减之。为经朔午中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加减转入，否则因经为定。每月累加一日，满终日及余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转。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转累加之。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转累加之。求加时入转者，如求加时入气术。

求加时及夜半月度

置其日入转算外转定分，以定朔、弦、望小余乘之，如日法而一，为加时转分。分满百为度。减定朔、弦、望加时月度，为夜半月度。以所得转定分累加之，即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至弦、望，或至后朔，皆可累加之。然近则差少，远则差多。置所求前后夜半相距月度为行度，计其相距入转积度，与行度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为日差，行度多以日差加每日转定分，行度少以日差减每日转定分，然后用之可中。或欲速求，用此数，欲究其故，宜用后术。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转定分，日法而一，为晨转分。用减定分，余为昏转分。又以朔、弦、望定小余、乘转定分，日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为前；不足，覆减之，为后。乃前加后减加时月度，即晨昏月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

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余为

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

累计每程相距日下转积度，与晨昏定程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加之，定程少减之。以加减每日转定分，为转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之，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历：朔日以后注昏月，望后一日注晨月。古历有九道月度，其数虽繁，亦难削去，具其术如后。

求平交日辰

置交终日及余秒，以其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减之，为平交入其月经朔加时后日及余秒。以加其月经朔大小余，其大余命甲子算外，即平交日辰及余秒。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余秒加之，大余满纪法去之，命如前，即次平交日辰及余秒。

求平交入转朓朒定数

置平交小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下朓朒积，为定数。

求正交日辰

置平交小余，以平交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日辰，即正交日辰及余秒。与定朔日辰相距，即所在月日。

求经朔加时中积

各以其月经朔加入气日及余，加其气中积余，其日命为度，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即其经朔加时中积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月度

置平交入经朔加时后算及余秒，以日法通日，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分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其月经朔加时中积，然后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得其月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交终度及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求黄道宿积度

置正交时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正交后黄道宿积度及分秒。

求黄道宿积度入初末限

置黄道宿积度及分秒，满交象度及分秒去之，如在半交象以下，为初限；以上者，以减交象度及分秒，余为入末限。入交积度交象度并在交会术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阴历，夏入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冬入阳历，夏入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阳历，秋入阴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阴历，秋入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四序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各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所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后宿度内为同名，入冬至后宿度内为异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减；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加。此加减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较之渐异，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同也。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其中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以差加；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减。此加减出入六度，异，如黄道赤道相交异名之差，较之渐同，则随交所迁变不常。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各加减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宿九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论春夏秋冬以四时日所在宿度为正。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减，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八约之，为定差，以减；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时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减之，即为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望加时月所在度

置定朔加时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当弦、望加时月躔黄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度

各以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后黄道积度，为定朔、弦、望加时正交后黄道积度。如前求九道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余为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离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两极，若应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即为加时九道月度。其求晨昏夜半月度，并依前术。

○步交会第六

交终分：一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终日：二十七日，余一千一百九分，秒九千三百六十八。

交中日：十三，余三千一百六十九，秋九千六百八十四。

交朔日：二，余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三十二。

交望日：十四，余四千二，秒五千。

秒母：一万。

交终：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六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八秒。

交象：九十度，九十四分，八十四秒。

半交象：四十五度，四十七分，四十二秒。

日蚀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

日蚀既后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

月蚀限：五千一百。

月蚀既限：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

分秒母：一百。

求朔望入交

置天正朔积分，以交终分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交朔加之，得次朔。交望加之，得次望。再加交望，亦得次朔。各为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泛日及余秒，减去经朔、望小余，即为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若定朔、望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否则因经为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三十二，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

置经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即定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积度及阴阳历

置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以日法通之，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以定朔、望加时入转迟疾度，迟减疾加之，即月行之入交定积度。如交中度以下，入阳历积度；以上，去之，余为入阴历积度。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月去黄道度

视月入阴阳历积度及分，如交象以下，为少象；以上，覆减交中，余为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于上，列交象度于下，相减相乘，倍而退位为分，满百为度，用减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余又与交中度相减相乘，八因之，以百一十除为分，分满百为度，即得月去黄道度。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定日

朔望入交泛日，以入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为入交常日。

又置入转朓朒定数，进一位，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减朒加入交常日，为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人交阴阳历前后分

视入交定日，如交中以下，为阳历；以上，去之，为阴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为分。为交后分。十三日上下，覆减交中，为交前分。

求日月蚀其定余

置朔、望入气入转朓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定朔、望加时入转算外转定分除之，所得，以朓减朒加经朔、望小余，为泛余。

日蚀：视泛余如半法以下，为中前分；半法以上，去半法，为中后分。置中前后分，与半法相减相乘，倍之，万约为分，曰时差。中前，以时差减泛余为定余，覆减半法，余为午前分。中后，以时差加泛为定余，减去半法，为午后分。

月食：视泛余在日入后、夜半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三以下，减去半法，为酉前分；四分之三以上，覆减日法，余为酉后分，又视泛余在夜半后、日出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为卯前分，四分之一以上，覆减半法，余为卯后分。其卯酉前后分，自相乘。四因，退位，万约为分，以加泛余，为定余。各置定余，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月所蚀之辰刻。

求日月食甚日行积度

置定朔、望食甚大小余，与经朔、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望入气日小余，经朔、望日少加多减。即为食甚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食甚中积。又置食甚入气小余，以所入气日损益率盈缩之损益乘之，日法而一，以损益其日盈缩积；盈加缩减食甚中积，即为食甚日行积度及分。

求气差

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在象限以下，为初限；以上，覆减中限，为末限，皆有相乘，进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减一千七百四十四，余为气差恆数。以午前后分乘之，半昼分除之，所得，以减恆数为定数。不及减，覆减之，为定数。应加者减之，减者加之。春分后，阳历减，阴历加；秋分后，阳历加，阴历减。春分前、秋分后各二日二千一百分为定气，于此加减之。

求刻差

置日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与中限相减相乘，进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为刻差恆数。以午前后分乘之，日法四分之一除之，所得为定数。若在恆数以上者，倍恆数，以所得数减之为定数，依其加减。冬至后，午前阳加阴减，午后阳减阴加。夏至后，午

前阳减阴加，午后阳加阴减。

求日食去前后定分

气刻二差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为食差。依其加减去交前后分，为去交前后定分。视其前后定分，如在阳历，即不食；如在阴历，即有食之。如交前阴历不及减，反减之，反减食差。为交后阳历；交后阴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阳历；即不食，交前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后阴历；交后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阴历；即日有食之。

求日食分

视去交前后定分，如二千四百以下，为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为大分。二千四百以上，覆减五千五百，不足减者不食。为既后分，以三百二十除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即得日食之分秒。

求月食分

视去交前后分，不用气刻差者。一千七百以下者，食既。以上，覆减五千一百，不足减者不食。余以三百四十除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即为月食之分秒也。去交分在既限以下，覆减既限，亦以三百四十除，为既内之大分。

求日食定用分

置日食之大分，与三十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之，如定朔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减定余，为初亏分。加定余，为复圆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分

置月食之大分，与三十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之，如定望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加减定余，为初亏、复圆分。各如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大分与十五相减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之，如定望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既内分。用减定用分，为既外分。置月食余减定用分，为初亏。因加既外分，为食既。又加既内分，为食

甚。既定余分也。再加既内分，为生光。复加既外分，为复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既得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点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约为更法。又五约更法，为点法。乃置月食初末诸分，昏分以上减昏分，晨分以下加晨分。如不满更法为初更。不满点法为一点。依法以次求之，既各得更点数。

求日食所起

食在既前，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食在既后，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西，复于正东。此据正午地而论之。

求月食所起

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东，复于正西。此亦据午地而论之

求日食出入带食所见分数

各以食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以减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带食所见之分。其食甚在昼，晨为渐进，昏为已退。食甚在夜，晨为已退，昏为渐进。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日行积度，望即更加半周天。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依黄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

○步五星第七

木星

周率：二百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二，五十四秒。

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百七。

历度法：六万二千一十四。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八十二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一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

伏见：一十三度。

以下表格略

火星

周率：四百七万九千四十一，秒九十七。

历率：三百五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八，秒三十二。

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一十六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六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八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九度。

以下表格略

土星

周率：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四百一十二，秒四十六。

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九。

历度法：一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八。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三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六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三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

伏见：一十七度。

以下表格略

金星

周率：三百五万三千八百四，秒二十三。

历率：一百九十万二百四十，秒一十一。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一十四秒。

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度半。

以下表格略

水星

周率：六十万六千三十一，秒八十四。

历率：一百九十一万二百四十二，秒三十五。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一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半。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晨伏夕见：一十四度。

夕伏晨见：一十九度。

以下表格略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平合及诸段中积中星

置通积分，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为前合分。覆减周率，余为后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中星。命为日，曰中积。命为度，曰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积，即为诸段中积。以平度累加中星，经退减之，即为诸段中星。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入历

置前通积分，各加其星后合分，以历率去之，不尽，各以其星历度法除为度，不满退为分秒，即为其星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诸段限度累加之，即得诸段入历。

求五星平合及诸盈缩差

各置其星其段入历度及分秒，如在历中以下，为在盈；以上，减去历中，余为在缩。以其星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入策度及分，命策数算外，以其策数下损益率乘之，如历策而一为分，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度，即为其星其段盈缩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定积

各置其星其段中积，以其盈缩定差盈加减之。即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加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满纪法六十去之，不尽，即为定日及加时分秒。不满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五星及诸段所在日月

各置其段定积日及分，以加天闰日及分，满朔策及约分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已来日数及分。其月数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得其段入月经朔日数及分，以日辰相距为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加时定星

各置中星，以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金星倍之，水星三因之，然后加减。即为五星诸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定积日下加时分，百约之，乃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为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所在宿度。

求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后段日辰为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与后段夜半宿次相减，余为夜率。

求诸段平行分

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段总差日差

以本段前后平行分相减，余为其段泛差。假令求木星次疾*差，乃以

顺疾、顺迟平行分相减，余为次疾泛差。他皆仿此。倍而退位为增减差，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前后伏迟退段增减差

前伏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末日行分。后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初日行分。以减伏段平行分，余为增减差。前迟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后迟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以迟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前后近留之迟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为增减差。

金星前后伏退，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为增减差。前退者，置后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后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减，余为增减差。

水星，半平行分为增减差，皆以增减差加减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加初减末；前少后多，减初加末。又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损益之后少则损之，后多则益之。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之，满宿次去之，即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视前段末日、后段初日行分相较之数，不过一二日差为妙。或多日差数倍，或颠倒不伦，当类会前后增减差稍损益之，使其有伦，然后用之。或前后平行俱多俱少，则平注之。或总差之秒，不盈一分，亦平注之。若有不伦而平注之得伦者，亦平注之。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入气

置定积，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满为入气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即所求平合及伏见入气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行差

各以其段初日星行分与其太阳行分相减，余为行差。若金在退行，水在退合者，相并为行差。如水星夕伏晨见者，直以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见伏泛积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积，便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缩差，水星倍之。各以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若在平合夕见晨伏者，盈减缩加；如在退合夕伏晨见者，盈加缩减。皆以加减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以太阳盈缩差减之，为距合差度。日在盈历，以差日差度减之。在缩，加之。加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定合定积定星。

金、水二星顺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顺加退减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度。顺在盈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缩，减之。退在盈历，以差日减之，差度加之；在缩，以差日加之，差度减之。皆以加减其星定合及再定合泛积，为定合再定合定积定星。以冬至大余及约分，加定积，满纪法去，命，即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定星，满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其顺退所在盈缩，太阳盈缩也。

求木水土三星定见伏定积日

各置其星定见伏泛积，晨加夕减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为象限，如中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岁周日及分秒，余亦自相乘，满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见加伏减泛积为定积。加命如前，即得日辰也。

求金水二星定见伏定积日

各以伏见日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日。若晨伏夕见，日在盈历，加之，在缩，减之。如夕伏晨见，日在盈历，减之，在缩，加之。加减其星泛积为常积。视常积，如中限以下，为冬至后，以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象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中限，亦自相乘，各如法而一，为分。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以一十八为法。冬至

后夕，夏至后晨，以七十五为法。以伏见度乘之，十五除之，为差。差满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加减常积为定积。冬至后晨见夕伏，加之；夕见晨伏，减之。夏至后晨见夕伏，减之；夕见晨伏，加之也。加命如前，即得定见伏日辰。

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气初日至立冬气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不见。晨留，在大寒气初日至立夏气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春不晨见，秋不夕见者，亦旧有之矣。

浑象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有浑天为近，最得其情，近世太史候台铜仪是也。立八心体圆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赤道之表里，以行日月之度数，步五纬之迟速，察气候之推迁，精微深妙，百代所不可废者也。然传历久远，制造者众，测候占察，互有得失，张衡之制，谓之《灵宪》，史失其传。魏、晋以来，官有其器，而无本书，故前志亦阙。吴中常侍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谓之机衡。”积代相传，沿革不一。宋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首创其式，造之禁中，逾年而成，诏置文明殿东鼓楼下，曰“太平浑仪”。自思训死，玑衡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景德中，历官韩显符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简略。景祐中，冬官正舒易简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亦失之于密而难为用。元祐时，尚书右丞苏颂与昭文馆校理沈括奉敕详定《浑仪法要》，遂奏举吏部勾当官韩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与张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可以寻究。若据算术考案象器，亦能成就，请置局差官制造。诏如所言。奏郑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严、于太古、张促宣，同行监造。制度既成，诏置之集英殿，总谓之浑天仪。公廉交造仪时，先撰《九章勾股验测浑天书》一卷，贮之禁中，今失其传，故世无知者。

旧制浑仪，规天矩地，机隐于内，上布经躔，次具日月五星行度，以察其寒暑进退，如张衡浑天、开元水运铜浑仪者，是也。久而不合，乖于施用。公廉之制则为轮三重：一曰六合仪，纵置地浑中，即天经环也，与地浑相结，其体不动；二曰三辰仪，置六合仪内；三曰四游仪，置三辰仪内。植四龙柱于地浑之下，又置鰲云于六合仪下。四龙柱下设十字水趺，凿沟道通水以平高下。别设天常单环于六合仪内，又设黄道赤道二单环，皆置三辰仪内，东西相交，随天运转，以验列舍之行。又

为四象环，附三辰仪，相结于天运环，黄赤道两交为直距二纵置于四游仪内。北属六合仪地浑之上，以正北极出地之度。南属六合仪地浑之下，以正南极入地之度。此属仪之大形也。直距内夹轩望筒一，于筒之半设关轴，附直距上，使运转低昂，筒常指日，日体常在筒窍中，天西行一周，日东移一度，仍以窥测四方星度，皆斟酌李淳风、孔挺、韩显符、舒易简之制也。三辰仪上设天运环，以水运之。水运之法始于汉张衡，成于唐梁令瓒及僧一行，复于太平兴国中张思训，公廉今又变正其制，设天运环，下以天柱关轴之类上动浑仪，此新制也。

旧制浑象，张衡所谓置密室中者，推步七曜之运，以度历象昏明之候，校二十四气，考昼夜刻漏，无出于浑象。《隋志》称梁秘府中有宋元嘉中所造者，以木为之，其圆如丸，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色、黄赤道、天河等，别为横规绕于外，上下半之，以象地也。开元中，诏僧一行与梁令瓒更造铜浑象，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日月五星循绕，络在天外，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正东行一度，月行一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九转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一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象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报辰刻，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既成，命置之武成殿。

宋太史局旧无浑象，太平兴国中，张思训准开元之法，而上以盖为紫宫，旁为周天度，而东西转之，出新意也。

公廉乃增损《隋志》制之，上列二十八宿周天度数，及紫微垣中外官星，以俯窥七政之运转，纳于六合仪天经地浑之内，同以木柜载之。其中贯以枢轴，南北出浑象外，南长北短，地浑在木柜面，横置之，以象地。天经与地浑相结，纵置之，半在地上，半隐地下，以象天。其枢轴北贯天经上杠中，末与杠平，出柜外三十五度稍弱，以象北极出地。南亦贯天经出下杠外，入柜内三十五度少弱，以象南极入地。就赤道为牙距，四百七十八牙以衔天轮，随机轮地毂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应其度，分至节气亦验应而不差。

王蕃云："浑象之法，地当在天内，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郭，于已解者无异，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者也。"今地浑说在浑象外，盖出于王蕃制也。其下则思训旧制，有枢轮关轴，激水运动，以直神摇铃扣钟击鼓，置时刻十二神司辰像于轮上，时初、正至，则执牌循环而出，报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至冬水凝，运转迟涩，则以水银代之。

今公廉所制，共置一台，台中有二隔，浑仪置其上，浑象置其中，激水运转，枢机轮轴隐于下。内设昼夜时刻机轮五重；第一重曰天轮，以拨浑象赤道牙距；第二重曰拨牙轮，上安牙距，随天柱中轮转动，以运上下四轮；第三重曰时刻钟鼓轮，上安时初、时正百刻拨牙，以扣钟击鼓摇铃；第四重曰日时初正司辰轮，上安时初十二司辰、时正十二司辰；第五重曰报刻司辰轮，上安百刻司辰。以上五轮并贯于一轴，上以天束束之，下以铁杵臼承之，前以木阁五层蔽之，稍增异其旧制矣。五轮之北，又侧设枢轮，其轮以七十二辐为三十六洪，束以三辋，夹持受水三十六壶。毂中横贯铁枢轴一，南北出轴为地毂，运拨地轮。天柱中轮动，机轮动浑象，上动浑天仪。又枢轮左设天池、平水壶，平水壶受天池水，注入受水壶，以激枢轮。受水壶落入退水壶。由壶下北窍引水入升水下壶，以升水下轮运水入升水上壶，上壶内升水上轮及河车同转上下轮，运水入天河，天河复流入天地，每一昼一夜周而复始。此公廉制浑仪、浑象二器而通三用，总而名之曰浑天仪。

金既取汴，皆辇致于燕，天轮赤道牙距拨轮悬象钟鼓司辰刻报天池水壶等器久皆弃毁，惟铜浑仪置之太史局候台。但自汴至燕相去一千余里，地势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极星稍差，移下四度才得窥之。明昌六年秋八月，风雨大作，雷电震击，龙起浑仪鰲云水趺下，台忽中裂而摧，浑仪仆落台下，旋命有司营葺之，复置台上。贞祐南渡，以浑仪熔铸成物，不忍毁拆，若全体以运则艰于辇载，遂委而去。

兴定中，司天台官以台中不置浑仪及测候人数不足，言之于朝，宜铸仪象，多补生员，庶得尽占考之实。宣宗召礼部尚书杨云翼问之，云翼对曰："国家自来铜禁甚严，虽罄公私所有，恐不能给。今调度方殷，财用不足，实未可行。"他日，上又言之，于是止添测候之人数员，铸仪之议遂寝。

初，张行简为礼部尚书提点司天监时，尝制莲花、星丸二漏以进，章宗命置莲花漏二禁中，星丸漏遇车驾巡幸则用之。贞祐南渡，二漏皆迁于汴，汴亡废毁，无所稽其制矣。

志第四志第四

五行

五行之精气，在天为五纬，在地为五材，在人为五常及五事。五纬志诸《天文》，历代皆然。其形质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类，为感应于两间者，历代又有《五行志》焉。两汉以来，儒者若夏侯胜之徒，专以《洪范五行》为学，作史者多采其说，凡言某征之休咎，则以某事之得失系之，而配之以五行。谓其尽然，其弊不免于傅会；谓其不然，“肃，时雨若”、“蒙，恆风若”之类，箕子盖尝言之。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灾祥犹有星野之说，五行休咎见于国内者不得他诿，乃汇其史氏所书，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云。

初，金之兴，平定诸部，屡有祯异，故世祖每与敌战，尝以梦寐卜其胜负。乌春兵至苏束海甸，世祖曰：“予夙昔有异梦，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当克。”既而与肃宗等击之，敌大败。

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云气若二千斛廪囷之状，屡见东方。辽司天到孔致和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

温都部跋忒畔，穆宗遣太祖讨之，入辞，奏曰：“昨夕见赤祥，往必克。”遂与跋忒战，杀之。

穆宗攻阿疏日，辰巳间，忽暴雨昏曀，雷电环阿疏所居，是夕有巨火声如雷，坠阿疏城中，遂攻下之。

太祖尝往宁江，梦斡带之禾场焚，顷刻而尽。觉而大戚，即驰还，斡带已寝疾，翌日不起。

斡塞伐高丽，太祖卧而得梦，及起曰：“今日捷音必至。”乃为具于球场以待。有二麾渡水而至，获之，太祖曰：“此休征也。”言未既，捷书至，众大异之。

他日军宁江，驻高阜，撒改仰见太祖体如乔松，所乘马如冈阜之大，太祖亦视撒改人马异常，撒改因白所见，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举酒酹之曰：“异日成功，当识此地。”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

军介而立，有光起于人足及戈矛上，明日，至札只水，光复如初。

收国元年，上在宁江州，有光正圆，自空而坠。八月己卯，黄龙见空中。十二月丁未，上候辽军还至熟结泺，有光复见于矛端。

天辅六年三月，师攻西京，有火如斗，坠其城中。是月，城降而复叛，四月辛卯，取之。

太宗天会二年，曷懒移鹿古水霖雨害稼，且为蝗所食。秋，泰州潦，害稼。三年七月，锦州野蚕成茧。九月，广宁府进嘉禾。四年十月，中京进嘉禾。六年冬，移懒路饥。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楼听政，闻咸州所贡白鹊音忽异常，上起视之，见东楼上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许，下有红云承之，若世所谓佛者，乃擎跽修虔，久之而没。十年冬，移懒、曷懒等路饥。

熙宗天会十三年五月，甘露降于卢州熊岳县。十五年七月辛巳，有司进四足雀。丙戌夜，京师地震。

天眷元年夏，有龙见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见一苍龙，良久而没。次日，见金龙一，爪承一婴兒，兒为龙所戏，略无惧色，三日如故。又见一人，乘白马，红袍玉带，如少年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乃没，郡人竞往观之。七月丁酉，按出浒河溢，坏民庐舍。三年十二月丁丑，地震。

皇统元年秋，蝗。十一月己酉，稽古殿火。二年二月，熙河路饥。三月辛丑，大雪。秋，燕、西东二京、河东、河北、山东、汴、平州大熟。三年，陕西旱。五月丁巳，京兆府贡瑞麦。七月丙庚，太原进獬豸及瑞麦。四年正月乙丑，陕西进嘉禾，十有二茎，一本七颖。十月甲辰，地震。五年闰月戊寅，大名府进牛生麟。壬辰，怀州进嘉禾。七年十一月，完颜秉德进三角牛。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寝殿鸱尾坏。有火入帝寝，烧帷幔，上惧，徙别殿。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风坏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死伤者数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压死。

海陵天德二年十二月，野人采石炭，获异香。

贞元三年五月癸丑，南京大内灾。三年十二月己丑，雨，木冰。

正隆二年六月壬辰，蝗飞入京师。秋，中都、山东、河东蝗。四年

十一月庚寅，霜附木。五年二月辛未，河东、陕西地震。镇戎、德顺等军大风，坏庐舍，民多压死。海陵问司天马贵中等曰："何为地震？"贵中等曰："伏阳逼阴所致。"又问："震而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以震。风为号令，人君严急则有风及物之灾。"六年六月壬戌，大风坏承天门鸱尾。

是岁，世宗居贞懿皇后忧，在辽阳，一日方寝，有红光照其室，及其龙见于室上，又夜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复有云气自西来，黄龙见其中，人皆见之。是时，临潢府闻空中有车马声，仰视见风云杳霭，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语促行者。未岁，海陵下诏南征。

世宗大定二年闰二月辛卯，神龙殿十六位焚，延及太和、厚德殿。三年三月丙申，中都以南八路蝗。四年三月庚子夜，京师地震。七年辛丑，大风雷雨，拔木。临潢府境禾黍穑生。岚州进白兔二。八月，永兴进嘉禾，异亩同颖。中都南八路蝗飞入京畿。十一月辛丑，尚书省火。是岁，有年。五年六月戊子，河南府进芝草十三本，得于芝田石上，荐之太庙。六月甲辰，大安殿楹产芝，有色如玉。丙午，京师地震，有声自西北来，殷殷如雷，地生白毛。七月戊申，又震。十一月癸酉，大雾，昼晦。七年九月庚辰，地震。八月五月甲子，北望淀大风，雨雹，广十里，长六十里。六月，河决李固渡，水入曹州。十年正月，邓州进芝草。十一年六月戊申，西南路招讨司苾里海水之地雨雹三十余里，小者如鸡卵，其一最大，广三尺，长太余，四五日始消。十二年三月庚寅，雨土。四月，旱。十三年正月，尚书省奏："宛平张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复活，云是本良乡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验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盖假尸还魂，拟付王建为子。"上曰："若是则奸幸小人竞生诈伪，渎乱人伦。"止付孝善。八月丁丑，策试进士于悯忠寺，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考官完颜蒲捏、李晏等以为文运始开，得贤之兆。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次飑里舌，是午，白龙见于御帐之东小港中，既乘临雷云而上，尾犹曳地，良久北去。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临潢之境，其形上锐而赤，食之味颇苦。五月戊申，南京宫殿火。日岁，中都、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辽东等十路旱、蝗。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卢沟水溢，河决白沟。二十年四月己亥，太宁宫门火。五月丙寅，京师地震，生黑白毛。七月，旱。秋，河决卫州。二十二年五月，庆都蝗蝝生，散漫十余里。一夕大风，蝗皆不见。二十三年正月辛巳，广乐园灯山焚，延及熙春殿。三月乙酉，氛埃雨土。四月庚子亦如之。五月丁亥，雨雹，地生白毛。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徐州进芝十有八茎。真定嘉禾二本，异亩同

颖。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河南府进芝三本。秋，河决，坏卫州城。二十七年四月辛丑，京师地微震。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丁未，地生白毛。五月，曹州河溢。十二月，密州进白鹑、白雉各一。河间府进嘉禾。日冬无雪。

明昌元年正月，怀州、河间等处进芝草、嘉禾。二月，地生白毛。六月庚子，都水进异卵。夏，旱。七月，淫雨伤稼。二年五月，桓、抚等州旱。秋，山东、河北旱，饥。三年秋，绥德虸蚄虫生，旱。四年三月，御史中丞董师中奏："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北方有赤气，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主也。"上问："所言天象何从得之？"师中曰："前监察御史陈元升得之于一司天长行。"上曰："司天台官不奏固有罪，其以语人尤非。朕欲令自今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长行得言之，何如？"师中曰："善。"五月，霖雨，命有司祈晴。六月，河决卫州，魏、清、沧皆被害。是岁，河北、山东、南京、陕西诸路大稔。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

十一月壬午，木冰。五年七月丙戌，天寿节，先阴雨连日，至是开霁，有龙曳尾于殿前云间。八月，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六年二月丁丑，京师地震，大雨雹，昼晦，大风，震应天门左鸱尾坏。六年八月，大雨震电，有龙起于浑仪鳌趺，台忽中裂而摧。仪仆于台下。

承安元年五月，自正月不雨，至是月雨。六月，平晋县民利通家蚕自成绵段，长七尺一寸五分，阔四尺九寸。二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六月丙午，雨雹。四年三月戊午，雨雹。五月，旱。五年五月庚辰，地震。十月庚子，天久阴，是日云色黄而风霾。癸卯晨，阴霜附木，至日入亦如之。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县鼓山石圣台，有大鸟十集于台上，其羽五色烂然，文多赤黄，赭冠鸡项，尾阔而修，状若鲤鱼尾而长，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鸟万数形色各异，或飞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东南来，势如连云，声如殷雷，林木震动，牧者惊惶，即驱牛击物以惊之，殊不为动。俄有大鸟如雕鹗者怒来搏击之，民益恐，奔告县官，皆以为凤凰也，命工图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视其处，粪迹数顷，其色各异。遗禽数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鲤，大者丈余，鱼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庙，诏中外。三年四月，旱。十月己亥，大风。四年正月壬申，阴雾，木冰。三月丁卯，大风，毁宣阳门鸱尾。四月，旱。壬戌，万宁宫端门灾。十一

月丁卯，阴。木冰凡三日。五年夏，旱。八年闰四月甲午，雨雹。河南路蝗。

六月戊子，飞蝗入京畿。八月乙酉，有虎至阳春门外，驾出射获之。时又有童谣云："易水流，汴水流，更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至贞*中，举国迁汴。

卫绍王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珪上书曰："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且《传》曰：'黄河青，圣人生。'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销灾变，而复夸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为妖言，议诛之，虑绝言路，即诏大兴锁销还本管。十一月丙申，平阳地震，有声自西北来。戊戌夜，又震，自此时复震动，浮山县尤剧，城廨民居圮者十七八，死者凡二三千人。二年二月乙酉，地大震，有声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十一月，京师民周修武宅前渠内火出，高二尺，焚其板桥。又旬日，大悲阁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之即灭，凡十余日。自是都城连夜燔爇二三十处。是岁四月，山东、河北大旱，至六月，雨复不止，民间斗米至千余钱。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风从西北来，发屋折木，吹清夷门关折。三月戊午，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山东、河北、河东诸路大旱。是岁，有男子郝赞诣省言："上即位之后，天变屡见，火焚万家，风折门关，非小异也，宜退位让有德。"有司问："尔狂疾乎？"赞大言曰："我不狂疾，但为社稷计，宰相皆非其才。"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诛之隐处。

崇庆元年七月辛未未时，有风从东来，吹帛一段高数十丈，宛转如龙，坠于拱辰门内。是岁，河东、陕西、南京诸路旱。二年二月，放进士榜，有狂僧公言："杀天子。"求之不知所在。是岁，河东、陕西大旱，京兆斗米至八千钱。

至宁元年，宣宗彰德故园竹开白花，如鹭鸶藤。紫云覆城上数日，俄而入继大统。七月，以河东、陕西诸处旱，遣工部尚书高朵剌祈雨于岩渎，至是雨足。时斗米有至钱万二千者。八月癸巳，卫绍王遇弑。是日，海水不潮，宝坻盐司惧其亏课，致祷无应。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潮。初，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曰崇庆，即而又改曰至宁，有人谓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

宣宗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将曙，大雾苍黑，跂步无所见，至辰巳间始散。十二月乙卯，雨，木冰。时卫州有童谣曰：“团鸞冬，劈半年。寒食节，没人烟。”明年正月，元兵破卫，遂丘墟矣。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铁裹关门至老王谷。庚申，南京宝镇阁灾。壬戌，上次宜村，有黄龙见于西北。冬，黄河自陕州界至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纤鳞皆见。十二月己酉，雨，木冰。三年二月戊午，大风，隆德殿鸱尾坏。三月戊辰，大风，霾。四月，自去冬不雨，至于是月。五月，河南大蝗。六月，京城中夜妄相惊逐狼，月余方息。十月丙申，西北有雾气如积土，至二更乃散。四年正月己未旦，黑雾四塞，巳时乃散，是春，河朔人相食。五月，河南、陕西大蝗。凤翔、扶风、岐山、郿县騑虫伤麦。七月，旱。癸丑，飞蝗过京师。

兴定元年三月，宫中有蝗。四月，单州雹伤稼。陈州商水县进瑞麦，一茎四穗。开封府进瑞麦，一茎三穗、二茎四穗。五月乙丑，河南大风，吹府门署以去。延州原武县雹伤稼。七月癸卯，大社坛产嘉禾，一茎十五穗。秋，霖雨。十月，邠州进白兔。丹州进嘉禾。异亩同颖。二年四月，河南诸郡蝗。五月，秦、陕狼害人。六月，旱。是岁，京师屡火，遣礼部尚书杨云翼鋋之。三年春，吏部火。四月癸未，陕右黑风昼起，有声如雷，顷之地大震，平凉、镇戎、德顺尤甚，庐舍倾，压死者以万计，杂畜倍之。夏，旱。十二月壬申，雨，木冰。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鸣有声。壬子，昼晦，有顷大雷风雨。四月丁丑，大风吹河南府署飞百余步，户案门钥开，文牍飘散，不知所在。六月，旱。七月，河南大水，唐、邓尤甚。十二月癸酉，火。是岁，华州渭南县民裴德宁家伐树，破其中有赤色“太”字，表里吻合。有司言与唐大历中成都瑞木有文“天下太平”者，其事颇同，盖太平之兆也。乞付史馆。五年三月，以久旱，诏中外，仍命有司祈祷。十一月壬寅，京师相国寺火。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先是，有童谣云：“青山转，转山青。耽误尽，少年人。”盖言是时人皆为兵，转斗山谷，战伐不休，当至老也。

元光元年四月，京畿旱。十月，上猎近郊，获白兔，群臣以为瑞。明日，御便殿，置铃于项，将纵之，兔惊跃不已，忽毙几上。二年正月辛酉日午，有鹤千余翔于殿庭，移刻乃去。七月乙卯，丹凤门坏，压死者数人。十一月，开封有虎害人。是时屡有妖怪，二年之中，白日虎入郑门，吏部及宫中有狐狼，鬼夜哭于辇路，乌鹊夜惊，飞鸣蔽天。

十二月，宣宗崩。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戊午，上初视朝，尊太后为仁圣宫皇太后，太元

妃为慈圣宫皇太后。是日，大风飘端门瓦，昏霾不见日，黄气塞天，仁圣又梦乞丐万数踵其后，心恶之，占者曰：“后为天下母，百姓贫窭，将谁诉焉？”遂敕京城设粥与冰药以应之，人以为壬辰、癸巳之兆。又有人衣麻衣，望承天门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问之，其人曰：“我先笑者，笑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后哭者，哀祖宗家国破荡至此也。”有司以为妖言，处之重典。上曰：“近诏草泽之士并许直言，虽涉讥讪亦不治罪，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乃杖之。二年正月甲申，有黄黑之昆。四月，旱。京畿大雨雹。三年春，大寒。三月乙丑，有火自吏部中出，大如斛，流行展转，人皆惊避，逾时而灭。四月，旱、蝗。六月，京东雨雹，蝗死。四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大风吹左掖门鸱尾坠，丹凤门扉坏。是日，风、霜损禾皆尽。五年春，大寒。二月，雷而雪。木之华者皆败。四月，郑州大雨雹，桑柘皆枯。京畿旱。八月，御座上闻若有言者曰：“不放舍则何？”索之不见。七年十二月，新卫州北三里许，有影在沙上，如旧卫州城状，寺塔宛然，数日乃灭。

天兴元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雪。戊午，又雪。是时，钧州、阳邑、卢氏兵皆大败。五月，大寒如冬。七月庚辰，兵刃有火。闰八月己未，有箭射入宫中。九月辛丑府，大雷，工部尚书蒲乃速震死。二年六月，上迁蔡，自发归德，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及蔡始晴，复大旱数月。识者以为不祥。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从来，持一布囊贮枣，日散与市人无穷，所在兒童百十从之。又有一人拾街中破瓦，复以石击碎之。人皆以为狂，不晓其理，后乃知之，其意盖欲使人早散，国家将瓦解矣。

志第五志第五

地理上

○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西京路中都路

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

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使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虽贞祐、兴定危亡之所废置，既归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尽著之，其所不载则阙之。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后为上京。其山有长白、青岭、马纪岭、完都鲁，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来流河、宋瓦江、鸭子河。府一，领节镇四，防御一，县六，镇一。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其宫室有乾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庆元宫，天会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门曰景晖，天眷二年安太祖以下御容，为原庙。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门曰延光，寝殿曰宵衣，书殿曰稽古。又有时德宫、明德殿，熙宗尝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也。凉殿，皇统二年构，门曰延福，楼曰五云，殿曰重明。东庑南殿曰东华，次曰广仁。西庑南殿曰西清，次曰明义。重明后，东殿曰龙寿，西殿曰奎文。时令殿及其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风殿。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刺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太庙、社稷，皇统三年建，正隆二年毁。原庙，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尝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庙，皇统

七年改原庙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毁。大定五年复建太祖庙。兴圣宫，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兴德宫，后更名永祚宫，睿宗所居也，光兴宫，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大定二十一年后修宫殿，建城隍庙。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击球校射之所也。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笼鹰之所，在按出虎水侧。

会宁府，下。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后置上京曷懒等路提刑司。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旧岁贡秦王鱼，大定十二年罢之，又贡猪二万，二十五年罢之。东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到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与路七百里，东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赖路一千八百里县三：

会宁倚，与府同时置。有长白山、青岭、马纪岭、勃野淀、绿野淀。有按出虎河，又书作阿术浒。有混同江、涞流河。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太祖誓师之地也。

曲江初名镇东，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

宜春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

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御使，隶会宁府。海陵时，尝为济州支郡。承安三年，复以为太祖神武隆兴之地，升为节镇，军名武兴。五年，置漕运司，以提举兼州事。后废军。贞祐二年复升为武兴军节镇，置招讨司，以使兼州事。户五千三百七十五。县一：

始兴倚，兴州同时置。有鸭子河、黑龙江。

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天眷三年，改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更今名。贞祐初，升为隆安府，户一万一百八十。县一：

利涉倚，兴州同时置。有混同江、涞流河。镇一兴县同时置，有混同馆。

信州，下，彰信军刺史。本渤海怀远军，辽开泰七年建，取诸路汉民置。户七千三百五十九。县一：

武昌本渤海怀福县地。镇一八十户。

蒲与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

合懒路，置总管府。贞元元年，改总管为尹，仍兼兵马都总管。承安三年，设兵马副总管。旧贡海葱，大定二十七年罢之。有移鹿古水。西至上京一千八百里，东南至高丽界五百里。

恤品路，节度使。辽时，为率宾府，置刺史。本率宾故地，太宗天会二年，以耶懒路都孛堇所居地瘠，遂迁于此。以海陵例罢万户，置节度使，因名速频路节度使。世宗大定十一年，以耶懒、速频相去千里，既居速频，然不可忘本，遂命名古土门亲管猛安曰押懒猛安。承安三年，设节度副使。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懒一千二百，北至边界斡可阿怜千户二千里。“耶懒”又书作“押懒”。

曷苏馆路，置节度使。天会七年，徙治宁州，尝置都统司，明昌四年废。有化成关，国言曰曷撒罕关。

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置节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

乌古迪烈统军司，后升为招讨司，与蒲与路近。

咸平路，府一，领刺郡一，县十。

咸平府，下，总管府，安东军节度使，本高丽铜山县地，辽为咸州，国初为咸州路，置都统司。天德二年八月，升为咸平府，后为总管府。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户五万六千四百四。县八：

平郭倚，旧名咸平，大定七年更。

铜山辽同州镇安军，本汉襄平县，辽太祖时以东平寨置，因名东

平，军曰镇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以与东平重，故更。南有柴河，北有清河，西有辽河。

新兴辽银州富国军，本渤海富州，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更名来属。有范河，北有柴河，西有辽河。

庆云辽祺州祐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

清安辽肃州信陵军，熙宗皇统三年降为县

荣安东有辽河。

归仁辽旧隶通州安远军，本渤海强师县，辽更名，金因之。北有细河。

玉山章宗承安三年，以乌速集、平郭、林河之间相去六百余里之地置，贞祐二年四月升为节，军曰镇安。

韩州，下，刺史。辽置东平军，本渤海鄚颉府。户一万五千四百一十二。旧有营。县二：

临津倚，未详何年置。

柳河本渤海粤喜县地，辽以河为名。有狗河、柳河。

东京路，府一，领节镇一，刺郡四，县十七，镇五。皇统四年二月，立东京新宫，寝殿曰保宁，宴殿曰嘉惠，前后正门曰天华、曰乾贞。七月，建宗庙，有孝宁宫。七年，建御容殿。

辽阳府，中。东京留守司。本渤海辽阳故城，辽完葺之，郡名东平。天显三年，升为南京，府曰辽阳。十三年，更为东京。太宗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之时，尝治于此，以镇高丽。后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为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产白兔、师姑布、鼠毫、白鼠皮、人参、白附子。户四万六百四。县四、镇一：

辽阳倚。东梁河、国名兀鲁忽必剌，俗名太子河。

鹤野镇一长宜，曷苏馆在其地。

宜丰辽旧衍州安广军，皇统三年废为县，有东梁河。

石城兴定三年九月，以县之灵岩寺为岩州，名其倚郭县曰东安，置行省。

澄州，南海军刺史，下。本辽海州，天德三年改州名。户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五。县二。镇一：

临溟镇一新昌。

析木辽铜州广利军附郭析木县地，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有沙河。

沈州，昭德军刺史，中。本辽定理府地，辽太宗时军曰兴辽，后为昭德军，置节度。明昌四年改为刺史，与通、贵德、澄三州皆隶东京。户三万六千八百九十二。县五：

乐郊辽太祖俘三河之民建三河县于此，后改更今名。有浑河。

章义辽旧广州，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有辽河、东梁河、辽河大口。

辽滨辽旧辽州东平军，辽太宗改为始平军，皇统三年废为县。有辽河。

□邑楼辽旧兴州人中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本□邑楼故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更名。有范河、清河，国名叩隈必剌。

双城辽双州保安军也，皇统三年降为县，章宗时废。

贵德州，刺史，下。辽贵德州宁远军，国初废军，降为刺郡。户二万八百九十六。县二：

贵德倚。有范河。

奉集辽集州怀远军奉集县，本渤海旧县。有浑河。

盖州，奉国军节度使，下。本高丽盖葛牟城，辽辰州。明昌四年，罢曷苏馆，建辰州辽海军节度使。六年，以与“陈”同音，更取盖葛牟为名。户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县四、镇二：

汤池辽铁州建武军汤池县。镇一神乡。

建安辽县。镇一大宁。

秀岩本大宁镇，明昌四年升。泰和四年废为镇，贞祐四年复升置。

熊岳辽卢州玄德军熊岳县。辽属南女直汤河司。

复州，下，刺史。辽怀还军节度，明昌四年降为刺史。旧贡鹿筋，大定八年罢之。户一万三千九百五十。县二、镇一：

永康倚。旧名永宁，大定七年更。

化成辽苏州安复军，本高丽地，兴宗置。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贞祐四年五月升为金州，兴定二年升为防御。镇一归胜。

来远州，下。旧来远城，本辽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军，后升为州。

婆速府路，国初置统军司，天德二处置总管府，贞元元年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此路皆猛安户。

北京路，府四，领节镇七，刺郡三，县四十二，镇七，寨一。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辽中京。统和二十五年建为中京，国初因称之。海陵贞元元年更为北京，置留守司、都转运司、警巡院。产纮鼠、螺杯、茱萸梳、玳瑁鞍、酥乳饼、五味子。户六万四千四十七。县十一、镇二：

大定倚，辽县旧名。在土河、七金山、阴凉河。镇一恩化。

长兴有涂河。

富庶有心河。镇一文安。

松山辽松山州胜安军松山县，开泰中置，旧置刺史。太祖天辅七年置观察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承安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后复。有阴凉河、落马河。

神山辽泽州神山县，辽太祖俘蔚州之民置。章宗承安二年尝置惠

州，升孩兒馆为滦阳县，以隶之。泰和四年罢州及滦阳县。

惠和皇统三年以辽惠州惠和县置。

金源唐青山县，辽开泰二年置，以地有金甸为名。有骆驼山。

和众辽榆州和众县，皇统三年罢州来属。

武平辽筑城杏埚，初名新州，统和间更为武安州。皇统三年降为武安县来属，大定七年更名。承安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复来属。

静封承安二年以胡设务置，隶全州，三年隶高州，泰和四年来属。

三韩辽伐高丽，迁马韩、辰韩、弁韩三国民为县，置高州。太祖天辅七年以高州置节度使，皇统三年废为县，承安三年复升为高州，置刺史，为全州支郡，分武平、松山、静封三县隶焉。泰和四年废。有落马河，涂河。

利州，下，刺史。辽统和十六年置。户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县二、镇一、寨一：

阜俗辽统和四年置，金因之。

龙山辽故潭州广润军县故名，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有榆河。寨一兰州。镇一漆河。

义州，下，崇义军节度使。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县三、镇一：

弘政有凌河。

开义辽海北州广化军县故名，熙宗皇统三年废州来属。镇一饶庆。

同昌辽成州兴府军县故名，国初隶川州，大定六年罢川州，隶懿州，承安二年复隶川州，泰和四年来属。

锦州，下，临海军节度使。旧隶兴中府，后来属。户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三。县三：

永乐本慕容皝之西乐县地。

安昌

神水辽开泰二年置，皇统三年废为镇，大定二十九年复升为县。有土河。

瑞州，下，归德军节使。本来州，天德三年更为宗州，泰和六年以避睿宗讳，谓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户一万九千九百五十三。县三、镇一：

瑞安旧名来宾，唐来远县民。明昌六年更为宗安，泰和六年复更今名。

海阳辽润州海阳军故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镇一迁民。

海滨本慕容皝集宁县地，辽隰州海平军故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

广宁府，散，下，镇宁军节度使。本辽显州奉先军，汉望平县地，天辅七年升为府，因军名置节度。天会八年改军名镇宁。天德二年隶咸平，后废军隶东京。泰和元年七月来属。户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县三、旧有奉玄县，天会八年改为钟秀县。镇六、寨四。镇二欢城、辽西。

广宁旧名山东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有辽世宗显陵。寨二闾城、兔兒窝。

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渔务置。镇二梁渔务、山西店。

闾阳辽乾州广德军，以乾陵故名奉陵县。天会八年废州更名来属。有凌河。有辽景宗乾陵。镇二闾阳、衡家。寨二大斧山、北川。

懿州，下，宁昌军节度使。辽尝更军名庆懿，又为广顺，复更今名。金因之，先隶咸平府，泰和末来属。户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县二：大定六年罢川州，以宜民、同昌二县来属。承安二年复以二县隶川州。泰和四年罢川州，以宜民隶兴中，同昌隶义州。

顺安

灵山本渤海灵峰县地。

兴中府，散，下。本唐营州城，辽太祖迁汉民以实之，曰霸州彰武

军，重熙十一年升为府，更今名，金因之。户四万九百二十七。县四、镇三：

兴中本汉柳城地。南有凌河。镇一黔城。

永德辽安德州化平军安德县，世宗大定七年更今名。北有凌河。镇一阜安。

兴城辽严州保肃军县故名，皇统三年废州隶锦州。有桃花岛。

宜民辽川州长宁军，会同中尝名白川州，天禄五年去“白”字，国初因之，与同昌县皆隶焉。大定六年降为宜民县，隶懿州。承安二年复置川州，改徽川寨为徽川县，为懿州支郡。泰和四年罢州及徽川县求属。镇一咸康，辽县也，国初废为镇。

建州，下，保靖军刺史。辽初名军曰武宁，后更，金因之。户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县一：

永霸本唐昌黎县地。

全州，下，盘安军节度使。承安二年置，改胡设务为静封县，黑河铺为卢川县，拨北京三韩县烈虎等五猛安以隶焉。贞祐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户九千三百一十九。县一：

安丰承安元年十月改丰州铺为安丰县，隶临潢府，二年置全州盘安军节度使治。有黄河、黑河。

临潢府，下，总管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大定后罢路，并入大定府路。贞祐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帝统九年尝避暑于此。有陷泉，国言曰落孛鲁。有合袅追古思阿不漠合沙地。户六万七千九百七。县五、堡三十七：大定间二十四，后增。

临潢倚。有金粟河。

长泰有立列只山，其北千余里有龙驹河，国言曰喝必剌。有撒里葛睹地。

卢川承安二年以黑河铺升，隶全州，后复来属。有潢河。

宁塞泰和元年五月置。有滑河。

长宁辽永州永昌军县故名，太祖天辅七年尝置节度使，皇统三年废州来属。

庆州，下，玄宁军刺史。境内有辽祖州，天会八年改为奉州，皇统三年废，辽太祖祖陵在焉。境内有辽怀州，旧置奉陵军，天会八年更为奉德军，皇统三年废，辽太宗、穆宗怀陵在焉。北山有这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城中有辽行宫，比他州为富庶，辽时刺此郡者非耶律、萧氏不与，辽国宝货多聚藏于此。北至界二十里，南至卢川二百二十，西至桓州九百，东至临潢一百六十。户二千七。县一：旧有孝安县，天会八年改为庆民县，皇统三年废。

朔平有榷场务。

兴州，宁朔军节度使。本辽北安州兴化军，皇统三年降军置兴化县，承安五年升为兴州，置节度，军名宁朔，改利民寨为利民县，拨梅坚河徒门必罕、宁江、速马剌三猛安隶焉。贞祐二年四月侨置于密云县。户一万五千九百七十。县二：又有利民县，承安五年以利民寨升，泰和四年废。

兴化倚。辽旧县，皇统三年降兴化军置，隶大定府，承安五千建兴州于县，为倚郭。旧有白檀镇。

宜兴本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升为县来属。

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北至边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不至肇州三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四。县一、旧有金安县，承安三年置，寻废。堡十九：

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

边堡，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世宗以东北如讨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其处

置。于是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每言："东北及临潢所置，土□脊樵绝，当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上令无水草地官为建屋，及临潢路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省议："临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为七百二十，若营建毕，官给一岁之食。"上以年饥权寝，姑令开壕为备。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计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泰州九堡、临潢五堡之地斥卤，官可为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可令大盐泺官木三万余，与直东堡近岭求木，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

西京路，府二，领节镇七，刺郡八，县三十九，镇九。大定五年建宫室，名其殿曰保安，其门南曰奉天，东曰宣仁，西曰阜成。天会三年建太祖原庙。

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晋云州大同军节度，辽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旧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转运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贡玛瑙环子、玛瑙数珠。产白驼、安息香、松明、松脂、黄连、百药煎、芥子煎、盐、捞盐、石绿、绿矾、铁、甘草、枸杞、碾玉砂、地葶。户九万八千四百四十四。县七、镇三：

大同倚。辽析云中置，金因之。有牛皮关、武周山、方山、奚望山、盛乐城、御河、斗鸡台、平城外郭盐场、如浑水、桑乾河、纥真山。有辽帝后像。在华严寺。镇一奉义。

云中晋旧县名。

宣宁辽德州昭圣军宣德县，大定八年更名。有官山、弥陀山、石绿山、产碾玉砂。镇一窟龙城。

怀安晋故县名。

天成辽析云中置。

白登本名长清，大定七年更。有白登台、采掠山。

怀仁辽析云中置，贞祐二年五月升为云州。有黄花岭、锦屏山、清

凉山、金龙山、早起城、日中城。镇一安七疃。

丰州，下，天德军节度使。辽尝更军名应天，寻复，金因之。皇统九年升为天德总管府，置西南路招讨司，以天德尹兼领之。大定元年降为天德军节度使，兼丰州管内观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军马公事，并隶西南路诏讨司产不灰木、地蕈。户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三。县一、镇一：

富民晋旧名。有黑山、神山。镇一振武。

弘州，下，刺史。辽名军曰博宁，本襄阴村，统和中建。国初置保宁军，后废军。产玛瑙。户二万二千二。县二、镇二：

襄阴倚。本名永宁，大定七年改。

顺圣本安塞军故地，辽应历中置，金因之。镇二阳门，贞祐二年七月升为县。大罗。

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县升，为丰州支郡，刺史兼权讥察。北至界八十里户五千九百三十八。县一：

天山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置，为倚郭。

桓州，下，威远军节度使。军兵隶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七年改置刺史。北至旧界一里半。户五百七十八。县一：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有查沙，有白泺，国言曰勺赤勒。

清塞倚。明昌四年以罢录事司置。

抚州，下，镇宁军节度使。辽秦国大长公主建为州，章宗昌三年复置刺史，为桓州支郡，治柔远。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承安二年升为节镇，军名镇宁，拨西北路招讨司所管梅坚必剌、王敦必剌、拿怜术花速、宋葛斜忒浑四猛安以隶之。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县四：有旺国崖，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有冰井。

柔远倚。大定十年置于燕子城，隶宣德州，明昌三年来属，有燕子

城，国言曰吉甫鲁湾城，北羊城，国言曰火唵榷场，查剌岭，沔山，大渔泺，行宫有枢光殿。有双山，七里河，石井，虾蟆山，昂吉泺又名鸳鸯泺，得胜口旧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

集宁明昌三年以春市场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

丰利明昌四年以泥泺置。有盖里泊。

威宁承安二年以抚州新城镇置。

德兴府，晋新州，辽奉圣州武定军节度，国初因之。大安元年升为府，名德兴。户八万八百六十八。县六、有漫天埚，泰和二年更名拂云，平恶崖，更名垒翠岩。镇一：

德兴倚。旧名永兴县，大安元年更名。有涿鹿定、东水镇。有鸡鸣山。

妫川辽可汗州清平军，本晋妫州，会同元年辽太祖尝名可汗州，县旧曰怀戎，更名怀来，明昌六年更今名。西北有合河龟馆石桥，明昌四年建。

缙山辽儒州缙阳军县故名，皇统元年废州来属，崇庆元年升为镇州。镇一永安

望云本望云川地，辽帝尝居，号曰御庄，后更为县，金因之。

矾山晋故县，国初隶弘州，明昌三年来属。

龙门晋县，国初隶弘州，后来属。明昌三年割隶宣德州。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

昌州，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泺复置，隶抚州，后来属。户一千二百四十一。县一：

宝山有狗泺，国言曰押恩尼要。其北五百余里有日月山，大定二十年更曰抹白山。国言涅里塞一山。

宣德州，下，刺史。辽改晋武州为归化州雄川武军，大定七年更为宣化州，八年复更为宣德。户三万二千一百四十七。县二：

宣德旧文德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

宣平承安二年以大新镇置，以北边用兵尝驻此地也。

朔州，中，顺义军节度使。贞祐三年七月，尝割朔州广武县隶代州。产铁、荆三棱、枸杞。户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二。县二：

鄯阳晋故县。有桑乾河、大和岭、天池、雁门关、霸德山。

马邑晋故县，贞祐二年五月升为固州。有洪涛山、镬水，又曰桑乾河。

武州，边，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军。户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一。县一：

宁远晋故县。黄河。

应州，下，彰国军节度使。户三万二千九百七十七。县三：

金城晋故县。有黄瓜堆、复宿山、桑乾河、浑河、崞川水、黄花城。

山阴本名河阴，大定七年以兴郑州属县同，故更焉。贞祐二年五月升忠州。有黄花岭、桑乾河。

浑源晋县，贞祐二年五月升为浑源州。产盐。

蔚州，下，忠顺军节度使。辽尝更为武安军，寻复。贡地蕈。户五万六千六百七十四。县五：

灵仙北有桑乾河、代王城、薄家村。

广灵亦作“陵”，辽统和三年析灵仙置。

灵丘晋县，贞祐二年四月升为成州，四年割为代州支郡。

定安晋县。有桑乾河。贞祐二年四月升为定安州。

飞狐。晋县。

云内州，下，开远军节度使。天会七年徙奚第一、第三部来戍。产

青镔铁。户二万四千八百六十八。县二、镇一：

柔服夹山在城北六十里。镇一：宁仁，旧县也，大定后废为镇。

云川本曷董馆，后升裕民县，皇统元年复废为曷董馆，大定二十九年复升，更为今名。

宁边州，下，刺史。国初置镇西军，贞祐三年隶岚州，四年二月升为防御。户六千七十二。县一：

宁边正隆三年置。

东胜州，下，边，刺史。国初置武兴军，有古东胜城。户三千五百三十一。县一、镇一：

东胜镇一宁化。

部族节度使：

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军兵事属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三年罢节度使，以招讨司兼领。

乌古里部族节度使。

石垒部族节度使。

助鲁部族节度使。

孛特本部族节度使。

计鲁部族节度使。

唐古部族，承安三年改为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

迪烈又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扎石合节度使。

详稳九处：

咩飑详稳，贞祐四年六月改为葛也阿邻猛安。

木典飑详稳，贞祐四年改为抗葛阿邻谋克。

骨典陁稳，贞祐四年改为撒合辇必剌谋克。

唐古陁详稳。

耶剌都陁详稳。

移典陁稳。

苏木典陁详稳，近北京。

胡都陁详稳。

霞马陁详稳。

群牧十二处：

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改为斡睹只群牧。

蒲速斡群牧。本斡睹只地，大定七年分置。

耶鲁椀群牧。

讹里都群牧。

陁斡群牧。

欧里本群牧。

乌展群牧。

特满群牧。

驼驼都群牧。

讹鲁都群牧。

忒恩群牧。承安四年创置。

蒲鲜群牧。承安四年创置。

中都路，辽会同元年为南京，开泰元年号燕京。海陵贞元元年定

都，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府一，领节镇三，刺郡九，县四十九。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影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浩等取真定府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应天门十一楹，左右有楼，门内有左、右翔龙门，及日华、月华门，前殿曰大安，左、右掖门，内殿东廊曰敷得门。大安殿之东北为东宫，正北列三门，中曰粹英，为寿康宫，母后所居也，西曰会通门，门北曰承明门，又北曰昭庆门。东曰集禧门，尚书省在其外，其东西门左、右嘉会门也，门有二楼，大安殿后门之后也。其北曰宣明门，则常朝后殿门也。北曰仁政门，傍为朵殿，朵殿上为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内有仁政殿，常朝之所也。宫城之前廊，东西各二百余间，分为三节，节为一门。将至宫城，东西转各有廊百许间，驰道两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阙殿门则纯用碧瓦。应天门旧名通天门，大定五年更。七年改福寿殿曰寿安宫。明昌五年复以隆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承华殿者，皇太子所居之东宫也。泰和殿，泰和二年更名庆宁殿。又有崇庆殿。鱼藻池、瑶池殿位，贞元元年建。有神龙殿，又有观会亭。又有安仁殿、隆德殿、临芳殿。皇统元年有元和殿。有常武殿，有广武殿。为击球、习射之所。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皇统元年有宣和门。正隆三年有宣华门，又有撒合门。

大兴府，上。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植柳各百里。产金银铜铁。药产滑石、半夏、苍术、代赭石、白龙骨、薄荷、五味子、白牵牛。县十、镇一：

大兴倚。辽名析津，贞元二年更今名。有建春宫。镇一广阳。

宛平倚。本晋幽都县，辽开泰元提更今名。有玉泉山行宫。

安次晋旧名。

漷阴辽太平中，以漷阴村置。

永清晋旧名。

宝坻本新仓镇，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县近民附之。承安三年置盈州，为大兴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隶焉。寻废州。

香河辽以武清县之孙村置。

昌平有居庸关，国名查剌合攀。

武清晋县。

良乡有料石冈、阎沟。

通州，下，刺史。天德三年升潞县置，以三河隶焉。兴定二年五月升为防御。户三万五千九十九。县二：

潞晋县名。有潞水。

三河晋县名。

蓟州，中，刺史。辽置上武军。户六万九千一十五。产粟。县五、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又有黎豁县，废置皆未详。镇二：

渔阳倚。

遵化辽景州清安军。镇一石门。

丰润泰和间置。

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镇一韩城。

平峪大定二十七年，以渔阳县大王镇升。

易州，下，刺史。辽置高阳军。户四万一千五右七十七。县二：

易有易水。

涞水有涞水。

涿州，中，刺史。辽为永泰军。贡罗。户一十一万四千九百一十二。县五、镇一：

范阳倚。晋县。有湖梁河。有刘李河。镇一政满。

固安晋县。

新城

定兴大定六年以范阳县黄村置，割涞水、易县近民属之。有巨马河。

奉先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有房山、龙泉河、盘宁宫。

顺州，下，刺史。辽置归化军。户三万二千四百三十三。县二：

温阳旧名怀柔，明昌六年更。有螺山、溆水、兔耳山。

密云辽檀州武威军。有古北山，国言曰留斡岭。

平州，中，兴平节度使。辽为辽兴军。天辅七年以燕西地与宋，遂以平州为南京，以钱帛司为三司，天会四年复平州，尝置军帅司。天会十年徙军帅司治辽阳府，后置转运司。贞元元年以转运司并隶中都路。贞祐二年四月置东面经略司，八月罢。贡樱桃、绫。户四万一千七百四十八。县五、镇一：

卢龙倚。

抚宁本新安镇，大定二十九年置。

海山本汉海阳故城，辽以所俘望都县民置，故名望都，大定七年更名。

迁安本汉令支县故城，辽以所俘安喜县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更今名。镇一建昌。

昌黎辽营州邻海军，以所俘定州民置广宁县。皇统二年降州来属，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广宁府重，故更今名。

滦州，中，刺史。本黄落故城，辽为永安军，天辅七年因置节度使。户六万九千八百六。县四、有松亭关，国名斜烈只。镇二：

义丰倚。

石城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镇一榛子。

马城

乐亭镇一新桥。

雄州，中。宋名易阳郡。天会七年置永定军节度使。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户二万四百一十一。县三：

归信倚。有易水、巨马河。

容城泰和八年割隶安州，贞祐二年隶安肃州。有南易水、大泥淀、浑泥城。

保定宋保定军，后废为县。

霸州，下，刺史。辽益津郡。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户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六。县四：

益津倚。大定二十九年创置，倚郭。

文安

大城

保安国初因宋为信安军，大定七年降为信安县，隶霸州。元光元年四月升为镇安府。所以重高阳公张甫也。

保州，中，顺天军节度使。宋旧军事，天会七年置顺天军节度使，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海陵赐名清苑郡。户九万三千二十一。县二：

清苑倚。宋名保塞，大定十六年更。有抱阳山、沉水、馈军河。

满城大定三十八年以清苑县塔院村置。

安州，下，刺史。宋顺安军治高阳，天会七年升为安州，隶河北东路，后置高阳军。大定二十八年徙治葛城，因升葛城为县，用倚郭。泰和四年改混泥城为渥城县，来属，八年移州治于渥城，以葛城为属县。

户三万五百三十二。县三：

渥城倚。泰和四年置。

葛城大定二十八年置。

高阳泰和八年正月改隶莫州，四月复。有徐河、百济河。

遂州，下，刺史。宋广信军，天会七年改为遂州，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隶，号龙山郡。泰和四年废为遂城县，隶保州，贞祐二年复置州。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县一：

遂城倚。有光春宫行宫。有遂城山、易水、漕水、鲍河。

安肃州，下，刺史。宋安肃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军如旧，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天德三年改为安肃州，军名徐郡军。大定后降为刺郡，废军。户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县一：

安肃按《金初州郡志》，雄、霸、保、安、遂、安肃六州皆隶广宁府。《太宗纪》载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则隶河北东路，岂以平州为南京之后，以六州隶广宁也？不然则郡志误。

志第六志第六

地理中

○南京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

南京路，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府三，领节镇三，防御八，刺史郡八，县一百五。都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宫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其门五，双阙前引，东曰登闻检院，西曰登闻鼓院。检院东曰左掖门，门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门，门南曰都堂。直承天门北曰大庆门，门东曰日精门，又东曰左升平门。大庆门西曰月华门，又西曰右升平门。正殿曰大庆殿，前有龙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后曰德仪殿。殿东曰左升龙门，西曰右升龙门。正门曰隆德，内有隆德殿，有萧墙，有丹墀。隆德殿左曰东上阁门，右曰西上阁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门、仁安殿，东则内侍局，又东曰近侍局，又东则严祗门，宫中则称曰撒合门，少南曰东楼，则授除楼也。西曰西楼。仁安之次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则后妃位也，有楼，楼西曰琼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楼，楼北少西曰玉清殿。纯和之次曰福宁殿，殿后曰苑门，内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殿曰山庄，其西南曰翠微阁。苑门东曰仙韶院，院北曰翠峰，峰之洞曰大涤涌翠，东连长生殿，又东曰涌金殿，又东曰蓬莱殿。长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长生殿南曰阅武殿，又南曰内藏库。严祗门东曰尚食局，又东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药院，又北右藏库，东则左藏库。宣徽院东曰点检司，司北曰秘书监，又北曰学士院，又北曰谏院，又北曰武器署。点检司南曰仪鸾局，又南曰尚辇局。宣徽院南曰拱卫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为繁禧门，又南安泰门，门与左升龙门相直。东则寿圣宫，两宫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试进士之所。宫北曰徽音院，又北燕寿殿，殿垣后少西曰振肃卫司，东曰中卫尉司。仪鸾局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中卫尉司东曰祗肃门，少东南曰将军司。徽音、寿圣东曰太后苑，苑殿曰庆春，与燕寿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门对。东华门内正北尚厩局，其西北曰临武殿。左掖门北，尚食局南曰宫苑司。其西北尚醞局、

汤药局。侍仪司少西曰府宝局、器物局，又西则撒合门也。嘉瑞楼西曰三庙，正殿曰德昌，东曰文昭，西曰光兴。德昌后，宣宗庙也。宫西门曰西华，与东华相直，北门曰安贞。

开封府，上。留守司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天德二年罢行台尚书省，置转运司、提刑司。天德二年置统军司。有药市四，榷场。产蜜蜡、香茶、心红、朱红、地龙、黄柏。天德四年，户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户百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县十五、镇十五：

开封东附郭。有古通津、临蔡关、汴河。镇一延嘉。

祥符西附郭。有岳台、浚水、沙台、崇台、夷门山、蔡河、金水河、广济河、寒泉河。镇三陈桥、八角、郭桥。

阳武有沙池、黑阳山。黄河、汴河、白沟河。

通许宋名咸平，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咸平府重，更。有牛首城、裘亭。

泰康有鲁沟、蔡河、涡河、镇一崔桥。

中牟有汴河、郑河、中牟台。镇四圃田、阳武、万胜、白沙镇。

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后更今名。镇一圉城。

鄢陵有洧水、溴水、太丘城。镇一马栏桥。

尉氏有惠民河、长明沟。镇二朱家曲、宋楼。

扶沟有祁耶山、洧水、白亭。镇二建雄、义店。旧有赤仓镇。

陈留有皇柏山、狼丘、汴河。

延津贞祐三年七月升为延州。有土山、黄河。

洧川贞祐二年置惠民仓，兴定二年四月以尉氏县之宋楼镇升。

长垣

封丘

睢州，下，刺史。宋拱州保庆军，国初犹称拱州，天德三年更。户四万六千三百六十。县三、镇一：

襄邑古襄牛地。有汴河、睢水、涣水、承匡城。镇一重华。

考城宋隶东京，正隆前隶曹州，后来属。有葵丘、黄河、黄陵冈，元光二年改为通安堡。

柘城古株林，首止地在焉。有涣水、泡水、泓水。

归德府，散，中，宣武军。故宋州，宋南京应天府河南郡归德军，国初置宣武军。户七万六千百八十九。县六、镇四：

睢阳宋名宋城，承安五年更名。有鹰鹭池、汴水、睢水、涣水。镇一葛驿。

宁陵大定二十二年徙于汴河堤南古城。有汴水、睢水、涣水。

下邑有汴水、黄水。镇一会亭。

虞城有孟诸薮。

谷熟有汴水、谷水。镇二营城、洛场。又有旧高辛镇。

楚丘国初隶曹州，海陵后来属，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单州。有景山、京冈。

单州，中，刺史。宋砀郡，贞祐四年二月升为防御，兴定五年二月置招抚司，以安集河北遗黎。户六万五千五百四十五。县四：

单父有栖霞山、泡沟。

成武有堂沟。

鱼台有泗水，涓沟、五丈沟。

砀山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归德府。有芒砀山、古汴渠、午沟。

寿州，下，刺史。宋隶寿春府，贞元元年来属，泰和六年六月升为防御。户八千六百七十七。县二、镇一：

下蔡有硖石山、颍水、淮水。

蒙城宋隶亳州，国初来属。有狼山、涡水。镇一蒙馆。

陕州，下、防御。宋陕郡保平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防御，贞祐二年七月升为节镇。户四万一千一十。县四、镇七：

陕倚。有虢山、岘头山、三崤山、底柱山、黄河、橐水。镇一石壕。

灵宝有夸父山、黄河、稠桑泽、古函谷关。镇二乾壕、关东。

湖城有荆山、铸鼎原、凤林泉、鼎湖。镇二三门、集津。

阌乡有太华山、黄河、玉涧水、潼关、太谷关。镇二张店、故镇。旧又曹张镇，恐误。

邓州，武胜军节度使。宋南阳郡，尝置榷场。户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县三、镇六：

穰城倚。有五垄山、覆釜山、湍水、朝水。镇四顺阳、新野、穰东、板桥。

南阳有豫山、百重山、丰山、梅溪水、白水、清泠水。镇一张村。

内乡有高前山、熊耳山、黄水、菊水、淅水、富水。镇一峡口。

唐州，中，刺史。宋准安郡，尝置榷场。户一万一千三十一。县四、镇四：

泌阳倚。有泌水、醴水。镇一胡阳。

比阳大明湖、中阳山、比水。镇一羊棚。

湖阳贞祐元年废。镇一罗渠。

桐柏大定十年始置正官，兴定五年六月废。有桐柏山、淮水、柘河。镇一许封。大定二十八年命规措界壕于唐、邓间。

裕州，本方城县，泰和八年正月升置，以方城县为倚郭，割汝州叶县、许州舞是隶焉。户八千三百。县三、镇四：

方城倚。有方城山、衡山、堵水。镇一青台。

叶隶汝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方城山、石塘河、澧水。镇一临坟。

舞阳本隶许州，泰和八年来属。有伏牛山、马鞍山、舞水、汝水、渫水、氵虽水。镇二吴城、北舞。

河南府，散、中。宋西京河南雒阳郡。初置德昌军，兴定元年八月升为中京，府曰金昌。户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五。县九、《正隆郡志》有寿安县，纪录皆无。镇四：

洛阳倚。有北邙山，正隆六年更名太平山，称旧名者以违制论。有伊、洛、璟、涧、金水，铜驼街、金粟山，金谷。镇一龙门。

渑池有天坛山、广阳山、黄河、渑河。

登封有太室山、箕山、阳城山、少室山，宣宗置御寨其上。旧有颍阳镇，后废。

孟津贞祐三年七月升为陶州，十二月复为县。镇一长泉。旧有河清镇，后废。

芝田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有轘辕山、青龙山。

新安有阙门山、长石山、金水、谷水、陂水。

偃师有北邙山、缑氏山、半石山、景山、黄河、洛水。镇一缑氏。

宜阳有锦屏山、鹿蹄山、憩鹤山、女几山、洛水，昌水，少水。

巩有侯山、九山、黄河、洛水。镇一洛口。

嵩州，中，刺史。旧名顺州，天德三年更。户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县四、镇四：

伊阳宋隶河南府。有三涂山、陆浑山、鼓钟山，伊水、淯阳水。镇一鸣皋。旧有伊阙镇，后废。

永宁宋隶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寄治于府，后即镇为县。有三肴山、熊耳山、嶕峣山、天柱山、黄河、杜阳水。镇一府店。

福昌宋隶河南府。有女几山、金门山。镇二韩城、三乡。

长水宋隶河南府。有坛山、松阳山、洛水、松阳水。

汝州，上，刺史。宋临汝郡陆海军度使，国初为刺郡，贞祐三年八月升为防御。户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县四、镇三：

梁有霍阳山、崆峒山、紫逻山、汝水、广润河。正隆六年，敕环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商贾，赴温汤置市。

郏城宋隶许州。有汝水、扈涧河。镇一黄道。

鲁山有尧山、氵虽水、鸦河。

宝丰有豢龙城。镇一汝南。

许州，下，昌武军节度使。宋颍昌府许昌郡忠武军。户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七。县五、镇七：

长社倚。有溴水、颍水。镇二许田、椹涧。

郾城有长沙河、五沟水。镇二驼口、新寨。

长葛有小陉、洧水。

临颍镇二合流、繁城。

襄城本隶汝州，泰和七年来属。镇一颍桥。

钧州，中，刺史。旧阳翟县，伪齐升为颍顺军。大定二十二升为州，仍名颍顺，二十四年更今名。户一万八千五百一十。县二、镇一：

阳翟倚。有具茨山、三封山、荆山、颍水。

新郑宋隶郑州。有溱、洧、溴三水。镇一郭店。

亳州，上，防御使。宋谯郡集庆军，隶扬州。贞祐三年升为节镇，军名集庆。户六万五百三十五。县六、镇五：旧有福宁、马头二镇。

谯倚。有涡水、泡水。镇一双沟。

鹿邑有涡水、明水。镇一战城。

卫真有洵水、沙水。镇一谷阳。

城父有涡水、淝水、殳水。

酇有睢水、汴河、白龙潭。镇一酇阳。

永城兴定五年十二月升为永州，以下邑、砀山、酇县隶焉。有芒山、汴河。镇一保安。

陈州，下，防御使。宋淮宁府淮阳郡镇安军。户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五。县五、镇二：

宛丘有蔡河、颍水、洧水。

项城有颍水、百尺堰。

南顿镇一殄寇。

商水本激水，宋避宣祖讳改。有商水、颍水。

西华有宜阳山、蔡河、颍水。镇一长平。

蔡州，中，防御使。宋汝南郡淮康军，泰和八年升为节度，军曰镇南，尝置榷场。户三万六千九十三。县六、镇二：

汝阳有溱水、澺水。镇一保城。

遂平有吴房山、吴城山、龙泉水、瀙水。

上蔡

西平有九头山、滚水、邓艾陂。

确山有确山、没水、溱水。镇一毛宗。

平舆

息州，本新息县，泰和八年升为息州，以新息为倚郭，割真阳、褒信、新蔡隶焉，为蔡州支郡。户九千六百八十五。县四、镇一：

新息倚。镇一王务。

真阳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淮水、汝水、石塘陂。

褒信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汝水、葛陂。

新蔡本隶蔡州，泰和八年来属。有汝水。

郑州，中，防御，宋荥阳郡奉宁军节度。户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七。县七、镇三：

管城倚。贞祐四年更名故市。有圃田泽。

荥阳有鸿沟，京、索二水。

密有大騩山、溱水、洧水。镇二大騩、锁水。

河阴

原武镇一陈桥。

汜水有虎牢关。

荥泽有广武涧。旧有许桥、贾谷二镇，在郑境。

颍州，下，防御。宋顺昌府汝阴郡。尝置榷场，正隆四年罢榷场。户一万六千七百一十四。县四、镇十一：旧有万善镇，后废。

汝阴倚。有颍水、淮水、淝水、汝水。

颍上元光二年十一月改隶寿州。有颍水、淮水。镇十永宁、漕口、王家市、栎头、永清、椒陂、正阳、江陂、界沟、斤沟。

泰和有颍水。

沈丘有武丘。镇一永安。

宿州，中，防御。宋符离郡保静军节度，隶扬州。国初隶山东西路，大定六年来属。贞祐三年升为节镇，军曰保静。户五万五千五十八。县四、镇八：旧有荆山镇。

符离倚。有诸阳山、汴河、睢水、陴湖。镇三曲沟、符离、黄团。

临涣有嵇山、汴河、肥水。镇三柳子、蕲泽、桐墟。

灵壁宋元祐元年置。镇一西固

蕲有涣水、涡水、蕲水。镇一静安。

泗州，中，防御使。宋临淮郡。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诸榷场，但置榷场于泗州。先隶山东西路，大定六年来属。户八千九十二。县四、镇六：

淮平旧盱眙县，明昌六年以宋有盱眙军，故更。

虹有朱山、汴河、淮水、广济渠。镇二千仙、通海。

临淮镇四安河、吴城、青阳、翟家湾。

睢宁兴定二年四月以宿迁县之古城置。又有淮滨，兴定二年四月以桃园置，元光二年四月废。

边戍，皇统元年十月，都元帅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自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泰和八年设沿淮巡检使，及朐山县完渎村创立巡路，置巡检。

河北东路。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名置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一，领节镇二，防御一，刺郡五，县三十，镇三十五。

河间府，中，总管府，瀛海军。宋河间郡瀛海军。天会七年置总管府，正隆间升为次府，置瀛州瀛海军节度使兼总管，置转运司。后复置总管府，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提刑司产无缝绵、沧盐、蔺席、马蔺花、香附子、钱虾蟹、乾鱼。户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一。县二、镇三：

河间倚。有滹沱河、君子馆。镇三束城、永宁、北林。

肃宁

蠡州，下，刺史。宋永宁军，国初因之，天会七年升为宁州博野郡军，天德三年更为蠡州。户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七。县一、镇一：

博野倚。有沙河、唐河。镇一新桥。

莫州，下，刺史。宋文安郡军防御，治任丘。贞祐二年五月降为鄚亭县。户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县一、镇一：

任丘镇一长丰。

献州，下，刺史。本乐寿县，天会七年升为寿州，天德三年更今名。户五万六百三十二。县二、镇十：

乐寿倚。有徒骇河、房渊、汉献王陵。

交河大定七年以石家圈置。镇十景城、南大树、刘解、槐家、参军、贯河、北望、夹滩、策河、沙涡。

冀州，上。宋信都郡，天会七年仍旧置安武军节度。户三千六百七十。县五、镇三：

信都倚。有胡卢河、降水。镇一来远，后废。

南宫有降枯渎。镇三唐阳、后增宁化、七公二镇。

衡水有长芦河、降水。

武邑有漳河、长芦河。镇一观津，后废。

枣强镇一广川，后废。

深州，上刺史。宋饶阳郡防御，因初为刺郡。户五万六千三百四十。县五、镇一：

静安倚。有衡漳水、大陆泽。镇一下博。

束鹿有衡漳水、滹沱河。

武强置河仓。有衡漳水、武强泉。

饶阳有滹沱河。

安平有沙水、滹沱河。

清州，中。宋乾宁郡军，国初因置军，天会七年以守边置防御。户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五。县三、镇一：

会川本名乾宁，贞元元年更名。置河仓。镇一范桥。

兴济本隶沧州，大定六年来属。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窝子口置。

沧州，上，横海军节度。宋景城郡。贞元二年来属。户一十万四千七百七十四。县五、镇十一：

清池置河仓。有浮阳水、徒骇河镇五长芦、旧饶安、乾符、郭疃。旧有郭侨，后废。

无棣有老乌山、鬲津河。镇一分水。

盐山有盐山、浮水。镇四海丰、海润，后增利丰、扑头二镇。

南皮置河仓。有大、小台山、永济渠、洁河。镇一马明。

乐陵有鬲津河、笃马河、钩盘河、旧有会宁河、永利、东中三镇、后废。

景州，上，刺史。宋永静军同下州，治东光。国初升为景州，贞元二年来属。大安间更为观州，避章庙讳也。户六万五千八百二十八。县六、镇四：

东光倚。置河仓。有永济渠、漳河。镇一建桥。

阜城有衡水、漳水河。刘豫祖茔在县南十二里。

将陵置河仓。有永济渠、钩盘河。

吴桥有永济渠。

蓨宋隶冀州。有漳河、蓨市。

宁津镇三西保安、广平、会津。

河北西路。天会七年析为西路。府三，领节镇二，防御二，刺郡

五，县六十一。

真定府，上，总管府，成德军。宋常山郡镇州成德军节度，正隆间依旧次府，置本路兵马都总管府、转运司。产瓷器、铜、铁。有丹粉场、乌梨。药则有茴香、零陵香、御米壳、天南星、皁角、木瓜、芎、井泉石。户一十三万七千一百三十七。县九、镇三：

真定倚。有大茂山、滋水、滹沱水。

藁城有滋水、滹沱水。

平山

栾城有泜水、洨水。

获鹿兴定三年三月升为镇宁州，权河北西路，以经略使武仙驻焉。有蕈山、滹沱水。

行唐有玉女山、常山。镇二嘉祐、北镇。旧有行台、新年二镇，后废。

阜平明昌四年以北镇置。

灵寿镇一慈谷。

元氏有封龙山、槐河。

威州，下，刺史。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置陉山郡军，后为刺郡。户八千三百一十。县一：

井陉

沃州，上，刺史。宋徽宗升为庆源府赵郡庆源军，治平棘。天会七年改为赵州，天德三年更为沃州，盖取水沃火之义，军曰赵郡军。后废军。户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县七、镇一：

平棘倚。有洨水、槐水。

临城有敦舆山、彭山、泜水。

高邑有赞皇山、济水。

赞皇

宁晋有洨水、寝水。镇一奉城。

柏乡

隆平

邢州，上，安国军节度。宋信德府钜鹿郡安国军节度，天会七年降为邢州，仍置安国军节度。产玄精石。户八万二百九十二。县八、镇四：

邢台有石门山、百岩山、蓼水、涡水。

唐山有尧山、泜水。

内丘有干言山、内丘山、泜水、渚水。

平乡镇一道武。

任有溱水、任水。镇一新店。

沙河有汤水、溃水。镇一綦村。

南和有任水、泜水。

钜鹿有大陆泽、漳河、落漠水。镇一团城。

洺州，上，防御，广平郡。治永年。天会七年以守边置防御使。户七万三千七十。县九、镇四：

永年有榆溪山、洺水、漳水。镇一西临洺。

广平本魏县，大定七年更。

宗城

新安

成安

肥乡镇一新安。

鸡泽有洺水、漳水、沙河。

曲周镇二平恩、白家滩。

洺水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鄴郡彰德军节度，治安阳。天会七年仍置彰军节度，明昌三年升为府，以军为名。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县五、镇五。

安阳倚。有韩陵山、龙山、洹水、防水。镇三天祐、永和、丰乐。

林卢旧林卢镇，贞祐三年十月升为林州，置元帅府。兴定三年九月升为节镇，以安阳县水治村为辅岩县隶焉。有隆卢山、洹水、漳水。

汤阴有牟山、羑水、荡水、通漕、羑里。镇一鹤壁。

临漳东山、漳水。镇一鄴镇。

辅岩本水治村，兴定三年置。

磁州，中，刺史。宋滏阳郡，国初置滏阳郡军。户六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县三、镇八：

滏阳有滏山、磁山、漳水、滏水。镇四台城、观城、昭德，后废二祖增临水镇。

武安有锡山、武安山镇一固镇。

邯郸有邯山、灵山、漳水、牛首山。镇三大赵、北阳、邑城。《士民须知》惟有邯山镇。

中山府。宋府，天会七年降为定州博陵郡定武军节度使，后复为府。户八万三千四百九十。县七、镇二：

安喜倚。有滱水、卢奴水、长星川。

新乐有派水、木刀沟。

无极有濆河。

永平贞祐二年四月升为完州。

庆都有尧山、都山、唐水。

曲阳剧。有常山、曲防水。镇一龙泉。

唐有孤山、唐山、滱水。镇一军城。

祁州，中，刺史。宋蒲阴郡，国初置蒲阴郡军。户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二。县三：

蒲阴

鼓城

深泽

浚州，中，防御。宋大邳郡通利军，又改平川军。天会七年以边境置防御使。皇统八年，嫌与宗峻音同。更为通州，天德三年复。户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九。县二、镇二：

黎阳有大伾山、枉人山。

卫有苏门山、鹿台、糟丘、酒池、枋头城。镇二卫桥、淇门。

卫州，下，河平军节度。守汲郡，天会七年因宋置防御使，明昌三年升为河平军节度，治汲县、以滑州为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徙于共城。二十八年复旧治。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为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户九万一百一十二。县四、镇二

汲有苍山、黄河。

新乡

苏门本共城，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河平，避显宗讳也。明昌三年改为今名。贞祐三年九月升为辉州，兴定四年置山阳县隶焉。有白鹿山、天门山、淇水、百门陂。镇一早生。

获嘉镇一大宁。

胙城本隶南京，海陵时割隶滑州，泰和七年复隶南京，八年以限河来属。贞祐五年五月为卫州倚郭。增置主薄。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置县，来隶。

滑州，下，刺史。宋灵河郡武成军。本南京属郡，大定六年割隶大名府。户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县二、镇二：

白马镇二卫南、武城。

内黄本隶大名府，大定六年来属。

山东东路，宋为京东东路，治益都。府二，领节镇二，防御二，刺郡七，县五十三，镇八十三。

益都府，上，总管府，宋镇海军，国初仍旧置军，置南青州节度使，后升为总管府，置转运司。大定八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产石器、玉石、沙鱼皮、天南星、半夏、泽泻、紫草。户一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八。县七、镇七：

益都

临朐有朐山、几山、洱水、般水。

穆陵贞祐四年四月升临朐之穆陵置。

寿光有甘水、渑水。镇一广陵，有盐场。

博兴有济水、时水。镇二博昌、淳化

临淄有南郊山、牛山、天齐渊、康浪水。

乐安镇四新镇、高家港、清河、王家。

潍州，中，刺史。户三万九百八十九。县三、镇一：

北海倚。有浮烟山、溉原山、溉水、汶水。镇一固底。

昌邑有霍侯山、潍水。

昌乐有方山、聚角山、丹水、朐水。

滨州，中，刺史。宋军事。户一十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九。县四、镇十：

渤海有黄河。镇五丰国、宁海、滨海、蒲台、安平。

利津明昌三年十二年以永和镇升置。

蒲台镇二安定、合波。

沾化本名招安，明昌六年更。镇三永丰、永阜、永科。

沂州，上，防御。宋琅邪郡。户二万四千三十五。县二、镇三：

临沂剧。镇三长任、向城、利城。

费

密州，宋为密州高密郡安化节度。户一万一千八十二。县四、镇七：

诸城剧。有琅邪山、潍水、荆水、卢水。镇三普庆、信阳、草桥。

安丘有安丘山、刘山、汶、潍、浯水。镇一李文。

高密有砺阜山、密水、胶水。

胶西镇三张仓、梁乡、陈村。

海州，中，刺史。户三万六百九十一。县五、镇四：

岣山。

赣榆本怀仁，大定七年更。镇二荻水、临洪。

东海

涟水本涟水军，皇统二年降为县来属。镇二太平、金城。

莒州，中，刺史。本城阳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城阳州，二十四年

更今名。户四万三千二百四十。县三、镇三：

莒

日照镇一涛洛

沂水镇一沂安。旧有扶沟、洛镇二镇，后废。

棣州，上，防御。宋安乐郡。户八万二千三百三。县三、镇九：

厌次镇五清河、归化、达多、永利、脂角。

阳信有黄河、钩盘河。镇二钦风、西界。

商河有黄河、马颊河、商河。镇二归仁、官口。

济南府，散，上。宋齐州济南郡。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置山东东西路提刑司。户三十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县七、镇二十九：

历城镇六盘水、中宫、老僧口、上洛口、王舍人店、遥墙。

临邑镇三新镇、安肃、新市。

齐河镇三晏城、刘宏、新孙耿。

章丘有长白山、东陵山、百脉水、杨绪水。镇四普济、延安、临济、明水。

禹城有黄河、济河、淇河、氵□水。镇三新安、仁水寨、黎济寨。

长清剧。有磨笄山、隔马山、黄河、清水。镇六赤庄、莒镇、李家庄、归德、丰济、阴河。

济阳镇四回河、曲堤、旧孙耿、仁丰。

淄州，中，刺史。宋淄川郡军。户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二十二。县四、镇六：

淄川倚。有幹山、夹谷山、商山、淄水。镇三金岭、张店、颜神店。

长山有长白山、栗水。

邹平有系河、济河。镇三淄乡、齐东、孙家岭。旧有緌店镇，后废。

高苑有济河。

莱州，上，定海军节度。宋军莱郡。户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五。县五、镇一：

掖倚。有三山、夜居山、掖水。

莱阳有高丽山、七子山。镇一衡村。旧有海仓、西由、移风三镇。

即墨有牢山、不其山、天室山、沽水、曲里盐场。

胶水

招远

登州，中，刺史。宋东牟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县四、镇二：

蓬莱有巨风盐场。

福山镇一孙大川。

黄有莱山、蹲狗山。镇一马停。

栖霞

宁海州，刺史。本宁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县二、镇二：

牟平有东牟山、之罘山、清阳水。镇一汤泉。

文登剧。有文登山、成山、昌阳山。镇一温水。

山东西路，府一，领节镇二，防御二，刺郡五。

东平府，上，天平军节度。宋东平郡，旧郓州，后以府尹兼总管，

置转运司。产天麻、全蝎、阿胶、薄荷、防风、丝、绵、绫、锦、绢。户一十万八千四十六。县六、镇十九：

须城有梁山、济水、清河。

东阿有吾山、谷城山、黄河、阿井。镇五景德、木仁、关山、铜城、阳刘。

阳谷有黄河、碻磝津。镇二乐安、定水。

汶上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有汶水，大野陂。镇一柴城。

寿张大定七年河水坏城，迁于竹口镇，十九年复旧治镇一竹口。

平阴有郁葱山、鸱夷山。镇九但欢、安宁、宁乡、翔鸾、固留、滑口、广里、石横、澄空、傅家岸。

济州，中刺史。宋济阳郡。旧治钜野，天德二年徙治任城县，分钜野之民隶嘉祥、郓城、金乡三县。户四万四百八十四。县四、镇二：

任城倚。有承注山、泗水、新河。镇一鲁桥。

金乡有桓沟。镇一昌邑。

嘉祥旧有合来、山口二镇，后废。

郓城大定六年五月徙治盘沟村以避河决。有马颊河、濮水。

徐州，下，武宁军节度使。宋彭城郡，贞祐三年九月改隶河南路。户四万四千六百八十九。县三、镇五：

彭城倚。有九里山、赭土山、泗水、猴水、沛泽。镇三吕梁、利国、卞唐。又有厥堌镇，元光二年升为永固县。

萧有绥舆山、丁公山、古汴渠。镇二白土、安民。旧有晋城、双沟二镇。

丰有泡水、大泽。

邳州，中，刺史。宋淮阳军，贞祐三年九月改隶河南路。户二万七

千二百三十二。县三：

下邳有峄阳山，磬石山、艾山、沂水、泗水、沭水、睢水。

兰陵本承县，明昌六年更名。贞祐四年三月徙治土娄村。

宿迁元光二年四月废。有泗水、汜水。

滕州，上，刺史。本宋滕阳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滕阳州，二十四年更今名。贞祐三年九月为兖州支郡。户四万九千九。县三、镇一：

滕旧名滕阳，大定二十四年更。有桃山、抱犊山、漷水。

沛有微山、泗水、泡水、漷水。镇一陶阳。

邹宋隶泰宁军。有峄山、凫山、泗水、漷水。

博州，上防御。宋博平郡。户八万八千四十六。县五、镇十一：

聊城倚。有茌山、黄河、金沙水。镇二王馆、武水。

堂邑镇二回河、侯固。

博平有漯河。镇一博平。

茌平镇二广平、兴利。

高唐有黄河、鸣犊沟。镇四固河、齐城、灵城、夹滩。

兖州，中，泰军节度使。宋袭庆府鲁郡。旧名泰宁军，大定十九年更。户五万九十九。县四：

嵫阳本瑕丘。

曲阜宋名仙源。有防山、曲阜山，泗、洙、沂水。

泗水有陪尾山、尼丘山、泗水、洙水。

宁阳旧名龚县，大定二十九年以避显宗讳改。

泰安州，上，刺史。本泰安军，大定二十二年升。户三万一千四百

三十五。县三、镇二：

奉符倚。有泰山，社首山、龟山、徂徕山、亭亭山。有汶水、梁水。镇二太平、静封。

莱芜有肃然山、安期山、赢汶水、牟汶水。

新泰

德州，上，防御。宋平原郡军。户一万五千五十三。县三、镇七：

安德有鬲津河。镇四磁博、向化、盘河、德安。

平原有金河。镇一水务。

德平镇二怀仁、孔家镇。

曹州，中，刺史。宋兴仁府济阴郡彰信军。本隶南京，泰和八年来属。大定八年城为河所没，迁州治于古乘氏县。户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县三、镇一：

济阴倚。有曹南山、定濮冈、左山、祝丘、荷水、汜水、飨城、鄤城。镇一濮水。

定陶本宋广济军，熙宁间废为定陶县。城中有梁王台。有{髟方}山、独孤山。

东明初隶南京，后避河患，徙河北冤句故地。后以故县为兰阳、仪封，有旧东明城。

志第七志第七

地理下

○大名府路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临洮路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领刺郡三，县二十，镇二十二。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书省。

大名府，上，天雄军。旧为散府，先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兼漕河事。产皱、谷、绢、梨肉、樱桃、煎木耳、硝。户三十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县十、镇十三：旧有柳林、侯固二镇。

元城有愜山、漕运御河、屯氏河。镇二安定、安贤。

大名倚。镇一

魏县

冠氏有弇山、水沙河。镇四普通、清水、博宁、桑桥。

南乐镇一南乐。

馆陶有漕运御河。镇一馆陶。

夏津有屯氏河、润沟河。镇一孙生。

朝城镇一韩张。

清平有新渠金堤。镇一清平。

莘镇一马桥。

恩州，中，刺史。宋清河郡军事，治清河，今治历亭。户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九。县四、镇六：

历亭倚。有永济渠，置河仓。镇四漳南、新安乐、旧安乐、王杲。

武城有永济渠、沙河。镇一武城。

清河有永济渠、漳渠。

临清有河仓。镇一曹仁。

濮州，下，刺史。宋濮阳郡。户五万二千九百四十八。县二、镇三：

鄄城倚。有旄丘、陶丘、金堤。镇二临濮、雷泽、皆旧县、贞元二年为镇。

范镇一定安。

开州，中，刺史。宋开德府澶渊郡镇宁军节度，降为澶州，皇统四年复更今名。户三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县四、镇一：

濮阳倚。有卫阳山、鲋鳎山、黄河、淇河、瓠子口。

清丰有广阳山、黄河。

观城有泉源河。镇一武乡。

长垣本隶南京，泰和八年以限河不便。来属。

河东北路。宋河东路，天会六年析河东为南、北路，各置兵马都总管。府一，领节镇三，刺郡九，县三十九，镇四十，堡十，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军。宋太原郡河东军节度，国初依旧为次府，复名并州太原郡河东军总管府，置转运司。有造墨场，炼银洞、玛瑙石。药产松脂、白胶香、五灵脂。大黄、白玉石。户一十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县十一、镇八：

阳曲倚。有罕山、蒙山、汾水。镇五阳曲、百井、赤塘关、天门关、陵井驿。

太谷有太谷山、蒋水。

平晋贞祐四年七月废，兴定元年复置。有龙山、晋水。镇二晋宁、晋祠。

清源有清源水、汾水。

徐沟本清源县之徐沟镇，大定二十九年升。

榆次有麓台山、涂水。

祁有帻山、太谷水镇一团柏。

文水有隐泉山、汾水、文水。

交城有少杨山、狐突山、汾水。

盂兴定中升为州，听绛州元帅府节制，置刺史，寻复。有白马山、原仇山、滹沱水。

寿阳兴定二年九月尝割隶平定州，有方山、洞过水。

晋州。兴定四年正月以寿阳县西张寨置。

忻州，下，刺史。旧定襄郡军。户三万二千三百四十一。县二、镇四：

秀容有程候山、云母山、忻水、滹沱水。镇四忻口、云内、徒合、石岭。

定襄

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军，大定二年升为州。兴定二年为防御，十一月复降为刺郡。户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六。县二、镇三：

平定倚。有浮山、浮泺水。镇二承天、东百井。

乐平兴定四年正月升为皋州。有乐平山、清漳水。镇一净阳。

汾州，上。宋西河郡军事，天会六年置汾阳军节度使，后又置河东、南、北路提刑司。户八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县五、镇二：

西河有谒泉山、比干山、文水、汾水。镇一郭栅。

孝义有胜水。

介休有介山、汾水。镇一洪山。

平遥有鹿台山、汾水。

灵石贞祐三年割霍州，四年五月后来属。有静岩山、汾水。

石州，上，刺史。旧昌化军。兴定五年复隶晋阳，从郭振之请也。户三万六千五百二十八。县六、镇四：

离石倚。有胡公山、离石水。镇一石窟。

方山贞祐四年徙治于积翠山。有方山、赤洪水。

孟门旧名定胡，明昌六年更。宋隶晋宁军。有黄河、宁乡水。镇二吴保、天泽。

温泉贞祐四年五月改隶汾州。有远望山、温泉。

临泉宋隶晋宁军。有黄河、临泉水。镇一克胡。

宁乡旧名平夷，明昌六年更。

葭州，下，刺史。本晋宁军，贞元元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兴定二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户八千八百六十四。寨八、堡九：神泉寨、永祚堡、乌龙寨、康定堡、宁河寨、宁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弥川寨、护川堡、强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晋安堡、吴堡寨。已上皆在黄河西，临西夏界。

代州，中。宋雁门郡防御，天会六年置震武军节度使。贞祐二年四月侨置西经略司，八月罢。户五万七千六百九十。县五、镇十三：

雁门倚。有夏屋山、雁门山、滹沱水。镇三雁门、西陉、胡谷。

崞倚。有崞山、石鼓山、滹沱河、沙河。镇一楼板。

五台贞祐四年三月升为台州。有五台山、蠙虑水。镇二兴善、石觜。

广武贞祐三年七月来属。

繁畤贞祐三年九月升为坚州。镇七茹越、大石、义兴、麻谷、瓶形、梅乃、宝兴。

庾州，下。中宋旧火山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火山州，后更今名。兴定二年九月改隶岚州，四年以残破徙治于黄河滩许父寨。户七千五百九十二。县一、镇一：

河曲贞元元年置。有火山、黄河。镇一鄴镇。

宁化州，下，刺史。本宁化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六千一百。县一、镇一

宁化镇一窟谷。

岚州，下，宋旧楼烦郡军事，天会六年置镇西节度使。户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县三、镇四：

宜芳镇一飞鸢。

合河镇三合河津、乳浪、盐院渡。

楼烦

岢岚州，下，刺史。本宋岢岚军，大定二十二年为州，贞祐三年九月升为防御，四年正月升为节镇，五月复防御。户五千八百五十一。县一、堡一：

岚谷有岢岚山、雪山、岢岚水。堡一寒光。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元光元年六月升为防御。户三千一百九十一。县一：

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沙谷津。

管州，下，刺史。本宋宪州静乐郡，天德三年更。兴定三年升为防御。户五千八百八十一。县一：

静乐

河东南路，府二，领节镇三，防御一，刺郡六，县六十八，镇二十

九，关六。

平阳府，上。宋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本晋州，初为次府，置建雄军节度使。天会六年升总管府。置转运司。兴定二年十二月以残破降为散府。有书籍。产解盐、隰州绿、卷子布、龙门椒、紫团参、甘草、苍术。户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县十、镇一：

临汾天会六年定临汾为次赤，余并次畿，置丞、簿、尉各一。有姑射山、平水、壶口山、汾水。

襄陵倚。有浮山、汾水、橘水。镇一故关。

洪洞有霍山、汾水。

赵城有姑射山、汾水、霍水。

霍邑贞祐三年七月升为霍州，以赵城、汾西、灵石隶焉。兴定元年七月升为节镇，军曰镇定。有霍山、汾水、彘水。

汾西有汾西山、汾水。

岳阳有乌岭山、通军水。

浮山旧名神山，大定七年更为浮山，兴定四年更名曰忠孝。

和川

冀氏

隰州，上，刺史。宋大宁郡。团练。旧大宁郡军刺史，天会六年改为南隰州，以与北京隰州重也，天德三年去“南”字。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县六、关四：

隰川倚。有石马山、石楼山。

仵城兴定五年正月升为隰川之午城镇置。

蒲兴定五年正月升为蒲州，以大宁隶焉。有孤石山、横木岭。

大宁有孔山、黄河、日斤水。关一马门关。

永和有楼山、黄河、仙芝水。关一永和关。

石楼有石楼山、黄河、龙泉。关二永宁、上平关。

吉州，下，刺史。宋置团练。旧名慈州，天德三年改为耿州，置文成郡军，明昌元年更名吉。户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四。县二：

吉乡有壶口山、孟门山、黄河、蒲水。

乡宁

河中府，散，上。宋河东郡。旧置护国军节度使，天会六年降为蒲州，置防御使。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仍旧护国军节度使。大定五年置陕西元帅府。户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县七、镇四：

河东倚。有中条山、五老山、黄河、妫水、汭水。镇二永乐、合河。

荥河贞祐三年升为荥州，以河津、万泉隶焉。有黄河、汾水。睢丘。镇一北郎。

虞乡有雷首山、中条山、坛道山。

万泉镇一胡壁。

临晋有三疑山、黄河。

河津

猗氏有涑水。

绛州，上。宋置绛郡防御。天会六年绛阳军节度使。兴定二年十二月升为晋安府，总管河东南路兵马，三年三月置河东南路转运司。户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县七、镇五、关一：

正平倚。剧。有定境山、汾水、浍水、鼓水。镇一泽掌。

曲沃剧。有绛山、绛水、汾水、浍水。镇二柴村、九王。

稷山有稷山、汾水。

翼城兴定四年七月升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翼安。有浍高山、清野山、乌岭山。

太平有汾水。

垣曲有王屋山、清廉山、黄河、清山。镇一皋落。关一行台。

绛有太阴山、教山、绛水。镇一绘交。

平水兴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从平阳公胡天作之请也。

解州，上，刺史。宋庆成军防御，国初置解梁郡军，后废为刺郡。贞祐三年复升为节镇，军名宝昌。兴定四年徙治平陆县。户七万一千二百三十二。县六、镇四：

解倚。有坛道山、盐池。

平陆有吴山、黄河。镇一张店。

芮城宋隶陕州。有中条山、黄河、龙泉。

夏有巫咸山、中条山、淡水。镇一曹张。

安邑有中条山、稷山、盐池、涑水。

闻喜有九龙山、汤山、涑水。镇二东镇、刘庄。

泽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会六年以北京泽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复去“南”字。贞祐四年隶潞州昭义军，后又改隶孟州。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忠昌。户五万九升四百一十六。县六、镇二：

晋城倚。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关。镇二周村、巴公。旧又置星轺镇。

端氏有石门山、巨峻山。

陵川有太行山、九仙山。

阳城元光二年十一月升为绩州。有王屋山、濩泽。

高平有头颅山、米山、丹水。

沁水有鹿台山、沁水、马邑山。

潞州，上。宋隆德府上党郡昭德军节度使。天会六年，节度使兼潞南沁观察处置使。户七九千二百三十二。县八、镇四：

上党倚。镇一八义。

壶关有抱犊山、紫团山、赤壤山。

屯留有盘秀山、绛水。镇一寺底。

长子有羊头山、发鸠山、尧水镇一横水。

潞城有三垂山、伏牛山、潞水、漳水。

襄垣有鹿台山、涅水、漳水。镇一礻虎亭。

黎城有白岩山、故壶口关。

涉贞祐三年七月升为崇州，以黎城县隶焉。四年八月以残破复为县。兴定五年九月复升为州。有崇山、涉水。

辽州，中，刺史。宋本乐平郡刺史，天会六年以与东京辽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复去“南”字。户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县四、镇一、关一：

辽山倚。有箕山、青谷水。镇一平城、旧县也、贞元间废为镇，属辽山县，及废旧芹泉镇。关一黄泽。

榆社有武乡水、石勒沤麻池。

和顺有九原山。

仪城旧为平城县，贞元二年废入辽山为镇，贞祐四年复升为县，更今名。

沁州，中，刺史锦山郡。宋威胜军，天会六年升为州。元光二年升为节镇，军曰义胜。户一万八千五十九。县四、镇一：

铜鞮倚。有铜鞮山、石梯山、洹水、交水。

武乡有胡甲山、武乡水。镇一南关。

沁原元光二年十一月升为谷州。有霍山、沁水。

绵上有羊头山、沁水。

怀州，上，宋河内郡防御，天会六年以与临潢府怀州同、加“南”字，仍旧置沁南军节度使，天德三年去“南”字。皇统三年闰四月置黄沁河堤都大管勾司。大定五年置行元帅府。兴定五年置招抚司。户八万六千七百五十六。县四、镇六：

河内倚。有太行陉、太行山、黄河、沁水、浿水。镇四武德、柏乡、万善、清化。

修武有浊鹿城。镇一承恩。

山阳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为山阳县，隶辉州。

武陟有太行山、天门山、黄河、沁水。镇一宋郭。

孟州，上。宋济源郡节度，天会六年降河阳府为孟州，置防御，守盟津。宣宗朝置经略司。户四万一千六百四十九。县四、镇二：

河阳倚。有岭山、黄河、湛水、同水。镇二谷罗、沇河。

王屋有王屋山、天坛山、析城山、黄河。

济源有太行山、孔山、济水、澳水、沁水。

温有黄河、漳水。

京兆府路，宋为永兴军路。皇统二年省并陕西六路为四，曰京兆，曰庆原，曰熙秦，曰鄜延。府一，领节镇一，防御一，刺郡四，县三十六、镇三十七。

京兆府，上。宋京兆郡永兴军节度使。皇统二年置总管府，天德二置陕西路统军司、陕西东路转运司。产白芷、麻黄、白蒺藜、茴香、细辛。户九万八千一百七十七。县十二、镇十：旧又有中桥、临泾二镇，后废。

长安倚。有终南山、龙首山、沣水、渭水、镐水。镇一子午。

咸宁倚。本万年，后更名。泰和四年废，寻复。镇二鸣犊、乾祐。

兴平有渭水、醴泉。

泾阳

临潼有骊山、渭水、戏水。镇一零口。

蓝田有蓝田山、匮山、灞水。

云阳镇一孟店。

高陵有泾水、渭水、白渠镇二毗沙、渭城。

终南宋清平军。镇一甘河。

栎阳有渭水、沮河、清泉陂。镇一粟邑。

鄠有终南山、牛首山、氵美陂、渭水。镇一秦渡。

咸阳

商州，下，刺史。宋上洛郡军事。贞祐四年升为防御，寻隶陕州，兴定二年正月复来属，元光二年五月改隶河南路。户三千九百九十九。县二、镇一：旧又有西市、黄川、青云三镇，后废。

上洛有楚山、熊耳山、丹水、峣关。镇二商洛、丰阳，皆旧为县，贞元二年废为镇。

洛南有冢岭山、洛水。

虢州，下，刺史。宋虢郡军事。贞祐二年割为陕州支郡，以备潼关。户一万二十二。县三、镇五：

虢略有鹿蹄山、黄河。烛水。镇三靖远、玉城、朱阳。

卢氏有朱阳山、熊耳山、洛水、鄢水。镇二社管，栾川旧为县，海陵贞元二年废为镇。

朱阳海陵时当废，后复置。有地肺山。

乾州，中，刺史。宋尝改为醴州，天德三年复。户二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县四、镇三：

奉天有梁山、莫谷水、甘谷水。镇一薛禄。

醴泉有九峻山、浪水。镇一甘北。

武亭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显宗讳更。有敦物山、武功山、渭水。镇一长宁。

好畤有梁山、武亭河。

同州，中，宋冯翊郡定国节度，治冯翊。后改安国军节度使。旧贡圆筋茧耳羊，大定十一年罢之。户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一。县六、镇九：

冯翊倚。有洛水、渭水。镇二沙苑并临。

朝邑有黄河、渭水。镇四朝邑、新市、延祥、洽谷。

白水有五龙山、洛水、白水。

郃阳有非山、瀵水、黄河。镇一夏阳。

澄城有梁山、洛水。

韩城贞祐三年为桢州，以郃阳县隶焉。镇二寺前、良辅。

耀州，上，刺史。宋华原郡感德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军事，后为刺史州。户五万二百一十一。县四、镇二：

华原有土门山、漆水、沮水。

同官有白马山、同官川。镇一黄堡。

美原有频阳山。

三原有尧门山、中白渠。镇一龙桥。

华州，中。宋华阴郡镇潼军节度，治郑，国初因之，后置节度使，

皇统二年降为防御使。贞祐三年八月升为节镇，军曰金安，以商州为支郡。户五万三千八百。县五、镇六：

郑倚。有少华山、圣山、渭水、符禺水。镇一赤水。

华阴有太华山、松果山、黄河、渭水、潼关。镇二关西、敷水。

下邽有渭水、太白渠。镇二素化、新市。

蒲城有金粟山、洛水。镇一荆姚。

渭南有灵台山、渭水。

凤翔路，宋秦凤路，治秦州。府二、领防御二，刺郡二，县三十三，城一，堡四，寨十四，镇十五。

凤翔府，中。宋扶风郡凤翔军节度。皇统二年升为府，军名天兴，大定十九年更军名为凤翔。大定二十七年升总管府。产芎藭、独活、灯草、无心草、升麻、秦艽、骨碎补、羌活。户六万三千三百三。县九、镇四：旧有横水、驿店、崔模、麻务，长清五镇，后废。

凤翔倚。有杜阳山、吴岳、雍水。旧名天兴县，大定十九年更。

宝鸡有陈仓山、渭水、氵开水、大散关。镇一武城。

虢有楚山、渭水。镇一阳平。

郿有太白山、渭水。

盩厔南至巡马道二十里。贞祐四年升为恆州，以郿县隶焉。有终南山、渭水、浴谷。

扶风国初作扶兴。有渭水、漳水。镇一岐阳。

岐山有岐山、终南山、渭水、姜水、氵开水。镇一马迹。

普润有杜水、漆水、岐山。

麟游有五将山、黝土山。

德顺州，上，刺史。宋德顺军，国初隶熙秦路，皇统二年升为州，

大定二十七年来属。贞祐四年四月升为防御，十月升为节镇，军曰陇安。户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九。县六、寨四、堡一：旧有上接镇、通安寨、王家城、牧龙城、同家堡、后废。

陇干倚。

水洛本中安堡城。堡一中安。

威戎本威戎堡城。

隆德本隆德寨。

通边本通边寨。寨三静边旧为县，得胜，宁安。

治平本治平寨。寨一怀远。

平凉府，散，中。宋渭州陇西郡平凉军节度。旧为军，后置陕西西路转运司、陕西东、西路提刑司。大定二十六年来属。户三万一千三十三。县五、镇五、寨一：

平凉倚。有羊头山、马屯山。

潘原有鸟鼠山、铜城山。

崇信有阁川水。镇一西赤城。

华亭有小陇山。

化平本名安化，大定七年更。镇四安化、安国、白岩河、耀武。寨一瓦亭。

镇戎州，下，刺史。本镇戎军，大定二十二年为州，二十七年来属。户一万四百四十七。县二、堡三、寨八：

东山本东山寨。

三川本三川寨。堡三彭阳、乾兴、开远。寨八天圣、飞泉、熙宁、灵平、通峡、荡羌、九羊、张义。

秦州，下。宋天水郡雄武军节度，后置秦凤路。国初置节度，皇统二年置防御使，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元光二年四月升为节

镇，军曰镇远，后罢，贞祐三年复置。户四万四百四十八。县八、城一、寨三、镇二：旧有甘谷城、甘泉城、结藏城、定西寨、西顾堡，后废。

成纪倚。有龙马泉。

冶坊

甘谷

清水宋旧县。有中陇山、嶓冢山、清水。

鸡川

陇城有大陇山、瓦亭山。寨一陇城。

西宁贞祐四年十月升为西宁州，以甘谷、鸡川、治平三县隶焉。

秦安城一伏羌。寨二三阳务、弓门。镇二静戎、褷穰。

陇州，下，宋氵开阳郡，防御。海陵时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户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县三、镇五：

氵开阳倚。有氵开水、隃麋泽。镇二安化、新兴。

氵开源有吴岩山、白环水。镇三吴山、定戎、陇西。

陇安泰和八年以陇安寨升。有秦岭山、渭水。

鄜延路，府一，领节镇一，刺郡四，县十六，镇五，城二，堡四，寨十八，关二。

延安府，下。宋延安郡彰武军节度使，皇统二年置彰武军总管府。户八万中九百九十四。县七、寨四、堡一、镇一。

肤施倚。有五龙山、伏龙山、洛水、清水、濯巾水。镇一乐盘。

延川有濯巾水、黄河、吐延水。寨一永平。

延长有独战山、濯巾水。

临真有库利川。

甘泉有洛水。

敷政有三捶山、洛水。

门山有重覆山、黄河、渭牙川水。堡二安定，置第六正将。安寨。寨四万安，兴定二年废。德安，置第五副将。招安。永平，有丹阳驿。

丹州，中，刺史。宋咸宁郡军事，国初因之。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县一、镇一、关一：

宜川有云岩山、孟门山、黄河、库利川。镇一云岩。关一乌仁。

保安州，下，刺史。宋保安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七千三百四十。县一、寨三、镇二、堡一、城一：

保安大定十二年以保安军置。寨三德靖、顺宁、平戎。镇二静边、永和。堡一园林。城一金汤。

绥德州，下，刺史。唐绥州，宋绥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户一万二千七百二十。县一、寨十、城一、堡一、关一

清涧本宋清涧城，大定二十二年升。寨十暖泉，义合，清边，临夏，白草，米脂置第二将，怀宁，镇边，绥平，克戎置第四将。城一嗣武。堡一开光。关一永宁。

鄜州，下。宋洛交郡康定军节度，国初因之，置保大军节度使。户六万二千九百三十一。县四、镇一：

洛交倚。有疏属山、洛水、华池水。镇一三川。

直罗有大盘山、罗川水。

郦城有杨班湫。

洛川有洛川水、圜水。

坊州，中，刺史。宋中部郡军事。户二万七百四十六。县二、镇一：

中部有沮河、桥山、石堂山、洛水、蒲谷水。

宜君有沮水。镇一玉华。

天会五年，元帅府宗翰、宗望奉诏伐宋，若克宋则割地以赐夏。及宋既克，乃分割楚、夏疆封，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距黄河，依见流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或指定地名有悬邈者，相地势从便分画。

庆原路，旧作陕西西路。府一，领节镇二，刺郡三，县十八，镇二十三，城二，堡四，寨二十二，边将营八。

庆阳府，中。宋安化郡庆阳军节度。本庆州军事，国初改安国军，后置定安军节度使兼总管，皇统二年置总管府。户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县三、城二、堡一、寨三、镇七：

安化倚。有马岭山、延庆水。

彭原有彭池原、睦阳川。镇二董志、赤城。

合水有子午山。镇五金柜、怀安、业乐、五交、景山。城二白豹、大顺。寨三安疆、华池、柔远。堡一荔原。

环州，上，刺史。宋军事，国初因之，大定间升为刺郡。户九千五百四。县一、堡三、寨六、镇三：

通远倚。有卤河、马岭坂、塔子平榷场。堡三木瓜、归德、兴平。旧有惠丁、射香、流井三堡，后废。寨六定边、平远、永和、洪德、乌伦、安边。镇三合道、马岭、木波。

宁州，中，刺史。宋彭原郡兴宁军节度，国初因之，皇统二年降为军，仍加“西”字，天德二年去“西”字，为刺郡。户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县四、镇五：

安定本名定安，大定七年更。倚。有洛水、九陵水。镇一交城。

定平镇二枣社、大昌。

真宁有子午山、罗川水。镇二要关、山河。

襄乐有延川水。

邠州，中。宋新平郡静难军节度使，国初因之。户四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县五、镇三、寨一：

新平倚。有泾水、潘水。

淳化有仲山、车箱坂。

宜禄有泾水、汭水。镇一亭口。

永寿宋隶醴州。有高泉山。镇一永寿。旧有邵寨镇，后割隶泾州。寨一常宁。

三水有石门山、泾水、罗川水。镇一清泉。

原州，上，刺史。宋平凉郡军事，大定二十七年为泾州支郡，后复军事。户一万七千八百。县二、镇三、寨五：

临泾倚。有阳晋水、朝那水。

彭阳有大湖河、蒲川河。镇三萧镇、柳泉、新城。寨五绥宁、平宁、靖安、开边、西壕。

泾州，中，彰化军节度使。本治泾川，元光二年徙治长武。户二万六千二百九十。县四、寨一、镇二：

泾川本保定县，大定七年更。寨一官地。

长武

良原

灵台镇二百里、邵寨。

边将：

第二将营，在荔原堡西，白豹城南七十五里，户三千七百一十六。

次西第四将营，户一千二百三十二。

次西第三将营，户二千一百五。

次西第八将营，户一千二百二十二。

次西第七将营，户八百五十。

次西第九将营，户七百二十七。

次西第六将营，户九百八十九。

次西第五将营，户三百六十四。

皇统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从所请也。正隆元年，命与夏国边界对立烽候，以防侵轶。

临洮路，皇统二年改熙州为临洮府，置熙秦路总管府，大定二十七年更今名。府一，领节镇一，防御一，刺郡四，县一十三，镇六，城六，堡十二，寨九，关二。

临洮府，中。宋旧熙州临洮郡镇洮军节度，后更为德顺军，皇统二年置总管府。产甘草、庵珣子、大黄。户一万九升七百二十一。县三、镇一、城一、堡四：

狄道有白石山、洮水、浩亹河。镇一庆平。城一景骨。

当川堡一通谷。

康乐堡三渭源，临洮，南川临宋界。

积石州，下，刺史。本宋积石这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为州，户五千一百八十五。县一、城三、堡三：

怀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临河、夏界。来羌，临夏边。堡三通津、临滩、来同。

洮州，下。宋尝置团练。刺史。旧军事。临宋界，至西生羌界八十里。户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七。堡二：通祐，临宋界，无民户，置军守。铁城，临宋界，无民户，置军守。

兰州，上，刺史。宋金城郡军事。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镇三、城二、堡三、关一：

定远兼第十将，去质孤堡一十五里。

龛谷宋旧寨。

阿干宋旧寨。城二宁远、安羌。堡三东关、质孤，临夏边，兼第八将。西关，临黄河、夏边镇三原川、猪觜、纳米。关一京玉。

巩州，下，节度。宋通远军，皇统二年升军事为通远军节度使。户三万六千三百一。县五、寨四、镇一：

陇西宋旧县。

通渭

定西贞祐四年六月升为州，以通西、安西隶焉。镇一盐川。旧有赤觜镇，后废。

通西

安西寨四熟羊，临宋界。来远，去宋界二十五里，旧为镇。永宁，去宋界三十里。南川。旧有平西、宁远二寨，及南三岔堡。

会州，上，刺史。宋前旧名汝遮。户八千九百一十八。县一、旧有会川城。寨二关一：

保川寨二平西、通安。关一会安，旧作会宁。

河州，下，防御，宋安乡郡军事。至都西千七百一十里。皇统二年升军事为防御，贞祐四年十月升为节镇，军曰平西。户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县二、城一、寨三、镇一：

枹罕国初废，贞元二年复置。

宁河城一安乡关。寨三南川、通会关、定羌城。镇一积庆。

志第八志第八

河渠

○黄河

金始克宋，两河悉畀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人设官置属，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设散巡河官一员。雄武、荥泽、原武、阳武、延津五埽则兼汴河事，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莅之。怀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则兼沁水事，设黄沁都巡河官一员于怀州以临之。崇福上下、卫南、淇上四埽属卫南都巡河官，则居新乡。武城、白马、书城、教城四埽属浚滑都巡河官，则处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则总东明、西佳、孟华、凌城四埽。曹济都巡河官则司定陶、济北、寒山、金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员。后又特设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桥使。凡巡河官，皆从都水监廉举，总统埽兵万二千人，岁用薪百一十一万三千余束，草百八十三万七百余束，桩杙之木不与，此备河之恆制也。

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监梁肃往视之。河南统军使宗室宗叙言："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其患，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而肃亦言："新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尚书省以闻，上从之。十年三月，拜宗叙为参知政事，上谕之曰："卿昨为河南统军时，尝言黄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调，吏互为奸，若不早计而迫期征敛，则民增十倍之费。然其所征之物，或委积经年，至腐朽不可复用，使吾民数十万之财，皆为弃物，此害非细。卿既参朝政，凡类此者皆当革其弊，择所利而行之。"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卫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正月，尚书省奏："检视官言，水东南行，其势甚大。可自河阴广武山循河而东，至原武、阳武、东明等县孟、卫等州增筑堤岸，日役夫万一千，期以六十日毕。"诏遣太府少监张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纥石烈邈小字阿补孙监护工

作。十三年三月，以尚书省请修孟津、荥泽、崇福埽堤以备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并以类从事。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十二月，尚书省奏："修筑河堤，日役夫一万一千五百，以六十日毕工。"诏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发六百里内军夫，并取职官人力之半，余听发民夫，以尚书工部郎中张大节、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苏董役。先是，祥符县陈桥镇之东至陈留潘岗，黄河堤道四十余里以县官摄其事，南京有司言，乞专设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设京埽巡河官一员。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廷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检视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辉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涨，遂失故道，势益南行。"宰臣以闻。乃自卫州埽下接归德府南北两岸增筑堤以捍湍怒，计工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余，日役夫二万四千余，期以七十日毕工。遂于归德府创设巡河官一员，埽兵二百人，且诏频役夫之地与免今年税赋。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筑堤以备。

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上命户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监王汝嘉驰传措画备御。而寂视被灾之民不为拯救，乃专集众以网鱼取官物为事，民甚怨嫉。上闻而恶之。既而，河势泛滥及大名。上于是遣户部尚书刘玮往行工部事，从宜规画，黜寂为蔡州防御使。冬十月，上谓宰臣曰："朕闻亡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设河防军数。"它日，又曰："比闻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赀产皆空。今复遣官于被灾路分推排，何耶？"右丞张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灾之处。"上曰："虽然，必其邻道也。既邻水而居，岂无惊扰迁避者乎？计其赀产，岂有余哉！尚何推排为。"十一月，又谓宰臣曰："河未决卫州时尝有言者，既决之后，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询其故。

二十七年春正月，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上从其请，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庙曰灵德善利之庙。

二月，以卫州新乡县令张虡、丞唐括唐古出、主簿温敦偎喝，以河水入城闭塞救护有功，皆迁赏有差。御史台言："自来沿河京、府、州、县官坐视管内河防缺壤，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皆于名衔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上从之，仍命每岁将泛之时，令工部官一员沿河检视。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属延津、封丘、祥符、开封、陈留、胙城、杞县、长垣、归德府及所属宋城、宁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东，怀州河内、武陟，同州朝邑，卫州汲、新乡、获嘉、徐州彭城、萧、丰，孟州河阳、温，郑州河阴、荥泽、原武、汜水，浚州卫，陕州阌乡、湖城、灵宝，曹州济阴，滑州白马，睢州襄邑，滕州沛，单州单

父，解州平陆，开州濮阳，济州嘉祥、金乡、郓城，四府、十六州之长贰皆提举河防事，四十四县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卫州为河水所坏，乃命增筑苏门，迁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还，皆不乐迁。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视之。元弼还奏："旧州民复业者甚众，且南使驿道馆舍所在，向以不为水备，以故被害。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无虞，比之迁治，所省数倍，不若从其民情，修治旧城为便。"乃不迁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备者，皆重抵以罪。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月，上谕旨有司曰："比闻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报文字如此稽滞。水事最急，功不可缓，稍缓时顷，则难固护矣。"十二月，工部言："营筑河堤，用工六百八万余，就用埽兵军夫外，有四百三十余万工当用民夫。"遂诏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顾，于不差夫之地均征顾钱，验物力科之。每工钱百五十交外，日支官钱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军节度使内族裔、都水少监大龄寿提控五百人往来弹压。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盖以河防差役烦重故也。窃惟御水患者，不过堤埽，若土功从实计料，薪藁桩杙以时征敛，亦复何难。今春筑堤，都水监初料取土甚近，及其兴工乃远数倍，人夫惧不及程，贵价买土，一队之间多至千贯。又许州初科薪藁十八万余束，既而又配四万四千，是皆常岁必用之物，农隙均科则易输纳。自今堤埽兴工，乞令本监以实计度，量一岁所用物料，验数折税，或令和买，于冬月分为三限输纳为便。"诏尚书省详议以闻。

明昌元年春正月，尚书省奏："臣等以为，自今凡兴工役，先量负土远近，增筑高卑，定功立限，榜谕使人先知，无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监每岁于八月以前，先拘籍旧贮物外实阙之数，及次年春工多寡，移报转运司计置，于冬三月分限输纳。如水势不常，夏秋暴涨危急，则用相邻埽分防备之物，不足，则复于所近州县和买。然复虑人户道涂泥淖，艰于运纳，止依税内科折他物，更为增价，当官支付，违者并论如律，仍令所属提刑司正官一员驰驿监视体究，如此则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备。"制可之。四年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旧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导，足泄其势，及长堤以北恐亦有可以归纳排瀹之处，乞委官视之。济北埽以北宜创起月堤。'臣等以为宜从所言。其本监官皆以谙练河防故注以是职，当使从汝嘉等同往相视，庶免异议。如大河南北必不能开挑归纳，其月堤宜依所料兴修。"上从之。

十二月，敕都水监官提控修筑黄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户一员，

部甲军二百人弹压勾当。

五年春正月，尚书省奏："都水监丞田栎同本监官讲议黄河利害，尝以状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经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河水流其中者长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济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令河水趋北，啮长堤而流者十余处，而堤外率多积水，恐难依元料增修长堤与创筑月堤也。可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南、北两清河分流。然北清河旧堤岁久不完，当立年限增筑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军户，亦宜迁徙。今拟先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长堤可以固护，姑宜仍旧，如不能疏导，即依上开决，分为四道，俟见水势随宜料理。"尚书省以栎等所言与明昌二年刘玮等所案视利害不同，及令陈言人冯德舆与栎面对，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议。复言："若遽于墙村疏决，缘濒北清河州县二十余处，两岸连亘千有余里，其堤防素不修备，恐所屯军户亦卒难徙。今岁先于南岸延津县堤决堤泄水，其北岸长堤自白马以下，定陶以上，并宜加功筑护，庶可以遏将来之患。若定陶以东三埽弃堤则不必修，止决旧压河口，引导积水东南行，流堤北张彪、白塔两河间，碍水军户可使迁徙，及梁山泺故道分屯者，亦当预为安置。"宰臣奏曰："若遽从栎等所拟，恐既更张，利害非细。比召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同计议，先差干济官两员行户工部事覆视之，同则就令计实用工物、量州县远近以调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岁守涨，及与本监官同议经久之利。"诏以知大名府事内族裔、尚书户部郎中李敬义充行户工部事，以参知政事胥持国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御使李献可、尚书户部郎中焦旭于山东当水所经州县筑护城堤，及北清河两岸旧有堤处别率丁夫修筑，亦就令讲究河防之计。

他日，上以宋阎士良所述《黄河利害》一帙，付参知政事马琪曰："此书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赐卿。"二月，上谕平章政事守贞曰："王汝嘉、田栎专管河防，此国家之重事也。朕比问其曾于南岸行视否？"乃称：'未也。'又问水决能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趋北久矣，自去岁便当经画，今不称职如是耶！可谕旨令往尽心固护，无致失备，及讲究所以经久之计。稍涉违慢，当并治罪。"三月，行省并行户工部及都水监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监元拟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开导河势，缘北来水势去宜村堤稍缓，唯王村岸向上数里卧卷，可以开决作一河，且无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拟于北岸墙村疏决，依旧分作两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两岸素有小堤不完，复当筑大堤。尚书省谓："以黄河之水势，若于墙村决注，则山东州县膏腴之地及诸盐场必被沦溺。设使修筑坏堤，而又吞纳不尽，功役至重，虚困山东之民，非徙无益，而又

害之也。况长堤已加护，复于南岸疏决水势，已寝决河入梁山泺之议，水所经城邑已劝率作护城堤矣，先所修清河旧堤宜遣罢之。监丞田栎言定陶以东三埽弃堤不当修，止言：‘决旧压河口以导渐水入堤北张彪、白塔两河之间，凡当水冲屯田户须令迁徙。’臣等所见，止当堤前作木岸以备之，其间居人未当迁徙，至夏秋水势泛溢，权令避之，水落则当各复业，此亦户工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远，彼中利害，安得悉知？惟委行省尽心措画可也。”四月，以田栎言河防事，上谕旨参知政事持国曰：“此事不惟责卿，要卿等同心规画，不劳朕心尔。如栎所言，筑堤用二十万工，岁役五十日，五年可毕，此役之大，古所未有。况其成否未可知，就使可成，恐难行也。迁徙军户四千则不为难，然其水特决，尚不知所归，傥有溃走，若何枝梧。如令南岸两处疏决，使其水趋南，或可分杀其势。然水之形势，朕不亲见，难为条画，虽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详议以行。”百官咸谓：“栎所言弃长堤，无起新堤，放河入梁山故道，使南北两清河分流，为省费息民长久之计。臣等以为黄河水势非常，变易无定，非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也。况梁山泺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狭不能吞伏，兼所经州县农民庐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被其害。栎又言乞许都水监符下州府运司，专其用度，委其任责，一切同于军期，仍委执政提控。缘今监官已经添设，又于外监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长官兼领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军期断罪的决之法，凡栎所言无可用。”遂寝其议。

八月，以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尚书省奏：“都水监、行部官有失固护。”诏命同知都转运使高旭、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女奚列奕小字韩家奴同往规措。尚书省奏：“都水监官前来有犯，已经戒谕，使之常切固护。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见水势趋南，不预经画，承留守司累报，辄为迁延，以至害民。即是故违制旨，私罪当的决。”诏汝嘉等各削官两阶，杖七十罢职。

上谓宰臣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其言良是。向虑河北决，措画堤防，犹尝置行省，况今方横溃为害，而止差小官，恐失众望，自国家观之，虽山东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间。”乃命参知政事马琪往，仍许便宜从事。上曰：“李愈不得为无罪，虽都水监官非提刑司统摄，若与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护，或申闻省部，亦何不可使朕闻之。徒能张皇水势而无经画，及其已决，乃与王汝嘉一往视之而还，亦未尝有所施行。问王村河口开导之月，则对以四月终，其实六月也，月日尚不知，提刑司官当如是乎？”寻命户部员外郎何格赈济被浸之民。时行省参知政事胥持国、马琪言：“已至光禄村周视堤

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溃，至十余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狭，仅可数步，人力不可施，虽穷力可以暂成，终当复毁。而中道淤淀，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滩亦难开凿。其孟华等四埽与孟阳堤道，沿汴河东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护，将于农隙兴役，及冻毕工，则京城不至为害。”参知政事马琪言：“都水外监员数冗多，每事相倚，或复邀功，议论纷纭不一，隳废官事。拟罢都水监掾，设勾当官二员。又自昔选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监官辟举，皆诸司人，或有老疾，避仓库之繁，行贿请托，以致多不称职。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于应入县令兼举人内选注外，散巡河依旧，亦于诸司及丞簿廉举人内选注，并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凡河桥司使副亦拟同此选注。”继而胥持国亦以为言，乃从其请。闰十月，平章政事守贞曰：“马琪措画河防事，未见功役之数，加之积岁兴功，民力将困，今持国复病，请别遣有材干者往议之。”上曰：“堤防救护若能成功，则财力固不敢惜。第恐财殚力屈，成而复毁，如重困何？”宰臣对曰：“如尽力固护，纵为害亦轻，若恬然不顾，则为害滋甚。”上曰：“无乃因是致盗贼乎？”守贞曰：”宋以河决兴役，亦尝致盗贼，然多生于凶歉。今时平岁丰，少有差役，未必至此。且河防之役，理所当然，今之当役者犹为可耳。至于科征薪刍，不问有无，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恐民益困耳。”上曰：“役夫须近地差取，若远调之，民益艰苦，但使津济可也。然当俟马琪至而后议之。”庚辰，琪自行省还，入见，言：“孟阳河堤及汴堤已填筑补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势趋北，来岁春首拟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可于正月终兴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监视。”上以所言付尚书省，而治检覆河堤并守涨官等罪有差。他日，尚书省奏事，上语及河防事，马琪奏言：“臣非敢不尽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别差官相度，傥有奇画，亦未可知。如适与臣策同，方来兴功，亦庶几稍宽朝延忧顾。”上然之，命翰林待制奥屯忠孝权尚书户部侍郎、太府少监温昉权尚书工部侍郎，行户、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谕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识，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错失，亦不汝容。”

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侧州、府、县官虽部除者皆勿令员阙。泰和二年九月，敕御史台官：“河防利害初不与卿等事，然台官无所不问，应体究者亦体究之。”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黄河危急，刍藁物料虽云折税，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为和买，而未尝还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铸讲究以闻。澥等言：“大名府、郑州等处自承安二年以来，所科刍藁未给价者，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遂命以各

处见钱差能干官同各州县清强官一一酬之，续令按察司体究。

宣宗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上遣参知政事侯挚祭河神于宜村。三年四月，单州刺史颜盏天泽言："守御之道，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而难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必以浸没河北良田为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日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计，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东之民皆瓦解矣！"诏命议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则由浚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罅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营作戍屋，又使转输刍粮，赋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税，犹所未论，乞减其稍缓者，以宽民力。"事下尚书省，宰臣谓："河流东南旧矣。一旦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为数河，不复可收。水分则浅狭易渡，天寒辄冻，御备愈难，此甚不可！"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五年夏四月，敕枢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垒石岸，仍置撒星桩、陷马堑以备敌。

○漕渠

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它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徙事陆挽，人颇艰之。世宗之世，言者请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事见《卢沟河》。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其制，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

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溯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凡挽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佣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余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务纳课佣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诸民户射赁官船漕运者，其脚直以十分为率，初年克二分，二年克一分八厘，三年克一分七厘，四年克一分五厘，五年以上克一分。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承安五年，边河仓州县，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漕以入京，验品级养马于俸内带支，仍漕麦十万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监丞田栎相视运粮河道。

泰和元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虽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监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监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

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

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张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遂增给之。

贞祐三年，既迁于汴，以陈、颍二州濒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观州漕运司设提举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四年，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上又念京师转输之劳，命出尚厩牛及官车，以助其力。兴定四年十月，谕皇太子曰：“中京运粮护送官，当择其人，万有一失，枢密官亦有罪矣！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两首尾者，仍张帜如渡军之状，勿令敌知为粮也。”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可以纾民力。”遂命严其侦候，如有警，则皆维于南岸。时朝延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

○卢沟河

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责曰：“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延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傥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上是其

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请官建东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间自应为耳。"左丞守贞言："但恐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亦便于观望也。"遂从之。

六月，卢沟堤决，诏速遏塞之，无令泛溢为害。右拾遗路铎上疏言："当从水势分流以行，不必补修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旧堤。"上命宰臣议之，遂命工部尚书胥持国及路铎同检视其堤道。

○滹沱河

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发河北西路及河间、太原、冀州民夫二万八千，缮完其堤岸。十年二月，滹沱河创设巡河官二员。十七年，滹沱决白马岗，有司以闻，诏遣使固塞，发真定五百里内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兴役，命同知真定尹鹘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徐伟监护。

漳河

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诏有司修护漳河闸，所须工物一切并从官给，毋令扰民。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卢沟堤皆决，诏命速塞之。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计三十八万余工，诏依卢沟河例，招被水阙食人充夫，官支钱米，不足则调碍水人户，依上支给。

志第九志第九

礼一

○郊

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外行黩武，内而纵欲，其猷既失，奚敢议礼乐哉！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图吉、凶二仪：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小卤簿九节以备郊庙。而命尚书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远也。是时，宇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维持几百年者实此乎基。呜呼，礼之为国也信矣夫！而况《关雎》、《麟趾》之化，其流风遗思被于后世者，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蔡流弗东而余烬灭矣！图籍散逸既莫可寻，而其宰相韩企先等之所论列，礼官张暐与其子行简所私著《自公纪》，亦亡其传。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盖自熙宗、海陵、卫绍王之继弑，虽曰“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其行乎否耶？盖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丧礼存，亦不复纪。噫！告朔饩羊虽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则亦慎之。作《礼志》。

南北郊

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浸备。

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当阙之巳地。圆坛三成，成十二陛，各按辰位。瀆墙三匝，四面各三门。斋宫东北，厨库在南。坛、瀆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方坛三成，成为子午卯酉四正陛。方瀆三周，四面亦三门。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

阙之卯地，门渍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掘地污之，为坛其中。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

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议配享之礼。左丞石琚奏曰："按《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盖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尝以三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谓冬至亲郊宜从古礼。"上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又谓宰臣曰："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乃以八月诏曰："国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旧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诏我本朝之燕谋，奄有万邦，于今五纪。因时制作，虽增饰于国容，推本奉承，犹未遑于郊见。况天休滋至而年谷屡丰，敢不敷绎旷文、明昭大报。取阳升之至日，将亲享于圆坛，嘉与臣工，共图熙事。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尔有司，各扬乃职，相予肆祀，罔或不钦。"乃于前一日，遍见祖宗，告以郊祀之事。其日，备法驾卤簿，躬诣郊坛行礼。

仪注

斋戒：用唐制。大祀，散斋四日，臻斋三日。中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天子亲祀，皆前期七日，摄太慰誓亚终献官、亲王、陪祀皇族于宫省。皇族十五以上，官虽不至七品者亦助祭受誓。又誓百官于尚书省。摄太尉南向。司徒北向，监祭御史在西，监礼博士居东，皆相向。太常卿、光禄卿在司徒后，重行北向。司天监、光禄丞、太庙令丞、大乐令丞、太官令丞、良醞令、廪牺令、郊社丞、司尊、太祝、奉礼郎、协律郎、诸执事官皆重行西上北向。礼直官以誓文授摄太尉，乃誓曰："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某日，某甲，皇帝有事于南郊，各扬其职。其或不恭，国有常刑。"礼直官赞曰："七品以下官皆退。"余皆再拜，退。誓于宫省之仪皆同。于是，皇帝散斋于别殿。前致斋一日，尚舍设御坐于大安殿，当中南向。设东西房于御坐之侧，设御幄于室内，施帘于楹下。享前三日，陈设小次。享前一日，设拜褥，及皇帝版位、皇帝饮福位，及黄道氈褥，自玉辂下至升舆所。及致斋之日，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官，陪位如式。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并结佩，俱诣阁奉迎。上

水二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结佩，乘舆出，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即御座，东向坐。通事舍人承传，殿上下俱拜，讫，西面，赞“各祗候”。一刻顷，侍中跪奏：“臣某言，请降就斋。”俛伏，兴，还侍位。皇帝降座，入室，群官皆退。诸执事官皆宿于正寝，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斋日，惟祀事则行，余悉禁。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

陈设：前祀五日，仪鸾、尚舍陈设斋宫。有司设扈从侍卫次于宫东西。又设陪祀亲王次宫东稍南，西向北上，宗室子孙位于其后。又设司徒亚终献行事执事官次于坛南外瀆门之西，东向北上，重行异位。又设天名房，在坛南外瀆门之东，西向。大礼使次于其后，皆西向。又设席大屋于坛外西北，驻车辂以备风雪。

祀前三日，尚舍设大次于东瀆外门内道北，南向。又设小次于坛下卯陛之北，南向。有司设馔幔于东瀆中门之北，南向。设兵卫，各服其器服，守卫瀆门，每门二人。郊社令帅其属，埽除坛之上下及瀆之内外。乃为燎位，在南中瀆东门之东，坛之巳位。又为瘞坎，在中瀆内戌位。祀前二日，太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坛上稍南，北向。玉磬在午陛之西，金钟在午陛之东，柷一在钟前稍北，敔一在磬前稍北，东西相向，歌工次之，余工各位于县后。琴瑟在前，匏竹在后，于坛下第一等上，皆重行异位，北向。又设宫县乐南瀆外门之外，八佾二舞表于乐前。又设《采茨》乐于应天门前。祀前一日，奉礼郎升设皇帝版位于坛上辰巳之间，北向。又设皇帝饮福位于其左稍却，北向。又帅礼直官设亚终献位于卯陛之东北，西向北上。司徒位于卯陛之东，道南西向。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礼部侍郎位各次之，太常丞、光禄丞又次之。又设大礼使位于小次之左少却，西向。又设分献官、司天监、读册中书侍郎位于中瀆门道北，西向。郊社令、廪牺令、太官令、良醞令位于其后。又设郊社丞、太祝、奉礼郎以下诸执事官位于其后，皆西向，重行异位。又设从祀文武群官一品至五品位于中瀆门内道南，西向，皆重行立。又设助奠祝史斋郎位于东瀆门外道北，西向。又设陪祀皇族于道南，西向。六品至九品从祀群官，又于其南，皆西向，重行异位，各依其品。又设监祭御史二员，一员在午陛之西南，一员在子陛之西北，皆东向。又设监礼博士二员，一员在午陛之东南，一员在子陛之东北，皆西向。又设太乐令位于乐虡之间稍东，西向。协律郎位于乐虡之西，东向。又设奉礼郎位于坛南稍东，西向。赞者次之。司尊位于酌尊所，俱北向。又设牲榜于外瀆东门之外，西向。馔榜于其北稍西，南向。牲榜之东，牲位。太史、太祝各位于牲后，俱西向。又设礼部尚书、太常

卿、光禄卿位于牲榜南稍北，西向。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位于其后。监祭御史、监礼博士于礼部尚书位之西稍却，北向。廪牺令位在牲位西南，北向。又陈礼馔于榜之前案上。

未后三刻，陈馔之时，又设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位于案前稍东，北上，西向。太常丞、光禄丞、太官令位于其后，西向。又设监祭御史、监礼博士位于案前稍西，北上，东向。又设异宝嘉瑞位于宫县西北，太府少监位于宝后。诸州岁贡位于宫县东北，户部郎中位于其后。天子八宝位于宫县西南，符宝郎八员各于宝后。伐国毁宝位于宫县东南，少府少监位于其后。又设大乐令位于宫县之北稍东，协律郎二在大乐令南，东西相向。司天监，未后二刻，同郊社令升设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地祇位在东稍却，席皆以藁秸。太祖配位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蒲越。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极神座于坛上第一等，席皆藁秸，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于坛上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有八座、昆仑、山林川泽二十一座于坛上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于内瀆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内瀆之外，席皆以莞。神座版各设于座首。又设礼神玉。俟告洁毕，权彻去坛上及第一等神位，祀日丑前五刻重设。

奉礼郎同司尊及执事者设天、地、配位各左十有一笾，右十有一豆，俱为三行。登三在笾豆间。簠一簋一于登前，簠在左，簋在右。各于神座前藉以席。又设天、地位太尊各二、著尊各二、牺尊各二，山罍各二，坛上东南隅配位著尊二、牺尊二、象奠二，在天、地位酒尊之东，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为酌尊所。又天、地位象尊各二、壶尊各二、山罍各四，在坛下午陛之南，北向西上。配位壶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东向北上，皆有坫，设而不酌，亦左以明水，右以玄酒。

又设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天皇大帝、北极，第一等皆左八笾、右八豆，登在笾豆间，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第二等内官五十四座，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每座边二、豆二、簠一、簋二、俎一、爵坫一。第三等中官一百五十八座，昆仑、山林川泽二十一座，及内瀆内外官一百六座，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内瀆外众星三百六十座，每位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又设第一等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加勺。第二等每陛山尊二，第三等每位蜃尊二，内瀆内外每辰概尊二，皆加勺。自第二等已下皆用匏爵，先洗拭讫，置于尊所，其尊所皆在神位之左。凡祭器皆藉以席，笾豆各加巾盖。又设天、地及配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四、及毛血豆各

一，并第一等神位每位俎二，于馔幔内。又设皇帝洗位于卯陛下，道北，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匜在东，巾在西。篚南肆，实玉爵坫。又设亚终献洗位在小次之东，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加勺。篚在西，南肆，加巾。又设第一等分献官盥洗爵洗位，及第二等分献官盥洗位，各于其辰陛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执罍篚者位于其后。

太府监、少府监祀前一日未后二刻，帅其属升坛陈玉币。昊天上帝以苍璧、苍币，皇地祇以黄琮、黄币，配位以苍币，黄帝以黄琮，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大明以青珪璧，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北极以青珪璧，天皇大帝以玄珪璧，神州地祇以玄色两珪有邸，皆置于匣。五帝之币各从其方色。凡币皆陈于篚。设讫，俟告洁讫权彻去，祀日重设。祀日丑前五刻，礼部设祝册神座之右，皆藉以案。太常卿明灯燎。户部郎中设诸州岁贡于宫县东北，金为前列，玉帛次之，余为从列，皆藉以席，立于岁贡之后，北向。太府监、少府监设异宝嘉瑞于宫县西，北上，瑞居前，中下次之，皆藉以席，立于实后，北向。少府少监设伐国毁宝于宫县东南，皆藉以席，立于宝后，北向。符宝郎设八宝于宫县西南，各分立于宝南，皆北向。司天监、太府监、少府监、郊社令、奉礼郎升设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及坛上第一等神座，又设玉币，各于其位。太祝取瘗玉加于币，以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乃退。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祭器。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每位笾三行，以右为上，形盐在前，鱼鱐糗饵次之，第二行榛实在前，乾桃乾裛乾枣次之，第三行乾菱在前，乾芡乾栗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芹菹在前，笋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菁菹鱼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胎在前，醓醢酏食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皆大羹。第一等坛上一十位，每位皆实笾三行，以右为上，形盐在前，鱼鱐次之，第二行乾裛在前，桃枣次之，第三行乾芡在前，榛实鹿脯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芹菹在前，笋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鱼醢次之，第三行豚胎在前，醓醢鹿臡次之。簠黍，簋稷，登大羹，第二、第三等每位笾二，鹿脯、乾枣。豆二，鹿臡、菁菹。俎，羊一段。内瀆内、内瀆外每位笾鹿脯，豆鹿臡，俎羊一段。良醞令帅其属入实尊罍，昊天上帝、皇地祇大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壶尊次之，实以醍齐，象尊次之；实以沈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位著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尊次之，实以盎齐；壶尊次之，实以醍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第一等每位大尊实以泛齐，著尊实以醴齐。第二等山尊实以醍齐。第三等及内瀆内，屋尊实以泛齐。内瀆外及众星，概尊实以三酒。

省牲器：祀前一日午后八刻，去坛二百步禁止行人。未后二刻，郊社令丞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奉礼郎帅执事者以祭器入，设于位。司天监设神位，太府监、少府监陈玉币于篚。未后三刻，礼直官引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又礼直官赞者分引礼部尚书、太常卿、光禄卿、礼部侍郎、太常丞、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廪牺令，太官令、太官丞诣内瀆东门外省牲位。立定，乃引礼部尚书、侍郎、太常丞、及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升自卯阶，视濯涤，执事者皆举冪告洁，俱毕，降复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礼部尚书侍郎及太常卿丞稍前，省牲讫，退，复位。次引光禄卿丞巡牲一匝，光禄卿退，光禄丞西向折身曰："备讫。"乃复位。次引廪牺令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充。"又引诸祝史巡牲一匝，首一员西向躬身曰："腯。"毕，俱复位。礼直官稍前曰："请省饌。"乃引礼部尚书以下各就位，立定，省饌，讫，礼直官引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卿丞各还斋所，余官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丞。次引光禄卿丞、监祭、监礼诣厨，省鼎镬，视涤濯毕，乃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实以豆，置于饌幔，遂烹牲，祝史乃取瘗血贮于盘。

奠玉币：祀日丑前五刻，亚终献司徒已下，应行事陪从群官，各服其服就次。司天监复设坛上及第一等神位。太府监、少府监陈玉币。太常卿、郊社令丞明烛燎。光禄卿丞实笾豆簠簋尊罍，俟监祭、监礼案视讫，彻去巾盖。大乐令帅工人布于宫县之内、文舞八佾立于县前表后，武舞八佾各为四佾立于宫县左右，引舞执纛等在前，又引登歌乐工由卯陛而升，各就其位。歌、击、弹者坐，吹者立。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余礼直官、赞者分引分献宫，监祭御史、监礼博士、诸执事及太祝、祝史、斋郎、助奠、执尊罍、举冪等官，入自中壝东门，当坛南重行西上、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拜。"分献官以下皆再拜，讫，奉礼赞曰："各就位。"赞者、礼直官分引监祭御史、监礼博士，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退复位。礼直官引司徒入就位，西向立。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自东瀆偏门人就位，西向立。又礼直官引终献，次于其位。

祀日未明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中诣斋殿，跪奏："请中严。"俯伏，兴。又少顷，乃跪奏："外办。"俟尚辇进舆，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皇帝降座升舆"。皇帝至大次，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皇帝降舆。"皇帝入次，即位于大次外。质明，诣次前跪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讫，太常卿乃当次前跪称："具官臣某，请皇帝行事。"俯伏，兴。凡跪奏，准此。皇帝出次，乃前导至中瀆门，殿中监进大圭，

太常卿奏："请执大圭。"入自正门，皇帝入小次位，西向立，太常卿乃与博士分左右立定，乃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六成，乐止。太常卿别一员，乃升烟瘞血，讫，乃奏："拜。"讫，俟侍中升坛，请诣盥洗位。至位，奏："请搢大圭、盥手。"讫，奏："请帨手。"皇帝帨手，讫，奏："请执大圭。"乃引至坛上，殿中监进镇圭，乃奏："请搢大圭、执镇圭。"皇帝执镇圭，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奏："请跪，奠镇圭。"皇帝奠，讫，执大圭，俯伏，兴。侍中进玉币，乃奏："请搢大圭、跪奠玉币。"讫，乃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少退，又奏："请再拜。"诣皇地祇及配位，奠镇圭玉币，并如仪。配位唯奏请奠镇圭及币。奠玉币毕，皇帝还版位，乃奏："请还小次、释大圭。"皇帝入小次，乃立于小次之南稍东，以俟。皇帝将奠配位之币也，赞者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诣神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币授之，奠讫，俯伏，兴。再拜，讫，各由本陛降，复位。初，分献将降也，礼直官引诸祝史、斋郎、应助奠者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奠讫，退立于尊所。

进熟：奠玉币讫，降还小次。有司先陈牛鼎三、羊鼎三、豕鼎三、鱼鼎三，各在镬右。太官令丞帅进馔者诣厨，以匕升牛羊豕鱼，自镬各实于鼎。牛羊豕皆肩、臂、臑、肫、胳、正脊各一，长胁二，短胁二、代胁二、凡十一体。牛豕皆三十斤，羊十五斤，鱼十五头一十五斤，实讫，冪之。祝史二人以扃对举一鼎，牛鼎在前，羊豕次之，鱼又次之，有司执匕以从，各陈于每位馔幔位。从祀坛上第一等五方帝、大明、夜明、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北极，皆羊豕之体并同。光禄卿帅祝史、斋郎、太官令丞各以匕升牛羊豕鱼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鱼即横置，头在尊位，设去鼎冪。光禄卿丞同太官令丞实笾豆簠簋，笾实以粉餈，豆实以糝食，簠实稻，簋实粱。

俟皇帝还小次，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幔所，与荐笾豆簠簋俎斋，各奉天、地、配位之馔。司徒帅太官令以序入内濆正门，乐作，至坛下，俟。祝史进彻毛血豆，降自卯陛，以次出，讫，司徒与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奉昊天上帝、皇地祇之馔，升自午陛。太官令丞与荐笾豆簠簋俎齐郎，奉配位及第一等神位之馔，升自卯陛。各位太祝迎于坛陛之道间。于昊天上帝位，司徒搢笏北向跪奉，粉餈笾在糗饵之前，糝食豆在醢醢之前，簠左簋右，皆在登前，牛俎在豆前，羊豕鱼俎次之，以右为上。司徒俯伏，兴，奉馔者奉讫，皆出笏就位，一拜。司徒次诣皇地祇奉奠，并如上仪。配位亦同。司徒及奉于、地、配位馔者以次降。太

官令帅奉第一等神位之馔，各于其位，并如前仪。俱毕，乐止。司徒、太官令以下皆就位，讫，侍中升自卯陛，立于昊天上帝酌尊所，以俟。太常卿乃当次前俯伏，跪奏："请皇帝诣盥洗位。"俯伏，兴。皇帝出次，殿中监进大圭，乃奏："请执大圭。"至盥洗位，奏："请搢大圭、盥手。"皇帝盥手，讫，奏："请帨手。"皇帝帨手，讫，奏："请执大圭。"乃诣爵洗位。至位，奏："请搢大圭、受爵"，又奏："请洗爵。"皇帝洗爵，讫，奏："请拭爵。"皇帝拭爵，讫，奏："请执大圭。"以爵奉爵官。皇帝诣昊天上帝酌尊所，执爵，良醞令举冪，侍中跪酌太尊之泛齐，酌讫，皇帝以爵授侍中。皇帝乃诣昊天上帝神座前，侍中进爵，乃奏"请搢大圭，跪执爵三祭酒。"讫，奏："请奠爵。"奠爵讫，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少退。"立俟。中书侍郎读册文，讫，乃奏："请再拜。"诣皇地祇位及配位，并如上仪。献毕，皇帝还版位，乃奏"请还小释大圭。"皇帝入小次，太常卿立于小次东南。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诣次，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讫，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讫，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自卯陛，诣昊天上帝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搢笏执爵。执尊者举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醴齐，酌讫，复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初，亚献至盥洗位，文舞退，武舞进，乐作。亚献诣昊天上帝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次诣皇地祇及配位，并如上仪。献毕，降复位。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终献，诣盥洗位，盥手，洗爵，升坛奠献，并如上仪。

初，终献将升坛，礼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唯不由午陛，诣神位酌尊所，执事者以爵授之，乃酌泛齐，讫，以爵授执事者，共诣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之，乃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讫，各引还本位。初，第一等分献官将升，赞引引第二等、第三等、内瀆内外众星位分献各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酌酒、奠拜，并同上仪。祝史、斋郎以次助奠，讫，各还本位。诸太祝各进彻笾、豆各一，少移故处，乐作。卒彻，乐止。初，终献礼毕，降复位，太常卿乃当次前俯伏，跪奏："请皇帝诣饮福位。"皇帝出次。殿中监进大圭。乃奏："请执爵，三祭酒。"又奏："请啐酒。"皇帝啐酒，讫，以爵授侍中，乃奏："请受胙。"侍中再以爵酒进，乃奏："请受爵饮福。"皇帝饮福，讫，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再拜。"讫，乃导还版位，西向立，俟送神乐止。乃奏："请诣望燎位。"至位，南向立，俟火半柴，乃跪奏："具官臣某言礼毕。"皇帝还大次，出中瀆门外，奏："请释大圭。"皇帝入大次。初，终献礼毕，司徙、侍中、太祝各升自卯陛，太

祝持胙俎进，减天、地、配位前胙肉加于俎，皆取前脚第二节，又以黍稷饭共置一笾，奉诣司徒侍中后，北向立。俟皇帝至饮福位，太常卿奏："请皇帝搢大圭啐酒。"讫，司徒乃进胙俎，皇帝受胙，讫，奉礼郎赞曰："赐胙。"赞者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乐一成止。皇帝既入大次，更通天冠、绛纱袍，升舆，至斋宫，乘金辂。通事舍人引门下侍郎当辂前跪奏，称："具官臣某请车驾进发。"至侍臣上马所，乃跪奏："具官臣某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称："制可。"乃退，传制称："侍臣上马。"侍臣上马毕，乃跪奏，称："具官臣某请敕车右升。"千牛将军升讫，跪奏称："具官臣某请车驾进发。"车驾动，前中后三部鼓吹凡十二队齐作。应行礼陪从祀官先诣应天门奉迎，再拜。大乐令先诣应天门外，准备奏乐如仪。讫，择日称贺。

承安元年，将郊，礼官言："礼神之玉当用真玉，燔玉当用次玉。昔大定十一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臣等疑其未尽。礼贵有恆，不能继者不敢以献。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时或阙，反失礼制。若从近代之典及本朝仪礼，真玉礼神，次玉燔瘞，于礼为当。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极于第一等，前八位旧各有礼玉燔玉，而此二位尚无之。按《周礼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礼九宫贵神、大火星位，犹用《周礼》之说。其天皇大帝、北极二位，固宜用礼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真玉。省臣又奏："前时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犊，五方帝、日、月、神州、天皇大帝、北极十位皆大祀，亦当用犊，当时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从祀神位则分刲羊豕以献。窃意天、地之祀，笾豆尚多者以备阴阳之物，鼎俎尚少者以人之烹荐无可以称其德，则贵质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时第一等神位偏用二俎，似为不伦。今第一等神位亦当各用犊一，余位以羊豕分献，及朝享太庙则用犊十二。"上从之。

志第十志第十

礼二

○方丘仪

斋戒：祭前三日质明，有司设三献以下行事官位于尚书省。初献南面，监祭御史位于西，东向，监礼博士位于东，西向，俱北上。司徒亚、终献位于南，北向。次光禄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献官、司天监，次第二等分献官、光禄丞、郊社令、大乐令、良醞令、廪牺令、司尊彝，次内瀆内外分献官、太祝官、奉礼郎、协律郎、诸执事官，就位，立定。次礼直官引初献就位，初献读誓曰："今年五月几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所有摄官，各扬其职。其或不敬，国有常刑。"读毕，礼直官赞："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讫，退。散斋二日，宿于正寝，治理如故。斋禁并如郊祀。守瀆门兵卫与大乐工人，俱清斋一宿。行礼官前期习仪于祠所。

陈设：祭前三日，所司设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次于外壝东门之外，道南，北向，西上，随地之宜。又设馔幕于内瀆东门之外，道北南向。祭前二日，所司设兵卫，各服其服，守卫瀆门，每门二人。大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坛上，如郊祀。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为瘗坎在内瀆外之壬地。祭前一日，司天监、郊社令各服其服，帅其属，升设皇地祇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又设配位神座于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设神州地祇神座于坛之第一等东南方，席以藁秸。又设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二十九座于第二等阶之间，各依方位。又设昆仑、山大川泽二十一座于内瀆之内，又设丘陵坟衍原隰三十座于内瀆外，席皆以莞。

又设神位版，各于座首。子陛之西，水神玄冥、北岳、北镇、北海、北渎于坛之第二等，北山、北林、北川、北泽、于内瀆内，北丘、北陵、北坟、北衍、北原、北隰于内瀆外，皆各为一列，以东为上。卯陛之北，木神勾芒，东岳、长白山、东镇、东海、东渎于坛之第二等，东山、东林、东川、东泽于内瀆内，东丘、东陵、东坟、东衍、东原、东隰于内瀆外，皆各为一列，以南为上。午陛之东，神州地祇于坛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岳、南镇、南海、南渎于坛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泽于内瀆内，南丘、南陵、南坟、南衍、南原、南隰于内瀆外，皆各为一列，以西为上。午陛之西，土神后土、中岳、中镇于坛

之第二等，中山、中林、中川、中泽于内瀆内，中丘、中陵、中坟、中衍、中原、中隰于内瀆外，皆各为一列，以南为上。酉陛之南，金神蓐收、西岳、西镇、西海、西渎于坛之第二等，昆仑、西山、西林、西川、西泽于内瀆内，西丘、西陵、西坟、西衍、西原、西隰于内壝外，皆各为一列，以北为上。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地祇之座，并礼神之玉，设讫，俟告洁毕权彻，祭日早重设。其第二等下神座，设定不收。

奉礼郎、礼直官又设三献官位于卯陛之东稍北，西向。司徒位于卯陛之东，道南，西向。太常卿、光禄卿位次之。第一等分献官、司天监位于其东，光禄丞、郊社令、太官令、廪牺令位又在其东，每等异位重行，俱西向北上。又设太祝、奉礼郎及诸执事位于内壝东门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设监祭御史二位，一于坛下午陛之西南，一于子陛之西北，俱东向。设监礼博士二位，一于坛下午陛之东南，一于子陛之东北，俱西向。奉礼郎位於坛之东南，西向。协律郎位于乐虡西北，东向。大乐令位于乐虡之间，西向。司尊彝位于酌尊所，俱北向。设望瘞位坎之南，北向。又设牲榜位于内瀆东门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于牲后，俱西向。设省馔位于牲西，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于牲北，南向，西上。监祭、监礼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却，西上。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北向。又陈礼馔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设省馔位于礼馔之南。太常卿、光禄卿、太官令位在东，西向，监祭、监礼位在西，东向，俱北上。设祝版于神位之右。

司尊及奉礼郎帅其属，设玉币篚于酌尊所，次及笾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笾、右有十一豆，俱为三行。登三，在笾豆间。铏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在铏前。又设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牺尊二、山罍二，在坛上东南隅。配位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东，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冪，为酌尊所。又设皇地祇位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坛下午陛之西，北向西上。配位牺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东向北上，皆有坫，加冪，设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笾、右八豆，登一在笾豆间，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又设第二等诸神位每位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内瀆之内外诸神每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陈列皆与上同。又设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诸神每方山尊二，内瀆内每方蜃尊二，内瀆外每方概尊二，皆加勺、冪。又设正、配位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及毛血豆一、并神州地祇位俎一，各于馔冪内。又设二洗于坛下卯陛之东，北向，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并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

爵洗之篚实以匏爵，加坫。又设第一等分献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献官盥洗位，各于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执罍篚者各于其后。

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监、郊社令帅其属，升设皇地祇及配位神座于坛上，设神州地祇座于第一等。又设玉币，皇地祇玉以黄琮，神州地祇玉以两圭有邸，皆置于匣。正、配位币并以黄色，神州地祇币以玄色，五神、五官、岳镇海渎之币各从其方色，皆陈于篚。太祝取瘗玉加于币，于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光禄卿帅其属，入实正、配位笾豆。笾三行以右为上，豆三行以左为上，其实并如郊祀。登实以大羹，铏实以和羹。又设从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馔。笾三行以右为上，豆三行以左为上，其实并如郊祀。登实以大羹，簠实以稷，簋实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簠实以稷，簋实以黍。俎，一羊、一豕。内瀆内外每位，左笾一，鹿脯。右豆一，鹿臡。簠稷，簋黍，俎以羊。良醞令帅其属，入实酒尊。皇地祇太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牺尊次之，实以盎齐。象尊次之，实以醍齐。壶尊次之，实以沈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位，著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次之，实以醴齐。象奠次之，实以盎齐。壶尊次之，实以醍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皆左实明水，右实玄酒，皆尚醞代。次实从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次之，实以醴齐。第二等，山尊实以□是齐。内瀆内，蜃尊实以泛齐。内瀆外，概尊实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玄酒，皆尚醞代之。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前。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后八刻，去坛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后二刻，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与奉礼郎，帅执事者以祭器入，设于位。郊社令陈玉币于篚。未后三刻，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礼直官、赞者分引太常卿，光禄卿、丞、监礼、祭，太官令等诣内壝东门外省牲位。其视涤濯、告洁、省牲馔，并同郊祀。俱毕，廪牺令、诸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次引光禄卿以下诣厨，省鼎镬，视涤溉，乃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实以豆，置于馔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瘗血贮于盘。

奠玉币：祭日丑前五刻，献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设神位版，陈玉币，实笾豆簠簋奠罍，俟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乃彻去盖冪。大乐令帅工人，及奉礼郎、赞者先入。礼直官、赞者分引分献官以下，监祭、监礼、诸大祝、祝史、斋郎与执事者，入自南瀆东门，当坛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礼郎赞：“拜。”献官以下皆再拜，

讫，以次分引各就坛陛上下位。次引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讫，退复位。礼直官分引三献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礼官皆自南瀆东门入。礼直官进立初献之左，白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高举笏，执麾者举麾，俯伏，兴。工鼓柷，乐作《坤宁之曲》，八成，偃麾，戛敔，乐止。俟太常卿瘞血，讫，奉礼郎赞："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引诸执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币于篚，立于尊所。诸位太祝亦各取玉币立于奠所。

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乐作《肃宁之曲》。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坛，乐作《肃宁之曲》。凡初献升降，皆作《肃宁之曲》。升自卯阶，至坛，乐止。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乐作《静宁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币，西向跪以授初献。初献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讫，乐止。次诣配位神座前，东向立，乐作《亿宁之曲》，奠币如上仪，乐止。降自卯陛，乐作，复位，乐止。初献将奠配位之币，赞者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由卯陛诣神州地祇神座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币授分献官，分献官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讫，退。初，第一分献官将升，赞者引第二分献官诣盥洗位，盥手、帨手，执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诣于首位神座前，奠币如上仪。余以次祝史、斋郎助奠讫，各引还位。初献奠币将毕，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诸太祝迎于坛上，进奠于正、配位神座前，太祝与祝史俱退，立于尊所。

进熟：初献既升奠玉币。有司先陈牛鼎二、羊鼎二、豕鼎二于神厨，各在镬右。太官帅进饌者诣厨，以匕升牛、羊、豕，自镬实于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冪之。祝史以扃各对举鼎，有司执匕以从，陈于饌幔内。从祀之俎实以羊，更陈于饌幔内。光禄卿实以笾豆簠簋。笾实以粉餈，豆实以糝食，簠实以稷，簋实以黍。实讫，去鼎之扃冪，匕加于鼎。太官令以匕升牛羊豕，载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俟初献还位，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饌所，同荐笾豆簠簋俎。斋郎各奉皇地祇配位之饌，升自卯陛，诸太祝各迎于坛上。司徒诣皇地祇神座前，搢笏，奉笾豆簠簋，次奉俎，北向跪奠，讫，执笏，俯伏，兴，设笾於糗饵之前，豆於醓醢之前，簠簋在登前，俎在笾前。次于卯陛奉配位之饌，东向跪奠于神座前，并如上仪。各降自卯陛，还位。太官令又同斋郎奉神州地祇之饌，升自卯陛，太祝迎于坛陛之道间，奠于神座前，在笾前，讫，乐止。太官令进饌者降自卯陛，还

位。

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乐作。至位，乐止。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笏，诣坛，乐作。升自卯陛，至坛上，乐止。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冪，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泛齐，酌讫，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三献奠爵，皆执事者受以兴。执笏，俯伏，兴，少退，跪，乐止。举祝官跪，对举祝版。读祝，太祝东向跪，读祝讫，俯伏，兴。举祝奠版于案，再拜，兴。次诣配位酌尊所，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泛齐，乐作太簇宫《保宁之曲》。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配位神座前，东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奠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跪，乐止。读祝，讫，乐作，就拜，兴，拜，兴。降自卯陛，读祝、举祝官俱从，乐作，复位，乐止。次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执事者。执笏，升自卯陛，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笏执爵，司尊举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齐，酌讫，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次诣配位酌献如上仪，唯酌牺尊为异。乐止，降复位。次引终献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升坛。正位，酌牺尊之盎齐，配位，酌象尊之醴齐，奠献并如亚献之仪。礼毕，降复位。

初，终献将升，赞者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执事者以爵授献官。献官执爵，执事者酌太尊之泛齐，酌讫，以爵授执事者。进诣神座前，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献官，献官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俯伏，兴，少退，跪，再拜，讫，还位。初，第一等分献官将升，赞者分引第二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酌尊所，执事以爵授分献官，分献酌以授执事者，进诣首位神座前，奠献并如上仪。祝史、斋郎以次助奠，讫，各引还位。诸献俱毕，诸太祝进彻笾豆，笾豆各一，少移故处。乐作《丰宁之曲》，卒彻、乐止。奉礼官赞曰："赐胙。"众官再拜，乐作，一成，止。初，送神乐止，引初献官诣望瘞位，乐作太簇宫《肃宁之曲》，至位，南向立，乐止。初，在位官将拜，诸太祝、祝史各奉篚进诣神座前，玉币，从祭神州地祇以

下，并以俎载牲体，并取黍稷饭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北诣瘞坎，实于坎中，又以从祭之位礼币皆从瘞，礼直官曰：“可瘞。”东西六行，置土半坎，礼直官赞：“礼毕。”引初献出，礼官赞者各引祭官及监祭、监礼、太祝以下，俱复坛南，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再拜。”监祭以下皆再拜，讫，奉礼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禄卿以胙奉进，监祭、监礼展视。其祝版燔于斋坊。

○朝日夕月仪

斋戒、陈设、省牲器、奠玉币、进熟，其节并如大祀之仪。朝日玉用青壁，夕月用白壁，币皆如玉之色。牲各用羊一、豕一。有司摄三献司徒行事。其亲行朝日，金初用本国礼，天会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后受贺。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皇帝服靴袍，百官常服。有司设炉案、御褥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设百官褥位于殿门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导皇帝至位，南向，再拜，上香，又再拜。阁门皆相应赞，殿门外臣僚陪拜如常仪。大定二年，以无典故罢。十五年，言事者谓今正旦并万春节，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礼。有司援据汉、唐春分朝日，升烟奠玉如圜丘之仪。又按唐《开元礼》，南向设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无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敕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东向拜。诏姑从南向。其日，先引臣僚于殿门外立，陪位立殿前班露台左右，皇帝于露台香案拜如上仪。十八年，上拜日于仁政殿，始行东向之礼。皇帝出殿，东向设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讫，又再拜。臣僚并陪拜，依班次起居，如常仪。

○高禖

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书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筑坛于景风门外东南端，当阙之卯辰地，与圜丘东西相望，坛如北郊之制。岁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娲氏，凡三位，坛上南向，西上。姜嫄、简狄位于坛之第二层，东向，北上。前一日未三刻，布神位，省牲器，陈御弓矢弓□蜀于上下神位之右。其斋戒、奠玉币、进熟，皆如大祀仪。青帝币玉皆用青，余皆无玉。每位牲用羊一、豕一。有司摄三献司徒行事。礼毕，进胙，倍于他祀之肉。进胙官佩弓矢□蜀以进，上命后妃嫔御皆执弓矢东向而射，乃命以次饮福享胙。

志第十一志第十一

礼三

○宗庙禘祫朝享时享仪

金初无宗庙。天辅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建宁神殿于陵上，以时荐享。自是诸京皆立庙，惟在京师者则曰太庙。天会六年，以宋二帝见太祖庙者，是也。或因辽之故庙，安置御容，亦谓之庙。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及受尊号，皆亲享恭谢，是也。皇统三年，初立太庙，八年，太庙成，则上京之庙也。贞元初，海陵迁燕，乃增广旧庙，奉迁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庙。正隆中，营建南京宫室，复立宗庙，南渡因之。其庙制，史不载，传志杂记或可概见，今附之。

汴京之庙，在宫南驰道之东。殿规，一屋四注，限其北为神室，其前为通廊。东西二十六楹，为间二十有五，每间为一室。庙端各虚一间为夹室，中二十三间为十一室。从西三间为一室，为始祖庙，祔德帝、安帝、献祖、昭祖、景祖祧主五，余皆两间为一室。或曰："惟第二、第二室两间，余止一间为一室，总十有七间。"世祖室祔肃宗，穆宗室祔康宗，余皆无祔。每室门一、牖一、门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龛于各室之西壁，东向。其始祖之龛六，南向者五、东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龛，余皆一室一龛，总十八龛。祭日出主于北墉下，南向。禘祫则并出主，始祖东向，群主依昭穆南北相向，东西序列。室户外之通廊，殿阶二级，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缭，南东西皆有门。内垣之隅有楼，南门五阖，余皆三。中垣之外东北，册宝殿也，太常官一人季视其封缄，谓之点宝。内垣之南曰大次，东南为神庖。庙门翼两庑，各二十有五楹，为斋郎执事之次。西南垣外，则庙署也。神门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锜。戟下以板为掌形，画二青龙，下垂五色带长五尺，享前一日则县戟上，祭毕藏之。

室次。大定十二年，议建闵宗别庙，礼官援晋惠、怀、唐中宗、后唐庄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灵皇帝无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则为虚室，终增至九室。惠、怀之祔乃迁豫章、颍川二庙、庄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庙之制，除祧庙外，为七世十一室，如当升祔武灵，既须别祧一庙。《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睹宗庙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

世，别无可祧之庙。《晋史》云："庙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东晋与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统，以兄弟为一室，故不迁远庙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增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今太庙已满此数，如用不拘常数之说，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庙制已定，复议增展，其事甚重，又与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义不以亲亲害尊尊，《汉志》云："父子不并坐，而孙可从王父。"若武灵升祔，太庙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灵当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孙从王父之典，当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当称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与太宗昭位相对，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轻议，宜取圣裁。十九年四月，禘祔闵宗，遂增展太庙为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将祔庙，有司言："太庙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虽系八世。然世宗与熙宗为兄弟，不相为后，用晋成帝故事，止系七世，若特升世宗、显宗即系九世。"于是五月遂祧献祖、昭祖，升祔世宗、明德皇后，显宗于庙。

贞祐二年，宣宗南迁，庙社诸祀并委中都，自抹拈尽忠弃城南奔，时谒之礼尽废。四年，礼官言："庙社国之大事，今主上驻跸陪京，列圣神主已迁于此，宜重修太庙社稷，以奉岁时之祭。按中都庙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庙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难卒成。况时方多故，礼宜从变，今拟权祔肃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诸神主于随室奉安。"主用栗，依唐制，皇统九年所定也。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门东向，以木为阖，髹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讫，帝主居左，覆以黄罗帕，后主居右，覆以红罗帕。

黼扆。以纸，木为筐，两足如立屏状。覆以红罗三幅，绣金斧五十四，裹以红绢，覆于屏上，其半无文者垂于其后。置北墉下，南向，前设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长五尺五寸，阔二尺五寸。莞筵，粉纯。以蔺为席，缘以红罗，以白绣蕙文及云气之状，复以红绢裹之。每位二。缫席，画纯。以五色绒织青蒲为之，缘以红罗，画藻文及云气状，亦以红绢裹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黼纯。以轻筠为之，亦曰桃枝席，缘以红绡，绣铁色斧，裹以红绢。每位二，在缫席上。虎席二，大者长同，惟阔增一尺。以虎皮为褥，有厓，以红罗绣金色斧缘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时暄则用桃枝次席，时寒则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则用桃枝次席。二冬，则去桃枝加小虎皮褥于缫席上。腊冬，则又添大虎皮褥二于缫席上，迁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长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设曲几，后设直几。

禘祫

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禘祫之仪曰：“《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开元中，太常议，禘祫之礼皆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谓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自异常享，有时行之。祭不欲数，数则黩。不欲疏，疏则怠。是以王者法诸天道，以制祀典，丞尝象时，禘祫象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自周以后，并用此礼。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礼，若议禘祭，当于祫后十八月孟夏行礼。”诏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为常礼。又言：“海陵时，每岁止以二月、十月遣使两享，三年祫享。按唐礼四时各以孟月享于太庙，季冬又腊享，岁凡五享。若依海陵时岁止两享，非天子之礼，宜从典礼岁五享。”从之。享日并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应图功臣配享庙廷，各配所事之庙，以位次为序。以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或并用亲王。或以太尉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其月则停时享。仪阙。

朝享仪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庙。斋戒如亲郊。享前三日，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之内外。点检司于庙之前约度，设兵卫旗帜。尚舍于南神门之西设馔幔十一，南向，以西为上。殿中监帅尚舍，陈设大次殿。又设小次于阼阶下，稍南，西向。又设皇帝拜褥位殿上，版位稍西。又设黄道褥于庙门之内外，自玉辂至升辇之所，又自大次至东神门。又设七祀位一于殿下横街之北，西街之西，东向，配享功臣位于殿下道东，横街之南，西向，北上。前二日，大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中，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特磬、大钟、穀钟共十二，于编县之内，各依辰位。树路鼓、路鼗于北县之内，道之左右。晋鼓一，在其后稍南。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置柷敔于县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立舞表于鄫缀之间。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金钟一在东，太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东西相向。琴瑟在前。其匏竹者立于阶间，重行北向。诸工人各位于县后。前一日，太庙令开室，奉礼郎帅其属，设神位于每室内北墉下。各设黼扆一、莞席一、缫席二、次席二、紫绫厚褥一、紫绫蒙褥一、曲几一、直几一。

又设皇帝版位于殿东间门内，西向。又设饮福位于东序，西向。又设亚终献位于殿下横街之北稍东，西向。助祭亲王宗室使相位在亚终献之后，助祭宗室位在横街之南，西向。奉瓒官、奉瓒盘官、进爵酒官、奉爵官等又在其南，奉匜槃巾篚官位于其后。七祀献官位在奉爵官之

南，助奠读祝奉罍洗爵洗等官位于其后。司尊彝官位在七祀献官之南，亚终献司罍洗爵洗奉爵酒官等又在其南，并西向，北上。大礼使位于西阶之西稍南，与亚终献相对。太尉、司徒，助祭宰相位在大礼使之南，侍中、执政官又在其南，礼部尚书、太常卿、太仆卿、光禄卿、功臣献官在西，举册、光禄丞、太常博士又在其西，功臣助奠罍洗爵洗等官位于功臣献官之后。又设监祭御史位二于西阶下，俱东向，北上。奉礼郎、太庙令、太官令、太祝、宫闱令、祝史位于亚献终献奉爵酒官之南，荐笾豆簠簋官、荐俎斋郎又在太祝、奉礼郎之南。太庙丞、太官丞各位于令后。协律郎位二，一于殿上前楹间，一于宫县之西北，俱东向。大乐令于登歌乐县之北，大司乐于宫县之北，良醞令于酌尊所，俱北向。又设助祭文武群官位于横街之南，东向北上。又设光禄卿陈牲位于东神门外横街之东，西向，以南为上。设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北向。诸太祝位于牲东，各当牲后，祝史各陪其后，俱西向。设礼部尚书省牲位于牲前稍北，又设御史位于礼部尚书之西，俱南向。礼部帅其属，设祝册案于室户外之右。司尊彝帅其属，设尊彝之位于室户之左，每位斝彝一、黄彝一、牺尊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各加勺、冪、坫为酌尊。又设瓒槃爵坫于篚，置于始祖尊彝所。又设壶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各有坫、冪，在殿下阶间，北向西上，设而不酌。七祀功臣每位设壶尊二于座之左，皆加冪、坫于内，酌尊加勺，皆藉以席。奉礼郎设祭器，每位四簋在前，四簠次之，次以六醾，次以六铏，笾豆为后。左十有二笾，右十有二豆，皆濯而陈之，藉以席。笾豆加以巾，盖于内。笾一、豆二、簠一、簋一、并俎四，设于每室馔幔内。又设御洗二于东阶之东。又设亚终献罍洗于东横街下东南，北向，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又设亚终献爵洗于罍洗之西，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爵并坫。执巾罍巾篚各位于其后。

享日丑前五刻，太常卿帅执事者，设烛于神位前及户外。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笾豆。笾之实，鱼鱐、糗饵、粉餈、乾枣、形盐、鹿脯、榛实、乾裛、桃、菱、芡、栗，以序为次。豆之实，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酏食、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糝食，以序为次。又铏实以羹，加芼滑，登实以大羹，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良醞令入实尊彝。斝彝、黄彝实以郁鬯，牺尊、象尊、著尊实以玄酒外，皆实以酒用香药酒，各加坫、勺、冪。殿下之尊罍，壶尊、太尊、山罍，内除山罍上尊实以玄酒外，皆实以酒，加冪、坫。太庙令帅其属，设七祀功臣席褥于其次，每位各设莞席一、碧绡褥一，又各设版位于其座前，又笾豆簠簋各二、俎一。每位次各设壶尊二于神座之右，北向，玄酒在西。良醞令以法酒实尊如常，加勺、冪，置

爵于尊下，加坫。光禄卿实馔。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俎实以羊熟，簠簋实以黍稷。太庙令又设七祀燎柴，及开瘗坎于西神门外之北。太府监陈异宝、嘉瑞、伐国之宝，户部陈诸州岁贡，金为前列，玉帛次之，余为后，皆于宫县之北，东西相向，各藉以席。凡祀神之物，当时所无者则以时物代之。

省牲器：前一日未后，庙所禁行人。司尊彝、奉礼郎及执事者，升自西阶以俟。少顷，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位。礼直官、赞者引礼部尚书、光禄卿丞诣省牲位，立定。礼直官引礼部尚书，赞引者引御史，入就西阶升，遍视涤濯。讫，执事者皆举冪曰："洁。"俱降，就省牲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次引礼部尚书侍郎稍前，省牲讫，退复位。次引光禄卿丞出班，巡牲一匝。光禄丞西向曰："充。"曰："备。"廪牺令帅诸太祝巡牲一匝，西向躬身曰："腯。"礼直官稍前曰："省牲毕，请就省馔位。"引礼部尚书以下各就位，立定。御史省馔具毕，礼直官赞："省馔讫。"俱还斋所。光禄卿、丞及太祝、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礼直官引礼部尚书诣厨，省鼎镬，视濯溉，讫，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帅宰人，执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实一豆，遂烹牲。祝史洗肝于郁鬯，又取肝惣，每座共实一豆，俱还馔所。

銮驾出宫：前一日，有司设大驾卤簿于应天门外，尚辇进玉辂于应天门内，南向。其日质明，侍臣直卫及导驾官，于致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通事舍人引侍中俯伏，跪，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皇帝出斋室，即御座，群官起居讫，尚辇进舆。侍中奏："请皇帝升舆。"皇帝乘舆，侍卫警跸如常仪。太仆卿先诣玉辂所，摄衣而升，正立执辔。导驾官前导，皇帝至应天门内玉辂所，侍中进当舆前，奏："请皇帝降舆升辂。"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导驾官分左右步导，以里为上。门下侍郎进当辂前，奏："请车驾进发。"奏讫，俯伏，兴，退复位。侍卫仪物止于应天门内，车驾动，称："警跸。"至应天门，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奉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敕侍臣上马。"导驾官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不鸣鼓吹。将至太庙，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从享群官、宗室子孙，于庙门外，立班奉迎。驾至庙门，回辂南向，侍中于辂前奏称："侍中臣某言，请皇帝降辂，步入庙门。"皇帝降辂，导驾官前导，皇帝步入庙门，稍东。侍中奏："请皇帝升舆。"尚辇奉舆，侍卫如常仪。皇帝乘舆至大次，侍中奏："请皇帝降

舆，入就大次。”皇帝入就次，帘降，伞扇侍卫如常仪。太常卿、太常博士各分立于大次左右。导驾官诣庙庭班位，立俟。

晨稞：享日丑前五刻，诸享官及助祭官，各服其服。太庙令、良醞令帅其属，入实尊罍。光禄卿、太官令、进馔者实笾豆簠簋，并彻去盖冪。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太庙令、太祝、宫闱令、祝史与执事官等，各自东偏门入，就位。未明二刻，礼直官引太常寺官属并太祝、宫闱令升殿，开始祖祏室。太祝、宫闱令捧出帝后神主，设于座。以次，逐室神主各设于内黼扆前，置定。赞者引御史、太庙令、宫闱令、太祝、祝史与太常官属，于当阶间，重行北向立。奉礼郎于殿上赞：“奉神主。”讫，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各就位。大乐令帅工人二舞入。就位。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助祭文武群官宗室入就位。符宝郎奉宝，陈于宫县之北。皇帝入大次。

少顷，侍中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侍中奏：“外办。”太常卿俯伏，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事。”俯伏，兴。帘卷，皇帝出次。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导，伞扇侍卫如常仪，大礼使后从。至东神门外，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执圭。”皇帝执镇圭。伞扇仗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协律郎跪伏举麾，兴。工鼓柷，宫县《昌宁之乐》作。至阼阶下，偃麾，戛敔，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左右侍从量人数升至版位，西向立，乐止。前导官分左右侍立。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凡在位者皆再拜。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赞者分引执事者各就殿上下之位。太常卿奏：“请皇帝诣罍洗位。”登歌乐作，至阼阶，乐止。降自阼阶，宫县乐作，至洗位，乐止。内侍跪取匜，兴，沃水。又内侍跪取槃，兴，承水。太常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镇圭，盥手，讫，内侍跪取巾于篚，兴，以进。帨手，讫。奉瓒官以瓒跪进，皇帝受瓒，内侍奉匜，沃水，又内侍跪奉槃承水，洗瓒讫。内侍跪奉巾以进，皇帝拭瓒，讫，内侍奠槃匜，又奠巾于篚。奉瓒槃官以槃受瓒。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皇帝升殿，宫县乐作，至阼阶下，乐止。皇帝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太常卿前导，诣始祖位酌尊所，乐止。奉瓒槃官以瓒莅鬯，执尊者举冪，侍中跪酌郁鬯，讫，太常卿前导，入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请搢镇圭。”跪。奉瓒槃官西向跪，以瓒授奉瓒官，奉瓒西向以瓒跪进。太常卿奏：“请执瓒以鬯稞地。”皇帝执瓒以鬯稞地，讫，以瓒授奉瓒槃官，太常卿奏：“请执镇圭。”俯伏，兴，前导出户外。太常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太常卿前导诣次

位，并如上仪。

祼毕。太常卿奏："请还版位。"登歌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太常卿奏："请还小次。"前导皇帝行，登歌乐作，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将至小次，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皇帝入小次，帘降，乐止。少顷，宫县奏《来宁之曲》，以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锺为羽，作《仁丰道洽之舞》，九成止。黄钟三奏，大吕、太簇、应钟各再奏，送神通用《来宁之曲》。初，晨祼将毕，祝史各奉毛血及肝惣之豆，先于南神门外，斋郎奉炉炭萧蒿黍稷，各立于肝惣之后。皇帝既晨祼毕，至乐作六成，皆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于阶上各迎毛血肝祼，进奠于神座前。祝史立于尊所，斋郎奉炉置于室户外之左，其萧蒿黍稷各置于炉炭下。斋郎降自西阶，诸太祝各取肝燔于炉，还尊所。

进熟：皇帝升祼，太官令帅进馔者，奉陈于南神门外诸馔幔内，以西为上。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与荐俎斋郎奉俎，并荐笾豆簠簋官奉笾豆簠簋，礼直官、太官令引以序入自正门，宫县《丰宁之乐》作。彻豆通用。至太阶，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西阶，以出。馔升，诸太祝迎于阶上，各设于神位前。先荐牛，次荐羊，次荐豕及鱼。礼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阶，复位。诸太祝各取萧蒿黍稷擩于脂，燎于炉炭，讫，还尊所。赞者引举册官升自西阶，诣始祖位之右，进取祝册置在版位之西，置讫，于祝册案近南立。太常卿跪奏："请诣罍洗位。"帘卷，出次，宫县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诣罍洗位，乐止。盥手，洗爵，并如晨祼之仪。盥洗讫，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前导，升殿，宫县乐作，至阼阶下，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太常卿前导，诣始祖位尊彝所，登歌乐作，至尊彝所，登歌乐止，宫县奏《大元之乐》，文舞进。奉爵官以爵莅尊，执尊者举冪，侍中跪酌牺尊之泛齐，讫，太常卿前导，入诣始祖室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请搢镇圭。"跪。奉爵官以爵授进爵酒官。进爵酒官西向以爵跪进，太常卿奏："请执爵三祭酒。"三祭酒于茅苴，讫，以爵授进爵酒官，进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太常卿奏："请执镇圭。"兴。前导，出户外，太常卿奏："请少立。"乐止。举册官进举祝册，中书侍郎搢笏跪读祝，举祝官举册奠讫，先诣次位。太常卿奏："请再拜。"再拜讫，太常卿前导，诣次位行礼，并如上仪。酌献毕，太常卿前导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西向立定，乐止。太常卿奏："请还小次。"登歌乐作，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将至小次，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入小次，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县奏

《肃宁之乐》，作《功成治定之舞》，舞者立定，乐止。

皇帝酌献讫，将诣小次，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圭，盥手，帨手，执圭。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圭。升自西阶，诣始祖位尊彝所，西向立。宫县乐作。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圭，执爵，执尊者举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齐，讫，诣始祖神位前，搢圭，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祭酒。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圭，俯伏，兴，少退，再拜，讫，博士前导，亚献诣次位行礼，并如上仪。礼毕，乐止。终献除本服执笏外，余如亚献之仪。七祀功臣献官行礼毕。太常卿跪奏："请诣饮福位。"帘卷，出次，宫县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太常卿奏："请皇帝执镇圭。"前导，至阼阶下，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将至饮福位，乐止。

初，皇帝既献讫，太祝分神位前三牲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于俎，又以笾取黍稷饭共置一笾，又酌上尊福酒合置一尊。又礼直官引司徒升自西阶，东行，立于阼阶上前楹间，北向。皇帝既至饮福位，西向立。登歌《福宁之乐》作。太祝酌福酒于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捧以立，太常卿奏："请皇帝再拜。"讫，奏："请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进，太常卿奏："请执爵。"三祭酒于沙池。又奏："请啐酒。"皇帝啐酒，讫，以爵授侍中。太常卿奏："请受胙。"太祝以黍稷饭笾授司徒，司徒跪奉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受俎讫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进。太常卿奏："请皇帝受爵饮福。"饮福讫，侍中受虚爵以兴，以授太祝。太常卿奏："请执圭。"俯伏，兴。又奏："请皇帝再拜。"再拜讫，乐止。太常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俟至位，乐止。太祝各进彻笾豆，登歌《丰宁之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行事，助祭官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宫县《来宁之乐》作，一成止。太常卿奏："礼毕。"前导，降自阼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出门，宫县乐止，伞扇仗卫如常仪。太常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镇圭，皇帝还大次。通事舍人、礼直官、赞者各引享官、宗室子孙及从享群官，以次出。及引导驾官东神门外大次前祗候，前导如常仪。赞者引御史已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皆再拜。赞者引工人、舞人以次出。大礼使帅诸礼官、太庙令、太祝、官闱令，升纳神主如常仪。礼毕，礼直官引大礼使已下降自西阶，至横街，再拜而退。其祝册藏于匮。七祀功臣分奠，如祫享之仪。

时享

有司行事。前期，太常寺举申礼部，关学士院司天堂台，择日。以其日报太常寺。前七日，受誓戒于尚书省。其日质明，礼直官设位版于都堂之下，依已定《誓戒图》，礼直官引三献官，并应行事执事官等，各就位，立定，赞："揖。"在位官皆对揖，讫，礼直官以誓文奉初献官，初献官搢笏，读誓文："某月，某日，孟春，荐享太庙，各扬其职。不恭其事，国有常刑。"读讫，执笏。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讫乃退。散斋四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寝，唯不吊丧、问疾、作乐、判署刑杀文字决罚罪人及预秽恶。致斋，三日于本司，唯享事得行，其余悉禁，一日于享所。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前三日，兵部量设兵卫，列于庙之四门。前一日，禁断行人。仪鸾司设馔幔十一所于南神门外西，南向。又设七祀司命、户二位于横街之北，道西，东向。又设群官斋宿次于庙门之东西舍。前二日，大乐局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殿门之内外，于室内铺设神位于北墉下，当户南向。设几于筵上，又设三献官拜褥位二。一在室内，一在室外。学士院定撰祝文讫，计会通进司请御署，降付礼部，置于祝案。祠祭局濯溉祭器与尊彝讫，铺设如仪。内太尊二、山罍二在室。牺尊五、象尊五、鸡彝一、鸟彝一在室户外之左，炉炭稍前。著尊二、牺尊二在殿上，象尊二、壶尊六在下。俱北向西上，加冪，皆设而不酌。并设献官罍洗位。礼部设祝案于室户外之右。礼直官设位版并省牲位，如式。前一日，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东神门外。司尊彝与礼直官及执事皆入，升自西阶，以俟。礼直官引太常卿，赞者引御史，自西阶升，遍视涤濯。执尊者举冪告洁，讫，引降就省牲位。廪牺令少前，曰："请省牲。"退复位。太常卿省牲，廪牺令及太祝巡牲告备，皆如郊社仪。既毕，太祝与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赞者引光禄卿诣厨，请省鼎镬，申视涤溉。赞者引御史诣厨，省馔具，讫，与太常卿等各还斋所。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室共实一豆，又取肝惣共实一豆，置馔所，遂烹牲。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祭器。良醞令人实尊彝。

享日质明，百官各服其品服。礼直官、赞者先引御史、博士、太庙令、太官令、诸太祝、祝史、司尊彝与执罍篚官等，入自南门，当阶间，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讫，赞者引太祝与宫闱令，升自西阶，诣始祖室，开祏室，太祝捧出帝主，宫闱令捧出后主，置于座。帝主在西，后主在东。赞者引太祝与宫闱令，降自西阶，俱复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俱各就执事位。大乐令帅工人入。礼直官、赞者分引三献官与百官，俱自南东偏门入，至庙庭横街上，三献官当中，北向西上，应行事执事官并百官，依品，重行立。奉礼曰："拜。"赞者承传，应北向在位官皆再

拜。其先拜者不拜。拜讫，赞者引三献官诣庙殿东阶下西向位，其余行事执事官与百官，俱各就位。讫，礼直官诣初献官前，称："请行事。"协律郎跪，俯伏，兴，乐作。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北向立定，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升殿，乐作。至始祖室尊彝所，西向立，乐止。执事者以瓒奉初献官，初献官搢笏，执瓒。执尊者举冪，太官令酌郁鬯，讫，初献以瓒授执事者，执笏，诣始祖室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瓒授初献官。初献官执瓒，以鬯稞地，讫，以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乐止。每室行礼，并如上仪。礼直官引初献降复位。初献将升稞，祝史各奉毛血肝惣豆，及斋郎奉炉炭萧蒿黍稷篚，各于馔幔内以俟。初献晨稞讫，以次入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皆迎毛血肝惣豆于阶上，俱入奠于神座前。斋郎所奉炉炭萧蒿篚，皆置于室户外之左，与祝史俱降自西阶以出。诸太祝取肝惣，洗于郁鬯，燔于炉炭，讫，还尊所。享日，有司设羊鼎十一、豕鼎十一于神厨，各在镬右，初献既升稞，光禄卿帅斋郎诣厨，以匕升羊于镬，实于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次升豕如羊，实于一鼎。每室羊豕各一鼎，皆设扃冪。斋郎对举，入镬，放馔幔前。斋郎抽扃，委于鼎右，除冪，光禄卿帅太官令，以匕升羊，载于一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次升豕如羊，各载于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斋郎既以扃举鼎先退，置于神厨，讫，复还馔幔所。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幔前，立以俟。光禄卿帅其属，实笾以粉餈，实豆以糝食，实簠以粱，实簋以稷。俟初献稞毕，复位，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西阶以出。礼直官引司徒，帅荐笾豆簠簋官，奉俎斋郎，各奉笾豆簠簋羊豕俎，每室以序而进，立于南神门之外以俟，羊俎在前，豕俎次之，笾豆簠簋又次之。入自正门，乐作，升自太阶，诸太祝迎引于阶上，乐止。各设于神位前，讫，礼直官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阶，乐作，复位，乐止。诸太祝各取萧蒿黍稷爿需于脂，燔于炉炭，还尊所。

礼直官引初献诣罍洗位，乐作，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殿，乐作，诣始祖室酌尊所，西向立，乐止。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执事者举冪，太官令酌牺尊之泛齐，讫，次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仪。诣始祖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出室户外，北向立，乐止。赞者引太祝诣室户外，东向，搢笏，跪读祝文。读讫，执笏，兴。次诣第二室。次诣每室行礼，并如上仪。初献降

阶，乐作，复位，乐止。礼直官次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官。执笏，升殿，诣始祖酌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搢笏，执爵，执尊者举冪，太官令酌象尊之醴齐，讫，次诣第二室酌尊所，如上仪。诣始祖神位前，乐作，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尊爵，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乐止。次诣每室行礼，并如上仪。降阶，乐作，复位，乐止。礼直官次引终献诣盥洗、及升殿行礼，并如亚献之仪，降复位。次引太祝彻笾豆少移故处，乐作，卒彻，乐止。俱复位。礼直官曰："赐胙。"赞者承传曰："赐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引太祝、宫闱令奉神主，太祝搢笏，纳帝主于匮，奉入祏室，执笏，退复位。次引宫闱令纳后主于匮，奉入祏室，并如上仪，退复位。礼直官、赞者引行事、执事官各就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应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赞者引百官次出，大乐令帅工人次出，太官令帅其属，彻礼馔，次引监祭御史诣殿监视卒彻，讫，还斋所。太庙令阖户以降。太常藏祝版于匮。光禄以胙奉进，监祭御史就位展视，光禄卿望阙再拜，乃退。其七祀，夏灶、中霤，秋门、厉，冬行，铺设祭器，入实酒馔，俟终献将升献，献官行礼，并读祝文。每岁四孟月并腊五享，并如上仪。

志第十二志第十二

礼四

○奏告仪皇帝恭谢仪皇后恭谢仪皇太子恭谢仪荐新功臣配享宝玉杂仪奏告仪

皇帝即位、加元服、受尊号、纳后、册命、巡狩、征伐、封祀、请谥、营修庙寝，凡国有大事皆告。或一室，或遍告及原庙，并一献礼，用祝币。皇统以后，凡皇帝受尊号、册皇后太子、禘祫、升祔、奉安、奉迁等事皆告，郊祀则告配帝之室。大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诏更御名，命左丞相良弼告天地，平章守道告太庙，左丞石琚告昭德皇后庙，礼部尚书张景仁告社稷，及遣官祭告五岳。前期二日，太庙令扫除庙内外，设告官以下次所。前一日，行事官赴祀所清斋。告日前三刻，礼直官引太庙令帅其属，入殿开室户，扫除铺筵，设几于北墉下，如时享仪。礼直官帅祀祭官陈币篚于室户之左，陈祝版于室户之右案上。及设香案祭器，皆藉以席，每位各左一笾实以鹿脯，右一豆实以鹿臡。牺尊一，置于坫，加勺、冪，在殿上室户之左，北向，实以酒，每位一瓶。设烛于神位前。又设盥爵洗位横街之南稍东。设告官褥位，于殿下东阶之南，西向，余官在其后稍南。又设望燎位于西神门外之北。告日未明，礼直官引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入，当阶间北面西上立定。奉礼赞："再拜。"讫，升自西阶，太祝、宫闱令各入室，出神主设于座，如常仪。次引告官入，就位。礼直官稍前，赞："有司谨具，请行事。"又赞："再拜。"在位者拜，讫，礼直官引告官就盥洗位，盥手，讫，诣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以币授奉礼郎，西向授告官。告官受币，奠讫，执笏，俯伏，兴，退就户外位，再拜。诣次位行礼如上仪，讫，降复位。少顷，引告官再诣爵洗位，读祝、举祝官后从。至位，北向立，搢笏，洗拭爵，讫，授执事者。执笏升，诣酒尊所，西向立，执爵，执尊者举冪酌酒，告官以授执事者。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执爵三祭酒，执笏，俯伏，兴，退就户外位，北向立俟，读祝文，讫，再拜。诣次位行礼如上仪。讫，与读祝官皆复位。礼直官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告官以下诣望燎位，执事者取币帛祝版置于燎，礼直官曰："可燎。"半柴，礼直官赞："礼毕。"告官以下退。署令阖庙门，瘞祝于坎。贞元四年正月，上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于常武殿拜天台设褥位，昊天上帝居中，皇地祇居西少却，行一献礼。

大定七年正月十三日，上尊号。前三日，命皇子判大兴尹许王告天地，判宗正英王文告太庙。于自来拜天处设昊天上帝位，当中南向，皇地祇位次西少却，并用坐褥位牌及香酒脯鬻等。祝版三，学士院撰告祝文，书写讫，进请御署，讫，以付礼部，移文宣徽院，并差控鹤官用案舁，覆以黄罗帕，随所差告官诣祀所。前一日，告官等就局所致斋一日。告日质明，宣徽院、太常寺铺设供具如仪。阁门舍人一员、太常博士一员引告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礼直官、舍人稍前，赞："有司谨具，请行事。"赞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先引执事官各就位。舍人博士次引告官诣盥洗、爵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执笏，诣酒尊所，搢笏，执爵，司尊者举冪酌酒，告官以爵授奉爵酒官，执笏诣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前再拜，每位三上香，跪奠酒，讫，以爵授奉爵官，执笏，俯伏，兴。举祝官跪举，读讫，俯伏，兴。告官再拜。告毕。引告官以下降复位，再拜，讫，诣望燎位，燔祝版，再拜。半燎，告官已下皆退。

皇帝恭谢仪

大定七年正月，世宗受尊号，礼毕恭谢。前三日，太庙令帅其属，洒扫庙庭之内外及陈设。尚舍于庙南门之西，设馔幔一十一室。殿中监帅尚舍视大次殿，又设皇帝版位于始祖神位前北向，又设饮福位于版位西南少却，又设随室奠拜褥位于神座前。大乐令设登歌于殿上，宫县于殿下。又设皇太之位于阼阶东南，又设亲王位于其南稍东，宗室王使相位于其后。又设太尉、司徒以下行事官位于殿西阶之西，东向，每等异位。又设文武群官位于横阶之南，东、西向。又设御洗位于阼阶之东，又设太尉洗位于西阶下横阶之南。又设斋郎位于东班群官之后，又设盥洗等官、并奉礼、赞者、大司乐、协律郎、大乐令等位，各如祫享之仪。又设尊彝祭器等于殿之上下，如时享之仪。前一日，礼官御史帅其属，省牲、视濯涤，如常仪。

其日质明，礼官御史帅太庙官、太祝官、宫闱令出神主，如时享仪。有司列黄麾仗二千人于应天门外。尚辇进金辂于应天门内。午后三刻、宣徽院奏请皇帝赴斋宿殿，文武群官并斋宿于所司。次日质明，俟诸卫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导驾官分左右侍立于殿阶下，并朝服。通事舍人引侍中诣斋殿，俯伏，跪称："臣某言，请中严。"俯伏，兴。凡侍中奏请，准此。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皇帝出斋殿。即御座，群官起居讫，侍中奏："请升辇。"皇帝升辇以出，侍卫警跸如常仪。导驾官前导，至应天门，侍中奏："请降辇升辂。"皇帝升辂，门下侍郎俯伏，跪奏："请车驾进发。"俯伏，兴。凡门下侍郎奏

请，准此。车驾动，警跸如常仪。至应天门外，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通事舍人承传：“敕侍臣上马。”导驾官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不鸣鼓吹。典赞仪引皇太子常服乘马至庙中幕次，更服远游冠、朱明衣，执圭。通事舍人文武群官并朝服于庙门外班迎。车驾至庙门，侍中于辂前奏：“请降辂。”导驾官步入庙门稍东，侍中奏：“请升辇。”皇帝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大次，侍中奏：“请降辇，入就大次。”皇帝入大次。

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由南神东西偏门入庙庭，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太尉以下行事官诣横街北向，再拜，讫，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由西阶升殿，诣始祖尊彝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瓒奉太尉，太尉搢笏，执瓒酌鬯，诣神位前，以鬯稞地，讫，以虚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讫。次诣随室并如上仪。礼毕，降自西阶，复位。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引荐俎斋郎奉俎、并荐笾豆簠簋官奉笾豆簠簋，及太官令，以序入自正门，宫县乐作，至大阶，乐止。诸太祝迎于阶上，各设于神座前。先荐牛，次荐羊，次荐豕，讫，礼直官引司徒已下降阶复位。典赞仪引皇太子，通事舍人引亲王，由南神东偏门入，诣褥位。礼直官引中书侍郎、举册官等升自西阶，诣始祖室前，东西立。通事舍人引侍中诣大次前，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少顷，侍中奏：“外办。”侍中诣庙庭本位立，皇帝将出大次，礼仪使与太常卿赞导。凡礼仪使与太常卿赞导，并博士前引，俯伏，跪称：“臣某赞导皇帝行礼。”俯伏，兴。前导至东神门，撤伞扇，近侍者从入。殿中监跪进镇圭，礼仪使奏：“请执圭。”皇帝执圭，宫县乐作。奏：“请诣罍洗位。”至位，乐止。内侍跪取匜，兴，沃水。又内侍跪取槃，承水。时寒，预备温水。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镇圭，盥手。内侍跪取巾于篚，兴，进，皇帝帨手，讫，奉爵官以爵跪进，皇帝受爵，内侍捧匜沃水，又内侍跪捧槃承水，皇帝洗爵，讫，内侍跪奉巾以进，皇帝拭爵，讫，内侍奠槃匜，又奠巾于篚。奉爵官受爵。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前导皇帝升殿，左右侍从量人数升，宫县乐作。皇帝至阼阶下，乐止。皇帝升自阼阶，登歌乐作。礼仪使前导，皇帝至版位，乐止。奏：“请再拜。”奉礼郎赞：“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礼仪使前导，皇帝诣始祖尊彝所，乐作，至尊所，乐止。奉爵官以爵莅尊，执尊者举冪，侍中跪酌牺尊之泛齐，讫，礼仪使导皇帝至版位，再拜，讫，礼仪使奏：“请诣始祖神位前褥位。”登歌乐作。礼仪使奏：“请搢圭。”跪，奉爵官以爵授奉爵酒官以

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皇帝执爵，二奠酒，讫，以虚爵授奉爵酒官。礼仪使奏："请执圭。"俯伏，兴，乐止。奉爵酒官以爵授奉爵官。礼仪使奏："请诣随室。"并如上仪。礼直官先引司徒升自西阶，立于饮福位之侧，酌献将毕，奉胙，酌福酒。太祝从司徒立于其侧，酌献毕，侍中亦立于其侧。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版位。"北向立，登歌乐作，至位乐止。中书侍郎跪读册，讫，举册官奠，讫，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拜讫，礼仪使奏："请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太祝酌福酒于爵，时寒预备温酒，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礼仪使奏："请搢圭。"跪，侍中以爵北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礼仪使奏："请饮福。"饮福讫，以虚爵授侍中。礼仪使奏："请受胙。"司徒跪以黍稷饭笾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司徒又跪以胙肉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仪使奏："请执圭。"兴，再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祝各进彻笾豆，登歌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赞："皇太子已下在位群官皆再拜。"赞者承传，皆再拜，宫县作，一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奉礼郎赞："皇太子已下在位官皆再拜。"拜讫，礼仪使奏："礼毕。"前导皇帝降阼阶，登歌乐作，至阶下乐止。宫县作，前导皇帝出东神门，乐止。伞扇侍卫如常仪。礼仪使奏："请释圭。"殿中监跪受镇圭。至大次，转仗卫于还途，如来仪。礼宫御史帅其属，纳神主，藏册如仪。少顷，通事舍人引侍中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奏："外办。"俟尚辇进辇，侍中奏："请降座升辇。"皇帝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南神门稍东，侍中奏："请降辇步出庙门。"皇帝步出庙门，至辂，侍中奏："请升辂。"皇帝升辂。门下侍郎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侍臣上马。"通事舍人承传："敕侍臣上马。"车驾还内，鼓吹振作，至应天门外，百官班迎起居，宫县奏《采茨之曲》。入应天门内，侍中奏："请降辂乘辇。"皇帝降辂乘辇以入，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皇帝入宫，至致斋殿，侍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旨："敕群臣各还次，将士各还本所。"

皇后恭谢仪

皇后既受册，前一日，斋戒于别殿。内命妇应从入庙者俱斋戒一日。其日未明二刻，有司陈设仪仗于后车之左右，以次排列。外命妇先自太庙后门入，内命妇妃嫔已下俱诣殿庭，起居讫，宜徽使版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首饰祎衣，御肩舆，取便路至车所。内侍奏："请降舆升车。"既升车，奏："请进发。"车出元德东偏门，内命妇

妃嫔已下自殿门外上车，由左掖门出，从至太庙门外，仪仗止於门外，回车南向。内侍奏：“请降车升舆。”后降车升舆，就东神门外幄次，下帘。内命妇妃嫔已下降车，入就陪列位。内侍引外命妇诣幄次前，起居讫，并赴殿庭陪列位。少顷，宣徽使诣幄次，赞：“行朝谒之礼。”帘卷，宜徽使前导，诣殿庭阶下西向褥位立。宣徽使赞：“再拜。”内外命妇皆再拜。宣徽使前导，升东阶，诣始祖皇帝神位香案前褥位，宣徽使奏：“请三上香。”又奏：“再拜。”拜讫。宣徽使前导，次诣献祖已下十室，并如上仪。宣徽使奏：“礼毕。”导归幄次。宣徽使奏：“请解身体。严。”内外命妇还幕次。少顷，转仗还内如来仪，外命妇退。内侍奏：“请御舆。”出至车所，奏：“请升车。”既升车，奏：“请进发。”内命妇上车。至元德东偏门，内侍奏：“请降车升舆。”后御舆，取便路还内，内命妇从入。册礼毕，百官上表称贺，并以笺贺中宫。

皇太子恭谢仪

其日质明，东宫应从官各服朝服，所司陈卤簿金辂于左掖门外。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升舆以出，至金辂所，降舆升辂。左庶子已下夹侍。三帅、三少乘马导从，余官亦皆乘马以从。东行，由太庙西阶转至庙，不鸣铙吹。至庙西偏门外降辂步进，由东偏门入幄次，改服衮冕。出次，执圭自南神东偏门入，宫官并太常寺官皆从。皇太子入诣殿庭东阶之东，西向立，典仪赞：“再拜。”讫，升自西阶，诣始祖神位前北向，再拜，讫，以次诣逐室行礼，并如上仪。讫，降自西阶，复西向位俟，典仪称：“礼毕。”出东神北偏门，谒别庙如上仪。讫，归幄次，改服远游冠、朱明衣。出次，步至庙门外升辂，过庙门鸣铙而行。至左掖门外降辂，升舆以入。将士各还本所。后一日于东宫受群官贺，如元正受贺之仪。

荐新

天德二年，命有司议荐新礼，依典礼合用时物，令太常卿行礼。正月，鲔，明昌间用牛鱼，无则鲤代。二月，雁。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荐冰。五月，荀、蒲，羞以含桃。六月，彘肉、小麦仁。七月，尝雏鸡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芡、以菱、以栗。

九月，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十月，尝麻与稻，羞以兔。十一月，羞以麕。十二月，羞以鱼。从之。大定三年，有司言：“每岁太庙五享，若复荐新，似涉繁数。拟遇时享之月，以所荐物附于笾豆荐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数’之义。”制可。牛鱼状似鲔，鲔之类也。

功臣配享。

明昌五年闰十月丙寅，以仪同三司代国公欢都、银青光禄大夫冶诃、特进劾者、开府仪同三司盆纳、仪同三司拔达，配享世祖庙庭。天德二年二月，太庙祫享，有司拟上配享功臣，诏以撒改，辞不失、斜也杲、斡鲁。阿思魁忠东向，配太祖位。以粘哥宗翰、翰里不宗望、阇母。娄室、银术可西向，配太宗位。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又以斜也、斡鲁、撒改、习不失、阿思魁配享太祖，宗望、阇〗母、宗翰、娄室、银术哥配享太宗。其后，次序屡有更易。八年，上命图画功臣于太祖庙，有司第祖宗佐命之臣，勋绩之大小、官资之崇卑以次上闻。乃定左庑：开府金源郡王撒改、皇伯太师右副元帅宋王宗望、开府金源郡王斡鲁、皇伯太师梁王宗弼、开府金源郡王娄室、皇叔祖元帅左都监鲁王阇母、开府隋国公阿离合懑、仪同三司衮国公刘彦宗、右丞相齐国简懿公韩企先、特进宗人习失；右庑：太师秦王宗翰、皇叔祖辽王杲、开府金源郡王习不失、开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太傅楚王宗雄、开府前燕京留守金源郡王完颜银□哥、开府金源郡王完颜忠、金源郡王完颜撒离喝、特进宗人斡鲁古、右丞相金源郡王纥石烈志宁。十六年，左庑迁梁王宗弼于斡鲁上。十八年，黜习失，而次蒲家奴于阿离合懑下。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师辽王，斜也、撒改、宗干、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

至明昌四年，次序始定。东廊：皇叔祖辽智烈王斜也杲、皇伯太师辽忠烈王宗干斡本、皇伯太师右副元帅宋桓肃王讹鲁补宗望、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习不失、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贞宪王颜谷神希尹、太傅楚威敏王谋良虎宗雄、开府仪同三司燕京留守金源郡襄武王完颜银术可、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忠阿思魁、金源郡庄襄王杲撒离喝、特进宗人斡里古庄翼，特进完颜习失威敬、太师尚书令淄忠烈王徒单克宁、太师尚书令南阳郡文康王张浩。西廊：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太师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师梁忠烈王斡出宗弼、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刚烈王斡鲁、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庄义王完颜娄室、皇叔祖元师左都监鲁庄明王阇母、开府仪同三司隋国刚宪公阿离合懑、开府仪同三司豫国襄毅公蒲家奴昱、开府仪同三司衮国英敏公刘彦宗、右丞相齐国简懿公韩企先、太保尚书令广平郡襄简王李石、开府仪同三司右丞相金源郡武定王纥石烈志宁、开府仪同三司左丞相沂国公仆散忠义、仪同三司左丞相崇国公纥石烈良弼、右丞相莘国公石琚、右丞相申国公唐括安礼、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徒单合喜、参知政事宗叙。每一朝为一列，著为令。

宝玉

凡天子大祀，则陈八宝及胜国宝于庭，所以示守也。金克辽、宋所得宝玉，及本朝所制，今并载焉。获于辽者，玉宝四、金宝二。玉宝：“通天万岁之玺”一，“受天明命惟德乃昌”之宝一皆方三寸，“嗣圣”宝一，御封不辨印文宝一。金宝：“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二宝金初用之。获于宋者，玉宝十五，金宝七、印一，金涂银宝五。玉宝：受命宝一，咸阳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相传为秦玺，白玉盖，螭纽。传国宝一，螭纽。镇国宝一，二面并碧色，文曰“承天休，延万亿，永无极”。又受命宝一，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子之宝”一。“天子信宝”一。“天子行宝”一。“皇帝之宝”一。“皇帝信宝”一。“皇帝行宝”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二。皆四寸八分，螭纽。“御书之宝”二，一龙纽，一螭纽。“宣和御笔之宝”一，螭纽。金宝并印：“天下同文之宝”一，龙纽。“御前之宝”二。“御书之宝”一。“宣和殿宝”一。“皇后之宝”一。“皇太子宝”一，龟纽。“皇太子妃”印一，龟纽。金涂银宝：“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一，“天下合同之宝”一，“御前之宝”一，“御前锡赐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外有宋内府图书印三十八。“内府图书之印”一、“御书”三、“御笔”一、“御画”一，“御书玉宝”一、“天子万年”一、“天子万寿”一、“龟龙上珍”一、“河洛元瑞”二、“云汉之章”一、“奎璧之文”一、“华国之瑞”一、“大观中秘”一、“大观宝篆”一、“政和”一、“宜和”三、“宜和御觉”一、“宣和中秘”一、“宣和殿制”一、“宣和大宝”一、“宣和书宝”二、“宣和画宝”一、“常乐未央”一、古文二、“封”四，共三十五面，并玉。“封”字一、“御画”一，二面并马瑙。“政和御笔”一，系水晶。玄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本朝所制。国初就用辽宝，皇统五年始铸金“御前之宝”一、“书诏之宝”一。大定十八年，得美玉，诏作“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其制径四寸八分，厚寸四分，盘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二十三年，又铸“宣命之宝”，其径四寸二厘，厚一寸四分，纽高一寸九分，字深二分。敕有司议所当用，奏：“今所收八宝及皇统五年造‘御前之宝’，赐宋国书及常例奏目则用之，‘书诏之宝’，赐高丽、夏国诏并颁诏则用之。大定十八年造‘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奉敕再议。今所铸金宝宜以进呈为始，一品及王公妃用玉宝，二品以下用金‘宣命之宝’。”又有“礼信之宝”，用铜，岁赐三国礼物缄封用之，明昌间更以银。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妃宝，又有皇太子及守国宝，皆用金。大定二十四年，皇太子宝，金铸龟纽，有司定其文曰“监国”，上命以“守”易“监”，比亲王印广长各加一分。

杂仪

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议："祫享牺牲品物，按唐《开元礼》宋《开宝礼》每室犊一、羊一、猪一，《五礼新仪》每室复加鱼十有五尾。天德、贞元例，与唐、宋同，有司行事则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降减定，通用犊一，两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于礼有阙。今七祀功臣牲酒请依天德制，宗庙每室则用宋制，加鱼。然每室一犊恐太丰。"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犊，羊豕如旧。又以九月五日祫享，当用鹿肉五十斤、麞肉三十五斤、兔十四头为臡醢，以贞元、正降时方禁猎，皆以羊代，此礼殊为未备，诏从古制。十年正月，诏宰臣曰："古礼杀牛以祭，后世有更者否？其检讨典故以闻。"有司谓："自周以来，下逮唐、宋，祫享无不用牛者。唐《开元礼》时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宝六年始减牛数，太庙每享用一犊。宋《政和五礼新仪》时享太庙，亲祀用牛，有司行事则不用。宋开宝二年诏，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犊，馀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犊。今三年一祫乃为亲祠，其礼至重，每室一犊后恐难省减。"遂命时享与祭社稷如旧，若亲祠宗庙则共用一犊，有司行事则不用。十二年十月，祫享，以摄官行事，诏共用三犊。二十二年十月，诏祫禘共用三犊，有司行事则以鹿代。昭德皇后庙大定十九年禘祭，不用犊。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礼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礼。按《公羊传》，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谓未三年也'。注：'谓禘祫从先君数，朝聘从今君数，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故事，宜于辛亥岁为大祥，三月禫祭，逾月则吉，则四月一日为初吉，适当孟夏禘祭之时，可为亲祠。"诏从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

五月，礼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于祖宗，若来冬遂行祫礼，伏为皇帝见居心丧，丧中之吉《春秋》讥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礼》王有哀惨则春官摄事，窃以世宗及孝懿皇后升祔以来，未曾躬谒，岂可令有司先摄事哉！况前代摄事者止施于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丧毕，祫则祫，禘则禘，于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释心丧，行禘礼"。上从之。明昌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明年亲禘，室当用犊一。钦怀皇后祔于明德之庙，按大定三年祫享，明德皇后室未尝用犊。"敕钦怀皇后亦用之。上因问拜数，右丞玮具对，上曰："世宗圣寿高，故杀其数，并不立于位，今当从礼而已。"

大定六年，定晨祼行礼，自大次至板位先见神之礼，两拜。再至板

位，又两拜。稞鬯毕，还板位，再两拜。还小次，酌献时，罍洗位盥讫，至板位，先两拜。酌献毕还板位，再两拜。止将始祖祝册于板位西南安置，读册讫，又两拜。还小次，又至饮福位，先两拜，饮毕两拜。凡十六拜。贞祐四年，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七月吉日亲行祔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时享仪，初至版位两拜，晨稞及酌献则每位三拜，饮福五拜，总七十九拜。今升祔则遍及祧庙五室，则为一百九拜也。明昌间尝减每位酌献奠爵后一拜，则为九十二拜而已。然大定六年，世宗尝令礼官通减为十六拜。又皇帝当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于大庆殿，今国事方殷，宜权散斋二日，致斋一日。上曰："拜数从大定例，余准奏。"礼部尚书张行信言："近奉诏从世宗十六拜之礼，臣与太常参定仪注，窃有疑焉。谨按唐、宋亲祠典礼，皆有通拜及随位拜礼。世宗大定三年亲行奉安之礼，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敕有司减为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仪，其意亦可见矣。盖初年享礼以备，故后从权，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庙见奉安，而遽从此制，是于随室神位并无拜礼，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间十有二室，姑从十六拜，犹可。今十有七室。而拜数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况六年所定仪注，惟于皇帝板位前读始祖一室祝册。夫祭有祝辞，本告神明，今诸祝册各书帝后尊谥，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称亦自不同，而乃止读一册，余皆虚设，恐于礼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礼顺时施宜，不可多寡，惟称而已。今近年礼官酌古今，别定四十四拜之礼。初见神二拜，晨稞通四拜，随室酌献读祝毕两拜，饮福四拜，似为得中。"上从之，乃定祔享如时享十二室之仪。又以祧庙五主始祖室不能容，止于室户外东西一列，以西为上。神主阙者以升祔前三日庙内敬造，以享日丑前题写毕，以次奉升。十月己未，亲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于太庙幄次。辛酉行礼，用四十四拜之仪，无宫县乐，牺牲从俭，十七室用犊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为亚献，濮王守纯为终献。皇帝权服靴袍，行礼日服衮冕，皇太子以下公服，无卤簿仪仗，礼毕乘马还宫。

志第十三志第十三

礼五

○上尊谥

天会三年六月，谙班勃极烈杲等表请追册先大圣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玉册、玉宝，恭上尊谥曰大圣武元皇帝，庙号太祖。天会十三年三月七日，遣摄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九月，追谥皇考曰景宣皇帝，庙号徽宗。

十四年八月庚戌，文武百僚、太师宗磐等上议曰："国家肇造区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拨乱，光启大业。太宗文烈皇帝继志卒伐，奋张皇威。原其积德累功，所由来者远矣！且礼多为贵，固前籍之美谈；德厚流光，实本朝之先务。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冯，迁于负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圣姥来归，天原肇发。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袭庆，裕后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终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徒居得吉，播种是勤，去暴露获栋宇之安，释负载兴车舆之利。皇五代祖孛堇，雄姿迈世，美略齐时。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车既饰；著五教在宽之训，人纪肇修。皇高祖太师，质自天成，德为民望，兼精骑射，往无不摧，始置官师，归者益众。皇曾祖太师，威灵震远，机警绝人，雅善运筹，未尝衿甲，临敌愈奋，应变若神。皇曾叔祖太师，机独运心，公无私物，四方耸动，诸部归怀，德威两隆，风俗大定。皇伯祖太师，友于尽爱，国尔惟忠，谋必罔愆，举无不济。累代祖妣，妇道警戒，王业艰难，俱殚内助之劳，实著始基之渐。是宜采群臣之佥议，酌故事以遵行，款帝于郊，称天以诔。谨按谥法，布义行刚曰'景'，主义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温柔圣善曰'懿'，请上皇九代祖尊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纯备曰'德'，道德纯一曰'思'，请上皇八代祖尊谥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争曰'安'，好廉自克曰'节'，请上皇七代祖尊谥曰安皇帝，妣曰节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劳曰'昭'，尊贤让善曰'恭'，柔德好众曰'靖'，请上皇六代祖尊谥曰定昭皇帝，庙号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爱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强毅执正曰'威'，慈仁和民曰'顺'，请上皇五代祖孛堇尊谥曰成襄皇帝，庙号昭祖，妣曰威顺皇后。爱民好与曰'惠'，辟土兼国曰'桓'，明德有劳曰'昭'，执心决断曰'肃'，请上皇高祖太师尊谥曰惠桓皇帝，庙号景祖，妣曰昭肃皇后。大而化之曰'圣'，刚德克就曰'肃'，思虑

深远曰‘翼’，一德不懈曰‘简’，请上皇曾祖太师尊谥曰圣肃皇帝，庙号世祖，妣曰翼简皇后。申情见貌曰‘穆’，博闻多能曰‘宪’，柔德好众曰‘静’，圣善周闻曰‘宣’，请上皇曾叔祖太师尊谥曰穆宪皇帝，庙号肃宗，妣曰静宣皇后。慈爱忘劳曰‘孝’，执事有制曰‘平’，清白守节曰‘贞’，爱民好与曰‘惠’，请上皇曾叔祖太师尊谥曰孝平皇帝，庙号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爱民长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简’，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请上皇伯祖太师尊谥曰恭简皇帝，庙号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请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为永永不祧之庙。须庙室告成，涓日备物，奉上宝册，藏于天府，施之罔极。”丙辰，奉上九代祖妣尊谥庙号，是日百僚上表称贺。

皇统五年，增上太祖尊谥，礼官议：“自古辨祀，以南北郊、太社、太稷、太庙为序。若太庙神主造毕，即合题尊谥，择日奉安，恐在郊社之前于礼未伦。候筑郊兆毕，择日奏告昊天上帝、皇地祇，次奉安社稷神主及奏告，其次恭造太庙神主，题号奉安入室，以此为序。元奉敕旨，候到上京行礼，不见元奏目内，有无指定候修建太庙奉安神主以后行礼，或只于庆元宫奉上谥号。若候奉安太庙神主礼毕，方奉上谥号册宝，即百官并合法服，兼于皇帝所御殿合立黄麾仗及殿中省细仗，太庙殿前亦合立黄麾仗，其册宝在路亦合量设仪仗。若太庙未奉安，只于庆元宫上册宝，即行事及立班官并用常服，及依例量用大小旗、甲骑、门仗官，供奉官引从册宝彩服。若奉安后发册，即御服通天冠、绛纱袍。若只就庆元宫，即幞头红袍。并庆元官上册宝，即将来题太庙本室神主，便可用新谥。若于太庙先奉安神主，即先题旧谥。及至就本室上册宝，又须改题新谥。有两节不同。五月九日拟奏告于太庙，上册宝，窃虑法物乐舞难办，只于庆元宫上册宝。”从之。

十月三日，奉上尊谥册宝仪：前期，有司供张辰居殿神御床案。少府监、钩盾署设燎薪于殿庭西南，掘坎于其侧。仪鸾司设小次于辰居殿下东厢，又设册宝幄殿于景辉门外东仗舍。殿前司、宜徽院量差甲骑、大小旗鼓、门仗官、香舆，自制造册宝所迎奉册宝，奉安于幄殿，行事官、制造官皆骑马引从，门下中书侍郎在前，侍中中书令在后，大礼使又在其后，举舁奉册宝官、制造官分左右夹侍，以北为上，皆给人从锦帽衫带。是日未明，翰林使、大官令丞铺设香案酒果、供具牲体膳羞于神御前，仪鸾司设皇帝拜褥四：一在阼阶上，面西；一在香案南，面北；一在殿上东栏子内，面西；一在燎薪之东，面西。设黄道，自小次至阼阶褥位。质明，有司备常行仪仗，驾头扇筐，常朝官常服骑马执鞭前导，以北为上，造册宝官，排办管勾官常服，于庆元宫门外立班，迎

驾再拜。皇帝自宫中服靴袍、御马，至景晖门外下马，步入小次。少顷，御史台催班，大礼使、行事官自幄殿奉册宝入正门，置于辰居殿西阶下。大礼使归押班位，阁门使奏："班齐。"太常卿奏："请皇帝行奉上册宝之礼。"宣徽使、太常卿分引前导，皇帝由黄道升阼阶上面西褥位立，赞："请再拜"，閤门使胪传，在位官皆再拜。乃引皇帝由殿上正门入殿，于香案前褥位再拜，上香，又再拜，退稍东于栏子内面西褥位立定。仪鸾司彻香案前拜褥，设册宝褥位于香案南，举册、舁册官取册匣于床，对捧由西阶升，中书侍郎分左右前导。奉册中书令、读册中书令并后从，候於褥位。置定，奉册中书令于褥位南再拜，退就殿阶上西南柱外，面东立。读册官、中书令稍前，再拜。舁册官取匣盖下，置于西阶下册床。举册官对举册，读册官中书令一拜起，跪，搢笏，读册文曰："孝孙嗣皇帝臣某，谨拜手稽首奉玉册玉宝，恭上尊谥曰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读册毕，就拜，兴，又再拜，退立于奉册中书令之次。奉册官进，与中书侍郎率举册、舁册官奉册匣由西阶下，引从如上仪，复置于册床。置定，举宝官以宝盝进，至侍中读毕，由西阶下，复置于床，皆如册匣之仪。有司彻册宝褥位，复设香案南拜褥。宣徽使、太常卿导皇帝进就褥位，再拜，上香、茶、酒，乐作，三酹酒，乐止。太祝读祝文，讫，皇帝再拜，复归阼阶褥位，立定。大礼使升殿，于香案南宣徽使处授福酒台盏，行至皇帝阼阶褥位前，宣徽使赞："皇帝再拜饮福。"阁门胪传："赐胙，再拜。"应在位官皆再拜。大礼使跪，以酒盏进授皇帝，乐作，饮讫，又再拜。大礼使受酒盏，复以授宣徽使，讫，由西阶下，归押班位。太祝奉祝版，翰林使酌酒，太官令丞量取牲羞，自西阶下，置于燎薪之上。文武班皆回班向燎所立，礼官赞："请皇帝就望潦位。"宣徽使取酒盏台于翰林使，以进授皇帝。皇帝酹酒于燎薪之上，执事者举燎，半燎，瘗于坎。宣徽使赞："皇帝再拜。"阁门喝："百官皆再拜。"太常卿、宣徽使前导，皇帝归小次，即御座，帘降。太常卿俯伏，兴，跪奏："太常卿臣某言，礼毕。"百官皆卷班西出。大礼使以下奉册宝床，纳于庆元宫收掌去处。皇帝进膳于别殿，侍食官取旨，有司转仗由来路，皇帝便服还内，教坊作乐前导。次日，大礼使率百官称贺。

是岁闰十一月，增上祖宗尊谥，始祖景元皇帝曰懿宪景元皇帝，德皇帝曰渊穆玄德皇帝，安皇帝曰和靖庆安皇帝，献祖定昭皇帝曰纯烈定昭皇帝，昭祖成襄皇帝曰武惠成襄皇帝，景祖惠桓皇帝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圣肃皇帝曰神武圣肃皇帝，肃宗穆宪皇帝曰明睿穆宪皇帝，穆宗孝平皇帝曰章顺孝平皇帝，康宗恭简皇帝曰献敏恭简皇帝，太宗文烈皇帝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徽宗景宣皇帝曰允恭克让

孝德玄功佑圣景宣皇帝，已上庙号如故。十二月一日，奏告如仪。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谥。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皇考曰简肃皇帝，庙号睿宗，皇妣蒲察氏钦慈皇后，皇妣李氏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谥号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谥，于升祔前奉册宝。"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请增上尊谥曰睿宗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经升祔，合无于衍庆宫圣武殿设神御床案？"奉旨崇圣阁借设正位。又奏："皇帝亲授册宝，太尉行事。"制可。

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庙。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乐，阅习。前一日，自衍庆宫奉迎册宝，于大安殿安置。

授册日未明三刻，有司各勒所部，整肃仪卫，群臣集于殿门，行事官各法服，陪位官公服。皇帝自宫中常服乘舆，侍卫如仪，赴大安殿后更衣幄次。御史台催班，通事舍人引太尉及群臣就位。侍中跪奏："中严。"少顷，又跪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奉上册宝之礼。"奏讫，俯伏，兴。宣徽使分左右前导，皇帝步诣册宝幄次。将至幄次，登歌乐作，至幄次前北向，宣微使赞："请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拜讫，奏："请皇帝搢圭。"三上香，讫，执圭。奏："请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讫，各分班东西序立。奏："请皇帝诣稍东褥位。"乐止。中书令、中书侍郎奉引册，侍中、门下侍郎奉引宝，行，登歌乐作。宣徽使赞导皇帝随册宝降自西阶，登歌乐止，宫县乐作，至大安殿下当中褥位。中书令、侍中奉册宝于皇帝褥位之西，乐止。宣徽使奏："请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皆再拜。"拜讫，中书令搢笏，奉册匣，宫县乐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讫，执笏，俯伏，兴，退稍西立，东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请皇帝搢圭。"跪捧册匣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讫，执笏，少东立，宣徽使奏："请执圭。"俯伏，兴。舁册官捧册匣，中书侍郎奉册匣置于册床，乐止。侍中搢笏，奉宝盝，宫县乐作，至皇帝褥位前，俯伏，跪，奉置讫，执笏，俯伏，兴，退稍西立，东向。太常博士引太尉至褥位，北向立。宣徽使奏："皇帝搢圭。"跪捧宝盝授太尉，太尉搢笏，跪，受讫，执笏，少东立。宣徽使奏："请执圭。"俯伏，兴。舁宝官捧宝盝，门下侍郎奉置于宝床，乐止。宣徽使奏："皇帝再拜。"典仪赞："在位官再拜。"皇帝南向立，宫县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尉奉册宝出，主节者持节前导，册床在前，宝床次之，乐止。中书门下侍郎各导于册宝之前，太尉居其后，至大安门外，太尉以次跪奉册宝于玉辂中，中书侍郎于辂旁夹侍，所司迎

卫如式。太尉奉册宝讫，步出通天门外，革车用本品卤簿，导从如仪，鼓吹不振作。俟册宝出大安门，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礼毕。”奏讫，俯伏，兴，前导皇帝升自东阶，登歌乐作，还大安殿后幄次，乐止。侍中跪奏：“解严。”乘舆还内，侍卫如来仪。

十月一日，摄太尉特进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师定国公臣完颜宗宪率百官赴衍庆宫行礼。前一日，设册宝幄次于圣武殿门外，西向。其日质明，太常寺官率所属，于圣武殿设神御床案，宣徽院排备茶酒果、时馔、茶食、香花等，并如太祖皇帝忌辰供备之数。大乐署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稍南，北向。迎卫册宝至衍庆宫门外，中书门下侍郎各奉册宝降币，各置于床。太尉至门外降车，率中书令以下导从，赴圣武殿门外幄次，奉安如式。其仪仗兵士并退。次引文武百官各服其服，以次就位。大乐令率工人就位，礼直官亦先就位。应执事者并先入殿庭北向立，礼直官赞：“再拜。”讫，升殿。次引太尉就东阶下褥位西向立，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礼直官曰：“有司谨具，请行事。”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讫，引太尉诣罍洗盥手，升殿，诣神座前，搢笏，跪，三上香，乐作，奠茶、奠酒，讫，执笏，俯伏，兴，乐止。太尉再拜，讫，还位少立。次引太尉出，率中书门下侍郎等，奉册宝床入自殿门，中书令侍中等并导从，登歌乐作，册宝床至殿庭，列于西阶之下，承以席褥，乐止。太尉以下各就面北褥位立定，礼直官赞：“拜。”在位官俱再拜，讫，太尉率中书令侍郎奉册匣升殿，登歌乐作，至殿上，册匣置于食案之前，仍设褥位，乐止。次引太尉诣神位前，俯伏，跪，称：“摄太尉臣某言，谨上加尊谥册，宝。”奏讫，俯伏，兴，稍西立。次引中书令立于册匣南，举册官举册，中书令俯伏，跪读册，讫，俯伏，兴。中书令奉册匣降自西阶，置于床，登歌乐作，置讫，乐止。次引侍中门下侍郎奉宝盝升殿，乐作，置于食案之前。仍设褥位，乐止。举宝官举宝盝，侍中俯伏，跪读宝，讫，俯伏，兴。侍中奉宝盝降自西阶，置于床，登歌乐作，置讫，乐止。太尉诣殿门外褥位，再拜，讫，太尉而下俱降阶，以次就位。礼直官赞：“拜。”在位官皆再拜，讫，以次出。寺官、署官率拱卫直，舁册宝床置于册宝殿，各退。次日，百官称贺如常仪。

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谥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诏曰：“前君乃太祖之长孙，受太宗之遗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勋戚，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跻仁寿，混车书于南北，一尉候于东西。晚虽淫刑，几于恣意，冤施弟后，戮及良工，虐不及民，事犹可谏，过之至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国王亮不务

弼谐，反行篡弑，妄加黜废，抑损徽称。远近伤嗟，神人愤怒，天方悔祸，朕乃继兴，受天下之乐推，居域中之有大。将拨乱而反正，务在革非。期事亡以如存，聿思尽礼。宜上谥号曰闵宗武灵皇帝。”十八年，有司言：“本朝祖宗尊谥或十八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或四字。今拟增上闵宗尊谥曰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仍加谥悼皇后曰悼平皇后。”又言：“大定三年追尊睿宗皇帝礼仪，大安殿前立黄麾仗一千人，应天门外行仗二千人，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随册宝降自西阶，搢圭，跪，捧册宝授太尉。今拟大安殿行礼，及依唐、周典故，降阶捧册宝授太尉。所有冠冕仪仗拟依已行礼例。”上命仪仗人数约量减之，余略同前仪。明年四月十日，奉上册宝，升祔太庙。二十六年，敕再议闵宗庙号，礼官拟上“襄、威、敬、定、桓、烈、熙”七字，奉旨用“熙”字，乃以明年四月一日，遣官奏告太庙及闵宗本室，易新庙号。

大定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谥大行皇帝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五月丙午，以祔庙礼成，大赦。大定二十九年五月甲午，上皇考尊谥曰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庙号显宗。大定元年二月丁卯，谥大行皇帝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正大元年正月戊戌，谥大行皇帝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

志第十四志第十四

礼六

○原庙

太宗天会二年，立大圣皇帝庙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庆元宫为太祖皇帝原庙。皇统七年，有司奏：“庆元宫门旧日景晖，殿日辰居，似非庙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岁，东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诏以“会宁府国家兴王之地，宜就庆元宫址建正殿九间，仍其旧号，以时荐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兴建太庙，复立原庙。三代以前无原庙制，至汉惠帝始置庙于长安渭北，荐以时果，其后又置于丰、沛，不闻享荐之礼。今两都告享宜止于燕京所建原庙行事。”于是，名其宫曰衍庆，殿曰圣武，门曰崇圣。

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迁衍庆宫。五年，会宁府太祖庙成，有司言宜以御容安置。先是，衍庆宫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旧在会宁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红者二，旧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诏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择日启行。前一日，夙兴，告庙，用酒馔，差奏告官一员，以所差使充，进请御署祝板。其日质明，有司设龙车于衍庆宫门外少西，东向。宰执率百官公服诣本宫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乐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阶复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执以下分左右前导，出衍庆宫门外，俟御容匣升车，百官上马后从，旗帜甲马锦衣人等分左右导，香舆扇等前行。至都门郊外，俟御容车少驻，导从官下马，车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侧侍不拜。班首诣香舆，跪上香，俯伏，兴，还班，再拜辞讫，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馆或廨舍内安驻。其道路仪卫，红罗伞一，龙车一，其制以青布为亭子状，安车上，驾以牛。又用驼五，旗鼓共五十，舁香舆一十人，导从六十人，执扇八人，兵士百人，护卫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谋克子孙充。所过州县，官属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会宁府，官属备香舆奉迎如上仪，乘马从至庙门外下马，分左右导引。使副率太祝四员，捧御容入庙，于中门外东壁幄次内奉置定，再拜，讫，退，择日奉安。至日质明，差去官与本府官及建庙官等并公服，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乐作，奠酒，讫，又再拜。太祝捧御容，众官前导引，至殿下排

立。御容升殿奉安，讫，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读祝，奠酒，乐作，少退再拜，讫，班首降阶复位，同执事官再拜，讫，退。

十五年二月，有司言东京开觉寺藏睿宗皇帝皁衣展裹真容，敕迁本京祖庙奉祀，仍易袍色。明年四月，诏依奉安睿宗礼，奉安世祖御容于衍庆宫。前期，有司备香案、酒果、教坊乐。至日质明，亲王宰执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庆宫，凡用甲骑百人，伞二人，扇十二人、香舆八人、彩舆十六人、从者二十四人、执事官二人，弩手控鹤各五十人、赞者二人、礼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员公服乘马前导。奉安讫，百官再拜，礼毕，退立宫门之外，迎驾朝谒。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敕议世祖皇帝御容当于何处安置。臣等参详衍庆宫即汉之原庙，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择地修建殿位，庶可副严奉之意。"从之。乃敕于圣武殿东西兴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而复欲择地建太宗殿于归仁馆，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庙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异室。今于归仁馆兴建太宗殿位，似与山陵、太庙之制不同。"诏从前议，止于衍庆宫各建殿七间、阁五间、三门五间。乃定世祖殿曰广德、阁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阁曰光昭，睿宗殿曰天兴、阁曰景福。

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执事礼官二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大勺篚巾全。前一日，太庙令率其属扫除宫内外，又各设神座于殿上，又设亲王宰执以下百官拜位于殿庭。又设盥洗位于东阶下，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又于神位前各设北向拜褥位，并各设香案香炉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来例。又于圣武殿上设香案炉匙合香等，又于殿下各设腰舆一、舁士一十六人、伞子各二人、执扇各十二人、导从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斋，亲王于本府，百官于其第。行礼官执事人等习仪，就祠所清斋。其日质明，礼官率太庙署官等诣崇圣阁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内侍二人、太祝一员，礼官、署官前导，置于圣武殿神座。礼直官引亲王宰执百官公服于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门之外，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引班首诣罍洗，盥手讫，升殿，诣神座前跪上香，讫，少退，再拜。礼直官引班首降殿复位，赞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导世祖御容升腰舆，仪卫依次序导从，至广德殿，百官后从，至庭下班位立。礼官率太庙署官就腰舆内捧御容，于殿上正面奉安讫，百官于阶下，六品已下官于殿门外，立班。赞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引班首盥洗，盥手讫，升殿，执事官等从升，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乐作，少退再拜，讫，乐止。礼直官引班首降殿复位，赞者曰："拜。"在

位官皆再拜。讫，礼官率太庙署官诣崇圣阁。太祝内侍捧太宗御容，礼官导太宗御容置于圣武殿，行礼毕，以次奉安于丕承殿，行礼并如上仪。次睿宗御容奉安于天兴殿，礼亦如之。俟奉安礼毕，百官退。

二十一年闰三月，奉旨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阁上，肃宗、穆宗、康宗奉安阁下，明肃皇帝奉安崇圣阁下。每位设黄罗幕一、黄罗明金柱衣二、紫罗地褥一、龙床一、踏床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亲祀。是年五月，迁圣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庆宫，皇太子亲王宰执奉迎安置。

○朝谒仪

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行朝谒之礼。皇帝前一日斋于内殿，皇太子斋于本宫，亲王斋于本府，百官斋于其第。太庙令率其属，于衍庆宫内外扫除，设亲王百官拜位于殿庭，又设皇太子拜褥于亲王百官位前。宣徽院率其属，于圣武门外之东设西向御幄，灵星门东设皇太子幄次。其日，有司列仗卫于应天门，俟奉安御容讫，有司于殿上并神御前设北向拜褥位，安置香炉香案并香酒器物等。皇太子比至车驾进发已前，公服乘马，本宫官属导从，至衍庆宫门西下马，步入幄次。亲王百官于衍庆宫门外西向立班。俟车驾将至，典赞仪引皇太子出幄次，于亲王百官班前奉迎。导驾官，五品六品七品职官内差四十员于应天门外道南立班以俟。皇帝服靴袍乘辇，从官伞扇侍卫如常仪。敕旨用大安辇、仪仗一千人。出应天门，阁门通喝："导驾官再拜。"讫，阁门传敕："道驾官上马。"分左右前导，至庙门外西偏下马。车驾至衍庆宫门外稍西降辇。左右宣徽使前导，皇帝步入御幄，帘降。阁门先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执事官，由东西偏门入，至殿庭分东西班相向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入，立于褥位之西，东向。进香进酒等执事官并升阶，于殿上分东西向以次立。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行朝谒之礼。"帘卷，皇帝出幄。宣徽使前导，至殿上褥位，北向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就褥位，阁门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职事官回班，并北向立。令中间歇空，不碍奏乐。五品以下圣武门外、八品以下宫门外陪拜。二宣徽使奏请，皇帝再拜，教坊乐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请皇帝诣神御前褥位，北向立，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请皇帝跪，三上香，三奠酒，俯伏，兴。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讫，皇帝复位。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宣徽使奏："礼毕。"已上拟八拜，宣徽院奏过，依旧例十二拜。典赞仪引皇太子复立于褥位之西，东向。阁门引亲王宰执以下群官，东西相向立。先引五品已下官出。宣徽使前导，皇帝还御幄，帘降。典赞仪引皇太子，阁门分引殿庭

百官，以次出。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还宫。"帘卷，步出庙门外，升辇还宫，如来仪。十九年举安礼同。

○朝拜仪

初，太祖忌辰，皇帝至褥位立，再拜。稍东，西向，诣香案前，又再拜。上香讫，复位，又再拜。进食、奠茶、辞神皆再拜而退。大定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忌辰，有司更定仪礼。前一日，宣徽院设御幄于天兴殿门外稍西。至日质明，皇太子亲王百官具公服于衍庆宫门外立班，奉迎。皇帝乘马至衍庆宫门外下马，二宣徽使前导，步入宫门稍东。皇帝乘辇，伞扇侍卫如常仪，至天兴殿门外稍西。皇帝降辇，入幄次，帘降，典赞仪引皇太子、阁门引亲王宰执四品已上官由偏门入，至于殿庭，左右分班立定，二宣徽使导皇帝由天兴门正门入，自东阶升殿，诣褥位立定。皇太子已下官合班，五品以下班于殿门外。宣徽使奏："请皇帝先再拜。请诣侍神位立。"俟有司置香案酒卓讫，请诣褥位，又再拜，三上香、奠酒，复位，再拜。已上，皇太子以下皆陪拜。再奏："请诣稍东侍神位立。"典赞仪引皇太子升殿赴褥位，先两拜，奠酒再两拜，降复褥位。次阁门引终献官赵王上殿行礼。宣徽使奏："请皇帝诣褥位。"再两拜。皇太子以下官皆再拜。礼毕，百官依前分班立。皇帝出殿门外，入幄次，帘降，更衣。次引皇太子以下官出宫门外立班。皇帝乘辇，至宫门稍东降辇，步出宫门外，上马还宫，导从侍卫如来仪。皇太子以下官，俟车驾行然后退。大定五年，奏旨："太祖忌辰，衍庆宫荐享止用素食，诸京凡御容所在皆同。又朔望皆行朝拜礼。"六年，有司奏："太祖皇帝忌辰，车驾亲奠，百官陪拜。今车驾巡幸，合以宰臣为班首，率百官诣衍庆宫行礼。"从之。十六年，奉旨："世祖、太宗忌辰，一体奉奠。"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处致祭，有司言"历代无一圣忌辰列圣预祭之典。"拟议间，敕遣太子，一位行礼，并诸祭功臣。二十六年，以内外祖庙不同，定拟："太庙每岁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节辰祭奠并依前代典故外，衍庆宫自来车驾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礼，并诣京祖庙节辰、忌辰、朔、望拜奠，虽无典故参酌，恐合依旧，以尽崇奉之意。"从之。

○别庙

大定二年，有司拟奏闵宗无嗣，合别立庙，有司以时祭享，不称宗，以武灵为庙号。又奏："唐立别庙，不必专在太庙垣内。今武灵皇帝既不称宗，又不与祫享，其庙拟于太庙东墉外隙地建立。"从之。十四年，庙成，以武灵后谥孝成，又谓之孝成庙。十五年三月戊申，奉安武

灵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太庙十一室及昭德皇后庙，余如昭德过庙之仪。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庙，同时行礼，命判宗正英王爽摄太尉，充初献官。兵部尚书让摄司徒，差大理卿天锡摄太常卿，充亚献。大兴少尹高居中摄光禄卿，充终献。自是，岁常五享。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庙，“检讨唐礼，孝敬皇帝庙时享用庙舞、宫县、登歌，让皇帝庙至禘祫月一祭，只用登歌，其礼制损益不同。今武灵皇帝庙庭与太庙地步不同，难以容设宫县乐舞，并乐器亦是阙少，看详恐合依唐让皇帝祫享典故，乐用登歌，所有牲牢樽俎同太庙一室行礼。及契勘得自来祫享，遇亲祠每室一犊，摄官行礼共用三犊。今添武灵皇帝别庙行礼，合无依已奏定共用三犊，或增添牛数。”奏奉敕旨：“太庙、别庙共用三犊，武灵皇帝庙乐用登歌，差官奏告，并准奏”。大定十九年四月，升祔太庙，其旧庙遂毁。

昭德皇后庙。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别庙，拟于太庙内垣东北起建，从之。三年十月七日，太庙祫享，升祔睿宗皇帝并昭德皇后，神主同时制造题写，奉诣殿庭，谒毕祔于祖姑钦仁皇后之左，享祀毕，奉主还本庙。十二月二十一日，腊享，礼官言：“唐礼，别庙荐享皆准太庙一室之仪，伏恐今庙享毕已过质明，请别差官摄祭。”制可。后以殿制小，又于太庙之东别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庙成，正殿三间，东西各空半间，以两间为室，从西一间西壁上安置祏室。庙置一便门，与太庙相通。仍以旧殿为册宝殿，祏室奏毁。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奏告太庙，祭告别庙。二十三日，奉安，用前祫享过庙仪。有司言当用卤簿，以庙相去不远，参酌拟用清道二人，次围扇二人，次职掌八人，次衙官二十六人为十三重，供奉官充。次腰舆，舆士一十六人，伞子二人，次围扇十四为七重，方扇四，次排列职掌六人，烛笼十对，辇官并锦袄盘裹。仍令皇太子率百官行礼。前一日，行事执事官就祠所清斋一宿，仍习仪。执事者视醴馔，太庙令帅其属扫除庙之内外。礼直官设皇太子西向位，执事官位皇太子后，近南，西向，各依品从立。监祭，殿西阶下东向立。及亲王百官位于庙庭，北向，西上，又设祝案于神位之右，设尊彝之位于左，各加勺、冪、坫。又设祭器，皆籍以席，左一笾实以鹿脯，右一豆实以鹿臡。又设盥洗、爵洗位于横街之南稍东。罍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太庙令又设神位于室内北墉下，当户南向。设直几一、黼扆一、莞席一、缫席一、次席二、紫绫厚褥一、紫绫蒙褥一并幄帐等，诸物并如旧庙之仪。又设望燎位于西神门外之北，设燎柴于位之北，预掘瘗坎于燎所，所司陈仪卫于旧庙门之外。奉安日未明二刻，所司进方扇烛笼于旧庙殿门外，设腰舆一、伞一于殿阶之下，南向。质明，皇太子公服乘马，本宫

官属导从，至庙门外下马，步入庙门，至幕。次引亲王百官常服由庙门入，于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定。次引皇太子于百官前绝席位立，赞者曰："再拜。"皆再拜。宫闱令升殿，捧昭德皇后神主置于座，赞者曰："再拜。"皆再拜。次引内常侍北向俯伏，跪奏："请昭德皇后神主奉安于新庙，降殿升舆。"奏讫，俯伏，兴。捧几内侍先捧几匮跪置于舆，又宫闱令接神主，内侍前引，跪置于舆上几后，覆以红罗帕。内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引，皇太子步自旧庙先从行，亲王次之，百官分左右后从，仪卫导从，至别庙殿下北向。内常侍于腰舆前俯伏，兴，跪奏："请降舆升殿。"内侍捧几匮前，宫闱令捧接神主升殿，置于座。礼直官引皇太子以下亲王百官入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皇太子在绝席立，礼直官赞曰："再拜。"皆再拜。又赞曰："行事官各就位。"礼直官引皇太子西向位立定。礼直官少前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即引皇太子就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笏，升，诣酒尊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搢笏，执爵。执事者举冪酌酒，皇太子以爵授执事者，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皇太子，执爵三祭酒，反爵于坫，执笏，俯伏，兴，少立。次引太祝、举祝官诣读祝位东北向，举祝官跪举祝版，太祝跪读祝，讫，置祝于案，俯伏，兴。举祝官皆却立北向。赞者曰："再拜。"皇太子就两拜，降阶复位。举祝、读祝官后从，复本位。礼直官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宫闱令纳神主于室，赞者曰："再拜。"皆再拜，礼毕，退。署令阖庙门，瘞祝于坎，仪物各还所司。十一年，郊祀前一日朝享，与太庙同日，用登歌乐，行三献礼，有司摄事。二十六年，敕别建昭德皇后影庙于太庙内。有司言："宜建殿三间，南面一屋三门，垣周以甓，外垣置灵星门一，神厨及西房各三间。然礼无庙中别建影庙之例，今皇后庙西有隙地，广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可以兴建。"制可。仍于正南别创正门，门以坤仪为名。仍留旧有便门，遇禘祫祔享由之。每岁五享并影庙行礼于正南门出入。又于庙外起斋廊房二十三间。

宣孝太子庙。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庙，设官属奉祀。拟于法物库东建殿三间，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间，东西垣各一屋一门，门设九戟。斋房、神厨，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庙既安神主，宜别建影殿。"有司定拟制度，于见建庙稍西中间，限以砖墉，内建影殿三间。南面一屋三门，垣周以甓，无阙角及东西门。外垣正南建三门一，左右翼廊二十间，神厨、斋室各二屋三间，是岁十月，庙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迁画像。神主用栗，依唐制诸侯用一尺，刻谥于背。省部遣官于本庙西南隅面北设幄次，监视制造，于行礼

前一日制造讫。其日晚，奉神主官奉承以箱，覆以帕，捧诣题神主幄中。次日丑前五刻，题神主官与典仪并礼官诣幄次前，题神主官诣罍洗位，盥手、帨手讫，奉神主官先以香汤奉沐，拭以罗巾。题神主官就褥位，题谥号于背云“宣孝太子神主”，墨书，用光漆模，讫，授奉神主官，承以箱，覆以梅红罗帕，藉以素罗帕，诣座置于匮，乃下帘帷，侍卫如式。俟典仪俯伏，跪请，备腰舆伞扇诣神位。导引侍卫皆减昭德庙仪。祭仪，有司言：“当随祖庙四时祭享。初献于皇孙皇族、亚献于皇族或五品以下差。乐用登歌，今量减用二十五人，其接神用无射宫，升降彻豆则歌夹钟。牲羊、豕各一、笾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铏各一，其余祭食亦量减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奏：“神主庙，牲牢乐县官给。影庙，皇孙奉祀。”

志第十五志第十五

礼七

○社稷

贞元元年闰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坛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坛于中都。社为制，其外四周为垣，南向开一神门，门三间。内又四周为垣，东西南北各开一神门，门三间，各列二十四戟。四隅连饰罘罳，无屋，于中稍南为坛位，令三方广阔，一级四陛。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央覆以黄土，其广五丈，高五尺。其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剡其上，形如钟，埋其半，坛南，栽栗以表之。近西为稷坛，如社坛之制而无石主。四瀆门各五间，两塾三门，门列十二戟。瀆有角楼，楼之面皆随方色饰之。馔幔四楹，在北瀆门西，北向。神厨在西瀆门外，南向。廨在南围墙内，东西向。有望祭堂三楹，在其北，雨则于是堂望拜。堂之南北各为屋二楹，三献及司徒致斋幕次也。堂下南北相向有斋舍二十楹。外门止一间，不施鸱尾。

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乐用登歌，遣官行事。太尉一，司徒一，已上奏差。亚献太常卿一，终献光禄卿一，省差。太常卿一，光禄卿一，郊社令一，学士院官一，请御署祝版。大乐令一，太官令二，监祭御史二，太常博士二，廪牺令一，奉礼郎一，协律郎二，司尊罍二，奉爵酒官一，太祝七，祝史四，盥洗官二，爵洗官二，执巾篚官四，斋郎四十八，赞者一，礼直官十，已上部差。守卫十二人，各衣其方色，其服官给。举瘗四，衣皁，军人内差，其衣自备。前三日质明，行事官受誓戒于尚书省、御史台，太常寺引众官就位，礼直官赞：“揖。”对揖，讫，太尉誓曰：“某月某日上戊，祭于太社，各扬尔职。不恭其事，国有常刑。”读讫，对拜，讫，退。凡与祭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仍习礼于社宫。诸卫令率其属，各以其方器服守卫社宫门。大乐工人俱清斋一宿。前三日，陈设局设祭官公卿已下次于斋房之内。及设馔幔四于社宫西神门之外，门南，西向。前二日，郊社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大乐令设乐于坛上。郊社令为瘗坎二于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设望瘗位于坎之北，南向。前一日，奉礼郎帅礼直官，设祭官分卿以下褥位于西神门之内道南，执事官于道北，每等异位，俱重行，东向，南上。设御史位二于坛下，一在太社东北，西向，一在太稷西北，东向，博士各在其北。设奉礼郎位于稷坛上西北，赞者

一在北，东向。设协律郎位二于坛上东北隅，俱西向。设大乐令位于两坛之间，南向。设献官褥位于逐坛上神座前。设省牲位于西神门外。设牲榜于当门，黝牲二居前，又黝牲二少退二牲皆用黝，北上。设廪牺令位于牲东北，南向。设诸太祝位于牲西，各当牲后，祝史陪其后，具东向。设太常卿省牲位于前近南，北向。又设御史位于太常卿之东，北向。太常卿帅其属，设酒樽之位。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山罍二在坛上北隅，南向。象樽二、壶樽二、山罍二在坛下北陛之西，南向。后土氏象樽二、著樽二、山罍二在太社酒樽之西，俱东南上。设太稷、后稷酒樽于坛之上下，如太社、后土之仪。设洗位二于社坛西北，南向。罍在洗东，篚在洗西，北肆。司樽罍篚冪者，各位于其后。设玉帛之篚于坛上樽坫之所。设四座，各笾十、豆十、簠二、簋二、铏三、槃一、俎三、坫四，内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各设于馔幔内。光禄卿率其属，入实。笾之实，鱼鱐、乾枣、形盐、鹿脯、榛实、乾裛、桃、菱、芡、栗，以序为次。豆之实，芹菹、笋菹、葵菹、菁菹、韭菹、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以序为次。铏实以羹，加芼滑。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粱在稻前，稷在黍前。太官令入实樽罍以酒，各一樽实以玄酒。

祭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升设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设后土氏神座于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于太稷神座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加裀褥如币之色。神位版各于座首。前一日，诸卫之属禁断行人。郊社令与其属，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设于位，司樽罍奉礼郎及执事者升自太社坛西陛以俟。其省牲器、视涤溉，并如郊庙仪。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馔所，以盘取血置神座前，遂烹牲。未明三刻，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太官令入实玉币樽罍。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礼直官引光禄卿、御史、博士、诸太祝、祝史、司樽罍篚冪者入自西门，当太社坛北，重行南向东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司樽罍篚冪者皆就位。奉盘血祝史与太祝由西陛升坛，各于樽所立，祝史以俟瘞血，太祝以次取玉币。大乐令帅工人入。礼直官各引祭官入，就位立定，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曰："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礼直官进太尉之左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礼直官引光禄卿就瘞血所，又引祝史奉盘血降自西陛，至瘞位，光禄卿瘞血，讫，复位。祝史以盘还馔幔，以俟奉毛血豆。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诸太祝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乐作太簇宫《正宁之曲》。后盥洗同。至洗位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

讫，诣太社坛，乐作应钟宫《嘉宁之曲》。后升坛同。升自北陛，乐止，南向立。太祝以玉帛西向授太尉，太尉受玉帛。礼神之玉奠于神前，瘞玉加于币，配位不用玉。玉用两圭有邸。盛以匣。瘞玉以玉石为之。帛用黑缯，长一丈八尺。乐作太簇宫《嘉宁之曲》，太稷同。礼直官引太尉进，南向跪奠于太社座前，俯伏，兴。引太尉少退，诣褥位南向再拜。太祝以币授太尉，太尉受币，西向跪奠于后土神座前，俯伏，兴。礼直官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讫，乐止。礼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诣太稷坛，盥洗、升奠玉币如太社后土之仪。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毛血豆系别置一豆。诸太祝迎取于坛上，俱进奠于神座前，祝史退立于樽所。太尉既升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西门外。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太社之俎。诸太祝既奠毛血，礼直官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馔入自正门，配座之馔入自左闼。馔初入门，乐作太簇宫《正宁之曲》，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馔升自北陛，配座之馔升自西陛，诸太祝迎引于坛上，各于神座前设讫，礼直官引司徒已下降自西陛，乐作，复位，乐止。诸太祝还樽所。礼直官引太尉诣罍洗位，乐作，至位，乐止。盥手、洗爵讫，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社坛，升自北陛，乐作，至太社酒樽所，乐止。执樽者举冪，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太官令酌酒，讫，乐作太簇宫《阜宁之曲》。太稷同。太尉以爵授执事者。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社神座前，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南向跪奠爵，讫，以爵授执事者，俯伏，兴。太尉少退，乐止。读祝官与捧祝官进于神座前右，西向跪读祝，读讫，读祝官就一拜，各还樽所。太尉拜讫，诣配位酒樽所。执事者举冪，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太官令酌酒，讫，乐作太簇宫《昭宁之曲》。太尉以爵授执事者。礼直官引太尉进后土神座前，执事者以爵授太尉，西向跪奠爵，讫，以爵授执事者，俯伏，兴。太尉少退，乐止。读祝如上仪。太尉再拜，讫，礼直官引太尉降自北陛，乐作，至罍洗位，乐止。盥手、洗爵讫，礼直官引太尉诣太稷坛，升自北陛，并如太社后土之仪，乐曲同。讫，礼直官引太尉还本位。

亚、终献，盥洗升献并如太尉之仪。礼直官引终献降复位，乐止。太祝各进彻豆，乐作应钟宫《娱宁之曲》，还樽所，乐止。彻者笾豆各一，少移于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进太尉之右，请就望瘞位，御史博士从，南向立。于众官将拜之前，太祝执篚进于神座前取玉币，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饭、爵酒体谓牲之左髀，各由其陛降坛，以玉币馔物置于坎，讫，奉礼曰："可瘞。"坎东西二人置土半坎，讫，礼直官进太尉之左曰："礼毕。"遂引太尉出，祭官以下以次出。礼直官引御史博士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

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出。工人以次出。祝版燔于斋坊。光禄卿以胙奉进，御史就位展视，光禄卿望阙再拜，乃退。其州郡祭享，一遵唐、宋旧仪。

○风雨雷师

明昌五年，礼官言："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王者奉神灵，祈福祐，皆为民也。我国家自祖庙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岳镇海渎定为常祀，而天地日月风雨雷师其礼尚阙，宜诏有司讲定仪注以闻。"尚书省奏："天地日月，或亲祀或令有司摄事。若风雨雷师乃中祀，合令有司摄之。且又州县之所通祀者也，合先举行。"制可。乃为坛于景丰门外东南，阙之巽地，岁以立春后丑日，以祀风师。牲、币、进熟，如中祀仪。又为坛于端礼门外西南，阙之坤地，以立夏后申日以祀雨师，其仪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师于位下，礼同小祀，一献，羊一，无豕。其祝称："天子谨遣臣某"云。

○岳镇海渎

大定四年，礼官言："岳镇海渎，当以五郊迎气日祭之。"诏依典礼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东镇于益都府、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渎大江于莱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岳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平阳府。立秋，祭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岳恆山于定州、北镇医巫闾山于广宁府，望祭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明昌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

每岁遣使奉御署祝版奁芗，乘驿诣所在，率郡邑长贰官行事。礼用三献。读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奉爵官一、司尊彝一、礼直官四，以州府司吏充。前三日，应行事执事官散斋二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寝，如常仪，前二日，有司设行事执事官次于庙门外。掌庙者扫除庙之内外。前一日，有司牵牲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阅馔物，视牲充腯。享日丑前五刻，执事者设祝版于神位之右，置于玷，及以血豆设于馔所。次设祭器，皆藉以席，掌馔者实之。左十笾为三行，以右为上，实以乾裛、乾枣、形盐、鱼鱐、鹿脯、榛实、乾桃、菱、芡、栗。右十豆为三行，以左为上，实以芹菹、笋菹、韭菹、葵菹、菁菹、

鱼醢、兔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实以粱、稻。右簋二，实以稷、黍。俎二，实以牲体。次设牺樽二、象樽二，在堂上东南隅，北向西上。牺樽在前，实以法酒。牺樽，初献官酌。象樽，亚、终献酌。又设太樽一、山樽一，在神位前，设而不酌。有司设烛于神位前。洗二，在东阶之下，直东霤北向，罍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执罍篚者位于其后。又设揖位于庙门外，初献在西，东向，亚、终及祝在东，南向，北上。开瘞坎于庙内廷之壬地。享日丑前五刻，执事官各就次。掌馔者帅其属，实馔具毕。凡祭官各服其服，与执事官行止皆赞者引，点视陈设讫，退就次。引初献以下诣庙南门外揖位，立定，赞礼者赞："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初献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升堂，诣酌樽所西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执樽者举冪，执事者酌酒。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奠爵讫，执笏，俯伏，兴，少立。次引祝诣神位前东向立。搢笏，跪，读祝，讫，执笏、兴、退复位。初献再拜，赞礼者引初献复位。次引亚献酌献，并如初献之仪，次引终献，并如亚献之仪。

赞者引初献官诣神位前北向立，执事者以爵酌清酒，进初献之右，初献跪，祭酒，啐酒，奠爵。执事者以俎进，减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节，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献，初献以授执事者。初献取爵，遂饮，卒爵，执事者进受爵，复于坫。初献兴，再拜，赞者引初献复位。赞者曰："再拜。"已饮福、受胙者不拜。亚献官以下皆再拜，拜讫，次引初献已下就望瘞位，以馔物置于坎，东西厢各二人，赞者曰："可瘞。"置土关坎，又曰："礼毕。"遂引初献官已下出。祝与执樽罍篚冪者俱复位立定，赞者曰："再拜。"再拜讫，遂出。祝版燔于斋所。

志第十六志第十六

礼八

○宣圣庙

皇统元年二月戊子，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顾儒臣曰：“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大定十四年，国子监言：“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伏睹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粲然备具，以光万世。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拟释奠器物、行礼次序，合行下详定。兼兖国公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功扶圣教者也，当于宣圣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后堂，宣圣像侧还虚一位，礼宜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妆饰法服，一遵旧制。”

礼官参酌唐《开元礼》，定拟释奠仪数：文宣王、兖国公、邹国公每位笾豆各十、牺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板各一、皆设案。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笾一、豆一、爵一，两庑各设象尊二。总用笾、豆各一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牺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从祀藉尊、罍、俎、豆席，约用三十幅，尊席用苇，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礼行三献，以祭酒、司业、博士充。分献官二，读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礼直官十一，学生以儒服陪位。乐用登歌，大乐令一员，本署官充，乐工三十九人。迎神，三奏姑洗宫《来宁之曲》，辞曰：“上都隆化，庙堂作新。神之来格，威仪具陈。穆穆凝旒，巍然圣真。斯文伊始，群方所视。”初献盥洗，姑洗宫《静宁之曲》，辞曰：“伟矣素王，风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坠。涓辰维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严禋礼备。”升阶，南吕宫《肃宁之曲》，辞曰：“巍乎圣师，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无穷。增崇儒宫，遹追遗风。严祀申虔，登降有容。”奠币，姑洗宫《和宁之曲》，辞曰：“天生圣人，贤于尧舜。仰之弥高，磨而不磷。新庙告成，宫墙数仞。遣使陈祠，斯文复振。”降阶，姑洗宫《安宁之曲》辞曰：“禀灵尼丘，垂芳阙里。生民以来，孰如夫子。新祠峙然，四方所视。酹觞告成，祗循典礼。”兖国公酌献，姑洗宫《辑宁之曲》，辞

曰："圣师之门，颜惟居上。其殆庶几，是宜配飨。桓圭衮衣，有严仪象。载之神祠，增光吾党。"邹国公酌献，姑洗宫《泰宁之曲》，辞曰："有周之衰，王纲既坠。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为经，醇乎仁义。力扶圣功，同垂万祀。"亚、终献，姑洗宫《咸宁之曲》，辞曰："于昭圣能，与天立极。有承其流，皇仁帝德。岂伊立言，训经王国。焕我文明，典祀千亿。"送神，姑洗宫《来宁之曲》，辞曰："吉蠲为饎，孔惠孔时。正辞嘉言，神之格思。是飨是宜，神保聿归。惟时肇祀，太平极致。"

承安二年，春丁，章宗亲祀，以亲王摄亚、终献，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上亲为赞文，旧封公者升为国公，侯者为国侯，郕伯以下皆封侯。宣宗迁汴，建庙会朝门内，岁祀如仪，宣圣、颜、孟各羊一、豕一，余同小祀，共用羊八，无豕。其诸州释奠并遵唐仪。

○武成王庙

泰和六年，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其制一遵唐旧，礼三献，官以四品官已下，仪同中祀，用二月上戊。七年，完颜匡等言："我朝创业功臣，礼宜配祀。"于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跻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韩信而下降立于庑。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而增金臣辽王斜也等。其祭，武成王、宗翰、子房各羊一、豕一，余共用羊八，无豕。宣宗迁汴，余会朝门内阙庭之右营庙如制，春秋上戊之祭仍旧。

○诸前代帝王

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泰和三年、尚书省奏："太常寺言：'《开元礼》祭帝喾、尧、舜、禹、汤、文、武、汉祖祝版请御署。《开宝礼》牺、轩、颛顼、帝喾、陶唐、女娲、成汤、文、武请御署，自汉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镒、左丞匡、太常博士温迪罕天兴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国所赖，请御署固宜。至于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须御署。'参知政事即康及铉以为三皇、五帝、禹、汤、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于礼未尽。不若止从外路祭社稷及释奠文宣王例，不降祝版，而令学士院定撰祝文，颁各处为常制。"敕命依期降祝板，而不请署。

○诸神杂祠·长白山

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册、函、香、币、册、祝。遣使副各一员，诣会宁府。行礼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所司于庙中陈设如仪。庙门外设玉册、衮冕幄次，牙杖旗鼓从物等视一品仪。礼用三献，如祭岳镇。其册文云：“皇帝若曰：自两仪剖判，山岳神秀各钟于其分野。国将兴者，天实作之。对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阳。望秩山川，于稽虞《典》。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仰止其高，实惟我旧邦之镇。混同流光，源所从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圣蕃衍炽昌，迄于太祖，神武征应，无敌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绍休圣绪，四海之内，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业所因，瞻彼旱麓，可俭其礼？服章爵号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以称焉。今遣某官某，持节备物，册命兹山之神为兴国灵应王，仍敕有司岁时奉祀，于戏！庙食之享，亘万亿年。维金之祯，与山无极，岂不伟欤？”自是，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明昌四年十月，备衮冕、玉册、仪物，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复册为开天弘圣帝。

○诸神杂祠·大房山

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册、香、币，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其册文云：“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我国既定鼎于燕，西顾郊圻，巍然大房，秀拨混厚，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祖宗陵寝于是焉依。仰惟岳镇古有秩序，皆载祀典，矧兹大房，礼可阙欤？其爵号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称。今遣某官某，备物册命神为保陵公。申敕有司，岁时奉祀。其封域之内，禁无得樵采弋猎。著为令。”是后，遣使山陵行礼毕，山陵官以一献礼致奠。

○诸神杂祠·混同江

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辽，策马径渡，江神助顺，灵应昭著，宜修祠宇，加赐封爵。”乃封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如长白山仪，册礼如保陵公故事。其册文云：“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扫辽季荒莽，成师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济，虽穆满渡江面黿梁，光武济河而水冰，自今观之无足言矣！执徐之岁，四月孟夏，朕时

迈旧邦，临江永叹，仰艺祖之开基，佳江神之效灵，至止上都，议所以尊崇之典。盖古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至有唐以来，遂享帝王之尊称，非直后世弥文，而崇德报功理亦有当然者。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非锡以上公之号，则无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兴国应圣公。申命有司，岁时奉祀。于戏！严庙貌，正封爵，礼亦至矣！惟神其衍灵长之德，用辅我国家弥亿年，神亦享庙食于无穷，岂不休哉！”

○诸神杂祠·嘉廕侯

大定二十五年，敕封上京护国林神为护国嘉廕侯，毳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诣庙，以三献礼祭告。其祝文曰：“蔚彼长林，实壮于邑，广袤百里，惟神主之。庙貌有严，侯封是享，歆时蠲洁，相厥滋荣。”是后，遇月七日，上京幕官一员行香，著为令。

○诸神杂祠·泸沟河神

大定十九年，有司言：“泸沟河水势泛决啮民田，乞官为封册神号。”礼官以祀典所不载，难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庙。二十七年，奉旨，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如令。

○诸神杂祠·昭应顺济圣后

大定十七年，都水监言：“阳武上埽黄河神圣后庙，宜依唐仲春祭五龙祠故事。”二十七年春正月，尚书省言：“郑州河阴县圣后庙，前代河水为患屡祷有应，尝加封号庙额。今因祷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赠。”上从其请，特加号曰昭应顺济圣后。庙曰灵德善利之庙。每岁委本县长官春秋致祭，如令。

○诸神杂祠·镇安公

旧名旺国崖，太祖伐辽尝驻跸于此。大定八年五月，更名静宁山，后建庙。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册山神为镇安公。册文曰：“皇帝若曰：古之名山，咸在祀典。轩皇之世，神灵所奉者七千。虞氏之时，望秩每及于五载。盖惟有益于国，是以必报其功。逮乎后王，申以徽册，至于岳镇之外，亦或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应之称，而终南有广惠之号。礼由义起，事与时偕，载籍所传，于今犹监，朕修和有夏，咸秩无文，眷兹静宁，秀峙朔野，厓泽布气，幽赞乎坤元，导风出云，协符乎乾造。一方之表，万物所瞻，南直都畿，北维障徼，连延广厚，宝藏

攸兴，盘固高明，謻宫斯奠。昔有辽尝恃以富国，迄大定更为之锡名。洪惟世宗，功昭列圣，亦越显考，德利生民。爰即岁时，驾言临幸，兵革不试，远人辑宁。雨旸常调，品汇蕃庑，此上帝无疆之贶，亦英灵有相之符。比即舆情，载修故事。顾先皇帝驻跸之地，揖累世承平之风。迓续遗休，式甄神祐，肆象德以畀号，仍班台而阐仪。宇像一新，采章具举。今遣使某、副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镇安公，仍敕岁时奉祀。于戏！容典焜燿，精明感通，惟永亿年，翊我昌运。神其受职，岂不伟欤？”

○诸神杂祠·瑞圣公

即麻达葛山也，章宗生于此。世宗爱此山势衍气清，故命章宗名之。后更名胡土白山，建庙。明昌四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封山神为瑞圣公。建庙，命抚州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为常。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国家之兴，命历攸属。天地元化，惟时合符。山川百神，无不受职。粹精荐瑞，明圣继生。著丕应于殊祯，启昌期於幽赞。裒对信犹之典，咸修望秩之文。嘉乃名山，奠兹胜地，下绵乾分，上直枢辉。盘析木之津，达中原之气。廓除氛昆，函毓泰和。仰惟光烈昭垂，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静寿以安仁。周庐安宁，厚泽浃洽。朕祗循祖武，顺讲时巡，感美号以兴怀，佩圣谟而介福。言念诞弥之初度，言由翊卫之效灵。然犹祀秩无章，神居不屋，非所以尽报功崇德之义，副追始乐原之心。爰饰名称，载新祠宇。勒忱辞於贞琰，涓良日於元龟，彰服采以辨威，洁庋县而致祭。阐扬茂实，敷绎多仪。今遣使某、副某，持节备物，册命神为瑞圣公，仍敕有司岁时奉祀。于戏！尚其聪明，歆此诚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宁。”

○诸神杂祠·贞献郡王庙

明昌五年正月，陈言者谓：“叶鲁、谷神二贤创制女直文字，乞各封赠名爵，建立祠庙。令女直、汉人诸生随拜孔子之后拜之。”有司谓：“叶鲁难以致祭，若金源郡贞献王谷神则既已配享太庙矣，亦难特立庙也。”有旨，令再议之。礼官言：“前代无创制文字入孔子庙故事，如於庙后或左右置祠，令诸儒就拜，亦无害也。”尚书省谓：“若如此，恐不副国家厚功臣之意。”遂诏令依苍颉立庙于盩厔例，官为立庙于上京纳里浑庄，委本路官一员与本千户春秋致祭，所用诸物从宜给之。

○祈禜

大定四年五月，不雨。命礼部尚书王竞祈雨北岳，以定州长贰官充亚、终献。又卜日于都门北郊，望祀岳镇海渎，有司行事，礼用酒脯醢。后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庙，不雨，仍从岳镇海渎如初祈。其设神座，实樽罍，如常仪。其樽罍用瓢齐，择甘瓠去柢以为尊。祝版惟五岳、宗庙、社稷御署，余则否。后十日不雨，乃徒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以祈。雨足则报祀，送龙水中。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仪，命诸寺观启道场祈祷。

○拜天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人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既毕赐宴，岁以为常。

○本国拜仪

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国言摇手而拜谓之"撒速"。承安五年五月，上谕旨有司曰："女直、汉人拜数可以相从者，酌中议之。"礼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今，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主事陈松曰："本朝拜礼，其来久矣，乃便服之拜也。可令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平章政事张万公谓拜礼各便所习，不须改也，司空完颜襄曰："今诸人衽发皆从本

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松言是也。”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

志第十七志第十七

礼九

○国初即位仪

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天会元年九月六日，皇弟谙版孛极烈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改元。

○受尊号仪

皇统元年正月二日，太师宗干率百僚上表，请上皇帝尊号，凡三请，诏允。七日，遣上京留守奭告天地社稷，析津尹宗强告太庙。十日，帝服衮冕御元和殿，宗干率百僚恭奉册礼。册文云云，“臣等谨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丽、夏国使。十二日，恭谢祖庙，还御宣和门，大赦，改元。

大定七年，恭上皇帝尊号。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二日，诸司停奏刑罚文字。百官习仪于大安殿庭。兵部帅其属，设黄麾仗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宣徽院帅仪鸾司，于前一日设受册宝坛于大安殿中间，又设御榻于坛上，又设册宝幄次于大安殿门外，及设皇太子幕次于殿东廊，又设群官次于大安门外。大乐令与协律郎前一日设宫县于殿庭，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立舞表于殿下。符宝郎其日俟文武群官入，奉八宝置于御座左右，候上册宝讫，复舁宝还所司。其日质明，奉册太尉、奉宝司徒、读册中书令、读宝侍中以次应行事官，并集于尚书省，俟册宝兴，乘马奉迎。册宝至应天门，下马由正门步导入，至大安殿门外，置册宝于幄次。舁册宝床弩手人等分立于左右。文武群官并朝服入次。摄太常卿与大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协律郎各就举麾位。舁册宝案官由西偏门先入，置案于殿东西间褥位，置讫，各退于西阶册宝位后。捧册官，捧宝官、舁册匣官、舁宝盝官由西偏门先入，至殿西阶下册宝褥位之西，东向立，俟阁门报。

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中严。”讫，典仪、赞者各就位。阁门官

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于殿阶下砖道之东西，相向立。符宝郎奉八宝由西偏门分入，升置殿上东西间相向讫，分左右立于宝后。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外办。"扇合，服衮冕以出，曲直甲盖、侍卫警跸如常仪。殿上鸣鞭，讫，殿下亦鸣鞭。初索扇，协律郎跪，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奏《乾宁之曲》。出自东房，即座，仪使副添香，炉烟升，扇开，帘卷。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博士、通事舍人自册宝幄次分引册，太常卿前导，吏部待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于册后以次从之。次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员分引宝，礼部侍郎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于宝后以次从之。由正门入，宫县奏《归美扬功之曲》。太常卿于册床前导，至第一墀香案南，藉宝册褥位上少置。太常卿与举册宝官退于册宝稍西，东向立。应博士、舍人立于其后，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等又于其后，皆东向。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皆于册后，面北以次立。吏部侍郎、礼部侍郎次立于其后。立定，乐止。阁门舍人分引东西两班群官合班，转北向立，中间少留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员分引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吏部礼部侍郎以次各复本班，讫，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时，乐奏《归美扬功之曲》，至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以下应在位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讫，又赞："再拜。"如朝会常仪。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员再引太尉、司徒、中书令、侍中、吏礼部侍郎复进至册宝所稍南，立定。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并进前，举册宝床兴。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员分引册，太常卿前导，吏部侍郎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于册后以次从之。册初行，乐奏《肃宁之曲》。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又二员分引宝，礼部侍郎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于宝后以次从之，诣西阶下，至册宝褥位少置册北，宝南，乐止。舁册宝床弩手、伞子官等退于后稍西，乐向立。

捧册官与舁册官并进前，取册匣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册，太常卿侧身导册先升，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捧册官于册后以次从升。册初行，乐奏《肃宁之曲》。进至殿上，博士舍人分左右于前楹立以俟，读册中书令于栏子外前楹稍西立以俟，举册官、捧册官立于其后。奉册太尉从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讫，执笏，俯伏，兴、乐止，退于前楹稍西立以俟。太常博士立于后。太常卿少退东向立。舁册官立于其后，皆东向。捧册官先入，举册官次入，读册中书令又次入。捧册官四员皆搢笏双跪捧。举册官二员亦搢笏，两边单跪对

举。中书令执笏进，跪称：“中书令臣某读册。”读讫，俯伏，兴。中书令俟册兴，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东阶，复本班。讫，太常卿降复宝床前，舁册官并进，与捧册官等取册匣兴，置于殿东间褥位案上，西向。捧举册官等降自东阶，还本班。舁册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册太尉降自西阶，东向立以俟。次捧宝官与舁宝官俟读册中书令读讫出，并进前，取宝盝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宝，太常卿侧身导宝，先升。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捧宝官于宝后以次从升。宝初行，乐奏《肃宁之曲》，进至殿上，博士舍人俱退不升，并于前楹稍西立俟。读宝侍中于栏子外前楹间稍西立以俟。举宝官、捧宝官立于其后。奉宝司徒从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讫，执笏，俯伏，兴，乐止。司徒退于前楹西，立以俟。太常卿少退，东向立。舁宝官立于其后，皆东向。捧宝官先入，举宝官次入，读宝侍中又次入。捧宝官四员皆搢笏双跪捧。举宝官二员亦搢笏两边单跪对举。侍中执笏进，跪称：“侍中臣某读宝。”读讫，俯伏，兴。侍中俟宝兴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西阶，复本班，讫，舁宝官进前，与捧宝举宝官等取宝盝兴，置于殿之西间褥位案上，东向。捧宝举宝等与太常卿俱降自西阶，及吏部侍郎皆复本班。舁宝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宝司徒次奉册太尉，东向立定。

博士舍人赞引太尉司徒进，诣第一墀香案南褥位立定，博士舍人稍退。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博士舍人二员引太尉诣东阶升，宫县奏《纯诚享上之曲》，至阶，止。阁门使二员引太尉进至前，立定，乐止。阁门使揖赞太尉拜跪贺，殿下阁门揖百僚躬身，太尉称“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贺词云云，俯伏，兴，退至阶上。博士舍人分引太尉降至东阶，初降，宫县作《肃宁之曲》，复香案南褥位立定，乐止。博士舍人少退。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升自东阶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太尉、司徒及在位群官俱再拜，躬身宣词云云，宣讫，通事舍人引侍中还位。典仪曰：“拜。”赞者承传，阶上下应在位群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讫，博士舍人分引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初引，宫县作《肃宁之曲》，至位立定，乐止。阁门舍人分引应北面位群官，各分班东西相向立定。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并自东阶，当前楹间，跪奏：“礼毕。”俯伏，兴，引降还位。扇合，帘降。协律郎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奏《乾宁之曲》。降座，入自东房，还后阁，进膳，侍卫警跸如仪。扇开，乐止。捧册官帅舁册床人，捧宝官帅舁宝床人，皆升殿取匣、盝，盖讫，置于床前。引进司官前导，通事舍人赞引，诣东上阁门上进。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百僚等以次出，归幕次，赐食，以俟上

寿。上册宝礼毕，有司供办御床及与宴群官位，并如曲宴仪。

摄太常卿大乐令帅工人入，并协律郎各就举麾位，俟舍人报。通事舍人引三师以下文武百僚亲王宗室等分左右入，至殿阶下稍南，东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先引摄侍中版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扇合，鸣鞭。协律郎跪，俯伏，兴，工鼓柷，宫县奏《乾宁之曲》。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座，帘卷。内侍赞："扇开。"殿上下鸣鞭，戛敔，乐止。仪使副等添香，炉烟升。通事舍人引班首以下合班，乐奏《肃宁之曲》，至北向位，重行立定，中间少留班路。通事舍人引摄侍中诣东阶升，至殿上少立。阁门舍人引礼部尚书出班前，北向俯伏，跪奏，称："礼部尚书臣某言，请允群臣上寿。"俯伏，兴，躬身。通事舍人引摄侍中少退。舍人赞："礼部尚书再拜。"讫，赞："祗候。"复本班。内侍局进御床入。次良醞令于殿下横阶南酹酒，讫，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随拜三称"万岁"，讫，平立。

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摄上公由东阶升。初升，宫县奏《肃宁之曲》。殿上，舍人少退，二阁使揖上公进，至进酒褥位，乐止。宣徽使以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诣榻前跪进。受爵讫，上公执槃授宣徽使，讫，二阁使揖上公入栏子内，赞："拜。"跪。殿下，阁门揖百僚皆躬身。通事舍人揖摄侍中进，诣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上公及在位群官皆再拜，随拜三称"万岁"，讫，躬身宣曰："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阁门舍人赞宣谕讫，上公与百僚皆舞蹈五拜，讫，阁门舍人引百僚分班东西序北向立。博士舍人再引上公自东阶升，宫县奏《肃宁之曲》，至进酒褥位，乐止。上公搢笏，宣徽使授上公槃，上公诣栏子内褥位，跪举酒，宫县奏《景命万年之曲》，饮讫，乐止。上公进受虚爵讫，复褥位，以爵授宣徽使，讫，二阁使揖上公退，内侍局舁御床出。博士舍人并进前分引，降自东阶，宫县作《肃宁之曲》。阁门舍人分引东西两班，随上公俱复北向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三称"万岁"，讫，平立。殿上，通事舍人揖摄侍中进，诣前楹间，躬承旨，退临阶西向，阁门官先揖，百僚躬身，侍中称："有制。"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躬身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合赴宴群官，分左右升殿，不与宴群官分左右卷班出，宫县奏《肃宁之曲》。百僚至殿上坐后立，乐止。内侍局进御床入。依寻常宴会，再进第一爵酒，登歌奏《圣德昭明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文舞入，

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又进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赞尧龄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群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武舞入，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万国来同之舞》，三成，止，出。又进第三爵酒，登歌奏《庆云之曲》，饮讫，乐止。执事者行群官酒，宫县作《肃宁之曲》，觞行一周，乐止。尚食局进食，执事者设群官食，宫县奏《肃宁之曲》，食毕，乐止。阁门官分揖侍宴群官起，立于席后。通事舍人引摄侍中诣榻前，俯伏，兴，跪奏："侍中臣某言，礼毕。"俯伏，兴。阁门舍人分引群官俱降东西阶，内侍局舁御床出，宫县作《肃宁之曲》，至北向位立定，乐止。典仪曰："拜。"赞者承传，在位官皆再拜，讫，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再分班东西序立。扇合，帘降，殿上下鸣鞭。协律郎俯伏，跪，举麾，兴，工鼓柷，奏《乾宁之曲》。降座，入自东房，还后阁，侍卫如来仪。内侍赞："扇开。"戛敔，乐止。通事舍人引摄侍中版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在位群官皆再拜以次出。

○元日圣诞上寿仪

皇帝升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各复侍立位。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阁使奏诸道表目，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搢笏，捧盏盘，进酒，皇帝受置于案。皇太子退复褥位，转盘与执事者，出笏，二阁使齐揖入栏子内，拜跪致词云："元正启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与天同休。"若圣节则云："万春令节，谨上寿卮，伏愿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毕，拜，兴，复褥位，同殿下群僚皆再拜。宣徽使称："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寿，与卿等内外同庆。"圣节则曰："得卿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词毕，舞蹈五拜，齐立。皇太子搢笏，执盘，臣僚分班，教坊奏乐。皇帝举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虚盏，退立褥位，转盘与执事者，出笏，左下殿，乐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与宴官上殿，次引宋国人从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喝："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人从，如上仪毕，分引左右廊立。御果床入，进酒。皇帝饮，则坐宴侍立臣皆再拜。进酒官接盏还位，坐宴官再拜，复坐。行酒，传宣，立饮，讫，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三盏，致语，揖臣使并从人立。诵口号毕，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七盏，曲将终，揖从人立，再拜毕，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合班谢宴，舞蹈五拜，

各祗候，分引出。大定六年正月，上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国使贺，赐宴，文武五品以上侍坐者有定员，为常制。十七年，诏以皇族袒免以上亲，虽无官爵封邑，若与宴当有班次。礼官言："按唐典，皇家周亲视三品，大功亲、小功尊属视四品，小功亲、缌麻尊属视五品，缌麻袒免以上视六品。"上命以此制为班次。

○朝参常朝仪

天眷二年五月，详定常朝及朔，望仪，准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为六参日。后又定制，以朔、望日为朝参，余日为常朝。凡朔、望朝参日，百官卯时至幂次，皇帝辰刻视朝，供御弩手、伞子直于殿门外，分两面排立。司辰入殿报时毕，皇帝御殿坐，鸣鞭。阁门报班齐。执擎仪物内侍分降殿阶两傍，面南立。宿卫官自都点检至左右亲卫，祗应官自宣徽阁门祗候，先两拜，班首少离位，奏："圣躬万福。"两拜。弩手、伞子先于殿门外东西向排立，俟奏"圣躬万福"时，即就位北面山呼声喏，起居毕，即相向对立。擎御伞直立左班内侍上。都点检以次升殿，副点检在少南，东西相向立。左右卫在殿下，东西相向立。阁门乃引亲王班，赞班首名以下再拜，讫，班首少离位，奏："圣躬万福。"归位再拜毕，先退。次引文武百僚班首以下应合朝参官，并府运六品以上官，皆左入，至丹墀之东，西向鞠躬毕，阁门通唱，复引至丹墀。阁门赞班首名以下起居，舞蹈五拜，又再拜，毕，领省宰执升殿奏事。殿中侍御史对立于左右卫将军之北少前，修起居东西对立于殿栏子内副阶下，余退，右出。初，帝就坐，置宝匣于殿阶上东南角。后定制，师傅起居毕，御案始东入，置定，捧案内侍东西分下，侍殿隅。直日主宝捧宝当殿叩栏奏："封全。"符宝郎及当监印郎中各一员，监当手分令史用印，讫，主宝吏封授主宝，俟奏事毕进封，讫，内侍彻案。若常朝，则亲王班退，引七品以上职事官，分左右班入丹墀，再拜，班首稍前起居毕，复位，再拜。宰执升殿，余官分班退。

大定二年五月，命台臣定朝参礼。五品以上官职趋朝朝服，入局治事则展皁。自来朝参，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以上职事官皆赴。其余朝日，五品以上职事官得赴，六品以下止于本司局治事。如左右司员外郎、侍御史、记注院等官职，虽不系五品，亦赴朝参。若拜诏，则但有职事并七品以上散官，皆赴。朝参，吏员、令译史、通事、检法各于本局待，官员朝退，赴局签押文字，不得于宫给署押。七品以下流外职，遇朝日亦不合入宫。如左右司都事有须合取奏事，乃听入宫。七品以上职事官，如遇使客朝辞见日，依朔望日，皆赴。若元日、

圣节、拜诏、车驾出猎送迎、诣祖庙烧饭，但有职事并七品以上散官，皆赴。凡亲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随班赴起居。大定五年，右谏议大夫移剌子敬言："猛安谋克不得与州镇官随班入见，非军民一体之意。"上是其言，责宣徽院令随班入见。凡班首遇朝参，有故不赴，以次押班。

凡五品以上及侍御史，尚书诸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赴召，或假一月以上若除官出使之类，皆通班入见辞、谢，余官于殿门外见。谢班皆舞蹈七拜，辞班四拜，门见谢、辞并再拜。

○肆赦仪

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册礼毕。十四月，应天门颁赦。十一年制同。前期，宣徽院使率其属，陈设应天门之内外，设御座于应天门上，又更衣御幄于大安殿门外稍东，南向。阁门使设捧制书箱案于御座之左。少府监设鸡竿于楼下之左，竿上置大盘，盘中置金鸡，鸡口衔绛幡，幡上金书"大赦天下"四字，卷而衔之。盘四面近边安四大铁镮，盘底四面近边悬四大朱索，以备四伎人攀缘。又设捧制书木鹤仙人一，以红绳贯之，引以辘轳，置于御前栏干上。又设承鹤画台于楼下正中，台以弩手四人对举。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稍北，东向。兵部立黄麾仗于门外。刑部、御史台、大兴府以囚徒集于左仗外。御史台、阁门司设文武百官位于楼下，东西相向。又设典仪位于门下稍东，南向。宣徽院设承受制书案于画台之前。又设皇太子侍立褥位于门下稍东，西向。又设皇太子致贺褥位于百官班前。又设协律郎位于楼上前楹稍东，西向。尚书省委所司设宣制书位于百官班之北稍东，西向。司天台设鸡唱生于东阙楼之上。尚衣局备皇帝常服，如常日视朝之服。尚辇设辇于更衣御幄之前。躬谢礼毕，皇帝乘金辂入应天门，至幄次前，侍中俯伏，跪奏："请降辂入幄。"俯伏，兴。皇帝降辂入幄，帘降。少顷，侍中奏："中严。"又少顷，俟典赞仪引皇太子就门下侍立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就门下分班相向立，侍中奏："外办。"皇帝服常朝服，尚辇进辇，侍中奏："请升辇。"伞扇侍卫如常仪，由左翔龙门踏道升应天门，至御座东，侍中奏："请降辇升座。"宫县乐作。所司索扇五十柄，扇合，皇帝临轩即御座，楼下鸣鞭，帘卷扇开，执御伞者张于轩前以障日，乐止。东上阁门使捧制书置于箱，阁门舍人二员从，以俟引绳降木鹤仙人。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宫县乐作。凡分班、合班则乐作，立定即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分班相向立。侍中诣御座前承旨，退，稍前南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通事

舍人于门下稍前东向，宣曰：“奉敕树金鸡。”退复位。

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树讫鼓止。竿木伎人四人，缘绳争上竿，取鸡所衔绛幡，展示讫，三呼“万岁”。通事舍人引文武群官合班北向立。楼上乘鹤仙人捧制书，循绳而下至画台，阁使奉承置于案。阁门舍人四员举案，又二员对捧制书，阁使引至班前，西向称：“有制。”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讫，以制书授尚书省长官，稍前搢笏，跪受，讫，以付右司官，右司官搢笏，跪受，讫，长官出笏，俯伏，兴，退复位。右司官捧制书诣宣制位，都事对捧，右司官宣读，至“咸赦除之”。所司帅狱吏引罪人诣班南，北向，躬称：“脱枷。”讫，三呼“万岁“，以罪人过。右司官宣制讫，西向，以制书授刑部官。跪受讫，以制书加于笏上，退以付其属，归本班。典仪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又再拜。典赞仪引皇太子至班前褥位立定，典仪曰：“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典赞仪引皇太子稍前，俯伏，跪致词，俯伏，兴。典仪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侍中于御座前承旨，退临轩宣曰：“有制。”典仪曰：“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皆再拜。侍中宣答，宣讫归侍位，典仪曰：“再拜。”皇太子已下群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讫，典赞仪引皇太子至门下褥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分班相向立。侍中诣御座前，俯伏，跪奏：“礼毕。”俯伏，兴，退复位。所司索扇，宫县乐作，扇合，帘降，皇帝降座，乐止。楼下鸣鞭，皇帝乘辇还内，伞扇侍卫如常仪。侍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敕，群臣各还次，将士各还本所。

○臣下拜赦诏仪

宣赦日，于应天门外设香案，及设香舆于案前，又于东侧设卓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定。阁门官于箱内捧赦书出门置于案。阁门官案东立，南向称：“有敕。”赞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讫，复位，皆再拜。阁门官取赦书授尚书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书省令史二人齐捧，同升于卓子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赦书置于案，都事复位。皇太子宰臣百僚以下再拜，搢笏，舞蹈，执笏，俯伏，兴，再拜。拱卫直以下三称“万岁”，讫，退。其降诸书，礼亦准此，惟不称“万岁”。其外郡，尚书省差官送赦书到京府节镇，先遣人报，长官即率僚属吏从，备旗帜音乐彩舆香舆，诣五里外迎。见送赦书官，即于道侧下马，所差官亦下马，取赦书置彩舆中，长官诣香舆前上香，讫，所差官上马，在香舆后，长官以下皆上马后从，鸣钲鼓作乐导至公□，从正门入，所差官下马。执事者先设案并望阙褥位于庭中，香舆置于案之前，又设所差官褥位在案之侧，又设卓子於案之东南。所差官取赦书置于

案，彩舆退。所差官称：“有敕。”长官以下皆再拜。长官少前上香，讫，退复位，又再拜。所差官取赦书授都目，都目跪受，及孔目官二员，三人齐捧赦书，同高几上宣读，在位官皆跪听。读讫，都目等复位。长官以下再拜，舞蹈，俯伏，兴，再拜。公吏以下三称“万岁”。礼毕。明日，长官率僚属，音乐送至郭外。

志第十八志第十八

礼十

○册皇后仪

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册妃徒单氏为皇后。前一日，仪鸾司设座勤政殿，南向。设群臣次于朝堂。大乐令展宫县于殿庭，设协律郎举麾位于乐县西北，东向。阁门设百官班位于庭，并如常朝之仪。又设典仪位于班位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却，俱西向。设册使副位于殿门外之东，又设册使副受命位于百官班前。又设册宝幄次二于殿后东厢，俱南向。

其日，诸卫勒所部，略列黄麾细仗于庭。符宝郎奉八宝置于左右。吏部侍郎奉册，礼部侍郎奉宝匣，皆置于床，讫，出就门外班。大乐令、协律郎、乐工、典仪。赞者各入就位。群官等依时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约刻板奏："请中严。"通事舍人引群官入，就庭东西相向立，以北为上。又引册使副立于东偏门，西向。门下侍郎引主节，奉节立于殿下东廊横街北。中书令、中书侍郎帅举捧册官，奉册床立于节南。侍中、门下侍郎帅举捧宝官，奉宝床立于册床之南，俱西面。侍中版奏："外办。"殿上索扇。协律郎举麾，宫县作。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东房，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即座，南向坐，帘卷，乐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宫县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举捧官依旧西面立，群臣合班，横行北面，如常朝之仪，立定。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班首已下群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问起居，又再拜。阁门官引摄侍中出班承制，降诣使副东北，西向称："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摄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节授后册宝。"宣制讫，又俱再拜，侍中还班。门下侍郎引主节诣册使所，主节以节授门下侍郎、门下侍郎执节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节，主节立于使副之左右。门下侍郎退还班位。中书侍郎引册床，门下侍郎引宝床，立于册使东北，西向，以次授与太尉，太尉皆捧受。册床置于北，宝床置于南。侍中、中书令、礼仪使、举捧册宝官及舁床者，退于东西砖道之左右，相向立。门下侍郎、中书侍退还班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讫，分班东西相向立。捧举舁册宝床者进，册床先行，读册官次之，宝床次行，读宝官次之。举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册使随之以行，持节者前导。太尉初行，宫县乐作，出殿门，乐止。摄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礼毕。"殿上索

扇，帘降，宫县作。降座，入自东房，乐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俟太尉、司徒复命，礼毕，还内。

先是，有司预设太尉、司徒本品革车卤簿于门外至殿门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礼仪使、举捧官、执节者并抬舁人，以册宝少驻于泰和门，太尉、司徒及读册宝官暂归幕次。内侍阁门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有司预供张，泰和殿设皇后座于扆前，殿上垂帘。又设东西房于座之左右稍北。又设受册位于殿庭西阶之南，东向。又设内命妇次于殿之左右。大乐令设宫县于庭，协律郎设举麾位于殿上。又设册宝次于门外。又设行事官次于门左右。又设外命妇次于门之内。其日，诸卫于殿门外略设黄麾细仗。有司设二步障于殿之西阶。帘前设扇，左右各十。红伞一，在西阶栏子外。又设举册宝案位于使副之前，北向。又设宣徽使位于北厢，南向。司赞设内外命妇以下陪列位于殿庭砖道之左右，每等重行异位北向，内命妇在后。又设司赞位于东阶东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质明，执事官大乐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龙饰肩舆，至泰和殿后阁，近仗导卫如常仪。宣徽使奏："中严。"册使副入门，宫县作，俟册使庭中立，乐止。册在北，宝在南，使副立于床后。礼仪使帅持节者立于前，举捧册宝官立于册宝床左右，读册宝官各立于其后。宣徽使奏："外办。"内侍阁门官引后出后阁，宫县作。帘卷，皇后降自西阶，左右步障伞扇从，至阶下，望勤政殿御阁所在立，乐止。册使进，立于右，宣曰："有制。"阁门使内侍赞："再拜。"册使宣曰："制遣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后册宝。"阁门使内侍赞："再拜。"册使少退。中书令、侍中及举捧官率抬舁人奉册宝以次进于前，宫县作。册宝床自东阶升，并置于殿之前楹间，册床在北，宝床在南，中留读册宝官立位，并去帕及盖，抬舁人执之，退立于西朵殿。举抬官分左右相向立，读册宝官各立于床之东，西向，立既定，乐止。阁门使内侍赞："再拜。"捧谢表官以表授左立内侍，内侍以授后，受讫，以付右立内侍，内侍持表立于右。阁门使赞："再拜。"讫，册使退，宫县作。持表内侍以表付阁门官，随册使行。册使副至门，鼓吹振作如来仪，入西偏门，鼓吹止。册使副至御阁所在，俯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册宝，礼毕。"俯伏，兴，退。持表阁门官进表，近侍接入，进读，讫，退。

初，册使退，及门乐止。阁门内侍引后自西阶升殿，宫县作。伞扇止于帘外，退于左右朵殿前。步障止于阶下，卷之。后于座前南向立，乐止。中书令诣册床南立，北向，称："中书令臣某，谨读册。"读毕，降自东阶，立于栏外第一墀上，西向。次侍中诣宝床南立，北向，揖

称："侍中臣某，读宝。"读毕降阶，立于中书令之北，西向。内侍阁门引升座，宫县作，坐定，乐止。举捧官以次招抬舁人持帕盖覆匣床，奉置殿之左右，册床在东，宝床在西。置讫，举捧官以次招抬降阶，立于中书令、侍中之后，立定，合班北向，阁门赞："再拜。"拜讫，降东阶，退出殿门。其抬舁人置册宝床于东西讫，各由朵殿下阶，于侍中等班后直出殿门，以俟复入，抬舁入宫。受册表谢讫，内侍跪奏："礼毕。"阁门引内外命妇陪列者以次进，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宫县作，至位乐止。阁门曰："再拜。"命妇皆再拜。阁门引班首自西阶升，乐作，至阶乐止，进当座前，北向躬致称贺，讫，降自西阶，乐作，至位乐止。阁门曰："再拜。"舍人承传，命妇等皆再拜。阁门使前承令，降自西阶，诣命妇前西北，东向，称："有教旨。"命妇等皆拜，阁门使宣曰："祗奉圣恩，授以册宝，荣幸之至，竟厉增深。所贺知。"舍人曰："再拜。"命妇皆再拜，讫，内侍引内命妇还宫。班首初行，乐作，出门，乐止。内侍引外命妇出次。宣徽使奏称："礼毕。"降座，宫县作，入东房，乐止。归阁，宫县作，至阁，乐止。更常服。内侍承教旨，宣外命妇入会，并如常仪。会毕，阁门引命外妇降阶，横班北向，舍人曰："再拜。"讫，以次出。还宫，如来仪。中书门下侍郎复以引进司帅抬舁人进册宝入内，付与都点检司，退。别日，会群官，会妃主宗室等，赐酒，设食，簪花，教坊作乐，如内宴之仪。十一日，朝永寿、永宁两宫。皇后既受册，越二日，内侍设座于所御殿，南向。其日夙兴，宣徽使版奏："中严。"质明，诸侍卫宫人俱诣寝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办。"后首饰祎衣御车，内侍前导，降自西阶以出，侍卫如常仪。至太后之裹门外，降车，障扇侍卫如常仪，入立于西厢，东向。将至，宣徽使版奏："请中严。"既降车，宣徽使版奏："外办。"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进，升自西阶，北面再拜，进跪致谢词。存抚赐酒食，并如家人之仪。礼毕，宣徽使赞："再拜。"讫。宣徽使引降自西阶以出。出门，宣徽使奏："礼毕。"降座入宫。

○奉册皇太后仪

天德二年正月，诏有司："择日奉册唐殷国妃、岐国太妃，仍别建宫名。合行典礼，礼官检详条具以闻。"其日质明，有司各具伞扇，侍卫如仪，及兵部约量差军兵，并文武百官诣两宫迎请，引导皇太后入内，并赴受册殿，入御幄，侍卫如式。次奉册太尉等俱以册置于案，奉宝司徒等俱以宝置于案，皆盛以匣，覆以帕，诣别殿门外幄次。教坊提点率教坊入。侍卫官各就列。皇帝常服乘舆，至别殿后幄次。通事舍人引宣徽使版奏："中严。"复位，少顷，又奏："外办。"幄帘卷，教坊乐作，扇

合，两宫皇太后出自后幄，并即御座，南向，扇开，乐止。分左右少退。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班左入，依品，重行西向，立定。通事舍人喝："起居。"班依常朝例起居，七拜，讫，引文武百僚班分东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常卿前导，押册官押册而行，奉册太尉、读册中书令、举册官等以次从之。次押宝官押宝而行，奉宝司徒、读宝侍中、举宝官等以次从之。俱自正门入，教坊乐作，至殿庭西阶下少东，北向，于褥位少置，乐止。册北，宝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常卿前导，押册官押册升，乐作，奉册太尉等从之，进至两宫皇太后座前褥位，乐止。两宫册宝齐上，齐读。举册官夹侍。奉册太尉各搢笏，北向跪，俯伏，兴，退立。读册中书令俱进，向册前跪奏称："摄中书令具官臣某，谨读册。"举册官单跪对举，中书令各搢笏，读讫，执笏，俯伏，兴，搢笏，捧册兴，于位东回册函北向，并进，跪置于御座前褥位。中书令举册官俱降，还位。奉册太尉并降阶，东向以俟。押宝官押宝升，乐作，奉宝司徒等从之，进至两宫皇太后座前褥位，乐止。举宝官夹侍。奉宝司徒各搢笏，北向跪，俯伏，兴，退立。读宝侍中俱进，当宝前跪奏称："摄侍中具官臣某，谨读宝。"举宝官单跪对举，侍中各搢笏，读讫，执笏，俯伏，兴，搢笏，捧宝兴，于位东回宝函北向，并进，跪置于御座前褥位册之南。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赞引太尉、司徒以次应行事官俱降自西阶，复本班序立。宣徽使一员诣皇帝御幄前，俯伏，跪奏："臣某谨请皇帝诣两宫皇太后前，行称贺之礼。"俯伏，兴。赞引皇帝再拜，又奏："请北向跪。"皇帝贺曰："嗣皇帝臣某言云云。"俯伏，兴，又再拜，讫，又奏："请皇帝少立。"内侍承旨退，西向称："两宫皇太后旨云云。"皇帝再拜。宣徽使前引，皇帝归幄，常服乘舆还内，侍卫如来仪。

应阶下文武百僚重行立定，通事舍人喝："拜。"在位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太师诣西阶升，俯伏，跪奏称："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稽首言，皇太后殿下显对册仪，永安帝养。仰祈福寿，与天同休。"俯伏，兴，降自西阶，复位立定。通事舍人赞："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宣徽使升自东阶，取旨退，临阶西向称："两宫皇太后旨。"通事舍人赞："在位官皆再拜。"毕，宣曰："公等忠敬尽心，推崇协力。膺兹令典，感愧良深。"宣讫，还位。通事舍人赞："谢宣谕，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通事舍人分引应北向官各分班东西立。宣徽使升自东阶，奏称："具官臣等言，礼毕。"降还位。扇合，皇太后并兴，教坊乐作，降座，还殿后幄次，扇开，乐止。通事舍人引宣徽使奏："解严。"中书侍郎等各帅捧册床官升殿，跪捧册并置于床，次门下侍郎等各帅捧宝床官升殿，跪捧宝并置于床，讫，通事舍人引诣

东上阁门，投进所司。文武百僚以次出。皇太后常服乘舆，各还本宫，引导如来仪。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拜表贺皇帝，退。礼毕，各赴本宫，受内外命妇称贺。所司预于殿内设皇太后御座，司宾引内外命妇于殿庭北向依序立。尚仪奏请，皇太后常服即座。司赞曰："再拜。"命妇皆再拜。司宾引班首诣西阶升，跪贺称："妾某氏等言，伏惟皇太后殿下，天资圣善，昭受鸿名，凡在照临，不胜欣抃。"兴，降阶复位。司赞曰："再拜。"内外命妇皆再拜，尚宫承旨，降自西阶，于命妇之北东向立，司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宫乃宣答曰："膺兹典礼，感愧良深。"司赞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退。赴别殿贺皇帝，亦如贺皇太后之仪，惟不致词，不宣答。

○册皇太子仪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礼官拟奏，皇太子乘舆至翔龙门，东宫官导从，不乘马。册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同日奏告天地宗庙。册前一日，宣徽院帅仪鸾司，设御座于大安殿当中，南向。设皇太子次于门外之东，西向。又设文武百僚应行事官，东宫官等次于门外之东、西廊。又设册宝幄次于殿后东厢，俱南向。又设受册位于殿庭横阶之南。工部官与监造册宝官公服，自制造所导引册宝床，由宣华门入，约宣徽院同进呈毕，赴幄次安置。大乐令帅其属，展乐县于庭。

其日，兵部帅其属，设黄麾仗于大安殿门之内外。其日质明，文武百僚应行事官并朝服入次。东宫官各朝服，自东宫乘马导从，至左翔龙门外下马，入就次。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东西相向。次引侍中、中书令、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及捧舁册宝官，诣殿后幄次前立。少顷，奉册宝出幄次，由大安殿东降，至庭中褥位，权置讫，奉引册宝官立于其后。皇太子服远游冠、朱明衣出次，执圭，三师三少已下导从，立于门外。侍中奏："中严。"符宝郎奉八宝由东西偏门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办。"内侍承旨索扇，扇合，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以出，曲直华盖侍卫如常仪，鸣鞭，宫县乐作。皇帝出自东序，即御座，炉烟升，扇开帘卷，乐止。典赞仪引皇太子入门，宫县乐作，至位乐止。师、少已下从入，立于皇太子位东南，西向。典仪赞："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引近东，西向立。师、少已下并奉引册宝官等，各赴百官东班，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仪赞："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毕，百官各还东西班。师、少已下并行事官各还立位。典赞仪引皇太子复受册位，乐作，至位乐止。侍中承旨，称："有制。"皇太子已下应在位官皆再拜，躬身，侍中宣制曰："册某王

为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书令诣读册位，中书侍郎引册匣置于前，捧册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读毕，俯伏，兴。皇太子再拜。中书令诣捧册位，奉册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册，以授右庶子，右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兴，右庶子以册，兴，置于床，中书令已下退复本班。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侍中诣奉宝位，门下侍郎引宝盝立于其右，侍中奉宝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左庶子跪受，皇太子俯伏，兴，左庶子以宝兴，置于床，侍中已下退复本班。典仪赞：“再拜。”毕，引皇太子退。初行，乐作，左右庶子帅其属，舁册宝床匣以出，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帘降，鸣鞭，乐作，皇帝降座，入自西序还后阁，侍卫如来仪，扇开，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卫以次出。皇太子入次，改服公服，还东宫，导从如来仪。

册后二日，兵部设黄麾仗于仁政殿门之内外，陈设并如大安殿之仪。百官服朝服。皇太子公服至次，改服远游冠、朱明衣。通事舍人引百官入至阶下立班，东西相向。典赞仪引皇太子执圭出次，立于门外。侍中奏：“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帝出自东序，即座，帘卷。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横班北向，典仪赞：“拜。”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起居，又再拜，讫，分班。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立，俟阁门使将至，单跪捧表，阁门使接表，皇太子俯伏，兴，典仪赞：“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俟读表单，侍中承旨退称：“有制。”典仪赞：“再拜。”兴，躬身，侍中宣讫，典仪赞：“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引皇太子退。侍中奏：“礼毕。”扇合，鸣鞭，入西序，还后阁，侍卫如来仪。侍中奏：“解严。”放仗，百官以次出。后二日，百官奉表称贺，如常仪。

○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贺仪

大定二年，世宗命有司议亲王百官及妃主命妇见皇太子礼。有司按唐、宋旧仪，拟亲王宗室贺皇太子，依册毕受贺礼。然唐礼元正复有降阶见伯叔、答群官再拜之文，又无妃主命妇见太子之礼。稽古令文，应致恭之官相见，或贵贱殊隔，或长幼亲戚，任从私礼。自今若在东宫候皇太子，便服，则当从私礼接见。若三师以下，遇皇太子诞日，在御前，则候皇太子先进酒毕，百官望皇太子再拜，班首跪进酒，又再拜。若赐酒，即当殿跪饮毕，又再拜。以为定制，命班行之。

十二月晦，皇太子奏状曰：“按礼文，亲王并一品宗室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而已。虽曰尊宗子，而在长幼惇叙之间，诚所未安。当时遽蒙

颁降，未获谦让。明日元正，有司将举此礼，伏望圣慈许臣答拜，庶敦亲亲友爱之义。”上从其请，命尚书省颁下所司。

若皇太子生日，则公服，左上露台栏子外。先再拜，二阁使齐揖入栏子内，拜跪，祝毕，就拜，兴，复位，再拜，又再拜，栖台进酒，退跪。候饮毕，接盏，复位，转台与执事者，再拜。宣徽使以酒进，皇帝亲赐酒，接盏稍退跪饮，毕，宣徽使接盏，复位再拜。复揖入栏子内，跪搢笏，受赐物毕，出笏，兴，复位，再拜，退更衣，入殿稍东，西向立。皇妃等进劝生日酒，皇太子跪，皇妃等亦跪，饮毕，各再拜。群官致贺，则其日质明，皆公服集于门外，少詹事奏：“请内严。”又奏：“外备。”典仪引升座，文武宫臣入，就庭下重行北向立，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班首稍前跪奏：“元正首祚。”生日则云：“庆诞令辰，伏惟皇太子殿下福寿千秋。”贺毕复位，典仪曰：“再拜。”宫臣皆再拜，坐受，分东西序立。次引东宫三师于殿上，三少于殿柱外，北向东上立。皇太子诣南向褥位，典仪曰：“再拜。”师、少皆再拜，班首同前称贺，复位。执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进，乐作，饮讫，乐止。回劝师、少毕，各复位。典仪赞师，少再拜，皇太子答拜。师、少出，皇太子就坐。次引亲王入栏子内，一品宗室于栏子外，余宗室序班庭下，拜致贺、进酒如上仪。皇太子答拜毕，就坐。复引随朝三师三公宰执于殿上，三品以上职事官于露阶上，四品以下于庭下，北向，每等重行以东为上，立。皇太子诣褥位。典仪曰：“再拜。”上下皆再拜，毕，班首少前致贺，复位，执事者酌酒一卮，班首奉进，乐作，饮毕，乐止。如有进献如常仪。回劝三师三公，余殿上群官则令执事者以盘行酒，饮毕，典仪曰：“再拜。”上下皆再拜，乃答拜，引群官以次出。少詹事跪奏：“礼毕。”自是岁贺为定制。

○皇太子与百官相见仪

三师三公栏子内北向躬揖，班首稍前问侯，皇太子离位稍前，正南立，答揖。宰执及一品职事官扣栏子北向躬揖，答揖如前。二品职事官栏子外向南躬揖，皇太子起揖。三品职事官露阶稍南躬揖，皇太子坐揖。四品以下职事官庭下躬揖，跪问候，皇太子坐受。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与随朝三师同。东宫三少与随朝二品同。詹事已下，并在庭下面北，每品重行以东为上，再拜，稍前问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大定二年所定也。七年，定制，皇太子赴朝，许与亲王宰执相见，余官宗室并回避。后亦许与枢密使副、御史大夫、判宗正、东宫三师相见。九年，定制，凡皇太子出，于都门三里外设褥位，三公宰执以下公服重行立，皇太子便服，三公宰执以下鞠躬，班首致辞云：“青宫万福。”再

拜，皇太子答拜，退。迎、送皆同。

志第十九志第十九

礼十一

○外国使入见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引至侍立位。引臣僚左右入，至丹墀，小起居毕，宰执上殿，其余臣僚分班出。阁门使奏使者入见榜子。先引宋使、副，出笏，捧书左入，至丹墀北向立。阁使左下接书，捧书者单跪授书，拜，起立。阁使左上露阶，右入栏内奏："封全。"转读毕，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使副鞠躬，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待宣问宋皇帝时并鞠躬，受敕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毕，起复位，齐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向立。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再揖副使鞠躬，使出班谢远差接伴、兼赐汤药诸物等，复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赐衣。次引宋人从入，通名已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次引高丽使左入，至丹墀北向略立，引使左上露阶，立定。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阁使宣问高丽王时并鞠躬，受敕旨毕，再揖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奏毕，拜起，复位，齐退却，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定。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傍折通班，毕，引至丹墀，通一十七拜，各祗候，平立，引左阶立。次引夏使见如上仪，引右阶立。次再引宋使副左入，至丹墀，谢恩，舞蹈，五拜，各祗候，平立。次引高丽、夏使并至丹墀。三使并鞠躬，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

○曲宴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出班谢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预宴官上殿，其余臣僚右出。次引宋使从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有敕赐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丽、夏从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进酒。皇帝举酒时，上下侍立官并再拜，接盏，毕，候进酒官到位，当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传宣，立饮毕，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至四盏，饼茶入，致语。闻鼓笛时，揖臣使并人

从立，口号绝，坐宴并侍立官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食入，五盏，歇宴。教坊谢恩毕，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阁，臣使下殿归幕次。赐花，人从随出戴花毕，先引人从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阁坐，果床入，坐立并再拜，坐，次从人再拜，坐。九盏，将曲终，揖从人至位再拜，引出。闻曲时，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谢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朝辞仪

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至侍立位。引臣僚合班入，至丹墀小起居，引宰执上殿，其馀臣僚分班出。阁门使奏辞榜子。先引夏使左入，傍折通班毕，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恋阙致词，复位，又再拜，唱："各好去。"引右出。次引高丽使，如上仪，亦引右出。次引宋使副左入，傍折通班毕，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阁使赐衣马，鞠躬，闻敕，再拜。赐衣马毕，平身，搢笏，单跪，受别录物过尽，出笏，拜起，谢恩，舞蹈，五拜。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受书，起复位。揖使副齐鞠躬，受传达毕，齐退，引左下至丹墀，鞠躬，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熙宗时，夏使入见，改为大起居。定制以宋使列于三品班，高丽、夏列于五品班。皇统二年六月，定臣使辞见，臣僚服色拜数止从常朝起居，三国使班品如旧。俟殿前班及臣僚小起居毕，宰执升殿，余臣分班毕，乃令行入见及朝辞之礼。凡入见则宋使先，礼毕夏使入，礼毕而高丽使入。其朝辞则夏使先，礼毕而高丽使入，礼毕而宋使入。夏、高丽朝辞之赐，则遣使就赐于会同馆。惟宋使之赐则庭授。旧高丽使至阙皆有私进礼，大定五年，上以宋、夏使皆无此礼，而小国独有之，不可。遂命罢之。六年，诏外国使初见、朝辞则于左掖门出入，朝贺，赐宴则由应天门东偏门出入。

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以在谅暗，免宋使朝辞，太常寺言："若不面授书及传达语言，恐后别有违失。"遂令宋使先辞灵幄，然后诣仁政殿朝辞，授书。时右丞相襄言："伏见熙宗圣诞七月七日，以景宣忌辰避之，更为翌日，复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国贺。今圣诞节若依期，令外方人使过界，恐为雨潦所滞，设能到阙，或值阴雨亦难行礼，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为圣节，定宋人过界之期。"平章政事张汝霖、参知政事刘玮等言："帝王当示信，以雨潦路阻辄改之，或恐失信。且宋帝生日亦五月也，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生日，万里渡越江、河，尚不避霖潦，如期而至。今久与宋好，不可以小阻示以不实。彼若过界，多作程

顿亦不至留滞，纵使雨水愆期而入见，犹胜更用他日也。”御史大夫唐括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等亦皆言不可，上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令有司移报，使明知圣诞之实，特改其日以示优待行人之意。承安三年正月，上谕旨有司曰：“此闻宋国花宴，殿上不设肴馔，至其歇时乃备于廊下。今花宴上赐食甚为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者人使见辞，殿上亦尝有酒礼，今已移在馆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礼旧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须成礼。而国朝之例，酒既罢而食始进。至于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礼，而我使至其幕则有食而无酒，各因其旧，不必相同。古者宴礼设食以示慈惠，今遽更之，恐远人有疑，失朝廷宠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旧。正大元年十月，夏国遣使修好。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定拟使者见辞仪注云。盖夏人自天会议和，臣属于金八十余年，无兵革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两国俱敝，至是，始以兄弟之国成和。十月，遣礼部尚书奥敦良弼、大理卿裴满钦甫、侍御史乌古孙弘毅为报成使。三年十月，夏人告哀，遣中大夫完颜履信为吊祭使。夏人以兵事方殷，各停使聘。四年，遣王立之来聘，未复命而夏亡。

○新定夏使仪注

夏国使、副及参议各一，谓之使。都管三。上节、中节各五、下节二十四，谓之三节人从。报至行省，差接伴使与书表人迓于境。入界，则先具驿程腰宿之次。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赐宴，至河南行省亦然，谓之来宴。将至京，遣内侍一人以油绢复韬三银盒，贮汤乐二十六品，逆于近境尉氏县赐之。至恩华馆旧名燕宾馆，承安三年更名更衣，由宜照门入，预差馆伴使、副使二员，书表四人，牵拢官三十人以俟。来使三节人从至会同馆，谓之聚□，先以馆伴使名衔付之，而使者亦以其衔呈，然后使、副、都管、上中节人从以次见馆伴使。接伴使初相见之仪亦然。次以馆伴所书表见人使，馆伴所牵拢官与下节人互相参见，毕，乃请馆伴、接伴人，使、副，各公服齐出幕次，对行上□栏子外，馆伴在北，对立。先接伴揖，次来使副与馆伴互展状，揖，各传示，再揖。各就位，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置果殽。茶罢，执笏，近前齐起，栏子外馆伴在南，对立。先馆伴揖，次展接伴辞状，相别揖，各传示，再揖，通揖分位。是日，皇帝遣使抚问。天使至馆，转衔如馆伴初见之仪。馆伴与天使、来使副各公服，齐行至位，对立。请来使副升拜褥望阙立，次请天使升拜褥稍前立。来使副鞠躬，天使言：“有敕。”乃再拜鞠躬。天使口宣辞毕，复位。来使再拜，舞蹈，三拜，复位立。来使与天使各展状，相见揖，次馆伴揖。来使令人传示，请馆伴、天使与来使

对行上□，各赴椅子立，通揖。谨收笏坐，汤酒殽茶并如前，毕，执笏，近前，齐请起，至拜褥，依前对立。请来使副升褥位，进表谢抚问，再拜，副使平立，使跪奉表，天使近前搢笏受之，出笏复位，来使就拜，退，复对立。来使令人传示馆伴，依例书送天使土物，毕，展天使辞状，相别揖，次馆伴揖，各请分位。是后，每旦暮传示，并牵陇官声喏如仪。到馆之明日，遣使赐酒果，天使初至转衔后，望拜传宣皆如抚问之仪。使副单跪，以酒果过其侧，拜、舞蹈如仪。上□汤酒茶毕，诣拜褥位，跪进谢赐酒果表，赠天使土物皆如抚问使礼，押酒果军亦有土物之赠。乃命阁门副使至馆习仪，初转衔前后皆如馆伴相见之仪。汤茶罢，馆伴阁副传示使副，来日入见，例当习仪。来使副回传示，习仪毕。第二盏后，当面劝习仪承受人酒一盏，先揖，饮酒，再拜退。三盏果茶罢，执笏近前齐起，栏子外南为上，对立。以来日入见，故但揖而不展辞状，分位。乃以入见榜子付阁门持去，以付礼进司。来使副以书送土物于引进使，及交进物军员人等，阁门副及习仪承受人各赠土物。

第三日，入见。其日质明，都管、三节人从皆裹带，馆伴与来使副各公服，齐请赴马台，馆伴牵拢官喝："排马。"来使牵拢官喝："牵马。"各上马张盖。都管马上奉书在使前，至中门外，以外为上，对立，先来使牵拢官两声喏，次馆伴牵拢官亦然，齐揖，各传示，再揖，请行。至左掖门外五百步，馆伴与使副乃左右易位而行。揖毕，去门百步去伞下马，出笏，对行。凡后入称贺、曲宴皆同是仪。来使人从持物者不得入门，牵拢官权收之。客省令二人传示，馆伴与来使各令人回传示。至客省幕前，馆伴所书表在上立，齐揖，乃入幕。先馆伴所书表传示，次来使书表传示，依前栏子外立，先揖，当面劝酒一盏，再揖，退。引馆伴来使入客省幕，内为上，对立揖毕，请分位立。先馆伴揖，次展客省起居状，揖，各传示，再揖，通揖。请赴位立，再揖，请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各有果殽。第二盏酒毕，客省乃传示来使，请都管、上中节劝酒。回传示毕，引都管、上中节于幕次前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引退。第三盏酒毕，茶罢，执笏，近前齐起，幕次前立，通揖毕，各归本幕次。俟殿上小起居毕，宰执升殿，余臣分班退，阁使奏来使见榜子。乃先请馆伴入班。俟阁门招引，乃请客省与来使副对立于幕前，外为上。使者奉书，揖毕对行，至三门外，与引揖阁副揖。使奉书，副出笏后随，左上露台殿檐柱外，奉书单跪旧仪于丹墀内奉书，阁使接书，使副就拜，立。阁使右入栏子内，奏："封全。"转读毕，故事皆不读。引使副入殿栏子内，揖使副鞠躬再拜，引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问兄大金皇帝，圣躬万福。"再拜，兴，复位。皇帝乃宣问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毕，引使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圣躬万

福。”拜，复位，立。齐退，左下阶，至丹墀北向立。以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代奏：“圣躬万福。”毕，再拜。引使副前，双跪，皇帝遣人劳问，复位，谢恩，舞蹈，五拜。再揖使副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再揖阁副鞠躬，引使出班，谢远差接伴兼赐汤药诸物，复位，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至三门阶下，与阁副揖别，与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对揖，各归幕次。引都管、上中节左入，丹墀立，下节于门外阶下立，齐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下节鞠躬声喏，初一拜呼“万岁”，次一拜呼“万岁”，临起呼“万万岁”。喝：“各祗候。”平立，引右出。乃赐使者衣，拜舞皆如赐酒果之仪，毕，使者与天使对立。次请都管、三节人从望阙立，天使稍前立，都管人从鞠躬，天使传敕，拜谢如使仪，就拜毕，谢恩再拜。下节鞠躬声喏，如入见仪，乃再引入，赐以酒食，阁门招、客省皆如入见仪。至丹墀，谢赐衣物，再拜，舞蹈，三拜，鞠躬。赞：“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喝：“各祗候。”引右出，如前仪，归幕。乃请出，馆伴与使副幕前对立揖，各传示，再揖，请行。至元下马所，复左右易位而行，揖毕，各收笏，上马至馆。又左右易位入门，内为上，对立。先来使牵拢官，次馆伴牵拢官，各声喏，再拜揖，毕，请分位。乃以押伴使赐宴于馆。押伴至馆，转名衔回毕，与馆伴、来使公服，齐诣褥位对立，押伴稍前立。先请押伴、馆伴上褥位，望阙拜，谢坐，再拜，舞蹈，三拜，起。先请押伴上副阶上立，乃引使副上褥位，望阙亦?蛔□□峭□稀D擞牍莅槎孕猩稀F。押伴在副阶上，与使副展参状。来使副先令人报上闻，押伴回传示，再揖。请押伴先入，于卓前椅位立。馆伴与使副对揖，各就位立，通揖，请端笏坐，汤入，乃于拜席上排立都管人从。汤盏出，揖起，押伴等离位立。都管人从鞠躬拜，下节人声喏，如入见仪。呼“万岁”，毕，喝：“押伴及使副皆就坐。”引三都管、上中节分左右上□，南入，北为上，下节在西廊下立。候押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三盏下，食毕，四盏下，酒毕。押伴传示来使，面劝都管、上中节酒一盏，来使答上闻，以都管、上中节于副阶下排立，先揖，饮，传台旨劝，再揖，退。至五盏下，酒毕，茶入。都管人从于拜席上排立，待茶罢，揖押伴等起，离位立，都管人从鞠躬，喝：“谢恩。”拜，下节声喏如上仪，就位立。请押伴等齐下□，赴拜褥对立。先请使副就褥位，谢恩，再拜，舞蹈，三拜，复位。乃请押伴、馆伴就褥位，谢如上仪，复位。

第四日，命押宴官、赐宴官就馆宴。先赐宴天使转衔如前仪，各公服，请馆伴、天使与来使就褥位对立。先请使副就褥位，望阙立。次请赐宴天使就褥位稍前，使副鞠躬，天使传宣，使副拜谢，皆如前仪。使

副与天使互展状，起居，揖。次馆伴揖，使副令人传示馆伴，依例请赐宴天使茶酒，馆伴暂归幕。来使副与天使主宾对行上□，于西间内各诣椅位揖，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果殽。茶罢，执笏，近前请起，赐宴天使暗退。请押宴使至褥位立，次请馆伴齐就褥位，望阙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拜，兴，再拜复位，对立。请押宴上□。次请来使副诣褥位，谢坐，再拜，舞蹈，三拜，请分阶升□，栏子外，内为上，对立。先馆伴揖，次互展押宴起居状，相见，揖。各传示，再揖，通揖，请就位，诣椅位立。通揖，请端笏坐，以御宴不敢用踏床。汤入，都管、三节人从于拜席上排立。汤盏出，押宴离位立揖，都管人从鞠躬，下节人从声喏，呼“万岁”，如入见仪，喝：“各就坐。”请押宴等坐。引都管、上中节分左右上□，北入，南为上，立。下节于西廊下南入，北为上，立。候押宴等初盏毕，乐声尽，坐。至五盏后食，六盏、七盏杂剧。八盏下，酒毕。押宴传示使副，依例请都管、上中节当面劝酒。使者答上闻，复引都管、上中节于栏子外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退。至九盏下，酒毕，教坊退。乃请赐宴天使于幕次前。候茶入，乃于拜席排立都管、三节人从。茶盏出，揖起，押宴官等离位立，揖，都管人从鞠躬，喝：“谢恩。”拜，下节声喏，呼“万岁”，如入见仪，齐鞠躬，喝：“各祗候。”请押宴等官齐出，分阶下□，与天使对行至拜褥前立。请使副就位望阙谢恩，再拜，舞蹈，三拜，毕，依位立。请押宴、馆伴齐诣褥位谢恩。来使乃进谢御宴表，先再拜，平身立。使跪捧表，天使近前搢笏受表，出笏复位。使就拜，退复位，立。使副上闻，依例书送天使土物，领毕，天使即以物报之，然后展天使辞状，再揖，次馆伴揖，通揖，请分位。是日，来使于宴下监酒等官及教坊人等皆有所赠。

第五日，称贺。比至客省幕次对立，皆如入见仪。至收笏坐，先汤，次酒三盏，毕，客省传示来使，辞曰：“请都管、上中节当面劝酒。”回传示毕，引都管、上中节于幕次前阶下排立，先揖，饮酒，再揖，引退。至三盏酒毕，茶罢，出笏近前，齐请出幕次，前外为上，对立，通揖，分位，各归幕次。候阁门招引时，请客省与使副幕次前，外为上，对立揖。对行至门外阶下，与引揖阁副揖。引使副左入，与臣僚合班，至丹墀北向立定。同臣僚先再拜，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出笏就拜，兴，再拜，平立。俟进酒致辞毕，再拜，宣徽使称：“有制。”又再拜，宣答毕，先再拜，舞蹈，平立，分班。俟皇帝举酒时，再拜，合班又再拜，上殿，夏使副在御座右第二行北端立。次引都管、上中节左入，至丹墀立，下节门外阶下排立，齐鞠躬，通名毕，先再拜，鞠躬，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喝：“拜。”又再拜，下节

声喏呼“万岁”，如前仪。喝：“各祗候。”毕，平立，再鞠躬，喝：“赐酒食。”声喏再拜呼“万岁”，如前仪。引左廊立。待床入，进酒。皇帝饮酒时，上下侍立皆再拜。俟进酒官至位，合坐官再拜，皆坐。即行臣使酒，普传宣，立饮，再拜，复坐。次人从鞠躬声喏再拜呼“万岁”之仪如前。皆坐。至第三盏，传宣立饮，毕，再拜，复坐。次人从如前，毕，坐。俟致语，闻鼓笛时，揖臣使皆立，俟口号绝，臣使再拜，坐，次人从如前仪，复坐。次至五盏，将曲终，人从立，再如前仪，毕，先引出。臣使起再拜，退至丹墀，合班，谢宴，再拜，舞蹈，三拜，喝：“各祗候。”引出，至三门阶下，与阁门副使相揖别，与客省同行，至幕次前对立，先揖，各传示，再揖，请分位，就幕次。少顷，请馆伴与使副出幕次，外为上，对立，先揖，各传示，再揖，引行，至元下马处，请左右易位，对立揖，收笏上马，至馆，声喏相揖分位，与初入见还礼同。

第六日，赐分食，并赐酒果礼。天使至馆，与第二日赐酒果礼同。是日，支押分食酒果军士物，并在馆随局分官员承应人例物。凡里外门将军、监厨直长、馆都监、监酒食官、承应班祗候、众厨子、馆子、巡护军、馆伴所牵拢官，皆溥及之。第七日，曲宴礼，如前仪。第八日，奉辞之仪。至小起居毕，阁使先奏来使辞榜子。引使者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 8“圣躬万福。”又再拜。揖副鞠躬，使出班恋阙致词，复位，再拜，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第九日，聚□，送至恩华馆，更衣而行。凡使将至界，报至则差接伴使，至则差馆伴使，去则差送伴使，皆有副，皆差书表以从。凡行省来宴、回宴之押宴官，皆从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长官之职，以为转衔之光。来回之赐宴天使，皆以阁门祗候往，诏书、口宣皆禀命于都省，以翰林院定撰焉。

夏使至，或许贸易于市二日。使至，所差者馆伴使、副各一，监察、奉职、省令史各一，书表四，总领提控官、酒食官、监厨、称肉官各一，牵拢官三十，尚食局直长、知书、都管、接手、汤药直长、长行各一，厨子五，奉饮直长一、长行二，奉珍二，仪鸾直长一、长行十，把内外门官二，馆外巡防军三十，把馆甲军六十二，杂役军六十，过位不通汉语军十，凡杂役皆衣皁，过食司吏八十，街市厨子四十，方脉杂科医各一，医兽一，鞍马二十四匹，后止备八匹，押马官一员。又差说仪承受礼直官一员。凡在馆铺陈缴络器皿什物，户部差官与东上直阁同点检。所经桥道皆先期命工部修治之。凡赐衣，使副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旧又赐貂裘二，无则使者代以银三锭，副代以帛六十匹，后削之。惟生饩则代以绫罗三十九匹、帛六十二匹、布四

匹。金带三，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裹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复各一。朝辞，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匹。赐宋、高丽使之物，其数则无所考。

志第二十志第二十

乐上

《传》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岂二帝三王之弥文哉！盖有天下者，将一轨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礼乐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县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

○雅乐

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曰《仁丰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县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穀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钟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

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谓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钟、辰磬自昔数缺，宜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通旧各为二十四虡。”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初，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贞祐南迁，宣宗修之，以祔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编钟十三，编磬八，皆刻“大晟”字。时朝廷多故，礼器散亡，竟亦不能备也，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县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三十六虡，宗庙与殿庭同，郊丘则二十虡，宜用宫县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虡。又按《周礼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六变，谓六成也。唐、宋因之。盖圜钟，夹钟也，用为宫者以上应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宫声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阳之奇数，欲神听之也。凡乐起于阳，至少阴而止，圜钟自卯至申其数有六，故六变而乐止，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今止有太庙祫享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庙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酌献、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余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瀆、奠玉币、迎俎、酌献、舞出入乐曲，宜皆以‘宁’字制名。”遂命学士院撰焉。皇帝入中瀆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宁之曲》，皇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并与入中瀆同，余载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所当先后，太常议：“按唐、宋郊庙之礼，并先文后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礼亦然。惟唐韦万石建议谓先儒相传，以揖让得天

下则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当时虽从，寻复改之。其以《开元礼》先文后武为定。方丘如圜丘之仪，社稷则用登歌。”

宗庙。皇帝入门，宫县以无射宫，升殿，登歌以夹钟，皆奏《昌宁之曲》。迎神、送神奏《来宁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稞毕，还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开元》、《开宝礼》，至版位，即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进俎，奏《丰宁之曲》。酌献，宫县奏无射《大元之曲》。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献祖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肃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庙曰《仪坤》，世宗曰《大钧》，显宗曰《大宁》，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庆》。皇帝还版位及亚终献，皆奏无射宫《肃宁之曲》。饮福，登歌奏夹钟宫《福宁之曲》。彻豆，奏《丰宁之曲》，皆用无射宫。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时享有司摄事，初献盥洗，奏无射宫《肃宁之曲》。升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与亲享同。其别庙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并载仪注、乐章。

旧制，太庙、皇考庙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显宗，有司以为：“宋之太庙、别庙，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拟令皇考庙旧乐工皆充两庙堂上乐，以应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议：“古乐工无定数。”遂奏太庙、别庙通以百人为定。明昌六年，创设宫县，乐工一百五十六人。承安三年，敕：“祭庙用教坊奏古乐，非礼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给以食直，教阅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宫县乐工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阙，验色收补。四年，尚书省奏：“宫县乐工总用二百五十六人，而旧所设止百人，时或用之即以贴部教坊阅习。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而又创设九十二人。且宫县之乐行大礼乃始用之，若其数复阙，但前期遣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习之，亦可备用。”遂诏罢创设者。宣宗南迁，祔诸帝主于汴京太庙。礼官言：“祔享礼毕，车驾还宫，至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县奏《采茨》。”以乐虡未备，遂止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乐舞名数。太庙登歌，钟一虡，磬一虡，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

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宫县乐三十六虡：编钟十二虡，编磬十二虡，大钟、穀钟、特磬各四虡。建鼓、应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箫十，籥十，篪十，笛十，埙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錞二，金钲二，相鼓二，雅鼓二。有司摄祭，宫县二十虡：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与亲祠同。

皇帝受册宝。前期，大乐令与协律郎设乐县于殿廷。又设举麾位二，一于殿西阶，一于乐县西北。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至日，侍中奏："外办。"宫县乐作，皇帝乃出，即坐，乐止。奉宝入门，乐作，置褥位上，乐止。初引时宫县乐作，至位立定，乐止。宝初行，乐作，至御前置讫，乐止。皇帝受宝讫，乐作，侍中奏："称贺。"乐止。皇太子升殿，登歌乐作，复位，乐止。侍中奏："礼毕。"宫县乐作，皇帝还幕次，乐止。

御楼宣赦。前期，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至日，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立讫，鼓止。侍中奏："外办。"大乐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乃出。宣读讫，百官舞蹈，礼毕，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降座，乐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乐作，坐、立定乃止。其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孙，受外国使贺。宴外国使，皆用宫县。

○散乐

元日、圣诞称贺，曲宴外国使，则教坊奏之。其乐器名曲不传。皇统二年宰臣奏："自古并无伶人赴朝参之例，所有教坊人员只宜听候宣唤，不合同百寮赴起居。"从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

○鼓吹乐

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惟用两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鼓一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节鼓二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十四

箫二十四

△后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

□鼓三

金钲三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节鼓二

铙鼓十二

歌十六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小横吹百二十

△后部第二：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辞律不传。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兒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暢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

猗欤我祖，圣矣武元。诞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楚，深根固蒂。克开我后，传福万世。无河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内。自昔肇基，至于继体。积累之业，沦胥且坠。望戴所归，不谋同意。宗庙至重，人心难拒。勉副乐推，肆予嗣绪。二十四年，兢业万几。亿兆庶姓，怀保安绥。国家闲暇，廓然无事。乃眷上都，兴帝之

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壮岁经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俙如昨。欢诚契阔，旦暮之若。于嗟阔别兮，云胡不乐。

郊祀乐歌

皇帝入中瀆，宫县黄钟宫《昌宁之曲》：凡步武同。

衮服穆穆，临于中瀆。瞻言圜坛，皇皇后帝。禋祀肇称，磬香维德。爰暨百神，于昭受职。

降神，宫县《乾宁之曲》、《仁丰道洽之舞》。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蔟、姑洗皆一奏，词并同：

我金之兴，皇天锡羡。惟神之休，爰兹郊见。有玉其礼，有牲其荐。将受厥明，来宁来燕。

皇帝盥洗，宫县黄钟宫《昌宁之曲》：

因天事天，惇宗将礼。爰饬攸司，奉时罍洗。挹彼注兹，乃升坛陛。先事而虔，神劳岂弟。

皇帝升坛，登歌大吕宫《昌宁之曲》：

相在国南，崇崇其趾。烝哉皇王，维时莅止。至诚通神，克禋克祀。于万斯年，昊天其子。

昊天上帝，奠玉币，登歌大吕宫《洪宁之曲》：

穆穆君王，有严有翼。佩环锵然，圜坛是陟。嘉德升闻，馨非黍稷。高明降监，百神受职。

皇地祇，《坤宁之曲》：

肃敬明祇，躬行奠贽。其贽维何？黄琮制币。从祀群灵，咸秩厥位。惟皇能飨，允集熙事。

配位太祖皇帝，《永宁之曲》：

肇举明禋，皇天后土。皇祖武元，爰作神主。功昭耆定，歌以大吕。绥我思成，有秩斯祜。

司徒迎俎，宫县黄钟宫《丰宁之曲》：

穆穆皇皇，天子躬祀。群臣相之，罔不敬止。俎豆毕陈，物其嘉矣。馨香始升，明神燕喜。

昊天上帝，酌献，登歌大吕宫《嘉宁之曲》：

郊禋展敬，昭事上灵。太尊在席，有醑斯馨。酌言献之，灵其醉止。福禄来宜，以答明祀。

皇地祇，《泰宁之曲》：

衮服穆穆，临彼泰折。于昭神宫，埋币瘞血。爰称匏爵，斟言荐洁。方舆常安，扶我帝业。

配位太祖皇帝，《燕宁之曲》：、

烝哉高后，肇迪丕基。功与天合，配天以推。荐时清旨，孔肃其仪。来宁来燕，福禄绥之。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黄钟宫《咸宁之曲》：

奉祀郊丘，《云门》变舞。进秉朱干，停挥翟羽。于昭睿文，复肖圣武。无疆维烈，天子受祜。

亚终献，宫县黄钟宫《咸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扫地南郊，天神以俟，于皇君王，克禋克祀。交于神明，玄酒陶器。诚心靖纯，非贵食味。

皇帝饮福，登歌大吕宫《福宁之曲》：

所以承天，无过乎质。天其祐之，惟精惟一。泰尊爰挹，馨香荐德。惠我无疆，子孙千亿。

彻豆，登歌大吕宫《丰宁之曲》：

大礼爰陈，为豆孔硕。肃肃其容，于显百辟。皇灵降监，馨闻在德。明禋斯成，孚休罔极。

送神，宫县圜钟宫《乾宁之曲》：

赫赫上帝，临监禋祀。居然来歆，昭答祖配。圜坛四成，神安其位。升歌赞送，天人悦喜。

方丘乐歌

迎神，《镇宁之曲》。大钟宫再奏，太蔟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吕羽再奏，词同：

至哉坤仪，万汇资生。称物平施，流谦变盈。礼修泰折，祭极精诚。皇皇灵眷，永奠寰瀛。

初献盥洗，太蔟宫《肃宁之曲》：

礼有五经，无先祭礼。即时伸虔，惟时盥洗。品物吉蠲，威仪济济。锡之纯嘏，来歆恺悌。

初献升坛，应钟宫《肃宁之曲》：

无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潜刚克，资生实蕃。方丘之仪，惟敬无文。神其来思，时歆荐殷。

初献奠玉币，太蔟宫《亿宁之曲》：

礼行方泽，文物备举。惟皇地祇。昭假来下。奠瘞玉帛，纯诚内著。神保是享，陟降斯祜。

司徒捧俎，太蔟宫《丰宁之曲》：

四阶秩仪，坛于方泽。昭事皇祇，即阴以瘞。洁肆于祊，孔嘉且硕。神其福之，如几如式。

正位酌献，太蔟宫《溥宁之曲》：

荡荡坤德，物无不载。柔顺利贞，含洪光大。笾豆既陈，金石斯在。四海永宁，福禄攸介。

配位酌献配太宗也，太蔟宫《保宁之曲》：

词阙。

亚终献升坛，太蔟宫《咸宁之曲》：

卓彼嘉坛，奠玉方泽。百辟祇肃，八音纯绎。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彻豆，应钟宫《丰宁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笾豆静嘉，登于有司。芬芬馨香，来享来仪。郊仪将终，声歌彻之。

送神，林钟宫《镇宁之曲》：

因地方丘，济济多仪。乐成八变，灵祇格思。荐余彻豆，神贶昭垂。亿万斯年，永祐丕基。

诣望燎位，太蔟宫《肃宁之曲》。词同升坛。

志第二十一志第二十一

乐下

○宗庙乐歌

殿庭乐歌

鼓吹导引曲

采茨曲

禘祫亲飨，皇帝入门。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出、入步武同。

惟时升平，礼仪肇兴。鸣銮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恪谨迎承。恭款祖考，神宇攸宁。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升阶及将还板位，皆同登歌。

笙镛既陈，罍樽在户。升降有容，惟规惟矩。恭敬明神，上仪交举。永言保之，承天之祜。

皇帝盥洗，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惟水之功，洁净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辉。皇皇穆穆，宗庙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归。

皇帝降阶，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于皇神宫，象天清明。有来肃肃，相维公卿。礼仪卒度，君子攸宁。孔时孔惠，绥我思成。

迎神，宫县《来宁之曲》。黄钟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大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八音克谐，百礼具举。明德维清，至诚永慕。神之格思，云軿风驭。来止来临，千祀燕处。

司徒引俎，宫县无射宫《丰宁之曲》：

维牲维牺，齐明致祠。我将我享，吉蠲奉之。博硕肥腯，神嗜为宜。千秋歆此，永绥黔黎。

始祖酌献，宫县无射宫《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肴既馨。苾芬孝祀，在庙之庭。羞于皇祖，来燕来宁。象功昭德，先祖是听。

德皇帝，《大熙之曲》：

万方欣戴，鸿业创基。瑶源垂裕，绵瓞重熙。式崇毖祀，爰考成规。笾豆有楚，益臻皇仪。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图造邦，载德其昌。皇仪允穆，诞集嘉祥。明诚昭格，积厚流光。祗严清庙，钟石琅琅。

献祖，《大昭之曲》：

惟圣兴邦，经始之初。鸠民化俗，还定攸居。迪德纯俭，志规远图。时哉显祀，精诚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天启璇源，贻庆定基。率义为勇，施德为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景祖，《大昌之曲》：

丕显鸿烈，基绪降昌。圣期诞集，邦宇斯张。尊严庙祏，昭格休祥。煌煌缛典，亿载弥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伐功，天监其明。惟威震叠，惟德绥宁。神策无遗，鸿图以兴。会孙孝祀，遹昭厥成。

肃宗，《大明之曲》：

于皇神人，武烈文谟。左右世祖，怀柔扫除。威震遐迩，化渐虫鱼。垂光绵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钦圣弘渊。慈爱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绵绵。时纯熙矣，流庆万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听，晔晔神功。仪刑世业，昭格上穹。持盈孝孙，荐芳斯丰。锡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协应，平统寰区。开祥垂裕，肇基永图。明明天子，敬承典谟。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鸿，无为端扆。祚承神功，究驯俗美。清宫缉熙，孝毖时祀。钦奠羞诚，牺樽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显令德，神基丕承。对越在天，享用跻升。于穆清庙，来燕来宁。神其醉止，惟钦克诚。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开基，周武殷汤。猗欤圣考，嗣德弥光。启佑洪绪，长发其祥。严恭庙享，万世烝尝。

世宗，《大钧之曲》：

神之来思，甫登于堂。稞圭有瓒，秬鬯芬芳。巍巍先功，启祐无疆。万年肆祀，孝心不忘。

显宗，《大宁之曲》：

于皇神宫，有严惟清。吉蠲孝祀，惟神之宁。对越在天，绥我思

诚。敷祐亿年，邦家之庆。

章宗，《大隆之典》：

两纪践阼，万方宁康。文经天地，武服遐荒。礼备制定，德隆业昌。居歆典祀，亿载无疆。

宣宗，《大庆之曲》：

猗欤圣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被群生。牲粢惟馨，鼓钟其铿。神兮来思，歆于克诚。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无射宫《肃宁之曲》：

明明先皇，神武维扬。开基垂统，万世无疆。干戚象功，威仪有光。神保是飨，昭哉降康。

亚终献，无射宫《肃宁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仪陟降，惟礼是从。笾豆静嘉，于论鼓钟。惟皇受祉，监斯德容。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牺牲充洁，粢盛馨香。来格来享，精神用彰。饮此纯禧，简简穰穰。文明天子，万寿无疆。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孝祀肃睦，明德以荐。乐奏九成，礼终三献。百辟卿士，进彻以时。小大稽首，神保聿归。

送神，宫县黄钟宫《来宁之曲》：

洁兹牛羊，清兹酒醴。三献攸终，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载锡繁祉。万寿无疆，永保禋祀。

郊祀前，朝享太庙乐歌。

皇帝入门，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郊将升禋，庙当告虔。锡銮戾止，孝实奉先。祀事斯举，有序无愆。祗见祖考，神意欢然。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

皇皇天子，升自阼阶。奠见祖祢，肃然有怀。百礼已洽，八音克谐。既昌且宁，万福沓来。

迎神，宫县《来宁之曲》。黄钟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太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以实应天，报本反始。洁粢丰盛，礼先肆祀。风马云车，神之吊矣。来止来宜，而燕翼子。

皇帝盥洗，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

有水于罍，有巾于篚。帨手拭爵，圭衮有炜。玄酒大羹，德馨维菲。万年昌宁，皇皇负扆。

皇帝升阶，宫县无射宫《昌宁之曲》：降阶，同。

巍巍京师，有严神宫。圣主戾止，多士云从。来享来献，肃肃其容。将昭大报，庸示推崇。

司徒奉俎，宫县无射宫《丰宁之曲》：

陈其牺牲，惟纯与精。苾芬孝祀，于昭克诚。不疾瘯蠡，或剥或亨。洋洋在上，以交神明。

始祖酌献，宫县《大元之曲》：

猗欤初基，兆我王迹。其命维新，贻谋丕赫。绵绵瓜瓞，国步日辟。堂构之成，焜煌今昔。

献祖，《大昭之曲》：

以圣继兴，成王之孚。民从其化，咸奠攸居。清庙观德，猗欤伟欤。金石备乐，以奉神娱。

昭祖，《大成之曲》：

东夷不庭，皇祖震怒。神武削平，贻厥圣绪。犹室有基，垣墉乃树。亿万斯年，天保孔固。

景祖，《大昌之曲》：

于皇艺祖，其智如神。修法施令，百度惟新。疆宇日广，海隅咸宾。功高德厚，耀耀震震。

世祖，《大武之曲》：

于皇先王，昭假于天。长驾远驭，麾斥无前。王业犹生，孙谋有传。圆坛展礼，敢先告虔。

肃宗，《大明之曲》：

猗欤前人，简惠昭融。相我世祖，成兹伐功。敷佑来叶，帝图其隆。将修熙事，先款神宫。

穆宗，《大章之曲》：

仁慈忠信，惟祖之休。功光岐下，迹掩商丘。言瞻清庙，怀想前修。神其来格，歆兹庶羞。

康宗，《大康之曲》：

猗欤前王，惠我无疆。仪刑典法，日靖四方。永言孝思，于乎不忘。昭告大祀，祗率旧章。

太祖，《大定之曲》：

天生聪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国，为我驱民。挞彼威武，万邦咸宾。明昭大报，推而配神。

太宗，《大惠之曲》：

维清缉熙，于昭明德。我其收之，骏奔万国。南郊肇修，大典增饰。清庙吉蠲，纯禧申锡。

睿宗，《大和之曲》：

维时祖功，肇开神基。昭哉圣考，其德增辉。上动天监，明命攸

归。谋贻翼子，无疆之辞。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肃宁之曲》：

先皇开基，比迹殷汤，功加天下，武德弥光。容舞象成，干戈戚扬。于昭报本，怀哉不忘。

亚终献，宫县《肃宁之曲》：

于皇宗祊，朝献维时。芬芬酒醴，棣棣威仪。诚则有余，神之格思。神孙千亿，神其相之。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皇皇穆穆，丕承丕基。躬亲于禋，载肃载祗。对越在天，神歆其诚。于以饮酒，如川之增。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物维其时，既丰且旨。苾苾德馨，或将或肆。神之居歆，洽于百礼。于万斯年，穰穰介祉。

送神，宫县黄钟宫《来宁之曲》：

济济多仪，皇皇雅奏。献终反爵，荐余彻豆。神监昭回，有秩斯祐。无疆之福，申锡厥后。

昭德皇后别庙，郊祀前荐享，登歌乐曲。

初献盥洗，夷则宫《肃宁之曲》：

神无常享，时歆精诚。惟诚惟洁，感通神明。先事盥涤，注兹清冷。巾篚既奠，尊彝荐馨。

初献升、降殿，中吕宫《嘉宁之曲》：

有来肃肃，登降以敬。粲粲袨服，锵锵佩声。金石节奏，既协且平。其仪不忒，乃终有庆。

司徒奉俎，奏夷则宫《丰宁之曲》：

馨我黍稷，洁我牲牷。降升有节，荐是吉蠲。工祝致告，威仪肃然。神之吊矣，元吉其旋。

酌献，奏夷则宫《仪坤之曲》：

侀天之妹，坤德利贞。圆丘有事，先荐以诚。我酒既旨，我肴既盈。神其居飨，福禄来成。

彻豆，奏中吕宫《丰宁之曲》：

明昭祀事，旧典无违。乐既云阕，神其聿归。礼之克成，神保斯飨。于万斯年，迓续丕贶。

祫禘有司摄事。

初献盥洗，宫县无射宫《肃宁之曲》：

祀事之大，齐栗为先。洁精以献，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荐豆笾。神其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同亲祀。

国有太宫，合食以礼。跻阶肃肃，降陛济济。锵然纯音，节乃容止。神之格思，永绥福履。

时享，摄事登歌乐章。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酌彼行潦，维挹其请。洁齐以祀，祀事昭明。显允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诚。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同亲祀，惟不用宫县。

济济在庭，祗荐有序。雍容令仪，旋规折矩。爰徂于基，鸣佩接武。敬恭神明，来宁来处。

昭德皇后时享，登歌乐章。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时祀有章，礼备乐举。爰洁其盥，亦丰其俎。俯仰升降，中规中矩。神其来格，百神是与。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三献及司徒降，同。

假哉神宫，神宫有侐。惟时吉蠲，登降翼翼。歌钟锵煌，笙磬翕绎。于昭肃恭，灵釐来格。

司徒奉俎，无射宫《丰宁之曲》：

宫庭枚枚，钟磬喤喤。既仪圭鬯，既奠惣芗。齐庄奉馈，笾豆大房。灵之右飨，流庆无疆。

酌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于皇坤德，作合乾仪。涂山懿范，京室芳徽，容声如在，典祀惟时。神其克享，荐祉来宜。

亚终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嘉羞实俎，高张在庭。申献合礼终献改申为三，坤德仪刑。神其是听，用鬯清明。清明既鬯，来享来宁。

彻豆，夹钟宫《丰宁之曲》：

礼成于终，神心禗禗。惣萧发馨，乐阙献已。徒驭孔多，灵舆载轙。青玄悠悠，归且亿矣。

宣孝太子别庙，登歌乐章。

初献升殿，夹钟宫《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馨斯齐。美哉洋洋，升降以礼。礼容既庄，乐亦谐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献，无射宫《和宁之曲》：

于惟光灵，孝德昭宣。高丽有奕，来宁来燕。于荐惟祫，既时既蠲。从我烈祖，载享亿年。

亚终献，《和宁之曲》：

金石和奏，豆笾惟丰。祠宫奉事，齐敬精衷。笙吟伊浦，鹤驻缑峰。是保是飨，灵德无穷。

彻豆，夹钟宫《和安之曲》：

寝成奕奕，今兹其时。明称肇祀，将礼之仪。侯安以怿，羞嘉且时。乐阕献已，神其飨思。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册宝，应钟宫《显宁之曲》：

天开休运。积仁而昌。命兹昭考，敢忘显扬。上仪肇举，涓日之良。来格来享，惠我无疆。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册宝乐曲：

恢大帝业，敉宁多方。懿德茂烈，金书发扬。肇举上仪，涓择吉日。鸿名赫赫，与天无极。

上册宝，宫县《静宁之曲》：

日卜其吉，承祀孔肃。广号追崇，孝心克笃。于乎悠哉，来思晬穆。宝册既陈，委于宗祝。

皇帝降殿，宫县《鸿宁之曲》：

继世隆昌，临朝静默。追谥鸿名，发辉潜德。玉质金章，煌煌简册。涓辰展仪，永传无极。

殿庭乐歌。

大定七年正月，上册宝，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太蔟宫《泰宁之曲》：降座，同。

德隆帝位，承天而兴。侯邦来庭，民居安宁。归美以报，传之无极。鸿名徽称，寿时万亿。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四方既平，功归圣明。定功巍巍，丕享鸿名。股肱良哉，揄扬元首。储精优游，南山等寿。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圣德高明，万邦咸休。镒铢唐虞，糠骰商周。维时群臣，对扬稽首。天子明明，令闻不朽。

册宝初行，奏《和宁之曲》：册宝将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阶，曲并同。

四方攸同，昭哉成功。时和年丰，诸福来崇。英声昭腾，和气充塞。于乎皇王，维寿时亿。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穆清皇风，遐方来同。于昭于天，物和岁丰。丕受鸿名，对扬伟迹。纯厘穰穰，敷锡罔极。

上寿，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和宁之曲》。同前。

举酒，《万寿无疆之曲》：

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群臣对扬，诞受鸿名。霞觞琼腴，君王乐岂。皇天垂休，万寿无极。

皇太子升阶、降阶，及与宴官升殿，并奏《和宁之曲》。同前。

进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对天鸿休，于以铺张。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图皇纲，时维明昌。祉福无疆，于民敷扬。

行群官酒，宫县《和宁之曲》。文舞入，设群官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

圣德高明，如天强名。多方治平，功大有成。流于声音，形于蹈舞。颁觞群臣。以昭礼遇。

进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惟明后，驭寰瀛。跻升平，飞英声。功三王，德五帝。游岩廊，亿万岁。

行群官酒，宫县《和宁之曲》。武舞入，设群官食，奏《四海会同之舞》，三成止：

地平天成，时和岁丰。迓衡弗迷，率惟敉功。受天之祜，四方来荷。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进第三爵，登歌《嘉禾之曲》：

景命赫斯归吾皇，仁风洋洋被远荒。琛贽旅庭趋明光，气和薰蒸为嘉祥。殊本合穗真异常，庾如坻京岁且穰。猗欤鸿休超前王，播为声诗传无疆。行群官酒、设群官食、群官降阶，宫县并奏《和宁之曲》，皇帝将降御座，奏《泰宁之曲》，并用太簇宫。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册礼，皇帝升御座，宫县《泰宁之曲》：

皇皇穆穆，衮服玉趾，如日之升，如山仰止。九宾在列，媚兹天子。愿言无疆，介以繁祉。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穆穆元圣，天迪子保。相维臣工，以奏丕号。扬于路朝，玉牒神宝。于万斯年，吾君寿考。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玉册玉宝，尊圣天子，丕扬鸿名，昭受帝祉。闳休对天，其隆孰比。臣下同心，翼戴归美。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大矣我后，徽册膺受。欢趋彤庭，拜手稽首。休明御辰，无疆万寿。灵贶沓来，天地长久。

举酒，奏《万寿无疆之曲》：

圣德懋昭，民归天祐。煌煌金书，典册光受。备乐在庭，八音谐奏。群公奉觞，天子万寿。

进第一爵，登歌《王道昌明之曲》：

明明我皇，道光化溥。百度惟新，礼修乐举。藻饰太平，烂然可睹。超跻三王，晖映千古。

设群官食，奏《和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穆穆我君，威折群丑。辉光日新，仁洽九有。容典葳蕤，超前绝后。端拱深严，宝册膺受。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典礼修，惟明后。扬鸿名，灿琼玖。罗华绅，为万寿。歌南山，坚且久。

行群官酒，奏《和宁之曲》、《四海会同之舞》：

道隆政平，天开有德。万国和宁，来王来极。昭受鸿名，俯徇列辟。锡饮行觞，欢心各得。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众瑞毕至昭升平，爰生嘉禾乃合穗。膴膴大田无南东，稼茂如云成丰岁。既刈既获百室盈，击壤歌沸野老声。陶唐之民兹其比，帝力何有若自遂。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宝，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泰宁之曲》。并大吕宫：

上帝有赫，怀此明德。畀之神宝，庸镇万国。临轩是膺，登降维则。群臣拜首，年卜万亿。

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受命大宝，昭答眷佑。珍符明贶，人为天授。文物具举，《韶》、《濩》迭奏。群臣上之，天子万寿。

群臣合班，奏《归美扬功之曲》：

德冒生民，明明元后。端冕临轩，神宝是受。群工来贺，咸拜稽首。无疆无期，享祚长久。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阶，宫县《称觞介寿之曲》：

上仪昭举，膺时瑞玉。群辟在列，跄跄肃肃。衮衣桓圭，归美稽首。升降惟时，天子万寿。

举酒，登歌奏《万寿无疆之曲》：

上帝眷命，纯休兹至。诞膺洪宝，光临大器。称觞对扬，嵩岳万岁。其宁惟永，无疆卜世。

天德二年十月，册立中宫，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乾宁之曲》：降座，同。

人道大伦，王化所基。明圣稽古，阴教欲施。临轩发册，备举彝仪。《麟趾》《关雎》，宜播声诗。

册宝入门，奏《昌宁之曲》：出门，同。

羽卫充庭，淑旗徽章。礼仪具举，涓辰以良。相我内训，来仪椒房。亿万斯年，邦家之光。

将受册宝、以册宝入门，宫县奏《肃宁之曲》：命妇升、降，同。

涂山兴夏，《关雎》美周。坤仪之尊，母临九州。瑶册祎衣，光配凝旒。地久天长。福禄是遒。

后出阁，奏《顺宁之曲》：升、降座，同。

天立厥配，任姒比隆。母仪四海，化行六宫。日月并明，乾坤合德。于万斯年，作俪宸极。

受册，奏《坤宁之曲》：

风化之始，由于壶闱。礼文斯备，爰正坤仪。维顺以慈，俪圣同德。则百斯男，垂统无极。

天德四年二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县奏《乾宁之曲》：皆用夹钟宫。

大君有为，先图本固。涓辰之吉，礼成储副。文物备陈，声乐皆

具。人心载宁，克昌福祚。

册使入门，《昌宁之曲》：

在天成象，焕乎前星。惟圣时宪，典礼以行。一人有庆，万邦以贞。社稷之福，浸昌浸明。

皇太子入门，奏《元宁之曲》：出门，同。

皇矣上帝，纯佐明圣。笃生元良，日跻德性，册命主器，万邦以正。龙楼问寝，亿年之庆。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县《洪宁之曲》：并用太簇宫。

会朝清明，临轩备礼。天威皇皇，臣工济济。于昭元良，膺兹典册。对扬闳休，卜年万亿。

皇太子入门，奏《肃宁之曲》：

光昭前星，惟天垂象。稽古而行，主器以长。曲礼告成，迩遐属望。国本既隆，繁厘永享。

群臣合班，奏《嘉宁之曲》：

于皇临轩，礼崇上嗣，维眷之祺，傣方正位。言观其仪，翔翔济济。美归吾君，太平万岁。

皇太子复受册位，奏《和宁之曲》：

祖功艰难，经营缔构。基牢根深，枝繁叶茂。于昭贻谋，骈休集佑。元良斯贞，吾皇万寿。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册皇太孙，皇帝将升御座，宫县《泰宁之曲》：并姑洗宫。

上天丛休，申锡祚胤。孙谋有诒，临轩体正。煌煌上仪，欣欣众听。隆我邦本，无疆惟庆。

皇太孙入门，奏《庆宁之曲》：出门，同。

宝源流光，流光惟远。孙谋有贻，庆序昭衍。于乐众望，于皇备典。动容周旋，承兹嘉羡。

群臣合班，奏《顺宁之曲》：

冕旒当宁，徽章备举。彩仗充庭，金石列虡，济济多士，翼翼就序。海润山晖，倾听乐府。

皇太孙复受册位，奏《保宁之曲》：

礼之攸闻，丕建世嫡。众论协从，天心不易。名崇震宫，辞著瑞册。社稷宗庙，无疆夷怿。

鼓吹导引曲

天眷三年九月，驾幸燕京，导引曲：无射宫。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穑艰难。苍生洗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金戈玉斧临香火，驰道六龙闲。歌谣到处皆相似，天子寿南山。

天德二年三月，祫享回銮，导引曲：

礼成庙享，御卫拱飞龙，诸道起祥风。太平天子多受福，孝德与天通。凤箫龙管《韶》音奏，声在五云中。粲然文物昭治世，万亿祀无穷。

贞元元年三月，驾幸中都，导引曲：并姑洗宫。

銮舆顺动，嘉气满神京，辇路宿尘清。钩陈万旅随天仗，缥缈转霓旌。都人望幸倾尧日，鼙扑溢欢声。临观八极辰居正，寰宇庆升平。

《采茨曲》：

新都春色满，华盖定全燕。时运千龄协，星辰五纬连。六龙承晓日，丹凤倚中天。王气盘山海，皇居亿万年。

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回銮，《采茨曲》：并用。

庆成回大驾，仙仗紫云深。龙衮辉千骑，嵩呼间八音。太平兴缛礼，万国得欢心。孝格迎遐福，穰穰永降临。

正隆六年六月，驾幸南京，导引曲：并林钟宫。

神宫壮丽，宫殿压蓬莱，向晓九门开。圣明天子初巡幸，遥驾六龙来。五云影里排仙仗，清跸绝纤埃。都人齐唱升平曲，更进万年杯。

《采茨曲》：

双阙层云表，澄景开清晓。六龙天上来，驰道平如扫。虞巡五载合，夏谚一游同。都人欣豫意，写入颂声中。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回銮，《采茨》、导引曲：皆应钟宫。自后亲祀，二曲并用。

太宫崇烈考，大礼庆初成。彩仗回云步，天阶严跸声。舜宫合至孝，周《颂》咏维清。介福应穰简，欢交万国情。

导引曲：

礼行清庙，华黍荐年丰，圣孝与天通。六龙回驭千官卫，玉振珮环风。黄麾金辂严天仗，非雾郁葱葱。工歌叠奏升平曲，福禄自来崇。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孙受册，谢庙，导引曲：

璇源浚发，衍庆自灵长，圣运日隆昌。震闱显册遵彝典，基绪焕重光。练时庙见严昭报，礼乐粲成章。精诚潜格神明助，福禄永无疆。

志第二十二志第二十二

仪卫上

○常朝仪卫内外立仗常行仪卫行仗法驾黄麾仗

金制，天子之仪卫，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卫士，曰护卫、曰亲军、曰弩手，曰控鹤、曰伞子、曰长行。立仗则有殿庭内仗、殿庭外仗，凡大礼、大朝会则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两阶而已。行仗则有法驾、大驾、黄麾仗，凡行幸及郊庙祀享则用之。其非大礼远出，则有常行仪卫、宫中导从焉。大抵模仿宋制，错综增损而用之。其宿卫则见《兵志》云。

初，国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卫士，帘下置甲兵。正隆元年，海陵去甲兵，惟存锦衣弩手百人，分立两阶。其仪，都副点检，公服偏带。常朝则展紫。左右卫将军、宿直将军，展紫，金束带，各执玉、水晶及金饰骨朵。左右亲卫，盘裹紫袄，涂金束带，骨朵，佩兵械。供御弩手、伞子百人，并金花交脚幞头，涂金铜鈒衬花束带，骨朵。左右班执仪物内侍二十人，展紫，涂金束带。朝参日，弩手、伞子直于殿门外，分两面排立。司辰报时毕，皇帝御殿坐，鸣鞭，阁门报班齐。执擎仪物内侍分降殿阶，南向立。点检司起居，弩手、伞子于殿门外北面山呼声喏，讫，即于殿门外东西相向排立。都点检以次三员升殿，都点检在东近南，左副又少南，右副在西，东向对立。左右卫将军在殿下东西对立。省臣随班起居毕，左右司侍郎从宰执奏事。殿中侍御史随班起居毕，东西对立于左右卫将军之北，少前。修起居注分殿陛东西对立于殿栏外副阶下，以俟。奏事毕，皇帝还阁，侍卫者乃退。

凡遇大礼、大朝会，则有内外立仗。熙宗皇统元年正月，上册宝，立仗一千一百八十人。自是以后，至海陵时，俱用三千人。世宗大定七年，上册宝，颇损其数，且以天德、贞元不设车辂，遂并去之。是后，或减至二千，或一千、或八百、或六百人。天德二年，海陵立后，发册勤政殿，设黄麾细仗，用前六部，摄官七十一，擎执六百七十八人。受册泰和殿，用后六部，摄官三十六，擎执三百二十二人。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于大安殿，用黄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奉表于仁政殿用黄麾细仗一千四百二人。二十七年，册皇太孙，亦如之。

大定八年，黄麾半仗，摄官一百七十五人，擎执二千八十一人，编

排职掌九人。

殿庭内仗。以中心东西相向一重，并面北旗帜为中道。左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执者三人。碧襕官一，大雉扇二。碧襕官一，中雉扇六，碧襕官一，小雉扇六。碧襕官一，朱团扇六。碧襕官一，睥睨四。碧襕官一，红大伞一。碧襕官一，紫方伞二。碧襕官一，华盖一。右行，东向列者，并同。面北，第一行，牙门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留中道。第二行，监门校尉十二，分左右。第三行，长寿幢一，押旗大将军一，居中，次东五方龙旗十五，次西五方凤旗十五。第四行，自内而东，青龙旗五，红龙旗二十。自内而西，青龙旗五，红龙旗二十。第五行，同上，又君王万岁旗一，五人居中。日旗一，五人在左。月旗一，五人在右。第六行，自内而东，天下太平旗、苣纹旗、日月合璧旗、苣纹旗、青龙旗、赤龙旗、河渎旗、江渎旗各一，旗五人，排仗通直官一，排仗大将一。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内而西，祥云旗、五星连珠旗、祥云旗、黄龙旗、白龙旗、黑龙旗、淮渎旗、济渎旗各一，旗五人，通直官一，大将一。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绯天王旗、皁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内而东，孔雀旗一，五人。苍乌旗、兕旗、牦牛旗、驩□蜀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鹦鹉旗、驯犀旗、角端旗、狖鸃旗、驺牙旗、野马旗、瑞麦旗、甘露旗各一，旗五人。自内而西者同。

外仗。在门外。左边，西向，自北排列。第一部，第一行，侍御史、大将军、折冲都尉各一，主帅三。第二行，绛引幡五首十五人，龙头竿四、弓矢五、揭鼓二、龙头竿四、仪锽斧五、龙头竿四、朱刀盾五、龙头竿四、绿刀盾五、龙头竿四、小戟五。第三行，与第一行同。第四行，与第二行同。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以次而南，各为前后四行，其名数与第一部同，惟无绛引幡。右五部，东向排列，色数皆同。左第五行，从北，每大旗一，均用小红龙旗二间之。角宿旗一，三人，均用二。亢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氐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房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心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尾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箕宿旗一，三人，均用二。斗宿旗一，三人，均用二。牛宿旗一，三人，均用二。女宿旗一，三人，龙旗并黄排襕旗各一。虚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危宿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室宿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壁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重轮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左摄提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青龙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木星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火星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土星旗一，三人，红、黄排

襕旗二。金星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水星旗一，三人，吏兵并紫排襕旗各一。北岳旗一，三人，吏兵并龙君旗各一。东岳旗一，三人，龙君并黄熊旗各一。中岳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各一。西岳旗一，三人，赤豹并力士旗各一。南岳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朱雀旗一，三人，虎君并天马旗各一。右第五行，从北。奎旗一，三人。娄旗一，三人。胃旗一，三人。昴旗一，三人。毕旗一，三人，觜旗一，三人。参旗一，三人。井旗一，三人。鬼旗一，三人。皆均用二旗如前。柳宿旗一，三人，红龙并黄排襕旗各一。星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张宿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翼宿旗一，三人，紫、黄排襕旗二。轸宿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重轮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右摄提旗一，三人，紫、黄排襕旗二。白虎旗一，三人，红、黄排襕旗二。东方神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南方神旗一，三人，黄、紫排襕旗二，中央神旗一，三人，红龙排襕旗二。西方神旗一，三人，红、紫排襕旗二。北方神旗一，三人，力士并紫排襕旗各一。风伯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雨师旗一，三人，虎君并黄熊旗二。雷公旗一，三人，黄熊并赤豹旗二。电母旗一，三人，赤豹并吏兵旗二。北斗旗一，三人，吏兵并龙君旗二。玄武旗一，三人，龙君并。天马旗二。三人执一旗者重立，二人各执小旗者亦重立。

殿门外仗，亦从北，留中道。飞麟旗、駃騠旗、鸾旗、麟旗、驯象旗各二，共十人，从中分列为第一重。鹖鸡旗、貔旗、玉马旗、三角兽旗、黄鹿旗各二，共十人，次外分列为第二重。其次，第一部都尉三员，第二部至第五部俱二员，为第三重。又其次五部，各刀盾二十，为第四重。又其次五部，各弓矢二十，为第五重。左右同。

黄麾细仗，摄官八十八人，擎执一千三百五人，编排职掌九人。

内仗，中道左一行，自北西向排列。黄麾幡一首，执者三人。大雉扇六、中雉扇六、小雉扇六、朱团扇六、睥睨四、红大伞一、紫方伞二、华盖一，凡伞扇之上皆有碧襕官一。右行东向，排次同。面北，第一行，长寿幢一，居中。牙门旗八，共二十四人，分左右。第二行，君王万岁旗五人，居中。日旗五人，监门校尉五人，在左。月旗五人，监门校尉五人，在右。第三行，五方龙旗十五在左，五方凤旗十五在右。第四行，红龙旗三十四，第五行，红龙旗三十四，皆分左右。第六行，自内而东，太平、苣纹、合壁、苣纹、赤龙、青龙旗各一，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将一人。未、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内而西，祥云、连珠、祥云、黄龙。白龙，黑龙旗各一，

旗五人，通直一人，大将一人。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绯天王旗、皁天王旗各一。第七行，自内而东，河渎、江渎、兕、赤熊、驯犀、角端、狻麟、纲子旗各一，旗五人。自内而西，淮渎、济渎、兕、赤熊、驯犀、角端、狻麟、纲子旗各一，旗五人。

外仗，左边西向，自北排列，第一行，五部，侍御史、大将军、折冲都尉各一，主帅各二。第二行，第一部，绛引幡五首，十五人。龙头竿四、弓矢五、揭鼓二、仪锽斧五，龙头竿四、弓矢五、朱刀盾五、绿刀盾五，龙头竿四、仪锽斧五、朱刀盾五、绿刀盾五，龙头竿四、小戟五，龙头竿四、小戟五。第二部至五部无绛引幡，余色并同，以次相接而南。右五部东向，亦如之。左第三行，从北，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轮、左摄提、青龙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北、东、中、南、西岳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襕四、黄排襕四、红排襕四、吏兵旗二、天马旗一。右第三行，从北，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旗各一，旗三人。次重轮、右揶提、白虎旗各一，东、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北斗旗各一，旗三人。次紫排襕四、黄排襕四、红排襕四、吏兵旗二、天马旗一。

行仗。天子非祀享巡幸远出，则用常行仪卫。弩手二百人，军使五人，控鹤二百人，首领四人，俱服红地藏根牡丹锦袄、金凤花交脚幞头、涂金银束带，控鹤或皁帽碧袄，各执金镀银蒜瓣骨朵。长行四百人，拳脚幞头、红锦四衤癸袄、涂金束带，二人紫衫前导，无执物，余执列糸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镫三十四，在控鹤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剑六十俱垂红绒结子、仪锽斧五十八，在控鹤后。其常朝、御殿、郊庙、临幸，凡步辇出入则有近侍导从，执金镀银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球二人，节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壶一人，净巾一人，鏶锣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阁则分立阁门之外，导引至殿，皇帝升座则降阶以俟，入阁然后放仗。

天眷三年，熙宗幸燕，始备法驾，凡用士卒万四千五十六人，摄官在外。海陵迁都于燕，用黄麾仗万三百四十八人。天德二年祀庙，用黄麾四千人。世宗即位，凡行幸祀享并用三千人，间亦不满其数。大定十一年前，祀南郊、朝享太庙及至郊坛，用大驾七千人，此其大较也。

天眷法驾人数。摄官六百九十九人：将军、大将军四十三人，折冲、果毅一百二十六人，校尉五十六人，郎将三十四人，帅兵官二百四

十六人，统军六人，都头六人，千牛一人，旅帅二人，部辖指挥使二人，押纛二人，押衙四人，四色官四人，押旗二人，引驾官四人，进马四人，押仗通直二人，押仗大将二人，碧襕一十六人，长史二人，鼓吹令二人，鼓吹丞二人，典事五人，太史令一人，太史正一人，司丞一人，府牧一人，刻漏生四人，县令一人，御史大夫一人，僚佐一十人，进辂职掌二人，夹辂将军二人，陪辂将军二人，教马官二人，四省局官八人，导驾官四十八人，抱驾头官一人，执扇筤一人，尚辇奉御二人，殿中少监二人，供奉职官二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四人，押仗二人，殿中侍御史二十四人。诸班直队二千九百四十五人：钧容直三百六人人员六，长行三百，执旗一百三十六人，引驾六十二人人员二，长行六十，驾头天武官一十二人，执从物茶酒班一十一人，御龙直仗剑六人，天武把行门八人，殿前班击鞭一十人，御龙直四十人人员二，长行三十八，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部押二人，殿前班行门三十五人，捧日马队七百人，奉宸步队七百人，天武骨朵大剑三百一十人人员一十，长行三百，东第四班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扇筤天武二十人，捧日队从领人员一十七人，簇辇茶酒班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钧容直三十一人，人员一，长行三十。招箭班三十三人人员三，长行三十，天武约襕三百一十人。人员一十，长行三百。车辂下驾士六百三十八人：玉辂下一百四十人控马踏路四，驾士一百二十八，挟辂八，金辂下六十四人控马踏路四，驾士六十，象辂下驾士四十人，革辂、木辂、耕根车驾士同上，革车二，共五十人，指南、记里车各三十人，辂车、鸾旗、皮轩车各十八人，黄钺、豹尾车各十五人，属车八，共八十人。辇舆下六百八十五人：小舆一，长行二十四人，逍遥一，共三十五人什将节级九，长行二十六，平辇下四十二人什将节级九，人员七，长行二十六，腰舆共一十九人人员一，什将虞候二，长行一十六，大辇下三百七十一人掌辇人员四，什将十二，长行三百五十五，分五番，芳亭辇一，长行六十人，御马三十二，共百三十四人。控马，天武官六十四。挟马，骑御马直长行六十四人。骑御马直人员三，天武节级三人，押马六人，象二十三人。擎执人、舁士共八千七百七十一人。鼓吹乐工九百九十四人。马六千七十八匹。

天德五年，海陵迁都于燕，用黄麾仗一万八百二十三人摄官在内，骑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节。

第一节。中道，象二十三人。节级二人，铜锣，七宝，□俞石、银钩各一，铁钩二，小旗十五，并服花脚幞头、青锦络缝绯衤癸衫，金镀银双鹿束带第一引，七十二人：清道一，武弁、绯云鹤袍、袴、革带，执

黑漆杖。幰弩一，赤平巾帻、绯辟邪衫、革带、赤袴。诞马二，控四人，赤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银革带，缨辔凉屉二副。轺车一，赤马二，驾士十八人，武弁、绯绣雉大袖衫、白袴。马，缨辔凉屉、铜面、包尾。县令一员，朝服，坐轺车。僚佐四员，并朝服。控马八人，锦帽、络缝紫衫、大佩、银带。紫方伞一，黄抹额、宝相花衫、银带、大口袴。朱团扇一，曲盖一，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袴。青衣二，青平巾、青衫、袴、革带，执青竹杖。车辐棒二，赤平巾、绯白泽衫、革带、赤袴。告止幡二，执者六人，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袴。传教幡一，信幡一，各三人，并黄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袴。小戟十六。服同上。

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清道二，幰弩一，诞马四，控八人，服并如前。□鼓一，金钲一，平巾帻、绯鸾衫、抹带、袴、锦縢蛇。大鼓六，黄雷花衫、袴、抹额、抹带。节一，幢一，麾一，夹槊二，角四，仪刀十，并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银革带、大口袴。革车一，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武弁、獬豸大袖、勒帛、马饰如前。府牧一员，朝服坐车。僚佐四员，控马八人，服并如前。铙鼓一，箫二，笳二，笛一，筚篥一，并平帻、绯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横吹一，绯苣纹袍、袴、抹额、抹带。青衣四，车辐棒四，紫方伞一，朱团扇四，曲盖一，告止幡二，六人，传教幡二，六人，信幡二，六人，小戟四十，服并如前。刀盾三十六，银褐抹额、宝相花衫、银革带、袴。弓矢三十六，锦帽、青宝相花衫、银革带、袴。槊三十六。锦帽、紫宝相花袍、革带、袴。

朱雀旗队三十四人：折冲都尉三人，平巾帻、紫辟邪衫、革带、大口锽、锦縢蛇、横刀弓矢。皞槊二，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革带、袴。朱雀旗一，五人，绯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袴、横刀，引夹人加弓矢。弩六，弓矢六，槊十二。并平巾、绯宝相花衫、横刀、革带、袴。

龙旗队七十一人：大将军一人，朝服。引旗四人，黄抹额、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袴。旗十二，风伯旗一、雨师旗一、雷公旗一、电母旗一、北斗旗一、五星旗五、左右摄提旗二，执、夹共六十人，皆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袴、横刀，引夹人加弓矢，后凡执旗者并同。副竿二，锦帽、黄宝相花衫、革带、袴。护旗四人。加黄抹额、弓矢。

太仆三车八十一人：指南车，驾士三十人，武弁、绯霩绣孔雀大袖、银褐带、袴。记里鼓车，驾士三十人，獬豸大袖。鸾旗车，驾士十八人，瑞鹰大袖。驾车赤马十二，执黑杖者三人。

外仗。牙门旗队二十八人：分左右。白泽旗二，执夹各五人，绿具装冠、人马甲、锦臂鞲、横刀，引夹加弓矢。金吾牙门旗第一门，牙门旗四，执夹十二人，青宝相花衫、抹额、革带、大口袴、横刀，引夹人加弓矢。监门校尉六人。长脚幞头、绯抹额、狮子裲裆、银带、横刀、弓矢、乌皮靴，后队同。

前部马队，第一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锦帽、绯辟邪袍、袴、革带、横刀、弓矢。角宿、亢宿、斗宿、牛宿旗四，旗各五人，并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横刀，引夹加弓矢。弩六，弓矢十四，并锦帽、青宝相花衫、革带、袴。槊二十八。绯色衫，余同上。

第二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衫。氐宿、女宿、房宿、虚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如前。

第三队七十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心宿、危宿、尾宿、室宿旗四，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如前。

第二节。中道。金吾引驾骑二十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辟邪衫、革带、袴、横刀、弓矢。弩六，弓矢六。槊六。并平巾帻、绯宝相花裲裆、革带、袴。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长脚幞头、绿公服、角带、丝鞭、乌皮靴。府吏四人，长脚幞头，绿宽衫、角带、黄绢半臂、乌靴。部辖指挥使一人，平巾帻、紫宝相花衫、革带、锦螣蛇。主帅四十八人，分五项，平巾帻、绯鸾衫、革带、袴、执仪刀。□鼓、金钲各十二，平巾帻、绯鸾衫、银褐抹带、锦螣蛇。大鼓、长鸣各百二十，黄雷花衫、抹额、抹带。铙鼓十二，绯苣纹衫、抹额、抹带。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钲鼓，无螣蛇。大横吹百二十。服如饶鼓。外仗。马部第四队六十人：分左右。折冲都尉二人，绯麟衫。箕宿、壁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人。服、执并如前队。第五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奎宿、井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第六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绯瑞鹰袍。娄宿、鬼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第七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胃宿、柳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第八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昴宿、星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并如前队。第九队六十人：折冲都尉二人，赤豹袍。毕宿、张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十八。服、执同前。第十队七十人：折冲都尉二人，瑞马袍。觜宿、翼宿、参宿、轸宿旗各一，旗五人，弩六，弓矢十四，槊二

十八。服、执如前。步甲队，第一、第二两队百一十人：领军卫将军二人，平巾帻、紫白泽袍、袴、带、锦螣蛇、横刀、弓矢。犦槊四，平巾帻、绯宝相花袍、大口袴。折冲都尉四人，服如将军。鹖鸡旗二，貔旗二，旗各五人，朱牟甲弓矢四十，朱牟甲刀盾四十。兜牟、甲身、披膊、锦臂鞲，行縢、鞋袜、勒甲、革带。

第三节。中道，前部鼓吹第二，五百二十三人：侍御在外。节鼓二，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筚篥二十四，黑平巾帻、绯对鸾衫、银褐勒帛、大口袴。主帅二十六人，分四项，革带、执仪刀、服如上，无勒帛。□鼓、金钲各十二，黑平巾帻、绯绣对鸾衫、银褐勒帛、大口袴、锦螣蛇。小鼓百二十，中鸣百二十，黄雷花袍、袴、抹额、抹带。羽葆鼓十二，青苣纹袍、抹额、抹带。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服如前色。侍御史二员，朝服。黄麾幡一，三人。武弁、绯宝相花衫、银褐勒帛、大口袴，执者马、袴者步。外仗。步甲，第三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紫瑞马袍。玉马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弓矢四十。服、执并同前队。第四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瑞鹰袍。三角兽旗二，旗五人，青牟甲刀盾四十。第五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袍。黄鹿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弓矢四十。第六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飞麟旗二，旗五人，黑牟甲刀盾四十。第七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駃騠旗二，旗五人，银褐牟甲弓矢四十。第八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服同。鸾旗二，旗五人，银褐牟甲刀盾四十。第九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瑞鹰袍。麟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弓矢四十。第十队五十二人：折冲、果毅都尉二人，驯象旗二，旗五人，黄牟甲刀盾四十。服、执如前。金吾牙门旗第二门，牙门旗四，执夹十二人，监门校尉六人。服、执同第一门。左右屯卫将军二人，平巾帻、紫飞麟袍、大口袴、锦螣蛇、革带、横刀、弓矢。绛引幡二十，执者六十人，武弁、绯绣宝相花衫、银褐勒帛、大口袴。共八十人。

第四节。中道，六军仪仗二百五十二人：统军六人，花脚幞头、紫绣抹额、孔雀袍、革带、横刀、□胡□鲁、器仗、珂马。都头六人，长脚幞头、紫宝相花大袖、革带、横刀。神武军旗二、羽林军旗二、龙武军旗二，旗各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排襕旗四十八、吏兵旗四、力士旗四、赤豹旗四、黄熊旗四、龙君旗四、虎君旗四、掩尾天马旗六，旗一人，锦帽、五色宝相花衫、革带、锦臂鞲。白簳枪九十，交脚幞头、五色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汗袴。柯舒二十四，镫杖十八。

并贴金帽、五色宝相花衫、革带。引驾龙墀旗队六十五人：排仗通直二人，排仗大将二人，并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丝鞭、乌皮靴。天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旗一人，并锦帽、五色宝相花衫、革带、臂鞲。天下太平旗一、五方龙旗五，旗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服并如上，横刀、弓矢。君王万岁旗一、日月旗各一、旗五人。执人锦帽，引夹人贴金帽，服、执已见前例。御马六十六人：马十六匹，匹四人，控马三十二人，贴金帽、紫宝相花衫、革带。夹马三十二人。皁帽、青锦袄、涂金铜束带。广武节级一人，锦帽，执黑杖，服同控马。管押骑御马直人员一人。皁帽、红锦袄、涂金、铜束带。中道队三十二人：大将军一人，朝服、丝鞭。日月合璧旗一、苣纹旗二、五星连珠旗一、祥云旗二，旗各五人。服、执见前例。长寿幢一。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大口袴。金吾细杖一百人：青龙旗一、白虎旗一、五岳神旗五、五方神旗五，旗各四人，并四色宝相花衫、青黄银褐皁抹额、抹带、横刀，引夹如前。押旗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角带、乌皮靴。五方龙旗各三、五方凤旗各三，旗一人，并五色衫、抹额、革带、横刀。四渎旗四，旗五人。并皁宝相花衫、抹额、革带、横刀、引夹如前。外仗。黄麾前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左右屯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紫飞麟袍、革带、大口袴、锦螣蛇、横刀、弓矢。主帅二十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袴、仪刀。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锽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络刀盾二十，槊二十，绿縢骆刀盾二十。并青宝相花衫、抹额、抹带、行螣、鞋袜。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领军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紫绣白泽袍。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锽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络刀盾二十，槊二十，绿縢络刀盾二十。服并绯。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屯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紫瑞鹰袍。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锽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络刀盾二十，槊二十，绿縢络刀盾二十。服并黄，余同上部。

第五节。中道，八宝香案共三百人：舆士九十六人，平巾帻、绯宝相花衫、大口袴、涂金银束带。烛笼三十二，大佩银腰带，服同舆士。行马十六，服同烛笼。碧襕官十六人，弓脚幞头、碧襕衫、涂金铜束带、乌皮靴，后四人执长刀。符宝郎八人，长脚幞头、绿公服、角带、槐简、步导。援宝三十二人，人员二人，武弁、紫宝相花衫、革带、执黑漆杖。长行三十人，绯宝相花衫、执黑漆杖。香案八，舆士三十二人，服同烛笼、行马。案后金吾仗六，方伞二，大雉扇四，服并同碧襕官。金吾仗十二人，四色官四人，长脚幞头、绿公服、大口袴、金铜腰

带，前二人执槐简，后二执金铜仪刀。押仗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靴。金甲二人，披膊，兜牟、钺斧、锦臂鞲、勒甲绦。进马四人。平巾帻，紫犀牛裲裆、革带、袴、刀、矢弓。金吾引驾四十九人：千牛将军一人，千牛十人，郎将二人，并绯绣抹额、紫犀牛裲裆、革带、大口袴、横刀、弓矢、珂马，将军平巾帻、无抹额，千牛郎将花脚幞头，余同。长史二人、长脚幞头、绿公服、金铜腰带、袴、乌皮靴。引驾官四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靴。中雉扇十二，大伞二，小雉扇四，华盖二，香蹬一座，八人，火燎一，二人。武弁、绯宝相花大袖、革带、大口袴。腰舆人员、什将三人，皁帽、红锦袄、涂金银束带。人员执杖。长行十六人，拳脚幞头、红锦四衤癸袄、涂金银腰带。排列官二人，长脚幞头，紫公服、红鞓带、乌皮靴。小舆二十四人，白鞓银束带，服同长行人。逍遥辇人员、什将共十六人，皁帽、涂金银束带、红锦方胜练鹊。人员执黑漆杖。长行二十六人，红地白狮锦袄、涂金银带、冠同。平辇人员、什将十六人，皁帽、红锦团袄、涂金银带。舆辇共一百三人。诸班开道旗队一百七十七人：开道旗一，铁甲、兜牟、红背子、剑、绯马甲。皁纛旗十二，旗一人，黑漆铁笠、皁皮人马甲。引驾六十二人，皁帽、红锦团袄、红背子、铁人马甲、箭、兵械、骨朵。辅龙直一百二人。皁帽、红背子、骨朵、铁人马甲。外仗。黄麾前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左右武卫大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主帅二十人，龙头竿一百，揭鼓六，仪锽斧二十，小戟二十，弓矢四十，朱縢络刀盾二十，槊二十，绿縢络刀盾二十。黄宝相花衫，余并如前第一部。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左右骁卫大将军与都尉服赤豹袍，龙竿以下服银褐花衫，余名色并如前第二部。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除将军、都尉服瑞马袍，龙竿以下服皁花衫，余名色并如前第三部。

第六节。中道，门旗队一百二十三人：骑执门旗四十，五方色龙旗十，步执红龙门旗六十，麋旗一，簇辇红龙旗八，日月旗二，麟旗一，凤旗一，旗皆一人。并铁甲、兜牟、红锦袄、红背子，马执者惟红背子，步执门旗仍带剑。金辂，皇太后乘之，公主侍坐，故在玉辂之前。驾士九十四人，赤平巾帻、绯绣对凤大袖、绯抹额、赤袴、鞋袜。击鞭内侍十人，皁帽、红锦袄、涂金银束带。驾头下，御床也。抱驾头内侍一人，长脚幞头、紫罗公服、涂金银束带。控马二人，锦帽、锦络缝宽衫、银大佩腰带。广武官十二人，锦帽、白鞓银束带、袄。茶酒班执从物十一人，水罐二、香球二、唾盂一、厮罗一、手巾一、御椅三人、踏床一，皁帽、碧锦团袄、红锦背子、涂金银束带。共百三十人。拱圣直，人员二人。长行三十八人。真珠头巾、红锦四衤癸袄、涂金银束

带。导驾官四十二人，朝服。从人八十四，锦帽、紫络缝宽衫、大佩银腰带。仗剑六人，皁帽、红锦团袄、红锦背子、铁甲、弓矢、器械。广武把行门八人，殿班把行门三十五人。服并如仗剑。玉辂，帝后同乘，太子陪坐。驾士百二十八人，服如金辂，惟用青色。千牛将军一人，具装，执长刀于辂右。左右点检二人，披金甲。夹辂大将军二人，陪辂将军二人，并朝服。进辂职掌二人，长脚幞头、紫宽衫、涂金银腰带。教马官二人，长脚幞头、绯抹额、紫宝相花衫、涂金银腰带。部押二人，皁帽、铁甲、红锦袄、执骨朵。挟辂八人，控踏路马四人，马二匹，铜面、包尾、凉屉，人服如驾士。共一百五十三人。龙翔马队二十队，六百二十人，分左右，每队人员三人，皁帽、铁甲、红锦袄、红背子、弓矢、剑、骨朵、甲马。殿侍二十八人。铁甲、红锦背子、弓矢、器械、甲马。东第五班，金枪六队，每队旗三人、枪二十五人，内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铁兜牟、金枪。银枪六队，每队旗三人、枪二十五人，内二十人佩弓矢。共一百六十八人，并裹铁笠，银枪。东第四班，二队，每队旗三人、弩二十五人，共五十六人。铁笠、兜牟。神勇步队七百人：分左右作四重，每重人员十，皁帽、红锦团袄、弓矢、器械、骨朵。长行六百六十人，并铁兜牟、甲。内拱圣骨朵直一百六十四人，拱圣枪直一百六十四人，内执子旗者二人，余执枪。拱圣弓箭直一百六十六人，弓矢、器械、执骨朵。拱圣弩直一百六十六人。挟弩、□胡□鲁。广武骨朵大剑三百一十人：指挥使五人，红锦袄、红背子。都头五人，红袄、红背子、并皁帽、涂金腰带、骨朵。长行三百人。内一百人簇四金鹏锦帽、紫孔雀宽袄、白鞮银束带、骨朵，二百人金镀银花朱红笠、绯对凤宽袄、银带、执银花大剑。导驾官四十二员，从者八十四人。服已见前。外仗。青龙白虎队五十二人：果毅都尉二人，青龙旗一、白虎旗一，旗五人，弩六人，弓矢十四，槊二十。服已见前。

第七节。中道，驾后辅龙直乐三十一人：拍板一，筚篥十五，笛十四，人员一人。长行三十人，乐器自备，并皁帽、红锦袄、涂金束带，并马。人员执骨朵。扇筤二十五人：执筤官一人，控马二人，服并如前例。红龙扇二，长脚幞头、紫公服、涂金银束带。广武二十人：锦帽、绣宽袄、白鞮银束带、紫对凤十领、绯对凤十领。七宝辇舆士四十二人：什将、人员十六人，皁帽、红锦团袄。长行二十六人。盘裹幞头、红锦四衤癸袄、涂金束带。持鈒队五十人：旅帅二人，服如都尉。重轮旗二，旗五人，服同前例。红罗大伞二，大雉扇八，小雉扇八，红罗绣华盖一，武弁、绯宝相花衫、革带、袴、锦縢蛇。朱团扇八，黄宝相花衫。真武幢一，皁宝相花衫。睥睨八，绯宝相花大袖。麾一，幢一。紫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后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

人，部辖指挥使一人，主帅十八人，金钲、□鼓各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节鼓二，铙鼓十二，歌十六，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一百二十。青苣纹袍、抹额、抹带，余并与前同。金吾牙门旗第三门，牙门旗四，旗三人，监门校尉六人。服、执同第一门。黄麾后第一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二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三部二百七十二人，殿中侍御、卫大将军、折冲都尉、龙头竿以下名色，并如前三部。

第八节。中道，后部鼓吹第二，百二十人：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筚篥二十四。服并如前。属车八，牛二十四，驾士八十人。武牟、绯绣云鹤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袴。黄钺车，赤马二，驾士十五人。武牟、绯对鹅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褥。豹尾车，赤马二，驾士十五人。武弁、绯立豹大袖、银褐抹带、大口袴。玄武队六十一人：金吾折冲都尉一人，平巾帻、紫辟邪袍、革带、袴、螣蛇、横刀、弓矢。皞槊二，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大带。仙童旗一、玄武旗一、螣蛇旗一、神龟旗一、旗五人，服、执如前例。槊十九，弓矢十五，弩四。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袴。黄麾后第四部二百七十二人，第五部二百七十二人，第六部二百七十二人，摄官名数服色并如前第四、第五、第六部。绛引幡二十，执者六十人。并武弁、绯绣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袴。诸从驾官并于仗后陪从，朝服不足者公服。凡应乘马者，并同宋制。

志第二十三志第二十三

仪卫下

○大驾卤簿

世宗大定三年，祫享，用黄麾仗三千人。分四节：第一节，无县令、府牧，即用黄麾前三部，次前部鼓吹，次金吾牙门旗，次驾头，次引驾龙墀队，次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节，黄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万岁日月旗，次御马，内增控马司圉、挟马司圉各一十六人，次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等旗，次八宝，内增执黑杖传喝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宝辇。第三节，黄麾后第一、第二部，次玉辂，次栲栳队，次导驾门仗官。第四节，黄麾后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辂，次牙门旗，次后部鼓吹。大定六年九月，西京还都，用黄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摄官在内，骑七百六十二匹。分四节：第一节，摄官五十四人，执擎三百二人，乐工一百七十人。第二节，摄官三十二人，执擎三百七十六人。第三节，仗内摄官四十四人，导驾官四十二人。门仗官一百人，玉辂青马八、驾士一百四十人，护驾栲队五百人，执擎二百四十二人。第四节，摄官五十人，金辂赤马八、驾士九十四人，控鹤二十二人，乐工八十四人，执擎二百九十人。是岁，上还自西京，有司备仪仗，皇太子乘缀辂，上疑其非礼，以问礼官，无能知者，上怒，皆责降之。明年，将册皇太子，宰臣奏当备仪仗告庙，上曰：“前朕受尊号谒谢，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马，于礼甚轻，今皇太子乃用备礼何耶？”丞相良弼谢，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尔。”先是，凡行幸皆役民执仗，是后诏以军士易之。

大定十一年，将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庙，右丞石琚奏其礼，上曰：“前朝汉人祭天，惟务整肃仪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谓祭天在诚，不在仪仗之盛也，其减半用之。”于是，遂增损黄麾仗为大驾卤簿，凡用七千人摄官在内，分八节。

第一节。第一引，七十人，县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与府牧同，颇损其数，而增行止旗一。

第二节。金吾皁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队三十四人，指南、记里鼓车皆五十二人，鸾旗车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队七十二

人：内白泽旗二，旗五人，绿具装冠、绿皮甲勒皮、锦臂鞲、横刀，引夹加弓矢，绿皮马甲、包尾全。折冲都尉二人，黑平巾帻、紫绣辟邪袍、革带、银褐大口袴、锦螣蛇、横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槊三十。并锦帽、青绣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袴。佽飞队四十八人：内果毅都尉二，黑平巾帻、紫绣飞麟袍、革带、银褐大口袴、锦螣蛇，佩横刀、弓矢。虞候佽飞三十人，铁甲、兜牟、横刀、弓矢、黑马甲全。铁甲佽飞一十六人。服、执如上。前部马队，第一队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队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队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内帅兵官二人，黑平巾帻、绯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袴，执仪刀。殳二十六，叉二十六。五色宝相花衫、抹额、抹带、行縢、鞋袜。行止旗一。绯绣宝相花衫、抹额、银褐抹带、大口袴。

第三节。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队，第一至第五队皆四十二人。衙门旗二十人。黄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

第四节。黄麾幡三人，六军仪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马三十三人，黄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龙白虎队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五节。八宝二百三十二人，平头辇三十人，七宝辇四十二人。班剑、仪刀队二百人：内将军二人，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辟邪袍、革带、银褐大口袴、锦螣蛇，执仪刀。班剑、仪刀各九十八。并平巾帻、绯绣宝相花衫、革带、银褐大口袴、锦螣蛇、执仪刀。骁卫翊卫队六十人：内供奉郎将二员，黑平巾帻、绯绣宝瑞马袍、革带、银褐大口袴，执仪刀。凤旗二，旗五人，服、执如前。弩、弓矢、槊皆一十六。服如班剑，横刀。夹毂队，第一队九十二人：内折冲都尉二人，平巾帻、绯绣飞麟袍、革带、银褐大口袴，执仪刀。宝符旗二，旗五人，朱鋈甲刀盾八十。朱甲、锦臂鞲、行縢、鞋袜。第二队八十二人：内果毅都尉二人，白泽袍。飞黄旗二，旗五人，银褐鋈甲刀盾七十。第三队八十二人：内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皁鋈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六节。马步门旗队一百人，驾头一十五人，广武官、茶酒班执从物者二十三人。御龙直四十人。红锦团袄、镀金束带，内人员二皁帽，三十八人真珠头巾。玉辂一百五十一人。栲栳队五百人：内金枪队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员十八、并铁甲、皁帽、红锦背子，执小旗，马甲，红锦包尾。长行一百八人，铁甲、兜牟、红锦背子、锦臂鞲，甲

马、红锦包尾，执金枪。银枪队一百二十六人，人员十八、长行一百八人，服并如上，银枪。弓箭直步队一百二十四人，人员四、铁甲、皁帽、红锦团花战袍、弓矢，执银骨朵，马甲全。长行一百二十人，铁笠、红锦团花战袍、铁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队一百二十四人，人员四、长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无弓矢。金吾牙门旗二十人，黄麾后第一部一百五十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二人，行止旗一。

第七节。扇筤二十五人，金辂九十四人。大安辇一百八十一人：内尚辇奉御二人，殿中少监二人，奉职官二人，并公服。令史四人，书令史四人，七人乌介帻、绯四衤癸素衫、银褐抹带、大口袴、皁靴，一人长脚幞头、紫罗公服、角带皁靴。掌辇四人，武弁、黄绣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袴。人员十二，皁帽、红锦团袄、铜束带，内指挥使一人执银骨朵。舁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辇。御马三十三人。持鈒队三十九人。后部鼓吹一百六十人。黄麾后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后步甲队第一至第二队皆四十二人。殳叉五十六人。行止旗一。

第八节。后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象辂、革车、木辂皆五十人，进贤车二十六人，豹尾车一十八人，属车八十人。玄武队六十一人。后步甲队第三至第五队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门旗二十人。后部马队第一队七十六人，第二队六十四人，第三队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后分行旗、止旗为二。以上名数与黄麾同者不重述。

章宗明昌五年六月，尚书省奏："大定六年，世宗自西京还都，采宋省方还京之仪，用黄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辂、栲栳队甲骑五百人、导驾官四十二员，自后遂不复用。今车驾幸景明宫，还都之日宜依用之。"制可。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礼，大驾卤簿当用人二万一千二百一十八、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亲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拟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栲栳队、执槁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节。"从之。泰和六年，上欲亲行祫享，命有司计其役费，尚书省奏："当用仗三千五百人，钱一万余贯，马八百六十五匹。旧例，马皆借取于民，亲军、班祗皆自备从事。今军旅方兴，官马以备缓急，不可借用，民亦不可重扰，宜令有司摄事。"上诏再议之。八年四月，禘于太庙，依元年例，用黄麾仗三千人，屯门仗五百人。

○皇太后皇后卤簿

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清旅队三十人，清游旗一，执一

人、引二人、夹二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佩弓矢、横刀、执槊、弩、骑。次金吾卫折冲都尉一人，平巾帻、紫槊裆、大口袴、锦縢蛇、弓矢、横刀。皞槊二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夹折冲。领四十骑：二十人执槊、四人弩、十六人横刀。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横刀、弓矢。次虞候佽飞二十八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弓矢、横刀，骑夹道，分左右均布至黄麾仗。次内仆令一人，丞一人，依本品服，分左右。各书令史二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骑从。次黄麾一，执一人，夹二人。武弁、朱衣、革带，正道骑。次左右厢黄麾仗，厢各三行，行百人，从内第一行，短戟、五色氅，执者并黄地白花綦袄、帽、行縢、鞋、袜。次外第二行，戈、五色氅，执人并赤地黄花綦袄、帽、行縢鞋、袜。次外第三行，仪锽、五色幡。并青地赤花綦袄、帽、鞋、行縢、鞋、袜。次左右领军卫、左右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卫等，卫各三行，行二十人，分前、后。卫各主帅六人，唯左右领军卫各三人，并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领军卫前后狮子文袍、帽、余卫豹文袍、帽，各执鍮石装长刀，骑领，分前、后。每卫各果毅都尉一人检校。被绣袍，以上各一名步从。左右领军卫有绛引幡，引前、掩后各三。执者六人，并平巾帻、绯衫、大口袴。次内谒者监四人，给事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少监二人。并骑，分左右。以上各有内给使一人，步从。次内给使百二十人。皆宫人，并平巾帻、绯衫、大口袴，分左右，在车后。次偏扇、团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以宫人执之，皆服间彩大袖裙襦、彩衣、革带、履。次香蹬一，执擎内给使四人。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在重翟车前。次重翟车，马四，驾士二十四人。平巾帻、青衫、大口裤、鞋袜。次行障二，坐障二。分左右夹车，宫人执之。服同执扇。次内寺伯二人，领寺人六。分左右，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执御刀，并骑，夹重翟车。次腰舆一，舆士八人，团雉扇二。夹舆。次大伞四，次大雉扇八。分左右，横行为二重。次锦华盖二。单行，正道。次小雉扇、朱团扇各十二。并横行，分左右。次锦曲盖二十四。横行，为二重。次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舆以下并内给使执之，服同前。次宫人车。次绛麾二。分左右，执各一人，武弁、朱衣、革带、鞋袜。次后黄麾一，执一人，夹二人。并骑，武弁、朱衣、革带，正道。次供奉宫人。在黄麾后。次厌翟车，马四，驾士二十四人。次翟车、安车皆四马，驾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车、金根车，皆驾牛三，驾士各十二人。服同前。次左右厢牙门各二，每门执二人，夹四人。并赤綦袄、黄袍、帽。第一门在前黄麾前，第二门在后黄麾后。次左右领军卫，每厢各一百五十人，执殳，并赤地黄花綦袄、帽、行縢、鞋袜。前与黄麾仗齐，后尽卤簿。厢各主帅四人，检校。平巾帻、绯衫、大口袴、被黄袍帽，执鍮石长刀，骑。其服豹文者二在

内，服狮文者二，一引前，一护后。次左右领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殳仗。以上各一人骑从。次后殳仗内正道置牙门一，每门监门校尉二人，皆平巾帻、绯裲裆、大口袴，执银装长刀，骑。每厢各巡检校尉一人、往来检校。服仗同前。前后部鼓吹，金钲、□鼓、大鼓、长鸣、中鸣、铙吹、羽葆、鼓吹、横吹、节鼓、御马并减大驾之半。

是岁，重翟等六车改用圆方辂辇，及行障、坐障、锦六柱、宫人等车，其制度人数并见《舆服志》。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皇后乘龙饰肩舆，有司设二步障于殿之西阶，设扇左右各十，伞一，此盖殿庭导引之仪也。又设皇太后导从六十人，伞子不在数内，并服簇四盘雕团花红锦袄、金花幞头、涂金银束带。永寿、永宁宫导驾各三十人，伞子各二人，此亦常行之仪也。

○皇太子卤簿

受册宝谢庙，凡大礼、大朝会则用之。有司奏当用唐、宋仪礼，诏止用千人。中道。清游队二十四人：折冲都尉一人，白泽旗一，五人，弩四、弓六、槊八。并骑。清道直荡队一十八人：折冲都尉二人，皞槊四，弓矢十二。并骑。诞马四，控拢八人。正直旗队三十三人：果毅都尉一人，重轮旗一、驯犀旗二、野马旗一，驯象旗二，旗各五人，副竿二。并骑。细引队一十四人：果毅都尉二人，弓矢六，槊六。槊与弓矢相间，并骑。前部鼓吹九十八人：并骑。府史二人，金钲、□鼓各二，大鼓十二，长鸣八，铙鼓二，箫六，笳六、帅兵官二、节鼓二、小鼓十二、中鸣八、桃皮筚篥四、歌四、拱辰管六、筚篥六、大横吹十二、羽葆鼓二、帅兵官二。伞扇八：梅红伞二，大雉扇四，中雉扇二。小舆一十八人。导引官一十二人：中允二人，谕德二人、庶子二人、詹事二人、太师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少师一人在金辂后。并骑。亲勋翊卫围子队七十四人：郎将二人。仪刀七十二。并骑。金辂七十人。三卫队一十八人。执仪刀。厌角队六十二人：郎将一人，祥云旗一，五人，弩三，弓七，稍十五，并骑。又郎将一人，祥云旗一，五人，弩三，弓七，槊十五。并骑。朱团扇一十六人：司御率府校尉四人，骑。朱团扇三，紫曲盖三，朱团扇三，紫曲盖三。大角一十八。后部鼓吹五十四人：并骑。管辖指挥一人，金钲、□鼓各一，铙鼓二，箫六，歌六，筚篥六，节鼓一，主帅二人，笛六，笳四，拱辰管六，小横吹十，主帅二人。后拒队四十六人：果毅都尉一人，骑。三角兽旗一，五人，弩四，弓矢十六，槊二十。外仗。左行二百四人。牙门十六人：并骑。牙门旗一，三人，监门校尉三人，郎将一人，班剑九。前第一队二十七人：司御率府一人，果毅都尉一人，折冲都尉一人，主帅一人，并骑。

绛引幡三首，九人，麟头竿二，仪锽斧二，弓矢二，麟头竿二，仪锽斧二，朱刀盾二，小戟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各一十四人。与第一部麟头竿已下同。后第一队四十七人：牙门旗一，三人，监门校尉三人，果毅都尉一人，主帅一人，绛引幡三，九人，鹖鸡旗一，五人，槊四，弩三，槊四，弓矢三，槊四，弓矢三，朱刀盾二，小戟二。并骑。后第二队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纲子旗一，五人，槊五，弩三，槊五，弓矢三，槊三，弓矢四。并骑。后第三队二十九人：果毅都尉一人，黄鹿旗一，五人，槊五，弩三，槊五，弓矢三，槊三，弓矢四。并骑。右行二百四人，排列同。

太子常行仪卫，导从六十二人，伞子二人，并服梅红绣罗双盘凤袄、金花幞头、涂金银束带。凡从物鐵锣、唾盂、水罐等事并用银金饰。伞用梅红罗、坐麒麟金浮图。椅用金镀银圈、双戏麒麟椅背，红绒绦结。殿庭与宴，衤敦用绣罗间金盘凤，卓衣则用绣罗独角间金盘兽。东宫视事，朱髹饰椅，涂金银兽衔、红绒绦结，明金团花椅背，案衣则用素罗，色皆梅红，蒙帕踏脚同。

○亲王傔从

引接十人，皁衫、盘裹、束带、乘马。牵拢官五十人，首领紫罗袄、素幞头，执银裹牙杖，伞子紫罗团荅绣芙蓉袄、间金花交脚幞头，余人紫罗四衤癸绣芙蓉袄、两边黄绢义襕，并用金镀银束带，幞头同。邀喝四人。伞用青表紫里，金镀银浮图。椅用银裹圈背。水罐、鐵锣、唾盂并用银。郡王牵拢官三十人，未出宫者二十人。国公牵拢官二十人，未出宫者十四人。郡王引接六人，国公四人，未出宫者各减半。人从仪物并依一品职事官制。

○诸妃嫔导从

四十人，幞头、绣盘蕉紫衫、涂金束带。妃用偏扇、方扇、团扇各十六，诸嫔各十四，皆宫人执，服云脚纱帽、紫四衤癸衫、束带、绿靴。大伞各一，伞子二人，就用本服锦袄幞带。大长公主导从一十二人，皇妹皇女一十人，并服紫罗绣胸背葵花夹袄、盘裹、幞头、大佩银腰带，牙杖各二。其诸宗室女，各以亲疏差降之。伞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罗表紫里、金浮图，亲王公主王妃金镀银浮图、郡主县主夫人银浮图，皆青表紫里，诸臣下母妻各从其夫子勋封品级用伞。

○百官仪从

正一品：三师、三公、尚书令，朱衣直省各十人，三公称直府。牵拢官各六十人，并服紫衫帽、银偏带，内执藤棒二对、骨朵三对，牙杖三对，簇马六人，伞子二人。交椅、水罐、鐵锣、盂子、唾碗等事以次执之，服皁衫帽、涂金铜束带。后凡执色人并同。邀喝四人。伞用青罗紫里、银浮图。从一品：尚书左右丞相、平章政事、都元帅、枢密使，直省同，枢密称直院，以班祗人充。牵拢官五十人，邀喝四人。判大宗正，引接十人、牵拢官四十人。大兴尹，面前两对，余并同。以上交椅并用银裹圈背、紫丝涤结。正二品：东宫三师、左右副元帅。尚书左右丞，直省八人，牵拢官四十人，邀喝三人，伞用朱浮图。从二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御史大夫，直省同，御史台称通引，以皞使班祗人充。牵拢三十六人，邀喝数同。正三品：东宫三少、元帅左右监军、殿前都点检、六部尚书、诸京留守、宣徽、劝农使、翰林学士承旨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牵拢官二十人。以上交椅并用直背银间妆、青丝涤结。诸京都转运使、招讨使、诸路提刑使、诸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及留守，牵拢官五十人。外任，统军使、都运、招讨使、副使、诸府尹兼总管，牵拢官五四十五人，公使七十人。从三品：元帅左右都监、劝农副使、殿前副都点检及御史中丞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六人，牵拢官一十八人，内中丞引从则给绯衫。外任，运使、节度使、牵拢官四十人，诸节镇、诸部族节度同，公使上镇七十人、中镇六十五人、下镇六十人。以上外任官人从服色，除诸招讨、总管、部族节度、群牧使自来无射粮军人力者并仍旧外，留守、统军、总管、都运、招讨、府尹、转运、节度使人力亦仍旧，其数虽多，俱不得过四十人，并服紫衫、银带，银裹圈背交椅、银水罐、鐵锣、盂、碗、牙杖，内银裹骨朵、大剑各两封，及邀喝，唯运使无骨朵、大剑。正四品：左右谏议大夫、国子祭酒、六部侍郎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八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留守同统军都监、提刑副使，各牵拢官三十人。从四品：殿前左右卫将军、诸猛安千户、亲王府尉、诸京同知转运等官，凡同品者，各引接四人，本破十二人。外任，牵拢官三十五人，公使上防御六十人、中防御五十五人、下防御五十人。正五品：尚书左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太常少卿等官，凡同品者，各本破八人。外任，牵拢官三十人，公使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凡防御、刺史、知军、并京府统军司、节镇佐贰官人从，并服紫衫、角束带，直背银交椅、鐵锣、盂子、唾碗、牙杖，伞用青表碧里青浮图。防御、刺史、知军仍用银裹骨朵、大剑一对，邀喝，唯随路副统军则不邀喝。从五品：六部郎中、侍御史、大理少卿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引从则给绯衫。外任，本破十人。以上职事官并许张盖。正六品：尚书左右司员外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六人。外任，本破九人。从六品：尚书六部员外等官，凡同

品者，本破五人。外任，本破九人。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七人。县令，公使十人。都军，公使六人。从七品：应奉翰林文字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外任，本破六人。县令，公使十人。正八品：大理评事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六人。从八品：太常太祝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二人。外任，本破五人。正九品：御药都监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三人。从九品：随殿位承应、同监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一人。外任，本破一人。尚书省枢密院令译史通事、六部御史台及统军司通事、诰院令史、国史院书写等职，各设本破一人。以上职官，人力从物不得僭越。其外任官，人从服执，以本处公用或赃罚钱置。

凡内外官自亲王以下，傔从各有名数差等，而朱衣直省不与。其贱者，一曰引接亦曰引从，内宫从四品以上设之。二曰牵拢官，内外正五品以上设之。三曰本破，内外正四品以下设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设之。五曰从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兴府尹以下等官设之。本破如牵拢之职，公使从公家之事，从己执私家之役者也。五等皆以射粮军充，其军非验物力以事攻讨，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伟壮健者收刺，以资粮给之，故曰射粮。其首领则有将节、承局、什将等名，而皆统于随路都兵马总管府焉。金之所以礼臣下、足任使者，其亦先代之遣法欤？

外任官从己人力，诸京留守、大兴府尹，五十人。统军、都转运、招讨、按察使，诸路兵马都总管，四十五人。转运、节度使，四十人。提控、诸群牧、防御使，三十五人。外任亲王傅、同知留守、副统军、按察副使、诸州刺史知军事，三十人。同知都转运使事、副招讨、副留守、同知府尹兼总管，提举漕运司，诸五品盐使，二十五人。都转运副使、按察司签事、少尹、副总管、同知转运节度使事，二十人。京都兵马都指挥使，一十八人。转运节度副使，十七人。兵马都钤辖，十五人。亲王府尉、诸京留守总判官、同知防御使事，十三人。警巡使、兵马副都指挥、同提举漕运司，正六品，盐副使，从六品，酒曲盐税使、同知州军事，一十人。统军都转运司京府总管散府等判官、京推官，九人。亲王府司马、招讨判官，赤剧县令，提举上京皇城兵马钤辖，正七品，酒曲盐税副使、都转运判官、府推官、节度观察判官，八人。京县次剧县令、都巡检使、正将、府军都指挥使，七人。司属令、亲王府文学、招讨司勘事官、诸县令、警巡副使、知城堡寨镇，从七品、盐判、同提举上京皇城、节镇军都指挥使、都巡河、同七品酒使、防御判官，六人。市令、录事、赤剧县丞、副都巡检使、副将、都巡检、州军判

官，五人。统军司知事、亲王府记室参军，司属丞，正八品，酒使副、京县次剧县丞、诸司使，四人。大兴府招讨、按察司知事、京府运司节镇司狱、管勾河桥关度讥察官，从八品，盐判官、漕运司勾当官、警巡判官、诸县丞、市丞、司候、主簿、录事司判官、县尉、副都巡检、诸巡检、巡河官，正九品，酒使、诸司副使，三人。盐场管勾、防刺以下司狱、部队将、同管勾河桥、副讥察、司候判官、教授、统军按察司知法、军辖、诸司都监、节镇以上知法，二人。盐场同管勾、防刺以下知法、诸司同监、统军按察司书史、统军司译书通事，一人。婆速公使、从己人力，于附近东京澄州招募汉人百姓投充。谓非猛安谋克所管者。合懒、恤品、胡里改、蒲与路并于各管猛安谋克所管上中户内输差驱丁，依射粮军例支给钱粮，周年一易。部罗火、土鲁浑扎石合亦同。其诸陁及群牧官员，若猛安谋克应差本管户民充人力者，并上中户轮当。

诸内外官有兼职各应得人从者，从多给，余各验品类差。诸亲王引接、引从，在都兵马司差，公主随朝者从守部本破内差，外路者并所在州府就差。诸王府引从、相府牵拢官、引接，周年替代，自余十月满代，并以射粮军充。诸随朝六品以下职官、并诸局承应者，愿令从己输庸者听，仍具姓名申部，本处官司周年内不得占使。诸职官之任、以理去官者，接送人力于从己人内给半，取接者皆于所在官司出给印券差取，送还者须到本所给券发还，如无验者权阁支请，候会问别无逃亡将带，然后放支。诸致仕官职俱至三品者，从己人力于愿往处给半，不得输庸。身故应送还者又减半给之，若年未六十而致仕及罢去者，则不给。

志第二十四志第二十四

舆服上

○天子车辂皇后妃嫔车辇皇太子车制王公以下车制及鞍勒饰

古者军舆之制，各有名物表识，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别上下、明等威也。历代相承，互有损益，或因时创始，或袭旧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荡。加以后世便习骑乘，车用盖寡，惟于郊庙祀享法驾导引，为一代令仪而不敢废也。其于先王经世立法之意，寥乎阔哉！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驾。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礼文，证国史，以见一代之制度云。

大定十一年，将有事于南郊，命太常寺检宋南郊礼，卤簿当用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耕根车、明远车、指南车、记里鼓车、崇德车、皮轩车、进贤车、黄钺车、白鹭车、鸾旗车、豹尾车、轺车、羊车各一，革车五，属车十二。除见有车辂外，阙象、木、革辂、耕根、明远、皮轩、进贤、白鹭、羊车，大辇各一，革车三，属车四。

按《五礼新仪》，玉辂以青，金辂以绯，象辂以银褐，革辂以黄，木辂以皁，盖其物有合随辂之色者，有当用别色者，如玉辂用青丝绣云龙络带，青罗绣宝相花带，青画轮辕，青氂牛尾，此随辂之色者也。若象、木、革辂则当用绯、用银褐、用黄及皁。若至尊乘御步武所及，非若余物但为美观，其踏床、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红锦，座褥、及行马褥、透壁软帘三，用银褐、黄、青罗锦三色。又大辇，宋陶谷创意为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减七百余斤，可见当时亦无定制，各以意从长斟酌造之。其制，金玉辂阙，可见者象辂、革辂、木辂，耕根、皮轩、进贤、明远、白鹭、羊车、革车、大辇，凡十有一：

象辂，黄质，金涂铜装，以象饰诸末。轮衣以银褐。建大赤。余同玉辂。

革辂，黄质，鞔之以革，金涂铜装，轮衣以黄，建大白。余同玉辂。

木辂，黑质，漆之，轮衣以皁，建大麾。余同玉辂。

耕根车，青质，盖三重，制如玉辂而无玉饰。

皮轩车，赤质，上有漆柱，贯五轮相重，画虎纹，一辕。

进贤车，赤质，如革车，绯轮衣、络带、门帘并绣凤。上设朱漆床、香案，紫绫衣。一辕。

明远车，制如屋，锐顶，重檐，勾栏。顶上有金龙，四角垂铎。上层四面垂帘，下层周以花板。三辕。

白鹭车，赤质，周施花板，上有漆柱，柱杪刻为鹭鸶，衔鹅毛筒，红绶带。柱贯五轮相重。轮衣、阜顶、绯裙、绯络带，并绣飞鹭。一辕。

羊车，赤质，两壁油画龟纹，金凤翘，幰衣、结带并绣瑞羊。二辕。

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其上四面施行龙、云朵、火珠，方鉴、银丝囊网，珠翠结云龙，钿窠霞子。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红绫里，碧牙压帖。内设圆鉴、香囊，银饰勾栏台坐，紫丝条网帐鎝。中施黄褥，上置御座、曲几，香炉、锦结绶。几衣、轮衣、络带并绯绣云龙宝相花，金线压。长竿四，饰以金涂银龙头。画梯、托叉、行马。

七宝辇，制如大辇，饰以玉裙网，七宝，滴子用真珠。宋钦宗为上皇制，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皇后之车六。

一曰重翟车，青质，金饰金涂铜鈒花叶段装钉，燿叶二十四，明金立凤一，紫罗销金生色宝相帷一，青罗、青油幰衣各一，朱丝络网、紫罗明金生色云龙络带各二，两厢明金五彩间装翟羽二，金涂鍮石长辕凤头三，横辕立鸾八，香炉香宝子一副，宜男锦带结，朱红漆机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鱼一副，红罗明金衣褥，红罗衬褥一，青罗行道褥四，青罗明金生色云凤夹幔一，红罗明金缘红竹帘二，金涂铜叶段行马二，朱红漆金涂银叶装钉胡梯一，青罗胡梯寻仪褥二，踏道褥十，青绢裹大麻索二，油蒙帕一。二曰厌翟车，赤质，倒仙锦帷一，紫罗、紫油幰衣各一，朱丝络网，宜男锦络带各二，余同重翟，惟行道褥、夹幔、寻仪褥罗及裹索等用红。三曰翟车，黄质，金饰鍮石叶段装钉，宜男锦帷，黄

罗油幰衣，鍮石长辕凤头三，而无横辕立鸾，余同厌翟，而罗色用黄。四曰安车，赤质，倒仙锦帷，紫、油幰衣，朱丝络网，天下乐锦络带，鍮石长辕凤头三，无横辕立鸾及香炉香宝子，余同翟车，而色皆用红。五曰四望车，朱质，宜男锦帷，青、油幰衣，辕端螭头二，余并同安车。六曰金根车，朱质，紫罗、紫油幰衣，朱丝络网、倒仙锦络带各二，踏床衣褥用红绫，寻仪褥、踏道褥并用绫，余并同安车。

造六车成后，复改造圆辂、重檐，方辂、五华、亭头、平头六等之制，又增制九龙车一，高二丈、广一丈一尺、长二丈六尺。五凤车四，各高一丈八尺，长广如之。圆辂车一、方辂车一、重檐车一，各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八尺，广八尺。皆驾马四，驾士各五十人，并平巾帻、生色青绯黄三色宝相花衫、银褐抹带、大口袴。平头辇一、五华辇一、亭头辇一，各高一丈九尺，广丈五寸，长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作两番代，并生色绯宝相花衫，余如前制。管押人员三十五人，长脚幞头、紫罗窄衫、金铜带束。驾马繁缨、凉屉、铃拂、包尾皆从车色，金铜面，插翟尾，朱辔，朱总。龙车合用红罗伞一，伞子二人用本服锦帽幞带。又检定扇、障等制。偏扇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长八尺、高六尺，用红罗表、朱里，画云凤，龙首竿衔鞶结，每障用宫人四。坐障三扇，各长七尺、高五尺，画云凤，红罗表、朱里，余同行障。锦六柱八扇，各阔二尺、高三尺，冒以锦，内给使八人执。宫人车制如属车，驾士八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袴、鞋袜、供奉宫人三十人，云脚纱帽、紫衫束带，绿靴。明昌元年三月，定妃嫔车辇同镀金凤头、黄结。御妻、世妇用间金凤头、梅红结子。

皇太子车制。

大定六年十二月，奏皇太子金辂典故制度，及上用金辂仪式，奉敕详定。辀、旗、旂首及应用龙者更以麟为饰，省去障尘等物。上用金辂名件色数，依上公以九为节，减四分之一。上用辂，轼前有金龙改为伏鹿，轼上坐龙改为凤，旂十二旒减为九，驾赤骝六减为四，及帘褥用黄罗处改用梅红，余并具体成造。其制，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虞文鸟兽，黄屋。轼作赤伏鹿，龙辀。金凤一，在轼前。设障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九旒，右载鬣戟。旂首衔金龙头，结绥及铃緌。八鸾在衡，二铃在轼。驾赤骝四，金勣鈆方，插翟尾，镂锡鞶，缨九就。皇帝辂自顶至地高一丈七尺，今綯四分之一为一丈三尺二寸，修广之綯亦如之。

王公以下车制。

一品，辕用银螭头，凉棚杆子、月板并许以银装饰。三品以上，螭头不得施银，凉棚杆子、月板亦听用银为饰。五品以上，辕狮头。六品以下，辕云头。庶人坐车平头，止用一色黑油。亲王鞍，涂金银裹，仍鈒以开花。障泥用紫罗，饰以锦。辔以涂金银装，束用丝结。皇家小功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大功以上、皇后期亲以上、并一品官、及官职俱至三品以上者，障泥许用金花。若经赐或御球场内，不在禁限。旧制，亲王、宰执任外者，与大兴尹，皆服小帽、束带、银鞍、丝鞭。大定中，世宗以京尹亦外官三品，而与亲王无别，遂命不得御银鞍、丝鞭，惟同外三品例，幞头、带、展皁视事。承安二年，制护卫铜装鞍辔不得借人。庶人马鞍许用黑漆，以骨、角、铁为饰，不得用玉较具及金、银、犀、象饰鞍辔。

◎舆服中

○天子衮冕

昔者圣人制为玄黄黼黻之服，以象天地之德，以章贵贱之仪，夏、商损益，至周大备，不可以有加矣。自秦灭弃礼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汉初犹服袀玄以从大祀，历代虽渐复古，终亦不纯而已。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兖冕、逼，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皁等事，悉著于篇云。

天眷三年，有司以车驾将幸燕京，合用通天冠、绛纱袍，据见阙名件，依式成造。礼服，袍、裳、方心曲领、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具剑、绶、佩、襦、袜。乘舆服，大绶六采，黑、黄、赤、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大绶五百首，小绶半之。白玉双佩、革带、玉钩□。

冕制。天板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身围一尺八寸三分，并纳言，并用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周回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网结子，花素坠子，前后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长一尺二寸。青碧线织造天河带一，长一丈二尺，阔二寸，两头各有真珠金碧旒三节，玉滴子节花。红线组带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节花，下有金铎子二。梅红线款幔带一。黈纩二，真珠垂系，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组带钿窠，各二，内组带钿窠四并玉镂尘碾造。玉簪一，顶方二寸，导长一尺二寸，簪顶刻镂尘云龙。

衮，用青罗夹制，五彩间金绘画，正面日一、月一、升龙四、山十二，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虎、蜼各六对。背面星一，升龙四、山十二，华虫、火各二十对，虎、蜼各六对。中单一，白罗单制，罗领、褾、襈。裳一，带、褾襈，红罗八幅夹制，绣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带、褾、襈，并红罗夹制，绣升龙二。绶一副：大绶以赤黄黑白绿缥六彩织，红罗托里，小绶三色，同大绶，销金黄罗绶头，上间施三玉环，皆刻云龙，大绶五百首，小绶半之。绯白大带一，销金黄罗带头，钿窠二十四。红罗勒帛一，青罗抹带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云龙，玉滴子各二，皆以红真珠穿制。金篦钩、兽面、水叶、环、钉。凉带一，红罗裹，缕金，上有玉鹅七，钅宅尾束各一，金攀龙口，以玳瑁板衬钉脚。褵，重底、红罗面，白绫托里，如意头，销金黄罗缘口，玉鼻仁饰以珠。袜用绯罗加绵。凡大祭祀、加尊号、受册宝，则服衮冕。行幸、斋戒出宫或御正殿，则通天冠、绛纱袍。

镇圭，大圭。皇统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礼部下太常，画镇圭式样，大礼使据《三礼图》以进，用之。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礼》“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来，大圭长尺二寸，与镇圭同。盖镇圭以镇天下，以四镇山为饰，今其圭已依古制，惟无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圆，无上瓣及终葵首。自西魏以来，所制玉笏皆长尺有二寸，方而不折，虽非先王之法，盖后世玉难得，随宜故也。拟合以御府所藏，行礼就用。

○视朝之服

初，太宗即位，始服赭黄，自后视百官朝御袍带。章宗即位，以世宗之丧，有司请御纯吉，不从，乃服淡黄袍、乌犀带。常朝则服小帽、红襕、偏带或束带。

○皇后冠服

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祎衣，深青罗织成翟翟之形，素质，十二等，领、褾、襈并红罗织成云龙，中单以素青纱制，领织成黼形霰十二，褾、袖襈、织成云龙，并织红縠造。裳，八副，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褾、襈

织成红罗云龙，明金带腰。蔽膝，深青罗织成翟文三等，领缘，緅色罗织成云龙，明金带大绶一，长五尺，阔一尺，黄赤白黑缥绿六彩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间七宝钿窠，施三玉环。上碾云龙，拈金线织成大小绶头，红罗花衬，大带，青罗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拈金线织成带头。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坠子各二，并玉碾，缕金打鈒兽面、篦钩佩子各一，水叶子真珠穿缀。青衣革带，用缕金青罗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龙，鹅眼钅宅尾，龙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衬金钉脚。抹带二，红罗、青罗各一，并明金造，各长一丈五寸。褵以青罗制，白绫里，如意头，明金、黄罗准上用，玉鼻仁真珠装，缀系带。袜，青罗表里，缀系带。犀冠，减拨花样，缕金装造，上有玉簪一，下有玳瑁盘一。

○皇太子冠服

冕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纓，青纩充耳，犀簪导。衮，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褾衤巽裾。革带，涂金银钩□。蔽膝，随裳色，为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袜，朱褵，褵加金涂银釦。谒庙则服之。远游冠，十八梁，金涂银花，饰博山附蝉，红丝组为纓，犀簪导。朱明服，红裳，白纱中单，方心曲领。绛纱蔽膝，白袜黑褵。余同衮冕。册宝则服之。桓圭，长九寸、广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为二棱。太子入朝起居及与宴，则朝服，紫袍、玉带、双鱼袋。其视事及见师少宾客，则服小帽、皁衫、玉束带。

○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

衣服听用明金，期亲虽别籍、女子出嫁并同。又五品以上官母、妻，许披霞帔。唯首饰、霞帔、领袖、腰带，许用明金、笼金、间金之类。其衣服止用明银、象金及金条压绣。正班局分承应带官人，虽未出职系班，其祖母及母、妻、子孙之妇、同籍兄弟之妻、及在室女、孙、姊妹并同。又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须更改。

○臣下朝服

凡导驾及行大礼，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蝉笼巾，七梁额花冠，貂鼠立笔，银立笔，犀簪导，佩剑，绯罗大袖、绯罗裙、绯罗蔽膝各一，绯白罗大带，天下乐晕锦玉环绶一，白罗方心曲领、白纱中单、

银褐勒帛各一，玉珠佩二，金涂银革带，乌皮履，白绫袜。正二品：七梁冠，银立笔，犀簪导，不佩剑，绯罗大袖，杂花晕锦玉环绶，余并同。正四品：五梁冠，银立笔，犀簪，白狮锦银环绶，珠佩，银革带，御史中丞则獬豸冠、青荷莲绶，余并同。正五品：四梁冠，簇四金雕锦铜环绶，银珠佩，余并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黄狮锦铜环绶，铜珠佩，铜束带，余并同。大定二十二年祫享，摄官、导驾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监察御史獬豸冠、青绶，八品九品冠二梁，余制并同。三品旧无。

○祭服

皇统七年，太常寺言："太庙成后，奉安神主，祫享行礼，凡行事、执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当服衮冕、九章画降龙，随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并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于裳。周升三辰于旂，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作九章之服，龙、山、华虫、火、宗彝绘于衣，藻、粉米、黼、黻绣于裳。'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候伯之服自□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后魏帝服衮冕，与祭者皆朝服。又《开元礼》一品服九章。又《五礼新仪》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画降龙。今汴京旧礼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后，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无龙。唐虽服九章服，当时司礼少常伯孙茂道言：'诸臣之章虽殊，然饰龙名衮，尊卑相乱，请三公服□冕八章为宜。'臣等窃谓历代衣服之制不同，若从后魏则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则为七章，若遵唐九章，则有饰龙名衮尊卑相乱之议。"尚书省乃奏用后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册礼时所服朝服以祭。大定三年八月，诏遵皇统制，摄官则朝服，散官则公服，以皇太子为亚献，服衮冕。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则服常服，谓今之公服也。泰和元年八月，礼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虽历代损益不同，然未尝不有分别。是以衮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备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绛纱袍、红罗裳，天子之视朝服也。臣下之服则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国朝惟天子备衮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群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阙，每有祀事但以朝服从事，实于典礼未当。请依汉、唐故事，祭服冕旒画章，然君臣冕服虽章数各殊而俱饰龙名衮，而唐孙茂道已有尊卑相乱之论。然三公法服有龙，恐涉于僭，国初礼官亦尝驳议。乞参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则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蝉、竖笔，其服用青衣、朱裳、白袜、朱履，非摄事者则用朝服，庶几少有差别。"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

○公服

大定官制，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师、三公、亲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独科花罗，径不过五寸，执政官服小独科花罗，径不过三寸。二品、三品服散搭花罗，谓无枝叶者，径不过寸半。四品、五品服小杂花罗，谓花头碎小者，径不过一寸。六品、七品服绯芝麻罗。八品、九品服绿无纹罗。应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职事皆从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诸局分承应人并服无纹素罗。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襕，非古也。"遂命文资官公服皆加襕。带制，皇太子玉带，佩玉双鱼袋。亲王玉带，佩玉鱼。一品玉带，佩金鱼。二品笏头球文金带，佩金鱼。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带，并佩金鱼。五品，服紫者红鞓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带，佩银鱼，服绿者并皁鞓乌犀带。武官，一品、二品佩带同，三品、四品金带，五品、六品、七品红鞓乌犀带，皆不佩鱼，八品以下并皁鞓乌犀带。司天、太医、内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鱼。应殿庭承应五品以下官，非入内不许金带，又展紫入殿庭者，并许服红鞓，不佩鱼。又二品以上官，许兼服通犀带，三品官若治事及见宾客，许兼服花犀带。大定二年制，百官趋朝、赴省，并须裹带。五品以上官，趋朝则朝服，赴省则展皁，雨雪沾衣则从便。凡朝参，主宝、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带。近侍给使、供御笔砚、直长、符宝吏紫袄子，涂金束带。轮直，则近侍给使并常服，常服则展紫。阁门六尚，遇朝参侍立则服本品服，若宫中当直则服窄紫、金带。学士院官、修起居注、补阙、拾遗、秘书丞、秘书郎，朝参侍立则服本品服、色带。当直则窄紫、金带。东宫左右卫率、仆正、副仆正、典仪、赞仪、内直郎丞，当直亦许服之。太子太师出入宫中则展紫，至东宫则展皁，三少则展紫。

◎舆服下

○衣服通制

君子之服，以称德也，故德之备者其文备。古者王公及士庶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制，而不敢相逾者，盖风俗之奢俭，法令之齐一，必于是而观焉。《诗》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其三章曰："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此言都邑之盛，人物之懿也。明昌间，章宗谓宰臣曰："今风俗侈靡，莫若律以制度，使贵贱有等。其令礼部具典故以闻。"他日又谓参知政事张万公曰："山东风俗如何？"万公对以奢，左丞守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如卿所言，正恐失人心耳。"守贞曰："止是商贾有不悦者。"万公曰："乞宽与之期，三年之内当如制矣。"于是，上以礼部所拟太繁，以尚书省所拟而行之。嗟乎！人君以风俗为言，其亦知所务矣。

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曰吐鹘。巾之制，以皁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襞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旁各络珠结绶，长半带，垂之，海陵赐大兴国者是也。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皁，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变双钅宅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左佩牌，右佩刀。刀贵镔，柄尚鸡舌木，黄黑相半，有黑双距者为上，或三事五事。室饰以酱瓣桦，钅剽口饰以鲛，或屑金鍮和漆，涂鲛隙而礲平之。酱瓣桦者，谓桦皮班文色殷紫如酱中豆瓣也，产其国，故尚之。

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

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皁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变垂至下齐。年老者以皁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许嫁之女则服绰子，制如妇人服，以红或银褐明金为之，对襟彩领，前齐拂地，后曳五寸余。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廕者，许用牙领，紫圆板皁条罗带，皁靴，上得兼下。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以紫圆绦罗带，乾皁靴。余人用纯紫领，不得用缘，杂色圆板绦罗带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皁蜡等，妇人各从便。泰和四年，以亲王品官既分领缘，而复有皁靴之禁，似涉太烦，遂听亲王用银褐领紫缘，品官皆紫领白缘，余从明昌制。

书袋之制。大定十六年，世宗以吏员与士民之服无别，潜入民间受赇辐狱，有司不能检察，遂定悬书袋之制。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襜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各长七寸，阔二寸、厚半寸，并于束带上悬带，公退则悬于便服，违者所司纠之。

大定十三年，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绸。在官承应有出身人、带八品以下官，未带官亦

同，许服花纱绫罗襜丝丝绸，家属同，妇人许用珠为首饰。其都孔目与八品良闲官同，京府州县司吏皆与庶人同。庶人止许服霹绸、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榻之类。妇人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除许装饰花环冠子，余外并禁。兵卒许服无纹压罗、霹绸、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霹绸、绢布、毛褐。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

志第二十五志第二十五

兵

○兵制

金兴，用兵如神，战胜功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然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非不知制胜长策在于以志一之将、用力齐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广，岂得尽任其所亲哉！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迄其亡也，“忠孝”等军构难于内，飑军杂人召祸于外，向之所谓志一而力齐者，不见可恃之势焉。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金以兵得国，奉诏作《金史》，故于金之《兵志》考其兴亡得失之迹，特著于斯。兵制、马政、养兵等法载诸旧史者，□户列于篇。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及来流、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兒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四年，伐宋之役，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隶

诸万户，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熙宗皇统五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省并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恭等，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将三十二军，以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为名，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及巡察使、副各一员。而沿边契丹恐妻孥被邻寇钞掠，不可尽行，遂皆背判。而大名续授甲之士还迎立世宗于东京。

及大定之初，窝斡既平，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至三年，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充阿里喜，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十三年，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十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上谓宰臣曰：“北边番戍之人，岁冒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纵有一二马牛，一往则无还理，且夺其农时不得耕种。故尝命卿等议，以何术得罢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议何如也？”左丞相良弼对曰：“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上曰：“朕一日万几，安能遍及，卿等既为宰相，以此急务反以为末事，竟无一言，甚劳朕虑。往者参政宗叙屡为朕言，若以贫户永屯边境，使之耕种，官给粮廪，则贫者得济，富户免于更代之劳，使之得勤农务。若宗叙者可谓尽心为国矣！朕尝思之，宜以两路招讨司及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具数以闻，朕亲览焉。”十八年，命部族、颇分番守边。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既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里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及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诏天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

封，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皆为迁之。三从以上族人愿从行者，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诏戍边军士年五十五以上，许以其子及同居弟侄承替，以奴代者罪之。二十一年三月，诏遣大兴尹完颜迪古速迁河北东路两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与女直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今者移马河猛安相错以居，甚符朕意，而遥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书张那也按视其地以杂居之。"二十二年，以山东屯田户邻之于边鄙，命聚之一处，俾协力蚕种。右丞相乌古论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为家，虽兄弟不同处，故贫者众。"参政粘割斡特剌曰："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今则不然，宜令约束之。"又以猛安谋克旧籍不明，遇签军与诸差役及赈济，增减不以实，命括其口，以实籍之。二十三年，遣刑部尚书移剌綎迁山东东路八谋克处之河间，其弃地以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下蘸荅谋克，移里闵斡鲁浑猛安下翕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九村人户徙于刘僧、安和二谋克之旧地。其未徙者之地皆薄恶且邻寇，遣使询愿徙者，相可居之地，图以进。

上尝以速频、胡里改人骁勇可用，海陵尝欲徙之而未能，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剌温之地广而腴，遂遣刑部尚书乌里也出府库钱以济行资牛畜，迁速频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之。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当是时，多易置河北、山东所屯之旧，括民地而为之业，户颁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为之备，乃大重其权，授诸王以猛安之号，或新置者特赐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饮酒，习其骑射，储其粮Я，其备至严也。是时宗室户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东北路部族贾军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尼石合节度使，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为部鲁火札石合节度使，二部五贾，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其它若助鲁部族、乌鲁古部族、石垒部族、萌骨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西北、西南二路之贾军十，曰苏谟典贾、曰耶剌都贾、曰骨典贾、唐古贾、霞马贾、木典贾、萌骨贾、咩贾、胡都贾凡九，其诸路曰曷懒、曰蒲与、曰婆速、曰恤频、曰胡里改、曰移懒，移懒后废，皆在上京之鄙，或置总管府，或置节度使。至章宗明昌间，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承安四年，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右丞相清臣曰："兵书一定之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然《武经》所述

虽难遵行，然知之犹愈不知。”泰和间，又制武举，其制具在《选举志》。

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其汉军中都永固军，大定所置者也。所谓镇防军，则诸军中取以更代戍边者也。在西北边则有分番屯戍军及永屯军驱军之别。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边铺军则河南、陕西居守边界者。河东三虞候顺德军及章宗所置诸路效节军，京府节镇设三十人，防刺设二十人。掌同弓手者也。诸路所募射粮军，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皆刺其缺，所以兼充杂役者也。京师防城军，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为武卫军，则掌京师巡捕者也。其曰牢城军，则尝为盗窃者，以充防筑之役。曰土兵，则以司警捕之事。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初，天会间，郭药师降，有曰长胜军者，皆辽水侧人也，以乡土归金，皆愁怨思归，宗望及令罢还。正隆间，又尝罢诸路汉军，而所存者犹有威勇、威烈、威捷、顺德及“韩常之军”之号。

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凤翔、延安、邓、巩、熙、泗、颍、蔡、陇、秦、河、海、寿、唐、商、洮、兰、会、积石、镇戎、保安、绥德、保德、环、葭、庾、宁边、东胜、净、庆、来远、桓、昌、曷懒、婆速、蒲与、恤品、胡里改。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东京、益都、京兆、太原、临洮、临潢、丰、泰、抚、盖。及宣宗南迁，飑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器械既缺，粮Я不给，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粮之法，一人从征，举家待哺。又谓无以坚战士之心，乃令其家尽入京师，不数年至无以为食，乃听其出，而国亦屈矣。然初南渡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往往蔽匿强壮，驱羸弱使战，不能取胜。后乃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谋克为猛安。每谋克除旗鼓司火头五人，任战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故混源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初，贞祐时，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春赴吏部选，宰执命取为监官军，皆愤愠哀号交醞台省，至冲宰相卤簿以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命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签军，诸使者历县邑，自见居官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充军。至许州，前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选为千户。至陈州，以祁父从益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余不可悉纪。既立部伍，必以军律相临，物议纷

然，后亦罢之。

哀宗正大二年，议选诸路精兵，直隶密院。先设总领六员，分路拣阅，因相合并。每总领司率数万人，军势既张，乃易总领之名为都尉，班在随朝四品之列，曰建威、曰虎威、曰破虏、振威、鹰扬、虎贲、振武、折冲、荡寇、殄寇。必以先尝秉帅权者居是职，虽帅府行院亦不敢以贵重临之。天兴初元，有十五都尉。先六人升授，在京建威奥屯斡里卜，许州折冲夹谷泽本姓樊，陈州振武温撒辛本姓李，蔡州荡寇蒲察打吉卜，申裕安平完颜斜列，嵩汝振武唐括韩僧。续封金昌府虎威纥石烈乞兒，宣权归德果毅完颜猪兒，南京殄寇完颜阿拍。宣权潼关都尉三：虎贲完颜陈兒、鹰扬内族大娄室、全节。复取河朔诸路归正人，不问鞍马有无、译语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得千余人，岁时犒燕，名曰忠孝军。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统之。加以正大已后诸路所虏、临陈所获，皆放归乡土，同忠孝军给其犒赏，使河朔俘系知之。故此军迄于天兴至七千，千户以上将帅尚不预焉。又以归正人过多，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减忠孝所给之半，不能射者令阅习一再月，然后试补忠孝军，是所谓合里合军也。又以亲卫马军，旧时所选未精，必加阅试，直取武艺如忠孝军者得五千人，余罢归为步军。凡进征，忠孝居前，马军次之。自正大改立马军，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至于军士精锐、器仗坚整，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兴之期为有望矣。一日布列曹门内教場，忠孝军七千，马军五千，京师所屯建威都尉军万人，内族九住所统亲卫军三千，及阿排所统四千，皆哀宗控制枢密院时所选，教场地约三十顷尚不能容，余都尉十三四军犹不在是数。此外，招集义军名曰忠义，要皆燕、赵亡命，虽获近用，终不可制，异时擅杀北使唐庆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禁军之制

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旧常选诸军之材武者为护驾军，海陵又名上京龙翔军为神勇军，正隆二年将南伐，乃罢归，使就佥调，复于侍卫亲军四猛安旧止曰太祖、辽王、秦王猛安凡三，今曰四猛安，未详，岂太祖两猛安耶？内，选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骑兵曰龙翔，步兵曰虎步，以备宿卫。五年，罢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所谓从驾军也，置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大定初，亲军置四千人。二十二年，省为三千五百。上京亦设守卫军。是年，尚书

省奏："上京既设皇城提举官，亦当设军守卫。"上曰："可设四百五十，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异时朕至上京，即作两番巡警，限以半年交替。人日给钱五十、米一升半，马给刍粟，猛安谋克官可差年四十上下者、军士并取三十以上者充。"章宗承安四年，增为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军。承安增签弩手千人。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立之谓之等杖。取身与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闲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试补之。又设控鹤二百人，皆以备出入者也。

大将府治之称号。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以经略辽地，讨高永昌，置南路都统司，且以讨张觉。天辅五年袭辽主，始有内外诸军都统之名。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每司统五六万人，又以渤海军为八猛安。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太宗天会元年，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三年，以伐宋更为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及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制，都元帅必以谙版孛极烈为之，恆居守而不出。六年，诏还二帅以镇方面。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凡州府所募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设使，分为四都，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其军数若有余或不足，则与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设指挥使，若百人则止设军使，百人以上立为都，不及百人止设什将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员。十年，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以镇高丽。后又置统军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九月，罢大名统军司，而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三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诏曰："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当时官赏未定，城郭未下，设此职许以世袭，乃权宜之制，非经久之利。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其户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而世权过之。可罢是官。若旧无千户之职者，续思增置。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正隆末，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

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宣宗贞祐三年，征代州戍兵五千，从胥鼎言，留代以屏平阳。兴定二年，选募河南、陕西弩手军二千人为一军，赐号威勇。及南迁，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大者有“便宜”之号，小者有“从宜”之名。元光间，时招义军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也。然又外设一总领提控，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云。

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里、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在抚州、斡睹只、蒲速碗、蒲速碗本斡睹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瓯里本、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者言滋息也。合鲁碗、耶卢碗。在武平县、临潢、泰州之境。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敕诸所，马三岁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时遣使阅实其数，缺则杖其官，而令牧人偿之，匿其实者监察举觉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明昌五年，散騬马，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验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它路民养马者，死则于前四路所养者给换，若欲用则悉以送官。此金之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于民，及取群官之余骑，以供战士焉。宣宗兴定元年，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不愿酬直者，上等二匹补一官，杂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陈首，限外匿及杀，并绞。”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五百匹以上钞千贯，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两官。

○养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诏岁给辽东戍卒绸绢有差。正隆四年，命河南、陕西统军司并虞候司顺德军，官兵并增廪给。六年，将南征，以绢

万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以给军。世宗大定三年，南征，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外可取于官民户，此军须钱之所由起也。时言事者，以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循宋、齐旧例，州县司吏、弓手于民间验物力均敷顾钱，名曰“免役”，请以是钱赡军。至是，省具数以闻，诏罢弓手钱，其司吏钱仍旧。四年六月，奏，元帅府乞降军须钱，上曰：“帅府支费无度，例皆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会计军须支用不尽之数，及诸路转运司见在如实缺用，则别具以闻。”十年四月，命德顺州建营屋以处屯军。十七年七月，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戍兵。承安三年，以军须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拟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须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周年三限送纳。恐期远，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输纳。

凡河南、陕西、山东放老千户、谋克、蒲辇、正军、阿里喜等给赏之例，旧军千户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绢三十匹，不及十年，比附十年以上谋克支。谋克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马步正军、阿里喜等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八两、绢五匹。三虞候千户，十年以上银四十两，绢二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三十两、绢二十匹。谋克二十年以上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十年以上银三十两、绢二十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两、绢一十五匹。蒲辇十年以上银二十两、绢一十五匹，不及十年银一十五两、绢一十匹。正军、阿里喜、勾当不拘年分，放老正军银一十两、绢七匹，阿里喜、旗鼓、吹笛、本司火头人等同银五两，绢四匹。北边万户、千户、谋克等，历过军功及年老放罢给赏之例迁官同从吏部格，正千户管押万户，勾当过一十五年，迁两官与从五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六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六十两匹。正谋克管押万户，勾当一十五年迁两官与正六品，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五十两匹。正千户官押千户，勾当过二十年，迁一官与正六品，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罢，迁一官与正七品，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四十两匹。正谋克管押千户以下，依河南、陕西体例。凡镇防军，每年试射，射若有出众，上等赏银四两，特异众者赏十两银马盂。签充武卫军，挈家赴京者，人日给六口粮，马四匹刍藁。

诸招军月给例物。边铺军钱五十贯、绢十匹。军匠上中等钱五十贯、绢五匹，下等钱四十贯、绢四匹。黄河埽兵钱三十贯、绢五匹，射

粮军及沟渠等处埽兵水手，钱二十贯、绢二匹，士兵钱十贯、绢一匹。凡射粮军指挥使及黄、沁埽兵指挥使，钱粟七贯石、绢六匹，军使钱粟六贯石、绢同上，什将钱二贯、粟三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十贯。承局押官钱一贯五百文、粟二石，春衣钱五贯、秋衣钱七贯。牢城并士兵钱八百文、粟二石，春衣钱四贯、秋衣钱六贯。边铺军请给与射粮军同。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马军，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马刍粟，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马刍粟，蒲辇钱四贯、米石七斗、绢五匹、四马刍粟，正军钱二贯、米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两马刍粟，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步军，猛安马二匹、谋克马一匹刍粟。每马给刍一束、粟五升，岁仲青野有青草马可收养则止，惟每猛安当差马七十二匹，四时皆给。又定制河南、山东、河东岁给五月，陕西六月。镇防军补买马钱，河南路正军五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三百文，陕西、山东路正军三百文，阿里喜随色人二百文。诸屯田被差及缘边驻扎捉杀军，猛安月给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马刍粟，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马刍粟，蒲辇钱二贯、米六斗、二马刍粟，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马刍粟，阿里喜随色人钱一贯、米四斗、一马刍粟。德顺军指挥使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三马刍粟，军使什将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给两马料，长行钱二贯、米一石五斗、绢四匹、绵十五两，给一马料，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绸绢春秋各一匹，给三马料，蒲辇钱一贯、米二石七斗、绸绢同上，给二马料，长行钱一贯、米一石八斗、绸绢同上，饲一马。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饲马六匹，步军饲两马、地五顷，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五马、地四顷，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饲四马、地三顷，正军钱二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两马、地二顷，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绢三匹、绵十两、地一顷，旗鼓司人与阿里喜同，交替军钱二贯、米四斗，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汉军，千户月给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饲四马，谋克钱二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饲二马，正军钱二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上京路永屯驻军所除授，千户月给钱粟十五贯石、绢十匹、绵二十两、饲三马，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二马，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一马，阿里喜随色人钱二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诸北边永驻军，月给补买马钱四百文，随色人三百文。贞祐三年，军前委差及掌军官，规图粮料，冒占职役，皆无实员，又见职及遥授者，已有俸给，又与无职事者同支券粮，故时议欲省员减所给之数，俟征行则全给之。及兴定二年，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一军充役，举家廪给，盖欲

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耳！至于无军之家，复无丁男，而其妻女犹受给何谓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见屯军户，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语在《田制》。诸屯田军人，如差防送，日给钱一百五十文。看管孝宁宫人，月各给米五斗、柴一车、春秋衣粗布一段、秋绢二匹、绵一十五两。诸黄院子年满者，以元请钱粮三分内，给一贯石养老。

志第二十六志第二十六

刑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闲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处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爱。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爱以兴仁，廉以兴义，仁义兴，刑法不几于措乎？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厥后，正隆又有《续降制书》。大定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当浸备。既而《泰和律义》成书，宜无遗憾。然国脉纾蹙，风俗醇樗，世道升降，君子观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虽然，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近古人君听断，言几于道，鲜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尝亲民事，当宁裁决，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迹其矜恕之多，犹有祖风焉。简牍所存，可为龟鉴者，《本纪》、《刑志》详略互见云。

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箠，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

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有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

恶，不从。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綖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伦其轻重，删繁正失。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则取旨画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

二十年，上见有蹂践禾稼者，谓宰相曰："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盗人谷者杖八十，并偿其直。"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二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覆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炙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苟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上曰："远人止可矜恤，若进贡不阙，更以兵邀之，强取财物，与盗何异？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惩。"又曰："朕所行制条，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之。必因一事奏闻，方知有所窒碍，随即更定。今有圣旨、条理，复有制条，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

直长骨赧坐受草畔子财，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上曰："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上以法寺断狱，以汉字译女直字，会法又复各出情见，妄生穿凿，徒致稽缓，遂诏罢情见。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妇人在囚，输作不便，而杖不分决，与杀无异，遂命免死输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输作，以臀、背分决。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上谓宰臣曰："法有伦而不伦者，其改定之。"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二十八年，上以制条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词，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晓之。

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国家制、律混淆，固当分也。"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符宝局金牌，伏诛，仍除属籍。按虎、阿虎带失觉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监察御史史肃言，《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并准已娶为定，若夫亡，拘放从其主。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依旧与夫同聚。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而《泰和新格》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并听为良。若未出离再配与奴，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如此不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以致随处诉讼纷扰，是涉违枉。"敕付所司正之。初，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分为别卷。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及律所无者，各校定以闻。如禁屠宰之类，当著于令也，慎之勿

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两月一巡察，必不敢违法也。”五年正月，复令钩校制、律，即付详定所。时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既定复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臣等谓，用今制条，参酌时宜，准律文修定，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别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若律科举人，则止习旧律。”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上曰：“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平章守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然律有起请诸条，是古亦许情见矣。”上曰：“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亦岂可无也。”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

承安三年，敕尚书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余创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议之。”四年四月，尚书省请再覆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转奏可也。文牍多者恐难遍览，其三推情疑以闻。”五月，上以法不适平，常行杖样，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铸铜为杖式，颁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轻，恐情理有难恕者，讯杖可再议之。”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先尝令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其官就谳之。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还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动经数月，愈致稽留，未便。”诏复从旧，令委官追取鞫之。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言：“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条约，违者按察司纠

之。且谓宰臣曰：“长贰官委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申御史台闻奏之制，当复举行也。”又命编前后条制，书之于册，以备将来考验。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以见行铜杖式轻细，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过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百有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曰《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进，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贞祐三年，上谓宰臣：“自今监察官犯罪，其事关军国利害者，并笞决之。”贞祐四年，诏：“凡监察失纠劾者，从本法论。外使入国私通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灾伤乏食有司检核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考试举人而防闲不严，其罚并决。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治罪，论赎，余止坐，专差任满日议定。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八月，上谓宰臣曰：“律有八议，今言者或谓应议之人即当减等，何如？”宰臣对曰：“凡议者先条所坐及应议之状以请，必议定然后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志第二十七志第二十七

食货一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

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熂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谘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侵，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

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遗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

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蔑，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飘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於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褥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其他盐策、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恆，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无篇，以备一代之制云。

○户口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设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恐人易为计构而难觉察，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尝欲罢坊、里正，复以主首远，入城应代，妨农不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庐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镇守上京路。既而，上闻昂已过上京，而降人复苦其侵扰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谕之，比至，而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详稳留住所领归附之民还东京，命有司常抚慰，且贷一岁之粮，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

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太宗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诏曰："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又谓宰臣曰："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银山侧民于临潢。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娉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娉於良人。是年八月，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四。迭剌、唐西二部五瓴，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奴婢今

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是岁，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口计之，口月食五斗，可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积不多，是力农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以闻。”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令省臣详议。宰臣奏：“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实销乏者，内从御史台，外从按察司，体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

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而复虑骚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

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二十年四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户，富贫差发不均，皆自谋克内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轻重不一。自窝斡叛后，贫富反复，今当籍其夹户，推其家赀，傥有军役庶可均也。"诏集百官议，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余无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数目，止验产业科差为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点检襄言："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者不同。请俟农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见上闻。"上曰："一谋克户之贫富，谋克岂不知。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无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奴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岂可谓平。朕于庶事未尝专行，与卿谋之。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礼极言恐扰动，朕决行之，果得安业。安礼虽尽忠，未审长策。其从左丞通等所见，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

九月，诏："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昔海陵时，拘括马畜，绝无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尽拘入官，大为不均。今并核实贫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张汝弼、梁肃奏："天下民户通检既定，设有产物移易，自应随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

耗，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不必屡推排也。”上曰：“宰执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愿也。”肃对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尝为南使，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但小民无知，法出奸生，数动摇则易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频岁推排，似为难尔。”二十六年，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数。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钱三百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令减五万余贯。今减不及数，复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二万贯尔，而曰续收，何也？”对曰：“此谓旧脱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旧无力耕种，而今耕种者也。”上曰：“通检旧数，止于视其营运息耗，与房地多寡，而加减之。彼人卖地，此人买之，皆旧数也。至如营运。此强则彼弱，强者增之，弱者减之而已。且物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数不在多寡也。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出者，反分与贫者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为国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农民如有积粟，毋充物力，钱悭之郡，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马百禄等推排遭垫溺州县之贫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言：“民地已纳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遂详酌民地定物力，减十之二。尚书户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诏委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明昌三年八月，敕尚书省：“百姓当丰稔之时不务积贮，一遇凶俭辄有阻饥，何法可使民重谷而多积也。”宰臣对曰：“二十九年，已诏农民能积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亦减十分之二，此固其术也。”承安元年，尚书省奏：“是年九月当推排，以有故不克。”诏以冬已深，比事毕恐妨农作，乃权止之。二年冬十月，敕令议通检，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距今已十年，旧户贫弱者众，傥迟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元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于是，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示为诸路法。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一员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强增者，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以推排时，既问人户浮财物力，而又勘当比次，期迫事繁，难得其实，敕尚书省，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令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别置标簿，临时止拘浮财物力以增减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职官仕于远方，其家物力有应除而不除者，遂定典卖实业逐时推收，若无浮财营运，应除免者，令本家陈告，集坊村人户推唱，验实免之。造籍

后如无人告，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标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边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五年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户推收物力，置簿标题，至通推时，止增新强，销旧弱，庶得其实。今有司奉行灭裂，恐临时冗并，卒难详审，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户告诣推收标附，至次年二月一日毕，违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诸处税务，具税讫房地，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违者坐以怠慢轻事之罪。仍敕物力既随业，通推时止令定浮财。八年九月，以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诸路。上召至香阁，亲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消乏户，虽集众推唱，然消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贯，今蠲免二百五十贯犹有未当者。新强勿添尽，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各宜尽心，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苟不副所任，罪当不轻也。"

志第二十八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

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罢来流、混同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年，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毋致失业。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为。自今事有类此，卿等即告毋隐。"十三年，敕有司："每岁遣官劝猛安谋克农事，恐有烦扰。自今止令各管职官劝督，弛慢者举劾以闻。"十七年六月，刑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而贫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课，复量减人户税数，庶得轻重均平。"诏付有司，将行而止。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令拘籍之。又谓省臣曰："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贪乏，其遣官察之。"又谓参知政事张汝弼曰："先尝遣问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盗耕者，由其罪轻故也。"乃更条约，立限令人自陈，过限则人能告者有赏。遣同知中都路转

运使张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

十二月谓宰臣曰："亡辽时所拨地，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为无主地，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其间播种岁久，若遽夺之，恐民失业。"因诏括地官张九思戒之。复谓宰臣曰："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能使军户稍给，民不失业，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从人不便，诏户部沿路顿舍侧近官地，勿租与民耕种。又诏故太保阿里先於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命拘山东之地入官。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凶吉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左丞守道对曰："闻皆自耕，岁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异于他处，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赈之。"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上曰："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括者，亦当同此也。"又谓宰臣曰："山东路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六月，上谓省臣曰："近者大兴府平、滦、蓟、通、顺等州，经水灾之地，免今年税租。不罹水灾者姑停夏税，俟稔岁征之。"时中都大水，而滨，棣等州及山后大熟，命修治怀来以南道路，以来粜者。又命都城减价以粜。又曰："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则亦以等第迁赏。"七月，上谓宰臣曰："前徙宗室

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而免是岁之租。”八月，尚书省奏山东所刷地数，上谓梁肃曰：“朕尝以此问卿，卿不以言。此虽称民地，然皆无明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尝恣意种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若征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论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征，赦其罪，别以官地给之。”御史台奏：“大名、济州因刷梁山泺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复召宰臣曰：“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有公据者，虽付本人，仍须体问。”十月，复与张仲愈论冒占田事。

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上曰：“劝农官，何劝谕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种而辄与人者，合科违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又命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时人户有执契据指坟垅为验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复遣安肃州刺史张国基验实给之，如已拨系猛安，则偿以官田。上曰：“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长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官，皆罚赎有差。

九月，遣刑部尚书移剌慥于山东路猛安内摘八谋克民，徙于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兒两猛安旧居之地，无牛者官给之。河间宗室未徙者令尽徙于平州，无力者官津发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尝令俟丰年则括籍官地，至是岁，省臣复以为奏，上曰：“本为新徙四猛安贫穷，须刷官田与之，若张仲愈等所拟条约太刻，但以民初无得地之由，自抚定后未尝输税，妄通为己业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为酬直。且先令猛安谋克人户，随宜分处，计其丁壮牛具，合得土田实数，给之。不足，则以前所刷地二万余顷补之。复不足，则续当议。”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以皆无据验，遂没入官。

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拟再立限，令贫民请佃官地，缘今已过期，计已数足，其占而有余者，若容告讦，恐滋奸弊。况续告漏通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阳

一路地狭人稠，官地当尽数拘籍，验丁以给贫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当矣。如无主不顾承佃，方许诸人告请。其平阳路宜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余者拘籍给付贫民可也。"七月，论旨尚书省曰："唐、邓、颍、蔡、宿、泗等处，水陆膏腴之地，若验等级，量立岁租，宽其征纳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边地多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贫民有赡，亦增羡官租。其给丁壮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税。"八月，尚书省奏："河东地狭，稍凶荒则流亡相继。窃谓河南地广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给闲田，则河东饥民减少，河南且无旷地矣。"上从所请。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今乞免八年，则或多垦。"并从之。十一月，尚书省奏："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若豪强及公吏辈有冒佃者，限两月陈首，免罪而全给之，其税则视其邻地定之，以三分为率减一分，限外许诸人告诣给之。"制可。

明昌元年二月，谕旨有司曰："濒水民地，已种莳而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对给。"三月，敕："当军人所受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亦止随地所产纳租，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不愿承佃者毋强。"六月，尚书省奏："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诏可。八月，敕："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三年六月，尚书省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言，旧牧马地久不分拨，以致军民起讼，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户有凭验己业，及宅井坟园，已改正给付，而其中复有官地者，亦验数对易之矣。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五年，谕旨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直、汉兒百姓，可并令量力为蚕桑。"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六年二月，诏罢括陕西之地。又陕西提刑司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视实占地数，除税租。"命他路视此为法。

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劝举军民耕种。又差

户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旧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上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应诏陈言人多论之。五年二月，尚书省奏："若复遣官分往，追照案凭，讼言纷纷，何时已乎？"遂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命于税内每岁续克之。泰和七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亦免三年输纳。自首冒佃比邻田，定租三分纳二。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向者小民不为久计，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或复告退，盖由元限太远，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今请佃者可免三年，作己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长制。"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曰："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太常丞石抹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况军户率无牛，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上卒从宰臣议，将括之，侍御史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纵得熟土，不能亲耕，而复令民佃之，所得无几，而使纷纷交病哉！"上大悟，罢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参政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三年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

十一月，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瘠恶不可耕，均以可耕者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军不可仰此得食也，审矣。今询诸军户，皆曰：'得半粮犹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赖？'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旨，追呼究结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则所在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何以堪之。且军户暂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计当口占六亩有奇，继来者不与焉。但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自余僻远不愿者，宜准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曰："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复乏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於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

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入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各减十称。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

民诉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诉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廕子孙、及凡有出身者、谓司吏、译人等。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

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十年，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诏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谓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遂不允。三年，以岁歉，诏免二年租税。又诏曰："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赋税。"六年，以河北、山东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敛殊轻，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二年二月，尚书省奏："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上曰："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谨也。小民以为税重，小臣沽民誉，亦多议之。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谓宰臣曰："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虑小民不能详知，吏缘为奸，仍旧征取，其令所在揭榜谕之。"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以致逋悬者，可止其俸，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

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於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

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

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瓝，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

志第二十九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钱币

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四年，浸不行，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年，上谕户部臣曰：“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酤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又随处时有赈济，往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天下之大，朕岂能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能吏经营之。”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

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十九年，始铸至万六千余贯。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太慰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去廾}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钱也。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上是其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四年，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或有言铁钱有破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偿将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持国

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以备缓急。"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偿。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

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至销毁。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

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十月，杨序言：“交

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

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

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

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志第三十志第三十

食货四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恆，亦随时救弊而已。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既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北京

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

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潍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

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

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官则不赏。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欲同盐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

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刺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若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硷卤，民私煎不能禁。"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乞罢邀籴，以纾其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盐乃官

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乞彼此壹听民便，则公私皆济。”上从之。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四年，李复亨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特命解职。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罢杓栏人。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

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

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志第三十一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

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从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

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谕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廪。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

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又诏凡秋熟之郡，广籴以备水旱。十六年五月，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备缓急。”十七年春，尚书省奏：“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粟数不能给。”上曰：“朕尝谕卿等，丰年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即今不给，可于邻道取之。自今多备，当以为常。”四月，尚书省奏：“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阙食者，已赈之矣。尚有未赈者。”诏遣官诣复州、曷苏馆路，检视富家，蓄积有余增直以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谨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阙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恆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於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

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又上封事者曰：“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盐志》下。

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六月，立和籴赏格。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籴。”诏从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

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言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诏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承安二年，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部官谓："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计六百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以此较之，它境无不可行者。"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就令审察，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画具申，以俟兴作。

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诏从之。兴定五年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

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户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行者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种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先是，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种。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元

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明昌二年，敕山东、河北阙食之地，纳粟补官有差。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三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

宣宗贞祐二年，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进宫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三年，制无问官民，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簿。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以济军储。又定制，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等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皆注见阙。四年，河东行省胥鼎言：“河东兵多民少，仓空岁饥。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率之术。今拟凡补买正班，依格止廕一名。若愿输许增廕一名。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迁加。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四举年四十五以上，并许入粟，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令译史吏员，虽未系班，亦许进纳迁官。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听献物借注丞簿。丞簿注县令，差使免一差。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依职官例迁官如旧。”四年，耀州僧广惠言：“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乞令纳粟百石。防刺郡副纲、威仪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满替。诸监寺十石，周年一代，愿复买者听。”诏从之。

兴定元年，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言：“近承奏格，凡去岁覃恩之官，以品从差等听其入粟，委帅府书空宣敕授之，则人无陈诉之劳，而官有储蓄矣。比年屡降覃恩，凡羁縻军职者多未暇授，若止许迁新覃，则将隔越矣。乞令计前后所该输粟积迁。”诏从之。

志第三十二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禄，门廕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司天、太医、内侍等法历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进纳，金季之弊莫甚焉，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载《食货志》。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

解举人为之。后增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凡试补学生，太学则礼部主之，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皆免试。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及乡以八行贡春官，以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专尚经术。太学生初补外舍，无定员。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经，每月考试，或特免解，或保举补官。其法虽行，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是以元祐间罢之，后虽复，而宣和三年竟废。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今制，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德六行之遗意

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河南、陕西女直学，承安二年罢之，余如旧。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十八年，谓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选，不问操履，而辄授翰苑之职。如赵承元，朕闻其无士行，果败露。自今榜首，先访察其乡行，可取则授以应奉，否则从常调。"十九年，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二十年，谓宰臣曰："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故中选者少，岂非题难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乡举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满，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又曰："旧不选策，今兼选矣。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已中策后，则试以制策，试学士院官。"二十二年，谓宰臣曰："汉进士魁，例授应奉，若行不副名，不习制诰之文者，即与外除。"二十三年，谓宰臣曰："汉进士，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今应奉以授状元，盖循资尔。制诰文字，各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诏，则鲜有能者。"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故尔。"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二十八年，复经义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谓："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固当罢去。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经出题，而注示本传。"上是其言，诏免乡试，府试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及群经出题之制。有司言："会试所取之数，旧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试旧六处，中有地远者，命特添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又谕有司曰："举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误失人材，可自注出处，注字之误，不在涂注乙之数。"

明昌二年，敕官或职至五品者，直赴御试。四年，平章政事守贞言："国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诸司局承应，旧无出身，自大定后始叙使，至今鲜有可用者。近来放进士第数稍多，此举更宜增取，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则廷试虽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文合格则取。

六年，言事者谓："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故不勉读书，乞减子史注本传之制。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乞择学官，及本科人充试官。"省臣谓："若不与本传，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题意而已。"遂命择前经义进士为众所推者、才识优长者为学官，遇差考试官之际，则验所治经参用。词赋进士，题注本传，不得过五十字。经义进士，御试第二场，试论日添试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时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训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若会试取人数过多，则涉泛滥。"遂定策论、词赋、经义人数，虽多不过六百人，少则听其阙。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及入学生精加试选，无至滥补。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补试入学生员，已有旧条，恐行之灭裂尔，宜严防闲。"张行简转对言："拟作程文，本欲为考试之式，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擢第后离笔砚久，不复常习，今临试拟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谤议。"诏罢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而奴免不良者则许之。尚书省奏："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前代令诸选人身及祖、父曾经免为良者，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今反许试，诚玷清论。"诏遂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子孙则许之。上又

谓："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省奏："在《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万民，农工商贾皆是也。前代立贤无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按察司具闻，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复宣旨以申之。

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试以中都、辽东、西北京等路道阻，宜于中都、南京两处试之。"三年，谕宰臣曰："国初设科，素号严密，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监察罪。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言："国家数路收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今场会试，策论进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二人取一，前虽有圣训，当依大定之制，中选即收，无问多寡，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取不过五百。泰和中，策论进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向者贞祐初，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则是十之一而已。时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尝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滥如此，非所以为求贤也。宜于会试之前，奏请所取之数，使恩出于上可也。"诏集文资官议，卒从泰和之例。又谓宰臣曰："从来廷试进士，日晡后即遣出宫，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特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览其程文，爱其辞藻，咨叹久之。因怪学者益少，谓监试官左丞高汝砺曰："养士学粮，岁稍丰熟即以本色给之，不然此科且废矣！"五年，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赐第。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免后举府试。

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其策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与否。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悯忠寺旧有双塔，进士

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入宫。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曰："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中选者得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之子，直赴会试。至二十年，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其学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省臣奏："汉人进士来年三月二十日乡试，八月二十日府试，次年正月二十日会试，三月十二日御试。"敕以来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府等路四处府试，余从前例。上曰："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汉人进士例。译作程文，俾汉官览之。"二十二年三月，策试女直进士。至四月癸丑，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试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参知政事斡特剌对曰："以其译付看故也。"上令速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进士设科未久，若令积习精通，则能否自见矣。"二十八年，谕宰臣曰："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上曰："大经义理深奥，不加岁月不能贯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七月，省奏："如诗、策、论俱作一日程试，恐力有不逮。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上曰："论乃新添，至第三举时当通定去留。"明昌元年，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拟依余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试。"上曰："是止许女直进士，毋令试汉进士也。"又定制，余官第五品散阶，令直赴会试，官职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试。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遂定制，内外官员、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三次终场，不在验丁之限。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垛，去射者十五步对立两竿，相去二十步，去地二丈，以绳横约之。弓不限强弱，不计中否，以张弓巧便、发箭迅正者为熟闲。射十箭中两箭，出绳下至垛者为中选。余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监察体究。如当赴会试御试者，大兴府佐贰官试验，三举终场者免之。四年，礼部尚书贾铉言："策论进士程试弓箭，其两举终场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贤路。乞于及第后试之，中者别加任使，或升迁，否

者降之。”省臣谓：“旧制三举终场免试，今两举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试，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习未晚也。至于及第后试验升降，则已有定格矣。”诏从旧制。在泰和格，复有以时务策参以故事，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

宣宗南迁，兴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府试。五年，上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览程文，怪其数少，以问宰臣，对曰：“大定制随处设学，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赡以钱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亩。所给既优，故学者多。今京师虽存府学，而月给通宝五十贯而已。若于诸路总管府、及有军户处置学养之，庶可加益。京师府学已设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并置学官于总府，以谋克内不隶军籍者为学生，人畀地四十亩。汉学生在京者亦乞同此，余州府仍旧制。”上从之。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定会试诸科取人之数，司空襄言：“试词赋、经义者多，可五取一。策论绝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优老于场屋者。四举受恩则太优，限以年则碍异材。可五举则授恩。”平章徒单镒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张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试百人中才得五耳。”遂定制，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五举终场年四十五以上、四举终场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试官，大定间，府试六处，各差词赋试官三员，策论试官二员。明昌初，增为九处，路各差九员，大兴府则十一员。承安四年，又增太原为十处。有司请省之，遂定策论进士女直经童千人以上差四员，五百人以上三员，不及五百二员。各以职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词赋进士与律科举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员，二千四员，不及二千三员。经义进士及经童举人千人四员，五百以上三员，百人以上二员，不及百人以词赋考官兼之。后又定制，策论试官，上京、咸平、东平各三员，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员。律科，监试官一员，试律官二员，隶词赋考试院。经童，试官一员，隶经义考试院，与会试同。其弥封并誊录官、检搜怀挟官、自余修治试院、监押门官，并如会试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岁多以远地官考试不便，遂命差近者。

凡会试，知贡举官、同知贡举官，词赋则旧十员，承安五年为七

员。经义则六员，承安五年省为四员。诠读官二员。泰和三年，上以弥封官渫语于举人，敕自今女直司则用右选汉人封，汉人司则以女直司封。宣宗贞祐三年，以会试赋题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选者，复以考官多取所亲，不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凡御试，读卷官，策论、词赋进士各七员，经义五员，余职事官各二员。制举宏词共三员。泰和七年，礼部尚书张行简言："旧例，读卷官不避亲，至有亲人，或有不敢定其去留，或力加营护，而为同列所疑。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者，则读卷之际得平心商确。"上遂命临期多拟，其有亲者汰之。

凡府试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四处。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为七处，兼试女直经童。凡上京、合懒、速频、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者，则赴会宁府试。咸平、隆州、婆速、东京、盖州、懿州者，则赴咸平府试。中都、河北东西路者，则赴大兴府试。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讨司者，则赴大同府试。北京、临潢、宗州、兴州、全州者，则赴大定府试。山东西、大名、南京者，则赴东平府试。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凡词赋、经义进士及律科、经童府试之处，大定间，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明昌初，增辽阳，平阳，益都为九处。承安四年复增太原为十。中都、河北则试于大兴府，上京、东京、咸平府等路则试于辽阳府，余各试于其境。

凡乡试之期，以三月二十日。府试之期，若策论进士则以八月二十日试策，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则以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又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次律科，次经童，每场皆间三日试之。会试，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皆以次间三日，同前。御试，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二十三日试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二十七日乃试策论。若试日遇雨雪，则候晴日。御试唱名后，试策则禀奏，宏词则作二日程试。旧制，试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义科，更定是制。

凡监检之制，大兴府则差武卫军。余府则于附近猛安内差摘，平阳府则差顺德军。凡府会试，每四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名，皆用不识字者，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

待士之礼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上从其说，命行之。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就御试，不中者许缀榜末。解元但免府试，四举终场依五举恩例，所试文卷惟犯御名庙讳、不成文理者则黜之，余并以文之优劣为次。仍一日试三题，其五举者止试赋诗，女直进士亦同此例。承安五年，敕进士四举该恩，词赋、经义当以各科为场数，不得通数。又恩榜人应授官者，监试官于试时具数以奏，特恩者授之。泰和三年，以经义会元与策论词赋进士不同，若御试被黜则附榜末，为太优，若同恩例，又与四举者不同。遂定制，依曾经府试解元免府试之例。会试下第，再举直赴御试。

律科进士，又称为诸科，其法以律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临时约取之，初无定数。其制始见于海陵庶人正隆元年，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别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言：“经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五十人，因以为常，天德时复废。圣主复置，取以百数，恐久积多，不胜铨拟，乞谕旨约省取之。”上曰：“若所诵皆及格，何如？”守贞曰：“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则人数亦不至多也。”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对曰：“所诵通否易见，岂容有滥。”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复取其精者。”持国曰：“是科盖资教之术耳。夫幼习其文，长

玩其义，使之莅政，人格出焉。如中选者，加之修习进士举业，则所记皆得为用。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必习举业，而后官使之可也。若能擢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中府荐或会试，视其次数，优其等级。几举不得荐者，从本出身，似可以激劝而得人矣！”诏议行之。

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听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职官无公私过者，从内外五品以上官荐于所属，诏试之。若草泽士，德行为乡里所服者，则从府州荐之。凡试，则先投所业策论三十道于学士院，视其词理优者，委官以群经子史内出题，一日试论三道，如可，则庭试策一道，不拘常务，取其无不通贯者，优等迁擢之。宏词科试诏、诰、章、表、露布、檄书，则皆用四六；诫、谕、颂、箴、铭、序、记，则或依古今体，或参用四六。于每举赐第后进士及在官六品以下无公私罪者，在外官荐之，令试策官出题就考，通试四题，分二等迁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创者也。

武举，尝设于皇统时，其制则见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钱竹箭，百五十步立贴，十箭内，府试欲中一箭，省试中二箭，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内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府试则许射四反，省试三反，程试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三十步，左右错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枪驰刺，府试则许驰三反，省试二反，程试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廕例问律一条，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上等。凡程试，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贴弓八斗，远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射贴弓七斗，远射二百五步，射鹿弓五斗，《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解律、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书者，虽上等为中，中则为下。凡试中中下，愿再试者听。旧制，就试上等不中，不许再试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旧等，但从所愿，试中则以三等为次。二年，省奏：“武举程式当与进士同时，今年八月府试，欲随路设考试所，临期差官，恐以创立未见应试人数，遂权令各处就考之。”宣宗贞祐三年，同进士例，赐敕命章服。时以随处武举入试者，自非见居职任及已用于军前者，令郡县尽遣诣京师，别为一军，以备缓急。其被荐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元光二年，东京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言：“武举入仕，皆授巡尉军辖，此曹虽善骑射，不历行阵，不知军旅，一旦临敌，恐致败事。乞尽括付军前为长校，俟有功则升之。”宰臣奏：“国家设此科与进士等，而欲尽置军中，

非奖进人材之道。”遂籍丁忧、待阙、去职者付之。

试学士院官。大定二十八年，敕设科取士为学士院官。礼部下太常，按唐典，初入学士院例先试，今若于进士已仕者，以随朝六品，外路五品职事官荐，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者充应奉。由是翰苑之选为精。明昌五年，以学士院撰文字人少，命尚书省访有文采者勾取权试之。

凡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

志第三十三志第三十三

选举二

○文武选

金制，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文资则进士为优，右职则军功为优，皆循资，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

凡铨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陈行绩资历之要为铨头，以定其能否？其有犯公私罪赃污者，谓之犯选格，则虽遇恩而不得与。旧制，犯追一官以至追四官，皆解任周年，而复仕之。承安二年，定制，每追一官则殿一年，凡罢职会赦当叙者，及降殿当除者，皆具罪以闻，而后仕之。凡增课升至六品者，任回复降。既廉升而再任覆察不同者，任回亦降。自进士、举人、劳效、廕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若牌印、护卫、令史之出职，则皇统时所定者也。检法、知法、国史院书写，则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将军、宫中诸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护卫、妃护卫、王府祗候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并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亲军骁骑诸格，则定于世宗之时，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皆仕进之门户也。

凡官资以三十月为考，职事官每任以三十月为满，群牧使及管课官以三周岁为满，防御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则以五十月、转运则以六十月为满。司天、太医、内侍官皆至四品止。凡外任循资官谓之常调，选为朝官谓之随朝，随朝则每考升职事一等，若以廉察而升者为廉升，授东北沿边州郡而升者为边升。凡院务监当差使则皆从九品。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书省令史、覆实、架阁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长副、检法、知法、院务监当差使、及诸令史、译史、掌书、书史、书吏、译书、译人、通事、并诸局分承应有出身者，皆为流外职。凡此之属，或以尚书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补，其出职或正班，杂班，则莫不有当历之名职。既仕则必循升降之定式，虽或前后略有损益之殊，而定制则莫能渝焉。

凡门廕之制，天眷中，一品至八品皆不限所廕之人。贞元二年，定廕叙法，一品至七品皆限以数，而削八品用廕之制。世宗大定四年五

月，诏："皇家袒免以上亲，就廕者依格引试，中选者勿令当傃使。"五年十月，制："亡宋官当廕子孙者，并同亡辽官用廕。"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内职者，与文武同用廕。自余有勤劳者，赏赐而已。昔正隆时常使教坊辈典城牧民，朕甚不取。"又更定冒廕及取廕官罪赏格。七年五月，命司天台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资者，并听如太医例廕。其制，凡正班，廕亦正班；杂班，廕杂班。明昌元年，以上封事者乞六品官添廕，吏部言："天眷中，八品用廕，不限所廕之人。贞元中，七品用廕，方限以数。当是时，文始于将仕，武始于进义，以上至七品儒林、忠显，各七阶，许廕一名。至六品承直、昭信，计九阶，许廕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从下各增二阶，其七品视旧为九阶，亦廕一人，至五品凡十七阶，方廕二人，其五品至三品并无间越，唯六品不用廕。乞依旧格，五品以上增廕一名，六品廕子孙兄弟二人，七品仍旧为格。"时又以旧格虽有己子许廕兄弟侄，盖所以崇孝悌也。而新格禁之，遂听让廕。旧制，司天、太医、内侍、长行虽至四品。如非特恩换授文武官资者，不许用廕，以本人见允承应，难使系班故也。泰和二年，定制，以年老六十以上退、与患疾及身故者，虽至止官，拟令系班，除存习本业者听廕一名，止一子者则不须习即廕。

凡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廕子孙至曾孙及兄弟侄孙六人，因门廕则五人。二品则子孙至曾孙及兄侄五人，因门廕则四人。三品子孙兄弟侄四人，因门廕则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门廕则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孙兄弟一人，因门廕则六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旧格，门廕惟七品一人，余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凡进纳官，旧格正班三品廕四人，杂班三人。正班武略子孙兄弟一人。杂班明威一人，怀远以上二人，镇国以上三人。司天、太医迁至四品诏换文武官者，廕一人。

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从八品。次除防判、录事正八品，三除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推官、节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从六品。北选，初军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后并上令，通注节察判、推官。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军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军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军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军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县令，回呈省。

大定二年，诏文资官不得除县尉。八定格，历五年任令即呈省。十三年，制第二任权注下令。旧制，状元授承德郎，以十四年官制，文武官皆从下添两重，命状元更授承务郎，次旧授儒林郎，更为承事郎。第

二甲以下旧授从仕郎，更为将仕郎。十五年，敕状元除应奉，两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状元行不顾名者与外除。十九年，命本贯察其行止美恶。二十一年，复命第三任注县令。二十二年，敕进士授章服后，再试时务策一道，所谓策试者也。内才识可取者籍其名，历任后察其政，若言行相副则升擢任使。是年九月，复诏令后及第人，策试中者初任即升之。二十三年格，进士，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下令，三中令。中甲，初中簿，二上簿，三下令。下甲，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试中策者，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上令。中甲，初上簿，二下令，三中令。下甲，初中簿，二录事、防判、三中令。又诏今后状元授应奉，一年后所撰文字无过人者与外除。二十六年格，以相次合为令者减一资历。二十六年格，三降两降免一降，文资右职外官减最后，上令一任通五任回呈省，遂定格，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四、五上令。中甲，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策试进士，初录事、防判，二、三、四、五上令。其次，初上簿，二中令，三、四、五上令。又次，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下甲，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二十七年，制进士阶至中大夫呈省。

明昌二年，罢勘会状元行止之制。七年格，县令守阙各依旧格注授。泰和格，诸进士及第合授资任须历遍乃呈省。虽未尽历，官已至中大夫亦呈省。又诸词赋、经义进士及第后，策试中选，合授资任历遍呈省，仍每任升本等首铨选。贞祐三年，状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征事郎。

经义进士。皇统八年，就燕京拟注。六年，与词赋第一人皆拟县令，第二人当除察判，以无阙遂拟军判。第二、第三甲随各人住贯拟为军判、丞、簿。旧制，《五经》及第未及十年与关内差使，已十年者与关外差使，四十年除下令。正隆三年，不授差使，至三十年则除县令。大定二十八年始复设是科，每举专主一经。

女直进士。大定十三年，皆除教授。二十二年，上甲第二第三人初除上簿，中甲则除中簿，下甲则除下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迁四重，余各迁两重。第二第三甲授随路教授，三十月为一任，第二任注九品，第三、第四任注录事、军防判，第五任下令。寻复令第四任注县令。二十六年，减一资历注县令。二十八年，添试论。后皆依汉人格。

宏词，上等迁两官，次等迁一官，临时取旨授之。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后凡五次御帘进士，可一试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

其次，谓之恩榜。女直人迁将仕，汉人登仕，初任教授，三十月任满，依本格从九品注授。明昌元年，敕四举终场，亦同五举恩例，直赴御试。明昌五年，敕神童三次终场，同进士恩榜迁转。两次终场，全免差使。第六任与县令，依本格迁官，如一次终场，初入仕则一除一差。其余并依本门户，仍使应二举，然后入仕。每举放四十人。凡恩例补廕同进士者，谓大礼补致仕、遗表、阵亡等恩泽，补承袭录用，并与国王并宗室女为婚者。正隆二年格，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回呈省。

凡特赐同进士者，谓进粟、出使回、殁于王事之类，皆同杂班，补廕亦以杂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县丞、四军判，五、六防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寻复更初注下等军判、丞、簿、尉，次注中等军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军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

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十年以上并一除一差，十年外则初任主簿，第二任司候，第三主簿，四主簿，五警判，六市丞，七诸县丞，八次赤丞，九赤县丞，十下县令。十一中县令，五任上县令，呈省。三年制，律科及第及七年者与关内差使，七年外者与关外差。诸经及第人未十年者关内差，已十年关外差。律科四十年除下令。经童及第人视余人复展十年，然后理算月日。大定十四年，以从下新增官阶，遂定制，律科及第者授将仕佐郎。十六年特旨，以四十年除下令太远，其以三十二年不犯赃罪者授下令。十七年，敕诸科人仕至下令者免差。二十年，省拟，无赃罪及廉察无恶者减作二十九年注下令，经童亦同此。二十六年，省拟，以相次当为县令者减一资历选注。敕命诸科人累任之余月日至四十二月，准一除一差。又敕，旧格六任县令呈省，遂减为五任。二十八年，减赤县丞一任。明昌五年，制仕二十六年之上者，如该廉升则注县令。六年，减诸县丞、赤县丞两任后吏格，十年内拟注差使，十年外一除一差。若历八任、或任至三十二年注下令，则免差须遍历而后呈省。所历之制，初、二下簿，三、四中簿，五、六、七上簿，犯选格者又历上簿两任，八、九则注下令，十中令，十一、十二上令。

凡武举，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迁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迁忠翊校尉。中等迁修武校尉，收充亲军，不拘有无廕，视旧格减一百月出职。下等迁敦武校尉，亦收充亲军，减五十月出职。承安元年格，第一名所历之职，初都巡、副将，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第二、第三名，初巡尉、部将，二上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余人，

初副巡、军辖，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

凡军功有六：一曰川野见阵，最出当先，杀退敌军。二曰攻打抗拒州县山寨，夺得敌楼。三曰争取船桥，越险先登。四曰远探捕得喉舌。五曰险难之间，远处报事情成功。六曰谋事得济，越众立功。皇统八年格，凡带官一命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者，初除主簿及诸司副使正九品，二主簿及诸司使正八品，三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正七品，五上令，或通注镇军都指挥使正七品及正将。其官不至昭信及无官者，自初至三任通注丞、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及知城寨从七品。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凡至宣武将军以上者，初下令，二中令，二中令，三、四上令。

凡劳效谓年老千户、谋克也。大定五年，制河南、陕西统军司，千户十年以上拟从七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之谋克从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与差使，十年以上赏银绢，皆以所历千户、谋克、蒲辇单月日通算。二十年，制以先曾充军管押千户、谋克、蒲辇二十年以上、六十五岁放罢者，视其强健者与差除、令系班，不则量加迁赏。后更定吏格，若一命迁宣武将军以上，当授从七品职事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官不至宣武，初授八品者授录事，二赤剧丞，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初授九品官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大定九年格，三虞候顺德军千户四十年以上者与从八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以下赏银绢。大定十四年，定随路军官出职，以新制从下创添两重，旧迁忠武校尉者今迁忠勇校尉。中都永固军指挥使及随路埽兵指挥使出职，旧迁敦武校尉者今迁进义校尉。武卫军，大定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曰都将，谋克曰中尉，蒲辇曰队正。都将三十月迁一官，至昭信注九品职事。以队正升中尉。中尉升都将。

省令史选之门有四：曰文资，曰女直进士，曰右职，曰宰执子，其出仕之制各异。

文资者，旧惟听左司官举用，至熙宗皇统八年，省臣谓："若止循旧例举勾，久则善恶不分而多侥幸。"遂奏定制，自天眷二年及第榜次姓名，从上次第勾年至五十已上、官资自承直郎从六品至奉德大夫从五品，无公私过者，一阙勾二人试验，可则收补，若皆可即籍名令还职待

补。官至承直郎以上，一考得除正七品以上，从六品以下职事，两考者除从六品以上、从五品以下。奉直大夫从六品以上，一考者除从六品以上。从五品以下，两考者除从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节运同。

正隆元年，罢是制，止于密院台及六部吏人令史内选充。大定元年，世宗以胥吏既贪墨，委之外路干事又不知大体，徒多扰动，至二年，罢吏人而复皇统选进士之制。承直郎以上者，一考正七品，除运判、节察判、军刺同知。两考者从六品，除京运判、总府判、防御同知。奉直大夫已上，一考者从六品，除同前。两考从五品，除节运副、京总管府留守司判官。七年，以散阶官至五品亦勾充，不愿者听。十一年，以进士官至承直者众，遂不论官资但以榜次勾补。二十七年，以外多阙官，论者以为资考所拘，难以升进，乃命不论官资，凡一考者与六品，次任降除正七品，第三任与六品，第四任升为从五品。两考者与从五品，次任降除六品，第三、四任皆与从五品，五任升正五品。承安二年，以习学知除、刑房知案、及兵兴时边关令史，三十月除随朝阙。泰和八年，以习学知除十五月以上，选充正知除。一考后理算资考。大安三年，以从榜次则各人所历月日不齐，遂以吏部等差其所历岁月多寡为次，收补知除，考满则授随朝职。

贞祐五年，进士未历任者，亦得充补，一考者除上县令，再任上县令升正七品，如已历一任任丞簿者，旧制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降从七品，再任正七品升六品，如历两任丞簿者，一考旧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免降，复免正七品一任，即升六品。曾历令一任者，依旧格六品，再任降除七品，还升从五品。兴定二年，敕初任未满及历任者，考满升等为从七品。初任未满者尔两任、未历任者四任、回升正七品，两任正七皆免回降。凡不依榜次勾取者同随朝升除，俟榜次所及日听再就补。兴定五年，定进士令史与右职令史同格，考满未应得从七者与正七品，回降从七一任。所勾诸府令史不及三考出职者除从七品，回降除八品。若一任应得从七品者除六品，回降正七品，若一任应得正七品者免降。

女直进士令史，二十七年格，一考注正七品，两考注正六品。二十八年，敕枢密院等处转省者，并用进士。明昌元年，敕至三考者与汉人两考者同除。明昌三年，罢契丹令史，其阙内增女直令史五人。五年，以与进士令史辛苦既同，资考难异，遂定与汉进士一考与从六品，两考与从五品。

宰执子弟省令史，大定十二年，制凡承廕者，呈省引见，除特恩任

用外，并内奉班收，仍于国史院署书写、太常署检讨、秘书监置校勘、尚书省准备差使，每三十月迁一重，百五十月出职。如承应一考以上，许试补省令译史，则以百二十月出职，其已历月日皆不纽折，如系终场举人，即听尚书省试补。十七年，定制，以三品职事官之子，试补枢密院令史。遂命吏部定制，宰执之子、并在省宗室郎君，如愿就试令译史，每年一就试，令译史考试院试补外，缌麻袒免宗室郎君密院收补。大定二十八年，制以宗室第二从亲并宰相之子，出职与六品外，宗室第三从亲并执政之子，出职与正七品。其出职皆以百五十月，若见已转省之余人，则至两考止与正七品。二十九年，四从亲亦许试补。

志第三十四志第三十四

选举三

○右职吏员杂选

右职。省令史、译史。皇统八年格，初考迁一重，女直人依本法外，诸人越进义，每三十月各迁两重，百二十月出职，除正六品以下，正七品以上职官。正隆二年，更为五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人迁敦武校尉，余人迁保义校尉，百五十月出职，系正班与从七品。若自枢密院台六部转省者，以前已成考月数通算出职。大定二年，复以三十月迁一官，亦以百二十月出职，与正、从七品。院台六部及它府司转省而不及考者，以三月折两月，一考与从七，两考正七品，三考与六品。三年，定格，及七十五月出职者，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五录事，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百五十月出职者，初刺同、运判、推官等，二、三中令，四上令，回呈省。大定二十七年，制一考及不成考者，除从七品，须历县令三任，第五任则升正七品。两考以上除正七品，再任降除县令，三、四皆与正七品，第五任则升六品。三考以上者除六品，再任降正七品，三任、四任与六品，第五任则升从五品。

省女直译史。大定二十八年，制以见任从七、从八人内，勾六十岁以上者相视用之。明昌三年，取见役契丹译史内女直、契丹字熟闲者，无则以前省契丹译史出职官及国史院女直书写，见任七品、八品、九品官充。

省通事。大定二十年格，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一考两考与八品，三考者从七品，余与部令译史一体免差。

御史台令史、译史。皇统八年迁考之制，百二十月出职，正隆二年格，百五十月出职，皆九品，系正班。大定二年，百二十月出职，皆以三十月迁一官。其出职，一考、两考皆与九品，三考与八品。明昌三年，截罢见役吏人，用三品职事官子弟试中者、及终场举人本台试补者，若不足，于密院六部见役品官、及契丹品官子孙兄弟选充。承安三年，敕凡补一人必询于众，虽为公选，亦恐久渐生弊。况又在书史之上，不试而即用，本台出身门户似涉太优，遂令除本台班内祗、令译史名阙外，于试中枢密院令译史人内以名次取用，不足，即于随部班祗令译史上名转充。若须用终场举人之阙，则令三次终场举人，每科举后与

它试书史人同程试验，榜次用之。女直十三人，内班内祗六人，终场举人七人。汉人十五人，内班内祗七人，终场举人八人。译史四人，内班内祗二人，终场举人二人。

枢密院令史、译史。令史。正隆二年，制迁考与省同，出职除系正班正、从八品。大定二十一年，定元帅府令译史三十月迁一官，百二十月出职，一考、两考与八品除授，三考与从七品。十四年，遂命内祗、并三品职事官承廕人、与四品五品班祗、及吏员人通试，中选者用之。

十六年，定一考、两考者，初录事、军判、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同初，五、六下令，七、八中令，九、十上令。二十六年，两考者免下令一任。三考以上，初上令，二中令，三下令，四录事、军防判二十六年免此除，五下令二十六年亦免此除，六、七中令，八上令。十七年，制试补缌麻袒免以上宗室郎君。又定制，三品职事子弟设四人，吏员二人。

睦亲府、宗正府、统军司令译史，迁考出职，与台部同。部令史、译史，皇统八年格，初考三十月迁一重，女直人依本格，余人越进义，第二、第三考各迁一重，第四考并迁两重，百二十月出职八品已下。正隆二年，迁考与省右职令史同，出职九品。大定二十一年，宗正府、六部、台、统军司令史，番部译史，元帅府通事，皆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系班，一考、两考与九品，三考已上与八品除授。十四年，以三品至七品官承廕子孙一混试充，寻以为不伦，命以四品五品子孙及吏员试中者，依旧例补，六品以下不与。十五年，命免差使。十六年格，一考两考者，初除上簿，再除中簿，三下簿，四上簿，五录事、军防判，六、七下令，八、九中令，十上令。三考以上者，初除录事、军防判，再除上簿，三中簿，四如初，五下令后免此除，六、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按察司书吏，以终场举人内选补，迁加出职同台部。

凡内外诸吏员之制，自正隆二年，定知事孔目出身俸给，凡都目皆自朝差。海陵初，除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吏员外，皆为杂班，乃召诸吏员于昌明殿，谕之曰："尔等勿以班次稍降为歉，果有人才，当不次擢用也。"又定少府监吏员，以内省司旧吏员、及外路试中司吏补。

大定二年，户部郎中曹望之言："随处胥吏猥多，乞减其半。"诏胥吏仍旧，但禁用贴书。又命县吏阙，则令推举行止修举为乡里所重者充。三年，以外路司吏久不升转，往往交通豪右为奸，命与孔目官每三十月则一转，移于它处。七年，敕随朝司属吏员通事译史勾当过杂班月

日，如到部者并不理算。又诏吏人但犯赃罪罢者，虽遇赦，而无特旨，不许复叙。又命京府州县及转运司胥吏之数，视其户口与课之多寡，增减之。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外路司吏，止论名次上下，恐未得人。若其下有廉慎、熟闲吏事，委所属保举。试不中程式者，付随朝近下局分承应，以待再试。彼既知不得免试，必当尽心以求进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言："诸州府吏人不宜试补随朝吏员，乞以五品以上子孙试补。盖职官之后清勤者多，故为可任也。"尚书省谓："吏人试补之法，行之已久，若止收承廕人，复恐不闲案牍，或致败事。旧格惟许五品职官子孙投试，今省部试者尚少，以所定格法未宽故也。"遂定制，散官五品而任七品，散官未至五品而职事五品，其兄弟子孙已承廕者并许投试，而六部令史内吏人试补者仍旧。泰和四年，签河东按察司事张行信言："自罢移转法后，吏势浸重，恣为豪夺，民不敢言。今又无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经历六案文字，与同类分受贿赂。吏目通历三十年始得出职，常在本处侵渔，不便。"遂定制，依旧三十月移转，年满出职，以杜把握州府之弊。八年，以佥东京按察司事杨云翼言，书吏书史皆不用本路人，以别路书吏许特荐申部者类试，取中选者补用。

凡右职官，天德制，忠武以下与差使，昭信以上两除一差。大定十二年，敕镇国以上即与省除。十三年，制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广威注上令，信武权注下令，宣武、显武免差，权注丞簿。又制宣武、显武，功酬与上簿，无亏与中簿。二十六年，制迁至宣武、显武始令出职。又以旧制通历五任令呈省，诏减为四任。明昌三年，以诸司除授，守阙近三十月，于选调窒碍，今后依旧两除一差，候员阙相副，则复旧制。

泰和元年，以县令见阙，近者十四月，远者至十六月，盖以见格，官至明威者并注县令，或犯选并亏永人，若带明威人亦注，是无别也。遂令曾亏永及犯选格，女直人展至广威，汉人至宣武，方注县令。又以守阙簿丞，近者十九月、远者二十一月，依见格官至宣武、显武、信武者合注丞簿，遂命但曾亏永，直至明威方注丞簿。又吏格，凡诸右职正杂班谓无资历者，班内祗同。，皆验官资注授。带忠武以下者与监当差使，昭信以上拟诸司除授，仍两除一差。宣武以上与中簿功酬人与上簿，明威注下令，宣威注中令，广威注上令，通历县令四任，如带定远已历县令三任者，皆呈省，若但曾亏永及犯选格诸曾犯公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赃、廉访不好、并体察不堪临民，谓之犯选格。女直人选至武义，汉人诸色人武略，并注诸司除授，皆两除一差。若至明威方注丞

簿，女直人迁至广威，汉人、诸色人迁至宣威者，皆两任下令，一任中令，回呈省。贞祐三年，制迁至宣武者，皆与诸司除授，亦两除一差。凡不犯选格者，若怀远方注丞簿，至安远则注下令、上令各一任，呈省。四年，复以官至怀远注下令，定远注中令，安远注上令，四任呈省。

检法、知法。正隆二年，尝定六部所用人数及差取格法，初考、两考皆除司候，三考者除上簿。五年，定制，十年内者初考除下簿，两考除中簿，三考除警判。十年外者初考除第二任司候，两考除上簿，三考则除市丞。大定二年，制曾三考者，不拘十年内外，皆与八品录事、市令，拟当合得本门户。除授，旧授扎付，大定三年始命给敕，以律科人为之。七年，定制，验榜次勾取，如勾省令史之制。二十六年，命三考除录事，以后则两除一差。

女直知法、检法。大定三年格，以台部统军司出职令译史，曾任县佐市令差使人内奏差，考满比元出身升一等，依随路知事例给敕，以三十月为任。明昌五年，以省院台部统军司令译史书史内拟，年五十以下、无过犯、慎行止，试一月，以能者充，再勒留者升一等，一考者初上令，二、三中令，四上令、两考升二等，呈省。

太常寺检讨二人。正隆二年，五十月迁一重，女直迁敦武，余人进义，百五十月出职，系杂班。大定二年，制以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系正班九品。

省祗候郎君。大定三年，制以袒免以上亲愿承应已试合格而无阙收补者及一品官子，已引见，止在班祗候，三十月循迁。初任与正，从七品，次任呈省。内祗在班，初、次任注正、从八品，三、四注从七品，而后呈省。班祗在班，初九品，次、三正、从八品，四、五从七品。而后呈省。已上三等，并以六十月为满，各迁一重。八年，定制，先役六十月以试验其才，不能干者进一官黜之。才干者再理六十月。每三十月迁加，百二十月为满，须用识女直字者。十六年，定制，以制文试之，能解说得制意者为中选。十八年，制一品官子，初都军，二录事，军防判，三都军，四下令，五、六上令，回呈省。内祗，初录事，军防判，二上簿，三同初，四录事，五都军，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班祗，初上簿，二中簿，三同初，四录事，军防判，五录事，六都军，七下令，八中令，九上令，回呈省。

国史院书写。正隆元年，定制，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

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汉人则试论一道。迁考出职同太常检讨。

宗室将军。六十月为任，初刺同，二都军，三刺同，四从六。副将军以七品出职人充。明昌元年，以九十月为满，中都、上京初从七，二录事、军防判，三入本门户。余路，初录事、军防判，二上簿，三入本门户。承安二年改司属令作随朝。

内侍御直。内直六十四人，正隆二年格，长行人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同上。大定六年，更定收补内侍格，能诵一大经、以《论语》、《孟子》内能诵一书，并善书札者，月给奉八贯石，稍识字能书者七贯石，不识字六贯石。泰和二年，以参用外官失防微之道，乃创寄录官名，以专任之，既足以酬其劳，而无侵官之弊。

凡宫中诸局分，大定元年，世宗谓诸局分承应人，班叙俸给涉于太滥，正隆时乃无出身，涉于太刻，又其官品不以劳逸为制，遂命更定之。大定六年，谕有司曰："宫中诸局分承应人，有年满数差使者，往往苦于稽留，而卒不得。其差者，复多不解文字而不干，故公私不便。今从愿出局者听，愿留者各增其秩，依旧承应。其十人长，虽老愿留者亦增秩，作长行承应，余依例放还。"七年，诏宰臣曰："女直人自来诸局分不经收充祗候。可自今除太医、司天、内侍外、余局分并令收充勾当。"

护卫，正隆二年格，每三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迁敦武，余迁保义，百五十月出职，与从五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除。大定二年格，更为初迁忠勇，百二十月出职。大定十四年官制，从下添两重，遂命女直初迁修武，余人敦武。十八年，制初除五品者次降除六品，第三复除从五品。初任六品者不降，第四任升授从五品，再勒留者各迁一官。明昌元年资格，初任不算资历，不勒留者，初从六品，二、三皆同上，第四任升从五。勒留者，初从五，二、三同上，第四正五品。再勒留者，初正五品，二同上，三少尹，四刺史。明昌四年，降作六品、七品除。贞祐制，一考八品，两考除县令，三考正七品，四考六品。五年，定一考者注上令。两考者一任正七品回降从七，两任正七回升六品。三考者正七一任回，再任正七升六品。四考者，三任六品升从五品。

符宝郎，十二人，正隆二年格，皆同护卫，出职与从七品除授。大

定二年格，并同护卫。十四年，初收。余人迁进义，二十一年，英俊者与六品除，常人止与七品除。

奉御，十六人，以内驸马充，旧名入寝殿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同符宝郎。大定二年，出职从七品。

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大定十二年更今名。正隆二年格，女直迁敦武，余人历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出职正班九品。大定十四年定新官制，从下添两重，女直初考进义，余人进义副尉。十七年格，有廕者初中簿，二下簿，无廕者注县尉，已后则依格。明昌元年格，有廕者每勒留一考则减一资。二年，以八品出职。六年定格，初录事、军防判，正从八品丞，二上簿、三中簿，四正从八品，若不犯选格者则免此除，五下令，六、七中令，八上令。勒留一考者升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回呈省。勒留两考者升上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回呈省。凡奉御奉职之出职，大定十二年增为百五十月，二十九年复旧，承安四年复增。

东宫护卫，正隆二年，出职正班从八品。大定二年，正从七品。初收女直迁敦武，余人保义。

阁门祗候，正隆二年格，女直初迁敦武，余人保义，出职正班从八品。大定二年格，出职从七品。八年定格，初都军，二录事，三军防判，四都军，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已带明威者即与下令，二录事、军防判，三都军，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泰和四年格，初都军，二录事、军防判、三下令，四中令，五上令。

笔砚承奉，旧名笔砚令史，大定三年，更为笔砚供奉，后以避显宗讳，复更今名。正隆二年，女直人迁敦武，余历进义，无出身。大定二年格，初考女直迁敦武，余保义，出职正班从七品。吏格，初都军，二、三下令，四、五中令，六上令。

妃护卫，正隆二年格，与奉职同。大定二年，出职与八品。

符宝典书，四人，旧名牌印令史，以皇家袒免以上亲、有服外戚、功臣子孙为之。正隆二年格，出职九品。大定二十八年，出职八品，二上簿，回验官资注授。

尚衣承奉，天德二年格，以班内祗人选充。大定三年，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进义，出职九品。

知把书画，十人，正隆二年格，与奉职同。大定二年，出职九品。十四年格，同奉职。二十一年定格，有廕者，初中簿，二军器库副，后依本门户差注。无廕者，与差使。

凡已上诸局分承应人，正隆二年格，有出身者皆以五十月为一考，五考出职，无出身者五十月止迁一官。大定二年，三年格，皆三十月为考，迁一重，四考出职。十二年，复加为五考。大定二十九年，又为四考。承安四年，复为五考。自大定十二年，凡增考者，惟护卫则否。

随局内藏四库本把，二十八人，正隆二年格，同奉职。大定二年格，十人长，每三十月迁一重，四考出职九品。长行，每五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敦武，余人进义。转十人长者其后依亲军例，转五十人长者以三十月迁加，虽未至十人长而迁加至敦武者，依本门户出职。十二年，加为五考。二十一年格，与知把书画同。二十八年，以合数监同人内，从下选差。明昌元年，如八贯石本把阙，六贯石局内选。六年，半于随局承应人内选。左右藏库本把，八人，格同内藏。大定二十九年设，三十月迁一重，百二十月出职。仪鸾局本把，大定二十七年，三人。明昌元年，设十五人，格比内藏本把。尚食局本把，四人，大定二十八年设，格同仪鸾。尚辇局本把，六人，二十八年设，格同仪鸾。

典客署书表，十八人，大定十二年，以班内祗、并终场举人慎行止者，试三国奉使接送礼仪、并往复书表，格同国史院书写。十四年，以女直人识汉字班内祗一同试补。大定二十四年，终场举人出职八品注上簿，次下簿，三任依本门户。明昌五年，复许终场举人材质端伟、言语辩捷者，与内班祗同试，与正九除。

捧案，八人，大定十九年，以已承三品官廕人，命宣徽院拣试仪观修整者，格同尚衣承奉。二十一年，格同知把书画。

擎执傪使，大定四年，以内职及承奉班内选。明昌六年，以皇家袒免以上亲、不足则于外戚，并三品已上散官、五品以上职事官应廕子孙弟兄侄，以宣徽院选有德而美形貌者。

奉辇，旧名拽辇兒，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格同擎执。

妃奉事，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大定十一年又名妃奉职，大定十八年更今名。格同知把书画。

东宫妃护卫，十人，大定十三年，格同亲王府祗候郎君。二十八

年，有廕人与副巡检、讥察，无廕人与司军，军辖等除。东宫入殿小底，三十月迁一重。初考，女直人迁敦武，余人迁保义。吏格，有廕无廕其出职，初八品，二上簿，三中簿，四八品。五下令，六中令，八上令，回呈省。东宫笔砚，五十月迁一重，百五十月出职正班九品。无廕人差使。有廕人，大定二十一年格，与二十一年知把书画格同。

正班局分，尚药、果子本把、奉膳、奉饮、司裀、仪鸾、武库本把、掌器、掌辇、习骑、群子都管、生料库本把。大定二十一年格，有廕人，知把书画格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诸局分长行并历三百月。十人长九十月出职。

杂班局分，鹰坊子、尚食局厨子、果子厨子、食库车本把、仪鸾典幄、武库枪寨、司兽、钱帛库官、旗鼓笛角唱曲子人、弩手、伞子。贞元元年，制弩手、伞子、尚厩局小底、尚食局厨子，并授府州作院都监。大定二十九年，长行三百月、十人长九十月出职。弩手、伞子四百月出职。其他局分，若秘书监楷书及琴、棋、书、阮、象、说话待诏，尚厩局医兽、驼马牛羊群子、酪人，皆无出身。

侍卫亲军长行，初收，迁一重，女直敦武，余人进义。每五十月迁一重。以次转五十人长者，则每三十月迁一重。如五十人长内迁至武义者，以五十人长本门户出职。五十人长每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职，系正班，与九品除授，有廕者八品除授。如转百人长者，则三十月迁一重，六十月出职，系正班八品，有廕者七品。大定六年，百户任满，有廕者注七品都军、正将，无廕及五十户有廕者，注八品刺郡、都巡检、副将。五十户无廕者及长行有廕者，注县尉，无廕注散巡检。十六年，有廕百户，初中令，二都军、正将，三、四禄事，五下令，六中令、七上令，回呈省。无廕者，初都军、正将，二录事，三、四副将、巡检，五都军、正将，六下令，七中令，八上令，回呈省。此言识字者也。不识字者，初止县尉，次主簿。二十一年，有廕者初中簿，二县尉。无廕者初县尉，二散巡检。已后，依本门户，识字、不识字并用差注。二十九年，定女直二百五十月出职，余三百月出职。吏格，先察可亲民、及不可者，验其资历，若已任回带明威、怀远者，验资拟注。

拱卫直，正隆名龙翔军，无出身。大定二年，改龙翔军为拱卫司。定格，军使，什将，长行，每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敦武，余人进义。迁至指挥使，则三十月出职，迁一重，系正班，与诸司都监。虽未至指挥使，迁至武义出职，系杂班，与差使。

司天长行，正隆二年，定五十月迁一重，女直敦武，余人进义，无出身。

太医，格同。贞元元年，尝罢去六十余人。正隆二年格，五十月迁一重，女直人敦武，余人进义，无出身。

教坊，正隆间有典城牧民者，大定间罢，遂定格同上。

志第三十五志第三十五

选举四

○部选省选廉察荐举功酬亏永

凡吏部选授之制，自太宗天会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天眷元年，颁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选人并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铨注。又命吏部尚书萧赜定河南、北官通注格，以诸司横班大解、并大将军合注差人，依年例一就铨注，余求仕人分四季拟授，遂为定制。贞元二年，命拟注时，依旧令，求仕官明数谓面授也，不许就本乡，若衰病年老者毋授繁剧处。

世宗大定元年，敕从八品以下除授，不须奏闻。又制，求仕官毋入权门，违者追一官降除，有所馈献而受之者，奏之。二年，诏随季选人，如无过或有功酬者，依格铨注。有廉能及污滥者，约量升降，呈省。七年，命有司，自今每季求仕人到部，令本部体问，政迹出众者，及赃污者，申省核实以闻，约量升擢惩断，年老者勿授县令。又谓宰臣曰："随朝官能否，大率可知。若外路转运司幕官以至县令，但验资考，其中纵有忠勤廉洁者，无路而进，是此人终身不敢望三品矣，岂进贤退不肖之道哉！自今通三考视其能否，以定升降为格。"又曰："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闻达者，人仕虽久，不离小官，至三四十年不离七品者。而新进者结朝贵，致显达，此岂示激劝之道。卿等当审于用人，以革此弊。"时清州防御使常德辉上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劳，是以虽有才能，拘于法而不得升，以致人材多滞下位。又刺史县令亲民之职，多不得人，乞加体察，然后公行廉问，庶使有惧心。且今酒税使尚选能者，况承流宣化之官，可不择乎？自今宜以能吏当任酒使者授亲民之职。"从之。十年，上谓宰臣曰："守令以下小官，能否不能遍知。比闻百姓或请留者，类皆不听。凡小官得民悦，上官多恶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悦。自今民愿留者，许直赴部，告呈省。遣使覆实，其绩果善可超升之，如丞簿升县令之类，以示激劝。"二十六年，以阙官，敕："见行格法合降资历内，三降两降各免一降，一降者勿降。省令译史合得县令资历内，免录事及下县令各一任。密院令史三考以上者，同前免之。台、部、宗正府、统军司令译史，合历县令任数，免下令一任。外路右职文资诸科，合历县令亦免一任。当过检法知法，三考得录事者，已后两除一差。"

明昌三年，上曰：“旧制，每季到部求仕人，识字者试以书判，不识字者问以疑难三事，体察言行相副者。其令自今随季部人并令依条试验。”宰执奏曰：“既体察知与所举相同，又试中书判，若不量与升除，无以示劝。”遂定制，若随朝及外路六品以上官则随长任用，外路正七品官拟升六品县令一等除授，任满合降者免降，从七品以下于各等资历内减两任拟注，以后体察相同即依已升任使，若体察不同者本等注授，若见任县令升中上令者、并掌钱谷及丁忧去者，候解由到部。诸局分人亦候将来出职日准上拟注。猛安谋克拟依前提刑司保举到升任例，施行时尝令随门户减一资历。明昌七年，敕复令如旧。泰和元年，上以县令见守阙，近者十四月，远者十六月，又以县令丞簿员阙不相副，敕省臣：“右选官见格，散官至明威者注县令，宣武者注丞簿，虽曾犯选格及亏永者亦注，是无别也。”遂定制，曾犯选格及亏永者，广威注令，明威注丞簿。卫绍王大安元年，以县令阙少，令初入上中下令者，与其守阙可令再注丞簿一任，俟员阙相副则当复旧。

宣宗贞祐二年，以播越流离，官职多阙，权命河朔诸道宣抚司得拟七品以下，寻以所注吏部不知，季放之阙多至重复，乃奏罢之。时李英言：“兵兴以来，百务烦冗，政在用人，旧虽有四善、十七最之法，而拔擢蔑闻，几为徒设。大定间，以监察御史及审录官分诣诸路，考核以拟，号为得人，可依已试之效，庶几使人自励。”诏从之。三年，户部郎中奥屯阿虎言：“诸色迁官并与女直一体，而有司不奉，妄生分别，以至上下相疑。”诏以违制禁之。初，宣宗之南迁也，诏吏部以秋冬于南京、春夏于中都置选，而赴调者惮于北行，率皆南来，遂并于南京设之。三月，命汰不胜官者，令五品以上官公举，今季赴部人内，先择材干者量缓急易之。兴定元年，诏有司议减冗员。又诏，自今吏部每季铨选，差女直、汉人监察各一员监视，又尽罢前犯罪降除截罢、及承应未满解去而复为随处官司委使者。又定制，权依剧县例俱作正七品，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职事官，举正七品以下职事官年未六十无公私罪堪任使者，岁一人，仍令兼领枢密院弹压之职，以镇军人。凡上司不得差占及凌辱决罚。到任半年，委巡按官体访具申籍记。又半年覆察，考满日分等升用。如六事备为上等，升职一等，四事为中等，减二资历，其次下等减一资历，不称者截罢。

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其常调制，正七品两任升六品，六品三任升从五品，从五品两任升正五品，正五品三任升刺史。凡内外官皆以三十月为考，随朝官以三十月为任，升职一等。自非制授，尚书选在外

官，命左司移文勾取。承安三年，始命置簿勾取。

大定十五年，制凡二品官及宰执枢密使不理任，每及三十月则书于贴黄，不及则附于阙满簿。内外三品官以五十月为任。泰和三年，制凡文资右职官应迁三品职事者，五品以上历五十月，六品以下及门荫杂流职事至四品以上而散官应至三品者，皆历六十月，方许告迁。七年，自按察使副依旧三十月理考外，内外四品以四十月理考，通八十月迁三品。泰和八年，诏以门荫官职事至四品者甚少，自今至刺史而散官应至三品者，即许告迁三品。此省选资考之制也。

世宗大定元年，上谓宰臣曰："朕昔历外任，不能悉知人之优劣，每除一官必以不称职为忧。夫荐贤乃相职，卿等其各尽乃心，勿贻笑天下。"又曰："凡拟注之际当为官择人，勿徒任亲旧，庶无旷官矣。"又曰："守令之职当择材能，比闻近边残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边民也。若资历高者不当任边远，可取以下之才能者升授，回不复降，庶可以完复边陲也。"边升之制，盖始于此。三年，诏监当官迁散官至三品尚任县令者，与省除。四年，敕随朝六品以繁剧局分官有阙者，省不得拟注，令具阙及人以闻。六年，制官至三品除，朝廷约量劳绩岁月，特恩迁官。七年，制内外三品官遇拟注，其历过成考以上月日，不曾迁加，或经革拨，可于除目内备书以闻。又敕，外路四品以上职事官、并五品合升除官，皆具阙及人以闻。六品以下官，命尚书省拟定而复奏。上又谓宰臣曰："拟注外官，往往未当。州县之官良则政举，否则政隳。卿宜辨论人材，优劣参用，则递相勉励，庶几成治矣。"又曰："从来顿舍人例为节副，今宣徽院同签银术可以特收顿舍，然后授以沧州同知，此亦何功，但其人有足任使，故授以同签也。且如自护卫、符宝、顿舍考满者与六品五品之职，而与元苦辛特收顿舍者例除，则是不伦也。"十年，谓宰臣曰："凡在官者，若不为随朝职任，便不能离常调。若以卿等所知任使恐有滞，如验入仕名项或廉等第用之亦可。若不称职，即与外除。"十一年，上谓宰臣曰："随朝官多自计所历，一考谓当得某职，两考又当得某职，故但务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稽违。近除大理司直李宝为警巡使，而奏谢言'臣内历两考'，意谓合得五品则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干事，尝除监察御史，及为大理司直，未尝言情见一事，由是除长官，欲视其为政，故授是职。自今外路与内除者，察其为政公勤则升用，若但务苟简者，不必待任满即当依本等出之。不明赏罚，何以示劝勉也。"十二年，上谓宰臣曰："朕尝取尚书省百官行止观之，应任刺史知军者甚少，近独深州同知辞不习为可，故用之。即今居五品者皆再任当例降之人，故不可也。护卫中有考满者，若令出职，虑其年幼不闲政

事，兼宿卫中如今日人材亦难得也。若勒留承应，累其资考，令至正五品可乎？”皆曰：“善。”十六年，敕宰臣：“选调拟注之际，须引外路求仕人，引至尚书省堂量材受职。”二十一年，谓宰臣曰：“海陵时，与人本官太滥，今复太隘，令散官小者奏之。”二十四年，以旧资考太滞，命各减一任，临时量人材、辛苦、资历、年甲，以次奏禀。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定制，自正七品而上皆以两任而后升。明昌四年，以前制有职官已带三品者不许告迁，有司因之不举，以致无由迁叙。上虑其滞，遂定制，已带三品散官宝历五十月，从有司照勘，格前进官一阶，格后为始再算。五年，命宰臣拟注之际，召赴选人与之语，以观其人。六年，命随朝五品之要职，及外路三品官，皆具人阙进呈，以听制授。七年，敕随朝除授必欲至三十月，如有急阙，则具阙及人奏禀。寻复令，不须待考满后，当通算其所历而已。承安四年，敕宰臣曰：“凡除授，恐未尽当。今无门下省，虽有给事中而无封驳司，若设之，使于拟奏未受时详审得当，然后授之可也。”乃立审官院，凡所送令详审者，以五日内奏或申省。承安五年，以六品、从五品阙少，敕命历三任正七品而后升六品。泰和元年，谕旨宰臣曰：“凡遇急阙，与其用资历未及之人，何如止起复丁忧旧人也。”命内外官通算，合得升等而少十五月者，依旧在职补足，而后升除，或有余月日以后积算。遇阙而无相应人，则以资历近者奏禀。二年，命少五月以下者本任补，六月至十四月者本任或别除补之。是制既行之后，至六年，以一例递升复恐太滥，命量材续禀。卫绍王大安元年，定文资本职出身内，有至一品职事官应迁一品散官者，实历五十月方许告迁。二品三品职事官应告本品循迁者，亦历五十月，不得过本品外。四品以下职事官如迁三品者，亦历五十月，止许告迁三品一资。六品以下职事官历六十月告迁，带至三品更不许告。犯选格者皆不许。如已至三品以上职事者，六十月亦听。凡迁三品官资及致仕并横迁三品者，则具行止以闻。四品则六十月告迁，杂班则否。宣宗兴定元年，徒单顽僧言：“兵兴以来，恩命数出，以劳进阶者比年尤多。贱职下僚散官或至极品，名器之轻莫此为甚。自今非亲王子及职一品，余人虽散官至一品乞皆不许封公。若已封者，虽不追夺其仪卫，亦当降从二品之制。”从之。

凡选监察御史，尚书省具才能者疏名进呈，以听制授。任满，御史台奏其能否，仍视其所察公事具书于解由，以送尚书省。如所察事皆无谬戾为称职，则有升擢。庸常者临期取旨，不称者降除，任未满者不许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前，尝令六十以上者为之。后，台官以年老者多废事为言，乃敕尚书省于六品七品内取六十以下廉干者备选。二十九年，

令台官得自辟举。明昌三年，复命尚书省拟注，每一阙则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承安三年，敕监察给由必经部而后呈省。泰和四年，制以给由具所察事之大小多寡定其优劣。八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祐二年，定制以所察大事至五、小事至十为称职，数不及且无切务者为庸常，数内有二事不实者为不称职。四年，命台官辟举，以名申省，定其可否。

廉察之制，始见于海陵时，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能官复与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其次约量注授。污滥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一年，皆降一等。诏廉问猛安谋克，廉能者第一等迁两官，其次迁一官。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复职。蒲辇决则罢去，永不补差。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剌道所廉之官，上曰："职官多贪污，以致罪废，其余亦有因循以苟岁月者。今所察能实可甄奖，若即与升除，恐无以慰民爱留之意，且可迁加，候秩满日升除。"十年正月，上谓宰臣曰："今天下州县之职多阙员，朕欲不限资历用人，何以遍知其能。拟欲遣使廉问，又虑扰民而未得其真。若令行辟举之法，复恐久则生弊。不若选人暗察明廉，如其相同，然后升黜之，何如？"宰臣曰："当如圣训。"十一年，奏所廉善恶官，上曰："罪重者遣官就治，所犯细微者盖不能禁制妻拏耳，其诫励而释之。凡廉能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实，同则升擢。三品以上以闻，朕自处之。"时陈言者有云："每三年委宰执一员廉问者。"上以大臣出则郡县动摇，谁复敢行事者。今默察明问之制，盖得其中矣。又谓宰臣曰："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恶，故每使采访，其被升黜者多矣，宜知劝也。若常设访察，恐任非其人以之生弊，是以姑罢之。"皆曰："是官不设，何以知官吏之善恶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尽心亲察之。"上曰："宜加详，勿使名实淆混。"十二年，以同知城阳军山和尚等清强，上曰："此辈，暗察明访皆著政声。夫赏罚必信，则善者劝、恶者惧，此道久行庶可得人也。其第其政绩旌赏之。"三月，诏赃官既已被廉，若仍旧在职必复害民，其遣驿使遍诣诸道，即日罢之。大定二十八年，制以阁门祗候、笔砚承奏、奉职、妃护卫，东宫入殿小底，宗室郎君，王府郎君、省郎君，始以选试才能用之，不须体察。内藏本把、不入殿小底、与入殿小底、及知把书画，则亦不体察。

明昌三年，以所廉察则有清廉之声，而政绩则平常者，敕命不降注。以石仲渊等四人，虽清廉为百姓所喜，而复有行事邀顺人情之语，则与公正廉能人不同，敕命降注。凡治绩平常者，夺元举官俸一月。四

年，上曰：“凡被举者，或先选者不同，其后为人再举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后察者不同，当何以处之？其议可久通行无窒之术以闻。”省臣奏曰：“保举与体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摄提刑司境内职事，再令体察，如果同则依格用，不同则还本资历。”时有议“凡当举人之官，岁限以数，减资注受者。”是日，省臣并奏，以谓如此恐滋久长求请侥幸之弊。遂拟：“被举官如体察相同，随常升用，不如所举者元举官约量降除。如自嘱求举，或因势要及为人请嘱而举之者，各追一官，受贿者以枉法论，体察官亦同此。岁举不限数，不举不坐罪，但不如所举则有降罚，如此则必不敢滥举，而实材可得。”上曰：“是可止作条理，施行一二年，当别思其法。”承安四年，以按察司不兼采访，遂罢平倒别路除授之制。泰和元年，定制，自第一等阙外，第二等阙满，合注县令者升上令，少一任与中令，少二任与下令，少三任以上者与录事军防判，仍减一资，注令。少五任以上者注丞簿。第三等任满，合注县令者升中令，少一任与下令，少二任以上者与录事防判，亦减一资，注令。少四任以上者并注丞簿。已入县令者，秩满日与上令，仍依各等资考内通减两任呈省。已任七品、六品者减一资注授，经保充县令，明问相同，依资考不待满升除，见随朝者考满升注，既升除后将来覆察公正廉能者不降。宣宗南迁，尝以御史巡察。兴定元年，以县官或非材，监察御史一过不能备知，遂令每岁两遣监察御史巡察，仍别选官巡访，以行黜陟之政。哀宗正大元年，设司农司，自卿而下迭出巡察吏治臧否，以升黜之。

举荐。大定二年，诏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官一员。三年，定制，若察得所举相同者，即议旌除。若声迹秽滥，所举官约量降罚。九年，上曰：“朕思得忠廉之臣，与之共治，故尝命五品以上各举所知，于今数年矣！以天下之大，岂无其人？由在上者知而不举也。”参知政事魏子平奏曰：“可令当举官者，每任须举一人，视其当否以为旌赏。”上曰：“一任举一人，则人材或难，恐涉于滥。又少有所犯则罪举者，故人益畏而不敢举。宋国被举之官有犯罪者，所举官虽宰执亦不免降黜，若有能名，则被迁赏。且人情始慕进，故多廉慎，既得任用，或失所守。宰执自掌黜陟之权，岂可因所举而置罪耶？”左丞相纥石列良弼曰：“已申前令，命举之矣。”十年，上曰：“举人之法，若定三品官当举几人，是使小官皆谄媚于上也。惟任满询察前政，则得人矣。”十一年，上谓宰臣曰：“昨观贴黄，五品以下官多阙，而难于得人。凡三品以上，朕则自知，五品以下，不能尽识，卿等曾无一言见举者。国家之务，朕岂能独尽哉！盖尝思之，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虽有所行皆寻常事耳。”十九年，时朝廷既取民所誉望之官而升迁之，后，上以随路之民赴都举请者，往往无廉能之实，多为所使而来沽

名者，不须举行。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以选举十事，命奉御合鲁谕尚书省定拟。

其一曰："旧格，进士、军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县令升正七品，两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从五品，两任从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后升刺史，计四十余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资格出职者可知矣。拘于资格之滞，至于如此，其令提刑司采访可用之才，减资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省臣遂拟，凡三任升者减为两任，于此资历内，遇各品阙多，则于第二任未满人内，选人材、苦辛可以超用者，及外路提刑司所采访者，升擢之。

其二曰："旧格，随朝苦辛验资考升除者，任满回日一而复降之。如正七满回降除从七品，从五品回降为六品之类。今若其人果才能，可为免降。"尚书吏部遂拟，今随朝考满，迁除外路五品以下职事，并应验考次职满有才能者，以本官任满已前十五月以上、二十月以内，察访保结呈省。

其三曰："随路提刑所访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职事，从宜迁注。"

其四曰："从来宰相不得与求仕官相见，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优劣。其许相见，以访才能。"尚书刑部谓："在制，求仕官不得于私第谒见达官，违者追一官降等奏除。若有求请馈遗，则以奏闻，仍委御史纠察。"上遂命削此制。

其五曰："旧时，臣下虽知亲友有可用者，皆欲远嫌而不引荐。古者举贤不避亲仇，如祁奚举仇，仁杰举子，崔祐甫除吏八百皆亲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几人，违者加以蔽贤之罪。"吏部议，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每岁保廉能官一人。外路五品，随朝六品愿举者听。若不如所举者，各约量降罚。今拟贤而不举者，亦当约量降罚。

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后，即举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官，举自代以备交承。"吏部按《唐会要》，建中元年赦文，文武常参官外，节度、观察、防御、军使、刺史、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上清官，大理司直评事，受命之三日，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外官则驰驿奏闻。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即以所举多者量授。今拟内外官五品以上到任，须举所知才行官一员以自代。太傅、丞相、平章谓："自古人材难

得，若令举以自代，恐滥而不得实材。”参政谓：“自代非谓即令代其人也，止类姓名，取所举多者约量授之尔，此盖舜官相让，《周官》推贤之遗意。”上以参政所言与吏部同，从之。

其七曰：“随朝、外路长官，一任之内足知僚属之能否，每任可令举几人。”吏部拟，今内外五品以上职事官长，于僚属内须举才能官一人，数外举者听。

其八曰：“人才随色有之，监临诸物料及草泽隐逸之士，不无人材，宜荐举用之。”吏部拟，监临诸物料内，以外路五品、随朝六品以上，举廉能者，直言所长，移文转申省，差官察访得实，随材任使。草泽隐逸，当遍下司县，以提刑司察访呈省。随色人材，令内外五品以上职官荐之。

其九曰：“亲军出职，内有尤长武艺，勇敢过人者，其令内外官举、提刑司察，如资考高者，可参注沿边刺史、同知、县令。”吏部拟，若依本格资历，恐妨才能，若举察得实者，依本格减一资历拟注。尚书省拟，依旨升品拟注。

其十曰：“内外官所荐人材，即依所举试之，委提刑司采访虚实，若果能称职，更加迁擢，如或碌碌，即送常调。古者进贤受上赏，进不肖有罚，其立定赏罚条格，庶使人不敢徇私也。”省臣议，随款各欲举人，则一人内所举不下五七人。自古知人为难，人材亦自难得，限数多则猥避责罚、务苟简，不副圣主求贤之意。拟以前项各款，随色能举一人，即充岁举之数。如此则不滥，而实材得矣。每岁贡人数，尚书省覆察相同，则置簿籍之，如有阙则当随材奏拟。

明昌元年，敕齐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司县举之，特赐同四举五举人下。明昌元年，制如所举碌碌无过人迹者，元举官依例治罪。

宣宗兴定元年，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职事官，举正七品以下职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赃，堪任使者一人。三年，定辟举县令制。称职，则元举官减一资历。中平，约量升除。不称，罚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当私罪解任、杖罪、赃污者，约量降除。污赃至徒以上及除名者，一任不理资考。三品以上举县令，称职者约量升除，不称夺俸一月。若被举者犯免官等罪，夺俸两月。赃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夺俸三月，狱成，而会赦原者，亦原之。五年，制辟举县令考平者，元举者不得复举，他人举之者听。又旧制，保举县令秩满之后，以六事论升

降，三事以下减一资历，四事减两资历，六事皆备则升职一等。既而御史张升卿言："进士中下甲及第人、及监官至明威当入县丞主簿，而三事以下减一资历注下令，四事减注中令，令皆七品也，若复八品矣。轻重相戾，宜更定之。"遂定制，自今四事以下如前条，六事完者，进士中下甲及第、监官当入县丞主簿人，减三资历，注上令。余出身者亦同此。任二十月以上，虽未秩满，若以理去官，六事之迹已经覆察，论升如秩满例。五年，以举官或私其亲，或徇于请求，或谬于鉴裁而妄举，数岁之间以滥去者九十余人，乃罢辟举县令之制。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而县令号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

功酬亏永之制。凡诸提点院务官，三十月迁一官，周岁为满，止取无亏月日用之。大定四年，定制，一任内亏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若有增羡则依此升迁，其升降不尽之数，于后任充折。二十一年，以旧制监当官并责决，而不顾廉耻之人，以谓已决即得赴调，不以刑罚为畏。拟自今，若亏永及一酬以上，依格追官殿一年外，亏永不及酬者，亦殿一年。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年迁之法，更定制，比永课增及一酬迁一官，两酬迁两官，如亏课则削亦如之，各两官止。又罢使司小都监与使副一体论增亏者，及罢余前升降不尽之数后任充折之制。泰和元年，制犯选及亏永者，右职汉人至宣武将军从五品、女直至广威将军正五品，方注县令。又吏格，曾犯选及亏永者，女直至武义从六，汉人及诸色人至武略从六，皆注诸司，亦两除一差，至明威方注丞簿。贞祐三年，制曾亏永、犯选者，迁至宣武，注诸司，至怀远从四下，方注丞簿，至安远从四上，注下令。

正大元年，制曾犯选、曾亏永者，至广威与诸司、两除一差，至安远注丞簿，三任，其至镇国从三品下，方注下令。群牧官三周岁为满，所牧之畜以十为率，驼增二头，马增二匹，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马百死十五匹者，及能征前官所亏，三分为率，能尽征及征二分半以上，为上等，升一品级。驼增一，马牛增二，羊增三，大马百死二十五，征前官所亏二分以上，为中等，约量升除。驼不增，马牛增一，羊增二，大马百死三十，征亏一分以上，为下等，依本等除。余畜皆依元数，而大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五年，制马牛羊亏元数十之一，驟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及一分者，降一

等，决四十。若驼马牛羊亏元数一分、马百死四十，征亏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志第三十六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

○三师三公尚书省六部都元帅府枢密院大宗正府御史台宣抚司劝农使司司农司三司国史院翰林学士院审官院太常寺

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谙版，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赉、阿买、阿舍、昊、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废。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麽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

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万九千七百员，四季赴选者千余，岁数监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岁，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见在官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万七千余，四季部拟授者千七百，监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余，则三倍世宗之时矣。若宣宗之招贤所、经略司，义宗之益政院，虽危亡之政亦必列于其次，以著一时之事云。

三师

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皆正一品。师范一人，仪刑四海。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皆正一品。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尚书省

尚书令一员，正一品。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员，从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丞、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

左司，郎中一员，正五品。国初置左、右司侍郎，天眷三年始更今名。旧凡视朝，执政官亲执奏，自天德二年诏以付左、右司官，为定制。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掌本司奏事，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兼带修起居注官，回避其间记述之事。每月朔朝，则先集是月秩满者为簿，名曰阙本，及行止簿、贴黄簿、并官制同进呈，御览毕则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书省所不敢拟注者，则一阙具二三人以听制授焉。都事二员，正七品。贞元二年，左右司官，宫中出身，并进士、令史三色人内通选。三年，以监察御史相应人取次禀奏，不复拟注。掌本司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省内宿直，检校架阁等事。右司所掌同。右司，郎中一员，正五品。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掌本司奏事，总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兼带修注官，回避其间记述之事。都事二员，正七品。

尚书省祗候郎君管勾官，从七品。掌祗候郎君，谨其出入及差遣之事。承安二年以前，走马郎君拟注。《泰和令》，以左右女直都事兼。正大间，改用亲从人。

架阁库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设，仍以都事提控之。管勾旧二员，正大省一员，正八品。同管勾旧二员，正大省一员，从八品。总掌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牍，并提控小都监给受纸笔，余管勾同。女直省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人，右十五人。大定二十四年为三十人，进士十人，宰执子、宗室子十人，密院台部统军司令史十人。汉令史三十五人，左二十一人、右十四人。省译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译史同。通事八人，左右各四人。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诸部通事六人。曳剌二十人。走马郎君五十人。提点岁赐所，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兼之，掌提点岁赐出入钱币之事。

堂食公使酒库。使一员，从八品。掌受给岁赐钱，总领库事。副一员，正九品。掌贰使事。

直省局。局长，从八品。掌都堂之礼及官员参谢之仪。副局长，正

九品，掌贰局长。管勾尚书省乐工，从九品。

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

六部，国初与左、右司通署，天眷三年始分治。

吏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员，后省。员外郎，从六品。天德二年，增作四员，后省。掌文武选授、勋封、考课、出给制诰之政。以才行劳效，比仕者之贤否；以行止、文册、贴黄簿，制名阙之机要。正七品以上，以名上省，听制授。从七品以下，每至季月则循资格而拟注，自八品以上则奏，以下则否。侍郎以下，皆为尚书之贰。郎中掌文武选、流外迁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诰。一员掌勋级酬赏、承袭用廕、循迁、致仕、考课、议谥之事。员外郎分判曹务及参议事，所掌与郎中同。

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中曰仪同三司，中次曰特进，下曰崇进。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禄大夫，下曰银青荣禄大夫。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下曰荣禄大夫。正三品上曰资德大夫，中曰资政大夫，下曰资善大夫。从三品上曰正奉大夫，中曰通奉大夫，下曰中奉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议大夫，中曰通议大夫，下曰嘉议大夫。从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议大夫，中曰中宪大夫，下曰中顺大夫。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旧日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议大夫。从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训大夫。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从七品上曰承务郎，下曰儒林郎。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从八品上曰征事郎，下曰从仕郎。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将仕郎。从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将仕佐郎。此二阶，大定十四年创增。

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以下，阶与文资同：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从四品上曰安远大将军，中曰定远大将军，下曰怀远大将军。正五品上曰

广威将军，中曰宣威将军，下曰明威将军。从五品上曰信武将军，中曰显武将军，下曰宣武将军。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下曰武略将军。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从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显校尉。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从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下曰敦武校尉。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下曰进义校尉。从九品上曰保义副尉，下曰进义副尉。此二阶，大定十四年创增。

封爵：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正五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

凡勋级：正二品曰上柱国，从二品曰柱国。正三品曰上护军，从三品曰护军。正四品曰上轻车都尉，从四品曰轻车都尉。正五品曰上骑都尉，从五品曰骑都尉。正六品曰骁骑尉，从六品曰飞骑尉。正七品曰云骑尉，从七品曰武骑尉。

凡食邑：封王者万户，实封一千户。郡王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国公三千户，实封三百户。郡公二千户，实封二百户。郡侯一千户，实封一百户。郡伯七百户，县子五百户，县男三百户，皆无实封。自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入衔。

司天翰林官，旧制自从七品而下止五阶，至天眷定制，司天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从四品上曰钦象大夫，中曰正仪大夫，下曰钦授大夫。正五品上曰灵宪大夫，中曰明时大夫，下曰颁朔大夫。从五品上曰云纪大夫，中曰协纪大夫，下曰保章大夫。正六品上曰纪和大夫，下曰司玄大夫。从六品上曰探赜郎，下曰授时郎。正七品上曰究微郎，下曰灵台郎。从七品上曰明纬郎，下曰候仪郎。正八品上曰推策郎，下曰司正郎。从八品上曰校景郎，下曰平秩郎。正九品上曰正纪郎，下曰挈壶郎。从九品上曰司历郎，下曰司辰郎。

太医官，旧自从六品而下止七阶，天眷制，自从四品而下，立为十五阶：从四品上曰保宜大夫，中曰保康大夫，下曰保平大夫。正五品上曰保颐大夫，中曰保安大夫，下曰保和大夫。从五品上曰保善大夫，中曰保嘉大夫，下曰保顺大夫。正六品上曰保合大夫，下曰保冲大夫。从六品上曰保愈郎，下曰保全郎。正七品上曰成正郎，下曰成安郎。从七品上曰成顺郎，下曰成和郎。正八品上曰成愈郎，下曰成全郎。从八品上曰医全郎，下曰医正郎。正九品上曰医效郎，下曰医候郎。从九品上

曰医痊郎，下曰医愈郎。

内侍，天德创制，自从四品以下，十五阶：从四品上曰中散大夫，中曰中尹大夫，下曰中侍大夫。正五品上曰中列大夫，中曰中御大夫，下曰中仪大夫。从五品上曰中常大夫，中曰中益大夫，下曰中卫大夫。正六品上曰中良大夫天德作中亮，下曰中涓大夫。从六品上曰通禁郎，下曰通侍郎。正七品上曰通掖郎，下曰通御郎。从七品上曰禁直郎，下曰侍直郎。正八品上曰掖直郎，下曰内直郎。从八品上曰司赞郎，下曰司谒郎。正九品上曰司阍郎，下曰司仆郎。从九品上曰司奉郎，下曰司引郎。

教坊，旧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以为不称，乃创定二十五阶。明昌三年，自从四品以下，更立为十五阶：从四品上曰云韶大夫，中曰仙韶大夫，下曰成韶大夫。正五品上曰章德大夫，中曰长宁大夫，下曰德和大夫。从五品上曰景云大夫，中曰云和大夫，下曰协律大夫。正六品上曰庆喜大夫，下曰嘉成大夫。从六品上曰肃和郎，下曰纯和郎。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调音郎。从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乐郎。正八品上曰典乐郎，下曰协乐郎。从八品上曰掌乐郎，下曰和乐郎。正九品上曰司音郎，下曰司律郎。从九品上曰和声郎，下曰和节郎。

凡内外官之政绩，所历之资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满皆备陈于解由，吏部据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铨拟时读之，谓之铨头。又会历任铨头，而书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为类，而书各人平日所历之资考功过者也。又为簿，列百司官名，有所更代，则以小黄绫书更代之期，及所以去就之故，而制其铨拟之要领焉。

凡县令，则省除、部除者通书而各疏之。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

器完肃，捍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

凡县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为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为中，减两资历，三最以上有一善为下，减一资历。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军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为上，减一资历，一最而有二善为中，升为榜首，一最而有一善为下，升本等首。又以明昌四年所定，军民俱称为廉能者是为廉能官之制，参于其间而定其甄擢焉。宣宗兴定元年，行辟举县令法，以六事考之，一曰田野辟，二曰户口增，三曰赋役平，四曰盗贼息，五曰军民和，六曰词讼简。六事俱备为上等，升职一等。兼四事者为中等，减二资历。其次为下等，减一资历。否则为不称职，罢而降之。平常者依本格。

凡封王：大国号二十，曰：恆旧为辽，明昌二年以汉、辽、唐、宋、梁、秦、殷、楚之类，皆昔有天下者之号，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邵旧为梁、汴旧为宋、镐旧为秦、并旧为晋、益旧为汉、彭旧为齐、赵、越、谯旧为殷、郢旧为楚、鲁、冀、豫、绛旧为唐、衮、鄂旧为吴、夔旧为蜀、宛旧为陈、曹。次国三十，曰：泾旧为隋、郑、卫、韩、潞、豳、沈、岐、代、泽、徐、滕、薛、纪、升旧为原、邢、翼、丰、毕、邓、郓、霍、蔡、瀛按金格，葛当在此、沂、荆、荣、英、寿、温。小国三十：濮、遂旧曰济、道、定、景后改为邹、申、崇、宿、息、莒、鄴、郜、舒、淄、郕、莱旧为宗，以避讳改、郧、郯、杞、向、管旧曰郇，兴定元年改、密、胙、任、戴、巩、蒋《士民须知》云旧为葛、萧、莘、芮。封王之郡号十：金源、广平、平原、南阳、常山、太原、平阳、东平、安定、延安。封公主之县号三十：乐安、清平、蓬莱、荣安、栖霞、寿光、灵仙、寿阳、钟秀、惠和、永宁、庆云、静乐、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顺安、乐寿、静安、灵寿、大宁、闻喜、秀容、宜芳、真宁、嘉祥、金乡、华原。

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陀满、仆散、术虎、移剌荅、斡勒、斡准、把、阿不罕、卓鲁、回特、黑罕、会兰、沈谷、塞蒲里、吾古孙、石敦、卓陀、阿厮准、匹独思、潘术古、谙石剌、石古苦、缀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斐满、徒单、温敦、兀林荅、阿典、纥石烈、纳阑、孛术鲁、阿勒根、纳合、石盏、蒲鲜、古里甲、阿迭、聂摸栾、抹拈、纳坦、兀撒惹、阿鲜、把古、温古孙、耨碗、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聂散、蒲速烈，皆封广平郡。吾古论、兀颜、女奚烈、独吉、黄掴、颜盏、蒲古里，必兰、斡雷、独

鼎、尼厖窟窟亦作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刬、准土谷、纳谋鲁、业速布、安煦烈、爱申、拿可、贵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陇西郡。黑号之姓，唐括旧书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准葛、谙蛮、独虎、术鲁、磨辇、益辇、帖暖、苏孛辇，皆封彭城郡。

亲王母妻，封一字王者旧封王妃，为正从一品。次室封王夫人。承安二年，敕王妃止封王夫人，次室封孺人。郡王母妻封郡王夫人，国公母妻封国公夫人，郡公母妻封郡公夫人，郡侯母妻封郡君承安二年更为郡侯夫人，四品文散少中大夫、武散怀远大将军以上母妻封县君承安二年为郡君，五品文散朝列大夫、武散宣武将军以上母妻封乡君承安二年为县君。

皇统五年，以古官曰“牧”、曰“长”，各有总名，今庶官不分类为名，于文移不便。遂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判官、推官、掌书记、主簿、县尉为“幕职官”，兵马司及它司军者曰“军职官”，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应管仓库院务者曰“监当官”监当官出大定制，知事孔目以下行文书者为“吏”。凡除拜，尚书令、左右丞相以下，品不同者，则带“守”字。左右丞则带“行守”字。凡台官、御史、部官、京尹、少尹、守令、丞、簿、尉、录事、诸卿少至协律、评事、谏官、国子监学官、诸监至丞郎、符宝郎、东宫詹事、率府、仆正副、令丞、王府官，散官高于职事者带“行”字，职事高于散官一品者带“守”字、二品者带“试”字，品同者皆否。猛安、谋克、翰林待制、修撰、判、推、勘事官、都事、典事、知事、内承奉、押班、通事舍人、通进、编修、勾当、顿舍、部役、厢官、受给管勾、巡河官、直省直院长副、诸检法、知法、司正、教授、司狱、司候、东宫谕德、赞善、掌宝、典仪以下，王府文学、记事参军，并带“充”字。枢密、宣徽、劝农、诸军都指挥、统军、转运使、招讨、提刑、节度、群牧、防御、客省、引进、四方馆、阁门、太医、教坊、鹰坊、警巡、巡检、诸司局仓库务使副，皆带“充”字及“知某事”。凡带“知”、“判”、“签书”字者，则不带“行”、“守”、“试”字。以上所带字，品同者则否。自三师、三公、平章政事、元帅以下至监军、东宫三师、三少、点检至振肃、承旨、学士、王傅、副统、招讨、及前所不载者，皆不带“行”、“守”、“试”、“知”、“充”字。

主事四员，从七品。掌知管差除、校勘行止，分掌封勋资考之事，惟选事则通署，及掌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本部宿直、检

校架阁。余部主事，自受事付事以下，所掌并同此。皇统四年，六部主事始用汉士人。大定三年，用进士，非特旨不得拟吏人，如宰执保奏人材，不入常例。承安五年，增女直主事一员。令史六十九人，内女直二十九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与令史同。泰和八年，令史增十人。

架阁库大定二十一年六月设，仍以主事提控之。管勾，正八品。掌吏、兵两部架阁，兼检校吏部行止。以识女直、契丹、汉字人充，如无，拟识女直、汉字人充。同管勾一员。

官诰院。提举二员，掌署院事。以吏部郎中、翰林修撰各一人充。

户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泰和八年减一员，大安二年复增。郎中二员，从五品。天德二年置五员，泰和省作二员，又作四员，贞祐四年置八员，五年作六员。员外郎三员，从六品。郎中而下，皆以一员掌户籍、物力、婚姻、继嗣、田宅、财业、盐铁、酒曲、香茶、矾锡、丹粉、坑冶、榷场、市易等事，一员掌度支、国用、俸禄、恩赐、钱帛、宝货、贡赋、租税、府库、仓廪、积贮、权衡、度量、法式、给授职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计帐等事。《泰和令》作二员，后增一员，贞祐四年作六员，又作八员，五年作四员。主事五员，从七品。女直司二员，通掌户度金仓等事。汉人司三员，同员外郎分掌曹事。泰和八年减一员，贞祐四年作八员，五年六员。兼提控编附条格、管勾架阁等事。令史七十二人，内女直十七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泰和八年增八人。

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掌户、礼两部架阁。大安三年以主事各兼之。同管勾，从八品。检法，从八品。勾当官五员，正八品。贞元二年，设干办官十员，从七品。三年，置四员，寻罢之。四年，更设为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覆、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员，贞祐四年作十五员，五年作十员，兴定元年五员，二年复作十员。

礼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一员，从六品。掌凡礼乐、祭祀、燕享、学校、贡举、仪式、制度、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卜、释

道、四方使客、诸国进贡、犒劳张设之事。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差京府幕职或节镇防御佐贰官二员、僧官二人、道官一人、司吏一名、从人各一人、厨子二人、把门官一名、杂役三人。僧童能读《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经共五部，计八帙。《华严经》分为四帙，每帙取二卷，卷举四题，读百字为限。尼童试经半部，与僧童同。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灾》、《灵宝度人》等经。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凡僧尼官见管人及八十、道士女冠及三十人者放度一名，死者令监坛以度牒申部毁之。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十五人，内女直五人。译史二人，通事一人。

左三部检法司。司正二员，正八品。掌披详法状。兴定二年，右部额外设检，知法及掌法，四年罢。检法二十二员，从八品。掌检断各司取法文字。右三部检法职事同。元受札付，大定三年命给敕。

兵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兵籍、军器、城隍、镇戍、厩牧、铺驿、车辂、仪杖、郡邑图志、险阻、障塞、远方归化之事。凡给马者，从一品以上，从八人，马十疋，食钱三贯十四文。从二品以上，从五人，马七匹、食钱二贯九十八文。从三品以上，从三人，马五匹，钱一贯五百十一文。从五品以上，从二人，马四匹，钱九百六十八文。从七品以上，从一人，马三匹，钱六百十七文。从九品以上，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四文。无从人，减七十八文。御前差无官者，视从五品。省差若有官者，人支钱四百五十一文，有从人加六十八文。走马人支钱百五十七文。赦书日行五百里。此《天兴近鉴》所载之制也。泰和六年置递铺，其制，该军马路十里一铺，铺设四人，内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以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腰铃日行三百里。凡元帅府、六部文移，以敕递、省递牌子，入铺转送。主事二员，从七品。贞祐五年以承发司管勾兼汉人主事。令史二十七人，内女直十二人。译史三人，通事二人。

刑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一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一员掌律令格式、审定刑名、关津讥察、赦诏勘鞫、追征给没等事；一员掌监户、官户、配隶、诉良贱、城门启闭、官吏改正、功赏捕亡等事。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五十一人，内女直二十二

人，译史五人，通事二人。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掌刑、工两部架阁。大安二年以主事各兼。同管勾一员，从八品。

工部

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一员，从五品。掌修造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堤岸、道路桥梁之事。员外郎一员，从六品。贞祐五年，兼覆实司官。天德三年，增二员。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十八人，内女直四人。译史二人，通事一人。覆实司。管勾一员，从七品。隶户、工部，掌覆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大安元年，隶三司、工部，罢同管勾。贞祐五年并罢之，以二部主事兼。兴定四年复设，从省拟，不令户、工部举。

右三部检法司。司正二员，正八品。检法，从八品。二十二员。

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

都元帅一员，从一品。左副元帅一员，正二品。右副元帅一员，正二品。元帅左监军一员，正三品。元帅右监军一员，正三品。左都监一员，从三品。右都监一员，从三品。经历一员，都事一员，知事一员见兴定三年，正七品。检法一员，从八品。元帅府女直令史十二人，承安二年十六人，汉人令史六人，译史三人，女直译史一人，承安二年二人。通事，女直三人，后作六人，承安二年复作三人，汉人二人。

正隆六年，海陵南伐，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将三十二总管，有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之号。泰和六年伐宋，权设平南抚军上将军，正三品。至殄寇果毅都尉，从六品。凡九阶，曰平南抚军上将军、平南冠军大将军、平南龙骧将军、平南虎威将军、平南荡江将军、殄寇中郎将、殄寇郎将、殄寇折冲都尉、殄寇果毅都尉，军还罢。置令译史八十人，正三十三人，余四十七人从本府选擢。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训练官，从八官。正大二年，更总领名都尉，升秩为四品。四年，又升为从三品。有建威、折冲、振武、荡寇、果毅、殄寇、虎贲、鹰扬、破虏之名。

枢密院。天辅七年，始置于广宁府。天会三年下燕山，初以左企弓为使，后以刘彦宗。初犹如辽南院之制，后则否。泰和六年尝改为元帅府。

枢密使一员，从一品。掌凡武备机密之事。枢密副使一员，从二品。泰和四年置二人，后不为例。签书枢密院事一员，正三品。同签枢密院事一员，正四品。大定十七年增一员，寻罢。明昌初，复增一员，寻又省。三年九月复增一员。经历一员，从五品。兴定三年置。都事一员，正七品。掌受事付事、检勾稽失省署文牍、兼知宿直之事。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知法二员，从八品。掌检断各司取法之事。余检法同。枢密院令史，女直十二人，汉人六人，三品官子弟四人，吏员转补二人。译史三人，通事三人，回纥译史一人，曳剌十五人。

大宗正府。泰和六年避睿宗讳，改为大睦亲府。

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一品。以皇族中属亲者充，掌敦睦纠率宗属钦奉王命，泰和六年改为判大睦亲事。同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二品。泰和六年改为同判大睦亲事。同签大宗正事一员，正三品。宗室充。大定元年置。泰和六年改同签大睦亲事。大宗正丞二员，从四品。一员于宗室中选能干者充，一员不限亲疏，分司上京长贰、兼管治临潢以东六司属，泰和六年改为大睦亲丞。知事一员，从七品。检法，从八品。诸宗室将军，正七品。上京、东温忒二处皆有之。世宗时始命迁官，其户凡百二十。明昌二年更名曰司属，设令、丞。承安二年以令同随朝司令，正七品，丞正八品。中都、上京、扎里瓜、合古西南、梅坚寨、蒲与、临潢、泰州、金山等处置，属大宗正府。

○御史台。

登闻检院隶焉。见《士民须知》。《总格》、《泰和令》皆不载。

御史大夫，从二品。旧正三品，大定十二年升。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御史中丞，从三品。贰大夫。侍御史二员，从五品。以上官品皆大定十二年递升。掌奏事、判台事。治书侍御史二员，从六品。掌同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二员，正七品。每遇朝对立于龙墀之下，专劾朝者仪矩，凡百僚假告事具奏目进呈。监察御史十二员，正七品。掌纠察内外非违、刷磨诸司察帐并监祭礼及出使之事。参注诸色人，大定二年八员，承安四年十员，承安五年两司各添十二员。典事二员，从七品。架阁库管勾

一员，从八品。检法四员，从八品。狱丞一员，从九品。御史台令史，女直十三人，内班内祗六人，终场举人七人。汉人十五人，内班内祗七人，终场举人八人。译史四人，内班内祗二人，终场举人二人。通事三人。

宣抚司。

泰和六年置陕西路宣抚使，节制陕西右监军、右都监兵马公事，八年，改陕西宣抚司为安抚司。山东东西、大名、河北东西、河东南北、辽东、陕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处置司。

使，从一品。副使，正三品。

劝农使司。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兴定六年罢劝农司，改立司农司。

使一员，正三品。副使一员，正五品。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

司农司。兴定六年置，兼采访公事。

大司农一员，正二品。卿三员，正四品。少卿三员，正五品。知事二员，正七品。兴定六年，陕西并河南三路置行司农司，设官五员。正大元年，归德、许州、河南、陕西各置，作三员。卿一员，正四品。少卿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卿以下迭出巡案，察官吏臧否而升黜之。使节所过，奸吏屏息，十年之间民政修举，实赖其力。

三司。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贞祐罢之。

使一员，从二品。副使一员，正三品。签三司事一员，正四品。同签三司事一员，正五品。掌劝农、盐铁、度支。判官三员，从六品。本参干官，大安元年更参议。规措审计官三员，正七品。掌同参干官。知事二员，正七品。以识女直、汉字人充。勾当官二员，正八品。大安元年置三员，照磨吏员七人。管勾架阁库一员，正八品。三司令史五十人，内女直十人，汉人四十人。大安元年增八人。译史二人，大安元年增一人。通事二人。知法三员，从八品。女直知法一员，大安元年增二员。

国史院。先尝以谏官兼其职，明昌元年诏谏官不得兼，恐于其奏章

私溢已美故也。监修国史，掌监修国史事。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

同修国史二员。女直人、汉人各一员。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员，罢契丹同修国史。

编修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四员。明昌二年罢契丹编修三员，添女直一员。大定十八年用书写出职人。检阅官，从九品。书写，女直、汉人各五人。修《辽史》刊修官一员，编修官三员。

翰林学士院。天德二年，命翰林学士院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

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凡应奉文字，衔内带“知制诰”。直学士以上同。贞祐三年升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翰林侍读学士，从三品。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翰林直学士，从四品。不限员。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员，分掌词命文字，分判院事，衔内不带“知制诰”。翰林修撰，从六品。不限员，掌与待制同。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

审官院。承安四年设，大安二年罢之，若注拟失当，上令御史台官论列。

知院一员，从三品。掌奏驳除授失当事。随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除授，并送本院审之。补阙、拾遗、监察虽七品，亦送本院。或御批亦送禀，惟部除不送。同知审官院事一员，从四品。掌书四人。女直、汉人各二人，以御史台终场举人辟充。

太常寺。皇统三年正月始置。太庙、廪牺、郊社、诸陵、大乐等署隶焉。

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掌礼乐、郊庙、社稷、祠祀之事。博士二员，正七品。掌检讨典礼。检阅官一员，从九品。掌同博士。泰和元年置，四年罢。检讨二员，从九品。明昌元年置，以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同国史院汉人书写例，试补。太祝，从八品。掌奉祀神主。奉礼郎，从八品。掌设版位，执仪行事。协律郎，从八品。掌以麾节乐，调和律吕，监视音调。

太庙署。皇统八年太庙成，设署，置令丞，仍兼提举庆元、明德、

永祚三宫。令一员，从六品。掌太庙、衍庆、坤宁宫殿神御诸物，及提控诸门关键，扫除、守卫，兼廪牺令事。丞一员，从七品。兼廪牺署丞。直长，明昌三年罢。

廪牺署。令、丞，以太庙令、丞兼，掌荐牺牲及养饲等事。

郊社署。承安三年设祝史、斋郎百六十人，作班祗僳使，周年一替。大安元年，奏兼武成王庙署。令一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社稷、祠祀、祈祷并□舍祭器等物。直长，明昌三年废。

武成王庙署。大安元年置。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春秋祀享，以郊社令、丞兼。

诸陵署。大安四年同随朝。提点山陵，正五品。涿州刺史兼。令，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守山陵。直长，正八品。

园陵署。令，宛平县丞兼。贞祐二年以园陵迁大兴县境，遂以大兴县令、丞兼。

大乐署。兼鼓吹署。乐工百人。令一员，从六品。丞，从七品。掌调和律吕，教习音声并施用之法。乐工部籍直长一员，正八品。大乐正，从九品。掌祠祀及行礼陈设乐县。大乐副正，从九品。

右属太常寺。

志第三十七志第三十七

百官二

○殿前都点检司宣徽院秘书监国子监太府监少府监军器监都水监谏院大理寺弘文院登闻鼓院登闻检院记注院集贤院益政院武卫军都指挥使司卫尉司户礼兵刑工部所辖诸司三路检察及外路仓库牧圉等职

殿前都点检司。天眷元年置。掌亲军，总领左右卫将军、符宝郎、宿直将军、左右振肃，宫籍监、近侍等诸局署、鹰坊、顿舍官隶焉。

殿前都点检，正三品。兼侍卫将军都指挥使。掌行从宿卫，关防门禁，督摄队仗，总判司事。殿前左副都点检，从三品。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殿前右副都点检，从三品。兼侍卫将军副都指挥使。掌宫掖及行从。殿前都点检判官，从六品。大定十二年设。知事一员，从七品。

殿前左卫将军，殿前右卫将军，殿前左卫副将军，殿前右卫副将军。掌宫禁及行从宿卫警严，仍总领护卫。右卫同此。

符宝郎四员，掌御宝及金银等牌。旧名牌印祗候，大定二年改为符宝祗候，改牌印令史为符宝典书，四人。

左右宿直将军，从五品。掌总领亲军。凡宫城诸门卫禁。并行从宿卫之事，八员。大定二十九年作十员，复作十一员。

左右振肃，正七品。掌妃嫔出入总领护卫导从。本妃嫔护卫之长，大定二年改今名。

宫籍监。提点，正五品。监，从五品。副监，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内外监户及地土钱帛小大差发。直长二员，正八品。掌同丞。

近侍局。提点，正五品。泰和八年创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侍从、承敕令、转进奏帖。直长，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员。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器物局。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进御器械鞍辔诸物。直长，正八品。都监，正九品。明昌三年省罢。同监，从九

品。泰和四年设。

尚厩局。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御马调习牧养，以奉其事。大定二十九年添副使一员，管小马群。直长一员，司马牛群。掌厩都辖，正九品。不限员。副辖，从九品。不限员数资考。

尚辇局。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承奉舆辇等事。直长，正八品。不限资考，大定十九年，除年六十以下人充。典舆都辖，从九品。不限资考。收支都监，正九品。大定二十年设，掌给受之事。同监，泰和四年设。大安二年省。本把，四人。

鹰坊。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直长，正八品。不限员。管勾，从九品。不限员数资考。

武库署。令，从六品。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以晓军器女直人充。丞，从七品。直长二员，正八品。大定二年省一员。

武器署。提点，从五品。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直长，正八品。或二员。顿舍官二员《泰和令总格》作四员，正八品。直长。见《士民须知》。《泰和令》无。

右属殿前都点检司。

宣徽院

左宣徽使，正三品。右宣徽使，正三品。同知宣徽院事，正四品。同签宣徽院事，正五品。宣徽判官，从六品。掌朝会、燕享，凡殿庭礼仪及监知御膳。所隶弩手、伞子二百三十九人，控鹤二百人。

拱卫直使司，威捷军隶焉。旧名龙翔军，正隆二年更为神卫军，大定二年更名为拱卫司。都指挥使，从四品。旧曰使。副使指挥使，从五品。旧曰副使。掌总统本直，谨严仪卫。大定五年，诏以使为都指挥使，副使为副都指挥使。什将。长行。威捷军。承安二年，签弩手千人。泰和四年，以之备边事。钤辖，正六品。都辖，从九品。不奏。

客省。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接伴人使见辞之事。

引进司。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进外方人使贡献礼物事。

阁门。明昌五年，阁门官以次排转除授。东上阁门使二员，正五品。明昌六年省一员，作从五品。西同。副使二员，正六品。明昌六年，省一员。西同。签事一员，从六品。掌签判阁门事。西同。明昌六年，以减副使置。西上阁门使二员，正五品。副使二员，正六品。签事一员，从六品。掌赞导殿庭礼仪。西阁门余副贰同。阁门祗候二十五人。正大间三十二。阁门通事舍人二员，从七品。掌通班赞唱、承奏劳问之事。承奉班都知，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旧置判官，后罢。内承奉班押班，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御院通进四员，从七品。掌诸进献礼物及荐享编次位序。

尚衣局。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都监，正九品。旧设，后罢。直长，正八品。同监，从九品。

仪鸾局。泰和四年，或以少府监官兼，或兼少府监官。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直长四员，正八品。《泰和令》三员。收支都监，正九品，二员，一员掌给受铺陈诸物，一员掌万宁宫收支库。大定七年置，明昌二年增一员。同监二员，从九品。司使二人，如内藏库知书例。

尚食局。元光二年，参用近侍、奉御、奉职。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直长一员，正八品。不限资考。都监三员，正九品。不限资考。生料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生料物色。收支库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以外路差除人内选充。

尚药局。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出职官内选除。副使，从六品。掌进汤药茶果。直长，正八品。都监，正九品。果子都监、同监各一员，掌给受进御果子。本局本把四人。

太医院。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诸医药，总判院事。管勾，从九品。随科至十人设一员，以术精者充。如不至十人并至十人置。不限资考。正奉上太医一百二十月升除，副奉上太医不算月日，长行太医不算月日，十科额五十人。

御药院。提点，从五品。直长，正八品。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设，以亲信内侍人充。都监，正九品。不限员，《泰和令》四员。同监，从九品。不常除，《泰和令》无。

教坊。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掌殿庭音乐，总判院事。谐音郎，从九品。不限资考、员数。

内藏库。大定二年，分为四库。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内府珍宝财物，率随库都监等供奉其事。直长一员。承安三年增。

头面库。都监，正九品。同监，从九品。本把七人，大定二年定出身，依不入寝殿小底例。

段匹库。都监，正九品。同监，从九品。本把十二人。金银库都监，正九品。本把八人。

杂物库。都监，正九品。同监，从九品。本把八人。每库知书各二人。

宫闱局。旧名宫闱司，大定二年改为局，旧设令，丞，改为使、副。提点，正五品。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宫中合门之禁，率随位都监、同监及内直各给其事。直长，正八品。内直一百七十人。后作百七十九人。

内侍局。令二员，从八品。兴定五年，升作从六品。丞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从七品。掌正位合门之禁，率殿位都监、同监及御直各给其事。局长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正八品。御直、内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宫闱局正位内直置，初隶宫闱局。东门都监、同监。诸随殿位承应都监，同监，掌各位承应及门禁管钥。昭明殿都监、同监。大定二十九年设，各一员。承徽殿都监、同监。丽妃位。隆徽殿都监、同监。本隆和殿，系皇后位。鸾翔殿都监、同监。崇仪殿都监、同监。迎晖殿都监、同监。七妃充容，泰和三年罢。蕊珠殿都监、同监。瑞宁殿都监、同监。回春殿都监、同监。芸香殿都监、同监。瑞像殿都监、同监。系佛殿。以上“殿”字下无“位”字。凝福改韶景、温芳二位都监、同监。瑶华、柔则二位都监、同监。以上无“殿”字及“承应”字。嘉福等殿位都监、同监。四位。广仁殿都监、同监。睿思殿都监、同监。以上有“承应”字。滋福殿都监、同监。本以隆庆改，无“位”字。咨正殿都监、同监。迩英殿都监、同监。长庆院都监、同监。仙韶院都监、同监。贞和门都监、同监。应系钱帛经此门出入。明昌四年添一员。右升平门都监、同监。长乐门都监、同监。琼林苑都监、同监。各二员。广乐园都监、同监。顺仪位提控、都监、同监。旧宝林位。瑞华门俗名金骨朵门都监一员，同监三员。太师位提控、都

监、同监。宝昌门都监、同监。会昌门都监、同监。东京孝宁宫都监、同监。崇妃位提控。世宗夫人，兴陵。惠妃位提控、都监、同监。裕陵。温妃位提控、都监、同监。裕陵二位，明昌四年添。报德寺提控、都监、同监。世宗御容。光泰门街。报恩寺提控、都监、同监。世宗御容。清夷门街。明昌三年设，三。孝严寺都监、同监。在南京，安宣宗御容，改兴国感诚寺。正大元年设，三。以下皆在南京。福宁殿都监、同监。三。纯和殿都监、同监。三。仁安殿都监、同监。三。真妃位都监、同监。三。丽妃位都监、同监。宣仪位都监、同监。庄献妃位都监、同监。三庙都监、同监。贞祐二年设。西华门都监、同监。京后园都监、同监。

内侍寄禄官。泰和二年设，初隶宫闱局，寻直隶宣徽院。所以升用内侍局御直、内直有年劳者。中常侍。正五品。给事中。从五品。内殿通直。正六品。先名内殿给使。黄门郎。从六品。内谒者。正七品。内侍殿头。从七品。内侍高品。正八品。不限员。内侍高班。从八品。

典卫司。大定二十九年，世宗才人、宝林位各设。泰和五年闰八月，以崇妃薨罢。兴定元年复设。世宗妃、才人、宝林位各设防卫军导从人。令，正七品。丞，从七品。直长。见《士民須知》。

孝靖宫。章宗五妃位。大安元年以有监同、无总领者，故设。令，从八品。丞，正九品。端妃位同监。真妃徒单氏。慧妃位同监。丽妃徒单氏。贞妃位同监。柔妃唐括氏。靓仪位同监。昭仪夹谷氏。才媛位同监。修仪吾古论氏。

懿安家。贞祐三年，为庄献太子设。令，从八品。丞，正九品。

宫苑司。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宫庭修饬洒扫、启闭门户、铺设氈席之事。直长，正八品一员。《泰和令》二员。都监、同监二员。泰和元年设。泰和四年罢同监。

尚醞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进御酒醴。直长，正八品。二员。

典客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后罢。书表十八人。

侍仪司。旧名擎执局，大定元年改为侍仪局，大定五年升局为司。令，从六品。旧日局使。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直长，正七品。旧设局副，品从七。

右属宣徽院。

秘书监。著作局、笔砚局、书画司、司天台隶焉。

监一员，从三品。少监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秘书郎二员，正七品。泰和元年定为二员。通掌经籍图书。校书郎一员，从七品。承安五年二员。泰和五年以翰林院官兼，大安二年省一员。专掌校勘在监文籍。

著作局。著作郎一员，从六品。著作佐郎一员，正七品。掌修日历。皇统六年，著作局设著作郎、佐郎各二员，编修日历，以学士院兼领之。

笔砚局。直长二员，正八品，掌御用笔墨砚等事。泰和七年以女直应奉兼。旧名笔砚令史，大定三年改为笔砚供奉，以避讳改为承奉。

书画局。直长一员，正八品。掌御用书画纸札。都监，正九品。二员或一员。

司天台。提点，正五品。监，从五品。掌天文历数、风云气色，密以奏闻。少监，从六品。判官，从八品。教授，旧设二员，正大初省一员。系籍学生七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女直二十六人，试补长行。司天管勾，从九品。不限资考、员数，随科十人设一员，以艺业尤精者充。长行人五十人。未授职事者，试补管勾。天文科，女直、汉人各六人。算历科，八人。三式科，四人。测验科，八人。漏刻科，二十五人。铜仪法物旧在法物库，贞元二年始付本台。

右属秘书监。

国子监。国子学、太学隶焉。

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掌学校。丞二员，从六品。明昌二年增一员，兼提控女直学。

国子学。博士二员，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员、考艺业。太学同。明昌二年添女直一员，泰和四年减，大安二年并罢。助教二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教授四员，正八品。分掌教诲诸生。明昌二年，小学各添二员，承安五年一员不除。国子校勘，从八品。掌校勘文字。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

太学。博士四员，正七品。大安二年减二员。助教四员，正八品。明昌二年不除一员，大安二年减一员。

右属国子监。

太府监。左右藏、支应所、太仓、酒坊、典给署、市买司隶焉。

监，正四品。少监，从五品。丞二员，从六品。掌出纳邦国财用钱谷之事。

左藏库。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兴定三年增一员。掌金银珠玉、宝货钱币。本把四人。

右藏库。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兴定三年添一员。掌锦帛丝绵毛褐、诸道常课诸色杂物。本把四人。

支应所。又作支承所。都监二员，正九品。掌宫中出入、御前支赐金银币帛。大安三年省。

太仓。使，从六品。掌九谷廪藏、出纳之事。预除人。副使，从七品。

酒坊。部除。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掌醞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

典给署。本钩盾署，明昌三年更。令，从六品。旧曰钩盾使。丞，从七品。旧曰钩盾副使。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直长一员，正八品。

市买司。天德二年更为市买局。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掌收买宫中所用果实生料诸物。

右属太府监。

少府监。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署隶焉。泰和四年，选能干官兼仪鸾局近上官。

监，正四品。少监，从五品。丞二员，从六品。大定十一年省，二十一年复置。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

尚方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金银器物、亭帐、车舆、床榻、帘席、鞍辔、伞扇及装钉之事。大定二十年，令不专除人，令人兼。直长，正八品。

图画署。明昌七年，省入祗应司。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图画缕金匠。直长，正八品。明昌三年罢。

裁造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龙凤车具、亭帐、铺陈诸物，宫中随位床榻、屏风、帘额、绦结等，及陵庙诸物并省台部内所用物。《泰和令》有画绘之事。直长，从八品。明昌三年省，裁造匠六人，针工妇人三十七人。

文绣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贞祐二年，止设官一员。直长，正八品。绣工一人，都绣头一人，副绣头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内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百二十六人。

织染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掌织纪、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縠。

文思署。明昌七年，省入祗应司。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尚辇仪鸾局车具亭帐之物并三国生日等礼物，织染文绣两署金线。直长，正八品。明昌三年省去。

右属少府监。

军器监。承安二年设，泰和四年罢，复并甲坊、利器两署为军器署，置令、丞、直长，直隶兵部。至宁元年复为军器监，军器库、利器署隶焉。旧辖甲坊、利器两署。

监，从五品。少监，从六品。丞，从七品。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直长，正八品。《泰和令》无，《总格》有。

军器库。至宁元年隶大兴府，贞祐三年来属。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省拟，不奏。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大定五年设。

甲坊署。泰和四年废，旧置令、丞、直长。

利器署。本都作院，兴定二年更今名。同随朝来属。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修弓弩刀槊之属。直长，正八品。

右属军器监。

都水监：街道司隶焉。分治监，专规措黄、沁河、卫州置司。

监，正四品。掌川泽、津梁、舟楫、河渠之事。兴定五年兼管勾沿河漕运事，作从五品，少监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少监，从五品。明昌二年增一员，卫州分治。丞二员，正七品。内一员外监分治。贞元元年置。掾，正八品。掌与丞同，外监分治。大定二十七年添一员，明昌三年并罢之，六年复置二员。勾当官四员，准备分治监差委。明昌五年以罢掾设二员，兴定五年设四员。

街道司。管勾，正九品。掌洒扫街道、修治沟渠。旧南京街道司，隶都水外监，贞元二年罢归京城所。

都巡河官，从七品。掌巡视河道、修完堤堰、栽植榆柳、凡河防之事。分治监巡河官同此。其泸沟、崇福上下埽都巡河兼石桥使，通济河节巡官兼建春官地分河道。诸都巡河官，掌提控诸埽巡河官、明昌五年设，以合得县令人年六十者选充。大定二年设滹沱河巡河官二员。散巡河官。于诸局及丞簿廉举人，并见勾当人六十以下者充。

黄汴都巡河官，下六处河阴、雄武、荥泽、原武、阳武、延津，各设散巡河官一员。

黄沁都巡河官，下四处怀州、孟津、孟州、城北，各设黄沁散巡河官各一员。

卫南都巡河官，下四处崇福上、崇福下、卫南、淇上，散巡河官各一员。

滑浚都巡河官，下四处武城、白马、书城、教城，散巡河官各一员。

曹甸都巡河官，下四处东明、西佳、孟华、凌城，散巡河官各一员。

曹济都巡河官，下四处定陶、济北、寒山、金山，散巡河官各一

员。凡二十五埽，埽兵万二千人。

诸埽物料场官，掌受给本场物料。分治监物料场官同此。惟崇福上、下埽物料场官与当界官通管收支。

南京延津渡河桥官，兼讥察事。管勾一员，同管勾一员，掌桥船渡口讥察济渡、给受本桥诸物等事，内讥察事隶留守司。余浮桥官同此。

右属都水监。皇统三年四月，怀州置黄沁河堤大管勾司，未详何年罢。正大二年，外监东置于归德，西置于河阴。

谏院

左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皆正四品。左司谏、右司谏，皆从四品。左补阙、右补阙，正七品。左拾遗、右拾遗，正七品。

大理寺。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评事，汉人通设六员，女直、契丹各四员。

卿，正四品。少卿，从五品。正，正六品。丞，从六品。掌审断天下奏案、详谳疑狱。司直四员，正七品。掌参议疑狱、披详法状。旧有契丹司直一员，明昌二年罢。评事三员，正八品。掌同司直。明昌二年省契丹评事二员，大安二年省汉人一员。知法十一员，从八品。女直司五员，汉人司六员。掌检断刑名事。明法二员，从八品。兴定二年置，同流外，四年罢之。

弘文院

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

登闻鼓院

知登闻鼓院，从五品。同知登闻鼓院事，正六品。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承安二年以谏官兼。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

登闻检院

知登闻检院，从五品。同知登闻检院，正六品。掌奏御进告尚书

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知法，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

记注院。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明昌元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领官兼，为定制。

集贤院。贞祐五年设。

知集贤院，从四品。正大元年，授马璘额外兼吏部郎中。同知集贤院，从五品。司议官，正八品。不限员。咨议官，正九品。不限员。

益政院。正大三年置于内庭，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数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名则经筵，实内相也。末帝出，遂罢。

武卫军都指挥使司隶尚书兵部。

都指挥使，从三品。大定二十九年，以武卫军六十人，兵马一员、副都二员其职低，故设使，品正四，承安三年升。副都指挥使二员，从四品。副都一员，从四品。初正五品，承安三年升。判官一员。承安三年设。掌防卫都城、警捕盗贼。

钤辖司。钤辖十员，正六品。初设二员。都钤辖四员，从七品。兴定三年权设，巡把两宅。都将二十员，从九品。大定十六年立名。掌管辖军人、防卫警捕之事。承安元年设万人，内军八千九百四十九人，忠卫二百人，队正四百人。

右属武卫军都指挥使司。

卫尉司大安元年，拟隆庆宫人数定之。

中卫尉，从三品，掌总中宫事务。副尉，从四品。左常侍，从五品。掌周护导从仪仗之事。右常侍，从五品。常侍官。护卫三十人同东宫，奉引八十人同控鹤，伞子四人同控鹤，执旗二人同仪鸾。

给事局。使，正七品。副使，正八品。内谒者兼司宝二员，从六品。内直充。奉阁一十人。同东宫入殿小底。阁直二十人。同宫闱局内直。

掖庭局。令，正九品。内直充。 ，掌皇后宫事务。丞，从九品。内直充。宫令。宫苑司、仪鸾局兼。食官。尚食局兼。饮官。尚醞署兼。

医官。尚药局、太医院兼。主藏。内藏、典给署兼。主廪。太仓兼。

右属卫尉司。

榷货务。在京诸税系中运司，见钱皆权于本务收。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掌发卖给随路香茶盐钞引。

交钞库。使，旧正八品，后升从七品，贞祐复。掌诸路交钞及检勘钱钞、换易收支之事。副使，从八品。掌书押印合同。判官，正九品。贞祐二年作从九品。都监，二员。见《泰和令》。

印造钞引库。大安二年兼抄纸坊。使，从八品。副，正九品。判，正九品。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承安四年，罢四小库，并罢库判四员。至宁元年设二员，贞祐二年作从九品。

抄纸坊。大安二年以印造钞引库兼。贞祐二年复置，仍设小都监二员。使，从八品。贞祐二年同随朝。副使，正九品。判，从九品。

交钞库物料场。至宁元年置。场官。旧正八品，后作正九品。掌收支交钞物料。

随处交钞库抄纸坊。使，从八品。贞祐二年，设于上京、西京、北京、东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间、平阳、太原、京兆、平凉、广宁等府，瑞、蔚、平、清、通、顺、蓟等州，贞祐三年罢之。

平准务。元光二年五月设，十月罢。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勾当官六员。

右自榷货务以下，皆属尚书户部。

惠民司。令，从六品。掌修合发卖汤药。旧又设丞一员。大定三年，有司言："惠民岁入息钱不偿官吏俸。"上曰："设此本欲济民，官非人，怠于监视药物，财费何足计哉！可减员而已。"直长，正八品。都监，正九品。

右属尚书礼部。

四方馆。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提控诸路驿舍驿马并陈设器皿等事。

法物库。元兼管大乐，贞元二年改付太常寺。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掌卤簿仪仗车辂法服等事。直长，正八品。泰和三年省。

承发司。管勾，从七品。同管勾，从八品。掌受发省部及外路文字。

右属尚书兵部。

万宁宫提举司。旧大宁宫，更名寿安宫，又更今名。提举，从六品。同提举，从七品。掌守护宫城殿位。本把五人。

庆宁宫提举司。提举，正七品。兼龙门县令。同提举，正八品。兼仪鸾监。

右属尚书刑部。

修内司。大定七年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宫中营造事。兵匠一千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仍命少府监长官提控。直长二员，正八品。部役官四员，正八品。掌监督工役。受给官二员，正八品。掌支纳诸物。

都城所。提举，从六品。同提举，从七品。掌修完庙社及城隍门钥、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并栽植树木工役等事。左右厢官各二员，正八品。掌监督工役。受给官二员，正八品。掌支纳诸物及埏埴等事。

祗应司。提点，从五品。令，从六品。丞，从七品。掌给宫中诸色工作。直长，正八品。收支库都监、同监。泰和元年置。

甄官署。令，从六品。丞，从七品。直长，正八品。掌劖石及埏埴之事。

上林署。提点，从五品。泰和八年创，大安二年省。令，从六品。掌诸苑园池沼、种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丞，从七品。大定七年，增一员，分司南京，以勾判兼之。大安三年复省一员。直长二员，正八品。花木局都监、同监。旧设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罢，复以诸司人内置都监、同监二员。贞祐三年罢都、同监、以同乐园管勾兼。熙春园都监、同监三员。泰和四年置，贞祐三年省。同乐园管勾二员，每年额办课程，隶南运司。宣宗南迁，罢课，改为随朝职，正八品。

右皆属尚书工部。

京东西南三路检察司。兴定四年置。使，从六品。副使，正七品。掌检察支散军粮，验军户实给，均军户差役，劝农种，毋犯私杀马牛、私盐酒曲。

南京丰衍东西库。隶运司，贞祐二年同随朝。使，正八品。副使，从八品。判二员，正九品。监支、纳各一员，正八品。

提举南京榷货司。贞祐四年置。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勾当官三员，正九品。

提举仓场司。贞祐五年置，先吏部辟举，从省拟。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掌出纳公平及毋致亏败。监支纳官，八品，十六员。以年六十以下廉干人充，女直、汉人各一。广盈仓、丰盈仓、永丰仓、广储仓、富国仓、广衍仓、三登仓、常盈仓、西一场、西二场、西三场、东一场、东二场、南一场、北一场、北二场。通济仓与在京仓，置监支纳使副各一员。丰备仓、丰赡仓、广济仓、潼关仓，兴定五年创置潼关仓监支纳一员，兼枢密院弹压。陈州仓四员。洧川仓二员。

八作左右院。设官同上，掌收军须、军器。

志第三十八志第三十八

百官三

○内命妇宫人女职东宫官属亲王府属太后两宫官属大兴府诸京留守司诸京城宫苑提举等职按察司诸路总管府诸府诸节镇防御刺史县镇等职诸转运泉谷等职诸府镇兵马等职诸猛安部族及群牧等职

内命妇品

元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曰九嫔，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员，曰二十七世妇。宝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员，曰八十一御妻。按金格，贞祐后之制，贵妃下有真妃，淑妃下有丽妃、柔妃，而无德妃、贤妃。九嫔同。婕妤下有丽人、才人为正三品。顺仪、淑华、淑仪为正四品。尚宫夫人，尚宫左夫人、尚宫右夫人、宫正夫人、宝华夫人、尚仪夫人、尚服夫人、尚寝夫人、钦圣夫人、资明夫人为正五品。尚仪御侍、尚服御侍、尚寝御侍、尚正御侍、宝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为正六品，司正御侍、宝符御侍、司仪御侍、司符御侍，司寝御侍、司饰御侍、司设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药御侍、仙韶使、光训良侍、明训良侍、遵训良侍、从训良侍为正七品。典仪御侍、典膳御侍、典寝御侍、典饰御侍、典设御侍、典衣御侍、典药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为正八品。掌仪御侍、掌服御侍、掌寝御侍、掌饰御侍、掌设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药御侍、仙韶掌音、祗肃良侍、祗敬良侍、祗愿良侍为正九品。

宫人女官职员品秩，皆同唐制。

尚宫二人，掌导引皇后，管司记、司言、司簿、司闱，仍总知五尚须物出纳等事。司记二人、典记二人、掌记二人，掌在内诸文书出入目录，为记审讫付行县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职文簿。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传启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宫人名簿廪赐之事。司闱六人、典闱六人、掌闱六人、女史四人，掌宫闱管钥之事。尚仪二人，掌礼仪起居、管司籍、司乐、司宾、司赞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

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司乐四人、典乐四人、掌乐四人、女史二人，掌音乐之事。司宾二人、典宾二人、掌宾二人、女史二人，掌宾客参见、朝会引导之事。司赞二人、典赞二人、掌赞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礼仪班序、设板赞拜之事。尚服二人，掌管司宝、司衣、司饰、司仗之事。司宝二人、典宝二人、掌宝二人、女史四人，掌珍宝符契图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饰之事。司饰二人、典饰二人、掌饰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栉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卫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进食先尝，管司膳、司醞、司药、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二人，掌医药。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宫人食并柴炭之事。尚寝二人，管司设、司舆、司苑、司灯事。司设二人、典设二人、掌设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帐、床褥、枕席、洒扫、铺设。司舆二人、典舆二人、掌舆二人、女史二人，掌舆伞扇羽仪。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种植蔬果。司灯二人、典灯二人、掌灯二人、女史二人，掌灯油火烛。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制、司珍、司彩、司计事。司制二人、典制二人、掌制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缝衣服篡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宝财货之事。司彩二人、典彩二人、掌彩二人、女史二人，掌锦文绯彩丝帛之事。司计二人、典计二人、掌计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饮食柴炭杂物之事。宫正二人，掌总知宫内格式、纠正推罚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纠察违失。女史四人。

皇后位下女职依隆庆宫所设人数，大安元年定。

司闺一员，八品。掌宫内诸事并给散宫人俸给食料。秉仪一员，八品。丞仪一员，九品。掌左右给事、宣传启奏、经籍纸笔之事。直阁一员、司陈一员，九品。掌帐幕床褥舆伞、洒扫铺陈、薪炭灯烛之事。秉衣一员、奉衣一员，九品。掌首饰衣服器玩诸宝财货，裁制缣彩之事。掌馔一员，八品。奉馔一员，九品。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之事。

东宫官宫师府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正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三品。掌保护东宫，导以德义。海陵天德四年，始定制宫师府三师、三少、詹事院詹事、三寺、十率府皆隶焉。左右谕德，为东宫僚属。

詹事院太子詹事，从三品。少詹事，从四品。掌总统东宫内外庶务。左右卫率府率，从五品。掌周卫导从仪仗。左右监门，正六品。掌门卫禁钥。仆正，正六品。副仆，正七品。仆丞，正九品。掌车马厩牧弓箭鞍辔器物等事。掌宝二人，从六品。掌奉宝，谨其出入。典仪，从六品。赞仪，从七品。司赞礼仪。侍正，正七品。侍丞，正八品。掌冠带衣服、左右给使之事。典食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膳羞。侍药，正八品。奉药，正九品。承奉医药。掌饮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承奉赐茶及酒果之事。家令，正八品。家丞，正九品。掌营缮栽植铺设及灯烛之事。司经，正八品。副，正九品。掌经史图籍笔砚等事。司藏，从八品。副，从九品。掌库藏财货出入之事。司仓，从八品。副，从九品。掌仓廪出纳薪炭等事。中侍局都监，正九品。同监，从九品。掌东阁内之禁令、省察宫人廪赐给纳诸物、辖侍人等。左谕德、右谕德，正五品。左赞善、右赞善，正六品。掌赞谕道德、侍从文章。内直郎，正七品。

右属宫师府。

亲王府属官

傅，正四品。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若亲王在外，亦兼本京节镇同知。府尉，从四品。本府长史，从五品。明昌三年改，掌警严侍从、兼总统本府之事。司马，从六品。同检校门禁、总统府事。文学二人，从七品。掌赞导礼义、资广学问。记室参军，正八品。掌表笺书启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年，不专除，令文学兼之。

诸驸马都尉，正四品。

提举卫绍王家属。提举，从六品。同提举，从七品。旧为东海郡侯邑令，丞。

提举镐厉王家属。提举，同提举。以上二宅，天兴元年始听自便。

提控巩国公家属。提控。同提控。

太后两宫官属。正大元年置。

卫尉，从三品。副卫尉，从四品。左典禁，右典禁，从五品。奉令，正七品。奉丞，正八品。太仆，正六品。副仆，正七品。门卫二员，正六品。典宝二员，正六品。谒者二员，从六品。阁正，从七品。

阁丞，从八品。食官令，正八品。食官丞，正九品。宫令，正八品。宫丞，正九品。医令，正八品。医丞，正九品。饮官令，正八品。饮官丞，正九品。主藏，正八品。副主藏、主廪，从八品。副主廪，正九品。

大兴府

尹一员，正三品。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余府尹同。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车驾巡幸，则置留守同知、少尹、判官。惟留判不别置，以总判兼之。同知一员，从四品。掌通判府事。余府同知同此。少尹一员，正五品。掌同同知。总管判官一员，从五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府判一员，从五品。掌谘议参佐、纠正非违、纪纲众务，分判吏部、工案事。推官二员，从六品。掌同府判，分判户、刑案事，内户推掌通检推排簿籍。旧一员，大定五年增一员。知事，正八品。掌付事勾稽省署文牍、总录诸案之事。都孔目官，女直司一员，汉人司一员，职同知事，掌监印、监受案牍。余都孔目官同此。不常置，省则吏目摄。六案司吏七十五人，内女直十五人，汉人六十人。司吏分掌六案，各置孔目官一员，掌呈覆纠正本案文书。余分前后行，其他处应设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置孔目官三人，及置提点所处仍旧。女直司吏若十二人以上，分设六案，不及者设三案，五人以下设一案，通掌六案事。以上名充孔目官。知法三员，从八品。女直一员、汉人二员，掌律令格式、审断刑名。抄事一人，掌抄事目、写法状，以前后行吏人选。公使百人。女直教授一员。东京、北京、上京、河东东西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咸平、临潢、陕西统军司、西南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婆速路、曷懒路、速频、蒲与、胡里改、隆州、泰州、盖州并同此。皆置医院，医正一人，医工八人。

诸京留守司

留守一员，正三品。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同知留守事一员，正四品。带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副留守一员，从四品。带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马副都总管。留守判官一员，从五品。都总管判官一员，从五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推官一员，从六品。掌同府判，分判刑案之事，上京兼管林木事。司狱一员，正八品。司吏。女直司吏，上京二十人，北京十三人，东京十人，南京、西京各五人。汉人司吏，三十万户以上六十人，二十五万户五十五人，十万户以上四十人，七万户以上三十五人，五万户以上三十人，三万户以上二十四人，不及万户十人。译人，上京、北京各三人，东京、西京、南京各

二人。通事二人。知法，女直、汉人各一员，南京汉人二员。抄事一人，掌抄录事目、书写法状。公事百人。

京城门收支器物使。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设一员。五年，南京随门添设。旧有小都监，后省。正八品，十四员，户部辟举。开阳门、宣仁门、安利门、平化门、通远门、宜照门、利川门、崇德门、迎秋门、广泽门、顺义门、迎朔门、顺常门、广智门，已上各门副尉兼职。贞祐五年制，乃罢小都监。十四门尉，从七品。副尉，正九品。

上京提举皇城司提举一员，从六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司吏一人。

南京提举京城所提举一员，正七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掌本京城壁及缮修等事，不常置。上京同此。管勾一员，正八品。掌佐缮治。受给官一员，掌收支之事。壕寨官一员，掌监督修造。

皇城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宫阙缮修之事，不常置。

管勾北太一宫，同乐园二员，正八品。掌守宫园缮修之事。

庆元宫小都监三员，掌铺陈祭器诸物。余宫同。

花园小都监二员。

东京宫苑使一员。西京、北京同。

东京、西京御容殿，阁门各二员，掌享祀礼数、铺陈祭器。

东京万宁宫小都监一员。

按察司

本提刑司，承安三年以上京、东京等提刑司并为一提刑使，兼宣抚使劝农采访事，为官称。副使、判官以兼宣抚副使、判官为名。复改宣抚为安抚，各设安抚判官一员、提刑一员，通四员。安抚司，掌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审录重刑事。安抚判官则衔内不带劝农采访事，令专管千户谋克。安抚使副内，差一员于咸平、一员于上京分司。承安四年罢咸平分司，使在上京、副在东京，各设签事一员。承安四年改按察司，贞祐三年罢，止委监察采访。

使一员，正三品。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副使，正四品。兼劝农事。签按察司事，正五品。承安四年设。判官二员，从六品。大定二十九年设。明昌元年以陕西地阔，添一员。知事，正八品。承安三年，上京者兼经历安抚司使。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议以转运司权轻，州县不畏，不能规措钱谷，遂诏中都都转运，依旧专管钱谷事，自余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副使兼同知，签按察并兼转运副，添按察判官一员，为从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转运司事。辽东路惟上京按察安抚使及签事依旧署本司事。辽东转运使兼按察副使，同知转运使兼签按察司事，转运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员。知法二员，从八品。书史四人，书吏十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人。右中都、西京并依此置。陕西、上京两路设签按察司事二员，上京签安抚司事。

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并安抚司。使，正三品。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之事，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副使二员，正四品。签安抚司事，正五品。签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抚司事，正八品。知法四员，从八品。书史四人，上京、东京书吏十八人，女直十二人、汉人六人。中都、西京，女直五人，汉人五人。北京、临潢，女直三人、汉人五人。南京，女直二人、汉人七人。山东，女直三人、汉人七人。大名，女直三人、汉人六人。抄事一人，公使十人。右按察使于上京、副使于东京各路设签事一员，分司勾当。惟安抚司不带“劝农”字，内知事于上京、自余并于两处分减存设。

诸总管府谓府尹兼领者。

都总管一员，正三品。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同知都总管一员，从四品。掌通判府事，惟婆速路同知都总管兼来远军事兵马。副都总管一员，正五品。所掌与同知同。总管判官一员，从六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府判一员，从六品。掌纪纲众务，分判户、礼案，仍掌通检推排簿籍。推官一员，正七品。掌同府判，分判工、刑案事。知法一员。司吏，女直，山东西路十五人，大名十四人，山东东路、咸平府、临潢府各十二人，曷懒路、河北西路各十人，婆速路十一人，河北东路八人，河东南北路、京兆、庆阳、临洮、凤翔、延安各四人。汉人，户十八万以上四十二人，十五万以上四十人，十三万以上三十八人，十万以上三十五人，七万以上三十二人，五万以上二十八人，三万以上二十二人，不及三万户二十人，婆速路、曷懒路各二人。译人，咸平三人，河北东西、山东东西、曷懒、大名、临潢各二

人，余各一人。通事，婆速、曷懒路高丽通事一人，临潢北部通事一人，部落通事一人、小部落通事二人，庆阳府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八十人。临潢别置移剌十三人。凡诸府置员并同，惟曷懒路无府事。

诸府谓非兼总管府事者。

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少尹一员，正五品。府判一员，从六品。掌纪纲众务，分判吏、户、礼案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推官一员，正七品。掌同府判兵、刑、工案事。府教授一员。知法一员。司吏，女直皆三人，汉人，若管十六万户四十人，十四万以上三十八人，十二万以上三十五人，十万以上三十二人，七万以上三十人，五万以上二十五人，三万户以上二十人，不及三万户十七人。译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七十人。

诸节镇

节度使一员，从三品。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其观察使所掌，并同府尹兼军州事管内观察使。同知节度使一员，正五品。通判节度使事，兼州事者仍带同知管内观察使。副使一员，从五品。节度判官一员，正七品。掌纪纲节镇众务、佥判兵马之事，兼判兵、刑、工案事。观察判官一员，正七品。掌纪纲观察众务，佥判吏、户、礼案事，通检推排簿籍。知法一员，州教授一员，司狱一员，正八品。司吏，女直，隆州十四人，盖州十二人，泰州十一人，速频、胡里改各十人，蒲与八人，平、宗、懿、定、卫、莱、密、沧、冀、邢、同、雄、保、兖、邠、泾、朔、奉圣、丰、云内、许、徐、邓、巩、鄜、全、肇各三人，余各二人。汉人，依府尹数例。译人一人，通事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人，上镇七十、中六十五、下六十人，惟蒲与、胡里改、速频各二十人。曷速馆路、蒲与路、胡里改路、速频路四节镇，省观察判官而无州事。

诸防御州。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同知防御使事一员，正六品。掌通判防御使事。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知法，从九品。州教授一员。司军，从九品。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司吏，女直一人，汉人管户五万以上二十人，以率而减。译人一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六十人、中五十五人、下五十人。

诸刺史州。刺史一员，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同知一员，正

七品。通判州事。判官一员，从八品。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司军，从九品。知法一员。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司吏，女直，韩、庆、信、滦、蓟、通、澄、复、沈、贵德、涿、利、建州、来远军各三人，余各二人。抄事一人。公使，上州五十、中四十五、下四十。惟来远军同下州，省同知。凡诸州以上知印，并于孔目官内轮差，运司押司官并同。无孔目官，以上各司吏充，司、县同此。

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副一员，从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司吏，女直，中都三人，上、东、西三京各二人，余各一人。汉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东京六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惟东、西、北、上京无副使。

诸府节镇录事司。录事一员，正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同警巡使。司吏，户万以上设六人，以下为率减之。凡府镇二千户以上则依此置，以下则止设录事一员，不及百户者并省。

诸防刺州司候司。司候一员，正九品。司判一员，从九品。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验户口置。

赤县。谓大兴、宛平县。令一员，从六品，掌养百姓、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兼管常平仓及通检推排簿籍，总判县事。丞一员，正八品。掌贰县事。主簿一员，正九品。掌同县丞。尉四员，正八品。专巡捕盗贼。余县置四尉者同此。司吏十人，内一名取识女直、汉字者充。公使十人。

次赤县又曰剧县。令一员，正七品。丞一员，正九品。主簿一员，正九品。尉一员，正九品。

诸县。令一员，从七品。丞一员，正九品。主簿一员，正九品。尉一员，正九品。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为剧，二万以上为次剧，在诸京倚郭者曰京县。自京县而下，以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中县司吏八人，下县司吏六人，公使皆十人。

诸知镇、知城、知堡、知寨，皆从七品。其设公使皆与县同，惟验户口置司吏。

诸司狱。司狱一员，正九品。提控狱囚。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

狱二人，防守狱囚门禁启闭之事。狱子，防守罪囚者。

市令司。唯中都置。令一员，正八品。南迁以左、右警巡使兼。丞一员，正九品。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司吏四人、公使八人。

军器库。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从九品。掌甲胄兵仗。司吏二人。库子，掌出纳之数、看守巡护。中都、南京依此置，西京省副使，北京惟副使，仍兼八作使。随府节镇设使、副，若军器兼作院，军资兼军器库，及防刺郡，则置都监一员，以军资监兼者如旧。

作院。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都监一员，掌收支之事。牢长，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中都、南京依此置，仍加“都”字。南京省都监一员，东京、西京置使或副一员，上京并省。随府节镇作院使副，并以军器使副兼之。其或置一员，或以军资库兼之，若元设甲院都监处，并蓟州专设使副者，并仍旧。

都转运司

使，正三品。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同知，从四品。副使，正五品。都勾判官，从六品。纪纲众务、分判勾案，惟南京勾判兼上林署丞。户籍判官二员，从六品。旧止一员，承安四年增置一员，不许别差，专管拘收征克等事。支度判官二员，从六品。掌勾判、分判支度案事。盐铁判官一员，从六品。都孔目官二员，勾稽文牍。知法二员，从八品。都勾案、户籍案、盐铁案、支度案、开拆案司吏，女直八人，汉人九十人。抄事一人，译史三人，通事一人，押递五十人，监运诸物公使八十人。惟中都路置都转运司，余置转运司，省户、度判官各一员。南京、西京、北京、辽东、山东西路，河北东路则置女直知法、汉知法各一员。山东东路、河东南路北路、河北西路、陕西东西路则置汉知法一员。余官皆同中都置。女直司，司吏，辽东路十人，西京、北京、山东西路各五人，余路皆四人。译史，辽东路三人，余各二人。通事各一人。汉人司，司吏，课额一百八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人，百五十万贯以上四十五人，百二十万贯以上四十人，九十万贯以上三十五人，六十万贯以上三十人，三十万贯以上二十五人，不及三十万贯二十人。公使人，各七十人。押递，南京、山东东西路、河东南路、河北西路各五十人，西京、河东北路、河北东路各四十人，余路各三十人。

山东盐使司。与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凡七司。使一

员，正五品。他司皆同。副使二员，正六品。它司皆一员。判官三员，正七品。泰和作四员，宝坻、解州设二员，余司皆一员。掌干盐利以佐国用。管勾二十二员，正九品。宝坻、解、西京则设六员，北京、辽东、沧州则设四员。同管勾、都同监皆省。掌分管诸场发买收纳恢办之事。同管勾五员。都监八员。监、同各七员。知法一员。司吏二十二人，女直三人，汉人十九人。译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它司皆同。

中都都曲使司。酒使司、院务、税醋使司，榷场兼酒使司附。使，从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监知人户醞造曲蘖，办课以佐国用。余酒使监醞办课同此。都监二员，正八品。掌签署文簿、检视醞造。司吏四人，公使十人。凡京都及真定皆为都曲酒使司，设官吏同此。它处置酒使司，课及十万贯以上者设使、副、小都监各一员，五万贯以上者设使、副各一员，以上皆设司吏三人。三万贯以上者设使及都监各一员，司吏二人。不及二万贯者为院务，设都监、同监各一员。不及千贯之院务止设都监一员。其它税醋使司、及榷场与酒税相兼者，视课多寡设官吏，皆同此。诸酒税使三万贯以上者正八品，诸酒榷场使从七品，五万贯以上副使正八品。

提举南京路榷货事，从六品。

中都都商税务司。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正大元年升为从七品。掌从实办课以佐国用。都监一员，从九品。掌签署文簿、巡察匿税。司吏四人，公使十人，余置官吏同酒使司。

中都广备库。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从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匹帛颜色，油漆诸物出纳之事。攒典四人。库子十四人，内十二人收支，二人应办。掌排数出纳、看守巡护之事，与库官通管。

永丰库。镀铁院都监隶焉。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从八品。判官一员，正九品。掌泉货金银珠玉出纳之事。攒典三人。库子十二人，内十人收支，二人应办。凡岁收二十五万贯者置库子十人，不及二万贯者置二人。镀铁院都监二员，管勾生熟铁钉线。攒典一人。京、府、镇、通州并依此置，判官、都监皆省。或兼军器并作院，或设使若副一员。防刺郡设都监一员，仍兼军器库。

南京交钞库。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出入钱钞兑便之事。攒典二人，攒写计帐、类会合同。库子八人，掌受纳钱数、辨

验交钞、毁旧主簿历。

中都流泉务。大定十三年，上谓宰臣曰："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为息，以助官吏廪给之费，似可便民。卿等其议以闻。"有司奏于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并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作写质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及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干人，验元典官本，并合该利息，陪偿入官外，更勒库子，验典物日上等时估偿之，物虽故旧，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员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罢之。二年，在都依旧存设。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解典诸物、流通泉货。勾当官一员。攒典二人。

中都店宅务。管勾四员，正九品。各以二员分左右厢，掌官房地基，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攒典，左右厢各五人，掌征收及检料修造房屋之事。库子，左右厢各三人。催钱人，左右厢各十五人，又别设左厢平乐楼花园子一名，右厢馆子四人。

南京店宅务同。

中都左右厢别贮院。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判官，从九品。掌拘收退朴等物及出给之事。攒典、库子，同前。

中都木场。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判官一员，皆正九品。掌拘收材木诸物及出给之事。司吏一人，库子四人，花料一人，木匠一人。

中都买物司。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收买官中所用诸物。都监四员，从九品。掌支应等事。司吏二人。

京兆府司竹监。管勾一员，从七品。掌耨养竹园采斫之事。司吏一人，监兵百人，给耨养采斫之役。

诸绫绵院。置于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

规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规措官，正七品。掌灌溉民田。点检渠堰官一员，掌点检启闭泾阳等县渠堰。司吏三人。

漕运司。提举一员，正五品。景州刺史兼领。掌河仓漕运之事。同提举一员，正六品。勾当官，从八品。掌催督起运纲船。司吏六人，分掌课使、起运两科，各设孔目官，前后行各一人。僳使科，掌吏、户、礼案。起运科，掌兵、刑、工案。公使八十一人，押纲官七十六人。景州依此置。肇州以提举兼本州同知，同提举兼州判。

诸仓。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掌仓廪畜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攒典，掌收支文历、行署案牍。岁收一万石以上设二人。仓子，掌斛斗盘量、出纳看守之事。

草场。使，副使，掌储积受给之事。攒典二人。场子，掌积垛、出纳、看守、巡护之事，岁收五万以上设四人。中都、南京、归德、河南、京兆、凤翔依此置。西京省副使，余京节镇科设使副一员，防刺仍旧，置都监一员。

南京诸仓监支纳官、草场监支纳官，正八品。

南京提控规运柴炭场。使，从五品。副使，正六品。

京西规运柴炭场。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

诸总管府节镇兵马司

都指挥使一员，正五品。巡捕盗贼，提控禁夜，纠察诸博徒、屠宰牛马，总判司事。副都指挥使二员，正六品。贰使职，通判司事，分管内外，巡捕盗贼。军典十二人，掌本库名籍、差遣文簿、行署文书、巡捕等事，余军典同此。司吏一人，译人一人，公使十人。指挥使一员，从六品。钤辖四都之兵以属都指挥使，专署本指挥使事。军使一员，正七品。指挥之职，左右什将各一人，共管一都。军典二人，营典一人，左、右承局各一人，左、右押官各一人。以上军员每百人为一指挥使，各一员分四都，每都设左右什将、承局、押官各一。若人数不及，附近相合者，并依上置。如无可相合者，三百人以上为一指挥，二百人以上止设指挥使，一百人止设军使，仍每百人以上立为一都，不及百人设什将、承局、押官各一。其指挥下军使，什将下军典、营典、各同此置。惟北京、西京止设使、副各一员。

诸府镇都军司。都指挥使一员，正七品。节镇军都指挥使则从七品。掌军率差役、巡捕盗贼，总判军事，仍与录事同管城隍。军典二人，公使六人，凡诸府及节镇并依此置。

诸防刺州。军辖一员，掌同都军，兼巡捕，仍与司候同管城壁。军典二人。

诸府州。兵马钤辖一员，从六品。掌巡捕盗贼。若有盗，则总押随处巡尉，并力擒捕。司吏二人。京兆、咸平、济南、凤翔、莱、密、懿、巩州并依此置。惟京兆、咸平府置兵马都钤辖，余并省。

诸巡检。中都东北都巡检使一员，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兴、漷阴、昌平、通、顺、蓟、盈州界盗贼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书。马军十五人，于武卫马军内选少壮熟闲弓马人充。

西南都巡检一员，正七品。良乡县置司，分管良乡、宛平、安次、永清县并涿、易州界盗贼事。

诸州都巡检使各一员，正七品。副都巡检使各一员，正八品。司吏各一人。右宿、泗、唐、邓、察、亳、陈、颍、德、华、河、陇、泰等州并西北路依此置，余不加“使”字。

散巡检，正九品。内泗州以管勾排岸兼之。皆设副巡检一员，为之佐。右地险要处置司。唐、邓、宿、泗、颍、寿、蔡等州及缘边二十五处置。大定二十二年，广宁府大斧山置巡检司。明昌五年七月，升蔡州刘辉村置巡检。

潼关。关使兼讥察官，正七品。掌关禁、讥察奸伪及管钥启闭。副讥察，正九品。掌任使之事。司吏二人，女直、汉人各一。

居庸关、紫荆关、通会关、会安关及他关。皆设使，从七品。

大庆关。

管勾河桥官兼讥察事一员，正八品。掌解系浮桥、济渡舟楫、巡视河道、修完埽岸、兼率埽兵四时功役、栽植榆柳、预备物料、讥察奸伪等事。同管勾一员。司吏二人，女直、汉人各一人。九鼎、大阳津渡，惟置讥察官一员。

孟津渡。讥察一员，正八品。掌讥察奸伪。副讥察一员，正九品。司吏二人。

提举讥察使，正五品。副使，从五品。陕西一员，河南二员。南迁置讥察使，从七品。副使，正八品。南迁后，陕西置于秦州，河南置于唐、邓、息、寿、泗五州。

提举秦、蓝两关，提举，从五品。同提举，正六品。南迁后置。

提举三门，集津南北岸，正六品。南迁后置。

沿淮讥察使，从五品。

管勾泗州兼排岸巡检，正九品。

诸边将。正将一员，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将、轮番巡守边境。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正九品。轮番巡守边境。队将，正九品。鄜延九将，庆阳十将，临洮十四将，凤翔十六将，河东三将，并依此置。

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摄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判官一员，从五品。纪纲庶务，签判司事。大定九年置。知事一员，从七品。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书史十三人，女直八人。汉人五人，掌行署文牍、上名监印。守当官四人，译书四人，通事一人，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置，山东不设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之。

招讨司。三处置，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使一员，正三品。副招讨使二员，从四品。招怀降附、征讨携离。判官一员，从六品，纪纲职务、签判司事。勘事官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司吏十九人。译人三人。通事六人，内诸部三人、河西一人。移剌三十人，以上各充都管。抄事一人。公使五十人。西北路增勘事官一员。东北路不置汉人知法。

诸猛安。谋克隶焉。

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司吏四人，译一人，挞马、差役人数并同旧例。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女直司吏一人，译人一人，挞马。

诸部族节度使。节度使一员，从三品。统制各部，镇抚诸军，余同州节度。副使一员，从五品。判官一员。知法一员。司吏四人，女直、汉人各半。通事一人，译人一人，挞马。右部罗火部族、土鲁浑部族并依此置。

诸陁详稳一员，从五品。掌守戍边堡，余同谋克。皇统八年六月，设本班左右详稳，定为从五品。麽忽一员，从八品。掌贰详稳。司史三人，习尼昆，掌本陁差役等事。挞马，随从也。咩陁、唐古陁、移剌陁、木典陁、骨典陁、失鲁陁并依此置。惟失鲁陁添设译人一名。《士民须知》某年有慈谟典陁、胡都陁、霞马陁，无失鲁陁、移典陁。

诸移里堇司。移里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汉人一人。习尼昆，掌本陁差役等事，挞马。右土鲁浑部族南北移里堇司依此置。部罗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置女直司吏一人。

诸秃里。秃里一员，从七品。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女直司吏一人，通事一人。

诸群牧所，又国言谓乌鲁古。提控诸乌鲁古一员，正四品。明昌四年置。是年以安远大将军尚厩局使石抹贞兼庆州刺史为之，设女直司吏三人，译一人，通事一人。使一员，从四品。国言作乌鲁古使。副使一员，从六品。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本所事。知法一员，从八品。女直司吏四人，译人一人，挞马十六人，使八人，副五人，判三人。又设埽稳脱朵，分掌诸畜，所谓牛马群子也。惟板底因、乌解、忒恩、蒲鲜群牧依此置。

志第三十九志第三十九

百官四

○符制

初，穆宗之前，诸部长各刻信牌，交互驰驿，讯事扰人。太祖献议，自非穆宗之命，擅制牌号者置重法。自是，号令始一。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故国初与空名宣头付军帅，以为功赏。

递牌，即国初之信牌也。至皇统五年三月，复更造金银牌，其制皆不传。大定二十九年，制绿油红字者，尚书省文字省递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递用之。并左右司掌之，有合递文字，则牌送各部，付马铺转递，日行二百五十里。如台部别奉圣旨文字，亦给如上制。

虎符之制，承安元年制。以礼官言，汉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唐以铜鱼符，起军旅、易守长等用之。至是，斟酌汉、唐典故，其符用虎，并五左一右，左者留御前，以侍臣亲密者掌之，其右付随路统军司、招讨司长官主之，阙则次官主之。若发兵三百人以上及征兵、召易本司长贰官，从尚书省奏请左第一符，近侍局以囊封付主奏者，尚书备录圣旨，与符以函同封，用尚书省印记之，皆专使带牌驰送至彼。主符者视其封，以右符勘合，然后奉行，若一有参差者，不敢承用。主者复用囊封贮左符，上用职印，具发兵状与符以本司印封，即日还付使者，送尚书省以进，乃更其封，以付内掌之人。若复有事，左符以次出，周而复始，仍各置历注付受日月。若盗贼急速不容先陈者，虽三百人以上，其掌兵官司亦许给付，随即言上，诏即施行之。贞祐三年，更定枢密院用鹿符，宣抚司用鱼符，统军司用虎符。若发银牌，若省付部及点检司者，左右司用匣封印，验封交受。若发于他处，并封题押，以匣贮之。

○印制

太子之宝。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幸上京。铸“守国之宝”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豫，以皇太孙摄政，铸“摄政之宝”。贞祐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守绪控制枢密院，诏以金铸“抚军之宝”，如世宗时制，于启禀之际用之。

百官之印。天会六年，始诏给诸司，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新给，悉上送官，敢匿者国有常宪。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铸焉。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重八十两，驼纽。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镀银，重四十两，镀金三字。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国公无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镀铜，重二十六两。东宫三师、宰执与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铜，重二十两。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六品印，一寸三分，铜，重十六两。七品印，一寸二分，铜，重十六两。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铜，重十四两。九品印，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凡朱记，方一寸，铜，重十四两。

天德二年行尚书省以其印小，遂命拟尚书省印小一等改铸。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铸行尚书省、御史台、并左右三部印，以从幸上京。泰和元年八月，安国军节度使高有邻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国军节度使之印'；曰'邢州观察使印'，吏、户、礼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以名实不正，乞改铸。"宰臣奏谓："节度使专行之事自当用节度使印，观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点所军兵民讼，则当用本州印，著为定制。"上从之。泰和八年闰四月，敕殿前都点检司，依总管府例铸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为号，如本司差人则给之。

○铁券

以铁为之，状如卷瓦。刻字画襕，以金填之。外以御宝为合，半留内府，以赏殊功也。

○官诰

亲王，红遍地云气翔鸾锦褾，金鸾五色罗十五幅，宝装犀轴。一品，红遍地云鹤锦褾，金云鹤五色罗十四幅，犀轴。二品、三品，红遍地龟莲锦褾，素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四品、五品，红遍地水藻戏鳞锦褾，大白绫十幅，银里间镀轴，元牙轴承安四年改之，大安二年复改为金缕角轴。六品、七品，红遍地草锦褾，小白绫八幅，角轴，大安加银缕。公主、王妃与亲王同。郡主、县主、夫人，红遍地瑞莲瀛氵鶒锦褾，金莲瀛氵鶒五色罗十五幅。郡王夫人、国夫人，红遍地芙蓉花锦褾，金花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县君、孺人、乡君，红遍地杂花锦褾，素五色小绫十幅，银里间镀轴。轴之制，如径二寸余大钱贯枢之，

两端复以犀象为钿以辖之，可圆转如轮。金格，一品，红罗画云气盘龙锦褾，金龙五色罗十七幅，宝装玉轴。二品，翔凤褾，金凤罗十六幅，犀轴。三品、四品，盘凤褾，金凤罗十五幅。五品，翔鸾锦褾，金鸾罗十四幅。以上幅皆用五色罗，轴皆用犀。六品，御仙花锦褾，金花五色绫十二幅。七品、八品、九品，太平花锦褾，金花五色小绫十幅。轴皆用玳瑁。凡褾皆红，幅皆五色。夫人以上制授，余敕授，皆给本色锦囊。

○百官俸给

正一品：三师，钱粟三百贯石，曲米麦各五十称石，春衣罗五十匹，秋衣绫五十匹，春秋绢各二百匹，绵千两。三公，钱粟二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四十称石，春衣罗四十匹，秋衣绫四十匹，春秋绢各一百五十匹，绵七百两。亲王、尚书令，钱粟二百二十贯石，曲米麦各三十五称石，春衣罗三十五匹，秋衣绫三十五匹，春秋绢各一百二十匹，绵六百两。皇统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为亲王，给二品俸，余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给之。天德二年，以三师、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数职者，及有亲王食其禄而复领他事者，前此并给以俸，今宜从一高，其兼职之俸并不重给。至大定二十六年，诏有一官而兼数职，其兼职得罪亦不能免，而无廪给可乎。遂以职务烦简定为分数，给兼职之俸。从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帅、枢密使、郡王、开府仪同，钱粟二百贯石，曲米麦各三十称石，春秋衣罗绫各三十匹，绢各一百匹，绵五百两。平章政事，钱粟一百九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八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五匹，绢各九十五匹，绵四百五十两。大宗正，钱粟一百八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五称石，罗绫同上，绢各九十匹，绵四百两。

正二品：东宫三师、副元帅、左右丞，钱粟一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二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二匹，绢各八十匹，绵三百五十两。从二品：钱粟一百四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匹，绢各七十五匹，绵三百两。同判大宗正，钱粟一百二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八称石，春罗秋绫各十八匹，绢各七十匹，绵二百五十两。

正三品：钱粟七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六称石，春罗秋绫各十二匹，绢各五十五匹，绵二百两。外官，钱粟一百贯石，曲米麦各十五称石，绢各四十匹，绵二百两，公田三十顷。统军使、招讨使、副使，钱粟八十贯石，曲米麦十三称石，绢各三十五匹，绵百六十两，公田二十五顷。都运、府尹，钱粟七十贯石，曲米麦十二称石，绢各三十匹，绵百四十两。天德二年，省奏：“职官公田岁入有数，前此百姓各随公宇就

输，而吏或贪冒，多取以伤民。宜送之官仓，均定其数，与月俸随给。”从三品：钱粟六十贯石，曲米麦各十四称石，春秋衣罗绫各十匹，绢各五十匹，绵百八十两。外官，钱粟六十贯石，曲米麦各十称石，绢各二十五匹，绵一百二十两，公田二十一顷。皇统元年二月，诏诸官、职俱至三品而致仕者，俸禄、傔人，各给其半。

正四品：钱粟四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十二称石，春秋衣罗绫各八匹，绢各四十匹，绵一百五十两。外官，钱粟四十五贯石。副统军，钱粟五十贯石，绢各二十二匹，绵八十两，职田十七顷。余同下：曲米麦各八称石，绢各二十匹，绵七十两，公田十五顷，许带酒三十瓶、盐三石。从四品：钱粟四十贯石，曲麦米各十称石，春秋罗绫各六匹，绢各三十匹，绵一百三十两。外官，钱粟四十贯石，曲米麦各七称石，绢各十八匹，绵六十两，公田十四顷。猛安，钱粟四十八贯石，余皆无。乌鲁古使，同，无职田。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从之。

正五品：钱粟三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八称石，春秋衣罗绫各五匹，绢各二十五匹，绵一百两。外官，刺史、知军、盐使、钱粟三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六称石，绢各十七匹，绵五十五两，公田十三顷。余官，钱粟三十贯石，曲米麦同上，绢各十六匹，绵五十两，职田十顷。从五品：钱粟三十贯石，曲米麦六称石，春秋罗绫各五匹，绢各二十匹，绵八十两。外官，钱粟二十五贯石，曲米麦各四称石，绢各十匹，绵四十两，公田七顷。谋克，钱粟二十贯石，余皆无。乔家部族都钤辖，无职田。

正六品：钱粟二十五贯石，麦五石，绢各十七匹，绵七十两。外官与从六品，皆钱粟二十贯石，曲米麦三称石，绢各八匹，绵三十两，公田六顷。从六品：钱粟二十二贯石，麦五石，春秋绢各十五匹，绵六十两。乌鲁古副使，同，无职田。

正七品：钱粟二十二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二匹，绵五十五两。外官，诸同知州军、都转运判、诸府推官、诸节度判、诸观察判、诸京县令、诸剧县令、提举南京京城、规措渠河官、诸都巡检、诸酒曲盐税副、诸正将、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春秋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诸司属令、诸府军都指挥，俸同上，无职田。潼关使，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三十两，无职

田。从七品：钱粟一十七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匹，绵五十两。外官、统军司知事，钱粟一十七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匹，绵五十两。诸镇军都指挥使，钱粟一十八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诸招讨司勘事官、诸县令、诸警巡副、京兆府竹监管勾、五品盐使司判、诸部秃里、同提举上京皇城司、同提举南京京城所、黄河都巡河官、诸酒税榷场使，钱粟一十七贯石，曲米麦各二称石，衣绢各七匹，绵二十五两，职田五顷。会安关使，诸知镇城堡寨，钱粟一十五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四顷。

正八品：朝官，钱粟一十五贯石，麦三石，衣绢各八匹，绵四十五两。外官，市令、诸录事、诸防御判、赤县丞、诸剧县丞、崇福埽都巡河官、诸酒税使、醋使、榷场副、诸都巡检，钱粟一十五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四顷。乌鲁古判官，俸同上，无职田。按察司知事、大兴府知事、招讨司知事、诸副都巡检使，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二顷。诸司属丞，俸同上，无职田。诸节镇以上司狱、诸副将，钱粟一十三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诸司使管勾、河桥诸关渡讥察官、同乐园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仓使，钱粟一十二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节镇诸司使、中运司柴炭场使，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从八品：朝官，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三石，衣绢各七匹，绵四十两。外官，南京交钞库使、诸统军按察司知法，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三石，衣绢各七匹，绵四十两。诸州军判官、诸京县丞、诸次剧县丞、诸三品盐司判官、漕运司管勾，永丰广备库副使、左右别贮院木场使，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各六匹，绵二十两，职田三顷。诸麽忽、诸移里堇，钱粟一十三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一十五两，职田三顷。

正九品：朝官，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二石，衣绢各六匹，绵三十五两。外官，南京交钞库副，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二石，衣绢六匹，绵三十五两。诸警巡判官，钱粟一十三贯石，曲米麦各一称石，衣绢六匹，绵一十两，职田三顷。诸县丞、诸酒税副使，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五斗，衣绢各五匹，绵一十七两，职田三顷。市丞、诸司候、诸主簿、诸录判、诸县尉、散巡河官、黄河埽物料场官，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检、副都巡检、诸巡检，俸例同上，并无麦及职田。诸盐场管勾、左右别贮院木场副、永丰广备库判，钱粟一十二贯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

顷。诸部将、队将，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店宅务管勾，钱粟一十二贯石，绵绢同上。京府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仓副、同管勾河桥、诸副讥察，钱粟一十一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诸州军司狱，钱粟一十一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职田二顷。节镇诸司副、中运司柴炭场副，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从九品：朝官，钱粟一十贯石，麦二石，衣绢各五匹，绵三十两。外官，诸教授，钱粟一十二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职田二顷。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钱粟一十贯石，麦一石，衣绢各三匹，绵一十两。司候判官，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八两，职田二顷。诸防次军辖，俸同上，无职田。诸榷场同管勾、左右别贮院木场判，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三匹，绵六两。诸京作院都监、通州仓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钱粟九贯石，衣绢各二匹，绵六两。诸府作院都监、诸埽物料场都监，钱粟八贯石，衣绢各一匹，绵六两。诸节镇作院都监、诸司都监，钱粟八贯石，衣绢各二匹。诸司同监，钱粟七贯石，绢同上。陕西东路德顺州世袭蕃巡检，分例月支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一十两。陕西西路原州世袭蕃巡检，月支钱二贯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绢三匹。河东北路葭州等处世袭蕃巡检，月支钱粟一十贯石，绢二匹，绵一十两。

宫闱岁给。太后、太妃宫，每岁各给钱二千万，彩二百段，绢千匹，绵五千两。诸妃，岁给钱千万，彩百段，绢三百匹，绵三千两。嫔以下，钱五百万，彩五十段，绢二百匹，绵二千两。贞元元年，妃、嫔、婕妤、美人、及供膳女侍、并仙韶、长春院供应人等，岁给钱帛各有差。

凡内职，贞祐之制，正一品，岁钱八千贯，币百段，绢五百匹，绵五千两。正二品，岁钱六千贯，币八十段，绢三百匹，绵四千两。正三品，岁钱五千贯，币六十段，绢二百匹，绵三千两。正四品，岁钱四千贯，币四十段，绢百五十匹，绵二千两。正五品，尚宫夫人，岁钱二千贯，币二十段，绢百匹，绵千两。尚宫左右夫人至宫正夫人，钱千五百贯，币十九段，绢九十匹，绵九百两。宝华夫人以下至资明夫人，钱千贯，币十八段，绢八十匹，绵八百两。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异。正六品，尚仪御侍以下，钱五百贯，币十六段，绢五十匹，绵二百两。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钱四百贯，币十四段，绢四十匹，绵百五十两。正八品，典仪御侍以下，钱三百贯，币十二段，绢三十匹，绵百两。正九品，掌仪御侍以下，钱二百五十贯，币十段，绢二十六匹，绵百两。

百司承应俸给。省令史、译史、钱粟一十贯石，绢四匹，绵四十两。省通事、枢密令史译史，钱粟十二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枢密通事、六部御史台令译史，钱粟一十贯石，衣绢三匹，绵三十两。六部等通事、诰院令史、国史院书写、随府书表、亲王府祗候郎君、典客署引接书表，钱粟八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走马郎君、一品子孙十贯石，内祗八贯石，班祗七贯石，并绢二匹，绵二十两。护卫长，支正六品俸。长行，从六品俸。符宝郎、奉御、东宫护卫长，钱粟十七贯石，绢八匹，绵四十两。东宫护卫长行，十五贯石，绢四匹，绵四十两。笔砚承奉、阁门祗候、侍卫亲军百户，十二贯石，绢四匹，绵三十两。妃护卫、奉职、符宝典书、东宫入殿小底，十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勒留则添二贯石。尚衣、奉御、捧案、擎执、奉辇、知把书画、随库本把、左右藏库本把、仪鸾局本把、尚辇局本把、妃奉事，八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侍卫亲军五十户，九贯石，绢三匹，绵三十两。未系班，绢三匹，绵二十两。长行，七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弩伞什将，八贯石。伞子，五贯石。太医长行，八贯石，正奉上太医，十贯石。副奉上，同。随位承应都监，未及十五岁者六贯石，从八品七贯石，从七品八贯石，从六品九贯石，从五品十贯石，从四品十二贯石，止掌文书者添支三贯石，牌子头等添支二贯石。司天四科人，九品六贯石，八品七贯石，六品九贯石，五品十贯石，四品十二贯石，止教授管勾十贯石，学生钱三贯、米五斗。典客、书表，八贯石，绢二匹，绵二十两。东宫笔砚，六贯石。尚厩兽医，秘书监楷书，六贯石。秘书琴棋等待诏，七贯石。驼马牛羊群子、挤酪人，皆三贯石。

诸使司都监食直，二十万贯以上六十贯，十万贯已上五十贯，五万贯已上四十贯，三万贯已上三十贯，二万贯已上二十五贯。诸院务监官食直，五千贯已上监官二十贯、同监十五贯，二千贯已上监官十五贯、同监十贯，一千贯已上监官十五贯，一千贯已下监官十贯。

旧制，凡监临使司、院务之商税，增者有赏，亏者克俸。大定九年，上以吏非禄无以养廉，于是止增亏分数为殿最，乃罢克俸、给赏之制，而监官酬赏仍旧。二十年，诏十万贯以上盐酒等使，若亏额五厘，克俸一分。奏随处提点院务官赏格，其省除以上提点官、并运司亲管院务，若能增者十分为率以六分入官，二分与提点所官、二分与监官充赏，若亏亦依此例克俸，若能足数则全给。大定二十二年，定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亏则全支，亏一分则克其一分，补足贴支。随路使司、院务并坊场，例多亏课。上曰："若其实可减处，约量裁减，亦公私两便也。"二十三年，以省除提控官、与运司置司处，亏课一分克俸一分，其

罚涉重。亦命先给月俸之半，余半验所亏分数克罚补，公田则不在克限。二十六年四月，奏定院务监官亏永陪偿格。

诸京府运司提刑司节镇防刺等，汉人、女直、契丹司吏、译史、通史、孔目官，八贯。押司官，七贯。前后行，六贯。诸防刺已上女直、契丹司吏、译史、通事，不问千里内外，钱七贯，公田三顷。诸盐使司都目，十四贯。司吏，六贯。诸巡院司县司狱等司吏，有译史，通事者同，钱五贯。凡诸吏人，月支大纸五十张，小纸五百张，笔二管、墨二锭。

诸职官上任，不过初二日，罢任过初五日者，给当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干未能之官者，计程外听给到任禄。若文牒未至，前官在任，及后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禄两支，职田皆给后官。凡职田，亩取粟三斗、草一称。仓场随月俸支俸，曲则随直折价。诸亲王授任者，禄从多，职田从职。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六十而病致仕者，给其禄半。承应及军功初出职未历致仕，虽未六十者亦给半禄。内外吏员及诸局分承应人，病告至百日则停给。除程给假者俸禄职田皆以半给，衣绢则全给。皇家袒免以上亲户别给。夫亡，妻亦同。若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谋克及历任承应人者，不在给限。大功以上，钱粟一十三贯石，春秋衣绢各四匹。小功，粟一十贯石，春秋衣绢各三匹。缌麻、袒免，钱粟八贯石，春秋衣绢二匹。

诸驰驿及长行马，职官日给。谓奉宣省院台部委差、或许差者，下文置所等官同。一品三贯文，二品二贯文，三品一贯五百文，四品一贯二百文，五品一贯文，六品八百文，七百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有职事官日给，外路官往回口券，依上款给一品二贯五百文，二品一贯六百文，三品一贯二百文，四品一贯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无职事官并验前职日给，无前职者以应仕及待阙职事给之。四品一贯三百文，五品一贯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随朝吏员宣差及省部差委官踏逐者，引者亦同。及统军司按察司书吏译人、本局差委及随逐者，日给钱各一百五十文。燕赐各部官僚以下，日给米粮分例，无草地处内，亲王给马二十五匹草料，亲王米一石，宰执七斗，王府三斗，府尉二斗，员外郎、司马各一斗六升，监察御史、尚书省都事、大理司直、六部主事各八升，检、知法七升，省令、译史六升，院台令译史，省通事各五升，院台通事、六部令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使库都监各四升，诰院令史、枢密院移刺各三升，王府直府、王府及省知印直省、御史台通引、王府教读、王傅府尉等下司吏、外路通事、省医工调角匠、招讨司移刺各二

升、写诰诸祗候人本破人同、大程官院子酒匠柴火各一升，万户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谋克四升，蒲辇二升，正军阿里喜，旗鼓吹笛司吏各一升。诸外方进贡及回赐、并人使长行马，每匹日给草一称、粟一斗。宫中东宫同承应人因公差出，皆验见请钱粟贯石、口给食料，若系本职者住程不在给限，其常破马草料局分，如被差长行马公干本支草料，即听验日克除，若特奉宣差勾当者，依本格。十八贯石以上九百文，十七贯石八百六十文，十五贯石以上五百四十文，七贯石以上四百六十文，六贯石四百二十文，五贯石三百八十文，四贯石三百三十文，三贯石二百八十文，二贯石二百三十文。

诸试护卫亲军，听自起发日为始，计程至都，比至试补，其间各日给口券，若拣退还家者，亦验回程给之。未起闲住口数不在支限。其正收之后再拣退者，亦给人三口米粮钱一百文、马二匹草料。诸签军赴镇防处、及班祗充押递横差别路勾当千里以上者，沿路各日给米一升、马一匹草料。无马有驴者，各支依本格。车驾巡幸，顾工，马夫三百文，步夫二百三十文，围鹅夫，随程干办人各二百文，传递果子夫一百五十文。车驾巡幸，若于私家内安置行宫者，约量给赐段匹。太庙神厨祠祭度勾当人、少府监随色工匠、部役官受给官司吏，钱粟二贯石，春秋衣绢各一匹。

诸局作匠人请俸，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工匠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军夫除钱粮外，日支钱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钱一百、米一升半。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长行三贯石，射粮军匠钱粟三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习学给半。初习学匠钱六百，米六斗，春秋绢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钱一百八十文。

诸随朝五品以下职事官身故，因公差出、及以理去任、未给解由者，身故同。验品，从去乡地里支给津遣钱。并受职事给之，下条承应人准此。若外路官员在任依理身故者，皆依上官品地里减半给之。若系五百里内不在给限，五百里外，五品一百贯，六品七品八十贯，八品九品六十贯。一千里外，五品一百二十贯，六品七品一百贯，八品九品八十贯。二千里外，五品一百七十贯，六品七品一百五十贯，八品九品一百贯。三千里外，五品二百五十贯，六品七品二百贯，八品九品一百五十贯。诸随朝承应人身故应给津遣钱者，护卫东宫护卫同、奉御、符宝、都省枢密院御史台令译史同九品官，通事、宗正府六部令译史、统

军司书史译书、按察司书史，同。亲军减九品官五分之二，通事、随朝书表、吏员、译人、统军司通事、守当官，按察司书吏、译人，分治都水监典吏，同。及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同减五分之三。天寿节设施老疾贫民钱数，在都七百贯宫籍监给，诸京二十五贯此以下并系省钱给，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刺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城寨系保镇同。诸孤老幼疾人，各月给米二斗、钱五百文，春秋衣绢各一匹五岁以下三分给二，身死者给钱一贯埋殡。诸因灾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良民典顾、冒卖为驱，遇恩官赎为良分例若元价钱给，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六岁以下即听出离，不在赎换之限。诸士庶陈言利害，若有可采，行之便于官民者，依验等第给赏，上等银绢三十两匹，中等二十两匹，下等一十两匹，其陈数事，止从一支。若用大事应补官者，从吏部格。

宣宗贞祐元年十二月，以粮储不足，诏随朝官、承应人俸，计口给之，余依市直折之。谕旨省臣曰："闻亲军俸，粟每石以麦六斗折之，所省能几，而失众心，令给本色。"二年八月，始给京府州县及转运司吏人月俸有差。旧制惟吏案孔目官有俸，余止给食钱，故更定焉。三年，诏损宫中诸位岁给有差。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行才数月，已后停滞，所患在支太多，收太少，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收，庶可久也。"因条五事："一曰朝官及令译史、诸司吏员、诸局承应人，太冗滥宜省并之。随处屯军皆设寄治官，徒费俸给，不若令有司兼总之。且沿河亭障各驻乡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军代之，以省其出。"四月，以调度不及，罢随朝六品以下官及承应人从己人力输佣钱。减修内司所役军夫之半。经兵处，州、府、司吏减半，司、县三分减一，其余除开封府、南京转运司外，例减三分之一。有禄官吏而不出境者，并罢给券，出境者给其半。兴定二年正月，诏"：陕州等处司、县官征税不足，阁其俸给何以养廉，自今不复阁俸。"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送宣之使，其视五品而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今军官以上奉待使者有所馈献，至六品以下亦不免如例，而莫能办，则敛所部以与之，至有获罪者。保举县尹，特增其俸，然法行至今，而关以西尚有未到任者，岂所举少而不敷耶？宜广选举，以补其阙。且丞簿亦亲民者也，而独不增，安能禁其侵牟哉！"

表第一表第一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叙邦国之世次，辨其姓氏，别其昭穆，尚失。金人初起完毅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史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疏族，若石土门、迪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部人，若欢都是也。大定以前称“宗室”，明昌以后避睿宗讳称“内族”，其实一而已，书名不书氏，其制如此。宣宗诏宗室皆称完颜，不复识别焉。大定、泰和之间，袒免以上亲皆有属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辍朝，亲亲之道行焉。贞祐以后，谱牒散失，大概仅存，不可殚悉，今掇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无所系、下无所承者，不能尽录也。

表略

右诸宗室可谱者凡十一族，虽称系出某帝，而不能世次，不谱于各帝之下，所以慎也。

表第二表第二

交聘表上

天下之势，曷有常哉。金人日寻干戈，抚制诸郡，保其疆圉，以求逞志于辽也，岂一日哉。及太祖再乘胜，已即帝位，辽乃招之使降，是犹能蒸虎变，欲谁何而止之。厥后使者八九往反，终不能定约束，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节，成算既定矣，终不为卑辞厚礼而辍攻。

辽人过计，宋人亦过计，海上之书曰："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此何计之过也。血刃相向百战而得之，卑辞厚币以求之，难得而易与人，岂人之情哉。宋之失计有三，撤三关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约质，立染楚而不力战而江左称臣。金人岂爱宋人而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归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东，不然，亦不失为晋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邪。

金人出于高丽，始通好为敌国，后称臣。夏国始称臣，末年为兄弟，于其国自为帝。宋于金初或以臣礼称"表"，终以侄礼往复称"书"。故识其通好与间有兵争之岁，其盛衰大指可观也已。使者或书本阶，或用借授，两国各因旧史，不必强同云。

表略

表第三表第三

交聘表中

表第四表第四

交聘表下

列传第一列传第一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德帝思皇后安帝节皇后献祖恭靖皇后昭祖威顺皇后景祖昭肃皇后世祖翼简皇后肃宗靖宣皇后穆宗贞惠皇后康宗敬僖皇后太祖圣穆皇后太祖光懿皇后太祖钦宪皇后太祖宣献皇后太祖崇妃萧氏太宗钦仁皇后熙宗悼平皇后海陵嫡母徒单氏海陵母大氏海陵后徒单氏海陵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广继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祸乱也。后亡，则媵为继室，各以其叙。无三媵，则娣侄继室，亦各以其叙。继室者，治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祔，不并尊也。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阍人、寺人次之，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又次之。《昏义》称“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合，后世因仍其说，后宫遂至数千。

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齐姜之义。国初诸妃皆无位号，熙宗始有贵妃、贤妃、德妃之号。海陵淫嬖，后宫浸多，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后宫简少，明昌以后大备。

内官制度：诸妃视正一品，比三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视正二品，比九嫔。婕妤九人视正三品。美人九人视正四品，才人九人视正五品，比二十七世妇。宝林二十七人视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视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视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皆内官也。

太祖嫡后圣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干，有定策功，钦宪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时圣穆、光懿、钦宪皆祔。宣献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庙祔四后，睿、世、显、宣皆祔两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贞、慈、光献、昭圣虽庶姓，皆以子贵。宣宗册温敦氏，乃赐姓，变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国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鉴焉。其无与于世道者，置不录。

始祖明懿皇后，完颜部人。年六十余嫁始祖。天会十五年追谥。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安帝节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献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会十五年追谥。

昭祖威顺皇后徒单氏，讳乌古论都葛，活剌浑水敌鲁乡徒单部人。其父拔炭都鲁海。后性刚毅，人莫敢以为室。献祖将为昭祖娶妇，曰："此子勇断异常，柔弱之女不可以为配。"乃为昭祖娶焉。天会十五年追谥。

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讳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识度，在父母家好待宾客，父母出，则多置酒馔享邻里，迨于行旅。景祖饮食过人，时人名之"活罗"，解在《景祖纪》。昭祖曰："俭啬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乌古乃闻后性度如是，乃娶焉。

辽使同干来伐五国浦聂部，景祖使后与劾孙为质于拔乙门，而与同干袭取之，辽主以景祖为节度使。

后虽喜宾客，而自不饮酒。景祖与客饮，后专听之。翌日，枚数其人所为，无一不中其启肯。有醉而喧呶者，辄自歌以释其忿争。军中有被笞罚者，每以酒食慰谕之。景祖行部，辄与偕行，政事狱讼皆与决焉。

景祖没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早休者训励之。

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兒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其后桓赧兄弟起兵来攻，当是时，肃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乌春兵，与桓赧战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宽逃归，袒甲而至，告曰："军败矣。"后方忧懑，会康宗来报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达皆降。

后不妒忌，阔略女工，能辑睦宗族，当时以为有丈夫之度云。天会十五年追谥。

世祖翼简皇后，拿懒氏。大安元年癸酉岁卒。天会十五年追谥。

肃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长，见可则行。吾老矣，无贻我忧，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觞为寿，即奉后出门，驩酒祷天。后命太祖正坐，号令诸将。自是太祖每出师还，辄率诸将上谒，献所俘获。天会十五年追谥。

穆宗贞惠皇后，乌古论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五年追谥。

太祖圣穆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三年追谥"。仍赠后父留速太尉、荣国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国公，曾祷劾乃司空、温国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满氏。天会十三年追谥。

太祖钦宪皇后，纥石烈氏。天会十三年，尊为太皇太后，宫号庆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庆元宫，然后御乾元殿，受群臣贺。是月丁丑，崩于庆元宫。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献皇后，仆散氏，睿宗母也。天会十三年，追册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谥。

崇妃，萧氏。熙宗时封贵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萧氏甚谨。海陵篡立，尊大氏为皇太后，居永宁宫。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执妇礼。海陵积不能平，及杀宗义等，诬太妃以隐恶，杀之，并杀所生子任王隈喝。

大定十九年，诏改葬。大宗正丞宗安监护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复太妃旧号，下礼官议。"前代称太妃者皆以子贵。古者入庙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与今萧妃事不同，恐不得称'太'，止当追封妃号。"诏从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钦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与太祖钦宪皇后俱尊为太皇太后，号明德宫。赠后父阿鲁束太尉、宋国公，祖宽匹司徒、英国公，曾祖阿鲁琐司空、温国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两宫太后，然后御乾

元殿受贺，自后岁以为常。皇统元年，上自燕京还京师，朝谒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开殿，皇子生，使使驰报太后。太后至大开殿，上与皇后亲迎之。三年，崩于明德宫。谥曰钦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熙宗即位，封贵妃。天眷元年，立为皇后。父忽达拜太尉，赠曾祖斜也司空，祖鹘沙司徒。皇统元年，熙宗受尊号，册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二年，太子济安生。是岁，熙宗年二十四，喜甚，乃肆赦，告天地宗庙。弥月，册为皇太子，未一岁薨。

熙宗在位，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默。虽初年国家多事，而庙算制胜，齐国就庆，宋人请臣，吏清政简，百姓乐业。宗弼既没，旧臣亦多物故，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兴国以司马光画像、玉吐鹘、厩马赐之，后亦附赐生日礼物。熙宗闻之，怒，遂杖兴国而夺回所赐。海陵本怀觊觎，因之疑畏愈甚，萧墙之变，从此萌矣。近侍高寿星随例迁屯燕南，入诉于后，后激怒熙宗，杀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寿星竟得不迁。秉德、唐括辩之奸谋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乱之计。

久之，熙宗积怒，遂杀后，而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之。又杀德妃乌古论氏，妃夹谷氏、张氏、裴满氏。明日，熙宗遇弑。海陵已弑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无罪，降熙宗为东昏王，追谥后为悼皇后，封后父忽达为王。大定间，复熙宗帝号，加谥后为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单氏。宗干之正室也。徒单无子，次室李氏生长子郑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长即海陵庶人也。徒单氏贤，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谨，相得欢甚。徒单虽养充为己子，充与海陵俱为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单常责怒之，尤爱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与徒单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弑熙宗，徒单与太祖妃萧氏闻之，相顾愕然曰："帝虽失道，人臣岂可至此。"徒单入宫见海陵，不曾贺，海陵衔之。

天德二年正月，徒单与大氏俱尊为皇太后。徒单居东宫，号永寿宫，大氏居西宫，号永宁宫。天德二年，太后父蒲带与大氏父俱赠太尉，封王。徒单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徒单方与坐客语，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太后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

天德四年，海陵迁中都，独留徒单于上京。徒单常忧惧，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单太后，谓海陵曰："永寿宫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单氏生日，海陵使秘书监纳合椿年往上京为太后上寿。贞元元年，大氏病笃，恨不得一见。临终，谓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寿宫偕来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寿宫当如事我。"

三年，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京奉迁山陵，海陵因命永寿宫太后与俱来。继使平章政事萧玉迎祭祖宗梓宫于广宁，海陵谓玉曰："医巫闾山多佳致。祭奠礼毕，可奏太后于山水佳处游览。"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谒梓宫，遂谒见太后。海陵命左右约杖二束自随，跪于太后前，谢罪曰："亮不孝，久阙温靖，愿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亲扶起之，叱约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产，尚且爱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宁忍笞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帅百官郊迎，入居寿康宫。是日，海陵及后宫、宰臣以下奉觞上寿，极欢而罢。

海陵侍太后于宫中，外极恭顺，太后坐起，自扶腋之，常从舆辇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执之。见者以为至孝，太后亦以为诚然。及谋伐宋，太后谏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悦，每谒太后还，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

及至汴京，太后居宁德宫。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动静。凡太后动止，事无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饰其言以告海陵。及枢密使仆散师恭征契丹撒八，辞谒太后，太后与师恭语久之。大概言"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契丹事复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谓太后以充为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师恭将兵在外，太后或有异图。乃召点检大怀忠、翰林待制斡论、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库直长习失使杀太后于宁德宫，命护卫高福、辞勒、浦速斡以兵士四十人从，且戒之曰："汝等见太后，但言有诏，令太后跪受，即击杀之，勿令艰苦。太后同乳妹安特，多口必妄言，当令速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数人，皆令杀之。太后方樗浦，大怀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从后击之，仆而复起者再。高福等缢杀之，年五十三。并杀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鲁瓦、叉察，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宁德宫护卫温迪罕查剌，直长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奴，耶补兒迩匿，归于世宗。自军中召师恭还，杀之。及杀阿斯子孙、撒八二

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为郧国夫人，以特末哥为泽州刺史。海陵许福娘征南回以为妃，赐银二千两。敕戒特末哥："无酗酒殴福娘，殴福娘必杀汝。"

大定间，谥徒单氏曰哀皇后，自泽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诛之。其后贬海陵为庶人。宗斡去帝号，复封辽王，徒单氏降封辽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与徒单氏俱尊为皇太后。大氏居永宁宫。曾祖坚嗣赠司空，祖臣宝赠司徒，父昊天赠太尉、国公，兄兴国奴赠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十一月，昊天进封为王。

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于武德殿。大氏欢甚，饮尽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秋高，常日饮酒不过数杯，昨见饮酒沉醉。兒为天子，固可乐，若圣体不和，则子心不安，其乐安在。至乐在心，不在酒也。"及迁中都，永寿宫独留上京，大氏常以为言。

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诏以钱十万贯求方药。及病笃，遗言海陵，当善事永寿宫。戊寅，崩。诏尚书省："应随朝官至五月一日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为始，禁乐一月。外路自诏书到日后，官司三日不治事，禁乐一月，声钟七昼夜。"

贞元三年，大祥，海陵率后宫奠哭于菆宫。海陵将迁山陵于大房山，故大氏犹在菆宫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宫至中都。尊谥曰慈宪皇后。海陵亲行册礼，与德宗合葬于大房山，升祔太庙。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谥号。及宗干降帝号，封辽王，诏徒童单氏为妃，而大氏与顺妃李氏、宁妃萧氏、文妃徒单氏并追降为辽王夫人。

废帝海陵后，徒单氏。太师斜也之女。初为岐国妃，天德二年封为惠妃，九月，立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称贺于武德殿。久之，海陵后宫浸多，后宠颇衰，希得进见。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耶律彻在北京与海陵游从，海陵使璋妻及彻妻侯氏入宫侍后。彻本名神涅，负官钱二千六百余万，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迎谒。海陵备法驾，乘玉辂，与后及太子光英共载而入。海陵伐宋，后与光英居守。海陵遇害，陀满讹里也杀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顷之，世宗怜其无依，诏归父母家于上京，岁赐钱二千贯，奴婢皆给官廪。大定十年卒。

海陵为人善饰诈，初为宰相，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逞欲无厌，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初即位，封岐国妃徒单氏为惠妃，后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后贵妃大氏进封惠妃，贞元元年，进封姝妃，正隆二年，进封元妃。昭容萧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贞元二年，进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进昭媛，贞元元年，进昭仪，三年，进封丽妃。即位之初，后宫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观者。及其侈心既萌淫肆蛊惑，不可复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盘子阿虎迭。阿虎迭诛，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时南家父突葛速为元帅都监，在南京，海陵亦从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从，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阅两月，以婚礼纳之。数月，特封贤妃，再封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责让之，不听，由是宠衰。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海陵与重节乱，阿里虎怒重节，批其颊，颇有诋訾之言。海陵闻之，愈不悦。阿里虎以衣服遗前夫之子，海陵将杀之，徒单后率诸妃嫔求哀，乃得免。

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兒”。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为过，惟戒阿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榜杀之。海陵闻昭妃閤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果尔，吾必杀阿里虎。”问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闻海陵将杀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祷祝，冀脱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海陵使人缢杀之，并杀侍婢击三娘者。

贵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海陵旧尝有私，侍婢贵哥与知之幔乌带在镇，每遇元会生辰，使家奴葛鲁、葛温诣阙上寿，定哥亦使贵哥候问海陵及两宫太后起居。海陵因贵哥传语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贵哥归，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时丑恶，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岂可为此。”海陵闻之，使谓定哥：“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乌荅补为辞，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乌荅补为符宝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乌带醉酒，令葛温、葛鲁缢杀乌带，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闻乌带死，诈为哀伤。已葬乌带，即纳定哥宫中为娘子。贞元元年，封为贵妃，大爱幸，许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步从之。海陵嬖宠愈多，定哥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

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哥望见，号呼求去，诅骂海陵，海陵阳为不闻而去。

定哥自其夫时，与家奴阎乞兒通，尝以衣服遗乞兒。及为贵妃，乞兒以妃家旧人，给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疏己，欲复与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宫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遗衣服以调之。乞兒识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贵忘我耶。"定哥欲以计纳乞兒宫中，恐阍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箧盛亵衣其中，遣人载之入宫。阍者索之，见箧中皆亵衣，固已悔惧。定哥使人诘责阍者曰："我，天子妃。亲体之衣，尔故玩视，何也？我且奏之。"阍者惶恐曰："死罪。请后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箧盛乞兒载入宫中，阍者果不敢复索。乞兒入宫十余日，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抵暮遣出。贵哥以告海陵。定哥缢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诛。封贵哥莘国夫人。

初，海陵既使定哥杀其夫乌带，使小底药师奴传旨定哥，告以纳之之意。药师奴知定哥与阎乞兒有奸，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赂药师奴使无言与乞兒私事。定哥败，杖药师奴百五十。先是，药师奴尝盗玉带当死，海陵释其罪，逐去。及迁中都，复召为小底。及药师奴既以匿定哥奸事被杖，后与秘书监文俱与灵寿县主有奸，文杖二百除名，药师奴当斩。海陵欲杖之，谓近臣曰："药师奴于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执奏药师奴于法不可恕，遂伏诛。海陵以葛温、葛鲁为护卫，葛温累官常安县令，葛鲁累官襄城县令，大定初，皆除名。

丽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书监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纳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谓按都瓜曰："必出而妇，不然我将别有所行。"按都瓜以语文，文难之。按都瓜曰："上谓别有所行，是欲杀汝也。岂以一妻杀其身乎。"文不得已，与石哥相持恸哭而诀。是时，海陵迁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纳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秽谈戏文以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宫。不数日复召入，封为修容。贞元三年，进昭仪。正隆元年，进封柔妃。二年，进丽妃。

柔妃弥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礼部侍郎萧拱取之于汴。过燕京，拱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叹曰："上必以疑杀拱矣。"及入宫，果非处女，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萧拱，竟致之死。弥勒出宫数月，复召入，封为充媛，封其母张氏莘国夫人，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巩国夫人。萧拱妻择特懒，弥勒女兄也。海陵既夺文妻石哥，却以择特懒妻文。既而诡以弥勒之召，召择特懒入宫，乱之。其后，弥勒进封柔妃云。

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贞元元年，封为昭妃。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宫。

修仪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释其妇女。宗本子莎鲁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来妻及糺里妻，皆欲纳之宫中，讽宰相奏请行之。使徒单贞讽萧裕曰：“朕嗣续未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裕曰：“近杀宗室，中外异议纷纭，奈何复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从。”乃使贞自以己意讽裕，必欲裕等请其事。贞谓裕曰：“上意已有所属，公固止之，将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择焉。”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其奏，遂纳之。未几，封高氏为修仪，加其父高耶鲁瓦辅国上将军，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高氏以家事诉于海陵。海陵自熙宗时悻见悼后干政，心恶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预政事。于是，遣高氏还父母家。诏尚书省，凡后妃有请于宰相者，收其使以闻。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尝许嫁奚人萧堂古带。海陵纳之，封为昭媛。堂古带为护卫，察人使侍女习捻以软金鹌鹑袋数枚遗之。事觉。是时，堂古带谒告在河间驿，召问之。堂古带以实对，海陵释其罪。海陵登宝昌门楼，以察八徇诸后妃，手刃击之，堕门下死，并诛侍女习捻。

寿宁县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静乐县主蒲剌及习捻，梁王宗弼女也。师姑兒，宗隽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余都，太傅宗本女也，再从姊妹。郕国夫人重节，宗磐女孙，再从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张定安妻奈剌忽、丽妃妹蒲鲁胡只，皆有夫，唯什古丧夫。海陵无所忌耻，使高师姑、内哥、阿古等传达言语，皆与之私。凡妃主宗妇尝私之者，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奈剌忽出入元妃位，蒲鲁胡只出入丽妃位，莎里古填、余都出入贵妃位，什古、重节出入昭妃位，蒲剌、师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哥召什古。先于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后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讥其衰老以为笑。唯习捻、莎里古真最宠，恃势笞决其夫。海陵使习捻夫稍喝押护卫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谓撒速曰：“尔妻年少，遇尔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亲伺候廊下，立久，则坐于高师姑膝上。高师姑曰：“天子何劳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难得，乃可贵也。”每于卧内遍设地衣，倮逐以为戏。莎里古真在外为淫泆。海陵闻之大怒，谓莎里古真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怒甚，气咽不能言。少顷，乃抚慰之曰：“无谓我闻知，便尔惭恧。遇燕会，当行立自如，无为众所测度也，恐致非笑。”后京屡召入焉。余都，

牌印松古剌妻也。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蒲剌进封寿康公主，什古进封昭宁公主，莎里古真进封寿阳县主，重节进封蓬莱县主。重节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节与海陵淫，批其颊，海陵怒蒲察氏，终杀之者也。

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帏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尝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辄率意淫乱，使共观。或令人效其形状以为笑。凡坐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猝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当不举。海陵不顾，竟堕其胎。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庆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诛，当连坐，太后使梧桐请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纳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不可。"其后，嫁宗至安达海之子乙剌补。海陵数使人讽乙剌补出之，因而纳之。叉察与完颜守诚有奸，守诚本名遏里来，事觉，海陵杀守诚，太后为叉察求哀，乃释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语涉不道，海陵自临问，责叉察曰："汝以守诚死詈我邪？"遂杀之。

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浦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见元妃，海陵逼淫之。浦速碗自是不复入宫。

世宗为济南尹，海陵召夫人乌林荅氏。夫人谓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杀王。我当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乡自杀，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复立后焉。

列传第二列传第二

后妃下

○睿宗钦慈皇后睿宗贞懿皇后世宗昭德皇后世宗元妃张氏世宗元妃李氏显宗孝懿皇后晕宗昭圣皇后章宗钦怀皇后章宗元妃李氏卫绍王后徒单氏宣宗皇后王氏宣宗明惠皇后哀宗徒单皇后

睿宗钦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为左副元帅，天会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路迁妃。皇统六年，进号冀国王妃。天德间，进国号。正隆例，亲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许王，后封许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谥钦慈皇后。赠后曾祖赛补司空、韩国公，祖蒲剌司徒、郑国公，父按补太尉、曹国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

世宗尝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辈，虽亲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详。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谓宗叙曰："亦是卿父谭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疏远何"。十九年，后族人劝农使莎鲁窝请致仕，宰相以莎鲁窝未尝历外，请除一外官，以均劳佚。上曰："莎鲁窝不闲政事，不可使治民。虽太后戚属，富贵之可也。"不听。

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辽阳人。父雏讹只，仕辽，官至桂州观察使。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会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时年十三。后教之有义方，尝密谓所亲曰："吾兒有奇相，贵不可言。"居上京，内治谨严，臧获皆守规矩，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洁，敦睦亲族，周给贫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刚正有决，容貌端整，言不妄发。

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圆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贞元三年，世宗为东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毁过礼，以丧去官。未几，起复为留守。是岁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东京，尊谥为贞懿皇后，其寝园曰孝宁宫。

大定二年，改葬睿宗于景陵。初，后自建浮图于辽阳，是为垂庆寺，临终谓世宗曰："乡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

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遗命，乃即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诏有司增大旧塔，起奉兹殿于塔前。敕礼部尚书王竞为塔铭以叙其意。赠后曾祖参君司空、潞国公，祖波司徒、卫国公，父雏讹只太尉、隋国公。四年，封后妹为邢国夫人，赐银千两、锦绮二十端、绢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报德殿。诏翰林学士张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称旨，诏左丞石琚共修之。十三年，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狭，诏贾傍近民地，优与其直，不愿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东京，幸清安、垂庆寺。

世宗昭德皇后。乌林荅氏，其先居罗伊河，世为乌林荅部长，率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曾祖胜管，康宗时累使高丽。父石土黑，骑射绝伦，从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虽在行伍间，不嗜杀人。以功授世袭谋克，为东京留守。

后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带，盖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后，世宗宝畜之。后谓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世宗以为然，献之熙宗，于是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颇酗酒，独于世宗无间然。

海陵篡立，深忌宗室。乌带谮秉德以为意在葛王。秉德诛死，后劝世宗多献珍异以说其心，如故辽骨睹犀佩刀、吐鹘良玉茶器之类，皆奇宝也。海陵以世宗恭顺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颇解。

后不妒忌，为世宗择后房，广继嗣，虽显宗生后而此心不移。后尝有疾，世宗为视医药，数日不离去。后曰：“大王视妾过厚，其知者以为视疾，不知者必有专妒之嫌。”又曰：“妇道以正家为大，第恐德薄，无补内治，安能效嫔妾所为，惟欲己厚也。”

世宗在济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济南，海陵必杀世宗，惟奉诏，去济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谓世宗曰：“我当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仆张仅言谕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为我祷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鉴我心。”召家人谓之曰：“我自初年为妇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违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旧人，当念旧恩，无或妄图也。违此言者，我死后于冥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后既离济南，从行者知后必不肯见海陵，将自为之所，防护甚谨。行至良乡，去中都七十里，从行者防之稍缓，后得间即自杀。海陵犹疑世宗教之使然。

世宗自济南改西京留守，过良乡，使鲁国公主葬后于宛平县土鲁原。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立别庙。赠三代，曾祖胜管司空、徐国公，曾祖母完颜氏徐国夫人，祖术思黑司徒、代国公，祖母完颜氏，代国夫人，父石土黑太尉、渖国公，母完颜氏渖国夫人。敕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晖子天锡为太尉，石土黑后授世袭猛安。上谓天锡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今卜葬有期，畴昔之言验矣。"

六年，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荅钞兀捕逃军受赃，当殆。有司奏，钞兀，后大功亲，当议。诏论如法。

八年七月，章宗上，世宗喜甚。谓显宗曰："得社稷冢嗣，朕乐何极。此皇后贻尔以阴德也。"

十年十月，将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礼仪，援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门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尝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礼改葬之，惟亲戚皆送。"诏皇太子临奠。

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东宫。酒酣，命豫国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妇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宫者，念皇后之德今无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别庙于太庙东北隅。是岁五月，车驾幸土鲁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梓宫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车驾如杨村致祭。丙辰，上登车送，哭之恸。戊午，奉安于磐宁宫。庚申，葬于坤厚陵，诸妃祔焉。二十九年，祔葬兴陵。章宗时，有司奏太祖谥有"昭德"字，改谥明德皇后。

元妃张氏，父玄征。母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葭莩亲。世宗纳为次室，生赵王永中，而张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是岁十月，追进惠妃。十九年，追进元妃。

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于诸子最长，而世宗与徒单克宁议立章宗为太孙。世宗尝曰："克宁与永中有亲，而建议立太孙，真社会稷臣也。"尚书左丞汝弼者，玄征子，永中每舅。汝弼妻高陀斡屡以邪言怵永中，画元妃像，朝夕事之，觊望徼福，及挟左道。明昌五年，高陀斡诛死，事连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后事觉，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心疑永中，累年不释。谏官贾守谦、路铎上疏欲宽解上意，章宗愈不悦。平

章政事完颜守贞持其事不肯决，章宗怒守贞，罢知济南府，诸谏官皆斥外，赐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祸，惟张氏云。

元妃李氏，南阳郡王李石女。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豫王允成母昭仪梁氏早卒，上命允成为妃养子。大定元年，封贤妃。二年，进封贵妃。七年，进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复立后。尝曰："朕所以不复立后者，今后宫无皇后之贤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而深制之，宠以尚书令之位，而责成左右丞相以下，妃虽贵，不得预政，宫壶无事。

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诏允成、允蹈、允济、允德皆服衰绖居丧。己丑，皇太子及扈从臣僚，奉慰于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曹王允功等上表奉慰。御史中丞张九思提控殡事，少府监左光庆、大兴少尹王翛典领卤簿仪仗。宫籍监别治殡所，还殡京师。乙未，入自崇智门，百官郊迎，亲戚迎奠道路，殡于兴德宫西位别室。庚子，上至京师，幸兴德宫致奠。此葬，三致尊焉。诏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监护葬事。癸未，启取，上辍朝。皇太子、亲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于海王庄。丙戌，上如海王庄烧饭。二十八年九月，与贤妃石抹氏、德妃徒单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卫绍王即位，追谥光献皇后，赠妃弟献可特进。贞祐三年九月，削皇后号。

显宗孝懿皇后，徒单氏。其先忒里辟剌人也。曾祖抄，从太祖取辽有功，命以所部为猛安，世袭之。祖婆卢火，以战功多，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齐国公。父贞尚辽王宗干女梁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赠太师、广平郡王。

后以皇统七年生于辽阳。母梦神人授以宝珠，光焰满室，既寤而生，红光烛于庭。后性庄重寡言，父母尝令总家事，细大毕办，诸男不及也。

世宗初即位，贞为御史大夫，自南京驰见。世宗喜谓之曰："卿虽废主腹心臣，然未尝助彼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为朕子妃。"及显宗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备礼亲迎于贞弟。世宗临宴，尽欢而罢。是年十一月，显宗生辰，初封为皇太子妃。

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独斡以名马、宝刀、御饍赐太子及妃，仍谕之曰："妃今临蓐，愿平安得雄。有庆之后，宜以此刀置左

右。”既而皇孙生，是为章宗。时上幸金莲川，次冰井，翌日，上临幸抚视，宴甚欢。又赐御服佩刀等物，谓显宗曰：“祖宗积庆，且皇后阴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谓李石、纥石烈志宁曰：“朕诸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葛山，山势衍气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为章宗小字。

后素谦谨，每畏其家世崇宠，见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愿善自保持。”其后，家果以海陵事败，尽其远虑如此。世宗尝谓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饰得中，尔等当法效之。”章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更所居仁寿宫名曰隆庆宫。诏有司岁奉金千两、银五千两、重币五百端、绢二千疋、绵二万两、布五百疋、钱五万贯。他所应用，内库奉之，毋拘其数。

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敬俭，见诸大长公主，礼如平时，惇睦九族，恩纪皆合。尤恶闻人过，谀佞之言无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尝见喜愠。然御下公平，虽至亲无所阿徇。尝诫诸侄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当尽忠图报。勿谓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毋藉吾之贵，辄肆非违，以干国家常宪。”一日，妹并国夫人、嫂泾国夫人等侍侧，因谕之曰：“尔家累素重，且非丰厚，宜节约财用，勿以吾为可恃。吾受天下之养，岂有所私积哉。况财用者，天下之财用也。吾终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盂进者，却之，且曰：“贵异物而殚财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赐予有度，今尔以此为献，何以自给。徒费汝财，我实无用，后勿复尔。”明昌元年，礼官议以五月奉上册宝，后弗许。上屡为之请，后曰：“今世宗服未终，遽衣锦绣、佩珠玉，于礼何安。当俟服阕行之。”上谕有司曰：“太后执意甚坚，其待来年。”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庆宫，年四十五。谥曰孝懿，祔葬裕陵。

后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心于礼。逮嫔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视之如己所生，慈训无间。上时问安，见事有未当者，必加之严诫云。

昭圣皇后，刘氏，辽阳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见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顷，后生。性聪慧，凡字过目不忘。初读《孝经》，旬日终卷。最喜佛书。世宗为东京留守，因击球，见而奇之，使见贞懿皇后于府中，进退闲雅，无恣睢之色。大定元年，选入东宫，时年二十三。

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震电，后惊悸得疾，寻卒。

承安五年，赠裕陵昭华。宣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升祔显宗庙，追谥昭圣皇后。

章宗钦怀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署祖太神，国初有功，累阶光禄大夫，赠司空、应国公。祖阿胡迭，官至特进，赠司徒、谯国公。父鼎寿尚熙宗郑国公主，授驸马都尉、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累官至金吾卫上将军，赠太尉、越国公。

后之始生，有红光被体，移时不退。就养于姨冀国公主，既长，孝谨如事所生。大定二十三年，章宗为金源郡王，行纳采礼。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单怀忠就赐金百两、银千两、厩马六匹、重彩三十端。拜命间，庆云见于日侧，观者异之。是年十一月，备礼亲迎。诏亲王宰执三品已上官及命妇会礼，封金源郡王夫人，后进封妃，崩。

后性淑明，风仪粹穆，知读书为文”帝即位，遂加追册，仍诏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宁宫，岁时致祭。大安初，祔于道陵。

元妃李氏师兒，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父湘，母王盻兒，皆微贱。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兒与诸宫女皆从之学。故事，宫教以青纱隔障蔽内外，宫教居障外，诸宫女居障内，不得面见。有不识字及问义，皆自障内映纱指字请问，宫教自障外口说教之。诸女子中惟师兒易为领解，建不知其谁，但识其音声清亮。章宗尝问建，宫教中女子谁可教者。建对曰：“就中声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誉师兒才美，劝章宗纳之。章宗好文辞，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遂大爱幸。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淑妃，父湘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赠。

兄喜兒旧尝为盗，与弟铁哥皆擢显近，势倾朝廷，风采动四方，射利竞进之徒争趋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胥持国附依以致宰相。怙财固位，上下纷然，知其奸蠹，不敢击之，虽击之，莫能去也。纥石烈执中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屡斥屡起，终乱天下。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

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瑀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响上飞则风雨顺时，响下飞则五谷丰登，响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

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帝以继嗣未立，祷礼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礼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祷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焉。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既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月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丁丑，御庆和殿，浴皇子。诏百官用元旦礼仪进酒称贺，五品以上进礼物。生凡二岁而薨。

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弟铁哥，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监。

至八年，承御贾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颇困。是时卫王永济自武定军来朝。章宗于父兄中最爱卫王，欲使继体立之，语在《卫绍王纪》。卫王朝辞，是日，章宗力疾与之击球，谓卫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欲去邪？”元妃在傍，谓帝曰：“此非轻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渐，卫王未发，元妃与黄门李新喜议立卫王，使内侍潘守恆召之。守恆颇知书，识大体，谓元妃曰：“此大事，当与大臣议。”乃使守恆召平章政事完颜匡。匡，显宗侍读，最为旧臣，有征伐功，故独召之。匡至，遂与定策立卫王。丙辰，章宗崩，遗诏皇叔卫王即皇帝位。诏曰：“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

卫绍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诏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遗旨谓掖庭内人有娠者两位，如得男则立为储贰。申谕多方，皎如天日。朕虽凉菲，实受付托，思克副于遗意，每曲为之尽心，择静舍以俾居，遣懿亲而守视。钦怀皇后母郑国公主及乳母萧国夫人昼夜不离。昨闻有爽于安养，已用轸忧而弗宁，爰命大臣专为调护。今者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言，承御贾氏当以十一月免乳，今则已出三月，

来事未可度知。范氏产期，合在正月，而太医副使仪师颜言，自年前十一月诊得范氏胎气有损，调治迄今，脉息虽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愿于神御前削发为尼。重念先皇帝重属大事，岂期闻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损，而贾氏犹或可冀，告于先帝，愿降灵禧，默赐保全，早生圣嗣。尚恐众庶未究端由，要不匿于播敷，使咸明于吾意。”

四月，诏曰：“近者有诉元妃李氏，潜计负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暂尝违豫，李氏与新喜窃议，为储嗣未立，欲令宫人诈作有身，计取他兒诈充皇嗣。遂于年前闰月十日，因贾承御病呕吐，腹中若有积塊，李氏与其母王盻兒及李新喜谋，令贾氏诈称有身，俟将临月，于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则规别取，以为皇嗣。章宗崩，谋不及行。当先帝弥留之际，命平章政事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明有敕旨，‘我有两宫人有娠’，更令召平章，左右并闻斯语。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敕旨，欲唤喜兒、铁哥，事既不克，窃呼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与计，因品藻诸王，议复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单张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华门外，始发勘同。平章入内，一遵遗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数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不即来，犹与其母私议。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所为不轨，莫可殚陈。事既发露，遣大臣按问，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审，亦如之。有司议，法当极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执奏坚确。今赐李氏自尽。王盻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国军节度使喜兒、弟少府监铁哥如律，仍追除复系监籍，于远地安置。诸连坐并依律令施行。承御贾氏亦赐自尽。”

盖章宗崩三日而称范氏胎气有损。章宗疾弥留，亦无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敕旨。或谓完颜匡欲夺定策功，构致如此。自后天下不复称元妃，但呼曰李师兒。

及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请贬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其诏曰：“大安之初，颁谕天下，谓李氏与其母王盻兒及李新喜同谋，令贾氏虚称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圣德聪明，岂容有此欺绐。近因集议，武卫军副使兼提点近侍局完颜达、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贾氏事内有冤。此时，达职在近侍，政德护贾氏，所以知之。朕亲临问左证，其事暧昧无据，当时被罪贬责者可俱令放免还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还。

卫绍王后徒单氏，大安元年，立为皇后。至宁元年，胡沙虎乱，与卫王俱迁于卫邸。帝遇弑，宣宗即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徒单氏削皇后号。贞祐二年，迁都汴，诏凡卫绍王及鄗厉王家人皆徙郑州，仍禁

锢，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兴元年，诏释禁锢。是时，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终。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时尝梦二玉梳化为月，已而生二后，及没，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王，章宗诏诸王求民家子，以广继嗣。是时，后与庞氏偕入王邸，及见后姊有姿色，又纳之。贞祐元年九月，封后为元妃，姊为淑妃，庞氏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纯，后无子，养哀宗为己子。贞祐二年七月，赐姓温敦氏，立为皇后。追封后曾祖得寿司空、冀国公，曾祖母刘氏冀国夫人，祖璞司徒、益国公，祖母杨氏益国夫人，父彦昌太尉、汴国公，母马氏汴国夫人。

三年，庄献太子薨，哀宗为皇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为皇太后，号其宫曰仁圣，进封后父曰南阳郡王。

或曰：宣宗为诸王时，庄献太子母为正妃，及即位，尊为皇后。贞祐元年九月，诏曰："元妃某氏久奉侍于潜藩，已赐封于国号，可立为皇后。"其名氏盖不可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宫而后宠衰，寻为尼，王氏遂立为后，皆后姊明惠之谋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风昏霾，黄气充塞天地。已而，后梦丐者数万踵其后，心甚恶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贫窭，将谁诉焉？"后遂敕有司，京城设粥与冰药。及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

哀宗释服，将禘飨太庙，先期，有司奏冕服成，上请仁圣、慈圣两宫太后御内殿，因试衣之以见，两宫大悦。上更便服，奉觞为两宫寿。仁圣太后谕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时使四方承平，百姓安乐，天子服此法服，于中都祖庙行禘飨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尝忘。"慈圣太后亦曰："恆有此心，则见此当有期矣。"遂酌酒为上寿，欢然而罢。

天兴元年冬，哀宗迁归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单四喜、术甲荅失不奉迎两宫。后御仁安殿，出铤金及七宝金洗，分赐从行忠孝军。是夜，两宫及柔妃裴满氏等乘马出宫，行至陈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进。后亟命还宫。明日，入京憩四喜家。少顷，辇迎入宫。方谋再行，京城破，后及诸妃嫔北迁，不知所终。惟宝符李氏从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李氏自入院，止寝佛殿中，作为幡旆。会当同后妃北行，将

发，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为淑妃。及妹立为后，进封元妃。哀宗即位，诏尊为皇太后，号其宫曰慈圣。

后性端严，颇达古今。哀宗已立为皇太子，有过尚切责之，及即位，始免□贾楚。一日，宫中就食，尚器有玉碗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宫。荆王母真妃庞氏以玛瑙器进食，后见之怒，召主者责曰：“谁令汝妄生分别，荆王母岂卑我兒妇耶。非饮食细故，已令有司杖杀汝矣。”是后，宫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谋不轨者，下狱，议已决。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谗言欲害之。章宗杀伯与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绝，何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来见我。移时不至，吾不见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抚之。

哀宗甚宠一宫人，欲立为后。后恶其微贱，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宫，语使者曰：“尔出东华门，不计何人，首遇者即赐之。”于是遇一贩缯者，遂赐为妻。点检撒合辇教上骑鞠，后传旨戒之云：“汝为人臣，当辅主以正，顾乃教之戏耶。再有闻，必大杖汝矣。”

比年小捷，国势颇振，文士有奏赋颂以圣德中兴为言者。后闻不悦曰：“帝年少气锐，无惧心则骄怠生。今幸一胜，何等中兴，而若辈谄之如是。”

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遗命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门外五里庄献太子墓之西。谥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单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尝刲肤以进，宣宗闻而嘉之。兴定四年，后父镇南军节度使顽僧有罪，宣宗以后纯孝，因曲赦之，听其致仕。正大元年，诏立为皇后。哀宗迁归德，遣后弟四喜等诣汴奉迎，夜至陈留，不敢进，复归于汴。未几，城破北迁，不知所终。

赞曰：《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氏论之曰：“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便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后世妇学不修，丽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

宠。是故悼平掣顿皇统，以陨其身，海陵蛊惑群嬖，几亡其国。道陵李氏擅宠蠹政，卒愤其宗。呜呼，可不戒哉。

列传第三列传第三

始祖以下诸子

○斡鲁辈鲁谢库德孙拔达谢夷保子盆纳谢里忽乌古出跋黑崇成本名仆灰劾孙子浦家奴麻颇子谩都本谩都诃斡带斡赛子宗永斡者孙璋昂本名吾都补子郑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乌鲁，季曰斡鲁，女曰注思版，皆福寿之语也。以六十后生子，异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

德帝思皇后生安帝，季曰辈鲁。辈鲁与献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

辈鲁之孙胡率。胡率之子劾者，与景祖长子韩国公劾者同名。韩国公前死，所谓肃宗纳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疏。阿疏走辽。辽使使来止伐阿疏军。穆宗阳受辽帝约束，先归国，留劾者守阿疏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会十五年赠特进。

安帝节皇后生献祖，次曰信德，次曰谢库德，次曰谢夷保，次曰谢里忽。

谢库德之孙拔达，谢夷保之子盆纳，皆佐世祖有功。盆纳勇毅善射，当时有与同名者，尝有贰志，目之曰“恶盆纳”。天会十五年，拔达赠仪同三司，盆纳赠开府仪同三司。在世祖时，欢都、冶诃及劾者、拔达、盆纳五人者，不离左右，亲若手足，元勋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飨世祖庙廷。

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丑阿皆驰满部人。富者粘没罕，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皆雅达澜水完颜部勃董。此七人者，当携离之际，能一心竭力辅戴者也。

达纪、胡苏皆术甲部勃董。胜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库德，温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

世祖初年，跋黑为变，乌春盛强，使人召阿库德、白达。阿库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与太师共之。”太师，谓世祖也。白达大喜曰：“我心正如此耳。乌春兵来，坚壁自守，勿与战可也。”达纪、胡苏

居琵里郭水，乌春兵出其间，不为变，终拒而不从。胜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乌春止其家，而以兵围胜昆。乌春解去，世祖杀滓不乃，胜昆请无孥戮，世祖从之。世祖破桓赧、散达，主保死焉。天会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库德、白达皆赠金紫光禄大夫。束里保、丑阿、富者粘没罕、达纪、胡苏、胜昆、主保、温迪痕、阿库德皆赠银青光禄大夫，皆天会十五年追赠。

又有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蝉春水乌延部富者郭赧，畏乌春强，请世祖兵出其间，以为重也。世祖使斜列、跃盘将别军过之。郭赧教科列取先在乌春军中二十二人，乌春觉之，杀二人，得二十人。郭赧又以士人益斜列军。穆宗他日嘉此功不能忘，以斜列之女守宁妻郭赧子胡里罕焉。

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焚之。斡不卒，世祖厚抚其家。因并录之，以见立国之艰难云。

谢里忽者，昭祖将定法制，诸父、国人不悦，已执昭祖，将杀之。谢里忽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众乃散去，昭祖得免。国俗，有被杀者，心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

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而不及谢里忽。谢里忽曰："前日免汝于死者吾之力，往治乌萨扎部者吾之谋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于是早起，自赍间金列鞢往馈之。时谢里忽犹未起，拥寝衣而问曰："尔为谁？"昭祖曰："石鲁先择此宝，而后颁及他人，敢私布之。"谢里忽既扬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者，腰佩也。

献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敌酷，次曰敌古乃，次曰撒里辇，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顺皇后生景祖，次曰乌古出。次室达胡末，乌萨扎部人，生跋黑、仆里黑、斡里安。次室高丽人，生胡失答。

乌古出，初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

则名之曰乌古乃。”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鹚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恩，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弟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景祖初立，乌古出酗酒，屡悖威顺皇后。后曰：“巫言验矣，悖乱之人终不可留。”遂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国俗当主父母之业，奈何杀之？”欲杀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谓众曰：“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将焉用之？吾割爱而杀之，乌古乃不知也，汝辈宁杀我乎？”众乃罢去。乌古出之子习不失，自有传。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时每争攘饮食，昭祖见而恶之，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后必为子孙之患。”世祖初立，跋黑果有异志，诱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离间部属，使贰于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为勃堇而不令典兵。

跋黑既阴与桓赧、乌春谋计，国人皆知之，而童谣有“欲征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剌淑”之语。世祖亦以策探得兄弟部人向背。乌春、桓赧相次以兵来攻，世祖外御强兵，而内畏跋黑之变。将行，闻跋黑食于其爱妾之父家，肉张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仆灰，泰州司属司人，昭祖玄孙也。大定十八年收充奉职，改东宫入殿小底，转护卫。二十五年，章宗为原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为皇太孙，复为护卫。上即位，授河间府判官，以忧去职。起复为宿直将军，累迁武卫军都指挥使。泰和三年卒，赙赠有加。崇成谨饬有守，宿卫二十余年，未尝有过，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肃皇后生韩国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国公劾孙，次肃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国公劾真保。次室温迪痕氏，名敌本，生虞国公麻颇、隋国公阿离合懑、郑国公谩都诃。劾者、阿离合懑别有传。

劾孙。天会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孙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郑国公。

子蒲家奴又名昱，尝从太祖伐留可、坞塔。太祖使蒲家奴招诈都，诈都即降。康宗八年，系辽籍女直纥石烈部阿里保太弯阻兵，招纳亡

命，边民多亡归之。蒲家奴以偏师夜行书止，抵石勒水，袭击破之，尽俘其孥而还。边氓自此无复亡者。后与宗雄视泰州地土，太祖因徙万家屯田于其地。

天辅五年，蒲家奴为吴勃极烈，遂为都统，使袭辽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既而，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为之副。辽帝西走，都统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挞懒击辽都统马哥，与挞懒不相及，蒲家奴与赛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众。而降民稍复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袭之。至铁吕川，遇敌八千，遂力战，兵败。察剌以兵来会，追及敌兵于黄水，获畜产甚众。是役也，奥燉按打海被十一创，竟败敌兵而还。军于旺国崖西。

赛里亦以兵会太祖，自草泺追辽帝，蒲家奴、宗望为前锋，戒之曰："彼若深沟高垒，未可与战，即侦伺巡逻，勿令遁去，以俟大军。若其无备，便可击也。"上次胡离畛川，吴十、马和尚至小鱼泺，夜潜入辽主营，执新罗奴以还，送知辽帝所在。蒲家奴等昼夜兼行，追及于石辇铎。我兵四千，至者才千人，辽兵围之。余睹指辽帝麾盖，骑兵驰之，辽帝遁去，兵遂溃，所杀甚众。

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蒲家奴、斡鲁为之副。乌虎部叛，蒲家奴讨平之。天会间，为司空，封王。天眷二年，宗磐等诛，辞及蒲家奴，诏夺司空。是年，薨。天德初，配享太祖庙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国公。

麻颇，天会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国公。

长子谩都本，孝友恭谨，多谋而善战。年十五，隶军中，从攻窝卢欢。及系辽女直胡失荅等为变，谩都本自为质，遂从胡失荅归，中途以计杀守者而还。攻宁江州，敢黄龙府，破高永昌，取春、泰州，皆有功，多受赏赉，遂为谋克。讨岭东未服州郡。过土河东山，败贼三千人。奚、契丹寇土河西，与猛安蒙葛、麻吉击之。谩都本对敌之中，推锋力战，破其众九万人。奚众万余保阿邻甸，复击败之，降其旁近居人。复以五百骑破辽兵一千，生擒其将以归。与阇母攻兴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七。天眷中，赠金紫光禄大夫，谥英毅。

谩都诃，屡从征伐，天会二年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明年薨。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郑国公，明昌五年，谥定济。

蛮睹，袭父麻颇猛安。蛮睹卒，子扫合袭。扫合卒，子撒合辇袭。撒合辇卒，子惟镕袭。

惟镕本名没烈，字子铸，骈胁多力，喜周急人。至宁初，守杨文关有功，兼都统，护漕运。贞祐二年，佩金牌护亲军家属迁汴，遥授同知祁州军州事，充提控。贞祐三年，破红袄贼于大沫堌，惟镕入自北门，诸军继进，生获刘二祖，功最。迁泰安军节度副使，改遂王府尉幄都水少监、东平府治中。坐误以刃伤同知府事纥石烈牙吾塔，当削降殿年，仍从军自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行省蒙古纲奏其功，复前职。迁邳州经略使，卒。子从杰袭猛安，累功遥授镇南军节度副使。

世祖翼简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带，次太宗，次辽王斜也。次室徒单氏生卫王斡赛，次鲁王斡者。次室仆散氏生汉王乌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鲁王阇母。次室术虎氏生沂王查剌。次室乌古论氏生郓王昂。

斡带，年二十余，撒改伐留可，斡带与习不失、阿里合懑等俱为裨将。诸将议攻取，斡带主攻城便。太祖将至军，斡带迎之，谓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忽惑他议。"太祖从之。至军中，众议乃决。斡带急起治攻具。其夜进兵攻城，迟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盗，斡带尽平之。

康宗二年甲申，苏滨水诸部不听命，康宗使斡带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罗海川撒阿村，召诸部。诸部皆至，惟含国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库德勃堇、职德部厮故速勃堇亦皆遁去，遇坞塔于马纪岭，坞塔遂执二人以降。于是，使斡带将后伐斡豁，募军于苏滨水，斡豁元聚固守，攻而拔之。进师北琴海辟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归。

太祖于母弟中最爱斡带。斡带归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宁江州，欲与斡带偕行，斡带曰："兵役久劳，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还，昼寐于来流水傍，梦斡带之场圃火，禾尽焚，不可扑灭，觉而深念之，以为忧。是时，斡带已寝疾，太祖至，闻之，过家门不下马，径至斡带所问疾。未几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恸，谓人曰："予强与之偕行，未必死也。"

斡带刚毅果断，服用整肃，临战决策，有世祖风。世祖之世，军旅之事多专任之。太祖平辽，叹曰："恨斡带之不及见也。"天会十五年，追封仪同三司、魏王，谥曰定肃。

斡赛，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钞略，遣纳根涅孛堇以其兵往治，纳根涅擅募苏滨水人为兵，不别的，辄攻略之。其人来告，穆宗使斡赛及冶诃往问状。纳根涅虽伏而不肯亻赏所取，因遁去。冶诃等皆不欲追，斡赛督军而进。至把忽岭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众，纳根涅死焉。斡赛抚定苏滨水民部，执纳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归。穆宗曰："斡赛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带治苏滨水诸部，斡赛、斡鲁佐之，定诸部而还。

久之，高丽杀行人阿聒、胜昆，而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将内外兵，劾古活你茁、蒲察狄古乃佐之。高丽兵数万来拒，斡赛分兵为十队，更出迭人，遂大破之。斡赛母和你隈疾笃，召还，以斡鲁代之。未几，斡赛复至军，再破高丽军，进围其城。七月，高丽请和，尽归前后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与之和。皇统五年，追封卫国王。

宗永，本名挑挞，斡赛子。长身美髯，忠确勇毅。天眷初，以宗室子预诛宗磐，擢宁远大将军。皇统初，充牌印祗候。五年，出为赵州刺史，秩满再任，转兴平军节度使，改大名尹。贞元三年，复为兴平军节度使，历昭德军、临洮、凤翔尹。

大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与苏保衡、完颜余里也迁加伐宋士官赏。宋永性滞不习事，凡与土贼战者一概加之。世宗久乃知之，谓宰相曰："若一概追还，必生怨望。若因循不问，则爵赏滥矣。其与土贼战者，有能以寡敌众，一人敌三十人以上者，依已迁为定。"改同签大宗正事、震武军节度使，卒。

斡者，天会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鲁王，正隆例改封公。子神土懑，骠骑卫上将军。

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契丹、汉字。年十八，左副元帅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师，见梁王宗弼与语，宗弼悦之。皇统六年，父神土懑卒，宗弼奏璋可袭谋克，诏从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夺其谋克，寓居中都。

海陵伐宋，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辽阳，璋劝沙离只归世宗，沙离只不从。璋与守城军官乌林荅石家奴、乌林荅愿、徒单三胜、蒲察蒲查等以兵晨入留守府，遂杀沙离只及判官漫捻撒离喝，推宗强子阿琐为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与愿、蒲查、中都转运使左渊子贻庆、大兴少尹李天

吉子磐奉表如东京，贺即位。世宗嘉之，以愿、蒲查为武义将军，充护卫。贻庆赐及弟，授从仕郎。磐充閤门祗候。就以璋为同知中都事。

璋以杀沙离只自摄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因世宗谒山陵作乱。大定二年，上谒山陵，璋等九人会于可喜家，说万户高松，不从。璋知事不成，乃与可喜共执斡论诣有司陈，上诛可喜、李惟忠等，以璋为彰化军节度使。

宋将吴璘出散关，据宝鸡以西，诏璋赴元帅都监徒单合喜军前任使。于是，宋人据原州，宁州刺史颜盏门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将姚良辅以兵十万至原州，权副统完颜习尼列以千骑援门都兵，而姚良辅兵多，诸将皆不敢与战。及璋至军，会平凉、泾州、潘原、长武等戍兵，合二万人。璋使押军猛安石抹许里阿补以兵二千军于城北，习尼列以兵三千军于城西北十里麦子原，皆据高阜为阵。璋以本部兵阵于城西。姚良辅出自北岭，先遣万人攻许里阿补，自以军九万阵麦子原下，捍以剑盾、行马，外列骑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锁足行马间，持大刀为拒，分为八阵，而别以骑二千袭璋军。璋方出迎战，习尼列来报曰："宋之重兵皆在麦子原矣。"璋遣万户特里失乌也以押军猛安奚庆喜、照撒兵二千援许里阿补，遣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习尼列。许里阿补与宋人接战，良久，败之。宋兵在麦子原者最坚，习尼列与移剌补、奥屯撒屋出、崔尹、仆根撒屈出以兵五千沿壕为状，余兵皆舍马步战，击其前行骑士，走之。于是，行马以前冲以长枪，行马以后射以劲弓。良辅兵稍挫，习尼列乘胜麾兵，撤其行马，破其七阵。良辅复整兵出，习尼列少却，而璋已破城下宋兵，与习尼列会。使仆根以伏兵击良辅。习尼列亦整兵与战，奋击之，大破良辅军，斩首万余级，坠壕死者不可胜数，锁足行马者尽殪之，获甲二万余，器仗称是。良辅亦中两创脱去。遂围原州，穴其西城，城圮，宋人宵遁。璋等入原州。宋戍军在宝鸡以西，闻之皆自散关遁去。

京兆尹乌延蒲离黑、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已去德顺州，宋吴璘复据之，都监合喜以璋权都统，与习尼列将兵二万救德顺。璋率骑兵前行，与璘骑拴二万战于张义堡遂沙山下，败之，追北四十余里。璘军遇隘不得前，斩首数十级。璋至德顺，璘据城北险要为营，璋亦策营与璘相望，可三里许。两军遇于城东，凡五接战，璘军败走，璋追至城下。璘军已据城北冈阜，与其城上兵相应，以弩夹射璋军。璋军阳却，城中出兵来追，璋反施与战，大败之。合喜遣统军都监泥河以兵七千来会，与璘军复战，败之。璘遣兵据东山堡，欲树栅，璋与习尼列、泥河议曰："敌若据东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击之。"于是璋先据要地，习

尼列以兵逼东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习尼列追击之。璘城北营兵可六千人，登北冈来战，璋之汉军少却，伤者二百人。璘遂焚璋军攻城具，璋率移剌补猛安兵逾北冈击走之。璘军隔小堑射璋军，移剌补少却，习尼列望见北原火发，乃止攻东山堡，亟与将士来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刘安汉军三百人击败之。璘军皆走险，璘以军三万据险作三阵，皆环以剑盾、行马。璋遣万户石抹迭勒由别路自后击之，特里失乌也、移剌补以二千人当其前，以强弓射之，璘兵大败，堕沟壑者甚众。璋军度涧追之，斩数千级而还。

璘军虽败，犹恃其众，都监合喜使武威军副总管夹古查剌来问策。诸将皆曰："吴璘恃险，不善野战，我退军平凉，彼必弃险就平地，然后可图也。"璋曰："不然。彼恃其众，非特恃险也。昔人有言，'宁弃千军，不弃寸地'，故退兵不如济师。我退军平凉，彼军深入吾地，固垒以拒我，则如之何。"查剌还报，合喜于是亲率四万人赴之。吴璘诘旦乘阴雾晦冥分兵四道来袭，战于城东，离而复合者数四。汉军千户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奋击之，璘军阵动。璋乘胜踵击，璘军复败，追至北冈，璘走险，璋急击之，杀略殆尽。璘分半军守秦州，合喜驻军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至石山头分兵守之，断其饷道。璘乃引归。

宋经略使荆皋以步骑三万自德顺西去，璋以兵八千、习尼列以兵五千追击之。习尼列兵乃出其前，还自赤觜，遇其前锋，败之于高赤崖下。复与其中军战，自日昃至暮，乃罢。荆皋乘夜来袭营，为退军八十里。明日，习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节，宋兵据险为阵，璋舍马步战，地险不得接，相拒至曙。宋兵劝，璋乘之，追至甘谷城，习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师。习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还。

上使御史中丞达吉视诸军功状，达吉旧与璋有隙，故损其功。诏璋将士赏比诸军半之，璋兼陕西路都统，进官一阶。及元帅府上功，璋居多，诏达吉削官两阶，杖八十，解职。上复赏璋及将士如诸军，以璋为西北路招讨使。召为元帅左都监，兼安化军节度使，赐以弓矢衣带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监如故。

宋人弃海州遁去，焚官民庐舍且尽。璋至海州，得所弃粮三万六千余石，安集其人，复其屯戍。五年，宋人约和，罢三路都统，复置陕西路统军司，璋为统军使。上曰："监军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职。边境无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

召为御史大夫。璋奏："窃观文武百官有相为朋党者，今在台自臣外

无女直人，乞不限资考，量材奏拟。”上曰：“朋党为谁，即纠治之。朕选女直人，未得其人，岂以资考为限，论其人材而已。”顷之，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兴，必称受命，当制‘大金受命之宝’，以明示万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遣使夏国市玉，十八年，受命宝成，奏告天地宗庙社稷，上御正殿。

十三年，改大兴尹，为贺宋正旦使。璋受命使宋，即行，上遣人驰谕璋曰：“宋人若不遵旧礼，慎勿付书。如不令卿等入见，即持书归。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书及礼物一切勿受。”璋至临安，宋人请以太子接书，不从。宋人就馆迫取书，璋与之，且赴宴，多受礼物。有司以闻，上怒，欲置之极刑。左丞相良弼奏曰：“璋为将，大破宋军，宋人仇之久矣。将因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杀璋，或者堕其计中耳。”上以为然，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客省使高翊杖百，没入其所受礼物。

后岁余，上念璋有征伐功，起为景州刺史，迁武定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蒲底山拏兀鲁河谋克，改临洮尹。十九年，卒。

郓王昂，本名吾都补，世祖最幼子也。常从太祖征伐。天辅六年，昂与稍喝以兵四千监护诸部降人，处之岭东，就以兵守临潢府。昂不能抚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闻之，使出里底戒谕昂。已过上京，诸部皆叛去，惟章愍宫、小室韦二部达内地。诏谙版勃极烈吴乞买曰：“比遣昂徙诸部，多致怨叛，稍喝驻兵不与讨袭，致使降人复归辽主，违命失众，当置重法。若有所疑，则禁锢之，俟师还定议。”是时，太宗居守，辞不失副之，辞不失劝太宗因国庆可薄其罚，于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杀稍喝。

天会六年，权元帅左都监。十五年，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为平章政事。皇统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诏昂暑衔带“皇叔祖”字，封郓王。是岁，薨。

子郑家、鹤寿。鹤寿累官耶鲁瓦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难，语在《忠义传》。

郑家，皇统初，以宗室子授定远大将军，除磁州刺史。天德间，为右谏议大夫，累迁会宁尹、安化军节度使，改益都尹。海陵伐宋，为浙东道副统制，与工部尚书苏保衡以舟师自海道趋临安，至松林岛阻风，泊岛间。诘旦，舟人望见敌舟，请为备。郑家问：“去此几何？”舟人

曰：“以水路测之，且三百里。风迅，行即至矣。”郑家不晓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顷，敌果至，见我军无备，即以火砲掷之。郑家顾见左右舟中皆火发，度不得脱，赴水死，时年四十一。

列传第四列传第四

始祖以下诸子

勖本名乌野子宗秀隈可

◎宗室

胡十门合住子布辉掴保衷本名丑汉齐本名扫合术鲁胡石改宗贤本名阿鲁挞懒卞本名吾母膏本名阿里刺弈本名三宝阿喜

勖，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年十六，从太祖攻宁江州，从宗望袭辽主于石辇铎。太宗嗣位，自军中召还，与谋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勖就军中往劳之。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

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宗雄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

自太祖与高丽议和，凡女直入高丽者皆索之，至十余年，索之不已。勖上书谏曰："臣闻德莫大于乐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户口，皆前世奸宄叛亡，乌蠢、讹谟罕、阿海、阿合束之绪裔。先世绥怀四境，尚未宾服，自先君在与高丽通，闻我将大，因谓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丽既不听许，遂生边衅，因致交兵，久方连和，盖三十年。当时壮者今皆物故，子孙安于土俗，婚姻胶固，征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离，诚非众愿。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视同仁之大也。国家民物繁夥，幅员万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还，我以强兵劲卒取之无难。然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后用。高丽称藩，职贡不阙，国且臣属，民亦非外。圣人行义，不责小过，理之所在，不俟终日。臣愚以为宜施惠下之仁，弘乐天之德，听免征索，则

彼不谓己有，如自我得之矣。”从之。

十五年，为尚书左丞加镇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预平宗磐之难，赐与甚多，加仪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衔。勖皆力辞不受。

皇统元年，撰定熙宗尊号册文。上召勖饮于便殿，以玉带赐之。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进入，上焚香立受之，赏赉有差。制诏左丞勖、平章政事弈职俸外别给二品亲王俸傔。旧制，皇兄弟、皇子为亲王给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给三品俸，勖等别给亲王俸，皆异数也。宴群臣于五云楼，勖进酒称谢。帝起立，宰臣进曰：“至尊为臣下屡起，于礼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尽欢。俄同监修国史，进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将出猎，勖谏而止。

熙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勖献《东狩射虎赋》，上悦，赐以佩刀、玉带、良马。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辄作诗以见意。时上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勖上疏谏，乃为止酒。进拜左丞相，兼侍中、监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赐黄金八十两，银百两，重彩五十端，绢百匹，通犀、玉钩带各一。出领行台尚书省事，召拜太保，领三省、领行台如故，封鲁国王。

勖刚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会议，海陵后至，勖面责之曰：

“吾年五十余，犹不敢后，尔少年强健，肪敢如此。”海陵跪谢。九年，进拜太师，进封汉国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汉国王，领三省、监修如故。

及宗本无罪诛，勖髭鬓顿白，因上表请老。海陵不许，赐以玉带，优诏谕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议，入朝不拜。勖遂称疾笃不言，表请愈切，海陵不怿，从之。以本官致仕，进封周宋国王。正隆元年，与宗室俱迁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

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大定二十年，诏曰：“太师勖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持之。”子宗秀。

宗秀，字实甫，本名撕里忽。涉猎经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骑射，

与平宗磐、宗隽之乱，授定远大将军，以宗磐世袭猛安授之。

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师还，为太原尹，改婆速路统军使、不受。高丽遣使以土产献，却之。入为刑部尚书，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学士。天德初，转承旨，封宿国公，赐玉带。历平阳尹、昭义军节度使，封广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岁，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赠金紫光禄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谋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将军同乔茁。次室仆散氏坐事早死，生龙虎卫上将军隈可。

隈可亦作偎喝，美髯须，勇健有材略。从太祖伐辽，取宁江州，战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骠骑上将军，除迭鲁苾撒糺详隐，迁忠顺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天德二年，入为大宗正丞。四年，出为昭德军节度使。以兄谋良虎孙唤端合扎谋克余户，授偎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属世袭谋克。改德昌军节度使，封广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曷速馆节度使，再改忠顺军节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国公，为劝农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后为神士懑、迪古乃，别有传。

胡十门者，曷苏馆人也。父挞不野，事辽为太尉。胡十门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战。高永昌据东京，招曷苏馆人，众畏高永昌兵强，且欲归之。胡十门不肯从，召其族人谋曰："吾远祖兄弟三人，同出高丽。今大圣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皇帝受命即大位，辽之败亡有征，吾岂能为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乃留高丽中，胡十门自言如此，盖自谓阿古乃之后云。于是率其族属部众诣撒改，乌蠢降，营于驰回山之下。永昌攻之，胡十门力战不能敌，奔于撒改。及攻开州，胡十门以粮饷给军。后攻保州，辽奖以舟师遁，胡十门邀击败之，降其士卒。赏赐甚厚，以为曷苏馆七部勃堇，给银牌一、木牌三。天辅二年卒。赠监门卫上将军，再赠骠骑卫上将军。

子钩室，尝从攻显州，领四谋克军，破梁鱼务，功最，以其父所管七部为曷苏馆都勃堇。

有合住者，亦称始祖兄苗裔，但不知与胡十门相去几从耳。

合住，曷速馆苾里海水人也。仕辽，领辰、复二州汉人、渤海。

子蒲速越，袭父职，再迁静江中正军节度使，佩金牌，为曷速馆女直部长。

子余里也与胡十门同时归朝，屡以粮饷助伐高永昌及高丽、新罗。后从宗望伐宋，以功迁真定府路安抚使兼曹州防御使，佩金牌。授苾里海水世袭猛安。

长子布辉，识女直、契丹、汉字，善骑射。年十八，宗弼选为扎也，从阿里、蒲卢浑追宋康王于明州。睿宗闻其才，召置麾下，从经略山东、河北、陕西，袭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将军。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从，半道与南征万户完颜福寿等俱亡归，谒世宗于辽阳。

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刑部侍郎斜哥为都统，布辉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削两阶解职。未浃旬，世宗献享山陵。兵部尚书可喜、昭毅大将军斡论、中都同知完颜璋等谋反，欲因上谒山陵举事。斡论与布辉亲旧，与之谋议，事具《可喜传》。既知事不可成，乃与可喜、璋执斡论等上变。可喜不肯以始谋尽首，遂并诛之，而赏布辉、璋。除布辉浚州防御使，累迁顺天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掴保者，从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还至姑里甸，昭祖得疾，寝于村舍，洞无门扉，乃以车轮当门为蔽，掴保卧轮下为捍御。已而贼至，刃交于轮辐间。掴保洞腹见膏，恐昭祖知之，乃然薪取膏以为炙，问之，以他肉对。昭祖心知之，遂中夜启行。

衷，本名丑汉，中都司属司人，世祖曾孙。祖霸合布里封郓王，父悟烈官至特进。大定中，收充閤门祗候，授代州宣锐军都指挥使。岁旱，州委祷雨于五台灵潭，步致其水，雨随下，人为刻石纪之。四迁引进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辇局使。扈从北幸，赐厩马二以旌其勤。寻为夏国王李仁孝封册使，历宁海、蠡州刺史，入为大睦亲府丞。除顺义军节度使，陛辞，赐金币，特宠异之。移镇镇西。泰和六年，致仕，卒。

衷孝悌贞谨，深悉本朝婚礼，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复有能称，其在宁海、蠡州，平赋役无扰，民立石颂遗爱。大安初，追赠辅国上将军。

齐，本名扫合，穆宗曾孙。父胡八鲁，宁州刺史。大定中，以族次

充司属司将军，授同知复州军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上谕曰："本朝以来，未尝有内族为六部郎官者，以卿历职廉能，故授之。"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八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

章宗立，改户部员外郎，出为磁州刺史，治以宽简，未尝留狱。属邑武安，有道士视观宇不谨，吏民为请邻郡王师者代主之。道士忿夺其利，告王私置禁铜器，法当徒。县令恶其为人，反坐之，具狱上。齐审其诬。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问同僚，无以对。齐曰："道士同请即同居也，当准首，俱释其罪。"其宽明有体，皆此类也。

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选，郡人以前政有声如刘徽柔、程辉、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状闻。明昌三年，始议置诸王傅，颇难其选，乃以齐傅衮王。王将至任郡，猛安迎接，齐峻却之。王怪问故，曰："王国藩辅，猛安皆总戎职，于王何利焉，却之以远嫌也。"王悦服。王府家奴为不法，辄发还本猛安，终更无敢犯者。

明年，授山东东、西路副统军，兼同知益都府事。有惠爱，郡人为之立碑。转彰化军节度使。六年，移利涉军。召见，劳尉有加。诏留守上京。承安二年，致仕，卒。齐明法识治体，所至有声，内族中与丞相承晖并称云。

术鲁，宗室子。从郑王斡赛败高丽于曷懒，取亚鲁城，克宁江州，取黄龙府。出河店之役、达鲁古城之役、护步荅冈之役皆力战有功。东京降，为本路招安副使。败辽兵，破同刮营。苏州汉民叛走，术鲁追复之，以功为谋克。天辅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统中，赠镇国上将军。

胡石改，宗室子也。从太祖攻宁江，败辽兵于达鲁古城，破辽主亲兵，皆有功。辽军来援济州，胡石改与其兄实古乃以兵迎击，败之。还攻济州，中流矢，战益力，克其城。军中称其勇。从攻春、泰州，降之，并降境内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辽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获其宫人、辎重凡八百两。

有思泥古者，复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获其亲属部人以还。德州复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从娄室击败敌兵二万于归化之南，并降归化。从取居庸关，并燕之属县及其山谷诸屯。移失部既降，复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战败之，俘获甚众。泽州诸部有逃者，

皆追复之。又败叛人于临潢，诛其酋领而安抚其人民。

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贤，本名阿鲁。太祖伐辽，从攻宁江州、临潢府。太宗监国，选侍左右，甚见亲信。临潢复叛，从宗望复取之。为内库都提点，再迁归德军节度使。政宽简，境内大治。秩满，士民数百人相率诣朝廷请留。及改武定军，百姓扶老携幼送数十里，悲号而去。改永定军。秉德廉访官吏，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类此，民实赖之。"秉德曰："吾闻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为如何？"众对曰："公勤清俭皆法则于使君耳。"因谓宗贤曰："人谓君善治，当在甲乙，果然贤使君也。"用是超迁两阶。

天德初，授世袭谋克，驰驿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张青绳悬明镜于公署，老幼填门，三日乃得去。封定国公，再除忠顺军节度使，赐以玉带。捕盗司执数人至府，宗贤问曰："罪状明白否？"对曰："狱具矣。"宗贤阅其案，谓僚佐曰："吾察此辈必冤。"不数日，贼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历广宁尹，封广平郡王。改崇义军节度使，兼领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夺王爵，加金紫光禄大夫，改临海军。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贤率诸宗室见于辽阳，除同签大宗正事，封景国公，致仕。起为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复致仕。卒。

特进挞懒，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尝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亲战，挞懒控其马而止之曰："主君何为轻敌。臣请效力。"即挺枪前，手杀七人。已而枪折，骑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壮之曰："诚得此辈数十，虽万众不能当也。"及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一千阵于营外，太祖遣挞懒往击之。挞懒冲出敌阵，大败其众。攻临潢府、春、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辅六年，授谋克。

天会四年，从伐宋，屡以功受赏。明年，再举至汴。宗望闻宋人会诸路援兵于睢阳，遣挞懒与阿里刮将兵二千往拒之。败其前锋军三万于杞县，又破三寨，擒宋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宁陵。复破二万于睢阳，进取亳州。闻宋兵十万且至，会宗望益兵四千，合击，大败之。其卒二千，阵而立，驰之不动，即麾军去马击之，尽殪，擒其将石瑱而还。帅府嘉其功，赏赉优渥。睿宗驻兵熙州，分遣诸将略地。挞懒以军五百入六盘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余，民户四千，获马二千疋。

皇统中，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授世袭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迁诸陵于大房山，以挞懒尝给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卞，本名吾母，上京司属司人，大定二年，收充护卫，积劳授彰化军节度副使，入为都水监丞，累迁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归德府、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奏卞前在都水监导河有劳，除北京留守。未几，改知大兴府事。时有言，尚书左丞夹谷衡在军不法，诏刑部问状。事下大兴府，卞辄令追摄，上以为失体，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许。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谏赤盏高门上言，御史大夫久阙，宪纪不振，宜选刚正疾恶之人肃清庶务。上由是用卞。前时孙铎、贾铉俱为尚书，铉拜参知政事，而铎再任，对贺客诵唐张在诗，有郁郁意。卞劾奏之，铎坐降黜。既而复申前请，遂以金吾卫上将军致仕，薨。

膏，本名阿里刺，隶上京司属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亲，收充东宫护卫。转十人长，授御院通进，从世宗幸上京。会皇太子守国薨，世宗以膏亲密可委，特命与滕王府长史台驰驿往护丧。时章宗为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膏等保护，谕之曰："郡王遭此家难，哀哭当以礼节之，饮食尤宜谨视。"世宗还都，迁符宝郎，除吏部郎中。

章宗即位，坐与御史大夫唐括贡为寿，犯夜禁，夺官一阶，罢。明昌元年，起为同知棣州防御使事，上书历诋宰执。帝以小臣敢讥讪宰辅，杖八十，削一官，罢之，发还本猛安。

明年，隆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四迁知大兴府事，转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书右丞，出为泰定军节度使，移知济南府。卒。

弈，本名三宝，隶梅坚塞吾司属司。大定七年，以近亲充东宫护卫十人长，转为尚厩局使。章宗即位，迁左卫副将军，累迁右副都点检，兼提点尚厩局使。谕旨曰："汝非有过人才，第以久次迁授。当谨乃职，勿复有非违事，使朕闻之。"未几，坐厩马瘦，决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副都点检，兼职如旧。俄授同签大睦亲府事，卒。

弈为人贪鄙，数以赃败，帝爱其能治围场，故进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学问。袭父北京路筈柏山猛安，听讼明决，人信而爱之。察廉能，除彰国军节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国

军治状，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事，改归德军，历海、邳二州刺史，皆兼总押军马。

宋统领刘文谦以兵犯宿迁，阿喜逆击，破之。复破戚春、夏兴国舟兵万余人，斩夏兴国于阵。迁镇国上将军，再赐银币，为元帅左监军纥石列执中前锋。渡淮，破宝应、天长二县。师还，迁同知归德府事，改泗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大安二年，改华州防御使，迁镇南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马军都提控，历横海、安化军节度使，充宣差山东路左翼都提控。寻知济南府事，徙沁南军节度使，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卒。

赞曰：金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献祖徙居海姑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称海姑兄弟，盖指其所居也。完颜十二部，皆以部为氏，宣宗诏宗室皆书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列传第五列传第五

○石显桓赧弟散达乌春温敦蒲剌附腊醅弟麻产钝恩留可阿疏奚王回离保

石显，孩懒水乌林荅部人。昭祖以条教约束诸部，石显陆梁不可制。及昭祖没于逼剌纪村，部人以柩归，至孩懒水，石显与完颜部窝忽窝出邀于路，攻而夺之柩，扬言曰："汝辈以石鲁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马太弯，与马纪岭劾保村完颜部蒙葛巴土等募军追及之，与战，复得柩。众推景祖为诸部长，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五国皆从服。

及辽使曷鲁林牙来索逋人，石显皆拒阻不听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诡计取之。乃以石显阻绝海东路请于辽，辽帝使人让之曰："汝何敢阻绝鹰路？审无他意，遣其酋长来。"石显使其长子婆诸刊入朝，曰："不敢违大国之命。"辽人厚赐遣还，谓婆诸刊曰："汝父信无他，宜身自入朝。"石显信之，明年入见于春搜，婆诸刊从。辽主谓石显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诸刊还，而流石显于边地。盖景祖以计除石显而欲抚有其子与部人也。

婆诸刊蓄怨未发，会活剌浑水纥石烈部腊醅、麻产起兵，婆诸刊往从之。及败于暮棱水，麻产先遁去，婆诸刊与腊醅就擒，及其党与，皆献之辽主。久之，世祖复使人言曰："婆诸刊不还，则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惧，不肯归服。"辽主以为然，遂遣婆诸刊及前后所献罪人皆还之。

桓赧、散达兄弟者，国相雅达之子也。居完颜部邑屯村。雅达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后撒改亦居是官焉。

桓赧兄弟尝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异志，阴诱桓赧欲与为乱。昭肃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行，遇桓赧、散达各被酒，言语纷争，遂相殴击，举刃相向。昭肃皇后亲解之，乃止，自是谋益甚。

是时乌春、窝谋罕亦与跋黑相结，诡以乌不屯卖甲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与之和。间数年，乌春以其众涉活论、来流二水，世祖亲往拒之。桓赧、散达遂起兵。

肃宗以偏师拒桓赧、散达。世祖畏其合势也，戒之曰：“可和则和，否则战。”至斡鲁绀出水，既阵成列，肃宗使盆德勃堇议和。桓赧亦恃乌春之在北也，无和意。盆德报肃宗曰：“敌欲战。”或曰：“战地迫近村墟，虽胜不能尽敌，宜退军诱之宽地。”肃宗惑之，乃令军少却，未能成列。桓赧、散达乘之，肃宗败焉。桓赧乘胜，大肆钞略。是役也，乌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罢兵。

世祖闻肃宗败，乃自将，经舍很、贴割两水取桓赧、散达之家、桓赧、散达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杀略百许人而还。未至军，肃宗之军又败。世祖至，责让肃宗失利之状，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复遣人议和。桓赧、散达欲得盈歌之大赤马、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不许，遂与不术鲁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诸部兵皆会，厚集为阵，呜鼓作气驰骋。桓赧恃其众，有必胜之心，下令曰：“今天门开矣，悉以尔车自随。凡乌古乃夫妇宝货财产恣尔取之，有不从者俘略之而去。”于是婆多吐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等纵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抚其家，既定桓赧，以旧地还之。

桓赧军复来，蒲察部沙祗勃堇、胡补荅勃堇使阿喜间道来告，且问曰：“寇将至，吾属何以待之？”世祖复命曰：“事至此，不及谋矣。以众从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帜自别耳。”每有兵至，则辄遣阿喜穿林潜来，令与毕察往还大道，即故潜往来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将出兵，闻跋黑食于驰满村死矣。乃沿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众而后战。觇者来报曰：“敌至矣。”世祖戒辞不失整军速进，使待于脱豁改原。当是时，桓赧兵众，世祖兵少，众寡不敌。比世祖至军，士气恤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解甲少憩，以水洗面，饮鲜水。顷之，士气稍苏息。是时，肃宗求救于辽，不在军中。将战，世祖屏人独与穆宗私语，兵败，则就与肃宗乞师以报仇。仍令穆宗勿预战事，介马以观胜负，先图去就。乃袒袖韔弓服矢，以缊袍下幅护前后心，三扬旗，三挝鼓，弃旗提剑，身为军锋，尽锐搏战。桓赧步军以干盾进，世祖之众以长枪击之，步军大败。辞不失从后奋击之，桓赧之骑兵亦败。世祖乘胜逐北，破多退水水为之赤。世祖止军勿追，尽获所弃车甲马牛军实，以战胜告于天地，颁所获于将士，各以功为差。

未几，桓赧、散达俱以其属来降。卜灰犹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据阿鲁绀出村，世祖遣人与之议和，撒骨出谩言为戏，答之曰：“我本欲和，壮士巴的懑不肯和，泣而谓我曰：‘若果与和，则美衣肥羊不可复得。’是以不敢从命。”遂纵兵俘略邻近村墅。有人从道傍射之，中口死。

卜灰之属曰石鲁，石鲁之母嫁丁驰满部达鲁罕勃堇而为之妾。达鲁罕与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世祖欲间石鲁于卜灰，谓达鲁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坚固也。"盖谓石鲁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石鲁。石鲁闻之，遂杀卜灰而降。

石鲁通于卜灰之妾，常惧得罪，及闻世祖言，惑之，使告于达鲁罕曰："将杀卜灰而来，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剃刃于胸而杀之。追者急，白日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济。达鲁罕使人待之，乃得免。久之，醉酒，而与达鲁罕狠争，达鲁罕杀之。

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檐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既而知其果敢善断，命为本部长，仍遣族人盆德送归旧部。盆德，乌春之甥也。

世祖初嗣节度使，叔父跋黑阴怀觊觎，间诱桓赧、散达兄弟及乌春、窝谋罕等。乌春以跋黑居肘腋为变，信之，由是颇贰于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诉于世祖，世祖使人让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为部长。今人告汝有实状，杀无罪人，听讼不平，自今不得复尔为也。"乌春曰："吾与汝父等辈旧人，汝为长能几日，于汝何事。世祖内畏跋黑，恐郡朋为变，故曲意怀抚，而欲以婚姻结其欢心。使与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乌春欲发兵，而世祖待之如初，无以为端。

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乌春闻之，使人来让曰："甲，吾甲也。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辄取吾甲，其亟以归我。"世祖曰："彼以甲来市，吾与直而售之。"乌春曰："汝不肯与我甲而为和解，则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厮勒来。"斜葛盖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议和者，将以有为也，不欲遣。众固请曰："不遣则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谓厮勒曰："斜葛无害。彼且执汝矣，半途辞疾勿往。"既行，厮勒曰："我疾作，将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独往矣。"同行者强之使行。既见乌春，乌春与斜葛厚为礼，而果执厮勒，曰：得甲则生，否则杀汝。"世祖与其甲，厮勒乃得归。乌春自此益无所惮。

后数年，乌春举兵来战，道斜寸岭，涉活论、来流水，舍于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时十月中，大雨累昼夜不止，冰澌覆地，乌春不能进，乃引去。于是桓赧、散达亦举兵。世祖自拒乌春，而使肃宗拒桓赧。已而乌春遇雨归，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并力于桓赧、散

达，一战而遂败之。

斡勒部人杯乃，旧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毕恳忒村，遂以纵火诬欢都，欲因此除去之，语在《欢都传》中。世祖获杯乃，释其罪，杯乃终不自安，徙居吐窟村，与乌春、窝谋罕结约。乌春举兵度岭，世祖驻军屋辟村以待之。进至苏素海甸，两军皆阵，将战，世祖不亲战，命肃宗以左军战，斜列、辞不失助之，征异梦也。肃宗束缊纵火，大风从后起，火炽烈，时八月，野草尚青，火尽燎，烟焰张天。乌春军在下风，肃宗自上风击之，乌春大败，复获杯乃，献于辽，而城苏素海甸以据之。

纥石烈腊醅、麻产与世祖战于野鹊水。世祖中四创，军败。腊醅使旧贼秃罕等过青岭，见乌春，赂诸部与之交结。腊醅、麻产求助于乌春，乌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腊醅献于辽主，并言乌春助兵之状，仍以不修鹰道罪之。辽主使人至乌春问状，乌春惧，乃为谰言以告曰："未尝与腊醅为助也。德邻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

腊醅既败，世祖尽得乌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长斡善、斡脱往招其众，继遣斜钵勃堇抚定之。斜钵不能训齐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诱三百余人入城，尽陷之。世祖治鹰道还，斜列来告，世祖使欢都为都统，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将过乌纪岭，至窝谋海村，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居，乌延部富者郭赧请分一军由所部伐乌春，盖以所部与乌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跃盘以支军道其所居，世祖自将大军与欢都合。至阿不塞水，岭东诸部皆会，石土门亦以所部兵来。

是时，乌春前死，窝谋罕闻知世祖来伐，诉于辽人，乞与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军至，窝谋罕请缓师，尽以前所纳亡人归之。世祖使乌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窝谋罕以三百骑乘懈来攻，世祖败之。辽使恶其无信，不复为主和，乃进军围之。太祖衣短甲行围，号令诸军，窝谋罕使太峪潜出城攻之。太峪驰马援枪，将及太祖，活腊胡击断其枪，太祖乃得免。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赧计，取先在乌春军者二十二人。乌春军觉之，杀二人，余二十人皆得之，益以土军来助。窝谋罕自知不敌，乃遁去。遂克其城，尽以赀产分赉军中，以功为次，诸部皆安辑焉。穆宗常嘉郭赧功，后以斜列之女守宁妻其子胡里罕。

乌春之后为温敦氏，裔孙曰蒲剌。

温敦蒲刺始居长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闵河。蒲刺初从希尹征伐，摄猛安谋克事，遇贼突出，力击败之，手杀二十余人，用是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护卫，迁宿直将军，与众护卫射远，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衔赏之。往曷懒路选可充护卫者，使还称旨，迁耶卢椀群牧使，改辽州刺史。正隆伐宋，召为武翼军副都总管，将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万余，邀击败之，手杀将士十余人。是时，嵩、汝两州百姓多逃去，蒲刺招集，使之复其业。改莫州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再迁陇州防御使，历镇西、胡里改、显德军节度使。致仕，卒。

腊醅、麻产兄弟者，活刺浑水诃邻乡纥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声，人推服之。及乌春、窝谋罕等为难，故腊醅兄弟乘此际结陶温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于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腊醅怒，将攻之，乃约乌古论部骚腊勃堇、富者挞懒、胡什满勃堇、海罗勃堇、斡茁火勃堇。海罗、斡茁火间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备，腊醅等败归。腊醅乃由南路复袭野居女直，胜之，俘略甚众。海罗、斡茁火、胡什满畏腊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轻兵邀击腊醅等于屯睦吐村，败之，尽得所俘。

腊醅、麻产驱掠来流水牧马。世祖至混同江，与穆宗分军。世祖自妒骨鲁津倍道兼行，马多乏，皆留之路傍，从五六十骑，遇腊醅于野鹊水。日已曛，腊醅兵众，世祖兵少，欢都鏖战，出入数四，马中创，死者十数。世祖突阵力战，中四创，不能军。穆宗自庵吐浑津度江，遇敌于蒲卢买水。敌问为谁，应之曰："欢都。"问者射穆宗，矢著于弓箙。是岁，腊醅、麻产使其徒旧贼秃罕及驰朵剽取户鲁不泺牧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马合七百余匹，过青岭东，与乌春、窝谋罕交结。世祖自将伐之，腊醅等伪降，还军。腊醅复求助于乌春、窝谋罕。窝谋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腊醅据暮棱水，保固险阻，石显子婆诸刊亦往从之。世祖率兵围之，克其军，麻产遁去，遂擒腊醅及婆诸刊，皆献之辽。尽获其兵，使其卒长斡善、斡脱招抚其众，使斜钵抚定之。复使阿离合懑察暮棱水人情，并募兵与斜钵合，语在《乌春传》。

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恃陶温水民为之助，招之不听，使康宗伐之。是岁，白山混同江大溢，水与岸齐，康宗自阿邻冈乘舟至于帅水，舍舟沿帅水而进。使太祖从东路取麻产家属，尽获之。康宗围麻产急，太祖来会军，于是麻产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围遁去。太祖曰："麻产之家荡尽矣，走将安归。"追之。麻产不知太祖急求己也，与三骑来伺军，其一人坠马下，太祖识之，问状。其人曰："我随麻产来伺军，彼走者二人，麻

产在焉。”麻产与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鲁古追东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铠水，失麻产不见，急追之，得遗甲于路，迹而往，前至大泽，泞淖。麻产弃马入萑苇，太祖亦弃马追及之，与之挑战。乌古论壮士活腊胡乘马来，问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识麻产，佯应曰：“麻产也。”活腊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马援枪进战。麻产连射活腊胡，活腊胡中二矢，不能战。有顷，军至，围之。欢都射中麻产首，遂擒之。无有识之者，活腊胡乃前扶其首而视之，见其卤豁，曰：“真麻产也。”麻产张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杀之。太祖献馘于辽。

钝恩，阿里民忒石水纥石烈部人。祖曰劾鲁古，父纳根涅，世为其部勃堇。斡准部人冶刺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达罕勃堇及诸弟屋里黑、屋徒门，抄略其家，及抄略阿活里勃堇家，侵及纳根涅所部。穆宗使纳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刺等。行至苏滨水，辄募人为兵，主者拒之，辄抄略其人。遂攻乌古论部敌库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赛、冶诃来问状，止苏滨水西纳木汗村，纳根涅止苏滨水东屋迈村。纳根涅虽款伏而不肯征偿，时甲戌岁十月也。明年八月，纳根涅遁去，斡赛追而杀之，执其母及其妻子以归，而使钝恩复其所。

留可，统门、浑蠢水合流之地乌古论部人，忽沙浑勃堇之子。诈都，浑蠢水安春之子也。间诱奥纯、坞塔两部之民作乱。敌库德、钝恩皆叛而与留可、诈都合。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世祖降附诸部亦皆有离心。当是时，惟乌延部斜勒勃堇及统门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来告难。斜勒，达纪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腊来，既而以其甲来归。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从乱，但乞兵为援耳。”

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谩都诃伐敌库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诣撒改军，中道以四十甲与谩都诃。石土门之军与谩都诃会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钝恩将援留可，闻谩都诃之兵寡，以为无备，而未知石土门之来会也，欲先攻谩都诃。谩都诃、石土门迎击，大破钝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获钝恩、敌库德，皆释弗诛。太祖至撒改军，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赀产而还。坞塔城亦撒守备而降。留可先在辽，坞塔已脱身在外，由是皆未获。诈都亦诣蒲家奴降，太祖释之。于是，诸部皆安业如故。久之，留可、坞塔皆来降。

阿疏，星显水纥石烈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乌春还，阿海率官属士民迎谒于双宜大泺，献黄金五斗。世祖喻之曰：“乌春

本微贱，吾父抚育之，使为部长，而忘大恩，乃结怨于我，遂成大乱，自取灭亡。吾与汝等三十部人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念我，竭力以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阿海与众跪而泣曰：“太师若有不讳，众人赖谁以生，勿为此言。”未几，世祖没，阿海亦死，阿疏继之。

阿疏自其父时常以事来，昭肃皇后甚怜爱之，每至，必留月余乃遣归。阿疏既为勃堇，尝与徒单部诈都勃堇争长，肃宗治之，乃长阿疏。

穆宗嗣节度，闻阿疏有异志，乃召阿疏赐以鞍马，深加抚谕，阴察其意趣。阿疏归，谋益甚，乃斥其事。复召之，阿疏不来，遂与同部毛睹禄勃董等起兵。

穆宗自马纪岭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论岭往略，定潺春、星显两路，攻下钝恩城。穆宗略阿茶桧水，益募军，至阿疏城。是日辰巳间，忽暴雨，晦曀，雷电下阿疏所居，既又有大光，声如雷，坠阿疏城中。识者以谓破亡之征。

阿疏闻穆宗来，与其弟狄故保往诉于辽。辽人来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疏城而归。金初亦有两劾者，其一撒改父，赠韩国公。其一守阿疏城者，后赠特进云。

劾者以兵守阿疏城者二年矣。阿疏在辽不敢归，毛睹禄乃降。辽使复为阿疏来。穆宗闻之，使乌林荅石鲁济师，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同色，使辽使不可辨。辽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鲁勃堇、邈逊勃堇与俱至劾者军，而军中已易衣服旗帜，与阿疏城中如一，辽使果不能辨。劾者诡曰：“吾等白相攻，干汝何事，谁识汝之太师。”乃刺杀胡鲁、邈逊所乘马，辽使惊怖走去，遂破其城。狄故保先归，杀之。

阿疏闻穆宗以计却辽使，破其城，杀狄故保，复诉于辽。辽使奚节度使乙烈来问状，且使备偿阿疏。穆宗复使主隈、秃荅水人伪阻绝鹰路者，而使鳖故德部节度使言于辽，平鹰路非己不可。辽人不察也，信之。穆宗畋于土温水，谓辽人曰：“吾平鹰路也。”辽人以为功，使使来赏之。穆宗尽以其物与主隈、秃荅之人而不复备偿阿疏。辽人亦不复问。

阿疏在辽无所归，后二年，使其徒达纪至生女直界上，曷懒甸人畏穆宗，执而送之，阿疏遂终于辽。

及太祖伐辽，底辽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疏亡命辽人不与为言，凡与辽往复书命必及之。天辅六年，阇母、娄室略定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军士问之曰："尔为谁？"曰："我破辽鬼也。"

赞曰：金之兴也，有自来矣。世祖擒腊醅、婆诸刊，既献之辽以为功，则又曰："若不遣还，其部人疑惧，且为乱阶。"辽人不察，尽以前后所献罪人归之。景祖止曷鲁林牙、止同干，穆宗止辽使阿疏城，始终以鹰路误之，而辽人不悟。景祖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弗与，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以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贵人乃弗取。其前平诸部则借辽以为己重，既献而求之则市以为己重。战阵一良马终弗与辽人，而辽人终不悟，岂兴亡有数，盖天夺其魄欤。

奚，与契丹俱起，在元魏时号库莫奚，历宇文周、隋、唐，皆号兵强。其后契丹破走奚，奚西保冷陉，其留者臣服于契丹，号东、西奚。厥后辽太祖称帝，诸部皆内属矣。铁勒者，古部族之号，奚有其地，号称铁勒州，又书作铁骊州。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辽史》，今不载。

奚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帐、三百六十二族。甲午岁，太祖破耶律谢十，诸将连战皆捷，奚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未几，遁归于辽。及辽主使使请和，太祖曰："归我叛人阿疏、降人回离保、迪里等，余事徐议之。"久之，辽主至鸳鸯泺，都统杲袭之，亡走天德。

回离保与辽大臣立秦晋国王耶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萧妃权国事。太祖入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卢龙岭，遂留不行，会诸奚吏民于越里部，僭称帝，改元天复，改置官属，籍渤海、奚、汉丁壮为军。太祖诏回离保曰："闻汝胁诱吏民，僭窃位号。辽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辽，今来臣属，与昔何异。汝与余睹有隙，故难其来。余睹设有睚眦，朕岂从之。傥能速降，尽释汝罪，仍俾主六部族，总山前奚众，还其官属财产。若尚执迷，遣兵致讨，必不汝赦。"回离保不听。天辅七年五月，回离保南寇燕地，败于景、蓟间，其众奔溃。耶律奥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杀之。其妻阿古闻之，自刭而死。

先是，速古部人据劾山，奚路都统挞懒招之不服，往讨之。铁泥部众扼险拒战，杀之殆尽。至是，速古、啜里、铁泥三部所据十三岩皆讨平之。达鲁古部节度使乙列已降复叛，奚马和尚讨达鲁古并五院司等诸

部，诸部皆降，遂执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获者皆还之。

初，太祖破辽兵于达鲁古城，九百奚营来降。至是，回离保死，奚人以次附属，亦各置猛安谋克领之。

赞曰：库莫奚、契丹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俱强为邻国，合并为群臣，历八百余年，相为终始。奚有五，大定间，类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

列传第六列传第六

○欢都子谋演冶诃子阿鲁补骨赧讹古乃蒲查

欢都，完颜部人。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死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鲁为贤石鲁。

初，乌萨扎部有美女名罢敌悔，青岭东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长曰达回，幼曰滓赛。昭祖与石鲁谋取之，遂偕至岭右，炷火于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险阻，久之，无所复见，却还所居。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攻取其赀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一，皆以为妾。是时，诸部不肯用条教，昭祖耀武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贤石鲁佐之也。其后别去。

至景祖时，石鲁之子劾孙举部来归，居于安出虎水源胡凯山南。胡凯山者，所谓和陵之地是也。

欢都，劾孙子。世祖初，袭节度使。而跋黑以属尊，蓄异谋，不可制。诸部不肯受约束，相继为变。欢都入与谋议，出临战阵，未尝去左右。

斡勒部人杯乃，自景祖时与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乌春作难，杯乃将与乌春合，间诱斡鲁绀出水居人与之相结，欲先除去欢都。会其家被火，阴约隶人不歌束，诡称放火乃欢都、胡土二人，使注都来谓世祖曰："不歌束来告曰'前日之火，欢都等纵之'。若不弃旧好，其执纵火之人以来。"世祖疑之。石卢斡勒勃堇曰："杯乃兄弟也，岂以一二人之故，而与兄弟构怨乎。彼自取之，又将尤谁，不如与之便。"欢都被甲执戟而起曰："彼为乱之人也，若取太师兄弟，则亦与之乎。今取我辈，我辈决不可往，若必用战，当尽力致死。"穆宗曰："壮哉欢都，以我所见，正如此尔。"赠欢都以马，曰："战则乘此。"众皆称善。世祖乃往见杯乃，隔鳖刺水而与之言曰："不歌束既告纵火由欢都等，谨当如约。当先遣不歌束来。"不歌束至，世祖于马前杀之，使杯乃见之。既而闻之，放火者杯乃家人阿出胡山也，杯乃欲开此衅，故以诬欢都云。

腊醅、麻产与世祖遇于野鹊水。日已曛，惟从五六十骑，欢都入敌阵麈击之，左右出入者数四，世祖中创乃止。乌春、窝谋罕据活刺浑

水，世祖既许之降，遂还军。于是骚腊勃堇、富者挞懒欢胜负不助军，而骚腊、挞懒先曾与腊醅、麻产合，世祖欲因军还而遂灭之，驰马前进。挞懒者，贞惠皇后之弟也。欢都下马执辔而谏曰："独不念爱弟蒲阳温与弟妇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阳温者，汉语云幼弟也。世祖母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欢都言，后以挞懒女曷罗哂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产，欢都射中其首，遂获之。辽人命穆宗、太祖、辞不失、欢都俱为详稳。

斡善、斡脱以姑里甸兵来归，使斜钵勃堇抚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诱其众入城，陷三百余人。欢都为都统，往治斜钵失军之状，尽解斜钵所将军、大破乌春、窝谋罕于斜堆，擒故石、拔石。

初，耶悔水纳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与人争部族官，不得直，来归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滨、曰撒达。辞不失破乌春窝谋罕城，获三滨、撒达，并获其母，以为次室，抚其二子。撒达告阿注阿必为变，不信而杀之。撒达临刑叹曰："后必知之。"至是，阿注阿果为变。因穆宗晨出猎，纠率七八人操兵入宅，夺据寝门，劫贞惠皇后及家人等。欢都入见阿注阿曰："汝辈所谋之事奈何。闺门眷属岂足劫质，徒使之惊恐耳。汝固识我，盍以我为质也。"再三言之，阿注阿从之，贞惠皇后乃得解，而质欢都。而撒改、辞不失使人告急于猎所。穆宗亦心动，罢猎。中途逢告者，日午至，阿注阿谓穆宗曰："可使系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结，送我兄弟亲属由咸州路入辽国，库金厩马与我勿惜，欢都亦当送我至辽境，然后还。"而要穆宗盟，穆宗皆从之。遂执欢都及阿鲁太弯、阿鲁不太弯等七人，以衣裾相结，与阿注阿俱行，至辽境，乃释欢都。欢都至济州，实黄龙府，使人驰驿要遮阿注阿党属，惟纵其亲人使去。遂杀三滨并其母，具报于辽，乞还阿注阿，辽人流之曷堇城。其后，阿注阿怀思乡土，亡归，附于系案女直，因乱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见杀。

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及诸兄有异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欢都曰："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众闻之遂帖然，自是不复有异言者。

欢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征伐之际遇敌则先战，广廷大议多用其谋。世祖尝曰："吾有欢都，则何事不成。"肃宗时，委任冠于近僚。穆宗嗣位，凡图辽事皆专委之。康宗以为父叔旧人，尤加敬礼，多所补益。

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于米里每水，薨，年六十三。丧归，康宗亲迓于路，送至其家，亲视葬事。天会十五年，追赠仪同三司、代国公。明昌五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敏。子谷神、谋演。谷神别有传。

谋演，当阿注阿之难，从欢都代为质。后与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谋演上，上怒，命坐其下。孛堇老孛论、拔合汝、辖拔速三人争千户，上曰："汝辈能如欢都父子有劳于国者乎。"乃命谋演为千户，三人者皆隶焉，其眷顾如此。天辅五年十二月卒，天会十五年赠太子少傅。

冶诃系出景祖，居神隐水完颜部，为其部勃堇。与同部人把里勃堇，斡泯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保水完颜部安团勃堇，统门水温迪痕部活里盖勃堇，俱来归，金之为国，自此益大。

肃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欢都、冶诃，以本部谋克之兵助之。冶诃与欢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则与谋议，出则泣行阵，未尝不在其间。

天会十五年，赠银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赠特进，谥忠济，与代国公欢都、特进劾者、开府仪同三司盆纳、仪同三司拔达，俱配享世祖庙廷。

冶诃子阿鲁补、骨赧、讹古乃、散荅。散荅子蒲查。

阿鲁补，冶诃之子。为人魁伟多智略，勇于战。未冠从军，下咸州、东京。辽人来取海州，从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敌，力战，斩首千级。从斡鲁古攻豪、懿州，以十余骑破敌七百，进袭辽主。阿鲁补徇北地，招降营帐二十四，民户数千。时已下西京，阇母攻应州未下，退营于州北十余里，夜遣阿鲁补率兵四百伺敌，城中果出兵三千平袭，阿鲁补道与之遇，斩首百余，获马六十。后辽兵三万出马邑之境，以千兵击之，斩其将于阵。

天会初，宋王宗望讨张觉于平州，闻应州有兵万余来援，遣阿鲁补与阿里带迎击之，斩馘数千而还。复从其兄虞划，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划道病卒，代领其众，至乾州，降其军及营帐三十，获印四十，与仆虺攻下义州。

宗望伐宋，与郭药师战于白河。宗望命阿鲁补以二谋克先登，奋战，赏赉特异。至汴，破淮南援兵，斩其二将。大军退次孟阳。姚平仲夜以重兵来袭，阿鲁补适当其中，力战败之。既还，闻大名、开德合兵

十余万来争河。至河上，知去敌尚远，乃以轻兵夜发，诘旦至卫县，遇敌，斩首数千级，余皆溃去。师次邢州，滹沱桥已焚，阿鲁补先以偏师营于水上，比军至而桥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库物赏之，为长胜军千户。

及再伐宋，从宗望破敌于井陉，遂下栾城。师自大名济河，阿鲁补屯于洺州之境。时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来攻我营，阿鲁补乘夜以骑二百潜出其后，反击败之。居数日，敌复来，苏统制以兵二万先至，阿鲁补乘其未集，以三百骑出战，大败其众，生擒苏统制，杀之。大军既克汴京，攻洺州，败大名救兵，遂下洺州。从挞懒文攻恩州还，洺人复叛，阿鲁补先至城下，城中出兵来战，败之，执其守佐，，遂与蒲鲁懽取信德军。

梁王宗弼取开德，阿鲁补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盗，命阿鲁补留屯其地。贼犯莘县，闻阿鲁补至，即溃去，追袭一昼夜，至馆陶及之，皆俘以归。

从宗弼袭康王，即渡淮，阿鲁补以兵四千留和州，总督江、淮间戍将，以讨未附郡县。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庐州叛，以偏师讨之，败其骑六千，擒三校。明日复破敌二万于慎县，斩首五百。张永合步骑数万来战，阿鲁补兵止二千，敌围之，阿鲁补溃围力战，竟败之，追杀四十里，获马三百而还。再攻庐州，与迪古不败敌万众于拓皋，至庐州，骑兵五百出战，败之，斩其二校。师还。宗弼趋陕西，道闻大名复叛，遣阿鲁补经略之，独与译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间兵器，悉上送官，于是吏民按堵如故。为大名开德路都统。

齐国建，阿鲁补屯兵于汴城外。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已执刘麟，阿鲁补先入汴京备变。明年，除归德尹。割河南地与宋，入为燕京内省使。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河，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颍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皇统五年，为行台参知政事，授世袭猛安，兼合扎谋克。改元帅右监军，婆速路统军，归德军节度使，累阶仪同三司。

其在汴时，尝取官舍材木，构私第于恩州，至是事觉，法当“议

勋”“议亲”。海陵尝在军中，恶阿鲁补，诏曰：“若论勋劳，更有过于此者。况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国家立法，贵贱一也，岂以亲贵而有异也。”遂论死。年五十五。

阿鲁补以将家子从征伐，屡立功，历官有惠爱，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赠仪同三司，诏以其子为右卫将军，袭猛安及亲管谋克，赐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三百匹。

骨赧，冶诃子，善骑射，有材干。从讨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留可之叛，皆有功。从太祖伐辽，骨赧从军战宁江州出河店，破辽主亲军，皆以力战受赏，袭其父谋克。领秦王宗翰千户，攻下中、西两京。

宗翰伐宋，围太原未下，宗翰还西京，骨赧以右翼军佐银术可守太原。是时汾州、团柏、榆次、岚、宪、潞皆有兵来援，骨赧凡四战，皆破之。大军团汴，骨赧引万户军，屡败其援兵。宪、潞等州复叛，骨赧引兵复取之，并收抚保德、火山而还。

后领军镇夏边，在职十二年。天会八年，授世袭猛安。天眷初，为天德军节度使，致仕。累迁开府仪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袭猛安，加宣武将军。

讹古乃，冶诃子，姿质魁伟。年十四，隶秦王宗翰军中，常领兵行前为侦候。及大军袭辽主，讹古乃以甲骑六十，追辽招讨徒山，获之，又以七骑追获辽公主牙不里以献。有军来为辽援，方临阵，中有跃马而出者，军帅谓之曰：“尔能为我取此乎？”讹古乃曰：“诺。”果生擒而还，问其名，曰同瓜，盖北部中之勇者也。

讹古乃善驰驿，日能千里。及伐宋，屡遣将命以行。天会八年，从秦王在燕，闻余睹反于西北，秦王令讹古乃驰驿以往，讹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

皇统元年，以功授宁远大将军，迭剌唐古部节度使。五年，授千户。六年，迁西北路招讨使。九年，再迁天德尹、西南路招讨使。天德二年，召见。四年，迁临洮尹，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坚河徙屯天德。初为元帅府扎也，使于四方称职，按事能得其实，领猛安。皇统间，除同知开远军节度使，斥候严整，边境无事。正隆初，为中都路兵马判官。是时，京畿多盗，蒲查捕得大盗四十余人，百姓稍安。改安化军节度副使。大定二年，领行军万户，充

邳州刺史、知军事，领本州万户，管所屯九猛安军，昌武军节度使，山东副都统。撒改南征，元帅府以蒲查行副统事。入为太子少詹事，再迁开远军节度使，袭伯父骨赧猛安，历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西北路招讨使，卒。

蒲查性廉洁忠直，临事能断，凡被任使，无不称云。

赞曰：贤石鲁与昭祖为友，欢都事景祖、世祖为之臣。盖金自景祖始大，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传异姓之臣，以欢都为首。冶诃虽宗室，与欢都同功，故列叙焉。

列传第七列传第七

太祖诸子

宗隽本名讹鲁观宗杰本名没里野宗强本名阿鲁爽本名阿邻可喜阿琐宗敏本名阿鲁补元

太祖圣穆皇后生景宣帝、丰王乌烈、赵王宗杰。光懿皇后生辽王宗干。钦宪皇后生宋王宗望、陈王宗隽、渖王讹鲁。宣献皇后生睿宗、豳王讹鲁朵。元妃乌古论氏生梁王宗弼、卫王宗强、蜀王宗敏。崇妃萧氏生纪王习泥烈、息王宁吉、莒王燕孙。娘子独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干、宗望、宗弼自有传。

宗隽，本名讹鲁观。天会十四年，为东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与左副元帅挞懒建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俄为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封陈王。二年，拜太堡，领三省事，进封兖国王，既而以谋反，诛。

宗杰，本名没里野。天会五年，薨。天会十三年，谥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长子奭为会宁牧，封邓王。后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统三年，薨。子阿楞、挞楞。海陵为相，将谋弑立，构而杀之。海陵篡立，并杀宗杰妻。大定间，赠宗杰太师，进封赵王。

宗强，本名阿鲁。天眷元年，封纪王。三年，代宗固为燕京留守，封卫王，太师。皇统二年十月，薨，辍朝七日。丧至上京，上亲临哭之恸，仍亲视丧事。子阿邻、可喜、阿琐，爽，本名阿邻。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正隆二年，除横海军节度使，改安武军，留京师奉朝请。海陵将伐宋，严酒禁，爽坐与其弟阿琐，及从父兄京、徒单贞会饮，被杖，下迁归化州刺史，夺猛安。未几，复除安武军节度使。

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灭宗室，爽忧惧不知所出。会世宗即位东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琐行中都留守，遣人报爽。爽弃妻子来奔，与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东迎车驾，至梁鱼务入见，世宗大悦，即除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封温王，改秘书监。母忧，寻起复，迁太子太保，进封寿王。

顷之，世宗第五女蜀国公主下嫁唐括鼎，赐宴神龙殿，谓爽曰：“朕

与卿兄弟，在正隆时，朝夕常惧不保，岂意今日赖尔兄弟之福，可以享安乐矣。”爽泣下，顿首谢。未几，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

爽有疾，诏除其子符宝祗候思列为忠顺军节度副使。爽入谢，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迁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闲政事，卿训以义方，使有善可称，别加升擢。”爽疾少间，将从上如凉陉，赐钱千万，进封英王，转太子太傅。复世袭猛安，进封荣王，改太子太师。

显宗长女鄴国公主下嫁乌古论谊，赐宴庆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发赤似醉。上问曰：“卿醉邪？”对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红也。”上悦，顾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尝不实，自小如此。”因谓显宗兄弟曰：“汝等可以为法。”以爽赀用有阙，特赐钱一万贯。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敕有司曰：“荣王告满百日，当给以王俸。”

既薨，上悼痛，辍朝，遣官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陪葬山陵，亲王、百官送葬。他日，谓大臣曰：“荣王之葬，朕以不果亲送为恨。”其见友爱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节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杀之，可喜闻世宗即位，即弃州来归，与其兄归化州刺史阿邻会于中都。是时，弟阿琐权中都留守事，可喜谓阿邻曰：“阿琐愚戇，恐不能抚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邻乃行。可喜留中都，闻世宗发东京，乃迎见于麻吉铺。除兵部尚书，佩金牌，将兵往南京。行至中都，闻南京已定，遂止。

可喜材武过人，狠戾好乱，自以太祖孙，颇有异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扈从诸军未暇行赏，或有怨言。昭武大将军斡论，正隆末，被诏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监完颜彀英军于归化，次彰德。会独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斡论不听，率兵来迎，和尚亦以所将蒲辇兵，列阵待之。斡论兵皆不肯战，遂请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劳，斡论托腹疾，不肯饮。至夜，已张灯，时时出门，与其心腹密谋，欲就执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觉之，佯为不知，使其从者迫而伺之，斡论不得发。上至中都近郊，斡论上谒，上亦抚慰之。斡论自慊，初无降志。及河南统军司令史斡里朵，为人狡险，憙图事，斡论取兵于河南统军使陁满讹里也，斡里朵与俱来，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与熙宗弑逆，构杀韩王亨，世宗疏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领其职，因而授之。完颜布辉为副统，以罪解职，居京师。于是可喜、斡论、李惟忠、斡里朵、璋、布辉谋，欲因扈从军士怨望作

乱。斡论曰："押军猛安沃窟刺，必不违我。"惟忠曰："惟忠尝为神翼军总管，有两银牌尚在，可以矫发内藏赏士。万户高松与我旧，必见听。"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无难矣。"斡论往约沃窟刺，沃窟刺从之。惟忠旆说高松，高松不听，语在《松传》。

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谒山陵，可喜中道称疾而归。乙亥夜，召斡论、惟忠、斡里朵、璋、布辉会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高松军，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辉乃擒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刺，诣有司自首。既下诏狱，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谋，及与斡论面质，然后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孙惟数人在，恻然伤之。诏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孙皆不缘坐。遂诛斡论、惟忠、斡里朵、沃窟刺等，其沃窟刺下谋克士卒皆释之。除璋彰化军节度使，布辉浚州防御使。辛巳，诏天下。是日，赐扈从万户银百两，猛安五十两，，谋克绢十匹，甲士绢五匹、钱六贯，阿里喜以下赐各有差。

阿琐，宗强之幼子也。长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国上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居于中都。

海陵伐宋，以左卫将军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签。世宗即位东京，阿琐与璋等守城军官乌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杀沙离只、府判抹捻撒离喝。众以阿琐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谋克石家奴、乌林荅愿、蒲察蒲查、大兴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东京。

大定二年，授横海军节度使，刚以名鹰，诏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军，以母忧去官。起复兴平军节度使，赐以袭衣厩马。迁广宁尹，坐赃一万四千余贯，诏杖八十，削两阶，解职。入见于常武殿，上曰："朕谓汝有才力，使之临民。今汝在法当死，朕以亲亲之故，曲为全贷。当思自今戒惧，勿复使恶声达于朕听。"改平凉、济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鲁补。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统三年，为东京留守，拜左副元帅，兼会宁牧。进拜都元帅，兼判大宗正事。再迁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封曹国王。

海陵谋弑立，畏宗敏尊且材勇，欲构诬以除之。时熙宗屡杀大臣，宗敏忧之，谓海陵曰："主上喜残杀，而国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时，

适左右无人，海陵将以此为指斥构害之，自念无证不可发，乃止。

及弑熙宗，使葛王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闻海陵召，疑惧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与之相见。"宗敏入宫，海陵欲杀之，尚犹豫，以问左右。乌带曰："彼太祖子也，不杀之，众人必有异议，不如除之。"乃使仆散忽土杀之，忽土刃击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肤发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见杀宗敏，问于众曰："国王何罪而死？"乌带曰："天许大事，尚已行之，此虮虱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为太师，进封爵。妃蒲察氏，进国号。封子撒合辇舒国公，赐名褒，进封王；阿里罕封密国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杀诸宗室，阿里罕遂见杀。大定间，诏复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峻子也，本名常胜，为北京留守，弟查剌为安武军节度使。

皇统七年四月戊午，左副点检蒲察阿虎特子尚主，进礼物，赐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海陵与唐括辩谋废立，海陵曰："若举大事，谁当立者。"海陵意谓己乃太祖长房之孙，当立。而辩与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胜乃熙宗之弟，辩答曰："无胙王常胜乎。"海陵复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由是海陵谓胙王有人望，不除之将不得立，故心忌常胜并阿楞。是时，阿楞方为奉国上将军。

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胜也，使特思鞫之，无状。特思乃尝疑海陵与唐括辩时时窃议，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胜心，因此可以除之，谓熙宗曰："孙进反有端，不称他人，乃称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胜、查剌。特思鞫不以实，故出之矣。"熙宗以为然，使唐括辩、萧肄按问特思，特思自诬服，故出常胜罪。于是，乃杀常胜及其弟查剌，并杀特思。海陵乘此并挤阿楞杀之。阿楞弟挞楞，熙宗本无意杀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诛，其弟安得独存。"又杀之。熙宗以海陵为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诈也。

海陵篡立，追封常胜、查剌、阿楞官爵，亲临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诸王，侍食于清辉殿，曰："或称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谲诈，睢盱杀人，空虚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诸孙中，惟胙王

元天性贤者也。”

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迁大宗正丞，兼劝农副使。上问宰臣曰：“合住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参政宗浩对曰：“为人清廉干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阳温胙王元，外若愚讷，临事明敏过人。朕于兄弟间，于元尤款密。”

赞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国家，举无遗策，而诸子勇略材识，足以遂父之志。传及太宗，而诸孙享其成矣。

列传第八列传第八

○撒改宗宪本名阿懒习不失宗亨本名挞不也宗贤本名赛里石土门忠本名迪古乃习室思敬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孙，韩国公劾者之长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于次最长。景祖方计定诸部，爱世祖胆勇材略。及诸子长，国俗当异宫居，而命劾者与世祖同邸，劾者专治家务，世祖主外事。世祖袭节度使，越劾孙而传肃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袭位，念劾者长兄不得立，遂命撒改为国相。

穆宗履藉父兄址业，锄除强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马纪岭道攻阿疏，穆宗自将，期阿疏城下会军。撒改行次阿不塞水，乌延部斜勒勃堇来谒，谓撒改曰："闻国相将与太师会军阿疏城下，此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抚定潺蠢、星显之路，落其党附，夺其民人，然后合军未晚也。"撒改从之，攻钝恩城，请济师，穆宗与之，撒改遂攻下钝恩城，而与穆宗来会阿疏城下。钝恩在南，阿疏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会攻阿疏。闻其用斜勒计，先取钝恩城，与初议不合，颇不然之。及辽使来止勿攻阿疏，然后深以先取钝恩城为功也。及以国相都统讨留可、诈都、坞塔等军，而阿疏亡入于辽，终不敢归，留可、诈都、坞塔、钝恩皆降。

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明年甲午，嗣节度命方至。

辽主荒于游畋，政事怠废，太祖知辽可伐，遂起兵。九月，与辽人战于界上，获谢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则以所获谢十乘马，撒改及将士皆欢呼曰："义兵始至辽界，一战面是胜，灭辽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因劝进，太祖未之从也。十月，师克宁江州，破辽师十万于鸭子河，师还。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辞不失率诸将复劝进。收国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国相如故。伐辽之计决于迪古乃，赞成大计实自撒改启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属，且长房，继肃宗为国相，既贵且重，故身任大计，赞成如此，诸人莫之或先也。

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

之礼焉。七月，，太宗为谙版勃极烈，撒改国论勃极烈，辞不失阿买勃极烈，杲国论昊勃极烈。勃极烈，女直之尊官也。太衣自正位号，凡半岁，未闻有封拜。太宗介弟优礼绝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辞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国论胡鲁勃极烈。天辅五年，薨。太祖往吊，乘白马，膀额哭之恸。及葬，，复亲临之，赠以所御马。

撒改为人，敦厚多智，长于用人，家居纯俭，好稼穑。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当时有言："不见国相，事何从决。"及举兵伐辽，撒改每以宗臣为内外倚重，不以战多为其功也。天会十五年，追封燕国王。正隆降封陈国公。大定三年，改赠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忠毅。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宗翰、宗宪。宗翰别有传。

宗宪三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挞懒、宗隽唱议以齐地与宋，宗宪廷争折之，当时不用其言，其后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如宗宪策。以捕宗磐、宗隽功。授昭武大将军"修国史，累官尚书左丞。熙宗从容谓之曰："响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卿以为不当与，今复取之，是犹用卿言也。卿识虑深远，自今以往，其尽言无隐。"宗宪拜谢，遂摄门下侍郎。

初，熙宗以疑似杀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无罪，深闵惜之，谓宗宪曰："希尹有大功于国，无罪而死，朕将录用其孙，如之何？"宗宪对曰："陛下深念希尹，录用其孙，幸甚。若不先明死者无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复希尹官爵，用其孙守道为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五年，将肆赦，议覃恩止及女直人，宗宪奏曰："莫非王臣，庆幸岂可有间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转行台平章政事。天德初，为中京留守、安武军节度使。封河内郡王。改太原尹，进封钜鹿郡王。正隆例夺王爵，再迁震武、武定军节度使。

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诏曰："叔若能来，宜速至此，若为纥石烈志宁、白彦敬所遏，亦不烦叔忧。"宗宪闻世宗即位，先已弃官来归，与使

者遇于中都，遂见上于小辽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诏与元帅完颜彀英同议军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仆散忠义自行台朝京师，宗宪摄行台尚书省事。召为太子太师，上谓宗宪曰："卿年老旧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谨训导之。"俄拜平章政，太子太师如故。诏以《太祖实录》赐宗宪及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左丞纥石烈良弼、判秘书监温王爽各一本。

移剌高山奴前为宁州刺史，以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孙宗族中无显仕者，以为秘书少监。是时，母丧未除，有司奏其事，宗宪曰："高山奴傲狠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为人如此，岂可玷职位哉。"追还制命，因顾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曰："此朕之过举，不可不改，卿等当尽心以辅朕也。"有司言，诸路猛安谋克，怙其世袭多扰民，请同流官，以三十月为考。诏下尚书省议，宗宪乃上议曰："昔太祖皇帝抚定天下，誓封功臣袭猛安谋克，今若改为迁调，非太祖约。臣谓凡猛安谋克，当明核善恶，进贤退不肖，有不职者，其弟侄中更择贤者代之。"上从其议。进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辍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习不失本作辞不失，后定为习不失，昭祖之孙，乌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无继嗣，与威顺皇后徒单氏祷于巫，而生景祖及乌骨出。乌骨出长而酗酒，屡悖其母。昭祖没，徒单氏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单氏自以为事，而景祖乃得免。

习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袭节度，肃宗与拒桓赧、散达，战于斡鲁绀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军，吏士无人色。世祖使习不失先阵于脱豁改原，而身出搏战，败其步军。习不失自阵后奋击之，败其骑军，所乘马中九矢，不能驰，遂步趋而出。方战，其外兄乌葛名善射，居敌骑中，将射，习不失熟视识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为推锋居前如此。"以弓弰击马首而去。是役也，习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达既败，习不失马弃阵中者亦自归。

世祖尝疑术甲孛里笃或与乌春等为变，遣习不失单骑往观，孛里笃与忽鲁置酒楼上以饮之。习不失闻其私语昵昵，若将执己者，一跃下楼，傍出籓篱之外，弃马而归，其勇如此。杯乃约乌春举兵，世祖至苏素海甸与乌春遇，肃宗前战，斜列、习不失佐之，束缊纵火，烟焰蔽天，大败乌春，执杯乃以归。太祖获麻产，献馘于辽，辽人赏功，穆宗、太祖、欢都、习不失皆为详隐焉。后与阿里合懑、斡带俱佐撒改攻

留可城，下之。太祖伐辽，使领兵千人，夹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习不失之策与太祖合，卒破十万之师，挫其军锋。遂与太宗、撒改等劝进。收国元年七月，与太宗、撒改、杲俱为勃极烈，习不失为阿买勃极烈云。

天辅七年，太宗与习不失居守，郓王昂违纪律失众，法当死。于是，辽人以燕京降，宋人约岁币。三月，世宗生。习不失谓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义，宁屈法以全之。今国家迭有大庆，可减昂以无死，若主上有责言，以我为说。"太宗然之，遂杖昂以闻。太祖每伐辽，辄命习不失与太宗居守，虽无方面功，而倚任与撒改比侔矣。是岁七月，薨会太祖班师道病，太宗奉迎谒见，恐太祖感动而疾转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辄问曰："阿买勃极烈安在？"太宗绐对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曹国公。大定三年，进封金源郡王，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忠毅。

子鹘沙虎，国初有功，天会间，为真定留守。子挞不也。

宗亨本名挞不也，性忠谨。天眷初，以宗室子，充护卫。擒宗磐、宗隽有功，加忠勇校尉，迁昭信校尉、尚厩局直长。三年，升本局副使。丁父忧，时宗正官属，例以材选，宗亨在选中，遂起复，为淑温特宗室将军。改会宁府少尹，历登州刺史，改献州刺史，为特满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转运使，改泽州定国军节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职领武扬军都总管，过淮。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宗亨，宗亨得诏，即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几，为北京路兵马都统，以讨契丹贼。右副元帅仆散忠义与窝斡遇于花道，宗亨与左翼万户蒲察世杰等，以七谋克军与之战，失利。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率众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诈降，宗亨信之。扎八诡曰："括里遁，愿往邀。"宗亨听其去。大纵军士，取贼所弃囊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为宁州刺史。

宗贤本名赛里，习不失之孙也。从都统杲取中京，袭辽帝于鸳鸯泺。宗翰使挞懒袭耶律马哥，都统使蒲家奴及赛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赛里、斜野、裴满胡挞、达鲁古厮列、耶律吴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谕，获辽留守迪越家人辎重，并降群牧官木卢瓦，得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赛里等趋业迭，遂以偏师深入，敌邀击之，撒合战没。蒲家奴至旺国崖西，赛里兵会之。累官至左副点检。

天眷二年，方捕宗隽，赛里坐会饮其家，夺官爵。未几，复官。皇统四年，授世袭谋克，转都点检，封豳国公。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兼中书令。进拜太保、左丞相，监修国史。罢为左副元帅。无何，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进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监修国史。出为南京留守，领行台尚书省事。复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再为太保，领三省事。复为左丞相，兼都元帅。

赛里自护卫，未十年位兼将相，常感激，思自效以报朝廷。虽于悼后为母党，后专政，大臣或因之以取进用，赛里未尝附之。皇太子济安薨，魏王道济死，熙宗未有嗣子，赛里劝熙宗选后官以广继嗣，不少顾忌于后，后以此怨之。与海陵同在相位，未尝少肯假借，海陵虽专而心惮赛里，外以属尊加礼敬而内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赛里，因与后共力排出之，赛里亦不以是少变。

胙王常胜死，熙宗纳其妻宫中，顷之，杀悼后及妃数人，将以常胜妻为后，未果也。及海陵弑熙宗，诡以熙宗将议立后，召诸王大臣，赛里闻召，以为信然，将入宫，谓人曰："上必欲立常胜妻为后，我当力争之。"及被执，犹以为熙宗将立常胜妻，而先杀之也，曰："谁能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独念主上左右无助耳。"遂遇害。

石土门，汉字一作神徒门，耶懒路完颜部人，世为其部长。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孙，虽同宗属，不相通问久矣。景祖时，直离海使部人邈孙来，请复通宗系。景祖留邈孙岁余，厚其饩廪饮食，善遇之。及还，以币帛数筐为赠，结其厚意。久之，耶懒岁饥，景祖与之马牛，为助籴费，使世祖往致之。会世祖有疾，石土门日夕不离左右，世祖疾愈辞归，与握手为别，约它日无相忘。石土门体貌魁伟，勇敢善战，质直孝友，强记辩捷，临事果断。

世祖袭位，交好益深，邻部不悦，遂合兵攻之。石土门使弟阿斯懑率二百人南下拒敌，敌兵千人，已出其东据高阜，石土门将五千人迎击之。敌将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战，石土门射中其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门腹，石土门拔箭，战愈力。阿斯懑与勇士七人步战，杀斡里本，诸部兵遂败。石土门因招谕诸部，使附于世祖，世祖嘉之。后伐乌春、窝谋罕及钝恩、狄库德等，皆以所部从战，有功。

弟阿斯懑寻卒，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就以代辽之议访之。方会祭，有飞鸟自燕而西，太祖射之，矢贯左翼而坠，石土门持至上前称庆曰："乌鸢人所甚恶，今射获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献

之，后以本部兵从击高丽。及伐辽，功尤多。王师攻下西京，赐以金牌。其子蝉蠢从行，上语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辽，俟其获，当以为汝妇。”竟如其言。

上之西征，诸将皆从，石土门乃率善射者三百人来卫京师，时太宗居守，喜其至，亲出迎劳。继闻黄龙府叛，与睿宗讨平之，睿宗赐以奴婢五百人，师还，赏赉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习失、思敬。

完颜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门之弟。太祖器重之，将举兵伐辽，而未决也，欲与，迪古乃计事，于是宗斡、宗干、完颜希尹皆从。居数日，少间，太祖与迪古乃冯肩而语曰：“我此来岂徒然也，有谋于汝，汝为我决之。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可取也。吾欲举兵，杖义而西，君以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众乐为用。辽帝荒于畋猎，政令无常，易与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辽，使婆卢火来征兵，迪古乃以兵会师。收国元年十二月，上御辽主兵，次爻刺，迪古乃与银术哥守达鲁古路。二年，与斡鲁、蒲察会斡鲁古，讨高永昌，破其兵，东京降。遂与斡鲁古等御耶律捏里，败之于蒺藜山，拔显州，乾、惠等州降。

天辅二年，与娄室俱入见，上曰：“辽主近在中京，而敢辄来，各杖之三十。”太祖驻军草泺，迪古乃敢奉圣州，破其兵五千于鸡鸣山，奉圣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胜口，以代石土门为耶懒路都勃堇。天会二年，以耶懒地蒲斥卤，迁其部于苏滨水，仍以术实勒之田益之。

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师。十四年，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飨太祖庙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习室。康宗时，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习室从斡赛军。太祖攻宁江州，习室推锋力战，授猛安。后从斜也克中京，袭辽主于鸳鸯泺，略定山口，败夏将李良辅兵，与娄室俱获辽帝于余睹谷。

宗翰伐宋，与银术可围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帅府以怀、孟北阻太行，南濒河，控制险要，使习室统十二猛安军镇抚之。”于是，殄平寇盗，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会五年，薨。熙宗时，赠特进。大定间，谥威敏。

世宗思太祖、太宗创业艰难，求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图像于衍庆宫：辽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斡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娄室、楚王宗雄、鲁王阇母、金源郡王银术可、隋国公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习室凡二十一人。

初，海陵罢诸路万户，置苏滨路节度使。世宗时，近臣奏请改苏滨为耶懒节度使，不忘旧功。上曰："苏滨、耶懒二水相距千里，节度使治苏滨，不必败。石土门亲管猛安于孙袭封者，可改为耶懒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懒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懑之子，习失弟也。初名思恭，避显宗讳改焉。体貌雄伟，美须髯，纯直有材干。年十一，从其父谒见太祖。太祖在纳邻淀，方猎，因诏从猎，射黄羊获之，太祖赐以从马。

宗翰自太原伐宋，从其兄习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从完颜活女涉渡河，下洛阳、围汴皆有功。师还，隶辽王宗干麾下。太宗幸东京温汤，思敬权护卫，押卫卒百人从行。领谋克。从征术虎麟有功，遂充护卫。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隽功，迁显武将军。

熙宗捕鱼混同江，网索绝，曹国王宗敏乘醉，鞭马入江，手引系网大绳，沉于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仓卒莫有应者，思敬跃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称叹，赏赉甚厚。擢右卫将军，袭押懒路万户，授世袭谋克。七年，召见，赐以袭衣、厩马、钱万贯。及归，复遣使赐弓剑。是年，入为工部尚书，改殿前都点检。无何，为吏部尚书。

天德初，为报谕宋国使。宋人以旧例，请观钱塘江潮，思敬不观，曰："我国东有巨海，而江水有大于钱塘者。"竟不往。使还，拜尚书右丞，罢为真定尹。用廉，封河内郡王，徙封钜鹿。丁母忧，起复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夺王爵，改庆阳尹。

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讨使，封济国公，兼天德军节度使。俄为北路都统，佩金牌及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将本路兵二千，会孛古底，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伺契丹贼出没之地，置守御，远斥候，贼至则战，不以昼夜为限。诏孛古底曰："尔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战。"仆散忠义败窝斡于陷泉，诏思敬选新马三千，备追袭。

窝斡入于奚中，思敬为元帅右都监，以旧领军入奚地张哥宅，会大军讨之。败伪节度特末也，获二百余人。贼降将稍合住与其党神独斡，执窝斡并其母徐辇、妻子弟侄家属及金银牌印诣思敬降。思敬献俘于京师，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玉带、厩马、名鹰。拜右副元帅，经略南边，驻山东。罢为北京留守。复拜右副元帅，仍经略山东。

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难处，欲使相聚居之，遣户部郎中完颜让往元帅府议之。思敬与山东路总管徒单克宁议曰："大军方进伐宋，宜以家属权寓州县，量留军众以为备御。俟边事宁息，猛安谋克各使聚居，则军民俱便。"还奏，上从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还京师，以为北京留守，赐金鞍、勒马。七年，召为平章政事。先是，省并猛安谋克，及海陵时无功授猛、克者，皆罢之，失职者甚众。思敬请量才用之，上从其请。

思敬前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为妾。至是，其兄乞离异，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诏还其家。

九年，拜枢密使，上疏论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汉人以文理选试。其二，契丹人可分隶女直猛安。其三，盐泺官可罢去。其四，与猛安同勾当副千户官亦可罢。其五，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上皆从之。其后女直人试进士，夹谷衡、尼厖古鉴、徒单镒、完颜匡辈，皆由此致宰相，实思敬启之也。

久之，上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上大悦。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谏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辍朝，亲临丧，哭之恸。曰："旧臣也。"赙赠加厚，葬礼悉从官给。

孙吾侃术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将军，授速滨路宝邻山猛安。

赞曰：劾者让国世祖，以开帝业。撒改治国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谋远略，为一代宗臣，贤矣哉。习不失盖前人之愆，著勋五世。《易》曰"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谓乎。始祖与季弟异部而处，子孙俱为强宗，而取辽之策，卒定于迪古乃，岂天道阴有以相之邪。

列传第九列传第九

○斡鲁斡鲁古勃堇婆卢火吾扎忽阇母宗叙本名德寿

斡鲁，韩国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苏滨水含国部斡豁勃堇及斡准、听备二部有异志，斡带治之，斡赛、斡鲁为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归。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赛母疾病，斡鲁代将其兵者数月。斡鲁亦对筑九城与高丽抗，出则战，入则守，斡赛用之，卒城高丽。

收国二年四月，诏斡鲁统诸军，与阇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统斡鲁古等，伐高永昌。诏曰："永昌诱胁戍卒，窃据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远大计，其亡可立而待也。东京渤海人德我旧矣，易为招怀。如其不从，即议进讨，无事多杀。"

高永昌渤海人，在辽为裨将，以兵三千，屯东京八甑口。永昌见辽政日败，太祖起兵，辽人不能支，遂觊觎非常。是时，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永昌乃诱诸渤海，并其戍卒人据东京，旬月之间，远近响应，有兵八千人，遂僭称帝，改元隆基。辽人讨之，久不能克。

永昌使挞不野、杓合，以币求救于太祖，且曰："愿并力以取辽。"太祖使胡沙补往谕之曰："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可乎。若能归款，当处以王爵。仍遣系辽籍女直胡突古来。"高永昌使挞不野与胡沙补、胡突古偕来，而永昌表辞不逊，且请还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药师奴与挞不野往招谕之。

斡鲁方趋东京，辽兵六万来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乌论石准与战于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鲁与辽军遇于浑州，败之，进攻浑州，取之。永昌闻取浑州，大惧，使家奴铎刺以金印一、银牌五十来，愿去名号，称藩。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之。会渤海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缓师耳。斡鲁进兵，永昌遂杀胡沙补等，率众来拒。遇于沃里活水，我军既济，永昌之军不战而却，逐北至东京城下。明日，永昌尽率其众来战，复大败之，遂以五千骑奔长松岛。

初，太祖下宁江州，获东京渤海人皆释之，往往中道亡去，诸将请杀之，太祖曰："既以克敌下城，何为多杀。昔先太师尝破敌，获百余人，释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来降。今此辈亡，后日当有效

用者。”至是，东京人恩胜奴、仙哥等，执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宁江州所释东京渤海人也。先太师，盖谓世祖云。未几，挞不野执永昌及铎刺以献，皆杀之。于是，辽之南路系籍女直及东京州县尽降。

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留乌蠹知东京事。诏除辽法，省赋税，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鲁上谒于婆鲁买水，上慰劳之。辛亥，幸斡鲁第，张宴，官属皆预，赐赉有差。

烛偎水部实里古达，杀酬斡、仆忽得，斡鲁分胡刺古、乌蠹之兵讨之。酬斡宗室子，魁伟善战，年十五，隶军中，多见任用。以兵五百，败室韦，获其民众。及招降烛偎水部，以功为谋克。仆忽得初事撒改，从讨萧海里，降烛偎水部，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达鲁古城，皆有功。其破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去，仆忽得追复之。至是，与酬斡同被害。

斡鲁至石里罕河，实里古达遁去，追及于合挞刺山，诛其首恶四人，抚定余众。诏曰：“汝讨平叛乱，不劳师众，朕甚嘉之。酬斡等死于国事，闻其尸弃于河，俟冰释，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户为一谋克，以众所推服者领之，仍以其子弟等为质。”斡鲁乃还。天眷中，酬斡赠奉国上将军，仆忽得赠昭义大将军。

斡鲁从都统袭辽主，辽主西走，西京已降复叛，敌据城西浮图，下射攻城者。斡鲁与鹘巴鲁攻浮图，夺之，复以精锐乘浮图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国王使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于天德之境。娄室与斡鲁合军击败之，追至野谷，杀数千人。夏人渡涧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辽主在阴山、青冢之间，斡鲁为西南路都统，往袭之。使勃刺淑、撒曷懑以兵二百，袭辽权六院司喝离质于白水泺，获之。辽主留辎重于青冢，领兵一万，往应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辽主营，尽俘其妻、子、宗族，得其传国玺。斡鲁使使奏捷曰：“赖陛下威灵，屡败敌兵，辽主无归，势必来降。已严戒邻境，毋纳宋人，合馈军粮，令银术可往代州受之。”诏：“遍谕有功将士，俟朕至彼，当次第推赏。辽主戚属勿去其舆帐，善抚存之。辽主伶俜去国，怀悲负耻，恐陨其命。孽虽自作，而尝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来，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杨璞征粮于宋，银术可不须往矣。辽赵王习泥烈及诸官吏，并释其罪，且抚慰之。”

太祖还京师，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斡鲁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师，诏：“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决之。”斡鲁奏

曰："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人侵赐地求援兵。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盖有异图。"诏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诚有异图。宜谨守备，尽索在夏户口，通闻两国，事审处之。"斡鲁复请弗割山西与宋，则辽主不能与宋郭药师交通。复诏曰："宗翰请毋与宋山西地，卿复及此，疆场之事当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鲁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事。天会五年，薨。皇统五年，追封郑国王。天德二年，酏享太祖庙廷。

子撒八，银青光禄大夫。子赛里。

斡鲁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辽，使斡鲁古、阿鲁抚谕斡忽、急赛两路系辽女直，与辽节度使挞不也战，败之，斩挞不也，酷辇岭阿鲁台罕等十四太弯皆降，斡忽、急赛两路亦降。与辽都统实娄战于咸州西，败之，斩实娄于阵，与娄室克咸州。陁满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鲁古，邻部户七千亦来归，遂与辽将喝补战，破其军数万人。太祖嘉之，以为咸州军帅。

斡鲁伐高永昌于东京，斡鲁古以咸州军佐之。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来伐，迪古乃、娄室、婆卢火等将二万众，合斡鲁古咸州兵往击之。

胡突古尝叛入于辽，居于东京，高永昌据东京，太祖索之以归。斡鲁古伐永昌，以便宜署胡突古为千户。散都鲁、讹鲁补皆无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权谋克斛拔鲁、黄哥、达及保等职，皆非其罪。太祖闻之，尽复斛拔鲁等谋克，胡突古等皆罢去。

太祖闻斡鲁古军中往往阙马，而官马多匿于私家，遂检括之。耶律捏里、佛顶遗斡鲁古书，请和。斡鲁古以捏里书并所答书来上，且请曰："复有书问，宜如何报之？"诏曰："若彼再来请和，汝当以阿疏等叛亡，索而不获至于交兵，我行人赛剌亦不遣还。若归赛剌，及送阿疏等，则和好之议方敢奏闻。仍恐议和非实，无失备御。"

耶律捏里军蒺藜山，斡鲁古以兵一万，戍东京。太祖使迪古乃、娄室复以兵一万益之，诏曰："辽主失道，肆命徂征，惟尔将士，当体朕意，拒命者讨之，服者抚安之。毋贪俘掠，毋肆杀戮。所赐捏里诏书，可传致也。"诏捏里曰："汝等诚欲请和，当废黜昏主，择立贤者，副朕吊伐之意，然后可议和约。不然，当尽并尔国。其审图之。"捏里复书斡鲁古，云："降去人痕孛见还，则当送阿疏等。"上曰："痕孛等乃交兵之后来降，阿疏则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异。"复诏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

阿疏至显州，各遣重臣议疆场事。

斡鲁古等攻显州，知东京事完颜斡论以兵来会，即以兵三千先渡辽水，得降户千余，遂薄显州。郭药师乘夜来袭，斡论击走之。斡鲁古等遂与捏里等战于蒺藜山，大败辽兵，追北至阿里真陂，获佛顶家属。遂围显州，攻其城西南，军士神笃逾城先入，烧其佛寺，烟焰扑人，守陴者不能立，诸军乘之，遂拔显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后为闾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无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银二州居之。

捏里再以书来请和，斡鲁古承前诏，以阿疏为言，答之。驻军显州以听命。赐斡鲁古等马十匹，诏曰："汝等力摧大敌，攻下诸城，朕甚嘉之。辽主未获，人心易摇，不可恃战胜而失备御。"辽双州节度使张崇降，斡鲁古以便宜命复其职，仍令世袭。

斡鲁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劾里保、双古等告斡鲁古不法事：辽帝在中京可追袭而不追袭，咸州粮草丰足而奏数不以实，攻显州获生口财畜多自取。捏里、孛剌束等亦告孛堇蕾葛、麻吉、窝论、赤闰、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财畜。遂以阇哥代为咸州路都铣。

阇哥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鲁古治咸州。初，迪古乃、娄室奏，攻显州新降附之民，可迁其富者于咸州路，其贫者徙内地。于是，诏使阇哥择其才可干事者授之谋克，其豪右诚心归附者拟为猛安，录其姓名以闻，饥贫之民，官赈给之，而使阇母为其副统云。久之，辽通、祺、双、辽四州之民八百余家，诣咸州都统降。上曰："辽人赋敛无度，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诸部，择善地以处之。"

太祖召斡鲁古自问之，斡鲁古引伏。阇哥鞫窝论等。诏降斡鲁古为谋克，而禁锢窝论等。天辅六年，讨贼于牛心山，道病卒。天眷中，赠特进。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大定十五年，谥庄翼。

婆卢火，安帝五代孙。太祖伐辽，使婆卢火征迪古乃兵，失期，杖之。后与浑黜以四千人，往助娄室、银术哥攻黄龙府。辞勒罕、撒孛得兄弟，直撷里部人，尝寇耶懒路，穆宗遣婆卢火讨之。至阿里门河，辞勒罕伪降，遂略马畜三百而去，复掠兀勒部二十五寨。太祖复使婆卢火讨之。婆卢火渡苏衮河，招降旁近诸部，因籍丁壮为军，至特滕吴水，辙孛得伪降，复叛去，执而杀之。婆卢火至特邻城，围之，辞勒罕遁去。婆卢火破其城，执其妻子，辞勒罕遂降，曰："我之马牛财货尽矣，

何以为生。”婆卢火与之马十匹。直撷里部产良马，太祖使纥石烈阿习罕掌其畜牧，婆卢火及子婆速，俱为谋克。

天辅五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俱徙焉。唯族子撒剌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徙。

太祖取燕京，婆卢火为右翼，兵出居庸关，大败辽兵，遂取居庸。萧妃遁去，都监高六等来送款乞降。习古乃追萧妃至古北口，萧妃已过三日，不及而还。上令婆卢火、胡实赉率轻骑追之，萧妃已远去，获其从官统军察剌、宣徽查剌，并其家族，及银牌二、印十有一。

及迭剌叛，婆卢火、石古乃讨平之，其群官率众降者，就使领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头及银牌给之。

同时有婆卢火者，娄室平陕西，婆卢火、绳果监战。后为平阳尹，西南路招讨使，终于庆阳尹。

泰州婆卢火守边屡有功，太宗赐衣一袭，并赐其子剖叔。八年，以甲胄赐所部诸谋克。天会十三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驻乌骨迪烈地，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刚毅。

子剖叔，袭猛安，天眷二年，为泰州副都统，子斡带，广威将军。

婆速，官特进，子吾扎忽。

吾扎忽，善骑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从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统二年，权领泰州军。平陕西，至泾州，大破宋兵于马西镇，超迁宁远大将军，袭猛安。复以本部军从宗弼，权都统。正隆末，从海陵伐宋。契丹反，与德昌军节度使移至懑同讨契丹，许以便宜从事。

大定初，除咸平尹，驻军泰州。俄改临潢尹，摄元帅左都监。与广宁尹仆散浑坦俱从元帅右都监神土懑解临潢之围。契丹引众东行，吾扎忽追及于窊历山。押军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敌，攻官军，官军失利。泰州节度使乌里雅来救，未至临潢与敌遇，乌里雅败，仅以数骑脱归。敌攻泰州，其势大振，城中震骇，将士不敢出战，敌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持钅算刀循城，应敌力战，斫刈甚众，敌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乃使谋克蒲卢浑徙百姓旁邑及险厄之地，以

俟大军。明年，聚甲士万三千于济州，会元帅谋衍，败窝斡于长泺。战霿{□松}河，战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节度使，卒。

吾扎忽性聪敏，有才智，善用军，常出敌之不意，故能以寡敌众，而所往无不克，号为“鹘军”云。

阇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异母弟也。高永昌据东京，斡鲁往伐之，阇母等为之佐。已克渾州，城中出奔者阇母邀击殆尽。与永昌隔沃里活水，众遇淖不敢进，阇母以所部先济，诸军毕济。军东京城下，城中人出城来战，阇母破之于首山，歼其众，获马五百匹。

及斡鲁古以罪去咸州，阇母氏代之，于是阇母为咸州路副统。辽议和久不成，太祖进兵，诏咸州路都统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阇母以余兵会于浑河。太祖攻上京，实临潢府，谕之不下。辽人恃储蓄自固。上亲临阵，阇母以众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率众出降。都统杲兵至中京，阇母自城西沿土河以进，城中兵尚余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

宗翰等攻西京，阇母、娄室等于城东为木洞以捍蔽矢石，于北隅以刍茭塞其隍，城中出兵万余，将烧之。温迪罕蒲匣率众力战，执旗者被创，蒲匣自执旗，奋击却之。又为四轮革车，高出于堞，阇母与麾下乘车先登，诸军继之，遂克西京。

与辽步骑五千战于朔州之境，，斩首三百级。复败辽骑三百于河阴。辽兵五千屯于马邑县南，复击破之，隳其营垒，尽得其车马、器械。辽兵三万，列营于西京之西，阇母以三千击之。阇母使士卒皆去马，阵于沟堑之间，曰：“以一击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战也。”谓众曰：“若不胜敌，不可以求生。”于是人皆殊死战，辽兵遂败，追至其营而止。明日，复败其兵七百余人。

兴中府宜州复叛，阇母讨之，并下诏招谕，诏阇母曰：“辽之土地皆为我有，彼虽复叛，终皆吾民，可纵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钵、吾挞等获契丹九斤，兴中平。

阇母为南路都统，讨回离保，诏曰：“回离保以乌合之众，保据险阻，其势必将自毙。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讨。”耶律奥古哲等杀回离保于景、蓟之间，其众遂溃。

张觉据平州叛，入于宋，阇母自锦州往讨之。觉将以兵胁迁、来、

润、隰四州之民阇母至润州，击走张觉军，逐北至榆关，遣俘侍书招之。复败觉兵于营州东北，欲乘胜进取南京。时方暑雨，退屯海□需，逐水草休息，使仆虺、蒙刮两猛安屯润州，制未降州县，不得与觉交通。九月，阇母破觉将王孝古于新安，败觉军于楼峰口。复与觉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太宗使宗望问阇母败军之状，宗望遂以阇母军讨觉。及宗望破张觉，太宗乃赦阇母，召宗望赴阙。

阇母连破伪都统张敦固，遂克南京，执敦固杀之。上遣使迎劳之，诏曰："闻下南京，抚定兵民，甚善。诸军之赏，卿差等以给之。"又诏曰："南京疆场如旧，屯兵以镇之。命有司运米五万石于广宁，给南京、润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杀其节度使韩庆民，得粮五千石。诏以南路岁饥，许田猎。

其后宋童贯、郭药师治兵，阇母辄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语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请伐宋，于是阇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阇母属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请以为都统，己监战事。于是阇母为都统，扫喝副之，败郭药师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锋渡河围汴，宋人请盟。将士分屯于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宗望还山西，阇母与刘彦宗留燕京，节制诸军。

八月，复伐宋，大军克汴州，诸军屯于城上。城中诸军溃而西出者十三万人，阇母、挞懒分击，大败之。师还，阇母为元帅左都监，攻河间，下之，大破敌兵万余于莫州。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阇母与宗弼分兵破山谷诸屯。宋李成兵围淄州，乌林荅泰欲破之。阇母克潍州。迪古补、术烈速连破赵子昉等兵，至于河上。乌林荅泰欲破敌于灵城镇。及仪伐康王，阇母欲先定河北，然后进讨，太宗乃酌取群议之中，使娄室取陕西，宗翰、宗辅南伐。

天会七年，薨，年四十。熙宗时，追封吴国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庙廷。正隆，改封谭王。大定二年，徙封鲁王，谥庄襄。

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寿，阇母第四子也。奇伟有大志，喜谈兵。天德二年，充护卫，授武义将军。明年，授世袭谋克，擢御院通进，迁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转国子司业，兼左补阙。正隆初，转符宝郎，在宫职凡五年，皆带剑押领宿卫。迁大宗正丞，以母忧去官。以本官起复，未几，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改左骁骑都指挥使。明年，海陵幸南

京，宗叙至汴。契丹撒八反，宗叙为咸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许以便宜。

宗叙出松亭关，取牛递于广宁。闻世宗即位，将归之。广宁尹按荅海弟燕京劝宗叙，乃还兴中。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见世宗于梁鱼务，授宁昌军节度使。

明年二月，契丹攻宁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骑兵三十、汉兵百二十人，自将击之。遇贼千余骑，汉兵皆散走，宗叙与女直、渤海三十骑尽锐力战，身被二创，所乘马中箭而仆，遂为所执。居百余日，会贼中有临潢民移剌阿塔等，盗马授之，得脱归。

宗叙陷贼久，尽得其虚实，见元帅完颜谋衍、平章政事完颜元宜，谓之曰："贼众乌合，无纪律，破之易耳。"于是帅府欲授军职，宗叙见谋衍贪卤掠，失事机，欲归白上，不肯受职，曰："我有机密，须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广宁，矫取驿马，驰至京师。而帅府先事以闻，上遣中使诘之曰："汝为节度，不度众寡，战败被获，幸得脱归，乃拒帅府命，辄自乘传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还军，并力破贼。"宗叙附奏曰："臣非辞难者，事须面奏，不得不来。"遂召入，乃条奏贼中虚实，及诸军进退不合事机状。诏大臣议，皆以其言为然。是时，已诏仆散忠义代谋衍为元帅进讨，于是拜宗叙为兵部尚书，以本职领右翼都统，率宗宁、乌延查剌、乌林荅剌撒兵各千人，号三万，佐忠义军。至花道，遇贼，与战，左翼都统宗亨先败走，忠义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击之，麾帐下士三百，舍马步战，贼不得逞。大军整列复至，合势击之，贼遂败去。而元帅右监军纥石烈志宁率军至，追及窝斡于陷泉，大破之。复与志宁及徒单克宁，追至七渡河，复大败之。元帅忠义遂留宗叙自从。贼平，入为右宣徽使。

宋兵据海州，将谋深入。诏以宗叙为元帅右监军，往御之。宗叙驻山东，分兵据守要害，敌不得西。寻奉诏，与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参议军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顿兵边陲，飞挽颇艰，乞俟秋凉进发。"上从其请。及还军，授以成算，赐袭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邓，比至襄阳，屡战皆捷。明年，宋人请和，军还，除河南路统军使。

河决李固渡，分流曹、单之间。诏遣都水监梁肃视河决，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决溢之患。今欲河复故道，卒难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决溢山东，非曹、单比也。沿河数州，骤兴大役，人心

动摇，恐宋人乘间扇诱，构为边患。”梁肃亦请听两河分流，以杀水势，遂止不塞。

十年，召至京师，拜参知政事，上曰：“卿奏黄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调，官吏为奸，率敛星火，所费倍蓰，委积经年，腐朽不可复用，若此等类，百孔千疮，百姓何以堪之。卿参朝政，择利而行，以副朕心。”及与上论南边事，宗叙曰：“南人遣谍来，多得我事情。我遣谍人，多不得其实。盖彼以厚赏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资谍人，徒费其财，何能为也。”

十一年，奉诏巡边。六月，至军中，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宗叙还。七月，病甚，遗表朝政得失，及边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见其遗表，伤悼不已，辍朝，遣宣徽使敬嗣晖致祭，赙银千两、彩四十端、绢四百匹。上谓宰臣曰：“宗叙勤劳国家，他人不能及也。”

初，宗叙尝请募贫民戍边屯田，给以廪粟，既贫者无艰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劳，得专农业。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谓宰臣曰：“戍边之卒，岁冒寒暑，往来番休，以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夺其农时，败其生业，朕甚闵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边圉强固，卿等何术可以致死。”左丞相良弼曰：“边地不堪耕种，不能久戍，所以番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务为未事耶。往岁，参政宗叙尝为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谓尽心于国者矣。今以两路招讨司、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详定以闻，朕将亲览。”

上追念宗叙，闻其子孙家用不给，诏赐钱三千贯。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列传第十列传第十

○娄室活女谋衍仲本名石古乃海里银术可彀英本名挞懒麻吉子沃侧拔离速习古乃

娄室，字斡里衍，完颜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为七水诸部长。太祖克宁江州，使娄室招输系辽籍女直，遂降移燉益海路太弯照撒等。败辽兵于婆剌趕山。复败辽兵，擒两将军。既而益改、捺末懒两路皆降。进兵咸州，克之。诸部相继来降，获辽北女直系籍之户。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众来戍边。太祖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召娄室。娄室见上于军中。上见娄室马多疲乏，以三百给之，使隶右翼宗翰军，与银术可纵兵冲其中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复与银术可戍边。

及九百奚营等部来降，则与银术可攻黄龙府，上使完颜浑黜、婆卢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败辽兵万余于白马泺。宗雄等下金山县，使娄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军蒺藜山，斡鲁古、娄室等破之，遂取显州。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进都统，从杲取中京，与希尹等袭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败奚王霞末，降奚部西陈度讹里剌。辽主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追至白水泺，获其内库宝物。数字遂与阇母攻破西京。复与阇母至天德、云内、宁边、东胜，其官吏皆降，获阿疏。

夏人救辽，兵次天德，娄室使突捻、补擷以骑二百为候兵，夏人败之，几尽。阿士罕复以二百骑往，遇伏兵，独阿士罕脱归。时久雨，诸将欲且休息，娄室曰：“彼再破吾骑兵，我若不复往，彼将以我怯，即来攻我矣。”乃选千骑，与习失、拔离速往。斡鲁壮其言，从之。娄室迟明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获生口问之，其帅李良辅也。将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乃使人报斡鲁。娄室分军为二，迭出迭入，进退转战三十里。过宜水，斡鲁军亦至，合击败之。

辽都统大石犯奉圣州，壁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照里、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获大石，其众遂降。辽辟里剌守奉圣州，弃城遁去。后与宗望追辽帝，娄室，蒲宗以二十骑候敌，败其军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将趋奉圣州，蒲察复败之，擒其主帅而还。夏人屯兵于可敦馆，宗翰遣

娄室戍朔州，筑城于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万，擒其帅赵公直。其后复袭辽帝于余都谷，获之。赐铁券，惟死罪乃笞之，余罪不问。

银术可围太原，宋统制刘臻救太原，率众十万出寿阳，娄室击破之，继败宋兵数千于榆次。宋张灏军出汾州，拔离速击走之。灏复营文水，数室也突葛速、拔离速与战，灏大败。宗翰定太原，娄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属县温泉、方山、离石，蒲察降寿阳，取平定军及乐平，复招降辽州及榆社、辽山、和顺诸县。宗翰趋汴州，使娄室等自平阳道先趋河南，曰："若至泽州，与赛里、婆卢火、习失遇，当与俱进。"习失之前军三谋克，败宋兵三千于襄垣，遇伏兵二千，又败之。撒剌荅破天井关，复破步兵于孔子庙南，遂降河阳。娄室军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来拒战，习失逆击败之，西京降。娄室取偃师，永安军、巩县降。撒剌荅败宋兵于汜水。于是，荥阳、荥泽、郑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与宗望会军于汴，使娄室率师趋陕津，攻河东郡县之未下者。阿离士罕败敌于河上，撒按败敌于陕城下，鹘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陕府。习古乃、桑衮破陕之散卒于平陆西北。活女别破敌于平陆。娄室破蒲、解之军二万，尽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绛、慈、隰、石等州。

宗翰往洛阳，使娄室取陕西，败宋将范致虚军，下同、华二州，克京兆府，获宋制置使傅亮，遂克凤翔。阿邻等破宋大兵于河中，斡鲁破宋刘光烈军于冯翊，讹特剌、桑衮败敌于渭水，遂取下邽。宗翰会京辅伐康王，命娄室、蒲察专事陕西，以婆卢火、绳果监战。绳果等遇敌于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娄室、蒲察克丹州，破临真，进克延安府，遂降绥德军及静边、怀远等城寨十六，复破青涧城。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娄室欲去之，赛里不可，曰："此与夏邻，且生他变。"城中无井，日取河水以为饮，乃决渠于东，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启郭门降，诸将率兵入城。守将徐徽言据子城，战三日，众溃，徽言出奔，获之。使之拜，不听，临之以兵，不为动，絷之军中。使先降者谕之使降，徽言大骂，与统制孙昂皆不屈，乃并杀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于是，娄室、婆卢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绥德，蒲察还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娄室置官府辑安之。别将斡论降建昌军。京兆府叛，娄室复讨平之。遂与阿卢补、谋里也至三原，讹哥金、阿骨欲击淳化兵，败之。娄室攻乾州，已筑甬道，列□驳具，而州降。遂进兵克邠州，军于京兆。

陕西城邑已降定者，辄复叛，于是睿宗以右副元帅，总陕西征伐。时娄室已有疾，睿宗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力战，军势复振，张浚军遂败。睿宗曰："力疾鏖战，以徇王事，遂破巨敌，虽古名将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银器，及甲胄，并马七匹与之。

天会八年，薨。十三年，赠泰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师。皇统元年，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赠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庙廷，谥壮义。子活女、谋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从攻宁江州，力战创甚，扶出阵间。太祖凭高望见，问之，知是娄室子，亲抚慰赐药，叹曰："此兒他日必为名将。"其攻济州，败敌八千。与敌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阵，活女力战出之，敌遂北。败耶律佛顶等兵于渾州。及宗翰以兵袭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败敌二千。从攻乙室部，败之，破其二营。迭剌部族叛，率二谋克突入，大破之。

活女常从娄室围太原，宋将种师中以兵十万来援，活女击败之。大军至河，无船，不得渡。娄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军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军以济，大军于是皆继之。宋将郭京出兵数万，趋娄室营，活女从旁奋击，敌乱，遂破之。师还，破敌于平陆渡，得其船以济。又以兵破敌于张店原。时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敌，并破之。又分兵取陕西，蒲州降，留活女镇之。攻凤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陕西，活女为都统，进攻泾州，败其兵。王开山以兵拒归路，邀战，再击，再败之，遂降京兆、凤翔诸县。

娄室薨，袭合扎猛安，代为黄龙府路万户。天眷二年，为元帅右都监，迁左监军。元帅府罢，改安化军节度使。历京兆尹，封广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国公，进封隋国公，谥贞济。卒年六十一。

谋衍，勇力过人，善用长矛突战。天眷间，充牌印祗候，授显武将军，擢符宝郎。皇统四年，其兄活女袭济州路万户，以亲管奥吉猛安让谋衍，朝廷从之，权济州路万户。八年，为元右都监。天德三年，为顺天军节度使，历河间、临潢尹，数月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

撒八反，谋衍往讨之，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自将讨括里还，遇谋衍于常安县，尽以甲士付之。世宗还东京，完颜福寿、高忠建率所部南征军，亡归东京。谋衍亦率其军来附，即以臣礼上谒，遂杀高存福、李彦隆等。谋衍、福寿、忠建及诸将吏民劝进，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帅。

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拒不受命，谋衍伐之，遇其众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战，彦敬、志宁遂降。

二年正月，谋衍率诸军讨窝斡，会兵于济州，合甲士万三千人，过泰州，至术虎崖，乃舍辎重，持数日粮，轻骑追之。是时窝斡新败于泰州，将走济州。谋衍兵至长泺南，获其谍者，知敌将由别路邀粮运，遂分军往迎之。敌吏者来降，谋衍用其计，因夜亟往邀敌辎重，忽大风，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晓才行三十余里。将至敌营，将士少憩，谋衍率善射者数十骑，往觇之。而都统志宁、克宁等，已败敌众二万于余长泺，追杀甚众，敌遂西遁。志宁军先追及于霿{□松}河，急击败之。而谋衍贪卤掠，不复追，以故敌得纵去，遂涉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窥取北京，西败三韩县。惟克宁军追蹑，谋衍托马弱，引还懿州。上闻之，下诏切责谋衍，以仆散忠义为右副元帅代之，纥石烈志宁为右监军代完颜福寿。而谋衍子斜哥暴横军中，诏勒归本贯。

谋衍至京师，以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责之曰："朕以汝为将，汝不追贼，当正汝罪。以汝父娄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虽非宗室，而授此职，汝其勉之。"未几，速频路军士术里古，告斜哥寄书与谋衍谋反，有司并上其书，世宗察其诬，诏鞫告者，术里古款伏，遂诛之。召谋衍谓之曰："人有告卿子为反谋者，朕知卿必不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

初，窝斡方炽，上使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及窝斡败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诸奚攻古北口。阿鲁带因其妻生日，辄离军六十里，贼众闻之，来袭，杀伤士卒甚众。阿鲁带坐除名。诏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会旧屯兵，击之。擒贼党猛安合住。未几，窝斡平，乃还。

七年，出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赐食，及御服衣带佩刀，谓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劳逸，故授此职，卿其勉之。"改东京留守，封荣国公。大定十一年，薨，年六十四。

谋衍性忠厚，善击球射猎，时论以为虽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体貌魁伟，通女直、契丹、汉字。其兄斡鲁为统军，爱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视事，常在左右，遇事辄问之，应对如响，斡鲁叹曰："此子必为令器。"皇统初，充护卫，授世袭谋克。天德

元年，摄其兄活女济州万户，部内称治。除滨州刺史，以母忧去官。起复知积石军事，转同知河南尹。

正隆六年，伐宋，为神勇军副都总管。与大军北还，除同知大兴尹，将兵二千，益遵化屯军。备契丹。迁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政尚忠信，决狱公平，蕃部不敢寇边。召为左副都点检，宿卫严谨，每事有规矩，后来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谓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寝益安。"

五年，宋人请和，为侄国，不称臣，仲为报问使。仲请与宋主相见礼仪，世宗曰："宋主亲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礼。正隆用兵，宋人执商州刺史完颜守能以归，至是，仲取守能与俱还，上嘉之。转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迁河南路统军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为国重地，卿益勉之。"赐厩马、金带、玉吐鹘。后有罪，解职。久之，起为西北路招讨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娄室族子。体貌丰伟，善用槊。娄室为黄龙府万户，海里从徙于孰吉讹母。从娄室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辽主从数十骑逸去，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谕之使降。辽主已穷蹙，待于阿敦山之东，娄室因获之，赏海里金五十两、银五百两、币帛二百匹、绵三百两。睿宗经略陕西，海里战却吴玠军于泾、邠之南，寻遣修栈道，宋人恐栈道成，以兵来拒，破其兵，赏银百五十两、奴婢十人。

天眷元年，擢宿直将军。与定宗磐、宗隽之乱，再迁广威将军，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讨都监，历复州、滦州刺史。耶卢椀群牧使，迭剌部族节度使，同知大兴尹、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改武宁军节度使，广宁尹。卒，年六十二。

银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辽取阿疏，事久不决，乃使习古乃、银术可继往。当是时，辽主荒于政，上下解体。银术可等还，具以辽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辽国可伐之状。太祖决意伐辽，盖自银术可等发之。

太祖与耶律讹里朵战于达鲁古城，辽兵二十余万，银术可、娄室率众冲其中坚，凡九陷阵，辄战而出，大败辽军。银术可为谋克，遂与娄室戍边，复与娄室、浑黜、婆卢火、石古乃等攻黄龙府，败辽兵万余于白马泺。太祖拒辽兵，银术可守达鲁古城。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

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

辽大册使习泥烈遣回，约以七月半至，而尽九月习泥烈未来，上使诸军过江屯驻。辽曳剌、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纵火于浑河，以绝刍牧。银术可获之，乃知辽边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释之。从都统杲克中京，银术可与习古乃、蒲察、胡巴鲁率兵三千，击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弃兵遁。辽主西奔天德，银术可以兵绝其后，辽主遂见获。

后从宗翰伐宋，围太原，宗翰进兵至泽州，及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招讨都监马五破宋兵于文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杯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鹘懒、拔离速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陉，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撒里土败宋军于回马口，郭企忠歼宋军于五台。及宗翰定太原，与宗望会兵于汴，银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师还，银术可降岢岚、宁化等军，攻岚州拔之，招降火山军。与希尹同赐铁券。

宗翰趋洛阳，赛里取汝州，银术可取邓州，杀其将李操等。萨谋鲁入襄阳，拔离速入均州，马五取房州，擒转运使刘吉、邓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陈三州，克颍昌府，沙古质别克旧颍昌。

宗翰会伐康王，银术可守太原。天会十年，为燕京留守。天会十三年，致仕，加保大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赠金源郡王，配飨太宗庙廷。大定十五年，谥武襄，改配享太祖庙廷，子彀英。

彀英，本名挞懒。幼警敏有志胆，初丱角，太祖见而奇之。年十六，父银术可授以甲，使从伐辽，常为先锋，授世袭谋克。

宗翰自太原还西京，银术可围守之，彀英在行间，屡有功。宋兵数万救太原，至南关，银术可与弟拔离速、完颜娄室等击之，当隘巷间，一卒挥刀向拔离速，彀英以刀断其腕，一卒复从旁以枪刺之，彀英断其枪，追杀之。拔太原，下河东诸州，攻汴京，皆有功。与都统马五徇地汉上，至上蔡，以先锋破孔家军。睿宗攻开州，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亲视之，创未愈，强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彀英次之。攻东平，彀英居最。

拔离速袭宋康王于扬州，彀英为先锋。拔离速追宋孟后于江南，彀英前行趋潭州。宋大兵在常武，彀英以选兵薄其城，败千余人。明日，城中出兵来战，彀英以五百骑败之，获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诸军为大阵，居其后，彀英以五百骑为小阵，当前行，即麾兵驰宋军，宋军乱，遂大败之。拔离速观其周旋，叹赏之。

其后河东郡县多叛，彀英以先锋攻绛州，克之。复攻沁州，飞砲击其石胁，归营中。诸军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别将骨赧强起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

摄河东路都统，从左监军移剌余睹招西北诸部。彀英将骑三千五百，平其九部，获生口三千，马牛羊十五万。以先锋破宋吴山军，再战再胜，遂恤宋兵于隘，死者不可胜计，宋兵遁去。

宗弼再取和尚原，彀英以本部破宋五万人，遂夺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势重不可径取，宗弼用彀英微，入自傍近高山丛薄翳荟间，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彀英请速入大散关，自以本部为殿，以备伏兵。宗弼至仙人关，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击其兜鍪，使之退，彀英曰："敌气巳沮，不乘此而取之，后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叹曰："既往不咎。"乃班师。彀英殿，且战且却，遂达秦中。

齐国初废，元帅右监军撒离喝驰驿抚治诸郡，至同州，故齐观察使李世辅出迎，阳坠马称折臂，归。撒离喝入城，世辅诈使通判献甲，以壮士十人，被甲上□事，世辅自壁后突出，执撒离喝。彀英方索马于外，变起仓卒，不得入。城门已闭，皆有兵卫，至东门，合荅雅领骑三十余，与彀英遇，遂斩门者出。而世辅拥众自西门出，彀英与合荅雅袭之，一进一退以缀世辅，使不得速。世辅虑救兵至，乃要撒离喝与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于道侧，彀英识其声，与骑而归。除安远大将军，摄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摄河东南、北两路兵马都总管。

朝廷以河南、陕西与宋，已而复取之，师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张旗阅队，抵暮而还。道隘，骑不得逞。彀英请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趋山巅，令之曰："旦日视敌出，举帜指其所向。"乃以余兵伏山谷间。明日，城中人出阅如前，山巅旗举，伏兵发，宋兵争驰入城。彀英麾军登城，拔宋帜，立金军旗帜。宋兵后者望见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宋吴玠拥重兵据泾州，泾原以西多应之。元帅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东军。彀英曰："我退守，吴玠必取凤翔、京兆、同、华，据潼关，吾属无类矣。"撒离喝曰："计将安出？"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战。我军阵泾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来。彀英与斜补出各以选骑五百摧其两翼，元帅当其中击之，可以得志。"监军拔离速曰："二子当其左右，拔离速愿当其中。元帅据冈阜，多张旗帜为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从之。吴玠兵果自西原来，彀英、斜补出击其左右，自旦至午，吴玠左右军少退，拔离速当其前冲击之，遂败玠军，僵尸枕藉，大涧皆满。自此蜀人丧气，不敢复出，关、陕遂定。

历行台吏部工部侍郎，从宗弼巡边，迁刑部尚书，转元帅左都监。天德二年，迁右监军。元帅府罢，改山西路统军使，领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兵马，坐无功，降临海军节度使，历平阳、太原尹。正隆末，为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统，讨契丹撒八，驻军归化州。

世宗即位于辽阳悻使彀英侄阿鲁瓦持诏往归化，命彀英为左副元帅，就遣使召陕西统军徒单合喜，宣大定改元诏、赦于西南、西北招讨司，河东、河北、山东诸路州镇，调猛安军屯京畿。阿鲁瓦见彀英，彀英犹豫未决，士卒皆欲归世宗，彀英不得已，乃受诏。以元帅令下诸路，亟泥马槽二万具，诸路闻之，以为大军且至，然后遣人宣赦，所至皆听命。

大定元年十一月，彀英以军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请至府议事。彀英疑璋有谋，乃阳许诺，排节仗若将往者，遂率骑从出施仁门，驻兵通州。见世宗于三河。诏彀英以便宜规措河南、陕西、山东边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复汝、颍、嵩等州县，授世袭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罢为东京留守，未行，改济南尹。

初，彀英宿将恃功，在南京颇渎货，不恤军民。诏使问以边事，彀英不答，谓诏使曰："尔解何事，待我到阙奏陈。"及召入，竟无一语及边事者。在相位多自专，己所欲辄自奏行之。除留守，辄忿忿不接宾客，虽近臣往亦不见。上怒，遂改济南。上数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国，卿旧将亦有功，故改授此职，卿宜知之。若复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彀英顿首谢。

久之，改平阳尹，致仕。起为西京留守，以母忧去官。寻以本官起复。俄复为东京，历上京，诏曰："上京王业所起，风俗日趋诡薄，宗室聚居，号为难治。卿元老大臣，众所听服，当正风俗，检制宗室，持以

大体。”十五年。致仕。

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实录》，上曰：“当时旧人亲见者，惟彀英在。”诏修撰温迪罕缔达往北京就其家问之，多更定焉。

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后以功被赏者十有一，金为两二百五十，银为两六千五百，绢为疋八百，绵为两二千，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银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隶军中，从破高丽兵，下宁江州，平系辽女直，克黄龙府，皆身先力战，以功为谋克，继领猛安。破奚兵千余。自斡鲁古攻下咸、信、渖州及东京诸城，麻吉皆有功。都统杲取中京，与稍合、胡拾答别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勃堇，大破敌兵，变败恩州兵五万人。讨平辽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余人。战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

麻吉大小三十余战，所至皆捷。皇统中，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毅敏。子沃侧。

沃侧，年十七，隶军中，从拔离速击辽将马五，败之。麻吉死，领其职。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来伺我师，乃遣沃侧率勇士数辈，以一舟往迎之，尽俘以还。袭康王于江、淮间，沃侧皆与焉。师还，驻东平。及废齐，屯兵河北，招降旁近诸营，多获畜产兵仗，军帅嘉之，赏以甲马。

后攻陕西，为右翼都统，攻城破敌，皆与有功。师还，正授谋克。迁华州防御使，属关中岁饥，盗贼充斥，沃侧募兵讨平之，部以无事。郡人列状丐留，不报。未几，除迪列部族节度使，改迭刺部。用廉入为都水使者，秩满，同知燕京留守事，为西北路招讨使。

撒八秩满已数月，冒其俸禄，不即解去，沃侧发其事。撒八反，沃侧遇害。

拔离速，银术可弟。天辅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将会斜也于奚王岭，辽兵奄至古北口，使婆卢火、浑黜各领兵二百，击之。浑黜请济师，宗翰欲自往，希尹、娄室曰：“此易与耳，请以千人为公破之。”浑黜以骑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辽人以步骑万余迫战，亡骑五人，浑黜退据关口。希尹、娄室至，拔离速、讹谋罕、胡实海推锋奋击，大破之，斩馘甚众，尽获甲胄辎重。希尹与撒里古

独、裴满突捻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娄室拒夏人出陵野岭，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据险守之。

银术可围太原，近县先已降，宋军来救太原者复据太谷、祁县，拔离速、阿鹘懒复取之。宋姚古军隆州谷，拔离速败之，张灏兵出汾州，又击走之。天会四年，克太原，拔离速为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复与娄室败宋兵于文水，遂从宗翰围汴。与银术可略地襄、邓，入均州，还攻唐、蔡、陈三州，皆破之，克颍昌府。遂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

天会十五年，迁元帅左都监。宗弼再定河南，撤离喝经略陕西，至泾州，拔离速大破宋军于渭州，渭州、德顺军皆降，陕西平。迁元帅左监军，加金吾卫上将军，卒，谥敏定。

习古乃，亦书作实古乃。尝与银术可俱往辽国取阿疏，还言辽人可取之状，太祖始决意伐辽矣。婆卢火取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习古乃追之，不及。后为临潢府军帅，讨平迭刺，其群官率众降者，请使就领诸部。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获辽许王莎逻、驸马都尉萧乙辛。辽梁王雅里在纥里水自立，不知果在何处，至是始知之。于是，徙辽降人于泰州，时暑未可徙，习古乃请姑处之岭西。及习古乃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

乌虎里部人迪烈、划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挞仆野为本部节度使，乌虎为都监。习古乃封还挞仆野等宣诰，以便宜加挞仆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录上降附有劳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从之。于是，迪烈加防御使，为本部节度使。划沙加诸司使，为节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挞离答加左金吾卫上将军，节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枭加观察使，为本部节度使。其余迁授有差。以厖葛城地分赐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垦者听任力占射。

久之，领咸州烟火事。天会六年，完颜慎思所部及其余未置猛安谋克户口，命习古乃通阅具籍以上。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习古乃为都统，移治东京，镇高丽。

赞曰：金启疆土，斡鲁、斡鲁古方面功最先著，婆卢火、娄室最先封，泰州之边圉，黄龙之冲要，寄亦重矣。若阇母之勤劳南路，娄室之经营陕西，银术可之围守太原，劳亦至矣。斡鲁古之不治，阇母之败，谴罚之亟，诸将慴焉。夫能以弱小终制强大，其效验与。银术可、习古

乃观人之国而知其可伐，古语云“国有八观”，善矣夫。

列传第十一列传第十一

○阿离合懑晏本名斡论宗尹本名阿里罕宗宁本名阿土古宗道本名八十宗雄本名谋良虎阿邻按荅海希尹本名谷神守贞本名左靥守能本名胡刺

阿离合懑，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战。年十八，腊醅、麻产起兵据暮棱水，乌春、窝谋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腊醅，暮棱水人尚反侧，不自安，使阿离合懑往抚差之，与斜钵合兵攻窝谋罕。乌春已死，窝谋罕弃城遁去。后从撒改讨平留可，阿离合懑功居多。

太祖擒萧海里，使阿离合懑献馘于辽。太祖谋伐辽，阿离合懑实赞成之。及举兵，阿离合懑在行间屡战有功。及太宗等劝进，太祖未之许也。阿离合懑、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收国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懑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顷之，为国论乙室勃极烈。

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世祖尝称其强记，人不可及也。

天辅三年，寝疾，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可禁止之。"乃献平生所乘战马。及以马献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为奏，奏有误语，即哂之，宗翰从傍为改定。进奏讫，薨，年四十九。

上闻阿离合懑临薨有奏事，曰："临终不乱，念及国家事，真贤臣也。"哭之恸。及葬，上亲临。熙宗时，追封隋国王。天德中，改赠开府仪同三司、隋国公。大定间，配飨太祖庙廷，谥曰刚宪。子赛也、斡论。赛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论，景祖之孙，阿离合懑次子也。明敏多谋略，通契丹字。天会初，乌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筹策，召问，称旨，乃命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乃具舟楫舣江。，令诸

军据高山，连木为栅，多张旗帜，示以持久计，声言俟大军毕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据险之众不战而溃。月余，一境皆定。师还，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为广宁尹，入为吏、礼两部尚书。

皇统元年，为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东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进封宋王，授世袭猛安。海陵迁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银牌二，累封豫王、许王，又改越王。贞元初，进封齐。时近郊禁围猎，特畀晏三百人从猎。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几，为临潢尹，遂致仕，还居会宁。

海陵南伐，世宗为东京留守，将士皆自淮南来归，晏之子恧里乃亦自军前率众来归世宗。白彦敬等在北京闻恧里乃等逃还，使会宁同知高国胜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鹘鲁补驰驿促之。晏遂率宗室数人入见，即拜左丞丰，封广平郡王，宴劳弥日。未几，兼都元帅。

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礼毕，上将猎，有司已夙备。晏谏曰："边事未宁，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纳之。因谓晏等曰："古者帝王虚心受谏，朕常慕之。卿等尽言毋隐。"进拜太尉。复致仕，还乡里。是岁，薨。诏有司致祭，赙赠银币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护卫，改牌印祗候，授世袭谋克，为右卫将军。历顺天、归德、彰化、唐古部族、横海军节度使。正隆南伐，领神略军都总管，先锋渡淮，取扬州及瓜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统，驻军许州之境。

是时，宋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泼及汉军二千人。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完颜阿喝懒、夹谷清臣、乌古论三合、渠雏讹只将骑四千往攻之，遂复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统如故。顷之，为河南路统军使，迁元帅左都监，除南京留守。上曰："卿年少壮，而心力多滞。前任点检京尹，勤力不怠，而处事迷错。勉修职业，以副朕意。"赐通犀带、厩马。八年，置山东路统军司，宗尹为使。迁枢密副使。录其父功，授世袭蒲与路屯河猛安，并亲管谋克。队太子太保，枢密副使如故。

上问宰臣曰："宗尹虽才无大过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国之旧臣，昔为达官，卿等尚未仕也。朕欲以为平章政事何如？"宰执皆曰："宗尹为相，甚协众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国公，兼太子太傅。

是时民间苦钱币不通，上问宗尹，对曰：“钱者有限之物，积于上者滞于下，所以不通。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大定初，军事未息，调度不继，故因仍不改。今天下无事，府库充积，悉宜罢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复何虑。太尉守道老矣，舍卿而谁。”于是，养马等钱始罢。

他日，上谓宰臣曰：“宗尹治家严密，他人不及也。”顾谓宗尹曰：“政事亦当如此矣。”有顷，北方岁饥，军食不足，廷议输粟赈济。或谓比虽不登，而旧积有余，秋成在近，不必更劳输挽，宗尹曰：“国家平时积粟，本以备凶岁也，必待秋成，则惫者众矣。人有捐瘠，其如防戍何。”上从之。

宗尹乞令子银术可袭其猛安，会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袭其谋克。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世宗曰：“此二子，吾识其一习汉字，未习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遂著于令。

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问宰臣曰：“宗尹何为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对。曰：“丞相志宁尝言，‘若诏遣征伐，所不敢辞。宰相之职，实不敢当’。宗尹亦岂此意耶。”

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上曰：“临潢、乌古里石垒岁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过东京，谒太后陵寝，五月可达上京。春月乌兽孳孕，东作方兴，不必搜田讲事，卿等以为何如？”宗尹曰：“南道岁熟，刍粟贱，宜如圣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闻同签大宗正事宗宁不能抚治上京宗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上谓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惩戒之。”宗尹奏曰：“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上命召还。宴宗室于皇武殿，击球为乐。上曰：“赏赐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概迁官，欲令诸局分收补，其间人材孰可者？”宗尹对曰：“奉国斡准之子按出虎、豫国公昱之曾孙阿鲁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职，更访其余以闻。”诏以按出虎、阿鲁为奉御。

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从其请可也。”宰臣奏曰：“旧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总天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有愧焉。如贤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与其光美。”宰臣无以对。宗尹入谢。上曰：“卿久任外官，不闻有过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省事至烦，若勉留卿，则四方以朕为私，卿亦不自安也。”顷之，上问宗尹子：“汝父致仕，将居何所？”其子

曰：“聚属既多，不能复在京师。”上遣使问宗尹曰：“朕欲留卿，时相从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岂不欲在此，但余闲之年，犹在辇下，恐圣主心困耳。既哀老臣不忍摈弃，时时得瞻望天颜，臣岂敢他往。乡里故老无存者，虽到彼，尚将与谁游乎。”于是赐甲第一区，凡宴集畋猎皆从焉。二十八年，薨。

宗宁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懑之孙。性勤厚，有大志。起家为海陵征南都统，战瓜洲渡，功最。历祁州刺史。

大定二年，为会宁府路押军万户，擢归德军节度使。时方旱蝗，守宁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给粟一斗，数日捕绝。移镇宁昌军，改知临潢府事，移天德军。世宗尝谓宰臣曰：“宗宁智虑虽浅，然所至人皆爱之。”即命为行军右翼都统，为贺宋正旦使。累迁兵部尚书，授隆州路和团猛安烈里没世袭谋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镇利涉军，俄同签大睦亲府事。

宗宁多病，世宗欲以凉地处之，俾知咸平，诏以其子符宝郎亩为韩州刺史，以便养。无几，入授同判大睦亲府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宁居家约俭如寒素，临事明敏。其镇临潢，邻国有警，宗宁闻知乏粮，即出仓粟，令以牛易之，敌知得粟，即遁去。边人以窝斡乱后，苦无牛，宗宁复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仓粟倍于旧，其经画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属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讹论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骑射，大定五年，充閤门祗候，累除近侍局使。

右丞相乌古论元忠、左卫将军仆散揆等尝燕集，有所窃议，宗道即密以闻。世宗嘉之，授右卫将军，出为西南路副招讨。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阳府事。陕西路副统军、左宣徽使移剌仲方举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讨使。故事，诸部贺马八百余疋，宗道辞不受，诸部悦服，边鄙顺治。提刑司察廉，召为殿前右副都点检。寻除陕西路统军使，以镇静得军民心，特迁三阶，兼知京兆府事。时夏早，俾长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于远郊，及城而雨。是岁大稔，人以为精意所感，刊石纪之。

承安二年，为贺宋正旦使，寻授河南路统军使。泗州民张伟获宋人王万，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冤，乃廉问得实。万，楚州贾人，伟负万货五千余贯，三年不偿，万理索，为伟所诬。乃坐伟而归万，时人服其

明。后乞至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于层观，以时祭之。移知临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雄本名谋良虎，康宗长子。其始生也，世祖见而异之，曰："此兒风骨非常，他日必为国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侧，曰："俟其成人则使佩之。"九岁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异已出伦辈矣。"以银酒器赐之。既长，风表奇伟，善谈辩，多智略，孝敬谦谨，人爱敬之。康宗没，辽使阿息保来，乘马至灵帷阶下，择取赐赠之马。太祖怒，欲杀阿息保，宗雄谏，太祖乃止。

太祖将举兵，宗雄曰："辽主骄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萧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宁江州，渤海兵锐甚。宗雄以所部败渤海兵，以功授世袭千户谋克。太祖败辽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锋力战，功多。达鲁古城之役，宗雄将右军，身先士卒战，辽兵当右军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军击辽兵。宗雄绕辽兵后击之，辽兵遂大溃，乘胜逐北。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兵突围出，追杀至乙吕白石而还。上抚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济。"以御服赐之。

及辽帝以七十万众至驰门，诸将皆曰："辽军势甚盛，不宜速战。"宗雄曰："不然。辽兵虽众，而皆庸将，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战则破之掌握间耳。"上曰："善。"追及辽帝于护步荅冈。宗雄率众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击辽兵马首，后行者射之，大败辽兵。上嘉宗雄功，执其手劳之，以御介胄及御战马、宝货、奴婢赐之。

斜也攻春州，宗雄与宗干、娄室取金山县。行近白鹰林，获候者七人，纵其一人使归。县人闻大军至，乃溃，遂下金山县。与斜也俱取泰州。

太祖自将取临潢府，遣宗雄先启行，遇辽兵五千，宗雄与战，大军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挞不野降，上以其女与宗雄，赏其启行破辽援兵之功也。既而与蒲家奴按视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上从之。由是徙万余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种艺也。

西京既降复叛，时粮饷垂尽，议欲罢攻。宗雄曰："西京，都会也，若委而去之，则降者离心，辽之余党与夏人得以窥伺矣。"乃立重赏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坠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赐宗雄黄金百两，衣十袭及奴婢等。

与宗翰等击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东四十里，大破之。迎谒太祖于鸳鸯泺，从至归化州。疾笃，宗干问所欲言。宗雄曰："国家大业既成，主上寿考万年，肃清四方，死且无恨。"天辅六年，薨，年四十。太祖来问疾，不及见，哭之恸。谓群臣曰："此子谋略过人，临阵勇决，少见其比。赙赠加等。诏合扎千户驸马石家奴护丧归，葬于归化州，仍于死所建佛寺。

宗雄好学嗜书，尝从上猎，误中流矢，而神色不变，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归家，卧两月，因学契丹大小字，尽通之。凡金国初建，立法定制，皆与宗干建白行焉。及与辽议和，书诏契丹、汉字，宗雄与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蹻捷，挽强射远，几三百步。尝走马射三麞，已中其二，复弯弓，马蹶，跃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满步射获之。宗雄方逐兔，挞懒亦从后射之，已发矢，挞懒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顾，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轻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师、齐国王。天德二年，加秦汉国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谥威敏，配享太祖庙廷。十五年，诏图像于衍庆宫。子蒲鲁虎、按荅海、阿邻。孙常春、胡里剌、胡剌、鹘鲁、茶扎、怕八、讹出。

初，宗干纳宗雄妻，海陵衔之。及篡位，使宿直将军晁霞、牌印闾山往河间，囚宗雄妻于府署，明日，与其子妇及常春兄弟、茶扎之子七人皆杀而焚之，弃其骨于濠水。大定十七年，诏有司收葬。

初，蒲鲁虎袭猛安。蒲鲁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袭之，官至金吾卫上将军。桓端卒，子袅频未袭而死。章宗命宗雄孙蒲带袭之。

蒲带，大定末，累官同签大睦亲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带为北京临潢提刑使。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或谓廉问使者，颇以爱憎立殿最，以问宰相。宰相曰："臣等复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尝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于即位之初行之。

及九路提刑使朝辞于庆和殿，上曰："建立官制，当宽猛得中。凡军民事相涉者，均平决遣，钤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扰郡县事。今以司狱隶

提刑司，惟翼狱犴无冤耳。”既退，复遣近臣谕之曰：“卿等皆妙简才良，付以专责，尽心举职，别有旌赏，否则有罚。”明年，蒲带乃袭猛安云。

阿邻，颖悟辩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幼时尝入宫，熙宗见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国家。”年十八，授定远大将军，为顺天军节度使。天德二年，用廉，迁益都尹兼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历泰宁、定海、镇西、安国等军节度。

海陵南伐，以为神勇、武平等军都总管，由寿州道渡淮，与劝农使移剌元宜合兵三万为先锋。是岁十月，至庐州，与宋将王权军十余万战于柘皋镇，渭子桥，败之。至和州南，复与王权军八万余会战，又败之，追杀至江上，斩首数千级。

上即位于辽阳。海陵死，大军北还。将渡淮而舟楫甚少，军士争舟不得亟渡。阿邻得生口，知可涉处，识以柳枝，命本部涉济。既至北岸，而诸军之争渡者果为宋人邀击之。及入见，上闻阿邻淮止战功，又以全军还，迁兵部尚书，监督经画征窝斡诸军粮饷，授以金牌一、银牌四。窝斡败，还至懿州，以疾卒。丧至京师，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赙银五百两、重彩三十端、绢百匹。

按荅海，又名阿鲁绾，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轻发，有父之风。年十五，太祖赐以一品伞。二十余，御球场分朋击球，连胜三算，宗工旧老咸异之。进呈所胜礼物，按荅海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胜，此孙之力也。”赏力独厚。

天眷二年，袭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让兄子唤端，加武定军节度使，奉朝请。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金源郡王，进封谭王，迁同判大宗正事，别授世袭猛安。

海陵将迁中都，按荅海谏曰：“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海陵不悦，留之上京。久之，进封郓王，改封魏王，除济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湿，多在病告，海陵闻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夺王爵，改广宁尹。

世宗即位于东京，赦令至广宁，弟燕京劝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会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辽阳，势不能抗，聊且从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谯楼与使者语，指斥不逊。及诸郡

皆诣东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谒。有司议，既拜赦令，复有异言，持两端，请并诛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为弟所惑耳。"于是释按荅海，乃诛燕京。不数日，复判大宗正事，再迁太子太保，封兰陵郡王。改劝农使。

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进金源郡王，致仕。

大定八年，召见，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几人邪。"赐钱万贯，甲第一区，留京师，使预巡幸球猎宴会。十四年，薨，年六十七。临终，戒诸子曰："汝辈勿以生富贵中而为暴戾，宜自谦退。海陵以猜忌剪灭宗室，我以纯谨得免死耳。汝辈惟日为善，勿坠吾家。"

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伐，比有功。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

辽人迪六、和尚、雅里斯充中京走，希尹与迪古乃、娄室、余睹袭之。迪六等闻希尹兵，复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还。奚人落虎来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节度使讹里刺。讹里刺以本部降。

宗翰驻军北安，使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知辽主猎于鸳鸯泺。宗翰遂请进兵。宗翰将会都统杲于奚王岭。辽兵屯古北口。使婆卢火将兵二百击之，浑黜亦将二百人为后援。浑黜闻辽兵众，请益兵。宗翰欲亲往，希尹、娄室曰："此小寇，请以千兵为公破之。"浑黜至古北口，遇辽游兵，逐之入谷中。辽步骑万余迫战，死者数人。浑黜据关口，希尹等至，大破辽兵，斩馘甚众，尽获甲胄辎重。复败其伏兵，杀千余人，获马百余匹。遂与宗翰至奚王岭，期会于羊城泺。

宗翰袭辽帝于五院司，希尹为前驱，所将才八骑，与辽主战，一日三败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辽主在漠，委辎重，奖奔西京。几及辽主于白水泺南。辽主以轻骑遁去。尽获其内库宝物，遂至西京。西

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辽主而还。及宗翰入朝，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

是时，夏人已受盟，辽主已获，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国与娄室书责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书，且奏曰："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郡，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军入其境，不知信与否也。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其严备之。"

及大举伐宋，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再伐宋，执二主以归。师还，赐希尹铁券，除常赦不原之罪，余释不问。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扬州，康王遁去。后与宗翰俱朝京师，请立熙宗为储嗣，太宗遂以熙宗为谙班勃极烈。

熙宗即位，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希尹为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许，罢为兴中尹。二年，复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陈王。与宗干共诛宗磐、宗隽。三年，赐希尹诏曰："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稔于听闻，遂致章败。"遂赐死，并杀右丞萧庆并希尹子同修国史把荅、符宝郎漫带。是时，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谮之。

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而死非其罪，赠希尹仪同三司、邢国公，改葬之，萧庆银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谥贞宪。孙守道、守贞、守能。守道自有传。

守贞本名左靥，贞元二年，袭祖谷神谋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宝祗候，授通进，除彰德军节度副使，迁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为西京警巡使。世宗爱其刚直，授中都左警巡使，迁大兴府治中，进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台奏守贞治有善状，世宗因谓侍臣曰："守贞勋臣子，又有材能，全胜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

章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守贞与修起居注张暐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閤，谏官随之，欲其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视朝，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缘侍从官每遇视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谏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从官除授及议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回

避，及香閤奏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从之。寻为贺宋生日使，还拜参知政事。时上新即政，颇锐意于治，尝问汉宣帝综核名实之道，其施行之实果何如。守贞诵“枢机周密，品式详备”以对，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贞曰：“在陛下厉精无倦耳。”久之，进尚书左丞，授上京世袭谋克。

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诏罪己。守贞惶恐，表乞解职。诏曰：“天墙时雨，荐岁为灾，所以警惧不逮。方与二三辅弼图回遗阙，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答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达机务，朕所亲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贞恳辞，乃出知东平府事。命参知政事夹谷衡谕之曰：“卿勋臣之裔，早登□无仕，才用声绩，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数载，毗赞实多。既久任繁剧，宜均适逸安，矧内外之职，亦当更治，今特授卿是命。东平素号雄藩，兼比年饥歉，正赖经画，卿其为朕往绥抚之。”仍赐金币、厩马，以宠其行。它日，上问宰臣：“守贞治东平如何？”对曰：“亦不劳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诚有余矣。”右丞刘玮曰：“方今人材无出守贞者，淹留于外，诚可惜也。”上默然。寻改西京留守。

监察御史蒲刺都劾奏守贞前宴赐北部有取受事，不报。右拾遗路铎上章辩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上御后閤，召守贞曰：“朕以卿乃太师所举，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过，门下人少慎择，复与丞相不协，以是令卿补外。载念我昭祖、太祖开创以来，乃祖佐命，积有勋劳，兹故召用。卿其勉尽乃心，与丞相议事宜相和谐，率循旧章，无轻改革。”因赐玉带，并以蒲刺都所弹事与之，曰：“朕度卿必不尔，故以示卿。”

旧制，监宗御史凡八员，汉人四员皆进士，而女直四员则文资右职参注。守贞曰：“监察乃清要之职，流品自异，俱宜一体纯用进士。”一日奏事次，上问司吏移转事。守贞曰：“今吏权重而积弊深，移转为便。”上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守贞奏进士中若赵沨、王庭筠甚有时誉。上曰：“出伦者难得耳。”守贞曰：“间世之才，自古所难。然国家培养久，则人材将自出矣。”守贞因言：“国家选举之法，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此举更宜增取。其诸司局承应人旧无出身，大定后才许叙使。经童之科，古不常设，唐以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五十人，因为常选。天德间，寻以停罢。陛下即位，复立是科，朝廷宽大，放及百数，诚恐积久不胜铨拟。宜稍裁减，以清流品。”又言节用省费之道，并嘉纳焉。

先是，郑王允蹈等伏诛，上以其家产均给诸王，户部郎中李敬义言恐因之生事，上又以董寿为宫籍监都管勾，并下尚书省议。守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产分赐懿亲，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减诸王弓矢，府慰司其出入，臣以为赐之无害。如董寿罪人也，特恩释之，已为幸矣，不宜更加爵赏。”上是守贞所言。

自明昌初，北边屡有警，或请出兵击之。上曰：“今方南议塞河，而复用兵于北，可乎？守贞曰：“彼屡突轶吾圉，今一惩之，后当不复来，明年可以见矣。”上因论守御之法。守贞曰：“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

守贞读书，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订，故明昌之治，号称清明。又喜推毂善类，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

先是，上以疑忌诛郑王允蹈，后张汝弼妻高陀斡狱起，意又若在镐王允中。时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疏陈时事，思有以宽解上意。右拾遗路铎继之，言尤切直。帝不悦。守贞持其事，狱久不决。帝疑有党，乃出守贞知济南府事，仍命即辞，前举守贞者董师中、路铎等皆补外，上语宰臣曰：“守贞固有才力，至其读书，方之真儒则未也。然太邀权誉，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岂可少离。今兹令出，盖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尝与近侍窃语宫掖事，而妄称奏下，上命有司鞫问，守贞款伏，夺官一阶，解职。遣中使持诏责谕之曰：“挟奸罔上，古有常刑，结援养交，臣之大戒。孰谓予相，乃蹈厥辜。尔本出勋门，浸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阅岁时，升为宰辅，每期纳诲，共致太平。盖求所长，不考其素，拔擢不为不峻，任用不为不专。曾报效之绰思，辄私权之自树，交通近侍，密问起居，窥测上心，预图趋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无之事而妄以肆诬，实未始有言而谓之尝谏。义岂知于归美，意专在于要君。其饰诈之若然，岂为臣之当耳。复观弹奏，益见私情，求亲识之援而列布宫中，纵罪废之余而出入门下。而又凡有官使，敛为己恩，谓皆涉于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质之清议，固所不容，揆之乃心，乌得无愧。姑从轻典，庸示蒲惩。”仍以守贞不公事，宣谕百官于尚书省。

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御使。五年，改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过阙，上赐手诏责谕之，令赴职。久之，迁知都府事。时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安抚，乃移知济南府，卒。上闻而悼之。敕有司致

祭，赙赠礼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谥曰肃。

守贞刚直明亮，凡朝廷论议及上有所问，皆传经以对。上尝与泛论人材，守贞乃迹其心术行事，臧否无少隐，故为胥持国辈所忌，竟以直罢。后赵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遽上书言："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问君子小人谓谁。"秉文对："君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知政事胥持国。"其为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执。大定五年，宋人请和，誓书曰："俘虏之人，尽数发还。"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求守能及新息县令完颜按辰于宋，遂与俱归。守能等至京师，入见，诏给旧官之俸。

大定十九年，为西北路招讨使。是时，诏徙窝斡余党于临潢、泰州。押剌民列尝从窝斡，其弟闸敌也当徙，伪称身亡，以马赂守能，固匿不遣。及受赇补赛也蕃部通事，事觉。是时，乌古里石垒部族节度副使奚沙阿补杖杀无罪镇边猛安，尚书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贪墨。向者招讨司官多进良马、橐驼、鹰鹘等物，盖假此以率敛尔，自今并罢之。"因责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迁招讨，外官之尊，无以逾此。前招讨哲典以贪墨伏诛，守能岂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尔之亲弟，何不先训戒之也。"上谓宰臣曰："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尚书省奏，守能两赃俱不至五十贯，抵罪。奚沙阿补解见居官，并解世袭谋克。上曰："此旧制之误。居官犯除名者，与世袭并罢之，非犯除名者勿罢。"遂著于令。特诏守能杖二百，除名。

赞曰：阿离合懑之善颂，宗雄之强识，希尹之敏学，益之以征伐之功，岂不伟哉。

列传第十二列传第十二

○宗翰本名粘罕子斜哥宗望本名斡离不子齐京文

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国相撒改之长子也。年十七，军中服其勇。及议伐辽，宗翰与太祖意合。太祖败辽师于境上，获耶律谢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颜希尹来贺捷，即称帝为贺。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劝进，太祖犹谦让。宗翰与阿离合懑、蒲家奴等进曰："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意乃决。辽都统耶律讹里朵以二十余万戍边，太祖逆击之，宗翰为右军，大败辽人于达鲁古城。

天辅五年四月，宗翰奏曰："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诸路戒备军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顾谓宗翰曰："今议西征，汝前后计议多合朕意。宗室中虽有长于汝者，若谋元帅，无以易汝。汝当治兵，以俟师期。"上亲酌酒饮之，且命之釂，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时方暑月，乃止。无何，为移赉勃极烈，副蒲家奴西袭辽帝，不果行。

十一月，宗翰复请曰："诸军久驻，人思自奋，马亦壮健，宜乘此时进取中京。"群臣言时方寒，太祖不听，竟用宗翰策。于是，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为乡导，取中京实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师趋北安州，与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霞末，北安遂降。

宗翰驻军北安，遣希尹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乃知辽主猎于鸳鸯泺，杀其子晋王敖鲁斡，众益离心，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碗温都、移剌保报都统杲曰："辽主穷迫于山西，犹事畋猎，不恤危亡，自杀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见谕。若有异议，此当以偏师讨之。"杲使奔睹与移剌保同来报曰："顷奉诏旨，不令便趋山西，当审详徐议。"当时，宗翰使人报杲，即整众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无意进取，宗翰恐待杲约或失机会，即决策进兵。使移剌保复往报都统曰："初受命虽未令便取山西，亦许便宜从事。辽人可取，其势已见，一失机会，后难图矣。今已进兵，当与大军会于何地，幸以见报。"宗干劝杲当如宗翰策，杲意乃决，约以奚王岭会议。

宗翰至奚王岭，与都统杲会。杲军出青岭，宗翰军出瓢岭，期于羊

城泺会军。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主，闻辽主自五院司来拒战，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辽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复叛，耿守忠以兵五千来救，至城东四十里，蒲察乌烈、谷赧先击之，斩首千余。宗翰、宗雄、宗干、宗峻继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冲击之，使余兵去马从旁射之。守忠败走，其众歼焉。宗翰弟扎保迪没于阵。天眷中，赠扎保迪特进云。

宗翰已抚定西路州县部族，谒上于行在所，遂从上取燕京。燕京平，赐宗翰、希尹、挞懒、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与宋人，还军次鸳鸯泺，不豫，将归京师。以宗翰为都统，昃勃极烈昱、迭勃极烈斡鲁副之，驻军云中。

太宗即位，诏宗翰曰："寄尔以方面，当迁官资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头百道给之。宋人来请割诸城，宗翰报以武、朔二州。宗翰请曰："宋人不归我叛亡，阻绝燕山往来道路，后必败盟，请勿割山西郡县。"太宗曰："先皇帝尝许之矣，当与之。"

诸将获耶律马哥，宗翰归之京师。诏以马七百匹给宗翰军，以田种千石、米七千石赈新附之民。诏曰："新附之民，比及农时，度地以居之。"宗翰请分宗望、挞懒、石古乃精兵讨诸部。诏曰："宗望军不可分，别以精锐五千给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见上，奏曰："先皇帝时，山西、南京诸部汉官，军帅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旧制，惟山西优以朝命。"诏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

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哲书，一无所至。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

上以宗翰破辽，经略夏国奉表称藩，深嘉其功，以马十匹，使宗翰自择二匹，余赐群帅。

及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不可不备。太宗命宗翰取诸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阇母再奏宋败盟有状，宗翰、宗望俱请伐宋。于是，谙班勃极烈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为左副元帅，自太原路代

宋。

宗翰发自河阴，遂降朔州，克代州，围太原府。宋河东、陕西军四万救太原，败于汾河之北，杀万余人。宗望自河北趋汴，久不闻问，遂留银术可等围太原，宗翰率师而南。天会四年降定诸县及威胜军，下隆德府实潞州。军至泽州，宋使至军中，始知割三镇讲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诏书来，太原人不受诏。宗翰取文水及盂县，复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

宋少帝诱萧仲恭贻书余睹，以兴复辽社稷以动之。萧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翰发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执宋经略使张孝纯等。鹘沙虎取平遥，降灵石、介休、孝义诸县。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趋汴，降威胜军，克隆德府，遂取泽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关，进逼河阳，破宋兵万人，降其城。宗翰攻怀州，克之。丁亥，渡河。闰月，宗翰至汴，与宗望会兵。宋约画河为界，复请修好。不克和。丙辰，银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诏元帅府曰："将帅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迁赏之。其殒身行阵，没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赐赠官爵务从优厚。"使勖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七月，赐宗翰铁券，除反逆外，余皆不问，赐与甚厚。

宗翰奏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晖等从宗翰行。诏黄龙府路、南路、东京路于所部各选如耶律晖者遣之。宗翰遂趋洛阳。宋董植以兵至郑州，郑州人复叛。宗翰使诸将击董植军，复取郑州。遂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而遣娄室平陕西州郡。是时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昏德公致书"请立赵氏，奉职修贡，民心必喜，万世利也。"宗翰受其书而不答。

康王遣王师正奉表，密以书招诱契彤、汉人。获其书奏之。太宗下诏伐康王。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议久不决，奏请于上，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

不取。”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陕西。银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

宗翰会东军于黎阳津，遂会睿宗于濮。进兵至东平，宋知府权邦彦弃家宵遁，降其城，驻军东平东南五十里。复取徐州。先是，宋人运江、淮金币皆在徐州官库，尽得之，分给诸军。袭庆府来降。宋知济南府刘豫以城降于挞懒。乃遣拔离速、乌林荅泰欲、马五袭康王于扬州，未至百五十里，马五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康王闻兵来，已于前一夕渡江矣。于是，康王以书请存赵氏社稷。先是，康王尝致书元帅府，称“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至是乃贬去大号，自称“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閤下”。其四月、七月两书皆然。元帅府答其书，招之使降。于是，挞懒、宗弼、拔离速、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军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卢浑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还。其后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议不合，乃止。语在《刘豫传》。归德叛，都统大纠里平之。

初，太宗以斜也为谙班勃极烈，天会八年，斜也薨，久虚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孙，宗干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无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师，谓宗干曰：“储嗣虚位颇久，合剌先帝嫡孙，当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尝忘此。”遂与宋干、希尹定议，入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熙宗为谙班勃极烈。于是，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

熙宗即位，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诏不许。天会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国正。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间，改赠秦王，谥桓忠，配享太祖庙廷。

孙秉德、斜哥。秉德别有传。

斜哥，累官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统，与副统完颜布辉自东京先赴中都，辄署置官吏，私用官中财物。世宗至中都，事觉，斜哥当死，布辉当除名。诏宽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解职。

二年，起为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赃枉法，当死，诏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卫将军夹谷查剌谕斜哥曰：“卿何面目至乡中与宗族相见。今徙鄜州，以家人自随，俟汝身死，听家人从便。”久之，起同知兴中尹，迁唐括部族节度使，历开远、顺义军。

斜哥前在云内受赃，御史台劾奏，上谓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盖其资质鄙恶如此。”令强干吏鞫之。狱成，法当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复起为劝农副使。

赞曰：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临潢既捷，诸将皆有怠忽之心，而请伐不已。越千里以袭辽主，诸将皆有畏顾之心，而请期不已。观其欲置江、淮，专事陕服，当时无有能识其意者。甫释干戈，敛衽归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诚之发，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鲁补，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从太祖征伐，常在左右。

都统杲已克中京，宗翰在北安州，获辽护卫习泥烈，知辽主在鸳鸯泺，宗翰请袭之。杲出青岭，辽兵三百余掠降人家赀。宗望曰：“若生致此辈，可审得辽主所在虚实。”遂与宗弼率百骑进。骑多罢乏，独与马和尚逐越卢、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骑趣后军，即驰击败之，生擒五人。因审辽主尚在鸳鸯泺未去无疑也。于是进兵。宗翰倍道兼行，追辽主于五院司，不及。娄室等追之至白水泺，辽主走阴山。辽秦晋国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请太祖临军。

宗望至京师，百官入贺。上曰：“宗望与十余骑经涉兵寇数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欢甚，宗望奏曰：“今云中新定，诸路辽兵尚数万，辽主尚在阴山、天德之间，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诸将望陛下幸军中也。”上曰：“悬军远伐，授以成算，岂能尽合机事。朕以六月朔启行。”既次大泺西南，果使希尹奏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上顾谓群臣曰：“徙诸部人当出何路？”宗望对曰：“中京残弊，刍粮不给，由上京为宜。然新降之人，遽尔骚动，未降者必皆疑惧。劳师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谓临潢府也。上乃下其议，命军帅度宜行之。

上闻辽主在大鱼泺，自将精兵万人袭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为前锋，昼夜兼行，马多乏，追及辽主于石辇驿，军士至者才千人，辽军余二万五千。方治营垒，蒲家奴与诸将议。余睹曰：“我军未集，人马疲剧，未可战。”宗望曰：“今追及辽主而不亟战，日入而遁，则无及。”遂战，短兵接，辽兵围之数重，士皆殊死战。辽主谓宗望兵少必败，遂与嫔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观战。余睹示诸将曰：“此辽主麾盖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骑兵驰赴之，辽主望见大惊，即遁去，辽兵遂溃。宗望等还。上曰：“辽主去不远，亟追之。”宗望以骑兵千余追之，蒲家奴为后继。

太祖已定燕京，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袭辽主于阴山、青冢之间。宗望、娄室、银术可以三千军分路袭之。将至青冢，遇泥泞，众不能进。宗望与当海四骑以绳系辽都统林牙大石，使为乡导，直至辽主营。时辽主往应州，其嫔御诸女见敌兵奄至惊骇欲奔，命骑下执之。有顷，后军至。辽太叔胡卢瓦妃，国王捏里次妃，辽汉夫人，并其子秦王、许王，女骨欲、余里衍、斡里衍、大奥野、次奥野、赵王妃斡里衍，招讨迪六，详稳六斤，节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车万余乘，惟梁王雅里及其长女乘军乱亡去。娄室、银术可获其左右舆帐。进至扫里门，为书以招辽主。

辽主自金城来，知其族属皆见俘，率兵五千余决战。宗望以千兵击败之。辽主相去百步，遁去。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追二十余里，尽得其从马，而照里、特末、胡巴鲁、背荅别获牧马万四千匹、车八千乘。及献传国玺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地，乃大录诸帅功，加赏焉。

辽主乃使谋卢瓦持兔钮金印请降。宗望受之，视其文，乃"元帅燕国王之印"也。宗望复以书招之，谕以石晋北迁事。遂使使谕夏国，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辽之心也。宗望趋天德，辽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吴十回，皆言夏国迎护辽主度大河矣。宗望乃传檄夏国曰："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及辽秦王等以俘见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辽蜀国公主余里衍赐之。

阇母与张觉战，大败于兔耳山。上使宗望问状，就以阇母军讨张觉，降濒海郡县。遂与觉战于南京城东。觉败，宵遁奔宋，语在《觉传》。城中人执觉父及其二子来献，宗望杀之。使以诏书宣谕城中张敦固等出降。使使与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杀使者，立敦固为都统，劫府库，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赏破张觉功及有功将士各有差。

初，张觉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责宋人纳叛人，且征军粮。久不闻问，宗望欲移书督之，请空名宣头千道，增信牌，安抚新降之民。诏以"新附长吏职员仍旧。已命诸路转输军粮，勿督于宋。给银牌十、空名宣头五十道。及迁、润、来、隰四州人徙于渾州者，俟毕农各复其业。"乃诏咸州输粟宗望军。

张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队出战，大败。宗望再三开谕，敦固等曰："屡尝拒战，不敢遽降。"宗望许其望阙遥拜。敦固乃开其一门。宗望使阇母奏其事，乃下诏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释之，官职如旧。别敕有司轻徭

赋、劝稼穑，疆场之事，一决于宗望。又曰："议索张觉及逋亡户口于宋。闻此岁不登，若如旧征敛，恐民匮乏，度其粮数赋之。射粮军愿为民者，使复田里。小大之事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诏宗望曰："选勋贤及有民望者为南京留守，及诸阙员，仍具姓名官阶以闻。"是时，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众，宗望乙选良吏招抚。上从之。

上召宗望赴阙，而阇母克南京，兵执伪都统张敦固杀之，南京平。赴京师。于是，宗翰请无割山西地与宋，斡鲁亦言之。阇母论奏宋渝盟有验，不可不备。及宗望还军，上曰："征岁币于宋，以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分赐尔军及六部东京诸军。"宗望至军，宋兵三千自海道来，破九寨，杀马城县戍将节度使度卢斡，取其银牌兵仗及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言，且闻童贯、郭药师治军燕山。宗望奏请伐宋曰："苟不先之，恐为后患。"宗翰亦以为方。故伐宋之策，宗望实启之。

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阇母于臣为叔父，请以阇母为都统，臣监战事。"上从之。以宗望监阇母、刘彦宗两军战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药师兵四万五千于白河，蒲苋败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药师降。遂取燕山府，尽收其军实，马万匹、甲胄五万、兵七万，州县悉平。宋中山戍将王彦、刘璧率兵二千来降。蒲察、绳果以三百骑遇中山三万人于厄隘之地，力战，死之。术烈速、活里改军继至，杀二万余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郸。宋李鄴请修旧好。宗望留军中不遣。

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诸军渡河，取滑州。使吴孝民入汴，以诏书问纳平州张觉事，令执送童贯、谭积、詹度，以黄河为界，纳质奉贡。癸酉，诸军围汴。宋少帝请为伯侄国，效质纳地，增岁币请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书用伯侄礼，以康王构、太宰张邦昌为质。沈晦以哲书、三镇地图至军中，发币割地一依定约，语在宋事中。

二月丁酉朔，与宋平，退军孟阳。是夜，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候骑觉之，分遣诸将迎击，大破平仲军，复进攻汴城，问举兵之状。少帝大恐，使宇文虚中来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将加罪其人。"宗望辍弗攻，改肃王枢为质，康王构遣归。师还，河北两镇不下，遂分兵讨之。

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

境。宗望还山西。未几。为右副元帅，有功将士迁赏有差。

顷之，宋少帝以书诱余睹，肃仲恭献其书，诏复伐宋。八月，宗望会诸将，发自保州。耶律铎破敌兵三万于雄州，杀万余人。那野败宋军七千于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于广信。宋种师闵军四万人驻井陉，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军。东还，遂克真定，杀知府李邈，得户三万，降五县。遂自真定趋汴。

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县。诸军渡河，留诸将分出大名之境。降临河县，至大名县，德清军、开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骑兵三千先趋汴，破宋军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数将。宗望至汴，分遣诸将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赛剌、台实连破宋援兵。闰月壬辰朔，宋兵一万出自汴城来战。宗望选劲勇五千，使当海、忽鲁、雏鹘失击败之。癸巳，宗翰自太原会军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诣军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勖就军中劳赐宗翰、宗望，使皆执其手以劳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

宗望乃分诸将镇守河北。董才降广信军及旁近县镇。宗望乃西上凉陉。诏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见城邑有被残者，遂阻命坚守，其申谕招辑安全之。傥坚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毁荡者，当底于罚。"

是月，宗望薨。天会十三年，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子齐、京、文。

初。辽帝之奔阴山也，辽节度使和尚与林牙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统杲使阿邻护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师。得里底道亡，太祖诛阿邻。和尚弟道温为兴中尹，太祖使谩都本以兵千人与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兴中城下，以矢系书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谩都本责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对曰："以忠报国，何反覆之有，虽死不恨。"乃杀之。既而宗望军遇辽都统孛迭等，道温在其中，相与隔水而语。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诺，无降意。宗望谓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战而获，未尝加罪，后以叛诛，能无痛悼。"道温曰："吾兄辱于见获，荣于死国。"宗望顾马和尚曰："能为我取此乎？"对曰："能。"遂以所部渡水击败其众，直趋道温，射中其臂，获而杀之。

齐本名受速，长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镇国上将军。皇统元年，迁光禄大夫。正隆六年，迁银青荣禄大夫。大定初，迁特进，加安武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齐以近属，上所宠遇，而性庸滞无材能。大定三年，罢节度官，给随朝三品俸，累官特进。卒。

弟京、弟文皆以谋反诛。世宗尽以其家财产与齐之子咬住。诏齐妻曰："汝等皆当缘坐，有至大辟及流窜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问，且以其家产赐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召英王爽谓曰："卿于读者公主女子中为咬住择婚，其礼币命有司给之。"俄袭叔父京山东西路徒毋坚猛安。

京本名忽鲁，以宗室子累迁特进。天德二年，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加开府仪同三司，迁工部尚书，改礼部、兵礼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间尹。正隆二年，例封渖国公，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益都尹。六年，坐违制，立春日与徒单贞饮酒，降滦州刺史。未几，改绛阳军节度使。海陵遣护卫忽鲁往绛州杀之。京由间道走入汾州境得免。

世宗即位，来见于桃花坞。复判大宗正事，封寿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币，上不视朝，减膳彻乐。诏京代拜行礼。世宗惩创海陵疏忌宗室，加礼京兄弟，情若同生。谓京等曰："朕每见天象变异，辄思政事之阙，寤寐自责不遑。凡事必审思而后行，犹惧独见未能尽善，每令群臣集议，庶几无过举也。"是时，伐宋未罢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给全俸。京家人数百口，财用少，上闻之，赐金一百五十两、重彩百端、绢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赐佩刀厩马。

京到西京，京妻尝召日者孙邦荣推京禄命。邦荣言留守官至太师，爵封王。京问："此上更无否？"邦荣曰："止于此。"京曰："若止于此，所官何为。"邦荣察其意，乃诈为图谶，作诗，中有"鹘鲁为"之语，以献于京。京曰："后诚如此乎。"遂受其诗，再使卜之。邦荣称所得卦有独权之兆。京复使邦荣推世宗当生年月。家人孙小哥妄作谣言诳惑京，如邦荣指，京信之。京妻公寿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孙邦荣上变。诏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狱成，还奏。上曰："海陵无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于是，京夫妇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岚州楼烦县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随，官给上田。遣兀古出、刘琉宣谕京，诏曰："朕与汝皆太祖之孙。海陵失道，翦灭宗支，朕念兄弟无几，于汝尤为亲爱，汝亦自知之，何为而怀此心。朕念骨肉，不忍尽法。汝若尚不思过，朕虽不加诛，天地岂能容

汝也。”十年四月，诏于楼烦县，为京作第一区，月给节度廪俸。

十二年，兄德州防御使文谋反。上问皇太子、赵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谋不轨，朕特免死，今复当缘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上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太子曰：“诚如圣训。”乃遣使宣谕京，诏曰：“卿兄文，旧封国公，不任职事，朕进封王爵，委以大藩。顷在大名，以赃得罪，止削左迁，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谋不轨，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缘坐。文之家产应没入者，尽与卿兄子咬住。卿宜悉此意。”

二十年十一月，上问宰臣曰：“京之罪始于其妻，妄卜休咎。太祖诸孙存者无几，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职，但廪给之，卿等以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以豫怀疑忌。”久之，上复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为至幸矣，岂可复。”上默良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统间，授世袭谋克，加奉国上将军，居中京。

海陵篡立，赐钱二万贯。是时，左渊为中京转运使，市中有秽术敲仙者，文与渊皆与之游。海陵还中京，闻，召敲仙诘问，穷竟本末。既而杀之于市，责让文、渊。贞元元年，除秘书，坐与灵寿县主阿里虎有奸，杖二百，除名。俄复为秘书监，封王。正隆例封郧国公，以丧去官。起复翰林学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军节度使。

大定初，改武定军，留京师，奉朝请。三年，赐上常御条服佩刀而遣之。谓文曰：“朕无兄弟，见卿往外郡，恻然伤怀。卿颇自放，宜加检束。”除广宁尹，召为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时，弟京得罪，上谓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祸心，图不轨，不忍刑及骨肉，遂从轻典。卿亦骄纵无度。宋王有社稷功。武灵封太祖诸孙为王，卿独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为王。自今惩咎悔过，赤心事朕，无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赐以衣带。改大名尹，徙封荆王。

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谋克良马，或以驽马易之，买民物与价不尽其直。寻常占役弓手四十余人，诡纳税草十六万束。公用阙，取民钱一万九千余贯。坐是夺爵，降德州防御使，僚佐皆坐不矫正解职。监察御史董师中按文事失纠察，已除尚书省都事，降沁南军节度副使。诏曰：“自今长官不法，僚佐不矫正，又不言上，并严行惩断。”

文既失职，居常怏怏，日与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为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谋克颇里，银术可与大王厚善，果欲举大事，彼皆愿从。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谋告洪。洪言来岁甚吉。文厚谢洪，使家僮刚哥等往南京以书币遗阿古等。刚哥问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从。合住曰："阿古等与大王善，以此意其必从耳。"刚哥到南京，见阿古等，不言其本来之事。及还，绐文曰："阿古从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敌画阵图。家奴重喜诣河北东路上变，府遣总管判官孛特驰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会文出猎，召防御判官酬越谋就猎所执之。酬越言："文兵卫甚众，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会上执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觉，乃与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间府使奏文事，诏遣右司郎中纥石烈哲典、斡林修撰阿不罕讹里也往德州鞫问。

上闻文亡命，谓宰臣曰："海陵翦灭宗室殆尽，朕念太祖孙存者无几人，曲为宽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怀异图，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获，诖误者多，督所在捕之。诏募获文者迁官五阶，赐钱三千贯。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觉，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获，伏诛。康洪论死，余皆坐如律。诏释其妻术实懒。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两阶。诏曰："德州防御使文、北京曹贵、鄜州李方皆因术士妄谈禄命，陷于大戮。凡术士多务苟得，肆为异说。自今宗室、宗女有属籍者及官职三品者，除占问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违者徒二年，重者从重。"上以文家财产赐其故兄特进齐之子咬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产赐之。

赞曰：宗望启行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所谓敌不能与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为后距，此岂轻者耶。《管子》曰："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谓乎。

列传第十三列传第十三

○卢彦伦子玑孙亨嗣毛子廉李三锡孔敬宗李师夔沈璋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附左氵必弟渊侄光庆

卢彦伦，临潢人。辽天庆初，萧贞一留守上京，置为吏，以材干称。是时，临潢之境多盗，而城中兵无统属者，府以彦伦为材，荐之于朝，即授殿直、勾当兵马公事。

辽兵败于出河店，还至临潢，散居民家，令给养之，而军士纵恣侵扰，无所不至，百姓殊厌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兒不能禁戢，乃召军民谕之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今边方有警，国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间，有侵扰亦当相容。"众皆无敢言者。彦伦独曰："兵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今复使之养士，以国家多故，义固不敢辞。而此辈恣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夺此与彼，谓何。"

初取临潢，军中有辛讹特剌者，旧为临潢驿吏，与彦伦善，使往招谕，彦伦杀之。辽授彦伦团练使、勾当留守司公事。

天辅四年，彦伦从留守挞不野出降。授夏州观察使，权发遣上京留守事。师还，挞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遣使来报。未几，辽将耶律马哥以兵取临潢，彦伦拒守者七月。会援兵至，敌解围去，因赴阙。

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静江军节度留后，知咸州烟火事。未几，迁静江军节度使。天眷初，行少府监兼都水使者，充提点京城大内所，改利涉军节度使。未阅月，还，复为提点大内所。彦伦性机巧，能迎合悼合意，由是颇见宠用。岁余，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宋国岁元使。改礼部尚书，加特进，封郇国公。天德二年，出为大名尹。明年，诏彦伦营造燕京宫室，以疾卒，年六十九。子玑。

玑字正甫，以廕补閤门祗候，累迁客省使，兼东上閤门使，改提点太医、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迁同知宣徽院事。丁母忧，起复太府监，改开远军节度使，入为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转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复左宣徽使，改定武军节度使，复为左宣徽使。

是时，玑年已七十，诏许朝参得坐于廊下。复致仕。泰和初，诏玑天寿节预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兒礼物。章宗幸玉泉山，诏玑与致仕宰相俱会食，许策杖给扶。后预天寿节，上命玑与大臣握槊戏，玑获胜焉。从上秋山，赐名马。上曰："酬卿博直。"其眷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

亨嗣字继祖，以廕补閤门祗候，内供奉。调同监平凉府醋务，改同监天山盐场。丁母忧，服阕，监莱州酒课，累调监丰州、任丘、汲县、东平酒务。课最，迁白登县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规措军前粮料，入为典给直长，改西京户籍判官，历官西京、中都太仓使，中都户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忧。大安初，复为典给署丞兼太子家令。崇庆元年，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是时，兵兴，征调烦急，亨嗣以办最，迁定远大将军，入为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迁莒州刺史。三年，山东宣抚司讨杨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罢，还州。兴定二年，卒，年六十一。

亨嗣与弟亨益，尽友爱之道。亨嗣初以祖廕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玑为同知宣徽院事，当廕子，亨嗣以让弟亨益。亨益早卒，子兟。兟幼稚，亨嗣尽以旧业田宅奴畜财物与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临潢长泰人，材勇善射。辽季群盗起，募勇士，子廉应募。辽主召见，赐甲仗，率百人，会所在官兵捕盗。以功授东头供奉官，赐良马。

天辅四年，遣谋克辛斡特剌、移剌窟斜招谕临潢，子廉率户二千六百来归。今就领其众，佩银牌，招未降军民。卢彦伦怒于廉先降，杀子廉妻及二子，使骑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与窟斜经险阻中，骑兵围之，两骑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毙其一人，其一人挺枪几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枪，与搏战，生擒之，乃彦伦健将孙延寿也。余众溃去。

天会三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盐铁事。天眷中，除燕京院都监。辽王宗干问宰相曰："子廉有功，何为下迁。"；宰相以例对。宗干曰："卢彦伦何不除此职？子廉之功十倍彦伦，在临潢十余年，吏民畏爱如一日，谁能及此。"是时卢彦伦已以少府监除节度使，故宗干引以为比。除宁昌军节度使。海陵弑熙宗，子廉闻之，叹曰："曾不念国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锡字怀邦，锦州安昌人，以赀得官。辽季，盗攻锦州，州人推三锡主兵事，设机应变，城赖以完。录功授左承制。辽主走天德，刘彦

宗辟三锡将兵保白云山。

金兵次来州，三锡以其众降。摄临海军节度副使，参预元帅府军事，改知严州。宗望伐宋，三锡领行军猛安，败郭药师军于白河。进官安州防御使。再克汴京，三锡从阇母护宋二主北归。复知严州，改归德军节度副使。诏废齐国，择吏三十人与俱行，三锡在选中。还为庆州刺史，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察廉第一，迁三阶，改安国军节度使，除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

三锡政事强明，所至称治。世宗旧闻其名，大定初，起为北京路都转运使。制下，而三锡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东垣人，石晋末，徙辽阳。辽季，敬宗为宁昌刘宏幕官。斡鲁古兵至境上，敬宗劝刘宏迎降，遂以敬宗为乡导，拔显州，以功补顺安令。天辅二年，诏敬宗与刘宏率懿州民徙内地，授世袭猛安，知安州事。将兵千人从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尝自汴驰驿至河北，还至河上，会日暮无舟，敬宗策马乱流，遂达南岸。迁静江军节度使，历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阶光禄大夫。

海陵问张浩曰："卿识孔敬宗否，何阶高职下也。"浩对曰："国初，敬宗劝刘宏以懿州效顺，其后从军积劳，有司不知，故一概常调耳。"明日，除宁昌军节度使。徙归德军，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师夔字贤佐，奉圣永兴人。少倜傥，有大志。以廕入仕，为本州监。天辅六年，太祖袭辽主于鸳鸯泺，郡守委城遁去，众无所属，相与叩门请师夔主郡事。师夔许之，乃搜卒治兵。

迪古乃兵至奉圣州，师夔与其故人沈璋密谋出降，曰："一城之命悬于此举。"璋曰："君言是矣。如军民不从，奈何。"师夔即率亲信十数辈诘旦出城，见余睹，与之约曰："今已服从，愿无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内。"余睹许诺。诏以师夔领节度，以璋佐之。赐师夔骏马二，俾招未附者，许以便宜从事。明年，加左监门卫大将军。

剧贼张胜以万人逼城，师夔度众寡不敌，乃伪与之和，日致馈给，胜信之。师夔乘其不备，使人刺胜，杀之。以其首徇曰："汝辈皆良民，胁从至此，今元恶已诛，可弃兵归复其所。"贼众大惊，皆散去。别贼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数千来寇。师夔以兵临之，设伏归路，使人反间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势孤，亦还，遇伏而败，遂执斩之。是后

贼众不敢入境。以劳迁静江军节度留后，累迁武平军节度使，改东京路转运使，徙陕西东路转运使。致仕，封任国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达，奉圣州永兴人也。学进士业。迪古乃军至上谷，璋与李师夔谋，开门迎降。明日，择可为守者，众皆推璋，璋固称李师夔，于是授师夔武定军节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迁鸿胪卿。丁母忧，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从伐宋。汴京平，众争趋赀货，璋独无所取，惟载书数千卷而还。

太行贼陷潞州，杀其守姚璠，官军讨平之，命璋权知州事。璋至，招复逋逃，赈养困饿，收其横尸葬之。未几，民颇军辑。初，贼党据城，潞之军卒当缘坐者七百人，帅府牒璋尽诛之，璋不从。帅府闻之，大怒，召璋呵责，且欲杀璋，左右震恐，璋颜色不动，从容对曰："招亡抚存，璋之职也。此辈初无叛心，盖为贼所胁，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复来。今欲杀之，是杀降也。苟利于众，璋死何憾。"少顷，怒解。因召潞军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尔矣。"皆感泣而去。朝廷闻而嘉之，拜左谏议大夫，知潞州事。百姓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书礼部侍郎。

时介休人张觉聚党亡命山谷，钞掠邑县，招之不肯降，曰："前尝有降者，皆杀之。今以好言诱我，是欲杀我耳。独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无疑。"于是，命璋往招之，觉即日降。

转尚书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阳尹，迁利涉军节度使，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子宜中，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赞曰：危难之际，两军方争，专城之将，国家之轻重系焉。李师夔非有君命，为众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犹有说也。卢彦伦之降，虽云城溃，初志不确，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张觉，一善足称，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后唐棣川刺史，以行军司马戍燕，辽取燕，使守蓟，因家焉。企弓读书，通《左氏春秋》。中进士，再迁来州观察判官。萧英弼贼昭怀太子，穷治党与，多连引。企弓辨析其冤，免其甚众。自御史知难事，出为中京副留守，按刑辽阳。有狱本轻而入之

重者，已奏待报，企弓释之以闻。累迁知三司使事。天庆末，拜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

金兵已拔上京，北枢密院恐忤旨，不以时奏。辽故事，军政皆关决北枢密院，然后奏御。企弓以闻。辽主曰："兵事无乃非卿职邪？"对曰："国势如此，岂敢循例为自容计。"因陈守备之策。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时辽主闻金已克中京，将西幸以避之。企弓谏不听。

辽主自鸳鸯泺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废辽主为湘阴王，改元德兴。企弓守司徒，封燕国公。虞仲文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曹勇义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燕国公。康公弼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赐号"忠烈翊圣功臣"。德妃摄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袭燕，奄至城中，已而败走。或疑有内应者，欲根株之，企弓争之，乃止。

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径至城下。高六等开门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犹不知。太祖驻跸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复旧职，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封陈国公。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诏曰："燕京应琳田宅财物并给还之。"琳年高，不能入见，止令其子弟来。

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听。

是时，置枢密院于广宁府。企弓等将赴广宁，张觉在平州有异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辞兵曰："如此，是促之乱也。"及过平州，舍于栗林下，张觉使人杀之。企弓年七十三，谥恭烈。天会七年，赠守太师，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济国公。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第进士，累仕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独出饯之。或指以为党，仲文乃求养亲。久之，召复前职。宰相荐文行第一，权知制诰，除中书舍人。讨平白□，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年五十五，卒，谥文正。天会七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改赠特进、濮国公。

曹勇义，广宁人。第进士，除长春令。枢府辟令史。上书陈时政，累擢馆阁，迁枢密副都承旨，权燕京三司使，加给事中。召为枢密副使，加太子少保。与大公鼎、虞仲文、龚谊友善。与虞仲文同在枢密，群小挤之。复出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天会七年，赠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赠特进、定国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应州人。曾祖胤，辽保宁间以战功授质券，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学，年二十三中进士，除著作郎、武州军事判官。辟枢府令史，求外补，出为宁远令。县中陨霜杀禾稼，漕司督赋急，系之狱。公弼上书，朝廷乃释之，因免县中租赋，县人为立生祠。监平州钱帛库，调役粮于川州。大盗侯概陷川州，使护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天会七年，赠侍中。正隆二年，改赠特进、道国公。

企弓子泌、瀛、渊。

泌字长源，企弓长子也。仕辽，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从企弓归朝。既而东迁至平州，企弓为张觉所害，泌复还燕。是时，以燕与宋，宣抚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间道奔还。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门使。从宋王宗望南伐，破真定有功，知祁州，历刺泽、隰等州。贞元初，为浚州防御使，迁陕西路转运使，封戴国公。

泌性夷澹，好读《庄》、《老》，年六十一，即请致仕。亲友或以为早，泌叹曰："予年三十秉旄钺，侵寻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时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渊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转运使，历河北东路、中都路都转运使。渊贪鄙，三任漕事，务以钱谷自营。在中都凡八年，不求迁。与李通、许霖交关贿赂，诡纳漕司诸物，规取财利。世宗即位，渊使其子贻庆诣东京上表，特赐贻庆任忠杰榜第三甲进士，授从仕郎。贻庆还中都，世宗诏渊曰："凡殿位张设悉依旧，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扰百姓。谨宫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世宗素知其为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练习朝政，前为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若复敢尔，勿思再用。"渊到怀州未几，坐前为中都转运尝盗用官材木，除名。子光庆。

光庆字君锡，幼颖悟，沉厚少言。渊尝谓所亲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补閤门祗候，迁西上閤门副使。丁父忧，起复东上閤门副

使，再转西上、东上閤门使，兼太庙署令。

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礼，受尊号，及受命宝，皆光庆篆。凡宫庙榜署经光庆书者，人称其有法。典领原庙、坤厚陵、寿安宫工役，不为苛峻，使劳逸相均。身兼数职，勤慎周密，未尝自伐，世宗独察之。

初，御史大夫璋请制大金受命宝，有司以秦玺文进，上命以“大金受命万世之宝”为文。径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礼部尚书张景仁、少府监张仅言典领工事，诏光庆篆之。迁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监。丁母忧，起复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庆往上京治仪仗制度，时人以为得宜。

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至祭，赙银三百两、重彩十端、绢百匹。平时喜为善言，蓄善药，号“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赞，语皆任达云。

赞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识之士，其事辽主数有论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质二君，陨身逆党，三者胥失之，哀哉。

列传第十四列传第十四

○太宗诸子宗磐本名蒲鲁虎宗固本名胡鲁宗本本名阿鲁萧玉附杲本名斜也宗义本名孛吉宗干本名斡本充本名神土懑子檀奴等永元本名元奴衮本名梧桐襄本名永庆衮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鲁虎、胡鲁、斛鲁补、阿鲁带、阿鲁补、斛沙虎、阿邻、阿鲁、鹘懒、胡里甲、神土门、斛孛束、斡烈、鹘沙。

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斡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马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

既而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隽遂为右丞相，用事。挞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隽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磐、宗隽、挞懒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坐与宴饮者，皆贬削决责有差。赦其弟斛鲁补等九人，并赦挞懒，出为行台左丞相。

皇后生日，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以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银鼎赐宗干、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鲁。天会十五年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鲁补，封代王。宗伟本名阿鲁补，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邻，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鲁，封厚王。鹘懒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丰王。神土门封郓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鹘沙，封毕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顺本名阿鲁带，天会二年薨，皇统五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后封徐王。

宗磐既诛，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谕宗固。既而翼王鹘懒复与行

台左丞相挞懒谋反伏诛。诏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谓当绝属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称皇叔，其母妻封号从而降者，审依旧典。"皇统二年，复封宗雅为代王。宗固为判大宗正，六年，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是岁，薨。

海陵在熙宗时，见太宗诸子势强，而宗磐尤跋扈，与鹘懒相继皆以逆诛，心忌之。熙宗厚于宗室，礼遇不衰。海陵尝与秉德、唐括辩私议，主上不宜宠遇太宗诸子太甚。及篡立，谒奠太庙。韩王亨素号材武，使摄右卫将军，密谕之曰："尔勿以此职为轻，朕疑太宗诸子太强，得卿卫左右，可无虑耳。"遂与秘书监萧裕谋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孙于是焉尽，语在《宗本传》中。

宗本本名阿鲁。皇统九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太保，邻三省事。海陵篡立，进太傅，领三省事。

初，宗干谋诛宗磐，故海陵心忌太宗诸子。熙宗时，海陵私议宗本等势强，主上不宜优宠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与秘书监萧裕谋杀太宗诸子。诬以秉德出领行台，与宗本别，因会饮，约内外相应。使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宗本亲谓玉言："以汝于我故旧，必无它意，可布腹心事。邻省临行，言彼在外谕说军民，无以外患为虑。若太傅为内应，何事不成。"又云："长子锁里虎当大贵，因是不令见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于我及我妃处，称主上近日见之辄不喜，故心常恐惧，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辩谓宗本言："内侍张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东京留守在，宗本何能为是。"时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秪太傅便合为北京留守。"卞临行与宗本言"事不可迟"。宗本与玉言"大计只于日近围场内予决"。宗本因以马一匹、袍一领与玉，充表识物。玉恐围场日近，身縻于外，不能亲奏，遂以告秘书监萧裕。裕具以闻。

萧玉出入宗本家，亲信如家人。海陵既与萧裕谋杀宗本、秉德，诏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辇皆懿亲大臣，本无反状，裕构成其事，而萧玉与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变，庶可示信。于是使人召宗本等击鞠，海陵先登楼，命左卫将军徒单特思及萧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辟离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杀之。宗美本名胡里甲，临死神色不变。

宗本已死，萧裕使人召萧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发披衣，以车载至裕弟点检萧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见军士围守之，意为

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头触屋壁，号咷曰：“臣未尝犯罪，老母年七十，愿哀怜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与玉，引见海陵。海陵问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

海陵遣使杀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迁益都尹毕王宗哲、平阳尹禀、左宣徽使京等，家属分置别所，止听各以奴婢五人自随。既而使人要之于路，并其子男无少长皆杀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称“善大王”，海陵知其无能，将存之以奉太宗。后召至关，不数日，竟杀之。太宗子孙死者七十余人，太宗后遂绝。卞本名可喜。禀本名胡离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赉。

萧玉既如萧裕教对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诏天下，以玉上变实之。

海陵使太府监完颜冯六籍宗本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于官，什器吾将分赐诸臣。”冯六以此不复拘籍什器，往往为人持去，冯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风。少监刘景前为监丞时，太府监失火，案牍尽焚毁，数月方取诸司簿帐补之，监吏坐是稽缓，当得罪。景为吏，倒署年月。太仓都监焦子忠与景有旧，坐逋负，久不得调，景为尽力出之。久之，冯六与景就宫中相忿争，冯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党诱冯六家奴发盗屏事。冯六自陈于尚书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赵资福、大理少卿许竑杂治。资福等奏冯六非自盗，又尝自首。海陵素恶冯六与宗室游从，谓宰臣曰：“冯六尝用所盗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盗宫中物者死，诸物已籍入官，与宫中物何异。”谓冯六曰：“太府掌宫中财贿，汝当防制奸欺，而自用盗物。”于是，冯六弃市，资福、竑坐鞫狱不尽，决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赂金。海陵曰：“受金事无左验，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杀之。

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鲁王、宗雅曹王、宗顺隋王、宗懿郑王、宗美卫王、宗哲韩王、宗本潞王、神土门豳王、斛孛束渾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赉、可喜并赠金吾卫上将军，惟宗磐、阿鲁补、斛沙虎、鹘懒四人不复加封。

萧玉，奚人。既从萧裕诬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书省令史为礼部尚书加特进，赐钱二千万、马五百匹、牛五百头、羊千口，数月为参知政事。丁母忧，以参政起复，俄授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谓玉曰：“朕始

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社稷之灵，卿发其奸。朕无以报此功，使朕女为卿男妇，代朕事卿也。”赐第一区，分宗本家赀赐之。顷之，代张浩为尚书右丞，拜平章政事，进拜右丞相，封陈国公。

文思署令阎拱与太子詹事张安妻坐奸事，狱具，不应讯而讯之。海陵怒，玉与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礼、御史中丞马讽决杖有差。玉等入谢罪。海陵曰：“为人臣以己意爱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征、狄仁杰、姚崇、宋璟，岂肯立威使人畏哉，杨国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顾谓左司郎中吾带、右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为相，萧斛律为左司郎中，赵德恭为右司朗中，除吏议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爱憎为予夺轻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过则决责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

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参知政事李通谕旨曰：“判宗正之职固重，御史大夫尤难其人。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御史大夫与宰执不相远，朕至南京，徐当思之。”继以司徒判大兴尹，玉固辞司徒。海陵曰：“朕将南巡，京师地重，非大臣不能镇抚，留卿居守，无为多让。”海陵至南京，以玉为尚书左丞相，进封吴国公。

海陵将伐宋，因赐群臣宴，顾谓玉曰：“卿尝读书否？”对曰：“亦尝观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内閤，因以《汉书》一册示玉。既而掷之曰：“此非所问也，朕欲与卿议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为如何？”玉对曰：“不可。”海陵曰：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玉曰：“天以长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长。苻坚百万伐晋，不能以一骑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张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张浩，并杖玉。因谓群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达语，轻易如此。玉以苻坚比朕，朕欲断其舌，钉而砾之，以玉有功，隐忍至今。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及海陵自将发南京，玉与张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国上将军，放归田里，夺所赐家产。久之，起为孟州防御使。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欲杀太宗子孙，借汝为证，遂被进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杀宗本诸人，然后用汝质成其事，岂得专罪汝等。今复用汝，当思改过。若谓尝居要地，以今日为不足，必罚无赦。”转定海军节度使，改太原尹，与少尹乌古论扫喝互讼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职，寻卒。

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书省奏玉子德用当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以快其毒，玉子岂可升除邪。”

赞曰：宗磐尝从斜也取中京，不可谓无劳伐者，世禄鲜礼，自古有之，在国家善为保全之道耳。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虽云矫情，犹畏物论。海陵造谋，杀宗本兄弟不遗余力。太宗举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迁之庙也，再传而无噍类，于是太祖之美意无复几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与夷而立其弟，祸延数世，害及五国，诚足为后世监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国元年，太宗为谙班勃极烈，杲为国论吴勃极烈。天辅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城中积粟转致乌林野，赈先降诸部，因徙之内地。

天辅五年，为忽鲁勃极烈，都统内外诸军，取中京实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干、宗磐副之，宗峻领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为乡导。诏曰：“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烦奏禀。”复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律发赴阙。”

当是时，辽人守中京者，闻知师期，焚刍粮，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则欲视我兵少则迎战，若不敌则退保山西。杲知辽人无斗志，乃委辎重，以轻兵击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纥三城，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两。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驻兵中京，使使奏捷、献俘。诏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抚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将士招降山前诸部，计已抚定。山后若未可往，即营田牧，俟秋大举，更当熟议，见可则行。如欲益兵，具数来上。无恃一战之胜，辄自弛慢。善抚存降附，宣谕将士，使知朕意。”

完颜欢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骑兵三十余绐曰：“乞明旦来降于此。”杲信之，使温迪痕阿里出、纳合钝恩、蒲察婆罗偎、诸甲拔剔邻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围阿里出等。遂据坂去马，皆殊死战，败霞末兵，追杀至暮而还。是役，纳合钝恩功为多。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言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可袭取之。宗翰移书于杲，请进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机会，事难图

矣。”杲意尚未决。宗干劝杲当从宗翰策，杲乃约宗翰会奚王岭。既会，始定议，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期羊城泺会军。时辽主在草泺，使宗翰与宗干率精兵六千袭之。辽主西走，其都统马哥趋捣里。宗翰遣挞懒以兵一千往击之。挞懒请益兵于都统杲，而获辽枢密使得里底父子。

西京已降得叛，杲使招之不从，遂攻之。留守萧察刺逾城降。四月，复取西京。杲率大军趋白水泺，分遣诸将招抚未降州郡及诸部族。于是，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诸城虽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请上临军。耶律坦招西南招讨司及所属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顶亦降于坦。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叛去，坦与阿沙兀野、挞不野简料新降丁壮，迨夜袭之。诘旦，战于河上，大败其众，皆委仗就擒。

耶律捏里移书于杲请和，杲复书，责以不先禀命上国，辄称大号，若能自归，当以燕京留守处之。捏里复以书来，其略曰：“昨即位时，在两国绝聘交兵之际。奚王与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请命。今诸军已集，傥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毙也。昔我先世，未尝残害大金人民，宠以位呈，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绝我宗祀，于义何如也。傥蒙惠顾，则感戴恩德，何有穷已。”杲复书曰L　：“閤下向为元帅，总统诸军，任非不重，竟无尺寸之功。欲据一城，以抗国兵，不亦难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国，今谁肯为閤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计亦疏矣。幕府奉诏，归者官之，逆者讨之。若执迷不从，期于殄灭而后已。”捏里乃遣使请于太祖。赐捏里诏曰：“汝，辽之所属，位居将相，不能与国存亡，乃窃据孤城，僭称大号，若不降附，将有后悔。”

六月，上发京师，诏都统曰：“汝等欲朕亲征，已于今月朔旦启行。辽主今定何在？何计可以取之，其具以闻。”杲使马和尚奉迎太祖于挞鲁河。斡鲁、娄室败夏将李良辅，杲使完颜希尹等奏捷，且请徙西南招讨司诸部于内地。希尹等见上于大泺西南，上嘉赏之。上至鸳鸯泺，杲上谒。上追辽主至回离畛川，南伐燕京，次奉圣州。诏曰：“自今诸诉讼书付都统杲决遣。若有大疑，即令闻奏。”太祖定燕京，还次鸳鸯泺，以宗翰为都统，杲从上还京师。

太宗即位，杲为谙班勃极烈，与宗干俱治国政。天会三年伐宋，杲领都元帅，居京师。宗翰、宗望分道进兵。四年，再伐宋，获宋二主以归。

天会八年，薨。皇统三年，追封辽越国王。天德二年，酏享太祖庙

廷。正隆例封辽王。大定十五年，谥曰智烈。子孛吉。

宗义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间，为平章政事。

海陵已杀太宗子孙，尤忌斜也诸子盛强，欲尽除宗室勋旧大臣。是时，左副元帅撒离喝在汴京与挞不野有隙，挞不野女为海陵妃，海陵阴使挞不野图撒离喝。于是都元帅府令史遥设迎合风指，诈为撒离喝与其子宗安家书，宗女误遗宫外，遥设因拾得之，以上变。其书契丹小字，其封题已开。其中白纸一幅，有白字隐约，状若经水浸，致字画可读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某王印。书辞云："阿浑，汝安乐否。早晚到阙下。前者走马来时，曾议论我教汝阿浑平章、谋里野阿浑等处觑事势再通往来，缓急图谋，知汝已尝备细言之。谋里野阿浑所言□煞是，只杀挞不野则南路无忧虑矣。"详略互见《撒离喝传》中。女直谓子"阿浑"。前"阿浑"谓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后"阿浑平章"指宗义，宗义本宗室子，犹有旧称。以是杀宗义、谋里野，并杀宗安及太祖妃萧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带孙活里甲。遥设诈书无活里甲，海陵见其坦率善修饰，恶之。大臣以无罪为请，海陵曰："第杀之，无复言也。"杀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野子孙二十余人。谋里野，景祖孙，谩都诃次子。

斜也有幼子阿虎里，其妻挞不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将杀阿虎里，使者不忍见其面，以衾覆而缢之，当其颐，久不死，及去被再缢之，海陵遣使赦其死，遂得免。后封为王，授世袭千户。

大定初，追复宗义官爵，赠特进。弟蒲马、孛论出、阿鲁、隈喝并赠龙虎卫上将军。

宗干本名斡本，太祖庶长子。太祖伐辽，辽人来御，遇于境上。使宗干率众先往填堑，士卒毕渡。渤海军驰突而前，左翼七谋克少却，遂犯中军。杲辄出战，太祖曰："遇大敌不可易也。"使宗干止杲。宗干驰出杲前，控止导骑哲垤之马，杲乃还。达鲁古城之战，宗干以中军为疑兵。太祖既攻下黄龙府，即欲取春州。辽主闻黄龙不守，大惧，即自将，籍宗戚豪右少年与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隶军中。宗干劝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为然，遂班师。

宗干得降人，言春、泰州无守备，可取。于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干等下金山县。宗雄即以兵三千属宗干，招集未降诸部。宗干择土人之材干者，以诏书谕之。于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

太祖克临潢府，至沃黑河。宗干谏曰：“地远时暑，士罢马乏，若深入敌境，粮饉不继，恐有后艰。”上从之，遂班师。从都统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书于杲。是时，希尹获辽人，知辽主在鸳鸯泺，可袭取之。杲不能决。宗翰使再至。宗干谓杲曰：“移赉勃极烈灼见事机，再使来请，彼必不轻举。且彼已发兵，不可中止，请从其策。”再三言之，杲乃报宗翰会奚王岭。当时无宗干，杲终无进兵意。既会军于羊城泺，杲使宗干与宗翰以精兵六千袭辽至五院司。辽主已遁去，与辽将耿守忠战于西京城东四十里。守忠败走。

太宗即位，宗干为国论勃极烈，与斜也同辅政。天会三年，获辽主于应州西余睹谷。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兴庠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干启之。四年，官制行，诏中外。

十年，熙宗为谙班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熙宗即位，拜太傅，与宗翰等并领三省事。天眷二年，进太师，封梁宋国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赐之。宗干有足疾，诏设坐奏事。无何，监修国史。皇统元年，赐宗干辇舆上殿，制诏不名。

上幸燕京，宗干从。有疾，上亲临问。自燕京还，至野狐岭，宗干疾亟不行，上亲临问，语及军国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视，后亲与宗干馈食，至暮而还。因赦罪囚，与宗干禳疾。居数日，薨。上哭之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干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听曰：“朕幼冲时，太师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恸。上生日不举乐。上还上京，幸其第视殡事。及丧至上京，上临哭之。及葬，临视之。

海陵篡立，追谥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庙号德宗，以故第为兴圣宫。大定二年，除去庙号，改谥明肃皇帝。及海陵废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统绪，海陵无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断王，俾齿庶人之列。瘗之闲旷，不封不树，既已申大义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亲，逆配于庙。今海陵既废为庶人，而明肃犹窃帝尊之名，列庙祧之数。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肃亦当缘坐。是时明肃已殂，不与于乱，臣以谓当削去明肃帝号，止从旧爵。或从太祖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诏中外，俾知大义。”书奏，世宗嘉纳，下尚书省议。于是追削明肃帝号，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忠烈，妻子诸孙皆从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庙廷。

子弃、亮、兖、襄、衮。亮，是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士懑。母李氏，徒单氏以为己子。熙宗初，加光禄大夫。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封淄国公，为吏部尚书，进封代王，迁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左丞相。是岁，薨。追封郑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仪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补兒、阿里白。

檀奴，为归德军节度使。阿里白，定远大将军、和鲁忽土猛安忽邻河谋克。海陵弑徒单氏，以充尝为徒单养子，因并杀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补兒逃归于世宗。檀奴赠荣禄大夫，阿里白辅国上将军。诏有司改葬。世宗时，元奴为宗正丞；耶补兒为镇国上将军，后为同知济南尹事。

永元字惇礼，本名元奴。幼聪敏，日诵千言。皇统元年，试宗室子作诗，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义。天德初，授百女山世袭谋克。

海陵伐宋，已渡淮，军士多亡归而契丹叛，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杀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与弟耶补兒逃匿得免。

世宗即位于辽阳，与耶补兒俱来归，上慰劳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宝郎，为滦州刺史。授世袭猛安，乞以谋克与耶补兒，诏许之。转棣州防御使、泰宁军节度使。

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民间物力为功，督责苛急。永元面责弘信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赢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闭门自守，使与商贾同处上役，岂立法本意哉。"弘信无以对。于是棣州赋税得以实自占。迁震武军节度使。

大定六年，丁母忧，起复崇义军节度使，徙顺义军。朔州西境多盗，而猾吏大姓蠹狱讼，[B139]乱赋役，永元剔其宿奸，百姓安之。坐卖马与驿人取赢利，及浚州防御使斡论坐纵孳畜践民田，俱解职。顷之，永元起为保大军节度使，历昭义、绛阳、震武军，迁济南尹、北京副留守。

灯国家婢丑底与咸平人化胡有奸，丑底于主印处绍取印署空纸与化胡，遂写作永元、宁国生宁日时辰，诬告永元、宁国谋逆。诏有司鞫问，乃丑底意望为良，使化胡为之。上曰："化胡与丑底有奸，造作恶言，诬害宗室，化胡斩，丑底处死。"改兴中尹，为彰德军节度使。卒

官，年五十一。丧过中都，遣使致祭，赙银三百两、彩十端、绢百匹。

永元历典大藩，多知民间利害，所至称治，相、棣、顺义政迹尤著，其民并为立祠。

兖本名梧桐。皇统七年，为左副点检，转都点检。九年，为会宁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兖使宋还，拜司徒兼都元帅，领三省事，进拜太尉。及杀太祖妃萧氏，尽以其财产赐兖。罢都元帅府，立枢密院，兖为枢密使，太尉、领三省事如故。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贞元元年元旦，海陵为兖辍朝，不受贺。宋、夏、高丽、回鹘贺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贡献。追进兖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进。

兖妻乌延氏，正隆六年坐与奴有奸，海陵杀之。其弟南京兵马副都指挥使习泥烈私于族弟屋谋鲁之妻，屋谋鲁之奴谋欲执习泥烈，习泥烈乃杀其奴。海陵闻之，遂杀习泥烈。

兖子阿合，大定中为符宝祗候，俄迁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上曰："汝岁秩未满，朕念乃祖乃父为汝迁官，勿为不善，当尽心学之。"

襄本名永庆，海陵母弟。为辅国上将军。卒，天德二年，追封卫王，再赠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银青光禄大夫。

子和尚封应国公，赐名乐善。左宣徽使许霖之子知彰与和尚斗争，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殴詈之。明日，霖诉于朝。诏大兴尹萧玉、左丞良弼、权御史大夫张忠辅、左司员外郎王全杂治，妃杖一百，杀其家奴为首者，余决杖有差。霖尝跪于妃前，失大臣体，及所诉有妄，笞二十。

大定间，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寝之次有异征，襄妃僧酷以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当大贵。家奴李添寿上变。僧酷、和尚下吏验问有状，皆伏诛。上曰："朕尝痛海陵翦灭宗族。今和尚所为如此，欲贷其罪，则妖妄误惑愚民者，便以为真，不可不灭。朕于此子，盖不得已也。"伤闵者久之。

衮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惊强悍。海陵不喜其为人。初为辅国上将军。天德初，加特进，封王，为吏部尚书，判大宗正事。坐语禁中起居状，兵部侍郎萧恭首问，护卫张九具言之。海陵亲问。恭夺官解职，张九对不以实，特处死，衮与翰林学士承旨宗秀、护卫麻吉、小底王之章皆决杖有差。海陵自是愈忌之。未几，授猛安。

及迁中都，道中以蒲家为西京留守。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与蒲家有旧，同在西京，遂相往来。蒲家尝以玉带遗之。蒲家称谟卢瓦骁勇不减尉迟敬德。编修官圆福奴之妻与蒲家姻戚，圆福奴尝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谦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御史大夫高桢、刑部侍郎耶律慎须吕就西京鞫之，无状。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复究问，斩之于市。谟卢瓦、圆福奴并日者皆凌迟处死。

赞曰：金议礼制度，班爵禄，正刑法，治历明时，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干经始之功多矣。杲子宗义为海陵所杀，宗干之后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孙之昌炽既鲜，而亦不免于僇辱焉。秦、汉而下，宗臣世家与国匹休者，何其少欤。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矣。

列传第十五列传第十五

○宗弼本名兀术亨本名孛迭张邦昌刘豫挞懒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获辽护卫习泥烈，问知辽帝猎鸳鸯泺。都统杲出青岭，宗望、宗弼率百骑与马和尚逐越卢、孛古、野里斯等，驰击败之。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尚未去，可袭取者。

及宗望伐宋，宗弼从军。取汤阴县，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桥，不得渡，合鲁索以七十骑涉之，杀宋焚桥军五百人。宗望遣吴孝民先入汴谕宋人，宗弼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获马三千而还。

宗望薨，宗辅为右副元帅，徇地淄、青。宗弼败宋郑宗孟数万众，遂克青州。复破贼将赵成于临朐，大破黄琼军，遂取临朐。宗辅军还，遇敌三万众于河上，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诏伐宋康王，宗辅发河北，宗弼攻开德府，粮乏，转攻濮州。前锋乌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万众，遂克濮州，降旁近五县。攻开德府，宗弼以其军先登，奋击破之。攻大名府，宗弼军复先登，破其城。河北平。

宋主自扬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进兵归德，城中有自西门北门出者，当海复败之。乃绝隍筑道，列砲隍上，将攻之。城中人惧，遂降。先遣阿里、蒲卢浑至寿春，宗弼军继之。宋安抚使马世元率官属出降。进降卢州，再降巢县王善军。当海等破郦琼万余众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将至江宁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骑六万来拒战，鹘卢补、当海、迪虎、大抃合击破之。宋陈邦光以江宁府降。留长安奴、斡里也守江宁。使阿鲁补、斡里也别将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阳等县，溯江而西，屡败张永等兵，杜充遂降。

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追袭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卢浑趋杭州，具舟于钱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闻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讹鲁补、术列速降越州。大抃破宋周汪军，阿里、蒲鲁浑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

兵，会攻明州，克之。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

宗弼还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

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纟两，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纟两，五纟两著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北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

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既败张浚军于富平，遂与阿卢补招降熙河、泾原两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明年，复攻和尚原，克之。天会十五年，为右副元帅，封沈王。

天眷元年，挞懒、宗磐执议以河南之地割赐宋，诏遣张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学士韩肖胄奉表谢，遣王伦等乞归父丧及母韦氏兄弟。宗弼自军中入朝，进拜都元帅。宗弼察挞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是时，宗磐已诛，挞懒在行台，复与鹘懒谋反。会置行台于燕京，诏宗弼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如故，往燕京诛挞懒。挞懒自燕京南走，将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杀之。

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宗弼兼总其事，遂议南伐。太师宗干以下皆曰："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上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帅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举兵讨之。"遂命

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攻岚、石、保德皆克之。

宗弼入朝，是时，上幸燕京，宗弼见于行在所。居再旬，宗弼还军，上起立，酌酒饮之，赐以甲胄弓矢及马二匹。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进伐淮南，克庐州。

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从之。制诏都元帅宗弼比还军，与宰臣同入奏事。俄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帅、领行台如故。诏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乃还军，遂伐江南。既渡淮，以书责让宋人，宋人答书乞加宽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来禀议，宋主乞“先敛兵，许弊邑拜表阙下”，宗弼以便宜约以画淮水为界。上遣护卫将军撒改往军中劳之。

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仍诏天下。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仍每岁宋国进贡内给银、绢二千两、匹。

宗弼表乞致仕，不许，优诏答之，赐以金券。皇统七年，为太师，

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皇统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谥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庙廷。子孛迭。

亨，本名孛迭。熙宗时，封芮王，为猛安，加银青光禄大夫。天德初，加特进。海陵忌太宗诸子，将谒太庙，以亨为右卫将军，语在《太宗诸王传》。海陵赐良弓，亨性直，材勇绝人，喜自负，辞曰："所赐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为真定尹，谓亨曰："太宗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东，真定据其冲要，如其有变，欲倚卿为重耳。"其实忌亨也。历中京、东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考验无状，遵坐诛。海陵益疑之。改广宁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动静，且令构其罪状。

亨初除广宁，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徒单氏，太祖长女兀鲁曰："孛迭虽稍下迁，勿以为嫌，国家视京府一也，况孛迭年富，何患不贵显乎！"是时，兀鲁与徒单斜也为室，斜也妾忽挞得幸于徒单后，忽挞诣后，告"兀鲁语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当大贵"。海陵使萧裕鞫之，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鲁怨望，斜也不先奏闻故也。乃封忽挞为莘国夫人。

久之，亨家奴六斤颇黠，给使总诸奴，老僧谓六斤曰："尔渤海大族，不幸坐累为奴，宁不念为良乎！"六斤识其意。六斤尝与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杀此奴！"六斤闻之惧，密与老僧谋告亨谋逆。亨有良马，将因海陵生辰进之，以谓生辰进马者众，不能以良马自异，欲他日入见进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识马，不足进。亨之奴有自京师来者，具言徒单阿里出虎诛死。亨曰："彼有贷死誓券，安得诛之。"奴曰："必欲杀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则将及我矣。"六斤即以为怨望，遂诬亨欲因间刺海陵。老僧即捕系亨以闻。工部尚书耶律安礼、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尝论铁券事，实无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与妾私通，亨尝言欲杀之状。安礼等还奏，海陵怒，复遣与老僧同鞫之。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阴间杀之。亨比至死，不胜楚痛，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

亨击鞠为天下第一，常独当数人。马无良恶，皆如意。马方驰，辄投杖马前，侧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猎，持铁连锤击狐兔。一日与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锤杀之。"即奋锤遥击，中其腹，穿入之。终以勇力见忌焉。

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杀诸宗室，于是杀亨妃徒单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复亨官爵，封韩王。十七年，诏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赞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岛，卒定画淮之约。熙宗举河南、陕西以与宋人，矫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张邦昌，《宋史》有传。天会四年，宗望军围汴，宋少帝请割三镇地及输岁币、纳质修好。于是，邦昌为宋太宰，与肃王枢俱为质以来。而少帝以书诱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复伐宋，执二帝以归。刘彦宗乞复立赵氏，太宗不许。宋吏部尚书王时雍等请邦昌治国事，天会五年三月，立邦昌为大楚皇帝。

初，少帝以康王构与邦昌为质，既而肃王枢易之，康王乃归。及宗望再举兵，少帝复使康王奉玉册玉宝衮冕，增上太宗尊号请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县渡河围汴矣。及二帝出汴州，从大军北来，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隐事杀之。

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宋主走扬州，事具宗翰等传。其后，太宗复立刘豫继邦昌，号大齐。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仪真，丧妻翟氏，继值父忧。康王至扬州，枢密使张悫荐知济南府。是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挞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遂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挞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

初，康王既杀张邦昌，自归德奔扬州，诏左右副元帅合兵讨之，诏曰："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还，乃议更立其人。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挞懒为豫求封，太宗用封张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后，以藩王礼见使者。臣宗翰、臣宗辅议："既策为藩辅，称臣奉表，朝廷报谕诏命，避正位与使人抗礼，余礼并从帝者。"诏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其见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见躬问

起居与面辞有奏则立，其余并行皇帝礼。”

天会八年九月戊申，备礼册命，立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仍号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内。复自大名还居东平，以东平为东京，汴州为汴京，降宋南京为归德府，降淮宁、永昌、顺昌、兴仁府俱为州。张孝纯等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母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钱氏，宣和内人也。以辛亥年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豫宰相张孝纯、郑亿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抚之。阜昌二年，豫迁都于汴。睿宗定陕西，太宗以其地赐豫，从张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元帅府使萧庆如汴，与豫议以伐宋事，豫报曰：“宋主军帅韩世忠屯润州，刘光世屯江宁。今举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刘光世拒守江宁。若出宿州抵扬州，则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轻兵直趋采石，彼未有备，我必径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润州，韩世忠必先取之，二将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未几，宋主阁门宣赞舍人徐文将大小船六十只、军兵七百余人来奔，至密州界中，率将佐至汴。豫与元帅府书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尽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门外钱塘江内有船二百只。宋主初走入海时，于此上船，过钱塘江别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逦前去昌国县。其县在海中，宋人聚船积粮之处。今大军可先往昌国县，攻取船粮，还趋明州城下，夺取宋主御船，直抵钱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风势顺，可五日夜到昌国县，或风势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初，宗弼自江南北还，宗翰将入朝，再议以伐宋事。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宗翰曰：“都监务偷安尔。”及豫以书报，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挞懒帅师至瓜洲而还。

天会十四年，制诏“齐国与本朝军民相诉，关涉文移，署年止用天会”。天会十五年，诏废齐国，降封豫为蜀王。豫称大号凡八年。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悦。以故齐宰相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遂迁豫家属于临潢府。

皇统元年，赐豫钱一万贯、田五十顷、牛五十头。二年，进封曹王。六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间，父廕补将仕郎，累加承务郎。天会七年，豫以济南降，麟因从军，讨水贼王江，破降之。豫节制东平，以麟知济南府事。齐国建，以济南为兴平军，麟为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充诸路兵马大总管，判济南府事。明年，为齐尚书左丞相。明年，从豫迁汴，罢判济南，依前开府，听置参谋。豫请立麟为太子，朝廷不许，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于是，麟连岁帅兵南伐，皆无功而还。

及朝廷议废齐，报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驻淮上。挞懒以军废豫，止刁马河。麟从数百骑出迎，挞懒谕麟，止从骑南岸，独召麟渡河，因执麟。豫废，麟迁临潢。顷之，授北京路都转运使，历中京、燕京路都转运使、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复为兴平军节度使、上京路转运使、开府仪同三司，封韩国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间，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赠特进、息国公。

昌，本名挞懒，穆宗子。宗翰袭辽主于鸳鸯泺，辽都统马哥奔捣里，挞懒收其群牧。宗翰使挞懒追击之，不及，获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还。太祖自将袭辽主于大鱼泺，留辎重于草泺，使挞懒、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其众，遂以挞懒为奚六路军帅镇之。习古乃、婆卢火护送常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关入内地，上戒之曰："若遇险厄，则分兵以往。"习古乃、婆卢火乃合于挞懒。

久之，讨劾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据险战，杀且尽，速古、啜里、铁尼十三砦皆平之。诏曰："朕以奚路险阻，经略为难，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托，良用嘉叹。今回离保部族来附，余众奔溃，无能为已。比命习古乃、波卢火获送降人，若遇险阻，即分兵以行，余众悉与汝合。降诏二十，招谕未降，汝当审度其事，从宜处之。"其后抚定奚部及分南路边界，表请设官镇守。上曰："依东京渤海列置千户、谋克。"

辽外戚遥辇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袭走之，获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挞懒复击之，擒其队将曷鲁燥、白撒葛，杀之，降民户千余，进降金源县。诏增赐银牌十。又降遥辇二部，再破兴中兵，降建州官属，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复败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势蹙亦降，兴中、建州皆平。诏第将士功赏，抚安新民。

挞懒请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上以夺邻有功，使领四猛安，昭古牙仍为亲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帅，命挞懒择人授之。挞懒与刘彦宗举萧公翊为兴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汉官摄治，上皆从之。及宗翰、宗望伐

宋，挞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已受宋盟，军还，挞懒乃归中京。

天会四年八月，复伐宋。闰月，宗翰、宗望军皆至汴州。挞懒、阿里刮破宋兵二万于杞，覆其三营，获京东路都总管胡直孺及其二子与南路都统制隋师元及其三将，遂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宋兵来复睢阳，又击走之，擒其将石瑱。

宋二帝已降，大军北还，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徇地山东，取密州。迪虎取单州，挞懒取巨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临清，蒙刮取赵州，阿里刮徇下浚、滑、恩及高唐，分遣诸将趣磁、信德，皆降之。刘豫以济南府降，诏以豫为安抚使，治东平，挞懒以左监军镇抚之，大事专决焉。后为右副元帅。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初，宋人既诛张邦昌，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挞懒力举刘豫。豫立为帝，号大齐。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遂废豫为蜀王。挞懒与右副元帅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挞懒。明年，挞懒朝京师，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与挞懒合力，宗干等争之不能得。宗隽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宗宪折之日："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与便。"挞懒弟勖亦以为不可。既退，挞懒责勖曰："他人尚有从我者，汝乃异议乎。"勖曰："苟利国家，岂敢私邪。"是时，太宗长子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干上，挞懒、宗隽附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

久子，宗磐跋扈尤甚，宗隽亦为丞相，挞懒持兵柄，谋反有状。宗磐、宗隽皆伏诛，诏以挞懒属尊，有大功，因释不问，出为行台尚书左丞相，手诏慰遣。挞懒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复与翼王鹘懒谋反，而朝议渐知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之地。宗弼请复取河南、陕西。会有上变告挞懒者，熙宗乃下诏诛之。挞懒自燕京南走，追而杀之于祁州，并杀翼王及宗人活离胡土、挞懒二子斡带、乌达补，而赦其党与。

宗弼为都元帅，再定河南、陕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称臣，画淮为界，乃罢兵。

赞曰：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

死辞之，孰曰不可。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挞懒初荐刘豫，后以陕西、河南归宋，视犹傥来，初无固志以处此也。积其轻躁，终陷逆图，事败南奔，适足以实通宋之事尔，哀哉！

列传第十六列传第十六

○刘彦宗刘萼刘筈刘仲诲刘頍时立爱韩企先子铎

刘彦宗，子鲁开，大兴宛平人。远祖怦，唐卢龙节度使。石晋以幽、蓟入辽，刘氏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彦宗擢进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晋国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彦宗留守判官。萧妃摄政，迁签书枢密院事。太祖至居庸关，萧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监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驻跸城南，彦宗与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见，器遇之，俾复旧，迁左仆射，佩金牌。

张觉为南京留守，太祖闻觉有异志，使彦宗、斜钵宣慰之。太祖至鸳鸯泺，不豫，还上京，留宗翰都统军事，留彦宗佐之。及张觉败奔于宋，众推张敦固为都统，杀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彦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

天会二年，诏彦宗曰："中京等两路先多拒命，故遣使抚谕，贳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论。卿等选官与使者往谕之，使勤于稼穑。"未几，大举伐宋，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蔡靖以燕山降。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进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纳质，师还。宗望分将士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留阇母、彦宗于燕京节制诸军。明年，再伐宋，已围汴京，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毫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嘉纳之，执二帝以归。

天会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郓王。正隆二年，例降封开府仪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兖国公，谥英敏。子萼、筈。

萼，彦宗季子也。辽末以廕补阁门祗候。天辅七年，授礼宾使，累官德州防御使。天德初，稍加擢用，历左右宣徽使，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为沁南军节度使，历临洮、太原尹。正隆南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大定初，除兴中尹，封任国公，历顺天、定武军节度使、济南尹。萼淫纵无行，所至贪墨狼籍。廉使劾之，诏遣大理少卿张九思就济南鞫问。既就逮，不测所以，引刃自杀，不死。诏削官一阶，罢归田里，卒。子仲询，天德三年，赐王彦潜榜及第。

筈，彦宗次子。幼时以廕隶阁门，不就，去从学。辽末调兵，而筈在选中。辽兵败，左右多散亡，乃选筈为扈从，授左承制。辽主西奔，萧妃摄政，赐筈进士第，授尚书左司员外郎，寄班阁门。

天辅七年，太祖取燕，筈从其父兄出降，迁尚书左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监。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筈详定。迁卫尉少卿，授西上阁门使，仍从事元帅府。元帅府以便宜从事，凡约束废置及四方号令多从筈之画焉。

天会二年，迁太常少卿、东上阁门使，从宗翰伐宋，围太原。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谏议大夫。秋，复南征，权中书省枢密院事。丁父忧，明年起复，直枢密院事加给事中。七年，为礼部侍郎。十年，改彰信军节度使，权签中书省枢密院事。

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驾仪仗筈讨论者为多。皇统二年，充江南封册使，假中书侍郎。既至临安，而宋人榜其居曰“行宫”，筈曰：“未受命，而名行宫，非也。”请去榜而后行礼。宋人惊服其有识，欲厚贿说之，奉金珠三十余万，而筈不之顾，皆叹曰：“大国有人焉。”

六年，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师。或请厘革河南官吏之滥杂者，筈曰：“废齐用兵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为大吏，不试弓马而握兵柄者。今抚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为是纷更也。”遂仍其旧。

七年，帅府议于馆陶筑三城，以为有警即令北军入居之。筈曰：“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设或有变，军人入城，独能安耶。当严武备以察奸，无示彼此之间也。”其后，竟从筈议。初，以河外三州赐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数千人，皆愿来归。诸将请约之，筈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于此，何独舍彼而取此乎。”遂从筈议。陕西边帅请完沿边城郭以备南寇，筈曰：“我利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况盟已定，岂可妄动。”遂罢之。

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吴国公，行台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封郑王。未几，以疾求解政务，授燕京留守，进封曹王。居数月，乞致仕。筈自为宣徽使，以能得悼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颇鄙之。及筈求致仕，诏略曰：“不为暗于临事，不为谄于事君。未许告归，姑从解

职。”筈因惭惧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诲。

仲诲字子忠。皇统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赐进士第，除应奉翰林文字。海陵严暴，臣下应对多失次。尝以时政访问在朝官，仲诲从容敷奏，无惧色，海陵称赏之。贞元初，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大定二年，迁待制，寻兼修起居注、左补阙。

三年，诏仲诲与左司员外郎蒲察蒲速越廉问所过州县，仲诲等还奏状，诏玉田县令李方进一阶，顺州知法、权密云县事王宗永擢密云县尉，顺州司候张璘、密云县尉石抹乌者皆免去。丁母忧，起复太子右谕德，迁翰林直学士、改棣州防御使。厌次县捕得强盗数十人，诣州欲以全获希赏。仲诲疑其有冤，缓其狱。同僚曰：“县境多盗，请置之法，以惩其余。”仲诲乃择老稚者先释之。未几，乃获真盗。

入为礼部侍郎兼左谕德，迁太子詹事兼左谏议大夫。上曰：“东宫官属，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位者，具以名闻。”又曰：“东宫讲书或论议间，当以孝俭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顷之，东宫请增牧人及张设什用，上谓仲诲曰：“太子生于富贵，每教之恭俭。朕服御未尝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谕之。”改御史中丞。

十四年，为宋国岁元使，宋主欲变亲起接书之仪，遣馆伴王抃来议，曲辨强说，欲要以必从。仲诲曰：“使臣奉命，远来修好，固欲成礼，而信约所载，非使臣辄敢变更。公等宋国腹心，毋侥幸一时，失大国欢。”往复再三，竟用旧仪，亲起接书成礼而还。

复为太子詹事，迁吏部尚书，转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坐失纠举大长公主事，与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阶。仲诲前后为东宫官且十五年，多进规戒，显宗特加礼敬。大定十九年，卒。

仲诲立朝峻整，容色庄重，世宗尝曰：“朕见刘仲诲尝若将切谏者。”其以刚严见知如此。

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孙充阁门祗候，调莘县令，召为承奉班都知，迁西上阁门副使兼宫苑令，累迁西上、东上阁门使。泰和二年，宋盱眙军报：明年贺正旦使鲁、杨明辉。及过界，副使乃王处久。入见，鲁殿上不双跪。诏就阁诘问先报名衔杨明辉不复报改王处久之故，及不双跪者。鲁对，拜时并双跪，有足疾似单跪者。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頍家本怦后，诏赐

颉钱三百贯改葬之。三迁右宣徽使。贞祐二年，转左宣徽使。明年，致仕，迁一官。上曰："卿旧人也，今朝廷多故，岂宜去位。朕自东宫薨后，思虑不周，俟稍宁息，即以上郡处卿。"顷之，起为知开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摄左宣徽使。再请老，未半岁复起为御史中丞。诏安抚河南路，捕盗贼。坐与保静军节度使会饮，解职。起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詹事院欲辟广东宫周墙，颉请于皇太子曰："师旅饥馑之际，何为兴此役。"遂止。寻卒。

时立爱，字昌寿，涿州新城人。父承谦，以财雄乡里，岁饥发仓廪赈贫乏，假贷者与之折券。辽太康九年，中进士第，调泰州幕官。丁父忧，服除，调同知春州事。未逾年，迁云内县令，再除文德令。枢密院选为吏房副都承旨，转都承旨。累迁御史中丞，刚正敢言，忤权贵。除燕京副留守，丁母忧，起复旧职，迁辽兴军节度使兼汉军都统。

太祖已定燕京，访求得平州人韩询持诏招谕平州。是时，奚王回离保在卢能岭，立爱未敢即朝见，先使人来送款曰："民情愚执，不即顺从，愿降宽恩，以慰反侧。"诏曰："朕亲巡西土，底定全燕，号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优恩，应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诸囚禁配隶并从释免。"于是，辽帝尚在天德，平州虽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军所在保聚，蓟州已降复叛。民间流言谓："金人所下城邑，始则存抚，后则俘掠。"时立爱虽开谕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他日兵临于宋，顺则抚之，逆则讨之，兵不劳而天下定矣。"上览表嘉之，诏答曰："卿始率吏民归附，复条利害，悉合朕意，嘉叹不忘。山西部族缘辽主未获，恐阴相连结，故迁处于岭东。西京人民既无异望，皆按堵如故。或有将卒贪悍，冒犯纪律，辄掠降人者。已谕诸部及军帅，约束兵士，秋毫有犯，必刑无赦。今遣斡罗阿里等为卿副贰，以抚斯民，其告谕所部，使知朕意。"

其后，以平州为南京，用张觉为留守，时立爱遂去平州。而张觉遂因燕京人东徙，其众怨望，觉遂叛入于宋。立爱既去平州归乡里，太祖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诏立爱，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

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数人。立爱从宗望军数年，谋画居多，封陈国公。表求解机务，不从。九年，为侍中、知枢密院事。久之，加中书令。天会十五年，致仕，加开府仪同三司、郑国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赙赠钱布缯帛有差。诏同签书燕京枢密院事赵庆袭护丧事，葬用皆官给之。

韩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乾统间，企先中进士第，回翔不振。都统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宗翰为都统经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会六年，刘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

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见，太宗甚惊异曰："朕畴昔尝梦此人，今果见之。"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为相，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责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干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皇统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齐国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庙廷。

十年，司空李德固孙引庆求袭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无功，其猛安且阙之。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不及也。"十一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十五年，谥简懿。

韩铎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统末，以大臣子授武义将军。熙宗闻其有儒学，赐进士第，除宣徽判官。再迁刑部员外郎，海陵遣中使谕之曰："郎官，高选也。汝勋贤之子，行已莅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苟能夙夜在公，当不次擢用，虽公相可到。"铎感奋，狱或有疑，据经议谳。海陵伐宋，改兵部员外郎。大定初，迁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御使，求养亲，解去。召为左谏议大夫，迁中都路都转运使。顷之，上谓宰臣曰："韩铎年高，不任繁剧，且其母老矣，可与之便郡。"于是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赞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军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务农积谷，

内供京师，外给转饷，此其功也。韩企先入相两朝，几二十年，成功著业，世宗称其贤焉。

列传第十七列传第十七

○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施宜生张中孚张中彦宇文虚中王伦

郦琼，字国宝，相州临漳人。补州学生。宋宣和间，盗贼起，琼乃更学击刺挽强，试弓马，隶宗泽军，驻于磁州。未几告归，括集义军七百人，复从泽，泽署琼为七百人长。泽死，调戍滑州。时宗望伐宋，将渡河。戍军乱，杀其统制赵世彦，而推琼为主。琼因诱众，号为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众万余。康王以为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累迁武泰军承宣使。未几，率所领步骑十余万附于齐，授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齐国废，以为博州防御使。用廉，迁骠骑上将军。宗弼复河南，以琼为山东路弩手千户，知亳州事。丁母忧，去官。

宗弼再伐江南，以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与计事。从容语同列曰："琼尝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众以为确论。元帅，谓宗弼也。

及宗弼问琼以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称臣，宗弼喜琼为知言。

初，琼去亳未几，宋兵陷之而不守，复弃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军至，超复以州事委其钤辖卫经而遁去。帅府使人招经，经不下。及城溃，百姓惶惧待命，琼请于元帅曰："城所不下者，凶竖劫之也。民何罪，愿慰安之。"元帅以琼先尝守亳，因止戮经而释其州人，复命琼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迁武宁军节度使。八年，为泰宁军节度使。九年，迁归德尹。贞元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齐废，再除安武军节度使。

成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察其诬，使成自治，成杖而释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乐为用，所至克捷。

宗弼再取河南，宋李兴据河南府。成引军入孟津。兴率众薄城，鼓噪请战，成不应。日下昃，兴士卒倦且饥，成开门急击，大破之。兴走汉南，成遂取洛阳、嵩、汝等。河南平，宗弼奏成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马。尝取官羡粟充公费，坐夺两官，解职。正隆间，起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济国公。卒，年六十九。

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齐国废，累知淄州。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擒其守刘政，破孟邦杰于登封，授郑州防御使。讨平太行车辕岭贼。从征江南，渡淮，破孙晖兵万余人，下安丰、霍丘。及攻濠州，以彦舟为先锋，顺流薄城，擒其水军统制邵青，遂克濠州。师还，累官工、兵部尚书，河南尹，封广平郡王。正隆例降金紫光禄大夫，改西京留守。

彦舟荒于色，有禽兽行。妾生女姿丽，彦舟苦虐其母，使自陈非己女，遂纳为妾。其官属负官钱，私其妻与折券。惟破濠州时，诸军凡系获皆杀之，彦舟号令毋辄杀，免者数千人，人颇以此称之。然自幼至老常在行伍，习兵事，知利钝。海陵欲以为征南将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

彦舟有疾，朝臣有传彦舟死者，而彦舟尚无恙，海陵尽杖妄传彦舟死者，以激励之。无何竟死于汴，年五十五。遗表言“伐宋当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彦武，莱州掖县人，徙胶水。少时贩盐为业，往来濒海数州，刚勇尚气，侪辈皆惮之。宋季盗起，募战士，为密州板桥左十将。勇力过人，挥巨刀重五十斤，所向无前，人呼为“徐大刀”。后隶王龙图麾下，与夏人战，生擒一将，补进武校尉。东还，破群贼杨进等，转承信郎。

宋康王渡江，召文为枢密院准备将，擒苗傅及韩世绩，以功迁淮东、浙西、沿海水军都统制。诸将忌其材勇。是时，李成、孔彦舟皆归齐，宋人亦疑文有北归志，大将阎皋与文有隙，因而谮之。宋使统制朱师敏来袭文，文乃率战舰数十艘泛海归于齐。齐以文为海、密二州沧海都招捉使兼水军统制，迁海道副都统兼海道总管，赐金带。文以策干刘豫，欲自海道袭临安，豫不能用。齐国废，元帅府承制以文为南京步军都虞候，权马步军都指挥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贼梁小哥，以本职兼水军统制。朝廷以河南与宋，除文山东路兵马钤辖。

宗弼复取河南，文破宋将李宝于濮阳、孟邦杰于登封。宋蒋知军据河阳，文迟明至其城下，使别将攻城东北，自将精锐潜师袭南门。城中悉众救东北，文乃自南门斩关入城。宋军溃去，追击败之。破郭清、郭远于汝州。郑州叛，复取之，击走宋将戚方。河南既平，宗弼劳赏将士，赏文银币鞍马。充行军万户，从宗弼取庐、濠等州，超换武义将军。知济州，在职七年，移知泰安军。海陵即位，录旧功，累迁中都兵马都指挥使，赐金带，改浚州防御使。未几，海陵谋伐宋，改行都水监，监造战船于通州。

东海县人徐元、张旺作乱，县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总管府，上变。州、府皆遣使效随真等诣东海观贼形势，皆为贼所害。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恶闻其事，诏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宿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谓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文等至东海，与贼战，败之，斩首五千余级，获徐元、张旺，余众请降。是役也，张弘信行至莱州，称疾留止，日与妓乐饮酒。海陵闻之，师还，杖弘信二百。文迁定海军节度使。房真三人官赏有差。死贼者皆赠官三级，以银百两、绢百匹赐其家。

大定二年，诣阙自陈年老目昏，恳求致仕。许之。以覃恩迁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闻强记，未冠，由乡贡入太学。宋

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及王师入汴，宜生走江南。复以罪北走齐，上书陈取宋之策，齐以为大总管府议事官。失意于刘麟，左迁彰信军节度判官。齐国废，擢为太常博士，迁殿中侍御史，转尚书吏部员外郎，为本部郎中。寻改礼部，出为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参知政事张浩荐宜生可备顾问，海陵召为翰林直学士，撰《太师梁王宗弼墓铭》，进官两阶。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为尚书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

四年冬，为宋国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剌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初，宜生困于场屋，遇僧善风鉴，谓之曰："子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宜生闻其言，大喜，竟从范汝为于建、剑。已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泰之吴翁家三年。翁异之，一日屏人诘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佣事惟谨，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日者燕客，执事咸馂，而汝独孙诸侪，且撤器有叹声，是以识汝非真佣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赆之金，夜济淮以归。试《一日获熊三十六赋》擢第一，其后竟如僧言。

张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张义堡。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余人入大军中，竟得其尸以还。累官知镇戎军兼安抚使，屡从吴玠、张浚以兵拒大军。浚走巴蜀，中孚权帅事。天会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帅次泾州，中孚率其将吏来降，睿宗以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

齐国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中孚以为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竟执不行。时齐政甚急，莫敢违，人为中孚惧，而中孚不之顾。未几齐国废，一路独免掊克之患。

天眷初，为陕西诸路节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赐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陕西，移文宋人，使归中孚。至汴，就除行台兵部尚书，迁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明年，拜参知政事。贞元元年，迁尚书左丞，封南阳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为济南尹，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进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赠邓王。

中孚天性孝友刚毅，与弟中彦居，未尝有间言。喜读书，颇能书翰。其御士卒严而有恩，西人尤畏爱之。葬之日，老稚扶柩流涕盖数万人，至为罢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进、原国公。

张中彦，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为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睿宗经略陕西，中彦降，除招抚使。从下熙、河、阶、成州，授彰武军承宣使，为本路兵马钤辖，迁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巩州，与秦凤李彦琦会兵攻之。王师下饶风关，得金、洋诸州，以中彦领兴元尹，抚辑新附。师还，代彦琦为秦凤经略使。秦州当要冲而城不可守，中彦徙治北山，因险为垒，今秦州是也。筑腊家诸城，以扼蜀道。帅秦凡十年，改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以河南、陕西赐宋，中孚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熙河经略使慕洧谋入夏，将窥关、陕，中彦与环庆赵彬会两路兵讨之，洧败入于夏。中彦与兄中孚俱至临安，被留，以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远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初，恢复河南，诏征中彦兄弟北归，为静难军节度使，历彰化军、凤翔尹，改尹庆阳，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宗室宗渊殴死僚佐梁郁。郁远人，家贫无能赴告者。中彦力为正其罪，竟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均赋调法，奸豪无所蔽匿，人服其明。

正隆营汴京新宫，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复领其役。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舰毕功，将发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彦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俄迁平阳。海陵将伐宋，驿召赴阙，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赐细铠，使先取散关俟后命。世宗即位，赦书至凤翔，诸将惶惑不能决去就，中彦晓譬之，诸将感悟，受诏。上召中彦入朝，以军付统军合喜。及见，上赐以所御通犀带，封宗国公。寻为吏部尚书。上疏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今使掌关市者征而不讥。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于剽掠，有伤国体，乞禁止。”从之。

逾年，除南京留守。时淮楚用兵，土民与戍兵杂居，讼牒纷纭，所司皆依违不决。中彦得戍兵为盗者，悉论如法，帅府怒其专决，劾奏之，朝廷置而不问。秩满，转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未几，致仕，西归京兆。明年，起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巩州刘海构乱，既败，籍民之从乱者数千人，中彦惟论为首者戮之。

西羌吹折、密臧、陇逋、庞拜四族恃险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彦论方略，中彦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彦自行，势必不可。"即至积石达南寺，酋长四人来，与之约降，事遂定，赏而遣之。还奏，上大悦，遣张汝玉驰驿劳之，赐以球文金带，用郊恩加仪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号辍市，立像祀之。

赞曰：自古健将武夫，其不才者，遭世变迁，卖降恐后。此其常态，君子之所不责也，郦琼、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李成盗贼之靡，孔彦舟渔色亲出，自绝人类，又何责也。张中孚、中彦虽有小惠足称，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战没于金，若金若齐，义皆不共戴天之仇。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若趋市然，唯利所在，于斯时也，岂复知所谓纲常也哉。吁！

宇文虚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天会四年，宋少帝已结盟，宗望班师至孟阳，宋姚平仲乘夜来袭，明日复进兵围汴。少帝使虚中诣宗望军，告以袭兵皆将帅自为之，复请和议如初，且视康王安否。顷之，台谏以和议归罪虚中，罢为青州，复下迁祠职。建炎元年，贬韶州。二年，康王求可为奉使者，虚中自贬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是时，兴兵伐宋，已留王伦、朱弁不遣，虚中亦被留，实天会六年也。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见虚中，甚鄙之。

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词虚中作也。天眷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皇统二年，宋人请和，其誓表曰："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说，愿自归者，更不禁止。上国之于弊邑，亦乞并用此约。"于是，诏尚书省移文宋国，理索张中孚、张中彦、郑亿年、杜充、张孝纯、宇文虚中、王进家属，发遣李正民、毕良史还宋，惟孟庾去留听其所欲。时虚中子师瑗仕宋，至转运判官，携家北来。四年，转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承旨如故。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擿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蘖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冤之。

士谈字季默，高琼之后。宣和末，为忻州户曹参军。入朝，官至翰林直学士。虚中、士谈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伦，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孙。侠邪无赖，年四十余尚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天会五年，宋人以伦为假刑部侍郎，与阁门舍人朱弁充通问使。是时，方议伐宋，凡宋使者如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居数年，伦久困，乃唱为和议求归。元帅府使人谓之曰："此非江南情实，特汝自为此言耳。"伦曰："使事有指，不然何为来哉。惟元帅察之。"

天会十年，刘豫连岁出师皆无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经略南边，密主和议，乃遣伦归。先此，宋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许也。伦见康王言和议事，康王大喜，迁伦官，并官其子弟。宋方与齐用兵，未可和。

天会十五年，康王闻天水郡王已薨，以伦假直学士来请其丧，使伦请挞懒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是岁，刘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国，尚勤屯戍，朝廷厌其无能为也，乃废刘豫。挞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于是伦适至。挞懒，太祖从父兄弟，于熙宗为祖行。太宗长子宗磐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干上。宗翰薨已久，宗干不能与宗磐独抗。明年，天眷元年，挞懒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熙宗以宗隽为左丞相。宗隽，太祖子也。挞懒、宗磐、宗隽三人皆跋扈嗜利，阴有异图，遂合议以齐地与宋，自宗干以下争之不能得。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遣伦先归。

明年，宋以伦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复来请天水郡王丧柩，及请母韦氏兄弟宗族等。保信军节度使蓝公佐副之。是岁，宗磐、宗隽、挞懒皆以谋反属吏，熙宗诛宗磐、宗隽，以挞懒属尊，赦其死，以为行台尚书省事左丞相，夺其兵权。右副元帅宗弼奏曰："挞懒、宗磐阴与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人。"会挞懒复谋反，捕而杀之于祁州。伦至上京，有司详读康王表文，不书年，阅进奉状，称礼物不言职贡，上使宰相责问伦曰："汝但知有元帅，

岂知有上国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蓝公佐归。

三年五月，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皇统元年，宋人请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学士何铸、容州观察使曹勋进誓表。三月，遣左副点检赛里、山东西路都转运使刘萌送天水郡王丧柩，及宋帝母韦氏还江南。五月，李正明、毕良史南归。七月，朱弁、张邵、洪皓南归。

四年，以伦为平州路转运使，伦已受命，复辞逊，上曰：“此反复之人也。”遂杀之于上京，年六十一。

赞曰：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宇文虚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伦纨袴之子，市井为徒。此岂“行己有耻”之士，可以专使者耶？二子之死虽冤，其自取亦多矣。

列传第十八列传第十八

○熙宗二子斜卯阿里突合速乌延蒲卢浑赤盏晖大抃本名挞不野磐本名蒲速越阿离补子方

熙宗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济安，贤妃生魏王道济。

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驰报明德宫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庙。丁巳，剪{髟□}，奏告天地宗庙。戊午，册为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为王，赐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随朝职官并迁一资，皆有赐。已未，诏天下。十二月，济安病剧，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是夜，薨。谥英悼太子，葬兴陵之侧，上送至乌只黑水而还。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毁上京宫室，寺亦随毁。

道济，皇统三年，命为中京留守，以直学士阿懒为都提点，张玄素为同提点，左右辅导之。俄封魏王，封其母为贤妃。初居外，至是养之宫中。未几，熙宗怒杀之。

赞曰：国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谙班勃极烈即帝位。谙班勃极烈者，汉语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济安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浑坦，穆宗时内附，数有战功。阿里年十七，从其伯父胡麻谷讨诈都，获其弟沙里只。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浑坦攻之，遇敌于木里门甸，力战久之，阿里挺枪驰刺其将于阵中，敌遂溃。浑坦与石适欢合兵于徒门水，阿里首败敌兵，取其二城。高丽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进，乃还。阿里追及于曷懒水，高丽人争走冰上，阿里乘之，杀略几尽，遂合兵于石适欢。道遇敌兵五万，击走之。又与石适欢遇敌七万，阿里先登，奋击大败之。石适欢曰：“汝一日之间，三破重敌，功岂可忘。”乃厚赐之。

斡塞、乌睹本攻驼吉城，阿里凿墉为门，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其城。乌睹本以被甲并乘马赐之。从攻下宁江州，授猛安。又从攻信州、宾州，皆克之。辽人来攻孛堇忽沙里城，阿里率百余骑救之。辽兵数万，阿里兵少，乃令军士裂衣多为旗帜，出山谷间，辽

兵望见，遁去。

苏、复州叛，众至十万。旁近女直皆保于太尉胡沙家，筑垒为固。敌围之数重，守者粮刍俱尽，牛马相食其鬃尾，人易子而食。夜，缒二人出，告急于阿里。阿里赴之，内外合击之，破其众于辟离密罕水上，剿杀几尽，水为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马韩岛凡十余战，破数十万众。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将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卧舟中，中夜始苏。敌船已入王家岛，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敌走险以拒，阿里以骑兵邀击，再中流矢，力战不退，竟破之，尽获其舟。于是，苏、复州、婆速路皆平。

攻显州，下灵山县，取梁鱼务，败余睹兵，功皆最。后与散睹鲁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兴中兵数万攻胡里特寨，阿里以八谋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败于城下。阿里指阵前绯衣者二十余人曰："此必贼酋也。"麾兵奋击，皆杀之，余众大溃。来州、隰州兵围胡里特城，闻阿里来救，即解围去。

阇母讨张觉，有兵出楼峰口山谷间，阿里、散笃鲁、忽卢补三猛安击败之。宗望代阇母讨张觉，阿里再败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别击宋兵，败之。孟阳之役，阿里扼桥渡力战。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进围真定，阿里与娄室、豁鲁乘风纵火，焚其楼橹，诸军毕登，克其城。师至河上，粘割胡撒击走宋人，扼河津，兵数千遂渡河。诸将分出大名境，阿里破敌四百尽殪，遂围汴。汴中夜出兵来焚攻具，阿里与谋克常孙阳阿御之，其众大溃。还攻赵州，降之。

天会六年，伐宋主，取阳谷、莘县，败海州兵八万人，海州降。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招降滕阳、东平、泰山群盗。盗攻范县，击走之，获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阳，与乌延蒲卢浑先以二千人往招寿春，具舟淮水上。时康民聚贾船四百与寿春相近，术列速以骑四百破康民，斩馘数千。与当海、大抃破贼十万于淮南。比至江，连破宋兵，获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宁，阿里、蒲卢浑别降广德军，先趣杭州。去杭十余里，遇宋伏兵二千，取我前驱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诸军去马搏战，伏兵败，皆逼死于水。宗弼至余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与蒲卢浑以精骑四千袭之，破东关兵，济曹娥江，败宋兵于高桥镇。至明州，颇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军余姚。宗弼使当海济师，遂下明州，执宋守臣赵伯谔，进至昌国县。宋主自昌国走温州，由海路追三百余里，弗及。遂隳明州，与宗弼俱北归。

睿宗经略陕西，驻泾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趋熙河，阿里、斜喝、韩常三猛安为前军。十二年，与高彪监护水运。宋以舟师阻亳州河路，击败之，追杀六十余里，获其将萧通。破涟水水寨贼，尽得其大船，遂取涟水军，招徕安辑之。天眷间，盗据石州，阿里讨之。粘割胡撒与所部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

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战船。宋称臣，诏赐阿里钱千万。自结发从军，大小数十战，尤习舟楫，江、淮用兵，无役不从，时人以水星目之。为迭里部节度使，历顺义、泰宁军，归德、济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进，封王。正隆例封韩国公，召赴阙，命造战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谥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爱，家故饶财，以己猛安及财物尽与弟爱拔里。爱拔里不肯受，逃避岁余，阿里终与之。

突合速，宗室子，拿罕塞人。初隶万户石家奴麾下，尝领偏师破云中诸山寇盗。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讨应州贼，平之，抚安其民而还。及伐宋，在宗翰军，以八谋克破石岭关屯兵数万，杀戮几尽。师至太原，祁县降而复叛，突合速攻下之。进取文水县，后从诸帅列屯汾州之境。宋河东军帅郝仲连、张思正，陕西军帅张关索及其统制马忠，合兵数万来援，皆败之。

宗翰南伐至潞还，太原犹未下，即留完颜银术可总督诸军，经略其地。于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从马五、沃鲁破宋兵四千于文水。闻宋将黄迪等以兵三十万栅于县之西山，复与耿守忠合兵九千击之，杀八万余人，获马及资粮甚众。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速与拔离速以步骑万余御之。种师中兵十万据榆次，银术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还，与活女等合兵八千击败之，斩师中于杀熊岭。宋将张灏以兵十万营于文水近郊，复与拔离速击破之。潞州复叛，宋兵号十七万，骨赧、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围。突合速麾军士，下马力战，遂溃围而出。

及再举伐宋，宗翰命娄室率军先趋汴。娄室至泽州，突合速、沃鲁以五百骑为前驱，往招河阳。先据黄河津，宋兵万余背水阵，进击败之，皆挤于水，遂降河阳。汴京平，诸将西趣陕津，略定河东郡县。突合速取宪州，遇其援军，击败之，生擒其将。孛堇浓瑰术鲁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进兵助击，梯冲并进，遂克其城。孛堇乌谷攻石州，屡败，亡其三将，军士殁者数百人。突合速谓乌谷曰："敌皆步兵，吾不可以骑战。"乌谷曰："闻贼挟妖术，画马以系其足，疾甚奔马，步战岂可

及之。”突合速笑曰：“岂有是耶？”乃令诸军去马战，尽殪之。六年，宗辅驻师邓州，突合速、马五、拔离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陈州及颍昌府，皆克之。

天眷初，除彰德军节度使。三年，为元帅左监军。皇统八年，改济南尹。天德间，封定国公，授世袭千户。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赠应国公。

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袭其猛安。及分财异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争袭，连年不决，家赀费且尽，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才五六十口。世宗闻突合速诸子贫窘，以问近臣，具以争袭之故为对，世宗曰：“次室子岂当受封邪？”遂以嫡妻长子袭。

乌延蒲卢浑，曷懒路乌古敌昏山人。父孛古剌，龙虎卫上将军。蒲卢浑膂力绝人，能挽强射二百七十步。与兄鹘沙虎俱以勇健隶阇母军，居帐下。攻黄龙府，力战有功。阇母败于兔耳山，张觉复整兵来，诸将皆不敢战。蒲卢浑登山望之，乃绐诸将曰：“敌军少，急击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复制。”遂合战，破之。

郭药师、蔡靖以燕京降，蒲卢浑率九十骑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将汉兵千，隶元颜蒙适攻真定。进攻赞皇，取之，获人畜甲仗万余。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犹力战，枪刺中蒲卢浑手，战益力，遂败宋军，赐金五十两。

睿宗为右副元帅，已定关、陕，议取剑外诸州，遂拔和尚原。元帅府承制以蒲卢浑为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及宋主在扬州，蒲卢浑与蒙适将万骑袭之，宋主已渡江，破其余兵。后与斜卯阿里俱从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宁。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余里，隳明州而归，语在《阿里传》。

天眷二年，授镇国上将军，除安国军，以疾去官。皇统六年，授世袭谋克，起为延安尹，赐尚衣一袭，寻致仕。海陵迁中都，起为归德尹，就其家授之，赐银牌、袭衣、玉吐鹘，驰驿之官。蒲卢浑留数十日，已违程，复听致仕。召赴京师，至蓟州，见海陵于猎所。明日，从猎，获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驰逐击兽，健捷如此。”赐以御服，封豳国公。除太子少师，进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

顷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领军副都督事。师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卢浑曰："宋军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从梁王追赵构于海岛，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设不能遽渡江，不过有少损耳。尔年已七十，纵自爱，岂有不死理耶。明日当与奔睹先济。"既而复止之，乃遣别将先渡江，舟小不可战，遂失利，两猛安及兵士二百余人皆陷没。海陵遇害，军还。

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谒，除东京留守。世宗召问年几何，对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将，久练兵事，年虽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视事。赐衣一袭，进阶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豳国公。是岁，卒。十八年，孙扎虎迁广威将军，袭乌古敌昏山世袭猛安，并亲管谋克。

赤盏晖，字仲明，其先附于辽，居张皇堡，故尝以张为氏。后家来州。晖体貌雄伟，慷慨有志略。少游乡校。辽季以破贼功，授礼宾副使，领来、隰、迁、润四州屯兵。天辅六年降，仍命领其众，从阇母定兴中府义、锦等州。及破张觉，皆与有功，以粟万五千石助军，授洺州刺史。

宗望初伐宋，孟阳之战，敌之中军径薄宗望营，晖与诸将击败之，追杀至城下。讫师还，数立战功。明年，再举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晖皆与焉。进围汴，宋人夜出兵二万焚我攻具，晖以二谋克兵击走之。凡城中出兵拒战，晖之所当，无不胜捷。

既克宋还，从攻河间。敌将李成以雄、莫之兵来援，晖与所部迎击，马伤而堕，晖辄奋起步斗，竟败成兵。是日，凡七战皆胜，敌人多逼死濠隍间，晖两臂亦数中流矢。贼将刘先生以兵二万夜袭营，晖力战达旦，贼始败走，皆溺死于水。晖复傅城力战，如是连月，诸军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内观察使，因留抚河间。时居民皆为军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几。晖下令军中听赎还之。未几，皆按堵如故。

从睿宗经略山东，既攻下青州，复从阇母攻潍州。晖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积刍茭乘风纵火发机石，晖率将士冲冒而下，力战败之。军还，复以三十骑破敌于范桥。帅府承制加静江军节度使。进攻，城中砲出，几中晖，拂其甲裳裂之。晖益奋攻，卒破其城。又从攻泗州，克之。还屯汶阳，破贼众于梁山泺，获舟千余。移军攻济州，既败敌兵，因傅城谕以祸福，乃举城降。晖约束军士，无秋毫犯，自是曹、单等州皆闻风而下。

从攻寿春、归德，及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秀州、苏州，皆击败之，遂至余杭。通粮饷，治桥道，晖之力为多。乃还，载《资治通鉴》版以归。大军过江宁，徙其官民北渡，时暑多疾疫，老弱转死道路，其知府陈邦光者诉于宗弼，怒将杀之，晖曰："此义士也。"力营救之，竟得免。

富平之战，晖在右翼，遇泞而败，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释之。师至熙河，晖别降诸寨将钤辖及吐蕃酋长等，并民户万五千余。兰州叛，与讹鲁补等攻下之，获河州安抚使白常、熙河路副都总管刘维辅以献。还攻庆阳，两败重敌，杀其将戴巢。师还，迁归德军节度使。

宋州旧无学，晖为营建学舍，劝督生徒，肄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属县民家奴王夔者，尝业进士，晖以钱五十万赎之，使卒其业，夔后至显官。密州吏庞乙卒于官，其孤贫，不克葬，晖为营治葬事，且资给其家。

十三年，复从大军渡淮。还镇，丁母忧，寻以旧职起复。既废齐，为安化军节度使。天眷三年，复河南，宋人乘间陷海州，帅府以登、莱、沂、密四州委晖经画，敌无敢窥其境者。为定海军节度使，寻改济南尹，累迁光禄大夫。俄以罪罢。久之，起为昌武军节度使。天德二年，迁南京留守，寻改河南路统军使，授世袭猛安，拜尚书右丞，封河内郡王。岁余，拜平章政事，封戴王。正隆初，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正隆降王爵，为枢密副使，封景国公。未几，复为左丞，封济国公。寻除大兴尹，封荣国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间谥曰武康。子师直，登进士第。

大抃，本名挞不野，其先辽阳人，世仕辽有显者。太祖伐辽，辽人征兵辽阳，时抃年二十余，在选中。辽兵败，抃脱身走宁江。宁江破，抃越城而逃，为军士所获，太祖问其家世，因收养之。收国二年，为东京奚民谋克。是时，初破高永昌，东京旁郡邑未尽服属，使抃伺察反侧。有闻必达，太祖以为忠实，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

取中、西两京，隶阇母军。辽军二十万来战，吴王使抃以本部守营，抃坚请出战，不许。或谓抃曰："战，危事，独苦请，何也？"抃曰："丈夫不得一决胜负，尚何为。苟临战不捷，虽死犹生也。"吴王闻而壮之，乃遣出战。既合战，阇母军少却，辽兵后蹑之，抃麾本部兵横击，杀数百人，由是显名军中。

天会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燕、汴之中，可驻军以济缓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议未决。抃独率本部兵，选善射者射其城楼，别以轻锐潜升于楼角之间，遂克其城。明年，军至浚州，宋人已烧河桥，宗望下令，“军中有能先济者功为上”。抃捕得十余舟，使勇悍者径渡，击其守者而夺其戍栅，由是大军俱济。

八月，再伐宋，授万户，赐金牌。既破汴京，抃为河间路都统。已克河间，阇母怒其不早降，因纵军大掠，抃谏止之，已掠者官为赎还。除河间尹，从攻袭庆府。先一日，抃命军士预备畚锸及薪，既傅城，诸将方经营攻具，未鸣鼓，抃军有素备，遂先登。军帅以抃未鸣鼓辄战，不如军令，请罪抃，朝廷释弗问，仍例赏之。

宗弼伐江南，济淮，宋将时康民率兵十七万来拒，抃率本部从击，败之。复以骑二千与当海击败淮南贼十万，杀万余人，王善来降。将渡江，抃军先渡，舟行去岸尚远，宋列兵江口，抃视其水可涉，则麾兵舍舟趋岸疾击之，宋兵走，大军相继而济。俄遇杜充兵六万于江宁之西，抃与鹘卢补击走之。师还，抃留为扬州都统，经略淮、海、高邮之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

十一年，入见，太宗赐坐，慰劳甚久，特迁太子太保，赐衣一袭、马二匹及鞍辔铠甲，改元帅右都监。齐国废，抃守汴京。熙宗念抃久劳，降御书宠异之。天眷三年，罢汉、渤海千户谋克，以抃旧臣，独命依旧世袭千户。是岁，拜元帅右监军。

宗弼再伐宋，宋人称臣乞和，遂班师，抃独留汴，行元帅府事。皇统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年，进左监军。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帅，兼行台左丞。迁平章行台省事，进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帅撒离喝，以为行台左丞相，使抃伺察之，诏军事不令撒离喝与闻。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与抃争军事不能得，遂与抃有隙。海陵竟杀撒离喝，召抃入朝，拜尚书右丞相，封神麓郡王。

四年，请老，为东京留守。贞元三年，拜太傅，领三省事，累封汉国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问之。是岁，薨，年六十八。海陵亲临哭之，诏有司废务三日，禁乐三日。其三日当赐三国使馆燕，以不赐教坊乐，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宣谕之。赠太师、晋国王，谥杰忠，遣使护丧归葬。正隆夺王爵，赠太傅、梁国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袭猛安。大定三年，除

嵩州刺史，从仆散忠义伐宋有功。五年，召为符宝郎，迁拱卫直都指挥使。

初，磐以伐宋功，进官一阶，磐心少之，颇形于言。上闻之，下吏按问，杖一百五十，改左卫将军。诏求良弓，磐多自取，及护卫入直者，辄以己意更代。护卫娄室告其事，诏点检司诘问。磐有妹在宫中为宝林，磐属内侍僧兒员思忠使言于宝林曰："我无罪，问事者迫我，使自诬服。"宝林诉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责陇州防御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执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废弃，姑令补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坐事除名。起为韩州刺史。改祁州刺史，复坐事，削四官，解职。

久之，尚书省奏"大磐以年当叙"，上曰："刚暴之人，屡冒刑章，不可复用。太傅大抃，别无嫡嗣，其世袭猛安谋克，不可易也。"

阿离补，宗室子，系出景祖。屡从征伐，灭辽举宋皆有功。天会九年，睿宗经略陕西，阿离补为左翼都统，与右翼都统宗弼抚定巩、洮、河、西宁、兰、廓等州军，来宾、定远、和政、甘峪、宁洮、安陇等城寨，及镇、堡、蕃、汉营部四十余处，汉官军民蕃部酋长甚众，于是泾原、熙河两路皆平。诏以兄猛安沙离质亲管谋克之余户，以阿离补为世袭谋克。天会十二年，为元帅右都监。十五年，迁左监军。天眷三年，从宗弼复河南，迁左副元帅。皇统三年，封谭国公。六年，为行台左丞相，元帅如故。是岁，薨。

大定间，大褒功臣，图像衍庆宫。欢都死康宗时，不及与驰骛辽、宋之郊，然而异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庆亚次功臣：代国公欢都，金源郡王石土门，徐国公浑黜，郑国公谩都诃，濮国公石古乃，济国公蒲查，韩国公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拔离速，鲁国公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适，随国公活女，特进突合速，齐国公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抃，大兴尹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并阿离补咸著勋焉。子言、方，言别有传。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迁陕西路统军都监。方专事财贿，不恤军旅，诏戒之曰："卿宗室旧人，乃纵肆败法，惟利是营，朕甚恶之。自今至于后日，万一为之，必罚无赦。"大定三年，迁元帅右都监，转元帅左监军，改顺天军节度使，上曰："卿本无功，历显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恶，在京兆贪鄙彰闻，至无谓也。朕念卿已过中年，必能悛改，慎

勿复尔。”除西南路招讨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为招讨都监，以佐之。诏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长曲从之也。简阅沿边士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仆隶代役。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从其居处之便，亦不可召集扰之。”久之，方坐强买部人马二匹，削一阶，解职，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赃除名。方后迁横海军节度使，人为同签大宗正事，签书枢密院事。

初，阿鲁补当授谋克，未封而薨，乌带受之。乌带死，兀答补袭之。兀答补死，乌也阿补当袭。是时，已降海陵为庶人，世宗以乌带在熙宗逆党中，其子孙不合受封，停封者久之，而阿离补功亦不可废绝，特诏方袭之云。

赞曰：斜卯阿里、突合速、乌延蒲卢浑、赤盏晖、大抃、阿离补等六人，皆收国以来所谓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录者焉。

列传第十九列传第十九

○鹘谋琶迪姑迭阿徒罕夹谷谢奴阿勒根没都鲁黄掴敌古本蒲察胡盏夹谷吾里补王伯龙高彪温迪罕蒲里特伯德特离补耶律怀义萧王家奴田颢赵㦸

鹘谋琶，术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宽厚，重节义，勇于战。父阿鹘土，赠金吾卫上将军。穆宗时，鹘谋琶内附，先遣子宁吉从间道送款。遂使活里疃与鹘谋琶合军攻降诸部，因领其众，与弟胡麻谷、浑坦、侄阿里等攻下诸城，从撒改破坞塔城，穆宗屡赏之。破高丽戍兵。与石适欢讨平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与其兄弟胡八、双括等欲叛归辽，鹘谋琶执之，送于康宗，赐赉甚厚。破高丽曷懒甸及下陀鲁城有功。天辅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赠银青光禄大夫。

迪姑迭，温迪罕部人。祖扎古乃，父阿胡迭，世为胡论水部长。迪姑迭年二十余代领父谋克，攻宁江州，败辽援兵，获甲马财物。攻破奚营，回至韩州，遇敌二千人，击走之。斡鲁古与辽人战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战，诸军复振，遂大破之。护步答冈之役，乙里补孛堇陷敌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黄龙府，身被数创，授猛安。天辅七年，从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赠光禄大夫。

阿徒罕，温迪罕部人。年十七从撒改、斡带等讨平诸部，皆身先力战。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斡塞御之，阿徒罕为前锋。高丽有屯于海岛者，阿徒罕率众三十人夜渡，焚其营栅战舰，大破之，遂下陀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辽兵自宁江州东门出，阿徒罕逆击，尽殪之，以功授谋克。从攻黄龙府，力战，身被数十创，竟登其城。后与乌论石准援照散城，阿徒罕请乘不备急击之，遂夜过益褪水，诘朝，大败之。斡鲁上其功，赐币与马。天辅四年五月疾病，赐良马一匹，诏曰："汝安则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吊祭，以马为赠。阿徒罕为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猎，至角牴、击鞠，咸精其能。

夹谷谢奴，隆州纳鲁悔河人也。国初，祖阿海率所部来归，献器用甲仗。父不剌速，袭本部勃堇，从太祖伐辽，授世袭猛安，亲管谋克，为曷懒路都统。谢奴其长子也，长身多髯，善骑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汉字。既冠，随其父见太祖，命佩金牌，总领左翼护卫。西京未下，谢奴获城中生口，乃知城中潜遣人求救于外，都统府得为之备，却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还，过判泥恩纳阿，遇敌于隘。谢奴身先士

卒，射杀敌中先锋二人，敌溃走，总管蒲鲁虎以甲及马赠之。后领其父猛安，从攻和尚原，出仙人关。宋兵据险，猛安雏讹只突战不克，谢奴选麾下五十人战，克之。与吴玠相拒，乌里雅行阵不整，吴玠乘之，谢奴领兵逆战，遂大破敌。计前后功，袭其父猛安谋克。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宋人欲潜兵袭取石闰诸营，谢奴自渭南大禹镇掩其伏兵，射中其军帅，宋兵败走，多获旗帜兵仗，帅府厚赏之。除华州防御使。入为工部侍郎，迁本部尚书。改平凉尹、昭义军节度使。大定初，卒。阿勒根没都鲁，上京纳邻河人也，后徙咸平路梅黑河。雄伟美须髯，勇毅善射。国初伐辽，没都鲁在军中，领谋克猛安，每遇敌，往来驰突，人莫敢当，故所战皆克。皇统元年，计功擢宣威将军。明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改移剌都抃详稳。授世袭本路宁打浑河谋克。为滑州刺史，改肇州防御使、蒲与路节度使，迁骠骑上将车。累官金吾卫上将军。是岁，以年老致仕，卒。年七十三。

黄掴敌古本，世居星显水。从破宁江，取咸州，平东京路及诸山寨栅，皆有功。从麻吉破辽将和尚节使兵七千于上京，复破那野军二万。再从麻吉遇敌于阿邻甸，麻吉被创，不能战，敌古本率兵击败之，剿杀殆尽。从攻回鹘城，破其兵九万，败木匠直撒兵于山后，俘获甚众。败昭古牙之兵三千，获其家属而还。攻平州张觉，吾春被围于西山，敌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围，并获粮五千斛，招降户口甚众。从平兴中，抚安其民人。天会间，大军伐宋，敌古本从取浚、开德、大名，及取济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统间，以功袭谋克，移屯于寿光县界为千户。六年，授世袭千户，棣州防御使。卒。

蒲察胡盏，案出浒水人。年十八从军，其父特厮死，袭为谋克。天辅间，夏以兵三万出天德路，胡盏从娄室迎战，以兵三百败敌二千。天会三年，大军攻太原，城中出兵万余来战，胡盏以所领千户军击之，复败敌兵三万余于榆次境。六年，从娄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屡与宋人接战，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余万，我军右翼少却。时胡盏为左翼千户，摧锋陷阵，敌遂败去。败张浚富平复有功。十三年，击关师古于临洮众三万余。从攻泾州，从破德顺、秦、巩、临洮、河、兰等州，破吴璘兵，胡盏皆有力焉。授德顺州刺史，改陇州防御使。凤翔尹。卒，年五十五。

夹谷吾里补，暗土浑河人，徙天德。父兀屯，讨乌春、窝谋罕有功。吾里补隶娄室帐下，攻系辽女直，招降太弯照三等。从娄室救斡鲁古于咸州，败辽兵于押鲁虎城。辽军营辽水，吾里补五谋克军乘夜击之，辽军惊溃，杀获几尽。斡鲁伐高永昌，吾里补以数骑奋击于辽水之

上，复以四十骑伏于津要，遇其候骑，击之，获生口，因尽知永昌虚实。太祖嘉之，赏奴婢八人。永昌驻军于兔兒陀，先据津要，军不得渡。吾里补与撒八射杀其先锋二人，永昌众稍却，大军遂渡辽水。及攻广宁，军帅选勇士先登，吾里补与赤盏忽没浑各领所部，突入其阵，大军继之，遂拔广宁。太祖攻临潢，吾里补面被重创，奋击自若，赏以辽宫女二人。辽王杲已取中京，吾里补以四十骑觇敌，获辽喉舌人，因知辽主所在。后从都统斡鲁定云中，从宗翰屯应州，辽军在近境，吾里补以所部击败之。宗望伐宋，宋安抚使蔡靖诣吾里补降。娄室攻陕西，诸郡往往复叛，吾里补攻败之。败张浚军于富平，吾里补先登，睿宗赏以金器名马。遂以先锋攻兰州，下其城。加昭武大将军，授世袭猛安。累官孛特本部族节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国公。

吾里补多智略，膂力过人，虽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剧贼啸聚，出特鄙关，吾里补率乡里年少逆击之，贼党遂溃。事闻，赏赉甚厚。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岁。

王伯龙，沈州双城人也。辽末，聚党为盗。天辅二年，率众二万及其辎重来降，授世袭猛安，知银州，兼知双州。四年，太祖攻临潢，伯龙与韩庆和以兵护粮饷。挽夫千五百人皆授甲，庆和已将兵行前，伯龙从粮居后，遇辽兵五千余邀于路，伯龙率挽夫击败之，获马五百匹。六年，从攻下中京，并克境内诸山寨，为静江军节度留后。天会元年，真授节度使，从宗望讨张觉于平州，伯龙先登驰击，手杀数十百人，迁右金吾卫将军。白河之战，伯龙当其左军，麾兵疾驰蹂之，宋军乱，我师乘胜奋击败之。

宗望伐宋，伯龙为先锋，次保州，遇敌五万，破之，招降新乐军民十余万。大军围汴，宋太尉何巉以军数万出酸枣门，伯龙以本部遮击，多所斩获。及破汴，伯龙以治攻具有功。进破孔彦舟、郦琼众三万于洺州。是年，同知保州兵马安抚司事，将兵数千攻北平，拔之。复取保州、河间。睿宗经略山东，伯龙从攻青州，未下，城中夜出兵袭伯龙营，伯龙不及甲，独被衣挺刃拒营门，敌不得入，因奋击杀数十人。已而军士皆甲出，杀伤宋兵不可胜计，并获其一将，斩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龙第一。

六年，还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抚使。破李固寨众十余万于濮州。濮城守，城中镕铁挥我军，攻之不能克。伯龙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枪先登，杀守陴者二十余人。大军相继而上，遂克之。进攻徐州，伯龙复先登，充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败高托山之众十五万

余于清河。进击韩世忠于邳州，走之，与大军会于宿迁，追世忠至扬州。还攻泗州。泗州守将以城降。屯军嵫阳，破陈宏贼众四十余万。破黄戩于单州。进攻归德，军帅遣伯龙立攻具，伯龙从二十余骑行视地形，城中忽出兵千余，欲生得伯龙，伯龙纵骑驰之，敌兵乱，堕隍而死者几二百人。破王善之众于巢县，取庐州、和州，伯龙之功多。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还过真、扬，道遇郦琼、韩世忠军，复战败之。复为莫州安抚，改知泽州。太行群贼往往啸聚，伯龙皆平之。

天眷元年，为燕京马军都指挥使。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张贵驱胁良民，据险作乱，伯龙讨平之。

皇统元年，以本部从宗弼南伐，攻破濠州而还。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改延安尹，宁昌军节度使。天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广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隆间，例赠特进、定国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国，辽兴、辰、开三镇节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术者言，为其时日不利于己，欲不举，其母为营护。居数岁，竟逐之，彪匿于外家。辽人调兵东京时，六哥已老，当从军，怅然谓所亲曰："吾兒若在，可胜兵矣。"所亲具以实告，因代其父行。战于出河店，辽兵败走，彪独力战，军帅见之曰："此勇士也。"令生致之。斡鲁攻东京，六哥率其乡人迎降，以为榆河州千户。久之告老，彪代领其众。

都统杲攻中京，彪领谋克，从斡鲁破辽将合鲁燥及韩庆民于高、惠之境。已而驻军武安，合鲁燥以劲兵二万来袭，从斡鲁出战，与所部皆去马先登，奋击败之。奚人负险拒命，所在屯结，彪屡战有功。宗望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道，破敌，招降石家山寨。再从宗望伐宋，为猛安。师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临城筑甬道，城中夜出兵焚攻具，彪击走之。大军围汴，以五十骑屯于东南水门。宋人再以重兵出战，彪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复破敌于霸州，擒其裨将祝昂。河间夜出兵二万袭我营垒，彪率三谋克兵击败之。天会五年，授静江军节度使、寿州刺史。

明年，伐宋，从帅府徇地山东，攻城克敌，数被重赏。七年，师至睢，彪以所部招诱京西人民。次柘城县，其官吏出降，彪独与五十余骑入城。继而城中三千余人复叛，彪率其众力战败之，抚安其民而还。从

梁王宗弼袭康王，至杭州。师还，宋将韩世忠以战舰数百扼于江北。宗弼引而西，将至黄天荡，敌舟三十余来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载兵士二百余。彪度垂及，以钩拽之，率勇士数十，跃入敌舟，所杀甚众，余皆逼死于水中。明年，从攻陕西，师至宁州，彪与宗人昂率兵三千取廓州。始至，有来降者言："城东北隅守兵将谋为内应。"彪即夜从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觉之，彪与从者皆殊死战，诸军继进，遂克其城。从攻和尚原及仙人关。与阿里监护漕粮并战舰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击败之，擒其将萧通。击涟水贼水寨，进取涟水军，其官民已遁去，悉招降之。

彪勇健绝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铠，历险如飞。及临敌，身先士卒，未尝反顾，大小数十战，率以少击众，无不胜捷。

齐国既废，摄滕阳军以东诸路兵马都统，抚谕徐、宿、曹、单，滕阳及其属邑皆按堵如故。为武宁军节度使，颇黜货，尝坐赃，海陵以其勋旧，杖而释之。改沂州防御使，历安化、安国、武胜军节度使，迁行台兵部尚书，改京兆尹，封郜国公。以忧去官，起复为武定军节度使，归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禄大夫。久之致仕，复起为枢密副使、舒国公，赐名彪。卒年六十七，谥桓壮。彪性机巧，通音律，人无贵贱，皆温颜接之。

温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闵河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有谋略，以智勇闻。都统杲取中京，蒲里特权猛安，领军五千，遇契丹贼万余，与战败之。出衮古里道，败敌八千余。至腊门华道，复以伏兵败敌万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关，执其喉舌人。有顷，贼三千余人复寇腊门华道，蒲里特整队先登，贼识其旗帜，望风而遁，遂奋击之，亲执贼帅。皇统元年，从梁王宗弼伐宋，留军唐州。敌众奄至，蒲里特击之，大名军万四千号二十万，蒲里特率亲管猛安，身先士卒，冲击。敌少却，乃张左右翼并击之，敌众散走。而别遇兵二万来援，复以兵三千击走之。时邳州土贼啸聚，几二十万，蒲里特军三千，分为数队急攻之，贼溃去。南京路遇敌军二万，蒲里特以军三千击败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复击败之。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同知凤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转宁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永定军节度使。海陵南征，改武卫军都总管。大定三年，授开远军节度使，改泰宁军。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兀带武功将军、本猛安奚出痕世袭谋克。

伯德特离补，奚五王族人也，辽御院通进。天会初，与父挞不也归朝，授世袭谋克，后以京兆尹致仕。

特离补招降松山等州未附军民，及招降平州、蓟州境内，督之耕作。宗望伐宋，特离补为军马猛安，与诸将留，规取保、遂、安三州。攻安肃军，河间、雄、保等兵十余万来救，特离补率所部先战，大军继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肃。特离补摄通判事，降将胡愈阴结众谋乱，特离补勒兵擒愈及其众五十余人。安肃军改为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获太行群盗。元帅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属之，擒王会、孙小十、苗清等，群盗遂平。迁滨州刺史，廉入优等。以母忧去官，起复本职，改涿州刺史。入为工部郎中，从张浩营缮东京宫室。及田珏党事起，朝省为之一空，特离补摄行六部事，迁大理卿，出为同知东京留守。天德三年，复为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忧，起复洺州防御使。正隆盗起，州县无兵，不能御。洺旧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补乃引水注濠中以为固，盗弗能近，州赖以安。迁崇义军节度使。未几，告老归田里，卒。

特离补为人孝谨，为政简静不积财，常曰："俸禄已足养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积。"凡调官，行李止车一乘、婢仆数人而已。

耶律怀义，本名孛迭，辽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战功累迁同知点检司事。宗翰已取西京，辽主谋奔于夏，怀义谏止之，不见听，乃窃取辽主厩马来降。太祖自燕还师，留宗翰、斡鲁经略西方，怀义领谋克从军。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

从宗翰伐宋，降马邑，破雁门，屯兵，进攻太原。以所部别降清源县徐沟镇，遂与诸将列屯汾州之境。时河东、陕西路兵来救太原，刘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怀义捕得生口，尽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袭败之。明年，再伐宋，从娄室取汾州及其属邑，遂过平阳，出泽、潞以趋河阳，所至皆降。及大军围汴，怀义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击尽之。从攻郑、邓州及讨平郑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泽县，从破大名、东平府、徐、兖等州，皆有功。七年，还镇。十年，加尚书左仆射，改西北路招讨使。

怀义在西陲几十年，抚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恋，数日不得发。天眷初，为太原尹，治有能声。改中京留守。从宗弼过乌纳水，还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许。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廉给之。每岁春水扈从，余听自便。明年，再请老得谢，给俸廉之半。海陵即位，封漆水郡王，进封莘王。久之，进封萧王。正隆例封景国公。其子神都斡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迎侍之官。神都斡从海陵南征，怀义卒于云中，

年八十二。

萧王家奴，奚人也，居库党河。为人魁伟多力，未冠仕辽，为太子率府率。天辅七年，都统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乡人来降，命为千户领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亲党金臣阿古者犹保撒葛山，王家奴与突捻往讨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余众。时平、滦多盗，王家奴以所部屡破贼兵，斩馘执俘，数被赏赉。宗望伐宋，败郭药师于白河，亦与有功。至河上，宋兵扼津要，与诸将击败之。进围汴，破其东门兵。明年，再伐宋，宗望军至中山，诸门分兵出战，焚我攻具，祁州、河间各以兵来援，皆败之。师还，屯镇河朔。滨州贼葛进聚众数万临淄，孛堇照里以骑兵二千讨之，王家奴领谋克先登，力战大破其众。明年，攻沧州，宋兵拒战，复从照里击走之。宋将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岛，即以商船十八进袭，斩首七百级，获舟二十。天会八年，除静江军节度使，授世袭千户。从梁王宗弼征伐，为万户，还为五院部节度使。天德二年，改乌古迪烈招讨都监，卒。

田颢，字默之，兴中人。辽天庆八年进士，历官金部员外郎，权归德节度使。太祖定燕，颢举四州版图归朝，加都官郎中，权节度使事，四迁知真定府事。招降齐博、游贵等贼众五千余人。已而贵复叛去，颢遣齐博伪叛从贵，因令伺间杀之，降其众，贼垒悉平。三迁行台左丞、彰德军节度使。是时，新定力役，颢蠲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徭赋比他州独轻。徙同知河北东路都总管，改同签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寻改绛阳军节度使。居三年，以疾请谢事，径解印归。数奏不允，移镇振武军。入为刑部尚书，居三月请老，卒于家。

赵㦸，字德固，辽阳人。其妇翁以优伶得幸于辽主，㦸补阁门祗候，累迁太子左卫率。后居滦州。宗望讨张觉，㦸逾城出降，授洛苑副使，为滦州千户。迁洛苑使，检校工部尚书。从伐宋，至汴，迁棣州刺史、侍卫步军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与有功，改商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统押军兵，兼沿边安抚司事。明年，权知济州事。八年，从定河南，授陇州团练使。十年，改知石州。㦸久在兵间，不善治民，坐谤议，谪监平州甜水盐。齐国废，河南皆以宿将守之，授㦸宿州防御使，统本路军兵。㦸重义，接儒士。尝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负官钱百万，㦸以橐金赠之，其子悉为私费，复代输之。顷之，有讼徐帅不法者，朝廷使㦸鞫治，㦸委曲营护，坐是废罢，寓居于燕。海陵出领行台省，至燕，㦸往见之，因诉其事。及海陵即位，起为保大军节度使。贞元初，改内省使。未几，为中都路都转运使。明年，

再徙顺义、兴平，入为太子詹事，镇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

后十余年，隇子孙、司徒张通古子孙皆不肖淫荡，破赀产，卖田宅。世宗闻之，诏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孙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卖。"仍著于令。

列传第二十列传第二十

○郭药师子安国耶律涂山乌延胡里改乌延吾里补萧恭完颜习不主纥石烈胡剌耶律恕郭企忠乌孙讹论颜盏门都仆散浑坦郑建充乌古论三合移剌温萧仲恭子拱萧仲宣高松海陵诸子

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国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直，号曰“怨军”，药师为其渠帅。斡鲁古攻显州，败药师于城下。辽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诸卫上将军。捏里死，其妻萧妃称制，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药师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夺迎春门，皆入城。萧妃令闭城门与宋兵巷战。药师大败，失马步走，逾城以免。宋人犹厚赏之。

太祖割燕山六州与宋人，宋使药师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张觉而杀之，函其首以与宗望，药师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宗望军至三河，药师等拒战于白河。兵败，药师乃降。宗望遂取燕山。太宗以药师为燕京留守，给以金牌，赐姓完颜氏。从宗望伐宋，凡宋事虚实，药师尽知之。宗望能以悬军深入，驻兵汴城下，约质纳币，割地全胜以归者，药师能测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两镇不受约束，命诸将讨之，药师破顺安军营，杀三千余人。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子安国仍姓郭氏。

郭安国，药师子也。累迁奉国上将军、南京副留守。贞元三年，南京大内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钅求、同知安武军节度事王全按问失火状。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浚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谕之曰：“朕非以宫阙壮丽也。自即位以来，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奸细，烧延殆尽。本欲处尔等死罪，特以旧人宽贷之。押宿人兵法当处死，疑此辈容隐奸细，故皆斩也。”

安国性轻躁，本无方略。海陵将伐宋，以安国将家子，擢拜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军兴，领武捷军都总管，与武胜、武平军为前锋。海陵授诸将方略，安国前奏曰：“赵构闻王师至，其势必逃窜。臣等不以远近，追之获而后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是也。得构即置之寺观，严兵守之。”及闻世宗即位，海陵谋北还，更置浙西道兵马都统制府，以完颜元宜为都统制，安国副之。及海陵遇弑，众恶安国所为，

与李通辈皆杀之。

赞曰：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痤劝其君杀卫鞅，岂无所见欤！

耶律涂山，系出遥辇氏，在辽世为显族。涂山仕至金吾卫大将军、遥里相温。辽帝奔天德，涂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书，为西北路招讨使。宗翰伐宋，涂山率本部为先锋。至汾州，遇宋将折家军，请济师并力破之。从攻太原、隆德府，从入汴，克洛阳。及从娄室平陕右。天会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迁尚书左仆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赠特进、郜国公。

乌延胡里改，曷懒路星显水人也。后授爱也窟谋克，因家焉。从阇母围平州，有功。及伐宋，围汴，五谋克与宋兵万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驰击败之，元帅府遂赏良马一匹。天会五年，攻宗城县，敌弃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杀千余人，获车四百两。帅府赏牛三十头、马一匹。七年，讨泰山群盗，平之，毁其营栅。兖州群寇三千余保据山险，胡里改复破之。赏牛二十二头、马四匹。八年，攻庐州，至柘皋镇，胡里改领甲士三十为前锋，执宋所遣持书与刘四厢锜者七人。复以先锋军攻和州，比至含山县五里，获甲士二人，乃知宋三将将兵且至。胡里改伏其军，遂获姚观察。帅府赏马二匹。九年，定陕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敌千人，败之，生擒甲士一人，尽得敌之虚实。又从蒲鲁浑徇地熙秦，败敌兵二千于秦州，赏马一匹。宋人屯襄阳府，监军按补遣胡里改领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营壁垒，乘其未就，突战破之。梁王宗弼复河南，将攻陈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侦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余，战败之，获南顿县令。及攻陈州，夜将四更，忽闻敌开门溃走，胡里改亟领二谋克军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领军继至，大败之。皇统二年，迁定远大将军。八年，授临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马副都总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天德改同知平阳尹，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贞元三年，改同知曷懒路总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节度使。七年，改归德军节度使。十年，移镇显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诏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将军，世袭本路婆朵火河谋克。

乌延吾里补，曷懒路禅岭人也。徙大名路。天会中，从其父达吉补隶元帅右监军麾下。挞懒以事赴阙，以达吉补自随。吾里补领其父谋克，从大军攻沧州。方夷濠隍，城中兵来拒，吾里补以本部击却之。王师下青州，力战有功，获马百匹以献，降获贼党甚众。青州戍将觌吉补

以莱州兵众，请济于帅府。吾里补将十二谋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营，拔其一营，得户四千。又败贼兵五万于恩州，攻破其营，降户五万，获牛畜万余。将至临清县，遇敌兵三千，又败之，俘获甚众，生擒贼首以献。帅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赏之。时觌吉补败于恩州之境，吾里补复以兵四千往救之，破敌万余。宋兵十万在单父间，总管宗室移剌屋选步卒一万、骑兵四千往讨之。吾里补领其亲管谋克以从，遇敌先登，力战有功。大军经略密州，吾里补将兵二千为前锋，遇敌万人于高密，遂败其众，追至城下，杀戮殆尽，获马牛三千余。吾里补与孛太欲败贼王义军十余万于州南。是夜，贼兵数千来袭营，吾里补以兵横击走之。后从大军攻楚、扬、通、泰等州。天眷二年，袭其父世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皇统七年，益以亲管谋克。天德三年，除同知归德尹。正隆初，为唐古部族节度使。大定二年，为保大军节度使。是岁改镇通远。是时，宋军十万余入河、陇，据险要，攻郡邑。元帅左都监合喜奏益兵。诏益兵七千，遣吾里补与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备任使。进阶龙虎卫上将军。卒于军中。

萧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后也。父翊，天辅间归朝，从攻兴中，遂以为兴中尹。师还，以恭为质子。宗望伐宋，翊当领建、兴、成、川、懿五州兵为万户，军帅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时年二十三。至中山，宋兵出战，恭先以所部击败之。经山东，及渡淮，袭康王，皆在军中。师还，帅府承制授德州防御使，奚人之屯滨、棣间者皆隶焉。改棣州防御使。皇统间，改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丁父忧，起复为太原少尹。用廉，迁同知中京留守事。累迁兵部侍郎，授世袭谋克。坐问禁中起居状，决杖，夺一官。贞元二年，为同知大兴尹。岁余，迁兵部尚书，为宋国生日使。以母忧去官，起复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正隆四年，迁光禄大夫，复为兵部尚书。是岁，经画夏国边界，还过临潼，失所佩金牌。至太原，忧恚成疾。时已具其事驿闻于朝，海陵复命给之，仍遣谕恭曰："汝失信牌，亦犹不谨。朕方俟汝，欲有委使，乃称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牌，归则无以为辞，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笃，稽颡受命，俄顷而卒。海陵方遣使与其子护卫九哥驰视，乃戒府官使善护之。至保州，已闻讣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护丧以还，所过州府设奠。丧至都，命百官致祭。亲临奠，赙赠甚厚，并赐厩马一。谓九哥曰："尔父衔命，卒于道途，甚可悼惜。朕乘此马十年，今赐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则乘之。"

完颜习不主，年十六，从伐宋，攻下怀仁县，功居最。从睿宗经略陕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诸山，遇盗三千，击败之。又破贼四千，生擒

其将帅。出陇州，以兵四百败敌数千。宋兵七千来取巩州，复击走之。又以五千兵败吴玠之众三万，白塔口遇敌五千，复败之。别降定远等寨。皇统二年，授同知临洮尹，以忧去官。未期，以旧职起复，改孟州防御使，迁临洮尹。复以罪罢。正隆三年，起为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纥石烈胡剌，晦发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识契丹字，为帅府小吏。梁王宗弼复陕西，久不通问。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时，宗弼自凤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视彼中地形，修道筑城。天会十二年，往滨州密访南边事体，及观刘豫治齐状，尽得其虚实。睿宗甚嘉之。皇统初，从宗弼渡淮，及下庐、和二州，大破张浚、韩世忠等军。遣胡剌驰奏，赏以金盂、重彩五端、绢五匹。七年，授同知景州军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历同知济州防御使事，入为监察御史。秩满再任。大定二年，迁刑部员外郎，与御史大夫白彦敬往西北部族市马。累转泗州防御使，三迁蒲与路节度使，移宁昌军，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耨里，辽横帐秦王之族也。为人谨愿有志，喜读书，通契丹大小字。与耶律高八来归。娄室问高八曰："与尔同来者，谁可任用治军旅事？"高八封曰："耨里可。"娄室与宗翰伐宋，恕隶前锋，取和尚原，攻仙人关，特为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离喝辟署陕西参谋，委以军务，迁行台兵部侍郎，再迁尚书左司郎中。海陵为平章政事，谓恕曰："君亦有党乎？"恕正色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党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戏之耳。"久之，为沁南军节度使，迁行台工部尚书。行台罢，改安国军节度使，为参知政事。以疾求解，为兴中尹，入为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广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赠银青光禄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阳王子仪之后。郭氏自子仪至承勋，皆节镇北方。唐季，承勋入于辽，子孙继为天德军节度使，至昌金降为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谨。年十三，居母丧，哀毁如成人。服除，袭父官，加左散骑常侍。天辅中，大军至云中，遣耶律坦招抚诸部。企忠来降。军帅命同勾当天德军节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韩州。及见太祖，问知其家世，礼遇优厚，以白鹰赐之。天会三年，伐宋，领西南诸部番、汉军兵，为猛安，从破雁门，屯兵，加桂州管内观察留后，镇代州。明年，贼杨麻胡等聚众数千于五台，企忠与同知州事迪里讨平之。迁知汾州事。是时汾州初下，居民多为军士掠去，城邑萧然。企忠诣帅府力请，

愿听其亲旧赎还。帅府从之。未几，完实如故。石州贼阎先生众数万至城下，僚属虑有内变，请为备。企忠曰："吾于汾人有德，保无他。"乃率吏民城守。会援至，合击，破之。六年，改静江军节度留后，迁天德军节度使、汴京步军都指挥使，累迁金吾卫上将军。秩满，权沁州刺史。到官岁余，卒，年六十八。

乌孙讹论，善骑射，袭父撒改谋克，从蒙刮攻东京及广宁，击北京山贼，皆有功。萧霸哲来攻恩州，讹论以六十骑侦之。逮夜，遇敌数百骑，掩击之，生获三人，知霸哲众九万且至，故蒙刮得以为备，遂破霸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讹论破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久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敌一千于沧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开州，讹论以骑四百守河，复败千余人，斩首七百余。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闻王善兵扼其前。宗弼使讹论济师败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万据乌江，讹论帅二千人直前败之。宗弼遂渡江至江宁。十五年，沂州窦防御叛。讹论败之，获窦防御。录前后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将军。宗弼再取河南，讹论以五十骑败杨家贼五百于徐州东。以功受赏，不可胜计。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迁石垒部族节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颜盏门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长，美须髯。天会间，从其兄羊艾在军中。方取汴京，其兄战殁，遂擐甲代其兄充军。睿宗定陕右，以门都为蒲辇，隶监军杲亲管万户，攻饶风关。至坊州，杲欲与总管蒲鲁虎会于凤翔，遣门都领六十骑先往期会。及还，备得地形险厄，赏银五十两。其后梁王宗弼驻军山东，遣人诣陕西，特召门都至。令赍废齐及安抚百姓诏书，往谕监军宗室杲。门都既还，宗弼赏以良马银绢。事毕，复遣从杲。天眷初，叛将定国军节度使李世辅伪邀杲至私署，以献甲为名，遂以兵劫执而去。门都突出，以告押军猛安完颜挞懒，同率兵追及，首出与战，杲由此得脱，以功迁明威将军。复从杲招复陕西，进至凤翔。齐国初废，诸路多反复不一。杲授门都牌札，令往抚定。门都所至，多张甲兵，从者安之，违者讨之，帖然无复叛者，杲甚嘉之。皇统初，迁广威将军。四年，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改知保安军事。天德三年，为丹州刺史兼知军事。正隆初，为宁州刺史。大定初，宋将吴璘等以军数十万人据秦、陇，元帅府承制以门都为勇烈军都总管，领军讨之。宋人保据德顺。都监合喜遣武威军副都总管夹谷查剌，会宗室璋，议征讨之策。璋与门都曰："须都监亲至，敌必退矣。"合喜领军四万来赴，遂复德顺州。明年，秦、陇平，以功迁金吾卫上将军，授通远军节度使。五年，改庆阳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卒于官。十九年，录

功，以子六哥世袭本路曷懒兀主猛安敌骨论窟申谋克，授武功将军。

门都性忠厚谨悫，安置营壁，尤能慎密。有敌忽来，虽矢石至前，泰然自若，乃号令士卒如平时，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仆散浑坦，蒲与路挟懑人也。身长七尺，勇健有力，善骑射。年十六，从其父胡没速征伐。初授修武校尉，为宗弼扎也。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皇统九年，除慈州刺史，再迁利涉军节度使，授世袭济州和术海鸾猛安涉里斡设谋克。贞元初，以忧去官。起复旧职，历泰宁、永定军，改咸平尹。海陵杀浑坦弟枢密使忽土，召浑坦至南京。既见，沈思久之，谓之曰："汝有功旧，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甚可矜悯。"遂释之。改兴平军节度使。世宗即位，以为广宁尹。窝斡反，为行军都统，与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俱在左翼，败窝斡于长泺。改临潢尹。贼平，赐金帛。改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徙显德军、庆阳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旧功，起为利涉军节度使，复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浑坦历一十七官，未尝为佐贰。性沈厚有识，虽未尝学问，明于听断，所至有治声云。

郑建充，字仲实，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府事。天会七年来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刘光烈兵八万来攻建充，相距四十余日。攻益急，建充遣人会斜喝军，夹击破之，俘其裨将贺贵。迁节制司统制军马。改京兆府路兵马都监。败宋曲端于彭原。高昌宗据延安，为宋守，建充击之，尽复城邑。复知延安军府事。齐国建，累迁博州团练使，知宁州。齐国废，朝廷以地赐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副使，仍知宁州。天眷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阳。从破甘谷城，改平凉尹。是时营建南京宫室，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建充白其事，请至砥柱解筏，顺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锢者得释。正隆军兴，括筋角造军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泣下者。建充白其事于朝。

建充性刚暴，常畜猘犬十数，奴仆有罪既笞，已复嗾犬啮之，骨肉都尽。虽谦逊下士，于敌己上一无所屈。省部文移有不应法度，辄置之坐下，或即毁裂，由是在位者衔之。军胥李换窃用公帑，自度不得免，乃诬建充藏甲欲反，更再鞫，皆无状。方奏上，摄事者素与建充有隙，

恐其得释，使吏持文书绐建充曰：“朝省有命，奈何？”建充曰：“惟汝所为。”是夜，死于狱中。长子诉亦死焉。

乌古论三合，曷懒路爱也窟河人，后徙真定。睿宗为右副元帅，闻三合勇略，选充扎也。后从宗弼征伐，补曲院都监。未几，从伐宋。与宋兵遇于颍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统元年，领汉军千户，帅府再以军四千隶焉。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再迁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洺州防御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积劳苦。逮事朕，辅佐太子，宣力多矣。今典名郡，所以劳卿也。”迁永定军节度使，历临潢、凤翔尹，陕西路统军使，东平尹。节制州郡，躬行俭约，政先宽简，边庭久宁，人民获安。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卒。

十八年，世宗追录三合旧劳，授其子大兴河北西路爱也窟河世袭猛安阿里门河谋克，阶武功将军。

移剌温本名阿撒，辽横帐人，工契丹小字。睿宗为左副元帅伐宋，温从大抃渡江，辟江宁府都巡检。江宁、太平初下，宋遣谍人扇构百姓，应者数万人。温擒其谍者，遂不敢窃发。宗弼嘉之，赐银千两、重彩百端、绢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尝不在行间。除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会宗弼巡边，温从军，不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请，已被酒失次，温掖而出宫。明日，熙宗谓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谨，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亲信之。尝谓女婿纥石烈志宁曰：“汝可效阿撒之为人也，可以几古人矣。”未几，除同知中京路都转运使事，累迁左谏议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为济州路行军万户，从至扬州。军还，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馔不适口，召温尝之。奏曰：“味非不美也，盖南北边事未息，圣虑有所在耳。”上意遂释。历永定、震武、崇义节度使，移临海军。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颇决，百姓惶骇，不知所为。温躬督役夫缮完之，虽临不测，无所避。僚属或止温，温曰：“为政疵疠，水泛溢为灾，守臣之罪。当以此身为百姓谢，虽死不恨。”移镇武定，岁旱且蝗，温割指，以血沥酒中，祷而酹之。既而雨沾足，有群鸦啄蝗且尽，由是岁熟，人以为至诚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赞曰：军旅之事，锋镝在前，不计其死。耳属金鼓，目属旌旗，心属号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国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虽细必录，所以明功也。

萧仲恭，本名术里者。祖挞不也，仕辽为枢密使，守司徒，封兰陵

郡王。父特末，为中书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谨，动有礼节，能被甲超橐驼。辽故事，宗戚子弟别为一班，号“孩兒班”，仲恭尝为班使，历宫使、本班详稳。辽帝西奔天德，仲恭为护卫太保，兼领军事。至霍里底泊，大军奄至，仓卒走。仲恭母马乏，不能进，谓仲恭兄弟曰：“汝等尽节国家，无以我为也。”仲恭母，辽道宗季女也。辽主伤之，命弟仲宣留侍其母。仲恭从而西。时大雪，寒甚，辽主乏食，仲恭进衣并进干Я。辽主困，仲恭伏冰雪中，辽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后与辽主俱获，太宗以仲恭忠于其主，特加礼待。天会四年，仲恭使宋。且还，宋人意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国之戚，而余睹为监军，有兵权，可诱而用之，乃以蜡丸书令仲恭致之余睹，使为内应。仲恭素忠信，无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阳许。还见宗望，即以蜡丸书献之。宗望察仲恭无他，薄罚之。于是再举伐宋，执二帝以归。累迁右宣徽使，改都点检。宗磐与宗干争辩于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干，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诛，仲恭卫禁有备，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皇统初，封兰陵郡王，授世袭猛安，进拜平章政事，同监修国史，封济王。诏葬辽豫王于广宁，仲恭请往会葬，熙宗义而许之。改行台左丞相。居无何，入为尚书右丞相，拜太傅，领三省事，封曹王。天德二年，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海陵亲为书，以玉山子赐之。是岁，薨，年六十一。谥贞简。正隆例降王爵，改仪同三司、郑国公。子拱。

拱本名迪辇阿不，初为兰子山猛安。海陵为宰相，徼取人誉，荐大臣子以为达官，遂以拱为礼部侍郎。耶律弥勒，拱妻女弟也，海陵将纳为妃，使拱自汴取之。还过燕，是时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不类处子，窃忧之，曰：“上多猜嫌，拱其及祸矣。”拱去不数日，仲恭卒。拱至上京，闻讣，以本官起复，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弥勒入宫，果如仲恭所相度，即遣出宫。夜半召拱至禁中，诘问无状。海陵终疑之，乃罢拱礼部侍郎，夺其信牌。拱待命，逾年不报，归兰子山治猛安事。是时，萧恭、张九坐语禁中事得罪，拱至兰子山，与客会语及之。有阿纳与拱有隙，乃诬拱言张九无罪被诛，语涉怨谤。海陵遣使鞫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语，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复问拱，但榜掠其左验，使如告语证之，拱遂见杀。

仲宣，本名野里补，仲恭母弟。聪敏好学，沉厚少言。五岁，遥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师，为本班详稳。从天祚西，为护卫太保左右班详稳。至石辇铎，辽主留仲宣侍母，遂与其母皆见获。太宗嘉之，且谓仲宣能知辽国故事，命权宣徽使，从睿宗伐康王。师还，家居者久之。皇

统二年，特授镇国上将军，历顺义、永定、昭义、武宁四镇节度使。为政平易，小吏不敢为奸。贿赂禁绝，奴婢入郡，人莫识其面。朔、潞百姓皆为立祠刻石颂之。正隆二年，卒，年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从军为蒲辇，有力善战，宗弼闻其名，召置左右，从破汴京及和尚原，累官咸平总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东京路渤海万户。兵部尚书可喜谋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与万户高松谋之，必从我矣。"众曰："若得此军，举事易矣。"老僧往见松，说松曰："君有功旧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县令也，每念圣恩，累世不能报，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辉、阿琐知事不可成，遂上变，共捕斡论赴有司。松从征窝斡，以功迁咸平少尹，四迁崇义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四。

赞曰：忠信行己，岂不大哉！萧仲恭尽心故主，而富贵福泽向之，与宗室旧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谊遏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风焉。

海陵后徒单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寿，柔妃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补，才人南氏生滕王广阳。

光英本名阿鲁补，徒单后所生。是时燕京转运使赵袭庆多男，故又名曰赵六。养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张氏尝为光英保母，于是赠璋银青光禄大夫，赐宗正方钱千万。

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为皇太子。是月，安置太祖画像于武德殿，尽召国初尝从太祖破宁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并加宣武将军，赐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进光英曰："臣今年百岁矣，有子十人。愿太子寿考多男子与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所服并佩刀赐忽里罕，答其厚意。后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国号有"英国"又有"应国"，遂改"英国"为"寿国"，"应国"为"杞国"。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光化军"为"通化军"云。

太医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遵义俱以医药侍光英，李中超换宣武将军、太子左卫副率，薛遵义丁忧，起复宣武将军、太子右卫副率。光英襁褓时，养于宗正方家，其后养于永宁宫及徒单斜也家。贞元元年，诏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门入，居于东宫。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龙殿，赐京师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鸦，获之。海陵大喜，命荐原庙，赐光英马一匹，黄金三斤，班赐从者有差。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肃州。光英获二兔，遣使荐于山陵。居数日，复获麞兔，从官皆称贺。赐光英名马弓矢，复遣使荐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群臣迎谒，海陵与徒单后、光英共载而入。

海陵尝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朕当日游宴于宫掖苑囿中以自娱乐。"光英颇警悟，海陵谓侍臣曰："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诗文小技，何必作耶。至于骑射之事，亦不可不习，恐其懦柔也。"及将亲征，后与光英挽衣号恸，海陵亦泣下曰："吾行归矣。"

后诵《孝经》。一日，忽谓人曰："《经》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何为不孝？"对者曰："今民家子博弈饮酒，不养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良久，曰："此岂足为不孝耶！"盖指言海陵弑母事。

及伐宋，光英居守，以陀满讹里也为太子少师兼河南路统军使，以卫护之。完颜元宜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讹里也，杀光英于汴京，死时年十二。后与海陵俱葬于大房山诸王墓次。

讹里也，咸平路窟吐忽河人，袭其父忽土猛安。除邳州刺史，三迁昌武军节度使、归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统军使、太子少师。大定二年，迁元帅右都监。宋人陷陈、蔡，讹里也师久无功，已而兵败于宋，解职。俄起为京兆尹。世宗谓之曰："卿为河南统军，门多私谒，百姓恶之。其后经略陈、蔡，不惟无功，且复致败。以汝旧劳，故复用汝。京兆地近南边，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寿，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补，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东胜家保养之，赐东胜钱千万，仍为起第。五月已酉，弥月，封其母唐括氏为柔妃，赐京师贫者五千人钱，人钱二百。二年，矧思阿补生日，海陵与永寿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东胜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补薨。海陵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医者安宗义及其乳母，杖东胜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补为宿王，葬大房山。

谏议大夫杨伯雄入直禁中，因与同直者相语，伯雄曰："宿王之死，

盖养于宫外，供护虽谨，不若父母膝下。岂国家风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谓伯雄曰：“尔臣子也，君父所为，岂得言风俗。宫禁中事，岂尔当言。朕或体中不佳，间不视朝，只是少得人几拜耳。而庶事皆奏决便殿，纵有死刑不即论决，盖使囚者得缓其死。至于除授宣敕虽复稽缓，有何利害。朕每当闲暇，颇阅教坊声乐，聊以自娱。《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国事溺于此者耳。如我虽使声乐喧动天地，宰相敢有滥与人官而吏敢有受赇者乎。外间敢有窃议者乎。尔谏官也，有可言之事，当公言之。言而不从，朕之非也。而乃私议，可乎？”伯雄对曰：“陛下至德明圣，固无窃议者。愚臣失言，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海陵曰：“本欲杀汝，今只杖汝二百。”既决杖至四十，使近臣传诏谕伯雄曰：“以尔藩邸有旧，今特释之。”

滕王广阳，母南氏，本大抃家婢，随元妃大氏入宫，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为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广阳。十月满月，海陵分施在京贫民，凡用钱千贯。三年二月，封南氏为才人。七月，封广阳为滕王。九月，薨。

赞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陀满讹里也以宫师兼统军之任，计至悉也，岂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鱼肉，而独己子之谋安，不可得矣。

列传第二十一列传第二十一

○张通古张浩张汝霖张玄素张汝弼耶律安礼纳合椿年祁宰

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辽天庆二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丁父忧，起复，恳辞不获，因遁去，屏居兴平。太祖定燕京，割以与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宗望复燕京，侍中刘彦宗与通古素善，知其才，召为枢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会四年，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辽王宗干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谕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宗干为论理之。除中京副留守，为诏谕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遂索马欲北归。宋主遽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使还，闻宋已置戍河南，谓送伴韩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今辄置守戍，自取嫌疑，若兴师问罪，将何以为辞？江左且不可保，况齐乎？"肖胄惶恐曰："敬闻命矣。"即驰白宋主。宋主遽命罢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干，且曰："及其部置未定，当议收复。"宗干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未几，诏宗弼复取河南，通古请先行至汴谕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谓通古曰："宋人先退，诈也，今闻将自许、宿来袭我。"通古曰："南人宣言来者，正所以走耳。"乃使人觇之，宋人果溃去。宗弼抚髀笑曰："谁谓书生不能晓兵事哉？"

河南卒孙进诈称"皇弟按察大王"，谋作乱。是时海陵为相，内怀觊觎，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胜，因孙进称皇弟大王，遂指名为胙王以诬构之。熙宗自太子济安薨后，继嗣未定，深以为念。裴满后多专制，不得肆意后宫，颇郁郁，因纵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杀人。及海陵中伤胙王，熙宗以为信然不疑，遣护卫特思就汴京鞫治。行台知熙宗意在胙王，导引孙进连属之。通古执其咎，极力辩止。及孙进引服，盖假托名称，将以惑众，规取财物耳，实无其人也。特思奏状，海陵谮之曰："特思且将徼福于胙王。"熙宗益以海陵为信，遂杀胙王，并特思杀之。行台诸人乃责通古曰："为君所误，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获罪死，贤于生。"海陵既杀胙王，不复缘害他人，由是坐止特思，行台不坐。

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拜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郓王。以疾求解机务，不许。拜司徒，封沈王。海陵御下严厉，收威柄，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惟见通古，必以礼貌。

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诏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

通古天资乐易，不为表襮，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赐杨建中榜及第。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曾祖霸，仕辽而为张氏。天辅中，辽东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为承应御前文字。天会八年，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缮修大内，超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仪。求养亲，去职。起为赵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为大理卿。天眷二年，详定内外仪式，历户、工、礼三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田珏党事起，台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书丛委，决遣无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补除彰德军节度使，迁燕京路都转运使。俄改平阳尹。平阳多盗，临汾男子夜掠人妇，浩捕得，榜杀之，盗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颇事之。庙祝、田主争香火之利，累年不决。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缮葺尧帝祠，作击壤遗风亭。

海陵召为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忧。起复参知政事，进拜尚书右丞。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浩进拜平章政事，赐金带玉带各一，赐宴于鱼藻池。浩请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从之。拜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封潞王，赐其子汝霖进士及第。未几，改封蜀王，进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鲁国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谏不行，言不听，则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则求去。卿于二者何居？"浩对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养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许。

海陵欲伐宋，将幸汴，而汴京大内失火，于是使浩与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浩从容奏曰："往岁营治中都，天下乐然趋之。今民力未复，而重劳之，恐不似前时之易成也。"不听。浩朝辞，海陵问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谏，乃婉词以对，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观天意，欲绝赵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对曰："赵构无子，树立疏属，其势必生变，可不烦用兵而服之。"海陵虽喜其言，而不能从也。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珫来视工役，凡一殿之成，费累巨万。珫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浩不能抗而与之均礼。汴宫成，海陵自燕来迁居之。浩拜太傅、尚书令，进封秦国公。

海陵至汴，累月不视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诸将。浩欲奏事，不得见。会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恶闻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将发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书省事。

世宗即位于辽阳，扬州军变，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杀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员外郎完颜谋衍上贺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师，入见。世宗谓曰："朕思天位惟艰，夙夜惕惧，不遑宁处。卿国之元老，当戮力赞治，宜令后世称扬德政，毋失委注之意也。"俄拜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时为首相，不能匡救，恶得无罪。营建两宫，殚竭民力，汝亦尝谏，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浩顿首谢。居数日，世宗谓浩曰："卿为尚书令，凡人材有可用者，当举用之。"浩举纥石烈志宁等，其后皆为名臣。

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侄汝弼宣谕。浩力疾入对，即诏入朝毋拜，许设座殿陛之东，若有咨谋，然后进对。或体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决。浩虽受诏，然每以退为请。三年夏，复申前请。乃除判东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请致仕。

初，近侍有欲罢科举者，上曰：“吾见太师议之。”浩入见，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浩对曰：“有。”曰：“谁欤？”浩曰：“秦始皇。”上顾左右曰：“岂可使我为始皇乎！”事遂寝。

是岁，薨。上辍朝一日。诏左宣徽使赵兴祥率百官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谥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子汝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泽，少聪慧好学，浩尝称之曰：“吾家千里驹也。”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特授左补阙，擢大兴县令，再迁礼部员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见于香阁，谕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为降。朕以刑部阙汉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试其能耳。如职事修举，当有升擢。尔父太师以户部尚书升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迁金紫，卿所自见也。当既厥心，无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谕德兼礼部郎中。

先是，知登闻检院王震改礼部郎中，世宗谕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礼官当选有学术士，如张汝霖者可也。”于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职。擢刑部侍郎。以忧解，起复为太子詹事，迁太子少师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谓曰：“卿尝言，监察御史所察州县官多因沽买以得名誉，良吏奉法不为表襮，必无所称。朕意亦然。卿今为台官，可革其弊。”寻改中都路都转运使、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俄转吏部，为御史大夫。

时将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税户米，逮御史狱。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责之曰：“朕以卿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宫掖，故朕颇详其事。朕肯以宫掖之私挠法耶？不谓卿等顾徇如是。”汝霖跪谢。久之，上顾左谏议大夫杨伯仁曰：“台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轻，故具二法上请，在陛下裁断耳。且人材难得，与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辈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几，复坐失出大兴推官高公美罪，谪授棣州防御使。顷之，复为太子少师兼礼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进拜尚书左丞，时人荣之。

后因朝奏日论事上前，世宗谓曰：“朕观唐史，见太宗行事初甚厉精，晚年与群臣议多饰辞，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过举。朕虽不能比迹圣帝明王，然常思始终如一。今虽年高，敬慎之心无时或怠。”汝霖对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难者，正谓此也。”上以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兴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视事日且加辅导。寻坐

擅支东宫诸皇孙食料，夺官一阶。久之，迁尚书右丞。

是时，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贤材与图致治，而大臣皆依违苟且，无所荐达。一日，世宗召宰臣谓曰："卿等职居辅相，曾无荐举何也？且卿等老矣，殊无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尝言某人可用，然后从而言之。卿等既无所言，必待朕知而后进用，将复有几？"因顾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对曰："臣等苟有所知，岂敢不荐，但无人耳。"上曰："春秋诸国分裂，土地偏小，皆称有贤。今天下之大，岂无人才？但卿等不举而已。今朕自勉，庶几致治。他日子孙谁与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惭色。二十八年，进拜平章政事，兼修国史，封芮国公。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右丞相襄同受顾命。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进封莘。

先是，右丞相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当示信于天下。昔宋主构生日，亦系五月。是时，都在会宁，上国遣使赐礼，不闻有霖潦碍阻之说。今与宋构好日久，遽以暑雨为辞，示以不实。万一雨水逾常，愆期到阙，犹愈更用别日。"参知政事刘玮、御史大夫唐括贡、中丞李晏、刑部尚书兼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亦皆言其不可。帝初从之，既而竟用襄议。时帝在谅阴，初出猎，谏院联章言心丧中未宜。其后冬猎，汝霖谏之。诏答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复何忧。然时异事殊，难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为当矣。"

一日，帝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材耶？"时有司言民间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讼，乞禁之。汝霖谓："王者之法，譬犹江、河，欲使易避而难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无不闻诵。若令私家收之，则人皆晓然不敢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为便。"诏从之。

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许。十二月，卒。时帝猎饶阳，讣闻，敕百官送葬，赙礼加厚，谥曰文襄。

汝霖通敏习事，凡进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为说，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诸陈设物，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帝以多费，意辍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为过侈。将来外国朝会，殿宇壮观，亦国体也。"其后奢用浸广，盖汝霖有以

导之云。

张玄素，字子真，与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辽至节度使。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据辽阳，玄素在其中。斡鲁军至，乃开门出降，特授世袭铜州猛安。天会间，历西上阁门使、客省使、东宫计司。天眷元年，以静江军节度使知涿州，察廉最，进官一阶。皇子魏王道济遥领中京，以玄素为魏王府同提点，寻改镇西军节度使，迁东京路都转运使，改兴平军节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盗起，玄素发民夫增筑城郭，同僚谏止之，不听。未几，寇掠邻郡，皆无备，而兴平独安。世宗即位，玄素来见于东京。玄素在东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尝取在官黄粮，及摭其数事。至是来见，世宗一切不问。玄素与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迁户部尚书，出镇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

玄素厚而刚毅，人畏惮之。往往以片纸署字其上治疟疾，辄愈，人皆异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征，彰信军节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廕补官。正隆二年，中进士第，调沈州乐郊县主簿。玄征妻高氏与世宗母贞懿皇后有属，世宗纳玄征女为次室，是为元妃。张氏生赵王允中。世宗即位于辽阳，汝弼与叔玄素俱往归之，擢应奉翰林文字。

世宗御翠峦阁，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问曰："近日除授，外议何如？宜以实奏，毋少隐也。有不可用者当改之。"衎、汝弼皆无以对。自皇统以来，内藏诸物费用无度，吏夤缘为奸，多亡失。汝弼与宫籍直长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阅实之，以类为籍，作四库以贮之。于是，内藏库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进阶。顷之，兼修起居注，转右司员外郎。母忧去官。起复吏部郎中，累迁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诏徙女直猛安谋克于中都，给以近郊官地，皆□脊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专为己有。上出猎，猛安谋克人前诉所给地不可种艺，诏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之。因命汝弼议其事。请"条约立限，令百姓自陈。过限，许人首告，实者与赏。"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转运使张九思拘籍之。

上问："高丽、夏皆称臣。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对曰："故辽与夏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和，用辽故礼，所以然耳。"汝弼曰："誓书称一遵辽国旧仪，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闻尚书省

除授小官多不称职，召汝弼至香阁谓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尽心。”汝弼对曰：“材薄不足以副圣意耳。”进拜尚书右丞。于是，户部粜官仓粟，汝弼请使暖汤院得籴之。上让曰：“汝欲积阴德邪？何区区如此。”

左丞相徒单克宁得解政务，为枢密使。是日，汝弼亦怀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进左丞，与族弟参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为荣。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许。汝弼曰：“圣旨尝许六十致仕。”上责之曰：“朕尝许至六十者致仕，不许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则可行，否则当言。卿等不言，皆此类也。”久之，坐擅增诸皇孙食料，与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参政张汝霖各削官一阶。上曰：“准法当解职，但示薄责耳。”汝弼在病告，上谓宰相曰：“汝弼久居执政，练习制度，颇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罢为广宁尹，赐通犀带。

汝弼为相，不能正谏。上所欲为，则顺而导之，所不欲为，则微言以观其意。上责之，则婉辞以引过，终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黩货，以计取诸家名园甲第珍玩奇好，士论薄之。二十七年，薨。

汝弼既与永中，甥舅，阴相为党。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觊非望，画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术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诛。事连汝弼，上以事觉在汝弼死后，得免削夺。

耶律安礼，本名纳合，系出遥辇氏。幼孤，事母以孝闻。辽季，间关避难，未尝一日怠温凊。入朝，当路者重其行义，使主帅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从元帅于山西。母丧，不克归葬，主帅怜之，赙礼甚厚。安礼冒大暑，挽柩行千余里，哀毁骨立，行路嗟叹。服除，由行台吏、礼部主事累迁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

天德间，罢行台尚书省，入为工部侍郎，累迁本部尚书。明年冬，为宋国岁元使。被诏鞫治韩王亨狱于广宁。亨无反状，安礼还奏。海陵怒，疑安礼梁王宗弼故吏，乃责安礼曰：“孛迭有三罪。其论阿里出虎有誓券不当死，既引伏。其谓不足进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无之？汝等来奏，欲测我喜怒以为轻重耳。”乃遣安礼再往，与李老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杀亨于狱。海陵犹谓安礼辄杀亨以绝灭事迹，亲戚得以不坐。安礼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

改吏部尚书，护大房山诸陵工作。拜枢密副使，封谭国公，迁尚书

右丞，进封郕国公，转左丞。议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谏伐江南，忤海陵意，罢为南京留守，封温国公。安礼长于吏事，廉谨自将，从帅府再伐宋，宝货人口一无所取。贵为执政，奴婢止数人，皆有契券，时议贤之。薨，年五十六。

纳合椿年，本名乌野。初置女直字，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兒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补尚书省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监察御史。海陵为相，荐为右司员外郎，编定新制。海陵篡立，以为谏议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终身不复饮。改秘书监，修起居注，授世袭猛安，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贞元初，起上京诸猛安于中都、山东等路安置，以劳赐玉带闲厩马。奉迁山陵，还为都点检。赐今名，拜参知政事。海陵谓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难得，复有如卿者乎？"椿年荐大理丞纥石烈娄室。海陵以娄室为右司员外郎。未旬日，海陵谓椿年曰："吾试用娄室，果如卿言。惟贤知贤，信矣。"娄室后赐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时，至左丞相，号贤相焉。

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亲临哭之，追封特进、谭国公，谥忠辩，赙银二千两、彩百端、绢千匹、钱千万。以长子参谋合为定远大将军，袭猛安，次子合答为忠武校尉。及归葬，再赐钱百万，仍给道路费。

椿年有宰相才，好推挽士类，然颇营产业，为子孙虑。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捡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赋贫民种佃。世颇以此讥椿年云。

祁宰，字彦辅，江淮人。宋季以医术补官。王师破汴得之，后隶太医。累迁中奉大夫、太医使。数被赏赉，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将伐宋，宰欲谏，不得见。会元妃有疾，召宰诊视。既入见，即上疏谏，其略言："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间者昼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巳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綦

戩，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戩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戩。召禁中诸司局官至咸德门，谕以杀宰事。

明年，世宗即位于辽东。四年，诏赠资政大夫，复其田宅。章宗即位，诏访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监公史，擢尚药局都监。泰和初，诏定功臣谥，尚书省掾李秉钧上言：“事有宜缓而急，若轻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见故赠资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诛，慕义之士，尽伤厥心。世宗即位，赠之以官，陛下录用其子，甚大惠也。虽武王比干之墓，孔子誉夷、齐之仁，何以异此。而有司拘文，以职非三品不在议谥之例，臣窃疑之。若职至三品方得请谥，当时居高官、食厚禄者，不为无人，皆畏罪渙涊，曾不敢申一喙，画一策，以为社稷计。卒使立名死节之士，顾出于医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谓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礼待之。乞诏有司特赐谥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谥曰忠毅。

赞曰：异哉，海陵之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于朝，动必以礼，然后免于耻。张通古、耶律安礼位不及张浩，进退始终，其贤远矣。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岂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礼位皆大臣，一以婉辞，一以密谏，贤于不谏而已。祁宰一医流，独能极谏，其后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纳合椿年援引善类，有君子风。其死适在宋兵未举之前，然观其好营产殖，亦未必忘身徇国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列传第二十二列传第二十二

○杲本名撒离喝耨碗温敦思忠子乙迭温敦兀带奔睹高桢白彦敬张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孙，泰州婆卢火之族，胡鲁补山之子。雄伟有才略，太祖爱之，常在军中。及婆卢火为泰州都统，宗族皆随迁泰州。撒离喝尝为世祖养子，独得不迁，仍居安出虎水。

宗翰、宗望已再克汴，执宋二主北还。宗望分遣诸将定河北。左都监阇母攻下河间。雄州李成弃城走，撒离喝邀击，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经略山东，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内有贼众，自称元帅秦王。撒离喝击破其众，执而戮之。从平陕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顺军，又降泾原路镇戎军，进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睹讨平河外，降宁洮、安陇二寨，并降下河及乐州。至西宁，尽降其都护官属，于是木波族长等皆迎降。攻庆阳，败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环州来降，得城寨十三，步骑一万。于是，宗弼军败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励宗弼。

睿宗已定陕西，留兵屯冲要，使撒离喝总之。居无何，请收剑外十三州。与宋王彦之军七千人遇于沙会泺，败之，遂克金州。连破吴玠诸军于饶峰关，遂取真符县，取洋州入兴元府。败吴玠兵于固镇，擒其两将。撒葛柷等破宋兵，尽下诸砦及仙人关。天会十四年，为元帅右监军。

天眷三年，宗弼复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陕西。既至凤翔，击走宋军。是时，宋军在京兆西者甚众。诸将以暑雨，欲驻军。且闻宋兵九万会于泾州，都元帅遣河南步卒来会军。撒离喝留诸将屯环庆，独以轻骑取泾州。六月，败宋兵于泾州。宋兵走渭州，拔离速追击，大败之。未几，为右副元帅。皇统三年，封应国公，锡赉甚厚。熙宗出猎，赐具装马二，命射于围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将还军，命宰臣饯之。

海陵升蒲州为河中府，撒离喝为河中尹，左副元帅如故。自陕西入朝，因从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义除之，即位之后，力行善政，后世称贤。陛下以前主失德，大义废绝，力行善政，则如唐太宗矣。"海陵闻其言，色变，撒离喝亦悔其言。既而进封国王，从行官吏皆官赏之。海陵念撒离喝久握兵在外，颇得士心，忌之，以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又恐不奉命，阳尊以殊礼，使系属籍，以玉带玺书赐之。撒离

喝至汴，诏谕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挞不野无使撒离喝预军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辄争之。挞不野诡曰："太师梁王以陕西事属公，以河南事属挞不野，今未尝别奉诏命。陕西之事，挞不野固不敢干涉。"挞不野久在河南，将帅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势孤，争之不得，白于朝。大臣知上旨，报曰："如梁王教。"及诏使至汴，谕旨于挞不野。使还，挞不野独有附奏，撒离喝不得与闻，人皆知海陵使挞不野图之矣。

会海陵欲除辽王斜也子孙及平章政事宗义等，元帅府令史遥设希海陵旨，诬撒离喝父子谋反，并平章宗义、尚书谋里野等。遥设学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诈为契丹小字家书与其子宗安，从左都监奔睹上变。封题作已经开拆者，书纸隐约有白字，作曾经水浸，致字画分明者，称御史大夫宗安于宫门外遗下此书，遥设拾得之。其书略曰："挞不野自来于我不好，凡事常有堤防，应是知得上意。移剌补丞相于我不好，若迟缓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浑每见此书，约定月日，教扫胡令史却写白字书来。"有司鞫问，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书，我剖肌肉藏之，犹恐漏泄，安得于朝门下遗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变。乃置扫胡炉炭上，扫胡不能堪，自诬服。宗安谓扫胡曰："尔苦矣。"宗义被掠笞，不能当，亦自诬服，曰："我辈知不免矣，不早决，徒自苦。"宗安曰："今虽无以自明，九泉之下当有冤对，吾终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厮鲁浑杀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无写书及传书者主名。

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旧尝从撒离喝。特末者，陕西旧将，尝以左副元帅事驰驿赴阙。两人者皆族诛。撒离喝亲属坐是死者二十余人。鲁王斡者孙耶鲁候撒离喝于汴，厮鲁浑执之，耶鲁曰："愿付有司，若法当同坐，虽死不恨。"厮鲁浑亦杀之。其家讼于朝，海陵不问，但赐钱二百万。

奔睹迁元帅左监军，加开府仪同三司。遥设为同知博州事，赐钱三百万，谓之曰："尔无自比老人。老人亲告朕，尔以告有司，设有撒离喝党人在其间，败吾事矣。"老人指萧玉也。萧玉名老人，故云然。遥设在博州数岁，后与萧裕谋反，伏诛。

大定初，诏复撒离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谥庄襄，以郡王品秩官为营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庙廷。

耨碗温敦思忠，本名乙剌补，阿补斯水人。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凡军事当中复而应密者，诸将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诏，还军传致诏辞，虽往复数千言，无少误。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答赞谋往来

专对其间，号闸刺。闸刺者，汉语云行人也。自收国元年正月，辽人遣僧家奴来，使者三往反，议不决。使者赛剌至辽，辽人杀之。辽主自将，至驼门，大败，归，复遣使议和。太祖使胡突衮往，书曰："若不从此，胡突衮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赛剌杀之，惟所欲者。"

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干、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扬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赞谋至辽，见辽人再撰册文，复不尽如本国旨意，欲见辽主自陈，阍者止之。赞谋不顾，直入。阍者相与搏撕，折其信牌。辽人惧，遽遣赞谋归。太祖再遣赞谋如辽。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太祖自将，遂克临潢。

其后伐宋，思忠从宗翰军，封刘豫为齐帝，思忠为传宣使，俄授谋克。从宗弼克和尚原。还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御使。元帅府在陕西者，其官属往往豪压贫民为奴，起遣工匠千人东来，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闻，诏皆还之。为行台尚书左丞。是时，赞谟为行台参知政事，思忠黩货无厌，赞谟鄙之，两人由是交恶。海陵杀左丞相秉德于行台。赞谟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构赞谟。杀之。是岁，思忠入为尚书右丞。俄进平章政事，封郜国公。进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国公。

天德三年，致仕。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礼见，谓思忠曰："卿神气康实，习先朝旧事，舍卿无能知者，当为朕起，共治国政。"对曰："君之命，臣敢不敬从，但恨老病疏谬，无以塞责耳。"遂命思忠乘马从入宫，拜太傅，领三省事，封齐国王。寻拜太师兼劝农使。已而罢中书门下省，不置领三省事。置尚书令，位丞相上。思忠为尚书令，特置散从八人，听随至宫，省奏赐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风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异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阶。惟封思忠广平郡王，赐以玉带。思忠言百官不当封妻，海陵从之。惟封思忠次室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谓太祖旧臣，颇自任，虽海陵遂非拒谏，而思忠尽言无所避。

海陵将伐宋，问诸大臣，皆不敢对。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悦，谓思忠曰："汝勿论可否，但云何时克之。"思忠曰："以十年为期。"海陵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太祖伐辽，犹且数年。今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间暑热湫湿，不堪久居，未能以岁月期也。"海陵怒，顾视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无所畏恐，复曰："老臣历事四朝，

位至公相，苟有补于国家，死亦何憾。”有顷，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尔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读书，可往问之。”思忠曰：“臣昔见太祖取天下，此时岂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问哉！”

海陵既不用思忠言，运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无兵，何以备盗贼？”海陵尽籍丁壮为兵，思忠曰：“山后契丹诸部，恐未可尽起。”皆不听。其后，州郡盗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窝斡果反，期年乃克之。

当是时，海陵伐宋，祁宰谏而死，张浩进言被杖，思忠见疏，孔彦舟画策先取两淮，他无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亲临奠，赙赠加等，赐金螭头车，使者监护，给道路费。

大定十二年，诏复乌林答赞谟官爵，赠特进。上谓宰臣曰：“赞谟忠实刚毅，虽古人无以过。与思忠有隙，遂劝海陵杀之。今思忠子孙皆不肖，亦阴报也。”初，思忠已构杀赞谟，遂纳其妻曹氏，尽取其家财产。章宗即位，赞谟女五十九乞改葬。诏赐葬地于怀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赀付之。

谦，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谓之曰：“省部官受请托，有以室家传达者。官刑不肃，士风颓弊如此，其纠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宫人还家，有称心等数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于检照，不得出宫，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闰二月癸巳夜，遂于十六位放火，延烧太和、神龙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发。十六位宫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实称心等为之。称心等伏诛，赏赐袁六娘六人，放出宫为良。谦意宫殿被火，将复兴工役，劳民伤财，乃上表乞权纾修建。上使张汝弼诏谦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疮痍未复，边事未息，岂遽有营缮也。卿可悉之。”

久之，袭父思忠济州猛安、利涉军节度副使。乌林答钞兀追捕逃军，至猛安中，谦畏其扰，乃醵民财买银赂钞兀。事觉，钞兀抵罪，谦坐夺猛安。遇赦，求叙。上曰：“乙迭无自与赃，使复其所。”

耨碗温敦兀带，太师思忠侄也。天会间，充女直字学生，学问通达，观书史，工为诗。选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转行台右司郎中，入为左司员外郎。累官同知大兴尹，京师盗贼止息，事无留滞。再迁刑部尚书，改定海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改吏部。正隆伐宋。为武定军都总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为北边行军都统。改会

宁尹，都统如故。是时初定窝斡，人心未安，兀带为治宽简，多备御，谨斥候，边郡以宁。改北京留守。以廉察举“兀带所在有能名，无私过”，由是入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当理，咨禀不从，卿以所见奏闻。下位有可用之才，当推荐之。”久之，属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晖往视，遣医治疗。薨，年四十七。上闻悼惜之，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百匹，敕有司致祭。久之，上谓侍臣曰：“故参知政事兀带、刑部尚书彦忠、沧州节度使兀不喝、侍郎敌斡、郎中骨赧皆为人忠直，后进中少有能及之者。朕乐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带辈者乎，卿等为朕举之。”其见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孙，斜斡之子。幼时侍太祖。太祖令数人两两角力。时昂年十五，太祖顾曰：“汝能此乎？”对曰：“有命，敢不勉。”遂连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远左右。”居数日，赐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辽，谓之曰：“汝可擐甲从军矣。”昂遂佩所赐金牌从军。太祖平燕，策功，赐甲第一区。天辅六年，宗翰驻北安州，闻辽主延禧在鸳鸯泺，遣耨碗温敦思忠请于国论勃极烈杲，愿以所部军追之。杲不能决，乃遣昂与思忠诣宗翰议，其事遂定。天会二年，南京叛，军帅阇母遣昂、刘彦宗分兵讨之。

宗望伐宋，承制以为河南诸路兵马都统，称“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与昂以兵三千为前锋。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驰至其北门。时军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纳。昂谕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阇母、挞懒等屯于城之东北隅。虑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轻骑环城巡逻。昂所领止八谋克，遇敌万人，与战，败之，其步军溺死于汴者过半。七年，大军渡江，败宋兵于江上。帅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会稽，若为坚守计，有兵数千列阵于郭东竹苇间。诸将欲击之，昂曰：“此诈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将由他门逸去。”诸将犹豫未决，而宋主果于他门以单舟入海，不获而还。

宗辅定陕西，宗弼经略熙秦，遣昂与撒离喝领兵八千攻取河西郡县。昂等遂取宁洮、安陇二寨。进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乐州，其都护及河州安抚使郭宁偕降。复进取三寨，至西宁州，都护许居简以城降，吐蕃酋长之孙赵钤辖率其所部木波首领五人来降。昂别领军四千往积石军，降其军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钤辖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

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在东平七年，改益都尹，迁东北路招讨使，改崇义军节度使，迁会宁牧。天德初，改安武军节度使，迁元帅右都监，转左监军，授上京路移里闵斡鲁浑河世袭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谋克。昂受亲管谋克，余三谋克让其族兄弟。拜枢密副使，转太子少保，进枢密使、尚书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闻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沈国公。进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国公，累进封莒、卫、齐，兼枢密使，太保如故。

海陵南伐，分诸路军为三十二总管，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府，遂以昂为左领军大都督。海陵筑台于江上，召昂及右领军副大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矣。"蒲卢浑曰："舟小不可济。"海陵怒，诏昂与蒲卢浑明日先济。昂惧，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时之怒耳。"既而至扬州，军变，海陵死。

世宗即位辽阳，昂使人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寝殿小底宗浩与其婿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贺登宝位。大军北还，昂恐宋人蹑其后，即以罢兵移书于宋。二年，入见世宗，深慰劳之。进封汉国公，拜都元帅，太保如故，置元帅府于山东，经略边事。未几，奉迁睿宗皇帝梓宫于山陵，以昂为敕葬使。事毕，还山东。三年，召至京师，以疾薨，年六十四。上为辍朝，亲临奠，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

昂在海陵时，纵饮沉酣，辄数日不醒。海陵闻之，常面戒不令饮。得闲辄饮如故。大定初，还自扬州，妻子为置酒私第，未数行，辄卧不饮。其妻大氏，海陵庶人从母姊也，怪而问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时不以酒自晦，则汝弟杀我久矣。今遇遭明时，正当自爱，是以不饮。"闻者称之。睦于兄弟，尤善施予，其亲族有贫困者，必厚给之。至

于茵帐、衣衾、器皿、仆马之属，常预设于家。即命驾相就，为具，欢乐终日，尽以遗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孙计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尔，何至为子孙奴耶？”君子以为达。

赞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旧臣，当天会、皇统之际，战胜攻取，可谓壮哉。及海陵之世，崎岖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犹与大抃辨争军事，何见几之不早也。乌林答赞谟廉直自奋，思忠挤之于死，自谓固结海陵，坚若金石，岂意执议不合而遽弃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终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构害赞谟，又纳其室而敛其赀，此何异于杀越人于货者乎！阴报不在其身，在其子孙，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将，内不肯与谋，外不肯与战，逼侧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桢，辽阳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辽，官至太师。桢少好学，尝业进士。斡鲁讨高永昌，已下沈州，永昌惧，伪送款以缓师。是时，桢母在沈州，遂来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诚，斡鲁乃进攻。既破永昌，遂以桢同知东京留守事，授猛安。天会六年，迁尚书左仆射，判广宁尹，加太子太傅。在镇八年，政令清肃，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师，提点河北西路钱帛事。天眷初，同签会宁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国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济出守中京，以桢为同判，俄改行台平章政事，为西京留守，封任国公。

是时，奚、□军民皆南徙，谋克别术者因之啸聚为盗。海陵患之，即以桢为中京留守，命乘驿之官，责以平贼之期。贼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桢警夜严肃。有近侍冯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尝夜饮干禁，桢杖之濒死，由是权贵皆震慑。迁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进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

桢久在台，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当路者忌之。荐张忠辅、马讽为中丞，二人皆险诐深刻，欲令以事中桢。正隆例封冀国公，桢因固辞曰：“臣为众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书空独语曰：“某事未决，某事未奏，死有余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赙赠加等。

桢性方严，家居无声伎之奉。虽甚暑，未尝解衣缓带。对妻孥危坐终日，不一谈笑，其简默如此。

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显宗讳，改焉。祖屋仆根。父阿斯，仕辽为率府率。彦敬善骑射，起家为吏，补元帅府令史。伐宋，为钱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选为尚书省令史，除都元帅府知事。招谕诸部，授以金牌，行数千里，有功，超迁兵部郎中。熙宗罢统军司改招讨司，遣彦敬分僚属改牌印，谕诸部隶招讨司。还为本部侍郎，迁大理卿，出为通州防御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诬开府慎思与西北路部族谋叛，彦敬鞫得其实，海陵嘉之。迁签书枢密院事，以便宜措置边防。

正隆六年，调诸路兵伐宋，及调民马，使彦敬主会宁、蒲与、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书，充南征万户，迁枢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等以无功坐诛，以彦敬为北面行营都统，与副统纥石烈志宁以便宜往，赐御服皮袄。行至北京，闻南征诸军逃归者皆奔东京，欲推戴世宗。彦敬与志宁谋，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以图之。

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等九人招彦敬、志宁。彦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杀之。及完颜谋衍将兵攻北京，彦敬使偏将率兵拒于建州之境，而独吉义先归世宗，蒲速赉称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于北京市，购以官赏。彦敬、志宁恐为人图己，遂降。以为曷速馆节度使。不数月，召为御史大夫。

窝斡忄栗帝号。诸军马瘦弱，遣彦敬往西北路招讨司市马，得六千余匹。窝斡败，西走山后。完颜思敬以新马三千备追袭。彦敬屯于夏国两界间。窝斡平，召还为兵部尚书，出为凤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东路兵马总管，寻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张景仁，字寿甫，辽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贞元二年，与翟永固俱试礼部进士，以“尊祖配天”为赋题，忤海陵旨，语在永固传。大定二年，仆散忠义伐宋，景仁掌其文辞。宋人议和，朝廷已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但不肯世称侄国。往复凡七书，然后定，其书皆景仁为之。世宗称其能，尝曰：“今之文章，如张景仁与宋人往复书，指事达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罢兵，入为翰林直学士。七年，迁侍讲。八年，为详读官。宋国书中有“宝邻”字，景仁奏“邻”字太涉平易。上问累年国书有“邻”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书中亦有之，上责问六年详读官刘仲渊，右丞石琚亦请罪曰：“臣尝预六年详读。”上曰：“此有司之过，安得一一责宰臣邪？”诏有司就谕宋臣王瀹，使归告其主，后日国书不得复尔。仲渊时为礼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迁翰林学士兼同修国

史。

久之，上召景仁读陈言文字。上问“事款几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对曰：“二十余事。”复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余皆无谓也。”明日，上召景仁责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观之，中复有不可行者。卿谓无谓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尝使卿分别可否，卿辄专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学士、同修国史如故。转承旨，兼修国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国史。

世宗谓景仁曰：“卿博学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后行之，期为称矣。不能如古之人，众人不独诮卿，亦谓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颇轻脱失言，当以酒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艺而颇率易，不可任台察。景仁被诏，就台中治监察罪，辄以便服视决罚。上闻之，责景仁曰：“朕初用卿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罚及矣！”景仁顿首谢。

未几，诏葬元妃李氏于海王庄。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上曰：“卿劾奏甚当。”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元忠尚豫国公主，怙宠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肃然。是岁，薨。

赞曰：高桢以旧劳为御史大夫，刚明自任，绳治无所避，几不免于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难之。白彦敬不受大定之诏而世宗贤之。向使久在此位，其深谋谠论，必有竦动人者。张景仁儒者之勇，廷论元忠，正矣。

列传第二十三列传第二十三

世宗诸子

○永中永蹈永功子璹永德永成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显宗、赵王孰辇、越王斜鲁。元妃张氏生鄗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郑王允蹈、卫绍王允济、潞王允德。昭仪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升。孰辇、斜鲁皆早卒。

镐王永中，本名实鲁剌，又名万僧。大定元年，封许王。五年，判大兴尹。七年，进封越王。十一年，进封赵王。十三年，拜枢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禄大夫。是岁，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张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宁宫发引。永中以元妃柩先发，使执黄伞者前导。俄顷，皇后柩出磐宁宫，显宗徒跣。少府监张仅言呼执黄伞者，不应。既葬，仅言欲奏其事，显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伞人误耳。"仅言乃止。

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悦，显宗劝之曰："宗正之职，自亲及疏，自近及远，此亲贤之任也。且皇子之贵，岂以官职闲剧为计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显宗居守，并留永中。显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问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谓豫国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继遣此子，兄弟之际相友爱如此也。"

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显宗薨于中都，诏曹王永功视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岁，与章宗及永功等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复为枢密使。是岁，世宗赐诸孙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门日璋，阿思懑曰□，阿离合懑曰□彖。二十七年，□年十五以上，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起复判西京留守，进封汉王，与诸弟各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二千贯、重币三百端、绢二千匹。再赐永中修公廨钱三百万，特加石古乃银青荣禄大夫，阿离合懑奉国上将军。

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军节度使隋王永升奔丧后期，各罚俸一月，杖其长史五十。永中适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颇意诸王有轻慢心，遣使责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须来。"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临。辛卯，始克行烧饭礼。壬

辰，永中及诸王朝辞，赐遗留物，礼遇虽在，而嫌忌自此始矣。

四月，进封并王。三年，判平阳府事，进封镐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为官属，实检制之也。府尉希望风旨，过为苛细。永中自以世宗长子，且老矣，动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郁郁，乃表乞闲居。诏不许。四年，郑王永蹈以谋逆诛。增置诸王司马一员，检察门户出入，球猎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东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谒永中，杖一百，解职。前近侍局副使裴满可孙尝受永中请托，为石古乃求除官，可孙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犹坐免。故尚书右丞张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间画永中母像，奉之甚谨，挟左道为永中求福，希觊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诅祝诛。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发也。

会镐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诏同签大睦亲府事袴、御史中丞孙即康鞫问，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门所撰词曲有不逊语。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诏遣官复按状同。再遣礼部尚书张暐、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复之。上谓宰臣曰："镐王只以语言得罪，与永蹈罪异。"参知政事马琪曰："永中与永蹈罪状虽异，人臣无将，则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辄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诏以永中罪状宣示百官杂议，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对便殿。皆曰："请论如律。"惟宫籍监丞卢利用乞贷其死。诏赐永中死，神徒门、阿离合懑等皆弃市。敕有司用国公礼收葬永中，平阳府监护，官给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诏复永中王爵，赐谥曰厉。敕石古乃于威州择地，以礼改葬，岁时祭奠。贞祐二年，诏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郑州安置。

贞祐三年，太康县人刘全尝为盗，亡入卫真界，诡称爱王。所谓爱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实未尝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刘全欲为乱，因假托以惑众，诱王氏女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东平人李宁居嵩山，有妖术。全同县人时温称宁可论大事，乃使范元书伪号召之。宁至，推为国师，议僭立。事觉，全、温、宁皆伏诛。

贞祐四年，潼关破，徙永中子孙于南京。兴定二年，亳州谯县人孙学究私造妖言云："爱王终当奋发，今匿迹民间，自号刘二。"卫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为诚然。有刘二者出而当之，遣欧荣辈结构逆党，市兵仗，大署旌旗，谋忄栗立。事觉，诛死者五十二人，缘坐者六十余人。永中子孙禁锢，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几四十年。天兴初，诏弛禁锢。未几，南京亦不守云。

郑王永蹈，本名银术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进封徐王。二十五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六年，为大兴尹。章宗即位，判彰德军节度使，进封卫王。明昌二年，徙封郑王。三年，改判定武军。

初，崔温、郭谏、马太初与永蹈家奴毕庆寿私说讖记灾祥，毕庆寿以告永蹈："郭谏颇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谏相已及妻子。谏说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贵。"又曰："大王，元妃长子，不与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马太初论讖记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灾，属兔命者来年春当收兵得位。"郭谏曰："昨见赤气犯紫微，白虹贯月，皆注丑后寅前兵戈忄栗乱事。"永蹈深信其说，乃阴结内侍郑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温为谋主，郭谏、马太初往来游说。河南统军使仆散揆尚永蹈妹韩国公主，永蹈谋取河南军以为助，与妹泽国公主长乐谋，使驸马都尉蒲剌睹致书于揆，且先请婚，以观其意。揆拒不许结婚，使者不敢复言不轨事。永蹈家奴董寿谏永蹈，不听。董寿以语同辈奴千家奴，上变。是时，永蹈在京师，诏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参知政事胥持国、户部尚书杨伯通、知大兴府事尼庞古鉴鞫问，连引甚众，久不能决。上怒，召守贞等问状。右丞相夹谷清臣奏曰："事贵速绝，以安人心。"于是，赐永蹈及妃卞玉，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长乐自尽。蒲剌睹、崔温、郭谏、马太初等皆伏诛。仆散揆虽不闻问，犹坐除名。董寿免死，隶监籍。千家奴赏钱二千贯，特迁五官杂班叙使。自是诸王制限防禁密矣。

泰和七年，诏复王封，备礼改葬，赐谥曰剌，以卫王永济子按辰为永蹈后，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广孙，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绝人，涉书史，好法书名画。大定四年，封郑王。七年，进封隋王。十一年，进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书。上曰："侍郎张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学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袭猛安。十八年，改大兴尹。

世宗幸金莲川，始出中都，亲军二苍头纵马食民田，诏永功："苍头各杖一百。弹压百户二人失觉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亲军人止一苍头、两弹压服勤，为日久矣。臣昧死违诏，量决苍头，使弹压待罪，可使偿其田直，惟陛下怜察。"上皆从之。

老妪与男妇憩道傍，妇与所私相从亡去，或告妪曰："向见年少妇人自水边小径去矣。"妪告伍长踪迹之。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

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问尸安在？诡曰：“弃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获一尸，已半腐。县吏以为是男子真杀若妇矣，即具狱上。永功疑之曰：“妇死几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顷之，妪得其妇于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杀人就狱，其拷掠足以称杀牛之科矣。”遂释之而去。武清黄氏、望云王氏豪猾不逞，永功发其罪，畿内肃然。

二十三年，判东京留守。是月，改河间尹。阅月，改北京留守。居无何，上谓宰臣曰：“朕闻永功到北京为政无良，虽朕子，万一败露，法可废乎。朕已戒敕永功，卿等可谕其长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东京留守。世宗幸上京，过东京，永功从。明年，上还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诏永功护丧事，寻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开府仪同三司。赵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

应州僧与永功有旧，将诉事于彰国军节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书与胡剌为地。胡剌得书，奏之。上谓宰臣曰：“永功以书嘱事胡剌，此虽细微，不可不惩也。凡人小过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惩，庶几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无私，臣下敢不敬畏。”于是永功解职。未几，复判大宗正事。

章宗即位，除判平阳府事，进封冀王。永功之官，随引医人沈思存过制限，当解职。上曰：“朕知此事，当痛断监奴及治府掾长史管辖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阳治中高德裔失觉察，笞四十。于是永功改判济南府。诏永功曰：“所坐虽细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释矣，后毋复然。济南先帝旧治，风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东西路把鲁古世袭猛安。二年，判广宁府事，进封鲁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进封郢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复判平阳府事。大安元年，进封谯王，判中山府事。明年，进封越王。

宣宗即位，免常参。明年，从迁汴京。久之，诏永功每月朔一朝。兴定四年，诏永功无朝。五年，有疾，赐御药。疾革，赐尚医诊视，一日五遣使候问。是岁，薨。上哭之恸，谥曰忠简。

子福孙、寿孙、粘没曷。大定二十六年，诏赐福孙名璐，寿孙名璹，粘没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国上将军。章宗即位，加银青荣禄大夫，封萧国公。初为兴陵崇妃养子，常居京师，奉朝请。泰和五年，卒。章宗辍朝，百官进名奉慰。

璹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实，一字子瑜。资质简重，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国上将军。明昌初，加银青荣禄大夫。卫绍王时，加开府仪同三司。贞佑中，封胙国公。正大初，进封密国公。

璹奉朝请四十年，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奔走，璹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

天兴初，璹已卧疾，论及时事，叹曰："兵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颜氏一族归吾国中，使女直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是时，曹王出质，璹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璹奏曰："闻讹可欲出议和。讹可年幼，不苦谙练，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以疾薨。年六十一。

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第五子守禧，字庆之，风神秀彻，璹特钟爱，尝曰："平日所蓄书画将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讹出。大定二十五年，与章宗及诸兄俱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书监。二十九年，进判秘书监，进封沈王。明昌元年，授山东东路把鲁古必剌猛安。二年，进封豳王。五年，迁劝农使。承安二年，进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劝农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进酒后期，有诏勿问。卫绍王时，累迁太子太师。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迁判大睦亲府事。子斡论，赐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鹤野，又曰娄室。母昭仪梁氏。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世宗尤爱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永成师事之。十一年，进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书监。明年，授世袭山东东路把鲁古猛安，判大睦亲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霭哥蛮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

武军节度使事，寻改判广宁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书，进开府仪同三司，为御史大夫。

章宗即位，起复，进封吴，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东西路盆买必剌猛安。明年，进封兖。坐率军民围猎，解职，奉表谢罪。上赐手诏曰："卿亲实肺腑，夙著忠纯，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洎冲人之继统，愈明忠赤之心，艰难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简在，毫楮莫穷，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维城之任。自典藩服，岁月荐更，蕞尔赵邦，知骥足之难展，眇哉镇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驿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国宪。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虽欲遂于私恩，竟莫违于公议，解卿前职，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亲，岂千里而能间。以此退闲之小诫，欲成终始之洪恩。《经》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是以知节慎者修身之本，骄矜者败德之源。朕每自励，今以戒卿。昔东平乐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忧疑之悔。前人所行，可为龟鉴。卿兼资文武，多艺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业日新，无虑牵复之晚。朕素不工词翰，临文草草，直写所怀，冀不以辞害意也。"未几，授沁南军节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诞日，亲为诗以赐，有"美誉自应辉玉牒，忠诚不待启金滕"之语，当世荣之。

七年，改判平阳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进封豫。明年冬，进马八十疋，以资守御之备。上赐诏奖谕曰："卿夙有隽望，时惟茂亲，通达古今，砥砺忠义。方分忧于外服，来输骏于上闲，欲助边防，以增武备。惟尽心于体国，乃因物以见诚。载念恳勤，良深嘉奖。"五年，再任。俄召还，以疾不能入见。上亲幸其第临视。泰和四年，薨。讣闻，上为之震悼，赙赠甚厚，谥曰忠献。

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切磋，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自号曰"乐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鹤寿。大定十一年，封徐王，进封虞王。二十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书，授山东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军节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卫绍王即位，徙今封。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诏宫中听扶杖。寻薨。既殡，烧饭，上亲临奠。

赞曰：世宗保全宗室，无所不至，虽矫海陵之失，亦由天资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盖有不可诘者。章宗无后，则厥报不爽矣。

列传第二十四列传第二十四

○李石子献可完颜福寿独吉义乌延蒲离黑乌延蒲辖奴乌延查剌李师雄尼庞古钞兀孛术鲁定方夹谷胡剌蒲察斡论夹谷查剌

李石，字子坚，辽阳人，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他物称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雏讹只，桂州观察使，高永昌据东京，率众攻之，不胜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识过人。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睿宗为右副元帅，引置军中，属之宗弼。八年，除礼宾副使，转洛苑副使。天眷元年，置行台省于汴，石为汴京都巡检使，历大名少尹、汴京马军副都指挥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营建燕京宫室，石护役皇城端门。海陵迁都燕京，石随例入见。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谓世宗也。未几，除兴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颇歉前日之言，秩满，托疾还乡里。世宗留守东京，御契丹括里，石留东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动静，知军李蒲速越知存福谋，以告世宗，石因劝世宗先除存福，然后举事，世宗从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为户部尚书。无何，拜参知政事。

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惟陛下无牵于众惑。"上意遂决，即日启行。世宗纳石女后宫，生郑王永蹈、卫绍王永济，是为元妃李氏。

三年，户部尚书梁钅求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伪相杂，请一切停罢。"石买革去旧贴，下仓支粟，仓司不敢违，以新粟与之。上闻其事，以问梁钅求。梁钅求对不以实。上命尚书左丞翟永固鞫之。梁钅求削官四阶，降知火山军，石罢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国公。

六年，上幸西京，石与少詹事乌古论三合守卫中都宫阙。诏曰："京师巡御，不可不严。近都猛安内选士二千人巡警，仍给口豢刍粟。"谓宰臣曰："府库钱币非徒聚货也，若军士贫弱，百姓困乏，所费虽多，岂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问起居。上以使传频烦，命二十日一进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师，御史大夫如故。赐第一区。

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赃滥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问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耳。"闻者悚然。一日，上谓石曰："御史分别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尝举善也，宜令监察分路刺举善恶以闻。"

石司宪既久，年浸高。御史台奏，事有在制前断定，乞依新条改断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岂可改也。"上御香阁，召中丞移剌道谓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尽心。向所奏事甚不当，岂涉于私乎？"他日，又谓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恶邪正，无语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举一二善事，亦不负此职也。"十年，进拜太尉、尚书令。诏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领尚书事。军国大事，涉于利害，识其可否，细事不烦卿也。"进封平原郡王。

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怿。世宗察之，谓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当共议可否。在上位者所见有不可，顺而从之，在下位者所见虽当，则遽不从乎？岂可以与己相违而蓄怒哉。如此则下位者谁敢复言？"石对曰："不敢。"上曰："朕欲于京府节镇运司长佐三员内任文臣一员，尚未得人。"石奏曰："资考未至，不敢拟。"上曰："近观节度转运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时，省令史不用进士，故少尹节度转运副使中乏人。大定以来，用进士，亦颇有人矣，节度转运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闻，朕将用之。朝官不历外任，无以见其才，外官不历随朝，无以进其才，中外更试，庶可得人。"他日，上复问曰："外任五品职事多阙，何也？"石对曰："资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对不称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进封广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辍朝临吊，哭之恸，赙钱万贯，官给葬事。少府监张仅言监护，亲王、宰相以下郊送，谥襄简。

石以勋戚，久处腹心之寄，内廷献替，外罕得闻。观其劾奏徒单子温退答宰臣之问，气岸宜有不能堪者。时论得失半之，亦岂以是耶？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曰："国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贫。"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复何忧。"及中年，以冒粟见斥，众讥贪鄙，如出二人。史又称其未贵，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以事见石，惶恐。石曰："吾岂念旧恶者。"待之弥厚。能为长者言如是，又与他日气岸迥殊。

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有司谓兵为国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轻孰重？国家所恃以立者，纪纲耳，纪纲

不明，故下敢轻冒。惟当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无争，是为长久之术。”趣有司按问，自是军民之争遂息。北京民曹贵谋反，大理议廷中，谓贵等阴谋久不能发，在法“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论斩。石是之。又议从坐，久不能决。石曰：“罪疑惟轻。”入，详奏其状，上从之，缘坐皆免死。北鄙岁警，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以御之。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议遂寝。是皆足称云。

世宗在位几三十年，尚书令凡四人：张浩以旧官，完颜守道以功，徒单克宁以顾命，石以定策，他无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子献可、逵可。

献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进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孙举进士，甚盛事也。”累官户部员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为大兴少尹，迁户部侍郎，累迁山东提刑使。卒。卫绍王即位，以元舅赠特进，追封道国公。子道安，擢符宝郎。

完颜福寿，曷速馆人也。父合住，国初来归，授猛安。天眷二年，福寿袭父合住职，授定远大将军，累加金吾卫上将军。海陵省并猛安谋克，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寿领娄室、台答蔼二猛安由山东道进至泰安。既受甲，福寿乃诱将校北还，而高忠建、卢万家奴等亦各率众万余俱归东京，欲共立世宗。至辽口，世宗遣徒单思忠、府吏张谋鲁瓦等来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数骑驰入军中，见福寿等问曰：“将军何为至此？”福寿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国公乃太祖皇帝亲孙，我辈欲推戴为主，以此来耳。”诸军皆东向拜，呼万岁。为书以授思忠。于是督诸军渡辽水，径至东京城下，即谕军士擐甲入卫宫城，杀高存福等。明日，与诸将及东京吏民从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完颜谋衍劝进。世宗即位，以福寿为元帅右监军，赐以银币御马。

初，谋衍之至也，大会诸军，以福寿之军居左，高忠建军居右。忠建曰：“何以我军为右军？”谋衍曰：“树置在我，尔曷敢言！”福寿曰：“始建大事，左右军高下何足争也。”遂让忠建为左军。世宗闻而贤之。未几，从完颜谋衍讨白彦敬、纥石烈志宁于北京。是冬，上闻临潢尹兼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与窝斡战不利，命福寿将兵进讨。已败贼，俘获生口万计。世宗以纥石烈志宁代之，召还，授兴平军节度使，复其世袭猛安，寻领济州路诸军事。大定三年，卒。

独吉义，本名鹘鲁补，曷速馆人也。徙居辽阳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剌。改国二年，曷速馆来附，秘剌领户三百，遂为谋克。秘剌长子照屋，次子忽史与义同母。秘剌死，忽史欲承谋克。义曰："长兄虽异母，不可夺也。"忽史乃以谋克归照屋，人咸义之。义以质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为管勾御前文字。天会十五年，擢右监门卫大将军，除宁化州刺史。察廉，迁迭剌部族节度使、复州防御使，改卓鲁部族节度使、河南路统军都监，为武胜军节度使。边郡妄称寇至，统军司徙居民于汴，义独不听，日与官属击球游宴。统军司使人责之，义曰："太师梁王南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复，彼岂敢先发？此城中有榷场，若自动，彼将谓我无人。"既而果无事，统军谢之，请以沿边唐州等处诸军猛安皆隶于义。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节度使，为彰化军，改利涉军节度使。是时，海陵伐宋，诸军往往逃归，而世宗在东京得众心。都统白彦敬自北京使人阴结义，欲与共图世宗。顷之，世宗即位，义即日来归，具陈所以与彦敬密谋者。世宗嘉其不欺，以为参知政事。

上谓义曰："正隆率诸道兵伐宋，若反ＩＭ北指，则计将安出？"义曰："正隆多行无道，杀其嫡母，阻兵虐众，必将自毙。陛下太祖之孙，即位此其时也。"上曰："卿何以知之？"义曰："陛下此举若太早，则正隆未渡淮，太迟则窝斡必太炽。今正隆已渡淮，窝斡未至太盛，将士在南，家属皆在此，惟早幸中都为便。"上嘉纳之。次榛子岭，世宗闻海陵死于军中，谓义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罢为益都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赐金五十两、银五百两。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

子和尚，大定初，除应奉翰林文字，佩金牌。陀满讹里也子撒曷辇充护卫，司吏王得兒加保义校尉，皆佩银牌。持诏书宣谕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谕太傅张浩。中道闻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贺，乃止。和尚为奉使，擅废置州县官，辄行杀戮，诏尚书省鞫治之。十九年，诏以义孙引寿为斜鲁答阿世袭谋克。义性辩给，善谈论，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赞曰：章宗尝问群臣："世宗初起东京，大臣为谁？"完颜守贞对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叹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颜谋衍部署诸军，高忠建争长，完颜福寿让忠建而己下之，其功多矣。当是时，独吉义最先至，诸将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乌延蒲离黑，速频路哲特猛安人，改属合懒路。祖思列，预平乌春、窝谋罕之乱，及伐辽、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赠银青光禄大夫。

父国也，袭猛安。蒲离黑从太祖伐辽，勇闻军中。天眷三年，袭猛安，授宁远大将军，累官武宁军节度使，迁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军都总管。军还，为顺义军节度使。徒单合喜定秦、陇，蒲离黑统完颜习尼列、颜盏门都兵救德顺州，改延安、平凉尹。致仕，封任国公。大定十九年卒。

乌延蒲辖奴，速频路星显河人也，后改隶曷懒路。父忽撒浑，天辅初，追授猛安，亲管谋克。蒲辖奴身长有力，多智略，袭其父猛安谋克，阶宁远大将军。天德二年，授陈州防御使。贞元元年，改昌武军节度使，以善绥抚，再任。海陵南征，改归德尹，为神策军都总管。当屯济州，比至山东，盗已据其城。蒲辖奴领十余骑往觇之，忽为其众所围。乃与军士皆下马，立而射之，杀百余人。贼众败走，迤逦袭之，至暮而还。明日，攻破其城，号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获安。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为庆阳尹。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奏宋军十万余据险阻，剽掠郡邑，请益师。诏益兵七千，与旧兵合为二万。遣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领其军以往。卒于军，年六十一。子查剌。

乌延查剌，银青光禄大夫蒲辖奴子也。力兼数人，勇果无敌。正隆六年伐宋，诸猛安谋克兵皆行，州县无备。契丹括里陷韩州，围信州，远近震骇。查剌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还信州，与战败之。已而贼复整兵环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压之，杀贼甚众，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两大铁简，简重数十斤，人号为“铁简万户”。追及括里于韩州东八里许，贼方就平野为阵，查剌身率锐士，以铁简左右挥击之。无不僵仆。贼不能成列，乃易马督军复击之。贼众大败，遂走，东京、咸平、隆州民复帖然。

世宗即位，查剌谒见，充护卫，为骁骑副都指挥使，领万户。击窝斡，战于花道。大军未集，查剌在左翼，领六百骑与贼战，杀贼三千余人。宗亨、蒲察世杰七谋克战不利，世杰走查剌军，贼合围攻之。查剌圜拒而战，宗叙军来援，贼乃引去。西过袅岭，追及于陷泉。贼先犯右翼，查剌迎击之，贼退走。窝斡募人刺之，伪护卫阿不沙身长有力，奋大刀自后斫查剌，查剌回顾，以简背击阿不沙，折其右臂。与纥石烈志宁军合击，贼遂大败。

窝斡平，以为宿直将军，赐银三百两、重彩二十端。丁父忧，以本官起复，袭其父猛安，除蔡州防御使，改宿州，迁昌武军节度使，徙镇邠州。为贺宋岁元使，射淮上柳树，矢入其树饮羽。宋人素闻其名，甚异之。改凤翔尹，入为右副点检，出为兴中尹，改婆速路总管。高丽惮

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路者，望见而跪之。二十五年，为兴平军节度使，卒官。

查剌贞悫寡言，平居极和易，及临战奋勇，见者无不辟易，虽重围万众，出入若无人之境云。

李师雄，字伯威，雁门人也。有材力，喜谈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师雄。宋宣和中以骑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师至大名，师雄与府僚出降，摄本路兵马都监。齐国建，以为大总管府先锋都统制，知淄州。齐废，为汴京马军都虞候，历知宁海军、曹州刺史。皇统二年，为武胜军节度使。正隆末，为河州防御使。宋将吴璘军攻秦、陇，会师雄以事就逮临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谋欲出降，师雄止之。宋将权仪鞭马方上浮桥，师雄射之，坠于桥下，遂擒权仪，宋师退。后从元帅左监军徒单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几，以疾归汴，卒。

尼庞古钞兀，曷速馆人。初为大抃扎也，补元帅府通事。宋将韩世忠率军数万围邳州，钞兀将轻骑数百与侦人数辈间道往救之，败敌兵六千。翌日，宋兵复围下邳，钞兀复败之。宋人攻济州，夺战舰略尽。是时，钞兀往宿州，分蒲鲁虎军，还至大河，与敌遇，力战败之，尽复战舰。王师复河南，宋别将由胡陵夜袭孛堇布辉营，士卒尽没。钞兀从东平总管并力战，却之。元帅府赏以银币。钞兀勇敢，善伺敌虚实，以此屡捷。帅府承制加忠显校尉，为蕃部秃里，赐钱万贯、币帛三百匹、衣一袭、马二匹。将之官，河间尹大抃白于元帅，请留钞兀以给边事，许之。复赐钱万贯、银二百五十两、重彩三百端、马三匹。录功，授庆阳少尹。

海陵将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谕之曰："汝久在边陲，屡立战功。昨遣枢密使仆散忽土、留守石抹怀忠等讨契丹，师久无功，已置诸法。今命汝与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进讨。"因赐具装厩马四疋。钞兀与彦敬等至北京，未能进。会世宗即位辽阳，钞兀迎谒，迁辅国上将军，与都统吾札忽、副统浑坦讨窝斡。钞兀行至窊历，与窝斡遇，左军小却，钞兀挺枪驰入其阵，手杀二十余人，贼乃退。元帅仆散忠义自花道追之，钞兀以前锋追及于陷泉，遂大败之。事平，迁西北路招讨使，改东北路。

钞兀与完颜思敬有隙，思敬为北京留守，奉诏至招讨司，钞兀不出饯。世宗闻之，遣使切责之曰："卿本大抃扎也，起身细微。受国厚恩，累历重任，乃以私憾，不饯诏使。当内省自讼，后勿复尔。朕不能再三

曲恕汝也。”既而思敬为平章政事，东北路招讨使钞兀以私取诸部进马，事觉被逮，将赴京师。钞兀为人尚气，次海滨县，慨然曰：“吾岂能为思敬辱哉！”遂缢而死。十九年，诏以钞兀旧功，授其子和尚世袭布辉猛安徒胡眼谋克。

孛术鲁定方，本名阿海，内吉河人也。材勇绝伦。海陵素闻其名。天德初，召授武义将军，充护卫。数月，转十人长，迁宿直将军，赐予甚厚。寻为殿前右卫将军，又三月，擢殿前右副点检，世袭猛安，改左副点检。出为河南尹，改彰德军节度使。海陵南伐，定方为神勇军都总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统军使宗尹遣定方将兵四千往取之。汝州东南及北面皆山林险阻，不可以骑军战。是时，宋兵由鸦路出没，定方至襄城，得敌虚实，遂牒谕汝州属县曰：“我率许州戍兵十二万径取汝州，尔等可备粮草二十万，使人扬言欲据要路绝宋兵往来。”既而定方引兵趋鸦路，宋人闻之，果弃城遁去。定方至鲁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轻骑二百追至布裤叉，击败之，遂复汝州。授凤翔尹。宋人阻边，以本职行河南道军马副统，率步骑六万，将由寿州进军，次亳州。宋李世辅陷宿州，定方从左副元帅志宁战于城下。时天大暑，定方督战，驰突敌阵中，出入数四，渴甚，因出阵下马取水，为人所害，年四十四。上闻而闵之，诏有司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赠金紫光禄大夫。

夹谷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帅挞懒帐下，有战功，授武德将军，袭其父谋克。正隆末，山东盗起，胡剌为行军猛安讨贼，遇贼千五百人于徐州南，败之。山东路统军司选诸军八百人作十谋克，胡剌将之，与骁骑军皆隶点检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骑兵三百二十往扬州，败宋兵千五百人于宣化镇。仆散忠义伐宋，胡剌领万户由泗州进战，遇敌于宿州，殁于阵，赠镇国上将军。

蒲察斡论，上京益速河人，徙临潢。祖忽土华，父马孙，俱赠金紫光禄大夫。斡论刚毅有技能。天辅初，以功臣子充护卫，迁左卫将军、定武军节度使，召为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授世袭临潢府路曷吕斜鲁猛安，改东平尹，赐钱千万，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为右领军都监。大定二年，仍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统军使。宋以万人据寿安县，嵩州刺史石抹突剌、押军万户徒单赛补以骑兵三百巡逻，遇于县东，请师于斡论。斡论使猛安完颜鹘沙虎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当，走入县城。突剌进逼之，宋人弃城去，追及于铁索口，复大败之，遂复寿安。改北京留守、大定尹，卒官。

夹谷查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剌速，国初授世袭曷懒兀主猛

安、曷懒路总管。父谢奴，官至工部尚书。查剌状貌魁伟，善女直、契丹书。天德初，以功臣子充护卫。二年，授武义将军。未几，擢符宝郎，凡再考，出为泺州刺史，改知平定军事。海陵南征，为武威军副都总管。军还，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迁同知京兆尹。时彰化军节度使宗室璋等与宋将吴璘相拒于德顺州，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遣查剌与诸将议破敌策。璋等议曰："我兵虽屡胜，而敌兵不退者，知我军少故也。须都监亲至，方可破敌。"于是合喜领兵四万至，遂下德顺州。入为殿前右卫将军，袭父猛安，改左卫将军，迁右副点检。有疾，丞相良弼视之，谓所亲曰："此人国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尝往焉。"九年，出为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乃赐金带。到官，治有勤绩，边境以安。其断狱公平，道不拾遗。迁临潢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讨使。上遣使宣谕曰："今诸部初附，命汝抚绥，当使治声达于朕听。"大定十二年卒。

查剌性忠实，内明敏，每论大事，超越伦辈。太师勖尝曰："查剌不学而知，方之古人，如此者鲜矣。"

赞曰：陷泉之捷，震电烨烨。符离之克，我势攸赫。陇、坻扌雹扌暴，淮、漍钩鈲，成矣。故列叙诸将之功焉。

列传第二十五列传第二十五

○纥石烈志宁仆散忠义徒单合喜

纥石烈志宁，本名撒曷辇，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韩赤以来，与国家世为甥舅。父撒八，海陵时赐名怀忠，为泰州路颜河世袭谋克，转猛安，尝为东平尹、开远军节度使。志宁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县主，宗弼于诸婿中最爱之。皇统间，为护卫。海陵以为右宣徽使，出为汾阳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改左宣徽使、都点检，迁枢密副使，开封尹。

契丹撒八反，枢密使仆散忽土、北京留守萧赜、西京留守萧怀忠皆以征讨无功，坐诛。于是，志宁为北面副统，与都统白彦敬，以北京、临潢、泰州三路军讨之。志宁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彦敬、志宁闻世宗有异志，乃阴结会宁尹完颜蒲速赉、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将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补来招，彦敬、志宁杀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颜谋衍来伐，众不肯战，乃与彦敬俱降。世宗问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绝，朕以太祖之孙即大位。汝杀我使者，又不能为正隆死节，恐为人所图，然后来降。朕今杀汝等，将何辞？"彦敬未有以对，志宁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当万死。"上曰："汝辈初心亦可谓忠于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节。"

世宗使扎八招窝斡，扎八乃劝之，遂称帝。世宗使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征之，志宁以临海节度使，都统右翼军。窝斡败于长泺，西走，志宁追及于霿{□松}河。贼已先渡，依岸为阵，毁桥岸以为阻。志宁与贼夹河，为疑兵，与万户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于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绝，其中泥泞，乃束柳填藉，士卒毕济。行数里，得平地，将士方食，贼奄至。贼据南冈，三驰下志宁阵。阵坚，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势驰击。志宁步军继至，转战十余合，火益炽，风烟突人，不可当。会雨作，风烟乃熄，遂奋击，大破之。于是，元帅谋衍、右监军福寿不急击贼，久无功，右丞仆散忠义请自讨贼，而志宁击贼有功，上以忠义代谋衍，志宁代福寿，封定国公，使蒲察通至军中宣谕之。贼略懿州界，陷灵山、同昌、惠和三县，睥睨北京。会土河水涨，贼不得渡，乃西趋三韩县。志宁方追蹑之，元帅忠义与贼遇于花道，军颇失利。贼见志宁踵其后，不敢乘胜，遂西走。是时，大军马瘦弱，不堪追袭，诸将欲止军勿追。志宁获贼候人，知贼自选精锐，与

老小辎重分道，期山后会集，可击其辎重。忠义以为然，遂过移马岭，进及袅岭西陷泉。贼见左翼据南冈为阵，不敢犯。右翼万户乌延查剌击贼少却，志宁与夹谷清臣等击之，贼众大败，涉水走。窝斡母徐辇举营由落括冈西去，志宁追及之，尽获其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窝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宁复败之。贼过浑岭，入于奚中。志宁获贼将稍合住，释弗杀，许以官赏，纵之归，约以捕窝斡自效。稍合住既去，见窝斡，秘不言见获事，乃反间奚人于窝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贰志，不可不察。"当是时，窝斡屡败，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与贼帅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监完颜思敬降。志宁与万户清臣，宗宁、速哥等，追捕余党至燕子城，尽得所畜善马，因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既平，入朝，为左副元帅，赐以玉带。

经略宋事，驻军睢阳，都元帅忠义居南京，节制诸军。宋将黄观察据蔡州，杨思据颍昌。志宁使完颜王祥复取蔡州，黄观察遁去。完颜襄攻颍州，拔之，获杨思。乃移牒宋枢密使张浚，使依皇统以来旧式，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之。"是时，宋得窝斡党人括里、扎八，用其谋攻灵璧、虹县，都统奚挞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谋曰："北人恃骑射，战胜攻取。今夏月久雨，胶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辅与之来攻宿州。归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万户温迪罕速可、裴满娄室，不守约束，不肯坚壁俟大军，辄出与战，由是军败，城陷。剌撒尝遣人入宋界贸易，交通李世辅，受其赂遗，久之，事觉，伏诛。谋克赛一坐故知不举，除名。挞不也母斡里懒，缘坐当死，上曰："挞不也背国弃母，杀之何益？朕闵其老。"遂原其死。诏撒速、剌撒、速可、娄室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职。世辅自以为得志，日与括里、扎八置酒高会。志宁以精兵万人，发自睢阳，趋宿州。中使来督军，志宁附奏曰："此役不烦圣虑，臣但恐世辅遁去耳。"世辅闻志宁军止万人，甚易之，曰："当令十人执一人也。"括里等问候人所见上将旗帜，知是志宁，谓世辅曰："此撒合辇监军也，军至万人，慎毋轻之。"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宁将至宿州，乃令从军尽执旗帜，驻州西为疑兵，三猛安兵驻州南。志宁自以大军驻州东南，厄其归路。世辅望见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谓大军在州西，而谓东南兵少不足虑，先击之。以步骑数万，皆执盾，背城为阵，外以行马捍之。使别将将兵三千，出自东门，欲自阵后攻志宁军，万户蒲查击败之。右翼万户夹谷清臣为前行，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军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尽按败将，将斩之，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城中虚实。明日，世辅悉兵出战，骑兵居前，志宁使夹谷清臣当之。世辅别将以五六千骑

为一队，与清臣遇，清臣踵击之，宋将不能反旆。志宁麾诸军力战，世辅复大败，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争城门而入。门填塞，人人自阻，遂缘城而上。我军自濠外射之，往往堕死于隍间。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世辅乘夜脱走。明日，夹谷清臣、张师忠追及世辅，斩首四千余，赴水死者不可胜计，获甲三万，他兵仗甚众。上以御服金线袍、玉吐鹘、宾铁佩刀，使移剌道就军中赐之。凡有功将士，猛安、谋克并如陕西迁赏，蒲辇进官三阶、重彩三端、绢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赐钱十贯。诏志宁曰："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居最，今复破大敌，朕甚嘉之。"

宋人议和不能决，都元帅仆散忠义移军泰和，志宁移军临涣，遂渡淮，徒单克宁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乃决意请和。使者六七往反，议遂定，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二十万两、匹。魏杞奉誓书入见，复通好。志宁还军睢阳，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带赐之。诏曰："灵璧、虹县、宿州兵士死者，朕实闵焉。宜归葬乡里，官为赍送，人赙钱三十贯。"凤翔尹孛术鲁定方以下猛安谋克，官为致祭。定方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猛安三百贯，谋克二百贯，蒲里衍一百贯，权猛安二百贯，权谋克一百五十贯，权蒲里衍七十贯。

五年三月，忠义朝京师，志宁驻军南京。五月，志宁召至京师，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帅如故。志宁复还军，赐玉束带，上曰："卿壮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虽定，日月尚浅，须卿一往规画。"六年二月，志宁还京师，拜枢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志宁奉觞上寿，上悦，顾谓太子曰："天下无事，吾父子今日相乐，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饮志宁，即以玉杓及黄金五百两赐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宁子诸神奴，八年十月，进币，宴百官于庆和殿。皇女以妇礼谒见，志宁夫妇坐而受之，欢饮终日，夜久乃罢。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还，遣使者迎劳，赐以弓矢、玉吐鹘。入见，上慰劳良久。是日，封广平郡王，复遣使就第慰劳之。皇太子生日，宴群臣于东宫，以玉带赐志宁，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赐卿。"郊祀覃恩，从征护卫，皆有赐，进封金源郡王。

十二年，志宁有疾，中使看问，日三四辈。疾亟，赐金丹三十粒，诏曰："此丹未尝以赐人也。"使者至，志宁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岁，薨。上辍朝，临其丧，行哭而入，哀动左右。将葬，上致祭，见陈甲柩前，复恸哭之。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葬事祠堂，皆从官给，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

志宁妻永安县主妒甚，尝杀孕妾，及志宁薨后，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谕永安县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旧臣，惟秦、宋二王功大，余不及也。今养其孽子，当如亲子视之。"二十二年，上问宰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孰愈？"尚书左丞襄奏曰："忠义兵权精致，此其所长也。"上曰："不然。志宁临敌，身先士卒，勇敢之气，自太师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

仆散忠义，本名乌者，上京拔卢古河人，宣献皇后侄，元妃之兄也。高祖斡鲁补。曾祖班睹。祖胡阑。父背鲁，国初世袭谋克，婆速路统军使，致仕。忠义魁伟，长髯，喜谈兵，有大略。年十六，领本谋克兵，从宗辅定陕西，行间射中宋大将，宋兵遂溃，由是知名。帅府录其功，承制署为谋克。宗弼再取河南，表荐忠义为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战，破其军十余万，赏以奴婢、马牛、金银、重彩。从宗弼渡淮攻寿、庐等州，宗弼称之曰："此子勇略过人，将帅之器也。"赏马五匹、牛一百五十头、羊五百口，领亲军万户，超宁远大将军，承其父世袭谋克。

皇统四年，除博州防御使，公余学女直字，及古算法，阅月，尽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猎、燕游，以职业为务，郡中翕然称治。忽一夕阴晦，囚徒谋为反狱。仓猝间，将校皆惶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诣阙愿留，诏从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迁西北路招讨使，入为兵部尚书。

仆散忽土尝与海陵篡立，恃势陵傲同列，忠义因会饮众辱之，海陵不悦，出为震武军节度使。火山贼李铁枪乘暑来攻，忠义单衣从一骑迎击之，射杀数人，贼乃退。改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海陵召至京师谓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异时剽害良民，州县不能制。汝宿将，故以命汝。"赐条服、玉具、佩刀。阅再考，徙平阳尹，再徙济南尹。以本官为汉南路行营副统制，伐宋，克通化军。

世宗立，海陵死扬州，罢兵入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移剌窝斡忄栗号，兵久不决。右副元帅完颜谋衍既败之于霿{□松}河，乃拥众，贪卤掠，不追讨，而纵其子斜哥暴横军中，士卒不用命。贼得水草善地，官军踵其遗余，水草乏，马益弱，贼轶出山西，久无功。忠义请曰："契丹小寇，不时殄灭，致烦圣虑。臣闻主忧臣辱，愿效死力除之。"世宗大悦。即召还谋衍，勒归斜哥本贯。拜忠义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封荣国公，赐以御府貂裘、宾铁吐鹘弓矢大刀、具装对马及安山铁甲、金

牌，诏曰：“军中将士有犯，连职之外并以军法从事，有功者依格迁赏。”诏诸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义为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宜同心戮力，无或弛慢。”忠义至军，贼陷灵山、同昌、惠和等县，阵而西行。忠义追之，及于花道，宗亨为左翼，宗叙为右翼，与贼夹河而阵。贼渡河，先攻左翼，偏败，右翼救之，贼引去。窝斡乃以精锐自随，以羸兵护其母妻辎重由别道西走，期于山后会集。追复及于袅岭西陷泉。与贼遇，时昏雾四塞，跬步莫睹物色，忠义祷曰：“狂寇肆暴，杀戮无辜，天不助恶，当为开霁。”奠已，昏雾廓然。及战，忠义左据南冈，为偃月阵，右迤而北，大败之，获其弟袅，俘生口三十万，获杂畜十余万，车帐金珍以钜万计，悉分诸军。贼走趋奚地，遣将追蹑，至七渡河，又败之。既逾浑岭，复进军袭之，望风奔溃，遁入奚中，降者相属于路。诏忠义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贼众，朕甚嘉之。今遣劳卿，如朕亲往。赐卿御衣、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带等。就以俘获，均散军士。”窝斡既败，遂入于奚中。高忠建败奚于栲栳山，移剌道取抹白诸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窝斡势益弱。纥石烈志宁获贼将稍合住，纵之使归，约以捕窝斡自赎，仍许以官赏。稍合住与其党，执窝斡诣完颜思敬降。契丹平。忠义朝京师，拜尚书右丞相，改封沂国公，以玉带赐之。

自海陵遇弑，大军北还，而窝斡鸱张，命将徂征。及窝斡败，其党括里、扎八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谋，侵掠边鄙，攻取泗、寿、唐、海州。于是，宋主传位于宗室子甗，是为宋孝宗，虽尝遣使来，而欲用敌国礼。世宗以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制诏忠义以丞相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时大定二年也。忠义将行，陛辞，上谕之曰：“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既至南京，简阅士卒，分屯要害，戒诸将严守备。使左副元帅志宁移牒宋枢密使张浚，其略曰：“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宋宣抚使张浚复书志宁曰：“疆埸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胜或负，何常之有，当置勿道。谨遣官僚，敬造麾下议之。”是时，已复泗、寿、邓州，请隳其城，迁其民于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则已。”忠义使将士择善水草休息，且牧马，俟来岁取淮南。初，世宗诏诸将由泗、寿、唐邓三道进发，宋人闻之，即自方城、叶县以来田野皆烧夷之，使无所刍牧。忠义命唐、邓道军刍牧许、汝间。

三年，忠义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帅。无何，还军中。忠义与宋相持日久，虑夏久雨，弓力易减，宋或乘时见攻，豫选劲弓万张于别库。及自汴赴阙议事，次浚州，宋将李世辅果掩取灵璧、虹县，遂陷宿

州。忠义使人还汴，发所贮劲弓给志宁军，与宋人战，遂大捷，竟复宿州。忠义还，以书责宋。宋同知枢密院事洪遵、计议官卢仲贤，遣使二辈持与志宁书及手状，归海、泗、唐、邓州所侵地，约为叔侄国。报书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来言，礼物未备，请俟十二月行成。忠义以其事驰奏，请定书式，且言宋书如式，则许其入界，如其不然，势须遣还本国，复禀其主，若是往复，动经七八十日，恐误军马进取。世宗以诏谕之曰："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忠义乃贻书宋人，前后凡七，宋人他托未从。忠义移大军压淮境，遣志宁率偏师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而世宗意天下厌苦兵革，思与百姓休息，诏忠义度宜以行。

四年正月，忠义使右监军宗叙入奏，将近暑月，乞俟秋凉进发。诏从之。宋使胡昉敢以右仆射汤思退书来，宋称侄国，不肯加世字。忠义执昉留军中，答其书，使使以闻。诏曰："行人何罪，遣胡昉还国。边事从宜措画。"八月，诏忠义曰："前请俟秋凉进发，今已八月，复俟何时？"先是，忠义乞增金、银牌，上曰："太师梁王兼数职，未尝增也。"至是增都元帅金牌一、银牌二十，左右副元帅金牌各一、银牌各十，左右监军金牌各一、银牌各六，左右都监金牌各一、银牌各四，三路都统府银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员、百姓归附迁赏格。

元帅府获宋谍人符忠。忠前尝至中都，大兴府官诘问，忠执文据，及与泗州防御判官张德亨知识，由是获免，厚谢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于是，大兴少尹王全解职，德亨除名。和议始于张浚，中更洪遵、汤思退，及徒单克宁败宋魏胜于十八里庄，取楚州，世宗下诏进师，于是宋知枢密院周葵、同知枢密院事王之望书一一如约，和议始定。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崇信军、承宣使康淆，充通问国信使，取到宋主国书式，并国书副本，宋世为侄国，约岁币为二十万两、匹，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淆入见，其书曰："侄宋皇帝甗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魏杞还，复书"叔大金皇帝"不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和好已定，罢兵，诏天下。以左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

忠义奏官军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留马步军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许宋讲好，而屯戍尚多，可除旧军外，选马一万二千，阿里喜称是，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及签军一万，与旧军通留六万。富强丁多者摘留，贫难者阿里喜官给，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马步军于河北东西、大名府、速频、胡里改、会宁、咸平府、济州、东京、

曷速馆等路军内，约量拣取。其西南、西北招讨司，临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懒、山东东西路，并行放还。”诏近侍局使裴满子宁佩金牌，护卫丑底、符宝祗候驼满回海佩银牌，谕诸路将帅，以宋国进到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尽数给与见存留及放散军充赏。曾过界者，人给绢二匹、银二两，不曾过界者银二两、绢一匹。阿里喜绢一匹。谋克倍军人，猛安倍谋克。押军猛安谋克年老有劳绩者，量与除授。又诏曰：“其令一路全罢者，先发遣之。”赐忠义玉束带。三月，诏曰：“如大军已放还，丞相忠义宜先还，左副元帅志宁、右监军宗叙留驻南京，余官非急用者并勒还任。”

忠义朝京师，上劳之曰：“宋国请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帅。大定初，事多权制，诏有司删定，上谓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尝再阅，卿等毋怀惧。朕于大臣，岂有不相信者？但军国事，不敢轻易，恐或有误也。”忠义对曰：“臣等岂敢窃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万几，天下之福也。”

大定六年正月，忠义有疾，上遣太医诊视，赐以御用药物，中使抚问，相继于道。二月，薨。上亲临哭之恸，辍朝奠祭，赙银千五百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匹。世宗将幸西京，复临奠焉。命参知政事唐括安礼护丧事，凡葬祭从优厚，官为给之。大宗正丞竟充敕祭使，中都转运副使王震充敕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仪物，建大将旗鼓，送至坟域。谥武庄。

忠义动由礼义，谦以接下，敬儒士，与人极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将士，能得其死力。及为宰辅，知无不言。自汉、唐以来，外家多缘恩戚以致富贵，又多不克其终，未有兼任将相功名始终如忠义者。十一年，诏曰：“故左丞相忠义族人，及昭德皇后亲族，人材可用者，左副点检乌古论元忠体察以闻。”二十一年，上思忠义功，勒铭墓碑。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子揆，别有传。

徒单合喜，上京速苏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袭猛安。合喜魁伟，膂力过人，一经闻见，终身不忘。天辅间，从金源郡王娄室为扎也，甚爱之。天会六年，以功为谋克，寻领娄室亲管猛安。元帅府闻其才，命权左翼军事。皇统二年，为陇州防御使。以兵十五人败宋兵二百于高陵，以兵五百人败宋兵二千于秦州，以兵八百人败宋兵三千五百于凤翔。以二谋克拒饶风关，宋兵二千来夺其关口，奋击败之，诸军乃得过险。迁平凉尹，再徙临洮、延安尹。是时，关、陕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多失业，合喜守之以静，民多还归者。天德二年，为元帅左都监，陕西统军

使。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为西蜀道兵马都统。

世宗即位，以手诏赐合喜曰："岐国失道，杀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创业之艰难，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军中来归，卿国家旧臣，岂不知天道人事？卿军不多，未宜深入，当领军屯境上。陕右重地，非卿无能措画者。俟兵革既定，即当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复为陕西路统军使。未几，改元帅右都监。表陈伐宋方略，诏许以便宜从事。转左都监。破宋兵于华州。是时宋吴璘侵古镇，分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石壁寨、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乞济师，诏以河南兵万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盏胡速鲁改以兵四千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人围之。统军都监石抹迭勒将兵万人，破宋兵于河州，还过德顺，驻兵平凉，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顺之围。合喜遣万户完颜习尼列、大良顺，宁州刺史颜盏门都各将本部兵，合二万人，以顺义军节度使乌延蒲离黑统押之，与迭勒会。吴璘闻之，使偏将将兵五千人来迎，前锋特里失乌也、奚王和尚击败之，追至德顺城南小溪边，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乌也等驰击之，迭勒、蒲离黑继至，并力战，日已暮，两军不相辨，乃解。已而璘报云："宋主遣使至，两国讲和，请各罢兵。"璘遂遁去。蒲离黑亦引军还。自宋兵围城，至是凡四十余日乃解。

初，德顺在围中，押军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战未尝少挫，及救兵至，围解，蒲里海之功为多。顷之，吴璘复来犯陕西州郡，兵十余万。诏以兵七千益合喜兵，号二万人，庆阳尹乌延蒲辖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领之。彰化军节度使璋、通远军节度使乌延吾里补、宁州刺史移剌高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颜谋良虎，皆备军前任使。宋人驱率商、虢及华山、南山之民五万人，来围华州。押军万户裴满挼剌欲坚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剌曰："宋兵虽多，半是居民，不习战，不如击之。"于是挼剌以骑兵千人败宋前锋，追至其大军，亦败之，斩首五千余级。已而，璋败宋姚良辅军于原州，宋戍军自宝鸡以西，至于大虫岭，皆自散关遁去。顷之，吴璘闻赤盏胡速鲁改、乌延蒲里黑军已去德顺，率兵号二十万，复据德顺，陷巩州、临洮府。临洮少尹纥石烈骚洽死之，诏赠官一阶，赐钱五百贯。合喜以璋权都统，习尼列权副统，将兵二万攻之。连战，宋兵虽败，璘恃其众，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驻水洛城，东自六盘山，西抵石山头，分兵守之，当德顺、秦州之两间，断其饷道，璘乃引去。

都统璋、副统习尼列邀击宋经略使荆皋，自上八节至甘谷城，杀数千人。习尼列擒宋将朱永以下将校十二人。宋张安抚守德顺，亦弃城

遁，胡速鲁改邀击之，所杀过半，擒将校十余人，遂复德顺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宗室泥河取环州。于是，临洮、巩、秦、河、陇、兰、会、原、洮、积石、镇戎、德顺、商、虢、环、华等州府一十六尽复之，陕西平。诏书奖谕，赐以玉带。诏陕西将士，猛安，阶昭毅以下迁两资，昭武以上迁一资。谋克，阶六品以下迁两资，五品以上迁一资。押军猛安，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昭毅以下、武义以上迁两资，昭信以下，女直人迁宣武，余人迁奉信，无官者，女直人授敦信，余人授忠武。押军谋克，武功以下、忠显以上迁两资，忠勇以下，女直人迁昭信，余人迁忠显，无官者，女直人授忠显，余人授忠翊。正军，有官者迁一资，无官者授两资。猛安赏银五十两、重彩五端、绢十匹，权、正同之。正军人给钱三十贯，阿里喜十贯。战没军官、军士、长行，赠官赐钱有差。

五年，置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元帅府移治河中府。统军使璋朝辞，上曰："合喜年老，以陕西军事委卿，凡镇防利害，可访问合喜也。"七年，入为枢密副使，改东京留守，赐以衣带、佩刀，诏曰："卿年老，以此职优佚，宜勉之。"九年，入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复陕西功数事，上嘉纳之，藏之秘府。封定国公。

十一年，薨。上方击球，闻讣遂罢。有司致祭，备礼以葬。赙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及重彩币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迁其孙三合武功将军，授世袭本猛安曷懒若窟申谋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赞曰：大定之初，兵连于江、淮，难作于契丹，谋衍挟功，窝斡横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独断，召还谋衍，仆散忠义受任责成矣。故曰："兵主于将，将贤则士勇。"其此之谓邪！纥石烈志宁有言："受诏征伐，则不敢辞，为宰相则诚不能。"如知为相之难，固所谓贤也。秦、陇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单合喜料敌应变若此之审，亦难矣哉。

列传第二十六列传第二十六

纥石烈良弼完颜守道（本名习尼列）石琚唐括安礼移剌道（本名赵三子光祖）

纥石烈良弼，本名娄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懒。祖忒不鲁。父太宇，世袭蒲辇，徙宣宁。天会中，选诸路女直字学生送京师，良弼与纳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选中。是时，希尹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见之，叹曰："吾辈学丞相文字，千里来京师，固当一见。"乃入传舍求见，拜于堂下。希尹问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赞曰："有司所荐学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问所学，良弼应对，无惧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为国之令器。"留之数日。年十四，为北京教授，学徒常二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前有谷神，后有娄室。"其从学者，后皆成名。年十七，补尚书省令史。簿书过目，辄得其隐奥。虽大文牒，口占立成，词理皆到。时学希尹之业者称为第一。除吏部主事。

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是时，纳合椿年为参知政事，荐良弼才出己右，用是为刑部尚书，赐今名。丁父忧，以本官起复。海陵尝曰："左丞相张浩练达事务，而颇不实。刑部尚书娄室言行端正，无所阿谄。"因谓椿年曰："卿可谓举能矣。常人多嫉胜己者，卿举胜于己者，贤于人远矣。"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诏谕臣下，必令良弼传旨，闻者莫不耸动，以故常被召问。不逾年，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右丞，赐佩刀入宫，转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谏不听，以为右领军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诏良弼与监军徒单贞抚定上京、辽右。既而，诸军往往道亡北归，而世宗即位于辽阳，良弼乃还汴京。

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为南京留守兼开封尹，再兼河南都统，召拜尚书右丞。世宗谓良弼曰："卿尝谏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废殒。当时怀禄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复用卿，凡于国家之事，当尽言，无复顾忌也。"良弼顿首谢。窝斡败于陷泉，入奚中，诏良弼佩金牌及银牌四，往北京招抚奚、契丹。还，拜尚书左丞。上言："祖宗以来未录功赏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赏。"诏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闻奏。六品以下及无官者，尚书省约量迁除。"自是功劳毕赏矣。进拜平章政事，封宗国公。

初，山东两路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诏良弼度宜易置，使与百姓异

聚，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之，自是无复争诉。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东宫，良弼、志宁同赐酒。上曰："边境无事，中外晏然，将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备位宰相，敢不竭犬马之力。"上悦。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又曰："五从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闻奏。其猥冗不足莅官者，亦闻奏罢去。"左丞完颜守道奏："近都两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日益困乏。"上以问宰臣，良弼对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虽暂扰，然经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业，不若依旧便。"上竟从良弼议。《太宗实录》成，赐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

世宗与侍臣论古今为臣孰贤不肖，因谓宰相曰："皇统、正隆多杀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违道以自陷，毋曲从以误朕。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良弼对曰："臣等过蒙嘉惠，虽谫薄，敢不尽心。圣谕谆谆，臣等不胜万幸。"良弼请于榷场市马，毋拘牝牡，"今官马甚少，一旦边境有警，乃调于民，不亦晚乎。"上从之。八年，选侍卫亲军，世宗闻其中多不能弓矢，诏使习射。顷之，问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习射尚未行耶？"良弼对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御事常德晖上书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劳，虽有材能，拘滞下位。刺史、县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访察，然后廉问。今酒税使尚选能吏，县令可不择人才，乞以能吏当任酒税使者，任亲民之职。"上是其言，谓宰相曰："朕思庶职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达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选择，朕亦密加体察。"良弼对曰："女直、契丹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然后可。方今大率多为党与，或称誉于此，或见毁于彼，所以难也。"上曰："朕所以密令体察也。"上谓良弼曰："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进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如故。

良弼为相既久，练达朝政，上所询访尽诚开奏，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议政多称上意。以母忧去，起复旧职。是时，夏国王李仁孝乞分国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问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国事，从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从。"良弼议与上意合。既而，夏国果诛任得敬，上表来谢。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良弼曰："敌国果来伐，此岂可御哉？"上曰："卿言是也。"高丽国王王晛表让国于其弟皓，上疑之，以问宰相良弼。良弼策以为让国非王□见本心。其后赵位宠求以四十州来附，其表果言王皓弑其兄晛，如良弼策，语在《高丽传》中。

世宗罢采访官，谓宰臣曰："官吏之善恶，何由知之？"良弼对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之。"以进《睿宗实录》，赐通犀带、重彩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为大礼使。自收国以来，未尝讲行是礼，历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讨论损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与良弼、守道论猛安谋克官多年幼，不习教训，无长幼之礼。曩时乡里老者辄教导之。今乡里中耆老有能教导者，或谓事不在己而不问，或非其职而人不从。可依汉制置乡老，选廉洁正直可为师范者，使教导之。良弼奏曰："圣虑及此，亿兆之福也。"他日，上问曰："朕观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国家，直言为民者。今无其人，何也？"良弼曰："今岂无其人哉。盖以直道而行，反被谤毁，祸及其身，是以不为也。"

大定十四年，岁在甲午，大兴尹璋为贺宋正旦使，宋人就馆夺其国书，诏梁肃详问。众议纷纷，谓凡午年必用兵，上以问良弼，对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辽，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兹宋人夺我国书，而适在午年，故有此语，未必然也。"既而，梁肃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国书，如旧仪。梁肃既还，宋主遣工部尚书张子颜、知阁门事刘灊来祈请，其书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统。荷上国照临之惠，寻盟遂阅于十年。修两朝聘问之勤，继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书之受，当新宾接之仪。尝空臆以屡陈，饬行人而再请。仰祈眷顾，俯赐矜从。"上与大臣议，良弼奏曰："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恩赐亦已多矣。今又乞免亲接国书，是无厌也，必不可从。"平章政事完颜守道、参知政事移剌道与良弼议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礼以为不从所请，必至于用兵。上谓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请有大于此者，更欲从之乎。"遂从良弼议，答其书，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复有授书之请。谓承大统，愈见自尊。奈何以若所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礼，靡得而更。"其授受礼仪，终不复改。

上问宰臣："尝求内外官举贤能，未闻有举者，何也？"参政魏子平请当举者每任须举一人，视其当不，以为赏罚。上曰："宋制荐举，其人犯私罪者，举主虽至宰执，亦坐降罚。人心有恆者鲜，财利怵于前，或丧其所守。宰臣任大责重，岂坐是以为升黜邪？"良弼曰："前诏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盍申明前诏？"从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恶，若寻常遣官采访，恐用非其人。然则官吏善恶，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当为陛下访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实混淆耳。"上欲徙窝斡逆党，分散置之辽东。良弼奏："此辈已经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为子孙后世虑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于是以尝预乱者徙居乌古里石垒部。上问宰臣曰："尧有九年

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今一二岁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对曰：“古者地广人淳，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蓄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今地狭民众，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众，故一遇凶岁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于是命有司惩戒荒纵不务生业者。

十七年，以疾辞相位，不许。告满百日，诏赐告，遣太医诊视，屡使中使问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滞事，上以问宰相、参政，张汝弼对曰：“无之。”上曰：“岂曰无之。自今疑事久不能决者，当具以闻。”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田里，上遣使慰谕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忧之。今闻卿将往西京养疾，彼中风土，非老疾所宜。京师中倦于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处，待疾少间，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圣明，滥膺大任，夙夜忧惧，以至成疾。比蒙圣恩，数遣使存问，赐以医药，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赐也。臣岂敢望到乡里，便可愈疾。臣去乡岁久，亲识多已亡没，惟老臣独在，乡土之恋，诚不能忘。臣窃惟自来人臣受知人主，无逾臣者，臣虽粉骨碎身无以图报。若使一还乡社，得见亲旧，则死无恨矣。”上问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归乡里，朕以世袭猛安封其子符宝曷答，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颜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摄事。”上从之。于是授胡论宋葛猛安，给丞相俸傔，良弼乃致仕归。上谓宰相曰：“卿等非不尽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后，尚书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拟注差除，未尝苟与不当得者，而荐举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剌、移剌綖、裴满余庆，皆其所举。至于私门请托，绝然无之。”尝问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应在东，高丽当之。暮而色赤应在西，夏国当之。愿陛下修德以应天，则灾变自弭矣。”既而夏国有任德敬之乱，高丽有赵位宠之难，其言皆验云。是岁，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监移剌綖、同知西京留守王佐为敕葬祭奠使，赙白金、彩币加等，丧葬皆从官给。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剌履勒铭墓碑，谥诚敏。

良弼性聪敏忠正，善断决，言论器识出人意表。虽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尽心于国，谋虑深远，荐举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俭，亲旧贫乏者周给之，与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几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明昌五年，配飨世宗庙廷。

守道，本名习尼列，以祖谷神功，擢应奉翰林文字。皇统九年，同知卢龙军节度使事，历献、祁、滨、蓟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过蓟，父老遮道请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举以自代，于是迁昭毅大将军，授左谏议大夫。内族晏以恩旧拜左丞相，守道谏曰：“陛下初即位，天下

略定，边警未息，方大有为之时，恐晏非其材。必欲亲爱，莫若厚与之禄，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录扈从将士之劳，欲行赏赉，而帑藏空竭，议贷民财以与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征敛遽出，如群望何，宁出宫中所有，无取于民。”遂从其言。契丹叛，辽东猛安谋克在其境者，或附从之，朝议欲徙之内地，守道极陈其不可。右副元帅谋衍将兵讨贼，不即击，守道力言于朝，诏遣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往代之，东方以平。

大定二年，宫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时已入夏，颇妨民力，守道谏而罢。未几，改太子詹事，兼右谏议大夫，驰驿规画山东两路军粮，及赈民饥。守道籍大姓户口，限以岁储，使尽输其赢入官，复给其直，以是军民皆足。拜参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恳辞，世宗谕之曰：“乃祖勋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谨，以是擢用，无为多让。”时契丹余党未附者尚众，北京、临潢、泰州民不安，诏守道佩金符往安抚之，给群牧马千疋，以备军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聂合等内附，民以宁息。还进尚书左丞，兼太子少师。尝从猎近郊，有虎伤猎夫，帝欲亲射之，守道叩马极谏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陈请手接书事，左丞石琚等议从其请，帝意未决，守道等以为不可许，帝卒从之，详在《纥石烈良弼传》中，既而，迁右丞相，监修国史，复迁左丞相，授世袭谋克。

二十年，修《熙宗实录》成，帝因谓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寻请避贤路，帝不许。进拜太尉、尚书令，改授尚书左丞相，谕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虚旷，须用老成人，故复以卿处之，卿宜悉此。”未几，复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勋臣之后，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来，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体，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难从，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东宫诸皇孙食廪，夺官一阶。寻改兼太子太师，特录其子珪袭谋克，充符宝祗候。章宗为原王，诏习骑鞠，守道谏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习武备耳，自为之则不可，从朕之命，庸何伤乎？然亦不可数也。”二十六年，恳求致仕，优诏许之，特赐宴于庆春殿，帝手饮以卮酒，锡与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赐次子璋进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闻之震悼，遣其弟点检司判官蒲带致祭，赙银千两、重彩五十端、绢五百疋。太常议谥曰简宪，上改曰简靖，盖重其能全终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学。父皋，补郡吏，廉洁自将，称为长者。从鲁王阇母攻青州，州人坚守不降。阇母怒之，及城破，命皋计州民之数，将使诸军分掠有之，皋缓其事。阇母让之，皋曰：“大王将为朝廷抚定郡县，当使百姓按堵，无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残其民，则

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缓，安敢逃罪。”阁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军法论。”指其坐谓皋曰：“汝之子孙必有居此坐者。”皋随守定州，唐县人王八谋为乱，书其县人姓名于籍，无虑数千人，其党持其籍诣州发之，皋主鞫治。是时冬月，皋抱籍上□事，佯为顿仆，覆其籍炉火中，尽焚之，不可复得其姓名，止坐为首者，余皆得释。

琚生七岁，读书过目即成诵。既长，博通经史，工词章。天眷二年，中进士第一，再调弘政、邢台县令。邢守贪暴属县，掊取民财，以奉所欲，琚独一物无所与。既而守以赃败，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办，改秀容令。复擢行台礼部主事，召为左司都事。累迁吏部郎中。贞元三年，以父丧去官，寻起复为本部侍郎。世宗旧闻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谏议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详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纪纲，明赏罚，近忠直，远邪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上嘉纳之。迁吏部尚书。琚自员外郎至尚书，未尝去吏部，且十年。典选久，凡宋、齐换授官格，南北通注铨法，能偻指而次第之，当时号为详明。顷之，拜参知政事，琚辞让再三，上曰：“卿之材望，无不可者，何以辞为。”右丞苏保衡监护十六位工役，诏共典其事，给银牌二十四，许从宜规画。上谓琚曰：“此役不欲烦民，丁匠皆给雇直，毋使贪吏夤缘为奸利，以兴民怨。卿等勉力，称朕意焉。”徒单合喜定陕西，琚请曲赦秦、陇，以安百姓，上从之。丁母忧，寻起复，进拜尚书右丞。天长观灾，诏有司营缮，有司辟民居以广大之，费钱三十万贯。蔚州采地蕈，役数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称御前者，皆禀奏。”琚与孟浩对曰：“圣训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时，议禁网捕狐、兔等野物，累计其获，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兽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释之可也。”上曰：“然。”久之，进拜左丞，兼太子少师。上问宰相：“古有居下位能忧国为民直言无忌者，今何以无之？”琚对曰：“是岂无之，但未得上达耳。”上曰：“宜尽心采擢之。”

世宗将行郊祀，议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汉、魏、晋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玄宗开元十一年，罢同配之礼，以高祖配。宋太宗时，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时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时，有司请以三帝并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其后礼院议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当以太祖配。此唐、宋变古以三帝配天，终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将来亲郊合依古礼，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为法，止当奉太

祖皇帝配之。”琚尝请命太子习政事，或谮之曰：“琚希恩东宫。”世宗察其无他，以此言告之，琚对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备位执政，兼师保之任。臣愚以为太子天下之本，当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师。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请御署祝版，上问琚曰：“当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礼，卿等慎之，无使后世讥诮。熙宗尊谥太祖，宇文虚中定礼仪，以常朝服行事。当时朕虽童稚，犹觉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上谓琚曰：“女直人往往径居要达，不知闾阎疾苦。卿尝为丞簿，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极陈之。”上与宰臣议铸钱，或以铸钱工费数倍，欲采金银坑冶，上曰：“山泽之利可以与民，惟钱币不当私铸。若财货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于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问琚曰：“古亦有百姓铸钱者乎？”对曰：“使百姓自铸，则小人图厚利，钱愈薄恶，古所以禁也。”

时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事觉伏诛。上问宰臣曰：“南方尚多反侧，何也？”琚对曰：“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辈不足恤，但军士讨捕，利取民财，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渐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义与智究言，《莲华经》中载五浊恶世佛出魏地，《心经》有梦想究竟涅槃之语，汝法名智究，正应经文，先师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颂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谋作乱，历大名、东平州郡，假托抄化，诱惑愚民，潜结奸党，议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会徒峄山，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取东平诸州府。及期向夜，使逆党胡智爱等，劫旁近军寨，掠取甲仗，军士击败之。会傅戩、刘宣亦于阳谷、东平上变。皆伏诛，连坐者四百五十余人。

宗室子或不胜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与廪禄，以赡足之，以问宰臣曰：“于前代何如？”琚对曰：“尧亲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将顺，多此类。

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许。参知政事唐括安礼忤上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数年不复召。琚对便殿，从容进曰：“唐括安礼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为尚书右丞。琚尝举室绍先以为右司员外郎，绍先中风暴卒，上甚惜之，谓琚曰：“卿之所举也。”感叹者再三。

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

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上以问宰相，琚与右丞唐括安礼对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动必书，以儆戒人君，庶几有畏也。周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戏言，言则史书之。'以此知人君言动，史官皆得记录，不可避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若恐漏泄几事，则择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以年老衰病固辞，上曰："朕知卿年老，勉为朕留，俟一二年，朕将思之。"上谓宰臣曰："朕为天子，未尝敢专行独断，每事遍问卿等，可行则行之，不可则止也。"琚与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复表致仕，乃许。诏以一孙为阁门祗候。即命驾归乡里。久之，世宗谓宰臣："知人最为难事，近来左选多不得人。惟石琚为相时，往往举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参政粘割斡特剌举右选，颇得之。朕常以不能遍识人材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虽常有言，朕未敢轻信。"又曰："近日刺史县令多阙员，当择干济者除之，资级不到庸何伤。"又曰："惟石琚最为知人。"

唐括鼎为定武军节度使，上谓鼎曰："久不见石琚，精力比旧何如？汝到官往视之。"显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诗以见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谥文宪。泰和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世宗庙廷。

唐括安礼，本名斡鲁古，字子敬。好学，通经史，工词章，知为政大体。贞元中，累官临海军节度使，入为翰林侍读学士，改浚州防御使、彰化军节度使。大定初，迁益都尹，召为大兴尹，上曰："京师好讹言。府中奸吏为民患。卿虽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进阶荣禄大夫。

七年五月，大兴府狱空，诏锡宴劳之。凡州郡有狱空者，皆赐钱为锡宴费，大兴府锡宴钱三百贯，其余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罢为横海军节度使，历河间尹、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复尚书右丞。诏曰："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山东路沿边安置。其议以闻。"浃旬，上问曰："宰臣议山东猛安贫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问安礼曰："于卿意如何？"对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上责安礼曰："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

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贫穷猛安人数事，诏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书之，百官集议于尚书省。

十七年，诏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剌四人，授剌、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上闻之，诏曰：“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俾复旧业，遣使安辑之，反侧之心犹未已。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遣使徙之，俾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遣同签枢密院事纥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满余庆、翰林修撰移剌杰，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诏子元曰：“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直人相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计也。卿与奥也同催发徙之。仍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俟其过岭，卿即还镇。”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谓宰臣曰：“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安礼对曰：“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上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他日，上又曰：“荐举，大臣之职。外官五品犹得举人，宰相无所举，何也？”安礼对曰：“孔子称才难。贤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当广取士之路，区别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阀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廕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直人有超迁官资，故出职反在奉职上。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安礼对曰：“祖宗以来立此格，恐难辄改。”

转左丞，与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谓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谋克当修举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鲜有及朕之寿者，朕颇习女直旧风，子孙岂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滞，宰执不督责之，何也？”安礼对曰：“案牍疑难者旧例给限。”上曰：“旧例是邪非邪，今不究其事，辄给以限邪？”参政移剌道曰：“臣在大理时，未尝有滞事。”上曰：“卿在大理无滞事，为宰执而不能检治，何也？”道无以对而退。上

问宰臣曰："御史台官，亦与亲知往来否？"皆曰："往来殊少。"上曰："台官当尽绝人事。谏官、记注官与闻议论，亦不可与人游从。"安礼对曰："亲知之间，恐不可尽绝也。"上曰："职任如是，何恤人之言。"

进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授世袭谋克。上谕安礼，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对曰："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安礼尝议科目，言于上曰："臣观近日士人不以策论为意。今若诗赋策论各场考试，文理俱优者为中选，以时务策观其器识，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议之。"上谓宰臣曰："赏有功不可缓，缓赏无以劝善。"安礼对曰："古所谓赏不逾时者，正谓此也。"

二十一年，拜右丞相，进封申国公，固辞曰："臣备位宰相，无补于国家，夙夜忧惧，惟恐得罪，上负陛下，下负百姓。臣实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择贤于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与左丞相习显无异。且练习政事，无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让。"安礼顿首谢。是岁，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庙廷。

移剌道，本名赵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为人宽厚，有大志，以笃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汉字。皇统初，补刑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再迁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迁户部员外郎。正隆三年，徙临潢、咸平路、毕沙河等三猛安，屯戍斡卢速。还奏，海陵谓侍臣曰："道骨相异常，他日必登公辅。"明年，迁本部郎中。

海陵伐宋，为都督府长史。海陵死，师还，无复纪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余人，自愿与道为奴，道受之，至淮，俟诸军毕济，乃悉遣还。大定二年，复为户部郎中，与梁钅求安抚山东，招谕盗贼。民或避盗避役者，并令归业，不问罪名轻重皆原之，军人不得并缘虏掠。仆散忠义讨窝斡，道参谋幕府事。贼平，元帅府以俘获生口分给官僚，道悉纵遣之。

还京师，入见，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干才，可大用也。"迁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顷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中都转运繁剧，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事。诏道送河北、山东等路廉察善恶升降官员制敕，上曰："卿从讨契丹，不贪俘获，其志可嘉。故命卿为使。卿其勉之。"是岁，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颜蒲速列为北京副留守，潍州刺史蒲察蒲查为博州防御使，

威州刺史完颜兀答补为磁州刺史。治状不善下迁者，登州刺史大磐为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为同知北京转运事，卫州防御使完颜阿邻为陈州防御使，真定尹徒单拔改为兴平军节度使，安国军节度使唐括重国为彰化军节度使。仍具功过善恶宣谕，毋受馈献。迁大理卿。五年，宋人请和，罢兵。道往山东，阅实军器，振赡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兴尹。

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禁直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执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参问。道持久其狱，既而阿思钵鬻金事觉，伏诛。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赐掠死者钱人二百贯，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贯。诏自今护卫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

迁户部尚书。上曰："朕初即位，卿为户部员外郎，闻卿孳孳为善，进卿郎中，果有可称。及贰京尹，亦能善治。户部经治国用，卿其勉之。"道顿首谢。改西北路招讨使，赐金带。故事，招讨使到官，诸部皆献驼马，多至数百，道皆却之，数月皆复贡职。父丧去官，起复参知政事。初，诸部有狱讼，招讨司例遣胥吏按问，往往为奸利。道请专设一官，上嘉纳之，招讨司设勘事官自此始。上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辄经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此官吏之责也，严戒约以去其弊。"进尚书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于家，忠于朕，通习法令政事，虽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赐通犀带。上曰："河南统军乌古论思列为人少戆，凡边事须与卿共议。卿以朕意谕思列也。"入拜平章政事。

道弟临潼令幼阿补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太子生日，宴于庆和殿，上问道何故不在，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奏曰："其弟犯死刑，据制不合入内。"上曰："此何伤也。"即诏道起视事。是时县令多阙，上以问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录事丞簿有清干之誉者，县尉入优等者，皆与县令。散官至五品，无贪污旷职之名者，亦可与之。俟县令不阙，即如旧制。"

二十三年，罢为咸平尹，封莘国公。上曰："卿数年前尝乞致仕，朕不许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乡，地凉事少，老者所宜。"赐通犀带。明日，复遣近侍曹渊谕旨曰："咸平自窝斡乱后，民业尚未复旧，朕听卿归乡里，所以安辑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闻之，悼惜良久。是岁幸上

京，道过咸平，遣使致祭，赙赠有加。诏图像藏秘府，擢其子八狗为阁门祗候。

光祖字仲礼，幼名八狗。以廕补阁门祗候，调平晋令、卫州都巡河、内承奉押班，累转东上閤门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监。丁母忧，起复仪鸾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书监右宣徽使。兴定二年十一月，诏集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议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权任，俾人自劝，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论兴焉，语在九公传。三年，转左宣徽使。五年，卒。

赞曰：良弼、守道、琚、安礼、道，皆无闻正隆时，及其篡治朝，佐明主，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岂非遇其时邪。官序无阙，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终其禄，可谓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辅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绩亦待大定而后著焉。人才之显晦，有系于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内燕，惟亲王公主驸马得与，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诸王以下窃语，心盖易之。世宗觉之，即语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辈得安然无事，而有今日之乐者，此人力也。"乃历举近事数十显著为时所知者以晓之，皆俯伏谢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将立元妃为后，以问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无异辞，如东宫何？"世宗愕然曰："何谓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东宫摇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难言者，许敬宗以一言几亡唐祚，琚之对，其为金谋者至矣。

列传第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七

○苏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田珏附梁肃移剌綖移剌子敬

苏保衡，字宗尹，云中天成人。父京，辽进士，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笃，以保衡属宗翰。京死，宗翰荐之于朝。赐进士出身，补太子洗马，调解州军事判官。左监军撒离喝驻军陕西，辟幕府，参议军事，累官同知兴中尹。天德间，缮治中都，张浩举保衡分督工役。改大兴少尹，督诸陵工役。再迁工部尚书。海陵治兵伐宋，与徐文等造舟于通州，海陵猎近郊，因至通州视工作。兵兴，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舟师泛海，径趋临安。宋兵来袭，败于海中，副统制郑家死之。

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时，山东盗贼啸聚，契丹攻掠临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诏保衡安抚山东，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抚临潢，发仓粟以赈之，无衣者赐以币帛，或官粟有阙，则收籴以给之，无妻室者具姓名以闻。还除刑部尚书。与工部尚书宗永、兵部侍郎完颜余里也，往河南、山东、陕西宣问屯田军人，有曾破大敌及攻城野战立功者，具姓名以闻。或以寡敌众，或与敌相当能先登败敌者，正军及擐甲阿里喜补官一阶，猛安谋克以功状上尚书省，曾随海陵军至淮上破敌者亦准上迁赏。

仆散忠义伐宋，保衡行户部于关中，兼纠察，许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余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谗构下狱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三年，拜参知政事。宋人请和，诏保衡往南京，与仆散忠义斟酌事宜，行之。入奏，进右丞。四年，宋人请和，师还，保衡朝京师。初，宫女称心纵火十六位，延烧诸殿，上以方用兵，国用不足，不复营缮。及宋和，诏保衡监护役事，遣少府监张仲愈取南京宫殿图本。上闻之，谓保衡曰："追仲愈还。民间将谓朕效正隆华侈也。"

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许。遣敬嗣晖传诏曰："卿以忠直擢居执政，齿发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摄养，以俟疾间视事。"未几，薨，年五十五。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为辍朝，赙赠，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坚，中都良乡人。太祖与宋约攻辽，事成以燕归宋。宋人以经义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开德府仪曹参军。金破宋，永固

北归。中天会六年词赋科，授怀安丞，迁望云令，补枢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帅宗翰府掾。永固家贫，求外补，宗翰爱其能，不许，以钱三千贯周之，荐于朝，摄左司郎中。除定武军节度副使，历同知清州防御使，入为工部员外郎。以母忧去官，起复礼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

海陵篡立，宋国贺正旦使至广宁，海陵使使以废立事谕宋使，遣还之。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为报谕宋使，永固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动静。使还，改礼部侍郎。久之，分护燕京宫室役事，永固请写《无逸图》于殿壁，不纳。俄迁太常卿，考试贞元二年进士，出《尊祖配天赋》题，海陵以为猜度己意，召永固问曰："赋题不称朕意。我祖在位时祭天拜乎？"对曰："拜。"海陵曰："岂有生则致拜，死而同体配食者乎？"对曰："古有之，载在典礼。"海陵曰："若桀、纣曾行，亦欲我行之乎？"于是永固、张景仁皆杖二十。而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有曰："方今将行郊祀。"海陵诘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顷之，永固迁礼部尚书，赐笏头球文金带。改永定军节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阶光禄大夫不降，以宠异之。迁翰林学士承旨，与直学士韩汝嘉俱召至内殿，问以将亲伐宋事，永固对曰："宋人事本朝无衅隙，伐之无名。纵使可伐，亦无烦亲征，遣将帅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请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寿宫，四品以上官赐宴，永固至殿门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归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书左丞，请依旧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从之。明年，表乞致仕，诏不许。罢为真定尹，赐通犀带。尚书省奏，永固自执政为真定尹，其伞盖当用何制度，上曰："用执政制度。"遂著为令。五年，恳乞致仕，许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进士第，调五台主簿，累除为尚书省令史，除大理丞，历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转运使事，太府监。正隆三年，为贺宋主生日副使。是时，海陵谋伐宋，子平使还，入见，海陵问江左事，且曰："苏州与大名孰优？"子平对曰："江、湖地卑湿，夏服蕉葛，犹不堪暑，安得与大名比也。"海陵不悦。世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仆散忠义伐宋，置元帅府于南京，子平掌馈运，给金牌一、银牌六，粮道给办。进户部尚书。六年，复为贺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无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军储有劳，用此优卿耳。"

久之，拜参知政事。上问子平曰："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对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无公田而税其私田，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种，下田二年荒而不种。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问曰："戍卒逋亡物

故，今按物力高者补之，可乎？”对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岁时求索无厌，家产随坏。若按物力多寡赋之，募材勇骑射之士，不足则调兵家子弟补之，庶几官收实用，人无失职之患。”上从之。

海州捕贼八十余人，贼首海州人，其兄今为宋之军官。上闻之，谓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间汉军，以女直军代之。”子平曰：“誓书称沿边州城，除自来合设置射粮军数并巡尉外，更不得屯军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内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并举所知。未闻有举之者，岂无其才，盖知而不举也。”子平曰：“请令当举之官，每任须举一人。”泽州刺史刘德裕、祁州刺史斜哥、沧州同知讹里也、易州同知讹里剌、楚丘县令刘春哥以赃污抵罪，上欲诏示中外，丞相守道以为不可，上以问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闻惩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诏焉。

宋人于襄阳汉江上造舟为浮梁三，南京统军司闻而奏之，上问宰臣曰：“卿等度之，以为何如？”子平曰：“臣闻襄阳薪刍，皆于江北取之，殆为此也。”上曰：“朕与卿等治天下，当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后治之，则亦晚矣。”河南统军使宗叙求入见奏边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问状。宗叙言：“得边报及宋来归者言，宋国调兵募民，运粮饷，完城郭，造战船浮桥，兵马移屯江北。自和议后即罢制置司，今复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奸人出没，此不可不备。尝报枢密院，彼视以为文移，故欲入见言之。”斡特剌召凡言边事者诘问，皆无实状，行至境上，问知襄阳浮桥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还奏。诏凡妄说边关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实，赏钱五百贯。

上问宰臣曰：“祭宗庙用牛。牛尽力稼穑有功于人，杀之何如？”子平对曰：“惟天地宗庙用之，所以异大祀之礼也。”

十一年，罢为南京留守，未几致仕。十五年，起为平阳尹，复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泺州人。辽末年登进士第。天会三年，为枢密院令史，除平州观察判官。天眷初，选入元帅府备任使，承制除归德少尹，充行台吏、礼部郎中，入为户部员外郎、郎中。韩企先为相，拔擢一时贤能，皆置机要，浩与田珏皆在尚书省，珏为吏部侍郎，浩为左司员外郎。既典选，善铨量人物，分别贤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

之、许霖皆小人，求与珏相结，珏薄其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将兵不能守燕山，终败宋国，珏颇以此讥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于行台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当国，引为刑部员外郎。望之为尚书省都事，霖为省令史。皆怨珏等，时时毁短之于宗弼，凡与珏善者皆指以为朋党。韩企先疾病，宗弼往问之，是日，珏在企先所，闻宗弼至，知其恶己，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谁可继丞相者？"企先举珏，而宗弼先入松年谮言，谓企先曰："此辈可诛。"珏闻流汗浃背。企先薨，珏出为横海军节度使。选人龚夷鉴除名，值赦，赴吏部铨，得预覃恩。珏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鉴白珏，珏乃倒用月日署之。许霖在省典覃恩，行台省工部员外郎张子周素与珏有怨，以事至京师，微知夷鉴覃恩事，嗾许霖发之，檢以专擅朝政。诏狱鞫之，拟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死，其妻子及所往来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世宗在熙宗时，知田珏党事皆松年等构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还乡里，多物故，惟浩与珏兄谷、王补、冯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见，复官爵。浩为侍御史，谷为大理丞，补为工部员外郎，煦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军事，而浩寻复为右司员外郎。

浩笃实，遇事辄言，无所隐。上嘉其忠，每对大臣称之。有疾，求外补，除祁州刺史，致仕，归。七年，起为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阅月，拜参知政事。故事，无自中丞拜执政者，浩辞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当。"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国家用人，岂拘阶次？卿公正忠勤，虽年高犹可宣力数年，朕思之久矣。"浩顿首谢。

世宗敕有司东宫凉楼增建殿位，浩谏曰："皇太子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上曰："善。"遂罢其役，因谓太子曰："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未几，皇太子生日，上宴群臣于东宫，以大玉杓、黄金五百两赐丞相志宁，顾谓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赏如此。"又曰："参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为执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尝曰："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浩对曰："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上曰："卿旧人，固知之。"上谓宰臣曰："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牢，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浩对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浩复奏

曰："历古以来，不明赏罚而能治者，未之闻也。国家赏善罚恶，盖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赏功罚罪，皆具事状颁告之，使君子知劝以迁善，小人知惧以自警。"从之。进尚书右丞，兼太子少傅。罢为真定尹，上曰："卿年虽老，精神不衰，善治军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带赐之。十三年，薨。

田谷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终于利涉军节度使。

二十九年，章宗诏尚书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珏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党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为右丞，当时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复，其议以闻。"张汝霖奏曰："珏专权树党，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称当。今追赠官爵，恐无惩劝。"汝霖先朝大臣，尝与顾命，上初即位，不肯辄逆其意，谓之曰："卿既以为不可，姑置之。"盖张浩与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犹挤之也。汝霖死后，章宗复诏尚书省曰："盖自田珏党事之后，有官者以为戒，惟务苟且，习以成风。先帝知珏等无罪，录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执者，其次有为节度、防御、刺史者。其死者犹未追复，子孙犹在编户，朕甚悯焉。惟旌贤显善，无间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褒录忠直之意，并加恩恤，以励风俗。据田珏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经任用身死，并与复旧官爵。其子孙当时已有官职，以父祖坐党因而削除者，亦与追复。应合追复爵位人等子孙不及廕叙者，亦皆量与恩例。"

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自幼勤学，夏夜读书，往往达旦，母葛氏常灭烛止之。天眷二年，擢进士第，调平遥县主簿，迁望都、绛县令。以廉，入为尚书省令史。除定海军节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迁山东西路转运副使。营治汴宫，肃分护役事。摄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内盗起，驱百姓平人陷贼中不能自辨者数千人，皆系大名狱。肃到官，考验得其情谳，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赵植上书曰："顷者，正隆任用阉寺，少府少监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缘巧幸，规取民利。前蓟州刺史完颜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肃，勤恪清廉，愿加进擢。"于是守忠落少监，守道自滨州刺史召为谏议大夫，肃中都转运副使改大兴少尹。

肃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边兵耗费而已。吏部以常调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资高者为之，类不称职。臣谓凡军功、进士诸科、门廕人，知钱谷利害，能使国用饶足而不伤民者，许上书自言。就择其可用，授以职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无水旱屯兵，视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

停止。”不报。

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贬川州刺史，削官一阶，解职。上御便殿，召左谏议大夫奚吁、翰林待制刘仲诲，秘书少监移剌子敬，访问古今事。少间，吁从容请曰：“梁肃材可惜，解职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东路转运副使。是时，窝斡乱后，兵食不足，诏肃措置沿边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广宁盐场，许民以米易盐，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

七年，父忧去官。起复都水监。河决李固，诏肃视之，还奏：“决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障塞决河，复故道为一，再决而南则南京忧，再决而北则山东、河北皆可忧。不若止于李固南筑堤，使两河分流，以杀水势便。”上从之。

改大理卿。尚辇局本把石抹阿里哥与钉铰匠陈外兒共盗宫中造车银钉叶，肃以阿里哥监临，当首坐。他寺官以陈外兒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轻，各免死，徒五年，除名。”于时，东京久不治，上自择肃为同知东京留守事。迁中都都转运使，转吏部尚书。上疏论台谏，其大旨谓：“台官自大夫至监察，谏官自大夫至拾遗，陛下宜亲择，不可委之宰相，恐树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纳之。复请奴婢不得服罗，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渐行之。”肃举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阳酒使，肃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优于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为诸道盐铁使依旧文武参注，其酒税使副以右选三差俱最者为之。”上曰：“善。”改刑部尚书。

宋主屡请免立受国书之仪，世宗不从。及大兴尹璋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馆夺其书，而重赂之。璋还，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肃为宋国详问使，其书略曰：“盟书所载，止于帝加皇字，免奉表称臣称名再拜，量减岁币，便用旧仪，亲接国书。兹礼一定，于今十年。今知岁元国信使到彼，不依礼例引见，辄令迫取于馆，侄国礼体当如是耶？往问其详，宜以诚报。”肃至宋，宋主一一如约，立接国书。肃还，附书谢，其略曰：“侄宋皇帝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阙下。惟十载遵盟之久，无一毫成约之违，独顾礼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贶，尚循躬受之仪，既俯迫于舆情，尝屡伸于诚请，因岁元之来使，遂商榷以从权。敢劳将命之还，先布鄙悰之恳，自余专使肃控请祈。”肃还至泗州，先遣都管赵王府长史驼满蒲马入奏。世宗大

喜，欲以肃为执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肃可相，但使宋还即为之，宋人自此轻我矣。"上乃止。

久之，为济南尹，上疏曰："刑罚世轻世重，自汉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带镣居役，岁满释之，家无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辽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罚之重，于斯为甚。今太平日久，当用中典，有司犹用重法，臣实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决杖，"不报。

未几，致仕，起复彰德军节度使，召拜参知政事。上谓侍臣曰："梁肃以治入异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劝矣。"肃奏："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复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饿，以钱难得故也。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院务坊场及百姓合纳钱者，通减数百万。院务坊场可折纳谷帛，折支官兵俸给，使钱布散民间，稍稍易得。"上曰："悬欠院务，许折纳，可也。"

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一曰罢随司通事；二曰罢酒税司杓栏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养济；四曰裁减随司契丹吏员；五曰罢榷醋，以利与民；六曰量减盐价，使私盐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随路酒税许折纳诸物；八曰今岁大稔，乞广籴粟麦，使钱货流出。上曰："赵氏养济一事，乃国家美政，不可罢。其七事，宰相详议以闻。"上又曰："朕在位二十余年，鉴海陵之失，屡有改作，亦不免有缪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肃论"正员官被差，权摄官有公罪，及正员还任，皆准去官勿论，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县令中留十人备差，无差正员官。"上曰："自今权摄有公罪，正员虽还而本职未替者，勿以去官论之。"肃曰："诚如圣旨。"肃与宰相奏事，既罢，肃跪而言曰："四时畋猎，虽古礼，圣人亦以为戒。陛下春秋高，属时严寒，驰聘于山林之间。法宫燕处，亦足怡神，愿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

同知震武军节度使邓秉钧陈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阙官，及循资拟注不得人，上以问宰相张汝弼，曰："循资格行已久，仍旧便。"肃曰："不然。如亡辽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无败事，即与节度使，岂必循资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绩，善者升之，后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无旷事。"肃曰："诚如圣训。"肃论

盗贼不息，请无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肃曰：“他路则已，中都一路上农夫听置之，似乎无害。”上曰：“朕将思之。”

凡使宋者，宋人致礼物，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杂物称是。及推排物力，肃自以身为执政，昔尝使宋，所得礼物多，当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余贯，论者多之。

二十三年，肃请老，上谓宰臣曰：“梁肃知无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实鄙之。虽然，肃老矣，宜从其请。”遂再致仕。诏以其子汝翼为阁门祗候。二十八年，薨。谥正宪。

移剌綖，本名移敌列，契丹虞吕部人。通契丹、汉字，尚书省辟契丹令史，摄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领契丹、汉字两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为侍御史。母忧去官。起复右司员外郎，累官陈州防御使。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对曰：“陈州防御使移剌綖，清干忠正，臣不及也。”遂召为太府监。改刑部侍郎。

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东平之境。还为大理卿，被诏典领更定制条。初，皇统间，参酌隋、唐、辽、宋律令，以为皇统制条。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异罚，或轻重不伦，或共条重出，或虚文赘意，吏不知适从，夤缘舞法。慥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阙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条，为十二卷。书奏，诏颁行之，赐银币有差。顷之，摘徙山东猛安八谋克于河北东路，置之酬斡、青狗兒两猛安旧居之地，诏无牛耕者买牛给之。摄御史大夫。数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国史，迁刑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寻改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有疾在告，遣官医诊视。复为刑部尚书。上还自上京，以为西京留守，改临洮尹，卒。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鲁，辽五院人。曾祖霸哥，同平章事。父拔鲁，准备任使官。都统杲克中京，辽主西走，留拔鲁督辎重，已而辎重被掠，拔鲁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读书好学，皇统间，特进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旧本□自有占地，岁入数百贯，州官岁取其课，地主以为例，未尝请辩。子敬

曰："已有公田，何为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满，郡人请留于行台省，不许。天德三年，入为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

正隆元年，诸将巡边，诏子敬监战，军帅以战获分将士，亦以遗子敬，子敬不受。及还，入见，海陵谓之曰："汝家贫而不苟得，不受俘获，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没入于官。其后诏子敬宴赐诸部，谕之曰："凡受进，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称职，故特命汝。"使还，迁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国史。是时，窝斡余党散居诸猛安谋克中，诏子敬往抚之，仍宣谕猛安谋克，及州县汉人，无以前时用兵相杀伤，挟怨辄害契丹人。使还，改秘书少监，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诏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讲论古今及时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马，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为相也，不与。至是，元宜乞致仕，罢为东京，子敬乃以此马赆行，识者韪之。

是时，仆散忠义伐宋，宋请和，而书式、疆界未定。子敬与秘书少监石抹颐、修起居注张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无信，喜为夸大。"子敬对曰："宋人自来浮辞相欺，来书言海陵败于采石，大军北归，按兵不袭，俾全师而还。海陵未尝败于采石，其谲诈多此类也。回书宜言往者大军若令渡江，宋国境土，必为我有。"上曰："彼以诡诈，我以诚实，但当以理折之。"迁右谏议大夫，起居注如故。

上幸西京，州县官入见，猛安谋克不得随班。子敬奏军民一体，合令猛安谋克随班入见，上嘉纳之，于是责让宣徽院。及端午朝会，诏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猎地与民。迁秘书监，谏议、起居如故。

子敬举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独斡、兵部侍郎移剌按答，太子少詹事乌古论三合自代，上不许。子敬与同签宣徽院事移剌神独斡侍，上曰："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世宗将如凉陉，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

上与侍臣论古之人君贤否，子敬奏曰："陛下凡与宰臣谋议，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转签书枢密院事，同修国史，出为河中尹，请老。河中地热，上恐子敬不耐暑，改兴中尹。子敬女自懿州来

兴中省谒，遇盗途中，剽掠其行李且尽，既而还之，谢曰：“我辈初不知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广宁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尝使宋，及受诸部进贡，所受礼物，皆散之亲旧。及卒，家无余财，其子质宅以营葬事。

赞曰：金制，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大抵因唐官而稍异焉，因革不同，无足疑者。《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宰相、执政，岂异道邪？苏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肃皆当时之贤执政也。移剌綖、子敬有其才，适其时，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传第二十八列传第二十八

○赵元移剌道本名按高德基马讽完颜兀不喝刘徽柔贾少冲子益移剌斡里朵阿勒根彦忠张九思高衎杨邦基丁暐仁

赵元，字善长，涿州范阳人。辽天庆八年登进士第，仕至尚书金部员外郎。辽亡，郭药师为宋守燕，以元掌机宜文字。王师取燕，药师降，枢密使刘彦宗辟元为本院令史。天会间，同知蓟州事。有贼杀人横道，官吏圜视莫知所为，路人耕夫聚观甚众。元指田中释耒而来者曰："此贼也。"叱左右缚之，遂伏。僚吏问其故，元曰："偶得于眉睫间耳。"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齐国废，置行台省于汴，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元在选中，授行兵部郎中。行台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摄户部事，赋调兵食取办。天眷三年，为行台右司员外郎，囚有杀人当死者，行台欲宥之，元不从，反复数四，势不可夺，乃仰天叹曰："如杀人者可宥，死者复何辜，何欲徼己福而乱天下法乎？"行台竟不能夺。改左司员外郎，摄吏部事。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为同签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历彰德、武胜等军节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辟掌军府簿书，往来元帅府计议边事，右副元帅宗弼爱其才，召为元帅府令史。补尚书省令史，特除监察御史，再迁大理丞，兼工部员外郎。海陵南伐，使督运刍粮，所在盗起，道路梗涩，间关仅至淮南。上谒，承问，具言四方盗贼状，海陵恶闻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战舰渡江，会海陵死，军还。

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诏招抚诸奚。是时，抹白猛安下谋克徐列等皆欲降，制于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发兵掩袭合住子妇孙男女甥，及谋克留住，及蒲辇白撒妻孥。是日，适窝斡遣白撒发抹白猛安军，白撒闻其家人被获，遂来降。改礼部郎中。从讨窝斡，佩金牌，与应奉翰林文字讹里也招降叛奚。

奉使河南，劝课农桑，密访吏治得失。累迁御史中丞、同修国史，廉问职官殿最，还奏。上曰："职官贪污罪废，其余因循以苟岁月。今廉

能即与升除，无以慰百姓爱留之意，可就迁秩，秩满升除。”于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宁军节度副使尹升卿、宁陵县令监邦彦、浚州司候张匡福各进两阶。贪污官同知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真定县令特谋葛并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非奉旨不得录用。于是道改同知大兴尹事。诏曰：“京师士民辐凑，犯法者众，罪状自实，毋为文所持，断之以公可也。朕尝谕执政矣，必不以小苛谴卿，勉副朕意。”

迁刑部尚书。尚厩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刍，事觉。尚厩局隶点检司，刑部当自问。点检乌林答天锡属刑部使轻其罪，刑部以付大兴府鞫治，于是道及天锡、郎中丁暐仁皆坐解职。寻起为大理卿，兼签书枢密院事，再迁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辽阳渤海人。皇统二年登进士第。六年，为尚书省令史。海陵为相，专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与之详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贾昌祚谕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当。”未行，会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摄燕京行台省都事。改摄右司员外郎，除户部员外郎，改中都路都转运副使，迁户部郎中。

正隆三年，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海陵使中使谓德基等曰：“汝等欲乘传往邪？欲乘己马往邪？银牌可于南京尚书省取之。”筹乞先降银牌，复遣中使谓筹曰：“牌之与否，当出朕意，尔敢辄言，岂以三人中官独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马往，德基、中一乘传往。转同知开封尹。

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状不善，下迁同知北京路都转运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滥，水入京城，德基遽命开长乐门，疏分使入御沟，以杀其势，水不能为害。迁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转运使。九年，转刑部尚书。有犯罪当死者，宰相欲从末减，德基曰：“法无二门，失出犹失入也。”不从。及奏，上曰：“刑部议，是也。”因召诸尚书谕之曰：“自朕即位以来，以政事与宰相争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议不合，即具以闻。”为宋主生日使。及还，宋人礼物外附进腊茶三千胯，不亲封署。德基曰：“侄献叔，而不署，是无名之物也。”却之。

十一年，改户部尚书。德基上疏，乞免军须房税等钱，减农税及盐酒等课，未报。随朝官俸粟折钱，增高市价与之，多出官钱几四十万贯。上使人谕之曰：“卿为尚书，取悦宰执近臣，滥出官钱。卿之官爵，

一出于朕，奈何如此。”于是决杖八十，户部郎中王佐、员外郎卢彦冲、同知中都转运使刘兢、副使石抹长寿、支度判官韩镇、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宝、判官强锐昌、姚宗爽、尼庞古达吉不，皆决杖有差。诏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赦后，尚书省、御史台、户部、转运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钱，皆追还之。德基降兰州刺史，王佐降大兴府推官，卢彦冲河北西路户籍判官，刘兢东京警巡使，石抹长寿东京留守推官，韩镇河东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远县令，李宝清水县令，强锐昌、姚宗爽、尼庞古达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锡。

马讽，字良弼，大兴漷阴人。国初以燕与宋，讽游学汴梁，登宣和六年进士第。宗翰克汴京，讽归朝，复登进士第，调蔚州广灵丞，迁雄州归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涨溢害民田，讽视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召为尚书省令史，除献州刺史。天德初，改宁州，民有告谋不轨者，株连数十百人，讽察其无状，乃究问告者，告者具伏其诬，众欢呼感泣。再迁南京副留守，入为大理少卿。是时，高桢为御史大夫，素贵重，绳治无所避，权贵惮其威严，乃以讽及张忠辅为中丞，欲有以中伤之者。讽、忠辅皆文吏巧法，不能与桢丝发相假借，桢畏其害己，因诉于海陵，海陵以桢太祖旧臣，每慰安之。讽改大理卿，岁余出为顺天军节度使。大定二年，复为大理卿，迁刑部尚书，改忠顺军节度使，致仕。卒。

完颜兀不喝，会宁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选充女直字学生。补上京女直吏，再习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书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问押懒路诈袭谋克事，人称其能，擢右拾遗。海陵谓之曰：“始闻汝名，试以吏部主事。今计其实，优于所闻远矣。”累迁右司郎中。从海陵伐宋，至淮南，闻世宗即位于辽阳，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等始闻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满当代，世宗嘉其善敷奏，特诏再任，谓宰臣曰：“兀不喝为人公忠，后来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荐举之。”其见知如此。

窝斡已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斡作乱来降者，皆隶女直猛安谋克，遣兀不喝于猛安谋克人户少处分置。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合承袭者，仍许承袭，赈赡其贫乏者，仍括买契丹马匹，官员年老之马不在括限。顷之，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奏，已迁契丹所弃地，可迁女直人与不从乱契丹杂处。上以问右丞苏保衡、参政石琚，皆不能对。上责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议然后奏，有问即对，岂容不

知此。”保衡、琚顿首谢，上曰：“分隶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给赡之，所弃地与附近女直人及余户，愿居者听，其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预乱者充之。”改同知大兴尹，迁横海军节度使。初到官，谳囚能得其情，人以为不冤。五年，卒官。

刘徽柔，字君美，大兴安次人。天眷二年，擢进士第。初为真定栾城主簿，转开远军节度掌书记，迁洪洞令。徽柔明敏善听断。县人杨远者，投牒于县，以为夜雨屋坏，压其侄死，号诉哀切。徽柔熟视而笑曰：“汝利侄财而杀之，乃诬雨耶？”叱付狱，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于法。秩满，县人遮恋不得去者弥日，为立生祠，刻石颂德。正隆二年，入为大理评事，迁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军，入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迁中都路转运使，卒官。

贾少冲，字若虚，通州人。勤学，日诵数百千言。家贫甚，尝道中获遗金，访其主归之。天会中，再伐宋，调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虽行伍间，未尝释卷。中天眷二年进士。刘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辞不就曰：“富贵当自致之。”调营州军事判官，迁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贵不法，属吏畏之，每事辄曲从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进官一阶，再迁吏部主事、定武军节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浸以失道，少冲谓所亲曰：“天下且乱，不可仕也。”秩满，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调御史台典事，累迁刑部郎中。往北京决狱，奏诛首恶，误牵连其中者皆释不问，全活凡千人。以本职摄右司员外郎。尝执奏刑名甚坚，既退，上谓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间尹。数月，入为秘书少监，兼起居注、左补阙。

少冲外柔内刚，每从容进谏，世宗称美之。十四年，为宋主生日副使，宋国方有祈请，上以意谕少冲，少冲对曰：“臣有死无辱。”宋人别致珍异，少冲笑谓其人曰：“行人受赐自有常数，宁敢以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还，世宗嘉之，迁右谏议大夫，秘书、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请老，除卫州防御使，迁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太常卿，兼秘书少监。复请致仕，不许，改顺天军节度使，卒。

少冲性夷简，不喜言利，尝教诸子曰：“廕所以庇身，筦库不可为也。”闻者尚之。子益。

益字损之，少颖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为秘书少监，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时，宋人常争起立接受国书之礼，少冲问益

曰："即宋人欲变礼，持议不决，奈何？"益曰："守死无辱，可谓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进士，调河津主簿。丁父忧去官，察廉起复矾山令，补尚书省令史。丁母忧，服阕，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转侍御史，知登闻鼓院，兼少府少监。未几，改礼部郎中，兼知登闻鼓院，看读陈言文字，迁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郑州防御使，陕西东路转运使，顺天军节度使。大安初，召为吏部尚书，有疾，改安国军节度使。益调民夫修完城郭，为战守备，按察司止之，不听，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预。"既而兵至，以有备解去。改横海、定国军节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为吏部尚书，益为侍郎，相得欢甚，贞祐二年至汴京，访益所在，召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与户部尚书李革论迁河北军民不便，不报。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剌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辽五院司，通契丹字。天会三年伐宋，隶军中，遇战辄先登，屡获侦人，有司上其功，补尚书省令史。十五年，籍发诸部兵于山后，将与右丞萧庆会，时官军窜而南者凡数千，斡里朵以兵邀击之，尽获其辎重财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劳迁修武校尉。宗弼复河南，斡里朵督诸路帅臣进讨，事定以劳迁宣武将军。时六部未分，乃以为兵刑二部主事。未几，迁右司都事。皇统二年，授大理正，历同知昭德军节度使事，以廉升孟州防御使。正隆间，转同知北京留守事。会游古河阑子山等猛安契丹谋乱，时方发兵讨之，别遣斡里朵押军南下。至松山县，为贼党江哥所执，且欲推为主盟，要以契约，斡里朵怒曰："我受国厚恩，岂能从汝反耶？宁杀我，契约不可得也。"贼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朵说其监奴，因得脱还。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转运使。大定初，为博州防御使，再迁利涉军节度使。先是，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之邻家，贼平索之，邻人讳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验却之，乃诉于州。斡里朵阳怒械系之，捕其邻人，关以三木，诘之曰："汝邻乙坐劫杀人，指汝同盗。"邻人大惧，始自陈有欺钱之隙，乃责归所隐钱而释之，郡人骇服。改通远军节度使，卒。

阿勒根彦忠，本名窊合山，曷速馆人也。好学，通吏事。天会十四年，选充尚书兵部孔目官，升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为会宁少尹，进同知会宁府事，入为尚书吏礼部郎中。贞元二年，进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彦忠裁决，彦忠据法以对。间有不合，则召让之，彦忠执奏如前，终无阿屈，同列咸为惧，彦忠固执不变，海陵壮之。明年，除御史中丞，历尚书户部侍郎、侍卫亲军副都指

挥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转运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四年，入为刑部尚书。诏规措北边艰食户口。及泰州、临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十，驻兵万三千，刍粮之用就经画之。还朝未及入对，以疾卒，年五十三。

彦忠性孝友，尝使宋，所得金帛，尽分兄弟亲友。赠荣禄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银绢赐其家。

张九思，字全行，锦州人。皇统初，补行台省女直译史，除同知易州事，三迁亳州防御使、归德尹。刘仲延受宋国岁贡于泗州，九思副之。往岁受岁贡者，每以币物不精责宋使者，宋使者私馈银币各直数百千以为常，九思独不肯受，仲延从之，自是私馈遂绝。自大理评事，再迁大理少卿。清池令双申自陈："父虔，天眷初，知永安军，遇叛寇孟邦杰，执而胁之，不从，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议，虔子止合杂班叙，九思曰："虔奋不顾身，守节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劝忠孝。"世宗从九思议。改工部郎中，大兴少尹，同知中都都转运使事，转刑部侍郎，改工部。

九思所守清约，然急于进取，一切以功利为务，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庄、燕乐城之类，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复有邻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闻其如是，召还戒之曰："如辽时支拨地土，及国初元帅府拘刷民间指射租田，近岁冒为己业，此类当拘籍之。其余民田，一旦夺之则百姓失业，朕意岂如此也。"转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为盗征偿，家贫辄卖所种屯地。凡家贫不能征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贾与征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临洮尹完颜让亦论屯田贫人征偿卖田，乞用九思议，诏从之。

迁工部尚书。年高，愈自用，上谓左丞张汝弼曰："九思耄矣，颇执强自用，欲令外补，何如？"于是，九思男若拙为尚书省令史，冒填诏敕，事觉，亡命。汝弼因奏其事，上曰："九思岂不知若拙处邪？可免其官，捕若拙，获日授职。"九思闻命惶惧，因感疾，卒。

高衎，字穆仲，辽阳渤海人。敏而好学，自少有能赋声，同舍生欲试其才，使一日赋十题戏之，衎执笔怡然，未暮，十赋皆就，彬彬然有可观。年二十六登进士第，乞归养，逾二年方调漷阴丞。召为尚书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丧去官，起复吏部员外郎，摄左司员外郎。

王彦潜、常大荣、李庆之皆在吏部选中，吏部拟彦潜、大荣皆进士第一，次当在庆之上，彦潜洺州防御判官，大荣临海军节度判官，庆之沈州观察判官。左司郎中贾昌祚挟私，欲与庆之洺州，诡曰："洺虽佳郡，防御幕官在节镇下。"乃改拟彦潜临海军，大荣沈州，庆之洺州。庆之初赴选，昌祚以庆之为会试诠读官，而庆之弟庆云为尚书省令史，多与权贵游，海陵心恶之，尝谓左右司"昌祚必与庆之善阙"。大奉国臣者，辽阳人，永宁太后族人，先为东京警巡院使，以赃免去，欲因太后求见，海陵不许。衎与奉国臣有乡里旧，拟为贵德县令。海陵大怒，于是昌祚、衎、吏部侍郎冯仲等，各杖之有差，庆云决杖一百五十，罢去。未几，仲、昌祚、庆云皆死，衎降为清水县主簿，兵部员外郎摄吏部主事杨邦基降宜君县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漷阴县主簿，尚书省知除杨伯杰，降闾阳县主簿。

居二年，为大理司直，迁户部员外郎，同知中都都转运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转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谏，群臣承顺旨意，无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谙悉，实赖将相大臣同心辅佐。百姓且上书言事，或有所补。夫听断狱讼，簿书期会，何人不能，如唐、虞之圣，犹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正隆专任独见，不谋臣下，以取败乱。卿等其体朕意。"使洁传诏台省百司曰："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沮遏，许进表以闻。"

迁吏部尚书。每季选人至，吏部托以检阅旧籍，谓之检卷，有滞留至后季犹不得去者。衎三为吏部，知其弊，岁余铨事修理，选人便之。五年，为贺宋国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职。大定七年，卒。

杨邦基，字德懋，华阴人。父綯，宋末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来附，綯被杀，邦基年十余岁，匿僧舍中，得免。既长，好学。天眷二年，登进士第，调滦州军事判官，迁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单恭贪污不法，托名铸金佛，命属县输金，邦基独不与。徒单恭怒，召至府，将以手持铁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动。秉德廉察官吏，尹与九县令皆免去，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主事。以兵部员外郎摄吏部差除，坐铨注李庆之、大奉国臣，与高衎等皆贬官，邦基降坊州宜君簿。转高密令。大定初，尚书省拟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县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师张浩对曰："邦基前为兵部员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许之。改太府少监，知登闻检院，为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再迁秘书监兼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张子衍与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卫仗，立马市门不去伞，卫士诃之，子衍以鞭鞭卫士诃己者。御史台劾奏子衍，邦基见台官为子衍求解，及入见

显宗，求脱子衍罪。诏削子衍官两阶。邦基坐削官一阶，出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东东路转运使，永定军节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属文，善画山水人物，尤以画名当世云。

丁暐仁，字藏用，大兴府宛平人。曾祖爽。祖惟寿。父筠，以吏补州县，所至有治声，其后致仕，杜门不出，乡里有斗讼者，不之官而就筠质焉。暐仁冲澹寡欲，读书之外，无他好，辽季避难，虽间关道途，未尝释卷。皇统二年，登进士第，调武清县丞。县经兵革后，无学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学，百姓欣然从之。调磁州军事判官。是时，诏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摄守事。迁和川令。前令罢耎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无所惮，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县以避之。有董佑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断指，誓终身不复犯法。凡租赋与百姓前为期率，比他邑先办。历北京推官，再迁大理司直，以忧去官，寻起复。大定三年，除定武军节度副使，而节度使、同知皆阙，暐仁为政无留讼。改大理丞，吏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于是，贾少冲为刑部郎中，上谓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少冲为人柔缓，不称刑部之职，其议易之。"乃以暐仁为刑部郎中。坐尚厩局官私用官刍，违格付大兴府鞫问，解职。改祁州刺史。祁州为定武支郡，士民闻暐仁之官，相率欢迎界上，相属不绝。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兴学校，以明养士之法。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赞曰：吏之兴，其秦之季邪？吏有选试，其辽、金之际邪？其文从一从史，守法不贰之谓邪？守法不贰，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乱法，窒者执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衎、高德基、张九思之徒，皆诡法以自失者矣。

列传第二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完颜撒改庞迪温迪罕移室懑神土懑移剌成石抹卞杨仲武蒲察世杰本名阿撒萧怀忠移剌按答孛术鲁阿鲁罕赵兴祥 石抹荣 敬嗣晖

完颜撒改，上京纳鲁浑河人也，其先居于兀冷窟河。身长多力，善用枪。王师南征，睿宗为右副元帅，置之麾下，佩以金牌，使督军事。天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详稳。其后从军泰州路，军帅以撒改为万户，领银术可等猛安，戍北边，数有战功。天德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国，谕以即位事，因令伺彼之意。既还，称旨，为尚书兵部郎中。改同知会宁尹，迁迭剌部族节度使，改瓯里本群牧使，为曷懒路都总管。海陵伐宋，授卫州防御使，为武震军都总管。世宗即位，遣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军节度使。已而为山东路元帅副都统，改安化军节度使，兼副都统如故。四年，徙镇安武，仍兼副统。领山东、大名、东平三路军八万余渡淮，会大军伐宋。进至楚州，宋遣使奉岁币。还邳州，卒。

庞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傥，喜读兵书，习骑射，学推步孤虚之术，无所效用。应募，隶泾原路第三副将，破贼有功，授保义郎。尝从百余骑经行山谷，遇夏人数千，众皆骇惧请避，迪遂跃马犯阵，敌皆披靡，身被重创，神色自若，完军以还。自是知名，擢为正将，权发遣泾原路兵马都监。

齐国建，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孚举迪权知怀德军，兼沿边安抚使。夏人合军五万薄怀德城，迪开门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数千骑分门突出，遂破之，斩首五百级，获军资羊马甚众。复破关师古兵，擢知泾州。未到官，改知镇戎军、沿边安抚使。已而权淮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总制沂、密、淮阳，兼权知沂州。丁父忧，去官。寻起复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权知邠州。齐国废，改华州防御使。顷之，军变，被执入山。已而贼众悔曰："公为政素善，岂宜劫辱。"遂纵之还，复领州事。

天眷元年，除永兴军路兵马都总管兼知京兆府，徙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陕右大饥，流亡四集，迪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七年，除庆阳尹。历三考不易，以治最闻，诏书褒美，西人荣之。正隆元年，迁凤翔尹，屡上章求退，不许。

海陵南伐，征敛烦急，官吏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议增减，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悦。五年，徙汾阳军节度使。大定初，复为临洮尹，迁南京路都转运使，以省事惜费，安静为政，河南称之。徙绛阳军节度使。卒官，年七十。

迪性纯孝，父病，医药弗效，迪仰天泣祷，刲股作羹，由是获安。昆弟析家财，迪尽以与之，一无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诸侄。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温迪罕移室懑，速频屯懑欢春人，徙上京忽论失懒。兄术辇，国初有功，授世袭谋克。移室懑性忠正强毅，善骑射，膂力过人。皇统初，袭其兄谋克，积战功，为洮州刺史。谓人曰："谋克，兄职也。兄子斡鲁古今已长矣。"遂以谋克让还兄子。宗弼闻而嘉之曰："能让世袭，可谓难矣。"除贵德州刺史，改移典颇详稳，迁乌古里部族节度使，改德昌军。正隆四年，大征兵南伐，泰州猛安定远阿补以所部叛还，移室懑以七谋克执定远阿补，勒其众付大军。契丹反，败会宁六猛安于缔母岭，屯于信、韩二州之境。移室懑率数千人杀贼万余于伊改河，以功迁临潢尹。世宗即位，赐手诏曰："南征诸路将士及卿子侄安远、斡鲁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来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旧之臣，缘边事未宁，临潢剧任，姑仍旧职。闻枢密副使白彦敬、南京留守纥石烈志宁来讨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异谋，若至则已，若不至，卿当以计执而献之。两次遣人招诱招讨都监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还。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谕以朕意。如来降，悉令复旧，边关之事，可设耳目。"是时窝斡已反，领兵数万来攻临潢，诸路军未至，窝斡势益大。移室懑领城中军士六百人邀击窝斡，凡数接战，剿杀甚众，所乘马中流矢而仆，为贼所执。贼使移室懑招城中人曰："尔生死在顷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杀汝矣。"移室懑怒骂贼曰："我受国家爵禄，肯从汝叛贼乎？"贼执之至城中，迫胁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属将士皆登城临望。移室懑厉声曰："我恨军少不能灭贼。人生会有一死耳，汝辈慎勿降贼！一旦开门纳贼，城中百姓皆被杀掠，毋以我故败国家事，贼无能为也。"贼怒杀之。城中人皆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缮完城郭，右监军神土懑、辅国上将军阿思懑乘城固守。贼不克攻，遂引众东行。

神土懑，本诸宗室，赠银青光禄大夫胡速鲁改子也。年十五，事太宗为左奉宸。皇统二年，充护卫，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御使。大定初，除元帅右都监，与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懒路兵千五百人，会临潢尹移室懑讨契丹。契丹犯临潢，移室懑死，攻之不能克，乃引众东

行。神土懑表乞济师。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滨县，得奏，上曰：“神土懑、吾扎忽军不少，可以从长攻袭矣。”会右副元帅谋衍以大军至，神土懑改曷速馆节度使，隶右翼，与纥石烈志宁败贼于长泺，战霿{□松}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马都总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辽横帐人也。沉勇有谋，通契丹、汉字。天会间，隶挞懒下为行军猛安，与宋人战于楚、泗之间，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军，功最诸将。刘麟约会天长军议进止。成与夹古查合你俱为挞懒前锋，得宋生口为乡导，遂达天长，睿宗嘉之。后从宗弼将兵废齐国。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战辄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萧怀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将军，除威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迁昭义军节度使。正隆南伐，为武毅军都总管。撒八反，海陵以事诛契丹名将，成以本军守磁，即遣妻子还汴。海陵用是不疑。时人高其有识。改神武军都总管，与孛术鲁定方为浙东道先锋，使由淮阴进兵。以所部护粮赴扬州，敌兵乘夜来攻，成整兵奋击，斩刈甚众。会海陵庶人死，军还，复镇昭义。大定二年，以廉在优等，改河中尹。再除临洮尹，招降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迁南京留守，召拜枢密副使，封任国公。改北京留守。卒。讣闻，上悼惜之，授其子顺思阿不武功将军，世袭咸平路钞赤邻猛安下查不鲁谋克。

结什角者，西番既衰，其苗裔曰堇氈，其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赐姓赵，改名顺忠。顺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为左武大夫，遥领莱州防御使，袭把羊族长。朝廷定陕西，世昌换忠翊校尉。既而鬼芦族长京臧杀世昌，朝廷遣兵执京臧，斩之临洮市，以世昌子铁哥为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铁哥弟结什角与其母走入乔家族避之。乔家族首领播逋与邻族木波陇逋、庞拜、丙离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结什角为木波四族长，号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其南陇逋族，南限大山，八百余里不通人行。东南与叠州羌接。其西丙离族，西与卢甘羌接。其北庞拜族，与西夏容鲁族接。地高寒，无丝枲五谷，惟产青稞，与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万余户。其居随水草畜牧，迁徙不常。结什角念朝廷为其父报仇，欲弃四族归朝，四族不许。成至临洮，使人招结什角，乃率四族来附，进马百匹，仍请每年贡马。诏曰：“远人慕义，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抚其众，厚其赏赐。”

初，天会中，诏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有庄浪四族，一曰吹折门，二曰密臧门，三曰陇逋门，四曰庞拜门，虽属夏国，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灭吹折、密臧二门，其陇逋、庞拜二门与乔家族相邻，遂归结什角。夏国遣使来告庄浪族违命作乱，欲兴兵剪

除。朝廷不知陇逋、庞拜二门旧属夏国，报以将检会其地旧所隶属，毋擅出兵。

结什角之母居于庄浪族中。大定九年，结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围结什角，招之使降。结什角不从，率所部力战，溃围出，夏人斫断其臂，虏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结什角寻亦死，遗言请命朝廷，复立乔家族首领。陕西奏："闻知夏国王李仁孝与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国，发兵四万，役夫三万，筑祈安城，杀乔家等族首领结什角。屡获宋谍人，言宋欲结夏国谋犯边境。"诏遣大理卿李昌图、左司员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筑祈安城及处置乔家等族别立首领。夏国报云："祈安本积石旧城，久废，边臣请设戍兵镇抚庄浪族，所以备盗，非有他也。结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杀之，不知为乔家族首领也。"李昌图等按视，杀结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筑祈安城已毕工，皆罢归，不得宋、夏交通之状，乃于熙秦迫近宋、夏冲要量添戍兵。及问乔家等族民户，愿以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于是诏以赵师古为木波乔家、丙离、陇逋、庞拜四族都钤辖，加宣武将军。

石抹卞，本名阿鲁古列。五代祖王五，辽驸马都尉。父五斤，为群牧使，从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连获二鹿，睿宗奇之，赐以良马及金吐鹘。天会末，宗弼为右监军，召卞隶帐下。丁父忧，是时宗磐为太师，挞懒为左副元帅，人争附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挞懒皆以罪诛，人多其有识。宗弼复取河南，与宋人战于颍州，汉军少却，卞身被七创，率勇士十余骑奋击，败之。及宋称臣，宗弼选尝有劳者与俱入朝，授卞忠勇校尉。迁宣武将军，除河间少尹。察廉，升遂州刺史，改寿州，再改唐州。丁母忧去官，起复唐州刺史。海陵伐宋，卞为武毅军都总管，由别道进兵。遇宋伏兵数百人，以三十骑击败之，遂下信阳军及罗山县。至蒋州，宋守将弃城遁，因取其城。顷之，军士皆欲逃归，阑子山猛安结汉军三猛安谋克劫卞还，舍于奖水之曲。卞乃阴约汉军将吏乘夜掩杀阑子山猛安，复将其军。大定二年，除郑州防御使，以本官领行军万户伐宋。迁武胜军节度使。宋人请和，明年，有水牛数百头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听，复驱过淮还之。迁河南尹，转西南路招讨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盗，而城郭不完，卞请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盗贼不得发。徙临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杨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闻关西，为宥州团练使。宋末，仲武谒经略使王庶求自效，遂用为先锋。娄室入关，仲武与鄜延路兵马都监郑建充俱降，为安塞堡。环庆路兵马都监。皇统初，复陕西，将兵戍凤翔，屡却宋军。除知宁州。关中荐饥，境内盗贼纵横，仲武悉

平之。改坊州刺史，复知宁州，迁同知临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营缮南京，典浮桥工役。临洮地接西羌，与木波杂居，边将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为寇掠。仲武前治临洮，乃从数骑入其营谕之曰："此皆将校侵渔汝等，以至此尔。今惩治此辈，不复扰害汝也。"并以祸福晓之。羌人喜悦，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复掠熙河，熙河主帅使人谕之，不肯去，曰："杨总管来，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诏复遣仲武。当是时，木波谓仲武不能复来。及仲武至，与其酋帅相见，责以负约，对曰："边将苦我，今之来，求诉于上官耳。今幸见公，愿终身不复犯塞。"乃举酒酹天，折箭为誓。仲武因以卮酒饮之曰："当更为汝请，若复背约，必用兵矣。"羌人罗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为威定军都总管，驻兵归德。大定三年，除武胜军节度使，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蒲察世杰，本名阿撒，曷速馆斡笃河人，徙辽阳。初在梁王宗弼军中。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能以拳击四岁牛，折胁死之。有粮车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杰手挽出之。宗敏为东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为护卫。海陵谓世杰曰："汝勇力绝伦，今我兄弟有异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则有非常之赏，仍尽以各人家产赐汝。"世杰受诏而不肯为。已过十日，海陵怒，面责之。世杰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虽死不敢奉诏。"海陵爱其勇，不之罪也。

正隆四年，调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诏书，得数多，世杰往喝懒路，得数少。海陵怪问之，对曰："曷懒地接高丽，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缓急，何以为备？"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赐银二百五十两、绢彩六百匹、马二疋。是时征发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众，邢久无长吏，狱囚积四百余人。世杰到官月余，决遣略尽。入为宿直将军，以事往胡里改路，还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惊扰不安。今举国南伐，贼若乘虚入据东土根本之地，虽得江、淮，无益也。宜先讨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悦曰："诏令已出矣。今以三万兵选将屯中都以北，足以镇压。"世杰又曰："若东土大族附于贼，恐三万众未易当也。"海陵不听。

及发汴京，授郑州防御使，领武捷军副总管。大军渡淮，世杰以军三千护粮餫东下，败宋兵数千人，夺其战船甚众。至和州境，击宋兵五万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领二百八十骑为应兵，自领八百骑前战。连射六十余人，皆应弦而毙，宋兵遂奔溃。海陵欲观水战，使世杰领水军百人试之。宋人舟大而多，世杰舟小，乃急进，至中流取胜而还。大定初，世杰复取陕州，败宋兵石壕镇，复败宋援兵三千人，遂围陕州。

宋兵二千自潼关来，世杰以兵二百四十迎击之，射杀十余人，宋兵败走。复败之于土壕山，生擒一将。复以兵三百至斗门城，遇宋兵万余，宋将三人挺枪来刺世杰，世杰以刀断其鎗，宋兵乃退。复以四谋克军败宋兵于土华，复围陕州。世杰尝擐甲佩刀，腰箭百只，持鎗跃马，往来军中。敌人见而异之，曰："真神将也。"亲率选卒二百余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军三万人，复虢州。

未几，为卫州防御使，改河南路统军都监。召赴阙，上慰劳良久，除西北路副统，赐厩马、弓矢、佩刀。从仆散忠义讨契丹。贼平，改华州防御使，与徒单合喜经略陇右。合喜复德顺，至东山堡，宋兵捍绝樵路，世杰击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约二万余，败之，杀伤甚众。宋经略使荆皋弃德顺走，世杰与左都监璋追破其军。改亳州防御使，四迁通远军节度使。宋人辄入巩州境粜米面，有司执之，世杰署案作归附人，纵遣之。译吏蔡松寿诬府主谋叛，坐斩。十八年，起为弘州刺史。母忧去职。累迁亳州防御使，卒。

世杰少贫，然疏财尚气，每临阵，敌众既败，必戒士卒毋纵杀掠。平居非忠孝不言，亲贤乐善，甚获当世之誉云。

萧怀忠，本名好胡，奚人也。为西北路招讨使。萧裕等谋立辽后，使萧招折往西北路结怀忠，并结节度使耶律朗为助。怀忠与朗有隙，遂执招折并执朗，遣使上变。裕等既诛，怀忠为枢密副使，赐今名。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复以怀忠为西京留宋、西南面兵马都统，与枢密使仆散思恭、北京留守萧赜、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往讨之。萧秃剌战无功，大军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逾年乃执招折上变，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师恭与太后密语，而秃剌无功，怀忠、赜、师恭逸贼，既杀师恭，族灭其家，使使即军中杀赜、怀忠，皆族之。斡卢保、秃剌初为罪首，但诛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复赜、怀忠、秃剌、斡卢保官爵。赜弟安州刺史颐求袭赜之谋克，上不许谋克，而以赜家产付之。

移剌按答，辽横帐人也。父留斡，与耶律余睹俱来降。西京下，复叛，留斡遇害，按答以死事之子，授左奉宸。熙宗初，充护卫，除安州刺史，累官东京副留守。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除武定军节度使，以招徕边部功迁东北路招讨使，改临潢尹，卒。

按答骑射绝伦，善相马，尝论及善射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阅马于市，见良马，虽羸瘦，辄与善价取之，他日果良马也。

孛术鲁阿鲁罕，隆州琶离葛山人。年八岁，选习契丹字，再选习女直字。既壮，为黄龙府路万户令史。贞元二年，试外路胥吏三百人补随朝，阿鲁罕在第一，补宗正府令史。累擢尚书省令史。仆散忠义讨窝斡，辟置幕府，掌边关文字，甚见信任。窝斡既平，阿鲁罕招集散亡，复业者数万人。复从忠义伐宋，屡入奏事，论列可否。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请和，忠义使阿鲁罕往。和议定，阿鲁罕入奏，赐银百两、重彩十端。忠义荐阿鲁罕有才干，可任尚书省都事，诏以为大理司直。未几，授尚书省都事，除同知顺天军节度事。纥石烈志宁北巡，阿鲁罕摄左右司郎中。还朝，除刑部员外郎，再迁侍御史。上问纥石烈良弼曰：“阿鲁罕何如人也？”对曰：“有干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顺。”数日，迁劝农副使，兼同修国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请徙河南戍军屯营城中者于十里外，从之。迁吏部侍郎，附山东统军都监，徙置河南八猛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改西南路招讨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户所贷官粟，阿鲁罕乞俟丰年，从之。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上番军不许用亲戚、奴婢及佣雇者，营堑损圮以时葺治，不与所部猛安谋克会宴，故兵民皆畏爱之。

上谓太尉守道曰：“阿鲁罕及上京留守完颜乌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鲁罕为人沉厚，其贤过之。”改陕西路统军使兼京兆尹。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瘠弱多死，阿鲁罕命以时收秣之，故死损者少。仍春秋督阅军士骑射，以严武备。终南采漆者，节其期限，检其出入，以防奸细。上谓宰相曰：“阿鲁罕所至称治，陕西政绩尤著，用之虽迟，亦可得数年力也。”召为参知政事，命条上天德、陕西行事，上称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赞曰：《记》曰：“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传》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故守戍边圉之臣，不可以不论焉。

赵兴祥，平州卢龙人。六世祖思温，辽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瑾，辽静江军节度使。兴祥以父任阁门祗候，谒告省亲于白□。会辽季土贼据郡作乱，兴祥携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进，乃自柳城涉砂碛，夜视星斗而行。仅达辽军，而不知辽主所向，遂还柳城。及娄室获辽主，兴祥乃归国，从宗望伐宋，为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忧

去官。熙宗素闻兴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复，护视太子。转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尝问兴祥，欲使子弟为官，当自言。兴祥辞谢。海陵善之，赐以玉带，诏曰："汝官虽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为济南尹，赐车马、金币、金银器皿，改绛阳军节度使，召为太子少保，封广平郡王，改封钜鹿。正隆初，例夺王爵，迁太子少傅，封申国公，起为定武军节度使。海陵伐宋，兴祥二子从军。世宗即位，海陵尚在淮南，二子未得还。兴祥来见于平州，世宗嘉其诚款，以为秘书监，复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费廪禄。朕在藩邸时，家务皆委执事者，自即位以来，事皆留心。俸禄出于百姓，不可妄费，庖人可约量损减。"近臣献琵琶，世宗却之，谓兴祥曰："朕忧劳天下，未尝以声伎为心，自今勿复有献，宜悉谕朕意。"有司奏南北边事未息，恐财用未给，乞罢修神龙殿凉位工役。上即日使兴祥传诏罢之。久之，以其孙珣为阁门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上谒于良乡，赐银五百两，感风眩，赐医药。未几，卒官。

石抹荣，字昌祖。七世祖仕辽，封顺国王。辽主奔天德，荣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时，荣方六岁，母忽土特满携之流离道路，宗室谷神得之，纳为次室，荣就养于谷神家。惕益既见辽主，委以军事。军败被执，将杀之，金源郡王银术可曰："彼忠于所事，杀之何以劝后。"遂释之。后从伐宋，卒于军中。荣年长，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护卫。熙宗宴饮，命胙王元与荣角力，荣胜之，连仆力士六七人。熙宗亲饮之酒，赐以金币，迁宿直将军。天德初，除开远军节度使。入谢，不觉泣下。海陵问其故。对曰："老母在谷神家，违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诏其母与之俱行，仍赐钱万贯。改天德尹，徙泰宁军，再除延安、东平尹。海陵南征，为神果军都总管，留驻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还镇东平，与户部尚书梁钅求按治山东盗贼。二年，以本官充山东东西、大名等路都统。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忧，起复召为签书枢密院事，北京、东京留守，陕西路统军使，南京、西京留守。荣与河南尹娄室、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贾卖私物、抑贾买民物得罪。靳家奴前为单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虚誉，用是得迁同知太原尹，复多取民利。及为陕州，尚书省奏其事，法当解职削阶，上以靳家奴鼓虚声以诳朝廷，不可恕，特诏除名。荣与娄室削两阶解职。久之，荣除临潢尹，改临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进士第，调怀安丞，迁弘政令，补尚书省令史。有才辩，海陵为宰相，爱之，及篡立，擢起居注，历谏议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贞元三年八月，尚食烹饪失宜，庖

官各杖二百，嗣晖与同知宣徽院事乌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参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张浩及嗣晖于南京，治尚书省事。世宗即位，恶嗣晖巧佞，御史大夫完颜元宜劾奏萧玉、嗣晖、许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晖降通议大夫，放归田里。嗣晖练习朝仪，进止应对闲雅，由是起为丹州刺史，戒谕之曰："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未几，丁母忧，起复为左宣徽使。世宗颇好道术，谓嗣晖曰："尚食官毋于禁中杀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大定七年，蒲察通除肇州防御使，上责其饰诈，因顾嗣晖曰："如卿不可谓无才，但纯实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书于通衢者，称海陵旧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将图不轨。上曰："岂有是哉。"谓嗣晖曰："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炫，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蘖，后当改之。"十年，将有事南郊，廷议嗣晖在海陵时凡宗庙禘祫辄行太常事，复拜参知政事，诏以执政冠服摄太常。礼成，薨。

赞曰：赵兴祥、石抹荣自拔流离艰厄中，而克有所树立，固其识之过人，亦其所遭际致然也。迹世宗之却声伎、减庖人，仁爱若是，而其下孰不兴起哉！

列传第三十列传第三十

○毛硕李上达曹望之大怀贞卢孝俭卢庸李偲徒单克宁本名习显

毛硕，字仲权，甘陵人。宋末，试弓马子弟，硕中选，调高阳关路安抚司准备差使。寻辟河间尉，再辟兵马都监。宗望军至，硕以本部迎降。齐国建，由淮东路第一副将擢知滑州。刘麟伐宋，充行营中军统制军马。天眷间，历汴京路、山东西路兵马都监。皇统元年，权知拱州。宋将张俊据亳州，而柘城酒监房人杰叛以应俊，硕发兵讨之。至柘城，躬扣城门，呼耆老以谕意。县人缚人杰以降。硕径入县署，召百姓慰安之，众皆感悦，刻石纪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帅梁王宗弼承制超武义将军，改知曹州。有书生投书于硕，辞涉谤讪，僚属皆不能堪。硕延之上座，谢曰："使硕常闻斯言，庶乎寡过。"士论以故嘉之。迁郑州防御使，寻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陕西路转运使。硕以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姜，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请视汴京、燕京例给交钞通行。而巩、会、德顺道路多险，盐引斤数太重，请一引分作三四，以从轻便。朝廷皆从之。秦州仓粟陈积，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纳其直，公私便之。改河东南路转运使。上言："顷者，定立商酒课，不量土产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价之增耗，一概理责之，故监官被系，失身破家，折佣逃窜。或为奸吏盗有实钱，而以赊券输官，故河东有积负至四百余万贯，公私苦之。请自今禁约酒官，不得折准赊贷，惟许收用实钱，则官民俱便。"至今行之。秩满，除南京路都转运使。大定六年致仕，卒于家。硕文雅好事，性谨饬，每见古人行事有益于时者，常书置座右，以为莅官之戒云。

李上达，字达道，曹州济阴人。在宋时以廕补官，累东平府司户参军。挞懒取东平，上达给军须，号办治。齐国建，为吏部员外郎，摄户部事。刘豫行什一之法，乐岁输多，歉岁寡取之，盖古人助法也。收敛之时，蓄积盖藏，民或不以实输官，官亦不肯尽信，于是告讦起而狱讼繁，公私苦之。上达论其弊，豫改定为五等之制。齐国废，以河南与宋人，上达随地入宋。宗弼复取河南，上达为同知大名尹，按察陕西、河南。是时，关、陕、蒲、解、汝、蔡民饥，上达辄以便宜发仓粟赈百姓。累迁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上达到官再期，比旧增三十余万贯。户部以其法颁之邻路。上达长于吏事，能治繁剧，猾吏不能欺，所至称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萧，其先临潢人，辽季移家宣德。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年十四，业成，除西京教授。为元帅府书令史，补正令史，转行台省令史。录教授资，补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珏素薄望之，望之愿交不肯纳，遂与蔡松年、许霖构致党狱。改行台吏部员外郎。

海陵为相，尝以书致其私，望之不从。天德元年，调同知石州军州事，坐事免。丁母忧，久之，除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户部员外郎。诏买牛万头给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主给之。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运米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事。进本部郎中，特赐进士及第。

大定初，讨窝斡，望之主军食，给与有节，凡省粮三十万石，省刍草五十万石。帅府以捷入告，议者欲遂罢转输，望之以为元恶未诛，不可弛备。既而大军追讨，果赖以济。以劳进一阶，兼同修国史。请于大盐泺设官榷盐，听民以米贸易，民成聚落，可以固边圉，其利无穷。从之。其后凡贮米二十余万石。及东北路岁饥，赖以济者不可胜数。

三年，上曰："自正隆兵兴，农桑失业，猛安谋克屯田多不如法。"诏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同知中都转运事李涤、礼部侍郎李愿、礼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及望之分道劝农，廉问职官臧否。望之还言，乞汰诸路胥吏，可减其半。诏胥吏如故。于是始禁用贴书云。迁本部侍郎，领复实缮修大内财用，费用大省。复以劳进阶，上召见谕勉之。

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大兴府鞫治。望之恐，使户部令史刘公辅问其事于大兴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语公辅，公辅以语望之。御史台劾奏刘公辅言泄狱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传说何也？"于是，望之决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刘公辅杖一百五十，除名。

顷之，运河堙塞，世宗出郊见之，问其故。主者奏曰："户部不肯经画，岁久以致如此。"上责望之曰："有水运不浚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书省奏当用夫役数万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

《太宗实录》成，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赐金带一、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望之皆赐银币有差。望之叹赏薄，谓人曰："栽

花接本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无何，张景仁迁翰林学士，望之又曰：“止与他人便遣，独不及我哉。”世宗闻之，出望之德州防御使，谓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觊。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为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上书论便宜事：其一，论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宜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百姓亡命及避役军中者，阅实其人，使还本贯。或编近县以为客户，或留为佃户者，亦籍其姓名。州县与猛安事干涉者无相党匿，庶几军民协和，盗贼弭息。其二，论荐举之法虚文无实。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宜令宰执岁举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内外官终秩举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杀为差等。终秩不举者遇转官勒不迁，三品者削后任俸三月。其举者已改除，吏部以类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阙则于类第四品中补授，四品五品以下视此为差。其待以不次者，宰执具才行功实以闻。举当否罪当如律。廉介之士老于令幕无举主者、七考无赃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劳叙。吏部每季图上外路职官姓名，路为一图，大书赃污者于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过以闻。年六十以上者，终更赴调，有司察其视听精力，老疾不堪厘务，给以半禄罢遣。其三，论守边将帅及沿边州县官渔剥军民，擅兴力役，宜岁遣监察御史周行察之。边部有讼，招讨司无得辄遣白身人征断，宜于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县令丞簿中择廉能者，因其风俗，略定科条，务为简易。征断羊马入官籍数，如边部遇饥馑，即以此赈给之。招讨及都监视事，宜限边部馈送驼马。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臣恐数年之后，边防困弊，临时赈济，费财十倍而无益，早为之所，则财用省而边备实矣。官给军箭用尽，则市以补之，皆朽钝不堪用，可每岁给官箭一分，以补其阙。边民阙食给米，地远负重，往往就仓贱卖而去，可计口支钱，则公私两便。陕西正副，宜如猛安谋克用土人一员，队将亦宜参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复其赋役。以廉吏为提举，举察总管府以下官。农隙校阅，以严武备。则太平之时有经略之制矣。

又论六盐场用人，宜令户部公议辟举。论漕运，先计河仓见在几何，通州容受几何，京师岁费几何。今近河州县岁税或六七万石，小民

有入资之费，富室收转输之利，宜计实数以科税入。论民间私钱苦恶，宜以官钱五百易私钱千，期以一月易之，过期以销钱法坐之。论州府力役钱物，户部颁印署白簿，使尽书之，以俟审阅，有畏避不书者坐之。论工部营造调发，妨民生业。诸路射粮军约量人数，习武艺，期以三年成，以息调民。

书奏，多见采纳。以本官行六部事于北边，召拜户部尚书。上数之曰："汝前为侍郎，以不忠外补，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

是时，户部尚书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责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纳或惩德基也，既出，使人谕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宫成，世宗幸新宫，敕望之曰："新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也。"有良民夫妇质身于东京留守完颜彀英家，期终而不遣，尚书省下东京鞫治。望之言彀英为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穷竟，当移他州。

望之久习事，有治钱谷名，性刚愎，颇沾沾自露，希觊执政。而刑部尚书梁肃自详问宋国使还，世宗尝欲以为执政，久而未用，亦颇炫耀求进。世宗谓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肃急于见知，涉于躁进。"遂出梁肃为济南尹。数年，乃召拜参知政事。而望之终于户部尚书，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赐钱三千贯，敕使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二十端、绢二百匹，以其子渊为奉御，泽为笔砚承奉。

其后，尚辇局举出身人年六十余可以临事，世宗曰："岂为此辈惜官邪，但此辈专以盗取官钱为谋生计，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监临格式，以问户部尚书刘玮。玮恐监官谤己，不肯实对。世宗因思望之，叹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

望之初不学，及贵，稍知读书，遂刻苦自致，有诗集三十卷。

大怀贞，字子正，辽阳人。皇统五年，除閤门祗候，三迁东上閤门使。丁母忧，起复符宝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为武胜军都总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御使兼押军万户，改沂州，再迁彰国、安武军节度使。县尉获盗，得一旗，上图亢宿。诘之，有谋叛状，株连几万人。怀贞当以乱民之刑，请诛其首乱者十八人，余皆释之。尝以私忌饭僧数人，就中一僧异常，怀贞问曰："汝何许人也？"对曰："山西人。"复问："曾为盗杀人否？"对曰："无之。"后三日诘盗，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兴中尹。锦州富民萧鹤寿途中杀人，匿府少尹家，有司

捕不得，怀贞以计取之，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卒。

卢孝俭，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调宪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陕西用兵，尚书省发本路税粟赴平凉充军实，期甚严迫。孝俭辄易以金帛，驰至平凉，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称之。用廉，进官二阶，迁同知广宁尹。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累迁山东东路转运使。孝俭素褊躁，与同僚王公谨失欢。其子尝私用官帑，孝俭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转运使，公谨乃发其事。孝俭闻被逮，莫测所以，行至章丘，自缢死。

卢庸，字子宪，蓟州丰润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唐州军事判官，再调定平县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转运副使，改中都户籍判官。察廉，迁礼部主事，累官凤翔治中。大安三年，征陕西屯田军卫中都，以庸签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还屯田军，庸改乾州刺史，入为吏部郎中。至宁元年，改陕西按察副使。夏人犯边，庸缮治平凉城池，积刍粟，团结土兵为备。

十一月，夏人掠镇戎，陷泾、邠，遂围平凉。庸矢尽，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济急用，出府库赏有功者，人乐为死，平凉赖以完。贞祐二年，庸移书陕西行省仆散端，大概谓庆阳、平凉、德顺陕西重地，长安以西邠为厄塞，当重兵屯守。诏赏平凉功，庸进官四阶，迁按察转运使。三年，诏诸道按察司讲究防秋，庸陈便宜曰："自□延至积石，虽多沟坂，无长河大山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御侮，其人皆刚猛善斗，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时犯边，此近年深患也。人情乐土，且耕且战，缓急将自奋。"又曰："防秋之际，宜先清野。"又曰："掌军之官不宜临时易代，兵家所忌，将非其人，屡代何益？"无何，有言庸老不胜任者，即罢之。未几，改定海军节度使，山东乱，不能赴，按察司劾之，当夺两官，审理官直之。庸以病请求医药，遂致仕。兴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进士，调辽山簿，累官户部主事。丁母忧，起复旧职，除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仆散忠义行省事于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选也。"三年，权知登闻检院，再迁户部侍郎。上曰："户部财用出入，朕难其人。卿非旧劳，资叙尚浅，勿以秩满例升三品，因循岁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贷。"偲每朝会与高德基屏人私语。上闻而怪之，问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干事吏

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御使。沂南边郡，户部符借民闲田，种禾取藁秸，备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则农民失业。”具奏止之。转运司牒郡输粟朐山，调急夫数万人，是时久雨泥泞，挽运不能前进。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廪，见储粮数可支半岁，即具其事牒运司，请缓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县街陌间听民作廛舍，取其僦直。至是，罢收僦直，廛舍一切撤毁。他郡奉承号令，督百姓必尽撤去，使街陌绳齐矢棘如初时然后止。偲独教民撤治前却不齐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陕西西路转运使，卒。

赞曰：毛硕、李上达、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无取焉。

徒单克宁，本名习显，其先金源县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后徙置猛安于山东，遂占籍莱州。父况者，官至汾阳军节度使。克宁资质浑厚，寡言笑，善骑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希尹，克宁母舅。熙宗问希尹表戚中谁可侍卫者，希尹奏曰：“习显可用。”以为符宝祗候。是时，悼后干政，后弟裴满忽土侮克宁，克宁殴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习显刚直，必汝之过也。”已而充护卫，转符宝郎，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改忠顺军节度使。

克宁娶宗干女嘉祥县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为西京留守，构致其罪诛之，因降克宁知滕阳军。历宿州防御使、胡里改路节度使、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大定初，诏克宁以本路兵会东京。迁左翼都统。诏与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从右副元帅完颜谋衍讨契丹窝斡。趋济州。谋衍用契丹降吏飑者计策袭贼辎重，克宁与纥石烈志宁为殿，与贼遇于长泺。谋衍使伏兵于左翼之侧。贼二万余蹑吾后，又以骑四百余突出左翼伏兵之间，欲绕出阵后攻我。克宁与善射二十余人拒之。众曰：“贼众我寡，不若与伏兵合击，或与大军相依，可以万全。”克宁曰：“不可。若贼出阵后，则前后夹击，我败矣，大军不可俟也。”于是奋击，贼乃却。左翼万户襄与大军合击之，贼遂败，追奔十余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复追及贼于霿{□松}河。左翼军先与贼战，克宁以骑二千追掩十五里，贼迫涧不得亟渡，杀伤甚众。贼收军返旆，大军尚未至，克宁令军士下马射贼，贼遂引而南。

是时，窝斡已再北，元帅谋衍利卤掠，驻师白泺。世宗讶其持久，遣问之。谋衍曰：“贼骑壮，我骑弱，此少驻所以完养马力也。不然，非益万骑不可胜。”克宁奋然而言曰：“吾马固不少，但帅不得人耳。其意

常利虏掠，贼至则引避，贼去则缓随之，故贼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践之余，此吾马所以弱也。今诚能更置良帅，虽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骑虽十倍，未见其利也。”朝廷知其议，召还谋衍，以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右副元帅。师将发，贼声言乞降。克宁曰：“贼初困蹙，且无降意，所以扬言者，是欲缓吾师期也。不若攻其未备，贼若挫衄，则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击之，可一战而定也。”忠义以为然，乃与克宁出中路，遂败贼兵于罗不鲁之地。贼奔七渡河，负险为栅，克宁觇知贼栅之背其势可上，乃潜师夜登，俯射之，大军自下攻，贼溃，皆遁去。

契丹平，克宁除太原尹。未阅月，宋吴璘侵陕右，元帅左都监徒单合喜乞益兵，遣克宁佩金牌，驻军平凉。诏合喜曰：“朕遣克宁参议军事，此其智勇足敌万人，不必益军也。”克宁至，下令安辑，未几，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仆散忠义驻南京节制诸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边事，克宁改益都尹，兼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四年，元帅府欲遣左都监璋以兵四千由水路进，诏曰：“可付都统徒单习显，仍益兵二千，择良将副之。璋可经略山东。”于是，克宁出军楚、泗之间，与宋将魏胜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胜取弊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万人屯于淮渡南岸、运河之间。克宁使斜卯和尚选善游者没水，系大绳植木上，数百人于岸上引绳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彻去沉船。进至淮口，宋兵来拒，隔水矢石俱发。斜卯和尚以竹编篱捍矢石，复拔去植木沉船，师遂入淮。与宋兵夺渡口，合战数四，猛安长寿先行薄岸，水浅，先率劲卒数人涉水登岸，败其津口兵五百人，余众皆济。宋兵四百余自清河口来，镇国上将军蒲察阿离合懑以步兵百人御之。克宁自与扎也银术可五骑先行六七里与战，银术可先登，奋击败之。宋大兵整阵来拒，克宁麾兵前战，自旦至午，宋兵败，逾运河为阵，余众数千皆走入营中。克宁使以火箭射其营舍，尽焚，逾河撤桥，与其大军相会。隔水射之，宋兵不能为阵。猛安钞兀以六十骑击宋骑兵千余，不利，少却。克宁以猛安赛剌九十骑横击之，宋兵大败。追至楚州，射杀魏胜，遂取楚州及淮阴县。是役也，赛剌功居多。是时，宋屡遣使请和，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约以世为叔侄国，割还海、泗、唐、邓四州。宋人尚迁延有请，及克宁取楚州，宋人乃大惧，一一如约。

兵罢，改大名尹，历河间、东平尹，召为都点检。十一年，从丞相志宁北伐，还师。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东宫，赐克宁金带。明年，迁枢密副使，兼知大兴府事，改太子太保，枢密副使如故。拜平章

政事，封密国公。

克宁女嫁为沈王永成妃，得罪，克宁不悦，求致仕，不许，罢为东京留守。明年，上将复相克宁，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统军使。遣使者谕之曰："统军使未尝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过京师入见。"克宁至京师，复拜平章政事，授世袭不扎土河猛安兼亲管谋克。

世宗欲以制书亲授克宁，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宁已受制，上谓克宁曰："此制朕欲亲授与卿，误授之于外也。"又曰："朕欲尽徙卿宗族在山东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无以尽给之。"乃选其最亲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谭国公。克宁辞曰："臣无功，不明国家大事，更内外重任，当自愧。乞归田里，以尽余年。"上曰："朕念众人之功无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体，毋复多让。"克宁出朝，上使徒单怀忠谕之曰："凡人醉时醒时处事不同，卿今日亲宾庆会，可一饮，过今日可勿饮也。"克宁顿首谢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

克宁为相，持正守大体，至于簿书期会，不屑屑然也。世宗尝曰："习显在枢密，未尝有过举。"谓克宁曰："宰相之职，进贤为上。"克宁谢曰："臣愚幸得备位宰辅，但不能明于知人，以此为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为尚书令，克宁为左丞相，徙封定国公，恳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赖，年虽及，未可去也。"后三日，与守道奏事，俱跪而请曰："臣等齿发皆衰，幸陛下赐以余年。"上曰："上相坐而论道，不惟其官惟其人，岂可屡改易之邪？"顷之，克宁改枢密使，而难其代。复以守道为左丞相，虚尚书令位者数年，其重如此。未几，以司徒兼枢密使。二十二年，诏赐今名。二十三年，克宁复以年老为请。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劳夙夜，除卿枢密使亦可以优逸矣。朕念旧臣无几人，万一边隅有警，选将帅，授方略，山川险要，兵道军谋，舍卿谁可与共者？勉为朕留！"克宁乃不敢复言。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国，诏左丞相守道与克宁俱留中都辅太子。上谓克宁曰："朕巡省之后，万一有事，卿必躬亲之，毋忽细微，图难于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赐宴北部，诏克宁行左丞相事。

是时，世宗自上京还，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于京师，诸王妃主入宫吊哭，奴婢从入者多，颇喧杂不严。克宁遣出之，身护宫门，严饬殿廷宫门禁卫如法，然后听宗室外戚入临，从者有数。谓东宫官属曰："主上巡幸，未还宫阙，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时能以死报国

乎？吾亦不敢爱吾生也。”辞色俱厉，闻者肃然敬惮。章宗时为金源郡王，哀毁过甚，克宁谏曰：“哭泣，常礼也。郡王身居冢嗣，岂以常礼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读完颜匡曰：“尔侍太子日久，亲臣也。郡王哀毁过甚，尔当固谏。谨视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讣至，哀恸者屡矣。闻克宁严饬宫卫，谨护皇孙，嘉其忠诚而愈重之。

九月，世宗还京师。十一月，克宁表请立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系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寝已毕，东宫虚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圣超越前古，宁不察此。事贵果断，不可缓也。缓之则起觊觎之心，来谗佞之言。谗佞之言起，虽欲无疑得乎？兹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岂惟储位久虚，而骨肉之祸，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愿亟立嫡孙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释天下之惑，塞觊觎之端，绝构祸之萌，则宗庙获安，臣民蒙福。臣备位宰相，不敢不尽言，惟陛下裁察。”逾月，有诏起复皇孙金源郡王判大兴尹，封原王。世宗诸子中赵王永中最长，其母张玄征女，玄征子汝弼为尚书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为广宁尹。于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宁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为右丞相，因使克宁辅导之。原王为丞相方四日，世宗问之曰：“汝治事几日矣？”对曰：“四日。”“京尹与省事同乎？”对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书省总大体，所以不同也。”数日，复谓原王曰：“宫中有四方地图，汝可观之，知远近厄塞也。”世宗与宰相论钱币，上曰：“中外皆患钱少，今京师积钱止五百万贯，除屯兵路分其他郡县钱可运至京师。”克宁曰：“郡县钱尽入京师，民间钱益少矣。若起运其半，其半变折轻赍，庶几钱货流布也。”上嘉纳之。章宗虽封原王，为丞相，克宁犹以未正太孙之位，屡请于世宗，世宗叹曰：“克宁，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见于香阁，既退，原王已出，克宁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孙，世宗许之。庚申，诏立原王右丞相为皇太孙。

明日，徒单公弼尚息国公主纳币，赐六品以上宴于庆和殿。上谓诸王大臣曰：“太尉忠实明达，汉之周勃也。”称叹再三。克宁进酒，上举觞为之酹。有诏给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复求解机务。上曰：“卿遽求去邪？岂朕用卿有未尽乎？或因喜怒用刑赏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辅朕。卿若思念乡土，可以一往，不必谢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从容至暑月还京师相见。”四月，克宁还朝，入见上。上问曰：“卿往乡中，百姓皆安业否？”克宁曰：“生业颇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几，以丞相监修国史。上问史事，奏曰：“臣闻古者人君不观史，愿陛下勿观。”上曰：“朕岂欲观此？深知史事不

详，故问之耳。”初，泸沟河决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复故道。上曰：“鬼神虽不可窥测，即获感应如此。”克宁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则弗享矣。报应之来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颇信神仙浮图之事，故克宁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进遗留物，上怪其礼物薄。克宁曰：“此非常贡，责之近于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剑等还之。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宁第。初，上欲以甲第赐克宁，克宁固辞，乃赐钱，因其旧居宏大之。毕工，上临幸，赐金器锦绣重彩，克宁亦有献。上饮欢甚，解御衣以衣之。诏画克宁像藏内府。

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宁率宰执入问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谓克宁曰：“皇太孙年虽弱冠，生而明达，卿等竭力辅之。”又曰：“尚书省政务权听于皇太孙。”克宁奏曰：“陛下幸上京时，宣孝太子守国，许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权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诏皇太孙摄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诏太孙与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宁奏曰：“皇太孙与诸王宜别嫌疑，正名分，宿止同处，礼有未安。”诏太孙居庆和殿东庑。丙戌，诏克宁以太尉兼尚书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为右丞相，右丞张汝霖为平章政事。戊子，诏克宁、襄、汝霖宿于内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宁等宣遗诏，立皇太孙为皇帝，是为章宗。徙封为东平郡王。诏克宁朝朔望，朝日设坐殿上。克宁固辞，诏近臣勉谕。克宁涕泣谢曰：“怜悯老臣，幸免常朝，岂敢当坐礼。”其后，每朝必为克宁设坐，克宁侍立益敬。即位诏文“凡除名开落官吏并量材录用”，张汝霖奏真盗枉法不可恕，克宁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赃吏误沾恩宥其害小，国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无何，进拜太傅，兼尚书令，赐尚衣玉带。乞致仕，不许。诏译《诸葛孔明传》赐之。诏尚书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录之，细事不须亲也。”赐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钱千万、重彩二百端、绢二千匹。

尚书省奏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听之，上曰：“其应袭猛安谋克者学于太学可乎？”克宁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颇好辞章，而疆埸方有事，故克宁言及之。

明昌二年，克宁属疾，章宗往视之。克宁顿首谢曰：“臣无似，尝蒙

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属以上相，今臣老病，将先犬马填沟壑，无以辅明主绥四方。陛下念臣驽怯，亲枉车驾临幸，死有余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师，封淄王，加赐甚厚。是岁二月，薨，遗表，其大概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轻小人而终昵之。愿陛下慎终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诏有司护丧事，归葬于莱州，谥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庙廷，图像衍庆宫。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庙廷。

赞曰：徒单克宁可谓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劳。《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贵。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满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职业，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谏期必行，言期必听，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列传第三十一列传第三十一

○显宗诸子章宗诸子卫绍王子宣宗三子独吉思忠承裕仆散揆抹捻史乂搭宗浩

显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圣皇后生宣宗，诸姬田氏生郓王琮、瀛王瑰、霍王从彝，刘氏生瀛王从宪，王氏生温王玠。

郓王琮，本名承庆，母田氏，其后封裕陵充华。琮仪观丰伟，机警清辩，性宽厚，好学。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及长，轻财好施，无愠色，善吟咏，不喜闻人过，至于骑射绘塑之艺，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郓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获火罗合打世袭猛安，留京师。五年，薨。上辍朝，亲临奠于殡所。谥曰庄靖，改庄惠。

瀛王瑰，本名桓笃，郓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内行修饬，工诗，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国公。二十六年，加崇进。章宗即位，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敕葬事所须皆从官给，命工部侍郎胥持国等典丧事。比葬，帝三临奠，哭之恸。谥曰文敬。其后帝谓辅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为善人，故朕尝令在左右。温王虽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从彝，本名阿怜，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养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国公，加崇进。二十六年，赐名瓒。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谕旨有司曰：“丰、郓、瀛、沂四王府各赐奴婢七百人。”四年，诏追封故鲁王孰辇为赵王，以从彝为赵王后。承安元年，为兵部尚书，改封蔡。四年，除秘书监。泰和五年，赐今名。八年，封霍。贞祐二年，薨。

瀛王从宪，本名吾里不，母刘氏，后封裕陵茂仪。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琦。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寿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进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赐今名。六年，授秘书监。八年，薨。

从宪风仪秀峙，性宽厚，善骑射，待府僚以礼，秩满去者皆有赆。帝尤爱重，初以病闻，即临问之，赐钱五百万。还宫，诏府僚上其疾增

损状，仍敕门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恸，为辍朝临奠者再。谕旨判大睦亲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规画。闻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护其丧葬，敛以内库之服，其余所须，亦从官给。谥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谋良虎，母王氏，后封裕陵婉仪。玠幼颖秀，性温厚，好学。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讣闻，上为辍朝，亲临奠哭之。谥曰悼敏。

章宗钦怀皇后生绛王洪裕，资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诸姬生荣王洪熙、英王洪衍、寿王洪辉。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邻。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时显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闻皇曾孙生，喜甚。满三月，宴于庆和殿，赐曾孙金鼎，金香合，重彩二十端，骨睹犀、吐鹘玉山子、兔兒垂头一副，名马二匹。章宗进玉双驼镇纸、玉琵琶拨、玉凤钩、骨睹犀具佩刀、衣服一袭。世宗御酒歌欢，乙夜方罢。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绛王，赐名。

洪靖，本名阿虎懒，明昌三年生。生而警秀，上所锺爱。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荆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熙，本名讹鲁不，明昌三年生，未弥月薨。承安四年，追封荣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几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赐名，加开府仪同三司。

洪辉，本名讹论，承安二年五月生，弥月，封寿王。闰六月壬午，病急风，募能医者加宣武将军，赐钱五百万。甲申，疾愈，印《无量寿经》一万卷报谢，衍庆宫作普天大醮七日，无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备礼葬。

忒邻，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称贺，三品以上进礼物。泰和三年，薨。

卫绍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赐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瑄，按辰曰

璪。泰和七年，诏按辰出继郑王永蹈后，诏曰："朕追惟郑邸，误蹈非彝，藁窆原野，多历岁年，怛然轸怀，有不能已，乃诏追复王爵，备礼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为郑王后，守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为王，从恪胙王，有任王、巩王，余弗传。是岁，从恪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从恪为皇太子。至宁末，胡沙虎杀卫王，从恪兄弟皆废居中都。贞祐二年，徙郑州。四年，徙居南京。天兴元年，崔立以从恪为梁王，汴京破，死焉。

赞曰：章宗晚年，继嗣不立，遂属意卫绍王。卫绍历年不永，诸子凡禁锢二十余年，镐厉王诸子禁锢四十余年，长女鳏男皆不得婚嫁。天兴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后可知矣。

庄献太子，名守忠，宣宗长子也。其母未详，说在《王后传》。胡沙虎既废卫王，时上未至，迎守忠入居东宫。贞祐元年闰九月甲申，立为皇太子，诏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宗之遗统，方夙夜以靡遑，将上以承九庙之灵，而下以系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温良，地居长嫡，以次第言之，则宜升储嗣，以典礼质之，则足愜群情，其立为皇太子。"十月己未，以镇国上将军。太子少保阿鲁罕为太子少师。庚申，上遣谕曰："朕宫中每事裁减，汝亦宜知时难，斟酌撙节也。"又谓曰："时方多艰，每事当从贬损，吾已放宫人百余矣，东宫无用者亦宜出之。汝读书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宣宗迁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临奠殡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门外五里。谥庄献。五月，立其子铿为皇太孙，始二岁。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赐谥冲怀太孙。

玄龄，或曰庄献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丽妃史氏所生。

荆王守纯，本名盘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庞氏。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上谕帅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谙，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规戒。凡见将校，令谦和接遇可也。"三年，为枢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兴定元年，授世袭东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

瓛，误书转运副使张正伦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当治之，何必关朕耶？"是年三月，进封英王。时监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责，杖司马及大奴尤不法者数人。四年九月，守纯欲发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员外郎王阿里谋之，且属令勿泄，而石鲁剌、胡鲁辄以告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

高琪伏诛，守纯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免死，除名，石鲁剌、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谕守纯曰："始吾以汝为相者，庶几相辅，不至为人讥病耳。汝乃惟饮酒耽乐，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闻人言己过，虽自省无之，亦未敢容易去怀也。"又曰："吾所以责汝者，但以崇饮不事事之故，汝勿过虑，遂至夺权。今诸相皆老臣，每事与之商略，使无贻物议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笃，将夕，守纯趣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守纯在宫，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余屯东华门外。部署定，扣门求见。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开门。哀宗入，宰相把胡鲁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砺，不听入宫，以护卫四人监守纯于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

正大元年正月，进封荆王，罢平章政事、判睦亲府，封真妃庞氏为荆国太妃，三月，或告守纯谋不轨，下狱推问。慈圣宫皇太后有言于帝，由是获免，语在《皇后传》。守纯三子，长曰讹可，封肃国公，天兴元年三月进封曹王，出质于军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巩王。

天兴初，守纯府第产肉芝一株，高五寸许，色红鲜可爱，既而枝叶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闻，铲去复生者再。夜则房榻间群狐号鸣，秉烛逐捕则失所在。未几，讹可出质，哀宗迁归德。明年正月，崔立乱。四月癸巳，守纯及诸宗室皆死青城。

赞曰：《诗》云："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信哉！守忠立为太子，未几而薨，其子铿立，又薨，哀宗复乏嗣，岂非天乎。正大间，国势日蹙，本支殆尽，哀宗尚且疏忌骨肉，非明惠之贤，荆王几不能免，岂"宗子维城"之道哉！

独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为行省都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承安三年，除兴平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思忠增缮，用工七十五万，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劳，赐诏奖谕曰："直乾之维，扼边之要，正资守备，以靖翰藩，垣垒弗完，营屯未固。卿督兹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劳，时非

淹久，已臻休毕，仍底工坚。赖尔忠勤，办兹心画，有嘉乃力，式副予怀。”赐银五百两、重币十端。入为签枢密院事，转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韩侂胄用事，请遣使诘问。上召大臣议。左丞相宗浩曰：“宋久败之国，必不敢动。”思忠曰：“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其后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议伐宋事，大臣犹言无足虑者。或曰：“鼠窃狗盗，非用兵也。”思忠执前议曰：“不早为之所，彼将误也。”上深然之。

七年正月，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围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请命大臣节制其军，及益兵攻之。思忠请行。上曰：“以执政将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诸军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赏立功者。诏大臣宿于秘书监，各具奏帖以闻。明日，诏百官集议于广仁殿，问对者久之。既而宋人来请和，议遂寝。

顷之，进拜尚书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与参知政事承裕将兵屯边，方缮完乌沙堡，思忠等不设备，大元前兵奄至，取乌月营，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败绩于会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颇读孙、吴书，以宗室子充符宝祗候。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迁殿中侍御史，改右警巡使、彰德军节度副使、刑部员外郎，转本部郎中。历会州、惠州刺史、迁同知临潢府事，改东北路招讨副使。以病免，起为西南招讨副使。

泰和六年，伐宋，迁陕西路统军副使，俄改通远军节度使、陕西兵马都统副使，与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宋吴曦兵五万由保岔、姑苏等谷袭秦州，承裕、璘以骑兵千余人击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战，宋兵大败，斩首四千余级。诏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于其职，故命汝与完颜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万足以办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与汝军相合，计可六万，斯亦足以办矣。仲温、高琪兵道险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关才四百里耳，从长计画，以副朕意。”诏完颜璘曰：“汝向在北边，以干勇见称，顷以过失，逮问有司。近知与宋人奋战，故特赦免，仍充副统，如能佐承裕立功业，朕于官赏，岂复吝惜。闻汝临事颇黠，若复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吴曦使其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入赤谷，承

裕、璘及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将唐括按答海率骑二百驰击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溃。追奔至阜郊城，斩二千余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斩杨雄、李珪于阵，冯兴仅以身免。承裕进兵，克成州。

八年，罢兵，迁河南东路统军使，兼知归德府事，俄改知临潢府事。赐金带、重币十端、银百五十两。大安初，召为御史中丞。三年，拜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行省戍边。乌沙堡之役，不为备，失利，朝廷独坐思忠，诏承裕主兵事。

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县中土豪请以土兵为前锋，以行省兵为声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问此去宣德间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涧曲折，我辈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卫绍王犹薄其罪，除名而已。崇庆元年，起为陕西安抚使。至宁元年，迁元帅右监军，兼咸平府路兵马都总管，与契丹留可战，败绩。改同判大睦亲府事、辽东宣抚使。贞祐初，改临海军节度使，卒。

赞曰：曹刿有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气为主，会河堡之役，独吉思忠、承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

仆散揆，本名临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武庄公忠义之子也。少以世胄，选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韩国大长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历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为殿前左卫将军。罢职，世宗谕之曰："以汝宣献皇后之亲，故令尚主，置之宿卫，谓当以忠孝自励。日者乃与外人窃议，汝腹中事，朕不能测，其罢归田里。"寻起为泺州刺史，改蠡州，入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书。

章宗即位，出为泰定军节度使，改知临洮府事。以政绩闻。升河南路统军使。陕西提刑司举揆"刚直明断，狱无冤滞。禁戢家人，百姓莫识其面。积石、洮二州旧寇皆遁，商旅得通"。于是进官一阶，仍诏褒谕。

明昌四年，郑王永蹈谋逆，事觉，揆坐尝私品藻诸王，独称永蹈性善，静不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几，复五品阶，起为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以战功迁西北路副招讨，进官七阶，赐金马盂一、银二百两、重

彩一十端。复以战功升西南路招讨使兼天德军节度使，赐金五十两、重彩一十端。复出御边，当转战出塞七百里，至赤胡睹地而还。优诏褒谕，迁一官，仍许其子安贞尚邢国长公主，且许揆入谢，礼成，归镇。

会韩国大长公主薨，揆来赴，上谕之曰："北边之事，非卿不能办。"乃赐战马二，即日遣还。揆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候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复以手诏褒谕，且欲大用，以知兴中府事纥石烈子仁代之，敕尽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参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爱割蛮世袭猛安。进拜尚书右丞。寻出经略边事，还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为宣抚河南军民使。上谕之曰："朕即位以来，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体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尝总师南边，效力先朝，今复委卿，谅无过举。朕非好大喜功，务要宁静内外。宋人屈服，无复可议，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扫荡江左，以继尔先公之功。"即以尚厩名马、玉束带、内府重彩及御药赐之。揆至汴，搜练将士，军声大振。会天寿节，特遣其子安贞赐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饮揆，及上秋猎所亲获鹿尾舌为赐。宋人服罪，即罢宣抚使，召揆还。

六年春，宋人复数路来侵，取泗州，取灵璧，围寿春。命揆为左副元帅以讨之。揆至军前，集诸将校告以朝廷吊伐之意，分遣将士御敌。复取临淮、蕲县，而符离、寿春之围亦解去，敌屡败衄，悉遁出境。上即遣提点近侍局乌古论庆寿持手诏劳问征讨事宜，仍赐玉具剑一、玉荷莲盏一、金器一百两、重彩一十端。寻复以诏褒谕，赐玉鞍勒马二及玉具佩刀、内府重彩、御药，以旌其功。

宋人既败退，上欲进讨，乃召揆赴阙，戒以师期，宴于庆和殿，亲谕之曰："朕以赵扩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画。曾未期月，诸处累报大捷。振我国威，挫彼贼锋，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宠锡甚厚，特收其次子宁寿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还军。

十月，揆总大军南伐，分兵为九路进。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测淮水，惟八叠滩可涉，即遣奥屯骧扬兵下蔡，声言欲渡。宋帅何汝砺、姚公佐悉锐师屯花靥以备。揆乃遣右翼都统完颜赛不、先锋都统纳兰邦烈潜渡八叠，驻南岸。揆麾大军直压其阵。敌不虞我卒至，皆溃走，自相蹂践，死于水者不可胜计。进夺颍口，下安丰军，遂攻合肥，取滁州，尽获其军实。上遣使谕之曰："前

得卿奏，先锋已夺颍口，偏师又下安丰，斩馘之数，各以万计。近又西帅奏捷，枣阳、光化既为我有，樊城、邓城亦自溃散。又闻随州阖城归顺，山东之众久围楚州，陇右之师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赵扩闻之，料已破胆，失其神守。度彼之计，乞和为上，昔尝画三事付卿，以今事势计之，径渡长江，亦其时矣。淮南既为我有，际江为界，理所宜然。如使赵扩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俘掠，一如所谕，亦可罢兵。卿宜广为渡江之势，使彼有必死之忧，从其所请而纵之，仅得余息偷生，岂敢复萌他虑。卿于此时，经营江北，劳徕安集，除其虐政横赋，以良吏抚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虽未系赵扩之颈，而朕前所画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见时，已尝议定，今复谆谆者，欲决卿成功尔。机会难遇，卿其勉之。”

既而宋帅丘濿果奉书乞和，揆以前五事谕而遣之。复进军围和州，敌以骑万五千驻六合，揆侦知之，即以右翼掩击，斩首八千级，进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扬诸路之冲。乃整列军骑，毕张旗帜，沿江上下，皆金兵焉。于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数万保河桥，复遣统军纥石烈子仁往攻之，分军涉浅，潜出敌后。敌见之大惊，不战而溃，斩首二万余级，生擒其帅刘挺、常思敬、萧从德、莫子容，皆宋骁将也。遂下真州。宋复遣陈璧来告和，揆以乞辞未诚，徒欲缓师，欲之。宋人既丧败，不获请成，乃决巨胜、成公、雷塘渚积水以为阻，尽焚其庐舍储积，过江遁去。

揆以方春地湿，不可久留，且欲休养士马，遂振旅而还。次下蔡，遇疾。诏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宁寿引太医诊视，仍遣中使抚问。泰和七年二月，薨。讣闻，上哀悼之，辍朝，遣使迎丧殡于都城之北。百官会吊，车驾临奠哭之，赙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五十端、绢五百疋，其葬祭物皆从官给。谥曰武肃。

揆体刚内和，与物无忤，临民有惠政。其为将也，军门镇静，尝罚必行。初渡淮，即命彻去浮梁。所至皆因粮于敌，无馈运之劳。未尝轻用士卒，而与之同甘苦，人亦乐为之用。故南征北伐，为一代名将云。

抹捻史乂搭，临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袭谋克。史乂搭幼袭爵，守边有劳。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御使事。

五月，宋将李爽围寿州，田俊迈陷蕲县，平章政事仆散揆谓诸将曰：“符离、彭城，齐鲁之蔽，符离不守，是无彭城，彭城陷则齐鲁危矣。”乃遣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与史乂搭以精骑三千戍宿州。俊迈果

率步骑二万来袭，邦烈、史乂搭逆击，大破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众五万继至，遂围城，攻之甚力，城中丛射，敌不能逼。会淫雨潦溢，敌露处劳倦，邦烈遣骑二百潜出敌后突击之。敌乱，史乂搭率骑蹂之，杀伤数千人。敌复闻援军将至，遂夜遁。邦烈、史乂搭蹑其后，黎明合击，大破之，获田俊迈。十月，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史乂搭为骁骑将中军副统，克安丰军，战霍丘、花靥，功居多。十二月，从攻和州，中流矢卒。

史乂搭形不过中人，而拳勇善斗，所用枪长二丈，军中号为“长枪副统”。又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每用百数，散置铠中，遇敌抽箭，以鞭挥之，或以指钳取飞掷，数矢齐发，无不中，敌以为神。其箭皆以智创，虽子弟亦不能传其法。在北部守厌山营，敌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将士皆惋惜之。

内族宗浩，字师孟，本名老，照祖四世孙，太保兼都元帅汉国公昂之子也。贞元中，为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辽阳，昂遣宗浩驰贺。世宗见之喜，命充符宝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帅置幕山东，宗浩领万户从行，仍授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丁父忧，起复，承袭因闵斡鲁浑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丧解，服阕，授同知陕州防御使事。察廉能第一等，进官一阶，升同知彰化军节度使事，累迁同签枢密院事，改曷苏馆节度使。

世宗谓宰臣曰：“宗浩有才干，可及者无几。”二十三年，征为大理卿，逾年授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辞，世宗谕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属，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体朕意。”因赐金带遣之。二十六年，为赐宋主赵甗生日使。还，授刑部尚书，俄拜参知政事。

章宗即位，出为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时阻珊亦叛，内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诏议其事。襄以谓若攻破广吉剌，则阻珊无东顾忧，不若留之，以牵其势。宗浩奏：“国家以堂堂之势，不能扫灭小部，顾欲藉彼为捍乎？臣请先破广吉剌，然后提兵北灭阻珊。”章再上，从之。诏谕宗浩曰：“将征北部，固卿之诚，更宜加意，毋致后悔。”宗浩觇知合底忻与婆速火等相结，广吉剌之势必分，彼既畏我见讨，而复掣肘仇敌，则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领军二百为先锋，戒之曰：“若广吉剌降，可就征其兵以图合底忻，仍侦余部所在，速使来报，

大军当进，与汝击破之必矣。”合底忻者，与山只昆皆北方别部，恃强中立，无所羁属，往来阻珊、广吉剌间，连岁扰边，皆二部为之也。撒入敌境，广吉剌果降，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

宗浩北进，命人赍三十日粮，报撒会于移米河共击敌，而所遣人误入婆速火部，由是东军失期。宗浩前军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统石鲁、浑滩两部，击走之，斩首千二百级，俘生口车畜甚众。进至呼歇水，敌势大蹙，于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诏，谕而释之。胡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讨之。乃移军趋移米，与迪列土遇，击之，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合底忻等恐大军至，西渡移米，弃辎重遁去。撒与广吉剌部长忒里虎追蹑及之，于窊里不水纵击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获驼马牛羊不可胜计。军还，婆速火乞内属，并请置吏。上优诏褒谕，迁光禄大夫，以所获马六千置牧以处之。明年，宴赐东北部，寻拜枢密使，封荣国公。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

会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官田多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诣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余万顷。还，坐以倡女自随，为宪司所纠，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复为枢密使，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议筑壕垒以备守戍，廷臣多异同。平章政事张万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独谓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毕，上赐诏褒赉甚厚。撒里部长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诏征还，入见，优诏奖谕，躐迁仪同三司，赐玉束带一、金器百两、重币二十端，进拜左丞相。

宋人畔盟，王师南伐，会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帅往督进讨。宗浩驰至汴，大张兵势，亲赴襄阳巡师而还。宋人大惧，乃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以书乞和。宗浩以辞旨未顺却之，仍谕以称臣、割地、缚送元谋奸臣等事。岩复遣方信孺赍其主赵扩誓稿来，且言扩并发三使，将贺天寿节及通谢，仍报其祖母谢氏殂，致书于都元帅宗浩曰：

方信孺还，远贻报翰及所承钧旨，仰见以生灵休息为重，曲示包容矜轸之意。闻命踊跃，私窃自喜，即具奏闻，备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载之仁，与都元帅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谢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诣行省，以请定议。区区之愚，实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

幸垂听焉。

兵端之开，虽本朝失于轻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为不早。自去岁五月，编窜邓友龙，六月又诛苏师旦等。是时大国尚未尝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诸军屯于境外者尽令彻戍而南，悔艾之诚，于兹可见。惟是名分之谕，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无佳兵之意，况关系至重，又岂臣子之所敢言？

江外之地，恃为屏蔽，傥如来谕，何以为国？大朝所当念察。至于首事人邓友龙等误国之罪，固无所逃，若使执缚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罚于臣下。所有岁币，前书已增大定所减之数，此在上国，初何足以为重轻，特欲藉手以见谢过之实。傥上国谅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计。矧惟兵兴以来，连岁创残，赋入屡蠲，若又重取于民，岂基元元无穷之困，窃计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于通谢礼币之外，别致微诚，庶几以此易彼。

其归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无所用，岂以去来为意。当隆兴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洎和议之定，亦尝约各不取索，况兹琐琐，诚何足云。傥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处驱掠人，悉当护送归业。

夫缔新好者不念旧恶，成大功者不较小利。欲望力赐开陈，捐弃前过，阔略他事，玉帛交驰，欢好如初，海内宁谧，长无军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泽洋溢，鼎彝所纪，方册所载，垂之万世，岂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诞节将临，礼当修贺，兼之本国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续津发，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鉴其至再至三有加无已之诚，亟践请盟之诺，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无极。誓书副本虑往复迁延，就以录呈。

初，信孺之来，自以和议遂成，辄自称通谢使所参议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为通问使所参议官，信孺援以为例。宗浩怒其轻妄，囚之以闻。朝廷亦以其为行人而不能孚两国之情，将留之，遣使问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还必得罪，拘之适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数其恍易，而释遣之使归，自穷无辞以白其国人，则扩、侂胄必择谨厚者来矣。"于是遣之，而复张岩书曰：

方信孺重以书来，详味其辞，于请和之意虽若婉逊，而所画之事犹未悉从，惟言当还泗州等驱掠而已。至于责贡币，则欲以旧数为增，追

叛亡，则欲以横恩为例，而称臣、割地、缚送奸臣三事，则并饰虚说，弗肯如约。岂以为朝廷过求有不可从，将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与我军角一日胜负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虑以计将来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语形于尺牍而勤邮传，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岂不以生灵为念，盖犯顺负义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国犯盟，侵我疆埸，帅府奉命征讨，虽未及出师，姑以逐处戍兵，随宜捍御，所向摧破，莫之敢当，执俘折馘，不可胜计，余众震慑靡然奔溃。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劳而复。今乃自谓捐其已得，敛军彻戍，以为悔过之效，是岂诚实之言！据陕西宣抚司申报，今夏宋人犯边者十余次，并为我军击退，枭斩捕获，盖以亿计。夫以悔艾罪咎，移书往来丐和之间，乃暗遣贼徒突我守圉，冀乘其不虞，以徼幸毫末，然则所为来请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谕，今昔事殊者，盖与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于宋国，恩深德厚，莫可殚述，皇统谢章，可概见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间恩泽之渥，夫岂可忘？江表旧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为侄国，以镇抚之。今以小犯大，曲在于彼，既以绝大定之好，则复旧称臣，于理为宜。若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统时何故敢言而今独不敢，是又诚然乎哉！又谓江外之地将为屏蔽，割之则无以为国。夫籓篱之固，当守信义，如不务此，虽长江之险，亦不可恃，区区两淮之地，何足屏蔽而为国哉！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至后周显德间，南唐李景献庐、舒、蕲、黄，画江为界，是亦皆能为国。既有如此故实，则割地之事，亦奚不可！

自我师出疆，所下州军县镇已为我有，未下者即当割而献之。今方信孺赍到誓书，乃云疆界并依大国皇统、彼之隆兴年已画为定，若是则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岂理也哉！又来书云通谢礼币之外，别备钱一百万贯，折金银各三万两，专以塞再增币之责，又云岁币添五万两疋，其言无可准。况和议未定，辄前具载约，拟为誓书，又直报通谢等三番人使，其自专如是，岂协礼体。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国，谓如此径往，则事必可集，轻渎诳绐，理不可容。

寻具奏闻，钦奉圣训："昔宣、靖之际，弃信背盟，我师问罪，尝割三镇以乞和。今既无故兴兵，蔑弃信誓，虽尽献江、淮之地，犹不足以自赎。况彼国尝自言，叔父侄子与君臣父子略不相远，如能依应称臣，即许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如欲世为子国，即当尽割淮南，直以大江

为界。陕西边面并以大军已占为定据。元谋奸臣必使缚送，缘彼恳欲自致其罚，可令函首以献。外岁币虽添五万两疋，止是复皇统旧额而已，安得为增？可令更添五万两疋，以表悔谢之实。向汴阳乞和时尝进赏军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表段里绢各一百万、牛马骡各一万、驼一千、书五监。今即江表一隅之地。与昔不同，特加矜悯，止令量输银一千万两以充犒军之用。方信孺言语反复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吴琯辈似乎忠实，可遣诣军前禀议。据方信孺诡诈之罪，过于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间，姑放令回报。”伏遇主上圣德宽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钦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傥犹有所稽违，则和好之事，勿复冀也。夫宋国之安危存亡，将系于此，更期审虑，无贻后悔！

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后宋人竟请以叔为伯，增岁币，备犒军银，函奸臣韩侂胄、苏师旦首以献而乞盟焉。讣闻，上震悼，辍朝，命其子宿直将军天下奴奔赴丧所，仍命葬毕持绘像至都，将亲临奠。以南京副留守张岩叟为敕祭兼发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为敕葬使，仍摘军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随行亲属官员亲军送至葬所，赙赠甚厚。谥曰通敏。

赞曰：金自宗弼渡江而还，既而画淮为界。厥后海陵咈众举兵，国用虚耗，上下离心，内难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详问之使每先发焉。侂胄狂谋误国，动非其时，取败宜也。揆、宗浩虽师出辄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来。仪币书辞，抑扬增损之际，有可藉口，即许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祸耳。虽然，揆、宗浩常胜之家，史乂搭骁勇之将，三人相继而死，和议亦成，天意盖已休息南北之人欤？

列传第三十二列传第三十二

○夹谷清臣内族襄夹谷冲完颜安国瑶里孛迭

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状雄伟，善骑谢。皇统八年，袭祖驳达猛安。大定元年，闻世宗即位，率本部军六千赴中都会之，以功迁昭武大将军。从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管押万户，接应左都监完颜思敬，逐窝斡余党，败之柔远，至抹拔里达悉获之。贼平，迁镇国上将军，知颍顺军事。会宋兵二万袭陷汝州，杀刺史乌古孙麻发及汉军二千。河南统军宗尹遣万户孛术鲁定方与清臣等领骑兵四千往击之。宋人弃城遁，遂复汝州。三年五月，从志宁复取宿州，宋将李世辅大败遁去，志宁复遣清臣等以兵追袭，又败之。捷闻，授宿州防御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讨都监，迁乌古十垒部族节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点检，迁左副都点检，出为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辞，赐以金带厩马，仍谕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劳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阅三岁，迁枢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议出师，以本职充东北路兵马都统制使，既而诏止之。俄以其女为昭仪，眷倚益重。二年，拜尚书左丞。顷之，进平章政事，封芮国公，赐同本朝人。四年，迁右丞相，监修国史。

时议签军戍边，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未几，迁崇进，改封戴。一日，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然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清臣曰："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旧阵势以接敌，亦以疏矣。"

寻上表丐闲，不许。固请，乃赐告省亲，谕之曰："闻卿母老，欲令归省，故特给假五十日，驰驿以往，至彼可为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觐还，谒上。上问："卿母健否？其寿几何？相别几年矣？"清臣对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别十年，幸颇强健。"上曰："何不来此？"曰："急于家务，故不欲离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也。"复谓清臣："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对曰："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

非复曩时。

六年，迁仪同三司，进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师，行尚书省事于临潢府。清臣遣人侦知虚实，以轻骑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自选精兵一万以当后队。进至合勒河，前队敏等于栲栳泺攻营十四，下之，回迎大军，属部斜出掩其所获羊马资物以归。清臣遣人责其赕罚，北阻珊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横海军节度使兼沧州管内观察使。

初，上谕宰臣曰："清臣旧有劳效，罪状未甚明，若降授，应须告致仕耳。"初拟知广宁府，上曰："姑与沧州。"既而又曰："与则与之，第恐有人言也。"寻复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剌袭猛安。初议征讨，清臣主其事，既而领军出征，虽屡获捷，而贪小利，遂致北边不宁者数岁，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孙也。祖什古乃从太祖平辽，以功授上京世袭猛安，历东京留守。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襄幼有志节，善骑射，多勇略，年十八袭世爵。大定初，契丹叛，从左副元帅谋衍以本部兵讨贼，战于肇州之长泺。襄先登鏖击，足中流矢，裹创以战，气愈厉，七战皆胜。谋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贼走渡霿{□松}河，追及之。所驻地多草，贼乘风纵火，襄亦纵火，立空地以俟。战十余合，贼益困。襄谓谋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后将有悔。"谋衍然之。襄率众搏战。大败之，俘获万计。会朝廷遣平章政事仆散忠义代谋衍将，襄复从忠义追贼至袅岭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奋击，贼大溃，人马相蹂而死，陷泉几平。贼酉窝斡仅与数十骑遁去，卒就擒，论功为第一。有司拟淄州刺史，诏特授亳州防御使，时年二十三。

宋人犯南鄙，襄为颍、寿都统，率甲士二千人渡颍水，败敌兵五千，复颍州，生擒宋帅杨思。次濠州，宋将郭太尉退保横涧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获郭太尉。既而趋滁州，襄为先锋，将至清流关，得宋侦者，知敌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备。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问计。襄曰："今兵少地隘，傥不得关，敌至，我无所据，必先取之。"曰："我与若孰往？"襄曰："元帅国家大臣，讵宜轻动？襄当为公往取。"志宁韪之。襄率骑二千，分二道，一由冲路，自以千兵间道潜登。既近，敌始觉。襄攻克之，据其关，志宁履行战地，顾谓曰："克敌于不可胜之地，真天下英杰也。"及宋乞盟，班师，召为拱卫直都指挥

使，改殿前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东北路招讨都监，迁速频路节度使，移曷懒路兵马都总管。

左丞相志宁疾甚，世宗临问之，志宁荐襄“智勇兼济，有经世才，他人莫及，异时任用，殆胜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点检。为宋生日使，宋方祈免亲接国书，襄至，宋人屡来议，皆折之，迄成礼而还。授陕西路统军使，赐之尚服、厩马、鞍勒、佩刀。改河南统军使。

入为吏部尚书，转都点检，赐钱千万。世宗谓宰执曰：“襄为人甚蕴藉，非直日，亦入宫规画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岂多得哉！”擢御史大夫。逾月，拜尚书右丞，谕之曰：“卿在河南经制边事，甚有统纪，及在吏部，至为点检，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长宪台，亦以刚直闻，是用委以机政，其益勉之！”未几，进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异效，至是朝廷以褒赏廉吏诏天下，列其名以示奖励。二十三年，进拜平章政事，封萧国公。

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孙，将加王爵，诏择国号。襄曰：“为天下大计，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请封原。”从之。故事，诸部族节度使及其僚属多用飑人，而颇有私纵不法者，议改用诸色人。襄曰：“北边虽无事，恆须经略之，若杜此门，其后有劳绩，何以处之？请如旧。”他日，议及古有监军之事。襄曰：“汉、唐初无监军，将得专任，故战必胜，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内臣监其军，动为所制，故多败而少功。若将得其人，监军诚不必置。”并嘉纳之。诏受北部进贡。使还，世宗问边事，具图以进，因上羁縻属部、镇服大石之策，诏悉行之。进拜右丞相，徙封戴。

世宗不豫，与太尉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张汝霖宿内殿，同受顾命。章宗初即政，议罢僧道奴婢。太尉克宁奏曰：“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诏从襄言。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

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御使□上封事，历诋宰执。太傅克宁奏，膏所言襄预知之。于是诏□还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阳府事。移知凤翔，历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亲府事，进枢密使，复拜右丞相，改封任。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临宴慰遣，赐以貂裘、鞍山、细铠及战马二。时胡里飑亦叛，

啸聚北京、临潢之间。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顷之，出师大盐泺，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欲屯守，俟隙进兵。绘图以闻，议者异同，即召面论，厚赐遣还。

未几，遣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等趋多泉子。密诏进讨，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珝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请俟诸军集乃发。襄曰："我军被围数日，驰救之犹恐不及，岂可后时？"即鸣鼓夜发。或请先遣人报围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傥为敌得，使知我兵寡而粮在后，则吾事败矣。"乃益疾驰。迟明，距敌近，众请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驰者，欲掩其不备尔。缓则不及。"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捷闻，上遣使厚赐以劳之，别诏许便宜赏赉士卒。九月，赴阙，拜左丞相，监修国史，封常山郡王。宴庆和殿，上亲举酒饮，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赐，俾即服之。

十月，阻珝复叛，襄出屯北京，会群牧契丹德寿、陀锁等据信州叛，伪建元曰身圣，众号数十万，远近震骇。襄闲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镇也，至石门镇，密谓僚属曰："北部犯塞奚足虑。第恐奸人乘隙而动。北京近地军少，当预为之备。"即遣官发上京等军六千，至是果得其用。临潢总管乌古论道远、咸平总管蒲察守纯分道进讨，擒德寿等送京师。

契丹之乱，廷臣议罢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问之，对曰："郊为重礼，且先期诏天下，又藩国已报表贺，今若中罢，何以副四方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谷之礼，非郊见上帝之本意也。大礼不可轻废，请决行之，臣乞于祀前灭贼。"既而贼破，果如所料。郊礼成，进封南阳郡王。始讨契丹，自龙虎卫上将军、节度使以下许承制授之。襄以为赏罚之柄非人臣所预，不敢奉诏。贼平，请委近臣谕旨将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视功给之。

方德寿之叛，诸陁亦剽略为民患，襄虑其与之合，乃移诸陁居之近京地，抚慰之。或曰："陁人与北俗无异，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襄笑曰："陁虽杂类，亦我之边民，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在此，必不敢动。"后果无患。寻诏参知政事裔代领其军。入见，赐钱五千万。明年，以内艰免。翌日，起复视事。时议以契丹户之驱奴尚众，乞尽鬻以散其党，襄以为非便，奏请量存口数，余悉官赎为良，上纳之。

北部复叛，裔战失律，复命襄为左副元帅莅师，寻拜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艰食，乃减价出粜仓粟以济之。或以兵食方阙为言，襄曰："乌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悦服。时议北讨，襄奏遣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出军泰州，又请左丞衡于抚州行枢密院，出军西北路以邀阻翊，而自帅兵出临潢。上从其策，赐内库物即军中用之。其后斜出部族诣抚州降，上专使问襄，襄以为受之便。赐宝剑，诏度宜穷讨。乃令士自赍粮以省挽运，进屯于沔移剌烈、乌满扫等山以逼之。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言者多异同，诏问方略。襄曰："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诏可。襄亲督视之，军民并役，又募饥民以佣即事，五旬而毕。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请。无何，泰州军与敌接战，宗浩督其后，杀获过半，诸部相率送款，襄纳之。自是北陲遂定。

襄还临潢，减屯兵四万、马二万疋。上以信符召还，遣近臣迎劳于途。既至，复抚问于第，入献边机十事，皆为施行，仍厚赐之，复拜左丞相。初，襄至自军，上谕宰臣曰："枢密使襄筑立边堡完固。古来立一城一邑，尚有赏赉，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赏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赏功者，虽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诏褒谕。四年正月，进拜司空，领左丞相如故。

襄重厚寡言，务以镇静守法。每掾有所禀，必问曰："诸相云何？"掾对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从某议。"其事无有异者。识者谓襄诚得相体。时上颇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议设清闲职位，如宋朝宫观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养以俸廪，恩礼至渥。老不为退，复有省会之法，所以抑贪冒，长廉节。若拟别设，恐涉于滥。"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无益于治，徒乱有司事。议者以谓斯乃外台，不宜罢。臣恐混淆之辞，徒烦圣听。且宪台所掌者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亦无提点刑狱、举荐之权。若已设难以遽更，其采访廉能不宜隶本司，宜令监察御史岁终体究，仍不时选官廉访。"上皆听纳。俄乞致仕，不许。

时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张万公、参政仆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学士党怀英草罪己诏，仍慰谕襄等视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驰祷于亳州太清宫及后土方岳。以其世封远，特改授河间府路算术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复自请报谢。既祀嵩岳，还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讣闻，辍朝，遣使祭于路，葬礼依太师淄王克宁。谥曰武昭。命张行简铭其碑。

襄明敏，才武过人，上亲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驻军临潢也，有以伪书遗西京留守徒单镒，欲构以罪。书闻，上以书还畀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获为伪书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练故事，简重能断，器局尤宽大，待掾吏尽礼，用人各得所长，为当世名将相。大安间，配享章宗庙廷。

夹谷衡，本名阿里不，山东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调范阳簿，选充国史院编修官，改应奉翰林文字。世宗尝谓宰臣曰："女直进士中才杰之士盖亦难得，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有用材也。"迁修起居注。章宗立，为侍御史，转右司员外郎，敷奏称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几，拜参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诏抚慰不许。

衡久在告，承诏始出，上见其羸瘠，复赐告一月。四年，诏赐今名，谕之曰："朕选大臣，俾参机务，必资谋画，协赞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胶而未决，正须识见纯直，方能去取合公。比来议事之臣，鲜有一定之论，盖以内无所守，故临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将何赖？卿忠实公方，审其是则执而不回，见其非则去而能果，度其事势，有若权衡。汝之所长，衡实似之，可赐名衡。古者命名，将以责实，汝先有实，可谓称名，行之克终，乃副朕意。"

参知政事胥持国言区种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荒废土田，徒劳民，无益也。"进尚书右丞。旧制，久历随朝职任者，得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执政，特赐钱六千贯。六年，迁尚书左丞，寻出行省于抚州。洎还入朝，闻父忧去，上亟召回，起复本职。承安二年，出为上京留守，寻改枢密副使，行院规画边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赐诏褒谕。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国公。薨，年五十一。上闻之恻然，为辍朝，命官致祭，赙赠有加。遣使敕葬，谥曰贞献。

完颜安国，字正臣，本名阇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战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袭合札谋克。安国沉雄有谋画，尤善骑射。正隆元年，从军为谋克，常以少击众。大定中，为常山簿，转虹县令。会王府新建，选充虞王府掾。再迁仪鸾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会大石部长有乞修岁贡者，朝廷许其请，诏安国往使之。至则率众远迓至帐，望阙罗拜，执礼无惰容。

时北阻珊迫近塞垣，邻部欲立功以夸雄上国，议邀安国俱行讨之。安国以未奉诏为辞。强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国曰："大丈夫岂以生死易节。暴骨边庭，不犹愈于病死牖下。"众壮其言，馈赆如礼。既还，以奉使称旨，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出为东北路副招讨，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讨。

六年，左丞相夹谷清臣用兵，以安国为先锋都统。适临潢、泰州属部叛，安国先讨定之，以功迁本路招讨使，兼威远军节度使。承安元年，大盐泺之战，杀获甚众，诏赐金币。既而右丞相襄总大军进，安国为两路都统，大捷于多泉子。襄遣安国追敌，佥言粮道继，不可行也。安国曰："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袭之便。"遂从其计。安国统所部万人疾驱以薄之，降其部长。捷闻，进官四级，迁左翼都统。

承安二年，以营边堡功，召签枢密院事。赐虎符还边，得以便宜从事。时并塞诸部降，谕使输贡如初。进拜枢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袭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谋克。帝幸庆宁宫，命安国严饬边备。奏西南路边戍私窜者乞招诱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国公。四年，起复前职，卒。上闻之，辍朝。敕有司葬以执政礼。赠特进。

安国在军旅几十五年，号令严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敌人虚实及山川险易，战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辄克。诸部入贡，安国能一一呼其祖先弟侄名字以戒谕之，诸部皆震悚，甚为邻国所畏服。

瑶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罗山谋克人也。以军功历海滨令，迁徐王府掾。以称职，再任御史台。察廉，升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初，为唐州刺史，寻授西北路招讨副使。未几，改东北路。六年正月，北边有警，聚兵围庆州急，孛迭率本路军往救，敌解去，州竟无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孛迭为先锋副统，进军至龙驹河，受围，会襄引大军至，得解。后授镇宁军节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宁昌军。孛迭为都统，领步骑万次懿州，敌数万来逆战，兵势甚张，孛迭亲陷阵，奋力鏖击却之，身中二创，捷闻，迁一官。承安二年，飐军千余出没剽掠锦、懿间，孛迭追败之，复获所掠，悉还本户。三年，从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左翼都统，战移密河，胜；战骨堡子西，杀获甚众。五年，授知广宁府事，俄改东北路招讨使。以捍边有功，赐诏褒谕，三迁为崇义军节度使。泰和六年，卒。讣闻，遣官致祭，赐银五百两，赠金紫光禄大夫。

孛迭勇决善战，自幼以军功显，任兵镇十余年，所向克捷，凡再迁官，赐金币，甚为上倚注云。

赞曰：《易·师》之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盖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慎其始。清臣首议出师，遽以贪小利败。襄虽贤，竭力而后胜其任。衡、安国、孛迭之功又亚于襄者也。然而兵连祸结，以终金世。故兵无常胜，制胜在势。势制兵者强，兵制势者亡。迹襄之开筑壕堑以自固，其犹元魏、北齐之长城欤？金之势可知矣。势屈而兵胜，亡国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终。呜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欤，可不慎欤！

列传第三十三列传第三十三

○移剌履张万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辉刘玮董师中王蔚马惠迪马琪杨伯通尼庞古鉴

移剌履字履道，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也。父聿鲁，早亡。聿鲁之族兄兴平军节度使德元无子，以履为后。方五岁，晚卧庑下，见微云往来天际，忽谓乳母曰："此所谓'卧看青天行白云'者耶？"德元闻之，惊曰："是子当以文学名世。"及长，博学多艺，善属文。初举进士，恶搜检烦琐，去之。廕补为承奉班祗候、国史院书写。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一日，世宗召问曰："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安得谓之不用，第人材难得耳。"履曰："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习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概称进士，诏履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试策，今女直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悦，事遂施行。十五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俄迁修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过期，降应奉。逾年，复为修撰，转尚书礼部员外郎。

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闻履博洽，召质所疑。履曰："左氏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愿留意焉。"王嘉纳之。二十六年，进本部郎中，兼同修国史、翰林修撰，表进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曰："臣窃观近世，皆以兵刑财赋为急，而光独以此进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辞施诸宇内，则元元受赐。"俄以疾，乞补外，世宗曰："履多病，可与便州。"遂授蓟州刺史。无几，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明年，擢尚书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

世宗崩，遗诏移梓宫寿安宫。章宗诏百官议，皆谓当如遗诏，履独曰："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上曰："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遂殡于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进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赐大定三年孟崇献榜下进士及第。七月，拜参知政事，提控刊修《辽史》。

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

初，河溢曹州，帝问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谥曰文献。

履秀峙通悟，精历算书绘事。先是，旧《大明历》舛误，履上《乙未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为后，既而生子震，德元殁，尽推家赀与之。其自礼部兼直学士为执政，乃举前代光院故事，以钱五十万送学士院，学者荣之。

张万公，字良辅，东平东阿人也。幼聪悟，喜读书。父弥学，梦至一室，榜曰“张万相公读书堂”，已而万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新郑簿。以忧去。服阕，除费县簿。大定四年，为东京辰渌盐副使，课增，迁长山令。时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几万人，万公登陴谕以乡里亲旧意，众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赖之，为立生祠。久之，补尚书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评事，就升司直，四迁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丞相徒单克宁尝谓曰：“后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谓侍臣曰：“张万公纯直人也。”寻迁刑部侍郎。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选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迁御史中丞。会北边屡有警，上命枢密使夹谷清臣发兵击之。万公言：“劳民非便。”诏百官议于尚书省，遂罢兵。寻为彰国军节度使。明昌二年，知大兴府事，拜参知政事。逾年，以母老乞就养，诏不许，赐告省亲。还，上问山东、河北粟贵贱，今春苗稼，万公具以实对。上谓宰臣曰：“随处虽得雨，尚未沾足，奈何？”万公进曰：“自陛下即位以来，兴利除害，凡益国便民之事，圣心孜孜，无不举行。至于旱灾，皆由臣等，若依汉典故，皆当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对曰：“天道虽远，实与人事相通，唯圣人言行可以动天地。昔成汤引六事自责，周宣遇灾而惧，侧身修行，莫不修饬人事。方今宜崇节俭，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可俱罢去。”上曰：“灾异不可专言天道，盖必先尽人事耳，故孟子谓王无罪岁。”左丞完颜守贞曰：“陛下引咎自责，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万公所言下诏罪己。进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论世俗侈靡，讥涉先朝，有司议言者罪，上谓宰臣曰：“昔唐张玄素以桀、纣比文皇。今若方我为桀、纣，亦不之罪。至于世宗功德，岂容讥毁。”顾问万公曰：“卿谓何如？”万公曰：“讥斥先朝，固当治罪，然旧无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举。其奏对详敏，多类此。

四年，复申前请，授知东平府事，谕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称职，以卿母老，乞侍养，特畀乡郡，以遂孝养。朕心所属，不汝忘也。”万公谢，且捧书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闻，会受除未及耳。夫内外之职，忧责如一，畎亩之臣犹不忘君，刍荛之言，明主所择，伏望圣聪省察。”上嘉纳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时军兴，调发丛剧，悉为宽假，使民力易办。人为绘像于薰风楼，又建“去思堂”。

移镇济南，以母忧去职。卒哭，诏起复，拜平章政事，躐迁资善大夫，封寿国公。时李淑妃有宠，用事，帝意惑之，欲立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书论之，帝怒，御史大夫张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铎削两官，端修杖七十，以赎论。淑妃竟进封元妃。又大兵虽罢，而边事方殷，连岁旱□，灾异数见。又多变更制度，民以为弗便而又改之。纷纷无定。万公素沉厚深谨，务安静少事以为治，与同列议多不合。然颇嫌畏，不敢犯颜强谏，须帝有问，然后审画利害而质言之，帝虽从而弗行也。万公于是两上表以衰病丐闲，诏谕曰：“近卿言数事，朕未尝行，乃朕之过。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赐告两月，复起视事。”

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岁征伐，军多败衄，盖屯田地寡，无以养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故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士气自倍矣。”朝臣议已定，万公独上书，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适足以增猾吏之敝，长告讦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敛不及民而足，无待于夺民之田，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同田共食，振厉者无以尽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莳之，以所入赡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怨矣。”皆不报。一日奏事，上谓万公曰：“卿昨言天久阴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当在内，小人当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谓小人？”万公奏“张炜、田栎、张嘉贞等，虽有才干，无德可称”。上即命三人补外。

泰和元年，连章请老，不许，迁荣禄大夫，赐其子进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从者乎？或同列情见不一，而多违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数也。”万公谢无他，第以病言。三

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银青光禄大夫。三月，历举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谕曰："朕初即位，擢卿执政，继迁相位，以卿先朝旧人，练习典故，朕甚重之。且年虽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机务相劳。为卿屡求退去，故勉从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禄大夫，致仕。

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先任完颜守贞卒，于是特起万公知济南府、山东路安抚使。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万公虑民饥盗起，当预备赈济。时兵兴，国用不给，万公乃上言乞将僧道度牒、师德号、观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纳粟易换。又言督责有司禁戢盗贼之方。上皆从之。宋人请和，复乞致仕，许之，加崇进，仍给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烧饭，赙葬。赠仪同三司，谥曰文贞。

万公淳厚刚正，门无杂宾，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尝与司空襄言秋山之乐，意将有事于春蒐也。顾视万公，万公曰："动何如静。"上改容而止。辅政八年，其所荐引，多廉让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庙廷。

蒲察通，本名蒲鲁浑，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也。熙宗选护卫，见通名，以笔识之。通以父老，恳乞就养。众讶之曰："得充侍卫，终身荣贵，今乃辞，过人远矣。"朝廷义而从之。后因会葬宋王宗望于房山，以门阀，加昭信校尉，授顿舍。改御院通进。

海陵伐宋，隆州诸军尤精锐，付通总之。兵压淮，令通率骑二百先济觇敌。及弇中，敌兵跃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来刺者，回身射之，应弦而毙。诸军并击，败之。海陵召见，喜形于色，曰："兵事定，汝勿忧爵赏。"至扬州，通营别屯。是夜，海陵遇弑，有来告者，通欲执而杀之，续闻其实，哀闷仆地，众掖而起，径入营门哭之。

军还，入见，世宗顾谓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尝从游，性温厚，有识虑，又精骑射。"授尚厩局副使。又谕近臣曰："常令见朕，欲问以事而考其言，朕将用之。"窝斡反，命通佩金符，诣军前督战。贼破，以功授世袭谋克。奚人乱，承诏继往莅军。迁本局使，以母丧免。起为殿前右卫将军，兼领闲厩。寻命其子蒲速烈尚卫国公主。出为肇州防御使，赐以金带，仍谕以补外之意，因戒敕之，语在《世宗纪》中。寻擢蒲与路节度使，移镇归德军，迁西南路招讨，入知大兴府事，除殿前都点检。初，大理卿阙，世宗欲令通为之，问宰臣，对曰："通，点检器

也。”上曰：“点检繁冗，无由显其能。通明敏才干，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机识，崇尹不及也。”

大定十七年，拜尚书右丞，转左丞。诏议推排猛安谋克事，大臣皆以为止验见在产业，定贫富，依旧科差为便。通言：“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与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谓宰臣曰：“议事当如通之尽心也。”阅三岁，进平章政事，封任国公。

世宗将幸上京，以通朝廷旧人，命为上京留守，先往镇抚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复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赐钱千贯。未几，改知平阳府事，移凤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谕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虽高而未衰。”因命知广宁府事。累表请老，复以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谕旨于其弟曰：“旧制，致仕宰相无祭葬礼，通旧臣懿戚，故特命敕祭及葬。”初，通在政府，举太子率府完颜守贞、监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后皆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盖州别里卖猛安奚屈谋克人也。贞元初，以习女直字试补户部令史，转尚书省令史。大定七年，选授吏部主事，历右补阙、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统军使宗叙以宋人欲启兵衅，上言求入见，世宗遣斡特剌就问之，仍究其实。至汴，问宗叙，及召凡尝言边事者诘之，皆无状。还报，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员外郎。

十年，以夏国发兵筑祁安城及袭杀乔家族首领结什角，又谍者言夏与宋人通谋犯边，诏大理卿李昌图与斡特剌往按其事。夏人报言，结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杀之，祁安城本上国所赐旧积石地，发兵修筑以备他盗耳。又察知宋、夏无交通状，及乔家族民户愿令结什角侄赵师古为首领，具以闻。世宗甚悦，转右卫将军，赐衣马车牛弓矢器仗。十二年，为夏国生日使，还授右司郎中，迁右副都点检。久之，出为河南路统军都监，赐金带及具装马。

十七年，授昌武军节度使，兼领前职。明年，入为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世宗尝谕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曰：“朕思为治之道，考择人材最为难事，其余常务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举者，颇称朕意。”时右三部检法蒙括蛮都告斡特剌与招讨哲典朋党，乞付刑部诘问，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则可谓朋党。今已伏诛，乃诬谤耳。”又谓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极有识虑，貌虽柔而心甚刚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监，召见谕之曰：“朕自任卿以来，悉卿材干，故

擢为执政。卿亦体朕待遇之意，能勉尽所职，凡谋议奏对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盖旧人年老，新人未苦经练，是以委责于卿，但有所见悉心以言，勿持嫌以为不知也。”二十三年，进尚书右丞，兼枢密副使，表乞解一职，诏许解枢密。世宗以猛安谋克抛留土田，责宰臣曰：“此事皆卿辈所当陈举，乃俟朕言而后行，盖卿辈以为细务非天子所亲。朕尝思之，狱讼簿书有斡特剌在，余事卿辈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问邪？”俄坐事削一阶，令视事如故。

二十六年，转尚书左丞，世宗谓曰：“朕昨与宰臣议可授执政者，卿不在焉。今阿鲁罕年老，斡鲁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独宗浩干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谓曰：“朕于天下事无不用心，一如草创时。”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终怠者多矣，有始有终，惟圣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谏以十事，谓其不能有终，是则有终始者，实为难矣。”二十八年，为上京留守，赐通犀带及射生马一。

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旧臣任之，乃起为东京留守，遣监察御史完颜纲谕旨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复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谕之曰：“上京祖先基业之地，卿驰驿之任，到彼便宜行事。边事稍息，即召卿还。”二年九月，还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国公。在位数月，薨，年六十九。讣闻，上伤悼久之，遣官致祭，赙赠银千二百五十两、重币四十五端、绢四百五十疋、钱二千贯，谥曰成肃。

斡特剌性温厚醞藉，尝为丞相纥石烈良弼所荐，后世宗谓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辈其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余年，甚见宠遇，唯奏定五品官子与外路司吏同试部令史、及令随朝吏员得试国史院书写，世宗以为非云。

程辉，字日新，蔚州灵仙人也。皇统二年，擢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为南京路转运使，以宫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吴僧者杀州人张善友而取其妻，辉督捕之，命张母以长锥刺僧与其妻无完肤以死。改陕西东路转运使，再迁户部尚书。

大定二十三年，拜参知政事。世宗谕之曰：“卿年虽老，犹可宣力。事有当言，毋或隐默。卿其勉之。”一日，辉侍朝，世宗曰：“人尝谓卿言语荒唐，今遇事辄言，过于王蔚。”顾谓宰臣曰：“卿等以为何如？”皆曰：“辉议政可否，略无隐情。”辉对曰：“臣年老耳聩，第患听闻不审，或失奏对。苟有所闻，敢不尽心。”旧庙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

之，辉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号太牢。《语》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古礼不可废也。”

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书省奏来岁正旦外国朝贺事，世宗曰：“上京地远天寒，朕甚悯人使劳苦，欲即南京受宋书，何如？”辉对曰：“外国使来，必面见天子，今半途受书，异时宋人托事效之，何以辞为？”世宗曰：“朕以诚实，彼若相诈，朕自有处置耳。”辉以为不可，于是议权免一年。会有司市面不时酬直，世宗怒监察不举劾，杖责之。以问辉，辉对曰：“监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轻，不赎而杖，亦一时之怒也。”世宗曰：“职事不举，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辉对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复起知河南府事，辉辞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阁，谕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虽久历外，未尝得嘉郡。河南地胜事简，故以处卿，卿可优游颐养。”辉曰：“臣犹老马也，刍豆待养，岂可责以筋力。向者南京宫殿火，非圣恩宽贷，臣死久矣。今河之径河南境上下千余里，河防之责视彼尤重，此臣所以忧不任也。”于是特诏不预河事。章宗立，时辉年七十六，复乞致仕，诏许之，仍给参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谥曰忠简。

辉性倜傥敢言，喜杂学，尤好论医。从河间刘守真说，率用凉药。神童尝添寿者方数岁，辉召之，因书“医非细事”四字，添寿涂“细”字，改书作“相”，辉颇惭，人亦以此为中其病云。

刘玮，字德玉，咸平人也。唐卢龙节度使仁敬之裔。祖弘，辽季镇懿州，王师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后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诏，同知宣徽院事。玮幼警悟，业进士举，熙宗录其旧，特赐及第。调安次丞。由遵化县令补尚书省令史，历户部主事、监察御史，累转尚书省都事。宰臣奏拟玮经画军民田土，世宗见其名曰：“刘玮尚淹此乎。”迁户部员外郎。时将东巡，命玮同工部郎中宋中往营行宫，就升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为使宋国信副使。玮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当时荣之。还授户部侍郎。

初，世宗器玮材干，以为无施不可，及将幸上京，以行在所须皆隶太府，欲玮领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户部侍郎张大节于工部，而以户部授玮。上还，谓宰臣曰：“刘玮极有心力，临事闲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当，其人才不可得也。”

明年，擢户部尚书。时河决于卫，自卫抵清、沧皆被其害，诏兼工部尚书往塞之。或以谓天灾流行，非人力所能御，惟当徙民以避其冲，玮曰："不然。天生五材，递相休王，今河决者土不胜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势稍杀，以渐兴筑，庶几可塞。"明年春，玮斋戒祷于河，功役齐举，河乃复故。召还增秩，以为宋吊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参知政事，仍领户部，既而为山陵使。寻上表请外，出知济南府事，移镇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名府，仍领河防事。

三年，入拜尚书右丞。上尝问考课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夹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则有司难于承用耳。"玮曰："考课之法，本于总核名实，今提刑司体察廉能赃滥，以行赏罚，亦其意也。若别议设法，恐涉太繁。"上问唐代何如，玮对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将击球于临武殿，闻玮卒而止，谥曰安敏。

后上谓宰臣曰："人为小官或称才干，及其大用则不然。如刘玮固甚干，然自世宗朝逮辅朕，于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实愚人，则不足论，知及之而不肯尽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春秋》之法，责备贤者。"上曰："夫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称己是，贤者固若是乎？"

董师中，字绍祖，洺州人也。少敏赡，好学强记。擢皇统九年进士第，调泽州军事判官。改平遥丞。县有剧贼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师中捕得杖杀之，一境遂安。时大军后，野多枯胔，县有遗榇寓于驿舍者，悉为葬之。迁绵上令，补尚书省令史。右相唐括讹鲁古尤器重之，抚其座曰："子议论英发，襟度开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监察御史，迁尚书省都事。初，师中为监察时，漏察大名总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降授沁南军节度副使。累迁坊州刺史。

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师中选为陕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滥支官钱罪，以赎论。及御史台言其宽和有体，召为大理卿。御史中丞吴鼎枢举以自代，尚书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时西北路招讨使宗肃以平章夹谷清臣荐，知大兴府事。师中上言："宗肃近以赃罪鞫于有司，狱未竟，不宜改除。"上纳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复送有司。

四年，上将幸景明宫，师中及侍御史贾铉、治书侍御史粘割遵古谏，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圣人法天地以顺

动，故万举万全。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陛下若问诸左右，必有容悦而言者，谓堂堂大国，何彼之恤。夫蜂虿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恻之悔哉。”上不纳。师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为沴，明诏罪己求言，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天下欣幸。今方春东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宫，揆之于事，似为不急。况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籴升合者口以万数，旧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书》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况南北两属部数十年捍边者，今为必里哥孛瓦诱胁，倾族随去，边境荡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岂圣人万举万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昼见，京师地震，又北方有赤色，迟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圣意，修德销变。矧夫逸游，古人所戒，远自周、秦，近逮隋、唐与辽，皆以是生衅，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补阙许安仁、右拾遗路铎亦皆上书论谏。是日，上御后阁，召师中等赐对，即从其奏，仍遣谕辅臣曰：“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今台谏官咸言民间缺食处甚多，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暑虽可畏，其忍私奉而重民之困哉！”乃罢北幸。寻为宋生日国信使，还以所得金帛分遗亲旧。五年，上复如景明宫，师中及台谏官各上疏极谏，上怒，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诣尚书省，召师中等谕之曰：“卿等所言，非无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体者。今命平章谕旨，其往听焉。”

户部尚书马琪表举自代，擢吏部尚书。初，完颜守贞改为西京留守，朝京师，上欲复用，监察御史蒲剌都等纠弹数事，师中辨其诬，而举守贞正人可用，守贞由是复拜平章政事。及守贞以罪斥，上曰：“向荐守贞者应降黜。如董师中言台省无此人不治，路铎、李敬义亦尝推举，可左迁于外。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举罪。”除陕西西路转运使。岁余，征为御史大夫，命与礼部尚书张暐看读陈言文字。逾三月，拜参知政事，进尚书左丞。他日奏事，上语辅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侧，果谁欤？”师中曰：“应谓李喜兒辈。”上默然。

师中通古今，善敷奏，练达典宪，处事精敏，尝言曰：“宰相不当事细务，要在知人才，振纲纪，但一心正、两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诏赐宅一区，留居京师。以寒食，乞过家上冢，许之，且命赋《寒食还家上冢诗》。每节辰朝会，召入侍宴，其眷礼如此。泰和二

年，薨，年七十四。上闻之，甚悼惜，顾谓大臣曰："凡正人多执方而不通，独师中正而通。"诏依见任宰执例葬祭，仍赙赠之，谥曰文定。

师中工文，性通达，疏财尚义，平居则乐易真率，其临事则刚决，挺然不可夺。弟师俭，初业进士，欲籍其资廕。师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给堂帖，使之肄业。师俭感其义方，力学后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传诏，将录用其子，师中奏曰："臣有侄孤幼，若蒙恩录，胜于臣子。"上义之，以其侄为笔砚承奉。与胥持国同辅政，颇相亲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调良乡丞。治绩优等，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晓析吏事。寻授都事，以丧去。起复，行左司员外郎，迁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东北路转运使，谕旨曰："汝在海陵时，行事多不法。然朕素知尔才干，欲授以内除，而宪台有言，以是补外。如能澡心易行，必当升擢，否则勿望再用。"既而察廉为第一，授中都路都转运使。改吏部尚书，以断护卫出职事不当，夺官一阶。顷之，出知河中府事，迁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参知政事，蔚恳辞不任负荷，敕谕之曰："卿但履正奉公，无或阿顺，何以辞为？"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转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书右丞，致仕，卒。

马惠迪，字吉甫，漷阴人也。擢天德三年进士第，再调昌邑令，察廉第一，补尚书省令史。大定中，出为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义军节度事。累迁左司郎中。先是，邓俨居是职，世宗爱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谓宰臣曰："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几，超授御确中丞，拜参知政事。时乌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讨之，又欲益以甲士，毁其船筏。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劳圣虑。"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毁其船筏，正欲不使再窥边境耳。"寻以忧去。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元年，为南京留守，致仕，卒。

马琪，字德玉，大兴宝坻人。正隆五年擢进士第，调清源主簿‖三迁永清令。永清畿县，号难治，前令要介有能声，琪继以治闻。补尚书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兴中府治中，召为户部员外郎，改侍御史。

世宗谓宰臣曰："比者马琪主奏高德温狱，其于富户寄钱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为乃尔，称职之才何其难也？古人虽云'罪疑惟轻'，非为全尚宽纵也。"寻转左司员外郎，扈从东巡，迁右司郎中，

移左司。时择使宋国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资浅，诏特遣之，还授吏部侍郎，改户部。

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转运使。时户部阙官，上命宰臣选可任者，或举同知大兴府事乌古孙仲和，上曰："仲和虽有智力，恐不能主钱谷。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或举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为户部尚书。久之，削官一阶。初，琪病告，近侍传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议当徒二年，减外犹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阎公贞以为琪本荒遽失措，与非病告有违不同，宜减徒二年三等论之。上从公贞议，任职如故。

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诏谕之曰："户部遽难得人，顾无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谓琪曰："卿在省久矣，比来事少于往时何也？"琪曰："昔宰职多有异同，今情见不同者甚少。"上曰："往多情见为是耶，今无者为是耶？"琪曰："事状明者不假情见，便用情见，亦要归之是而已。"五年，河决阳武，灌封丘而东，琪行尚书省事往治之，讫役而还。迁中大夫。承安元年，北边用兵，而连岁旱□，表乞致仕，不许。明年，出镇安武军，致仕，卒。子师周，阁门祗候，当给假，以闻。上悼之，以不奏闻责谕有司，后二品官卒皆具以闻，自琪始。

琪性明敏，习吏事，其治钱谷尤长，然性吝好利，颇为上所少云。

杨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为吏部主事、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吏部侍郎马琪表荐伯通廉干，尚书省复察如所举，召为尚书省都事，授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员外郎，转郎中，累迁吏部尚书，寻移户部。

承安二年，拜参知政事。监察御史路铎劾奏伯通引用乡人李浩，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承望风旨，不复检详，言之台端，欲加纠劾，大夫张暐辄尼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之，伯通居家待罪。铉奏："暐言弹绌大臣，须有实迹，所劾不当，徒坏台纲。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不言伯通私枉。"诏责铎言事轻率，而慰谕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辞，不许。四年，进尚书左丞，致仕，卒。

尼庞古鉴，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识女直小字及汉字，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国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长。世宗器其材，谓宰臣曰："新进士中如徒单镒、夹谷衡、尼庞古鉴，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逾年，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复谓

宰臣曰：“鉴尝近侍，朕知其正直干治。及为东宫侍丞，保护太孙，礼节言动犹有国俗纯厚旧风，朕甚嘉之。”章宗立，累迁尚书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俄转同知大兴府，用大臣荐，改知大兴府事。明昌五年拜参知政事，薨，谥曰文肃。

赞曰：移剌履从容进说，信孚于君，至论经纯传驳，以孝行为治本，其得古人遗学欤！昔臧孙达忠谏于鲁，君子知其有后，信矣。张万公引正守己，质言无华。开壕括地之议，明灼利害，如指诸掌，闭于群说而不式，致仕而归，理势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义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辉、斡特剌之鲠直，刘玮、董师中之通敏，才皆足以发闻，然师中有附胥之讥，刘玮见避事之责，其视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列传第三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黄久约李晏李仲略李愈王贲许安仁梁襄路伯达

黄久约，字弥大，东平须城人也。曾祖孝绰有隐德，号“潜山先生”。父胜，通判济州。母刘氏，尚书右丞长言之妹，一夕梦鼠衔明珠，寤而久约生，岁实在子也。擢进士第，调郓城主簿，三迁曹州军事判官。有盗窃民财，诉者以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约阅实，囚得免死。累擢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久约恻然曰：“民虽为盗，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尽请谳之而后行。

久之，复入翰林为直学士，寻授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为贺宋生日副使。至临安，适馆伴使病，宋人议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约曰：“设副使亦病，又将使都辖、掌仪辈行礼乎？”竟令国信使独前行，副使与馆伴副使联骑如故，乃终礼而还。道经宿、泗，见贡新枇杷子者，州县调民夫递进，还奏罢之。

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寻上章请老，诏谕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迁太常卿，仍兼谏职。

时郡县多阙官，久约言：“世岂乏材，阂于资格故也。明诏每责大臣以守格法而滞人材，乞断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属意，而使谏臣言之欤？”即日授刺史者数人。久约又言，宜令亲王以下职官递相推举，世宗曰：“荐举人材，惟宰相当为耳，他官品虽高，岂能皆有知人之监？方今县令最阙，宜令刺史以上举可为县令者，朕将察其实能而用之。”又谓久约曰：“近日察举好官，皆是诸科监临，全无进士，何也？岂荐举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约曰：“诸科中岂无廉能人，不因察举有终身不至县令者，此法未可废也。”上曰：“尔举孙必福是乎？”久约曰：“臣顷任磁州时，必福为武安丞，臣见其廉洁向公，无所顾避，所以保举。不谓必福既任警巡使，处决凝滞。”上曰：“必福非独迟缓，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无赃污耳。”久约无以对。必福五经出身，盖诸科人，故上问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欲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

章宗即位，久约以国富民贫、本轻末重、任人太杂、吏权太重、官盐价高、坊场害民、与夫选左右、择守令八事为献，皆嘉纳之。再乞致仕，不许，授横海军节度使以优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约隽朗敢言，性友弟，为文典赡，有外祖之风云。

李晏，字致美，泽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傥尚气。皇统六年，登经义进士第。调岳阳丞。再转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会海陵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晏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丁内艰，服除，召补尚书省令史。辞去，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识其才名，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特令诣阁谢，上顾谓左右曰："李晏精神如旧。"慰劳甚悉。时方议郊礼，命摄太常博士，俄而真授。为高丽读册官，五迁秘书少监，兼尚书礼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谓侍臣曰："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赦册命之文鲜有能者，可选外任有文章士为之。"左右举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识。"于是召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归养，授郑州防御使，未赴，母卒。起复为翰林直学士。

世宗御后阁，召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伏念久矣，但无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从，得承大问，愿竭所知。"上曰："然则何如？"对曰："国朝设科取士，始分南北两选，北选百人，南选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入仕之人既多，所以县令未尝阙员。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一科，每举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县令阙员，盖由此也。"上以为然，诏后取人毋限以数。寻擢吏部侍郎，兼前职，谕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扬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审慎，毋涉荒唐。"俄为中都路推排使，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

会朝士以病谒告，世宗意其诈，谓晏曰："卿素刚正，今某诈病，以宰相亲故，畏而不纠欤？"晏跪对曰："臣虽老，平生所恃者，诚与直尔。百官病告，监察当视。臣为中丞，官吏奸私则当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图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气犹未衰。"一日，御史台奏请增监察员，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顾谓晏曰："豳王年少未练，朕以台事委卿，当一一用意。"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

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故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有民质券，积其息不能偿，因没为奴，屡诉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台，晏检擿案状得其情，遂奏免之。寻为贺宋正旦国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时诏册，皆晏为之。

章宗立，晏画十事以上。一曰风俗奢忄栗，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铸钱。四曰免上户管库。五曰太平宜兴礼乐。六曰量轻租税。七曰减盐价。八曰免监官陪纳亏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经久远图。十曰禁网差密，宜尚宽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更直进读陈言文字，以广视听”。皆采纳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越二年，复申前请，授沁南军节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旧人，复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六年，归老，得疾，诏除其子左司员外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侍养。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文简。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以母忧去，服阕，转韩州军事判官，迁泽州晋城令，补尚书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为立夏国王读册官。还，权领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顾谓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几，转员外郎，以亲病求侍，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禄养。先是，晏领沁南军节度使，泽于怀为支郡，父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忄栗。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

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赠朝列大夫，谥曰襄献。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览其奏，谓宰臣曰："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前表傥可采，乞断自宸衷"，上纳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谠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恆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

相襄、枢密副使阁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贲性孝友，勤敏好学，第进士，由复州军事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擢右三部检法司正。待御史贾铉举贲安静有守，不尚奔竞，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论议。擢河北东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选授尚书省都事，以丧去。用荐者多，起复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累迁南京路按察使，卒。贲敦厚尚义，笃于亲朋，不营产业，比殁，家甚窭，上闻悯惜之，赠朝列大夫，仍厚恤共家。

弟质，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干举迁昭义军节度副使。章宗问质临事若何，张万公对曰：“胜其兄贲。”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后以礼部尚书致仕，终。

许安仁，字子静，献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读书，善属文。登大定七年进士第，调河间县主簿。累迁太常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章宗为皇太孙，安仁以讲学被选东宫，转左补阙、应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国子监丞，兼补阙，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职如故。侍御史贾铉以安仁守道端悫，荐于朝。同知济南府事路伯达继上章称其立己纯正，宜加显任，超授礼部郎中，兼左补阙。适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营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实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将幸景明宫，安仁与同列谏曰：“昔汉、唐虽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师不远。非如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疏奏，遂罢幸。出为泽州刺史，作《无隐论》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养心、曰田猎、曰公道、曰养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财。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阳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谥曰文简。安仁质实无华，澹然有古君子风，故为时人所称云。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少孤，养于叔父宁。性颖悟，日记千余

言。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耀州同官主簿。三迁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庆阳府推官，召为薛王府掾。世宗将幸金莲川，有司具办，襄上疏极谏曰：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中都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至于顿舍之处，军骑阗塞，主客不分，马牛风逸以难收，臧获逋逃而莫得，夺攘蹂躏，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皁隶，不免困踣，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此特细故耳，更有大于此者。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籓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籓篱也。持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眼，臣知其必疲瘵矣。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岂堪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褚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于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徙之劳，更倍于前矣。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举世莫及，若夫衔橛之变，猛挚之虞，姑置勿论。设于行猎之际，烈风暴至，麈埃涨天，宿雾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华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狈于道途，卫士参错于队伍，当此宸衷宁无戒悔。夫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良谓此也。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终日驱驰，加之饥渴，已不胜倦。更使彻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虽陛下悦以使人，劳而不怨，岂若不劳之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无异谋，要在处己于无忧患之域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奈何无事之日，越居草莱，轻不赀之圣躬，爱沙碛之微凉，忽祖宗之大业，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过，山径阻修，林谷晻霭，上有县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

臣闻汉、唐离宫，去长安才百许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几致结社之变。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马懿窃权而篡国。隋炀、海陵，虽恶德贯盈，人谁敢议？止以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皆可为殷鉴也。臣尝论之：安民济众，唐、虞犹难之。而今日之民，赖陛下之英武，无兵革之忧，赖陛下之圣明，无官吏之虐，赖陛下之宽仁，无刑罚之枉，赖陛下之节俭，无赋敛之繁，可谓能安济矣。而游畋纳凉之乐，出于富贵之余，静而思动，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罢之至易耳。唐太宗将行关南，畏魏征而停，汉文帝欲驰霸陵，袁盎谏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难行，而未能罢中主之易罢，臣所未谕也。

且燕京之凉，非济南之比，陛下牧济南日，每遇炎蒸，不离府署，今九重之内，台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兹再出，宁有遽不可乎。臣愚以为患生于不戒者多矣，西汉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祸，梁武好纳叛降，而有侯景之变。今者累岁北幸，狃于无虞，往而不止，臣甚惧焉。夫事知其不可犹冒为之，则有后难必矣。

议者又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臣知其所游，不过临潢之旁，亦无重山之隔，冬犹处于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然隔三五岁方能一行，非岁岁皆如此也。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余皆纵之，不欲多杀。是陛下恩及于禽兽，而未及于随驾众多之臣庶也。

议者谓，前世守文之主，生长深宫。畏见风日，弯弧上马，皆所不能，志气销懦，筋力拘柔，临难战惧，束手就亡。陛下监其如此，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臣愚以为战不可忘，畋猎不可废，宴安鸩毒亦不可怀，然事贵适中，不可过当。今过防骄惰之患，先蹈万有一危之途，何异无病而服药也。况欲习武不必度关，涿、易、雄、保、顺、蓟之境地广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猎田以时，谁曰不可？伏乞陛下发如纶之旨，回北辕之车，塞鸡鸣之路，安

处中都，不复北幸，则宗社无疆之休，天下莫大之愿也。

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严，圣人作事，固臣下将顺之时，而臣以蝼蚁之命，进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于吏议，小则名位削除，大则身首分磔，其为身计，岂不愚谬。惟陛下深思博虑，不以人废言，以宗庙天下为心，俯垂听纳，则小臣素愿遂获，虽死犹生，他非所觊望也。

世宗纳之，遂为罢行，仍谕辅臣曰："梁襄谏朕毋幸金莲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罢其行。然襄至谓隋炀帝以巡游败国，不亦过乎。如炀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既叛，虽不巡幸，国将安保？为人上者，但能尽君道，则虽时或巡幸，庸何伤乎？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襄由是以直声闻。擢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转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未几，迁通远军节度副使，以丧去。服阕，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避父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荐襄学问该博，练习典故，可任礼官。转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簸扬俸粟责仓典使偿，为按察司所劾，以赎论。历隩州刺史，累迁保大军节度使，卒。

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自蚤达至晚贵，膳服常淡薄，然议者讥其太俭云。

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摩培养，至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也。性沉厚，有远识，博学能诗，登正隆五年进士第，调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尚书省掾，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入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伯达上书谏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空京师而事远巡，非重慎之道也。"书奏，不报。阅岁，改秘书郎，兼太子司经。时章宗初向学，伯达以文行知名，选为侍读，居无何以忧去。会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伯达行义，起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敕与张

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贺天寿节于九月一日，伯达论列以其非时，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及台谏亦皆言其不可，下尚书省议，伯达曰："上始即政，当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绐四方非信。且贺非其时，是轻礼重物也。"因陈正名从谏之道。升尚书刑部郎中。上问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务本业、广储蓄？"伯达对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请罢畿内采猎之禁，广农郊以示敦本，轻币重谷，去奢长俭，遵月令开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农不劝、粟不广者未之有也。"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故伯达及之。累迁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国军节度使，未几，改镇安武。

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州学，乃市信都、枣强田以赡学，有司具以闻，上贤之，赐号成德夫人。

子铎、钧。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终莱州观察判官。铎最知名，别有传。

赞曰：金诎宋称臣称侄，受其岁币，礼也。使聘于其国，燕享礼也，纳其重赂其可乎哉？时人贪利忘礼，习以为常，莫有知其为非者。故去则云酬劳效，还则户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谊耶？伯达独能明其非礼，回献所馈，赍志未毕，傅氏又能成之，及归所献，竟以买田赡学。妇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于世俗之见者宁不愧哉。赐号成德，不亦宜乎。

列传第三十五列传第三十五

○裴满亨斡勒忠张大节子岩叟张亨韩锡邓俨巨构贺扬庭阎公贞焦旭刘仲洙李完马百禄杨伯琉刘玑兄琉康元弼移剌益

裴满亨，字仲通，本名河西，临潢府人。其先世居辽海，祖讳虎山者，天辅间移屯东受降城，以御夏人，后徙居临潢。亨性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谓曰："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为奉御。一日问以上古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章宗即位，谕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门第显，惟尔由科甲进，且先朝信臣，国家利害，为朕尽言。"俄擢监察御史。内侍梁道兒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迁镐王府尉，出为定国军节度副使，三迁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从衡，前政莫制，亨下车宣明约束，阖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迁本路副统军。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世袭家豪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军节度使。岁大雪，民多冻殍，亨输己俸为之周赡，及劝率僚属大姓同出物以济。转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卒于官。上闻而惜之，赠嘉议大夫，赙物甚厚。

亨性尤谨密，出入宫禁数年，谠议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则焚之，虽家人辈莫知也。所历州郡，皆有政绩可纪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盖州人也。习女直、契丹字，历兵部、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再转大理寺知法，迁右三部司正。练达边事，尝奉命使北，归致马四千余匹，诏褒谕之。大定二十六年，为监察御史，转尚书省都事。章宗立，迁尚书兵部员外郎，出为沧州刺史。河东路提刑副使徒单移剌古举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尝调发黄河船，数以稽期听赎。授北京副留守，入为同签枢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宁军节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悫，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权贵，故时誉归之。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擢天德三年进士第，调崞县丞。改东京市令。世宗判留务，甚爱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节领其役。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大节曰："自有定分，何遽尔。"随例补尚书省令史，擢秘书郎、大理司直。会左警巡使阙，世宗谓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节。俄以杖杀豪民为有司所劾，削一阶解职。未几，授同知洺州防御使事。

入为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啮安次，承诏护视堤城。擢修内司使，推排东京路户藉，人服其平。进工部郎中。时阜通监铸钱法弊，与吏部员外郎麻珪莅其事。积铜皆窳恶，或欲征民先所给直，大节曰："此有司受纳之过，民何与焉。"以其事闻，卒得免征。就改户部郎中，定襄退吏诬县民匿铜者十八村，大节廉得其实，抵吏罪，民斫石颂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户部。世宗东巡，徙太府监，谕之曰："侍郎与太府监品同，以从行支应籍卿办耳。"寻为宋生日使，还授横海军节度使，过阙谒谢东宫，显宗抚慰良久，曰："万事惟中可也。"因榜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盗久不获，大节以方略擒之。后河决于卫，横流而东，沧境有九河故道，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

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因言河东赋重宜减，议者或不同，大节以他路田赋质之，遂命减焉。乞致仕，不许，徙知太原府，以并、代乡郡，故优宠之。近郭有男子被杀者，闻其妻哭声不哀，召而审之，果为奸夫所杀，人以为神。西山有晋叔虞祠，旧以施钱输公使库，大节还其庙以给营缮。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治有能名。阅岁，移知广宁府，复请老，授震武军节度使。部有银冶，有司以为争盗由此生，付河东、西京提刑司与州同议，皆以官榷为便，大节曰："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其游手者有所资，于官亦便。"上从其议。复乞致仕，许之，仍擢其子尚书刑部员外郎岩叟为忻州刺史，以便禄养。承安五年卒，年八十。

大节素廉勤好学，能励勉后进，自以得学于任倜，待倜子如亲而加厚。又善弈棋，当世推为第一，尝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弈。世宗尝谓宰臣曰："人多称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心，一老奸耳。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远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屡语近臣曰："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其见知如此。

岩叟，字孟弼，大节子也。大定十九年进士，调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评事，再迁监察御史、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使事、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刑部员外郎、忻州刺史，以父忧去官。起复大理少卿、河北东西大名等路按察转运副使，累迁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国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除镇西军节度使，移定国军。贞祐二年，改昭义，复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边要，乃致仕，退寓洛阳，卒。

张亨，字彦通，大兴漷阴人。登皇统六年进士第，调樊山丞，以廉干闻。授弘州军事判官，历巨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补尚书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迁尚书左司郎中，授户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转运使，坐草场使邓汝霖盗草失举劾，解职，削一官。起授户部尚书。世宗问宰臣曰："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曰："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上曰："如汝父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时车驾车巡，费用百出，自辽以东泉货甚少，计司患其不给，欲辇运以支调度，亨谓："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挽钱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独枉费国用，无乃重劳民力乎。不若行会便法，使行旅便于囊橐，国家无转输之劳而用自足矣。"出为绛阳军节度使。已而复谓宰臣曰："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以朕观之，无甚过人。小官中岂无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尝为左司，奏事多有脱略，是亦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时方重其选，上以亨为河东南北路提刑使，兼劝农采访事。访其利病，条为十三事以闻，上嘉纳之。亨在职每事存大体、略苛细，御史以宽缓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御使。明年，迁南京路转运使，转知归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识强敏，明达吏事，终始有可称云。

韩锡，字难老，其先自析津徙蓟之渔阳。祖贻愿，辽宣徽北院使。父秉休，归朝，领忠正军节度使。锡以廕补阁门祗候。天会中，南伐，锡从军掌礼仪，俄以母，老乃就监差。久之，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为宫苑使。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特赐胡砺榜进士及第，四迁尚书户部侍郎，以母丧解。旋起复旧职，付金牌一、银牌十、籍水手于山东。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趋杭州，俾锡部船三百会广陵。适保衡败还，丧船过半，令锡补足之。时水浅，船不得进，海陵遣使急责之，众稍亡，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于辽东，锡奔赴行在，诏复前职。明年，授同知河间府事，引见于香阁，诫之曰："闻皇族居彼者纵甚，卿当以法绳之。"锡下车宣布诏言，后无有挠政害民者。迁孟州防御使，累拜绛阳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事。告老，许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进士第。大定中，为左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寻转左司，掌机务者数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选汉官一人，参知政事梁肃以户部侍郎王翛、工部侍郎张大节、左司郎中邓俨对，世宗曰："王翛、张大节苦无资历，与左右司官辛苦不

同，其命俨往。”尝谓宰臣曰：“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宰臣因奏俨明事机、有心力，于是擢户部侍郎。翌日，复谓宰臣曰：“吏部掌铨选，当得通练人，可置俨于吏部。”因改命焉。累迁中都路都转运使。明昌初，为户部尚书。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贵贱、上下、衣冠、车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寻知归德府事，致仕，卒。

初，俨致仕复夤缘求进，上问左右：“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曰：“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上曰：“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守贞曰：“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上然之，遂不复用云。

巨构，字子成，蓟州平谷人。幼笃学，年二十登进士第。由信都丞察廉为石城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振武军节度副使。改同提举解盐司事，以课增入为少府监丞。再迁知登闻检院，兼都水少监。时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上谓宰臣曰：“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章宗即位，擢横海军节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

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其近臣私谓构曰：“公今之德人，我欲举奏，公行将大任矣。”构辞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终无过云。

贺扬庭，字公叟，曹州济阴人也。登天德三年经义进士第，调范县主簿兼尉，籍有治声。大定十三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俄以廉能迁户部郎中，进官二阶。顷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东东路转运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驿召赴阙，授山东东西路提刑使。扬庭性疾恶，纤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诏诸路提刑使入见，亲问所察事条，至扬庭则斥之曰：“尔何治之烦也。”明年，下除洺州防御使，时岁歉民饥，扬庭谕蓄积之家令出所余以粜之，饥者

获济，洺人为之立石颂德。改陕西西路转运使，表乞致仕，上曰："扬庭能干者也，当何如？"右丞刘玮言其疾，遂许之。卒年六十七。

赞曰：裴满亨以进士选奉御，能陈唐、虞致治之道于宫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贵梁道兒之奸。斡勒忠以吏道致身，始终不交权贵。世宗自立于辽东，归者如市，张大节独守正不赴。韩锡出守河间，面谕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绳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权，锡下车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识之士，不为富贵所移者也。巨构骫骳，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亶其然乎。张亨始以缪庸见薄，晚以论列称赏，亦砥砺之功欤。邓俨专务谋身，上下称黠，致仕又求进用，弗可改也夫。

阎公贞，字正之，大兴宛平人。大定七年擢进士第，调朝邑主簿。由普润令补尚书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御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绩闻，迁同知武定军节度使。明昌初，召为大理正，累进大理卿。承安元年，迁翰林侍读学士，仍兼前职，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公贞居法寺几十年，详慎周密，未尝有过举。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锐，沃州柏乡人。第进士，调安喜主簿。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幸春水，见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当得贤才。畿甸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荐旭干能可甄用，上然之，召为右警巡使。旭为人刚果自任，不避权势。初，旭部民诉良，旭以无文据付本主，道逢监察御史诉其事，语涉讹乱，即收付旭，旭释之不问，为御史所劾，削官两阶，杖百八十，出为大名府推官。寻授右三部检法司正，代韩天和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台言："监察纠弹之司，天和诸科出身，难居是职。"上命别举，中丞李晏荐旭刚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获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宁、右丞相襄请上出猎，旭劾奏其非，上慰谕之，为罢猎。明昌元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迁都水监，以治河防劳进官一阶，授西京路转运使，卒。旭性警敏，练达时政，与王翛，刘仲洙辈世称能吏云。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登进士第。历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近滹沱河，时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极力护塞，竟无害。有盗夜发，居民震惊，仲洙率县卒生执其一，余众

遂溃，旦日掩捕皆获。寻以廉能进官一阶，升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为刑部主事，六迁右司员外郎，俄转吏部。世宗谓宰臣曰："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洙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右丞张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愿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为祁州刺史，以六善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珏等以党罪废锢者三十余家，仲洙知其冤，上书力辨，帝从之，乃复珏官爵而党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寻改平阳，移德州防御使。转运郭邦杰、节度李晏皆举仲洙以自代。升为定海军节度使。岁饥，仲洙表请开仓，未报，先为赈贷，有司劾之，罪以赎论。时仲洙兄仲渊以罪责石州，仲洙上书请以莱易石，朝廷义而不许。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听。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

仲洙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调澄城主簿，有遗爱，民为立祠。用廉，迁定襄令，召补尚书省令史。时以县令阙人廉问，世宗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为监察御史。故事，台令史以六部令史久次者补，吏皆同类，莫肯举劾。完言："尚书省令史，正隆间用杂流，大定初以太师张浩奏请，始纯取进士，天下以为当。令乞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台官辟用。"上纳其言。擢尚书省都事，出为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河间府治中。提刑司言："完习法律，有治剧才，军民无间语。"升沁州刺史，仍以玺书褒谕。迁同知广宁府。初，辽滨民崔元入城饮不归，求得尸于水中。有司执同饮者讯之，皆诬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狱畀完。完廉得其贼乃舟师也，遂免同饮人。改北京临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迁陕西西路转运使，寻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长于吏治，所至奸恶屏迹，民皆便之。

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会初第进士，累迁翰林修撰，坐田珏党免官，迨世宗朝解党禁，复召用焉。百禄幼志学，事继母以孝闻，登大定三年词赋进士第，调武清主簿。由龙山令召补尚书省令史，不就，改榷货副使、平阳府判官，入为国子博士。朝廷以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委录南北路刑狱，所至无冤。召为尚书户部员外郎，与同知河北东路转运事李京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迁耀州刺史，吏民畏爱。提刑司以状闻，授韩王傅、同知安武军节度事。俄改兼同知兴平军，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御史台以刚直能干闻，转知河中府。承安四年

致仕，卒。谥曰贞忠。

杨伯元，字长卿，开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进士第，调郾城主簿。升榆次令，召为大理评事，累除定海军节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入为尚书刑部员外郎，以忧免，起为辽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迁安武军节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

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两为推排定课使，累为审录官，人称其平。每有疑狱，必专遣决，明辩多中理。赐谥曰达。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曰："汝职掌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曰："卿有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累除同知漕运司事，尝奏言："漕户顾直太高，虚费官物，宜约量裁损。若减三之一，岁可省官钱一十五万余贯。"世宗是其言。授户部员外郎，条上便宜数事，世宗谓宰臣曰："玑言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及言官钱利害，甚可取。前后户部官往往偷延岁月，如玑者不可多得，卿等议其可者行之。玑向言漕运省费事，尽心公家，不厚赏无以劝来者。"乃赐钱三千贯。擢潍州刺史，徙知济州。未几，迁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诉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谓宰臣曰："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曰："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曰："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为国子司业，乞致仕不许，转国子祭酒，寻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职为御史台所纠罢。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补阁门祗候，遭父丧求终制，会海陵篡立，不许，改充护卫。海陵忌宗室，琉坐与往来，斥居乡里。世宗即位，琉昼夜兼驰上谒，世宗大悦，以为护卫十人长。往招宗叙、白彦敬、纥石烈志宁，皆相继来附。还报，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谓之曰："太平所至，庶几能赞朕致太平矣。"改御院通进。与乌居仁等往南京发遣六宫百司，琉建议留尚书右丞纥石烈良弼经略淮右，余皆北来，诏从之。丁母忧，起复，三迁武库署令。车驾幸西京，留琉为中都总管判官。再转近侍局使，迁太子少詹事，兼引进使，赐袭衣。未几，为陕西统军都监，赐厩马、金带，皇太子以马与币为赆。召为同知宣徽院事，迁太子詹事、右宣徽使，与张仅言典领昭德皇后园陵，襄事，太子

赠以厩马。转左宣徽使，以疾求补外，除定海军节度使，以其弟太府监玮为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辞，上曰："卿旧臣，今补外，宁不恻然。东莱濒海，风物亦佳，卿到必得调养。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见卿也。"仍赐厩马、金带、彩十端、绢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柩过京畿，敕有司致祭，赙银三百两、重彩三十端。

康元弼，字辅之，大同云中人。幼敏学，善属文，登正隆二年进士第。调汝阳簿，改崇义军节度判官。由垣曲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累迁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召为大理丞。

大定二十七年，河决曹、濮间，濒水者多垫溺，朝延遣元弼往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出为弘州刺史，阅岁授大理少卿。先是，卫州为河所坏，增筑苏门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乐迁，欲复归卫，于是遣元弼按视，还言治故城便，遂复其旧。转秘书少监，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领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为皇太后，以元弼旧臣诏充副卫尉。再转大理卿，以丧去，起复为尚书刑部侍郎，兼郓王傅，迁南京路转运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也。以廕补国史院书写，积劳调徐州录事，召为枢密院知法，三迁翰林修撰。时北边有警，诏百官集尚书省议之，太尉克宁锐意用兵，益言天时未利，宜俟后图。御史台举益刚正可任，遂兼监察御史。未几，改户部员外郎。明昌三年，畿内饥，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谢，诏谕之曰："亲民之职，惟在守令，比岁民饥，故遣卿等往抚育之。其资序有过者有弗及者，朕不计此，但以材选，尔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饥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递出粟以佐之，且命属县视以为法，多所全活。郡东南有堤久颓圮，水屡为害，益增修之，民以为便，为益立祠。升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诏以泗州当使客所经，守臣宜择人，宰臣进拟数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御使。召为尚书户部侍郎，寻转兵部。属群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点检兖往招降之。承安二年，边鄙弗宁，上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议，益谓"守为便。天子之兵当取万全，若王师轻出，少有不利，非惟损大国之威，恐启敌人侵玩之心。"出为山东西路转运使。有敕使按鹰于山东，益奏："乞止令调于近甸，何必惊远方耳目。"书闻，上命有司治使者罪。迁河东南北路按察使。旧制，在位官有不任职，委所属上司体访。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益上言以为："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别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纠劾，似为得体"。又言："随

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公通献遗，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上皆纳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赞曰：阎公贞定金律令，杨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称之，难矣。焦旭畿内小官，听断不受御史风指，遂罹深宪。大臣请人主游猎，劾奏其非，为之罢猎，诚有古人之风焉。李完、康元弼无他足称，完论台令史一事，元弼论曹、卫两城，各当其可。马百禄初坐党废，晚著治迹。刘玑初以理财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后遭遇不同，而百禄求福不回，非玑所及也。刘琉以大定之立驰赴行在，虽终身荣宠，盖一趋时之士耳。刘仲洙刚而讷于言，移剌益刚而敢言。益以志宁北伐为不可，仲洙释田珏党祸三十家。《语》曰：“刚毅木讷近仁。”岂不信哉！

列传第三十六列传第三十六

○完颜匡完颜纲完颜定奴

完颜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孙。事豳王允成，为其府教读。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余岁，显宗命詹事乌林答愿择德行淳谨、才学该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阅月，愿启显宗曰："豳王府教读完颜撒速、徐王府教读仆散讹可二人，可使教皇孙兄弟。"显宗曰："典教幼子，须用淳谨者。"已而召见于承华殿西便殿。显宗问其年，对曰："臣生之岁，海陵自上京迁中都，岁在壬申。"显宗曰："二十八岁尔，詹事乃云三十岁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谓臣出入宫禁，故增其岁言之耳。"显宗顾谓近臣曰："笃实人也。"命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因赐酒及彩币。顷之，世宗诏匡、讹可俱充太子侍读。

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匡曰："伯夷、叔齐何如人？"匡曰："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时，世宗如春水，显宗从，二人者马上相语遂后。显宗迟九住至，问曰："何以后也？"九住以对，显宗叹曰："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称善者良久，谓九住曰："《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达，务辩口以难人。由是观之，人之学、不学，岂不相远哉。"显宗尝谓中侍局都监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颜讹出、侍读完颜撒速，与我同族，汝知之乎？"对曰："不知也。"显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孙。讹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

显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词曰："我祖睿宗，厚有阴德。国祚有传，储嗣当立。满朝疑惧，独先启策。徂征三秦，震惊来附。富平百万，望风奔仆。灵恩光被，时雨春旸。神化周浃，春生冬藏。"盖取宗翰与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陕西大破张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汝辈何因知此？"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兒子知创业之艰难，

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数四，酒行极欢，乙夜乃罢。

二十五年，匡中礼部策论进士。是岁，世宗在上京，显宗监国。三月甲辰，御试，前一日癸卯，读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御使把内剌、国史院编修官夹谷衡、国子助教尼庞古鉴进禀，策题问“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纪纲，施之万世，何术可致？”匡已试，明日入见，显宗问对策云何，匡曰：“臣熟观策问敷教、措刑两事，不详‘振纪纲’一句，只作两事对，策必不能中。”显宗命匡诵所对策，终篇，曰：“是亦当中。”匡曰：“编修衡、助教鉴长于选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显宗惜之，谓侍臣曰：“我只欲问教化、刑罚两事，乃添振纪纲一句，命删去，李晏固执不可，今果误人矣。”谓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读二十一年府试不中，我本不欲侍读再试，恐伤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乐。”是岁初取止四十五人，显宗命添五人，仆散讹可中在四十五人，后除书画直长。匡与讹可俱为侍读，匡被眷遇特异，显宗谓匡曰：“汝无以讹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岁，显宗薨，章宗判大兴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为皇太孙。匡仍为太孙侍读。二十八年，匡试诗赋，漏写诗题下注字，不取，特赐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读如故。”

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长，历本局副使、局使，提点太医院，迁翰林直学士。使宋，上令权更名弼，以避宋祖讳，事载《本纪》。迁秘书监，仍兼太医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迁签书枢密院事，兼职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抚州。河北西路转运使温昉行六部事，主军中馈饷，屈意事匡，以马币为献，及私以官钱佐匡宴会费，监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边事，遂寝其奏。三年，入奏边事，居五日，还军。寻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

章宗立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当时号为外台，匡与司空襄，参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圣朝旧无提刑司，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郡县称治。自立此官，冀达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烦圣听。自古无提点刑狱专荐举之权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采访廉能之任。岁遣监察体究，仍不时选使廉访。”上从其议，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

初，匡行院于抚州，障葛将攻边境，会西南路通事黄掴按出使乌都

碗部知其谋，奔告行院为之备，迎击障葛，败其兵。按出与八品职，迁四官。匡迁三官。匡奏乞以所迁三官让其兄奉御赛一，上嘉其义，许之。改枢密副使，授世袭谋克。

宋主相韩侂胄。侂胄尝再为国使，颇知朝廷虚实。及为相，与苏师旦倡议复仇，身执其咎，缮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边将小小寇钞以尝试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确山界夺民马。三月，焚平氏镇，剽民财物，掠邓州白亭巡检家赀，持其印去。遂平县获宋人王俊，唐州获宋谍者李忤，俊襄阳军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贮甲仗，修战舰，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侂胄谓大国西北用兵连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宫，劝宋主都建康节制诸道。河南统军司奏请益兵为之备。诏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括战马，临洮、德顺、秦、巩各置弓手四千人。诏揆遗书宋人曰："奈何兴兵？"宋人辞曰："盗贼也。边臣不谨，今黜之矣。"

宋人将启边衅，太常卿赵之杰、知大兴府承晖、中丞孟铸皆曰："江南败衄之余，自救不暇，恐不敢败盟。"匡曰："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围城邑，动辄数千，不得为小寇。"上问参政思忠，思忠极言宋人败盟有状、与匡、畏也合，上以为然。及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使宋还，奏宋主修敬有加，无他志。上问匡曰："于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议云何，今乃中变邪？"匡徐对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职也。《书》曰'有备无患'，在陛下宸断耳。"于是罢河南宣抚司，仆散揆还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关，取泗州、虹县、灵璧。四月，复诏仆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诸军。顷之，以匡为右副元帅。揆请匡先取光州，还军悬瓠，与大军合势南下。匡奏："仆散揆大军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窥唐、邓，汴京留兵颇少，有掣肘之患，请出唐、邓。"从之。遣前锋都统乌古论庆寿以骑八千攻枣阳，遣左翼提控完颜江山以骑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统乌古孙兀屯取神马坡，皆克之。匡军次白虎粒，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乌古论庆寿扼赤岸，断襄、汉路。宋随州将雷大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赐诏奖谕，戒诸军毋虏掠、焚坏城邑。匡进兵围德安，分遣诸将徇下安陆、应城、云梦、汉川、荆山等县，副统蒲察攻宜城县取之。十二月，败宋兵二万人于信阳之东，诏曰："卿总师出疆屡捷，殄寇抚降，日辟土宇。彼恃汉、江以为险阻，箠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为难事，虽天佑顺，亦卿筹画之效也。益宏远图，以副朕意。"匡进所获女口百人。诏匡权尚书右丞，行省

事，右副元帅如故。

吴曦以蜀、汉内附，诏匡先取襄阳以屏蔽蜀、汉。完颜福海破宋援襄阳兵于白石峪，遂取谷城县。仆散揆得疾，遂班师，至蔡，疾革，诏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围襄阳，士卒疲疫，会宗浩至汴，匡乃放军朝京师，转左副元帅，赐宴于天香殿，还军许州。九月，宗浩薨，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封定国公，代宗浩总诸军，行省于汴京。

初，仆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诸盗，乃购得韩侂胄族人元靓，使行间于宋。元靓渡淮，宋督视江、淮兵马事丘瀵奏之宋主。是时，宋主、侂胄见兵屡败以为忧，欲乞盟无以为请，得密奏，即命遣人护元靓北归，因请议和。密使其属刘佑送元靓申和议于揆，揆曰："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然后可。"宋主因密谕丘瀵，使归罪边将以请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轻佻不可信，移书宋人，果欲请和当遣朱致和、吴琯、李大性、李璧来。侂胄得报大喜过望，乃召张岩于建康，罢为福建观察使，归罪苏师旦，贬之岭南。是时，李璧已为参政，不可遣。朱致知、吴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远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冉来，至濠州，匡使人责以称臣等数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实为请，依靖康二年正月请和故事，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苏师旦等俟和议定当函首以献。柟至汴，以侂胄书上元帅府，匡复诘之，柟恳请曰："此事实出朝旨，非行人所专。"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诏匡移书宋人，当函侂胄首赎淮南地，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于是，宋吏部侍郎史弥远定计杀韩柟胄，弥远知国政，和好自此成矣。

于是，廷议诸军已取关隘不可与。王柟以宋参政钱象祖书来，略曰：

窃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许以画淮为界。今大国遵先皇帝圣意，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仍旧，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后也。然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已增岁币至三十万，通谢为三百万贯，以连岁师旅之余，重以丧祸，岂易办集。但边隙既开和议，区区悔艾之实，不得不黾勉遵承。又蒙圣画改输银三百万两，在本朝宜不敢固违，然倾国资财，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弃过图新，兼爱南北之意也。

主上仁慈宽厚，谨守信誓，岂有意于用兵。止缘侂胄启衅生事，迷

国罔上，以至地斯。是以奋发英断，大正国典，朋附之辈，诛斥靡贷。今大国欲使斩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实本庸愚，怙权轻信，有误国事，而致侂胄误国者，苏师旦也。师旦既贬，侂胄尚力庇之，嘱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师旦已行斩首。傥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画银两悉力祗备，师旦首函亦当传送，以谢大国。

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销释，奚必较锱铢毫末，反伤骨肉之恩乎？惟吴、蜀相为首尾，关隘系蜀安危，望敢备奏，始终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无兵革之患，不胜通国至愿。

是时，陕西宣抚司请增新得关隘戍兵万人。王柟状禀，如蒙归川、陕关隘，韩侂胄首必当函送，遵上国之命。匡奏曰："关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当增戍万人，壁垒之役，馈餫之劳，费用必广。祖宗所以取者，以关隘仅能自保耳，非有益于战也。设能入寇，纵之平地，以铁骑蹂之，无一得脱。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负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无一日之安也。必谓兵力得之不可还赐，则汉上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枣阳、光化归顺之民数万户，较之陕右轻重可知，独在陛下决之耳。"诏报曰："侂胄渠魁，既请函首，宋之悔服，可谓诚矣。"匡乃遣王柟还，复书曰："宋国负渝盟之罪，自陈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终绝，优示训谕，许以更成，所以覆护镇抚之恩，至深至厚。昨奉圣训，如能斩送韩侂胄，徐议还淮南地。来书言韩侂胄已死，将以苏师旦首易之，饰辞相绐如此。至于犒军银两欲俟归关隘然后祗备，是皆有咈圣训。及王柟状禀，如蒙归还川、陕关隘，其韩侂胄首必当函送。圣训令斩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陕西关隘不预焉。王柟所陈亦非元画事理，不敢专决，具奏。奉旨'朕以生灵为念，已贯宋罪，关隘区区岂足深较，既能函送韩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还赐'。今恩训如此，其体大国宽仁矜恤曲从之意，追修誓书，赍遣通谢人使赴阙。"

王柟之归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驱掠，然后割赐淮南、川、陕，及彼誓书草本有犯庙讳字及文义有不如体制者，谕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驱掠散在州县，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农事已晚，边民连岁流离失所，扶携道路，即望复业，过此农时，遂失一岁之望。岁币犒军物多，非旬月可办。钱象祖复以书来，略曰："窃见大金皇帝前日圣旨，如能斩送韩侂胄首，沿淮之地并依皇统、大定已画为定。又睹今来圣旨，既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并还赐。以此仰见圣慈宽大，初无必待发遣驱掠官兵，然后退兵交界之语。誓书草本添改处，先次录本赍呈，并将

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纳合、道僧、李全家口一并发还。欲望上体大金皇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至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所有驱掠官兵，留之何益，见已从实刷勘，发还，其使人礼物岁币等已起发至真、扬间，伺候嘉报，迤逦前去界首，以俟取接。”

匡得钱象祖书，即具奏，诏报曰：“朕以生灵之故，已从所请，称臣割地，尚且阔略，区区小节，何足深较。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人使入界，军马即当彻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画日割赐。”匡得诏书，即以谕宋人，使如诏书从事。

泰和八年闰四月乙未，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函至元帅府，匡遣平南抚军上将军纥石烈贞以，侂胄、师旦首函露布以闻。五月丁未，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奏告天地，武卫军都指挥使徒单镛奏告太庙，御史中丞孟铸告社稷。是日，上御应天门，立黄麾仗，受宋馘。尚书省奏露布，亲王百官起居上表称贺。献馘庙社，以露布颁中外。竿侂胄、师旦首并二人画像于通衢，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之军器库。丙辰，匡朝京师，进官两阶，赐玉带、金一百两、银一千五百两，重币三十端。罢元帅府仍为枢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谢使许弈、吴衡等入见。癸未，以宋人请和诏天下。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遗诏，立卫绍王。其遗诏略曰：“皇叔卫王，承世宗之遗体，钟厚庆于元妃，人望所归，历数斯在。今朕上体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付畀宝祚，即皇帝位于柩前。载惟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丁巳，卫绍王即位。戊午，章宗内人范氏胎气有损。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即康奏：“承御贾氏产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贾氏诈称有身。”诏元妃李氏、承御贾氏皆赐死。初，章宗大渐，匡与元妃俱受遗诏立卫王，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数日，匡拜尚书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

匡事显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讲读最亲幸，致位将相，怙宠自用，官以贿成。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埸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宣宗尝谓侍臣曰：“撒速往年尝受人玉吐鹘，然后与之官，此岂宰相所为哉？”

完颜纲，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为奉御，累官左拾遗。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迁刑部员外郎，纲言："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连逮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就问，曾经所属按察司审谳者移推别路，官亦依上就问。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经本路按察审讫，即当移推别路。按察司部分广阔，如上京路移推临潢路，最近亦往复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讨司，最近亦须数月。乞依旧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归问。"从之。

故事，使夏国者夏人馈赠礼物，视书几道以为多寡。泰和元年，纲为赐夏主生日使，章宗命赍三诏，左司员外郎孙椿年奏诏为一道，寻自陈首，上责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转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监官兼尚食局官，乞于少府监依此例，注能干官一员兼仪鸾局官，仪鸾局官一员兼少府监官，相须检治。"从之。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阙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余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十卷。迁同签宣徽院事。

六年，与宋连兵，陕西诸将颇相异同，以纲为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与元帅府参决西事，调羌兵之未附者。于是，知凤翔府事完颜昱、同知平凉府事蒲察秉铉分驻凤翔诸隘，通远军节度使承裕、秦州防御使完颜璘屯成纪界，知临洮府事石抹仲温驻临洮，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乾州刺史完颜思忠扼六盘，陕西路都统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华、扼潼关蒲津，陕西都统完颜忠本名袅懒、同知京兆府事乌古论兖州守京兆要害，以凤翔、临洮路蕃汉弓箭手及绯翮翅军散据边陲。绯翮翅，军名也。元帅右临军充右都监蒲察贞分总其事。

宋吴曦以兵六千攻盐川，巩州戍将完颜王善、队校仆散六斤、猛安龙延常击走之，斩首二百级。七月，吴曦兵五万由保坌、姑苏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骑千余击之，曦兵大败，追奔四十里。曦别兵万人入来远镇，术虎高琪破之。

青宜可者，吐蕃之种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处西鄙，其鲁黎族帅曰冷京，据古叠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余万户，东邻宕昌，北接临洮、积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盖蛮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论道里，而以日计之云。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传六世至青宜可，尤劲勇得众，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曹佛留为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结诸羌。青

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请举国内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许，厚赐金帛以抚之。明昌间，属羌已彪杀郡佐反，是时纲为奉御，奉诏与曹佛留计事，因召青宜可会兵击破已彪。曹佛留迁同知临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贤为洮州管内巡检使。纲屡以事至洮，佛留每谓纲言青宜可愿内属，出其至情，纲辄奏之，上终不纳。及纲部署陕西，上密敕经略西事。于是，曹佛留已死，普贤为怀羌巡检使。纲至洮，驰召普贤摄同知洮州事。普贤传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诸部长，籍其境土人民，诣纲请内属。纲奏其事，上以青宜可为叠州副都总管，加广威将军。诏青宜可曰："卿统有部人，世为雄长，向风慕义，背伪归朝，愿效纯诚，恆输忠力，缅怀嘉瞩，式厚褒旌。览卿进上所受伪牌，朝廷之驭诸蕃固无此例，欲使卿有以镇抚部族、增重观望，是以特加改命，赐金牌一、银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为藩卫。"曹普贤真授同知洮州事，纲迁拱卫直都指挥使，迁三阶，安抚，都大提举如故。以商州刺史乌古论兖州领、曹普贤押领、青宜可勾当。诏曰："完颜纲，初行时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独言可以招抚，必获其用，既而果来效顺。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势重大，卑屈失体，亦勿以蕃部而藐视之。"

九月，诏安慰陕西，略曰："京兆、凤翔、临洮三路，应被宋兵逼胁，背国从伪，或没落外境，若能自归者，官吏依旧勾当，百姓各令复业，元抛地土依数给付。及受宋人旗榜结构等，或值惊扰因而避役逃亡，未发觉者，许令所在官司陈首，并行释免，更不追究，军前可用之人随宜任使。限外不首，复罪如初。

宋程松遣别将曲昌世袭方山原，自率兵数万分道袭和尚原、西山寨、龙门等关。是日，大雾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龙门关戍兵不知宋兵来，松遂据之。蒲察贞遣行军副统裴满阿里、同知陇州事完颜孛论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万户奥屯撒合门、美原县令术虎合沓别将壮士五百，取间道潜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骇，伏兵合击，遂破之。贞乃分遣术虎合沓、部将完颜出军奴率兵千人出黄兒谷取和尚原，同知会州事女奚列南家、押军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宁谷取西山寨，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龙门等关。程松已焚阁道，贞且修道且进兵。至小关，松将杨廷据险注射，贞不得前，令行军副统裴满阿里为疑兵，潜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绕出其后，反击之，宋兵大乱，遂斩廷于阵。宋兵走二里关，复败。宋将彭统领宋兵走龙门，追击，大破之。合沓乘夜潜登和尚原绝顶，宋人惊以为神，皆散走，破其众二千，生获数十人。南家斩木开道以登西山，再与宋兵遇，皆败之，遂尽复故地。

宋吴曦将冯兴、杨雄、李珪以步骑八千人入赤谷，将寇秦州。承裕、完颜璘、河州防御使蒲察秉铉逆击，破之。宋步兵趋西山，骑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蹑宋步兵，宋步兵据山搏战，部将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骑驰击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阵，众乘之，宋步兵大溃，杀数百人，追者至阜郊城，斩首二千级。猛安把添奴追宋骑兵，杀千余人，冯兴仅以身免，杨雄、李珪皆为金军所杀。十月，纲以蕃、汉步骑一万出临潭，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石抹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

初，吴玠、吴璘俱为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璘孙曦太尉、昭武军节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抚副使，泰和六年出兵兴元，有窥关、陇之志，诱募边民为盗，遣谍以利饵凤翔卒温昌，结三虞候军为内应。昌诣府上变。曦遣诸将出秦、陇间，与纲等诸军相拒。上闻韩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国王，铸印赐诏，诏纲经略之。其赐曦诏曰：

宋自佶、桓失守，构窜江表，僭称位号，偷生吴会，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藩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黶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

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

今赵扩昏孱，受制强臣，比年以来，顿违誓约，增屯军马，招纳叛亡。朕以生灵之故，未欲遽行讨伐，姑遣有司移文，复因来使宣谕，而乃不顾道理，愈肆凭陵，虔刘我边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义士痛心，家与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虽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临江问罪，长驱并骛，飞渡有期，此正豪杰分功之秋也。

卿以英伟之姿，处危疑之地，必能深识天命，洞见事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

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

纲次临江被诏，进至水洛，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曦得诏意动，程松尚在兴元，未敢发，诈称杖杀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败，曦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端奉表送款。纲遣前京北府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言归心朝廷无他，张仔请以告身为报，曦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

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国为援，欲先取襄阳以为蜀汉屏蔽，乃诏右副元帅匡先攻襄阳，诏略曰："陕西一面虽下四州，吴曦之降朕所经略。自大军出境，惟卿所部力战为多，方之前人无所愧谢。今南伐之事责成卿等，区区俘获不足羡慕，果能为国建功，岂止一身荣宠，后世子孙，亦保富贵。"匡得诏，乃移兵趋襄阳。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

七年正月，召纲赴京师，以为陕西宣抚副使，进三阶。还军，吴曦遣郭澄进谢恩表、誓表、贺全蜀归附三表，亲王百官称贺，朝廷以诏答之，并赐誓诏。郭澄朝辞，谕澄曰："汝主效顺，以全蜀归附，朕甚嘉之。然立国日浅，恐宋兵侵轶，人心不安，凡有当行事务已委宣抚完颜纲移文计议。或有紧急，即差人就去讲究。大定间，汝主尝以事入觐，今亦多岁，朕嘉汝主之义，怀想不忘，欲得其绘像，如见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进。可以此意归谕汝主。"诏以同知临洮府事术虎高琪为封册使，翰林直学士乔宇副之。诏高琪曰："卿以边面宣力，加之读书，蜀人识卿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检制随去奉职，勿有违枉生事。"

顷之，宋安丙杀吴曦。上闻曦死，遣使责纲，诏曰："曦之降，自当进据仙人关，以制蜀命，且为曦重。既不据关，复撤兵，使丙无所惮，是宜有今日也。"于是，诏赠曦太师，命德顺州刺史完颜思忠招魂葬于水洛县。以曦族兄端之子为曦后。诏谕陕西军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胄，冒涉艰险，直取山外数州，比之他军实有勤效。界外屯驻日久，负劳苦，恩赏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给赏物，以酬尔劳。惟是余贼未殄，犹须经略。眷我师徒，久役未解，深怀悯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体国之忠，奋敌忾之勇，协心毕力，建立功勋；高爵厚禄，朕所不吝。"

宋人复陷阶州、西和州，纲至凤翔，诏彻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愿徙内地者厚抚集之。以近侍局直长为四川安慰使。蒲察贞撤黄牛

戍，宋安丙乘之，连兵来袭，遂陷散关，巩州钤辖兀颜阿失死之。诏夺纲官一阶，降兵部侍郎，权宣抚副使。遣户部侍郎尼庞古怀忠按治纲以下将吏。怀忠未至陕西，纲、贞遣兵潜自昆谷西山养马涧入，四面攻之，复取散关，斩宋将张统领、于团练。纲遣使奏捷，诏书奖谕，贞等释不问。

八年，宋献韩侂胄、苏师旦首，诏以陕西关隘还之，宋罢兵。纲还京师。是岁，章宗崩，卫绍王即位，除陕西路按察使，累官尚书左丞。至宁元年，纲行省事于缙山，徒单镒使人谓纲曰："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奋，与其行省亲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徒单镒复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画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纲不从。纲至缙山，遂大败。

胡沙虎斩关入中都，迁卫绍王于卫邸，命纲子安和作家书，使亲信人召纲。纲至，囚之悯忠寺，明日，押至市中，使张霖卿数以失四川、败缙山之事，杀之。

贞祐四年，纲子权复州刺史安和上书讼父冤，略曰："先臣纲在章宗时，招怀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吴曦以全蜀归朝。胡沙虎无故见杀，夺其官爵。"诏下尚书省议："谨按元年诏书云，胡沙虎屡害良将，正谓纲辈也。"乃追复尚书左丞。弟定奴。

定奴与兄纲俱知名，充护卫，除平凉府判官，累官同知真定府。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将军。兵罢，迁河南东路副统军，三迁武胜军节度使，入为右副点检。大安二年，迁元帅右都监，救西京，改震武军节度使。元帅奥屯襄败绩，定奴坐失期及不以军败实奏，降河州防御使。迁镇西军节度使、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宣宗即位，改知归德府。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统军。寻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请内外五品以上举能干之士充河北州县官。改签枢密院事、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复为签枢密院事、行院事兼知归德府事，改兼武宁军节度使，行院于徐州。召为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兴定三年，薨。

赞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帅，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为功，犹曰有人焉？韩侂胄心强智疏，苏师旦谋浅任大，函首燕、蓟，南北皆曰贼臣，何哉？完颜匡、完颜纲皆泰和终功之臣，然匡隳忠于大安，纲罔难于至宁，富贵之惑人，乃如此邪？

列传第三十七列传第三十七

○徒单镒贾铉孙铎孙即康李革

徒单镒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乌辇，北京副留守。镒颖悟绝伦，甫七岁，习女直字。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选诸路学生三十余人，令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习作诗、策。镒在选中，最精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汉字，该习经史。久之，枢密使完颜思敬请教女直人举进士，下尚书省议。奏曰："初立女直进士科，且免乡、府两试，其礼部试、廷试，止对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设国子学，诸路设府学，并以新进士充教授，士民子弟愿学者听。岁久，学者当自众，即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从之。十三年八月，诏策女直进士，问以求贤为治之道。侍御史完颜蒲涅、太常博士李晏、应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杰、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奚釭考试镒等二十七人及第。镒授两官，余授一官，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诏译诸经，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译解，翰林修撰移剌杰、应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讲究其义。镒自中都路教授选为国子助教。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尝到学中与镒谈论，深加礼敬。丁母忧，起复国史院编修官。

世宗尝问太尉完颜守道曰："徒单镒何如人也？"守道对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当以剧任处之。"又曰："镒容止温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迁翰林待制，兼右司员外郎。献《汉光武中兴赋》，世宗大悦曰："不设此科，安得此人。"

章宗即位，迁左谏议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为御史中丞。无何，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镒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则侈心无极。今承平日久，当慎行此道，以为经久之治。"章宗锐意于治平，镒上书，其略曰："臣窃观唐、虞之书，其臣之进言于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陈其戒，复导其美。君之为治也，必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既能听之，又能行之，又从而兴起之。君臣上下之间相与如此。陛下继兴隆之运，抚太平之基，诚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无因物以好恶喜怒，无以好恶喜怒轻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运有否泰。唐陆贽尝陈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

能慎其六，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则大纲举而群目张矣。”进尚书右丞，修史如故。

三年，罢为横海军节度使，改定武军节度使，知平阳府事。先是，郑王永蹈判定武军，镐王永中判平阳府，相继得罪，连引者众，上疑其有党，或命节度定武，继又知平阳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问宰臣：“徒单镒与宗浩孰优？”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皆才能之士，镒似优者。镒有执守，宗浩多数耳。”上曰：“何谓多数？”万公曰：“宗浩微似趋合。”上曰：“卿言是也。”顷之，镒拜平章政事，封济国公。

淑妃李氏擅宠，兄弟恣横，朝臣往往出入其门。是时烈风昏噎连日，诏问变异之由。镒上疏略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谓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畔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内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禄荐臻矣。”因论：“为政之术，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窃见群下不明礼义，趋利者众，何以责小民之从化哉。其用人也，德器为上，才美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虽有才能，行义无取者，抑而下之，则臣下之趋向正矣。其二曰导学者之志。教化之行，兴于学校。今学者失其本真，经史雅奥，委而不习，藻饰虚词，钓取禄利，乞令取士兼问经史故实，使学者皆守经学，不惑于近习之靡，则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丛来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体，法制不能尽，隐于近似，乃生异论。孔子曰：‘义者天下之制也。’《记》曰：‘义为断之节。’伏望陛下临制万机，事有异议，少凝圣虑，寻绎其端，则裁断有定，而疑可辨矣。”镒言皆切时弊，上虽纳其说，而不能行。上问汉高帝、光武优劣。平章政事张万公对曰：“高祖优甚。”镒曰：“光武再造汉业，在位三十年，无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乱。由是言之，光武优。”上默然。镒盖以元妃李氏隆宠过盛，故微谏云。泰和四年，罢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陕西安抚使。

仆散揆行省河南、陕西，元帅府虽受揆节制，实颛方面，上思用谋臣制之，由是升宣抚使一品，镒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抚使，陕西元帅府并受节制。诏曰：“将帅虽武悍，久历行阵，而宋人狡狯，亦资算胜。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旧臣，故有此寄。宜以长刺御敌，厉兵抚民，称朕意焉。”镒言：“初置急递铺，本为转送文牒，今一切乘驿，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递铺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阳置者，达于京

兆。京兆至凤翔置者，达于临洮。自真定至彰德置者，达于南京。自南京分至归德置者，达于泗州、寿州，分至许州置者，达于邓州。自中都至沧州置者，达于益都府。自此邮达无复滞焉。

七年，吴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陇间。十月，诏镒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汉、沔兵势。镒遣行军都统斡勒叶禄瓦、副统把回海、完颜掴剌以步骑五千出商州。十一月，叶禄瓦拔鹘岭关，掴剌别将攻破燕子关新道口，回海取小湖关敖仓，至营口镇，破宋兵千余人，追至上津县，斩首八百余级，遂取上津县。叶禄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将趋金州。宋王柟以书乞和，诏镒召叶禄瓦军退守鹘岭关。八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统领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袭鹘岭关，回海，掴剌击走之，斩景统领于阵。是岁，罢兵。镒迁特进，赐赉有差。改知真定府事。

大安初，加仪同三司，封濮国公。改东京留守，过阙入见。卫绍王谓镒曰："卿两朝旧德，欲用卿为相。太尉匡，卿之门人，朕不可屈卿下之。"迁开府仪同三司，佩金符，充辽东安抚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独吉思忠败绩于会河堡，中都戒严，镒曰："事急矣。"乃选兵二万，遣同知乌古孙兀屯将之，入卫中都。朝廷嘉之，征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

镒言："自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桓、抚三州素号富实，人皆勇健，可以内徙，益我兵势，人畜货财，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参知政事梁絪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卫绍王以责镒。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卫绍王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其后失昌、桓、抚三州，卫绍王乃大悔曰："从丞相之言，当不至此！"顷之，东京不守，卫绍王自讼曰："我见丞相耻哉！"

术虎高琪驻兵缙山，甚得人心，士乐为用。至宁元年，尚书左丞完颜纲将行省于缙山，镒谓纲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为便。"纲不听，且行，镒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听。纲至缙山，遂败绩焉。

顷之，镒坠马伤足在告，闻胡沙虎难作，命驾将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军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顷，兵士索人于闾巷，镒乃还第。胡沙虎意不可测，方犹豫，不能自定，乃诣镒问疾，从人望

也。镒从容谓之曰："翼王，章宗之兄，显宗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杀徒单南平，欲执其弟知真定府事铭，镒说之曰："车驾道出真定，镐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摇，徒单铭有变，朝廷危矣。不如与之金牌，奉迎车驾，铭必感元帅之恩。"胡沙虎从之。至宁、贞祐之际，转败为功，惟镒是赖焉。

宣宗即位，进拜左丞相，封广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鲁都世袭猛安蒲鲁吉必剌谋克。镒尚有足疾，诏侍朝无拜。明年，镒建议和亲。言事者请罢按察司。镒曰："今郡县多残毁，正须按察司抚集，不可罢。"遂止。宣宗将幸南京，镒曰："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不从。是岁，薨。诏赙赠从优厚。

镒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贾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纯厚，好学问。中大定十三年进士，调滕州军事判官、单州司候，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刑部主事，迁监察御史。迁侍御史，改右司谏。上疏论边戍利害，上嘉纳之，迁左谏议大夫兼工部侍郎，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

铉上书曰："亲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决杖，分径长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铁刃置于杖端，因而致死。间者阴阳愆戾，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愿下州郡申明旧章，检量封记，按察官其检察不如法者，具以名闻。内庭敕断，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复上书论山东采茶事，其大概以为"茶树随山皆有，一切护逻，已夺民利，因而以拣茶树执诬小民，吓取货赂，宜严禁止。仍令按察司约束。"上从之。承安四年，迁礼部尚书，谏议如故。是时有诏，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闻奏。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于限期，姑务苟简，反害事体。况簿书自有常程，御史台治其稽缓，如事有应密，三月未绝者，令具次第以闻。下尚书省议。如省部可即定夺者，须三月拟奏，如取会案牍卒难补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结绝，违者准稽缓制书罪之。"

上议置相，欲用铉，宰臣荐孙即康。张万公曰："即康及第在铉

前。”上曰：“用相安问榜次？朕意以为贾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

泰和二年，兴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门送丧之礼，以问铉，铉对曰：“故宋尝行此礼，古无是也。”遂已。改刑部尚书。泰和三年，拜参知政事。亳州医者孙士明辄用黄纸大书“敕赐神针先生”等十二字，及于纸尾年月间摹作宝样朱篆青龙二字，以诳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议宜准伪造御宝，虽遇赦不应原。已奏可矣。铉奏：“天子有八宝，其文各异，若伪造，不限用泥及黄蜡。今用笔描成青龙二字，既非八宝文，论以伪造御宝，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谓大臣曰：“已行之事，贾铉犹执奏，甚可嘉也，群臣亦当如此矣。”

泰和六年，御试，铉为监试官。上曰：“丞相宗浩尝言试题颇易，由是进士例不读书。朕今以《日合天统》为赋题。”铉曰：“题则佳矣，恐非所以牢笼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难题窘举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积致学业而已。”遂用之。久之，铉与审官院掌书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谓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参机务，补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为安武军节度使，改知济南府。致仕。贞祐元年薨。

孙铎，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历亭县。铎性敏好学，辽阳王遵古一见器之，期以公辅。登大定十三年进士第，调海州军事判官、卫县丞，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为右丞相，语人曰：“治官事如孙铎，必无错失。”初即位，问铎安在，有司奏为右都管，使宋。及还，除同知登闻检院事。铎言：“凡上诉者皆因尚书省断不得直，若上诉者复送省，则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断之。”上以为然。诏登闻检院，凡上诉者，每朝日奏十事。诏刊定旧律，铎先奏《名例》一篇。

承安元年，迁左谏议大夫，改河东南路转运使，召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初置讲议钱谷官十人，铎为选首。承安四年，迁户部尚书。铎因转对奏曰：“比年号令，或已行而中辍，或既改而复行，更张太烦，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将下令，再三讲究，如有益于治则必行，无恤小民之言。”国子司业纥石烈善才亦言：“颁行法令，丝纶既出，尤当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召铎、户部侍郎张复亨议交钞。复亨曰：“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诘难久之，复亨议诎。上顾谓侍臣曰：“孙铎刚正人也，虽古魏徵何加焉！”

三年，御史中丞孙即康、刑部尚书贾铉皆除参知政事，铎再任户部尚书。铎心少之，对贺客诵古人诗曰：“唯有庭前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

来。”御史大夫卞劾铎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军节度使，复为中都转运使。泰和七年，拜参知政事。

蒲阴县令大中与左司郎中刘昂、通州刺史史肃、前临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户部员外郎李著、监察御史刘国枢、尚书省都事曹温、雄州都军马师周，吏部员外郎徒单永康、太仓使马良显、顺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议朝政，下狱，尚书省奏其罪。铎进曰：“昂等非敢议朝政，但如郑人游乡校耳。”上悟，乃薄其罪。铎上言：“民间钞多，宜收敛。院务课程及诸窠名钱须要全收交钞。秋夏税本色外，尽令折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迤渐重钞。比来州县抑配行市买钞，无益，徒扰之耳。乞罢诸处钞局，惟省库仍旧，小钞无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览奏，即诏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议诛黄门李新喜。铎曰：“此先朝用之太过耳。”卫绍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复曰：“后当尽言，勿以此介意。”顷之，迁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议钞法忤旨，犹以论李新喜降浚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徙绛阳军。

宣宗即位，召赴阙，以兵道阻。宣宗迁汴，铎上谒于宜村，除太子太师。在疾，累遣使候问。贞祐三年，致仕。是岁薨。

孙即康，字安伯，其先沧州人。石晋之末，辽徙河北实燕、蓟，八代祖延应在徙中，占籍析津，实大兴，仕至涿州刺史。延应玄孙克构，辽检校太傅、启圣军节度使。即康，克构曾孙，中大定十年进士第。章宗为右丞相，是时，即康为尚书省令史，由是识其人。章宗即位，累迁户部员外郎，讲究盐法利害，语在《食货志》。除耀州刺史，入为吏部左司郎中。上谓宰臣曰：“孙即康向为省掾，言语拙讷，今才力大进，非向时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问：“年几何矣？”对曰：“五十六岁。”上复问：“其才何如张万公？”平章政事守贞对曰：“即康才过之。”上曰：“视万公为通耳。”由是迁御史中丞。

初，张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诛。汝弼，镐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颇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语涉不轨，诏同签大睦亲府事袴与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土门尝撰词曲，颇轻肆，遂以语涉不逊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尝与侍妾瑞云言：“我得天下，以尔为妃，子为大王。”袴、即康还奏，诏礼部尚书张暐复讯。永中父子皆死，时论冤之。顷之，迁泰宁军节度使，改知延安府事。

承安五年，上问宰相：“今汉官谁可用者？”司空襄举即康。上曰：“不轻薄否？”襄曰：“可再用为中丞观之。”上乃复召即康为御史中

丞。泰和三年，除参知政事。明年，进尚书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犹以为小盗窃发不足恤。即康与左丞仆散端、参政独吉思忠以为必当用兵，上以为然。

上问即康、参知政事贾铉曰："太宗庙讳同音字，有读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当缺点画。睿宗庙讳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体，不若将'示'字依《兰亭贴》写作'未'字。显宗庙讳'允'，'充'字合缺点画，如'统'傍之'充'，似不合缺。"即康奏曰："唐太宗讳世民，偏傍犯如'{艹某}'字作'篔'字，'泯'字作'泜'字。"乃拟"熙宗庙讳从'面'从'且'。睿宗庙讳上字从'未'，下字从'笪'。世宗庙讳从'系'。显宗庙讳如正犯字形，止书斜画，'沇'字'鈗'字各从'口'，'兑''悦'之类各从本传。"从之，自此不胜曲避矣。进左丞。宋人请和，进官一阶。

旧制，尚书省令史考满优调，次任回降。崔建昌已优调兴平军节度副使，未回降即除大理司直。诏知除郭邦杰、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员外郎高庭玉决四十解职，即康待罪，有诏勿问。章宗崩，卫绍王即位，即康进拜平章政事，封崇国公。大安三年，致仕。是岁，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余庆，三至廷试，不遂，因弃去。革颖悟，读书一再诵，辄记不忘。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真定主簿。察廉，迁韩城令。同知州事纳富商赂，以岁课军须配属县，革独不听，提刑司以为能。迁河北东路转运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忧，起复，迁大兴县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监察御史、同知昭义军节度事。丁父忧，起复，签南京按察事。

泰和六年，伐宋，尚书省奏："军兴，随路官，差占者别注，阙者选补，老不任职者替罢，及司、县各存留强干正官一员。"革与签陕西高霖、签山东孟子元俱被诏，体访三路官员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帅府差占员数及事故阙员，老不任职，赴阙奏事。改刑部员外郎，调观州刺史兼提举漕运，陕西西路按察副使，大兴府治中。知府徒单南平贵幸用事，势倾中外，遣所亲以进取诱革，革拒之。贞祐二年，迁户部侍郎。宣宗迁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迁知开封府事，河南劝农使，户部、吏部尚书，陕西行省参议官。

四年，拜参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见引用断例，牵合附会，实启幸门。乞凡断例敕条特旨奏断不为永格者，不许引用，皆以律为正。"诏从之。是岁，大元兵破潼关，革自以执政失备御之策，上表请

罪。不许，罢为绛阳军节度使。兴定元年，胥鼎自平阳移镇陕西，革以知平阳府事，权参知政事，代鼎为河东行省。是时兴兵伐宋，革上书曰："今之计当休兵息民，养锐待敌。宋虽造衅，止可自备。若不忍小忿以勤远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纳。太原兵后阙食，革移粟七万石以济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东，于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毁清野。革奏："今岁雨泽及时，秋成可待。如令耕毁，民将不堪。"诏从革奏。十月，平阳被围，城中兵不满六千，屡出战，旬日间伤者过半。征兵吉、隰、霍三州，不时至。裨将李怀德缒城出降，兵自城东南入。左右请革上马突围出，革叹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见天子！汝辈可去矣。"乃自杀。赠尚书右丞。

赞曰：《传》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单镒拱挹一语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贾铉、孙铎皆旧臣，铉久致仕，铎忤旨卫王，皆不复见用。徒单镒亦外官，惟孙即康诡随，乃骤至宰相。古所谓斗筲之人，即康之谓矣。铎论李新喜，其言似汉耿育，有旨哉。贞祐执政李革，可谓君子，其进退之际，有古人为相之风焉。

列传第三十八列传第三十八

○孟铸宗端修完颜闾山路铎完颜伯嘉术虎筠寿张炜高竑李复亨

孟铸，大定末，补尚书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台奏荐户部员外郎李献可、完颜扫合、太府丞徒单绎、宫籍监丞张庸、右警巡使衮、礼部主事蒲察振寿、户部主事郭蜕、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中都盐铁判官赵皓、尚书省令史刘昂及铸十一人皆刚正可用。诏除献可右司谏，扫合磁州刺史，绎秘书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衮彰国军节度副使，振寿治书侍御史，蜕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益翰林修撰，皓都水丞，昂户部主事，铸刑部主事。累迁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军节度使。

泰和四年，入为御史中丞，召见于香阁。上谓铸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荐举也。御史责任甚重，往者台官乃推求细故，弹劾小官，至于巨室重事，则畏徇不言。其勤乃职，无废朕命。"是岁，自春至夏，诸郡少雨。铸奏："今岁愆阳，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种之期，可依种麻菜法，择地形稍下处拨畦种谷，穿土作井，随宜灌溉。"上从其言，区种法自此始。

无何，奏弹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过恶，其文略曰："京师百郡之首，四方取则。知府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自奉圣州罪解以后，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贷，转生跋扈。雄州诈夺人马，平州冒支己俸，无故破魏廷硕家，发其冢墓。拜表以调鹰不赴，祈雨聚妓戏嬉，殴詈同僚，擅令住职，失师帅之体。乞行黜退，以厌人望。"上以执中东宫旧人，颇右之，谓铸曰："执中粗人，似有跋扈者。"铸曰："明天子在上，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诏尚书省问之。

泰和五年，唐、邓、河南屡有警，议者谓宋且败盟。六年正月，宋贺正旦使陈克俊等朝辞，上使铸就馆谕克俊以国家涵容之意，果不详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达宋主。章宗本无意用兵，故再三谕之。

铸论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复察，权削望轻。下尚书省议。参知政事贾铉奏："乞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复察，诸疑狱并令按察司从正与决，庶几可慰人望。"从之。

永丰库官不守宿，因而被盗，上召登闻鼓院官欲有所问，皆不在。上谕铸曰："此辈慢法如此，御史台所职何事也！"复谕御史大夫宗肃及

铸曰："朕闻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台官、六部官、其余司局亦尝宿直。今尚书省左右司官宿直，余亦当准此。"八年，除绛阳军节度使。至宁元年，复为御史中丞。

纥石烈执中作乱，召铸及右谏议大夫张行信俱至大兴府，问曰："汝辈向来弹我者耶？"铸等各以正言答之。执中乃遣还家，曰："且须后命。"既而执中死，铸亦寻卒。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讳上一字，凡太祖诸子皆加"山"为"崇"，改"宗"氏为"姬"氏。端修好学，喜名节，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第。明昌间，补尚书省令史。承安元年，监察御史孙椿年、武简职事不修举，诏以端修及范铎代之。是时元妃李氏兄弟干预朝政，端修上书乞远小人。上遣李喜兒传诏部端修："小人为谁，其以姓名对。"端修对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赐名也。喜兒不敢隐，具奏之。上虽责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复上书言事，宰相恶之，坐以不经台官直进奏帖，准上书不以实，削一官，期年后叙。章宗知端修不为众所容，释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迁大理丞，召见于香阁。上谓端修曰："汝前为御史，以干能见用。汝言多细碎，不究其实，尝令问汝，亦不汝罪。及为大理司直，乃能称职，用是擢汝为丞，尽乃心力，惟法是守，勿问上位宰执所见何如，汝其志之！"知大同府纥石烈执中陈言，下大理寺议。端修谓执中言事涉私治罪。诏以端修别出情见不当，与司直温敦按带各削一官解职。久之，为节度副使，卒官。

端修终以直道不振于时，自守愈笃。妻死不复更娶，独居二十年，士论高之。汝州司候游彦哲将之官，问为政。端修曰："为政不难，治气养心而已。"彦哲不达，端修曰："心正则不私，气平则不暴。为政之术，尽于此矣。"

完颜闾山，盖州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调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转运都勾判官，改河东南路转运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忧，起复南京按察判官，累迁沁南军节度使，入为工部尚书。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参议官。四年，知凤翔府事。兴定元年冬，诏陕西行省伐宋，闾山权元帅右都监，参议诸军事。宋兵千余人伏吴寨谷，闾山率骑兵掩击败之，追袭十五里，杀三百余，获牛羊以千计。改知平凉府，败宋人于步落埚。迁官一阶。三年，召为吏部尚书。廷议选户部官，往往举聚敛苛刻以应诏。闾山曰："民劳至矣，复用此辈，将何以堪。"识者称之。三年，朝廷以晋安行元帅府陀满胡土门暴刻，以闾山代之。是岁十月，卒。

路铎，字宣叔，伯达子也。明昌三年，为左三部司正。上书言事，召见便殿，迁右拾遗。明年，卢沟河决，铎请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无修旧堤，纵使分流，以杀减水势。诏工部尚书胥持国与铎同检视。章宗将幸景明宫，是岁民饥，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师中上书谏，铎与左补阙许安仁继之，赐对御阁。诏尚书省曰："朕不禁暑热，欲往山后。今台谏言民间多阙食，朕初不尽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罢行。

尚书左丞完颜守贞每论政事，守正不移，与同列不合，罢知东平府事，台谏因而挤之。铎上书论守贞贤，可复用，其言太切，召对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铎书语大臣，于是尚书左丞乌林答愿、参知政事夹谷衡、胥持国奏路铎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称谏职。右丞相，夹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杰、纣比汉高祖，高祖不以为忤。路铎以梁冀比丞相耳。"顷之，守贞入为平章政事。五年，复与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守谦、翰林修撰完颜撒剌谏幸景明宫，语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长李仁愿召凡谏北幸者诣尚书省，诏曰："卿等谏北幸甚善，但其间颇失君臣之体耳。"

是岁，郝忠愈狱起，事密，谏官不能察其详，议者颇谓事涉镐王永中，思有以宽解上意。右谏议大夫贾守谦上封事，铎继之，尤切直。上优容之，谓铎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谏官耳。"顷之，尚书省奏拟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事，诏再任右拾遗，谓宰相曰："铎敢言，但识短耳。朕尝诘责而气不沮。"铎因召对，论宰相权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权重。"既而复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则臣齑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齑粉人！"至是，章宗并以此言告宰相，虽留再任，宰相愈衔之。改右补阙。

自完颜守贞再入相，以政事为己任，胥持国方幸，尤忌守贞，并忌铎辈。铎辈虽尝为守贞论辨而不相附。铎论边防，守贞以为掇拾唐人余论，皆不行。及守贞持镐王永中事久不决，铎等亦上言切谏，并指以为党。上乃出守贞知济南府，凡曾荐守贞者皆黜降，谓宰臣曰："董师中谓台省无守贞不可治，路铎、李敬义皆称举之者。然三人者后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复曰："路铎敢言，甚有时名，一旦外补，人将谓朕不能容直臣。可选敢言及才识处铎右者。"参知政事马琪奏曰："铎虽知无不言，然亦多不当理。"上曰："谏官非但取敢言，亦须间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于是，吏部尚书董师中出为陕西路转运使，铎为南京留守判官。户部郎中李敬义方使高丽还，即出为安化军节度副使。诏曰："卿等昨来交荐守贞公正可用，今坐所举失实耳。"

承安二年，召为翰林修撰，同看读陈言文字。上召礼部尚书张暐、大理卿麻安上及铎，问赵晏所言十事，因问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奏："师中附胥持国以进，赵枢、张复亨、张嘉贞皆出持国门下，嘉贞复趋走襄之门。持国不可复用，若再相，必乱纲纪。"上曰："朕岂复相此人，但迁官二阶使致仕，何为不可？"持国党闻之，怒愈甚。改监察御史。

参知政事杨伯通引用乡人李浩，铎劾奏："伯通以公器结私恩，左司郎中贾益、知除武郁承望风旨，不详检起复条例。"涉妄冒，大夫张暐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兴府事贾铉诘问。张暐、伯通待罪于家。贾铉奏："近诏书诘问御史大夫张暐。暐言路铎尝禀会杨伯通私用乡人李浩。暐以为弹绌大臣，须有阿曲实迹，恐所劾不当，台纲愈坏，令再体察。贾益言除授皆宰执公议，奏禀，不见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诏责铎言事轻率，慰谕伯通治事如故。

顷之，迁侍御史，主奏事。监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吏，使御史台令史郭公仲达意于大夫张暐及铎。暐与铎奏事殿上，上问："姬端修弹事尝申台官否？"对曰："尝来面议。"端修款伏乃云："只曾与侍御私议，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杖七十收赎，公仲杖七十替罢。暐、铎坐奏事不实，暐追一官，铎两官，皆解职。顷之，起为泰定军节度副使。上谓宰臣曰："凡言事者，议及朕躬亦无妨，语涉宰相，间有憎嫌，何以得进？"诏左司计铎资考至正五品，即除东平府治中。未几，景州阙刺史，尚书省已奏郭歧为之，诏特改铎为景州刺史，仍勿送审官院。铎述十二训以教民。诏曰："路铎十二训皆劝人为善，遍谕州郡使知之。"迁陕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纠弹之官与京兆府治中蒲察张铁、总管判官辛孝俭、推官爱剌宴饮，夺路一官解职。泰和六年，召为翰林待制兼知登闻鼓院，累除孟州防御使。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铎刚正，历官台谏，有直臣之风。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号《虚舟居士集》云。

完颜伯嘉字，辅之，北京路讹鲁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直，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学助教、监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仆散揆。或曰："与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职分如此。"迁平凉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谳属县盗，伯嘉曰："饥寒为盗，得钱二千，经月不使一钱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盗不获，诬以准罪耳。"诘之，果然。

诏与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见于香阁。

大安中，三迁同知西京留守，权本路安抚使。贞祐初，迁顺义军节度使。居父母丧，卒哭，起复震武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提控太和岭诸隘。副统李鹏飞诬杀彰国军节度使牙改，诏伯嘉治之。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统程琢智勇过人，持心忠孝，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复取浑源、白登，有恢复山西之志，已命驻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颜毛吉打以三千人归国，各迁节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余众，尽忠於国，百战不挫。臣恐失机会，辄拟琢昭勇大将军，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领一路义军，给以空名敕二十道，许择有谋略者充州县。"制可，仍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

是月，伯嘉迁元帅左监军，知太原府事，河东北路宣抚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为彰国军节度使、宣抚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颜琢恃与宣抚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为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权坚州刺史完颜斜烈私离边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悦，遣臣护送粮运于代州。臣请益兵，乃以羸卒数百见付，半无铠仗。臣复为言，伯嘉怒臣，榜掠几死。臣立功累年，颇有寸效，伯嘉挟私陵轹，无复宣抚同僚之礼。臣欲不言，恐他日反为所诬，无以自明。"上问宰臣，奏曰："太原重镇，防秋在迩，请敕谕和解。"诏曰："太原兵冲，若以私忿废国事，国家何赖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顾之忧，无执前非，误大计也。"七月，伯嘉改知归德府事，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御史台奏："宣抚副使合打诉元帅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台廉问，既得其事，遂不复穷治。若合打奏实，伯嘉安得无罪，伯嘉无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审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

初，河东行省胥鼎奏："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宰臣奏："已遣官体究琢军，且令太原元帅府乌古论德升召琢使之矣。当以此意报鼎。"无何，德升奏："琢兵数万分屯代州诸险，拒战甚力，其众乌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复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伦言，琢方招降人，谋复山西，盘桓于忻、代、定、襄间，恣为侵扰，无复行意。发掘民粟，并且。戕杀无辜，虽曰不烦官廪，博易为名，实则攘劫，欺国害民无如琢者。石伦之言如此，臣已令帅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来，云不见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从之。

伯嘉至归德，上言，乞杂犯死罪以下纳粟赎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尝行之，盖一时之权，不可为常法。”遂寝。俄改签枢密院事。未阅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时，甫经兵后，乏兵食，伯嘉令输枣栗菜根足之，皆以为便。兴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几召为吏部尚书。二年，改御史中丞。

初，贞祐四年十月，诏以兵部尚书、签枢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孙为右副元帅，备御潼关、陕州。次渑池土濠村，兵不战而溃。阿里不孙逸去，亡所佩虎符，变易姓名，匿柘城县，与其妻妹前韩州刺史合喜男妇纥石烈氏及仆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单氏闻之，捕执纥石烈，断其发，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孙复亡去。监察御史完颜药师劾奏：“乞就诘纥石烈及仆婢，当得所在。其妻子见在京师，亦无容不知，请穷治。”有司方系其家人，特命释之，诏曰：“阿里不孙若能自出，当免极罪。”阿里不孙乃使其子上书，请图后效。尚书省奏：“阿里不孙幸特赦死，当诣阙自陈，乃令其子上书，犹怀顾望。”伯嘉劾之曰：“古之为将者，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服丧衣、凿凶门而出，以示必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孙膺国重寄，握兵数万，未阵而溃，委弃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敌，又不能负斧锓而请罪，逃命窜伏，猥居里巷，挟匿妇人，为此丑行。圣恩宽大，曲赦其死，自当奔走阙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无忌惮，迹其情罪，实不容诛。此而不惩，朝纲废矣。乞尸诸市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业已赦之矣。”阿里不孙乃除名。

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许决四品以下。宣宗忧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知所职，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高琪、汝砺深怨之。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显责之。明日，伯嘉谏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胡鲁剌所言是，无益于身，所言不是，无损于国。陛下廷辱如此，独不欲为尧、舜乎？近日言事者语涉谤讪，有司当以重典，陛下释之。与其释之以为恩，曷若置之而不问。”宰相请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谏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臣窃论之，有国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国也。”高琪、汝砺闻之，怒愈甚。

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尚书省、元帅府于河中，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兴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冲要，不可阙官，凡召辟者每以艰险为辞。乞凡檄召无故不至者宜令降罚，悉心干当者视所历升迁。"诏召不至者决杖一百，余如所请。廷议欲弃河东，其民以实陕西。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执意。

顷之，召还，罢为中丞。伯嘉入见，奏曰："如臣驽钝，固宜召还，更须速遣大臣镇抚。"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国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为，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近日以功迁官赴都求调者，有司往往驳之，冒滥者固十之?，既与而复夺之，非所以劝功也。乞应军功迁官，宣敕无伪者即准用之。"又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乞赐招抚，署以职名，无为他人所先。"又曰："河东、河北有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乞无问其门地，皆超逾等级，授以本处见任之职。"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奏曰："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止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治三司奏灾不以实罪。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古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又曰："伯嘉知永城县主簿蒙古讹里剌不法，沈丘令夹谷陶也受贿，匿而不发。前谷城县令独吉鼎术可尝受业伯嘉，伯嘉讽御史辟之。"诏有司鞫问，会赦免。

五年，起为彰化军节度使，改翰林侍讲学士。伯嘉纯直，不能与时低昂，尝曰："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高汝砺方希宠固位，伯嘉论事辄与之忤，由是毁之者众。元光元年，坐言事过切，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庆军节度使，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陕西精锐与平阳公史咏共复河东。顷之，伯嘉有疾。六月，薨。

伯嘉去太原后，完颜琢寓军平定石仁寨，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阎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骜，蓄奸谋，铎不能制，委曲容庇之。兴定元年，德用率所部掩袭，杀琢及官属程珪等百余人，遂据石仁寨。铎惧，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据平定州。二年十月，诏诛范铎。

术虎筠寿，贞祐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以进，因奏曰：“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

赞曰：孟铸、宗端修、路铎尽言于章宗，皆摈斥不遂。铸劾胡沙虎，可谓先知，虽行其言，弗究厥罚。厥后胡沙虎逆谋，胥持国终至于误国，而不悟也。宣宗时，完颜素兰、许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砺之手。匮土不能塞河决，有以也夫！完颜伯嘉以著功参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难也如是哉！术虎筠寿，所谓执艺事以谏者邪。

张炜，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燥，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葭州军事判官，再迁中都左警巡使。炜喜言功利，寡廉节，交通部民阎元翚，缙绅薄之。累官部员外郎。

承安五年，天色久阴晦，平章政事张万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内，小人宜在外。”章宗问：“孰为小人？”万公对曰：“户部员外郎张炜、文绣署丞田栎、都水监丞张嘉贞虽有干才，无德而称，好奔走以取势利。大抵论人当先德后才。”诏三人皆与外除，炜出为同知镇西军节度使事，转同知西京转运使事。是时，大筑界墙，被行户工部牒主役事。丁母忧，起复桓州刺史，奏请以盐易米事□宜□岳□ι醵啵□稚嫦杆椋□桓揖∩稀Z□惺槭≡唬骸罢澎客厂□艘玻□薏桓衣期担□涞认晡手□□阄□槲摹！背湫□钗鞅甭肪□iii□匝粤膊患懊瘢□梢宰阌谩4蟮帜忌碳肿萜浞芬祝□晃仕□永础＜槿送□□峨海□□覆□担□枇诒P彰□□啃胖□□嘤胫□□R讯□鋈ィ□创□盗诒#□怪□□ィ□宦肺□□1住R怨示蓺至Y缯絮皮革折给军士，皆弃于道而去。岁余，改户部郎中，迁翰林直学士，俱兼规措职事。左丞相宗浩奏：“张炜长于恢办，比户部给钱三十万，已增息十四万矣。请给钱通百万，今从长恢办，乞不隶省部，委臣专一提控，有应奏者，许炜专达，岁差干事官计本息具奏。”上从其请。

泰和六年，伐宋，炜进银五千两。诏曰：“汝干集资储，固其职也，毋令军士有议国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兴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还，勾计诸道仓库，除签三司事。上问：“谁可代卿规措者？”炜举中都转运户籍判官王谦。谦至西北路，尽发炜前后散失钱物以巨万计，对狱者积年。大安三年，起为同签三司事。会河堡兵败，军士犹去张宣差刻我，欲倒戈杀之。累迁户部侍郎。贞祐初。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

贞祐二年春，中都乏粮，诏同知都转运使事。边源以兵万人护运通州积粟，军败死焉，平章政事高琪举炜代源行六部事。以劳进官一阶，改河北东路转运使。宣宗迁汴，佐尚书右丞胥鼎前路排顿，及修南京宫阙。无何，坐事降孟州防御使。三年，迁安国军节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炜有才，既察其无实，遂不复用。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廕补官，累调贵德县尉。提刑司举任繁剧，迁奉圣州录事。察廉，迁内黄令，累官左藏库副使。元妃李氏以皁弊易红币，竑独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谕之曰："所执甚善。今姑与之，后不得为例。"转仪鸾局、少府少监，改户部员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抚使。徙同知大名府，兼本路安抚使。贞祐二年，迁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录大名功，迁三官，致仕。兴定四年，卒。

李复亨，字仲修，荣州河津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复中书判优等，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煅之则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察廉，迁临洮府判官，改陕西东路户籍判官，转河东北路支度判官。

泰和中，伐宋，充宣抚司经历官，迁解盐副使，历保大、震武同知节度事。丁母忧，起复同知震武节度，加遥授忻州刺史。贞祐间，历左司员外郎、郎中，迁翰林直学士行三司事。兴定三年，上言："近日兴师伐宋，恐宋人乘虚掩袭南鄙，故籍边郡民为军。今大军已还，乞罢遣归本业。"从之。复亨举陈留县令程震等二十九人农桑有效，征科均一，朝廷皆迁擢之。

是岁七月，置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劝农催租、军须科差及盐铁酒榷等事，户部侍郎张师鲁摄东路，治归德，户部侍郎完颜麻斤出摄南路，治许州，复亨摄西路，治中京实河南府，三司使侯挚总之。复亨奏："民间销毁农具以供军器，臣窃以为未便。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且不厉民。"又奏："阳武设卖盐官以佐军用，乞禁止沧，滨盐勿令过河，河南食阳武、解盐，河北食沧、滨盐，南北俱济。"诏尚书省行之。九月，以劝农有劳，迁兵部尚书。再阅月，转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

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复亨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循行郡县，凡官吏贪污不治者，得废罢推治。复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与州府司县行总管府及管军官会饮。又奏曰："诏书令臣，民间差发可免者免之。民养驿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养马之家，人多逃窜，职此之由。可依旧设回马官，使者食料皆官给之，岁终会计，均赋于民。"又奏："河南闲田多，可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被灾及沿边郡县租税全免，内地半之，以救涂炭之民，资蓄积之用。"诏有司议行焉。还奏："南阳禾麦虽伤，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万余石。可增直籴稻给唐、邓军食。缘诏书不急科役即令免罢，臣不敢辄行，如以臣言为然，乞付有司计之。"制可。无何，被诏提控军兴粮草。复亨奏："河渡不通，陕西盐价踊贵，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诏户部从长规措。

复亨有会计才，号能吏，当时推服，故骤至通显。既执政，颇矜持，以私自营，誉望顿减。五年三月，廷试进士，复亨监试。进士卢元谬误，滥放及第。读卷官礼部尚书赵秉文、翰林待制崔禧、归德治中时戩、应奉翰林文字程嘉善当夺三官降职，复亨当夺两官。赵秉文尝请致仕，宣宗怜其老，降两阶，以礼部尚书致仕。复亨罢为定国军节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杀，年四十六。赠资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赞曰：大凡兵兴则财用不足，是故张炜、李复亨乘时射利，聚敛为功。大安，军士欲倒戈杀炜。复亨宣慰南阳，还奏稻熟可籴。所谓聚敛之臣者，二子之谓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颇有取焉。

列传第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承晖本名福兴抹捻尽忠仆散端本名七斤耿端义李英孛术鲁德裕乌古论庆寿

承晖，字维明，本名福兴。好学，淹贯经史。袭父益都尹郑家塔割剌讹没谋克。大定十五年，选充符宝祗候，迁笔砚直长，转近侍局直长，调中都右警巡使。章宗为皇太孙，选充侍正。章宗即位，迁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蓝，世宗时以罪斥去，乙夜，诏开宫城门召之。承晖不奉诏，明日奏曰："吾也蓝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几，迁兵部侍郎兼右补阙。

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晖东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台奏："承晖前为提刑，豪猾屏息。"迁临海军节度使。历利涉、辽海军，迁北京路提刑使。历知咸平、临潢府，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东阳素贵，承晖自非公事，不与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为刑部尚书，兼知审官院。惠民司都监余里痕都迁织染署直长，承晖驳奏曰："痕都以廕得官，别无才能，前为大阳渡讥察，才八月擢惠民司都监，已为太优，依格两除之后，当再入监差，今乃超授随朝八品职任。况痕都乃平章镒之甥，不能不涉物议。"上从承晖议，召徒单镒深责之。改知大兴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宠用事，借大兴府妓乐。承晖拒不与，新喜惭。章宗闻而嘉之。豪民与人争种稻水利不直，厚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属承晖右之。承晖即杖豪民而遣之，谓其人曰："可以此报宣徽也。"复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晖决引潦水纳之濠隍。

及伐宋，迁山东路统军使。山东盗贼起，承晖言："捕盗不即获，比奏报或迁官去官，请权行的决。"尚书省议："猛安依旧收赎，谋克奏报，其余钤辖都军巡尉先决奏闻，俟事定复旧。"从之。及罢兵，盗贼渠魁稍就招降，犹往往潜匿泰山岩穴间。按察司请发数万人刊除林木，则盗贼无所隐矣。承晖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禅告代，国家虽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齐人易动，驱之入山，必有冻饿失所之患，此诲盗，非止盗也。天下之山亦多矣，岂可尽赭哉。"议遂寝。

是时，行限钱法。承晖上疏，略曰："货聚于上，怨结于下。"不报。改知兴中府事。卫绍王即位，召为御史大夫，拜参知政事。驸马都慰徒单没烈与其父南平干政事，大为奸利，承晖面质其非。进拜尚书左

丞，行省于宣德。参知政事承裕败绩于会河堡，承晖亦坐除名。至宁元年，起为横海军节度使。贞祐初，召拜尚书右丞。承晖即日入朝，妻子留沧州。沧州破，妻子皆死。纥石烈执中伏诛。进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帅，封邹国公。

中都被围，承晖出议和事。宣宗迁汴，进拜右丞相，兼都元帅，徙封定国公，与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晖以尚书左丞抹捻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尽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总持大纲，期于保完都城。顷之，庄献太子去之，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军出降，中都危急。诏以抹捻尽忠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三年二月，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承晖间遣人以矾写奏曰："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诏曰："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趣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及诏中都官吏军民曰："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祸，时尚多虞，道路久梗，音问难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风霜，思惟报国，靡有贰心，俟兵事之稍息，当不愆地旌赏。今已会合诸路兵马救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永锡、庆寿等军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是时，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为左监军，行元帅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论出为右都监，行元帅府于保州，户部侍郎侯挚行尚书六部，往来应给，终无一兵至中都者。庆寿军闻之亦溃。

承晖与抹捻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约尽忠同死社稷。尽忠谋南奔，承晖怒，即起还第，亦无如尽忠何。召尽忠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至，谓曰："始我谓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权畀平章，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师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办未？"曰："办矣"。承晖变色曰："社稷若何？"师姑不能对。叱下斩之。承晖起，辞谒家庙，召左右司郎中赵思文与之饮酒，谓之曰："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其表皆论国家大计，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历指当时邪正者数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因引咎以不能终保都城为谢。复谓妻子死于沧州，为书以从兄子永怀为后。从容若平日，尽出财物，召家人，随年劳多寡而分之，皆与从良书。举家号泣，承晖神色泰然，方与安石举白引满，谓之

曰："承晖于《五经》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既被酒，取笔与安石诀，最后倒写二字，投笔叹曰："遽尔谬误，得非神志乱邪？"谓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门，闻哭声，复还问之，则已仰药薨矣。家人匆匆瘗庭中。是日暮，尽忠出奔，中都不守。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师安石奉遗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设奠于相国寺，哭之尽哀。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诏以永怀为器物局直长。永怀子撒速为奉御。

承晖生而贵富，居家类寒素，常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素敬之，与为忘年交。

扶捻尽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调高阳、朝城主簿，北京、临潢提刑司知事。御史台举廉能，迁顺义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德昌军节度事，签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买卖军器，乞令告给凭验，以防盗贼私市。"尚书省议，"止听系籍人匠货卖，有知情售不应存留者同私造法。"从之。迁山东按察副使，坐虚奏田稼丰收请籴常平粟，诈称宣差和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

泰和六年，伐宋，为元帅右监军完颜充经历官，坐奏报稽滞，杖五十。八年，入为吏部郎中，累迁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时，纥石烈执中为西京留守，与尽忠争，私意不协。尽忠阴伺执中过失，申奏。执中虽跋扈，善抚御其部曲，密于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执中自紫荆关走还中都，诏尽忠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以保全西京功进官三阶，赐金百两、银千两、重彩百段、绢二百疋。未几，拜尚书右丞，行省西京。贞祐初，进拜左丞。诏曰："卿总领行省，镇抚陪京，守御有功，人民攸赖。朕新嗣祚，念尔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怀。"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进，封申国公，赐玉带、金鼎、重币。二年，进拜都元帅，左丞如故。

宣宗迁汴，与右丞相承晖守中都。承晖为都元帅，尽忠复为左副元帅。十月，进拜平章政事，监修国史，左副元帅如故。宣宗诏尽忠善抚瓞军，尽忠不察，杀瓞军数人。已而中都受围，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付以兵事，尝约同死社稷。及乌古论庆寿等兵溃，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与腹心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谋弃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晖、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无奈尽忠何，径归家，召师姑问之，知将以其夜出奔，乃先杀师姑，然后仰药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嫔，闻尽忠出奔，皆束装至通玄门。尽忠谓之曰："我

当先出，与诸妃启途。”诸妃以为信然。尽忠乃与爱妾及所亲者先出城，不复顾矣。中都遂不守。尽忠行至中山，谓所亲曰：”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

尽忠至南京，宣宗释不问弃中都事，仍以为平章政事。尽忠言：“记注之官，奏事不当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为然。尽忠奏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可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宫中出身，杂以他色，恐或不和。”尽忠曰：“若给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预政，固宜慎选。”宣宗曰：“何谓预政？”尽忠曰：“中外之事得议论访察，即为预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许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请谒营私，拟除不当，台谏不职，非近侍体察，何由知之？”尽忠乃谢罪。参政德升继之曰：“固当慎选其人。”宣宗曰：“朕于庶官曷尝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实无才力者，视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骤升显贵，辄怀异志。蒲鲜万奴委以辽东，乃复肆乱。知人之难如此，朕敢轻乎！众以蒲察五斤为公干，乃除副使。众以斜烈为淳直，乃用为提点。若乌古论石虎，乃汝等共举之，朕岂不尽心哉！”德升曰：“比来访察，开决河堤，水损田禾等，复之皆不实。”上曰：“朕自今不敢问若辈，外间事皆不知，朕干何事，但终日默坐听汝等所为矣。方朕有过，汝等不谏，今乃面讦，此岂为臣之义哉！”德升亦谢罪。纥石烈执中之诛，近侍局尝先事启之，遂以为功，阴秉朝政。高琪托此辈以自固。及尽忠、德升面责，愈无所忌。未几，德升罢相，尽忠下狱，自是以后，中外蔽隔，以至于亡。

尽忠与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颇疏己，高琪间之。其兄吾里也为许州监酒，秩满，求调南京。尽忠与吾里也语及中都事，曰：“迩来上颇疏我，此高琪所为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事，孰为为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书省奏：“遥授武宁军节度副使徒单吾典告尽忠谋逆。”上怃然曰：“朕何负彖多，彼弃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诸妃皆不顾，独与其妾偕来，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问得与兄吾里也相语事，遂并吾里也诛之。

仆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鲁虎必剌猛安人。事亲孝，选充护卫，除太子仆正、滕王府长史、宿直将军、邳州刺史、尚厩局副使、右卫将军。章宗即位，转左卫。章宗朝隆庆宫，护卫花狗邀驾陈言：“端叔父胡睹预弑海陵，端不宜在侍卫。”诏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忧，起复东北路招讨副使，改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历河南、陕西统军使，复召为都点检。承安四年，上如蓟州秋山猎，端射鹿误入围，杖之，解职。泰和三年，起为御史大夫。明年，拜尚书左丞。

泰和六年，诏大臣议伐宋，皆曰无足虑者。左丞相宗浩、参知政事贾铉亦曰："狗盗鼠窃，非举兵也。"端曰："小寇当昼伏夜出，岂敢白日列陈，犯灵璧、入涡口、攻寿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误我，不早为之所，一旦大举入寇，将堕其计中。"上深然之。未几，丁母忧，起复尚书左丞。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发兵南京，诏端行省，主留务。仆散揆已渡淮，次卢州。宋使皇甫拱奉书乞和，端奏其书。朝议诸道兵既进，疑宋以计缓师，诏端遣拱还宋。七年，仆散揆以暑雨班师，端还朝。

初，妇人阿鲁不嫁为武卫军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梦中言以惑众，颇有验，或以为神。乃自言梦中屡见白头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时，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请纳之。章宗从之。既而京师久不雨，阿鲁不复言："梦见白头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过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诞妄，下有司鞫问，阿鲁不引伏。诏让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后人谓朕信其妖妄，实由卿启其端，倪郁于予怀，念之难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补于将来。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诏释不问。顷之，进拜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八年，宋人请盟，端迁一官。

章宗遗诏："内人有娠者两位，生子立为储嗣。"卫绍王即位，命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章宗内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医副使仪师颜状："诊得范氏胎气有损。"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贾氏诈称有身。元妃、承御皆诛死。端进拜右丞相，授世袭谋克。

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诏迁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开封府事。顷之，为御使大夫，无何，拜尚书左丞相。三年，兼枢密副使，未几，进兼枢密使。数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帅行省陕西，给亲军三十人、骑兵三百为卫，次子宿直将军纳坦出侍行。赐契纸勘同曰："缓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遥领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兒即日来归，奏迁知平凉府事，诸将闻之，莫不感激。遣纳兰伴僧招谕临洮祇黎五族都管青觉兒、积石州章罗谒兰冬及铎精族都管阿令结、兰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继内附。汪三郎赐姓完颜，后为西方名将。

四年，以疾请致仕，不许，遣近侍与太医诊视。端虽癃老，凡朝廷使至，必远迓，宴劳不懈，故谗构不果行。宣宗闻之，诏自今专使酒三

行别于仪门，他事经过者一见而止。初，同、华旧屯陕西军及河南步骑九千余人，皆隶陕州宣抚副使永锡，端奏："潼关之西，皆陕西地，请此军隶行省，缓急可使。"朝廷从之。及大元兵入潼关，永锡坐诛，而罪不及端。

兴定元年，朝廷以知临洮府事承裔为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凤翔。端奏："陇外十州，介宋、夏之间，与诸番杂处，先于巩州置元帅府以镇之。今承裔以陇外万兵移居凤翔，臣恐一旦有警，援应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帅府于巩州。若以凤翔密迩宋界，则本路屯兵已多，但令总管摄行帅事，与京兆、巩相为首尾，足以备缓急矣。"从之。是岁，薨。讣闻，宣宗震悼，辍朝。赠延安郡王，谥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庙廷。

子纳坦出，为定国军节度使。天兴元年十一月，纳坦出之子忙押门与兄石里门及护卫颜盏宗阿同饮，忙押门诈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赵楠推其家属及同饮人。时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处之，至於忙押门妻皆被讯掠。其母完颜氏曰："忙押门通其父妾，父杀此妾，忙押门不自安，遂叛，求脱命而已。"委曲推问，无知情之状。省中微闻之，召小吏郭从革喻以风旨，从革言之。楠方食，掷匕箸於案，大言曰："宁使赵楠除名，亦不能屈断无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闻。上曰："丞相功臣，纳坦出父子俱受国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进士，高平人。

耿端义，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滑州军事判官，历上洛县令，安化、顺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汾阳军节度副使，改都转运司户籍判官，转太常博士，迁太常丞兼秘书郎，再除左司员外郎，历太常少卿兼吏部员外郎，同修国史，户部郎中，河北东路按察副使，同知东平府事，充山东安抚使。宣宗判汾阳军，是时端义为副使。宣宗即位，召见，访问时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户部侍郎，未几，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中都被围，将帅皆不肯战。端义奏曰："今日之患，卫王启之。士卒纵不可使，城中军官自都统至谋克不啻万余，遣此辈一出，或可以得志。"议竟不行。中都解围，端义请迁南京。既而仆散端三表皆言迁都事，宣宗意遂决。是岁，薨。宣宗辍朝，赙赠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贤，其先辽阳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进士第，调淳化主簿、登州军事判官、封丘令。丁父忧，服除，调通远令。蕃部取民物不与直，摄之不时至，即掩捕之，论如法。补尚书省令史。大安三年，

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军旅必练习者，术虎高琪、乌古孙兀屯、纳兰□头、抹捻尽忠先朝尝任使，可与商略。余者纷纷，恐误大计。”又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不报。除吏部主事。

贞祐初，摄左司都事，迁监察御史。右副元帅术虎高琪辟为经历官，乃上书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又曰：“可镇抚宣德、德兴余民，使之从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给，是国家不费斗粮尺帛，坐收所失之关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门，而不能卫护，英实耻之。”高琪奏其书，即除尚书工部员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关隘悉隶焉。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被创，召还。迁翰林待制，因献十策，其大概谓：“居中土以镇四方，委亲贤以守中都，立潘屏以固关隘，集人力以防不虞，养马力以助军威，爱禾稼以结民心，明赏罚以劝百官，选守令以复郡县，并州县以省民力。”颇施行之。

宣宗南迁，与左谏议大夫把胡鲁俱为御前经历官。诏曰：“扈从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宣宗次真定，以英为国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陇右边事。无何，召为御史中丞。英言：“兵兴以来，百务皆弛，其要在于激浊扬清，奖进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为虚文。大定间，数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当时号为得人。愿改前日徒设之文，遵大定已试之效，庶几人人自励，为国家用矣。”宣宗嘉纳之。

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程陈僧败官军于龛谷，遣伪统制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兒，狗兒立杀之。诏除通远军节度使，加荣禄大夫，赐姓完颜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难得为贵。比来醲于用赏，实骇闻听。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轻之，何以使人？伏见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兒向以微劳，既蒙甄录，顷者坚守关城，诱杀贼使，论其忠节，诚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无负矣。急于劝奖，遂擢节钺，加阶二品，赐以国姓，若取兰州，又将何以待之？陕西名将项背相望，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徒单丑兒、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贱卒，一朝处众人之右，为统领之官，恐众望不厌，难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奋发如此，赏以异恩，殆不为过。”上然其言。

中都久围，丞相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兵，英收河间清、沧义军自清州督粮运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数万，驭众素无纪律。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与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败，尽失所运粮。英死，士卒歼焉。庆寿、永锡军闻之，皆溃归。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犹加恩，赠通奉大夫，谥刚贞，官护葬事，录用其子云。

孛术鲁德裕，本名蒲剌都，隆安路猛安人。补枢密院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监察御史，迁少府监丞。明昌末，修北边壕堑，立堡塞，以劳进官三阶，授大理正。丁母忧，起复广宁治中，历顺州、滨州刺史。坐前在顺州市物亏直，遇赦，改刺沈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帅左都监，迁左监军兼监潢府路兵马都总管。坐士马物故多，及都统按带私率官兵救护家属，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狱。遇赦，谪宁海州刺史，稍迁泗州防御使、武胜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召为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兼签枢密院事，行省大名。诏发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之，大名、河间、清、沧、观、霸、河南等兵，德裕将之，并护清、沧粮运。德裕不时发。及李英至霸州兵败，粮尽亡失，坐弛慢兵期，责授沂州防御使，寻知益都府事。兴定元年二月，卒。

乌古论庆寿，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书画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长，再转本局使。御边有劳，进一阶，赐金带。泰和四年，迁本局提点。是时，议开通州漕河，诏庆寿按视。漕河成，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

泰和六年，伐宋，从右副元帅完颜匡出唐邓，为先锋都统，赐御弓二。以骑兵八千攻下枣阳。顷之，完颜匡军次白虎粒，遣都统完颜按带取随州，遣庆寿以兵五千扼赤岸，断襄汉路。行与宋兵遇，斩首五百级，宋随州将雷太尉遁去，遂克随州。于是宋邓城、樊城戍兵皆溃，遂与大军渡汉江，围襄阳。元帅匡表荐庆寿谋略出众。上嘉之，进一官，迁拱卫直都指挥使，提点如故。

初，庆寿上书云："汝州襄城县去汝州远于许州两舍，请割隶许州便。"尚书省议："汝州南有鸦路旧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隶许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盐，其屯军三千，依旧汝州总押。"从之。八年，罢兵，迁两阶，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币十端。有疾，赐御药。卫绍王即位，改左副点检、近侍局如故。未几，坐与黄门李新喜题品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为保安州刺史，历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讨副

使，棣州防御使，兴平军节度使。

贞祐二年，迁元帅右都监，以保全平州功进官五阶，赐金吐鹘、重币十端。顷之，宣宗迁汴，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阅月，知大兴府事。未行，改左副点检兼亲军副都指挥。数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帅左都监，将大名兵万八千、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溃。顷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权宣抚使。未几，知河中府，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四年，迁元帅左监军兼陕西统军使。驻兵延安，败夏人于安塞堡。战于鄜州之仓曲谷，有功。

兴定元年，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伐宋，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复破宋兵七千于樊城县。既而，以军士多被伤，奏不以实，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历镇南集庆军节度使，卒。

赞曰：承晖守中都期年，相为存亡，临终就义，古人所难也。大抵宣宗既迁，则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则土崩之势决矣。仆散端、耿端义似忠而实愚，抹捻尽忠委中都，庸何议焉。高琪忌承晖成功，孛术鲁德裕缓师期，奸人之党，于是何诛。李英被酒败军，虽死不能赎也。乌古论庆寿无罚，贞祐之刑政，从可知矣。

列传第四十列传第四十

○仆散安贞田琢完颜弼蒙古纲必兰阿鲁带

仆散安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韩国公主，郑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诛，安贞罢归，召为符宝祗候。复为奉御，尚邢国长公主，加驸马都尉，袭胡王爱割蛮猛安。历尚衣直长、御院通进、尚药副使。丁母忧，起复，转符宝郎，除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历邳、淄、涿州刺史，拱卫直都指挥使。贞祐初，改右副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迁元帅左都监。二年，中都解严，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东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贞与兵部尚书裴满子仁、刑部尚书武都分道宣抚。于是除安贞山东路统军安抚等使。

初，益都县人杨安国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兒”，遂自名杨安兒。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隶诸军，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招铁瓦敢战军，得千余人，以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兒为副统，戍边。至鸡鸣山不进。卫绍王驿召问状，安兒乃曰：“平章参政军数十万在前，无可虑者。屯驻鸡鸣山，所以备间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归山东，与张汝楫聚党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

安贞至益都，败安兒于城东。安兒奔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安兒，贼势复振。登州刺史耿格开门纳伪邹都统，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发帑藏以劳贼。安兒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凡符印诏表仪式皆格草定，遂陷宁海，攻潍州。伪元帅方郭三据密州，略沂、海。李全略临朐，扼穆陵关，欲取益都。安贞以沂州防御使仆散留家为左翼，安化军节度使完颜讹论为右翼。

七月庚辰，安贞军昌邑东，徐汝贤等以三州之众十万来拒战。自午抵暮，转战三十里，杀贼数万，获器械不可胜计。壬午，贼棘七率众四万阵于辛河。安贞令留家由上流胶西济，继以大兵，杀获甚众。甲申，安贞军至莱州，伪宁海州刺史史泼立以二十万阵于城东。留家先以轻兵薄贼，诸将继之，贼大败，杀获且半，以重赏招之，不应。安贞遣莱州黥卒曹全、张德、田贵、宋福诈降于徐汝贤以为内应。全与贼西南隅戍卒姚云相结，约纳官军。丁亥夜，全缒城出，潜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从全入城，姚云纳之，大军毕登，遂复莱州，斩徐汝贤及诸贼将以徇。安兒脱身走，讹论以兵追之。耿格、史泼立皆降。留家略定胶西

诸县，宣差伯德玩袭杀方郭三，复密州。余贼在诸州者皆溃去。安兒尝遣梁居实、黄县甘泉镇监酒石抹充浮海赴辽东构留哥，已具舟，皆捕斩之。

十一月戊辰，曲赦山东，除杨安兒、耿格及诸故官家作过驱奴不赦外，刘二祖、张汝楫、李思温及应胁诱从贼，并在本路自为寇盗，罪无轻重，并与赦免。获杨安兒者，官职俱授三品，赏钱十万贯。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诛，妻子皆远徙。诸军方攻大沫堌，赦至，宣抚副使、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即引军还。贼众乘之，复出为患。诏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弼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其后杨安兒与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击之，坠水死。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马耳山，杀刘二祖贼四千余人，降余党八千，擒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招降胁从百姓三万余人。安贞遣兵会宿州提控夹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贼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夺其北门以入，别军取贼水寨，诸军继进，杀贼五千余人。刘二祖被创，获之，及伪参谋官崔天佑，杨安兒伪太师李思温。余众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后追击，杀获以万计，斩刘二祖。诏迁赏没烈等有差。诏尚书省曰："山东东、西路贼党犹啸聚作过者，诏书到日，并与免罪，各令复业。在处官司尽心招抚，优加存恤，无令失所。"十月，安贞迁枢密副使，行院于徐州。

四年二月，杨安兒余党复扰山东。诏安贞与蒙古纲、完颜弼以近诏招之。五月，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获伪金银牌、器械甚众，来归且万人，皆安慰复业。自杨安兒、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

兴定元年十月，诏安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软不胜执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二月，开封治中吕子羽等以国书议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及唐、息、寿、泗行元帅府分道各将兵三万，安贞总之，画定期日，下诏伐宋。安贞至安丰，宋兵七千拒战，权都事完颜胡鲁剌冲击败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余人。安贞至大江，乃班师。三年闰月，安贞至自军中，入见于仁安殿。胡鲁剌进一阶。久之，安贞燕见，奏曰："淝水之捷，胡鲁剌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赏薄，乞加赏以劝来者。"尚书省奏："凡行省行院帅府参议左右司经历官都事以下皆迁一官，所以绝求请之路，塞奸幸

之门也。安贞之请不可从。”遂止。

五年，复伐宋。二月，安贞出息州，军于七里镇，宋兵据净居山，遣兵击败之。宋兵保山寺。纵火焚寺，乘胜追至洪门山。宋兵方浚濠立栅，安贞军亟战，夺其栅。宋黄统制团兵五千保黄土关，关绝险，素有备，坚壁不出。安贞遣轻兵分为左右军潜登，别以兵三千直逼关门。翼日，左右军会于山颠，俯瞰关内。宋人守关者望之，骇□咢不能立。中军急攻，宋兵溃，遂夺黄土关。遂入梅林关，拔麻城县，抵大江，至黄州，克之。进克蕲州，前后杀略不可胜计。获宋宗室男女七十余口，献之，师还。安贞每获宋壮士，辄释不杀，无虑数万，因用其策，辄有功。宣宗谓宰臣曰：“阿海将略善固矣，此辈得无思归乎？南京密迩宋境，此辈既不可尽杀，安所置之？朕欲驱之境上，遣之归如何？”宰臣不对。

六月甲寅朔，尚书省奏安贞谋叛。宣宗谓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曰：“朕观此奏，皆饰词不实，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杀之，以祖忠义、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缘坐。诏曰：“银青荣禄大夫、左副元帅兼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阿海，早藉世姻，浸驰仕轨，属当军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帅藩，擢居枢府。顷者南伐，时乃奏言，是俾行鳞介之诛，而尽露枭獍之状。二城虽得，多罪稔彰，念胜负之靡常，肯刑章之轻用。始自画因粮之计，乃更严横敛之期，督促计司，凋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顾利害之实深，尚优容而弗问。顷因近侍，悉露奸谋，盖虞前后罪之上闻，乃以金玉带而夜献。审事情之诡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词，乃详实状。自以积愆之著，必非公宪所容，欲结近臣之欢心，俾伺内庭之指意，如衅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图。因其方握兵权，得以谋危庙祝愿祐，事或不济，计即外奔。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示其悖德于敌仇，豫冀全身而纳用。”

初，安贞破蕲州，获宋宗室不杀而献之，遂以为罪。安贞忧谗，以贿近侍局，乃以质成其诬。安贞典兵征伐，尝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自忠议、揆至安贞，凡三世大将焉。

初，安贞破蕲州，所得金帛，分给将士。南京都转运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军节度副使纥石烈蒲剌都、大名路总管判官银术可因而欺隐。事觉，特立当死、蒲剌都、银术可当杖一百除名。诏薄其罪，特立夺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银术可夺两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进士，调宁边、茌平主

簿，潞州观察判官，中都商税副使。丁父忧，起复怀安令，补尚书省令史。贞祐二年，中都被围，琢请由间道往山西招集义勇，以为宣差兵马提控、同知忠顺军节度使事，经略山西。琢与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飞狐还蔚州，用伏甲于路，将邀而杀之。琢知其谋，自别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杀观察判官李宜，录事判官马士成、永兴县令张福，劫府库仓禀，以兵攻琢于定安。琢与战，败之。用脱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缚送中都元帅府杀之。是时，劝农副使侯挚提控紫荆等关隘，朝廷闻蔚州乱，欲以挚就代琢守蔚州，令军中推可为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众。丞相承晖奏："田琢实得军民心，谙练山西利害，魏用将士本无劳效，以用弄兵死祸，遽尔任用，恐开幸门。"诏从之。

琢至蔚州，诛与用同恶数人。募兵旬日，得二万人。十月，琢兵败，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万余，入中山界屯驻，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荡析百姓，得万余人，皆愿徙河南。琢上书："此辈与河南镇防，往往乡旧，若令南渡，择壮健为兵，自然和协，且可以招集其余也。"从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军州事。琢复遣沈思忠、宫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万余人，可充军者万五千人，分屯蔚州诸隘，皆愿得沈思忠为将。诏加思忠顺天军节度副使，提控弘、蔚州军马，宫楫副之。顷之，西山诸隘皆不能守。琢移军沃州。沃州刺史完颜僧家奴奏："田琢军二千五百人，官廪不足，发民窖粟犹不能赡。其中多女直人，均为一军，不可复有厚薄，可令于卫、辉、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抚副使，遥授浚州防御使，屯浚州。琢欲陂西山诸水以卫浚州。

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挚入见，奏："河北兵食少，请令琢汰遣老弱，就食归德。"琢奏："此辈岭外失业，父子兄弟合为一军，若离而分之，定生他变，乞以全军南渡，或徙卫州防河。"诏尽徙屯陕。琢复奏："臣幸徙安地，然浚乃河北要郡，今见粮可支数月，乞俟来春乃行。"数日，琢复奏："浚不可守，惟当迁之。"宰臣劾琢前后奏陈不一，请逮鞫问。宣宗不许。

琢至陕，上书曰："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以数计。百司用度，三军调发，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赡乎？春种不广，收成失望，军民俱困，实系安危。臣闻古之名将，虽在征行，必须屯田，赵充国、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课农桑以足民，黄霸、虞诩是也。方今旷土多，游民众，乞明敕有司，无蹈虚文，严升降之法，选能吏劝课，公私皆得耕垦。富者备牛出种，贫者佣力服勤。若又不足，则教之区种，期于尽辟而后已。官司圉牧，势家兼并，亦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宽其负算，省其徭役，使尽力南亩，则蓄积岁增，家给人足，富国强兵

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陕西元帅府请益兵，诏以琢众与之。兴定元年，朝廷易置诸将，迁山东西路转运使。二年，改山东东路转运使，权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书宣差便宜招抚使。李旺据胶西，琢遣益都治中张林讨之，生擒李旺。八月，莱州经略使术虎山寿袭破李旺党伪邹元帅于小堌，获其前锋于水等三十人，追击伪陈万户，斩首八百级。明日，复破之于朱寒寨。胶西、高密官军亦屡破之于诸村及海岛间。

是月，棣州裨将张聚杀防御使斜卯重兴，遂据棣州，袭滨州，其众数千人。琢遣提控纥石烈丑汉会兵讨之。聚弃滨专保棣州。诸军趣棣，聚出战，败之，斩首百级，生擒伪都统王仙等十三人。余众奔溃，追及于别寨，攻拔之，聚仅以身免。遂复二州。李全据安丘，琢遣总领提控王政、王庭玉讨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监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败焉，提控王显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视山东山堌水寨，未尝遍行，独留密州，辄为此举，乞治其罪。”诏遣官鞫玩，会赦而止。既而昌乐县令术虎桓都、临朐县令兀颜吾丁、福山县令乌林答石家奴、寿光县巡检纥石烈丑汉破李全于日照县，琢承制各迁官一阶，进职一等，诏许之。

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构宋兵据沂州，防御使徒单福定徒跣脱走，百姓溃散。琢奏：“去岁顾王二尝据沂州，邳州总领提控纳合六哥前为同知沂州防御事，招集余众攻取之，百姓归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挚麾下，乞发还，取便道进讨。”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宁复沂州，王公喜复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须知兵者守之。徒单福定已衰老，纳合六哥善治兵，识沂形势。”诏福定专治州事，以六哥为沂州总领。琢奏：“潍州刺史致仕独吉世显能招集猛安余众及义军，却李全，保潍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兖州观察判官梁昱尝摄淄州刺史，率军民力田，征科有度，馈饷不乏，保全淄州，土贼不敢发。前猗氏主簿张亚夫尝权行部官，主饷密州，委曲购得粮二万斛，兵储乃足，行至高密，征他州兵拒李全。”诏世显升职从四品，遥授同知海州事。六哥迁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迁一官，同知淄州事。张亚夫迁两官，密州观察判官。

初，张林本益都府卒，有复立府事之功，遂为治中，而凶险不逞，耻出琢下。琢在山东征求过当，颇失众心，林欲因众以去琢，未有间也。会于海、牟佐据莱州，琢遣林分兵讨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众噪入府中。琢仓猝入营，领兵与林战，不胜，欲就外县兵，且战且行。至章丘，兵变，求救于邻道，不时至。东平行省蒙古纲以状闻。宣

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驯致之，乃遣人召琢还。行至寿张，疽发背卒。

完颜弼，本名达吉不，盖州猛安人。充护卫，转十人长。从丞相襄戍边，功最，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转宿直将军、深州刺史。泰和六年，从左副元帅完颜匡攻襄阳，破雷太尉兵，积功加平南荡江将军。丁母忧，起复。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寿州防御使。大安二年，入为武卫军副都指挥使。三年，以本官领兵驻宣德。会河之败，弼被创，马中流矢，押军千户夹谷王家奴以马授弼，遂得免。迁右副都点检。

至宁元年，东京不守，弼为元帅左监军，捍御辽东。请“自募二万人为一军，万一京师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驱市人以应大敌，往则败矣。”卫绍王怒曰：“我以东北路为忧，卿言京师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连姻，故相委寄，乃不体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谓皇后亲姻俱可恃也。”时提点近侍局驸马都尉徒单没烈侍侧，弼意窃讥之。卫绍王怒甚，顾谓没烈曰：“何不叱去？”没烈乃引起，付有司。论以奏对无人臣礼，诏免死，杖一百，责为云内州防御使。

贞祐初，宣宗驿召弼赴中都，是时云内已受兵，弼善马槊，与数骑突出，由太原出泽、潞，将从清、沧赴阙。会有诏除定武军节度使，寻为元帅左都监，驻真定。弼奏：“赏罚所以劝善惩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而后人可使、兵可强。今外兵日增，军无斗志。亦有逃归而以战溃自陈者，有司从而存恤之，见闻习熟，相效成风。”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后，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县，皆以拘文不相应救，由此残破。乞敕州府，凡有告急征兵，即须赴救，违者坐之。”又曰：“河北军器，乞权宜弛禁，仍令团结堡寨以备外兵。”又曰：“今虽议和，万一轻骑复来，则吾民重困矣。愿速讲防御之策。”及劝迁都南京，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

宣宗将迁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又奏：“将帅以阃外为威，今生杀之权皆从中覆。”又奏：“瑞州军颇狡，左丞尽忠多疑，乞付他将。”宣宗颇采用其言。

大名军变，杀蒲察阿里，诏弼镇抚之。未几，改陕西路统军使、京兆兵马都总管。宣抚副使乌古论兖州置秦州榷场，弼以擅置，移文问之。兖州曰：“近日入见，许山外从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荡榷场，几一年矣，今既安帖，复宜开设，彼此获利，岁收以十万计。对境天水军移

文来请，如俟报可，实虑后时。”弼奏其事，宰臣以兖州虽擅举而无违失，苟利于民，专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尝许其从宜也。”

三年，改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是时，刘二祖余党孙邦佐、张汝楫保济南勤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书云：“我辈自军兴屡立战功，主将见忌，阴图陷害，窜伏山林，以至今日，实畏死耳。如蒙湔洗，便当释险面缚，余贼未降者保尽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贼果定，亦一事毕也。乞明以官赏示之。”诏曰：“孙邦佐果受招，各迁五官职。”于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遥授潍州刺史，汝楫遥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将军。顷之，弼荐邦佐、汝楫改过用命，招降甚众，稍收其兵仗，放归田里。诏邦佐遥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遥授同知东平府事，皆加怀远大将军。梁聚宽遥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加宣武将军。四年，弼迁宣抚使。已而汝楫复谋作乱，邦佐密告弼，弼飨汝楫，伏甲庑下，酒数行，钟鸣伏发，杀汝楫并其党与。手诏褒谕，封密国公。其后邦佐屡立功。元光末，累官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充宣差招抚使。

弼上书曰：“山东、河北、河东数镇仅能自守，恐长河之险有不足恃者。河南尝招战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闲训练。若迁签驱丁监户数千，别为一军，立功者全户为良，必将争先效命以取胜矣。武卫军家属尝苦于兵，人人怀愤，若择骁悍千余，加以爵赏，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许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乞遍谕核实，其精力可用者仍旧，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罢之。”又曰：“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乞权宜均定。如知而辄避、事过复来者，许诸人捕告，以军兴法治之。”诏下尚书省议，惟老病官从所言，余皆不允。

大元兵围东平，弼百计应战，久之，乃解围去。宣宗赐诏，奖谕将士，赏赉有差。是岁五月，疽发于脑。诏太医诊视，赐御药。俄卒。

弼平生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所辟如承裔、陀满胡士门、纥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东平，爱民省费，井邑之间，军民无相讼，有古良将之风焉。

蒙古纲，本名胡里纲，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进士，累调补尚书省令史，除国子助教。贞祐初，自请招集西山兵民，进官一阶，赐钱二百万，迁都水监丞，寻加遥授永定军节度副使。招捕有功，迁太子左谕德，除顺州刺史，迁同知大兴府事。三年，知河间府事，权河北东路宣抚使，屯冀州。军食不足，徙济南。纲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

尚书省奏："东平宣抚使完颜弼行事多不尽。"乃以纲权山东宣抚副使。改山东路统军使，兼知益都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宣抚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帅府事。纲奏："山东兵后，杨安兒党内有故淄王习显、故留守术罗等家奴，不在赦原，据险作乱，至今未息，民多归之，乞普赐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赎为良。

兴定元年，徙知东平府事，迁元帅右监军。久之，拜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先是，东平治中没烈坐事削降殿年，诏仍从军，有功复用。纲遣没烈讨花帽贼于曹、济间，捷报，没烈乃复前职。兴定二年，诏曰："卿以忠贞，为国捍难，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进官二阶，赐金带一重，币十端。"

兴定三年，奏曰："济南介山东两路之间，最为冲要，被兵日久，虽与东平邻接，不相统属，缓急不相应，乞权隶本路，且差近于益都。"诏从之。纲奏："恩州武城县艾家凹水泺，清河县涧口河泺，其深一丈，广数十里，险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御。请迁州民其中，多募义军以实之。"纲以山东恃东平为重镇，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战，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见贞祐三年古里甲石伦招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设一总领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选，以益兵威。"制可。

是岁，益都桃林寨总领张林号"张大刀"，据险为乱，自称安化军节度使。纲奏："林势甚张，乞遣河南马军千人，单州经略司以众接应。"左司郎中李蹊请令纲约燕宁同力殄灭，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粮运不给，益都以东，啸聚不止一张林，宜令纲设备御，俟来春议之。四年，张林侵掠东平，纲遣元帅右监军行枢密院事王庭玉讨之。至旧县，遇张林众万余人据岭为阵，庭玉督兵逾岭搏战。林众少却，且欲东走。庭玉踵击，大破之，杀数千人，生擒张林，获杂畜兵仗万计。招降虎窟诸寨，悉令归业。诏赐空名宣敕，听纲第功迁赏。遣枢密院令史刘颙莅杀张林于东平。张林乞贳死自效，请曰："臣兄演在宋为统制，有众三千，驻即墨、莱阳之境，请以书招之，使转致诸贼之款密者，相为表里，然后以檄招益都张林，不从则合击之，山东不足平也。"所谓益都张林，即据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见琢传。纲以林策请于朝，枢密院请羁縻使之。制可，以为莱州兵马钤辖。久之，山东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

初，东平提控郑倜生擒宋将李资，纲奏赏倜。宰臣谓："李资自称宋将，无所凭据，请详究其实。"纲奏："臣自按问俱获宋将统制十余人，皆以资为将无异辞。此辈力屈就擒，岂肯虚称伪将，以重获者之功？今多故之际，赏功后时，将士且解体。凡行赏必求形迹，过为逗遛，甚未可也。"诏即赏之。纲奏："辽东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间，乞置经略司镇抚。"从之。兴定五年二月，东平解围，宣宗曲赦境内。凡东平府试诸科中选人，尝被任使，已逾省试期日，特免省试。惟经童律科即为及第，似涉太优，别日试之。皆从纲所请也。诏以纲、王庭玉、东莒公燕宁保全东平，各迁一阶。

是岁，燕宁战死。纲奏："宁所居天胜寨，乃益都险要之地。宁尝招降群盗胡七、胡八，用为牙校，委以腹心，群盗皆有归志。及宁死，复怀顾望，胡七、胡八亦反侧不安。臣以提控孙邦佐世居泰安，众心所属，遂署招抚使。以提控黄掴兀也充总领，副之。此当先奏可，顾事势危迫，故辄授之。"燕宁死而纲势孤矣。纲奏请移军于河南，诏百官议，御史大夫纥石烈胡失门以下皆曰："金城汤池，非粟不守。东平孤城，四无应援，万一失之，则官吏兵民俱尽。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捻阿虎德奏曰："车驾南迁，恃大河以为险。大河以东平为藩篱，今乃弃之，则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将为主，将以心为主，蒙古纲既欲弃之，决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选将士之愿守者擢用之，别遣官为行省，付以兵马铠仗，从宜规画军食。"枢密院请用胡失门议，焚其楼橹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决择，众议可者行之。"枢密院颇采阿虎德议，许纲内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汉军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帅左监军王庭玉将余军屯黄陵冈，行元帅府事。于是，纲改兼静难军节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东事势去矣。

是岁六月，以归德、邳、宿、徐、泗乏军食，诏纲率所部就食睢州。纲奏："宿州连年饥馑，加之重敛，百姓离散。镇防军遽征逋课，窘迫陵辱有甚于官，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愤怒，执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识缓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负并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征还，军人量增廪给，可也。"诏议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经略司隶纲，令募勇敢，收复山东。

初，砀山首领数人，以减罢怀忿怨，诱胁余众作乱，引水环城以自固，构浮桥于河上，结红袄贼为援。同签枢密院事徒单牙剌哥会诸道兵讨之。纲云："砀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东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间，干滩泥淖，步骑俱不可行，惟宜轻舟往来。可选锐卒数千与水军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断浮梁，绝红袄之援。募胆勇有口辩者，持牒密谕

之以离间其党，与臣已遣三人入贼中。复分兵屯要害，别以三百人巡逻。乞赐空名告身，从便迁赏。”枢密院奏：“已委监军王庭玉驻归德、宁陵备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陆并进，先行招诱，不从，乃合击之。其空名告身，宜从所请，以责成功。”

无何，砀山贼夜袭永城县，行军副总领高琬、万户麻吉击走之，杀伤及溺死者甚众，夺其所俘掠而还。诏纲并力讨之。纲遣降人陈松持牒招李全，全缚松将斩之，已而但黥其面遣还。纲奏：“全有归国意，严实、张林亦可招之。”此谓益都张林也。诏拟实一品官职，封国公，仍世袭。全阶正三品、职正二品。林山东西路宣抚使兼知益都府事，与全皆赐田百顷。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职，赐银二十五两，事成迁五品。会纲遇害而止。

纲御下严，信赏必罚，邳州军不乐属纲。八月辛未朔，邳州从宜经略使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率沂州军士百余人晨入行省，杀纲及僚属于省署，遂据州反。枢密院奏请出空名宣敕，设重赏招诱。丞相高汝砺曰：“悬重赏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诏罪纲，以抚谕六哥。六哥遣人送纲尸及虎符牌印，终不肯出。乃升经略司为元帅府，加六哥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副使乌古论老汉加邳州刺史，权右监军。顷之，邳州卒逃归，诣总帅牙吾塔言，六哥已结李全为助。遣总领孛术鲁留住等毁其桥梁，攻破承安、青阳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惧，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诱而杀之，以图报效。宣宗曰：“李全岂无心者，六哥能诱而杀之，殆诈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围邳州，急攻之。红袄贼高显等杀六哥，函首以献。诏加显三品官职，授世袭谋克，侯进四品，陈荣、邢进、边全、魏兴、孙仲皆五品，赏银有差。

必兰阿鲁带，贞祐初，累官宁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权河北、大名宣抚副使。三年，保全赞皇，加遥授安武军节度使，改昭义军节度使、充宣抚副使。阅月，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节度、宣抚如故。遣都统奥屯喜哥复取威州及获鹿县。既而诏择义军为三等，阿鲁带奏：“自去岁初置帅府，已按阅本军，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屡试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顾其家，心一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其处，不相谙委矣。国家粮储常患不继，岂容侥冒其间？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势方殷，分别如此，彼居中下，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且义军率皆农民，已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征集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诏许之。阿鲁带缮完州县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迁徙其民，依险为栅以备缓急。

泽州旧隶昭义军，近年改隶孟州，阿鲁带奏："泽州城郭坚完，器械具备，若屯兵数千，臣能保守之。今闻议迁于青莲寺山寨，距州既远，地形狭隘，所容无几。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遣者多，徒弃名城以失太行之险，则沁南、昭义不通问矣。"诏泽州复隶昭义军。

是岁，潼关失守，阿鲁带趋备蓝田、商州，乃陈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帅府众才数千，平阳行省兵亦不多，河东、河北之势，全恃潞州，潞州兵强，则国家基本渐可复立。臣已将兵离境，乞复置潞州帅府。"阿鲁带行次渑池，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败绩，逃匿不知所在。阿鲁带亦被创，收集溃卒，卧渑池。诏还潞州。

兴定元年，改签枢密院事。数月，以元帅左监军兼山东路统军使，知益都府事。未几，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益都。阿鲁带复立潞州，最有功，识辽州刺史郭文振，举以为将。既而去潞州，张开代领其众，与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渐不能守矣。

赞曰：贞祐之时，仆散安贞定山东，仆散端镇陕西，胥鼎控制河东，侯挚经营赵、魏，其措注施设有可观者。故田琢抚青、齐，完颜弼保东平，必兰阿鲁带守上党，皆向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砺固位，西启夏衅，南挑宋兵。宣宗道谋是用，煦煦以为慈，皦皦以为明，孑孑以为强。既而潼关破毁，崤、渑丧败，汴州城门不启连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为自守计，缮御寨以祈逃死。然后田琢走益都而青、齐裂，蒙古纲去东平而兖、鲁蹙，仆散安贞死而南伐无功。虽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无足言者矣。

列传第四十一列传第四十一

○完颜仲元完颜阿邻完颜霆乌古论长寿完颜佐石抹仲温乌古论礼蒲察阿里奥屯襄完颜蒲剌都夹谷石里哥术甲臣嘉纥石烈桓端完颜阿里不孙完颜铁哥纳兰胡鲁剌

完颜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贞祐三年，与阿邻俱累功至节度。仲元为永定军节度使，赐姓完颜氏。仲元在当时兵最强，号“花帽军”，人呼为“郭大相公”，以与阿邻相别。顷之，兼本路宣抚使。八月，遥授知河间府事。数月，改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

贞祐四年，山东乏粮，仲元军三万欲于黄河之侧或陕右分屯，上书乞补京官，且言恢复河朔之策，当诣阙面陈。诏曰：“卿兄弟鸠集义旅，所在立功，忠义之诚，皎然可见。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几，改河北宣抚副使。

仲元部将李霆等积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赐金牌，霆等皆为名将，功名与仲元相埒。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仲元兼单州经略使，娄室迁两阶，升职一等。未几，仲元遥授知归德府事。

是岁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诏曰：“商、虢、潼关，实相连属，卿思为万全之计。”未几，潼关失守，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书曰：“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张兵势。又曰：“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其后乃置秦、蓝守御，及用兵西夏矣。

兴定元年，复为单州经略使，败宋人二千于龟山，复败步骑千余于

盱眙，败红袄于白里港，获老幼万余人，皆纵遣之。宋人围海州，仲元军高桥，令提控完颜阿邻领骑绕出其后夹击之。宋兵解去。赐金带，优诏奖谕。红袄贼陷曹马城，剽掠徐、单之间。提控高琬等分兵击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积粮二十万石，集乡义军万余人，并闲训练，足以守御，乞以所部渡河。"诏屯宿州，与右都监纥石烈德同行帅府事。仲元有足疾，满百日，诏曰："卿处置机务，抚存将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静军节度使，寻为劝农使。五年，为镇南节度使。

元光元年，知凤翔府事。凤翔被围，左监军石盏合喜来济军。仲元让合喜总兵事。合喜曰："公素得众心，不必以官位见让。"仲元请身先士卒，谕诸将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辄注四品以下。颜盏虾蟆力战功最，辄授通远军节度使。围解，奏请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许之。迁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优诏褒谕。正大间，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卒。仲元为将，沈毅有谋，南渡后最称名将云。

完颜阿邻，本姓郭氏，以功俱赐姓完颜。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邻与完颜仲元等俱应募，数有功。宣宗即位，迁通州防御使。宣宗迁汴，阿邻改同知河间府事兼清州防御使，将所部兵驻清、沧，控扼山东。迁横海军节度使，赐以国姓。阿邻与山东路宣抚副使颜盏天泽不相能，诏阿邻当与天泽共济国事，无执偏见，妄分彼此。寻改泰定军节度使、山东西路宣抚使。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阿邻所部"黄鹤袖军"驻鱼台者，桀骜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诏阿邻就处置之。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

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阿邻既赐姓，以兄守楫及从父兄弟为请。宰臣奏阿邻功止赐一家，宣宗特诏许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许。改辉州经略使。

阿邻有众万五千，诏分五千隶东平行省，其众泣诉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阿邻亦不欲分之，因以为请。宰臣奏："若遂听之，非唯东平失备，他将仿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为然。加遥授知河南府事，应援陕西。阿邻将兵八千，西赴至潼关，闻京兆已被围，游骑至华州，陕西行院欲令阿邻驻军商、虢，拒东向之路。阿邻上奏："臣本援陕西，遇难而止，岂人臣之节？夫自古用兵，步骑相参，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属，临难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统皆步卒，愿赐马军千人，则京兆之围不足解矣。"宣宗谓皇太子曰："阿邻赴难不回，固善矣。而军势单弱，且驻内地以观事变，并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进，卿以此意谕之也。"

兴定元年，迁元帅右都监，出秦州伐宋。宋统制吴筠守阜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据山之巅。阿邻分兵绝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纵火而出，阿邻以骑兵邀之，遣步卒袭其后，宋兵败，生获吴筠及将校二百人，马数百匹，粮万石及兵甲衣袄。复败宋兵于裴家庄六谷中，斩五百级，坠涧死者甚众。又败之于寒山岭、龙门关、大石渡，得粟二千余石。复败之于稍子岭，斩首二千余级，生擒百人。是时三月，宿麦方滋，阿邻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败，阿邻战没。赠金紫光禄大夫、西京留守。

完颜霆，本姓李氏，中都宝坻人。粗知书，善骑射，轻财好施，得乡曲之誉。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刘璋说霆使出降，霆缚送经略司。迁三阶，摄宝坻令，升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军州事。

中都食尽，霆遣军分护清、沧河路，召募贾船通饷道。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从河北路宣抚使完颜仲元保清、沧。遥授通州刺史、河北东路行军提控，佩金牌。旧制，宣抚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军三万，管军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赐金牌。"廷议霆辈忠勇绝人，遂与之。改大名路提控，复取玉田、三河、香河三县。徙屯滨、棣、淄，留副将孙江守沧州。江以沧州降于王楫，而江将兵围观州。霆乃诈作书与孙江，约同取沧州者。王楫得其书，果疑孙江与霆有谋，召江还，杀之。霆乃定观州而还。进官三阶，充滨、棣行军都提控。未几，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差都提控，迁棣州防御使，赐姓完颜氏，屯海州。俄权单州经略司事，充宣差总领都提控。

兴定元年，泰安、滕、兖土寇蜂起，东平行省侯挚遣霆率兵讨之，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红袄贼于忙兒寇海州，霆击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万驻朐山。霆军乏粮，采野菜麦苗杂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桥，遣万户胡仲珪、副统刘斌率死士由暗桥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趋山下，约以昏时举火为期，上下夹击，宋兵大败，坠涧溺水死者不可胜计，斩高太尉、彭元帅于阵，余众溃去。迁安化军节度使，经略副使如故。以其子为符宝典书。逾月，宋兵复至，霆逆战，驻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虚逾城而入。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扼战，都统温迪罕五兒、副统蒲察永成、蒲察只鲁身先士卒，杀二百余人，城赖以完。诏五兒等各迁两阶。

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为护卫。元光元年，陕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迩宋境，官民迁避其间者，无虑百万人。可遣官镇抚，庶几不生他变。"宣宗以为然。十月，霆以本官为安抚使，守同知归德府惟宏、大司农丞郭皓为副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乌古论长寿，临洮府第五将突门族人也。本姓包氏，袭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绯翮翅军千户，取褷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进官二阶。贞祐初，夏人攻会州，统军使署征行万户，升副统，与夏人战于窄土峡，先登陷阵，赏银五十两。战东关堡，以功署都统，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宁军马都弹压。诏录前后功，遥授同知陇州防御事，世袭本族都巡检。三年，赐今姓。攻兰州程陈僧，为先锋都统。夏人围监洮，扼渭源堡，内外不通。统军司募人侦候临洮消息，长寿应募，馘二人，擒一人，问得临洮及夏兵事势。以劳迁宣武将军，遥授通远军节度副使。招降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复迁怀远大将军，升提控。兴定元年，夏人大入陇西，长寿拒战，迁平凉府治中，兼节度副使，充宣差巩州规措官。顷之，遥授同知凤翔府事，兼同知通远军节度事，提控如故。

兴定二年，迁同知临洮府事。与提控洮州刺史纳兰记僧分兵伐宋。长寿由盐川镇进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马头山，合诸部族兵来拒。长寿击败之，复破其援兵四千于荔川寨。即趋宕昌县。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县，进攻西和州，先败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与宋兵合，依川为阵，长寿奋击，宋兵入保城，坚壁不复出，长寿乃还。凡斩馘八千，获马二百余、牛羊三万，器械军实甚多。纳兰记僧出洮州铁城堡，屡败宋人，完军而还。诏赏凤翔、秦、巩伐宋将士，长寿遥授陇安军节度使，同知通远军、提控如故。顷之，长寿升总领都提控，改通远军节

度使。

夏人攻定西，是时弟世显已降夏人，夏人执世显至定西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长寿不顾，奋战。夏兵退，加荣禄大夫，赐金二十五两、重币三端。世显既降，二子公政、重寿当缘坐。宣宗嘉长寿守定西功，释公政兄弟，有司廪给之。诏长寿曰："汝久在戎行，尽忠国事。世显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国恩，益思自效。"未几，夏人复攻会州，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发兵救未至，夏人移兵临洮，长寿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险要间，败夏兵三万骑，杀千余人，获马数百。夏人已破西宁，乃犯定西，长寿击却之，斩首三百级。既而三万骑复至，攻城甚急。长寿乘城拒战，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数千，被创者众，乃解去。是岁卒。

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贞祐二年，飐军遣张晖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翌日，刘永昌率众二十人持文书来，署其年曰天赐，佐掷之，麾众执永昌，及晖等并斩之。宣宗嘉其功，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使，咬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姓完颜氏。诏曰："自今有忠义如是者，并一体迁授。"

赞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汉以来乃有赐姓。宣宗假以赏一时之功，郭仲元、郭阿邻以功皆赐国姓。女奚烈资禄、乌古论长寿皆封疆之臣而赐以他姓。贞祐以后，赐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完颜霆、完颜佐皆赐国姓者，并附于此。

石抹仲温，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护卫十人长、太子仆正，除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宿直将军、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宁造马鞍亏直，章宗原之，改左卫将军，迁左副点检。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御使。复召为左副点检，迁知临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内附，进爵二级，赐银二百五十两、重币十端。诏曰："青宜可之来，乃汝管内，与有劳焉。比与青宜可相合，其间诸事量宜而行。"顷之，诸道进兵，仲温以陇右步骑五千出盐川。八年，罢兵，改知河中府。崇庆初，迁陕西统军使。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促温率兵败之。寻充本路安抚使，改镇南军节度使。致仕。兴定三年，卒。

乌古论礼，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习骑，累擢近侍局直长，转本局副使、左卫副将军。坐受沁南军节度使兖王永成名马玉带，杖一

百，削官解职。起为蒲速碗群牧副使，改武库署令、宿直将军，复为左卫副将军、顺州刺史，累迁武宁军节度。泰和伐宋，为山东路兵马都统副使兼副统军、安化军节度。八年，宋人请盟，罢兵马都统官，仍以节度兼副统军。大安三年，改知归德府兼河南副统军，历知河南府。至宁初，改知太原府事。贞祐二年，兼河东北路安抚使。三年，充本路宣抚使，顷之，兼左副元帅。四年，太原被围，未几围解，进官二阶。兴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兴州路人。以廕补官，充护卫十人长、武器署令，转宿直将军，迁右卫副将军。宋兵犯分道铺，驰驿赴边，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点器物局。泰和伐宋，从右副元帅匡为副统，攻宜城县，取之。八年，以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寿州防御使，迁兴平军节度使。崇庆初，迁元帅右都监，明年，转左都监。时都城被围，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师赴援，抵中山，不克进。贞祐二年，移驻大名。征河南镇防军图再举，众既惮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军变，遇害，众因逃散。宣宗诏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安集其军，赦首恶以下，河南统军司更加抚谕。

奥屯襄，本名添寿，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袭猛安。丞相襄举通练边事，授崇义军节度副使，改乌古里颋详稳，召为都水少监、石州刺史。未几，为平南荡江将军，以功升寿州防御使，迁河南路副统军兼同知归德府事、昌武军节度使，仍兼副统军。崇庆改元，为元帅左都监，救西京，至墨谷口，一军尽殪，襄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马使。宣宗即位，擢辽东路宣抚副使。未几，改速频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为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职，俄迁宣抚使兼留守。

十一月，诏谕襄及辽东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钧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三年正月，襄为北京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所害。未几，习烈复为其下所杀，诏曲赦北京。

完颜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护卫，除泰定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唐古部族节度副使，徙安国军，移颋详稳，累官原州刺史。坐买部内马亏直，夺官一阶，降北京兵马都指挥使、宁远军刺史，历同知临洮府、西京留守事。崇庆元年，迁震武军节度，备御有

功，迁一官。贞祐初，置东西面经略司，就充西面经略使，上言：“管内大和岭诸隘屯兵，控制边要。行元帅府辄分臣兵万二千戍真定，余众不足守御，近日复简精锐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见兵不满万，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顾国家之事不可不虑，新设经略移文西京、太原、河东取军马，大数并称非臣所统。”诏真定元帅府还其精锐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岚州有警急，约为应援。州郡皆不欲属经略司，遂罢经略官，入为签枢密院事，改左副点检。四年，迁兵部尚书，兴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夹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泰州防御判官，补尚书省令史，历临潢、婆速路都总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蓟州副提控，驻军大名。俄迁翰林待制，为宿州提控。与山东宣抚完颜弼攻大沫堌，贼众千余逆战，石里哥以骑兵击之，尽殪。提控没烈入自北门，遂擒刘二祖。以功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为生口，当死，特诏决杖八十。徙洺州防御使、山东路副统军。坐不时进兵，往宿迁取妻子，解职。起为东平行军提控。兴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遥授安化军节度使，移定海军，卒。

术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袭父谋克。泰和伐宋，隶陕西完颜纲麾下。历通州、海州同知军州事。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宁有功，迁河南统军判官、拱卫直副都指挥使、河南治中，遥领绥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迁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间府事。兴定元年，行枢密院于寿州，由寿、泗渡淮伐宋。二年二月，破宋兵三千于渐湖滩，斩三百级。有诏蹂践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驻霍丘楂冈村，纵轻骑钞掠，焚毁积聚。获宋谍者张聪，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桥，老幼甚众，其寨两城，环之以水。臣嘉遣张聪持牒招之，不从。先令水军径渡攻之。军士牛青操戈刺门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军继之，夷其寨而还。遇宋兵数千于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间，以步卒诱致之，伏发，宋兵溃，追奔十余里，生擒其将阮世安等五人，获器仗甚众。七月，赏征南功，升职一等，迁元帅右都监，充陕西行省参议官。四年，兼金安军节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转左都监，驻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纥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论宋割猛安人，袭兄银术可谋可。泰和伐宋，充行军万户，破宋兵二千于蔡州，加宣武将军。自寿州渡淮，败宋步骑一万五千于鹞子岭，遂克安丰军。军还，除同知怀远军节度事，权木典飑详稳。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选充合扎万户，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改兴平军节度副使，遥授显德军节度副使，徙辽东路宣抚司都统。败移剌留哥万五千众于御河寨，夺车数千两，降万余人。加骠骑卫上将

军，遥授同知顺天军节度事。

贞祐二年，为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行府事。贞祐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万奴别遣五千人攻望云驿，都统奥屯马和尚击之。都统夹谷合打破其众数千于三叉里。五月，都统温迪罕福寿攻万奴之众于大宁镇，拔其垒，其众歼焉。九月，万奴众九千人出宜风及汤池，桓端率兵与战，其众溃去，因招奄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复来附，择其丁男补军，攻城邑之未下者。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迁辽海军节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温甲海世袭猛安、权同知府事温迪罕哥不霭迁显德军节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权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满按带迁两阶，升二等。王汝弼迁四阶，升四等。余将士有功者，诏辽东宣抚承制迁赏。是岁，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

红袄贼数万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黄山。贼复来，桓端薄其营，走保北山，追击败之，溺沂水死者甚众。贼数万围沂州，同知防御事仆散撒合突围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还入沂州，与桓端内外夹击之，杀万余人，贼乃去。枢密副使仆散安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资忠实，深有计画，晓习军事，撒合勇而有谋，皆得军民心，乞加擢用。"桓端进金紫光禄大夫，兼同知武宁军节度事，提控如故。召为劝农副使，充都提控，屯陈州。

兴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城，以少击众，战不留行。未几，充宣差参议官，复渡淮，连破宋兵，获其将沈俊，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杀获甚众。兴定二年，迁镇南军节度使，权元帅右都监。数月，改武卫军都指挥使，仍权右都监，行元帅府于息州。

徐州行枢密院石盏女鲁欢刚愎自用，诏桓端以本官权签枢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窃闻宋人与李全将并力来攻，当预为之防。"枢密院奏可，召桓端与朝臣面议。寻有疾，赐太医御药。五年正月，召至京师，疾病不能入见，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当豫防其患，及防河数策。无何，卒，年四十五。敕有司给丧事。

完颜阿里不孙，字彦成，曷懒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

调易州、忻州军事判官、安丰县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应奉翰林文字，转修撰，充元帅左监军纥石烈执中经历官。执中围楚州，纵兵大掠，坐不谏正，决杖五十。大安初，改户部员外郎、钧州刺史。执中行枢密院于西京，复以为经历官。改威州刺史。贞祐初，累迁国子祭酒，历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宣抚副使。召为兵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陕西路宣抚副使，迁元帅左都监。改河平军节度使、河北西路宣抚副使。改御史中丞、辽东宣抚副使。再阅月，权右副元帅、参知政事、辽东路行尚书省事，赐御衣、厩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赐金百两、绢百匹。

兴定元年，真拜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协。是时，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之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辽东兵势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颇怀去就。及上京宣抚使蒲察移剌都改陕西行省参议官，而伯德胡土遂有异志。宣抚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诏，阿里不孙械系之。顷之，阿里不孙辄矫制大赦诸道，众乃稍安，而请罪于朝。

初，留哥据广宁，知广宁府事温迪罕青狗居盖州，妻子留广宁，与伯德胡土约为兄弟。青狗兵隶阿里不孙，内猜忌不协，蒲察移剌都尝奏青狗无隶阿里不孙。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诏，阿里不孙杀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孙。既而胡土率众伐高丽，乃以兵戕杀阿里不孙。权左都监纳坦裕与监军温迪罕哥不霭、遥授东平判官参议军事郭澍谋诛胡土，未敢发，会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夹谷爱答、左右司员外郎抹捻独鲁诣裕计事。裕以谋告二人，二人许诺，遂召胡土至帐中杀之。阿里不孙已死，朝廷始得矫赦奏疏，诏有司奖谕。未几，闻阿里不孙死于乱，诏赠平章政事、芮国公。纳合裕真授左都监，哥不霭进一阶，爱答、独鲁、郭澍迁官升职有差。

阿里不孙宽厚爱人，敏于吏事，能治剧要，识者以为用之未尽云。

完颜铁哥，性淳直，体貌雄伟，粗通书。年二十四，袭父速频路曷懒合打猛安。授广威将军。御下惠爱。察廉，除临海军节度副使，改底剌颇详稳。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铁哥为先锋万户，有功。丁母忧，服除，迁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充右副元帅完颜匡副统，号平南荡江将军。攻光化军，王统制以步骑出东门逆战，铁哥击却之，拔鹿角，夺门以入，遂克之。进攻襄阳，为前驱，获生口，知江渡可涉处，阴植标以识之。大军至，铁哥导之济，屡战皆捷，以劳进官两阶。匡围德安，铁

哥总领攻城，筑垒于德安南凤凰台，并城作甬道，立鹅车，对楼攻之，击走张统制兵。时暑，还屯邓州。兵罢，进官两阶，迁同知临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讨、宿州防御使。贞祐二年，枢密使徒单度移剌以铁哥充都统，入卫中都。迁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

蒲鲜万奴在咸平，忌铁哥兵强，牒取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铁哥察其有异志，不遣。宣抚使承充召铁哥赴上京，命伐蒲与路。既还，适万奴代承充为宣抚使，摭前不发军罪，下狱被害。谥勇毅。

纳兰胡鲁剌，大名路怕鲁欢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读书，博通今古。承安二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被诏括牛于临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实闻，即械系正其罪而尽括之。于是豪民皆惧，无敢匿者。使还，襄称其能。居父丧尽礼，御史举其清节。服除，转修撰。平章政事仆散端举廉能有文采，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从伐宋。以劳加朝请大夫，改礼部员外郎、曹州刺史。豪民仆散扫合立私渡于定陶间，逃兵盗劫，皆籍为囊橐，累政莫敢问。胡鲁剌捕治之，穷竟其党，阖郡肃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贞佑二年，改泗州防御使。召为吏部侍郎，迁绛阳军节度使，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是时兵兴，胡鲁剌完城郭，缮器械，料丁壮为乡兵。延问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备御之策。盐米储偫，劝富民出粟，郡赖以完。赐诏褒谕，加资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权经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绛州。

赞曰：泰和、贞祐，其间相去五年耳，故将遗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将皆斥外矣。高汝砺任职，旧臣皆守籓矣。假以重任，其实疏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见当时之将校焉。

列传第四十二列传第四十二

○纳坦谋嘉邹谷高霖孟奎乌林答与郭俣温迪罕达王扩移剌福僧奥屯忠孝蒲察思忠纥石烈胡失门完颜宇斡勒合打蒲察移剌都

纳坦谋嘉，上京路牙塔懒猛安人。初习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六年，选入东宫，教郓王琮、瀛王瑰读书。以终场举人试补上京提刑司书史，以廉能著称。承安元年，契丹陀锁寇掠韩州、信州，提刑司问诸书史谁入奏者，皆难之，谋嘉请行。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调东京教授、汤池主簿、太学助教。丁母忧，服阕，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监察御史。贞祐初，迁吏部员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颜宇举谋嘉才行，志在匡国，可预军政。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被围，食且尽，胥鼎奏："京师官民能赡足贫民者，计所赡迁官，皆先给据。"谋嘉不受据而去。中都危急，谋嘉曰："帅臣统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何如自缚请降邪？"宣宗议迁都，谋嘉曰："不可。河南地狭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当选诸王分镇辽东，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听。顷之，除唐州刺史。入为太常少卿兼左拾遗，迁郑州防御使。改左谕德，转少詹事，摄御史中丞，未几，摄太子詹事。兴定元年，潼关失守，迁河南统军使兼昌武军节度使，摄签枢密院事，行院许州，汰去冗食军士二千余人。上书谏伐宋，不听。三年，降颍州防御使。有告宋人将袭颍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谋嘉有备，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谋嘉请而赏之。四年，召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国史。五年卒。

邹谷，字应仲，密州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进士第，累官沈王府文学。尚书省奏拟大理司直，上曰："司直争论情法，折正疑难，谷非所长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陕西、河南访察及定课皆称职。"上以谷为同知曹州军州事。召为刑部主事，转北京、临潢提刑判官，入为大理寺丞。尚书省点差接送伴宋国使官，令史周昂具数员呈请。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见之，怒曰："吾口举两人即是，安用许为？"命左右揽昂衣欲杖之，会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诸令史为奴畜。明日语权令史李秉钧曰："吾岂惟箠骂，汝进退去留，亦皆在我！"群吏将陈诉，会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议，差接送伴官事当奏闻，炳谓口举两人，当科违制。谷曰："口举两人，一时之言，当杖赎。揽昂衣欲加杖，当决三十。"上曰："李炳读书人，何乃至是？"宰臣对曰："李炳疾恶，众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诚过矣，告者未必是也。"乃从谷议。历济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东按察副使，沂州防御使。历定海、泰宁军节度使。

泰和六年，致仕。贞祐初卒。

高霖，字子约，东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符离主簿。察廉，迁泗水令，再调安国军节度判官。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恆数百人。服除，为绛阳军节度判官。用荐举，召为国史院编修官。建言："黄河所以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适逢隘狭，故致湍决。按《水经》当疏其厄塞，行所无事。今若开鸡爪河以杀其势，可免数埽之劳。凡卷埽工物，皆取于民，大为时病。乞并河堤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朝廷从之。迁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改监察御史。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改都水监丞，签陕西路按察司事，体访官员能否，仍赴阙待对。时南征调发繁急，民稍稽滞，有司皆坐失误军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监。大安初，为耀州刺史。三年，迁河北东路按察副使，改韩王傅，兼韩林直学士。崇庆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学士。至宁元年八月，霖奉储偫迎宣宗至新城，敕霖南迎诸妃。既至，赐钱千贯，迁官三阶。贞祐二年，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霖请城宜村为卫州以护北门，上从之。入为兵部尚书，知大兴府事，俄权参知政事，与右丞相承晖行省于中都。寻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弃中都南奔，霖与子义杰率其徒夜出，不能进，谓义杰曰："汝可求生，吾死于此矣。"霖死，义杰伏群尸中以免。赠翰林学士承旨，令立碑乡里，岁时致祭，访其子孙录用，谥文简。

孟奎，字元秀，辽阳人也。大定二十一年进士，调黎阳主簿。丁母忧，服阕，调淄州军事判官，迁汲县令。察廉，改定兴令。补尚书省令史，从参知政事马琪塞澶渊决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礼接士大夫在其门者，号"冷岩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转运司支度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辽东契丹判余里也尝杀驿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辄系之狱，奎按囚速频路谳而出之，既而果获其杀司直者。迁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置行枢密院于镇宁，充宣差规措所官给军用。改签河东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亲民之寄，"今吏部之选颇轻，使武夫计资而得，权归胥吏。每县宜参用士人，使纪纲其事。"未几，改曹州刺史，再调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旱，诏审录中都路冤狱，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御使，凡属县事应赴州者，不得泊于逆旅，以防吏奸，人便之。改山东东西路安抚副使，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转运使，以本官为行六部侍郎。劾奏监军完颜讹出虚造功状，讹出坐免官。诏以奎为宣差都提控。贞祐初，以疾卒，谥庄肃。

乌林答与，本名合住，大名路纳邻必剌猛安人。充奉职、奉御、尚

食局直长，兼顿舍。除监察御史，累官武胜军节度使、北京按察转运使、太子詹事、武卫军都指挥使。贞祐二年，知东平府事，权宣抚副使。改西安军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上言："按察转运司拘榷钱谷，纠弹非违，此平时之治法。今四方兵动，民心未定，军士动见刻削，乞权罢按察及劝农使。"又曰："东平屯兵万余，可运滨盐易粮刍给之。"又曰："潼关及黄河津要，将校皆出卒伍，类庸懦不可用。乞选材武者代之。"又曰："兖、曹、濮、浚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县官劝民力穑，至於防秋，则清野保城。"下尚书省，竟不施行。新制科买军器材物稽缓者并的决，与奏："有司必督责趣办，民将不堪，可量罚月俸。"从之。坐前在陕州市物亏直，降郑州防御使。寻召为拱卫直都指挥使，复为兵部尚书。兴定三年，卒。

郭俣，字伯有，泽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长子主簿、莱州观察判官、莱阳县令，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忧，起复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台举俣及前应奉翰林文字张楫、吏部主事王质、刑部主事抹捻居中、通事舍人完颜合住、弘文校理把扫合、吏部架阁管勾乌古论和尚、尚书省令史温迪罕思敬皆才干可用。诏各升一等，迁除俣平阳府治中、张楫国子博士、王质昭义军节度副使、抹捻居中大理司直、完颜合住侍仪司令、把扫合同知弘文院事、乌古论和尚利涉军节度副使、温迪罕思敬同知定武军节度事。久之，俣召为同知登闻鼓院兼秘书丞，迁礼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两部斟酌盗贼多寡处选注。"诏议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迁国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东安抚副使。七年，迁山东宣抚副使。大安元年，迁辽东按察转运使，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泰定军节度使、陕西东路按察转运使。贞祐三年，罢按察司，仍充本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温迪罕达，字子达，本名谋古鲁，盖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举进士，廷试搜阅官易达藐小，谓之曰："汝欲求作官邪？"达曰："取人以才学，不以年貌。"众咸异之。明昌五年，中第，调固安主簿。以忧去官，服除，调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顺州刺史，补尚书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丧，是时伐宋兵兴，起复，给事行尚书省。大安初，迁德兴府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宣宗迁汴，以本职护送卫士妻子。复被诏运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迁一官，转户部员外郎、左司郎中。遇继母忧，起复太常少卿，充陕西元帅府经历官。

兴定元年，召还，摄侍御史，上疏论伐宋，略曰："天时向暑，士马不利，宜俟秋凉，无不可者。"又曰："辽东兴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

走还南京。度今之势，可令濮王守纯行省盖州，驻兵合思罕，以系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诸王，错峙相维，以定大业。今乃委诸疏外，非计也。”宣宗曰：“一子非所爱，但幼不更事，讵能办此？”逾月，复上言：“天下轻重，系于宰相，迩来每令权摄，甚无谓也。今之将帅，谋者不能战，战者不能谋。今岂无其人，但用之未尽耳。”宣宗曰：“人才难知，故先试其称否，卿何患焉。所谓用之未尽者为谁？”对曰：“陕西统军使把胡鲁忠直干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伦深沉有谋，能得士心，虽有微过，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励恶其言。俄充陕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二年，召为户部侍郎。改刑部，兼左司谏，同知集贤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寻迁河南统军使、昌武军节度使，行六部，摄同签枢密院，行院许州。改集庆军节度使。

是时，东方荐饥，达上疏曰：“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何以为州？且今调发数倍于旧，乞量为减免。”是岁大水，砀山下邑野无居民，转运司方忧兵食，达谩闻二县无主稻田且万顷，收可数万斛，即具奏。朝迁大骇，诏户部尚书高夔佩虎符专治其事，所获无几，夔坐累抵罪。达自念失奏，因感愧发病，寻卒。

王扩，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进士，调邓州录事，润色律令文字。迁怀安令。猾吏张执中诬败二令，扩到官，执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御使事。被诏赈贷山东西路饥民，棣州尤甚，扩辄限数外给之。

泰和伐宋，山东盗贼起，被安抚使张万公牒提控督捕。扩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举止不常，捕讯，果历城大盗也。众以为有神。再迁监察御史，被诏详谳冤狱。是时，凡斗杀奏决者，章宗辄减死，由是中外断狱，皆以出罪为贤。扩谓同辈曰：“生者既谳，地下之冤云何！”是时，置三司治财，扩上书曰：“大定间，曹望之为户部，财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职掌，皆户部旧式，其官乃户部之旧官，其吏亦户部之旧吏，何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罢。张炜职办西北路粮草者数年，失亡多，尚书省奏扩考按，会炜亦举王谦自代，王谦发其奸蠹，扩按之无所假借。炜旧与扩厚，使人诿扩曰：“君不念同舍邪？”扩曰：“既奉诏，安得顾故人哉！”

大安中，同知横海军节度事，签河东北路按察事。贞祐二年，上书陈河东守御策，大概谓：“分军守隘，兵散而不成军。聚之隘内，军合则势重。馈饷一途，以逸待劳，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军校猥众，分例过优，万户一员，其费可给兵士三十人。本路三从宜，万户二

百余员，十羊九牧，类例可知。乞以千人为一军，择望重者一人万户，两猛安、四谋克足以教阅约束矣，岂不简易而省费哉。”又曰：“按察兼转运，本欲假纠劾之权，以检括钱谷。迩来军兴，粮道军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岚三军皆其州府长官，如令通掌资储，则弊立革，按察之职举矣。”又曰：“数免租税，科籴益繁，民不为恩，徒增廪给，教练无法，军不足用。”书奏，不见省。

迁汴后，召为户部侍郎，迁南京路转运使。太府监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扩诘问。扩奏曰：“官无羊，皆取于民，今民心未安，宜崇节俭。廷议肥瘠纷纷，非所以示圣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阅尚食物，谓扩曰：“圣主焦劳万机，赖膳羞以安养，臣子宜尽心。”扩曰：“此自食监事，何劳宰相！”高琪默然，衔之。有司夺市人衣，以给往戍潼关军士，京师大扰。扩白宰相，请三日造之。高琪怒不从。潼关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扩行六部事，规办潼关刍粮。偕户部员外郎张好礼往商、虢，过中牟，不可进。高琪奏扩畏避，下吏论死。宣宗薄其责，削两阶，杖七十，张好礼削三阶，杖六十。降为遥授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办秦、巩军食。逾月，权陕西东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致仕。兴定三年，卒，谥刚毅。扩博学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于时云。

移剌福僧，东北路乌连苦河猛安人。以廕补吏部令史，转枢密院，调滕州军事判官，历甄官署直长、豳王府司马、顺义军节度副使。部内世袭猛安木吞掠民妇女，藏之窟室，人颇闻之，无敢发其罪者。福僧请于节度使，愿自效，既迹得其所在，率众入索之，得妇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横海军，转同知开远军节度事，签北京、临潢按察事，兴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边军官私役军人，边防不治，及扰动等事，按察司专一体究，各路宣差提控严勒禁治。”诏尚书省行之。

大安初，改沃州，同知兴中府事。福僧督民缮治城郭，浚濠为御守备，百姓颇怨。顷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战其北，使备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备乃解去。寻改广宁。崇庆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邻郡，大兵薄城，其子铜和尚率家奴拒战，广宁赖之以完。福僧还，悉放奴为良，终不言子之功，识者多之。未几，充辽东宣抚副使。岁大饥，福僧出沿海仓粟，先赈其民，而后奏之，优诏奖谕。至宁元年，除巩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难，福僧称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泽王，百官皆贺，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摭而罪之。诏除福僧寿州防御使。贞祐三年，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是岁按察司罢，仍充转运使。久之，致仕。

兴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贤门，召致仕官，兵部尚书完颜蒲剌都、户部尚书萧贡、刑部尚书仆散伟、工部尚书奥屯扎里吉、翰林学士完颜孛迭、转运使福僧、河东北路转运使赵重福、沁南军节度使猪奋、镇南军节度使石抹仲温、泰定军节度使李元辅、中卫尉完颜奴婢、原州刺史纥石烈孛吉赐食，访问时政得失。福僧乃上书曰："为今之计，惟先招徕瓯人。选择瓯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刍粮调度，仰给河南，赋役频繁，民力疲弊。宜开宋人讲和之端，抚定河朔，养兵蓄锐，策之上也。"又曰："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若宋人资以粮饷，假以官爵，为患愈大。当选才干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赏谕使复业。募其壮悍为兵，亦致胜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军中设监战官，论议之间，动相矛盾，不惩其失，反以为法。若辈平居，皆选材勇自卫，一旦有急，驱疲懦出战，宁不败事？罢之为便。"书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赞曰：宣宗急于求贤，而使小人间之；悦于直言，而使邪说乱之。贞祐、兴定之间，岂无其人哉。虽故直言蔽于所惑，群才诎于见忌耳。自纳坦谋嘉以下，可考见焉。

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科，调蒲州司候，察廉，迁一官，除校书郎兼太子司经。三迁礼部员外郎。迁翰林待制，权户部侍郎，佐参知政事胥持国治决河，以劳进一阶。除河平军节度使，兼都水监，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鸡爪、孙家港，复开东明、南阳冈、马蹄、孙村诸河。忠孝常曰："河之为患，不免劳民。复垒石为岸十余里，民不胜其病矣。"改沁南军，坐前在卫州勾集妨农军借民钱不令偿，由是贫富不相假贷，军民不相安，降宁海州刺史。改滑州，历同知南京留守，迁定国军节度使，复为沁南军。入为太子少傅兼礼部尚书。

贞祐初，议降卫绍王，忠孝与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议，语在思忠传。顷之，拜参知政事。中都围急，粮运道绝，诏忠孝搜括民间积粟，存两月食用，悉令输官，酬以银钞或僧道戒牒。是时，知大兴府事胥鼎计画军食，奏许人纳粟买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两输，欲为己功。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疏论之曰："民食止存两月，而又夺之，使当绝食，不独归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与忠孝同审取焉。谓忠孝曰："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民便可也。"顷之，行信复奏曰："参政奥屯忠孝平生矫伪不近人情，急于功名，诡异要誉，惨刻害物，忍而不恤。勾当河防，河朔居民不胜其病。

军负民钱，抑不令偿。东海欲用胡沙虎，举朝皆曰不可，忠孝独力荐。及胡沙虎作难，忠孝自谓有功。诏议东海爵号，忠孝请籍没其子孙，及论特末也则云不当籍没，其偏党不公如此。无事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与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当以礼进退大臣，卿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语右司郎中把胡鲁，把胡鲁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埙然不听。顷之，罢为太子太保，出知济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寻薨，年七十，谥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懒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文德、漷阴主簿，国子助教，应奉翰林文字，太学博士，累迁涿州刺史，吏部郎中，迁潞王傅。被诏与翰林侍读学士张行简讨论武成王庙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见武成王庙配享诸将，不以世代为先。后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吴起、乐毅上。圣朝太祖以二千之众，破百万之师，太宗克宋，成此帝业，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娄室、谷神与前代之将，各以功德间列可也。”思忠论多矫饰，不尽录，录其颇有理者云。迁大理卿，兼左司谏，同修国史。

泰和六年，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诏以备御攻守之法，集百官议于尚书省。廷臣尚多异议，思忠曰：“宋人攻围城邑，动至数千，不得为小寇。但当选择贤将，宜攻宜守，临时制变，无不可者。”上以为然。顷之，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左谏议大夫，大理卿、同修国史如故。再阅月，兼知审官院正职，外兼四职自思忠始。宋人请和。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丁母忧，起复侍讲学士，兼谏议、修史、知审官院，转侍读，兼兵部侍郎。

贞祐初，胡沙虎请废卫绍王为庶人，思忠与奥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从。顷之，迁太子太保兼侍读、修国史。二年春，享于太庙，思忠摄太尉，醉殴礼直官，御史台劾奏，降秘书监兼同修国史。顷之，迁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卒。

纥石烈胡失门，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中都路支度判官，调河北东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学士、大理卿、右谏议大夫。兴定二年，伐宋，充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参议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仆散安贞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安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诏约，胡失门不矫正，特诏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迁吏部尚书。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农。二年，薨，宣宗辍朝，

百官致奠。

完颜宇，本名讹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调河东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辽州军州事，召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转运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府监丞，改吏部员外郎。大安初，除知登闻检院，累迁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贞祐初，议卫绍王事，语在《卫绍王纪》。

中都围急，诏于东华门置招贤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闾阎细民，往往炫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为大言，以诸葛亮为不知兵，宇荐于朝。诏署行军都统，募市井无赖为兵，教阅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其阵法大书“古今相对”四字于旗上，作黄布袍、缁巾、镳牌各三十六事，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以怖敌而走之，大率皆诞妄。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贾耐兒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制运粮车千两。是时材木甚艰，所费浩大，观者皆窃笑之。草泽李栋在卫绍王时尝事司天监李天惠，依附天文，假托占卜，趋走贵臣，俱为司天官。栋尝密奏白气贯紫微，主京师兵乱，幸不贯彻，得不成祸。既而高琪杀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

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司天之官，占见天象，据经陈奏，使人主饬已修政，转祸为福。如有天象，乞令诸监官公同陈奏，所见或异，则各以状闻，不宜偏听也。”上召行信与宇面计守信事，复与近侍就决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为然。

顷之，宇迁礼部侍郎，改东京副留守、陇州防御使，迁安化军节度使，兼山东路统军副使。兴定元年四月，诏宇以本官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和辑苗道润、移剌铁哥军事，语在道润传。十二月，密州破，宇为乱军所杀。

斡勒合打，盖州本得山猛安人。以廕补官，充亲军，调山阴尉。县当兵冲，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阵。贞祐初，以功迁本县令。县升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废，诏徙其民于太和岭南。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领其众。俄以本官遥授彰国军节度使，权河东北路宣抚副使，督粮饷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与宣抚使完颜伯嘉争辨。合打恐伯嘉奏闻，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台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迁。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数月，召为劝农使。久之，为金安军节度使。兴定元年，复为劝农使，历知河间府，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

府事，驻兵蔡、息间。权同签枢密院事，守河清，改知归德府事。合打屡守边要，无他将略，虽未尝败北，亦无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东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护卫十人长，调同知秦州防御使事、武卫军钤辖，以忧去官。起复武器署令。从军，兵溃被执。贞祐二年，与降兵万余人俱脱归。迁隆安府治中，赐银百两，重币六端，遥授信州刺史。有功，迁蒲与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进三阶，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再阅月，就拜尚书右丞。移剌都与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争权，及卖隆安战马，擅造银牌，睚眦杀人，已而矫称宣召，弃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释不问。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帅左监军，权左副元帅，充陕西行省参议官。无何，兼陕西路统军使。兴定二年四月，改签枢密院事，权右副元帅，行枢密院于邓州。御史台奏移剌都在军中，买沙覆道，盗用官银，矫制收禁书，指斥銮舆，使亲军守门，护卫押宿，拟前后卫仗，婢妾效内人妆饰等数事。诏吏部尚书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诛。

赞曰：读《金史》，至张行信论奥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与有为也如此！夫进退宰执，岂无其道也哉！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岂礼邪？是故奥屯忠孝、蒲察思忠之党比，纥石烈胡失门之疲众，完颜宇之轻信误国，斡勒合打之诋讼上官，于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岂小惩大诫之道哉！

列传第四十三列传第四十三

○程寀任熊祥孔璠子拯范拱张用直刘枢王翛杨伯雄兄伯渊萧贡温迪罕缔达张翰任天宠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辽广德军节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号其家为“程一举”。冀次子四穆，辽崇义军节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笃学，中进士甲科，累迁殿中丞。天辅七年，太祖入燕，授尚书都官员外郎、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为史馆修撰，以从军有劳，加少府少监。熙宗时，历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点检司，古殿岩环卫之任，所以肃禁御，尊天子、备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窃惟古天子出入警跸，清道而行。至于楚畋云梦，汉猎长杨，皆大陈兵卫，以备非常。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奈何独与数骑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卫，甚非肃禁御之意也。臣愿陛下熟计之。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标帜，为出入之驰道。不然，后恐贻宗朝社稷之忧。”

又曰：“臣伏读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谥号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间亦加至十六字，亡辽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十字。臣窃谓人臣以归美报上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为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开基，八年之间，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无前，止谥‘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将来？臣愿诏有司定议谥号，庶几上慰祖宗在天之灵，使耿光丕烈，传于无穷。”

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无非事者。或省察风俗，或审理冤狱，或问民疾苦，以布宣德泽，皆巡狩之名也。国家肇兴，诚恐郡国新民，逐末弃本，习旧染之污，奢侈诈伪，或有不明之狱，僭滥之刑，或力役无时，四民失业。今銮辂省方，将宪古行事，臣愿天心洞照，委之长贰，厘正风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国，问民无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汉昭帝问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则和气通，天下丕平可坐

而待也。”

又曰：“臣闻，善医者不视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虽无事，不足矜也，纲纪而已矣。尚书省，天子喉舌之官，纲纪在焉。臣愿诏尚书省，戒励百官，各扬其职，以立纲纪。如吏部天官以进贤退不肖为任，诚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则纲纪理而民受其赐，前代兴替，未始不由此者。”

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喾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嫔御有数。选求淑媛以充后宫，帝王之制也。然女无美恶，入宫见妒，陛下欲广嗣续，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见本朝富有四海，礼乐制度，莫不一新。宫禁之制，尚未严密，胥吏健卒之辈，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无别。虽有阑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严禁卫、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

疏奏，上嘉纳之，于是始命有司议增上太祖尊谥。皇统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讲学士为横海军节度使，移彰德军节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刚直耿介，不谄奉权贵以希苟进，有古君子之风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为后唐宰相。圜孙睿，随石晋北迁，遂为燕人。熊祥登辽天庆八年进士第，为枢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当丞。宋法，新附官不厘务，熊祥言于郡守杨晳曰：“既不与事，请止给半俸以养亲。”晳虽不许，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归朝，复为枢密院令史。时西京留守高庆裔摄院事，无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尝阿意事之。其后杜充、刘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异论，熊祥为折衷之。历深、磁州刺史，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为山东东路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是时，诏徐文、张弘信讨东海县，弘信逗遛，称疾不进，决杖二百。熊祥被诏为会试主文，以“事不避难臣之职”为赋题。及御试，熊祥复以“赏罚之令信如四时”为赋题，海陵大喜，以为翰林侍读学士。大定初，起为太子少师。时契丹贼窝斡窃号，北鄙用兵未息，上以为忧，诏公卿百官议所以招伐之宜。众皆异议，熊祥徐进曰：“陛下以劳民为忧，用兵为重，莫若以恩信招怀之。”上问：“孰可使者？”对曰：“臣虽老，凭国威灵，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无烦为此。”七年，复致仕。熊祥事母以孝闻，母没时，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称之。卒于

家。

孔璠，字文老，至圣文宣王四十九代孙，故宋朝奉郎袭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齐阜昌三年补迪功郎，袭封衍圣公，主管祀事。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加璠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祀事。是时，熙宗颇读《论语》、《尚书》、《春秋左氏传》及诸史、《通历》、《唐律》，乙夜乃罢。皇统元年三月戊午，上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顾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万世高仰如此。"皇统三年，璠卒。子拯袭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济。天德二年，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总袭封，加文林郎。

总字元会。大定二十年，召总至京师，欲与之官。尚书省奏："总主先圣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阙。"上曰："然。"乃授曲阜县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袭封，加文林郎。

元措字梦得。三年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六学生员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诏元措兼曲阜县令，仍世袭。元措历事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

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学士党怀英荐其年德俱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召至京师，特赐王泽榜及第，除将仕郎、小学教授，以主簿半俸致仕。

范拱，字清叔，济南人。九岁能属文，深于《易》学。宋末登进士第，调广济军曹，权邦彦辟为书记，摄学事。刘豫镇东平，拱撰谒庙文，豫奇之，深加赏识。拱献《六箴》。

齐国建，累擢中书舍人。上《初政录》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将》，三曰《简礼》，四曰《纳谏》，五曰《远图》，六曰《治乱》，七曰《举贤》，八曰《守令》，九曰《延问》，十曰《畏慎》，十一曰《节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将》，十五曰《御军》。豫纳其说而不能尽用也。久之，权尚书右丞，进左丞，兼门下侍郎。

豫以什一税民，名为古法，其实裒敛，而刑法严急，吏夤缘为暴。民久罹兵革，益穷困，陷罪者众，境内苦之。右丞相张孝纯及拱兄侍郎巽，极言其弊，请仍因履亩之法，豫不从。巽坐贬官，自是无复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则为党兄，不言则百姓困弊。吾执政也，宁为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为"国家惩亡宋重敛弊，什一税民，本务优恤，官吏奉行太急，驱民犯禁，非长久计也"。豫虽未即从，而亦不加谴。拱令刑部条上诸路以税抵罪者凡千余人，豫见其多，乃更为五等税法，民犹以为重也。

齐废，梁王宗弼领行台省事，拱为官属。宗弼访求百姓利病，拱以减税为请，宗弼从之，减旧三分之一，民始苏息。拱慎许可，而推毂士，李南、张辅、刘长言皆拱荐也。长言自汝州郏城酒监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进，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统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议大夫致仕。斋居读书，罕对妻子。

世宗在济南闻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阙，除太常卿。议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拱尝言："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可谓能守法矣。"故其议论确然不可移夺。九年，复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张用直，临潢人。少以学行称。辽王宗干闻之，延置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赐进士及第，除礼部郎中。皇统四年，为宣徽判官，历横海军节度副使，改宁州刺史。海陵即位，召为签书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尝谓用直曰："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为贺宋国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护其丧，官给道途费。丧至，亲临奠，赐钱千万。其养子始七岁，特授武义将军。

刘枢，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从军，屯河间。同辈皆骑射，独枢刻意经史。登天眷二年进士，调唐山主簿。改飞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贪污无所顾忌，属邑皆厌苦之，枢一无所应，乃摭以他事系狱，将致之死。郡人有怜枢者，导枢脱走，诉于朝。会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废，独枢治状入优等，躐迁奉直大夫。张浩营建燕京宫室，选枢分治工役。迁尚书刑部员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单阿里出虎反状，旬日狱

具。转工部郎中，进本部侍郎。正隆末，从军还自江上。大定初，与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员外郎王全俱出补外，枢为南京路转运使事。初，世宗欲复用枢等，御史台奏："枢等在正隆时皆以巧进，败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枢等颇干济，犹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过，必加升擢。不然，则斥汝等矣。"是时，阿勒根彦忠为南京都转运使，不闲吏事，故用枢以佐之。迁山东路转运使，改中都路转运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统二年进士第，由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迁刑部员外郎。坐请嘱故人奸罪，杖四十，降授泰定军节度副使。四迁大兴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谓宰臣曰："王翛前为外官，闻有刚直名。今闻专务出罪为阴德，事多非理从轻。又巧幸偷安，若果刚直，则当忘身以为国，履正以无偏，何必卖法以徼福耶？"寻命赈济密云等三十六县猛安人户，冒请粟三万余石，为尚书省奏夺官一阶，出为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观之，凡事不肯尽力，直一老奸耳。"二十四年，迁辽东路转运使。岁余，改显德军节度使。以前任转运使拽辱仓使王祺致死，追两官解职，敕杖七十，降授郑州防御使。

章宗即位，擢同知大兴府事。审录官奏，翛前任显德洁廉刚直，军吏敛迹，无讼狱。迁礼部尚书，兼大理卿。使宋还，会改葬太师广平郡王徒单贞。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剑、鼓吹、羽葆等仪卫。宰臣以贞与弑熙宗诛死，意难之。于是诏下礼官议。翛言："晋葬丞相王导，给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唐以来，大驾卤簿有班剑，其王公以下卤簿并无班剑，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国朝葬大臣亦无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剑、羽葆，怒曰："典故所无，固可从，然用之亦不过礼。"一日，诏翛及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张暐诣殿门，谕之曰："朝廷之事，汝谏官、礼官即当辩析。且小民言可采，朕尚从之，况卿等乎？自今议事，毋但附合尚书省。"

明昌二年，改知大兴府事。时僧徒多游贵戚门，翛恶之，乃禁僧午后不得出寺。尝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请，翛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后坐故出人罪，复削官解职。明年，特授定海军节度使。谕旨曰："卿赋性太刚，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颇有执持，故特起于罪谪之中，授以见职。且彼岁歉民饥，盗贼多，须用旧人镇抚，庶得安治。勉昼乃心，以图后效。"未几，表乞致仕。上曰："翛能干者，得力为多。"不许。复申请，从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

翛性刚严，临事果决，吏民惮其威，虽豪右不敢犯。承安间，知大兴府事阙，诏谕宰臣曰："可选极有风力如王翛辈者用之。"其为上所知如此。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彦稠，后唐清泰中为定州兵马使。后随晋主北迁，遂居临潢。父丘行，太子左卫率府率。

伯雄登皇统二年进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来省视，海陵见之，深加器重。久之，调韩州军事判官。有二盗诈称贾贩，逆旅主人见欺，至州署陈诉，实欲劫取伯雄。伯雄心觉其诈，执而诘之，并获其党十余人，一郡骇服。迁应奉翰林文字。是时，海陵执政，自以旧知伯雄，属之使时时至其第，伯雄诺之而不往也。他日海陵怪问之，对曰："君子受知于人当以礼进，附丽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

海陵篡立，数月，迁右补阙，改修起居注。海陵锐于求治，讲论每至夜分。尝问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贵？"对曰："贵静。"海陵默然。明日，复谓曰："我迁诸部猛安分屯边戍，前夕之对，岂指是为非静邪？"对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维，长策也。所谓静者，乃不扰之耳。"乙夜，复问鬼神事。伯雄进曰："汉文帝召见贾生，夜半前席，不问百姓而问鬼神，后世颇讥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计，鬼神之事，未之学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释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书，记人死复生，或问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历，白日所为，暮夜书之，不可书者是不可为也。"海陵为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云楼纳凉，命伯雄赋诗，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郁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语不忘规戒，为人臣当如是矣。"再迁兵部员外郎。丁父忧，起复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直学士，再迁右谏议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与同直者窃议被责，语在《海陵诸子传》。海陵议征江南，伯雄奏："晋武平吴，皆命将帅，何劳亲总戎律？"不听。乃落起居注，不复召见。大定初，除大兴少尹，丁母忧。显宗为皇太子，迁东宫官属，张浩荐伯雄，起复少詹事，兄子蟠为左赞善，言听谏从，时论荣之。集古太子贤不肖为书，号《瑶山往鉴》，进之。及进《羽猎》、《保成》等箴，皆见嘉纳。复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会太子詹事阙，宰相复举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东宫亦须辅导。"遂以太子詹事兼谏议。

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伯雄率众谏官入谏。上曰："朕

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凉陉，徼巡果有疏虞。上思伯雄之言，及还，迁礼部尚书，谓近臣曰：“群臣有干局者众矣，如伯雄忠实，皆莫及也。”上谓伯雄曰：“龙逢、比干皆以忠谏而死，使遇明君，岂有是哉！”伯雄对曰：“魏徵愿为良臣，正谓遇明君耳。”因顾谓宰相曰：“《书》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朕与卿等共治天下，事有可否，即当面陈。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扬名之时，偷安自便，徼幸一时，如后世何？”群臣皆称万岁。

十二年，改沁南军节度使，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问：“谁可代卿者？”琚对曰：“伯雄可。”时论以琚举得其人。复权詹事，伯雄知无不言，匡救弘多。后宫僚有诡随者，人必称杨詹事以愧之。除定武军节度使，改平阳尹。先是，张浩治平阳，有惠政，及伯雄为尹，百姓称之，曰：“前有张，后有杨。”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谥庄献。弟伯杰、伯仁，族兄伯渊。

伯渊字宗之。父丘文，辽中书舍人。伯渊早孤，事母以孝闻，疏财好施，喜收古书。天会初，以名家子补尚书省令史。十四年，赐进士第，历吏、礼二部主事、御前承应文字，秩满，除同知永定军节度使事。召为司计郎中。知平定军，用廉，迁平州路转运使。知泰安军，有惠政，百姓刻石纪其事。四迁山东东路转运使。正隆末，群盗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独济南赖伯渊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镇戎州判官，泾阳令，泾州观察判官。补尚书省令史。旧例，试补两月，乃补用。贡至数日，执政以为能，即用之。擢监察御史。提刑司奏泾州有美政，迁北京转运副使。亲老，归养。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荐其文学，除翰林修撰。上书论：“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识、操履，巧于案牍，不涉吏议者为工。用人不务因才授官，惟泥资叙。名器不务慎与，人多侥幸。守令不务才实，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浇俗，核功能以理职业，慎名器以抑侥幸，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后政化可行，百事可举矣。”诏词臣作《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贡为第一，赐重币四端。贡论时政五弊，言路四难，词意切至，改治书侍御史。丁父忧，起复，改右司员外郎，寻转郎中，迁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改刑部侍郎，历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使，三迁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大安末，改彰德军节度事。坐兵兴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远军节度使。未几，改静难军节度使，历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坐乏军储，诏释不问。兴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谥文简。贡好学，读书至老不倦，有注《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该习经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国史院编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设学校，使讹离剌等教之。其后学者渐盛，转习经史，故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缔达最号精深。大定十二年，诏缔达所教生员习作诗、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愿从学者听。十三年，设女直进士科。是岁，徒单镒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缔达迁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累迁秘书丞。十九年，改左赞善，以母老求养。显宗使内直丞六斤谓缔达曰："赞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谓孤曰：'朕得一出伦之才，学问该贯，当令辅汝德义。'既数日，赞善除此官。自谓亲炙德义，不胜其喜。未可去也，勿难于怀。"久之，转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赠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成。

子二十，章宗即位，以为符宝典书，累官左谏议大夫。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边备未撤，征调不休，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宜敕有司务从简易。兵兴以来，忠臣烈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湮没无闻者甚众，乞遣史官一员，广为采访，以议褒嘉。"兴定元年，迁武胜军节度使，改吏部尚书，知开封府。坐纵军人家属出城，当杖，诏解职。四年，复知开封府，复坐以事嘱警巡使完颜金僧奴，降为郑州防御使。未几，复为知开封府事。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隰州军事判官。有诬昆弟三人为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状，白于州释之。历东胜、义丰、会川令，补尚书省令史，除户部主事，迁监察御史。丁母忧，服阕，调山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边，翰充左右司郎中，论议不相协。处置乖方，翰屡争之不见省。承裕就逮，卫绍王知翰尝有言，召见抚慰之。改知登闻鼓院，兼前职，迁侍御史。贞祐初，为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调度方殷，改户部侍郎。宣宗迁汴，翰规措扈从粮草至真定，上书言五事："一曰强本。谓当裒兵徒、徙豪民，以实南京。二曰足用。谓当按蔡、汴旧渠以通漕运。三曰防乱。谓当就集义军假之官印，使相统摄，以安反侧。四曰省事。谓县邑不能自立者宜稍并之，既以省官，且易於备盗。五曰推恩。谓当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称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剧才，所至辄办。迁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俄改户部尚书。是时，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经度区处，皆有条理。是岁卒，谥达义。

任天宠，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进士，调考城主簿，再

迁威戎县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有兄弟讼田者，天宠谕以理义，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调泰定军节度判官。丁父忧，服阕，调崇义军节度判官。补尚书省令史、右三部检法司正，迁监察御史。改右司都事，迁员外郎。改左司谏，转左司郎中，迁国子祭酒。贞祐初，转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转运使。时京师戒严，粮运艰阻，天宠悉力营办，曲尽劳瘁，出家赀以济饥者，全活甚众。监察御史高夔、刘元规举天宠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干，可安集百姓。迁户部尚书。三年，中都不守，天宠继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谥纯肃。

赞曰：程寀、任熊祥，辽之进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齐，太祖皆见礼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张用直，海陵父子并列旧学。刘枢之练达，王翛之强敏于事，杨伯雄之善讽谏、工辞藻，萧贡、温迪罕缔达之文艺适时，之数人者迭用于正隆、大定、明昌之间。张翰、任天宠之经理调度，宣宗南迁，犹赖其用焉。金源氏百余年所以培植人才而获其效者，于斯可概见矣。

列传第四十四列传第四十四

○张暐张行简贾益谦刘炳术虎高琪塔不也

张暐，字明仲，莒州日照县人。博学该通。登正隆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课增羡，迁昌乐令。改永清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国子助教。丁父忧，服除，调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为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学。章宗册为皇太孙，复为左赞善，转左谕德，兼太常丞，充宋国报谕使。至盱眙，宋人请赴宴，暐曰："大行在殡，未可。"及受赐，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礼。使还，迁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礼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迁右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单克宁薨，章宗欲亲为烧饭，是时，孝懿皇后梓宫在殡，暐奏："仰惟圣慈，追念勋臣，恩礼隆厚，孰不感劝。太祖时享，尚且权停，若为大臣烧饭，礼有未安。今已降恩旨，圣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从典礼，则两全矣。"章宗从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罢，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无虑数十百条。提刑之设，政之大者，若为浮议所摇，则内外无所取信。唐开元中，或请选择守令，停采访使，姚崇奏'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然则提刑之任，诚不可罢，择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国家之长策也。"因举汉刺史六条以奏。上曰："卿言与朕意合。"

拜礼部尚书。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还奏，有诏复讯，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百官举阅实镐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亏损国法。"上因谓宰臣曰："镐王视永蹈为轻。"马琪曰："人臣无将。"由是永中之狱决矣。霍王从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养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问从彝丧服。暐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礼也。从彝近亲，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既葬止用素服终制，朝会从吉。"上从其奏。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问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给，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礼未举，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宁，致斋之际，有不测奏报何如？"对曰："岂可逆度而妨大礼。今河平岁丰，正其时也。"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上

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毁除、不崇奉，是为得中矣。"是岁，郊见上帝焉。

顷之，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上曰："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为御史大夫，恳辞，不许。明年，坐奏事不实，夺一官，解职。起为安武军节度使。致仕，例给半俸，久之，暐不复请，遂止。

暐自妻卒后不复娶，亦无姬侍，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至夜分乃罢，以为常。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丁母忧，归葬益都，杜门读书，人莫见其面。服除，复任。章宗即位，转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摄太常博士。夏国遣使陈慰，欲致祭大行灵殿。行简曰："彼陈慰非专祭，不可。"廷议遣使横赐高丽，"比遣使报哀，彼以细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问还报，横赐未晚"。徒单克宁韪其言，深器重之。转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学士院更定历名，行简奏乞复校测验，俟将来月食无差，然后赐名。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复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即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不会考验古今所记，比登事迹，辄以上进，不可用。道用当徒一年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

群臣屡请上尊号，章宗不从，将下诏以示四方，行简奏曰："往年饥民弃子，或丐以与人，其后诏书官为收赎，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识认，官亦断与之。自此以后，饥岁流离道路，人不肯收养，肆为捐瘠，饿死沟中。伏见近代御灾诏书，皆曰'以后不得复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诏书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

行简言："唐制，仆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国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书省宰执上日，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答

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谓身坐举手答揖，近于坐受也。宰执受贺，其礼乃重于皇太子，巩于义未安。别嫌明微，礼之大节，伏请宰执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宰执起立，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论之是矣。”行简对曰：“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廷不从，辄改以奏。”下尚书省议，遂用之。宰执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贺，起立答拜，自此始。

行简转对，因论典故之学，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积资乃迁博士。又曰：“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承安五年，迁侍讲学士，同修史、提点司天如故。

泰和二年，为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卿过界勿饮酒，每事听于行简。”谓行简曰：“宋人行礼，好事末节，苟有非是，皆须正之，旧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复曰：“颇闻前奉使者过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礼。卿自戒舟人，且语宋使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丁宁谕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诏曰：“每奏事之际，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

五年，群臣复请上尊号，上不许，诏行简作批答，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对曰：“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不若祖禹之词深至，以谓臣子生谥君父，颇似惨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尝受也。”行简乞不拘对偶，引祖禹以微见其意。从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体。

改顺天军节度使。上谓行简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伪，卒难臆度，如何治之则可？”对曰：“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察之，钤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镇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上曰：“在任半岁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简到保州，上书曰：“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复告水占沙碱者三分之二，若悉从之，何时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按察司复同，然后改拨。若沙碱瘠薄，当准已拨为定。”制曰：“可。”

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

历》，诏行简校之。七年，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扎赐行简曰："朕念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贻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复前爵，备礼改葬，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闻。"又曰："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楚王英、唐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故事为奏，并进诏草，遂施行焉。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转太子太傅，上书论议和事，其略曰："东海郡候尝遣约和，较计细故，迁延不决。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如辽、宋相为敌国，岁奉币帛，或二三年以继。选忠实辨捷之人，往与议之，庶几有成，可以纾患。"是时，百官议者，虽有异同，大概以和亲为主焉。庄献太子葬后，不置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行简，兼职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械，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行简上书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安有所谓如法军器。今绳以军期，补弊修坏，以求应命而已，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择其佳者买之，不足则令职输所买之价，庶不扰而事可办。"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皆曰："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职官久享爵禄，军兴以来，曾无寸补，况事已行而复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议也，丁忧致仕官竟得免。是岁，卒，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端悫慎密，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礼部，典贡举终身，缙绅以为荣。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人无间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佩、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

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於家庭，讲於朝廷，施用於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谦，避哀宗讳改焉。大定十年词赋进士，历仕州郡，以能称。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

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若武库署直长移刺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在职才五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复犯之。”

五年，为右谏议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宜据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见乎？”守谦对曰：“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纳焉。是年夏，上将幸景明宫清暑，守谦连上疏，极谏之。上御后阁，召守谦入对，称旨。进兼尚书吏部侍郎。时镐王以疑忌下狱，上怒甚，朝臣无敢言者。守谦上章论其不可，言极恳切。上谕之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此何等语，固当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故免。”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解职，削官二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为山东路按察使，转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为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复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书。九月，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见于香阁，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寻出知济南府，移镇河中。大安末，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河东南路安抚使，俄知彰德府。

三年，召为尚书省右丞。会宣宗始迁汴梁，益谦乃建言：“汴之形势，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是时，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侍御史刘无规上言：“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问宰臣。丞相端、平章尽忠以为便。益谦曰：“侨户应役，甚非计也。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矣。今旅寓仓皇之际，无以为生，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忆，必骚动不能安居矣。岂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赏，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规章示之。三年八月，进拜尚书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

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修一人就郑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贤卿、颐卿、翔卿，皆以门资入仕。

赞曰：贾益谦于卫绍王，可谓尽事君之义矣。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綍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传》曰："不有废者，其何以兴！"

刘炳，葛城人。每读书，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辄叹息景慕。贞祐三年，中进士第，即日上书条便宜十事：

其一曰，任诸王以镇社稷。臣观往岁，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宝之末，洛阳、潼关相次失守，皇舆夜出，向非太子回趋灵武，率先诸将，则西行之士当终老於剑南矣。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前死不避。折冲厌难，无大于此。夫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

二曰，结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艰危之后，易于为惠，因其欲安而慰抚之，则忠诚亲上之心，当益加于前日。臣愿宽其赋役，信其号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时遣重臣按行郡县，延见耆老，问其疾苦，选廉正，黜贪残，拯贫穷，恤孤独，劳来还定，则效忠徇义，无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乱，惟陛下留神。

三曰，广收人材以备国用。备岁寒者必求貂狐，适长途者必畜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为民望

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励风俗，缓急可以备驱策。昭示新恩，易民观听，阴系天下之心也。

四曰，选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所恃以为治，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自今非才器过人，政迹卓异者，不可使在此职。亲勋故旧，虽望隆资高，不可使为长吏。则贤者喜於殊用，益尽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

五曰，褒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后，有司略不加省，弃职者顾以恩贷，死事者反不见录，天下何所慕惮，而不为自安之计邪？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临难可以苟免，甚非国家之利也。

六曰，务农力本以广蓄积。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当今之急务也。

七曰，崇节俭以省财用。今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无先于此者。

八曰，去冗食以助军费。兵革之后，人物凋丧者十四五，郡县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审权救弊之道。

九曰，修军政以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可不慎哉。

十曰，修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北地不守，是无河朔矣，黄河岂足恃哉。

书奏，宣宗异焉。复试之曰："河北城邑，何术可保？兵民杂居，何道可和？钞法如何而通？物价如何而平？"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敛散相权则钞法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宣宗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

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

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阜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颭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颭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

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兒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议。”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飐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兰出，复戒曰：“慎无泄也。”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不报。御史台言：“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

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飑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飑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飑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徕中都飑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

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飑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

列传第四十五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

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

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於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

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

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

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馀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

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

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兒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

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兒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

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

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

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褆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列传第四十六列传第四十六

○胥鼎侯摯把胡鲁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藩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

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

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

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

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阎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

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兒、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兒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兒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挚对曰："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

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恆、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

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籓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

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列传第四十七列传第四十七

○完颜素兰陈规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颋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剌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

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瓞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瓞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阖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

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藩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

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

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

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

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

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

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恆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於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由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诏付尚书省，略施行焉。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兒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

古以朝廷欲举兵伐宋，上疏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屡败，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帅府遣人议之，自是太平几三十年。泰和中，韩侂胄妄开边衅，章宗遣驸马仆撒揆讨之。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因之继好，振旅而还。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犹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庙，书之史册，为万世美谈，今其可不务乎？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借令时获小捷，亦不足多贺。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知，则大兵闻之，亦将敛迹，以吾无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不法，古以词理繁杂，辄为删定，颇有脱漏，梭失以闻，削官一阶，解职，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书省奏谏官阙员，因以古为请，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趋召之。”复拜左补阙。八月，削官四阶，解职。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于丹以避兵锋，州民重迁，遮道控诉，百家奴谕以天子恐伤百姓之意，且令召晋安兵将护老幼以行。众意兵至则必见强也，乃噪入州署，索百家奴杀之。胡撒合畏祸，矫徇众情，与之会饮歌乐尽日，众肩舁导拥，欢呼拜谢而去。既还，诏古与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鞫之，谕旨曰：“百家奴

之死，皆胡撒合所卖也，其阅实以闻。”奥屯胡撒合既下狱，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颇宽纵之。胡撒合自缢死，有司以故出论罪，遂有是罚。

哀宗初即位，召为补阙，俄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未几，致仕，居伊阳，郡守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及溯流而上，老稚争为挽舟，数十里不绝，其为时人爱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时论但称其直云。

天兴间，有右司谏陈岢者，遇事辄言无少隐，上尝面奖。及汴京被兵，屡上封事言得失，请战一书尤为剀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无如之何，恐君臣相对涕泣而已。”可谓切中时病，而时相赤盏合喜等沮之，策为不行，识者惜焉。岢字和之，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

赞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继述世宗为志，而其所为一切反之。大定讲和，南北称治，贞祐用兵，生民涂炭。石琚为相，君臣之间务行宽厚。高琪秉政，恶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颜素兰首攻琪恶，谓琪必乱纪纲。陈规力言刀笔吏残虐，恐坏风俗。许古请与宋和，辞极忠爱。三人所言皆切中时病，有古诤臣之风焉。宣宗知其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难矣。

列传第四十八列传第四十八

○杨云翼赵秉文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程震

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恆，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戩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夔、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

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颭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惟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

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於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

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

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而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兒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书。未几，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败则责偿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罢之，民大悦。

泰和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蜀人守散关不下，金兵杀获甚众，璧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旨相戾乎？”主帅憾之，以璧招两当溃卒，璧即日率风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其家，军士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璧以朝旨慰遣之。及还，主帅嘉其能，奏迁一官。五年，自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宗室承晖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转太学博士。至宁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宣宗南迁，璧时避兵东方，由单父渡河诣汴梁，时相奏复前职。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总领撒合问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士欲谋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于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驰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还奏之，璧责以大义，将士惭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脏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

兴定四年，以宋人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诏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从命，乃率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萧条，绝无所资，宋人坚壁不战，乃无功而归。行省奏牙吾塔故违节制，诏璧佩金符鞫之。璧驰入牙吾塔军，夺其金符，易以他帅摄。牙吾塔入狱，兵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璧怒责牙吾塔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还奏，狱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请死，璧曰："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拟以闻，时议壮之。

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奸赃，伯嘉与令有违，付令有司，释簿不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职。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南渡，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脣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疋，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皆以为倨。其友商衡每为辩之，且周恤焉。后从李之纯游，遂知名。登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狱，几死。后改东平，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以下皆摩抚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用宰相侯挚荐，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涂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家无余赀，及待宾客甚丰腆。莅官

喜立名，初登第摄遂平县事，年少气税，击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尝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不达。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诏百官举县令，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

震为人刚直有材干，忘身徇国，不少私与。及为御史，台纲大振，以故小人侧目者众，不能久留于朝，士论惜之。

赞曰：韩玉、冯璧、李献甫、雷渊，皆金季豪杰之士也。邠、泾之变，玉募兵旬日而得万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绳之，卒不敢动。夏人援宋例以邀岁币，献甫以宋赐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语塞而和议定。渊为御史，权贵敛避，古之国士何加焉。玉以疑见冤，璧、渊疾恶太甚，议者以酷讥之，瑕岂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踪冯、雷，然亦以群小龃龉而死，直士之不容于世也久矣。吁！

列传第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伦内族讹可撒合辇强伸乌林答胡土内族思烈纥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伦，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为人刚悍，颇自用，所在与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战，每任用之。贞祐二年，累迁副提控、太原府判官，与从宜都提控、振武军节度使完颜蒲剌都议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敌因大入，几不可御。既乃交章论列，以自辨其无罪，上恶其不和，诏分统其兵。未几，迁同知太原府事。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

四年，迁河东宣抚副使，上章言宣抚使乌古论礼不肯分兵御敌，且所行多不法。诏礼罢职，石伦迁绛阳军节度使，权经略使，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大元兵围忻州，石伦率兵往援，以兵护其民入太原，所保军民甚众。兴定元年七月，改河平军节度、兼卫州管内观察使，诏谕曰："朕初谓汝勇果，为国尽力，故倚以济事。寻闻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乌古论德升亦屡尝为朕言之，然皆琐屑，乃若不救汾州，岂细事哉？有司议罪如此，汝其悉之，益当戮力，以掩前过。"是年十一月，迁镇西军节度使、兼岚州管内观察使、行元帅府事。

二年四月，石伦言："去岁北兵破太原，游兵时入岚州境，而官民将士悉力捍御，卒能保守无虞。向者河东内郡，皆驻以精甲，实以资储，视边城尤为完富，然兵一至，相继沦没。岚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协同，表里相应，遂获安帖。当大军初入，郡县仓皇，非此帅府控制，则庾、管、保德、岢岚、宁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远，乞朝廷量加旌赏，务令益尽心力，易以镇守。"诏有功者各迁官一级，仍给降空名宣敕，令枢密院遣授之。

三年二月，石伦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谓必攻平阳，平阳不守，将及潞州，其还当由龙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尝请兵欲扼其归路，朝廷不以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敌入河东时，郡县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险，后虽太原失守，而众卒不从，其意谓敌不久留，且望官军复至也。今敌居半岁，遣步骑扰诸保聚，而官军竟无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东之要郡；平阳，陕西，河南之藩篱也。若敌兵久不去，居民尽从，屯兵积粮以固基本，而复扰吾郡县未残者，则边城指日

皆下矣。北路不守，则南路为边，去陕西、河南益近，臣窃忧之，故复请兵以图战守。而枢府檄臣，并将权太原治中郭遹祖、义军李天禄等万余人，就其粮五千石，会汾州权元帅右都监抹捻胡剌复太原。臣召遹祖，欲号令其众，遹祖不从。寻得胡剌报曰：‘尝问军数于遹祖，但称天禄等言之，未尝亲阅。问粮，则曰散在数处。’盖其情本欲视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见用，以取重职，不可指为实用也。虽然，臣已遣提控石盏吾里忻等领军以往矣。但敌势颇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绝无精锐，恐不能胜。乞於河南、陕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陕西州郡近河东者给之资粮，更令南路诸军缀敌之南，以分其势，如此庶几太原可复也。”诏陕西、河东行省分粮与之，请兵之事，以方伐宋不从。

三月，石伦复上言曰：“顷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臣以太原要镇，所当必争，遣提控石盏吾里忻引官兵义兵共图收复。又以军士有功者宜速赏之，故拟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职，以是请于朝，而执政以为赏功罚罪皆须中覆。夫河东去京师甚远，移报往返不暇数十日，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以重赏诱之犹恐不为用，况有功而久不见报乎。夫众不可用则不能退敌，敌不退则太原不可复，太原不可复则平阳之势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许，不过虑其滥赏耳。借使有滥赏之弊，其与失太原之害孰重？”于是诏从其请，自太原治中及他州从七品以下职、四品以下散官，并听石伦迁调焉。

是月，石伦复言：“日者遣军潜捣敌垒，欲分石州兵五百权屯方山，剿杀土寇，且备岚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发。又召同知宁边军节度使姚里鸦鹘与之议兵，竟不听命。近领兵将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纳合万家权行六部，而辞以他故，几误军粮。约武州刺史郭宪率所领并进，宪亦不至。臣猥当方面之任，而所统官属并不禀从，乞朝廷严为惩诫，庶人知职分，易以责办。”宰臣恶之，乃奏曰：“桓端、鸦鹘已经奏改，无复可议。石伦身兼行部，不自规画，而使万家往来应给，石州无人，恐亦有失。武州边郡，正当兵冲，使宪率军离城，敌或乘之，孰与守御？万家等不从，未为过也。”上以为然，因遣谕石伦曰：“卿尝行院于归德，卫州防备之事，非不素知，乃屡以步骑为请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数免罪谴卿，尝自誓以死报国，今所为如此，岂报国之道哉！意谓河南之众必不可分，但图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必为国，尽力经画，亦足自效。万家等若必惩戒，彼中谁复可使者？姑为容忍可也。”

闰三月，石伦驻兵太原之西，俟诸道兵至进战，闻胁从人颇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敕、金银符，许便宜迁注，以招诱之。上从

其请，并给付之，仍听注五品以下官职。

六月，保德州振威军万户王章、弩军万户齐镇杀其刺史孛术鲁银术哥，仍灭其家，胁官吏军民同状白岚州帅府，言银术哥专恣惨酷，私造甲仗，将谋不轨。石伦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图之，蒲剌都乃与兵吏置酒召章等钦，擒而族诛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迁赏，仍令蒲剌都摄州事，抚安其众焉。

六月，迁金安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葭州。时鄜州元帅内族承立虑夏人入寇，遣纳合买住以兵驻葭州，石伦辄分留买住兵千八百人，令以余兵屯绥德，而后奏之。有司论罪当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为郑州同知防御使，与防御使裴满羊哥部内酤酒不偿直，皆除名。三月，上谕元帅监军内族讹可曰："石伦今以罪废，欲再起之，恐生物议，汝军前得无用之乎。此人颇善战，果可用便当遣去。古亦有白衣领职者，渠虽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围青龙堡，诏以石伦权左都监，将兵会上党公、晋阳公往援之。兵次弹平寨东三十里，敌兵梗道不得进，会青龙堡破，召还。既而复以罪免。

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无不下者，朝议以权昌武军节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伦代之。石伦初赴昌武，诏谕曰："卿先朝宿将，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职。元帅苏椿、武监军皆晓兵事，今在昌武，宜与同议，勿复不睦失计也。"时北兵已至许，石伦赴镇，几为游骑所获。数日，知两省军败，溃军踵来。有忠孝军完颜副统入城，两手皆折，血污满身，州人忧怖不知所出。石伦遣归顺军提控岚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军马粮草数目奔大元军，仍告以城池深浅。俄大兵至城下，以凤翔府韩寿孙持檄招降，言三峰败状。石伦、苏椿不诘问即斩之市中。既而武监军偏裨何魏辈开东门，内族按春开南门，夹谷太守开西门。大元军入城，擒苏椿，问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无力故降，我归国得为大官，何谓反耶！"大将怒其不屈，即杀之。石伦投廨后井中，仝周自缢州廨。武监军者初不预开门之谋，何魏辈欲保全之，故言于大将曰："监军令我辈献门。"然亦怒其不迎军而降，亦杀之。

仝周名晖，字子阳，策论进士，兴定间为徐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上章言："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为重。今之金银牌，即古符节也，其上有太祖御画，往年得佩者甚难，兵兴以来授予颇滥，市井道路黄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于下也。乞宝惜之，有所甄别。"上以语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时方多难，急于用人，驾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为便。"

苏椿，大名人，初守大名，归顺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诏置许州，至是，见杀。

完颜讹可，内族也。时有两讹可，皆护卫出身，一曰“草火讹可”，每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宫中牙牌报班齐者为板子，故时人各以是目之。

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议迁都，朝臣谓可迁河中：“河中背负关陕五路，士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阳、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兵不敢轻入。应三镇郡县之民皆聚之山寨，敌至则为昼攻夜劫之计。屯重军中条，则行在有万全之固矣。”主议者以河中在河朔，又无宫室，不及汴梁，议遂寝。宣宗既迁河南，三二年之后，诏元帅都监内族阿禄带行帅府事。阿禄带恇怯不能军，竭民膏血为浚筑之计。未几，绛州破，阿禄带益惧，驰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亲视，果不可守则弃之，无至资敌。阿禄带遂弃河中，烧民户官府，一二日而尽。寻有言河中重镇，国家基本所在，弃之为失策，设为敌人所据，则大河之险我不得专恃矣。宣宗悔悟，系阿禄带同州狱，累命完复之，随守随破。至是，以内族两讹可将兵三万守之。大兵谋取宋武休关。未几，凤翔破，睿宗分骑兵三万入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关。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兴元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分军而西，西军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入关堡，并江趋葭萌，略地至西水县而还。东军止屯兴元、洋州之间，遂趋饶峰。宋人弃关不守，大兵乃得入。

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军攻汴梁，故自将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万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将知大兵将至，惧军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帐命筑松楼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进。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军至，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橹俱尽，白战又半月，力尽乃陷。草讹可战数十合始被擒，寻杀之。板讹可提败卒三千夺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数里之外有战船横截之，败军不得过，船中有赍火砲名“震天雷”者连发之，砲火明，见北船军无几人，力斫横船开，得至潼关，遂入阌乡。寻有诏赦将佐以下，责讹可以不能死，车载入陕州，决杖二百。识者以为河中城守不下，德顺力竭而陷，非战之罪，故讹可之死，人有冤之者。

初，讹可以元帅右监军、邠泾总帅、权参知知事，奉旨于邠、泾、

凤翔往来防秋。奉御六兒监战，于讹可为孙行，而讹可动为所制，意颇不平，渐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师，改河中总帅，受京兆节制。此时六兒同赴召，谓讹可奉旨往来防秋，而乃畏怯避远，正与朝旨相违，上意颇罪讹可。及河中陷，苦战力尽，而北兵百倍临之，人谓虽至不守犹可以自赎，竟杖而死，盖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

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

论曰：古里甲石伦善战而好犯法，故见废者屡，晚起为将，卒死于难。金运将终，又用数奇之李广，其乏绝不亦宜乎。草讹可力战而死，板讹可亦力战，不死于阵而死于刑，论者以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亵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撒合辇，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迁同签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笃，英王盘都先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英王在宫，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剌蒲阿勒兵东华门，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启门。合住见上，上命撒合辇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见亲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辇同判大睦亲府事，兼前职。刑部完颜素兰言："把胡鲁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无以酬之。"然同功数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鲁之命中辍，辇犹升二品云

四年，大元既灭西夏，进军陕西。四月丙申，召尚书温迪罕寿孙、中丞乌古孙卜吉、祭酒裴满阿虎带、直学士蒲察世达、右司谏陈规、监察乌古论四和完颜习显、同判睦亲府事撒合辇同议西事，上曰："已谕合达尽力决一战矣。"群臣多主和事，独辇力破和议，语在《陈规传》。

八月，朝廷得清水之报，令有司罢防城及修城丁壮，凡军需租调不急者权停。初，闻大兵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带兼司农卿，签民兵，督秋税，令民入保为避迁计。当时议者以谓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乱，且曰："御史监察城洛阳，治书供帐北使，中丞下兼司农签军督税，台政可知矣。"至是，上谓撒合辇曰："谚云水深见长人。朝臣或欲我一战，汝独言当静以待之，与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

望，皆汝谋也。先帝尝言汝可用，可谓知人矣。”

未几，右拾遗李大节、右司谏陈规言撒合辇谄佞纳贿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报。明惠皇后尝传旨戒曰：“汝谄事上，上之骑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极言之，上颇悟，出为中京留守、兼行枢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为金昌府，号中京，又拟少室山顶为御营，命移剌粘合筑之，至是撒合辇为留守。

九年正月，北兵从河清径渡，分兵至洛，出没四十余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无军，得三峰溃卒三四千人，与忠孝军百余守御。时辇疽发于背，不能军，同知温迪罕斡朵罗主军务，有大事则就辇禀之。三月甲申，忠孝军百余骑入使宅，强拥辇出奔，辇不得已从之，并以官属及其子自随，才出南里城门，城上军觉，闭之甕城中，矢石乱下，人马多死伤。辇知不能出，仰呼求救，军士知出奔非辇意，以绳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镇抚官缚出奔之党，欲杀之，已斩三人，辇亲为乞命，得免。乙酉，斡朵罗赍金帛出北门，如前日巡城犒军之状，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讲和去矣。”军士及将领随而下者三四百人。少之，辇传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斩。”凡斩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东北角破，辇夺南门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强伸复立帅府。

强伸，本河中射粮军子弟，貌极寝陋，而膂力过人。兴定初，从华州副都统安宁复潼关，以劳任使，尝监郃阳醋。后客洛下，选充官军，戍陕铁岭，军溃被虏，从都尉兀林答胡士窜归中京。时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枢密院使内族撒合辇死之，元帅任守真复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后守真率部曲军从行省思烈入援，郑州之败，守真死。天兴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为府签事，领所有军二千五百人，伤残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围之，东西北三面多树大砲。伸括衣帛为帜，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战，以壮士五十人往来救应，大叫，以“憨子军”为号，其声势与万众无异。兵器已尽，以钱为镞，得大兵一箭，截而为四，以筒鞭发之。又创遏砲，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所击无不中。伸奔走四应，所至必捷。得二驼及所乘马皆杀之，以犒军士，人不过一啖，而得者如百金之赐。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闰月，复攻，兵数倍于前。又一月，不能拔。事闻，哀宗降诏褒谕，以伸为中京留守、元帅左都监、世袭谋克、行元帅府事。

十月，参知政事内族思烈自南山领军民十余万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于洛川驿之东，名曰“报恩”，刻诏文於石，愿以死自

效。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从事。

是月，大兵自汴驱思烈之子于东门下，诱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变，病不能语而死。总帅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总帅府事，月余粮尽，军民稍稍散去。

五月，大兵复来，阵于洛南，伸阵水北。有韩帅者匹马立水滨，招伸降，伸谓帅曰："君独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犹遗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诱我降耶？我本一军卒，今贵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遂跃而射之。帅奔阵，率步卒数百夺桥，伸军一旗手独出拒之，杀数人，伸乃手解都统银符与之佩，士卒气复振。初，筑战垒于城外四隅，至五门内外皆有屏，谓之迷魂墙。大兵以五百骑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退。

六月，行省胡土率众走南山，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数十人突东门出，转战至偃师，力尽就执。载以一马，拥迫而行。伸宛转不肯进，强掖之，将见大帅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语不逊，兵卒相谓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见大帅，其能降乎？不若杀之。"因好语诱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贷汝命。"伸不从，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头南向，遂杀之。

乌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每冬日命洛阳一军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夺河阴官舟以济诸军。时胡土为破虏都尉，戍潼关，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师，闻白坡径渡之耗，直趋少室，夜至少林寺。时登封县官民已迁太平顶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绐县官云："吾军中家属辎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摄县官下山，使之前导，一军随之而上。山既险固，粮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寻纵军下山劫掠居民，甚于盗贼，旁近一二百里无不被害。胡土畏变，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粮糗，亦分有之。

七月，恆山公武仙、参政思烈两行省军，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约之入京。胡土百计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军四千，与思烈俱东。八月三日，两行省军溃于中牟，胡土狼狈上山，残卒三二十人外偏裨无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于中京，征兵同保洛阳，又迁延不行。思烈以檄来，言："若依前逗留，自有典宪，吾不汝容矣。"胡土

惧，乃挈妻子及军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为巢穴。天兴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语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敌势益重，强伸方尽力战御，而胡土即领轻骑、挈妻子弃城南奔，遂失中京。

初，胡土在太平顶既顾望不进，又惧人议己，乃出榜募人为救驾军，云："一旅之众可以兴复国家，诸人有能奋发许国捐躯者，岂不济大事乎！"于是，不逞之徒随募而出，得泽人缉麻觜、武录事等二十余人，促令赴京。行及卢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无不窃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见慰问，而心薄之。会宋人攻唐州，元帅乌古论黑汉屡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黄八兒等军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敛避，纵其半入城，夹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换住死焉。

既而以胡土为殿前都点检，罢权参政。大兵围蔡，分军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窃其金牌，夜缒城降，朝士喧播谓胡土纵之往，将有异志。胡土闻之，内不自安，乞解军职。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为帅臣，受恩不为不厚，顾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阳不即降，而千里远来降於蔡，岂人情也哉。闻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给之，此盖往求温饱耳，卿何慊焉。"因赐馔以安其心。初，胡土罢机政，颇有怨言，左右劝上诛之，上不听。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乐，至是始感恩无他虑矣。

寻以总帅孛术鲁娄室与胡土皆权参政，娄室与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复以都尉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先是，攻东城，娄室随机备御。二日移攻南城，乌古论镐易之，砲击城楼几仆，右丞仲德率军救援，乃罢攻。俄而四面受敌，仲德艰于独援，遂荐承麟代娄室东面，而乞与娄室同救应。初，胡土失外城，颇惭恨，声言力小不能令众，仲德亦荐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赞曰：撒合辇本以佞进，乌林答胡土战阵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御大难，岂得为知人乎。强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应变制胜，远过二人，力尽乃毙，犹有烈丈夫之风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垒，拔士为将。"使金运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内族思烈，南阳郡王襄之子也。资性详雅，颇知书史。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当宣宗入承大统，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龀，尝涕泣跪抱帝膝致说曰："愿早诛权臣，以靖王室。"帝急顾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后由提点近侍局迁都点检。

天兴元年，汴京被围，哀宗以思烈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邓州。会武仙引兵入援，于是思烈率诸军发自汝州，过密县，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涧之策，遂败绩于京水，语在《武仙传》。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任守真死之。上闻，罢思烈行省之职，以守中京。无何，大兵围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监思烈子于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顾，令军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归顺，病数日而死。初，思烈会武仙等军入援，即与仙论议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谓仙本无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参政召兵，迫于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颇以持重为事。思烈急于入京，不听仙策，于是左右司员外郎王渥乃劝思烈曰："武仙大小数百战，经涉不为不多，兵事当共议。"思烈疑其与仙有谋，几斩之，渥自以无愧于内，不惧也。已而思烈果败，渥殁于阵。

渥字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性明俊不羁，博学善谈论，工尺牍，字画清美，有晋人风。少游太学，长于词赋，登兴定二年进士第。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宁陵令，有治迹，入为尚书省令史。因使宋至扬州，应对敏给，宋人重之。及还，为太学助教，转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及思烈往邓州，以渥为左右司员外郎，从行。

赞曰：思烈夙惠，请诛权奸以立主威，有甘罗、辟疆之风，所谓"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围，崔立胁其子使招之降，不顾而趣射之，何愧乎桥玄。至如不从武仙之言，以至于败，此盖时人因惜王仲泽之死而有是言，仙无入援之意则非诬也。

纥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亲军，性刚悍喜战。贞祐间，仆散安贞为山东路宣抚使，以牙吾塔为军中提控。是时，山东群盗蜂起，安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马耳山砦，杀刘二祖贼党四千余人，降贼八千，虏其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又降胁从民三万余人。贞祐四年六月，积功累迁栏通渡经略使。十月，为元帅左都监。十二月，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兼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使。

兴定二年正月，宋兵万余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临淮，遇宋人三百，掩杀殆尽。及泗州，宋兵八千围甚急，督众进战，大破之，溺水死者甚众，获马三百余匹，俘五十余人。又围盱眙，宋人闭门坚守，不敢出。以骑兵分掠境内，而时遣羸卒薄城诱之。宋人出骑数百来拒，牙吾塔麾兵佯北，发伏击之，斩首二百。宋人复出步骑八千来援，合击败之，杀一太尉，斩首三百。寻获觇者，称青平宋兵甚众，将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骑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轻骑扼其后。初逗

留不与战，纵之走东南，薄诸河，斩首千余，溺死者无算，获马牛数百，甲仗以千计。师还，遇宋兵三千于连塘村，斩首千余级，俘五十人，获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赐金带一。三年正月，败宋人于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败之于滁州，斩首千级。拔小江寨，杀统制王大篷等，斩三万，俘万余人。又拔辅嘉平山寨，斩首数千，俘五百余人，获马牛数百，粮万斛。三月，提控奥敦吾里不大败宋人于上津县，兵还至濠州，宋人以军八千拒战，牙吾塔迎击败之，获马百余疋。

五年正月，上以红袄贼助宋为害，边兵久劳苦，诏牙吾塔遗宋人书求战，略曰："宋与我国通好，百年于此，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我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阴伺夜以为此态耶？且彼之将帅亦自受钺总戎，而临敌则望风远遁，被攻则闭垒深藏，逮吾师还，然后现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气，女子有志者犹不尔也，切为彼国羞之。"

先是，宋将时青袭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将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冲并进，大败宋兵。时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众南奔。乃陈兵横绝走路击之，宋兵大溃，遂复泗州西城。三月，复出兵宋境，以报其役，破团山、贾家等诸寨，进逼濠州。牙吾塔虑州人出拒，躬率劲兵逆之，遇逻骑二百于城东，击杀过半。会侦者言前路刍粮甚艰，乃西掠定远，由涡口而还。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于团山，诏迁官升职有差。

元光元年五月，以京东便宜总帅兼行户、工部事，上因谓宰臣曰："牙吾塔性刚，人皆畏之，委之行部，无不办者。至于御下亦颇有术，提控有胡论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奋，遂以战死。"英王守纯曰："凡为将帅，驾驭人材皆当如此。"上曰："然。"未几，宋人三千潜渡淮，至聊林，尽伐堤柳，塞汴水以断吾粮道。牙吾塔遣精甲千余破之，获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复通。

二年四月，上言："赏罚国之大信，帝王所以劝善而惩恶，其令一出，不可中变。向官军战殁者皆廪给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币折支，往往不给，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纳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过也。自今愿支本色，令得赡济。"以粮储方艰，诏有司给其半。

红袄贼寇寿、颍，剽掠数日而去。牙吾塔闻之，率兵渡淮，侦知朱村、孝义村有贼各数百，分兵攻之，连破两栅，及焚其村坞数十。还遇宋兵数百，阵淮南岸，击杀其半，寻有兵千余自东南来追，复大败之。

先是，纳合六哥杀元帅蒙古纲，据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围之，焚其楼橹，斩首百余。于是，宋钤辖高显、统制侯进、正将陈荣等知不能守，共诛六哥，持其首缒城降。六哥既诛，众犹拒守，方督兵进攻，宋总领刘斌、提控黄温等缚首乱颜俊、戚谊、完颜乞哥，及枭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马俊、吴珪来献。既而红袄监军徐福、统制王喜等亦遣其总领孙成、总押徐琦纳款。刘斌等遂率军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抚慰其众，各使安集，又招获红袄统制十有五人，将官训练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来报，仍函六哥首以献。宣宗大喜，进牙吾塔官一阶，赐金三百两、内府重币十端，将士迁赏有差。

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兴府甚急。召陕西行省及陕州、灵宝二总帅讹可、牙吾塔议兵。又诏谕两省曰："倘边方有警，内地可忧，若不早图，恐成噬脐。旦夕事势不同，随机应变，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机，并从行省从宜规画。"

四年，牙吾塔复取平阳，获马三千。是岁，大兵既灭夏国，进攻陕西德顺、秦州、清水等城、遂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五年，围庆阳。六年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十二月，诏以牙吾塔与副枢蒲阿权签枢密院事，内族讹可将兵救庆阳。七年正月，战于大昌原，庆阳围解。诏以牙吾塔为左副元帅，屯京兆。初，斡骨栾来，行省恐泄事机，因留之。蒲阿等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还，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语甚不逊，斡骨栾以此言上闻，太宗皇帝大怒，至应州，以九日拜天，即亲统大兵入陕西。八年，迁居民于河南，弃京兆东还。五月，至阌乡，得寒疾，汗不出，死。

"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盖女直语，无正字也。是岁九月，国信使内族乘庆自北使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且言庆等在旁心魄震荡，殆不忍闻。当时以帅臣不知书，误国乃尔。

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尝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镇东方，亦优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

宿，塔饮以酒。张辞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趋左右持艾来，卧张于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之妻皆远迎迓，号“省差行首”，厚赂之。御史康锡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屡败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击人，世呼曰“卢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概如呼“麻胡”云。

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尝为元帅，从哀宗至归德，与蒲察官奴作乱，伏诛。

康锡，字伯禄，赵州人。至宁元年进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挚、师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辇声势熏灼，请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时论韪之。转右司都事、京南路司农丞，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奔，济河，船败死。为人气质重厚，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与雷渊、翼禹锡齐名。

赞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风俗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然为之不果，反成姑息。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牙吾塔战胜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岂可制者乎？弃陕而归，死于道途，殆其幸欤！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锡之言不为过也。

列传第五十列传第五十

○完颜合达移剌蒲阿

完颜合达，名瞻，字景山。少长兵间，习弓马，能得人死力。贞祐初，以亲卫军送岐国公主，充护卫。三年，授临潢府推官，权元帅右监军。时临潢避迁，与全、庆两州之民共壁平州。合达隶其经略使乌林答乞住，乞住以便宜授军中都统，累迁提控，佩金符。未几，会燕南诸帅将兵复中都城，行至平州迁安县，临潢、全庆两军变，杀乞住，拥合达还平州，推为帅，统乞住军。合达以计诛首乱者数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将喊得不遣监战提军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黄裳入城招降，父老不从，合达引兵逆战，知事势不敌，以本军降于阵。监战以合达北上，留半发，令还守平州。已而，谋自拔归，乃遣奉先县令纥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检法蒲察蒲女涉海来报。

四年十一月，合达果率所部及州民并海西南归国。诏进官三阶，升镇南军节度使，驻益都，与元帅蒙古纲相应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兴、乐安、寿光，东涉潍州之境，蒙古纲遣合达率兵屡战于寿光、临淄。兴定元年正月，转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七月，改平西军节度使、兼河州管内观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

三年正月，诏伐宋，以合达为元帅右都监。三月，破宋兵于梅林关，擒统领张时。又败宋兵于马岭堡，获马百匹。又拔麻城县，获其令张倜、干办官郭守纪。

四月，夏人犯通秦寨，合达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骑二千逆战，进兵击之，斩首数十级，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南隅，会日暮乃还。六月，行元帅府事于唐、邓，上遣谕曰："以卿才干，故委卿，无使敌人侵轶，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复为元帅右都监，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绥德州，驻兵于拄天山。合达将兵击之，别遣先锋提控樊泽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进，毕会于山颠。见夏人数万余傅山而阵，即纵兵分击。泽先登，摧其左军，诸将继攻其右，败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职。上言："诸军官以屡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险易，缓急之际恐至败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陕西镇防军皆分屯诸路，在营惟老稚而已。乞选老成人为各路统军以镇抚之，且督其子弟习骑射，将来可用。"皆从之。

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军先至，合达与征行元帅纳合买住御之。合达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则后易为力。"于是潜军裹粮倍道兼进，夜袭其营，夏人果大溃，追杀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上闻之，赐金各五十两、重币十端，且诏谕曰："卿等克成大功，朕闻之良喜。经画如此，彼当知畏，期之数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诏以合达之功遍谕河南帅臣。是月，与元帅买住又战延安，皆被重创。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赐金带一、玉吐鹘一，重币十端。

元光元年正月，迁元帅左监军，授山东西路吾改必剌世袭谋克。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京兆。未几，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顷河中安抚司报，北将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浸及荣、解之境，今时已暑，犹无回意，盖将蹂吾禾麦。倘如此，则河东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陕西调度仰给解盐，今正漉盐之时，而敌扰之，将失其利。乞速济师，臣已拟分兵二万，与平阳、上党、晋阳三公府兵同力御之。窃见河中、荣、解司县官与军民多不相谙，守御之间或失事机。乞从旧法，凡司县官使兼军民，庶几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盐利，"今方敌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险而取之？若自输运者十与其八，则人争赴以济国用。"从之。

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达曰："去岁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构浮梁河上。公佐寓州治北石山子，招集余众得二千余人，欲复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归者，且无铠仗，故尝请兵于帅府，将焚其浮桥，以取葭州，帅府不听。又请兵援护老幼稍徙内地，而帅府亦不应。今葭州之民迫于敌境，皆有动摇之心。若是秋敌骑复来，则公佐力屈死于敌手，而遗民亦俱屠矣。"合达乃上言："臣愿驰至延安，与元帅买住议，以兵护公佐军民来屯吴堡，伺隙而动。"诏省院议之，于是命合达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户张子政等杀万户陈纹，将掠城中。合达已勒兵为备，子政等乃出城走，合达追及之，众复来归，斩首恶数十人，军乃定。

六月，合达上言："累获谍者，皆云北方已约夏人，将由河中、葭州以入陕西。防秋在近，宜预为计。今陕西重兵两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凉六百余里，万一敌梗其间，，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凉行省内族白撒领军东下，与臣协力御敌，以屏潼、陕，敌退后复议分司为便。"诏许之。二年二月，以保凤翔之功进官，赐金币及通犀带一。是时，河中已破，合达提兵复取之。

正大二年七月，陕西旱甚，合达斋戒请雨，雨澍，是岁大稔，民立石颂德。延安既残毁，合达令于西路买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

垦，自是延安之民稍复耕稼之利。八月，巩州田瑞反，合达讨之，诸军进攻，合达移文谕之曰："罪止田瑞一身，余无所问。"不数日，瑞弟济杀瑞以降，合达如约抚定一州，民赖以宁。三年，诏迁平凉行省。四年二月，征还，拜平章政事，芮国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职枢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达在军中久，今日多事之际乃在于省，用违其长。臣等欲与枢密协力军务，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

十月己未朔，诏合达及枢密副使蒲阿救卫州。初，朝廷以恆山公仙屯卫州，公府节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诸军围卫，内外不通已连月，但见塔上时举火而已。合达等既至，先以亲卫兵三千尝之，北兵小退，翼日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皆授世袭谋克，赐良马玉带，全给月俸本色，盖异恩也。

未几，以蒲阿权参和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阌乡，以备潼关。先是，陕省言备御策，朝官集议，上策亲征，中策幸陕，下策弃秦保潼关。议者谓止可助陕西军以决一战，使陕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陕以西亦不守矣。

八年正月，北帅速不沂攻破小关，残卢氏、朱阳，散漫百余里间。潼关总帅纳合买住率夹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地二省。省以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泽军一万往应，北军退，追至谷口而还。两省辄称大捷，以闻。既而北军攻风翔，二省提兵出关二十里，与渭北军交，至晚复收兵入关，凤翔遂破。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时二相防秋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以为声援。

十一月，邓州报，北兵道饶峰关，由金州而东。于是，两省军入邓，遣提控刘天山以劄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食。两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杨沃衍军守阌乡。沃衍寻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丰阳川备上津，与恆山公仙相掎角。合达复留御侮中郎将完颜陈和尚于阌乡南十五里，乃行。陈和尚亦随而往。沃衍军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驰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丰阳而东，亦东还，会大军于镇平。恆山公仙万人元驻胡陵关，至是亦由荆子口、顺阳来会。十二月朔，俱至邓下，屯顺阳。乃遣天山入宋。

初，宋人于国朝君之、伯之、叔之，纳岁币将百年。南渡以后，宋以我为不足虑，绝不往来。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虽攻陷淮上数州，徒使骄将悍卒恣其杀虏、饱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奥敦阿虎使

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商州至此中军马几何？”又指兴元云：“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阿虎还奏，宣宗甚忧之。哀宗即位，群臣建言，可因国丧遣使报哀，副以遗留物，因与之讲解，尽撤边备，共守武休之险。遂下省院议之，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则于国体有亏为辞。元年，上谕南鄙诸帅，遣人往滁州与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禀为辞，和事遂不讲。然十年之间，朝廷屡敕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挥之别名，宋制使陈该怒辱天山，且以恶语复之。报至，识者皆为窃叹。

戊辰，北兵渡汉江而北，诸将以为可乘其半渡击之，蒲阿不从。丙子，兵毕渡，战于禹山之前，北兵小却，营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驿报，百官表贺，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先是，河南闻北兵出饶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险固，及闻敌已退，至有晏然不动者，不二三日游骑至，人无所逃，悉为捷书所误。

九年正月丁酉，两省军溃于阳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战，两军相拒，北军散漫而北，金军惧其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时北兵遣三千骑趋河上，已二十余日，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既行，北兵即袭之，且行且战，北兵伤折亦多。恆山一军为突骑三千所冲，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两省命收军。少之，雾散乃前，前一大涧，长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溃，事载蒲阿传。合达知大事已去，欲下马战，而蒲阿已失所在。合达以数百骑走钧州，北兵堑其城外攻之，走门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发而杀之。时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赐以手诏，募人访之。及攻汴，乃扬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有，不降何待？”

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张行信尝荐之曰：“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从军，以劳自千户迁都统。初，哀宗为皇太子，控制枢密院，选充亲卫军总领，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渐，皇太子异母兄英王守纯先入侍疾，太子自东宫扣门求见，令蒲阿衷甲聚兵屯于艮岳，以备非常。哀宗即位，尝谓近臣言：“向

非蒲阿，何至于此。”遂自遥授同知睢州军州事，权枢密院判官，自是军国大计多从决之。

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军突入商州，残朱阳、卢氏。蒲阿逆战至灵宝东，遇游骑十余，获一人，余即退，蒲阿辄以捷闻。赏世袭谋克，仍厚赐之。人共知其罔上，而无敢言，吏部郎中杨居仁以微言取怒。

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权枢密副使。自去年夏，北军之在陕西者骎骎至泾州，且阻庆阳粮道。蒲阿奏：“陕西设两行省，本以籓卫河南，今北军之来三年于兹，行省统军马二三十万，未尝对垒，亦未尝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将来须用密院军马勾当，上不语者久之。是后，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召平章政事合达还朝，白撒亦召至阙，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观北势。八月丙申，蒲阿再复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东还。

十二月乙未，诏蒲阿与总帅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讹可救庆阳。七年正月，战北兵于大昌原，北军还，庆阳围解。诏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未几，以权参知政事与合达行省于阌乡。八年正月，北军入陕西，凤翔破，两行省弃京兆而东，至洛阳驿，被召议河中事，语在白华传。

十二月，北兵济自汉江，两省军入邓州，议敌所从出，谓由光化截江战为便，放之渡而战为便、张惠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碛，且当往求之’，况今自来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旧卫州、扇车回纵出之。”定住、高、樊皆谓蒲阿此言为然。合达乃问按得木，木以为不然。军中以木北人，知其军情，此言为有理，然不能夺蒲阿之议。

顺阳留二十日，光化探骑至，云“千骑已北渡”，两省是夜进军，比晓至禹山，探者续云“北骑已尽济”。癸酉，北军将近，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步迎于山前，骑屯于山后。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帅以两小旗前导来观，观竟不前，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辎重外余二万人。合达令诸军，“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俄而北骑突前，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帅以旗聚诸将，议良久。合达知北兵意向。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

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

北兵回阵，南向来路。两省复议："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当拥之。"张惠主此议，蒲阿言："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不从。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两省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送及路人不绝，而亦无见者，岂南渡而归乎？己卯，逻骑乃知北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昼作食，夜不下马，望林中往来，不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其有谋可知矣。

初，禹山战罢，有二骑迷入营，问之，知北兵凡七头项，大将统之。复有诈降者十人，弊衣羸马泣诉艰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始悟其为觇骑也。

庚辰，两省议入邓就粮，辰巳间到林后，北兵忽来突，两省军迎击，交绥之际，北兵以百骑邀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惧军士迷路，鸣钟招之。樊泽屯城西，高英屯城东。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邓城下。北兵不与战，大将使来索酒，两省与之二十瓶。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内族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剌，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殄寇都尉完颜阿排、高英、樊泽，中军陈和尚，与恆山公武仙、杨沃衍军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州已降。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乃伏骑五十于邓州道。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顿安皋。辛卯，宿鸦路、鲁山。河西军已献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饷军。

癸巳，望钧州，至沙河，北骑五千待于河北，金军夺桥以过，北军即西首敛避。金军纵击，北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北军复渡河来袭。金军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变雪。北兵增及万人，且行且战，致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盘营三日。丙申，一近侍入军中传旨，集诸帅听处分，制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复有密旨云："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领旨讫，蒲阿拂袖而起，合达欲再议，蒲阿言："止此而已，复何所议。"盖已夺魄

矣。军即行。

北军自北渡者毕集，前后以大树塞其军路，沃衍军夺路，得之。合达又议陈和尚先拥山上大势，比再整顿，金军已接竹林，去钧州止十余里矣。金军遂进，北军果却三峰之东北、西南。武、高前锋拥其西南，杨、樊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东。张惠、按得林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按得木与张惠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骨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合，四外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

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

赞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然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异时伐宋，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匿之，而以捷闻。御史纳兰纠之，宣宗奖御史，而不罪讹论，是君臣相率而为虚声也。禹山之捷，两省为欺，遂致误国，岂非宣宗前事有以启之耶？至于三峰山之败，不可收拾，上下□咢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俊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尔。

列传第五十一列传第五十一

○完颜赛不白撒一名承裔赤盏合喜

完颜赛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后也。状貌魁伟，沉厚有大略。初补亲卫军，章宗时，选充护卫。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将军为宁化州刺史。未几，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泰和二年，转胡里改路节度使。四年，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寻为殿前左副都点检。及平章仆散揆伐宋，为右翼都统。六年六月，宋将皇甫斌遣率步骑数万由确山、褒信分路侵蔡，闻郭倬、李爽之败，阻溱水不敢进。于是，揆遣赛不及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深州刺史完颜达吉不等以骑七千往击之。会溱水涨，宋兵扼桥以拒，赛不等谋潜师夜出，达吉不以骑涉水出其右，万奴等出其左。赛不度其军毕渡，乃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溃。万奴以兵断真阳路，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二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兵还，进爵一级，赐金币甚厚。

贞祐初，拜同签枢密院事。三年，迁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上召见谕曰："卿向在西京，尽心为国，及治华州，亦尝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职者，以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兖州不遵安抚使达吉不节制，多致败事。今已责罚兖州，命卿副之。宜益务尽心，其或不然，复当别议行之。"八月，知凤翔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俄为元帅右都监。四年四月，调兵拔宋木陡关。五月，夏人于来羌城界河修折桥，以兵守护，赛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结耶觜川，遣兵击走之，寻又破其众于车兒堡。

兴定元年二月，转签枢密院事。时上以宋岁币不至，且复侵盗，诏赛不讨之。四月，与宋人战于信阳，斩首八千，生擒统制周光，获马数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于陇山、七里山等处，前后六战，斩获甚众。寻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罗山、定城等县，破光州两关，斩首万余，获马牛及布，分给将士。诏赐玉兔鹘一、内府重币十端。

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及凡河南、陕西州府，皆乞量修。"从之。

二年正月，破宋人于铁山及上石店、唐县。四月，进兼西南等路招讨使、西安军节度使、陕州管内观察使。奉诏攻枣阳，宋出兵三万拒

战，稍诱击之，宋兵败走城，薄诸濠，杀及溺死者三千余人，遂进兵围之。宋骑兵千、步卒万来援，逆战复大败之。七月，迁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兼武宁军节度使。三年二月，夺宋白石关，杀其守者千余人，获铠仗千计。三月，破宋兵于七口仓，又夺宋小鹘仓，获粮九千石、兵仗三十余万。是月，复败宋兵三千于石鹘崖。

四年三月，奉诏出兵河北招降，晋安权府事皇甫珪、正平县令席永坚率五千余人来归，得粮万石。时河北所在义军官民坚守堡寨，力战破敌者众。赛不上章言："此类忠赤可嘉，若不旌酬无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赏，万一敌兵复来，将争先效用矣。"上览奏，召枢密官曰："朕与卿等亦尝有此议，以不见彼中事势，故一听帅臣规画。今观此奏，甚称朕意，其令有司迁赏之。"是年四月，迁枢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诏引兵救河东，战屡捷，复晋安、平阳二城。监察御史言其不能检束士众，纵之虏略，请正其罪。上以有功，诏勿问。元光二年五月，复河中。六月，诏谕宰臣曰："枢密副使赛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脱遗。朕重其旧人，且久劳王家，已命睦亲府附于属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几，转尚书右丞相。雅与参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赛不数荐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复相。三年，宣宗庙成，将禘祭，议配享功臣，论者纷纭。赛不为大礼使，因言："丞相福兴死王事，七斤谨守河南以迎大驾，功宜配享。"议遂定。

四年，吏部郎中杨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择人，上语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谏官当言，彼吏曹，何与于此。"尚书左丞颜盏世鲁素嫉居仁，亦以为僭，赛不徐进曰："天下有道，庶人犹得献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宽弘之德，故不应言者犹言。使其言可用则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兴人。泰和三年进士。天兴末时北渡，举家投黄河死。

五年，行尚书省于京兆，谓都事商衡曰："古来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为相之道。赛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书之，某时以某为相而国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挚朴直无蕴藉，朝廷鄙之，天兴元年兵事急，自致仕起为大司农，未几复致仕，徐州行尚书省无敢行者，复拜挚平章政事。都堂会议，挚以国势不支，因论数事，曰："只是更无擘划。"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国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测。赛不顾谓白撒曰："侯相言甚当。"白撒遂含愤而罢。

时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后日讲和或出质，必首相当行，力请赛不领省事，拜为左丞相，寻复致仕。是年冬，哀宗迁归德，起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封寿国公，扈从以行。河北兵溃，从至归德，又请致仕。二年七月，复诏行尚书省事于徐州。既至，以州乏粮，遣郎中王万庆会徐、宿、灵璧兵取源州，令元帅郭恩统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败绩而还。再命卓翼攻丰县，破之。初，郭恩以败为耻，托疾不行，乃密与河北诸叛将郭野驴辈谋归国用安，执元帅商瑀父子、元帅左都监纥石烈善住，并杀之。又逐都尉斡转留奴、泥庞古桓端、蒲察世谋、元帅右都监李居仁、员外郎常忠。自是，防城与守门者皆河北义军，出入自恣。赛不先病疽，久不视事，重为贼党所制，束手听命而已。

初，源、徐交攻，郭野驴者每辞疾不行，赛不遂授野驴徐州节度副使，兼防城都总领，实羁之也。野驴既见徐州空虚，乃约源州叛将麻琮内外相应。十月甲申，诘旦，袭破徐州。时蔡已被围，徐州将士以朝命阻绝，且逼大兵，议出降。赛不弗从，恐被执，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余步不没，军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缢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

子按春，正大中充护卫，坐与宗室女奸，杖一百收系。居许州，大兵至许，按春开南门以降。从攻京师，曹王出质，朝臣及近卫有从出者，按春极口大骂，以至指斥。是冬，复自北中逃回，诏令押入省，问事情，按春随近侍登阶作挥涕之状。诏问丞相云："按春自北中来，丞相好与问彼中息耗。"赛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贼，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与对面语乎！"十二月，车驾东狩，留后二相下开封，擒捕斩之狱中。

赞曰：赛不临阵对垒既有将略，洎秉钧衡，观其救解杨居仁、侯挚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风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妇之节，此犹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内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诸孙。自幼为奉御。贞祐间，累官知临洮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兴定元年，为元帅左都监，行帅府事于凤翔。是年，诏陕西行省伐宋，白撒出巩州盐川，遇宋兵于阜郊堡，败之。又遇宋兵于天水军，掩击，宋兵大溃。二年四月，复败宋兵，至鸡公山，遂拔西和州，毁其诸隘营屯。遣合扎都统完颜习涅阿不率军趋成州，宋帅罗参政、统制李大亨焚庐舍弃城遁，留千余人城守，督兵赴之，逐克焉，获粮七万斛，钱数千万。河池县守将杨

九鼎亦焚县舍走保清野原。统制高千据黑谷关甚固，遣兵袭之，千遁去，获粮二万斛，器械称是，因夷其险而还。三年，破虎头关，败宋兵于七盘子、鸡冠关。褒城县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兴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赵希昔闻兵将至，率官民遁，于是白撒遂取兴元，以驻兵焉。命提控张秀华驰视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寻闻汉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据山而阵，遣提控唐括移失不击走之。行省以捷闻，宣宗大悦，进白撒官一阶。时朝议以兰州当西夏之冲，久为敌据，将遣白撒复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凤州，破兴元，抵洋州而还。经涉险阻数千里，士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为是举，甚非计也，不若息兵养士以备。"从之。

未几，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平凉。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东上拶一带蕃族，昔尝归附，分处德顺、镇戎之间。其后有司不能存抚，相继亡去。近闻复有归心，然不招之亦无由自至。诚得其众，可以助兵，宁谧一方。臣以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及通远军节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属，且久镇边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诸来归者，皆当甄奖，请预定赏格以待之。"上是其言。

是年，夏兵三万由高峰岭入寇定西州，环城为栅，白撒遣刺史爱申阿失剌与行军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出战，大败之，斩首千余，获马仗甚众。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诏臣遣官谕诸蕃族以讨西夏，臣即令临洮路总管女奚烈古里间计约乔家丙令族首领以谕余族。又别遣权左右司都事赵梅委差官遥授合河县尉刘贞同往抚谕。未几，梅、贞报溪哥城等处诸族，与先降族共愿助兵七万八千余人，本国蕃族愿助兵九千，若更以官军继为声援，胜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间将巩州兵三万，宜更择勇略之臣副之。梅、贞等既悉事势，当假以军前之职。蕃僧纳林心波亦招诱有功，乞迁官授职以奖励之。"上皆从其请。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与延安元帅完颜合达、纳合买住议：河北郡县俱已残毁，陕西、河南亦经抄掠。比者西北二敌并攻鄜延，城邑随陷，惟延安孤墉仅得保全。若今秋复至，必长驱而深入，虽京兆、凤翔、庆阳、平凉已各益军，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阔远，卒难应援，倘关中诸镇不支，则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敌远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径取蜀、汉、实国家基业万全之计。"诏枢密议之。

先是，夏兵数十万分寇龛谷、鄜延、大通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发兵袭其浮桥，遂趋西凉。别遣将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镇戎，合达出环州，以报三道之役。白撒驰至临洮，遣总

管女奚烈古里间、积石州刺史徒单牙武各摄帅职，率兵西入，遇夏兵千余于踏南寺，击走之。夏人据大通城，因围之，分兵夺其桥，与守兵七千人战，大败之，几杀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计，余兵焚其桥西遁。乃还军攻大通，克之，斩首三千，因招来诸寺族被胁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师遂还。

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帅府遣人告急。臣以为二镇脣齿也，凤翔蹉跌，则京兆必危，而陕右大震矣。然平川广野实骑兵驰骋之地，未可与之争锋。已遣提控罗桓将兵二千，循南山而进，伺隙攻其栅垒，以纾城围。更乞发河南步骑以备潼关。"诏付尚书省枢密院议之。

二年冬，哀宗即位，边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还朝，拜尚书右丞，未几，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几十年，当宋、夏之交，虽颇立微效，皆出诸将之力。然本恇怯无能，徒以仪体为事，性愎贪鄙，及入为相，专愎尤甚。尝恶堂食不适口，每以家膳自随，国家颠覆，初不恤也。

九年正月，诸军败绩于三峰山。大兵与白坡兵合，长驱趋汴。令史杨居仁请乘其远至击之，白撒不从，且阴怒之。遂遣完颜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万人，开短堤，决河水，以固京城。功未毕而骑兵奄至，麻斤出等皆被害，丁壮无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弃卫州，运守具入京。初，大兵破卫州，宣宗南迁，移州治于宜村渡，筑新城于河北岸，去河不数步，惟北面受敌，而以石包之，岁屯重兵于此，大兵屡至不能近。至是，弃之，随为大兵所据。

甲午，修京城楼橹。初，宣宗以京城阔远难守，诏高琪筑里城，公私力尽仅乃得成。至是，议所守。朝臣有言里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弃。大兵先得外城，粮尽救绝，走一人不出。里城或不测可用，于是决计守外城。时在城诸军不满四万，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议避迁之民充军。又召在京军官于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内族按出虎、大和兒、刘伯纲等皆随召而出，截长补短假借而用，得百余人。又集京东西沿河旧屯两都尉及卫州已起义军，通建威得四万人，益以丁壮六万，分置四城。每面别选一千，名"飞虎军"，以专救应，然亦不能军矣。

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楼橹垂

就辄摧，传令取竹为护帘，所司驰入城大索，竟无所得，白撒怒欲斩之。员外郎张衮附所司耳语曰：“金多则济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怀金三百两径往，赂其家僮，果得之。

已而兵退，朝廷议罢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谓令令史元好问曰：“我妨贤路久矣，得退是幸，为我撰乞致仕表。”顷之，上已遣使持招至其第，令致仕。既废，军士恨其不战误国，扬言欲杀之。白撒惧，一夕数迁，上以亲军二百阴为之卫。军士无以泄其愤，遂相率毁其别墅而去。其党元帅完颜斜捻阿不领本部军戍汴，闻之径诣其所，斩经其垣下者一人以镇之。

是时，速不沂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粮且尽，累召援兵复无至者。冬十月，乃复起白撒为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于是，群臣为上画出京计，以赛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内族讹出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李蹊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徒单百家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东面元帅高显，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帅完颜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颜斡论出兵五千。西面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副以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北面元帅内族娄室，副以振威都尉张闰军五千。中翼都尉贺都善军四千，隶总帅百家。都尉内族久住，副都尉王简、总领王福胤神臂军三千五百，左翼元帅内族小娄室亲卫军一千，右翼元帅完颜按出虎亲卫军一千，总领完颜长乐、副帅温敦昌孙马军三百，郡王王义深马军一百五十，郡王范成进、总领苏元孙圭军三千，隶总帅百家。飞骑都尉兼合里合总领术虎只鲁欢、总领夹谷得伯、飑军田众家奴等百人及诸臣下，发京师。

十二月甲辰，车驾至黄陵冈，白撒先降大兵两寨，得河朔降将，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议以河朔诸将前导，鼓行入开州，取大名、东平，豪杰当有响应者，破竹之势成矣。温敦昌孙曰：“太后、中宫皆在南京，北行万一不如意，圣主孤身欲何所为？若往归德，更五六月不能还京。不如先取卫州，还京为便。”白撒奏曰：“圣体不便鞍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驻归德。臣等率降将往东平，俟诸军至，可一鼓而下，因而经略河朔，且空河南之军。”上以为然。时上已遣官奴将三百骑探沤麻冈未还，上将御船，赐白撒剑，得便宜从事，决东平之策。官奴还奏卫州，有粮可取？上召白撒问之，白撒曰：“京师且不能守，就得卫州，欲何为耶？以臣观之，东平之策为便。”上主官奴之议。

明年正月朔，次黄陵冈。是日，归德守臣以粮糗三百余船来饷，遂就其舟以济南岸，未济者万人，大元将回古乃率四千骑追击之，贺都喜

挥一黄旗督战，身中十六七箭，军殊死斗，得卒十余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壶劳之。须臾，北风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诸兵复击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帅猪兒、都尉纥石烈讹论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颜讹论出降于大元。上于北岸望之震惧，率从官为猪兒等设祭，哭之，皆赠官，录用其子侄，斩讹论出二弟以徇。

遂命白撒攻卫州。上驻兵河上，留亲卫军三千护从，都尉高显步军一万，元帅官奴忠孝军一千，郡王范成进、王义深、上党公张开、元帅刘益等军总帅百家总之，各赍十日粮，听承裔节制。发自蒲城，上时已遣赛不将马军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骑追及，谓赛不曰："有旨，命我将马军。"赛不谓上曰："北行议已决，不可中变。"上曰："丞相当与平章和同。"完颜仲德持御马衔苦谏曰："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上麾之曰："参政不知。"白撒遂攻卫州，兵至城下，御旗黄伞招之不下。其夜，北骑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与之战，北兵却六十里。然自发蒲城，迁延八日始至卫，而猝无攻具，缚枪为云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严。凡攻三日不克。及闻河南大兵济自张家渡，至卫西南，遂班师。大兵踵其后，战于白公庙，败绩，白撒等弃军遁，刘益、张开皆为民家所杀。车驾还次蒲城东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刘益一军叛去。点检抹捻兀典、总领温敦昌孙时侍行帐中，请上登舟，上曰："正当决战，何遽退乎？"少顷，白撒至，仓皇言于上曰："今军已溃，大兵近在堤外，请圣主幸归德。"上遂登舟，侍卫皆不知，巡警如故。时夜已四更矣，遂狼狈入归德。

白撒收溃兵大桥，得二万余人，惧不敢入。上闻，遣近侍局提点移剌粘古、纥石烈阿里合、护卫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听入见，并其子下狱。诸都尉司军以白撒不战而退，发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将士，明听朕言：我初提大军次黄陵冈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卫州，可得粮十万石，乘胜恢复河北。我从其计，令率诸军攻卫。去蒲城二百余里，白撒迁延八日方至，又不预备攻具，以致败衄。白撒弃军窜还蒲城，便言诸军已溃，北兵势大不可当，信从登舟，几死于水。若当时知诸军未尝溃，只河北战死，亦可垂名于后。今白撒已下狱，不复录用，籍其家产以赐汝众，其尽力国家，无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饿死，发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当时议者，卫州之举本自官奴，归之白撒则亦过矣。

初，濒河居民闻官军北渡，筑坦塞户，潜伏洞穴，及见官奴一军号令明肃，抚劳周悉，所过无丝发之犯，老幼妇子坦然相视，无复畏避。俄白撒辈纵军四出，剽掠俘虏，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声相接，尸骸

盈野。都尉高禄谦、苗用秀辈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诛斩在口，所过官吏残虐不胜，一饭之费有数十金不能给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

白撒目不知书，奸黠有余，簿书政事，闻之即解，善谈议，多知，接人则煦煦然，好货殖，能捭阖中人主心，遂浸渍以取将相。既富贵，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上尝遣中使责之曰："卿汲汲于此，将无北归意耶？"白撒终不悛，以及于祸。

赞曰：白撒本非将才，恇怯误国，徒能阿合以取富贵，性愎贪鄙，当此危亡，方谋封殖以自逸，此犹大厦将焚而燕雀不悟者欤！

赤盏合喜，性刚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干任之。宣宗时，累迁兰州刺史、提控军马。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万余骑围定西，辇致攻具，将取其城。合喜及杨斡烈等率兵麓战走之，斩首二千级，俘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兴定元年正月，以屡败夏人，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前职。是冬，陕西行省奉诏伐宋，合喜权行元帅府，驻来远寨以张声势，既而获捷。二年四月，宋兵数千侵临洮，合喜击走之，斩获甚众。三年四月，迁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巩州。

四年四月，夏人犯边，合喜讨之，师次鹿兒原，遇复兵千人，遣提控乌古论世显率偏师败之，都统王定亦破其众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巩州，合喜遣兵击之，一日十余战，夏人退据南闲，遣精兵三万傅城，又击走之，生擒夏将刘打、甲玉等。讯知夏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谋，以为巩帅府所在，巩既下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巩，且构宋统制程信等将兵四万来攻。合喜闻之，饬兵严备。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战，却之，杀数千人。攻益急，将士殊死战，杀伤者以万计。夏人焚其攻具，拔栅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复率众蹑其后，斩首甚众。十月，以功遥授平西军节度使。

元光元年，大将萌古不花攻凤翔，朝廷以主将完颜仲元孤军不足守御，命合喜将兵援之。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于是，合喜以同知临洮府事颜盏虾蟆战尤力，遂以便宜升为通远军节度使，上嘉其功，许之。是岁，升签枢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参知政事，权枢密副使。

正大八年十一月，邓州驰报大元兵破峣峰关，由金州东下。报至时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于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从在东宫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万人，强壮矫捷，极为精练。步卒负担器甲粮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军万八千人，皆回纥、河西及中州人夜掠而逃归者，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亲卫、骑兵、武卫、护卫，迁外诸军又二十余万。故频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气既振，遂有一战之资。至是，院官同奏："北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且诸军无虑二十余万，今敌至不能迎战，徒以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又曰："存亡天命，惟不负民可也。"乃诏合达、蒲阿等屯军襄、邓。

九年正月，两省军溃于三峰山，北兵进薄京师。三月庚子，议曹王出质。大兵北行，留速不沂攻城，攻具已办，既有纳质之请，即又云："有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则退，不然不罢也。"壬寅，曹王入辞，宴于宫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栅，以薪草填壕，顷刻平十余步。主兵者以议和之故不敢与战，但于城上坐视而已。

城中喧哄，上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至舟桥。时新雨淖，车驾忽出，人惊愕失措，但跪于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仓皇中，市肆米豆狼藉于地，上敕卫士令各归其家，老幼遮拥至有误触御衣者。少顷，宰相从官皆至，进笠不受，曰："军士暴露，我何用此为。"所过慰劳军士，皆踊跃称万岁，臣等战死无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军士五六十辈聚而若有言者，上就问之，跪曰："大兵刍土填壕，功已过半，平章传令勿放一镞，恐坏和事，想岂有计耶？"上顾谓其中长者云："朕为生灵，称臣进奉无不从顺，止有一子，养来成长，今往作质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战未晚。"复有拜泣者曰："事急矣，圣主毋望和事。"乃传旨城上放箭。西水门千户刘寿控御马仰视曰："圣主无信贼臣，贼臣尽，大兵退矣。"卫士欲击之，上止曰："醉矣，勿问。"是日，曹王出诣军前，大兵并力进攻。甲辰，上复出抚东门将士，太学生杨奂等前白事。上问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学生，令执砲夫之役，恐非国家百年以来待士之意。"敕记姓名，即免其役。过南薰门，值被创者，亲傅以药，手酌卮酒以赐，且出内府金帛以

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

龙德宫造砲石，取宋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则不然，破大硠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砲有至十三稍者，余砲称是。每城一角置砲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纲索旃褥固护之。其悬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遂谓不可近。大兵以火砲击之，随即延爇不可扑救。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楼橹，壕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铺，铺置百许人守之。

初，白撒命筑门外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以防大兵夺门。及被攻，诸将请乘夜斫营，军乃不能猝出，比出，已为北兵所觉。后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径渡，烧其砲坐。城上悬红纸灯为应，约灯起渡壕，又为围者所觉。又放纸鸢，置文书其上，至北营则断之，以诱被俘者。识者谓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以此退敌难矣。右丞世鲁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静夜唱之，盖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讴吟之思，其谬计如此。

合喜先以守凤翔自夸，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当之，语言失措，面无人色。军士特以车驾数出慰劳，人自激昂，争为效命耳。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四月罢攻。至是十六昼夜矣，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大兵知不可下，乃谩为好语云：“两国已讲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应之。明日，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宜秋门以酒炙犒师，于是营幕稍稍外迁，遂退兵。

壬戌，合喜以大兵退，议入贺。诸相皆不欲，独合喜以守城为己功，持论甚力，呼令史元好问曰：“罢攻已三日而不入贺，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问以白诸相，权参政内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诸侯以为耻，况以罢攻为可贺欤？”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难，汝等不以

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长张天任至省，好问私以贺议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耶！”因谓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为辱。闻百官欲入贺，诚有此否？”会学士赵秉文不肯撰表，议遂寝。

是月，以尚书省兼枢密院事，合喜罢枢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乐，欲销院印，诸相谓院事仍在，印有用时，不宜毁。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书于御路云：“副枢合喜、总帅撒合、参政讹出皆国贼，朝廷不杀，众军亦须杀之，为国除害。”卫士以闻。撒合饮药死，讹出称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无事者，上亦无所问，由是军国之事尽决于合喜矣。

初，大兵围汴，司谏陈岢屡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时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责之曰：“子为‘陈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敌，我当世世与若为奴。”闻者无不窃笑。盖不识“岢”字，至分为两耳。

天兴元年七月，权参知政事思烈、恆山公武仙合军自汝州入援，诏以合喜为枢密使，统京城军万五千应之，且命赛不为之助。八月己酉朔，驻于近郊，候益兵乃进屯中牟古城。凡三日，闻思烈军溃，即夜弃辎重驰还。黎明至郑门，聚军乃入。言者谓：“合喜始则抗命不出，中则逗遛不进，终则弃军先遁，委弃军资不可胜计，不斩之无以谢天下。”上贷其死，免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赐军士。

既废，居汴中，常鞅鞅不乐。会大将速不沇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装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饯送，且以白金二百两为赆。明日，复诣省别立，方对语，适一人自归德持文书至，发视之，乃行省传哀宗语以谕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间虽废出，未尝忘卿。今崔立已变，卿处旧人尚多，若能反正，与卿世袭公相。”立怒，叱左右系之狱，是日斩之。

论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屡著劳效，要亦诸将颜盏虾蟆等功也。既当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举措烦扰，质出兵退，即图称贺，此岂有体国之诚心者乎。中牟之溃，众怒所归，幸逭一死，犹怀异图，卒殒猜疑，天盖假手于崔立也。

列传第五十二列传第五十二

○白华斜卯爱实合周附石抹世勣

白华，字文举，庾州人。贞祐三年进士。初为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来归，朝廷方经理河北，宋将彭义斌乘之，遂由山东取邢、洺、磁等州。华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骎骎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时院官不欲行，即遣华相视彰德，实挤之也，事竟不行。

三年五月，宋人掠寿州，永州桃园军失利，死者四百余人。时夏全自楚州来奔。十一月庚申，集百官议和宋。上问全所以来，华奏："全初在盱眙，从宋帅刘卓往楚州。州人讹言刘大帅来，欲屠城中北人耳。众军怒，杀卓以城来归。全终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纳，城下索妻孥，又不从，计无所出，乃狼狈而北，止求自免，无他虑也。"华因是为上所知。全至后，盱眙、楚州，王义深、张惠、范成进相继以城降。诏改楚州为平淮府，以全为金源郡王、平淮府都总管，张惠临淄郡王，义深东平郡王，成进胶西郡王。和宋议寝。四年，李全据楚州，众皆谓盱眙不可守，上不从，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义深、范成进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处我。"竟不至。

是岁，庆山奴败绩于龟山。五年秋，增筑归德城，拟工数百万，宰相奏遣华往相役，华见行院温撒辛，语以民劳，朝廷爱养之意，减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赐姓也。

六年，以华权枢密院判官。上召忠孝军总领蒲察定住、经历王仲泽、户部郎中刁璧及华谕之曰："李全据有楚州，睥睨山东，久必为患。今北事稍缓，合乘此隙令定住权监军，率所统军一千，别遣都尉司步军万人，以璧、仲泽为参谋，同往沂、海界招之，不从则以军马从事，卿等以为何如？"华对曰："臣以为李全借大兵之势，要宋人供给馈饷，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冢，待夜而出，何足介怀。我所虑者北方之强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图，一旦事定，必来攻矣。与我争天下者此也，全何预焉。若北方事定，全将听命不暇，设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宁不知逆顺，其肯去顺而从逆乎！为今计者，姑养士马，以备北方。使全果有不轨之谋，亦当发于北朝息兵之日，当此则我易与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还屯尉氏。

时陕西兵大势已去，留脱或栾驻庆阳以扰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卫州帅府与恆山公府并立，虑一旦有警，节制不一，欲合二府为一，又恐其不和，命华往经画之。初，华在院屡承面谕云："汝为院官，不以军马责汝。汝辞辩，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语不相入，便为龃龉，害事非细，今以汝调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当一一奏我，汝之职也。今卫州之委，亦前日调停之意。"

国制，凡枢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圣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议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圣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处分，独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传上旨，辞多者即与近侍局官批写。奏事者，谓事有区处当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辞费，必欲言简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谓之检目。省院官殿上议事则默记之，议定归院，亦立检目呈覆。有疑则复禀，无则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议者，议既定，留奏事官与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圆覆诸相无异同，则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难者，曰备顾问，如军马粮草器械、军帅部曲名数、与夫屯驻地里厄塞远近之类，凡省院一切事务，顾问之际一不能应，辄以不用心被谴，其职为甚难，故以华处之。

五月，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审观北势。如是两月，上谓白华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复否？"华自量日可驰三百，应之曰："可。"上令密谕蒲阿才候春首，当事庆阳。华如期而还。上一日顾谓华言："我见汝从来凡语及征进，必有难色，今此一举特锐于平时，何也？"华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讨李全之事梗之，不能专意北方，故以北向为难。今日异于平时，况事至于此，不得不一举。大军入界已三百余里，若纵之令下秦川则何以救，终当一战摧之。战于近里之平川，不若战于近边之险隘。"上亦以为然。

七年正月，庆阳围解，大军还。白华上奏："凡今之计，兵食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军及马军都尉司步军足为一战之资，此外应河南府州亦须签拣防城军，秋聚春放，依古务农讲武之义，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见在九十七万，无致他日为资敌之用。"五月，华真授枢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传旨云："朕用汝为院官，非责汝将兵对垒，第欲汝立军中纲纪、发遣文移、和睦将帅、究察非违，至于军伍之阅习、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职。其悉力国家，以称朕意。"

八年，大军自去岁入陕西，翱翔京兆、同、华之间，破南山砦栅六十余所。已而攻凤翔，金军自阌乡屯至渑池，两行省晏然不动。宰相台谏皆以枢院瞻望逗遛为言，京兆士庶横议蜂起，以至诸相力奏上前。上

曰：“合达、蒲阿必相度机会，可进而进耳。若督之使战，终出勉强，恐无益而反害也。”因遣白华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道宰相百官所言，并问以“目今二月过半，有怠归之形，诸军何故不动？”且诏华等往复六日。华等既到同，谕两行省以上意。合达言：“不见机会，见则动耳。”蒲阿曰：“彼军绝无粮饷，使欲战不得，欲留不能，将自敝矣。”合达对蒲阿及诸帅则言不可动，见士大夫则言可动，人谓合达近尝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与抗，而亦言不可动。华等观二相见北兵势大皆有惧心，遂私问樊泽、定住、陈和尚以为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岂可轻料？是真不敢动。”华等还，以二相及诸将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动矣。”即复遣华传旨谕二相云：“凤翔围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当领军出关，宿华阴界，次日及华阴，次日及华州，略与渭北军交手。计大兵闻之必当奔赴，且以少纾凤翔之急，我亦得为掣肘计耳。”二相回奏领旨。华东还及中牟，已有两行省纳奏人追及，华取报密院副本读之，言：“领旨提军出关二十里至华阴界，与渭北军交，是晚收军入关。”华为之仰天浩叹曰：“事至于此，无如之何矣。”华至京，奏章已达，知所奏为徒然，不二三日凤翔陷，两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

夏五月，杨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构浮桥于楚州之北，就北帅梭鲁胡吐乞师复仇。朝廷觇知之，以谓北军果能渡淮，淮与河南跬步间耳，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界溆河口备之。两行省乃约宋帅赵范，赵葵为夹攻之计。二赵亦遣人报聘，俱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二相屡以军少为言，而省院难之，因上奏云：“向来附关屯驻半年，适还旧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东行，实无可图之事，徒自疲而已。况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湿之地，不便牧养，目今非征进时月，决不敢妄动。且我之所虑，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计图之，已遣提控王锐往视可否。”奏上，上遣白华以此传谕二相，兼领王锐行。二相不悦。蒲阿遣水军虹县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只，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枢判亲来，可以相视可否，归而奏之。”华力辞不获，遂登舟。及淮与河合流处，才及八里庄城门相直，城守者以白鹞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华归路。华几不得还，昏黑得径先归，乃悟两省怒朝省不益军，谓皆华辈主之，故挤之险地耳。是夜二更后，八里庄次将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将出城开船，截大金归路，某等商议，主将还即闭门不纳，渠已奔去楚州，乞发军马接应。”二相即发兵骑、开船赴约，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军已还河朔，宋将烧浮桥，二相附华纳奏，上大喜。

初，合达谋取宋淮阴。五月渡淮。淮阴主者胡路钤往楚州计事于杨妙真，比还，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还不纳，恸哭而去。合达遂入淮阴，诏改归州，以行省乌古论叶里哥守之，郭恩为元帅右都监。既而，宋人以银绢五万两匹来赎盱眙龟山，宋使留馆中，郭恩谋劫而取之，或报之于盱眙帅府，即以军至，恩不果发。明日，宋将刘虎、汤孝信以船三十艘烧浮梁，因遣其将夏友谅来攻盱眙，未下。泗州总领完颜矢哥利馆中银绢，遂反。防御使徒单塔剌闻变，扼罘山亭甬路，好谓之曰："容我拜辞朝廷然后死。"遂取朝服望阙拜，恸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归杨妙真，总帅纳合买住亦以盱眙降宋。

九月，陕西行省防秋，时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领兵入界，庆山奴报粮尽，将弃京兆而东。一日，白华奏，侦候得睿宗所领军马四万，行营军一万，布置如此，"为今计者，与其就汉御之，诸军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径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汉军马必当迟疑不进。在北为投机，在南为掣肘，臣以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画之，为得之他人？"华曰："臣愚见如此。"上平日锐于武事，闻华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

未几，合达自陕州进奏帖，亦为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时在洛阳，驿召之，盖有意于此矣。蒲阿至，奏对之间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锋忒木洪统之，将出冷水谷口，且当先御此军。上曰："朕不问此，只欲问河中可捣否。"蒲阿不获已，始言睿宗所领兵骑虽多，计皆冗杂。大兵军少而精，无非选锋。金军北渡，大兵必遣辎重屯于平阳之北，匿其选锋百里之外，放我师渡，然后断我归路与我决战，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须再论，且还陕州。"蒲阿曰："合达枢密使所言，此间一面革拨恐亦未尽，乞召至同议可否。"上曰："见得合达亦止此而已，往复迟滞，转致误事。"华奏合达必见机会，召至同议为便。副枢赤盏合喜亦奏蒲阿、白华之言为是。上乃从之。召合达至，上令先与密院议定，然后入见。既议，华执合达奏帖举似再三，竟无一先发言者。移时，蒲阿言："且勾当冷水谷一军何如。"合达曰："是矣。"遂入见。上问卿等所议若何，合达敷奏，其言甚多，大概言河中之事与前日上奏时势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议遂寝。二相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

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兴。是月十六日，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领官兼经历官，惟平章白撒、副枢合喜、院判白华、权院判完颜忽鲁剌退罢。忽鲁剌有口辩，上爱幸之。朝议罪忽鲁剌，而书生辈妒华得君，先尝以语撼之，用是而罢。金制，枢

密院虽主兵，而节制在尚书省。兵兴以来，兹制渐改，凡是军事，省官不得预，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至是始并之。

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点曳剌粘古即白华所居，问事势至于此，计将安出。华附奏："今耕稼已废，粮斛将尽，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拟，车驾当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监国，任其裁处。圣主既出，遣使告语北朝，我出非他处收整军马，止以军卒擅诛唐庆，和议从此断绝，京师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则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纪季入齐为附庸之事，圣主亦得少宽矣。"于是起华为右司郎中。初，亲巡之计决，诸将皆预其议，将退，首领官张衮、聂天骥奏："尚有旧人谙练军务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见军中事体，此为未尽。"上问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华，上颔之，故有是命。

明日，召华谕之曰："亲巡之计已决，但所往群议未定，有言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邓。或言设欲入邓，大将速不沂今在汝州，不如取陈、蔡路转往邓下。卿以为如何？"华曰："归德城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欲往邓下，既汝州有速不沂，断不能往。以今日事势，博徒所谓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战。为今之计，当直赴汝州，与之一决，有楚则无汉，有汉则无楚。汝州战不如半途战，半途战又不如出城战，所以然者何？我军食力犹在，马则豆力犹在。若出京益远，军食日减，马食野草，事益难矣。若我军便得战，存亡决此一举，外则可以激三军之气，内则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为避迁之计，人心顾恋家业，未必毅然从行。可详审之。"遂召诸相及首领官同议，禾速嘉兀地不、元帅猪兒、高显、王义深俱主归德之议，丞相赛不主邓，议竟不能决。明日，制旨京城食尽，今拟亲出，聚集军士于大庆殿谕以此意，谕讫，诸帅将佐合辞奏曰："圣主不可亲出，止可命将，三军欣然愿为国家效死。"上犹豫，欲以官奴为马军帅，高显为步军帅，刘益副之，盖采舆议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权参政内族讹出大骂云："汝辈把锄不知高下，国家大事，敢易承邪！"众默然，惟官奴曰："若将相可了，何至使我辈。"事亦中止。

明日，民间哄传车驾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归德，军士家属留后。目今食尽，坐视城中俱饿死矣。纵能至归德，军马所费支吾复得几许日。上闻之，召赛不、合周、讹出、乌古孙卜吉、完颜正夫议，余人不预。移时方出，见首领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议已定，止为一白华都改却，今往汝州就军马索战去矣。遂择日祭太庙誓师，拟以二十五之日启行。是月晦，车驾至黄陵冈，复有北幸之议，语在《白撒传》。

天兴二年正月朔，上次黄陵冈，就归德餫船北渡，诸相共奏，京师及河南诸州闻上幸河北，恐生他变，可下诏安抚之。是时，在所父老僧道献食，及牛酒犒军者相属，上亲为拊慰，人人为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粮，赦文条画十余款，分道传送。二日，或有云："昨所发河南诏书，倘落大军中，奈泄事机何。"上怒，委近侍局官传旨，谓首领官张衮、白华、内族讹可当发诏时不为后虑，皆量决之。是时卫州军两日至蒲城，而大军徐蹑其后。十五日，宰相诸帅共议上前，郎中完颜胡鲁剌秉笔书，某军前锋，某军殿后，余事皆有条画。书毕，惟不言所往，华私问胡鲁剌，托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诸帅还蒲城军中。夜半，讹可、衮就华帐中呼华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华遂问其由，讹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与李左丞、完颜郎中先下归德，令诸军并北岸行，至凤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帅官奴等来，言大军在蒲城曾与金军接战，势莫能支，遂拥主上登舟，军资一切委弃，止令忠孝军上船，马悉留营中。计舟已行数里矣。"华又问："公何不从往？"云："昨日拟定首领官止令胡鲁剌登舟，余悉随军，用是不敢。"是夜，总帅百家领诸军舟往凤池，大军觉之，兵遂溃。

上在归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点近侍局移剌粘古谋之邓，上不听。时粘古之兄瑗为邓州节度使、兼行枢密院事，其子与粘古之子并从驾为卫士。适朝廷将召邓兵入援，粘古因与华谋同之邓，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觉之，独命华行，而粘古改之徐州。华既至邓，以事久不济，淹留于馆，遂若无意于世者。会瑗以邓入宋，华亦从至襄阳，宋署为制干，又改均州提督。后范用吉杀均之长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归。士大夫以华夙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贬云。

用吉者，本姓孛术鲁，名久住。初归入宋，谒制置赵范，将以计动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赵怒其触讳，斥之，用吉犹应对如故。赵良久方悟，且利其事与己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动，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为太尉，改镇均州。未几，纳款于北。后以家人诬以欲叛，为同列所害。

赞曰：白华以儒者习吏事，以经生知兵，其所论建，屡中事机，然三军败衄之馀，士气不作，其言果可行乎。从瑗归宋，声名扫地，则犹得列于金臣之传者，援蜀谯周等例云。

斜卯爱实，字正之，策论进士也。正大间，累官翰林直学士，兼左司郎中。天兴元年正月，闻大兵将至，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率步骑三万巡河渡，命宿直将军内族长乐权近侍局使，监其军。行至封丘而

还。入自梁门，枢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语撒合曰：“吾言信矣，当为我作主人。”盖世俗酬谢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置而不问。于是爱实上言曰：“撒合统兵三万，本欲乘大兵远至，喘息未定而击之。出京才数十里，不逢一人骑，已畏缩不敢进。设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斩二人以肃军政。”不报。盖合喜辈以京师倚此一军为命，初不敢俾之出战，特以外议哄然，故暂出以应之云。

卫绍、镐厉二王家属，皆以兵防护，且设官提控，巡警之严过于狱犴。至是，卫绍宅二十年，镐厉宅四十年。正大间，朝臣屡有言及者，不报。爱实乃上言曰：“二族衰微，无异匹庶，假欲为不善，孰与同恶？男女婚嫁，人之大欲，岂有幽囚终世，永无伉俪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听自便。未几，有青城之难。

爱实愤时相非其人，尝历数曰：“平章白撒固权市恩，击丸外百无一能。丞相赛不菽麦不分，更谓乏材，亦不至此人为相。参政兼枢密副使赤盏合喜粗暴，一马军之材止矣，乃令兼将相之权。右丞颜盏世鲁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无补，备员而已。患难之际，倚注此类，欲冀中兴，难矣。”于是世鲁罢相，赛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

是年四月，京城罢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庆事，和议遂绝。于是再签民兵为守御备。八月，括京城粟，以转运使完颜珠颗、张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以推举为名，珠颗谕民曰：“汝等当从实推唱，果如一旦粮尽，令汝妻子作军食，复能吝否？”既而罢括粟令，复以进献取之。前御史大夫内族合周复冀进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余万石。朝廷信之，命权参知政事，与左丞李蹊总其事。先令各家自实，壮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书其数门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选深刻者主之，内族完颜久住尤酷暴。有寡妇二口，实豆六斗，内有蓬子约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执而以令于众。妇泣诉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为军储也。且三升，六斗之余。”不从，竟死杖下。京师闻之股栗，尽投其余于粪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颦蹙曰：“白之参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损，蜜又得成’。予谓花不损，何由成蜜？且京师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当时皆莫敢言，爱实遂上奏，大概言：“罢括粟，则改虐政为仁政，散怨气为和气。”不报。

时所括不能三万斛，而京城益萧然矣。自是之后，死者相枕，贫富束手待毙而已。上闻之，命出太仓米作粥以食饿者，爱实闻之叹曰：“与其食之，宁如勿夺。”为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预朝政，爱实上章谏

曰："今近侍权太重，将相大臣不敢与之相抗。自古仆御之臣不过供给指使而已，虽名仆臣，亦必选择正人。今不论贤否，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夫给使令之材，使预社稷大计，此辈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数人泣诉上前曰："爰实以臣等为奴隶，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从容开释，乃赦之，出为中京留守，后不知所终。

合周者，一名永锡。贞祐中，为元帅左监军，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复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总兵陕西。合周留渑池数日，进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关。有司以敌至不出兵当斩，诸皇族百余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军溃，使宗庙山陵失守，罪当诛，朕特宽贷以全其命。寻复重职，今镇陕西，所犯乃尔，国家大法，岂敢私耶！"遂再夺爵，免死除名。至是，为参知政事。性好作诗词，语鄙俚，人采其语以为戏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无翅兒不飞，蛇无头兒不行"等语，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参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败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学，为文有体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执。五年，登词赋、经义两科进士第。贞祐三年，累官为太常丞，预讲议所事。时朝廷徙河北军户河南，宰职议给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闲之田及牧马地，其始耕垦，费力当倍，一岁断不能熟。若夺民素莳者与之，则民将失所，且启不和之端。况军户率无耕牛，虽或有之，而廪给未敢遽减。彼既南来，所捐田宅为人所有，一旦北归，能无争夺？切谓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收其晚禾，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会侍御史刘元规亦言给田不便，上大悟，乃罢之。未几，迁同知金安军节度使。兴定二年，选为华州元帅府参议官。初，右都监完颜合达行帅府于桢州，尝以前同知平凉府事卓鲁回蒲乃速为参议，及移驻华州，陕西行省请复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余无所长，非如世勣可任以事。华为要镇，而轻用其人，或致败事。"遂独用世勣焉。寻入为尚书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夺一官，解职。初，世勣任华州，有荐其深通钱谷者，复察不如所举，未籍行止中。后主者举觉，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属治籍吏冀改他职，奏下有司，故有是责。久之，起为礼部侍郎，转司农，改太常卿。正大中，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学士。

天兴元年冬，哀宗将北渡，世勣率朝官刘肃、田芝等二十人求见仁安殿。上问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闻陛下欲亲出，切谓此行不

便。”上曰：“我不出，军分为二，一军守，一军出战。我出则军合为一。”世勣曰：“陛下出则军分为三，一守、一战、一中军护从，不若不出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颜仲德、恆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劳我出。我岂不知今日将兵者，官奴统马兵三百止矣，刘益将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将，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岂复有还期，但恨我无罪亡国耳。我未尝奢侈，未尝信任小人。”世勣应声曰：“陛下用小人则亦有之。”上曰：“小人谓谁？”世勣历数曰：“移剌粘古、温敦昌孙、兀撒惹、完颜长乐皆小人也。陛下不知为小人，所以用之。”肃与世勣复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别。初，肃等求见，本欲数此四人。至是，世勣独言之，于是哀宗以世勣行。自蒲城至归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县之姜寨。

世勣子嵩，时为县令，拜上于马前，兵乱后父子始相见。上嘉之，授嵩应奉翰林文字，以便养亲。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兴定二年经义进士。

赞曰：爱实言卫、镐家属禁锢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横；世勣言河北军户给田之不便，亲出渡河之非计；皆药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时，病在膏肓间矣，仓扁何施焉。其为忠谠，则不可废也。

列传第五十三列传第五十三

○完颜奴申崔立聂天骥赤盏尉忻

完颜奴申，字正甫，素兰之弟也。登策论进士第，仕历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学士充益政院说书官。五年，转吏部侍郎。监察御史乌古论石鲁剌劾近侍张文寿、仁寿、李麟之受敌帅馈遗，诏奴申鞫问，得其奸状，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论快之。九月，改侍讲学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龙驹河，朝见太宗皇帝。十二月，还。明年六月，迁吏部尚书，复往。八年春，还。朝廷以劳拜参知政事。

天兴元年春，大兵驻郑州海滩寺，遣使招哀宗降。复以奴申往乞和。不许，攻汴益急。汴受围数月，仓库匮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惧，以曹王讹可出质，请罢攻。冬十月，哀宗议亲出捍御，以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总诸军留守京师。又以翰林学士承旨乌古孙卜吉提控诸王府，同判大睦亲府事兼都点检内族合周管宫掖事，左副点检完颜阿撒、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副之，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兼里城四面都总领，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兼镇抚军民都弹压，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兼知宫省事。又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术甲咬住南面元帅，崔立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北面元帅。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璧为安抚副使，总招抚司，规运京外粮斛。设讲议所，受陈言文字，以大理卿纳合德辉、户部尚书仲平、中京副留守爱失等总其事。

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绛纱袍，乘马导从如常仪。留守官及京城父老从至城外奉辞，有诏抚谕，仍以鞭揖之。速不沉闻上已出，复会兵围汴。初，上以东面元帅李辛跋扈出怨言，罢为兵部侍郎，将出，密喻奴申等羁絷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惧，谋欲出降，弃马逾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斩于省门。汴民以上亲出师，日听捷报，且以二相持重，幸以无事。俄闻军败卫州，苍黄走归德，民大恐，以为不救。时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爨。及归德遣使迎两宫，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间有立荆王监国以城归顺之议，而二相皆不知也。

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

灵之计。”左司都事元好问以安国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论甚佳，可与副枢议之。”副枢亦以安国之言为然。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阿不款语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问乃曰：“闻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谕以事势危急当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陈词云云，二相命好问受其词。白之奴申，顾曰：“亦为此事也。”且问副枢“此事谋议今几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归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时外围不解，如在陷阱，议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纪季入齐之义，况北兵中已有曹王也。众愤二人无策，但曰死守而已。忽闻召京城士庶计事，奴申拱立无语，独阿不反复申谕：“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之”，且继以涕泣。

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为变，率甲卒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剑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相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立麾其党先杀阿不，次杀奴申及左司郎中纳合德辉等，余见《崔立传》。

刘祁曰：“金自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临事相习低言缓语，互相推让，以为养相体。每有四方灾异、民间疾苦，将奏必相谓曰：‘恐圣主心困。’事至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或有言当改革者，辄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择软熟无锋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长吁而已。兵退，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又多取浑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见用，虽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浑源人。

赞曰：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哀宗北御，以孤城弱卒托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谓难矣。虽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韦孝宽，必有以处此。

崔立，将陵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

不至三品为恨。围城中授安平都尉。天兴元年冬十二月，上亲出师，授西面元帅。性淫姣，常思乱以快其欲。

药安国者，管州人，年二十余，有勇力。尝为岚州招抚使，以罪系开封狱，既出，贫无以为食。立将为变，潜结纳之，安国健啖，日饱之以鱼，遂与之谋。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胜则挈以逃。日与都尉杨善入省中候动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杀之。二年正月，遂帅甲卒二百，撞省门而入。二相闻变趋出，立拔剑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二相曰："事当好议之。"立不顾，麾其党张信之、孛术鲁长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驰往东华门，道遇点检温屯阿里，见其衷甲，杀之。即谕百姓曰："吾为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满阿忽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皆死。

立还省中，集百官议所立。立曰："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党韩铎以太后命往召从恪。须臾入，以太后诰命梁王监国。百官拜舞山呼，从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沂纳款。凡除拜皆以监国为辞。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出入御乘舆，称其妻为王妃，弟倚为平章政事，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御史中丞，韩铎都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内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国之勇以济事，至是复忌之，闻安国纳一都尉夫人，数其违约斩之。

壬申，速不沂至青城，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之。大帅喜，饮之酒，立以父事之。既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大帅大喜，始信其实降也。立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家属，聚之省中，人自阅之，日乱数人犹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杀数人者。未几，迁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宫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为私第，取内府珍玩实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进。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郕国夫人及内侍高佑、京民李民望之属，皆死杖下。温屯卫尉亲属八人，不任楚毒，皆自尽。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恶相济，视人如仇，期于必报而后已。人人窃相谓曰："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立时与其妻入宫，两宫赐之不可胜计。立因讽太后作书陈天时人事，遣皇乳母招归德。当时冒进之徒争援刘齐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

四月壬辰，立以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备仗卫送两宫至开阳门。是日，宫车三十七两，太后先，中宫次之，妃嫔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余口，次取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立归大恸，无如之何。

李琦者，山西人，为都尉，在陈州与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陈州变，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颜，娶夹谷元之妻，妻年二十余，有姿色，立初拘随驾官之家属，妻舆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后，有言其美者，立欲强之。琦每见立欲夺人妻，必差其夫远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随，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杀琦。琦又数为折希颜所折辱，乃首建杀立之谋。李伯渊者，宝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谋，每愤立不道，欲仗义杀之。李贱奴者，燕人，尝以军功遥领京兆府判，壬辰冬，车驾东狩，以都尉权东面元帅。立初反，以贱奴旧与敌体，颇貌敬之。数月之后，势已固，遂视贱奴如部曲然。贱奴积不能平，数出怨言，至是与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传近境有宋军，伯渊等阳与立谋备御之策。翌日晚，伯渊等烧外封丘门以警动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渊等身来约立视火，立从苑秀、折希颜数骑往，谕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诣太庙街点集。既还，行及梳行街，伯渊欲送立还二王府，立辞数四，伯渊必欲亲送，立不疑，仓卒中就马上抱立。立顾曰："汝欲杀我耶？"伯渊曰："杀汝何伤。"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处，再刺之，立坠马死。伏兵起，元帅黄掴三合杀苑秀。折希颜后至不知，见立坠马，谓与人斗，欲前解之，随为军士所斫，被创走梁门外，追斩之。伯渊系立尸马尾，至内前号于众曰："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曰："寸斩之未称也。"乃枭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伯渊以下军民皆恸，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阙前槐树上，树忽拔，人谓树有灵，亦厌其为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赐丞相镇海帐下士。

初，立之变也，前护卫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归蔡。七月己巳，以世达为尚书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世达尝为左司郎中，同签枢密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称上意。及上幸归德，遣世达督陈粮运。陈变，世达亦与胁从，寻间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旧，录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鲁亦宜任用，上曰："世达曲从，非出得已，然朕犹少降资级，以示薄罚。彼撒合掌军一面，石鲁宿卫九重，崔立之变，曾不闻发一

矢，束手于人。今虽来归，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与世达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鲁但当酬其负御容之劳。”未几，以撒合为北门都尉，其子为本军都统。石鲁复充护卫。世达字正夫，泰和三年进士。

论曰：崔立纳款，使其封府库、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时僭窃，大肆淫虐，征索暴横，辄以供备大军为辞，逞欲由己，敛怨归国，其为罪不容诛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刘豫之事，我大朝岂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后适启崔立之狂谋，以成青城之烈祸。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岂不信哉！

聂天骥，字元吉，五台人。至宁元年进士，调汝阴簿，历睢州司候、封丘令。兴定初，辟为尚书省令史。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独天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寻授吏部主事，权监察御史。夏使贺正旦，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贸易于其间者，天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方。”遂忤太后旨。出为同知汝州防御使事，未赴，陕西行尚书省驿召，特旨遥领金安军节度副使，兼行尚书省都事。未几，人为右司员外郎，转京兆治中，寻为卫州行尚书六部事。庆阳围急，朝廷遣宿州总帅牙古塔救之，以天骥充经历官。围解，从别帅守邠，帅欲弃州而东，天骥力劝止之，不从，帅坐是被系逮，天骥降京兆治中。寻有讼其冤者，即召为开封签事，旬月复右司员外郎。丁母忧，未卒哭，夺哀复职。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中。崔立变，天骥被创甚，卧一十余日。其女舜英谒医救疗，天骥叹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为谒医，尚欲我活耶？”竟郁郁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缢，有传。

天骥沉静寡言，不妄交。起于田亩，能以雅道自将，践历台省若素宦然，诸人多自以为不及也。

赤盏尉忻，字大用，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后选为尚书省令史、吏部主事、监察御史，言“诸王驸马至京师和买诸物，失朝廷体。”有诏禁止。迁镇南军节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场种禾，两禾合穗，进于朝，特诏褒谕。改丹州，迁郑州防御使，权许州统军使。丞相高汝砺尝荐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为户部侍郎。未几，权参知政事。二月，为户部尚书，权职如故。三月，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诏谕近臣曰：“尉忻资禀纯质，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国家必有望，汝辈当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书右丞。哀宗欲修宫室，尉忻极谏，至是卧薪尝胆为言，上悚然从之。同判睦亲府内族撒合辇交结中外，久在禁近。哀宗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

颇惑其言，复倚信日深，台谏每以为言。太后尝戒敕曰：“上之骑鞠举乐，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终不能去。尉忻谏曰：“撒合辇奸谀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为中京留守，朝论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变明日，召家人付以后事，望睢阳恸哭，以弓弦自缢而死，时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没于兵间。弟秉甫，字正之。

赞曰：聂天骥素履清慎，赤盏尉忻天资忠谅，在治世皆足为良臣，不幸仕乱离之朝，以得死为愿欲，哀哉！

列传第五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徒单兀典石盏女鲁欢蒲察官奴内族承立一名庆山奴

徒单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为武胜军节度使，驻邓州。寻迁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驻洛阳。邓及洛阳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号“熊虎军”，以剽掠南鄙为事。宋人亦时时报复，边民为之搔动。兀典资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设耳目，凡诸将官属下及民家细事，令亲昵日报之，务为不可欺。正大间，以兵部尚书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徐州。自恃得君，论议之际，不少假贷。同列皆畏之。

天兴元年正月，朝廷闻大兵入饶风，移兀典行省阌乡，以备潼关。徒单百家为关陕总帅，便宜行事。百家驰入陕，榜州民云：“淮南透漏军马，虑其道由潼关，势不能守，县镇迁入大城，粮斛辎重聚之陕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会阿里合传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与潼关总帅纳合合闰、秦蓝总帅都点检完颜重喜、安平都尉苗秀、荡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张翼及虎威、鹰扬、葭州刘赵二帅，军十有一万、骑五千，尽撤秦蓝诸隘之备。从虢入陕。同、华、阌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二百余艘，皆顺流东下。俄闻大兵近，粮皆不及载，船悉空下。复尽起州民，连灵宝、硖石仓粟，游骑至，杀掠不胜计。又遣陕州观察副使兼规措转运副使抹捻速也以船八十往运潼关、阌乡粮，行及灵宝北河夹滩。义军张信、侯三集壮士三百余，保老幼，立水栅。北将忽鲁罕只乘浅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张，杀戮殆尽。

是时陕州同知内族探春愿从行省征进，兀典授以帅职，听招在城民充军。探春厚拟官赏。数日无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壮士八百。宣差赵三三名伟，亦依探春招募，伟人所知识，不二日得军八百余，号“破敌军”。兀典忌伟得众，欲挟诈坑之。完颜素兰时为同华安抚使，力谏乃止。寻以伟权兴宝军节度使，兼行元帅府事，领军三百，屯金鸡堡。大兵即知潼关焚弃，长驱至陕。贺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战，马蹶几为所获，兀典易以一马，遂下令不复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关诸渡船筏俱尽，伟亦无船可渡矣。

初，兀典发阌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州之库藏，军资器械，为之一空。期日进发，已而不行，日造银器及兵幕牌印，陕州及盐司牌亦夺取之。又欲却州民财物以资军，素兰谏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谏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虚，相

公可先取卫州，出其不意。彼知我军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师即得少宽，相公入援亦易为矣。”兀典大怒，以为泄军机，斩之于市，遂行。军士各以老幼自随。州中亦有关中、河中迁避商贾老幼，亦倚兵力从行，妇女皆嫁士卒，军中亦有强娶夺者。是日，军出两东门及南门，不遵洛阳路，乃由州西南径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刘、赵两帅即日叛去，大兵以数百骑遥蹑其后。明日，张翼军叛往朱阳，入鹿卢关，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幼稚，哀号盈路。军至铁岭，大兵潜召洛阳大军从西三县过卢氏，所至烧官民庐舍积聚，虑为金军所据，又反守铁岭，以断归路。金兵知必死，皆有斗志，然已数日不食，行二百里许，困惫不支，颇亦散走。于是完颜重喜先降，大军斩于马前。郑倜劫苗英降，英不从，杀之，携其首以降，于是士卒大溃。兀典、合闰提数十骑走山间，追骑禽得，皆杀之。先是，兀典尝为邓州节度使，世袭谋克黄掴三合时为宣差都总领，与兀典亲厚，故决计入邓。是役也，安平、荡寇、鹰扬、振威诸都尉，及西安、金鸡等军，脱走者百才一二。

二月，素兰窜归，有报徒单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马前哀诉云：“行省复来，吾州碎矣，愿无出迎。”百家晓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为素兰力劝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兰也。”父老乃听百家出城。陕州自军出。日有逃还者，百家皆抚纳之，所得及万人。百家又募收所弃甲仗。若获二副，即以一与之，其一官出直买之，由是军稍振。

五月，总帅副点检颜盏领军复立商州总帅。华州人王某立虢州，权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权西安军节度使、行元帅事阿不罕奴十剌为金安军节度使、关陕总帅。

九月，巩昌知府元帅完颜忽斜虎入陕州，诏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以河中总帅府经历李献能充左右司员外郎。献能字钦叔，贞祐三年进士。复立山寨，安抚军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阳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剌权参知政事，行省。

时赵伟为河解元帅，屯金鸡堡，军务隶陕省，行省月给粮以赡其军。明年五月，麦熟，省劄令伟计置兵食，权罢月给。十月，伟军食又尽，屡白陕省，云无粮可给，伟私谓其军言：“我与李员外郎有隙，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于是自往永宁劝喻，伟颇为小民所信，往往献粮，或导其发藏。南县把隘军提控以伟横恣言于行省，行省遣赵提控者权元帅，守永宁元村寨，伟还金鸡。

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伟攻解州不能下，于是密遣总领王茂军士三十人入陕州。匿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杀北城逻卒，举号召伟军八百渡河，入城劫杀阿不罕奴十剌、李献能、提控蒲鲜某、总领来道安，因诬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诛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诘，就授伟元帅左监军，兼西安军节度使，行总帅府事。食尽。括粟，粟又尽，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谓伟军饷不继，以劫掠自资，一日诣李献能，献能靳之，曰："从宜破敌不易。"由是憾之。乃乘奴十剌宴饮不设备，选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后河滩逾城而上，取饼炉碎石掷屋瓦门扇为箭镞声。州人疑叛军多，不敢动，遂开门纳军。杀行省以下官属二十一人，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

伟之变，绛州录事张升字进之，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曾为渔阳簿，迁绛州录事，谓知识者曰："我本小人，受国家官禄，今日国家遭不幸，我不能从反贼。"言讫，赴水死，岸上数百人皆嗟惜之。

及徒单百家郑西之败，单骑间道数百里入京。为上言兀典等铁岭败状。于是籍重喜、合闰、兀典家赀，暴兀典为罪首，榜通衢云。

石盏女鲁欢，本名十六。兴定三年，以河南路统军使为元帅右都监，行平凉元帅府事。先是，陕西行省胥鼎言："平凉控制西垂，实为要地。都监女奚烈古里间材识凡庸，不闲军务，且以入粟补官，遂得升用，握重兵，当方面，岂能服众。防秋在迩，宜选才谋、有宿望、善将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鲁欢。

十一月，女鲁欢上言："镇戎赤沟川，东西四十里，地无险阻，当夏人往来之冲，比屡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当城镇戎，彼必出兵来挠。乞于二三月间征傍郡兵，声言防护，且令鄜、巩各屯兵境上示进伐之势，以制其肘。臣领平凉之众，由镇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则镇戎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又所在官军多河北、山西失业之人，其家属仰给县官，每患不足。镇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将所统几八千人，每以迁徙不常为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战，则可以御备一方，县官省费而食亦足矣。其余边郡亦宜一体措置。"上嘉纳焉。迁昌武军节度使。

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陕，东接河南，军务繁密，宜选才干之士为防御使、摄帅职以镇之。又旧来诸隘守御之官，并从帅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亲昵，殖产营私，专事渔猎，及当代去，又复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枢府选举，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艰于

馈运，亦合依上屯田，以免转输之费。”又言：“每年防秋，诸隘守者不过数十人，余众尽屯保安、石门、大荆、洛南以为应援，中间相距远至百里，仓猝岂能征集。宜近隘筑营。徙见兵居之，以待缓急。又南边所设巡检十员，兵率千人，此乃平时以诘奸细者，已有大军。宜悉罢去。”朝廷略施行之。

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枢密院事守归德。乙丑，大元将忒木沇率真定、信安、大名、东平、益都诸军来攻。是日，无云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无害”，人心稍安。适庆山奴溃军亦至，城中得之，颇有斗志。己巳，提控张定夜出斫营，发数砲而还。定平日好谈兵，女鲁欢令自募一军，使为提控，小试而胜，上下遂恃以为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砖为之，议者恐为敌所轻，不复用。父老有言北门之西一菜圃中时得古砲，云是唐张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昼夜攻城，驻营于南城外，其地势稍高。相传是安禄山将尹子奇于此攻巡、远，得睢阳。时经历冀禹锡及官属王璧、李琦、傅瑜极力守御，城得不拔。

方大兵围城，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堌时，会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抚陈贵往决之，才出门，为游骑所钞，无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军中有献决河之策者，主将从之。河既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求献策者欲杀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鲁欢为总帅，佩金虎符。罢司农司，以其官蒲察世达为集庆军节度使、行六部侍郎。温特罕道僧归德府同知，李无党府判。五月，围城稍缓，颇迁民出城就食。

十二月，哀宗次黄陵冈，遣奉职术甲搭失不、奉职权奉御粘合斜烈来归德征粮。女鲁欢遣侍郎世达，治中王元庆权郎中，仪封从宜完颜胡土权元帅，护送载粮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发船。二年正月，达蒲城东二十里。六军给粮尽，因留船不听归，且命张布为幄，上遂用此舟以济。

及上来归德，随驾军往往出城就粮，时城中止有马用一军，近七百人。用山西人，与李辛同乡里，尝为辛军弹压，在归德权果毅都尉，车驾至，授以帅职。此军外复有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河北溃军至者皆纵遣之，故城中惟此两军。上时召用计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异心。朝廷知两人不协，恐生变。三月戊辰，制旨令宰相锡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备，官奴以兵乘之为乱。明日，攻用军，用败走被杀，

众下城投水夺船而去者，斯须而尽。官奴在双门，驱知府女鲁欢至，言“汝自车驾到府，上供不给，好酱亦不与，汝罪何辞。”遂以一马载之。令军士拥至其家，检其家杂酱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即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鲁欢之恶。后其侄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复其官，语在乌古论镐传。

禾速嘉兀底代女鲁欢为总帅，军变，官奴无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与之，同见官奴。二卒复恐受金事泄，亦杀之。

初，河北溃军至归德，粮饷不给。朝庭命孛术鲁阿海行总帅府事，以亲军武卫皆隶之。往宿州就食，军士有不愿者，谇语道中，朝廷闻之，使问其故。或言愿入京或陈州，阿海请从其愿，以券给之，军心稍定。既而令求谇语者，阿海得四人，斩之国子监前，由是诸军汹汹。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杰及蒲察咬住等凡九家，一军遂散。数日，遂有官奴之变。

蒲察官奴，少尝为北兵所虏，往来河朔。后以奸事系燕城狱，劫走夏津，杀回纥使者得鞍马资货，即自拔归。朝廷以其种人，特恩收充忠孝军万户。此军月给甚忧，官奴日与群不逞博，为有司所劾。事闻，以其新自河朔来，未知法禁，诏勿问。

移剌蒲阿攻平阳，官奴请行，论功第一，迁本军提控，佩金符。三峰山之败，走襄阳，说宋制使以取邓州自效，制使信之，至与同燕饮。已而知汴城罢攻，复谋北归。遣移剌留哥入邓，说邓帅粘合，称欲劫南军为北归计。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继以骑卒十余入城议事，粘合欲就甕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驰还，见制得骑兵五百，掠邓之边面小城，获牛羊数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军得马三百，至邓州城下，移书粘合辨理屈直，留马于邓而去。乃缚忠孝军提控姬旺，诈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随营帐取供给，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为然，乃使权副都尉。未几，提军数百驰入北军猎骑中，生挟一回纥而还。遂巡黄陵、八谷等处，劫牛羊粮资甚众，寻转正都尉。又以军至黄陵，几获镇州大将，于是中外皆以为可用，遂拜为元帅，统马军。

天兴元年十二月，从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冈，平章白撒率诸将战，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明年正

月，上至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以军众食寡，惧不能给，请于上，令河北溃军至者就粮于徐、宿、陈三州，亲卫军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从之。乃召谕官奴曰："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

是时，惟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马用军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归德始升为元帅，又尝召之谋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图用之志。是时，大元将忒木洪攻归德。官奴既总兵柄，私与国用安谋，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长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回，附奏帖，谓海州可就山东豪杰以图恢复，且已具舟楫，可通辽东。上览奏不从。又尝请上北渡，再图恢复，女鲁欢沮之，自是有异心矣。且一军倚外兵肆为剽掠，官奴不之禁。于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张天纲、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俱为上言官奴有反状。上窃忧之，以马军总领纥石烈阿里合、内族习显阴察其动静，与朝臣言及，则曰："我从官奴微贱中起为大帅，何负而反耶？卿等勿过虑。"阿里合、习显知官奴渐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惧官奴、马用相图，因以为乱，命宰执置酒和解之。用撤备。俄官奴乘隙率其军攻用，用军败走。官奴乱杀军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劫朝官皆聚于都水毛花辇宅，以兵监焉。驱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至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乃遣都尉马实被甲持刃劫直长把奴申于上前，上初握剑，见实，掷剑于地曰："为我言于元帅，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实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杀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余人，军将、禁卫、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颜胡鲁剌、都事冀禹锡赴水死。

禹锡字京甫，龙山人。至宁元年进士，仕历州郡有能声。归德受兵，禹锡为行院都事，经画宁御一府倚重。闻变，或劝以微服免，不从，见害。

是日蒲暮，官奴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军溃，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计请和，故官奴密与忒木洪议和事，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洪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奴乃日往来讲议，或乘舟中流会饮。其遣来使者二十余辈，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银牌与之，勿令还营。因知王家寺大将所在，故官奴画斫营之策。先是，忠孝军都统张姓者，谓官奴决欲劫上北降，遂率本军百五十人围官奴之第，数之曰："汝欲献主上，我辈皆大朝不赦者，使安归乎？"官奴惧，乃以其母出质，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来，疑我与北有谋，即杀之。我不恨。"张意稍解，既以好语与之约曰："果如参政所言，今后勿复言讲

和，北使至，即当杀之。”官奴曰：“杀亦可，不杀亦可，奏而杀之亦可。”张乃退，官奴即聚军北草场，自言无反情，今勿复相疑也。遂画斫营之策。

五月五日，祭天。军中阴备火枪战具，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舟，由东而北，夜杀外提逻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门，系舟待之。虑不胜则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战，忠孝初小却。再进，官奴以小船分军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枪突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遂真拜官奴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仍以御马赐之。

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盖汴京被攻已尝得用，今复用之。

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习显总其军。上御照碧堂，无一人敢奏对者，日悲泣云：“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为此奴所囚耳。”于是，内局令宋乞奴与奉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忔答、女奚烈完出密谋诛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计构国用安，胁上传位，恢复山东。事不成则献上于宋，自赎反复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还，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还。上谕以幸蔡事，官奴愤愤而出，至于扼腕顿足，意趣叵测。上决意欲诛之，遂与内侍宋乞奴处置，令裴满抄合召宰相议事，完出伏照碧堂门间。官奴进见，上呼参政，官奴即应。完出从后刺其肋，上亦拔剑斫之。官奴中创投阶下以走，完出叱忔答、爱实追杀之。

忠孝军闻难，皆擐甲，完出请上亲抚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劳军，因召范陈僧、王山兒、白进、阿里合。进先至，杀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觉其事，悔发之晚，为乱箭所射而死。乞奴、爱实、忔答皆授节度使、世袭千户，完出兼殿前右卫将军，范陈僧、王山兒忠孝军元帅。于是，上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除崔立不赦外，其余常所不原者咸赦之。

初，官奴解睢阳之围，侍从官属久苦饥窘，闻蔡州城池坚固、兵众粮广，咸劝上南幸。惟官奴以尝从点检内族斜烈过蔡，知其备御不及睢阳，力争以为不可，故号于众曰：“敢言南迁者斩！”众以官奴为无君，讽上早为计，会其变，遂以计诛之。后遣乌古论蒲鲜如蔡，还言其城池兵粮果不足恃，上已在道，无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

特诏尚书省月给其母妻粮，俾无失所。

习显既党官奴，一日率忠孝军劫官库金四千两。上命归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帅府经历把奴申鞫问，显伏罪下狱。官奴变，显脱走，杀总领完颜长乐于宫门，杀道僧、奴申于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诛，诏点检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斩显及忠孝军首领数人。兀惹使用安未还，伺于中路，数其罪杀之。

内族庆山奴，名承立，字献甫，统军使拐山之子，平章白撒之从弟也。为人仪观甚伟，而内恇怯无所有。至宁初，宣宗自彰德赴阙，庆山奴迎见于台城。宣宗喜，遣先还中都观变。宣宗既即位，以承立为西京副留守，权近侍局直长，进官五阶，赐钱五千贯，且诏曰："汝虽授此职，姑留侍朕，遇阙赴之，仍给汝副留守禄。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贞祐初，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兼提点近侍局。胡沙虎专权僭窃，尝为宣宗言之，后胡沙虎伏诛，庆山奴愈见宠幸，以为殿前右副都点检。三年，大元兵围中都，诏以庆山奴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为元帅右都监，行帅府事，兼前职。四年，知庆阳府事，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以所获马驼进，诏谕曰："此皆军士所得，即以与之可也，朕安用哉。后勿复进。"因令遍谕诸道帅府焉。

兴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回经宁州，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以功进元帅左都监，兼保大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骑三千由葭州入寇，庆山奴以兵逆之，战于马吉峰，杀百余人，斩酋首二级，生擒数十人，获马三十余疋。三年四月，夏人据通秦寨，庆山奴遣提控纳合买住讨之。夏人以步骑二万逆战，买住击败之，夏人由葭卢川遁去，凡斩首八百级。俄而复攻寨据之，庆山奴率兵与战，斩首千级，复其寨。诏赐庆山奴金带一，将士赏赉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斩首千余级，遂围神堆府。庆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复击走之。

正大四年，李全据楚州，诏以庆山奴为元帅，同总帅完颜讹可将兵守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战。已而全军盱眙界，二帅迎敌大败，死者万余人，委弃资杖甚众，时军无见粮，转输不继，民疲奔命，愁叹盈路。诸相不肯正言，枢密判官白华拜章乞斩之以谢天下，不报。降为定国军节度使，又以受赂夺一官。

八年正月，凤翔破，两行省徙京兆居民于河南，令庆山奴以行省守之。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承立惧不能守，屡上奏请

还。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书，令为地，朝廷不许。十月，庆山奴弃京兆还朝，留同知乾州军州事、保义军提控苟琪守之。庆山奴行至阌乡，哀宗遣近侍裴满七斤授以黄陵冈从宜，不听入见。未几，代徒单兀典行省事于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选精锐一万五千，与徐帅完颜兀论统之，将趋归德。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庆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进，闻大兵且至，惧此州不可守，退保归德。二月，行次杨驿店，遇小乃沇军。遂溃。兀论战死，庆山奴马踬被擒，惟元帅郭恩、都尉乌林答阿督率三百余人走归德。大兵以一马载庆山奴，拥迫而行，道中见真定史帅，承立问曰："君为谁？"史帅言："我真定五路史万户也。"承立曰："是天泽乎？"曰："然。"曰："吾国已残破，公其以生灵为念。"及见大帅忒木沇，诱之使招京城，不从，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杀之。议者以承立累败不能解其军职，死有余责，而能以死报国，亦足称云。

初，睢州刺史张文寿闻大兵将至，迁旁县居民入城，大聚刍粟，然无固守意，日夜谋走以自便。既而，闻承立人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托以应援徐兵，夜启关契家走归德，庆山奴以为行部郎中，死杨驿。俄大兵围睢州，以无主将，故残破之甚也。

兀论，丞相赛不之侄，元光间例以诸帅为总领，兀论以丞相故独不罢。金朝防近族而用疏属，故白撒、承立、兀论辈皆腹心倚之。

赞曰：官奴素行反侧，倏南倏北，若龙断然。哀宗一旦倚为腹心，终为所制，照碧之处，何异幽囚，其事与梁武、侯景大同而小异。徒单兀典、庆山奴为将皆贪，宜数取败。女鲁欢无大失行，而死于官奴，哀宗犹暴其罪，冤哉。

列传第五十五列传第五十五

○徒单益都粘哥荆山刘均附王宾王进等附国用安时青

徒单益都，不详其履历，尝累官为延安总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于徐州。时庆山奴撤东方之备入援，未至睢州，徐、邳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率本军降大兵于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张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惧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长寿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长寿军无纪律，大兵掩之，一军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运粮埽兵得万人。乙巳，大兵傅城，烧南关而去。侯进既降北，即以为京东行省，进遂请千人来袭。

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门矣！"益都闻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黄楼而南，力战御敌。乱定，迁赏有差。由是军势稍振，复夺张盆渡，取萧县，破白塔，战于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还徐。既而，侯进亡命驻灵璧，杜政、张兴亦虑为北所害，穷窘自归。益都抚而纳之，兴留徐，杜政还邳州。

益都资禀仁厚，持大体，二子两侄为军将，颇侵渔军民。青州人王祐为埽兵总领。将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虽有过亦不责。以故祐亦横恣，与河间张祚、下邑令李闰、义胜都统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进忠辈，乘军政废弛，城中空虚。以六月丁巳夜烧草场作乱。时张兴卧病，祐恐事不成，起兴与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缒城而出，就从宜众僧奴及东面总领刘安国军。张兴推祐为都元帅，复惧祐图己，遂诛祐，并张祚杀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国用安以行山东路尚书省事率兵至徐，张兴率甲士迎之。用安轻骑而入，执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于市，遂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

益都窘无所归，乃奔宿州，节度使纥石烈阿虎以益都为人所逐不纳，乃与诸将驻于城南。时宿之镇防军有逃还者，阿虎以为叛归亦不纳。城中镇防千户高腊哥，结小吏郭仲安，谋就徐州将士内外相应以取宿，因归杨妙真。甲戌夜半，开门纳徐州总领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军。刘安国寻亦入城，缚阿虎父子杀之。州中请益都主帅府事，益都不从，曰："吾国家旧人，为将帅亦久，以资性疏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镇。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岂有改易髻发、夺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谷熟东，遇大兵，不屈而死。

徐州既归海州，邳帅兀林答某亦让印于杜政，遂送款于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刘安国亦送款海州。惟益都不改髻发，以至于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节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骑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军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单州兵四百人，号“镇安军”，提控杨春、邢某、都统戴兴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壮为军，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拥降民而北，城门闭，不之知也。

五月，纵迁民收麦，老幼得出，丁壮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数日，城为之空。荆山遣将领各诣所属招之，并将领亦不返。“镇安”者皆红袄余党，力尽来归，变诈反复，朝廷终以盗贼待之。荆山以迁民为军，盖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请于归德，得甲骑百余，两总领统之。既至，“镇安”疑其谋己，乃乘将士新到不设备，至夜，掩杀殆尽。荆山出走卫真，楚珩与之马而去，州中豪贵悉被剽略。

刘坚者，初为大兵守城父，亳州复，擒之，囚之于狱。杨春谋欲北降，乃出之，使为宣差。乙巳，大兵石总管入州，改州为顺天府，春为总管，戴兴为同知，刘顺治中，留党项军千人戍之。属县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为质，竟不屈而死。春既据州，与刘坚坐楼上，召副提控邢某。邢刚直循理，将士严惮之，时卧病，闻春乱，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骂，春惭恧无言。春欲杀荆山家，邢力劝止之，且令给道路费送之出城，邢寻病卒。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沂攻归德，春以戴兴提精卒以往，独与疲弱者守城。州人王宾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为乱，杀王宾。朝廷不得已，以七斤为节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刘顺攻亳州，破之，七斤为城父令所杀。未几，单州军以州人杀其家属，召大兵来攻，蚧能拔，杀属县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复来攻，州竟为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来攻，春出降，刘坚北走。

刘均者，林虑人，时为亳州观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纳款大兵，胁均同降。均佯应之，归其家取朝服服之，顾谓妻子曰：“我起身刀笔，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头颅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寿，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即仰药而死。

王宾，字德卿，亳州人。贞祐二年进士。外若旷达，而深有谋画。

初调兰陵主簿，辟虹县令，寻入为尚书省令史，坐事罢归乡里。天兴元年正月，亳州军变，节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杨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宾与前谯县尉王进、魏节亨、吕钧约城中军民复其州，杨春遂遁，遣节亨诣归德以闻。哀宗嘉之，授进节度使，宾同知节度使，节亨节度副使，钧观察判官。杨春复以兵来攻，月余不能拔，即渡河而北。

六月，哀宗迁蔡，宾奉迎于州北之高安。上与语，大悦，恨用之晚，擢为行部尚书、世袭谋克。上初至亳，宾等适征民丁负铁甲入蔡，及会计忠孝军家属口粮，故留参知政事张天纲董之，就迁有功将士。时亳之粮储不广，宾等常吝惜，军士以此归怨。及运甲之役，复不欲行。会天纲与宾等于一楼上铨次立功等第，镇防军崔复哥、王六十之徒擐甲哗噪登楼，天纲问曰："即欲见杀，容我望阙拜辞。"贼曰："无预相公。"即拽宾及吕钧往市中。钧且行且跪，涕泪俱下。宾岸然不惧，大叫曰："不过杀我。但杀，但杀！"乃并害之。节度副使魏节亨、节度判官孙良、观察副使孙九住皆被害。又数日，杀节度使王进。进尝应荆山之募，由间道入汴京纳奏，赏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济贫民，以死自励。至汴，以劳迁本州节度判官。赐以白金，亦不受，一时甚称之。

有李喜住者，本宿州众僧奴下宣差。天兴二年四月，进粮入归德，将还，闻亳州王进反正，制旨以喜住为振武都尉，将兵三千应援。是时，太赤围亳步骑十万，喜住以众寡不敌，独与三人间道入城，王进方议迁左军林，喜住不可，进即以兵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己未，官奴与阿里合提忠孝军百人至亳，与诸将议迁可否。以为不可，当留辎重于蔡，选军扈从入圣朵就武仙军，遂入关中。关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虾蟆等军在西可恃。

五月甲子，召官奴还归德，不赴，再召，留其军半于亳乃赴。六月壬辰，车驾舟行至亳，王进奏："臣本军伍，不知治体，如李喜住扈从入蔡，则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诏以喜住为集庆军节度使，便宜从事，进领帅职。七月，进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粮餫，闻乱遂不敢入亳，后投宋。

论曰：金季之乱，军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将，即群起而偾之。无复忌惮。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宾、进才略尤足取焉，而并不免于难，惜哉！

国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红袄贼杨安兒、李全余党

也。尝归顺大元，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天兴元年六月，徐州埽兵总领王祐、义胜军都统封仙、总领张兴等夜烧草场作乱，逐元帅徒单益都。安用率兵入徐，执张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宿州镇防军千户高腊哥与东面总帅刘安国构徐州总帅王德全，杀宿帅纥石烈阿虎，以其州归海州。邳州从宜兀林答某亦让州于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归安用。

北大将阿术鲁闻安用据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安用惧，谋于德全，劫杀张进及海州元帅田福等数百人，与杨妙真绝，乃还邳州。会山东诸将及徐、宿、邳主帅，刑马结盟，誓归金朝。既盟，诸将皆散去，安用无所归，遂同德全、安国托从宜众僧奴自通于朝廷。众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数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强盛，材略可称。国家果欲倚用，非极品重权不足以坚其许国之心。"未报。安用率兵万人攻海州，未至，众稍散去。安国因劝安用当赤心归国，安用亦自知反复失计，事已无可奈何，于是复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己，又惧为所图，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选兵分将，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无宁岁矣。

未几，朝廷遣近侍局直长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诏至邳，以安用为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行尚书省事，特封兖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忠臣"，锡姓完颜，附属籍，改名用安，赐金镀银印、驼纽金印、金虎符、世袭千户宣命、敕样、牌样、御画体宣、空头河朔山东赦文，便宜从事，且以彭王妃诰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闻使者至，犹豫未决，以总领杨懋迎使者入，监于州廨，问所以来。世英对以封建事，意颇顺。诸帅王、杜辈皆不欲宣言，欲杀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见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语世英曰："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挚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选人取朝廷赐物遍观之，喜见颜色。复与使者私议，欲不以朝礼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设宴拜授如仪，以主事常谨等随使者奉表入谢。

上复遗世英、天祐赐以铁券一、虎符六、龙文衣一、玉鱼带一、弓矢二、封赠其父母妻诰命，及郡王宣、世袭宣、大信牌、玉兔鹘带各十，听同盟可赐者赐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礼，始有入援意。及闻上将迁蔡州，乃遣人以蜡书言迁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谓："归德环城皆水，卒难攻击，蔡无此险，一也。归德虽乏粮储，而鱼芡可以取足，蔡

若受围，廪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归德者，非畏我也，纵之出而蹑其后，舍其难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资敌兵粮，祸不可解，四也。归德不保，水道东行犹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将安之，五也。时方暑雨，千里泥淖，圣体丰泽，不便鞍马，仓卒遇敌，非臣子所敢言，六也。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若銮舆少停，臣仰赖威灵，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惟陛下审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复，本无匡辅志，此必参议张介等议之，业已迁蔡，议遂寝。

初，世英等过徐，王德全、刘安国说之曰：“朝廷恩命岂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当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袭宣、玉带各二。由是与用安有隙，又惧为所图，皆不听其节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张瑀、张友、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用安必欲取山东，累征徐、宿兵，止以勤王为辞，二帅不应。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粮为名，袭徐、宿。既入城，德全觉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谓德全、安国必有谋，乃执桃园帅吴某等八九人下狱鞫问。二帅遣温特罕张哥以杜政、封仙欲袭取徐州白用安，不听，驱吴帅、张哥辈九人并斩之。张哥将死大呼曰：“国咬兒，汝无尺寸功，受国家大封爵，何负于汝，而从杜政等变乱，又杀无罪之人。今虽死，当与汝辨于地下矣。”会上遣臧国昌以密诏征兵东方，故用安假朝命声言入援，檄刘安国为前锋，亲率兵三千驻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终疑见图，不出，系封仙于狱，杀之，遣杜政出城。安国既至宿州，用安复召安国还，安国不从，独与众僧奴赴援。行及临涣龙山寺，用安使人劫杀之，遂攻徐州，逾三月不能下，退归涟水。于是，因世英以用安终不赴援，乃还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闻，赠汝州防御使。

既而用安军食不给，乞粮于宋，宋阳许之，即改从宋衣冠，而私与朝使相亲。寻益乏食，军民多亡去，乃命萧均以严刑禁亡者，血流满道。大元东平万户查剌将兵至涟水，遂降焉。查剌既渡河，趋蔡州，用安以诡计还涟水，复叛归于宋，受浙东总管、忠州团练使，隶淮阃。甲午正月，闻大兵围沛，用安往救之，败走徐州。会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皮刂面系马尾，为怨家田福一军脔食而尽。

用安形状短小无须，喜与轻薄子游，日击鞠衢市间，顾眄自矜，无将帅大体。

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经义进士第一，时为用安参议。

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间行，经北军营幕，至通许崔桥，始有义军招抚司官府，去京师二百里矣。至陈州，防御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项城，县令朱珍立县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县，县令王义立县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众僧奴得报，且知朝廷授以权宿州节度使、兼元帅左都监之命，具彩舆仪卫出城五里奉迎。时东方不知朝廷音问已八月矣，官民见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张显者任侠尚气知义理，即谓天祐曰："东方不知朝廷音问已数月，今见使者，百姓皆感动。若不以圣旨抚慰之，恐失东民之必。我欲矫称制旨宣谕，如何。"天祐书生，守规矩，不敢从，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抚之，州民复大哭。明日，往徐州。

时青，滕阳人。初与叔父全俱为红袄贼，及杨安兒、刘二祖败，承赦来降，隶军中。兴定初，青为济州义军万户。是时，叔父全为行枢密院经历官。兴定二年冬，全驰驿过东平，青来见，因告全将叛入宋，全秘之。顷之，青率其众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龟山，有众数万。

兴定四年，泗州行元帅府纥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书来。书曰："青本滕阳良民，遭时乱离，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无所逃死，窜匿淮海。离亲旧、去乡邑，岂人情之所乐哉。仆虽偷生寄食他国，首丘之念，未尝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当袭取盱眙，尽定淮南，以赎往昔之过。"牙吾塔复书曰："公等初亦无罪，诚能为国建功，全军来归，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其亟图之。生还父母之邦，富贵终身，传芳后世，与其羁縻异域，目以兵虏，孰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诏加青银青荣禄大夫，封滕阳公，仍为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使。青潜表陈谢，复以邳州为请。枢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谕牙吾塔，若青诚实来归，即当授之。如审其诈，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来之言，及所援官爵，亦行间之术也。"青既不得邳州，复为宋守。

兴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袭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禄遇害。是时，时全为同签枢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袭破西城，止称宋人而已。诏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获红袄贼一人，诘问之，乃知青为宋京东钤辖，袭破西城。全颇喜，乃杀其人以灭口。牙吾塔昼夜力战，募死士以梯冲逼城，青缒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应孙穴城，东北隅，青夜出兵来袭，击却之。越二日，复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

兵二千合城中兵来犯牙吾塔营，提控斡鲁朵先知，设伏掩击，青兵大败，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复出矣。王应孙穴城将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余众往往被创，楼堞相继摧坏，城中恟惧，遂无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众走，遂复西城。

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诏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贻丧败。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全与讹可由颍、寿进渡淮，败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县，破宋庐州将焦思忠兵。无何，获生口言，时青受宋诏，与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兵还，距淮二十里，诸军将渡，全矫称密诏"诸军且留收淮南麦"，遂下令人获麦三石以给军。众惑之，讹可及诸将佐劝之不听，军留三日。讹可谓全曰："今淮水浅狭，可以速济。时方暑雨，若值暴涨，宋乘其后，将不得完归矣。"全力拒之。从宜达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曰："讹可一帅耳，汝曹党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于汝无不可者。"众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涨，乃为桥渡军。宋兵袭之，军遂败绩。桥坏，全以轻舟先济，士卒皆覆没。宣宗乃下诏诛之，遣官招集溃军，诏曰："大军渡淮，每立功效。诸将谬误，部曲散亡，流离忧苦，朕甚闵焉。各归旧营，勉图自效。"又诏曰："阵亡把军品官子孙，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孙例随局承应，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者依品从随局给俸，至成人本局差使。无子孙官，依例给俸。应赠官、赙钱、军人家口当养赡者。并如旧制。"

赞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胄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蜂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难，复为伐宋之举，迄金之亡，其祸尤甚。简书所载国用安、时青等遗事，至今仁人君子读之犹蹙頞终日。当时烝黎，如鱼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列传第五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苗道润王福移剌众家奴武仙张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张开燕宁

苗道润，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宣宗迁汴，河北土人往往团结为兵，或为群盗。道润有勇略，敢战斗，能得众心。比战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诣南京求官封。宰相难其事，宣宗召河南转运使王扩问曰："卿有智虑，为朕决道润事。今即以其众使为将。肯终为我尽力乎？"扩对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为度。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许，彼负其众，何所不可为。"宣宗顾谓宰执曰："王扩之言，实契朕心。"于是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贞祐四年，复以功迁怀远大将军、同知中山府事。再阅月，复战有功，迁骠骑上将军、中都路经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顷之，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

兴定元年，诏道润恢复中都，以山东兵益之。道润奏："去年十一月，臣遣总领张子明招降蠡州独吉七斤。近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移剌铁哥移军蠡州，袭破子明军，杀数百人，子明亦被创。臣将提兵问罪，重以铁哥自拔来归，但备之而已。今欲复取都城，乞无罪铁哥，直令受臣节制，庶可集事。"宣宗以问宰相，奏曰："道润、铁哥不协，不可相统属。"诏以完颜宇行元帅府事，督道润复中都，和辑铁哥军。

初，道润与顺天军节度使李琛不相能，两军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满城、完州，道润军拒战，杀琛兄荣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乌林答吾典承道润风指，日谋侵害。山东行省数谕道润与臣通和，竟不见从，且杀臣兄荣、弟明等，恣横如此，将为后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统摄，并听帅府节制。仍遣官增减诸路兵力，使权均势敌无相吞并，则百姓安农亩矣。"道润奏李琛以众叛，陷满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润叛。廷议以为两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东行省枢密院谕琛："行省在彼，自当俱听节制，何待帅府。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长无所忌惮使之然也。严为约束，依时树艺，无致生事。"有诏道润与移剌铁哥合兵抚定河北，令诸道兵互相应援。既而道润与贾仝、贾瑀互相攻击，诏道润、贾仝、王福、武仙、贾瑀分画各路元帅府控制之，彰德卫辉招抚司隶枢密院。贾瑀既与道润相攻，已而诈为约和，道润信之，遂伏兵刺杀道润。朝廷不能问，一军彷徨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权隶潞州行元帅府，听其节制。时兴

定二年也。

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隶真定，而蠡州旧受移剌众家奴节制，一旦改隶真定，恐因而交争。靖安民等愿隶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审处之。经略副使张柔奏："贾瑀攻易州寨，杀刺史马信及其裨校，夺所佩金符而去。"顷之，张柔攻贾瑀杀之。道润既死，靖安民代领其众，是后乃封建矣。

初，贞祐四年，右司谏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诏尚书省议，事寝不行。兴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诏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翰林学士承旨徙单镐等十有六人以谓"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残毁，不可一概守之，宜取愿就迁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其长，保聚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解于陕西有襟喉之要，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诸郡，选才干众所推服、能纠众迁徙者，愿之河南或晋安、河中及诸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教之战阵。敕晋安、河中守臣檄石、岚、汾、霍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提点尚食局石抹穆请以高爵募民，大概同光祖议。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

四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恆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殚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膺茅土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画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得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

王福，本河北义军，积战功累迁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沧州经略副使。兴定元年，福遣提控张聚、王进复滨、棣二州，以聚摄棣州防御使，进摄滨州刺史。久之，福与聚有隙，聚以棣州附于益都张林。

兴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沧州东滨沧海，西连真定，北备大兵，可谓要地。乞选重臣为经略使，得便宜从事，以镇抚军民。"朝廷以福初率义兵复沧州，招集残兵，今有众万余，器甲完具，自雄一方。与益都张林、棣州张聚皆为邻境。今利津已不守，辽东道路艰阻，且其意本欲自为使，但托词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滨、棣之人，通辽东音问，今若不许，宋人或以大军迫胁，或以官爵招之，将贻后悔。"宣宗以为然，乃以福为本州经略使，仍令自择副使。会福有战功，迁遥授同知东平府事、权元帅右都监，经略节度如故。兴定四年，封为沧海公，以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蓨县隶焉。

四月，红袄贼李二太尉寇乐陵，棣州张聚来攻，福皆击却之。李二复寇盐山，经略副使张文与战，李二大败，擒其统制二人，斩首二千级，获马三十匹。七月，宋人与红袄贼入河北，福婴城固守。益都张林、棣州张聚日来攻掠，沧州危蹙，福将南奔，为众所止，遂纳款于张林。东平元帅府请讨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骑兵五百，滑、浚、卫州资助刍粮，先定赏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东平兵少，不能独成功，待至来年春，使东平帅府与高阳公并力讨之，乃止。

移剌众家奴，积战功，累官河间路招抚使，遥授开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赐姓完颜氏。兴定四年，与张甫俱封。众家奴封河间公，以献、蠡、安、深州、河间、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隶焉。兴定末，所部州县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张甫境内。张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当冲要，乞权改为府以重之。"诏改信安为镇安府。是岁，与甫合兵，复取河间府及安、蠡、献三州，与张甫皆迁金紫光禄大夫。二年，众家奴及张甫同保镇安，各当一面，别遣总领提控孙汝楫、杨寿、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镇安。未几，众家奴奏："镇安距迎乐堌海口二百余里，实辽东往来之冲。高阳公甫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若赏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拟应募者特迁忠显校尉，授八品职，仍赏宝泉五千贯。如官职已至忠显八品以上者，迁两官、升职一等，回日再迁两官、升职二等。"诏从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尝为道士，时人以此呼之。贞祐二年，仙率乡

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众，诏仙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抚使惟宏请加官赏，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迁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无何，封恆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隶焉。同时九府，财富兵强恆山最盛。

是岁，归顺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贵为安国军节度使，史天祥击之，贵亦归顺于大元。仙与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积不相能，惧天倪图己，尝欲南走。宣宗闻之，诏枢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贼杀史天倪，复以真定来降。天元大将笑乃沂讨仙，仙走。阅月，乘夜复入真定，笑乃沂复击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见，哀宗使枢密判官白华导其礼仪，复封为恆山公，置府卫州。七年，仙围上党，已而大兵至，仙遁归。未几，卫州被围，内外不通。诏平章政事合达、枢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岭关，扼金州路。

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汉，合达、蒲阿驻邓州，仙由荆子口会邓州军。天兴元年正月丁酉，合达、蒲阿败绩于三峰山，仙从四十余骑走密县，趋御寨，都尉乌林答胡土不纳，几为追骑所得。乃舍骑，步登嵩山绝顶清凉寺，谓登封兰若寨招抚使霍琢僧秀曰："我岂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缚我献大国矣。"遂走南阳留山，收溃军得十万人，屯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食，修器仗，兵势稍振。

三月，汴京被围，哀宗以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县东，遇大元大将速不沂兵过之，仙即按军眉山店，报思烈曰："阻涧结营待仙至俱进，不然败矣。"思烈急欲至汴，不听，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战而溃。仙亦令其军散走，期会留山，仙至留山，溃军至者益众。哀宗罢思烈为中京留守，诏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从卿阻涧之策，岂有败哉。军务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图后举。"十一月，遣刑部主事乌古论忽鲁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陈利害，请缓三月，生死入援。

初，思烈至郑州，承制授宣差总领黄掴三合五朵山一带行元帅府事、兼行六部尚书。及仙还留山，恶三合权盛，改为征行元帅，屯比阳。三合怨仙夺其权，乃归顺于大元，大将速不沂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诈以书约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报大元大将，遣兵夹击，败仙于柳河，仙跳走圣朵寨。

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御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斩之以徇。仙至圣朵，谓政曰："何故擅诛吾将？"政曰："天祥违诏，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斩之。"仙怒曰："今日宣差来起军，明日宣差来起军，因此军卒战亡殆尽矣。自今选甚人来亦不听，且教兒郎辈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来处置，汝何人，辄敢杀之！"政曰："参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违诏，何为不杀？"仙大怒，叱左右夺政所佩银牌，令总领杨全械系之。会赦，犹囚之，及仙败，始得释，与杨全俱降宋。

是时，哀宗走归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间道召仙。行至裕州，会仙败于柳河，璠矫诏招集溃军以待仙，仙疑璠图已。二年正月，仙阅兵，选锋尚十万，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于此。"仙怒，几杀璠。璠及忽鲁剌还归德，仙乃奏请诛璠，哀宗不听，以璠为归德元帅府经历官。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二年进士云。

仙部将董祐有战功，诏赐虎符，仙畏其逼己，久不与佩。祐憾之，乃结官奴欲杀仙，犹豫未敢发。近侍局使完颜四和有谋敢断，尝征兵邓州，圉牧使移剌呆合有异志。六四和以计诛之。祐使谓四和曰："仙终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诛，惟君为国家图之。"四和曰："已杀呆合，复杀武仙，他日使者来，人谁肯信。"不从。仙知祐尝有此谋，使祐使河北，其后竟杀之。

三月，仙以圣朵军食不足，徙军邓州，仰给于邓州总帅移剌瑗。邓州仓廪亦乏，乃分军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遣讲议官朱概、刘琢往襄阳，借粮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概持两端，畏留，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势不复振矣。"且曰："名为借粮，实欲纳款，待将军一诺耳。"嵩之以为实然，遣田俊持书报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张伯直取粮于襄阳，屯军小江口以待之。嵩之闻张伯直至大喜，谓仙送款矣，发书乃谢状也，大怒，留伯直不遣。

仙自顺阳入邓州，移剌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纳之，乃还顺阳。邓州粮尽，瑗终疑仙。五月，瑗举城降宋。嵩之益知仙军虚实，使孟珙率兵五千袭仙军于顺阳。是时，仙令士卒刈麦供军，未至二里许，始觉，仙率帐下百余人迎击之，孟珙不敢前。俄顷，军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败珙军。珙与数百人脱走，生擒其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至是，概、琢妄谓将纳款于嵩之之语泄矣，仙皆诛之。

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袭契丹猛安，累功邓州便宜总帅。既

至襄阳，使更姓名，称归正人刘介，具将校礼谒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发背死。

孟珙虽败而去，仙惧宋兵复来，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时，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颜责仙赴难，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邪？"将士闻之，相视哽咽，皆愿赴难与国同生死。仙惧众心有变，乃杀马牛，与将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负国家，众乃大喜。无何，仙复谓众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坚守，纵到亦无益。近遣人觇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众未及应，即令戒行李。取淅川溯流而上，山路险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胜数，粮食绝，军士亡者八九。仙计无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东还，自内乡将入圣朵寨，至峡石左右八叠秋林，闻总领杨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迁大和。九月，至黑谷泊，进退失据，遂谋北走，行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不从。

芝字庭瑞，河东人，任子补官，以西安军节度使行尚书。玠字子坚，河中人，崇庆二年进士，以汝州防御使行侍郎。二人相与谋曰："吾等知仙不恤国家久矣。谏之不从，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于道中，犹胜死于仙也。"既去，仙始觉，追玠杀之。芝走至南阳，为土贼所害。

甲午，蔡州破。粮且尽，将士大怨，皆散去。仙无所归，乃从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趋泽州，为泽之戍兵所杀。

张甫，赐姓完颜氏。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驴招之，兴定元年正月，甫与张进俱来降。东平行省蒙古纲承制除甫中都路经略使，进经略副使。二年，苗道润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瘸驴权道润中都路经略使，甫与张柔为副。顷之，苗道润之众请以靖安民代道润。是时，张柔、安民实分掌道润部众，朝廷乃以瘸驴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雄、霸以东皆隶之。

甫、进与永定军节度使贾仝不协，以兵相攻，夺据仝地，取仝马以遗经略使李瘸驴，瘸驴受之。朝廷怪瘸驴不能和辑州府，乃有向背，召瘸驴别与官职。召东平蒙古纲讲睦甫与贾仝。纲遣同知安武军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辄留瘸驴不遣，因奏曰："张甫本受瘸驴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与瘸驴议所以平之者然后可。况甫等不识礼义之人，瘸

驴就征则皆自疑，恐生他变，故不避专擅之罪。”诏从纲奏。未几，贾仝复以兵捕甫部民，杀甫参议官邢□毕。甫率兵攻之，贾仝败走，遂自缢死。甫请符印以安辑部众，诏与之。

无何，李瘸驴归顺大元。甫为中都东路经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权元帅右都监。三年，张进为中都南路经略使。甫奏：“真定兵冲，乞遣重臣与恆山公武仙并力守之。”不报。及真定不守，甫复奏：“权元帅右都监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无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

四年，甫封高阳公，以雄、莫、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隶焉。元光元年，移剌众家奴不能守河间，甫居之信安。是岁，以功进金紫光禄大夫，始赐姓完颜。二年二月，张进亦迁元帅左监军，赐姓完颜。

靖安民，德兴府永兴县人。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以功遥授定安县令，迁涿州刺史，遥授顺天军节度使。充提控。兴定元年，遥授安武军节度使。兴定二年，迁知德兴府事、中都路总领招抚使。是岁，苗道润死，安民代领其众，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瘸驴权中都路经略使。三年，诏瘸驴自雄、霸以东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为中都西路经略使。西山义军屯垒诸招抚皆隶焉。

四年，遥授知德兴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三月，安民上书曰：“苗道润抚定州县五十余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经略使刘铎嫉其功，反间贾瑀、李琛与道润不协，转相攻伐，竟以阴谋杀道润。铎令所部刘智元等掠镇抚孙资孙、招抚杨德胜家人二十余口，锢之山寨。若铎常居此，恐致败事。”刘铎亦遣副使刘璋诣南京自诉，且言：“安民侵入飞狐之境，冒滥封拜，诱惑人心，强抑总领冯通等输银粟。索飞狐总领王彦晖，弹压刘智元、杜贵，欲充偏裨。彦晖等拒之，辄杀贵而杖智元，竟驱彦晖而去。”又言：“经略职卑，以致从宜李柏山等日谋见害。乞许罢去。”廷议，刘铎本行招诱逋亡，今乃与安民互相论列，以起争端。苗道润死，安民实代领其众，彦晖等军本隶道润，当听安民节制。乃召铎还。顷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欢谷、车安寨隶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矾山，复取檐车寨。

大元兵围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军中闻之骇乱，众议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经历官郝端不肯从，遂

遇害。诏赠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进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兴定元年，诏文振接应苗道润，恢复中都，会道润与贾仝相攻而止。

文振治辽州，深得众心。兴定三年，迁遥授中都副留守，权元帅左都监，行河东北路元帅府事，刺史、从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文振奏："若秋高无兵，直取太原，河东可复。"优诏许之。十月，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与张开合坚、台州兵复取太原。四年，诏升乐平县为皋州，寿阳县西张寨为晋州，从文振之请也。

文振上疏曰："扬子云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后，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因缘而起以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所为不法，可胜言哉？乞行帅府擅请便宜，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包藏之心盖可知也。朝廷因而抚之，假权傅授，至与各路帅府力侔势均，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为节制，相去辽远，道路梗塞，卒难闻知。故飞扬跋扈，无所畏惮，邻道相望，莫敢谁何。自平阳城破以来，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复往来布扬声教，但令曳刺行报而已。所司劳以酒食，悦以货财，借其声，共欺朝廷。奸幸既行，遂至骄恣，变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为之忧惧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诣访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实。伏见泽、潞等处刍粮犹广，人民犹众，地多险阻，乞选重臣复置行省，皆听节制，上下相维，可臂指使之，则国势日重，奸恶不萌矣。"是时，泽、潞已诏张开规划，不能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帅府于怀、孟而已。是岁，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

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摄刺史，提控伯德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隶恆山公节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征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闻安有女，臣辄违律令为侄孙述娶之，安遂见许。臣非愿与安为姻，为公家计，屑就之耳。自结亲以来，安颇循率以从王事，法不当娶而辄娶之，敢以此罪为请。"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谕之。文振

复奏："武仙所统境土甚大，虽与林州元帅府共招抚之，乞更选本土州县官，重其职任，同与安集，可使还定。"宣宗用其策。

五年，文振奏："臣所统岚、管、庾、石、宁化、保德诸州，境土阔远，不能周知利害，恐误军国大计。伏见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过人，深悉河东事势，乞令行元帅府事，或为本路兵马都总管，与臣分治。"诏文振就择可者处之便地，仍受文振节制。

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文振奏其事，诏遣使慰谕之。文振复申前请，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岚、管以西诸州，制可，仍令防秋后再度其宜。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赡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顷之，诏以石州隶晋阳公府。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帅府惟良得罪召还，文振奏："近闻惟良召还，臣窃以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岁，政尚宽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军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几，{山义}尖之众作乱，逐招抚使康瑭。乞遣惟良还林州为便。"不许。

文振上书："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诸公府、帅府并听节制，诏谕百姓使知不忘遗黎之意，然后以河南、陕西精锐并力恢复。"不报。文振复奏："河朔百姓引领南望，臣再四请于枢府，但以会合府兵为言。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复河北，人心将以为举河朔而弃之，甚非计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文振辞公府，诏不许。顷之，文振部将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相能，复徙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兴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岁，平阳失守，改同知平阳府事。三年，复取平阳，天作言："汾、潞皆置帅府，平阳大镇，今稍完复，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复业者相继不绝，其过汾、潞远甚，宜一体置之。"是时，晋安、岚州皆有帅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抚使、权元帅左都监。四年，封平阳公，以平阳、晋安府，隰、吉州隶焉。天作请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

汾河之西，朝廷皆从之。

初，轩成本隶程琢麾下，琢死，成率众保隰州，以为同知隰州军州事、兼提控军马。成增缮器甲，招纳亡命，颇有他志。是时，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请增置要害州县，以分其势。隰州之境蒲县最居其冲，可改为州，隰川之仵城镇可改为县，选官守备。诏升蒲县为蒲州，以大宁县隶之，仵城镇为仵城县。天作守平阳凡四年，屡有功，诏录其子定哥为奉职。

元光元年十月，青龙堡危急，诏遣古里甲石伦会张开、郭文振兵救之，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得进。知府事术虎忽失来、总领提控王和各以兵归顺，临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溃，执天作出。天作已归顺，诏诛忽失来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应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抚怀、孟之民，定哥闻之，乃自经死，赠信武将军、同知睢州军州事。诏张开、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济源，欲脱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将恶其反复，遂诛之。

天作死后，宣宗以同知平阳府事史咏权行平阳公府事，后封平阳公。平阳初破，咏父祚、母萧氏藏于窟室，索出之，使祚招咏，祚乃自缢死，萧氏逃归。咏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赠祚荣禄大夫、京兆郡公，谥成忠。萧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赐号归义。梗氏赠京兆郡夫人，谥义烈。未几，咏乞内徙，徙其军于解州河中府。

张开，赐姓完颜氏，景州人。至宁末，河北兵起，开团结乡兵为固守，累功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兼同知观州事。贞祐四年，开率所部复取河间府及沧、献二州十有三县。开有宣抚司留付名宣敕二百道，奏乞从权署置，就任所复州县旧官，阙者补之。诏迁同知观州军州事。开复清州，乞输盐易粮，诏与之粮。迁观州刺史、权本州经略使。至是，始赐姓完颜氏。开奏乞许便宜，及论淇门、安阳、黎阳皆作堰塞水，河运不通，乞开发水道，不报。观州粮尽，是岁秋，徙军辉州，乞麦种三千石、驴骡三百或宝券二百贯，户部不与。御史台奏："开自观州转战来此，久著劳绩，欲令其军耕种以自给，有司计小费拒不与。乞断自宸衷，与之麦种，若无牛可与，给以宝券。"制可。

是岁，潼关不守，被召入卫南京。兴定元年，遥授泽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总领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抚使。林州元帅府徙潞人实林州，既复遣还。开乞隶晋安元帅府，或与林州并置元帅府，各自为治。十月，开以权昭义军节度使、遥授孟州防御使、权元帅左都

监、行元帅府事，与郭文振共复太原。四年，封上党公，以泽、潞、沁州隶焉。五年，诏复以涉县为崇州，从开请也。元光元年，复取高平县及泽州。二年，大战壶关，有功。既而潞州危急，开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阳，郭文振南徙河东，公府独臣与史咏而已。乞升泽、沁二州为节镇，以重守御。"诏以泽为忠昌军，沁为义胜军。林州{山义}尖寨众乱，逐招抚使康瑭，推杜仙为招抚使，开请以卢芝瑞为副，代领其众。又奏："比闻郭文振就食怀、孟，史咏徙解州，高伦迁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领孤军，内无储峙，外无应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忧。"

正大间，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天兴初，起复，与刘益为西面元帅，领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攻卫州，败绩于白公庙。是时，哀宗走归德，开与刘益谋收溃兵从卫，不果，遂与承裔西走，皆为民家所杀。

初置公府，开与恆山公武仙最强。后驻兵马武山，遣人间道请粮二万石，用事者难之，止给二千石。公府将佐得报皆不敢白，开闻，置酒召诸将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与诸君一醉。"诸将问故，曰："顷以粮竭为请，祈二万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辈待我也。"是时，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赈文振军。文振穷窘，开势愈孤，以至于败。

燕宁，初为莒州提控，守天胜寨，与益都田琢、东平蒙古纲相依为辅车之势。山东虽残破，犹倚三人为重。红袄贼王公喜据注子堌，率众袭据沂州。宁击走之，遂复沂州，语在《田琢传》。宁既屡破红袄贼，招降胡七、胡八，引为腹心，贼中闻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军节度使事、山东安抚副使。兴定四年，封东莒公，益都府路皆隶焉。五年，与蒙古纲、王庭玉保全东平，以功迁金紫光禄大夫。还天胜，战死。蒙古纲奏："宁克尽忠孝，虽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后老稚无所衣食，乞降异恩以励节义之士。"诏赠故祖皋银青荣禄大夫，祖母张氏范阳郡夫人，父希迁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继母许氏、妻霍氏皆为范阳郡夫人，族属五十二人皆廪给之。

自益都张林逐田涿，继而宁死，蒙古纲势孤，徙军邳州，山东不复能守矣。

赞曰：苗道润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东者其后张甫有之，然无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实录》所载如此。他书

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

列传第五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粘葛奴申刘天起附完颜娄室乌古论镐张天纲完颜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宫，或曰策论进士。天兴初，卒开封府，以严干称。其年五月，擢为陈州防御使。时兵戈抢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骑由间道以往。陈自兵兴，军民皆避迁他郡，奴申为之择官吏，明号令，完颜郭，立庐舍，实仓廪，备器械。未几，聚流亡数十万口，米一斛直白金四两，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铗，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不绝，遂指以为东南生路。

明年，哀宗走归德，改陈州为金兴军，驰使褒谕，以奴申为节度使。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陈。于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将其兵，建威来猪粪、虎威蒲察合达、振武李顺兒、振威王义、果毅完颜某，凡招抚司至者皆使隶都尉司。

是时，交战无虚日，州所屯军十万有余。奴申与官属谋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粮有尽，奈何？"乃减军所给，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将领则不给。人心稍怨。故李顺兒、崔都尉因而有异志，刘提控及完颜不如哥提控者预焉。奴申知其谋，常以兵自防。及闻大元兵往朱仙镇市易，奴申遣五都尉军各二百人，以李顺兒、副都尉崔某将之，袭项城寨。令孙镇抚者召顺兒议兵事，孙至其家，顺兒已擐甲，孙欲观其刀，顺兒拔示之，孙色动，即出门奔去。顺兒追杀之，乃上马，引兵二百人入省，说军士曰："行省克减军粮，汝辈欲饱食则从我，不欲则从行省。"于是，省中军士皆坐不起。奴申闻变走后堂，追杀之。提控刘某加害，解其虎符以与顺兒，并杀其子侄婿及乡人王都尉。顺兒令五都尉军皆甲，守街曲。自称行省，署元帅，都尉。以刘提控语不顺，斩之坐中。明日，遂遣克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顺兒淮阳军节度使，行省如故。

未几，虎威都尉蒲察合达与高元帅者尽杀顺兒之徒，举城走蔡州。大兵觉，追及孙家林，老幼数十万少有脱者。

初，奴申闻崔立之变，遣人探其事情，而顺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结构崔立，适与奴申所遣者同往同还。顺兒惧其谋泄，故发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谋，故遣袭项城，欲因其行袭杀之，然已为所先。

刘天起者，起于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严，尝上书以干君相，愿暂假一职以自效。每言战国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监造革车三千两。天兴元年，授都招抚使，佩金符。召见，乞往陈州运粮，上从之，一时皆窃笑其侥幸。及至陈，行军殊有方略，每出战，数有功，陈人甚倚重之。顺兒之变，天起偃蹇不从，为所杀。同时一唐括招抚者亦不屈而死。

完颜娄室三人，皆内族也，时以其名同，故各以长幼别之。

正大八年，庆山奴弃京兆，适鹰扬都尉大娄室运军器至白鹿原，遇大兵与战，兵刃既尽，以绦系掉金牌，力战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帅中娄室、小娄室以马军三千遇之于汝坟。时大兵以三四十骑入襄城，驱驿马而出，又入东营，杀一千夫长，金人始觉之。两娄室以正旦饮将校，皆醉不能军，遂败，退走许州。会中使召入京师。天兴二年正月，河朔军溃，哀宗走归德，中娄室为北面总帅，小娄室左翼元帅，收溃卒及将军夹谷九十奔蔡州。蔡帅乌古论栲栳知其跋扈不纳，遂走息州，息帅石抹九住纳之。时白华以上命送虎符于九住为息州行帅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标致，驺从盈路。三人者妒之，各以招集勤王军士为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给之。久之，渐生猜贰，九住亦招负贩牙侩数百人为“虎子军”，夜则擐甲为备。一日，九住使一万户巡城，三帅执而驱之，使大呼云：“勿学我欲开西门反！”即斩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惧州人及祸，乃从三百卒以往。三帅令甲士守街曲，九住从者过，处处执之。九住独入，三帅问汝何为欲反，九住曰：“我何缘反？”三帅怒，欲杀者久之。小娄室意稍解，颇为救护，得不杀，使人锁之。以夹谷九十为帅，兼权息州。

蔡帅栲栳闻九住为三帅所诬，上奏辨之，三帅亦捃摭九住之过上闻。朝廷主栲栳之辨，且不直三帅。六月，赦至蔡，栲栳惧九住为三帅所诛，遣二卒驰送诏书于息，乃得免。及上将幸蔡，密召中娄室引兵来迓，娄室迟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马，即召九住。九住至，与中娄室辨於上前。时中娄室已授同签枢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终讼，乃罢九住帅职，授户部郎中，以乌古论忽鲁为息州刺史。

时有土豪刘秃兒、马安抚者自蔡朝还，以军储不给叛入宋，州之北关为所焚毁。是时城中军无几，日有叛去者，且觇知宋人有窥息之意，息帅惧，上奏请益兵为备。朝廷以参知政事抹捻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

娄室以同签枢密院事为总帅，小娄室以副点检为元帅，王进为弹压帅，夹谷九十为都尉，以忠孝马军二百、步军五百属之，行省、院于息。将行，上谕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卿等勉之。"

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营于中渡。我军皆北语，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骇愕奔溃，斩获甚众。复奏元帅张闰不遵约束，失亡军士，乞正典刑。娄室表闰无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狱中。盖闰为娄室腹心，九住之狱皆闰发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失律而诛之也。九月，以忽鲁退缩，不能抚御，民多叛去，夺其职，以夹谷九十权息州事。

十一月，宋人以军二万来攻。城中食尽，乃和籴，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物，城中皆无聊矣。前两月，蔡州以军护老幼万口来就食，北兵觉之，追及于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余人。至是，蔡问不通。行省及诸帅日以歌酒为事，声乐不绝。下及军士强娶寡妇幼女，绝灭人理，无所不至。

三年甲午正月，蔡凶问至，诸帅杀之以灭口，然民间亦颇有知者。初，诸帅欲北降，而递相猜忌，无敢先发者。数日，蔡信哄然，诸帅屏人聚议，皆言送款南中为便。时李裕为睦亲府同佥桓端国信使下经历官，乃使送款于宋。遂发丧设祭，谥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为领省，丞相、总帅、左平章皆娶妇。十三日，举城南迁，宋人焚州楼橹。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罗山，委曲之信阳。北兵见火起，追及之，无有免者，且诛索行省已下官属于宋。宋人令官属入城，托以犒赏，从万户以上六七百人皆杀之，军中亦有夺命死敌者。宋人谕诸军，行省已下有罪已处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军防之。既而与北军接，南军敛避，一军悉为所杀。

乌古论镐，本名栲栳，东北路招讨司人。由护卫起身，累官庆阳总管。天兴初，迁蔡、息、陈、颍等州便宜总帅。二年，哀宗在归德，蒲察官奴、国用安欲上幸海州，未决。会镐餫米四百余斛至归德，且请幸蔡，上意遂决。先遣直学士乌古论蒲鲜如蔡，告蔡人以临幸之意。六月，征蔡、息军马来迓，以蔡重镇，且虑有不测，诏镐勿远迎。

辛卯，车驾发归德，时久雨，朝士扈从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枣为粮，数日足胫尽肿，参政天纲亦然。壬辰，至亳，上黄衣皁笠，金兔鹘

带，以青黄旗二导前，黄伞拥后，从者二三百人，马五十余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谕以“国家涵养汝辈百有余年，今朕无德，令尔涂炭。朕亦无足言者，汝辈无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万岁，泣下。留一日，进亳之南六十里，避雨双沟寺中，蒿艾满目，无一人迹，上太息曰：“生灵尽矣。”为之一恸。是日，小娄室自息来迓，得马二百。己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罗拜于道，见上仪卫萧条，莫不感泣，上亦歔欷者久之。

七月，以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初，镐守蔡，门禁甚严，男女樵采，必以墨识其面，人有以钱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赡军。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时大兵去远，商贩颇集，小民鼓舞，以为复见太平，公私宿酿，一日俱尽。

郾城土豪卢进杀其长吏，自称招抚使，以前关、陕帅府经历范天保为副。至是，天保来见，进麦三百石及麞鹿脯、茶、蜜等物，遂赐进金牌，加天保官，自是进物者踵至。既而遣内侍殿头宋珪与镐妻选室女备后宫，已得数人，右丞忽斜虎谏曰：“小民无知，将谓陛下驻跸以来，不闻恢复远略，而先求处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宫失散，左右无人，故令采择。今承规诲，敢不敬从。止留解文义者一人，余皆放遣。”

是时，从官近侍率皆穷乏，悉取给于镐，镐亦不能人满其欲，日夕交谮于上，甚以尚食阙供为言。上怒，虽擢拜大夫，而召见特疏。小娄室之在息州也，与石抹九住有隙，怨镐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娄室见于双沟，因厚诬镐罪，上颇信之。镐自知被谗，忧愤郁抑，常称疾在告。会前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侄大安来，以女鲁欢无反状，为官奴所杀，白尚书省求改正，尚书省以闻。上曰：“朕尝谓女鲁欢反邪，而无迹可寻。谓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征援兵，彼留精锐自防，发其羸弱者以来。既到睢阳，彼厚自奉养，使朕醯酱有阙。朕为人君，不当语此细事，但四海郡县，孰非国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负而有骄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驾驭人材以济艰难，录功忘过此其时也，其厘正之。”群臣知上意之在镐也，数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宜令预参机务，又荐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参政抹捻兀典行省息州，镐遂以御史大夫权参知政事。

九月，大兵围蔡，镐守南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兒副之。未几，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杀之。

乌古论先生者，本贵人家奴，为全真师。佯为狂态，裸颠露足，缀麻为衣，人亦谓之“麻帔先生”。宣宗尝召入宫，问以秘术。因出入大长主家，殊有秽迹，上微闻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从镐来官汝南，人皆知与其妻通，而镐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镐为营道宇，亲率僧道送使居之。车驾将至蔡，生欲遁无所往，因自言能使军士服气不费粮。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单假神师退敌之意，授一真人之号，旋出奇计，北兵信巫必骇异之，或可以有成功。”参政天纲以为不可，遂止。复求入见，言有诡计可以退敌。及见，长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说大帅喷盏为脱身计。时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鹗具以向者“麻帔”为言，上怒杀之。

赞曰：晋刘越石长于抚纳，短于驾驭，以故取败。粘葛奴申陈州之事，殆类之矣。三娄室皆金内族，唯大娄室死得其所，其两娄室谗贼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军，乃逭一死，金失政刑，一至于是。乌古论镐幸蔡之请，虽非至谋，区区效忠以谗见忌，哀宗之明，盖可知矣。

张天纲，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宁元年词赋进士。性宽厚端直，论议醇正，造次不少变。累官咸宁、临潼令，入补尚书省令史，拜监察御史，以鲠直闻。升户部郎中，权左右司员外郎。哀宗东幸，迁左右司郎中，扈从至归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帅官奴有反状，屡为上言之，上不从，官奴果变，遂擢天纲权参知政事。及从上迁蔡，留亳州，适军变，天纲以便宜授作乱者官，州赖之以安。及蔡，转御史中丞，仍权参政。

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上封事，请大举伐宋，其略云：“官军在前，饥民在后，南践江、惟，西入邑、蜀。”颇合上意。上命天纲面诘其蕴藉，召与语无可取者，然重违上命，且恐闭塞言路，奏以为尚书省委差官。护卫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长粘合斜烈、奉御陈谦、权近侍局直长内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给出怨言，乞往陈州就食。天纲奏令监之出门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见杀，时人快之。妖人乌古论先生者自言能使军士服气，可不费粮。右丞仲德援田单故事，欲假其术以骇敌，语在《乌古论镐传》。上颇然之，天纲力辨以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张天纲，几为此贼所诳。”军吏石抹虎兒者求见仲德，自谓有奇计退敌，出马面具如狮子状而恶，别制青麻布为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马。如我军进战，寻少却，彼必来追。我以驯骑百余皆此状，仍系大铃于颈，壮士乘之，以突彼骑，骑必惊逸，我军鼓噪继其后，此田单所以破燕也。”天纲曰：“不可。彼众我寡，此不足恃，纵使惊去，安保其不复来乎？恐徒费工物，只取敌人笑

耳。”乃罢之。

蔡城破，为宋将孟珙得之，槛车械至临安，备礼告庙。既而，命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琼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语，宋主召问曰：“天纲真不畏死耶？”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听。初，有司令供状必欲书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闻者怜之。后不知所终。

完颜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历仕州县。贞祐用兵，辟充军职，尝为大元兵所俘，不逾年尽解其语，寻率诸降人万余来归。宣宗召见，奇之，授邳州刺史、兼从宜。增筑城壁，汇水环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徐州。徐州城东西北三面皆黄河而南独平陆，仲德叠石为基，增城之半，复浚隍引水为固，民赖以安。

正大五年，诏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以备小关及扇车回。时北兵叩关，仲德适与前帅奥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驱而东。阿里不素无守御之策，为有司所劾，罪当死。仲德上书引咎，以谓“北兵越关之际，符印已交，安得归罪前帅，臣请受戮。”上义之，止杖阿里不而贳其死。

六年，移知巩昌府，兼行总帅府事。时陕西诸郡已残，仲德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八年四月，诏授仲德巩昌行省及虎符、银印。天兴元年九月，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陕州。时兀典新败，陕州残破，仲德复立山寨，安抚军民。会上以蜡丸书征诸道兵入援，行省院帅府往往观望不进，或中道遇兵而溃，惟仲德提孤军千人，历秦、蓝、商、邓，撷果菜为食，间关百死至汴。至之日，适上东迁。妻子在京师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趋见上于宋门，问东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谏云：“北兵在河南，而上远徇河北，万一无功，得完归乎？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愿加审察。臣尝屡遣人奏，秦、巩之间山岩深固，粮饷丰赡。不若西辛，依险固以居，命帅臣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经略巴蜀，此万全策也。”上已与白撒议定，不从，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难，进拜尚书省右丞、兼枢密副使，军次黄陵冈。

二年正月，车驾至归德，以仲德行尚书省于徐州。既至，遣人与国用安通问。沛县卓翼、孙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为东平郡王，璧冲博平公，升沛县为源州。已而翼、璧冲来归，仲德畀之旧职，令统河北诸砦，行源州帅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归德。仲德留之，遣人纳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离镇。"仲德虚州廨不居，亦无兵卫自防，日以观书为事，而德全自疑益甚。

二月，鱼山总领张□献作乱，杀元帅完颜胡土降北。仲德累议讨之，德全不从，即领麾下十许人，亲劝民兵得三百人，径往鱼山，而从宜严禄已诛□献反正，仲德抚慰军民而还。有曹总领者，盗御马东行，制旨谕行省讨之，仲德既杀贼，德全欲功出己，杀曹党四十八人。

三月，阿术鲁攻萧县，游骑至徐，德全马悉为所邀。仲德时往宿州，德全以失马故，始议救萧县，遣张元哥、苗秀昌率骑八百以往。未及交战，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为所擒杀之，萧县遂破。四月，仲德阳以关粮往邳州，州官出迎，就执德全并其子杀之，余党之外，一无所问，阖郡称快。

初，完颜胡土以遥授徐州节度，往帅严禄军于永州北保安镇。时禄已为从宜，在砀山数年，又得士心。忽土到，军士不悦，二月辛卯夜，遂为总领张□献、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张敏修，忽土下经历官，乃以军变胁严禄降北。禄佯应之，阴召永州守陈立、副招抚郭升，会诸义军赴保安镇诛作乱者。军夜至，禄遣敏修召□献、振计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党与皆为禄所杀。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闻之来讨，会禄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禄行元帅左都监，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复授禄遥领归德知府、兼行帅府事。未几，大元将阿术鲁兵至保安，禄夜遁。后禄闻官奴变，一军顿徐、宿间几一月，遂投涟水，敏修入徐。

五月，诏仲德赴行在。时官奴已变，官属惧为所绐，劝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岂辨真伪耶？死亦当行。"寻使者至，果官奴之诈。六月，官奴诛，诏仲德议迁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赞成之。及蔡，领省院，事无巨细，率亲为之，选士括马，缮治甲兵，未尝一日无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阳，幸即汝阳之安，皆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未几，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迁为恨。

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见山亭及同知衙，为游息之所。仲德谏

曰："自古人君遭难，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贬损，然后可以克复旧物。况今诸郡残破，保完者独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阙万一，方之野处露宿则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尝劳民葺治，今又兴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济大事。"上遽命止之。

七月，定进马迁赏格。每甲马一匹或二匹以上，迁赏有差。自是，西山帅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马进，凡得千余匹，以抹捻阿典领之。又遣使分诣诸道征兵赴蔡，得精锐万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监督修缮，不逾月告成。军威稍振，扈从诸人苟一时之安，遂以蔡为可守矣。

鲁山元帅元志领军千余来援。时诸帅往往拥兵自固，志独冒险数百里，且战且行，比至蔡，几丧其半。上表异之，赐以大信牌，升为总帅。息州忠孝军帅蔡八兒、王山兒亦来援。

壬午，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优，几于骂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缚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谕仲德曰："此军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责罚乃尔。"仲德曰："时方多故，录功隐过，自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盖小人之情纵则骄，骄则难制，睢阳之祸，岂独官奴之罪，亦有司纵之太过也。今欲更易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军士闻之，至于国亡不敢有犯。

九月，蔡城戒严。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以大兵将至，请谕民并收晚田，不及者践毁之，毋资敌，制可。丙辰，诏裁冗员，汰冗军，及定官吏军兵月俸，自宰执以下至于皁隶，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减粮，人颇怨望。上闻之，欲分军为三，上军月给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复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军辄多受赏，连中者或面赐酒，人益为劝，且阴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谋也。甲子，分军防守四面。

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垒成，耀兵城下，旗帜蔽天。城中骇惧，及暮，焚四关，夷其墙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尽籍民丁防守，不足则括妇女壮健者，假男子衣冠使运木石。蔡既受围，仲德营画御备，未尝一至其家，拊存军士，无不得其欢心，将校有战亡者，亲为赙祭，哭之尽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筑栅浚濠为备，虽克之不能入也。但于城上立栅，南北相去百余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锐日夕战御，终不能拔。

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会饮，鼓吹相接，城中饥窘，愁叹而已。围城以来，战殁者四帅、三都尉，其余总帅以下，不可胜纪。至是，尽出禁近，至于舍人、牌印、省部掾属，亦皆供役。戊申，大兵凿西城为五门，整军以入，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声言来日复集。己酉，大兵果复来，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战，自卯及巳，俄见子城火起，闻上自缢，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孛术鲁娄室、兀林答胡土，总帅元志，元帅王山兒、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恆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

仲德状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门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材，人有寸长，极口称道。其掌军务，赏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为用，至危急死生之际，无一士有异志者。南渡以后，将相文武，忠亮始终无瑕，仲德一人而已。

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若完颜仲德、张天纲，岂非将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无后，其臣豫让不忘国士之报，君子谓其无所为而为之，真义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纲诸臣不变所守，岂愧古义士哉！

列传第五十八列传第五十八

世戚

○石家奴裴满达忽睹徒单恭乌古论蒲鲁虎唐括德温乌古论粘没曷蒲察阿虎迭乌林答晖蒲察鼎寿徒单思忠徒单绎乌林答复乌古论元忠子谊唐括贡乌林答琳徒单公弼徒单铭徒单四喜

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世祖时，乌春为难，世祖欲求昏以结其欢心，乌春曰：“女直与胡里改岂可为昏。”世宗时，赐夹谷清臣族同国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则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则莫能诘也。有国家者，昏因有恆族，能使风气淳固，亲义不渝，而贵贱等威有别焉，盖良法也欤。作《世戚传》。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鲁短，世祖外孙。桓赧、散达之乱，昭肃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敌境，斛鲁短以计迎还之。石家奴自幼时抚养于太祖家，及长，太祖以女妻之。年十五，从攻宁江州，败辽主亲军，攻临潢府皆有功，袭谋克。。其后，自山西护齐国王谋良虎之丧归上京，道由兴中。是时，方攻兴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驿，率其所领猛安兵助王师，遂破其城。

从宗望讨张觉。再从宗翰伐宋。宗翰闻宗望军已围汴，遣石家奴计事，抵平定军遇敌兵数万，败之，遂见宗望。已还报，宗翰闻其平定之战，甚嘉之。明年，复伐宋，石家奴隶娄室军。娄室讨陕西未下，石家奴领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会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为元帅，石家奴为副，袭诸部族以还。未几，有疾，退居乡里。

天眷间，授侍中、驸马都尉。再以都统定边部，熙宗赐御书嘉奖之。封兰陵郡王。除东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赠郧王。正隆夺王爵，封鲁国公。

裴满达，本名忽挞，婆卢木部人。为人淳直孝友。天辅六年，从蒲家奴追叛寇于铁吕川，力战有功。熙宗娶忽达女，是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袭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国公。皇统元年，除会宁牧。居数岁，以太尉奉朝请。九年，悼后死。无何，海陵弑熙宗，欲邀众誉，扬熙宗过恶，以悼后死非罪，于是封忽挞为王。天德三年，薨。子忽睹，为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驰驿赴之。及葬，

使秘书监纳合椿年致祭，赙银五百两。

忽睹，天眷三年权猛安，皇统元年为行军猛安。历横海、崇义军节度使，以后戚怙势赃污不法。其在横海，拜富人为父，及死，为之行服而分其资。在崇义，讽寺僧设斋而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骄恣，苟可以得财无不为者。选诸猛安富人子弟为扎野，规取财物，时号“闲郎君”。朝廷以忽睹与徒单恭等污滥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睹以赃罢。海陵以忽睹所至纵家奴扰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闲杂人条约。天德三年，复起为郑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单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为奉国上将军。以告吴十反事，超授龙虎卫上将军。为户部侍郎，出为济南尹，迁会宁牧，封谭国公。复出为太原尹。斜也贪鄙，使工绘一佛像，自称尝见佛，其像如此，当以金铸之。遂赋属县金，而未尝铸佛，尽入其家，百姓号为“金总管”。秉德廉访官吏，斜也以赃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单氏，斜也女，由是复用为会宁牧，封王。未几，拜平章政事，海陵猎于胡剌浑水，斜也编列围场，凡平日不相能者辄杖之。海陵谓宰相曰：“斜也为相，朕非私之。今闻军国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无取，岂千虑无一得乎？”他宰相无以对，温都思忠举数事对曰：“某事本当如此，斜也辄以为如彼，皆妄生异议，不达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尝有如斜也专恣者。”海陵默然。斜也于都堂脊杖令史冯仲尹，御史台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强率取部人财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鲁鞫之。保鲁鞫不以实，海陵杖保鲁，而以撒合出为符宝祗候，改隶合扎猛安。

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长女兀鲁，定哥死无子，以季弟之子查剌为后。斜也谋取其兄家财，强纳兀鲁为室而不相能，兀鲁尝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挞与兀鲁不叶，乃谮兀鲁于海陵后徒单氏曰：“兀鲁怨上杀其兄宗敏，有怨望语。”会韩王亨改广宁尹，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兀鲁以言慰亨母，忽挞亦以怨望指斥诬兀鲁。海陵使萧裕鞫之，忽挞得幸于徒单后，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斜也因而尽夺查剌家财。大定间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鲁有怨望语，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复为司徒，进拜太保，领三省事，兼劝农使。再进太师，封梁晋国王。

贞元二年九月，斜也从海陵猎于顺州。方猎，闻斜也薨，即日罢猎，临其丧，亲为择葬地，遣使营治。及葬，赐辒辌车，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赐谥曰忠。正隆间，改封赵国王，再进齐国公。

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尝至其葬所致祭，起复其子率府率吾里补为谏议大夫。大定间，海陵降为庶人，徒单氏为庶人妻，斜也降特进巩国公。

乌古论蒲鲁虎，父当海，国初有功。蒲鲁虎通契丹大小字，娶宋王宗望女昭宁公主什古。熙宗初，为护卫，改牌印，常侍左右。转通进。袭父谋克，再迁临海军节度使，改卫州防御使。海陵赐食内殿，谓之曰："卫州风土甚佳，勿以防御为降也。"对曰："颇闻卫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阳军节度使，赐衣服、佩玉、带剑。入为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亲临哭之，后妃皆吊祭，赙赠甚厚。有司给丧事，赠特进驸马都尉。正隆例赠光禄大夫。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祖脱孛鲁，领其父谋克，从太祖伐辽，攻宁江、泰州战有功。父挞懒，尚康宗女，从宋王宗望以军二万收平州，至城东十里许遇敌兵甚众，战败之，太祖赏赉甚厚，授行军猛安。皇统初，迁龙虎卫上将军，历兴平、临海等军节度使。

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国长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将军。皇统元年，从都元帅宗弼南征，以善突战迁广威将军。六年，迁定远大将军。七年，授殿前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点检，迁兵部尚书。出为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改横海军节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世宗即位，封道国公，为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袭谋克。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猎，谓德温曰："扈从军士二千，饮食刍秣能无扰百姓乎。"严为约束，仍以钱一万贯分给之。四年，为劝农使，出为西京留守，赐犀弓玉带，召入为皇太子太傅，卒。上辍朝，亲临丧奠祭，赙赠甚厚。

十八年，追录其父挞懒并德温前后功，授其长子驸马都尉鼎世袭西北路没里山猛安，徙隶泰州。

乌古论粘没曷，上京胡剌温屯人也，移屯河间。祖唤端，太祖伐辽，常侍左右，追辽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袭谋克。父欢睹，官至广威将军。粘没曷尚睿宗女冀国长公主，初为护卫，天德二年袭谋克。海陵伐宋，为押军猛安。世宗即位，军还，授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加驸马都尉。历左副点检，禁直被酒不亲视扃鐍，杖四十。迁右宣徽使、劝农使，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改广宁尹，赐钱三千贯。粘没曷至广宁，嗜酒不视事，上以兵部员外郎宗安为少尹，诏宗安戒谕之，

上谓宗安曰："汝能继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粘没曷卒。上闻之，遣其子驸马都尉公说驰驿奔丧，赐钱三千贯，沿路祭物并从官给。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将军，尚海陵姊辽国长公主迪钵，为驸马都尉。辽国薨，继尚邓国长公主崔哥。皇统三年，为右副点检。五年，使宋为贺正旦使，改左副点检，礼部、工部尚书，广宁、咸平、临潢尹，武定军节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亲临葬，赠谭王。正隆例赠特进楚国公。

乌林答晖，本名谋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护卫，以捕宗磐、宗隽功授忠勇校尉，迁明威将军。从宗弼北征，迁广威将军，赏以金币、尚厩击球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谨畜牧，不事游宴，孳产蕃息，进秩，改特满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见行在，除中都兵马都指挥使。世宗至中都，将遣使于宋，以晖为使。世宗曰："晖尝私用官钱五百贯。"乃数其罪而罢之，遣高忠建往。因谓宰臣曰："朕于赏罚，豪发无所假借。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虽至亲不少恕。"迁都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诸王百官会丧，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十匹。诏以晖第三子天锡世袭纳邻河猛安亲管谋克。

蒲察鼎寿，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钦怀皇后父也。赋性沉厚有明鉴，通契丹、汉字，长于吏事。尚熙宗女郑国公主。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庆宜公主子加定远大将军，为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职如故。历符宝郎、蠡州刺史、浚州防御使，有惠政，两州百姓刻石纪之。迁泰宁军节度使，历东平府、横海军，入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改河间尹。号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居河间，侵削居民，鼎寿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内大治。卒官。上闻之深加悼惜。丧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赙银彩绢。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赠太尉、越国公。

鼎寿既世连姻戚，女为皇后，长子辞不失凡三尚定国、景国、道国公主。其宠遇如此，未尝以富贵骄人，当时以为外戚之冠云。

徒单思忠，字良弼，本名宁庆。曾祖赛补，尚景祖女。从太祖伐辽，战殁于临潢之浑河。父赛一，尚熙宗妹。正隆末，为颇碗群牧使，契丹贼窝斡扰北边，赛一与战死之。大定初，赠金吾卫上将军。

思忠通敏有才，颇通经史。世宗在潜邸，抚养之。赋性宽厚。十有二岁从上在济南，一日，与姻戚公子出游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马突过，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责。"遂释之。其人行数十步，忽执弓矢，思忠恐欲伤人，速驰至其傍，夺其弓，弛而还之。上闻之，嘉有识量，由是常使侍侧。尚皇弟二女唐国公主。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万户高忠建、完颜福寿于辽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诚意，乃与俱至东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从行，军国庶事补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卫将军，二年，加驸马都尉，卒。上为辍朝，即丧所临奠，命有司备礼葬之，营费从官给。

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辅立功，赠骠骑卫上将军，乃授其子铎武功将军、世袭中都路乌独浑谋克。

徒单绎，本名术辈，其先上京按出虎达阿人。祖撒合懑，国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谋克、夺古阿邻猛安。绎美姿仪，通诸国语。尚熙宗第七女沈国公主。充符宝祗候，迁御院通进，授符宝郎。历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广宁府事，以母鄂国公主忧，不赴。世宗特许以忧制中袭父封。服阙，授同知济南府事。二十六年，迁棣州防御使，以政迹闻，升临海军节度使，卒。

绎家世贵宠，自会祖照至绎尚公主者凡四世云。

乌林答复，本名阿里剌，东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国公主，授驸马都尉。改引进使、兼符宝郎，出为蠡州刺史，三迁归德军节度使。明昌三年，转知兴中府事，久之，为曷懒路兵马都总管。承安四年，拜绛阳军节度使。卒。

乌古论元忠，本名讹里也，其先上京独拔古人。父讹论，尚太祖女毕国公主。元忠幼秀异，世宗在潜邸以长女妻之，后封鲁国大长公主。正隆末，从海陵南伐。世宗即位辽阳，时太保昂为海陵左领军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定远大将军，擢符宝郎。谕之曰："朕初即位，亲密无如汝者，侍从宿卫，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除近侍局使，迁殿前左卫将军。从世宗猎，上欲射虎，元忠谏止之。进殿前右副都点检，为贺宋正旦使，还，转左副都点检。坐家奴结揽民税，免官。十一年，复旧职。明年，升都点检。十五年，北边淮献，命元忠往受之，及还，诏谕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寝必安。今夏幸景明宫，卿去久，朕甚思之。"

会大兴府守臣阙，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甫得置狱，皇姑梁国大长公主属使释之，元忠不听，主奏其事，世宗召谓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复何忧。"秩满，授吏部尚书。以其子谊尚显宗长女薛国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袭谋克。世宗问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对，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国公，进尚书右丞相。策论进士之科设，元忠赞成之。世宗将幸会宁，元忠进谏不听，出知真定府，寻复诏为右丞相。

世宗欲甓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军兴，百姓凋弊，陛下休养二十余年，尚未完复。况土性疏恶，甓之恐难经久，风雨摧坏，岁岁缮完，民将益困矣。"驾东幸久之未还，元忠奏曰："鸾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世宗嘉纳之。

寻出为北京留守，责谕之曰："汝强悍自用，颛权而结近密。汝心叵测，其速之官。"后左丞张汝弼奏事，世宗恶其阿顺，谓左右曰："卿等每事依违苟避，不肯尽言，高爵厚禄何以胜任。如乌古论元忠为相，刚直敢言，义不顾身，诚可尚也。"于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间。明昌二年，知广宁府。以河间修筑球场扰民，会赦下，除顺义军节度使。乞致仕不许，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济南府，过阙，令预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寻改知彰德府，卒。讣闻，上遣宣徽使白琬烧饭，赙物甚厚。元忠素贵，性粗豪而内深忌，世宗尝责之。又所至不能戢奴仆，世以此为訾云。子谊。

谊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妇预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孙，犹朕之女，乃父废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显宗女广平郡主。谊历仕宫卫，为人粗豪类其父。二十六年，上谓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复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尝宥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为人。"谓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补外。自今宫掖官已有旨补外者，比及廷授，即毋令入宫。"于是，谊除同知澄州军州事。章宗即位，广平郡主进封鄴国长公主，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加驸马都尉。承安元年，累迁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刑部，迁工部尚书。泰和元年，遇父元忠忧。二年，以本官起复。三年，知东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迁元帅左都监。七年，转左监军。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宁初，以谋逆伏诛。

唐括贡，本名达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吴国公主，授

驸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五迁刑部侍郎，坐擅离职削官一阶，出为德州防御使。升顺天军节度使，移镇横海。召为左宣徽使，迁兵部尚书，改吏部，转礼部尚书、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阙，世宗命宰臣选可授者，左丞张汝弼举西京副留守杨子益法律详明。上曰："子益虽明法，而用心不正，岂可任之以分别天下是非也？大理须用公正人。"左丞粘割斡特剌举贡可任以闲简部分而兼领是职，遂以贡为之。二十八年，拜枢密副使。章宗立，为御史大夫。会贡生日，右丞相襄、参知政事刘玮、吏部郎中□、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和喜为贡寿，遂犯夜禁，和喜遣军人送襄至第。监察御史徒单德胜劾其事，下刑部逮□等问状。上以襄、玮大臣释之，而贡等各解职。寻知大兴府事，复为枢密副使。乞致仕不许，进枢密使，封莘国公，改封萧。复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尝告，续知意欲外除，今之告将复若何。"遂优诏许之。寻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乌林答琳，本名留住。尚郜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贞祐元年为静难军节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会延安府遣通事张福孙至夏国，夏人使福孙见琳，时已中风，公主令人以状付福孙，属以恳祷朝廷，冀早太平得还乡之意。福孙具以闻，诏赐以药物。

徒单公弼，本名习烈，河北东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驸马都尉，终武定军节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国公主，加定远大将军、驸马都尉，改器物局直长。转副使、兼近侍局直长。丁父忧，起复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卫皆避去，公弼不动，虎亦随毙。诏责侍卫而慰谕公弼。除滨州刺史，再迁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甚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从之。大安初，知大兴府事，谳武清盗，疑其有冤，已而果获真盗。岁余拜参知政事，进右丞，转左丞。至宁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国公。贞祐初，进拜右丞相，罢知中山府事。是时，中都围急不可行，围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历定国军节度使事、太孙太师、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薨，宣宗辍朝，赙赠，谥恪愿。

徒单铭，字国本，显宗赐名重泰。祖贞，别有传。父特进、泾国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经史，事母尽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即位，特敕袭中都路浑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署直长，累迁侍仪司令、宿直将军、尚衣局使、兵部郎中，与大理评事孙人鉴为采访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永定军节度使，移河东北路按察

使、转运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升河北东西、大名路安抚使。大名荐饥重困，铭乞大出交钞以赈之。崇庆初，移知真定府，复充河北东西、大名路宣抚使。至宁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书右丞，出为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贞祐二年，卒。

赞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岂不重哉。秦、汉以来，无世世甥舅之家。《关雎》之道缺，外戚骄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肃雝之义几希矣。盖古者异姓世爵公侯与天子为昏因，他姓不得参焉。女为王后，己尚王姬，而自贵其贵，富厚不加焉，宠荣不与焉。使汉、唐行此道，则无吕氏、王氏、武氏之难，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与周之齐、纪无异，此昏礼之最得宜者，盛于汉、唐矣。

徒单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天兴二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内侍马福惠至自归德，时河朔已失利，京城犹未知，二人被旨迎两宫，遂托以报捷，执小黄旗以入，至则奏两宫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议，二相及乌古孙奴申谏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两宫，有敢言不行者，当以别敕从事矣。"二相不复敢言，行议遂决。制旨所取两宫、柔妃裴满氏及令人张秀蕊、都辖、承御、汤药、皇乳母巩国夫人等十余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宫中宝物，马蹄金四百杖、大珠如栗黄者七千杖、生金山一、龙脑板二及信瑞御玺，仍许赐忠孝军以两宫随行物之半。

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锭金及七宝金洗分赐忠孝军。是夜，两宫骑而出，至陈留，见城外二三处火起，疑有兵，迟回间，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驰还。癸卯，入京顿四喜家，少顷，还宫。复议以是夜再往，太后惫于鞍马不能动，遂止。

明日，崔立变。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颜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骑夺曹门而出，将往归德，不得出，转陈州门，亦为门卒所止。门帅裕州防御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经历官完颜合住权帅职，麾门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过。"明日，立以数十骑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遥见，问："汝是放忠孝军出门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实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顾群卒言："此官人我识之，前筑里城时与我同事。我所部十余卒盗官木罪当死，此官人不之问，但笞数十而已。此家能杀人，能救人。"因好谓合住曰："业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四喜等至归德，上惊问两宫何如，二人奏京城军变不及入宫。上曰：“汝父汝妻独得出耶。”下之狱，皆斩于市。

赞曰：四喜奉迎两宫，而值崔立之变，智者居此，与两宫周旋兵间，以俟事变之定而徐图之。万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无策也。四喜奉其私亲以归，而望人主贷其死，岂非愚乎！

列传第五十九列传第五十九

忠义一

○胡沙补特虎仆忽得粘割韩奴曹珪温迪罕蒲睹讹里也纳兰绰赤魏全鄯阳夹谷守中石抹元毅伯德梅和尚乌古孙兀屯高守约和速嘉安礼王维翰移剌古与涅宋扆乌古论荣祖乌古论仲温九住李演刘德基王毅王晦齐鹰扬术甲法心高锡

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哉圣元之为政也。司马迁记豫让对赵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义。”至哉斯言，圣元之为政，足为万世训矣。作《忠义传》。

胡沙补，完颜部人。年三十五从军，颇见任用。太祖使仆刮剌往辽国请阿竦，实观其形势。仆刮剌还言辽兵不知其数，太祖疑之，使胡沙补往。还报曰：“辽兵调兵，尚未大集。”及见统军，使其孙被甲立于傍，统军曰：“人谓汝辈且反，故为备耳。”及行道中，遇渤海军，渤海军向胡沙补且笑且言曰：“闻女直欲为乱，汝辈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举大事不可后时，若俟河冻，则辽兵盛集来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宁江州，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赐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请和，胡沙补往招之，取胡突古以归。高永昌诈降于斡鲁，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会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鲁乃进兵。永昌怒，遂杀胡沙补，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补就执，神色自若，骂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杀我，明日及汝矣。”骂不绝口，至死。年五十九。天会中，与撒八俱赠遥镇节度使。

特虎，雅挞澜水人。躯干雄伟，敢战斗。达鲁古城之役，活女陷敌，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辽兵三千来拒，特虎先登，败之。攻卢葛营，麻吉堕马，特虎独杀辽兵数辈，掖而出之。赏赉逾渥。自临潢班师，至辽河，余睹来袭，娄室已引去，特虎独殿，马惫乃步斗，娄室与数骑来救，特虎止V　毄唬骸拔乙砸凰篮吹1111校□□鹄矗□惚形抟妗！彼

烀肃于阵。皇统间，赠明威将军。

仆忽得，宗室子。初事国相撒改，伐萧海里有功。与酬斡俱，招降烛偎水部族，酬斡为谋克，仆忽得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仆忽得追复之。天辅五年九月，酬斡、仆忽得往鳖古河籍军马，烛偎水部实里古达等七人杀酬斡、仆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吊赙加等。六年正月，斡鲁伐实里古达于石里罕河，追及于合挞剌山，杀四人，抚定余众。诏斡鲁求酬斡、仆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赠酬斡奉国上将军、仆忽得昭义大将军。

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隶军，从太祖伐辽，率涛温路兵招抚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鳖古城邑，皆降之。败室韦五百于阿良葛城，获其民众。至是死焉。

粘割韩奴，以护卫从宗弼征伐，赐铠甲弓矢战马。初，太祖入居庸关，辽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众来袭奉圣州，壁于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往取之，获大石并降其众。宗望袭辽主辎重于青冢，以大石为乡导，诏曰："辽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质、节度使讹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讨迪六、祥稳六斤、同知海里及诸官民，并释其罪。"复诏斡鲁曰："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乡导有劳，可明谕之。"时天辅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

天会二年，辽详稳挞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都M惩暄詈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 诸军皆将1111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泰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J阯诤蛵州之域，恐与夏人合， 当遣1111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统四年，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

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

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辇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国尝遣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大石曰：‘汝单使来，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韩奴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杀之。此时大石林牙已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鲁带还奏，并奏韩奴事。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乱，珪子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尚书省议，当补二官杂班叙。诏曰：“圭赤心为国，大义灭亲，自古罕闻也。法虽如是，然未足以当其功，更进一官，正班用之。”

温迪罕蒲睹，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诸群牧皆应之。蒲睹闻乱作，选家奴材勇者数十人，给以兵仗，阴为之备。贼不得发，乃绐诸奴曰：“官阅兵器，愿借兵仗以应阅。”诸奴以为实然，遂借与之。明旦，贼至，蒲睹无以御之。贼执蒲睹而问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国厚恩，子侄皆仕宦，不能从汝反而累吾族也。”贼怒，脔而杀之，子与孙皆与害。

是时，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副使赤盏胡失答，耶鲁瓦群牧使鹤寿，欧里不群牧使完颜术里骨、副使完颜辞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盏胡失赖，速木典瓞详稳加古买住，胡睹瓞详稳完颜速没葛，辖木瓞详稳高彭祖等皆遇害。

鹤寿，郓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众来招鹤寿与俱

反，鹤寿曰：“吾宗室子，受国厚恩，宁杀我，不能与贼俱反。”遂与二子皆被杀。

讹里也，契丹人。为尚厩局直长。大定初，招谕契丹，窝斡叱令讹里也跪见，讹里也不从，谓曰：“我朝廷使也，岂可屈节于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军至，汝辈悔将何及。”窝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从，敢出是言。”遂害之。从行骁骑军士闰孙、史大、习马小底颇答皆被害。三年，赠讹里也宣武将军，录其子阿不沙为外帐小底。闰孙、史大皆赠修武校尉。颇答赠忠翊校尉。

纳兰绰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绰赤不从。括里兵且至，绰赤遂团结旁近村寨为兵，出家马百余匹给之，教以战阵击刺之法，相与拒括里于伊改渡口，由是贼众月余不得进。既而括里兵四万人大至，绰赤拒战，贼兵十倍，遂见执，脔而杀之。诏赠官两阶，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寿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围寿州，刺史徒单羲尽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余人，随机拒守坚甚。羲善抚御，得众情，虽妇人皆乐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励不衰，募人往斫爽营，全在选中，为爽兵所执。爽谓全曰：“若为我骂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乃杀之，至死骂不绝口。

仆散揆遣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骑二千人救寿州，去寿州十余里与爽兵遇，乞住分两翼夹击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栅，焚其浮梁。羲出兵应之，爽兵大溃，赴淮死者甚众。爽与其副田林仅脱身去，余兵脱者十之四。诏迁羲防御使、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

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官其子图剌。

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廕，仍以全死节送史馆，镂版颁谕天下。

鄯阳，宗室子。为符宝祗候。完颜石古乃为护卫十人长。至宁元年八月，纥石烈执中作乱，入自通玄门。是日，变起仓猝，中外不知所为，鄯阳、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汉军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于东华门外。执中扬言曰：“大汉军反矣，杀一人者赏银一锭。”执中兵众，大汉

军少，二人不胜而死。须臾，执中兵杀五百人殆尽。

执中死，诏削官爵。诏曰：“宣武将军、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宝祗候鄯阳，忠孝勇果，没于王事。石古乃赠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鄯阳赠宣武将军、顺天军节度副使。尝从拒战猛安赏钱五百贯、谋克三百贯、蒲辇散军二百贯，各迁两阶。战没者，赠赏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贯石俸给之，俟年十五以闻。

夹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历清池、闻喜主簿，补尚书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修起居注。转礼部员外郎、大名治中，历嵩琢、北京、临洮路按察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同知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坐事谪韩州刺史，寻复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为秦州防御使，迁通远军节度使。至宁末，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守中乘城备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尽降，守中独不屈。夏人壮之，且诱且胁，守中益坚，遂载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尽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杀之。

兴定元年，监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闻。诏赠资善大夫、东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为笔砚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谋克人也。以廕补吏部令史。再调景州宁津令，有剧盗白昼恣劫为民害，元毅以术防捍，贼散去。入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御使事，被省檄，录陕右五路刑狱，无冤人。复委受宋岁币，故事有私遗物，元毅一无所受。明昌初，驿召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迁汾阳军节度副使。时石、岚间贼党啸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贼畏而遁。元毅追袭，尽殪之，二境以安。迁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别郡有杀人者，屡鞫不伏，元毅讯不数语，即具服。河东北路田多山坂硗瘠，大比时定为上赋，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赋，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赖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寻以边警授抚州刺史。会边将失守，刍粮马牛焚剽殆尽，元毅率吏卒三十余人出州经画军饷，卒与敌遇。州倅暨从吏坚请还，元毅曰：“我辈责任边守，遇敌而奔，其如百姓何？纵得自安，复何面目见朝廷乎！”遂执弓矢令众。众感其忠，争为效死。元毅力战，射无不中。敌去而复合，元毅气愈厉，鏖战久之，众寡不敌，遂遇害，时年四十七。事闻，上深惊悼，赠信武将军，召用其子世勣侍仪司承应。

世勣后登进士第，奏名之日，上谓宰臣曰：“此神思子耶。”叹赏者

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过人，每读书见古人忠义事，未尝不嗟叹赏慕，喜动颜色，故临难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鲠直，尚气节。正隆五年，收充护卫，授曷鲁碗群牧副使。未几，复召为护卫十人长，改尚厩局副使，迁本局使，转右卫将军拱卫使。典尚厩者十余年，积劳特迁官二阶，除复州刺史。明昌初，为西北路副招讨，收泰州防御使，升武胜军节度使。六年，移镇崇义军。时有事北边，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檄为副统。会敌入临潢，梅和尚暨护卫辟合土等领军逆击之。敌积阵以待，梅和尚直捣其阵，杀伤甚众。敌知孤军无继，聚兵围之。度不能免，乃下马相背射，复杀百余人，矢尽犹以弓提击，为流矢所中死，辟合土等皆没。

上闻之震悼，诏赠龙虎卫上将军，躐迁十阶，特赐钱二十万，命以礼葬之，特皆官给，以其子都奴为军前猛安，中奴护丧，就差权同知临潢府事李达可为敕祭使，同知德昌军节度使事石抹和尚为敕葬使。承安五年，上谕尚书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从军久有功，其议所以酬之。"乃命为典署丞。

乌古孙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袭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万户，备边有功，除归德军节度副使，改盘安军，察廉，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使事。以忧去官，起复归德府治中，迁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骑万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阳尉白散不、巡检蒲闲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见宋兵在城东北者可破，令军事判官撒虎带以精兵百人自西门出，绕出东北宋兵营后掩击之，杀数十百人，宋兵大乱，迨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复以兵数万来攻，行省遣泌阳副巡检纳合军胜救唐州。兀屯出兵与军胜合兵城东北，设伏兵以待之。乃分骑兵为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发，中冲宋兵为二，遂大溃。追奔至湖阳，斩首万余级，获马三百匹。宋别将以兵三千来袭，遇之竹林寺，殪之。纳合军胜手杀宋将，取其金带印章以献。诏迁兀屯同知河南府事，军胜迁梁县令，各进两阶。兀屯赏银三百五十两、重彩十端，为右副元帅完颜匡右翼都统。匡取枣阳，遣元屯袭神马坡，宋兵五万人夹水阵，以强弩拒岸，兀屯分兵夺其三桥，自辰至午连拔十三栅，遂取神马坡。从攻襄，至汉江，兀屯乱流径度。复进一阶，号平南虎威将军。宋人请和，迁河南副统军。大安初，迁昌武军节度使，副统军如故。迁西南路招讨使。兀屯御下严酷，军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将兵二万入卫中都，迁元帅右都监、转左都监，兼北京留守。有功，赐金吐鹘、重彩十端。迁元帅左监军，留守如故。贞

祐元年闰月，以兵入卫中都，诏以兵万六千人守定兴，军败，兀屯战没。

高守约，字从简，辽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观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献已归顺，从至城下，呼守约曰："从简当计全家室。"守约弗顾，至再三，宁约厉声曰："吾不汝识也。"城破被执，使之跪，守约不屈，遂死。诏赠崇义军节度使，谥忠敬。

和速嘉安礼，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颖悟博学，淹贯经史。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至宁末，为泰安州刺史。贞祐初，山东被兵，郡县望风而遁，或劝安礼去之，安礼曰："我去，城谁与守，且避难负国家之恩乎？"乃团练缮完，为御守计。已而大元兵至，战旬日不能下，谓之曰："此孤城耳，内无粮储，外无兵援，不降无遗类矣。"安礼不听。城破被执，初不识其为谁，或妄以酒监对，安礼曰："我刺史也，何以讳为？"使之跪，安礼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杀之。诏赠泰定军节度使，谥坚贞。

王维翰，字之翰，利州龙山人。父庭，辽季率县人保县东山，后以众降。维翰好学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贵德州军事判官，察廉迁永霸令。县豪欲尝试维翰，设事陈诉，维翰穷竟之，遂伏其诈，杖杀之，健讼衰息。历弘政、获嘉令，佐胥持国治河决，有劳，迁一阶。改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检括户籍，一郡称平。属县有奴杀其主人者，诬主人弟杀之，刑部疑之。维翰审谳，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状，奴遂引服。改中都转运副使，摄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员外郎，转右司朗中。仆散揆伐宋，维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诏维翰体究田禾分数以闻。七月，雨，复诏维翰曰："雨虽沾足，秋种过时，使多种蔬菜犹愈于荒莱也。蝗蝻遗子，如何可绝？"旧有蝗处来岁宜菽麦，谕百姓使知之。"

八年，宋人受盟，还为右司郎中，进官一阶。上问："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维翰对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久之，迁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审官院事。新格，教坊乐工阶至四品，换文武正资，服金紫。维翰奏："伶优贱工，衣缙绅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从之。大安初，权右谏议大夫，三司欲税间架，维翰谏不听。转御史中丞，无何，迁工部尚书、兼大理卿，改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初，罢为定海军节度使。是时，道路不通，维翰舟行遇盗，呼谓之曰："尔辈本良民，因乱至此，财物不惜，勿恐吾家。"盗感其言而去。至镇，无兵备，邻郡皆望风奔溃，维翰谓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当有生地，无俱为鱼肉也。"乃纵百姓避难。维翰率吏民愿从者奔东北山，结营堡自守，力穷被执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与维翰俱死。诏赠中奉大夫，姚氏芮国夫人，谥贞洁。

移剌古与涅，安化军节度使。贞祐初，大元年兵取密州，古与涅率兵力战，流矢连中其颈，既拔去复中其颊，死焉。贞祐三年，诏赠安远大将军、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进士。历辰州、宁化州军事判官，曹王府记室参军。陕西西路转运都勾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武定军节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时固安县丞刘昭与部民裴原争买邻田，扆用昭属，抑原使毋争。御史台劾奏，夺一官，解职，降广宁府推官。改辽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吏部员外郎，历蓟、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转运使事，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国军节度使、河东南路转运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称职，降沂州防御使，移浚州，迁山东西路转运使，改定海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沁南军，正月，大元兵至怀州，城破死焉。扆天资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于世云。

乌古论荣祖，本名福兴，河间人。明昌二年进士，历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都转运司都勾判官，转弘文校理，升中都总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军节度副使、彰德府司马，累迁户部员外郎、宁海州刺史。贞祐二年城破，荣祖犹力战，死之。赠安武军节度使，赐谥毅勇。

乌古论仲温，本名胡剌，盖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累官太学助教、应奉翰林文字、河东路提刑判官，改河北东路转运副使。御史荐前任提刑称职，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举肇州漕运、兼同知武兴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称职，降镇宁军节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东南路按察副使、寿州防御使。贞祐初，迁镇西军节度使。是时，中都被围，遂至太原，移书安抚使贾益谦，约以乡兵救中都。因驰驿如平阳，将与益谦会于绛，不能进，抵平阳而还。仲温尝治平阳，吏民争留之，仲温曰："平阳巨镇，易为守御，于私计得矣，如岚州何。"遂还镇。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赠资德大夫、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谥忠毅，岁时致祭。

九住，宗室子，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为军事判官。贞祐二年十

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侄抵城下，谓之曰：“山东、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属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杀之也。”九住曰：“当以死报国，遑恤家为。”无何，城破，力战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诏赠九住临海军节度使，加骠骑卫上将军。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镇国上将军。仍令树碑，岁时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忧，居乡里，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为济州刺史，画守御策。召集州人为兵。搏战三日，众皆市人不能战，逃散。演被执，大将见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问之曰：“汝非李应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语抚之，亦不听，许之官禄，演曰：“我书生也，本朝何负于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将怒，击折其胫，遂曳出杀之，时年三十余。赠济州刺史，诏有司为立碑云。

刘德基，大兴人。贞祐元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守官边邑，夏兵攻城，德基坐□事，积薪其傍，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纵火，遂被执。胁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绐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尔，吾岂狂耶？”夏人壮其义，乃系诸狱，冀其改图。已而召问，德基大骂，终不能从，曰：“吾岂苟生者哉！”遂害之。赠朝列大夫、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踣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泽州高平人。少负气自渼，常慕张咏之为人，友妻与人有私，晦手刃杀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长葛主簿，有能声。察廉除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提刑司举其能，转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迁安阳令，累除签陕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凉治中。召为少府少监，迁户部郎中。贞祐初，中都戒严，或举晦有将帅才，俾募人自将，得死士万余统之。率所统卫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迁霍王傅。以部兵守顺州。通州围急，晦攻牛栏山以解通州之围。赐赉优渥，迁翰林侍读学士，加劝农使。九月，顺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沧、景，遣人突围召之，众皆踊跃思奋，而主者不肯发。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见，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为，苟能相从，可不失富贵。”晦曰：“朝廷何负汝耶？”臻曰：“臻虽负国，不忍负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

死则吾分，讵从汝耶。”将射之，臻掩泣而去。无何，将士缒城出降，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

初，晦就执，谓其爱将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见知，安忍独生。”并见杀。诏赠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岁时致祭。录其子汝霖为笔砚承奉。

齐鹰扬，淄州军事判官。杨敏中，屯留县尉致仕。张乞驴，淄州民。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鹰扬等募兵备御，城破，率众巷战。鹰扬等三人创甚被执，欲降之，鹰扬伺守者稍怠，即起夺槊杀数人，与敏中、乞驴皆不屈以死。诏赠鹰扬嘉议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庙于州，以时致祭。敏中赠昭勇大将军、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乞驴特赠宣武将军、同知淄州军州事。

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贞祐二年，为提控，与同知顺州军州事温迪罕咬查剌俱守密云县。法心家属在蓟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当以付汝，否则杀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战则速战，终不能降也，岂以家人死生为计耶。”城破，死于阵。咬查剌被执，亦不屈而死。

盘安军节度判官蒲察颗舍与鸡泽县令温迪罕十方奴同守蓟州，众溃而出，颗舍、十方奴死之。

诏赠法心开府仪同三司、枢密副使，封宿国公，咬查剌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颗舍金紫光禄大夫、蓟州刺史，十方奴镇国上将军、蓟州刺史。仍命树碑，以时致祭

高锡，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补官。积劳调淄州酒使，课最。迁平乡令。察廉迁辽东路转运支度判官、太仓使、法物库使、兼尚林置直长、提举都城所，历北京、辽东转运副使、同知南京路转运使事。贞祐初，累迁河北东路按察转运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列传第六十列传第六十

忠义二

○吴僧哥乌古论德升张顺马骧伯德窊哥奥屯丑和尚从坦孛术鲁福寿吴邦杰纳合蒲剌都女奚烈斡出时茂先温迪罕老兒梁持胜贾邦献移剌阿里合完颜六斤纥石烈鹤寿蒲察娄室女奚烈资禄赵益侯小叔王佐黄掴九住乌林答乞住陀满斜烈尼庞古蒲鲁虎兀颜畏可兀颜讹出虎粘割贞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颇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骑射。大安间，选籍山西人为兵，僧哥充马军千户，有功。贞祐初，迁万户，权顺义军节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复取之，真授同知节度使事。弟权同知节度使事迪剌真授节度副使。权节度副使燕曹兒真授节度判官。提控马寿兒以下，迁授有差。众苦乏食，僧哥乞赐粮十五万斛。朝廷以为应州已破，朔为孤城，其势不可守，乃迁朔之军民九万余口分屯于岚、石、隰、吉、绛、解之间。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战七昼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节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岚州防御使事。四年，始迁其民南行，且战且行者数十里，僧哥力惫马踬死焉，时年三十。诏赠镇国上将军、顺义军节度使。

乌古论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绛阳军节度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常博士、东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论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奸恶，卫绍王不听，迁肇州防御使。宣宗迁汴，召赴阙，上言："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诏从之。进翰林侍读学士、兼户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读权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抹捻尽忠论近侍局预政，宣宗怒，语在《尽忠传》。无何，出为集庆军节度使，改汾阳军节度使、河东北路宣抚副使，复改知太原府事、权元帅左监军。兴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粮道绝。德升屡出兵战，粮道复通，诏迁官一阶。德升上言："皇太子聪明仁孝、保训之官已备，更宜选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闻正言、见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庆也。"宣宗嘉纳之。二年，真授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大元兵复围太原，环之数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栅为拒，出其家银币及马赏战士。北军坏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联车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谓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数年，不

幸力穷。”乃自缢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杀。诏赠翰林学士承旨。子兀里伟尚幼，诏以奉御俸养之。

张顺，淄州士伍。淄州被围，行省侯挚遣总领提控王庭玉将兵救之。庭玉募顺等三十人往觇兵势，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潜至城下，顺为所得。执之使宣言行省军败绩，庭玉亦死，宜速降。顺阳许诺，既乃呼谓城中曰：“外兵无多，王节度军且至，坚守毋降！”兵刃交下，顺曰：“得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赖以完。后赠宣武将军、同知棣州防御使事。诏有司给养其亲，且访其子孙，优加任用。

马骧，禹城人也。登进士，历官有声。贞祐三年，为曹州济阴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骧被执。军卒搒掠求金，骧曰：“吾书生，何从得是。”又使跪，骧曰：“吾膝不能屈，欲杀即杀，得死为大金鬼，足矣。”遂死。赠朝列大夫、泰定军节度副使，仍树碑于州，岁时致祭。贞祐四年七月，诏以其男惟贤于八贯石局分收补。

伯德窓哥，西南路咩飑奚人。壮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邻郡皆降，窓哥独不屈。贞祐五年，东胜州已破，窓哥与姚里鸦胡、姚里鸦兒招集义军，披荆棘复立州事。河东北路行元帅府承制除窓哥武义将军、宁远军节度副使，姚里鸦胡武义将军、节度判官，姚里鸦兒武义将军、观察判官。窓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颇怀觖望，纵兵剽掠。兴定元年，诏窓哥遥授武州刺史、权节度使，姚里鸦胡权同知节度使事，姚里鸦兒权节度副使，各迁官两阶。兴定三年，窓哥特迁三官，遥授同知晋安府事，寻真授东胜军节度使。东胜被围，城中粮尽，援兵绝，窓哥率众溃围，走保长宁寨，诏各进一官，战没者赠三官。九月，复被围，窓哥死之。

奥屯丑和尚，为代州经略使。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御战败绩，身被数创，被执。欲降之，不屈，遂死。

从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书省祗候郎君。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上书曰：“绛、解二州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尝被兵，重以连岁不登，人多艰食，皆恃盐布易米。今大阳等渡乃不许粟麦过河，愿罢其禁，官税十三，则公私皆济矣。”又曰：“绛、解、河中必争之地，惟令宝昌军节度使从宜规画盐池之利，以实二州，则民受其利，兵可以强

矣。”又曰：“中条之南，垣曲、平陆、芮城、虞乡，河东之形势，陕、洛之襟喉也。可分陕州步骑万二千人为一提控、四都统，分戍四县，此万全之策也。”又曰：“平陆产银铁，若以盐易米，募工炼冶，可以广财用、备戎器，小民佣力为食，可以息盗。”又曰：“河北贫民渡河逐食，已而复还济其饥者，艰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诛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陕西调度未急，择骑军牝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数万骑，军势自振矣。”又曰：“诸路印造宝券，久而益多，必将积滞。止于南京印造给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职任虽除授不次，而人皆不愿者，盖以物价十倍河南，禄廪不给，饥寒且至。若实给俸粟之半，少足养廉，则可责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减资迁秩躐等以答其劳。闻河南官吏以贬逐目之，彼若以为信然，谁不解体？”书奏，下尚书省议，惟许放大阳等渡、宣抚司量民力给河北官俸、目河北为贬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枢密院于河南府，上书曰：“用兵累年，出辄无功者，兵不素励也。士庶且充行伍，况于皇族与国同休戚哉。皆当从军，亲冒矢石，为士卒先，少宽圣主之忧。族人道哥实同此心，愿隶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许之。

兴定元年，改辉州刺史，权河平军节度使、孟州经略使。初，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永锡被诏经略陕西，宣宗曰：“敌兵强则谨守潼关，毋使得东。”永锡既行，留渑池数日，至京兆驻兵不动。顷之，潼关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锡下狱，久不决。从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窃闻周祚八百，汉享国四百余载，皆以封建亲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国不永，晋八王相鱼肉，犹历过秦、魏，自古同姓之亲，未有不与国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难，百僚将士无敢谁何，鄯阳、石古乃奋身拒战，尽节而死。御史大夫永锡才不胜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过也。国之枝叶已无几矣，伏惟陛下审图之。”于是，宗室四百余人上书论永锡，皆不报。久之，永锡杖一百，除名。

当是时，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从坦上书曰：“养兵所以卫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间之众可留捍城，其余府州皆当散屯于外，以为民防，俟稼穑毕功然后移于屯守之地，是为长策。”从之。加遥授同知东平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与参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阳。兴定二年十月，从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阳。河东郡县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满六千。平阳，河东之根本，河南之藩篱也。乞并怀、孟、卫州之兵以实潞州，调泽州、沁水、端氏、高平诸兵并山为营，为平阳声援。惟祈圣断，以救倒悬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阳，提控郭用战于城北濠垣，被执不屈而死。癸

丑，城破，从坦自杀。赠昌武军节度使。

孛术鲁福寿，为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寿与战，死之。赠官三阶，赙钱五百贯。

吴邦杰，登州军事判官。邦杰寓居日照之村墅，为大元兵所得，驱令攻城，邦杰曰："吾荷吾国恩，讵忍攻吾君之城。"与之酒食不顾，乃杀之。诏赠朝列大夫、定海军节度副使。

纳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进士，调大名教授。累除比阳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彰德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贞祐二年，调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历同知临洮、平凉府事，河州防御使。三年，夏人围定羌，蒲剌都击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军节度使。四年，升河州为平西军，就以蒲剌都为节度使。上言："古者一人从军，七家奉之，兴十万之师，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今籍诸道民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才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贵精，不在众寡。择勇敢谋略者为兵，脆懦之徒使归农亩，是亦纾民之一端也。"又请补官赎罪以足用，及请许人射佃陕西荒田、开采矿冶，不报。改知平凉府事，入为户部尚书。是时，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屡败，其气必沮，可乘此遣人谕说，以寻旧盟。若宋人不从，然后伐之，疾仇怒顽，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都又言："诸军当汰去老弱，妙选精锐，庶可取胜。陕西弓箭手不习骑射，可选善骑者代之。延安屯兵甚众，分徙万人驻平凉。关中元帅猥多，除京兆重镇，其余皆可罢。巩县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钩、吊桥、虎牢关、虢州崿岭，凡斜径僻路俱当置兵防守。"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竟不施行。未几，改元帅右监军、兼昭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兴定二年，潞州破，力战而死。赠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桢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胜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战，中流矢，病创卧。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国家恩乎。汝不闻赵坊州乎，以金帛子女与敌人，终亦不免。我辈但当力战而死耳。"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曰："听汝所为，吾终不屈也。"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

初，桢州人迁金胜堡多不能至，军事判官王谨收遗散之众，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缮完楼堞、置战守之具，兵至，谨拒战十余日，内溃，被执不屈而死。诏斡出、谨各赠官六阶、升职三等。

时茂先，日照县沙沟酒监，寓居诸城。红袄贼方郭三据密州，过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贼以元帅自称，茂先怒谓众曰："此贼首耳，何元帅之有。"方郭三闻而执之，断其腕，茂先大骂，贼不胜忿，复剔其目，乱刃剉之，至死骂不绝。诏赠武节将军、同知沂州防御使事。

温迪罕老兒，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鲜万奴攻上京，其子铁哥生获老兒，胁之使招余人，不从。铁哥怒，乱斫而死。赠龙虎卫上将军、婆速兵马都总管，以其侄黑厮为后，特授四官。

梁持胜，字经甫，本名询谊，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军节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进士，复中宏词。累官太常博士，迁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兴定初，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徙曷懒路，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时，太平已与万奴通谋，口称持胜忠，而心实不然，署持胜左右司员外郎。既而太平受万奴命，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持胜与提控咸平治中裴满赛不、万户韩公恕约，杀太平，复推承充行省事，共伐万奴。事泄，俱被害。诏赠持胜中顺大夫、韩州刺史，赛不镇国上将军、显德军节度使，公恕明威将军、信州刺史。

贾邦献，霍州霍邑县陈村人也。举进士第。质直有勇略。大元攻河东，邦献集居民为守御计。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献弃其家，独与子懿保于松平寨。是时，权知州事刘珍在寨，与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献辄以衰老为辞。兴定四年十月，兵复大至，病不能避，与懿俱被执。欲以为镇西元帅，且持刃胁之，邦献不屈，密遣懿归松平，遂自刭。赠奉直大夫、本县令。

移剌阿里合，辽人。兴定间，累迁霍州刺史。兴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义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战不能敌，兵败被执。诱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无贰。"叱使跪，但向阙而立，于是丛矢射杀之。

宝昌军节度副使孔祖汤同时被获。既又令祖汤跪，祖汤不从，亦死。诏赠阿里合龙虎卫上将军、泰定军节度使，祖汤资善大夫、同知平阳府事。祖汤，泰和三年进士。

完颜六斤，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大安中，以廕补官，选充亲军。调阜平尉，迁方城令，改通州军事判官，以功迁本州刺史。顷之，元帅右都监蒲察七斤执之以去。未几，挈家脱归，除同知临洮府事，徙庆阳，迁保大军节度使。兴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赠特

进、知延安府事。诏陕西行省访其子孙以闻。

纥石烈鹤寿，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质，躯干雄伟。初充亲军。中泰和三年武举，调褒信县副巡检。六年，宋人围蔡州，鹤寿请于防御使，与勇士五十人夜斫宋营，使诸军噪于城上，斩三百余级。宋兵自相蹂践，死者千余人。迟明，宋人解围去。鹤寿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顾尘起，以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陈寨而还。已而，宋兵复据新蔡、新息、褒信三县，鹤寿皆复取之，得马三百匹，充行军万户，从大军出寿春，败宋人于涡口，夺马千余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军。军还，进九官，迁同知息州军州事。改万宁宫同提举。

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马军万户。夏人五万围东胜，鹤寿救之，突围入城，夏兵解去。迁两阶，赐银百两、重彩十端。迁尚方署令，充行军副统，升充行省左翼都统。转武卫军都统，充马军副提控。转钤辖，充都城东面宣差副提控。

贞祐二年，丁父忧，起复武宁军节度副使。破红袄贼于兰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为生口。监察御史陈规奏："乞敕有司，凡鹤寿所获，俱从放免。"诏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寻遥授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兼节度副使。坐出猎纵火延烧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

兴定元年，充马军都提控，入宋襄阳界，遥授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枣阳，三败宋兵，改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三年，夺宋石渠寨，决去枣阳濠水，加宣差邓州路军马从宜，遥授汝州防御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骑十万围邓州，鹤寿分兵拒守，出府库金帛赏士，许以迁官加爵。自将余众日出搏战，宋兵焚营去，鹤寿被创，不能骑马，遣招抚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杀数十人，夺其俘而还。诏所散金帛勿问，将士优迁官爵，鹤寿迁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胜军节度使。

俄丁母忧，以本官起复，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鄜州。兴定五年闰十二月，鄜州破，鹤寿与数骑突出城，追及之，鹤寿据土山力战而死。谥果勇。

蒲察娄室，东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进士。调庆都、牟平主簿，以廉能迁中都右警巡副使。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贞祐初，除吏部主事、监察御史。丁母忧，服阙，充行省经历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帅参议官。兴定二年，与元帅承裔攻下西和

州。白撒由秦州进兵抵栈道，宋人悉锐来拒。娄室乘高立帜，策马旋走，扬尘为疑兵，别遣精骑掩出其后，宋兵大溃，乘胜遂拔兴元。进一阶，除丹州刺史。再迁同知河中府事，权元帅右都监、河东路安抚使。复取平阳、晋安，优诏褒宠，进一阶，赐银二百两、重币二十端，遥授孟州防御使，权都监如故。将兵救鄜州，转战而至，城破死之。赠资德大夫、定国军节度使，谥襄勇。敕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资禄，本姓张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从军有功，调易县尉，迁潞县主簿。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御事，改秦州。三年，遥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事。兴定元年，改西宁州刺史，赐今姓。久之，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从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破宋兵于梢子岭。三年，攻破武休关，资禄功最。诏比将士迁五官、职二等外，资禄更加官、职一等，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遥授陇安军节度使，俄改金安军，诏曰："陕西行省奏军官阙员。卿久在行阵，御下有法，旧隶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关、河要冲，悉心备御。"将兵救鄜州。闰十二月，鄜州破，被执不肯降，遂死。赠银青荣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谓资禄褒赠尚薄，诏录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职一等，陕西行省军中用之。

赵益，太原人。读书肄业。大元兵入境，益鸠合士豪，保聚山硖，屡战有功。晋阳公郭文振署为寿阳令，驻兵榆次重原寨。遂率众收复太原，夜登其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复擢同知府事、兼招抚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乃自焚其府库，杀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杀。宣宗闻之嘉叹，赠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北路宣抚使，仍谕有司求其子孙录用。

侯小叔，河东县人。为河津水手。贞祐初，籍充镇威军，以劳补官。元光元年，迁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小叔尽护农民入城，以家财赏战士。河中围解，迁治中，安抚如故。枢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权位轻不足以威众，乞假符节。"十二月，诏权元帅右都监，便宜从事。提控吴德说小叔出降，叱出斩之。表兄张先从容言大兵势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谓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缚先于柱而杀之，饭僧祭葬，以尽戚党之礼。顷之，枢密院遣都监讹论与小叔议兵事，小叔出城与讹论会，石天应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桥通陕西。小叔驻乐李山寨，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迁昭毅大将军，遥授孟州防御使、同知府事，

监军、安抚如故。

二年正月，大元军骑十万围河中，总师讹可遣提控孙昌率兵五千，枢密副使完颜赛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鸣钲，内外相应。及期，小叔出兵战，昌、仁智不敢动。小叔敛众入城，围益急，众议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经历官张思祖溃围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总帅讹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权右都监。枢密院奏："小叔功卓异，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绝归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余日，中条诸寨无所统领，乃诏阿外权领。宣宗思小叔功，下诏褒赠，切责讹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辅之，霍州农家子。豁略不事产业，轻财好施，善骑射。兴定中，聚兵数千人，权领霍州事。平阳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赵城丞，迁霍邑令、同知蒲州军事，权招抚副使、蒲州经略使。诏迁宣武将军，遥授宝昌军节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龙堡，佐被获，署霍州守将，隶元帅崔环，质其妻子。招抚使成天祐与环有隙，佐与天祐谋杀环，天祐曰："君妻子为质奈何？"佐曰："佐岂顾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环出猎杀之，率军民数万请命，加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兼知平阳府事。佐与平阳公史咏素不协，请徙沁州玉女寨，诏从之，仍令听上党公完颜开节制。是岁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赠金吾卫上将军，以其子为符宝典书。

黄掴九住，临潢人。大定间，以廕补部令史，转枢密院令史，调安肃州军事判官。明昌四年，为大理执法，同知蓟州军事，再迁潞王府司马，累官河东北路按察使、转运使，改知彰德府事。战殁。赠荣禄大夫、南京留守，仍录用其子孙。

乌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山东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马。御史台举前在山东称职，改太原府治中。签陕西按察司事，历汝州、沁州刺史，北京、临潢按察副使，迁蒲与路节度使。未几，以罪夺三官，解职，降德昌军节度副使。崇庆初，戍边有功，迁一官，赏银百两、重币十端，转利州刺史。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迁归德军节度使，改兴平军，就充东面经略使。寻罢经略司，改元帅右都监。赴援中都战殁。赠荣禄大夫、参知政事，以参政半俸给其家。

陀满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袭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军万户，戍边。承安中，讨契丹有功，除陈州防御使。迁知平凉府事，改保

大军节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贞祐四年，大元兵复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庞古蒲鲁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兵罢，除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察廉，改东平府治中。历环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开封府治中，大理卿。寻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统军。贞祐四年，急备京西，为陕州宣抚副使、兼西安军节度使。是岁，大元兵取潼关，戍卒皆溃，蒲鲁虎御战，兵败死焉。

兀颜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补亲军，充护卫，除益都总管府判官、中都兵马副都指挥使，累官会州刺史。贞祐初，为左卫将军、拱卫直都指挥使、山东副统军、安化军节度使。土贼据九仙山为巢穴，畏可拥众不击，贼愈炽。东平行省蒙古纲劾奏畏可不任将帅，朝廷不问。改镇西军，权经略副使，历金安、武胜军。兴定四年，改泰定军。是岁五月，衮州破，死焉。

兀颜讹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顺天军节度副使，召为治书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单州刺史、户部郎中、河东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兴府事、秦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泗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徙河平军、兼都水监。坐前在武宁奏军功不实，降沂州防御使，迁汾阳军节度使、兼经略使。兴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讨司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历教授、主簿，用荐举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迁都转运户籍判官，累官泰定军节度副使。丁父忧，服阕，除德兴治中、宣德州刺史。贞祐元年十二月，贞以礼部郎中摄国子祭酒，与恩州刺史摄武卫军副都指挥使粘割合达、河间府判官摄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录事摄永定军节度副使伯德张奴出议和事。二年，和议成，赏银二百两、重币十端、玉吐鹘。改户部侍郎，历沁南、河平、镇南、集庆、汾阳军节度使。贞祐四年，改昭义军，充潞州经略使。兴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由寿州伐宋，攻正阳有功。权元帅左都监，守晋安府。兴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贞与府官十余人皆死之。

列传第六十一列传第六十一

忠义三

○徒单航完颜陈和尚杨沃衍乌古论黑汉陀满胡土门姬汝作爱申马肩龙附禹显

徒单航，一名张僧，驸马枢密使某之子也。父号九驸马，卫王有事北边，改授都元帅，仍权平章，殊不允人望。张僧时为吏部侍郎，力劝其父请辞帅职，遂拜平章。至宁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为安州刺史。会北兵大至城下，声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谓其民曰：“城守虽严，万一攻破，汝辈无孑遗矣。我家两世驸马，受国厚恩，决不可降。汝辈计将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辈亦何忍降，愿以死守。”航乃尽出家财以犒军民，军民皆尽力备御。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谓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尔。”乃先缢其妻孥，谓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缢死。城破，人犹力战，曰：“太守既死，我辈不可独降。”死者甚众。

完颜陈和尚，名彝，字良佐，亦以小字行，丰州人。系出萧王诸孙。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阶州军事，及宋复阶州，乞哥战殁于嘉陵江。贞祐中，陈和尚年二十余，为北兵所掠，大帅甚爱之，置帐下。时陈和尚母留丰州，从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谨。陈和尚在北岁余，托以省母，乞还。大帅以卒监之至丰，乃与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奉其母南奔，大兵觉，合骑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马，母老不能行，载以鹿角车，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

斜烈以世官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未几转奉御。及斜烈行寿、泗元帅府事，奏陈和尚自随，诏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为经历。渥字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得师友之。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卫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

正大二年，斜烈落帅职，例为总领，屯方城。陈和尚随以往，凡兄军中事皆预知之。斜烈时在病，军中李太和者，与方城镇防军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陈和尚。妻讼陈和尚以私忿侵官，故

杀其夫，诉于台省，于近侍，积薪龙津桥南，约不得报，则自焚以谢其夫。以故陈和尚系狱。议者疑陈和尚，狃于禁近，倚兵阃之重，必横恣违法，当以大辟。奏上，久不能决。陈和尚聚书狱中读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诏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问："卿宁以方城狱未决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台谏复有言，不敢赦。未几，斜烈卒。上闻，始驰赦陈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得汝力，始以我为不妄赦矣。"陈和尚且泣且拜，悲动左右，不能出一言为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逾年转忠孝军提控。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达问谁可为前锋者，陈和尚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八千众，三军之士踊跃思战，盖自军兴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诏褒谕，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日名动天下。

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陈和尚御之有方，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自刑徒不四五迁为御侮中郎将。

副枢移剌蒲阿无持重之略，尝一日夜驰二百里趋小利，军中莫敢谏止。陈和尚私谓同列曰："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会诸将饮，酒行至陈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徐曰"有。"蒲阿见其无惧容，漫为好语云："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

九年正月，三峰山之败，走钧州。城破，大兵入，即纵军巷战。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酹以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国器，毕里海世袭猛安。年二十，以善战知名。自

寿、泗元帅转安平都尉，镇商州，威望甚重，敬贤下士，有古贤将之风。初至商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欧阳修子孙，问而知之，并其族属乡里三千余人皆纵遣之。

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唐括迪剌部族。少尝为北边屯田小吏，会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愿从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沟，有众数千，推沃衍为招抚使，号其沟曰府，故残破镇县徒党日集，官军不能制。又与大兵战，连获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军捕之，拒战不下，转走宁、隩、武、朔、宁边诸州，民以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众来归。时宣宗适南迁，次淇门，闻之甚喜，遂以为武州刺史。

武州屡经残毁，沃衍入州未几，而大兵来攻，死战二十七昼夜不能拔，乃退，时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终不可守，令沃衍迁其军民驻岢岚州，以武州功擢为本州防御使。俄升岢岚为节镇，以沃衍为节度使，仍诏谕曰："卿于国尽忠，累有劳绩。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励忠勤，与宣抚司辑睦以安军民。"沃衍自奉诏即以身许国，曰："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

三年，奉旨屯泾、邠、陇三州，沃衍分其军九千人为十翼五都统，亲统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万余骑围定西州，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以沃衍提控军事，率兵与夏人战，斩首几二千，生擒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诏陕西行省视功官赏之。

兴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战功，赐今姓。未几，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是冬，诏陕西行省伐宋，沃衍与元帅左都监内族白撒、通远军节度使温迪罕娄室、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平西军节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将兵五千出巩州盐川，至故城逢夏兵三百，击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队，遣军分击，逐北三十余里，斩首四百级，生获十人、马二百匹、甲仗不胜计。寻复得散关。二年正月，捷报至，上大喜，诏迁沃衍官一阶，遥授知临洮府事。三年，武休关之捷，沃衍功居多，诏特迁一官。

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进拜元帅右监军，仍世袭纳古胡里爱必剌谋克。二年春，北兵游骑数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战于野猪岭，获四人而还。俄而，兵大至，驻德安寨，复击走之。未几，大兵攻凤翔还，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颜查剌破于石楼台，前后获马二百、符印数十。诏有司论赏。初，闻野猪岭有兵，沃衍约陀满

胡土门以步军会战。胡土门宿将，常轻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战还，会诸将欲斩胡土门，诸将哀请乃释之。时大兵声势益振，陕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从，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涧持势使民毕麦事。正大二年，进拜元帅左监军，遥领中京留守。

八年冬，平章合达、参政蒲阿由邓州而西，沃衍自丰阳川遇于五朵山下，问禹山之战如何，合达曰：“我军虽胜，而大兵已散漫趋京师矣。”沃衍愤云：“平章、参政蒙国厚恩，握兵柄，失事机，不能战御，乃纵兵深入，尚何言耶！”

三峰山之败，沃衍走钧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刘胜既降，请于大帅，愿入钧招沃衍。大帅质留奴，令胜入钧见沃衍，道大帅意，降则当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抚之，使前，拔剑斫之，曰：“我起身细微，蒙国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遗语部曲后事，望汴京拜且哭曰：“无面目见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缢。部曲举火并所寓屋焚之，从死者十余人。沃衍死时年五十二。

初，大兵破西夏，长驱而至，关辅千里皆汹汹不安，虽智者亦无如之何。沃衍与其部将刘兴哥者率兵往来邠、陇间，屡战屡胜，故大军猝不能东下。

兴哥，凤翔虢县人，起于群盗，人呼曰“热刘”。后于清化战死，大兵至酹酒以吊，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

乌古论黑汉，初以亲军入仕，尝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天兴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鲁病卒，邓州总帅府以蒲察都尉权唐州事。宋军两来围唐，又唐之粮多为邓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万户夹谷定住入归德，奏请军粮，不报。七月，镇防军冯总领、甄改住为变，杀蒲察都尉。时朝廷道梗，帅府承制以黑汉权刺史行帅府事。

既而镇防军有归宋之谋，时裕州大成山聂都统一军五百人在州，独不欲归宋，与镇防军为敌，镇防不能胜，弃老幼奔枣阳，宋人以故知唐之虚实。会邓帅移剌瑗以城叛归于宋，遗书招黑汉，黑汉杀其使者不报。宋王安抚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继至，攻益急。黑汉闻哀宗迁蔡，遣人求救，上命权参政兀林答胡土将兵以往。宋人设伏，纵其半入城，邀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

城中粮尽，人相食，黑汉杀其爱妾啖士，士争杀其妻子。官屡聚议

欲降，黑汉与聂都统执议益坚，冯总领乃私出城与王安抚会饮，约明日宋军入城。冯归，宋军不得入，聂都统请冯议事，即坐中斩之。及其党皆死。总领赵丑兒者初与冯同谋，内不自安，开西门纳宋军。黑汉率大成山军巷战，自辰至午，宋军大败而出，杀伤无数。宋人城下大呼赵丑兒，约并力杀大成山军。大成军败，宋人获黑汉，胁使降，黑汉不屈，为所杀。其得脱走者十余人，总领移剌望军、女奚烈军、丑兒走蔡州，皆得迁赏，后俱死于甲午之难。

陀满胡土门，字子秀，策论进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贞祐二年，迁知中山府。三年，改知临洮府、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叛贼兰州程陈僧等诱夏人入寇，围临洮凡半月，城中兵数千而粟且不支，众皆危之。胡土门日为开谕逆顺祸福，皆自奋。因捕其党欲为内应者二十人，斩之，掷首城外。贼四面来攻，乃夜出袭贼垒，夏兵大乱，金军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四年，知河中府事，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十月，进元帅右监军、兼前职。兴定二年，为绛阳军节度使、兼绛州管内观察使。十月，迁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于是，修城池，缮甲兵，积刍粮，以备战守。民不悦，行省胥鼎闻之，遗以书曰："元帅始镇河中，惠爱在民，移ＩＭ晋安，远近忻仰。去岁兵入，平阳不守，河东保完者惟绛而已。盖公坐筹制胜，威德素著，故不动声气以至无虞也。迩来传闻，治政太刚，科征太重，鼎切忧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宽则人多惧祸，用人有疑则士不尽心。况大兵在迩，邻境已虚，小人易动，诚不可不虑也。愿公以谦虚待下，忠孝结人，明赏罚，平赋税，上以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以为河东长城之托。"胡土门得书，惧民不从且或生变，乃上言："臣本琐材，猥膺重寄，方将治隍碑、积刍粮为捍御之计，而小民难与虑始，以臣政令颇急，皆有怨言，遂贻行省之忧。自闻训谕，措身无所，内自悛悔，外加宽抚，庶几少慰众心。而近以朝命分军过河，则又喧言帅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将弃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变。向者李革在平阳，人不安之，而革隐忍不言，以至于败。臣实拙缪，无以服人，敢以鼎书上闻，惟朝廷图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书守颜阎山代之。或曰，胡土门欲以计去晋安，乃大兴役，恣为杀戮，务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几，晋安失守，死者几百万人，遂失河东。

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权签枢密院事、知归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书不实，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复为临洮府总管。四年五月，城破被执，诱之降不应，使之跪不从，以刀乱斫其膝胫，终不为

屈，遂杀之。五年，诏赠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庙，录用其子孙。其妻乌古论氏亦死节，有传。

姬汝作，字钦之，汝阳人，全州节度副使端修之侄孙也。父懋，以廕试部掾，转尚书省令史。汝作读书知义理，性豪宕，不拘细行，平日以才量称。正大末，避兵崧山，保乡邻数百家，众以长事之。后徙居交牙山砦，会近侍局使乌古论四和抚谕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抚使，佩银符，遂迁入汝州。

初，汝州残破之后，天兴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张楷授防御使，自汴率襄、郏县土兵百余人入青阳垛。时呼延实者领青阳砦事。实赵城人，本杨沃衍部曲，以战功至宝昌军节度使，闲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众，乃以州事托实，寻往邓州从恆山公武仙。后大元兵至，城破，杀数千人，乃许降，以张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钧州溃军柳千户者入州，张逃去，柳遂据之。未几，城复破。及汝作至，北兵虽去，但空城尔。汝作招集散亡，复立市井，北兵屡招之不从，数战互有胜负。已而北兵复来攻，汝作亲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间道纳奏，哀宗宣谕："此州无险固可恃，汝乃能为国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御使，便宜从事。"

是时，此州南通邓州，西接洛阳，东则汴京，使传所出，供亿三面，传通音耗。然呼延实在青阳为总帅，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动为所制。实欲迁州入山，谓他日必为大兵所破。汝作以为"仓中粮尚多，四面溃军日至，此辈经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总帅乃欲弃之，何心哉。"谗间既行，有相图之隙，详议官杨鹏释之曰："外难未解而顾私忿。"语甚谆切。实乃还山，鹏因劝汝作纳奏，乞死守此州，以坚军民之心。其冬，战于襄、郏，得马百余，士气颇振，遂以汝作为总帅，不复与实相关矣。

天兴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征兵入援。州人为逻骑所扰，农事尽废，城中粮亦垂尽。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议有脣亡之惧，计以城降，惧汝作，不敢言，乃以迁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延又以州事帅职委我，吾生为金民，死为金鬼。汝辈欲避于山，非欲降乎？有再言迁者吾必斩之。"

八月，塔察将大兵攻蔡，经汝州。州人梁皋作乱，与故吏温泽、王和七八人径入州廨，汝作不为备，遂为所杀。时宣使石珪体究洛阳所以破及强伸死节事，以路阻，留汝州驿。梁皋既杀汝作，走告珪曰："汝作

私积粮斛，不恤军民，众怒杀之矣。皋不图汝作官职，惟宣使裁之。”圭惧，乃以皋权汝州防御使、行帅府事。脱走入蔡，以皋杀汝作事闻。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张天锡赠汝作昌武军节度使，子孙世袭谋克，仍诏岘山帅呼延实、登封帅范真并力讨皋。天锡避岘山远，先约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抚谕军民为名。皋率军士迎于东门，知朝廷图己，阴为之备，李犹豫不敢发。皋馆天锡于望崧楼，隐毒于食，天锡遂中毒而死。皋后为大元兵所杀。

杨鹏字飞卿，能诗。

爱申，逸其族与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县镇防军，累功迁军中总领。李文秀据秦州，宣宗诏凤翔军讨之，军围秦州城。时爱申在军中，有罪当死。宣宗问之枢帅，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将帅材，忠实可倚。宣宗命驰赦之，以为德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遗书招之，肩龙得书欲行，凤翔总管禾速嘉国鉴以大兵方进，吾城可恃，德顺决不可守，劝勿往。肩龙曰：“爱申平生未尝识我，一见许为知己。我知德顺不可守，往则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为之死耳。”乃举行橐付族父，明为死别，冒险而去。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惟有义兵乡军八九千人，大兵举天下之势攻之。爱申假舜卿凤翔总管府判官，守御一与共之。凡攻百二十昼夜，力尽乃破，爱申以剑自刭，时年五十三。军中募生致肩龙，而不知所终。台谏有言当赠德顺死事者官，以劝中外。诏各赠官，配食褒忠庙。

肩龙字舜卿，宛平人。先世辽大族，有知兴中府者，故人号兴中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节度全、锦两州。父成谊，明昌五年登科，仕为京兆府路统军司判官。肩龙在太学有赋声。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龙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欤？”肩龙对曰：“臣知有从坦，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授肩龙东平录事，委行省试验。宰相侯挚与语不契，留数月罢归，将渡河，与排岸官纷竞，搜箧中，得军马粮料名数及利害数事，疑其为奸人侦伺者，系归德狱根勘。适从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凤翔，元帅爱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于难。

禹显，雁门人。贞祐初，隶上党公张开，累以战功授义胜军节度使、兼沁州招抚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帅达兒沇、按察兒攻河东，张

开遣显扼龙猪谷，夹攻败之，擒元帅韩光国，获辎重甲仗甚众，追至祁县而还，所历州县悉复之。显将军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迁。大帅尝集河朔步骑数万攻之，至于数四不能拔。既而，战于玉女寨，大获。开言于朝，权元帅右都监。正大六年冬十二月，军内变，城破被擒。帅义之，不欲加害。初以铁绳钤之，既而密与旧部曲二十人遁去，闻上党公军复振，将往从之。大兵四向来追，显适与负釜一兵相失，乞饭山寺中，僧走报焉，被执不屈死，时年四十一。

秦州人张邦宪，字正叔，登正大中进士第，为永固令。天兴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宪被执，将驱之北，邦宪骂曰："我进士也，误蒙朝廷用为邑长，可从汝曹反耶！"遂遇害。

刘全者，彭城民也。率乡邻数百避兵沫沟，推为砦主。北兵至徐，尽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质之以招全，全缚其人送徐州，因窃其父以归。徐帅益都嘉其忠，承制以为昭信校尉，遥领彭城县尉。后遇国用安，怒其不附己，见杀。

列传第六十二列传第六十二

忠义四

○马庆祥商衡术甲脱鲁灰杨达夫冯延登乌古孙仲端乌古孙奴申蒲察琦蔡八兒温敦昌孙完颜绛山毕资伦郭虾蟆

马庆祥，字瑞宁，本名习礼吉思。先世自西城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后徙家净州天山。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大安初，卫王始通问大元，选使副，上曰："习礼吉思智辩通六国语，往必无辱也。"使还，授开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充应办使，不扰而事集。未几，大元兵出陕右，朝廷命完颜仲元为凤翔元帅，举庆祥为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筑城有劳。"即拜凤翔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闻大将萌古不花将攻凤翔，行省檄庆祥与治中胥谦分道清野。将行，命画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壮，何乃为此不祥？"庆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锋于浍水，战不利。且行且战，将及城，会大兵邀其归路，度不能脱，令其骑曰："吾属荷国厚恩，竭力效死，乃其职也。"诸骑皆曰："诺。"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帅郭仲元舆其尸以归，葬凤翔普门寺之东。事闻，诏赠辅国上将军、恆州刺史，谥忠愍。

胥谦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谦赠辅国上将军、彰化军节度使，嗣亨赠威远将军、凤翔府判官。

桢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亦死，赠银青荣禄大夫。

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芃、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二人者逸其名，余亦无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宁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换郿县，寻辟威戎令。兴定三年，岁饥，民无所于籴，衡白行省，得开仓赈贷，全活者甚众。后因地震城圮，夏人乘衅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御应敌，保以无虞。秩满，县人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几，入为尚书省令史，转户部主事，两月拜监察御史。

哀宗姨郕国夫人不时出入宫闱，干预政事，声迹甚恶。衡上章极言，自是郕国被召乃敢进见。内族庆山奴将兵守盱眙，与李全战败，朝廷置而不问。衡上言："自古败军之将必正典刑，不尔则无以谢天下。"诏降庆山奴为定国军节度使。户部侍郎权尚书曹温之女在掖庭，亲旧干预权利，其家人填委诸司，贪墨彰露。台臣无敢言者，衡历数其罪。诏罢温户部，改太后府卫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当贬逐，无罪则臣为妄言，岂有是非不别而两可之理。"哀宗为之动容，乃出温为汝州防御使。

未几，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未赴，改枢密院经历官，遥领昌武军同知节度使事。丞相完颜赛不领陕西行省，奏衡为左右司员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于得人，可从丞相奏。"明年，召迁，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丧还京师。十月，起复为秦蓝总帅府经历官。天兴元年二月，关陕行省徒单兀典等败于铁岭，衡未知诸帅存殁，招集溃军以须其至。遂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为屈。监至长水县东岳祠前，诱之使招洛阳，衡曰："我洛阳识何人，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诱，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胁从我耶？"终不肯降，望阙瞻拜曰："主将无状，亡兵失利。臣子罪责，亦无所逃，但以一死报国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

正大初，河间许古诣阙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诏古赴都堂，问孰为可相者，古以衡对，则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脱鲁灰，上京人，世为北京路部长。其先有开国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脱鲁灰自幼袭爵。贞祐二年，宣宗迁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从，上喜，特授御前马步军都总领。宋人略南鄙，命同签枢密院事时全将大军南伐，脱鲁灰率本部屡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昌武军节度使、元帅右都监、行蔡、息等路元帅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逻卒擒之，法当械送朝廷，脱鲁灰曰："国家自迁都以来，境土日蹙，民力凋耗，幸边无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则边衅复生，兵连祸结矣。不如释之，以绝兵端。"

哀宗即位，授镇南军节度使、蔡州管内观察使、行户、工部尚书。时大元兵入陕西。乃上章曰："宋人与我为仇敌，顷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陕西被兵，河南出师，转战连年不绝，兵死于阵，民疲于役，国力竭矣。寿、泗一带南接盱、楚，红袄贼李全巢穴也。万一宋人谍知，与全乘虚而入，腹背受敌，非计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边警斥，以备

非常。宜敕寿、泗帅臣谨斥候，严烽燧，常若敌至，此兵法所谓‘无恃其不来，特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

正大二年秋，传言宋人将入侵，农司令民先期刈禾，脱鲁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亿国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无所获，国何以仰，民何以给？”遂遣军巡逻，听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谍者又报光州汪太尉将以八月发兵来取真阳，议者请籍丁男以备，脱鲁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宁敢为此？必奸人声言来寇，欲使吾民废务也，不可信。”已而果然。

叛人焦风子者，沿河南北屡为反复，朝廷授以提控之职，令将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风子谋率其众入宋，脱鲁灰策之，以兵数千伏鄱阳道，贼果夜出此途，伏发殪之。

七年，大元兵攻蓝关，至八渡仓退。举朝皆贺，以为无事。脱鲁灰独言曰：“潼关险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国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关入兴元，下金、房，绕出襄、汉，北入邓鄙，则大事去矣。宜与宋人释怨，谕以辅车之势，脣亡齿寒，彼必见从。据其险要以备，不然必败。”是秋，必授小关子元帅，屯商州大吉口。

九年春，从行省参政徒单吾典将潼关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击之，士卒饥冻，不能战而溃。脱鲁灰被执不屈，拔佩刀自杀。

杨达夫，字晋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进士。有才干，所至可纪。召补省掾，草奏章，坐字误，降平凉府判官。尝主鄠县簿，事一从简，吏民乐之。达夫亦爱其山水之胜，因家焉。日以诗酒自娱，了无宦情。会有诏徙民东入关，达夫与众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岭，为游骑所执，将褫衣害之。达夫挺然直立马首，略无所惧。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国臣子，即为汝所执，不过一死，忍裸袒以黩天日耶！”遂见杀。两山潜伏之民窃观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异日祠之，当作我横岭之神。”

冯延登，字子俊，吉州吉乡人。世业医。延登幼颖悟，既长，事举业，承安二年登词赋进士第。调临真簿、德顺州军事判官。泰和元年，转宁边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艰于食，延登发粟赈贷，全活甚众。贞祐二年，补尚书省令史，寻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入为国史院编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

闻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假翰林学士承旨，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朝见於虢县御营。有旨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如人？"曰："敏于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贳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职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为愈也。"明日，复问："汝曾思之不？"对如前，问至再三，执义不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汝爱汝须髯犹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动，乃监之丰州。二年后放还，哀宗抚慰久之，复以为祭酒，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明年，大元兵围汴京，仓猝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辞情慷慨，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论进士。宣宗时，累官礼部侍郎。与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谒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于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独往。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自兴定四年七月启行，明年十二月还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劳，进官两阶，延珍进一阶。历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为御史中丞，奉诏安抚陕西。及归，权参知政事。

正大五年十二月，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吏部郎中杨居仁以奉使不职，尚书省具狱，有旨释之备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节，大不敬，宜偿礼币诛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会议降大军事，及诤太后奉佛，涉亡家败国之语，上怒，贬同州节度使。

哀宗将迁归德，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同签大睦亲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围汴，日久食尽，诸将不相统一，仲端自度汴中事变不测。一日与同年汝州防御裴满思忠小饮，谈太学同舍事以为笑乐，因数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频出此语？"仲端因写一诗示之，其诗大概谓人生大似巢燕，或在华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临，皆当逝去。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要之终有一死耳。书毕，连饮数杯，送思忠出门，曰："此别终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缢，其妻亦从死。明日，崔立变。

仲端为人乐易宽厚知大体，奉公好善，独得士誉。一子名爱实，尝为护卫、奉御，以诛官奴功授节度、世袭千户。

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笃，亦承安二年进士。

乌古孙奴申，字道远。由译史入官。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奴申以事纠罢，朝士耸然。后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东迁，为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变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自缢死于台中。是日，户部尚书完颜珠颗亦自缢。

阿虎带字仲宁，珠颗字仲平，皆女直进士。

时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颜忙哥、大睦亲府事乌古孙仲端。大理裴满德辉、右副点检完颜阿撒、参政完颜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数人，余各有传。

蒲察琦，本名阿怜，字仁卿，棣州阳信人。试补刑部掾。兄世袭谋克，兄死，琦承袭。正大六年，秦、蓝总帅府辟琦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统兼知事。其冬，小关破，事势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业已从公，死生当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迁归德，汴京立讲议所，受陈言文字，其官则御史大夫纳合宁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选，而琦以有论议预焉。时左司都事元好问领讲议，兼看读陈言文字，与琦甚相得。崔立变后，令改易巾髻，琦谓好问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独琦不可。琦一刑部译史，袭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则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昼寝，惊而寤。琦问阿母何为，母曰："适梦三人潜伏梁间，故惊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悬梁，阿母梦先见耳。"家人辈泣劝曰："君不念老母欤？"母止之曰："勿劝，兒所处是矣。"即自缢，时年四十余。

琦性沉静好读书，知古今事。其母完颜氏，以孝谨称。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矫捷有勇，性纯质可任。时为忠孝军元帅。天兴二年，自息州入援，会大将奔盏遣数百骑驻城东，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当免杀戮，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强兵百余潜出暗门，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复薄城，筑长垒为久困计。上令分军防守四城，以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传位承麟。群臣入贺，班定，八兒不拜，谓所亲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战死。

毛牲者，恩州人。贞祐中为盗，宣宗南渡，率众归国，署为义军招抚。哀宗迁蔡，以牲为都尉。围城之战。牲力居多，城破自缢。其子先

牷战殁。

时死事者则有阎忠、郝乙、王阿驴、樊乔焉。

忠，滑州人。卫王时，开州刺史赛哥叛，忠单骑入城，缚赛哥以出，由是渐被擢用。

乙，磁州人，同日战死，哀宗赠官。

阿驴、樊乔，皆河中人，初为砲军万户。凤翔破，北降，从军攻汴，司砲如故，即绐主者曰："砲利于短，不利于长。"信之，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

是时，女直人无死事者，长公主言于哀宗曰："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上默然。余各有传。

温敦昌孙，皇太后之侄，卫尉七十五之子。为人短小精悍，性复恺弟。累迁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点检。围城中，数引军潜出巡逻。时尚食须鱼，汝河鱼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恶之。城西有积水曰练江，鱼大且多，往捕必军卫乃可。昌孙常自领兵以往，所得动千余斤，分赐将士。后知其出，左右设伏，伺而邀之，力战而死。蔡城破，前监察御史纳坦胡失打闻之，恸哭，投水而死。

完颜绛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兴二年十月，蔡城被围，城中饥民万余诉于有司求出，有司难之，民大呼于道。上闻之，遣近侍官分监四门，门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听其出。绛山时在北门，悯人之饥，出过其数，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虚实，寻止之。

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传立承麟，即自缢于幽兰轩。权点检内族斜烈矫制召承御石盏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头宋珪赴上前，晓以名分大义，及侍从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从死。斜烈将死，遗言绛山，使焚幽兰轩。火方炽，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独绛山留不去，为兵所执，问曰："汝为谁？"绛山曰："吾奉御绛山也。"兵曰："众皆散走，而独后何也？"曰："吾君终于是，吾候火灭灰寒，收瘗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瘗而君耶？"绛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余年，功业弗终，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遗骸与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辈必不遗吾，吾是以留。果瘗吾君之后，虽寸斩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帅，奔盏曰："此奇男子也。"许

之。绛山乃掇其余烬，裹以弊衾，瘗于汝水之旁。再拜号哭，将赴汝水死。军士救之得免，后不知所终。

毕资伦，缙山人也。泰和南征，以佣雇从军，军还，例授进义副尉。崇庆元年，改缙山为镇州，术虎高琪为防御使、行元帅府事于是州，选资伦为防城军千户。至宁元年秋，大元兵至镇州，高琪弃城遁。资伦行及昌平，收避迁民兵，转战有功，擢授都统军。军数千，与军中将领沉思忠、宁子都辈同隶一府，屯郑州及卫州，时号“沈、毕军”。积功至都总领，思忠为副都尉。

仆散阿海南征，军次梅林关不得过，阿海问诸将谁能取此关者，资伦首出应命。问须军士几何，曰：“止用资伦所统足矣，不烦余军。”明日迟明，出宋军不意，引兵簿之，万众崩，遂取梅林关。阿海军得南行，留提控王禄军万人守关。不数日，宋兵夺关守之，阿海以梅林归途为敌据，计无所出，复问：“谁能取梅林者，以帅职赏之。”资伦复出应命，以本军再夺梅林。阿海破蕲、黄，按军而还，论功资论第一，授遥领同知昌武军节度使、宣差总领都提控。

既而枢密院以资伦、思忠不相能，恐败事，以资伦统本军屯泗州。兴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汤饼会军中宴饮，宋龟山统制时青乘隙袭破泗州西城。资伦知失计，堕南城求死，为宋军所执，以见时青。青说之曰：“毕宣差，我知尔好男子，亦宜相时达变。金国势已衰弱，尔肯降我，宋亦不负尔。若不从，见刘天帅即死矣。”资伦极口骂曰：“时青逆贼听我言。我出身至贫贱，结柳器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职居三品。不幸失国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报，肯从汝反贼求生耶！”青知无降意，下盱眙狱。时临淮令李某者亦被执，后得归，为泗州从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资伦恶语骂时青必被杀，即以死不屈节闻于朝。时资伦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阁舍人。

宋人亦赏资伦忠愤不挠，欲全活之，钤以铁绳，囚于镇江府土狱，略给衣食使不至寒饿，胁诱百方，时一引出问云：“汝降否？”资伦或骂或不语，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将士降宋，宋使总帅纳合买住已下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驱资伦在旁观之。资伦见买住骂曰：“纳合买住，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买住俯首不敢仰视。

及蔡州破，哀宗自缢，宋人以告资伦。资伦叹曰：“吾无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为屠牛羊设祭镇江南岸。资伦祭毕，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义之，宣示四方，仍议为立祠。镇

江之囚有方士者亲尝见之，以告元好问，及言泗州城陷资伦被执事，且曰："资伦长身，面赤色，颧颊微高，髯疏而黄。资禀质直，重然诺，故其坚忍守节卓卓如此。"《宣宗实录》载资伦为乱兵所杀，当时传闻不得其实云。

郭虾蟆，会州人。世为保甲射生手，与兄禄大俱以善射应募。兴定初，禄大以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进官一阶，赐姓颜盏。夏人攻会州，禄大遥见其主兵者人马皆衣金，出入阵中，约二百余步，一发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贯两手于树，敌大骇。城破，禄大、虾蟆俱被禽。夏人怜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闻之，议加优奖，而未知存没，乃特迁禄大子伴牛官一阶，授巡尉职，以旌其忠。其后兄弟谋奔会，自拔其须，事觉，禄大竟为所杀，虾蟆独拔归。上思禄大之忠，命复迁伴牛官一阶，遥授会州军事判官，虾蟆遥授巩州钤辖。会言者乞奖用禄大弟，遂迁虾蟆官两阶，授同知兰州军州事。

兴定五年冬，夏人万余侵定西，虾蟆败之，斩首七百，获马五十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骑数十万攻凤翔甚急，元帅赤盏合喜以虾蟆总领军事。从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气貌若蔑视城守者。合喜指似虾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虾蟆测量远近，曰："可。"虾蟆平时发矢，伺腋下甲不掩处射之无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举肘，一发而毙。兵退，升遥授静难军节度使，寻改通远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剌谋克，仍遣使赏赉，遍谕诸郡焉。

是年冬，虾蟆与巩州元帅田瑞攻取会州。虾蟆率骑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为神。城上有举手于悬风版者，虾蟆射之，手与版俱贯。凡射死数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盖会州为夏人所据近四年，至是复焉。

正大初，田瑞据巩州叛，诏陕西两行省并力击之。虾蟆率众先登，瑞开门突出，为其弟济所杀，斩首五千余级，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六年九月，虾蟆进西马二匹，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此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就以赐卿。"仍赐金鼎一、玉兔鹘一，并所遣郭伦哥等物有差。

天兴二年，哀宗迁蔡州，虑孤城不能保，拟迁巩昌，以粘葛完展为巩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闻蔡已破，欲安众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称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谕。绥德州帅汪世显者亦知蔡凶问，且嫉

完展制己，欲发矫诏事，因以兵图之，然惧虾蟆威望，乃遣使约虾蟆并力破巩昌。使者至，虾蟆谓之曰：“粘葛公奉诏为行省，号令孰敢不从。今主上受围于蔡，拟迁巩昌。国家危急之际，我辈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众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废迁幸之地，上至何所归乎。汝帅若欲背国家，任自为之，何及于我。”世显即攻巩昌破之，劫杀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余辈谕虾蟆以祸福，不从。

甲午春，金国已亡，西州无不归顺者，独虾蟆坚守孤城。丙申岁冬十月，大兵并力攻之。虾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砲以击攻者，杀牛马以食战士，又自焚卢舍积聚，曰：“无至资兵。”日与血战，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军士死伤者众，乃命积薪于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将校妻女，闭诸一室，将自焚之。虾蟆之妾欲有所诉，立斩以徇。火既炽，率将士于火前持满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战既久，士卒有弓尽矢绝者，挺身入火中。虾蟆独上大草积，以门扉自蔽，发二三百矢无不中者，矢尽，投弓剑于火自焚。城中无一人肯降者。虾蟆死时年四十五。土人为立祠。

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论进士。初为行省，以蜡丸为诏，期以天兴二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于饶峰关，出宋不意取兴元。既而不果云。

列传第六十三列传第六十三

文艺上

○韩昉蔡松年子圭吴激马定国任询赵可郭长倩萧永祺胡砺王竞杨伯仁郑子聃党怀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作《文艺传》。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昉五岁丧父，哭泣能尽哀。天庆二年，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累迁少府少监、乾文阁待制。加卫尉卿，知制诰，充高丽国信使。高丽虽旧通好，天会四年，奉表称藩而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而昉复至高丽，移督再三。高丽征国中读书知古今者，商榷辞旨，使酬答专对。凡涉旬乃始置对，谓昉曰："小国事辽、宋二百年无誓表，未尝失藩臣礼。今事上国，当与事辽、宋同礼。而屡盟长乱，圣人所不与，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贵国必欲用古礼，舜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则贵国当从朝会矣。"高丽人无以对，乃曰："徐议之。"昉曰："誓表朝会，一言决耳。"于是高丽乃进誓表如约，昉乃还。宗干大说曰："非卿谁能办此。"因谓执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

明年，加昭文馆直学士，兼堂后官。再加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改礼部尚书，迁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尚书如故。昉自天会十二年入礼部，在职凡七年。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济南尹，拜参知政事。皇统四年，表乞致仕，不许。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郓国公。复请如初，以仪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开府仪同三司。薨。年六十八。

昉性仁厚，待物甚宽。有家奴诬告昉以马资送叛人出境，考之无

状，有司以奴还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人称其长者。昉虽贵，读书未尝去手，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自使高丽归，后高丽使者至，必问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坚。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从父来，管勾机宜文字。宗望军至白河，郭药师败，靖以燕山府降，元帅府辟松年为令史。天会中，辽、宋旧有官者皆换授，松年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人。

尝从元帅府与齐俱伐宋。是时，初平真定西山群盗，山中居民为贼污者千余家，松年力为辨论，竟得不坐。齐国废，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都元帅宗弼领行台事，伐宋，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宋称臣，师还，宗弼入为左丞相，荐松年为刑部员外郎。皇统七年，尚书省令史许霖告田珏党事，松年素与珏不相能。是时宗弼当国，珏性刚正，好评论人物，其党皆君子，韩企先为相爱重之。而松年、许霖、曹望之欲与珏相结，珏拒之，由是构怨。故松年、许霖构成珏等罪状，劝宗弼诛之，君子之党熄焉。是岁，松年迁左司员外郎。

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军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迁户部尚书。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海陵谋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遂以松年为贺宋正旦使，使还改吏部尚书，寻拜参知政一。是年，自崇德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未几，为左丞，封郜国公。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

久之，进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见意。加封吴国公，谥文简。起复其子三河主簿珪为翰林修撰，璋赐进士第。遣翰林待制萧吁护送其丧，归葬真定，四品以下官离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费，皆从官给。

松年事继母以孝闻，喜周恤亲党，性复豪侈，不计家之有无。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进士第，不求调，久乃除澄州军事判官，迁三河主簿。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在职八年，改户部员外郎，兼太常丞。珪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珪为编类详定检讨删定官。

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

安国军节度判官高元鼎坐监临奸事，求援于太常博士田居实、大理司直吴长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评事王元忠。震亨以属鞫问官御史台典事李仲柔，仲柔发之。珪与刑部员外郎王翛、宛平主簿任询、前卫州防御判官阎恕、承事郎高复亨、文林郎翟询、敦武校尉王景晞、进义校尉任师望，坐与居实等转相传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实、长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翛、珪、询、恕、复亨、霍询各笞四十，景晞、师望各徒二年，官赎外并的决。

久之，除河东北路转运副使，复入为修撰，迁礼部郎中，封真定县男。珪已得风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潍州刺史，同辈已奏谢，珪独不能入见。世宗以让右丞唐括安礼、参政王蔚曰：“卿等阅书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从政者乎。”又谓中丞刘仲诲曰：“蔡珪风疾不能奏谢，卿等何不纠之。人言卿等相为党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寻卒。

珪之文有《补正水经》五篇，合沈约、萧子显、魏收宋、齐、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续金石遗文跋尾》十卷，《晋阳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补正水经》、《晋阳志》、《文集》今存，余皆亡。

吴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诏赐其子钱百万、粟三百斛、田三顷以周其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东山”，其自号也。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未末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游历下，以诗撼齐王豫，豫大悦，授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

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辩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辩》。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有集传于世。

任询，字君谟，易州军市人。父贵，有才干，善画，喜谈兵，宣、政间游江、浙。询生于虔州，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然王庭筠独以其才具许之。登正隆二年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年六十四致仕，优游乡里，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年七十卒。

赵可，字献之，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仕至翰林直学士。博学高才，卓荦不羁。天德、贞元间，有声场屋。后入翰林，一时诏诰多出其手，流辈服其典雅。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朋望、王无竞、刘岩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有《昆仑集》行于世。

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时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将军，除太常丞。

海陵为中京留守，永祺特见亲礼。天德初，擢左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再迁翰林学士。明年，迁承旨。尚书左丞耶律安礼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见于内阁，谕以旨意，永祺辞曰："臣才识卑下，不足以辱执政。"海陵曰："今天下无事，朕方以文治，卿为是优矣。"永祺固辞。既出，或问曰："公遇知人主，进取爵位，以道佐时，何多让也？"永祺曰："执政系天下休戚，纵欲贪冒荣宠，如苍生何！"海陵尝选廷臣十人备谘访，独永祺议论宽厚，时称长者。卒年五十七。

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天会间，大军下河北，砺为军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与佣保杂处。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昉尝谓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将名世。"十年，举进士第一，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

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皇统初，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桢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坐，桢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桢曰：“汝他日为省吏当何如？”砺曰：“当官而行，亦何所避。”桢壮其言，改谢之。

改同知深州军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视僚属，砺常以礼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砺。州管五县，例置弓手百余，少者犹六七十人，岁征民钱五千余万为顾直。其人皆市井无赖，以迹盗为名，所至扰民。砺知其弊，悉罢去。继而有飞语曰：“某日贼发，将杀通守。”或请为备，砺曰：“盗所利者财耳，吾贫如此，何备为。”是夕，令公署撤关，竟亦无事。

再补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一时典礼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贺于庙堂，砺独不跪。海陵问其故，砺以令对，且曰：“朝服而跪，见君父礼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迁侍讲学士，同修国史。以母忧去官。起复为宋国岁元副使，刑部侍郎白彦恭为使，海陵谓砺曰：“彦恭官在卿下，以其旧劳，故使卿副之。”迁翰林学士，改刑部尚书。扈从至汴得疾，海陵数遣使临问，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竞，字无竞，彰德人。警敏好学。年十七以廕补官。宋宣和中，太学两试合格，调屯留主簿。入国朝，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时岁饥盗起，竞设方略以购贼，不数月尽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岁发民筑堤，豪民猾吏因缘为奸，竞核实之，减费几半，县民为之谚曰：“西山至河岸，县官两人半。”盖以前政韩希甫与竞相继治县，皆有干能，绛州正平令张元亦有治绩而差不及，故云然。

天眷元年，转固安令。皇统初，参政韩昉荐之，召权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诏作《金源郡王完颜娄室墓碑》，竞以行状尽其实，乃请国史刑正之，时人以为法。二年，试馆阁，竞文居最，遂为真。

迁尚书礼部员外郎。时海陵当国，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讳，竞言人臣无公讳，遂止。萧仲恭以太傅领三省事封王，欲援辽故事，亲王用紫罗伞。事下礼部，竞与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擢礼部尚书，同修国史如故。大定二年春，从太傅张浩朝京师，诏复为礼部尚书。是岁，奉迁睿宗山陵，仪注

不应典礼，竟削官两阶。诏改创五龙车，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四年，卒官。

竟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竟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

杨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读书一过成诵。登皇统九年进士第，事亲不求调。天德二年，除应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名。海陵尝夜召赋诗，传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赐之。海陵射乌，伯仁献《获乌诗》以讽。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袭衣，及赐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遗。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转翰林修撰。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称之"此人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号"孟四元"，时论以为知文。故事，状元官从七品，阶承务郎，世宗以宗献独异等，与从六品，阶授奉直大夫。

改著作郎。居母丧，服除，调镇西节度副使。入为起居注兼左拾遗，上书论时务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穷竟渠党，四境帖然。谳馆陶大辟，得其冤状，馆陶人为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赃削封，降德州防御使，同知裴满子宁及伯仁、判官谢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职。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军节度使，到官三日，召为太子右谕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复兼右谕德。

除滨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入为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翰林直学士。故事，谏官词臣入直禁中，上闵其劳，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学士如故。郑子聃卒，宰相举伯仁代之，乃迁待讲兼礼部侍郎。

伯仁久在翰林，文词典丽，上曰："自韩昉、张钧后，则有翟永固，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今则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文者。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凡进士可令补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数月，兼左谏议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举可修起居注者数人，上以伯仁领之。从幸上京，伯仁多病，至临潢，地寒因感疾，还中都。明年，上还幸中都，遣使劳问，赐以丹剂。是岁，卒。

郑子聃，字景纯，大定府人。父宏，辽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杨丘行尝谓人曰："金源二子，凤毛也。小者尤特达，后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赋声。天德三年，丘行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廷试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调翼城丞，迁赞皇令，召为书画直长。

子聃颇以才望自负，常慊不得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第一人程文问子聃，子聃少之。海陵问作赋何如，对曰："甚易。"因自矜，且谓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悦，乃使子聃与翰林修撰綦戩、杨伯仁、宣徽判官张汝霖、应奉翰林文字李希颜同进士杂试。七月癸未，海陵御宝昌门临轩观试，以"不贵异物民乃足"为赋题，"忠臣犹孝子"为诗题，"忧国如饥渴"为论题。上谓读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赋题，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诗、论题，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亲览试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顷，进官三阶，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京畿旱，诏子聃决囚，遂澍雨，人以比颜真卿。迁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兼太子左谕德，显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补外，遂为沂州防御使，皇太子币赆甚厚，命以安舆之官。召还，为左谏议大夫、兼直学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国史，直学士如故。迁侍讲、兼修国史，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气，其为文亦然。平生所著诗文二千余篇。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应举不得意，遂脱略世务，放浪山水间。箪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

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霖奏曰："郝俣能属文，宦业亦佳。"上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移剌履进曰："进士擢第后止习吏事，更不复读书，近日始知为学矣。"上曰："今时进士甚灭裂，《唐书》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谓宰臣曰："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

李晏不及也。”

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明年，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七年，有事于南郊，摄中书侍郎读祝册，上曰：“读册至朕名，声微下，虽曰尊君，然在郊庙，礼非所宜，当平读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明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

列传第六十四列传第六十四

文艺下

○赵沨周昂王庭筠刘昂李经刘从益吕中孚张建附李纯甫王郁宋九嘉庞铸李献能王若虚王元节麻九畴李汾元德明子好问

赵沨，字文孺，东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仕至礼部郎中。性冲淡，学道有所得。尤工书，自号“黄山”。赵秉文云：“沨之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党怀英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时人以沨配之，号曰“党赵”。有《黄山集》行于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禄字天锡，大定进士，仕至同知沁南军节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久之，起为隆州都军，以边功复召为三司官。大安兵兴，权行六部员外郎。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从宗室承裕军。承裕失利，跳走上谷，众欲径归，昂独不从，城陷，与其从子嗣明同死于难。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稍长，涿郡王翛一见，期以国士。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即有声。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窜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轲治其狱，庭筠以计获邹四，分别诖误，坐预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谕旨学士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张汝霖曰：“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四月，召庭筠试馆职，中选。御史台言

庭筠在馆陶尝犯赃罪，不当以馆阁处之，遂罢。乃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因以自号。是年十二月，上因语及学士，叹其乏材，参政守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

五年八月，上顾谓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闻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迁庭筠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赵秉文上书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职，语在秉文传。二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四年，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贫，诏有司赙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又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

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子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号"淡游"云。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李纯甫《故人外传》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为尚书省掾，调平凉路转运副使。时术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忧去职，连蹇十年，卜居洛阳，有终焉之志。有荐其才于章宗者，泰和初，自国子司业擢为左司郎中。会掌书大中与贾铉漏言除授事，为言者所劾，狱辞连昂。章宗震怒。一时闻人如史肃、李著、王宇、宗室从郁皆谴逐之，铉寻亦罢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术者之言。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

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举不第，拂衣去。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其高祖捻，天会元年词赋进士，子孙多由科第入仕。从益登大安元年进士第，累官监察御史，坐与当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为叶县令，修学励俗，有古良吏风。叶自兵兴，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民甚赖之，流亡归者四千余家。未几，被召，百姓诣尚书省乞留，不听。入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年四十四。叶人闻之，以端午罢酒为位而哭，且立石颂德，以致哀思。

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张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诗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绛州教官，召为宫教、应奉翰林文字。以老请致仕，章宗爱其纯素，不欲令去，授同知华州防御使，仍赐诗以宠之。自号"兰泉"，有集行于世。

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章宗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上奇之，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爱其文，荐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论时事，不报。宣宗迁汴，再入翰林。时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为左司都事，纯甫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既而高琪诛，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

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材，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方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然

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

王郁，字飞伯，大兴人。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少居钓台，闭门读书，不接人事。久之，为文法柳宗元，闳肆奇古，动辄数千言。歌诗俊逸，效李白。尝作《王子小传》以自叙。天兴初元，汴京被围，上书言事，不报。四月，围稍解，挺身突出，为兵士所得。其将遇之甚厚，郁经行无机防，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郁死矣。”年三十余。同时以诗鸣者，雷琯、侯册、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为人刚直豪迈，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中至宁元年进士第。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没于癸巳之难。

庞铸，字才卿，辽东人。少擢第，仕有声。南渡后，为翰林待制，迁户部侍郎。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改京兆路转运使，卒。博学能文，工诗，造语奇健不凡，世多传之。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人。先世有为金吾卫上将军者，时号“李金吾家”。迨献能昆弟皆以文学名，从兄献卿、献诚、从弟献甫相继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献能苦学博览，于文尤长于四六。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廷试第一人，宏词优等。授应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为鄜州观察判官。用荐者复为应奉，俄迁修撰。正大末，以镇南军节度副使充河中帅府经历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陕州，行省以□藿左右司郎中，值赵三三军变遇害，年四十三。

献能为人眇小而黑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荐之，不令出馆。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在京师无以自资。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必诃谴，人视之殆不堪忧，献能处之自若也。时人以纯孝称之。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

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未几，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

元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亡，微服北归镇阳，与浑源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岘峰，憩萃美亭，顾谓同游曰："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令子忠先归，遣子恕前行视夷险，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

王元节，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辽户部侍郎。父诩，海陵朝，左司员外郎。元节幼颖悟，虽家世贵显，而从学甚谨。浑源刘揔爱其才俊，以女妻之，遂传其赋学，登天德三年词赋进士第。雅尚气节，不能随时俯仰，故仕不显。及迁密州观察判官，既罢，即逍遥乡里，以诗酒自娱，号曰"遁齐"。年五十余卒。有诗集行于世。

弟元德，亦第进士。有能名于时，终南京路提刑使。

孙国纲，字正之。业儒术，尤长吏事。为人端重乐易，或有忤者，略不与校，亦未尝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试补尚书吏部掾，未几，转御史台令史。宣宗闻其材干，兴定三年特召为近侍，奉职承应，甚见宠遇，勒留凡三考，出为同知申州事。无何，召为笔砚直长，擢监察御史，秩满，敕留再任，盖知其材器故也。开兴元年，关陕完颜总帅屯河

中府，与大元军战败绩，哀宗遣国纲乘上厩马，径诣河中问败军之由，还至中途，值大兵见杀，时年四十四。

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章宗召见，问："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学，有文名。南渡后，寓居郾、蔡间，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乃知尝师九畴。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学士赵秉文连章荐之，特赐卢亚榜进士第。以病，未拜官告归。再授太常寺太祝，权博士，俄迁应奉翰林文字。九畴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迳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居郾城，天兴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确山，为兵士所得，驱至广平，病死，年五十。

九畴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为文精密奇健，诗尤工致。后以避谤忌，持戒不作。明昌以来，称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寿四岁能作诗，刘滋、刘微、张汉臣后皆无称，独知几能自树立，耆旧如赵秉文，以征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性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避乱入关，京兆尹子容爱其材，招致门下。留二年去，之泾州，竭左丞张行信，一见即以上客礼之。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纂述即定，以稿授书写，书写录洁本呈翰长。汾既为之，殊不自聊。时赵秉文为学士，雷渊、李献能皆在院，刊修之际，汾在旁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暢，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坐漫为一语云"看"。秉笔诸人积不平，而雷、李尤切齿，乃以嫚骂官长讼于有司，然时论亦有不直雷、李者。寻罢入关。明年来京师，上书言时事，不合，去客唐、邓间。恆山公武仙署行尚书省讲议官。既而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

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余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子好问，最知名。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襳》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赞曰：韩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蔡珪、马定国之该博，胡砺、杨伯仁之敏赡，郑子聃、麻九畴之英俊，王郁、宋九嘉之迈往。三李卓荦，纯甫知道，汾任气，献能尤以纯孝见称。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王竞、刘从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长。蔡松年在文艺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兴党狱，杀田珏，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欤？事继母有至行，其死家无余赀，有足取云。

列传第六十五列传第六十五

孝友

○温迪罕斡鲁补陈颜刘瑜孟兴王震刘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恆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岂非人之恆情乎？为子而孝，为弟而友，又岂非人之恆性乎？以人之恆情责人之恆性，而不副所欲者恆有焉。有竭力于是，岂非难乎。天生五谷以养人，五谷之有恆性也。服田力穑以望有秋，农夫之有恆情也。五谷熟，人民育，岂异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饥”不免以命稷，“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顺成之不可必，犹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异书于圣人之经，孝友以至行传于历代之史，劝农兴孝之教不废于历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汉以来有其科。章宗尝曰：“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觊，犹不失为行善。”庶几帝王之善训矣。夫金世孝友见于旌表、载于史册者仅六人焉。作《孝友传》。

温迪罕斡鲁补，西北路宋葛斜斯浑猛安人。年十五，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于墓侧。母疾，刲股肉疗之，疾愈。诏以为护卫。

陈颜，卫州汲县人。世业农。父光，宋季擢武举第，调寿阳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围城中。颜间关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归。光家奴谋良不可，诬告光与贼杀人。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颜诣郡请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决，适帅臣至郡，以其状白，帅曰：“此真孝子也。”遂并释之。天会七年，诏旌表其门闾。

刘瑜，棣州人。家贫甚，母丧不能具葬，乃质其子以给丧事。明昌三年，诏赐粟帛，复其终身。

孟兴，蚤丧父，事母孝谨，母没，丧葬尽礼。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诏赐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宁海州文登县人。为进士学。母患风疾，刲股肉杂饮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过礼，目生翳。服除，目不疗而愈，皆以为孝感所致。特赐同进士出身，诏尚书省拟注职任。

刘政，洺州人。性笃孝，母老丧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视

物。母疾，昼夜侍侧，衣不解带，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负土起坟，乡邻欲佐其劳，政谢之。葬之日，飞鸟哀鸣，翔集丘木间。庐于墓侧者三年。防御使以闻，除太子掌饮丞。

◎隐逸

褚承亮王去非赵质杜时升郝天挺薛继元高仲振

张潜王汝梅宋可辛愿王予可

孔子称逸民伯夷、叔齐、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其立心造行之异同，各有所称谓，而柳下惠则又尝仕于当世者也。长沮、桀溺之徒，则无所取焉。后世，凡隐遁之士，其名皆列于史传，何欤？盖古之仕者，其志将以行道，其为贫而仕下列者，犹必先事而后食焉。后世干禄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与叹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鲜矣。故君子于士之远引高蹈者特称述之，庶闻其风犹足以立懦廉顽也。作《隐逸传》。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苏轼自定武谪官过真定，承亮以文谒之，大为称赏。宣和五年秋，应乡试，同试者八百人，承亮为第一。明年，登第。调易州户曹，未赴，会金兵南下。天会六年，斡离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内进士试安国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承风旨，极口诋毁。承亮诣主文刘侍中曰：“君父之罪，岂臣子所得言耶？”长揖而出。刘为之动容。余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号七十二贤榜。状元许必仕为郎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首中阃石死，余皆无显者。刘多承亮之谊，荐知藁城县。漫应之，即弃去。年七十终，门人私谥曰“玄贞先生。”

子席珍，正隆二年进士，官州县有声。

王去非，字广道，平阴人。尝就举，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家居教授，束修有余辄分惠人。弟子班□尤贫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为办资装嫁之。北邻有丧忌东出，西与北皆人居，南则去非家，去非坏蚕室使丧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赵质，字景道，辽相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闻弦诵声，幸其斋舍，见壁间所题诗，讽咏久之，赏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因辞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长林丰草，金镳玉络非所愿也。况圣明在上，可不容

巢、由为外臣乎。”上益奇之，赐田亩千，复之终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时升，字进之，霸州信安人。博学知天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宰相数荐时升可大用。时升谓所亲曰：“吾观正北赤气如血，东西亘天，天下当大乱，乱而南北当合为一。消息盈虚，循环无端，察往考来，孰能违之。”是时，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时升乃南渡河，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众皆相贺，时升曰：“大兵皆在秦、巩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叶，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顷之，大元兵果自饶峰关涉襄阳出南阳，金人败绩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时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晋卿，泽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厌于科举，遂不复充赋。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天挺曰：“今人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分磔缉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又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学进士无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为举子尔。”贞祐中，居河南，往来淇卫间。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魄困穷，终不一至豪富之门。年五十，终于舞阳。

薛继先，字曼卿。南渡后，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事母孝，与人交谦逊和雅，所居化之。子纯孝，字方叔，有父风。有诈为曼卿书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状貌如少者，客不知其为曼卿而以为方叔也，而与之书，曼卿如所取付之。监察御史石玠行部过曼卿，曼卿不之见。或言：“君何无乡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时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将谓自我发之。同恶相庇，他日并乡里必有受祸者。”其畏慎皆此类。壬辰之乱，病没宜阳。

高仲振，字正之，辽东人。其兄领开封镇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业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安贫自乐，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尝与其弟子张潜、王汝梅行山谷间，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尝遇异人教以养生术，尝终日燕坐，骨节戛戛有声，所谈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辄不复语云。

张潜，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节，慕荆轲、聂政为人，年三十始折节读书。时人高其行谊，目曰“张古人。”后客崧山，从仲振受

《易》。年五十，始娶鲁山孙氏，亦有贤行，夫妇相敬如宾，负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贫也。邻里有为潜种瓜者，及熟让潜，潜弗许，竟分而食之。尝行道中拾一斧，夫妇计度移时，乃持归访其主还之。里有兄弟分财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知耶？"遂如初。天兴间，潜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孙氏亦投绝涧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学为伊阳簿，秩满，遂隐居不仕。性嗜书，动有礼法。生徒以法经就学者，兼授以经学。诸生服其教，无敢为非义者。同业尝悯其贫，时周之，皆谢不受。后不知所终。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适大族槁氏，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难。姑以白金五十笏遗可，可受不辞。其后姑得槁氏疏族立为后，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会乡邻，谓姑曰："姑往时遗可以金，可以槁氏无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槁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归之，乡里用是重之。未几，北兵驻山阳，军中有闻可名者，访知所在，质其子，使人招之曰："从我者祸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亲旧竞劝之往，可皆谢不从，曰："吾有子无子，与吾兒死生，皆有命焉。岂以一子故，并平生所守者亡之。"后竟以无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乃聚书环堵中读之，至《书伊训》、《诗河广》颇若有所省，欲罢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极书史，作文有绳尺，诗律精严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麻衣草屦、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傍若无人。尝谓王郁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是难与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

后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为府尹温迪罕福兴所诬，愿亦被讯掠，几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狈。愿雅负高气，不以从俗俯仰，迫以饥冻流离，往往见之于诗。有诗数千首，常贮竹橐中。正大末，殁洛下。其诗有云："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真处士语也。

王予可，字南云，河东吉州人。父本军校，予可亦尝隶籍。年三十许，大病后忽发狂，久之能把笔作诗文，及说世外恍惚事。南渡后，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间，遇文士则称"大成将军"，于佛前则称"谛摩龙什"，于道则称"驺天玄俊"，于贵游则称"威锦堂主人"。

为人躯干雄伟，貌奇古，戴青葛巾，项后垂双带若牛耳，一金镂环

在顶额之间，两颊以青涅之为翠靥。衣长不能掩胫。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遗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秽在傍、蛆虫狼籍不恤也。人与之纸，落笔数百言，或诗或文，散漫碎杂，无句读、无首尾，多六经中语及韵学家古文奇字，字画峭劲，遇宋讳亦时避之。或问以故事，其应如响，诸所引书，皆世所未见。谈说之际稍若有条贯，则又以诞幻语乱之。麻九畴、张珏与之游最狎，言其诗以百分为率，可晓者才二三耳。

壬辰兵乱，为顺天将领所得，知其名，窃议欲挈之北归，馆于州之瑞云观。予可明日见将领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云观也。"不数日卒。后复有见于淮上者。

赞曰：金世隐逸不多见，今于简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尔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试进士，主司发策问宋徽、钦之罪，承亮长揖而去之。方金人重举业，杜时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学"教后进。宋可不愿仕，人执其子为质，宁弃而不就，遂以无子。虽制行过中，岂不贤于杀妻以求大将者乎。大夫士见善明、用心刚，故能为人所难为者如此。

列传第六十六列传第六十六

循吏

○卢克忠牛德昌范承吉王政张奕李瞻刘敏行傅慎微刘焕高昌福孙德渊赵鉴蒲察郑留女奚烈守愚石抹元张彀赵重福武都纥石烈德张特立王浩

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画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凋□之余，休养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间，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笔之习，严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岂弟之政罕见称述焉。金百余年吏治，始终可考，于是作《循吏传》。

卢克忠，贵德州奉集人。高永昌据辽阳，克忠走诣金源郡王斡鲁营降，遂以撒屋出为乡导。斡鲁克东京，永昌走长松岛，克忠与渤海人挞不也追获之。收国二年，授世袭谋克。其后，定燕伐宋皆与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间，同知保大军节度使。绥德州军卒数人道过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贼剽主人财而去。有司执假宿之卒，系狱榜掠诬服。克忠察其冤，独不肯署，未几果得贼，假宿之卒遂释。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会民艰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积者计留一岁，悉平其价籴之，由是无捐瘠之患。转陈州防御使，后以静难军节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彦钦，蔚州定安人。父铎，辽将作大监。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学，有劝以就廕者，其母曰：“大监遗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统二年进士第，调矾山簿。迁万泉令。属蒲、陕荐饥，群盗充斥，州县城门昼闭。德昌到官，即日开城门纵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饥寒，剽掠乡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怜也。能自新者一不问。”贼皆感激解散，县境以安。府尹王伯龙嘉之，礼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转运使，广宁、太原尹。卒，赠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宠之。好学问，属辽季盗贼起，虽避地未尝废书。天庆八年中进士丙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大定府金源令。归朝为御前承应文字。天会初，迁殿中少监。四年，从攻太原，迁少府监。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无毫发欺，及还，犊车载书史而已，寻迁昭文馆直学士，知绛州。

先是，军兴，民有为将士所掠而逃归者，承吉使吏遍谕，俾其自实，凡数千人，具白元帅府，许自赎为良，或贫无赀者以公厨代输。六年，改河东北路转运使。时承宋季之弊，民赋繁重失当，承吉乃为经画，立法简便，所入增十数万斛，官既足而民有余。历同知平阳尹、西京副留守，迁河东南路转运使，改同签燕京留守事、顺天军节度使，属地震坏民庐舍，有欲争先营葺者，工匠过取其直，承吉命官属董其役，先后以次，不间贫富，民赖以省费。

历镇西军节度使、行台礼部尚书、泰宁军节度使，复镇顺天。奚卒散居境内，率数千人为盗，承吉绳以法不少贷，惧而不敢犯。贞元二年，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辽，皆有显者。政当辽季乱，浮沈州里。高永昌据辽东，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无成，辞谢不就。永昌败，渤海人争缚永昌以为功，政独逡巡引退。吴王阇母闻而异之，言于太祖，授卢州渤海军谋克。从破白□，下燕云。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为安抚使。前此数州既降，复杀守将反为宋守，及是人以为政忧。政曰："苟利国家，虽死何避。"宋王宗望壮之，曰："身没王事，利及子孙，汝言是也。"政从数骑入州。是时，民多以饥为盗，坐系。政皆释之，发仓廪以赈贫乏，于是州民皆悦，不复叛。傍郡闻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辕门，抚其背曰："吾以汝为死矣，乃复成功耶。"慰谕者久之。

天会四年，为燕京都曲院同监。未几，除同知金胜军节度使事。改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掌军资。是时，军旅始定，管库纪纲未立，掌吏皆因缘为奸。政独明会计，严局鐍，金帛山积而出纳无锱铢之失。吴王阇母戏之曰："汝为官久矣，而贫不加富何也？"对曰："政以杨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贫。"吴王笑曰："前言戏之耳。"以黄金百两、银五百两及所乘马遗之。六年，授左监门将军，历安州刺史、檀州军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

政本名南撒里，尝使高丽，因改名政。子遵仕、遵义、遵古。遵古子庭筠有传。

张奕，字彦微，其先泽州高平人。以廕补官，仕齐为归德府通判。齐国废，齐兵之在郡者二万人谋为乱，约夜半举燎相应。奕知之，选市人丁壮授以兵，结阵扼其要巷，开小南门以示生路，乱不得作，比明亡匿略尽，擒其首恶诛之。后五日，都统完颜阿鲁补以军至归德，欲根株

余党，奕以阖门保郡人无他，遂止。行台承制除同知归德尹。

天眷元年，以河南与宋，改同知沂州防御使事。三年，宗弼复取河南，征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历陈、秦州防御使，同知太原尹。晋宁军报夏人侵界，诏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归所侵土，还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与夏。夏人夷折氏坟垅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报也。今复使守晋宁，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仇耳。独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朝廷从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间，同知西京留守事，迁河东北路转运使。大定二年，征为户部尚书，甫视事，得疾卒。

李瞻，蓟州玉田人。辽天庆二年进士，为平州望云令。张觉据平州叛，以瞻从事。宗望复平州，觉亡去，城中复叛，瞻逾城出降，其子不能出，为贼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为兴平府判官。天会三年，迁大理少卿，从宗望南伐，为汉军粮料使。四年，金兵围汴，宋人请割河北三镇，瞻与礼部侍郎李天翼安抚河北东、西两路，略定怀、浚、卫等州，卫、汤阴等县。七年，知宁州，累迁德州防御使。为政宽平，民怀其惠，相率诣京师请留者数百千人。贞元三年，迁济州路转运使，改忠顺军节度使。正隆末，盗贼蜂起，瞻增筑城垒为备，蔚人赖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刘敏行，平州人。登天会三年进士。除太子校书郎，累迁肥乡令。岁大饥，盗贼掠人为食。诸县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种，农事废，畎亩荒芜。敏行白州，借军士三十护县民出耕，多张旗帜为疑兵，敏行率军巡逻，日暮则阅民入城，由是盗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转高平令。县城圮坏久不修，大盗横恣，掠县镇不能御。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钱顾役缮治，百姓欣然从之，凡用二千人，版筑遂完。乡村百姓入保，贼至不能犯。凡九迁，为河北东路转运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几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后徙建昌。慎微迁居长安。宋末登进士，累官河东路经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娄室定陕西，慎微率众迎战，兵败被获，送至元帅府。元帅宗翰爱其才学，弗杀，羁置归化州，希尹收置门下。宗弼复取河南地，起为陕西经略使，寻权同州节度使事。明年，陕西大旱，饥死者十七八，以慎微为京兆、鄜延、环庆三路经济使，许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余万石，立养济院饲饿者，全活甚众。改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转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迁太常卿，除定武军节度使，移静难军，忤用事

者，苏保衡救之得免。大定初，复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与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翰林待制移剌熙载俱兼同修国史。卒官，年七十六。

慎微博学喜著书，尝奏《兴亡金镜录》一百卷。性纯质，笃古喜谈兵，时人以为迂阔云。

刘焕，字德文，中山人。宋末起兵，城中久乏食，焕尚幼，煮糠核而食之，自饮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乡里异之。稍长就学，天寒拥粪火读书不怠。登天德元年进士。调任丘尉。县令贪污，焕每规正之，秩满，令持杯酒谢曰："尉廉慎，使我获考。"调中都市令。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绦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役，焕系之。忽土召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焕初除市令，过谢乡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悦曰："京师浩穰，不与外郡同，弃简就烦，吾所不晓也。"至是，始重之。

以廉升京兆推官，再迁北京警巡使。捕二恶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则为君子。暴戾隐贼，则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习，国有明罚，吾不得私也。"自是，众皆畏惮，毋敢犯者。召为监察御使，父老数百人或卧车下，或挽其靴镫，曰："我欲复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以本官摄户部员外郎，代州钱监杂青铜铸钱，钱色恶，类铁钱。民间盗铸，抵罪者众，朝廷患之，下尚书省议。焕奏曰："钱宝纯用黄铜精治之，中濡以锡，若青铜可铸，历代无缘不用。自代州取二分与四六分，青黄杂糅，务省铜而功易就。由是，民间盗铸，陷罪者众，非朝廷意也。必欲为天下利，宜纯用黄铜，得数少而利远。其新钱已流行者，宜验数输纳准换。"从之。

再迁管州刺史，耆老数百人疏其著迹十一事，诣节镇请留焕，曰："刺史守职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郑州防御使，迁官一阶，转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过州郡大发民夫治桥梁驰道，以希恩赏，焕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迁辽东路转运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辽御史中丞致仕，太宗闻其名召之，未及入见而卒，特诏昌福释服应举。登天会十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帅府令史。皇统初，宗弼复河南，元帅府治汴，人有疑似被获，皆目为宋谍者，即杀之。昌福谳得其实，释去者甚众。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好杀人，遣介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自度失囚恐得

罪，欲尽杀诸囚以灭口。昌福识监吏意，穷竟其状，免死者十七八，而诸吏遂怨昌福，欲构害之。是时方用兵，梁、楚间夜多阴雨，元帅府选人侦宋兵动静，诸吏遣昌福。昌福不辞即行，尽得敌军虚实报元帅府。师还，除震武军节度副使，转行台礼部员外郎。天德间，行台罢，改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兵部员外郎，改河间少尹。

世宗即位，上书陈便宜事，上披阅再三，因谓侍臣曰："内外官皆上书言事，可以知人材优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东京留守事，治最，迁山东西路转运使、工部尚书，改彰德军节度使。上书言赋税太重，上问翰林学士张景仁曰："税法比近代为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殊轻，若复轻之，国用且不足。"事遂寝。累迁河中尹，致仕，卒。

孙德渊，字资深，兴中府人也。大定十六年进士，调石州军事判官、涞水丞，察廉迁沙河令。有盗秋桑者，主逐捕之，盗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采，汝何得刺我？"主惧，赂而求免，盗不从，诉之县。德渊曰："若逐捕而伤，疮必在后，今在前，乃自刺也。"盗遂引服。选尚书省令史，不就。丁父忧去官，民为刻石祠之。察廉，起复北京转运司都勾判官，以累荐迁中都左警巡使、监察御史、山东东路转运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遗。审官院奏德渊刚正干能，可任繁剧，遂再任。丁母忧，服除特迁恩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滕州刺史，迁同知河间府事，历大兴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迁盘安军节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改昭义军节度使。潞州破被执，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旧民也，密护德渊，由是得脱。贞祐二年，拜工部尚书，摄御史中丞。是时，山东乏兵食，有司请鬻恩例举人，居丧者亦许纳钱就试。德渊奏，此大伤名教，事遂寝。寻致仕。监察御史许古论德渊"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许告老，士大夫窃叹，望朝廷起复，必能建明以利国家。"宣宗嘉纳。未及用而卒。

赵鉴，字择善，济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进士，调庐州司理参军。是时江、淮方用兵，鉴弃官还乡里。齐国建，除历城丞，转长清令，皆剧邑难治，鉴政甚著。刘豫召见，迁直秘阁、提举泾原路弓箭手、兼提点本路刑狱公事，诫之曰："边将多不法，可痛绳之。"原州守将武悍自用，以鉴年少易之，鉴发其奸，守将坐免，郡县闻风无敢犯者。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行台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权都水监，鉴曰："误国阉竖，汴人视为寇仇，付以美官，将失人望。"遂不用。以母忧解职，天德初，起为济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鉴入朝，应对失旨，遣还郡，俄除知火山军，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宁海

军。秋禾方熟，子方虫生，鉴出城行视，虫乃自死。再迁镇西军节度使，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卒。

蒲察郑留，字文叔，东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高苑主薄、浚州司候，补尚书省令史，除鉴察御史，累迁北京、临潢按察副使、户部侍郎。御史台奏郑留前任北京称职，迁陕西路按察使，改顺义军节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府县不能决，按察司移郑留平理。月余不问，会释奠孔子庙，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叙齿，列坐会酒，陈说古之友悌数事。安兄弟感悟，谢曰："节使父母也，誓不复争。"乃相让而归。朔州多盗，郑留禁绝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抚谕之，盗乃衰息，狱空。赐锡宴钱以褒之。改利涉军节度使。诏括马，郑留使百姓饲养以须，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诸语括马皆瘦，惟隆州马肥，乃释郑留。大安初，徙安国军。二年，知庆阳府事。三年，夏人犯边，郑留击走之。至宁元年，改知平凉府。是时，平凉新被兵，夏人复来攻，郑留招溃卒为御守计，夏兵退，迁官四阶。贞祐二年，改东京留守，致仕。贞祐四年，卒。

郑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见其喜愠，临终取奏稿尽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门，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岁知读书。既龀，或谓食肉昏神识，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没时年十五，营葬如礼，治家有法，乡人称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深泽主簿，治有声。迁怀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满为临沂令。有不逞辈五百人，结为党社，大扰境内，守愚下车，其党散去。蝗起莒、密间，独不入临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东地，隐匿者没入宫。告者给赏。莒州刺史教其奴告临沂人冒地，积赏钱三百万，先给官镪乃征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状白州，州不为理，即闻于户部而征还之，流民归业，县人勒其事于石。

改秘书郎。母丧，勺饮不入口三日，终丧未尝至内寝。太常寺、劝农司交辟守愚，皆不听，服除，除同知登闻检院，改著作郎、永定军节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为山东行六部员外郎，改大兴都总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转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太子左谕德。贞祐初，除户部侍郎，数月拜谏议大夫、提点近侍局。二年，除保大军节度使，改翰林学士、参议陕西路安抚司事。安抚完颜弼重其为人，每事咨而后行。未几，有疾，诏赐御药。三年，卒。

守愚为人忠实无华，孜孜于公，盖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岁丧父，号泣不食者数日。十三居母丧如成人。尝为击鞠戏，马踣，叹曰："生无兄弟，而数乘此险，设有不测，奈何？"由是终身不复为之。补枢密院尚书省译史，调同知恩州军州事，迁监察御史，为同知淄州军州事。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改大兴府判官，沂王府司马、沁南军节度副使。河内民家有多美橙者，岁获厚利。仇家夜入残毁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财诬其人，仇家引服，赃不可得。元摄州事，究得其情。寻改河北西路转运副使，累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贞祐初，黄掴吾典征兵东平，拥众不进，大括民财，众皆忿怨。副统仆散扫合杀吾典于坐，取其符佩之，纵恣尤甚。元密疏劾扫合擅杀近臣，无上不道，扫合坐诛。移知济南府，到官六月卒。

元生平寡言笑，尚节俭，居官自守，不交权要，人以是称之。

张彀，字伯英，许州临颍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宁陵县主簿。改泰定军节度判官。率儒士行乡饮酒礼。改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跃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彀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改北京盐使。丁父忧，服除，再迁监察御史。从伐宋，迁武宁军节度副使。居母忧。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历河南治中、显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迁河东南路转运使、权行六部尚书，安抚使。兴定元年，以疾卒。

彀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尝问有无云。

赵重福，字履祥，丰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试补女直诰院令史。转兵部译史、陕西提刑知法，迁陕西东路都勾判官、右藏库副使、同知陈州防御事。宋谍人苏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鱼台将渡河，见前一舟且渡，令从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苍惶失措者，执之果泉也。改沧州盐副使。岁饥，民煮卤为盐卖以给食，盐官往往杖杀之。重福曰："宁使课殿，不忍杀人。"岁满，课殿当降，尚书右丞完颜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岁荒薄其罚，除织染署令。大安三年，佐户部尚书张炜调兵食于古北口，迁都水少监，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云县，俄兼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以守密云功迁同知河间府事，行六部侍郎，权清州防御使，摄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三年，河间被围，有刘中者尝与重福密云联事，劝重福出降，重福不听。是时，河间兵少，多羸疾不任战，欲

亡去。重福劝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战、弱者守，会久雨围乃解去。迁河东北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东胜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阳谷主簿，迁商水令。县素多盗，凡奸民尝纵火行劫、椎埋发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约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迁南京路转运支度判官，累迁中都路都转运副使。以亲老，与弟监察御史郁俱乞侍。寻丁忧。服除，调太原治中，复为都转运副使，迁滦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规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钱百万。入为户部郎中，权右司郎中，奏事称旨。被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都高其价直募人入粟，招海贾船致之。三迁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劳迁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书，佐元帅抹捻尽忠备御西京，有劳，召为户部尚书，赏银二百两、绢一百匹。宣宗即位，议卫绍王降封，语在《卫绍王纪》。顷之，中都戒严，都知大兴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弹压中外军民。都醉酒以亵衣见诏使，坐是解职。起为刑部尚书。中都解围，为河东路宣抚使，俄以参知政事胥鼎代之。兴定元年，以疾卒。

纥石烈德，字广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南京教授。察廉能，迁厌次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御事、监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历同知临潢，大兴府事。贞祐二年，迁肇州防御使。是岁，肇州升为武兴军节度，德为节度使宣抚司署都提控。肇州围急，食且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筑甬道导濠水属之河。凿陷马阱，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数接，士殊死战。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围乃解。改辽东路转运使，军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蒲鲜万奴逼上京，德与部将刘子元战却之。迁东京留守，历保静、武胜军节度使。兴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节度权元帅右都监，与左都监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俱行元帅府于宿州。四年，迁工部尚书。明年，召还中都。是岁，卒。

张特立，字文举，曹州东明人。泰和三年中进士第，调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阖境肃然。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经学自乐。正大初，左丞侯挚、参政师安石荐其才，授洛阳令。四年，拜监察御史。拜章言："镐、厉二宅，久加禁锢，棘围柝警，如防寇盗。近降赦恩。谋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独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灵在天，得无伤其心乎！圣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敌，百姓凋敝，宰执非才，臣恐中兴之功未可以岁月期也。"又言："尚书右丞颜盏世鲁遣其奴与小民争田，失大臣体。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得居其位。皆宜罢之。"当路者忌其直，阴有以挤

之。因劾省掾高桢辈受请托，饮娼家。时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归，桢等泣诉于道，以当时同席并有省掾王宾，张为其进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实，并治特立及宾。特立左迁邳州军事判官，杖五十，宾亦勒停。士论皆惜特立之去。后卒癸丑岁，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泾阳令，廉白为关辅第一。时西台檄州县增植枣果，督责严急，民甚被扰，浩独无所问，主司将坐之，浩曰："是县所植已满其数，若欲增植，必盗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见其利。"其爱民多此类。所在有善政，民丝毫无所犯，秦人为立生祠，岁时思之。南迁后，为扶沟令。开兴元年正月，民钱大亨等执县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劝之降，浩终不听，于是杀之，无血。主簿刘坦、尉宋乙并见害。弃尸道路，自春徂夏，独浩尸俨然如生，目且不瞑，乌犬莫敢近，殆若有神护者。

初，辟举法行，县官甚多得人。如咸宁令张天纲、长安令李献甫、洛阳令张特立三人有传。余如兴平师夔、临潼武天祯、汜水党君玉、偃师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长社李天翼、河津孙鼎臣、郏城李无党、荥阳李过庭、尉氏张瑜、长葛张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萧邦杰、蓝田张德直、叶县刘从益皆清慎才敏，极一时之选，而能扶持百年将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列传第六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酷吏

○高闾山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严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严密，律文虽因前代而增损之，大抵多准重典。熙宗迭兴大狱，海陵翦灭宗室，钩棘傅会，告奸上变者赏以不次。于是中外风俗一变，咸尚威虐以为事功，而谗贼作焉。流毒远迩，惨矣。金史多阙逸，据其旧录得二人焉。作《酷吏传》。

高闾山，澄州析木人。选充护卫，调顺义军节度副使，转唐括、移剌都飑详稳，改震武军节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迁汝州刺史，改单州。制禁不依法用杖决人者，闾山见之笑曰：“此亦难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杨仙，坐削一官，解职。久之，降凤翔治中，历原州、济州、泗州刺史，改郑州防御使，迁蒲与路节度使，移临海军、盘安军、宁昌军。贞祐二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为宣宗所信，声势烜赫，性复残刻，人知其蠹国而莫敢言。其子充护卫，先逐出之。继而合住为恆州刺史，需次近县。后大兵入陕西，关中震动。或言合住赴恆州为北走计，朝廷命开封羁其亲属，合住出怨言曰：“杀却我即太平矣。”寻为御史所劾，初议笞赎，宰相以为悖理，斩于开封府门之下。故当时有宣朝三贼之目，谓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

兴定中，驸马仆散阿海之狱，京师宣勘七十余所，阿里辈乘时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独吉文之在开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海诛，文之亦无所问。

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阳，溃军变，与其家皆被杀。

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决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

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萧肄张仲轲李通马钦高怀贞萧裕

世之有嗜欲者，何尝不被其害哉。龙，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欲，见制于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独柔曼之倾意也，征伐、畋猎、土木、神仙，彼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内蛊声色，外好大喜功，莫甚于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萧肄至胥持国，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宠遇于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国，其祸皆始于此，可不戒哉。作《佞幸传》。

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张钧视草。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膀其口而醢之。赐肄通天犀带。凭恃恩幸，倨视同列，遂与海陵有恶。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银青光禄大夫。数日，召肄诘之曰："学士张钧何罪被诛，尔何功受赏？"肄不能对。海陵曰："朕杀汝无难事，人或以我报私怨也。"于是，诏除名，放归田里，禁锢不得出百里外。

张仲轲，幼名牛兒，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引之左右，以资戏笑。海陵封岐国王，以为书表，及即位，为秘书郎。海陵尝对仲轲与妃嫔亵渎，仲轲但称死罪，不敢仰视。又尝令仲轲倮形以观之，侍臣往往令倮褫，虽徒单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颜普连、大兴少尹李惇皆以赃败，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庆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为秘书郎。之彰睾珠偏僻，海陵亲视之，不以为亵。唐括辩家奴和尚、乌带家奴葛温、葛鲁，皆置宿卫，有侥幸至一品者。左右或无官职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海陵语其人曰："尔复能名之乎？"常置黄金茵褥间，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滥赐如此。宋余唐弼贺登宝位，且还，海陵以玉带附赐宋帝，使谓宋帝曰："此带卿父所常服，今以为赐，使卿如见而父，当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轲曰："此希世之宝，可惜轻赐。"上曰："江南之地，他日当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

俄迁秘书丞，转少监。是时，营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园材木，仲轲乘间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轲受请托，免仲轲官。未几，复用为少监。海陵猎于途你山，次于铎瓦，酹天而拜，谓群臣曰："朕幼时习射，至一门下，默祝曰：'若我异日大贵，当使一矢横加门脊上。'及射，果横加门脊上。后为中京留守，尝大猎于此地，围未合，祷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当获三鹿。若止为公相，获一而已。'于是不及百步连获三鹿。又祝曰：'若统一海内，当复获一大鹿。'于是果获一大鹿。此事尝与萧裕言之，朕今复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设禨祥以讽群臣，是以仲轲每先逢其意，导之南伐。

贞元二年正月，宋贺正旦使施巨朝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问施巨曰："宋国几科取士？"对曰："诗赋、经义、策论兼行。"又问："秦桧作何官，年今几何？"对曰："桧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复谓之曰："我闻秦桧贤，故问之。"

正隆二年，仲轲为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谏议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贺正使孙道夫陛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曰："归白尔帝，事我上国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事：尔民有逃入我境者，边吏皆即发还，我民有逃叛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辞不发，一也。尔于沿边盗买鞍马，备战阵，二也。且马待人而后可用，如无其人，得马百万亦奚以为？我亦岂能无备。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我闻接纳叛亡、盗买鞍马，皆尔国杨太尉所为，常因俘获问知其人，无能为者也。"又曰："闻秦桧已死，果否？"道夫对曰："桧实死矣，陪臣亦桧所荐用者。"又曰："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时何也？"道夫曰："容陪臣还国，一一具闻宋帝。"海陵盖欲南伐，故先设纳叛亡、盗买马二事，而杂以他辞言之。

海陵召仲轲、右补阙马钦、校书郎田与信、直长习失入便殿侍坐。海陵与仲轲论《汉书》，谓仲轲曰："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仲轲曰："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轲曰："臣闻宋人买马修器械，招纳山东叛亡，岂得为无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尝为朕言，宋有刘贵妃者姿质艳美，蜀之华蕊、吴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举而两得之，俗所谓'因行掉手'也。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钦与与信俱对曰："海岛、蛮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将安往？"钦又曰："臣在宋时，尝帅军征蛮，所以知也。"海陵谓习失曰："汝敢战乎？"对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敌乎？"习失良久曰："臣虽懦弱，亦将与之

为敌矣。”海陵曰：“彼将出兵何地？”曰：“不过淮上耳。”海陵曰：“然则天与我也。”既而曰：“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

四年三月，仲轲死。冬至前一夕，海陵梦仲轲求酒，既觉，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侧媚得幸于海陵。累官右司郎中，迁吏部尚书。请谒贿赂辐辏其门。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诏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尝试之矣。朕询及人材，汝等若不举同类，必举其相善者。朕闻女直、契丹之仕进者，必赖刑部尚书乌带、签书枢密遥设为之先容，左司员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汉人仕进者，必赖吏部尚书李通、户部尚书许霖为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识者寡，不识者众，莫非人臣，岂有远近亲疏之异哉。苟奉职无愆，尚书侍郎节度使便可得，万一获罪，必罚无赦。”顷之，拜参知政事。

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通揣知其意，遂与张仲轲、马钦、宦者梁珫近习群小辈，盛谈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为谋主，遂议兴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谕宰相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比闻沿边买马及招纳叛亡，不可不备。”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庄充军，仍括诸道民马。于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诸路军器于军行要会处安置，俟军至分给之。其分给之余与缮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

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谕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从梁王尝居南京，乐其风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二月，通进拜右丞，诏曰：“卿典领缮完兵械，今已毕功，朕嘉卿忠谨，故有是命，俟江南事毕，别当旌赏。”

四月，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为赐宋帝生日使，右司员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谓全曰：“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

亡之罪，当令大臣某人某人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盖使王全激怒宋主，将以为南伐之名也。谓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闻。”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诋责宋主，宋主谓全曰：“闻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复曰：“赵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发哀而罢。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贺迁都，海陵使韩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闻北方小警，欲复归中都，无庸来贺。”宋使乃还。

于是，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等而上之。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诏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而骡马所至当给刍粟，无可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此方比岁民间储畜尚多，今禾稼满野，骡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及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始骚然矣。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本家养饲，以俟师期。

海陵因出猎，遂至通州观造战船，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余人。及东海县人张旺、徐元反，遣都水监徐文等率师浮海讨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于是民不堪命，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遣护卫普连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东、河北、河东、中都等路节镇州郡屯驻，捕捉盗贼。以护卫顽犀为定武军节度副使，尚贤为安武军节度副使，蒲甲为昭义军节度副使，皆给银牌，使督责之。是时，山东贼犯沂州，临沂令胡撒力战而死。大名府贼王九等据城叛，众至数万。契丹边六斤、王三辈皆以十数骑张旗帜，白昼公行，官军不敢谁何，所过州县，开劫府库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贼至，而良民不胜其害。太府监高彦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颖出使还朝，皆言盗贼事。海陵恶闻，怒而杖之，颖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复敢言。

海陵自将，分诸道兵为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置诸军巡察使、副各一员。以太保奔睹为左领军大提督，通为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旧将，使帅诸军以从人望，实使通专其事。

海陵召诸将授方略，赐宴于尚书省。海陵曰：“太师梁王连年南伐，淹延岁月。今举兵必不如彼，远则百日，近止旬月。惟尔将士无以征行为劳，戮力一心，以成大功，当厚加旌赏，其或弛慢，刑兹无赦。”海陵恐粮运不继，命诸军渡江无以僮仆从行，闻者莫不怨咨。徒单后与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留治省事。

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马，具装启行。明日，妃嫔皆行，宫中恸哭久之。十月乙巳，阴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军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见筑缭垣者，杀四方馆使张永钤。将至庐州，见白兔，驰射不中。既而后军获之以进，海陵大喜，以金帛赐之，顾谓李通曰：“昔武王伐纣，白鱼跃于舟中。今朕获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谓其使：“汝等欲伺我动静邪？自今勿复来，俟平江南始进贺表。”

是时，梁山泺水涸，先造战船不得进，乃命通更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用之。遂筑台于江上，海陵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江矣。”蒲卢浑曰：“臣观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迟，恐不可济。”海陵怒曰：“尔昔从梁王追赵构入海岛，岂皆大舟邪？明日汝与昂先济。”昂闻令己渡江，悲惧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谓昂曰：“前言一时之怒耳，不须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军都总管阿邻、武捷军副总管阿撒率舟师先济。宿直将军温都奥剌、国子司业马钦、武库直长习失皆从战。海陵置黄旗红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红旗立则进，黄旗仆则退。既渡江，两舟先逼南岸，水浅不得进，与宋兵相对射者良久，两舟中矢尽，遂为所获，亡一猛安、军士百余人。海陵遂还和州。

于是尚书省使右司郎中吾补可、员外郎王全奏报：世宗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护卫谋良虎、特离补往东京，欲害世宗。行至辽水，遇世宗诏使撒八，执而杀之，遂还军中。海陵拊髀叹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岂非天乎！”乃出素所书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诸将帅谋北归，且分兵渡江。

议定，通复入奏曰：“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今燕北诸军近辽阳者恐有异志，宜先发兵渡江，敛舟焚之，绝其归望。然后陛下北还，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趋扬州。过乌江县，观项羽祠，叹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诚可惜也。”

海陵至扬州，使符宝耶律没答护神果军扼淮渡，凡自军中还至淮上，无都督府文字皆杀之。乃出内箭饰以金龙，题曰御箭，系帛书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书言“宋国遣人焚毁南京宫室、及沿边买马、招诱军民，今兴师问罪，义在吊伐，大军所至，必无秋毫之犯。”以此招谕宋人。于是，宋将王权亦纵所获金军士三人，赍书数海陵罪，通奏其书，即命焚之。

海陵怒，亟欲渡江。骁骑高僧欲诱其党以亡，事觉，命众刃剉之。乃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由是军士益危惧。甲午，令军中运鸦鹘船及粮船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后者死。

乙未，完颜元宜等以兵犯御营，海陵遇弑。都督府以南伐之计皆通等赞成之，徒单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国众所共恶，皆杀之。大定二年，诏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马钦，幼名韩哥，尝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将南伐，遂召用钦，自贵德县令为右补阙。钦为人轻脱不识大体，海陵每召见与语，钦出宫辄以语人曰：“上与我论某事，将行之矣。”其视海陵如僚友然。累迁国子司业。海陵至和州，欲遣蒲卢浑渡江，蒲卢浑言舟小不可济，海陵使人召钦，先戒左右曰：“钦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杀之。”钦至，问曰：“此舟可渡江否？”钦曰：“臣得筏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颖为秘书丞。颖在正隆间尝言山东盗贼，海陵恶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颖忠直，恶钦巧佞，故复用颖而放钦焉。

高怀贞，为尚书省令史，素与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尝与怀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争进谀说。大定县丞张忠辅谓海陵曰：“梦公与帝击球，公乘马冲过之，帝坠马下。”海陵闻之大喜。会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属为宰相，专威福柄，遂成弑逆之计，皆怀贞辈小人从臾导之。海陵篡立，以怀贞为修起居注，怀贞故父滨州刺史赠中奉大夫。怀贞累迁礼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归田里。五年，与许霖俱赐起复，怀贞为定国军节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时，奸佞贪私，物论鄙之。朕念没身不齿则无以自新。若怙旧不悛，必不贷汝矣。”

萧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为中京留守，与裕

相结，每与论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觊觎心，密谓海陵曰："留守先太师，太祖长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属，诚有志举大事，顾竭力以从。"海陵喜受之，遂与谋议。海陵竟成弑逆之谋者，裕启之也。

海陵为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领行台尚书省事，道过北京，谓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定约而去。海陵虽自良乡召还，不能如约，遂弑熙宗篡立，以裕为秘书监。

海陵心忌太宗诸子，欲除之，与裕密谋。裕倾险巧诈，因构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状，海陵杀宗本，唐括辩遣使杀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门客萧玉，教以具款反状，令作主名上变。海陵既诏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赏诛宗本功，以裕为尚书左丞，加仪同三司，授猛安，赐钱二千万，马四百匹、牛四百头、羊四千口。再阅月，为平章政事、监修国史。旧制，首相监修国史，海陵以命裕，谓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久之，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裕在相位，任职用事颇专恣，威福在己，势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

裕与高药师善，尝以海陵密语告药师，药师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谕之，而不以为罪也。或有言裕擅权者，海陵以为忌裕者众，不之信。又以为人见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辟离剌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遂生忌嫉，乃出祚为益都尹，辟离剌为宁昌军节度使，以绝众疑。裕不知海陵意，遽见出其亲表补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师衮领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颇防闲之，裕乃谓海陵使衮备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杀，裕恐及祸，遂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裕女夫遏剌补谋立亡辽豫王延禧之孙。裕使亲信萧屯纳往结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好胡即怀忠。怀忠依违未决，谓屯纳曰："此大事，汝归遣一重人来。"裕乃使招折往。招折前为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诣怀忠。怀忠问招折与谋者复有何人，招折曰："五院节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怀忠旧与朗有隙，而招折尝上挞懒变事，怀忠疑招折反复，因执招折，收朗系狱，遣使上变。遥设亦与笔砚令史白答书，使白答助裕以取富贵，白答奏其书。海陵信裕不疑，谓白答构诬之，命杀白答于市。执白答出宣华门，点检徒单贞得萧怀忠上变事入奏，遇见白答，问其故，因止之。徒单贞已奏变事，以白答为请，海陵遽使释之。

海陵使宰相问裕，裕即款伏。海陵甚惊愕，犹未能尽信，引见裕，亲问之。裕曰："大丈夫所为，事至此又岂可讳。"诲陵复问曰："汝何怨于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与臣议，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领省国王每事谓臣专权，颇有提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与唐括辩及臣约同生死，辩以强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谋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孙无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复谓裕曰："朕为天子，若于汝有疑，虽汝弟辈在朝，岂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实错误。太宗诸子岂独在汝，朕为国家计也。"又谓之曰："自来与汝相好，虽有此罪，贷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终身守汝祖先坟
垅。"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见天下人，但愿绞死，以戒其余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涂裕面，谓之曰："汝死之后，当知朕本无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恋徒切，自知错缪，虽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门，杀之，并诛遥设及冯家奴。冯家奴妻，豫王女也，与其子谷皆与反谋，并杀之。遣护卫庞葛往西北路招讨司诛朗及招折，而屯纳、遏剌补皆出走，捕得屯纳弃市，遏剌补自缢死。

屯纳出走，过河间少尹萧之详，之详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屯纳往之详茶扎家，茶扎遣人诣之详告公引，得之，付屯纳遣之他所。茶扎家奴发其事，吏部侍郎窋产鞫之，之祥曰："屯纳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详隐其间，欺尚书省，罪当赎。海陵怒，命杀之，杖窋产及议法者，茶扎杖四百死。

庞葛杀招折等，并杀无罪四人，海陵不问，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诏天下。赏上变功，怀忠迁枢密副使，以白答为牌印云。高药师迁起居注，进阶显武将军。药师尝奏裕有怨望，至是赏之云。

胥持国，字秉钧，代州繁畤人。经童出身，累调博野县丞。上书者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国按核之。持国还言"此地自异代已为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寝。寻授太子司仓，转掌饮令，兼司仓。皇太子识之，擢祗应司令，章宗即位，除宫籍副监，赐宫籍库钱五十万、宅一区。俄改同签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并领宫籍监。阅三月，迁工部尚书，使宋。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赐孙用康榜下进士第。会河决阳武，持国请督役，遂行尚书省事。明年，进尚书右丞。

持国为人柔佞有智术。初，李妃起微贱，得幸于上。持国久在太子宫，素知上好色，阴以秘术干之，又多赂遗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门地薄，欲藉外廷为重，乃数称誉持国能，由是大为上所信任，与妃表

里，筦擅朝政。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罢黜完颜守贞等事，皆起于李妃、持国。士之好利躁进者皆趋走其门下。四方为之语曰：“经童作相，监婢为妃。”恶其卑贱庸鄙也。

承安三年，御史台劾奏：“右司谏张复亨、右拾遗张嘉贞、同知安丰军节度使事赵枢、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张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员外郎张岩叟、尚书省令史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郛，皆趋走权门，人戏谓‘胥门十哲’。复亨、嘉贞尤卑佞苟进，不称谏职。俱宜黜罢。”奉可。于是持国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贞等皆补外。

顷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枢密副使，佐枢密使襄治军于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铎问以他事，因语及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曰：“师中附胥持国进。持国奸邪小人，不宜典军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军心，若回日再相，必乱天下。”上曰：“人臣进退人难，人君进退人易，朕岂以此人复为相耶。第迁官二阶，使之致仕耳。”寻卒于军，谥曰“通敏”。后上问平章政事张万公曰：“持国今已死，其为人竟如何？”万公对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醞，乃为好利也。”子鼎，别有传。

列传第六十八列传第六十八

列女

○阿邻妻李宝信妻韩庆民妻雷妇师氏康住住李文妻李英妻相琪妻阿鲁真撒合辇妻许古妻冯妙真蒲察氏乌古论氏素兰妻忙哥妻尹氏白氏聂孝女仲德妻宝符李氏张凤奴附

汉成帝时，刘向始述三代贤妃淑女，及淫泆奢僭、兴亡盛衰之所由，汇分类别，号《列女传》，因以讽谏。范晔始载之汉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师，渐长，有麻枲丝茧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职在中馈而已，故以无非无仪为贤。若乃嫠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是以君子异之。

阿邻妻沙里质者，金源郡王银术可之妹。天辅六年，黄龙府叛卒攻钞旁近部族。是时，阿邻从军，沙里质纠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树营栅为保守计。贼千余来攻，沙里质以氈为甲，以裳为旗，男夫授甲，妇女鼓噪，沙里质仗剑督战，凡三日贼去。皇统二年，论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间，以其孙药师为谋克。

李宝信妻王氏。宝信为义丰县令，张觉以平州叛，王氏陷贼中。贼欲逼室之，王氏骂贼，贼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赠“贞烈县君”。

韩庆民妻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氏。庆民事辽为宜州节度使。天会中，攻破宜州，庆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将士，其妻誓死不从，遂自杀。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

雷妇师氏，夫亡，孝养舅姑。姑病，刲臂肉饲之，姑即愈。舅姑既殁。兄师逵与夫侄规其财产，乃伪立谋证致之官，欲必嫁之。县官不能辨曲直，师氏畏逼，乃投县署井中死。诏有司祭其墓，赐谥曰“节”。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阕，父取之归家，许严沂为妻。康氏誓死弗听，欲还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阕，誓死弗嫁。父强取之归，许邑人姚乙为妻。史氏不听，姚诉之官，被逮，遂自缢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张氏。英初为监察御史，在中都，张居潍州。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潍州，入其家，张氏尽以所有财物与之。既而，令张氏上马，张曰：“我尽以物与汝，犹不见赎邪？”答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曰：“我死则为李氏鬼。顿坐不起，遂见杀。追封陇西郡夫人，谥“庄洁”。英仕至御史中丞，有传。

相琪妻栾氏，有姿色。琪为莱州掖县司吏。贞祐三年八月，红袄贼陷掖县，琪与栾氏及子俱为所得。贼见栾悦之，杀琪及其子而诱栾。栾奋起以头触贼而仆，骂曰：“我岂为犬彘所污者哉。”贼怒，杀之。追封西河县君，谥“庄洁”。

阿鲁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众千余。兴定元年，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执承充应蒲鲜万奴。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乃射承充书入城，阿鲁真得而碎之，曰：“此诈也。”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后复遣将击万奴兵，获其将一人。诏封郡公夫人，子蒲带视功迁赏。承充已被执，乘间谓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卫，致位一品，死无恨矣。若辈亦皆通显，未尝一日报国家，当思自处，以为后图。”二子乃冒险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独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护卫银术可妹也。自幼动有礼法，及适内族撒合辇。闺门肃如。撒合辇为中京留守，大兵围之，撒合辇疽发背不能军，独吉氏度城必破，谓撒合辇曰：“公本无功能，徒以宗室故尝在禁近，以至提点近侍局，同判睦亲府，今又为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国家恩最厚。今大兵临城，公不幸病，不能战御，设若城破，公当率精锐夺门而出，携一子走京师。不能则独赴京师，又不能，战而死犹可报国，幸无以我为虑。”撒合辇出巡城，独吉氏乃取平日衣服妆具玩好布之卧榻，资货悉散之家人，艳妆盛服过于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则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围举火焚之。无使兵见吾面。”言讫，闭门自经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辇从外室，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辇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顷，城破，撒合辇率死士欲夺门出，不果，投壕水死，有传。

许古妻刘氏，定海军节度使仲洙之女也。贞祐初，古挈家侨居蒲城，从留刘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围蒲，刘谓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势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驱，一为所污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于是刘氏与二女相继自尽。有司以闻于朝，四

年五月，追封刘氏为郡君，谥曰“贞洁”，其长女谥曰“定姜”，次“肃姜”，以其事付史馆。

冯妙真，刑部尚书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适进士张綖。兴定五年，綖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绥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备，守臣以西路输刍粟不时至，檄慥诣平凉督之。时延登为平凉行省员外郎，綖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辞曰：“舅姑老矣。虽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养。”十一月，洛川破，妙真从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与舅姑诀曰：“妇生不辰，不得终执箕帚，义不从辱。”即携三子赴井死。县人从而死者数十人。明年春，綖发井得尸，殡于县之东郭外。死时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帅讷申之女，完颜长乐之妻也。哀宗迁归德，以长乐为总领，将兵扈从。将行，属蒲察氏曰：“无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无以妾为念。妾必不辱。”长乐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抚育如己出。崔立之变，驱从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阅之。蒲察氏闻，以幼子付婢仆，且与之金币，亲具衣棺祭物，与家人诀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负吾夫耳。汝等惟善养幼子。”遂自缢而死，欣然若不以死为难者。时年二十七。

乌古论氏，伯祥之妹，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之妻也。伯祥朝贵中声誉藉甚，胡土门死王事。崔立之变，衣冠家妇女多为所污，乌古论氏谓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缢。一婢从死。

参政完颜素兰妻，亡其姓氏。当崔立之变，谓所亲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岂肯随众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当，但不可无名而死，亦不可离吾家而死。”即自缢于室。

温特罕氏，夫完颜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萧王。忙哥叔父益都，节度秦州，为大元兵所攻，适病不能军，忙哥为提控，独当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袭谋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变，忙哥义不受辱，与其妻诀。妻曰：“君能为国家死，我不能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将安归。”是日，夫妇以一绳同缢，婢从之。

尹氏，完颜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萧王，天兴二年正月从哀宗为南面元帅，战死黄陵冈。其妻金源郡夫人闻猪兒死，聚家资焚之，遂自

缢，年三十一。猪兒赠官，弟长住即日诏补护卫。

白氏，苏嗣之之母，许州人，宋尚书右丞子由五世孙妇也。初，东坡、颍滨、叔党俱葬郏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许昌。白氏年二十余即寡居，服除，外家迎归，兄嫂窃议改醮。白氏微闻之，牵车径归，曰："我为苏学士家妇，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尝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壁间，香火严洁，躬自洒扫，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过其家奠之。天兴元年正月庚戌，许州被兵，嗣之为汴京厢官，白拜辞两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师，老妇死无恨矣，敢以告。"即自缢于室侧。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余。嗣之本名宗之，避讳改焉。

聂孝女，字舜英，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天骥之长女也。年二十三，适进士张伯豪。伯豪卒，归父母家。及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崔立劫杀宰相，天骥被创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谒医救疗百方，至刲其股杂他肉以进，而天骥竟死。时京城围久食尽，闾巷间有嫁妻易一饱者，重以崔立之变，剽夺暴凌，无复人理。舜英颇读书知义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为兵所污，何若从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绝脰而死。一时士女贤之，有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张伯豪之墓。

完颜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变，妻自毁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绐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围，丁男皆乘城拒守，谓仲德曰："事势若此，丈夫能为国出力，妇人独不能耶！"率诸命妇自作一军，亲运矢石于城下，城中妇女争出继之。城破自尽。

哀宗宝符李氏，国亡从后妃北迁，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日夕寝处佛殿中，作幡旆。会当赴龙庭，将发，即于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后人至其处，见其遗迹，怜而哀之。

天兴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际忽见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张凤奴也，许州破被俘至此。彼军不日去矣，诸君努力为国坚守，无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驰祭于西门。

正大、天兴之际，妇人节义可知者特数人耳。凤奴之事别史录之。盖亦有所激云。

列传第六十九列传第六十九

宦者

○梁琉宋珪潘守恆附

古之宦者皆出于刑人，刑余不可列于士庶，故掌宫寺之事，谓之“妇寺”焉。东汉以来，宦者养子以继世。唐世，继者皆为阉人，其初进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宠，及其得志，党比纠结不可制。东汉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论宦者之害，如毒药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尝与政事，而宦者少与焉。惟海陵时有梁琉，章宗时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为所误多矣。世传梁道劝章宗纳李妃后宫，金史不载梁道始末，弗得而论次之。惟宋珪、潘守恆颇能讽谏宣、哀，时有裨益，盖佣之佼佼、铁之铮铮者也。作《宦者传》。

梁琉，本大抃家奴，随元妃入宫，以阉竖事海陵。琉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旧制，宦者惟掌掖廷宫闱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为内藏库使，卫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领内藏。海陵谓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为不然。后唐庄宗委张承业以军，竟立大功，此中岂无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费十致一，当纠察奸弊，犯者必罚无赦。”宦者始与政事，而琉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数使琉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琉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

海陵欲伐宋，琉因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海陵大喜，及南征将行，命县君高师姑兒贮衾褥之新洁者俟得刘贵妃用之。议者言琉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

海陵至和州，闻琉与宋人交通有状，谓琉曰：“闻汝与宋国交通，传泄事情。汝本奴隶，朕拔擢至此，乃敢尔耶。若至江南询得实迹，杀汝亦未晚也。”又谓校书郎田与信曰：“尔面目亦可疑，必与琉同谋者。”皆命执于军中。海陵遇弑，琉、与信皆为乱军所杀。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为内侍殿头。宣宗尝以元夕欲观灯戏，命乞奴监作，乞奴谇语云：“社稷弃之中都，南京作灯戏有何看耶。”宣宗微闻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谕。

哀宗放鹞后苑，鹞逸去，敕近侍追访之，市中一农民臂此鹞，近侍不敢言宫中所逸者，百方索之，农民不与，与之物直，仅乃得。事闻，哀宗欲送其人于有司，乞奴从旁谏曰："贵畜贱人，岂可宣示四方。"哀宗恶其大讦，又仗之，寻亦悔，赐物慰遣之。

及哀宗至归德，马军元帅蒲察官奴为变，杀左丞李蹊、参政石盏女鲁欢以下从官三百余人。仓皇之际，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权参知政事，既为所制，含恨欲诛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阴与奉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忔答，护卫女奚烈完出、范陈僧、王山兒等谋诛之。官奴自亳还，哀宗御临漪亭，召参政张天纲及官奴议事。官奴入见，珪等即从旁杀之，及其党阿里合、白进、习显。及蔡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珪与完颜斜烈、焦春和等皆从死。

有潘守恆者亦内侍也，素称知书，南迁后规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归德，道次民家，守恆进栉，曰："愿陛下还宫之日无忘此草庐中，更加俭素，以济大业。"上闻其言，凄惋咨嗟久之。

◎方伎

刘完素从正庆嗣天锡张元素马贵中武祯子亢李懋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龟策》、《扁鹊仓公列传》。刘歆校中秘书，以术数、方伎载之《七略》。后世史官作《方伎传》，盖祖其意焉。或曰《素问》、《内经》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假医术，托岐黄，以传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岂易言哉！第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古之为医，以活人为功，后世医者，或因以为利而误杀人。故为政于天下，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而务旌别其贤否焉。金世，如武祯、武亢之信而不诬，刘完素、张元素之治疗通变，学其术者皆师尊之，不可不记云。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乃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虑庸医或出妄说，又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百八十八字，注二万余言。然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元处士"云。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

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李庆嗣，洺人。少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读《素问》诸书，洞晓其义。天德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广嗣携药与米分遗之，全活者众。庆嗣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所著《伤寒纂类》四卷、《改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传于世。

纪天锡，字齐卿，泰安人。早弃进士业，学医，精于其技，遂以医名世。集注《难经》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书，授医学博士。

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无所知名，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是洞彻其术。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和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

马贵中，天德中，为司天提点。与校书郎高守元奏天象灾异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贵中为大同府判官。久之，迁司天监。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当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谓贵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须颁示内外。”

海陵伐宋，问曰：“朕欲自将伐宋，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镇戎军地震大风，海陵以问，贵中对曰：“伏阴逼阳，所以震也。”又问曰：“当震，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震，风为号令，人君命令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海陵问：“近日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

正其事也。”贵中又曰；“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盗固不能无也。”及被害于扬州，贵中之言皆验。

大定八年，世宗击球于常武殿，贵中上疏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

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东宫。上饮欢甚，贵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错乱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祯，宿州临涣人。祖官太史，靖康后业农，后画界属金。祯深数学。贞祐间，行枢密院仆散安贞闻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礼之，每出师必资焉。其占如响。正大初，征至汴京，待诏东华门。其友王铉问祯曰：“朝廷若问国祚修短，子何以对？”祯曰：“当以实告之，但更言周过其历，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时久旱祈祷不应，朝廷为忧，祯忽谓铉曰：“足下今日早归，恐为雨阻。”铉曰：“万里无云，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祯笑曰：“若是，则天不诚也。天何尝不诚。”既而东南有云气，须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众皆惊叹。寻除司天台管勾。

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尝与一学生终日相对，握筹布画，目炯炯若有所营，见者莫测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颜仲德荐其术。召至，屏人与语，大悦，除司天长行，赏赉甚厚。上书曰：“比者有星变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扫轸之左轴，盖除旧布新之象。”又言：“郑、楚、周三分野当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丧之兆，楚有亡国之征，三军苦战于西垣前后有日矣。城壁倾颓，内无见粮，外无应兵，君臣数尽之年也。”闻者悚然夺气，哀宗惟嗟叹良久，不以此罪。性颇倨傲，朝士以此非之。

天兴二年九月，蔡州被围，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问曰：“解围当在何日？”对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围解有期，日但密计粮草，使可给至其日不阙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许人。有异术。正大间，游京兆，行省完颜合达爱其术，与俱至汴京，荐于哀宗。遣近侍密问国运否泰，言无忌避。居之繁

台寺，朝士日走问之，或能道隐事及吉凶之变，人以为神。帝恶其言太泄，遣使者杀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谓也？”懋曰：“我数当尽今日，尚复何言。”遂索酒，痛饮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阳，往来宛、叶间，嗜酒落魄不羁，言祸福有奇验。正大七年夏，与燕人王铉邂逅於叶县村落中。与铉初不相识，坐中谬以兵官对，胡曰：“此公在吾法中当登科甲，何以谓之兵官。”众愕然，遂以实告。二人相得甚欢，即命家人具鸡酒以待，酒酣、举大白相属曰：“君此去事业甚远，不必置问。某有所见，久不敢对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谓曰：“某自去年来，行宛、叶道中，见往来者十且八九有死气。今春至陈、许间，见其人亦有大半当死者。若吾目可用，则时事可知矣。”铉惊问应验迟速，曰：“不过岁月间耳，某亦不逃此厄，请密志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滩渡汉，所过庐舍萧然，胡亦举家及难，其精验如此。

列传第七十列传第七十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唐括辩乌带大兴国徒单阿里出虎仆散师恭本名忽土徒单贞李老僧完颜元宜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法有五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夫惩恶乃所以劝善也，作《逆臣传》。

秉德，本名乙辛。初为西南路招讨使，改汴京留守。丁母忧，起复为兵部尚书，拜参知政事。皇统八年，与乌林答蒲卢虎等廉察郡县，使还，拜平章政事。廷议欲徙辽阳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议其事。近侍高寿星在徙中，寿星诉于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杀三合。是时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屡杀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怀忿，乃与唐括辩、乌带等谋废立。

乌带以其谋告海陵，海陵乃与秉德谋弑熙宗。皇统九年十二月九日，遂与唐括辩、乌带、忽土、阿里出虎、大兴国、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厮，弑熙宗于寝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属，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称万岁。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时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谋废立，而海陵因之以为乱。既立，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封萧王，赐铁券，与钱二千万、绢一千匹、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为乌带所谮，出领行台尚书省事。

时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内发行。会海陵欲除太宗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谋废立，及弑熙宗下即劝进，衔之。乌带因言秉德与宗本谋反有状，曰："昨来秉德曾于宗本家饮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类赵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尝指斥主上，语皆不顺。及秉德与宗本相别时，指斥尤甚，且谓历数有归。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独曰'已前曾说那公事，颇记忆否'。漫独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对众便说'。似此逆状甚明。"海陵遣使就行台杀秉德，并杀前行台参知政事乌林答赞谋。

赞谋妻，秉德乳母也。初，赞谋与前行台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台，思忠黩货无厌，赞谋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诬赞谋及其子，杀

之。赞谋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缢杀之。海陵以赞谋家财奴婢尽赐思忠。

秉德与乌带以口语致怨，既死遂并杀其弟特里、颇里，及宗翰子孙，死者三十余人，宗翰之后遂绝。世宗即位，追复秉德官爵，赠仪同三司。

初，撒改薨，宗翰袭其猛安亲管谋克。秉德死，海陵以赏乌带，传其子兀答补，大定六年，世宗悯宗翰无后，诏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盆买，遣使改葬撒改、宗翰于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产给近亲以奉祭祀。

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帅杲居之。杲死，海陵迁都，迎其嫡母徒单氏居之。徒单遇害，世宗恶其不祥，施为佛寺。

唐括辩，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国公主，为驸马都尉。累官参知政事、尚书左丞。与右丞相秉德谋废立，而乌带以告海陵，海陵谓辩曰："我辈不以匡救，旦暮且及祸。若行大事，谁可立者？"辩曰："无乃胙王常胜乎？"海陵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安得立。"辩曰："公岂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旦夕相与密谋。护卫将军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辩等因间每窃窃偶语，不知议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辩责之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谋益甚。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会于辩家。至夜，辩等以刀藏衣下，相随入宫，门者以辩驸马不疑，皆内之。至殿门，直宿护卫觉之，辩举刀呵之使无动。既弑熙宗，立海陵，辩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封王，赐钱二千万、绢千匹、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铁券。进拜左丞相。父彰德军节度使重国，迁东平尹。

初，辩与海陵谋逆，辩尝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怀之。及行弑之夕会于辩家，待兴国出宫，辩因设馔，众皆恇惧不能食，辩独饱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尝与辩观太祖画像，海陵指示辩曰："此眼与尔相似。"辩色动，海陵亦色动，由是疑辩，益忌之。及与萧裕谋致宗本罪，并致辩尝与宗本谋反，即杀之。

重国坐夺官，正隆二年，起为沂州防御使，改清州防御使。大定

初，重国与徒单拔改俱以政迹著闻，历安国、彰化、横海军节度使。

后辩子孙上书，言辩死天德间，祖重国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国已复官职，乞追复辩官爵。是时，海陵已降为庶人，以辩与弑逆，不许。

言本名乌带，行台左丞相阿鲁补子也。熙宗时，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惧，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辩谋废立，乌带即诣海陵启之，遂与俱弑熙宗。海陵即位，乌带为平章政事，封许国王，赐钱、绢、马、牛、羊、铁券，并如其党。

乌带妻唐括氏淫泆，旧与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阎乞兒，秉德尝对熙宗斥其事，乌带衔之未发也。时海陵多忌，会有疾，少间，乌带遂诬奏："秉德有指斥语，曰：主上数日不视朝，若有不讳，谁当继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婴兒岂能胜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为实然，故出秉德，已而杀之，以秉德世袭猛安谋克授乌带。进右丞相。乌带与宗本有亲，海陵以乌带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祸乌带独免，遂以秉德千户谋克及其子妇家产尽赐之。进司空、左丞相、兼侍中。

居数月，乌带早朝，以日阴晦将雨，意海陵不视朝，先趋出朝，百官皆随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乌带率百官出朝，恶之，遂落司空，出为崇义军节度使。后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来候问起居，海陵许立为后，使杀乌带。海陵诈为乌带哀伤，使其子兀答补佩金符乘驿赴丧，追封为王，仍诏有司送其灵车，赐绢三百为道途费。纳唐括于宫中，封贵妃。

兀答补袭猛安谋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以阿鲁补谋克授兀答补，终同知大兴尹。子瑭，本名乌也阿补，以曾祖阿鲁补功，充笔砚祗候。

大兴国，事熙宗为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最见亲信，未尝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寝，兴国时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主者即以付之，听其出入以为常。皇统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兴国以宋司马光画像及他珍玩赐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赐，熙宗不悦，杖兴国一百。

海陵谋弑，意先得兴国乃可伺间入宫行大事，且度兴国无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说之，乃因李老僧结兴国。既而，知无异心可与谋，乃召至卧内，令解衣，欲与之俱卧，意有所属者。兴国固辞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无故杀常胜，又杀皇后。乃

以常胜家产赐阿楞，既又杀阿楞，遂以赐我。我深以为忧，奈何？”兴国曰：“是固可虑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赐物，君遂被杖，我亦见疑。主上尝言会须杀君，我与君皆将不免，宁坐待死何如举大事。我与大臣数人谋议已定，尔以为如何？”兴国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缓也。”乃约十二月九日夜起事。兴国取符钥开门，矫诏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于御榻上，是夜兴国先取投榻下，及乱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

海陵既立，以兴国为广宁尹，赐奴婢百口、犀玉带各一、钱绢马牛铁券如其党，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再赐兴国钱千万、黄金四百两、银千两、良马四匹、驼车一乘、橐驼三头、真珠巾、玉钩带、玉佩刀、及玉校鞍辔。天德四年，改崇义军节度使，赐名邦基。再授绛阳、武宁节度使，改河间尹。

世宗即位，废于家，凡海陵所赐皆夺之。大定中，邦基兄邦杰自京兆判官还，世宗曰：“大邦杰因其弟进，滥厕缙绅，岂可复用。”并罢其子弟与所赠父官。及海陵降为庶人，诏曰：“大邦基与海陵同谋弑逆，逋诛至今，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侧。

徒单阿里出虎，会宁葛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时有战功，领谋克，曷速馆军帅，皇统四年为兵部侍郎，历天德军节度使，改兴中尹，与宗干世为姻家。皇统九年，阿里出虎与仆散忽土俱为护卫十人长。海陵将弑熙宗，欲得二人者为内应，遂许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谋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闻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废立之事亦男子所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属惟在阿家，今日之谋乃我素志也。”遂与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宫，至寝殿，阿里出虎先进刃，忽土次之，熙宗顿仆，海陵复刃之，血溅其面及衣。

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如其党，子术斯剌尚荣国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将军驸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东京，加仪同三司。八月，改河间尹，世袭临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领亲管谋克。以忧去职，起复为太原尹，封王。

阿里出虎自谓有佐立功，受铁券，凶狠益甚，奴视僚属，少忤其意辄箠辱无所恤。尝问休咎于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问张王乞。王乞以谓当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语告鼎。鼎上变，阿里出虎伏诛，并杀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

拔改自西京留守历西南路招讨使、忠顺军节度使，入为劝农使，复为河间尹，改临洮尹，入为工部尚书，改兴平军节度使，济南尹，卒。

仆散师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达葛人。本微贱，宗干尝周恤之，擢置宿卫为十人长。海陵谋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为内应，谓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于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师所赐，苟有补于国王，死不敢辞。"先太师，谓宗干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将行废立事，必得君为助乃可。"忽土许之。

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宫。至寝殿，熙宗闻步屣声，咄之，众皆却立不敢动，忽土曰："事至此，不进得乎？"乃相与排闼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海陵坐，众前称万岁。遂召曹国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杀之。

既即位，忽土为左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铁券。转都点检，改名师恭。迁会宁牧，拜太子少师、工部尚书，封王。顷之，以忧解职。起复为枢密副使，进拜枢密使。贞元三年，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复为枢密使。无何，以忧去，起复为太尉、枢密使。

海陵至汴京，赐忽土第一区，邻宁德宫。宫，徒单太后所居也，忽土时时入见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与萧怀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辞宁德，太后与语久之。海陵闻而恶之，疑其与太后有异谋。是时，萧秃剌、斡卢补与契丹撒八连战皆无功，粮运不继，乃退军临潢。而撒八闻师恭以大军且至，乃谋归大石，沿龙驹河西去。师恭至临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枢密副使白彦敬等讨撒八，师恭还，遣其子忽杀虎乘传逆之，至则执而戮于市。师恭临刑，绳枚窒口不能言，但举首视天日而已。遂族灭之，并诛灭萧秃剌、萧赜、萧怀忠家。

大定初，皆复官爵。及海陵降为庶人，师恭以预弑复削之。世宗幸上京，过老海达葛。师恭族人临潢尹守中、定远大将军阿里徒等皆夺官。二十八年，上谓宰相曰；"海陵遣仆散师恭、萧秃剌、萧怀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诛，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对曰："是时臣在军中，忽土、赜有精甲一万三千有余，贼军虽多皆胁从之人，以氈纸为甲，易与也。忽土等恇怯迁延，贼乃遁去。"上曰："审如是，则诛之可也。"兄浑坦。

徒单贞，本名特思，忒黑辟剌人也。祖抄，从太祖伐辽有功，授世袭猛安。父婆卢火，以战功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贞娶辽王宗干女，海陵

同母女弟也。皇统九年、贞与海陵俱弑熙宗。海陵既立，以贞为左卫将军，封贞妻平阳长公主，贞为驸马都尉、殿前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兴尹，都点检如故。俄授临潢府路昏斯鲁猛安。

居二年，海陵召贞勖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颇著微劳，而近日乃怠忽，纵有罪，树私恩。凡人富贵而骄，皆死征也。汝若不制汝心，将无所不至，赐之死复何辞。朕念弟襄及公主与朕同胞，故少示惩戒。"贞但号泣。即日解点检职，仍为大兴尹，复戒之曰："今而后能以勤自励，朕当思之。不然，黜尔归田里矣。"逾月，复为都点检、大兴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沈。迁枢密副使，赐佩刀入宫，转同判大宗正事。

海陵将伐宋，诏朝官除三国人使宴饮，其余饮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节，益都尹京、安武节度使爽、金吾上将军阿速饮于贞第。海陵使周福兒赐土牛至贞第，见之以告，海陵召贞诘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饮酒，卿等知之乎？"贞等伏地请死，海陵数之曰："汝等若以饮酒杀人太重，固当谏，古人三谏不听亦勉从君命。魏武帝《军行令》曰'犯麦者死'。已而所乘马入麦中，乃割发以自刑。犯麦，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贵近乎？朕念慈宪太后子四人，惟朕与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属，曲贷死罪。"于是杖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贞为安武军节度使，京为滦州刺史，爽归化州刺史。

无何，拜贞御史大夫，以本官为左监军，从伐宋。至扬州，海陵死，北还。见世宗于中都，诏以贞女为皇太子妃，除贞为太原尹，改咸平。贞在咸平贪污不法，累赃巨万，徙真定尹，事觉。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图鞫之，贞即引伏，昌图还奏，上问之曰："贞停职否？"对曰："未也。"上怒，抵昌图罪，复遣刑部尚书移剌道往真定问之，征其赃还主。有司征给不以时，诏先以官钱还其主，而令贞纳官。凡还主脏，皆准此例。降贞为博州防御使，降贞妻为清平县主。

顷之，迁震武节度使，遣使者往戒敕之，诏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终考，更迁大镇。非常之恩不可数得，卿勿蹈前过。"转河中尹。进封其妻为任国公主，赐黄金百两、重彩二十端，赐贞击球马二匹。改东京留守，赐玉吐鹘、弓矢，赐贞妻钱万贯。

有司奏："海陵已贬为庶人，宗干不当犹称帝。"于是，以宗干有社稷功，诏追封为辽主，其子孙及诸女皆降，贞妻降永平县主，贞自仪同三司降特进，夺猛安，不称驸马都尉。再徙临潢尹。

初，与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毙，秉德、辩、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见杀，言以妻殒，裕、老僧以反诛，至是贞与大兴国尚在。而兴国摈弃不用，独贞以世姻籍恩宠，虽夫妇降削爵号，而世宗虑久远，终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诏诛贞及其妻与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诸孙。俄而，兴国亦诛，皇统逆党尽矣。

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为皇太后，追封贞为太尉梁国公，贞祖抄司空鲁国公，父婆卢火司徒齐国公，贞妻梁国夫人，子陀补火、慎思、十六俱为镇国上将军。无何，再赠贞太师、广平郡王，谥庄简。贞妻进封梁国公主。

李老僧，旧为将军司书吏，与大兴国有亲，素相厚。海陵秉政，兴国属诸海陵，海陵以为省令史。及将举事，使老僧结兴国，兴国终为海陵取符钥，纳海陵宫中成弑逆者，老僧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为同知广宁尹事，赐钱千万、绢五百匹、马牛各二百、羊二千。

久之，海陵恶韩王亨，将杀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为广宁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构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广宁，常与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迟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讹论促老僧，老僧乃与亨家奴六斤谋，杀亨狱中，语在亨传。及耶律安礼自广宁还朝，海陵谓之曰："孛迭三罪，伏其一已见觖望。尔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亲族，故榜杀之。"

海陵以老僧于亨有迟回意，遂降老僧为易州刺史。久之，迁同知大兴尹，赐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反，诛。

论曰：《书》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简乃僚，其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谓寝殿小底犹周之缀衣，所谓护卫犹周之虎贲也，则皆群仆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兴国、忽土、阿里出虎为之扼擘，皆出于小底护卫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与近侍饮酒，会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视，都点检辞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愿无亲往。"熙宗谓辞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复见召用。海陵与唐括辩时时屏人私语，护卫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挤而杀之。皇统末年，群臣解体，无尊君谨上之心，而群奸窃发，仆御之臣不复有如辞不失、特思者矣。《绵》之诗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

侮。”呜呼，先后御侮之臣，岂可少哉！

完颜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辇，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辅七年，宗望追辽主至天德，慎思来降，且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宗望移书夏人谕以祸福，夏人乃止。赐慎思姓完颜氏，官至仪同三司。

元宜便骑射，善击球。皇统元年，充护卫，累迁瓯里本群牧使，入为武库署令，转符宝郎，海陵篡立，为兵部尚书。天德三年，诏凡赐姓者皆复本姓，元宜复姓耶律氏。历顺义、昭义节度使，复为兵部尚书、劝农使。

海陵伐宋，以本官领神武军都总管，以大名路骑兵万余益之。前锋渡淮，拔昭关，遇宋兵万余于柘皋，力战却之。至和州，宋兵十万来拒，元宜麾军力战，抵暮而罢。宋人乘夜袭营，元宜击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斩首数万，以功迁银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浙西道都统制，使元宜领之，督诸军渡江，佩金牌，赐衣一袭。

是时，世宗已即位于辽阳，军中多怀去就。海陵军令惨急，亟欲渡江，众欲亡归，决计于元宜。猛安唐括乌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元宜曰：“待王祥至谋之。”王祥者元宜子，为骁骑副都指挥使，在别军。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约诘旦卫军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众曰：“有令，尔辈皆去马，诘旦渡江。”众皆惧，乃以举事告之，皆许诺。

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与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猛安唐括乌野、谋克斡卢保、娄薛、温都长寿等率众犯御营。海陵闻乱，以为宋兵奄至，揽衣遽起，箭入帐中，取视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庆山曰：“事急矣，当出避之。”海陵曰：“走将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纳合斡鲁补先刃之，手足犹动，遂缢杀之。骁骑指挥使大磐整兵来救，王祥出语之曰：“无及矣。”大磐乃止。军士攘取行营服用皆尽，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监军徒单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庆山，皆杀之。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军北还。

大定二年春，入见，拜御史大夫，诏曰：“高桢为御史大夫，号为正直，颇涉烦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纠举。职事有大于此者，尔宜勉之。”未几，拜平章政事，封冀国公。赐玉带、甲第一区，复赐姓完颜氏。

往泰州路规措讨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荣招窝斡，窝斡杀荣，诏追赠荣进官四阶。五月，上闻元宜将还，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还朝，奏请益诸群牧铠甲。诏从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复请益临潢戍军士马，诏给马六百匹。久之，罢为东京留守。乞还所赐甲第，上从之，赐以袭衣、吐鹘、厩马、海东青鹘。未几，致仕，薨于家。上闻之，遣使致祭，赙赠甚厚。

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拟纳合斡鲁补除授，上曰："昔废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于是，岂可复加官使？其世袭谋克姑听仍旧。"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为人臣能捍灾御侮有功者，宜录用之。今弑海陵者以为有功，赏以高爵，非所以劝事君也。宜削夺，以为人臣之戒。臣在当时亦与其党，如正名定罪，请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请其罪以劝事君，此亦人之所难。"遂以扎里海充赵王府祗候郎君。

元宜子习涅阿补，大定二十五年为符宝祗候，乞依女直人例迁官，上曰："赐姓一时之权宜。"令习涅阿补还本姓。

论曰：《春秋》书"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齐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埸、阎职也。海陵弑熙宗，完颜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埸、阎职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归于世宗。邴、阎贱役，元宜都将也，握君之亲兵，窥利以弑之，其罪岂容诛乎，世宗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犹杀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杀人未闻准首免罪而又予赏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得有胡沙虎之事。

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阿疏裔孙也。徙东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护卫，出职太子仆丞，改鹰坊直长，再迁鹰坊使、拱卫直指挥使。明昌四年，使过阻居，监酒官移剌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执中怒，殴伤移剌保，诏的决五十。未几，迁右副点检，肆傲不奉职，降肇州防御使。逾年，迁兴平军节度使。丁母忧，起复归德军节度使，改开远军兼西南路招讨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为签枢密院事。诏佐丞相襄征伐，执中不欲行，奏曰："臣与襄有隙，且杀臣矣。"上怒其言不逊，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为永定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复为永定军，坐夺部军马解职。

泰和元年，起知大兴府事。诏契丹人立功官赏恩同女直人，许存养马匹，得充司吏译人，著为令。执中格诏不下，上责之曰；"汝虽意在防闲，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复如此烦碎生事也。"乃下诏行之。

涞水人魏廷实祖任兒，旧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编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孙勍诋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警巡院鞫对无状，法当诉本贯。勍诉于府，执中使廷实纳钱五百贯与勍。廷实不从，还涞水，执中径遣锁致廷实。御史台请移问，执中转奏御史台不依制，府未结断，令移推。诏吏部侍郎李柄、户部侍郎粘割合答推问。炳、合答奏御史台理直，诏乃切责执中。

御史中丞孟铸奏弹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释罪之后，累过不悛。既蒙恩贷，转生跋扈。如雄州诈认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实家。发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殴詈同僚擅令停职，失师帅之体，不称京尹之任”。上曰：“执中粗人，似有跋扈尔。”铸对曰：“明天子在上，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阅奏章，诏尚书省问之。由是改武卫军都指挥使。

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执中除山东东西路统军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执中为山东两路兵马都统，定海军节度使完颜撒剌副之。执中分兵驻金城、朐山，请益发东平路兵屯密、沂、宁海、登、莱以遏兵冲，诏从之，时泰和六年四月也。

五月，宋兵犯金城，执中遣巡检使周奴以骑兵三百御之。会宋益兵转趋沭阳，谋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过突出击之，杀十数人，追至县城，宋兵不敢出。会周奴以兵入城，宋兵逾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击大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杀宋统领李藻，擒忠义军将吕璋。

十月，执中率兵二万出清口，宋以步骑万余列南岸，战舰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执中以舟兵二千搏战，遏宋舟兵，遣副统移剌古与涅率精骑四千自下流径渡。宋兵望骑兵登南岸，水陆俱溃。追斩及溺死者甚众，尽获其战舰及战马三百，遂克淮阴，进兵围楚州。迁元帅左监军。执中纵兵虏掠，上闻之，杖其经历官阿里不孙，放还所掠。未几，宋人请和，诏罢兵。除西南路招讨使，改西京留守。

大安元年，授世袭谋克，复知大兴府事，出知太原府，复为西京留守，行枢密院，兼安抚使。以劲兵七千遇大兵，战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众遂溃。行次蔚州，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夺官民马，与从行私人入紫荆关，杖杀涞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问。乃迁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益无所忌惮，自请步骑二万屯宣德州，与之三千，令驻妫川。

崇庆元年正月，执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庄，移文尚书省曰："大兵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朝廷恶其言，下有司按问，诏数其十五罪，罢归田里。

明年，复召至中都，预议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书曰："胡沙虎专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称誉，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师无律，不战先退，擅取官物，杖杀县令。屯驻妫川，乞移内地，其谋略概可见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后效，不亦难乎。才诚可取，虽在微贱皆当擢用，何必老旧始能立功。一将之用，安危所系，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单镒以为不可用，参知政事絪跪奏其奸恶，乃止。执中善结近幸，交口称誉。五月，诏给留守半俸，预议军事。张行信复谏曰："伏闻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旧。彼向之败，朝廷既知之矣。乃复用之，无乃不可乎。"遂止。

上终以执中为可用，赐金牌，权右副元帅，将武卫军五千人屯中都城北。执中乃与其党经历官文绣局直长完颜丑奴、提控宿直将军蒲察六斤、武卫军钤辖乌古论夺剌谋作乱。是时，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职即军中责执中止务驰猎。不恤军事。执中方饲鹞，怒掷杀之，遂妄称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驸马都尉没烈谋反，奉诏讨之。南平姻家福海，别将兵屯于城北，遣人以好语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执之。

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军为三军，由章义门入，自将一军由通玄门入。执中恐城中出兵来拒，乃遣一骑先驰抵东华门大呼曰："大军至北关，已接战矣。"既而再遣一骑亦如之。使徒单金寿召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广阳门西富义坊，马上与执中相见，执中手枪刺之堕马下，金寿斫杀之。使乌古论夺剌召没烈，杀之。符宝祗候鄯阳、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闻乱，遽召大汉军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不胜，皆死之。执中至东华门，使呼门者亲军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应，许以世袭猛安、三品职事官，亦不应。呼都点检徒单渭河，谓河即徒单镐也。渭河缒城出见执中，执中命聚薪焚东华门，立梯登城。护卫斜烈、乞兒、亲军春山共掊锁开门纳执中。执中入宫，尽以其党易宿卫。自称监国都元帅，居大兴府，陈兵自卫。急召都转运使孙椿年取银币赏金寿、夺剌及军官军士、大兴府舆隶。是夜，召声妓与亲党会饮。明日，以兵逼上出居卫邸，诱左丞完颜纲至军中，即杀之。执中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执中立宣宗，执中然之。

是时，庄献太子在中都，执中以皇太子仪仗迎庄献入居东宫。召符

宝郎徒单福寿取符宝，陈于大兴府露阶上。盗用御宝出制，除完颜丑奴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剌顺天军节度使，蒲察六斤横海军节度使，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虽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余除拜犹数十人。同时有两蒲察六斤，其一守东华门不肯从乱者。召礼部令史张好礼欲铸监国元帅印，好礼曰："自古无异姓监国者。"乃止。遣奉御完颜忽失来等三人，护卫蒲鲜班底、完颜丑奴等十人，迎宣宗于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弑上于卫邸。尽撤沿边诸军赴中都平州、骑兵屯蓟州以自重，边戍皆不守矣。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执中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授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为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子猪粪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点检徒单渭河为御史中丞，乌古论夺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单金寿遥授知东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阳府事，完颜丑奴同知河中府事，权宿直将军。诏以乌古论谊居第赐执中，仪鸾局给供张，妻王赐紫结银铎车。

戊申，执中侍朝，宣宗赐之坐，执中就坐不辞。无何，执中奏请降卫绍王为庶人，奏再上，诏百官议于朝堂。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附执中议，众相视莫敢言，独文学田廷芳奋然曰："先朝素无失德，尊号在礼不当削。"于是从之者礼部张敬甫、谏议张信甫、户部武文伯、庞才卿、石抹晋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辟诸问途，百人曰东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适东乎、适西乎。岂以百人、十人为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数日，诏降为东海郡侯。

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宣宗使人问执中，执中曰："计画已定矣。"既而让宰执曰："吾为尚书令，岂得不先与议而遽奏耶？"宰执逊谢而已。

提点近侍局庆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请除执中，宣宗念援立功，隐忍不许。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屡战不利，执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高琪出战复败，自度不免，颇闻庆山奴诸人有谋，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将飑军入中都，围执中第。执中闻变，弯弓注矢外射，不胜，登后垣欲走，衣絓堕而伤股，军士就斩之。高琪持执中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

执中之党呼于衢路曰："飑军反矣，杀之者有赏。"市人从之。飑军死者甚众，一军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抚谕之，诏有司量加赙赠，众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宁军节度使，乌古论奋剌真授知济南府事，徒单

金寿真授知归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阳府事。

甲寅，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国君立不以道，若尝与诸侯盟会，即列为诸侯。东海在位已六年矣，为其臣者谁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当是时惟鄯阳、石古乃率众赴援，至于战死，论其忠烈，在朝食禄者皆当愧之。陛下始亲万机，海内望化，褒显二人，延及子孙，庶几少慰贞魂，激天下之义气。宋徐羡之、傅亮、谢晦弑营阳王立文帝，文帝诛之，以江陵奉迎之诚，免其妻子。胡沙虎国之大贼，世所共恶，虽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过恶，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缘坐其家，然后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劳，则依仿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惩戒。”宣宗乃下诏暴执中过恶，削其官爵。赠鄯阳、石古乃，加恩其子。庆山奴、惟弼、惟康皆迁赏，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论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谋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兴国一人世宗声其罪而磔之思陵之侧。徒单贞虽诛。未闻暴其罪状，后以戚畹又复赠官追封。余秉德、唐括辩等六人，皆以他罪诛，海陵之弑，其首恶为完颜元宜，则令终焉。卫绍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于司败之诛，而死于高琪之手。古所谓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者，谓请于公上而致讨焉。如孔子之请讨陈恆是也。岂有如琪之擅杀而以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乱若此，国欲不亡，其可得乎！

列传第七十一列传第七十一

叛臣

○张觉子仅言耶律余睹窝斡

古书“畔”与“叛”通，畔之为言界也。《左氏》曰，政犹“农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犹此疆彼界之截然，违此向彼，即为叛矣。善恶判于跬步，祸患极于怀襄，吁，可畏哉！作《叛臣传》。

张觉，亦书作□，平州义丰人也。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时立爱以平州降，当时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故弗与，而以平州为南京，觉为留守。既而闻觉有异志，上遣使刘彦宗及斜钵谕之，诏曰：“平山一郡今为南京，节度使今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阴有异图，何为当此农时辄相扇动，非去危就安之计也。其谕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民心多不安，故时立爱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迁者道出平州，故觉因之以作乱。天辅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赴广宁，过平州，觉使人杀之于栗林下，遂据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纳之。

太祖下诏谕南京官吏，诏曰：“朕初驻跸燕京，嘉尔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为南京，减徭役，薄赋税，恩亦至矣，何苦辄为叛逆。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

觉兵五万屯润州近郊，欲胁迁、来、润、隰四州。阇母自锦州往讨之，已败觉兵，欲乘胜攻南京，时暑雨不可进，退屯于海堧。无何，阇母再败觉兵，复与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觉报捷于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张敦固等皆加徽犹阁待制，以银绢数万犒军。

宗望军至南京城东，觉兵大败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纳叛责宋宣抚司，索张觉。宣抚王安中匿之于甲仗库，绐曰：“无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金人识之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数以罪，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

是，降将卒皆解体。及金人伐宋，竟以纳平州之叛为执言云。子仅言。

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仅言在襁褓间，里人刘承宣得之，养于家。其邻韩夫人甚爱之。年数岁，因随韩夫人得见贞懿皇后。留之籓邸，稍长，侍世宗读书，遂使仅言主家事，绳检部曲，一府惮之。

世宗留守东京，海陵用兵江、淮，将士往往亡归，诣东京，愿推戴世宗为天子。仅言劝进，世宗即位，除内藏库副使，权发遣宫藉监事。海陵死扬州，仅言与礼部尚书乌居仁、殿前左卫将军阿虎带、御院通进刘琉发遣六宫百司图书府藏在南京者。还以本职提控尚食局，转少府监丞，仍主内藏。

仅言能心计，世宗倚任之，凡宫室营造、府库出纳、行幸顿舍皆委之。世宗尝曰："一经仅言，无不惬朕意者。"六年，提举修内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匿之，事觉，法当死，仅言责取其物与官，释其罪。寻兼祗应司。迁少府监，提控宫籍监、祗应司如故。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十七年，复提点内藏，典领昭德皇后山陵，迁劝农使，领诸职如故。

仅言虽旧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终不假以权任。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宫苑司直长黎伦在职十六年，请与迁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质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劝农使张仅言亦朕旧臣，纯实颇解事，凡朝廷议论，内外除授，未尝得干预。朕观自古人君为谗谄蒙蔽者多矣，朕虽不及古人，然近习憸言未尝入耳。"宰臣曰："诚如圣训，此国家之福也。"世宗欲以为横海军节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

仅言始得疾，犹扶杖视事，疾亟，诏太医诊视，近侍问讯相属。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赙银五百两、重彩十端、绢二百匹，棺椁、衣衾、银汞、敛物、葬地皆官给，赠辅国上将军。

耶律余睹，辽宗室子也。辽主近族，父祖仕辽，具载《辽史》。初，太祖起兵，辽人来拒，余睹请自效，以功累迁金吾卫大将军，为东路都统。天辅元年，与都统耶律马哥军于浑河，银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战。比银术哥等至，马哥、余睹已遁去。银术哥、希尹坐稽缓，太祖皆罚之，所获生口财畜入于官，天辅二年，龙化州人张应古等来降，而余睹复取之。辽以挞不野为节度使。未几，应古等逐挞不野自效。太祖于国书中以问辽主，"龙化州已经降附，何为问罪而杀其主者。"辽主托以大盗群起，使余睹收之。

太祖已取临潢府，赐诏余睹曰："汝将兵在东路，前后战未尝不败。今闻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师。朕已于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将往取辽主矣。汝若治兵一决胜负，可指地期日相报。若知不敌，当率众来降，无贻后悔。"及太祖班师，阇母等还至辽河，方渡，余睹来袭，完颜背答、乌塔等殿，力战却之，获甲马五百匹。

天辅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统，以所部来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统司以闻，诏曰："余睹到日，使与其官属偕来，余众处之便地。"无何，余睹送上所受辽国宣诰，及器甲旗帜等，与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太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来降。

余睹作书，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概以谓："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又言："枢密使得里底本无材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又言："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得里底以元妃诸子己所自出，使晋王出继文妃。"又言："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又言："己粗更军事，进策辽主，得里底蔽之，辽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捏等欲发，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车五千两、畜产数万、辽北军都统以兵追袭，遂弃辎重，转战至此。所有官事职位姓名、人户畜产之数，遣韩福奴具录以闻。"遂与其将吏来见，上抚慰之，遂赐坐，班同宰相，赐宴尽醉而罢。上命余睹以旧官领所部。且谕之曰："若能为国立功，别当奖用。"自余睹降，益知辽人虚实矣。

余睹在军中屡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诏咸州路都统司曰："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复诏曰："余睹降时，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都统杲取中京，余睹为乡导，与希尹等招抚奚部。奉圣州降，其官吏皆遁去，余睹举前监酒李师夔为节度使，进士沈璋为副使，州吏裴赜为观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还业者三千余，迁太常少卿。

久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刘剌结党谋叛，及其未发宜先收捕。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胄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战忄栗不能对，乃杖铎剌七十，余皆不问。

天会三年，大举伐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宋兵四万救太原，余睹、屋里海逆击于汾河北，擒其帅郝仲连、张关索，统制马忠，杀万余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会十年，余睹谋反，云内节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党燕京统军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自杀。边部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以献。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赵公鉴、刘儒信、刘君辅等并授遥镇节度使以赏之。

移剌窝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从撒八为乱，受其伪署，后杀撒八，遂有其众。

撒八者，初为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杨葛深念后西北有事得罪，遂以忧死。燥合复与牌印耶律娜、尚书省令史没答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闻男丁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与部众杀招讨使完颜沃侧及燥合，而执耶律娜、没答涅合，取招讨司贮甲三千，遂反。议立豫王延禧子孙，众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耶鲁瓦群牧使鹤寿等皆遇害，语在《鹤寿传》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杀节度使术甲兀者以应撒八。

会宁八猛安牧马于山后，至迪谋鲁，贼尽夺其马。辟沙河千户十哥等与前招讨使完颜麻泼杀乌古迪列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以所部趋西北路。室鲁部节度使阿厮列追击败之，十哥与数骑遁去，合于撒八。

咸平府谋克括里，与所部自山后逃归，咸平少尹完颜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属，括里与其党招诱富家奴隶，数日得众二千，遂攻陷韩州及柳河县，遂趋咸平。余里野发兵迎击之，兵败，贼遂据咸平，于是缮完器甲，出府库财物以募兵，贼势益张。权曹家山猛安绰质，集兵千余，扼干夜河，贼不得东。绰质兵败，括里遂犯济州。会宿直将军孛术鲁吴括剌征兵于速频路，遇括里于信州，与猛安乌延查剌兵二千，击败括里。括里收余众趋东京，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贼至常安县，闻空中击鼓声如数千鼓者，候见旌旗蔽野，传言留守以十万兵至矣，即引还，亦以其众合于撒八。

海陵使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讨平之。秃剌与之相持数日，连与战皆无功，而粮饷不继，秃剌退归临潢。秃剌虽不能克敌，而撒八自度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谋

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及仆散忽土、萧怀忠等兵至，与秃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还。忽土、怀忠、秃剌坐逗遛不即追贼，皆诛死。北京留守萧赜不能制其下，杀降人而取其妇女，亦坐诛。于是，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纥石烈志宁副之，守颜毅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姑的副之，以讨撒八等。

撒八既西行，而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剌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执老和尚、孛特补等。至是，窝斡始自为都元帅，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军谋克播斡、前牌印麻骇、利涉军节度判官马脑等招之。扎八等见窝斡，以上意谕之。窝斡已约降，已而复谓扎八曰："若降，尔能保我辈无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岂能必哉。"

扎八见窝斡兵众强，车帐满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说之曰："我之始来，以汝辈不能有为，今观兵势强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为人所驱去乎，将欲待天时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复还矣。"贼将有前孛特本部族节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贤能人也，尝说他日西北部族当有事。今日正合此语，恐不可降也。"于是，窝斡遂决意不复肯降矣。扎八亦留贼中，惟麻骇、播斡还归。窝斡乃引兵攻临潢府，总管移室懑出城战，兵少被执，贼遂围临潢，众至五万。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窝斡遂称帝，改元天正。

是时，北面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闻世宗即位，以兵来归。世宗使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颜骨只救临潢，昼夜兼行，比至临潢，贼已解围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窋历，两军已阵将战，押军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应贼，吾扎忽军遂败。

泰州节度使乌里雅率千余骑与窝斡遇，乌里雅兵复败，仅以数骑脱归。贼势愈振，城中震骇，莫敢出战。贼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击贼力战，斫刈甚众，贼乃退走，城赖以完。泰州司吏颜盏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

二年正月，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诸军北征窝斡。二月壬戌诏曰："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中自拔归者，更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职及纠率人众来归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来人各从所愿处收系，有才能者亦与录用。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亦从所愿处收

系，与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杀首领而归者，准上施行，仍验劳绩约量迁赏。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诏曰：“尚书省，如节度防御使捉获窝斡者与世袭猛安，刺史捉获者与世袭谋克，驱奴、宫籍监人亦与庶人同。”复诏宰臣，遍谕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

于是，括里将犯韩州，闻元帅兵至，不战遁去，将转趋懿、宜州。谋衍屯懿州庆云县，及屯川州武平县，奏请粮运当遣人护送，兵仗乞选精良者付之。诏以南征逃还军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签调，就近地签步军，给仗护送粮运。诏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规措边事。前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窝斡中来降，斡里袅、七斤加昭武大将军，阿里葛武义将军，磨哥忠勇校尉。

窝斡遂自泰州往攻济州，欲邀粮运。元帅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甲士万三千人，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为左翼，临海节度使纥石烈志宁、曷速馆节度使神土懑、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淄州刺史尼庞古钞兀为右翼，至术虎崖，尽委辎重，士卒赍数日粮，轻骑袭之。

糺椀群牧人契丹颭者，与其弟孛迭、授剌，皆弃家自贼中来降。糺者谓谋衍曰：“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贼辎重去此不远，我攻之，贼必救其巢穴，贼至马必疲，我马少得息，所谓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劳者也。”谋衍从之，乘夜亟发，会大风路暗不能辨，迟明行三十里许，与贼辎重相近，整兵少憩。窝斡趋济州，知大军取其辎重，乃还救，遇于长泺。既阵，谋衍别设伏于左翼之侧，贼四百余骑突出左翼伏兵之间，徒单克宁射却之。是日，别部诸将与贼对者，胜负未分，相去五里许而立。左翼万户襄别与贼战，贼阵动，襄麾军乘之，突出其后，俱与大军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骑，率众自贼后击之，贼不能支，乘势麾军击其一偏，贼遂却。襄遂与大军合，而别部诸将皆至，整阵力战，忽反风扬砂石，贼阵乱，官军驰击，大破之。追北十余里，斩获甚众。诏以糺者为武义将军，孛迭昭信校尉，授剌忠翊校尉。糺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卒。孛迭取家贼中，遂被害，上悯之，后以授剌为汝州都巡检使。

窝斡率其众西走，谋衍追及之于霿{□松}河。贼已济，毁其津口，纥石烈志宁军先至，不克渡，乃对岸为疑兵，以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两万户于下流渡河，值支港两岸斗绝且泞淖，命军士束柳填港而过。追之数

里，得平地，方食，贼众奄至。志宁军急整阵，贼自南冈驰下，冲阵者三，志宁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大军毕至，左翼骑兵先与贼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击官军，官军步兵亦至，并力合战，凡十余合，军士苦风烟皆植立如痴。会天降雨，风止，官军奋击，大败之。徒单克宁追奔十五里，贼前厄溪涧不得亟渡，多杀伤。贼既渡，官军亦渡，少憩，贼反旆来攻，克宁以大军不继，令军士皆下马射贼。贼引却而南，克宁亦将引而北，士未及骑马，贼复来冲突，官军少却，回渡涧北。大军至，贼遂引去。

四月，诏元帅府曰；“应契丹贼人，与大兵未战已前投降者，不得杀伤，仍加安抚。败走以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准已虏为定外，亲属分付圆聚。仍官为换赎。”

窝斡既败，谋衍不复追讨，驻军白泺。窝斡攻懿州不克，遂残破川州，将遁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击之。于是，发骁骑军二千、曷懒路留屯京师军三千，号称二万，会宁济州军六千亦号二万。元帅左都监高忠建总兵，沃州刺史乌古论蒲查为曷懒路押军万户，祁州刺史乌林答剌撒为济州押军万户，右骁骑副都指挥使乌延查剌为骁骑万户，祁州刺史宗宁为会宁路押军万户，右宣徽使宗亨为北京路都统，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为副统，会元帅府讨击之。

诏使尚厩局副使蒲察蒲卢浑往懿州戒敕将帅，上曰：“朕委卿等讨贼，乃闻不就贼趋战，而驻兵闲缓，经涉累月，虽曾追袭，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马疲弱不能百里而还。后虽破贼，而纵诸军劫掠，数日后方追北霿{□松}河，亦不乘胜，辄复引还。贼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图后功。当尽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谓蒲卢浑曰：“卿若闻贼在近，即当监督讨伐。用命力战者疏记以闻，朕将约量迁赏。无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滥署无功者。善戢士卒、勿纵虏掠。”以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元帅右监军完颜福寿召还京师，咸平路总管完颜兀带复旧职。谋衍男斜哥在军中多暴横，诏押归本管。窝斡使所亲招节度使移里堇窟域，窟域执其使送官，与窝斡连战有功，迁宣武将军，赐银五百两、衣二袭。起运在中都弓万五千、箭一百五十万赴懿州。

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宁昌军节度使宗叙入见，诏使自中道却还军中，宣谕元宜、谋衍注意经略边事。师久无功，尚书右丞仆散忠义愿效死力除边患，世宗嘉叹。六月，忠义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宗叙为兵部尚书，各赐弓矢、具鞍勒马。出内府金银十万两佐军用。诏曰：“军中

将士有犯，除连职奏闻，余依军法约量决责，有功者依格迁赏。”以大名尹宗尹为河南路统军使，河南路统军都监蒲察世杰为西北路副统，赐弓矢佩刀厩马，从忠义征行。诏谕诸军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无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右副元帅，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帅谋衍罢为同判大宗正事。”

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蓟州、石门关等处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鲁带为猛安，移剌娜为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执，至是挺身来降。世宗以阿鲁带为济州押军万户，移剌娜为同知泺州事。

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都统，赐金牌一、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会燕子城旧戍军，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远斥候，贼至即战，不以昼夜为限。诏思敬曰：“契丹贼败必走山后，可选新马三千，加刍颡以备追袭。”

仆散忠义至军中。是时，窝斡西走花道，众尚八万。忠义、高忠建军与贼遇，万户查剌、蒲查为左翼，宗亨统之；宗宁、剌撒为右翼，宗叙统之；世杰亦在左翼中，与贼夹河为阵。贼渡河，以兵四万余先犯左翼军，查剌以六百骑奋击败之。复以四万众与左翼军战，宗亨、世杰七谋克指画失宜，阵乱败于贼。世杰挺身投于查剌军中，贼围查剌军，查剌力战，宗叙以右翼军来救，贼乃去。

诏曰：“自契丹作逆，有为贼诖误者，不问如何从贼，但能复业，与免本罪。如能率众来附，或能杀捕首领而降，或执送贼所扇诱作乱之人，皆与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还被戮，已命其子孙袭其职。尔等勿惩前事，故怀迟疑。贼军今既破散，山后诸处皆命将士遏其逃路，尔等虽欲不降终将安往？若犹疑贰，俱就焚灭，悔及矣。”

窝斡自花道西走，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以大军追及于袅岭西陷泉。明日，贼军三万骑涉水而东。大军先据南冈，左翼军自冈为阵，迤逦而北，步军继之，右翼军继步军北引而东，作偃月阵，步军居中，骑兵据其两端，使贼不见首尾。是日，大雾晦冥，既阵雾开，少顷晴霁，贼见左翼据南冈不敢击，击右翼军，乌延查剌力战，贼稍却。志宁与夹谷清臣、乌林答剌撒、铎剌合战，贼大败，将涉水去，泥泞不得亟渡。大军逐北，人马相蹂践而死，不可胜数，陷泉皆平，余众蹈籍而过，或奔溃窜匿林莽间。大军踵击之，俘斩万计，生擒其弟伪六院司大王袅。窝斡仅与数骑脱去，钞兀、清臣追四十余里不及，斩千余级，获车帐甚

众。其母徐辇举营自落括冈西走，志宁追之，尽获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

诏北京副统完颜达吉括本部马，规办刍粮，仍使达吉为监战官，录有功者闻奏。诏选中都、西京两路新旧军万人备守御，以窝斡败走，恐或冲突也。

仆散忠义使使奏捷，诏略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忠义使使来奏大捷。或被军俘获，或自能来服，或无所归而投拜，或将全属归附，或分领家族来降，或尝受伪命，及自来曾与官军斗敌，皆释其罪。其散亡人内，除窝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员是何名色，却来归附者，亦准释放。有能诛捕窝斡，或于不从招纳亡去人内诛捕以来，及或能率众于掌军官及随处官司投降者，并给官赏。各路抚纳来者，毋得辄加侵损。无资给者，不以是何路分，随有粮处安置，仍官为养济。"

窝斡收合散卒万余人，遂入奚部，以诸奚自益，时时出兵寇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与战败焉。诏完颜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蒲卢浑以兵三千，合旧屯兵五千，击之。诏守颜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会大军讨窝斡。

贼党霿{□松}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帅府约降，诏令擒捕窝斡，许以官赏。贼将降者甚众。其散走者闻诏书招降，亦多降者。其余多疾疫而死，无复斗志。窝斡自度势穷，乃谋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国，大军追之益急，其众复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间。诏尚书省："凡胁从之家被俘掠遂致离散，宜从改正。将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检括分付。"

监军志宁获贼稍合住，释而弗杀，纵还贼中，使诱其亲近捕窝斡以自效，许以官赏。九月庚子，稍合住与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临完颜思敬降，并获其母徐辇及其妻、子、子妇、弟、侄，尽收伪金银牌印。唐括孛古底获前胡里改节度使什温及其家属。西北路招讨使李家奴获伪枢密使逐斡等三十余人，复与猛安泥本婆果追伪监军那也至天成县，那也乃降，乃获伪都元帅丑哥及金牌一、银牌五。志宁与清臣、宗宁、速哥等追余党至燕子城，尽得其党。前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遂平。

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贺。乙巳，诏天下。辛亥，完颜思敬献俘于京师，窝斡枭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悬诸京府。其母徐辇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贫不能自给者官为养济。

括里、扎八率众南走，诏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诈称降，宗亨信其言，遂不与战。扎八绐之曰：“括里惊走，愿追之。”宗亨纵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听，而纵军士取贼所弃资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入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宁州刺史。其后，宋李世辅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颇为边患。

神独斡除同知安化军节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大定六年，点检司奏，亲军中有逆党子弟，请一切罢去。诏曰：“身预逆党者罢之，余勿问。”

赞曰：金人以燕山与宋，遂启张觉跳梁之心，觉岂为宋者哉，盖欲乘时以徼利耳。耶律余睹从宗望追天祚，曾不遗余力，功成骄溢，自取诛灭，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难，《传》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可不戒哉！

列传第七十二列传第七十二

外国上

○西夏

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时，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与李茂贞、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乱，藩镇连兵，惟夏州未尝为唐患。历五代至宋，传数世至元昊，始称帝。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事具《辽史》。

天辅六年，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其书曰："奉诏有之：夏王，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天会二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

天会二年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曰："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盖宗望以太祖命与之通书，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议和云。

太宗使王阿海、杨天吉往赐誓诏曰："维天会二年岁次甲辰，闰三月戊寅朔，皇帝赐誓诏于夏国王乾顺：先皇帝诞膺骏命，肇启鸿图，而卿国据夏台，境连辽右，以效力于昏主，致结衅于王师。先皇帝以谓忠于所事，务施恩而释过，迨眇躬之纂绍，仰遗训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

乐从内附，饬使轺而奉贡，效臣节以称藩。载锡宠光，用彰复好，所有割赐地土、使聘礼节、相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诏。其依应征兵，所请宜允。三辰在上，朕岂食言，苟或变渝，亦如卿誓。远垂戒谕，毋替厥诚。”

于是，宋人与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顺遣使表谢赐誓诏、并论宋所侵地。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是时，宗翰朝京师未还，录夏国奏付权都统斡鲁，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争仪物事，与夏通问以便宜决之。

初，以山西九州与宋人，而天德远在一隅，缓急不可及，割以与夏。后破宋都获二帝，乃画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

及娄室定陕西，婆卢火率兵先取威戎城。军至威戎东与敌遇，击走之，生致二人，问之，乃知为夏将李遇取威戎也，乃还其人而与李遇通问。李遇军威戎西，蒲察军威戎东，而使使议事于娄室。娄室报曰：“元帅府约束，若兵近夏境，则与夏人相为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来曰：“夏国既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军。睿宗既定陕西，元帅府不欲以陕西北鄙与夏国，诏曰：“卿等审处所宜从事。”

天眷二年，国王乾顺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皇统元年，请置榷场、许之。

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诏赐夏国，乾顺以契丹旧仪见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与夏国甥舅也，故国王坐受，使者以礼进。今大金与夏国君臣也，见大国使者当如仪。”争数日不能决，于是始起立受焉。厥后不遣赐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赐之。

初，慕洧以环州降，及割陕西、河南与宋人，洧奔夏国，夏人以为山讹首领。及撒离喝再定陕西，洧思归，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闻，诏书责让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报谕至境上，夏人问曰：“圣德皇帝何为见废。”不肯纳。朝廷乃使有司以废立之故移文报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杂辣公济等来贺，如旧礼。

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复以城寨来归，且乞兵复宋侵地，诏书嘉奖，仍遣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边吏奏，夏人已归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财畜尚未还，请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纽卧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告，略曰："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馁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之被俘戮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坐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由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约理索，听纳臣言，不胜下国之幸。"其后屡以为请，诏许之。

久之，其臣任得敬专国政，欲分割夏国。因贺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诏师道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得敬疾有瘳，遣谢恩使任得聪来，得敬亦附表进礼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礼物皆不可受。"并却之。

初，仁孝嗣位，其臣屡作乱，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二十余年，阴蓄异志，欲图夏国，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为得敬求封。世宗以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因而许之。"上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乃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

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蜡丸书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医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谋诛之。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上表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丸书来上。其谢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献本国所造百头帐，上曰：“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乃许与正旦使同来。

先是，尚书奏：“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诏曰：“保安、兰州地无丝枲，惟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章宗即位，诏曰：“夏使馆内贸易且已。”明昌二年，复旧。顷之，夏人肆牧于镇戎之境，逻卒逐之，夏人执逻卒而去。边将阿鲁带率兵诘之，夏厢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等伏兵三千于润中，阿鲁带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诏索杀阿鲁带者，夏人处以徒刑。诏索之不已，夏人乃杀明契等。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纯佑嗣立。承安二年，复置兰州、保安榷场。承安五年，纯佑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八月，再赐医药。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废纯佑自立，再阅月死于废所。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夏使私问馆伴官：“奏告事诏许否？”馆伴官曰：“此不当问也。”夏使曰：“明日当问诸客省，若又不答，则升殿奏请。”上闻之，使客省谕以许所祈之意，乃赐罗氏诏询其意，夏人复以罗氏表来，乃封安全为夏国王。

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状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然是时金兵败绩于会河堡，夏人乘其兵败侵略边境，而通使如故。

崇庆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宁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贞祐元年十一月，攻会州，都统徒单丑兒击走之。十二月，陷泾州。二年八月，归国人乔成赍夏国书，大概言金边吏侵略，乞禁戢。诏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将责问，彼必饰词，徒为虚文，无益于事。”乃止。未几，夏人攻庆原、延安、积石州，乃诏有司移文责问。

十一月，兰州译人程陈僧结夏人以州叛，边将败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虑，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闻边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环州，诏治边吏罪。夏兵攻积石州，都统姜伯通败

之。夏兵入安乡关，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却之。二月，攻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败之于境上。

三月，诏议伐夏，陕西宣抚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从之。

四月，诏河州提控曹记僧、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兒讨程陈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关堡。夏人复攻第五将城，万户杨再兴击走之。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临阵立功，五品以下并听迁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既而深入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不能御，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来救临洮，大败于渭源堡，城破，胡失来被执。十一月，夏兵败于克戎寨，复败于熟羊寨，宰相入贺，宣宗曰："此忠贤之力也。"夏兵进围临洮，陀满胡土门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总管汪三郎率众来降，进羊千口，诏纳之，优给其直。来远镇获谍人，言宋、夏相结来攻，诏陕西行省备之。

夏于来羌城界河起折桥，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焚之，斩馘甚众。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报用彼国光定年号，诏封还其牒。闰月，庆阳总管庆山奴伐夏，出环州，陕西行省请中分其军，令庆山奴出第三将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鲁出环州，宣宗曰："闻夏人移军备其王城，尚恐诈我，勿堕其计中也。"提控完颜狗兒抵兰州西关堡，招得旧部曲九人。掩击夏兵于阿弥湾，杀其将士百余人。八月，左监军乌古论庆寿败夏兵于安塞堡。右都监赛不击走夏兵于结耶觜川，复破之于车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盏合喜、杨斡烈解定西之围。

十二月丙寅，宣宗与皇太子议伐夏，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

兴定元年正月，夏兵三万自宁州还，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诏河东行省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伐夏，鼎驰奏不可，遂止，语在鼎传。右都监完颜仲元请试兵西夏，出其不意必获全胜，兵威既振，国力益完。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

夏人福山以俘户来降，除同知泽州军州事。

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统纥石烈猪狗掩击，败之。宣宗欲与夏议和，右都监庆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既而，获谍者言，遵顼闻大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边备亦不宜弛。"宣宗以为然。

右都监完颜阎山败夏兵于黄鹤岔。夏人围羊狠寨，都统党世昌与战，完颜狗兒遣都统夹谷瑞夜斫夏营，遂解其围，犹驻近地，左都监白撒发定西锐兵、龛谷副统包孝成绯翮翅军，合击走之。八月，安定堡马家平总押李公直败夏兵三千。九月，都统罗世晖却夏兵于克戎寨。

兴定二年三月，右都监庆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绥德、葭州得文报，乞复互市，以寻旧盟。以臣观之，此出于遵顼，非边吏所敢专者。"朝廷不以为然。

五月，夏人入葭州，庆山奴破之于马吉峰。七月，犯龛谷，夹谷瑞、赵防败之，追至质孤堡。三年闰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自葭卢川遁去。华州元帅完颜合达出安寨堡至隆州，败其兵二千。进攻隆州，克其西南，会暮乃还。十二月，诏有司移文夏国。

四年二月，夏人犯镇戎，金师败绩，夏人公移语不逊，诏词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边，元帅石盏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乌古论世显以偏师败之，都统王定复破其众于新泉城。元帅庆山奴攻宥州，围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击走之，斩首二千，俘百余人，获杂畜三千余。八月，夏人陷会州，刺史乌古论世显降，复犯龛谷，夹谷瑞连战败之，夏人乃去。是月，诏有司移文议和，事竟不克。

夏人三万自高峰镇围定西，刺史爱申阿失剌、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击走之。九月，夏人围绥平寨、安定堡，未几，陷西宁州，遂攻定西，乌古论长寿击却之。乃袭巩州，石盏合喜逆战，一日十余战，乃解去。

五年正月，诏枢密院议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会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险要以待之。鄜延元帅府伺便发兵以缀其后，足以无虑。"二月，宁远军节度使夹谷海寿破夏兵于搜嵬堡。三月，复取来羌城。十月，攻龛谷，白撒连败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复取之。三月，提控李师林败夏兵于永木岭。八月，攻宁安寨，十月，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质孤堡，提控唐括昉败之。

二年，遵顼使其太子德任来伐，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顼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会天旱不果。

是岁，大元兵问罪夏国，延安、庆原元帅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陕西行省白撒、合达以为不可，乃止。

陇安军节度使完颜阿邻日与将士宴饮，不治军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而去。

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

是岁，遵顼传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

三年二月，遵顼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国亡。

先是，夏使精方匾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夏国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赞曰：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按《唐书》党项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项入居银、夏之间者号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而都之。

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

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

列传第七十三列传第七十三

外国下

○高丽

高丽国王，王楷。其地鸭绿江以东，曷懒路以南，东南皆至于海。自辽时，岁时遣使修贡，事具《辽史》。

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

初，有医者善治疾，本高丽人，不知其始自何而来，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颜部。穆宗时戚属有疾，此医者诊视之，穆宗谓医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则吾遣人送汝归汝乡国。"医者曰："诺。"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约归之。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医者，归之高丽境上。医者归至高丽，因谓高丽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来来归，遂率乙离骨岭东诸部皆内附。

穆宗十年癸未，阿疏自辽使其徒达纪来说曷懒甸人，曷懒甸人执之。穆宗以达纪送高丽，谓高丽王曰："前此为乱于汝鄙者，皆此辈也。"及破萧海里，使斡鲁罕往高丽报捷，高丽亦使使来贺。未几，复使斜葛与斡鲁罕往聘，高丽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礼有加矣。"乃以一大银盘为谢。

厥后，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丽及往来曷懒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适欢往纳曷懒甸人。未行而穆宗没，康宗嗣，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趋活涅水，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高丽使人来告曰："事有当议者。"曷懒甸官属使斜勒详稳、冶剌保详稳往，石适欢亦使杯鲁往，高丽执冶剌保等，而遣杯鲁曰："无与尔事。"于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丽，团练使陷者十四人。

二年甲申，高丽来攻，石适欢大破之，杀获甚众，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还。四月，高丽复来攻，石适欢以五百人御于辟登水，复大破之，追入辟登水，逐其残众逾境。于是，高丽王曰："告边衅者皆官属祥丹、傍都里、昔毕罕辈也。"十四团练、六路使人在高丽者，皆归之，遣使来请和。遂使斜葛经正疆界，至乙离骨水、曷懒甸活祢水，留之两月。斜葛不能听讼，每一事辄至枝蔓，民颇苦之。康宗召斜葛还，而遣石适欢往。石适欢立幕府于三潺水，其尝阴与高丽往来为乱阶者，即正其罪，余无所问。康宗以为能。

四年丙戌，高丽使使黑欢方石来贺嗣位，康宗使杯鲁报聘，且寻前约，取亡命之民，高丽许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为信然，使完颜部阿聒、乌林答部胜昆往境上受之。康宗畋于马纪岭乙只村以待之。阿聒、胜昆至境上，高丽遣人杀之，而出兵曷懒甸，筑九城。

康宗归，众咸曰："不可举兵也，恐辽人将以罪我。"太祖独曰："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为然，乃使斡塞将兵伐之，大破高丽兵。六月，高丽率众来战，斡塞败之，进围其城。七月，高丽复请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则与之和。"高丽许归亡入之民，罢九城之戍，复所侵故地，遂与之和。

收国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龙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丽，辽侵高丽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请济师，且言高丽王将遣使来。太祖使纳合乌蠢以百骑益之，诏撒喝曰："汝领偏师，屡破重敌，多所俘获，及闻胡沙数战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边戍，吾已克黄龙府，闻辽主且至，俟破大敌复益汝兵。所言高丽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则护送以来。边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系辽女直麻懑太弯等十五人皆降，攻开州取之，尽降保州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为保州路都统。

太祖已破走辽主军，撒喝破合主、顺化二城，复请济师攻保州，使斡鲁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闰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曰："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太祖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诏撒喝、乌蠢等曰："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习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及撒喝、阿实赉等攻保州，辽守将遁去，而高丽兵已在城中。既而，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

天辅二年十二月，诏谕高丽国王曰：“朕始兴师伐辽，已尝布告，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间京府州县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

三年，高丽增筑长城三尺，边吏发兵止之，弗从，报曰：“修补旧城。”曷懒甸孛堇胡剌古、习显以闻，诏曰：“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

四年，咸州路都统司以兵分屯于保州、毕里围二城，请益兵，诏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丽累世臣事于辽，或有交通，可常遣人侦伺。”

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其国方诛乱者，使谓习显曰：“此与先父国王之书。”习显就馆。凡诛戮官僚七十余人，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复以辽帝亡入夏国报之。

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命高随等还。天会二年，同知南路都统鹘实答奏，高丽纳叛亡、增边备，必有异图。诏曰：“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则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者，虽捷必罚。”诏阇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岛，以备之。

四年，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藩，优诏答之。上使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敕伯淑曰：“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高伯淑至高丽，王楷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是岁，高丽十人捕鱼，大风飘其船抵海岸，曷苏馆人获之，诏还其国。既而勖上表请不索保州亡入高丽户口，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皇统二年，诏加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六年，楷薨，子晛嗣立。

大定四年，鸭绿江堡戍颇被侵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辞，谕之曰：“边境小小不虞，尔主使然邪，疆吏为之邪？若果疆吏为之，尔主亦当惩戒之也。”初，高丽使者别有私进礼物以为常，是岁万春节，上以使者私进不应典礼，诏罢之。

十年，王晛弟翼阳公皓废晛自立。十月，赐生日使、大宗正丞贻至

界上，高丽边吏称前王已让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皓以让国来奏告，诏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详问。高丽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皓权摄国事。"上曰："让国大事也，何以不先陈请。"诏有司再详问。高丽乃以王晛让国表来，大略称先臣楷遗训传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问宰执，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孙，尝有表自陈生孙之喜，一也。皓尝作乱，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朝廷赐晛生日使，皓不转达于晛，乃称未敢奉受，四也。今皓篡兄诬于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当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当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国之君询于民众，此与除拜猛安谋克何异。"乃却其使者，而以诏书详问王晛，吏部侍郎靖为宣问王晛使。

皓实篡国，囚晛于海岛。靖至高丽，皓称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无损，不能就位拜命，往复险远，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见晛，乃以诏授皓，转取晛表附奏，其言与前表大概相同。靖还，上问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皓祈请未晚也。"十二月，皓遣其礼部侍郎张翼明等请封。十二年三月，遂赐封册。皓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岁十二月将尽，未及遣使，有司请至来岁举行焉。

十五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皓，遣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让，大将军郑冲夫、郎将李义方实弑之。臣位宠请以慈悲岭以西至鸭绿江四十余城内属，请兵助援。"上曰："王皓已加封册，位宠辄敢称兵为乱，且欲纳土，朕怀抚万邦，岂助叛臣为虐。"诏执徐彦等送高丽。顷之，王皓定赵位宠之乱，遣使奏谢，自位宠之乱，皓所遣生日回谢、横赐回谢、贺正旦、进奉、万春节等使，皆阻不通，至是，皓并奏之。诏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节次入朝。

十七年，贺正旦礼物，玉带乃石似玉者，有司请移问，上曰："彼小国无能识者，误以为玉耳，不必移问。"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丽下节押马官顺成例外将带甲三过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发还本国而已。二十三年，皓母任氏薨，皓乞免赐生日及贺谢等事，诏从之。

章宗即位，诏使至界上颇稽滞，诏移问，高丽逊谢。明昌三年，下节金挺回至平州抚宁县，殴死当驿人何添兒，有司请"凡人使往还，乞量设兵卫。"参知政事张万公曰："可于宿顿之地巡护之。"上可其奏。诏自今接送伴使副，失关防者当坐。故事，贺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见，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诏于前二日丁丑入见云。

承安二年，皓表自陈衰病，以国让其弟□。□权国事。是岁，皓废，□嗣立。

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丽傔人以小佩刀割梨庑下巡廊，奉职见而纠之，诏馆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岁，王□薨，子䫜嗣立。

泰和七年正月，是时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独高丽遣正旦使，诏不赐曲宴。及天寿节，夏、高丽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请和，夏、高丽使者赐曲宴，今请依大定故事。"诏从之。

至宁元年八月，王祺薨，嗣子未行起复。九月，宣宗即位，边吏奏："高丽牒称，嗣子未起复，不可以凶服迎吉诏，又不可以草土名衔署表。"礼官议："人臣不以私恩废公义，宜权用吉服迎诏，署表用权国事名衔。俟高丽告哀使至阙，然后遣使致祭、慰问及行封册。"制可。

明年，宣宗迁汴，辽东道路不通，兴定三年，辽东行省奏高丽复有奉表朝贡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贡之礼俟他日徐议。"宣宗以为然，乃遣使抚谕高丽，终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诏行省且羁縻勿绝其好，然自是不复通问矣。

赞曰：金人本出鞨靺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入圣朝犹子孙相传自为治，故不复备论，论其与金事相涉者焉。

金国语解

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国姓为某，汉姓为某，后魏孝文以来已有之矣。存诸篇终，以备考索。

○官称

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

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

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

胡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

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

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

乙室勃极烈，迎邪之官。

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

昃勃极烈，阴阳之官。

迭勃极烈，倅贰之职。

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也。

诸飑“详稳”，边戍之官。

诸“移里堇”，部落墟砦之首领。

详稳、移里堇，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

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

乌鲁古，牧圉之官。

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论出，胚胎之名。

阿胡迭，长子。骨赧，季也。蒲阳温，曰幼子。

益都，次第之通称。第九曰“乌也”，十六曰“女鲁欢”。

按答海，客之通称。

山只昆，舍人也。

散亦孛，奇男子。

散答，老人之称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辇，黧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孙，貌不扬也。

阿徒罕，采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采捕者。阿里喜，围猎也。

拔里速，角牴戏者。

阿离合懑，臂鹰鹘者。

胡鲁剌，户长。阿合，人奴也。

兀术，曰头。粘罕，心也。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盘里合，将指。

三合，人之靥也。

牙吾塔，疡疮。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谩都謌，痴騃之谓。

谋良虎，无赖之名。皆不美之称也。

与人同受福曰“忽都”。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辞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义。

讹出虎，宽容之名也。

赛里，安乐。

迪古乃，来也。

撒八，迅速之义。

乌古出，方言曰再休，犹言再不复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伦”。以物与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补，畜积之名。

习失，犹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带”，取以名子者，犹言货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邻，山。太神，高也。山之上锐者曰“哈丹”，坡陀曰“阿懒”，大而峻曰“斜鲁”。

忒邻，海也。沙忽带，舟也。

生铁曰“斡论”，釜曰“阇母”，刃曰“斜烈”。

婆卢火者槌也。

金曰“桉春”。

银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卢浑”，盆曰“阿里虎”，罐曰“活女”。

乌烈，草廪也。

沙剌，衣襟也。

活腊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灶突。

物类

桓端，松。阿虎里，松子。孰辇，莲也。

活离罕，羔。合喜，犬子。讹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鸡。窝谋罕，鸟卵也。

姓氏

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其后氏族或因人变易，难以遍举，姑载其可知者云。

金国语解终。

进金史表进金史表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提调太医院广惠司事臣阿鲁图言：

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闻。

维此金源，起于海裔，以满万之众，横行天下，不十年之久，专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纵燎而乘风，其得国也若置邮而传令。及熂兴于礼乐，乃焕有乎声明。尝循初而汔终，因考功而论德。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开九帝之业，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会有吞四海之

势，而未有壹四海之规；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坏一代之法。海陵无道，自取覆败；宣宗轻动，曷济中兴。迨夫浚郊多垒之秋，汝水飞烟之日，天人属望，久有在矣；君臣守义，盖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以有名之师，而释奕世之忾；以无敌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指顾可成于隽功，操纵莫窥于庙算，惩彼取辽之暴，容其涉河以迁。太宗英文皇帝席卷云、朔，而徇地并、营，囊括赵、代，而传檄齐、鲁，灭夏国以蹴秦、巩，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圣景襄皇帝冒万险，出饶风，长驱平陆；战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

太阳出而爝火熸，正音作而众乐废。爰及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劳来遗黎。燕地定都，撤武灵之旧址，辽阳建省，抚肃慎之故墟。于时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

臣阿鲁图诚惶诚惧，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缉熙圣学，绍述先猷，当邦家间暇之时，治经史讨论之务。念彼泰和以来之事迹，涉我圣代初兴之岁年。太祖受帝号于丙寅，先五载而朱凤应，世皇毓圣质於乙亥，蚤一岁而黄河清。若此贞符，昭然成命。第以变故多而旧史阙，耆艾没而新说讹，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于是圣心独断，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鲁图以中书右丞相、臣别兒怯不花以中书左丞相领三史事，臣脱脱以前中书右丞相仍都总裁，臣御史大夫帖睦尔达世、臣中书平章政事贺惟一、臣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臣翰林学士欧阳玄、臣治书侍御史李好文、臣礼部尚书王沂、臣崇文太监杨宗瑞为总裁官，臣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沙剌班、臣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副使王理、臣翰林待制伯颜、臣国子博士费著，臣秘书监著作郎赵时敏，臣太常博士商企翁为史官，集众技以贵成书，儜奏篇以览近监。臣阿鲁图仰承隆委，俯竭微劳。□石室之文，诚乏司马迁之作，献《金镜》之录，愿摅张相国之忠。谨撰述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目录二卷，装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随表以闻，上尘天览，无任惭愧战汗屏营之至。

臣阿鲁图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至正四年十一月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提调太医院广惠司事臣阿鲁图上表。

元史

本纪第一 太祖

本纪第二 太宗

本纪第三 宪宗

本纪第四 世祖一

本纪第五 世祖二

本纪第六 世祖三

本纪第七 世祖四

本纪第八 世祖五

本纪第九 世祖六

本纪第十 世祖七

本纪第十一 世祖八

本纪第十二 世祖九

本纪第十三 世祖十

本纪第十四 世祖十一

本纪第十五 世祖十二

本纪第十六 世祖十三

本纪第十七 世祖十四

本纪第十八 成宗一

本纪第十九 成宗二

本纪第二十 成宗三

本纪第二十一 成宗四

本纪第二十二 武宗一

本纪第二十三 武宗二

本纪第二十四 仁宗一

本纪第二十五 仁宗二

本纪第二十六 仁宗三

本纪第二十七 英宗一

本纪第二十八 英宗二

本纪第二十九 泰定帝一

本纪第三十 泰定帝二

本纪第三十一 明宗

本纪第三十二 文宗一

本纪第三十三 文宗二

本纪第三十四 文宗三

本纪第三十五 文宗四

本纪第三十六 文宗五

本纪第三十七 宁宗

本纪第三十八 顺帝一

本纪第三十九 顺帝二

本纪第四十 顺帝三

本纪第四十一 顺帝四

本纪第四十二 顺帝五

本纪第四十三 顺帝六

本纪第四十四 顺帝七

本纪第四十五 顺帝八

本纪第四十六 顺帝九

本纪第四十七 顺帝十

志第一 天文一

志第二 天文二

志第四 历一

志第五 历二

志第六 历三

步气朔第一

步发敛第二

步日躔第三

步月离第四

志第七 历四

步中星第五

步交会第六

步五星第七

志第八 历五

志第九 历六

志第十 地理一

志第十一 地理二

志第十二 地理三

志第十三 地理四

志第十四 地理五

志第十五 地理六

志第十六 河渠一

志第十八 礼乐一

志第十九 礼乐二

志第二十 礼乐三

志第二十一 礼乐四

志第二十二 礼乐五

志第二十三 祭祀一

志第二十四 祭祀二

志第二十五 祭祀三

志第二十六 祭祀四

志第二十七 祭祀五

志第二十八 舆服一

志第二十九 舆服二

志第三十 舆服三

志第三十一 选举一

志第三十二 选举二

志第三十三 选举三

志第三十四 选举四

志第三十五 百官一

志第三十六 百官二

志第三十七 百官三

志第三十八 百官四

志第三十九 百官五

志第四十 百官六

志第四十二 食货一

志第四十三 食货二

志第四十四 食货三

志第四十六 兵一

志第四十七 兵二

志第四十八 兵三

志第四十九 兵四

志第五十 刑法一

志第五十一 刑法二

志第五十二 刑法三

志第五十三 刑法四

表第一 后妃表

表第二 宗室世系表

表第三 诸王表

表第四 诸公主表

列传第一 后妃一

列传第二 睿宗

列传第三 后妃二

列传第四

列传第五

列传第六

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

列传第七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十四

列传第七十五

列传第七十六 儒学一

列传第七十七 儒学二

列传第七十八 良吏一

列传第七十九 良吏二

列传第八十 忠义一

列传第八十一 忠义二

列传第八十二 忠义三

列传第八十三 忠义四

列传第八十四 孝友一

列传第八十五 孝友二

列传第八十六 隐逸

列传第八十七 列女一

列传第八十八 列女二

列传第八十九 释老

列传第九十 方技（工艺附）

列传第九十一 宦者

列传第九十二 奸臣

列传第九十三 叛臣

列传第九十四 逆臣

列传第九十五 外夷一

列传第九十六 外夷二

列传第九十七 外夷三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太祖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义兒，母曰阿兰果火　，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兒也。孛端义兒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兒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义兒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倍莱饲喟茁恚□涟死锿桶16.林□鼐友伞Ｊ骋□匏□茫□视胁杂ゲ□笆薅□常□枚艘鍍阂早派杌□≈□□ゼ囱贬颍□吮塾ィ□酝们菀晕□牛□蜚诩醇蹋□朴刑煜嘀□?

居月，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孛端义兒结茅与之居，出入相资，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义兒独出而无赍，近者得无冻馁乎？”即自来访，邀与俱归。孛端义兒中路谓其兄曰：“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兄以为然，至家，即选壮士，令孛端义兒帅之前行，果尽降之。

孛端义兒殁，子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撚笃敦。咩撚笃敦妻曰莫拿伦，生七子而寡。莫拿伦性刚急。时押剌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间草根以为食，莫拿伦乘车出，适见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群兒辄敢坏之邪？”驱车径出，辗伤诸兒，有至死者。押剌伊而忿怨，尽驱莫拿伦马群以去。莫拿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拿伦私忧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已无及矣。既而果为所败，六子皆死。押剌伊而乘胜杀莫拿伦，灭其家。唯一长孙海都尚幼，乳母匿诸积木中，得免。先是莫拿伦第七子纳真，于八剌忽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闻其家被祸，来视之，见病妪十数与海都尚在，其计无所出，幸驱马时，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纳真至是得乘之。乃伪为牧马者，诣押剌伊而。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臂鹰而猎。纳真识其鹰，曰：“此吾兄所擎者也。”趋前绐其少者曰：“有赤马引群马而东，汝见之乎？”曰：“否。”少者乃问曰：“尔所经过有凫雁乎？”曰：“有。”曰：“汝可为吾前导乎？”曰：“可。”遂同行。转一河隈，度后骑相去稍远，刺杀之。絷马与鹰，趋迎后骑，绐之如初。后骑问曰：“前射凫雁者，吾子也，何为久卧不起耶？”纳真以鼻衄对。骑者方怒，纳真乘隙刺杀之。复前行，至一山下，有马数百，牧者唯童子数人，方击髀石为戏。纳真熟视之，亦兄家物也。绐问童子，亦如之。于

是登山四顾，悄无来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妪，归八剌忽之地止焉。海都稍长，纳真率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剌伊而，臣属之，形势浸大，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殁，子拜姓忽兒嗣。拜姓忽兒殁，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殁，子葛不律寒嗣。葛不律寒殁，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殁，子也速该嗣，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也速该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初，烈祖征塔塔兒部，获其部长铁木真。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异之，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兒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众多归泰赤乌。近侍有脱端火兒真者，亦将叛，帝自泣留之。脱端曰：“深池已干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本顾e诔廴ァP□蔡□笈□淙跫阂玻□馄旖□□□□宰放颜撸□□涮□女□埂J钡埙庀罗髦槐鹁尤□锖印T□竞喜咳送禾ú靸壕佑衤筛缛□□庇□嗲至瑁□尤□锖幽谅硪匀ァ^髦击庾笥夷淙郝碇校□渖敝□T□竞弦晕□梗□煊胩┏辔谥畈亢夏保□灾谌□蚶凑健5凼弊ぞ□鹄及娉p思之野，闻变，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

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其族照烈部，与帝所居相近。帝常出猎，偶与照烈猎骑相属。帝谓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愿，但从者四百，因糗粮不具，已遣半还矣，今将奈何？”帝固邀与宿，凡其留者，悉饮食之。明日再合围，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其众感之，私相语曰：“泰赤乌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长玉律，时为泰赤乌所虐，不能堪，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将杀泰赤乌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觉我，自今车辙人迹之途，当尽夺以与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复叛去。塔海答鲁至中路，为泰赤乌部人所杀，照烈部遂亡。

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剌兒、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

帝会诸族薛彻、大丑等，各以旄车载湩酪，宴于斡难河上。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毋忽兒真之前，共置马湩一革囊；薛彻别吉次毋野别该之前，独置一革囊。忽兒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疑帝之

主膳者失丘兒所为，遂笞之。于是颇有隙。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 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靷，别里古台执之。播里怒，斫别里古台，伤其背。左右欲斗，别里古台止之，曰："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不听，各持马乳橦疾斗，夺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以归。薛彻别吉遣使请和，因令二哈敦还。会塔塔兒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帝闻之，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候六日不至，帝自与战，杀蔑兀真笑里徒，尽虏其辎重。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兒，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越数月，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灭之。

克烈部札阿绀孛来归。札阿绀孛者，部长汪罕之弟也。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王为汪罕。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杯禄既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兒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剌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兒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按答，华言交物之友也。 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既而复叛归，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困乏之甚。帝以其与烈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帝亲迎抚劳，安置军中振给之，遂会于土兀剌河上，尊汪罕为父。

未几，帝伐蔑里乞部，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遂掠其资财、田禾，以遗汪罕。汪罕因此部众稍集。居亡何，汪罕自以其势足以有为，不告于帝，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部人败走，脱脱奔八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还，于帝一无所遗，帝不以屑意。

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帝复与汪罕征之。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锋也的脱孛鲁者，领百骑来战，见军势渐逼，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曾未几何，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会日暮，各还营垒，约明日战。是夜，汪罕多燃火营中，示人不疑，潜移部众于别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颇疑其有异志，退师萨里河。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剌河，汪罕子亦剌合及札阿绀孛来会。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道。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与卜鲁忽□共追之，且遣使来曰："乃蛮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将，能假我以雪耻

乎？”帝顿释前憾，遂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帅师以往。师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与之战，大败，卜鲁忽□成擒，流矢中亦剌合马胯，几为所获。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蛮，拒斗于忽兰盏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乃蛮之势遂弱。

时泰赤乌犹强，帝会汪罕于萨里河，与泰赤乌部长沆忽等大战斡难河上，败走之，斩获无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欲袭帝及汪罕。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潜遣人告变。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杯亦烈川，又大败之。汪罕遂分兵，自由怯绿怜河而行。札阿绀孛谋于按敦阿述、燕火脱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绝我昆弟，我辈又岂得独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执燕火脱兒等至帐下，解其缚，且谓燕火脱兒曰：“吾辈由西夏而来，道路饥困，其相誓之语，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屡责札阿绀孛，至于不能堪，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兒等俱奔乃蛮。

帝驻军于彻彻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长阿剌兀都兒等来逆战，大败之。

时弘吉剌部欲来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于是弘吉剌归札木合部，与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诸部，会于犍河，共立札木合为局兒罕，盟于秃律别兒河岸，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蹋岸，挥刀斫林，驱士卒来侵。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吾兒连姻。抄吾兒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帝即起兵，逆战于海剌兒、帖尼火鲁罕之地，破之，札木合脱走，弘吉剌部来降。

岁壬戌，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师曰：“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既而果胜，族人按弹、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约，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

初，脱脱败走八兒忽真隘，既而复出为患，帝帅兵讨走之。至是又会乃蛮部不欲鲁罕约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诸部来侵。帝遣骑乘高四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塞。亦剌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之不动，遂还。亦剌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辎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阙奕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

欲因其势进攻。既而反风，逆击其阵，乃蛮军不能战，欲引还。雪满沟涧，帝勒兵乘之，乃蛮大败。是时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蛮，见其败，即还，道经诸部之立己者，大纵掠而去。

帝欲为长子术赤求昏于汪罕女抄兒伯姬，汪罕之孙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谐，自是颇有违言。初，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约明日战，札木合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闻之疑，遂移部众于别所。及议昏不成，札木合复乘隙谓亦剌合曰："太子虽言是汪罕之子，尝通信于乃蛮，将不利于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当从傍助君也。"亦剌合信之。会答力台、火察兒、按弹等叛归亦剌合，亦说之曰："我等愿佐君讨宣懿太后诸子也。"亦剌合大喜，遣使言于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听。"亦剌合力言之，使者往返者数四。汪罕曰："吾身之存，实太子是赖。髭须已白，遗骸冀得安寝，汝乃喋喋不已耶？汝善自为之，毋贻吾忧可也。"札木合遂纵火焚帝牧地而去。

岁癸亥，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议姻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兒。"布浑察兒,华言许亲酒也。　帝以为然，率十骑赴之，　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骑往谢，帝遂还。汪罕谋既不成，即议举兵来侵。圉人乞失力闻其事，密与弟把带告帝。帝即驰军阿兰塞，悉移辎重于他所，遣折里麦为前锋，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战。先与硃力斤部遇，次与董哀部遇，又次与火力失烈门部遇，皆败之；最后与汪罕亲兵遇，又败之。亦剌合见势急，突来冲阵，射之中颊，即敛兵而退。怯里亦部人遂弃汪罕来降。

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兒罕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兒罕，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于君一也。君为乃蛮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札阿绀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还。比至，又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请我兄薛彻别及及我弟大丑往杀之，此大有功于君二也。君困迫来归时，我过哈丁里，历掠诸部羊、马、资财，尽以奉君，不半月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此大有功于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我不以为意。及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重立尔国家，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鸷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君五也。是五者皆有明验，君不报我则已，今乃易恩为仇，而遽加兵于我哉？"汪罕闻之，语亦剌合曰："我向者之

言何如？吾兒宜识之。”亦剌合曰：“事势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战斗。我胜则并彼，彼胜则并我耳。多言何为？”时帝诸族按弹、火察兒皆在汪罕左右，帝因遣阿里海诮责汪罕，就令告之曰：“昔者吾国无主，以薛彻、太丑二人实我伯祖八剌哈之裔，欲立之。二人既已固辞，乃以汝火察兒为伯父聂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然事不可中辍，复以汝按弹为我祖忽都剌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于是汝等推戴吾为之主，初岂我之本心哉，不自意相迫至于如此也。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为他人所有。汝善事汪罕，汪罕性无常，遇我尚如此，况汝辈乎？我今去矣，我今去矣?卑吹□任抟谎浴?

帝既遣使于汪罕，遂进兵虏弘吉剌别部溺兒斤以行。至班硃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以誓众。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部所败，因遇帝，与之同盟。哈撒兒别居哈剌浑山，妻子为汪罕所虏，挟幼子脱虎走，粮绝，探鸟卵为食，来会于河上。时汪罕形势盛强，帝微弱，胜败未可知，众颇危惧。凡与饮河水者，谓之饮浑水，言其曾同艰难也。汪罕兵至，帝与战于哈阑真沙陀之地，汪罕大败，其臣按弹、火察兒、札木合等谋弑汪罕，弗克，往奔乃蛮。答力台、把怜等部稽颡来降。帝移军斡难河源，谋攻汪罕，复遣二使往汪罕，伪为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汪罕信之，因遣人随二使来，以皮囊盛血与之盟。及至，即以二使为向导，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汪罕，败之，尽降克烈部众，汪罕与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叹曰：“我为吾兒所误，今日之祸，悔将何及?蓖艉背鲎撸□贩昴寺□拷□□煳□渌□薄R嘭苠□呶飨模□肇饴右宰宰省＜榷□辔□飨乃□ブ撸□凉曜裙□□曜裙□饕员□稚敝□5奂让鹜艉保□罅杂谔□蟾么ǎ□□己帕睿□窨□□椤?

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

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帝悦，曰：“以此众战，何忧不胜。”遂进兵伐乃蛮，驻兵于建忒该山，先遣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沆海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猥剌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诸部

合，兵势颇盛。时我队中羸马有惊入乃蛮营中者，太阳罕见之，与众谋曰：“蒙古之马瘦弱如此，今当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其将火力速八赤对曰：“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今为此迁延之计，得非心中有所惧乎？苟惧之，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太阳罕怒，即跃马索战。帝以哈撒兒主中军。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羸瑚羔兒，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其属带兒兀孙献女迎降，俄复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罗欢、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

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帝既即位，遂发兵复征乃蛮。时卜欲鲁罕猎于兀鲁塔山，擒之以归。太阳罕子屈出律罕与脱脱奔也兒的石河上。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咸补海罕，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也。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罗孩城。是岁，遣按弹、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通使来献名鹰。

三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龙庭。冬，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时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兒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脱脱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国来归。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五年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命遮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归，欲请兵攻之。会金主璟殂，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面唾

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奔闯寺肀比ァ＝鹗够寡裕□始靡媾□□□沟墼偃牍保□徒□『χ□５壑□□□煊虢鹁□□嫜媳□□浮?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兒国主亦都护来觐。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金复筑乌沙堡。秋七月，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败之。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遮别遂入关，抵中都。

冬月，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耶律阿海降，入见帝于行在所。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驻跸金之北境。刘伯林、夹谷长哥等来降。

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自为都元帅，遣使来附。帝破昌、桓、抚等州。金将纥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来援，帝与战于貜兒觜，大败之。秋，围西京。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殪。复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围。九月，察罕克奉圣州。冬十二月甲申，遮别攻东京不拔，即引去，夜驰还，袭克之。

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先登，拔之。帝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战，败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剎守之，遂趋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契丹讹鲁不兒等献北口，遮别遂取居庸，与可忒、薄剎会。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济，迎丰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兒及斡陈那颜、拙赤□、薄剎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九年甲戌春三月，驻跸中都北郊。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乃遣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夏五月，金主迁汴，以完颜福兴及参政抹撚尽忠辅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军斫答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答等围中都。帝避暑鱼兒泺。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遣使来降。

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为元帅。二月，木华黎攻北京，金元帅寅答虎、乌古伦以城降，以寅答虎为留守，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兴中府元帅石天应来降，以天应为兴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战于霸州，败之。夏四月，克清、顺二州。诏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南征，鲸谋叛，伏诛。鲸弟致遂据锦州，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抹撚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凉泾，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以秀为锦州节度使。遣乙职里往谕金主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不从。诏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帅，赐金虎符。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十一月，耶律留哥来朝，以其子斜阇入侍。史天祥讨兴州，擒其节度使赵守玉。

十一年丙子春，还庐朐河行宫。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秋，撒里知兀□三摸合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遂越潼关，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薄鲁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还。冬十月，薄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

十二年丁丑夏，盗祁和尚据武平，史天祥讨平之，遂擒金将巢元帅以献。察罕破金监军夹谷于霸州，金求和，察罕乃还。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糺、汉诸军南征，拔遂城、蠡州。冬，克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是岁，秃满部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获金行元帅事张柔，命还其旧职。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金将武仙攻满城，张柔击败之。是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李遵顼出走西凉。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命哈真、札剌率师平之；高丽王皞遂降，请岁贡方物。

十四年己卯春，张柔败武仙，降祁阳、曲阳、中山等城。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兰秃。秋，木华黎克岢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夏五月，克寻思干城，驻跸也兒的石河。秋，攻斡脱罗兒城，克之。木华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东平严实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授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冬，金邢州节度使武贵降。木华黎攻东平，不克，留严实守之，撤围趋洺州，分兵徇河北诸郡。是岁，授董俊龙虎卫上将军、右副都元帅。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术赤攻养吉干、八兒真等城，并下之。夏四月，驻跸铁门关，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严实入守之。宋遣苟梦玉来请和。夏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率众来降，以珪为济、兖、单三州总管。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剌思等城。木华黎出河西，克葭、绥德、保安、鄜、坊、丹等州，进攻延安，不下。十一月，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是岁诏谕德顺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还经木剌夷国，大掠之，渡搠搠阑河，克也里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华黎军克乾、泾、邠、原等州，攻凤翔，不下。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获。秋，金复遣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金平阳公胡天祚以青龙堡降。冬十月，金河中府来附，以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守之。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薨。夏，避暑八鲁弯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冬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绪立。是岁，宋复遣苟梦玉来。

十九年甲申夏，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史天倪与战于恩州，败之。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杀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三月，史天泽击仙走之，复真定。夏六月，彭义斌以兵应仙，天泽御于赞皇，擒斩之。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

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九月，李全执张琳，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跸盐州川。十二月，李全降。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责岁币于金。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

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遣斡陈那颜攻信都府，拔之。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五月，遣唐庆等使金。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睍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

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戊子年。是岁，皇子拖雷监国。

本纪第二 太宗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献皇后，弘吉剌氏。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太祖崩 ，自霍博之地来会丧。

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见。秋八月己未，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 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赠，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赠何为哉?比粗□□煲榉ソ稹k访晒琶裼新戆僬呤潢蚵硪唬□0僬呤錉寂R唬□虬僬呤淞i羊一，为永制。始置仓廪，立驿传。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印度国主、木罗夷国主来朝。西域伊思八剌纳城酋长来降。是岁，金复遣使来聘，不受。

二年庚寅春正月，诏自今以前事勿问。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是春，帝与拖雷猎于斡兒寒河，遂遣兵围京兆。金主率师来援，败之，寻拔其城。夏，避暑于塔密兒河。朵忽鲁及金兵战，败绩，命速不台援之。

秋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凤翔。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是月，师攻潼关、蓝关，不克。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是月，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皞遣其弟怀安公请降，撒礼塔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冬十月乙卯，帝围河中。十二月己未，拔之。

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渡河。庚寅，拖雷渡汉江，遣使来

报，即诏诸军进发。甲午，次郑州。金防城提控马伯坚降，授伯坚金符，使守之。丙申，大雪。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大败之，获金将蒲阿。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⑮赖戎荨H□拢□□俨惶ǖ任□暇□□鹬髑财涞懿芡醵锟扇胫省5刍梗□羲俨惶云睾幽稀O乃脑拢□鼍佑梗□苁罟偕健8呃雠眩□彼□霉倮簦□憔咏□□骸G锲咴拢□蔡魄焓菇疒徒担□鹕敝□0嗽拢□隼袼□凑鞲呃觯□惺缸洹=鸩握□暄账剂摇□a山公武仙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剌温之野。十二月，如太祖行宫。

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二月，幸铁列都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及梁王从?14.M跏卮康戎辆□校□俨惶冂菜托性冢□烊肽暇□A□拢□鹬鞅疾蹋□□靸郝适ξe□Z□钥鬃游迨□皇浪镌□胂□庋苁ス□G锇嗽拢□杂谪1厮嫉亍R园⑨□鸬瘸湫□羁笔鹿伲□囚兄莼B□没□呤□□蛴唷>旁拢□芡蚺□6□□辉拢□吻簿6醵纪趁乡钜员□咐粗□J□□拢□罹□胨伪□瞎ゲ蹋□芪湎捎谙⑱荩□鹑艘院！⑭省16.场⑩□戎萁怠J嵌□□壑涟18.池：隹晌嵝泄□4蠓琏财咧缫埂k沸蘅鬃用砑盎胩煲恰?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兒寒河。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补足之。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遣达海绀卜征蜀。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议自将伐宋，国王查老温请行，遂遣之。冬，猎于脱卜寒地。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秋九月，诸王口温不花获宋何太尉。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十一月，阔端攻石门，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降。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孛术鲁九?5.酥菡韵榇忧□龀湎确娣二巍H□拢□葱蘅鬃用砑八咎焯ā O牧□拢□蠢囟兄莼Э冢□眯□б话僖皇□嗤颉R□沙□那肓1.嘈匏□谘嗑□□□□□谄窖簦□嗉□□罚□偃迨苛黑斐涑ｓ伲□酝跬蚯臁⑰灾□敝□?

秋月，命陈时可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孛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孛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剌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圻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耶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斩蜀将曹友闻。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张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领襄阳、樊城事。

九年丁酉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蒙哥征钦察部，破之，擒其酋八赤蛮。夏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是冬，口温不花等围光州，命张柔、巩彦晖、史天泽攻下之，遂别攻蕲州，降随州，略地至黄州，宋惧请和，乃还。

十年戊戌春，塔思军至北峡关，宋将汪统制降。夏，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帝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筑图苏湖城，作迎驾殿。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

十一年己亥春，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秋七月，游显自宋逃归。以山东诸路灾，免其税粮。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

阿速蔑怯思城，阅三月，拔之。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皇子贵由克西域未下诸部，遣使奏捷。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国初，令民代偿，民多亡命，至是罢之。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帝瘳。秋，高丽国王王皞以族子綧入质。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十一月丁亥，大猎。庚寅，还至釚铁钅辜胡兰山。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辛卯迟明，帝崩于行殿。在位十三年，寿五十有六。葬起辇谷。追谥英文皇帝，庙号太宗。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

壬寅年春，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秋七月，张柔自五河口渡淮，攻宋扬、滁、和等州。

癸卯年春正月，张柔分兵屯田于襄城。夏五月，荧惑犯房星。秋，后命张柔总兵戍杞。

甲辰年夏五月，中书令耶律楚材薨。

乙巳年秋，后命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等率骑三万与张柔掠淮西，攻寿州，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扬州。宋制置赵蔡请和，乃还。

◎定宗

定宗简平皇帝，讳贵由，太宗长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马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尝命诸王按只带伐金，帝以皇子从，虏其亲王而归。又从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围木栅山寨，以三十余人与战，帝及宪宗与焉。太宗尝有旨以皇孙失烈门为嗣。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

元年丙午春正月，张柔入觐于和林。秋七月，即皇帝位于汪吉宿灭

秃里之地。帝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云。冬，猎黄羊于野马川。权万户史权等耀兵淮南，攻虎头关寨，拔之，进围黄州。

二年丁未春，张柔攻泗州。夏，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之地。秋，西巡。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兵征西。是月，诏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九月，取太宗宿卫之半，以也曲门答兒领之。冬十月，括人户。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兒之地。在位三年，寿四十有三。葬起辇谷。追谥简平皇帝，庙号定宗。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驵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己酉年。

庚戌年。

定宗崩后，议所立未决。当是时，已三岁无君，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

本纪第三 宪宗

宪宗桓肃皇帝，讳蒙哥，睿宗拖雷之长子也。母曰庄圣太后，怯烈氏，讳唆鲁禾帖尼。岁戊辰　　，十二月三日生帝。时有黄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子也。　太宗在潜邸，养以为子，属昂灰皇后抚育之。既长，为娶火鲁剌部女火里差为妃，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归籓? 4 诱鞣亻□帕⑵婀A 3 ⁹. デ詹觳浚□淝醢顺嗦□佑诤 5 骸 5 畚牛□浇□Γ□疗涞兀□蚀蠓绻魏 K □亻□淝晨啥伞 5 巯苍唬骸按颂炜□烙胛乙病！彼旖□榔渲冢□馨顺嗦□□□□颍□顺嗦□唬骸拔椅□还□鳎□窆肚笊□壳疑矸峭眨□我怨蛉宋□俊蹦嗣□糁□ 0 顺嗦□绞卣咴唬骸拔抑□苋胗诤 # □胗愫我欤□恢占□埽□煲病 = 袼□仄谇抑粒□□嗽缁埂！钡畚胖□□窗嗍Γ□□□阎粒□缶□懈《烧摺 8 从胫钔醢味颊魑勇匏疾浚□烈擦以蕹牵□□圆□剑□浦□?

岁戊申，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汹汹，咸属意于帝，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兒，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兒、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拔都首建议推戴。时定宗皇后海迷失所遣使者八剌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八剌语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拔都即申令于众，众悉应之，议遂定。

元年辛亥夏六月，西方诸王别兒哥、脱哈帖木兒，东方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兒、别里古带，西方诸大将班里赤等，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心不能平，有后言。帝遣诸王旭烈与忙可撒兒帅兵觇之。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后期不至，遣不怜吉□率兵备之。遂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遣塔兒、斡鲁不、察乞剌、赛典赤、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忙哥撒兒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兒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蓝答兒副之；以牙剌瓦赤、不只兒、斡鲁不、睹答兒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兒浑充阿毋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20.渲宦矶∽糁□灰圆韬

□⒁读烁赏沉交吹却γ晒拧10.壕□□源□饍和乘拇ǖ却γ晒拧10.壕□□院屠稔炎惩赁□却γ晒拧10.壕□□匀郧罢鹘□灰陨□Ｔ普剖徒淌拢□缘朗坷钫娉Ｕ频澜淌隆Ｒ端锿选□粗箕灏□臣□⒆δ选10.洗鹎□□□16.锍黾案崭眇恪□(5)i10.龆悸车龋□癯至蕉耍□□罩钔跷□遥□7.□铩Ｋ彀浔阋媸乱擞诠□校悍渤□12.爸钔趵姆(1)朴　②□肌⑫□□□∈罩□恢钔醭坻洌□沓巳□恚□缎幸嗖还□模恢钔醪坏蒙谜忻窕Ｂ恢罟偈舨坏靡猿□钗□□沉裁癫疲幻窳冈妒湔撸□碛诮□质渲□０罩□土殖且矍□灏偃恕６□□匝缰患□□ッ□□埠系ぶ镏□□约□浼摇?

二年壬子春正月，幸失灰之地，遣乞都不花攻末来吉兒都怯寨。皇太后崩。夏，驻跸和林。分迁诸王于各所：各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兒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兒哥于曲兒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于军营。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兒花、撒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诏谕宋荆南、襄阳、樊城、均州诸守将，使求附。八月，忽必烈次临洮，命总帅汪田哥以城利州闻，欲为取蜀之计。冬十月，命诸王也古征高丽。帝驻跸月帖古忽阑之地。时帝因猎坠马伤臂，不视朝百余日。

十月戊午，大赦天下。以帖哥□、阔阔术等掌帑藏；孛阑合剌孙掌斡脱；阿忽察掌祭祀、医巫、卜筮，阿剌不花副之。诸王合剌薨。以只兒斡带掌传驿所需，孛鲁合掌必阇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徙诸匠五百户修行宫。是岁，籍汉地民户。诸王旭烈薨。

三年癸丑春正月，汪田哥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轶。帝猎于怯蹇义罕之地。诸王也古以怨袭诸王塔剌兒营。帝遂会诸王于斡难河北，赐予甚厚。罢也古征高丽兵，以札剌兒带为征东元帅。遣必阇别兒哥括斡罗思户口。三月，大兵攻海州，戍将王国昌逆战于城下，败之，获都统一人。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兒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国。帝幸火兒忽纳要不兒之地。诸王拔都遣脱必察诣行在，乞买珠银万锭，以千锭授之，仍诏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秋，幸军脑兒。以忙可撒兒为万户，哈丹为札鲁花赤。九月，忽必烈次忒剌地，分兵三道以进。冬十二月，大理平。帝驻跸汪吉地。命宗王耶虎与洪福源同领军征高丽，攻拔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是岁，断事官忙哥撒兒卒。

四年甲寅春，帝猎于怯蹇义罕。夏，幸月兒灭怯土之地。遣札剌亦兒部人火兒赤征高丽。秋七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粮者，许自首不公，仍禁以后浮费。冬，大猎于也灭干哈里义海之地。忽必烈还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入觐于猎所。是岁，会诸王于颗颗脑兒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军。帝谓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闲于将略者。擢史枢征行万户，配以真定、相、卫、怀、孟诸军，驻唐、邓。张柔移镇亳州。权万户史权屯邓州。张柔遣张信将八汉军戍颍州。王安国将四千户渡汉南，深入而还。张柔以连岁勤兵，两淮艰于粮运，奏据亳之利。诏柔率山前八军，城而戍之。柔又以涡水北隘浅不可舟，军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筑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筑，复为桥十五，或广八十尺，横以二堡戍之。均州总管孙嗣遣人赍蜡书降，且乞援，史权以精甲备宋人之要，遂援嗣而来。其后骁将钟显、王梅、杜柔、袁师信各帅所部来降。

五年乙卯春，诏征逋欠钱谷。夏，帝幸月兒灭怯土。秋九月，张柔会大帅于符离。以百丈口为宋往来之道，可容万艘，遂筑甬路，自亳而南六十余里，中为横江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惟密置侦逻于所达之路，由是鹿邑、宁陵、考、柘、楚丘、南顿无宋患，陈、蔡、颍、息皆通矣。是岁，改命札剌□与洪福源同征高丽。后此又连三岁，攻拔其光州、安城、忠州、玄风、珍原、甲向、玉果等城。

六年丙辰春，大风起北方，砂砾飞扬，白日晦冥。帝会诸王、百官于欲兒陌哥都之地，设宴六十余日，赐金帛有差，仍定拟诸王岁赐钱谷。忽必烈遣没兒合石诣行在所，奏请续签内郡汉军，从之。夏四月，驻跸于塔密兒。五月，幸昔剌兀鲁朵。六月，太白昼见。幸□亦兒阿答。诸王亦孙哥、驸马也速兒等请伐宋。帝亦以宋人违命囚使，会议伐之。秋七月，命诸王各还所部以居。诸王塔察兒、驸马帖里垓军过东平诸处，掠民羊豕，帝闻，遣使问罪，由是诸军无犯者。是岁，波丽国王细嵯甫、云南酋长摩合罗嵯及素丹诸国来觐。兀良合台讨白蛮等，克之；遂自昔八兒地还至重庆府，败宋将张都统。赐金缕织文衣一袭、银五十两、彩帛万二百匹，以赉军士。冬，帝驻跸阿塔哈帖乞兒蛮。以阿木河回回降民分赐诸王百官。

七年丁巳春，幸忽阑也兒吉。诏诸王出师征宋。乞都不花等讨末来吉兒都怯寨，平之。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还幸月兒灭怯土。秋，驻跸于军脑兒，酾马乳祭天。九月，出师南征。以驸马剌真之子乞□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仍赐马三百、羊五

千。回鹘献水精盆、珍珠伞等物，可直银三万余锭。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钱尔，朕独有此何为？”却之。赛典赤以为言，帝稍偿其直，且禁其勿复有所献。宗王塔察兒率诸军南征，围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元帅卜邻吉□军自邓州略地，遂渡汉江。冬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败之，入其国。安南主陈日煚窜海岛，遂班师。遣阿蓝答兒、脱因、囊加台等诣陕西等处理算钱谷。冬，帝度漠南，至于玉龙栈。忽必烈及诸王阿里不哥、八里土、出木哈兒、玉龙塔失、昔烈吉、公主脱灭干等来迎，大燕，既而各遣归所部。

八年戊午春正月朔，幸也里本朵哈之地，受朝贺。二月，陈日煚传国于长子光昺。光昺遣婿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兀良合台送诣行在所。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帝猎于也里海牙之地。师南征，次于河。适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攻成都，纽邻率师与战，败之；进攻云顶山，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诏以纽邻为都元帅。帝由东胜渡河。遣参知政事刘太平括兴元户口。三月，命洪茶丘率师从札剌□同征高丽。夏四月，驻跸六盘山，诸郡县守令来觐。丰州千户郭燧奏请续签军千人修治金州，从之。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以明安答兒为太傅，守京兆。诏征益都行省李□亶兵，璮来言：“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从之。璮还，击海州、涟水等处。五月，皇子阿速带因猎独骑伤民稼，帝见让之，遂挞近侍数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斩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仍赐所经郡守各有差。秋七月，留辎重于六盘山，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山，所至辄平。八月辛丑，璮与宋人战，杀宋师殆? > 旁拢□□虾褐小 6 荚□□α诹裘芾锘鹫摺17.鹾诼淼仁爻啥迹□ぢ视啾□陕砗□□菟沃浦檬拐攀担□烨彩嫡汹涂嘀癜□□刀荨 6 □□氯晌纾□鄞伪Ψ濉 9 镂矗□缋□荩□燮涑浅夭 7. 巧罟蹋□酝籼锔缒苁兀□癫桓曳福□拓淳平壁椭□ 5 鄱杉瘟杲□□涟姿□□□□锔缭旄×阂约茫□撼桑□吞锔绲冉鸩□胁睢 5 圩□辖 C 拧 N 熳樱□夕嘀癜□□越□灾偾韵锥□厦牛□θ耄□肫涫亟□盍⑰剑□苤□□绷iii□诮员祭！ Z □惴刚灾偌沂簦□源椭僖旅保□阌诼Π臁 < 汉ィ□裾攀担□ЫI庵□ 4 吞锔缬翊□瓣□褪孔洌□艟□□灏偈刂□ G 彩拐汹土□荨 5 壑粮叻濉 8 □樱□C つ□剑□亟□踝簟I越□ネ康嚷时□稣剑□苤□ J □辉录河希□鄱骄□裙ザ於ケぁ H 勺樱□φ接谕□裁拧 1 ^ 海□沃□赝踔儆啥於ケこ鼋怠 J 且蛊破涑牵□踝羲姥伞 9 锍螅□镒糁□蛹靶ネ康人氖□嗳恕 R 耘硖煜槲□锫郴ǔ嘀纹涫拢□踔俑敝□ 1 □剑□□ゴ蠡裆剑□亟□畲笤ń担□□笤ㄎ□拇厶汤桑□砸云浔□印 8 □纾□魏拖□冢□叉缙锫郧嗑由健 J 窃拢□□萃踔□□怠 V 钔跄□缍脊

夕褚迳讲豢耍□钔跛□靸郝缘刂两□□梗□ 11.嵊谛性谒□ C □霰亓彝持盥访晒拧10.壕□二巍 J □□氯晌纾□畲笞□仕□勘□胪籼锔绶只飨嗳绲认亍 6 荚□□α诠乜蛑荩□运谓到□磐□手谖□确妗 R 矣希□鄞斡谠松健 4 笤冂踩苏薪灯涫亟□糯笤茫□砸源笤梦□□A J χ燎嗑由剑□越□踉ǖ壬倍纪扯卧□□怠 8 □□□彩拐汹臀锤健 6 ∮希□≈菔叵亟怠 < 汉ィ□罅忌绞亟□言□缃怠 Z □罹□惴□印 9 锩□□パ胖荩□沃□ J □□亟□运辰怠 < 壮剑□菜稳私□□φ汹秃现菔亟□跫幔□岽侵□□□ largest λ旃椤 J 撬辏□首颖娑嫁坝诩□又□稀?

九年己未春正月乙巳朔，驻跸重贵山北，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驸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否乎？”札剌亦兒部人脱欢曰：“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便。”阿兒剌部人八里赤曰：“脱欢怯，臣愿往居焉。”帝善之。戊申，晋国宝归次峡口，王坚追还杀之。诸王莫哥都复攻渠州礼义山，曳剌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

二月丙子，帝悉率诸兵渡鸡爪滩，至石子山。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追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尝谕旨曰：“尔辈若得朕奖谕之言，即志气骄逸，志气骄逸，而灾祸有不随至者乎？尔辈其戒之。”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

本纪第四 世祖一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 ，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纳弘吉剌氏为妃。

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簿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瓜忽都之地。

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帝从其言，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兒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兒错愕不能对。太宗朝立军储所于新卫，以收山东、河北丁粮，后惟计直取银帛，军行则以资之。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兒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祃牙西行。

岁癸丑，受京兆分地。诸将皆筑第京兆，豪侈相尚，帝即分遣，使戍兴元诸州。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乙巳，至满陀城，留辎重。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

术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蛮送款。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兒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己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枢等搜访图籍，乃得三使尸。既瘗，命枢为文祭之。辛酉，南出龙首城，次赵睑。癸亥，获高祥，斩于姚州。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

岁甲寅，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秋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冬，驻瓜忽都之地。

岁乙卯，春，复驻桓、抚间。冬，驻奉圣州北。

岁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冬，驻于合剌八剌合孙之地。宪宗命益怀州为分地。

岁丁巳，春，宪宗命阿蓝答兒、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为代偿之。冬十二月，入覲于也可迭烈孙之地，议分道攻宋，以明年为期。

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祃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

岁己未，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夏五月，驻小濮州。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秋七月甲寅，次汝南，命大将拔都兒等前行，备粮汉上，戒诸将毋妄杀。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必阇赤孙贞督军须蔡州。有军士犯法者，贞缚致有司，白于帝，命戮以徇，诸军凛然，无敢犯令者。八月丙戌，渡淮。辛卯，入大胜关，宋戍兵皆遁。壬辰，次黄陂。甲午，遣廉希宪招台山寨，比至，千户董文炳等已破之。时淮民被俘者众，悉纵之。庚子，先锋茶忽得宋沿江制置司榜来上，有云："今夏谍者闻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系筏，由阳逻堡以渡，会于鄂州。"帝曰："此事前所未有，愿如其言。"辛丑，师次江北。九月壬寅朔，亲王穆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甲辰，登香炉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夺二大舟，是夜，遣木鲁花赤、张文谦等具舟楫。乙巳迟明，至江岸，风雨晦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帝不从，遂申敕将帅扬旗伐鼓，三道并

进，天为开霁。与宋师接战者三，杀获甚众，径达南岸。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丁未，遣王冲道、李宗杰、訾郊招谕鄂城，比至东门，矢下如雨，冲道坠马，为敌所获，宗杰、郊奔还。帝驻浒黄洲。己酉，抵鄂，屯兵教? 8 □纾□Φ酢Ｈ勺樱□浅嵌□毖乖仆ぃ□⑼□ィ□呖晌逭桑□□□侵谐霰□□け□□鳎□□芏□耍□疲骸凹炙频缆时□榷酰□缕鸩肿洌□苑蔷□瘛！彼烀□偃√用衿□福□壑□□校□□卜〖啤Ｎ煳纾□程焱蚧Д湃岜□痢４蠼□瓮粌旱纫灾凼η髟乐荩□鏊谓□牢牡伦灾厍炖矗□味純旱扔□剑□牡鲁艘谷攵醭牵□赜□帷６□□滦廖此罚□谱の诠晟健＜仔纾□瓮粌夯棺栽馈Ｊ□辉卤□剑□谱づＭ飞健ＸＡ己洗□缘刂盥□□山恢豪□摺９.穑□痔吨荩□诺墼诙酰□彩估锤妗Ｊ毕瘸□畛及16.洞饍骸11.攵己！⑼鸦鹚肌⑼牙锍嗟饶绷□16.锊桓纭０16.锊桓缯撸□Ｗ诘谄咦樱□壑□芤病Ｓ谑前16.洞饍悍１.□谀□敝畈浚□牙锍嗬ū□谀□现钪荩□□16.洞饍撼舜□鞅□□夕□浇霭儆嗬铩；屎笪胖□□谷宋街□唬骸胺１.□笫拢□□婊实墼□镎娼鹪诖耍□喂什涣钪□□俊卑16.洞饍翰荒艽稹＜逃治磐牙锍嘁嘀裂啵□蠹辞餐鸦丁□□□沙壑辆□懊鼙ǎ□胨倩埂６：□□⑴Ｍ飞剑□□匀ち侔玻□舸蠼□瓮粌旱人ｅ罹□Φ酢Ｈ蛟赂□缢罚□棺で嗌巾丁Ｐ廖矗□俳□叮□舱盼那□冠椭罱□唬骸俺倭□眨□比ザ跬吮ｄ盎浦蕖！泵□那□13.得穸□虮惫椤Ｋ渭炙频狼菜尉┣牒停□□澡档扔镏□唬骸叭暌陨□橹□世辞牒秃茫□湟馍跎疲□晃曳蠲□险鳎□衲苤兄梗抗□惺麓笾□模□鼻胗诔□！笔侨眨□缶□被埂＜撼螅□裂唷Ｍ牙锍喾嚼□癖□□裆蹩嘀□□圳灯溆桑□幸韵茏诹僦罩□□５鄄炱浒□鼗鲂模□□□□宰葜□□诵拇笤谩Ｊ嵌□□ぱ嗑┘□肌？

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兒、也先哥、忽剌忽兒、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帝三让，诸王大臣固请。辛卯，帝即皇帝位，以礽礽、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陕西宣抚使廉希宪言：“高丽国王尝遣其世子倎入觐，会宪宗将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闻其父已死，若立倎，遣归国，彼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帝是其言，改馆倎，以兵卫送之，仍赦其境内。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己亥，诏谕高丽国王王倎，仍归所俘民及其逃户，禁边将勿擅掠。辛丑，以即位诏天下。诏曰：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

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骘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丁未，以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副之，使于宋。丙辰，收辑中外官吏宣札牌面。遣帖木兒、李舜钦等行部，考课各路诸色工匠。置急递铺。乙丑，征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置互市于涟水军，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是月，阿里不哥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召贾居贞、张儆、王焕、完颜愈乘传赴阙。五月戊辰朔，诏燕贴木兒、忙古带节度黄河以西诸军。丙戌，建元中统，诏曰：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诏安抚寿春府军民。甲午，以阿里不哥反，诏赦天下。乙未，立十路宣抚司：以赛典赤、李德辉为燕京路宣抚使，徐世隆副之；宋子贞为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王磐副之；河南路经略使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杨果为北京等路宣抚使，赵昞副之；张德辉为平阳太原路宣抚使，谢瑄

副之；孛鲁海牙、刘肃并为真定路宣抚使；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张肃副之；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游显副之；粘合南合为西京路宣抚使，崔巨济副之；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以汪惟正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虎阑箕为巩昌路元帅。诏谕成都路侍郎张威安抚元、忠、绵、资、邛、彭等州，西川、潼川、隆庆、顺庆等府及各处山寨归附官吏，皆给宣命、金符有差。诏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佥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以万户郑鼎、昔剌忙古带领之，贫不能应役者，官为资给。征诸路兵三万驻燕京近地，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以总帅汪良臣统陕西汉军于沿河守隘。立望云驿，非军事毋得辄入。荧惑入南斗，留五十余日。

六月戊戌，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兒泺，以备军储。以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刘太平等谋反，事觉伏诛，并诛乞带不花于东川，明里火者于西川。浑都海反。乙巳，李璮言：“获宋谍者，言贾似道调兵，声言攻涟州，遣人觇之，见许浦江口及射阳湖兵船二千艘，宜缮理城堑以备。”罢阿蓝带兒所签解盐户军百人。壬子，诏陕西四川宣抚司八春节制诸军。乙卯，诏东平路万户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乙丑，以石长不为大理国总管，佩虎符。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输开平。是月，召真定刘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遹，燕京冯渭、王光益、杨?16.钛逋ā⑰院椭□□□胶□南住⑰艣P等，乘传赴阙。高丽国王王倎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韩即来贺即位，以国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赐之。

秋七月戊辰，敕燕京、北京、西京、真定、平阳、大名、东平、益都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裤、靴，皆以万计，输开平。己巳，以万户史天泽扈从先帝有功，赐银万五千两。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庚午，赐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金符二十、银符五，俾给所部有功将士。癸酉，以燕京路宣慰使礽礽行中书省事，燕京路宣慰使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参知政事，王鹗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河南路宣抚使史天泽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丙子，诏中书省给诸王塔察兒益都、平州封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袭剌门所属民户、人匠、岁赋给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立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军。北京路都元帅阿海乞免所部军士征徭，从之。宋兵攻边城，诏遣太尹、怯列、忙古带率所部，合兵击之。下诏褒赏行省大都督李璮。帝自将讨阿里不哥。敕刘天麟规措中都析津驿传马。

八月丙午，授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虎符。丁未，诏都元帅纽璘所过毋擅捶掠官吏。己酉，立秦蜀行中书省，以京兆等路宣

抚使廉希宪为中书省右丞，行省事。宋兵临涟州，李璮乞诸道援兵。癸丑，赐必庠赤塔剌浑银二千五百两。李璮乞遣将益兵，渡淮攻宋，以方遣使修好，不从。癸亥，泽州、潞州旱，民饥，敕赈之。

九月丁卯，帝在转都兒哥之地，以阿里不哥遗命，下诏谕中外。乙亥，李璮复请攻宋，复谕止之。壬午，初置拱卫仪仗。是月，阿蓝答兒率兵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军合，诏诸王合丹、合必赤与总帅汪良臣等率师讨之。丙戌，大败其军于姑臧，斩阿蓝答兒及浑都海，西土悉平。

冬十月丁未，李璮言宋兵复军于涟州。癸丑，初行中统宝钞。戊午，车驾驻昔光之地，命给官钱，雇在京橐驼，运米万石，输行在所。

十一月戊子，发常平仓赈益都、济南、滨棣饥民。

十二月丙申，以礼部郎中孟甲、礼部员外郎李文俊使安南、大理。乙巳，李璮上将士功，命璮以益都官银赏之。帝至自和林，驻跸燕京近郊。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立仪凤司，又立符宝局及御酒库、群牧所。升卫辉为总管府。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兒、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兒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海都银八百三十三两，文绮五十匹，金素半之；睹兒赤、也不干银八百五十两；兀鲁忽带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兒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兒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都鲁、牙忽银八百三十三两，特赐绵五十斤；阿只吉银五千两，文绮三百，金素半之；先朝皇后怗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自是岁以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夜，东北赤气照人，大如席。乙酉，宋兵围涟州。己丑，李璮率将士迎战，败之，赐诏奖谕，给金银符以赏将士。庚寅，璮擅发兵修益都城堑。

二月丁酉，太阴掩昴。己亥，宋兵攻涟水，命阿术等帅兵赴之。丙午，车驾幸开平。诏减免民间差发，罢守隘诸军。秦蜀行省借民钱给军，以今年税赋偿之。免平阳、太原军站户重科租税。丁未，诏行中书省平章礻礻及王文统等率各路宣抚使赴阙。丁巳，李璮破宋兵于沙湖堰。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丙午，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辛亥，遣弓工往教鄯阐人为弓。乙卯，诏十路宣抚使量免民间课程。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官污滥及民不孝悌者，量轻重议罚。辛酉，诏太康弩军二千八百人戍蔡州。以礼部郎中刘芳使大理等国。

五月乙丑，禁使臣毋入民家，令止顿析津驿。遣崔明道、李全义为详问官，诣宋淮东制司，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诘之。庚辰，敕使臣及军士所过城邑，官给廪饩，毋扰于民。丁亥，申严沿边军民越境私商之禁。唐庆子政臣入见，诏复其家。弛诸路山泽之禁。禁私杀马牛。申严越境私商，贩马匹者罪死。以河南经略宣抚使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河南军民并听节制。诏成都路置惠民药局。遣王祐于西川等路采访医、儒、僧、道。

六月癸巳，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丙申，赐新附人王显忠、王谊等衣物有差。李璮遣人献涟水捷。罢诸路拘收孛兰奚。禁诸王擅遣使招民及征私钱。戊戌，太阴犯角。诏谕十路宣抚司并管民官，定盐酒税课等法。癸卯，以严忠范为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民总管，仍谕东平路达鲁花赤等官并听节制。诏定中外官所乘马数各有差。乙巳，赈火少里驿户之乏食者。赏钦察所部将校有功者银二千五百两及币帛有差。己酉，命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默与王鹗面论王文统不宜在相位，荐许衡代之，帝不怿而罢。辛亥，转懿州米万石赈亲王塔察兒所部饥民。赐亲王合丹所部军币帛九百匹、布千九百匹。乙卯，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丙辰，以汪良臣同签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凡军民官并听良臣节制。丁巳，敕诸路造人马甲及铁装具万二千，输开平。戊午，诏毋收卫辉、怀孟赋税，以偿其所借刍粟。庚申，宋泸州安抚使刘整举城降，以整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佩虎符。仍谕都元帅纽璘等使存恤其民。赐故金翰林修撰魏璠谥靖肃。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察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行省铨定职名给之。城临洮。升真定鼓城县为晋州，以鼓城、安平、武强、饶阳隶焉。赐僧子聪怀孟、邢州田各五十顷。罢金、银、铜、铁、丹粉、锡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阳姜户、藤花户，还之州县。赐大理国主段实虎符，优诏抚谕之。命李璮领益都路盐课。出工局绣女，听其婚嫁。怀孟广济渠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余所。高丽国王倎更名禃，遣其世子愖奉表来朝，命宿卫

将军孛里察、礼部郎中高逸民持诏往谕，仍以玉带赐之。以不花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张启元为中书右丞。授管领崇庆府、黎、雅、威、茂、邛、灌七处军民小太尉虎符。

秋七月辛酉朔，立军储都转运使司，以马月合乃为使，周锴为副使。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赈和林饥民。赏巩昌路总帅汪惟正将校斩浑都海功银二千五百两、马价银四千九百两。诸王昌童招河南漏籍户五百，命付之有司。命总管王青制神臂弓、柱子弓。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巴思答兒乞于高丽鸭绿江西立互市，从之。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丁丑，渡江新附民留屯蔡州者，徙居怀孟，贷其种食。以万家奴为安抚高丽军民达鲁花赤，赐虎符。庚辰，西京、宣德陨霜杀稼。辛巳，诏许衡即其家教怀孟生徒。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壬午，遣纳速剌?19.霞椎仁拱材稀R矣希□耘f溆暄□□劳灸嗯iii□牧⑺□洹＜撼螅□□妒ν醯栏居谡娑囟□拦郏□兔□窕□Z徒□烤俦□二危□□唬骸半藜次恢□螅□钜躁□□□睿□誓昵扒彩褂谒我酝ê秃谩K稳瞬晃裨锻迹□盼倚∠叮□雌舯咝疲□□馕髀樱□□弈□铡k藿翊夯构□□畲蟪冀砸跃俦□戏丿□耄□拗匾粤焦□□橹□剩□檀□攀够构椋□□秀□模□猿珊鸵椋□舳□恢琳撸□裼职朐匾印M□粗□皴峋□□秩胖□□灰选1顺⒁砸鹿诶窭种□□跃樱□淼比缡呛酰壳□敝□郑□迫豢杉□＝袂餐醯勒晖□汀G涞鹊闭□□孔洌□露□昝□□枚□□福□蓟嶂罱□□锔呗矸剩□□椒值蓝□□□晕□首镏□佟Ⅰ欣底诿砩琊⒅□椋□淇擞醒□G涞鹊毙□茧扌模□髭徒□浚□鞯弊悦悖□闾骐廾□！倍踔萸嗌巾丁□盎浦匏□行旅袂囟两□闭撸□韫倭熘□k坊趁夏恋靥□窀□选?

八月壬辰，赐故金补阙李大节谥贞肃。丁酉，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戊戌，以燕京等路宣抚使赛典赤为平章政事，敕以贺天爵为金齿等国安抚使，忽林伯副之，仍招谕使安其民。己亥，谕武卫军都指挥使李伯祐汰本军疲老者，选精锐代之，给海青银符一，有奏，驰驿以闻。辛丑，以宣抚使粘合南合为中书右丞，阔阔为中书左丞，贾文备为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以宋降将王青为总管，教武卫军习射。乙巳，禁以俘掠妇女为娼。丙午，太白犯岁星。以许衡为国子祭酒。丁未，以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翰林侍讲学士。先是，以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傅，默为太子太保，枢等以不敢当师傅礼，皆辞不拜，故复有是命。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粘合从中为滨

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膺武、忙古带为邢洺、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己酉，命大名等路宣抚使岁给翰林侍讲学士窦默、太医副使王安仁衣粮，赐田以为永业。甲寅，赏董文炳所将渡江及北征有功者二十二人，银各五十两。封顺天等路万户张柔为安肃公，济南路万户张荣为济南公。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不允。诏陕西四川行省存恤归附军民。诏：“自今使臣有矫称上命者，有司不得听受。诸王、后妃、公主、驸马非闻奏，不许擅取官物。”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敕西京运粮于沙井，北京运粮于鱼兒泊。立檀州驿。颁斗斛权衡。赈桓州饥民。赐诸王塔察兒金千两、银五千两、币三百匹。给阿石寒甲价银千二百两。核实新增户口，措置诸路转输法。命刘整招怀夔府、嘉定等处民户。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议置于法，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仍檄宋边将还北人之留南者。

九月庚申朔，诏以忽突花宅为中书省署。奉迁祖宗神主于圣安寺。癸亥，邢州安抚使张耕告老，诏以其子鹏翼代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李伯祐、董文炳言：“武卫军疲老者，乞补换，仍存恤其家。”从之。丙寅，诏以粘合南合行中兴府中书?N斐剑□笏九┳κ嗲胍匀迦搜钣菇炭住⑬铡19.先□献铀铮□□礁□暌楣偻躏藜娉淅窭痔峋佟Z□杂刮□淌冢□燥尢丶嫣□Ⅰ偾洹P廖矗□郧濉2.籽慰我□ネ□晁□□袂□□□颜摺V煤唾崴□诳□剑□曰P坷芍兴紊茏嫖□峋俸唾峁佟1□樱□椭钔酢㈡饴恚□裁窦浯仕衔薜盟阶远暇觯□蕴□□ 4. χ谩：幽厦裢跛钠藿□弦徊□□校□□兴玖扛□难□k方袼晏镒馐溲睾咏□郑□傥□□睿□豢衫兔瘛9镂矗□愿仕嗟却π骂颈□铮□裎衽┌惨嫡呶□□□□牛□舶⑸场13.苟艘逋□e沃□R院G嘁□□□13.鸱□□□惺槭。□烤□□虑榛杭保□冻随湔吲逯□R钥□□妨ケ本┬□□尽U娑□饭倜袼□□偾□□恫荒艹ィ□□庵□M躔是胗诟髀费‖□□Ю先逡蝗耍□峋俦韭费□＃□刳□⒅盥诽峋傺□9伲□酝跬蚯臁14.搭绲热□□顺渲□k费嗑□⑺程斓嚷沸□迫思孜迩A 18. 砑准疤□熬吒鞫□A?

冬十月庚寅朔，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辛卯，陕西四川行省上言：“军务急速，若待奏报，恐失事机。”诏与都元帅纽璘会议行之。遣道士訾洞春代祀东海广德王庙。壬辰，敕火兒赤、奴怀率所部略地淮西。丁酉，敕爱亦伯等及陕西宣抚司校核不鲁欢、阿蓝塔兒所贷官银。庚子，以右丞张启元行中书省于平阳、太原等路。括西京两路官民，有壮马皆从军，令宣德州杨庭训统之，有力者自备甲仗，无力者官与供给。两路奥鲁官并在家军人，凡有马者并付新军刘总管统领。昂吉所管西夏军，并丰州、荨麻林、夏水阿剌浑皆备鞍马甲仗，及孛鲁欢所管兵，凡徒行者市马给之，并令从军，

违者以失误军期论。修燕京旧城。命平章政事赵璧、左三部尚书怯烈门率蒙古、汉军驻燕京近郊、太行一带，东至平滦，西控关陕，应有险阻，于附近民内选谙武事者，修立堡寨守御。以河南屯田万户史权为江汉大都督，依旧戍守。又选锐卒三千付史枢管领，于燕京近郊屯驻。壬寅，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罢东平会计前任官侵用财赋。甲辰，宋兵攻泸州，刘整击败之。诏赏整银五千两，币帛二千匹。失里答、刘元振守御有功，各赏银五百两，将士银万两、币帛千匹。乙巳，诏指挥副使郑江将千人赴开平，指挥使董文炳率善射者千人由鱼兒泊赴行在所，指挥使李伯祐率余兵屯潮河川。壬子，诏霍木海、乞带等自得胜口至中都预备粮饷刍粟。丙辰，诏平章政事塔察兒率军士万人，由古北口西便道赴行在所。

十一月壬戌，大兵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兒之地，诸王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兒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追北五十余里。帝亲率诸军以蹑其后，其部将阿脱等降，阿里不哥北遁。庚午，太阴犯昴。壬申，诏免今年赋税。癸酉，驻跸帖买和来之地。以尚书怯烈门、平章赵璧兼大都督，率诸军从塔察兒北上。分蒙古军为二，怯烈门从麦肖出居庸口，驻宣德德兴府；讷怀从阿忽带出古北口，驻兴州。帝亲将诸万户汉军及武卫军，由檀、顺州驻潮河川。敕官给刍粮，毋扰居民。罢十路宣抚司，止存开元路。命诸路市马二万五千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丁丑，征诸路宣抚司官赴中都。移跸于速木合打之地。诏汉军屯怀来、缙山。鹰坊阿里沙及阿散兄弟二人以擅离扈从伏诛。

十二月庚寅，诏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辛卯，荧惑犯房。壬辰，荧惑犯钩钤。癸巳，以昌、抚、盖利泊等处荐罹兵革，免今岁租赋。甲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命太常少卿王镛教习大乐。壬寅，以隆寒命诸王合必赤所部军士无行帐者，听舍民居。命陕蜀行中书省给绥德州等处屯田牛、种、农具。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立尚食局、尚药局。初设控鹤五百四人，以刘德为军使领之。立异样局达鲁花赤，掌御用织造，秩正三品，给银? 4 椭钔踅鹨□也□缢昀□ J 撬辏□煜禄б话偎氖□煌虬饲□陌倬攀□芯牛□纤雷锼氖□□恕?

本纪第五 世祖二

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圣庙成。庚午，罢高丽互市。诸王塔察兒请置铁冶，从之；请立互市，不从。忽剌忽兒所部民饥 ，罢上供羊。命银冶户七百、河南屯田户百四十，赋税输之州县。命匠户为军者仍为军，其军官当考第富贫，存恤无力者。耶律铸诣北京饷诸王军，仍遣宣抚使柴祯等增价籴米三万石益之。赐高丽国历。辛未，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癸酉，以军兴人民劳苦，敕停公私逋负毋征。癸未，赐广宁王爪都驼钮金镀银印，及诸王合必赤行军?K沃浦檬辜炙频酪允橛兆芄苷旁□龋□瞽f获其书上之。丙戌，命江汉大都督史权、亳州万户张弘彦将兵八千赴燕。备宫悬钟磬、乐舞、籥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高丽遣使奉表来谢，优诏答之。李璮质子彦简逃归。

二月丁亥朔，元籍军窜名为民者，命有司还正之。括诸道逃亡军。己丑，李璮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前宣抚副使王磐脱身走至济南，驿召磐，令姚枢问计，磐对："竖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庚寅，宋兵攻新蔡。辛卯，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农姚枢讲定条格。甲午，李□亶入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乙未，诏诸道以今岁民赋市马。丙申，郭守敬造宝山漏成，徙至燕京。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辛丑，李璮遣骑寇蒲台。癸卯，诏发兵讨之。以赵璧为平章政事。修深、冀、南宫、枣强四城。甲辰，发诸蒙古、汉军讨李璮，命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砲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丙午，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以董源、高逸民为左右司郎中，许便宜从事。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邢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洺滋、怀孟、彰德、卫辉、河南东西两路皆隶焉。己酉，王文统坐与李璮同谋伏诛，仍诏谕中外。王演等以妖言诛。辛亥，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以余兵诣京师。诏诸道括逃军还屯田，严其禁。壬子，李璮据济南。癸丑，诏大名、洺滋、彰德、卫辉、怀孟、河南、真定、邢州、顺天、河间、平滦诸路皆籍兵守城。宋兵攻滕州。丙辰，诏拔都抹台将息州戍兵诣济南，移其民于蔡州，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兵戍宿州及蕲县，以余兵自随。

三月戊午，有旨：“非中书省文移及兵民官申省者，不许入递。”己未，括木速蛮、畏吾兒、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庚申，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赵炳将之。辛酉，宗拔突言河南有自愿从军者，命即令将之。遣郑鼎、赡思? 4. 鹄锎□⑷□盒行□克臼掠谄窖簟⑻□□G□□蚊窆偌安队シ弧⑷私车染□a愫胫萁豕ば迮□诰┫A k泛佣□铰吩□ń鹬荼□吨6□□□Z□云秸抡□碌l礻、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麦肖，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获私商南界者四十余人，命释之。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壬申，命户部尚书刘肃专职钞法，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之。以撒吉思、柴桢行宣慰司事于北京。免今岁丝银，止输田租。癸酉，命史枢、阿术各将兵赴济南。遇李璮军，邀击，大破之，斩首四千，璮退保济南。乙亥，宋将夏贵攻符离。戊寅，万户韩世安率镇抚马兴、千户张济民，大破李璮兵于高苑，获其权府傅珪，赐济民、兴金符。诏以李□亶兵败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壬午，始以畏吾字书给驿玺书。免西京今年丝银税。甲申，免高丽酒课。乙酉，宋夏贵攻蕲县。谕诸路管民官，毋令军马、使臣入州城、村居、镇市，扰及良民。

夏四月丙戌朔，大军树栅凿堑，围璮于济南。丁亥，诏博兴、高苑等处军民尝为李璮胁从者，并释其罪。庚寅，命怯烈门、安抚张耕分邢州户隶两答剌罕。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壬辰，以大梁府渠州路军民总帅蒲元圭为东夔路经略使。丙申，宋华路分、汤太尉攻徐、邳二州。诏分张柔军千人还戍亳州。庚子，江汉大都督史权以赵百户洁众逃归，斩之。诏：“自今部曲犯重罪，鞫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诸法。”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以米千石、牛三百给西京蒙古户。癸卯，宋兵攻亳州。甲辰，命行中书? ⑿□克尽⒅盥反锫郴ǔ唷9. 苊窆伲□坝瞻傩眨□□烟锿粒□种采T妫□坏蒙眯瞬患敝□郏□炼崤┫薄R宜龋□员本□ 9. 隳□ 10. 馈④仓菥□死捅祝□饨袼晁案场C□盥废贲菰┳□Z□佣□铰凡⑵窖簟⑻□□反锫郴ǔ嗉氨□窆伲□O簿□瘢□靼采□担□闶□昙啤6‖矗□瞽f遣柴牛兒招谕部民卢广，广缚以献，杀之；以广权威州军判，兼捕盗官。戊申，赐诸王也相哥金? 8□纾□椭钔鹾媳爻嘟鹨□G喾□鞫□C馑芍荨⑿酥荨⑼□浦菪戮刹罡常□酝□啤⑺缮健⑿酥菘纬塘夕□礁□H勺樱□贩蔷□槲阈型□奇洹R颐□□幽下吠趸碜印⒄盼奚□ 6. 判诺饶蔽□还欤□ 7. □铩Z□邑┫嗍诽煸笞尸鳎□罱□允芙诙取?

五月戊午，蕲县陷，权万户李义、千户张好古死之。庚申，筑环城围济南，璮不复得出。诏撒吉思安抚益都路百姓，各务农功，仍禁蒙古、汉军剽掠。癸亥，史权妄奏徐、邳总管李杲哥完复邳州城，诏由杲哥以下并原其罪。时宋将夏贵攻邳州，杲哥出降，贵既去，杲哥自陈能

保全州城，史权以闻，故有是命。甲子，宋兵攻利津县。蠲滨棣今岁田租之半，东平蠲十之三。自燕至开平立牛驿，给钞市车牛。戊辰，以左丞相忽鲁不花兼中书省都断事官，赐虎符。真定、顺天、邢州蝗。以平章政事赛典赤兼领工部及诸路工作，以孟烈所献蹶张弩藏于中都。丙子，缙山至望云立海青驿。丁丑，李杲哥等伏诛，命史天泽选考徐、邳总管。甲申，真定路不眼里海牙擅杀造伪钞者三人，诏诘其违制之罪。西京、宣德、威宁、龙门霜，顺天、平阳、河南、真定雨雹，东平、滨棣旱。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税租户，口增者赏之，隐匿者罪之，逃民苟免差税重加之罪。大司农姚枢辞赴省议事，帝勉留之，命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依前商议中书省事。

六月乙酉朔，宋兵攻沧州、雅州、泸山，民既降复叛，命诛其首乱者七人，余令安业。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戊子，滨棣安抚使韩世安败宋兵于滨州丁河口。己丑，遣塔察兒帅兵击宋军，仍安谕濒海军民。乙未，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其使臣往还，官为护送。送婆娑府屯田军移驻鸭绿江之西，以防海道。丙申，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贡。壬寅，陕西行省言西京、宣德、太原匠军困乏，乞以民代之。有旨："军籍已定，不宜动摇，宜令贫富相资，果甚贫者，令休息一岁。"癸卯，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领李璮伪檄，传行旁郡，事觉诛之。敕宁武军岁输所产铁。河西民及诸王忽撒吉所部军士乏食，给钞赈之。壬子，申严军官及兵伍扰民之禁。癸丑，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四所。东平严忠济向为民贷钱输赋四十三万七千四百锭，借用课程、钞本、盐课银万五千余两，诏勿征。

秋七月戊午，复蒙古军站户差赋，农民包银征其半，俘户止令输丝，民当输赋之月，毋征私债。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丙寅，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别给海青符二，事有急速，驰以上闻。立枪杆岭驿，以便转输。癸酉，甘州饥，给银以赈之。甲戌，李璮穷蹙，入大明湖，投水中不即死，获之，并蒙古军囊家伏诛，体解以徇。戊寅，以夔府行省刘整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仍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

八月己丑，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广济河渠司王允中请开邢、洺等处漳、滏、澧河、达泉以溉民田，并从之。甲午，博都欢等奏请以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付其匠户，岁取银及石绿、丹粉输官，从之。丙午，立诸路医学教授。戊申，敕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鹗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河间、平滦、广宁、西京、宣德、北京陨霜害稼。

九月戊午，亳州万户张弘略破宋兵于蕲县，复宿、蕲二城。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兼山东路经略使，收集益都旧军充武卫军，戍南边，诏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与董文炳会议兵民籍，每十户惟取其二充武卫军；其海州、东海、涟水移入益都者，亦隶本卫。己未，罢霸州海青驿。安南国陈光昞遣使贡方物。壬戌，改邢州为顺德府，立安抚司，洺、磁、威三州隶焉。听太原民食小盐，岁输银七千五百两。己巳，以马月合乃饷军功，授礼部尚书，赐金符。壬申，授安南国王陈光昞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敕济南官吏，凡军民公私逋负，权阁毋征。癸酉，都元帅阔阔带卒于军，以其兄阿术代之，授虎符，将南边蒙古、汉军。闰月甲申朔，沙、肃二州乏食，给米、钞赈之。丁亥，立古北口驿。己丑，济南民饥，免其赋税。免诸路军户他徭。庚寅，敕京师顺州至开平置六驿。辛卯，严忠范奏请补东平路庙学太常乐工，从之。敕武卫军及黑军会于京师。庚子，中翼千户九住破宋兵于虎脑山。庚戌，发粟三十万石赈济南饥民。

冬十月丙辰，放金州所屯军士二千人及大名、河南新签防城军为民。庚申，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治民。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以郝经、刘人杰使宋未还，廪其家。中书省奏与宋互市，庶止私商，及复逋民之陷于宋者，且觇涟、海二州，不允。以刘仁杰不附李璮，擢益都路总管，仍以金帛赐之。壬戌，授益都行中书省都督府所统州郡官金符十七、银符十一。乙丑，诏禁京畿畋猎。丙寅，分东西两川都元帅府为二，以帖的及刘整等为都元帅及左右副都元帅。诏责高丽欺慢之罪。又诏赐高丽王禃历。以战功赏渠州达鲁花赤王章等金五十两、银一千五百五十两。赏阆、蓬等路都元帅合州战功银五千两。丁卯，诏凤翔府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放刁国器所签平阳军九百一十五人为民。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请益兵，诏陕西行省及巩昌总帅汪惟正以兵益之。戊辰，杨大渊乞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从之。庚午，敕巩昌总帅汪惟正将戍青居军还，屯田利州。乙亥，分中书左右部。丁丑，敕宿州百户王达等所擒宋王用、夏珍等八人赴京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戊寅，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地。诏益都府路官吏军民为李璮胁从者，并赦其罪。敕万户严忠范修复宿州、蕲县，万户忽都虎、怀都、何总管修完邳州城郭。

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钩钤。丁亥，敕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长春宫设金箓周天醮。辛丑，日有背气重晕三珥。敕济南人民为李璮裨校掠取财物者，诣都督撒吉思所讼之。真定民郝兴仇杀马忠，忠子荣受兴银，

令兴代其军役。中书省以荣纳赂忘仇，无人子之道，杖之，没其银。事闻，诏论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书省议之。三义沽灶户经宋兵焚掠，免今年租赋。汰少府监工匠，存其良者千二百户。遣官审理陕西重刑。敕河西民徙居应州，其不能自赡者百六十户，给牛具及粟麦种，仍赐布，人二匹。乙巳，诏都元帅阿术分兵三千人同阿鲜不花、怀都兵马，复立宿州、蕲县、邳州。有旨谕史天泽："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日，覆奏行之。"丙午，诏特征人员，宜令乘传。戊申，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

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丙辰，敕诸王塔察兒等所部猎户止收包银，其丝税输之有司。立河南、山东统军司，以塔剌浑火兒赤为河南路统军使，卢升副之，东距亳州，西至均州，诸万户隶焉；茶不花为山东路统军使，武秀副之，西自宿州，东至宁海州，诸万户隶焉。罢各路急递铺。丁巳，立十路宣慰司，以真定路达鲁花赤赵璠等为之。己未，犯罪应死者五十三人，诏重加详谳。辛酉，诏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立诸路转运司，以燕京路监榷官曹泽等为之使。癸亥，享太庙。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乙丑，复立息州城以安其民。召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王磐乘传赴京师。丙寅，申严屠杀牛马之禁。己巳，诏："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壬申，遣使收辑诸路军民官海青牌及驿券。戊寅，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割北京、兴州隶开平府。建行宫于隆兴路。升太原临泉县为临州；降宁陵为下县，仍隶归德。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断死罪六十六人。

四年春正月乙酉，禁蒙古军马扰民。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获山杨大渊南归，大渊部将执琳，诏诛之。以宋忽兒、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军民官各从统军司及宣慰司选举。岳天辅乞复立息州，不允。丙戌，以姚枢为中书左丞。改诸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甲午，给公主拜忽符印，其所属设达鲁花赤。给钞赈益都路贫民之无牛者。立十路奥鲁总管。丁酉，益都路行省大都督撒吉思上李璮所伤涟水军民及陷宋蒙古、女直、探马赤军数，男女凡七千九百二十二人。癸卯，领部阿合马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及设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从之。召商挺、赵良弼赴阙。乙巳，敕李平阳以所部

西川出征军士戍青居山，其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诏陕西行省塔剌海等收恤离散军户。诏："以诸路汉军奥鲁毋隶各万户管领，其科征差税，山东、河南隶统军司，东西两川隶征东元帅府，陕西隶行户部。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敕总帅汪忠臣、都元帅帖的及刘整等益兵付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仍以解州盐课给军粮。丙午，诏诸翼万户简精兵四千充武卫军。罢古北口新置驿。增万户府监战一员、参议一员。以马合麻所俘济南老僧口之民文面为奴者，付元籍为民。汪忠臣、史权系宋谍者六人至京师，有旨释之。辛亥，申禁民家兵器及蒙古军扰民者。陵州达鲁花赤蒙哥战死济南，以其子忙兀带袭职。召云顶山侍郎张威赴阙。

二月壬子朔，命河东宣慰司市马百二十九匹，赐诸王八剌军士之无马者。甲寅，诏诸路官员子弟入质。以高丽不答诏书，诘其使者。以民杜了翁先朝旧功，复其家。庚申，赏万户怯来所部将士讨李璮有功者银二千七百五十两。甲子，车驾幸开平。以王德素充国信使，刘公谅副之，使于宋，致书宋主，诘其稽留郝经之故。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三月戊子，沂州胡节使、范同知陷于宋，命存恤其家。或言其尝为宋兵向导，乃分其妻孥资产，赐有功将士。辛卯，敕撒吉思招集益都逃民。命董文炳以所获宋谍及俘八十一人赴隆兴府。听诸路猎户及捕盗巡盐者执弓矢。壬辰，遣扎马剌丁和籴东京。己亥，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庚子，亦黑迭兒丁请修琼华岛，不从。壬寅，关东蒙古、汉军官未经训敕者，令各乘传赴开平。癸卯，初建太庙。乙巳，赐迭怯那延等银七千九十两。命北京元帅阿海发汉军二千人赴开平。己酉，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硃英亮入贡，上表谢恩。复立宿州。

夏四月庚戌朔，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癸丑，选益都兵千人充武卫军。甲寅，偿河西阿沙赈赡所部贫民银三千七百两。己未，以完颜端田宅赐益都千户傅国忠。国忠父天祐为端所杀，故命以其田宅赐之。宣德至开平置驿。罢开元路宣慰司。丙寅，西京武州陨霜杀稼。戊寅，召窦默、许衡乘驿赴开平。诸王阿只吉所部贫民远徙者，赐以马牛车币。以东平为军行蹂践，赈给之。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

五月癸未，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乙酉，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其达鲁花赤兀良吉为上都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铨为上都路总管兼开平府尹。辛卯，诏立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乙未，敕商州民就戍本州，毋禁弓矢。丙申，立上都马、步驿。丁酉，以元帅杨大渊、张大悦复神山有功，降诏奖谕。戊戌，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庚子，河南路总管刘克兴矫制括户，罢其职，籍家资之半。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赏前讨浑都海战功，撒里都、阔阔出等钞二千一百七十四锭、币帛一千四百二十匹。

六月壬子，河间、益都、燕京、真定、东平诸路蝗。乙卯，以管民官兼统怀孟等军俺撒战殁汴梁，命其子忙兀带为万户，佩金符。戊午，赐线真田户六百。己未，赐高丽国王王禃羊五百。癸酉，赐拜忽公主所部钞千锭。立上都惠民药局。建帝尧庙于平阳，仍赐田十五顷。以线真为中书右丞相，塔察兒为中书左丞相。

秋七月癸未，诏诸投下毋擅勾摄燕京路州县官吏。乙酉，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给公主拜忽银五万两，合剌合纳银千两。乙未，以故东平权万户吕义死王事，赐谥贞节。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升燕京属县安次为东安州，固安为固安州。河南统军司言："屯田民为保甲丁壮射生军，凡三千四百人，分戍沿边州郡，乞蠲他徭。"从之。庚子，诏赐诸王爪都牛马价银六万三千一百两。壬寅，诏禁益都路探马赤扰民。以成都经略司隶西川行院。禁蒙古、汉军诸人煎、贩私盐。诏山东经略司徙胶、莱、莒、密之民及灶户居内地。中书省臣以妨煮盐为言，遂令统军司完复边戍，居民灶户毋徙。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燕京、河间、开平、隆兴四路属县雨雹害稼。

八月戊申朔，诏霍木海总管诸路驿，佩金符。辛亥，置元帅府于大理。诏东平、大名、河南宣慰司市马千五百五十匹，给阿术等军。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以淄、莱、登三州为总管府，治淄州。命昔撒昔总制鬼国、大理两路。兵部郎中刘芳前使大理，至吐蕃遇害，命恤其家。壬子，命中书省给北京、西京转运司车牛价钞。彰德路及洺、磁二州旱，免彰德今岁田租之半，洺、磁十之六。冀州蒙古百户阿昔等犯盐禁，没入马百二十余匹，以给军士之无马者。甲寅，命成都路运米万石饷潼川。给钞付刘整市牛屯田。分刘元礼等军戍潼川，命按敦将之。丙

辰，诏以成都路绵州隶潼川。戊午，以阿脱、商挺行枢密院于成都，凡成都、顺庆、潼川都元帅府并听节制。庚申，以史天倪前为武仙所杀，以武仙第赐其子楫。癸亥，敕京兆路给赐刘整第一区、田二十顷。以梦八剌所部贫乏，赐银七千五百两给之。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兒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壬申，复置急递铺。滨、棣二州蝗，真定路旱。诏西凉流民复业者，复其家三年。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壬午，河南、大名两道宣慰司所获宋谍王立、张达、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释免，给衣服遣还。乙酉，立漕运河渠司。己丑，赐诸王阿只吉所部种食、牛具。庚寅，谕高丽、上京等处毋重科敛民。招谕济南、滨棣流民。遣使征诸路赋税钱帛。民间所卖布帛有疏薄狭短者，禁之。

冬十月戊午，初置隆兴路驿。

十一月甲申，诏以岁不登，量减阿述、怯烈各军行饷。东平、大名等路旱，量减今岁田租。丙戌，享于太庙，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张文谦行事。高丽国王王禃以免置驿、籍民等事，遣其臣韩就奉表来谢，赐中统五年历并蜀锦一，仍命禃入朝。立御衣、尚食二局。

十二月丁未朔，以凤翔屯军、汪惟正青居等军、刁国器平阳军，令益都元帅钦察统之，戍虎啸寨。甲戌，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丙子，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断死罪七人。

至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高丽国王王禃遣使奉表来贺。壬午，敕诸路宣慰司，非奉旨无辄入觐。以千户张好古殁王事，命其弟好义、好礼并袭职为千户。癸巳，以益都武卫军千人屯田燕京，官给牛具。以邓州保甲军二千三百二十九户隶统军司。戊戌，杨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优诏谕之。己亥，立诸路平准库。癸卯，命诸王位下工匠已籍为民者，并征差赋；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其蒙古、汉军站户所输租减半。西北诸王率部民来归。敕北京、西京宣慰司、隆兴总管府和籴以备粮饷。筑泠水河城，命千户土虎等戍之。罢南边互市。申严持军器、贩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辛亥，贺福等六人告平阳、太原漏籍户，诏赏以官，廷臣以非

材对，给钞与之。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壬子，修琼花岛。发北京都元帅阿海所领军疏双塔漕渠。甲寅，以故亳州千户邸闰陷于宋，命其子荣祖袭职。丙辰，罢陕西行户部。丁卯，太阴犯南斗。癸酉，车驾幸上都。诏诸路总管史权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会。弛边城军器之禁。

三月庚辰，设周天醮于长春宫。己亥，命尚书宋子贞陈时事，子贞条具以闻，诏奖谕，命中书省议行之。辛丑，诏四川行院，命阿脱专掌军政，其刑名钱谷商挺任之。立漕运司，以王光益为使。

夏四月戊申，以彰德、洺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浅涩，盐运不通，塞分渠以复水势。辛亥，太阴犯轩辕御女星。壬子，东平、太原、平阳旱，分遣西僧祈雨。乙卯，诏高丽国王王禛来朝上都，修世见之礼。辛酉，以四川茶、盐、商、酒、竹课充军粮。杨大渊以部将王仲得宋将昝万寿书杀之，诏以其事未经鞫问，或堕宋人行间之计，岂宜辄施刑戮，诘责大渊，仍存恤仲家。御苑官南家带请修驻跸凉楼并广牧地，诏凉楼俟农隙，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丁卯，追治李璮逆党万户张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戊辰，给新附戍军粮饷。高丽国王王禛遣其臣金禄来贡。

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具图来上。庚辰，敕剑州守将分军守剑门，置驿于人头山。丙戌，太阴犯房。丁亥，释宋私商五十七人，给粮遣归其国。己丑，以平阴县尹马钦发私粟六百石赡饥民，又给民粟种四百余石，诏奖谕，特赐西锦五端以旌其义。乙未，初置四川急递铺。丙申，赐诸王钦察银万两，济其所部贫乏者。己亥，太阴犯昴。以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为平章政事。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敕其子伯佗袭职，赐金符。

六月乙巳，召王鹗、姚枢赴上都。宋制置夏贵率兵欲攻虎啸山，敕以万户石抹糺札剌一军益钦察戍之。戊申，高丽国王王禛来朝。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舆鬼，昏见西北，贯上台，扫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见东北，凡四十余日。以阿合马言，益解州盐课，均赋诸色僧道军匠等户，其太原小盐，听从民便。癸未，改新凤州为徽州。以西番十八族部立安西州，行安抚司事。丁亥，诸王算吉所部营帐军民被火，发粟赈之。庚寅，给诸王也速不花？H沙剑□刳□凸□□纷芩□粑┳□兔阒□□驮□□怀□□蚬幔□允□嗑印4椭钔跤窳□鹗в。□砸韵瘸□曰T椭□6∮希□□庞砻沓桑□□坛及10.贤岩虼□搿＜汉ィ□屮糜□χ疲悍残□□□黄贰6.□酚糜瘢

□□分廖迤酚媒稹Ｆ湮脑弧盎实坌斜A闭撸□次皇彼□□□□弥□□荆槐鹬□□□鸨π兄□８□樱□16.锊桓缱晕裟就林□埽□桓茨芫□□潦怯胫钔跤窳□鹗A□(7)俅□(10)衾锔□□渌□背疾宦郴ā10.霾臁(9)郝□□16.锊臁(9)押鏊嫉壤垂椤Ｚ□钔踅蕴□嬷□幔□(6)筒晃剩□淠背疾宦郴ū冉苑□铩?

八月壬寅朔，陕西行省臣上言：“川蜀戍兵军需，请令奥鲁官征入官库，移文于近戍官司，依数取之。宋新附民宜拨地土衣粮，给其牛种，仍禁边将分匿人口。商州险要，乞增戍兵。陕西猎户移猎商州。河西、凤翔屯田军迁戍兴元。四川各翼军，有地者征其税，给无田者粮。”皆从之。甲辰，诏秦蜀行省发银二十五万两给沿边岁用。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赋、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又颁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处行中书条格。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禁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诏：“蒙古户种田，有马牛羊之家，其粮住支；无田者仍给之。”庚戌，命燕王署敕、诸王设僚属及说书官。诸站户限田四顷免税，供驿马及祗应；命各路总管府兼领其事。癸丑，命僧子聪同议枢密院事。诏子聪复其姓刘氏，易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乙卯，诏改燕京为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增都省参佐掾史月俸。丙辰，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其说书官，皇子忙安以李磐为之，南木合以高道为之。丁巳，以改元大赦天下，诏曰：

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朕以菲德，获承庆基，内难未戡，外兵未戢，夫岂一日，于今五年。赖天地之畀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气，会于上都。虽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泽愆常，皆阙政之所繇，顾斯民之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宥之仁。据不鲁花、忽察、秃满、阿里察、脱火思辈，构祸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讫。可大赦天下，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於戏！否往泰来，迓续亨嘉之会；鼎新革故，正资辅弼之良。咨尔臣民，体予至意！

戊午，给益都武卫军千人冬衣。己未，凤翔府龙泉寺僧超过等谋乱遇赦，没其财，羁管京兆僧司；同谋苏德，责令从军自效。发万户石抹糺札剌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亳州军六百八人及河南府军六十人助钦察

戍青居。敕山东经略副使武秀选益都新军千人充武卫军，赴中都。城郯，以沂州监战塔思、万户孟义所部兵戍之。太原路总管攸忙兀带坐藏甲匿户，罢职为民。

九月壬申朔，立翰林国史院。以改元诏谕高丽国，并赦其境内。辛巳，车驾至自上都。庚寅，益都毛璋谋逆，二子及其党崔成并伏诛，籍其家赀，赐行省撒吉思。

冬十月壬寅朔，高丽国王王禛来朝。乙巳，禁上都畿内捕猎。庚戌，有事于太庙。壬子，恩州历亭县进嘉禾，一茎五穗。戊辰，改武卫军为侍卫亲军。

十一月丙子，诏宋人归顺及北人陷没来归者，皆月给粮食。辛巳，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己丑，以至元二年历日赐高丽国王王禛。禁登州、和州等处并女直人入高丽界剽掠。辛卯，召卫州太一五代度师李居寿赴阙。壬辰，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R粤熘惺槭∽笥也考嬷盥范甲□耸埂⑱□□□嗍掳10.下砦□秸抡□拢□熘惺槭∽笥也考嬷盥范甲□耸拱16.镂□惺橛邑□6∮希□□□妨僦萁□魏潭□ァR栽□O炊亍17.跽□17.踉□瘛⑶詹斓冉□炕窆Γ□完阌胁睢？

十二月乙巳，罢各投下达鲁花赤，定中外百官仪从。丁未，敕遣宋谍者四人还其国。戊午，赏拔都军人银五十万两。甲子，太阴犯房。乙丑，以王鉴昔使大理没于王事，其子天赦不能自存，优恤之。丁卯，敕邓州沿边增立茱萸、常平、建陵、季阳四堡。戊辰，命选善水者一人，沿黄河计水程达东胜可通漕运，驰驿以闻。庚午，诏罢枢密院断事官及各路奥鲁官，令总管府兼总押所。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是岁，真定、顺天、洺、磁、顺德、大名、东平、曹、濮州、泰安、高唐、济州、博州、德州、济南、滨、棣、淄、莱、河间大水。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户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五，断死罪七十三人。

本纪第六 世祖三

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癸酉，山东廉访使言：“真定路总管张宏，前在济南，乘变盗用官物。”诏以宏尝告李璮反　，免宏死罪，罢其职，征赃物偿官。邳州万户张邦直等违制贩马，并处死。敕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又徙奴怀、忒木带兒砲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运粮。己卯，北京路行省给札剌赤户东徙行粮万石。以邓州监战讷怀、新旧军万户董文炳并为河南副统军。甲申，诏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乙酉，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戊子，诸王塔察兒使臣阔阔出至北京花道驿，手杀驿吏郝用、郭和尚，有旨征钞十锭给其主赎死。庚寅，城西番匣答路。癸巳，八东乞兒部牙西来朝，贡银鼠皮二千，赐金、素币各九、帛十有八。武城县王氏妻崔一产三男。丁酉，给亲王玉龙答失部民粮二千石。高丽国王王禃遣其弟广平公恂奉表来贡。

二月辛丑朔，元帅按东与宋兵战于钓鱼山，败之，获战舰百四十六艘。甲辰，初立宫闱局。戊申，赐亲王兀鲁带河间王印，给所部米千石。丁巳，车驾幸上都。癸亥，并六部为四，以麦术丁为吏礼部尚书，马亨户部尚书，严忠范兵刑部尚书，别鲁丁工部尚书。禁山东东路私煎硝碱。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以同知东平路宣慰使宝合丁为平章政事，山东廉访使王晋为参知政事。廉希宪、商挺罢。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兒所设管民官属。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

三月癸酉，骨嵬国人袭杀吉里迷部兵，敕以官粟及弓甲给之。丁亥，敕边军习水战、屯田。诛宋谍李富？R椅矗□漳媳被ナ校□□窦淠匣酰□俑□渲薄A啥□iii□⑺谕蚴□ 3. □俣ш庵□？

夏四月戊午，赐诸王合必赤、亦怯烈金、素币各四，拜行金币一。

五月壬午，赏万户晃里答兒所部征吐蕃功银四百五十两。戊子，禁北京、平滦等处人捕猎。庚寅，令：“军中犯法，不得擅自诛戮，罪轻断遣，重者闻奏。”敕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其榷盐仍旧；诸人自愿徙居永业者，复其家。诏西川、山东、南京等路戍边军屯田。

闰五月癸卯，升蓚县为景州。辛亥，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

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人月给米二斗五升，四阅月而止。丙辰，雅州碉门宣抚使请复碉门城邑，诏相度之。癸亥，移秦蜀行省于兴元。丙寅，命四川行院分兵屯田。丁卯，分四亲王南京属州，郑州隶合丹，钧州隶明里，睢州隶孛罗赤，蔡州隶海都，他属县复还朝廷。以平章政事赵璧行省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中书左丞姚枢行省事于西京、平阳、太原等路。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括诸路未占籍户任差职者以闻。"

六月戊辰朔，新得州安抚向良言："顷以全城内附，元领军民流散南界者，多欲归顺，并乞招徕。"从之。又敕良以所领新降军民移戍通江县，行新得州事。辛未，赐阿术所部马价钞一千二十三锭有奇。丙子，太阴犯心大星。戊寅，移山东统军司于沂州。万户重喜立十字路。复正阳，命秃剌戍之。己卯，以淇州隶怀孟路。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荣胤伯奉表来贺圣诞节。千户阔阔出部民乏食，赐钞赈之。王晋罢。枢密院臣言："各路出征逃亡汉军，及贫难未起户，并投下隐匿事故者，宜一概发遣应役。"从之。敕行院及诸军将校卒伍，须正身应役，违者罪之。

秋七月辛酉，益都大蝗饥，命减价粜官粟以赈。癸亥，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奉表来贡。甲子，诏赐光昞至元三年历。

八月丙子，济南路邹平县进芝草一本。戊寅，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贡方物。己卯，诸宰职皆罢，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为中书左丞相。戊子，召许衡于怀孟，杨诚于益都。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戊戌，以将有事太庙，取大乐工于东平，预习仪礼。敕江淮沿边树栅，徐、宿、邳三州助役徒。庚子，皇孙铁穆尔生。丁巳，赏诸王只必帖木兒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

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癸未，敕顺天张柔、东平严忠济、河间马总管、济南张林、太原石抹总管等户，改隶民籍。统军抄不花、万户怀都麾下军士所俘宋人九十三口，官赎为民。其私越禁界掠获者四十五人，许令亲属完聚，并种田内地。戊子，诏随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实免罪充军。

十一月丙申，召李昶于东平。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兒银二万五千

两、钞千锭。癸丑，赏杨文安战功金五十两，所部军银六百两及币帛有差。甲子，诏事故贫难军不堪应役者，以两户或三户合并正军一名，其丁单力备者，许顾人应役。

十二月己巳，省并州县凡二百二十余所。庚午，宋子贞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改。又刑部所掌，事干人命，尚书严忠范年少，宜选老于刑名者为之。"又请罢北京行中书省，别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州郡。并从之。禁朝省告讦以息争讼。辛未，以诸王也速不花所部戍西番军屡有战功，赏银三百两。癸酉，召张德辉于真定，徒单公履于卫州。丁丑，诏谕高丽，赐至元三年历日。癸未，赐刘秉忠金五十两。甲申，赐伯颜、宋子贞、杨诚银千两、钞六十锭。丁亥，敕选诸翼军富强才勇者万人，充侍卫亲军。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是岁，户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六百一，丝九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八斤，包银钞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二锭。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彰德、大名、南京、河南府、济南、淄莱、太原、弘州雹，西京、北京、益都、真定、东平、顺德、河间、徐、宿、邳蝗旱，太原霜灾。断死罪四十二人。

三年春正月乙未朔，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贺。丙午，遣朵端、赵璧持诏抚谕四川将吏军民。壬子，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癸丑，选女直军二千为侍卫军。四川行枢密院谋取嘉定，请益兵，命朵端、赵璧摘诸翼蒙古、汉军六千人付之。

二月丙寅，廉希宪、宋子贞为平章政事，张文谦复为中书左丞，史天泽为枢密副使。癸酉，立沈州以处高丽降民。壬午，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以中书右丞张易同知制国用使司事，参知政事，张惠为制国用副使。癸未，车驾幸上都。甲申，罢西夏行省，立宣慰司。初制太常礼乐工冠服。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乙酉，蠲中都今年包银四分之一。诏理断阿术部下所俘人口、畜牧及其草地为民侵种者。以制国用使司条画谕中外官吏。

三月辛巳，分卫辉路为亲王玉龙答失分地。戊戌，赈水达达民户饥。己未，王晋及侍中和哲斯、济南益都转运使王明，以隐匿盐课，皆伏诛。

夏四月丁卯，五山珍御榻成，置琼华岛广寒殿。亳州水军千户胡进等领骑兵渡淝水，逾荆山，与宋兵战，杀获甚众，赏钞币有差。庚午，敕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观。诏以僧机为总统，居广寿寺。己卯，申严濒海私盐之禁。敕宫烛毋彩绘。

五月乙未，遣使诸路虑囚。庚子，敕太医院领诸路医户、惠民药局。辛丑，以黄金饰浑天仪。丙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丙辰，罢益都行?n闷铰小⑭娑贾首踊Ц乘爸□搿?

六月丁卯，封皇子南木合为北平王，以印给之。辛未，徙归化民于清州兴济县屯田，官给牛具。壬申，赐刘整畿内地五十顷。癸酉，以千户扎剌兒没于王事，赐其妻银二百五十两。丙子，立漕运司。戊寅，以陕西行省平章赛典赤等政事修治，赐银五千两。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汴。申严陕西、河南竹禁。立拱卫司。

秋七月丙申，罢息州安抚司。壬寅，诏上都路总管府遇车驾巡幸，行留守司事，车驾还，即复旧。丙午，遣使祀五岳四渎。甲寅，添内外巡兵。外路每百户选中产者一人充之，其赋令余户代输，在都增武卫军四百。己未，以崞、代、坚、台四州隶忻州。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成都新民为豪家所庇者皆归之州县。诏招集逃亡军，限百日诣所属陈首，原其罪，贫者并户应役。

八月癸亥，赐丞相伯颜第一区。丁卯，以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赐书曰："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埸，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又诏高丽导去使至其国。戊子，高丽国王王禃遣其大将军朴琪来贺圣诞节。阿术略地蕲、黄，俘获以万计。

九月戊午，车驾至自上都。

冬十月庚申朔，降德兴府为奉圣州。癸亥，高丽使还，以王禃病，诏和药赐之。丁丑，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更敕牒旧式。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群臣议，定为八室。申禁京畿畋猎。壬午，命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

十一月辛卯，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戊戌，濒御河立漕仓。丁未，申严杀牛马之禁。宋子贞致仁。辛亥，以忽都答兒为中书左丞相。诏禁天文、图谶等书。丙辰，千户散竹带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当死，录其前功免死，令往东川军前自效。诏建都使复归朝。又诏嘉定等府沿江一带城堡早降。又诏四川行枢密院遣人告谕江、汉、庸、蜀等效顺，具官吏姓名，对阶换授，有功者迁，有才者用；民无生理者以衣粮赈之，愿迁内地者给以田庐，毋令失所。

十二月庚申，给诸王合必赤行军？P劣希□□乃拇Ч惺嗝茉何□兄惺槭。□匀□涑唷⒁菜俅鼵旱荣菪兄惺槭∈隆＜鬃樱□⒅盥范匆彼□R粤撼缮□芩巫芟焦伲□谕□□□□拢□褰鸱□＜趸灾葜窨危□仁枪偃∈□□□□潦羌跗涠□6『ィ□□菜喙□湃帷⒓泄げ可惺槎翁斓v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并太府监入宣徽院，仍以宣徽使专领监事。诏赐高丽以至元四年历日，仍慰谕之。建大安阁于上都。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敕：“诸越界私商及谍人与伪造钞者，送京师审核。”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万九千九百三。东平、济南、益都、平滦、真定、洺磁、顺天、中都、河间、北京蝗，京兆、凤翔旱。断死罪九十六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四年春正月甲午，陕西行省以开州新得复失，请益兵，敕平阳、延安等处签民兵三千人，山东、河南、怀孟、潼川调兵七千人益之。丁酉，申严平阳等处私盐之禁。壬寅，立茶速秃水十四驿。癸卯，敕修曲阜宣圣庙。乙巳，百济遣其臣梁浩来朝，赐以锦绣有差。禁僧官侵理民讼。辛亥，封安肃公张柔为蔡国公，以赵璧为枢密副使。立诸路洞冶都总管府。癸丑，敕封昔木土山为武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为灵渊，其神曰灵渊侯。佥蒙古军，户二丁三丁者出一人为军，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乙卯，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朝，诏抚慰之。戊午，立提点宫城所。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立开元等路转运司。城大都。

二月庚申，粘合南合复平章事，阿里复为中书右丞。丁卯，改经籍所为弘文院，以马天昭知院事。丁亥，括西夏民田，征其租。车驾幸上都。诏陕西行省招谕宋人。又诏嘉定、泸州、重庆、夔府、涪、达、忠、万及钓鱼、礼义、大良等处官吏军民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

三月己丑，复以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辛卯，自潼关至蕲县立河渡官八员，以察奸伪。乙未，敕中都路建习乐堂，使乐工隶业其中。己亥，赐皇子燕王、忙阿剌、那没罕、忽哥赤银三万两。辛丑，夏津县大

雨雹。壬寅，安童言：“比者省官员数，平章、左丞各一员，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勿令员数过多；又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一二员同议省事。丁巳，耶律铸制宫县乐成，诏赐名《大成》。夏四月申子，新筑宫城。辛未，遣使祀岳渎。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敕上都重建孔子庙。乙未，应州大水。丙申，威州山后大番弄麻等十一族来附，赐以玺书、金银符。己酉，以捕猎户达鲁花赤伪造银符，处死。壬子，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之。丙辰，析东平之博州五城别为一路。六月壬戌，以中都、顺天、东平等处蚕灾，免民户丝料轻重有差。乙丑，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铸并降平章政事，伯颜降中书右丞，廉希宪降中书左丞，阿里、张文谦并降参知政事。乙酉，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岁以为常。罢宣徽院。黑的、殷弘以高丽使者宋君斐、金赞不能导达至日本来奏，降诏责高丽王王禛，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领为期。秋七月丙戌朔，敕自中兴路至西京之东胜立水驿十。戊戌，罢息州安抚岳林，以其民隶南京路；罢怀孟路安抚李宗杰，以其民隶本路。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罢之。壬寅，申严京畿牧地之禁。甲寅，诏亦即纳新附贫民，从人借贷困不能偿者，官为偿之，仍给牛具、种实及粮食。签东京军千八百人充侍卫军。八月庚申，填星犯天樽。辛酉，申严平滦路私盐酒醋之禁。丙寅，复立宣徽院，以前中书右丞相线真为使。丁丑，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驼钮金镀银？H晌纾□□追感□□笮恰C□用嗾鹘ǘ肌8呃龉□跬醯暻财涿厥榧喙□赍隼春厥サ□凇0⑹趼缘刂料逖簦□□□谖逋颉18砼N迩AK稳饲膊狡锢淳埽□⑹趼势锉□苤□＞旁氯沙剑□饔竦钣诠愫□钪小R椅矗□芩□袅汲记肓⒄□谖阏碌律剑□囟蠼□希□缘钡鲇阒□澹□又□N焐辏□孕砗馕□□蛹谰啤0材瞎□醭鹿钰\遣使来贡，优诏答之。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柴祯尚书兼府尉，宁源侍郎兼司马。庚戌，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兒、金齿等处，诏抚谕吏民。又诏谕安南国，俾其君长来朝，子弟入质，编民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统治之。癸丑，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车驾至自上都。鹗请立选举法，有旨令议举行，有司难之，事遂寝。冬十月辛酉，制国用司言：“别怯赤山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然。”诏采之。壬戌，赐驸马不花银？S阃く抑莸却Y锫郴ǔ嗬罡U汹臀鞣□钭迩醭ひ云涿袢敫剑□园⑴□娴母绲任□任岬却ψ芄埽□⑹阽羰榧敖鹨□□L□斐呛蠓□俟僬劾记财渥犹炖沙窒仁芟茏阽羰椤13.鸱□□蚋氖谛旅□□又

□＜鬃樱□晷欠感□□笮恰Ｐ廖矗□□□□魏潭□荆□炷锻□薄＜仔纾□庑赂矫癯轮业瘸□６〕螅□乒□檬顾厩肓拷诰□茫□又□８□剑□攵饭僮铀飚Ｊ叙格。十一月乙酉，享于太庙。戊戌，立新蔡县，以忽察、李家奴统所部兵戍之。甲辰，立夔府路总帅府，戍开州。乙巳，填星犯天樽距星。申严京畿畋猎之禁。南京宣慰刘整赴阙，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十二月甲戌，赏河南路统军使讷怀所部将士战功银九千六百五十两，钞币、鞍勒有差。丙子，赈亲王移相哥所部饥民。丁丑，给辽东新签军布六万匹。己卯，立辽东路水驿七。赏元帅阿术部下有功将士二千二十五人，银五万五千三百两、金五十两，及锦彩、鞍勒有差。庚辰，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立诸位斡脱总管府。省平阳路岳阳、和州二县入冀氏，复置霸州益津县，省安西路栎阳县入临潼。是岁，天下户口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三十。山东、河南北诸路蝗，顺天束鹿县旱，免其租。断死罪一百十四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五年春正月甲午，太阴犯井。庚子，上都建城隍庙。辛丑，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高丽国王王禃遣其弟湄来朝。诏以禃饰辞见欺，面数其事于湄，切责之。复遣北京路总管于也孙脱、礼部郎中孟甲持诏往谕，令具表遣海阳公金?⑹汤衫畈赜糜肴ナ雇□匆晕拧８□纾□透呃龉□吕□Ｈ蛟挛煳纾□猿隆①瘛Ⅱ！ ⒉痰却ν吞锘Ｃ渚□涣钜娑悸┘□□那□越鸬侵萜芟枷兀□炕□浣鹚晁那□？

二月戊子，太阴犯天关。己丑，太阴犯井。给河南、山东贫乏军士钞。戊戌，改军器局为军器监。辛丑，百户浑都速驻营济南路属县三年。胁取民饮食粮料当粟五千石，敕杖决之，仍偿粟千石。析甘州路之肃州自为一路。

三月丙寅，罢诸路四品以下子孙入质者。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甲子，敕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壬申，改毋章德山为定远城，武群山为武胜军。丁丑，敕阿里等诣军前阅视军籍。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夏四月壬寅，遣使祀岳渎。

五月辛亥朔，以太医院、拱卫司、教坊司及尚食、尚果、尚醞三局隶宣徽院。癸亥，都元帅百家奴拔宋嘉定五花、石城、白马三寨。癸酉，赐诸王禾忽及八剌合币帛六万匹。

六月辛巳朔，济南王保和以妖言惑众，谋作乱，敕诛首恶五人，余勿论。甲申，中山大雨雹。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从之。戊申，东平等处蝗。己酉，封诸王习列吉为河平王，赐驼钮金??

秋七月辛亥，召翰林直学士高鸣，顺州知州刘瑜，中都郝谦、李天辅、韩彦文、李祐赴上都，以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戍眉州。壬子，诏陕西统军司兼领军民钱谷。罢各路奥鲁官，令管民官兼领。癸丑，立御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兒为御史大夫，诏谕之曰：“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仍以诏谕天下。立高州北二驿。戊辰，罢西夏宣抚司。庚午，省诸路打捕鹰坊工匠洞冶总管府，令转运司兼领之。丙子，立西夏惠民局。高丽国王王礻直遣其臣崔东秀来言备兵一万，造船千只。诏遣都统领脱朵兒往阅之，就相视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罗别造船百艘以伺调用。诏四川行省赛典赤自利州还京兆，立东西二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与都元帅阿术同议军事。整至军中，议筑白河口、鹿门山，遣使以闻，许之。罢军中诸司参议。

八月乙酉，程思彬以投匿名书言斥乘舆，伏诛。己丑，亳州大水。庚子，敕京师濒河立十仓。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

九月癸丑，中都路水，免今年田租。罢中都路和顾所。丁巳，阿术统兵围樊城。敕长春宫修设金箓周天大醮七昼夜。建尧庙及后土太宁宫。庚申，赐安南国王陈光昞锦绣，及其诸臣有差。己丑，立河南屯田。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赍国书复使日本，仍诏高丽国遣人导送，期于必达，毋致如前稽阻。诏谕安南国陈光昞：“来奏称占城、真腊二寇侵扰，已命卿调兵与不干并力征讨，今复命云南王忽哥赤统兵南下，卿可遵前诏，遇有叛乱不庭为边寇者，发兵一同进讨，降服者善为抚绥。”车驾至自上都。益都路饥，以米三十一万八千石赈之。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己卯，敕中书?⑹嗝茉海□灿惺掠胗□诽ü偻□唷Ａ⑩幽系嚷沸兄惺槭。□圆沃□□掳16.镄兄惺槭∈隆８□剑□杂□分胸┌16.镂□沃□□隆Ｈ晌纾□□粞乇咧罹□□浜峥撇罡常□鸢侣彻俪ブ□８□□□反映纪汉鏊嫉嚷肌睹□□贰i睹献印贰i堵塾铩贰Ｒ椅矗□碛谔□怼Ｖ惺槭〕佳裕骸扒按□□ １. 赜衅鹁幼iii□噬普□乌硬恢乱攀Ａ！奔匆院屠窕羲铩６.篮□莩浜擦执□萍嫫鹁幼ｉｋ犯□琛⒀拧12.味Ｕ赂矫裉铩Ｎ煨纾□□浅伞Ａ醣□掖橇熘惺槭∈拢□碇□□□□Ｈ绻省?

十一月己酉，签河南、山东边城附籍诸色户充军。庚申，宋兵自襄阳来攻沿山诸寨，阿术分诸军御之，斩获甚众，立功将士千三百四人。诏首立战功生擒敌军者，各赏银五十两，其余赏赉有差。癸酉，御史台臣言："立台数月，发擿甚多，追理侵欺粮粟近二十万石，钱物称是。"有诏褒谕。免南京、河南两路来岁修筑都城役夫。

十二月戊寅，以中都、济南、益都、淄莱、河间、东平、南京、顺天、顺德、真定、恩州、高唐、济州、北京等处大水，免今年田租。敕二分、二至及圣诞节日，祭星于司天台。诏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军士逃役者处死。复置乾州奉天县，省好畤、永寿入焉。以凤州隶兴元路；德兴府改奉圣州，隶宣德。是岁，京兆大旱。天下户一百六十五万二百八十六，断死罪六十九人。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

六年春正月癸丑，高丽国王王禃遣使以诛权臣金俊来告，赐历日、西锦。立四道按察司。戊午，阿术军入宋境，至复州、德安府、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庚申，以参知政事杨果为怀孟路总管。甲戌，益都、淄莱大水，恩州饥，命赈之。敕史天泽与枢密副使驸马忽剌出董师襄阳。二月壬午，以立四道提刑按察司诏谕诸道。己丑，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丙申，罢宣德府税课所，以上都转运司兼领。改河南、怀孟、顺德三路税课所为转运司。丁酉，签民兵二万赴襄阳。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敕："鞍、靴、箭镞等物，自今不得以黄金为饰。"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免单丁贫乏军士一千九百余户为民。癸卯，给河南行省钞千锭犒军。三月甲寅，诏益都路签军万人，人给钞二十五贯。戊午，赈曹州饥。筑堡鹿门山。夏四月辛巳，制玉玺大小十纽。甲午，遣使祀岳渎。大名等路饥，赈米十万石。五月丙午，东平路饥，赈米四万一千三百余石。辛酉，诏禁戍边军士牧践屯田禾稼。六月辛巳，以招讨怯绵征建都败绩，又擅追唆火兒玺书、金符，处死。壬午，免益都新签军单丁者千六百二十一人为民。丁亥，河南、河北、山东诸郡蝗。癸巳，敕："真定等路旱蝗，其代输筑城役夫户赋悉免之。"丙申，高丽国王王禃遣其世子愖来朝，赐禃玉带一，愖金五十两，从官银币有差。壬寅，阿术率兵万五千人厄宋万山、射垛冈、鬼门关樵苏之路。癸卯，诏董文炳等率兵二万二千人南征。东昌路饥，赈米二万七千五百九十石。秋七月丁巳，遣宋私商四十五人还其国。庚申，水军千户邢德立、张志等生擒宋荆鄂都统唐永坚，赏银币有差。辛酉，制太常寺祭服。壬戌，西京大雨雹。己巳，立诸路蒙古字学。癸酉，立国子学。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者，各正典刑，其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又诏

谕宋国官吏军民，示以不欲用兵之意。复遣都统领脱朵兒、统领王国昌等往高丽点阅所备兵船，及相视耽罗等处道路。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宋将夏贵率兵船三千至鹿门山，万户解汝楫、李庭率舟师败之，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舰五十艘。八月己卯，立金州招讨司。丙申，以沙、肃州钞法未行，降诏谕之。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高丽国世子愖奏，其国臣僚擅废国王王禛，立其弟安庆公淐。诏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往其国详问，条具以闻。九月癸丑，恩州进嘉禾，一茎三穗。戊午，敕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己未，授高丽世子王愖特进上柱国、东安公。壬戌，丰州、云内、东胜旱，免其租赋。戊辰，敕高丽世子愖率兵三千赴其国难，愖辞东安公，乃授特进上柱国。辛未，敕管军万户宋仲义征高丽。以忽剌出、史天泽并平章政事，阿里中书右丞，行河南等路中书省事，赛典赤行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中书省事。车驾至自上都。斡朵思不花、李谔以高丽刑部尚书金方庆至，奉权国王淐表，诉国王禛遘疾，令弟淐权国事。冬十月己卯，定朝仪服色。壬午，升高唐、冠氏并为州。丁亥，广平路旱，免租赋。诏遣兵部侍郎黑的、淄莱路总管府判官徐世雄，召高丽国王王禛、王弟淐及权臣林衍俱赴阙。命国王头辇哥以兵压其境，赵璧行中书省于东京，仍降诏谕高丽国军民。庚子，太阴犯辰星。宋遣人馈盐、粮入襄阳，我军获之。赐诸王奥鲁赤驼钮金镀银？J□辉鹿锩□□呃龆纪沉齑尢沟龋□粤盅茏髀遥□□骶┤迨□喑抢锤健6‖矗□□蹙M、洪荼丘军三千人往定高丽。高丽西京都统李延龄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庚午，敕：“诸路鳏寡废疾之人，月给米二斗。”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来贡。济南饥，以米十二万八千九百石赈之。高丽国王王禛遣其尚书礼部侍郎朴烋从黑的入朝，表称受诏已复位，寻当入觐。筑新城于汉江西。十二月戊子，筑东安浑河堤。己丑，作佛事于太庙七昼夜。高唐、固安二州饥，以米二万六百石赈之。析彰德、怀孟、卫辉为三路，升林虑县为林州，改桢州复为韩城县，并省冯翊等州县十所，以懿州、广宁等府隶东京。是岁，天下户一百六十八万四千一百五十七。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断死罪四十二人。

本纪第七 世祖四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高丽国王王禎遣使来贺。丙午，耶律铸、廉希宪罢。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忽都答兒为中书左丞相，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 ，制国用使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同知制国用使司事张易同平章尚书省事，制国用使司副使张惠、签制国用使司事李尧咨、麦术丁并参知尚书省事。己酉，太阴犯毕。敕诸投下官隶中书？H勺樱□锋渚砦抻ㄟ卟恍沓舜□＜滓□□呃龉□跬醯暻彩估囱裕骸氨确钰□家迅次唬□翊悠甙偃巳腙睢！壁□畲铀陌偃死矗□嗔糁□骶□Z□呃鑫骶┣谑簦□亩□□□□□缺□胛□纭6：：龋□悦筛缍嘉□哺Ц呃鍪梗□寤7.□□时□□湮骶场N煳纾□□ 7. 恐葑芄芩锼们芩瓮持瞥p兴祖等。丙寅，赈兀鲁吾民户钞。丁卯，定？⑯骸⑧ㄎ囊铺迨健？

二月辛未朔，以前中书右丞相伯颜为枢密副使。甲戌，筑昭应宫于高梁河。丙子，帝御行宫，观刘秉忠、孛罗、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丁丑，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甲申，置尚书省署。乙酉，立纸甲局。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壬辰，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乙未，宋襄阳出步骑万余人、兵船百余艘，来趣万山堡，万户张弘范、千户脱脱击却败之，事闻，各赐金纹绫有差。高丽国王王禎来朝，求见皇子燕王，诏曰：“汝一国主也，见朕足矣。”禎请以子愖见，从之。诏谕禎曰：“汝内附在后，故班诸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又诏令国王头辇哥等举军入高丽旧京，以脱朵兒、焦天翼为其国达鲁花赤，护送禎还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旧在其党，亦必重增官秩。”世子愖奏乞随朝及尚主，不许，命随其父还国。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改河南等路及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东京等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I惺槭〕佳裕骸昂游骱唾幔□ι□恕10.拦佟8.幻褚焕□兄□！敝瓶伞＜滓□□导菪疑隙肌1□剑□N淝逑赜□印6：：龋□T焦倨反印N煳纾□娑肌5.恰16.郴群担□□跗浣衲臧□□□搿0⑹跤肓跽□裕骸拔□叵逖簦□氐币越趟□□⑯煺浇⑩□任瘛！壁□碇□＝趟□□咄蛴嗳耍□煺浇⑩迩□摇？

夏四月壬午，檀州陨黑霜二夕。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敕：“诸路达鲁花赤子弟廕叙充散府诸州达鲁花赤，其散府诸州子弟充诸县达鲁花

赤，诸县子弟充巡检。”改御史台典事为都事。癸未，定军官等级，万户、总管、千户、百户、总把以军士为差。己丑，省终南县入盩厔，复真定赞皇县、太原乐平县。高丽行省遣使来言：“权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袭令公位，为尚书宋宗礼所杀。岛中民皆出降，已迁之旧京。衍党裴仲孙等复集余众，立禃庶族承化侯为王，窜入珍岛。”

五月辛丑，怀州河内县大雨雹。癸卯，陕西签省也速带兒、严忠范与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及宋兵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皆败之，拔三寨，擒都统牛宣，俘获人民及马牛战舰无算。甲辰，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丁未，东京路饥，兼运粮造船劳役，免今年丝银十之三。以同知枢密院事合答为平章政事。乙卯，复平滦路抚宁县，以海山、昌黎入之。丙辰，括天下户。尚书省臣言：“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宜减十分之一。运司官吏俸禄，宜与民官同，其院务官量给工食，仍禁所司多取于民，岁终，较其增损而加黜陟。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并从之。改宣徽院为光禄司，秩正三品，以宣徽使线真为光禄使。庚申，命枢密院阅实军数。壬戌，东平府进瑞麦，一茎二穗、三穗、五穗者各一本。省中都打捕鹰坊总管府入工部。大名、东平等路桑蚕皆灾，南京、河南等路蝗，减今年银丝十之三。

六月丙子，敕西夏中兴市马五百匹。庚辰，敕：“戍军还，有乏食及病者，令所过州城村坊主者给饮食医药。”丁亥，罢各路洞冶总管府，以转运司兼领。徙谦州甲匠于松山，给牛具。赐皇子南木合马六千、牛三千、羊一万。赐北边戍军马二万、牛一千、羊五万。丙申，立籍田大都东南郊。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辛丑，设上林署。乙卯，赐诸王拜答寒印及海青、金符二。庚申，初给军官俸。壬戌，签诸道回回军。乙丑，阅实诸路砲手户。都元帅也速带兒等略地光州，败宋兵于金刚台。以辽东开元等路总管府兼本路转运司事。山东诸路旱蝗。免军户田租，戍边者给粮。命达鲁花赤兀良吉带给上都扈从畋猎粮。

八月戊辰朔，筑环城以逼襄阳。己巳，赈应昌府饥。诸王拜答寒部曲告饥，命有车马者徙居黄忽兒玉良之地，计口给粮，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戊寅，隆兴府总管昔剌斡脱以盗用官钱罢。庚辰，以御

史大夫塔察兒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帖只为御史大夫。高丽世子王愖来贺圣诞节。辛巳，设应昌府官吏。辛卯，保定路霖雨，伤禾稼。

九月庚子，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丁巳，太阴犯井。丙寅，括河西户口，定田税。宋将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来援襄阳，阿术、合答、刘整率兵逆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获船三十艘，文虎引退。西京饥，敕诸王阿只吉所部就食太原。山东饥，敕益都、济南酒税以十之二收粮。

冬十月戊辰朔，敕两省以已奏事报御史台。庚午，太白犯右执法。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乙亥，宋人攻莒州。乙酉，享于太庙。丁亥，以南京、河南两路旱蝗，减今年差赋十之六。发清、沧盐二十四万斤，转南京米十万石，并给襄阳军。己丑，敕来年太庙牲牢，勿用豢豕，以野豕代之，时果勿市，取之内园。车驾至自上都。降兴中府为州。赈山东淄莱路饥。

十一月壬寅，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子，河西诸郡诸王顿舍，僧、民协力供给。丁巳，敕益兵二千，合前所发军为六千，屯田高丽，以忻都及前左壁总帅史枢，并为高丽金州等处经略使，佩虎符，领屯田事。仍诏谕高丽国王立侍仪司。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来贡，优诏答之。复赈淄莱路饥。闰月丁卯朔，高丽世子王愖还，赐王禛至元八年历。戊辰，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己巳，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以义州隶婆娑府。癸未，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壬辰，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诏设诸路脱脱禾孙。

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安童言孛罗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有旨：“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孛罗总之。”命陕西等路宣抚使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使日本。敕岁祀太社、太稷、风师、雨师、雷师。戊戌，徙怀孟新民千八百余户居河西。壬寅，升御史大夫秩正二品。降河南韶州为渑池县。宋重庆制置硃禩孙遣谍者持书榜来诱安抚张大悦等，大悦不发封，并谍者送致东川统军司。丁未，金齿、骠国三部酋长阿匿福、勒?□20.渥□茨诟剑□籽毕笕□18.硎□牌ァ＜河希□阃□分□□咭肥Ш袼蔚□撸□□椭□Ｐ劣希□远妓□嗔ゴ笏九┤尽Ｒ灾钔醪□鳊何□□澈龀嘀□ぁ＝ù蠡す□释跛掠诟吡己印ｋ犯□勹□□□Ｊ撬辏□煜禄б话倬攀□□蚓徘□陌偎氖□拧４拖瘸□箦□爸钔踅稹⒁□ 1. 摇 2.□缢昀□６纤佬趟氖□娜恕?

kt%cY ?龐媰cv豬?F? 鵨: |I??*4□駉 ?e砏I風-f?蘡Y洛f?-f?

本纪第八 世祖五

十年春正月乙卯朔，高丽国王王禃遣其世子愖来朝。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命忻都、郑温、洪茶丘征耽罗。宿州万户爱先不花请筑堡牛头山，以厄两淮粮运，不允。爱先不花因言："前宋人城五河　，统军司臣皆当得罪。今不筑，恐为宋人所先。"帝曰："汝言虽是，若坐视宋人戍之，罪亦不免也。"安南使者还，言陈光昞受诏不拜。中书移文责问，光昞称从本俗。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己未，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谶等书。癸亥，阿里海牙等大攻樊城，拔之，守将吕文焕惧而请降，中书省驿闻，遣前所俘唐永坚持诏谕之。丁卯，立秘书监。戊辰，给皇子北平王甲一千。置军器、永盈二库，分典弓矢、甲胄。庚午，签陕西探马赤军。己卯，川蜀省言："宋昝万寿攻成都，也速带兒所部骑兵征建都未还，拟于京兆等路签新军六千为援。"从之。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壬午，赏东川统军合剌所部有功者。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诏给京兆新签军五千益之。

二月丙戌，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遣太常卿合丹告于太庙。丙申，云南罗羽酋长阿旭叛，诏有司安集其民，募能捕斩阿旭者赏之。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诏勘马剌失里、乞带脱因、刘源使缅国，谕遣子弟近臣来朝。高丽国王王禃以王师征耽罗，乞下令禁俘掠，听自制兵仗，从之。丁未，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

三月甲寅朔，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乙丑，敕枢密院以襄阳吕文焕率将吏赴阙；熟券军并城居之民仍居襄阳，给其田牛；生券军分隶各万户翼。文焕等发襄阳，择蒙古、汉人有才力者护视以来。丙寅，帝御广寒殿，遣摄太尉、中书右丞相安童授皇后弘吉剌氏玉册玉宝，遣摄太尉、同知枢密院事伯颜授皇太子真金玉册金宝。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壬申，分金齿国为两路。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毕，度五车北，复自文昌贯斗杓，历梗河，至左摄提，凡二十一日。以前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平章军国重事，中书左丞张惠为中书右丞。车驾幸上都。西蜀严忠范以罪罢，遣察不花等抚治军民。罢中兴等处行中书??

夏四月癸未朔，阿里海牙以吕文焕入朝，授文焕昭勇大将军、侍卫

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时将相大臣皆以声罪南伐为请，驿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计。公履对曰：“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帝然之。诏罢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以平章军国重事史天泽、平章政事阿术、参知政事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左丞相合丹，参知行中书省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守正阳。天泽等陛辞，诏谕以襄阳之南多有堡寨，可乘机进?Ｈ砸猿□迩ΦＴ徒□考瓣庑赂骄□瘛＜咨辏□饴∩寺啡犊稳□辍６§希□纺先逦□寺勇粽吖偈晡□瘛Ｐ脸螅□账拇Ｌ惺。□怨□□□□拇Ｐ阋俗芩□袅汲夹形鞔厶嗝茉海□□勹稀⑴睢９.惆病⑺城臁①绺□16.□莸嚷吠尘□购县菪卸□厶嗝茉海□□ù蓖尘□踔偃释□□惺嗝茉菏拢□粤钔袅汲季吐仕□烤□酝□?

五月壬子朔，定内外官复旧制，三岁一迁。甲寅，禁无籍军从大军杀掠，其愿为军者听。戊辰，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一概疏放，限以八月内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乙亥，诏：“免民代输签军户丝银，及伐木夫户赋税。负前朝官钱不能偿者，毋征。主守失陷官钱者，杖而释之。阵亡军及营缮工匠无丁产者，量加廪给。”以雄、易州复隶大都。庚辰，赏襄阳有功万户奥鲁赤等银钞衣服有差。

六月乙酉，赈诸王塔察兒部民饥。丁亥，以各路弓矢甲匠并隶军器监。免大都、南京两路赋役，以纾民力。赈甘州等处诸驿。辛卯，汰陕西贫难军。以刘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军为二，各统之。癸巳，敕襄阳造战船千艘。甲午，改资用库为利用监。丁酉，置光州等处招讨司。戊申，经略忻都等兵至耽罗，抚定其地。诏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尹邦宝副之。升拱卫直为都指挥司。使日本赵良弼，至太宰府而还，具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来上。闰月癸丑，敕诸道造甲一万、弓五千，给淮西行枢密院。己巳，罢东西两川统军司。辛未，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丙子，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统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

秋七月辛巳，以金州军八百人及统军司还成都，忽朗吉军千人隶东川。壬午，以修太庙，将迁神主别殿，遣兀鲁忽奴带、张文谦祭告。丙戌，敕枢密院：“襄阳生券军无妻子者，发至京师，仍益兵卫送，其老疾者遣还家。”庚寅，河南水，发粟赈民饥，仍免今年田租。省西凉府入永昌路。戊申，高丽国王王禃遣其顺安公王悰、同知枢密院事宋宗礼，贺皇后、皇太子受册礼成。

八月庚戌朔，前所释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并赦之。甲寅，凤翔宝鸡县刘铁妻一产三男，复其家三年。丁丑，圣诞节，高丽王王禃遣其上将军金诜来贺。己卯，赐襄阳生熟券军冬衣有差。

九月辛巳，辽东饥，弛猎禁。以合伯为平章政事。壬午，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甲申，襄阳生券军至大都，诏伯颜谕之，释其械系，免死罪，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枢密院具铠仗，人各赐钞娶妻，于蒙古、汉人内选可为率领者。丙戌，刘秉忠、姚枢、王磐、窦默、徒单公履等上言："许衡疾归，若以太子赞善王恂主国学，庶几衡之规模不致废坠。"又请增置生员，并从之。秉忠等又奏置东宫宫师府詹事以次官属三十八人。戊子，遣官诣荆湖行省，差次有功将士。禁京畿五百里内射猎。己丑，敕自今秋猎鹿豕先荐太庙。壬辰，中书省臣奏："高丽王王禃屡言小国地狭，比岁荒歉，其生券军乞驻东京。"诏令营北京界，仍敕东京路运米二万石以赈高丽。丁酉，立正阳诸驿。敕河南宣慰司运米三十万石给淮西合答军，仍给淮西、荆湖军需有差。壬寅，敕会同馆专居降附之入觐者。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以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征东招讨使塔匣剌请征骨嵬部，不允。丙午，置御药院。车驾至自上都。给诸王塔察兒所部布万匹。

冬十月乙卯，享于太庙。丙辰，以西川编民、东川义士军屯田，饷潼川、青居戍兵。敕伯颜、和礼霍孙以史天泽、姚枢所定新格，参考行之。庚申，御史台臣言，没入赃罚，为钞一千三百锭。诏有贫乏不能存者，以此赈之。有司断死罪五十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闻。禁牧地纵火。以合答带为御史大夫，升襄阳府为路，罢广宁府新签军。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西蜀都元帅也速答兒与皇子奥鲁赤合兵攻建都蛮，擒酋长下济等四人，获其民六百，建都乃降，诏赏将士有差。

十一月癸未，命布只兒修《起居注》。丁未，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覆耕，恐妨刍牧。"帝以农事有益，诏勿禁。

十二月己酉朔，安童等言："昔博赤伯都谓总管府权太重，宜立运司并诸军奥鲁以分之。臣以今之民官，循例迁徙，保无邪谋，别立官府，于民未便。"帝然之。壬子，赐襄樊被伤军士钞千锭。甲寅，宋夏贵攻正阳，淮西行院击走之。壬戌，召阿术同吕文焕入觐。大司农司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来贡方物。诸王薛阇秃以罪从军，累战皆捷，召赴阙。己巳，省陕州虢略、硃阳二县入灵宝。赐

万户解汝楫银万五千两。诸王孛兀兒出率所部兵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赏立功将士有差。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诸路虫蝻灾五分，霖雨害稼九分，赈米凡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天下户一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五。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高丽国王王禃遣其少卿李义孙等来贺，兼奉岁贡。乙酉，以金州招讨使钦察率襄阳生熟券军千人戍鸭池。庚寅，初立军官以功升散官格。免诸路军杂赋。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戍建都。立建都宁远都护府，兼领互市监。壬辰，置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丁酉，长春宫设周天金箓醮七昼夜。敕荆湖行院以军三万、水弩砲手五千隶淮西行院。丙午，彰德赵当道等以谋逆伏诛，余从者论罪有差。立于阗、鸦兒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免于阗采玉工差役。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帝趣召史天泽同议，天泽对曰："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将者，犹足为之。"帝曰："伯颜可以任吾此事矣。"阿术、阿里海牙因言："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诏中书省签军十万人。

二月戊申朔，赐阿术所部将士及茶罕章阿吉老耆等银钞有差。甲寅，太阴犯井宿。庚申，新德副元帅杨尧元战没，以其子袭职。初立仪鸾局，掌宫门管钥、供帐灯烛。壬申，造战船八百艘于汴梁。以廉希宪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车驾幸上都。

三月己卯，诏以劝课农桑谕高丽国王王禃，仍命安抚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提点农事。己丑，吕文焕随司千户陈炎谋叛，诛首恶二人，其随司军并其妻子皆令内徙。庚寅，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移碉门兵戍合答城。辛卯，改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遣使代祀岳渎后土。河南宣慰司言："军兴转输烦重，宜赋军匠诸户，权助财用。"从之。癸巳，获嘉县尹常德，课最诸县，诏优赏之。亦乞里带强取民租产、桑园、庐舍、坟墓，分为探马赤军牧地，诏还其民。万户阿里必尝发李瑭逆谋，为瑭所杀，以其子剌剌吉袭职。改金州招讨司为万户府。遣要速木、咱兴憨失招谕八鲁国。帝师八合思八归土番国，以其弟亦邻真袭位。建大

护国仁王寺成。

夏四月辛亥，分陕西陇右诸州置提刑按察司，治巩昌。癸丑，初建东宫。甲寅，诛西京讹言惑众者。括诸路马五万匹。辛未，诏安慰斡端、鸦兒看、合失合兒等城。赐襄樊战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之家，每家银百两。乙亥，命也速带兒将千人，同撒吉思所部五州丁壮戍益都。

五月丙戌，汪惟正以所部军逃亡，乞于民站户选补，从之。敕北京、东京等路新签军恐不宜暑，权驻上都。乙未，枢密院臣言："旧制，蒙古军每十人月食粮者，惟拔都二人。今遣怯薛丹合丹核其数，多籍二千六百七十人。"敕杖合丹，斥无入宿卫，谪往西川效死军中，余定罪有差。丙申，以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辛丑，敕随路所签新军，其户丝银均配于民者，并除之。六月丙午朔，刘整乞益甲仗及水弩手，给之。庚戌，赐建都合马里战士银钞有差。癸丑，敕合答选部下蒙古军五千人，与汉军分戍沿江堡隘，为使传往来之卫。仍以古不来拔都、翟文彬率兵万人，掠荆南鸦山，以缀宋之西兵。丙辰，免上都、隆兴两路签军。庚申，问罪于宋，诏谕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甲子，分遣忙古带、八都、百家奴率武卫军南征。丙寅，以合剌合孙为中书左丞，崔斌参知政事，仍行河南道宣慰司事。敕有司阅核延安新军，贫无力者免之。戊辰，监察御史言："江淮未附，将帅阙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刘整子垓，素不知兵，且缺人望，宜依弟男例罢去。"从之。秋七月乙亥朔，敕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兀鲁失不花同参知政事廉希宪行省北京，国王头辇哥毋署事，有大事，则希宪等就议。乙酉，徙生券军八十一人屯田和林。癸巳，高丽国王王禃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搔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乙未，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兴元凤州民献麦一茎四穗至七穗，谷一茎

三穗。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丁未，史天泽言：“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帝是其言，复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癸丑，行中书省言：“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从之。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辛未，高丽王愖遣其枢密使朴璆来贺圣诞节。诏太原新签军远戍两川，诚可悯恤，谕枢密院遣使分括廪粟，给其家。九月丙戌，行中书省以大军发襄阳，檄谕宋州郡官吏将校士民。癸巳，师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兵十余万当郢，夹汉水，城万胜堡，两岸战舰千艘，铁絙横江，贯大舰数十，遏我舟师不得下。惟黄家湾有溪，经鹞子山入唐港，可达于江，宋又为坝，筑堡其处，驻兵守之，系舟数百，与坝相依。伯颜督诸军攻拔之，凿坝挽舟入溪，出唐港，整列而进。车驾至自上都。冬十月己酉，享于太庙。庚申，长河西千户必剌冲剽掠甲仗，集众为乱，火你赤移戍未还，副元帅覃澄率属吏赴之。帝曰：“澄不必独往，趣益兵三千付火你赤，合力讨之。”壬戌，岁星犯垒壁阵。乙丑，伯颜督诸将破沙洋堡，生擒守将串楼王。翌日，次新城，总制黄顺缒城降。伯颜遣顺招都统边居谊，不出，总管李庭破其外堡，诸军蚁附而登，拔之，居谊自焚死。辛未，赐北平王南木合马三万、羊十万。十一月庚辰，断死罪三十九人。壬午，敕西川行枢密院也速带兒取嘉定府。癸未，符宝郎董文忠言：“比闻益都、彰德妖人继发，其按察司、达鲁花赤及社长不能禁止，宜令连坐。”诏行之。乙酉，军次复州，宋安抚使翟贵出降。丁亥，诏宋嘉定安抚昝万寿，及凡守城将校纳款来降，与避罪及背主叛亡者，悉从原免。癸巳，东川元帅杨文安与青居山蒙古万户怯烈乃、也只里等会兵达州，直趣云安，军至马湖江与宋兵遇，大破之，遂拔云安、罗拱、高阳城堡，赐文安等金银有差。以香河荒地千顷置中卫屯。伯颜遣万户帖木兒、译史阿里奏沙洋、新城之捷，且以新城总制黄顺来见，赐顺黄金锦衣及细甲，授湖北道宣慰使，佩虎符。敕：“京师盗诈者众，宜峻立治法。”召征日本忽敦、忽察、刘复亨、三没合等赴阙。壬寅，安童以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凡官属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帝命穷治之。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增选乐工八百人，隶教坊司。十二月丙午，伯颜大军次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都统高文明、刘仪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都统王达守阳罗堡，荆湖宣抚硃禩孙以游击军厄中流，师不得进。用千户马福言，自汉口开坝，引船会沦河口，径趋沙芜，遂入大江。癸丑，以诸路逃奴之无主者二千人，隶行工部。甲寅，赏忻都等征耽罗功，银钞币帛有差。乙卯，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等攻武矶堡，宋夏贵以兵来援，阿术率万户晏彻兒等四翼军对青山矶泊。丙辰，万户史格以一军先渡，为宋荆鄂诸军都

统程鹏飞所败，总管史塔剌浑等率众赴敌，鹏飞败走。进军沙州，抵观音山，夏贵东走，遂破武矶堡，斩宋都统王达，始达南岸，追至鄂州南门而还。丁巳，伯颜登武矶山，宋硃禩孙遁归江陵。己未，师次鄂州，宋直秘阁湖北提举张晏然、权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并以城降，程鹏飞以本军降。伯颜承制以宋鄂州民兵总制王该知鄂州事，王仪、来兴国仍旧任，撤其戍兵，分隶诸军。下令禁侵暴，凡逃民悉纵还之。以阿里海牙兵四万镇鄂汉。伯颜、阿术将大军，水陆东下，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秃满带为诸军殿。以襄阳路总管贾居贞为宣抚使，商议行中书省事。庚申，淮西正阳火，庐舍甲仗焚荡无余，杖万户爱先不花等有差。癸亥，赐太一真人李居素第一区，仍赐额曰太一广福万寿宫。行中书省以渡江捷闻。敕纵吕文焕随司军悉还家。割南阳卢氏县隶嵩州，置归德永城县，长武县省入泾川，良原县省入灵台。是岁，天下户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诸路虷蚄等虫灾凡九所，民饥，发米七万五千四百一十五石、粟四万五百九十九石以赈之。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高丽国王王愖遣其判阁事李信孙来贺，及奉岁币。甲戌，大军次黄州，宋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以城降，伯颜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其子岩知涟州，奕遣人以书谕之，书至，岩即出降。乙亥，徙襄阳新民七百户于河北。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拔礼义城，杀宋安抚使张资，招降军民千五百余人。继遣元帅张桂孙略地，俘总管郭武及都辖唐惠等六人以归。赐德润金五十两及西锦、金鞍、细甲、弓矢，部下将士钞三百锭。戊寅，刘整卒。安西王相府乞给钞万锭为军需，敕以千锭给之。癸未，师次蕲州，宋安抚使管景模以城降。乙酉，敕枢密院以纳忽带兒、也速带兒所统戍军及再签登莱丁壮八百人，付五州经略司，其郯城、十字路亦听经略司节度。丙戌，大军次江州，宋江西安抚使、知江州钱真孙及淮西路六安军曹明以城降。丁亥，枢密院臣言："宋边郡如嘉定、重庆、江陵、郢州、涟海等处，皆阻兵自守，宜降玺书招谕。"从之。宋知南康军叶阊以城降。敕以侍卫亲军指挥使札的失、囊加带将蒙古军二千，百家奴、唐古、忙兀兒将汉军万人，赴蔡州；秃满带、贾忙古带复将余兵赴阙。己丑，遣伯术、唐永坚赍诏招谕郢州，仍敕襄阳统军司调兵三千人卫送永坚等。选蒙古、畏吾、汉人十四人赴行中书省，为新附州郡民官。庚寅，遣右卫指挥副使郑温、唐古、帖木兒率卫军万人，同札的失、囊加带戍黄州。诏谕重庆府制置司并所属州郡城寨官吏军民举城归附。壬辰，以宣抚使贾居贞签书行中书省事，戍鄂州。安南国使者还，敕以旧制籍户、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及岁贡等事谕之。乙未，遣兵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秘书监丞柴紫芝奉国书使于宋。丁酉，以万家奴所募愿为军者万人

南征。己亥，云南总管信苴日、石买等刺杀合剌章舍里威之为乱者，以金赏之。命土鲁至云南，趣阿鲁帖木兒入觐。以蛮夷未附者尚多，命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度，置郡县，尹长选廉能者任之。置云南诸路规措所，以赡思丁为使。益卫送唐永坚兵，永坚求拜都、忙古带偕行，许之。敕追诸王海都、八剌金银符三十四。

二月癸卯，大军次安庆府，宋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以城降，伯颜承制授文虎两浙大都督。甲辰，以中书右丞博鲁欢为淮东都元帅，中书右丞阿里左副都元帅。仍命阿里、撒吉思等各部蒙古、汉军会邳州。又发蕲、宿戍兵，将河南战船千艘赴之。遣必阇赤孛罗检核西夏榷课，命开元宣抚司赈吉里迷新附饥民。敕畏吾地春夏毋猎孕字野兽。立后土祠于平阳之临汾，伏羲、女娲、舜、汤、河渎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丙午，大军次池州，宋权州事赵昴发自经死，都统制张林以城降。省西夏中兴都转运司入总管府。议以中统钞易宋交会，并发蔡州盐，贸易药材。丁未，禁无籍自效军俘掠新附复业军民。戊申，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附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搔扰，诣行中书省陈告。史天泽卒。召游显、杨庭训赴阙。赐陈言人霍升、张和钞十锭，俾从淮东元帅府南征。庚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赍书使日本国。辛亥，遣同知济南府事张汉英持诏谕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壬子，洺磁路总管姜毅捕获农民郝进等四人，造妖言惑众，敕诛进，余减死流远方。宋都督贾似道遣计议宋京、承宣使阮思聪诣行中书省，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使囊加带同阮思聪还报命，留宋京以待，使谓似道曰："未渡江时，议贡议和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已内属，欲和，则当来面议也。"囊加带还，乃释宋京。以同签枢密院事倪德政赴鄂州省，治财赋。癸丑，御史台臣劾前南京路总管田大成，以其弟妇赵氏为妻，废绝人伦，敕杖八十，三年不齿。时大成已死，惟市杖赵氏八十。丙辰，赏东征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庚申，遣塔不带、斡鲁召鄂汉降臣张晏然等赴阙，仍谕之曰："朕省卿所奏云：'宋之权臣不践旧约，拘留使者，实非宋主之罪，傥蒙圣慈，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赵氏乏祀者。'卿言良是。卿既不忘旧主，必能辅弼我家。比卿奏上，已遣伯颜按兵不进，仍遣兵部尚书廉希贤等持书往使，果能悔过来附，既往之愆，朕复何究？至于权臣贾似道，尚无罪之之心，况肯令赵氏乏祀乎？若其执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将何言，天其鉴之。"辛酉，以阔阔出率其部下军千人及亲附军五百，听阿剌海牙节制。凡湖南州县及濒水之民有来附者，俾阔阔出统之，拒敌不降者，就为招集。诏令大洪山避兵民，还归汉阳，复业农亩，命阿剌海牙镇守之。复命阿失罕、唐

永坚、綦公直等与脱烈将甲骑千人，持诏招谕郢州。大军次丁家洲，战船蔽江而下。宋贾似道分遣步帅孙虎臣及督府节制军马苏刘义，集兵船于江之南北岸，似道与淮西制置使夏贵将后军。战船二千五百余艘，横亘江中。翌日，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岸而进，继命举巨砲击之。宋兵阵动，夏贵先遁，似道错愕失措，鸣钲斥诸军散，宋兵遂大溃。阿术与镇抚何玮、李庭等舟师及步骑，追杀百五十里，得船二千余艘，及军资器仗、督府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阿先不花言："夏贵纵北军岳全还，称欲内附，宜降玺书招谕。"遂遣其甥胡应雷持诏往谕之。甲子，大军次芜湖县，宋江东运判、知太平州孟之缙以城降。都元帅博鲁欢次海州，知州丁顺以城降。乙丑，阿里海牙言："江陵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溢，鄂汉之城亦恐难守。"从其请，仍降玺书，遣使谕江陵府制置司及高达已下官吏军民。宋福州团练使、知特摩道事农士贵，率知那寡州农天或、知阿吉州农昌成、知上林州农道贤，州县三十有七，户十万，诣云南行中书省请降。丙寅，枢密院言："渡江初，亳州万户史格、毗阳万户石抹绍祖，以轻进致败，乞罪之。"有旨，或决罚降官，或以战功自赎，其从行省裁处。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戊辰，师次采石镇，知和州王善以城降。都元帅博鲁欢次涟州，宋知州孙嗣武以城降。己巳，复遣伯术、唐永坚等宣谕郢州官吏士庶。庚午，大军次建康府，宋沿江制置使赵溍南走，都统、权兵马司事徐王荣、翁福、茅世雄等及镇军曹旺以城降。宋贾似道至扬州，始遣总管段佑送国信使郝经、刘人杰等来归。敕枢密院迎经等，由水路赴阙。诏安南国王陈光昞，仍以旧制六事谕之，趣其来朝。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仪副使关思义、真人李德和，代祀岳渎后土。车驾幸上都。

三月壬申朔，宋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以城降。行中书省分遣淮西行枢密院阿塔海驻京口。宋诛殿帅韩震，其部将李大明等二百人，携震母、妻并诸子文□育、文炡自临安来奔。甲戌，宋江阴军佥判李世修以城降。乙亥，谕枢密院："比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以副都元帅覃澄镇守建都，付以玺书，安集其民。"仍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兒、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命万执中、唐永坚同前所遣阿失罕等，将锐兵千人，同往招谕郢州：已降，则镇之；不降，则从陆路与阿里海牙、忽不来会于荆南。丙子，国信使廉希贤等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宋知滁州王文虎以城降。戊寅，赐皇子安西王币帛八千匹、丝万斤。己卯，改平阴县新镇寨为肥城县，隶济宁府。庚辰，宋知宁国府颜绍卿以城降。江东路得府二、州五、军二、县四十三，户八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九十

一万九千一百六。甲申，于中兴路置怀远、灵武二县，分处新民四千八百余户。丙戌，宋常州安抚戴之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国信使廉希贤、严忠范等至宋广德军独松关，为宋人所杀。丁亥，免诸路军杂赋。辛卯，宋将高世杰复据岳州，质知州孟之绍妻子；又取复州降将翟贵妻子，送之江陵。世杰会郢、复、岳三州及上流诸军战船数千艘，兵数万人，扼荆江口。壬辰，阿里海牙以军屯于东岸，世杰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阵。阿里海牙督诸翼万户及水军张荣实、解汝楫等，逐世杰于湖口之夹滩，遣郎中张鼎召世杰，世杰降。阿里海牙以世杰招岳州，孟之绍亦以城降。以世杰力屈而降，诛之。赐北平王南木合所部马二千一百八十、羊三百。癸巳，敕郯城、沂州、十字路戍兵从博鲁欢征淮南。丙申，侧布蕃官税昔、确州蕃官庄寮男车甲等，率四十三族，户五千一百六十，诣四川行枢密院来附。戊戌，遣山东路经略使王俨戍岳州。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辛丑，敕阿术分兵取扬州。

夏四月壬寅朔，赏讨长河西必剌充有功者及阵亡者金、银、钞、币、帛各有差。乙巳，改西夏中兴道按察司为陇右河西道。丙午，立涟州、新城、清河三驿。阿里海牙驻军江陵城南沙市，攻其栅，破之，知荆门军刘懋降。丁未，阿里海牙遣郎中张鼎赍诏入江陵，宋荆湖制置硃禩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京西湖北提刑青阳梦炎、李湜始出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知峡州赵真、知归州赵仔、权丰州安抚毛浚、常德府新城总制鲁希文、旧城权知府事周公明等，悉以城降。辛亥，遣使招谕宋五郡镇抚使吕文福使降。甲寅，谕中书省议立登闻鼓，如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听其来击。其或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辛酉，宋郢州安抚赵孟、复州安抚翟贵以城降。宋度支尚书吴浚移书建康徐王荣等，述其丞相陈宜中语，请罢兵通好。伯颜遣中书议事官张羽、淮西行院令史王章，同宋来使马驭，持徐王荣复书至平江府驿亭，悉为宋所杀。癸亥，阿术师驻瓜洲，距扬州四十五里，宋淮东制置司尽焚城中庐舍，迁其居民而去。阿术创立楼橹战具以守之。丙寅，立尚牧监。赐降臣丁顺等衣服。免京畿百姓今岁丝银。丁卯，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括诸寺阑遗人口。庚午，以高达为参知政事，仍诏慰谕之。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持诏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阙。

五月辛未朔，阿里海牙以所俘童男女千人、牛万头来献。枢密院

言：“峡州宜以战船扼其津要。又郢、复二州戍兵不足，今拟襄阳等处选五千七百人，隶行中书省，听阿里海牙调遣。”从之。诏中书右丞廉希宪、参知政事脱博忽鲁秃花行中书省于江陵府，阿里海牙还鄂州。立襄阳至荆南三驿。丁丑，阿术立木栅于杨子桥，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籓蔽。庚辰，诏谕参知政事高达曰：“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宋嘉定安抚昝万寿遣部将李立奉书请降，言累负罪愆，乞加赦免。诏遣使招谕之。辛巳，宋知辰州吕文兴、黄仙洞行隋州事傅安国、仙人寨行均州事徐鼎、知沅州文用圭、知靖州康玉、知房州李鉴等，皆以城降。荆南湖北路凡得府三、州十一、军四、县五十七，户八十万三千四百一十五，口一百一十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丙戌，以三卫新附生券军赴八达山屯田。丁亥，召伯颜赴阙，以蒙古万户阿剌罕权行中书省事，遣肃州达鲁花赤阿沙签河西军。万户爱先不花违伯颜节制，擅撤戍兵，诏追夺符印，使从军自效。淮东宣抚陈岩乞解官，终丧三年，不许。申严屠牛马之禁。庚寅，宋五郡镇抚使吕文福来降。壬辰，宋都统制刘师勇、殿帅张彦据常州。癸巳，谕高丽国王王忄甚，招珍岛余党之在耽罗者。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以城降，赐名顺。癸卯，遣两浙大都督范文虎持诏往谕安丰、寿州、招信、五河等处镇戍官吏军民；遣刑部侍郎伯术谕硃禩孙，以年老多病，不任朝谒，权留大都，无自疑惧。谕廉希宪等，元没青阳梦炎、李湜家赀，如籍还之，并徙其家赴都。甲辰，以万户阿剌罕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获知开州张章，赦其罪。章二子柱、楫先来降，以其子故，免死。敕失里伯、史枢率襄阳熟券军二千、猎户丁壮二千，同范文虎招安丰军，各赐马十匹。其故尝从丞相史天泽者十九人，愿宣劳军中，令从枢以行。戊申，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辛亥，赏诸王兀鲁所部获功建都者三十五人银钞有差，定兀鲁卫士人各马二匹，从者一匹。敕淮东元帅府发兵，及鄂州戍兵与李璮旧部曲，并前河南已签军万人后免为民者，复籍为兵，并付行中书？N煳纾□□彩拐汹退嗡拇囗浦谜远屮Γ骸氨日弑显傩恕⑶嘌裘窝赘般冢□娉率胥褪乱耍□嗲牖菏Γ□钭阅煽睿□么铀□搿＝袂苍傩诵□即笮牛□裟芩呈贝锉洌□杀 8 还螅□阄□刻可□椋□躁莺蠡凇！备□辏□仓厍旄□刑质贡显傩顺众□汹退魏现萁谑拐喷濉13.□蹭□ò哺Д懦□凇 8.⒅莨鄄煅袅i 17. 荷骄□烙□硪啊 P 劣希□武□ò哺□埂⒅□□仓菝酚Y阂猿墙怠 R 页螅□粤啊10. P 赂蕉 : : 车壤ù□□遥□突炊□荚□Ц□ 1 □□□窝镏

荻纪辰□拧8.苯□帕植狡锒□蛉耍□艘构パ钭忧拍菊ぁJ卣ね蚧□峰隼锤婕保□⑹踝怨现抟员□爸□Z档┳琳は拢□啪□兴□□螅□⑹貅馄锉□伤□髦□□蠹岵欢□0⑹蹙□□矗□啪□幢疲□揖□肓φ剑□啪□熳摺0⑹醪狡锊13.□□蟀苤□□沤鲆陨砻猓□□苷帕郑□妒淄虬饲Ъ丁N斐剑□匪□雎拾⑺□！⒁菜俅鴥毫骄□傲八□R匝诽□□18.薰□锫郴ǔ唷0丈蕉□□运尽？

秋七月庚午朔，阿术集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集行院诸翼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宋沿江制置使赵溍、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术分遣万户张弘范等，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辛未，阿术、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诸军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东趣夹滩，绕出敌后；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掎其右；招讨使刘国杰趣其左；万户忽剌出捣其中；张弘范自上流继至，趣焦山之北。大战自辰至午，呼声震天地，乘风以火箭射其箬篷。宋师大败，世杰、虎臣等皆遁走。追至圌山，获黄鹄白鹞船数百艘。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翌日，宋平江都统刘师勇、殿帅张彦，以两浙制司军至吕城，复为阿塔海行院兵所败。壬申，签云南落落、蒲纳烘等处军万人，隶行中书？9镉希□□追妇□Z□〔韬闭挛锤街致洹6〕螅□⑽乐葜裂畲逅□湮濉＜好□□鲋醚嗄虾颖钡捞嵝贪床焖尽R圆讨萱涿晒啪□陌倭グ16.锖Q溃□壕□□俅油蚧□味即□敖□鳌H晌纾□彩拐兴位窗舶哺□钩p焕。癸未，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敕左丞相伯颜率诸将直趣临安；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恆，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取江西。罢淮西行枢密院，以右丞阿塔海、参政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辛卯，太阴犯毕。甲午，遣使持诏招谕宋李庭芝及夏贵。以伯颜为中书右丞相，阿术为中书左丞相。

八月己亥朔，免北京、西京、陕西等路今岁丝银。癸卯，伯颜陛辞南行，奉诏谕宋君臣，相率来附，则赵氏族属可保无虞，宗庙悉许如故。授故奉使大理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己未，升任城县为济州。辛酉，车驾至自上都。丙寅，高丽王王愖遣其枢密副使许珙、将军赵珪来贺圣诞节。

九月己巳，太白犯少民。庚午，阿合马等以军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私造铜器。乙亥，赏清河、新城战士及死事者银千两、钞百锭。赐西平王所部鸭城戍兵，人马三匹。丁丑，以襄阳官牛五千八百赐贫民。弛河南鬻马之禁。赐东西川屯戍蒙古军粮钞有差。戊寅，谕太常卿合丹：“去冬享太宫，敕牲无用牛，今其复之。”己卯，太白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午，阿术筑湾头

堡。乙酉，罢襄阳统军司。甲午，宋扬州都统姜才将步骑万五千人攻湾头堡，阿术、阿塔海击败之。赏淮安招讨使乞里迷失及有功将士锦衣银钞有差。丙申，以玉昔帖木兒为御史大夫。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肚□けΦ洹返仁椤?

冬十月戊戌朔，享于太庙。辛丑，弛北京、义、锦等处猎禁。癸丑，太阴犯毕。

十一月丁卯，阿里海牙以军攻潭州。乙亥，伯颜分军为三，趣临安；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四安、广德以出独松岭；董文炳率舟师循海趣许浦、澉浦，以至浙江；伯颜、阿塔海由中道节度诸军，期并会于临安。丙子，宋权融、宜、钦三州总管岑从毅，沿边巡检使、广西节制军马李维屏等，诣云南行中书省降。丁丑，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己卯，宋都带等军次隆兴府，宋江西转运使、知府刘槃以城降。都元帅府檄谕江西诸郡相继归附，得府州六、军四、县五十六，户一百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二百七万六千四百。壬午，伯颜大军至常州，督诸军登城，四面并进，拔其城。刘师勇变服单骑南走。改顺天府为保定府。枢密院言："两都、平滦猎户新签军二千，皆贫无力者，宜存恤其家。又新附郡县有既降复叛，及纠众为盗犯罪至死者，既已款伏，乞听权宜处决。"皆从之。中书省臣议断死罪，诏："今后杀人者死，问罪状已白，不必待时，宜即行刑。其奴婢杀主者，具五刑论。"乙酉，阿剌罕克广德，趣独松关。丙戌，太阴犯轩辕大星。己丑，遣太常卿合丹以所获涂金爵三，献于太庙。庚寅，伯颜遣降人游介实奉玺书副本使于宋，仍以书谕宋大臣。甲午，以高丽国官制僭滥，遣使谕旨，凡?⑯骸⑻ā 2. 抗倜□艉牛□氤□⑾嗬嗾吒恼□□?

十二月戊戌，填星犯亢。己亥，签书四川行枢密院事昝顺言："绍庆府、施州、南平及诸蛮吕告、马蒙、阿永等，有向化之心。又播州安抚杨邦宪、思州安抚田景贤，未知逆顺，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辛丑，董文炳军次许浦，宋都统制祁安以本军降。宋主为书，介国信副使严忠范侄焕请和。甲辰，伯颜次平江府，宋都统王邦杰以城降。乙巳，免江陵等处今岁田租。丁未，改诸站提领司为通政院。戊申，中书左丞相忽都带兒与内外文武百寮及缁黄耆庶，请上皇帝尊号曰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不许。太阴犯毕。庚子，宋主复遣尚书夏士林、右史陆秀夫奉书，称侄乞和。西川沧溪知县赵龙遣间使入宋，敕流远方，籍其家。癸亥，敕枢密院："靖州既降复叛，今已平定，其遣张通判、李信家属并同叛者赴都。"甲子，答宋国主书，令其来降。丙寅，阿剌罕军次安吉州，宋安抚

使赵与可以城降。升高丽东宁府为路，割江东南康路隶江西省，置马湖路总管府。省重庆路隆化县入南川，滦州海山县入昌黎县。复华州郑县。是岁，卫辉、太原等路旱，河间霖雨伤稼，凡赈米三千七百四十八石、粟二万四千二百六石。天下户四百七十六万四千七十七，断死罪六十八人。

本纪第九 世祖六

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克潭州，宋安抚使李芾尽室自焚死。阿里海牙分遣官属招徕未附者，旬日间，湖南州郡相继悉降　，得府一、州六、军二、县四十，户五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二，口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伯颜军次嘉兴府，安抚刘汉杰以城降。董文炳军次乍浦，宋统制官刘英以本军降。辛未，董文炳军至海盐，知县事王与贤及澉浦镇统制胡全、福建路马步军总沈世隆皆降。壬申，改都统领司为通政院，以兀良合带等领之。立回易库于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币帛诸物。敕大都路总管府和顾和买，权豪与民均输。癸酉，宋相陈宜中遣军器监刘庭瑞赍宋主称藩表章，诣军前禀议，又致宜中等书于伯颜，伯颜以书答之。乙亥，诏谕四川制置使赵定应来朝。徙大都等路猎户戍大洪山之东，符宝郎董文忠请贫病者勿徙，从之。宋复遣监察御史刘岊赍宋主称藩表至军前，且致书伯颜，为宗社生灵请命。丙子，赏合兒鲁带所部将士征建都功银钞锦衣。丁丑，宋遣都统洪模赍陈宜中、吴坚等书，请俟宗长福王至，同诣军前。戊寅，伯颜以军出嘉兴府，留万户忽都虎、千户王秃林察戍之。刘汉杰仍为其府安抚使。辛巳，命云南行省给建都屯军弓矢。军次崇德县，宋遣侍郎刘庭瑞、都统洪模来迓。行都元帅府宋都带言：“江西隆兴、建昌、抚州等郡虽附，而闽、广诸州尚阻兵，乞增兵进讨。”敕以襄汉军四千俾将之。壬午，军次长安镇，董文炳以兵来会。宋陈宜中、吴坚等违约不至。癸未，军次临平镇。甲申，次皋亭山，阿剌罕以兵来会。宋主遣其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其辞曰：“大宋国主鴳，谨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尝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于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辟以求两全，实以百万生民之命寄臣之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感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伯颜既受降表、玉玺，复遣囊加带以赵尹甫、贾余庆等还临安，召宰相出议降事。乙酉，师次临安北十五里，囊加带、洪模以总管殷俊来报，宋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伯颜亟使谕阿剌

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以劲兵五千人追陈宜中等，过浙江不及而还。丙戌，伯颜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遣吕文焕赍黄榜安谕临安中外军民，俾按堵如故。时宋三司卫兵白昼杀人，张世杰部曲尤横闾里，小民乘时剽杀。令下，民大悦。伯颜又遣宣抚程鹏飞，计议孙鼎亨、囊加带、洪君祥入宫，安谕太皇谢氏。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戊子，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等处屯田。"从之。大名路达鲁花赤小钤部坐奸赃伏诛，没其家。宋主祖母谢氏遣其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邓惟善来见伯颜于明因寺。伯颜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遂令万户忙古带、宣抚唆都羁留军中。且以其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遣程鹏飞、洪君祥偕来使贾余庆复往易之。己丑，军次湖州市。遣千户囊加带、省掾王祐，赍传国玉玺赴阙。敕高丽国以有官子弟为质。中书省臣言："赋民旧籍已有定额，至元七年新括协济合并户，为数凡二十万五千一百八十。"敕减今岁丝赋之半。庚寅，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浙江，于是宋宗室大臣以次来见，暮还湖州市。辛卯，张弘范、孟祺、程鹏飞赍所易宋主称臣降表至军前。甲午，复蓟州平谷县。立随路都转运司，仍诏谕诸处管民官，以甕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不吉带所部军六百移戍建都，其兀兒秃、唐忽军前在建都者，并遣还翼。穿济州漕渠。以真定总管昔班为中书右丞。

二月丁酉，诏刘?3.痰禄哉谢次髦浦檬瓜墓蟆＜汉ィ□肆俳□□8□樱□沃鼬T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遣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枢密使谢堂、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家铉翁、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刘岊奉表以闻。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笺。是日，宋文武百司出临安府，诣行中书省，各以其职来见。行省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都督忙古带、范文虎入城视事。辛丑，伯颜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左右司官石天麟、杨晦等入城，取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悉罢宋官府，散免侍卫禁军。宋主鴳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诣阙请命，右丞相命吴坚、文天祥同行。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等，以宋主鴳举国内附，具表称贺，两浙路得府八、州六、军一、县八十一，户二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二，口五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丁未，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曰：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诸大臣百官，

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⑹饭菁敖□乐钏荆□饕税簿印K□谏搅趾硬矗□□弈净ü□猓□辔锶□庹魉啊C厥槭⊥际椋□□K录榔鳌16.制鳌7.ǔ□16.止ぁ18.辈尽⒁俏溃□谡□纂海□煳牡乩硗疾幔□驳涔饰淖郑□11.Э诎婕□□⊙鍪帐啊G按□八椭□螅□呱腥濉⒁健⑸□5.馈2.敷撸□厂□煳睦□□□⑸搅忠□菝□浚□鏊□诠偎荆□咭悦□拧C□酱蟠ǎ□鹿勖碛睿□⑶按□□艘偶#□恍聿鸹佟w す压露啦荒茏源嬷□耍□考由母□?

伯颜就遣宋内侍王野入宫，收宋国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戊申，立浙东西宣慰司于临安，以户部尚书麦归、秘书监焦友直为宣慰使，吏部侍郎杨居宽同知宣慰司事，并兼知临安府事。乙卯，诏谕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淮西制置使夏贵及所辖州军县镇官吏军民。丁巳，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戊午，祀先农东郊。淮西制置夏贵以淮西诸郡来降，唯镇巢军复叛，贵遣使招之，守将洪福杀其使，贵亲至城下，福始降，阿术斩之军中。淮西路得府二、州六、军四、县三十四，户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百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庚申，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辛酉，车驾幸上都。设资戒大会于顺德府开元寺。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甲子，董文炳、唆都发宋随朝文士刘褒然及三学诸生赴京师，太学生徐应镳父子四人同赴井死。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

三月丁卯，命枢密副使张易兼知秘书监事。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9.□蛹唷9.□吩骸⒀□吭骸⑻□K峦际榧榔骼制鞯任铩N斐剑□ń□弦迅街菘ぞ□鳌<仔纾□⑹跚彩贡□□菹墓笠呀担□奶煜樽哉蚪□萑ィ□分□セ瘛>：□下沸兄惺槭⊙裕骸疤吨菁榷ǎ□□现菘そ嫡呦嗉蹋□捶置□罱□蚴仄涞亍！贝又□K胃M跤胲亲哉愣□敛□站□小R远浪晒厥亟□佩T⑸狈钍沽□O停□吨□□□浼摇R液ィ□□盏确17.侔病6〕螅□⑺□！□⒇莺薄6.□谋□杷沃鞴□□に沃鼬T同太后入觐。郎中孟祺奉诏宣读，至“免系颈牵羊”之语，太后全氏闻之泣，谓宋主鳷曰：“荷天子圣慈活汝，当望阙拜谢。”宋主鳷拜毕，子母皆肩舆出宫,唯太皇太后谢氏以疾留。戊寅,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

百九十,并免其徭役，其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敕淮西庐州置总管万户府，以中书右丞、河南等路宣慰使合剌合孙、襄阳管军万户邸浃并行府事。庚辰，囊加带以宋玉玺来上。乙酉，赣、吉、袁、南安四郡内附。庚寅，赐郡王瓜都银?k飞隙己凸撕吐虿⑭来蠖祭□R灾惺橛邑┤舭辔□P可惺椤?

闰月丙申，置宣慰司于济宁路，掌印造交钞，供给江南军储。以前西夏中兴签行中书省事暗都剌即思、大都路总管张守智并为宣慰使。东川行枢密院总帅汪惟正略地涪州，克山寨溪洞凡二十有三所。丁酉，诏湖广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赴阙，令脱拨忽鲁秃花、崔斌并留后鄂州。辛亥，命副枢张易遣宋降臣吴坚、夏贵等赴上都。戊午，淮西万户府招降方山等六寨。甲子，禁西番僧持军器。以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郝祯参知政事。

夏四月乙丑朔，阿术以宋高邮、宝应尝馈饷扬州，遣蒙古军将苫彻及史弼等守之，别遣都元帅孛鲁欢等攻泰州之新城。丁卯，赐诸王都鲁金?N斐剑□院幽媳□挛聪iii□□□访窦iii□ ③. 谡□挛逶峦郎敝□□8□纾□纺仙堂骋拙┤φ呶憬□P廖矗□薪□鞫荚□□味即□杂□□迳□讲肥恐C蔚玫攘□私□□妨ッ厥榧唷1□樱□《□Ч惺嗝茉杭俺啥季□运荆□云涫氯胛鞔Ч性骸8词□松秸□用裼谛叛艟□C獯蠖家交e猎□□□晁恳□<好□□允涛狼拙□魇□昃茫□帕罨辜遥□诹□拢□鞴槠渚□8□剑□运□锎锓值厮晔淦じ铮□越癫⑷肷隙肌H晌纾□偎煤禾焓φ抛谘莞般凇R矣希□僬盐墓荽笱□恳κ唷10.擦盅□客跖汀10.擦质探惭□客降ス□母吧隙肌8□□□尢□怼R员本┬兄惺槭×□O芪□惺橛邑□□兄惺槭∈掠诰D细□?

五月乙未朔，伯颜以宋主鳷至上都，制授鳷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于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岳渎。己亥，伯颜请罢两浙宣慰司，以忙古带、范文虎仍行两浙大都督府事，从之。庚子，定度量。壬寅，宋三学生四十六人至京师。癸卯，复沂、莒、胶、密、宁海五州所括民为防城军者为民，免其租徭二年。乙巳，赐伯颜所部有功将校银二万四千六百两。阿术遣总管陈杰攻拔泰州之新城，遣万户乌马兒守之，以逼泰州。丁未，宋扬州都统姜才攻湾头堡，阿里别击走之，杀其步骑四百人，右卫亲军千户董士元战死。戊申，宋冯都统等自真州率兵二千、战船百艘袭瓜洲，阿术遣万户昔里罕、阿塔赤等出战，大败之，追至珠金沙，得船七十七艘，冯都统等赴水死。改博州为东昌路。己酉，括猎户、鹰坊户为兵。乙卯，靖州张州判及李信、李发焚其城，退保飞山新城，行中书省发兵攻杀之，徙其党及家属于大都。宋江西制置黄万石率其军来附，敕令入觐。辛酉，安西

王相府请颁诏招合州张珏，不从。癸亥，升异样局为总管府，秩三品。

六月甲子朔，敕新附三卫兵之老弱者，放还其家。己巳，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命东征元帅府选襄阳生券军五百，充侍卫军。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庚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辛未，命阿里海牙出征广西，请益兵，选军三万俾将之。壬申，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设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其立行省者，不立宣慰司。甲戌，以《大明历》浸差，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衡赴京师。宋扬州姜才夜率步骑数千趋丁村堡，守将史弼、苫彻出战，斩首百余级，获马四十匹。诘旦，阿里、都督陈岩以湾头堡兵邀其后，伯颜察兒踵至，所将皆阿术麾下兵，姜才军遥望旗帜，亟走，遂大破之，获米五千余石。阿术又以宋人高邮水路不通，必由陆路馈运，千户也先忽都以千骑邀之，数日米运果来，杀负米卒数千，获米三千石。戊寅，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戊子，枢密院上言：“陈宜中、张世杰聚兵福建以攻我师，江西都元帅宋都带求援。”命以安庆、蕲、黄等郡宿兵，付宋都带将之。己丑，宋都带言福建魏天祐、游义荣弃家来附，以天祐为管军总管兼知邵武军事，义荣遥授建宁路同知，充管军千户。壬辰，下诏招谕宋扬州制置李庭芝以次军官，及通、泰、真、滁、高邮大小官员。又诏谕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使降。李庭芝留硃焕守扬州，与姜才率步骑五千东走，阿术亲率百余骑驰去，督右丞阿里、万户刘国杰分道追及泰州西，杀步卒千人，庭芝等仅得入，遂筑长围堑而守之，阿术独当东南面，断其走路。以户部尚书张澍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于北京。

秋七月乙未，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孟祺，以亡宋金玉宝及牌印来上，命太府监收之。丙申，淮安、宝应民流寓邳州者万余口，听还其家。丁酉，宋涪州观察杨立子嗣荣，请降诏招谕其父，从之。戊戌，升阆州为保宁府。敕山丹城直隶省部，以达鲁花赤行者仍领之。壬寅，以李庭出征，赏其部将李承庆等钞、马、衣服、甲仗有差。乙巳，硃焕以扬州降。丁未，诏谕广西路静江府等大小州城官吏使降。甲寅，赐诸王孛罗？R匝畲逯粮〖Σ翠钋□r叮□拇铀锛椅瘛R颐□□翁┳菔亟□锪汲加肜钔ブフ氏伦淞醴i⒅？】□泵乓越担□蠢钔ブァ13.□牛□笛镏萦□ 1 □剑□⑹跻宰芄芪诼韭旱仁靥┳荩□渫ā 3.□ 8. 哂实却o嗉汤锤健；炊□返弥菔□□⑪厝□□□□□迨□耐蚨□я□俣□□模□谝话侔送蛉□Φ□僖皇□摺G彩钩窒惚异粼

冷潞笸痢R灾惺橛邑┌16.锖Q牢□秸抡□拢□□槭嗝茉菏隆11.炊□惺嗝茉罕鹌蚶锩允□□惺橛邑□□沃□□露□谋□□惺樽筘□□炊□蟾倍荚□□□觥17.秸愦蠖级椒段幕i 13.□□□鞔蠖级街□□萋朗□纭11.炊□次髯蟾倍荚□C卵也2.沃□□隆?

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敕汉军都元帅阔阔带、李庭将侍卫军二千人西征。升漷阴县为漷州。乙亥，斩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都统姜才于扬州市。庚辰，罢襄阳统军司。车驾至自上都。遣太常卿脱忽思以铜爵一、豆二，献于太庙。以四万户总管奥鲁赤参知政事。

九月壬辰朔，命国师益怜真作佛事于太庙。己亥，享于太庙，常馔外，益野豕、鹿、羊、蒲萄酒。庚子，命姚枢、王磐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余听还家。辛丑，遣庐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癸卯，以平宋赦天下。乙巳，高丽国王王愖上参议中赞金方庆功，授虎符。丙午，敕常德府岁贡包茅。丁未，谕西川行枢密院移檄重庆，俾内附。命有司隳沿淮城垒。辛亥，太白犯南斗。甲寅，太白入南斗。乙卯，以吐番合答城为宁远府。辛酉，召宋宗臣鄂州教授赵与票赴阙。设资戒会于京师。阿术入觐。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关一、监一、县七百三十三，户九百三十七万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万一千一十五。

冬十月甲子，以陈岩拔新城、丁村功，赐金五十两，部将刘忠等赐银有差。乙亥，赐皇子北平王出征军士贫乏者羊马币帛有差。申明以良为娼之禁。丁亥，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戊子，淮西安抚使夏贵请入觐，乞令其孙贻孙权领宣抚司事，从之。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里为平章政事，河南等路宣慰使合剌合孙为中书右丞，兵部尚书王仪、吏部尚书兼临安府安抚使杨镇、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迷里忽辛并参知政事。参知政事陈岩行中书省事于淮东。

十一月癸巳，安西王所部军克万州。丙午，赐阿术所部有功将士二百三十九人各银二百五十两。西川行院忽敦言：“所部军士久围重庆，逃亡者众，乞益军一万，并降诏招诱逋民之在大良平者。”并从之。壬子，赐龙答温军有功及死事者银钞有差。癸丑，并省内外诸司。丁卯，太阴犯填星。庚申，敕管民及理财之官由中书铨调，军官由枢密院定议。隳襄汉、荆湖诸城。南平招抚使兼知峡州事赵真，请降诏招谕夔州安抚张起岩，从之。高丽国王王愖遣其臣判秘书寺硃悦，来告更名睹。

十二月辛酉朔，荧惑掩钩钤。以十四年历日赐高丽。丁卯，改云南

萝葡甸为元江府路。辛未，赐塔海所部战士及死事者银钞有差。赐忽不来等战功十九人银千二百两。壬申，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为证。帝曰：“妻子岂证者耶？”诏勿问。乙亥，定江南所设官府。辛巳，以军士围守崇庆劳苦，赐钞六千锭。庚寅，诏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军县官吏军民：“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伯颜言：“张惠守宋府库，不俟命擅启管钥。”诏阿术诘其事，仍谕江之东西、浙之东西、淮之东西官吏等，检核新旧钱谷。除浙西、浙东、江西、江东、湖北五道宣慰使。升江陵为上路，瑞安府仍为温州，陇州为散府，蓟州复置丰闰县，升临洮渭源堡为县。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赐诸王乃蛮带等羊马价。赏阿术等战功，及赐降臣吴坚、夏贵等银、钞、币、帛各有差，赐伯颜、阿术等青鼠、银鼠、黄犭由只孙衣，余功臣赐豹裘、麈裘及皮衣帽各有差。是岁，东平、济南、泰安、德州、涟海、清河、平滦、西京西三州以水旱缺食，赈军民站户米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石，粟四万七千七百十二石，钞四千二百八十二锭有奇。平阳路旱，济宁路及高丽浦州水，并免今年田租。断死罪三十四人。

十四年春正月癸巳，行都元帅府军次广东，知循州刘兴以城降。丙申，以江南平，百姓疲于供军，免诸路今岁所纳丝银。赐嗣汉天师张宗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戊戌，高丽金方庆等为乱，命高丽王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饬兵御备。癸卯，复立诸道提刑按察司。甲辰，命阿术选锐军万人赴阙。丁未，知梅州钱荣之以城降。戊申，赐三卫军士之贫乏者八千三百五十二人各钞二锭、币十匹。己酉，赐耶律铸钞千锭。甲寅，敕宋福王赵与芮家赀之在杭、越者，有司辇至京师，付其家。丙辰，立建都、罗罗斯四路，守戍乌木等处，并置官属。己未，以白玉碧玉水晶爵六，献于太庙。括上都、隆兴、北京、西京四路猎户二千为兵。置江淮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及江淮榷茶都转运使司。命嗣汉天师张宗演修周天醮于长春宫，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

二月辛酉，命征东都元帅洪茶丘将兵二千赴上都。壬戌，瑞州安抚姚文龙率张文显来降，其家属为宋人所害，赐文龙、文显等钞有差。癸亥，彗星出东北，长四尺余。甲子，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丙寅，改安西王傅铜印为银？A⑮啦□飞降ニ堑孺洌□愿□□Φ□□荆□氯∠⑭愿□浯□□搿

Ⅴ钔踔槐靥□緝貉裕骸坝啦□锋浒俣□□B□Ｓ诠└□□势捩垡杂σ邸！壁□统□侔耸□□昊怪□６：□□：□钡佬□渴顾□０喂橹萆秸□氖□咚□Ｎ斐剑□胂扰┓□肌＜仔纾□鞔Ｈ性翰换□手谑□蛑林厍欤□□⊥拦兀□焯莩褰□ブ□□湟苟纪痴园惨猿墙怠Ｕ喷弭□□□校□肫淦捩□沉髯吒⒅荩□□д诺氯笠灾凼ρ□□□逅旖怠３导菪疑隙肌Ｐ了龋□□本┳「Ｗ：：□尘□□俑吧隙肌Ｈ晌纾□募□ 8. Φ□莩牵□∩吮跷鹘□□么嬷□Ｈ匝⊥≈菥□硎赜□鸾鹣亍１□纾□□菔毓□□□呀蹈磁眩□□＝□□种□□□□□嵌荨６『ィ□□隙髦莩乱5.馈①菖辛质寤⒁猿墙怠Ｚ□陨□杭□妗17.□婕蛹油卟⑽□□献苌悖□剖徒蹋□□□飧常□□潘掠钫摺Ｒ源笏九□⒂□反蠓颉⑫□渴辜媪焓桃撬臼仑寐尬□嗝芨笔梗□嫘□帐梗□焓桃撬臼隆？

三月庚寅朔，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辛卯，湖广行中书省言：“广西二十四郡并已内附，议复行中书省于潭州，置广南西路宣抚司于静江。”诏郑鼎所将侍卫军万人还京师，崔斌、阿里海牙同驻静江，忽都铁木兒、郑鼎同驻鄂汉，贾居贞、脱博忽鲁秃花同驻潭州。癸巳，以行都水监兼行漕运司事。甲午，以郑鼎所部军士抚定静江之劳，命还家少休，期六月赴上都。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傅、李珏、李公度皆以城降。丁酉，括马三万二千二百六匹，孕驹者还其主。壬寅，广东肇庆府新封等州皆来降。癸卯，寿昌府张之纲以从叛弃市。乙巳，命中外军民官所佩金银符，以色组系于肩腋，庶无亵渎，具为令。庚戌，建宁府通判郭缵以城降。黄州归附官史胜入觐，以所部将校于跃等三十一人战功闻，命官之。签书东西川行枢密院事昝顺言：“比遣同知隆州事赵孟烯赍诏招谕南平军都掌蛮、罗计蛮及凤凰、中垅、罗韦、高崖等四寨皆降。田、杨二家、豕鹅夷民，亦各遣使纳款。”壬子，宝应军人施福杀其守将，降于淮东都元帅府，诏以福为千户，佩金符。癸丑，命汪惟正自东川移镇巩昌。行中书省承制，以闽浙温、处、台、福、泉、?⑰摹13.！13.□□⑸畚洹⑫嘶□瓤ㄛ倒伲□髦纹淇ぁＬ吨菪惺Ⅱ彩股涎裕骸肮隳衔髀非煸丁⒂袅帧⑰选10.亍⑧佟⑩唷④凇1.觥17.□⑪蟆㈢摺17.□④荨9.蟆□苯越担□酶□弧⒅菔□摹！备戳⑪逖舾□逖粝亍Ｆ秸抡□隆⑰阄鞯佬□渴拱⑦□Ｎ□秸抡□拢□兄惺槭∈掠诮□矗豢ね鹾洗鹞□秸抡□拢□兄惺槭∈掠诒本□？

夏四月甲子，宋特磨道将军农士贵、知安平州李惟屏、知来安州岑从毅等，以所属州县溪洞百四十七、户二十五万六千来附。癸酉，省各路转运司，事入总管府。设盐转运司四，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

贸易。丙子，召安抚赵与可、宣抚陈岩入觐。丙戌，禁江南行用铜钱。均州复立南漳县。

五月癸巳，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辛丑，千户合剌合孙死于浑都海之战，命其子忽都带兒袭职。癸卯，改广南西路宣抚司为宣慰司，广西钦、横二州改立安抚司。各道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敕江南归附官，三品以上者遣质子一人入侍。西番长阿立丁宁占等三十一族来附，得户四万七百。丙子，融州安抚使谭昌谋为不轨，伏诛。辛亥，以河南、山东水旱，除河泊课，听民自渔。乙卯，选蒙古、汉军相参宿卫。诏谕思州安抚使田景贤。又诏谕泸州西南番蛮王阿永，筠连、腾串等处诸族蛮夷，使其来附。命真人李德和代祀济渎。

六月丙寅，涪州安抚阳立及其子嗣荣相继来附，命立为夔路安抚使，嗣荣为管军总管，并佩虎符，仍赐钞百锭。壬寅，赏征广战死之家银各五十两。丁丑，置尚膳院，秩三品，以提点尚食、尚药局忽林失为尚膳使，其属司有七。庚辰，赏阳立所部战士钞千锭。甲申，荆湖北道宣慰使黑的得谍者，言夔府将出兵攻荆南。谕阳立等与塔海会兵御之。丁亥，升崇明沙为崇明州。以行省参政、行江东道宣慰使阿剌罕为中书左丞、行江东道宣慰使，湖北道宣慰使奥鲁赤参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

秋七月戊子朔，罢大名、济宁印钞局。壬辰，敕犯盗者皆弃市。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寡，似难悉置于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丁酉，敕自今非佩符使臣及军情急速，不听乘传。戊戌，申禁羊马群之在北者，八月内毋纵出北口诸隘践食京畿之禾，犯者没其畜。癸卯，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系右丞相安童，诱胁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纳，东道诸王亦弗从，遂率西道诸王至和林城北。诏右丞相伯颜帅军往御之。诸王忽鲁带率其属来归，与右丞相伯颜等军合。丙午，置行御史台于扬州，以都元帅相威为御史大夫。置八道提刑按察司。戊申，东川都元帅张德润等攻取涪州，大败之，擒安抚程聪、程广。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以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塔出为右丞，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麦术丁为左丞，淮东宣慰使彻里帖木兒、江东宣慰使张荣实、江西宣慰使李恆、招讨使也的迷失、万户昔里门、荆湖路宣抚使程鹏飞、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蒲寿庚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壬子，榷大都商税。丁巳，湖北宣慰司调兵攻司空山，复寿昌、黄州二郡。赐平宋将帅军士及简州军士广西死事者银钞各有差。回水窝渊圣广源王加封善佑，常山灵济昭应王加封广惠，安丘雹泉灵霈侯追封灵霈公。以参知政事、行江东道宣慰使吕文焕为中书左丞。

八月戊午朔，诏不花行院西川。丁卯，成都路仓收羡余五千石，按察司已治其罪，命以其米就给西川兵。辛未，常德府总管鲁希文与李三俊结构为乱，事觉，命行省诛之。车驾畋于上都之北。

九月壬申，制镔铁海青圆符。丙申，广南东路广、连、韶、德庆、惠、潮、南雄、英德等郡皆内附。甲辰，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昂吉兒、忻都、唐兀带等引兵攻司空山寨，破之，杀张德兴，执其三子以归。壬子，福建路宣慰使、行征南都元帅唆都，遣招讨使百家奴、丁广取建宁之崇安等县及南剑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己未，享于太庙。庚申，湖北宣慰使塔海略地至夔府之太原坪，禽其将，诛之。辛酉，弛盖州猎禁。乙亥，以宋张世杰、文天祥犹未降，命阿塔海选锐兵防遏隆兴诸城。禁无籍军随大军剽掠者，勿过关渡。己卯，降臣郭晓、魏象祖入觐，赐币帛有差。壬午，置宣慰司于黄州。甲申，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昨奉旨许令仍旧，乞降玺书。"从之。以行省参政忽都帖木兒、脱博忽鲁秃花、崔斌并为中书左丞，鄂州总管府达鲁花赤张鼎、湖北道宣慰使贾居贞并参知政事。

十一月戊子，枢密院臣言："宋文天祥与其徒赵孟瀯同起兵，行中书发兵攻之，杀孟瀯，天祥仅以身免。"诏以其妻孥赴京师。右副都元帅张德润上涪州功，赐钞千锭。乙未，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具为令。庚子，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以吏部尚书别都鲁丁参知政事。

十二月丙辰，置中滦、唐村、淇门驿。丁卯，以大都物价翔踊，发官廪万石，赈粜贫民。庚午，梁山军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来降。壬申，潭州行省复祁阳县。斩首贼罗飞，余党悉平。乙亥，都元帅杨文安攻咸淳府，克之。以十五年历日赐高丽国。以参议中书省事耿仁参知政事。冠州及永年县水，免今年田租。导任河，复民田三千余顷。赐诸王金、银、币、帛等物如岁例。赐诸王也不干、燕帖木兒等五百二十九人羊马价，钞八千四百五十二锭。赏拜答兒等千三百五十五人战功，金百两、银万五千一百两、钞百三十锭及纳失失、金素币帛、貂鼠豹裘、衣帽有差。是岁，赈东平、济南等郡饥民，米二万一千六百十七石、粟二万八千六百十三石、钞万一百十二锭。断死罪三十二人。

本纪第十 世祖七

十五年春正月辛卯，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给米三千石、钞三十锭。以千户郑鄩有战功，升万户，佩虎符。癸巳 ，西京饥，发粟一万石赈之，仍谕阿合马广贮积，以备阙乏。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发其奸赃，遣人诣省自首，反以罪诬按察司。御史台臣奏："按察司设果有罪，不应因事而告，宜待文焕等事决，方听其诉。"从之。己亥，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坐易官马、阑遗人畜，免其罪，以诸路州县管民官兼领其事。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赐湖州长兴县金沙泉名为瑞应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辄涸。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安抚司以事闻，故赐今名。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佑王。壬寅，弛女直、水达达酒禁。丙午，安西王相府言："万户秃满答兒、郝札剌不花等攻克泸州，斩其主将王世昌、李都统。"戊申，从阿合马请，自今御史台非白于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授宋福王赵与芮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农、平原郡公。庚戌，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大败涪州兵，斩州将王明及其子忠训、总辖韩文广、张遇春。诏军官不能抚治军士及役扰致逃亡者，没其家赀之半。以阿你哥为大司徒，兼领将作院。

二月戊午，祀先农。蒙古胄子代耕藉田。癸亥，咸淳府等郡及大良平民户饥，以钞千锭赈之。命平章政事阿塔海、阿里选择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员与不胜任者。复立河中府万泉县。辛未，以川蜀地多岚瘴，弛酒禁。丁丑，荧惑犯天街。庚辰，征别十八里军士，免其徭役。壬午，参知政事、福建路宣慰使唆都率师攻潮州，破之。置太史院，命太子赞善王恂掌院事，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领焉。改华亭县为松江府。遣使代祀岳渎。以参知政事夏贵、范文虎、陈岩并为中书左丞，黄州路宣慰使唐兀带、史弼并参知政事。

三月乙酉，诏蒙古带、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以沿海经略副使合剌带领舟师南征，升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佩虎符。丁亥，太阴犯太白。戊子，太阴犯荧惑。己丑，行中书省请考核行御史台文卷，不从。甲午，西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乙未，宋广王昺遣

倪坚以表来上，令俟命大都。命扬州行省选铁木兒不花所部兵助隆兴进讨。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戊戌，刘宗纯据德庆府，梧州万户硃国宝攻之，焚其寨栅，遂拔德庆。诏中书左丞吕文焕遣官招宋生、熟券军，堪为军者，月给钱粮；不堪者，给牛屯田。庚子，汉军都元帅李庭自愿将兵击张世杰，从之。西川行枢密院招宜胜、土恢等城及石榴寨，相继来降。壬寅，以诸路岁比不登，免今年田租、丝银。癸卯，都元帅杨文安遣兵攻克绍庆，执其郡守鲜龙，命斩之。乙巳，广南西道宣慰司遣管军总管崔永、千户刘潭、王德用招降雷、化、高三州，即以永等镇守之。宋张世杰、苏刘义挟广王昺奔□冈洲。参知政事密立忽辛、张守智并行大司农司事。

夏四月乙卯，命元帅刘国杰将万人北征，赐将士钞二万六百七十一锭。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丙辰，诏以云南境土旷远，未降者多，签军万人进讨。戊午，以江南土寇窃发，人心未安，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贵等，分道抚治军民，检核钱谷；察郡县被旱灾甚者、吏廉能者，举以闻；其贪残不胜任者，劾罢之。甲子，命不花留镇西川，汪惟正率获功蒙古、汉军官及降臣入觐，大都巡军之戍西川者遣还。立云南、湖南二转运司。以时雨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醞酿量给之。辛未，置光禄寺，以同知宣徽院事秃剌铁木兒为光禄卿。广州张镇孙叛，犯广州，守将张雄飞弃城走，出兵临之，镇孙乞降，命遣镇孙及其妻赴京师。丁丑，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二千二百，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壬午，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府。中书左丞崔斌言："比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沙汰之，而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立为要官。"诏并黜之。又言："阿老瓦丁，台臣劾其侵欺官钱，事犹未竟，今复授江淮参政，不可。"诏止其行。敕自今罢免之官，宰执为宣慰，宣慰为路官，路官为州官。淮、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改北京行省为宣慰司。追江南工匠官虎符。

五月癸未朔，诏谕翰林学士和礼霍孙，今后进用宰执及主兵重臣，其与儒臣老者同议。乙酉，行中书言："近讨邵武、建昌、吉、抚等岩洞山寨，获聂大老、戴巽子，余党皆下。独张世杰据□冈洲，攻傍郡，未易平，拟遣宣慰使史格进讨。"诏以也速海牙总制之。敕："主兵官若已擢授，其旧职宜别授有功者，勿复以子孙承袭。"申严无籍军虏掠及佣奴代军之禁。甲午，诸职官犯罪，受宣者闻奏，受敕者从行台处之，受省札者按察司治之。其宣慰司官吏，奸邪非违及文移案牍，从本道提刑按察

司磨刷。应有死罪，有司勘问明白，提刑按察司审覆无冤，依例结案。类奏待命。自行中书以下应行公务，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选江南锐军为侍卫亲军。乙未，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己亥，江东道按察使阿八赤求江东宣慰使吕文焕金银器皿及宅舍子女不获，诬其私匿兵仗。诏行台大夫相威诘之，事白，免阿八赤官。辛亥，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赐拱卫司官及其所部四百五十人钞二千六十锭。

六月乙卯，改西蕃李唐城为李唐州。庚申，敕博兒赤、答剌赤及司粮、司币等官并勿授符，已授者收之。壬戌，赐泸州降臣薛旺等钞有差。丙寅，以江南防拓关隘一十三所设官太冗，选军民官廉能者各一人分领。升济南府为济南路，降西凉府为西凉州。丁卯，置甘州和籴提举司，以备给军饷、赈贫民。甲戌，诏汰江南冗官。江南元设淮东、湖南、隆兴、福建四省，以隆兴并入福建，其宣慰司十一道，除额设员数外，余并罢去，仍削去各官旧带相衔。罢茶运司及营田司，以其事隶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以其事隶行中书？8髀纷芄芨□姥榛□□喙眩□陨现邢氯□壬韫佟K喂使儆θ胧苏撸□独舨柯加谩R允匪□莼搿⑧曝4□枭□凑□□□糯□挝尬□□锫郴ǔ啵□匆A旎浦菪□渴梗□□罩□J被次餍□渴拱杭獌喝腙睿□越□瞎倮籼□撸□视惺敲□5圳桶杭獌涸唬骸霸紫嗝魈斓馈2.斓乩怼14.∪耸拢□芗娲巳□撸□宋□浦啊6□萦泄Γ□紫喾强申檎摺；鼗厝酥邪10.下聿湃卧紫啵□16.锬晟僖嗑□簦□先巳缏牢幕馈7.段幕18.手诶垂椋□蚩梢韵辔淮χ□！庇止宋阶笥以唬骸叭昕哨鸵κ嗟龋□□瞎倮籼□撸□饲浔菜□□□□晕闯⒀裕□杭獌耗宋□扪灾□！苯□塘跆□緝阂蜓裕骸卑16.锖Q朗衾粽哦Γ□褚嗖沃□□隆！壁□窗杖ァK烀□秸抡□鹿□□融椭惺槭 ⑹嗝茉骸⒂□诽ǎ骸昂擦衷杭爸钅先褰裎□紫唷⑫□浚□案髀反锫郴ǔ嗯寤7.□撸□愣嗝□模□湟樗□约跆□□摺7残〈笳□拢□趁裰□乃□□咝兄□□□挥□甙罩□！币液ィ□肥 ⒃骸⑧囗钏居ξ抛嗍拢□赜善鹁幼i 6 〕螅□□淼钪□喔□□□□Ⅰ偾洳□樗几嬗谔□遥□艘字□N煲□□□菸餮酉□瘁媛□□□□诟健＜好□□19.晒啪□□舜咏□□□渴拐藕敕队珊5捞炙斡嘀凇2沃□□旅晒糯□氚溱□兴喂阃鲢m及张世杰等，不从。庚辰，处州张三八、章焱、季文龙等为乱，行省遣宣慰使谒只里率兵讨之。辛巳，达实都收括中兴等路阑遗。安南国王陈光昞遣使奉表来贡。

秋七月壬午朔，湖南制置张烈良、提刑刘应龙与周?10.厥□□鸨□□惺〉鞅□□郑□裰苈 10.厥□□□吨□A伊嫉染偌壹坝啾□妓贾菸诼薅矗□□倬□□□□□私哉剿馈＜咨辏□颓淄醢□莱嗨□拷ǘ际□□斗φ叱□Φ□倨呤□叨A

Ｐ杏□诽彳錾杓嗖煊□匪脑薄 = □虾□钡馈17.肽瞎阄鞯馈 8. = ü愣□啦⑯錾杼嵝贪床焖尽Ｒ矣希□慕□现盥纷芄芨□□ 8. □咂摺⑩□菡咭唬□ 8. □□菡叨□ 1 □纾□越□鲜路保□惺 」傥从兄□檎撸□钟诶糁畏潜悖□置□薇笾裂镏菪惺。□攀刂侵撂吨菪惺　6『ィ□□ 7. □捎梦肺嶙郑□褚滓怨□帧 9 锼龋□运□Ｕ髻缇□弥□故□撸□把镏荨13.□髦凼Γ□じ端□□蚧Д湃偈到□□□赜□□凇 1 □辏□杂邑┤□觥⑲筘├朗□纭 2. 沃□□录志诱晷兄惺槭∈掠诟又荩□ = ā 13. □鳌 9. 愣□粤パ伞 6 ∮希□徒□骶□胝攀澜芰φ秸呷□□耍□饕□迨□健Ｒ越□鞑沃□□吕類a为都元帅，将蒙古、汉军征广。命扬州行中书省分军三千付李恆。复上都守城军二千人为民。壬寅，改铸高丽王王愖驸马？1 □纾□目□□□疚□□克荆□□治□□蓿□食煽馕□杏眉啵□せ蹙秩胱芄芨□ 6 ń□腺郝恢疤铩Ｎ焐辏□e莼取＜河希□□谷司□心闪□洹Ｐ梁ィ□木┳赘□□参鞲□Ｚ□□稀⑰阄鞯却ξ惴抢碚骺迫琶瘛 = ê鹤嫣焓φ□混粲诰┏恰Ｒ圆沃□□吕類a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忙古带为福建路宣慰使，张荣实、张鼎并为湖北道宣慰使，也的迷失为招讨使。

八月壬子朔，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以嘉定、重庆、夔府既平，还侍卫亲军归本司。遣礼部尚书柴椿等使安南国，诏切责之，仍俾其来朝。丁巳，沿海经略司、行左副都元帅刘深言：“福州安抚使王积翁既已降附，复通谋于张世杰。”积翁上言：“兵力单弱，若不暂从，恐为阖郡生灵之患。”诏原其罪。壬戌，有首高兴匿宋金者，诏置勿问。两淮运粮五万石赈泉州军民。乙丑，济南总管张宏以代输民赋，尝贷阿里、阿答赤等银五百五十锭，不能偿，诏依例停征。辛未，复给漳州安抚使沈世隆家赀。世隆前守建宁府，有郭赞者受张世杰檄，诱世隆，世隆执赞斩之。蒙古带以世隆擅杀，籍其家。帝曰：“世隆何罪，其还之。”仍授本路管民总管。中书省臣言：“近有旨追诸路管民官所授金虎符，其江南路臣宜仍所授。”从之。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甲戌，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彻毁。”从之。己卯，复立提刑按察司于畏吾兒分地。庚辰，以四川平，劳赏军士钞二万一千三百三十九锭。辛巳，升洺磁为广平府路。监察御史韩昺劾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舍里甫丁殴部民至死，诏杖之，免其官，仍籍没家赀十之二。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诏谕军前及行省以下官吏，抚治百姓，务农乐业，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抑良为奴。以中书左丞董文炳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唆都、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

九月壬午朔，敕以总管张子良所签军二千二百人为侍卫军，俾张亨、陈瑾领之。癸未，省东西川行枢密院，其成都、潼川、重庆、利州四处皆设宣慰司。诏分拣诸路所括军，验事力乏绝者为民，其恃权豪避役者复为兵。所遣分拣官及本府州县官，能核正无枉者，升爵一级。又减至元九年所括三万军半以为民，其商户余丁军并除之。戊子，以征东元帅府治东京。庚寅，昭信达鲁花赤李海剌孙言，愿同张弘略取宋二王，调汉军、水军俾将之。以中书左丞、行江东道宣慰吕文焕为中书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于太庙，常设牢醴外，益以羊、鹿、豕、蒲萄酒。庚申，车驾至自上都。辛酉，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分夔府汉军二千、新军一千付塔海将之。赐合答乞带军士马价币帛二千匹，其军士力战者赏赍有差。乙丑，正一祠成，诏张留孙居之。丁卯，弛山场樵采之禁。己巳，趣行省造海船付乌马兒、张弘范，增兵四千俾将之。庚午，敕御史台，凡军官私役军士者，视数多寡定其罪。诏："河西、西京、南京、西川、北京等处宣慰司案牍，宜依江南近例，令按察司磨照。"移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治南京。御史台臣言："失里伯之弟阿剌与王权府等俘掠良民，失里伯纵弗问。及遣御史掾诘问，不伏。"诏执而鞫之。

十一月庚辰朔，枣阳万户府言："李均收抚大洪山寨为宋硃统制所害。"命赐银千两赈其家。丁亥，以辰、沅、靖、镇远等郡与蛮獠接壤，民不安业，命塔海、程鹏飞并为荆湖北道宣慰使，置司常德路，余官属留荆南府，供给粮食军需。壬辰，江东道宣慰使囊加带言："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属，蒙古军宜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分拣官僚，本以革阿合马滥设之弊。其将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劝后？新附军士，宜令行省赐其衣粮，无使阙乏。"帝嘉纳之。征宋相马廷鸾、章鉴赴阙。甲午，开酒禁。复阿合马子忽辛、阿散先等官。始，忽辛等以崔斌论列而免，至是以张惠请，故复之。惠又请复其子麻速忽及其侄别都鲁?⑸凰级Π爸埃□垡苫荩□淮印ｋ芬殉□倭挪恢□握撸□□□□□６∮希□俪卵胰腙睢＜汉ィ□□涛谰□吞镎叱□□Φ□信＞摺Ｐ脸螅□□□□拖厝嘶苹□□□畏颍□□缃□□⑯.ú约袄c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诏调兵讨之。丁未，行中书省自扬州移治杭州，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以阿剌罕为宣慰使。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以参知政事程鹏飞行荆湖北道宣慰使。闰月庚戌朔，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蕃主韦昌盛并内附，诏阿榨、韦昌盛各为其地安抚使，佩虎符。辛亥，太白、荧惑、填星聚于房。甲寅，幸光禄寺。丙辰，诏秃鲁赤同潭州行省官一员，察戍还病

军所过州县不加顾恤者按之。甲子，发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户百万一。是日，谍报文天祥见屯潮阳港，亟遣先锋张弘正、总管囊加带率轻骑五百人，追及于五坡岭麓中，大败之，斩首七千余，执文天祥及其将校四人赴都。

十二月己卯，签书西川行枢密院昝顺招诱都掌蛮夷及其属百一十人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赐虎符，余授宣敕、金银符有差。庚辰，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请归宋旧借镇远、黄平二城，仍撤戍卒，不允。景贤等请降诏禁戍卒毋扰思、播之民，从之。鸭池等处招讨使钦察所领南征新军，不能自赡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乙酉，伯颜以渡江收抚沙阳、新城、阳罗堡、闽、浙等郡获功军士及降臣姓名来上，诏授虎符者入觐，千户以下并从行省授官。丙戌，扬州行省上将校军功凡百三十四人，授官有差。丙申，从播州安抚杨邦宪请，以鼎山仍隶播州。庚子，敕长春宫修金箓大醮七昼夜。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渔弋。戊申，以叙州等处秃老蛮杀使臣撒里蛮，命发兵讨之。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以十六年历日赐高丽。海州赣榆县雹伤稼，免今年田租。南宁、吉阳、万安三郡内附。开成路置屯田总管府，广安县隶之。临淄、临朐、清河复为县。导肥河入于鄘，淤陂尽为良田。会诸王于大都，以平宋所俘宝玉器币分赐之。赐诸王等金、银、币、帛如岁例。是岁，西京奉圣州及彰德等处水旱民饥，赈米八万八百九十石、粟三万六千四十石、钞二万四千八百八十锭有奇。断死罪五十二人。

十六年春正月己酉朔，高丽国王王愖遣其签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壬子，罢五翼探马赤重役军。癸丑，汪良臣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诏以海南、琼崖、儋、万诸郡俱平，令阿里海牙入觐。泸州降臣赵金、吴大才、袁禹绳等从征重庆，其家属为叛者所杀，诏赐钞有差，仍以叛者妻孥付金等。敕高丽国置大灰艾州、东京、柳石、孛落四驿。甲寅，无籍军侵掠平民，而诸王只必帖木兒所部为暴尤甚，命捕为首者置之法。敕移赣州行省还隆兴。高丽国来献方物。辛酉，合州安抚使王立以城降。先是，立遣间使降安西王相李德辉，东川行院与德辉争功，德辉单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川蜀以平。东川行院遂言，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宜杀之。枢密院以其事闻，而降臣李谅亦讼立前杀其妻子，有其财物，遂诏杀立，籍其家赀偿谅。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来上，且言东川院臣愤李德辉受降之故，诬奏诛立。枢密院臣亦以前奏为非。帝怒曰："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杀人，其归待罪。"斥出之。会安

西王使再至，言未杀立。即召立入觐，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壬戌，分川蜀为四道：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并立宣慰司。赏重庆等处从征蒙古、汉军钞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一锭。改播州鼎山县为播川县。丁卯，赐参知政事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戊辰，立河西屯田，给畊具，遣官领之。甲戌，张弘范将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张世杰来拒战，败之，世杰遁去，广王昺偕其官属俱赴海死，获其金宝以献。丙子，诏谕又巴、散毛等四洞番蛮酋长使降。以中书左丞别乞里迷失同知枢密院事。禁中书省文册奏检用畏吾字书。赐异样等局官吏工匠银二千两。赐皇子奥鲁赤及诸王拜答罕下军士与思州田师贤所部军衣服及钞有差。

二月戊寅朔，祭先农于籍田。壬午，升溧州为路。遣使访求通皇极数番阳祝泌子孙，其甥傅立持泌书来上，拨民万户隶明里淘金。以江南漕运旧米赈军民之饥者。癸未，增置五卫指挥司。诏遣塔黑麻合兒、撒兒答带括中兴户。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台于大都，仪象圭表皆铜为之，宜增铜表高至四十尺，则景长而真。又请上都、洛阳等五处分置仪表，各选监候官。"从之。甲申，平章阿里伯乞行中书省检核行御史台文案，且请行台呈行省，比御史呈中书省例，从之。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移绍兴宣慰司于处州。己丑，调潭州行省军五千戍沿海州郡。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三人为管军总管，千夫长塔剌海获文天祥有功，请授总管军千户，佩符，并从之。壬辰，诏谕宗师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乙未，玉速帖木兒言："行台文卷令行省检核，于事不便。"诏改之，其运司文卷听御史台检核。饶州路达鲁花赤玉古伦擅用羡余粮四千四百石，杖之，仍没其家。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遣官核实益都、淄莱、济南逃亡荒地之为行营牧地者。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矢，其出征之所持兵仗，即输之官库。壬寅，赐太史院银一千七十八两。癸卯，发嘉定新附军千人屯田脱里北之地。甲辰，升大都兵马都指挥使司秩四品。诏大都、河间、山东管盐运司并兼管酒、醋、商税等课程。中书省臣请以真定路达鲁花赤蒙古带为保定路达鲁花赤，帝曰："此正人也，朕将别以大事付之。"赏汪良臣所部蒙古、汉军收附四川功钞五万锭。命嘉定以西新郑州郡及田、杨二家诸贵官子，俱充质子入侍。车驾幸上都。乙巳，命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访求精天文历数者。西蜀四川道立提刑按察司。丙午，遣使代祀岳渎后土。诏河南、西京、北京等路课程，令各道宣慰司领之。赏西川新附军钞三千八百五十锭。以斡端境内蒙古军耗

乏，并汉军、新附军等，赐马牛羊及马驴价钞、衣服、弓矢、鞍勒各有差。

三月戊申朔，诏禁归德、亳、寿、临淮等处畋猎。庚戌，敕郭守敬繇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壬子，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砲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砲者，俱至京师。庚申，给千户马乃部下拔突军及土浑川军屯田牛具。丙寅，敕中书省，凡掾史文移稽缓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甲戌，潭州行省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下西南诸番，以龙方零等为小龙蕃等处安抚使，仍以兵三千戍之。中书省下太常寺讲究州郡社稷制度，礼官折衷前代，参酌《仪礼》，定拟祭祀仪式及坛壝祭器制度，图写成书，名曰《至元州县社稷通礼》，上之。以保定路旱，减是岁租三千一百二十石。

夏四月己卯，立江西榷茶运司及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癸巳，以给事中兼起居注，掌随朝诸司奏闻事。戊戌，以池州路达鲁花赤阿塔赤战功升招讨使，兼本军万户。癸卯，填星犯键闭。乙巳，汪良臣言：“昔沓顺兵犯成都，掠其民以归。今嘉定既降，宜还其民成都。”制曰“可。”敕以上都军四千卫都城，凡他所来戍者皆遣归。从唆都请，令泉州僧依宋例输税，以给军饷。诏谕扬州行中书省，选南军精锐者二万人充侍卫军，并发其家赴京师，仍给行费钞万六千锭。大都等十六路蝗。

五月己酉，中书省请复授宣慰司官虎符，不允。又请各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专领课程，从之。辛亥，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诏谕漳、泉、?⑸畚涞却　甙耸□漠楚倮艟□瘢□裟芫僦诶唇担□倮衾□忧勹停□□癜炊氯绻省R匀□菥□攀澜鼙□□踅衲曜飧持□搿1□剑□晕逢勹□嗄涮优□板透持□瘢□肺骶┰□克尽□床焖舅阉髦□C□肺峤缒诩颇妒渌啊R愿鞯腊床焖镜毓闶路保□⑷芭┗偃氚床焖荆□龈笔埂①菔赂饕荚保□嬷叭芭┤□□隆＜鬃樱□□诽ǔ佳裕骸跋仁鞘〕及16.锊□裕□凶镎哂胩ǔ枷嗤□□剩□兄即又□3嫉任叫惺《献镆砸獬鋈耄□刑ê斡删僬□R舜有惺‖势□□缓筇宀煳□恕！敝圃唬骸翱伞！备咝饲钟盟味□踅鹑□蛞磺б话倭接衅妗⒁□□□逋蛄□倭剑□□彩棺防怼Z□啊10.5戎菽济裢吞铮□米芄芨□疤峋偎玖熘□R页螅□方□甑嚷钒瓮换б煌颍□睬Ш‌e么锫郴ǔ嘁辉保□绷ナ〔俊1□□□方□仙□疚囊疲□汩□氲荨A黉□9.□□⑼ò驳仁□洌□怯泻G喾□□惶□舜□6：□□脑颇媳ι健⑤骨□□匚□荨＜核龋□□芈锋涞昝窦遥□餐□词钩疾坏背舜□撸□愀□诵笠□驰涣稀M甓肌10.幽掀哝涿衿斗Γ□□渎砼Q蚣鄢□O税俣A8□纾□湍寺□□焦□肮丿e厍旖□考靶□渴沽跫滩□瘸□⒁路□饔胁睢H缮辏□月阑16.垂椋□谒城旄□芄埽□寤7.□□源统□迨□A a愣∽佑□□な

涛谰□蛉耍□吞锊□健９镉希□＠镅□洗□裕骸案潮本□⑽骶┏蹬＞阒粒□稍司□浮！钡墼唬骸懊裰□杩嗳甑炔晃剩□□□勖瘛Ｊ菇衲昃∪≈□□此旰碳诤斡傻弥帧Ｆ渲怪□！奔仔纾□□□□纤□旃乏撑６□Ｂ□土钤嗣锥□□□□□Ｚ□屯褴撼嗟裙芨手萋沸□危□钊宋慊蚓谌拧Ｌ吨菪惺∩涎裕骸扒碇菪□柯硗□颜薪岛Ｍ馑闹荩□坝型量芑仆□兜人娜宋□遥□褚亚芑瘛！壁□弥□□獭１□樱□□馍Ｇ□雍榧霉□□杂□榧霉□Ｃ□谑φ帕羲锛葱泄□黪词拢□喑嗾掠谔欤□参逯缫埂４突首影侣吵唷２.□锎鸬燃扒ЩＰ□镭４□□烤□昂椭菡净ａ蚵沓□饔胁睢？

六月丁丑朔，阿合马言：“常州路达鲁花赤马恕告签浙西按察司事高源不法四十事，源亦劾？！笔挛牛□□钔１. 纭Ｚ□⑿赂骄□灏偃恕19.晒啪□偃恕10.壕□陌偃耸□锩拧⒂阃ａ16. 琛⒀拧Ｚ□屯跸喔□八拇Ｌ兄惺槭。□牡佬□克靖ｅ尾ゴａ⑽翊ㄎ髂现盥□模□倮艟□窀鞔悠渌祝□奘ＣＲ怠Ｈ晌纾□哉愣□□渴钩碌ｖ没王事，命其子夔为管军总管，佩虎符。甲申，宋张世杰所部将校百五十八人，诣琼、雷等州来降。敕造战船征日本，以高丽材用所出，即其地制之，令高丽王议其便以闻。乙酉，榆林、洪赞、刁窝，每驿益马百五十、车二百，牛如车数给之。丙戌，左右卫屯田蝗蝻生。庚寅，升济宁府为路。壬辰，以参知政事、行河南等路宣慰使忽辛为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癸巳，以新附军二万分隶六卫屯田。彻里帖木兒言其部军多为盗劫掠赀财，有司不即理断，乞遣官诘治，诏兀鲁带往治之。以不花行西川枢密院事，总兵入川，平宋诸城之未下者。仍令东川行枢密院调兵守钓鱼山寨。西川既平，复立屯田，其军官第功升擢，凡授宣敕、金银符者百六十一人。诏以高州、筠连州腾川县新附户于溆州等处治道立驿。云南都元帅爱鲁、纳速剌丁招降西南诸国。爱鲁将兵分定亦乞不薛，纳速剌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界内，招忙木、巨木秃等寨三百，籍户十一万二百。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戊戌，改宣德府龙门镇复为县。庚子，拘括河西、西番阑遗户。辛丑，以通州水路浅，舟运甚难，命枢密院发军五千，仍令食禄诸官雇役千人开浚，以五十日讫工。癸卯，以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命选官抚治之。甲辰，以襄阳屯田户四百代军当驿役。赐征北诸郡蒙古军阔阔八都等力战有功者银五十两，战殁者家给银百两，从行伍者钞一锭，其余衣物有差。禁伯颜察兒诸峪寨捕猎。诏免四川差税。以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别都鲁丁为河南等路宣慰使。以阿合马子忽辛为潭州行省左丞，忽失海牙等并复旧职。占城、马八兒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赐诸王所部银钞、衣服、币帛、鞍勒、弓矢及羊马价钞等各有差。五台山作佛事。

秋七月戊申，宁国路新附军百户詹福谋叛，福论死，授告者何士青总把、银符，仍赐钞十锭。罢西川行? 8 □纾□□淹押退锼讶〕舜□咚轿铩Ｒ颐□□Σ□□览□韫佟Ｖ枚□□涛谰□６ń□仙稀⒅新分么锫郴ǔ喽□保□侣芬辉薄ｋ贩⑽鞔□晒啪□咔Ａ⑫赂骄□□Ｂ□痘首影参魍酢６：：龋□恢汗□彩估垂毖毕蟆＜何矗□远涓缏樗嫉刂□隳径喑俏□蛭鞲□ｋ芬悦晒啪□□Ａ⒁娑季□□Ａ⒅盥肪□磺Ａ⑫赂骄□迩Ｂ□贤蛉耍□罾钔ソ□□Ｈ尚纾□彤Ｙ吉剌所部力战军人银五十两，死事者人百两，给其家。阿里海牙入觐，献金三千五百八十两、银五万三千一百两。罢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战船。丙寅，填星犯键闭。癸酉，西南八番、罗氏等国来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户凡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八。诏遣牙纳术、崔彧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以中书左丞、行四川行中书省事汪良臣为安西王相。赐诸王纳里忽所部有功将校银钞、衣装、币帛、羊马有差。以赵州等处水旱，减今年租三千一百八十一石。命散都修佛事十有五日。

八月丁丑，车驾至自上都。庚辰，太阴犯房距星。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诏征讨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赍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又请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皆从之。海贼贺文达率众来归文虎，文虎以所得银三千两来献。有旨释其前罪，官其徒四十八人，就以银赐文虎。己丑，宋降臣王虎臣陈便宜十七事，令张易等议，可者行之。庚寅，敕沅州路蒙古军总管乞答合征取桐木笼、犵狫、伯洞诸蛮未附者。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五千驻卫州。以每岁圣诞节及元辰日，礼仪费用皆敛之民，诏天下罢之。丁酉，以江南所获玉爵及坫凡四十九事，纳于太庙。己亥，海贼金通精死，获其从子温，有司欲论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温何预焉？”特赦其罪。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甲辰，诏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以散扎兒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赐范文虎僚属二十一人金纹绫及西锦衣。赏征重庆将校币帛有差。赐诸王阿只吉粮五千石、马六百匹、羊万口。

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荐可为守令者三十人。诏：“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女直、水达达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己酉，罢金州守船军千人，量留监守，余皆遣还。庚戌，诏行中书省左丞忽辛兼领杭州等路诸色人匠，以杭州税课所入，岁造缯段十万以进。杭、苏、嘉兴三路办课官吏，额外多取分例，今后月给食钱，或数外多取者罪之。阿合马言：“王相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即命炳总之。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行台方按其事，仲

威反诬行台官以他事。诏免仲威官，仍没其产十之二。戊午，王相府言：“四川宣慰司有籍无军虚受赏者一万七千三百八人。”命诘治之。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御史台臣言：“江南三路管课官，于分例外支用钞一千九百锭。”命尽征之。诏遣使招谕西南诸蛮部族酋长，能率所部归附者，官不失职，民不失业。乙丑，以忽必来、别速台为都元帅，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戍斡端城。己巳，枢密院臣言：“有唐兀带者冒禁引军千余人，于辰溪、沅州等处劫掠新附人千余口及牛马、金银、币帛等，而麻阳县达鲁花赤武伯不花为之乡导。”敕斩唐兀带、武伯不花，余减死论，以所掠者还其民。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备支用。

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辛巳，叙州、夔府至江陵界立水驿。乙酉，帝御香阁。命大乐署令完颜椿等肄文武乐。戊子，张融诉西京军户和买和雇，有司匿所给价钞计万八千余锭；官吏坐罪，以融为侍卫军总把。千户脱略、总把忽带擅引军入婺州永康县界，杀掠吏民，事觉，自陈扈从先帝出征有功，乞贷死。敕没入其家赀之半，杖遣之。辛卯，赈和州贫民钞。乙未，纳碧玉爵于太庙。丙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寿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昼夜。毕事，居寿请间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帝喜曰：“寻将及之。”明日，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⑹嗝茉骸⒂□诽□鞍偎局□拢□韵绕艉笪拧＜壮剑□透呃龉□踔猎□□吣昀□铡?

十一月戊申，敕诸路所捕盗，初犯赃多者死，再犯赃少者从轻罪论。阿合马言：“有盗以旧钞易官库新钞百四十锭者，议者谓罪不应死，且盗者之父执役臣家，不论如法，宁不自畏。”诏处死。壬子，遣礼部尚书柴椿偕安南国使村中赞赍诏往谕安南国世子陈日烜，责其来朝。癸丑，太阴犯荧惑。乙卯，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罢招讨使刘万奴所管无籍军愿从大军征讨者。赵炳言陕西运司郭同知、王相府郎中令郭叔云盗用官钱，敕尚书秃速忽、侍御史郭祐检核之。戊辰，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汉阳新附水军。诏谕四川宣慰司括军民户数。己巳，以梧州妖民吴法受扇惑藤州、德庆府泷水徭蛮为乱，获其父，诛之。并教坊司入拱卫司。

十二月戊寅，发粟钞赈盐司灶户之贫者。括甘州户。庚辰，安南国贡药材。甲申，祀太阳。丙申，敕枢密、翰林院官，就中书省与唆都议招收海外诸番事。丁酉，八里灰贡海青。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诏禁之。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赐右丞张惠银五千四百两。敕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长春宫，凡七日，岁以为例。命李居寿告祭新岁。诏谕占城国

主，使亲自来朝。唆都所遣阇婆国使臣治中赵玉还。改单州、兖州隶济宁路；复置万泉县，隶河中府；改垣曲县隶绛州；降归州路为州；升沔阳、安陆各为府；改京兆为安西路；改惠州、建宁、梧州、柳州、象州、邕州、庆远、宾州、横州、容州、浔州并为路。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帝师亦怜吉卒。敕诸国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大都万安寺设斋圆戒，赐衣。是岁，断死罪百三十二人。保定等二十余路水旱风雹害稼。

本纪第十一 世祖八

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高丽国王王睛遣其佥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贡。丙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辛亥，磁州、永平县水，给钞贷之。丙辰，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阙，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又定诸路差税课程，增益者即上报，隐漏者罪之，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辛酉，以海贼贺文达所掠良妇百三十余人还其家。广西廉州海贼霍公明、郑仲龙等伏诛。甲子，敕泉州行省所辖州郡山寨未即归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复叛者屠之。以总管张瑄、千户罗璧收宋二王有功，升瑄沿海招讨使，虎符；璧管军总管，金符。丁卯，畋近郊。诏毋以侍卫军供工匠役。戊辰，敕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丁三万二千余人，并放为民。置行中书省于福州。改德庆路为总管府。赐开滦河五卫军钞。

二月乙亥，张易言："高和尚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命和礼霍孙将兵与高和尚同赴北边。丙子，立北京道二驿。丁丑，答里不罕以云南行省军攻定昌路，擒总管谷纳，杀之。诏令答里不罕还，以阿答代之。敕非远方归附人毋入会同馆。诏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国。乙酉，赏纳速剌丁所部征金齿功银五千三百二十两。己丑，命梅国宾袭其父应春泸州安抚使职。泸州尝叛，应春为前重庆制置使张珏所杀。国宾诣阙诉冤，诏以珏畀国宾，使复其父仇。珏时在京兆，闻之自经死。国宾请赎还泸州军民之为俘者，从之。日本国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丙申，诏谕真人祁志诚等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庚子，阿里海牙及纳速剌丁招缅国及洞蛮降臣，诏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江淮行省左丞夏贵请老，从之，仍官其子孙。合剌所部和州等城为叛兵所掠者，赐钞给之，仍免其民差役三年。发侍卫军三千浚通州运粮河。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辛丑，以广中民不聊生，召右丞塔出、左丞吕师夔廷诘坏民之由，命也的迷失、贾居贞行宣慰司往抚之。师夔至，廷辩无验，复令还省治事。诏王相府于诸奥鲁市马二万六千三百匹。遣使代祀岳渎。赐诸王阿八合、那木干所部，及征日本行省阿剌罕、范文虎等西锦衣、银钞、币帛各有差。又赐四川贫民及兀剌带等马牛羊价钞。

三月癸卯，命福建王积翁入领省事，中书省臣以为不可，改户部尚书。甲辰，车驾幸上都。思、播州军侵镇远、黄平界，命李德辉等往视

之。罢通政院官不胜任者。丙午，敕东西两川发蒙古、汉军戍鱼通、黎、雅。乙卯，立都功德使司，从二品，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番军民等事。己未，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剌章军一万，西川药剌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癸亥，高邮等处饥，赈粟九千四百石。辛未，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给月脱古思八部屯田牛具。赐忙古带等羊马及皇子南木合下羊马价。

夏四月壬申朔，中书省臣言："唆都军士扰民，故南剑等路民复叛。及忙古带往招徕之，民始获安。"诏以忙古带仍行省福州。癸酉，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讨擒之。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员，以游显、管如德、忽都虎、刘宣充之。丙子，隆兴路杨门站复为怀安县。庚辰，四川宣慰使也罕的斤请赐海青符，命以二符给之。壬午，史弼入朝。乙酉，以宋太常乐付太常寺。改泗州灵壁县仍隶宿州。丁亥，立杭州路金玉总管府。甲午，敕军户贫乏者还民籍。丙申，以罗佐山道梗，敕阿里海牙发军千人戍守。以隆兴、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命廷臣集议以闻。己亥，诸王只必帖木兒请各投下设官，不从。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敕权停百官俸。宁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虫，皆损桑。

五月辛丑朔，枢密院调兵六百守居庸南、北口。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兒。丙午，升沙州为路。癸丑，括沙州户丁，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剌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国。高丽国王王□春以民饥，乞贷粮万石，从之。福建行省移泉州。甲寅，?⑰呐言袅蔚檬さ确□铩Ｔ齑□□□遥□返18.薹2.哪靖□□８□辏□椭钔醣鹌蛱□緝阂□ Ｐ劣希□凸□φ平趟□ Ⅰ筒□战□空焦σ□□虬饲□甙傥迨□健Ｕ娑ā⑪唐健⑫弥荨17.啊10.！②□⑺拗钪菘せ取?

六月辛未朔，以忽都带兒牧籍阑遗人民牛畜，拨荒地令屯田。壬申，复招谕占城国。丁丑，唆都部下顾总管聚党于海道劫夺商货，范文虎招降之，复议置于法，命文虎等集议处之。阿答海等请罢江南所立税课提举司，阿合马力争，诏御史台选官检核，具实以闻。阿合马请立大宗正府。罢上都奥鲁官，以留守司兼管奥鲁事。安西王薨，罢其王相府。遣吕告蛮部安抚使王阿济同万户昝坤招谕罗氏鬼国。壬辰，召范文虎议征日本。戊戌，高丽王王睹遣其将军朴义来贡方物。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遣不鲁合答等检核江淮行省阿里伯、燕帖木兒钱谷。改泗州隶淮安路。赐忽烈秃、忽不剌等将士力战者银钞、及给折可察兒等军士羊马价钞各有差。

秋七月辛丑，广东宣慰使帖木兒不花言："诸军官宜一例迁转。江淮

郡县，首乱者诛，没其家。官豪隐庇佃民，不供徭役，宜别立籍。各万户军交参重役，宜发还元翼。”诏中书?⑹嗝茉骸10.擦衷杭□橐晕拧k匪贾莅哺□净咕芍巍N焐辏□□醴阜烤嘈恰R愿呃龉□踔面洌□久穹κ常□□□敢凰辏□越□钩纪□矗□鹎笏饕□场＜河希□⑫惺∮诰┳祝□郧鞍参飨嗬畹禄晕□沃□□拢□媪烨□仁隆a闳□菪惺∮诼︵恕R酝汗琶鹁□偈郴鹱疚肺岢呛蹋□窦iii□□俑□渎碇□眩□悦馄涓乘叭□辍L□醴改隙贰＜滓□□⑽辣□税僦紊沉肭牛□肺慵□裉铩N煳纾□影10.下硌裕□圆沃□□潞蚂酢9.⑷什⑽□惺樽筘□挥靡ρ菅裕□□憾□蛹笆占□用裢吞锪啊10.！＜鬃樱□舶材瞎□踝幽呋埂@□晒啪□啥≌摺k芬嗬吹嚷释蛉巳肼奘瞎砉□□缙洳桓剑□蛉胩种□R页螅□战□喜聘匙芄芨□6：□□4.蠖佳卧怂救牒蛹湮□唬□约跆□咴薄8罱□得穸□蚧e值荆□晔淠鹈兹□蚴□□傥□酥辆┤AN斐剑□□冂霸复泳□呒罢攀澜芾＞□□拐魅毡尽C□段幕5.日屑□茏锔剿蚊晒拧11.鼗氐染□＜核龋□仓惺挂□牙□□厦□椒们蟾呤浚□颐□窒惚乙栊胖萘□⑸健17.俳□蟀o山、建康三茅山，皆设醮。赐阿赤黑等及怯薛都等战功银钞，赐招收散毛等洞官吏衣段。

八月庚午朔，萧简等十人历河南五路，擅招阑遗户，事觉，谪其为首者从军自效，余皆杖之。乙亥，改蒙古侍卫总管府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丙子，太阴犯心东星。丁丑，唆都请招三佛齐等八国，不从。镇守南剑路万户吕宗海窃兵亡去，诏追捕之。戊寅，占城、马八兒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以前所括愿从军者为军，付茶忽领之征日本。丁亥，许衡致仕，官其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便侍养。纳碧玉盏六、白玉盏十五于太庙。癸巳，赐西平王所部粮。戊戌，高丽王王睛来朝，且言将益兵三万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李庭、张拔突为参知政事，并行中书省事。赐阔里吉思等钞，迷里兀合等羊马，怯鲁怜等牛羊马价，及东宫位下怯怜口等粟帛。大都、北京、怀孟、保定、南京、许州、平阳旱，濮州、东平、济宁、磁州水。

九月壬子，车驾至自上都。壬戌，也罕的斤进征斡端。癸亥，命沿途廪食和林回军。甲子，太阴掩右执法，并犯岁星。乙丑，守库军盗库钞，八剌合赤分其赃，纵盗遁去，诏诛之。丁卯，罗氏鬼国主阿察及阿里降，安西王相李德辉遣人偕入觐。赐八剌合赤等羊马价二万八千三锭，及秃浑下贫民粮三月。

冬十月庚午，塔剌不罕军与贼力战者，命给田赏之。癸酉，加高丽国王王□春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甲戌，遣使括开元等路军三千征日本。丙子，赐云南王忽哥赤?6〕螅□院□媳□蛉朔匕噢刹谎Γ□噢刹谎□怠N煲□□1.□□颍□□段幕13.□□4陀邑┗椴枨鹚□□魅毡拘赂

骄□□凹住Ｐ了龋□⒂□锾峋偎荆□游迤罚□轮盟玖□郑□钪钌□□□□傥迨□辶ブ□□俑□Ｖ峙┘摺Ｈ晌纾□□⑸挛魉拇ǖ却π兄惺槭。□圆换ㄎ□邑□□畹禄浴⑨粑┳□⒆筘□Ｊ钡禄砸炎洹＜咨辏□□□⑸教焓φ抛谘莞般凇＜撼螅□□际登罨坪釉础Ｐ撩□□院壕□吞锷场８.省Ｈ沙剑□噢刹谎Σ。□财浯幼尤腙睢５墼唬骸耙噢刹谎Σ毁髅□□□灾笆谄浯幼樱□奕顺祭瘛Ｒ肆钜噢刹谎Ｔ觯□嘶咕□！惫锼龋□□秃椭葜畛钦屑□饕浦□瘛１□辏□□诠僬撸□问乱辉拢□笤履烁□海□蚍鲜抡叱庵□Ｇ彩冠凸贤酃□敖恢汗□Ｊ贾葡蠼巍８□恿业攘浮４突鸩旒移斗φ摺？

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阇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仍赐交趾使人职名及弓矢鞍勒。降诏招谕瓜哇国。乙巳，置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敕别置局院以处童匠，有贫乏者，给以钞币。诏：“有罪配役者，量其程远近；犯罪当死者，详加审谳。”戊申，中书省臣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庚戌，命和礼霍孙拣汰交趾国使，除可留者，余皆放还。辛亥，敕缓营建工役。壬子，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甲寅，太原路坚州进嘉禾六茎。壬戌，诏江淮行中书省招巧匠。甲子，诏颁《授时历》。丁卯，诏以末甘孙民贫，除仓站税课外，免其役三年。复遣宣慰使教化、孟庆元等持诏谕占城国主，令其子弟或大臣入朝。诏江南、江北、陕西、河间、山东诸盐场增拨灶户，赐将作院吕合剌工匠银、钞、币帛。

十二月庚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铁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铸银、铜印，复违命不散防守军，敕诛之。辛未，以熟券军还襄阳屯田。高丽国王王睛领兵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粮一十万石，出征日本，给右丞洪茶丘等战具、高丽国铠甲战袄。谕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丽，毋扰其民。以高丽中赞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为管高丽国征日本军万户，并赐虎符。癸酉，以高丽国王王睛为中书右丞相。甲戌，复授征日本军官元佩虎符。丁丑，用忽辛言，以民当站役，十户为率，官给一马，死则买马补之。戊寅，以奉使木剌由国速剌蛮等为招讨使，佩金符。己卯，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甲申，甘州增置站户，诏于诸王户籍内签之。乙酉，敕民避役窜名匠户者复为民。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请以军士屯田，阿塔海等以发民兵非便，宜募民愿耕者耕之，且免其租三年，从之。丁亥，复诏管民官兼管诸军奥鲁。戊子，以征也可不薛军千五百复还塔海，戍八番、罗甸。壬辰，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畲洞。甲午，大都重建太庙成，自旧庙奉

迁神主于祏室，遂行大享之礼。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以脱脱木兒等领其事。丙申，辽东路所益兵以妻子易马，敕以合输赋税赎还之。敕镂板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左丞相阿术巡历西边，至别十八里以疾卒。敕擅据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修桐柏山淮渎祠。以三茅山上清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祈祷有验，命别主道教。安南国来贡驯象。赐蛮洞主银钞衣物有差。赈巩昌、常德等路饥民，仍免其徭役。改拱卫司为都指挥司；升尚舍监秩三品；立太仓提举司，秩五品。改建宁、雷州、封州、廉州、化州、高州为路，以肇庆路隶广南西道，迁峡州路于江北旧治。复置鄣县，隶巩昌路。宿州灵壁县复隶归德。是岁，断死罪一百二人。

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高丽国王王睛遣其签议中赞金方庆来贺，兼奉岁币。辛丑，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同赴阙受训谕，以拔都、张珪、李庭留后。命忻都、洪茶丘军陆行抵日本，兵甲则舟运之，所过州县给其粮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汉军万人。文虎又请马二千给秃失忽思军及回回砲匠。帝曰：“战船安用此？”皆不从。癸卯，发钞及金银付孛罗，以给贫民。丁未，畋于近郊。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凡诸王位下合设达鲁花赤，并令赴阙，仍诏谕诸王阿只吉等知之。己酉，改黄州阳罗堡复隶鄂州。辛亥，遣使代祀岳渎后土。壬子，高丽王王睛遣使言日本犯其边境，乞兵追之，诏以戍金州隘口军五百付之。丙辰，车驾幸漷州。改符宝局为典瑞监，收天下诸司职? 6 :: 龋□埔粤□胬钊□v嗣五祖李居寿祭斗。癸亥，邵武民高日新据龙楼寨为乱，擒之。赏忻都等战功，赐征日本诸军钞。

二月戊辰，发侍卫军四千完正殿。赐征日本善射军及高丽火长水军钞四千锭。辛未，车驾幸柳林。高丽王王睛以尚主，乞改宣命益驸马二字。制曰：“可。”乙亥，敕以耽罗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诏以刑徒减死者付忻都为军。扬州火，发米七百八十三石赈被灾之家。诏谕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严军律。立上都留守司。升叙州为路，隶安西? R铺吨菔≈味踔荩□愫□闲□克居谔吨荨R矣希□奈肺岫鲜鹿傥□蓖ザ蓟じ□□□佣□贰1 □纾□魅毡竟□□粜小U愣□iii□⑺谇Φ□倨呤□嗍□庵□ < 撼螅□⑺嘀莸却□□裨淝□忍铩8 □魅毡揪□录住9.□浮10. G喾□ k吠尸□汗倩攵加牍□航苷□嗡□洌□孕鹬葜辆D戏彩□耪荆□龌Φ□б话佟4.□□偈□□摇Z □臀谒瞿煽盏任闳怕奘瞎砉□□フ吡罟□靼16.□咭悦□拧8 = 厶∽筘├咽俑□裕骸摆□旌4 □□偎遥□癯烧呶迨□□袷导杩唷！壁□怪□R椅矗□贶菜呈フ烟祛N墓庥□屎蠛爰□菔媳馈1 □辏□导莼构□Z □□□饺□□舜□谑□□阽□般凇G驳ぐ税撕铣嗟纫瓒□ < 凹迷疵硇薹鹗隆R灾惺橛邑□⑫薪□□佬□渴拱⑳莺蔽

□惺樽筘┫啵□兄惺槭∈拢□□鞯佬□渴辜嬲刑质挂驳拿允P沃□□拢□兄惺槭∈隆R粤裳簟④病8.恰1.本□ 4. 蠖囚钪莺担□饨衲曜馑爸□搿?

三月戊戌，许衡卒。己亥，敕黄平棣安西行省，镇远隶潭州行省，各遣兵戍守。甲辰，命天师张宗演即宫中奏赤章于天七昼夜。丙午，车驾幸上都。丙辰，升军器监为三品。辛酉，立登闻鼓院，许有冤者挝鼓以闻。

夏四月辛未，益云南军征合剌章。癸酉，复颁中外官吏俸。辛巳，通、泰二州饥，发粟二万一千六百石赈之。戊子，置蒙古汉人新附军总管。甲午，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自太和岭至别十八里置新驿三十。赐征日本河西军等钞。

五月癸卯，禁西北边回回诸人越境为商。甲辰，遣使赈瓜、沙州饥。戊申，罢霍州畏兀按察司。己酉，禁甘肃瓜、沙等州为酒。壬子，免耽罗国今岁入贡白苎。丙辰，以乌蒙阿谋宣抚司隶云南行?K晷欠赣抑捶ā8□辏□襄魅酥□□□κ痴吡考雨獯□H尚纾□□攵醯せAｋ返18.薰□锫郴ǔ嗨□撼啵□□呃鋈□薜却μ锪匀琶裾摺?

六月丙寅，敕赛典赤、火尼赤分管乌木、拔都怯兒等八处民户。谦州织工百四十二户贫甚，以粟给之，其所鬻妻子官与赎还。以太原新附军五千屯田甘州。丁丑，以按察司所劾羡余粮四万八千石饷军。己卯，以顺庆路隶四川东道宣慰司。安西等处军站，凡和顾和买，与民均役。增陕西营田粮十万石，以充常费。壬午，命耽罗戍力田以自给。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获岛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旧有戍军已调出战，宜乘虚捣之。”诏曰：“军事卿等当自权衡之。”癸未，命中书省会计姚演所领涟、海屯田官给之资与岁入之数，便则行之，否则罢去。丁亥，放乞赤所招猎户七千为民。庚寅，以阿剌罕有疾，诏阿塔海统率军马征日本。壬辰，高丽国王王睛言，本国置驿四十，民畜凋弊，敕并为二十站，仍给马价八百锭。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诏给米一千四百余石。以中书左丞忽都帖木兒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忽剌出为中书左丞，行尚书省事。赐皇子南木合所部工匠羊马价钞。

秋七月甲午朔，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丁酉，敕甘州置和中所，以给兵粮。京兆四川分置行省于河西。己亥，阿剌罕卒。庚子，括回回砲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屯田。癸卯，太阴犯房距星。庚戌，以忻都戍

大和岭所将蒙古军还，复令汉军戍守。以松州知州仆散秃哥前后射虎万计，赐号万虎将军。赐贵赤合八兒秃所招和、真、滁等户二千八百二十，俾自领之。辛酉，唆都征占城，赐驼蓬以辟瘴毒。占城国来贡象犀。命天师张宗演等即寿宁宫奏赤章于天，凡五昼夜。

八月甲子朔，招讨使方文言择守令、崇祀典、戢奸吏、禁盗贼、治军旅、奖忠义六事，诏廷臣及诸老议举行之。丙寅，荧惑犯诸侯西第三星。庚午，忙古带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辛未，敕隆兴行省参政刘合拔兒秃，凡金谷造作专领之。乙亥，甘州凡诸投下户，依民例应站役。申严大都总管府、兵马司、左右巡院敛民之禁。庚寅，以阿剌罕既卒，命阿塔海等分戍三海口，令阿塔海就招海中余寇。高丽国王王睹遣其密直司使韩康来贺圣诞节。壬辰，以开元等路六驿饥，命给币帛万二千匹，其鬻妻子者官为赎之。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设醮于上都寿宁宫。赐欢只兀部及灭乞里等羊马价，及众家奴等助军羊马钞。赐常河部军贫乏者，给过西川军粮。海南诸国来贡象犀方物。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

闰月癸巳朔，荧惑犯司怪南第二星。阿塔海乞以戍三海口军击福建贼陈吊眼，诏以重劳不从。敕守缙山道侍卫军还京师。壬辰，瓜州屯田进瑞麦一茎五穗。丙午，车驾至自上都。庚戌，太阴犯昴。丁巳，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升高丽签议府为从三品。敕中书省减执政及诸司冗员。遣兀良合带运沙城等粮六千石入和林。括江南户口税课。庚申，安南国贡方物。江西行省荐举兵官，命罢之。壬戌，诏谕斡端等三城官民及忽都带兒，括不阑奚人口。两淮转运使阿剌瓦丁坐盗官钞二万一千五百锭，盗取和买马三百四十四匹，朝廷宣命格而弗颁，又以官员所佩符擅与家奴往来贸易等事，伏诛。赐谦州屯田军人钞币、衣裘等物，及给农具渔具。偿站匠等助军羊马价。

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甲子，增大都巡兵千人。给钞赈上都饥民。癸酉，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益耽罗戍兵，仍命高丽国给战具。庚辰，还宫。辛巳，大都立蒙古站屯田，编户岁输包银者及真定等路阑遗户，并令屯田，其在真定者与免皮货。癸未，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以为未实，欲核之。帝曰："阿合马何知。"事遂止。大都、新安县民复和顾和买。甲申，太阴犯轩辕大星。壬辰，占城国来贡方物。赐修大都城侍卫军钞币帛有差，赏北征军银钞。赐怯怜口及四斡耳朵下与范文虎所

部将士羊马、衣服、币帛有差。

冬十月乙未，享于太庙，贞懿顺圣昭天睿文光应皇后祔。丙申，募民淮西屯田。己亥，议封安南王号，易所赐安南国畏吾字虎符，以国字书之；仍降诏谕安南国，立日烜之叔遗爱为安南国王。庚子，溪洞新附官镇安州岑从毅，纵兵杀掠，迫死知州李显祖，召从毅入觐。壬寅，赐征日本将校衣装、币帛、靴帽等物有差。乙巳，命安西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于安西、延安、凤翔、六盘等处屯田。河西置织毛段匠提举司。丁未，安南国置宣慰司，以北京路达鲁花赤孛颜帖木兒参知政事，行安南国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柴椿、忽哥兒副之。给钞万锭，付河西行省以备经费。己酉，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仍诏谕天下。给隆兴行省海青符。命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为占城郡王，加荣禄大夫，赐虎符。立行中书省占城。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兵部侍郎也里迷失参知政事。庚戌，敕以海船百艘，新旧军及水手合万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诸番，仍谕占城郡王给军食。以安南国王陈遗爱入安南，发新附军千人卫送。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壬子，用和礼霍孙言，于扬州、隆兴、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举学校官各二员。以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兼领会同馆、集贤院事，以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张易兼领秘书监、太史院、司天台事，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守司徒。改大都南阳真定等处屯田孛兰奚总管府为农政院。癸丑，皇太子至自北边。丙辰，以兀良合带言，上都南四站人畜困乏，赐钞给之。庚申，籍西川户。辛酉，邵武叛人高日新降。给征日本回侍卫新附军冬衣。赐刘天锡等银币，胜兀剌等羊马钞，诸王阿只吉等马牛羊，各有差。

十一月癸亥朔，诏谕探马礼，令归附。甲子，敕诛陈吊眼首恶者，余并收其兵仗，系送京师。己巳，敕军器监给兵仗付高丽沿海等郡。奉使占城孟庆元、孙胜夫并为广州宣慰使，兼领出征调度。高丽国、金州等处置镇边万户府，以控制日本。高日新及其弟鼎新等至阙，以日新两为叛首，授山北路民职。文庆之属，遣还泉州。赐有功将校二百二十三员银十万两及币帛、弓矢、鞍勒有差。诏安南国王给占城行省军食。高丽国王请完滨海城，防日本，不允。辛未，给诸王阿只吉粮六千石。甲戌，太阴犯五车次南星。乙亥，召法师刘道真，问祠太乙法。丁丑，太阴犯鬼。壬午，诏谕瓜哇国主，使亲来觐。昌州及盖里泊民饥，给钞赈之。丙戌，给钞二万锭付和林贸易。敕征日本回军后至者分戍沿海。丁亥，太阴掩心东星。给扬州行省新附军将校钞，人二锭。己酉，赐安南国出征新附军钞。赐礼部尚书留梦炎及出使马八国俺都剌等钞各有差。

十二月甲午，以甕吉剌带为中书右丞相。己亥，罢日本行中书？1□纾□□醴感□□笮恰6‖矗□檠∈涛谰□蛉肆废埃□员胳璐印Ⅰ□□K挛□□□贰Ｐ梁ィ□□鞔Ｕ惺「□蚣遗□□勘□獭9锍螅□访庖娑肌⑲屠场20.□？□臃蚪衲曜飧常□愿□溆吨薄R颐□□灾钔踉□鳊核□嘉陌蚕氐馗□锻吞铩1□剑□餍赂骄□吞铩；窀Ｖ菖言袅痔斐桑□居谑小Ｃ飧Ｖ萋方衲晁岸□郑□□四暌郧白馑安19.庹鳌Ｒ院褐莸卵粝亓コ啥几□8恼闹菸□□4屠癫可惺樾徊□□□Ⅰ湍蠊挪□焦σ□胁睢3グ⑱患□戎□□砑邸4退□莺＜□换□迨□Ｊ撬辏□6□非逶废厮□□窖袈匪缮较睾担□咛啤⑪慕颉⑩涑堑认伢焙□冢□19.饨衲曜猓□迫□蛄□Ｏ税偎氖□□6纤雷锒□□□恕？

本纪第十二 世祖九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朔，高丽国王王睹遣其大将军金子廷来贺。丙寅，罢征东行中书？6 ：□□钔踉□莺鲋磷跃□小Ｊ被首颖逼酵跻跃□虬16.锫槔镏□兀□杂□ 6 肌Ｖ钔跷衾锛□胪淹涯緝骸□つ竞鳊骸⑷隼锫□饶苯倩首颖逼酵跻耘？，欲与札剌忽结援于海都，海都不从。撒里蛮悔过，执昔里吉等，北平王遣札剌忽以闻。妖民张圆光伏诛。立太仆院。拨信州民四百八户隶诸王柏木兒。丙子，车驾畋于近郊。丁丑，高丽国王贡绸布四百匹。丙戌，赐西平王怯薛那怀等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一锭。

二月辛卯朔，车驾幸柳林。饶州总管姚文龙言，江南财赋岁可办钞五十万锭，诏以文龙为江西道宣慰使，兼措置茶法。命司徒阿你哥、行工部尚书纳怀制饰铜轮仪表刻漏。敕改给驸马昌吉？Ｐ薰□恰⑻□怼⑺咎焯ā 9 锼龋□骶□煌蛭迩Ａ18.砦迩□ィ□饕部刹谎Ａ Ｇ彩勾□朐冷潞笸痢＜孜纾□手萏泳□□Φ□偃俗猿略戈□宜那Ь虐偎氖□诨故□□芬猿□煌蛄□俣□□Ａ 2. 妓那Ь虐偎氖□ァ18.克那Ь虐偎氖□犯□□Ｒ檎髅骞□□源蟛肺□邑□□埠钡慕镂□握□□毂□孕小Ｎ煨纾□□鹗□死镌□□牍□本□琛Ｇ彩雇□□剑□旖□险酱□□摇 8 □樱□椭钔跛□莺＜□晃迨□Ｂ□甘苁□□Ａ Ｘ寐藁独硭阄凑髁付□□咄蚴□□□髦□Ｈ梢□□□□骷嘀热□贰Ｃ □□僬笸稣撸□渥酉□埃□约沧湔撸□诠俳狄坏龋□呶□睢Ｊ谙□凑刑质构□旱染湃嘶7.□□陨驼盼隆⒀找逑砸□髑Я健Ｊ栈呜□核□Ｃ窠尘虐傥迨□□□牍佟Ｒ宜龋□ 9. 愣□床焖尽Ｎ焐辏□导莼构□＜河希□跏〔抗偃咴薄 8 纳隙夹□翁崃煳□□翁峋偎尽Ａ⑻□弊芄芨□□仗峋偎尽＜醮蠖妓翱喂偈□脑蔽□□薄 8 穆蘼匏剐□克玖ピ颇鲜。□阏愣□□克居谖轮荨 7 志□□亟□希□怨橹菀约敖□踔寥□？冢□捕□□怂□ 8 □纾□圆沃□□绿曝 4 □攘□耍□蚴鼗浦荨13.□怠13.□辍3. Ij 荨⑫斯□Ｈ勺樱□□菀噢刹谎□安ァ⑺肌⑫鹑□菥□髅骞□ 9 锍螅□罅计皆□□言□缜财淠惺滥苋腙睢＜滓□□导菪疑隙肌Ⅰ暄虾喝司□髦□□ 6 ：龋□仓菡呸致恳哉┼芳拔蔽□□嘭寐奘鹩。□□铩Ｎ煳纾□驮颇鲜钩技吧挛髑┤“税艘韵乱□□⒁路□胁睢＜□＝α□□？

三月辛酉朔，乌蒙民叛，敕那怀、火鲁思迷率蒙古、汉人新附军讨之。赏忽都答兒等战功牛羊马。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壬午，诛王著、张易、高和尚于市，皆醢之，余党悉伏诛。甲申，的斤帖林以己赀充屯田之费，诸王阿只吉以闻，敕酬其直。丙戌，禁益都、东平、沿淮诸郡军民官捕猎。戊子，立塔兒八合你驿，以乌蒙阿谋岁输騬马给之。以领北庭都护阿必失哈为御史大夫，行

御史台事。

夏四月辛卯，敕和礼霍孙集中书省部、御史台、枢密院、翰林院等官，议阿合马所管财赋，先行封籍府库。丁酉，以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降右丞相甕吉剌带为留守，仍同佥枢密院事。戊戌，征蛮元帅完者都等平陈吊眼巢穴班师，赏其军钞，仍令还家休息。遣扬州射士戍泉州。陈吊眼父文桂及兄弟桂龙、满安纳款，命护送赴京师。其党吴满、张飞迎敌，就诛之。敕以大都巡军隶留守司。壬寅，立回易库。中书左丞耿仁等言：“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代为宜。”从之。以留守司兼行工部。敕自今岁用官车，勿赋于民，可即滦河造之，给其粮费。甲辰，以甘州、中兴屯田兵逃还太原，诛其拒命者四人，而赏不逃者。乙巳，以阿合马家奴忽都答兒等久总兵权，令博敦等代之，仍隶大都留守司。弛西山薪炭禁。以阿合马之子江淮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忽辛罪重于父，议究勘之。考核诸处平准库，汰仓库官。御史台臣言：“见在赃罚钞三万锭，金银、珠玉、币帛称是。”诏留以给贫乏者。丙午，收诸王别帖木兒总军银？k芬怖锟晌乱郎□□□浮N焐辏□□□诽□较丶iii□癫芍袷滴□福□钫呷□儆嗷A k烦鍪谷嘶梗□患匆运□□□希□肷隙□兴静患词照撸□宰镏□ 7参氖椴⑲嗫墒加糜□A < 河希□□忻晒盼肺醾鹤炙□椤锻□□贰R院屠窕羲镂□邑┫嘹□煜隆 8 □纾□杏□诽く裕骸鞍16.锖Q勒冀得裎□□□□晕□魈炙□谩！庇兄冀得窕怪□兴荆□魈炙□茫□□涫□浚□统枷掠泄φ摺R孕吮□首锖M猓□煜鹿└□敝兀□□口途□瘢□τ绣颓非□讣肮倮羟值敛⑷巛 0铡Ⅰ杌趁下饭芎忧□埂8.备饕辉薄 > 欣ń□瞎俸酪□涮泳□H勺樱□战□现钏咀愿□淙□ 1 □剑□芬云夼□19.孟装10.下淼檬苏撸□碇□：税10.下碚季菝裉铮□□蛊渲鳎槐痈磺炕□涓称浼艺撸□允渲□佟 1 本┬□渴拱16.贤叨±木俜遣盼□苊窆伲□□」俅□□R樯柩问顾韭粞我□ǎ□窭□裾咝兄□□粤畎床焖灸二⑯怂疚木怼 6 □窦浯□□∠⑱□ǎ□匀□治□省 6 □谕夤僖匀□晡□迹□□握咔Ч穑□绰□卟恍沓□ā = □罗□□□涮□保□藕τ诿瘢□越穹欠钪嘉鸶□ 8 □睾兹顺□煌蛭宥B□捌涔倮粲胁睢？

五月己未朔，钩考万亿库及南京宣慰司。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泸州管军总管李从，坐受军士贿纵其私还，致万户爪难等为贼所杀，伏诛。籍阿合马马驼牛羊驴等三千七百五十八，追治阿合马罪，剖棺戮其尸于通玄门外。罢南京宣慰司及江南财赋总管府。丁卯，降各省给驿玺书。戊辰，并江西、福建行省，去江南冗滥官，免福建山县镇店宣课，禁当路私人权府、州、司、县官。招谕畲洞人，免其罪。禁差戍军防送。禁人匠提

举擅招匠户。己巳，遣浙西道宣慰司同知刘宣等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籍阿合马妻子亲属所营资产，其奴婢纵之为民。罢宣慰使所带相衔。壬申，锁系耿仁至大都，命中书省鞫之。庚辰，议于平滦州造船，发军民合九千人，令探马赤伯要带领之，伐木于山，及取于寺观坟墓，官酬其直，仍命桑哥遣人督之。癸未，给大都拔都兒正军夏衣。和礼霍孙言："省部滥官七百十四员，其无过者五百八十一员姑存之。"沿海左副都元帅石国英请以税户赡军，军逃死者，令其补足；站户苗税，贫富不均者，宜均其役。又请行盐法，汰官吏，罢捕户。诏中书集议行之。张惠、阿里罢。以甘肃行省左丞麦术丁为中书右丞，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雄飞参知政事。乙酉，元帅綦公直言："乞黥逃军，仍使从军，及设立冶场于别十八里，鼓铸农器。"从之。丙戌，别十八里城东三百余里蝗害麦。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芝生眉州。甲午，阿合马滥设官府二百四所，诏存者三十三，余皆罢。又江南宣慰司十五道，内四道已立行中书省，罢之。乙未，发六盘山屯田军七百七十人，以补刘恩之军。敕宣慰司等官毋役官军。丙申，发射士百人卫丞相，他人不得援例。戊戌，以占城既服复叛，发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命唆都为将讨之。亡宋军有手号及无手号者，并听为民。己亥，命何子志为管军万户，使暹国。辛丑，籍阿合马妻子婿奴婢财产。癸卯，禁滥保军功。乙巳，招无籍军给衣粮。己酉，赏太子府宿卫军御盗之功，给钞、马有差，无妻者以没官寡妇配之。以阿合马居第赐和礼霍孙。壬子，申敕中外百官立限决事。癸丑，从和礼霍孙言，罢司徒府及农政院。锁系忽辛赴扬州鞫治。丁巳，征亦奚不薛，尽平其地，立三路达鲁花赤，留军镇守，命药剌海总之，以也速带兒为都元帅宣慰使。

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立行枢密院于扬州、鄂州。庚申，命行御史台拣汰各道按察司官。辛酉，剖郝祯棺，戮其尸。壬戌，命以官钱给戍军费，而以各奥鲁所征还官。禁诸位下营运钱货差军护送。高丽国王请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戊辰，征鸭池回军屯田安西，以钞给之。庚午，令蒙古军守江南者更番还家。壬申，发察罕脑兒军千人治晋山道。立马湖路总管府。癸酉，赐高丽王王睹金？9镉希□□棵锨煸□⑼蚧□锸し蚴构贤刍兀□□□糯□□簦□□椭□６〕螅□胀粼□軿捍□芩B□掌渲泼□11．7．□R怨□□反锫郴ǔ啾鹚偬□緝何□□□搅沟却X□□拇□□氨阋硕甲芩Ц□锫郴ǔ唷R悦晒湃素寐蘖旌□背健□涞戎萏越鹗隆N煲□□橹□⑹T鸩凰倩食牵□嗝茉貉裕骸坝媚臼□□颍□卦赌阎拢□啦旌蹦詢褐□廖□奖恪！贝又□R矣希□椭钔跛□L□緝骸10.龆继□緝旱冉鹨□1．也□胁睢ｊ^婆国贡金

佛塔。发米赈乞里吉思贫民。

八月丁亥朔，给乾山造船军匠冬衣，及新附军钞。庚寅，忙古带征罗氏鬼国还，仍佩虎符，为管军万户。辛卯，以阿八赤督运粮。癸巳，发罗罗斯等军助征缅国。辛亥，并淄莱路田、索二镇，仍于驿台立新城县治。大驾驻跸龙虎台。江南水，民饥者众；真定以南旱，民多流移；和礼霍孙请所在官司发廪以赈，从之。申严以金饰车马服御之禁。又禁诸监官不得令人匠私造器物。甲寅，圣诞节，是日还宫。乙卯，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丙辰，谪捏兀迭纳戍占城以赎罪。

九月丁巳朔，赈真定饥民，其流移江南者，官给之粮，使还乡里。敕中书省穷治阿合马之党。别速带请于罗卜、阇里辉立驿，从之。以阿合马没官田产充屯田，籍阿里家。戊午，诛阿合马第三子阿散，仍剥其皮以徇。庚申，汰冗官。游显乞罢涟、海州屯田，以其事隶管民官，从其请，仍以显平章政事，行省扬州。福建宣慰司获倭国谍者，有旨留之。辛酉，诛耿仁、撒都鲁丁及阿合马第四子忻都。招讨使杨庭坚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识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苏木都速国主土汉八的亦遣使二人。苏木达国相臣那里八合剌摊赤，因事在俱蓝国，闻诏，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进指环、印花绮段及锦衾二十合。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兒撇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壬戌，禁诸人不得沮挠课程。敕：“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仍诏谕天下。乙丑，签亦奚不薛等处军。丁卯，安南国进贡犀兕、金银器、香药等物。增给元帅綦公直军冬衣钞。己巳，命军站户出钱助民和顾和买。籍云南新附户。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V潦牵□钜鸭□呶鸲□□赂秸呒□□6彳颇纤案秤媒鹞□颍□员醋诱勰桑□拷鹨磺□北醋佣□□鳌0赵颇闲□克尽H缮辏□菲铰小8.呃觥5.18.藜把镏荨18.︵恕⑷□莨苍齑笮〈□□□摇R噢刹谎χ□保□□聪蚴佬坌值芗吧19.□疃磁眩□□拇Ч惺【颓惨噢刹谎□□巴□懈e□□褂肫渲髻衫础9镉希□10.下碇对着□》□铩0蘸鲂恋陈憝U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丁亥，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戊寅，给新附军贾祐衣粮。祐言为日本国焦元帅婿，知江南造船，遣其来候动静，军马压境，愿先降附。辛巳，敕各行省止用印一，余者拘之，及拘诸位下？7 3.□□蚨B□诼︵恕5.滦烁□⑫□轮莺唾崃妇磐蚴□H缮辏□椭钔醢⑱患□鹞迩Я健⒁□逋蛄健@逭□》ǎ□煤诓疽约□10.下淼橙酥□□涣钪盥匪旯比濉16.舾饕蝗耍□鞯捞嵝贪

床焖揪倭□苷呱□惹Ч稹?

冬十月丁亥朔，增两浙盐价。诏整治钞法。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庚寅，以岁事不登，听诸军捕猎于汴梁之南。辛卯，以平章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壬辰，享于太庙。罢西京宣慰司。丙申，初立詹事院，以完泽为右詹事，赛阳为左詹事。由大都至中滦，中滦至瓜州，设南北两漕运司。立芦台越支三义沽盐使司，河间沧清、山东滨、乐安及胶莱、莒密盐使司五。敕籍没财物精好者及金银币帛入内帑，余付刑部，以待给赐。禁中出纳分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藏，金银、只孙衣段隶右藏，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藏。设官吏掌钥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减大府监官。癸卯，命崔或等钩考枢密院文卷。甲辰，占城国纳款使回，赐以衣服。乙巳，遣阿耽招降法里郎、阿鲁、乾伯等国。罢屯田总管府，以其事隶枢密院，令管军万户兼之。丙午，以汪惟孝为总帅。丁未，女直六十自请造船运粮赴鬼国赡军，从之。议征义巴洞。庚戌，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移成都宣慰司于碉门，罢利州及顺庆府宣慰司。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诏两广、福建五品以下官，从行省就便铨注。耶律铸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时害民，如令大郡岁取三人，小郡二人，择其可者，厚赐其父母，否则遣还为宜。”从之。籍京畿隐漏田，履亩收税。命游显专领江浙行省漕运。乙卯，命坚童专掌奏记。诛阿合马长子忽辛、第二子抹速忽于扬州，皆醢之。

十一月戊午，上都建利用库。赐太常礼乐、籍田等二百六十户钞千二百锭。甲子，给欠州屯田军衣服。丁卯，给和林戍还军校银钞、币帛。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入觐，以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就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诏以阿合马罪恶颁告中外，凡民间利病即与兴除之。壬申，以势家为商贾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军，犯者没其家。癸酉，分元帅綦公直军戍曲先。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从之。改铸省?1□樱□拇Ч惺≌汹痛笈潭粗飨虺粲训壤闯□N煲□□□芍□裕骸扒胺钰□比苏咚溃□哉魃章褚□槭□剑□笾拐鞒□□B□涫绿□帷3嫉纫椋□烂晒湃死□□刚呙灰慌□氤鸺遥□夼□哒鞒□亩A！贝又□R栽□荨⑷闹荨⑫斯□□戳ヂ∩耸 B戆藘汗□彩挂越鹨妒榧巴廖锢垂薄0斩脊Φ率雇蚜遥□湫奚璺鹗峦□压傥铮□哉骰怪□4推斗φ吆夏伤□骸□酥坏妊蚵沓□?

十二月丁亥，命阿剌海领范文虎等所有海船三百艘。壬寅，中书左

丞张文谦为枢密副使。乙未，中书省臣言：“平原郡公赵与芮、瀛国公赵鳷、翰林直学士赵与票，宜并居上都。”帝曰：“与芮老矣，当留大都，余如所言。”继有旨，给瀛国公衣粮发遣之，唯与票勿行。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书告变，杀宋丞相文天祥。癸卯，御史中丞崔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有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人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从之。浚济川河。降拱卫司复正四品，仍收其虎符。罢湖广行省金银铁冶提举司，以其事隶各路总管府。以建康淘金总管府隶建康路。中书右丞札散为平章政事。罢解盐司及诸盐司，令运司官亲行调度盐引。罢南京屯田总管府，以其事隶南阳府。阿里海牙复镇远军，发军千人戍守，以其地与西川行省接，就以隶焉。诏立帝师答耳麻八剌剌吉塔，掌玉印，统领诸国释教。造帝师八合思八舍利塔。免巩昌等处积年所欠田租税课。赐皇子北安王位下塔察兒等马牛羊各有差。

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高丽国王王睛遣其大将军俞洪慎来贺。己未，纳皇后弘吉剌氏。辛酉，赐诸王出伯印，赏诸王必赤帖木兒、驸马昌吉军钞。敕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癸亥，敕药剌海领军征缅国。乙丑，高丽国王王睛遣使兀剌带贡氍布线绸等物四百段。和礼霍孙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妄效东方朔书，欺罔朝廷，希觊官赏。”敕诛之。又言：“自今应诉事者，必须实书其事，赴?⑻ǔ赂妗Ｆ涓乙阅涿□楦媸拢□卣叽ⲭ溃□嵴吡髟斗剑荒芊⑵涫抡撸□□溉似拮樱□砸猿□椭□Ｓ职10.下碜尸□保□妹盘□撸□榉奄郝唬□艘懒醣□摇⑫砗馑□ǎ□⑹刂□恪！苯源又□Ⅰ栉衽┤尽ｋ分钍赂笆　8.嫠咧□□砭霾黄秸撸□硪璧俏殴脑夯鞴囊晕拧Ｔ讦刚魅毡揪□福□罡呃龉□付□□蚴□Ｒ园⑺□Ｒ谰晌□鞫□兄惺槭∝┤唷１□□□⑽逦谰□□蛉苏魅毡尽７３.□□Φ3崃赣诓旌蹦詢海□愿□□场Ｒ匝嗄稀10.颖薄⑸蕉□羁と二旰担□傲钢□诿裾撸□巛Ｎ鹫鳎□在停骸白越窆苊窆伲□灿性稚耍□□辈簧辏□鞍床焖静患葱惺诱撸□宰镏□！毙滩可惺榇逊□允闭□□耸拢□□惺槭∮胗□反蠓蛴袼偬□緝阂樾兄□０丈隙蓟匾卓狻６：□□□□□确ゴ□挠诹役龆忌健⑶□剑□彩□耐蚨□в衅妫□鹬罹□□□昙岸≌呶迩□恕19.穹蛉□□嗽酥□＜核龋□□醴感□□□□４椭钔跻怖锔伞⑺□珊稀⑴□境嘟鸶魑迨□健13.鹨掳酪弧８□纾□云铰性齑□ピ四舅□叮□衿Ｓ谝郏□阌谘艉釉熘□Ｈ缮辏□□诽く裕骸把嗄稀⑸蕉□10.颖比ツ旰翟郑□床焖疽殉⒃氖樱□□惺椴晃□嗝猓□窈我钥埃壳肴巛Ｋ傲浮！敝圃唬骸翱伞！币乒□□床焖局胃手荨Ｃ□邑┽^里帖木兒及万户三十五人、蒙古军习舟师者二千人、探马赤万人、习水战者五百人征日本。丁丑，以招讨杨廷璧为宣

慰使，赐弓矢鞍勒，使谕俱蓝等国。己卯，命诸军习舟楫，给钞八千锭于隆兴、宣德等处和籴以赡之。庚辰，太阴入南斗。壬午，车驾畋于近郊。以四川归附官杨文安为荆南道宣慰使。改广东提刑按察司为海北广东道，广西按察司为广西海北道，福建按察司为福建闽海道，巩昌按察司为河西陇北道。癸未，拨忽兰及塔剌不罕等四千户隶皇太子位下。壬戌，敕于秃烈秃等富户内贷牛六百头，给乞里古思之贫乏者。

二月戊子，定两广、四川戍军二三年一更，廪其家属，军官给俸以赡之。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赐驸马阿秃江南民千户。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及武成王。庚寅，太阴掩昴。癸巳，敕斡脱钱仍其旧。丁酉，给别十八里屯田军战袄。庚子，敕权贵所占田土，量给各户之外，余者悉以与怯薛带等耕之。减四川官府，并西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及潼川等路镇守万户府、新军总管府，威、灌、茂等州安抚司十四处。是夜太白犯昴。辛丑，定军官选格，立官吏赃罪法。壬寅，太白犯昴。乙巳，令隆兴行省遣军护送占城粮船。太阴犯心。丁未，定安洞酋长遣其兄弟入觐，敕给驿马。己酉，升阑遗监秩正五品。癸丑，谕中书省："大事奏闻，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缓。"甲寅，降太医院为尚医监，改给铜印，立江南等处官医提举司。赐日本军官八忽带及军士银钞有差。敕遣官录扬州囚徒。

三月丁巳，诸王胜纳合兒设王府官三员。以万户不都蛮镇守金齿。罢女直造日本出征船，罢河西行御史台，立巩昌等处行工部。罢福建市舶总管府，存提举司，并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免福建归附后未征苗税。以阔阔你敦治江淮行省，或言其过，命兀奴忽带、伯颜佐之。戊午，以新附洞蛮酋长为千户。己未，岁星犯键闭。罢京兆行省，立行工部。御史台臣言："平滦造船，五台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万人，乞罢之。"诏："伐木建寺即罢之，造船一事，其与省臣议。"前后卫军自愿征日本者，命选留五卫汉军千余，其新附军令悉行。庚申，太阴犯井。辛酉，赏诸王合班弟忙兀带所部军士战功，银钞、币帛、衣服各有差。给甘州戍军钞。壬戌，太阴犯鬼。乙丑，命兀奴忽鲁带往扬州录囚，遣江北重囚谪征日本。立云南按察司，照刷行省文卷。罢淮安等处淘金官，惟计户取金。以阿合马绵绢丝线给贫民工匠。给王傅兀讷忽帖只印，给西川、福建、两广之任官驿马。以湖南宣慰使张鼎新、行省参知政事樊楫等尝阿附阿里海牙，敕罢之。丙寅，车驾幸上都。江西行省参政完颜那怀，坐越例骤升及妄举一百九十八人入官，罢之。罢河西办课提举司。丁卯，增置蒙古监察御史六员。乙巳，岁星犯房。癸酉，岁星掩房。广州新会县林桂方、赵良钤等聚众，伪号罗平国，称延康年

号，官军擒之，伏诛，余党悉平。乙亥，罢诸处役夫。遣阿塔海戍曲先，汉都鲁迷失帅甘州新附军往斡端。己卯，给各卫军出征马价钞。辛巳，立畏吾兒四处驿及交钞库。壬午，祀太一。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以中书右丞张惠为平章政事，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兒为中书左丞，并行中书省事。赐迷里札蛮、合八失钞。赈八鲁怯薛、八剌合赤等贫乏。赐皇子北平王所部马牛羊各有差。

夏四月丙戌，立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庚寅，敕药剌海戍守亦奚不薛。都元帅也速答兒还自亦奚不薛，驻军成都，求入见，许之，仍遣人屯守险隘。以侍卫亲军二万人助征日本。辛卯，枢密院臣言：“蒙古侍卫军于新城等处屯田，砂砾不可种，乞改拨良田。”从之。壬辰，阿塔海求军官习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帅张林、招讨张瑄、总管硃清等行。以高丽王就领行省，规画日本事宜。甲午，减江南诸道医学提举司，四省各存其一。免京畿所括豪势田旧税三之二、新税三之一。高丽国王王睹请以蒙古人同行省事。禁近侍为人求官，紊乱选法。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女子没官，犯人配役。申私盐之禁，许按察司纠察盐司。己亥，太阴犯房。壬寅，太阴犯南斗。癸卯，授高丽国王王睹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仍驸马、高丽国王。乙巳，命枢密院集军官议征日本事宜，程鹏飞请明赏罚，有功者军前给凭验，候班师日改授，从之。庚戌，右丞也速带兒招抚筠连州、定州、阿永、都掌等处蛮，独山都掌蛮不降，进军讨之，生擒酋长得兰纽，遂班师。发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张林等，付征东行? P 梁ィ□哉魅毡荆□□笪谰□录祝□按竺□⑽阑孕赂骄□□ B 笫醵〉燃旌送蛞诳猓□宰锛嘞嫡叨啵□敫睹晒湃酥巍 S 兄迹骸懊晒湃宋□□□椋□嘁焱□找樱□湓窨扇握呤怪□！？

五月乙卯，给甘州戍军夏衣。戊午，丞相伯颜、诸王相吾答兒等言：“征缅国军宜参用蒙古、新附军。”从之。己未，免五卫军征日本，发万人赴上都。纵平滦造船军归耕，拨大都见管军代役。庚申，减隆兴府昌州盖里泊管盐官吏九十九人，以其事隶隆兴府。定江南民官及转运司官公田。甲子，徙扬州淘金夫赴益都。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阿塔海共事，给高丽国征日本军衣甲。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不从。丙寅，太阴掩心东星。免江南税粮三之二。敕阿里海牙调汉军七千、新附军八千，以附唆都从征。辛未，占城行省已破占城，其国主补底遁去，降玺书招徕之。甲戌，发征日本重囚往占城、缅国等处从

征。设高丽国劝农官四员。丙子，诏谕诸王相吾答兒：“先是云南重囚令便宜处决，恐滥及无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须待报。”并省江淮、云南州郡。以耶律老哥为中书参知政事。免戍军差税。禁诸王奥鲁官科扰军户。以西南蛮夷有谋叛未附者，免西川征缅军，令专守御，支钱令各驿供给。戊寅，诸陈言者从都省集议，可行者以闻，不可则明以谕言者。许按察司官用弓矢。监察御史阿剌浑坐擅免赃钱、不纠私酿等罪罢。用御史中丞崔彧言，罢各路选取室女。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敕以陕西按察司赃罚钱输于秦王。省北京提刑按察司副使、佥事各一员。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己卯，酬诸王只必帖木兒给军羊马钞十万锭。海南四州宣慰使硃国宝请益兵讨占城国主，诏以阿里海牙军万五千人应之。用王积翁言，诏江南运粮，于阿八赤新开神山河及海道两道运之。立斡脱总管府。辛巳，给占城行省唆都弓矢甲仗。

六月丙戌，申严私易金银之禁。以甘州行省参政王椅为中书参知政事。免大都及平滦路今岁丝料。江南迁转官不之任者杖之，追夺所受宣敕。戊子，以征日本，民间骚动，盗贼窃发，忽都帖木兒、忙古带乞益兵御寇，诏以兴国、江州军付之。己丑，增官吏俸给。庚寅，定市舶抽分例，舶货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十五之一。差五卫军人修筑行殿外垣。命诸王忽牙都设断事官。丙申，发军修完大都城。辛丑，发军修筑堤堰。戊申，用伯颜等言，所括宋手号军八万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设官以统之，仍给衣粮。庚戌，流叛贼陈吊眼叔陈桂龙于憨答孙之地。辛亥，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思等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立州县，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以向世雄等为义巴诸洞安抚大使及安抚使。

秋七月癸丑朔，蠲建宁路至元十七年前未纳苗税。丙辰，免征骨嵬军赋。谕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缓之；所拘商船，其悉给还。阿里沙坐虚言惑众诛。太白犯井。丁巳，赐捏古带等珠衣。庚申，调军益戍云南。丙寅，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开云南驿路。分亦奚不薛地为三，设官抚治之。癸亥，太阴犯南斗。乙丑，太白犯井。丁卯，罢淮南淘金司，以其户还民籍。庚午，荧惑犯司怪。新附官同文英入见，其贽礼银万两、金四十锭，铁木兒不花匿为己有，诏即其家搜阅，没入官帑。敕捕阿合马妇翁尚书蔡仲英，征偿所贷官钞二十万锭。阿八赤、姚演以开神山桥渠，侵用官钞二千四百锭，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诏征偿，仍议其罪。壬申，亦奚不薛军民千户宋添富及顺元路军民总管兼宣抚使阿里等来降，班师，以罗鬼酋长阿利及其从者入觐。立亦奚不薛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丙子，减江南十道宣慰司官一百四十员为九十三

员。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免大都、平滦两路今岁俸钞。立总教院，秩正三品。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土蕃宣慰司文卷。立铺军捕淮西盗贼。淮东宣慰同知宋廷秀私役军四十人，杖而罢之。庚辰，给忽都帖木兒等军贫乏。偿怯兒合思等羊马价钞。

八月癸未，以明理察平章军国重事，商议公事。立怀来淘金所。甲午，敕大名、真定、北京、卫辉四路屯驻新附军，于东京屯田。安南国遣使以方物入贡。丙午，太白犯轩辕。丁未，岁星犯钩钤。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顷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诸民间，民病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宽民力，并给钞于沿海募水手。"从之。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庚戌，赏还役宿卫军。赐皇子北安王所部军钞、羊马。

九月壬子，太白犯轩辕少女。戊午，合剌带等招降象山县海贼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宁。太阴犯斗。壬戌，调黎兵同征日本。丙寅，古答奴国因商人阿剌畏等来言，自愿效顺。并占城、荆湖行省为一。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赏硃云龙漕运功，授七品总押，仍以币帛给之。己巳，太白犯右执法。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广东盗起，遣兵万人讨之。壬申，太阴掩井。癸酉，荧惑犯鬼。甲戌，太阴犯鬼，荧惑犯积尸气，太白犯左执法。戊寅，史弼陈弭盗之策，为首及同谋者死，余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诏以其事付弼，贼党耕种内地，其妻孥送京师以给鹰坊人等。

冬十月庚寅，给征日本新附军钞三万锭。壬辰，车驾由古北口路至自上都。癸巳，斡端宣慰使刘恩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甲午，以平章政事札散为枢密副使。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之。乙未，享于太庙。丙申，太阴犯昴。丁酉，诛占城逃回军。忙兀带请增蒙古、汉军戍边，从之。以忽都忽总扬州行省唆都新益军。庚子，许阿速带军以兄弟代役。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犯崇安、浦城等县，围建宁府。诏卜怜吉带、史弼等将兵二万二千人讨平之。耶律铸罢。壬寅，立东阿至御河水陆驿，以便递运。徙济州潭口驿于新河鲁桥镇。给甘州纳硫黄贫乏户钞。癸卯，诸王只必帖木兒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不许。中书省臣言："阿八赤新开河二处，皆有仓，宜造小船分海运。"从之。中书省臣言："押亦迷失尝请谕江南诸郡，募人种淮南田。今乃往各郡转收民户，行省官阔阔你敦言其非便，宜令其于治所召募，不可强民。"从之。戊申，给水达达鳏寡孤独者绢千匹、钞三百锭。立和林平准

库。遣官检核益都淘金欺弊。罢中兴管课提举司及北京盐铁课程提举司。己酉，签河西质子军年及丁者充军。庚戌，各道提刑按察司增设判官二员。

十一月壬子，赏大不花、脱欢等战功银币。癸丑，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敕凡盗贼必由管民官鞫问，仍不许私和。丁巳，命各省?妒谑崩□贰V钔踔槐靥□緝呵胗诜值囟□□某亲陨韫芸喂伲□淮印S智肓14.腥犊嗡八□□涑ご佣际：：□ǎ□卧蛲醺□钌瑁□又□Z□骸按蠖继锿粒□17.钍渌埃桓手菪吕勹锿粒□妒渥馊□□！奔何矗□舨可惺榱鹾美褚约□□□挤缢资乱死瓷稀H尚纾□戳20.暇┬□克尽R页螅□湛□陕吠吞镒芄芨□肟□陕罚□ゾ┬仔□克尽N斐剑□(7)九┤荆□乒偬镗∩崛嗣瘛8□钔跛□咳龊蠕骸⑳B车妊蚵恚□在Q其乏。河西官府参用汉人。徙甘肃沙州民户复业。大都城门设门尉。丁丑，禁云南管课官于常额外多取余钱。戊寅，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仍禁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太白岁星相犯。己卯，从诸王术白、蒙古带等请，赏也秃古等银钞，以旌战功。赐皇太子钞千锭。以御史台赃罚钞赐怯怜口。

十二月庚辰，赐诸王浑都帖木兒衣物，忽都兒所部军银钞币帛。甲申，赐别速带所部军衣服币帛七千、马二千。赏西番军官爱纳八斯等战功。辛卯，以茶忽所管军六千人备征日本。壬辰，给诸王阿只吉牛价。以中书参议温迪罕秃鲁花廉贫，不阿附权势，赐钞百锭。罢女直出产金银禁。甲午，给钞四万锭和籴于上都。给司阍卫士贫者，人钞二十锭。辛丑，赐诸王昔烈门等银。以海道运粮招讨使硃清为中万户，赐虎符；张瑄子文虎为千户，赐金符。徙新附官仕内郡。以蠡州还隶真定府路。癸卯，发粟赈水达达四十九站。甲辰，太阴掩荧惑。丙午，罢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罢云南都元帅府及重设官吏。定质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师。戊申，云南施州子童兴兵为乱，敕参知政事阿合八失帅兵，合罗罗斯脱兒世合讨之，给布万匹赈女直饥民一千户。是岁，断死罪二百七十八人。

本纪第十三 世祖十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诸王百官朝贺如朔旦仪，赦天下。丁巳，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语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后书之簿；不明以告而辄书簿者，杖必阁赤。”己未，罢云南都元帅府，所管军民隶行? < 鬃樱□昭镏莸却□硭愎伲□云涫赂缎惺 =□阈惺Σ秸旅□龃□□嬷榘俳铩 1 □□□□□愣匮裕骸巴吞锷众楸□□B□贾侄□□□□镁□炊□蛭迩□□衅妫□蛟鲂赂骄□□A！贝又□ 6 :□□ǘ纪酢⑩诿杉敖鸪菀皇□□□憬怠 = ǘ枷任□逅□疲□□滴茨堋 J 敝钔跸辔岽饍杭靶惺∮邑┫□贰 2. 沃□□乱埠钡慕锓值勒髅澹□诎⑩簟□ 10. 塘浇□齑□□偎遥□沉鞴ブ□□谓□烦牵□疃荚□r□腊彩□□ K 烨彩拐汹兔逋酰□挥A = ǘ继□□悄似涑惭ǎ□焖□讲13.□□ヌ□□牵□沃□□手潦墙越怠 8 □纾□ 13. □础14. ：□ 13. □鳌(7)拇ㄐ惺嗝茉海□谓□怠 6. 踔荨 8. e荨 3. 啥肌 A 5. 18. 薰□哺□尽 P 廖矗□辔岽饍呵彩菇□骞□□闭渲椤(5)汉鳌⒁觳始捌弑κ□□ < 仔纾□裁晒殴偌昂擦衷汗俑饕蝗遂粼冷潞笸痢 G 餐趸□剃遐□谷毡荆□徒跻隆⒂窕贰□班巍；□逃汕煸□胶 V 寥毡窘□常□□廴怂□A S □诽ǔ佳裕骸白秣碇□耍□猛□涿□指醋嘤茫□蚪湓肌！钡墼唬骸扒涞人□怨淌牵□黄浼淦裎拮锴峥陕加谜撸俊庇□反蠓蛴袼偬□緝憾栽唬骸耙愿魅怂□缸镒疵靼追笞啵□梅竦比∈ゲ谩！贝又□ 1 □樱□□□言艋苹□陨薄 6 〕螅□颇现盥钒床焖竟俦荽牵□□椭□唬骸扒渲帘耍□毙□麟抟猓□鹎蠡醪疲□□稍蚧醪扑嬷□□卟圃虮厥□涿□□□悦□嗖豢杀 R 印！奔好□□戆藘汗□彩构闭渲椤⒁毂A□潭巍?

二月辛巳，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为泉州行省参知政事，征缅。浚扬州漕河。罢高丽造征日本船。丁亥，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祀先农于藉田。壬辰，以江西叛寇妻子赐鹰坊养虎者。以别速带逃军七百余人付安西王屯田，给以牛具。邕州、宾州民黄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挺而起，湖南宣慰使撒里蛮将兵讨之。甲午，罢群牧所。己亥，瑞州获叛民晏顺等三十二人，并妻孥送京师。罢阿八赤开河之役，以其军及水手各万人运海道粮。放檀州淘金五百人还家。丁未，括江南乐工。命阿塔海发兵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戊申，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黄州宣慰司入淮西道。立法轮竿于大内万寿山，高百尺。漳州盗起，命江浙行省调兵进讨。秦州总管刘发有罪，尝欲归黄华，事觉伏诛，迁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内地。

三月辛亥，敕思、播管军民官自今勿迁。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右丞相安童继至。以张弘范等将新附军。壬戌，更定虎符。丙寅，乘舆幸上都。丁卯，太庙正殿成，奉安神主。甲戌，置潮、赣、吉、抚、建昌戍兵。乙亥，高丽国王王睛以皇帝尊号礼成，遣使来贺。

夏四月壬午，令军民同筑堤堰，以利五卫屯田。乙酉，省泉府司入户部，立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监，立大都路总管府，立西川、延安、凤翔、兴元宣课司。从迷里火者、蜜剌里等言，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十八里及河西、上都。以火者赤依旧扬州盐运使，岁市盐八十万石以赎过。己亥，涿州巨马河决，冲突三十余里。庚子，湖广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请身至海滨收集占城散军，复使南征，且趣其未行者，许之。壬寅，江淮行省进各翼童男女百人。忽都铁木兒征缅之师为贼冲溃。戊申，高丽王王睛及公主以其世子謜来朝。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二千从征缅。籍江南盐徒军，藏匿者有罪。火兒忽等所部民户告饥，帝曰："饥民不救，储粮何为？"发万石赈之。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云南行省为破缅国江头城，进童男女八十人，并银器币帛。

五月己酉，从秃秃合言，立二千户，总钦察、康里子弟愿为国宣劳者。壬子，拘征东省? 9 锍螅□嗝茉撼佳裕骸八舳祭 > □蚜罾類a收集，江淮、江西两省溃军，别遣使招谕，凡至者皆给之粮，舟楫损者修之，以俟阿里海牙调用。"从之。戊午，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己未，荆湖占城行省言："忽都虎、忽马兒等将兵征占城，前锋舟师至舒眉莲港不知所向，令万户刘君庆进军次新州，获占蛮，始知我军已还矣。就遣占蛮向导至占城境，其国主遣阿不兰以书降，且言其国经唆都军马虏掠，国计已空，俟来岁遣嫡子以方物进。继遣其孙路司理勒蛰等奉表诣阙。"乙丑，取高丽所产铁。蠲江南今年田赋十分之二，其十八年已前逋欠未征者，尽免之。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今已选定诸色工匠，余十九万九百余户宜纵令为民。"从之。诏谕各道提刑按察司分司事宜。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进据乌马境，地近安南，请益兵，命鄂州达鲁花赤赵翥等奉玺书往谕安南。河间任丘县民李移住谋叛，事觉伏诛。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丁丑，忽都虎、乌马兒、刘万户等率扬州省军二万赴唆都军前，遇风船散，其军皆溃。敕追乌马兒等诰命、虎符及部将所受宣敕，以河西孛鲁合答兒等代之，听阿里海牙节制。

闰五月己卯，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改思、播二州隶顺元路宣抚司，罢西南番安抚司，立总管府。给西川蒙古军钞，使备铠仗，耕遂宁沿江旷土以食，四顷以下者免输地税。命总帅汪惟正括四川民户。辛巳，加封卫辉路小清河神曰洪济威惠王。壬午，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八忽带征黄华回，进人口百七十一。乙酉，以云南境内洪城并察罕章，隶皇太子。丙戌，行御史台自扬州迁于杭州。庚寅，赐归附洞蛮官十八人衣，遣还。癸巳，赐北安王螭纽金？0掌ㄝ跛□@硭憬□现钚惺≡煺魅毡敬□□遥□□床焖疚愕镁谀印＜壮剑□材瞎□跏雷映氯諢@遣其中大夫陈谦甫贡玉杯、金瓶、珠绦、金领及白猿、绿鸠、币帛等物。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寻访测验晷景、日月交食、历法。增官吏俸，以十分为率，不及一锭者量增五分。甲寅，诏封皇子脱欢为镇南王，赐涂金银印，驻鄂州。庚申，改蒙古都元帅府为蒙古都万户府，砲手元帅府为砲手万户府，砲手都元帅府为回回砲手军匠万户府。甲子，命也速带兒所部军六十人淘金双城。从憨答孙请，移阿剌带和林屯田军与其所部相合，屯田五河。乙丑，中卫屯田蝗。甲戌，赐皇子爱牙赤怯薛带孛折等及兀剌海所部民户钞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三锭，皇子南木合怯薛带、怯怜口一万二百四十六锭。以马一万一百九十五、羊一万六十，赐朵鲁朵海扎剌伊兒所部贫军。

秋七月丁丑朔，敕荆湖、西川两省合兵讨义巴、散毛洞蛮。云南省臣言：“腾越、永昌、罗必丹民心携贰，宜令也速带兒或汪总帅将兵讨之。”制曰：“可。”命枢密院差军修大都城。己卯，立衍福司。中书省臣言：“宰相之名，不宜轻授。今占城省臣已及七人，宜汰之。”诏军官勿带相衔。赐皇子北安王？8囱镏茛芙程峋偎尽6『ィ□□葱惺∫哉汲撬□蔡□氪锪□□般冢□捌涞赝祭瓷稀K□莩嘌裕骸巴烽□绻□醭鍪□呃觯□魍□俚人□烤□陌僖酝□□裢烽□缫鸦兀□艟□18.蓿□テ淦拮右丫茫□肆钏□□□□！辈□盏纫椋□愿呃鼍□□送偷18.蓿□淞羰□陌偃俗葜□辜遥□又□N熳樱□□蚰贤跬鸦墩髡汲恰G菜□舭材鲜估栌5.然蛊涔□□諢@遣其中大夫阮道学等以方物来献。总帅汪惟正言：“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其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从之。赐贫乏者阿鲁浑、玉龙帖木兒等钞，共七千四百八十锭。

八月丁未，云南行省言：“华帖、白水江、盐井三处土老蛮叛，杀诸王及行省使者。”调兵千人讨之。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

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己酉，御史台臣言：“无籍之军愿从军杀掠者，初假之以张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隶各翼，恐生他变。”诏遣之还家。辛亥，征东招讨司聂古带言：“有旨进讨骨嵬，而阿里海牙、朵剌带、玉典三军皆后期。七月之后，海风方高，粮仗船重，深虞不测，姑宜少缓。”从之。占城国王乞回唆都军，愿以土产岁修职贡，使太盘亚罗日加翳、大巴南等十一人奉表诣阙，献三象。甲子，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庚午，车驾至自上都。甲戌，搠完上言：“建都女子沙智治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领其父元收附民为万户。今改建昌路总管，仍佩虎符。”从之。

九月甲申，京师地震。并市舶司入盐运司，立福建等处盐课市舶都转运司。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癸巳，太白犯南斗。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甲辰，海南贡白虎、狮子、孔雀。

冬十月丁未，享于太庙。戊申，四川行省言金齿遗民尚多未附，以要剌海将探马赤军二千讨之。己酉，敕：“管军万户为行省宣慰使者，毋兼管军事；仍为万户者，毋兼莅民政。”壬子，定涟海等处屯田法。辛酉，征东招讨司以兵征骨嵬。宋有手记军，死则以兄弟若子继，诏依汉军籍之，毋文其手。丁卯，和礼霍孙请设科举，诏中书省议，会和礼霍孙罢，事遂寝。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招讨使，佩三珠虎符。戊辰，立常平仓，以五十万石价钞给之。甲戌，诏谕行中书省，凡征日本船及长年篙手，并官给钞增价募之。赐贫乏者押失、忻都察等钞一万四千三锭。

十一月甲申，封南木里、忙哥赤郡公。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滦河道。己丑，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也的迷失禽获海盗黎德及招降余党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诛黎德以徇，以黎德弟黎浩及伪招讨吴兴等槛送京师。迁转官员薄而不就者，其令归农当役。庚寅，占城国王遣使大罗盘亚罗日加翳等奉表来贺圣诞节，献礼币及象二，占城旧州主宝嘉娄亦奉表入附。庚子，以范文虎为左丞，商量枢密院事。太阴犯心。辛丑，和礼霍孙、麦术?⑰判鄯伞⑩碌虾苯园铡G坝邑┤喟餐□次□邑┤啵□敖□魅恫柙耸孤□廊傥□邑□□坝□分胸┤肥辔□筘□□宦趁允ⅢQ馈⑷龅拿允P 2. 沃□□拢□盎P可惺榘萁挡我橹惺槭∈隆k分惺槭≌□纬□ǎ□ń鹨□郏□□阶曰匾祝□倮舴钚胁或□咦镏□H梢□□餐□ 18. □廊傺裕骸鞍10.下碜尸□彼□么笮」僭保□□宰喟眨□浼淦裎尥ú牛恳嗽窨捎谜呷杂弥□！壁□浪□蕴□。□汜咚角椤

9 锩□□ = Ч惺Π彩谷氚撕下乘颊薪的衔桌铩1. 鹄镓荨16.砺住4. 罅Φ人墓□□髑财湎喾畋硪苑轿锢垂薄R越□醇渥韵逖糁炼□6嗷奶铮□□九┤玖⑼吞锓ǎ□既丝□□□馄淞□曜馑安⒁磺性右邸4兔晒牌斗φ咭怖锕拧⒀α泻！2. 旒獌旱瘸□□□蛩那□甙俣□□□A?

十二月甲辰朔，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逾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立常平盐局。乙巳，崔彧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忤旨罢。以丁壮万人开神山河，立万户府以总之。辛亥，以仪凤司隶卫尉院。癸亥，卢世荣言：“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向之岁课，一月可办。”从之。甲子，以高丽提举司隶工部。乙丑，祀太一。丙寅，荆湖占城行省遣八番刘继昌谕降龙昌宁、龙延万等赴阙，奉羊马、白氈来贡，各授本处安抚使。立宣慰司，招抚西南诸蕃等处酋长。癸酉，命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是月，镇南王军至安南，杀其守兵，分六道以进，安南兴道王以兵拒于万劫，进击败之，万户倪闰战死于刘村。以泾州隶都总帅府、赐蒙古贫乏者兀马兒等钞二千八百八十五锭、银四十锭。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以命相诏天下。民间买卖金银、怀孟诸路竹货、江淮以南江河鱼利，皆弛其禁。诸处站赤饮食，官为支给。遣官诸路虑囚，罪轻者释之。徙屯卫辉新附军六千家，廪之京师，以完仓廪。发五卫军及新附军浚蒙村漕渠。庚辰，立别十八里驿传。毁宋郊天台。桑哥言：“杨琏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时宁宗等攒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台，亦建寺焉。壬午，诏立市舶都转运司。立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甲申，遣使代祀五岳、四渎、东海、后土。戊子，阔阔你敦言：“先有旨遣军二千屯田芍陂，试土之肥硗，去秋已收米二万余石，请增屯士二千人。”从之。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封驸马唆郎哥为宁昌郡王，赐龟纽银?N鞔尸院蜕凶猿扑胃M踝庸阃跻在棵瘢□裼行耪撸徽娑□窳趼績河腥□椋□砸晕□欤□辈还欤皇戮酰□皂萘岩葬摺R莆逄鹾油吞锞□灏儆谪J□□⒃□□□P撩□□⒅钗谰□□O税偃烁□す□滦拊臁9阌□诽彳叻？狻9锼龋□嗝艹佳裕骸熬芍扑乃尬栏餮∫蝗瞬尉鍪嗝茉菏拢□胍酝蚜胁□□菰骸！贝又□Z□ň□□牡兀□钏尬朗扛□帧R椅矗□惺槭〕记胍杂□反蠓蛴袼偬□緝何□筘┤啵□惺槿隼锫□□□反蠓颉0招杏□诽ǎ□云渌□舭床焖玖ビ□诽ǎ□杏□诽ù蠓虿β澈蔽□惺槭Σ秸抡□隆5墼唬骸坝袼偬□緝弘薜彼贾□□β澈笨

砘海□豢伞！卑餐□栽唬骸鞍1. 爻嗪虾稳纾俊钡墼唬骸按耸码拮源χ□ 0招杏□诽尸撸□比缢□唷！甭□廊偾氚崭 = Ч兄惺槭。 □⑫□克荆□ソ□餍兄惺槭 S盅裕骸敖□闲兄惺槭∈路保□种论罩停□袼嫘惺×⑫惺嗝茉鹤鼙□□苑制湮裎□恪！钡墼唬骸靶性褐□拢□叭找蜒裕□砂10.下碛□渥雍鲂良姹□□□梗□褚樾兄□！绷髡髡汲巧没菇□Φ□□□擞谠斗健 1 □辏□垲庇诮□肌 I □浔讣辔□浔杆拢□幸郊辔□□皆海□熬闳□罚□□□课□□贰 R 院媳爻嗪衔□惺槠秸抡□拢□□癫苛旎嵬□荨 3 酰□夤□怪粒□ A 詈擦衷褐髦□□潦歉恼□ > ：□汲切惺Σ脚崖□倭□□□础 Z □□骄啤 < 汉ィ□纸□阈惺 : : □文峡盗ソ□魇 P 脸螅□匝钬 B 炒□□鞴轻驼刑质梗□宥□榛 7. □ H 梢□□齑箝子诘睿□滓阅疚□剩□□诙□鹜猓□挝□屏□□咭徽善叽纭 J 窃氯晌纾□诼韭毫毂□氚材闲说劳跤觯□靼苤□□□胃涣冀□薄 R 矣希□材鲜雷映氯諢@领战船千余艘以拒。丙戌，与战，大破之，日烜遁去，入其城。还屯富良江北，唆都、唐古带等引兵与镇南王会。

二月乙巳，驻跸柳林。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初，江淮岁漕米百万石于京师，海运十万石，胶、莱六十万石，而济之所运三十万石，水浅舟大，恆不能达，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数增多。塞浑河堤决，役夫四千人。诏改江淮、江西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邓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翼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人，以隶所在行院。江西盗黎德等余党悉平。以应放还五卫军穿河西务河。旧例，五卫军十人为率，七人三人，分为二番，十月放七人者还，正月复役，正月放三人者还，四月复役，更休息之。丙午，以荆湖行省所隶八番、罗甸隶西川行省，分岚、管为二州。加封桑乾河神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己酉，为皇孙阿难答立衍福司，职四品，使、同知、副使各一员。辛亥，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讨潮、惠二州盗郭逢贵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万余户、军三千六百一十人，请将所获渠帅入觐，面陈事宜，从之。丙辰，诏罢胶、莱所凿新河，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习水战，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达于京师。辛酉，御史台臣言：“近中书奏罢行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而纠弹之职废矣。请令安童与老臣议。”从之。壬戌，太阴犯心。中书省臣卢世荣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秩五品，所用官吏以善贾为之，勿限白身人，帝从之。参知政事不鲁迷失海牙等因奏世荣姻党有牛姓者，前为提举，今浙西运司课程颇多，拟

升转运副使，亦从之。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升御带库为章佩监。徙右千户只兒海迷失分地泉州。赐合剌失都兒新附民五千户，合剌赤、阿速、阿塔赤、昔宝赤、贵由赤等尝从征者，亦皆赐之。以民八十户赐皇太子宿卫臣尝从征者。用卢世荣言，回买江南民土田。诏天下拘收铜钱。申禁私造酒曲。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然与江浙行中书省并在杭州，地甚远僻，徙之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中为便。”从之。立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宜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仍立条制。禁诸司不得擅追管课官吏，有敢沮扰者，具姓名以闻。增济州漕运司军万二千人。立江西、江淮、湖广造船提举司。令江浙行省参政冯珪，湖广行省右丞要束木、参政潘杰，龙兴行省左丞伯颜、参政杨居宽、签省陈文福，专领课程事。以甕吉剌带为中书左丞相。己巳，复立按察司。拨民二万七千户与驸马唆郎哥。以忽都鲁为平章政事。诏：“各道提刑按察司，能遵奉条画，莅事有成者，任满升职，赃污不称任者，罢黜除名。”诏立供膳司，职从五品，达鲁花赤、令、丞各一员。罢融州总管府为州。

三月丙子，遣太史监候张公礼、彭质等往占城测候日晷。癸未，罢甘州行中书省，立宣慰司，隶宁夏行中书?＞：□汲切惺Π胍姹□□背氯諢@所逃天长、长安二处兵力复集，兴道王船千余艘聚万劫，阮盞在永平，而官兵远行久战，悬处其中，唆都、唐古带之兵又不以时至，故请益兵。帝以水行为危，令遵陆以往。庚子，诏依旧制，凡盐一引四百斤，价银十两，以折今钞为二十贯，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增契本为三钱。立上都规措所回易库，增坏钞工墨费每贯二分为三分。

夏四月癸卯，立行枢密院都镇抚司，置畏兀驿六所。丙午，以征日本船运粮江淮及教军水战。庚戌，监察御史陈天祥劾中书右丞卢世荣罪恶，诏世荣、天祥皆赴上都。壬子，江陵民张二妻邓氏一产三男。癸丑，诏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遣中书?⑹嗝茉骸⒂□诽ü俑饕辉保□龃蠖技爸盥纷锴簟4蠖肌□炅骸⒁娑肌18.□荨10.蛹洹12.媚□ ⒐ 榈隆1．6α取P劣希□缘18.匏□煺魅毡敬□偎掖透呃觥H尚纾□□分胸┌⒇萏□緝骸9.□樱□逃□钒淄贺萏□緝海□沃□□氯龅拿允У纫月□廊偎□凶镒醋唷0⒇萏□緝旱扔胧廊俣杂诘矍埃□廊傧た罘□8牧□恳谰晌□□贰Z□骸鞍餐□胫罾铣家槭廊偎□校□卑照甙罩□□□吒□□□渌□萌耸滴拮镎撸□拮圆镁觥！惫锖亻□芬月笫醵：：□星褰啵□氚餐□问∈隆?

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丁丑，减上都商税。戊寅，广平、汴梁、钧、郑旱。以远方历日取给京师，不以时至，荆湖等处四行省所用者隆兴印之，合剌章、河西、西川等处所用者京兆印之。诏甘州每地一顷输税三石。壬午，以军千人修阿失盐场仓。以忻都为踢里玉招讨使，佩虎符，有旨：“不可兴兵远攻，近地有不服者讨之。”右巴等洞蛮平。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亲王镇之。丁亥，中书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员为额，余悉汰去。”诏择其廉洁有干局者存之。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赐近居蒙古人，上等贮于库；有行?⑫性骸⑫刑尸哒浦□□奘 ⑯骸⑧尸叽锫郴ǔ唷⑩坟！11.鼗鼐又罢哒浦□□喝恕⑫赂饺怂渚又拔抻兴□ぁN熳樱□纳□□⑩诙ā 6. 淅锩鸶玫雀□□贰T颇闲惺〕纪烟□緝貉灶缅透场⑰髑忠□⑹□衙瘛19.鼢碲臁□兆□恕8.□淄酢8.澈阑A ³. □厮啊14.龅猎簟⑯鲦渎怼⑷≈首印6.厶郝弧13.膛┤！⑮叛卩摺⑫羲朗隆2.短油鏊□嗍拢□□惺槭∫槠淇烧咝兄□8 □□娑ā ⁹. 闫健10.蛹洹6.髦荨4.竺□ ¹². 媚喜显帧T龃蠖贾蠲盼尽8.备饕蝗恕k范鏊褐徽屑□省⑸场⑺俚戎萘麽慵19.瘛P杏□诽ù瘁阌诤贾荨6∮希□阈惺嗝茉河诮□怠N煨纾□炅骸11.趁稀㈠e荨6.□□ ⁹. 闫健⑵窖簟⑰玫隆⑩阑院怠0战□显齑□峋偎尽3氯諢@走海港，镇南王命李恆追袭，败之。适暑雨疫作，兵欲北还思明州，命唆都等还乌里。安南以兵追蹑，唆都战死；恆为后距，以卫镇南王，药矢中左膝，至思明，毒发而卒。

六月庚戌，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辛亥，扬州进芝草。丙辰，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图求奇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高丽遣使来贡方物。庚午，诏减商税，罢牙行，省市舶司入转运司。左丞吕师夔乞假五月，省母江州，帝许之，因谕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参知政事张德润献其家人四百户于皇太子。马湖部田鼠食稼殆尽，其总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秋七月壬申，造温石浴室及更衣殿。癸酉，诏禁捕猎。甲戌，敕秘书监修《地理志》。乙亥，安南降者昭国王、武道、文义、彰宪、彰怀四侯赴阙。戊寅，京师蝗。分甘州屯田新附军三百人，田于亦集乃之地。己卯，以米千石廪甕吉剌贫民。壬午，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汪惟正入见。甲申，改阔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溪洞悉为府、州、县。修汴梁城。丁亥，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觐，以所降渠帅郭逢贵等至京师，言山寨降者百五十余所。帝问：“战而后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对曰：“其首拒敌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术兵后未尝抚

治其民，州县官复无至者，故盗贼各据土地，互相攻杀，人民渐耗，今宜择良吏往治之。”从之。庚寅，枢密院言：“镇南王脱欢所总征交趾兵久战力疲，请于奥鲁赤等三万户分蒙古军千人，江淮、江西、荆湖三行院分汉军、新附军四千人，选良将将之，取镇南王脱欢、阿里海牙节制，以征交趾。”从之。复以唐兀带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带请放征交趾军还家休憩，诏从脱欢、阿里海牙处之。给诸王阿只吉分地贫民农具牛种，令自耕播。乙未，云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缅，请收获秋禾，先伐罗北甸等部。”从之。庚子，改开、达、梁山三州隶夔州路。给钞万二千四百锭为本，取息以赡甘、肃二州屯田贫军。

八月辛酉,命有司祭斗三日。戊申，分四川镇守军万人屯田成都。丙辰， 车驾至自上都。己未，诏复立泉府司，秩从二品，以答失蛮领之。初，和礼霍孙以泉府司商贩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民实厌苦不便，奏罢之。至是，答失蛮复奏立之。丙寅，遣蒙古军三千人屯田清、沧、靖海。戊辰，罢禁海商。省合剌章、金齿二宣抚司为一，治永昌。立临安广西道宣抚司。中书省臣奏：“近奉旨括江淮水手，江淮人皆能游水，恐因此动摇者众。”从之。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榷酤，听民自造，增课钞一贯为五贯。敕拘铜钱，余铜器听民仍用。令福建黄华畲军有恆产者为民，无恆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汪惟正言巩昌军民站户并诸人奴婢，因饥岁流入陕西、四川者，彼即括为军站。帝曰：“信如所言，当鸠集与之，如非己有而强欲得之者，岂彼于法不惧邪？”

九月乙亥，听民自实两淮荒地，免税三年。中书省以江北诸城课程钱粮听杭、鄂二行省节制，道途迂远，请改隶中书，从之。永昌、腾冲二城在缅国、金齿间，摧圮不可御敌，敕修之。敕：“自今贡物惟地所产，非所产者毋辄上。”丙子，真蜡、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辛巳，收集工匠之隐匿者。丙戌，速木都剌、马答二国遣使来朝。庚寅，敕征交趾诸军，除留蒙古军百、汉军四百为镇南王脱欢宿卫，余悉遣还，别以江淮行枢密院所总蒙古兵戍江西。癸巳，云南贡方物。乌蒙叛，命四川行院也速带兒将兵讨之，马湖总管汝作以蛮军三百为助。降西崖门酋长阿者等百余户。

冬十月己亥，以钞五千锭和籴于应昌府。复分河间、山东盐课转运司为二。遣合撒兒海牙使安南。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兒户一千戍合剌章。庚子，享于太庙。甲辰，修南岳庙。乙巳，枢密院臣言：“脱脱木兒遣使言，阿沙、阿女、阿则三部欲叛，宜遣人往召，如不至，乘隙伐之。”不

允，因敕谕之：“事不议于云南王也先帖木兒者，毋辄行。”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兒带、扬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扬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壬子，长葛、郾城各进芝草。癸丑，立征东行省，以阿塔海为左丞相，刘国杰、陈岩并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赐脱里察安、答即古阿散等印，令考核中书省，其制如三品。丙辰，以参议帖木兒为参知政事，位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责于汝。”马法国入贡。戊午，以江淮行省平章忙兀带为江浙省左丞相。初，西川止立四路，阿合马滥用官，增而为九，台臣言其地民少，留广元、成都、顺庆、重庆、夔府五路，余悉罢去。后以山谷险要，蛮夷杂处，复置嘉定路、叙州宣抚司以控制之。升大理寺为都护府，职从二品。都护府言合剌禾州民饥，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籴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癸亥，以答即古阿散理算积年钱谷，别置司署，与省部敌，干扰政务，并入省中。丁卯，敕枢密院计胶、莱诸处漕船，高丽、江南诸处所造海舶，括佣江淮民船，备征日本。仍敕习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塔海弟六十言：“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乃颜、胜纳合兒两投下鹰坊、采金等户独不调。”有旨遣使发其民。乌蒙蛮夷宣抚使阿蒙叛，诏止征罗必丹兵，同云南行省出兵讨之。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今答即古阿散等又复钩考，宜即罢去。”帝嘉纳之。十一月己巳朔，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以英德、循、梅三路民少，请改为州，又请以管军总管于跃为惠州总管，蔚州知州木八剌为潮州达鲁花赤。帝疑其专，不允。御史台臣言：“御史台、按察司以纠察百官为职，近钩校钱谷者恐发其奸，私聚群不逞之徒，欲沮其事，愿陛下依旧制谕之。”制曰：“可。”庚午，赐皇子爱牙赤银?H缮辏□蕴秩毡荆□舶□素荻浇□葱惺【□瑁□膊旌龆搅啥□惺【□琛＜仔纾□煤县菡隆⑺拇ā13.ǘ嫉孺洹N煲□□彩垢娓呃龇1.□蛉恕4.□□傥迨□遥□□魅毡荆□粤钣诮□囟嘣齑□＜撼螅□□厍旄□换□胰税俣□□□□□瘛S□诽ǔ甲啵骸拔羲我晕奘壹易呈课□尉□□□参迩B□翊嬲咭磺б话俣□□□耍□韵靶妆□□窕伎嘀□□烁□砸铝福□雇吞镒陨摹！壁□樾兄□9锼龋□蜂罱□疵装偻蚴□□汉V□诟呃鲋□掀郑□粤疃□□案呃龈髦□资□蚴□□刚魅毡尽V罹□谟诿髂耆□乱源味□iii□嗽禄嵊诤掀帧R椅矗□酝郝郴段□沃□□拢□□廊俜□铩1□辏□馇敉剑□羝涿妫□罢兴问狈匪窖尉□昂5勒呶□□ι□哉魅毡尽?

十二月，敕减天下罪囚。以占城遁还忽都虎、刘九、田二复旧职，从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战士万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己亥，从枢密院请，严立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家充军。敕枢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五卫军还家治装，今悉选壮士，以正月一日到京师。”江淮行省以

战船千艘习水战江中。辛丑，诛答即古阿散党人蔡仲英、李蹊。丁未，皇太子薨。戊午，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给万安寺修造。己未，丹太庙楹。乙酉，立集贤院，以札里蛮领之。戊子，罢合剌章打金规运所及都元帅。敕合剌章酋长之子入质京师，千户、百户子留质云南王也先帖木兒所。中书省臣奏：“纳速丁言，减合剌章冗官，可岁省俸金九百四十六两；又屯田课程专人主之，可岁得金五千两。”皆从之。遣只必哥等考核云南行? 8 □□□□闱卩□そ彻佟P撩□□酚兴炯辣倍贰?

是岁，命江浙转运司通管课程。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并省重庆等处州县。占城行省参政亦黑迷失等以军还，驻海外四州，遣使以闻，敕放其军还。赐皇子脱欢，诸王阿鲁灰、只吉不花，公主曩家真等，钞计七千七百三十二锭、马六百二十九匹、衣段百匹、弓千、矢二万发。赐诸王阿只吉、合兒鲁、忙兀带、宋忽兒、阿沙、合丹、别合剌等及官户散居河西者，羊马价钞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七锭、布四千匹、绢二千匹。以伯八剌等贫乏，给钞七万六千五百二锭。赏诸王阿只吉、小厮、汪总帅、别速带、也先等所部及征缅、占城等军，钞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一锭、马八千一百九十七匹、羊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四、牛十一、米二万二千一百石、绢帛八万一千匹、绵五百三十斤、木绵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九匹、甲千被、弓千张、衣百七十九袭。命帝师也怜八合失甲自罗二思八等递藏佛事于万安、兴教、庆寿等寺，凡一十九会。断死罪二百七十一人。

本纪第十四 世祖十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罢朝贺。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甲戌，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 ，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己卯，立罗不、怯台、阇鄺斡端等驿。吕文焕以江淮行省右丞告老，许之，任其子为宣慰使。庚辰，马八国遣使进铜盾。壬午，太阴犯轩辕太民。遣使代祀岳渎东海。癸未，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入有司。发钞五千锭籴粮于沙、静、隆兴。从桑哥请，命杨琏真加遣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入质。甲申，忽都鲁言："所部屯田新军二百人，凿河渠于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憨答孙遣使言："军士疲乏者八百余人，乞赈赡，宜于朵鲁朵海处验其虚实。"帝曰："比遣人往，事已缓矣，其使赡之。"丁亥，焚阴阳伪书《显明历》。辛卯，命阿里海牙等议征安南事宜。癸巳，升福州长溪县为福宁州，以福安、宁德二县隶之。丙申，以新附军千人屯田合思罕关东旷地，官给农具牛种。丁酉，畋于近郊。降叙州为县，隶蛮夷宣抚司。诏禁沮扰盐课。设诸路推官以审刑狱，上路二员，下路一员。升龙兴武宁县为宁州，以分宁隶之。

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辛丑，遣使以钞五千锭赈诸王小薛所部饥民。甲辰，以雪雪的斤为缅中行省左丞相，阿台董阿参知政事，兀的迷失签行中书省事。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奥鲁赤平章政事，都元帅乌马兒、亦里迷失、阿里、昝顺、樊楫并参知政事。遣使谕皇子也先铁木兒，调合剌章军千人或二三千，付阿里海牙从征交趾，仍具将士姓名以闻。乙巳，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以阔阔你敦为左丞相，辽东道宣慰使塔出右丞，同签枢密院事杨仁风、宣慰使亦而撒合并参知政事。敕中书省："大府监所储金银，循先朝例分赐诸王。"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升宣徽院正二品，降镇巢府为巢州。丁未，用御史台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县法，除使二员留司，副使以下每岁二月分莅按治，十月还司。丙午，太阴犯井。戊申，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钞三千锭，乞分廪诸翼军士之贫者。"帝悦，令从便行之。调京师新附军二千立营屯田。癸丑，复置隰州大宁县。丁巳，命湖广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会钦、廉州。戊午，并江南行枢密院四处入行? C□：□汲切惺〗□□恪10.□恪13.□魅□惺"□□蛉朔ソ恢骸＞：□惺Σ

秸掳侣吵嘁哉鹘恢菏乱饲肴腙睿□□舜□般凇＜□椭毖□砍涛暮Ｑ裕骸笆≡褐钏窘砸阅先瞬斡茫□□□诽ò床焖疚拗□＝□戏缢祝□先怂□希□瞬斡弥□恪！钡垡杂镉袼偬□緝海□栽唬骸暗痹裣驼咭晕拧！钡墼唬骸叭旰喝擞檬抡撸□窠韵托埃俊苯□现盥费□镂艚粤ス伲□□锤□狙Ｂ□员憬萄□７獬乱骛⑽□材贤酰□滦銔次□Ｔ骞□□韵纶□桶材侠裘瘛８戳⑯馈６．酢３．５隆⑧吨荨１４．步□恫杼峋偎尽９锖亻□□吩荷稀妒谑崩□□贰ⅰ独□椤罚□凡赜诤擦止□吩骸＜鬃樱□匆云皆□す□杂胲墙□咸锪ザ□□□８．手菪兄惺槭　１□□□员嗟乩锸椋□偾□方淌诔沦病１４．┳紫衄馈⑥袢擞萦α□□屮α□熬┤Ａ？

三月己巳，御史台臣言：“近奉旨按察司参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文海与行台官博采公洁知名之士，具以名闻。”帝命赍诏以往。太阴犯娄。浚治中兴路河渠。省云和署入教坊司。辛未，降梅、循为下州。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诸县水泛溢，冒官民田，发军民筑河堤御之。乙亥，以麦术丁仍中书右丞，与郭佑并领钱谷，杨居宽典铨？Ａ⑶詹煳狼拙□贾富邮顾尽４椭钔跬押鎏□緝貉蚨□颉１□樱□蠹菪疑隙肌Ｚ□杏□诽ò床焖疽园嗽卵残锌ｌｔ亍Ｖ惺槭〕佳裕骸鞍１０．下硎敝钔蹑饴硗□粹酶□□眩□とϕ谕蛞诳猓□笳靼俟儋喝胍猿ィ□罘潜恪！壁□诩□叱□□鹫鳌Ｒ匀恫杼峋倮钇鹉衔□□魅恫枳□耸埂Ｆ鹉铣⒀裕骸敖□喜杳恳□廴□崃□傥模□褚嗽雒恳□骞帷！笔孪轮惺橐椋□蛄钇鹉衔□耸梗□么锫郴ǔ啻ζ渖稀６〕螅□愣□□兄惺槭ϕ谙唐礁□９锼龋□晷欠咐茶谡蟆Ｒ粤俳□肺□卑餐醴忠亍？

夏四月庚子，中书省臣请立汴梁行中书省及燕南、河东、山东宣慰司。有旨：“南京户寡盗息，不必置省，其宣慰司如所请。济南乃胜纳合兒分地，太原乃阿只吉分地，其令各卫委官一人同治之。”敕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立乌蒙站。江南诸路财赋并隶中书？Ｔ颇鲜Σ秸履伤儇荻∩媳阋耸□拢阂辉怀诘缆分□□□□窭赐□欢□唤□悍分□剑□懔畲诱鳎蝗□话盏さ闭靖趁窠鹞□□持□眩凰脑惶□穹ツ久骋祝晃逶唤涫钩嘉鹑琶窬樱□１２．钡萜桃允℃淦铩Ｚ□樾兄□Ｐ脸螅□挛餍惺⊙裕骸把影仓猛吞镉シ蛔芄芨□□浠鹗Ｐ换ň□由⒄撸□匀胪吞铮□窀垂┣赝醢２０．汛鹚□堪１０．诖鹚妓锹砑笆渌□场！庇兄冀园罩□□洳汇□咦锏彼馈＜壮剑□杏□诽Ｔ院贾葆憬□怠Ｒ陨侥稀１１．炊□１１．次魅□腊床焖玖ツ谔ａＴ鲋眯刑勹□坑□吩笔□６‖矗□□□□克窘□ヒ槐尽８□纾□期址ａＨ勺樱□嗝茉耗伤儇荻⊙裕骸扒八□辰ザ【□迩□送□鞔蚵砉□□淞σ哑＃□裰钔醺醇□司□髅澹□巳〗□埂！钡墼唬骸肮妒铝ξ此穑□辞仓□！比在湍伤儇荻》职⒇菡隆１９．晒啪□□耍□阅艹冀□□□敖恢褐□首油鸦丁＜何矗□惨□□竟纯季：□惺Π□取Ｖ惺槟庖□□酒秸抡□拢□淹押霾沃□□隆Ｓ兄迹骸耙□□拘∪耍□码薹轿迥辏□谝焕硭愎僮阋

印Ｍ淹押鋈伺□□□□钍贰⑫□共乓病６燎涞人□□猓□钊顺苤□Ｆ湟噪抟廒桶餐□！币院好窬褪辰□险叨啵□执庸倌戏秸咧嚷□嗖换梗□彩咕♂惚被埂Ｈ陨柰淹押趟镉诨坪印13.□ 11.粗罱蚨桑□埠好穹顷骞□氖誓险咧怪□□□陶咛□Ｖ惺槭〕佳裕骸氨确钪迹□参□琳呶闶汀＝袂猿□□峒芭宓段⑩铮□胪□浊晕镎撸□ち钆湟邸３嫉纫椋□环刚哒仁停□俜敢婪勹湟畚□恕！钡墼唬骸半抟院喝酸咚剑□谩短┗吐伞反κ拢□碌猎糇讨冢□视惺茄浴Ｈ嗣□林兀□窈蠓窍贲菡撸□痖□比恕！？

五月丁卯朔，枢密院臣言：“臣等与玉速帖木兒议别十八里军事，凡军行并听伯颜节制，其留务委孛栾带及诸王阿只吉官属统之为宜。”从之。己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上言：“要束木在鄂省勾考，岂无贪贿？臣亦请勾考之。”诏遣参知政事秃鲁罕、枢密院判李道、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偕行。甲戌，汴梁旱。徙江东按察司于宣州。庚辰，岁星犯垒壁阵。乙酉，荧惑犯太微右执法。敕遣耽罗戍兵四百人还家。庚寅，广平等路蚕灾。辛卯，霸州、漷州蝻生。安南国遣使来贡方物。癸巳，京畿旱。

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辛丑，中书省臣言：“秃鲁罕来奏，前要束木、阿里海牙互请钩考，今阿里海牙虽已死，事之是非，当令暴白。”帝曰：“卿言良是，其连引诸人，近者即彼追逮，远者宜以上闻。此事自要束木所发，当依其言究行之。”乙巳，以立大司农司诏谕中外。皇孙铁木兒不花驻营亦奚不薛，其粮饷仰于西川，远且不便，徙驻重庆府。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命云南、陕西二行省籍定建都税赋。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辛亥，以亦马剌丹忒忽里使交趾。癸丑，湖广行省线哥言：“今用兵交趾，分本省戍兵二万八千七百人，期以七月悉会静江，今已发精锐启行，余万七千八百人，皆羸?⑨吞锏染□□豢捎谩！彪方袼旯冒罩□６：龋□枭挛鞯嚷分钫咀芄芨□□尤□贰８□辏□仕嘈抡衅睹癜僖皇□嘶Ｂ□封薷□□ｋ仿贰８.□⒅荨⑪夭兜琳叱止□福□髀肥□保□□⒅萜吒保□匚甯薄Ｒ匝ㄧ^干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辛酉，封杨邦宪妻田氏为永安郡夫人，领播州安抚司事。遣镇西平缅等路招讨使怯烈招谕缅国。广元路阆中麦秀两歧。高丽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丙寅朔，遣必剌蛮等使瓜哇。己巳，用中书省臣言，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复尚醞监为光禄寺，罢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复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给铁古思合敦贫民币帛各二千、布千匹。庚午，江淮行省忙兀带言：“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

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从之。立淮南洪泽、芍陂两处屯田。壬申，平阳饥民就食邻郡者，所在发仓赈之。置中尚监。右丞拜答兒将兵讨阿蒙，并其妻子禽之，皆伏诛。丁丑，斡脱吉思部民饥，遣就食北京，其不行者发米赈之。以雄、易二州复隶保定。给和林军储，自京师输米万石，发钞即其地籴米万石。辛巳，八都兒饥民六百户驻八剌忽思之地，给米千石赈之。壬午，总制院使桑哥具省臣姓名以上，帝曰：“右丞相安童，右丞麦术丁，参知政事郭佑、杨居宽，并仍前职。以铁木兒为左丞，其左丞相甕吉剌带、平章政事阿必失合、都忽鲁皆别议。”仍谕中书选可代者以闻。给金齿国使臣圆符。癸巳，铨定?⒃骸⑻ā 2. 抗伲□□椭型猓骸爸惺槭。□□惺榱钔猓□蟆⒂邑┤嗖⒁辉保□秸抡□露□保□蟆⒂邑┌⒁辉保□沃□□露□保恍兄惺槭。□秸抡□露□保□蟆⒂邑┌⒁辉保□沃□□隆⑶┬惺∈虏6.□保皇嗝茉海□□嗝茉菏雇猓□□□嗝茉菏乱辉保□嗝茉焊笔埂⑶┤嗝茉菏虏6.□保□嗝茉号幸辉保挥□诽ǎ□□反蠓蛞辉保□胸□⑹逃□贰⒅问槭逃□凡6.□保恍刑巛□涣□浚□惺椤⑹汤伞16.芍小⒃蓖饫刹6.□薄F溆嘀钛妹牛□⒑□惺槭≌遄貌眉酢！？

八月丙申，发钞二万九千锭、盐五万引，市米赈诸王阿只吉所部饥民。己亥，敕枢密院遣侍卫军千人扈从北征。平阳路岁比不登，免贫民税赋。罢淮东、蕲黄宣慰司，以黄、蕲、寿昌隶湖广行省，安庆、六安、光州隶淮西宣慰司。招集宋盐军。以市舶司隶泉府司。乙卯，太白犯轩辕右角。辛酉，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等谋反，伏诛。甘州饥，禁酒。罢德平、定昌二路，置德昌军民总管府。

九月乙丑朔，马八兒、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兒、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太庙雨坏，遣甕吉剌带致告，奉安神主别殿。甲申，太阴犯天关。行辰，高丽遣使献日本俘。是月，南部县生嘉禾，一茎九穗。芝产于苍溪县。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执法。以南康路隶江西行省，徙浙西按察司治杭州。罢诸道提刑按察司判官，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官，虽汉人并毋禁弓矢。襄邑县尹张□为治有绩，邹平县达鲁花赤回回能捕盗理财，进秩有差。丁酉，享于太庙。戊戌，太阴犯建星。己亥，车驾至自上都。壬寅，太白犯左执法。遣兵千人戍畏吾境。乙巳，赐合迷里贫民及合剌和州民牛种，给钞万六千二百锭当其价，合迷里民加赐币帛并千匹。己酉，遣塔塔兒带、杨兀鲁带以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中书省具宣徽、大司农、大都、上都留守司存减员数以闻，帝曰：“在禁近者朕自沙汰，余从卿等议之。”辛亥，太阴犯东井。河决开封、祥符、陈留、

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眭州十五处，调南京民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癸丑，谕江南各省所统军官教练水军。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甲寅，太白犯进贤。以征缅功，调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兒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以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乙卯，给皇子脱欢马四千匹，部曲人三匹。庚申，济宁路进芝二茎。壬戌，改河间盐运司为都转运使司。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千人屯田亦里黑。高丽遣使来献日本俘十六人。马法国进鞍勒、氈甲。兴化路仙游县虫伤禾。

十一月乙丑，中书省臣言："硃清等海道运粮，以四岁计之，总百一万石，斗斛耗折愿如数以偿，风浪覆舟请免其征。"从之。遂以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张瑄，明威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船硃清，并为海道运粮万户，仍佩虎符。敕禽兽字孕时无畋猎。戊辰，太白犯亢。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己巳，改思明等四州并为路。以阿八赤为征交趾行省右丞。丙子，以涿、易二州良乡、宝坻县饥，免今年租，给粮三月。平滦、太原、汴梁水旱为灾，免民租二万五千六百石有奇。改广东转运市舶提举司为盐课市舶提举司。丁丑，命塔义兒、忽难使阿兒浑。戊寅，遣使阅实宣宁县饥民，周给之。己卯，太阴犯井。辛巳，岁星犯垒壁阵。

十二月乙未，辽东开元饥，赈粮三月。戊戌，太白犯东咸。癸卯，要束木籍阿里海牙家赀，运致京师。赐诸王术伯所部军五千人银万五千两、钞三千锭，探马赤二千人羊七万口。丙午，置燕南、河东、山东三道宣慰司。罢大有署。丁未，太阴犯井。乙卯，诸道宣慰司，在内地者设官四员，江南者六员。以阿里海牙所芘逃民无主者千人屯田。遣中书省断事官秃不申复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复置泉州市舶提举司。大都饥，发官米低其价粜贫民。丙辰，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赐安南国王陈益稷羊马钞百锭。丁巳，太阴犯氐。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繙绎，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庚申，置尚珍署于济宁等路，秩从五品。是岁，以亦摄思怜真为帝师。赐皇子奥鲁赤、脱欢、诸王术伯、也不干等羊马钞一十五万一千九百二十三锭，马七千二百九十匹，羊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口，币帛、毳段、木绵三千二百八十八匹，貂裘十四。又赐皇子脱欢所部怜牙思不花等及欠州诸局工匠钞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九锭一十二两。命西僧递作佛事于万寿山、玉塔殿、万安寺，凡三十

会。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断死刑百一十四人。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丑，复云南石梁县。戊辰，以修筑柳林河堤南军三千，浚河西务漕渠。皇子奥鲁赤部曲饥，命大同路给六十日粮。免唐兀卫河西地元籍徭赋。壬申，御正殿受诸王百官朝贺。癸酉，俱蓝国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甲戌，太阴犯东井。乙酉，太阴犯房。丙戌，以参政程鹏飞为中书右丞，阿里为中书左丞。丁亥，以不颜里海牙为参知政事。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弛女直、水达达地弓矢之禁。复改江浙省为江淮行?Ｎ熳樱□猿□蚨ш馕佣似睹瘛Ｎ鞅咚昙19.窭Ｂ□途钔蚱ァ８□□□彩勾□朐冷隆10.笸痢6.□！Ｐ撩□□曰炊□11.次鳌(5)侥先□腊床焖玖バ杏□诽ā Ａ(5)狭质穑□却悠咂贰Ｚ□13.□础13.□鳌10.□闳□:晒拧10.喝□□霸颇媳□□昂Ｍ馑闹堇璞□□□５涝肆竿蚧д盼幕5.仍肆甘□咄蚴□□值酪蕴纸恢骸Ｖ谜鹘恢盒猩惺槭。□侣吵嗥秸抡□拢□诼韭骸7.□□沃□□拢□苤□□(6)苷蚰贤踅谥啤?

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閤阜、三茅设醮，召天师张宗演赴阙。癸巳，雍古部民饥，发米四千石赈之，不足，复给六千石米价。甲午，畋于近郊。乙未，以麦术丁为平章政事。真定路饥，发沿河仓粟减价粜之。以真定所牧官马四万余匹分牧他郡。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畋猎。庚子，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东井。甲辰，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秩四品，使副各二员，隶行大司农司。以范文虎为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壬子，封驸马昌吉为宁濮郡王。设都总管府以总皇子北安王民匠、斡端大小财赋。中书省臣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费钞五十万锭，臣等兼总财赋，自今侍臣奏请赐赉，乞令臣等预议。”帝曰：“此朕所当虑。”仍谕玉速铁木兒、月赤彻兒知之。丙辰，马八兒国贡方物。戊午，敕诸王阇里铁木兒节制诸军。以赵与芮子孟桂袭平原郡公。乃颜遣使征东道兵，阇谕里铁木兒毋辄发。

闰月癸亥，太阴犯辰星。以女直、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仍尽免今年公赋及减所输皮布之半。以宋畲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尧帝祠。西京等处管课官马合谋自言岁以西京、平阳、太原课程额外羡钱市马驼千输官，而实盗官钱市之，按问有迹，伏诛。乙丑，畋于近郊。召麦术?(8)□緝骸⒀罹涌淼扔爰□痛笱□堪18.郴肴隼锛耙独睢3.涛暮！⒄悦项\论钞法。麦术丁言：“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诏从之，各设官六员。其尚书，以桑哥、铁木兒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右丞，叶李左丞，马绍参知政

事，余一员议选回回人充；中书，宜设丞相二员、平章政事二员、参知政事二员。省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分置巩昌者入甘州，设官五员；以巩昌改隶京兆提刑按察司，设官六员；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辛未，以复置尚书省诏天下。除行省与中书议行，余并听尚书省从便以闻。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甲申，太阴犯牵牛。车驾还宫。乙酉，改淄莱路为般阳路，置录事司。大都饥，免今岁银俸钞，诸路半征之。罢江南竹木柴薪及岸例鱼牙诸课，停不给之务。敕行省宣慰司勿滥举官吏，受除官延引岁月不即之任者，追所受宣敕。镇南王脱欢徙镇南京。改福建市舶都漕运司为都转运盐使司。范文虎改尚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吏部尚书忻都为尚书省参知政事。庚寅，大驾幸上都。札鲁忽赤合剌合孙等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两路应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

三月甲午，更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以至元宝钞一贯文当中统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禁无籍自效军扰民，仍籍充军。丙申，太阴犯东井。乙卯，幸凉陉。辽东饥，弛太子河捕鱼禁。丙辰，马八兒国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即。降重庆路定远州为县。命都水监开汶、泗水以达京师。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堤。

夏四月癸酉，太阴犯氐。甲戌，太阴犯房。甲申，忻都奏发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江南各省与民互市。是月，诸王乃颜反。

五月己亥，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庚子，以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征。移济南宣慰司治益都，燕南按察司治大名，南京按察司治南阳，太原按察司治西京，复立丰州亦剌真站。壬寅，以御史台吏王良弼等诽讪尚书省政事，诛良弼，籍其家，余皆断罪。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⑽诼韭旱群Ｔ舜□；Ａ⑼ち讲扛髟錾惺槎□薄Ｊ诟呃鐾醪Ｑ行尚书省平章政事。罢诸路站脱脱禾孙。括江南诸路匠户。沙不丁言："江南各省南官多，每省宜用一二人。"帝曰："除陈岩、吕师夔、管如德、范文虎四人，余从卿议。"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括江南僧道马匹。诏

范文虎将卫军五百镇平滦，以钦察为亲军都指挥使，也速带兒、右卫佥事王通副之。甲辰，免北京今岁丝银，仍以军旅经行，给钞三千锭赈之。壬子，高丽王睹请益兵征乃颜，以五百人赴之。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职守不得从征乃颜，愿献马以给卫士。壬戌，至撒兒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遣前军败之。乙丑，敕辽阳省督运军储。壬申，发诸卫军万人、蒙古军千人戍豪、懿州。诸王失都兒所部铁哥率其党取咸平府，渡辽，欲劫取豪、懿州，守臣以乏军求援，敕以北京戍军千人赴之。括平滦路马。北京饥，免丝银、租税。乙亥，霸州益津县霖雨伤稼。以陕西泾、邠、乾及安西属县闲田立屯田总管府，置官属，秩三品。车驾驻干大利斡鲁脱之地，获乃颜辎重千余，仍禁秋毫无犯。

秋七月癸巳，乃颜党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从皇子爱牙赤，合兵出沈州进讨，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趣懿州，其党悉平。丁酉，弘州匠官以犬兔毛制如西锦者以献，授匠官知弘州。戊戌，太阴犯南斗。枢密院奏："签征缅行省事合撒兒海牙言，比至缅国，谕其王赴阙，彼言邻番数叛，未易即行，拟遣阿难答剌奉表赍土贡入觐。"辛丑，太阴犯牵牛。壬寅，荧惑犯舆鬼。庚戌，云南行省爱鲁言，金齿酋打奔等兄弟求内附，且乞入觐。壬子，太阴犯司怪。癸丑，日晕连环，白虹贯之。罢乃颜所署益都、平滦，也不干河间分地达鲁花赤，及胜纳合兒济南分地所署官。移北京道按察司置豪州，免东京等处军民徭赋。升福建盐运使司，依两淮等例，为都转运使司。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立阁鄺屯田。

八月癸亥，太白犯亢。浚州进瑞麦，一茎九穗。乙丑，车驾还上都。以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行省军五千赴之。召能通白夷、金齿道路者张成及前占城军总管刘全，并为招讨使，佩虎符，从征。以脱满答兒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缅省，仍令其省驻缅近地，以俟进止。置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己巳，谪从叛诸王赴江南诸省从军自效。谕镇南王脱欢，禁戢从征诸王及省官奥鲁赤等，毋纵军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国而易之。癸酉，朵兒朵海获叛王阿赤思，赦之。亦集乃路屯田总管忽都鲁请疏浚管内河渠，从之。丙子，填星南犯垒壁阵。己卯，太阴犯天关。辛巳，太阴犯东井。甲申，太白犯房。丁亥，沈州饥，又经乃颜叛兵蹂践，免其今岁丝银、租赋。以北京伐木三千户屯田平滦。立丰赡、昌国、济民三署，秩五品，设达鲁花赤、令、丞、直长各一员。女人国贡海人。置河西务马站。

九月辛卯，东京义静、麟、威远、婆娑等处大霖雨，江水溢，没民田；大定、金源、高州、武平、兴中等处霜雹伤稼。丁酉，荧惑犯长垣。己亥，湖广省臣言：“海南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南宁军总管谢有奎、延栏总管符庇成，以其私船百二十艘、黎兵千七百余人，助征交趾。”诏以仲达仍为安抚使，佩虎符，有奎、庇成亦仍为沿海管军总管，佩金符。庚子，太白犯天江。给诸王八八所部穷乏者钞万一千锭。禁市毒药者。以西京、平滦路饥，禁酒。乙巳，太阴犯毕。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丁未，安南国遣其中大夫阮文彦、通侍大夫黎仲谦贡方物。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颜叛，民废耕作，又霜雹为灾，告饥，诏以海运粮五万石赈之。辛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子，太白犯南斗。禁沮挠江南茶课。高丽王王睹来朝。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戌，太阴犯牵牛大星。甲子，享于太庙。桑哥请赐叶李、马绍、不忽木、高翥等钞，诏赐李钞百五十锭，不忽木、绍、翥各百锭。又言：“中书省旧在大内前，阿合马移置于北，请仍旧为宜。”从之。癸酉，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广东穷边险远，江西、福建诸寇出没之窟，乞于江南诸省分军一万益臣。”诏江西忽都帖木兒以军五千付之。丙子，诛郭佑、杨居宽。戊寅，桑哥言：“北安王相府无印，而安西王相独有印，实非事例，乞收之。诸王胜纳合兒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恕！苯源又□４幼芩□粑┗脱裕□炙□渴□拇ň□迩□送吞锪□獭Ｒ矣希□□蠓缸笾捶ā Ａ⑸挛鞅Ｔ□峋偎尽Ｂ薇钡橥凉倩鹫摺□10.碳拔□□县菟镏□硬20.诟健１□纾□段幕⒀裕骸昂馈④病6.□□却Γ□诵奈窗玻□肆⑹∫愿□缰□！壁□17.裳舻却π猩惺槭。□匝ㄧˆ干、阁里帖木兒并行尚书省平章政事，洪茶丘右丞，亦兒撒合左丞，杨仁风、阿老瓦丁并参知政事。

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垒壁阵，月晕金、土二星。云南省右丞爱鲁兵次交趾木兀门，其将昭文王以四万人守之，爱鲁击破之，获其将黎石、何英。弛太原、保德河鱼禁。以桑哥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兼统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从桑哥请，以平章帖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浑撒里升平章政事，叶李升右丞，参知政事马绍升左丞。升集贤院秩正二品。丙申，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丁酉，桑哥言：“先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统河西、土番、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 = 袼猛醢材汛鹑韵□参魍跤。□馨剌□换ū鹩们赝跤。□湎赂匆酝醺涤∩校□换Ｏ而二王，恐于制非宜。”诏以阿难答嗣为安西王，仍置王傅，而上秦王印，按摊不花所署王傅罢之。戊戌，以别十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己亥，镇南王次思明，程鹏飞与奥鲁赤等从镇南王

分道并进，阿八赤以万人为前锋。庚子，太白昼见。大都路水，赐今年田租十二万九千一百八十石。辛丑，乌马兒、樊楫及程鵬飞等遂趣交趾，所向克捷。改卫尉院为太仆寺，秩三品，仍隶宣徽，以月赤彻兒、秃秃合领之。丙午，镇南王次界河，交趾发兵拒守，前锋皆击破之。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责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叶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详知其事，大抵军官嗜利与贼通者，尤难弭息。宜令各处镇守军官，例以三年转徙，庶革斯弊。"帝皆从其议，诏行之。封驸马帖木兒济宁郡王。壬子，以江西行省平章忽都帖木兒督捕广东等处盗贼。甲寅，命京畿、济宁两漕运司分掌漕事。镇南王次万劫，诸军毕会。获福建首贼张治囝，其党皆平。谕江南四省招捕盗贼。丙辰，荧惑犯进贤。

十二月癸亥，立尚乘寺。顺元宣慰使秃鲁古言，金竹寨主搔驴等以所部百二十五寨内附。甲子，皇子北安王置王傅，凡军需及本位诸事并以王傅领之。丙寅，太阴犯毕，太白昼见。丁卯，减扬州省岁额米十五万石，以盐引五十万易粮。免浙西鱼课三千锭，听民自渔。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鄺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从安西王阿难答请，设本位诸匠都总管府。升万亿库官秩四品。癸酉，镇南王次茅罗港，攻浮山寨，破之。诸王薛彻都等所驻之地，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以钞暨币帛绵布杂给之，其直计钞万四百六十七锭。丁丑，以硃清、张瑄海漕有劳，遥授宣慰使。乙酉，镇南王以诸军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败其守兵，日烜与其子弃城走敢喃堡。是岁，命西僧监臧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静于大殿、寝殿、万寿山、五台山等寺，凡三十三会。断天下死刑百二十一人。浙西诸路水，免今年田租十之二；西京、北京、隆兴、平滦、南阳、怀孟等路风雹害稼；保定、太原、河间、般阳、顺德、南京、真定、河南等路霖雨害稼，太原尤甚，屋坏压死者众；平阳春旱，二麦枯死，秋种不入土；巩昌雨雹，蚜□方为灾。分赐皇子、诸王、驸马、怯薛带等羊马钞，总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余锭，又赐诸王、怯薛带等军人，马一万二千二百、羊二万二千六百、驼百余。赈贫乏者合剌忽答等钞四万八千二百五十锭。

本纪第十五 世祖十二

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烜复走入海，镇南王以诸军追之，不及，引兵还交趾城。命乌马兒将水兵迎张文虎等粮船 ，又发兵攻其诸寨，破之。己丑，诏江淮省管内并听忙兀带节制。庚寅，祭日于司天台。赐诸王火你赤银五百两、珠一索、锦衣一袭，玉都银千两、珠一索、锦衣一袭。辛卯，尚书省臣言：“初以行省置丞相与内省无别，罢之。今江淮平章政事忙兀带所统，地广事繁，乞依前为丞相。”诏以忙兀带为右丞相。以蕲、黄二州、寿昌军隶湖广?；僦型吵□濉R椅矗□驼鞫□Γ捍映擞撸□□羯□ 9. 俣□祝□□砍□巳□B淮踊仕铮□□羯□ 9. 僖唤祝□□砍□硕□B凰勒吒□浼沂□A 7 参□□耐蛞磺□陌俣□□宥A 6 ∮希□彩勾□朐冷隆6.□！ 10. 笸痢N煨纾□笊狻k烦诹裳粲媪灾□□□□闵痹惺蕖H梢□□呃銮彩估垂狈轿铩：刂菰羝甙儆嗳朔俾臃庵葜羁ι□□菰敉蛴嗳寺用分荨9锩□□6挤副摺k锋饴聿□□□钔跻仓涣遥□炱驩骸10.系ち角Щ B□苑1.□又钔跏醪□闭鳌4椭钔跻嗔□娌壳□□□蚨A∪萍□俦□眩□钔醢荽鸷鼻步□分□□涟肆11.耄□患岸□埂＜壮剑□菜俨换□迸眩□□吨辆┤Γ□镏□R宜龋□□醴附恰B□词□俗寮6.觯□勒叨□儆嗳耍□猿□□灏俣в衅媸忻钻庵□1□纾□庇诮□肌R云浇□伪□吞镉诨炊□⑽鳌：肌⑺斩□萘□甏笏□□馄溆绕墩摺N焐辏□□醴阜俊＜河希□□行恕⑽髁刮薜镁诨岛忧□□交础17.秸阄薜镁诨邓昕巍7 10. T嗣资□蚴□□饬裳羰【□裰□⒄摺P梁ィ□Σ骱芯秩胫盥方鹩袢私匙芄芨□9锍螅□□骸靶写笏九┤尽8.鞯廊芭┤吞锼荆□残腥翱危□俨烨诙瑁□昃吒□⒅荨⑪厝芭└偈导＃□晕□钭睿□肪□□佟⑪匾□韵虏⑧□镁觥；蜮锸谱魍□止俸ε□撸□犹嵝贪床焖揪恐巍！蹦济衲芨□□峡跬良肮□镎撸□馄洳钜廴□辏□涫渥饷馊□种□弧＝□葱惺⊙裕骸傲交赐量趺窆眩□娌⒅□医圆皇渌啊S郑□苣谄呤□喑牵□雇吞锪剿□□嗽鲋没炊□⑽髁降廊芭┳□锼荆□绞垢□□！敝圃唬骸翱伞！？

二月丁巳，改济州漕运司为都漕运司，并领济之南北漕，京畿都漕运司惟治京畿。镇南王引兵还万劫。乌马兒迎张文虎等粮船不至，诸将以粮尽师老，宜全师而还，镇南王从之。戊午，命李庭整汉兵五千东征。赐叶李平江、嘉兴田四顷。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征大都南诸路所放扈从马赴京，官给刍粟价，令自籴之，无扰诸县民。辽阳、武平等处饥，除今年租税及岁课貂皮。浚沧州盐运渠。辛酉，忙兀带、忽都忽言其军三年荐饥，赐米五百石。壬戌，省辽东海西道提刑按察司入北京，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

入荆南。敕江淮勿捕天鹅，弛鱼泺禁。丙寅，赐云南王涂金驼钮? 8哪暇┣肺□炅郝罚□本┣肺□淦铰罚□骶┣肺□笸□罚□□□肺□裳袈罚□行寺肺□□母□贰8慕□鞑柙怂疚□甲□耸顾荆□⑷毒拼姿啊8暮忧□峋偎疚□□怂尽 = □醋苌阊铉稣婕友砸运喂□椅□□唬□□挛澹□殉桑□□运□降匕傥迨□暄□□Z□鞲鸷樯揭□苛跹迳睢＜仔纾□侵莺担□窦iii□闷渥馑那□甙偈□＜好□□愿呃龉□跬醪Q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豪、懿州饥，以米十五万石赈之。禁辽阳酒。京师水，发官米，下其价粜贫民。以江南站户贫富不均，命有司料简，合户税至七十石当马一匹，并免杂徭；独户税逾七十石愿入站者听。合户税不得过十户，独户税无上百石。辛巳，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壬午，镇南王命乌马兒、樊楫将水兵先还，程鹏飞、塔出将兵护送之。以御史台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多不举职，降诏申饬之。命皇孙云南王也先铁木兒帅兵镇大理等处。

三月丙戌，诸王昌童部曲饥，给粮三月。丁亥，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戊子，太阴犯毕。车驾还宫。淞江民曹梦炎愿岁以米万石输官，乞免他徭，且求官职。桑哥以为请，遥授浙东道宣慰副使。改曲靖路总管府为宣抚司。庚寅，大驾幸上都。改阑遗所为阑遗监，升正四品。敕辽阳省亦乞列思、吾鲁兀、札剌兒探马赤自懿州东征。李庭遥授尚书左丞，食其禄，将汉兵以行。江淮行省忙兀带言：“宜除军官更调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兄虽死事，子弟不胜任者，安可用之？苟贤矣，则病故者亦不可降也。”辛卯，以六卫汉兵千二百、新附军四百、屯田兵四百造尚书? U蚰贤跻灾罹□埂U盼幕17.复□鲈舯□□□□遥□幕11.髦□□□甭韵嗟薄7压俺健⑫烨煲苑绮坏媒□□灾燎碇荨7餐鍪孔涠□俣□□恕4.□□凰摇17.竿蛩那□□偈□衅妗9锼龋□椭钔跏醪□□逋蛄健1. 也□饕煌蚱ィ□B程ā⒆□鳊阂□迩я健1. 也□饕话佟＜孜纾□□堵垢帷U蚰贤醮文诎□兀□舯□蠹□远艄槭Γ□蚰贤跛煊傻二认厝ㄔJ州，间道以出。乙未，以往岁北边大风雪，拔突古伦所部牛马多死，赐米千石。丁酉，驻跸野狐岭，命阿束、塔不带总京师城守诸军。己亥，太阴掩角。壬寅，礼部言：“会同馆蕃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镇南王次思明州，命爱鲁引兵还云南，奥鲁赤以诸军北还。日烜遣使来谢，进金人代己罪。乙巳，诏江西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戊申，改山东转运使司为都转运使司，兼济南路酒税醋课。己酉，徐、邳屯田及灵壁、睢宁二屯雨雹如鸡卵，害麦。甲寅，循州贼万余人寇漳浦，泉州贼二千人寇长泰、? 8. 樱□丛羟в嗳丝芰□□□蕴制街□?

夏四月丙辰，莱县、蒲台旱饥，出米下其直赈之。戊午，太阴犯

井。庚申，以武冈、宝庆二路荐经寇乱，免今年酒税课及前岁逋租。辛酉，从行泉府司沙不?⑽诼韭呵耄□谜蚋□尽10. 4 □Щ□□⑹胁疤峋偎尽Ｊ∑窖敉断伦芄芨□肫窖袈罚□釉焯峋偎救朐釉熳芄芨□Ⅰ 8 缪裕骸白灾猎□□又糜Σ□唾崴□□浼浔囟嗟琳□□思庸晨肌１璐又□迹□值丶□啵□艘谰□纠□□□那曛□猓□槟墩髯狻！辈4. 又□ 9 锖亻□牒泳觯□ 14. □□毯粗□Ｒ页螅□愣□舳□途俚绕呷私猿拼罄希□壑诜矗□饴蛹□ 8. 印⑷稹8. Ａ 17. □恕20. 习病⑸亍⑫邸⑼≈羁ι□□昊髦□荒芷剑□□餍惺嗝茉焊笔乖碌拿资□胍姹□□□餍惺Σ秸潞龆继□緝阂嘁缘毓惚□盐□裕□□□词》滞蚧6痪□杞□鳎□乖羝交挂怼Ｎ斐剑□Ｇ恿液右愿瓤谖履詢夯仆辽矫裉铩８□纾□ 10. 爰□菡尽９镉希□惺槭〕佳裕骸敖□越□醇iii□□惺￡庵□□粲敫幻褚蚪嵛□椋□嗖患坝谄墩摺＝窈肌⑺铡10.□⑫闼闹莞创笏□□皴髌夼□资常□腙∩瞎┣锥□□蚴□□笃淦墩哧庵□！钡凼瞧溲浴＜仔纾□虬菜鲁桑□鹣窦按氨诮越鹗沃□□卜呀鹞灏偎氖□接衅妗⑺□□□偎氖□铩Ａ裳羰∽赂骄□踊垢魑勒撸□钪□焐惺槭。□悦□值勒屑□□Ｔ隽⒅惫梁Ｔ嗣撞帧Ｃ□鹘恢褐罹□辜倚菹⒁凰辍ｋ访逯行惺。□鹊矫逯校□毁髟颇贤踅谥啤８□剑□材瞎□醭氯諢@遣中大夫陈克用来贡方物。赐诸王小薛金百两、银万两、钞千锭及币帛有差。辛巳，赐诸王阿赤吉金二百两、银二万二千五百两、钞九千锭及纱罗绢布有差。命甘肃行省发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陕西省督巩昌兵五千人屯田六盘山。癸未，云南省右丞爱鲁上言：“自发中庆，经罗罗、白衣入交趾，往返三十八战，斩首不可胜计，将士自都元帅以下获功者四百七十四人。”甲申，诏皇孙抚诸军讨叛王火鲁火孙、合丹秃鲁干。

五月丙戌，敕武平路括马千匹。戊子，诸王察合子阔阔带叛，床兀兒执之以来。己丑，汴梁大霖雨，河决襄邑，漂麦禾。以左右怯薛卫士及汉军五千三百人从皇孙北征。甲午，发五卫汉兵五千人北征。乙未，桑哥言：“中统钞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数，今已更用至元钞，宜差官分道置局钩考中统钞本。”从之。丙申，赐诸王八八金百两、银万两、金素段五百、纱罗绢布等四千五百。兀马兒来献璞玉。丁酉，平江水，免所负酒课。减米价，赈京师。改云南乌撒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戊戌，复芦台、越支、三叉沽三盐使司。王家奴、火鲁忽带、察罕复举兵反。己亥，云南行省言：“金沙江西通安等五城，宜依旧隶察罕章宣抚司，金沙江东永宁等处五城宜废，以北胜施州为北胜府。”从之。壬寅，浑天仪成。运米十五万石诣懿州饷军及赈饥民。乙巳，罢兴州采蜜提举司。营上都城内仓。丁未，奉安神主于太庙。戊申，太白犯毕。赐拔都不伦金百五十两、银万五千两及币帛纱罗等万匹。辛亥，盂州乌河川雨雹五寸，大者如拳。癸丑，诏湖广省管内并听平章政事秃满、要束木节制。迁四川省治重庆，复迁宣慰司于成都。高丽遣使来贡方物。

诏四川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河决汴梁，太康、通许、杞三县，陈、颍二州皆被害。

六月甲寅，以新府军修尚食局。庚申，赈诸王答兒伯部曲之饥者及桂阳路饥民。辛酉，禁上都、桓州、应昌、隆兴酒。壬戌，赐诸王术伯金银皆二百五十两、币帛纱罗万匹。乙丑，诏蒙古人总汉军，阅习水战。丁卯，又赐诸王术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纱罗万匹。复立咸平至建州四驿。以延安屯田总管府复隶安西？N斐剑□6冀□挡□⒅□□员□敢道锔赡詢海□芫□□O16.锎□饺粗□H缮辏□⊙袅赜辏□右绾□冢□馄渥馇Я□□□衅妗C□钔跚恿□诩办璐映迹□□滓岳〗□恐□踊仕镎摺L□皆骸9.饴凰隆⒁欠锼隆⑹桃撬尽9.拔浪荆□晕懔八□赵海□战谭凰救牍拔浪尽9镉希□□臃饽虾C髦□戾□□愕v明著天妃。甲戌，太白犯井。改西南番总管府为永宁路。乙亥，以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大水及河溢没民田，蠲其租万五千二百石。丙子，给兵五十人卫浙西宣慰使史弼，使任治盗之责。丁丑，太阴犯岁星。发兵千五百人诣汉北浚井。癸未，处州贼柳世英寇青田、丽水等县，浙东道宣慰副使史耀讨平之。资国、富昌等一十六屯雨水、蝗害稼。

秋七月甲申朔，复葺兴、灵二州仓，始命昔宝赤、合剌赤、贵由赤、左右卫士转米输之，委省官督运，以备赈给。丙戌，真定、汴梁路蝗。运大同、太原诸仓米至新城，为边地之储。以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免逋税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弛宁夏酒禁。发大同路粟赈流民。保定路霖雨害稼，蠲今岁田租。改储偫所为提举司。敕征交趾兵官还家休息一岁。壬辰，遣必阇赤以钞五千锭往应昌和籴军储。改会同馆为四宾库。戊戌，驻跸许泥百牙之地。同知江西行枢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盗起广东，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万人令臣将之讨贼。臣愿万人内得蒙古军三百，并臣所籍降户万人，置万户府，以撒木合兒为达鲁花赤，佩虎符。”诏许之。以沐川等五寨割隶嘉定者，还隶马湖蛮部总管府。己亥，荧惑犯氐。庚子，太白犯鬼。胶州连岁大水，民采橡而食，命减价粜米以赈之。霸、漷二州霖雨害稼，免其今年田租。乙巳，太阴掩毕。诸王也真部曲饥，分五千户就食济南。保定路唐县野蚕茧丝可为帛。壬子，命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命六卫造军器。

八月癸丑，诸王也真言：“臣近将济宁投下蒙古军东征，其家皆乏食，愿赐济南路岁赋银，使易米而食。”诏辽阳省给米万石赈之。丙辰，荧惑犯房。袁之萍乡县进嘉禾。诏安童以本部怯薛蒙古军三百人北征。己未，太白犯轩辕大星。辛酉，免江州学田租。癸亥，尚书省成。壬申，安西省管内大饥，蠲其田租二万一千五百石有奇，仍贷粟赈之。癸

酉，以河间等路盐运司兼管顺德、广平、綦阳三铁冶。丙子，发米三千石赈灭吉兒带所部饥民。赵、晋、冀三州蝗。丁丑，嘉祥、鱼台、金乡三县霖雨害稼，蠲其租五千石。庚辰，车驾次孛罗海脑兒。以咸平荐经兵乱，发沈州仓赈之。分万亿库为宝源、赋源、绮源、广源四库。

九月癸未朔，荧惑犯天江。大驾次野狐岭。甘州旱饥，免逋税四千四百石。丙戌，置?19.范□萱洹＜撼螅□住20.□□萘赜旰□冢□馓镒獍税儆嗍□Ｈ沙剑□蠹葜链蠖肌Ｒ椅矗□仗粗萏越鸹Ａ６纪鄯副摺８□樱□□醴副稀９砉□13.ǔ冀郧彩估垂狈轿铩４由８缜耄□□蹇饨□幸灾□也□９锩□□□蠓改隙贰Ｃ□龆己雒窕□牡厥渌啊Ｉ惺槭〕佳裕骸白粤(5)惺槭。□膊挚庵钏疚薏还晨迹□酥谜骼硭荆□日□□罚□⊠魏献凡乒龋□愿仕嗟却π猩惺槭〔握□毫已蚝恰(3)┣‖獬喜(10)□骼硎埂！贝又□Ｉ□Ｔ□芸狻(15)烙□獠(10)□游迤贰８陌俗魉疚□峋侔俗魉荆□日□□贰Ｔ鲈□Ａ(15)婪峒鞍俗魉竟倮糍骸８□纾□□皆盒卤唷侗静荨烦伞？

冬十月己未，享于太庙。庚申，从桑哥请，以?(16)骸(8)ü偈□□死硭憬□础13.□鳌8.＝ā(7)拇ā 8.仕唷□参髁□Π□龋□□□挂晕□馈Ｎ谒疾匦□渴谷砼□羰醭(六)馄涔苣诒□炯11.Ｂ□８缜肷椭□□鸵□□□灏倭健＜鬃樱□没(六)谒荆□锤奈□湮浪尽１□□□湾□□□曾Ｔ钞百锭。以甘州转运司隶都?：□闶⊙裕骸白蟆(15)医□谙□绰□玻□盟淖芄芨□□持荨(11)兀□窗倭□□□□□鞴傥返□勿荩□嗖桓腋埃□胍院喝宋□锫郴ǔ啵□□傥□裰埃□油寥擞弥□！本湍饧泄热□系绕呤□娜艘晕牛□又□４笸□窭畈□椤(7)沼栏０巳耍□阅蹦娣□铩８□纾□６挤副摺Ｉ８缜朊髂旰５冷钤私□厦仔爰鞍偻蚴□Ｓ盅裕骸鞍采街亮偾澹□□□□倭□□謇铩Ｈ艨□Ｖ□□□と□偻颍□庇贸□□蚨Ａ19.姿耐蚴□(13)挝逋蚪铩Ｆ渎皆朔蛲蛉□ЩЦ窗瘴□瘢□涓橙爰佰凰谥□牢□□□虬饲ΦＢ□崖韵嗟保□磺□梢嗤蚴乐□□Ｇ胍越穸□噶阜眩□创嚎Ｖ□！敝瓶伞１□樱□荚焯□奕□住ｅ□□□曾Ｔ学佛法于土番。己卯，也不干入寇，不都马失引兵奋击之。塔不带反，忽剌忽、阿塔海等战却之。诏免儒户杂徭。尚书省臣请令集贤院诸司，分道钩考江南郡学田所入羡余，贮之集贤院，以给多才艺者，从之。给仓官俸。高丽遣使来贡方物。

十一月壬午，巩昌路荐饥，免田租之半，仍以钞三千锭赈其贫者。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兒工匠千五十户屯田。丁亥，金齿遣使贡方物。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何荣祖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修国子监以居胄子。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柳州民黄德清叛，潮州民蔡猛等拒杀官军，并伏诛。庚寅，床哥里合引兵犯建州，杀三百余人，咸平大震。辛卯，兀良合饥民多殍死，给三月粮。壬辰，罢建昌路屯田总管府。癸巳，赐诸王

也里干金五十两、银五千两、钞千锭、币帛纱罗等二千匹。也速带兒、牙林海剌孙执捏坤、忽都答兒两叛王以归。甲午，北兵犯边。诏福建省管内并听行尚书省节制。丙申，合迷里民饥，种不入土，命爱牙赤以屯田余粮给之。己亥，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万奴为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诏谕陈日烜亲身入朝，否则必再加兵。大都民史吉等请立桑哥德政碑，从之。辛丑，马八兒国遣使来朝。帖列灭入寇。甲辰，以巩昌便宜都总帅府统五十余城兵民事繁，改为宣慰使司，兼便宜都总帅府。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以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庚戌，益咸平府戍兵三百。

十二月乙卯，赐按答兒秃等金千二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五千两、钞二万五千锭、币帛布氎布二万三千六百六十六匹。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应昌府运米三万石给弘吉剌军。丁巳，海都兵犯边，拔都也孙脱迎击，死之。先是，安童将兵临边，为失里吉所执，一军皆没。至是八邻来归，从者凡三百九十人，赐钞万二千五百一十三锭。辛酉，太阴犯毕。癸亥，置大都等路打捕民匠等户总管府。甲子，太阴犯井。辛未，桑哥言："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帝曰："自今不当给者汝即画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甲戌，太阴犯亢，荧惑犯垒壁阵。安西王阿难答来告兵士饥，且阙橐驼，诏给米六千石及橐驼百。乙亥，湖头贼张治囝掠泉州，免泉州今岁田租。丙子，也速不花以昔列门叛。甘肃行省官约诸王八八、拜答罕、驸马昌吉，合兵讨之，皆自缚请罪。独昔列门以其属西走，追至朵郎不带之地，邀而获之，以归于京师。庚辰，六卫屯田饥，给更休三千人六十日粮。高丽国王遣使来贡方物。赐诸王爱牙合赤等金千两、银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两、丝万两、绵八万三千二百两、金素币一千二百匹、绢五千九十八匹。赐皇子爱牙赤部曲等羊马钞二十九万百四十七锭、马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四、羊十万二百一十、驼八、牛九百。赈诸王贫乏者，钞二十一万六百锭、马六千七百二十五、羊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七、牛四十。赐妻子家赀没于寇者，钞三万二千八百八十锭、马牛百，偿以羊马诸物供军者，钞千六百七十四锭、马四千三百二十五、羊三万四千百九十九、驼七十二、牛三十。赏自寇中拔归者，钞四千七十八锭。因雨雹、河溢害稼，除民租二万二千八百石。命亦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坐静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等寺凡五十四会，天师张宗演设醮三日。以光禄寺直隶都?V悯吩床郑□痔□种□L米药物隶焉。以沧州之军营城为沧溟县，以施州之清江县隶夔路总管府。罢安和署。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积义粮三十一万五千五百余石。断死罪九十五人。

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诏江淮省忙兀带与不鲁迷失海牙及月的迷失合兵进讨群盗之未平者。己丑，发兵塞沙陀间铁烈兒河。辛卯，拔都不伦言其民千一百五十八户贫乏，赐银十万五千一百五十两。徙江州都转运使司治龙兴。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合丹入寇。戊戌，以荆湖占城省左丞唐兀带副按的忽都合为蒙古都万户，统兵会江淮、福建二省及月的迷失兵，讨盗于江西。蠲漳、汀二州田租。辛丑，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东南海。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侍卫军六千、屯田军三千、江南镇守军一千，合兵一万隶焉。太阴犯氐。壬寅，海船万户府言："山东宣慰使乐实所运江南米，陆负至淮安，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岁止二十万石。若由江阴入江至直沽仓，民无陆负之苦，且米石省运估八贯有奇。乞罢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而以漕事责臣，当岁运三十万石。"诏许之。癸卯，高丽遣使来贡方物。贼钟明亮寇赣州，掠宁都，据秀岭，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五千，迁江西省参政管如德为左丞，使将兵往讨。畲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福州达鲁花赤脱欢同漳州路总管高杰讨平之。甲辰，复立光禄寺。戊申，徙广州按察司于韶州。以荆南按察司所统辽远，割三路入淮西，二路入江西。立咸平至聂延驿十五所。废甘州路宣课提举司入宁夏都转运使司。遣参知政事张守智、翰林直学士李天英使高丽，督助征日本粮。

二月辛亥朔，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浚沧州御河。癸丑，爱牙合赤请以所部军屯田咸平、懿州，以省粮饷。己未，发和林粮千石赈诸王火你赤部曲。置延禧司，秩正三品。壬戌，合木里饥，命甘肃省发米千石赈之。癸亥，诏立崇福司，为从二品。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丙寅，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兒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命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带，合兵击贼江西。大都路总管府判官萧仪尝为桑哥掾，坐受赃事觉，帝贷其死，欲徙为淘金。桑哥以仪尝钩考万亿库，有追钱之能，足赎其死，宜解职杖遣之，帝曲从之。丁卯，幸上都。以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将北边诸军。成都管军万户刘德禄上言，愿以兵五千人招降八番蛮夷，因以进取交趾。枢密院请立元帅府，以药剌罕及德禄并为都元帅，分四川军万人隶之，帝从之。以伯答兒为中书平章政事。绍兴大水，免未输田租。合丹兵寇胡鲁口，开元路治中兀颜牙兀格战连日，破之。己巳，立左右翼屯田万户府，秩从三品。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宜选将讨

之。帝曰：“月的迷失屡以捷闻，忙兀带已往，卿无以为虑。”皇孙甘不剌所部军乏食，发大同路榷场粮赈之。甲戌，命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将所部军万人北征，令过阙受命。乙亥，省屯田六署为营田提举司。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诸王甕吉带时谪婺州，帅兵讨之。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桑哥言：“省部成案皆财谷事，当令监察御史即省部稽照，书姓名于卷末，仍命侍御史坚童视之，失则连坐。”从之。安西饥，减估粜米二万石。甘州饥，发钞万锭赈之。己丑，赐陕西屯田总管府农器种粒。癸巳，东流县献芝。甲午，太阴犯亢。乙未，铸浑天仪成。癸巳，金齿人塞完以其民二十万一千户有奇来归，仍进象三。

夏四月己酉，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辽阳省管内饥，贷高丽米六万石以赈之。壬子，孛罗带上别十八里招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癸丑，命塔海发忽都不花等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宝庆路饥，下其估粜米万一千石。丙辰，命甘肃行省给合的所部饥者粟。丁巳，遣宫验视诸王按灰贫民，给以粮。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置江西福建打捕鹰坊总管府，福建转运司及管军总管言其非宜，诏罢之。省江淮屯田打捕提举司七所，存者徐邳、海州、扬州、两淮、淮安、高邮、昭信、安丰、镇巢、蕲黄、鱼网、石湫，犹十二所。甲子，池州贵池县民王勉进紫芝十二本。戊辰，安南国王陈日烜遣其中大夫陈克用等来贡方物。己巳，乞兒乞思户居和林，验其贫者赈之。庚午，沙河决，发民筑堤以障之。癸酉，以高丽国多产银，遣工即其地，发旁近民冶以输官。以莱芜铁冶提举司隶山东盐运司。甲戌，以御史大夫玉吕鲁为太傅，加开府仪同三司，签江西等处行尚书省事。召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忻都赴阙，以户部尚书王巨济专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带总之。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罢皇孙按摊不花所设断事官也先，仍收其?Ⅰ惺槭〕佳裕骸肮□□阋硕甲芩Ц□焉□□□渴顾荆□蛞跃杉娓□卤鹆⑸8.□□鞴俜种巍！贝又□A⒅钔醢□莱嗤断氯私程峋偎居谝娑肌2⑹≡颇洗罄怼⒅星斓嚷分菹亍6〕螅□□辛钏疚□游迤贰8拇蠖悸芳捉匙芄芨□□□魅私扯甲芄芨□Ⅰ惺槭〕佳裕骸澳搜找苑粗铮□淙嘶r赂□淄蚱咔□灏俣□□□□□改钙拮泳阍诒狈剑□稚□□荆□脶阒媒□希□渖巢欢：：□牒4□□□！贝又□?

五月庚辰，发武卫亲军千人浚河西务至通州漕渠。癸未，移诸王小薛饥民就食汴梁，发大同、宣德等路民筑仓于昴兀剌。壬辰，太白犯鬼。软奴王术私以金银器皿给诸王出伯、合班等，且供馈有劳，命有司如数偿之，复赏银五万两、币帛各二千匹。丙申，诏：“季阳、益都、淄

莱三万户军久戍广东，疫死者众，其令二年一更。”贼钟明亮率众万八千五百七十三人来降，江淮、福建、江西三省所抽军各还本翼。行御史台复徙于扬州，浙西提刑按察司徙苏州。以参知政事忻都为尚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为参知政事，参议尚书省事张天祐为中书参知政事。己亥，设回回国子学。升利用监为从三品。辽阳路饥，免往岁未输田租。尚书省臣言：“括大同、平阳、太原无籍民及人奴为良户，略见成效。益都、济南诸道，亦宜如之。”诏以农时民不可扰，俟秋冬行之。罢永盈库，以所贮上供币帛入太府监及万亿库。辛丑，御河溢入会通渠，漂东昌民庐舍。以庄浪路去甘肃省远，改隶安西？J ×鹘□厝肭□荨L □菜峦吞锎笏□□饨袼曜狻G嗌矫□□圆荒□ā ⒈鞍□热□□□□嗉棠诟健？

六月戊申朔，发侍卫军二千人浚口温脑兒河渠。己酉，巩昌汪惟和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帝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辛亥，诏以云南行省地远，州县官多阙，六品以下，许本省选辟以闻。桂阳路寇乱水旱，下其估粜米八千七百二十石以赈之。己未，西番进黑豹。庚申，诸王乃蛮带败合丹兵于托吾兒河。丙寅，要忽兒犯边。辛巳，诏遣尚书省断事官秃烈羊呵理算云南，复立云南提刑按察司。月的迷失请以降贼钟明亮为循州知州，宋士贤为梅州判官，丘应祥等十八人为县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应祥并赴都。大都增设倒钞库三所。辽阳等路饥，免今岁差赋。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海都犯边，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满带、副使八黑铁兒皆反应之。合剌赤饥，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赈之。甲戌，西南夷中下烂土等处洞长忽带等以洞三百、寨百一十来归，得户三千余。乙亥，金刚奴寇折连怯兒。立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掌所籍宋谢太后赀产，隶中宫。丁丑，汲县民硃良进紫芝。济宁、东平、汴梁、济南、棣州、顺德、平滦、真定霖雨害稼，免田租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犯边，帝亲征。尚珍署屯田大水，从征者给其家。己卯，驸马爪忽兒部曲饥，赈之。辛巳，两淮屯田雨雹害稼，蠲今岁田租。雨坏都城，发兵、民各万人完之。开安山渠成，河渠官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⒃蓖饫陕碇□暄裕骸翱□翰┳□□□ń□粗□耍□潘□从小！壁□兔□嵬ê樱□锰峋偎荆□昂忧□隆＜咨辏□拇勹狡肼□袼恼□灏傥迨□□诟健１□纾□□俟偈新碇□摺ｋ芬酝郝郴□笆涛辣□偃宋□８绲即印６『ィ□⒅猎□□蚨Ｂ□新碛谘嗄稀⑸蕉□⑩幽稀⑻□□⑵窖簟１．６ā⑩蛹洹⑵铰小Ｎ熳樱□□拙□焖氖□迦铡８□□□曝□涸铝嫉孺浞κ常□猿□庵□Ｐ撩□□□醴概！Ｚ□惭姥雷∩□杞□纤逊檬跻罩□俊７10.土炙□推驩浩蛩嫉染□

闭鳌 9 锼龋□铰型吞锪赜晁鸺凇 < 孜纾□□右纭 6 □健12.媚□ ⑹. □□⒁娑肌⒄娑ā ⑼. 闫健 9. 榈隆□炅骸11.趁匣取 R 椅矗□□醴杆晷恰 6 ∮希□□裳粜惺∫姹□□唐健④仓荨 N 煨纾□镄胖菖言舯□萑盏热□□□恕 W 筘├钔サ缺闭鳌 P 脸螅□⑹涛狼拙□蛉烁吧隙肌：蛹浯笏□□凇 H 梢□□嘲俟偌遥□普桨馈 9 锩□□澈右纭 L □茯I堤决。

八月壬子，霸州大水，民乏食，下其估粜直沽仓米五千石。乙卯，郴之宜章县为广东寇所掠，免今岁田租。辛酉，大都路霖雨害稼，免今岁租赋，仍减价粜诸路仓粮。壬戌，漷州饥，发河西务米二千石，减其价赈粜之。癸亥，诸王铁失、孛罗带所部皆饥，敕上都留守司、辽阳省发粟赈之。甲子，月的迷失以钟明亮贡物来献。辛未，岁星昼见。癸酉，以八番罗甸宣慰使司隶四川? L ā□亩□菁iii□饨袼晏镒狻 < 仔纾□□交础17.秸愣甲□耸顾炯敖□魅恫瓒甲□怂局钊耍□愕镁诎炜巍 8 乃拇ń鹬裾□□鹬窀□ a 阏愣□捞嵝贪床焖局捂闹荩□佣□轿鞯捞嵝贪床焖局翁□□□□克局未笸□?

九月戊寅，岁星犯井。己卯，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从五品。丙戌，罢济州泗汶漕运使司。丁亥，罢斡端宣慰使元帅府。癸巳，以京师籴贵，禁有司拘顾商车。乙未，太阴犯毕。丙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增浙东道宣慰使一员。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平滦、昌国等屯田霖雨害稼。甲辰，以保定、新城、定兴屯田粮赈其户饥贫者。乙巳，诏福建省及诸司毋沮扰魏天祐银课。

冬十月癸丑，营田提举司水害稼。太阴犯牛宿距星。甲寅，荧惑犯右执法。以驼运大都米五百石有奇给皇子北安王等部曲。乙卯，以八番、罗甸隶湖广? 1 □剑□□谕獍俟偈苋死【剖痴撸□黄浼谊咧□搿 < 鬃樱□碛谔□怼 < 核龋□嗄侵骼锖匣勹匠侵谜疽凰□ 9 镉希□惺槭〕佳裕骸吧巢欢∫员阋嗽鲋谜愣□□嗡荆□险愣□⑽骶伤□⒄呶□撸□蚬僦□畏尸呶迨□□怨！贝又□ F 铰兴□□凇 R 云铰小10.蛹洹 1. 6 ǖ嚷芳iii□诤硬粗□□?

闰十月戊寅，车驾还大都。尚书省臣言：“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今权豪家多取至七百斤，莫若先贮盐于席，来则授之为便。”从之。庚辰，桑哥言：“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未可急敛，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贝又□ T 碌拿允б允自羟鹩o椤 6.□途俟橛诰┤A 9 镂矗□□裳粜惺「□钔跄寺□□窕Xκ痴摺 R 矣希□□越袼□谛□凡 8.渡惺槭 M ⊠莺游魑窦iii□裼绣髯印⑷ブ□□菡撸□ ⒆. 钻庵□ 1 □纾□

髂弦纳□□膷坏劝俗寮魄Φ□倭□□□诟健9愣□糁用髁粮捶矗□灾谕蛉丝苊分荩□□薜纫园饲□丝苷闹荩□稚亍⑫壑钤舳□□啻□跃俦□χ□□□普派酢Z□碌拿允Ц从敫＝ā13.□魇『媳□种□□亿椭荚碌拿允B骸爸用髁良冉担□蘖钊昵仓□般冢□□晖娉2环iii□掠惺潜洹W越窠翟簦□浼辞仓□！倍『ィ□材瞎□醭氯諢@遣使来贡方物。左、右卫屯田新附军以大水伤稼乏食，发米万四百石赈之。辰星犯房。己丑，太阴犯毕，荧惑犯进贤。庚寅，江西宣慰使胡颐孙援沙不丁例，请至元钞千锭为行泉府司，岁输珍异物为息，从之，以胡颐孙遥授行尚书省参政、泉府太卿、行泉府司事。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丙申，宝坻屯田大水害稼。河南宣慰司请给管内河间、真定等路流民六十日粮，遣还其土，从之。婺州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将兵讨之。遣使钩考大同钱谷及区别给粮人户。庚子，取石泗滨为磬，以补宫县之乐。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癸卯，禁杀羔羊。浙西宣慰使史弼请讨浙东贼，以为浙东道宣慰使，位合剌带上。甲辰，武平路饥，发常平仓米万五千石。赈保定等屯田户饥，给九十日粮。檀州饥民刘德成犯猎禁，诏释之。湖广省臣言：“近招降赣州贼胡海等，令将其众屯田自给，今过耕时，不恤之，恐生变。”命赣州路发米千八百九十石赈之。丙午，缅国遣委马剌菩提班的等来贡方物。

十一月丙午朔，回回、昔宝赤百八十六户居汴梁者，申命宣慰司给其田。丁未，禁江南、北权要之家毋沮盐法。戊申，敕尚书省发仓赈大都饥民。壬子，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岩，执千户张武义，与枫林贼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陈机察、丘大老、张顺等以其党降。行省请斩之以警众，事下枢密院议。范文虎曰：“贼固当斩，然既降乃杀之，何以示信？宜并遣赴阙。”从之。癸丑，建宁贼黄华弟福，结陆广、马胜复谋乱，事觉，皆论诛。甲寅，瓜、沙二州城坏，诏发军民修完之。丙辰，罢阿你哥所领采石提举司。发米五百八十七石给昔宝赤五百七十八人之乏食者。丁巳，平滦、昌国屯户饥，赈米千六百五十六石。改播州为播南路。丁卯，诏山东东路毋得沮淘金。赈文安县饥民。陕西凤翔屯田大水。戊辰，太阴犯亢。己巳，发米千石赈平滦饥民。改平恩镇为丘县。武平路饥，免今岁田租。桓州等驿饥，以钞给之。

十二月丁丑，蠡州饥，发义仓粮赈之。戊寅，罢平州望都、榛子二驿，放其户为民。辛巳，诏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平滦大水伤稼，免其租。小薛坐与合丹秃鲁干通谋叛，伏诛。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桑哥以闻，请擢

絜矩为尚书省舍人，从之。给玉吕鲁所招集户五百人九十日粮。徙甕吉剌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乙酉，命四川蒙古都万户也速带选所部军万人西征。太白犯南斗。丁亥，封皇子阔阔出为宁远王。河间、保定二路饥，发义仓粮赈之，仍免今岁田租。木邻站经乱乏食，给九十日粮。命回回司天台祭荧惑。庚寅，秃木合之地霜杀稼，秃鲁花之地饥，给九十日粮。甲午，以官军万户汪惟能为征西都元帅，将所部军入漠，其先戍漠兵无令还翼。乙未，蠲大名、清丰逋租八百四十石，命甘肃行省赈千户也先所部人户之饥者，给钞赈黄兀兒月良站人户。庚子，武平饥，以粮二万三千六百石赈之。伯颜遣使来言边民乏食，诏赐网罟，使取鱼自给。拔都昔剌所部阿速户饥，出粟七千四百七十石赈之。癸卯，发麦赈广济署饥民。是岁，马八兒国进花驴二，宁州民张世安进嘉禾一本。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俾为岁例。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免灾伤田租：真定三万五千石，济宁二千一百五十四石，东平一百四十七石，大名九百二十五石，汴梁万三千九十七石，冠州二十七石。赐诸王、公主、驸马如岁例，为金二千两、银二十五万二千六百三十两、钞一十一万二百九十锭、币十二万二千八百匹。断死罪五十九人。

本纪第十六 世祖十三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改大都路总管府为都总管府。庚戌,太白犯牛。改储亻待提举司为军储所，秩从三品。以河东山西道宣慰使阿里火者为尚书右丞，宣慰使如故。癸丑，太阴犯井。敕从臣子弟入国子学。安南国王陈日烜遣其中大夫陈克用来贡方物。乙卯，造祀天幄殿。高丽国王王睛遣使来贡方物。丁巳 ，遣使代祀岳渎、海神、后土。戊午，辽阳自乃颜之叛，民甚疲敝，发钞五千八十锭赈之。己未，赐镇远王牙忽都、靖远王合带涂金银印各一。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伯、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庚申，赈马站户饥。给滕竭兒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辛酉，营懿州仓。壬戌，造长甲给北征军。乙丑，伸思、八兒术答兒、移剌四十、石抹蛮忒四人，以谋不轨伏诛。丙寅，合丹余寇未平，命高丽国发耽罗戍兵千人讨之。赐河西质子军五百人马。丁卯，荧惑犯房。高丽国王王睛言：“臣昔宿卫京师，遭林衍之叛，国内大乱，高丽民居大同者皆籍之，臣愿复以还高丽为民。”从之。己巳，改西南番总管府为永宁路。辛未，赐也速带兒所部万人钞万锭。丰闰署田户饥，给六十日粮。无为路大水，免今年田租。癸酉，忻都所部别笳兒田户饥，给九十日粮。降临淮府为盱眙县，隶泗州。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合丹寇辽东海阳。

二月乙亥朔，立全罗州道万户府。江西诸郡盗未平，诏江淮行省分兵一千益之。命太仆寺毋隶宣徽院。丙子，新附屯田户饥，给六十日粮。顺州僧、道士四百九十一人饥，给九十日粮。戊寅，太阴犯毕。开元路宁远等县饥，民、站户逃徙，发钞二千锭赈之。播州安抚使杨汉英进雨氈千，驸马铁别赤进罗罗斯雨氈六十、刀五十、弓二十。己卯，兴州兴安饥，给九十日粮。庚辰，伯答罕民户饥，给六十日粮。辛巳，括河间昔宝赤户口。癸未，泉州地震。乙酉，赈新附民居昌平者。丙戌，改奉先县为房山县。泉州地震。己丑，江西群盗钟明亮等复降，诏徙为首者至京师，而给其余党粮。浙东诸郡饥，给粮九十日。庚寅，太阴犯亢。辛卯，复立南康、兴国榷茶提举司，秩从五品。发虎贲更休士二千人赴上都修城。河间路任丘饥，给九十日粮。癸巳，晋陵、无锡二县霖雨害稼，并免其田租。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行枢密院讨平之。阇兀所部阑遗户饥，给六十日粮。常宁州民遭群盗之乱，免其田租。己亥，保定路定兴饥，发粟五千二百六十四石赈之。辛丑，唆欢禾稼不登，给九十日粮。

三月乙巳，中山畋户饥，给六十日粮。戊申，广济署饥，给粟二千二百五十石以为种。壬子，荧惑犯钩钤。蓟州渔阳等处稻户饥，给三十日粮。戊午，出忙安仓米，赈燕八撒兒所属四百二十人。己未，改云南蒙怜甸为蒙怜路军民总管府，蒙莱甸为蒙莱路。放罢福建猎户、沙鱼皮户为民，以其事付有司总之。发云州民夫凿银洞。永昌站户饥，卖子及奴产者甚众，命甘肃省赎还，给米赈之。并福、泉二州人匠提举司为一，仍放无役者为民。庚申，升御史台侍御史正四品，治书侍御史正五品，增蒙古经历一员，从五品。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四川行省旧移重庆，成都之民苦于供给，诏复徙治成都。立江南营田提举司，秩从五品，掌僧寺赀产。放寿、颍屯田军千九百五十九户为民，撤江南戍兵代之。凡工匠隶吕合剌、阿尼哥、段贞无役者，皆区别为民。诏风宪之选仍归御史台，如旧制。置金竹府大隘等四十二寨蛮夷长官。癸亥，建昌贼丘元等称大老，集众千余人，掠南丰诸郡，建昌副万户擒斩之。甲子，杨震龙余众剽浙东，总兵官讨贼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台分拣之，凡为民者千六百九十五人。庚午，以建昌路广昌县经钟明亮之乱，免其田租九千四百四十七石。辛未，太平县贼叶大五集众百余人寇宁国，皆擒斩之。

夏四月癸酉朔，大驾幸上都。婺州螟害稼，雷雨大作，螟尽死。丙子，太阴犯井。辛巳，命大都路以粟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四石赈通州、河西务等处流民。芍陂屯田以霖雨河溢，害稼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亩有奇，免其租。癸未，罢海道运粮万户府。江淮行省言："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它日行之。"从之。阿速敦等二百九十五人乏食，命验其实给粮赈之。改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诸王小薛部曲万二千六十一户饥，给六十日粮。发六卫汉军万人伐木为修城具。甲申，以荐饥免今岁银俸钞，其在上都、大都、保定、河间、平滦者万一百八十锭，在辽阳省者千三百四十八锭有奇。丙戌，遣桑吉剌失等诣马八兒国访求方伎士。壬辰，荧惑守氐十余日。癸巳，河北十七郡蝗。千户也先、小阔阔所部民及喜鲁、不别等民户并饥，敕河东诸郡量赈之。千户也不干所部乏食，敕发粟赈之。太傅玉吕鲁言："招集斡者所属亦乞烈，今已得六百二十一人，令与高丽民屯田，宜给其食。"敕辽阳行省验实给之。平山、真定、枣强二县旱，灵寿、元氏二县大雨雹，并免其租。丁酉，以钞二千五百锭赈昌平至上都站户贫乏者。定兴站户饥，给三十日粮。己亥，命考大都路贫病之民在籍者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发粟二百石赈之。庚子，合丹复寇海阳。复立安和署，从六品。

五月乙巳，罢秦王典藏司，收其?@ń□侠灰湃嗽有蟆⑶□□：系た芸□□N焐辏□□餍惺」苋绲隆13.□餍性涸碌拿允Ш媳□址纯苤用髁粒□髁两担□□恐裸谙拢□绲碌攘舨磺玻□髁粮绰手诳芨又荨Ｊ嗝茉阂匀绲碌任ペ□菰簦□脍抵□□又□Ｚ□战□餍惺嗝茉骸８□纾□挛髂鲜型吞镌伤□奔冢□馄渥狻Ｈ勺樱□椭钔跆□緝旱染□煌蚱甙偃肆福□蝗艘淮诱呶迨□□□艘淮诱咂呤□宥贰１□剑□⑺陉庥□哟□ＡＰ鹬莸却χ畈柯□慕□隰职税佟Ｎ煳纾□平□餍惺∮诩□荩□员悴兜痢Ⅰ惺槭Π踩诵惺釉颇弦□矗□褚□那□氖□肆健Ｗ嗔⒁□」伲□却悠咂贰３雎车惹б话僖皇□寤Ъiii□□□□樟浮９锖ィ□罚骸爸钔醴值刂□裼兴希□醺涤胨□眉嗫ね□危□藜嗫ふ撸□醺堤□□！逼铰忻裢蛭迩□陌倭□□寤Ъiii□馑谖迩□□；罩菁厂□艉□ⅰ⑷谋爻煞□铩Ｒ页螅□□醴柑钚恰１□□□辗铄房狻Ｇń□餍猩惺槭〔握□钗蔫参□筘□□蔫灿馑瓴恢□伲□□酝庳荽□□□Ｍ庳荽□粒□蔫哺词鹗拢□８缒俗辔蔫采□邑□＝□餍惺⊙裕骸凹□ 8. 印10.□稀９.愣□ 8. ＝Ｔ越□□福□粢娣iii□蛞滥诳だ□□砦颈□止□浮！贝又□＜核龋□⒃颇闲杏□诽ā Ｃ□估锾□緝核□颗□薄８.呃觥⑵醯ぁ10.壕□涞厮巴猓□ 19. 馑□妗＝□醮笏□□馓镒馔蚱甙倬攀□□８□纾□粗弥钔跻仓焕锿醺担□日□钠贰Ⅰ姓涫鸸惚傅韧痛笏□□馄渥狻２□□穹κ常□□龅拿允б猿滴灏倭驹嗣浊□□庵□ｆ闹萦揽怠６.□簦□χ葭圃圃袈乐囟□⒀钤□□确矗□愣□□渴故峰銮苷吨□Ｈ□菽习苍舫缕呤Ψ矗□制街□@勹煜乱跹艋 Э冢□粤８.髀方坦伲□芯□谝照撸□旯备饕蝗恕

六月壬申朔，升闰盐州为柏兴府，降普乐州为闰盐县，金州为金县。河溢太康，没民田三十一万九千八百余亩，免其租八千九百二十八石。纳邻等站户饥，给九十日粮。甲戌，桑州总管黄布蓬、那州长罗光寨、安郡州长闭光过率蛮民万余户内附。丙子，放保定工匠楚通等三百四十一户为民。庚辰，从江淮行省请，升广济库为提举司，秩从五品。用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以参政王巨济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广州增城、韶州乐昌以遭畲贼之乱，并免其田租。杭州贼唐珍等伏诛。己丑，荧惑犯房。辛卯，敕应昌府以米千二百石给诸王亦只里部曲。壬辰，别给江西行省印，以便分省讨贼。泉州大水。丙申，发侍卫兵万人完都城。丁酉，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己亥，棣州厌次、济阳大风雹，害稼，免其租。庚子，从江西省请，发各省戍兵讨贼。辛丑，免河间、保定、平滦岁赋丝之半。怀孟路武陟县、汴梁路祥符县皆大水，蠲田租八千八百二十八石。

秋七月，终南等屯霖雨害稼万九千六百余亩，免其租。丙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戊申，江西霖雨，赣、吉、袁、瑞、建昌、

抚水皆溢，龙兴城几没。癸丑，罢缅中行尚书? = □词Σ秸律巢欢。□圆挚夤俚疗矍□福□胍浪畏□舳□掀渫螅□墼唬骸按嘶鼗胤丁病！辈辉省C獯蠖悸匪旮乘俊N煳纾□笾菝□□□□嗳俗髀遥□偎吃□罚□肫涑牵□旃グ⑬勒□□鄙斯倮簦□渲谒焓i：□闶∠□朔□讨荨14.□荻□蚧Ц□鞍朔□薜樾□克竞媳□种□7锵柰吞锪赜旰□冢□馄渥狻＝廴皆敉蹙舱辗□铩P劣希□□蠓柑旖□H缮辏□□侠鲜笊轿鳌R页螅□吆□粜烊臧病⑺镂┘〉确□铩1□□□颇详^力白衣甸酋长凡十一甸内附。丁卯，用桑哥言，诏遣庆元路总管毛文豹搜括宋时民间金银诸物，已而罢之。沧州乐陵旱，免田租三万三百五十六石。江夏水溢，害稼六千四百七十余亩，免其租。魏县御河溢，害稼五千八百余亩，免其租百七十五石。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并广东道真阳、洽光二县为英德州。沁水溢，害冀氏民田，免其租。禁诸人毋沮平阳、太原、大同宣课。丁丑，广州清远大水，免其租。庚辰，免大都、平滦、河间、保定四路流民租赋及酒醋课。丁亥，复徙四川南道宣慰司于重庆府。以南安、赣、建昌、丰州尝罹钟明亮之乱，悉免其田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王连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坏仓库局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己亥，帝闻武平地震，虑乃颜党入寇，遣平章政事铁木兒、枢密院官塔鲁忽带引兵五百人往视。

九月壬寅，河东山西道饥，敕宣慰使阿里火者炒米赈之。癸卯，岁星犯鬼。申严汉人田猎之禁。乙巳，禁诸王遣僧建寺扰民。敕河东山西道宣慰使阿里火者发大同钞本二十万锭，籴米赈饥民。平章政事阁里铁木兒帅师与合丹战于瓦法，大破之。丁未，御河决高唐，没民田，命有司塞之。戊申，武平地震，盗贼乘隙剽劫，民愈忧恐。平章政事铁木兒以便宜蠲租赋，罢商税，弛酒禁，斩为盗者；发钞八百四十锭，转海运米万石以赈之。金竹府知府扫闾贡马及雨氈，且言：“金竹府虽内附，蛮民多未服。近与赵坚招降竹古弄、古鲁花等三十余寨，乞立县，设长官、总把，参用土人。”从之。己酉，福建省以管内盗贼蜂起，请益戍兵，命江淮省调下万户一军赴之。发蒙古都万户府探马赤军五百人戍鄂州。辛亥，修东海广德王庙。丙辰，赦天下。丁卯，命江淮行省钩考行教坊司所总江南乐工租赋，置四巡检司于宿迁之北。以所罢陆运夫为兵，护送会通河上供之物，禁发民挽舟。

冬十月壬申，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赐金印，出镇云南。癸酉，享于太庙。甲戌，立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从四品。丁丑，尚书省臣言：“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狈渤鏊谖迨□送蚨□O税侔耸□攀□＜好

□□錾隙剂羰厮靖绷羰亍⑴泄俑饕辉薄4痈仕嘈惺Π耄□□苣诿袂□□偃宋□□□允□渚场P了龋□□追付贰V簧钏□堪寺池菟嫉燃iii□□□穆犯□兹□□□庵□=□笸□纺鹁啤R矣希□糯鹫甲孕杏□诽匚腙睢A憾戳汗□□⑽馇□次馓琅□确捕□□矗□远□в嗷□诟健6『ィ□捅北弑也□□蚱ァ<撼螅□伦魈□淼歉琛9.□□帧R晕舯T嗨耆○叼顺啥既琶瘢□罩□?

十一月辛丑，广济署洪济屯大水，免租万三千一百四十一石。兴、松二州陨霜杀禾，免其租。隆兴苦盐泺等驿饥，发钞七千锭赈之。丁未，大同路蒙古多冒名支粮，置千户、百户十员，以达鲁花赤总之，食粮户以富为贫者，籍家赀之半。戊申，太阴掩镇星。桑哥言：“向奉诏，内外官受命不赴及受代官居五年不赴铨者，罢不复叙。臣谓苟无大故，不可终弃。”帝复允其请。江淮行省平章不怜吉带言：“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复还三万户，以合剌带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共宁国、徽，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泰两万户汉军易地而戍。杨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水战之法，旧止十所，今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伺察诸盗。钱塘控扼海口，旧置战船二十艘，故海贼时出，夺船杀人，今增置战船百艘、海船二十艘，故盗贼不敢发。”从之。庚戌，罢云南会川路采碧甸子。甲寅，禁上都酿酒。乙卯，贵赤三百三十户乏食，发粟赈之。己未，禁山后酿酒。庚申，赐伯颜所将兵，币帛各万三千四百匹、绵三千四百斤。辛酉，太阴掩左执法。隆兴路陨霜杀稼，免其田租五千七百二十三石。壬戌，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太宗实录》。癸亥，河决祥符义唐湾，太康、通许，陈、颍二州大被其患。甲子，御史台言：“江南盗起，讨贼官利其剽掠，复以生口充赠遗，请给还其家。”帝嘉纳之。徙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治许州。罢大都东西二驿脱脱禾孙，以通政院总之。乙丑，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田庐漂没无遗，命有司筑堤障之。丙寅，括辽阳马六千匹，择肥者给阇里铁木兒所部军。丁卯，立新城榷?⑵降赝淹押趟铮□彩构晨佳影餐吞铩=的闲壑菸□2□兀□刂菸□□□亍?

十二月辛未，以卫尉院为太仆寺。戊寅，免大都、平滦、保定、河间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逋租十三万五百六十二石。己卯，命枢密院括江南民间兵器及将士习武，如戊子岁诏。甲申，遣兵部侍郎靳荣等阅实安西、凤翔、延安三道军户，元籍四千外，复得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枢密院欲以为兵，桑哥不可，帝从之。丙戌，兴化路仙游贼硃三十五集众寇青山，万户李纲讨平之。京兆省上屯田所出羊价钞六百九锭，

敕以赐札散、暗伯民贫乏者。辛卯，太阴犯亢。乙未，初分万亿为四库，以金银输内府，至是立提举富宁库，秩从五品，以掌之。大同路民多流移，免其田租二万一千五百八石。洪赞、滦阳驿饥，给六十日粮。不耳答失所部灭乞里饥，给九十日粮。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阇干、右丞洪察忽，摘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城，以防合丹兵。己亥，省溧阳路为县，入建康。湖广省上二年宣课珠九万五百一十五两。处州青田贼刘甲乙等集众万余人寇温州平阳。是岁，赐诸王、公主、驸马金、银、钞、币如岁例。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载门、茶罕脑兒、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断死罪七十二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荧惑、镇星聚奎。癸卯，给诸王爱牙赤？C□□套谑φ帕羲镏悯挫粜侨□铡Ⅰ隙济裱鍪秤诠僬咧冢□□睹裨嗣资□蚴□律隙迹□偌凼□氖□剑□□羰啬景素萆匙芷涫隆P粱亻□浙炅褐琳□簟㈣较亍㈠≈荨⒅心病⒅！⑻啤5.耸□□菊净□□瘛9锍螅□呃龉□彩估垂狈轿铩6：：龋□补笥沙嗨陌偃吮闭鳌P劣希□战□翠钤怂荆□⒂诤4□蚧Ц□□珊5冷钤恕2⒄阄鹘鹩袢私程峋偎救胝阄鞯澜鹩袢私匙芄芨□＝滴尬□10.椭荻□贰17.□簿□□荩□仓菸□兀□胛尬□□17.ヂ□萋贰Ⅰ□卜岣□□罚□凳俅焊□11.吃毒□□兀□吃度脲┳荩□17.グ卜崧贰Ⅰ□鞔π惺±砦仕□□钠贰C饨□雌睹裰猎□□□曛炼□□迥晁□吞镒舛□倬攀□咄蛄□в嗍□□岸□□□晡词涮镒馐□□蚴□3.□б话傥迨□A⑺课迩□陌俳铩19.嗲□陌偃□□嘟铩0仗越鹛峋偎荆□13.□□秸愣甲□耸顾尽H尚纾□栽□i⑼和汉献鼙□诋Y古之地，命有司供其军需，敕大同路发米赈甕古饥民。尚书省臣桑哥等以罪罢。

二月辛未，赐也速带兒所部兵騬马万匹。徙万亿库金银入禁中富宁库。尚书省言：“大同仰食于官者七万人，岁用米八十万石，遣使覆验，不当给者万三千五百人，乞征还官。”从之。癸酉，以陇西四川总摄辇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都总统。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Z□骸靶杏□诽ㄎ鹛□惺〗诙取！痹颇闲惺⊙裕骸靶鹬荨⑽诿伤□废斩瘢□鄱嗥颇纾□俗砸渡运□境雎剑□□星欤□志□尉□⑼晾稀1.厝鲋盥□□列鹬萸旆□□芍挝□渎罚□擦⑽逭尽！贝又□R菜俅鼽骸⑼糇芩a裕骸敖□疲□凸撕吐虿患熬□遥□褚磺杏朊裢□！壁□越窬□鹗洹1□樱□照骼硭尽Ⅰ隙肌⑻□□iii□庵猎□□□曛炼□□□昝窦渌□吞镒馊□虬饲□灏儆嗍□□彩雇□床焖娟獯笸□⑻□□19.瘢□诟□噶皆禄蛉□隆R陨8绲秤耄□昭钪萋反锫郴ǔ嗨袈挢K肌G补俑惭樗□锎铩⑪唐狡睹瘢□庵□6〕螅□蕴□佑艺彩峦暝笪□惺橛邑┫啵□擦盅□砍兄疾缓瞿酒秸抡□拢□□嫣煜隆R粤胸D丫□钻飧□睹瘛＜好□□补俪窒阋柚性馈20.虾！11.翠轮碌弧A13.鸪莸却π□克径荚□Ц□R陨隙蓟㈥

谑慷□□送吞铮□俑□ > 吲┣鳎□贸□□蚨A R 栽颇锨□嘎沸□□舅□降毓悖□裥奈窗玻□牧⑶□傅却π□克尽 9. 芫□蚧Ц□哉蛑□□了龋□院□阈惺“朔□薜樗靖戳二拇厶 H 晌纾□陨 8 缇谝痔ù伲□止姒嗖煊□罚□□□反蠓蛟聩郝潮嬷□ 9 镂矗□□醴缸笾捶ā 4 蠹菪疑隙迹□侨沾未罂冢□凑儆□诽□爸惺椤⑸惺榱绞 」俦媛凵 8 缰□铩 8 匆岳灰偶嗔パ□赵骸 Z □憔谌派蕉□□耸顾究纬獭 < 咨辏□□追戈摹 C □□葱惺 」晨忌巢欢 : : □苷彩略航□锨□取 R 矣希□ ⒀. □础 10. □恪 13. □鳌⑺拇ǖ却π惺嗝茉海□□椭型猓□□粗喂愕戮□□□阒卧乐荩□□髦瓮≈荩□拇ㄖ渭味ā 1 □纾□□骸案奶嵝贪床焖疚□嗾□□盟荆□康廊陨韫侔嗽保□□□沽羲疽宰苤埔坏溃□嗔□朔至偎□浚□缑袷隆⑶□取 9. 倮艏楸祝□磺形□□□顾曛眨□ ⑻冂补倏计涔πA ！币约□痛笱□亢稳僮嫖□惺橛邑□□□脱□亢厥の□惺槭〔沃□□隆 Z □□葱惺Π裁晒啪□灏佟 10. 罕□□耍□踊首诱蚰贤跽蜓钪荨 V 春蛹涠甲□耸拐庞梗□郧补俟晨计涫隆 6 『ィ□□ü□悄厦嬷苈□□跃铀尬乐□俊 V 春□阋□□疽杈┤Γ□熳樱□□□□炯谊撸□鸱菜那Я健 P 撩□□庵钔跆□緝翰换ㄎ□嘣锻酰□椭□ H 沙剑□昊堤□淼谝皇遥□钋勹裰鞅鸬睢 9 锼龋□□ 8 缂谊摺 G 残惺 ⑿刑ü俜⑺冢□饣罩□厂□□贾□侔病⒂嗪肌⒂谇薄 2. □□⑫鲁堑认丶 19. 瘛 C □□葱惺〔握□喙□□□窝畏ㄖ□住 6 ∮希□□釉馈□隆⑺暮 7 夂牛□髑补僖桁糁赂妗?

三月己亥朔，真定、河间、保定、平滦饥，平阳、太原尤甚，民流移就食者六万七千户，饥而死者三百七十一人。桑哥妻弟八吉由为燕南宣慰使，以受赂积赃伏诛。仆桑哥辅政碑。太原饥，严酒禁。丁未，太阴犯御女。己酉，大阴犯右执法。庚戌，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甲寅，常德路水，免田租二万三千九百石。乙卯，太白犯五车。乃颜所属牙兒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余千人，遣塔海将千人平之。辛酉，吕连站木赤五十户饥，赈三月粮。发侍卫兵营紫檀殿。壬戌，以甘肃行省右丞崔彧为中书右丞。南丹州莫国麟入觐，授国麟安抚使、三珠虎符。杭州、平江等五路饥，发粟赈之，仍弛湖泊蒲、鱼之禁。溧阳、太平、徽州、广德、镇江五路亦饥，赈之如杭州。武平路饥，百姓困于盗贼军旅，免其去年田租。凡州郡田尝被灾者，悉免其租，不被灾者免十之五。罢甘州转运司。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史，容庇门户，遇有差赋，惟及贫民，诏江淮行省严禁之。赈辽阳、武平饥民，仍弛捕猎之禁。

夏四月己巳，禁屠宰牝羊。甲戌，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鲁。以地震故，免侍卫兵籍武平者今岁徭役。增置钦察卫经历一员，用汉人为之，余不得为例。庚辰，弛杭州西湖禽鱼禁，听民网罟。丙戌，诏凡负斡脱银者，入还皆以钞为则。乙未，岁星犯舆鬼。以

沙不丁等米赈江南饥民。召硃清、张瑄诣阙。庚寅，并总制院入宣政院。以钞法故，召叶李还京师。乙未，徙湖广行枢密院治鄂州。丙申，以米三千石赈阔里吉思饥民。

五月戊戌，召江西行枢密院副使阿里诣阙，升章佩监秩三品。遣脱脱、塔剌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淮总摄杨琏真伽等盗用官物。以参知政事廉希恕为湖广等处行省右丞，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琼州安抚使陈仲达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不颜于思、别十八里副元帅王信并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副元帅，并佩虎符，将二千二百人以征黎蛮，僚属皆从仲达辟置。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壬寅，太阴犯少民。徙江淮行枢密院治建康。甲辰，中书省臣麦术?4.迩□裕骸吧8绲惫□哪辏□畛级嘁曰呓□□拙山允谝□伲□丁云郾尉胖亍□K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并除名为民。”从之。要束木以桑哥妻党为湖广行省平章，至是坐不法者数十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辛亥，以太原及杭州饥，免今岁田租。增河东道宣慰使一员。征太子赞善刘因；因前为太子赞善，以继母病去，至是母亡，以集贤学士征之，不起。罢脱脱、塔剌海、忽辛等理算僧官钱谷。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绵。巩昌旧惟总帅府，桑哥特升为宣慰司，以其弟答麻剌答思为使，桑哥败，惧诛自杀，至是复总帅府。增置异珍、御带二库，秩从五品，并设提点、使、副各一员。减中外冗官三十七员。宫城中建蒲萄酒室及女工室。诏以桑哥罪恶系狱按问，诛其党要束木、八吉等。发兵塞晃火兒月连地河渠，修城堡，令蒙古戍兵屯田川中以御寇。癸丑，罢尚书省事皆入中书，改尚书右丞相、右詹事完泽为中书右丞相，平章政事麦术?2.缓瞿静⒅惺槠秸抡□拢□惺橛邑┗稳僮嬷惺橛邑□□惺樽筘┣砩苤惺樽筘□□沃□□潞厥ぁ8.唪悴2.沃□惺檎□拢徽鞫□猩惺槭∽筘┫唷㈡饴砀呃龉□跬醪Q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罢大都烧钞库，仍旧制，各路昏钞令行省官监烧。增置户部司计、工部司程，正七品。甲寅，太阴犯牛。赈上都、桓州、榆林、昌平、武平、宽河、宣德、西站、女直等站饥民。乙卯，以政事悉委中书，仍遣使布告中外。诏禁失陷钱粮者托故诣京师。丁巳，建白塔二，各高一丈一尺，以居咒师朵四的性吉等七人。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缉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桑哥尝以刘秉忠无子，收其田土，其妻窦氏言秉忠尝鞠犹子兰章为嗣，敕以地百顷还之。己未，以门答占复为御史大夫，行御史台事。高丽国王王睹乞以其子謜为世子，诏立謜为高丽王世子，授特进上柱国，赐银??

六月丁卯朔，禁蒙古人往回回地为商贾者。湖广饥，敕以剌里海牙

米七万石赈之。辛巳，洞蛮镇远立黄平府。乙酉，以云南诸路行省参知政事兀难为梁王傅。洗国王洞主、市备什王弟同来朝。益江淮行院兵二万击郴州、桂阳、宝庆、武冈四路盗贼。以汴梁逃人男女配偶成家，给农具耕种。丙戌，敕：“屯田官以三岁为满，互于各屯内调用。”宣谕江淮民恃总统琏真加力不输租者，依例征输。辛卯，太阴犯毕。癸巳，以涟、海二州隶山东宣慰司。

秋七月丙申朔，云南省参政怯剌言：“建都地多产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己亥，太白犯井。诏谕尚州等处诸洞蛮夷。庚子，徙江西行枢密院治赣州。乙巳，大都饥，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戊申，扬州路学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有旨驿召淦诣京师，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阴路教授，以旌直言。给还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妻子。祚尝劾行尚书省官，桑哥诬以他罪，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赀入官，及是还之。禁屠宰马牛。敕：“江南重囚，依旧制闻奏处决。”罢江南诸省买银提举司。遣官招集宋时涅手军可充兵者八万三千六百人，以蒙古、汉人、宋人参为万户、千户、百户领之。辽阳诸路连岁荒，加以军旅，民苦饥，发米二万石赈之。己酉，召交趾王弟陈益稷、右丞陈岩、郑鼎子那怀并诣京师。癸丑，赐师壁洞安抚司、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印，安抚司从三品，余皆五品。丁巳，桑哥伏诛。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遣憨散总兵讨平江南盗贼。己未，降江阴路为州，宜兴府为县，并隶常州路。移扬子县治新城，分华亭之上海为县，松江府隶行? 0仗越鹛峋偎尽13.□慈私程峋偎痉参澹□云涫虏17.匕兴尽S昊刀汲牵□ 1. □□蛉酥□□T鲋酶魑谰□□辉保□潞喝宋□□H尚纾□阽苣谇锔□□?

八月乙丑朔，平阳地震，坏民庐舍万有八百二十六区，压死者百五十人。丙寅，太白犯舆鬼。己巳，置中书省检校二员，秩正七品，俾考核户、工部文案疏缓者。罢江西等处行泉府司、大都甲匠总管府、广州人匠提举司、广德路录事司，罢泉州至杭州海中水站十五所。抚州路饥，免去岁未输田租四千五百石。马八兒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丙子，太阴犯牵牛。大名之清河、南乐诸县霖雨害稼，免田租万六千六百六十九石。己卯，诏谕思州提省溪洞官杨都要招安叛蛮，悔过来归者，与免本罪。罢云南四州，立东川府。癸未，岁星犯轩辕大星。乙酉，遣麻速忽、阿散乘传诣云南，捕黑虎。戊子，太白犯轩辕大星，并犯岁星。咀喃籓邦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及黑狮子、番布、药物。婺州水，免田租四万一千六百五十石。辛卯，命工部造飞车五辆。癸

巳，太阴掩荧惑。

九月辛丑，以平章政事麦术丁商议中书省事，复以咱喜鲁丁平章政事代之。乙巳，景州、河间等县霖雨害稼，免田租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石。丙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己酉，设安西、延安、凤翔三路屯田总管府。庚戌，太白犯右执法。襄阳南漳县民李氏妻黄一产三男。辛亥，安南王陈日烜遣使上表贡方物，且谢不朝之罪。徽州绩溪县贼未平，免二十七年田租。禁宣德府田猎。壬子，酒醋课不兼隶茶盐运司，仍隶各府县。立乞里吉思至外剌等六驿。命海船副万户杨祥、合迷、张文虎并为都元帅，将兵征琉求。置左右两万户府，官属皆从祥选辟。既又用福建吴志斗言“祥不可信，宜先招谕之”，乃以祥为宣抚使，佩虎符，阮监兵部员外郎，志斗礼部员外郎，并银符，赍诏往琉求。明年，杨祥、阮监果不能达琉求而还，志斗死于行，时人疑为祥所杀，诏福建行省按问，会赦不治。乙卯，以岁荒，免平滦屯田二十七年田租三万六千石有奇。丙辰，荧惑犯左执法。戊午，太白犯荧惑。徙四川行枢密院治成都。以八忽答兒、秃鲁欢、唆不阑、脱兒赤四翼蒙古兵复隶蒙古都万户府。庚申，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 2. 回莶⑽□汤桑□彩咕憷丁Ｐ劣希□晷欠干倜瘛Ｃ獯蠖冀袼晏镒狻１６ā10. 蛹洹⑵铰腥□反笏□□辉终呷□猓□粘烧甙胫□Ｒ员鹛□緝骸⒁嗔惺Ы鹞□癫渴汤桑□孤戆藘汗□簧挛魍盐魑□癫渴汤桑□褰鸱□□褂诼矶肌Ⅰ幸戮种拔薹煲隆?

冬十月乙丑朔，赐薛彻温都兒等九驿贫民三月粮。己巳，修太庙在真定倾坏者。壬申，以前缅中行尚书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癸酉，享太庙。遣使发仓，赈大同屯田兵及教化的所部军士之饥者。江淮行省言：“盐课不足，由私鬻者多，乞付兵五千巡捕。”从之。塔剌海、张忽辛、崔同知并坐理算钱谷受赃论诛。辛巳，召高丽国王王睛、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诣阙。癸未，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书字，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高丽国饥，给以米一十万斛。罢各处行枢密院，事入行? 8 畎朔□绰□运拇□ズ□阈惺　１□纾□□醴感□□笮遣⒂□□６『ィ□绰□猛亮6. 彳聘□□某旅啥次□旅芍荩□辖□□辖□荨Ｑ仙胶缶平□Ｖ惺槭〕佳裕骸岸绰□胨杲□砦迨□ァ⒂隰治迨□弧5. 段迨□眨□ど啊4. 菩刍频任铮□识□暌簧稀！庇汹□悠渌□□＜撼螅□□醴柑□ 6. □□舷唷ｋ访蝗腌稣婕印⑸巢欢　⑽诼韭浩蓿□⑶惨杈┤ＡＵ傩惺∽□怂竟俑熬┤Γ□□橹胃撤ａＰ撩□□钔醭霾□壳□iii□□钻庵□９锼龋□淦铰芳iii□饨袼晏镒狻Ｒ晕淦铰纷芄苷帕5. 牢□癫可惺椋□菇恢骸Ｃ馕阑灾窒擅└π嬉邸４恿裳粜惺⊙裕□阅搜铡10. 系ほ嗉膛眩□□□晒湃四诟秸呒翱□□20. 暇□⑺□锎锏热□蛉伺Ｐ蟆⑧锲鳌Ｚ□弦娑肌□阊簟⑧┌病

20.□！ 6. □健12.媚□绷灾□□□刚呙黄浼谊咧□搿？

十一月丙申，以甘肃旷土赐昔宝赤合散等，俾耕之。壬寅，遣左吉奉使新合剌的音。甲辰，太白犯房。减太府监冗员三十一人，罢器备、行内藏二库。诏：“回回以答纳珠充献及求售者还之，留其估以济贫者。”塔义兒、塔带民饥，发米赈之。给按答兒民户四月粮，罢海道运粮镇抚司。丙午，荧惑犯亢。丁未，太阴犯毕。耽罗遣使贡东纶百匹。太史院灵台上修祀事三昼夜。甲寅，太阴犯岁星。郴州路达鲁花赤曲列有罪论诛。复置会同馆，禁沮扰益都淘金。乙卯，新添葛蛮宋安抚率洞官阿汾、青贵来贡方物。监察御史言：“沙不?20.伤儇荻：鹄铩⑽诶飪骸⑼蹙藜谩㈢稣婕印⑸车摹13.袒□慕陨8绲秤耄□茉咚僚埃□菇□粗□癯钤乖芈罚□窕蛳涤□□蚴椭□□顺枷滤□茨苡鳌！钡墼唬骸吧8缫阎铮□伤儇荻：鹄镌谟□□勹巢欢‰薰檬椭□□！蔽淦健⑵铰兄钪菁iii□诹越□□湓凶种□蔽鸩丁Z椭惺橐樵鲋型夤倮糍骸N煳纾□鸪苠□舶⑷□腙睢8□辏□□蠓肛怠P劣希□□□铝□耪蛭□□葡兀□盍ピ浦荩□猛□埔□薄？

十二月乙丑，复都水监，秩从三品。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辽阳洪宽女直部民饥，借高丽粟赈给之。籍探马赤八忽带兒等六万户成丁者为兵。丁卯，高丽国鸭绿江西十九驿，经乃颜反，掠其马畜，给以牛各四十。大都饥，下其价粜米二十万石赈之。己巳，诏罢遣官招集畏兀氏。改辰、沅、靖州转运司为湖北湖南道转运司，立葛蛮军民安抚司。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国公母子以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顷，乞如例免征其租。”从之。辛未，以铁灭为兵部尚书，佩虎符，明思昔答失为兵部侍郎，佩金符，使于罗孛卜兒。御史台臣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有旨：“议拟以闻。”壬申，立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治汴梁。撒里蛮、老寿并为大司徒，领太常寺。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今分隶诸王城邑，岁赐之物，仰给京师，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何荣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钱谷者诣京师，集议科取之法以闻。”从之。甲戌，诏：“罢钩考钱谷，应昔年逋负钱谷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视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庚辰，太阴犯御女。江北州郡割隶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赈阔阔出饥民米。阇里带言：“乃颜余党窜女直之地，臣与月兒鲁议，乞益兵千五百人，可平之。”从之。癸未，太阴犯东垣上相。广济署大昌等屯水，免田租万九千五百石。平滦路及丰赡、济民二署饥，出米万五千石赈之。别都兒丁前以桑哥专恣，不肯仕，命仍为中书左丞。丙

戌，八番洞官吴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民二万有奇内附，诣阙贡方物。戊子，诏释天下囚非杀人抵罪者。己丑，荧惑犯房。庚寅，荧惑犯钩钤。升营田提举司为规运提点所，正四品。辛卯，浚运粮坝河，筑堤防。授吃剌思八斡节兒为帝师，统领诸国僧尼释教事。赐亲王、公主、驸马金、银、钞、币如岁例。令僧罗藏等递作佛事坐静于圣寿万安、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遣真人张志仙持香诣东北海岳、济渎致祷。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司农司上诸路所设学校二万一千三百余，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义粮九万九千九百六十石。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断死刑五十五人。

本纪第十七 世祖十四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以日食免朝贺。日食时，左右有珥，上有抱气。丙申，云南行中书省言：“罗甸归附后改普定府　，隶云南省三十余年。今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不便，乞罢之，仍以其地隶云南?！敝圃唬骸翱伞！蔽煨纾□逯菁ⅲ□土曛莘⑺谒耐蚱咔O税偈□庵□＜汉ィ□□□妨罟□鼐醇媪於妓□嗍拢□灾枚妓□嗌偌唷⒇□14.□□⒅□路舶嗽薄0俗魉竟倬芍屏□保□穹治□笥叶□荆□龉俣□薄8□樱□□餍惺∽筘└咝搜裕骸敖□鳌8.=巛⒄闹畲α□甑疗穑□傩杖肷揭员埽□蚪抵颊汹透匆怠8=＜慰渭壬柙怂荆□稚杷难问顾荆□袢羯杼峋偎咀□煅慰危□渚扑翱蜗す橛兴疚□恪8=T□□指髁⑧峋偎荆□辔□呃模□氚杖ァ！壁□源又□=□碳炙揭越鹨□胶！H梢□□晕淦降卣穑□□馊ツ晁八那□灏偃□□□B□衲炅渴渲□□拐鞫□□灏倭□□哦A9锩□□□竦涑喟16.镏盟剧咧菀员懔糕茫□□郧峋□咚济髦荨R院禾焓φ抛谘菽杏腴入闷浣獭Ⅰ□□眉嗾□□贰＜壮剑□□骸敖□现菹匮□铮□渌耆胩□渥哉疲□呵锸偷焱猓□遭奘ι□笆恐□薷嬲摺9笔孔□铮□蛄詈耸□牍佟！币宜龋□椭钔跏Φ純航鹎Я健1□纾□幽稀8.=Ч兄惺槭〕记脍□煤河铮□兄家悦晒庞镖秃幽希□河镖透=ā0蘸幽闲□克荆□糟炅骸⑪逖簟10.幽稀20.涎簟9.榈陆粤ズ幽闲惺　8锤詈□闶≈□掳病10.貉簟⑫叛袅ゾ：□钡溃□□屏セ次鞯溃□11.炊□廊□□克鞠塘ズ幽鲜　F渚：□钡佬□克揪闪斐健□洹㈠i14.浮9.椤3.5拢□绷ズ□闶　4痈鹇□□癜哺□顾巫酉颓耄□□臀锤狡椒ァ4.螽Y眼、紫江、皮陵、潭溪、九堡等处诸洞猫蛮。戊申，太阴犯岁及轩辕左角。己酉，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赈米五千石。罢南雄、韶州、惠州三路录事司。壬子，桓州至赤城站户告饥，给钞计口赈之。癸丑，罢四宾库，复会同馆，初置织造段匹提举司五。八番都元帅刘德禄言：“新附洞蛮十五寨，请置官府以统之。”诏设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贝又□1□剑□ブ荻绰□蚣□Щ骋纱苣洌□第□屑□□R孕胁ブ菥□癜哺□寡詈河⑩□芮煺渲菽掀降却ρ乇咝□渴埂⑫胁ブ菥□裥□□埂2.ブ莸却□芫□蚧B□耘寤7.□H尚纾□偎煤禾焓φ庞腴Ω般凇?

二月甲子朔，金竹酋长骚驴贡马、氈各二十有七，从其请减所部贡马，降诏招谕之。赐新附黑蛮衣袄，遣回，命进所产硃砂、雄黄之精善者，无则止。遣使代祀岳渎、后土、四海。乙丑，给辉州龙山、里州和中等县饥民粮一月。丁卯，畋于近郊。命宿卫受月廪及蒙古军以艰食受

粮者，宣徽院仍领之。己巳，太阴犯毕。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申禁鞭背。庚午，斡罗思招附桑州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所部民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六户，诣阙贡献。壬申，敕遣使分行诸路，释死罪以下轻囚。泽州献嘉禾。乙亥，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颁银印，总军六千人。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军士二万人。戊寅，立征行左、右军都元帅府，都元帅四、副都元帅二。上万户府达鲁花赤四、万户皆四、副万户八、镇抚四，各佩虎符。诏加高丽王王睹太保，仍锡功臣之号。诏从诸王阿秃作乱者，朵罗带以付阔里吉思，脱迭出以付阿里，抄兒赤以付月的迷失，合麦以付亦黑迷失，使从军自效。又诏诸王从合丹作乱者，纳答兒之镇南王所，聂怯来之合剌合孙答剌罕所，阿秃之云南王所，朵列秃之阿里所，八里带之月的迷失所，斡里罗、忽里带之东海。发义仓官仓粮，赈德州、齐河、清平、泰安州饥民。庚辰，月兒鲁等言：“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⒀慰巍14.扑埃□薏桓□疟渎抑□O蚊□□侠硭阏撸□匝霞笔淦冢□裰良奁蘼襞□□黾扒琢凇N□睢⑶□粒□芎ψ畈遥□薰识□善渖□灏儆嗳恕F涑跏棵裼桃墒鲁龉□遥□衲酥□熳尤拾□□□□□姑裰链思□撸□瞪8缂捌湫椎持□□□□辉甘称淙狻3嫉纫椋□巳□思纫逊□迹□蛞捞趼圩□孕惶煜隆！贝又□Q酪嗝允д形藜□袂□陌偃□□□B□肓ザ□□□□□□□铩P了龋□邮嗝茉撼及挡□惹耄□拖逖舾□□人□趾县萋沉□偃□□呋□锲髦炙冢□赂□□场6『ィ□酝粑┗臀□□□榷□□拇P阅硕甲芩B□婀□□□□□耘寤7.□S□诽彳聝郝场4.逊□妊裕骸胺胱诱瘛17.醯涝□赋律8缤□凶锒瘢□□钍√ǔ技岸□挠谩17.裘窝椎纫椤F湟谎裕汉擦种畛甲□渡8绺尸□□氛撸□□檬寡指唇□衙夤伲□嗲胧ゲ谩！钡墼唬骸八勒呶鹇郏□浯嬲叻2豢伤∫病！逼蛱ú换ǖ仁姑骞□□□钜J谧筘□M⒁橐陨惺樾惺故拢□涓币岳芍写χ□V圃唬骸翱伞！蔽熳樱□□贾莘庞ァ＜撼螅□晷欠感□□笮恰8□□□□□撼佳裕□谥盥肥徒潭甲芡抽□媸跄伤嘉□□写蠓颉⑨赁□却π□渴苟荚□A k坊□惆味純喝□偎氖□呋У枰娑枷刑铮□□V峙┛撸□傥□菥又□H沙剑□蕉□□盟旧辏骸伴χ菥衬诖汉登宜□□母戳乩裕□19.襦⑥嫁侥疽叮□蜿庑簟！彪芬蓝□嚼□□8.浇□兮蓿□瓶谝愿□?

三月甲午，诏遣脱忽思、侬独赤昔烈门至合敦奴孙界，与驸马阔里吉思议行屯田。己亥，枢密院臣言：“出征女直纳里哥，议于合思罕三千新附军内选拨千人。”诏先调五百人，行中书省具舟给粮，仍设征东招讨司。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鲁等奏：“比监察御史商琥举昔任词垣风宪，时望所属而在外者，如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

道、程文海、陈俨、赵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备顾问。”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闻。”丙午，中书省臣言：“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上都、隆兴、平滦、河间、保定五路供亿视他路为甚，宜免今岁公赋。汉地河泊隶宣徽院，除入太官外，宜弛其禁，便民取食。”并从之。丁未，纳速剌丁灭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理逋负迫杀五百二十人，皆伏诛。王巨济虽无赃，帝以与忻都同恶，并诛之。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入死者以闻。制曰：“可。”戊申，以威宁、昌等州民饥，给钞二千锭赈之。己酉，以大司农、同知宣徽院事兼领尚膳监事铁哥，翰林学士承旨、通政院使兼知尚乘寺事剌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兼领旧职。中书省臣言：“右丞何荣祖以疾，平章政事麦术丁以久居其任，乞令免署，惟食其禄，与议中书省事。”从之。以阿里为中书右丞，梁暗都剌为参知政事。中书省臣言：“亦奚不薛及八番罗甸既各设宣慰司，又复立都元帅府，其地甚狭而官府多，宜合二司帅府为一。”诏从之，且命亦奚不薛与思、播州同隶湖广省，罗甸还隶云南，以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等并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虎符。以安南国王陈益稷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佩虎符，居鄂州。庚戌，车驾幸上都。赐速哥、斡罗思、赛因不花蛮夷之长五十六人金纹绫绢各七十九匹，及弓矢、鞍辔。壬子，枢密院臣奏：“延安、凤翔、京兆三路籍军三千人，桑哥皆罢为民，今复其军籍，屯田六盘。”从之。敕都水监分视黄河堤堰，罢河渡司。庚申，免宝庆路邵阳县田租万三千七百九十三斛。壬戌，给还杨琏真加土田、人口之隶僧坊者。初，琏真加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省台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犹贷之死，而给还其人口、土田。隆兴府路饥，给钞二千锭，复发粟以赈之。

夏四月丙子，太阴犯氐。己卯，复典瑞监三品。弛甘肃酒禁，榷其酤。辛巳，弛太原酒禁，仍榷酤。辛卯，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甲午，辽阳水达达、女直饥，诏忽都不花趣海运给之。丙午，敕：“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丁未，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乞免所坐，遣还家。”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诏以杨居宽、郭佑死非其罪，给还其家资。改思州安抚司为军民宣抚司，隶湖广省，诏谕其民因阅户惊逃者，各使安业。以陕西盐运司酒

税等课已入州县，罢诸孑盐司，并罢东平路河道提举司事入都水监。己未，龙兴路南昌、新建、进贤三县水，免田租四千四百六十八石。是月，真定之中山新乐、平山、获鹿、元氏、灵寿，河间之沧州无棣，景之阜城、东光，益都之潍州北海县，有虫食桑叶尽，无蚕。

六月甲子，平江、湖州、常州、镇江、嘉兴、松江、绍兴等路水，免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万四千九百二十八石。戊辰，诏听僧食盐不输课。己巳，日本来互市，风坏三舟，惟一舟达庆元路。壬申，江西省臣言：“肇庆、德庆二路，封、连二州，宋时隶广东，今隶广西，不便，请复隶广东。”从之。铁旗城后察昔折一烈率其族类部曲三千余户来附。甲戌，设司籍库，秩从五品，隶太府监，储物之籍入者。丙子，太宁路惠州连年旱涝，加以役繁，民饥死者五百人，诏给钞二千锭及粮一月赈之，仍遣使责辽阳省臣阿散。壬午，敕以海南新附四州洞寨五百一十九、民二万余户，置会同、定安二县，隶琼州，免其田租二年。癸未，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丁亥，湖州、平江、嘉兴、镇江、杨州、宁国、太平七路大水，免田租百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石。己丑，太白犯岁星。铁木塔兒、薛阇秃、捏古带、阔阔所部民饥，诏给米四千石付铁木塔兒、薛阇秃，一千石付捏古带、阔阔，俾以赈之。

闰六月辛卯朔，升上都兵马司四品，如大都。丁酉，辽阳、沈州、广宁、开元等路雹害稼，免田租七万七千九百八十八石。岳州华容县水，免田租四万九百六十二石。东昌路蝗。壬寅，以东安、海宁改隶淮安路。诏大都事繁，课税改隶转运司，通州造船毕，罢提举司。罢福建岁造象齿鞶带。戊申，荧惑犯狗国。庚戌，回回人忽不木思售大珠，帝以无用却之。辛亥，河西务水，给米赈饥民。江北河南省既立，诏江北诸城悉隶其？Z□貉袅ズ□闶 W蠼□芄芑萍嵫裕骸捌涔苣诨剖ば砭壑诙□蚓葜抑荩□虻骶□蛉恕⑼帘□□□耍□□豕□芴种□3荚傅骶□裢蛉艘源印！壁□碇□L□健20.□□⑵浇□⑷摹3.！10.□□访窦枋常□⑺陉庵□8呃黾iii□渫跚彩估辞胨冢□□兔资□蚴□V惺槭〕佳裕骸敖袼杲□虾T肆钢辆┤φ咭话傥逋蚴□□亮裳粽呤□□蚴□□韧□晡藓恼鄄蛔阏摺！奔滓□□医□□右憬担□右憷霞玻□□云渥佣啡傧□□寤7.□□□虬猜肪□褡芄堋9隳衔髀钒哺Ц笔谷□X〉确贪□□□□巢欢「醋矢□□□苑缥湃□□嗍拢□□媸」伲□垡杂猩苏□澹□抖竦诚吕羧绶ā R颐□□媚稀□阊艋取J窃拢□□土□盟狙残腥翱闻┤！@癫可惺檎帕5.馈16.芍型嵬肥拱材匣兀□云涫钩既畲□A10.挝□抑零凇3氯諢蟀荼砑悖□匏旯薄？

秋七月庚申朔，诏以史弼代也黑迷失、高兴，将万人征瓜哇，仍召

三人者至阙。遣使检核窜名鹰坊受粮者。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还治汴梁。癸亥，完大都城。也里嵬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甲子，降诏申严牛马践稼之禁。乙丑，阿里愿自修船，同张存从征瓜哇军，往招占城、甘不察，诏授阿里三珠虎符，张存一珠虎符，仍蠲阿里父布伯所负斡脱钞三千锭。丙寅，罢徽州路录事司。免屯田租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一石。辛未，太阴犯牛。壬申，建社稷和义门内，坛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为主，饰以五方色土，坛南植松一株，北墉瘗坎壝垣，悉仿古制，别为斋庐，门庑三十三楹。戊寅，黎兵百户邓志愿谋叛，伏诛。庚辰，敕云南省拟所辖州县官如福建、二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姓名闻，随给授宣敕。

八月己丑朔，赛甫丁处死，余党杖而徙之，仍籍其家产。壬辰，敕礼乐户仍与军站、民户均输赋。丁酉，辰星犯右执法。己亥，太白犯房。辛丑，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兒赤。壬寅，括唐兀秃鲁花所部阔彖赤及河西逃人入蛮地者。甲辰，车驾至自上都。讨浙东孟总把等贼，敕诸军之驻福建者，听平章政事阇里节度。乙巳，岁星犯右执法。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军匠二万人，又凿六渠灌昌平诸水。以广济署屯田既蝗复水，免今年田租九千二百十八石。丁未，也黑迷失乞与高兴等同征瓜哇，帝曰："也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当付之，其兵事则委之史弼可也。"以史弼为福建等处行中省平章政事，统领出征军马。庚戌，高苑县高希允以非所宜言，伏诛。壬子，诏塔剌赤、程鹏飞讨黄圣许，刘国杰驻马军戍守。戊午，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献计，发民一万凿山炼银，岁得万五千两。天祐赋民钞市银输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锭，台臣请追其赃而罢炼银事，从之。改燕南河北廉访司还治真定。高丽、女直界首双城告饥，敕高丽王于海运内以粟赈之。弛平滦州酒禁。诏不敦、忙兀鲁迷失以军征八百媳妇国。

九月己未朔，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盗起不即加兵，盗去乃延诛平民。"诏台院遣官按问之。辛酉，诏谕安南国陈日燇使亲入朝。选湖南道宣慰副使梁会，授吏部尚书，佩三珠虎符，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陈孚，授礼部郎中，佩金符，同使安南。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劾："宣慰使乐实盗库钞百二十锭，买库银九百五十两，官局私造弓勒等物，受屯田钞百八十锭，乐实宜解职。"从之。丁卯，中书省臣言："茆灊、十围、安化等新附洞蛮凡八万，宜设管军民司，以其土人蒙意、蒙世、莫仲文为长官，以吕天佑、塔不带为达鲁花赤。八番斡罗思招附光兰州洞蛮，宜置定远府，就用其所举秃干、高守文、黄世曾、燕只哥为达鲁花赤、知府、同知、判官。"制曰："可。"癸酉，徙沔州治铎水县，废新得

州置通江县，复汉州绵竹县。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红花，诏令尽种谷麦，以补民食。丁丑，以平滦路大水且霜，免田租二万四千四十一石。辛巳，太白犯南斗。罢云南行台，徙置西川，设云南廉访司。壬午，水达达、女直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夫、千夫、百夫内屯田。甲申，乌思藏宣慰司言：“由必里公反后，站驿遂绝，民贫无可供亿。”命给乌思藏五驿各马百、牛二百、羊五百，皆以银；军七百三十六户，户银百五十五。丁亥，从宣政院言，置乌思藏纳里速古兒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

冬十月戊子朔，诏福建廉访司知事张师道赴阙；师道至，乞汰内外官府之冗滥者。诏麦术?10.稳僮妗18.砩堋⒀喙□□扔胧Φ劳□□鹬□Ｊ□拢□谑Φ篮擦种毖□俊Ｈ毡局壑了拿鳎□蠡ナ校□壑屑渍探跃撸□钟幸焱迹□□ 6. 荚□Ц□□罟□荽□□□□苑篮 5 馈Ｚ□Ｕ阄骱拥溃□妓□牒！ 8 □□□交丛耸鼓伤儇荻∽□苌碳只撸□喔□□危□戮酰□□霞喻段省 9 锼龋□谏隙季平□Ｑ喙□□裕骸八曛眨□餍惺〕几般谧嗍拢□嘁肆钚刑ǔ几般冢□嘁凰昃儇葜□□！敝圃唬骸翱伞！北□辏□拇Ч惺∫远绰□醭ⅱ蛩即系绕呷巳氤□Ｈ梢□□映p清、张瑄请，授高德诚管领海船万户，佩双珠虎符，复以殷实、陶大明副之，令将出征水手。甲辰，信合纳帖音国遣使入觐。广东道宣慰司遣人以暹国主所上金册诣京师。乙巳，太阴犯井。丁未，太阴犯鬼。己酉，枢密院臣言：“六卫内领汉军万户，见存者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六千户外，则供他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锐。”诏施行之。诏择囚徒罪轻者释之。癸丑，完泽等言：“凡赐诸人物有二十万锭者，为数既多，先赐者尽得之，及后将赐，或无可给，不均为甚。今计怯薛带、怯怜口、昔博赤、哈剌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户为率，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于下等择尤贫者岁加赏赐，则无不均之失矣。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今岁已办者才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三锭，其中有未至京师而在道者，有就给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怀孟竹课，岁办千九十三锭，尚书省分赋于民，人实苦之，宜停其税。”帝皆嘉纳其言。命赵德泽、吴荣领逃奴无主者二百四十户，淘银耕田于广宁、沈州。乙卯，太阴犯氐。

十一月庚申，岳州华容县水，发米二千一百二十五石赈饥民。壬戌，太阴犯垒壁阵。戊寅，枢密院奏：“一卫万人，尝调二千屯田，木八

剌沙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从之。己卯，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癸未，禁所在私渡，命关津讥察奸宄。丙戌，提省溪、锦州、铜人等洞酋长杨秀朝等六人入见，进方物。

十二月庚寅，中书省臣言：“皇孙晋王甘麻剌昔镇云南，给梁王印，今进封晋王，请给晋王？1卑餐醺□疽怖锕糯□⑺韭砘呢＃□⑽□□踔形荆□悦□恢淮鹇炒□ 5. 溢□⑽□韭怼＝鸪菔实泵ωＭ簦好允Ｃ稣骶□碇□澹□势溘涣福□⑽□纠锤□！彪酚Σ□□□虼鸫□肝灏偈□□躁饧19.瘛９锼龋□惺槭〕佳裕骸澳□□访窳□倩r渖揭币□□甓疃□□陌倭剑□允幸□允涔伲□闯2.芍□剑□虬罩□！敝圃唬骸翱伞！备□樱□□醴妇□＜壮剑□□醴柑□⑽髟□＜河希□事创□肪□褡芄艽锫郴ǔ喟⑸20.胁及送□陨□龋□心竞雎车榻鸪萃凉俸雎陈砟邪18.忱慈爰□□狈轿铩０18.逞云涞囟□狭诰澄锤秸咴级□□蛎瘢□交□父剑□氚溱□迹□□及恕⒄陨□椭□□又□Ｈ勺樱□分惺槭∮梦谒疾卣纠□□□侠铩10.霰囟□韭砼Ｑ颍□参□□徘□灏倭健６：：龋□范妓□嘈拗伪６ù□程梁拥萄摺Ｊ撬辏□突首印11.仕铩⒅钔酢11.Ｏ戚、禁卫、边庭将士等，钞四十六万六千七百十三锭。给军士畸零口粮五千五百二十三石，赈其乏者为钞三十六万八千四百二十八锭。命国师、诸僧、咒师修佛事七十二会。断死狱七十四。

三十年春正月壬戌，诏遣使招谕漆头、金齿蛮。乙丑，敕福建毋进鹘。戊戌，和林汉军四百，留百人，余令耕屯杭海。丙寅，太阴犯毕。命中书汰冗员，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总六百六十九员。丁卯，安西王请仍旧设常侍，不允。罢云南延庆司，以洛波、卜兒二蛮酋遥授知州，各赐玺书。戊辰，枢密院臣奏：“兀浑察部兀末鲁罕军，每岁运米六千四百二十六石以给之，计佣直为钞万二千八百五十二锭。”诏边境无事，令本军屯耕以食。庚午，验洞酋长杨总国等来朝。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渔自给，有旨：“与其渔于水，曷若力田，其给牛价、农具使之耕。”甲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言：“扬州忙兀台所立屯田，为田四万余顷，官种外，宜听民耕垦，扬州盐转运一司设三重官府，宜削去盐司，止留管勾。襄阳旧食京兆盐，以水陆难易计之，莫若改食扬州盐。蔡州去汴梁地远，宜升散府，以颍、息、信阳、光州隶之。”诏皆从其议。升广州为上路总管府，罢纳速剌丁灭里所立鱼盐局，割江西兴国路隶湖广行？Ｒ液ィ□只侍□釉幻餍ｉ１□樱□鞣□坏槁□跞□死搓睿□魇谝月□木□窆伲□砸哉汹腿苏诺烂魑□锫郴ǔ唷６〕螅□□醴肛怠Ｎ煲□□□闪ツ搜铡⑹つ纱饍号□被□陌伲□轺汊奘常□钔吞镅镏荨８□剑□晷欠缸笾捶āＡ10.馈④仓萜哝洹Ｐ了龋□昧裳袈非煸浦梁侠锉龆□□随洌□涓□Ｈ□□贰3.灯吡尽Ｈ晌纾□次鞯佬□渴拱杭獌海□簿□□□俣Ａ⒁□陌傥迨□健18.矶□ィ□肥

√□霸□郴鸪圜段省6『ィ□彩勾□朐冷隆6.□＜昂笸痢?

二月己丑，从阿老瓦?⒀喙□□□耄□匝铉稣婕幼有□□菏拱灯瘴□□阈惺∽筘□Z□骸吧隙脊懿挚庹呶拮势焚褐龋□饰□琳□□擞诹□贰⑵咂纺谖□茫□再焊□□！备呃龉□跬醪Q请易名曰眶，其签议府请升签议司，降二品印，从之。减河南、江浙海运米四十万石。中书省添设检校二员。免大都今岁公赋。益上都屯田军千人，给农具、牛价钞五千锭，以木八剌沙董之。诏以只速灭里与鬼蛮之民隶詹事院。壬辰，太阴犯毕。丙申，却江淮行枢密院官不怜吉带进鹰，仍敕自今禁戢军官无从禽扰民，违者论罪。丁酉，回回孛可马合谋沙等献大珠，邀价钞数万锭，帝曰：“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赈贫者。”敕海运米十万石给辽阳戍兵，仍谕其省官薛阁干，令伯铁木部钦察等耕渔自养，粮不须给。甲辰，中书省臣言：“侍臣传旨予官者，先后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择，不可用者不敢奉诏。”帝曰：“率非朕言，凡来奏者朕只令谕卿等，可用与否，卿等自处之。”又言：“今岁给饷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经费浩繁，自今赏赐悉宜姑止。”从之。乙巳，荧惑犯天街。丁未，车驾幸上都。以新附洞蛮吴动鰲为潭溪等处军民官，佩金符。给新附军三百人，人钞十锭，屯田真定。庚戌，太阴犯牛。辛亥，诏发总帅汪惟和所部军三千征土番，又发陕西、四川兵万人，以行枢密官明安答兒统之，征西番。敕以韶、赣相去地远，分赣州行院官一员镇韶州。复立云南行御史台。诏沿海置水驿，自耽罗至鸭渌江口凡十一所，令洪君祥董之。癸丑，太白犯垒壁阵。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从之。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三月庚申，以同知枢密院事扎散知枢密院事，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雨坏都城，诏发侍卫军三万人完之，仍命中书省给其佣直。甲子，括天下马十万匹。己巳，立行大司农司。洪泽、芍陂屯田旧委四处万户，诏存其二，立民屯二十。辛未，太阴犯氐。

夏四月己亥，行大司农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从之。仍并温州舶司入庆元，杭州舶司入税务。江南行大司农司自平江徙扬州，兼管两淮农事。省八番重设州县官，罢徽州录事司。皇孙晋王位立内史府。诏诸二品官府自今与各部文移相关。巩昌二十四城，依旧例于总帅汪氏弟兄子侄内选用二人。壬寅，枢密院臣言：“去年征瓜哇军二万，各给钞二锭，其后只以五千人往，宜征元给钞三万锭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

耳，勿征。”癸丑，太白犯填星。广东肃政廉访司复治广州。甲寅，诏遣使招谕暹国。斡罗思请以八番见户合思、播之民兼管，徙宣慰司治辰、沅、靖州，常赋外，岁输钞三千锭，不允。光州蛮人光龙等一十二人及邦崖王文显等二十八人、金竹府马麟等一十六人、大龙番秃卢忽等五十四人、永顺路彭世强等九十人、安化州吴再荣等一十三人、师壁散毛洞勾答什王等四人，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遣归。敕江南毁诸道观圣祖天尊祠。

五月丙辰朔，给四部更番卫士马万匹，又给其必阇赤四百匹。壬戌，定云洞蛮酋长来附。癸亥，括思、播等处亡宋涅手军。丙寅，诏委官与行省官阅核蛮夷军民官。以江南民怨杨琏真加，罢其子江浙行省左丞暗普。诏以浙西大水冒田为灾，令富家募佃人疏决水道。辛未，敕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其物货依例收税。丁丑，中书省臣言：“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宜择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从之。甲申，真定路深州静安县大水，民饥，发义仓粮二千五百七十四石赈之。

六月丙戌，敕选河西质子军精锐者八百，给以铠仗鞍勒、狐貉衣裘，遣赴皇孙阿难答所出征。己丑，岁星犯左执法。庚寅，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改淮西蕲、黄等路隶河南江北行? 1 □辏□□醴付贰R宜龋□曰侍□颖κ诨仕锾□露□□鼙□北摺＜河希□□L □□H勺樱□笮讼鼗龋灰字萦瓯iii□笕缂β选?

秋七月丁巳，敕中书省官一员监修国史。己未，诏皇曾孙松山出镇云南，以皇孙梁王印赐之。诏免福建岁输皮货及泉州织作绉丝。庚申，命知鹤庆府昔宝赤赍玺书招谕农顺未附蛮寨。甲子，太阴犯建星。己巳，命刘国杰从诸王亦吉里督诸军征交趾。免云南屯田军逋租万石。壬申，以月失察兒知枢密院事。丁丑，赐新开漕河名曰通惠。壬申，以只兒合忽所汰乞兒吉思户七百，屯田合思合之地。辛巳，太阴犯鬼。

八月丙戌，括所在荒田无主名者，令放良、漏籍等户屯田。庚寅，奉使安南国梁曾、陈孚以安南使人陶子奇、梁文藻偕来。敕福建行省放瓜哇出征军归其家。甲午，辰星犯太微西垣上将。戊戌，给安西王府断事官? ＜壮剑□□醴副稀6‖矗□□阈惺〕佳院D稀10. 1倍嗫跬粒□闪⑼吞铮□□枵蚴乩杪□1焙D贤吞锿蚧Ц□远□□N焐辏□□醴腹怼S□锾峋偎舅□酵吞锇倨呤□咔晡□□□唬□馄渥馑那□甙倨呤□□□?

九月癸丑朔，大驾至自上都。戊午，敕各路达鲁花赤、总管董驿

事。己未，明安答兒率军万人征土蕃，近遣使来言，乞引茂州先附寨官赴阙，不允。乙丑，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丙寅，遣金齿人还归。丁卯，太阴犯毕。癸酉，敕以御史台赃罚钞五万锭，给卫士之贫者。辛巳，登州蝗，恩州水，百姓阙食，赈以义仓米五千九百余石。　冬十月癸未朔，以侍卫亲军千户张邦瑞为万户，佩虎符，将六盘山军千人及皇子西平王等军共为万人，西征。赐冠城疏河董役军官衣各一袭；赐交趾陶子奇等十七人冬衣，荆南安置。戊子，诏修汴堤。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阁蓝、可兒纳答、信合纳帖音三国，仍赐信合纳帖音酋长三珠虎符。庚寅，飨于太庙。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许，凡一月乃灭。丙申，荧惑犯亢。己亥，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井。壬寅，敕减米直，粜京师饥民，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给之。甲辰，赦天下。戊申，僧官总统以下有妻者罢之。以段贞董开河、修仓之役，加平章政事。庚戌，造象蹄掌甲。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强将平民略卖者。平滦水，免田租万一千九百七十七石。广济署水，损屯田百六十五顷，免田租六千二百一十三石。

十一月壬子朔，改德安府隶黄州路。丁巳，孙民献尝附桑哥，助要束木为恶，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赃减诸从臣粮，诏籍其家赀、妻奴；复因潭州吕泽诉其刻虐，械送民献至湖广，如泽所诉穷治之。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治雷州。庚申，敕中书省，凡出征军，毋以和顾和买烦其家。乙丑，太阴犯毕。乙卯，太阴犯井。戊辰，以金齿木朵甸户口增，立下路总管府，给其为长者双珠虎符。真定路达鲁花赤合散言："廉访司官检责民官太苛，乞以民官复检责廉访司文卷。"从之。庚午，太阴犯鬼。免江南都作院军匠出征。丙子，荧惑犯钩钤。戊寅，岁星犯亢。己卯，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入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位帖哥、剌真、不忽木上。

十二月丁亥，禁汉军更番者毋鬻军器。辛卯，武平路达鲁花赤塔海言："女直地至今未定，贼一人入境，百姓离散，臣愿往安集之。"诏以塔海为辽东道宣慰使。壬辰，中书左丞马绍疾，以詹事丞张九思代之。乙未，太阴犯井。遣使督思、播二州及镇远、黄平，发宋旧军八千人，从征安南。庚子，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仍没其家赀三之一。癸卯，敕以桑哥没入官田三百九十一顷八十余庙，给阿合兀阑所司匠户。丙午，以铁赤、脱脱木兒、咬?□菅铀娜耍□□参魍醺怠Ｊ撬辏□煜侣贰８.□⒅荨⑪氐榷□□□□耍郝芬话倭□□牛□□氖□□□萑□倬攀□耍□厍б话倭□□澹□□□臼□澹□哺□疽唬□□□唬□蚋□□唬□ひ唬□鞯椴抗芫□窆倨呤□□□す偎疚迨□唬□际滤景偃□□苍喝□９俑□笮

《□□甙偃□□□Γ□娉□□俣□□唬辉蓖蛄□□陌俣□□澹□娉□я□侔耸□摹；б磺□陌偻蚨□□甙倭□□ 4突屎蟆⑶淄酢9.□魅缢昀□ 4椭畛佳蚵砑郏□□氖□□蛩那□灏俣A ¹. 椅逋蛭迩□陌僖皇□A V芷斗Γ□□□蚱咔□灏俣□□AW鞣鹗缕砀N迨□弧U娑ā ²⁰. □□却Γ□凰□ ¹⁰. 怠11.取1. ⑽□终叨□□拧6纤雷锼氖□?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贺。癸亥，知枢密院事伯颜至自军中。庚午，帝大渐。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亲王、诸大臣发使告哀于皇孙。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

夏四月，皇孙至上都。甲午，即皇帝位。丙午，中书右丞相完泽及文武百官议上尊谥。壬寅，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带、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张九思，率百官请谥于南郊。

五月戊午，遣摄太尉臣兀都带奉册上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国语尊称曰薛禅皇帝。是日，完泽等议同上先皇后弘吉剌氏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本纪第十八 成宗一

成宗钦明广孝皇帝，讳铁穆耳，世祖之孙，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

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反，世祖自将讨平之。其后合丹复叛，命帝往征之，合丹败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

三十一年春

正月，世祖崩，亲王、诸大臣遣使告哀军中。

夏四月壬午，帝至上都，左右部诸王毕会。先是，御史中丞崔彧得玉玺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天于，既寿永昌”，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手授于帝。甲午，既皇帝位，受诸王宗亲、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诏曰：

朕惟太祖圣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区夏，圣圣相承，光熙前绪。迨我先皇帝体元居正以来，然后典章文物大备。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

我昭考早正储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缺望。顾惟眇质，仰荷先皇帝殊眷，往岁之夏，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今春宫车远驭，奄弃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谓祖训不可以违，神器不可以旷，体承先皇帝夙昔付托之意，合辞推戴，诚切意坚。朕勉徇所请，于四月十四日既皇帝位，可大赦天下。

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

诏除大都、上都两路差税一年，其余减丁地税粮十分之三。系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户逃亡者，差税皆除之。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庚子，遣摄太尉兀都带等请谥于南郊。遣礼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赍诏使安南。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又江南分土之赋，初止验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今亦当有所加，然不宜增赋于民，请因五百文加至二贯，从今岁官给之。”从之。乙巳，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昞

三万两。丁未，湖广行省所属寇盗窃发，复令刘国杰讨之。戊申，太白昼见，又犯鬼。诏存恤征黎蛮、瓜哇等军。己酉，云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县来上：上路二，下路十一，下州四十九，中县一，下县五十。以金齿归附官阿鲁为孟定路总管，佩虎符。是月，即墨县雹。

五月庚戌朔，太白犯舆鬼。壬子，始开醮祠于寿宁宫，祭太阳、太岁、火、土等星于司天台。戊午，遣摄太尉兀都带奉玉册玉宝，上大行皇帝尊谥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皇后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皇考尊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赐国王和童金二百五十两，月兒鲁百五十两，伯颜、月赤察而各五十两，银、钞、锦各有差。庚申，祭紫微星于云仙台。云南部长适习、四川散毛洞主覃顺等来贡方物，升其洞为府。丁卯，八番宣慰使斡罗思犯法，为人所讼，惧罪逃还京师。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己巳，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司议曰中议，府正曰宫正，家令曰内宰，典医署曰掌医，典宝曰掌谒，典设曰掌仪，典膳曰掌膳，仍增控鹤至三百人。诏各处转运司官，欺隐奸诈为人所讼者，听廉访司即时追问，其案牍仍旧例于岁终检之。升福建盐提举司为盐转运司，增捕私盐人赏格。庚午，诸王亦里不花来朝，以瘠马输官，官酬其直，为钞十有一万五千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五万石，饷北征军。壬申，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禄者万人，在外尤众，理宜减并。"命与中书议之。用崔彧言，肃政廉访司案牍，勿令总管府检劾。诏议增官吏禄。以也速带而所统将士贫乏，给钞万锭。乙亥，以扎珊知枢密院事。戊寅，封皇姑高丽王王眽妃忽都鲁揭里迷失为安平公主。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合迷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西平王奥鲁赤言："汪总帅之军，多庇其富实，而令贫弱者应役。"命更易之。以月兒鲁为太师，伯颜为太傅，月赤察而为太保。禁诸司豪夺盐船递运官物，僧道权势之家私匿盗贩。是月，密州路诸城县、大都路武清县雹，峡州路大水。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巳，御史台臣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廉访司官岁以五月分按所属，次年正月还司。职官犯赃，敕授者听总司议，宣授者上闻。其本司声迹不佳者代之，受赂者依旧例比诸人加重。"帝曰："其与中书同议。"乙酉，云南金齿路进驯象三。丙戌，以云南岁贡马二千五百匹给梁王，数太多，命量减之。庚寅，必察不里城敢木丁遣使来贡。诏罢功德使司及泉府司官冗员。壬辰，立晋王内史府，复以光禄寺隶宣徽院。中书省臣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

之。”定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而大会赏赐例，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诸王帖木而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两、银四千两、钞一千六百锭、币帛各一百六十匹。以帖木而复为平章政事。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屡叛，伏诛。以甘肃等处米价踊贵，诏禁酿酒。命月赤察而提调群牧事。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谥号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及内郡地税、江淮以南夏税之半。乙亥，以乳保劳，封完颜伯颜为冀国公，妻何氏为冀国夫人。完泽贷民钱，多取其息，命依世祖定制。辛丑，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弘吉烈带阿鲁灰受赂，遇赦免，复以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御史台臣言：“先朝决狱，随罪轻重，笞杖异施，今止用杖，乞如旧制。”不允。宋使家铉翁安置河间，年逾八十，赐衣服，遣还其家。癸卯，封驸马阔里吉思为唐王，给金? < 壮剑□□擦止□吩盒蕖妒雷媸德肌罚□酝暝蠹嘈薰□贰R宜龋□□C嗤撼稣骶□砍□髑Ш□ΦA 1 □纾□□醴妇□ R晕舯T啻诱髦罹□员嘎硪磺б话倬攀□嗥ィ□□□蛊渲薄N焐辏□□诨O内外官吏人等，咸听丞相完泽约束。以合剌思八斡节而为帝师，赐玉? 4 脱┒ 慕锕□鞒□ΦB□钔醪□鸷薄20.┏旌隙□科斗φ呷□ΦB□□镭U妗3.嗬铩⑮扇岵□啦□萋椤16.□勇住19.Ω缯娓鹘鹞迨□剑□□ 3. □ 1. 矣胁睢J窃拢□□仓莼取?

秋七月壬子，诏御史大夫月兒鲁振台纲，禁内外诸司减官吏俸为宴饮费。置隆福宫卫候司。癸丑，诏军民各隶所司，无相侵越。乙卯，以诸王出伯所部四百余户乏食，徙其家属就食内郡，仍赐以奥鲁军年例钞三千锭。给瓜、沙之民徙甘州屯田者牛价钞二千六百锭。以也的迷失为东昌路达鲁花赤，中书省臣言其尝官是郡，犯法五百余款，今不宜复官，帝曰：“姑试之。”己未，复立平阳路之蒲、武乡，保定路之博野，泰安州之新泰等县。赐诸王出伯奥鲁军、也速带而红袄军，币帛各六万匹。庚申，改侍卫都指挥使司为隆福宫左都威卫使司、右都威卫使司；以陕西道廉访司没入赃罚钱旧给安西王者，令行省别贮之。壬戌，诏中外崇奉孔子。癸亥，罢肇州宣慰司，并入辽东道。戊辰，减八番等处所设官二百一十六员。八番称新附九十万户，设官四百二十四员，及遣官核实，止十六万五千余户，故减之。行枢密院月的迷失、程鹏飞各加平章政事，中书省臣言：“枢密之臣不宜重与相衔。”帝命以军职尊崇者授之。辛未，中书省臣言：“向御史台劾右丞阿里尝与阿合马同恶，论罪抵死，幸得原免，不当任以执政。臣谓阿里得罪之后，能自警省，乞令执政如故。”从之。以军户所弃田产岁入及管军官吏赎罪等钞，复输枢密院。癸酉，以陕西行省平章不忽木为中书平章政事。甲戌，立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及陪臣入质。扎鲁花赤言：“诸王之下有罪者，

不闻于朝，辄自决遣。”诏禁治之。诏月兒鲁守北边，赐其所统军士币帛各万匹，及西征军士币三万匹、钞三万六千六百锭。赐不鲁花真公主及诸王阿只吉女弟伯秃银、钞有差。是月，棣州阳信县雹，大风拔木发屋，真定路之南宫、新河，易州之涞水等县雹。

八月庚辰，太白昼见。癸未，平滦路迁安等县水，蠲其田租。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乐，岁以为常。己丑，以大都留守段贞、平章政事范文虎监浚通惠河，给二品银？A罹□扛纯U阄魈□□□砩胶□蹈郏□⑿潞釉肆盖Щ□□Z□盥菲阶冀怀□馑□□□攀□□蛄□Ь虐傥迨□剑□□羰□磐蚨□□陌傥迨□轿□□福□嘞ぴ酥辆┫A 8戳⑵窖糁□浅恰17.甏ü认亍P撩□□悦Ω缛龆□拮游□兴□樱□统□饲ΦAN煨纾□□醴副希□□追感□□J窃拢□轮葜□驳孪卮蠓缬瓯i＞旁氯勺樱□サ□冢□圩□先□柯洌□苤钔酢□俟俸亍9锍螅□□兴敬嫘粽鞴贤劬□克朗轮□摇＜滓□□谑谥钔醺蛋10.诓换ㄎ□□唷6：：龋□□拙□臁8□辏□院下池菁澳搜罩□称甙儆嗳肆ネ□□嗝茉菏虏涣□□□□八□健1□□□□跹谔钚恰P廖矗□□醴感□□R液ィ□□追赣抑捶ǎ□□醴钙降馈G餐汗盘□緝旱仁垢罄丁J窃拢□灾葜□□□认厮□？

冬十月戊寅，车驾还大都。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辽阳行省所属九处大水，民饥，或起为盗贼，命赈恤之。江西行省臣言：“银场岁办万一千两，而未尝及数，民不能堪。”命自今从实办之，不为额。壬午，太白犯左执法。有事于太庙。癸巳，太阴掩填星。乙未，太阴犯井。金齿新附孟爱甸酋长遣其子来朝，即其地立军民总管府。硃清、张瑄从海道岁运粮百万石，以京畿所储充足，诏止运三十万石。辛丑，帝谕右丞阿里、参政梁德珪曰：“中书职务，卿等皆怀怠心。朕在上都，令还也的迷沙已没财产，任明里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约束吏曹，使选人留滞。桑哥虽奸邪，然僚属惮其威，政事无不立决。卿等其约束曹属，有不事事者笞之。仍以朕意谕右丞相完泽。”壬寅，缅国遣使贡驯象十。乙巳，遣南巫里、速木答剌、继没剌矛、毯阳使者各还其国，赐以二珠虎符及金银符，金、币、衣服有差。初，也黑迷失征瓜哇时，尝招其濒海诸国，于是南巫里等遣人来附，以禁商泛海留京师，至是弛商禁，故皆遣之。

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宫，上玉册、玉宝。庚戌，行枢密院臣刘国杰讨辰州贼，诏选州民刀弩手助其军，他不为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帝命事无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决之。己酉，太阴犯亢。庚戌，广西盐先给引于民，而征其直，私盐日横，及官自鬻盐，民

复不售。诏先以盐与民，而后征之。辛亥，中书省臣言：“国赋岁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籓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上都、隆兴、西京、应昌、甘肃等处籴粮钞计用二十余万锭，诸王五户丝造作颜料钞计用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从之。壬子，诏以军民不相统壹，罢湖广、江西行枢密院，并入行? R 颐□□詈游魃□艘谰芍□邸 6 ：: 龋□圆□詹於□我橹惺槭∈拢□湫植□昭栽唬骸俺歼镀秸抡□拢□值芤讼嘞颖堋！钡墼唬骸扒湮鸶囱浴 P 制秸掠谏希□懿我橛谙拢□嗡□右病！卑展蟪嗤吞镒芄芨□话招□□核□毯游鳌恫鼐□钒濉 8 □辏□□醴副稀 < 鬃樱□□□骷榉缚普摺 R 院□系佬□渴购挝拔□惺椴沃□□隆 0 蘸 1 焙 D 鲜胁疤峋偎尽 H 缮辏□ ⑻. 彩邓尽 < 媚□妨⒅钌□Ъ浦钭芄芨□□人钠贰 9 镉希□□追阜俊 Z □拿髂晡□□暝□辍?

十二月辛巳，赐诸王亦思麻殷金五十两。癸未，岁星犯房。丙戌，罢辽河等处人匠正副达鲁花赤。丁亥，岁星犯钩钤。甲午，以诸王晃兀而、驸马阿失等皆在军，加赐金银、鞍勒、弓矢、衣服各有差。乙未，以伯遥带忽剌出所隶一千户饥，赐钞万锭。壬辰，太阴犯鬼。戊戌，禁侵扰农桑者。庚子，太阴犯房，又犯岁星。选各卫精兵千人，命孛罗曷答兒等将之，戍和林，听太师月兒鲁节度，三年而更。用帝师奏，释京师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赐诸鳏寡贫民钞二百锭。曲静、澂江、普安等路夷官各以方物来贡。以东胜等处牛递户贫乏，赐钞三千余锭。卜阿里使麻八兒还都。阿思民为海都所虏，赐钞三万九千九百锭。是月，常德、岳、鄂、汉阳四州水，免其田租。是岁，断大辟三十一人。

元贞元年春正月戊申，诸王阿失罕来朝，赐金五十两、银四百五十两。癸丑，以太仆卿只而合朗为御史大夫。甲寅，以从世祖狩杭海功，赐诸王忽剌出金五十两、珠一串。乙卯，太阴犯填星，又犯毕。壬戌，以国忌，即大圣寿万安寺饭僧七万。癸亥，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皆言所部贫乏，赐安西王钞二十万锭、宁远王六万锭。又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诏道家复行《金箓》、《科范》。以云南行省左丞杨炎龙为中书左丞。乙丑，以亦奚不薛复隶云南行省；以行枢密院既罢，赐行中书省长官虎符，领其军。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为参知政事。壬申，立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江浙行省右丞撒里蛮为副都元帅，皆佩虎符。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以衅都察为都元帅，佩虎符。饶州路达鲁花赤阿剌红、治中赵良不法，佥江东廉访司事昔班、季让受金纵之，事觉，昔班自杀，杖季让，除名，仍没其财产奴婢之半。罢瓜、沙等州屯田。癸酉，岁星犯东咸。

甲戌，有飞书妄言硃清、张瑄有异图者，诏中外慰勉之。乙亥，追封皇国舅按只那演为济宁王，谥忠武，封皇姑囊家真公主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蛮子台为济宁王，仍赐金?Z□林畹姥卧怂尽?

二月丙子朔，安西王相铁赤等请复立王相府，不许。令陕西省臣给其所需，仍以廉访司没入赃罚钞与之。丁丑，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无所隐，厚赐遣之。命曷伯、撒里蛮、孛来将探马赤军万人出征，听诸王出伯节度。壬午，罢江南茶税，以其数三千锭添入江西榷茶都转运司岁额。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仍以其钱赏首告者。癸未，荧惑犯太阴。丁亥，云南行省平章也先不花言："敢麻鲁有两夷未附，金齿亦叛服不常，乞调兵六千镇抚金齿，置驿入缅。"从之。复以拱卫司为正三品。以济宁王蛮子台所部弘吉烈人贫乏，赐钞一十八万锭。戊子，思州田曷剌不花、云南夷卜木、四川洞主查闾王、金齿带梅混冬等来见。缅国阿剌扎高微班的来献舍利、宝玩。甲午，以探马赤军出征，马不足，诏除军民官吏所乘，凡有马者尽括之。壬辰，太阴犯平道。丁酉，车驾幸上都。癸卯，太阴犯岁星。以诸王亦怜真部马牛驿人贫乏，赐钞千锭。以工部尚书兼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吕天麟为中书参知政事。立云州银场都提举司，秩四品。中书省臣言："近者阿合马、桑哥怙势卖官，不别能否，止凭解由选调，由是选法大坏。宜令廉访司体覆以闻，省台选官核实，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访司官，亦令省台同选为宜。"从之。罢河西军，听各还其所属。赐驸马那怀钞万五千锭。以醮延春阁，赐天师张与棣、宗师张留孙、真人张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制宝玉五方佛冠赐帝师。

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陈日燇遣使上表慰国哀，又上书谢宽贳恩，并献方物。丙午，遣密剌章以钞五万锭授征西元帅，令市马万匹，分赐二十四城贫乏军校。庚戌，太阴犯填星。壬子，禁来朝官敛所属俸。丙辰，给月兒鲁、秃秃军炒米万石。金齿夷洞蛮来见，赐衣遣之。戊午，罢福建银场提举司，其岁额银以有司领之。中书省臣言："枢密院、御史台例应奏举官属，其余诸司不宜奏请，今皆请之，非便。"诏自今已后，专令中书拟奏。以东作方殷，罢诸不急营造，惟帝师塔及张法师宫不罢。壬戌，地震。太阴犯房。丙寅，国王和童隐所赐本部贫民钞三百五十锭，命台臣遣人按问以愧之。诏免医工门徭。增置蒙古学正，以各道肃政廉访司领之。

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虫僭拟，及其党十三人伏诛。赐章河至苦盐贫乏驿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丙戌，诸王也只里以兵五千人戍兀鲁思界，遣使来求马，帝不允。庚寅，太阴犯东咸。封乳母杨氏为赵国安翼

夫人。癸巳，以同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司事牙那木假兵部尚书，佩虎符，使马答兒的阴。戊戌，给扈从探马赤军市马钞十二万锭。庚子，立掌谒司，掌皇太后宝，秩四品，以宦者为之。赐贵赤亲军贫乏户钞四万一千五百余锭。癸卯，以诸王出伯所统探马赤、红袄军各千人，隶西平王奥鲁赤。设各路阴阳教授，仍禁阴阳人不得游于诸王、驸马之门。以贵赤万户忽秃不花等所部为敌所掠，赐钞有差。是月，真定路之平山、灵寿等县有虫食桑。

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癸丑，岁星犯房。甲寅，太阴犯平道。立梭厘招讨使司，以答而忽带为使，佩虎符。乙卯，太阴犯亢。丁巳，太阴掩房。己未，罢打捕鹰房总管府，及司籍、周用、薄敛等库，及徽州路银? 8鞔ρ问顾狙纬。□纳杷玖睢⑺矩□Ｈ悦獯蠖冀袼晏镒狻３诟手菥平□８□辏□幽闲惺】髁交此臧煅问□蛞□ ３. □迩ΦＢ□苍□荻□□韧□妒担□□嫫渥镏□嶂刂沃□Ⅰ挛餍惺≡鱿垩纬□煌蚨□□灏儆喽Ｂ□蕉□甲□耸顾颈鹚几鸬仍鱿垩纬□那ｂ喽Ｂ□鞔鸵乱造浩淠堋Ｄ先撕橛籽□戏馐拢□□晕逶耍□锥□仓□Ｈ尚纾□□垂虐⑸４. 硬环ǔ□铩Ｚ□□惺　⑫腥□□境榉质胁按□酰□□棠淦湔湎刚摺Ｎ斐剑□舶□莱嗪耸蹈呃龉□ １７. 浮Ｆ窖裘袼咧钔跣⊙Ａ⑶□惺Ｐ□壳□Ш幔□补禀吨□４桶材瞎□醭乱骛３.□ΦＡＪ窃拢□贾萆舷氯□儆嗬锖忧迦□铡?

五月戊寅，以鲁国大长公主建佛寺于应昌，给钞千锭、金五十两。命麦术?10.稳僮娴壤逭□》ā＜好□□苊ω２勘痍^于江西，俾从月底迷失讨贼。庚辰，诏各省止存儒学提举司一，余悉罢之。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下州官五员，中州六员。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又以户不及额，降连州路为连州。增重挑补钞人罪，告捕者仍优其赏，令犯人给之。辛巳，罢行大司农司。加平章政事麦术丁为平章军国重事，中书左丞、议中书省事何荣祖为昭文馆大学士，与中书省事。甲申，诏自元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钱粮者，皆罢征。丁亥，太阴犯南斗。甲午，以诸王阿只吉部贫乏，赐钞二十万锭。江浙行省臣铁木而不听诏，遣官责之。丙申，以伯颜之子买的为佥书枢密院事。太后言其父尽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巩昌府金州、西和州、会州雨雹，无麦禾。饶州、镇江、常州、湖州、平江、建康、太平、常德、澧州皆水。六月戊申，济南路之历城县大清河水溢，坏民居。壬子，高丽王王眊乞为太师中书令，不允。以近边役烦及水灾，免

咸平府民八百户今年赋税。诏辽阳省进海东青鹘二十四驿，每驿给牛六头，使者食米五石，鹰食羊五口；又狗递十二驿，每户给钞十锭。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乙卯，江西行省所辖郡大水无禾，民乏食，令有司与廉访司官赈之，仍弛江河湖泊之禁，听民采？Ⅰ□渲菸□罚□跃钢萘ブ□Ｇ彩褂敫魇」倬颓ǖ鞅咴读□芬韵鹿伲□⒆笥伊浇□□克径荚□Ц□⑫□□荆□□阄髁浇□佬□克径荚□Ц□□跃步□□嗡□□苑炙剧咧荨ｋ罚骸胺采戏馐抡撸□□惺槭》12.晔又□□缓笠晕拧！壁□游魃□勺馑啊９锖ィ□19.晒啪□荚□Ц□谖鞔ǎ□读ナ嗝茉海□园⒇萏□径□⒃览趾辈⑽□荚□Ｂ□寤７.□：游髀ｌけ钡懒□盟诀墩磐蚧Ｐ环ǎ□髌酵醢侣吵嗑谀悠涫拢□勖□椭□＜鬃樱□园参魍跛□砍稣骶□捩鄯κ常□□付□□□Ｕ选10.亍⑻佟㈢摺㈠ｉ⑷□10.狻17.□12.□８.印20.习驳却β□芮苑ⅲⅰ□跃□窆俦赣□谎希□ë植恢粒□栽鸲□抵□ｆ饴砑媚□趼□犹ㄋ缴弊锶耍□□诽ǔ佳云渥勹茫□兄稼吐□犹□钪□□８□纾□⑽囊蛭狼拙□贾富邮顾荆□悦远□慕镂□贾富邮埂Ｊ窃拢□炅郝坊龋□□荨８.侵菝□□□病２.苤荨12.媚□匪□□□□11.分荨⑶煅簟⒀影病□参骱怠？

秋七月乙亥，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诏江南地税输钞。丁丑，太阴犯亢。罢追问已原逋欠。普颜怯里迷失公主等，俱以其部贫乏来告，赐钞计四十九万余锭。御史台臣言：“内地盗贼窃发者众，皆由国家赦宥所致，乞命中书立为条格，督责所属，期至尽灭。”制曰：“可。”乙卯，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职官坐赃论断，再犯者加二等。仓库官吏盗所守钱粮，一贯以下笞之，至十贯杖之，二十贯加十等，一百二十贯徒一年，每三十贯加半年，二百四十贯徒三年，满三百贯者死。计赃以至元钞为则。”给江南行御史台守护军百人。减海南屯田军之半，还其元翼。诏增给诸军药饵价直。壬午，立肇州屯田万户府，以辽阳行省左丞阿散领其事。甲申，岁星犯房。给塞下贫民钞二万四千锭。己丑，赐刘国杰玉带锦衣，旌其战功。辛卯，以秃秃合所部贫乏，赐钞十万锭。戊戌，硃永福、边珍裕以妖言伏诛。扎鲁忽赤文移旧用国语，敕改从汉字。壬寅，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毁所奉宋太祖神主。大都、辽东、东平、常德、湖州武卫屯田大水，隆兴路雹，太原、平阳、安丰、河间等路旱。

八月乙酉，太阴犯牛。壬子，太阴犯垒壁阵。辛酉，缅国进驯象三。癸亥，赈辽阳民被水者粮两月。己巳，以驸马那怀知枢密院事。金、复州屯田有虫食禾，汴梁、安西、真定等路旱，平江、安丰等路大水。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乙亥，用帝师奏，释大辟三人、杖以下四

十七人。戊寅，以八撒而治私第，给盐万引。诏输米十万石于榷场故廪，以备北塞。以探马赤军士所至扰民，令合伯镇之，犯者罪其主将。乙卯，罢四川淘金户四千，还其元籍，罪初献言者。庚辰，罢宁夏路行中书省，以其事并入甘肃行？6『ィ□贤矍彩估聪追轿铩＜撼螅□□钢菁捉沉盖□□Ｈ沙剑□□菟居□□鏊哒阄髁□盟举菔抡判⑺级嗳♀掴荆□⑺枷淡鲇谟□Ｐ刑□罴嗖煊□费钊释□叮□□□阈惺Σ秸绿□径□□⑺贾潦⊙段剩□至钇涫艄儆肴释□董鏊拢□什淮樱□刑Ｔ晕拧Ｚ□√Ｐ补禀段剩□纫□□□哉戎□Ｖ钔跣⊙Σ恐谌琶瘢□补侔次剩□绕渌□钢卣撸□嗵□⊙υ鹬□＜孜纾□□醴感□□Ｎ煨纾□□醴钙降馈Ｐ□赂□笏□□□穹κ常□□噶皆隆Ｎ湮劳蛴□图把影猜吩伤□焙蹋□哂矢□□糁荨10.刂莺担□浇□18.□莸嚷反笏□？

冬十月癸卯，有事于太庙。中书省臣言：“去岁世祖、皇后、裕宗祔庙，以绫代玉册。今玉册、玉宝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行之，其奉册以来，朕躬祝之。”命献官迎导入庙。给江浙、河南巡逻私盐南军兵仗。癸丑，以西北叛王将入自土蕃，命平章军国重事答失蛮往征之，仍敕便宜总帅发兵千人从行，听其节度。甲寅，中书？⒂□诽ǔ佳裕骸敖□阈惺Σ秸旅骼锊换ǔ绿厂芊潜闶拢□嫉纫椋□蜃越窦嗖煊□妨□盟居兴□春耍□菹毓儆氡韭吠□叮□饭儆胄□克就□叮□□克竟儆胄惺⊥□丁！敝圃唬骸翱伞！壁□钔酢㈡饴聿棵窦攘ゾ□□撸□愣峄乇静俊＜何矗□透魑朗科斗φ叱□□蚓徘□□儆喽ＡＰ劣希□叫欠阜俊Ｈ尚纾□叫欠讣□铡９锖ィ□椭钔醢腿龆□11.鸲□龃鹚铩⑨贺萑□砍□耐虬饲□灏儆喽Ａ６：□□圆┓□唷４.鹭莩嗟绕斗Γ□统□□蚓徘в喽ＡＮ斐剑□□字缂□□□醴阜俊Ｇ舶材铣□笔钩吕□玫然蛊涔□□第□统氯諢蟆？

十一月甲戌，太白经天及犯垒壁阵。辛巳，置江浙行省检校官二员，立江浙金银洞冶转运使司。乙酉，太阴犯井。丙戌，毯阳酋长之兄脱杭捧于、法而剌酋长之弟密剌八都、阿鲁酋长之弟脱杭忽先等，各奉金表来觐。丁亥，太阴犯鬼。戊子，赐阿鲁酋长虎符。癸巳，赐安西王甲胄、枪挝、弓矢、橐鞬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戊戌，升赣州路之宁都、会昌二县为州，以石城县隶宁都，瑞金县隶会昌。诏江浙行省括隐漏官田及检劾富强避役之户。

十二月庚子朔，遣集贤院使阿里浑撒里等祭星于司天台。癸卯，以驸马阿不花所部民贫，赐钞万锭。赐诸王押忽秃、忽剌出、阿失罕等金各二百五十两、钞五百锭。丙辰，太阴犯轩辕。荆南僧普昭等伪撰佛书，有不道语，伏诛。己未，诏大都路，凡和顾和买及一切差役，以诸色户与民均当。赐诸王不颜铁木而、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银五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二百匹，其幼王减五分之一。以各道廉访司官八

员，员一印，命收其三。甲子，太阴犯天江。赐帝师双龙纽玉？R菜俅□□□□蚶瞽f乱去山东，其元驻之地为人所垦，岁久成业，争讼不已；命别以境内荒田给之，正军五顷，余丁二顷，已满数者不给。减海运脚价钞一贯，计每石六贯五百文，著为令。徙缙山所居乞里乞思等民于山东，以田与牛、种给之。丁卯，禁诸王辄召有司官吏。己巳，诏免军器匠门徭。是岁，断大辟三十人。

本纪第十九 成宗二

二年春正月丙子，诏蠲两都站户和顾和市。己卯，诏江南毋捕天鹅。以忽剌出千户所部屯夫贫乏，免其所输租。上思州叛贼黄胜许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广行省调兵击破之　　，获其党黄法安等，贼遁入上牙六罗。壬午，太阴犯舆鬼。诏凡户隶贵赤者，诸人毋争。甲申，命西平王奥鲁赤今夏居上都。丙戌，太白昼见。安西王傅铁赤、脱铁木而等复请立王相府，帝曰：“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丁亥，太阴犯平道。己丑，御史台臣言：“汉人为同寮者，尝为奸人捃摭其罪，由是不敢尽言。请于近侍昔宝赤、速古而赤中，择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选汉人识达事体者为之。”以御史中丞秃赤为御史大夫。庚寅，太阴犯钩钤。辛卯，令月赤察而也可及合剌赤所部卫士自运军粮，给其行费。甲午，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乙未，诏诸王、公主、驸马非奉旨毋罪官吏，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杂币帛千匹，驸马塔海铁木而钞三千锭。回纥不剌罕献狮、豹、药物，赐钞千三百余锭。

二月乙亥朔，中书省臣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 = 窦糖胝呱卸啵□嫉绕蛘绫鹌敦鸭案氨哒叽椭□□溆嘁讼ぶ埂！贝又□ 7 纸□阈惺【□蛉耸□□恪 8 □坪Ｍ吞锞□□摺Ｚ□钍辜熬□匍舛□拥芪聪□罢撸□渌□褰鹨□□橛诠伲□フ咦镏□Ｐ脸螅□⒅杏□□□酝押霾□⑻曝 2 ⑽□杏□洹 1 □纾□□□□靡资涛谰□19.晒啪□□约遗□□壅咦镏□□粤钇渑□鹑氡□□□云渲髯什□□腩□□□□□矣凶葜□撸□掌渲啊@□晒呕ьIザ。□猿湫形椤 6 ‖矗□□醴妇□ 8 □纾□□□渖酶□□疤庸檎咚馈 8 □和汉纤□客吞锱┣鳌 1 □剑□□□系朗棵骋住⑻镎撸□涮铩⑸趟啊 8 □辏□□□荻□龆蓟⑺□炕Ь佑诜钍ァ⒃浦菡撸□朊窬□□嬉邸Ｗ粤□躺街粱坪恿⑼吞铮□镁□蛉恕 1 □□□源蠖剂羰厮敬锫郴ǔ喽握晡□惺槠秸抡□隆Ｇ彩勾□朐冷隆 4 桶参魍趺兹□□□□躁饧19.瘛?

三月壬申，以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事。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诸王出伯言所部探马赤军懦弱者三千余人，乞代以强壮，从之，仍命出伯非奉旨毋擅征发。以怯鲁剌驻夏民饥，户给粮六月。郡王庆童有疾，以其子也里不花代之。赐八撒、火而忽答孙、秃剌三人钞各千锭。治书侍御史万

僧受赃，命御史台与宣政院使答失蛮杂治之。癸酉，增驻夏军为四万人。忻都言晋王甘麻剌，朵兒带言月兒鲁，皆有异图，诏枢密院鞫之，无验。帝命言晋王者死，言月兒鲁者谪从军自效。诏云南行台检劾亦乞不薛宣慰司案牍。甲戌，遣诸王亦只里、八不沙、亦怜真、也里悭、甕吉剌带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剌之地。丙子，车驾幸上都。丁丑，以完颜邦义、纳速?17.跫景餐□槌□□□戎□□蕉□辏□□浼也浦□搿＜咨辏□未罂凇R矣希□□醴腹愁浴P撩□□土裳粜惺×溉□蚴□H沙剑□□饴硪喽蓟だ□魃⑩肺岫□A 9锼龋□□阈惺∫耘言艋剖ば淼陈惩虺蟆⑨跸子诰┫A 4椭钔跆□緝航鸲□傥迨□健⒁□□□灏倭健3.□迩ΦB□造浩湔焦A R院喜□八□□菟□棵窦iii□饷赘髑□□?

夏四月己亥朔，命撒的迷失招集其祖忙兀台所部流散人户。赐诸王八卜沙钞四万锭，也真所部六万锭。平阳之绛州、台州路之黄岩州饥，杭州火，并赈之。

五月戊辰朔，免两都徭役。辛未，安西王遣使来告贫乏，帝语之曰：“世祖以分赉之难，尝有圣训，阿难答亦知之矣。若言贫乏，岂独汝耶？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饥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甲戌，诏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6 ⎫螅□□醴钙降馈8□剑□赁□眩□甭咏字菥□瘢□餐淹鸦嶂钔跆□径□换ā⒅涣械群媳□种□＜咨辏□□舱妗⒀ㄧ^罕驻夏于合亦而之地。禁诸王、公主、驸马招户。己丑，诏诸徒役者，限一年释之，毋杖。庚寅，罢四川马湖进独本葱。诏诸王、驸马及有分地功臣户。居上都、大都、隆兴者，与民均纳供需。丁酉，命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安南国遣人招诱叛贼黄胜许。也黑迷失进紫檀，赐钞四千锭。是月，野蚕成茧。河中府之猗氏雹；太原之平晋，献州之交河、乐寿，莫州之莫亭、任丘，及湖南醴陵州皆水；济宁之济州螟。六月己亥，给出伯军马七千二百余匹。诏晋王所部衣粮，粮以岁给，衣则三年赐之。给瓜州、沙州站户牛种田具。御史台臣言：“官吏受赂，初既辞伏，继以审核，而有司徇情致令异辞者，乞加等论罪。”从之。乙巳，太白犯天关。以调兵妨农，免广西容州等处田租一年。丙午，叛贼黄胜许遁入交趾。甲寅，降官吏受赃条格，凡十有三等。丁巳，太白犯填星。癸亥，太阴犯井。丙寅，诏行?⑫刑ǎ□渤p清有所陈列，毋辄止之。赐西平王奥鲁赤银二百五十两、钞六千锭，所部六万锭，诸王亦怜真所部二十万锭，兀鲁思驻冬军三万锭。是月，大都、真定、保定、太平、常州、镇江、绍兴、建康、澧州、岳州、庐州、汝宁、龙阳州、汉阳、济宁、东平、大名、滑州、德州蝗，大同、隆兴、

顺德、太原雹。海南民饥，发粟赈之。

秋七月庚午，肇州万户府立屯田，给以农具、种、食。辛未，以钞十一万八千锭给西蕃诸驿。甘、肃两州驿户饥，给粮有差。赐诸王完泽?９镉希□□柩巫□怂尽⑮〕□峋偎尽⑯肆镐钤怂竟伲□跃梢匀□晡□□辉颇稀８. = ü倮袈□握撸□□湟怨椤Ｈ晌纾□钚欠妇□□□追赣吖怼＠ú□铡□⑹酢□16.锖Ｑ赖人□萁□咸锛叭ê滥湟□撸□钍渥狻：硬垂偎耆胛灏俣д唠肥凇Ｔ鼋□鳌10.幽鲜〔握□辉保□猿p清、张瑄为之。授特进上柱国高丽王世子王謜为仪同三司、领都佥议司事。乙酉，遣云南省逃军戍亦乞不薛，命湖广、江西两省择驻夏军牧地。丙戌，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兒国。己丑，命行台监察御史钩校随省理问所案牍，以虎贲三百人戍应昌。诸提调钱正官，其部凡有逋欠者，勿迁叙。广西贼陈飞、雷通、蓝青、谢发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广左丞八都马辛击平之。辛巳，赐贵由赤戍军钞三万九千余锭。是月，平阳、大名，归德、真定蝗，彰德、真定、曹州、滨州水，怀孟、大名、河间旱，太原、怀孟雹。福建、广西两江道饥，赈粟有差。

八月丁酉朔，禁舶商毋以金银过海，诸使海外国者不得为商。庚子，太阴犯亢，太白犯轩辕。壬寅，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癸卯，太阴犯天江。乙巳，诏诸人告捕盗贼者，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半之，应捕者又半之，皆征诸犯人，无可征者官给。乙卯，太阴犯天街，太白犯上将。给诸王亦怜真军粮三月。是月，德州、彰德、太原蝗，咸宁县，金、复州，隆兴路陨霜杀禾，宁海州大雨，大名路水。九月戊辰，太白犯左执法。辛未，圣诞节，帝驻跸安同泊，受诸王百官贺。壬申，太阴掩南斗。甲戌，增盐价钞一引为六十五贯，盐户造盐钱为十贯，独广西如故。征浙东、福建、湖广夏税。罢民间盐铁炉灶。给襄阳府合剌鲁军未赐田者粮两月。罢淮西诸巡禁打捕人员。丁丑，太阴犯垒壁阵。戊寅，元江贼舍资杀掠边境，梁王命怯薛丹等讨降之。甲申，云南省臣也先不花征乞蓝，拔瓦农、开阳两寨，其党答剌率诸蛮来降，乞蓝悉平，以其地为云远路军民总管府。己丑，太阴犯轩辕。辛卯，诸王出伯言汪总帅等部军贫乏，帝以其久戍，命留五千驻冬，余悉遣还，至明年四月赴军。甲午，令广海、左右两江戍军，以二年三年更戍；海都兀鲁思不花部给出伯所部军米万石。是月，常德之沅江县水，免其田租。河间之莫州、献州旱。河决河南杞、封丘、祥符、宁陵、襄邑五县。

冬十月丁酉，有事于太庙。壬寅，发米十万石赈粜京师，以宣德、奉圣、怀来、缙山等处牧宿卫马。甲辰，修大都城。壬子，车驾至自上

都。职官坐赃，经断再犯者，加本罪三等。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是月，广备屯及宁海之文登水。

十一月丁卯，以蛮洞将领彭安国父子讨田知州有功，赐安国金符，子为蛮夷官。答马剌一本王遣其子进象十六。戊辰，以广西戍军悉隶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计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砲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辛未，徙江浙行省拔都军万人戍潭州，潭州以南军移戍郴州。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遣枢密院官整饬江南诸镇戍军，凡将校勤怠者，列实以闻。增海运明年粮为六十万石。丁丑，太阴犯月星，又犯天街。庚辰，太阴犯井。丁亥，太阴犯上相。乙酉，枢密院臣言：“江南近边州县，宜择险要之地，合群戍为一屯，卒有警急，易于征发。”诏行省图地形、核军实以闻。戊子，太阴犯平道。增大都巡防汉军。壬辰，太阴犯天江。缅王遣其子僧伽巴叔撒邦巴来贡方物。罢云南柏兴府入德昌路，赐太常礼乐户钞五千余锭。是月，象食屯水，免其田租。

十二月戊戌，立彻里军民总管府。云南行省臣言：“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今大彻里胡念已降，小彻里复占扼地利，多相杀掠。胡念遣其弟胡伦乞别置一司，择通习蛮夷情状者为之帅，招其来附，以为进取之地。”诏复立蒙样刚等甸军民官。癸卯，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丁未，太阴犯井。诏诸行省征补逃亡军。复司天台观星户。乙卯，太阴犯进贤。癸亥，释在京囚百人；增置侍御史二员；赐金齿、罗斛来朝人衣。是岁，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阳、淮安水，金、复州风损禾，太原、开元、河南、芍陂旱，蠲其田租。是岁，断大辟二十四人。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午，增诸王要木忽而、兀鲁而不花岁赐各钞千锭。辛未，诸王亦怜真来朝，薨于道，赐币帛五百匹。乙亥，给月兒鲁匠者田，人百亩。乙酉，以边地乏刍，给出伯征行马粟四月。丙戌，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Ｎ舯Ｔ嗟任□芽芩□樱□鍪秤诠伲□鸵耘┘吲Ｖ郑□赂□肿愿□＜撼螅□砸┣竞龆□人□科斗Γ□□土趾壕□猛吞镉谖逄鹾樱□运耆胫□庾手□Ｐ撩□□哉潘沽⑽□惺槭〔沃□□隆Ｖ钔醢⒅患□ぬ□□□佣□□窭в诠┳冢□□滴手□□运旮□□□蚨Ａ17.竿蚴□８□□跛□客吞锱┣髑Ｂ摺＝ㄎ甯Ｌ□疑裉钞嚏ｃ炅骸9.榈滤□□玖诘染耪炯iii□悦琢□儆嗍□庵□８□晌轮痔锘Ц□！？

二月甲午朔，赐晋王甘麻剌钞七万锭，安西王阿难答三万锭。丙申，蒙阳甸酋长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来献方物，且请岁贡银千两及置驿传，诏即其地立通西军民府，秩正四品。戊戌，升全州为全宁府。庚子，诏东部诸王分地蒙古戍军，死者补之，不胜役者易之。癸卯，徙扬州万户邓新军屯蕲、黄，以阇里台所隶新附高丽、女直、汉军居沈州。甲申，诸军民相讼者，命军民官同听之。丁未，省打捕鹰房府入东京路。戊午，罗罗斯酋长来朝。己未，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减福建提举司岁织段三千匹，其所织者加文绣，增其岁输衲服二百，其车渠带工别立提举司掌之。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国王，且诏之曰：“我国家自祖宗肇造以来，万邦黎献，莫不畏威怀德。向先朝临御之日，尔国使人禀命入觐，诏允其请。尔乃遽食前言，是以我帅阃之臣加兵于彼。比者尔遣子信合八的奉表来朝，宜示含弘，特加恩渥，今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国王，赐之银印；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锡以虎符。仍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兴兵甲。尔国官民，各宜安业。”又赐缅王弟撒邦巴一珠虎符，酋领阿散三珠虎符，从者金符及金币，遣之。以新附军三千屯田漳州。庚申，升宁都、会昌县为州，并隶赣州路；宁阳镇为县，隶济宁路；隩州巡检司为河曲县，隶保德州。安丰路设录事司。以行徽政院副使王庆端为中书右丞。诏改元赦天下。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给也只所部六千户粮三月。

三月戊辰，荧惑犯井。己巳，完泽等奏定铨调选法。庚午，以陕西行省平章也先铁木而为中书平章政事，中书省左丞梁暗都剌为中书省右丞。癸酉，太阴掩轩辕大星。畋于柳林。免武当山新附军徭赋。甲戌，西蕃寇阶州，陕西行省平章脱列伯以兵进讨，其党悉平，留军五百人戍之。诏各省合并镇守军，福建所置者合为五十三所，江浙所置者合为二百二十七所。丙子，车驾幸上都。丁丑，封诸王铁木而不花为镇西武靖王，赐驼纽? R越□魇∽筘┌硕悸硇廖□惺樽筘□ 8 □剑□□澈龀嗤讯□偈苈福□□渑□□妫□旧逼渑□□□□小 R矣希□舶16.镆猿□送蚨3崃负土帧 6 『ィ□□□轮疗咴虏读裕□蠖及税倮锬谝嗳缰□ 8 □□□ 13. □吹却Σ聘匙芄芨□疤峋偎尽 4 椭钔踉滥竞龆□柏 B 乘疾换ń鸶靼倭剑□ B 乘疾换□赴 2. 徊斓冉鹞灏倭剑□□□胁睢 4 统坪 = 郴□信┘叱□□蚨□Ь虐儆喽B□把篮龆妓□科痘□蚨B□鸺□]匠万九百余锭。五台山佛寺成，皇太后将亲往祈祝，监察御史李元礼上封事止之。归德、徐、邳、汴梁诸县水，免其田租。道州旱，辽阳饥，并发粟赈之。岳木忽而及兀鲁思不花所部民饥，以乳牛牡马济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中书?⑮□诽ǔ佳裕骸鞍16.贤叨〖按迩□醭绿厂苤钍拢□嫉纫椋□蛞谰衫□Ｓ□诽ú涣⒀。□溆萌嗽蛴诔５鞴傺≈□□□嗖煊□肥琢旃伲□钣□诽Ｔ匝　８鞯懒□盟颈卦衩晒湃宋□梗□蜚冢□蛞陨□渴莱甲铀镂□□□浯尾我陨□俊10.喝恕Ｓ趾县莩唷□⑺俑骶偌嗖煊□贩潜悖□嘁酥褂诔Ｑ≡袢恕８魇‖陌福□刑ú罟偌旌恕Ｋ尬澜□蹋□钐刂剂钐厂苓□谜撸□匦肮髯啵□缓笕沃□Ｐ刑屮□分嚷□□行Ъ尸撸□蚯□谔ǎ□虺手惺槭Πǔ鳎□□盟疽嗳缰□黄洳怀浦罢撸□　⑻彳袢舜□□Ｎ蠢□兴菊撸□谝阅撩裰□埃痪□　⑻巛□≦撸□□□诽Ｔ缘鳌Ｖ惺槭』蛴锰ú熘□耍□嘁擞胗□诽巛□椋□鞴俑□芩竟伲□愕瞄□胩宀臁＝衲獬□□搜问顾就猓□溆喙俑□ひ谰衫□！敝圃唬骸翱伞！比梢□□拓Ｂ乘疾换彳卜□４湾吖□18.搋□闯□咭路□胁睢４脱篮龆疾砍□蚨Ｂ□□滥竞龆□□亢士滞吞镏郑□悦锥□□□庥Σ□□?

五月丙寅，河决汴梁，发民三万余人塞之。戊辰，安南国遣使来朝。追收诸位下为商者制书、驿券。命回回人在内郡输商税。给钞千锭建临洮佛寺。诏强盗奸伤事主者，首从悉诛；不伤事主，止诛为首者，从者刺配，再犯亦诛。给葛蛮安抚司驿券一。辛未，遂宁州军户任福妻一产三男，给复三岁。癸酉，太白犯鬼积尸气。乙亥，太阴犯房。丁丑，禁民间捕鬻鹰鹞。庚寅，平伐酋领内附，乞隶于亦乞不薛，从之。各路平准行用库，旧制选部民富有力者为副，命自今以常调官为之，隶行省者从行省署用。上思州叛贼黄胜许遣其子志宝来降。漳河溢，损民禾稼。饶州鄱阳、乐平及隆兴路水。亦乞列等二站饥，赈米一百五十石。六月甲午，诸王也里干遣使乘驿祀五岳、四渎，命追其驿券，仍切责之。以湖广行省参政崔良知廉贫，特赐盐课钞千锭。给和林军需钞十万锭。乙未，太白昼见。戊戌，平伐九寨来降，立长官司。己酉，令各部宿卫士输上都、隆兴粮各万五千石于北地。甲寅，罢亦奚不薛岁贡马及氈衣。丙辰，监察御史斡罗失剌言：“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尝有罪，还其所籍家产非宜。又买僧寺水碾违制。”帝以其妄言，笞之。诏僧道犯奸盗重罪者，听有司鞫问。赐诸王也里干等从者钞二万锭，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是月，平滦路虫食桑，归德徐、邳州蝗，太原风、雹，河间、大名路旱，和州历阳县江涨，漂没庐舍万八千五百余家。以粮四千余石赈广平路饥民，万五千石赈江西被水之家，二百九十余石赈铁里干等四站饥户。

秋七月庚午，太阴犯房。辛未，赐诸王脱脱、孛罗赤、沙秃而钞二千锭，所部八万四千余锭，撒都失里千锭，所部二万余锭。罢蒙古军万户府入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癸未，增晋王所部屯田户。甲申，增中御府官一员。赐马八兒国塔喜二珠虎符。诏出使招谕者授以招谕使、副；诸

取药物者，授以会同馆使、副，但降旨差遣，不给制命。丙戌，以八兒思秃仓粮隶上都留守司，招籍宋两江镇守军。丁亥，免上都酒课三年。赐诸王不颜铁木而及其弟伯真孛罗钞四千锭，所部八万四千八百余锭，仍给粮一年。宁海州饥，以米九千四百余石赈之。河决杞县蒲口。郴州路、耒阳州、衡州之酃县大水山崩，溺死三百余人。怀州武陟县旱。

八月庚子，诏合伯留军五千屯守，令孛来统其余众以归。丁未，命诸王阿只吉自今出猎，悉自供具，毋伤民力。丁巳，妖星出奎。扬州、淮安、宁海州旱，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池州、南康、宁国、太平水。九月辛酉朔，妖星复犯奎。壬戌，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后改隶云南，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甲子，八百媳妇叛，寇彻里，遣也先不花将兵讨之。丙寅，诏恤诸郡水旱疾疫之家，罢括两淮民田。汰诸王来大都者及宿卫士冗员。丁卯，命平章伯颜专领给赐孤老衣粮。壬午，车驾还大都。己丑，增海漕为六十五万石。罢南丹州安抚司，立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诏边远官已尝优升品级而托他事不起者，夺其所升官。平珠、六洞蛮及十部洞蛮皆来降，命以蛮夷官授之。给卫士牧马外郡者粮，令毋仰食于民。以札鲁忽赤所追赃物输中书？N阑月泛怠⑭撸□⑱荨3. 5隆⑷闹荨17.俳□嚷罚□轮□窖簟⑷鸢捕□荽笏□□蚪□□ぱ簟13.鹛澈担□⑭粤父□□？

冬十月甲午，诏诸迁转官注阙二年。丁酉，有事于太庙。辛丑，减上都商税岁额为三千锭。温州陈空崖等以妖言伏诛。癸丑，免陕西盐户差税，罢其所给米。乙卯，瓜哇遣失剌班直木达奉表来降。戊午，太白经天。增吏部尚书一员。以朵甘思十九站贫乏，赐马牛羊有差。庐州路无为州江潮泛溢，漂没庐舍。历阳、合肥、梁县及安丰之蒙城、霍丘自春及秋不雨，扬州、淮安路饥，韶州、南雄、建德、温州皆大水，并赈之。

十一月壬戌，禁权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据矿炭山？0账车隆⑰玫隆9.闫降嚷肺逄峋偎荆□ 6. 继峋偎径□□□□钠罚□韫偎脑保□绷ブ惺榛P俊N阑月诽峋偎玖ス闫秸玫露继峋偎荆□娑ㄉ□绷二车露继峋偎尽0毡6卩暇9靥□翁峋偎荆□蛊浠O税傥□瘛9锖ィ□□越裉锪允甲跃旁隆8呃鐾跬鲢Z告老，乞以爵与其子謜。福建行省遣人觇琉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戊辰，增太庙牲用马。庚午，籍唐兀军入枢密院。辛未，曹州禹城进嘉禾，一茎九穗。丁丑，诏以高丽王世子謜为开府仪同三司、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驸马、上柱国、高丽国王，仍加授王眊为推忠宣力定远保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驸马、上柱国、逸寿王。增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一员，以孛罗欢为之。赐诸王兀鲁德不花金千两、银万五千两、

钞万锭。徙大同路军储所于红城。以河南行省经用不足，命江浙行省运米二十万石给之。总帅汪惟和以所部军屯田沙州、瓜州，给中统钞二万三千二百余锭置种、牛、田具。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帝以故臣子，特减其罪，俾仍旧职。崔彧言不可复任，帝曰：“卿等与中书省臣戒之，若后复然，则置尔死地矣。”戊子，太白经天。增晋王内史一员，尚乘寺卿一员。赐药木忽而金一千二百五十两、银一万五千两、钞一万二千锭。常德路大水，常州路及宜兴州旱，并赈之。

十二月癸巳，令也速带而、药乐罕将兵出征。丙申，徙襄赐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给种、牛、田具。戊戌，中书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罗欢等言：“世祖抚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无一二，惧有不虞。外郡戍卒封桩钱，军官迁延不以时取，而以己钱贷之，征其倍息。逃亡者各处镇守官及万户府并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又富户规避差税冒为僧道，且僧道作商贾有妻子与编氓无异，请汰为民。宋时为僧道者，必先输钱县官，始给度牒，今不定制，侥幸必多。无为矾课，初岁入为钞止一百六锭，续增至二千四百锭，大率敛富民、刻吏俸、停灶户工本以足之，亦宜减其数。”帝曰：“矾课遣人核实，汰僧道之制，卿等议拟以闻。军政与枢密院议之。”诸王也只里部忽剌带于济南商河县侵扰居民，蹂践禾稼，帝命诘之，走归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里罪之。”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复立芍陂、洪泽屯田。壬寅，朝洞蛮内附，立长官司二，命杨汉英领之。甲辰，太白经天，又犯东咸。丙午，太阴犯轩辕。丁未，旌表烈妇漳州招讨司知事阚文兴妻王氏。戊申，增给云南廉访司驿券十二。甲寅，太阴犯心。乙卯，免上都至大都并宣德等十三站户和顾和买。赐诸王忽剌出钞千锭，所部四万四千五百余锭；诸王阿术、速哥铁木而所部二万八千九百余锭。闰十二月壬戌，太阴犯垒壁阵。命也速带而等出征；诏诸军户卖田者，由所隶官给文券。甲子，福建平章高兴言：“漳州漳浦县大梁山产水晶，乞割民百户采之。”帝曰：“不劳民则可，劳民勿?！比缮辏□隳搜彰窕в谀诘亍6〈嗤汉鏊妓□セP钏埃□匀□种□皇涔佟4秃鲐莩鏊□砍□蚨A9镉现帘□樱□□追附Ч恰＜好□□筒凰妓□□ЩУ瘸□季磐蚨A；炊□iii□膊我橹惺槭∈掠谡路⑩揸庵□□诤□粗□□□蕴□□虏读浴F椒サ嚷□锤剑□ブ菪□□寡詈河⑶胍约毫μ种□□□□闶〈鹭莺贝右耸崭A9现萃吞锞□蛉似斗Γ□□跻磺B□哉磐蚧□□毂□怪□＜咨辏□隽交赐吞锞□□□蛉恕4椭钔醢⒀莱喑□ΦB□□恳煌蛞磺в喽B□□趾钡人□科咄蚨B□刀钾莼鹫咚□克耐蛴喽A0阊袈芳⒁撸□□噶皆隆J撬辏□媚霞敖稹8.粗菟□10.担□蠖贾□粗荨⑺持荩□裳簟⑸蜓簟9.隳□□□车隆10.蛹洹4.竺□⑵窖艉怠：蛹渲□质佟13.缓右撸□懒□□灏儆嗳恕6洗蟊侔倨呤□迦恕?

二年春正月壬辰，诏以水旱减郡县田租十分之三，伤甚者尽免之，老病单弱者差税并免三年。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丙申，遣使阅诸省兵。丁酉，置汀州屯田。辛丑，御史台臣言："诸转运司案牍，例以岁终检覆。金谷事繁，稽照难尽，奸伪无从知之。其未终者，宜听宪司于明年检覆。"从之。乙巳，以粮十万石赈北边内附贫民。己酉，建康、龙兴、临江、宁国、太平、广德、饶池等处水，发临江路粮三万石以赈，仍弛泽梁之禁，听民渔采。遣所俘琉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以翰林王恽、阎复、王构、赵与票、王之纲、杨文郁、王德渊，集贤王颙、宋渤、卢挚、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杨麟，皆耆德旧臣，清贫守职，特赐钞二千一百余锭。给西平王奥鲁赤部民粮三月，晋王秫米五百石，所部钞十二万锭，戍和林高丽、女直、汉军三万锭。

二月戊午朔，诏枢密院合并贫难军户。辛酉，岁星、荧惑、太白聚危，荧惑犯岁星。壬戌，徙重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成都，立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于福建。乙丑，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主水利。以中书右丞、徽政院副使张九思为平章政事，与中书省事。丁卯，改泉州为泉宁府。己巳，畋于漷州。辛未，太阴犯左执法。并江西省元分置军为六十四所。丙子，太阴犯心。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罢中外土木之役。癸未，诏诸王、驸马毋擅祀岳镇海渎；申禁诸路军及豪右人等，毋纵畜牧损农。乙酉，车驾幸上都。罢建康金银铜冶转运司，还淘金户于元籍，岁办金悉责有司。诏廉访司作成人材，以备选举。禁诸王从者假控鹤佩带扰民。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各道廉访司治之。减行省平章为二员。丙子，以梁德珪为中书平章政事，杨炎龙为中书右丞。赐瓜忽而所部钞三十万锭，近侍伯颜铁木而等三万锭，也先铁木而等市马价三万四千四百余锭，镇南王脱欢六万锭。浙西嘉兴、江阴，江东建康溧阳、池州水、旱，并赈恤之。湖广省汉阳、汉川水，免其田租。甘肃省沙州鼠伤禾稼，大都檀州雨雹，归德等处蝗。

三月丁亥朔，罢大名路故河堤堰岁入隆福宫租钞七百五十锭。申禁官吏受赂诣诸司首者，不得辄受。戊子，诏僧人犯奸盗诈伪，听有司专决，轻者与僧官约断，约不至者罪之。庚寅，命各万户出征者，其印令

副贰掌之，不得付其子弟，违法行事。以两淮闲田给蒙古军。壬子，御史台臣言：“道州路达鲁花赤阿林不花、总管周克敬虚申麦熟，不赈饥民，虽经赦宥，宜降职一等。”从之。壬子，诏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岁时与岳渎同祀，著为令式。

夏四月戊午，遣征不剌坛军还本部。庚申，以也速带而擅调甘州戍军，遣伯颜等笞之。赐大都守门合赤剌等钞九万锭，织工四万四千锭。发庆元粮五万石，减其直以赈饥民。江南、山东、江浙、两淮、燕南属县百五十处蝗。

五月辛卯，罢海南黎兵万户府及黎蛮屯田万户府，以其事入琼州路军民安抚司。罢荨麻林酒税羡余。壬辰，以中书右丞何荣祖为平章政事，与中书省事，湖广左丞八都马辛为中书右丞。淮西诸郡饥，漕江西米二十万石以备赈贷。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等处六品以下？N煨纾□□醴感摹H梢□□铰新泛担□19.孜灏偈□□跗渲标庵□＜河希□钔跄畈涣绣□□稣嬲┳鏊□科痘B□爸C□煌蛄□儆喽B□苍□澈龀嗤□醺□僮分□N阑浴⑺车潞担□蠓缢鹇螅□馄涮镒庖荒辍Z□芩□粑┳□□蕉□□某牵□邪参魍酢⒅钔醯炔6.渌悸槔丛⒄撸□氡嗷Ь□备骋邸5 18.薰□苑轿锢垂薄8 e葜□缛市窃晌□□8粗掠迷骸V煤土中□克径荚□Ц□□院鲐莩觥⒁□上V堋20.闪诤县莶⑽□□渴苟荚□B□寤7.□8□蕉及素莺铣喑□魅□蚨A A□赂□辏□□诽ǔ佳裕骸敖□纤问毙辛剿胺ǎ□园16.锖Q栏奈□盘□□隹吻□廖逋蚨A＝裥□空殴□颓敫纯葡乃埃□朊盘□⒄鳎□酝忌□□□□⑪嬷仡酒浜A！钡勖□惺槿ぞ罩□＝□ê馈⑩油牙ù蠖间詈又坶□N魈云逃□吠鸦兑允苈覆环ò铡＝□钔跎眯辛钪迹□湓嚼□□琳撸□⑺□彩咕兄匆晕拧H尚纾□□醴附恰Z□挛髦钌□в朊窬□贬嬉郏□暄仙挛髟怂舅窖沃□□V梅铄房狻4椭钔踉滥竞龆□鹨磺Φ□傥迨□剑□B乘疾换ú⑵淠敢磺Я剑□□3.□胁睢Ⅰ蕉□10.幽稀⒀嗄稀⑸奖蔽迨□□龋□奖绷啥□来竽□方鹪聪鼗取？

秋七月癸巳，太阴犯心。汴梁等处大雨，河决坏堤防，漂没归德数县禾稼、庐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尚书那怀、御史刘赓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筑九十六所。壬寅，诏诸王、驸马及诸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高丽王王謜擅命妄杀，诏遣中书右丞杨炎龙、佥枢密院事洪君祥召其入侍，以其父昨仍统国政。赐诸王亦怜真等金、银、钞有差。江西、江浙水，赈饥民二万四千九百有奇。

八月壬戌，太阴犯箕。癸未，给四川出征蒙古军马万匹。九月己

丑，圣诞节，驻跸阻妫之地，受诸王百官贺。交趾、瓜哇、金齿国各贡方物。给和林更戍军牛、车。丙申，车驾还大都。辛丑，太阴犯五车南星。命广海、左右江戍军依旧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癸卯，太阴犯五诸侯。枢密副使塔剌忽带犯赃罪，命御史台鞫之。己酉，太阴犯左执法。庚戌，吉、赣立屯田；减中外冗员。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为七十万石。壬戌，太白犯牵牛。置蒙古都万户府于凤翔，立平珠、六洞蛮夷长官司二，设土官四十四员。戊寅，太阴犯角距星。令御史台检劾枢密院案牍。赐诸王岳木忽而、兀鲁忽不花所部粮五万石；控鹤七百人，赐钞五百锭。

十一月庚寅，安南贡方物。丙申，知枢密院那怀言："常例文移，乞令副枢以下署行。"从之。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己亥，太阴犯舆鬼。辛丑，辰星犯牵牛。罢徐、邳炉冶所进息钱。壬寅，太阴犯右执法。以中书右丞王庆端为平章政事。赐和林军校币六千匹，衣帽等物有差。

十二月戊午，太白经天。己未，填星犯舆鬼。乙丑，太白犯岁星，太阴犯荧惑。括诸路马，除牝孕携驹者，齿三岁以上并拘之。赐朵而朵海所部钞八十五万锭。庚午，镇星入舆鬼，太阴犯上将。辛未，增置各路推官，专掌刑狱，上路二员，下路一员。诏诸逃军复业者免役三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升左丞相。甲戌，彗出子孙星下。己卯，太阴犯南斗。辛巳，命廉访司岁举所部廉干者各二人。诏和市价直随给其主，违者罪之。定诸税钱三十取一，岁额之上勿增。扬州、淮安两路旱、蝗，以粮十万石赈之。给阵亡军妻子衣粮。免内郡赋税。诸王小薛所部三百余户散处凤翔，以潞州田二千八百顷赐之。释在京囚二百一十九人。

本纪第二十 成宗三

三年春正月癸未朔，暹番、没剌由、罗斛诸国各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丙戌，太阴犯太白。己丑，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　，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庚寅，诏遣使问民疾苦。除本年内郡包银、俸钞，免江南夏税十分之三，增给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封药木忽而为定远王，赐金?C□惺槭。鹤越窈箦□⒅钔跛□瑁□欠钪嘉鸶□桓魑簧弥霉俑□□陕已》尸撸□溻林□P撩□□□钚惺》魇痈饕聿【□U阄魉嗾□□檬雇跤龇冈咦铮□腥Ч夜婷猓□□□诽□吨沃□H沙剑□仓酶呃雠愠颊匀使嬗诎参鳌4.蕹迳苡诠□□□III锥□仓□□哉□涓酵踮ピ□妹□□敝□铮□匆酝鲢Z为高丽王，遣工部尚书也先铁木而、翰林待制贾汝舟赍诏往谕之。追收别铁木而、脱脱合兒鲁行军?V惺槭〕佳裕骸氨饶旯□□□眩□□□尥颍□耆胫□□□恢O胨辏□杂嘟越杓俺□A 3伎掷聿剖6耍□□T嗷怠！钡奂文芍□H粤钰驮鲁嗖於□茸越褚磺写陀虢晕鹱唷9锼龋□越□暇□□嚆冢□倮粢蚨□鞅祝□□□林□R源鹭莺惫□茛□镂□惺樽筘┣唷6∮希□□醴肝髟□辖□N煨纾□□醴赣抑捶ā P脸螅□囟盥仿恚□ッ晒啪□□呙庵□R宜龋□□拙□臁?

二月癸丑朔，车驾幸柳林。丁巳，完泽等奏铨定省部官，以次引见，帝皆允之，仍谕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误，朕昔未知其人为谁。今既阅视，且知姓名，其洗心涤虑，各钦乃职。复蹈前失，罪不汝贷。”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陕西行御史台，江东、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及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广和林、甘州城。诏缙山县民户为势家所蔽者，悉还县定籍。壬戌，诏谕江浙、河南北两省军民。乙巳，荧惑犯五诸侯。壬申，加解州盐池神惠康王曰广济，资宝王曰永泽；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浙西盐官州海神曰灵感弘祐公；吴大夫伍员曰忠孝威惠显圣王。金齿国遣使来贡方物。庚辰，车驾幸上都。

三月癸巳，缅国世子信合八的奉表来谢赐衣，遣还。命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僧一山赍诏使日本，诏曰：“有司奏陈：向者世祖皇帝尝遣补陀禅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爰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补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帝遗意耳。至于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甲午，命何荣祖等更定律令。诏军官受赃罪，重者罢职，轻者

降其散官，或决罚就职停俸，期年许令自效。戊戌，荧惑犯舆鬼。升御史台殿中司秩五品。乙巳，行御史台劾平章教化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敕俱勿问。戊申，减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一员，赐和林军钞十万锭。

夏四月辛亥朔，驸马蛮子台所部匮乏，以粮十三万石赈之。己未，太阴犯上将。丙寅，填星犯舆鬼，太阴犯心。庚午，申严江浙、两淮私盐之禁，巡捕官验所获迁赏。辛未，禁和林戍军窜名他籍。自通州至两淮漕河，置巡防捕盗司凡十九所。己卯，以礼部尚书月古不花为中书左丞。赐和林军钞五十万锭、帛四十万匹、粮二万石，仍命和林宣慰司市马五千匹给之。辽东开元、咸平蒙古、女直等人乏食，以粮二万五百石、布三千九百匹赈之。

五月壬午，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丙申，太阴犯南斗。海南速古台、速龙探、奔奚里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己亥，太白犯毕。庚子，免山东也速带而牧地岁输粟之半，禁阿而剌部毋于广平牧马。庚子，复征东行中书省，以福建平海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为平章政事。是月，鄂、岳、汉阳、兴国、常、澧、潭、衡、辰、沅、宝庆、常宁、桂阳、茶陵旱，免其酒课、夏税；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仍并以粮赈之。六月辛亥，兀鲁兀敦庆童擅杀所部军之逃亡者，命枢密院戒之。癸丑，罢大名路所献黄河故道田输租。戊午，申禁海商以人马兵仗往诸番贸易者。以福建州县官类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汉人参用。禁福建民冒称权豪佃户，规免门役。庚申，太阴掩房。丁卯，荧惑犯右执法。壬申，岁星昼见。赐和林戍军钞一百四十万锭，鹰师五十万一千余锭。

秋七月己卯朔，太白犯井。庚辰，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自杨总摄冒入寺籍，宜加厘正。"从之。丙申，扬州、淮安属县蝗，在地者为鹜啄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鹜。丁未，太阴犯舆鬼。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巳，太阴犯箕。戊辰，太白犯轩辕大星。己巳，太阴犯五车星。赐定远王药木忽而所部钞万五千锭。是月，汴梁、大都、河间水，隆兴、平滦、大同、宣德等路雨雹。九月癸未，圣诞节，驻跸古栅，受诸王百官贺。庚寅，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壬辰，流星色赤，尾长丈余，其光烛地，起自河鼓，没于牵牛之西，有声如雷。癸巳，罢括宋手号军。乙未，太阴犯昴距星。丁酉，太白犯左执

法。己亥，车驾还大都。扬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戊申朔，有事于太庙。壬子，册伯岳吾氏为皇后。甲寅，复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山东转运使阿里沙等增课钞四万一千八百锭，赐锦衣人一袭。丙子，太阴犯房。赐秃忽鲁不花等所部户钞三万七千余锭，橐驼户十万二千余锭。以淮安、江陵、沔阳、扬、庐、随、黄旱，汴梁、归德水，陇、陕蝗，并免其田租。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湖渠闸堰凡七十八所。禁和林酿酒。乙酉，太白犯房。戊子，释囚二十人。丁酉，浚太湖及淀山湖。己亥，赐隆福宫牧驼者钞十万二千锭，诸王合带部十万锭，云南王也先铁木而及所部三万八千锭，和林戍军一百四十万余锭、币帛二万九千匹。杭州火，江陵路蝗，并发粟赈之。

十二月己酉，徙镇巢万户府戍沅、靖，毗阳万户府戍辰州，均州万户府戍常德、澧州。赐诸王岳忽难银？1 □□□□魇∈□□执畏呕苟□旯┳邸Ⅰ□□赵何□右黄贰9镉希□□惺槭』醪瞥瞿桑□越裎奕□钦呶鹩搿R允厮就健12.□驮菏埂17.焯□吩菏掳18.郴肴隼镂□秸抡□隆4椭钔趿□□⑼淹训瘸□煌蛉□в喽B□那友ξ朗课逋蚨□в喽B□Ц□龆□B乘□克耐蚨A；窗病⒀镏菁ⅲ□仕嘁嗉□寺吠吞锖担□□庖粤浮？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严京师恶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辛丑，诏蒙古都元帅也速答而非奉旨勿擅决重刑。命和林戍军借斡脱钱者，止偿其本。癸卯，复淮东漕渠。赐诸王塔失铁木而金？4秃擦殖兄忌□页□灏俣B□匝□淠浮4椭钔跄竞瞿阉□恳煌蚨□в喽B□寺池菟嫉炔苛□蚨A？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乙卯，遣使祠东岳。丙辰，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戊午，太阴犯轩辕。壬戌，帝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荣祖对曰：“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甲戌，发粟十万石赈湖北饥民，仍弛山泽之禁。罢称海屯田，改置于呵札之地，以农具、种实给之。乙亥，车驾幸上都。置西京太和岭屯田。立乌撒、乌蒙等郡县，并会理泗川西州为二，置维摩州。丙子，命李庭训练各卫军士。赐晋王所部钞四万锭。

三月乙未，宁国、太平两路旱，以粮二万石赈之。

夏四月丙午朔，诏云南行省厘革积弊。壬子，高邮府宝应县民孙奕妻硃一产三男，蠲复三年。丙辰，置五条河屯田。丁巳，免今年上都、隆兴丝银，大都差税地租。赐诸王也灭干鋈金？C骞□彩菇□紫蟆N煳纾□握□乓盟锛捌涞塬暻确□镉诹□耸小R盟锍跷□落聘蝗撕□苹□□樱□笾苹□陨□佣□溃□盟锢□潢撸□氆暷鄙敝□□缚ほ乩艋衩狻F淦秃□宜咧髦□□诠伲□酥镏□□潢呦せ购□稀R灾惺槭《鲜鹿俨焕嫁晌□秸抡□隆4突手逗Ⅰ剿□持钔跏□□矶□蚨□ь虐儆嗥ァ？

五月癸未，左丞相答剌罕遣使来言：“横费不节，府库渐虚。”诏自今诸位下事关钱谷者，毋辄入闻。帝谕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等曰：“集贤、翰林乃养老之地，自今诸老满秩者升之，勿令辄去，或有去者，罪将及汝。其谕中书知之。”增云南至缅国十五驿，驿给圆符四、驿券十二。甲午，太阴犯垒壁阵。辛丑，太白犯舆鬼，太阴犯昴。复延庆司。赐诸王也只里部钞二万锭，八怜脱列思所隶户六万五千余锭。是月，同州、平滦、隆兴雹，扬州、南阳、顺德、东昌、归德、济宁、徐、濠、芍陂旱、蝗，真定、保定、大都通、蓟二州水。六月己酉，诏立缅国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为缅国王，赐以银印及金银器皿衣服等物。丙辰，以太傅月赤察而为太师，完泽为太傅，皆赐之？6 : : 龋□□追柑钚恰S□分胸Γ缓瞿咀洌□段抟栽幔□统□灏俣A < 鬃樱□玫18.拮芄芨□Z□魇∽越穹欠蠲□闵靡劬□R院土侄荚□Ц□嫘行□克臼隆5跫□□ 9. 贤邸(一)吖□⒄喊说裙□□□□死闯□□鸵虑仓□？

秋七月甲戌朔，右丞相完泽请上徽仁裕圣皇后谥宝册。乙酉，缅国阿散哥也弟者苏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来朝，诏命余人留安庆，遣者苏来上都。辛卯，荧惑犯井。加乳母冀国夫人韩氏为燕冀国顺育夫人，石抹氏为冀国夫人。杭州路贫民乏食，以粮万石减其直粜之。

八月癸卯朔，更定廕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置广东盐课提举司。癸丑，太阴犯井。庚申，缅国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阙，自言杀主之罪；罢征缅兵。甲子，辰星犯灵台上星。大名之白马县旱。

闰八月庚辰，荧惑犯舆鬼。庚子，车驾还大都。以中书右丞贺仁杰为平章政事。赐晋王所部粮七万石。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阴犯舆鬼。曹州探马赤军与民讼地百二十顷，诏别以邻近官田如数给之。广东英德州达鲁花赤脱欢察而招降群盗二千余户，升英德州为路，立三县，以脱欢察而为达鲁花赤兼万

户以镇之。甲子，太白犯斗。改中御府为中政院。赐诸王出伯所部钞万五千四百余锭。建康、常州、江陵饥民八十四万九千六十余人，给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余石。

冬十月癸酉朔，有事于太庙。

十一月壬寅朔，诏颁宽令，免上都、大都、隆兴大德五年丝银、税粮，附近秣养马驼之郡免税粮十分之三，其余免十分之一；徒罪各减一半，杖罪以下释之；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元拟第三年收税，今并展限一年，著为定例。并辽阳省所辖狗站、牛站为一，仍给钞以赈其乏。命?⑻ú罟偻□舯T圜逗土衷肆富□傥粗琳摺Ｕ娑□菲郊□睾怠?

十二月癸酉，御史台臣言："所纠官吏与有司同审，所以事沮难行，乞依旧制。中书凡有改作，辄令监察御史同往，非宜，自今非奉旨勿遣。"皆从之。庚寅，荧惑犯轩辕。癸巳，太阴犯房距星。晋州达鲁花赤捏古伯绐称母丧，归迎其妻。事闻，诏以其斁伤彝伦，罢职不叙。遣刘深、合剌带、郑祐将兵二万人征八百媳妇，仍敕云南省每军十人给马五匹，不足则补之以牛。赐诸王忻都部钞五万锭，兀鲁思不花等四部二十一万九千余锭，西都守城军二万八千余锭。赈建康、平江、浙东等处饥民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余石。

五年春正月己酉，太阴犯五车。庚戌，给征八百媳妇军钞，总计九万二千余锭。壬子，太阴犯舆鬼积尸气。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罢檀、景两州采金铁冶提举司，以其事入都提举司。御史台臣言："官吏犯赃及盗官钱，事觉避罪逃匿者，宜同狱成。虽经原免，亦加降黜，庶奸伪可革。"从之。丙寅，以两淮盐法涩滞，命转运司官两员分司上江以整治之，仍颁印及驿券。辛酉，太阴犯心。

二月己卯，太阴犯舆鬼。以刘深、合剌带并为中书右丞，郑祐为参知政事，皆佩虎符。分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事，仍置理问官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一员，给圆符四、驿券二十。罢福建织绣提举司。增河间转运司盐为二十八万引，罢其所属清、沧、深三盐司。丁亥，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万户四员，发四川、云南囚徒从军。乙未，诏廉访司官非亲丧迁葬及以病给告者，不得离职；或以地远职卑受任不赴者，台宪勿复用。丙申，给脱脱等部马万匹。丁酉，车驾幸上都。诏饬云南行中书省减内外诸司官千五百一十四员，增江浙戍兵。戊戌，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

之数。己亥，凡军士杀人奸盗者，令军民官同鞫。永宁路总管雄挫来朝，献马三十余匹，赐币帛有差。

三月甲辰，收故军官金银符。戊申，太阴犯御女。己酉，罢陕西路拘榷课税所。壬子，赐诸王也孙等钞一万八千五百锭。戊午，马来忽等海岛遣使来朝，赐金素币有差。给和林贫乏军钞二十万锭，诸王药木忽而所部万五千九百余锭。丁卯，荧惑犯填星。己巳，荧惑、填星相合。诏戒饬中外官吏。命辽阳行省平章沙蓝将万人驻夏山后，人备马二匹，官给其直。

夏四月壬申，太阴犯东井。癸酉，遣秃剌铁木而等犒和林军。壬午，以晋王甘麻剌所部贫乏，赐钞四十万锭。调云南军征八百媳妇。癸巳，禁和林酿酒，其诸王、驸马许自酿饮，不得沽卖。是月，大都、彰德、广平、真定、顺德、大名、濮州虫食桑。

五月，商州陨霜杀麦。河南妖贼丑斯等伏诛。己酉，给月里可里军驻夏山后者市马钞八万八千七百余锭。辛亥，遣怯列亦带脱脱帅师征四川。癸丑，太阴犯南斗。乙卯，荧惑犯右执法。丙辰，曲靖等路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忽林失来朝。壬戌，云南土官宋隆济叛。时刘深将兵由顺元入云南，云南右丞月忽难调民供馈，隆济因绐其众曰："官军征发汝等，将尽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众惑其言，遂叛。丙寅，诏云南行省自愿征八百媳妇者二千人，人给贝子六十索。丁卯，太白犯井。六月乙亥，平江等十有四路大水，以粮二十万石随各处时直赈粜。开中庆路昆阳州海口。甲申，岁星犯司怪。丙戌，宋隆济率猫、狫、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己丑，缅王遣使献驯象九。壬辰，宋隆济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梁王遣云南行省平章幢兀兒、参政不兰奚将兵御之，杀贼酋撒月，斩首五百级。癸巳，太白犯舆鬼，岁星犯井。甲午，太白犯舆鬼。赐诸王念不烈妃札忽而真所部钞二十万锭。是月，汴梁、南阳、卫辉、大名、濮州旱，大都路水，顺德、怀孟蝗。

秋七月戊戌朔，昼晦，暴风起东北，雨雹兼发，江湖泛溢，东起通、泰、崇明，西尽真州，民被灾死者不可胜计，以米八万七千余石赈之。己亥，增阶、沙二州戍军。庚子，籍安西王所侵占田、站等四百余户为民，赐宁远王阔阔出所部钞二万三千余锭。乙巳，辽阳省大宁路水，以粮千石赈之。丙午，岁星犯井。丁未，命御史大夫秃忽赤整饬台事。诏军官受赃者与民官同例，量罪大小殿黜。命监察御史审覆札鲁忽赤罪囚，检照蒙古翰林院案牍。戊申，立耽罗军民万户府。诸王也灭干薨，以其子八八剌嗣。己酉，诏诸司严禁盗贼。辛亥，太阴犯垒壁阵。

赐诸王出伯等部钞六万锭，又给市马直三十八万四千锭。癸丑，诏禁畏吾兒僧、阴阳、巫觋、道人、咒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浙西积雨泛溢，大伤民田，诏役民夫二千人疏导河道，俾复其故。命云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妇。庚申，辰星犯太白。癸亥，合丹之孙脱欢自北境来归，其父母妻子皆遭杀虏，赐钞一千四百锭。给诸王妃札忽而真及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中书省臣言：“旧制京师州县捕盗，止从兵马司，有司不与，遂致淹滞。自今轻罪乞令有司决遣，重者从宗正府听断，庶不留狱，且民不冤。”从之。以暗伯、阿忽台并知枢密院事。禁富豪之家役军。诏封赠非中书省无辄奏请。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赐钞一万一千余锭。命御史台检照宣政院并僧司案牍。升太医院为二品，以平章政事、大都护、提点太医事脱因纳为太医院使。赐上都诸匠等钞二十一万七千四百锭。大都、保定、河间、济宁、大名水，广平、真定蝗。

八月戊辰，给军人羊马价及定远王所部钞十四万三千锭。己巳，平滦路霖雨，滦、漆、淝、汝河溢，民死者众，免其今年田租，仍赈粟三万石。庚午，秃剌铁木而等自和林犒军还，言：“和林屯田宜令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仓官宜任选人，可革侵盗之弊。”从之。甲戌，遣薛超兀而等将兵征金齿诸国，时征缅师还，为金齿所遮，士多战死。又接连八百媳妇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故皆征之。庚辰，诏：“遣官分道赈恤。凡狱囚禁系累年，疑不能决者，令廉访司具其疑状，申呈?⑻厂贲荩□晕□g□ 8 髀繁辉种卣撸□馄洳钏耙荒辏□斗χ□遥□瓶陉庑簦□壬跽哂鸥□□ P ±舴冈哒撸□□詹恍稹！闭髅逋蚧б坟莞Ⅰ降冉□毕罅□H沙剑□□醴感□□□□R椅矗□钚欠柑□⑸辖□K车侣匪□□馄涮镒狻＞旁鹿锍螅□懦坪J夭挚饩□梗□钜源胃□□ 1 □剑□□辍3. 5隆㈠⒅萁院担□ ⒆. 馄涿盘□ ⒁. 拼卓巍R矣希□园嗽赂□藉绯鼍□□□衔⒃□撂焓性□□菜氖□□斩□稹?

冬十月丙寅朔，以畿内岁饥，增明年海运粮为百二十万石。己巳，缅王遣使入贡。戊寅，云南武定路土官群则献方物。癸未，太阴犯东井。壬午，车驾还大都。丙戌，以岁饥禁酿酒，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湖广行省臣言：“海南海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不与军务，遇有盗窃，惟行文移，比回，已不及事，今乞以其长二人领军务。又镇守官慢功当罚者，已有定例；获功当赏者，乞或加散官，或授金、银符。”皆从之。拨南阳府屯田地给新籍畏吾而户，俾耕以自赡，仍给粮三月。丁亥，诏：“军官既受命而不时赴者、病故不行者、被差事毕不即还者，准民官例，违限六月，选人代之，被代者期年始叙。”改鄂州路为武昌路。遣使就调云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官，谕百司凡事关中书省者，

毋得辄奏。权豪势要之家佃户贷粮者，听于来岁秋成还之。癸巳，分碉门、黎、雅军戍蛮夷，命陕西屯田万户也不干等将之。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光烛地，自北起近东分为二星，没于危宿。

十一月己亥，岁星犯东井，诏谕中书，近因禁酒，闻年老需酒之人有预市而储之者，其无酿具者勿问。罢湖南转运司弘州种田提举司，以其事入有司。降容、象、横、宾路为州，平滦金丹提举司为管勾，升昭州为平乐府，省泌县入唐州。丁未，遣刘国杰及也先忽都鲁将兵万人，八剌及阿塔赤将兵五千人，征宋隆济。减直粜米，赈京师贫民，设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单弱不能自存者，廪给五月。选六卫扈从汉军习武事，仍禁万户以下毋令私代，犯者断罪有差。戊申，太阴犯昴。徭人蓝赖率丹阳三十六洞来降，以赖等为融州怀远县簿、尉。立长信寺，秩三品。

十二月甲戌，岁星犯司怪。给安西王所部军士食，令各还其家，候春调遣。辛卯，太阴犯南斗。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以不能和辑高丽罢。定强窃盗条格，凡盗人孳畜者，取一偿九，然后杖之。是岁，汴梁、归德、南阳、邓州、唐州、陈州、和州、襄阳、汝宁、高邮、扬州、常州蝗，峡州、随州、安陵、荆门、泰州、光州、扬州、滁州、高邮、安丰霖，汴梁之封丘、阳武、兰阳、中牟、延津，河南渑池，蕲州之蕲春、广济、蕲水旱，大名、宣德、奉圣、归德、宁海、济宁、般阳、登州、莱州、益都、潍州、博兴、东平、济南、滨州、保定、河间、真定、大宁水。是岁，断大辟六十一人。

六年春正月癸卯，诏千户、百户等自军逃归，先事而逃者罪死，败而后逃者，杖而罢之，没入其男女。乙巳，中书省臣言："广东宣慰副使脱欢察而收捕盗贼，屡有劳绩，近廉访司劾其私置兵仗、擅杀土寇等事，遣官鞫问，实无私罪，乞加奖谕。"命赐衣二袭。晋王甘麻剌薨，命封其王印及内史府？1□纾□□芏□□徽俱谑常□□统□蚨□□甙儆喽AⅠ挛骱担□□衲鹁啤R栽颇险净□斗Γ□雎砑俺□杂判糁□V惺槭〕家猿p清、张瑄屡致人言，乞罢其职，徙其诸子官江南者于京。丁未，命江浙平章阿里专领其省财赋。庚戌，诏官吏犯罪已经赦宥者，仍从核问。海道漕运船，令探马赤军与江南水手相参教习，以防海寇。江南僧石祖进告硃清、张瑄不法十事，命御史台诘问之。帝语台臣曰："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尝闻之否？"台臣言曰："富民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诏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听御史台治之。增诸王塔赤铁木而岁赐银二百五十两、杂币百匹。乙卯，筑浑河堤长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旧河，令屯田军及民耕

种。增刘国杰等军，仍令屯戍险隘，俟秋进师。命札忽而带、阿里等整治江南影占税民地土者。中书省臣言：“御史台、廉访司，体察、体覆，前后不同。初立台时，止从体察，后立按察司，事无大小，一皆体覆。由是宪司之事，积不能行。请自今除水旱灾伤体覆，余依旧例体察为宜。”从之。以大都、平滦等路去年被水，其军应赴上都驻夏者，免其调遣一年。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余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禁畜养鹰、犬、马、驼等人扰民。乙未，以诸王真童诬告济南王，谪置刘国杰军中自效。壬戌，镇星犯太微垣上将。

二月庚午，太阴犯昴。谪诸王孛罗于四川八剌军中自效。癸酉，增诸王出伯军三千人，人备马二匹，官给其直。丙戌，遣陕西省平章也速带而、参政汪惟勤将川陕军，湖广平章刘国杰将湖广军，征亦乞不薛，一切军务，并听也速带而、刘国杰节制。罢征八百媳妇右丞刘深等官，收其符?㈡淙□R跃┤γ穹κ常□□ ⑻ㄎ□偌瓶谘槭担□猿□□煌蚱咔б话儆喽ш庵□9锼龋□塾屑玻□途┤χ厍羧□□巳恕?

三月丁酉，以旱、溢为灾，诏赦天下。大都、平滦被灾尤甚，免其差税三年，其余灾伤之地，已经赈恤者免一年。今年内郡包银、俸钞，江淮已南夏税，诸路乡村人户散办门摊课程，并蠲免之。壬寅，太阴犯舆鬼。命僧设水陆大会七昼夜。癸卯，岁星犯井。甲寅，太阴犯钩钤。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书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孙摄事。

夏四月乙丑朔，太白犯东井。丁卯，诏曲赦云南诸部蛮夷；发通州仓粟三百石赈贫民；释轻重囚三十八人，人给钞五锭。乙亥，浚永清县南河。戊寅，太阴犯心。庚辰，上都大水民饥，减价粜粮万石赈之。戊子，修卢沟上流石径山河堤。释重囚。车驾幸上都。庚寅，太白犯舆鬼。真定、大名、河间等路蝗。

五月乙巳，给贫乏汉军地，及五丁者一顷，四丁者二顷，三丁者三顷，其孤寡者存恤六年，逃散者招谕复业。戊申，太庙寝殿灾。癸丑，谪和林溃军征云南，其战伤而归及尝奉晋王令旨、诸王药木忽而免者，不遣。丁巳，福州路饥，赈以粮一万四千七百石。济南路大水，扬州、淮安路蝗，归德、徐州、邳州水。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于推策，诏中书议罪以闻。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甲子，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辛未，享于太庙。乙亥，太阴犯斗。安南国以驯象二及硃砂来献。甲申，赐诸王合答孙、脱欢、脱列铁木而、伯牙伦、完者所部钞四万五千八百余锭。湖州、嘉兴、杭州、广德、饶州、太平、婺州、庆元、绍兴、宁国等路饥，赈粮二十五万一千余石。大同路、宁海州亦饥，以粮

一万六千石赈之。广平路大水。

秋七月癸巳朔，荧惑、镇星、辰星聚井。庚子，太阴犯心。己酉，亦乞不薛土官三人弃家来归，赐金银符、衣服。戊午，太阴犯荧惑。辛酉，赐诸王八八剌、脱脱灰、也只里、也灭干等钞四万三千九百余锭。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忽都不丁为中书右丞。建康民饥，以米二万石赈之。大都诸县及镇江、安丰、濠州蝗，顺德水。

八月甲子，诏御史台凡有司婚姻、土田文案，遇赦依例检覆。乙丑，荧惑犯岁星。己巳，荧惑犯舆鬼。辛巳，太阴犯昴。壬午，太白犯轩辕。九月乙未，遣阿牙赤、撒罕秃会计称海屯田岁入之数，仍自今令宣慰司官与阿剌台共掌之。甲午，赐诸王兀鲁思不花所部钞六万锭。丙午，荧惑犯轩辕。丁未，中书省臣言："罗里等扰民，宜依例决遣置屯田所。"从之。赐诸王八撒而等钞八万六千三百余锭。己酉，龙兴民讹言括童男女，至有杀其子者，命诛其为首者三人。癸丑，太阴犯舆鬼。丁巳，太白犯右执法。赐诸王捏苦迭而等钞五千八百四十锭。

冬十月甲子，改浙东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徙治庆元，镇遏海道。置大同路黄花岭屯田。罢军储所，立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设官六员，仍以军储所宣慰使法忽鲁丁掌之。南人林都邻告浙西廉访使张珪收藏禁书及推算帝五行，江浙运使合只亦言珪沮挠盐法，命?⑻ü偻□吨□ 1□樱□导莼勾蠖肌Ｈ晌纾□□蠓柑□⑽髟□辖□ < 媚媳酢㈤A⑻□病 8. 咛浦萘赜辏□准厶谟浚□穸嗔饕疲□⑺陉庵□□ 8. □□□蚨A?

十一月辛卯，填星犯左执法。甲午，刘国杰裨将宋光率兵大败蛇节，赐衣二袭，仍授以金符。乙未，辰星犯房。癸卯，太阴犯昴。己酉，太阴犯轩辕。庚戌，禁和林军酿酒，惟安西王阿难答、诸王忽剌出、脱脱、八不沙、也只里、驸马蛮子台、弘吉列带、燕里干许酿。辛亥，以同知枢密院事合答知枢密院事。诏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戊午，籍河西宁夏善射军隶亲王阿木哥，甘州军隶诸王出伯。己未，诏诸驿使辄枉道者罪之。

十二月庚申朔，荧惑犯填星。辛酉，御史台臣言："自大德元年以来，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民间乏食。陛下敬天爱民之心，无所不尽，理宜转灾为福；而今春霜杀麦，秋雨伤稼，五月太庙灾，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圣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后难为力。乞令中书省与老臣识达治体者共图之。"复请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赈济饥民。帝皆嘉纳，命中书郎议行之。云南地震。戊辰，又

震。甲子，衡州袁舜一等诱集二千余人侵掠郴州，湖南宣慰司发兵讨之，获舜一及其余党，命诛其首谋者三人，余者配洪泽、芍陂屯田，其胁从者招谕复业。乙丑，岁星犯舆鬼。乙亥，太阴犯舆鬼。丙子，刘国杰、也先忽都鲁来献蛇节、罗鬼等捷。庚辰，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命中书省更定略卖良人罪例。癸未，太阴犯房。保定等路饥，以钞万锭赈之。是岁，断大辟三人。

本纪第二十一 成宗四

七年春正月戊戌，太阴犯昴。甲辰，太阴犯轩辕。丙午，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一百有七 ，从者减二等；再犯，从者杖与首同，为首者流。己酉，以岁不登，禁河北、甘肃、陕西等郡酿酒。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弛饥荒所在山泽河泊之禁一年，赈那海贫乏户米八千石。壬子，罢归德府括田。乙卯，诏凡为匿名书，辞语重者诛之，轻者流配，首告人赏钞有差，皆籍没其妻子充赏。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发硃清、张瑄妻子来京师，仍封籍其家赀，拘收其军器、海舶等。丁巳，令枢密院选军士习农业者十人教军前屯田。赐也梯忽而的合金五十两、银千两、钞千锭、币帛百匹。

二月壬戌，诏中书省汰诸有司冗员，仍令谕枢密院，除出征将帅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员数以闻。辛未，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守木八剌沙、陕西行省平章阿老瓦丁并为中书平章政事，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尚文为中书左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董士珍为中书参知政事。壬申，诏：“枢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与中书共议，然后奏闻；诸司不得擅奏迁调，官员虽经特旨用之，而于例未允者，亦听覆奏。”甲戌，减杭州税课提举司冗员。丙子，诏和林军以六年更戍，仍给钞以周其乏。命西京也速迭而军及大都所起军，皆以四月至上都，五月赴北。丁丑，命诸王出伯非急务者勿遣乘驿。诏中书省设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员，左右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定为八府。戊寅，太阴犯心。己卯，尽除内郡饥荒所在差税，仍令河南省赈恤流民，给北师钞三十八万锭。以安南陈益稷久居鄂州，赐钞千锭。以侍御史朵台为中书参知政事。御史台臣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祐，佥省张祐等，诡名买盐万五千引，增价转市于人，乞遣?⑻ü侔次省！贝又□L□□4.笸□⑵铰新芳iii□12.踔濒辛敢躁庵□8□剑□□挛鳌8.仕嘈惺￡夥锵琛⑶亍9.□8.手荨10.厦岳锲斗□A＜嗖煊□范趴瞎沟妊蕴□怠⒂邑┣嗤暝笫艹p清、张瑄贿赂事，不报。壬午，帝语中书省臣曰：“比有以岁课增羡希求爵赏者，此非掊刻于民，何从而出？自今除元额外，勿以增羡作正数。”罢江南财赋总管府及提举司。禁内外中书省户部转运司官，不得私买盐引。罢致用院。禁诸人毋以金银丝线等物下番。罢江南都水庸田司、行通政院。并大都盐运司入河间运司，其所掌京师酒税课，令户部领之。禁诸人非奉旨毋得以宝货进献。汰诸色人冒充宿卫及诸王、驸马、妃主部属滥请钱粮者。真定路饥，赈钞五万锭。仍谕诸王小薛及鹰师等，毋于真定近地纵猎扰民。丙戌，诏除征边军士及两都站户外，其余人户均当徭役。丁

亥，诏自今除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依旧奏选，诸司毋得擅奏，其举用人员，并经中书??

三月己丑朔，保定路饥，赈钞四万锭。庚寅，诏遣奉使宣抚循行诸道：以郝天挺、塔出往江南、江北，石珪往燕南、山东，耶律希逸、刘赓往河东、陕西，铁里脱欢、戎益往两浙、江东，赵仁荣、岳叔谟往江南、湖广，木八剌、陈英往江西、福建，塔赤海牙、刘敏中往山北、辽东，并给二品银印，仍降诏戒饬之。江浙行省平章脱脱遣发硃清、张瑄家属，其家以金、珠重赂之，脱脱以闻。帝谕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尔，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赐以黄金五十两。都城火，命中书省与枢密院议增巡防兵。甘肃行省供军钱粮多弊，诏徙廉访司于甘州。壬辰，定大都南北兵马司奸盗等罪，六十七以下付本路，七十七以上付也可札鲁忽赤。河间路禾稼不登，命罢修建僧寺工役。乙未，真定路饥，赈钞六百六十余锭。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受硃清、张瑄贿赂，治罪有差，诏皆罢之。以洪君祥为中书右丞，监察御史言其曩居宥密，以贪贿罢黜，乞别选贤能代之，不报。甲辰，诏定赃罪为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给禄米；外任官无公田者，亦量给之。乙巳，以征八百媳妇丧师，诛刘深，笞合剌带、郑祐，罢云南征缅分?N焐辏□±检□⒃李绲冉□洞笠煌持尽罚□完阌胁睢＜河希□肥赵□党□夂凸撕褪戌羰椤R酝鸦段芨嬷钔跬淹眩□刂煤□闶【□白孕A 0崭仕嘈惺〔畹髅癖□叭】本□裾净Ъ沂翩苄笾□□ 8 □纾□蕴□绮於□□瞻□篮铣嗷□粤ブ钔跬淹选 9 锍螅□嗝茉撼技凹嗖煊□费裕骸爸胸┓□垦〈□p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甲寅，车驾幸上都。丙辰，赐诸王小薛所部等钞六万锭，赈李陵台等五站户钞一千四百余锭。辽阳等路饥，赈钞万锭。

夏四月癸亥，太阴犯东井。诏?⑻ā⑹嗝茉骸⑼尸□海□埠粽俅蠖甲芄芨□倮簦□赜糜√□□溆嘀钏静坏瞄□佟Ｕ骰O臣陈天祥、张孔孙、郭筠至京师，以天祥、孔孙为集贤大学士，筠为昭文馆大学士，皆同议中书省事。丙寅，太阴犯轩辕。庚午，以中书文移太繁，其二品诸司当呈省者，命止关六部。中书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有杀人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生者苟免，死者负冤，于福何有？”帝嘉纳之。辛未，流硃清、张瑄子孙于远方，仍给行费。乙亥，岁星犯舆鬼，太阴犯南斗。庚辰，蛇节降，令海剌孙将兵五千守之，余众悉遣还各戍。拨碉门四川军人一千人镇罗罗斯，其土军修治道路者，悉令放还。甲申，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丁亥，岁星犯舆鬼。诛蛇节。卫辉

路、辰州螟，济南路陨霜杀麦。

五月己丑，给和林军钞三十八万锭。开上都、大都酒禁，其所隶两都州县及山后、河东、山西、河南尝告饥者，仍悉禁之。诏云南行省整饬钱粮。壬辰，辰星犯东井。以大德五年战功，赏北师银二十万两、钞二十万锭、币帛各五万九千匹。赐皇侄海山及安西王阿难答，诸王脱脱、八不沙，驸马蛮子台等各金五十两、银珠锦币等物有差。丙申，遣征缅回军万四千人还各戍。癸卯，诏和林军粮，除岁支十二万石，其余非奉旨不得擅支。丁未，床兀兒来朝，以战功赐金五十两、银四百两，仍给其万户所隶贫乏军钞六十九万余锭。辛亥，奉使宣抚耶律希逸、刘赓言：“平阳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惮其豪强，不敢诘问，闻臣等至，潜逃京师。”中书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⑻ā⑿□□呵补僭又巍！贝又□＜滓□□Ⅰ隙悸泻印R颐□□圆□□跷寤□糠指□钔跛□□□径□A罡手菡净□□□恕⑼郝郴ǖ纫□卣撸□览□挂邸Z□型夤倮粑拗疤镎撸□橘焊□子胁睿□渖隙肌8.仕唷10.土种畲Ψ遣□椎兀□□□浼邸＝□钔醢瞬簧巢坑诎阊舻却ξЯ匀琶瘛Z□钏尬朗浚□□僭弊拥茉□□嘧颊吡簦□嘞じ锶ァ＝□钔酢㈡饴砦汩□戎菹毓倮簦□フ咦锿醺□佟A 10.土中□克径荚□Ц□□院鲐莩鲆J谥惺槭∽筘□□□□渴苟荚□A 4椭钔跄珊隼锍□ΦA 1.胰□□ァ＜媚□ 6.□□ 12.媚稀□阊簟⒁娑汲媸陈螅惶□□ 17.□恕20.峡怠⒃□⑷稹8.У嚷罚□咛啤20.戏岬戎菁iii□踔濒辛肝逋蛭迩□□欢□健⒁娑肌12.媚系嚷坊龋话阊袈吩伤□?

闰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以也奴铁木而、阔阔出、晃兀没于军，赐其家钞有差。壬戌，诏禁犯曲阜林庙者。丁卯，平江等十五路民饥，减直粜粮三十五万四千石。戊辰，太阴犯心。己巳，以诸王孛罗、真童皆讨贼有功，征诣京师。完泽薨。庚辰，云南行省平章也速带而入朝，以所获军中金五百两为献。帝曰：“是金卿效死所获者。”赐钞千锭。丁丑，禁诸王、驸马等征北诸军以奴为代者罪之。辛巳，诏僧人与民均当差役。癸未，各道奉使宣抚言：’去岁被灾人户未经赈济者，宜免其差役。”从之。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硃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甘肃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盗官钱十六万三千余锭、盐引五千余道，命?⑻ü僬髦□Z□隙悸贰⒂Σ□□⒁嗥蛄兴肌10.土值却σ滥诳そ□啤1□纾□沼□锾峋偎尽c炅嚎□庀爻媸陈蟆?

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罢四川宣慰司，立四川行中书省，以云南行省平章脱脱、湖广行省议事平章程鹏飞并为平章政事。壬辰，武冈路饥，减价粜粮万石以赈之。给钦察千户等贫乏者钞三万七千八百余锭。癸巳，叛

贼雄挫来降。乙未，以亦乞不薛就平，留探马赤军二千人讨阿永叛蛮，余悉放还。庚子，西京道宣慰使法忽鲁丁以瑟瑟二千五百余斤鬻于官，为钞一万一千九百余锭。有旨除御榻所用外，余未用者，宜悉还之。命阿伯、阿忽台等整饬河西军事。癸卯，诏凡军官子弟年及二十者，与民官子孙同，儤直一年方许袭职，万户于枢密院，千户于行省，百户于本万户。乙巳，罢行省佥?U阄饕□辏□窦⑰呤□耐颍□饬敢辉拢□悦饨衲晗乃安8.骰Ь拼卓巍C□仕嘈惺∩薨10.咸丁⑶□群疽酝尢钤恕4竽□坊取?

秋七月辛酉，常德路饥，减直粜粮万石以赈之。壬戌，御史台臣言：“前河间路达鲁花赤忽赛因、转运使术甲德寿皆坐赃罢。今忽赛因以献鹰犬，复除大宁路达鲁花赤；术甲德寿以迭里迷失妄奏其被诬，复除福宁知州；并宜改正不叙，以戢奸贪。”从之。禁僧人以修建寺宇为名，赍诸王令旨乘传扰民。汰宿卫士。丙寅，答剌罕哈剌哈孙为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戊寅，岁星犯轩辕。丙子，给四川行省驿券十二道。诏除集贤、翰林老臣预议朝政，其余三品以下，年七十者，各升散官一等致仕。立和林兵马司，罢辽东宣慰司。丁丑，中书省臣言：“大同税课，比奉旨赐乳母杨氏，其家掊敛过数，扰民为甚。”敕赐钞五百锭，其税课依例输官。御史台臣言：“湖南输粮百石者，出驿马一匹，广海地狭，所输不及百石者，所出亦如之，故官以盐引助其不给。每马一匹，贵州以北给盐十七引，以南二十引。近立榷盐提举司，官价增五之三，元给二十引者，宜与钞十七锭，十七引者十五锭。”从之。罢江南白云宗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都哇、察八而、灭里铁木而等遣使请息兵，帝命安西王慎饬军士，安置驿传，以俟其来。戊寅，赐诸王奴伦、伯颜、也不干等钞九万锭，罢诸王所设总管府。叛贼麻你降，贡金五百两、童男女二百人及马牛羊，却之。己卯，太阴犯井。乙酉，荧惑犯房。赐诸王曲而鲁等部钞币有差。

八月己丑，罢护国仁王寺元设江南营田提举司，给安西王所部贫民米二万石。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为钞九万六千五百余锭，仍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癸巳，太白犯氐。月里不花将甕吉里军赴云南，道卒，以其子普而耶代之。甲午，荧惑犯东咸，太阴犯牵牛。庚子，中书省臣言：“法忽鲁丁输运和林军粮，其负欠计二十五万余石，近监察御史亦言其侵匿官钱十三万余锭。臣等议：遣官征之，不足，则籍没其财产。”从之。乙巳，岁星犯轩辕。庚戌，缅王遣使献驯象四。辛亥，荧惑犯天江。赐诸王脱铁木而之子也先博怯所部等钞六千九百余锭。九月戊午，车驾还大都。丙寅，太白昼见。以太原、平阳地

震，禁诸王阿只吉、小薛所部扰民，仍减太原岁饲马之半。遣刑部尚书塔察而、翰林直学士王约使高丽，以其国相吴祈专权，征诣阙问罪。辛未，荧惑犯南斗。诏谕诸司赈恤平阳、太原。甲戌，太阴犯东井。乙亥，太白犯南斗。丙子，罢僧官有妻者。壬午，辰星犯氐。复木八剌沙平章政事。

冬十月丁亥，太白经天。御史台臣劾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帝曰：“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蔽熳樱□谔□□⑵窖艟平□R越□隳旯炔坏牵□鹾T肆杆氖□蚴□＜撼螅□□泳□焦ぶ垢雌淦拮樱□□绻省P撩□□戳⑸挛餍杏□诽ā9锼龋□□诽ǔ技爸畹婪钍寡裕骸靶惺」倬萌危□胨□ケ嗝チ□觯□φ□！壁□デ囚□R灾欢□虾鲋□嗝茉菏拢□□蠖嘉男□趺砣魃α□濉R椅矗□⒃颇吓芽苡嗟澄锤镄恼呃淳┫Γ□羯呓谘□影□谟诒揪常□愿□涿瘛8钠铰形□榔铰罚□□手菸□下贰Ⅰ栊滩坑□粢辉保□哉魄敉健0参髯□怂居诔？瓮庠鏊阄逋蚱咔□陌俣B□舜鸵乱幌□□匀捌涔A Z□钏痉睬□覆痪□惺槭∫檎撸□鹱唷8□樱□钠斩ù□□罚□デ□感□克荆□怨手□□蒈谄奘使梦□芄埽□寤7.□R孕鹬菪□克疚□鹉系却χ畈柯□男□□尽P脸螅□□醴付□□8□纾□擦止□吩航□□妗⑻□凇6.卩凇�十W凇⑪茏谖宄□妒德肌贰P梁ィ□□□□斗φ撸□嫘袅□辍T雒晒殴□由□僭薄?

十一月甲寅朔，赐诸王阿只吉所部钞二十万锭、粮万石。命鹰师围猎毋得扰民。以顺元隶湖广省，并海道运粮万户府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给印二。亦乞不薛贼党魏杰等降，人赐衣一袭，遣还，俾招其首乱者。丁巳，诏大同、静州、隆兴等路运粮五万石入和林。己未，太白经天。辛酉，木冰。甲子，命依十二章断僧官罪。丙寅，镇星犯进贤。戊辰，太阴犯井。辛未，升全宁府为路。己卯，太阴犯东咸。遣诸王灭怯秃、玉龙铁木而使察八而。

十二月甲申朔，诏内郡比岁不登，其民已免差者，并蠲免其田租。乙酉，弛京师酒课，许贫民酿酒。丙戌，太白经天。荧惑犯垒壁阵。戊子，以平宋隆济功，增诸将秩，赐银、钞等物有差，其军士各赐钞十锭，放归存恤一年。丙申，太阴犯东井。辛丑，太阴犯明堂。诏抚谕顺元诸司，免大德七年民间逋税。命江南、浙西官田奉特旨赐赉者，许中书省回奏。赐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钞一万五千锭、币帛各三百匹。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丁未，太阴犯天江。以转输军饷劳，免思、播二州及潭、衡、辰、沅等路税粮一年，常、澧三分之一，淘金、站户无种佃者，免杂役一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是岁，断

大辟十人。

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灾异故，诏天下恤民隐，省刑罚。杂犯之罪，当杖者减轻，当笞者并免；私盐徒役者减一年。平阳、太原免差税三年；隆兴、延安及上都、大同、怀孟、卫辉、彰德、真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灾人户，免二年；大都、保定、河间路免一年。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仍弛山场河泊之禁，听民采捕。庚申，以云南顺元同知宣抚事宋阿重生获其叔隆济来献，特升其官，赐衣一袭。置掌薪司，以供尚食，令宣徽院掌其事。癸亥，禁锢硃清、张瑄族属。乙丑，复置遂平、新蔡、真阳、太和、沈丘、颍上、柘城、城父、郏、舞阳十县。丙寅，以御史中丞、太仆卿塔思不花为中书右丞，江南行台中丞赵仁荣为中书参知政事，升教坊司三品。庚午，以辇真监藏为帝师。辛巳，诏："诸王、妃主及诸路有马者，十取其一，诸王、驸马往辽东捕海东鹘者，毋给驿。"自荣泽至睢州，筑河防十有八所，给其夫钞人十贯。驸马也列干住所部民饥，以粮二千石赈之。是月，平阳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复坏。

二月丙戌，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孙充之。降庄浪路为州，并陇干县入德顺州。辛卯，命诸王出伯所部军屯田于薛出合出谷。甲午，诏父子兄弟有才者，许并居风宪。徙江东建康道廉访司治于宁国，其建康路簿书，命监察御史钩考。丙申，分军千人戍嘉定州。甲辰，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减宿卫繁冗者。丙午，车驾幸上都。敕军人奸盗诈伪悉归有司。赐太祖位怯怜口户钞万八千二百锭、布帛万匹。赐秃赤及塔剌海以所籍硃清、张瑄田，人六十顷，近侍鹰坊怯怜口钞二万七千三百锭、布帛万二千匹。赐平章政事王庆端玉带，半俸终身。

三月丁巳，诏："军民官已除，以地远官卑不赴者，夺其官不叙。军官擅离所部者，悉遣还翼，违者论如律。军人不告所部私归者，杖而还之。"乙丑，去岁十二月庚戌，彗星见，约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灭，凡七十四日。戊辰，中书左丞尚文以疾辞，不允。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直、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敕军民逃奴有获者即付其主，主在他所者，赴所在官司给之，仍追逃奴钞充获者赏；逃及诱匿者，论罪有差。诏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数者勿?Ⅴ惺槭〕佳裕骸白阅诮抵汲□僬撸□□□□趟尬溃□□哪晟睿□酪殉□稹３⑺尬牢垂僬撸□由９.傩穑□祭□豢迹□嘉□踅住Ｎ拮世慕□□倒俣□叮□俑哒吡拷怠８魑幌略偃握撸□铀□ビ茫□□沃□希□□氤５鳌Ｃ晒湃瞬辉诖讼蕖！贝又□Ｔ颇侠柚莸两僖

菜俅□□沂絷卟□□□□□憾狡淇ひ夭吨□８□钔醭霾□□柯硗蛉□□灏倨ァ８□剑□□谕馐挂跃□裥姓撸□疗涞赜兴靖□∈□迦眨□杂嘀厥掳巳眨□甘氯□铡Ｃ□参□帽□撸□园肓ネ吞铮□在透魑劳凸偌巴吞镎撸□悠淝诙瑁□晕□头！Ⅰ□帜□匚□□荩□章□萋啡恫杼峋偎尽Ｂ谐恰12.醚舻认卦伤□鄙！？

夏四月丙戌，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永宁路叛寇雄挫来降。命僧道为商者输税。凡诸王、驸马征索，有司非奉旨辄给者，罪且罢之。诏诸路畏吾兒、合迷里自相讼者，归都护府，与民交讼者，听有司专决。甲午，诏：“朝廷、诸王、驸马进捕鹰鹞皆有定户，自今非鹰师而乘传冒进者，罪之。”庚子，以永平、清、沧、柳林屯田被水，其逋租及民贷食者皆勿征。丁未，分教国子生于上都。赐西平王奥鲁赤、合带等部民钞万锭，朵耳思等站户钞二千二百锭、银三百九十两有奇。益都临朐、德州齐河蝗。

五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酉，以所籍硃清、张瑄江南财产隶中政院。己巳，以平宋隆济功，赐诸王脱脱、亦吉里带，平章床兀而等银、钞、金、币、玉带，及大理金齿、曲靖、乌撒、乌蒙宣慰等官银、钞各有差。壬申，罢福建都转运盐使司，以其岁课并隶宣慰司，中书省臣言：“吴江、松江实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余里，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户役万五千人浚治，岁免租人十五石，仍设行都水监以董其程。”从之。追收诸王驿券。癸酉，定馆陶等十七仓官品级：诸粮十万石以上者从七品，五万石以上者正八品。不及五万者从八品，庚辰，以去岁平阳、太原地震，宫观摧圮者千四百余区，道士死伤者千余人，命赈恤之。是月，蔚州之灵仙，太原之阳曲，隆兴之天城、怀安，大同之白登，大风雨雹伤稼，人有死者。大名之浚、滑，德州之齐河霖雨，汴梁之祥符、太康，卫辉之获嘉，太原之阳武河溢。六月癸未，开和林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丁酉，汝宁妖人李曹驴等妄言得天书惑众，事觉伏诛。益津蝗，汴梁祥符、开封、陈州霖雨，蠲其田租。扶风、岐山、宝鸡诸县旱，乌撒、乌蒙、益州、忙部、东川等路饥、疫，并赈恤之。

秋七月辛酉，罢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赐诸王也孙铁木而等钞二十万锭，戍北千户十五万锭，怯怜口等九万余锭，西平王奥鲁赤二万锭。以顺德、恩州去岁霖雨，免其民租四千余石。

八月，太原之交城、阳曲、管州、岚州，大同之怀仁雨雹陨霜杀禾，杭州火，发粟赈之。以大名、高唐去岁霖雨，免其田租二万四千余

石。九月癸丑，车驾至自上都。庚申，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参知政事，以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为中书平章政事。庚午，以户部尚书张祐为中书参知政事。癸酉，诸王察八而、朵瓦等遣使来附，以币帛六百匹给之。诏诸王凡泉府规营钱，非奉旨毋辄支贷。给诸王出伯所部帛四百匹。四川、云南镇戍军家居太原、平阳被灾者，给钞有差。潮州飓风起，海溢，漂民庐舍，溺死者众，给其被灾户粮两月。以冀、孟、辉、云内诸州去岁霖雨，免其田租二万二千一百石。

冬十月辛卯，有事于太庙。辛巳，给诸王阿只吉所部马料价钞三千九百锭。以宣徽使、大都护长寿为中书右丞，陕西行省右丞脱欢为中书参知政事。丁亥，安南遣使入贡。诏诸王、驸马毋乘驿以猎。庚寅，封皇侄海山为怀宁王，赐金印，仍割瑞州户六万五千隶之，岁给五户丝直钞二千六百锭、币帛各千匹。戊戌，命?⑻ā⒃汗禀陡呃龉□辔馄砑扒Ш□□旄ǖ龋□云砝爰渫醺缸樱□旄□惫槿毡荆□泽字□□惆参鳌?

十一月壬子，诏："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盗禁騑马者，初犯谪戍，再犯者死。"以平阳、太原去岁地大震，免其税课一年。遣制用院使忽邻、翰林直学士林元抚慰高丽。放辽阳民乐亦等三百九十户为兵者还民籍。丁卯，复免僧人租。戊辰，以武备卿铁古迭而为御史大夫。壬申，诏凡僧奸盗杀人者，听有司专决。宁远王阔阔出以马万五百余匹给军，命以钞五万二千五百余锭偿其直。增海漕米为百七十万石。

十二月庚子，复立益都淘金总管府。辛丑，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 4 桶参魍醢20.汛穑□钔醢⒅患□⒁菜俨桓傻瘸□煌蛩那ΦA?

九年春正月丁巳，太阴犯天关。戊午，帝师辇真监藏卒，赙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仍建塔寺。甲子，太阴犯明堂。以甕吉剌部民张道奴等旧权为军者复隶民籍。己巳，太阴犯东咸。壬申，弛大都酒禁。甲戌，赐诸王完泽、撒都失里、别不花等所部钞五万六千九百锭、币帛有差，鹰师等百五十万锭。

二月癸未，敕军匠等户元隶东宫者，有司毋得夺之。中书省臣言："近侍自内传旨，凡除授赏罚皆无文记，惧有差违，乞自今传旨者，悉以文记付中书。"从之。甲午，免天下道士赋税。乙未，建大天寿万宁寺。丁酉，封诸王完泽为卫安王，定远王岳木忽而为威定王，并赐金? I□擦止□吩何□□□罚□投渫呤拐弑也□灏倨ァ 8 □樱□□惺橐樾薪检肜瘛 P

脸螅□□馓煜隆A钣□诽ā⑽.擦帧12.□驮骸17.□浚□谖迤芬陨希□骶倭□苁吨翁逭呷□耍□惺 ⑿刑ā⑿□克尽17.□盟靖骶傥迦恕C獯蠖肌⑸隙肌18.︵瞬钏啊20.诳ぐ□□撼□荒辍＝□匆阅献馑凹暗柚止偬镎撸□□馐□种□□V率斯僦褂幸蛔佑T祢J者，其儤使并免之，家贫者给半俸终其身。丙午，赐宿卫怯怜口钞一百万锭。以归德频岁被水民饥，给粮两月。平阳、太原地震，站户被灾，给钞一万二千五百锭。

三月丁未朔，车驾幸上都。给还安西王积年所减岁赐金五百两、丝一万一千九百斤，仍赐其所部钞万锭。敕辽阳行省毋专决大辟，以和林所贮币帛给怀宁王所部军。庚戌，以吃剌思八斡节兒侄相加班为帝师。诏梁王勿与云南行省事，赐钞千锭。甲寅，荧惑犯氐。戊午，岁星犯左执法。以枢密副使高兴为平章政事，仍枢密副使。赐亲王脱脱钞二千锭，奴兀伦、孛罗等金五百两、银千两、钞二万锭。以济宁去岁霖雨伤稼，常宁州饥，并赈恤之。河间、益都、般阳属县陨霜杀桑，抚之。宜黄、兴国之大冶等县火，给被灾者粮一月。

夏四月庚辰，太阴犯井。云南行省请益戍兵，不许，遣使诣诸路阅其当戍者遣之。乙酉，大同路地震，有声如雷，坏官民庐舍五千余间，压死二千余人。怀仁县地裂二所，涌水尽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钞四千锭、米二万五千余石赈之。是年租赋税课徭役一切除免。戊子，赐察八而、朵瓦所遣使者银千四百两、钞七千八百余锭。己丑，东川路蛮官阿葵以马二百五十匹、金二百五十两及方物来献。壬辰，太白犯井。中书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议：今始行郊礼，专祀昊天为宜。”诏依所议行之。以汴梁、归德、安丰去岁被灾，潭州、郴州、桂阳、东平等路饥，并赈恤之。

五月丁未，诏诸王、驸马部属及各投下，凡市佣徭役与民均输。遣官调云南、四川、福建、两广官。大都旱，遣使持香祷雨。戊申，征陕西儒学提举萧□赴阙，命有司给以安车。戊午，改各道肃政廉访司为详刑观察司，听?⑻ū偃擞弥□A⒀芮焖荆□□□贰9锖ィ□晷茄谧笾捶ā R缘卣穑□钠窖粑□□□□□□□侥□8戳10.樵蟆⑸众橥吞铮□詈幽闲惺Σ秸掳⑸17.炱涫隆J∮袅窒厝牍笾荨R越□□12.侥□鬯瓯辉郑□□□□蛭迩ΦA 1η炻芳iii□⑺谖迩□□庵□R陨挛魑寄稀㈣菅糁钕厝二旰担□闷涮镒狻5乐莺怠A□卤□铀罚□粤11.侍□樱□仓惺橛邑┣啻鹭莺惫□茛□锔骊惶焐系郏□□反蠓蛱□诺□□嫣□怼8□剑□11.首拥率傥□侍□樱□□嫣煜隆4透吣瓴□□耸□咭黄ィ□攀□叨□ァP⒆铀乘锟按诱□撸□坎湃沃□G啄昶呤□鹞奘潭≌撸□咏□ǔ□煌馊喂傥迤芬韵虏12.跻蛔省V畲ψ锴粞拖滴迥暌陨希□□衲嫱猓□刹荒芫稣呤椭□A鞔茉斗街□耍□恳颇诘亍＜孜纾□□□赜杲□纾□□幻窬樱□

缢勒咧冢□酚兴靖□敢辉拢□馄涮镒狻R郧碇萋啪□芽埽□︵恕8.e荨17.俳□嚷匪□□炅毫赜晡□郑□ 8. □敢辉隆；钢荨⑫□掠瓯iii□锵琛7.龇绾担□ā⑻□ 14.埠！⑩淝寤取？

秋七月乙巳朔，禁晋宁、冀宁、大同酿酒，蠲晋宁、冀宁今年商税之半。丙午，荧惑犯氐。辛亥，筑郊坛于丽正、文明门之南丙位，设郊祀署，令、丞各一员，太祝三员，奉礼郎二员，协律郎一员，法物库官二员。癸丑，以黑水新城为靖安路。升秘书监、拱卫司并正三品，罢福建蒙古字提举司及医学提举司。赐安西王阿难答子月鲁铁木而钞二千锭。甲寅，太白经天。庚申，升太府监为太府院。壬戌，以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钞十三万锭，赐兴圣太后及宿卫臣，出居怀州。复置怀宁王王府官。赐威远王岳木忽而钞万锭，给大都至上都十二驿钞一万一千二百锭。丁卯，荧惑犯房。以大司徒段贞、中书右丞八都马辛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合剌蛮子为右丞，参知政事迷而火者为左丞，参议中书省事也先伯为参知政事。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民粮五月。沔阳之玉沙江溢，陈州之西华河溢，峄州水，赈米四千石。扬州之泰兴、江都，淮安之山阳水，蠲其田租九千余石。潭、郴、衡、雷、峡、滕、沂、宁海诸郡饥，减直粜粮五万一千六百石。

八月乙亥朔，省孛可孙冗员。孛可孙专治刍粟，初惟数人，后以各位增入，遂至繁冗。至是存十二员，余尽革之。丙子，给大都车站户粟千四百七十余石。丁丑，给曲阜林庙洒扫户，以尚珍署田五十顷供岁祀。己卯，以冀宁岁复不登，弛山泽之禁，听民采捕。命太常卿丑闾、昭文馆大学士靳德进祭星于司天台。辛巳，太阴犯东咸。丙戌，商胡塔乞以宝货来献，以钞六万锭给其直。癸巳，复立制用院。乙未，荧惑犯天江。赐宁远王阔阔出钞万锭，及其所部三万锭。是月，涿州、东安州、河间、嘉兴蝗，象州、融州、柳州旱，归德、陈州河溢，大名大水，扬州饥。九月戊申，圣诞节，帝驻跸于寿宁宫，受朝贺。丁巳，荧惑犯斗。庚申，车驾至自上都。赐威武西宁王出伯所部钞三万锭。

冬十月丁丑朔，升都水监正三品。辛巳，有事于太庙。丙戌，太白经天。己丑，命两广以南军与土人同戍。庚寅，驸马按替不花来自朵瓦，赐银五十两、钞二百锭。乙未，帝谕中书?⑹嗝茉骸⒂□诽ǔ荚唬骸笆≈姓□拢□□邑┤喙□茛□锎鹭莺弊懿茫□越裼萌耍□怯氪鹭莺惫惨檎撸□ぐ罩□！蔽煨纾□□众椤10.樵蟮韧吞镂□烙艺季菡撸□ち钍渥狻P脸螅□匆韵晷坦鄄焖疚□□盟尽３Ｖ萆□剂制鸬v以官田二百八十顷冒为己业施河西寺，敕募民耕种，输其租于官。御史台臣请增官吏俸，命与中书省共议以闻。括两淮地为豪民所占者，令输租赋。赐安南王陈益稷湖广地五百

顷。诸王忽剌出及昔而吉思来贺立皇太子，赐钞及衣服、弓矢等有差。

十一月丁未，以钞万锭给云南行省，命与贝参用，其贝非出本土者同伪钞论。拘收诸王、妃主驿券。置大都南城警巡院。黄胜许遣其属来献方物，请复其子官，帝不允，曰："胜许反侧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则官可得。"命赐衣服遣之。以去年冀宁地震，站户贫乏，诏诸王、驸马毋妄遣使乘驿。复立云南屯田，命伯颜察而董其事。给四川征戍军士其家居大同为地震压死者户钞五锭。庚戌，岁星、太白、镇星聚于亢。癸丑，岁星犯亢。丙寅，岁星昼见。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马一、苍犊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摄太尉、右丞相哈剌哈孙、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铁古迭而为三献官。壬申，太白经天。

十二月乙亥，赐冀宁路钞万锭、盐引万纸，以给岁费。丙子，太白犯西咸。地震。庚寅，荧惑犯垒壁阵。皇太子德寿薨。己亥，辰星犯建星。

十年春正月壬寅朔，高丽王王昛遣使来献方物。甲辰，诏询访庄圣皇后、昭睿顺圣皇后、徽仁裕圣皇后仪范中外之政，以备纪录。丙午，浚吴松江等处漕河。四川行省臣言："所在驿传，旧制以各路达鲁花赤兼督，今沿江水驿迂远，宜令所隶州县官统治之。"从之。增置甘肃行省王浑木敦等处驿传，立福建盐课提举司，隶宣慰司。庚戌，浚真、扬等州漕河，令盐商每引输钞二贯，以为佣工之费。丁巳，太白犯建星。戊午，罢江南白云宗都僧录司，汰其民归州县，僧归各寺，田悉输租。壬戌，发河南民十万筑河防。丙寅，以沙都而所部贫乏，给粮两月。丁卯，命诸王、驸马、妃主奏请钱谷者，与中书议行之。升巡检为九品，命近侍无辄驿召外郡官，弛大同路酒禁，封驸马合伯为昭武郡王，营国子学于文宣王庙西偏。诏各道禁沮扰盐法，以京畿雷家站户贫乏，给钞五百锭。奉圣州怀来县民饥，给钞九百锭。

闰正月癸酉，太白犯牵牛。甲戌，赈合民所部留处凤翔者粮三月。壬午，给诸王也先铁木而所部米二千石，赈暗伯拔突军屯东地者粮两月。丁亥，免大都今年租赋。己丑，太白犯垒壁阵。甲午，以前中书平章政事铁哥、江浙行省平章阇里、河南行省平章阿散，并为中书平章政事；行宣政院使张闾、四川行省左丞杜思敬，并为中书左丞；参议中书省事刘源为参知政事。是月，以曹之禹城去岁霖雨害稼，民饥，发陵州粮二千余石赈之。晋宁、冀宁地震不止。

二月壬寅，赈金兰站户不能自赡者粮两月，赈辽阳千户小薛干所部贫匮者粮三月。辛亥，中书省臣言：“近侍传旨以文记至省者，凡一百五十余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进者实多，宜加遴?！敝圃唬骸翱伞！鄙□卸妓□辔□□□罚□盥诽峥匕鸽刮□牌贰ｆ饴砑媚□趼□哟□运□坑枚炔蛔悖□蛟ご□甑梦寤□浚□又□Ｇ擦□篮壕□斗φ呋辜倚菹⒁荒辍１□剑□庳寐尬□蚰□酰□□越鹩　６渫咔彩估闯□□鸵卤仪仓□Ｎ煳纾□□醴肛怠＜何矗□□鞲＝ǖ婪钍剐□□□淮□□哂錾猓□推渥铮□丈聿恍稹６：□□栽鹿挪换ㄎ□惺樽筘□Ｎ斐剑□导菪疑隙肌４桶参魍醢20汛穑□髌酵醢侣吵唷２.焕镆喑□□蚨Ｂ□细绨嗤蚨Ｂ□诱呷□蚨□ΦＡＵ蛭魑渚竿蹀魉及嗨□棵窦iii□ ８. 仕嗔戈庵□Ｊ窃拢□笸□繁┓绱笱□□得衤□幔□魅沼晟骋貊玻□砼６啾校□艘嘤兴勒摺?

三月戊寅，岁星犯亢。己卯，崆古王遣使来贡方物。乙未，虑大都囚，释上都死囚三人。赐驸马蛮子带钞万锭。道州营道等处暴雨，江溢山裂，漂荡民庐，溺死者众，复其田租。以济州任城县民饥，赈米万石。给千家木思答伯部粮三月。柳州民饥，给粮一月。河间民王天下奴弑父，磔裂于市。

夏四月庚子朔，诏凡匿鹰犬者，没家赀之半，笞三十，来献者给之以赏。甲辰，枢密院臣言：“太和岭屯田，旧置屯储总管府，专督其程。人给地五十亩，岁输粮三十石，或佗役不及耕作者，悉如数征之，人致重困。乞令军官统治，以宣慰使玉龙失不花总其事，视军民所收多寡以为赏罚。”从之。丁未，命威武西宁王出伯领甘肃等地军站事。辛酉，填星犯亢。壬戌，云南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结豆温匡虏、普定路诸蛮为寇，右丞汪惟能进讨，贼退据越州，谕之不服，遣平章也速带而率兵万人往捕之。兵至曲靖，与惟能合，从诸王昔宝赤、亦吉里带等进压贼境，获阿邦龙少，斩之，余众皆溃。命也速带而留军二千戍之，其从军有功者皆加赏赉。癸亥，置昆山、嘉定等处水军上万户府。甲子，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赐梁王松山钞千锭。是月，以广东诸郡、吉州、龙兴、道州、柳州、汉阳、淮安民饥，赣县暴雨水溢，赈粮有差。郑州暴风雨雹，大若鸡卵，麦及桑枣皆损，蠲今年田租。真定、河间、保定、河南蝗。

五月辛未，大都旱，遣使持香祷雨。壬午，增河间、山东、两浙、两淮、福建、广海盐运司岁煮盐二十五万余引。癸未，诏西番僧往还者不许驰驿，给以舟车。禁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官毋买盐引。乙酉，以同知枢密院事塔鲁忽台、塔剌海并知枢密院事。遣高丽国王王眊还国，仍署行省以镇抚之，其国佥议、密直司等官并授以宣敕。封驸马脱铁木而为濮阳王，赐以金印，公主忙哥台为鄄国大长公主。丁亥，诏命

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左丞相阿忽台等整饬庶务，凡铨选钱谷等事，一听中书裁决，百司勤怠者悉以名闻。赐威武西宁王出伯钞三万锭。辽阳、益都民饥，赈贷有差。大都、真定、河间蝗，平江、嘉兴诸郡水伤稼。六月癸卯，御史台臣言：“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教化劾江浙行省宣使李元不法，行省亦遣人摭拾，教化不令检核案牍。中书省臣复言教化等不循法度，擅遣军士守卫其门，搒掠李元，诬指行省等官，实温省事。”诏?⑻□耙部稍□澈龀嗤□吨□ 9 锍螅□□醴嘎扪呱闲恰＜何矗□晷欠缚骸Ｈ尚纾□窗猜纷芄茚□叟眩□□阈惺Π残□扛笔购龆悸程□径□汹椭□□哿钇渥邮兰崂唇担□鸵挛锴仓□ 8 椿次鞯懒□盟尽 4 竺□⒁娑肌⒁字荽笏□□爸萘赜辏□□恕20.峡抵羁せ取?

秋七月庚辰，太阴犯牵牛。辛巳，释诸路罪囚，常赦所不原者不与。宣德等处雨雹害稼，大同之浑源陨霜杀禾，平江大风，海溢漂民庐舍。道州、武昌、永州、兴国、黄州、沅州饥，减直赈粜米七万七千八百石。

八月壬寅，岁星犯氐，荧惑犯太微垣上将。开成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以钞万三千六百余锭、粮四万四千一百余石赈之。辛亥，赐王侄阿木哥钞三千锭。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成都等县饥，减直赈粜米七千余石。九月己巳，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壬申，以圣诞节，朵瓦遣款彻等来贺。壬午，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

冬十月甲辰，太白犯斗。丁未，有事于太庙。辛亥，太阴犯毕。甲寅，太阴犯井。丁卯，安南国遣黎亢宗来贡方物。青山叛蛮红犵獠等来附，仍贡方物，赐金币各一。吴江州大水，民乏食，发米万石赈之。

十一月己巳，车驾还大都。辛未，岁星犯房。壬申，太阴犯虚。甲戌，荧惑犯亢。丁亥，武昌路火，给被灾者粮一月。戊子，荧惑犯氐。辛卯，太阴犯荧惑。丙申，安西王阿难答、西平王奥鲁赤所部皆乏食，给米有差。益都、扬州、辰州岁饥，减直赈粜米二万一千余石。

十二月壬寅，太白昼见。乙巳，岁星犯东咸。壬子，速哥察而等十三站乏食，给粮三月。乙卯，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丙辰，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祷于太庙。诸王合而班答部民溃散，诏谕所在敢匿者罪之。戊午，太阴犯氐。癸亥，琼州临高县那蓬洞主王文何等作乱伏诛。磁州民田云童弑母，磔裂于市。是岁，断大辟四十四人。

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渐，免朝贺。癸酉，崩于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寿四十有二。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是年九月乙丑，谥曰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国语曰完泽笃皇帝。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

本纪第二十二 武宗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讳海山，顺宗答剌麻八剌之长子也。母曰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

成宗大德三年，以宁远王阔阔出总兵北边，怠于备御，命帝即军中代之。四年八月，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十二月，军至按台山，乃蛮带部落降。五年八月朔，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军溃。越二日，海都悉合其众以来，大战于合剌合塔之地，师失利，亲出阵力战，大败之，尽获其辎重，悉援诸王、驸马众军以出。明日复战，军少却，海都乘之，帝挥军力战，突出敌阵后，全军而还。海都不得志去，旋亦死。

八年十月，封帝怀宁王，赐金印，置王傅官，食瑞州六万五千户。十年七月，自脱忽思圈之地逾按台山，追叛王斡罗思，获其妻孥辎重；执叛王也孙秃阿等及驸马伯颜。八月，至也里的失之地，受诸降王秃满、明里铁木兒、阿鲁灰等降。海都之子察八兒逃于都瓦部，尽俘获其家属营帐。驻冬按台山，降王秃曲灭复叛，与战败之，北边悉平。

十一年春，闻成宗崩，三月，自按台山至于和林。诸王勋戚毕会，皆曰今阿难答、明里铁木兒等荧惑中宫，潜有异议；诸王也只里昔尝与叛王通，今亦预谋。既辞服伏诛，乃因阖辞劝进。帝谢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亲毕会，议之。"先是，成宗违豫日久，政出中宫，命仁宗与皇太后出居怀州。至是，仁宗闻讣，以二月辛亥与太后俱至京师。安西王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兒已于正月庚午先至。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伯颜，中政院使怯烈、道兴等潜谋推成宗皇后伯要真氏称制，阿难答辅之。仁宗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之谋言于太后曰："太祖、世祖创业艰难，今大行晏驾，德寿已薨，诸王皆疏属，而怀宁王在朔方，此辈潜有异图，变在朝夕，俟怀宁王至，恐乱生不测，不若先事而发。"遂定计，诛阿忽台、怯列等，而遣使迎帝。

五月，至上都。乙丑，仁宗侍太后来会，左右部诸王毕至会议，乃废皇后伯要真氏，出居东安州，赐死；执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兒至上都，亦皆赐死。甲申，皇帝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于大安阁，大赦天下，诏曰：

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内，列圣相承，

丕衍无疆之祚。朕自先朝，肃将天威，抚军朔方，殆将十年，亲御甲胄，力战却敌者屡矣。方诸籓内附，边事以宁，遽闻宫车晏驾，乃有宗室诸王、贵戚元勋相与定策于和林，咸以朕为世祖曾孙之嫡，裕宗正派之传，以功以贤，宜膺大宝。朕谦让未遑，至于再三。还至上都，宗亲大臣复请于朕。间者奸臣乘隙，谋为不轨，赖祖宗之灵，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禀命太后，恭行天罚。内难既平，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祀，合辞劝进，诚意益坚。朕勉徇舆情，于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渊冰。属嗣服之云初，其与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存恤征戍军士及供给繁重州郡，免上都、大都、隆兴差税三年，其余路分，量重轻优免。云南八番、田杨地面，免差发一年。其积年逋欠者，蠲之；逃移复业者，免三年。被灾之处，山场湖泊课程，权且停罢，听贫民采?Ｕ境嘞□φ撸□胖□＞□□□恚□鸬萌琶瘛Ｖ畲μ□保□碇钊松堪臁Ｃ憷□□＃□萌寤Ｐ钜郏淮嫖树す压露馈?

是日，追尊皇考曰皇帝，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丁亥，升通政院秩正二品，升仪凤司为玉宸乐院，秩从二品。壬辰，加知枢密院事朵兒朵海太傅，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太保，并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塔剌海为中书左丞相，预枢密院、宣徽院事；同知徽政院事床兀兒、也可扎鲁忽赤阿沙不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里不花，并为中书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左丞刘正为中书左丞；遥授中书左丞钦察、福建道宣慰使也先帖木兒，并为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行御史中丞塔思不花为御史大夫；平章政事床兀兒为知枢密院事。特授乞台普济中书平章政事，延庆使抄兒赤中书右丞，同知和林等处宣慰司事塔海中书右丞，阿里中书左丞，脱脱御史大夫。以大都迤北六十二驿驿户罢乏，给钞赈之。是月，封皇太子乳母李氏为寿国夫人，其夫燕家奴为寿国公。以中书平章政事合散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建州大雨雹，真定、河间、顺德、保定等郡蝗。

六月癸巳朔，诏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受金宝。升武备寺为武备院，秩从二品。甲午，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丁酉，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左丞相塔剌海言："臣等与翰林、集贤、太常老臣集议，皇帝嗣登宝位，诏追尊皇考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祔庙之礼尚未举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序祔庙为宜。今拟请谥皇考昭圣衍孝皇帝，庙号顺宗；大行皇帝曰钦明广孝皇帝，庙号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顺宗东第一室，成宗东第二室。先元妃弘吉剌氏失怜答里宜谥曰真慈静懿皇后，祔成宗庙室。"制曰："可。"又言："前奉旨命臣等

议诸王朝会赐与，臣等议：宪宗、世祖登宝位时赏赐有数，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库充富，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有旨：“其遵成宗所赐之数赐之。”戊戌，哈剌哈孙答剌罕言：“比者诸王、驸马会于和林，已蒙赐与者，今不宜再赐。”帝曰：“和林之会，国事方殷，已赐者，其再赐之。”己亥，御史大夫脱脱、翰林学士承旨三宝奴言：“旧制，皇太子官属，?⑻ú斡茫□胍月蘼匏剐□渴刮勇匏既沃□惺椤！壁□晕□惺橛邑□０喑□钏荆□□侍□痈髦靡蝗恕Ｒ怨拔乐倍贾富邮孤砟鄙辰蓓孤攀ぃ□Ｊ谄秸抡□隆Ｈ梢□□□莺＜犹□！18.季□□厥隆⑻□犹□Ａ９锩□□谜彩略骸＜壮剑□嗝茉呵胍跃□□□灏偃松芍紊隙加シ患爸罟兮荩□兄迹骸白越穹欠钪迹□□痖□邸！币云秸抡□隆⑫泻土值却π□渴苟荚□Ⅲ□莺蠕海□尸□埂⑽浔盖涮□緝翰换ǎ□⒅□嗝茉菏隆Ｒ宜龋□越鸲□□甙傥迨□健⒁□□□蚓徘Φ□倭健3.□蚨Ａ1. 也□□蚨□Φ□侔耸□シ钚耸ス□□突侍□右嗳缰□Ｖ惺槭〕佳裕骸爸惺樵壮际□脑保□□反蠓蛩脑保□爸扑□蕖！壁□牒擦帧12.□椭罾铣家槟庖晕拧１□纾□□醴改隙疯夹恰；照□埂Ｈ头等言：“拜布哈以私钱建寺，为国祝厘。其父为诸王斡忽所害，请赐以斡忽所得岁赐。”命以五年与之，为银四千一百余两、丝三万一千二百九十斤、织币金百两、绢七百一十匹。戊申，特授尚乘卿孛{艹阑}奚、床兀□并平章政事，大同屯储军民总管府达噜噶齐怯里木丁中书右丞。辛亥，以中书平章政事托克托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壬子，封皇妹祥哥剌吉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周阿不剌为鲁王。特穆尔布哈、哈喇格尔等言：“旧制，枢密院铨调军官，公议以闻。比者近侍自择名分，从内降旨，恐坏世祖定制，且误国事。在成宗时尝有旨，辄奏枢密事者，许本院再陈。臣等以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宪。”帝曰：“其遵前制，余人忽有辄请。”又言：“军官与民官不同，父子兄弟许其相袭，此世祖定制。比者近侍辄有以万户、千户之职请于上者，内降圣旨，臣等未敢奉行。”帝曰：“其依例行之。”甲寅，敕内郡、江南、高丽、四川、云南诸寺僧诵《藏经》，为三宫祈福。乙卯，遣伊克扎尔古齐玛喇勒赴北军，以印给之。丙辰，御史大夫塔斯布哈言：“殿中司所职：中书而下奏事，必使随之以入；不在奏事之列者，听其引退；班朝百官朝会失仪者，得纠劾；病故者，必以告。请如旧制。”又言：“旧制，内外风宪官有所弹劾，诸人勿预。而近有受赃为监察御史所劾者，狱具，夤缘奏请，托言事入觐，以避其罪。臣等以为今后有罪者，勿听至京，待其对辩事竟，果有所言，方许奏陈。”皆从之。塔思不花又言：“皇太子有旨：有司赃罪，不须刑部定议，受敕者从廉访司处决，?⑻冂踩思旌肆□盟疚陌福□蛩揭饩诟瘢□潜恪！逼秸掳⑸巢换Ｔ蜓裕骸按耸 ⑻巛□橹□拢□ǔ疾灰硕雷唷！钡墼唬骸按擞□诽厶拢□⑸巢换ㄎ鹜□浴Ｌǔ佳允且玻□缢□嘈兄□！彼□疾换ā⑼淹巡⒁Ｊ谧筘┫唷Ｎ煳纾□□飧呃鐾跬鲢Ｚ为沈阳

王，加太子太傅、驸马都尉。置皇太子家令司、府正司、延庆司、曲宝署、典膳署。己未，封宁远王阔阔出为宁王，赐金? 8 □辏□ J 谧筘┫唷⑿杏□反蠓蛩□疾换屮邑┫唷 P 劣希□炅骸20.涎簟 9. 榈隆13.□鳌10.□闼□□ 6 厶粝鼗取?

秋七月癸亥朔，封诸王秃剌为越王。诸王出伯言：“瓜州、沙州屯田逋户渐成丁者，乞拘隶所部。”中书省臣言：“瓜州虽诸王分地，其民役于驿传，出伯言宜勿从。”升章佩监为章佩院，秩从二品，赐阿剌纳八剌钞万锭。甲子，命御史台大夫铁古迭兒、知枢密院事塔鲁忽带、中书平章政事床兀兒以即位告谢南郊。丙寅，以礼店蒙古万户属土番宣慰司非便，命仍旧隶脱思麻宣慰司，防守陕州。诸王、驸马入觐者，非奉旨不许给驿。以中书参知政事赵仁荣为太子詹事。以阿保功，授明里大司徒，封其妻梅仙为顺国夫人。赐床兀兒军士钞六万锭、币帛二万匹。遣肥兒牙兒迷的里及铁胳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肥兒牙兒迷的里遥授宣政使，铁胳胆遥授平章政事。以并命太傅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太保左丞相塔剌海综理中书庶务，诏谕中外。己巳，太阴犯亢。置宫师府，设太子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宾客，左、右谕德，赞善，庶子，洗马，率更令、丞，司经令、丞，中允，文学，通事舍人，校书，正字等官。壬申，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兒、中书平章政事床兀兒、枢密副使孛兰奚，以即位祗谢太庙。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分地，越州路为越王秃剌分地。赐诸王八不沙钞万锭。癸酉，罢和林宣慰司，置行中书省及青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总管府。以太师月赤察兒为和林行省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为和林行省左丞相，依前太傅、录军国重事。江浙水，民饥，诏赈粮三月，酒醋、门摊、课程悉免一年。乙亥，以永平路为皇妹鲁国长公主分地，租赋及土产悉赐之。赐越王秃剌钞万锭，诸王兀都思不花所部三万五千二百二十锭。丙子，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塔失海牙、知枢密院事床兀兒，并为中书平章政事。丁丑，封诸王八不沙为齐王，朵列纳为济王，迭里哥兒不花为北宁王，太师月赤察兒为淇阳王，加平章政事脱虎脱太尉。以中书左丞相塔剌海为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御史大夫塔思不花为中书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教化、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法忽鲁丁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平章政事铁木迭兒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戊寅，以仪凤司大使火失海牙、铁木兒不花、教坊司达鲁花赤沙的，并遥授平章政事，为玉宸乐院使。己卯，以集贤院使别不花为中书平章政事。庚辰，以御史中丞只兒合郎为御史大夫。辛巳，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言：“中书庶务，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议，即以上闻，非便。今后事无大小，请共议而后奏。”帝曰：“卿

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议者勿奏。”置行工部于旺兀察都。以遥授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也兒吉絺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王寿、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并为中书左丞。壬午，荧惑犯南斗。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兒、知枢密院事塔鲁忽带、中书平章政事床兀兒，以即位告社稷。癸未，升利用监为利用院，秩从二品。甲申，遣赡思丁使西域，遥授福建道宣慰使。乙酉，赐寿宁公主钞万锭。丙戌，以内郡岁歉，令诸王卫士还大都者拣汰以入。从和林省臣请，乞如甘肃省例，给钞二千锭，岁收子钱，以佐供给，仍以网罟赐贫民。御史大夫月兒鲁言：“旧制，中书?⑹嗝茉骸⒂□诽ā⑫□□盒淼米匝Σ淙耍□□鞠ご又惺轭□瘢□□疾坏瞄□啵□绱嗽蚣透俨晃伞！钡奂文芍□R酝□□□赵菏仑寐薮鹗□□惺樽筘□□惺椴沃□□虑詹煳□拇凵惺∽筘□＝□恪10.□恪13.□魇艨ぜiii□□惺》⑺陉庵□6『ィ□雇暝筚善驩浩虼□嗄淹□髌驩杭□疾客郝郴āIIr马、鹰鹞。山东、河北蒙古军告饥，遣官赈之。赐晋王部贫民钞五万锭。己丑，塔剌海、塔思不花言：“前乃颜叛，其系虏之人，奉世祖旨俱隶版籍。比者近臣请以归之诸王脱脱，彼即遣人拘括。臣等以为此事具有先制，今已归脱脱所部，宜令辽阳省臣薛阁干等往谕之，已拘之人悉还其主。”从之。安西等郡旱饥，以粮二万八千石赈之。庚寅，置延福司，秩正三品。辛卯，诏唐兀秃鲁花户籍已定，其入诸王、驸马各部避役之人及冒匿者，皆有罪。发卒二千人为晋王也孙铁木兒治邸舍。是月，江浙、湖广、江西、河南、两淮属郡饥，于盐茶课钞内折粟，遣官赈之。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保定、河间、晋宁等郡水，德州蝗。

k2H -f?

本纪第二十三 武宗二

二年春正月己丑，从皇太子请，罢宫师府，设宾客、谕德、赞善如故。庚寅，越王秃剌有罪赐死。禁日者、方士出入诸王、公主、近侍及诸官之门。辛卯　，皇太子、诸王、百官上尊号曰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谢太庙。丙申，诏天下弛山泽之禁，恤流移，毋令见户包纳差税；被灾百姓，内郡免差税一年，江淮免夏税；内外大小职官普覃散官一等，有出身人考满者，加散官一等。己亥，封知枢密院事容国公床兀兒为句容郡王。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济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于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今后有不由中书者，乞勿与。”制可。丙午，定制大成至圣文宣王春秋二丁释奠用太牢。戊申，迭里贴木兒不花进鹰犬，命岁以币帛千匹、钞千锭与之。

二月戊午，铸金印赐句容郡王床兀兒。赈真定路饥民粮万石，塔塔境六千石。癸亥，皇太子幸五台佛寺。罢行泉府院，以市舶归之行? R 页螅□院士滞吞锶デ锸站磐蛴嗍□□湫□克竟倮簟 2. 啃！14.□扛□陀胁睢 < 核龋□□醴缚骸 P 廖矗□□醴肛怠 5 鞴□醪考昂隼锖铣唷⑳ B 炒□ 6. 淅吹染□徘□灏偃烁昂土帧 H 缮辏□罡魑蓝□吞锕偃□暌灰住 < 仔纾□谥卸季平□?

三月己丑，辽阳行省右丞洪重喜诉高丽国王王章不奉国法恣暴等事，中书省臣请令重喜与高丽王辩对。敕中书毋令辩对，令高丽王从太后之五台山。梁王在云南有风疾，以诸王老的代梁王镇云南，赐金二百五十两、银七百五十两，从者币帛有差。庚寅，车驾幸上都。摘五卫军五十人隶中都虎贲司，封诸王也速不干为襄宁王。辛卯，罢杭州白云宗摄所，立湖广头陀禅录司。丙寅，赐云南王老的金? N 煨纾□□醴肛怠 < 汉ィ□□蠓杆晷恰 7 夤□靼⑳莸哪砂素菸□怨□□鳎□饴碜□参□酝酢 < 壮剑□惺槭〕佳裕骸肮□宜旮秤谐 # □暌运昙螅□□朐□患鞍耄□□二晁□B□□燎□蚨B□溉□偻蚴□ 1 菹鲁19.□□淝筵凰谡撸□□□赵贺每伤锞共荒苄校□尤二攴炊嗳□□蚴□□胗弥□□日叨□□庇谛□赵鹤舳□碇□ S 郑□惺槭《鲜鹿伲□蟮率□晁氖□□保□窕侍□游辉龆□保□钔趵□□觥⑳萋砀释贺菀喔髟鲆辉保□蔷芍啤 3 嫉纫晕□侍□游凰□鲆舜妫□钔跽咭税铡！辈 4. 又□ I □埔绞鹞□湟郊唷 R 宜龋□惺槭〕佳裕骸爸惺槲□偎局□祝□讼忍□咴薄！钡墼唬骸鞍偎舅□□□涞榷 T 椋皇〕既チ簦□拮运贾□！奔河希□靡酢 6. 勹毡 i?

夏四月甲寅，中书省臣言：“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请自今远方以奇兽异宝来者，依驿递；其商人因有所献者，令自备资力。”从之。辛酉，立兴圣宫江淮财赋总管府，诏谕中外。癸亥，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壬午，诏中都创皇城角楼。中书省臣言：“今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乞依前旨罢其役。”帝曰：“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先毕其功，余者缓之。”以建新寺，铸提调、监造三品银? R娑肌6.□健6.□□12.媚□10.蛹洹⑺车隆9.闫健4.竺□□炅骸⑽阑浴⑻┌病8.咛啤2.堋㈠A 5.隆⒀铩3.□ 8.哂实却□取?

五月丁亥，以通政院使憨剌合兒知枢密院事，董建兴圣宫，令大都留守养安等督其工。丁酉，以阴阳家言，自今至圣诞节不宜兴土功，敕权停新寺工役。甲辰，御史台臣言：“乘舆北幸，而京师工役正兴，加之岁旱乏食，民愚易惑，所关甚重，乞留一丞相镇京师，后为例。”制可。六月癸亥，选官督捕蝗。从皇太子言，禁诸赐田者驰驿征租扰民。庚午，中书省臣言：“奉旨既停新寺工役，其亭苑鹰坊诸役，乞并罢。又，太医院遣使取药材于陕西、四川、云南，费公帑，劳驿传。臣等议，事干钱粮，隔越中书省径行，乞禁止。”并从之。以益都、济南、般阳三路，宁海一州属宣慰司，余并令直隶省部。以大都隶儒籍者四十户充文庙乐工。从皇太子请，改典乐司提点、大使等官为卿、少卿、丞。甲戌，以宿卫之士比多冗杂，遵旧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余皆革去。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殴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此法昔所未闻，有乖国典，且于僧无益。僧俗相犯，已有明宪，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检核，于宪章有碍，遵旧制为宜。”并从之。乙亥，中书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臣等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体奏免，非制。”有旨，依旧制征之。是月，金城、崞州、源州雨雹，延安之神木碾谷、盘西、神川等处大雨雹，霸州、檀州、涿州、良乡、舒城、历阳、合肥、六安、江宁、句容、溧水、上元等处蝗。

秋七月癸未，河决归德府境。壬辰，宣政院臣言：“武靖王搠思班与朵思麻宣慰司言：‘松潘叠宕威茂州等处安抚司管内，西番、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杂处，昨遣经历蔡懋昭往蛇谷陇迷招之，降其八部，户万七千，皆数百年负固顽犷之人，酋长令真巴等八人已尝廷见。今令真巴谓其地邻接四川，未降者尚十余万。宣抚司官皆他郡人，不知蛮夷事宜，才至成都灌州，畏惧即返，何以抚治？宜改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

茂州，徙松州军千人镇遏为便。’臣等议，宜从其言。”诏改松潘叠宕威茂州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秩正三品，以八兒思的斤为宣抚司达鲁花赤，蔡懋昭为副使，并佩虎符。乙未，复置赣州龙南、安远二县。以河西二十驿往来使多，马数既少，民力耗竭，命中书?⑹嗝茉骸⑼尸□河谥畈坎□r睢硪约弥□@质笛猿□ù蠡担□敫□□ǎ□夹鲁□揭越□□钟氡0艘榱⑸惺槭。□□肫蛱攵占谩⑺□疾换ā3.嘁蛱□緝骸⑼鸦⑼鸭□橐晕拧＜汉ィ□泳鲢炅褐□馇稹＜壮剑□奈舯3喟素莺纤镒芄芨□□钍痹骸R宜龋□0搜裕骸俺加胨□疾换ā⑵蛱攵占玫燃□榱⑸惺槭∈拢□冀袂宰运贾□□□碌檬B□郧叭罩惺槭〕妓□□□裼□僬□□司逵欣郏□朐感姓撸砍冀癫谎裕□弦源笫挛□濉1菹氯赳媪□0恕16.质邓□椋□肓⑸惺槭。□墒麓又惺椋□抡□由惺椤Ⅰ惺椋□胍云蛱攵占谩⑼鸦⑼盐□□啵□□ε□16.质滴□秸拢□0宋□邑□□躅疾沃□□隆P战□呋□□剑□晕□〕□獯笫埂！辈4.又□K□疾换く裕骸按舜笫拢□岫□□牛□蛴肜铣几□椤！钡鄄淮印J窃拢□媚稀12.媚□□阊簟2.堋㈠A5.隆8.咛啤10.又小13.狻㈢□⒁□⑼□11.□戎莼取?

k霵 -f?

本纪第二十四 仁宗一

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讳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宗次子，武宗之弟也。母曰兴圣太后，弘吉剌氏。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

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不豫，中宫秉政，诏帝与太后出居怀州。十年冬十二月，至怀州，所过郡县，供帐华侈，悉令撤去，严饬扈从毋扰于民，且谕佥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悦。

十一年春正月，成宗崩，时武宗为怀宁王，总兵北边，戊子，帝与太后闻哀奔赴。庚寅，至卫辉，经比干墓，顾左右曰："纣内荒于色，毒痡四海，比干谏，纣刳其心，遂失天下。"令祠比干于墓，为后世劝。至漳河，值大风雪，田叟有以盂粥进者，近侍却不受。帝曰："昔汉光武尝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备尝艰阻，往往不知稼穑艰难，以致骄惰。"命取食之。赐叟绫一匹，慰遣之。行次邯郸，谕县官曰："吾虑卫士不法，胥吏科敛，重为民困。"乃命王傅巡行察之。二月辛亥，至大都，与太后入内，哭尽哀，复出居旧邸，日朝夕入哭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潜谋推皇后伯要真氏称制，安西王阿难答辅之。时左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称疾，守宿掖门凡三月，密持其机，阳许之，夜遣人启帝曰："怀宁王远，不能猝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三月丙寅，帝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戊辰，伏诛。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为出此言也！彼恶人潜结宫壶，构乱我家，故诛之，岂欲作威觊望神器耶？怀宁王吾兄也，正位为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边。五月乙丑，帝与太后会武宗于上都。甲申，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诏立帝为皇太子，受金宝。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十一月戊寅，受玉册，领中书?⑹嗝茉骸?

至大元年七月，帝谕詹事曲出曰："汝旧事吾，其与同僚协议，务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尝行及典故所无者，慎勿行。"二年八月，立尚书省，诏太子兼尚书令，戒饬百官有司，振纪纲，重名器，夙夜以赴事功。詹事院臣启金州献瑟瑟洞，请遣使采之，帝曰："所宝惟贤，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后勿复闻。"先是，近侍言贾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

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言者惭而退。淮东宣慰使撒都献玉观音、七宝帽顶、宝带、宝鞍，却之，戒谕如初。詹事王约启事，二宦者侍侧，帝问：“自古宦官坏人家国，有诸？”约对曰：“宦官善恶皆有之，但恐处置失宜耳。”帝然之。九月，河间等路献嘉禾，有异亩同颖及一茎数穗者，命集贤学士赵孟頫绘图，藏诸秘书。

四年春正月庚辰，武宗崩。壬午，罢尚书？R载┤嗤鸦⑼选⑷□ε□□秸吕质担□邑┌0耍□筘├Ω缣□緝海□握□躅迹□渎揖烧拢□鞫景傩眨□□惺橛邑┤嗨□疾换ā⒅□嗝茉菏绿□緝翰换ū炔西丁1□纾□鸦⑼选⑷□ε□16.质怠1.0恕⑼躅挤□铮□Ω缣□緝赫攘骱D稀H勺樱□粘嗳玺鳌0粘侵卸肌U偈雷娉□现□□袼赜猩□□铣计秸鲁膛舴伞6.□垦。□□由俑道钋□□俦U怕浚□邑┌绿煜椤⑸形摹17.跽□□筘└绿焱Γ□胸┐□空洌□□颖隹拖衄溃□握□趺糁小⑼跛剂□10.□右妫□逃□跃□牛□□檬钩填曳颍□贾萋反锫郴ǔ喟10.下恚□□□桡冢□□槭□瘛＜孜纾□栋8.酵鸦⑼训茸笥宜尽17.□抗僮铩R椅矗□□俟僖劬□擞□旒笆鬟に降凇6∮希□栽颇闲兄惺槭∽筘┤嗵□镜鼍何□惺橛邑┤啵□□诱彩峦暝蟆12.□痛笱□坷蠲喜⑵秸抡□隆N煨纾□运□疾换□盎照□菏股成巢⑽□□反蠓颉＜汉ィ□男猩惺槭‖□兄惺槭　8□樱□跫埕芯┌置祝□涨□□□躁馄睹瘛M8鞔τ□臁0展阄淇道镂溃□坊褂》□□淙□□羰椋□捌渫蚧У裙傩□贰P脸螅□运□□□緝褐□嗝茉菏隆H梢□□□シ怀坻淙琶瘛k分惺椋□泊□挤乔追钫呶鹦小R灾钔醭□幔□沾徒鹑□蚓徘Я□傥迨□健⒁□侔耸□耐蚓徘□迨□健3.□□□□蛉□Φ□倨呤□哦A 1. 也□氖□咄蚨□□陌侔耸□似ァ？

二月，复玉宸乐院为仪凤司，改延庆司为都功德使司。乙巳，命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设左丞相，余省唯置平章二员，遥授职事勿与。戊申，罢运江南所印佛经。辛亥，禁诸王、驸马、权豪擅据山场，听民樵采。罢阿老瓦丁买卖浙盐，供中政食羊。禁宣政院违制度僧。甲寅，遣使检核小云石不花所献河南荒田。司徒萧珍以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夺其符印，令百司禁锢之，还中都所占民田。罢江南行通政院、行宣政院。甲子，太阴犯填星。升典内司为典内院，秩从三品。命中书平章李孟领国子监学，谕之曰：“学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数诣国学课试诸生，勉其德业。”敕：“诸王、驸马户在缙山、怀来、永兴县者，与民均服徭役。诸司擅奏除官者，毋给宣敕。”御史台臣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罢福建绣匠、河南鱼课两提举司，省宣徽院参议、断事官。丙寅，监察御史言：“比者尚书省臣蠹国乱政，已正典刑，其余党附之徒布在百司，亦须次第沙汰。今中书奏用孛罗铁木兒为陕西平章、乌马兒

为江浙平章、阔里吉思为甘肃平章、塔失帖木兒为河南参政、万僧为江浙参政，各人前任，皆受重赃，或挟势害民，咸乞罢黜。”制曰：“可。”丁卯，命西番僧非奉玺书驿券及无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辄至京师，仍戒黄河津吏验问禁止。罢总统所及各处僧录、僧正、都纲司，凡僧人诉讼，悉归有司。罢仁虞院，复置鹰坊总管府。庚午，命广西静江、融州军民官，镇守三载无虞者，民官减一资，军官升一阶，著为令。思州军民宣抚司招谕官唐铨以洞蛮杨正思等五人来朝，赐金帛有差。立淮安忠武王伯颜祠于杭州，仍给田以供祀事。是月，帝谓侍臣曰：“郡县官有善有恶，其命台官选正直之人为廉访司官而体察之，果有廉能爱民者，不次擢用，则小人自知激厉矣。”旌表漳州长泰县民王初应孝行。

三月庚辰，召前枢密副使吴元珪，左丞拜降、兀伯都剌至京师，同诸老臣议事。丙戌，太阴犯太微上相。罢五台行工部。己丑，命毋赦十恶大逆等罪。复典瑞院为典瑞监。庚寅，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诏曰：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抚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顺考遗体，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内难之功，于其践阼未逾月，授以皇太子宝，领中书令、枢密使，百揆机务，听所总裁，于今五年。先帝奄弃天下，勋戚元老咸谓大宝之承，既有成命，非与前圣宾天而始征集宗亲议所宜立者比，当稽周、汉、晋、唐故事，正位宸极。朕以国恤方新，诚有未忍，是用经时。今则上奉皇太后勉进之命，下徇诸王劝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书省误国之臣，先已伏诛，同恶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命丞相铁木迭兒、平章政事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毋隔越中书奏事。诸上书陈言者，量加旌擢。其侥幸献地土并山?⒁ひ奔爸斜χ□耍□13.□怪□Ⅴ钔酢㈡饴砭□□菘ぃ□坏梅抢硇杷鳎□□凸撕吐颍□婕锤□郏□憷□崦瘛?

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以御史中丞李士英为中书左丞。壬辰，发京仓米，减价以粜赈贫民。丁酉，命月赤察兒依前太师，宣徽使铁哥为太傅，集贤大学士曲出为太保。敕百司改升品级者，悉复至元旧制。己亥，增置左翼、右翼指挥各一员。宁夏路地震。是月，帝谕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择晓法律老臣，斟酌重轻，折衷归一，颁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则抵罪者庶无冤抑。”又谕太府监臣曰：“财用足则可以养万民，给军旅，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以陕西行尚书省左丞兀伯都剌为中书右丞；昭文馆大学士察罕参

知政事；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床兀兒，钦察亲军都指挥使脱火赤拔都兒，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铁木兒不花，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也速，知枢密院事兼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也先铁木兒，遥授左丞相、仁虞院使也兒吉尼，太子詹事月鲁铁木兒，并知枢密院事。赐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三百三十一人，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人帛一匹。

夏四月壬寅，诏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元籍。癸卯，翘星于回回司天台。以即位，恩赐太师、太傅、太保，人金五十两、银三百五十两、衣四袭。行省臣预朝会者，赏银有差。丁未，以太子少保张驴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旧人，故命汝往。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体朕心，下爱斯民。”戊申，以即位告天地于南郊。庚戌，拘收下番将校不典兵者虎符、银牌。癸丑，诏：“路、府、州、县官，三年为满。”罢典医监。甲寅，太阴犯亢，荧惑犯垒壁阵。丙辰，诏谕宣徽使亦列赤，诸蒙古民有贫乏者，发廪济之。丁巳，罢中政院。戊午，以即位告于太庙。辛酉，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癸亥，敕：“诸使臣非军务急速者，毋给金字圆牌。”定四宿卫士岁赐钞二十四万二百五锭。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乙丑，封知枢密院事铁木兒不花为宣宁王，赐银? 6 ：□□□唬骸拔沂雷婊实郏□巫霉沤瘢□⒅型场⒅猎□□ǎ□煜铝餍校□□矫衫□□迨□暧谧纫印 1 日呱惺槭〔痪坷□。□□獗涓□□却粗链笠□□□种□笤□⒅链笸□□ 3 □员妒□□啵□嶂厥б耍磺□怨闹□ジ□□戮身в茫辉□丛倨冢□浔鬃躺酢ｋ甲赏⒁椋□市□哐裕□栽副渫ǎ□愿淳芍啤Ｆ浒兆使□杭案鞔θ□跫嗵峋偎荆□蚵敉□鳎□□褡员恪Ｓι惺槭∫逊 8.鞔χ链蟪□炯爸链笸□□□厝辗庵□□窦湫惺拐撸□靶杏每獾够弧！比悦獯蠖肌⑸隙肌18.∽瞬钏叭□辍Ｃ□惺槭￡饧酶仕喙□ň□□丈□ 5. 馈⒁怖锟晌隆 4.鹗□□⑼吠印□自谱谥钏尽 8 姆馇淄醯□锔鐑翰换ㄎ□婺□酰□徒鹩。□诚嫦缰荨20.□缦亓□蛭迩ⅢＡ＞谢垢仕唷⑸挛鳌17.裳羰〕妓□寤 7.□□□シ蝗琶瘢□胀尸□海□云涫鹿楸□俊Ｔ鲋蒙惺樵蓖饫筛饕辉保□栈鼗睾系乃臼簟 5 塾□愕睿□蠲辖□唬骸氨菹掠□□□锛鄱偌酰□街□卜松窕□□伲□乙晕□亍！钡埘救辉唬骸扒涞饶芫×υ尴澹□拐酌駃Ｖ安，庶几天心克享，至于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践阼曾未逾月，宁有物价顿减之理？朕托卿甚重，兹言非所赖也。”孟愧谢。帝谕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曰：“向召老臣十人，所言治政，汝其详译以进，仍谕中书悉心举行。”南阳等处风、雹。

五月壬申，以宦者铁昔里为利用监卿。癸酉，八百媳妇蛮与大、小彻里蛮寇边，命云南王及右丞阿忽台以兵讨之。改封乳母夫寿国公杨德

荣为云国公。丙子，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及累朝皇后、功臣列传，俾百司悉上事迹。丁丑，禁毋以毒药酿酒。庚辰，敕中书省裁省冗司，置高昌王傅，复度支院为监，罢泉府司、长信院、司禋监。辛巳，赐大长公主祥哥剌吉钞一万锭。壬午，制定翰林国史院承旨五员，学士、侍读、侍讲、直学士各二员。拘诸王、驸马及有司驿券，自今遣使，悉从中书省给降。置祥和署，掌伶人。金齿诸国献驯象。癸未，太阴犯氐。赐国师板的答钞万锭，以建寺于旧城。戊子，罗鬼蛮来献方物。甲午，复太常礼仪院为太常寺。是月，禁民捕驾鹅。

六月癸卯，敕宣政院：“凡西番军务，必移文枢密院同议以闻。”吐蕃犯永福镇，敕宣政院与枢密院遣兵讨之。乙巳，命侍臣咨访内外，才堪佐国者，悉以名闻。仍戒敕诸王，恪恭乃职。丙午，以内侍杨光祖为秘书卿，谭振宗为武备卿，关居仁为尚乘卿，并授弘文馆学士。置湘宁王迭里哥兒不花王傅。丁未，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己酉，诏存恤军人。庚戌，太阴犯氐。壬子，敕甘肃省给过川军牛种农器，令屯田。癸丑，复太府院为太府监，省上都兵马指挥为五员。甲寅，封亦思丹为怀仁郡王，赐银? 6 ：: 龋□泛擦止□吩捍呵镏录捞□妗⑻□淞�十W谟□荩□暌晕□！ C □土中惺∮邑┴美铩18.硭俸鼍□沓坪M吞铩 4 笸□沸□□孛窦也□慷□溃□睦圜梓耄□翟匾韵祝□笥以唬骸肮潘□饺鹞镆病！钡墼唬骸拔骞确崾欤□傩瞻惨担□宋□鹨病！奔何矗□粗贸ば潘隆 7 馐嗝苁关寐尬□蠊□□ 8 □辏□纷越裰钏景资拢□氲钪惺逃□肥滩唷 9 锖ィ□徒□跻菜锾□緝撼□迩ΦB□摇 2.□鞫□□ィ惶□静换ń鸢倭健 8 丛浦菀□√峋偎荆□靡丘骄郑□冉晕迤贰 < 鬃樱□氪笮谢实圳钟谀辖迹□献疒衷蝗驶菪□ 11. 实郏□砗盼渥凇 1 □□□惺杖□□驹□□钌谭风羰椤 6 ：□□罩缓铣喟素莺纤锼□焐瞎┛啤N斐剑□分钔醭□岷笾琳撸□缋□□汀 < 核龋□劳醢20.靖缛爰□□圳褪〕荚唬骸半抻氚20.靖缤□付□炷福□薏桓B□□私□□担科浯统□□蚨B□□鹪□□！钡劾馈墩旯壅□□罚□秃擦质探舶17.痔□緝涸唬骸按耸橛幸嬗诠□遥□湟胍怨□锟□校□旅晒拧⑸□咳怂邢爸□！奔媚□ 6. □健 9. 榈隆 8. 咛啤⑫臁②□钪菟□□□□庵□：蛹洹⑸挛髦钕厮□ 10. 瞪思冢□□兴娟庵□□悦馄浣衲曜狻Ⅴ钔跛□萋淼那彩菇□毕蟆?

秋七月辛未朔，拘还辽阳省官提调诸事圆符、玺书、驿券，裁减虎贲司职员，赐上都宿卫士贫乏者钞十三万九千锭。丁丑，巩昌宁远县暴雨，山土流涌。敕内外军官并覃官一等。癸未，甘州地震，大风，有声如雷。以朝会，恩赐诸王秃满金百五十两、银五千二百五十两、币帛三千匹。乙酉，赐湘宁王迭里哥兒不花所部钞三万二千锭。癸巳，太阴掩毕。甲午，置经正监，掌蒙古军牧地，秩正三品，官五员。丁酉，太阴

犯鬼距星。己亥，诏谕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敕御史台臣选更事老成者为监察御史，超授中散大夫、典内院使孛叔荣禄大夫。是月，江陵属县水，民死者众，太原、河间、真定、顺德、彰德、大名、广平等路，德、濮、恩、通等州霖雨伤稼，大宁等路陨霜，敕有司赈恤。

闰七月辛丑，命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甲辰，车驾将还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鹰坊、驼人、卫士先往，庶免害稼扰民，敕禁止之。枢密院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制曰：“可。”翔五星于司天台。以故鲁王刁斡八剌嫡子阿礼嘉世礼袭其封爵、分地。乙巳，以朝会，恩赐月赤察兒、床兀兒金二百两、银二千八百两、币帛有差。丙午，奉武宗神主祔于太庙。戊申，封李孟秦国公，命亦怜真乞剌思为司徒。己酉，吐番寇礼店、文州，命总帅亦怜真等讨之。辛亥，以西僧藏不班八为国师，赐玉？N煳纾□粗盟镜毪唷＜何矗□□褪〕荚唬骸肮□友B□雷婊实凵钏□⒁猓□缙秸虏缓瞿镜冉悦晒湃耍□□桃猿刹拧k藿袂锥ü□由□钗□□偃耍□栽雠闾蒙□□□耍□T痪□撸□源尾拱槎粒□□□亠健！彪罚骸熬□倨呤□率耍□继□拥艹邢□F溆形蠢霞赐屑惨□辏□钣兹踝拥芟□罢撸□□□恍穑黄淝杉魄笄尸撸□晕ブ坡邸！比尚纾□□庑袅氡绷髅瘛Ⅰ隙剂⑼尸□海□烀晒胖铈洌□日□□贰＜鬃樱□□牡卣稹R页螅□彻□蟪す□飨楦缲菁□□呕舒4.蟪す□鳌G彩拐汹秃谒□□姿□嚷□□□蛴嗷Ю唇怠1□□□□醴感□□4椭钔醢2.换ǖ冉鸲□倭健⒁□甙傥迨□健3.□煌蛉□я□偃□□A¹.也□饔胁睢6：□□暝蟆16.蠲系妊裕骸胺浇窠□萌逭撸□□铣扇找缘蛐唬□姆饺迨砍刹耪撸□脒□喂□A¹⁰.擦帧19.厥椤⑻□；蛉逖□峋俚戎埃□卵д哂兴□と啊！钡墼唬骸扒溲允且病W越裎鹣拮始叮□□哦□停□浒咨硪嘤弥□！彪分笔∩崛艘云浒敫□碌钔亻□胩□惺椴钋病＝□饺朔茄∈约爸□□撸□阈幸揭□4笸□□□赜瓯iii□□宕纾□缂诰￠妗?

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诸司员数，并依至元三十年旧额。楚王牙忽都所部乏食，给钞万锭，出粟五千石赈之。赐环卫圉人钞三万锭，以近侍曲列失为户部尚书。甲戌，赐皇姊大长公主钞万锭。丙戌，安南世子陈日沆奉表以方物来贡。敕西番军务隶宣政院。九月己亥朔，遥授左丞相不花进太尉。丙午，遥授湖广平章、安南国王陈益稷入见，言：“臣自世祖朝来归，妻子皆为国人所害，朝廷授以王爵，又赐汉阳田五百顷，俾自赡以终余年。今臣年几七十，而有司拘臣所授田，就食无所。”帝谓省臣曰：“安南国王慕义来归，宜厚其赐，以怀远人，其进勋爵、受田如故。”戊申，禁民弹射飞鸟、杀马牛羊当乳者。禁卫士不得私衣侍宴服，

及以质于人。庚戌，命枢密院阅各省军马。壬子，改元皇庆，诏曰：“朕赖天地祖宗之灵，纂承圣绪，永惟治古之隆，群生咸遂，国以乂宁。朕夙兴夜寐，不敢怠遑，任贤使能，兴滞补阙，庶其臻兹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朕之志也。逾年改元，厥有彝典，其以至大五年为皇庆元年。”都水监卿木八剌沙传旨，给驿往取杭州所造龙舟，省臣谏曰：“陛下践祚，诞告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进。诚取此舟，有乖前诏。”诏止之。复置中宫位下怯怜口诸色民匠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秩正三品。乙卯，太阴犯毕。丁巳，奉太后旨，以永平路岁入，除经费外，悉赐鲁国大长公主。给云南王老的部属马价一万二千锭。丙寅，敕省部官，勿托以宿卫废职。罢西番茶提举司。是月，江陵路水漂民居，溺死十有八人。

冬十月戊辰朔，有事于太庙。己巳，敕绘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辛未，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两，钞万锭，西锦、彩段、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丁丑，禁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辛巳，罢宣政院理问僧人词讼。以蕲县万户府镇庆元，绍兴沿海万户府镇处州，宿州万户府兼镇台州。戊子，省海道运粮万户为六员，千户为七所。特授故太师月兒鲁子木剌忽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辛卯，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壬辰，诏收至大银钞。敕诸卫汉军练习武事。置群牧监，秩正三品，掌兴圣宫位下畜牧。癸巳，诏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掌大承华普庆寺赀产。给云南增戍军钞二万五千锭。丙申，太白犯垒壁阵。

十一月戊戌，封司徒买僧为赵国公。辛丑，命延安、凤翔、安西军屯田红城者，还陕西屯田。敕：“商税官盗税课者，同职官赃罪。”立乖西府，以土官阿马知府事，佩金符。李孟奏：“钱粮为国之本，世祖朝量入为出，恆务撙节，故仓库充牣。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帝纳其言，凡营缮悉罢之。辛亥，诸王不里牙屯等诬八不沙以不法，诏窜不里牙屯、秃干于河南，因忽乃于杨州，纳里于湖广，太那于江西，班出兀那于云南。壬子，赈钦察卫粮五千七百五十三石。甲寅，太阴犯舆鬼。戊午，禁汉人、回回术者出入诸王、驸马及大臣家。己未，以辽阳省平章政事合撒为中书平章政事。甲子，敕增置京城米肆十所，日平粜八百石以赈贫民。丙寅，加徽政使罗源为大司徒，赈诸军粮七千六十石。

十二月辛未，增置经正监官为八员。置尚牧所，秩五品，掌太官

羊。癸酉，封宣政、会福院使暗普为秦国公。增置兵部侍郎、郎中各一员。庚辰，太白经天。复以陕西屯田军三千隶红城万户府。壬午，诏曰：“今岁不登，民何以堪？春蒐其勿令供亿。”癸未，太白经天。甲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浙西水灾，免漕江浙粮四分之一，存留赈济；命江西、湖广补运，输京师。占城遣使奉表贡方物。庚寅，申禁汉人持弓矢兵器田猎。曲赦大都大辟囚一人，并流以下罪。辛卯，裁宗正府官为二十八员，遣官监视焚至大钞。壬辰，太白经天。敕：“创设边远官员，俟到任方降敕牒。”乙未，命李孟整饬国子监学。中书省臣言：“世祖定立选法升降，以示激劝。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帝曰：“凡内降旨，一切勿行。”赐济王朵列纳印，以和林税课建延庆寺。诏谕安南国世子陈日浿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抚有万方，威德所加，柔远能迩。乃者先皇帝龙驭上宾，朕以王侯臣民不释之故，于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即皇帝位，遵逾年改元之制，以至大五年为皇庆元年。今遣礼部尚书乃马台等赍诏往谕，仍颁皇庆元年历日一本。卿其敬授人时，益修臣职，毋替尔祖事大之诚，以副朕不忘柔远之意。”

皇庆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谕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癸卯，敕诸僧犯奸盗、诈伪、斗讼，仍令有司专治之。甲辰，授太师、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脱兒赤颜开府仪同三司，嗣淇阳王。戊申，改隆镇万户府为隆镇卫。庚戌，封知枢密院事丑汉为安远王，出总北军。壬子，敕军不满五千者，勿置万户。癸丑，太阴犯太微东垣上将。旌表广州路番禺县孝子陈韶孙。戊午，制诸王设王傅六员，银印，其次设官四员。改封济王朵列纳为吴王，赐卫王阿木哥庆元路定海县六万五千户，加崇福使也里牙秦国公。己未，升崇祥监为崇祥院，秩正二品。壬戌，升翰林国史院秩从一品。帝谕省臣曰：“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敕称海屯内汉军存恤二年。庚午，西北诸王也先不花遣使贡珠宝、皮币、马驼，赐钞一万三千六百锭。辛未，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吉州路为吉安路。壬申，以霸州文安县屯田水患，遣官疏决之。遣使赐西僧金五千两、银二万五千两、币帛三万九千九百匹。甲戌，制定封赠名爵等级，著为令。改和林省为岭北? 1 □樱□□坪M吞锱 6 □A 4 徒□跻菜锾□緝耗峡德坊Я□蛭迩B□雷嬷罨首右蚕忍□緝焊Ⅴ萋犯 0 蚕亍⑼鸦吨□硬淮鹗Ю锔Ⅴ萋纺□孪亍

10.龆悸程□緝褐□尤□萋纺习蚕亍□□莱嘀□由畚渎饭庠笙兀□P⒁煌蛉□Я□儆兴模□称渌旮场＜好□□梦懒□荚□Ц□□日□□罚□怨虐⑺傥懒ブ□０税傧备纠聪籽毕蠖□Ｈ晌纾□□醴缚骸７庳寐尬□婪峥ね酢Ｖ玫掳哺□杏贸□猓□兆□酥萏曝ＧШ□□１□纾□∈嗝芏鲜鹿傥□嗽薄８□□□妨氡笔￡飧□谑沉髅瘛ｋ妨交疵裰只奶镎撸□缋□渌啊Ｇ补偻□□鳌13.□闶≌□尾琛⒀畏ā４秃□□□髌沾锸盗□□蚨Ａ Ｚ□憷□□＃□馍蕉□髅裰梁幽暇痴摺Ｍā□t州饥，赈粮两月。

三月丁酉朔，荧惑犯东井。升给事中秩正三品，罢诸王、大臣私第营缮。戊戌，右丞相铁木迭兒言：“自今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初则论决，不悛，则黜而不叙。”制曰：“可。”省女直水达达万户府冗员。敕：“诸王脱脱所招户，其未籍者，俾隶有司。”己亥，以生日为天寿节。庚子，加御史大夫火尼赤开府仪同三司。罢卫龙都元帅府。壬寅，太阴犯东井。敕归德亳州，以宪宗所赐不怜吉带地一千七十三顷还其子孙。丙子，敕：“北边使者，非军机毋给驿。”丁未，置内正司，秩正三品，卿、少卿、丞各一员。戊申，升典内院秩正二品。以前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塔失海牙为御史大夫。改翰林国史院司直司为经历司，置经历、都事各一员。置五台寺济民局，秩从五品。赐安王完泽及其子金三百两、银一千二百五十两、钞三千五百锭，赐汴梁路上方寺地百顷。辽阳省增置滦阳、宽河驿。甲寅，西北诸王也先不花等遣使以橐驼、方物入贡。丙辰，封同知徽政院事不阑奚为赵国公。庚申，敕简汰大明宫、兴圣宫宿卫。甲子，给北军币帛二十万匹，遣户部尚书马兒经理河南屯田。乙丑，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术祠堂，封诸王塔思不花为恩平王。

夏四月丁卯，简汰控鹤还本籍。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寺。置察罕脑兒捕盗司，秩从七品。庚午，命浙东都元帅郑祐同江浙军官教练水军。辛未，给钞万锭修香山永安寺。赵王汝安郡告饥，赈粮八百石。升保定路万户府为上万户。癸酉，车驾幸上都。丙子，太白昼见。封鄄国大长公主忙哥台为大长公主，赐金？Ｔ鲆部稍□澈龀辔□氖□□薄Ｈ晌纾□□蠓赣吖怼ｋ坊首铀兜掳素葜盟乃尬馈ｋ罚骸吧□颂锍□沃□捎胁⑹雷嫠□屯猓□嘞な渥馊缰啤！卑⑺傥乐富幽腔车让霸鑫谰□□倜□□林Я钙咔Φ□偈□ ⒈也□磺Φ□倨ァ3.□□侔硕Ｂ□分惺椤⑹嗝馨粗巍７庵□嗝茉菏履矩莺鑫□闫酵酢９镂矗□□蠓富□□□８□□□□拙□臁４蟪缍鞲Ｔ□鲁桑□寐§□骸Ａ□诵陆厂亓赜晟撕蹋□玫掳惭粝鼗取？

五月丙申朔，以中书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江浙行省平章张驴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兒授开府仪同三司。壬寅，诸王脱忽思海迷失以农时出猎扰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许出猎。改和

林路为和宁路。赐诸王阿木哥钞万锭，速速迭兒、按麻思等各千锭。以蒙古驿隶通政院，置濮阳王脱脱木兒王傅官四员，给上都、滦阳驿马三百匹。丁未，缙山县行宫建凉殿。己酉，以西宁州田租、税课赐大长公主忙古台，赈宿卫士粮二万石。升回回司天台秩正四品。彰德、河南、陇西雹。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卯，天雨毛。己巳，太阴犯天关。敕李孟博选中外才学之士任职翰林。给羊马钞价，济岭北、甘肃戍军之贫者。壬申，减四川盐额五千引。赐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顷。丁亥，敕罢封赠，诫左右守法度，勤职业，忽妄侥幸加官。赐安远王丑汉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千锭。巩昌、河州等路饥，免常赋二分。

秋七月辛丑，定内正司官为六员。禁诸王径宣旨于各路。徙中都内帑、金银器归太府监。赐新店诸驿钞三千八百锭，充使者饩廪。癸卯，诏奖励御史台。丙午，升大司农司秩从一品。帝谕司农曰：“农桑衣食之本，汝等举谙知农事者用之。”敕诸王小薛部归晋宁路襄垣县民田。中书参政贾钧以病请告，赐钞三百锭，给安车还乡。戊午，太阴犯东井。

八月丁卯，敕探马赤军羊马牛依旧制百税其一。戊辰，太白犯轩辕。辛未，太阴犯填星。丁丑，罢司禋监。己卯，以吏部尚书许师敬为中书参知政事。庚辰，车驾至自上都。壬午，辰星犯右执法。置少府监，隶大都留守司。甲申，赐诸王阔阔出金束带一、银百五十两、钞二百锭。乙酉，太白犯右执法。辛卯，敕云南省右丞阿忽台等，领蒙古军从云南王讨八百媳妇蛮。滨州旱，民饥，出利津仓米二万石，减价赈粜。宁国路泾县水，赈粮二月。安南国王陈益稷来朝。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粮二十万石。戊戌，罢征八百媳妇蛮、大、小彻里蛮，以玺书招谕之。辛丑，命司徒田忠良等诣真定玉华宫，祀睿宗御容。八百媳妇、大、小彻里蛮献驯象及方物。甲辰，升参议中书省事阿卜海牙为参知政事。拘火者等所佩国公、司徒? 6 ::龋□□醴缚骸Ｈ尚纾□碇堇柙粜ゾ郏□补僬汹汀?

冬十月甲子，有事于太庙。改隆兴路为兴和路，赐银? T颇闲惺∮邑┤阒粌和□凶铮□□□魉技□咏趦鹤嗲胧椭□□鄢庵□唬骸吧□艘怂蟹鹗椋□偈缕竦庇胍□俊惫镂矗□灾惺椴沃□□虏旌蔽□惺槠秸抡□拢□桃橹惺槭∈隆 6 『ィ□□醴钙降馈Ｎ熳樱□□醴缚骸：擦盅□砍兄加窳□嗖换ǖ冉□端匙凇贰i冻勺凇贰i段渥谑德肌贰 0 赵齑□峋偎尽Ｐ撩□□馓煜隆 4 屠蠲下褐萏锒□□辍?

十一月戊戌，调?⑰念淳□□裰莸纫砗壕□诒敬ν吞铩＜汉ィ□□醴咐荼谡蟆＜壮剑□恫字萑旱涟⑹Ｔ饍旱龋□苤□□ЫＩ庖葬摺 1 □纾□土□抗傥阌庠

街惺樽嗍隆1□剑□怄饴硗淹涯緝何□□酢8□辏□椭钔蹩沓埂10.龃鹈允Ы鸢傥迨□健⑭□磺□灏倭健3.□□ΦA ¹. 也□胁睢Ｕ汲枪□□□螅□骞□髑财湫黾霸颇喜慌├□醭め□＠闯□?

十二月癸亥，中书平章政事李孟致仕，以枢密副使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癸酉，遣使分道决囚。壬申，晋王也孙铁木兒所部告饥，赈钞一万五千锭。庚辰，知枢密院事答失蛮罢。省海道运粮万户一员，增副万户为四员。甲申，荧惑、填星、辰星聚斗。鹰坊不花即列请往河南、湖广括取孔雀、珍禽，敕以扰民，不允。丁亥，遣官祈雪于社稷、岳镇、海渎。省臣言：“中书职在总挈纲维，比者行省六部诸司应决不决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繁事弊。”诏体世祖立中书初意，定拟程式以闻，俾遵行之。敕回回合的如旧祈福，凡词讼悉归有司，仍拘还先降玺书。戊子，太阴犯荧惑。己丑，宗王女班丹给驿取江南田租，命拘还驿券。是月，诸王春丹叛。

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察罕脑兒等处宣慰使伯忽为御史大夫。辛丑，封前尚书右丞相乞台普济为安吉王。丙午，宁王阔阔出薨。丁未，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戊申，太阴犯三公。己未，置辽阳行省儒学提举司。

二月壬戌，改典内院为中政院，秩正一品。甲子，以皇后受册宝，遣官祭告天地于南郊及太庙。丁丑，日赤如赭。己卯，免征益都饥民所贷官粮二十万石。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敕遵旧制，易以蔬食。命张珪纲领国子学。庚辰，冀宁路饥，禁酿酒。辛巳，诏以钱粮、造作、诉讼等事悉归有司，以清中书之务。壬午，西北诸王也先不花进马、驼、璞玉。丁亥，敕：“外任官应有公田而无者，皆以至元钞给之。”以乖西府隶播州宣抚司。功德使亦怜真等以佛事奏释重囚，不允。帝谕左右曰：“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朕思此物何足为宝，唯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三月丙申，以御史中丞脱欢答剌罕为御史大夫。庚子，荧惑犯垒壁阵。以晋宁、大同、大宁、四川、巩昌、甘肃饥，禁酒。丙午，册立皇后弘吉剌氏，诏天下。丁未，彗出东井。壬子，秃忽鲁言：“臣等职专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间乏食，而又陨霜雨沙，天文示变，皆由不能宣上恩泽，致兹灾异，乞黜臣等以当天心。”帝曰：“事岂关汝辈耶？其勿复言。”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论时政，帝嘉纳之。赐西僧搠思吉斡节兒钞万锭。丙辰，以皇后受册宝，遣官恭谢太庙。以亢旱既久，帝于宫中焚香默祷，遣官分祷诸祠，甘雨大注。诏敦谕劝课农桑。

夏四月甲子，翊星于司天台。癸酉，赐寿宁公主橐驼三十六。乙亥，车驾幸上都。丙子，高丽王辞位，以其世子王焘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封高丽国王。辛巳，加御史大夫伯忽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壬午，置中瑞司，秩正四品。甲申，诏遴选贤士，纂修国史。乙酉，御史台臣言："富人夤缘特旨，滥受官爵。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近侍托为贫乏，互奏恩赏。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诸王、驸马、寺观、臣僚土田每岁征租，亦极为扰民。请悉革其弊。"制曰："可。"诏罢不急之役。真定、保定、河间、大宁路饥，并免今年田租十之三，仍禁酿酒。安南国遣使来贡方物。

五月辛丑，升中书右丞兀伯都剌为平章政事，左丞八剌脱因为右丞，参知政事阿卜海牙为左丞，参议中书省事秃鲁花铁木兒为参知政事，顺德、冀宁路饥，辰州水，赈以米、钞，仍禁酿酒。檀州及获鹿县蝻。六月己未朔，京师地震。癸亥，秃忽鲁等以灾异乞赐放黜，不允。丙寅，京师地震。辛未，以参知政事许思敬纲领国子学。乙亥，诏谕僧俗辩讼，有司及主僧同问，续置土田，如例输税。丙子，赐诸王按灰金五十两、银七百五十两、金束带一、币帛各四十匹。己卯，河东廉访使赵简言："请选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讲明治道，以广圣听。"从之。御史台臣言："比年廉访司多不悉心奉职，宜令监察御史检核名实而黜陟之。广海及云南、甘肃地远，迁调者惮弗肯往，乞今后加一等官之。"制曰："可。"壬午，命监察御史检察监学官，考其殿最。癸未，命委官简汰卫士。甲申，建崇文阁于国子监。给马万匹与豳王南忽里等军士之贫乏者。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硃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上都民饥，出米五千石减价赈粜。河决陈、亳、睢州、开封、陈留县，没民田庐。

秋七月己丑朔，岁星犯东井。辛卯，太白昼见。癸巳，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赐宣宁王铁木兒不花币帛百二十匹，安远王、亦思丹等各百匹。保定、真定、河间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给粮两月，仍悉免今年差税，诸被灾地并弛山泽之禁，猎者毋入其境。甲午，置榷茶批验所并茶由局官。乙未，太白昼见。庚子，立长秋寺，掌武宗皇后宫政，秩三品。敕卫王阿木哥岁赐外，给钞万锭。赐驸马脱铁木兒金百五十两、银七百五十两、钞二千锭、币帛五十匹。辛丑，复立四川等处儒学提举司。壬寅，京师地震。免大宁路今岁盐课。丁未，赐诸王火罗思迷、脱欢、南忽里、驸马忙兀带金二百两、银一千二百两、钞一千六百

锭、币帛各有差。己酉，改淮东淮西道宣慰司为淮东宣慰司，以淮西三路隶河南? k肥亓钊翱闻┤#□谡呱□ǎ□≡喵斫担□□□睢1□剑□□字缂□6∷龋□□拙□臁T浦菝晒啪□κ常□Ц□滓皇□P斯□粝仳铮□19.钻庵□?

八月戊午朔，太白昼见。扬州路崇明州大风，海潮泛溢，漂没民居。壬戌，岁星犯东井。丁卯，车驾至自上都。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为中书参知政事。壬午，太阴犯舆鬼。九月，以相兒加思巴为帝师。癸巳，以宣徽院使完泽知枢密院事。戊申，封脱欢为安定王，赐金? k氛蚪□方T□剿拢□疳闼掳□阙！>┤Y蠛担□畚叔粼种□溃□擦盅□砍填曳蚓偬赖簧A质拢□劢壁椭□?

冬十月己卯，敕中书省议行科举。封不答失里为安德王。辛未，徙昆山州治于太仓，昌平县治于新店。癸未，以辽阳路之懿州隶辽阳行? 8粗妹梢跸兀□朮熘荨R矣希□罕砀咧菝裣鲋V妻赵氏贞节，免其家科差。

十一月壬寅，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甲辰，行科举。诏天下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十二月辛酉，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发米五千石，赈阿只吉部之贫乏者。海都、都哇属户内附，敕所在给衣粮。丙子，定百官致仕资格。甲申，诏饬海道漕运万户府。京师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责也，赤子何罪?泵魅眨□笱□R约味囚荨5.禄□孛裨郑□⑺陉庵□?

本纪第二十五 仁宗二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书右丞刘正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丙申，除四川酒禁。兴元、凤翔、泾州、邠州岁荒，禁酒。庚子，敕各省平章为首者及汉人省臣一员 ，专意访求遗逸，苟得其人，先以名闻，而后致之。以江浙行中书省左丞高昉为中书参知政事。丁未，诏改元延祐。释天下流以下罪囚，免上都、大都差税二年，其余被灾曾经赈济人户，免差税一年。庚戌，中书省臣秃忽鲁等以灾变乞罢免，不允。

二月庚申，立印经提举司。戊辰，大宁路地震。癸酉，荧惑犯东井。甲戌，以侍御史赵世延为中书参知政事。诏免蒙古地差税二年，商贾勿免。己卯，给钞六千三百锭，赈济良乡诸驿。壬午，以合散为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癸未，以中书参政高昉为集贤学士。

三月壬辰，太阴掩荧惑。赐诸王塔失蒙古钞千锭、衣二袭。戊戌，真定、保定、河间民饥，给粮两月。己亥，白晕亘天，连环贯日。癸卯，暹国王遣其臣爱耽入贡。改南剑路曰延平，剑浦县曰南平。乙巳，以僧人作佛事，择释狱囚，命中书审察。丙午，封阿鲁秃为赵王。戊申，车驾幸上都。己酉，敕："奸民宫其子为阉宦，谋避徭役者，罪之。"辛亥，命参知政事赵世延纲领国子学。癸丑，中书平章政事察罕致仕。晋宁民侯喜兒昆弟五人，并坐法当死，帝叹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择情轻者一人杖之，俾养父母，毋绝其祀。"

闰三月甲寅朔，敕减枢密知院冗员。辛酉，太阴犯舆鬼。罢咒僧月给俸。遣人视大都至上都驻跸之地，有侵民田者，计亩给直。丙寅，太阴犯太微东垣。丁丑，畿内及诸卫屯军饥，赈钞七千五百锭。汴梁、济宁、东昌等路，陇州、开州，青城、齐东、渭源、东明、长垣等县，陨霜杀桑果禾苗，归州告饥，出粮减价赈粜。马八兒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

夏四月甲申朔，大宁路地震，有声如雷。丁亥，敕储称海、五河屯田粟，以备赈济。太常寺臣请立北郊，不允。升延庆寺秩正二品。西番诸驿贫乏，给钞万锭。曲鲁部畜牧毙耗，赈钞八百七十三锭。己丑，废真阳、含光二县，入英德州。壬辰，诸王脱脱薨，以月思别袭位。己酉，敕："郡县官勤职者，加赐币帛。"以铁木迭兒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立回回国子监。帝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武昌路饥，命发米减价赈

粜。

五月甲寅朔，赐营王也先铁木兒钞万锭。戊午，辰星犯舆鬼。丁卯，赐李孟孝感县地二十八顷。禁诸王支属径取分地租赋扰民。敕岭北行省瘗阵没遗骼。乙亥，赈怯鲁连地贫乏者米三千石。丁丑，徙沧州治于长芦镇。戊寅，京兆为故儒臣许衡立鲁斋书院，降玺书旌之。庚辰，卢阳、麻阳二县以土贼作耗，蠲其地税赋。营王也先铁木兒支属贫乏，赈粮两月。武陵县霖雨，水溢，溺死居民，漂没庐舍禾稼，潭州、汉阳、思州民饥，并发廪减价粜赈之。肤施县大风、雹，损禾并伤人畜。六月戊子，敕："内侍今后止授中官，勿畀文阶。"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封河南省丞相卜怜吉带为河南王。壬辰，增置畿内州县同知、主簿各一员。诸王察八兒属户匮乏，给粮一岁，仍俾屯田以自赡。发军增垦河南芍陂等处屯田。乙未，荧惑犯右执法。戊申，增置两浙盐运司判官一员。甲辰，拘河西僧免输租赋玺书。敕："诸王、戚里入觐者，趁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衡州、郴州、兴国、永州路、耒阳州饥，发廪减价赈粜。宣平、仁寿、白登县雹损稼，伤人畜。

秋七月乙卯，答即乃所部匮乏，户给粮二石。庚午，命中书省臣议复封赠，赐晋王也孙铁木兒部钞十万锭。诏开下番市舶之禁。赐卫王阿木哥等钞七千锭。乙亥，会福院越制奏旨除官，敕自今举人，听中书可否以闻。申饬私盐之禁。沅陵、卢溪二县水，武清县浑河堤决，淹没民田，发廪赈之。

八月戊子，车驾至大都。癸卯，升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丁未，冀宁、汴梁及武安、涉县地震，坏官民庐舍，武安死者十四人，涉县三百二十六人。台州、岳州、武冈、常德、道州等路水，发廪减价赈粜。九月壬戌，改提点教坊司事为大使。己巳，复以铁木迭兒为右丞相，合散为左丞相。罢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降仪凤卿为仪凤大使。肇庆、武昌、建德、建康、南康、江州、袁州、建昌、赣州、杭州、抚州、安丰等路水，发廪减价赈粜。

冬十月癸巳，升颍州万户府为中万户府。乙未，敕："吏人转官，止从七品，在选者降等注授。"申饬内侍及诸司隔越中书奏请之禁。敕："下番商贩须江浙省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物。"遣官括淮民所佃闲田不输税者。丙申，复甘肃屯田，置沙瓜等处屯储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乙巳，置恩平王塔思不花傅二人。庚戌，辰星犯东咸。监察御史言："乞命枢密院设法教练士卒，应军官袭职者，试以武事而后任之。"制曰："可。"遣张驴经理江南田粮。

十一月壬子，升司天台为司天监，秩正三品，赐银？R颐□□拇笸□涛狼拙□贾富邮顾疚□卸纪□朗顾尽V帽0簿□诼檠粝匾杂□媛□N斐剑□酝尸□菏瓜舭葑‖□惺橛邑□P廖矗□院擦盅□砍兄即鹗□□□嗝茉菏隆9镉希□罚骸袄羧嗽粜姓喵羝涿妗！贝竽□返卣穑□猩□缋住N煲□□□镜鼍貉裕骸氨日吡攀艏傲□恐畛迹□酝碇猎缤耍□□穹铣凇＝窈笥腥绱苏撸□悠淝嶂卣仍鹬□3蓟蜃远瑁□嗔钪钊顺伦唷！钡墼唬骸叭绺□汇□□虬詹恍稹！币郧爸惺橛邑┫嗤汉雎持□嗝茉菏隆＞舶猜芳iii□17. 戈庵□Z□旌苏阄鳌13.□□13.□魈锼啊？

十二月壬午，汴梁、南阳、归德、汝宁、淮安水，敕禁酿酒，量加赈恤。癸未，赈诸王铁木兒不花部米五千石，秃满部二千石。辛卯，禁诸王、驸马、权势之人增价鬻盐。壬辰，诏定官员士庶衣服车舆制度。甲午，太阴犯舆鬼。己亥，敕中书省定议孔子五十三代孙当袭封衍圣公者以名闻。庚子，遣官浚杨州、淮安等处运河，以翰林学士承旨李孟复为中书平章政事。癸卯，太阴犯房。甲辰，太阴犯天江。乙巳，敕经界诸卫屯田。沔阳、归德、汝宁、安丰等处饥，发米赈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岁星犯舆鬼。戊午，怀孟、卫辉等处饥，发米赈之。己未，太白昼见。癸亥，太阴犯轩辕。丙寅，霖雨坏浑河堤堰，没民田，发卒补之。禁民炼铁。发卒浚漷州漕河。丁卯，太阴犯进贤。戊辰，晋宁等处民饥，给钞赈之。己巳，置大圣寿万安寺都总管府，秩正三品。庚午，立行用库于江阴州。敕以江南行台赃罚钞赈恤饥民。乙亥，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C□惺槭〕挤至焓□瘛＝□先说渲势拮臃仿蛭□□S□诽ǔ佳裕骸氨饶甑卣鹚□担□窳鞯疗穑□苑缦芄思墒в诰啦欤□壮价评碛兴□粗粒□蚪□堂杀危□头J У保□蛴□性├模□骋鄯敝兀□灾鹿院汀R擞肜铣晒惨樗□伞！壁□餮云涫碌毙姓咭晕拧V钔跬蚜刑□緝翰裤谑常□猿□咔□灏俣Ц□□R娑肌□阊簟13.□□窦iii□□□19. 钻庵□？

二月己卯朔，会试进士。戊子，太白昼见。癸巳，太白经天。甲午，诏禁民转鬻养子。丙申，赐诸王纳忽答兒金五十两、银二百五十两、钞五百锭。庚子，诏以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为帝师，赐玉印，仍诏天下。壬寅，云南王老的来朝。辰、沅洞蛮吴千道为寇，敕调兵捕之。乙巳，赐诸王月鲁铁木兒钞万锭。丙午，太白经天。是月，晋宁、宣德等处饥，给米、钞赈之。真州扬子县火，发米减价赈粜。

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护都沓兒、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丙辰，太阴色赤如赭。庚午，帝率诸王、百官奉玉册、玉宝，加

上皇太后尊号，诏天下蠲逋欠税课。丁丑，以中书平章张驴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辛巳，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癸巳，敕亦思丹等部出征军，有后期及逃还者，并斩以徇。甲午，谕晋王也孙铁木兒，以先朝所赐惠州银矿洞归还有司。庚子，太阴犯垒壁阵。辛丑，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后勿援例。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俟成书，闻奏颁行。立规运提点所，秩五品，置官四员；广贮库，秩七品，置官三员；并隶寿福院。乙巳，车驾幸上都。宣徽院以供尚膳，遣人猎于归德，敕以其扰民，特罢之。加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开府仪同三司。丙午，封诸王察八兒为汝宁王。潭州、江州、建昌、沅州饥，发廪赈粜。

五月戊申朔，改给各道廉访司银印，复立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贵赤张小厮等招户六千，勒还民籍。御史中丞王毅乞归养亲，不许。庚申，赐公主燕海牙钞千锭。辛酉，太阴犯天江。乙丑，秦州成纪县山移。是夜，疾风电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没民居。敕遣官核验赈恤。庚午，太白昼见。立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壬申，诸王撒都失里薨。甲戌，日赤如赭。加授宦者中尚卿续元晖昭文馆大学士。乙亥，日赤如赭。是月，发粟三百石，赈诸王按铁木兒等部贫民。奉元、龙兴、吉安、南康、临江、袁州、抚州、江州、建昌、赣州、南安、梅州、辰州、兴国、潭州、岳州、常德、武昌等路，南丰州、澧州等处饥，并发廪赈粜。六月辛巳，察罕脑兒诸驿乏食，给粮赈之。甲申，太白昼见，是夜太阴犯平道。乙未，徙陕西肃政廉访司于凤翔。戊戌，豳王南忽里等部困乏，给钞俾买马羊以济之。河决郑州。己亥，置汝宁王察八兒王傅官。辛丑，以济宁、益都亢旱，汰省宿卫士刍粟。癸卯，太白犯东井。丙午，辰星犯舆鬼。缅国主遣其子脱剌合等来贡方物。

秋七月庚戌，增兴和路治中一员。戊申，赐宣宁王铁木兒不花及其二弟钞万锭，并玉具、鞍勒、币帛。壬子，增尚舍寺官六员为八员，云需总管府增同知二员。癸丑，复赐晋王也孙铁木兒惠州银铁洞。甲寅，置诸王斡罗温孙王傅官四员，复陈州商水镇为南顿县，省两淮屯田总管府官四员，并提领所入提举司，改只合赤八剌合孙总管府为尚供府。乙卯，赣州土贼蔡五九聚众作乱，敕遣兵捕之。敕阿速卫户贫乏者，给牛、种、耕具，于连怯烈地屯田。甲子，江南湖广道奉使温迪罕言："廉访司公田多取民租，宜复旧制。"从之。乙丑，升崇福院秩正二品。癸

酉，赐卫王阿木哥钞万锭。命铁木迭兒总宣政院事，诏谕中外。是月，畿内大雨，漷州、昌平、香河、宝坻等县水，没民田庐；潭州、全州、永州路、茶陵州霖雨，江涨，没田稼，出米减价赈粜。

八月丙戌，赣州贼蔡五九陷汀州宁化县，僭称王号，诏遣江浙行省平章张驴等率兵讨之。己丑，车驾至自上都。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制曰：“可。”庚子，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壬寅，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诏江浙行省?杜┤＜□□吠虿浚□浣涤兴咀袷厝翱巍１罕砉笾荽锫郴ǔ嘞嘣□锲尥淹颜嫠澜冢□再率鞅□嗡□＞旁露‖矗□怕恳岳勹锉扑谰湃耍□防舨可惺橥蹙尤实洒吨□＜河希□□醴阜俊＜滓□□丈□玺鳌Ｐ劣希□□追缸笾捶ā Ｈ尚纾□涛寰胖诶７□铮□嗟诚て剑□飞途□刻植豆Γ□ ⁹ 倨渌朗抡咦铀铩＜核龋□愕溆炔钟诔嘟镏□亍４椭钔醣鹛□緝河啦□芳拔髁怪萏镒狻?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见太微垣。丁丑，封脱火赤为威宁郡王，赐金印，忽兒赤铁木兒不花为赵国公。庚辰，以淮西廉访使郭贯为中书参知政事。壬午，有事于太庙。给云南廉访司公田。乙未，升同知枢密院事铁木兒脱知枢密院事。授白云宗主沈明仁荣禄大夫、司空。丁酉，加授铁木迭兒太师。癸卯，八百媳妇蛮遣使献驯象二，赐以币帛。

十一月丙午，客星变为彗，犯紫微垣，历轸至壁十五宿，明年二月庚寅乃灭。辛未，以星变赦天下，减免各路差税有差。甲戌，封和世□束为周王，赐金?Ｗ筘┫嗪仙５.妊裕骸板缧侵□欤□沙嫉炔徊潘□拢□副芟吐贰！钡墼唬骸按穗拗□□□袂涞人□拢科涓茨酥埃□墩□泄□睿□鸬□诟摹７部梢园舶傩照撸□毕ぱ灾□□□舷陆恍蓿□毂淇慑粢病！笔□□挛煲□□驮颇闲惺〔握□舫ぐ不７.□□ぞ□□８□□□鲋闷浇□沸杏每狻９锼龋□□□蜓蚵恚□獗北咧罹□Ｃ□〕级□夥庠□ｇ□□赂呦率室艘晕拧１罕硗≈菽□□孛窭德凰镄⑫小?

三年春正月乙巳，汉阳路饥，出米赈之。特授昔宝赤八剌合孙达鲁花赤脱欢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仍给?１□纾□馇爸惺樽筘┫嗪雎炒饍菏俟□□□鲋媒□醪慷鲜鹿偎脑保□妓□□喽□保□Π湟辉薄Ｒ哉娑ａ ¹⁻ ６□黾ⅲⅲ□□绷浴８闹惫廖□＝蛘颉Ｐ劣希□□□□嗝茉菏侣蜚讨□菏隆Ｈ尚纾□蜕隙伎□□陆□闾锒□偾辏□□纤掳偾辏□驼酝醢18.惩翰砍□□蚨Ａ?

二月丁丑，调海口屯储汉军千人，隶临清运粮万户府，以供转漕，

给钞二千锭。戊寅，命湖广行省谕安南，归占城国主。置安远王丑汉王傅。河间、济南、滨棣等处饥，给粮两月。

三月辛亥，特授高丽王世子王暠开府仪同三司、沈王，加授将作院使吕天麟大司徒。甲寅，敕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臣各一员护送周王之云南，置周王常侍府，秩正二品，设常侍七员，中尉四员，谘议、记室各二员。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饮膳署官各六员；并隶周王常侍府。辛酉，升太史院秩正二品。癸亥，车驾幸上都。壬申，鹰坊孛罗等扰民于大同，敕拘还所奉玺书。禁天下春时畋猎。

夏四月癸酉朔，赐皇姊大长公主钞五千锭、币帛二百匹。河南流民群聚渡江，所过扰害，命行台、廉访司以见贮赃钞赈之。横州徭蛮为寇，命湖广省发兵讨捕。壬午，谕中书省，岁给卫王阿木哥钞万锭。敕卫辉、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杰祠，岁时致祭。戊子，升印经提举司为广福监。己丑，升会福院秩正二品。癸巳，赐安远王丑汉金各五百雨、钞千锭、币帛二十匹。己亥，增置周王断事官二员。以淮东廉访司佥事苗好谦善课民农桑，赐衣一袭。庚子，以上都留守憨剌合兒知枢密院事，升殊祥院秩正二品。命中书省与御史台、翰林、集贤院集议封赠通制，著为令。辽阳盖州及南丰州饥，发仓赈之。

五月甲辰至戊申，日赤如赭。辛亥，以江西行省右丞相斡赤为大司徒。庚申，以大都留守伯铁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升中书右丞萧拜住为平章政事，左丞阿卜海牙为右丞，参政郭贯为左丞，参议不花为参知政事。庚午，置甘肃儒学提举司、辽阳金银铁冶提举司，秩并从五品。赐诸王迭里哥兒不花等金三百五十两、银一千二百两、钞三千二百锭、币帛有差。潭、永、宝庆、桂阳、澧、道、袁等路饥，发米赈粜。六月乙亥，制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改诸王公臣分地郡邑同知、县丞为副达鲁花赤，中、下县及录事司增置副达鲁花赤一员。丙子，融、宾、柳州徭蛮叛，命湖广行省遣官督兵捕之。丁丑，敕：“大辟罪，临刑敢有横加刲割者，以重罪论。凡鞫囚，非强盗毋加酷刑。”戊寅，吴王朵列纳等部乏食，赈粮两月。己卯，诏谕百司各勤其职，毋隳废大政。甲申，给安远王丑汉分枢密院？6『ィ□獯藏□何□淙菘ね酢６∮希□椭芡醮游莱□氖□蚨A：泳鲢炅海□幻窬樱□裳糁□侵菁iii□ 7. 17. 戈庵□?

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伯忽、脱欢答剌罕拯治台纲，仍降诏宣谕中外。乙卯，封玉龙铁木兒为保恩王，赐金？P劣希□推涨焖乱娑继锇倨呤□辍１□□□匆匝嗵□緝褐□嗝茉菏隆８□纾□ 8. 呃觥⑴□薄10.壕□□灏偃耍

□诒踔荨17.珊印⑶煸啤⒄灾萃吞铩？

八月癸酉，以兵部尚书乞塔为中书参知政事。己卯，车驾至自上都。戊戌，置织佛像工匠提调所，秩七品，设官二员。九月辛丑，复五条河屯田，以中书左丞郭贯为集贤大学士，集贤大学士王毅为中书左丞。庚戌，割上都宣德府奉圣州怀来、缙山二县隶大都路，改缙山县为龙庆州，帝生是县，特命改焉。癸丑，太白昼见。己未，冀宁、晋宁路地震。丙寅，太白经天。

冬十月辛未，以江南行台侍御史高昉为中书参知政事。壬申，有事于太庙。调四川军二千人、云南军三千人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设官四员，隶云南？H晌纾□幽下返卣稹＜咨辏□□追付贰８□□□肺逄□轲账轮锰□碧峋偎尽Ｒ椅矗□歪偻跄虾隼锊砍□耐蚨Ａ６∮希□薷手莩恰Ｉ杲□裼懈冈谡撸□坏盟酱□饲□板髂鼓尽８手荨⑺嘀莸嚷芳iii□馓镒狻？

十一月壬寅，命监察御史监治岭北钩校钱粮，半岁更代。大万宁寺住持僧米普云济以所佩国公印移文有司，紊乱官政，敕禁止之。乙巳，增集宁、砂井、净州路同知、府判、提控、案牍各一员。乙卯，改旧运粮提举司为大都陆运提举司，新运粮提举司为京畿运粮提举司，澧州路安抚司为安定军民府。

十二月庚午，以知枢密院事秃忽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壬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主领三山符箓，掌江南道教事。丁亥，立皇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告天地宗庙。升同知枢密院事床兀兒知枢密院事。诸王按灰部乏食，给米三千一百八十六石济之。

本纪第二十六 仁宗三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谓左右曰：“中书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赈恤。朕默思之，民饥若此，岂政有过差以致然欤？向诏百司务遵世祖成宪，宜勉力奉行，辅朕不逮，然尝思之，唯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乙卯，诸王脱脱驻云南，扰害军民，以按灰代之。丙辰，以知枢密院事完者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己未，给帝师寺廪食钞万锭。壬戌，冀宁路地震。戊辰，给诸王也速也不干、明安答兒部粮三月。

闰月庚辰，封诸王孛罗为冀王。丙戌，以立皇太子诏天下，给赐鳏寡孤独钞，减免各路租税有差。赐诸王、宗戚朝会者，金三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四万三千九百锭。辛卯，封别铁木兒为汾阳王。壬辰，给豳王南忽里部钞十二万锭买马。汴梁、扬州、河南、淮安、重庆、顺庆、襄阳民皆饥，发廪赈之。

二月庚子，赐诸王买闾部钞三万锭。甲辰，敕郡县各社复置义仓。戊申，特授近侍完者不花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癸亥，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乙丑，升蒙古国子监秩正三品，赐银? 1 □□□灾钔醪恐低鸦鸪嘀□遥□傩掌斗Γ□□□□□蛄□ΦA ⑲. 淄蚴□庵□ 2 苤菟□□饨衲曜狻Ｈ□露：□罚□□钢菸□贰 8 □纾□□酝醢18.惩翰苛杆那□□ R 矣希□□醴富□ P 撩□□导菪疑隙肌?

夏四月戊戌，给安王兀都思不花部军粮三月。己亥，德安府旱，免屯田租。壬寅，加授太常礼仪院使拜住大司徒，赐赵王阿鲁秃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千锭，割怀来县隶龙庆州。甲辰，以太宁路隶辽阳? N 焐辏□鸷纤锟鼙撸□馔醵淞心傻劝苤□诤突常□徒鹩袷□□ ⑪. 平稹 1. 也□胁睢 < 何矗□钔跖α□啊 R 页螅□□氡本啤 3 3 ⒁棺□□绞坛荚唬骸坝陼D不时，奈何？”萧拜住对曰：“宰相之过也。”帝曰：“卿不在中书耶？”拜住惶愧。顷之，帝露香默祷。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进，帝曰：“朕为民祈雨，何避焉?焙擦盅□砍兄己龆悸扯純好允A ⒄. 踱俚纫搿洞笱a芤濉芬越□□劾乐□□饺撼荚唬骸啊洞笱a芤濉芬槁凵跫危□淞詈擦盅□堪17.□□緝阂胍怨□铩！蔽逶滦廖矗□谏隙剂羰乩□□隹□□峭□□尽 4. 笏就健Ｈ缮辏□统稣髦钔醭蠛旱冉鹨□ ③. □矣胁睢 R 液ィ□臃獯蟪す□髅Ω缣ㄎ□使么蟪す□鳎□□鹩　N 煲□□奈缆矢□□旭锤□Ｈ晌纾□浦荨 8. 哂省⒄嬷荨13.□□却Γ□髅袢壕郏□直□□樱□匪□谟兴荆□渖巳思暗琳咦镏□□嗖 8. □盖补椤 R 院擦盅□砍兄汲嘁蛱□緝何□惺槠秸抡□拢□惺槠秸仑 2 □钾菸□□痛笱□俊 < 撼螅

□□惺樽筘┌2.泛Q牢□秸抡□拢□握□蛩□□邑□□邥P为左丞，参议中书省事换?⑰潘济鞑2.沃□□隆?

六月乙巳，太阴犯心。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劾铁木迭兒奸贪不法。戊申，铁木迭兒罢，以左丞相合散为中书右丞相。己酉，兀伯都剌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壬子，以工部尚书王桂为中书参知政事。安远王丑汉、赵王阿鲁秃为叛王脱火赤所掠，各赐金银、币帛。丙辰，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丁巳，安南国遣使来贡。戊午，置冀王孛罗王傅二员，中尉、司马各一员，都总管府秩正三品。己未，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癸亥，禁总摄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

秋七月乙亥，李孟罢，以江浙行省左丞王毅为中书平章政事。庚辰，赐皇姑大长公主忙哥台金百两、银千两、钞二千锭、币帛各百匹。赏讨叛王有功句容郡王床兀兒等金银、币帛、钞各有差。壬午，敕赤因铁木兒颁赉诸王、驸马，及赈济所部贫乏。特授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孛兰奚太尉。己丑，成纪县山崩，土石溃徙，坏田稼庐舍，压死居民。辛卯，冀宁路地震。帝谕省臣曰："比闻蒙古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其命有司赎之还各部。"帝出，见卫士有敝衣者，驻马问之，对曰："戍守边镇余十五年，以故贫耳。"帝曰："此辈久劳于外，留守臣未常以闻，非朕亲见，何由知之！自今有类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赐之钱帛。八月丙申，车驾至自上都。荧惑犯舆鬼。壬子，太阴犯昴。庚申，合散奏事毕，帝问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对曰："臣等第奉行诏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尝奉行朕旨，虽祖宗遗训，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则下民知所畏避，纲纪可正，风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并兴，欲求治安，岂不难哉？"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臣；合散回回人，不厌人望。"遂恳辞，制以宣徽使伯答沙为中书右丞相，合散为左丞相。己巳，大都南城产嘉禾，一茎十一穗。庚午，太阴犯斗。壬辰，诏戒饬海漕，谕诸司毋得沮挠。岭北地震三日。

冬十月甲午朔，有事于太庙。戊戌，给诸王晃火铁木兒等部粮五千石。壬寅，敕刑部尚书举林柏监大都兵马司防遏盗贼，仍严饬军校，制其出入。遣御史大夫伯忽、参知政事王桂祭陕西岳镇名山，赈恤秦州被灾之民。己酉，监察御史言："官吏丁忧起复，人情惊惑，请禁止以绝侥幸。惟朝廷耆旧特旨起复者，不在禁例。"制曰："可。"给两淮屯田总管府职田。壬子，给钞五万锭、粮五万石，赈察罕脑兒。戊午，海外婆罗

公之民往贾海番，遇风涛，存者十四人漂至温州永嘉县，敕江浙省资遣还乡。改潮州路所统梅州隶广东道宣慰司。

十一月己卯，复浚扬州运河。己丑，并汧源县入陇州。壬辰，谕：“诸宿卫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阑入禁中者坐罪。大臣许从二人，他官一人，门者讥其出入。”十二月丁酉，复广州采金银珠子都提举司，秩正四品，官三员。乙巳，置詹事院，从一品，太子詹事四员，副詹事、詹事丞并二员，家令府、延庆司设官并四员，典宝监八员。遣官即兴和路及净州发廪赈给北方流民。己酉，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壬子，置安王王傅。丁巳，赐诸王秃满铁木兒等及驸马忽剌兀带各部，金一千二百两、银七千七百两、钞一万七千七百锭、币帛二千匹。以内宰领延福司事秃满迭兒知枢密院事，特授晋王内史按摊出金紫光禄大夫、鲁国公。辛酉，改怯怜口民匠总管府为缮用司。

五年春正月辛未，赐诸王秃满铁木兒等所部钞四万锭。甲戌，懿州地震。丙子，安南国遣其臣尹世才等以方物来贡。乙酉，敕诸王位下民在大都者，与民均役。丁亥，会试进士。湖广平章买住加鲁国公、大司农。赈晋王也孙铁木兒等部贫乏者。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和宁路地震。丁酉，敕：“广宁、开元等万户府军入侍卫，有兄弟子侄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留，著为籍。”秦州秦安县山崩。封诸王晃火铁木兒为嘉王，秃满铁木兒为武平王，并赐？6‖矗□吩颇稀⑺拇ü榛顾□炙吃□□□久竦亍N焐辏□□谑犯□日□□贰＝□苟サ钣谖牡碌詈蟆P梁ィ□泛贾菔爻即呵锛阑窗仓椅渫醪□侦簟M踝又钔醮鹗□□糠κ常□犯仕嘈惺「□戈庵□4椭钔醪旒獌撼□蚨A＜滓□□媚□□□R颐□□□惺槭√□患敝□郏□鲋煤佣□□克靖笔挂辉薄k飞隙贾钏隆⑷ê郎谭坊跷铮□⑹渌翱巍N煳纾□哉吡□右畠和蚧Ц□□椅缆矢□8□槲魈熳帧段□□□方鹑□Я健8□辏□辗庠□Ⅰ吞峙淹跬鸦鸪嗾焦Γ□椭钔醪坎旌钡冉鹨□页□胁睢？

三月戊辰，御试进士，赐忽都达兒、霍希贤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己巳，赐宁海王八都兒金？8□纾□⒅钔跷勇尬滤锊看虿队シ恢钌□私城恿□谧芄芨□□却铀钠贰8木舶猜肺□履□罚□舶蚕匚□履□亍9镉希□□跻菜锾□緝翰科斗Γ□饷姿那б话傥迨□□□源统□□蚨□蚺Q蜴苄蟆R液ィ□龈□交丛怂痉炙居∫弧L厥诎苍锻醭蠛嚎□□峭□□尽18.季□□厥隆⒅□嗝茉菏隆N煲□□院□萋肺□餐踟6妓疾换ǔ值兀□浠□□游劳醢20.靖纭9镂矗□湍□14.恢萋方□啤4统□蚨B□□□跻菜锾□緝宏饧昧啥□睹瘛＝□跄谑肥

暗勉碳尤俾淮蠓颍□饣腹□□8□鹁虐倭健⒁□傥迨□剑□榻鹱帧恫鼐□贰<咨辏□夤□□却□□饧谜卟钏把慰巍R矣希□□诽ǔ佳裕骸爸钏窘□谈粼街惺槲抛嗾撸□肴缇芍坡圩铩！敝圃唬骸翱伞！奔撼螅□芬院斐峭吞锩钻饩恢荨⑵降氐却α髅瘛V梅谘敉醣鹛□緝和醺邓脑保□统舐看鹭莺逼浇□诽锇偾辍？

夏四月壬辰，安吉王乞台普济薨。丁酉，诸王雍吉剌带部乏食，赈米三千石。己亥，耽罗捕猎户成金等为寇，敕征东行省督兵捕之。庚子，赐诸王察吉兒部钞万锭，布帛称是。给中翊府阎台顺州屯田钞万锭，置牛种农具。庚戌，敕："安远王丑汉分地隶建宁者七县、汀州者三县，达鲁花赤听其自辟。"升印经提举司为延福监，秩正三品。遣官分汰各部流民，给粮赈济。免怀孟、河南、南阳居民所输陕西盐课。是时解州盐池为水所坏，命怀孟等处食陕西红盐；后以地远，改食沧盐，而仍输课陕西，民不堪命，故免之。木邻、铁里干驿困乏，济以马五千匹。辽阳饥，海漕粮十万石于义、锦州，以赈贫民。甲寅，枢密院臣言："各省调度军马，惟长官二人领其事。今四川省诸臣皆预，非便，请如旧制。"从之。以千奴、史弼并为中书平章政事，侍御史敬俨为中书参知政事。戊午，车驾幸上都。

五月辛酉朔，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阿昼以洞蛮酋黑冲子子昌奉方物来觐。丁卯，赐安王兀都思不花金五百两、银五千两。以御史中丞亦列赤为中书右丞相。戊辰，遣平章政事王毅翊星于司天台三昼夜。诸王按塔木兒、不颜铁木兒部乏食，赈粮两月。壬申，监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滥，太尉、司徒、国公接迹于朝。昔奉诏裁罢，中外莫不欣悦。近闻礼部奉旨铸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辈无功于国，载在史册，贻笑将来。请自今门阀贵重、勋业昭著者存留一二，余并革去。"制曰："可。"癸酉，遣官分道减决笞以下罪。己卯，德庆路地震。巩昌陇西县大雨，南土山崩，压死居民，给粮赈之。六月辛卯，御史台臣言："昔遣张驴等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虚增粮数，流毒生民，已尝奉旨俟三年征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当如例输之，其河南请视乡例减半征之。"制曰："可。"癸巳，以典瑞院使斡赤为集贤大学士、领典瑞院事、大司徒。己亥，北地诸部军士乏食，给粮赈之。庚子，遣阿尼八都兒、只兒海分汰净州北地流民，其隶四宿卫及诸王、驸马者，给资粮遣还各部。癸卯，赐诸王桑哥班金束带一、银百两、钞五百锭。乙巳，术者赵子玉等七人伏诛。时卫王阿木哥以罪贬高丽，子玉言于王府司马曹脱不台等曰："阿木哥名应图谶。"于是潜谋备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丽取阿木哥至大都，俟时而发，行次利津县，事觉，诛

之。西番土寇作乱，敕甘肃省调兵捕之。丁巳，赐安王兀都思不花等金束带及金二百两、银一千五十两、钞二千二百锭、币帛二百八十匹。

秋七月己未朔，李邦宁加开府仪同三司。癸亥，赐诸王八里带等金二百两、银八百五十两、钞二千锭、币帛二百匹。甲子，给钦察卫马羊价钞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二锭。丙寅，调军五千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给银？6 ：□□□□□□蚨A 17. 竿蚴□□□□醴株闼□克尬朗俊Ｈ缮辏□□分胸┳约蜓裕骸盎侍□哟呵锒κiii□搜￡热宸蟪碌酪濉＝窭铑□潭□□凳椋□蹿暇□罚□氡鹎笏堆B□纸□捕粒□底谏缥藿□□！！敝圃唬骸翱伞！敝钔醪焕镅蓝刂□眩□钔跻采帷⑹Я屑□拔朗慷浯□ 2. □甲□至蕉耍□恢□倬□□郑□妨饕采峤□鳎□Я屑□□悖□浯□庵荩□□继吨荨 9 镉希□形劳醢 20.靖缤醺涤 Ⅴ免锯匏荆□日□似罚□ド隙剂羰厮尽 7 嶂菔□□曛醚布焖尽 4 椭钔醣鹗□□緝旱冉稹⒁□□□馄洳棵淄蚴□ 3. □蚨A ＜好□□钔跤杭□荽□⑶□禾□緝豪闯□□徒鸲□倭健⒁□磺Я健 3. □迩ΦA 1. 也□话倨ィ□愿□□蚨A 19. 淄蚴□□株闫渌□俊Ｐ了龋□⑹芨□猓□染牌罚□スげ俊Ｈ晌纾□蘸幽鲜∽筘┏掠 5. 人□□裉铮□谷缇衫□渌啊Ｎ熳樱□□□纺□断厣奖馈＜臃獬□□檀蠓蚯□□□医谇辶夜□？

八月戊子，车驾至自上都。乙卯，并翁源县入曲江县。九月癸亥，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丙寅，广西两江龙州万户赵清臣、太平路总管李兴隆率土官黄法扶、何凯，并以方物来贡，赐以币帛有差。豳王南忽里等部贫乏，命甘肃省市马万匹给之。丁卯，中书右丞、宣徽使亦列赤为中书平章政事，左丞高昉为右丞，参知政事换住为左丞，吏部尚书燕只干为参知政事。壬申，以钞给北边军为马价。甲戌，以作佛事，释重囚三人，轻囚五十三人。己卯，以江浙省所?洞笱a芤濉肺迨□看统□肌Ｐ了龋□么笥栏Ｋ露甲芄芨□□热□贰Ｈ晌纾□罚骸熬□俜缸铮□惺∽墒嗝茉阂槟猓□闵镁銮病！北□纾□再萏□＠褚窃菏鹿穬何□惺椴沃□□隆 6 『ィ□⑿行□□河诤贾荩□韫侔嗽薄 4 笸□方鸪窍卮笥瓯i?

冬十月己丑，以大宁路隶辽阳省，宣德府隶大都路。敕：“僧人除宋旧有及朝廷拨赐土田免租税，余田与民一体科征。”播州南宁长官洛麽作乱，思州守臣换住哥招谕之，洛麽遣人以方物来觐。罢胶、莱、莒、密盐使司，复立涛洛？Ｐ撩□□□笸□ 12. 侥□ 13. □□嚷纺鹁啤Ｈ沙剑□ǖ凼Π退及说钣诖笮私趟拢□□□蚨A 9 锼龋□闹旭锤□□鹆智拙□贾富邮顾尽＜孜纾□惺掠谔□怼 9 锍螅□又萋扶Φ枷乩锺懔蹙爸埽□杂兴菊骼勹镄伦猓□壑谧髀遥□访庹餍伦猓□汹椭□？

十一月辛酉，开成、庄浪等处禁酒。壬戌，改黄花岭屯储军民总管府为屯储总管府，设官四员。山后民饥，增海漕四十万石。增置大都南、北两兵马司指挥使，色目、汉人各二员，给分司印二。丁卯，用监察御史乃蛮带等言，追夺建康富民王训等白身滥受宣敕，仍禁冒籍贯宿卫及巧受远方职官、不赴任求别调者，隐匿不自首者罪之。己巳，升同知枢密院事忠嘉知枢密院事。丙子，集贤大学士、太保曲出言：“唐陆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锓梓，以广其传。”从之。癸未，敕江西茶运司岁课以二十五万锭为额。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

十二月壬辰，特授集贤大学士脱列大司徒。辛亥，置重庆路江津、巴县等处屯田，省成都岁漕万二千石。甲寅，敕枢密院核实蒙古军贫乏者，存恤五年。

六年春正月丁巳朔，暹国遣使奉表来贡方物。丁卯，敕：“福建、两广、云南、甘肃、四川军官致仕还家，官给驿传如民官例。”戊辰，赈晋王部贫民。癸酉，特授同知徽政院事丑驴答剌罕金紫光禄大夫、太尉，给银? < 仔纾□嗖煊□坟檬趼沉垅妊裕骸盎侍□游徽□□□□攘⑰彩略阂宰芗艺□□嗽衲甑吕铣伞5.酪宄缰卣呶□P 1 鲈蓿□戮∩母ǖ迹□怨慵┫踔□A！敝圃唬骸翱伞！蔽煲□□□醴感摹 < 好□□櫺怯谒咎焯ā 9愣□隙鳌⑫轮葆嬖袅□筛□任□埽□□□餍惺》1.□吨□ 5 塾□戊□睿□皆□澈龀嗦蜚淘唬骸霸□澈龀嗳嗣□□担□湎暝挠□牵□挛薮笮。□啬敝钔□牛□刹荒芫稣撸□胧 ⑧ǔ技□橐晕拧！庇止宋绞坛荚唬骸扒涞纫噪蘧拥畚晃□残埃侩尬┣□娲匆导枘眩□雷婊煲唤□睿□ひ凳爻桑鸱a惧不能当天心，绳祖武，使万方百姓乐得其所，朕念虑在兹，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释奠于中丁，祀社稷于中戊。翊星于回回司天台。丁酉，云南阍里爱俄、永昌蒲蛮阿八剌等并为寇，命云南省从宜剿捕。戊戌，改陕西转运盐使司为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直隶省部。己亥，太阴犯灵台。乙巳，敕：“诸司不由中书奏官辄署事者悉罢之。”特授僧从吉祥荣禄大夫、大司空，加荣禄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丁巳，以天寿节，释重囚一人。乙未，给钞赈济上都、西番诸驿。辛酉，斡端地有叛者入寇，遣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率兵讨之。诏以御史中丞秃秃合为御史大夫，谕之曰：“御史大夫职任至重，以卿勋旧之裔，故特授汝。当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为法，否则将坠汝家声，负朕委任之意矣。”丙寅，改怀孟路为怀庆路。特授翰林学士承旨

八兒思不花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己巳，太阴犯明堂。敕："诸王、驸马、宗姻诸事，依旧制领于内八府官，忽径移文中书。"封诸王月鲁铁木兒为恩王，给印，置王傅官。免大都、上都、兴和、大同今岁租税。癸酉，太阴犯日星。甲戌，太阴犯心。壬午，赐大兴教寺僧斋食钞二万锭，禁甘肃行省所属郡县酿酒。

夏四月壬辰，中书省臣言："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制曰："可。"丙辰，命京师诸司官吏运粮输上都、兴和，赈济蒙古饥民。庚子，车驾幸上都。以铁木迭兒为太子太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劾其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不听。诸王合赞薨。丙午，命宣政院赈给西番诸驿。壬子，伯颜铁木兒部贫乏，给钞赈之。

五月辛酉，太阴犯灵台。丁卯，太阴犯房。丙子，太阴犯垒壁阵。加安南国王陈益稷仪同三司。六月戊子，以庄浪巡检司为庄浪县，移巡检司于北卜渡。癸巳，以米五千石赈大长公主所隶贫民。甲午，改缮珍司为徽仪使司，秩二品。己亥，岁星犯东咸。辛丑，置河南田赋总管府，隶内史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各一员，副总管二员，秩从三品。戊申，置勇校署，以角牴者隶之。庚戌，大同县雨雹，大如鸡卵。诏以驼马牛羊分给朔方蒙古民戍守边徼者，俾牧养蕃息以自赡，仍命议兴屯田。壬子，赐大乾元寺钞万锭，俾营子钱，供缮修之费，仍升其提点所为总管府，给银印，秩正三品。给钞四十万锭，赈合剌赤部贫民；三十万锭，赈诸位怯怜口被灾者；诸有俸禄及能自赡者勿给。癸丑，以羽林亲军万人隶东宫。丙子，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丁丑，以济宁等路水，遣官阅视其民，乏食者赈之，仍禁酒，开河泊禁，听民采食。晋阳、西凉、钧等州，阳翟、新郑、密等县大雨雹，汴梁、益都、般阳、济南、东昌、东平、济宁、泰安、高唐、濮州、淮安诸处大水。

秋七月丙辰，缅国赵钦撒以方物来觐。来安路总管岑世兴叛，据唐兴州，赐玺书招谕之。诸王阔悭坚部贫乏，给粮赈之。壬戌，太阴犯心。以者连怯耶兒万户府军万人隶东宫，置右卫率府，秩正三品。丁卯，诏谕江西官吏、豪民毋沮挠茶课。甲戌，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敕按问全宁守臣阿从不法，仍追所释囚还狱。命分简奴兒流囚罪稍轻者，屯田肇州。乙亥，通州、

漷州增置三仓。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增置上都警巡院、开

平县官各二员。己卯，晋王也孙铁木兒所部民，经剽掠灾伤，为盗者众，敕扎鲁忽赤囊加带往，与晋王内史审录罪囚，重者就启晋王诛之，当流配者加等杖之。庚辰，赐木怜、麦该两驿钞一万二千一百二十锭，俾市马给驿。辛巳，赐左右鹰坊及合剌赤等贫乏者钞一十四万锭。

八月甲申，以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张思明为中书参知政事。乙酉，荧惑犯舆鬼。甲午，以授皇太子玉册，告祭于南郊。庚子，车驾至自上都。丁未，告祭于太庙。是月，伏羌县山崩。

闰八月丙辰，辰星犯太微垣右执法。赐嘉王晃火铁木兒部羊十万、马万匹。庚申，增置兴和路预备仓，秩正八品；升广盈库从八品。癸亥，荧惑犯轩辕。甲子，太阴犯垒壁阵。浚会通河。壬申，以太傅、御史大夫伯忽为太师。癸酉，敕："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官，给俸同随朝。"敕："诸司有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剧托故去职者，夺其宣敕。"乙亥，太白犯东咸。并永兴县入奉圣州。

九月甲申，以徽政使朵带为太傅，升参议中书省事钦察为参知政事。辛卯，铁里干等二十八驿被灾，给钞赈之。壬辰，翟星于司天台。癸巳，以作佛事，释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戊戌，增海漕十万石。置云南县，隶云内州。以故昌州宝山县置宝昌州，隶兴和路。庚子，并顺德、广平两铁冶提举司为顺德广平彰德等处铁冶提举司。癸卯，御史台臣言："比者官以幸求，罪以赂免，乞凡内外官非勋旧有资望者，不许骤升。诸犯赃罪已款伏及当鞫而幸免者，悉付元问官以竟其罪；其贪污受刑，夺职不叙者，夤缘近侍，出入内庭，觊幸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纳其言。诏谓四宿卫尝受刑者，勿令造禁廷。山东诸路禁酒。浚镇江练湖。发粟赈济宁、东平、东昌、高唐、德州、济南、益都、般阳、扬州等路饥。十月甲寅，省都功德使四员，止存六员。乙卯，东平、济宁路水陆十五驿乏食，户给麦十石。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诳诱愚俗十万人，私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夺，请汰其徒，还所夺民田。其诸不法事，宜令核问。"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恶，其严鞫之。"戊午，遣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持节授皇太子玉册。辛酉，以扎鲁忽赤铁木兒不花为御史大夫。癸亥，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上都民饥，发官粟万石减价赈粜。置两浙盐仓六所，秩从八品，官二员，惟杭州、嘉兴二仓设官三员，秩从七品；盐场三十四所，场设监运一员，正八品。罢检校所。乙丑，太阴犯昴。丁卯，赈北方诸驿。戊辰，太阴犯东井。庚午，太白昼见。辛未，太阴犯轩辕。丙子，以皇太子受玉册，诏天下。己卯，浚通惠河。增河东、陕西盐运司判官一员，给分司印二；置提领所二，秩从八品，官各二员；盐场二，

增管勾各二员；罢漉盐户提领二十人。济南滨、棣州、章丘等县水，免其田租。

十一月辛卯，荧惑犯进贤。木邦路带邦为寇，敕云南省招捕之。乙巳，以秘书卿苫思丁为大司徒。庚子，敕晋王部贫民二千居称海屯田。增京畿漕运司同知、副使各一员，给分司?Ⅴ惺槭〕佳裕骸瓣俅椭钔醢⑱患□□□蚨B□褂□忧□愿□绷遭奚牛□闳≈蠲瘛＝衿洳堪18.澈龅瘸隽裕□□饔诿瘢□椅□槭拢□肆钭谡□□⑫滩垦恩吨□□哉□湫獭！敝圃唬骸翱伞！苯□衲涿晒啪□雠□5圳吞ǔ荚唬骸坝泄□艺撸□悦裎□尽1任虐傩占部嘞卧┳咧冢□淞罴嗖煊□贰17.□盟旧蟛煲晕拧！焙蛹涿窦iii□⑺陉庵□?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参决国政。封宋儒周惇颐为道国公。甲子，遣宗正府扎鲁忽赤二员，审决兴和、平地等处狱囚。省云南大理、大、小彻里等地同知、相副官及儒学、蒙古教授等官百二十四员。丙寅，太阴犯轩辕。己巳，复吏人出身旧制，其犯赃者止从七品。免大都、上都、兴和延祐七年差税。河西塔塔剌地置屯田，立军民万户府。壬申，太阴犯星。平章政事王毅以亲老辞职，从之，仍赐其父币帛。癸酉，是夜风雪甚寒，帝谓侍臣曰：“朕与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远戍边陲，曷胜其苦！岁赐钱帛，可不遍及耶？”敕上都、大都冬夏设食于路，以食饥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斋居损膳，辍朝贺。壬午，御史台臣言：“比赐不兒罕丁山?⑼暾卟换ê2八埃□峒破涑□□允□□蚨B□钔蹙□衿斗φ撸□□臀闯⑷羰牵□恫贿そ冢□ブ锣□匦榻撸□褚胬6印！敝惺槭〕冀□唬骸疤ǔ妓□粤际牵□舴钦窭沓□伲□ǘ扔□怠3嫉绕虼桶征恚□∪蜗驼摺！钡墼唬骸扒涞炔槐匮裕□涓鞴材耸隆！惫镂矗□塾□竺鞯睿□苤钔酢□俟俪□亍P撩□□□阈惺∝┫嗪诼垦裕骸鞍自粕□蛎魅剩□枚壬□那O税儆嗳耍□癯□耐蛴喽B□纫汛欠□□袂财渫缴虺缡で备熬┤π谢咔笞□□氪□敖□悖□⑱纹渥铩！贝又□R椅矗□□醴该魈蒙闲恰6『ィ□鄄辉ァP脸螅□郾烙诠馓旃□□偃□□辛□□谖皇□辍9锩□□崞痖□龋□又畹哿辍N逶乱椅矗□撼忌馅衷皇丿那招11.实郏□砗湃首冢□□镌黄昭阵苹实邸?

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赉；太官进膳，必分赐贵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

本纪第二十七 英宗一

英宗睿圣文孝皇帝，讳硕德八剌，仁宗嫡子也。母庄懿慈圣皇后，弘吉剌氏，以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仁宗欲立为太子　，帝入谒太后，固辞，曰：“臣幼无能，且有兄在，宜立兄，以臣辅之。”太后不许。延祐三年十二月丁亥，立为皇太子，授金宝，开府置官属。监察御史段辅、太子詹事郭贯等，首请近贤人，择师傅，帝嘉纳之。六年十月戊午，受玉册，诏命百司庶务必先启太子，然后奏闻。帝谓中书省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亦当洗心涤虑，恪勤乃职，勿有隳坏，以贻君父忧。”

七年春正月戊戌，仁宗不豫，帝忧形于色，夜则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绩顺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厉，不如罚殛我身，使至尊永为民主。”辛丑，仁宗崩，帝哀毁过礼，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癸卯，太阴犯斗。甲辰，太子太师铁木迭兒以太后命为右丞相。丙午，遣使分谳内外刑狱。戊申，赈通、澎二州蒙古贫民，汰知枢密院事四员。禁巫、祝、日者交通宗戚、大官。

二月壬子，罢造永福寺。赈大同、丰州诸驿饥。以江浙行省左丞相黑驴为中书平章政事。丁巳，修佛事。戊午，祭社稷。建御容殿于永福寺。汰富民窜名宿卫者，给役蒙古诸驿。己未，命储粮于宣德、开平、和林诸仓，以备赈贷供亿。复以都水监隶中书。辛丑，太阴犯轩辕御女。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兒、御史大夫脱欢罢为集贤大学士。壬戌，太阴犯灵台。甲子，铁木迭兒、阿散请捕逮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赴京。参议中书省事乞失监坐鬻官，刑部以法当杖，太后命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轻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丙寅，以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赵世荣为中书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右丞木八剌为中书右丞，参知政事张思明为中书左丞，中书左丞换住罢为岭北行省右丞。丁卯，太阴犯日星。白云宗总摄沈明仁为不法坐罪，诏籍江南冒为白云僧者为民。己巳，修镇雷佛事于京城四门，罢上都乾元寺规运总管府。庚午，太阴犯斗。辛未，括民间系官山?10.硬础⒁ひ薄18.□帷Ｈ缮辏□偕挛餍刑屮□反蠓虼鹗□□緝焊般凇Ｒ粤裳簟4.笸□⑸隙肌8.仕喙倌裂蚵砼Ｍ崭□贩矫窕Ｂ□愿□醯赝椭帧9镉希□□背缦樵旱兀□涿耙怨俚叵渍咦菲渲保□悦竦叵渍吖槠渲鳌＞隹□街厍簟1□樱□ň□腔肺栏□□ǎ□嘉逦篮壕□昀□6〕螅□崆爸惺槠秸抡□吕蠲纤□芮毓□□泼□□云推湎饶贡□Ｎ煲□□惺槠秸抡□仑2□钾莅瘴□仕嘈惺Σ秸抡□拢□16.窈Ｑ腊瘴□□阈惺Σ秸抡□隆

L□镜鼍阂郧坝□分胸┬疃鏊褐弧⒅惺槠秸抡□孪舭葑‖ㄨ□笾迹□妹□敝□□12.□浼摇；照□菏故Я忻牛□蕴□竺□敫□□伲□墼唬骸按似癯□偈币□壳蚁鹊劬沙迹□褚饲岫□Y褂杓次唬□橛谧谇住⒃□希□驼呷沃□□罢喵碇□梢病！彼九┣渫暾卟换く裕骸跋鹊垡酝撂锇浯椭畛颊撸□讼す橹□佟！钡畚试唬骸八□臀□□俊倍栽唬骸白筘┫喟⑸⑺□梦□唷！钡墼唬骸坝璩Z颓涞龋□币怨□母∠觥G溆谙瘸□⑶牒2粗□埃□园⑸⒆喽□埂=袂渌□裕□烁此胶抖□□枪□橐玻□窀∠鲋□酪□俊彼斐鐾暾卟换ㄎ□□闲□渴埂6嵘□□娉载菟嫉人□芩就健9.□□疲□韵□溆？

三月辛巳，以中书礼部领教坊司。壬午，赈陈州、嘉定州饥。瓜哇遣使入贡。戊子，太阴犯酒旗上星，荧惑犯进贤。征诸王、驸马流窜者，给侍从，遣就分邑。庚寅，帝即位，诏曰：

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以圣继圣，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涵濡群生，君临万国，十年于兹。以社稷之远图，定天下之大本，叶谋宗亲，授予册宝。方春宫之与政，遽昭考之宾天。诸王贵戚，元勋硕辅，咸谓朕宜体先帝付托之重，皇太后拥护之慈，既深系于人心，讵可虚于神器，合辞劝进，诚意交孚。乃于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赦天下。

尊太后为太皇太后。是夜，太阴犯明堂。壬辰，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铁木迭兒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敕群臣超授散官者，朝会毋越班次。赐诸王也孙铁木兒、脱脱那颜等金银、币帛有差。赈宁夏路军民饥。甲午，作佛事于宝慈殿，赈木怜、浑都兒等十一驿饥。乙未，日明晕若连环。丙申，斡罗思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遣知枢密事也兒吉尼检核巩昌等路屯戍，选甘州戍卒。戊戌，汰上都留守司留守五员，定吏员秩止从七品如前制。庚子，降太常礼仪院、通政院、都护府、崇福司，并从二品；蒙古国子监、都水监、尚乘寺、光禄寺，并从三品；给事中、阑遗监、尚舍寺、司天监，并正四品；其官递降一等有差，七品以下不降。赐边戍诸王、驸马及将校士卒金银、币帛有差。市羊五十万、马十万，赡北边贫乏者。辛丑，禁擅奏玺书。以枢密院兼领左、右卫率府。壬寅，降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为集贤侍讲学士，悉夺前所受制命。御史台臣请降诏谕百司以肃台纲，帝曰：“卿等但守职尽言，善则朕当服行，否亦不汝罪也。”甲辰，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兒。敕罢医、卜、工匠任子，其艺精绝者择用之。丙午，有事于南郊，告即位。丁未，罢崇祥院，以民匠都总管府隶将作院。

夏四月庚戌,有事于太庙，告即位。追夺佛速司徒官。罢少府监， 复

仪凤、教坊、广惠诸司品秩。罢行中书省丞相，河南行省丞相也先铁木兒、湖广行省丞相朵兒只的斤、辽阳行省丞相，并降为本省平章政事，惟征东行省丞相高丽王不降。赐诸王铁木兒不花钞万五千贯。甲寅，太白犯填星。乙卯，复国子监、都水监，秩正三品。罢回回国子监、行通政院。封诸王彻彻秃为宁远王。申诏京师势家与民均役。那怀、浑都兒驿户饥，赈之。戊午，祀社稷，告即位。己未，绍庆路洞蛮为寇，命四川行省捕之。祭遁甲神于香山。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征理在京诸仓库粮帛亏额，申严和林酒禁。庚申，降百官越阶者，并依所受之职。以太常礼仪院使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以西僧牙八的里为元永延教三藏法师，授金?H尚纾□□醴阜俊R约次唬□退尬谰□@□砣□蚱ィ□□晒帕髅瘢□不蛊洳俊8□ā□t二州蒙古户夏布。铁木迭兒请参决政务，禁诸臣毋隔越擅奏，从之。乙丑，仁宗丧卒哭，作佛事七日。戊辰，车驾幸上都。海运至直沽，调兵千人防戍。封王煦为鸡林郡公。议祔仁宗，以阴阳拘忌，权结彩殿于太室东南，以奉神主。己巳，河间、真定、济南等处蒙古军饥，赈之。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赈大都、净州等处流民，给粮马，遣还北边。戊寅，以蒙古、汉人驿传复隶通政院。有献七宝带者，因近臣以进，帝曰："朕登大位，不闻卿等荐贤而为人进带，是以利诱朕也，其还之。"是月，左卫屯田旱、蝗，左翊屯田虫食麦苗，亳州水。

五月己卯,禁僧驰驿,仍收元给玺书。庚辰，上都留守贺伯颜坐便服迎诏弃市，籍其家。辛巳，汝宁府霖雨伤麦禾，发粟五千石赈粜之。丁亥，罢沅陵县浦口千户所。己丑，中书省臣请禁擅奏除拜，帝曰："然恐朕遗忘，或乘间奏请，滥赐名爵，汝等当复以闻。"复置称海、五条河屯田。命僧祷雨。大同云内、丰、胜诸郡县饥，发粟万三千石贷之。左丞相阿散罢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为中书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只兒哈郎为中书参知政事。庚寅，太阴犯心。辛卯，参知政事钦察罢为集贤学士。赈上都城门及驻冬卫士。遣使榷广东番货，弛陕西酒禁。壬辰，和林民阎海瘗殍死者三千余人，旌其门。癸巳，太阴犯天狗。甲午，沈阳军民饥，给钞万二千五百贯赈之。乙未，请大行皇帝谥于南郊。丙申，太白犯毕。禁宗戚权贵避徭役及作奸犯科。戊戌，有告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故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拜住请鞫状，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为词，奈何？"命悉诛之，籍其家。追封陇西公汪世显为陇右王。辛丑，以知枢密院事铁木兒脱为中书平章政事。壬寅，监察御史请罢僧、道、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甲辰，以诛

阿散、黑驴、贺伯颜等诏天下。敕百司日勤政务，怠者罪之。丙午，御史刘恆请兴义仓及夺僧、道官。敕捕亦列失八子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买驴，仍籍其家。丁未，封王禅为云南王，往镇其地。饶州番阳县进嘉禾，一茎六穗。以贺伯颜、失列门、阿散家赀、田宅赐铁木迭兒等。

六月己酉,流徽政院使米薛迷于金刚山。以脱忒哈、 失列门故夺人畜产归其主。甲寅，前太子詹事床兀兒伏诛。京师疫，修佛事于万寿山。乙卯，昌王阿失部饥，赐钞千万贯赈之。赏诛阿散等功，赐拜住以下金银、钞有差。丙辰，召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也仙帖木兒至京师，收脱忒哈广平王? 6 : : 龋□越□餍惺∽筘┣嗤淹盐□□反蠓颍□谡□□郴鸪嗵□緝翰换囚□嗝茉菏隆N煳纾□栈照□骸9愣□芍樘峋偎景眨□杂兴玖炱涫隆7庵□嗝茉菏滤□□□緝何□还□□＜何矗□ū叩氐伶苄笞锓刚撸□罡□鞑苛σ郏□绮汇□□献锶缒诘胤ā8□辏□□醴付贰4徒蓊拱俣□□顺□髑ч帷P劣希□□馍□嗽右邸H尚纾□分钍怪辆┳撸□第挛迦铡⑫∈氯□涨不埂J且梗□率臣取9锖亻□□醴咐荼谡蟆R页螅□獗北呒19.瘢□衅拮诱叱□□灏俟幔□露勒咂甙傥迨□帷P伦魈□驷5.睢N鞣□谅甯髂拷怠6 ：□□□追妇□4椭钔醢20.纠锾く绶□⑱槊薄N斐剑□饫准益浠C□蛭迩ч帷P廖矗□□醴戈摹＜仔纾□捅北咧钔醪□□ǖ仁□顺□鞫□蛭迩ч帷1呙耜饷兹□隆P弈□那詹炻撤鹗拢□□□□僖皇□□蚬帷6 〕螅□暮斐侵卸纪□牢□荫词涛狼拙□贾富邮顾荆□ナ嗝茉骸0照虑焖尽⑬痈K尽⑷耗良唷9.□□尽17.裳敉蚧Ц□□椿找撬疚□烧渌荆□普□疚□甲芄芨□□谠姿尽⑬忧焖尽⑰缬眉喔次□□□贰R娑蓟龋□C胖莺担□χ荨8.哂省13.□晁□?

秋七月戊寅,赐诸王曲鲁不花钞万五千贯.命玄教宗师张留孙修醮事于崇真宫。壬午，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运和林粮于扎昆仓，以便边军，市马三万、羊四万给边军贫乏者。癸未，括马于大同、兴和、冀宁三路，以颁卫士。甲申，车驾将北幸，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以知枢院事买驴、哈丹并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丙戌，赐诸王买奴等钞二十五万贯。丁亥，太阴犯斗。诸王告住等部火，赈粮三月、钞万五千贯。晋王也孙铁木兒部饥，赈钞五千万贯。壬辰，罢女直万户府及狗站脱脱禾孙，散辽阳红花万户府兵。遣扈从诸营还大都，禁践民禾。安南内附人陈岩言其国贡使多为觇伺，敕湖广行省汰遣之。乙未，赐西僧沙加钞万五千贯，以甘肃行省平章钦察台知枢密院事。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丙申，以昌平、滦阳十二驿供亿繁重，给钞三十万贯赈之。中书平章政事乃剌忽罢。降封安王兀都不花为顺阳王。禁献珍宝制衮冕。戊戌，荧惑犯房。枢密院臣言：“塔海万户部不剌兀赤与北兵战，拔军士三百人以还，弃其子于野，杀所乘马以啖士

卒，请赏之。”赐钞五千贯。斡鲁思辰告诸王月兒鲁铁木兒谋变，赏钞万五千贯，敕中外希赏自请者勿予。己亥，太阴犯昴。赐女巫伯牙台钞万五千贯。庚子，以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廉恂为中书平章政事。辛丑，赐公主扎牙八剌等钞七万五千贯。晋王也孙铁木兒遣使以地七千。顷归朝廷，请有司征其租，岁给粮钞，从之。以辽阳金银铁冶归中政院。癸卯，赐伶人钞二万五千贯，酒人十五万贯。己巳，以知枢密院事也兒吉尼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是月，后卫屯田及颍、息、汝阳、上蔡等县水，霸州及堂邑县蝻。

八月丁未朔，岭北省臣忻都坐以官钱犒军免官，诏复其职。戊申，祭社稷。罢曲靖路人匠提举司。赈晋王部军民钞二百五十万贯。翔星于司天监。辛亥，赈龙居河诸军。乙卯，赐上都驻冬卫士钞四百万贯。诸王木南即部饥，兴圣宫牧驼户贫乏，并赈之。丙辰，祔仁宗圣文钦孝皇帝、庄懿慈圣皇后于太庙，铁木迭兒摄太尉，奉玉册行事。太白犯灵台。戊午，铁木迭兒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⑻☒畛迹□辉省5坌伊雇ぃ□尤菸浇□淘唬骸扒晏□镜鼍罕赜□谜允姥佑谒赖兀□匏匚牌渲伊迹□拭孔嗖荒伞！弊笥蚁坛仆蛩辍R页螅□□蠓柑旖□6:□□□追柑□⑯□抑捶ā9□斯倥□□□萌照咔胩□侍□罅櫺牵□戎□□□渥省M阉悸聿啃□渴挂嗔□孀□ブ撇环1.□□攘髋珒焊芍□亍8□纾□19.资□蚴□怍芯┤ζ睹瘛H缮辏□□醴感□□□□＜仔纾□愣□轮菁iii□庵□□蛹渎匪□?

九月甲申，建寿安山寺，给钞千万贯。括兴和马以赡北部贫民，禁五台山樵采。罢上都、岭北、甘肃、河南诸郡酒禁。乙酉，太阴犯垒壁阵。丙戌，荧惑犯斗。壬辰，敕议玉华宫岁享睿宗登歌大乐。土番利族、阿俄等五种寇成谷，遣巩昌总帅以兵讨之。循州溪蛮秦元吉为寇，遣守将捕之。癸巳，太阴犯昴。沈阳水旱害稼，弛其山场河泊之禁。戊戌，太阴犯鬼。己亥，太白犯亢。庚子，常澧州洞蛮贞公合诸洞为寇，命土官追捕之。癸卯，亲王脱不花、搠思班遣使来贺登极。甲辰，云南木邦路土官绐邦子忙兀等入贡，赐币有差。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索驯象。以廪藏不充，停诸王所部岁给。

冬十月丁未，时享太庙。庚戌，太阴犯荧惑于斗。将作院使也速坐董制珠衣怠工，杖之，籍其家。壬子，作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申严两淮盐禁。丁巳，酉阳耸侬洞蛮田谋远为寇，命守臣招捕之。戊午，车驾至自上都。诏太常院臣曰：“朕将以四时躬祀太室，宜与群臣集议其礼。此追远报本之道，毋以朕劳于对越而有所损，其悉遵典礼。”安南国遣其臣邓恭俭来贡方物。庚申，敕译佛书。辛酉，赐劳探马赤宿卫者，遣还所部。癸亥，太阴犯井。乙丑，幸大护国仁王寺，帝师请以醮八兒监藏

为土番宣慰司都元帅，从之。酉阳土官冉世昌遣其子冉朝率大、小石堤洞蛮入贡。丙寅，定恭谢太庙仪式。丁卯，为皇后作鹿顶殿于上都。己巳，罢玉华宫祀睿宗登歌乐。敕翰林院译诏，关白中书。庚午，命拜住督造寿安山寺。癸酉，流诸王阿剌铁木兒于云南。

十一月丙子朔，帝斋齐宫。丁丑，恭谢太庙，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动。戊寅，以海运不给，命江浙行省以财赋府租益之，还其直，归宣徽、中政二院。检勘沙、净二州流民，勒还本部。以登极，大赉诸王、百官，中书会其数，计金五千两、银七十八万两、钞百二十一万一千贯、币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绵九万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袭，鞍勒、弓矢有差。给岭北驿牛马。造今年钞本，至元钞五千万贯、中统钞二百五十万贯。汰卫士冒受岁赐者。庚辰，并永平路滦邑县于石城。遣定住等括顺阳王兀都思不花邸财物，入章佩监、中政院。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辛巳，以亲祀太庙礼成，御大明殿受朝贺。甲申，敕翰林国史院纂修《仁宗实录》。丁亥，作佛事于光天殿。戊子，幸隆福宫。己丑，宣德蒙古驿饥，命通政院赈之。丁酉，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戊戌，交趾蛮侬志德寇脱零那乞等六洞，命守将讨之。遣使阅实各行省戍兵。己亥，计京官俸钞，给米三分。癸卯，荧惑犯垒壁阵。甲辰，铁木迭兒言：“和市织币薄恶，由董事者不谨，请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县更造，征其元直。”不允。太常礼仪院拟进时享太庙仪式。十二月乙巳朔，诏曰：“朕祗遹眙谋，获承丕绪，念付托之惟重，顾继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衮冕，恭谢于太庙。既大礼之告成，宜普天之均庆。属兹逾岁，用易纪元，于以导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谨始，可以明年为至治元年。减天下租赋二分，包银五分。免大都、上都、兴和三路差税三年。优复煮盐、炼铁等户二年。开燕南、山东河泊之禁，听民采? C □偌沂袅髀浔咴墩撸□兴咀矢□仓□黄渥优□溴饔谌苏撸□□蛊浼摇 < 嗖煊□贰17.□盟舅昃倏扇问亓钫叨□恕 F 咂芬陨瞎伲□形盎□げ呖梢约檬腊裁裾撸□捣馍现□ J 坑幸□有幸澹□髦翁澹□磺笪糯镎撸□兴揪咦匆晕拧！倍‖矗□ブ菅崖□难蛄□壤唇怠 8 □纾□□□□鹣瘢□糜竦碌睢 H 勺樱□褪倌□□鞒□咄蛭迩ч帷 9 锍螅□蕴焓俳冢□で彩剐搋从诹□⑸健 R 颐□□拾俟俜钣癫帷⒂癖Γ□由咸□侍□笞鸷旁灰翘煨耸ゴ热收衍彩僭□□绿├□ G 旎瘴某绲v太皇太后。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译进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帝曰：“修身治国，无逾此书。”赐钞五万贯。河南饥，帝问其故，群臣莫能对，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尽心乃职，委任失人，致阴阳失和，灾害荐至。自今各务勤恪，以应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太阴掩昴。丙辰，以太皇太后加号礼成，御

大明殿受朝贺。丁巳，诏谕中外。戊午，太阴犯井。庚申，太阴犯鬼。辛酉，作延春阁后殿。壬戌，召西僧辇真哈剌思赴京师，敕所过郡县肃迎。乙丑，翊星于回回司天监四十昼夜。丙寅，以典瑞院使阔彻伯知枢密院事。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丁卯，铁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诏内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进御前。乞令臣等开视，乃入奏闻。"帝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细民辄诉讼者则禁之。"给武宗皇后钞七十五万贯。以《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群臣。戊辰，以太皇太后加号礼成，告太庙。己巳，敕罢明年二月八日迎佛。中书右丞木八剌罢为江西行省右丞，以中书参知政事只兒哈郎为右丞，江南浙西道廉访使薛处敬为中书参知政事。遣使阅奉元路军需库。辛未，拜住进卤簿图，帝以唐制用万二千三百人耗财，乃定大驾为三千二百人，法驾二千五百人。上思州徭结交趾寇忠州。癸酉，帝闻贺伯颜母老，悯之，以所籍京兆田硊还其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伯颜察兒、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白撒都并坐贪墨免官。是岁，决狱轻重七千六百三十事。河决汴梁原武，浸灌诸县；滹沱决文安、大城等县；浑河溢，坏民田庐。秦州成纪县暴雨，山崩，朽坏坟起，覆没畜产。汴梁延津县大风昼晦，桑多损。大同雨雹，大者如鸡卵。诸卫屯田陨霜害稼，益津县雨黑霜。

至治元年春正月丁丑，修佛事于文德殿。壬午，增置漷州都漕运司同知、运判各一员。甲申，召高丽王王章赴上都。丙戌，帝服衮冕，享太庙，以左丞相拜住亚献，知枢密院事阔彻伯终献。诏群臣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诚，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廷臣或言祀事毕宜赦天下，帝谕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屡下。使杀人获免，则死者何辜？"遂命中书陈便宜事，行之。丁亥，帝欲以元夕张灯宫中，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上书谏止，帝遽命罢之，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自今朕凡有过，岂独台臣当谏，人皆得言。"赐养浩帛二匹。诸王忽都答兒来朝。癸巳，诸王斡罗思部饥，发净州、平地仓粮赈之。蕲州蕲水县饥，赈粮三月。奉元路饥，禁酒。乙未，太阴掩房。己亥，降延福监为延福提举司，广福监为广福提举司，秩从五品。以寿安山造佛寺，置库掌财帛，秩从七品。甲辰，辰星犯外屏。水、金、火、土四星聚奎。

二月，汴梁、归德饥，发粟十万石赈粜。河南、安丰饥，以钞二万五千贯、粟五万石赈之。戊申，祭社稷。改中都威卫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己酉，作仁宗神御殿于普庆寺。辛亥，调军三千五百人修上都华严寺。壬子夜，金、火、土三星聚于奎。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币帛万匹。丁巳，畋于柳林，敕更造

行宫。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谏造寿安山佛寺，杀观音保、锁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谦亨，窜于奴兒干地。己未，枢密院臣请授副使吴元珪荣禄大夫，以阶高不允，授正奉大夫。赈木怜道三十一驿贫户。辛酉，太白犯荧惑。癸亥，太阴犯心。甲子，置承徽寺，秩正三品，割常州、宜兴民四万户隶之。丁卯，以僧法洪为释源宗主，授荣禄大夫、司徒。禁越台、省诉事，罢先朝传旨滥选者。戊辰，赐公主扎牙八剌从者钞七十五万贯。

三月甲戌，营王也先帖木兒部畜牧死损，赐钞五十万贯。丙子，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丁丑，御大明殿，受缅国使者朝贡。太阴掩昴。赐公主买的钞五万贯，驸马灭怜钞二万五千贯。召诸王太平于汴。发民丁疏小直沽白河。庚辰，廷试进士泰普化、宋本等六十四人，赐及第、出身有差。辛巳，车驾幸上都。遣使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二百两、袈裟二万，币、帛、幡、茶各有差。壬午，遣咒师朵兒只往牙济、班卜二国取佛经。癸未，制御服珠袈裟。甲申，敕纂修《仁宗实录》，《后妃》、《功臣传》。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益寿安山造寺役军。己丑，大同路麒麟生。甲午，置云南王府。己亥，宦者孛罗铁木兒坐罪，流奴兒干地。庚子，赈宁国路饥。辛丑，以铁失为御史大夫，佩金符，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癸卯，益都、般阳饥，以粟赈之。

夏四月丙午，给喃答失王府银印，秩正三品；宽彻、忽塔迷失王府铜印，秩从三品。庚戌，享太庙。江州、赣州、临江霖雨，袁州、建昌旱，民皆告饥，发米四万八千石赈之。丁巳，广德路旱，发米九千石减直赈粜。戊午，太阴犯心。己未，造象驾金脊殿。吉阳黎蛮寇宁远县。庚申，太阴犯斗。戊辰，敕赐铁木迭兒父祖碑。命宦者孛罗台为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难与大祭，遂罢之。

五月丙子，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营帝师殿。赈益都、胶州饥。丁丑，霸州蝗。戊寅，太白犯鬼积尸气，太阴犯轩辕。庚辰，太阴犯明堂。濮州大饥，命有司赈之。壬午，迁亲王图帖穆尔于海南。禁日者毋交通诸王、驸马，掌阴阳五科者毋泄占候。以兴国路去岁旱，免其田租。丁亥，修佛事于大安阁。庚寅，赈诸王哈宾铁木兒部。沂州民张昱坐妖言，济南道士李天祥坐教人兵艺，杖之。女直蛮赤兴等十九驿饥，赈之。辛卯，海漕粮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作行殿于缙山流杯池。高邮府旱。癸巳，宝定路飞虫食桑。乙未，命世家子弟成童者入国学。辛丑，太常礼仪院进太庙制图。壬寅，开元路霖雨。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利。乙卯，以铁木迭兒领宣政院事。丁

巳，参知政事敬俨罢为陕西行御史台中丞。戊午，泾州雨雹。己未，太阴犯虚梁。滁州霖雨伤稼，蠲其租。辛酉，太白经天。赵弘祚等言事，勒归乡里，仍禁妄言时政。壬戌，龙虎山张嗣成来朝，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乙丑，遣使往铨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五省边郡官? 6 ：□□櫺怯谒咎焯ā 4 笸□酚瓯iＮ斐剑□阑浴□炅旱却□取 < 核龋□陨隙剂羰刂粝汗□晌□惺槠秸抡□隆Ａ俳□泛担□馄渥狻Ｍ□猛土赜晟思冢□灾荽笏□□牒右纾□辉终叨□蛉□□□倩Ａ?

秋七月壬申，赐晋王也孙铁木兒钞百万贯。辽阳、开元等路及顺州、邢台等县大水。癸酉，卫辉路胙城县蝗。乙亥，赈南恩、新州饥。丙子，淮安路属县水。丁丑，享太庙。戊寅，通州潞县榆棣水决。庚辰，卤簿成。滹沱河及范阳县巨马河溢。辛巳，盩厔县僧圆明作乱，遣枢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壬午，通许、临淮、盱眙等县蝗。癸未，对太尉孛兰奚为和国公。乙酉，大雨，浑河防决。庚寅，清池县蝗。癸巳，太阴犯昴。黄平府蛮卢砰为寇，削万户何之祺等官一级。遣吏部尚书教化、礼部郎中文矩使安南，颁登极诏。诸王阔别薨，赙钞万五千贯。丙申，禁服色逾制。己亥，奉仁宗及帝御容于大圣寿万安寺。蒲阴县大水。庚子，修上都城。诏河南、江浙流民复业。淮西蒙城等县饥，邵阳道士刘志先以妖术谋乱，复命章台捕之。蓟州平谷、渔阳等县大水，大都、保定、真定、大名、济宁、东平、东昌、永平等路，高唐、曹、濮等州水，顺德、大同等路雨雹，乞兒吉思部水。

八月壬寅，修都城。安陆府水，坏民庐舍。癸卯，赈胶州饥。甲辰，高邮兴化县水，免其租。丙午，泰兴、江都等县蝗。丁未，太阴犯心。戊申，祭社稷。上都鹿顶殿成。己酉，太阴犯斗。庚戌，以军士贫乏，遣知枢密院事铁木兒不花整治，仍诏谕中外，有敢扰害者罪之。赈北部孤寡粮、钞。赐公主速哥八剌钞五十万贯。兀兒速、憨哈纳思等部贫乏，户给牝马二匹。壬子，荧惑犯轩辕。乙卯，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兒脱罢为上都留守。壬戌，淮安路盐城、山阳县水，免其租。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雷州路海康、遂溪二县海水溢，坏民田四千余顷，免其租。秦州成纪县山崩。九月乙亥，荧惑犯灵台。京师饥，发粟十万石减价粜之。丙子，驻跸昂兀岭。壬午，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赐诸王撒兒蛮钞五万贯。壬辰，中书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坐受赃杖免。丁酉，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车驾还大都。庚子，安陆府汉水溢，坏民田，赈之。

冬十月辛丑朔，修佛事于大内。妖僧圆明等伏诛。甲辰，太白经

天。戊申，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庚戌，亲享太庙。壬子，拜住献嘉禾，两茎同穗。癸丑，敕翰林、集贤官年七十者毋致仕。以内郡水，罢不急工役。敕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禁中书掾曹毋泄机事，命枢密遣官整视各郡兵马。戊午，置赵王马札罕部钱粮总管府，秩正三品。己未，肇庆路水，赈之。丙寅，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你咱马丁坐残忍免官。丁卯，增置侍仪司通事舍人六员，侍仪舍人四员。己巳，遣燕铁木兒巡边。

十一月辛未，荧惑犯进贤。己亥，幸大护国仁王寺。丙子，太阴犯虚梁。戊寅，御大明殿，群臣上尊号曰继天体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是夜，辰星犯房。己卯，以受尊号诏天下，拜住请释囚，不允。庚辰，益寿安山寺役卒三千人。辛巳，命御史大夫铁失领左、右阿速卫。丙戌，太阴犯井。丁亥，以教官待选者借注广海巡检。己丑，太阴犯酒旗，又犯轩辕。庚寅，拜住等言：“受尊号，宜谢太庙，行一献礼。世祖亦尝议行，武宗则躬行谢礼。”诏曰：“朕当亲谢。”命太史卜日，枢密选兵肄卤簿。辛卯，太阴犯明堂。癸巳，以营田提举司征酒税扰民，命有司兼榷之。甲午，以辽阳行省管内山场隶中政院。丙申，敕立故丞相安童碑于保定新城。戊戌，巩昌成州饥，发义仓赈之。己亥，太白犯西咸。

十二月庚子,给蒙古子女冬衣。辛丑，立亦启烈氏为皇后，遣摄太尉、 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兒持节授玉册、玉宝。癸卯，以立后诏天下。庆远路饥，真定路疫，并赈之。甲辰，荧惑犯亢。戊申，躬谢太庙。庚戌，太阴犯昴。作太庙正殿。甲寅，疏玉泉河。车驾幸西僧灌顶寺。己未，封唆南藏卜为白兰王，赐金?U娑ā ⒈ 6ā ⒋竺□⑺车碌嚷匪□□窦iii□□鹁啤R越鸹7.□涓餍惺Σ秸抡□隆P劣希□□笕胴怠<鬃樱□锰锪柑峋偎荆□萍弧14.岸□萏锔常□愿□朗科斗φ撸□却游迤贰C□凼□□缏薰怕匏技嗖匕嗖夭芬栉鞣□芫咦憬洌□徒鹎□□傥迨□健⒁□那□迨□健1.也□蚱ァ3.□迨□蚬帷R灾钔跚硬□拐呤□氤□□ ⒈ □乇笨诩奥□登拧：蛹渎芳iii□庵□8匆月砑遗□□就健R页螅□弥腥鹚尽R蓖□迨□蚪镒魇侔采剿路鹣瘛D□V莼龋□榈隆17.裳簟⑨⊠莸却λ□?

本纪第二十八 英宗二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安南、占城各遣使来贡方物。壬申，保定雄州饥，赈之。庚午，广太庙。甲戌 ，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丁丑，太阴犯昴。亲祀太庙，始陈卤簿，赐导驾耆老币帛。戊寅，敕有司存恤孔氏子孙贫乏者。己卯，山东、保定、河南、汴梁、归德、襄阳、汝宁等处饥，发米三十九万五千石赈之。庚辰，太白犯建星。公主阿剌忒纳八剌下嫁，赐钞五十万贯。辛巳，太白犯建星。敕："台宪用人，勿拘资格。"仪封县河溢伤稼，赈之。癸未，流徽政院使罗源于耽罗。建行殿于柳林。封塔察兒为兰国公。辛卯，太阴犯心。癸巳，以西僧罗藏为司徒。漷州饥，粜米十万石赈之。甲午，荧惑犯房。丁酉，太白犯牛。

二月己亥朔，荧惑犯建闭星。庚子，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罢上都歇山殿及帝师寺役。辛丑，赐铁失父祖碑。癸卯，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钦察为中书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参政王居仁为中书参知政事，薛处敬罢为河南行省左丞。丙午，荧惑犯罚星。戊申，祭社稷。顺德路九县水旱，赈之。太阴犯井。庚戌，荧惑犯东咸。辛亥，太阴犯酒旗及轩辕。壬子，太白犯垒壁阵。赐诸王案忒不花钞七万五千贯。以彻兀台秃忽鲁死事，赐钞三万五千贯。诸王怯伯遣使进文豹。河间路饥，禁酿酒。癸丑，太阴犯明堂。甲寅，以太庙役军造流杯池行殿。广海郡邑官旷员，敕愿往任者，升秩二等。乙卯，以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买驴为中书平章政事。西僧亦思剌蛮展普疾，诏为释大辟囚一人、笞罪二十人。戊午，赈真定等路饥。己未，太阴犯天江。括马赐宗仁卫。壬戌，太白犯垒壁阵。诸王怯伯遣使进海东青鹘。癸亥，辽阳等路饥，免其租，仍赈粮一月。甲子，恩州水，民饥、疫，赈之。

三月己巳，中书省臣言："国学废弛，请令中书平章政事廉恂、参议中书事张养浩、都事孛术鲁翀董之。外郡学校，仍命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同议兴举。"从之。敕四宿卫、兴圣宫及诸王部勿用南人。斡鲁思告讦父母，斩之。辛未，禁捕天鹅，违者籍其家。壬申，复张珪司徒。临安路河西诸县饥，赈之。癸酉，河南两淮诸郡饥，禁酿酒。丙子，延安路饥，赈粮一月。罢京师诸营缮役卒四万余人。河间、河南、陕西十二郡春旱秋霖，民饥，免其租之半。戊寅，修都城。庚辰，敕："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业及世祖所赐者，余悉税之。"癸未，赈辽阳女直、汉军等户饥。乙酉，赈濮州水灾。丙戌，以亲祀礼成，赐与祭者币。普减内外官吏一资。万户哈剌那海以私粟赈军，赐银、币，仍酬其直。给行

通政院? 4 颓臂 : : 乃尬朗砍□胁睢 8 粗檬胁疤峋偎居谌□荨⑶煸□ 9. 愣□□罚□□优□ 13. 鹨□⑺棵嘞路□ 6 『ィ□锵璧朗客醯烂餮□苑□铩 < 撼螅□性喂崛杖缌□贰 4 椭钔跷勇澄滤镆□ C □兴窘□净□桁粲诙□剑□允鞅□ R 怨□秘呀撸□ V 钔跎完慵盎屎蟠鹄锫槭Ю锏人甏汀 8 □□□苤荨11.□菁iii□庵□ C □□髟焊□泼犰肌 P 撩□□灿□仿记簟 V 酶手莅素茛□镦洹 < 嗖煊□泛问厍□□哒让狻 H 沙剑□馍隙际□绘洹 8 □谌饰烂晒抛优□铝浮 4 椭钔跬蚜姨□缉撼□逋蚬帷 < 孜纾□裳艄□锉雒窦iii□庵□ 6 ∮希□伊□帧 f 饴硇砟芍□铀偾铀咴唬骸俺几改迸眩□寄杆酱尤恕！钡墼唬骸叭俗邮虑祝□幸□薹福□裼泄□悔桑□烁锤孚A！泵□镏□ j 夥钤□芳i?

夏四月戊戌朔，车驾幸上都。己亥，岭北蒙古军饥，给粮遣还所部。庚子，赈彰德路饥。壬寅，真州火，徽州饥，并赈之。辛亥，泾州雨雹，免被灾者租。壬子，公主失怜答里薨，赐钞五万贯。甲寅，南阳府西穰等屯风、雹，洪泽、芍陂屯田去年旱、蝗，并免其租。丙辰，恩州饥，禁酿酒。乙丑，中书省臣请节赏赉以纾民力，帝曰：“朕思所出倍于所入，出纳之际，卿辈宜慎之，朕当撙节其用。”丙寅，赐边卒钞、帛。赈东昌、霸州饥民。松江府上海县水，仍旱。

五月己巳，以公主速哥八剌为赵国大长公主。免德安府被灾民租，修滹沱河堤。彰德府饥，禁酿酒。庚午，泰符、临邑二县民谋逆，其首王驴兒伏诛，余杖流之。?⑿矶□萑ツ晁□担□馄渥狻 P 廖矗□饴硗淹艳埃□统□逋蚬帷 1 □樱□□笸朔付□獭 8 □剑□夤贪仓菁i V 糜□谟榔剑□昭□晒抛优□□彩冠退姆剑□湔咦镏□ 9 镂矗□杂□反蠓蛲淹盐□□闲刑屮□反蠓颉 V 米谌拭晒攀涛狼拙□贾富邮顾尽 < 咨辏□导菪椅逄勹健 j 庀慕颉⒂狼宥□丶i R 灾粝汗□晌□□反蠓颉 R 矣希□园葑×熳谌拭晒攀涛狼拙□贾富邮顾臼拢□迦□榛 7. □ > □□iii□⑺诙□□蚴□赓帷 T 颇闲惺Σ秸麓鹗□□緝骸 6. 鏊褐蛔□哒让狻 N 熳樱□□窦□谄砩瘛 8 □□□幽稀⑸挛鳌10.蛹洹 1. 6 ā⒄玫碌嚷芳iii□⑺陉庵□□悦獬 8 持□搿 5 鞲魑篮壕□□B□渥谌饰劳吞镒洹 A 櫺怯谖逄勹健 < 孜纾□夤□□字菁i 1 □辏□晕馊□谖□□檀笞谑Γ□亟□锨洹 H 蛟挛煨纾□庵罡鹬椅浜钗□□抑椅湎粤槿始猛酢 P 脸螅□蚧Ю钣⒁粤济裎□□□梦钠涿妫□□铩 9 锩□□□琢□鹗隆 n ⊙粝刭裆缤痛笏□□iii□庵□ V 钔醢18.怼 3. 型□□冕阃蚜心笸跷朗浚□⒄攘骱 D 稀 < 壮剑□□诽ǔ记膑砑嗖煊□凡怀浦罢撸□允境腿埃□又□ 1 □纾□氡笔□淦斗Γ□统□□Φ□傥迨□蚬帷 2. □迨□蚱ァ N 焐辏□钤□粪d县及成州饥，并赈之。以铁木迭兒子同知枢密院事班丹知枢密院事。己酉，也不干八秃兒戍边有功，赐以金、钞。壬子，作紫檀殿。乙卯，以淮安路去岁大水，辽阳路陨霜杀禾，南康路旱，并免其租。壬戌，安丰属县霖雨伤稼，免其租。兴元褒城县饥，赈之。甲

子，真定、山东诸路饥，弛其河泊之禁。丙寅，辰州沅陵县洞蛮为寇，遣兵捕之。敕："已除不赴任者，夺其官。"封公主速哥八剌乳母为顺国夫人。六月丁卯朔，车驾至五台山，禁扈从宿卫，毋践民禾。置中庆、大理二路推官各一员。戊辰，扬州属县旱，免其租。己巳，广元路绵谷、昭化二县饥，官市米赈之。壬申，荧惑犯心。癸酉，申禁日者妄谈天象。甲戌，新平、上蔡二县水，免其租。丙子，修浑河堤。壬午，辰州江水溢，坏民庐舍。丁亥，奉元属县水，淮安属县旱，并免其租。庚寅，思州风、雹，建德路水，皆赈之。

秋七月戊戌，淮安路水，民饥，免其租。己亥，荧惑犯天江。丁未，赐拜住平江田万亩。壬子，遣亲王阔阔秃总兵北边，赐金二百五十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戊午，太阴犯井宿钺星。车驾次应州，曲赦金城县囚徒。庚申，升靖州为路。辛酉，次泽源州。中书左丞张思明坐罪杖免，籍其家。甲子，录京师诸役军匠病者千人，各赐钞遣还。南康路大水，庐州六安县大雨，水暴至，平地深数尺，民饥，命有司赈粮一月。

八月戊辰，祭社稷。己巳，道州宁远县民符翼轸作乱，有司讨擒之。壬申，蔚州民献嘉禾。甲戌，次奉圣州。筑宗仁卫营。给庐州流民复业者行粮。戊寅，诏画《蚕麦图》于鹿顶殿壁，以时观之，可知民事也。己卯，庐州路六安、舒城县水，赈之。庚辰，增寿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庚寅，铁木迭兒卒，命给直市其葬地。甲午，瑞州高安县饥，命有司赈之。九月戊戌，大宁路、水达达等驿水伤禾，赈之。给蒙古子女贫乏者钞七百五十万贯。戊申，给寿安山造寺役军匠死者钞，人百五十贯。庚戌，申禁江南典雇妻妾。辛亥，幸寿安山寺，赐监役官钞，人五千贯。甲寅，赈淮东泰兴等县饥。丙辰，太皇太后崩。戊午，赐蒙古子女钞百五十万贯。己未，太阴犯明堂。庚申，敕停今年冬祀南郊。癸亥，地震。甲子，临安河西县春夏不雨，种不入土，居民流散，命有司赈给，令复业。作层楼于涿州鹿顶殿西。丙寅，西僧班吉疾，赐钞五万贯。

冬十月丁卯，太史院请禁明年兴作土功，从之。戊辰，享太庙，以国哀迎香去乐，修庙工役未毕，妨陈宫悬，止用登歌。丙子，押济思国遣使来贡方物。江南行台大夫脱脱坐请告未得旨辄去职，杖谪云南。庚辰至辛巳，太阴犯井。甲申，建太祖神御殿于兴教寺。己丑，荧惑犯垒壁阵。以拜住为中书右丞相。南恩州贼潭庚生等降。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己亥，以立右丞相诏天下。流民复业

者，免差税三年。站户贫乏鬻卖妻子者，官赎还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贾末技富实之家，以优农力。免陕西明年差税十之三，各处官佃田明年租十之二，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师地震，日月薄蚀，皆臣下失职所致。”帝自责曰：“是朕思虑不及致然。”因敕群臣亦当修饬，以谨天戒。罢世祖以后冗置官。括江南僧有妻者为民。安南国遣使来贡方物，回赐金四百五十两、金币九，帛如之。癸卯，地震。甲辰，太白犯垒壁阵。罢徽政院。乙巳，荧惑犯垒壁阵。丙午，造龙船三艘。戊申，太阴掩井。岷州旱、疫，赈之，赐戍北边万户、千户等官金带。御史李端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并从之。乙卯，遣西僧高主瓦迎帝师。宣德府宣德县地屡震，赈被灾者粮、钞。己未，太阴犯东咸。定脱脱禾孙入流官选，给印与俸。置八番军民安抚司，改长官所二十有八为州县。庚申，太阴犯天江。辛酉，荧惑犯岁星。真人蔡道泰杀人，伏诛；刑部尚书不答失里坐受其金，范德郁坐诡随，并杖免。平江路水，损官民田四万九千六百三十顷，免其租。

十二月甲子朔，南康建昌州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民饥，命赈之。乙丑，太白、岁星、荧惑三星聚于室，太白犯垒壁阵。丁卯，中书平章政事买驴罢为大司农，廉恂罢为集贤大学士，以集贤大学士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戊辰，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蓝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壬申，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甲戌，两江来安路总管岑世兴作乱，遣兵讨之。铁木迭兒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受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乙亥，太阴掩井。丙寅，增镇南王脱不花戍兵。戊寅，太白犯岁星。庚辰，葛蛮安抚司副使龙仁贵作乱，湖广行省督兵捕之。以知枢密院事钦察台为宣政院使，参知政事速速为中书左丞，宗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马剌为参知政事。癸未，绍兴路柔远州洞蛮把者为寇，遣兵捕之。以御史大夫只兒哈郎知枢密院事。封阁阁秃为武宁王，授金? R 缘卣稹⑷帐常□□惺槭 ⑹嗝茉骸⒂□诽ā ⒑. 擦帧⒓.□驮杭□楣□依□χ□乱晕拧 k 妨蕉加□扇跃桑□嗳缢□椤 3 诤幽稀⑸挛鞯却□平□ = □□套嗳 ： 蝗肭□铩 R 矣希□贾莼穑□庵□ 1 □纾□丫痔□侍□笤徽严自□ィ□蔡□＠褚窃菏苟涮Ｔ在忠楦嬗谔□怼Ⅰ□□□□□侣罚□鲋靡幌亍 2 ⒃颇衔魃诚厝肽□荨 4 突窗仓椅渫醪□侦艏捞锒□□辍 < 撼螅□□蠓竿馄粒□□醴附Ｕ恰Ｐ撩□□□晒帕髅窳浮 3.□□不贡静俊Ｕ奴曌慵裁獬□亍Ｎ魃□喽ゼ玻□胧颓簦□墼唬骸笆颓羝砀 # □裎□oA k 匏级袢寺派猓□春ι屏迹□胃Ｖ□校俊毙□赵撼佳裕骸笆雷媸被渭□菟晔渖惺逞蚨□Ｂ□勺谑痹鑫□□Ｂ□袂朐鑫迩Ａ！钡鄄恍恚□唬骸疤煜轮□瘢□噪匏□校□缬胁蛔悖□薜奔弥□Ｈ艏又

馗常□傩毡刂吕□睿□□嗪我妗！泵□袷雷婢芍啤；罩荨18.□荨12.媚稀⑰娑ā10.蛹洹4.竺□ 9.榈隆⑷昴□ 9.□□畲□昂幽仙众橥吞锼□□笸□⑩阑浴13.□晔粝丶胺嵘氖鸫蠡萃头纾□幽霞霸颇衔诿傻却ν吞锖担□炅骸⑦车隆10.蛹洹1．6ā⑶煸□12.媚□□e荨⒁娑贾钍粝丶爸钗劳吞锘取？

三年春正月癸巳朔，暹国及八番洞蛮酋长各遣使来贡。曹州禹城县去秋霖雨害稼，县人邢著、程进出粟以赈饥民，命有司旌其门。乙未，享太庙。己亥，思明州盗起，湖广行省督兵捕之。庚子，刑部尚书乌马兒坐赃杖免。壬寅，命太仆寺增给牝马百匹，供世祖、仁宗御容殿祭祀马湩。和林阿兰秃等驿户贫乏，给钞赈之。以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复兼总军政，军官有罪，重者以闻，轻者就决。罢上都、云州、兴和、宣德、蔚州、奉圣州及鸡鸣山、房山、黄芦、三义诸金银冶，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三输官。授前枢密院副使吴元珪、王约集贤大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韩从益昭文馆大学士，并商议中书省事。拜住言：“前集贤侍讲学士赵居信、直学士吴澄，皆有德老儒，请征用之。”帝喜曰：“卿言适副朕心，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遂以居信为翰林学士承旨，澄为学士。增置上都留守司判官二员，以汉人为之，专掌刑名。置仁宗中宫位提举司二，秩正五品，隶承徽寺。太阴犯钺星，又犯井。癸卯，太阴犯井。甲辰，镇西武宁王部饥，赈之。遣诸王忽剌出往镇云南，赐钞万五千贯。辛亥，申命铁失振举台纲。壬子，建诸王驿于京师，遣回回砲手万户赴汝宁、新蔡，遵世祖旧制，教习砲法。静江、邕、柳诸郡獠为寇，命湖广行省督兵捕之。甲寅，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万户，命罢收之。乙卯，征东末吉地兀者户，以貂鼠、水?10．9菲だ聪祝□□嫘羧□辍1□剑□□菝窳粲ψ茏髀遥□□□阈惺Π脖□吨□6∶龋□ǔ庠□俚戎取P劣希□□噬弊铀镂芷矫裾摺T鲋帽□可惺橐辉薄K拇Ч惺Σ秸抡□抡允姥樱□□涞芩喜环厶拢□涤□□裕□涞芴尤ィ□□鲋□H灾□□睿禾诱甙偃詹怀觯□蚴痛□哉摺C□嗝芨笔雇暄漳傻ぁ⑹逃□凡懿□簟⒁部稍□澈龀嗖谎铡12.□脱□壳詹臁10.擦种毖□坎茉□茫□□寥首谑弊爰□鄢□窭□k罚骸俺5鞴偻獠淮晤□谜撸□□□灾埃□鹕□浣住！？

二月癸亥朔，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人。定军官袭职，嫡长子孙幼者，令诸兄弟侄摄之，所受制敕书权袭，以息争讼。是夜，荧惑、太白、填星三星聚于胃。丙寅，翰林国史院进《仁宗实录》。遣教化等往西番抚初附之民，征畜牧，治邮传。戊辰，祭社稷。天寿节，宾丹、爪哇等国遣使来贡。己巳，修通惠河闸十有九所。治野狐、桑乾道。癸酉，畋于柳林，顾谓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宁，风雨不时，岂朕纂承大宝行事有阙欤？”对曰：“地震自古有之，陛

下自责固宜，良由臣等失职，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载，于兆姓万物，岂无乖戾之事？卿等宜与百官议，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置镇远王也不干王傅官属。罢播州黄平府长官所一，徙其民隶黄平。是夜，太白犯昴。辛巳，造五辂。司徒刘夔、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坐妄献地土、冒取官钱，伏诛。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是夜，太阴犯东咸。癸未，赈北边军钞二十五万锭、粮二万石。命宣徽院选蒙古子男四百入宿卫。罢徽政院总管府三：都总管府隶有司，怯怜口及人匠总管府隶陕西行中书？＝悼□陕肺□荨１□纾□晖痢＞┤□iii□⑺诙□蚴□怍小Ｔ煳彘□臁６『ィ□方鹗椤恫鼐□范□浚□□葑〉茸苤□Ｎ煳纾□庥ナΣ换ㄎ□怨□□Ｐ撩□□蕴□颖隹筒□剂□叮□统□□蚬帷Ｖ钔踉滤急鹎彩估闯□０粘坪Ｐ□克炯巴蚧Ц□□牧⑼吞镒芄芨□Ｖ钔跚硬□彩构逼烟丫啤：ｄ盍钢林惫粒□彩轨牒Ⅰ裉戾□？

三月壬辰朔，车驾幸上都。赐诸王喃答失钞二百五十万贯，复给诸王脱欢岁赐。丁酉，平江路嘉定州饥，发粟六万石赈之。戊戌，安丰芍陂屯田女直户饥，赈粮一月。庚子，崇明诸州饥，发米万八千三百石赈之。甲辰，台州路黄岩州饥，赈粮两月。丁未，西番参卜郎诸族叛，敕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发兵讨之。戊申，祔太皇太后于顺宗庙室，遣摄太尉、中书右丞相拜住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昭献元圣皇后。辛亥，以圆明、王道明之乱，禁僧、道度牒、符录。丙辰，敕：“医、卜、匠官，居丧不得去职，七十不听致仕，子孙无廕叙，能绍其业者，量材录用。”监察御史拜？13.袒□□□侔怂技□际У保□VII砻狻Ｖ钔趸鹇郴也烤□浠Ъiii□庵□？

夏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诸司命僧诵经十万部。丙寅，察罕脑兒蒙古军驿户饥，赈之。丁卯，旌内黄县节妇王氏。己巳，浚金水河。甲戌，命张珪及右司员外郎王士熙勉励国子监学。敕都功德使阔兒鲁至京师。释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笼禽十万，令有司偿其直。己卯，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北边军饥，赈之。蒙古大千户部，比岁风雪毙畜牧，赈钞二百万贯。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祐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丁亥，故罗罗斯宣慰使述古妻漂末权领司事，遣其子娑住邦来献方物。戊子，南丰州民及巩昌蒙古军饥，赈之。

五月辛卯，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税官，秩正七品；中庆路榷税官，秩从七品。置安庆灊山县、云南宁远州。戊戌，太白经天。庚子，大风雨

雹，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二千七百。辛丑，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壬寅，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赃杖免。诏中外开言路。置庆元路峄山县，增尉一员。徙安寨县于龙安驿。癸卯，太阴犯房。乙巳，岭北米贵，禁酿酒。戊申，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言：“铁木迭兒奸险贪污，请毁所立碑。”从之，仍追夺官爵及封赠制书。帝御大安阁，见太祖、世祖遗衣皆以缣素木绵为之，重加补缀，嗟叹良久，谓侍臣曰：“祖宗创业艰难，服用节俭乃如此，朕焉敢顷刻忘之?碧□追副稀9铳螅□：□□渴雇蚜惺苈福□戮酰□僦辆┫Γ□□诽ǔ记肭簿枉叮□辉省R颐□□脱□勺尤鳊郝□□椿姨□緝骸⑭蚕忍□緝撼□□送蛭迩Ч帷R猿□□蚬幔□醒蚵砀□氡笔□洌□蓑r马二、牝马二、羊十五。禁驿户无质卖官地。丙辰，东安州水，坏民田千五百六十顷。戊午，真定路武邑县南水害稼。奉元行宫正殿灾。上都利用监库火，帝令卫士扑灭之。因语群臣曰：“世皇始建宫室，于今安焉。朕嗣登大宝，而值此毁，此朕不能图治之故也。”钦察卫兵戍边，有卒累功，请赏以官，帝曰：“名爵岂赏人之物？”命赐钞三千贯。大名路魏县霖雨，大同路雁门屯田旱损麦，诸卫屯田及永清县水，保定路归信县蝗。六月，寇围宁都，州民孙正臣出粮饷军，旌其门。丁卯，西番参卜郎诸寇未平，遣徽政使丑驴往督师。戊辰，毁铁木迭兒父祖碑，追收元受制书，告谕中外。赠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来追封定襄王，谥忠愍。壬申，将作院使哈撒兒不花坐罔上营利，杖流东裔，籍其家。留守司以雨请修都城，有旨：“今岁不宜大兴土功，其略完之。”癸酉，置太庙夹室。赠燕赤吉台太赤为襄安王。诸王别思铁木兒统兵北部，别颁岁赐。太常请纂修累朝仪礼，从之。癸未，填星犯毕。乙酉，易、安、沧、莫、霸、祁诸州及诸卫屯田水，坏田六千余顷。诸王怯伯数寇边，至是遣使来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边患，军士免于劳役，斯幸矣。今既来降，当厚其赐以安之。”

秋七月辛卯朔，宣政使钦察台自传旨署事，中书以体制非宜，请通行禁止，从之。壬辰，占城国王遣其弟保佑八剌遮奉表来贡方物。真定路驿户饥，赈粮二千四百石。癸卯，太庙成。班丹坐赃杖免。赐剌秃屯田贫民钞四十六万八千贯市牛具。甲辰，诸王帖木兒还自云南，八宿卫，赐钞二万五千贯。乙巳，招谕左右两江黄胜许、岑世兴。己酉，封诸王忽都铁木兒为威远王，授金?＜鹾5浪暝肆付□□蚴□□19.饨□丛隹屏浮＜滓□□蚵硇泄□莩盗□傥迨□ァ1□剑□滥□醪费仗□緝何□环ǎ□□谡□□敖□淘又纹涓怠＜□□镜鼍杭易省V钔醭钩雇喝氤□胗。□垡云湔□ㄎ粗□□辉剩□统□□□逋蚬帷S□诽冂虢抵伎□月罚□墼唬骸把月泛纬2.豢□□□涞妊∪宋吹倍□！睁t州雨，水害屯田稼。真定州诸路属县蝗，冀宁、兴和、大同三路属县陨霜。东路蒙古万户府饥，赈粮两月。

八月癸亥，车驾南还，驻跸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农失秃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兒、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兒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兒、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等谋逆，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铁失、赤斤铁木兒杀丞相拜住，遂弑帝于行幄。年二十一，从葬诸帝陵。泰定元年二月，上尊谥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四月，上国语庙号曰格坚。

英宗性刚明，尝以地震减膳、彻乐、避正殿，有近臣称觞以贺，问："何为贺？朕方修德不暇，汝为大臣，不能匡辅，反为谄耶？"斥出之。拜住进曰："地震乃臣等失职，宜求贤以代。"曰："毋多逊，此朕之过也。"尝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禄，当勉力图报。苟或贫乏，朕不惜赐汝；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八思吉思下狱，谓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虽事朕日久，今其有罪，当论如法。"尝御鹿顶殿，谓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业，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栉风沐雨，戡定万方，曾有此乐邪？卿元勋之裔，当体朕至怀，毋忝尔祖。"拜住顿首对曰："创业惟艰，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亿兆之福也。"又谓大臣曰："中书选人署事未旬日，御史台即改除之。台除者，中书亦然。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邪？"其明断如此。然以果于刑戮，奸党畏诛，遂构大变云。

本纪第二十九 泰定帝一

泰定皇帝，讳也孙铁木兒，显宗甘麻剌之长子，裕宗之嫡孙也。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安王　，镇北边。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于晋？4蟮铝□辏□□蹀埃□巯□猓□俏□媒□酰□哉虮北摺3勺凇⑽渥凇⑷首谥□iii□逃腭创髦□保□忻耸檠伞Ｍ醺□谑返关萆车眯矣诘郏□Ｕ焖懦□⑹禄□□云渥庸□⑹仑┤喟葑。□胰胨尬馈＞弥□□□9.椋□杂□反蠓蛱□в氚葑∫庀噔瑁□□愫χ□Ｖ林稳□耆□拢□□帐固竭□赐踣。□□关萆逞裕骸爸魃辖□蝗萦诮□酰□觐了贾□！庇谑堑关萆秤胩竭□钕嘁□帷？

八月二日，晋王猎于秃剌之地，铁失密遣斡罗思来告曰：“我与哈散、也先铁木兒、失秃兒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又命斡罗思以其事告倒剌沙，且言：“汝与马速忽知之，勿令旭迈杰得闻也。”于是王命囚斡罗思，遣别烈迷失等赴上都，以逆谋告，未至。癸亥，英宗南还，驻跸南坡。是夕，铁失等矫杀拜住，英宗遂遇弑于幄殿。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铁木兒奉皇帝玺绶，北迎帝于镇所。九月癸巳，即皇帝位于龙居河，大赦天下。诏曰：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是日，以知枢密院事淇阳王也先铁木兒为中书右丞相，诸王月鲁铁木兒袭封安西王。甲午，以内史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乃马台为中书

右丞，铁失知枢密院事，马思忽同知枢密院事，孛罗为宣徽院使，旭迈杰为宣政院使。乙未，大理护子罗蛮为寇。以枢密副使阿散为御史中丞，内史善僧为中书左丞。丁酉，以完泽知枢密院事，秃满同佥枢密院事。戊戌，以撒的迷失知枢密院事，章台同知枢密院事。己亥，敕谕百司：“凡铨授官，遵世祖旧制，惟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闻，余悉由中书。”辛丑，以马某沙知枢密院事，失秃兒为大司农。召诸王官属流徙远地及还元籍者二十四人还京师。是岁，大宁蒙古大千户部风雪毙畜牧，赈米十五万石。南康、漳州二路水，淮安、扬州属县饥，赈之。

冬十月癸亥，修佛事于大明殿。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庙、社稷，诛逆贼也先铁木兒、完者、锁南、秃满等于行在所。以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陕西行中书左丞相秃忽鲁、通政院使纽泽并为御史大夫，速速为御史中丞。遣旭迈杰、纽泽诛逆贼铁失、失秃兒、赤斤铁木兒、脱火赤、章台等于大都，并戮其子孙，籍入家产。己巳，太白犯亢。戊辰，召亦都护高昌王铁木兒补化。壬申，以内史按答出为太师、知枢密院事。丙子，太白犯氐。诏百司遵守世祖成宪。癸未，以旭迈杰兼阿速卫达鲁花赤。丙戌，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兀伯都剌为中书平章政事。八番顺元及静江、大理、威楚诸路徭兵为寇，敕湖广、云南二省招谕之。扬州江都县火，云南王、西平王二部卫士饥，皆赈之。

十一月己丑朔，荧惑犯亢。车驾次于中都，修佛事于昆刚殿。庚寅，太白犯钩钤。丙申，次于祖妫。乙未，太白犯东咸。辛丑，车驾至大都。壬寅，荧惑犯氐。诸王怯别遣使来朝。丁未，御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庚戌，诏百司朝夕视事毋? P梁ィ□□分胸┓□赜梗□□程□□夤佟H勺樱□酚□刹患闭甙罩□9锍螅□彩挂枨□罚□蕴□戊肟鬃印k坊岣T悍畋卑餐跄悄竞毕裼诟吡己铀拢□蓝菁孜甯Ⅰ瘛＜滓□□钔跚颖鹎彩估闯□R颐□□櫺怯谒咎旒唷1□剑□□分胸┤偎僮□耙□夤佟6：：龋□阒萋沸禄嵯孛胥岢さ茏髀遥□愣□痹□□诼韭郝时□吨□T颇峡□现荽蟀□A□⑷□尽⑻□□蛄□B嗳丝馨P钒籽尉□Z□骸胺灿凶镒允渍撸□□渥铩！痹□萋芬舜合亍⒄蚪□返ね较丶iii□怍忻姿耐蚓徘□□c渲萸□粝丶iii□众橥吞锖担□□庵□?

十二月己未，御史台经历朵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蛮、郭也先忽都，并坐党铁失免官。御史言：“曩者铁木迭兒专政，诬杀杨朵兒只、萧拜?10.夭□铡9.垡舯！⑺□□汗□拿允B□舸芾钋□唷3.色暎□彰馔跻恪8.邥P、张志弼，天下咸知其冤，请昭雪之。”诏存者召还录用，死者赠官有差。授诸王薛彻干以其父故金? 8□辏□曰抡吒沾鹄镂□姓□菏埂H

尚纾□颓臂‖朗砍□□肆□□A？Ｕ蚪□蜂詈蛹傲泛□□鄱⊥蛉□□灏偃恕８□钔醢素菔Ю镉 Ｎ斐剑□牖士肌11.叔□钟谀辖迹□士冀□踉还馐卜市11.实郏□砗畔宰冢□叔□□蹂□恍□彩缡乜屎蟆＜核龋□叫欠咐荼谡蟆８□纾□约次唬□箨愫箦□⒅钔酢□俟伲□鹌甙儆喽A⒁□□蛉□ΦB□□氨也□剖恰Ｇ彩轨牒Ⅰ裉戾□５寥胩□恚□匀首诩白□泊仁乜屎蠼鹬鳌Ｐ廖矗□□蠓阜俊Ｈ缮辏□魅首谥鳎□远接兴静兜痢Ａ櫺怯谒咎旒唷９镉希□虑炻枫袼□蒯媪跻□冉怠＜仔纾□□朗课馊□谛搋词隆Ｒ液ィ□鞫□拿穹钍窀だ锤健Ｌ□Ｔ撼佳裕骸笆雷嬉岳矗□□硭晡┳幌恚□鹊凼几垂胖疲□凰晁募溃□氩迷裰□！钡墼唬骸凹漓耄□⑹乱玻□藓胃壹蚱淅瘛！泵□运募馈＜嗖煊□吠淹选⒄猿汕斓妊裕骸疤□镜鼍涸谙瘸□□□鼗鲂模□爰淝谆Ｏ，诛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祸。其子锁南，亲与逆谋，久逭天宪，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鲁、秃秃哈、速敦皆铁失之党，不宜宽宥。”遂并伏诛。丙子，命岭北守边诸王彻彻秃，月修佛事，以却寇兵。己卯，命僧作佛事于大内以厌雷。增诸王薛彻干、驸马哈伯等岁赐金、银、币、帛有差。辛巳，荧惑犯东咸。壬午，诸王月思别遣怯烈来朝，赐以金、币。癸未，广西右江来安路总管岑世兴遣其弟世元入贡。流诸王月鲁铁木兒于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兒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海岛，并坐与铁失等逆谋。乙酉，云南车里于孟为寇，诏招谕之。谕百司借名器，各遵世祖定制。丙戌，旭迈杰言：“近也先铁木兒之变，诸王买奴逃赴潜邸，愿效死力，且言不除元凶，则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后世何从而知。上契圣衷，尝蒙奖谕。今臣等议，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请加封赏，以示激劝。”遂以泰宁县五千户封买奴为泰宁王。知枢密院事、大司徒阔彻伯授开府仪同三司，以前太师拜忽商议军国重事。丁亥，议赏讨逆功，赐旭迈杰金十锭、银三十锭、钞七千锭，倒剌沙为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马某沙、御史大夫纽泽、宣政院使锁秃并加授光禄大夫，仍赐金、银、钞有差。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下诏改元，诏曰：“朕荷天鸿禧，嗣大历服，侧躬图治，夙夜祗畏，惟祖训是遵，乃开岁甲子，景运伊始，思与天下更新。稽诸典礼，逾年改元，可以明年为泰定元年。”免大都、兴和差税三年，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江淮创科包银三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河南、陕西、辽阳丝钞三分。除虚增田税，免斡脱逋钱，赈恤云南、广海、八番等处戍军。求直言，赐高年帛，禁献山场湖泊之利。定吏员出身者秩正四品。以追尊皇考、皇妣，诏天下。云南花脚蛮为寇，诏招谕之。平江嘉定州饥，辽阳答阳失蛮、阔阔部风、雹，并赈之。澧州、归州饥，赈粜米二万石。是岁，夏，诸卫屯田及大都、河间、保定、济南、济宁五路属县霖雨伤稼。秋，忻州定襄县及忠翊侍卫屯田所营田、象食屯田所陨霜杀禾。土番岷州春疫，夏旱。西番寇巩昌府。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乃马台为平章政事，善僧为右丞。敕诸王哈剌还本部，召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兒吉你赴阙。己亥，以诛逆臣也先铁木兒等诏天下。辛丑，诸王、大臣请立皇太子。赐诸王彻彻秃金一锭、银六十锭、币帛各百匹，塔思不花金一锭、银四十锭、币帛二百匹，阿忽铁木兒等金银各有差。壬寅，以故丞相拜住子答兒麻失里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彻里哈为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命僧讽西番经于光天殿。甲辰，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丁未，以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假岭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近侍忽都帖木兒假礼部尚书，使西域诸王不赛因部。戊申，八番生蛮韦光正等及杨、黄五种人，以其户二万七千来附，请岁输布二千五百匹，置长官司以抚之。己酉，命诸王远徙者悉还其部。召亲王图帖睦尔于琼州，阿木哥于大同。定怯薛台岁给钞，人八十锭。甲寅，赐诸王太平、忽剌台、别失帖木兒等金?k犯呃鐾趸构□□怨槠溆　t忻锥□□蚴□□饩┤ζ睹瘛１□剑□凸始嗖煊□饭垡舯！(7)□□汗□拿允□蕖⑲映□髑ΦA４退就降雷∮k贩饨庵菅纬厣裨涣楦还□９愕隆⑫胖荨⑯乐荨11.葜荨20.隙髦菝窦iii□(7)陉庵□?

二月丁巳朔，作显宗影堂。己未，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曰星吉思吃剌，曰阔兒鲁弗卜，曰水朵兒麻，曰飒间卜里喃家，经僧四十人，三年乃罢。庚申，监察御史傅岩起、李嘉宾言："辽王脱脱乘国有隙，诛屠骨肉，其恶已彰，恐怀疑贰，如令归藩，譬之纵虎出柙。请废之，别立近族以袭其位。"不报。甲子，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庚午，选守令、推官。旧制，台宪岁举守令、推官二人，有罪连坐，至是言其不便，复命中书于常选择人用之。壬申，请上大行皇帝谥于南郊，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兒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兒领之。诸王怯别、孛罗各遣使来贡。高昌王亦都护帖木兒补化遣使进蒲萄酒。丁丑，监察御史宋本、赵成庆、李嘉宾言："盗窃太庙神主，由太常守卫不谨，请罪之。"不报。戊寅，御史李嘉宾劾逆党左阿速卫指挥使脱帖木兒，罢之。癸未，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加封广德路祠山神张真君曰普济，宁国路广惠王曰福祐。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丁亥朔，罢徽政院，立詹事院，以太傅朵台、宣徽使秃满迭兒、桓国公拾得驴、太尉丑驴答剌罕，并为太子詹事；中书参知政事王

居仁为太子副詹事，以同知宣政院事杨廷玉为中书参知政事，罢大同路黄华岭及崇庆屯田。赐寿宁公主金十锭、银五十锭、钞二万锭。乙未，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兒吉你知枢密院事。置定王薛彻干总管府。给蒙古流民粮、钞，遣还所部，敕擅徙者斩，藏匿者杖之。赐诸王彻彻秃永福县户万三千六百为食邑，仍置王傅。戊戌，廷试进士，赐八剌、张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会试下第者，亦赐教官有差。中书省臣请禁横奏赏赉及逾越奏事者，从之。庚子，钦察罢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以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囊加台兼宣政院使，往征西番寇参卜郎。癸卯，命中书平章政事乃马台摄祭南郊，知枢密院事阔彻伯摄祭太庙，以册皇后、皇太子告。丙午，御大明殿，册八八罕氏为皇后，皇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己酉，以皇子八的麻亦兒间卜嗣封晋王。泰宁王买奴卒，以其子亦怜真朵兒赤嗣。遣湘宁王八剌失里出镇察罕脑兒，罢宣慰司，立王傅府。以知枢密院事也兒吉你为云南行省右丞相。召流人还京师。庚戌，月直延民真只海、阿答罕来献大珠。监察御史宋本、李嘉宾、傅岩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滥假僧人，及会福、殊祥二院，并辱名爵，请罢之。”不报。癸丑，诸王不赛因遣使朝贡。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广西横州徭寇永淳县。

夏四月戊午，廉恂罢为集贤大学士，食其禄终身。赐乳母李氏钞千锭，赐征参卜郎军千人钞四万七千锭。太尉不花、平章政事即烈，坐矫制以寡妇古哈强配撒梯，被鞫，诏以世祖旧臣，原其罪。己未，以珠字诏赐帝师所居撒思加部。庚申，诏整饬御史台。作昭献元圣皇后御容殿于普庆寺。辛酉，命昌王八剌失里往镇阿难答昔所居地。亲王图帖睦尔至自潭州，及王禅，皆赐车帐、驼马。癸亥，以国言上英宗庙号曰格坚皇帝。修佛事于寿昌殿。甲子，车驾幸上都。以诸王宽彻不花、失剌，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右丞善僧等居守。以岭北行中书省左丞泼皮为中书左丞，江南行台中丞朵朵为中书参知政事，马剌罢为太史院使，罢卫士四百人还宗仁卫。赐北庭的撒兒兀鲁军羊马。诸王不赛因遣使来贡。发兵民筑浑河堤。丙寅，赐昌王八剌失里牛马橐驼。税僧、道邸舍积货。丁卯，遣诸王捏古伯等还和林。封八剌失里继母买的为皇妹昌国大长公主，给银? R院鲈勰扯‖□□藓鲈郏□魑饔蚧Ъ□ P廖矗□率臣取 9镉希□蕴□诱彩峦郝□鼍何□惺槠秸抡□隆 < 仔纾□□涫ψ鞣鹗卵崂住 8 □剑□苑缌摇⑯率场 5. 卣穑□众□溻涟俟佟 P了龋□□硇碌畛伞 D玖□鳊郝□考氨北呙晒呕Ъiii□饬浮 3. □胁睢 = □曷肥粝丶iii□颇现星臁16. ッ魍吞锼□?

五月丁亥，监察御史董鹏南、刘潜、边笥、慕完、沙班以灾异上

言：“平章乃蛮台、宣徽院使帖木兒不花、詹事秃满答兒党附逆徒，身亏臣节，太常守庙不谨，辽王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矫制乱法，皆蒙宽宥，甚为失刑，乞定其罪，以销天变。”不允。己丑，帝谕倒剌沙曰：“朕即位以来，无一人能执成法为朕言者。知而不言则不忠，且陷人于罪。继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闻，使朕明知法度，断不敢自纵。非独朕身，天下一切政务，能守法以行，则众皆乂安，反是，则天下罹于忧苦。”又曰：“凡事防之于小则易，救之于大则难，尔其以朕言明告于众，俾知所慎。”壬辰，御史台臣秃忽鲁、纽泽以御史言：“灾异屡见，宰相宜避位以应天变，可否仰自圣裁。顾惟臣等为陛下耳目，有徇私违法者，不能纠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贤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尔?蓖汉睢秤盅裕骸俺家牙喜。□治蟠笫拢□蛳韧恕！庇谑侵惺槭〕钾2□钾荨⑰奴暨⑬钔⑮窠钥故杵虬铡X□嘈衤踅堋5.关萆逞裕骸氨日咴忠欤□菹乱杂翘煜挛□模□垂□栽穑□髯褡孀谑爿担□薜律餍校□烦嫉雀髑谀酥埃□众□链蠖迹□邮厥〕冀砸□镒咱馈3嫉任□笥蚁啵□畔率痘瑁□惫□笕危□匏□逶蓿□灾略掷ィ□镌诔嫉龋□□蓖索恚□畛己巫铩！钡墼唬骸扒淙艚源潜芏□ィ□□掖笫拢□奘胗胪贾□恳烁飨嘹停□悦隳酥啊！蔽煨纾□□惺ド裰饔谔□硇碌睢Ｐ脸螅□□葆婵艹だ窒亍＜壮剑□馍隙记趔鬃镆韵抡摺1□纾□□追腹怼Ｊ逃□犯呖□鲜椋□肭笾毖裕□嫘罢□□魃头＃□凵破溲裕□鸵砸□摇6‖矗□□追腹砘□□□＜河希□鲋菝穹蕉□任□埽□兴静肚苤□9锍螅□□咎旒嗔櫺恰Ｖ惺槠秸抡□峦郝□鼍骸17.煨□帐拐彩仑┗鼗兀□肴缭Ｗ诠适拢□衩□甯勹□樱□分惺槭〕挤们笠晕拧Ｔ□莼穑□□臁⑬影病12.□病10.贾荨4.蠖贾盥肥粝厮□□窦iii□饬赣胁睢Ａ□乱颐□罚□仓钔趵□□稣蛭坟＃□徒稹⑭□3.□Ъ啤Ｎ煳纾□颇厦苫□莞呃忌癯ㄟ□髡彰髀蘧诺瓤芡□□8□辏□奴曌源蠖贾粒□允爻技□槭卵裕骸澳娴澄刺郑□槎裎闯□□曳呶囱□□□魑蠢恚□□畈恍牛□头2还□□骋鄄痪□□朴貌唤冢□氩迷裰□！辈辉省Ｖ钔醢20.靖甾埃□绯□ΦＡＶ钔蹩沓埂⑭嗬锛□嗬闯□4玩饴硖□緝旱炔砍□煌蛉□ΦＢ□北呤□□□蛄□Ｏ耸□Ａｊ饷晒偶19.瘢□不顾□俊Ｑ影猜芳iii□□啤9锖ィ□骼癜菟掠谏隙技按笸□罚□□□耐蚨Ａ1□□□彩拐汹筒尾防伞Ｇ怖□□龅纫韪呃觯□ν□尤□□恕9阄髯笥伊浇□剖ば怼⑨□佬似蚯财渥拥艹□保□碇□6：□□筢5.畛桑□髡蚶鬃□卜鹚隆8□纾□煤Ｘ萃和吞镒芄芨□Ｐ廖矗□藓谘缆□鸶绶鹗掠谒□У睢9镉希□凼芊鸾溆诘凼Ａ＜好□□钔跚颖鸬惹财渥谇滋□緝翰换ǖ龋□钛北□⑩髀砝闯□薄Ｚ□骸笆杈鱿登簦□嫘艟□浚□馓煜潞吐蛟右廴□辏□鸦Ｐ钏耙荒辍0俟偎钠芬韵拢□振□9.僖坏龋□□返萁□唤住Ｔ妒苏蔚兀□砉什坏霉樵幔□拮恿髀湔撸□兴咀矢□不梗□灾□□睢！痹颇洗罄砺纺隳椅□堋4蠖迹□娑ń□荨⑸钪荩□盥芳案仕嗪忧□□锏却Γ□晟思冢□饬付□隆4笏九┤吞铩⑱钗劳吞铩⑰玫隆□炅旱嚷酚晟思冢□车隆4.竺□10.蛹洹6.□降榷□□豢せ龋□□□9.□□3.5隆

17.□说却□iii□苑⑺陉庵□ 4 笸□朐春樱□娑尢镢□樱□挛魑妓□ ⑽. 谒□□□萁□□砸纾□⑵□衤□帷 P □赂□ ⑼. □□芳鞍朔□鹗□□却τ瓯i ： 蛹洹13.□□□□荨⒀镏荨⑹俅旱嚷罚□□恪10.幽现钔吞锝院怠？

秋七月丙戌，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寇小石耶、凯江等寨，调兵捕之。诸王阿马薨，赙钞五千锭。赐云南王王禅钞二千锭，诸王阿都赤钞三千锭。作楠木殿。招谕船领、义宁、灵川等处徭。庚寅，遣使代祀岳渎。丙申，以诸王薛彻秃袭统其父完者所部，仍给故？＜汉ィ□饷晒帕髅瘢□□□□□磐蚨B□不梗□越□闵美胨□浚□フ哒丁 8 □樱□钔醪□仗□緝撼稣蚶□□□浚□⒇葸□墒Ю锍稣蛏持荩□鞔统□□ΦA H 鲞□允□饰朗孔籼□Π此□鲂斜撸□统□ΦA 9 锩□□展阒荨 8. = ǖ却Σ芍檠鸦□□瘢□悦獠钏耙荒辍 1 □纾□晕坟W忠胛鞣□□ 6 ‖矗□櫺怯谏隙妓咎旒唷 R 陨蕉□卧怂九泄俾砗馅游□舨可惺椋□寤 7. □□擦中拮□镒谌鹞□癫坷芍校□褰鸱□□罴次悔□□桶材稀 V 贸で焖拢□曰抡甙⒁嗖□□虑洹 0 罩腥鹚尽 V 惺槭〕佳裕骸岸□□朗浚□瘸□谷□□耍□裨鲋镣蚱咔B□朊□彩略禾□ィ□砸谰芍啤！贝又□N焐辏□约□胩□镜鼍杭白影嗟ぁ 9. 垡襞□卟□□蛊浼摇 7 钤□烦□叵亍 2. 苤莩□鹣亍 4. 竺□房□蒎a粝睾右纾□蠖悸饭贪仓萸搴右纾□车侣啡蜗厣场□恪□乘□纾□娑ā ⑼. 闫健18.□莸仁□豢ひ晟思冢□□熘萦瓯 4. 笕缂ψ樱□降厣钊□撸□囟萃秃右纭⑸奖溃□夂忧□□镒狻 4 蠖肌 9. □□⒀影病12.侥□ ⒄. □说却□iii□怍杏胁睢 9 阄髑煸夺媲跖烁妇畹嚷手诶唇担□鹞□尽⑽镜裙儆胁睢＜臃馕轮茛势窖艉钤挥17.液睢？

八月甲寅，彻彻兒、火兒火思之地五千贫乏，赈粮二月。乙卯，敕以刑狱复隶宗正府，依世祖旧制，刑部勿与。丙辰，享太庙。丁巳，赐诸王八里台、黄头钞各千五百锭。禁言赦前事。庚申，市牝马万匹取湩酒。赈帖列干、木伦等驿户粮、钞有差。辛亥，遣翰林学士承旨斡赤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普庆寺。赐亲王图帖睦尔钞三千锭。庚午，作中宫金脊殿。辛未，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俾塑祀之。敕武官坐罪制授者以闻，敕授者从行省处决。以金泉馆酒课赐公主寿宁。丁丑，罢浚玉泉山河役。车驾至大都。癸未，敕枢密役军凡三百人以上奏闻。诏谕云南大车里、小车里。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九月乙酉，封也速不坚为荆王，赐金？R 孕□赂□戳ド隙剂羰厮尽 P 撩□□展□嫉慕崧乘及椴纷芡乘□□□昧黉□芄芨□ 4 颓臂‖朗砍□蚨A 1 □辏□萏□嫔裼□睢 R 宜龋□严自□セ屎蠹扇招薹鹗路股□蛲蛉耍□反嫘粑湮谰□荒辍 9 锍螅□约□氚⑸12.谊吒□渥油蚜小 8 溺咧菸□夏□贰 a □佬饲财涞苄嗽□闯□薄 7 钤□烦ぐ蚕卮笥辏

□闼□纾□影猜仿逅□纾□e茛萏障丶爸钗劳吞锼□□ú□⑸苄硕□芳iii□饬赣胁睢？

冬十月乙卯，秦州成纪县赵氏妇一产三男。成都嘉谷生一茎九穗。丁巳，监察御史王士元请早谕教太子，帝嘉纳之。戊午，享太庙。立寿福总管府，秩正三品，典累朝神御殿祭祀及钱谷事，降大天源延圣寺总管府为提点所以隶之。庚申，命左、右相日直禁中，有事则赴中书。丙寅，太白犯斗。己巳，太白入斗，太阴犯填星。云南车里蛮为寇，遣斡耳朵奉诏招谕之。其酋塞赛子尼而雁、构木子刁零出降。庚午，太白犯斗。壬申，安南国世子陈日爌遣其臣莫节夫等来朝贡。真州珠金沙河，松江府、吴江州诸河淤塞，诏所在有司佣民丁浚之。丙子，命帝师作佛事于延春阁。丁丑，缅国王子吾者那等争立，岁贡不入，命云南行省谕之。徙封云南王王禅为梁王，食邑益阳州六万五千户，仍以其子帖木兒不花袭封云南王。封亲王图帖睦尔为怀王，食邑瑞州六万五千户，增岁赐币帛千匹，并赐金？Ｈ晌纾□□蠓咐荼谡蟆Ｕ厍灬婊票Σ诺冉怠Ｑ影猜芳iii□⒁宀炙陉庵□□愿□□那ΦＡ９愣□兰拔洳□方□南丶iii□怍杏胁睢：幽狭□檬孤蚺□□嗾鞴□镒饷夤佟Ｒ月彻□蟪す□髋□驶惩酢？

十一月己丑，命道士修醮事。癸巳，遣兵部员外郎宋本，吏部员外郎郑立、阿鲁灰，工部主事张成，太史院都事费著，分调闽海、两广、四川、云南？Ｖ钔醪蝗□蜓云涑汲霭嘤泄Γ□牍僦□□猿霭辔□□□峭□□尽Ｉ垂□□□□□ 13. 鸱□４椭钔跎⑹跆ā⒁菜偎赌撼□髑□灏俣Ｂ□佣□浜背□Φ□俣Ｂ□潮龀□□灏俣Ａ＜孜纾□Ｈ星于回回司天监。己亥，以术温台知枢密院事。辛丑，造金宝盖，饰以七宝，贮佛舍利。甲辰，作歇山鹿顶楼于上都。丁未，释笞四十七以下囚及轻罪流人，给钞二千锭散与贫者。印明年钞本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十万锭。己酉，诏免也里可温、答失蛮差役。庚戌，招谕融州徭般领、大、小木龙等百七十五团。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癸丑朔，以岑世兴为怀远大将军，遥授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佩虎符，仍来安路总管；黄胜许为怀远大将军，遥授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佩虎符，致仕，其子志熟袭为上思州知州。降诏宣谕，仍各赐币帛二。乙卯，云南徭阿吾及歪闹为寇，行省督兵捕之。庚申，同州地震，有声如雷。癸亥，盐官州海水溢，屡坏堤障，侵城郭，遣使祀海神，仍与有司视形势所便，还请叠石为塘，诏曰：“筑塘是重劳吾民也，其增石囤扦御，庶天其相之。”乙丑，给蒙古子女孳畜。丙寅，命翰林国

史院修纂《英宗》、《显宗实录》。敕："内外百官凡行朝贺等礼，雨雪免朝服。"庚午，荧惑犯外屏。辛未，新作棕殿成。诸王锁思的薨，赙钞五百锭。乙亥，太白经天。曲赦重囚三十八人，以为三宫祈福。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四川行省遣使谕降五洞，余发兵捕之。陕西行省以兵讨阶州土蕃。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二年春正月丙戌，辰星犯天鸡。乙未，以畿甸不登，罢春畋。禁后妃、诸王、驸马毋通星术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祸福。敕："御史台选举，与中书合议以闻。"中书省臣言："江南民贫僧富，诸寺观田土，非宋旧置并累朝所赐者，请仍旧制与民均役。"从之，以籍八思吉思地赐故监察御史观音宝、锁咬兒哈的迷失妻子，各十顷。戊戌，造象辇。参卜郎来降，赐其酋班术兒银、钞、币、帛。辛丑，怀王图帖睦尔出居于建康。壬寅，太白犯建星。甲辰，奉安显宗像于永福寺，给祭田百顷。广西山獠为寇，命所在有司捕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欢答剌罕升为左丞相。诸王怯别遣使贡方物，赐钞四万锭。戊申，以乞剌失思八班藏卜为土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兼管长河西、奔不兒亦思刚、察沙加兒、朵甘思、朵思麻等管军达鲁花赤，与其属往镇抚参卜郎。庚戌，诏谕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鲁及山后皆地震，内郡大小民饥。朕自即位以来，惟太祖开创之艰，世祖混一之盛，期与人民共享安乐，常怀祗惧，灾沴之至，莫测其由。岂朕思虑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与诸司集议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议定以闻。朕将肆赦，以诏天下。"肇庆、巩昌、延安、赣州、南安、英德、新州、梅州等处饥，赈粜有差。

闰月壬子朔，诏赦天下，除江淮创科包银，免被灾地差税一年。庚申，修野狐岭、色泽、桑乾岭道。乙丑，命整治屯田。河南行省左丞姚炜请禁屯田吏蚕食屯户，及勿务羡增以废裕民之意，不报。丁卯，中书省臣言："国用不足，请罢不急之费。"从之。置惠远仓、永需库于海剌秃总管府。己巳，修滹沱河堰。壬申，罢永兴银场，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二输官。罢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县正官领之，仍加兼知渠堰事。癸酉，作棕毛殿。丙子，浙西道廉访司言："四方代祀之使，弃公营私，多不诚洁，以是神不歆格，请慎择之。"山南廉访使帖木哥请削降铁失所用骤升官。戊寅，诸王忽塔梯迷失等来朝，赐金、银、钞、帛有差。己卯，河间、真定、保定、瑞州四路饥，禁酿酒。阶州土蕃为寇，巩昌总帅府调兵御之。站八兒监藏叛于兀敦。保定路饥，赈钞四万锭、粮万五

千石。雄州归信诸县大雨，河溢，被灾者万一千六百五十户，赈钞三万锭。南宾州、棣州等处水，民饥，赈粮二万石，死者给钞以葬。五花城宿灭秃、拙只干、麻兀三驿饥，赈粮二千石。衡州衡阳县民饥，瑞州蒙山银场丁饥，赈粟有差。山东廉访使许师敬请颁族葬制，禁用阴阳相地邪说。

二月甲申，祭先农。丙戌，颁《道经》于天下名山宫观。丁亥，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湖广行省请汰其众还部，令的娘等四十六人入觐，从之。己丑，加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庚寅，荧惑、岁星、填星聚于毕。辛卯，赈安定王朵兒只班部军粮三月。瓜哇国遣其臣昔剌僧迦里也奉表及方物来朝贡。广西徭潘宝陷柳城县。丁酉，翛星于回回司天监。己亥，命西僧作烧坛佛事于延华阁。封阿里迷失为和国公、张珪为蔡国公，仍知经筵事。以中书右丞善僧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泼皮为右丞；御史大夫秃忽鲁加太保，仍御史大夫。庚子，姚炜以河水屡决，请立行都水监于汴梁，仿古法备捍，仍命濒河州县正官皆兼知河防事，从之。丙午，造玉御床。戊申，命道士祭五福太一神。庚戌，通、漷二州饥，发粟赈粜。蓟州、宝坻县、庆元路象山诸县饥，赈粮二月。甘州蒙古驿户饥，赈粮三月。大都、凤翔、宝庆、衡州、潭州、全州诸路饥，赈粜有差。三月癸丑，修曹州济阴县河堤，役民丁一万八千五百人。甲寅，禁捕天鹅。丁巳，赐诸王帖木兒不花等钞有差。辛酉，咸平府清河、寇河合流，失故道，坏堤堰，敕蒙古军千人及民丁修之。乙丑，车驾幸上都。诸王搠思班部战士四百人征参卜郎有功，人赏钞四千锭。乙亥，安南国世子陈日燿遣使贡方物。荆门州旱，漷州、蓟州、凤州、延安、归德等处民及山东蒙古军饥，赈粮、钞有差。肇庆、富州、惠州、袁州、江州诸路及南恩州、梅州饥，赈粜有差。

夏四月丁亥，作吾殿。癸巳，和市牝马有驹者万匹。敕宿卫驼马散牧民间者，归官厩饲之。丁酉，濮州鄄城县言城西尧冢上有佛寺，请徙之，不报。辛丑，加公主寿宁为皇姊大长公主。禁山东诸路酒。丙午，僰夷及蒐雁遮杀云南行省所遣谕蛮使者，敕追捕之。丁未，封后父火里兀察兒为威靖王。戊申，以许师敬为中书左丞；中政使冯亨为中书参知政事，仍中政使。奉元路白水县雹。巩昌路伏羌县大雨，山崩。镇江、宁国、瑞州、桂州、南安、宁海、南丰、潭州、涿州等处饥，赈粮五万余石。陇西、汉中、秦州饥，赈钞三万锭。

五月壬子，车里陶剌孟及大阿哀蛮兵万人乘象寇陷朵剌等十四寨，木邦路蛮八庙率僰夷万人寇陷倒八汉寨，督边将严备之。癸丑，龙牙门

蛮遣使奉表贡方物。辛未，罢京师官鬻盐肆十五。改河间盐运司为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遣察乃使于周王和世□束。癸酉，融州否泉洞、吉龙洞、洞村山、黑江诸徭为寇，广西元帅府发兵讨之。丙子，旭迈杰等以国用不足，请减厩马，汰卫士，及节诸王滥赐，从之。赐潜邸怯怜口千人钞三万锭。浙西诸郡霖雨，江湖水溢，命江浙行省及都水庸田司兴役疏泄之。置谏议书院于昌平县，祀唐刘蕡。大都路檀州大水，平地深丈有五尺，汴梁路十五县河溢，江陵路江溢，洮州、临洮府雨雹，潭州、兴国属县旱，彰德路蝗，龙兴、平江等十二郡饥，赈粜米三十二万五千余石。巩昌路临洮府饥，赈钞五万五千锭。六月己卯朔，皇子生，命巫祓除于宫。葺万岁山殿。静江徭为寇，遣广西宣慰司发兵捕之。辛巳，柳州徭为寇，戍兵讨斩之。癸未，浔州平甫县徭为寇，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死之。甲申，改封嘉王晃火帖木兒为并王。丙戌，填星犯井钺星。丙申，中书参知政事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领军务，前古所无。铁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枢密院事，皆领卫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谋。今军卫之职，乞勿以大臣领之，庶勋旧之家得以保全。"从之，仍赐币帛以旌其直。丁酉，静江义宁县及庆远安抚司蛮徭为寇，敕守将捕之。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辛丑，柳州马平县徭为寇，湖广行省督所属追捕之。丙午，填星犯井。丁未，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吴、松二江。敕营造毋役五卫军士，止以武卫、虎贲二卫给之。开南州阿只弄、哀培蛮兵为寇，命云南行省督所属兵捕之。通州三河县大雨，水丈余，潼川府绵江、中江水溢入城郭，冀宁路汾河溢。秦州秦安山移。新州路旱，济南、河间、东昌等九郡蝗，奉元、卫辉路及永平屯田丰赡、昌国、济民等署雨伤稼，蠲其租。济宁、兴元、宁夏、南康、归州等十二郡饥，赈粜米七万余石。镇西武靖王部及辽阳水达达路饥，赈粮一月。

秋七月戊申朔，大、小车里蛮来献驯象。己酉，赐诸王燕大等金、钞有差。庚戌，遣阿失伯祀宅神于北部行幄。甲寅，遣使奉诏分谕徭蛮，镇康路土官你囊、谋粘路土官赛丘罗出降；木邦路土官八庙既降复叛。翊星于上都司天监。纽泽、许师敬编类《帝训》成，请于经筵进讲，仍俾皇太子观览，有旨译其书以进。丙辰，享太庙。播州蛮黎平爱等集群夷为寇，湖广行省请兵讨之，不许，诏播州宣抚使杨也里不花招谕之。戊午，遣使代祀龙虎、武当二山。己未，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以土人寒赛为总管，佩金虎符。中书省臣言："往岁征徭，廉访司劾其滥杀，今凡出师，请廉访司官一员莅军纠正。"从之。庚申，以宫人二赐簿王怯别。癸亥，修大乾元寺。以许师敬及郎中买驴兼经筵官。广西诸徭

寇城邑，遣湖广行省左丞乞？1.□可惺槔畲蟪伞⒅惺樯崛寺蚵拷□□□蚨□□颂种□□砸灾钔跷佣□浜奔嗥渚□：１贬媲跖碳□榭苎舸合兀□□□餍惺《奖□吨□８□纾□怨□貌蛔悖□帐榻鹱帧恫鼐□贰Ｍ□□4. 罄碇盥□□埽□颇闲惺Ⅱ氤鍪Γ□辉剩□惨嘭萋淼さ仁勾罄恚□昭帐盗5. 仁雇□□□汹椭□Ｋ贾荻绰□钜□У壤聪追轿铩７怄饴碡寐尢□緝骸⒅□嗝茉菏禄鹕巢⑽□ね酢Ｐ廖矗□10. 幽闲卸妓□唷Ⅰ杲□喝瞬刂幢□蹋□芯□□撸□稣髟蚋□□□梗□垂橛诠佟Ｈ缮辏□□诽ǔ佳裕骸傲□盟据熬□□鞘雷婢芍啤＜趾□鞅Γ□魃□薹鹗拢□□巡恢Ｂ□诠□抟妫□⒁顺□铡！贝又□ｋ诽□刀涮ā⑻□Ｍ汉睢橙罩两□屑□楣□隆ａ媛□吮□茱饨颉⒁迥□16. 幢鲋钕兀□□阄魇亟□吨□Ｇ煸断□疵窦iii□19. 锥□蛭灏偈□□郊埕兄□ｋ飞蕉□菹厥昭□髅褚牌□优□Ｑ影病⑧～州、绥德、巩昌等处雨雹，般阳新城县蝗，宗仁卫屯田陨霜杀禾，睢州河决，顺德、汴梁、德安、汝宁诸路旱，免其租。梅州、饶州、镇江、邠州诸路饥，赈粜米三万余石。八月戊子，修上都香殿。辛卯，云南白夷寇云龙州。癸巳，岁星犯天樽。辛丑，遣使代祀岳渎名山大川。敕：“诸王私入京者，勿供其所用；诸部曲宿卫私入京者，罪之。”命度支监汰阿塔赤所掌驼马，于外郡饲之。大都路檀州、巩昌府静宁县、延安路安塞县雨雹，卫辉路汲县河溢。南恩州、琼州饥，赈粮一月。临江路、归德府饥，赈粮二月。衡州、建昌、岳州饥，赈粜米一万三千石。

九月戊申朔，分天下为十八道，遣使宣抚。诏曰：“朕祗承洪业，夙夜惟寅，凡所以图治者，悉遵祖宗成宪。曩屡诏中外百司，宣布德泽，蠲赋详刑，赈恤贫民，思与黎元共享有生之乐。尚虑有司未体朕意，庶政或阙，惠泽未洽，承宣者失于抚绥，司宪者怠于纠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悯焉。今遣奉使宣抚，分行诸道，按问官吏不法，询民疾苦，审理冤滞，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其有政绩尤异，暨晦迹丘园，才堪辅治者，具以名闻。”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马合某、河东宣慰使李处恭之两浙江东道，江东道廉访使朵列秃、太史院使齐履谦之江西福建道，都功德使举林伯、荆湖宣慰使蒙弼之江南湖广道，礼部尚书李家奴、工部尚书硃蕢之河南江北道，同知枢密院事阿吉剌、御史中丞曹立之燕南山东道，太子詹事别帖木兒、宣徽院判韩让之河东陕西道，吏部尚书纳哈出、董讷之山北辽东道，陕西盐运使众家奴、中书断事官韩庭茂之云南省，湖南宣慰使寒食、冀宁路总管刘文之甘肃省，山东宣慰使秃思帖木兒、陕西行省左丞廉惇之四川省，翰林侍讲学士帖木兒不花、秘书卿吴秉道之京畿道。以郡县饥，诏运粟十五万石贮濒河诸仓，以备赈救，仍敕有司治义仓。禁大都、顺德、卫辉等十郡酿酒。募富民入粟拜官，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诸王斡即

遣使贡金浮图。己酉，海运江南粮百七十万石至京师。庚戌，复尚乘寺、光禄寺为正三品，给银？9锍螅□导葜链蠖肌G彩轨牒Ⅰ裉戾□＜滓□□□19.窠岜忾苌纾□巳苏哒纫话伲□□□睢R颐□□硖□怼＜何矗□□佬松涎裕□悦鞑环矗□胫妹晒拧10.喝思喾」伲□□糯又□H尚纾□钔跹兰垂甭怼６〕螅□：蛹涑掠翊□印9阄麽婵鼙鲋荨＠癫吭蓖饫稍□勒暄裕骸疤□H蹦妫□杂商□镜鼍菏蓟觯□朊髌渥铮□月几妒饭荩□晕□顺贾□洹！焙褐械牢闹萘赜辏□奖馈L粗萦瓯iii□□□啡□右纾□碇荨20.习病5.虑熘盥芳iii□饬浮３.□胁睢？

冬十月戊寅朔，张珪归保定上冢，以病辞禄，不允。岑世兴及子铁木兒率众寇上林等州，命抚谕之。壬午，禁成都路酿酒。癸未，以倒剌沙为御史大夫。丁亥，享太庙。己丑，赐恩平王塔思不花部钞五千锭。壬辰，荧惑犯氐。癸巳，填星退犯井。播州凯黎苗率诸寨苗、獠为寇。乙未，皇后亦怜真八剌受佛戒于帝师。丁酉，广西獠酋何童降，请防边自效，从之。乙巳，宁远知州添插言，安南国土官押那攻掠其木末诸寨，请治之，敕安南世子谕押那归其俘。丙辰，宁夏路、曹州属县水，霸州、衢州路饥，赈粮二月。

十一月戊申，周王和世□束遣使以豹来献。改长宁军为州。庚戌，旭迈杰以岁饥请罢皇后上都营缮，从之。纽泽以病乞罢，不允。丙辰，郭菩萨等伏诛，杖流其党。丁巳，幸大承华普庆寺，祀昭献元圣皇后于影堂，赐僧钞千锭。岑世兴结八番蛮班光金等合兵攻石头等寨，敕调兵御之。八番宣慰司官失备坐罪。戊午，填星退犯井宿钺星。己未，诏整饬台纲。庚申，倭舶来互市。广西道宣慰使获徭酋潘宝下狱，其弟潘见遂寇柳州，命湖广行省左丞乞住捕之。壬戌，敕军民官廕袭者，由本贯图宗支，申请铨授。丙寅，倒剌沙复为中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丁卯，罢蒙山银冶提举司，命瑞州路领之。壬申，赐诸王不赛因钞二万锭、帛百匹。诸王斡耳朵罕遣使以追捕广西徭寇上闻，帝曰：“朕自即位，累诏天下悯恤黎元，惟广徭屡叛，杀掠良民，故命斡耳朵罕等讨之。今闻迎降者甚众，宜更以恩抚之。若果不悛，严兵追捕。”京师饥，赈粜米四十万石。内郡饥，赈钞十万锭、米五万石。河间诸郡流民就食通、漷二州，命有司存恤之。杭州路火，赈贫民粮一月。常德路水，民饥，赈粮万一千六百石。

十二月戊寅，以塔失帖木兒为中书右丞相。癸未，加塔失帖木兒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封蓟国公。诸王不赛因遣使贡珠，赐钞二万锭。乙酉，帝复受佛戒于帝师。荧惑犯天江，辰星犯建星。丁亥，修鹿顶殿。镇南王脱不花薨，遣中书平章政事乃马歹摄

镇其地。中书省臣言山东、陕西、湖广地接戎夷，请议选宗室往镇，从之。申禁图谶，私藏不献者罪之。癸巳，京师多盗，塔失帖木兒请处决重囚，增调逻卒，仍立捕盗赏格，从之。甲午，太白犯垒壁阵。召张珪于保定。丁酉，加纽泽知枢密院事，与马某沙并开府仪同三司。弛瑞州路酒禁。左丞乞?⒅钔跷佣□浜闭麽嬖簦□苤□Ｔ□□吠凉倨丈轿□埽□□□□吨□Ｈ梢□□竽□贩锵韪□iii□□鹁啤Ｓ邑┳约蚯胄星□锓屮谀诘兀□运味瓲Ｋ□唷毒然幕蠲袷椤钒渲菹亍＜媚稀⒀哟ǘ□芳iii□獬□□□灏俣Ａ；葜荨10.贾莸却□iii□怍杏胁睢Ｊ撬辏□挛鞲□瓯iii□□铀□纭Ｒ怨屎擦盅□坎换ā⒅姓□蛊昭阵啤⒅富邮共费蘸隼镂□□У人□邓溃□□Ｔ己偶敖籽□糈帧？

本纪第三十 泰定帝二

三年春正月丙午朔，征东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王章，遣使奉方物，贺正旦。播州宣慰使杨燕里不花招谕蛮酋黎平庆等来降。戊申，元江路总管普双叛 ，命云南行省招捕之。诸王薛彻秃、晃火帖木兒来朝，赐金、银、钞、币有差。壬子，封诸王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买奴为宣靖王，镇益都；各赐钞三千锭。以山东、湖广官田赐民耕垦，人三顷，仍给牛具。诸王不赛因遣使献西马。征前翰林学士吴澄，不起。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己未，赐武平王帖古思不花部军民钞，人十五锭。以湘宁王八剌失里镇兀鲁思部。辛酉，太白犯外屏。癸亥，封朵列捏为国公，以知枢密院事撒忒迷失为岭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戊辰，缅国乱，其主答里也伯遣使来乞师，献驯象方物。安南国阮叩寇思明路，命湖广行省督兵备之。大都路属县饥，赈粮六万石。恩州水，以粮赈之。

二月丁丑，购能首告谋逆厌魅者给赏，立赏格，谕中外。庚辰，赈鲁王阿兒加失里部甕吉剌贫民钞六万锭，命诸王鲁宾为大宗正。壬午，广西全茗州土官许文杰率诸徭以叛，寇茗盈州，杀知州事李德卿等，命湖广行省督兵捕之。以乃马台知枢密院事。甲申，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翰林国史院。丁亥，中书请罢征徭，敕斡耳朵罕等班师，其镇戍者如故。己丑，禁汴梁路酿酒。甲午，葺真定玉华宫。乙未，修佛事厌雷于崇天门。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甲戌，建殊祥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爪哇国遣使贡方物。庚子，以通政院使察乃为中书平章政事。甲辰，车驾幸上都。命诸王也忒古不花及中书省臣兀伯都剌、察乃、善僧、许师敬、朵朵居守。立典医署，秩从五品，隶詹事院。归德府属县河决，民饥，赈粮五万六千石。河间、保定、真定三路饥，赈粮四月。建昌路饥，赈粜米三万石。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责，命审决重囚，遣使分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观。安南国宫为龙州万户赵雄飞等所侵，乞谕还所掠，诏广西道遣官究之。丙午，填星犯井宿钺星。丁未，敕百官集议急务。中书省臣等请汰卫士，节滥赏，罢营缮，防徭寇，诸寺官署坑冶等事归中书，并从之。壬子，翛星于司天监。癸丑，八番岩霞洞蛮来降，愿岁输布二千五百匹，设蛮夷官镇抚之。乙卯，申禁民间金龙文织币。丁巳，遣诸王失剌镇北边。戊午，诏安抚缅国，赐其主金币。甲子，命功德使司简岁修佛事一百二十七。丙寅，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兒、许师敬译《帝训》成，更名曰《皇图大训》，敕授皇太子。考试国子

生。遣僧修佛事于临洮、凤翔、星吉兒宗山等处。赐诸王孛罗铁木兒、阿剌忒纳各钞二千锭。戊辰，荧惑犯垒壁阵，填星犯井。庚午，填星、太白、岁星聚于井。辛未，泉州民阮凤子作乱，寇陷城邑，军民官以失讨坐罪。永平、卫辉、中山、顺德诸路饥，赈钞六万六千余锭。宁夏、奉元、建昌诸路饥，赈粮二月。大都、河间、保定、永平、济南、常德诸路饥，免其田租之半。

四月丙戌，镇安路总管岑修广为弟修仁所攻，来告，命湖广行省辨治之。戊戌，太白犯鬼。壬寅，荧惑犯垒壁阵。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湖广行省遣九姓长官彭忽都不花招之，田先什用等五洞降，余发兵讨之。修夏津、武城河堤三十三所，役丁万七千五百人。五月甲辰朔，簿王怯别遣使来献豹。乙巳，修镇雷佛事三十一所。甘肃行省臣言："赤斤储粟，军士度川远给不便，请复徙于曲尤之地。"从之。修上都复仁门。泾州饥，禁酿酒。罢造福建岁供蔗饧。以西僧驰驿扰民，禁之。甲寅，八百媳妇蛮招南道遣其子招三听奉方物来朝。乙卯，以帝师兄锁南藏卜领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尚公主，锡王爵。给寿宁公主印，仍赐田百顷、钞三万锭。甲子，中书会岁钞出纳之数，请节用以补不足，从之。监察御史劾宣抚使朵兒只班，学士李塔剌海、刘绍祖庸鄙不胜任。中书议："三人皆勋旧子孙，罪无实状，乞复其职，仍敕宪台勿以空言妄劾。"从之。丁卯，岑世兴及镇安路岑修文合山獠、角蛮六万余人为寇，命湖广、云南行省招谕之。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庚午，乞住招谕永明县五洞徭来降。河西加木笼赡部来降，以答兒麻班藏卜领卜剌麻沙□朔部，公哥班领古笼罗乌公远宗兰宗孛兒间沙加坚部，唆南监藏卜领兰宗古卜剌卜吉里昔吉林亦木石威石部，朵兒只本剌领笼答吃列八里阿卜鲁答思阿答藏部。雄州饥，太平、兴化属县水，并赈之。庐州、郁林州及洪泽屯田旱，扬州路属县财赋官田水，并免其租。六月癸酉朔，赐簿王怯别七宝束带。以秃哈帖木兒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请终母丧，从之。癸未，播州蛮黎平爱复叛，合谢乌穷为寇，宣抚使杨燕礼不花招平爱出降。乌穷不附，命湖广行省讨之。丁亥，命湘宁王八剌失里出镇阿难答之地。戊子，诸王脱脱等来朝，赐金、银、钞、币有差。乙未，命梁王王禅及诸王彻彻秃镇抚北军，赐王禅钞五千锭、币帛各二百匹。丁酉，遣道士吴全节修醮事于龙虎、三茆、阁阜三山。戊戌，遣使祀解州盐池神。中书省臣言："比郡县旱蝗，由臣等不能调燮，故灾异降戒。今当恐惧儆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修德，悯恤生民。"帝嘉纳之。赈昌王八剌失里部钞四万锭，赐吴王泼皮钞万锭。己亥，纳皇姊寿宁公主女撒答八剌于中宫。道州路栎所源徭为寇，命乞住督兵捕之。奉元、巩昌属县大雨雹，峡州旱，东平

属县蝗，大同属县大水，莱芜等处冶户饥，赈钞三万锭。光州水，中山安喜县雨雹伤稼，大昌屯河决，大宁、庐州、德安、梧州、中庆诸路属县水旱，并蠲其租。

秋七月甲辰，车驾发上都，禁车骑践民禾。辽王脱脱请复太母月也伦宫守兵及女直屯户，不允。增给太祖四大斡耳朵岁赐银二百锭、钞八千锭。遣使祀海神天妃。造豢豹氈车三十辆。乙巳，怯怜口屯田霜，赈粮二月。丙午，享太庙。丁未，绍庆酉阳寨冉世昌及何惹洞蛮为寇。诏行宫驼马及宗戚将校驻冬北边者，毋辄至京师。辛亥，封阿都赤为绥宁王，赐钞四千锭，给金？H勺樱□屎笫苎缆□鸶缃溆谒□y睢＜滓□□掖笄□□拢□分□宸椒鹜□瘛R颐□□□擦质探惭□堪18.惩□⑱毖□垦喑嘁搿妒雷媸八怠罚□员妇□劢□病N煳纾□钔醪蝗□蛳淄章怼G踩毡旧□鹦说人氖□嘶构□W鞅鸬钣谇臂　k罚骸叭胨诎苠僬撸□贾率祟□瘛！奔何矗□□畈客蹂□刖└婕i R栽侣程□緝核闷胪酰□□鹩　　0税傧备韭□心贤冂彩估聪籽毕蠓轿铩R页螅□ ⒈□抟昂□⑸□蟆⑸G□□氲馈N斐剑□□拙□臁＜核龋□罄硗凉倌隳依聪追轿铩8□辏□阄餍□扛笔雇跞鹎胍媸□□□耙酝撩裢吞锉嘎□□灾媚夏□哺□尽：泳鲋V荨⒀粑湎兀□□裢蛄□□灏儆嗉遥□庵□S榔健4.蠖贾钍粝厮□□蠓纾□瓯i A□恕3.街荻□坊穑□竺□⒂榔健7.钤□盥肥粝睾担□炅郝匪□□竺□⑺车隆⑩阑浴11.窗驳嚷罚□　⒄浴□谩□缘戎菁爸钗煌吞锘龋□笸□朐春右纾□础⑺车戎萘胶泳觯□掠芩□纾□庥榔健7.钤□□咄蚨A j 怍绣┳菁19.衤笕□蚓徘в嗍□C□□□峭馄□。□雷床话渍撸□兴揪恐□？

八月甲戌，兀伯都剌、许师敬并以灾变饥歉乞解政柄，不允。乙亥，遣乃马台简阅边兵，赐钞千锭。大天源延圣寺神御殿成。戊寅，修澄清石闸。甲申，享太庙。长春宫道士蓝道元以罪被黜。诏：“道士有妻者，悉给徭役。”迁黄羊坡民二百五十户于鞑靼部。宁远州洞蛮刁用为寇，命云南行省备之。丁亥，遣梁王王禅整饬斡耳朵思边事。辛卯，云南行省丞相亦兒吉□、廉访副使散只兀台，以使酒相诋，状闻，诏两释之。甲午，以灾变罢猎。赈河南探马赤军，籍其余？0招行□□杭肮Φ率顾荆□馕浔杆洛透罕□鳌6∮希□O王不赛因遣使献玉及独峰驼。是夜，太白犯轩辕御女。以星变，下诏恤民。辛丑，次中都，畋于汪火察秃之地。赐太师按摊出钞二千八百锭。鹿顶殿成。罢甘肃札浑仓，徙其军储于汪古剌仓。户部尚书郭良坐赃免。作天妃宫于海津镇。西番土官撒加布来献方物，海寇黎三来附。诏谕廉州蜒户使复业。盐官州大风，海溢，坏堤防三十余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大都昌平大风，坏民居九百家。龙庆路雨雹一尺，大风损稼。真定蠡州、奉元蒲城等县及无为州诸处水，河中府、永平、建昌印都、中庆、太平诸路及广

西两江饥，并发粟赈之。扬州崇明州大风雨，海水溢，溺死者给棺敛之。杭州火，赈粮一月。九月丁未，增置上都留守判官一员，兼推官。辛亥，命帝师还京，修洒净佛事于大明、兴圣、隆福三宫。丁巳，弛大都、上都、兴和酒禁。庚申，车驾至大都。壬戌，以察乃领度支事。癸亥，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赐大车里新附蛮官七十五人裘帽靴服。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三部。赈潜邸贫民钞二十万锭。湖广行省太平路总管郭扶、云南行省威楚路秃剌寨长哀培、景东寨长阿只弄男阿吾、大阿哀寨主弟你刀、木罗寨长哀卜利、茫施路土官阿利、镇康路土官泥囊弟陀金客、木粘路土官丘罗、大车里昭哀侄哀用、孟隆甸土官吾仲，并奉方物来献。以昭哀地置木朵路一、木来州一、甸三，以吾仲地置孟隆路一、甸一，以哀培地置甸一，并降金符、铜印，仍赐币帛、鞍勒有差。中书省臣言："今国用不继，陛下当法世祖之勤俭以为永图。臣等在职，苟有滥承恩赏者，必当回奏。"帝嘉纳之。扬州、宁国、建德诸属县水，南恩州旱，民饥，并赈之。汾州平遥县汾水溢，庐州、怀庆二路蝗。

冬十月辛未朔，发卒四千治通州道，给钞千六百锭。甲戌，纽泽升右御史大夫。庚辰，享太庙。奉安显宗御容于大天源延圣寺。辛巳，太白犯进贤。天寿节，遣道士祠卫辉太一万寿宫。壬午，帝师以疾还撒思加之地，赐金、银、钞、币万计，敕中书省遣官从行，备供亿。癸酉，河水溢，汴梁路乐利堤坏，役丁夫六万四千人筑之。京师饥，发粟八十万石，减价粜之。赐大天源延圣寺钞二万锭，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中书省臣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孙当共惜之。臣恐兹后藉为口实，妄兴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纳焉。庚子，陕西行台中丞姚炜请集世祖嘉言善行，以时省览，从之。沈阳、辽阳、大宁等路及金、复州水，民饥，赈钞五万锭。怀庆修武县旱，免其租。宁夏路万户府、庆远安抚司饥，并赈之。弛宁夏路酒禁。宣抚使马合某、李让劾浙西廉访使完者不花受赂，簿对不服，诏遣刑部郎中唆住鞫其侵辱使者，笞之。藩王不赛因遣使来献虎。

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有乖政典，请罢之。"有旨："自今当释者，敕宗正府审覆。"乙巳，梁王王禅往北边，赐钞二千锭。己酉，作鹿顶棕楼。辛亥，追复前平章政事李孟官。赐湘宁王八剌失里钞三千锭。诸王不赛因遣使来献马。乙卯，太白犯键闭。

广西透江团徭为寇，宣慰使买奴谕降之。扶灵、青溪、栎头等源蛮为寇，湖南道宣慰司遣使谕降之。戊午，造中统、至元钞各十万锭。封诸王铁木兒不花为镇南王，镇扬州。辛酉，加御史大夫纽泽开府仪同三司。加封庐陵江神曰显应。弛成都酒禁。播州蛮宋王保来降。己巳，徙上都清宁殿于伯亦兒行宫。弛永平路山泽之禁。阶州土蕃为寇，武靖王遣临洮路元帅盏盏谕降之。广宁路属县霖雨伤稼，赈钞三万锭。沔阳府旱，免其税。永平路大水，免其租，仍赈粮四月。汴梁、建康、太平、池州诸路及甘肃亦集乃路饥，并赈之。锦州水溢，坏田千顷，漂死者百人，人给钞一锭。崇明州海溢，漂民舍五百家，赈粮一月，给死者钞二十贯。

十二月丁丑，诸王月思别献文豹，赐金、银、钞、币有差。御史哈剌那海请择正人傅太子，帝嘉纳之。壬午，御史贾垕请祔武宗皇后于太庙，不报。敕以来年元夕构灯山于内廷，御史赵师鲁以水旱请罢其事，从之。甲申，师鲁又请亲祀郊庙，帝嘉纳之。丙戌，以回回阴阳家言天变，给钞二千锭，施有道行者及乞人，系囚，以禳之。丁亥，宁夏路地震，有声如雷，连震者四。庚寅，赦天下。召江浙行省右丞赵简为集贤大学士，领经筵事。壬辰，赐梁王王禅宴器金银。以皇子小薛夜啼，赐高年钞。癸巳，作鹿顶殿。己亥，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置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罢规运提点所。御史言："比年营缮，以卫军供役，废武事不讲。请遵世祖旧制，教习五卫亲军，以备扈从。"不报。湖广屯戍千户只干不花招谕扶灵洞蛮刘季等来降。保定路饥，赈米八万一千五百石。怀庆路饥，赈钞四万锭。亳州河溢，漂民舍八百余家，坏田二千三百顷，免其租。广西静江、象州诸路及辽阳路饥，并赈之。大宁路大水，坏田五千五百顷，漂民舍八百余家，溺死者人给钞一锭。

四年春正月甲辰，诸王买奴来朝，赐金一锭、银十锭、钞二千锭、币帛各四十匹。乙巳，御史台臣请亲祀郊庙，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己酉，太白犯牛。庚戌，置绍庆路石门十寨巡检司，御史辛钧言："西商鬻宝，动以数十万锭，今水旱民贫，请节其费。"不报。壬子，以中政院金银铁冶归中书。靖安王阔不花出镇陕西，赐钞二千锭。癸丑，赐诸王阿剌忒纳失里等钞六千锭。甲寅，鹰师脱脱病，赐钞千锭。戊午，命市珠宝首饰。庚申，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盐官州海水溢，坏捍海堤二千余步。甲子，武龙洞蛮寇武缘县诸堡。丁卯，燕南廉访司请立真定常平仓，不报。浚会通河，筑漷州护仓堤，役丁夫三万人。初置云南行省检校官。辽阳行省诸郡饥，赈钞十八万锭。彰德、淮安、扬州诸路饥，并赈之。大宁路水，给溺死者人钞一锭。二

月辛未，祀先农。甲戌，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大承华普庆寺，以翰林院官执事。乙亥，亲王也先铁木兒出镇北边，赐金一锭、银五锭、钞五百锭、币帛各十匹。丙子，命亦烈赤领仁宗神御殿事，大司徒亦怜真乞剌思为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达鲁花赤，仍大司徒。壬午，狩于漷州。诸王火沙、河荣、答里出镇北边，赐金、银、钞、币有差。帝师参马亦思吉思卜长出亦思宅卜卒，命塔失铁木兒、纽泽监修佛事。丙戌，诏同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兒教阅诸卫军。戊子，进袭封衍圣公孔思晦阶嘉议大夫。以马思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提调乌蒙屯田。庚寅，八百媳妇蛮酋招南通来献方物。辛卯，白虹贯日，以尚供总管府及云需总管府隶上都留守司。奉元、庐州、淮安诸路及白登部饥，赈粮有差。永平路饥，赈钞三万锭、粮二月。

三月辛丑，皇子允丹藏卜出镇北边。以那海赤为惠国公，商议内史府事。癸卯，和宁地震，有声如雷。丙午，廷试进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五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命西僧作止风佛事。潮州路判官钱珍，挑推官梁楫妻刘氏，不从，诬楫下狱杀之。事觉，珍饮药死，诏戮尸传首。海北廉访副使刘安仁，坐受珍赂除名。辛亥，诸王槊思班、不赛亦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庚申，遣使往江南求奇花异果。辛酉，以太傅朵台为太师，太保秃忽鲁为太傅，也可扎鲁忽赤伯达沙为太保。敕前太师伯忽与议大事，食其俸终身。召翰林学士承旨蔡国公张珪、集贤大学士廉恂、太子宾客王毅，悉复旧职，陕西行台中丞敬俨为集贤大学士，并商议中书省事，珪仍预经筵事。赐诸王火沙部钞四千锭。郡王朵来、兀鲁兀等部畜牧灾，赈钞三万五千锭。中书省臣请酬哈散等累朝售宝价钞十万二千锭，从之。壬戌，车驾幸上都。复设武备寺同判六员。命亲王八剌失里出镇察罕脑兒。封宽彻为国公，以阿散火者知枢密院事。浑河决，发军民万人塞之。丁卯，荧惑犯井。复置卫候直都指挥使司，秩正四品。诸王不赛因遣使献文豹、狮子，赐钞八千锭。大宁、广平二路属县饥，赈钞二万八千锭。河南行省诸州县及建康属县饥，赈粮有差。

夏四月辛未，盗入太庙，窃武宗金主及祭器。大理鹿甸酋阿你为寇。壬甲，作武宗主。甲戌，作棕毛鹿顶楼。己卯，道州永明县徭为寇。癸未，盐官州海水溢，侵地十九里，命都水少监张仲仁及行省官发工匠二万余人，以竹落木栅实石塞之，不止。癸巳，高州徭寇电白县，千户张额力战，死之，邑人立祠，敕赐额曰“旌义”。甲午，以西僧公哥列思巴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为帝师，赐玉印，仍诏谕天下僧。乙未，以武备寺卿阿昔兒答剌罕为御史大夫。翔星于回回司天台。湖广徭寇全州、

义宁属县，命守将捕之。河南、奉元二路及通、顺、檀、蓟等州，渔阳、宝坻、香河等县饥，赐粮两月。河间、扬州、建康、太平、衢州、常州诸路属县及云南乌撒、武定二路饥，赐粮、钞有差。永平路饥，免其租，仍赈粮两月。

五月辛丑，太尉丑驴卒。癸卯，以盐官州海溢，命天师张嗣成修醮禳之。乙巳，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己未，占城国遣使贡方物。甲子，以典守宗庙不严，罢太常礼仪院官。丁卯，修佛事于贺兰山及诸行宫。罢诸王分地州县长官世袭，俾如常调官，以三载为考。元江路总管普双坐赃免，遂结蛮兵作乱，敕复其旧职。德庆路徭来降，归所掠男女，悉给其亲。河南、江陵属县饥，赈粮有差。汴梁属县饥，免其租。常州、淮安二路，宁海州大雨雹，睢州河溢，大都、南阳、汝宁、庐州等路属县旱蝗，卫辉路大风九日，木尽偃。河南路洛阳县有蝗可五亩，群乌食之既，数日蝗再集，又食之。六月辛未，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等进讲，仍命译《资治通鉴》以进。参知政事史惟良请解职归养，不允。丁丑，倒剌沙等以灾变乞罢，不允。罢两都营缮工役，录诸郡系囚。己卯，永兴屯被灾，免其租。辛巳，造象舆六乘。癸未，遣察乃、伯颜赴大都铨? < 咨辏□阄骰ń锹□□埽□□□刻种□Ｒ椅矗□芮炻匪亩辞醢⑰叩冉担□ 19. □□□某す伲□陨柩布焖疽愿e□ 7 ⒁宀炙冢□庋喂僦菝瘛Ｂ□萋芳iii□饬钙咄蚓徘□□Ｕ蚪□⑫斯□□芳iii□怍杏胁睢Ｖ猩礁□瓯iii□炅郝泛泳觯□昴□□担□蠖肌10.蛹洹12.媚稀 4. 竺□⑪恐菔粝鼗取?

秋七月丁酉，元江路普双复叛。戊戌，诸王燕只吉台袭位，遣使来朝。己亥，八兒忽部晃忽来献方物。御史台臣言，内郡、江南，旱、蝗荐至，非国细故，丞相塔失帖木兒、倒剌沙，参知政事不花、史惟良，参议买奴，并乞解职。有旨：“毋多辞，朕当自儆，卿等亦宜各钦厥职。”修大明殿。占城国献驯象二。建横渠书院于郿县，祠宋儒张载。辛丑，赐齐王月月鲁帖木兒钞二万锭。甲辰，播州蛮谢乌穷来献方物。丙午，享太庙。丁未，敕：“经筵讲读官，非有代不得去职。”诏谕宗正府，决狱遵世祖旧制。戊戌，遣翰林侍读学士阿鲁威还大都，译《世祖圣训》。壬子，赐诸王火兒灰、月鲁帖木兒、八剌失里及驸马买住罕钞一万五千锭，金、银、币、帛有差。甲寅，遣使市旄牛于西域。丁巳，给齐王月鲁帖木兒? 2 □詹靸骸⒇ 2 □钾菀约财蚪庹□□炮□椭□Ｎ煳纾□闭陈吠凉偃□鹇拚汹桶税傧备韭□腥□锢唇担□□陈尥凉偕⑶诱谏比□鹇蓿□吩颇贤跚踩粟椭□ 9 锖ィ□褪倌□□鞒□迩ΦＡａ□跛□瞎懿匪呔Ｍ跻菜僖膊桓汕制浞值兀□□仕嘈惺≡募□橹□Ｒ页螅□芡鹾褪俐□□爸钔跹嘀桓缣ǖ壤垂保□徒稹⒁□ 3. □ 1. 矣胁睢Ｇ彩轨牒Ⅰ裉戾□１□□□□□ 5. 烙衅拚呶□瘛

Ｈ□０舱蚯□□勖穸×□□恕Ｊ窃拢□□锘龋□浦莺诤铀□纭ａ橹荽笥晁□□⑩揸饧⑰撸□□□勒吖住Ｑ影彩粝睾担□馄渥馑啊Ａ裳袅珊印16.先黾雍右纾□椅缆什考iii□□庵□？

八月戊辰，给累朝斡耳朵钞有差。癸酉，给别乞烈失宁国公？６戎Ъ嗲湄寐耷氪侵胺钅福□辉省４突屎笕槟赋□□甙俣Ａｄ镢□铀□纾□ 6. 】Ｖ魏右陨逼涫啤７钤□分沃械卄姥裕□蠲癫刹墩淝菀焓薏槐悖□氚罩□□罚骸坝α哉咂洳兑越□！币液ｲ□凸□鞑淮鹞裟汶艋Ｃ□那ΦＡＣ缛思啦□砜芾钔诱□□□□阈惺〔吨□８□剑□怂谑□蚴□□艉又畈郑□改诳ぜｉＬ镏荻瘁嫖□埽□埠□阈惺〔吨□９镂矗□陀□跻蚕忍□緝撼□□ΦＡＲ矣希□□辔佣□渥髑彰鞯畛伞Ｈ沙剑□□防畈□裕骸昂幽闲惺Σ秸抡□峦□□□拦俸幽希□笪□槔□□脶闼□颉！辈槐ａ９锼龋□治渥诨屎笤恍□然菔ｲ□⑲诨屎笤蛔□曹彩ｲ□□ｙ太庙。发卫军八千，修白?□Ｙ山河堤。是月，扬州路崇明州、海门县海水溢，汴梁路扶沟、兰阳县河溢，没民田庐，并赈之。建德、杭州、衢州属县水，真定、晋宁、延安、河南等路屯田旱，大都、河间、奉元、怀庆等路蝗，巩昌府通渭县山崩。碉门地震，有声如雷，昼晦。天全道山崩，飞石毙人。凤翔、兴元、成都、峡州、江陵同日地震。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阿察赤的斤献木绵大行帐。敕：“国子监仍旧制岁贡生员业成者六人。”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没其直。壬寅，宁夏路地震。壬子，太白犯房。甲寅，湖广土官宋王保来献方物。壬戌，遣欢赤等使诸王怯别等部。甲子，御史言：“广海古流放之地，请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从之。保定、真定二路饥，赈粮三万石、钞万五千锭。闰月丁卯，赐诸王彻彻秃、浑都帖木兒钞各五千锭。己巳，太白经天。车驾至大都。壬申，以灾变赦天下。广西两江徭为寇，命所部捕之。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庙，致祭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甲午，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以同知乌撒宣慰司事你出公、土官招南通并为宣慰司都元帅，招谕人米德为同知宣慰司事副元帅，南通之子招三斤知木安府，侄混盆知孟杰府，仍赐钞、币各有差。建昌、赣州、惠州诸路饥，赈米四万四千石。土番阶州饥，赈钞千五百锭。奉元、庆远、延安诸路饥，赈粜有差。

冬十月丙申，享太庙。戊戌，诸王脱别帖木兒、哈兒蛮等献玉及蒲萄酒，赐钞六千锭。己亥，御史德住请择东宫官。癸卯，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甲辰，改封建德路乌龙山神曰忠显灵泽普佑孚惠王。乙巳，昼有流星。己酉，以治书侍御史王士熙为参知政事。辛亥，监察御史亦怯列台卜答言，都水庸田使司扰民，请罢之。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脱欢答剌罕、平章政事高昉，以海溢病民，请解职，不允。云南沙

木寨土官马愚等来朝。丁巳，以御史中丞赵世延为中书右丞，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御史韩镛言：“尚书三品秩，岩起由吏累官四品，于法不得升。”制可。安南遣使来献方物。戊午，辰星犯东咸。监察御史冯思忠请命太常纂修累朝礼仪。壬戌，开南州土官阿只弄率蛮兵为寇，云南行省招捕之。增置肃州、沙州、亦集乃三路推官。大都路诸州县霖雨，水溢，坏民田庐，赈粮二十四万九千石。卫辉获嘉等县饥，赈钞六千锭，仍蠲丁地税。龙兴路属县旱，免其租。大名、河间二路属县饥，并赈之。

十一月庚午，禁晋宁路酿酒。减价粜京仓米十万石，以赈贫民。以思州土官田仁为思州宣慰使，召云南王帖木兒不花赴上都。癸酉，太白犯垒壁阵。乙亥，荧惑犯天江。丙子，赐公主不答昔你钞千锭。平乐府徭为寇，湖广行省督兵捕之。辛卯，以降蛮谢乌穷为蛮夷官。云南蒲蛮来附，置顺宁府、宝通州、庆甸县。缅国主答里必牙请复立行省于迷郎崇城，不允。孛斯来附。给伯亦斡耳朵驼、牛。以岁饥，开内郡山泽之禁。永平路水旱，民饥，蠲其赋三年。诸王塔思不花部卫士饥，赈粮千石。冀宁路阳曲县地震。

十二月庚子，发米三十万石，赈京师饥。绛州太平县赵氏妇一产三子。定捕盗令，限内不获者，偿其赃。辛丑，敕塔失铁木兒、倒剌沙领内史府四斡耳朵事。癸卯，安南遣使来贡方物。甲辰，梧州徭为寇，湖广行省督兵捕之。戊申，诸王孛罗遣使贡□冈砂，赐钞二千锭。癸丑，命赵世延及中书参议韩让、左司郎中姚庸提调国子监。乙卯，爪哇遣使献金文豹、白猴、白鹦鹉各一。蔡国公张珪卒。植万岁山花木八百七十本。丙辰，赐诸王孛罗帖木兒等钞四千锭。己未，岁星退犯太微西垣上将。静江路徭兵为寇，湖广行省督兵捕之。右江诸寨土官岑世忠等来献方物。大都、保定、真定、东平、济南、怀庆诸路旱，免田租之半。河南、河间、延安、凤翔属县饥，并赈之。是岁，汴梁、延安、汝宁、峡州旱，济南、卫辉、济宁、南阳八路属县蝗。汴梁诸属县霖雨，河决。扬州路通州、崇明州大风，海溢。

致和元年春正月乙丑朔，高丽王遣使来朝贺，献方物。甲戌，享太庙。命绘《蚕麦图》。乙亥，诏谕百司：“凡不赴任及擅离职者，夺其官；避差遣者，笞之。”御史邹惟亨言：“时享太庙，三献官旧皆勋戚大臣，而近以户部尚书为亚献，人既疏远，礼难严肃。请仍旧制，以?⑻ā⑹嗝堋⑺尬乐爻嘉□□！倍冫螅□洹杜┤＞芍啤肥□奶跤谔煜拢□在□□兴疽圆烨诙琛＜好□□劢□绷□郑□□吠跸椎纫运昙②桑□墼唬骸捌浣□朗课闳琶窦遥□□□范□搜膊熘□Ⅴ钔跣羌□嗖考iii□獬□蚨A19.孜迩□□U汲乔彩

估垂狈轿铮□已晕□恢核□郑□□徒庵□＝□□ 5. 滥渖趟埃□□谌饰烂晒抛优□噶□隆Ｐ了龋□步□婵芰榇ａ 17. 俟鸲□兀□□阄髡胁吨□＜咨辏□彩轨牒Ⅰ裉戾□Ｎ熳樱□□呕ぷν酃□髟□滥筛纾□源鸵挛锕□浮０蘸幽咸□碧峋偎荆□橛兴尽Ｃ□凼π薹鹗掠诮□小Ｃ馍挛骼萄我荒辏□⒆湫蘧┏牵□找娑贾钍粝厥逞巍＜臃庑以□□窀Ｓφ鸦茛□：蛹洹⑰娑ａ⑺车轮盥芳ⅲ□獬□蛞磺ΦＡ４蠖悸范□仓荨４．竺□钒茁硐丶ⅲ□□庵□？

二月癸卯，弛汴梁路酒禁。乙卯，牙即遣使藏古来贡方物。庚申，诏天下改元致和。免河南自实田粮一年，被灾州郡税粮一年，流民复业者差税三年，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赐辽王脱脱钞五千锭，梁王王禅钞二千锭。壬戌，太白昼见。癸亥，解州盐池黑龙堰坏，调番休盐丁修之。陕西诸路饥，赈钞五万锭。河间、汴梁二路属县及开城、乾州蒙古军饥，并赈之。

三月庚午，阿速卫兵出戍者千人，人给钞四十锭；贫乏者六千一百人，人给米五石。云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与其兄世兴相攻，籍其民三万二千户来附，岁输布三千匹，请立宣抚司以总之，不允。置州一，以世兴知州事，置县二，听世忠举人用之，仍谕其兄弟共处。立万户府二，领征西红胖袄军。塔失帖木兒、倒剌沙言：“灾异未弭，由官吏以罪黜罢者怨诽所致，请量才叙用。”从之。辛未，大天源延圣寺显宗神御殿成，置总管府以司财赋。壬申，雨霾。甲戌，雅济国遣使献方物。乙卯，帝御兴圣殿受无量寿佛戒于帝师。庚辰，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辛巳，赐寿宁公主盐价钞万引。甲申，遣户部尚书李家奴往盐官祀海神，仍集议修海岸。丙戌，诏帝师命僧修佛事于盐官州，仍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厌海溢。戊子，车驾幸上都。己丑，以赵世延知经筵事，赵简预经筵事，阿鲁威同知经筵事，曹元用、吴秉道、虞集、段辅、马祖常、燕赤、孛术鲁翀并兼经筵官。云南土官撒加布降，奉方物来献，置州一，以撒加布知州事，隶罗罗宣慰司，征其租赋。壬辰，太平路当涂县杨氏妇一产三子。晋宁、卫辉二路及泰安州饥，赈钞四万八千三百锭。冀宁路平定州饥，赈粜米三万石。陕西、四川及河南府等处饥，并赈之。

夏四月丙申，钦州徭黄焱等为寇，命湖广行省备之。己亥，塔失帖木兒、倒剌沙请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从之。壬寅，李家奴以作石囤捍海议闻。己酉，御史杨倬等以民饥，请分僧道储粟济之，不报。甲寅，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应王，盐池神曰灵富公，洞庭庙神曰忠惠顺利灵济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灵公。戊午，禁伪造金银器皿。大都、东昌、大宁、汴梁、怀庆之属州县饥，发粟赈

之。保定、冠州、德州、般阳、彰德、济南属州县饥，发钞赈之。是月，灵州、浚州大雨雹。蓟州及岐山、石城二县蝗。广宁路大水，崇明州大风，海溢。

五月甲子，遣官分护流民还乡，仍禁聚至千人者杖一百。丙寅，广西普宁县僧陈庆安作乱，僭建国，改元。己巳，八百媳妇蛮遣子哀招献驯象。癸酉，籍在京流民废疾者，给粮遣还。大理怒江甸土官阿哀你寇乐辰诸寨，命云南行省督兵捕之。庚辰，有流星大如缶，其光烛地。甲申，安南国及八洞蛮酋遣使献方物。戊子，以岭北行省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是月，燕南、山东东道及奉元、大同、河间、河南、东平、濮州等处饥，赈钞十四万三千余锭。峡州属县饥，赈粜粮五千石。冀宁、广平、真定诸路属县大雨雹，汝宁府颍州、卫辉路汲县蝗，泾州灵台县旱。六月，高丽世子完者秃诉取其印，遣平章政事买闾往谕高丽王，俾还之。丙午，遣使祀世祖神御殿。是月，诸王喃答失、彻彻秃、火沙、乃马台诸郡风雪毙畜牧，士卒饥，赈粮五万石、钞四十万锭。奉元、延安二路饥，赈钞四千八百九十锭。彰德属县大雨雹，南宁、开元、永平诸路水，江陵路属县旱，河南德安屯蠖食桑。

秋七月辛酉朔，宁夏地震。庚午，帝崩，寿三十六，葬起辇谷。己卯，大宁路地震。癸未，修佛事于钦明殿。乙酉，皇后、皇太子降旨谕安百姓。丙戌，太白犯轩辕大星。

九月，倒剌沙立皇太子为皇帝，改元天顺，诏天下。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

本纪第三十一 明宗

明宗翼献景孝皇帝，讳和世□束，武宗长子也。母曰仁献章圣皇后，亦乞烈氏。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抚军北边，帝以四年十一月壬子生。成宗崩，十一年，武宗入继大统，立仁宗为皇太子，命以次传于帝。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春，议建东宫，时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为皇太子，又与太后幸臣识烈门谮帝于两宫，浸润久之，其计遂行。于是封帝为周王，出镇云南。置常侍府官属，以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使尚家奴、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并为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为中尉，仍置谘议、记室各二员，遣就镇。是年冬十一月，帝次延安，秃忽鲁、尚家奴、孛罗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来会。教化谋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镇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构间致然。请以其故白行省，俾闻之朝廷，庶可杜塞离间，不然，事变叵测。"遂与数骑驰去。先是，阿思罕为太师，铁木迭兒夺其位，出之为陕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与平章政事塔察兒、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悉发关中兵，分道自潼关、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脱欢袭杀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帝遂西行，至北边金山。西北诸王察阿台等闻帝至，咸率众来附。帝至其部，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扎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嗣立。是岁夏四月丙寅，子妥欢帖木尔生，是为至正帝。至治三年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铁失等弑英宗，晋王也孙铁木兒自立为皇帝，改元泰定。五月，遣使扈从皇后八不沙至自京师。二年，帝弟图帖睦尔以怀王出居于建康。三年三月癸酉，子懿璘质班生，是为宁宗。

岁戊辰七月庚午，泰定皇帝崩于上都，倒剌沙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时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兒留守京师，遂谋举义。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兴圣宫，兵皆露刃，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缚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兒，以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下于狱。燕铁木兒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固守内廷。于是帝方远在沙漠，猝未能至，虑生他变，乃迎帝弟怀王于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众心。复矫称帝所遣使者自北方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丁巳，怀王入京师，群臣请正大统，固让曰："大兄在北，以长以德，当有天

下。必不得已，当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九月壬申，怀王即位，是为文宗，改元天历，诏天下曰：“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时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皇帝子为皇帝，乃遣兵分道犯大都，而梁王王禅、右丞相答失铁木兒、御史大夫纽泽、太尉不花等兵皆次于榆林，燕帖木兒与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等，帅师与战，屡败之。上都兵皆溃。十月辛丑，齐王月鲁帖木兒、元帅不花帖木兒以兵围上都，倒剌沙乃奉皇帝宝出降，两京道路始通。于是文宗遣哈散及撒迪等相继来迎，朔漠诸王皆劝帝南还京师，遂发北边。诸王察阿台、沿边元帅朵烈捏、万户买驴等，咸帅师扈行，旧臣孛罗、尚家奴、哈八兒秃皆从。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奉迎，武宁王彻彻秃、佥枢密院事帖木兒不花继至。乃命孛罗如京师，两京之民闻帝使者至，欢呼鼓舞曰：“吾天子实自北来矣！”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所至成聚。

天历二年正月乙丑，文宗复遣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兒来迎。乙酉，撒迪等至，入见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劝进。丙戌，帝即位于和宁之北，扈行诸王、大臣咸入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是月，前翰林学士承旨不答失里以太府太监沙剌班辇金银币帛至。遣撒迪等还京师，帝命之曰：“朕弟曩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卿等至京师，当以朕意谕之。”

二月壬辰，宣靖王买奴自京师来觐。辛丑，追尊皇妣亦乞烈氏曰仁献章圣皇后。是月，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目来奏，帝并从之。

三月戊午朔，次洁坚察罕之地。辛酉，文宗遣右丞相燕铁木兒奉皇帝宝来上，御史中丞八即剌、知枢密院事秃兒哈帖木兒等，各率其属以从。壬戌，造乘舆服御及近侍诸服用。丙寅，帝谓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兒曰：“朕至上都，宗藩诸王必皆来会，非寻常朝会比也，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有司供张，皆宜豫备。卿其与中书臣僚议之。”丁亥，雨土，霾。四月癸巳，燕铁木兒见帝于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宝，帝嘉其勋，拜太师，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复谕燕铁木兒等曰：“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卿等其以朕意谕之。”燕铁木兒奏：“陛下君临万方，国家大事所系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而已，宜择人居之。”帝然其言，以武宗旧人哈八兒秃为中书平章政事，前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枢密院事，常侍孛罗为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枢密院，命昭武王、知枢密院事火沙领行枢密院事，赛帖木兒、买奴并同知行枢密院事。是日，帝宴诸王、大臣于行殿，燕铁木兒、哈八兒秃、伯帖木兒、孛罗等

侍。帝特命台臣曰；“太祖皇帝尝训敕臣下云：‘美色、名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系累，即能坏名败德。’卿等居风纪之司，亦尝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台，首命塔察兒、奔帖杰兒二人协司其政。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凡诸王、百司，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其势然也。朕有阙失，卿亦以闻，朕不尔责也。”乙未，特命孛罗等传旨，宣谕燕铁木兒、伯答沙、火沙、哈八兒秃、八即剌等曰：“世祖皇帝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职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为万世法。成宗以来，列圣相承，罔不恪遵成宪。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台、百司庶政，询谋佥同，摽译所奏，以告于朕。军务机密，枢密院当即以闻，毋以夙夜为间而稽留之。其他事务，果有所言，必先中书、院、台，其下百司及纮御之臣，毋得隔越陈请。宜宣谕诸司，咸俾闻知。傥违朕意，必罚无赦。”丁酉，以陕西行台御史大夫铁木兒脱为上都留守。辛丑，文宗立都督府于京师，遣使来奏，又以台宪官除目来上，并从之。癸卯，遣使如京师，卜日命中书左丞相铁木兒补化摄告即位于郊庙、社稷。遣武宁王彻彻秃及哈八兒秃立文宗为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罢储庆司，以彻里铁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阔兒吉司为中书右丞，怯来、只兒哈郎并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忽剌台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那海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甲辰，敕中书省赐官吏送宝者秩一等，从者赉以币帛。乙巳，监察御史言：“岭北行省，控制一方，广轮万里，实为太祖肇基之地，国家根本系焉。方面之寄，岂可轻任。平章塔即吉素非勋旧，奴事倒剌沙，倔起宿卫，辄为右丞，俄升平章，年已七十，眊昏殊甚。左丞马谋，本晋邸部民，以女妻倒剌沙，引为都水，遂除左丞。郎中罗里，市井小人，秃鲁忽乃晋邸卫卒，不谙政务。并宜黜退。”台臣以闻，帝曰：“御史言甚善，其并黜之。”又谕台臣曰：“御史劾岭北省臣，朕甚嘉之。继今所当言者，毋有所惮。被劾之人，苟营求申诉，朕必罪之。或廉非其实，毋辄以闻。”五月丁巳朔，次朵里伯真之地。戊午，遣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还京师，封帖木兒为保德郡王。赐扈驾宿卫士等币帛有差。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兒来觐。庚申，次斡耳罕木东。辛酉，御史大夫孛罗、中政使尚家奴，并特授开府仪同三司，以典四番宿卫。癸亥，次必忒怯秃之地，翰林学士承旨斡耳朵自京师来觐。命有司新武宗幄殿、车舆。庚午，命燕铁木兒升用岭北行省官吏，其余官吏并赐散官一级。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壬申，次探秃兒海之地。封亦怜真八为柳城郡王，以八即剌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众家奴为御史中丞。乙亥，次秃忽剌。敕大都省臣铸皇太子宝。时求太子故宝

不知所在，近侍伯不花言宝藏于上都行幄，遣人至上都索之，无所得，乃命更铸之。西木邻等四十三驿旱灾，命中书以粮赈之，计八千二百石。丁丑，皇太子发京师。镇南王帖木兒不花，诸王也速、斡即、答来不花、朵来只班、伯颜也不干，驸马别阇里及扈卫百官，悉从行。戊寅，京师市马二百八十匹，载乘舆服御送行在所。己卯，次秃忽剌河东。加翰林学士承旨唐兀为太尉。赵王马札罕部落旱，民五万五千四百口不能自存，敕河东宣慰司赈粮两月。庚辰，赐诸王燕只哥台钞二百锭、币帛二千匹。辛巳，次斡罗斡秃之地。壬午，次不鲁通之地。是日，左丞相铁木兒补化等以帝即位，摄告南郊。甲申，次忽剌火失温之地。六月丁亥朔，次坤都也不剌之地。是日，铁木兒补化等以帝即位，摄告于宗庙、社稷。戊子，燕铁木兒等奏："中政院越中书擅奏除授，移文来征制敕，已如所请授之，然于大体非宜，乞申命禁止，庶使政权归一。"从之。庚寅，次撒里之地。陕西行省告饥，遣使还都，与诸老臣议赈救之。丁酉，次兀纳八之地。升都督府为大都督府。己亥，次阔朵之地。枢密院奏："皇太子遣使来言，近已颁敕，四川诸省兵悉遣还营，惟云南逆谋叵测，兵未可即罢，令臣等以闻。"帝曰："可仍屯戍，俟平定而后罢。"辛丑，次撒里怯兒之地。壬寅，戒近侍毋得辄有奏请。甲辰，赐驸马脱必兒钞千锭，往云南。丁未，次哈里温。戊申，次阔朵杰阿剌伦。辛亥，次哈兒哈纳秃之地。诏谕中书省臣："凡国家钱谷、铨选诸大政事，先启皇太子，然后以闻。"癸丑，次忽秃之地。甲寅，赈陕西临潼、华阴二十三驿钞一千八百锭，晋宁路十五驿钞八百锭。是月，铁木兒补化以久旱启于皇太子，辞相位，乞更选贤德，委以燮理，皇太子遣使以闻。帝谕阔兒吉思等曰："修德应天，乃君臣当为之事，铁木兒补化所言良是。天明可畏，朕未尝斯须忘于怀也。皇太子来会，当与共图其可以泽民利物者行之。卿等其以朕意谕群臣。"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甲子，次孛罗火你之地。壬申，监察御史把的于思言："朝廷自去秋命将出师，戡定祸乱，其供给军需，赏赉将士，所费不可胜纪。若以岁入经赋较之，则其所出已过数倍。况今诸王朝会，旧制一切供亿，俱尚未给，而陕西等处饥馑荐臻，饿殍枕籍，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麦苗槁死，秋田未种，民庶遑遑，流移者众。臣伏思之，此正国家节用之时也。如果有功必当赏赉者，宜视其官之崇卑而轻重之，不惟省费，亦可示劝。其近侍诸臣奏请恩赐，宜悉停罢，以纾民力。"台臣以闻，帝嘉纳之，仍敕中书省以其所言示百司。乙亥，次不罗察罕之地。丙子，文宗受皇太子宝。戊寅，次小只之地。壬午，遣使诣京师，敕中书平章政事哈八兒秃同翰林国史院官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发诸卫军六千完京城。八月乙酉朔，次王忽察都之地。丙戌，皇太子入见。是日，宴皇太子及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葬起辇谷，从诸

陵。是月己亥，皇太子复即皇帝位。十二月乙巳，知枢密院事臣也不伦等议请上尊谥曰翼献景孝皇帝，庙号明宗。三年三月壬申，祔于太庙。

本纪第三十二 文宗一

文宗圣明元孝皇帝，讳图帖睦尔，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母曰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大德三年，武宗总兵北边，帝以八年春正月癸亥生。

十一年，武宗入继大统。至大四年，武宗崩，传位于弟仁宗。延祐三年，丞相铁木迭兒等议立英宗为皇太子，明宗以武宗长子，乃出之，居于朔漠。及英宗即位，铁木迭兒复为丞相，怀私固宠，构衅骨肉，诸王大臣，莫不自危。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咬住告脱欢察兒等交通亲王，于是出帝居于海南。三年六月，英宗在上都，谓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实相友爱，曩以小人谮诉，俾居远方，当亟召还，明正小人离间之罪。"未几，铁失、也先铁木兒等为逆，而晋王遂立为皇帝，改元泰定。召帝于海南之琼州，还至潭州，复命止之。居数月，乃还京师。十月，封怀王，赐黄金印。二年正月，又命出居于建康，以殊祥院使也先捏掌其卫士。初，晋王既为皇帝，以内史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遂为丞相，狡愎自用，灾异数见，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

致和元年春，大驾出畋柳林，以疾还宫。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太常礼仪使哈海，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等，与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兒谋曰："今主上之疾日臻，将往上都。如有不讳，吾党扈从者执诸王、大臣杀之。居大都者，即缚大都省、台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极，传檄守御诸关，则大事济矣。"

三月，大驾至上都，满秃、阔阔出等扈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居守，燕铁木兒亦留大都。时也先捏私至上都，与倒剌沙等图弗利于帝，乃遣宗正扎鲁忽赤雍古台迁帝居江陵。

七月庚午，泰定皇帝崩于上都。倒剌沙及梁王王禅、辽王脱脱，因结党害政，人皆不平。时燕铁木兒实掌大都枢密符印，谋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阴结勇士，以图举义。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兴圣宫，燕铁木兒率阿剌铁木兒、孛伦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号于众曰："武宗皇帝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正统当归之。今尔一二臣，敢紊邦纪，有不顺者斩！"乃手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兒，分命勇士执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之狱。燕铁木兒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籍府库，录符印，召百官入内听

命。即遣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里麻失里，驰驿迎帝于江陵，密以意谕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令简兵以备扈从。是日，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中书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同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兒、翰林学士承旨亦列赤、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调兵守御关要，征诸卫兵屯京师，下郡县造兵器，出府库犒军士。燕铁木兒直宿禁中，达旦不寐，一夕或再徙，人莫知其处。乙未，以西安王令，给宿卫京城军士钞有差，调诸卫兵守居庸关及卢兒岭。丙申，遣左卫率使秃鲁将兵屯白马甸，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将兵屯泰和岭。丁酉，发中卫兵守迁民镇。又遣撒里不花等往迎帝，且令塔失帖木兒矫为使者自南来，言帝已次近郊，使民毋惊疑。戊戌，征宣靖王买奴、诸王燕不花于山东。己亥，征兵辽阳。明里董阿至汴梁，执行省臣，皆下之狱，又收肃政廉访司、万户府及郡县印。庚子，发宗仁卫兵增守迁民镇。辛丑，遣万户彻里帖木兒将兵屯河中。壬寅，河南行省以郡县阙人，权署官摄其事。癸卯，燕铁木兒之弟撒敦、子唐其势，自上都来归。河南行省杀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帝发江陵，遣使召镇南王铁木兒不花、威顺王宽彻不花、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兒补化来会。执湖广行省左丞马合某送京师，以别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库金千两、银四千两、钞七万一千锭，分给官吏、将士。又命有司造乘舆、供张、仪仗等物。乙巳，遣隆镇卫指挥使也速台兒将兵守碑楼口。河南行省杀其参政脱孛台。召陕西行台侍御史马扎兒台及行省平章政事探马赤，不至。丙午，诸王按浑察至京师。遣前西台御史剌马黑巴等谕陕西。丁未，撒敦守居庸关，唐其势屯古北口。命河南行省造银符，以给军士有功者。戊申，燕铁木兒又令乃马台矫为使者北来，言周王整兵南行，闻者皆悦。帝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为本省左丞相。河南行省遣前万户孛罗等将兵守潼关。己酉，诸王满秃、阿马剌台，宗正扎鲁忽赤阔阔出，前河南行平章政事买闾，集贤侍读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谋援大都，事觉，倒剌沙杀之。庚戌，帝至汴梁，伯颜等扈从北行。以前翰林学士承旨阿不海牙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发平滦民堑迁民镇，以御辽东军。辛亥，以燕铁木兒知枢密院事，亦列赤为御史中丞。壬子，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兒帅其军自上都来归，即命守古北口。癸丑，铸枢密分院印。是日，上都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留辽王脱脱、诸王孛罗帖木兒、太师朵带、左丞相倒剌沙、知枢密院事铁木兒脱居守。甲寅，剌马黑巴等至陕西，皆见杀。乙卯，脱脱木兒及上都诸王失剌、平章政事乃马台、詹事钦察战于宜兴，斩钦察于阵，禽乃马台送京师，戮之，失剌败走。丙辰，燕铁木兒奉法驾郊迎。

丁巳，?壑辆┤Γ□刖哟竽凇９蟪辔乐富邮雇训□鲎陨隙迹□势渚□垂椋□□毓疟笨凇Ｎ煳纾□运偎傥□惺槠秸抡□拢□坝□分胸┌芰⑽□惺橛邑□□□阈惺〔沃□□抡庞蚜挛□惺椴沃□□拢□幽闲惺∽筘┤嗖□瘴□□反蠓颍□惺橛邑┳允姥游□□分胸□＜何矗□院幽贤蚧б菜偬▌和□□嗝茉菏隆０栈鼗卣平坦□乃□Ⅰ隙剂和跬蹯□⒂邑┤嗨□□□緝骸⑻□静换ā⑵秸抡□侣蜚獭⒂□反蠓蚺υ蟮龋□□斡芰帧Ⅰ□诵讼匚□荨Ｂ≡蛭乐富邮购诤耗备缴隙迹□□□校□□浼摇＞旁赂□晁罚□嗵□緝憾绞□佑构兀□踩龆匾员□□隙急□谟芰郑□靼苤□□分粱忱炊□埂Ｂ≡蛭乐富邮刮佣悸□员□□隙贾钔趺鹄锾□緝骸⑼涯境嘤谕勇尢ǎ□粗□□橛诰┤ＡＧ彩辜淳□写屯淹涯緝旱纫□髑Я剑□苑指□□坑泄φ摺４途┤┅壤掀呤□吮也□Ｃ□兴纠□怼Ｖ惺樽筘┤啾鸩换く裕骸盎鼗厝斯□□模□灾林渭浠豕俪□□ブ票鹜□□睿□帽□跷匏悖□ǖ泵还伲□□关萆乘狡渲秩耍□恍恚□袂爰□浼摇！贝又□Ｑ嗵□緝呵胧吐砗夏常□又□Ⅰ挛鞅□牒又懈□□傩杏每獬□虬饲ΦＢ□蓖□□□虏宦淄骸Ｈ尚纾□彩辜牢逶馈⑺匿隆Ｃ□偎傩□椭型庠唬骸拔粼谑雷嬉约傲惺チ儆□□堂□惺槭「傥□偎荆□懿檬□□□睬□取�十□⑿谭！⑿嗽欤□璨凰局□Ｗ越癯□嗝茉骸⒂□诽ǎ□溆嘀钏炯白笥医□蹋□矣懈粼街惺樽嗲胝□裾撸□晕ブ坡郏□嗖煊□菲渚姥灾□！币愿卟□跆□緝翰够□□嗝茉菏拢□蚕饶笪□□帐埂８□佑构鼐□眶芰福□驼蚰贤跆□緝翰换ǖ瘸□胁睢Ｕ魑逦劳吞锉□熬┤Ａ０材瞎□垂狈轿铩４蜕隙冀□坷垂檎叱□饔胁睢Ｊ嗝茉撼佳裕骸昂幽闲惺【□惺□次鳎□噤□亍10.又胁辉叮□□阈惺【□□攵窖簟１．６□酵蚧Ш懦凭□瘢□敕⑥□ 11.剖□□煌蛉思傲酵蚧Ь□□□□颍□□悴握□０合觥⑼蚧□淹涯緝航□□□ 11.坪游□□□员阏髑病！贝又□Ｕ傺嗵□緝焊般凇Ⅰ隙贾钔跻蚕忍□緝骸⑵秸峦郝□鼍海□粤啥□员□肭□裾颍□钔醢素萋怼⒁蚕忍□緝阂运□勘□牍苤荩□甭永裘瘛１□□□□毂□鳎□□恪13.□鳌10.□闳□×□蚴拢□诳に耐蚴隆６：□□嗵□緝郝手钔酢４.蟪挤□谇朐缯□笪唬□园蔡煜拢□酃檀窃唬骸按笮衷谒贩剑□薷椅商煨蚝酰俊毖嗵□緝涸唬骸叭诵南虮持□□□洳蝗莘iii□换蚴e□□善晡藜啊！钡墼唬骸氨夭坏靡眩□孛髦□抟庖允咎煜露□罂伞！贝臀靼餐醢⒇葸□墒Ю铩⒄蚰贤跆□緝翰换ā⑼□惩蹩沓共换ā⑫□竿趼蚺□龋□鸶魑迨□健⒁□魑灏倭健１.腋魅□□ァＧ踩龆鼐芰啥□□诩恢荻□魃澈樱□□Ｏ⒇Ｘ菔鼐佑构亍Ⅰ隙季□ケ□夕冢□富邮挂菜偬▌河□□□豢恕Ｎ斐剑□笏九┣骼锒□ｉ４.蠖剂羰乩□?台，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募勇士从军。遣使分行河间、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马。征鄢陵县河西军赴阙。命襄阳万户杨克忠、邓州万户孙节，以兵守武关。命海道万户府来年运米三百一十万石。造金符八十。己巳，铸御宝成。立行枢密院于汴梁，以同知枢密院事也速台兒知行枢密院事，将兵行视太行诸关，西击河中、潼关军，以折叠弩分给守关军士。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引兵犯崞州。庚午，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万五千石，分给居庸等关军马。遣军民守归、峡诸隘。辛未，常服谒太

庙。云南孟定路土官来贡方物。乌伯都剌、铁木哥弃市，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兒、脱欢等各流于远州，并籍其家。同知枢密院事脱脱木兒与辽东秃满迭兒战于蓟州两家店。壬申，帝即位于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大赦，诏曰：

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统绪，宗亲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觊觎，此不易之成规，万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后，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传，宗王、贵戚，咸遵祖训。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籓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帖木兒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备历艰险，临御之事，岂获与闻！

朕以叔父之故，顺承惟谨，于今六年，灾异迭见。权臣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大行上宾，利于立幼，显握国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统绪之正，协谋推戴，属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让再三。宗戚、将相，百僚、耆老，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周王辽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诚恳迫切。朕故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已于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已前，除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於戏，朕岂有意于天下哉！重念祖宗开创之艰，恐隳大业，是以勉徇舆情。尚赖尔中外文武臣僚，协心相予，辑宁亿兆，以成治功。咨尔多方，体予至意！

癸酉，翰林院增给驿玺书。命燕铁木兒将兵击辽东军，封燕铁木兒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为食邑，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万锭、平江官地五百顷。中书右丞曹立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福建廉访使易释董阿为右丞，前中书左丞张思明为左丞。诸王塔术、只兒哈郎、佛宝等自恩州来朝。赐按灰钞百锭，以祀天神。括河东马。甲戌，燕铁木兒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依前知枢密院事，伯颜加太尉，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朵兒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淮西道肃政廉访使阿兒思兰海牙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诸王孛罗、忽都火者来朝。征左右两阿速卫军老幼赴京师，不行者斩，籍其家。乙亥，立太禧院，以奉祖宗神御殿祠祭，秩正二品，罢会福、殊祥两院。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兒、江浙行省右丞易释董阿并为太禧院使，中书

平章速速、御史中丞亦列赤兼太禧院使。上都王禅兵袭破居庸关，将士皆溃。燕铁木兒军次三河。丙子，王禅游兵至大口，燕铁木兒还军次榆河，帝出齐化门视师。丁丑，燕铁木兒来见曰：“乘舆一出，民心必惊，军旅之事，臣请以身任之。”即日还宫。命司天监翎星。戊寅，谕中外曰：“近以奸臣倒剌沙、乌伯都剌潜通阴谋，变易祖宗成宪，既已明正其罪。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有因而扇惑其人者，罪之。”又敕：“军中逃归，及京城游民敢攘民财者斩。”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诸王阿兒八忽、按灰、脱脱来朝。命留守司完京城，军士乘城守御。燕铁木兒与王禅前军战于榆河，败之，追奔红桥北。其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挥使忽都帖木兒以兵会王禅，复来战，又败之，我师据红桥。增给大都驿马百匹。庚辰，太白犯亢宿。诏谕御史台：“今后监察御史、廉访司，凡有刺举，并著其实，无则勿妄以言。廉访司书吏，当以职官、教授、吏员、乡贡进士参用。”加封汉将军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辛巳，命司天监翎星。以别不花知枢密院事，依前中书左丞相。括山东马。燕铁木兒与上都军大战白浮之野，燕铁木兒手刃七人于阵，败之。脱脱木兒与辽东军战蓟州之檀子山。壬午，大雾。王禅等遁昆山州。获上都颁诏使者及辽东征兵使者以闻，诏诛之。癸未，以同知枢密院事秃兒哈帖木兒知枢密院事，中书平章政事明里董阿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王禅收集散亡，复来战，我师列阵白浮之西，敌不敢犯。至夜，撒敦、脱脱木兒前后夹攻，败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帝遣使赐燕铁木兒上尊，谕旨曰：“丞相每临阵，躬冒矢石，脱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将旗鼓督战可也。”燕铁木兒对曰：“凡战，臣必以身先之，敢后者，论以军法。若委之诸将，万一失利，悔将何及？”甲申，庆云见。王禅单骑亡，撒敦追之不及而还。命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各司书吏十六人，用职官五，各路司吏五，教授二，乡贡进士四人。本台经历品秩相?闭撸□□鞯懒□檬梗□际鲁□笔埂＝裉Ｔ胧吠厶驴悸□坏贸□□贰！本赴餐趵□换ǖ冉□挛鞅□庇射□啬纤□湃耄□蚧ж寐奁□刈撸□□换ǖ确志萆轮莸认兀□荼□慕佟Ｒ矣希□悦骼锒□⑽□惺槠秸抡□拢□氡毙惺∽筘┳嗖涣谥□嗝茉菏隆Ｄ级∽城□耸睾闯枪□Ⅰ隙急□牍疟笨冢□□拷岳＃□渲□嗝茉菏轮裎绿Ｔ员□邮□邸Ｗ贩馊槟竿暾咴乒□蛉耍□浞蚋陕匏荚□□＃□庠乒□□□种臆玻蛔铀□嗽□就剑□庠乒□□□终赉伞Ｑ嗵□緝呵踩龆乇兜狼魇□郏□谄洳槐福□髦□Ｑ嗵□緝捍蟊□讨粒□□剿氖□嗬铮□僚Ｍ飞剑□苕饴碡寐尢□緝海□秸旅晒潘□Ａ⒀攀□□緝海□□髟菏谷鳊禾治拢□豌谙侣局□□□＝嫡咄蛉耍□啾□即埽□骨踩龆爻龉疟笨谥鹬□Ｍ淹涯緝河肓啥□□郊恢菽希□被裎匏恪５骱幽厦晒啪□嫌孜逋蛉耍□鍪鼐┤Γ□级∽呈刂惫痢５髁偾逋蚧Ц□肆

妇□□□灏俨⑮□臃质兀□蕉□~惩蛉耸赜□娑肌□阊糁畲□８邸＞佑构乩菔□晕□獭６『ィ□啥□□志┏牵□嗵□緝阂□□苤□□罹┏抢锍ふ倌级∽臣鞍俟ず贤蛉耍□氡□课□椋□顺鞘赜□□赂□□□Ａ⑲.兹□贰＜侥□⑬.□□铰匪□剑捍□葜□忝殴兀□浦葜□粑涔兀□爸葜□旖 Э凇⑵た饪冢□５轮葜□□住⑻烨拧□籽蛉□兀□□葜□氡た冢□谥葜□蜓艄兀□糁葜□诿殴兀□□葜□硗贰⑶赝趿攵□兀□槭□刂□醯毓兀□粤畲┣道菔□晕□蹋□鞫∽呈刂□Ｎ熳樱□隙贾钔鹾鲐萏ǖ缺□胱暇９兀□□拷岳＃□惺嗝茉汗俨费铡⑩佣悸□□富邮挂菜偬▌航□□□□Ⅰ挛餍刑屮□反蠓蛞蚕忍□緝阂□□哟笄旃囟珊樱□芎又懈□伲□敝□Ｍ蚧Ｃ估锾□緝壕□６□荩□幽狭□酶笔雇蚣毅萄裕骸俺估锾□緝荷砦□蠼□□吐刹谎希□□绫祭＃□思又胤＃□允救俺汀！辈槐ā：佣□乓蚕忍□緝壕□粒□倮艚云□亲撸□蚕忍□緝合ひ云涞炒□□Ｕ僭颇闲惺∽筘┫嘁瞍杭□幔□恢痢Ｇ吧惺樽筘┫嗳□ε□宰镏铮□涠□由隙肌９.□莅硕純航□蹋□□运□□谊呒爸泼□怪□？

冬十月己丑朔，命西僧作佛事。燕铁木兒引兵至通州，击辽东军败之，皆渡潞水走。遣脱脱木兒等将兵四千，西援紫荆关。调江浙兵万人，西御潼关。紫荆关溃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张珪子武昌万户景武等率民持挺击死数百人。河南行省调兵守虎牢关。庚寅，我师与辽东军夹潞水而阵，辽东军宵遁，我师渡而袭之。辛卯，礼官言：“即位之始，当告祭郊庙、社稷，时享之礼，请改用仲月。”从之。紫荆关兵进逼涿州，同知州事教化的调丁壮御之。壬辰，也先捏以军至保定，杀阿里沙等及张景武兄弟五人，并取其家赀。倒剌沙贷其姻家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诏追理之。癸巳，立寿福、会福、隆禧、崇祥四总管府，分奉祖宗神御殿，秩正三品，并隶太禧院。忽剌台游兵进逼南城，令京城居民户出壮丁一人，持兵仗从军士乘城，仍于诸门列甕贮水以防火。燕铁木兒及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等战于檀子山之枣林，唐其势陷阵，杀太平，死者蔽野，余皆宵遁，遣撒敦追之，弗及。甲午，命有司市马千匹，赐军士出征者。脱脱木兒、章吉与也先捏合击敌军于良乡南，转战至泸沟桥，忽剌台被创，据桥而宿。乙未，燕铁木兒率军循北山而西，趣良乡，诸将时与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战于泸沟桥，声言燕铁木兒大军至，敌兵皆遁。使者颁诏于甘肃，至陕西，行省、行台官涂毁诏书，械使者送上都。湘宁王八剌失里引兵入冀宁，杀掠吏民。时太行诸关守备皆阙，冀宁路来告急，敕万户和尚将兵由故阙援之。冀宁路官募民丁迎敌，和尚以兵为殿，杀获甚众。会上都兵大至，和尚退保故关，冀宁遂破。丙申，燕铁木兒入朝，赐宴兴圣殿。赈通州被兵之家。命速速等董度支刍粟。中书省臣言：“上都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宪，惑于奸臣倒剌沙之

言，辄以兵犯京畿。赖陛下洪福，王禅遂致溃亡，生擒诸王孛罗帖木兒及诸用事臣蒙古答失、雅失帖木兒等，既已明正典刑，宜传首四方以示众。”从之。丁酉，以缙山县民十人尝为王禅向导，诛其为首者四人，余杖一百七，籍其家赀，妻子分赐守关军士。戊戌，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乞住调兵守归、峡，左丞别薛守八番，以御四川军。诸将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荆关，获之，送京师，皆弃市。己亥，幸大圣寿万安寺，谒世祖、裕宗神御殿。赐燕铁木兒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海东白鹘青鹘各一。河南行中书省、行枢密院，皆听便宜行事。秃满迭兒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兒引军御之，大战于檀州南，败之，其万户以兵万人降，秃满迭兒遂走还辽东。使者颁诏于陕西，行省、行台官焚诏书，下使者狱，告于上都。庚子，以梁王王禅第赐诸王帖木兒不花。廷臣言：“保定万户张昌，其诸父景武等既受诛，宜罢其所将兵，而夺其金虎符。”不许。辛丑，以同知枢密院事脱脱木兒、通政使也不伦并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亦列赤为御史大夫。还给伯颜察兒、朵朵家赀。齐王月鲁帖木兒、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兒等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梁王王禅遁，辽王脱脱为齐王月鲁帖木兒所杀，遂收上都诸王符印。壬寅，以宣徽使也先捏知行枢密院事，宣徽副使章吉为行枢密院副使，与知枢密院事也速台兒等将兵西击潼关军。中书省臣言：“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臣等不敢奉诏。”帝曰：“往者勿咎，比兵兴之时，朕已录用，其依朕命行之。”以张珪女归也先捏。癸卯，以故徽政使失烈门妻赐燕铁木兒。以通州知州赵义能御敌，赐币二匹。也先铁木兒军至晋宁，本路官皆遁。甲辰，晋邸及辽王所辖路、府、州、县达鲁花赤并罢免禁锢，选流官代之。给淮东宣慰司银字圆符。命有司收将士所遗符印、兵仗。赈粜京城米十万石，石为钞十五贯。丙午，中书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赀，又没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后请勿没人妻子。”制可。丁未，告祭于南郊。以中书平章政事塔失海涯为大司农，复以钦察台为中书平章政事，侍御史玥璐不花为中丞。以度支刍豆经用不足，凡诸王、驸马来朝并节其给，宿卫官已有廪禄者及内侍宫人岁给刍豆，皆权止之。籴豆二十万石于濒御河州县，以河间、山东盐课钞给其直。放还防河运粮军。陕西兵至巩县黑石渡，遂据虎牢，我师皆溃，储仗悉为所获。河南行省来告急，戒有司修城壁，严守卫。云南银沙罗甸土官哀赞等来贡方物。己酉，别不花加太保，落知枢密院事。命刑部郎中大都、前广东佥事张世荣追理乌伯都剌家赀。开居庸关。陕西军夺武关，万户杨克忠等兵溃。庚戌，帝御兴圣殿，齐王月鲁帖木兒、诸王别思帖木兒、阿兒哈失里、那海罕及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兒等奉上皇帝宝。倒剌沙等从至京师，下之狱，分遣使者檄行省、内郡罢兵以安百姓。以宦

者伯帖木兒妻及奴婢田宅赐撒敦。辛亥，云南彻里路土官刁赛等来贡方物。诏："自今朝廷政务及籍没田宅赐人者，非与燕铁木兒议，诸人不许奏陈。"以宦者米薛迷奴婢家赀赐伯颜。壬子，以河南、江西、湖广入贡驾鹅太频，令减其数以省驿传。以诸王火沙第赐燕铁木兒继母公主察吉兒。癸丑，燕铁木兒辞知枢密院事，命其叔父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兒代之。燕铁木兒请以蒙古塔失等三十人田宅赐彻里铁木兒等三十人，从之。以所括河北诸路马，四百匹给四宿卫阿塔赤，二百匹给中宫阿塔赤，余二千匹分牧于内郡。核上都仓库钱谷。御史台臣言："近北兵夺紫荆关，官军溃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与故平章张珪子景武五人，率其民击官军死，也先捏不俟奏闻，辄擅杀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为国勋臣，设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妻也先捏，诚非国家待遇勋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书革正之。命御史台择人充各道廉访司官。遣官赈良乡、涿州、定兴、保定驿户之被兵者。甲寅，罢徽政院，改立储庆使司，秩正二品。平章政事速速、明里董阿并领储庆司事，鹰坊伯撒里、河南行省左丞姚炜并为储庆使，元帅也速答兒执湘宁王八剌失里送京师。八剌失里及赵王马扎罕、诸王忽剌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宁，还次马邑至是被执，其所俘男女千人，悉还其家。遣使止江浙军士之往潼关者，就还镇。也先铁，木兒兵至潞州。乙卯，以倒剌沙宅赐不花帖木兒，倒剌沙子泼皮宅赐斡都蛮，内侍王伯颜宅赐唐其势。丙辰，燕铁木兒请以所没逆臣赤斤铁木兒家赀还其妻。铁木哥兵入邓州。丁巳，毁显宗室，升顺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室。加命燕铁木兒为答剌罕，仍命子孙世袭其号。燕铁木兒请以河南平章曲列等二十三人田宅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二十三人，从之。戊午，诏谕廷臣曰："凡今臣僚，唯丞相燕铁木兒、大夫伯颜许兼三职署事，余者并从简省。百司事当奏者，共议以闻，或私任己意者，不许独请。上都官吏，自八月二十一日以后擢用者，并追收其制。"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为民。"也先捏军次顺德。令广平、大名两路括马。盗杀太尉不花。初，不花乘国家多事，率众剽掠，居庸以北皆为所扰，至是盗入其家杀之。兴和路当盗以死罪，刑部议以为："不花不道，众所闻知，幸遇盗杀，而本路隐其残剽之罪，独以盗闻，于法不当。"中书以闻，帝嘉其议。

十一月己未，诏谕中外曰："诸王王禅及秃满迭兒、阿剌不花、秃坚等，兵败而逃，有能擒获者，授五品官；同党之人，若能去逆效顺，擒王禅等来归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获之者，得备宿卫；敢有隐匿者，事觉，与犯人同罪。"给殿中侍御史及冀宁路印，凡内外百司印，因

兵兴而失者，令中书如品秩铸给之。命太保伯答沙升太傅，兼宗正扎鲁忽赤，总兵北边。中书省臣言：“侍御史左吉非才，不当任风宪。”御史台臣伯颜等言：“左吉，御史所荐，若既用之，又以人言而止，台纲不能振矣。必如省臣所言，臣等乞辞避。”帝曰：“汝等其勿为是言。左吉果不可用，省臣何不先言之。其令左吉仍为侍御史。”帝谓中书省臣曰：“朕在琼州、建康时，撒迪皆从，备极艰苦，其赐盐引六万，俾规利以赡其家。”命郡县招集被兵流亡之民，贫者赈给之。辽东降军，给行粮遣还。京畿及四方民为兵所掠而奴于人者，令有司追理送还。山北、京东驿被兵者，赈以钞二万一千五百锭。放高丽宦者米薛迷、刚答里归田里。庚申，中书录用前御史台官亦怜真、蔡文渊。用江南行台御史王琚仁言，汰近岁白身入官者。敕行御史台：“凡有纠劾，必由御史台陈奏，勿径以封事闻。”命中书省追理倒剌沙及其兄马某沙，子泼皮、木八剌沙等家赀。辛酉，燕铁木兒请以纽泽田宅赐钦察台。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铁木兒以军降，河东州县闻之，尽杀其所署官吏。癸亥，帝宿斋宫。甲子，服衮冕，享于太庙。陕西兵进逼汴梁，闻朝廷传檄罢兵，乃解去。乙丑，燕铁木兒请以乌伯都剌等三十人田宅赐斡鲁思等三十人，从之。丁卯，伯颜兼忠翊侍卫都指挥使。庚午，复立察罕脑兒宣慰司。命总宿卫官分简所募勇士，非旧尝宿卫者皆罢去。汴梁、河南等路及南阳府频岁蝗旱，禁其境内酿酒。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选廉吏征其税。中书省臣言：“今岁既罢印钞本，来岁拟印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监察御史言：“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钞；今事既定，宜急收毁。”从之。监察御史撒里不花、锁南八、于钦、张士弘言：“朝廷政务，赏罚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国家近年自铁木迭兒窃位擅权，假刑赏以遂其私，纲纪始紊。迨至泰定，爵赏益滥。比以兵兴，用人甚急，然而赏罚不可不严。夫功之高下，过之重轻，皆系天下之公论。愿命有司，务合公议，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赏罚攸当，则朝廷肃清，纪纲振举，而天下治矣。”帝嘉纳之。辛未，遣西僧作佛事于兴和新内。铁木哥兵入襄阳，本路官皆遁。襄阳县尹谷庭珪、主簿张德独不去，西军执使降，不屈，死之。时佥枢密院事塔海拥兵南阳不救。壬申，遣官告祭社稷。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及嘉兴芦地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癸酉，八百媳妇国使者昭哀，云南威楚路土官脎放等，九十九寨土官必也姑等，各以方物来贡。燕铁木兒言：“向者上都举兵，诸王失剌、枢密同知阿乞剌等十人，南望宫阙鼓噪，其党拒命逆战，情不可恕。”诏各杖一百七，流远，籍其家赀。甲戌，居泰定后雍吉剌氏于东安州。杭州火，命江浙行省赈被灾之家。乙亥，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齐王月鲁帖木兒、知枢密院事不花帖木兒金各五百两、银各

二千五百两、钞各万锭，诸王朵列帖木兒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千锭，从者及军士有差。丙子，速速坐受赂，杖一百七，徙襄阳；以母年老，诏留之京师。丁丑，以躬祀太庙礼成，御大明殿，受诸王、文武百官朝贺。荆王也速也不干遣使传檄至襄阳，铁木哥引兵走。戊寅，以御史中丞玥璐不花为太禧使。监察御史撒里不花等言："玥璐不花素禀直气，操履端正，陛下欲振宪纲，非任斯人不可。"乃复以玥璐不花为中丞，兼太禧使。作佛事于五台寺。命河南、江浙两省以兵五万益湖广。己卯，中书省臣言："内外流官年及致仕者，并依阶叙授以制敕，今后不须奏闻。"制可。以也先铁木兒、乌伯都剌珠衣赐撒迪、赵世安。诸卫汉军及州县丁壮所给甲胄兵仗，皆令还官。庚辰，遣使奉迎皇兄明宗皇帝于漠北。以中政院使敬俨为中书平章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彻里帖木兒为中书左丞。辛巳，遣钦察百户及其军士还镇。以脱脱等三人妻赐阔阔出等三人，以朵台等十一人田宅赐驸马朵必兒等十一人。壬午，第三皇子宝宁易名太平讷，命大司农买住保养于其家。诏行枢密院罢兵还。以御史中丞玥璐不花为中书右丞。癸未，倒剌沙伏诛，磔其尸于市，王禅亦赐死，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也先铁木兒等皆弃市。以所赐速速、也先捏宅改赐驸马谨只兒及乳媪也孙真。甲申，命威顺王宽彻不花还镇湖广。御史中丞赵世延以老疾辞职，不许，用故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职。御史台臣言："行宣政院、行都水监宜罢。"从之。丙戌，作水陆会。以阿鲁灰帖木兒等六人在上都欲举义，不克而死，并赐赠谥，恤其家。燕铁木兒言："晋王及辽王等所辖府县达鲁花赤既已黜罢，其所举宗正府扎鲁忽赤、中书断事官，皆其私人，亦宜革去。"从之。敕赵世延及翰林直学士虞集制御史台碑文。遣诸卫兵各还镇。别不花罢。命有司追理上都官吏预借俸。辽王脱脱之子八都聚党出剽掠，敕宣德府官捕之。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以其省左丞脱脱为平章，前云南廉访使杨静为左丞，杀其省平章宽彻等官，称兵烧绝栈道。乌蒙路教授杜岩肖谓："圣明继统，方内大宁，省臣当罢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加台以其妄言惑众，杖一百七，禁锢之。

十二月己丑朔，监察御史言，伯颜宜与燕铁木兒一体论功行赏，帝曰："伯颜之功，朕心知之，御史不必言。"庚寅，令内外诸司，天寿节听具肉食，民间禁屠宰如旧制。命通政院整饬蒙古驿。诸关隘尝毁民屋以塞者，赐民钞，俾完之。甲午，以王禅奴婢赐镇南王铁木兒不花及燕铁木兒。乙未，以王禅弓矢赐燕铁木兒、伯颜。燕铁木兒请以马某沙等九人田宅赐燕不邻等九人，从之。丙午，幸大崇恩福元寺，谒武宗神御殿。分命诸僧于大明殿、延春阁、兴圣宫、隆福宫、万岁山作佛事。云南土官普双等来贡方物。御史台臣言："也先捏将兵所至，擅杀官吏，俘

掠子女货财。”诏刑部鞫之，籍其家，杖一百七，窜于南宁，命其妻归父母家。己亥，造皇后玉册、玉宝。庚子，赦天下。赐诸王满秃为果王，阿马剌台为毅王，宗正札鲁忽赤阔阔出等十七人并赐功臣号及阶官爵谥，仍命有司刻其功于碑，赐钞恤其家。中书省臣言：“陕西行省、行台官，焚弃诏书，坐罪当流，虽经赦宥，永不录用为宜。”制可。辛丑，立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分掌钦察军士，秩正三品；指挥使三人，命燕铁木兒及卜兰奚、卯罕为之，余官悉听燕铁木兒选人以闻。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江南行台御史言：“辽王脱脱，自其祖父以来，屡为叛逆，盖因所封地大物众，宜削王号，处其子孙远方，而析其元封分地。”诏中书与勋旧大臣议其事。火兒忽答等十三人从湘宁王八剌失里用兵，既伏诛，命皆籍其家赀。西僧百人作佛事于徽猷阁七日。癸卯，钦察、阿速二部，依宿卫军士例给刍豆。乙巳，伯颜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与亦列赤并为御史大夫，同振台纲，诏天下。立内宰司，隶储庆使司，秩正三品。以阿伯等六人田宅赐诸王老的等六人。云南姚州知州高明来贡方物。戊申，以潜邸所用工匠百五十人付皇子阿剌忒纳答剌，立异样局以司之，秩从六品。加伯颜为太保，知枢密院事不花帖木兒为太尉，香山为司徒。己酉，开上都酒禁。壬子，以诸路民匠提领所合为提举司，秩从五品。甲寅，复遣治书侍御史撒迪、内侍不颜秃古思奉迎皇兄于漠北。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燕铁木兒、铁木兒补化，请各遣人送名鹰于行在所。以王禅妻金珠首饰归中宫。丙辰，升太禧院从一品，中书左丞玥璐不花为太禧使。丁巳，封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为豫王，赐南康路为食邑。彻里铁木兒升右丞，参知政事跃里铁木兒为左丞，参议省事赵世安为参知政事。戊午，诏：“被兵郡县免杂役，禁酿酒，弛山场河泺之禁；私相假贷者，俟秋成责偿。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御史台言：“囊加台拒命西南，罪不可宥，所授制敕，宜从追夺。”中书省臣言：“令方许囊加台等自新，则御史言宜勿行。”从之。教坊司达鲁花赤撒剌兒，在武宗时遥授参知政事，阶中奉大夫，诏落遥授之职，而仍其旧阶。是月，复遣使者召云南行省左丞相也兒吉你，又不至。加谥唐司徒颜真卿正烈文忠公，令有司岁时致祭。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大饥，民相食。杭州、嘉兴、平江、湖州、镇江、建德、池州、太平、广德等路水，没民田万四千余顷。河北、山东有年。

本纪第三十三 文宗二

天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总左、右钦察及龙翊卫。庚申，封知枢密院事火沙为昭武王。床兀兒之子答邻答里袭父封为句容郡王。高丽国遣使来朝贺。遣前翰林学士承旨不答失里北还皇兄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监沙剌班奉金、币以往。辛酉　，封朵列帖木兒复为楚王。高昌王铁木兒补化为中书左丞相，大司农王毅为平章政事，钦察台知枢密院事。皇兄遣火里忽达孙、剌剌至京师。以伯帖木兒扈从有功，遣使以币帛百匹即行在赐之。诸王浑都帖木兒薨，取其印及王傅印以赐斡即。武宁王彻彻秃遣使来言皇兄启行之期。癸亥，燕铁木兒为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营第宅。甲子，太白犯垒壁阵。时享于太庙。齐王月鲁帖木兒薨。乙丑，中书省言：“度支今岁刍槁不足，常例支给外，凡陈乞者，宜勿予。”从之，仍命中书右丞彻里帖木兒总其事。丙寅，帝幸大崇恩福元寺。遣使赐西域诸王燕只吉台海东鹘二。戊辰，遣使献海东鹘于皇兄行在所。己巳，赐内外军士四万二千二百七十人钞各一锭。作佛事。陕西告饥，赈以钞五万锭。辛未，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赐豫王黄金?；鼗厝嘶в朊窬□辈钜邸Ⅴ惺槭〕佳裕骸敖□□磺詹旒遥□渥幽晔□□□肓钣肫淠竿□樱蝗郧爰探癯剂庞凶镏录□徽撸□淦抻凶樱□□瞬坏贸缕颍□嗖坏妹晃□倏凇！贝又□Ｈ缮辏□步□绦羌□嘁在□□拇尸汹湍壹犹ā９镉希□□惺槭　⑫□赵撼蓟□冀□獭⑦尬棱薷□□攵涿□□Ｒ粤裳羰：晒拧８.呃觥⑰刂萑□蚧Ы□４幽妫□俦□妇┼埽□衅浞□≈齐贰０战袼炅□痔镝鳌８囱沃泼克陌俳镂□□□□□□□ＡＫ拇□壹犹攵蚴τ谡蛭魑渚竿蹀魉及啵□魉及嘁员□毓匕□＜仔纾□疵□□颓浣袒□缀６□接诨市中性谒□０罩腥鹚尽１□樱□屎箅舫颊抛⊥□绕呷耸诩□褪探惭□康裙佟６〕螅□拇□壹犹üテ撇ブ菝▌痕氚□□□渴寡钛永锊换□□啬芍□Ⅰ挛髅晒啪□荚□Ｐ换ㄉ尸撸□壹犹囚□埽□壹犹冂彩拐兄□□换ㄉú淮樱□镀涫埂Ⅴ惺槭〕佳裕骸俺□⑸完悖□灰死募柏韫ＡＳァⅦ健⑹ā１.□□常□芍□饧鄱□橄喽Ｂ□裨鲋镣蛉□Ｏ税俣Ｂ豢睾拙芍沽□俣□□嘶Ｂ□裨龆□□陌倩ＡＳ郑□鹗滤攴眩□越窠暇桑□龆嘟鹎б话傥迨□健⒁□□Φ□倭健３.□逋蛄□Φ□俣Ａ１.也□□蛩那в嗥ィ磺胂ぜ鹛□！贝又□Ⅴ姓□撼佳裕□屎笕沼盟□瑁□□□蚨Ａ１.椅逋蚱ァ19.辔迩Ы铩Ｚ□□杷□柚□耄□腋□煌蚱ァｊ獯蠖悸蜂弥莘可健７.堆舻认丶19.窳噶皆隆＜好□□圆崦□屎螅□嬗谔□怼８□剑□颓臂：：凳榱醯篮獾人娜斯俅悠咂罚□υ实仁□□斯俅影似贰Ｐ了龋□鸶粗惺樽筘┤肺├嘉□□分胸□Ⅰ隙脊倮簦□□跞胧思爸枭□喵碇□□嗵□鸶础Ｒ杂□诽彳叻３□□俣Ｔ徒谭凰救鲐輧骸Ｈ晌纾□陨挛餍刑屮□反蠓虬２.缓Ｑ牢□惺槠秸抡□隆；市智渤Ｊ特寐藜疤□Σ□戎辆┤Γ□鸵越稹１.摇14.诱□□郧材谑掏航袒□缁市中性谒□

2 ブ菅钔蚧б□拇彳舯□廖诮□澹□倬□苤□话朔□□□殉鲆嗥莆诮□卑对舯□□炊峁乜凇Ⅴ钔踉侣程□緝和趁晒拧10.喝恕4.鹭莺敝罹□懊穸‖逋蛭迩B□阒廖诮□9镂矗□残□竿趼蚺□□性谒□1□纾□市置髯诩椿实畚挥诤湍□□薄K拇□壹犹ǔ偌ξ涔卮笄牛□址僬坏馈C□惺槭÷冀□辍□炅嚎ⅱ毓凫璐诱呷□□娜耍□⑸□浣字取Ⅰ挛鞔蠹ⅲⅰ□惺Σ蛄溉□□蚴□3.□□□蚨B□□统□□耐蚨B□彩雇□□□4笸□费裕□ツ旰登以獗□□穸嗔鏖瑁□□员韭芳岸□ぶ萘竿蛉□□□□跏敝笔□□□怍兄□7钤□殉窍孛裢跸哉□迨劳□樱□阑园惨□蕹率稀10.蛹渫醭善蘖跏稀12.侥□钚⑷势蘅苁稀㈠e萃跻迤蘩资稀20.涎糅Φ□拚攀稀11.城彀18.郴云薜允辖砸哉杲冢□□浩涿拧?

二月己丑，曲赦四川囊加台。庚寅，燕铁木兒复为中书右丞相。立缮工司，掌织御用纹绮，秩正三品。辛卯，帝御大明殿，册命皇后雍吉剌氏。广西思明路军民总管黄克顺来贡方物。壬辰，囊加台据鸡武关，夺三义、柴关等驿。癸巳，遣翰林侍讲学士曹元用祀孔子于阙里。囊加台以书诱巩昌总帅汪延昌。丙申，命中书?10.擦止□吩汗凫胩□妗⑻□凇�十W谟□萦谄涨焖隆6∮希□步□〔壳□□诰┫φ呋顾□俊D壹犹T员□两鹬荩□莅淄凉兀□挛餍惺《骄□□□J嗝茉貉裕骸澳壹犹Ｐ璞□拇ǎ□渎椅匆眩□朊□蛭魑渚竿蹀魉及嗟冉缘骶□□院□阈惺」偻鸦丁1.鹧A⑳寐藜爸0合鲎芷浔□□帧！贝又□N煨纾□□旌蹦詢盒□渴谷鲞□允Ы□静棵晒啪□□嵴蛭魑渚竿醯忍炙拇ā Ⅴ钣豆驼撸□骷一蚍付衲婕扒炙鸺荷恚□硭吖伲□喾歉杉海□恍砀孚Γ□□□啤0湫小杜┤＜□□芳啊对陨M肌贰P脸螅□惺槭∫樽纷鸹叔□嗥蛄沂显蝗氏渍率ㄝ屎螅□曝J显晃南渍咽ㄝ屎螅□□兴揪卟岜A＝屮位食欠鹗隆T颇闲惺：赏□伤愕橥凉侔⑷□荆□□贤凉侔X牛□税傧备尽13.鸪荨14.攀□哦础⒁□陈薜椋□汤垂狈轿铩9锩□□臀馔跄鹃□印⑩髂□鹾龃鸬拿允A⒅钔跄呛：薄16.珒杭□冀鹨□胁睢1□纾□壹犹ǔ直□葡逖簦□□阈惺〉鞅□虿ブ菁肮橹荨＜河希□□蠓妇□蕖P梁ィ□畚酵3.荚唬骸叭龅匣梗□源笮忠鸭椿实畚弧7捕□露□□蝗找郧俺□僬撸□儆胫齐罚缓蠓差□。□湟栊性谝晕拧！甭□萋泛戏氏氐卣稹H勺樱□□兴驹煨性谡实睢9锍螅□钔踉侣程□緝旱戎敛ブ荩□汹屯凉僦□幽壹犹尸撸□钛永锊换□捌涞艿冉岳唇怠＜滓□□15.□赂笱□吭海□日□□罚□院擦盅□砍兄己龆悸扯純好允A12.□痛笱□空允姥硬⑽□笱□浚□逃□啡龅稀10.擦种毖□坑菁□⑽□淌檠□浚□种贸兄啤9.┓罡饕辉薄8□□□妫□曰倨銳\者。调河南、江浙、江西、山东兵万一千，及左右翼蒙古侍卫军二千，讨四川。乙卯，置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丙辰，奉元临潼、咸阳二县及畏兀兒八百余户告饥，陕西行省以便宜发钞万三千锭赈咸阳，麦五千四百石赈临潼，麦百余石赈畏兀兒，遣使以闻，从之。永平、大同二路，上都云需两府，贵赤卫，皆告饥，永平赈粮五万石，大同赈粜粮万三千石，云需府赈粮一月，贵

赤卫赈粮二月。真定平山县、河间临津等县、大名魏县，有虫食桑，叶尽，虫俱死。

三月辛酉，遣燕铁木兒奉皇帝宝于明宗行在所，仍命知枢密院事秃兒哈帖木兒、御史中丞八即剌，翰林直学士马哈某、典瑞使教化的、宣徽副使章吉、佥中政院事脱因、通政使那海、太医使吕廷玉、给事中咬驴、中书断事官忽兒忽答、右司郎中孛别出、左司员外郎王德明、礼部尚书八剌哈赤等从行。复命有司奉金千五百两、银七千五百两、币帛各四百匹及金腰带二十，诣行在所，以备赐予。帝命廷臣曰："宝玺既北上，继今国家政事，其遣人闻于行在所。"癸亥，命有司造乘舆服御，北迎大驾。改潜邸所幸诸路名：建康曰集庆，江陵曰中兴，琼州曰乾宁，潭州曰天临。甲子，减大官羊直。丙寅，跃里帖木兒自行在还，谕旨曰："朕在上都，宗王、大臣必皆会集，有司当备供张。上都积贮，已为倒剌沙所耗，大都府藏，闻亦悉虚。供亿如有不足，其以御史台、司农司、枢密、宣徽、宣政等院所贮充之。"蒙古饥民之聚京师者，遣往居庸关北，人给钞一锭、布一匹，仍令兴和路赈粮两月，还所部。戊辰，云南诸王答失不花、秃坚不花及平章马思忽等集众五万，数丞相也兒吉尼专擅十罪，将杀之。也兒吉尼遁走八番，答失不花等伪署参知政事等官。己巳，命改集庆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以来岁兴工。辛未，监察御史与扎鲁忽赤等官录囚。壬申，以去冬无雪，今春不雨，命中书及百司官分祷山川群祀。设奎章阁授经郎二员，职正七品，以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肄业。甲戌，旧赐笃麟帖木兒平江田百顷，官尝收其租米，诏特予之。开辽阳酒禁。乙亥，置行枢密院，以山东都万户也速台兒知行枢密院事，与湖广、河南两省官进兵平四川，也速台兒以病不往。命明里董阿为蒙古巫觋立祠。丁丑，文献昭圣皇后神御殿月祭，特命如列圣故事。僧、道、也里可温、术忽、合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丙戌，囊加台所遣守隘碉门安抚使布答思监等降于云南行? 6『ィ□晖粒□病?

夏四月己丑，时享于太庙。辛卯，命跃里铁木兒、王不怜吉台代也速台兒讨四川，不怜吉台以母老辞，同佥枢密院事傅岩起请往，从之。壬辰，匠官年七十者，许致仕。浚漷州漕运河。甲午，四番卫士各分五十人直东宫。丁酉，给钞万锭，为集庆大龙翔寺置永业。戊戌，以陕西久旱，遣使祷西岳、西镇诸祠。赐卫士万三千人钞，人八十锭。四番卫士旧以万人为率，至是增三千人。己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孛罗奉诏至四川，赦囊加台等罪，囊加台等听诏，蜀地悉定，诸省兵皆罢。癸卯，明宗遣武宁王彻彻秃、中书平章政事哈八兒秃来锡命，立帝为皇太子，

命仍置詹事院，罢储庆司。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先是尝赈之，不足；行省复请令商贾入粟中盐，富家纳粟补官，及发孟津仓粮八万石及河南、汉中廉访司所贮官租以赈，从之。德安府屯田饥，赈粮千石。常德、澧州、慈利州饥，赈粜粮万石。赈卫辉路饥民万七千五百余户。丙午，封孛罗不花为镇南王。占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戒翰林、典瑞两院官，不许互相奏请玺书以护其家。诸王分邑达鲁花赤受代，不得仍留官所，其父兄所居官，子弟不得再任。辛亥，赈邓州诸县被兵逃户粮三千六百石。壬子，赈通州诸县被兵之民粮两月，被俘者四千五百一十人，命辽阳行省督所属簿录，护送归其家。丙辰，行在所遣只兒哈郎等至京师。河南廉访司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一万七千四百余人。乞弛山林川泽之禁，听民采食，行入粟补官之令，及括江淮僧道余粮以赈。"从之。江浙行省言："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当赈粮十四万三千余石。"从之。诸王忽剌答兒言黄河以西所部旱蝗，凡千五百户，命赈粮两月。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赈以钞九万锭、粮万五千石。大都宛平县，保定遂州、易州，赈粮一月，靖州赈粜粮九千八百石。濮州鄄城县蚕灾，大宁兴中州、怀庆孟州、庐州无为州蝗。广西獠寇古县。

五月丁巳朔，复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以构居第。赐燕铁木兒祖父纪功碑铭。水达达路阿速古兒千户所大水。己未，遣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兒北迎大驾。命司天监翊星。昌王八剌失里还镇。庚申，太白犯鬼宿积尸气。癸亥，复遣翰林学士承旨斡耳朵迎大驾。乙丑，命有司给行在宿卫士衣粮及马刍豆。以储庆司所贮金三十锭、银百锭，建大承天护圣寺。给皇子宿卫之士千人钞，四番宿卫增为万三千人，至是又增千人。甲戌，命中书省臣拟注中书六部官，奏于行在所。乙亥，幸大圣寿万安寺，作佛事于世祖神御殿，又于玉德殿及大天源延圣寺作佛事。丙子，武宁王彻彻秃、中书平章政事哈八兒秃至自行在所，致立皇太子之命。赐彻彻秃金五百两，余有差。改储庆使司为詹事院。伯颜、铁木兒补化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阿兒思兰海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曹立，并为太子詹事；又除副詹事、詹事丞及断事官、家令司、典宝、典用、典医等官。丁丑，帝发京师，北迎明宗皇帝。戊寅，次于大口。征诸王鼎八入朝。庚辰，次香水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陕西行省言："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本省用便宜赈以官钞万五千锭。又，丰乐八屯军士饥，死者六百五十人，万户府军士饥者千

三百人，赈以官钞百三十锭。”从之。给保定路定兴驿车马，又赈被兵之民百四十五户粮一月，真定路民被兵者二千七百四十八户，亦命赈之。上都迭只诸位宿卫士及开平县民被兵者，并赈以粮。大名路蚕灾。

六月丁亥朔，明宗遣近侍马驹、塔台、别不花至。丁酉，铁木兒补化以旱乞避宰相位，有旨谕之曰：“皇帝远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师，是以勉摄大位。今亢阳为灾，皆予阙失所致。汝其勉修厥职，祗修实政，可以上答天变。”仍命驰奏于行在。己亥，江浙行省言，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凡十一万八千九十户。乙巳，命中书省逮系也先捏以还。丙午，永平屯田府所隶昌国诸屯大风骤雨，平地出水。丁未，太白昼见。庚戌，次于上都之六十里店。辛亥，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言：“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壬子，海运粮至京师，凡百四十万九千一百三十石。是月，陕西雨。赐凤翔府岐阳书院额。书院祀周文宪王，仍命设学官，春秋释奠，如孔子庙仪。明宗遣吏部尚书别兒怯不花还京师。命中书集老臣议赈荒之策。时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县官以便宜赈之。顺元、思、播州诸驿，因兵兴，马多羸毙，驿户贫乏，令有司市马补之。益都莒、密二州春水，夏旱蝗，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赈粮一月。陕西延安诸屯，以旱免征旧所逋粮千九百七十石。永平屯田府昌国、济民、丰赡诸署，以蝗及水灾，免今年租。汴梁蝗，卫辉蚕灾，峡州旱，淮东诸路、归德府徐、邳二州大水。

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丁巳，次上都之三十里店。宗仁卫屯田大水，坏田二百六十顷。戊午，大都之东安、蓟州、永清、益津、潞县，春夏旱，麦苗枯；六月壬子雨，至是日乃止，皆水灾。己未，更定迁徙法：凡应徙者，验所居远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还；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无过，则量移之；所迁人死，妻子听归土著。著为令。征京师僧道商税。癸亥，太白经天。丙子，帝受皇太子宝。辛巳，发诸卫军六千完京城。冀宁阳曲县雨雹，大者如鸡卵。令诸王封邑达鲁花赤，推择本部年二十五以上、识达治体、廉慎无过者以充，或有冒滥，罪及王傅。遣使以上尊、腊羊、钞十锭至大都国子监，助仲秋上丁释奠。以淮安海宁州、盐城、山阳诸县去年水，免今年田租。真定、河间、汴梁、永平、淮安、大宁、庐州诸属县及辽阳之盖

州蝗。

八月乙酉朔，明宗次于王忽察都。丙戌，帝入见，明宗宴帝及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明宗崩，帝入临哭尽哀。燕铁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还。壬辰，次孛罗察罕，以伯颜为中书左丞相，依前太保；钦察台、阿兒思兰海牙、赵世延并中书平章政事；甘肃行省平章朵兒只为中书右丞；中书参议阿荣、太子詹事丞赵世安并中书参知政事；前右丞相塔失铁木兒、知枢密院事铁木兒补化及上都留守铁木兒脱并为御史大夫。癸巳，帝至上都。乙未，赐护守大行皇帝山陵官、御史大夫孛罗等钞有差。焚四川伪造盐、茶引。丙申，监察御史徐爽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神器不可一时而旷。先皇帝奄弃臣庶已逾数日，伏望圣上早正宸极，以安亿兆之心，实宗社无疆之福。"流诸王忽剌出于海南。丁酉，命阿荣、赵世安提调通政院事，一切给驿事皆关白然后给遣。戊戌，四川囊加台以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己亥，帝复即位于上都大安阁，大赦天下，诏曰：

朕惟昔上天启我太祖皇帝肇造帝业，列圣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而我裕皇天不假年，成宗入继，才十余载。我皇考武宗归膺大宝，克享天心，志存不私，以仁庙居东宫，遂嗣宸极。甫及英皇，降割我家。晋邸违盟构逆，据有神器，天示谴告，竟陨厥身。于是宗戚旧臣，协谋以举义，正名以讨罪，揆诸统绪，属在眇躬。朕兴念大兄播迁朔漠，以贤以长，历数宜归，力拒群言，至于再四。乃曰艰难之际，天位久虚，则众志弗固，恐隳大业。朕虽从请而临御，秉初志之不移，是以固让之诏始颁，奉迎之使已遣。寻命阿剌忒纳失里、燕铁木兒奉皇帝宝玺，远迓于途。受宝即位之日，即遣使授朕皇太子宝。朕幸释重负，实获素心，乃率臣民北迎大驾。而先皇帝跋涉山川，蒙犯霜露，道里辽远，自春徂秋，怀艰阻于历年，望都邑而增慨，徒御弗慎，屡爽节宣。信使往来，相望于道路，彼此思见，交切于衷怀。八月一日，大驾次王忽察都，朕欣瞻对之有期，独兼程而先进，相见之顷，悲喜交集。何数日之间，而宫车弗驾，国家多难，遽至于斯！念之痛心，以夜继旦。诸王、大臣以为祖宗基业之隆，先帝付托之重，天命所在，诚不可违，请即正位，以安九有。朕以先皇帝奄弃方新，摧怛何忍；衔哀辞对，固请弥坚，执谊伏阙者三日，皆宗社大计，乃以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于上都，可大赦天下，自天历二年八月十五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咸赦除之。於戏！戡定之余，莫急乎与民休息；丕变之道，莫大乎使民知义。亦惟尔中外大小之臣，各究乃心，以称朕意。

庚子，命阿荣、赵世安督造建康龙翔集庆寺。辛丑，立宁徽寺，掌

明宗宫分事。壬寅，以钞万锭、币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沙费用。升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更司籍郎为群玉署，秩正六品。癸卯，幸世祖所御幄殿祓祭。禁凡送诸王、驸马恩赐者，毋受金币，犯者以赃论；或以衣、马为赠者听。遣道士苗道一、吴全节修醮事于京师，毛颖远祭遁甲神于上都南屏山、大都西山。甲辰，命司天监及回回司天监翊星。中书省臣言："祖宗故事，即位之初，必恩赉诸王、百官。比因兵兴，经费不足，请如武宗之制，凡金银五锭以上减三之一，五锭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制可。遣钦察台先还京师，经理政务；燕铁木兒、阿荣留上都，监给恩赉金币。以仁宗、英宗潜邸宿卫士二百人还大都，备直宿。乙巳，立艺文监，秩从三品，隶奎章阁学士院；又立艺林库、广成局，皆隶艺文监。赐御史中丞史惟良沛县地五十顷。发诸卫军浚通惠河。丙子，自庚子至是日，昼雾夜晴。封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出官米五万石，赈粜京师贫民。丁未，以马扎兒台为上都留守。马扎兒台前为陕西行台侍御史，坐涂毁诏书得罪，以其兄伯颜有功，故特官之。戊申，封诸王宽彻为肃王。己酉，车驾发上都。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各钞二百锭；赐诸部曲出征者币帛人各二匹，遣还。冀宁之忻州兵后荐饥，赈钞千锭。庚戌，改詹事院为储政院，伯颜兼储政使，中政使哈撒兒不花、太子詹事丞霄云世月思、前储庆使姚炜并储政使。河东宣慰使哈散托朝贺为名，敛所属钞千锭入己，事觉，虽会赦，仍征钞还其主。敕自今有以朝贺敛钞者，依枉法论罪。癸丑，征吴王泼皮及其诸父木楠子赴京师。甲寅，置隆祥总管府，秩正三品，总建大承天护圣寺工役。监察御史劾："前丞相别不花昔以赃罢，天历初因人成功，遂居相位。既矫制以买驴家赀赐平章速速，又与速速等潜呼日者推测圣算。今奉诏已释其罪，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帝曰："流窜海岛，朕所不忍，其并妻子置之集庆。"河南府路旱、疫，又被兵，赈以本府屯田租及安丰务递运粮三月。莒、密、沂诸州，饥民采草木实，盗贼日滋，赈以米二万一千石，并赈晋宁路饥民钞万锭。大名、真定、河间诸属县及湖、池、饶诸路旱，保定之行唐县蝗。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

九月乙卯朔，作佛事于大明殿、兴圣、隆福诸宫。市故宋太后全氏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戊午，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银五百两，西域诸王燕只吉台金二千五百两、银万五千两，钞币有差。己未，立龙翔、万寿营缮提点所、海南营缮提点所，并秩正四品，隶隆祥总管府。庚申，加封故领诸路道教事张留孙为上卿、大宗师、辅成赞化保运神德真君。辛酉，凡往明宗所送宝官吏，越次超升者皆从黜降。赈甘肃行省

沙州、察八等驿钞各千五百锭。癸亥，敕宣徽院所储金、银、钞、币，百司毋得奏请。甲子，赐云南乌撒土官禄余、曲靖土官举精衣各一袭。丁卯，大驾至大都。戊辰，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召威顺王宽彻不花赴阙。敕："使者颁诏赦，率日行三百余里。既受命，逗留三日及所至饮宴稽期者治罪，取赂者以枉法论。"辛未，以控鹤士二十人赐宣靖王买奴。监察御史劾奏："知枢密院事塔失帖木兒阿附倒剌沙，又与王禅举兵犯阙。今既待以不死，而又付之兵柄，事非便。"诏罢之。壬申，怯薛官武备卿定住特授开府仪同三司。癸酉，帝御大明殿，受诸王、百官朝贺。铁木迭兒诸子锁住等，明宗尝敕流于南方，燕铁木兒言，锁住天历初有劳于国，请各遣还田里，从之。甲戌，命江浙行省明年漕运粮二百八十万石赴京师。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宗永遣其子来贡虎、豹、方物。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灾者众，国家经费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废之时。宜遵世祖成宪，汰冗滥蚕食之人，罢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厘正之。如此则天灾可弭，祯祥可致。不然，将恐因循苟且，其弊渐深，治乱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纳之。丙子，改太禧院为太禧宗禋院。立温州路竹木？R晕阑月泛担□账彰潘晔涿锥□□□L□緝翰够□勇季□□厥隆R院擦盅□砍兄家瞻杭□帷⒃□Я汗□□剂心蟛⒅□惺嗝茉菏隆A⒑篮蛩荆□日□钠罚□ゴ⒄□骸ｊ馍挛髁黉□榷□□□涓鞒□灏俣A B垡蚕饶笠圆恢也痪矗□□铩ａ啊9.堋17.偃□菟□又钔醢素萋怼10.龆蓟鹫叩炔壳□□寺椅□埽□彩（⑧）ā⒆谡□□偻□接兴静吨沃□Ｈ晌纾□□找圆≡诟妫□映喑牵□彩拐俑般凇７庵□嗝茉菏卵嗖涣谖□斯□□□源笏九┣溲喑辔□就健９镂矗□く兆用碛谇□匪□勇□铩Ⅰ隙嘉靼此□薄16.□珊鲐萃褐□兀□员□⑩.担□窀婕ⅲ□饬敢辉隆？

冬十月甲申朔，帝服衮冕，享于太庙。丙戌，命钦察台兼领度支监，遣镇南王孛罗不花还镇杨州。禁奉元、永平酿酒。戊子，知枢密院事昭武王火沙知行枢密院事。己丑，立大承天护圣寺营缮提点所，秩正五品；又立大都等处、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二，秩从五品；皆隶隆祥总管府。辛卯，燕铁木兒率群臣请上尊号，不许。云南行省立元江等处宣慰司。申饬海道转漕之禁。籍四川囊加台家产，其党杨静等皆夺爵，杖一百七，籍其家，流辽东。封太禧宗禋使秃坚帖木兒为梁国公。甲午，以登极恭谢，遣官代祀于南郊、社稷。中书省臣言："旧制，朝官以三十月为一考，外任则三年为满。比年朝官率不久于其职，或数月即改迁，于典制不类，且治迹无从考验。请如旧制为宜。"敕："除风宪官外，其余朝官，不许二十月内迁调。"监察御史劾奏："吏部尚书八剌哈赤，先除陕西行台侍御史，避难不行。"罢之。丙申，中书省臣言："臣等谨集

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奎章阁、太常礼仪院、礼部诸臣僚，议上大行皇帝尊谥曰翼献景孝皇帝，庙号明宗，国言谥号曰护都笃皇帝。”是日，奉玉册、玉宝于太庙，如常仪。命江西、湖广分漕米四十万石，以纾江浙民力；给钞十五万锭，赈陕西饥民。己亥，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赐庙额曰灵慈，遣使致祭。申饬都水监河防之禁。辛丑，遣使括勘内外郡邑官久次事故应代者，岁终上名于中书？R郧恿□谥钌□窠匙芄芨□八□糁钏玖乜照□赫撸□ち ゴ⑰□骸７⑱姓□翰聘匙芄芨□复⑯诮□险吒熬┤Γ□灾□□眩□槭敝币猿□怪□Ｖ钔酢９.□鳌９.俑□⑦鹿鄄Ｙ吞镒猓□□彻□蟪す□魈□踩苏魇胀猓□溆嘞な溆诠伲□□□昶渲薄Ｈ梢□□谏挛魃皆笾□□杂朊瘛４竽□返卣稹９锩□□□朗棵绲酪唤□从诔ご汗□８那碇菥□癜哺□疚□□□□癜哺□荆□□ò蚕匚□辖囚荩□ズ１痹□Ц□□阅辖ǘ粗魍豕僦□菔拢□褰鸱□□炀□瘛＜嗖煊□粉雷啵骸罢潘济髟谌首诔□□ ⑧.饺ǔ继□镜鼍海□涞□焦□□首谧萍□浼椋□刃绪斫怠＜坝⑲诔□□镜鼍涸傧啵□丛□□筘□□□癫汇□□挂宰锓稀＝裼置熬邮枪伲□舜喻戆铡！壁□罩□ｋ沸滩可惺椴烀裰□蘩嫡叱椭沃□＜壮剑□坟Ⅰ□侔巳俗鞣鹗掠谛耸サ睢Ｎ焐辏□越□床聘扯甲芄芨□ゴ⑰□海□□屎筇楞逯□谩Ｗ鞣鹗掠诠愫□睢Ｕ鞫涠洹⑨跏课醯仁□□擞诒崴□□呕瓜缋铩８□纾□郧嘴胩□砝癯桑□□煜隆０沾蟪刑旎な二鹿ひ邸Ｇ粼谟□□暌刹荒芫稣撸□椭□Ｃ窦渫锨饭偾□蘅勺氛髡撸□∩蓄妹狻Ｃ□尸□汗俜种巴□□诠偎荆□莶固油鲦浠Ａ４蠖贾辽隙疾⑦□脊□荨⑫衤笄又铈洌□员甘姿迹□□□敝兀□炖□□旯傥□Ω丁Ｃ庹鞣钤□访窦渖趟耙荒辏□□□诠偎旧柚贸Ｆ讲帧Ｔ颇习朔□□壹犹乃□次螅□床辔窗舱撸□□燮渥铩Ｃ飧鞔□逖卧罨r臃悍蛞鄱□辍Ｇ彩勾□朐冷律酱ａＣ庥榔酵吞镒芄芨□镒猓□杲□煜滤缴甭砼！Ｃ髯谌殒练蛭佣□洌□谖渥谑蔽□笏就剑□首诔□衅溆　Ｑ嗵□緝阂晕□裕□□□怪□Ｔ颇贤□□坊浦萃凉侔Ｘ徘财渥永闯□薄：□愠５隆⑩洳□□⑱葜盥泛导ⅲ□龉偎陉怍兄□Ⅰ挛鞣锵韪□⑲.袼耐蚱咔ЩＢ□躁庖猿□？

十一月乙卯，以立皇后，诏天下。受佛戒于帝师，作佛事六十日。丙辰，以句容郡王答邻答里知行枢密院事。诏列圣诸宫后妃陪从之臣，永给衣廪刍粟。后八不沙请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群僧作佛事七日于大天源延圣寺，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戊午，遣使代祀天妃。赐燕铁木兒宅一区。皇后以银五万两，助建大承天护圣寺。冠州旱。命朵耳只亦都护为河南行省丞相。近制行省不设丞相，中书省以为言，帝有旨：“朵耳只先朝旧臣，不当以例拘。”武宗宿卫士岁赐，如仁宗卫士例。西夏僧总统封国公冲卜卒，其弟监藏班臧卜袭职，仍以玺书、印章与之。癸亥，以翰林学士承旨阔彻伯知枢密院事，位居众知院事上。甲子，庐州旱饥，发粮五千石赈之。止

鹰坊毋猎畿甸。江西龙兴、南康、抚、瑞、袁、吉诸路旱。丙寅，升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府秩从二品。改普庆修寺人匠提举司为营缮提点所，秩从五品，隶崇祥总管府。云南威楚路土官昵放来朝贡。罢功德使司，以所掌事归宣政院。己巳，撒迪为中书右丞。命中书左丞赵世安提调国子监学。庚午，诸王阔不花至自陕西，收其印，遣还。壬申，毁广平王木剌忽印，命哈班代之，更铸印以赐。癸酉，太阴犯填星。丙子，诸王阿剌忒纳失里翊戴有劳，以其父越王秃剌印与之。丁丑，复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复给元江路军民总管府?：□阒菹匚□阍吹柔婵苈诱叨□侔耸□嗨□□□惺Σ秸铝跬鸦墩胁吨□Ｔ烨嗄久嘁峦蛄欤□臀□蘧□Ｒ颐□□擦止□吩撼佳裕骸白胄蕖队⑲谑德肌罚□刖叩关萆晨罘□妒饭荨！贝又□８呃龉□跬蹯饩貌。□荒艹□□朊□渥予逑□弧Ｒ云浇□偬锇傥迨□辏□痛罅□杓□焖录按蟪珈□蚴偎隆Ｐ了龋□勹蕉□颖泵晒啪□蠖级礁□阱ｅ荩□蕴□蕉□□盟景粗巍Ｇ詹焯□嬗叶纪□朗埂Ｈ晌纾□□礻醢⑳葸□墒Ю镎蛟颇希□推湮朗砍□蚨Ｂ□悦克暝ジ□湟骡蕖?

十二月甲申，给豳王忽塔忒迷失王傅印，以西僧辇真吃剌思为帝师。诏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丙戌，诏百官一品至三品，先言朝政得失一事；四品以下，悉听敷陈。仍命赵世安、阿荣辑录所上章疏，善者即议举行。追封燕铁木兒曾祖班都察为溧阳王，祖土土哈为升王，父床兀兒为杨王。庚寅，祓祭于太祖幄殿。以末吉为大司徒。中书省臣言：“旧制，凡有奏陈，众议定共署，乃入奏。近年，事方议拟，一二省臣辄已上请，致多乖滞。今请如旧制。”御史台臣言：“风宪官赴任，毋拘远近，均给驿为宜。”并从之。辛卯，命帝师率其徒作佛事于凝晖阁。甲午，冀宁路旱饥，赈粮二千九百石。乙未，改封前镇南王帖木兒不花为宣让王。初，镇南王脱不花薨，子孛罗不花幼，命帖木兒不花袭其爵。孛罗不花既长，帖木兒不花请以王爵归之，乃特封宣让王，以示褒宠。收诸王帖古思金?Ｚ□屯３.荚唬骸盎使寐彻□蟪す□鳎□楣咽亟冢□淮又钍寮躺校□嫌□殴拢□渥酉□蹙簦□□溆枰蝗恕ｋ匏际□袢羰钦哂痰膘罕恚□鲈谲睬缀酰空允姥印⑮菁□瓤梢榉夂乓晕拧！壁□骸爸钌□绿铮□越稹⑦嗡□屑袄鄢□陀枵撸□こ□渥狻Ｆ溆械笔渥庹撸□悦馄湟邸Ｉ□顾渍撸□□次□□！蔽煨纾□曰础⑰恪⑤蕉□10.蛹渌淖□怂狙我□□颍□□彻□蟪す□魈楞逯□省＜汉ィ□彩规渲鹿实凼ι崂□蛊涔□□□越鹞灏倭健⒁□□□灏倭健３.□□灏俣Ａ1.椅迩□ァ＜于趾撼ど惩跷廛俏□ど澄幕萃酢Ｈ梢□□□阈惺∮》鹁□□□卟亍９锩□□□萋废那锖导ⅲ□饷孜迩□□＜壮剑□悦髂暾□挛渥诩沙剑□□呃觥10.荷□□偎氖□耍□に蟹鹁□□赜诖蟪缍鞲Ｔ□隆６‖矗□熘猎□□氖□逋蚨Ａ⒅型吵□逋蚨Ｂ□缢昀□Ｖ惺槭〕佳裕骸霸诰┚品晃迨□乃□□晔淇问□嗤蚨Ａ１日呒湟源椭钔酢９.□骷爸罟偎拢□钔酢９.□髯杂蟹庖亍⑦

甏停□偎乱喔饔谐２□□渚瓶蜗ち钊跃墒涔傥□恕！贝又□？□佣□侥□贰⑺拇囟厍炻肪平□０胀练□膊抖荚□Ц□ｊ馍隙剂羰厮景素茛□喽□Φ□儆嗷Ａ⒅蜇莩喟税儆嗷Я溉□拢□□胁睿谎懒□航苈车□□佑シ话税倨呤□Я溉□隆Ｎ焐辏□垣ｈ璐不花为御史大夫，兼领隆祥总管府事。庚戌，诏兴举中政院事。辛亥，趣内外已授官者速赴任。改上都馒头山为天历山。壬子，织武宗御容成，即神御殿作佛事。敕：“凡阶开府仪同三司者，班列居一品之前。”武昌江夏县火，赈其贫乏者二百七十户粮一月。黄州路及恩州旱，并免其租。是岁，会赋入之数：金三百二十七锭，银千一百六十九锭，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币帛四十万七千五百匹，丝八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斤，绵七万六百四十五斤，粮千九十六万五十三石。

本纪第三十四 文宗三

至顺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经世大典》事。怀庆路饥，赈钞四千锭。丁巳，赐明宗妃按出罕、月鲁沙、不颜忽鲁都钞币有差。以知枢密院事伯帖木兒为辽阳行省左丞相。戊午，颁玺书谕云南。辛酉 ，时享太庙。命回回司天监翔星。壬戌，中兴路饥，赈粜粮万石，贫者仍赈其家。甲子，燕铁木兒、伯颜并辞丞相职，不允，仍命阿荣、赵世安慰谕之。丁卯，云南诸王秃坚及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叛，攻中庆路，陷之，杀廉访司官，执左丞忻都等，迫令署诸文牍。庚午，芍陂屯及鹰坊军士饥，赈粮一月。辛未，中书省臣言："科举会试日期，旧制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近岁改为十一、十三、十五。请依旧制。"从之。壬申，衡阳徭为寇，劫掠湘乡州。癸酉，以宣徽使撒敦复知枢密院事，与钦察台并领长密卿。乙亥，赐燕铁木兒质库一。密海州文登、牟平县饥，赈以粮三千石。丙子，衡州路饥，总管王伯恭以所受制命质官粮万石赈之。丁丑，追封三宝奴为郢城王，谥荣敏。召荆王之子脱脱木兒赴阙。赵世延请致仕，不允。命中书省制玉带二十，赐臣僚官一品者。遣使赍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赐海南大兴龙普明寺钞万锭，市永业地。戊寅，赐隆禧总管府田千顷。立荆襄等处、平松等处田赋提举司，并隶太禧宗禋院。命陕西行省以盐课钞十万锭赈流民之复业者。徭贼八百余人寇石康县。己卯，封太医院使野理牙为秦国公。庚辰，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秩正三品，置司尉、亚尉、佥司、司丞，仍隶奎章阁学士院。礼部尚书贾贾兼监群玉内司事。辛巳，改大都田赋提举司为宣农提举司，荆襄田赋提举司为荆襄济农香户提举司，平江提举司为平江善农提举司。遣使赍钞三千锭，往甘肃市髦牛。濠州去年旱，赈粮一月。大名路及江浙诸路俱以去年旱告，永平路以去年八月雹灾告。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二月壬午朔，以赵世安为御史中丞，史惟良为中书左丞。癸未，加知枢密院事燕不邻开府仪同三司。籍张珪子五人家资。乙酉，以西僧加瓦藏卜、蘸八兒监藏并为乌思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麓川等土官来贡方物。杨州、安丰、庐州等路饥，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粮五万石赈之。真定、蕲、黄等路，汝宁府、郑州饥，各赈粮一月。丁亥，命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富民输粟补官，江南万石者官正七品，陕西千五百石、河南二千石、江南五千石者从七品，自余品级有差。四川富民有能输粟赴江陵者，依河南例，其不愿仕，乞封父母者听。僧、道输己粟

者，加以师号。征江浙、江西、湖广赈粜粮价钞赴京师。己丑，秃坚、伯忽等攻陷仁德府，至马龙州，调八番元帅完泽将八番答剌罕军千人、顺元土军五百人御之。庚寅，改万圣祐国、兴龙普明、龙翔万寿三提点所并为营缮都司，秩正四品；万安规运、普庆营缮等八提点所并为营缮司，秩正五品。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兒、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纂修则赵世延、虞集等，而燕铁木兒如国史例监修。开元路胡里改万户府军士饥，给粮赈之。辛卯，以御史台赃罚钞万锭、金千两、银五千两付太禧宗禋院，供祭祀之需。赐燕铁木兒给驿玺书，以征其食邑租赋。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撒迪、虞集辞职，诏谕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聪明，其于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卿等其推所学以称朕意，其勿复辞。"帖麦赤驿户及建康、广德、镇江诸路饥，赈粮一月。卫辉、江州二路饥，赈钞二万锭。宁国路饥，尝赈粮二万石，不足，复赈万五千石。癸巳，卫辉路胙城、新乡县大风雨灾。甲午，自庚寅至是日，京师大霜昼雾。立诸色民匠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秩正二品。置奎章阁监书博士二人，秩正五品。秃坚、伯忽等攻晋宁州，秃坚自立为云南王，伯忽为丞相，阿禾、忽剌忽等为平章等官，立城栅，焚仓库以拒命。乙未，中书省言："江浙民饥，今岁海运为米二百万石，其不足者来岁补运。"从之。丙申，云南蒲蛮来朝。赈常德、澧州路饥。丁酉，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纳答剌并受佛戒。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监察御史言："中书平章朵兒只，职任台衡，不思报效，铨选之际，紊乱纲纪，贪污著闻，恬不知耻，黜罢为宜。"从之。徭贼入灌阳县，劫民财。庚子，以兵兴所收诸王也先帖木兒、搠思监等印还给之。壬寅，玥璐不花辞御史大夫职，不允。土蕃等处民饥，命有司以粮赈之。新安、保定诸驿孳畜疫死，命中书给钞济其乏。癸卯，汴梁路封丘、祥符县霜灾。甲辰，流王禅之子于吉阳军。乙巳，封明宗皇子亦璘真班为鄜王。豫王阿剌忒纳失里所部千六百余人饥，赈粮二月。淮安路民饥，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赈之。丙午，复以阿兒思兰海牙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命中尚卿小云失以兵讨云南。御史台臣言："钦察台天历初在上都，常与阔阔出等谋执倒剌沙，事泄，同谋者皆死，钦察台以出征获免。顷台臣疑而劾之，不称事情，宜雪其枉。"制曰："可。"丁未，以伯颜知枢密院事，依前太保?18.季墈皽厥隆Z祔橢惺樵缓"昔在世祖，尝以宰相一人总领庶务，故治出于一，政有所统。今燕铁木兒为右丞相，爱颜既知枢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复置。"太禧宗禋院所隶总管府，各置副达鲁花赤一人。赐豫王王傅官金虎符。戊申，命中书省及翰林国史院官祭

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以太禧宗禋使阿不海牙为中书平章政事，命史惟良及参知政事和尚总督建言之事。中书省臣言："旧制，正旦、天寿节，内外诸司各有贽献，顷者罢之。今江浙省臣言，圣恩公溥，覆帱无疆，而臣等殊无补报，凡遇庆礼，进表称贺，请如旧制为宜。"从之。降玺书申盐法之禁。以嘉兴路崇德县民四万户所输租税，供英宗后妃岁赐钱帛。诏谕枢密院，以屯田子粒钞万锭助建佛寺，免其军卒土木之役。庚戌，茶陵州民饥，同知万家奴、江存礼以所受敕质粮三千石赈之。辛亥，迤西蒙古驿户饥，给刍粟有差。赈河南流民复归者钞五千锭。泰安州饥民三千户，真定南宫县饥民七千七百户，松江府饥民万八千二百户，及土蕃朵里只失监万户部内饥，命所在有司从宜赈之。济宁路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赈以山东盐课钞万锭。杭州火，赈粮一月。命市故瀛国公赵鳷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御史台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为子孙黎民计，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察罕脑兒宣慰司所部千户察剌等卫饥者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人给钞一锭。

三月甲寅，命宣政院供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祭祀。乖西□蛮三千人入松梨山，烧沿边官军营堡。东平路须城县饥，赈以山东盐课钞。安庆、安丰、蕲、黄、庐五路饥，以淮西廉访司赃罚钞赈之。丁巳，徙封济阳王木楠子为吴王，吴王泼皮为济阳王。赐八番顺元、曲靖、乌撒、乌蒙、蒙庆、罗罗斯、嵩明州土官币帛各一。禁泛滥给驿。四川官吏胁从囊加台者皆复故职。戊午，封皇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燕王，立宫相府总其府事，秩正二品，燕铁木兒领之。廷试进士，赐笃列图、王文烨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彰德路岁祭姜里周文王祠。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住为云南行省平章，八番顺元宣慰使帖木兒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从豫王由八番道讨云南。赐明宗近侍七十人官有差。裕宗及昭献元圣皇后位宿卫三千人，命储政院给其衣粮刍粟。发米十万石赈粜京师贫民。癸亥，遣诸王桑哥班、撒忒迷失、买哥分使西北诸王燕只吉台、不赛因、月即别等所。甲子，诏谕中外，命御史大夫铁木兒补化、玥璐不花振举台纲。丁卯，木八剌沙来贡蒲萄酒，赐钞币有差。以山东盐课钞万锭赈东昌饥民三万三千六百户。己巳，议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视顺宗、成宗庙迁之例。辛未，群臣请上皇帝尊号，不许，固请不已，乃许之。封知枢密院事不花帖木兒为武平郡王。录讨云南秃坚、伯忽之功，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余赐赉有差。分龙庆州隶大都路。诸王也孙台部七百余人入天山县，掠民财产，遣枢密院、宗正府官往捕之。壬申，奉玉册、玉宝，祔明宗神主于太庙。濮州临清、馆陶二县饥，赈钞七千锭。光州光山县饥，出官粟万石，下其直赈粜。信阳、息州及光之固始县饥，并以附近仓粮赈之。甲戌，封诸王

速来蛮为西宁王。乙亥，西番哈剌火州来贡蒲萄酒。诸王、驸马还镇，锡赉有差。丙子，改山东都万户府为都督府。云南木邦路土官浑都来贡方物。河南登封、偃师、孟津诸县饥，赈以两淮盐课钞三万锭。巩昌、临洮、兰州、定西州饥，赈钞三千五百锭。沂、莒、胶、密、宁海五州饥，赈粮五千石。中兴、峡州、归州、安陆、沔阳饥户三十万有奇，赈粮四月。丁丑，升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敕有司供明宗后八不沙宫分币帛二百匹，及阿梯里、脱忽思币帛有差。赐燕铁木兒功勋之碑。广平路饥，以河间盐课钞万三千锭赈之。辛巳，诸王哈兒蛮遣使来贡蒲萄酒。广德、太平、集庆等路饥，凡数百万户。濮州诸县虫食桑叶将??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终罢。癸未，置怯怜口钱粮都总管府，秩正三品。中书省臣言：“各宫分及宿卫士岁赐钱帛，旧额万人，去岁增四千人，迩者增数益广，请依旧额为宜。”诏命阿不海牙裁省以闻。甲申，时享太庙。丙戌，封也真也不干为桓国公。燕铁木兒言：“天历初，阿速军士为国有劳，请以钞十万锭、米十万石分给其家。”从之。戊子，四川行省调重庆五路万户以兵救云南。庚寅，中书省臣言：“迩者诸处民饥，累常赈救，去岁赈钞百三十四万九千六百余锭、粮二十五万一千七百余石。今汴梁、怀庆、彰德、大名、兴和、卫辉、顺德、归德及高唐、泰安、徐、邳、曹、冠等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户，一百一万二千余口，请以钞九万锭、米万五千石，命有司分赈。”制曰：“可。”以陕西饥，敕有司作佛事七日。壬辰，以所籍张珪诸子田四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沿边部落蒙古饥民八千二百，人给钞三锭、布二匹、粮二月，遣还其所部。癸巳，置豫王王傅、副尉、司马各二员。丁酉，遣诸王桑兀孙还云南。金兰等驿马牛死，赈钞五百锭。庚子，降玺书申谕太禧宗禋院。天临之醴陵、湘阴等州、台州之临海等县饥，各赈籴米五千石。辛丑，明宗后八不沙崩。壬寅，括益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立益都广农提举司及益都、般阳、宁海诸提领所，并隶隆祥总管府。乌撒土官禄余杀乌撒宣慰司官吏，降于伯忽。罗罗诸蛮俱叛，与伯忽相应，平章帖木兒不花为其所害。晋宁、建昌二路民饥，赈粮五万五千石、钞二万三千锭。戊申，陕西行台言：“奉元、巩昌、凤翔等路以累岁饥，不能具五谷种，请给钞二万锭，俾分籴于他郡。”从之。云南贼禄余以蛮兵七百余人拒乌撒、顺元界，立关固守。重庆五路万户军至云南境，值罗罗蛮，万余人遇害，千户祝天祥等引余众遁还。诏江浙、河南、江西三省调兵二万，命诸王云都思帖木兒及枢密判官洪浃将之，与湖广行省平章脱欢会兵讨云南。己酉，作佛事。是月，沧州、高唐州属县虫食桑叶?Ⅰ众橥图iii□饬付□隆Ｍ赁□却ν阉悸槊窦iii□□兴娟庵□ｊ饣城斐卸鳌19.现

莸孺涑□ΦA?

五月乙卯，遣宣徽使定住等，以受尊号告祭南郊。故四川行省平章宽彻、四川道廉访使忽都鲁养阿等，皆为囊加台所害，并赠官赐谥。榆次县主簿太帖木兒、河中府判官秃塔兒，皆为辽东军所害，并加褒赠。戊午，帝御大明殿，燕帖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顺，诏天下。河南、怀庆、卫辉、晋宁四路曾经赈济人户，今岁差发全行蠲免，其余被灾路分人民已经赈济者，腹里差发、江淮夏税，亦免三分。己未，罗罗斯权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叛，附于禄余。庚申，以受尊号恭谢太庙。辛酉，四川行省讨云南，进军至乌蒙。壬戌，归德府之谯县雾伤麦。癸亥，四川军至云南之雪山峡，遇罗罗斯军，败之。德州饥，赈以山东盐课钞三千锭。武昌路饥，赈以粮五万石、钞二千锭。甲子，申命燕铁木兒为中书右丞相，诏天下。以钞四万锭分给宫人，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万锭。丁卯，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戊辰，车驾发大都，次大口。升尚舍寺秩正三品。命阿邻帖木兒为大司徒。遣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镇西番，授以金? 4 椭钔跬鸦督鹩。□笏就讲焕嫁梢□ ＜诱允姥雍擦盅□砍兄迹□饴彻□□ j 馕阑浴4.竺□18.□菁19.癯□□ΦA17.肝迩□□？□□泛□锔猛蚧Ц□20.□穆饭□嗲Щ□□□考iii□麝饬付□隆＜核龋□瘟□(8)ā V 盟嗤蹩沓垢怠⑩尽(7)韭砀饕辉薄 P 廖矗□眯□异栉狼拙□纪蚧Ц□□日□□罚□芨陕匏季□浚□ナ嗝茉骸 R 蕴□□诘毷挂嗔谐辔□惺槠秸抡□隆W蟆⑮仪詹臁17.□词涛谰□课迩□□倨呤□Ьiii□ш獬□□A 2. 家黄ァ17.敢辉隆 9 镉希□彩估途□谠颇稀 J 敝钔跬贺萋释蚧Ш龆悸成场(3)恿小⑳寐薜龋□粤毂□□滞杭帷 2.□觥＜仔纾□朔□晕齄夷绨18.怼 2.觳□鹊韧蛉饲秩疟呔常□□嗝艹挤直□种□ R 液ィ□盟吃□□□荆□炒鹭莺本□髟颇希□舜统□宥A N 阑月分□灾荩□曰姆□戎郑□□□□ΦB□沦嵊谒□ぁ＜好□□彩挂栉逢勹阶鞣鹗隆 8 □剑□□□阈惺∫猿□逋蚨Ц□颇暇□琛 J 窃拢□椅雷笥沂滞吞锎笏□□□碳诎税儆嗲辍 9 闫健10.幽稀4.竺□□阊簟20.涎簟12.媚□ 6. □健□炅旱嚷罚□咛啤15.□□A 11.浴 5.隆 9.凇11.□戎荩□按笥小(3)□沟韧吞锘取 R 哉愣□□渴钩绿斓v、湖广参知政事樊楫死于王事，赠封特加一级。龙兴张仁兴妻邹氏、奉元李郁妻崔氏以志节，汴梁尹华以孝行，皆旌其门。六月辛巳朔，燕铁木兒言：“向有旨，惟许臣及伯颜兼领三职。今赵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引疾以辞。”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视事中书，果病，无预铨选可也。”丙戌，大驾至上都。戊子，给左、右钦察、龙翊侍卫军士粮。壬辰，镇江饥，赈粮四万石。饶州饥，亦命有司赈之。癸巳，御史台臣言：“宣徽院钱谷，出纳无经，以上供饮膳，冒昧者多，不稽其案牍，则弊日滋。宜如旧制，具实

上之省部，以备考核。”从之。丙申，立行枢密院讨云南，赐给驿玺书十五、银字圆符五。以河南行省平章彻里铁木兒知行枢密院事，陕西行省平章探马赤、近侍教化为同知、副使。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处军万三千人，人乘马三匹。彻里铁木兒同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由四川，教化从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由八番，分道进军。黄河溢，大名路之属县没民田五百八十余顷。庚子，以内侍中瑞卿撒里为大司徒，赐四川行省左丞孛罗金虎符。以盐课钞二十万锭供云南军需。命河南、湖广、江西、甘肃行省诵《藏经》六百五十部，施钞三万锭。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兒，通政使只兒哈郎，翰林学士承旨教化的、伯颜也不干，燕王宫相教化的、斡罗思，中政使尚家奴、秃乌台，右阿速卫指挥使那海察、拜住，以谋变有罪，并弃市，籍其家。癸卯，四川孛罗以蒙古渐丁军五千往云南。乙巳，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合乌蒙蛮兵万人攻建昌县，云南行省右丞跃里帖木兒拒之，斩首四百余级，四川军亦败撒加伯于芦古驿。丙午，朵思麻蒙古民饥，赈粮一月。丁未，改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是月，高唐、曹州及前、后、武卫屯田水灾。大都、益都、真定、河间诸路，献、景、泰安诸州，及左都威卫屯田蝗。迤北蒙古饥民三千四百人，人给粮二石、布二匹。旌表真定梁子益妻李氏等贞节，徐州胡居仁孝行。

秋七月辛亥，封诸王按浑察为广宁王，授以金?H勺樱□□魃□H星。丙辰，以阔彻伯大司徒印授撒里。丁巳，命中书?10.擦止□吩汗凫胩□妗⑻□凇忄W谟□萦诖笃涨焖隆C□魃□□首友嗤踝鞣鹗隆N饔蛑钔醪蝗□蚯彩估闯□亍＜嗖煊□非胍运□□□共□挛锓执退尬谰□浚□又□＜何矗□岳□共□□吞□□诘氃海□路□腿撼肌M丐忌奖溃□姑裆幔□□挛餍惺￡獗辉终呤□□摇8□辏□□淹涯緝杭谊撸□淠诟□P劣希□墓□己蓖蚧Ц□□芄芨□□人钠贰Z□骸吧□5.馈17.曰A⒂シ缓系苗羰檎撸□擦衷何薜迷街惺槭∫晕拧！闭娑□分□郊□□闫铰分□氏纾□6□分□□簟⑫刑频认兀□蠓缬瓯⑸思凇P硎□饣偾印⒃陆髡尕每傻炔肯兹丝谀列螅□□昶渲薄＝□鹘ú□蚧Ц□□□愫U撸□凰旮□郏□赐□涂啵□□灾猎□芍疲□□暌桓□R页螅□擦盅□砍兄家瞍杭□嶂□嗝茉菏隆5髦钗雷渲□t州柳林海子堤堰。丙寅，蒙古百姓以饥乏至上都者，阅口数给以行粮，俾各还所部。增大都赈粜米五万石。大都之顺州、东安州大风雨雹伤稼。戊辰，寿宁公主薨，收其?＜核龋□□□阈惺∫猿□□蚨e猎颇显銎渚□琛8□纾□晷欠肛邓蕖？□铰酚瓯⑸思凇V惺槭〕佳裕骸敖□赅□扌榭眨□浞延形澹涸簧痛停□蛔鞣鹗拢□淮粗醚妹牛□焕拿爸□耄□恍□鑫朗坑シ弧G胗胧嗝茉骸⒂□诽ā8.髑友□偻□犹□酢！贝又□S□诽ǔ价雷嘈鲁□幽细□芄苷啪泳幢苣巡恢□伲□兄济馑□诠伲□悠渥矬住＜资□□椭钔跹□犹□緝骸⒇描锾ā⒄骷□埂2.彀⒇：钡冉鹨□□矣胁睢1□樱□

分惺槭 ⑮□诽冂补僖杞□恪13.□鳌10.□恪⑦拇ā⑯颇现钚惺。□ǔ魅□芬韵鹿佟C□拇Ч惺∮诿髂瓴柩我□诟□□送蚨r鼍□瑁□蕴衷颇稀ｊ饽玖凇⑯□镏量嘌尾吹染沛洌□挎涑□灏俣A T龈□□佑构鼐□苛浮：３币纾□□缓蛹湓怂狙味□蛄□□甙儆嘁□６冫螅□愿□溏羰槲濉⑭□衷卜□□□龈□挛髅晒哦纪蚧Ц□□蕴衷颇稀９守┣嗵□镜鼍鹤咏□魇顾□∮肫涞芄垡襞□□ 7. 蛱□绞挂袄硌溃□□雇□⑯旆□肌12.辣倍贰⑱渚祝□戮酰□□惺轺吨□Ｊ铝□靶滩可惺槲诼韭骸⑶坝□反蠓蜇寐蕖⑸隙剂羰芈韭杭耙袄硌梨□20.晌裟舅嫉龋□惴□铩Ｔ颇贤杭帷2.□龅仁朴□□保□谌睢挥嘁喑耸屏□嘉诿伞6.□ā19. ２恐盥□□□畈□龅馨菅拥缺□二吃□Ｊ嗝艹家晕牛□□辞彩苟皆ネ醢20.蛇□菔Ю锛靶惺嗝茉骸⑦拇ā⑯颇闲惺∝交嶂罹□值澜□郑□晕诿伞⑩谌黾奥蘼匏沟亟游鞣□□氲锩虐哺□鞠辔□嫵荩□□□□憾剿□艟□裱霞邮乇福□置□□□甲芩Ц□鞅□□耸□拇ā？□□ 4. 笸□⑰娑ā 12. 侥□ 9. 闫街盥芳爸荫词涛雷笥彝吞铮□韵闹劣谑窃虏挥辍７钤□ 13. □□⑫斯□⑬镏荨11.窗病11.城臁⑩阑浴⑭娑肌□阊簟12.媚稀12.媚□ 10. 幽稀10.又小１. ６ā 10. 蛹涞嚷芳拔湮馈⑲谌饰馈⑲笪缆矢□钔吞锘取Ｓ榔脚幼褚孕⑫校□Ｖ萃跫鲆砸□荩□笸□钗氖灯奁胧稀10.幽涎炙炱扪钍稀4.蠖寂司泳雌蕹率稀⑨醭善薷呤弦灾窘冢□车侣肀计藓□蚺□⑰娑□衿拗苁稀12.侥□衿尬阂婧煲苑蛩雷早搜吃幔□□浩涿拧?

闰七月庚辰朔，封诸王卯泽为永宁王，授金印，及给银字圆符、给驿玺书，并以所隶封邑岁赋赐之。癸未，遣诸王笃怜、浑秃、孛罗等共银千两、币二百匹，赐诸王朵列铁木兒。监察御史葛明诚言：“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年逾七十，智虑耗衰，固位苟容，无补于事，请斥归田里。”台臣以闻，诏令中书议之。云南茫部路九村夷人阿斡、阿里诣四川行省自陈：“本路旧隶四川，今土官撒加伯与云南连叛，愿备粮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军进征。”事闻，诏嘉其去逆效顺，厚慰谕之。卫士上都驻冬者，所给粮以三分为率，二分给钞。大驾将还，敕上都兵马司官二员，率兵士由偏岭至明安巡逻，以防盗贼。市橐驼百、牛三百，充扈从属军之用。丙戌，忠翊卫左右屯田陨霜杀稼。籍锁?⑭袄镅赖瓤獠亍⑧镎□⑴□汀20.列螅□□蟪刑旎な二挛□酪怠Ｖ□平鹕裣煞□□。□驼迫□娼痰朗棵绲酪弧＜撼螅□⑰埔绞穑□日□迤贰８□□□运□□袄硌勒□□级礁□□稹Ｐ撩□□陨挛餍刑屮□分胸┣岩嗄晌□惺椴沃□□隆Ｑ嗵□緝貉裕骸罢允姥酉蜃匝阅昀希□牌蛑率耍□嫉纫晕牛□⑮兄迹□姥泳扇耍□擞牍舱□惺椤Ｓ□分□裕□恢□坝兄家病！钡墼唬骸叭缬□费裕□姥庸棠讶沃惺橐樱□淙匀我院擦帧15.□轮□啊！彼拇Ч惺Σ秸峦羰俨□裕骸霸颇喜□雠涯妫□吮□□郑□髑怖♀茫□允俨□熘□Ｇ暌允新怼⑯炱餍怠14.□儋焊□ 14. □啃辛福□迅□□□逋蚨Ａ＝癫□鑫醇伴迕穑□□谌觥⑩诿上嗉涛□遥□蟊□钊耄□コ□⑭嬖叮□□刖□瑁□缙虬浣担□颖臼∽闷浠杭保□阋艘孕校□□换□蟆！贝又□Ｄ□摹7. 钤

□ 9. □□ 7. 锵琛4. 笸□ 13. □□盥肥粝卦伤□奔凇 9 锼龋□栽侣程□緝何□笏就健 4 凸□莩嗑□砍□煌蚨A 17. 甘□蚴□ 2 旌蹦詢翰 6. □⑩髁雇ぶ钗朗烤虐傥迨□耍□舜统□宥A 17. 付□拢凰纺□□浚□顺□□A 2. 级□ァ17.付□隆 C □嗵□緝阂猿□蚨B□执吞炖□踔钔酢⑷撼妓朗轮□摇 P 惺嗝茉貉裕骸罢魇□颇暇□慷□颂庸椋□痘瘢□ǖ彼馈！壁□唬骸叭缌僬秸蠖□樱□酪艘病 7 墙诱蕉□樱□□币运溃□问尤嗣□□滓□科湔榷□髦□！倍∮希□蠹莘⑸隙肌 J 诎17.□□緝捍笏就接　N煨纾□仕嗥秸抡□履寺硖ǔ庑□□礻酰□谝越鹩。绘饴斫髦粝悍廑┗□□□谝砸□。徊⒅□惺嗝茉菏隆 T □材瞎□醭乱骛⒁峭□□尽10.□阈惺Σ秸抡□拢□蹙羧绻剩□种臆病 R 骛⒃谑雷媸弊云涔□垂椋□焓谝怨□酰□淳佑诤貉舾□□炖□□曜洌□潦羌釉□②帧 8 □樱□惩醢⒇莞缡独锼□咳□蛴嗳烁婕iii□獬□蚨A 17. 付□蚴□ V 惺槭〕佳裕骸澳谕夥鹚氯□倭□□咚□□媒稹⒁□ 3. □ 1. 也魂撸□窆□貌怀洌□舜硬檬　！泵□∪思靶□□撼疾眉酢Ⅰ隙妓曜鞣鹗掳倭□□逅□□ㄎ□偎乃□□钣兴居牢□昀□ R 宜龋□颇鲜估幢ń荩□彩勾驮颇稀⑺拇厶〕肌⑫惺嗝茉撼家陨献稹 1 □纾□钔醪费仗□緝呵敫□奥恚□复又罹□髟颇希□奂纹湟猓□又□ N 焐辏□臃饪鬃痈钙牍□□辶烘□□羰ネ酰□嘎彻□□蛉搜帐衔□羰ネ醴蛉耍□兆觾脊□词ス□□□映哨夤□谑ス□□铀家使□鍪ス□□献幼薰□鞘ス□□幽喜□舔□ス□□□裂舨□桃寐骞□□ B 蘼匏雇凉偃黾硬□鞍18.□凉侔⒇荨16.镏萃凉俚乱姹□饲C坊僬坏溃□舶咽虏芡Ⅱ苯嵛鞣□□□荽蠖珊咏□芙ú□ K 拇Ч惺〉鞯锩虐哺□揪□甙偃耍□啥肌 1. D □⑺城臁 9. 惆仓钔捅□□耍□钔蚧e荜□沉欤□钡致蘼匏菇纾□钥囟笪鞣□爸盥□俊 S 智渤啥肌⑺城於□硗蚧ш枚彳兜龋□跃□迩□□霾恐□萋聿□□柯□□□嶂荜□龋□颖愕拦蔡种□□ 3. 啥忌程腔Φ□倬攀□朔蓝粜鹬荨 U 髦厍臁①缰萏油鼍□税偃烁俺啥肌 9 阄麽嬗诠□猜是□灏偃丝苄奕省16.笃值认兀□阄髟□Ц□ 1. □吨□□糁诶W撸□□芄□病 4 蠖肌⑧□□ 1. 6 ā⒁娑贾钍粝丶熬┼苤钗馈 4. 笏九┳钔退□□惶锇耸□嗲辍：贾荨 3. V 荨⑶煸□⑸苄恕⒄蚪□ 20. □□盥芳俺 5 隆□睬臁 3. 刂荨14. C 胖钍粝亟运□□惶镆煌蛉□□灏侔耸□嗲辍 K 山□⑵浇□ 12. 涡恕10.□莸嚷匪□□□衤□□惶锶□蛄□Я□儆嗲辏□ 19. 袼氖□蛭迩□灏倨呤□嗷B□□□阈惺∫匀胨诓构俪□□ΦЪ叭奥矢蝗顺鏊谑□蚴□庵□ 1 η臁 10.狻⒂乐畲Γ□锷□喑妫□澈碳凇 9 谥萦羰栏础 4. 蠖颊韵榧暗苡iii□孕⑫徐浩涿拧 4 蠖及□娑 ⑺□酰瑵t州刘仲温，以输米赈贫旌其门。

八月庚戌，河南府路新安、沔池等十五驿饥疫，人给粟、马给刍粟各一月。辛亥，云南跃里铁木兒以兵屯建昌，执罗罗斯把事曹通斩之。丁巳，北边诸王月即别遣使来京师。燕铁木兒由西道田猎未至，诏以机务至重，遣使趣召之。己未，大驾至京师，劳遣人士还营。有言蔚州广灵县地产银者，诏中书、太禧院遣人莅其事，岁所得银归大承天护圣寺。辛酉，以世祖是月生，命京师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七日。御史台臣

请立燕王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为燕王时比，俟燕帖木兒至，共议之。”甲子，忠州土官黄祖显遣其子宗忠来朝，献方物。乙丑，遣使诣真定玉华宫，祀睿宗及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戊辰，太白犯氐宿。壬申，诏兴举蒙古字学。中书?⑹嗝茉骸⒂□诽く裕骸俺嫉缺确钪疾檬‖朗浚□穸ù竽谒乃尬乐□浚□克尬啦还□陌偃耍焕鄢□尬乐□浚□鞑还□□偃恕Ｓシ煌蛩那Φ□□娜耍□奔跽咚那□恕Ｄ邝泳虐倬攀□耍□那友Φ绷粽吒靼偃恕@鄢□邵」□主尤巳□Φ□俣□□娜耍□绷粽咔б话俣□□恕ｋ舫肌⑶恿□诠餐蛉耍□绷粽吡□□恕Ｆ涮□フ撸□夤楸静恐□□σ邸Ｗ圆檬≈□螅□魉尬栏从腥菽浜骸20.稀8.呃鋈思芭□ダ某湔撸□友□儆肫涑ふ任迨□撸□刚哂肭□□⒄呓哉绕呤□撸□患谊咧□耄□约□胫□胛□嬲呱汀Ｈ粤罴嗖煊□凡熘□！敝瓶伞＞旁赂□剑□□阈惺⊙裕骸敖袼晗那锪赜甏笏□□幻裉锷醵啵□傲覆宦□啥睿□髂旰Ｔ吮臼≈箍啥□偻蚴□□嗍□钏□〔乖宋□恪！贝又□杖胨诓构倮□Ｙ岫苟□□□蚴□诤蛹洹1．6ǖ嚷罚□凇6.鳌8.咛频戎荩□雎戆送蚱ィ□钪盥贩帜林□４竽□返卣稹＜咨辏□诓焕嫁杉霸侣程□緝捍笏就接　Ｊ肺├即侵惺樽筘┳埃□辉省Ｃ□瘴募嘁浴堆嗵□緝菏兰摇房贪逍兄□Ｃ□幽闲惺「□□阈惺〕□那Φ□□□瑁□衷颇稀Ａ裳糁钔趵系摹18.□犹囚畈咳琶瘢□肥嗝茉骸⒆谖甯□靶惺。□克昵补儋赏□参剩□灾纹溆□稀＜嗖煊□犯鹈鞒羡雷啵骸傲裳粜惺Σ秸鹿□萏□緝海□⒆□弑徽茸铮□窀慈我栽字矗□刂贫□Ｏ，亦足见国家名爵之滥，黜罢为宜。”从之。丙戌，邛部州土官马伯向导征云南军有功，以为征进招讨，知本州事。江西、湖广蒙古军进征云南者，人给钞五锭。云南罗罗斯叛，与成都甚迩，而成都军马俱进征云南，诏四川邻境诸王，发籓部丁壮二千人戍成都。广源贼弗道闭覆寇龙州罗回洞，龙州万户府移文诘安南国，其国回言：“本国自归顺天朝，恪共臣职，彼疆我界，尽归一统。岂以罗回元隶本国，遂起争端？此盖边吏生衅，假闭覆为名尔，本府宜自加穷治。”湖广行省备其言以闻，命龙州万户府申严边防。己丑，荧惑犯鬼宿。辛卯，赐陕西蒙古军之征云南者三十人，人钞六锭。监察御史朵罗台、王文若言：“岭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时，太师月赤察兒为右丞相，太傅答剌罕为左丞相，保安边境，朝廷遂无北顾之患。今天子临御，及命哈八兒秃为平章政事，其人无正大之誉，有鄙俚之称，钱谷甲兵之事，懵无所知，岂能昭宣皇猷，赞襄国政？且以月赤察兒辈居于前，而以斯人继其后，贤不肖固不待辩而明，理宜黜罢。”制曰：“可。”癸巳，白虹贯日。置麓川路军民总管府，复立总管府于哈剌火州。甲午，荧惑犯鬼宿积尸气。封魏王阿木哥子阿鲁为西靖王。乙未，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君。御史台臣劾奏：“前中书平章速速，叨居台鼎，专肆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方议流窜，幸蒙恩宥，量徙湖广。不复畏法自守，而乃携妻娶妾，滥污百端。况湖广乃屯兵重镇，岂宜居此？乞屏之远裔，以示至公。”诏永窜雷州，

湖广行省遣人械送其所。丙申，以鲁国大长公主邸第未完，复给钞万锭，命中书平章亦列赤董其役。己亥，以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命?⑯骸⑻囗钏疽源窝缙涔偈簟Ｒ云浇□却□偬镂灏偾辏□吐彻□蟪す□鳌ｋ罚骸爸钊朔瞧浔舅祝□矣械苁掌渖□⒆邮帐□刚撸□□铩！比梢□□耸抵钗谰□□锪Ａ４吐彻□蟪す□鞒□蚨Ｂ□□嗵□緝阂杵溘〉谒椭□１□纾□□魃□鞣鹗掠诖竺鞯睢Ｊ肺├几雌虼侵肮檠□□势淝耄□源统□□俣Ａ６‖矗□惺椴沃□□抡庞蚜挛□筘□□□嗝茉菏峦驯鹛ㄎ□挛餍刑屮□反蠓颉Ｌ□锔伞20.玖诘热□□□洌□韵那锊挥辏□列蠖嗨溃□翊蠹ⅲ□□氡毙惺∪岁饬付□□Ｖ林纬跻园自谱谔锔□侔采剿挛□酪担□潦瞧渖□蛎麋□晕□裕□兄剂钪惺槭「恼□□ｋ酚兴旧芍文辖颊□□Ａ裳粜惺：：□锎锫罚□匀八牧赜辏□诹□⑺瓮叨□□□纾□裎抻阄□场Ｖ潦牵□□乘镆皇□骞锋洌□范喽鏊溃□饬噶皆拢□匪勒撸□□□故兄□３街萃蚧□几窭锊换□甘□云弦灾窘冢□闹萘□□爻卤卮镆孕⑫校□□浩涿拧?

冬十月戊申朔，降玺书申饬衍圣公崇奉孔子庙事。赐云南行省参政忽都沙三珠虎符。辛亥，命湖广行省给诸王云都思铁木兒币百匹，以赏将士捕徭贼有功者。壬子，诸王、大臣复请立燕王为皇太子，帝曰：“卿等所言诚是。但燕王尚幼，恐其识虑未弘，不克负荷，徐议之未晚也。”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百三十余顷赐之。戊午，致斋于大明殿。己未，遣亚献官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兒、终献官贴木尔补化率诸执事告庙，请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庚申，出次郊宫。辛酉，帝服大裘、衮冕，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礼成，是日大驾还宫。甲子，以奉元驿马瘠死，命陕西行省给钞三千锭补市之。木纳火失温所居诸牧人三千户、濒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各赈粮两月。乙丑，广西徭贼寇横州及永淳县，敕广西元帅府率兵捕之。枢密院臣言：“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乞如旧数调遣，以俟来年。”从之。辛未，乌蒙路土官阿朝归顺，遣其通事阿累等贡方物。壬申，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财，以其干名犯义，罪止四十七、解任。今贪污者缘此犯法愈多，请依十二章计赃多寡论罪。”从之。甲戌，敕：“累朝宫分官署，凡文移无得称皇后，止称某位下娘子。其委用官属，并由中书拟闻。”乙亥，改打捕鹰坊总管府为仁虞都总管府。知枢密院事撒敦、宣徽使唐其势，并赐答剌罕之号。中书省臣言：“近讨云南，已给钞二十万锭为军需，今费用已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及行?⑫性焊辞蟪□缜笆□３嫉纫椋□降苯□种□剩□艘浪□敫□□！敝圃唬骸翱伞！贝筒□摹⑹迤朊矶钤皇デ澹□甏呵镬粢陨倮巍Ｇ彩谷に拇ā⒃颇闲惺”□□帧Ｓ谑撬拇Ｕ惺Σ秸滤□鲆□□捎滥□□筘┻寐抟□□汕嗌健19．２坎13.□□卤□苣噫

洌□奥挥嗟日剑□甭□□□儆嗳恕Ｂ挥嘀诶＃□炊崞涔匕□□缘妓吃□罹□Ｊ痹颇闲惺Σ秸缕蜃〉染闶□诓恢痢?

十一月庚辰，命中书赈粜粮十万石，济京师贫民。辛巳，御史台臣言：“陕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鹦鹉，请论如律。”诏曰：“位至宰执，食国厚禄，犹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便鹦鹉微物，以是论赃，失于太苛，其从重者议罪。今后凡馈禽鸟者，勿以赃论，著为令。”癸未，赈上都滦河驻冬各宫分怯怜口万五千七百户粮二万石。甲申，荧惑退犯鬼宿。命帝师率西僧作佛事，内外凡八所，以是日始，岁终罢。丙戌，太白犯垒壁阵。中书省臣言：“至元间，安丰、安庆、庐州等路有未附籍户千四百三十六，世祖命以其岁赋赐床兀兒。后既附籍，所输岁赋皆入官，别令万亿库岁给以钞二百锭。今乞停所给钞，复以其户还赐床兀兒之子燕铁木兒。”从之。罗罗斯撒加伯、乌撒阿答等合诸蛮万五千人攻建昌，跃里铁木兒等引兵追战于木托山下，败之，斩首五百余级。赈襄、邓畏兀民被西兵害者六十三户，户给钞十五锭、米二石；被西兵掠者五百七十七户，户给钞五锭、米二石。广西廉访司言：“今讨叛徭，各行省官将兵二万人，皆屯驻静江，迁延不进，旷日持久，恐失事机。”诏遣使趣之。知枢密院事燕不怜，请依旧制全给鹰坊刍粟，使毋贫乏。帝曰：“国用皆百姓所供，当量入为出，朕岂以鹰坊失所，重困吾民哉？”不从。辛卯，以阔阔台知枢密院事。给山东盐课钞三千锭，赈曹州济阴等县饥民。癸巳，以临江、吉安两路天源延圣寺田千顷所入租税，隶太禧宗禋院。戊戌，立打捕鹰坊红花总管府于辽阳行省，秩四品。辛丑，征河南行省民间自实田土粮税，不通舟楫之处得以钞代输。命陕西行省赈河州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甲辰，命司天监翔星。丙午，恩州诸王按灰，坐击伤巡检张恭，杖六十七，谪还广宁王所部充军役。

十二月戊申，遣伯颜等以将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告祭于郊、庙。己酉，以董仲舒从祀孔子庙，位列七十子之下。国子生积分及等者，?⑻ā 12.□驮骸15.□赂蠊偻□际裕□惺秸咭缘鹊谑怨伲□恢姓吒慈胙6抟怠Ｒ运谑□蚴□□住6.垢魇□逋蚴□□□颖敝盥纺凉俾碇□遥□□异栉牢勇匏纪吞铮□□！⒅帧⑴┘摺Ｐ梁ィ□⒀嗤醢⒇葸□纱鹭菸□侍□樱□□煜隆＜滓□□饔蚓□烤佑榔健18.兄荨7.崛颉⒂裉镎撸□烁□□□Ａ 2. 级□ァ17.噶皆隆＜嗖煊□费裕骸拔粼Ｗ谟裳噗《□□⑽唬□雷嬖耜染衫铣既缤躏Ｊ、姚燧、萧□等为之师、保、宾客。今皇太子仁都聪睿，出自天成，诚宜慎选德望老成、学行纯正者，俾之辅导于左右，以宏养正之功，实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纳其言。诏：“龙翔集庆寺工役、佛事，江南行台悉给之。”戊午，以十月郊祀礼成，帝御大明殿受文武百官朝贺，大赦天下。癸亥，

知枢密院事阔阔台兼大都留守。乙丑，遣集贤侍读学士珠遘诣真定，以明年正月二十日祀睿宗及后于玉华宫之神御殿。丁卯，命西僧于兴圣、光天宫十六所作佛事。癸酉，诏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凡立营司境内所属山林川泽，其鸟兽鱼鳖悉供内膳，诸猎捕者坐罪。”甲戌，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妇人为赂，遇赦原罪。监察御史言：“和尚所为贪纵，有污台纲，罪虽见原，理宜追夺所受制命，禁锢元籍终其身。”台臣以闻，制可。敕各行省：“凡遇边防有警，许令便宜发兵，事缓则驿闻。”赈龙庆州怀来县前岁被兵万一千八百六十户粮两月。冀宁路梁世明妻程氏、中兴路伯颜妻阿迭的以志节，大都宛平县郑珪以行义，并旌其门。赈辽阳行省所居鹰坊户粮一月。

本纪第三十五 文宗四

二年春正月己卯，御制《奎章阁记》。行枢密臣言：“十一月，仁德府权达鲁花赤曲术，纠集兵众以讨云南，首败伯忽贼兵于马龙州 ，以是月十一日杀伯忽弟拜延，献馘于豫王。十三日。战于马金山，获伯忽及其弟伯颜察兒、其党拜不花、卜颜帖木兒等十余人，诛之，余兵皆溃，独禄余犹据金沙江。”有旨趣进兵讨之。庚辰，住持大承天护圣寺僧宝峰加司徒。辛巳，大名魏县民曹革输粟赈陕西饥，旌其门。癸未，立侍正府以总近侍，秩从二品。乙酉，时享太庙。丙戌，伯颜、月鲁帖木兒、玥璐不花、阿卜海牙等十四人，并以本官兼侍正。旌大都大兴县郭仲安妻李氏贞节。丁亥，以寿安山英宗所建寺未成，诏中书省给钞十万锭供其费，仍命燕铁木兒、撒迪等总督其工役。命后卫指挥使史埙往四川行省调军官？N熳樱□□□汲喟16.锘鹫甙葱斜北吣恋亍R越□〔棵窳踉□嫉榷□蛩那в嗷Я亠侔采酱笳研⑺挛□酪祷AV惺槭〕佳裕骸八拇厶〕妓□觥⑼烟□緝旱忍衷颇希□允□辉戮湃樟毂□廖谌鲋苣噫洹C魅眨□挥唷□⑴□□ 4. 鸬仍舯□蛴啵□陨胶蠹涞狼背觥K□觥⑼烟□緝旱冉□鳎□耪桨苤□J□迦眨□终狡咝枪兀□□辗彩□哒剑□舸蟀芾H ァ！壁□彩挂砸□ 1. 疑退□觥⑼烟□緝旱取T焖甓畛□局猎□□耸□磐蛭迨□B□型吵□迩ΦA 8 □□迩ΦB□饽□V菁19.瘛0找娑嫉却□闩┤峋偎荆□牧⑧锔匙芄芨□□却尤□罚□粤盥∠樽芄芨□持□C□撕吐方く嗵□緝河ヅ铩J嗝茉撼佳裕骸八拇Ч惺〉亓谖谌觯□□颇衔雌剑□袷□涞ド伲□嗽霰□蓝簟G氲髻缏非恿□诨ΦΣ甙佟⒅厍旌佣□迓妨接□□□伲□□□□□Y拐鹘□□谷眨□ぐ涨病！贝又□8□□□亩□访晒啪□蚧Ц□□□访晒攀涛狼拙□富邮顾尽V钔豕□郝□彩估垂逼烟丫啤9□疲□鄢□姓噬栉朗俊8.□氯缭谖皇薄＝□⑻□淙呃模□渥凇⑷首诹匠□□鞫ㄎ□税偃耍□⒆谄甙偃恕V惺槭〕佳裕□筛□氯擞惺e罢撸□□雌浒偃恕P撩□□侍□影⒇葸□纱鹭蒉啊H沙剑□□□喾g锛案□抡呶迨□巳嘶ち橛弑钡y葬于山陵，仍令法里等守之。御史台臣劾奏：“福建宣慰副使哈只，前为广东廉访副使，贪污狼籍，宜罢黜。”从之。己亥，遣吏部尚书撒里瓦，佩虎符，礼部郎中赵期颐，佩金符，赍即位诏告安南国，且赐以《授时历》。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银五百两，以淮安路之海宁州为其食邑。癸卯，以皇子古纳答剌疹疾愈，赐燕铁木兒及公主察吉兒各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二千锭，撒敦等金、银、钞各有差；又赐医巫、乳媪、宦官、卫士六百人金三百五十两、银三千四百两、钞五千三百四十锭。甲辰，敕每岁四祭五福太一星。建孔子庙于后卫。至元末，讨诸王乃颜之叛，获其部蒙古军，分置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命枢密院遣使括其数，得二千六百人。乙巳，封蒙古巫者所奉神为灵感昭应护

国忠顺王，号其庙曰灵祐。给卫士万人岁例钞，人八十锭，内以他物及粟折五之一。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行?⑿性汗偻□衷颇希□□□嗤颍□匀ツ晔□辉率□蝗眨□魉及嗍Y温蘼匏梗□谠纠锾□緝壕阒寥□蠢桑□匀ば≡剖Ш嵊谇□嘎砹□戎荩□□□□Ｔ纠锾□緝罕兜兰娼□□峤鹕辰□Ｊ□□率□呷眨□蟊□氚10.堂晒啪□嘀担□桨苤□□10.涛苯担□魅眨□势浔□□□□□永聪□矣□□魉及唷⑯纠锾□緝旱确质□□佑只靼苤□□10.檀茏撸□蟊□鼻髦星臁６□□□眨□鲈舻趁晒啪□诎材□荩□朐僬剑□执蟀苤□６□□巳眨□10.汤茨嬲剑□炀颓荩□队诰□啊Ｈ□□眨□□种星欤□舯□咔в叹苷接谫で拧9.疟诳冢□□唬□纠锾□緝鹤蠹罩辛魇福□炊□螅□问父从胝剑□蠼荩□旄葱惺≈巍Ｖ罹□曰幔□ひ诔侵校□直□凡恫性粲卺悦髦荨Ｊ嗝茉撼家越菸牛□□鼙□倭慷然杭保□右饲□ＡＰ绿戆哺□聚蘸诱□鳎□咚□酷妗⑩蝉迤浜蹋□窦iii□□□阈惺》3.□□ΦＢ□忻钻庵□?

二月丙戌，以上都留守乃马台行岭北行枢密院事，太禧宗禋使谨只兒、答邻答里、马烈捏四人并知院事，遥授平章政事。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曰京畿山后道，曰河东山右道，曰辽东山北道，曰河南荆北道，曰两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东道，曰浙东福建道，曰江西广东道，曰广西两海道，曰燕南诸路，曰山东诸路，曰陕西诸路，曰甘肃诸路，曰四川诸路，曰云南诸路。秩正三品，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宣政院选流内官拟注以闻，总管则僧为之。四川行省招谕怀德府驴谷什用等四洞及生蛮十二洞，皆内附，诏升怀德府为宣抚司以镇之。诸洞各设长官司及巡检司，且命各还所掠生口。湖广参政彻里帖木兒与速速、班丹俱坐出怨言，鞫问得实，刑部议当彻里帖木兒、班丹杖一百七，速速处死，会赦，彻里帖木兒流广东，班丹广西，速速徙海南，皆置荒僻州郡。有旨：“此辈怨望于朕，向非赦原，俱当置之极刑，可俱籍其家，速速禁锢终身。”己酉，白虹贯日。旌巩昌金州民杜祖隆妻张氏志节。枢密院臣言：“彻里铁木兒、孛罗以正月戊寅败乌撒蛮兵，射中禄余，降其民，乌蒙、东川、易良州蛮兵、夷獠等俱款附。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驻中庆，复行省事；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等至当当驿，安辑其人民。”又言：“澂江路蛮官郡容报贼古剌忽及秃坚之弟必剌都迷失等伪降于豫王而反围之，至易龙驿，古剌忽等兵掩袭官军。四川行省平章塔出顿兵不进，平章乞住妻子孳畜为贼所掠。谍知秃坚方修城堡，布兵拒守，无出降意。”诏速进兵讨之。敕探马赤军士岁以五月十日迁处山后诸州。辛亥，建燕铁木兒居第于兴圣宫之西南，诏撒迪及留守司董其役。壬子，太白昼见。中书平章政事亦列赤兼沈阳等路安抚使，燕王宫相伯撒里为中书平章政事，陕西行台中丞朵兒只班为中书参知政事，户部尚书高履亨、两淮都

转运盐使许有壬并参议中书省事。甲寅，燕铁木兒言：“赛因怯列木丁，英宗时尝献宝货于昭献元圣太后，议给价钞十二万锭，故相拜住奏酬七万锭，未给，泰定间以盐引万六百六十道折钞给之，今有司以诏书夺之还官。臣等议，以为宝货太后既已用之，以盐引还之为宜。”从之。燕铁木兒又言：“安庆万户锁住，坐令家人杀人系狱，久未款伏，宜若无罪，乞释之。”制曰：“可。”乙卯，太白犯昴。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云南统兵官来报捷，诸蛮悉降，唯禄余追捕未获。命番休各卫汉军，十之二以三月一日放遣。丁巳，驸马不颜帖木兒自北边从武宁王彻彻秃来朝。己未，命西僧为皇子古纳答剌作佛事一周岁。壬戌，改封武宁王彻彻秃为郯王，赐以金? < 鬃樱□惺槭〕佳裕骸肮□仪□龋□耆胗卸睿□□□押品保□且圆蛔恪Ｌ炖□□辏□⒁匝胃呈□种□徽垡□芍□□驳靡□□в喽Ａ＝袂胍砸□坠汆□□荆□□尬朗孔洹！庇盅裕骸氨菹虏挥镁□眩□焕腿嗣瘢□唇ù蟪刑旎な二隆３嫉仍干舷蛩□壮□臼□蚨Ａ⒁□□俣ｅ□ㄋ轮□琛！贝又□１□□□蕴□嫠拇笮姓适懒羲贩讲磺尸撸□渎硗真苄蠖嗨浪穑□ ３. □蚨Ｂ□□谑犯□幸愿□□Ｐ惺嗝茉憾际掳16.锘鹫呃幢彳颇现□荨８□纾□□尬朗克昀□□□□愠龆ǘ钔蛉酥□狻Ｕ汲枪□财涑几甙刀钾堇闯□薄４唇ㄎ甯Ｌ□还□诰┏乔□纾□奚隙己殪□ ３. 缡俚鹊睢Ｖ钔醭钩雇骸⑸掣缱□□圆坏溃□□仓贸钩雇汗阒荩□掣缋字荨Ｈ缮辏□□裳粜惺》⑺陉夤□醵鏊褐患澳珊龃饍旱攘□棵晒啪□裢蛭迩ⅢＡ１捍蠖济窳醯氯势尥跏险杲凇＜仔纾□□□猛跬醺涤 ＞Ｍ跻菜僖膊桓晒保拢嘏！Ｃ□锔匙芄芨□翱笠□浯蟪刑旎な二隆Ｃ□撕吐肺□ｈ璐不花作鹰棚。云南景东甸蛮官阿只弄遣子罕旺来朝，献驯象，乞升甸为景东军民府，阿只弄知府事，罕旺为千户，常赋外岁增输金五千两、银七百两，许之。以山东盐课钞万锭，赈胶州饥。命龙翊卫以屯田岁入粟赡卫卒孤贫者。是月，深、冀二州有虫食桑为灾。

三月丙子朔，荧惑犯鬼宿。辛巳，御史台臣劾奏：“燕南廉访使卜咱兒，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计钞二万二千余锭、金五百余两、银三千余两、男女生口二十二人及它宝货无算，难遇赦原，乞追夺制命，籍没流窜。”诏如所言，仍暴其罪示天下。壬午，赐南郊侍祠文武官金、币有差。特令沙津爱护持必剌忒纳失里为三藏国师，赐玉? Ｒ陨挛餮慰纬□蚨Ｂ□獠旌蹦詢好晒偶19.瘛９镂矗□钔飧□摇２.□髑□ナ渲□泄□□怨┬栌谩＜咨辏□婊侍□诱嫒荩□畎睬焓偎轮□□苟サ睿□胫□缋鄢□裼□钜恰ｗ痘抡甙葑∈袒侍□诱罴玻□□巢皇苯□□运质闷溲郾牵□治□□洌□纫话倨撸□獬鼍┏恰９谥萦谐媸成Ｋ氖□嗤蛑辍Ｓ□诽ǔ佳裕骸翱□赂蟛问檠喷□□ 19. 募槌迹□□□环ǎ□税掌渲啊！贝又□１□纾□晖粒□病２□隼锎撬□娲⒄□梗□辉省２□杖⒅钔跖□□徒鸲□倭健⒁□Я健４蜕隙妓朗抡卟谎仗□緝旱仁□患页□靼俣Ｂ□执脱嗵□緝河シ话偃恕Ｖ惺槭〕佳裕骸靶□翁峋偎舅耆渡趟埃

□□□□蛴喽B□人晔□坏牵□蚍采□牢□陶撸□哉髌渌啊！庇兄迹骸俺衔□□撸□淙悦庵□！彼就较闵窖裕骸疤蘸刖啊逗□涨□罚□小□籁□商炖□□帐羌壮骄□□□铮□癖菹律□辍12.秃牛□涤胫□希□耸凳苊□□□□蚵几妒饭荩□涓嬷型狻！壁□詈擦帧12.□汀15.□隆16.癫吭右橹□：擦种畛家橐晕剑骸疤瓶□藜洌□□颖隹脱θ媒□浜蠖γ□啤□闲□导□□浇□』□□□□□谑苊□□□ R T绫砗兀□胄□臼饭伲□涓嬷型狻 6 □稳逅韭砉獬馄洳膳己现□囊晕□□穑□诵〕贾□疲□□紫嗍抵□□俏昶渚□病 = 窈刖爸□□□佑谏□辍12.秃湃襞己险撸□槐菹掠μ焖橙耍□苈ㄟ□常□诮袼哪辏□『 D 谕猓□璨还樾模□涛薮□谂砸□□狄晕□□□ 4 悠渌□裕□制糈呶持□耍□撬□远□裰尽！笔滤烨蕖 U 酝醪宦衬墒骋厣场14.弧 5. 履□却γ晒挪棵裢蛄□в嗷Ъiii□□佣□□糠13.□至竿蚴□庵□ S 址⑸蕉□慰纬□ ³. p王仓粟赈登、莱饥民，兴和仓粟赈保昌饥民。戊子，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为三藏国师，赐金? R 粤□熘葜□鞅□俺亍⑺□}、土田赐燕铁木兒。命诸王阿鲁出镇陕西行? R 约□胨偎佟□嗟ぁ 3. 估硖□緝宏卟□痛蟪刑旎な二挛□酪怠 U 阄髦盥繁人晁□担□ ¹⁹. 癜耸□逋蛴嗷B□惺槭〕记肓罟偎健⑷逖A⑺鹿壑钐锏杳瘢□悠渲骷俅□□茸躁猓□嘣蛉胺指患壹叭胨诓构伲□砸嬉员臼〕□□蚨B□ ⁸. □□蓝入阂煌虻溃□又□ l 和□□蠖几□旅ω M 郝趁允□藓 C 允д杲凇 < 撼螅□庠颇谥菁19.窦安旌隽孤ナ□□财咔ЩA 8 □□□□□惩蹩沓共换α拐蚝□恪 9 锼龋□□鄢□裼□钪□谥钏抡撸□髦泼□怨谥□菏雷嬖辉□伲□杨 K 呈セ屎笤活 J 伲□媳鼗屎笤卉彩伲□W谠幻魇伲□勺谠还闶伲□匙谠谎苁伲□渥谠蝗适伲□南渍咽セ屎笤徽咽伲□首谠晃氖伲□⒆谠恍□伲□髯谠痪笆佟 U 儋裰萏□骞□朗柯淼酪荨□炅撼□旃□朗坷钊糈□¹⁰. 幽厢陨降朗空砸嗳唬□髀势渫礁般冢□奁仗齑篚础 j 庹阄餮味‖迩в嗷 A C □h璐不花作佛事于德兴府。监察御史劾江浙行省平章童童荒泆宴安，才非辅佐，诏免其官。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禽云南诸贼也木干、罗罗、脱脱木兒、板不、阿居、澂江路总管罗罗不花、伯忽之叔怯得该、伪署万户哈剌答兒及诸将校，悉斩之，磔尸以徇。赈辽阳境内蒙古饥民万四千余户。旌山丹州郝荣妻李闰贞节。陕州诸县蝗。八番军从征云南者俱屯贵州，枢密院臣请遣使发粟给之。己亥，御史台臣劾奏：“大都总管刘原仁称疾，久不视事，及迁同知储政院事，即就职，侥幸巧官，避难就易。”有旨罢之。庚子，以将幸上都，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壬寅，以钦察卫军士增多，析为左右二卫。给云南行省钞十万锭，以备军资民食。癸卯，御史台臣劾奏工部尚书苏炳性行贪邪，诏罢之。大同路累岁水旱，民大饥。裁节卫士马刍粟，自四月一日始。寿王脱里出、阳翟王帖木兒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命宣靖王买奴置王傅等官。立宫相都总管府，秩正三品，给银? R 匀逖Ы淌谠谘∈□啵□彩擞赡诳ぁ 13.□凑撸□ ¹³. □鳌 13.□恪 10.□

悖挥缮挛鳌17.焦阏撸□ 8. = ǎ挥筛仕唷⑺拇ā⒃颇稀8. = 尸撸□ 17. 焦恪ｋ泛幽闲惺∮邑┣呛Ｌ岫骄衬谕吞铩Ｖ惺槭〕佳裕骸凹涡恕⑵浇□⑺山□ 13. □趼□ 5. 瓷健⑸惩俊⑸程锏鹊刂□□诠僬撸□ 4. 退□耍□袂敫拇脱嗵□緝骸！庇兄迹骸把嗵□緝悍撬□急龋□淞钏□谟兴救缡□□丁！狈⑼囗莨倭戈馓础⑺场2.□降却□ 19. 窬磐蛴嗷B□陨蕉□慰纬□□□灏俣ш庖娑既□蛴嗷Ａ Ｊ 窃拢□挛餍惺Π补俜指□匆导19.衿咄蛴嗫谛辛福□庵钔醪□找膊桓刹磕诿晒偶19.袂в嗫凇Ｕ娑ā□炅憾□罚□鳌9.凇13.□ 12. 健⑸睢Ⅲ弧14.啊⑪椎劝酥荩□阌谐媸成Ｎ□帧１汗驶Ｐ恐魇抡砸捌蘖□险杲凇？

夏四月丙午朔，全宁民王脱欢献银矿。诏设银场提举司，隶中政院。中书、枢密臣言：“天历兵兴，诸领军与敌战者，宜定功赏。臣等议，诸王各金百两、银五百两、金腰带一、织金等币各十八匹，诸臣四战以上者同，三战及一战者各有差。”有旨：“赏格具如卿等议。燕铁木兒首倡大义，躬擐甲胄，伯颜在河南先诛携贰，使朕道路无虞，两人功无与比，其赏不可与众同，其赐燕铁木兒七宝腰带一、金四百两、银九百两，伯颜金腰带一、金二百两、银七百两。”受赏者凡九十六人，用金二千四百两、银万五千六百两、金腰带九十一副、币帛千三百余匹。命西僧于五台及雾灵山作佛事各一月，为皇太子古纳答剌祈福。以粮五万石赈粜京师贫民。戊申，皇姑鲁国大长公主薨。以宫中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燕铁木兒，高丽国王请割国中田为资送，诏遣使往受之。发卫卒三千助大承天护圣寺工役。庚戌，诏建燕铁木兒生祠于红桥南，树碑以纪其勋。御史台臣言：“平章政事曹立，累任江浙，今虽闲废，犹与富民交纳，宜遣还其本籍大同路。又，监察御史万家闾尝荐中丞和尚，脱脱尝举廉访使卜咱兒，今和尚、卜咱兒俱以赃罪除名，万家闾、脱脱难任台省之职。”并从之。真定武陟县地震，逾月不止。壬子，命燕铁木兒总制宫相都总管府事，也不伦、伯撒里俱以本官兼宫相都总管府都达鲁花赤。诸王哈兒蛮遣使来朝贡。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诸指挥使司，赐银?Ｖ惺槭〕佳裕骸霸酵跬贺菰谖渥谑币陨苄寺肺□骋兀□旮畲捅韭纷飧吵□耐蚨Ｂ□衿渥影⒇葸□墒Ю锵□鹾牛□怂旮□浒搿！贝又□Ｒ颐□□毕硖□怼Ｕ蛭魑渚竿蹀魉及嗟纫哑皆颇希□髑彩估幢ń荨Ｖ钔醵淞心笳蛟颇掀返椋□砸躁吡Ω□□□□μ衷簦□□韵□麓椭□１□剑□萏□嫠□□笮姓省Ｎ煳纾□约□炻沸□罟畚□笞□顺缡俟□Ｃ□撕徒ㄎ菥雍Ｇ啵□隙冀ㄎ菥佑□健８□辏□孛□幽先迨课獗□□瘴募嗟洳荆□杂瓒云方住Ｄ□□枫□孛裾诺郎比宋□粒□赖芗□佣□患庸Γ□忧羝吣瓴痪觥＜□咐希□匏□铀铮□惺槭〕家晕牛□访馑溃□榷□碇□□卵□淠浮Ｐ劣希□陨蕉□慰纬□迩Фш獠┬酥菁19.窬徘ЩＢ□磺Фш庑叛舻瘸⊙味　Ｓ□诽ǔ佳裕骸按⒄□构□鳊翰换厶瘫菹虑臂∈保□苈砥呤□牌ｲ□值劣霉倏馕铩Ｌ炖□酰□毂□□登牛

□□屑刺樱□帽粘敲牛□□竺袷□6戎□淠晒□龀20.涔俾恚□纸迷鲋泼□□质苤钔跷蛹雌弑Y□弧3.□倭□□A3嫉纫椋□渥镆苏纫话倨撸□□□□饣瓜缋铩！贝又□H尚纾□嗝茉撼佳裕骸霸颇鲜乱哑剑□蛭魑渚竿蹀魉及嘌裕□晒啪□肮□菡隆18.蘼匏怪钪秩伺颜撸□蛑锘蚪担□湟崖远ǎ□溆嗟程哟苌焦龋□荒鼙仄洳环床啵□袂肓艟M跻菜僖膊桓杉爸钔跛□系雀髁焖□客妥ひ欢□辏□允就□亍！贝又□H悦□ネ醢⒇葸□墒Ю锓直□□□铰沓嗳□佟⑵虺嗖□□伲□彩匾凰辏□哉蚣□□□嗑□郧不顾□浚□潮□僬俑般凇J币衙□铰沓辔□颇闲惺Σ秸抡□拢□烀□苤凭衬诰□隆B褐萋撼窍卮笏□9锖ィ□钔跬暾咭膊桓伤□棵晒琶穸□侔耸□嗷Ц婕iii□□佣□□克痉9.偎陉庵□＜鬃樱□挛餍惺⊙灾漳贤吞锶ツ甏笏□□鸷碳谒氖□嗲辏□□闷渥狻U蚰□跄呛2壳□□伲□苑缪┫疰苄螅□□氡毙惺￡饬噶皆隆G詹焯T悦□拔□祝□□□诽ù□叻3□ΦC昶渲薄V钔跗虬搜裕骸俺济克觎璐邮毖玻□□焉豕悖□夹衷ネ醢⒇葸□墒Ю铩5.芤嗍O啵□旮□□灏俣A⒈也□魑迩□ァ8沂悠淅□郧搿！敝瓶伞Z□骸肮噬惺槭∝┫嗤淹眩□墒尤□ε□□□运□□谊呋蛊浼摇！庇□诽ǔ佳裕骸巴□葜姓□菏乱笾偃荩□樘靶柏□□鞍Ь庸佟！壁□碇□Q钪萏┰讼丶19.裢蛉□в嗷B□幽闲惺∠汝庖粤敢辉潞笠晕牛□碇□C□裳粜惺》⑺陉庳寐薏磕诿晒偶19.瘛N斐剑□□赂笠宰胄蕖毒□来蟮洹罚□氪雍擦止□吩喝 锻巡烦嘌铡芬皇橐约吞□嬉岳词录#□芤悦□擦盅□砍兄佳翰换ā⑺□Ш Q馈Q翰换く裕骸啊锻巡烦嘌铡肥鹿孛亟□□强闪钔馊舜□矗□嫉炔桓曳钰□！贝又□T鲋霉拔浪疽钦獭C□浔杆轮罱彻俦茉□□G彩拐僬允姥佑诩□臁Z□阅嘟鹞坟W质椤段蘖渴俜鹁□非P俊H缮辏□⑶残□异栉佬录□□苛□偃嘶瓜缋铮□谝云咴乱蝗栈褂□：庵萋肥粝乇人旰祷龋□源笏□□袷巢菽敬□。□忠唣荩□勒呤□牛□□系佬□克厩腙饬该淄蚴□□又□：又懈□龋□□□12.侥□4.笸□10.蛹渲盥肥粝兀□砸院挡荒苤指婕i8手莅□核祭济夤牌藓龆嫉慕镆哉杲陟浩涿拧?

五月丙子，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裕宗故事。敕建宫相都总管府公廨。丁丑，荧惑犯轩辕左角。赐宫相都总管府给驿玺书。调卫兵浚金水河。己卯，安南世子陈日□阜遣其臣段子贞来朝贡。安庆之望江县、淮安之山阳县去岁皆水灾，免其田租。丙戌，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今其徒猥多，请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常德府桃源州去岁水灾，免其租。丁亥，复立怯怜口提举司，仍隶中政院。命枢密院调军士修京城。己丑，置云南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临安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孟定路、孟璟路并为军民总管府，秩从三品。者线、蒙庆甸、银沙罗等甸并为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样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益都路宋德让、赵仁各输米三百石赈胶州饥民九千户，中书省臣请依输粟补官例予官，从之。赈驻冬卫士二万

一千五百户粮四月。庚寅，立云南省芦传路军民总管府，以土官为之，制授者各给金符。癸巳，云南威楚路之蒲蛮猛吾来朝贡，愿入银为岁赋，诏为置散府一及土官三十三所，皆赐金银符。甲午，太白犯毕宿。封宣政使脱因为蓟国公。以平江官田五百顷立稻田提举司，隶宫相都总管府。乙未，以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脱别台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玥璐不花累辞职，江西行省平章朵兒只以疾辞新任，并许之。脱忽思娘子继主明宗幄殿，诏赐湘潭州民户四万为汤沐。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丙申，大驾幸上都。四川行省平章汪寿昌辞职，不允。敕在京百司日集公署，自晨及暮毋废事。赈滦阳、桓州、李陵台、昔宝赤、失八兒秃五驿钞各二百锭。桓州民以所种麦献，诏赐币帛二匹，慰遣之。戊戌，次红桥，临视燕铁木兒生祠。以太禧宗禋院所隶昭孝营缮司隶崇禧总管府。赈辽阳东路蒙古万户府饥民三千五百户粮两月。己亥，也兒吉尼知行枢密院事。八番西蛮官阿马路奉方物入贡。高邮、宝应等县去岁水，免其租。庚子，太阴犯太白。辛丑，太白经天。改阿速万户府为宣毅万户府，赐银印，命伯颜领之。旌济南章丘县马万妻晋氏志节。癸卯，加也兒吉尼太尉，赐银？R院蛹溲慰纬□那Фш夂蛹涫粝丶19.袼那б话倩A＜壮剑□□尸□赫□文谕馑□芥浯□Ｐ□□撼佳裕骸熬芍疲□惺Ｄ裼□罴爸钏滤□鞣鹗拢□克昙贫□偈□□□裉□涫□□□去健！敝瓶伞6□□ 1. 6 ǘ□罚□A⑻贫□荩□谐媸成！Ｄ□摹⑸芮臁1. 6 ā 5. 掳病10.蛹渲盥肥粝卮笏□Ａ□乱宜人罚□鞔⒄□撼□□蚨B□□泄□缆分□谩ｋ泛幽闲惺×□ 2. 缓Ｑ勒□１□＜嗖煊□泛□□蒲裕骸袄□□□ЫＪ允ⅲⅰ□辣境□□□□鏊陌僭保□指捶直婷晒拧⑸□俊10.喝酥□睢Ｇ敕裁晒拧⑸□俊10.喝耍□幌拊倍睿□缘萌胙Ａ！庇旨嗖煊□烦率刂醒裕骸扒敕彩苏咔桌希□鹞奘潭》钛□□幌薜胤矫□危□舜佑鸥浇□ǖ鳎□□阒倚⒅□馈！苯圆槐ā７ 19. 孜迩□□庑撕褪粝丶19.瘛６‖矗□□字缂□Ｒ颐□□嗖煊□烦铝价勒愣□□檬雇淹殉嘌瞻８.饺□榈关萆常□渖□负问媳靖钢□□□□制拗□□圳砍□ⅲⅰ□馕鹿□蛉耍□膑戆障苤埃□坊乖□魑□恕Ｓ□诽ǔ家晕牛□又□１捍蠖加揖□苍汉□缕薏苁险杲凇Ｈ尚纾□猿□蛭迩Фш夤□醵鏊褐坏染挪棵晒偶19.袢□蛉□倭□□□Ａ９锖ｲ□□骸爸罟倮粼谥耙刍蚴卮□慈危□□诵嘘涔厮担□从兴□≡撸□偃缡□□侣墼撸□舭詹恍鹬掌渖恚凰湮匏□。□掀鹈鹩杉赫撸□锛映Ｈ艘坏取！奔鬃樱□□□喟涔□伞⒀嘶录八尬朗啃姓首首啊Ｃ饪睾孜朗康辨浠Ａ１□□□颇铣稣骶□せ梗□谌睢蘼蘼□瓷笔□□坪３钡龋□黾硬□稚甭恿济裎□遥□□颇闲惺〖靶惺嗝茉海骸胺簿成现罟厥□□□纯汕岢罚□耸踊杭币灾破浔洹！倍：□□□醴副希□□追妇□８□纾□匝镏萏┰恕13.□级□厝二暧旰□冢□饨衲曜狻Ｊ嗝茉撼佳裕骸罢魑魍蚧Ц□□甙偃耍□蕴┓Ｔ岳矗□劬□判簦□呕拐咚陌傥迨□耍□癖叻谰□伲□□弊肥够褂□！贝又□Ｊ窃拢□□□⒁嗉□硕□泛担□媚□烦媸成＃□幽稀13.□□□分钍粝鼗龋□蠖肌１. 6 ā⒄娑ā 10. 蛹洹6.□□盥

肥糁菹丶爸钔退□□玫侣妨僬南卣乃□觥?

秋七月甲戌朔，赐野马川等处驻冬卫士衣。艺文少监欧阳玄言：“先圣五十四代孙袭封衍圣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铜印，于爵秩不称。”诏铸从三品印给之。德安府去年水，免今年田租。旌德安应山县高可焘孝行。己卯，以云南既平，惟禄余等惧罪窜伏，降诏曲赦之。辛巳，只兒哈答兒坐罪当流远，以唐其势舅氏故释之。壬午，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翰林国史院。监察御史张益等言：“钦察台在英宗朝，阴与中政使咬住造谋，诬告脱欢察兒将构异图，辞连潜邸，致出居海南。及天历初，倒剌沙据上都，遣钦察台以兵拒命，倒剌沙疑其有异志，复禽以归，即追言昔日咬住之谋以自解。皇上即位，不念旧恶，擢居中书，而又自贻厥咎，以致夺官籍产。旋复释宥，以为四川平章。今云南未平，与蜀接境，其人反覆，不可信任，宜削官远窜，仍没入其家产。”台臣以闻，诏夺其制命、金符，同妻孥禁锢于广东，毋籍其家。仍诏谕御史：“凡憸人如钦察台者，其极言之，毋隐。”铁木兒补化辞御史大夫职，不允。乙酉，遣使代祀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命西僧于大都万岁山悯忠阁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车驾还大都日止。丁亥，海南黎贼作乱，诏江西、湖广两省合兵捕之。诸王搠思吉亦兒甘卜、哈兒蛮，驸马完者帖木兒遣使来献蒲萄酒。壬辰，以知枢密院事脱别台为御史大夫。癸巳，辰州、兴国二路虫伤稼，免今年租。甲午，归德府雨伤稼，免今年租。给诸卫士及蒙古户粮四月。乙未，立闵子书院于济南。杭州火，赈被灾民百九十户。丁酉，调甘州兵千人、撒里畏兀兵五百人守参卜郎，以防土番。戊戌，封伯颜为浚宁王，赐金印，仍前太保、知枢密院事。高邮府去岁水灾，免今年租。湖州安吉县大水暴涨，漂死百九十人，人给钞二十贯瘗之，存者赈粮两月。庚子，广西徭贼平，召诸王云都思帖木兒还。辛丑，怀德府洞蛮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来贡，还所虏生口八百余人给其家。癸卯，知行枢密院事彻里帖木兒以兵讨叛蛮锁力哈迷失，戮其党七百余人。是月，河南、奉元属县蝗，大都、河间、汉阳属县水，冀宁属县雨雹伤稼，庐州去年水，宁夏霜为灾，并免今年田租，赈宁夏鸣沙、兰山二驿户二百九十，定西州新军户千二百，应理州民户千三百粮各一月，又赈龙兴路饥民九百户粮一月。大宁和众县何千妻柏都赛兒，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门。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封脱怜忽秃鲁为靖恭王，沙蓝朵兒只为懿德王，并给以涂金银?N饔蛑钔醪啡□蚯彩购龆疾欢±闯□B醒翩浠r鲋寐砼8饕唬□馄浜褪性右邸4蜕隙伎鬃用肀□S□诽ǔ价雷啵骸靶□崭笔股8纾□确钪几□尬朗壳□福□□壕湃眨□娣攵酃□□锏摈戆铡！贝又□＜河希□

砸□□□□舜凸拔乐卑倩B□□嗵□緝阂猿□蚨X执兔晒殴鹿颜摺Ｐ梁ィ□蠹菽匣勾蠖肌Ｈ勺樱□饔蛑钔醮饍郝槭Ю锵□淞刑□緝褐□唬□仓钔踟脎褐患□ǖ壤闯□薄＜滓□□□鹛⊡□镌侣程□緝骸⒅蜚桃蚕壤聪资ж菖□□鸵越鸢倭健⒁□□灏倭健３.□灏俣Ａ⒀.鸫□弧Ｃ□□翁峋偎疚闶昭嗵□緝痕∩嵘袒跛啊Ｎ觾憾渌贾□仄的暝郑□竽炼嗨溃□窕□蚱咔б话倭□□□□谑犯□□□□蚨ш庵□Ｒ颐□□□追感□□笮恰１□剑□饽谑非恿懈梦□峁□□Ｒ孕潜洌□钊撼家樯狻６：：龋□□搀醪谎仗□緝何Я杂诟ｅ荨＜何矗□⒄蚰□踝芄芨□诟ｅ荨９□魍淹鸦依闯□Ｒ糟炅郝肺臼舷卮筒□瘴□骋亍Ｚ□滩亏赌谑倘隼锊换ㄎ坠剖拢□驳彼勒哒纫话倨撸□鞴愣□⑩鳌Ｖ惺槭〕佳裕骸懊髂旰Ｔ肆付□偎氖□蚴□□蚜罱□阍硕□俣□□颍□幽隙□□颉＝袂肓罱□愀丛龆□□颍□臼〔握□耪甓搅臁！贝又□８疵□怍忻孜逋蚴□镁┏瞧睹瘛１杭媚□肺侯煨⑫小⒀镏萋仿捞祺肫尬な险杲凇８□辏□□追感□□蠼恰Ｖ惺椤⑹嗝艹佳裕骸拔饔蛑钔醪蝗□颍□涑记恿心径〗猛趺□闯□□蝗□蚯彩估囱裕□胫匆怨椤３嫉纫椋□诨Ｏ之国，行人往来，执以付之，不可，宜令乘驿归国以自辨。”制可。壬申，升侍正府秩正二品。是月，江浙诸路水潦害稼，计田十八万八千七百三十八顷。景州自六月至是月不雨。澧州、泗州等县去年水，免今年租。沅州饥，赈粜米二千石。金州及西和州频年旱灾，民饥，赈以陕西盐课钞五千锭。九月癸酉朔，市阿鲁浑撒里宅，命燕铁木兒奉皇子古纳答剌居之。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每匹给刍粟价钞四锭。”从之。乙亥，命留守司发军士筑驻跸台于大承天护圣寺东。御史台臣劾奏：“四川行省参政马镕，发粮六千石饷云南军，中道辄还，预借俸钞一十九锭以娶妾，又诟骂平章汪寿昌，罪虽蒙宥，难任宰辅。”帝曰：“纲常之理，尊卑之分，懵无所知，其何以居上而临下！亟罢之。”丙子，太白犯填星。枢密院臣言：“云南东川路总管普折兄那具，会禄余兵，杀乌撒宣慰使月鲁、东川路府判教化的二十余人；又会伯忽侄阿福，领蒙古兵将击罗罗斯。臣等与燕铁木兒议，遣西域指挥使锁住等发陕西都万户府兵，直抵罗罗斯，发碉门安抚司兵，绝大渡河，直抵邛部州，巡守关隘。”诏宣政院亦遣使同往督之。海南贼王周纠率十九洞黎蛮二万余人作乱，命调广东、福建兵，隶湖广行省左丞移剌四奴统领讨捕之。阿速及斡罗思新戍边者，命辽阳行省给其牛具粮食。己卯，发粟五千石赈兴和路鹰坊。庚辰，枢密院臣言：“六月中，行枢密院官以兵与乌撒贼兵五战，破之，惟禄余窜伏未获。”命四川行省给其军饷。赈兴和宝昌州饥民米二千石。御史台臣言：“大圣寿万安寺坛主司徒严吉祥，盗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坛主之职。”从之。禁诸驿毋畜窜行马，免控鹤户杂役。湖州安吉县久雨，太湖溢，漂民居二千八百九十户，溺死男女百五十七人，命江浙行省赈恤之。丁亥，御史台臣言：“江西行省参政李允中，乃故内侍李邦宁养

子，器质庸下，误叨重选，宜黜罢。”从之。庚寅，幸大承天护圣寺。以钞五万锭及预贷四川明年盐课钞五万锭，给行枢密院军需。禄余寇顺元路。癸巳，罢供需府覆实司，置广谊司，秩正三品，以右丞撒迪领其务。御史台臣劾太禧宗禋使童童淫侈不洁，不可以奉明禋；又，奎章阁监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乙未，以金虎符赐中书平章政事亦列赤。思州镇远府饥，赈米五百石。丁酉，云南行省遣都事那海、镇抚栾智等奉诏往谕禄余及授以参政制命，至撒家关，禄余拒不受，俄而贼大至，那海因与力战，贼乃退。及晚，乌撒兵入顺元境，左丞帖木兒不花御战，那海复就阵宣诏招之，遂遇害，帖木兒不花等敛兵还。壬寅，改隆祥总管府为隆祥使司，秩从二品。

冬十月甲辰，遣秘书太监王珪等代祀岳镇、海渎、后土。乙巳，召行枢密院彻里铁木兒、小云失还朝。以前东川路总管普折子安乐袭其父职。己酉，时享于太庙。为皇子古纳答剌作佛事，释在京囚，死罪者二人，杖罪者四十七人。辛亥，召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阿兒思兰海牙赴阙。癸丑，幸大承天护圣寺。蒙古都元帅怯烈引兵击阿禾贼党于澂江路海中山，为云梯登山，破其栅，杀贼五百余人。秃坚之弟必剌都古彖失举家赴海死。又获秃坚弟二人、子三人，诛之。甲寅，杭州火，命江浙行省赈其不能自存者。丁巳，中书省臣言：“江浙平江、湖州等路水伤稼，明年海漕米二百六十万石，恐不足，若令运百九十万，而命河南发三十万，江西发十万为宜。又，遣官赍钞十万锭、盐引三万五千道，于通、澧、陵、沧四州，优价和籴米三十万石。又，以钞二万五千锭、盐引万五千道，于通、澧二州，和籴粟豆十五万石；以钞三十万锭，往辽阳懿、锦二州，和籴粟豆十万石。”并从之。烧在京积年还倒昏钞二百七十余万锭。戊午，诏还平江路大玉清昭应宫田百顷，官勿征其租。己未，给宿卫士有官者刍豆。诸王卜赛因使者还西域，诏酬其所贡药物价直。辛酉，命西僧作佛事于兴圣宫，十有五日乃罢。吴江州大风雨，太湖溢，漂没庐舍孳畜千九百七十家，命江浙行省给钞千五百锭赈之。乙丑，立昭功万户都总使府，伯颜、铁木兒补化并兼昭功万户都总使。丙寅，命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燕铁木兒取ＢＸ牛五千于西域来献。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１纫虿□雠崖遥□ツ涎尾豢傻剑□矶嗖：：馈！壁□钏拇Ｌ惺∫匝胃□□Ｒ液ィ□钛逋ａ⑪舨焕嫁傻饶狈矗□□铩１□樱□庵钔跷蛹次□Ｄ□酰□鸵杂。□云湎人□苡〈椭钔趸胪禾□緝褐□痈

□Ｌāｚ□□曝菟呐□中惺∮ ６〕螅□撕吐酚シ患懊晒琶裢蛞磺б话儆嗷Ｂ□笱┬竽炼乘溃□饷孜迩□□Ｎ煲□□嗝茉撼佳裕骸疤炖□□耍□匝镏葜卣颍□12.倩炊□□克疽员□ǎ□袷乱涯□□艘运□勘□戳ズ幽闲惺 Ｓ郑□魑髟□Ц□蕴┓ǔ醯鞅□那б话偃耸□□荨⑭嗉□耍□谝晕迥晡□□□褚咽□辏□油稣咧冢□思佑判簦□谝岳此晡逶麓□埂！辈4.又□＜好□□庹喊辔□俟□□８□剑□蟆⒂仪詹煳谰□壳□陌倬攀□Ъiii□□隙剂羰厮娟庵□Ｐ了龋□曰Ｐ可惺楣11.牢□惺椴沃□□隆９镂矗□□□嗵□緝褐□铀□莺Ｎ□樱□途拥诩八□□钛逋□卟□＞Ｍ跻菜僖膊桓上祝拢嘏Ｋ陌佟Ｚ□骸懊克晔嗝茉骸⒆谡□□补伲□肓裳粜惺」傺怖□羁ι□懔钪钔跛□咳琶瘛！甭∠樗臼够魏鳊翰换く裕骸昂Ｄ纤□ù笮肆□彰魉拢□し押起Γ□枞瞬皇て淙牛□怨饰□摇！壁□□阈惺〕极h璐不花及宣慰、宣抚二司领其役，仍命廉访司莅之。辛卯，诸王撒兒蛮遣使者七十四人来。赈左钦察卫撒敦等翼顶也兒古驻冬军千五百八十户。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五十两，折钞二十五锭。乙未，敕宫相都总管府勿隶昭功都总使府。丁酉，以南阳府之嵩州，更赐伯颜为食邑。

十二月戊申，陕西行台御史捏古伯、高坦等劾奏：“本台监察御史陈良，恃势肆毒，徇私破法，请罢职籍赃，还归田里。”有旨：“虽会赦，其准风宪例，追夺敕命，余如所奏。”以黄金符镌文曰“翊忠徇义迪节同勋”，赐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钦察，以旌其天历初红桥战功。壬子，复命诸王忽剌出还镇云南。癸丑，撒敦献斡罗思十六户，酬以银百七锭、钞五千锭。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仍以忽里所牧官羊给之。河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觐者有之，非无思亲之心，实由朝廷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古律，诸职官父母在三百里，于三年听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听一给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宜计道里远近，定立假期，其应省觐匿而不省觐者，坐以罪。若诈冒假期，规避以掩其罪，与诈奔丧者同科。”御史台臣以闻，命中书?16.癫俊⑫滩考昂擦帧12.□汀15.□赂笠橹□６：:龋□昴颈□Ｎ煳纾□饔蛑钔跬毫刑□緝呵彩瓜孜髀砑捌烟丫啤Ｔじ□乃尬兰爸钋臂‖朗克甏统□□硕□□Ａ８□辏□布□椭毖□看鹗□□枵娑屮窕□□□腩Ｗ诩跋攒沧□乜屎笊裼□睢Ｐ劣希□脖□可惺橐菜俨换ā⑨□萃尸□菏潞瞿剎换屮□凼ＡＺ□惺槭 ⒂□诽冂补僖韪鞯溃□□□盟韭记簟９锖ィ□昴颈□８□鞫□□Ц□□獭６ ：□□□诽ǔ佳裕骸案仕嘈惺Σ秸略侣程□緝海□确敲晒抛逍眨□野涤谑禄□□棺鼙□□□址撬□恕！壁□嗝茉何鹆钐岬骶□怼＜核龋□□诽ǔ佳裕骸昂佣□懒□酶笔购龈鐑翰换ǎ□菅嗄系懒□盟臼虏谎蘸龆肌⑨跏吭□10.轮旧疲□芨俨徽瘢□嗣夤佟！贝又□１耗□Ｖ荽尬┬⑫⑫小Ｊ撬辏□娑□肥糁菟□□侥□10.幽隙□泛

担□蠹i?

本纪第三十六 文宗五

三年春正月辛未朔，高丽国王桢遣其臣元忠奉表称贺，贡方物。癸酉，命高丽国王王焘仍为高丽国王，赐金?3?，焘有疾，命其子桢袭王爵，至是焘疾愈，故复位。甲戌，赐燕铁木兒妻公主月鲁金五百两、银五千两。丁丑，禁冒哀求叙复者。赈粜米五万石，济京师贫民。己卯，时享太庙。罢诸建造工役，惟城郭、河渠、桥道、仓库勿禁。广西罗伟里叛寇马武冲等，合龙州岭北朗龙洞韦大虫贼兵万人，攻陷那马违、那马安等寨，命广西宣慰司严军御之。月阙察兒冒请卫士刍束，当坐罪，燕铁木兒请释之。壬午，命甘肃行省为豳王不颜帖木兒建居第。封孔子妻郓国夫人勣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癸未，给纳邻等十四驿粮及刍粟。赈永昌路流民。庆远南丹等处溪洞军民安抚司言，所属宜山县饥疫，死者众，乞以给军积谷二百八十石赈粜，从之。江西行省言，梅州频年水旱，民大饥，命发粟七百石以赈粜。丙戌，印造岁额钞本，至元钞九十九万六千锭，中统钞四千锭。丁亥，幸大承天护圣寺。赐诸王帖木兒及其妃阿剌赤八剌金五百两、银万两、钞二万锭、币帛各千匹。监察御史劾奏："翰林学士承旨典哈，其兄野里牙坐诛，当罢。"从之。戊子，万安军黎贼王奴罗等，集众五万人寇陵水县。己丑，赈肇庆路高要县饥民九千五百四十口。四川行省言："去年九月，左丞帖木兒不花与禄余贼兵战被创，贼遂侵境，乞调重庆、叙州兵二千五百人往救之。"顺元宣抚司亦言："贼列行营为十六所，乞调兵分道备御。"诏上都留守司为燕铁木兒建居第。御史台言："选除云南廉访司官，多托故不行，继今有如是者，风宪勿复用。"制可。戊戌，命中书省以钞三千锭、币帛各三千匹，给皇子古纳答剌岁例鹰犬回赐。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酬以银七十二锭、钞五千锭。己亥，给斡罗思千人衣粮。山南道廉访副使秃坚董阿劾："荆湖北道宣慰使别列怯都常贷内府钞，威逼部民代偿，不足则以宣慰使公帑钞偿之。又，副使驴驹，以修治沿江堤岸，纵家奴掊敛民财。二人罪虽遇赦，宜从黜退。"御史台臣以闻，从之。庚子，封公主不纳为郓安大长公主。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具什用，合洞蛮八百余人寇施州。

二月辛丑朔，八番苗蛮骆度来贡方物。癸卯，诸王也先帖木兒薨。甲辰，诸王答兒马失里、哈兒蛮各遣使来贡蒲萄酒、西马、金鸦鹘。乙巳，以湖广行省平章玥璐不华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给豳王及其王傅禄。戊申，云南行省言："会通州土官阿赛及河西阿勒等与罗罗贼兵千五百人寇会州路之卜龙村；又，禄余将引兵与茫部合寇罗罗斯，截大渡

河、金沙江以攻东川、会通等州。臣等敢奉先所降诏书招谕之，不奉命则从宜进军。”制可。己酉，赐怯薛官完者帖木兒及阿昔兒珠衣帽。德宁路去年旱，复值霜雹，民饥，赈以粟三千石。旌晋宁路沁州刘玮妻张氏志节。禄余言于四川行省：“自父祖世为乌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无异心。曩为伯忽诱胁，比闻朝廷招谕，而今期限已过，乞再降诏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属四川省，隶永宁路，冀得休息。”四川行省以闻，诏中书、枢密、御史诸大臣杂议之。己未，旌宁夏路赵那海孝行。辛酉，燕铁木兒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己巳，命燕铁木兒集翰林、集贤、太禧宗禋院，议立太祖神御殿。诏修曲阜宣圣庙。邛州有二井，宋旧名曰金凤、茅池，天历初，九月地震，盐水涌溢，州民侯坤愿作什器煮盐而输课于官，诏四川转运盐司主之。旌济州任城县王德妻秦氏、婺州路金华县吴埙妻宋氏、庐州路高仁妻张氏、甘州路岳忽南妻失林、盖州完颜帖哥住妻李氏志节。

三月庚午朔，帝师至京师。遣使往西域，赐诸王不赛因绣彩币帛二百四十匹。中书省臣言：“凡远戍军官死而归葬者，宜视民官例，给道里之费。又，四川驿户比以军兴消乏，宜遣官同行省量济之。”制可。燕铁木兒言：“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方五百顷有奇，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其总田者死，颇为人占耕。今臣愿增粮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撒敦。”从之。洛水溢。爪哇国遣其臣僧伽剌等八十三人，奉金书表及方物来朝贡。己卯，诏：“以西宁王速来蛮镇御有劳，其如安定王朵兒只班例，置王傅官四人，铸印给之。”庚辰，以安陆府赐并王晃火兒不花为食邑。旌大都良乡县韦安妻张氏贞节。丁亥，诸王伯岳兀、完者帖木兒来朝。戊子，占城国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四人，奉金书表及方物来朝贡。己丑，复立功德使司。癸巳，皇子古纳答剌更名燕帖古思。置兴瑞司，掌中宫岁作佛事，秩正三品。乙未，命燕铁木兒依旧例以钞万锭分给蒙古孤寡者。以帝师泛舟于西山高梁河，调卫士三百挽舟。丙申，赐怯薛官纶怜铁木兒玺书，申饬其所部。赈木怜、苦盐泺、札哈、扫怜九驿之贫者凡四百五十二户。丁酉，缅国遣使者阿落等十人，奉方物来朝贡。己亥，赐行枢密院钞四万锭，分给征乌撒、乌蒙所调陕西、四川蒙古军及渐丁万人。高唐、德、冀诸州，大名、汴梁、广平诸路，有虫食桑叶??

夏四月壬寅，中书省臣言：“去岁宿卫士给钞者万五千人，今减去千四百人，余当给者万三千六百人。又，太府监岁支币帛二万匹，不足于用，请再给二百匹。”并从之。四川师壁、散毛、盘速出三洞蛮野王等二十三人来贡方物。戊申，大宁路地震。四川大盘洞谋者什用等十四人来

贡方物。丙辰，诸王不别居法郎遣使者要忽难等，及西域诸王不赛因使者也先帖木兒等，皆来贡方物。戊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镌板模印，以赐百官。四川行省平章汪寿昌辞职，不允。以作佛事祈福，释御史台所囚定兴刘县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乙丑，安南国世子陈日□阜遣其臣邓世延等二十四人来贡方物。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兒，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杂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以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妻丑丑赐通政副使伯蓝，玉鞍赐撒敦，余人畜、土田及七宝奁具、金珠、宝玉、钞币，并没入大承天护圣寺。免四川行省境内今年租。命有司为伯颜建生祠，立纪功碑于涿州，伯别建祠、立碑于汴梁。戊辰，免云南行省田租三年。安州饥，给河间盐课钞万锭赈之。东昌、济宁二路及曹、濮诸州，皆有虫食桑。

五月己巳朔，高昌王藏吉薨，其弟太平奴袭位。壬申，赈木怜、七里等二十三驿，人米二石。癸酉，荧惑犯东井。赐燕铁木兒宴于流杯池。云南大理、中庆等路大饥，赈钞十万锭。甲戌，升尚舍寺为从三品。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不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赐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脱亦纳金虎符。旌保定路郭璹孝行、探忒妻灵保贤孝。戊寅，幸大承天护圣寺。京师地震有声。己卯，命诸王也失班还镇。浙西道廉访司劾副使三宝凶恶阴险，紊乱纪纲，诏罢之。壬午，复赈粜米五万石，济京城贫民。戊子，唐其势以疾先住上都，赐药价钞千锭。遣使往帝师所居撒思吉牙之地，以珠织制书宣谕其属，仍给钞四千锭、币帛各五千匹，分赐之。赈帖里干、不老、也不彻温等十九驿，人米二石。庚寅，大驾发大都，时巡于上都。置山东益都等处金银铜铁提举司。辛卯，复以司徒印给万安寺僧严吉祥。诏给钞五万锭，修帝师巴思八影殿。壬辰，太常博士王瓒言："各处请加封神庙，滥及淫祠。按《礼经》，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后不许加封。"制可。丁酉，白虹并日出，长竟天。追封颜子父颜无繇为杞国公，谥文裕；母齐姜氏杞国夫人，谥端献；妻宋戴氏兖国夫人，谥贞素。甘州大雹，扬州之江都、泰兴，德安府之云梦、应城县水，汴梁之睢州、陈州、开封、兰阳、封丘诸县河水溢，滹沱河决，没河间清州等处屯田四十三顷。常宁州饥，赈粜米二千四百石。杭州火，被灾九十一户，池州火，被灾七十三户，命江浙行省量赈之。六月己亥朔，以月鲁帖木兒等罪诏告中外，赦天下。免四川行省今年差税、陕西行省今年商税。隶用朵朵、王士熙、脱欢等。己酉，以御史中丞赵世安为中书左丞。癸丑，遣使分祀岳镇海渎。戊午，给钞

五万锭，赐云南行省为公储。己未，燕铁木兒言："顷伯颜封浚宁王，赐食邑嵩州，今请于濒汴择一州赐之。"诏改赐陈州。癸亥，加授知枢密院事也卜伦开府仪同三司。乙丑，御史台臣劾辽阳行省参政赛甫丁庸鄙不胜任，罢之。监察御史陈思谦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出处系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难者，勿许夺情起复。"制可。禁诸卜筮、阴阳人，毋出入诸王公大臣家。晋宁、冀州桑灾，益都、济宁大雨，无为州、和州水。旌归德府永城县民张氏孝节。

秋七月戊辰朔，诸王答里麻失里等遣使来贡虎豹。云南行省言："本省旧降给驿玺书六十九、金字圆符四，伯忽之乱，散失殆尽，乞更赐为宜。"敕更赐玺书三十二、圆符四，仍究诘所失者。辛未，以车坊官园赐伯颜。赐从征云南将校三百四十七人钞币有差。调军士修柳林海子桥道。乙亥，命僧于铁幡竿修佛事，施金百两、银千两、币帛各五百匹、布二千匹、钞万锭。丁丑，赈蒙古军流离至陕西者四百六十七户粮三月，遣复其居，户给钞五十锭。湖广行省言："黎贼势猖獗，乞益兵三千以备调用。"有旨："依前诏，促移剌四奴克日进兵。"壬午，江西行省造螺钿几榻遗燕铁木兒，诏赐匠者币帛各一。甲申，燕铁木兒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旌裕州民李庭瑞孝行。庚寅，给钞万锭，命燕铁木兒分赐累朝官分嫔御之贫乏者。壬辰，西域诸王不赛因遣哈只怯马丁以七宝水晶等物来贡。给蒙古民及各部卫士钞币有差，仍赈粮五月。甲午，北边诸王月即别遣南忽里等来朝贡。燕铁木兒言："诸王彻彻秃、沙哥，曩坐罪流南荒，乞赐矜闵，俾还本部。"从之。赈宗仁卫军士九百户各钞一锭。滕州民饥，赈粜米二万石。庆都县大饥，以河间盐课钞万锭赈之。

八月辛丑，诸王阿兒加失里献斡罗思三十人、渐丁百三人。赈大都宝坻县饥民，以京畿运司粮万石。癸卯，吴王木喃子及诸王答都河海、锁南管卜、帖木兒赤、帖木迭兒等来朝。赐护守上都宫殿卫卒二千二百二十九人，人钞二十五锭。乙巳，天鼓鸣于东北。丙午，遣官祭社稷。丁未，有事于太庙。海道漕运粮六十九万余石至京师。己酉，陇西地震。帝崩，寿二十有九，在位五年。癸丑，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元统二年正月己酉，太师右丞相伯颜率文武百官等议，上尊谥曰圣明元孝皇帝，庙号文宗，国言谥号曰札牙笃皇帝，请谥于南郊。三月己酉，祔于太庙。后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谋为不轨，使明宗饮恨而崩，诏除其庙主。其略曰：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后，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正统浸备，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启大事，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

知天理人伦之攸当，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思欲自解于天下，乃谓夫何数日之间，宫车弗驾。海内闻之，靡不切齿。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内怀愧慊，则杀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随降殒罚。叔婶不答失里，怙其势焰，不明明考之嗣，而妄立孺稚之弟亦怜真班，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位。国之大政，属不自遂者，讵能枚举。每念治必本于尽孝，事莫先于正身，赖天之灵，权奸屏黜，尽孝正名，不容复缓，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既往之罪，不可胜诛，其命太常彻去脱脱木兒在庙之主。不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揆之大义，削去鸿名，徙东安州安置。

放燕帖古思于高丽，未至，月阔察兒害之于中道。

本纪第三十七 宁宗

宁宗冲圣嗣孝皇帝，讳懿璘质班，明宗第二子也。母曰八不沙皇后，乃蛮真氏。初，武宗有子二人　，长明宗，次文宗。延祐中，明宗封周王，出居朔漠。泰定之际，正统遂偏。天历元年，文宗入绍大统，内难既平，即遣使奉皇帝玺绶，北迎明宗。明宗崩，文宗复即皇帝位。明宗有子二人，长妥欢帖木耳，次即帝也。天历三年二月乙巳，封帝为鄜王。

至顺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于上都，皇后导扬末命，申固让初志，传位于明宗之子。时妥欢帖木耳出居静江，帝以文宗眷爱之笃，留京师。太师、太平王、右丞相燕铁木兒，请立帝以继大统。于是遣使征诸王会京师，中书百司政务，咸启中宫取进止。甲寅，中书省臣奉中宫旨，预备大朝会赏赐金银币帛等物。乙卯，燕铁木兒奉中宫旨，赐驸马也不干子欢忒哈赤、太尉孛兰奚、句容郡王答邻答里、佥事小薛、呵麻剌台之子秃帖木兒、公主本答里、诸王丑汉妃公主台忽都鲁、诸王卯泽妃公主完者台及公主本答里、彻里帖木兒等金、银、币、钞有差。是月，浑源、云内二州陨霜杀禾，冀宁路之阳曲、河曲二县及荆门州皆旱，江水又溢，高邮府之宝应、兴化二县，德安府之云梦、应城二县大雨，水。

九月丁丑，填星犯太微垣左执法。辛巳，修皇太后仪仗。是夜，地震有声来自北。是月，益都路之莒、沂二州，泰安州之奉符县，济宁路之鱼台、丰县，曹州之楚丘县，平江、常州、镇江三路，松江府、江阴州，中兴路之江陵县，皆大水。河南府之洛阳县旱。

十月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诏曰：

洪惟太祖皇帝，启辟疆宇；世祖皇帝，统一万方；列圣相承，法度明著。我曲律皇帝入纂大统，修举庶政，动合成法，授大宝位于普颜笃皇帝以及格坚皇帝。历数之归，实当在我忽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而各播越辽远。时则有若燕铁木兒，建义效忠，戢平内难，以定邦国，协恭推戴扎牙笃皇帝。登极之始，即以让兄之诏明告天下。随奉玺绂，远迓忽都笃皇帝，朔方言还，奄弃臣庶。扎牙笃皇帝，荐正宸极，仁义之至，视民如伤，恩泽旁被，无间远迩。顾育眇躬，尤笃慈爱。宾天之日，皇后传顾命于太师、太平王、右丞相、答剌罕燕帖木兒，太保、浚宁王、知枢密院事伯颜等，谓圣体弥留，益推固让之初志，以宗社之

重，属诸大兄忽都笃皇帝之世嫡。乃遣使召诸王宗亲，以十月一日来会于大都，与宗王、大臣同奉遗诏。揆诸成宪，宜御神器，以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可大赦天下。自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但犯强盗、印造伪钞、蛊毒魇魅犯上者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大都、上都、兴和三路，差税免三年。腹里差发并其余诸郡不纳差发去处，税粮十分为率，免二分。江淮以南，夏税亦免二分。土木工役，除仓库必合修理外，毋复创造，以纾民力。民间在前应有逋欠差税课程，尽行蠲免。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官并内外三品以上正官，岁举才堪守令者一人，申达省部，先行录用。如果称职，举官优加旌擢。一任之内，或犯赃私者，量其轻重黜罚。其不该原免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决者，申达省部，详谳释放。学校农桑、孝义贞节、科举取士、国学贡试，并依旧制。广海、云南梗化之民，诏书到日，限六十日内出官，与免本罪，许以自新。於戏！肆予冲人，托于天下臣民之上，任大守重，若涉渊冰。尚赖宗王大臣、百司庶府，交修乃职，思尽厥忠。嘉与亿兆之民，共保承平之治。咨尔多方，体予至意！故兹诏示，想知悉。

辛丑，以知枢密院事撒敦为御史大夫，中书右丞撒迪为中书平章政事，宣政使阔里吉思为中书左丞，中书平章政事秃兒哈铁木兒知枢密院事。乙巳，造皇太后玉册、玉宝。丁未，皇太后命作两宫幄殿、车乘、供帐。戊申，赏赉诸王金、币，其数如文宗即位之制。立徽政、中政二院。己酉，太白犯斗宿。敕：“诸王、驸马、勋旧大臣及中书?⑹嗝茉骸⒂□诽囗日□□罚□偎臼□□戎烈黄氛撸□诿胖□冢□檬┤□惨宰□□嘟越□□！备□纾□藿检敕ǔ□ R 曰抡咛□潘肌 9.□镓 4 饍骸10.诠氛摺16.□□霾⑽□姓□菏埂 P 梁ィ□越□闼瓯炔坏牵□浜 T 肆覆患笆□□估此瓴乖恕 H 勺樱□ù救朔杆窖巫铮□□□睢 < 滓□□钔醪蝗□蚯彩构彼□镅腊耸□私铩⑴宓栋耸□□统□□□□俣A R 颐□□约次桓婕滥辖肌 1 □剑□□尬朗俊19.晒拧10.壕□□蛉擞□□隆 C □□阈惺》锻□旌湍□□ッ砑榔鳎□舶偃□□形迨隆 < 何矗□婕捞□怼 8 □辏□婕郎琊i R 圆□瘴□照□梗□狼翱□□峭□□尽15. D □酢⑻□！18.季□□厥隆⒅□嗝茉菏隆 L 岬髦荫词涛狼拙□贾富邮顾臼虏□隼铩⒂叶纪□蓝贾富邮钩 2 焕嫁桑□⑽□照□埂 4 椭铄□蟠蟪□嵘完阌胁睢 < 鬃樱□灾钔鹾鲐萏廴斗Γ□统□灏俣A；实苎嗵□潘际芙溆谖魃□觾郝橥邸 k 罚骸鞍俟偌八尬朗坑兄凰镆抡撸□灿胙琪希□苑□允獭 F 浠蛑手钊苏撸□镏□！北□□□鹣睾拥袒担□19.穸《□□□傥迨□诵拗□?

十一月己巳，诏翰林国史、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集议先皇帝庙

号、神主、升祔武宗皇后及改元事。庚午，赐郯王彻彻秃以海宁州朐山、赣榆、沭阳三县。壬申，命郯王彻彻秃镇辽阳。甲戌，遣宿卫官阿察赤以上皇太后玉册告祭南郊，中书平章政事伯撒里告祭太庙。戊寅，奉玉册、玉宝尊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御兴圣殿受朝贺。己卯，帝御大明殿受朝贺。庚寅，赐诸王宽彻币帛各二千匹，以周其贫。左钦察卫士饥，赈粮二月。壬辰，帝崩，年七岁。甲午，葬起辇谷，从诸陵。明年六月己巳，明宗长子妥欢帖木耳即位。至元四年三月辛酉，谥曰冲圣嗣孝，庙号宁宗。四月乙酉，祔于太庙。

本纪第三十八 顺帝一

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兒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　，阿兒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

当泰定帝之崩，太师燕铁木兒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长，复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宁之北，而立文宗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复正大位。至顺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阅一载，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

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铁木兒请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从，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为宁宗。十一月壬辰，宁宗崩，燕铁木兒复请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欢贴睦尔在广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之。"乃命中书左丞阔里吉思迎帝于静江。至良乡，具卤簿以迓之。燕铁木兒既见帝，并马徐行，具陈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无所答。于是燕铁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适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以故议未决。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铁木兒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帝，且曰："万岁之后，其传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诸王宗戚奉上玺绶劝进。

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诏曰：

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统，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远居沙漠，札牙笃皇帝戡定内难，让以天下。我皇考宾天，札牙笃皇帝复正宸极。治化方隆，奄弃臣庶。今皇太后召大臣燕铁木兒、伯颜等曰："昔者阔彻伯、脱脱木兒、只兒哈郎等谋逆，以明宗太子为名，又先为八不沙始以妒忌，妄构诬言，疏离骨肉。逆臣等既正其罪，太子遂迁于外。札牙笃皇帝后知其妄。寻至大渐，顾命有曰：'朕之大位，其以朕兄子继之。'"时以朕远征南服，以朕弟懿璘只班登大位，以安百姓，乃遽至大故。皇太后体承札牙笃皇帝遗意，以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以贤以长，在予一人，遣使迎还。征集宗室诸王来会，合辞推戴。今奉皇太后勉进之笃，宗亲大臣恳请之至，以至顺四

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於戏！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栗栗危惧，若涉渊冰，罔知攸济。尚赖宗亲臣邻，交修不逮，以底隆平。其赦天下。

时有阿鲁辉帖木兒者，明宗亲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辛未，命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回回、汉人司天监事；撒敦为太傅、左丞相。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诏以钞四万锭赈之。泾河溢，关中水灾。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

秋七月，霖雨。潮州路水。己亥，太阴犯房宿。

八月壬申，巩昌徽州山崩。是月，立燕铁木兒女伯牙吾氏为皇后。

九月甲午，太阴犯填星。乙未，太阴犯天江。甲寅，中书省臣言：“官员递升，窒碍选法。今请自?⑯骸⑧ü偻猓□溆嗖恍淼萆□！贝又□6∷龋□□醴柑钚恰＜何矗□□醴肛邓蕖8□辏□□□A⑮邑┤嗖□眨□□怠⑲筘┤嗳龆兀□g砉□掖笫拢□溆喙俨坏眉媪烊□啊G刂萆奖馈ｊ庑裟□募19.裎逋蛉□□艘辉隆Z□馊迦艘邸?

冬十月甲子，太阴犯斗宿。丙寅，凤州山崩。戊辰，改元，诏曰：“在昔世祖皇帝，绍开丕图，稽古建元，立经陈纪，列圣相承，恪遵成宪。肆予冲人，嗣大历服，兹图治之云初，嘉与民而更始。乃新纪号，诞告多方，其以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于戏！一元运于四时，惟裁成之有道；大统绵于万世，思保佑于无疆。”中书省臣言：“凡朝贺遇雨，请便服行礼。”从之。己巳，加知枢密院事、答剌罕答里金紫光禄大夫。庚午，诏以察罕脑兒宣慰司人民，止令应当徽政院差发。癸酉，云南亻嵬罗土官浑邓马弄来贡方物，诏以其地升立散府。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数，释放罪囚二十七人。庚辰，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于大承天护圣寺，命左丞相撒敦为隆祥使，奉其祭祀。乙酉，诏以高邮府为伯颜食邑。戊子，封撒敦为荣王，食邑庐州。唐其势袭父封为太平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庚寅，中书省臣请集议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

十一月辛卯朔，罢富州金课。甲午，太阴犯垒壁阵。丙申，巩昌成纪县地裂山崩，令有司赈被灾人民。丁酉，享于太庙。辛丑，起棕毛

殿。丙午，申饬盐运司。辛亥，江西、湖广、江浙、河南复立榷茶运司。追谥札牙笃皇帝为圣明元孝皇帝，庙号文宗。时寝庙未建，于英宗室次权结彩殿，以奉安神主。封伯颜为秦王，锡金? J 侨眨□刂萆奖赖亓选 R 梗□□醴柑□ 6. □□舷唷 H 勺樱□□醴柑钚恰 9 锍螅□□醴缚核蕖 R 颐□□匝嗵□緝浩浇□□吞镂灏偾辏□创推渥犹破涫啤 0 蘸蛹浯蟊ǘ魉轮钌□私匙芄芨□ = □愫导iii□⒁宀至浮20.几蝗巳胨谝躁庵□ Z □赝酢⒂邑┫嗖□眨□偻酢⒆筘┫嗳龆兀□嘲俟伲□苁□□?

十二月庚申，命伯颜提调彰德威武卫。乙丑，广西徭寇湖南，陷道州，千户郭震战死，寇焚掠而去。壬申，遣?⑻ü俜掷硖煜虑簦□镒疵髡叽□觯□□弑嬷□□烧呲葜□□椭驼咦锲溆兴尽 R 耘□心闼□□涓杆□莩辔□ 18. 薰□□癜哺□顾敬锫郴ǔ啵□□□榛 7. □ 9 镉希□□醴腹硭蕖 < 仔纾□杭崽□緝褐率耍□□□居。□昧攀簟 R 液ィ□□侍□笾没照□海□韫偈羧□倭□□辛□薄 L □追咐茶谡螅□□醴感□□ < 好□□□醴附□汀 9 镂矗□□醴付□獭?

元统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辛卯，东平须城县、济宁济州、曹州济阴县水灾，民饥，诏以钞六万锭赈之。以御史大夫脱别台为中书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丁酉，享于太庙。戊戌，四川大盘洞蛮谋谷什用遣男谋者什用来贡方物，即其地立盘顺府，命谋谷什用为知府。遣吏部尚书帖?16.癫坷芍兄俏跎剖菇恢海□浴妒谑崩□反椭□ L □醴感□□ 9 锩□□飞□烙朊褚惶宄湟邸 < 河希□陨衔淖诨实圳趾牛□补俑婕烙谀辖肌 8 □纾□□醴阜克蕖 < 滓□□展憬套芄芨□□⑫行□□骸 R 颐□□颇贤燎跻Π猜纷芄芨呙骼聪追轿铮□□□Π仓□?

二月己未朔，诏内外兴举学校。癸亥，广西徭寇边，杀官吏。广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甲子，塞北东凉亭雹，民饥，诏上都留守发仓廪赈之。乙丑，命有司以时给宿卫冬衣。以燕不邻为太保，置僚属。戊辰，封也真也不干为昌宁王，锡金? 9 镉希□□醴柑□⑸舷唷 6 冫螅□饣使猛淄谆晕□⑹俅蟪す□鳌 9 镂矗□卜崧泛导iii□酚兴娟怍新笸蛄□□甙偈□ < 咨辏□□砟颈莼担□补俑婕馈 6 『ィ□□拙□臁 J 窃拢□泻印⑵岷右纾□榔街钕厮□郑□獬□迩ΦA H 鹬萋匪□□饷滓煌蚴□?

三月己丑朔，诏：“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辛卯，以阴阳家言，罢造作四年。太阴犯填星。癸巳，广西徭贼复起，杀同知元帅吉列思，掠库物，遣右丞脱鲁迷失将兵讨之。复立西番巡捕都元帅府。罢广谊司，复立覆实司。赠吉烈思官，令其子孙袭职。庚子，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敕有司发义仓粮，赈饥民五十七万二千

户。癸卯，月食既。甲辰，中书省臣言：“兴和路起建佛事，一路所费，为钞万三千五百三十余锭。请依上都、大都例，给膳僧钱，节其冗费。”从之。乙巳，中书省臣言：“益都、真定盗起，请选?⑯汗偻□讲吨□□阅寄芮芑裾弑镀渖停□袢□苏哂胍还佟！贝又□６‖矗□院幽闲惺∽筘┫喟16.锖Ｑ牢□□阈惺∽筘┫唷Ｈ勺樱□阄髑煸陡□嬖艨苋□荩□□秸抡□绿铰沓嗤潮□□蛉嘶髦□６：:龋□□骸懊晒拧⑸□糠讣榈琳┫敝□镎撸□ブ谡□□缓喝恕20.先朔刚撸□粲兴尽！笔窃拢□蕉□赜辏□□浚□窦iii□怍忻锥□蚨□□□；次骷iii□怍忻锥□蚴□：□愫担□允窃虏挥曛劣诎嗽隆?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封宗室蛮子为文济王。乙丑，命顺元等处军民宣抚使、八番等处沿边宣慰使伯颜溥花承袭父职。丙寅，罢龙庆州黑峪道上胜火兒站。庚午，诏：“云南出征军士亡殁者，人赐钞二锭以葬。”壬申，命唐其势为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与马札兒台并为御史大夫。丁丑，太白经天。戊寅，太白昼见。己卯，奉圣明元孝皇帝文宗神主祔于太庙，躬行告祭之礼，乐用宫悬，礼三献。先是，御史台臣言：“郊庙，国之大典，王者必行亲祀之礼，所以尽尊尊、亲亲之诚，宜因升祔，有事于太庙。”帝从之。是日，罢夏季时享。诏加荣王、左丞相撒敦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食邑庐州。复立杭州四隅录事司。太白昼见。壬午，复如之。帝嘉许衡辅世祖以不杀一天下，特录其孙从宗为章佩监毕珍库提点。癸未，立盐局于京师南北城，官自卖盐，以革专利之弊。乙酉，中书省臣言：“佛事布施，费用太广，以世祖时较之，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三锭四十两、缯帛六万一千六百余匹、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余锭。请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余皆罢。”从之。是月，车驾时巡上都。益都、东平路水，设酒禁。大名路桑麦灾。成州旱饥，诏出库钞及发常平仓米赈之。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

五月己丑，诏威武西宁王阿哈伯之子亦里黑赤袭其父封。宦者孛罗帖木兒传皇后旨，取盐一十万引入中政院。辛卯，以唐其势代撒敦为中书左丞相，撒敦仍商量中书省事。壬辰，命中书平章政事撒的领蒙古国子监。癸巳，罢洪教提点所。戊申，诏文济王蛮子镇大名，云南王阿鲁镇云南，给银字团牌。是月，中书省臣言：“江浙大饥，以户计者五十九万五百六十四，请发米六万七百石、钞二千八百锭，及募富人出粟，发常平、义仓赈之，并存海运粮七十八万三百七十石以备不虞。”从之。诏：“王侯宗戚军站、人匠、鹰坊、控鹤，但隶京师诸县者，令所在一体役之。”赠故中书平章政事王泰亨谥清宪。旧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节及有大功勋于王室者，得赐功臣号及谥。时浸冗滥失实，惟泰亨在中

书时，安南请佛书，乞以《九经》赐之，使高丽不受礼遗，为尚书贫不能自给，故特赐是谥。赠漳州万户府知事阚文兴英毅侯，妻王氏贞烈夫人，庙号双节。六月丁巳朔，中书省臣言："云南大理、中庆诸路，曩因脱肩、败狐反叛，民多失业，加以灾伤，民饥，请发钞十万锭，差官赈恤。"从之。戊午，淮河涨，淮安路山阳县满浦、清冈等处民畜房舍多漂溺。丙寅，宣德府水灾，出钞二千锭赈之。乙亥，唐其势辞左丞相不拜，复命撒敦为左丞相。辛巳，诏蒙古、色目人行父母丧。癸未，复立缮工司，造缯帛。乙酉，赠燕铁木兒公忠开济弘谟同德翊运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右丞相，追封德王，谥忠武。是月，彰德雨白毛。大宁、广宁、辽阳、开元、沈阳、懿州水旱蝗，大饥，诏以钞二万锭，遣官赈之。

秋七月丁亥，戒阴阳人毋得于贵戚之家妄言祸福。辛卯，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罢秋季时享。壬辰，帝幸大安阁。是日，宴侍臣于奎章阁。甲午，太白昼见。己亥，太白经天。壬寅，诏："蒙古、色目人犯盗者免刺。"甲辰，太白经天，丙午，复如之。帝幸楠木亭。己酉，太白昼见。夜，有流星大如酒杯，色赤，长五尺余，光明烛地，起自天津，没于离宫之南。庚戌，太白经天，壬子，复如之。夜，荧惑犯鬼宿。癸丑、甲寅，太白复经天。是月，池州青阳、铜陵饥，发米一千石及募富民出粟赈之。

八月丙辰朔，太白经天，凡四日。戊午，祭社稷。癸亥，太白经天。丙寅至戊辰，太白复经天。辛未，赦天下。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众。自是日至甲戌，太白经天，丁丑、己卯，复如之；夜，犯轩辕。庚辰至壬午，太白复经天。癸未，中书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罢。是月，南康路诸县旱蝗，民饥，以米十二万三千石赈粜之。九月庚寅，太白经天。辛卯，车驾还自上都。壬辰，太阴入南斗。癸巳，太白犯灵台。甲午，太白经天。徭贼陷贺州，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命广西宣慰使、都元帅章伯颜将以击之。乙未，太白经天，己亥、壬寅，复如之。乙巳，太白犯太微垣。壬子，吉安路水灾，民饥，发粮二万石赈粜。夜，太白犯太微垣。

冬十月乙卯朔，正内外官朝会仪班次，一依品从。戊午，享于太庙。辛酉，以侍御史许有壬为中书参知政事。癸亥，太白犯太微上相，复犯进贤。丁卯，立湖广黎兵屯田万户府，统千户一十三所，每所兵千人，屯户五百，皆土人为之，官给田土、牛、种、农器，免其差徭。又创立武安县。移石山寨巡检司于清水寨，立霍丘县淮阴乡临水山巡检司，改乾宁军民安抚司曰乾宁安抚司。乙亥，太阴犯轩辕，太白犯填

星。己卯，奉玉册、玉宝，上皇太后尊号曰赞天开圣仁寿徽懿昭宣皇太后，诏曰：“朕登大宝，君临万方，永惟大母拥佑之勤；神器奠安，海宇宁谧，实慈训之致然也。爰协众议，再举徽称，而皇太后以文宗皇帝未祔于庙，至诚谦抑，弗赐俞允。今告祔礼成，亦既阅岁，始徇所请。乃以吉日奉上尊号，思与普天同兹大庆，其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内外官四品以下减一资。却天鹅之献。癸未，命台宪部官各举材堪守令者一人。

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宗船下番，为皇后营利。济南莱芜县饥，罢官冶铁一年。辛卯，赐行宣政院废寺钱一千锭以营公廨。乙未，填星犯亢宿。庚戌，荧惑犯太微垣。

是月，镇南王孛罗不花来朝。

十二月，立道州永明县白面墟、江华县涛墟巡检司各一，以镇遏徭贼。甲戌，诏整治学校。是岁，禁私创寺观庵院。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访司察郡县劝农官勤惰，达大司农司以凭黜陟。乙未，立徽政院属官侍正府。丙午，云南妇人一产三男。

二月甲寅朔，革冗官。乙卯，车驾将田于柳林，御史台臣谏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于隆平。况今赤县之民，供给繁劳，农务方兴，而驰骋冰雪之地，倘有衔橛之变，奈宗庙社稷何?彼熘埂6：：龋□□蔚樯8.□唬□掠傻椤7.读甑榫□癯す偎径□R约恢荼□嫦氐咎锾峋偎舅□教锿链筒□铡N煳纾□郎琊i＜仔纾□□竽嫘腥胩□i＜好□□陨匣侍□蟛帷1.Γ□补俑婕捞斓亍?

三月癸未朔，诏遣五府官决天下囚。御史台臣言：“丞相已领军国重事，?⑯骸⑧ü倬悴坏眉媪旄魑馈！贝又□F椒ァ6.荚啤6.彳啤⑶醭讦□伞⑧於汲娴壤唇担□雌涞馗戳⑫□□荆□斡闷渫燎跷□佟P撩□□陨匣侍□蟊A 2.幔□补俑婕捞□怼H沙剑□又萋反笱┫□眨□畎顺撸□Q蛲章矶乘勒呤□牛□翊蠹i 1□辏□惺槭〕佳裕骸案仕喔手萋肥□炙路畎彩雷婊实勰副鸺□□笥谀冢□攵□览瘛！贝又□6∮希□哉匆嬷菟□铰奚健⑹□骸13.凰□□夭9.檠布焖尽T率场＜汉ィ□□寺芳iii□隽妇磐蚓徘O税偈□馄涿瘛8□樱□□诽ǔ佳裕骸案呃鑫□□仔C冀冢□□□曷徘彩雇□U‰翩□□潦股□□痪伲□□lげ患蓿□虼徒□埂！贝又□V惺槭〕佳裕□凵□柑□笊裰饕擞谔□戆卜睿□□□槠淅瘛＜壮剑□蕉□10.蛹洹17.交础8.＝乃拇υ鲅慰我皇□送蛭迩6□□惺榍肴ò照

鳎□沽畲甙煺□睢R宜龋□灾惺樽筘┫踅帷2.沃□□滦碛腥芍□□凼隆7獍材鲜雷映露宋缥□材瞎□酢J窃拢□娑悸芬仕□⑷照铡19.梢酢④煜睾导iii□饷滓煌蚴□?

夏四月癸丑朔，诏：“诸官非节制军马者，不得佩金虎符。”辛酉，享于太庙。以江南行御史台中丞不花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壬戌，太阴犯左执法。丙寅，诏以钞五十万锭，命徽政院散给达达兀鲁思、怯薛丹、各爱马。己巳，加唐其势开府仪同三司。己卯，诏翰林国史院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庚辰，罢功德、典瑞、营缮、集庆、翊正、群玉、缮工、金玉珠翠诸提举司。以撒的为御史大夫。禁犯御名。是月，河南旱，赈恤芍陂屯军粮两月。

五月壬午朔，皇太后以膺受宝、册，恭谢太庙。丙戌，占城国遣其臣剌忒纳瓦兒撒来献方物，且言交趾遏其贡道，诏遣使宣谕交趾。戊子，车驾时巡上都。遣使者诣曲阜孔子庙致祭。加伯撒里金紫光禄大夫。壬辰，命严谥法，以绝冒滥。京畿民饥，诏有司议赈恤。癸卯，太阴犯垒壁阵。甲辰，伯颜请以右丞相让唐其势，诏不允，命唐其势为左丞相。是月，永新州饥，赈之。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肃撒里畏兀产金银，请遣官税之。壬戌，太阴犯心宿。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乙亥，罢江淮财赋总管府所管杭州、平江、集庆三处提举司，以其事归有司。诏湖南宣慰使司兼都元帅府，总领所辖诸路镇守军马。庚辰，伯颜奏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谋逆，诛之。执皇后伯牙吾氏幽于别所。大霖雨。

秋七月辛巳朔，以马札兒台、阿察赤并为御史大夫。壬午，伯颜杀皇后伯牙吾氏于开平民舍。丁亥，享于太庙。壬辰，加马札兒台银青荣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承徽寺。乙未，太阴犯垒壁阵。壬寅，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癸卯，立脱脱禾孙于察罕脑兒之地。乙巳，罢燕铁木兒、唐其势举用之人。戊申，诛答里及剌剌等于市，诏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铁木兒尝有劳伐，父子兄弟显列朝廷，而辄造事衅，出朕远方。文皇寻悟其妄，有旨传次于予。燕铁木兒贪利幼弱，复立朕弟懿璘质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颜，追奉遗诏，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铁木兒犹怀两端，迁延数月，天陨厥躬。伯颜等同时翊戴，乃正宸极。后撒敦、答里、唐其势相袭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图危社稷，阿察赤亦尝与谋，赖伯颜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构难，贻我皇太后震惊，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后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为心，亲挈大宝，畀予兄弟，迹其定策两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虽尝奉上尊号，揆之朕心，犹为未尽，已命大臣特议加礼。伯颜为武宗捍御北边，翼戴文皇，兹又克清大憝，明饬国宪，爰赐答剌罕之号，至

于子孙，世世永赖。可赦天下。”是月西和州、徽州雨雹，民饥，发米赈贷之。

八月辛亥朔，荧惑犯氐宿。戊午，祭社稷。癸亥，诏以岐阳王完者帖木兒、知枢密院事帖木兒不花并为御史大夫。甲子，加完者帖木兒太傅。戊寅，道州、永兴水灾，发米五千石及义仓粮赈之。己卯，议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许有壬谏以为非礼，不从。是月，广西徭反，命湖广行省右丞完者讨之。沅州等处民饥，赈米二万七千七百石。九月庚辰朔，车驾驻扼胡岭。丙戌，赦。丁亥，封知枢密院事阔里吉思为宜国公，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定住为宣德王。夜，太阴犯斗宿。庚寅，太阴犯垒壁阵。庚子，加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兒银青荣禄大夫。命有司造太皇太后玉册、玉宝。御史台臣言：“国朝初用宦官，不过数人，今内府执事不下千余。乞依旧制,裁减冗滥，广仁爱之心，省糜费之患。”从之。丙午，　诏以乌撒、乌蒙之地隶四川行? J 窃拢□缪簟 3. D□ 5. 乐菝窦iii□悦淄蛄□□□ 3. F 矫钻怍兄□ 3 导莼棺陨隙肌 R 跃┼苎位谎蚨□蚩凇?

冬十月甲寅，荧惑犯南斗。丙辰，以大司农塔失海牙为太尉，置僚属，商议中书省事。丁巳，以塔失帖木兒为太禧院使，议军国重事；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势子孙于边地。诏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船户与民一体充役。壬戌，加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银青荣禄大夫。癸亥，流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于广海安置。完者帖木兒乃贼臣也先铁木兒骨肉之亲，监察御史以为言，故斥之。选?⒃骸⑻ā⒆谡□□□沸逃□□伲□中懈鞯溃□肓□盟旧缶鎏煜虑簟＜鬃樱□□醴戈乃蕖 6 ：□□□醴付匪蕖 N 斐剑□□字缂□ R 宰谕跻嗨几蓛旱苋鑫粝□湫址狻＜嗖煊□仿浪汲系仁□湃僳雷喑估锾□緝褐□铮□惶□□源侨ィ□□略饰囊圆皇鹈□簟 P 廖矗□□侍□笥癫帷⒂癖T桑□补俑婕烙谔□怼 J 窃拢□圆□斩廊沃惺橛邑┣嘹□煜隆?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学贡士庄田租给宿卫衣粮，诏罢科举。甲申，太白经天。乙酉，伯颜请内外官悉循资铨注，今后无得保举，涩滞选法，从之。癸巳，命知枢密院事马札兒台领武备寺。丙戌，太白经天。己丑，辰星犯房宿。甲午，以燕铁木兒、唐其势、答里所夺高丽田宅，还其王阿剌忒纳失里。丁酉，以户部尚书徐奭、吏部尚书定住参议中书省事。戊戌，召前知枢密院事福?⑹ж莶换ā⑷鸫旱母缁咕┣A 3 酰□□艘缘畚戳iii□敝镅嗵□緝海□□□鼙幔□收□□＜汉ィ□□醴柑□⒃□ 8 □樱□□醴缸笾捶ā P 脸螅□纶□脑□□□唬?

朕祗绍天明，入纂丕绪，于今三年，夙夜寅畏，罔敢怠荒。兹者年谷顺成，海宇清谧，朕方增修厥德，日以敬天恤民为务，属太史上言，

星文示儆。将朕德菲薄，有所未逮欤？天心仁爱，俾予以治，有所告戒欤？弭灾有道，善政为先。更号纪年，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遹遵成宪，诞布宽条，庶格祯祥，永绥景祚。赦天下。

立常平仓。丁未，赐知枢密院事彻里帖木兒三珠虎符。

十二月己酉朔，荆门州献紫芝。以廪给司属通政院。加知枢密院事阔里吉思银青荣禄大夫，兼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壬子，太阴犯垒壁阵。乙卯，命云南行省造军士钱粮新旧之籍。丙辰，制省诸王、公主、驸马饮膳之费。诏征高丽王阿剌忒纳失里入朝。丁巳，诏伯颜领宫相府。戊午，日赤如赭。辛酉，太白犯垒壁阵。壬戌，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宣让王帖木兒不花。命四川、云南、江西行省保选蛮夷官以俟铨注。乙丑，奉玉册、玉宝，上太皇太后尊号曰赞天开圣徽懿宣昭贞文慈佑储善衍庆福元太皇太后，诏曰："钦惟太皇太后，承九庙之托，启两朝之业，亲以大宝，付之眇躬。尚依拥佑之慈，恪遵仁让之训，爰极尊崇之典，以昭报本之忱。庸上徽称，宣告中外。"命宣政使末吉以司徒就第。太白犯轩辕夫人星。丙寅，太白经天，丁卯，复如之。夜，太阴犯右执法。庚午，太白经天，壬申，复如之。癸酉，岁星昼见。乙亥，太白、岁星皆昼见。丙子，安庆、蕲、黄地震。丁丑，西番贼起，遣兵击之。戊寅，蒙古国子监成。是日，太白经天，岁星昼见。是月，宝庆路饥，赈粜米三千石。

闰月乙酉，诏："四川盐运司于盐井仍旧造盐，余井听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荧惑犯垒壁阵。丁亥，日赤如赭，凡三日。戊子，复以宗正府为大宗正府。壬辰，诏宗室脱脱木兒袭封荆王，赐金印，命掌忙来诸军，设立王府官属。丁酉，御史大夫撒的加银青荣禄大夫，领奎章阁，知经筵事。戊戌，御史台臣复劾奏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兒罪，罢之。庚子，太阴犯心星。壬寅，流彻里帖木兒于南安。太阴犯箕宿。癸卯，太阴犯南斗。丙午，诏平章政事塔失海牙领都水、度支二监。是年，江西大水，民饥，赈粜米七万七千石。赐天下田租之半。凡有妻室之僧，令还俗为民，既而复听为僧。移犍为县还旧治。

本纪第三十九 顺帝二

二年春正月壬戌，太阴犯右执法。甲子，太阴犯角宿。乙丑，宿松县地震，山裂。丁卯 ，太阴犯房宿。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

二月戊寅朔，祭社稷。辛巳，太阴犯昴宿。甲申，太白经天。戊子，诏以世祖所赐王积翁田八十顷还其子都中。初，积翁赍诏谕日本，死于王事，尝受赐，后收入官，故复赐之。己丑，立穆陵关巡检司。壬辰，日赤如赭，乙未、丙申，复如之。丁酉，追尊帝生母迈来迪为贞裕徽圣皇后。庚子，分衡州路衡阳县，立新城县。进封宣靖王买奴为益王。甲辰，宗王也可札鲁忽赤添孙薨，赐钞一百锭以葬。乙巳，诏赏劳广海征徭将卒，有官者升散阶，殁于王事者优加褒赠，金山甘肃兵士在逃者，听复业，免其罪。

三月戊申，以阿里海牙家藏书画赐伯颜。甲寅，以按灰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总掌天下奸盗诈伪。丁巳，以累朝御服硃衣、七宝项牌赐伯颜。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复如之。赐征东元帅府军士冬衣及甲。诸军讨广西徭，久无功，敕行?⑿刑ā 17.□盟竟俟捕街□K持菝窦iii□猿□那Φш庵□R梗□□醴感撬蕖9锖亻□粘嗳玺鳌＜鬃樱□□醴富□蕖R页螅□□醴改隙贰4妥谕趸饍夯夷复鹄锍□磺ΦA R匀龆厣隙季拥诖吞□6卩。□噪酚兴炯□龆丶也啤＜仔纾□此拇く尉□□□R园创鹉緝杭胰颂镎□吞□6卩　　R酝艏遗□□□□菏梗□咏鹱瞎饴淮蠓颉T煳渥凇⑸⒆凇19.髯谌□□屎笥癫帷⑸癖A J窃拢□挛鞅┓纾□担□蘼蟆?

夏四月丁丑朔，日赤如赭。禁民间私造格例。戊寅，封驸马孛罗帖木兒为毓德王。丙戌，太阴犯角宿。丁亥，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庚寅，以知枢密院事帖木兒不华为中书平章政事，撒迪为御史大夫。甲午，遣使以香、币赐武当、龙虎二山。诏以太平路为郯王彻彻秃食邑；以集庆、庐州、饶州秃秃哈民户赐伯颜，仍于句容县设长官所领之。戊戌，车驾时巡上都。拜中书左丞耿焕为侍御史，王懋德为中书左丞。赐宗室灰里王金一锭、钞一千锭，毓德王孛罗帖木兒钞三千锭，公主八八钞二千锭。

五月丙午朔，黄河复于故道。庚戌，太阴犯灵台。乙卯，南阳、邓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为灾。丙辰，太白昼见，丁巳，亦如之。壬申，秦州山崩。是月，婺州不雨，至于六月。

六月丁丑，禁诸王、驸马从卫服只孙衣，系绦环。赠宗王忽都答兒为云安王，谥忠武；罗罗歹为保宁王，谥昭勇。庚辰，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知经筵事。戊子，以铁木兒补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太白犯井宿。辛卯，以汴梁、大名诸路脱别台地土赐伯颜。礼部侍郎忽里台请复科举取士之制，不听。庚子，泾水溢。辛丑，以钞五千锭赐吴王搠失江。

秋七月丙午，诏以公主奴伦引者思之地五千顷赐伯颜。以卫辉路赐卫王宽彻哥为食邑。己酉，太白犯鬼宿。庚戌，以定?⑺□喜我橹惺槭∈隆H勺樱□□18.彻□ 2.焕嫁陕嫱找话僖皇□瞎┣□侍□蟪擞咧□谩R颐□□□追赣□蟆8□辏□□粼街惺榭诖□分迹□爸□□浮＜鬃樱□□兴疽运□□龆乇ζ鞣执筒□占疤□6卩 R页螅□惺槠秸抡□仑寐掎阏□□徒鸲□A⒁□□A 8□纾□反蜕隙伎鬃用肀□□乩鄢□鸪缰□狻J≈钔酢9.□鳌㈡饴泶游懒复椭□□9镉希□□谕醪焕嫁桑□饴碓侣巢换ā⑻□潘肌13.袒□蜓α□伞⑶勇沉□□兀□鞔统□□俣Ъ耙□魄仓□J窃拢□浦莼龋□矫癫吨□□巳瘴宥贰R猿□□Φш庑率瞻⑺倬□璐映导菡撸□炕C□□B□勒呷艘欢A?

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高邮大雨雹。诏：“云南、广海、八番及甘肃、四川边远官死而不能归葬者，有司给粮食舟车护送还乡。去乡远者，加钞二十锭；无亲属者，官为瘗之。”命威顺王宽彻不花还镇湖广。先是，伯颜矫制召之至京，至是帝遣归藩。戊寅，祭社稷。大都至通州霖雨，大水，敕军人修道。己卯，太阴犯心宿。辛巳，太阴犯箕宿。辛卯，以徽政院、中政院财赋府田租六万三千三百石补本年海运未敷之数，令有司归其直。壬辰，立屯卫于马札罕之地。庚子，诏：“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盗诸物者，照其数估价。?⒃骸⑻ā⑽甯□偃□暌淮紊缶觥V□□睢！毙脸螅□趼砗□纺嘞□⑵揭摹18.□摹⒁亩肌□宕ā16.灼铝□す偎荆□⑽□□＞旁赂□纾□□蠓柑□⒃□9锖ィ□诠□□芩Ц□喝司□髦□□N斐剑□导莼棺陨隙肌：T肆钢辆□□补僦录捞戾□J窃拢□囚萋芳iii□⒁宀帧20.几蝗顺鏊陉庵□c渲萋仿□粝丶iii□怍忻琢□□□?

冬十月丙子，荧惑犯左执法。己卯，享于太庙。丙申，命参知政事纳麟监绘明宗皇帝御容。丁酉，太阴犯昴宿。己亥，诏：“每日，右丞相伯颜，太保定住，中书平章政事孛罗、阿吉剌聚议于内廷。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右丞巩卜班，参知政事纳麟、许有壬等聚议于中书。”太阴犯进贤。是月，抚州、袁州、瑞州诸路饥，发米六万石赈粜之。

十一月己酉，太阴犯垒壁阵。壬子，以那海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讨广西叛徭。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庙，命官致祭。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玥珞普华于西番为僧。己未，太阴犯垒壁阵。辛酉，赐宣让王帖木兒不花市宅钱四千锭，诏帖木兒不花王府官属，朝贺班次列于有司之右。壬戌，命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兼宫相都总管府达鲁花赤，领隆镇卫、左阿速卫诸军。癸亥，安置宗王不兰奚于梧州。丁卯，太阴犯房宿。辛未，禁弹弓、弩箭、袖箭。壬申，国公买住卒，赐钞三百锭。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是月，松江府上海县饥，发义仓粮及募富人出粟赈之。安丰路饥，赈粜麦四万二千四百石。

十二月甲戌，日赤如赭。丙子，命兴元府凤州留坝镇及晋宁路辽山县十八盘各立巡检司。宗王也孙帖木兒进西马三匹。赐文济王蛮子金?㈡淙□按游勒咭虏17.肝迩□□Z□ ⑯骸⑻ā10.擦帧12.□汀15.□赂蟆⑻□@褚窃骸16.癫抗俣T槟□诨实圩疒帧19.砗拧J窃拢□□葜钕丶iii□芄芡醮笾写□蝗怂谝躁馄睹瘢□□飧蝗嗽俞嬉晕□iii□寄攴峄怪□□癫徊〖iG煸□认□丶iii□补訇庵□J撬辏□□□捂浯□R愿仕嘈惺“壮亲油吞镏□卮妥谕踵□隼铩R匝嗵□緝壕拥诖凸喽ス□□俑缧羌□□糯缶鹾K拢□芮X鹩谄淠凇＝□愫担□源褐劣诎嗽虏挥辏□翊蠹i?

三年春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硃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戊申，大都南北两城设赈粜米铺二十处。辛亥，升祔懿璘只班皇帝于庙，谥冲圣嗣孝皇帝，庙号宁宗。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买池州铜陵产银地一所，请用私财煅炼，输纳官课，从之。癸丑，立宣镇侍卫屯田万户府于宁夏。丙辰，月食。丁巳，日有交晕，左右珥上有白虹贯之。戊午，帝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监察御史丑的、宋绍明进谏，帝嘉纳之，赐金、币。丑的等固辞，帝曰：“昔魏征进谏，唐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是月，临江路新淦州、新喻州，瑞州民饥，赈粜米二万石。封晋郭璞为灵应侯。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棒胡本陈州人，名闰兒，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绍兴路大水。丙子，立船户提举司十处，提领二十处。定船户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岁纳钞六锭，以下递减。壬午，以上太皇太后玉册、玉宝，恭谢太庙。甲申，定服色、器皿、舆马之制。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17.刻斐摺P撩□□3.□氖□蚨B□饨□愕却□19.袼氖□蚧B□□□谏匠 10.硬粗□□□□耖圆伞9阄麽嬖舾捶矗□□□阈惺Σ秸履呛！13.□餍惺Σ秸峦簝好允Ⅲ Q雷鼙□吨□1□辏□□6卩∞埃□□烷朐嶂钗铩8□樱□惺椴沃□□履慎氲惹

肓2.芍樘峋偎尽O仁牵□A⑻峋偎荆□□□湟云浞橙虐杖亻□潦悄慎肭敫戳⒅□□乙圆芍榛□耐虼筒□铡J窃拢□⒁宀置钻廪□菁吧苄思19.瘛?

三月辛亥，太阴犯灵台。发钞一万锭，赈大都宝坻饥民。戊午，以玉宝、玉册立弘吉剌氏伯颜忽都为皇后，因雨辍贺。诏以完者帖木兒苏州之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己未，大都饥，命于南北两城赈粜糙米。癸亥，加封晋周处为英义武惠正应王。己丑，命宗王燕帖木兒为大宗正府札鲁忽赤。是月，天雨线。发义仓粮赈溧阳州饥民六万九千二百人。

夏四月壬申，遣使降香于龙虎、三茅、阁阜诸山。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没于贯索。皇后以受玉册、玉宝，恭谢太庙。命伯颜领宣镇侍卫军，赐钞三千锭，建宣镇侍卫府。以太皇太后受册、宝诏天下。己卯，车驾时巡上都。壬午，高丽王阿剌忒纳失里朝贺还国，赐金一锭、钞二千锭，从官赐与有差。辛卯，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太阴犯垒壁阵。丁酉，谥唐杜甫为文贞。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硃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庚子，太白昼见。是月，诏：“?⒃骸⑻ā 2.俊⑿□克尽17.□盟炯安扛□还僦□ı□⒂妹晒拧⑸□咳恕＝□喝恕20.先瞬坏孟把□晒拧⑸□课淖帧！币悦装饲□□ 3.□□O税俣ш夤□菖珒杭19.瘛A□寺纺喜□⑿陆厂丶iii□□侍□蠓11.照□毫溉□蛄□□甙倨呤□□怍兄□?

五月辛丑，民间讹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时嫁娶殆?H梢□□□追腹硭蕖9锩□□□椒ァ6.荚贫彳贫□Π哺□敬锫郴ǔ喟刀钾莸然7.□R宜龋□孕酥荨⑺芍菝窦iii□□隙肌⑫撕驮炀啤L□醴感□□N焐辏□□骸叭昴□艉□□愣□p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⑻ā⒃杭昂擦帧12.□驼撸□山睬笾锊吨□T晕拧！碧□字缂□H勺樱□□醴感乃蕖＜滓□□□□藘和杭巴杭崽□緝何□□荆□魃枇攀裟还佟N鞣□羝穑□闭蛭魍踝拥池0啵□⑫行□□海□砸蚕忍□緝何□菏梗□□种□N煳纾□□字缂□＜何矗□□醴咐荼谡蟆P劣希□□字缂□H尚纾□□拇Ч惺〔沃□□戮倮淼炔斗丛艉□云A6：□□缧羌□诙□保□笕缣齑□牵□□祝□汲こ哂啵□缰肝髂希□涟嗽赂□缡济稹A□赂□纾□□拙□欤□廖础12.仔纾□慈缰□R液ィ□□追噶樘āN煲□□□□喟餐□浦易粼丝□□□□6.□街蚁芡酰□谒□獬悄诮□□裘恚□傥□录馈＜好□□□拙□臁R梗□□追柑□⒃□P了龋□罅赜辏□允侨罩凉锼炔恢埂＞┤A10.幽稀1.彼□纾□□印11.坪印⑶吆印11.牒铀□纾□蝗诵蟆18.□嵘踔凇H晌纾□□字缂□□□醴付匪蕖9镂矗□桴闯ご汗□6『ィ□□追柑□⒃□N熳樱□臃馕氖家□嫒宋□奚咸□醪┤奈氖颊婢□□旒孜□剐□惺ゴ然□τ□婢□□□W佣戳楦谢□□富烊徽婢□□淖油Ч□钰成□□粜阏婢□□凶映逍橹恋露菔烙卫终婢□□□幽匣□良□畚暮

氲勒婢□＜撼螅□□字缂□□□□□慈缰□□疗咴滦劣戏较i H沙剑□玫麓笏□□钜徽伞Ａ⁸. 呙芟匚□厂缇爸Ｄ缪布焖尽？

秋七月己亥，漳河泛溢至广平城下。赐巩卜班西平王？９锩□□导莩隽浴Ｌ□拙□臁Ｒ宜龋□慈缰□１□纾□导菪沂ж菸佣□洹Ｌ□赘淳□臁６‖矗□导菪伊□裕□髀砣橐约馈Ｎ焐辏□俣鏊褐还□跞氤□８□纾□□字缂□：幽衔溱煜睾探□欤□谢茸远□矗□匾□趴硌鎏熳Ｔ唬骸澳□毕匾□□闵税傩铡！倍碛杏阌卜悍勺氖持□Ｈ勺樱□导菪仪□□隆＜滓□□□拙□臁Ｒ颐□□城焖□８□辏□□骸俺□嗣□厥轮□猓□驳猎糁钭铮□恍牒蛭甯□偕舐迹□兴疽览□鲋□！毙劣希□□字缂□Ｈ尚纾□妥谕跎８绨素萜弑o笛□Ｌ□拙□臁９锖ァ12. 鬃樱□慈缰□Ｊ窃拢□吩□铩⑸车那艹p光卿，寻追擒石昆山、钟大明。

八月戊辰，祭社稷。遣使赈济南饥民九万户。庚午，彗星不见，自五月丁卯始见，至是凡六十三日，自昴至房，凡历一十五宿而灭。甲戌，太阴犯心宿。辛巳，京畿盗起。壬午，京师地大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压损仪物，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压损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癸未，日有交晕，左右珥白虹贯之。河南地震。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仍令乘马。戊子，汉人镇遏生番处，亦开军器之禁。修理文宗神主并庙中诸物。是月，车驾至自上都。九月己亥，荧惑犯斗宿。甲辰，太阴犯斗宿。丁未，太阴犯垒壁阵。己酉，立皮货所于宁夏，设提领使、副主之。立四川、湖广江西、江浙行枢密院。文宗新主、玉册及一切神御之物皆成，诏依典礼祭告。太阴犯垒壁阵。辛亥，太阴犯轩辕。丙寅，大都南北两城添设赈粜米铺五所。

冬十月庚午，太白昼见。癸酉，日赤如赭。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搠思监提调海运。丙子，太阴犯垒壁阵。壬午，太阴犯昴宿。丁亥，太白昼见，太阴犯鬼宿。庚寅，太白昼见，辛卯，亦如之，丙申，复如之。

十一月丁酉，太白经天。戊戌，太白犯亢宿。己亥，太白经天。壬寅，太阴犯荧惑。癸卯，太阴犯垒壁阵。丙午，立屯田于雄州。丁未，填星犯键闭。辛亥，太阴犯五车。甲寅，太阴犯鬼宿。丙辰，太阴犯轩辕。丁巳，太白经天，太阴犯太微垣。诏脱脱木兒袭脱火赤荆王位，仍命其妃忽剌灰同治兀鲁思事。戊午，太白经天。癸亥，发钞万五千锭，赈宣德等处地震死伤者。太白经天。甲子、乙丑，复如之。

十二月己巳，享于太庙。岁星退犯天樽，填星犯罚星。甲戌，荧惑

犯垒壁阵，太白犯东咸。乙亥，吏部仍设考功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员。庚辰，命阿鲁图袭广平王爵。壬午，集贤大学士羊归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华宫，每年宜于正月二十日致祭。”从之。丙戌，命阿速卫探马赤军屯田。是月，以马札兒台为太保，分枢密院镇北边。是岁，诏赐孝子靳昺碑。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征西域僧伽剌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诏：“内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无侍丁者，附近铨注，以便侍养。”以宣政院使不兰奚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给全俸终身。癸卯，太白犯建星，甲辰，复如之。丙午，太阴犯五车。辛亥，太阴犯轩辕。己未，填星犯东咸。江浙海运粮数不足，拨江西、河南五十万石补之。庚申，太阴入南斗，太白犯牛宿。辛酉，分命宗王乃马歹为知行枢密院事。癸亥，印造钞本百二十万锭。是月，诏修曲阜孔子庙。

二月丁卯，罢河南、江浙、湖广江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戊辰，祭社稷。庚午，车驾猎于柳林。戊寅，太阴犯轩辕。己卯，太阴犯灵台。乙酉，奉圣州地震。是月，赈京师、河南、北被水灾者。龙兴路南昌州饥，以江西海运粮赈粜之。

三月戊申，填星退犯东咸。辛酉，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至正条格》。告祭南郊。以国王朵兒只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宗王玉里不花为知枢密院事，赐钞一千锭、金一锭、银十锭。

夏四月辛未，京师天雨红沙，昼晦。以探马赤、只兒瓦歹为中书平章政事。癸酉，以脱脱为御史大夫。乙亥，命阿吉剌为奎章大学士兼知经筵事。己卯，车驾时巡上都。河南执棒胡至京师，诛之。癸巳，车驾薄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状有小兒、环□夬、狮、象、龟、卵之形。

五月乙未，立五台山等处巡检司。庚戌，升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为正三品。甲寅，赠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燕赤推诚翊戴安边制胜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永平王，谥忠襄。辛酉，诏：“土番宣慰司军士，许令乘马，执兵器。”湖广行省元领新化洞、古州、潭溪、龙里、洪州诸洞三百余处，洞民六万余户，分隶靖州，立叙南、横江巡检司。是月，命佛家闾为考功郎中，乔林为考功员外郎，魏宗道为考功主事，考较天下郡县官属功过。命阿剌吉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彰德献瑞麦，一茎三穗。临沂、费县水，发米三万石赈粜之。六月庚午，广东廉

访司佥事恩莫绰言：“处决重囚，宜命五府官斟酌地里远近，预选官分行各道，比到秋分时毕事。”从之。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称周王，伪改年号，寻擒获，伏诛。填星退犯键闭。壬午，立重庆路垫江县。己丑，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二丈。是月，信州路灵山裂。漳州路南胜县民李志甫反，围漳城，守将搠思监与战，失利。诏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总浙闽、江西、广东军讨之。

秋七月壬寅，诏以伯颜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己酉，奉圣州地大震，损坏人民庐舍。丙辰，巩昌府山崩，压死人民。戊午，为伯颜立打捕鹰房诸色人户总管府。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戊辰，祭社稷。己巳，申取高丽女子及阉人之禁。赠伯颜察兒守诚佐治安惠世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奉元王，谥忠宣。辛未，宣德府地大震。癸酉，山东盐运司于济南历城立滨洛盐仓东西二？1□樱□□Φ卣穑□斩□□危□烈矣夏酥埂6∮希□缀绻崽臁9镂矗□男□赂□□衬□□□钍ブ菸□0仓荨T□□G□鐾浦荫丛吮D□坏鹿T肌⑻□A15.□□峭□□尽⑸现□□□贩夤阊敉酰□种一荨T□秸虏□□緝盒□壹妹佬□险□鹿T肌⑻□怠15.□□峭□□尽⑸现□□□贩馕陌餐酰□种蚁堋＜咨辏□颇侠细嫱凉侔四乔仓赌侨□逑舐砝闯□□□16.细婢□褡芄芨□Ｊ窃拢□导莼棺陨隙肌？

闰八月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复如之。填星犯罚星，太阴犯斗宿。壬寅，日赤如赭。庚戌，太阴犯斗宿。乙卯，太阴犯鬼宿。

九月丙寅，太阴犯斗宿。戊辰，太白犯东咸。癸酉，奔星如杯大，色白，起自右旗之下，西南行，没于近浊。甲申，太阴犯轩辕。乙酉，太阴犯灵台。庚寅，日赤如赭，太白犯斗宿。

冬十月辛卯，享于太庙。辛亥，太阴犯酒旗。

十一月丙寅，改英宗殿名昭融。丁卯，立绍熙府军民宣抚都总使司，命御史大夫脱脱兼都总使，治书侍御史吉当普为副都总使，世袭其职。本府元领六州、二十县、一百五十二镇，国初，以其地荒而废之；至是居民二十余万，故立府治之。乙巳，命平章政事孛罗领太常礼仪院使。荧惑犯氐宿。丁丑，太阴犯鬼宿。戊寅，太白犯垒壁阵。壬午，四川散毛洞蛮反，遣使赈被寇人民。

十二月甲午，大都南城等处设米铺二十，每铺日粜米五十石，以济

贫民，俟秋成乃罢。戊戌，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先是，世祖既定缅地，以其处云南极边，就立其酋长为帅，令三年一入贡，至是来贡，故立官府。庚子，荧惑犯房宿。壬寅，以宣徽使别兒怯不花为御史大夫。癸卯，太白经天，己酉，复如之。庚戌，加荆王脱脱木兒元德上辅广中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之号。太白经天。辛亥，复如之。壬子，荧惑犯东咸。乙卯，太白犯外屏，太阴犯斗宿。丙辰，太白经天。

本纪第四十 顺帝三

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滥予僧人名爵。庚午，太阴犯井宿。乙亥，荧惑犯天江。濮州鄄城、范县饥，赈钞二千一百八十锭。冀宁路交城等县饥 ，赈米七千石。桓州饥，赈钞二千锭。云需府饥，赈钞五千锭。开平县饥，赈米两月。兴和宝昌等处饥，赈钞万五千锭。

二月庚寅，信州雨土。甲午，太阴犯昴宿。戊戌，祭社稷。庚子，免广海添办盐课万五千引，止办元额。壬寅，太阴犯灵台。

三月辛酉，八鲁剌思千户所民被灾，遣太禧宗禋院断事官塔海发米赈之。戊辰，滦河住冬怯怜口民饥，每户赈粮一石、钞二十两。

夏四月辛卯，革兴州兴安县。癸巳，立伯颜南口过街塔二碑。乙未，加封孝女曹娥为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壬寅，太阴犯日星及房宿。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己未朔，晃火兒不剌、赛秃不剌、纽阿迭列孙、三卜剌等处六爱马大风雪，民饥，发米赈之。庚午，太阴犯心宿。壬申，太阴犯斗宿。丙子，太白犯昴宿。丙戌，加封浏阳州道吾山龙神崇惠昭应灵显广济侯。六月壬寅，月食。甲辰，荧惑退入南斗。庚戌，汀州路长汀县大水，平地深可三丈余，没民庐八百家，坏民田二百顷，户赈钞半锭，死者一锭。乙卯，达达民饥，赈粮三月。是月，沂、莒二州民饥，发粮赈粜之。

秋七月辛酉、壬戌，荧惑犯南斗。甲子，荧惑犯南斗，太阴犯房宿。甲戌，太白经天。丙子，开上都、兴和等处酒禁。丁丑，封皇姊月鲁公主为昌国大长公主。戊寅，太白经天。诏：“诸王位下官毋入常?！奔咨辏□V菀诵松剿□觯□聘叨□桑□得衤□R矣希□□拙□臁1□纾□□赘淳□臁?

八月丁亥，车驾至自上都。戊子，太白经天。祭社稷。己丑，太白复经天。庚寅，宗王脱欢脱木尔各爱马人民饥，以钞三万四千九百锭赈之。宗王脱怜浑秃各爱马人民饥，以钞万一千三百五十七锭赈之。太白经天。辛卯，太白复经天。甲午，太阴犯斗宿。丁酉，太白犯轩辕。戊戌、己亥，太白经天。壬寅至甲辰，太白复经天。乙巳，太阴犯昴宿。

九月丁巳，沈阳饥，民食木皮，赈粜米一千石。戊午，太白经天。己未，太白复经天。

冬十月辛卯，享于太庙。壬辰，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甲午，诏命伯颜为大丞相，加元德上辅功臣之号，赐七宝玉书龙虎金符。己亥，荧惑犯垒壁阵。是月，衡州饥，赈粜米五千石。辽阳饥，赈米五百石。文登、牟平二县饥，赈粜米一万石。

十一月丁巳，荧惑犯垒壁阵。禁宰杀。戊辰，开封杞县人范孟反，伪传帝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等，已而捕诛之。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是月，八番顺元等处饥，赈钞二万二十锭。

十二月辛卯，复立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先是尝置而罢，至是复立。甲午，太阴犯昴宿。癸酉，荧惑犯外屏。是岁，敕赐曲阜宣圣庙碑。工部□梁上出芝草，一本七茎。袁州饥，赈粜米五千石。胶、密、莒、潍等州饥，赈钞二万锭。

六年春正月丁卯，太阴犯鬼宿。甲戌，立司禋监，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于石佛寺。乙亥，太阴犯房宿。戊寅，追封阔兒吉思宣诚戡难翊运致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晋宁王，谥忠襄。是月，察忽、察罕脑兒等处马灾，赈钞六千八百五十八锭。邳州饥，赈米两月。

二月甲申朔，诏权止今年印钞。戊子，祭社稷。己丑，太阴犯昴宿。丙申，太阴犯太微垣。己亥，黜中书大丞相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诏曰："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以太保马札兒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太尉塔失海牙为太傅，知枢密院事塔马赤为太保，御史大夫脱脱为知枢密院事，汪家奴为中书平章政事，岭北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为御史大夫。增设京城米铺，从便赈粜。壬寅，诏："除知枢密院事脱脱之外，诸王侯不得悬带弓箭、环刀辄入内府。"癸卯，太阴犯心宿。乙巳，罢各处船户提举、广东采珠提举二司。丁未，太阴犯罗堰。立延徽寺，以奉宁宗祀事。罢司禋监。罢通州、河西务等处抽分按利房，大都东里山查提领所。戊

申，荧惑犯月星。己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状如粉絮，尾迹约长五寸余。彗指西南，渐向西北行。是月，福宁州大水，溺死人民。京畿五州十一县水，每户赈米两月。

三月甲寅，漳州义士陈君用袭杀反贼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乙卯，益都、般阳等处饥，赈之。丙辰，赦漳、潮二州民为李志甫、刘虎仔胁从之罪，褒赠军将死事者。丁巳，大斡耳朵思风雪为灾，马多死，以钞八万锭赈之。癸亥，四怯薛役户饥，赈米一千石、钞二千锭。成宗潜邸四怯薛户饥，赈米二百石、钞二百锭。以知枢密院事脱脱、御史大夫别兒怯不花、知枢密院事牙不花知经筵事，中书参议阿鲁佛住兼经筵官。太阴犯轩辕。丁卯，诏赐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史惟良、御史中丞耿焕、山东廉访使张友谅、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上尊、束帛。庚午，太阴犯房宿。辛未，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安置。壬申，太阴犯南斗。丁丑，以治书侍御史达识帖睦迩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直学士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戊寅，太白犯月星。辛巳，彗星见，自二月己酉至三月庚辰，凡三十二日。是月，淮安路山阳县饥，赈钞二午五百锭，给粮两月。顺德路邢台县饥，赈钞三千锭。

夏四月己丑，享于太庙。庚寅，诏大天源延圣寺立明宗神御殿碑。以同知枢密院事铁木兒塔识为中书右丞。丙午，诏封马札兒台为忠王及加答剌罕之号，马札兒台辞。

五月癸丑，禁民间藏军器。乙卯，监察御史普鲁台言："右丞相马札兒台辞答剌罕及王爵名号，宜示天下，以劝廉让。"从之。己未，诏以党兀巴太子擒贼阿答理胡，殁于王事，追封凉王，谥忠烈。漳州龙岩尉黄佐才获李志甫余党郑子箕，佐才因与贼战，妻子四十余口皆遇害，以佐才为龙岩县尹。丁卯，太阴犯斗宿。辛未，降钞万锭，给守卫宫阙内外门禁唐兀，左、右阿速，贵赤，阿兒浑，钦察等卫军。丙子，车驾时巡上都。置月祭各影堂香于大明殿，遇行礼时，令省臣就殿迎香祭之。以宦者伯不花为长宁寺卿。是月，济南饥，赈钞万锭。六月丙申，诏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其略曰：

昔我皇祖武宗皇帝升遐之后，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云南。英宗遇害，正统浸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启大事，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之攸当，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

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思欲自解于天下，乃谓夫何数日之间，宫车弗驾。海内闻之，靡不切齿。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内怀愧慊，则杀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随降殒罚。叔婶不答失里，怙其势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质班，奄复不年，诸王大臣以贤以长，扶朕践位。国之大政，属不自遂者，讵能枚举。每念治必本于尽孝，事莫先于正名，赖天之灵。权奸屏黜，尽孝正名，不容复缓，永惟鞠育罔极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义。既往之罪，不可胜诛，其命太常彻去脱脱木兒在庙之主。不答失里本朕之婶，乃阴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号，迹其闺门之祸，离间骨肉，罪恶尤重，揆之大义，削去鸿名，徙东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虽幼冲，理难同处，朕终不陷于覆辙，专务残酷，惟放诸高丽，当时贼臣月鲁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监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报。己亥，秦州成纪县山崩地坼。癸卯，太白昼见。己酉，太白复昼见。辛亥，太白昼见，夜犯岁星。是月，济南路历城县饥，赈钞二千五百锭。

秋七月甲寅，太白昼见。诏封微子为仁靖公，箕子为仁献公，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乙卯，奉元路盩厔县河水溢，漂流人民。丁巳，太白昼见。戊午，以星文示异，地道失宁，蝗旱相仍，颁罪己诏于天下。享于太庙。己未，以亦怜真班为御史大夫。庚申，太阴犯心宿。壬戌至癸亥，太白昼见。甲子，太阴犯罗堰。乙丑至丙寅，太白复昼见。丁卯，燕帖古思薨，诏以钞一百锭备物祭之。癸酉，太白昼见。戊寅，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巑巑等删修《大元通制》。庚辰，达达之地大风雪，羊马皆死，赈军士钞一百万锭；并遣使赈怯烈干十三站，每站一千锭。是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八月壬午，以也先帖木兒为御史大夫。戊子，祭社稷。是月，车驾至自上都。

九月辛亥，明里董阿伏诛。癸丑，加封汉张飞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辛酉，太阴犯虚梁。丙寅，诏：“今后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丁卯，太阴犯昴宿，荧惑犯岁星。甲戌，太阴犯轩辕。

冬十月甲申，奉玉册、玉宝尊皇考为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亲祼太室。庚寅，奉符、长清、元城、清平四县饥，诏遣制国用司官验而赈之。辛卯，各爱马人不许与常？H沙剑□ 2. 苣贤醢⑳莺薄11.窗餐

醪□铡10.幽贤醢⑹蹯籼谩6∮希□□兹肽隙贰＜汉亻□□追付匪蕖Ｈ梢□□碓齾禾ù怯邑┤嘀埃□晕□□ＡＲ酝淹盐□惺橛邑┤啵□谡□□澈龀嗵□緝翰换ㄎ□惺樽筘┤唷Ｊ窃拢□幽细□搜舻认卮笏□□□幻衤□□缢勒咧冢□烁□朐岢□欢Ｂ□躁庖宀至噶皆隆？

十一月甲寅，监察御史世图尔言，宜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等叔伯为婚姻。乙卯，太阴犯虚梁。以亲祼大礼庆成，御大明殿受群臣朝。戊午，荧惑犯氐宿。甲子，月食，辰星犯东咸。辛未，以孔克坚袭封衍圣公。戊寅，辰星犯天罡。是月，处州、婺州饥，以常平、义仓粮赈之。

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癸未，太阴犯虚梁。乙酉，太阴犯土公。丁亥，荧惑犯钩钤。戊子，罢天历以后增设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阁。乙未，荧惑犯东咸。戊戌，太阴犯明堂。是月，东平路民饥，赈之。宝庆路大雪，深四尺五寸。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改元，诏曰：

朕惟帝王之道，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朕早历多难，入绍大统，仰思祖宗付托之重，战兢惕励，于兹八年。慨念皇考，久劳于外，甫即大命，四海觖望，夙夜追慕，不忘于怀。乃以至元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玉册、玉宝，追上皇考曰顺天立道睿文智武大圣孝皇帝，被服衮冕，祼于太室，式展孝诚。十有一月六日，勉徇大礼庆成之请，御大明殿受群臣朝。爰自去春，畴咨于众，以知枢密院事马札兒台为太师、右丞相，以正百官，以亲万民。寻即控辞，养疾私第，再三谕旨，勉令就位，自春徂秋，其请益固。朕悯其劳日久，察其至诚，不忍烦之以政，俾解机务，仍为太师。而知枢密院事脱脱，早岁辅朕，克著忠贞，乃命为中书右丞相；宗正札鲁忽赤帖木兒不花，尝历政府，嘉绩著闻，为中书左丞相，并录军国重事。夫三公论道，以辅予德，二相总政，以弼予治，其以至元七年为至正元年，与天下更始。

甲寅，荧惑犯天江。丁巳，享于太庙。庚申，太阴犯井宿。癸亥，诏天寿节禁屠宰六日。辛未，太阴犯心宿。癸酉，太阴犯斗宿。甲戌，太白昼见，凡四日。是月，命脱脱领经筵事。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免天下税粮五分。湖南诸路饥，赈粜米十八万九千七十六石。

二月戊寅，祭社稷。己卯，太白昼见。庚辰，太白复昼见。辛巳，

立广福库，罢藏珍等库。乙酉，济南滨州沾化等县饥，以钞五万三千锭赈之。丙戌，太白昼见。癸巳，太阴犯明堂。乙未，加封皇姊不答昔你明惠贞懿大长公主。是月，大都宝坻县饥，赈米两月。河间莫州、沧州等处饥，赈钞三万五千锭。晋州饶阳、阜平、安喜、灵寿四县饥，赈钞二万锭。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

三月庚戌，罢两淮屯田手号打捕军役，令属本所领之。癸丑，命屯储御军于河南芍陂、洪泽、德安三处屯种。甲寅，给还帖木兒不花宣让王印，镇淮西。己未，汴梁地震。大都路涿州范阳、房山饥，赈钞四千锭。丙子，以行省平章政事燕帖木兒就佩虎符，提调屯田。是月，般阳路长山等县饥，赈钞万锭。彰德路安阳等县饥，赈钞万五千锭。

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贼蒋丙等反，破江华县，掠明远县。戊寅，彰德有赤风自西北起，昼晦如夜。甲申，享于太庙。丁亥，临贺县民被徭寇钞掠，发义仓粮赈之。庚寅，帝幸护圣寺。命中书右丞铁木兒塔识为平章政事，阿鲁为右丞，许有壬为左丞。癸巳，立富平库，隶资正院。复立卫候司。丁酉，以两浙水灾，免岁办余盐三万引。己亥，立吏部司绩官。庚子，复封太师马札兒台为忠王。罢漷州河西务。彰德饥，赈钞万五千锭。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监属翰林国史院。己未，罢河西务行用库。壬戌，月食。是月，赈阿剌忽等处被灾之民三千九百一十三户，给钞二万一千七百五锭。

闰五月丁丑，改封徽州土神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甲午，赏赐扈从明宗诸王官属八百七人金、银、钞、币各有差。壬寅，诏刻宣文、至正二宝。

六月戊午，禁高丽及诸处民以亲子为宦者，因避赋役。戊辰，改旧奎章阁为宣文阁。庚午，太阴犯井宿。是月，扬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涌溢，溺死一千六百余人，赈钞万一千八百二十锭。

秋七月己卯，享于太庙。乙酉，太阴犯填星。庚寅，太阴犯云雨。

八月戊申，祭社稷。是月，车驾至自上都。九月庚辰，太阴犯建星。壬午，赐文臣燕于拱辰堂。己丑，冀宁路嘉禾生，异亩同颖。壬辰，太阴犯钺星，又犯井宿。壬寅，许有壬进讲明仁殿，帝悦，赐酒宣文阁中，仍赐貂裘、金织文币。

冬十月丁未，享于太庙。己酉，封阿沙不花顺宁王，昔宝赤寒食顺国公。甲寅，中书省臣奏：“海运不给，宜令江浙行省于中政院财赋府拨赐诸人寺观田粮，总运二百六十万石。”从之。乙卯，岁星犯氐宿。丁巳，太阴犯月星。戊午，月食既。

十一月丙子，道州路贼何仁甫等反。戊寅，彰德属县各添设县尉一员。庚辰，分吏部、礼部、兵部、刑部为二库，户部、工部为二库，各设管勾一员。己亥，太阴犯东井。庚子，太阴犯天江。徭贼寇边，诏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巩卜班总兵讨平之，定赏有差。

十二月乙卯，诏：“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赐缯帛二表里，其余州县，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杂役。”丁巳，太白犯垒壁阵。己未，立四川安岳县。增设嘉兴等处盐仓。壬戌，云南车里寒赛、刀等反，诏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脱脱木兒讨平之。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诏革王伯颜察兒等所献檀、景等处产金地土。山东、燕南强盗纵横，至三百余处，选官捕之。复立拱仪局。己巳，以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知经筵事。是月，复立司禋监。加封真定路滹沱河神为昭佑灵源侯。

二年春正月丁丑，享于太庙。丙戌，开京师金口河，深五十尺，广一百五十尺，役夫一十万。戊子，太阴犯明堂。癸巳，遣翰林学士三保等代祀五岳四渎。甲午，荧惑犯月星。是月，大同饥，人相食，运京师粮赈之。顺宁保安饥，赈钞一万锭。广平磁、威州饥，赈钞五万锭。降咸平府为县；升懿州为路，以大宁路所辖兴中、义州属懿州。

二月壬寅，颁《农桑辑要》。戊申，祭社稷。乙卯，李沙的伪造御宝圣旨，称枢密院都事，伏诛。己巳，织造明宗御容。是月，彰德路安阳、临漳等县饥，赈钞二万锭。大同路浑源州饥，以钞六万二千锭、粮二万石兼赈之。大名路饥，以钞万二千锭赈之。河间路饥，以钞五万锭赈之。

三月戊寅，亲试进士七十八人，赐拜?3.伦嫒始暗冢□溆喑錾碛胁睢Ｐ了龋□侥□芳iii□怍忻兹□蚴□Ｎ熳樱□□醴阜克蕖Ｊ窃拢□车侣菲较缦丶iii□獬□蛭迩ΦＡＮ阑月芳iii□獬□蛭迩ΦＡ：贾萋坊鹪郑□□□蚨ш庵□?

夏四月辛丑，冀宁路平晋县地震，声鸣如雷，裂地尺余，民居皆倾。乙巳，享于太庙。己酉，罢云南蒙庆宣慰司。庚申，太阴犯罗堰。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甲申，太白经天。丁亥，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而瓦台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东平雨雹如马首。六月戊申，命江浙拨赐僧道田还官征粮，以备军储。壬子，济南山崩，水涌。乙丑，支邦牙宣慰司。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州路罗浮山崩。辛未，享于太庙。乙未，太阴掩太白。丁酉，太白昼见。己亥，庆远路莫八聚众反，攻陷南丹、左右两江等处，命脱脱赤颜讨平之。立司狱司于上都，比大都兵马司。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卯，罢上都事产提举司。丙午，太白昼见。戊申，祭社稷。是月，冀宁路饥，赈粜米万五千石。九月己巳，诏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巩卜班领河南、江浙、湖广诸军讨道州贼，平之，复平嵊峒堡寨二百余处。辛未，车驾至自上都。丁丑，太阴犯罗堰。京城强贼四起。戊子，太阴犯井宿。是月，归德府睢阳县因黄河为患，民饥，赈粜米万三千五百石。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癸卯，太阴犯建星。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朵朵辞职侍亲，不允。丁未，享于太庙。甲寅，太阴犯天关。壬戌，诏遣官致祭孔子于曲阜。罢织染提举司。甲子，杭州、嘉兴、绍兴、温州、台州等路各立检校批验盐引所，权免两浙额盐十万引，福建余盐三万引。

十一月甲申，诏免云南明年差税。辛卯，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宿。

十二月壬寅，申服色之禁。丙午，命中书右丞太平、枢密副使姚庸、御史中丞张起岩知经筵事。己酉，京师地震。辛亥，封晃火帖木兒之子彻里帖木兒为抚宁王。丙辰，赐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不老三珠虎符，以兵讨死可伐。癸亥，阿鲁、秃满等以谋害宰臣，图为叛逆，伏诛。

本纪第四十一 顺帝四

三年春正月丙子，中书左丞许有壬辞职。丁丑，享于太庙。乙酉，中书平章政事纳麟辞职。庚寅，沙汰怯薛丹名数。

二月戊戌，祭社稷。甲辰，太阴犯井宿，填星犯牛宿，荧惑犯罗堰。丁未，立四川省检校官。辽阳吾者野人叛。乙卯，太阴犯氐宿。是月，汴梁路新郑、密二县地震。宝庆路饥，判官文殊奴以所受敕牒贷官粮万石赈之。秦州成纪县，巩昌府宁远、伏羌县山崩，水涌，溺死人无算。

三月壬申，造鹿顶殿。监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终场下第举人充学正、山长，国学生会试不中者，与终场举人同。"戊寅，诏："作新风宪。在内之官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台监察御史劾之。岁以八月终出巡，次年四月中还司。"壬午，太阴犯氐宿。是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兒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乙巳，享于太庙。是月，两都桑果叶皆生黄色龙文。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河决白茅口。六月壬子，命经筵官月进讲者三。是月，回回剌里五百余人渡河寇掠解、吉、隰等州。中书户部以国用不足，请撙节浮费。

秋七月丁卯，享于太庙。戊辰，修大都城。戊寅，立永昌等处宣慰司。庚辰，太白犯右执法。是月，兴国路大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户部复言撙节钱粮。

八月甲午朔，晋宁路临汾县献嘉禾，一茎有八穗者。命朵思麻同知宣慰司事锁兒哈等讨四川上蓬琐吃贼。戊戌，祭社稷。山东有贼焚掠兖州。是月，车驾还自上都。九月甲子，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巩卜班擒道州、贺州徭贼首唐大二、蒋仁五至京，诛之。其党蒋丙，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甲申，修理太庙，遣官告祭，奉迁神主于后殿。

冬十月乙未，增立巡防捕盗所于永昌。丁酉，告祭太庙，奉安神

主。戊戌，帝将祀南郊，告祭太庙。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宁宗虽弟，其为帝时，陛下为之臣。春秋时，鲁闵公弟也，僖公兄也，闵公先为君，宗庙之祭，未闻僖公不拜。陛下当拜。”帝乃拜。丁未，月食。己酉，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癸丑，命佥枢密院事韩元善为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参议买木丁同知宣徽院事。己未，以郊祀礼成，诏大赦天下，文官普减一资，武官升散官一等，蠲民间田租五分，赐高年帛。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巩卜班为宣徽院使，行枢密院知院剌剌为翰林学士承旨。

十一月辛未，享于太庙。

十二月丙申，诏写金字《藏经》。丁未，以别兒怯不花为中书左丞相。是月，胶州及属邑高密地震。河南等处民饥，赈粜麦十万石。是岁，诏立常平仓，罢民间食盐。征遗逸脱因、伯颜、张瑾、杜本，本辞不至。

四年春正月辛未，享于太庙。辛巳，诏：“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庚寅，河决曹州，雇夫万五千八百修筑之。是月，河又决汴梁。

二月戊戌，祭社稷。辛丑，四川行省立惠民药局。是月，中书右丞太平升平章政事。

闰月辛酉朔，永平、澧州等路饥，赈之。乙亥，月食。三月丁酉，复立武功县。壬寅，特授八秃麻朵兒只征东行省左丞相，嗣高丽国王。癸丑，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姚庸为中书左丞。

夏四月丁亥，复立广样局。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乙未，右丞相脱脱辞职，不许；甲辰，许之，以阿鲁图为中书右丞相。乙巳，封脱脱为郑王，食邑安丰，赐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俱辞不受。是月，大霖雨，黄河溢，平地水二丈，决白茅堤、金堤，曹、濮、济、兖皆被灾。六月戊辰，巩昌陇西县饥，每户贷常平仓粟三斗，俟年丰还官。己巳，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

秋七月戊子朔，温州飓风大作，海水溢，地震。益都濒海盐徒郭火你赤作乱。己丑，享于太庙。是月，滦河水溢。

八月戊午，祭社稷。丁卯，山东霖雨，民饥相食，赈之。丙戌，赐脱脱金十锭、银五十锭、钞万锭、币帛二百匹，辞不受。是月，陕西行省立惠民药局。莒州蒙阴县地震。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壶关，至广平，杀兵马指挥，复还益都。车驾还自上都。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丙午，命太平提调都水监。辛亥，以南台治书侍御史秦从德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提调海运。癸丑，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平章政事铁木兒塔识知经筵事，右丞达识帖睦迩提调宣文阁、知经筵事。

冬十月乙酉，议修黄河、淮河堤堰。

十一月丁亥朔，以各郡县民饥，不许抑配食盐。复令民入粟补官，以备赈济。戊子，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己亥，保定路饥，以钞八万锭、粮万石赈之。戊申，河南民饥，禁酒。

十二月己未，四川廉访司建言："广元等五路，广安等三府，永宁等两宣抚司，请依内郡设置推官一员。"从之。壬戌，太阴犯外屏。癸亥，汉阳地震。戊寅，徭贼寇靖州。

是月，东平地震。禁淫祠。赈东昌、济南、般阳、庆元、抚州饥民。是岁，徭贼寇浔州，同知府事保童率民兵击走之。

五年春正月辛卯，享于太庙。是月，蓟州地震。

二月戊午，祭社稷。

三月辛卯，帝亲试进士七十有八人，赐普颜不花、张士坚进士及第，其余赐出身有差。是月，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抚中夏。"不听。大都、永平、巩昌、兴国、安陆等处并桃温万户府各翼人民饥，赈之。

夏四月丁卯，大都流民，官给路粮，遣其还乡。是月，汴梁、济南、邠州、瑞州等处民饥，赈之。募富户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义士之号。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己丑，诏以军士所掠云南子女一千一百人放还乡里，仍给其行粮，不愿归者听。丁未，河间转运司灶户被水灾，诏权免余盐二万引，候年丰补还官。六月，庐州张顺兴出米五百余石赈饥，旌其门。

秋七月丁亥，河决济阴。己丑，享于太庙。丙午，命也先帖木兒、铁木兒塔识并为御史大夫。诏作新风纪。

八月戊午，祭社稷。是月，车驾还自上都。九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戊戌，开酒禁。辛丑，以中书右丞达识帖睦迩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参知政事搠思监为右丞，资政院使朵兒直班为中书参知政事。是月，革罢奥鲁。

冬十月壬子，以中书平章政事太平为御史大夫。乙卯，享于太庙。辛酉，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诏曰：

朕自践祚以来，至今十有余年，托身亿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岂能周知？故虽夙夜忧勤，觊安黎庶，而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岂承宣之寄，纠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欤？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命江西行省左丞忽都不?16.舨可惺楹沃蠢裱擦秸憬□□溃□霸颇闲惺∮邑┤⑸i 13.□髟菏雇跏亢胙步□鞲 = ǖ溃□蠖悸反锫郴ǔ喟问怠13.□阈惺〔沃□□虑卮拥卵步□虾□愕溃□舨可惺槎勹□⑿□□菰何壕暗姥埠幽辖□钡溃□收□菏孤□印 1. □可惺槔钕籽惭嗄仙蕉□溃□□可惺椴换ā⑹嗝茉号泄俳□逖埠佣□挛鞯溃□□□和□□□遗□⑿□召菰和跻菜俚鼍貉采奖绷啥□溃□：□钡佬□渴拱⑵蜇荨17.交丛耸苟诺略堆苍颇鲜。□隙剂羰匕⒀莱唷⑸挛餍惺∽筘┤跎鹧哺仕嘤啦□溃□蠖剂羰卮鸲□槭Ю铩10.幽闲惺〔沃□□峦跏爻涎菜拇厶。□拔魈囚胸┐ǘā 12.□褪探惭□克仗炀粞簿┼艿溃□浇□反锫郴ǔ嘧蟠鹉墒Ю铩 6. 妓□嗉治┳暄埠 1 焙 D 瞎愣□馈；坪臃阂纭 P 廖矗□伞13.稹⑺稳□烦桑□邑┤喟18.惩冀□□□墼唬骸笆芳瘸墒椋□叭松普撸□薜比∫晕□ǎ□裾呷∫晕□洌□黄裰辜と拔□□撸□□颊咭嗟敝□□ G 涞绕涮咫扌模□郧按□贫裎□恪！奔好□□嗖煊□凡淮鹗Ю锴氚赵熳鞑患敝□瘛 J 窃拢□月浪汲衔□惺椴沃□□隆?

十一月甲午，《至正条格》成。奉元路陈望叔伪称燕帖古思太子，伏诛。

十二月丁巳，诏定荐举守令法。是岁，宣徽院使笃怜铁穆迩知枢密院事，冯思温为御史中丞。

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未，兴国雨雹，大者如马首。是月，山东地震，七日乃止。

三月辛未，盗扼李开务之闸河，劫商旅船。两淮运使宋文瓒言："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今骑贼不过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运道阻塞，乞选能臣率壮勇千骑捕之。"不听。戊申，京畿盗起，范阳县请增设县尉及巡警兵，从之。山东盗起，诏中书参知政事锁南班至东平镇遏。八番龙宜进马。

夏四月壬子，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癸丑，以长吉为皇太子宫傅官。颁《至正条格》于天下。甲寅，以中书参知政事吕思诚为左丞。乙卯，享于太庙。丁卯，车驾时巡上都。发米二十万石赈粜贫民。万户买住等讨吾者野人遇害，诏恤其家。以中书左丞吕思诚知经筵事。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

五月壬午，陕西饥，禁酒。象州盗起。江西田赋提举司扰民，罢之。丁亥，盗窃太庙神主。遣火兒忽答讨吾者野人。丁酉，以黄河决，立河南山东都水监。六月己酉，汀州连城县民罗天麟、陈积万叛，陷长汀县，福建元帅府经历真宝、万户廉和尚等讨之。丁巳，诏以云南贼死可伐盗据一方，侵夺路甸，命亦秃浑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讨之。

秋七月己卯，享于太庙。丙戌，以辽阳吾者野人等未靖，命太保伯撒里为辽阳行省左丞相镇之。丁亥，降诏招谕死可伐。散毛洞蛮覃全在叛，招降之，以为散毛誓厓等处军民宣抚使，置官属，给宣敕、虎符，设立驿铺。癸巳，诏选怯薛官为路、府、县达鲁花赤。丙申，以朵兒直班为中书右丞，答兒麻为参知政事。壬寅，以御史大夫亦怜真班等知经筵事。甲辰，京畿奉使宣抚定定奏言御史撒八兒等罪，杖黜之。时诸道奉使，皆与台宪互相掩蔽，惟定定与湖广道拔实纠举无避。

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江西行省右丞秃鲁统军合讨罗天麟。戊申，祭社稷。是月，车驾还自上都。九月乙酉，克复长?N熳樱□畚涞卣穑□猩□绻模□烈垢疵□?

冬十月，思、靖徭寇犯武冈，诏湖广省臣及湖南宣慰元帅完者帖木兒讨之，俘斩数百级，徭贼败走。

闰月乙亥，诏赦天下，免差税三分，水旱之地全免。靖州徭贼吴天保陷黔阳。癸未，汀州贼徒罗德用杀首贼罗天麟、陈积万，以首级送

官，余党悉平。

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拟明宗母寿章皇后徽号曰庄献嗣圣皇后。己卯，改立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开设屯田，驻军马。甲申，诏复立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凡贷民间钱二十六万余锭。辛卯，有司以赏赉泛滥，奏请恩赐必先经?⑻ā⒃憾□狻＜孜纾□枇10.Ｘ萃和吞锒□Ａ Ｚ□骸胺冈咦镏□耍□Ｑ〔挥谩！备戳□税傩□克荆□酝凉俸□肯□涓妇簟Ｐ脸螅□约□莅辔□□荆□□□□昧攀簟Ｈ梢□□蕉□10.幽系疗穑□沧蟆⒂野⑺傥乐富硬粝汗□忍种□Ｊ撬辏□坪泳觥Ⅰ惺槔罱Ｎ请躬祀郊庙，近正人，远邪佞，以崇阳抑阴，不听。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风，朝官仆者数人。己酉，享于太庙。壬子，命中书左丞相别兒怯不花为右丞相，寻辞职。丁巳，复立东路都蒙古军都元帅府。庚申，云南老丫等蛮来降，立老丫耿冻路军民总管府。丙寅，以广西宣慰使章伯颜讨徭、獠有功，升湖广行省左丞。诏以怯薛丹支给浩繁，除累朝定额外，悉罢之。

二月甲戌朔，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己卯，山东地震，坏城郭，棣州有声如雷。河南、山东盗蔓延济宁、滕、邳、徐州等处。庚辰，以中书参知政事锁南班为中书右丞，道童为中书参知政事。丙戌，以宦者伯帖木兒为司徒。是月，徭贼吴天保寇沅州。以阿吉剌为知枢密院事，整治军务。

三月甲辰，中书省臣言：“世祖之朝，?⑻ā⒃鹤嗍拢□□轮凶尸浦□□允诠□纷胄蕖＝□攴铣冢□滞蚴乐□螅□淮□晒ξ薮踊□迹□蚋淳芍啤！贝又□Ｒ宜龋□彩诡□≡颇瞎僭薄Ｐ薰馓斓睢８□纾□怨□蛹啵□崾车茏釉保□〔孤犯□案魑姥Д□Ｎ煳纾□□唷读□跽□唷贰８□辏□嗖煊□吠跏康阚兰□痛笱□课庵狈锦窠□俳祝□崞湫□□□页螅□颇贤踟寐蘩聪姿揽煞ブ□荨Ｈ缮辏□彩剐奚隙即笄□□隆Ｃ□兴径ǖ蹶缰钔酢９.□鳌㈡饴砝褚侵□□?

夏四月乙亥，命江浙省臣讲究役法。己卯，享于太庙。辛巳，遣达本、贺方使于占城。以通政院使朵郎吉兒为辽阳行省参知政事，讨吾者野人。己丑，发米二十万石赈粜贫民。以翰林学士承旨定住为中书右丞。庚寅，复命别兒怯不花为中书右丞相。以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兒塔识为左丞相。临清、广平、滦河等处盗起，遣兵捕之。通州盗起，监察御史言：“通州密迩京城，而盗贼蜂起，宜增兵讨之，以杜其源。”不听。是月，河东大旱，民多饥死，遣使赈之。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庚戌，徭贼吴天保陷武冈路，诏遣湖广行省右丞沙班统军讨之。乙丑，右丞相别兒怯不花，以调燮失宜、灾异迭见罢，诏以太保就第。是月，临淄地震，七日乃止。六月，诏免太师马札兒台官，安置西宁州，其子脱脱请与父俱行。以御史大夫太平为中书平章政事。彰德路大饥，民相食。

秋七月甲寅，召隐士完者图、执礼哈琅为翰林待制，张枢、董立为翰林修撰，李孝先为著作郎。张枢不至。丙辰，太阴犯垒壁阵。丁巳，以江南行台大夫纳麟为御史大夫。

是月，徭贼吴天保复寇沅州，陷溆浦、辰溪县，所在焚掠无遗。徙马札兒台于甘肃，以别兒怯不花之谮也。九月癸卯，八怜内哈剌那海、秃鲁和伯贼起，断岭北驿道。甲辰，辽阳霜早伤禾，赈济驿户。戊申，车驾还自上都。癸丑，上都斡耳朵成，用钞九千余锭。甲寅，诏举才能学业之人，以备侍卫。丁巳，中书左丞相铁木兒塔识薨。辛西，以御史大夫朵兒只为中书左丞相。甲子，集庆路盗起，镇南王孛罗不花讨平之。丁卯，徭寇吴天保复陷武冈，延及宝庆，杀湖广行省右丞沙班于军中。

冬十月辛未，享于太庙。丁丑，诏："左右丞相、平章、枢密知院、御史大夫，得赐玉押字印，余官不与。"庚辰，诏建木华黎、伯颜祠堂于东平。丙戌，亦怜只答兒反，遣兵讨之。辛卯，开东华射圃。戊戌，西番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杀使臣。是月，徭贼吴天保复寇沅州，州兵击走之。

十一月辛丑，监察御史曲曲，以宦者陇普凭藉宠幸，骤升荣禄大夫，追封三代，田宅逾制，上疏劾之。甲辰，沿江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两淮运使宋文瓒上言："江阴、通泰，江海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使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劫贼才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宜亟选智勇，以任兵柄，以图后功。不然，东南五省租税之地，恐非国家之有。"不听。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乙巳，中书户部言："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蜂起，兵费不给，而各位怯薛冗食甚多，乞赐分柬。"帝牵于众请，令三年后减之。庚戌，太阴犯天廪。怀庆路饥。徭贼吴天保复陷武冈，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尔领兵讨之。以河决，命工部尚书迷兒马哈谟行视金堤。甲寅，徭贼吴天保陷靖州，命威顺王宽彻不花、镇南王孛罗不花及湖广、江西二省以兵讨之。丁巳，命中书平章政事太平为

左丞相，辞，不允。戊午，命河南、山东都府发兵讨湖广洞蛮。己未，以中书省平章政事韩嘉讷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迤北荒旱缺食，遣使赈济驿户。丁卯，海北、湖南徭贼窃发，两月余，有司不以闻，诏罪之，并降散官一等。是月，马札兒台薨，召脱脱还京师。

十二月庚午，以中书左丞相朵兒只为右丞相，平章政事太平为左丞相，诏天下。丙子，以连年水旱，民多失业，选台阁名臣二十六人出为郡守县令，仍许民间利害实封呈？H晌纾□□6.□□6.□健6.髦荨8.咛频却γ窦iii□獬□□耐蚨A19.琢□蚴□1□纾□惺槭〕冀T椋□院幽系猎舫鋈胛蕹#□朔植Y锎锞□胙钪菥删□诤幽纤□焦匕□□兀□□列臁②□□敝良新碛□□鲈粞诓叮□又□J窃拢□挛餍杏□诽ǔ价雷啵□饍呵硬换□四娉贾□鬃樱□豢删犹□V□埃□淮印J撬辏□弥惺橐槭缕秸滤娜恕B「9□□屎蠛爰□菔夏灸墒Ю镛啊？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也先帖木兒知枢密院事。丁未，享于太庙。辛亥，黄河决，迁济宁路于济州。诏：“各官府谙练事务之人，毋得迁调。”诏翰林国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传，学士承旨张起岩、学士杨宗瑞、侍讲学士黄溍为总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吕思诚领其事。甲子，木怜等处大雪，羊马冻死，赈之。是月，诏给铜虎符，以宫尉完者不花、贵赤卫副指挥使寿山监湖广军。命湖广行省右丞秃赤、湖南宣慰都元帅完者帖木兒讨莫磐洞诸蛮，斩首数百级，其余二十余洞，缚其洞首杨鹿五赴京师。

二月癸酉，御史大夫纳麟加太尉致仕。乙亥，以北边沙土苦寒，罢海剌秃屯田。丙子，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读畏吾兒文字。庚辰，太阴犯轩辕。癸未，太阴犯平道。甲申，命星吉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壬辰，太平言：“孛答、乃秃、忙兀三处屯田，世祖朝以行营旧站拨属虎贲司，后为豪有力者所夺，遂失其利，今宜仍前拨还。”从之。是月，以前奉使宣抚贾惟贞称职，特授永平路总管。会岁饥，惟贞请降钞四万余锭赈之。诏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以贾鲁为都水。

三月丁酉，诏以束帛旌郡县守令之廉勤者。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水达达路脱脱禾孙唐兀火鲁火孙讨擒之。壬寅，土番盗起，有司请不拘资级，委官讨之。福建盗起，地远，难于讨捕，诏?⑰亩□萘7.衷□Ц□街□9锩□□矍资越□科呤□邪巳耍□桶18.郴蕴□緝骸⑨踝谡芙□考暗冢□喑錾碛胁睢＜河希□□阈惺Π彩瓜资□诙绰□荨1□剑□□醴附Ч恰＜何矗□彩挂杞□恪13.□鳌10.□恪⑦拇ā⑯颇项□＝ā7.□9.懵□牡却□僭毖　P劣希□裳糌Q詹β郴锻□拼蠼鹱铀铮□苡竦鄯□模□髀遥□倬□终吨□H尚纾□

读□跽□唷肥槌伞＞┼苊窦i；罩萋反锫郴ǔ喙□莶换丁哉□ㄎ牛□□徒鸩□褐□J窃拢□嬖粑馓毂8纯茔渲荨?

夏四月辛未，河间等路以连年河决，水旱相仍，户口消耗，乞减盐额，诏从之。乙亥，帝幸国子学，赐衍圣公银印，升秩从二品。定弟子员出身及奔丧、省亲等法。诏：“守令选立社长，专一劝课农桑。”诏：“京官三品以上，岁举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举一人自代。其玉典赤、拱卫百户，不得授县达鲁花赤，止授佐贰，久著廉能则用之。”平江、松江水灾，给海运粮十万石赈之。丁丑，辽阳董哈剌作乱，镇抚钦察讨擒之。己卯，海宁州沐阳县等处盗起，遣翰林学士秃坚不花讨之。是月，享于太庙。车驾时巡上都。命脱脱为太傅。湖广章伯颜引兵捕土寇莫万五、蛮雷等，已而广西峒贼乘隙入寇，伯颜退走。

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广西山崩，水涌，漓江溢，平地水深二丈余，屋宇、人畜漂没。壬子，宝庆大水。丁巳，四川旱，饥，禁酒。六月丙寅朔，升徐州为总管府，以邳、宿、滕、峄四州隶之。丙戌，立司天台于上都。是月，山东大水，民饥，赈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辛丑，复立五道河屯田。乙巳，享于太庙。旌表大都节妇巩氏门。戊申，西北边军民饥，遣使赈之。壬子，量移窜徙官于近地安置，死者听归葬。乙卯，遣使祭曲阜孔子庙。江州路总管刘恆有政绩，升授山东宣慰使。丙辰，以阿剌不花为大司徒。

八月丙子，太阴犯垒壁阵。己卯，山东雨雹。是月，车驾还自上都。九月己未，太阴犯灵台。

冬十月丁亥，广西蛮掠道州。

十一月辛亥，徭贼吴天保率众六万掠全州。是岁，诏赐高年帛，设分元帅府于沂州，以买列的为元帅，备山东寇。台州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兒只班讨之。监察御史张桢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又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兒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阉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不听。监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

位，灾异可息。”不听。

本纪第四十二 顺帝五

九年春正月丁酉，享于太庙。癸卯，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专治河患。乙巳，广西徭贼复陷道州　，万户郑均击走之。丙午，命中书平章政事太不花提调会同馆。庚戌，太白犯建星。辛亥，太白犯平道。

二月戊辰，祭社稷。辛巳，太不花辞职，不允。甲申，太阴犯建星。

三月丁酉，坝河浅涩，以军士、民夫各一万浚之。己亥，太白犯垒壁阵。己巳，命大司农达识帖睦迩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是月，河北溃。陈州麒麟生，不乳而死。徭贼吴天保复寇沅州。

夏四月丁卯，享于太庙。丁丑，以知枢密院事钦察台为中书平章政事。己卯，以燕南廉访使韩元善为中书左丞。立镇抚司于直沽海津镇。壬午，以河间盐运司水灾，住煎盐三万引。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戊戌，命太傅脱脱提调斡耳朵内史府。庚子，诏修黄河金堤，民夫日给钞三贯。辛丑，罢瑞州路上高县长官司。庚戌，命翰林国史院等官荐举守令。丙辰，定守令督摄之法，路督摄府，府督摄州，州督摄县。是月，白茅河东注沛县，遂成巨浸。蜀江大溢，浸汉阳城，民大饥。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秘”为文，凡秘书监所掌书，尽皆识之。

秋七月庚寅，监察御史斡勒海寿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罪恶，御史大夫韩嘉讷以闻，不省，章三上，诏夺哈麻、雪雪官，出海寿为陕西廉访副使，韩家讷为宣政院使。壬辰，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以李好文为谕德，归旸为赞善，张仲为文学。李好文等上书辞，不许。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甲午，以也先帖木兒为御史大夫。乙未，以湖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知枢密院事。丙午，太阴犯垒壁阵。癸丑，太阴犯天关。甲寅，以柏颜为集贤大学士。乙卯，罢右丞相朵兒只，依前为国王，左丞相太平为翰林学士承旨。是月，大霖雨，水没高唐州城；江、汉溢，漂没民居、禾稼。

闰月辛酉，诏脱脱为中书左丞相，仍太傅；韩家讷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庚午，以也可札鲁忽赤搠思监为中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玉枢虎兒吐华为中书参知政事。辛巳，诏赦湖广徭贼诖误者。戊子，命岐王

阿剌乞镇西番。八月甲辰，以集贤大学士柏颜为中书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鲁不花为宣政院使。庚戌，以司徒雅普化提调太史院、知经筵事。是月，车驾还自上都。九月甲子，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诏委官选其可行之事以闻。丙寅，命平章政事柏颜提调留守司。丙子，中书平章政事定住以疾辞职，不允。辛巳，命知枢密院事亦怜真班提调武备寺。丙戌，荧惑犯灵台。是月，遣御史中丞李献代祀河渎。

冬十月辛卯，享于太庙。丁酉，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是日为始入端本堂肄业。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虚中座，以俟至尊临幸，太子与师傅分东西向坐授书，其下僚属以次列坐。

十一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戊辰，太阴犯毕宿。庚辰，太白犯垒壁阵。

十二月戊戌，太白复犯垒壁阵。丁未，徭贼吴天保陷辰州。是岁，诏汰冗官，均俸禄，赐致仕官及高年帛。漕运使贾鲁建言便益二十余事，从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籴，二曰优恤漕司旧领漕户，三曰接运委官，四曰通州总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于坝夫、海粮坏于坝主户，六曰疏浚运河，七曰临清运粮万户府当隶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冀宁平遥等县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八十、兵马指挥沙不丁讨平之。

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中书右丞搠思监为平章政事，玉枢虎兒吐华为中书右丞。壬戌，立四川容美洞军民总管府。壬申，太阴犯荧惑。甲戌，陨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声自西北来，至州北二十里乃陨。

二月丙戌，诏加封天妃父种德积庆侯，母育圣显庆夫人。辛丑，太阴犯平道。甲辰，太阴犯键闭。

三月己卯，荧惑犯太微垣。是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鸟、草木、山川、人物之形。

夏四月己丑，左司都事武祺建言更钞法。丁酉，赦天下，其略曰：“朕纂承洪业，抚临万邦，夙夜厉精，靡遑暇逸。比缘倚注失当，治理乖方，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爰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曾未期月，百度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尚虑军国

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意有未遂，可赦天下。”丙午，太白犯鬼宿。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声若雷，三日复还。

秋七月辛酉，太阴犯房宿。癸亥，以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仍属宣政院。辛未，太白昼见。丁丑，太白复昼见。

八月壬寅，车驾还自上都。九月癸丑朔，太白昼见。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礼。先是，岁祀以医官行事，江西廉访使文殊讷建言，礼有未备，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乐，太常定仪式，翰林撰乐章，至是用之。壬戌，荧惑犯天江。庚午，命枢密院以军士五百修筑白河堤。壬午，脱脱以吏部选格条目繁多，莫适据依，铨选者得以高下之，请编类为成书，从之。

冬十月癸巳，岁星犯轩辕。乙未，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言更钞法，命中书?⑮□诽ā 12.□汀10.擦至皆褐□技□橹□ 1 □辏□□醴戈乃蕖 P 脸螅□弥盥繁θ□继峋偎居诰┍恰 J 窃拢□竺□ 6. □健12.媚稀⑫熘莞髁 1.□碇富铀疽圆渡下碓簟?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丙辰，以高丽沈王之孙脱脱不花等为东宫怯薛官。辛酉，罢辽阳滨海民煎熬野盐。戊辰，太阴犯鬼宿。己巳，诏天下以中统交钞一贯文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贰贯，仍铸至正通宝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是月，三星陨于耀州，化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击之有声。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辛卯，以大司农秃鲁等兼领都水监，集河防正官议黄河便益事。命前同知枢密院事不颜不花等讨广西徭贼。乙未，太阴犯鬼宿。己酉，方国珍攻温州。是岁，京师丽正门楼上忽有人妄言灾祸，鞫问之，自称蓟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享于太庙。丙辰，辰星犯牛宿。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兒讨方国珍。丁卯，兰阳县有红星大如斗，自东南坠西北，其声如雷。己卯，命搠思监提调大都留守司。

二月庚寅，太阴犯鬼宿。乙未，太阴犯太微。丁酉，太阴犯亢宿。是月，命游皇城，中书省臣谏止之，不听。立湖南元帅府分府于宝庆路。

三月庚戌，立山东分元帅府于登州。丙辰，亲策进士八十三人，赐朵烈图、文允中进士及第，其余赐出身有差。壬戌，征建宁处士彭炳为端本堂说书，不至。丁卯，太阴犯东咸。戊辰，太阴犯天江。是月，遣使赈湖南、北被寇人民，死者钞五锭，伤者三锭，毁所居屋者一锭。

夏四月壬午，诏开黄河故道，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放于黄固、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阳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书右丞玉枢虎兒吐华、同知枢密院事黑厮以兵镇之。冀宁路属县多地震，半月乃止。乙酉，享于太庙。诏加封河渎神为灵源神佑弘济王，仍重建河渎及西海神庙。改永顺安抚司为宣抚司。丁酉，孟州地震。庚子，罢海西辽东道巡防捕盗所，立镇宁州。辛丑，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长官司四、巡检司七。乙巳，彰德路雨雹，形如斧，伤人畜。是月，罢沂州分元帅府，改立兵马指挥使司，复分司于胶州。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兒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兒，逃之武安。癸丑，文水县雨雹。壬申，命同知枢密院事秃赤以兵讨刘福通，授以分枢密院? 1 □樱□□蠖贾零炅憾□□逆洌□猜硪黄ブ□□□宥A A □拢□ 14. □磺B□又惫林镣ㄖ荩□杩：拥馈J 窃拢□醺Mǹ莩p皋，攻破罗山、真阳、确山，遂犯武阳、叶县等处。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兒为方国珍所败。

秋七月丙辰，广西大水。丁巳，罢四川大奴管勾洞长官司，改立忠孝军民府。己未，太阴犯斗宿。壬戌，太白犯右执法，己巳，太白犯左执法。荧惑入鬼宿。是月，开河功成，乃议塞决河。命大司农达识帖睦迩及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同招谕方国珍。

八月丁丑朔，中兴地震。戊寅，祭社稷。乙酉，太阴犯天江。丙戌，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与其党亦以烧香聚众而反。是月，车驾还自上都。蕲州罗田县人徐贞一，名寿辉，与黄州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遂举兵为乱，以红巾为号。九月戊申，以中书平章政事朵兒直班提调宣文阁、知经筵事，平章政事定

住提调会同馆事。壬子，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枢密院事，及卫王宽彻哥总率大军出征河南妖寇，各赐钞一千锭，从征者赐予有差。乙卯，辰星犯左执法。丁巳，太白犯房宿。壬戌，诏以高丽国王不答失里之弟伯颜帖木兒袭其王封，不答失里之子遂废。戊辰，太阴犯鬼宿。是月，刘福通陷汝宁府及息州、光州，众至十万。徐寿辉陷蕲水县及黄州路。

冬十月戊寅，荧惑犯太微垣。己卯，享于太庙。辛巳，太阴犯斗宿。癸未，立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等路凡九，江浙、江西、湖广行省等处凡三。命知枢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兒讨河南妖寇。乙酉，太白犯斗宿。己丑，太白昼见，荧惑犯岁星。辛卯，太白犯斗宿。立中书分省于济宁。癸巳，岁星犯右执法。癸卯，以宗王神保克复睢宁、虹县有功，赐金带一，从征者赏银有差。丙午，荧惑犯左执法。是月，天雨黑子于饶州，大如黍菽。徐寿辉据蕲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皇帝，改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

十一月癸酉，有星孛于娄宿。甲寅，孛星见于胃宿。乙卯、丙辰，亦如之。丁巳，太阴犯填星，孛星微见于毕宿。黄河堤成，散军民役夫。庚午，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兒等言，右丞相脱脱治河功成，宜有异数以旌其劳。甲戌，江西妖人邓南二作乱，攻瑞州，总管禹苏福擒斩之。是月，遣使以治河功成告祭河伯，召贾鲁还朝。超授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赐金系腰一、银十锭、钞千锭、币帛各二十匹。都水监并有司官有功者三十七员，皆升迁其职。诏赐脱脱答剌罕之号，俾世袭之，以淮安路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

十二月丙子朔，太白昼见。丁丑，太白经天。己卯，立河防提举司，隶行都水监。庚辰，太白经天，是夜，犯垒壁阵。甲申，太阴犯填星。丙戌，太白复经天，是夜，复犯垒壁阵。以治书侍御史乌古孙良桢为中书参知政事。辛卯，太白经天，壬辰，复如之。丁酉，太白昼见，太阴犯荧惑。命脱脱于淮安立诸路打捕鹰房民匠钱粮总管府，秩从三品。庚子，太白经天，辰星犯天江。辛丑，太白经天。也先帖木兒复上蔡县，擒韩咬兒等至京师，诛之。壬寅，太白昼见。是岁，括马。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戊申，竹山县贼陷襄阳路，总管柴肃死之。是日，荆门州亦陷。己酉，时享太庙。庚戌，以宣政院使月鲁不花为中书平章政事。壬子，中书省臣言："河南、陕西、腹里诸路，供给繁重，调兵讨贼，正当春首耕作之时，恐农民不能安于田亩，守令有失劝课，宜委通晓农事官员，分道巡视，督勒守令，亲诣乡都，省谕农民，依时播种，务要人尽

其力，地尽其利。其有曾经盗贼、水患、供给之处，贫民不能自备牛、种者，所在有司给之。仍令总兵官，禁止屯驻军马，毋得踏践，以致农事废弛。”从之。乙卯，淮东宣慰司添设同知宣慰司事及都事各一员。丙辰，徐寿辉遣伪将丁普郎、徐明远陷汉阳。丁巳，陷兴国府。己未，徐寿辉遣邹普胜陷武昌，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刑部尚书阿鲁收捕山东贼，给敕牒十一道，使分赏有功者。辛酉，徐寿辉伪将鲁法兴陷安陆府，知府丑驴战不胜，死之。癸亥，刑部添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五爱马添设忽剌罕赤一百名。乙丑，太阴犯荧惑。丙寅，以河复故道，大赦天下。己巳，岁星犯右执法。辛未，徐寿辉兵陷沔阳府。壬申，中兴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轮失领兵出战，众溃，宣慰使锦州不花、山南廉访使卜礼月敦皆遁走。是月，命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统领两淮所募盐丁五千讨徐州。拘刷河南、陕西、辽阳三省及上都、大都、腹里等处汉人马。命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为总兵官，与四川行省右丞长吉讨兴元、金州等处贼；宣政院同知桑哥率领亦都护畏吾兒军与荆湖北道宣慰使朵兒只班同守襄阳；济宁兵马指挥使宝童统领右都卫军，从知枢密院事月阔察兒讨徐州。

二月乙亥朔，诏许溪洞蛮徭自新。丁丑，以集贤大学士贾鲁为中书添设左丞；以河南廉访使哈蓝朵兒只为荆湖北道宣慰使都元帅，守襄阳。癸未，命诸王秃坚领从官百人，驰驿守扬州，赐金一锭、钞一千锭。命西宁王牙安沙镇四川。赐镇南王孛罗不花钞一万锭。甲申，邹平县马子昭为乱，捕斩之。乙酉，徐寿辉兵陷江州，总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丙戌，霍州灵石县地震。徐寿辉兵陷岳州，房州贼陷归州。戊子，诏：“徐州内外群聚之众，限二十日，不分首从，并与赦原。”置安东、安丰分元帅府。己丑，游皇城。庚寅，太阴犯太微垣。癸巳，太阴犯氐宿。辛丑，邓州贼王权、张椿陷澧州，龙镇卫指挥使俺都剌哈蛮等帅师复之。褒赠伏节死义宣徽使帖木兒等二十七人。壬寅，以御史大夫纳麟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仍太尉。命翰林学士承旨八剌与诸王孛兰奚领军守大名。癸卯，命中书平章政事月鲁不花知经筵事，左丞贾鲁、参知政事帖理帖木兒、乌古孙良桢并同知经筵事。是月，贼侵滑、浚，命德住为河南右丞，守东明。德住时致仕于家，闻命，驰至东明，浚城隍，严备御，贼不敢犯。徐寿辉伪将欧普祥陷袁州。命帖理帖木兒以中书参知政事分省济宁。

三月乙巳朔，追封太师、忠王马扎兒台为德王。丁未，徐寿辉伪将许甲攻衡州，洞官黄安抚败之。徐寿辉伪将陶九陷瑞州，总管禹苏福、

万户张岳败之。壬子，河南左丞相太不花克复南阳等处。癸丑，中书省臣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凡各处士庶，果能为国宣力，自备粮米供给军储者，照依定拟地方实授常选流官，依例升转、封廕；及已除茶盐钱谷官有能再备钱粮供给军储者，验见授品级，改授常流。”从之。戊午，太阴犯进贤。辛酉，命亲王阿兒麻以兵讨商州等处贼。以巩卜班知行枢密院事。壬戌，太阴犯东咸。甲子，徐寿辉伪将项普略陷饶州路，遂陷徽州、信州。四川未附生蛮向亚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立盘顺府。丁卯，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帖木哥乞致仕，不允，以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以出征马少，出币帛各一十万匹，于迤北万户、千户所易马。戊辰，太白昼见。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⑹嗝茉骸⒂□诽ń杂弥□！敝惺槭〕佳裕骸罢爬硐籽裕□闹莸滦巳□Γ□ㄋ□□□□梢猿赏□□思雌涞馗髁⑼□背。□绷ケθ□峋偎荆□艘哉爬砭臀□□背」佟！贝又□Ｒ越□阈惺∽筘┣嘁嗔□姘辔□□餍惺∽筘┣啵□毂□詹度摹⑫旁簟８□纾□□骸八娉□黄分笆录笆（⑻ā⒃骸17.□俊10.擦帧12.□汀⑺九□⑻□！⑿□□⑿□铡⒅姓□⒆收□ 9. □印19.厥椤３.缥摹６.妓□钫□伲□骶傺□疾母伞⒅怯录嫒□ 15. 俺涫亓钫叨□恕Ｖ□硕嗾撸□幌拊笔□８鞔κ杂檬亓睿□⑹诩婀芤灞□烙□罹□侣橙芭┤拢□□谏纤静恍砩貌睢Ｊ亓罴纫延派□□渥舴」僭保□纫廊牍憷□□可□□取Ｈ温□□槭亓钊□握撸□胝媸冢徊恢握撸□□鞫□龋□辣镜刃穑话胫握撸□跻坏刃稹Ｔ又叭嗽保□溆兄□轮□浚□⒁郎侠□７渤□Ｑ」儆诓衅瓶は丶捌冉□艟持□Γ□牡龋簧越□艟常□□□取！笔窃拢□焦□涓唇倨涞诚潞＃□牖蒲腋郏□囗萋反锫郴ǔ嗵┏换□使倬□胝剑□乐□Ｂの鞯卣鸢儆嗳眨□枪□且模□旯惹ū洌□ㄎ鳌11.嶂荨14.材□⒆□擞壬酢；嶂莨□钪星奖溃□皴笪灏儆嗾牛□ふ哒捎啵□陶呔懦撸□四□芡臁８亩ㄎ魑□捕囗荩□嶂菸□崮□荨Ｚ□ň□窆俨皇爻浅刂□铩

闰三月辛巳，以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事，命下，泰不花已死。壬午，以大理宣慰使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与本省平章政事咬住讨山南、湖广等处贼。乙酉，徐寿辉伪将陈普文陷吉安路，乡民罗明远起义兵复之。命工部尚书朵来、兵部侍郎马某火者，分诣上都、察罕脑兒、集宁等处，给散出征河南达达军口粮。立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扬州，辖扬州、高邮、淮安、滁州、和州、庐州、安丰、安庆、蕲州、黄州。壬辰，以大都留守兀忽失为江浙行省添设右丞，讨饶、信贼。丙申，阿速爱马里纳忽台擒滑州、开州贼韩兀奴罕有功，授资用库大使。丁酉，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铁杰，以湖南兵复岳州。戊戌，诏淮南行省设官二十五员，以翰林学士承旨晃火兒不花、湖广平章政事失列门并为平章政事，淮东元帅蛮子为右丞，燕南廉访使秦从德为左丞，陕西行台侍御史答失秃、山北廉访使赵

琏并为参知政事。庚子，以枢密副使悟良哈台为中书添设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辛丑，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兒不花提调镇南王傅事。是月，诏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克复忠、万、夔、云阳等州；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兒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讨南阳、襄阳贼，刑部尚书阿鲁讨海宁贼，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讨江西贼；以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守芜湖。命江西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不颜帖木兒、蛮子海牙同讨饶、信等处贼。方国珍不受招安之命，命江浙左丞左答纳失里讨之。命典瑞院给淮南行省银字圆牌三面、驿券五十道。诏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兒不花、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与江浙行省官，并以便宜行事。也先帖木兒驻军沙河，军中夜惊，军溃，退屯硃仙镇。诏以中书平章政事蛮子代总其兵，也先帖木兒还京师，仍命为御史大夫。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江西临川贼邓忠陷建昌路。己酉，时享太庙。甲寅，以御史大夫搠思监为中书平章政事，提调留守司。乙卯，铁杰及万户陶梦桢复武昌、汉阳，寻再陷。丙辰，江西宜黄贼涂佑与邵武建宁贼应必达等攻陷邵武路，总管吴按摊不花以兵讨之，千户魏淳以计擒涂佑、应必达，复其城。辛酉，翰林学士承旨浑都海牙乞致仕，不允，以为中书平章政事。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桑哥失里复渠州。甲子，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以湖广行省右丞致仕，赐玉带及钞一百锭，给全俸终其身。戊辰，诸王秃坚帖木兒、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讨和州有功，各赐金系腰并钞一千锭。辛未，荆门知州聂炳复荆门州。平章政事忽都海牙年老有疾，诏免其朝贺。是月，大驾时巡上都。永怀县贼陷桂阳。咬住复归州，进攻峡州，与峡州总管赵余褫大破贼兵，诛贼将李太素等，遂平之。诏天下完城郭，筑堤防。命亦都护月鲁帖木兒领畏吾兒军马，同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讨襄阳、南阳、邓州贼。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蒙古鲁海牙、范文等纠言也先帖木兒丧师辱国，乞明正其罪，诏不允。左迁西台御史大夫朵尔直班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蒙古鲁海牙十二人为各路添设佐贰官。

五月癸酉朔，太白犯镇星。戊寅，命龙虎山张嗣德为三十九代天师，给印章。海道万户李世安建言权停夏运，从之。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夹攻方国珍。己卯，咬住复中兴路。庚辰，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兒等言：“河

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罢幹兒棚等处金银场课。癸未，建昌民戴良起乡兵克复建昌路。乙酉，命留守帖木哥与诸王朵兒只守口北龙庆州。是月，答失八都鲁至荆门，增募兵，趋襄阳，与贼战，大败克之。命左答纳失里仍守芜湖险隘。六月丙午，中书省臣言，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给钞十万锭赈之。戊申，命治书侍御史杜秉彝、中书参议李稷并兼经筵官。辛亥，太白犯井宿。河南行省左丞匝纳禄、参知政事王也速迭兒，并以失误军需，左迁添设淮西宣慰使，随军供给。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秃鲁、参知政事李猷供给汝宁军需。丁巳，赐中书参知政事悟良哈台珠衣并帽。乙丑，宣让王帖木兒不花，诸王乞塔歹、曲怜帖木兒及淮南廉访使班祝兒并平贼有功，赐金系腰、银、钞有差。绍庆宣慰使杨延礼不花遥授湖广左丞，杨伯颜卜花为绍庆宣慰使，换文资；杨城为沿边溪洞招讨使兼征行万户，回赐先所拘收牌面。丙寅，红巾周伯颜陷道州。修太庙西神门。

秋七月丁丑，时享太庙。庚辰，饶、徽贼犯昱岭关，陷杭州路。辛巳，命通政院使答兒麻失里与枢密副使秃坚不花讨徐州贼，给敕牒三十道以赏功。己丑，湘乡贼陷宝庆路。庚寅，以杀获西番首贼功，赐岐王阿剌乞巴钞一千锭，邠王嵬厘、诸王班的失监、平章政事锁南班各金系腰一。以征西元帅斡罗为章佩添设少监，讨徐州。脱脱请亲出师讨徐州，诏许之。辛卯，命脱脱台为行枢密院使，提调二十万户，赐金系腰一、银钞币帛有差。丁酉，辰星犯灵台。以杜秉彝为中书添设参知政事。湖南元帅副使小云失海牙、总管兀颜思忠复宝庆路。是月，徐寿辉伪将王善、康寿四、江二蛮等陷福安、宁德等县。

八月癸卯，命中书参知政事帖理帖木尔、淮南行省右丞蛮子供给脱脱行军一应所需。方国珍率其众攻台州城，浙东元帅也忒迷失、福建元帅黑的兒击退之。甲辰，以同知枢密院事哈麻为中书添设右丞。齐王失列门献马一万五千匹于京师。赐脱脱金三锭，银三十锭，钞一万锭，币、帛各一千匹。丁未，日本国白高丽贼过海剽掠，身称岛居民，高丽国王伯颜帖木兒调兵剿捕之，赐金系腰一、钞二千锭。己酉，命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扎鲁忽赤福寿，并从脱脱出师征徐州，赐金系腰及银、钞、币、帛有差。翰林学士承旨阔怯镇遏五投下百姓，赐金系腰一。壬子，以扎撒温孙为河南行省右丞，偰哲笃为淮南行省左丞，各赐钞五十锭。丙辰，以秃思迷失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丁巳，命中书平章政事普化知经筵事。脱脱将出师，六部尚书密迩麻和谟

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书庶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离。乞诏留贤相，弼亮天工，如此则内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报。脱脱言，皇后斡耳朵思支用不敷，自今为始，每年宜给金一十锭、银五十锭。以同知枢密院事雪雪出军南阳，同知枢密院事秃赤出军河南，皆有功，各进阶荣禄大夫。中书左丞哈麻进阶荣禄大夫。庚申，命哈麻等提调各怯薛、各爱马口粮。丁卯，太白犯岁星。诏：“脱脱以答剌罕、太傅、中书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诸处军马，讨徐州。中书?⑹嗝茉骸⒂□诽ǔ止偈舸有校□魇芙谥疲□羯陀泄Γ□锷庇凶铮□缢程帜妫□ぬ□阋舜邮隆！笔侨眨□14.□A J 窃拢□蠹莼勾蠖肌 0 猜皆艚□峋□□聪菥 C 胖荩□□菽舯□乐□ T 艚□持俅锔聪菰乐荨 > 旁乱液ィ□峋□□聪葜行耍□ё × 毂□胝接诼ㄡǎ□芗ǎ□妓勺蹋□韭放泄偕隙妓乐□ < 好□□嗖煊□芳昂幽戏钟□诽ā⑿惺嗝茉骸10.幽狭□盟尽 9.□□芩Ц□⑸挛鞫几□⒁灞□蚧Ц□裙伲□徽卵杂□反蠓蛞蚕忍□緝撼稣骱幽瞎□ā 8 □剑□鸵蚕忍□緝航鹣笛□弧13.鹨欢A⒁□皇□A 3.□迩ΦA 1. 也□饕话倨ァ 9 镂矗□行艘迨糠吨校□删 C 派□钪锹室灞□粗行寺罚□峋□□茏撸□□蛭乐富邮拱扯钾莨□□毂□氤牵□ё~运勺袒梗□捅□谑□怼 R 矣希□淹阎列熘荨 6 『ィ□□□惺嗝茉菏掳⒇菁□油淹烟中熘荩□徒鹣笛□唬□鹨欢B□□宥B□□ 1. 矣胁睢 P 撩□□淹迅葱熘荩□榔涑牵□彡槔畹榷葑摺 H 沙剑□□醴感□□N煨纾□凸□槔钊□俣□蛴翊□ < 汉ィ□艄コ街荩□锫郴ǔ嗪蜕谢髯咧□ 8 □樱□□油淹盐□□Γ□嗍□咕□?

冬十月丁未，时享太庙。庚戌，知枢密院事老章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命平章定?⒂邑┗□獒□□□凼隆 9 锍螅□□唾崴诙刮迨□蚴□诹裳簟 < 滓□□葜□惺嗝茉菏掳⑵蜇菸□□尽11.茨闲惺Σ秸抡□隆 N 煳纾□□醴腹硭蕖 < 鬃樱□□醴杆晷恰 R 页螅□□醴缚核蕖?

十一月辛未，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收捕常州贼。乙亥，以星吉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师湖广。丙子，中书省臣请为脱脱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帖里帖木兒总兵讨方国珍。己丑，以脱脱平徐功，赐金一十锭、银一百锭、钞五万锭、币帛各三千匹，上表辞，从之。庚寅，太阴犯太微垣。

十二月壬寅，答失八都鲁复襄阳。辛亥，诏以杭、常、湖、信、广德诸路皆克复，赦诖误者，蠲其夏税、秋粮，命有司抚恤其民。辛酉，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卜颜不花、右丞阿兒灰讨徭贼，复湖南潭、岳等处有功，卜颜不花升散阶从一品，阿兒灰升正二品。癸未，脱脱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万余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帝曰：“此事有利于国家，其议行之。”是岁，海运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之事。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与信阳州罗山人李

思齐同起义兵，破贼有功，授察罕帖木兒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

本纪第四十三 顺帝六

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师请，释放在京罪囚。以中书添设平章政事哈麻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悟良哈台为右丞，参知政事乌古孙良桢为左丞。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一十万锭。辛未，命悟良哈台、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N髯晕魃剑□现帘6ā10.蛹洌□敝撂础⑺持荩□□燎□裾颍□蚕倒俚丶霸□芨鞔ν吞铮□ご臃炙九┤玖7.ǖ柚郑□嫌霉ぜ邸⑴＞摺⑴├鳌9.戎帧⒄倌寂┓蛑罘眩□□□灏偻蚨B□怨├溆谩1罕碚娑□忿怀窍囟□细菊杲凇H缮辏□□挛餍惺Σ秸抡□虏反鹗Ю镂□鼙□佟9镉希□碛谔□怼R曰实诙□佑□谔□局诩遗□遥□椭诩遗□叭槟赋□饕磺ΦA＜仔纾□亟□虑甯蟆R液ィ□□惺橛邑┤和阂员□稚讨菰簟1□樱□焦□涓唇怠R运九┤揪墒鸫凸□椤8□剑□惺槭〕佳裕骸敖□7.炙九┤荆□擞诮□恪11.炊□却φ倌寄苤炙□锛靶拗□a咧□烁饕磺□□□□Γ□堂癫ブ帧R私悼彰□砩柚笆码冯阂皇□□溃□彩龟逋□涞兀□心苣寂├褚话倜□呤谡□牌罚□□倜□哒□似罚□□倜□叽悠咂罚□词樘盍鞴僦懊□□□□土罟芰焖□寂┓颍□怀鏊脑率□迦眨□阒撂锼□□谀晡□□□捶呕辜摇F渌□寂┓颍□棵□□□□A！贝又□R远疟□臀□惺椴沃□□隆R矣希□□醴柑□⒃□1□纾□晕湮浪□苎翁巛吞锇税偾辏□□□□滞猓□南兄□兀□「斗炙九┤尽4鹗O硕悸晨烁聪逖簟7.□怯泄Γ□□拇Ч惺∮邑□□徒鹣笛□弧8□□□□嗝茉菏吕险驴烁茨涎籼浦荩□徒鹨欢A⒁□皇□A3.□磺ΦA1.也□魑迨□ァN煨纾□□蟆⑻□住3.叫蔷塾诳□蕖？

二月丁未，祭先农。己酉，太阴犯轩辕。庚戌，太白犯荧惑。壬子，太阴犯太微垣。甲寅，中书省臣言徐州民愿建庙宇，生祠右丞相脱脱，从之，诏仍立脱脱《平徐勋德碑》。壬戌，以宣政院使笃怜帖木兒知经筵事，中书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参知政事杜秉彝并同知经筵事。

三月己卯，命脱脱领大司农司。甲申，诏修大承天护圣寺，赐钞二万锭。丁亥，命脱脱以太师开府，提调太史院、回回、汉兒司天监。己丑，以各衙门系官田地并宗仁等卫屯田地土，并付分司农司播种。是月，会州、定西、静宁、庄浪等州地震。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

夏四月戊戌朔，命南北兵马司各分官一员，就领通州、漷州、直沽等处巡捕官兵，往来巡逻，给分司印，一同署事，半载一更。特命乌古

孙良桢得用军器。庚子，以礼部所辖掌薪司并地土给付分司农司。以甘肃行省平章政事锁南班为永昌宣慰使，总永昌军马，仍给平章政事俸。先是，永昌愚鲁罢等为乱，锁南班讨平之，至是复起，故有是命。辛丑，太白犯井宿。乙巳，时享太庙。己酉，诏取勘徐州、汝宁、南阳、邓州等处荒田并户绝籍没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分司农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降徐州路为武安州，以所辖县属归德府，其滕州、峄州仍属益都路。辛亥，太阴犯房宿。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己巳，命东安州、武清、大兴、宛平三县正官添给河防职名，从都水监官巡视浑河堤岸，或有损坏，即修理之。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帅韩邦彦、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复饶州，蕲、黄等贼闻风皆奔溃。癸酉，以太尉阿剌吉为岭北行省左丞相。知行枢密院事伯家奴封武国公，与诸王孛罗帖木兒同出军。甲戌，行枢密院添设佥院二员。乙亥，太阴犯岁星。乙未，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及其弟士德、士信为乱，陷泰州及兴化县，遂陷高邮，据之，僭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六月丙申朔，立詹事院，设詹事三员、同知二员、副詹事二员、丞二员。命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兒吐华便宜行事。丁酉，立皇子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告祭天地、宗庙。命右丞相脱脱兼詹事。乙亥，诏征西都元帅汪只南发本处精锐勇敢军一千人从征讨，以千户二员、百户一十员领之。庚子，知枢密院事失剌把都总河南军，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总四川军，自襄阳分道而下，克复安陆府。辛丑，罢宫傅府，以所掌钱帛归詹事院。癸卯，诏以敕牒二十道、钞五万锭，给付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于淮南、淮北等处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守御淮安。辽东搠羊哈及乾帖困、术赤术等五十六名吾者野人以皮货来降，给搠羊哈等三人银牌一面，管领吾者野人。甲辰，以立皇太子诏天下，大赦。己酉，亦都护高昌王月鲁帖木兒薨于南阳军中，命其子桑哥袭亦都护高昌王爵。辛亥，亲王完者秃泰州阵亡，八秃亳州阵亡，各赙钞五百锭。命前河西廉访副使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讨泰州。丙辰，诏皇太子位下立仪卫司，设指挥二员，给二珠金牌，副指挥二员，一珠金牌。赐吴王搠思监金二锭、银五锭、钞二千锭、币帛各九匹。以资政院所辖左、右都威卫属詹事院。是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便宜行事。诏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讨兴化。是夏，蓟州大水。

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丝，海潮日三至。时享太庙。戊辰，太白昼见。宦官至一品二品者，依常例给俸禄。壬申，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

鲁辉复武昌及汉阳府。癸酉，诏詹事院自行铨注本院属官。壬辰，亲王只兒哈忽薨于海宁军中，以其子宝童继袭王爵。

八月癸卯，亲王阔兒吉思、帖木兒献马。辛亥，赐脱脱东泥河田一十二顷。亲王只兒哈郎讨捕金山贼，薨于军中，命其子秃鲁帖木兒入备宿卫。庚申，命不花帖木兒袭封文济王。是月，车驾还自上都。资政院使脱火赤以兵复江州路。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兒吐华、右丞完者不花守镇中兴路。左迁平章政事咬住为淮西元帅，供给乌撒军，进讨蕲、黄。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乙亥，以怯薛官广平王咬咬征讨慢功，削其王爵，降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己丑，广宁王浑都帖木兒薨，赙钞一千锭。建皇太子鹿顶殿于圣安殿西。歪剌歹桑哥失里献马一百匹，赐金系腰一、币帛各九。庚寅，太阴犯荧惑。辛卯，扎你别之地献大撒哈剌、察亦兒、米西兒刀、弓、锁子甲及青、白西马各二匹，赐钞二万锭。壬辰，太白经天，荧惑犯左执法。南台御史大夫纳麟以老疾辞职，从之，命太尉如故。

冬十月丁酉，享于太庙。庚子，太白经天。癸卯，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买住丁升本省右丞，提调明年海运。甲辰，岁星犯氐宿。丁未，广西元帅甄崇福复道州，诛贼将周伯颜。庚戌，从帖里帖木兒、左答纳失里之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国珍疑惧，不受命。立水军都万户府于昆山州，以浙东宣慰使纳麟哈剌为正万户，宣慰使董搏霄为副万户。庚申，赐皇太子妃钞十万锭。壬戌，赐皇太子五爱马怯薛丹二百五十人钞各一百一十锭。癸亥，太白犯亢宿。是月，撤世祖所立氈殿，改建殿宇。

十一月壬申，太阴犯垒壁阵。乙酉，立典藏库，贮皇太子钱帛。丁亥，江西右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临江，遂引兵复瑞州。是月，立义兵千户、水军千户所于江西，事平，愿还为民者听。

十二月丁酉，太白犯东咸。己亥，宁王旭灭该还大斡耳朵思，赐金系腰一、钞一千锭。庚子，荧惑入氐宿。癸卯，脱脱请以赵完普家产田地赐知枢密院事桑哥失里。庚戌，京城天无云而雷鸣，少顷，有火见于东南。淮庆路及河南府西北有声如击鼓者数四，已而雷声震地。癸丑，以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为豫王；弟答兒麻讨南阳贼有功，以西安王印与之，命镇宠吉兒之地。丁巳，太阴犯心宿。西宁王牙罕沙镇四川，还沙州，赐钞一千锭。是月，大同路疫，死者大半。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兒、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合军讨徐寿辉于蕲水，败之，寿辉遁走，获其伪

官四百余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孛罗、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复均、房等州，诏孛罗等守之，答失八都鲁讨东正阳。是岁，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造清宁殿前山子、月宫诸殿宇，以宦官留守也先帖木兒、留守同知也速迭兒及都水少监陈阿木哥等董其役。哈麻及秃鲁帖木兒等阴进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兒法，又进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习之。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东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绘画，三日方解。乙丑，荧惑犯岁星。丁卯，太白犯建星。辛未，享于太庙。壬申，命帖木兒不花袭封广宁王，赐钞一千锭。癸酉，荧惑犯房宿。立辽阳等处漕运庸田使司，属分司农司。丁丑，帝谓脱脱曰："朕尝作朵思哥兒好事，迎白伞盖游皇城，实为天下生灵之故。今命剌麻选僧一百八人，仍作朵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给之，毋扰于民。"丙戌，以答兒麻监藏遥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实授行宣政院使，整治西番人民。是月，命桑哥失里、哈临秃守中兴。答失八都鲁复峡州。

二月戊戌，祭社稷。乙卯，命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提调规运总管府。戊午，太白犯垒壁阵。己未，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兒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攻高邮。是月，以吕思诚为湖广行省左丞。命湖广行省右丞伯颜普化、江南行台中丞蛮子海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兒、参知政事阿里温沙，会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讨沿江贼。立镇江水军万户府，命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闾领之。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以江浙废寺田归之。

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己巳，廷试进士六十二人，赐薛朝晤、牛继志进士及第，余授官出身有差。壬申，以皇太子行幸，和买驼马。甲戌，命亲王速哥帖木兒以兵讨宿州贼。丙子，颍州陷。是月，中书定拟义兵立功者权任军职，事平授以民职，从之。命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升本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荆、襄诸军，从宜调遣。诏和买马于北边以供军用，凡有马之家，十匹内和买二匹，每匹给钞一十锭。

夏四月癸巳朔，汾州介休县地震，泉涌。以武祺参议中书省事。是月，车驾时巡上都。江西、湖广大饥，民疫疠者甚众。御史台臣纠言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等罪。先是，帖里帖木兒与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奉旨招谕方国珍，报国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户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纳其船，散遣徒众，国珍不从，拥船一千三百余艘，仍据海道，阻绝粮运，以故归罪二人。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兒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发陕西

军讨河南贼，给钞令自备鞍马军器，合二万五千人，马七千五百匹，永昌、巩昌沿边人匠杂户亦在遣中。造过街塔于芦沟桥，命有司给物色人匠，以御史大夫也先不花督之。复立应昌、全宁二路。先是，有诏罢之，以拨属鲁王马某沙王傅府，至是有司以为不便，复之。诏复起永昌、巩昌、喃巴、临洮等处军。命各卫军人修白?□Y山等处堤堰。

五月甲子，安丰、正阳贼围庐州。是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皇太子徙居宸德殿，命有司修葺之。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胡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故以名之。诏以玉枢虎兒吐华募兵万人下蜀江，代答失八都鲁守中兴、荆门；命答失八都鲁以兵赴汝宁。升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兒灰为右丞，讨庐州。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术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复发秃卜军万人，命太傅阿剌吉领之。命荆王答兒麻失里代阔端阿合镇河西，讨西番贼。六月辛卯朔，蓟州雨雹。高邮张士诚寇扬州。丙申，达识帖睦迩以兵讨张士诚，败绩，诸军皆溃。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达识帖睦迩，复进兵讨之。甲辰，太阴入斗宿。己酉，盱眙县陷。庚戌，陷泗州，官军溃。

秋七月甲子，潞州襄垣县大风拔木偃禾。乙丑，太阴犯角宿。壬申，诏免大都、上都、兴和三路今年税粮。命刑部尚书阿鲁于汝宁州等处募兵讨泗州。壬午，太阴犯昴宿。是月，汾州孝义县地震。

八月，冀宁路榆次县桃李花。车驾还自上都。九月己未朔，赐亲王撒蛮答失金二锭、银二十锭、钞一万锭、币帛表里各三百匹。创设奥剌赤二十名，仍给衣粮草料。庚申，以湖广行省左丞吕思诚复为中书左丞。辛酉，以知枢密院事月阔察兒为中书平章政事。诏脱脱以太师、中书右丞相，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出征高邮。甲子，封高丽国王脱脱不花为沈王。丁卯，普颜忽都皇后母殁，赙钞三百锭。立宁宗影堂。戊子，免河南蒙古军人杂泛差役。是月，赐穆清阁工匠皮衣各一领。盖海青鹰房。禁河南、淮南酒。阶州西番贼起，遣兵击之。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以俟诏命。

冬十月甲午，享于太庙。戊戌，诏答失八都鲁及泰不花等会军讨安丰。甲辰，诏加号海神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壬子，太阴犯太微垣。

十一月丙寅，敕："中书?⑹嗝茉骸⒂□诽ǎ□沧嗍孪绕艋侍□印！壁□

骸敖□阌τ兄钔酢9.□鳌10.箦□⑺鹿邸9.僭辈Y吞锪福□敖□床聘场5.咎铩⒂□锔魈峋偎玖福□∈□安郑□□蚝T耍□员妇□ⅲ□矍□辣敬κ□率惫栏□□！倍：□□淹蚜齑蟊□粮哂剩□廖矗□接诟哂食峭猓□蟀茉糁凇1□樱□□醴腹硭蕖9镂矗□颓淄踵□鹗Ы鸲埔□ R矣希□淹亚脖□搅□舷亍J窃拢□鹗O硕悸掣疵缇□□葜！14.□⑫砣□荨；侍□有薹鹗拢□途┤λ雷镆韵虑簟?

十二辛卯，绛州北方有红气如火蔽天。丙申，以中书平章政事定住为左丞相；宣政院使哈麻、永昌宣慰锁南班并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劾奏：“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诏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门听旨，以宣徽使汪家奴为御史大夫。丁酉，诏以脱脱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盗，恬不为意，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宁夏路。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泰不花为本省左丞相，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兒加太尉，集贤大学士雪雪知枢密院事，一同总兵，总领诸处征进军马，并在军诸王、驸马、?⒃骸⑻ü偌按笮冫鼍□僭保□涿鹄铩2.芬嗍□闵健9.□藘和骸9.□永吹劝味純骸⒃贫汲唷⑼簝呵永镓！⒇每伞⑽鞣□□恕8.靼□矶淞□唷8.呃觥11.鼗孛褚宥∽车染□耍□⑻□鼙□俳谥啤Z□骸氨辉植衅浦□Γ□钣兴娟庑簦□灶米馑叭□辍4透吣瓴□！卑沼固铩2.柙恕1.θ□人尽N煨纾□远Tㄗ×炀□凼拢□姓□菏股8缡Ю镂□惺樘砩栌邑□＜汉ィ□□跹陉乃蕖8□樱□陨8缡Ю锿□□□凼隆＜焦□□郝臣犹□荆□□捉鹱瞎饴淮蠓颉9锩□□□□樘岬骶□□唷6.妓□唷11.嵬□荩□□□凼拢□痛□□祷7.□＜壮剑□陨8缡Ю锾岬餍□母螅还□榧娲笏九□□浪汲霞嫠九├洌□岬髋┤瘛＜河希□苄寺返卣稹J窃拢□□□焓雷嬗□荨Z□□惩蹩沓蛊栈□拐蚝□恪O仁且栽艟莺□悖□□崞渫跤。□潦强沓蛊栈□衷衾哿9.Γ□授□蛊溆。□允鼐烧颉C□仕嘤邑┼偷奶植段鞣□簟4鹗O硕悸掣春右酢9.□亍a嬖糇择缪艨芎庵荩□蚧□硗岩蛩乐□J撬辏□□停骸懊窦渌阶馓□兀□允□治□势占醵□郑□牢□g□！苯党□□蚨□徒□魇爻枪倮艟□瘛＞┤Y蠹ⅲ□右砸唣荩□裼懈缸酉嗍痴摺5塾谀谠吩炝□□□□诠俟┓钌偌嗨□疾换□喙ぁ5圩灾破溲□□□孜渤ひ话俣□□撸□愣□□撸□巴吡迸铩4.├取17.脚□螅□笪岬盥プ樱□□聿5.钣钣梦宀式鹱保□坝辛阶AⅠ嫌盟□侄□□娜耍□硪伦仙溃□鹄笾Y□□拇□方恚□诖□脚韵赂髦锤菀弧W院蠊□燎肮□较潞W幽冢□□从蜗罚□惺保□淞□籽劭谧ξ步远□S肿灾乒□□□几吡□叱撸□惆胫□□炷疚□眩□醪刂詈□渲校□怂□舷隆X焉仙栉鞣饺□サ睿□蜒□⒂衽□跏笨坛铮□敝粒□□::□□稀W笥伊卸□鸺咨瘢□恍□樱□恍□郏□乖蛏袢俗阅馨锤□□鳎□薹趾敛睢5敝宇壑□□□ǔ镌诓嗾呓韵栉琛X阎□鞫□腥赵鹿□□上闪□肆9.□埃□鲎游缡保□上勺阅荞罱□□认汕牛□锶□サ睿□讯□赐肆⑷缜啊F

渚□删□觯□宋角按□□视小Ｊ钡鄣∮谡□拢□挠谟窝纾□怨□□□ヅ□19.罾峙□⑽氖馀□纫皇□□税次瑁□□□□□炷B□状狗⑹□瑁□飨笱婪鸸冢□肀挥□纭4.蠛扃□鸪ざ倘埂13.鹪影馈⒃萍纭10.闲涮煲隆㈢反□□啵□髦醇影拓莅阒□鳎□谝蝗酥戳彖谱嗬帧Ｓ止□□皇□蝗耍□烽橱伲□张粒□７□□蛴锰泼薄⒄□溃□□嗬钟昧□选⑼饭堋⑫」摹Ⅲ荨14.q、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本纪第四十四 顺帝七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以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提调留守司，宣徽使黑厮为中书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左丞许有壬为集贤大学士，辽阳行省左丞奇伯颜不花升本省平章政事。壬戌　，以宣政院副使忻都为太子詹事。癸亥，享于太庙。甲子，亲王秃坚帖木兒殁于军中，赐钞五百锭。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加大司徒。戊辰，太阴犯五车。辛未，太阴犯鬼宿。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丙子，上都饥，赈粜米二万石。丁丑，徐寿辉伪将倪文俊复陷沔阳府，威顺王宽彻普化令王子报恩奴等同湖南元帅阿思蓝水陆并进讨之。至汉川，水浅，文俊用火筏烧船，报恩奴遇害。庚辰，复设仁虞、云需、尚供三总管府。丙戌，大同路饥，出粮一万石减价粜之。是月，诏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乞剌班慢功，削其官爵，令从军自效。诏安置脱脱于亦集乃路，收所赐田土。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兒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诏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搠思监从宜商议军事。

闰月壬寅，以各卫军人屯田京畿，人给钞五锭，以是日入役，日支钞二两五钱，仍给牛、种、农器，命司农司令本管万户督其勤惰。丙午，太阴犯心宿。丙辰，太白经天。

是月，上都路饥，诏严酒禁。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塔失帖木尔领元管陕西军马，守御河南。二月己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兒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以其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拆鹿邑县太清宫材建宫阙，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得宠专权，刘福通疾之，命甲士挝杀遵道，福通遂为丞相，后称太保。丙寅，以中书平章政事黑厮、左丞许有壬并知经筵事。戊辰，命太傅、御史大夫汪家奴为中书右丞相，中书平章政事定住为左丞相，诏天下。庚午，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咬咬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壬申，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仍降宣敕牌面。丙子，以达识帖睦迩为中书平章政事，提调留守司；平章政事黑厮兼大司农。是月，命刑部尚书董铨等与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火你赤专任

征讨之务，便宜从事，遣使先降曲赦，谕以祸福，如能出降，释其本罪，执迷不悛，克日进讨。三月庚寅，太阴犯五车。癸巳，徐寿辉兵陷襄阳路。甲午，命汪家奴摄太尉，持节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玉册，锡以冕服九旒，祇谒太庙。丙申，太阴犯房宿。辛丑，以监察御史言，安置脱脱于云南镇西路，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门，脱脱长男哈剌章安置肃州，次男三宝奴安置兰州，仍籍其家产。己酉，命知枢密院事众家奴知经筵事，知枢密院事捏兀失该提调内史府。癸丑，太白经天。

夏四月壬戌，中书省臣言：“江南因盗贼阻隔，所在阙官，宜遣人与各省及行台官以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迁调，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迁调，福建等处阙官亦依前例。”从之。命彰德等处分枢密院添设同知、副使、都事各一员。癸亥，以中书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知经筵事，命枢密院添设佥院一员、判官二员，直沽分枢密院添设副使一员、都事一员。以御史中丞扎撒兀孙同知经筵事。乙丑，以中书右丞臧卜、左丞乌古孙良桢分省彰德。辛未，命御史中丞伯家奴同知经筵事，中书参议成遵兼经筵官。癸酉，以左丞相定住为右丞相，平章政事哈麻为左丞相，太子詹事桑哥失里为中书平章政事，雪雪为御史大夫。丁丑，加知枢密院事众家奴太傅。辛巳，亲王脱脱薨，赐钞二百锭。是月，车驾时巡上都。诏翰林待制乌马兒、集贤待制孙捻招安高邮张士诚，仍赍宣命、印信、牌面，与镇南王孛罗不花及淮南行?17.□盟镜裙偕桃楦□吨□Ｓ□诽ㄛ雷嘀惺樽筘┣浪汲希□罩□Ｚ□拇ǖ却α⑫□□蚰暇□窀□□乃拇ㄖ倚14.□窀□□倚14.□癜哺□荆话张趟掣□□牧⑴趟尘□癜哺□荆话账拇く蛭慵锥础3.裟贤醵闯す偎荆□牧⒅乙寰□癜哺□荆□□炅旱却σ灞□蚧Ц□?

五月壬辰，复襄阳路。监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奏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慢功虐民，诏削其官职，仍令率领火赤温，从总兵官、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征进，答失八都鲁管领太不花一应军马。庚戌，倪文俊自沔阳陷中兴路，元帅朵兒只斑死之。是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11.炊□□檬雇跻蚕鹊鼍焊и透哂省Ａ□卤□剑□□□反蠓蜓┤岬鞫吮咎谩９锖ィ□□拙□臁６：□□嗖煊□饭□滞痕雷嗤淹阎□□□痛笱□课庵狈郊捌洳尉□诤骸3.な坊鹄锍嗟炔⒁俗范幔□又□＜嗖煊□吠岣绲缺缑髦惺樽筘┣浪汲希□□对□匪□谛□□⒂翊□Ｎ斐剑□□惺槠秸抡□罗魉技嗉娲笏九□□８缡Ю镏□□凼隆＜核龋□赴餐趵□换歹埃□藓螅□□渲断□饩赴餐酢９镉希□运拇Ｋ惺Σ秸抡□麓鹗Ｏ硕悸澄□幽闲惺Σ秸抡□隆Ｒ液ィ□□□髟号泄傥诼韮赫邪插□□舻却Γ□屡寮嘭┣昭仗□緝赫邪层嫜舻却ＡＶ钔醯刮崦挥诰□校□绯□□俣Ａ６〕螅□５轮莸卣稹＜好□□挛餍惺Σ秸抡□峦和杭哟鹭莺薄８□剑□骰罩菀□恐

Ｓ裎□擦执□疲□恢痢＝□闶〕佳裕骸爸琳□□迥晁翱蔚瘸□□诔□□橐衙馑傲傅瘸□□现□昀□□Ｔ肆覆⑺□Ｃ□环螅□蚣鹾Ｔ耍□运彰窳Ａ！被Ｐ慷□獗灸晁傲福□□庵□猓□渌鹿鄄２．Ｙ吞锪福□□驴□郑□∽芯惺眨黄洳环罅福□χ猎□壑型吵□话傥迨□蚨Ｂ□诓□状□嵋话傥迨□蚴□□□艉又□郑□蕴□υ耍□又□９镂矗□惺椴沃□□率道砻叛裕骸熬闪19.晒殴□蛹啵□礻趟那友Σ⁸．靼□砉僭弊拥埽□褚粟椭□□老壤□胙Ｂ□卵衔□祷濉！贝又□Ｊ窃拢□竺骰实燮鸨□□院椭荻山□□√□铰贰Ｗ院旖硌□++□抑□螅□媳笨ｌｔ囟嘞菝唬□蚀竺鞔佣□≈□＞Ｖ荽笏□Ｃ□□阈惺Σ秸抡□掳18.郴伊炀□□牖茨闲惺Σ秸抡□侣□雍Ｑ馈11.次鞯佬□渴雇暾卟换Ｔ员□ズ椭莸却ＡＣ□ね踔粝狐□也□¹⁰.□阈惺∮邑┏防嫁晒又趾幽稀Ｒ院□阈惺Σ秸抡□乱ёll□鼙□伲□毂臼【□聿13.□菅钔暾摺11.浦堇钍さ染□□赜□□恪＝□阈惺〔沃□□履慎牍□萃沉焖□□蚧Ｙ染□□岜臼Σ秸抡□露ǔǎ□□コＶ荨⑰蚪□却ＡＣ□□髟号泄傥诼韭骸16.□眉嘭┌耸□□汹湾□□簦□茨闲惺∽筘┤嗵□街□□徽屡寮嘭├昭仗□緝骸10.擦中拮□艺罢汹豌嫜簦□拇Ｋ惺Σ秸抡□掠袷嗷□和禄□戎□□Ｒ郧友Φて闷さ攘□□□咏□闲杏□诽ù蠓蚋Ｊ偈赜□□炻贰９□醵鏊褐晦坝谘镏菥□校□□ね踔粝狐□也□芰炱渌□烤□怼？

秋七月辛卯，享于太庙。壬寅，倪文俊复陷武昌、汉阳等处。是月，命亲王失里门以兵守曹州，山东宣慰马某火者以兵分府沂州、莒州等处。命知枢密院事答兒麻监藏及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兒麻失里，以兵屯中兴，招谕诸处，有不降者，与亲王秃鲁及玉枢虎兒吐华讨之。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守御襄阳，参知政事哈林秃及王塔失帖木尔守御沔阳，如贼徒不降，即进兵讨之。升台州海道巡防千户所为海道防御运粮万户府。

八月庚申，命南阳等处义兵万户府召募毛胡芦义兵万人，进攻南阳。戊辰，以中书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赐钞一千锭。甲戌，以大宗正府扎鲁忽赤迭里迷失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戊寅，太白经天。云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以方物来贡，乃立平缅宣抚司。四川向思胜降，以安定州改立安定军民安抚司。是月，车驾还自上都。诏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统淮南诸军讨所陷郡邑，仍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阿鲁灰以所部苗军听其节制。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兒分之地。命亲王宽彻班守兴元，永昌宣慰使完者帖木兒讨西番贼。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蛮子海牙与同知枢密院事绊住马等，自芜湖至镇江南岸守御，同阿鲁灰所部军马协力卫护江南行台。命答失八都鲁从便调度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所领苗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兒守御蕲、黄、兰溪等处。九月癸未，命搠思监提调武卫。以知岭北行

枢密院事纽的该为中书平章政事。乙酉，立分海道防御运粮万户府于平江路。己丑，太白犯太微垣。辛卯，命秘书卿答兰提调别吉太后影堂祭祀，知枢密院事野仙帖木兒提调世祖影堂祭祀，宣政院使蛮子提调裕宗、英宗影堂祭祀。己亥，倪文俊围岳州路。壬子，命桑哥失里提调宣文阁，吕思诚知经筵事，集贤大学士许有壬兼太子谕德。是月，移置脱脱于阿轻乞之地，命答失八都鲁移军住陈留。

冬十月丁巳，立淮南行枢密院于扬州。己未，太阴犯垒壁阵。甲子，命兵、工二部尚书撒八兒、王安童，以金银牌一百六十五面，给淮东宣慰使司等处义兵官员。命哈麻领大司农司。帝谓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来，阙于举行，当选吉日，朕将亲祀郊庙，务尽诚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议典礼，从其简者行之。”遂命右丞斡栾、左丞吕思诚领其事。以中书右丞拜住为平章政事。庚午，以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克坚子希学为袭封衍圣公。癸酉，太阴犯轩辕。哈麻奏言：“郊祀之礼，以太祖配。皇帝出宫，至郊祀所，便服乘马，不设内外仪仗、教坊队子，斋戒七日，内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二日于大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丙子，以郊祀，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祭告太庙。己卯，以翰林学士承旨庆童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立黄河水军万户府于小清口。

十一月甲申，荧惑犯氐宿。庚寅，填星犯井宿。壬辰，亲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亚献，摄太尉、右丞相定住为终献。甲午，以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招捕湖广、沔阳等处，湖广、荆襄诸军悉听节制，给还元追夺河南行省丞相宣命，仍给以功赏宣敕、金银牌面。戊戌，介休县桃杏花。己亥，太阴犯鬼宿。戊申，右丞相定住以病辞职，命以太保就第治? 8 □纾□粝萑闹萋贰Ｐ粱ィ□透呃龉□醪□仗□緝何□兹矢Ｔ逍□曳罟□没菥冈豆Ｔ肌Ｊ窃拢□鹗Ｏ硕悸彻乜泻釉簦□笃浦□Ｔ粝莼城欤□□幽闲惺∮邑┏换ㄉ种□Ｒ院□愎橹莞牧二拇Ｋ惺？

十二月壬子朔，荧惑犯房宿。给湖广行省分省? 6 ：：龋□□惺椴沃□□略侣资Ｐ换ā ³. 戮床□质≌玫隆９锖ィ□⒅乙濉⒅仪谕蚧Ц□谒拗荨⒑浒仓荨＜核龋□灾羁ぞ□ ⁹. □梅焙疲□□Ｐ坑＝烀髂瓿□玖□偻蚨Ц□□Ｈ缮辏□云秸抡□绿□锾□緝骸⒂邑┤予锊⒅□□凼拢□我槎『美窦婢□酃佟Ｒ液ィ□蕴煜卤□穑□纶□锛海□笊馓煜隆Ｊ窃拢□鹗Ｏ硕悸炒蟀芰醺Ｍǖ扔谔□担□煳ｚ裰荩□彼沃鞫萦诎卜帷Ａ⑿嗽□却π□渴顾径荚□Ц□谛嗽□贰Ｊ撬辏□恢萦暄□Ｚ□骸胺灿兴□镏□Γ□璐蟊□□荆□屑□朔颍□芯□嘶□□郑□奘略灾膊ブ帧！壁□４竽诤拥溃□曰鹿偻□□羰匾跋忍□緝憾□湟邸Ｒ跋忍□緝貉裕骸白允□荒暌岳矗□煜露嗍拢□灰诵俗鳌！钡叟□□□□垢呃觯□拿□鹿俅鹗

□□□□R灾惺槠秸抡□掳葑》质〖媚□□杷牟俊J撬辏□旌碧□緝河朐粽接诤幽媳保□庞泄Γ□□惺樾滩渴汤伞？

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福建行中书？N熳樱□紫硖□怼C□惺槠秸抡□绿□锾□緝禾岬鞴□蛹唷＜撼螅□□醴戈乃蕖6∮希□□6卩∫圆〈侵埃□□尽⑻□谡□□□澈龀嘣吕□靸阂猿鼍□猩舜侵埃□圆辉省R液亻□□□□景12.□菘□□韫偈簟R宜龋□粤裳粜惺∽筘┤嘁6□□□诱彩拢□擦盅□砍兄级淞刑□緝和□□彩略菏隆1□樱□灾□嗝茉菏率道砻偶娲蟾□嗲洹N焐辏□颇贤凉侔18.□担□仓度□右苑轿锢垂薄8□纾□筘┤喙□榘铡P梁亻□□反蠓蜓┳┳喟眨□赞魉技辔□□反蠓颉8匆远卩‖□邑┤唷J窃拢□恢莸卣稹D呶目〗ㄎ倍加诤貉簦□□焓倩跃葜□？

二月癸酉，秃鲁帖木兒辞职，不允。搠思监纠言哈麻及其弟雪雪等罪恶，帝曰：“哈麻兄弟虽有罪，然侍朕日久，与朕弟懿璘质班皇帝实同乳，且缓其罚，令之出征自效。”甲寅，命右丞相定住依前太保，中书一切机务，悉听总裁，诏天下。丙辰，以镇南王孛罗不花自兵兴以来率怯薛丹讨贼，累立战功，赐钞一万锭。定住及平章政事桑哥失里等复奏哈麻兄弟罪恶，遂命贬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寻杖杀之。壬戌，詹事伯撒里辞职。乙丑，禁销毁、贩卖铜钱。丙寅，命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定拟皇后奇氏三代功臣谥号、王爵。甲戌，命六部、大司农司、集贤翰林国史两院、太常礼仪院、秘书、崇文、国子、都水监、侍仪司等正官，各举才堪守令者一人，不拘蒙古、色目、汉、南人，从中书省斟酌用之，或任内害民受赃者，举官量事轻重降职。命蛮蛮为靖安王，赐金印，置王傅等官。己卯，命集贤直学士杨俊民致祭曲阜孔子庙，仍葺其庙宇。诏谕：“山东盐法，军民毋得沮坏。”赐定住笃怜赤、怯薛丹三十名，给衣粮、马匹、草料。是月，高邮张士诚陷平江路，据之，改平江路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

月辛巳，复立酒课提举司。命中书平章政事帖里帖木兒、参知政事成遵等议钞法。壬午，徐寿辉复寇襄阳。癸未，台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今后除规运总管府见种外，余尽取勘，令大司农召募耕垦，岁收租课以资国用。”从之。丁亥，以今秋出师，诏和买马六万匹。戊子，命宣让王帖木兒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以兵镇遏怀庆路，各赐金一锭、银五锭、币帛九匹、钞二千锭。庚寅，大明兵取集庆路，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死之。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总兵官俺都剌遁。命搠思监提调承徽寺。丁酉，立行枢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兼知行枢密院事，节制诸军，?⑯旱裙俨⑻□髑玻□采凸A⁷ W铩⑰薪怠⑻帜妫□硪员阋诵惺隆4竺鞅□≡蚪□贰N焐辏□焦□涓唇担□晕□5

涝肆镐钤送蚧B□娣烙□5涝肆竿蚧A F 湫址焦□拔□橹萋纷芄埽□娣烙□5朗隆 J 窃拢□辛饺障嗟础?

夏四月辛亥，以搠思监为中书左丞相。丙辰，以资正院使普化为御史大夫。丁巳，命左丞相搠思监领经筵事，中书平章政事悟良哈台、御史大夫普化并知经筵事。庚申，以河南行省左丞卜兰奚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加金紫光禄大夫。丙寅，命阿因班太子与陕西行省官同讨均、房、南阳。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奇伯颜不花加大司徒。丁卯，以陕西行台御史大夫朵朵为陕西行省左丞相，大司农咬咬为辽阳行省左丞相。以知枢密院事实理门分院济宁，翰林学士承旨脱脱同知詹事院事。壬申，命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与陕西行省官商议军机，从宜攻讨。己卯，命悟良哈台兼太子谕德。是月，车驾时巡上都。

五月壬辰，太白犯鬼宿，癸巳，亦如之。甲午，太阴入斗宿。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丁酉，太阴犯垒壁阵。乙巳，贼寇辰州，守将和尚以乡兵击败之。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参知政事杨完者以兵守嘉兴路，御张士诚。乙丑，大明兵取广德路。

秋七月癸未，以翰林学士秃鲁帖木兒为侍御史。丁酉，太阴犯垒壁阵。是月，张士诚遣兵陷杭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纳失里战死，丞相达识帖木迩遁，杨完者及万户普贤奴击败之，复其城。

八月丙辰，奉元路判官王渊等以义兵复商州，升渊同知关商襄邓等处宣慰司事。己未，贼侵河南府路，参知政事洪丑驴以兵败之。丁卯，太阴犯昴宿。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帅甄崇福战死。甲戌，彗星见张宿，色青白，彗指西南，长尺余，至十二月戊午始灭。是月，车驾还自上都。黄河决，山东大水。九月庚辰，汝、颍贼李武、崔德等破潼关，参知政事述律杰战死。壬午，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同知枢密院事定住引兵复潼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以兵守之。丙申，潼关复陷，伯家奴兵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复以兵取之，李武、崔德败走。戊戌，贼陷陕州及虢州。诏以太尉纳麟复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迁行台治绍兴。是月，察罕帖木兒复陕州及虢州，复袭败贼兵于平陆、安邑，以功由兵部尚书升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从东南流，芒尾如曳簪，堕地有声，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为石，青黑色，光莹，形如狗头，其断处如新割者，命藏于库。壬辰，太阴犯井宿。是月，诏罢太尉也先帖木兒。

十一月丙戌，以老的沙、答里麻失里并为詹事。丁亥，流星大如酒杯，色青白，尾迹约长五尺余，光明烛地，起自东北，东南行，没于近浊，有声如雷。壬辰，太阴犯井宿。

是月，河南陷，河南廉访副使俺普遁。置河南廉访司于沂州，又于沂州设分枢密院，以兵马指挥使司隶之。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杀威顺王子歹帖木兒。湖广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兒与左江义兵万户邓祖胜合兵复衡州。是岁，诏："沿海州县为贼所残掠者，免田租三年。赐高年帛。"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驻军于南阳嵩、汝等州，叛民皆降，军势大振。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李尚絅上《关中形胜急论》，凡十有二事。命大司农司屯种雄、霸二州以给京师，号京粮。

本纪第四十五 顺帝八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以伯颜秃古思为大司徒。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簿一员 ，专率义兵以事守御，仍命各路达鲁花赤提调，听宣慰使司节制。丙申，监察御史哈剌章言：“淮东道廉访使褚不华，徇忠尽节，宜加褒赠，优恤其家。”从之。

二月壬子，贼犯七盘、蓝田，命察罕帖木兒以军会答兒麻亦兒守陕州、潼关；哈剌不花由潼关抵陕西，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定住等同进讨。癸丑，太阴犯五车。以征河南许、亳、太康、嵩、汝大捷，诏赦天下。戊辰，知枢密院事脱脱复邳州，调客省使撒兒答温等攻黄河南岸贼，大破之。壬申，刘福通遣其党毛贵陷胶州，佥枢密院事脱欢死之。甲戌，倪文俊陷峡州。是月，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兒与李思齐以兵自陕、虢援陕西，以察罕帖木兒为陕西行省左丞，李思齐为四川行省左丞。诏以高宝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将兵取中兴，不克，贼遂破辘轳关。

三月乙亥朔，义兵万户赛甫?□19.岳锒∨丫萑□荨8□剑□□笙堇持荩□爻忌蕉□□扛笔故图乌□乐□H晌纾□竺鞅□〕V萋贰＜咨辏□□醴腹硭蕖H沙剑□晷欠咐荼谡蟆＜孜纾□□笙菀娑悸罚□嫱趼蚺□荩□允巧蕉□ひ亟韵荨R椅矗□越□葱惺嗝茉焊笔苟□蚁鑫□蕉□□渴埂6∮希□□笙荼踔荨N煨纾□灾惺槠秸抡□绿□锾□緝何□□反蠓颍□蛄脊□ā⑽予锊⑽□惺槠秸抡□隆?

夏四月丙午，监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师周围，虽设二十四营，军卒疲弱，素不训练，诚为虚设，傥有不测，诚可寒心。宜速选择骁勇精锐，卫护大驾，镇守京师，实当今奠安根本、固坚人心之急务。况武备莫重于兵，而养兵莫先于食。今朝廷拨降钞锭，措置农具，命总兵官于河南克复州郡，且耕且战，甚合寓兵于农之意。为今之计，权命总兵官从宜于军官内选委能抚字军民者，兼路府州县之职，务要农事有成，军民得所，则扰民之害亦除，而匮乏之忧亦释矣。”帝嘉纳之。乙卯，毛贵陷莒州。丙辰，京师立便民六库，倒易昏钞。辛酉，以咬咬为甘肃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加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汉中道廉访司纠陕西行省左丞萧家奴遇贼逃窜，失陷所守郡邑，诏正其罪。是月，车驾时巡上都。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火你赤为营国公。大明兵取宁国路。

五月乙亥朔，命知枢密院事孛兰奚进兵讨山东。戊寅，平章政事亦老温帖木兒复武安州等三十余城。丙申，命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诏天下。免民今岁税粮之半。诏以永昌宣慰司属詹事院。六月甲辰朔，以实理门为中书分省右丞，守济宁。丙辰，监察御史脱脱穆而言："去岁河南之贼窥伺河北，惟河南与山东互相策应，为害尤大。为今之计，中书当遴选能将，就太不花、答失八都鲁、阿鲁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以守河北，进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东之寇，庶几无虞。"从之。己未，以帖里帖木兒、老的沙并为御史大夫。庚申，大明兵取江阴州。壬申，帖里帖木兒纠陕西知行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兒，遂命罢陕西行枢密院，令也先帖木兒居于草地。癸酉，温州路乐清江中龙起，飓风作，有火光如球。是月，刘福通犯汴梁，其军分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寇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据山东，其势大振。

秋七月己卯，帖里帖木兒奏续集《风宪宏纲》。庚辰，大明兵取徽州路。癸未，太白犯鬼宿。甲申，太阴犯斗宿。乙酉，命右丞相搠思监领宣政院事，平章政事臧卜知经筵事，参知政事李稷同知经筵事，参知政事完者帖木兒兼太府卿。丁亥，填星犯鬼宿。戊子，以李稷为御史中丞。中书省臣言："山东般阳、益都相次而陷，济南日危，宜选将练卒，信赏必罚，为保燕、赵计，以卫京师。"不报。己丑，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叛，陷济宁路，分省右丞实理门遁，义兵万户孟本周攻之，田丰败走，本周还守济宁。甲午，以御史中丞完者帖木兒为中书右丞，河南廉访使俺普为中书参知政事。监察御史迭里弥实、刘杰言："疆域日蹙，兵律不严，陕西、汴梁、淮颍、山东之寇有窥伺燕、赵之志，宜俯询大臣，共图克复之宜，预定守备之策。"不报。是月，立四方献言详定使司，秩正三品。归德府知府林茂、万户时公权叛，以城降于贼，归德府及曹州皆陷。

八月癸卯朔，填星犯鬼宿，太白犯轩辕。癸丑，刘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卫辉路，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兒与万户方脱脱击之。甲子，太阴犯五车。乙丑，以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伯嘉讷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余阙为淮南行省左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杨完者升左丞；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丙寅，庆阳府镇原州大雹。是月，大驾还自上都。蓟州大水。诏知枢密院事纽的该进讨山东。大明兵取扬州路。平江路张士诚，俾前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为书请降，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参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抚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

德已为大明兵所擒。九月丙子，命同知枢密院事寿童以兵讨冠州。以老的沙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兼兀良海牙指挥使。甲午，泽州陵川县陷，县尹张辅死之。戊戌，太不花复大名路并所属郡县。辛丑，诏中书右丞也先不花、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抚彰德、大名、广平、东昌、东平、曹、濮等处，奖厉将帅。是月，命纽的该加太尉，总诸军守御东昌。时田丰据济、濮，率众来寇，击走之。倪文俊谋杀其主徐寿辉，不果，自汉阳奔黄州，寿辉伪将陈友谅袭杀之，友谅遂自称平章。

闰九月癸卯，有飞星如盂，青色，光烛地，尾约长尺余，起自王良，没于勾陈。监察御史朵兒只等劾奏知枢密院使哈剌八秃兒失陷所守郡县，诏正其罪。丙午，太阴犯斗宿。右丞相搠思监、左丞相太平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完者不花兼大司农。庚申，太阴犯井宿。乙丑，潞州陷。丙寅，贼攻冀宁，察罕帖木兒以兵击走之。

冬十月乙亥，荧惑犯氐宿。戊寅，设分詹事院。甲申，太阴掩昴宿。戊戌，曹州贼入太行山。是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兴元，遂入凤翔，察罕帖木兒、李思齐屡击破之，其党走入蜀。答失八都鲁与知枢密院事答里麻失里以军讨曹州贼，官军败溃，答里麻失里死之。静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十一月辛丑朔，山东道宣慰使董抟霄建言："请令江淮等处各枝官军，分布连珠营寨于隘口，屯驻守御，宜广屯田，以足军食。"从之。汾州桃杏花。壬寅，贼侵壶关，察罕帖木兒大破之。戊午，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兰为中书平章政事，御史中丞李献为中书左丞，陕西行台中丞卜颜帖木兒、枢密院副使哈剌那海、司农少卿崔敬、侍御史陈敬伯皆为参知政事。癸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与陕西行省左丞相朵朵、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伯嘉讷，分道攻讨关陕。己巳，以中书参知政事八都麻失里为右丞。

十二月庚午朔，荧惑犯天江。辛未，山东道廉访使伯颜不花建言：严保伍，集勇健，汰冗官。戊寅，太白犯岁星。甲申，太阴犯鬼宿。丁亥，岁星犯垒壁阵。庚寅，太白犯垒壁阵。癸巳，太阴犯心宿。丁酉，庆元路象山县鹅鼻山崩。己亥，流星如金星大，尾约长三尺余，起自太阴，近东而没，化为青白气。庚子，答失八都鲁卒于军中。是岁，诏天下团结义兵，路、府、州、县正官俱兼防御事。诏淮南知行枢密院事脱脱领兵讨淮南。诏谕济宁李秉彝、田丰等，令其出降，叙复元任；啸乱士卒，仍给资粮，欲还乡者听。倪文俊陷川蜀诸郡，命伪元帅明玉珍守据之。赵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

王。义兵千户余宝杀其知枢密院事宝童以叛，降于毛贵。余宝遂据棣州。河南大饥。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填星犯鬼宿。乙巳，察罕帖木兒、李思齐合兵于凤翔。丙午，太阴犯昴宿。陈友谅陷安庆路，守将余阙死之。庚戌，大明兵取婺源州。甲子，以不兰奚知枢密院事。乙丑，大风起自西北，益都土门万岁碑仆而碎。丙寅，田丰陷东平路。丁卯，不兰奚与毛贵战于好石桥，败绩，走济南。是月，诏答失八都鲁子孛罗帖木兒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元管军马。诏察罕帖木兒屯陕西，李思齐屯凤翔。

二月己巳朔，议团结西山寨大小十一处以为保障，命中书右丞塔失帖木兒、左丞乌古孙良桢等总行提调，设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毛贵陷清、沧州，遂据长芦镇。中书省臣奏以陕西军旅事剧务殷，去京师道远，供费艰难，请就陕西印造宝钞为便，遂分户部宝钞库等官，置局印造。仍命诸路拨降钞本，畀平准行用库倒易昏币，布于民间。癸酉，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乙亥，填星犯鬼宿。辛巳，诏以太不花为中书右丞相，总兵山东。壬午，田丰复陷济宁路。甲申，辉州陷。丙戌，纽的该闻田丰逼近东昌，弃城走。丁亥，察罕帖木兒调兵复泾州、平凉，保巩昌。戊子，田丰陷东昌路。庚寅，王士诚自益都犯怀庆路，周全击败之。辛卯，以安童为中书参知政事。丁酉，兴元路陷。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加右丞相搠思监太保。庚子，毛贵陷般阳路。辛丑，大同路夜黑气蔽西方，有声如雷；少顷，东北方有云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见火，空中有兵戈之声。癸卯，王士诚陷晋宁路，总管杜赛因不花死之。甲辰，察罕帖木兒遣赛因赤等复晋宁路。己酉，刘福通遣兵犯卫辉，孛罗帖木兒击走之。庚戌，毛贵陷蓟州，诏征四方兵入卫。乙卯，毛贵犯漷州，至枣林，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遂略柳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以兵击败之，贵走据济南。丙辰，大明兵取建德路。以周全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统奥鲁等军，移镇嵩州白龙寨。冀宁路陷。丁巳，田丰陷益都路。辛酉，大同诸县陷，察罕帖木兒遣关保等往击之。是时贼分二道犯晋、冀，一出沁州，一侵绛州。乙丑，以老章为太子少保。

夏四月甲申，陈友谅陷龙兴路，省臣道童、火你赤弃城遁。壬午，

田丰陷广平路，大掠，退保东昌。诏令元帅方脱脱以兵复广平。癸未，以诸处捷音屡至，诏颁军民事宜十一条。庚寅，以翰林学士承旨蛮子为岭北行省平章政事。辛卯，太白犯鬼宿。甲午，陈友谅遣王奉国陷瑞州路。是月，车驾时巡上都。察罕帖木兒、李思齐会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择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⑲芩□舫ど□□□饕运□勘□掷钕蚕灿诠□□□钕蚕舶苋胧瘛２旌碧□緝鹤で邃校□钏计胱ば逼拢□帕煎鲎で刂荩□□裆谱こ缧牛□萏□緝旱茸ねち迹□Ｐ∽ち黉□□髯猿□犯□菹毓伲□髂删□琛＠钏计搿⑰帕煎鲇滞□□卑萏□緝海□肿芷浔□?

五月戊戌朔，察罕帖木兒遣董克昌等以兵复冀宁。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诏察罕帖木兒还兵镇冀宁。李思齐杀同佥枢密院事郭择善。庚子，贼兵逾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将关保击败之。以察罕帖木兒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刘福通攻汴梁。壬寅，太白犯填星。汴梁守将竹贞弃城遁，福通等遂入城，乃自安丰迎其伪主居之以为都。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甲辰，命太尉阿吉剌为甘肃行省左丞相。乙巳，关保与贼战于高平，大败之。庚戌，陈友谅陷吉安路。壬子，太阴犯斗宿。癸丑，监察御史七十等，纠劾太保、中书右丞相太不花。乙卯，诏削太不花官爵，安置盖州。时太不花总兵山东，以知行枢密院悟良哈台代之。命悟良哈台节制河北诸军，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周全节制河南诸军。辛酉，陈友谅兵陷抚州路。甲子，监察御史七十、燕赤不花等劾中书参知政事燕只不花。是月，辽州蝗。山东地震，天雨白毛。察罕帖木兒自以刘尚质为冀宁路总管。六月戊辰朔，太不花伏诛。察罕帖木兒调虎林赤、关保同守潞州。拜察罕帖木兒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庚辰，关先生、破头潘等陷辽州，虎林赤以兵击走之，关先生等遂陷冀宁路。乙酉，命左丞相太平督诸军守御京城，便宜行事。是月，汾州大疫。

秋七月丁酉朔，周全据怀庆路以叛，附于刘福通。时察罕帖木兒驻军洛阳，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碗子城。周全来战，伯帖木兒为其所杀，周全遂尽驱怀庆民渡河，入汴梁。丁未，太阴犯斗宿。不兰奚以兵复般阳路，已而复陷。戊申，太白昼见。癸丑，有贼兵犯京城，刑部郎中不花守西门，夜，开门击退之。己未，刘福通遣周全引兵攻洛阳，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丙寅，以完卜花、脱脱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是月，京师大水，蝗，民大饥。

八月丁卯朔，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遁于福建。先是，三旦八讨饶州，贪财玩寇，久而无功，遂妄称迁职福建行?Ｖ粮＝ǎ□□□觅菔掳闳

籼□緝核□溃□兄□嘶□贰Ｈ缮辏□□跹谛乃蕖８□剑□掠蚜卤□萁ú□贰Ｐ了龋□灞□蚧□跣乓噪□菖眩□涤诿□蟆＜咨辏□□跹陉乃蕖８□□□岳系纳澄□□反蠓颉Ｚ□餍路缂汀＞旁露∮纤罚□□谖舭嗵□緝和□□佣□□克臼拢□淦挢莅斯□卦浦锌し蛉耍□庸垡襞□□□笸□肥拢□造罕砥涿陪獭Ｏ仁牵□舭嗵□緝何□酝跷幌峦□□恿□谧芄芨□拢□淦蕹１．Ｓ□酝酰□笆遣柯涿鹄锱眩□□蓖酰□舭嗵□緝河肫弈保□云渥庸垡襞□□跗饺找鹿诰油豕□□拱耄□蚱尬勒酝跷７．□萑ァ１仍糁粒□焐惫垡襞□□酝醯妹狻Ｊ挛牛□熟浩渲已伞０□馓圃□梢榇蠓蛄躜[为文节昌平侯。关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中书左丞张冲请立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处，一巩昌等处，从之。壬寅，诏命中书参知政事普颜不花、治书侍御史李国凤经略江南。癸卯，诏以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庆童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丙午，贼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乙丑，陈友谅陷赣州路，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及总管哈海赤死之。

冬十月丙寅朔，诏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徙居白海，寻迁六盘。壬申，大明兵取兰溪州。己卯，太阴犯昴宿。壬午，监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右丞相搠思监罪状，诏收其印绶。乙酉，监察御史答兒麻失里、王彝等复劾之，请正其罪，帝不听。壬辰，大同路陷，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兒弃城遁。

十一月乙未朔，以普化帖木兒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癸卯，陈友谅陷汀州路。丙午，太阴犯昴宿，太白犯房宿。丁未，田丰陷顺德路。先是，枢密院判官刘起祖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尽驱其民走于广平。辛酉，太阴掩心宿。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癸酉，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戊寅，太白经天。庚辰，察罕帖木兒遣枢密院判官琐住进兵于辽阳。癸未，太白经天。甲申，大明兵取婺州路，达鲁花赤僧?⑰愣□□檬寡罨菟乐□Ｎ熳樱□□醴阜克蕖?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陈友谅兵陷信州路，守臣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力战死之。大明兵取诸暨州。辛丑，太阴犯昴宿。乙巳，以朵兒只班为中书平章政事。丙午，辽阳行省陷，懿州路总管吕震死之，赠震河南行省左丞，追封东平郡公。察罕帖木兒遣枢密院判官陈秉直、八不沙将兵二万守冀宁。癸丑，流星如酒杯大，有声如雷。

二月辛巳，枢密副使朵兒只以贼犯顺宁，命张立将精锐由紫荆关出讨，命鸦鹘由北口出迎敌。甲申，叛将梁炳攻辰州，守将和尚击败之，以和尚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贼由飞狐、灵丘犯蔚州。庚寅，御史台臣言：“先是召募义兵，费用银钞一百四十万锭，多近侍、权幸冒名关支，率为虚数。乞令军士，凡已领官钱者，立限出征。”诏从之，已而复止不行。是月，诏孛罗帖木兒移兵镇大同，以为京师捍蔽。置大都督兵农司，仍置分司十道，专督屯种，以孛罗帖木兒领之，所在侵夺民田，不胜其扰。太不花溃散之兵数万钞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陈秉直分兵驻榆次招抚之，其首领悉送河南屯种。

三月癸巳朔，陈友谅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复遣兵陷襄阳路。辛丑，京城北兵马司指挥周哈剌歹与林智和等谋叛，事觉，伏诛。庚戌，太阴犯房宿。壬戌，诏定科举流寓人名额，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汉人二十名。

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涨。贼陷金、复等州，司徒、知枢密院事佛家奴调兵平之。甲子，毛贵为赵君用所杀。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寿节朝贺，诏群臣曰：“朕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 k蕹醵戎□眨□撼嘉愫亍！备□纾□筘┫嗵□紧呶奈浒俟僮嘣唬骸疤焓俳诔□兀□顺甲颖ū荆□岛侠竦洹＝袂□貌皇埽□瘫菹率5.拢□唤窬□谜鹘□□□济□郑□□司傩小！辈辉省Ｈ缮辏□侍□痈绰嗜撼忌献嘣唬骸俺□刈Ｊ伲□亲孀谝岳淳尚械涔剩□癫恍校□泄杂诶瘛！钡墼唬骸敖竦猎粑聪iii□蛐蛰倍荆□□蘅志濉⑫奘　14.刺熘□保□魏问芎匾宰岳郑　币液ィ□□反蠓蛱□锾□緝焊醋嘣唬骸疤焓俪□刂□瘢□浅龀甲又□希□□□菹虑□咚□搿Ｈ舫□刂□螅□谕八嗉□□卮统□猓□喙耪呷司□跎胖□猓□云蛐□局惺椋□鼓谕庵□又熳佑乔谔枥髦劣谌绱恕！钡墼唬骸拔□奕庇谛奘。□灾峦蛐胀刻浚□窀闯□匮嗉□□侵仉拗□坏隆5焙蛱煜掳材□□兄□赐怼Ｇ涞绕湮愀囱浴！弊洳惶□＜撼螅□粝菽□穆罚□炻粤槲涞却A?

五月壬辰朔，以陕西行台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为陕西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丙申，荧惑犯鬼宿。丁酉，皇太子奏请巡北边以抚绥军民，御史台臣上疏固留，诏从之。壬寅，察罕帖木兒请今岁八月乡试河南举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贯，依河南省元定额数，就陕州置贡院应试，诏从之。丙午，太阴犯天江。丁未，太阴犯斗宿。是月，察罕帖木兒大发秦、晋诸军讨汴梁，围其城。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六月辛巳，诏以宣徽使燕古兒为御史大夫。

秋七月壬辰朔，出搠思监为辽阳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丁酉，太白犯上将。庚子，诏以察罕脑兒宣慰司之地属资正院，有司毋得差占。察罕脑兒之地，在世祖时隶忙哥歹太子四千户，今从皇后奇氏请，故以属之资正院。甲辰，太白犯右执法。戊申，命国王囊加歹、中书平章政事佛家奴、也先不花、知枢密院事黑驴等，统领探马赤军进征辽阳。己酉，太白犯左执法。丙辰，赵君用既杀毛贵，其党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君用，遂与其所部自相仇敌。是月，霸州及介休、灵石县蝗。

八月辛酉朔，倪文俊余党陷归州。戊寅，察罕帖木兒督诸将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赛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孙翥等攻破汴梁城，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己卯，蝗自河北飞渡汴梁，食田禾一空。诏以察罕帖木兒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依前便宜行事，仍赐御衣、七宝腰带，以旌其功。是月，大同路蝗，襄垣县螟蝝。九月癸巳，以中书平章政事帖里帖木兒为陕西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乙巳，以湖南、北，江东、西四道廉访司所治之地皆陷，诏任其所便之地置司。丙午，夜，白虹贯天。丁未，禁军人不得私杀牛马。甲寅，太白犯天江。是月，大明兵取衢州路。诏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兒、户部尚书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

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甕城，造吊桥。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壬申，太白犯斗宿。辛巳，流星大如桃。

十一月癸卯，大明兵取处州路。戊申，陈友谅兵陷杉关。

十二月戊辰，太白犯垒壁阵。是月，知枢密院事兀良哈台领太不花军，其所部方脱脱与弟方伯帖木兒时保辽州，兀良哈台同唐琰、高脱因等屯孟州，与察罕帖木兒部将八不沙等交兵。已而兀良哈台独引达达军还京师，方脱脱等乃从孛罗帖木兒。皇太子憾太平忤己，以中书左丞成遵、参知政事赵中皆太平所用，使监察御史诬成遵、赵中以赃罪，杖杀之。是岁以后，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迎伪主徐寿辉居之，自称汉王。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察罕帖木兒请以巩县改立军州万户府，招民屯种，从之。御史大夫老的沙、御史中丞咬住奏："今后各处从宜行事官员，毋得阴挟私仇，明为举索，辄将风宪官吏擅自迁除，侵扰行事，沮坏台纲。"从之。己亥，太阴犯井宿。癸卯，大宁路陷。壬子，以危素为参知政事。乙卯，会试举人，知贡举平章政事八都麻失里、同知贡举翰

林学士承旨李好文、礼部尚书许从宗、考试官国子祭酒张翥、同考官太常博士傅亨等奏：“旧例，各处乡试举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会试取一百名。今岁乡试所取，比前数少，止有八十八名，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合取三十名，如于三十名外，添取五名为宜。”从之。丙辰，五色云见移时。

二月戊午朔，左丞相太平罢为太保，守上都。

三月戊子朔，田丰陷保定路。彗星见东方。甲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买?⑽涸□窠□考暗冢□溆喑錾碛胁睢R宜龋□侥□废荨H勺樱□赞魉技辔□惺橛邑┤唷?

夏四月庚申，命大司农司都事乐元臣招谕田丰，至其军，为丰所害。丁卯，太阴犯明堂。辛未，佥行枢密院事张居敬复兴中州。癸酉，太阴犯东咸。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雨雹。陈友谅杀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遂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已而回驻于江州。乙未，陈友谅遣罗忠显陷辰州。己亥，以绊住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壬寅，太阴犯建星。是月，张士诚海运粮十一万石至京师。闰月己未，以太尉也先帖木兒知经筵事，以甘肃行省左丞相阿吉剌为太尉。乙亥，流星大如桃。六月己丑，命孛罗帖木兒部将方脱脱守御岚、兴、保德州等处。诏：“今后察罕帖木兒与孛罗帖木兒部将，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因而仇杀，方脱脱不得出岚、兴州境界，察罕帖木兒亦不得侵其地。”癸巳，太白犯井宿。戊戌，太阴犯建星。是月，大明兵取信州路。

秋七月辛酉，命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张居敬讨义州贼。孛罗帖木兒败贼王士诚于台州。乙丑，太阴犯井宿。乙亥，诏孛罗帖木兒总领达达、汉兒军马，为总兵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命孛罗帖木兒守石岭关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岭关以南。辛卯，太阴犯天江。壬辰，加封福建镇闽王为护国英仁武烈忠正福德镇闽尊王。乙未，永平路陷。壬寅，填星犯太微。甲辰，太阴犯井宿。诏：“诸处所在权摄官员，专务渔猎百姓，今后非朝廷允许，不得之任。”庚戌，诏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加太尉兼知江浙行枢密院事，提调行宣政院事，便宜行事。九月乙卯朔，诏遣参知政事也先不花往谕孛罗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令讲和。时孛罗帖木兒调兵自石岭关直抵冀宁，围其城三日，复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调参政阎奉先引兵与战，已

而各于石岭关南北守御。壬戌，贼陷孟州，又陷赵州，攻真定路。癸未，贼复犯上都，右丞忙哥帖木兒引兵击之，败绩。

冬十月甲申朔，甘露降于国子监大成殿前柏木。以张良弼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讨南阳、襄樊。诏孛罗帖木兒守冀宁，孛罗帖木兒遣保保、殷兴祖、高脱因倍道趋冀宁，守者不纳。丙戌，命迭兒必失为太尉，守卫大斡耳朵思。戊子，荧惑犯井宿。己亥，察罕帖木兒遣陈秉直、琐住等，以兵攻孛罗帖木兒之军于冀宁，与孛罗帖木兒部将脱列伯战，败之。时帝有旨以冀宁畀孛罗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为用兵数年，惟藉冀、晋以给其军，而致盛强，苟奉旨与之，则彼得以足其兵食，乃托言用师汴梁，寻渡河就屯泽、潞拒之，调延安军交战于东胜州等处，再遣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谓彼军奉旨而来，我何敢抗王命，察罕帖木兒怒，杀之。

十一月甲寅朔，黄河清，凡三日。孛罗帖木兒以兵侵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癸酉，贼犯易州。

十二月丙戌，诏："太庙、影堂祭祀，乃子孙报本重事。近兵兴岁歉，品物不能丰备，累朝四祭，减为春秋二祭，今宜复四祭。"后竟不行。辛卯，广平路陷。是岁，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兒拥兵数十万，屯于木兒古彻兀之地，将犯京畿，使来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太半；若以国玺付我，我当自为之。"帝遣报之曰："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等将兵击之，不克，军士皆溃，秃坚帖木兒走上都。

本纪第四十六 顺帝九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诏赦天下。命中书参知政事七十往谕孛罗帖木兒罢兵还镇，复遣使往谕察罕帖木兒，亦令罢兵。孛罗帖木兒纵兵掠冀宁等处，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 ，故有是命。庚申，太阴犯岁星。乙丑，河南贼犯杞县，察罕帖木兒讨平之。丁卯，李思齐进兵平伏羌县等处。癸酉，石州大风拔木，六畜俱鸣，民所持枪，忽生火焰，抹之即无，摇之即有。

二月癸未朔，填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同佥枢密院事迭里帖木兒复永平、滦州等处。己丑，察罕帖木兒驻兵霍州，攻孛罗帖木兒。壬寅，太阴犯天江。是月，江南行台侍御史八撒剌不花杀广东廉访使完者笃、副使李思诚、佥事迭麦赤，以兵自卫，据广州。时八撒剌不花以廉访使久居广东，专恣自用，诏乃以完者笃等为廉访司官，而除八撒剌不花侍御史。八撒剌不花不受命，怒完者笃等代己，即诬以罪，尽杀之，惟廉访使董钥哀请得免。

三月丙辰，太阴犯井宿。癸酉，察罕帖木兒调兵讨永城县，又驻兵宿州，擒贼将梁绵? 8□剑□□蠓腹硭蕖J窃拢□攀砍虾T肆敢皇□煌蚴□辆┤A X寐尢□緝喊毡□梗□餐蚜胁□纫□□菅影玻□阅比肷隆U帕煎龀瞿仙揭骞龋□だ短铮□芙谥朴诓旌碧□緝骸A煎鲇忠踅嵘挛餍惺Σ秸抡□露Ｔ。□□□嗵□锾□緝旱髑玻□□诼固ā?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是月，以张良弼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扩廓帖木兒贡粮至京师，皇太子亲与定约，遂不复疑。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壬戌，太阴犯房宿。癸酉，太白犯轩辕。甲戌，荧惑犯太白。乙亥，察罕帖木兒以兵侵孛罗帖木兒所守之地。是月，李思齐受李武、崔德等降。六月乙未，荧惑、岁星、太白聚于翼宿。丙申，察罕帖木兒总兵讨山东，发晋军，下井陉，出邯郸，过磁、相、怀、卫，逾白马津，发其军之在汴梁者继之，水陆并进。戊戌，太阴犯云雨。甲辰，太白昼见。

秋七月辛亥，察罕帖木兒平东昌。己巳，沂州西北有赤气蔽天如血。

是月，察罕帖木兒进兵复冠州。八月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气蔽天，移时方散。庚子，以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兒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癸卯，大明兵取江州路。时伪汉陈友谅据江州为都，至是退都武昌。是月，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扩廓帖木兒、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将兵由东河造浮桥以济，贼以二万余众夺之，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拔长清，讨东平，东平伪丞相田丰遣崔世英等出战，大破之。乃遣使招谕田丰，丰降，东平平，令丰为前锋，从大军东讨。棣州俞宝降，东平王士诚、东昌杨诚等皆降，鲁地悉定。进兵济南，刘珪降，遂围益都。九月戊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兒伏诛。阿鲁辉帖木兒以宗亲，见天下盗贼并起，遂乘间隙，肆为异图，诏少保、知枢密院事老章率诸军讨之。老章遂败其众，寻为部将同知太常礼仪院事脱欢所擒，送阙下，诏诛之。于是诏加老章太傅、和宁王，以阿鲁辉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袭封阳翟王。宗王囊加、玉枢虎兒吐华与脱欢悉议加封。壬戌，四川贼兵陷东川郡县，李思齐调兵击之。壬申，命孛罗帖木兒于保定以东，河间以南，从便屯种。是月，命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征海运粮于张士诚。大明取建昌、饶州二路。

冬十月癸巳，绛州有赤气见北方如火。以察罕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察罕帖木兒调参知政事陈秉直、刘珪等守御河南。

十一月戊申朔，温州乐清县雷。庚戌，太阴犯建星。癸亥，太阴犯井宿。戊辰，黄河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命秘书少监程徐祀之。壬申，太阴犯氐宿。是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齐遣兵围鹿台，攻张良弼，诏和解之，俾各还信地，兵乃解。是岁，京师大饥，屯田成，收粮四十万石。赐司农丞胡秉彝尚尊、金币，以旌其功。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甲寅，诏李思齐讨四川，张良弼平襄汉。时两军不和，故有是命。乙卯，填星退犯左执法。庚申，大明取江西龙兴诸路。时江西诸路皆陈友谅所据。丁卯，诏以太尉完者帖木兒为陕西行省左丞相。仍命察罕帖木兒屯种于陕西。申谕李思齐、张良弼等各以兵自效。以也先不花为中书右丞。

二月丁丑朔，盗杀陕西行省右丞塔不歹。己卯，太白犯垒壁阵。乙酉，彗星见于危宿，光芒长丈余，色青白。丁酉，彗星犯离宫西星，至二月终，光芒长二丈余。是月，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奉诏谕李思齐讨四川。时思齐退保凤翔，使至，思齐进兵益门镇；使还，思齐复归凤翔。

三月戊申，彗星不见星形，惟有白气，形曲竟天，西指扫大角。壬子，彗星行过太阳前，惟有星形，无芒，在昴宿，至戊午始灭。甲寅，四川明玉珍陷云南省治，屯金马山，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兒等击败之，擒明玉珍弟明二。己未，御史大夫老的沙辞职，不许。是月，命孛罗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位第一，加太尉。张良弼受节制于孛罗帖木兒。李思齐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

夏四月丙子朔，长星见，其形如练，长数十丈，在虚、危之间，后四十余日乃灭。丁亥，荧惑离太阳三十九度，不见，当出不出。己丑，诏诸王、驸马、御史台各衙门，不许占匿人民不当差役。乙未，贼新桥张陷安州，孛罗帖木兒来请援兵。是月，绍兴路大疫。

五月乙巳朔，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余众航海还据泉州。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有定复汀州路。己未，中书参知政事陈祖仁上章，乞罢修上都宫阙。辛酉，太阴犯建星。辛未，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王，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是月，张士诚海运粮一十三万石至京师。六月辛巳，彗星见紫微垣，光芒长尺余，东南指，西南行。戊子，彗星光芒扫上宰。田丰及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兒，遂走入益都城，众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扩廓帖木兒为总兵官，复围益都。诏赠察罕帖木兒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食邑沈丘县；令河南、山东等处立庙，长吏岁时致祭。其父司徒阿都温赐良田二百顷；其子扩廓帖木兒授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一应军马，并听节制。仍诏谕其将士曰："凡尔将佐，久为察罕帖木兒从事，惟恩与义，实同骨肉，视彼逆党，不共戴天，当力图报复，以伸大义。"己亥，益都贼兵出战，扩廓帖木兒生擒六百余人，斩首八百余级。

秋七月乙卯，彗星灭迹。丙辰，荧惑见西方，须臾，成白气如长蛇，光炯有文，横亘中天，移时乃灭。是月，河决范阳县，漂民居。八月己亥，扩廓帖木兒言："孛罗帖木兒、张良弼据延安，掠黄河上下，欲东渡以夺晋宁，乞赐诏谕。"癸巳，太阴犯毕宿。九月癸卯朔，刘福通以兵援田丰，至火星埠，扩廓帖木兒遣关保邀击，大破之。甲辰，以山北廉访司权置于惠州。丁未，太白犯亢宿。己酉，太阴犯斗宿。癸亥，岁星犯轩辕。丙寅，荧惑犯鬼宿。戊辰，以也速为辽阳行省左丞相，依前总兵，抚安迤东郡县。己巳，有流星如酒杯，色青白，光明烛地。荧惑犯鬼宿积尸气。

冬十月壬申朔，江西行省平章朵列不花移檄讨八撒剌不花。时朵列不花分省广州，适邵宗愚陷广州，执八撒剌不花，杀之。甲戌，孛罗帖木兒南侵扩廓帖木兒所守之地，遂据真定路。己卯，太阴犯牛宿。丁亥，辰星犯亢宿。戊子，太阴犯毕宿。

十一月乙巳，扩廓帖木兒复益都，田丰等伏诛。自扩廓帖木兒既袭父职，身率将士，誓必复仇，人心亦思自奋，围城益急。贼悉力拒守，乃以壮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尽诛其党，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察罕帖木兒。庚戌，扩廓帖木兒遣关保复莒州，山东悉平。庚申，诏授扩廓帖木兒太尉、银青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将校、士卒，论赏有差；察罕帖木兒父阿鲁温进封汝阳王，察罕帖木兒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癸亥，四川贼兵陷清州。

十二月壬辰，太阴犯角宿。庚子，以中书平章政事佛家奴为御史大夫。是岁，枢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极言时政，凡二十条：一曰悔己过，以诏天下；二曰罢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经筵，以讲圣学；四曰延老成，以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刚；六曰开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赏罚，以厉百司；八曰公选举，以息奔竞；九曰察近幸，以杜奸弊；十曰严宿卫，以备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节浮费；十二曰绝滥赏，以足国用；十三曰罢各宫屯种，俾有司经理；十四曰减常岁计置，为诸宫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实八卫之兵；十六曰广给牛具，以备屯田之用；十七曰奖励守令，以劝农务本；十八曰开诚布公，以礼待藩镇；十九曰分遣大将，急保山东；二十曰依唐广宁故事，分道进?O仁羌还□□鸦鸪嗌涎云虬杖□□熳鳎□畚□蹙□持□耄□沽二尬溃□□熳魅绻剩□适空笆枋准爸□；侍□映⑲□迥□睿□植汲は□□凶□鞣□ 8. 呃鲋钌□；侍□釉唬骸袄詈梦南壬□涛胰迨槎嗄辏□胁皇Σ湟濉＝裉□鸱ǎ□灰辜茨芟□伞！庇谑瞧某缟蟹鹧A 5 垡圆鞣细呃鐾醪□仗□緝海□(7)□继□緝何□酢 9 □松鲜檠跃赏醪坏狈稀⑫峦醪坏绷⑱□省 3 酰□屎笃媸献谧逶诟呃觯□殉杞竞幔□□仗□緝郝沤溻敛汇□□呃鐾跛炀∩逼媸献濉；屎笪教□釉唬骸岸□暌殉ι□尾晃□冶ǔ穑　　笔备呃鐾趵サ苡辛艟┫φ撸□艘榱⑺□继□緝何□酰□□云孀遄尤□ε□□□樱□越□魍□□尢□緝何□□啵□员□蛉怂椭□□□裂悸探□□□呃霰□□埽□鲇嗍□咂锘咕┫ＡＺ□臃馓聘e荽淌纺贤ネ跷Ｈ□砦□贤ブ伊伊榛萃酢?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称皇帝，建国号曰大夏，纪元曰天统。乙巳，大宁陷。庚戌，岁星犯轩辕。

二月戊戌，太白昼见。庚子，亦如之。是月，扩廓帖木兒自益都领

兵还河南，留锁住以兵守益都，以山东州县立屯田万户府。

三月辛丑朔，彗星见东方，经月乃灭。诏中书平章政事爱不花分省冀宁，扩廓帖木兒遣兵据之。丙午，大赦天下。丁未，亲试进士六十二人，赐宝宝、杨牴进士及第，余出身有差。丙辰，太阴犯氐宿。壬戌，大同路夜有赤气亘天，中侵北斗。是月，立广西行中书省，以廉访使也兒吉尼为平章政事。时南方郡县多陷没，惟也兒吉尼独保广西者十五年。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以袁宏为参知政事。是春，关先生余党复自高丽还寇上都，孛罗帖木兒击降之。

夏四月辛丑，荧惑犯岁星。孛罗帖木兒、李思齐互相交兵。庚申，岁星犯轩辕。是月，扩廓帖木兒遣貊高等以兵击张良弼。

五月己巳朔，张士诚海运粮十三万石至京师。壬午，太白昼见。甲午，亦如之。乙未，荧惑犯右执法。是月，爪哇遣使淡蒙加加殿进金表，贡方物。六月戊戌朔，孛罗帖木兒遣方脱脱迎匡福于彰德，扩廓帖木兒遣兵追之，败还。匡福遂据保定路。己亥，扩廓帖木兒部将歹驴等驻兵蓝田、七盘，李思齐攻围兴平，遂据盩厔。孛罗帖木兒时奉诏进讨襄汉，而歹驴阻道于前，思齐踵袭于后，乃请催督扩廓帖木兒东出潼关，道路既通，即便南讨。戊申，孛罗帖木兒遣竹贞等入陕西，据其省治。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兒与行台有隙，且恐陕西为扩廓帖木兒所据，阴结于孛罗帖木兒，请竹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及监察御史张可遵等？F浜舐攀拐偻暾咛□緝海□昃辛舨磺病@├□□緝呵膊拷□龈哂肜钏计牒媳□ブ□□裾瓿鼋担□齑永├□□緝骸8□纾□窃捎诩媚狭□剑□氲匚宄摺＜滓□□□诮□舷碌诩昂笃诰偃宋□贰8.□⑱萑逖Ы淌凇R颐□□□追妇□蕖6：：龋□□萦邪缀缍□溃□宥放＜洹8□辏□窖袈酚邪灼□□溃□还岜奔□□还岜倍罚□还崽旌海□烈狗帜嗣稹H尚纾□□字缂□□狗妇□蕖？

秋七月戊辰朔，京师大雹，伤禾稼。丁丑，以马良为中书参知政事。乙酉，太白昼见。有星坠于庆元路西北，声如雷，光芒数十丈，久之乃灭。

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辛丑，扩廓帖木兒遣兵侵孛罗帖木兒所守之境。壬寅，太白犯轩辕。乙巳，太阴犯建星。丁未，太白犯轩辕。己酉，太白昼见。丙辰，太阴犯毕宿。沂州有赤气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灭。戊午，孛罗帖木兒言：“扩廓帖木兒踵袭父恶，有不臣之罪，乞赐处置。”己未，太白昼见。辛酉，太白犯岁星。乙

丑，太白犯右执法。是月，大明兵与伪汉兵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败绩而死。其子理自立，仍据武昌为都，改元德寿，大明兵遂进围武昌。九月丁卯朔，遣爪哇使淡蒙加加殿还国，诏赐其国主三珠金虎符及织金纹币。辛未，太白犯左执法。乙亥，岁星犯右执法。丁丑，辰星犯填星，丁亥，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宿。是月，张士诚自称吴王，来请命，不报。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兒等征海运于张士诚，士诚不与。

冬十月丙申朔，青齐一方赤气千里。癸卯，太白犯氐宿。甲辰，湖广伪姚平章、张知院阴遣人言于扩廓帖木兒，设计擒杀伪汉主陈理及伪夏主明玉珍，不果。己酉，监察御史米只兒海牙劾奏太傅太平罪状，诏安置太平于陕西之西，仍拘收宣命并御赐等物。戊午，太白犯房宿。是月，扩廓帖木兒遣佥枢密院事任亮复安陆府。孛罗帖木兒遣兵攻冀宁，至石岭关，扩廓帖木兒大破走之，擒其将乌马兒、殷兴祖。孛罗帖木兒军由是不振。

十一月壬申，御史台臣言："故右丞相脱脱有大臣之体，向在中书，政务修举，深惧满盈，自求引退，加封郑王，固辞不受。再秉钧轴，克济艰危，统军进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构难，奉诏谢兵，就贬以没。已蒙录用其子，还所籍田宅，更乞悯其勋旧，还其所授宣命。"从之。癸未，太阴犯轩辕，岁星犯左执法。是岁，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孛罗帖木兒匿之营中。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寅，太阴犯轩辕。庚辰，保德州民家产猪一头两身。

二月壬子，岁星犯右执法。癸丑，太阴犯西咸池。是月，大明灭伪汉，其所据湖南北、江西诸郡皆降于大明。

三月乙亥，监察御史王朵列秃、崔卜颜帖木兒等谏皇太子勿亲征。辛卯，诏以孛罗帖木兒匿老的沙，谋为悖逆，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候道路开通，许还四川田里。孛罗帖木兒拒命不受。

夏四月甲午朔，命扩廓帖木兒讨孛罗帖木兒。乙未，太阴犯西咸池。孛罗帖木兒悉知诏令调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监所为，遂令秃坚帖木兒举兵向阙。壬寅，秃坚帖木兒兵入居庸关。癸卯，知枢密院事也速、詹事不兰奚迎战于皇后店。不兰奚力战，也速不援而退，不兰奚几为所获，脱身东走。甲辰，皇太子率侍卫兵出光熙门，东走古北

口，趋兴、松。乙巳，秃坚帖木兒兵至清河列营。时都城无备，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达达国师至其军问故，以必得搠思监及宦官朴不花为对，诏慰解之，不听。丁未，诏屏搠思监于岭北，窜朴不花于甘肃，执而与之。复孛罗帖木兒前官，仍总兵。以也速为左丞相。庚戌，秃坚帖木兒陈兵自健德门入，觐帝于延春阁，恸哭请罪，帝就宴赉之。加孛罗帖木兒太保，依前守御大同，秃坚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辛亥，秃坚帖木兒军还。皇太子至路兒岭。诏追及之，还宫。癸丑，太白犯井宿。

五月甲子朔，黄河清。戊辰，扩廓帖木兒奉命讨孛罗帖木兒，屯兵冀宁，其东道以白锁住领兵三万，守御京师，中道以貊高、竹贞领兵四万，西道以关保领军五万，合击之。关保等兵逼大同，孛罗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与秃坚帖木兒、老的沙复大举向阙。甲戌，太白犯鬼宿。乙亥，又犯积尸气，岁星犯右执法。六月癸卯，三星昼见，白气横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见南方，光如昼。丁未，大星陨，照夜如昼，及旦，黑气晦暗如夜。甲寅，白锁住以兵至京师，请皇太子西行。丁巳，太白犯右执法。是月，保德州黄龙见井中。

秋七月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翼宿。甲子，岁星犯左执法。丙戌，孛罗帖木兒前锋军入居庸关，皇太子亲率军御于清河，也速军于昌平，军士皆无斗志。皇太子驰还都城，白锁住引兵入平则门。丁亥，白锁住扈从皇太子出顺承门，由雄、霸、河间，取道往冀宁。戊子，孛罗帖木兒驻兵健德门外，与秃坚帖木兒、老的沙入见帝于宣文阁，诉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赐宴。孛罗帖木兒欲追袭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诏以孛罗帖木兒为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兒为御史大夫，其部属布列省台百司。以也速知枢密院事。诏谕："孛罗帖木兒、扩廓帖木兒俱朕股肱，视同心膂，自今各弃宿忿，弼成大勋。"是月，大明兵取庐州路。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乙未，荧惑犯鬼宿。壬寅，诏以孛罗帖木兒为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节制天下军马。乙巳，皇太子至冀宁。乙卯，张士诚自以其弟士信代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是月，孛罗帖木兒请诛狎臣秃鲁帖木兒、波迪哇兒礼，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止西番僧人好事。九月辛酉朔，宦官思龙宜潜送宫女伯忽都出自顺承门，以达于皇太子。乙丑，太白昼见。癸酉，夜，天西北有红光，至东而散。甲申，太阴犯轩辕。是月，大明兵取中兴及归、峡、潭、衡等路。

冬十月丙午，太阴犯毕宿。己酉，太阴犯井宿。己未，诏皇太子还京师。命也速、老的沙分道总兵。

十二月乙卯，太阴犯太白。

二十五年春正月癸亥，封李思齐为许国公。丙寅，太白昼见。戊辰，亦如之。己巳，大明兵取宝庆路，守将唐隆道遁走。伪汉守将熊天瑞以赣州及韶州、南雄降于大明。甲戌，太白犯建星。壬午，监察御史孛罗帖木兒、贾彬等辩明哈麻、雪雪之罪。

二月辛丑，汴梁路见日傍有一月一星。丙午，太阴犯填星。戊午，皇太子在冀宁，命甘肃行省平章政事朵兒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兒军马，会平章政事臧卜、李思齐，各以兵守宁夏。

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于扩廓帖木兒军中曰："孛罗帖木兒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兒，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丙寅，孛罗帖木兒幽置皇后奇氏于诸色总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别帖木兒并为御史大夫。戊辰，太白犯垒壁阵。

夏四月庚寅，孛罗帖木兒至诸色总管府见皇后奇氏，令还宫取印章，作书遗皇太子，遣内侍官完者秃持往冀宁，复出皇后，幽之。乙巳，关保等兵进围大同。壬子，荧惑犯灵台。乙卯，关保入大同。

五月辛酉，荧惑犯太微垣。甲子，京师天雨氂，长尺许，或言于帝曰："龙丝也。"命拾而祀之。乙亥，大明兵破安陆府，守将任亮迎战，被执。己卯，大明兵破襄阳路。是月，侯卜延答失奉威顺王自云南经蜀转战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师，李思齐俾屯田于成州。六月戊子朔，以黎安道为中书参知政事。辛丑，湖广行省左丞周文贵复宝庆路。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还宫。乙卯，以太尉火你赤为御史大夫。是月，皇太子加李思齐银青荣禄大夫、邠国公、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川行枢密院事、虎符招讨使。分中书四部。

秋七月丁丑，填星、岁星、荧惑聚于角、亢。己卯，太阴犯毕宿。乙酉，孛罗帖木兒伏诛，秃坚帖木兒、老的沙皆遁走。丙戌，遣使函孛罗帖木兒首往冀宁，召皇太子还京师。大赦天下。黎安道、方脱脱、雷一声皆伏诛。是月，京师大水。河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八月丁亥朔，

京城门至是不开者三日。竹贞、貊高军至城外，命军士缘城而上，碎平则门键，悉以军入，占民居，夺民财。乙未，太阴犯建星。己亥，太阴犯垒壁阵。癸卯，诏命皇太子分调将帅，戡定未复郡邑，即还京师，行事之际，承制用人，并准正授。丁未，皇后弘吉剌氏崩。壬子，以洪宝宝、帖古思不花、捏烈秃并为中书平章政事。九月，扩廓帖木兒扈从皇太子至京师。丁丑，太阴犯井宿。壬午，诏以伯撒里为太师、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扩廓帖木兒为太尉、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同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兼太子詹事。是月，以方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冬十月辛卯，荧惑犯天江。壬寅，以哈剌章为知枢密院事。丁未，益王浑都帖木兒、枢密副使观音奴擒老的沙，诛之。秃坚帖木兒以余兵往八兒思之地，命岭北行省左丞相山僧及知枢密院事魏赛因不花同讨之。戊申，以资政院使秃鲁为御史大夫。己酉，荧惑犯斗宿。太阴犯右执法。庚戌，太阴犯太微垣。闰月庚申，以宾国公五十八为知枢密院事。诏张良弼、俞宝、孔兴等悉听调于扩廓帖木兒。戊辰，太白、辰星、荧惑聚于斗宿。太阴犯毕宿。辛未，诏封扩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壬申，太白犯辰星。辛巳，以脱脱木兒为中书右丞，达识帖木兒为参知政事。

十一月己丑，太白犯荧惑，太阴犯垒壁阵。丙申，太阴犯毕宿。癸卯，太阴犯太微垣。是月，大明兵取泰州。时泰州、通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丰诸郡，皆张士诚所据。

十二月乙卯，诏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改奇氏为肃良合氏，诏天下，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为王爵。癸亥，太阴犯毕宿。以帖林沙为中书参知政事。庚午，岁星掩房宿。辛未，太阴犯右执法。是月，秃坚帖木兒伏诛。

本纪第四十七 顺帝十

二十六年春正月己酉，以崇政院使孛罗沙为御史大夫。壬子，以完者木知枢密院事。是月，以沙蓝答里为中书左丞相。命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等处举人会试者，增其额数　　，进士及第以下递升官一级。

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军元帅府于孟津县。甲戌，诏天下，以比者逆臣孛罗帖木兒、秃坚帖木兒、老的沙等干纪乱伦，内外之民经值军马，致使困乏，与免一切杂泛差徭。是月，扩廓帖木兒还河南，分立省部以自随，寻居怀庆，又居彰德，调度各处军马，陕西张良弼拒命。

三月癸未朔，罢洛阳嵩县宣慰司。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贯日，又有气横贯东南，良久始灭。甲午，扩廓帖木兒遣关保、虎林赤以兵西攻张良弼于鹿台。李思齐、脱烈伯、孔兴等兵皆与良弼合。以蛮子、脱脱木兒知枢密院事。乙未，廷试进士七十二人，赐赫德溥化、张栋进士及第，余出身有差。监察御史玉伦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贤，二曰申严宿卫，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卫屯田，五曰禁止奏请，六曰培养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帝嘉纳之。是月，大明兵取高邮府。

夏四月辛酉，诏立皇太子妃瓦只剌孙答里氏。是月，大明兵取淮安路、徐州、宿州、濠州、泗州、颍州、安丰路。五月壬午朔，洛阳瑞麦生，一茎四穗。甲辰，以脱脱不花为御史大夫。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县地震。平遥县大雨雹。绍兴路山阴县卧龙山裂。己未，命知枢密院事买闾以兵守直沽，命河间盐运使拜? 2.苈暮喔и脱睾Ｔ罨B□鲁龆》虼勇蜚陶魈帧１□□□□骸坝⑲谑蹦蔽□还熘□迹□渥铀锘虺啥ㄟ撸□砂仓镁傻兀□渍咚婺妇硬莸兀□丈聿坏萌刖┏羌安坏檬诠伲□剐碛诒景□碛σ邸！被屎笏嗔己鲜仙□眨□俟俳□悖□屎筅蜕忱洞鹄锏仍唬骸白允雷嬉岳矗□□□屎笫偃眨□辉□□悖□□晁湫校□缓系涔省！比粗□?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徐沟县地震，介休县大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甲申，以李思齐为太尉。甲午，太白经天。丙申，扩廓帖木兒遣硃珍、卢旺屯兵河中，遣关保、虎林赤合兵渡河，会竹贞、商暠，且约李思齐以攻张良弼。良弼遣子弟质于思齐，与良弼拒守。关保等不利，思齐请诏和解之。丙午，太白经天。八月戊寅，以李国凤为中书左丞，陈有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九月甲申，李思齐兵下盐井，获

川贼余继隆，诛之。礼部侍郎满尚宾、吏部侍郎掩笃剌哈自凤翔还京师。先是，尚宾等持诏谕思齐开通川蜀道路，思齐方兵争，不奉诏，尚宾等留凤翔一年，至是始还。丙戌，以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己亥，以中书平章政事失列门为御史大夫。辛丑，孛星见东北方。

冬十月甲子，扩廓帖木兒遣其弟脱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等驻兵济南，以控制山东。

十一月甲申，大明兵取湖州路。丙申，大明兵取杭州路及绍兴路。辛丑，大明兵取嘉兴路。时湖州、杭州、绍兴、嘉兴、松江、平江诸路及无锡州皆张士诚所据。

十二月庚午，蒲城洛水和顺崖崩。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绛州夜闻天鼓鸣，将旦复鸣，其声如空中战斗者。庚子，大明兵取松江府。癸卯，大明兵取沅州路。是月，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自会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齐为盟主，同拒扩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以买住为云国公，七十为中书平章政事，月鲁不花为御史大夫。乙丑，以詹事月鲁帖木兒为御史大夫。

三月丁丑朔，莱州大风，有大鸟至，其翅如席。扩廓帖木兒遣兵屯滕州以御王信。庚子，京师大风自西北起，飞砂扬砾，白日昏暗。

夏四月丙子朔，白气二道亘天。以去岁水潦霜灾，严酒禁。戊寅，以空名宣敕遣付福建行省，命平章政事曲出、陈有定同验有功者给之。辛巳，大同陨霜杀麦。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废寺钱粮由海道送京师。乙酉，以完者帖木兒为中书右丞相，辞以老病，不许。辛卯，以知枢密院事失列门为岭北行省左丞相，提调分通政院。己亥，以俺普为中书平章政事。辛丑，扩廓帖木兒定拟其所属官员二千六百一十人，从之。是月，山东地震，雨白氂。李思齐遣张良弼部将郭谦等守黄连寨，扩廓帖木兒部将关保、虎林赤、商暠、竹贞引兵拔其寨，郭谦走；会貊高等为变，关保、虎林赤夜遁，李思齐遂解而西。

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昼晦。丁巳，皇太子寝殿后新甃井中有龙出，光焰烁人，宫人震慑仆地。又长庆寺有龙缠绕槐树飞去，树皮皆剥。丁卯，沂州山崩。是月，知枢密院事寿安，奉空名宣敕与侯伯颜达

世，令其以兵援扩廓帖木兒。时李思齐据长安，与商暠拒战，侯伯颜达世进兵攻李思齐，秦州守将萧公达降思齐。思齐知关保等兵退，遣蔡琳等破其营，侯伯颜达世奔溃。

秋七月甲申，命也速提调武备寺。丁酉，绛州星陨，光耀如昼。是月，李思齐遣许国佐、薛穆飞会张良弼、脱列伯兵屯于华阴。时命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思齐不悦，遣其部将郑应祥守陕西，而自还凤翔。龙见于临朐龙山，大石起立。八月丙午，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其略曰："元良重任，职在抚军，稽古征今，卓有成宪。曩者障塞决河，本以拯民昏垫，岂期妖盗横造讹言，簧鼓愚顽，涂炭郡邑，殆遍海内，兹逾一纪。故察罕帖木兒仗义兴师，献功敌忾，汛扫汴洛，克平青齐，为国捐躯，深可哀悼。其子扩廓帖木兒克继先志，用成骏功。爱猷识理达腊计安宗社，累请出师。朕以国本至重，讵宜轻出，遂授扩廓帖木兒总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齐、张良弼等，各怀异见，构兵不已，以致盗贼愈炽，深遗朕忧。况全齐密迩辇毂，傥失早计，恐生异图，询诸众谋，佥谓皇太子聪明仁孝，文武兼资，聿遵旧典，爰命以中书令、枢密使，悉总天下兵马，诸王、驸马、各道总兵、将吏，一应军机政务，生杀予夺，事无轻重，如出朕裁。其扩廓帖木兒，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统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本省驻札，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枝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信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庚戌，貊高杀卫辉守御官余仁辅、彰德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上疏言："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爱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兒，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俯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诏以扩廓帖木兒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权，就命貊高讨之。辛亥，帖木兒不花进封淮王，赐金印，设王傅等官。壬子，为皇太子立大抚军院，秩从一品，知院四员，同知二员，副使、同佥各一员，经历、都事各二员，管勾一员。癸丑，封太师伯撒里永平王。甲寅，以右丞相完者帖木兒、翰林承旨答尔麻、平章政事完者帖木兒并知大抚军院事。丙辰，完者帖木兒言："大抚军院专掌军机，今后迤北军务，仍旧制枢密院管，其余内外诸王、驸马、各处总兵、统兵、行?⑿性骸⑿□克疽挥□□椋□恍砀粼剑□缎幸拼蟾Ь□骸！闭彩略和□□罟□锿□□蟾Ь□菏拢□握□暾咛□緝何□笔梗□笏驹蓖饫梢ё　　⑹嗝懿我橥鹾朐段□□□８□辏□暾咛□緝貉裕骸爸罹□□坑心苡妹□Я□□⑵婀φ撸□胨□托□芬莱Ｖ仆猓□右灾乙骞Ｔ贾□拧！贝又□Ｐ劣希□酝暾咛□緝喝郧吧偈Ａ⒅□嗝茉菏拢□菜偃郧疤□！⒅惺橛邑┤啵□□锾□緝

阂蕴□尽⑻砩柚惺樽筘┫唷 1 □□□⑿惺嗝茉河诎20.汛鸩旌蹦詢海□□挛餍惺∽筘┫嗤郝橙郧吧俦＜嬷□惺嗝茉菏隆Ｈ缮辏□□□锾□緝喝郧疤□尽⒆筘┫啵□□□蟾Ь□菏拢恢惺橛邑┏戮床□□惺槠秸抡□隆＞旁录仔缢罚□迨看鹘□□匣侍□邮椋□灾温抑□伞Ｃ□邑┫嘁菜僖员□□蕉□□□沃□□路ǘ己鲐莘只Ｐ抗伲□煌□□□６『ィ□员□耍□颇习傩展└□敝兀□湔娑ā10.幽稀⑸挛鳌⑸蕉□12.侥□却Γ□□俗愿□允惩猓□朊饷窦浣衲晏镒庵□耄□溆嘣臃阂磺凶“铡Ｐ了龋□竺鞅□Σ浇□罚□凑攀砍稀Ｒ矣希□竺鞅□⊥囚荨６『ィ□竺鞅□‖尬□荨＜撼螅□□菜僖灾惺橛邑┫喾质∩蕉□□忱洞鹄镆灾惺樽筘┫喾质〈笸□１□辏□□ν艏遗□贩鈂纪酰□种揖浮＜汉ィ□□□锾□緝禾岬鞫吮咎眉傲炀□凼隆Ｐ脸螅□竺鞅□√囚萋贰Ｊ碧囚荨⑽轮荨⑶煸□□方苑焦□渌□荨？

冬十月甲辰朔，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漷州，遂攻真定。诏也速自河间以兵会貊高取真定，已而不克，命也速还河间，貊高还彰德。乙巳，皇太子奏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信为山东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立中书分省于真定路。丙午，加司徒、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宣为沂国公。丁未，享于太庙。壬子，诏扩廓帖木兒落太傅、中书左丞相并诸兼领职事，仍前河南王，锡以汝州为其食邑；其弟脱因帖木兒以集贤学士同扩廓帖木兒于河南府居。其帐前诸军，命琐?11.17.殖嘁煌□持□Ｆ浜幽现罹□□□惺槠秸抡□隆20.谑防羁艘屯持□９乇１静恐罹□跃赏持□Ⅰ蕉□罹□□□□！⒅惺橛邑┫嘁菜偻持□Ⅰ轿髦罹□□□俦！⒅惺樽筘┫嗌忱洞鹄锿持□：颖敝罹□□□□嗝茉菏迈龈咄持□Ⅰ馓煜隆＜滓□□曰鹄锍辔□惺槠秸抡□隆Ｒ页螅□□□痛笱□慷『美裎□惺樘砩杵秸抡□隆１□□□秸隆20.谑饭乇７庑砉□□＜核龋□竺鞅□‖轮荨？

十一月壬午，大明兵取沂州，守臣王信遁，其父宣被执。癸未，大明兵取庆元路。丙戌，以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兒，平章政事伯颜帖木兒、帖林沙并知抚军院事。戊子，大明兵取峄州。乙未，以知枢密院事貊高为中书平章政事。命太尉、中书左丞相帖里帖木兒为抚军院使。丁酉，命帖里帖木兒同监修国史。命关保分省于晋宁。辛丑，大明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宣慰使普颜不花、总管胡濬、知院张俊皆死之。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丁未，大明兵取般阳路。戊申，大明兵取济宁路，陈秉直遁。己酉，大明兵取莱州，遂取济南及东平路。丁巳，大明兵入杉关，取邵武路。时邵武、建宁、延平、福州、兴化、泉、漳、？3.敝盥罚□猿掠讯ㄋ□荨８□辏□匝畛稀3.卤□辈⑽□□□⒅惺槠秸抡□隆＜鬃樱□□邑┫嘁菜伲□□局□和鸦鸪啵□惺槠秸抡□潞隽痔ǎ□秸抡□迈龈撸□□嗝茉菏滦ㄟ隆5.浼崽□緝骸13.□那濉18.績旱然嵫畛稀3.卤□薄

2.□詹换ā⑮崾じ鞑恐罹□□赜□蕉□□置□乇Ｍ□□蕉□１□□□宰□椅□惺椴沃□□隆８□纾□竺鞅□珊５廊「Ｖ荩□爻计秸抡□虑□龆荩□行□□菏苟涠□乐□Ｊ窃拢□焦□涔橛诖竺鳌Ｚ□□挛餍惺∽筘┫嗤郝匙芡痴帕煎觥⑨蚜胁□⑮.仔烁髦□□恚□岳钏计胛□弊芡常□□刂校□Ｏ簿□瘛Ｍ蚜胁□⑮.仔说瘸鲣□兀□叭：：潮闵铰罚□苫坪雍鲜贫□校□睬谕跏隆Ｋ计氲冉圆环蠲□Ｊ撬辏□□咒□匾晕魇衾钏计耄□远□衾├□□緝海□靼毡□拐颉Ｓ谑枪乇Ｍ送吐褐荩□勰绷敉弯□亍？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子命关保固守晋宁，总统诸军，如扩廓帖木兒拒命，当以大义相裁，就便擒击。以中书平章政事不颜帖木兒为御史大夫。辛巳，诏谕扩廓帖木兒曰：“比者也速上奏，卿以书陈情，深自悔悟，及省来意，良用恻然。朕视卿犹子，卿何惑于憸言，不体朕心，隳其先业！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肃清江淮之意，即将冀宁、真定诸军，就行统制渡河，直捣徐沂，以康靖齐鲁，则职任之隆，当悉还汝。卫辉、彰德、顺德，皆为王城，卿无以貊高为名，纵军侵暴。其晋宁诸军，已命关保总制策应，戡定山东，将帅各宜悉心。”庚寅，彗星见于昴、毕之间。是月，大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陈有定被执。

二月壬寅朔，诏削扩廓帖木兒爵邑，命秃鲁、李思齐等讨之，诏曰：“扩廓帖木兒本非察罕帖木兒之宗，俾嗣职任，冀承遗烈，畀以相位，陟以师垣，崇以王爵，授以兵柄，顾乃凭藉宠灵，遂肆跋扈，构兵关陕，专事吞并。貊高倡明大义，首发奸谋，关保弗信邪言，乃心王室，陈其罪恶，请正邦典。今秃鲁、李思齐，其率兵东下，共行天讨。”癸卯，武库灾。癸丑，大明兵取东昌路，守将申荣、王辅元死之。丙辰，扩廓帖木兒自泽州退守晋宁，关保守泽、潞二州，与貊高军合。己未，大明兵取宝庆路。甲子，汀州路总管陈谷珍以城降于大明。丙寅，大明兵取棣州。是月，大明兵至河南，李思齐、张良弼等解兵西还。诏命知枢密院事脱火赤、平章政事魏赛因不花进兵攻晋宁。李思齐次渭南，张良弼次栎阳。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路皆降于大明。

三月庚寅，彗星见于西北。壬辰，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太常院使陈祖仁上章，乞抚谕扩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难。是月，有星流于东北，众小星随之，其声大震。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齐、张良弼会兵驻潼关，火焚良弼营，思齐移军葫芦滩，调其所部张德敛、穆薛飞守潼关。大明兵入潼关，攻李思齐营，思齐弃辎重，奔于凤翔。是月，大明兵取永州路，又取惠州路。

夏四月辛丑朔，大明兵取英德州。丙午，陨霜杀菽。戊申，大明兵取广州路，又取嵩、陕、汝等州。五月庚午朔，大明兵取道州。李克彝弃河南城，奔陕西，推李思齐为总兵，驻兵岐山。是月，李思齐部将忽林赤、脱脱、张意据盩厔，高暠据武功，李克彝据岐山，任从政据陇州。六月庚子朔，徐沟县地震。癸丑，大明兵取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浔州、贵、象、郁林等郡。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坠，焚大圣寿万安寺。壬戌，临州、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大明兵取静江路。是月，广西诸郡县皆附于大明。

秋七月癸酉，京城红气满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气起，百步内不见人，从寅至巳方消。貊高、关保以兵攻晋宁。是月，李思齐会李克彝、商暠、张意、脱列伯等于凤翔。海南、海北诸郡县皆降于大明。闰月己亥朔，扩廓帖木兒与貊高、关保战，败之，擒关保、貊高，遣其断事官以闻。诏："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关保、貊高皆被杀。辛丑，大明兵取卫辉路。癸卯，大明兵取彰德路。乙巳，左江、右江诸路皆降于大明。丁未，大明兵取广平路。丁巳，诏罢大抚军院，诛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兒等。诏复命扩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壬戌，白虹贯日。癸亥，罢内府河役。甲子，扩廓帖木兒自晋宁退守冀宁。大明兵至通州。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兒力战，被擒死之。左丞相失列门传旨，令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等，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同北行。阿鲁浑等即至太庙，与署令王嗣宗、太祝哈剌不华袭护神主毕，仍留室内。乙丑，白虹贯日。罢内府兴造。诏淮王帖木兒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后一年，帝驻于应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应昌，

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志第一 天文一

司天之说尚矣，《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致谨于斯者也。是故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玑、王衡，以齐七政，天文于是有测验之器焉。然古之为其法者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浑天。周髀、宣夜先绝，而浑天之学至秦亦无传，汉洛下闳始得其术，作浑仪以测天。厥后历世递相沿袭，其有得有失，则由乎其人智术之浅深，未易遽数也。

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说以谓：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而又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硃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自是八十年间，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纬凌犯、彗孛飞流、晕珥虹霓、精昆云气等事，其系于天文占候者，具有简册存焉。

若昔司马迁作《天官书》，班固、范晔作《天文志》，其于星辰名号、分野次舍、推步候验之际详矣。及晋、隋二《志》，实唐李淳风撰，于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纬之次舍，时日灾祥之应，分野休咎之别，号极详备，后有作者，无以尚之矣。是以欧阳修志《唐书·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纪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变之异；而凡前史所已载者，皆略不复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则首载仪象诸篇；志金《天文》者，则唯录日月五星之变。诚以玑衡之制载于《书》，日星、风雨、霜雹、雷霆之灾异载于《春秋》，慎而书之，非史氏之法当然，固所以求合于圣人之经者也。今故据其事例，作元《天文志》。

○简仪

简仪之制，四方为趺，纵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为广。趺面上广六寸，下广八寸，厚如上广。中布横轨三、纵轨三。南二，北抵南轨；北一，南抵中轨。趺面四周为水渠，深一寸，广加五分。四隅为础，出趺面内外各二寸。绕础为渠，深广皆一寸，与四周渠相灌通。又为础于卯酉位，广加四维，长加广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极云架柱二，径四寸，长一丈二尺八寸。下为鰲云，植于乾艮二隅础上，左右内向，其势

斜准赤道，合贯上规。规环径二尺四寸，广一寸五分，厚倍之。中为距，相交为斜十字，广厚如规。中心为窍，上广五分，方一寸有半，下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极枢轴。自云架柱斜上，去趺面七尺二寸，为横轨。自轨心上至窍心六尺八寸。又为龙柱二，植于卯酉础中分之北，皆饰以龙，下为山形，北向斜植，以柱北架。南极云架柱二，植于卯酉础中分之南，广厚形制，一如北架。斜向坤巽二隅，相交为十字，其上与百刻环边齐，在辰巳、未申之间，南倾之势准赤道，各长一丈一尺五寸。自趺面斜上三尺八寸为横轨，以承百刻环。下边又为龙柱二，植于坤巽二隅础上，北向斜柱，其端形制，一如北柱。

四游变环，径六尺，广二寸，厚一寸，中间相离一寸，相连于子午卯酉。当子午为圆窍，以受南北极枢轴。两面皆列周天度分，起南极，抵北极，余分附于北极。去南北枢窍两旁四寸，各为直距，广厚如环。距中心各为横关，东西与两距相连，广厚亦如之。关中心相连，厚三寸，为窍方八分，以受窥衡枢轴。窥衡长五尺九寸四分，广厚皆如环，中腰为圆窍，径五分，以受枢轴。衡两端为圭首，以取中缩。去圭首五分，各为侧立横耳，高二寸二分，广如衡面，厚三分，中为圆窍，径六分。其中心，上下一线界之，以知度分。

百刻环，径六尺四寸，面广二寸，周布十二时、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二寸，自半已上广三寸。又为十字距，皆所以承赤道环也。百刻环内广面卧施圆轴四，使赤道环旋转无涩滞之患。其环陷入南极架一寸，仍钉之。赤道环径广厚皆如四游，环面细刻列舍、周天度分。中为十字距，广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当心为窍，窍径一寸，以受南极枢轴。界衡二，各长五尺九寸四分，广三寸。衡首斜剡五分，刻度分以对环面。中腰为窍，重置赤道环、南极枢轴。其上衡两端，自长窍处边至衡首底，厚倍之，取二衡运转，皆着环面，而无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也。二极枢轴皆以钢铁为之，长六寸，半为本，半为轴。本之分寸一如上规距心，适取能容轴径一寸。北极轴中心为孔，孔底横穿，通两旁，中出一线，曲其本，出横孔两旁结之。孔中线留三分，亦结之.上下各穿一线， 贯界衡两端，中心为孔，下洞衡底，顺衡中心为渠以受线，直入内界长窍中。至衡中腰，复为孔，自衡底上出结之。

定极环，广半寸，厚倍之，皆势穹窿，中径六度，度约一寸许。极星去不动处三度，仅容转周。中为斜十字距，广厚如环，连于上规。环距中心为孔，径五厘。下至北极轴心六寸五分，又置铜板，连于南极云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剡其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孔，径一分，孔心下至南极轴心亦六寸五分。又为环二：其一阴纬环，

面刻方位，取趺面纵横轨北十字为中心，卧置之。其一曰立运环，面刻度分，施于北极云架柱下，当卧环中心，上属架之横轨，下抵趺轨之十字，上下各施枢轴，令可旋转。中为直距，当心为窍，以施窥衡，令可俯仰，用窥日月星辰出地度分。右四游环，东西运转，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极度分皆测之。赤道环旋转，与列舍距星相当，即转界衡使两线相对，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入宿度分皆测之。百刻环，转界衡令两线与日相对，其下直时刻，则昼刻也，夜则以星定之。比旧仪测日月五星出没，而无阳经阴纬云柱之映。

其浑象之制，圜如弹丸，径六尺，纵横各画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极，各周天四之一。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各二十四度弱。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篾均分天度，考验黄道所交，随时迁徙。先用简仪测到入宿去极度数，按于其上，校验出入黄赤二道远近疏密，了然易辨，仍参以算数为准。其象置于方匮之上，南北极出入匮面各四十度太强，半见半隐，机运轮牙隐于匮中。

○仰仪

仰仪之制，以铜为之，形若釜，置于砖台。内画周天度，脣列十二辰位，盖俯视验天者也。其《铭》辞云："不可体形，莫天大也。无竞维人，仰釜载也。六尺为深，广自倍也。兼深广倍，晙釜兑也。环凿为沼，准以溉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缩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极，平釜镦也。小大必周，入地画也。始周浸断，浸极外也。极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齘也。列刻五十，六时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负缩竿，子午对也。首旋玑板，罌纳芥也。上下悬直，与镦会也。视日透光，何度在也。絜谷朝宾，夕饯昧也。寒暑发敛，验进退也。薄蚀起自，鉴生杀也。以避赫曦，夺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极浅十五，林邑界也。黄道夏高，人所载也。夏永冬短，犹少差也。深五十奇，铁勒塞也。黄道浸平，冬昼晦也。夏则不没，永短最也。安浑宣夜，昕穹盖也。六天之书，言殊话也。一仪一揆，孰善悖也。以指为告，无烦喙也。暗资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胶者怪也。古今巧历，不亿辈也。非让不为，思不逮也。将窥天朕，造化爱也。其有俊明，昭圣代也。泰山砺乎，河如带也。黄金不磨，悠久赖也。鬼神禁诃，勿铭坏也。"

大明殿灯漏

灯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为之。其曲梁之上，中设云珠，左

日右月。云珠之下，复悬一珠。梁之两端，饰以龙首，张吻转目，可以审平水之缓急。中梁之上，有戏珠龙二，随珠俯仰，又可察准水之均调。凡此皆非徒设也。灯球杂以金宝为之，内分四层，上环布四神，旋当日月参辰之所在，左转日一周。次为龙虎鸟龟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跃，铙鸣以应于内。又次周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执时牌，至其时，四门通报。又一人当门内，常以手指其刻数。下四隅，钟鼓钲铙各一人，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初正皆如是。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

○正方案

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边五分为水渠。先定中心，画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画为圆规，自外寸规之，凡十九规。外规内三分，画为重规，遍布周天度。中为圆，径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则减五寸，北至则倍之。

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于渠，眡平，乃植臬于中。自臬景西入外规，即识以墨影，少移辄识之，每规皆然，至东出外规而止。凡出入一规之交，皆度以线，屈其半以为中，即所识与臬相当，且其景最短，则南北正矣。复遍阅每规之识，以审定南北。南北既正，则东西从而正。然二至前后，日轨东西行，南北差少，即外规出入之景以为东西，允得其正。当二分前后，日轨东西行，南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规出入之景或未可凭，必取近内规景为定，仍校以累日则愈真。

又测用之法，先测定所在北极出地度，即自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数下对南极入地度，以墨斜经中心界之，又横截中心斜界为十字，即天腹赤道斜势也。乃以案侧立，悬绳取正。凡置仪象，皆以此为准。

○圭表

圭表以石为之，长一百二十八尺，广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两端为池，圆径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与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尺，中心广四寸，两旁各一寸，画为尺寸分，以达北端。两旁相去一寸为水渠，深广各一寸，与南北两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长五十尺，广二尺四寸，厚减广之半，植于圭之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两旁为二龙，半身附表上擎横梁，自梁心至表颠四尺，下属圭面，共为四十尺。梁长六尺，径三寸，上为水渠以取平。两端及中腰各为横窍，径二分，横贯以铁，长

五寸，系线合于中，悬锤取正，且防倾垫。

按表短则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谓分秒太半少之数，未易分别；表长则分寸稍长，所不便者景虚而淡，难得实影。前人欲就虚景之中考求真实，或设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为规，皆取端日光，下彻表面。今以铜为表，高三十六尺，端挟以二龙，举一横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为八尺之表五。圭表刻为尺寸，旧一寸，今申而为五，厘毫差易分别。

○景符

景符之制，以铜叶，博二寸，长加博之二，中穿一窍，若针芥然。以方跂为趺，一端设为机轴，令可开阖，□耆其一端，使其势斜倚，北高南下，往来迁就于虚梁之中。窍达日光，仅如米许，隐然见横梁于其中。旧法一表端测晷，所得者日体上边之景。今以横梁取之，实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十六年己卯夏至晷景，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至元十六年己卯冬至晷景，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

窥几

窥几之制，长六尺，广二尺，高倍之。下为趺，广三寸，厚二寸，上跂广四寸，厚如趺。以板为面，厚及寸，四隅为足，撑以斜木，务取正方。面中开明窍，长四尺，广二寸。近窍两旁一寸分画为尺，内三寸刻为细分，下应圭面。几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为准。窥限各各长二尺四寸，广二寸，脊厚五分，两刃斜㴱，取其于几面相符，着限两端，厚广各存二寸，衔入几跂。俟星月正中，从几下仰望，视表梁南北以为识，折取分寸中数，用为直景。又于远方同日窥测取景数，以推星月高下也。

○西域仪象

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

咱秃哈剌吉，汉言混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

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圆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加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

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者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

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

苦来亦阿兒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兀速都兒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画天地之变焉。

○四海测验

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岳，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无景，昼五十六刻，夜

四十四刻。

岳台，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一尺四寸八分，昼六十刻，夜四十刻。

和林，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三尺二寸四分，昼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铁勒，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五尺一分，昼七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长六尺七寸八分，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大都，北极出地四十度太强，夏至晷景长一丈二尺三寸六分，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上都，北极出地四十三度少。

北京，北极出地四十二度强。

益都，北极出地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

高丽，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极出地四十度少。

太原，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

安西府，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半强。

兴元，北极出地三十三度半强。

成都，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强。

西凉州，北极出地四十度强。

东平，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太。

大名，北极出地三十六度。

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强。

河南府阳城，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扬州，北极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

吉州，北极出地二十六度半。

雷州，北极出地二十度太。

琼州，北极出地一十九度太。

○日薄食晕珥及日变

世祖中统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三年十一月辛丑，日有背气，重晕三珥。至元二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四年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五年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年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八年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九年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年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四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九年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年七月癸丑，日晕连环，白虹贯之。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二十六年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七年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渐侵入日中，不能既，日体如金环然，左右有珥，上有抱气。三十一年六月庚辰朔，日食。

成宗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日食。四年二月丁未朔，日食。六年六月癸亥朔，日食。七年闰五月戊午朔，日食。八年五月壬子朔，日食。

武宗至大三年正月丁亥，白虹贯日。八月甲寅，白虹贯日。四年正月壬辰，日赤如赭。

仁宗皇庆元年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晕亘天，连环贯日。二年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五月甲戌，日赤如赭。乙亥，亦如之。九月甲寅，日赤如赭。戊午，亦如之。三年五月戊申，日赤如赭。五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七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三月乙未，日有晕若连环然。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己丑，交晕如连环贯日。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二年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泰定帝泰定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贯日。九月丙申朔，日食。

文宗天历二年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至顺元年九月癸巳，白虹贯日。二年正月己酉，白虹贯日。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三年五月丁酉，白虹并日出，长竟天。

顺帝元统元年三月癸巳，日赤如赭。闰三月丙申、癸丑、甲寅，皆如之。二年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至元元年十二月戊午，日赤如赭。闰十二月丁亥、戊子、己丑，皆如之。二年二月壬辰，日赤如赭。乙未、丙申，亦如之。三月庚申、壬戌、癸亥，四月丁丑朔，皆如之。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甲戌，日赤如赭。三年正月丁巳，日有交晕，左右珥上有白虹贯之。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癸未，日有交晕，左右珥上有白虹贯之。十月癸酉，日赤如赭。四年闰八月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亦如之。

九月庚寅，皆如之。五年正月丙寅，日有交晕，左右珥上有白虹贯之。二月辛亥，日赤如赭。三月庚申、辛酉，四月丁未，皆如之。至正元年三月壬申，日赤如赭。三年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四年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十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三年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十四年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十五年二月丙子，日赤如赭。十七年七月己丑，日有交晕，连环贯之。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二十一年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二十五年三月壬戌，日有晕，内赤外青，白虹如连环贯之。二十六年二月丁卯，日有晕，左珥上有背气一道。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二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月五星凌犯及星变上

宪宗六年六月，太白昼见。

世祖中统元年五月乙未，荧惑入南斗，留五十余日。

二年二月丁酉，太阴掩昴。六月戊戌，太阴犯角。八月丙午，太白犯岁星。十一月庚午，太阴犯昴。十二月辛卯，荧惑犯房。壬寅，荧惑犯钩钤。

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钩钤。

至元元年二月丁卯，太阴犯南斗。四月辛亥，太阴犯轩辕御女星。五月丙戌，太阴犯房。己亥，太阴犯昴。七月甲戌，彗星出舆鬼，昏见西北，贯上台，扫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见东北，凡四十余日。十二月甲子，太阴犯房。

二年六月丙子，太阴犯心宿大星。

四年八月庚申，填星犯天罇距星。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甲子，岁星犯轩辕大星。

十一月乙巳，填星犯天罇距星。

五年正月甲午，太阴犯井。二月戊子，太阴犯天关。己丑，太阴犯井。

六年十月庚子，太阴犯辰星。

七年正月己酉，太阴犯毕。九月丁巳，太阴犯井。十月庚午，太白犯右执法。十一月壬寅，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

八年正月辛未，太阴犯毕。三月丁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九月丙子，太阴犯毕。

九年五月乙酉，太白犯毕距星。九月戊寅，太阴犯御女。十月戊戌，荧惑犯填星。十一月丁卯，太阴犯毕。

十年三月癸酉，客星青白如粉絮，起毕，度五车北，复自文昌贯斗杓，历梗河，至左摄提，凡二十一日。

十一年二月甲寅，太阴犯井宿。十月壬戌，岁星犯垒壁阵。

十二年七月癸酉，太白犯井。辛卯，太阴犯毕。九月己巳，太白犯少民。己卯，太白犯太微西垣上将。十月癸丑，太阴犯毕。十一月丙戌，太阴犯轩辕大星。十二月戊戌，填星犯亢。戊申，太阴犯毕。

十三年九月辛亥，太白犯南斗。甲寅，太白入南斗。十一月乙卯，太阴犯填星。十二月辛酉朔，荧惑掩钩钤。

十四年二月癸亥，彗出东北，长四尺余。

十五年二月丁丑，荧惑犯天街。三月丁亥，太阴犯太白。戊子，太阴犯荧惑。闰十一月辛亥，太白、荧惑、填星聚于房。

十六年四月癸卯，填星犯键闭。七月丙寅，填星犯键闭。八月庚辰，太阴犯房宿距星。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十月丙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十一月癸丑，太阴犯荧惑。

十七年四月庚子，岁星犯轩辕大星。七月戊申，太阴掩房宿距星。己酉，太阴犯南斗。

八月丙子，太阴犯心宿东星。九月甲子，太阴犯右执法并犯岁星。

十八年七月癸卯，太阴犯房宿距星。闰八月癸巳朔，荧惑犯司怪南第二星。庚戌，太阴犯昴。九月甲申，太阴犯轩辕大星。十一月甲戌，太阴犯五车次南星。丁丑，太阴犯鬼。丁亥，太阴掩心。十二月丙午，太阴犯轩辕大星。

二十年正月己巳，太阴犯轩辕御女。庚辰，太阴入南斗，犯距星。二月庚寅，太阴掩昴。庚子，太白犯昴。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阴犯心。三月己未，岁星犯键闭。庚申，太阴犯井。壬戌，太阴犯鬼。己巳，岁星犯房。癸酉，岁星掩房。四月己亥，太阴犯房。壬寅，太阴犯南斗。五月丙寅，太阴掩心。七月丙辰，太白犯井。癸亥，太阴犯南斗。乙丑，太白犯井。庚午，荧惑犯司怪。八月丙午，太白犯轩辕。丁未，岁星犯钩钤。九月壬子，太白犯轩辕少女。戊午，太阴犯斗。己巳，太白犯右执法。壬申，太阴掩井。癸酉，荧惑犯鬼。甲戌，太阴犯鬼，荧惑犯积尸气，太白犯左执法。十月丙申，太阴犯昴。十一月戊寅，太白、岁星相犯。十二月甲辰，太阴掩荧惑。

二十一年闰五月戊寅朔，填星犯斗。七月甲申，太白犯荧惑。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乙未，太阴犯井。十月己酉，太阴犯轸。十一月丙戌，太阴犯昴。己丑，太阴掩舆鬼。庚子，太阴犯心。

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太阴犯东井。癸丑，太阴犯鬼。壬戌，太阴犯心。八月癸丑，太阴入东井。十二月己亥，岁星犯填星。

二十三年正月壬午，太阴犯轩辕太民。乙酉，太阴犯氐。二月丙午，太阴犯井。三月己巳，太阴犯娄。五月己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

将。庚辰，岁星犯垒壁阵。乙酉，荧惑犯太微右执法。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八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右角星。九月甲申，太阴犯天关。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执法。戊戌，太阴犯建星。辛亥，太阴犯东井。甲寅，太白犯进贤。十一月戊辰，太白犯亢。己卯，太阴犯东井。辛巳，岁星犯垒壁阵。十二月戊戌，太白犯东咸。丁未，太阴犯东井。丁巳，太阴犯氐。

二十四年正月甲戌，太阴犯东井。乙酉，太阴犯房。二月庚子，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东井。闰二月癸亥，太阴犯辰星。甲申，太阴犯牵牛。三月丙申，太阴犯东井。四月癸酉，太阴犯氐。甲戌，太阴犯房。七月戊戌，太阴犯南斗。辛丑，太阴犯牵牛。壬寅，荧惑犯舆鬼积尸气。甲辰，荧惑犯舆鬼。壬子，太阴犯司怪。八月癸亥，太白犯亢。丙子，填星南犯垒壁阵。己卯，太阴犯天关。辛巳，太阴犯东井。甲申，太白犯房。九月丁酉，荧惑犯长垣。庚子，太白犯天江。乙巳，太阴犯毕。辛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子，太白犯南斗。十月壬戌，太阴犯牵牛大星。乙酉，荧惑犯左执法。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垒壁阵，太阴晕太白、填星。丙申，荧惑犯太微东垣上将。庚子，太白昼见。丙辰，荧惑犯进贤。十二月丙寅，太阴犯毕，太白昼见。

二十五年正月乙巳，太阴犯角。戊申，太阴犯房。三月丁亥，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戊子，太阴犯毕。己亥，太阴掩角。四月戊午，太阴犯井。五月戊申，太白犯毕。六月甲戌，太白犯井。丁丑，太阴犯岁星。七月己亥，荧惑犯氐。庚子，太白犯鬼。乙巳，太阴掩毕。八月丙辰，荧惑犯房。己未，太白犯轩辕大星。九月癸未朔，荧惑犯天江。庚子，太阴犯毕。癸卯，荧惑犯南斗。十二月辛酉，太阴犯毕。甲子，太阴犯井。甲戌，太阴犯亢，荧惑犯垒壁阵。

二十六年正月辛丑，太阴犯氐。三月甲午，太阴犯亢。五月壬辰，太白犯鬼。七月戊子，太白经天四十五日。辛卯，太阴犯牛。乙未，太阴犯岁星。八月辛未，岁星昼见。

九月戊寅，岁星犯井。乙未，太阴犯毕。丙申，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十月癸丑，太阴犯牛宿距星。甲寅，荧惑犯右执法。闰十月丁亥，辰星犯房。己丑，太阴犯毕，荧惑犯进贤，太阴犯井。十一月丁巳，荧惑犯亢。戊辰，太阴犯亢。

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阴犯井。丁卯，荧惑犯房。壬申，荧惑犯键闭。二月戊寅，太阴犯毕。庚寅，太阴犯亢。三月

壬子，荧惑犯钩钤。四月丙子，太阴犯井。壬辰，荧惑守氐十余日。五月乙丑，太阴犯填星。六月己丑，荧惑犯房。七月辛酉，荧惑犯天江。九月癸卯，岁星犯鬼。十月辛巳，太白犯斗。十一月戊申，太阴掩填星。辛酉，太阴掩左执法。十二月辛卯，太阴犯亢。

二十八年正月壬寅，太白、荧惑、填星聚奎。二月癸未，太阴犯左执法。甲申，太白犯昴。三月丁未，太阴犯御女。己酉，太阴犯右执法。庚戌，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乙卯，太白犯五车。四月乙未，岁星犯舆鬼积尸气。五月壬寅，太阴犯少民。甲寅，太阴犯牛。六月辛卯，太阴犯毕。七月己亥，太白犯井。八月丙寅，太白犯舆鬼。丙子，太阴犯牵牛。癸未，岁星犯轩辕大星。戊子，太白犯轩辕大星，并犯岁星。癸巳，太阴掩荧惑。九月丙辰，荧惑犯左执法。戊午，太白犯荧惑。辛酉，岁星犯少民。十月丙戌，太阴犯轩辕大星并御女。己丑，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十一月甲辰，太白犯房。丙午，荧惑犯亢。丁未，太阴犯毕。庚申，荧惑犯氐。十二月庚辰，太阴犯御女。癸未，太阴犯东垣上相。己丑，荧惑犯房。庚寅，荧惑犯钩钤。

二十九年正月戊申，太阴犯岁星及轩辕左角。二月己巳，太阴犯毕。四月丙子，太阴犯氐。六月己丑，太白犯岁星。闰六月戊申，荧惑犯狗国。七月辛未，太阴犯牛。八月丁酉，辰星犯右执法。己亥，太白犯房。乙巳，岁星犯右执法。九月壬戌，荧惑犯垒壁阵。辛巳，太白犯南斗。十月乙巳，太阴犯井。丁未，太阴犯鬼。乙卯，太阴犯氐。十一月壬戌，太阴犯垒壁阵。己卯，太阴犯太微东垣上将。十二月庚子，太阴犯井。甲辰，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

三十年正月丙寅，太阴犯毕。丁丑，太阴犯氐。庚辰，岁星犯左执法。二月壬辰，太阴犯毕。乙巳，荧惑犯天街。庚戌，太阴犯牛。癸丑，太白犯垒壁阵。三月辛未，太阴犯氐。四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六月己丑，岁星犯左执法。丙申，太阴犯斗。七月甲子，太阴犯建星。辛巳，太阴犯鬼。八月甲午，辰星犯太微西垣上将。甲辰，太阴犯毕。戊申，太阴犯鬼。九月丁卯，太阴犯毕。十月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许，凡一月乃灭。丙申，荧惑犯亢。己亥，太阴犯天关。辛丑，太阴犯井。十一月乙丑，太阴犯毕。丁卯，太阴犯井。庚午，太阴犯鬼。丙子，荧惑犯钩钤。戊寅，岁星犯亢。十二月乙未，太阴犯井。

三十一年四月戊申，太白昼见，又犯鬼。五月庚戌朔，太白犯舆鬼。六月丙午，太阴犯井。八月庚辰，太白昼见。戊戌，太阴犯毕，太白犯轩辕。九月丁巳，太白经天。丙寅，太阴掩填星。辛未，太阴犯轩

辕。乙亥，太白犯右执法，太阴犯平道。十月壬午，太白犯左执法。癸巳，太阴掩填星。乙未，太阴犯井。十一月己酉，太阴犯亢。庚申，太阴犯毕。癸酉，太白犯房。十二月癸未，岁星犯房。丁亥，岁星犯钩钤。壬辰，太阴犯鬼。庚子，太阴犯房，又犯岁星。

成宗元贞元年正月乙卯，太阴犯填星，又犯毕。癸酉，岁星犯东咸。二月癸未，荧惑犯太阴。壬辰，太阴犯平道。癸卯，太阴犯岁星。三月庚戌，太阴犯填星。壬戌，太阴犯房。四月庚寅，太阴犯东咸。闰四月癸丑，岁星犯房。甲寅，太阴犯平道。乙卯，太阴犯亢。丁巳，太阴掩房。五月丁亥，太阴犯南斗。七月丁丑，太阴犯亢。甲申，岁星犯房。八月乙酉，太阴犯牛。壬子，太阴犯垒壁阵。九月甲午，太阴犯轩辕。戊戌，太阴犯平道。十月辛酉，辰星犯房。壬戌，辰星犯键闭。戊辰，太白昼见，太阴犯房。十一月甲戌，太白经天及犯垒壁阵。乙酉，太阴犯井。丁亥，太阴犯鬼。十二月丙辰，太阴犯轩辕。甲子，太阴犯天江。

二年正月壬午，太阴犯舆鬼。丙戌，太白昼见。丁亥，太阴犯平道。庚寅，太阴犯钩钤。二月丁未，太阴犯井。三月乙酉，太阴犯钩钤。五月丁丑，太阴犯平道。六月乙巳，太白犯天关。丁巳，太白犯填星。癸亥，太阴犯井。七月壬午，填星犯井，太白犯舆鬼。八月庚子，太阴犯亢，太白犯轩辕。癸卯，太阴犯天江。乙卯，太阴犯天街，太白犯上将。九月戊辰，太白犯左执法。壬申，太阴掩南斗。丁丑，太阴犯垒壁阵。己丑，太阴犯轩辕。十一月丁丑，太阴犯月星，又犯天街。庚辰，太阴犯井。丁亥，太阴犯上相。戊子，太阴犯平道。壬辰，太阴犯天江。十二月丁未，太阴犯井。乙卯，太阴犯进贤。

大德元年三月戊辰，荧惑犯井。癸酉，太阴掩轩辕大星。五月癸酉，太白犯鬼积尸气。乙亥，太阴犯房。六月乙未，太白昼见。七月庚午，太阴犯房。八月丁巳，妖星出奎。

九月辛酉朔，妖星复犯奎。十月戊午，太白经天。十一月戊子，太白经天。十二月甲辰，太白经天，又犯东咸。丙午，太阴犯轩辕。甲寅，太阴犯心。闰十二月癸酉，太白犯建星。丙子，太白犯建星。

二年二月辛酉，岁星、荧惑、太白聚危，荧惑犯岁星。辛未，太阴犯左执法。丙子，太阴犯心。五月戊戌，太阴犯心。六月壬戌，太阴犯角。七月癸巳，太阴犯心。八月壬戌，太阴犯箕。九月辛丑，太阴犯五车南星。癸卯，太阴犯五诸侯。己酉，太阴犯左执法。十月壬戌，太白

犯牵牛。戊寅，太阴犯角宿距星。十一月己亥，太阴犯舆鬼。辛丑，辰星犯牵牛。壬寅，太阴犯右执法。十二月戊午，太白经天。己未，填星犯舆鬼。乙丑，太白犯岁星，太阴犯荧惑。庚午，填星入舆鬼，太阴犯上将。甲戌，彗出子孙星下。己卯，太阴犯南斗。

三年正月丙戌，太阴犯太白。丁酉，太阴犯西垣上将。戊戌，太阴犯右执法。乙巳，太白经天。三月乙巳，荧惑犯五诸侯。戊戌，荧惑犯舆鬼。四月己未，太阴犯上将。丙寅，填星犯舆鬼，太阴犯心。五月丙申，太阴犯南斗。己亥，太白犯毕。六月庚申，太阴掩房。丁卯，荧惑犯右执法。壬申，岁星昼见。七月己卯朔，太白犯井。丁未，太阴犯舆鬼。八月丁巳，太阴犯箕。戊辰，太白犯轩辕大星。己巳，太阴犯五车星。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长尺余，其光烛地，起自河鼓，没于牵牛之西，有声如雷。乙未，太阴犯昴宿距星。丁酉，太白犯左执法。十月丙子，太阴犯房。十一月乙酉，太白犯房。

四年二月戊午，太阴犯轩辕。五月甲午，太阴犯垒壁阵。辛丑，太白犯舆鬼，太阴犯昴。六月丁巳，太白犯填星。七月辛卯，荧惑犯井。八月癸丑，太阴犯井。甲子，辰星犯灵台上星。闰八月庚辰，荧惑犯舆鬼。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阴犯舆鬼。甲子，太白犯斗。十二月庚寅，荧惑犯轩辕。癸巳，太阴犯房宿距星。

五年正月己酉，太阴犯五车。壬子，太阴犯舆鬼积尸气。辛酉，太阴犯心。二月己卯，太阴犯舆鬼。三月戊申，太阴犯御女。丁卯，荧惑犯填星。己巳，荧惑、填星相合。四月壬申，太阴犯东井。五月癸丑，太阴犯南斗。乙卯，荧惑犯右执法。丁卯，太白犯井。六月甲申，岁星犯司怪。己酉，太白犯舆鬼，岁星犯井。甲午，太白犯舆鬼。七月丙午，岁星犯井。辛亥，太阴犯垒壁阵。庚申，辰星犯太白。八月壬辰，太阴犯轩辕御女。乙未，填星犯太微上将。九月乙丑，自八月庚辰，彗出井二十四度四十分，如南河大星，色白，长五尺，直西北，后经文昌斗魁，南扫太阳，又扫北斗、天机、紫微垣、三公、贯索，星长丈余，至天市垣巴蜀之东、梁楚之南、宋星上，长盈尺，凡四十六日而灭。十月癸未，太阴犯东井。辛卯，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尾长丈余，光烛地，自北起，近东徐徐而行，分为二星，前大后小，相离尺余，没于危宿。十一月己亥，岁星犯东井。戊申，太阴犯昴。十二月甲戌，岁星犯司怪。辛卯，太阴犯南斗。

六年正月壬戌，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二月庚午，太阴犯昴。三月壬寅，太阴犯舆鬼。癸卯，岁星犯井。甲寅，太阴犯钩钤。四月乙丑

朔，太白犯东井。戊寅，太阴犯心。庚寅，太白犯舆鬼。六月癸亥朔，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乙亥，太阴犯斗。七月癸巳朔，荧惑、填星、辰星聚井。庚子，太阴犯心。戊午，太阴犯荧惑。八月乙丑，荧惑犯岁星。己巳，荧惑犯舆鬼。辛巳，太阴犯昴。壬午，太白犯轩辕。九月丙午，荧惑犯轩辕。癸丑，太阴犯舆鬼。丁巳，太白犯右执法。十月壬午，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十一月辛卯，填星犯左执法。乙未，辰星犯房。癸卯，太阴犯昴。己酉，太阴犯轩辕。十二月庚申朔，荧惑犯填星。乙丑，岁星犯舆鬼。乙亥，太阴犯舆鬼。庚辰，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癸未，太阴犯房。

七年正月戊戌，太阴犯昴。甲辰，太阴犯轩辕。二月戊寅，太阴犯心。四月癸亥，太阴犯东井。丙寅，太阴犯轩辕。乙亥，岁星犯舆鬼，太阴犯南斗。甲申，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丁亥，岁星犯舆鬼。五月壬辰，辰星犯东井。闰五月戊辰，太阴犯心。七月戊寅，岁星犯轩辕。己卯，太阴犯井。乙酉，荧惑犯房。八月癸巳，太白犯氐。甲午，荧惑犯东咸，太阴犯牵牛。乙巳，岁星犯轩辕。辛亥，荧惑犯天江。九月丙寅，太白昼见。辛未，荧惑犯南斗。甲戌，太阴犯东井。乙亥，太白犯南斗。壬午，辰星犯氐。十月丁亥，太白经天。辛丑，太阴犯东井。十一月己未，太白经天。丙寅，填星犯进贤。戊辰，太阴犯东井。己卯，太阴犯东咸。十二月丙戌，太白经天。夜，荧惑犯垒壁阵。丙申，太阴犯东井。辛丑，太阴犯明堂。丁未，太阴犯天江。

八年三月乙丑，自去岁十二月庚戌，彗星见，约盈尺，指东南，色白，测在室十一度，渐长尺余，复指西北，扫腾蛇，入紫微垣，至是灭，凡七十四日。

九年正月丁巳，太阴犯天关。甲子，太阴犯明堂。己巳，太阴犯东咸。三月甲寅，荧惑犯氐。戊午，岁星犯左执法。四月庚辰，太阴犯井。壬辰，太白犯井。五月癸亥，岁星掩左执法。七月丙午，荧惑犯氐。甲寅，太白经天。丁卯，荧惑犯房。八月辛巳，太阴犯东咸。乙未，荧惑犯天江。九月丁巳，荧惑犯斗。十月丙戌，太白经天。十一月庚戌，岁星、太白、填星聚于亢。癸丑，岁星犯亢。丙寅，岁星昼见。壬申，太白经天。十二月丙子，太白犯西咸。庚寅，荧惑犯垒壁阵。己亥，辰星犯建星。

十年正月丁巳，太白犯建星。闰正月癸酉，太白犯牵牛。己丑，太白犯垒壁阵。二月戊午，太阴犯氐。三月戊寅，岁星犯亢。四月辛酉，填星犯亢。六月癸丑，太阴犯罗堰上星。己未，岁星犯亢。七月庚辰，

太阴犯牵牛。八月壬寅，岁星犯氐，荧惑犯太微垣上将。九月己巳，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壬午，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十月甲辰，太白犯斗。辛亥，太阴犯毕。甲寅，太阴犯井。十一月辛未，岁星犯房。壬申，太阴犯虚。甲戌，荧惑犯亢。戊子，荧惑犯氐。辛卯，太阴犯荧惑。十二月壬寅，太白昼见。乙巳，岁星犯东咸。戊午，太阴犯氐。

十一年六月丙午，太阴犯南斗杓星。七月己巳，太阴犯亢。壬午，荧惑犯南斗。九月癸酉，太白犯右执法。己卯，太白犯左执法。十月乙巳，太白犯亢。己酉，荧惑犯垒壁阵。甲寅，太阴犯明堂。己未，太阴犯太白。十一月丁卯，太白犯房。丙子，太阴犯东井。乙酉，太阴犯亢。辛卯，辰星犯岁星。十二月丁巳，填星犯键闭。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辛未，太阴犯井。甲申，太阴犯填星。二月丁未，太阴犯亢。甲寅，太阴犯牛距星。三月乙丑，太阴犯井。五月癸未，太白犯舆鬼。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陈，南至于大角傍，尾迹约三尺，化为白气，聚于七公，南行，圆若车轮，微有锐，经贯索灭。壬申，太白犯左执法。八月壬子，太阴犯轩辕太民。九月壬申，填星犯房。丙子，太阴犯井。癸未，太阴犯荧惑。十月辛丑，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庚申，太白昼见。癸亥，荧惑犯亢。己巳，太阴掩毕。甲戌，荧惑犯氐。乙亥，辰星犯填星。闰十一月壬寅，荧惑犯房。丁未，太阴犯亢。十二月甲子，太阴犯毕。丙子，太阴犯氐。戊寅，太白掩建星。

二年二月己巳，太阴犯亢。辛未，太阴犯氐。庚辰，太阴犯太白。三月戊戌，太阴犯氐。己亥，荧惑犯岁星。丙午，荧惑犯垒壁阵。五月辛卯，太阴犯亢。六月乙卯，太白犯井。癸酉，辰星犯舆鬼。乙亥，太阴掩毕。八月乙亥，太阴犯轩辕。丁丑，太阴犯右执法。九月丙午，太阴犯进贤。十月壬申，太阴犯左执法。十一月己亥，太阴犯右执法。庚子，太阴犯上相。辛丑，荧惑犯外屏。十二月庚申，太阴犯参。癸亥，辰星犯岁星。辛未，太白犯垒壁阵。

三年正月壬辰，太阴犯轩辕御女。甲午，太阴犯右执法。丙申，太阴犯平道。二月辛亥，荧惑犯月星。庚申，荧惑犯天街，太阴犯轩辕少民。壬戌，太阴犯左执法。甲戌，太白犯月星。三月甲申，太阴犯井。庚寅，太阴犯氐。丙申，太阴犯南斗。丁未，太白犯井。甲寅，太阴犯轩辕御女。戊辰，太白昼见。五月乙酉，太阴犯平道。癸巳，荧惑犯舆鬼。六月乙卯，太阴犯氐。七月戊寅，太阴犯右执法。己卯，太阴犯上相。八月甲子，太白犯轩辕太民。乙丑，太阴掩毕大星。九月辛巳，太阴犯建星。辛卯，太阴犯天廪。十月甲辰朔，太白经天。丙午，太白犯

左执法。癸丑，荧惑犯亢。十一月甲戌朔，太白犯亢。丁亥，太阴犯毕。十二月甲辰朔，太阴犯罗堰。庚申，太阴犯轩辕大星。辛酉，太白犯填星。丙寅，太白犯氐。

四年二月甲子，太阴犯填星。三月丙戌，太阴犯太微上将。四月甲寅，太阴犯亢，荧惑犯垒壁阵。五月癸未，太阴犯氐。乙未，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六月庚戌，太阴犯氐。

七月癸巳，太阴掩毕。丁酉，太阴犯鬼宿距星。闰七月丙寅，太阴犯轩辕。九月乙卯，太阴犯毕。十月丙申，太白犯垒壁阵。十一月甲寅，太阴犯舆鬼。十二月庚辰，太白经天。癸未，亦如之。甲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壬辰，太白经天。

仁宗皇庆元年正月癸丑，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二月壬午，太阴犯亢。三月丁酉朔，荧惑犯东井。壬寅，太阴犯东井。四月丙子，太白昼见。壬午，荧惑犯舆鬼。癸未，荧惑犯积尸气。庚寅，太白经天。六月己巳，太阴犯天关。七月戊午，太阴犯东井。八月戊辰，太白犯轩辕。辛未，太阴犯填星。壬午，辰星犯右执法。乙酉，太白犯右执法。丁亥，辰星犯左执法。九月丁巳，太白犯亢。十月丁亥，太阴犯平道。戊子，太阴犯亢。十一月己亥，太阴掩垒壁阵。十二月甲申，荧惑、填星、辰星聚斗。戊子，太阴犯荧惑。

二年正月戊申，太阴犯三公。三月庚子，荧惑犯垒壁阵。丁未，彗出东井。七月己丑朔，岁星犯东井。辛卯，太白昼见。乙未、丙辰，皆如之。丁巳，太白经天。八月戊午朔，太白昼见。壬戌，岁星犯东井。壬午，太阴犯舆鬼。

延祐元年二月癸酉，荧惑犯东井。三月壬辰，太阴掩荧惑。

闰闰月辛酉，太阴犯舆鬼。丙寅，太阴犯太微东垣。五月戊午，辰星犯舆鬼。六月乙未，荧惑犯右执法。十月庚戌，辰星犯东咸。十二月甲午，太阴犯舆鬼。癸卯，太阴犯房。甲辰，太阴犯天江。

二年正月乙卯，岁星犯舆鬼。己未，太白昼见。癸亥，太阴犯轩辕。丁卯，太阴犯进贤。二月戊子，太白昼见。癸巳，太白经天。丙午，亦如之。三月丙辰，太阴色赤如赭。四月庚子，太阴犯垒壁阵。五月辛酉，太阴犯天江。庚午，太白昼见。六月甲申，太白昼见。是夜，太阴犯平道。癸卯，太白犯东井。丙午，辰星犯舆鬼。九月己酉，太阴

犯房。辛酉，太白犯左执法。十月丙子朔，客星见太微垣。十一月丙午，客星变为彗，犯紫微垣，历轸至壁十五宿，明年二月庚寅乃灭。

三年九月癸丑，太白昼见。丙寅，太白经天。十月甲申，太白犯斗。

四年三月乙酉，太阴犯箕。六月乙巳，太阴犯心。八月丙申，荧惑犯舆鬼。壬子，太阴犯昴。九月庚午，太阴犯斗。

六年正月戊寅，太阴犯心。二月己亥，太阴犯灵台。三月己巳，太阴犯明堂。癸酉，太阴犯日星。甲戌，太阴犯心。五月辛酉，太阴犯灵台。丁卯，太阴犯房。丙子，太阴犯垒壁阵。六月己亥，岁星犯东咸。七月壬戌，太阴犯心。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

八月乙酉，荧惑犯舆鬼。闰八月丙辰，辰星犯太微垣右执法。丁巳，太阴犯心。癸亥，荧惑犯轩辕。甲子，太阴犯垒壁阵。乙亥，太白犯东咸。十月癸亥，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乙丑，太阴犯昴。戊辰，太阴犯东井。庚午，太白昼见。辛未，太阴犯轩辕。辛卯，荧惑犯进贤。庚子，太阴犯明堂。十二月丙寅，太阴犯轩辕。

七年正月乙未，太阴犯明堂上星。癸卯，太阴犯斗宿东星。二月辛酉，太阴犯轩辕御女。壬戌，太阴犯灵台。丁卯，太阴犯日星。庚午，太阴犯斗宿距星。三月戊子，太阴犯酒旗上星，荧惑犯进贤。庚寅，太阴犯明堂上星。四月甲寅，太白犯填星。壬戌，太阴犯房宿距星。五月庚寅，太阴犯心宿东星。癸巳，太阴犯狗宿东星。丙申，太白犯毕宿距星。六月庚申，太阴犯斗宿东星。癸亥，太阴犯垒壁阵西二星。丁卯，太白犯井宿东扇第三星。辛未，太阴犯昴宿。七月丁亥，太阴犯斗宿东三星。戊戌，荧惑犯房宿上星。己亥，太阴犯昴宿距星。八月丙辰，太白犯灵台上星。乙丑，荧惑犯天江。丁卯，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壬申，太阴犯轩辕御女。九月乙酉，太阴犯垒壁阵西二星。丙戌，荧惑犯斗宿。癸巳，太阴犯昴宿东星。己亥，太白犯亢星。十月庚戌，太阴犯荧惑于斗。癸亥，太阴犯井宿。十一月癸卯，荧惑犯垒壁阵。乙卯，太阴掩昴宿。戊午，太阴犯井宿东星。庚申，太阴犯鬼宿。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乙未，太阴掩房宿距星。甲辰，辰星犯外屏西第一星，辰星、太白、荧惑、填星聚于奎宿。二月壬子，太白、荧惑、填星聚于奎宿。辛酉，太白犯荧惑。癸亥，太阴犯心宿大星，又犯心宿东星。三月丁丑，太阴掩昴宿。四月戊午，太阴犯心宿大星。庚申，太阴

犯斗宿东第三星。五月戊寅，太白犯鬼宿积尸气，太阴犯轩辕右角。庚辰，太阴犯明堂中星。六月己未，太阴犯虚梁东第二星。辛酉，太白经天。七月癸巳，太阴犯昴宿。八月丁未，太阴犯心宿前星。己酉，太阴犯斗宿西第二星。壬子，荧惑犯轩辕大星。九月乙亥，荧惑犯灵台东北星。壬午，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丁酉，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十月甲辰，太白经天。戊申，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十一月辛未，荧惑犯进贤。丙子，太阴犯虚梁东第一星。戊寅，辰星犯房宿上星。丙戌，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己丑，太阴犯酒旗西星，又犯轩辕右角。辛卯，太阴犯明堂中星。己亥，太白犯西咸南第一星。十二月甲辰，荧惑犯亢宿南第一星。庚戌，太阴犯昴宿东第一星。辛酉，荧惑入氐宿。

二年正月丁丑，太阴犯昴宿距星。庚辰，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辛巳，太白犯建星西第三星。辛卯，太阴犯心宿大星。甲午，荧惑犯房宿上星。丁酉，太白犯牛宿南第一星。

二月己亥朔，荧惑犯键闭星。丙午，荧惑犯罚星南一星。戊申，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庚戌，荧惑犯东咸北第二星。辛亥，太阴犯酒旗西第一星及轩辕右角星。壬子，太白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癸丑，太阴犯明堂中星。己未，太阴犯天江南第一星。壬戌，太白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癸丑，太阴犯明堂中星。己未，太阴犯天江南第一星。壬戌，太白犯垒壁阵第六星。五月丙子，荧惑退犯东咸南第一星。六月壬申，荧惑犯心宿距星。七月己亥，荧惑犯天江南第一星。戊午，太阴犯井宿钺星。九月己未，太阴犯明堂中星。十月庚辰，太阴犯井宿距星。辛巳，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及第三星。己丑，荧惑犯垒壁阵西第六星。十一月甲辰，太白犯垒壁阵第一星。乙巳，荧惑犯垒壁阵西第八星。戊申，太阴掩井宿东扇北第二星。己未，太阴犯东咸南第一星。庚申，太阴犯天江上第二星。辛酉，荧惑犯岁星。十二月乙丑，太白、岁星、荧惑聚于室，太白犯垒壁阵西第八星。乙亥，太阴掩井宿距星。戊寅，太白犯岁星。己丑，荧惑犯外屏西第三星，太阴犯建星西第二星。

三年正月壬寅，太阴犯钺星，又犯井宿距星。癸卯，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二星。二月癸亥朔，荧惑、太白、填星聚于胃宿。癸酉，太白犯昴宿。辛巳，太阴犯东咸南第一星、第二星。五月戊戌，太白经天。癸卯，太阴犯房宿第二星。庚戌，太白犯毕宿右股第三星。六月癸未，填星犯毕宿距星。九月辛卯，填星退犯毕。十月己巳，太白犯亢。丙子，太白犯氐。十一月己丑朔，荧惑犯亢。庚寅，太白犯钩钤。乙未，太白犯东咸。壬寅，荧惑犯氐。十二月己巳，辰星犯垒壁阵。辛未，荧惑犯房。辛巳，荧惑犯东咸。

泰定帝泰定元年五月丙午，太白犯鬼宿。丁未，太白又犯鬼宿积尸气。十月丙寅，太白犯斗宿距星。己巳，太白入斗宿魁，太阴犯填星。庚午，太白犯斗。壬午，荧惑犯垒壁阵。十二月庚午，荧惑犯外屏。乙亥，太白经天。

二年正月丙戌，辰星犯天鸡。壬寅，太白犯建星。二月庚寅，荧惑、岁星、填星聚于毕宿。六月丙戌，填星犯井宿钺星。丙午，填星犯井宿。八月癸巳，岁星犯天罇。十月壬辰，荧惑犯氐宿。癸巳，填星退犯井宿。十一月戊午，填星退犯井宿钺星。十二月乙酉，荧惑犯天江，辰星犯建星。甲午，太白犯垒壁阵。

三年正月辛酉，太白犯外屏。三月丙午，填星犯井宿钺星。戊辰，荧惑犯垒壁阵，填星犯井宿。庚午，填星、太白、岁星聚于井。四月戊戌，太白犯鬼宿。壬寅，荧惑犯垒壁阵。七月戊辰，太白经天，至于十二月。九月壬戌，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十月辛巳，太白犯进贤。

四年正月己酉，太白犯牛宿。三月丁卯，荧惑犯井宿。九月壬子，太白犯房宿。闰九月己巳，太白经天，至十二月。十月乙巳，昼有流星。戊午，辰星犯东咸。十一月癸酉，太白犯垒壁阵，荧惑犯天江。十二月己未，岁星退犯太微西垣上将。

致和元年二月壬戌，太白昼见。五月庚辰，流星如缶大，光明烛地。七月丙戌，太白犯轩辕大星。

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庚辰，太白犯亢宿。

二年正月甲子，太白犯垒壁阵。二月己酉，荧惑犯井宿。五月庚申，太白犯鬼宿积尸气。六月丁未，太白昼见。七月癸亥，太白经天。十一月癸酉，太阴犯填星。

至顺元年七月庚午，岁星犯氐宿。八月戊辰，太白犯氐宿。九月己丑，荧惑犯鬼宿。甲午，荧惑犯鬼宿。十一月甲申，荧惑退犯鬼宿。丙戌，太白犯垒壁阵。

二年二月壬子，太白昼见。三月丙子朔，荧惑犯鬼宿。己卯，荧惑犯鬼宿积尸气。五月丁丑，荧惑犯轩辕左角。甲午，太白犯毕宿。庚子，太阴犯太白。辛丑，太白经天。六月丁未，太白昼见。丁卯，太阴犯毕，太白犯井。八月乙卯，太白犯轩辕大星。庚申，太白犯轩辕左角。九月丙子，太白犯填星。十一月壬申朔，太白犯钩钤。

三年五月癸酉，荧惑犯东井。

志第二 天文二

月五星凌犯及星变下

顺帝元统元年正月癸酉，太白昼见。二月戊戌，亦如之。己亥，填星退犯太微东垣上相。丙辰，太阴犯天江下星。三月戊寅，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五月丁酉，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六月丁丑，太阴犯垒壁阵西第二星。七月己亥，太阴犯房宿北第二星。九月甲午，太阴犯东咸西第一星，填星犯进贤。乙未，太阴犯天江下星。丁巳，太阴犯填星。己未，太阴犯氐宿距星。十月甲子，太阴入犯斗宿魁东北星。十一月甲午，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辛亥，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壬子，太阴犯填星。癸丑，太阴犯亢宿南第一星。十二月癸酉，太阴犯鬼宿东北星。乙亥，太白犯垒壁阵西第八星，太阴犯轩辕夫人星。己卯，太阴犯进贤。癸未，太阴犯东咸西第二星。

二年正月壬寅，太阴犯轩辕夫人星。庚戌，太阴犯房宿北第二星。二月癸酉，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丁亥，太白经天。三月辛丑，太阴犯进贤，又犯填星。四月丁丑，太白经天。戊寅，太白昼见。辛巳、壬午，皆如之。壬午夜，太白犯鬼宿积尸气。七月己亥，太白经天。甲辰，亦如之。丙午，复如之。己酉，太白昼见。夜，流星如酒杯大，色赤，尾迹约长五尺余，光明烛地，起自天津之侧，没于离宫之南。庚戌，太白经天。壬子，荧惑入犯鬼宿积尸气。癸丑，太白经天。甲寅，亦如之。八月丙辰朔，太白经天。丁巳、戊午、己未，亦如之。癸亥、丙寅、戊辰、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丁丑、己卯，皆如之。己卯夜，太白犯轩辕御女星。庚辰，太白经天。壬午，亦如之。九月庚寅，太白经天。壬辰，太阴入南斗魁。癸巳，太阴犯狗国东星，太白犯灵台中星。甲午，太白经天。乙未，亦如之。己亥、壬寅，皆如之。乙巳，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壬子，太白犯太微垣左执法。十月癸亥，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太白犯进贤。乙亥，太阴犯轩辕夫人星，太白犯填星。十一月乙未，填星犯亢宿距星。庚戌，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

仍改至元元年二月甲戌，荧惑逆行入太微垣。四月壬戌，太阴犯太微垣左执法。五月癸卯，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四星。六月壬戌，太阴犯心宿大星。七月乙未，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八月辛亥，荧惑犯氐宿东南星。九月丁亥，太阴入魁，犯斗宿东南星。庚寅，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十月甲寅，荧惑犯斗宿西第二星。庚申，太阴犯垒壁阵东

方东第二星。甲子，太阴犯昴宿西第二星。丁卯，太白犯斗宿魁第三星。戊辰，太白昼见。十一月甲申，太白经天。丙戌，亦如之。己丑，辰星犯房宿上星及钩钤星。丙申，太阴犯鬼宿东北星。己亥，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庚子，太阴犯太微垣左执法。十二月壬子，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辛酉，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甲子，太白经天。乙丑，太阴犯轩辕夫人星。丙寅，太白经天。丁卯，亦如之。太阴犯太微垣右执法。庚午，太白经天。壬申，亦如之。癸酉，岁星昼见。乙亥，太白、岁星皆昼见。戊寅，太白经天，岁星昼见。闰十二月乙酉，荧惑犯垒壁阵西第八星。庚子，太阴犯心宿大星。壬寅，太阴犯箕宿距星。癸卯，太阴犯斗宿魁东南星。

二年正月壬戌，太阴犯太微垣右执法。甲子，太阴犯角宿距星。丁卯，太阴犯房宿距星。二月辛巳，太阴犯昴宿距星。甲申，太白经天。己丑，太阴犯太微西垣右执法。三月壬戌，太阴犯心宿距星。甲子，太阴犯箕宿距星。乙丑，太阴犯斗宿东南星。四月丙戌，太阴犯角宿距星。五月庚戌，太阴犯灵台西第一星。丙辰，太白昼见。丁巳，亦如之。六月戊子，太白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七月己酉，太白犯鬼宿东南星。乙卯，太白犯荧惑。八月己卯，太阴犯心宿东第一星。辛巳，太阴犯箕宿东北星。九月庚戌，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十月丙子，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丁亥，太阴犯昴宿。己亥，荧惑犯进贤。十一月己酉，太阴犯垒壁阵西第八星。己未，太阴犯鬼宿积尸气。丁卯，太阴犯房宿距星。

三年三月辛亥，太阴犯灵台上星。四月辛卯，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五星。庚子，太白昼见。五月壬寅，太白犯鬼宿东北星。乙巳，太阴犯轩辕左角。戊申，太白昼见。壬子，太阴犯心宿后星。戊午，太白昼见。己未，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六星。辛酉，太白昼见。丁卯，彗星见于东北，如天船星大，色白，约长尺余，彗指西南，测在昴五度。六月庚午，太白经天。辛未，亦如之。甲戌，复如之。乙亥，太白犯灵台上星。己卯，太白经天。夜，太白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午，太白昼见，太阴犯斗宿魁尖星。丁亥，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己丑，太白昼见。庚寅，亦如之。七月癸卯，太白经天。乙巳，亦如之。丙午，复如之。庚戌，太白昼见。甲寅，太白经天。辛酉，太白昼见。壬戌，太白经天。癸亥、甲子，皆如之。八月庚午，彗星不见。其星自五月丁卯始见，戊辰往西南行，日益渐速，至六月辛未，芒彗愈长，约二尺余，丁丑扫上丞，己卯光芒愈甚，约长三尺余，入圜卫，壬午扫华盖、杠星，乙酉扫钩陈大星及天皇大帝，丙戌贯四辅，经枢心，甲午出圜卫，丁酉出紫微

垣，戊戌犯贯索，扫天纪，七月庚子扫河间，癸卯经郑、晋，入天市垣，丙午扫列肆，己酉太阴光盛，微辨芒彗，出天市垣，扫梁星，至辛酉，光芒微小，瞻在房宿键闭之上、罚星中星正西，难测，日渐南行，至是凡见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凡历一十五宿而灭。甲戌，太阴犯心宿后星。九月己亥，荧惑犯斗宿西第二星。甲辰，太阴犯斗宿魁第二星。丁未，太阴犯垒壁阵西第一星。己酉，太阴犯垒壁阵西第八星。辛酉，太阴犯轩辕大星。十月庚午，太白昼见。丙子，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七星。壬子，太阴犯昴宿上行星。丁亥，太白昼见，太阴犯鬼宿积尸气。庚寅，太白昼见。辛卯，亦如之。丙申，复如之。十一月丁酉，太白经天，戊戌，太白犯亢宿距星。己亥，太白经天。壬寅，太阴犯荧惑。癸卯，太阴犯垒壁阵西第六星。丁未，填星犯键闭。辛亥，太阴犯五车东南星。甲寅，太阴犯鬼宿西北星。丙辰，太阴犯轩辕左角。丁巳，太白经天，太阴犯太微垣三公东南星。戊午，太白经天。癸亥，亦如之。甲子、乙丑，皆如之。十二月己巳，岁星退犯天罇东北星，填星犯罚星南第一星。甲戌，荧惑犯垒壁阵东第五星，太白犯东咸上星。

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甲辰，太白犯建星西第三星。丙午，太阴犯五车东南星。辛亥，太阴犯轩辕左角。己未，填星犯东咸上星。庚申，太阴入斗魁，太白犯牛宿。二月戊寅，太阴犯轩辕大星。己卯，太阴犯灵台中星。三月戊申，填星退犯东咸上星。六月辛巳，填星退犯键闭星。闰八月己亥，填星犯罚星南第一星，太阴犯斗宿南第二星。庚戌，太阴犯昴宿南第二星。乙卯，太阴犯鬼宿东南星。九月丙寅，太阴犯斗宿距星。戊辰，太白犯东咸上第二星。癸酉，奔星如酒杯大，色白，起自右旗之下，西南行，没于近浊。甲申，太阴犯轩辕御女。乙酉，太阴犯灵台南第一星。庚寅，太白犯斗宿北第二星。十月辛亥，太阴犯酒旗上星。十一月辛未，荧惑犯氐宿距星。丁丑，太阴犯鬼宿东南星。戊寅，太白犯垒壁阵西第六星。十二月庚子，荧惑犯房宿上星。癸卯，太白经天。己酉、庚戌、辛亥，皆如之。壬子，荧惑犯东咸上第二星。乙卯，太白犯外屏西第二星，太阴犯斗宿距星。丙辰，太白经天。

五年正月庚午，太阴犯井宿东扇上星。乙亥，荧惑犯天江上星。二月甲午，太阴犯昴宿上西第一星。壬寅，太阴犯灵台下星。四月壬寅，太阴犯日星及犯房宿距星。五月庚午，太阴犯心宿后星。壬申，太阴犯斗宿西第四星。丙子，太白犯毕宿右股西第三星。

六月甲辰，荧惑退入南斗魁内。七月辛酉，荧惑犯南斗魁尖星。壬戌，亦如之。甲子，复如之。太阴犯房宿距星。甲戌，太白经天。乙

亥、丙子，亦如之。戊寅、乙酉、丙戌，皆如之。八月戊子，太白经天。己丑、庚寅、辛卯，皆如之。甲午，太阴犯斗宿西第四星。丁酉，太白犯轩辕大星。戊戌，太白经天。己亥，亦如之。壬寅、甲辰，皆如之。乙巳，太阴犯昴宿上行西第三星。九月戊午，太白经天。己未，亦如之。十月己亥，荧惑犯垒壁阵西方第六星。十一月丁巳，荧惑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十二月甲午，太阴犯昴宿距星。癸卯，荧惑犯外屏西第三星。

六年正月丁卯，太阴犯鬼宿距星。乙亥，太阴犯房宿距星。二月己丑，太阴犯昴宿。丙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癸卯，太阴犯心宿大星。丁未，太阴犯罗堰南第一星。戊申，荧惑犯月星。己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状如粉絮，尾迹约长五寸余，彗指西南，测在房七度，渐往西北行。太阴犯虚梁南第二星。三月癸亥，太阴犯轩辕右角。庚午，太阴犯房宿距星。壬申，太阴犯南斗杓第二星。丙子，太阴犯虚梁南第一星。戊寅，太白犯月星。辛巳，是夜彗星不见。自二月己酉至三月庚辰，凡见三十二日。四月乙巳，太阴犯云雨西北星。五月丁卯，太阴犯斗宿西第二星。辛未，太阴犯虚梁西第二星。六月癸卯，太白昼见。己酉，亦如之。辛亥，复如之。辛亥夜，太白犯岁星。又，太白、岁星犯右执法。七月甲寅，太白昼见。丁巳，亦如之。庚申，太阴犯心宿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壬戌，太白昼见。癸亥，亦如之。甲子，太阴犯罗堰。乙丑，太白昼见。丙寅，亦如之。癸酉，复如之。九月辛酉，太阴犯虚梁北第一星。丁卯，太阴犯昴宿距星，荧惑犯岁星。甲戌，太阴犯轩辕右角。十月丁酉，太白入南斗魁。己亥，太白犯斗宿中央东星。十一月乙卯，太阴犯虚梁西第一星。戊午，荧惑犯氐宿距星。丙寅，辰星犯东咸上第一星。戊寅，辰星犯天江北第一星。十二月癸未，太阴犯虚梁北第一星。乙酉，太阴犯土公东星。丁亥，荧惑犯钩钤南星。乙未，荧惑犯东咸北第二星。戊戌，太阴犯明堂星。

至正元年正月甲寅，荧惑犯天江上星。庚申，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辛未，太阴犯心宿距星。癸酉，太阴犯斗宿北第二星。甲戌，太白昼见。乙亥、丙子、丁丑，皆如之。二月己卯，太白昼见。庚辰，亦如之。丙戌，复如之。癸巳，太阴犯明堂东南星。

三月癸酉，太阴犯云雨西北星。六月庚午，太阴犯井宿距星。七月乙酉，太阴犯填星。庚寅，太阴犯云雨西北星。九月庚辰，太阴犯建星南第二星。壬辰，太阴犯钺星，又犯井宿距星。十月乙卯，岁星犯氐宿距星。丁巳，太阴犯月星。十一月己亥，太阴犯东咸南第一星。庚子，太阴犯天江北第二星。十二月丁巳，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

二年正月戊子，太阴犯明堂北第二星。甲午，荧惑犯月星。三月戊子，太阴犯房宿北第二星。四月庚申，太阴犯罗堰上星。五月甲申，太白经天。七月乙未，太阴掩太白。丁酉，太白昼见。八月丙午，太白昼见。九月丁丑，太阴犯罗堰北第一星。戊子，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一星。十月癸卯，太阴犯建星北第三星。甲寅，太阴犯天关。十一月辛卯，岁星、荧惑、太白聚于尾宿。

三年二月甲辰，太阴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填星犯牛宿南第一星，荧惑犯罗堰南第一星。乙卯，太阴犯氐宿东南星。三月壬午，太阴犯氐宿东南星。七月庚辰，太白犯右执法。

四年十二月壬戌，太阴犯外屏西第二星。

七年七月丙辰，太阴犯垒壁阵东第四星。十一月庚戌，太阴犯天廪西北星。

八年二月庚辰，太阴犯轩辕左角。癸未，太阴犯平道东星。三月丙辰，太阴犯建星西第一星。八月丙子，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五星。九月己未，太阴犯灵台东北星。

九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建星东第三星。辛亥，太阴犯平道西星。二月甲申，太阴犯建星西第二星。三月己亥，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七月丙午，太阴犯垒壁阵东方南第一星。癸丑，太阴犯天关。九月丙戌，荧惑犯灵台上星。十一月戊辰，太阴犯毕宿左股北第三星。庚辰，太白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十二月戊戌，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

十年正月壬申，太阴犯荧惑。二月辛丑，太阴犯平道东星。甲辰，太阴犯键闭。三月己卯，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四月丙午，太白犯鬼宿西北星。七月辛酉，太阴犯房宿北第一星。辛未，太白昼见。壬申、丁丑、壬午，皆如之。八月癸未朔，太白昼见。丁酉，亦如之。九月癸丑朔，太白昼见。壬戌，荧惑犯天江南第二星。十月癸巳，岁星犯轩辕大星。丙申，太阴犯昴宿右股东第二星。十一月戊辰，太阴犯鬼宿东北星。十二月乙未，太阴犯鬼宿西北星。

十一年正月丙辰，辰星犯牛宿西南星。二月庚寅，太阴犯鬼宿东北星。乙未，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丁酉，太阴犯亢宿距星。三月丁卯，太阴犯东咸第二星。戊辰，太阴犯天江西第一星。七月己未，太阴犯斗宿东第三星。壬戌，太白犯右执法。甲子，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一星。

己巳，太白犯太微垣左执法，荧惑入犯鬼宿积尸气。八月乙酉，太阴犯天江南第二星。九月乙卯，辰星犯太微垣左执法。丁巳，太白犯房宿第二星。戊辰，太阴犯鬼宿东北星。十月戊寅，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辛巳，太阴犯斗宿距星。乙酉，太白犯斗宿西第二星。己丑，太白昼见，荧惑犯岁星。辛卯，太白犯斗宿西第四星。癸巳，岁星犯右执法。丙午，荧惑犯太微垣左执法。十一月辛亥，孛星见于奎宿。癸丑，孛星见于娄宿。甲寅，孛星见于胃宿。乙卯，亦如之。丙辰，孛星见于昴宿。丁巳，太阴犯填星，孛星微见于毕宿。丁卯，太白昼见。庚午，岁星昼见。十二月丙子，太白昼见。丁丑，太白经天。庚辰，亦如之。夜，太白犯垒壁阵西第六星。甲申，太阴犯填星。丙戌，太白经天。夜，太白犯垒壁阵西第七星。辛卯，太白经天。壬辰，亦如之。甲午，复如之。丁酉，太白昼见，太阴犯荧惑。庚子，太白经天，辰星犯天江西第二星。辛丑，太白经天。壬寅，太白昼见。

十二年正月乙丑，太阴犯荧惑。己巳，岁星犯右执法。二月庚寅，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癸巳，太阴犯氐宿距星。三月戊午，太阴犯进贤。壬戌，太阴犯东咸西第一星。戊辰，太白昼见。五月癸酉，太白犯填星。六月辛亥，太白犯井宿东第二星。七月丁酉，辰星犯灵台北第二星。八月丁卯，太白犯岁星。九月壬辰，太阴犯轩辕南第三星。十月戊午，太阴犯鬼宿东北星。甲子，太阴犯岁星。乙丑，太阴犯亢宿南第一星。十一月庚寅，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

十三年正月乙酉，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戊戌，荧惑、太白、辰星聚于奎宿。二月己酉，太阴犯轩辕南第三星。庚戌，太白犯荧惑。壬子，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四月辛丑，太白犯井宿东扇北第一星。辛亥，太阴犯房宿北第二星。五月乙亥，太阴犯岁星。

七月戊辰，太白昼见。九月庚寅，太阴犯荧惑。壬辰，太白经天，荧惑犯左执法。十月庚子，太白经天。甲辰，岁星犯氐宿距星。癸亥，太白犯亢宿距星。十一月壬申，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四星。十二月丁酉，太白犯东咸北第一星。庚子，荧惑入氐宿。丁巳，太阴犯心宿距星。

十四年正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丁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癸酉，荧惑犯房宿北第一星。二月戊午，太白犯垒壁阵西第八星。六月甲辰，太阴入斗宿南第一星。七月乙丑，太阴犯角宿距星。壬午，太阴犯昴宿距星。十月壬子，太阴犯太微垣右执法。十一月丙子，太阴犯鬼宿东北星。十二月己亥，太阴掩昴宿。

十五年正月戊辰，太阴犯五车东南星。辛未，太阴犯鬼宿东北星。闰正月丁未，太阴犯心宿后星。丙辰，太白经天。三月庚寅，太阴犯五车东南星。五月丙申，太阴犯房宿距星。癸丑，太白经天。六月癸亥，太白经天。八月戊寅，太白昼见。九月己丑，太白昼见。夜，太白入犯太微垣左执法。庚寅，太白昼见。十月己未，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癸酉，太阴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酉，荧惑犯氐宿距星。庚寅，填星退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己亥，太阴犯鬼宿东北星。十二月癸丑，荧惑犯房宿北第一星。

十六年正月己丑，太阴犯昴宿西第一星。四月癸亥，荧惑犯垒壁阵西方第四星。五月壬辰，太白犯鬼宿西北星。癸巳，太白犯鬼宿积尸气。甲午，太阴入犯斗宿南第二星。丁酉，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一星。八月丁卯，太阴犯昴宿西北星。甲戌，彗星见于正东，如轩辕左角大，色青白，彗指西南，约长尺余，测在张宿十七度一十分，至十月戊午灭迹，西北行四十余日。十一月丁亥，流星如酒杯大，色青白，尾迹约长五尺余，光明烛地，起自西北，东南行，没于近浊，有声如雷。壬辰，太阴犯井宿东扇上星。

十七年二月癸丑，太阴犯五车东南星。三月甲申，太阴入犯鬼宿积尸气，又犯东南星。壬辰，岁星犯垒壁阵西南第六星。七月癸未，太白入犯鬼宿积尸气。甲申，太阴入犯斗宿距星。丁亥，填星入犯鬼宿距星。八月癸卯，填星犯鬼宿东南星，太白犯轩辕大星。己酉，岁星犯垒壁阵西方第六星。甲子，太阴犯五车尖星。闰九月癸卯，飞星如酒盂大，色青白，光明烛地，尾迹约长尺余，起自王良，没于勾陈之下。丙午，太阴犯斗宿南第三星。庚申，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一星。十月乙亥，荧惑犯氐宿距星。甲申，太阴掩昴宿。十二月庚午朔，荧惑犯天江北第一星。戊寅，太白犯岁星。庚辰，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甲申，太阴犯鬼宿距星。丁亥，岁星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癸巳，太阴犯心宿后星。己亥，申时流星如金星大，尾迹约长三尺余，起自太阴近东，往南行，没后化为青白气。

十八年正月辛丑，填星退入犯鬼宿积尸气。丙午，太阴犯昴宿。二月乙亥，填星入守鬼宿积尸气。三月丁卯，太白在井宿，失行于北，生芒角。荧惑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四月辛卯，太白入犯鬼宿积尸气。五月壬寅，太白犯填星。壬子，太阴犯斗宿东第三星。

七月丁未，太阴犯斗宿南第三星。戊申，太白昼见。八月壬申，太阴掩心宿大星。甲申，太阴掩昴宿距星。十月己卯，太阴犯昴宿距星。

十一月丙午，太阴犯昴宿距星，太白犯房宿上第一星。辛酉，太阴掩心宿大星。十二月戊寅，太白生黑芒，环绕太白，乍东乍西，乍动乍静。癸未，太白生黑芒，忽明忽暗，乍东乍西。戊子，太阴犯房宿南第二星。

十九年正月辛丑，太阴犯昴宿东第一星。癸丑，流星如酒盂大，色赤，尾迹约长五尺余，起自南河，没于腾蛇，其星将没，迸散随落处有声如雷。三月庚戌，太阴犯房宿距星。五月丙申，荧惑入犯鬼宿积尸气。丙午，太阴犯天江南第一星。丁未，太阴犯斗宿北第二星。七月丁酉，太白犯上将。甲辰，太白犯右执法。己酉，太白犯左执法。九月甲寅，太白入犯天江南第一星。十月壬申，太白入犯斗宿南第三星。辛巳，流星如桃大，色黄润，后离一尺又一小星相随，色赤，尾迹通约长三尺余，起自危宿之东，缓缓东行，没于毕宿之西。十二月戊辰，太白犯垒壁阵西方第七星。

二十年正月己亥，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丙辰，荧惑犯牛宿东角星。四月丁卯，太阴犯明堂中星。癸酉，太阴犯东咸西第一星。五月癸卯，太阴犯建星西第二星。闰五月乙亥，流星如桃大，色赤，尾迹约长丈余，起自房宿之侧，缓缓西行，没于近浊。六月癸巳，太白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戊戌，太阴犯建星西第三星。七月丁丑，太阴犯井宿距星。八月辛卯，太阴犯天江北第二星。壬寅，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甲辰，太阴犯井宿钺星。十月戊子，荧惑犯井宿东扇北第一星。

二十一年正月庚申，太阴犯岁星。二月癸未，填星退犯太微西垣上将。壬寅，太阴犯天江北第一星。三月丙辰，太阴犯井宿西扇第二星。庚辰，荧惑入犯鬼宿西北星。五月壬戌，太阴犯房宿北第二星。癸酉，太白犯轩辕左角。甲戌，荧惑犯太白。六月乙未，荧惑、岁星、太白聚于翼宿。戊戌，太阴犯云雨上二星。甲辰，太白昼见。七月丙辰，太阴犯氐宿东南星。十月甲申，太阴犯牛宿距星。十一月庚戌，太阴犯建星西第四星。癸亥，太阴犯井宿东扇北第四星。壬申，太阴犯氐宿东南星。

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乙卯，填星退犯左执法。二月己卯，太白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乙酉，彗星见，光芒约长尺余，色青白，测在危七度二十分。丁酉，彗星犯离宫西星，至二月终，光芒约长二丈余。三月戊申，彗星不见星形，惟有白气，形曲竟天，西指，扫大角。壬子，彗星行过太阳前，惟有星形，无芒，如酒杯大，昏蒙，色白，测在昴宿六度，至戊午始灭迹焉。四月丁亥，荧惑离太阳三

十九度，不见，当出不出。五月辛酉，太阴犯建星西第四星。六月辛巳，彗星见于紫微垣，测在牛二度九十分，色白，光芒约长尺余，东南指，西南行。戊子，彗星光芒扫上宰。七月乙卯，彗星灭迹。八月癸巳，太阴犯毕宿右股第二星。九月丁未，太白犯亢宿南第一星。己酉，太阴犯斗宿北第一星。癸亥，岁星犯轩辕大星。丙寅，荧惑犯鬼宿西北星。己巳，流星如酒杯大，色青白，光明烛地。荧惑入犯鬼宿积尸气。十月己卯，太阴犯牛宿距星。丁亥，辰星犯亢宿南第一星。戊子，太阴犯毕宿距星。十二月壬辰，太阴犯角宿距星。

二十三年正月庚戌，岁星退犯轩辕大星。二月戊戌，太白昼见。庚子，亦如之。三月丙辰，太阴犯氐宿距星。四月辛丑，荧惑犯岁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五月壬午，太白昼见。甲午，亦如之。乙未，荧惑犯右执法。六月乙卯，太白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壬戌，太白昼见。夜，太白入犯井宿东扇南第二星。七月乙酉，太白昼见。丙戌、辛卯，皆如之。八月壬寅，太白入犯轩辕大星。乙巳，太阴犯建星东第二星。丁未，太白犯轩辕左角。己酉，太白昼见。壬子，亦如之。丙辰，太阴犯毕宿右股北第二星。己未，太白昼见。辛酉，太白犯岁星。乙丑，太白入犯右执法。九月辛未，太白入犯左执法。乙亥，岁星入犯右执法。丁丑，辰星犯填星，丁亥，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宿南第一星。十月癸卯，太白犯氐宿距星。戊午，太白犯房宿北第一星。十一月癸未，太阴犯轩辕右角，岁星犯太微垣左执法。

二十四年正月癸酉，太阴犯毕宿大星。戊寅，太阴犯轩辕右角。二月壬子，岁星自去年出右掖门，又犯右执法。太阴犯西咸南第一星。四月丁未，太阴犯西咸南第一星。癸丑，太白入犯井宿东扇北第一星。五月甲戌，太白犯鬼宿西北星。乙亥，又犯积尸气。岁星入犯右执法。六月丁巳，太白犯右执法。七月癸亥，太白与岁星相合于翼宿，二星相去八寸余。甲子，岁星犯左执法。八月丁未，荧惑入犯鬼宿积尸气。九月乙丑，太白昼见。甲申，太阴犯轩辕右角。戊子，荧惑入犯轩辕大星。十月丙午，太阴犯毕宿大星。己酉，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一星。丙辰，太白犯斗宿西第二星。十二月乙卯，太阴犯太白。

二十五年正月丁卯，太白昼见。戊辰，亦如之。太阴犯毕宿右股东第四星。甲戌，太白犯建星西第四星。二月丙午，太阴犯填星。三月戊辰，太白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四月壬子，荧惑犯灵台东北星。五月辛酉，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流星如酒杯大，色青白，光明烛地，起自房宿之侧，缓缓西行，没于太微垣右执法之下。七月丁丑，填星、岁星、荧惑聚于角、亢。己卯，太阴犯毕宿左股北第二星。八月乙未，太阴犯

建星东第三星。己亥，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九月丁丑，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一星。十月辛卯，荧惑犯天江东第二星。己酉，荧惑犯斗宿杓星西第二星，太阴犯右执法。庚戌，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闰十月戊辰，太白、辰星、荧惑聚于斗宿。太阴犯毕宿右股北第四星，又犯左股北第三星。壬申，太白犯辰星。十一月己丑，太白犯荧惑。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五星。丙申，太阴犯毕宿大星。癸卯，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十二月丙辰，太阴犯太白。癸亥，太阴犯毕宿右股第二星。庚午，岁星掩房宿北第一星。辛未，太阴犯太微垣右执法。

二十六年正月戊戌，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辛丑，太阴犯亢宿距星。二月戊午，太阴犯毕宿大星。丁丑，岁星退行，犯房宿北第一星。岁星守钩钤。三月甲午，太阴犯左执法。四月己未，太阴犯轩辕大星。乙丑，太阴犯西咸西第一星。丙子，太白入犯鬼宿积尸气。六月癸酉，流星如酒杯大，色青白，尾迹约长尺余，起自心宿之侧，东南行，光明烛地，没于近浊。七月丁酉，荧惑犯鬼宿积尸气。甲辰，太白昼见。丙午、丁未、戊申，皆如之。八月辛亥，太白昼见。己未，太阴掩牛宿南三星。庚午，岁星犯钩钤。乙亥，太阴掩轩辕大星。九月壬辰，太白犯太微垣右执法。庚子，孛星见于紫微垣北斗权星之侧，色如粉絮，约斗大，往东南行，过犯天棓星。辛丑，孛星测在尾十八度五十分。壬寅，孛星测在女二度五十分。癸卯，孛星测在女九度九十分。甲辰，孛星测在虚初度八十分。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乙巳，孛星出紫微垣北斗权星、玉衡之间，在于轸宿，东南行，过犯天棓，经渐台、辇道，去虚宿、垒壁阵西方星，始消灭焉。丙午，荧惑犯太微西垣上将。十一月乙酉，太白犯填星。丁亥，太白犯房宿北第一星。戊子，荧惑犯太微东垣上相，太白犯键闭。己丑，流星如酒杯大，分为三星，紧相随，前星色青明，后二星色赤，尾迹约长二丈余，起自东北，缓缓往西南行，没于近浊。庚寅，太阴犯毕宿右股北第四星。丙申，太白、岁星、辰星聚于尾宿。庚子，太阴犯太微东垣上相。辛丑，填星犯房宿北第一星。甲辰，太白犯岁星。十二月戊午，太阴犯毕宿大星。庚申，太阴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乙丑，太阴犯轩辕左角。丙寅，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辛未，太阴犯西咸西第一星。甲戌，太阴犯建星西第三星。

二十七年正月癸巳，太阴犯太微西垣上将。二月乙卯，太阴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三月辛巳，填星退犯键闭星。四月丙寅，太阴犯垒壁阵西方第四星。六月乙卯，太阴犯氐宿东北星。辛未，太阴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七月壬辰，荧惑犯氐宿东南星。丙申，太阴犯毕宿大星。己亥，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二星。八月庚戌，荧惑犯房宿北第二星。癸

丑，太阴犯建星西第二星。九月丁丑，填星犯房宿北第一星，荧惑犯天江南第二星。乙酉，太阴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辛卯，填星犯键闭，太阴犯毕大星。癸巳，太阴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丁酉，荧惑犯斗宿西第二星。十月戊午，太阴犯毕宿右股西第二星。辛酉，太阴犯井宿东扇南第三星。癸亥，太阴犯鬼宿西南星。丁卯，岁星、太白、荧惑聚于斗宿。十一月戊寅，太白昼见。庚辰，太阴犯垒壁阵东方南东第一星。

余见本纪。

志第三上 五行一

人与天地，参为三极，灾祥之兴，各以类至。天之五运，地之五材，其用不穷，其初一阴阳耳，阴阳一太极耳。而人之生也，全付畀有之，具为五性，著为五事，又著为五德，修之则吉，不修则凶，吉则致福焉，不吉则致极焉。征之于天，吉则休征之所应也，不吉则咎征之所应也。天地之气，无感不应，天地之气应，亦无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极，身为神人之主，而心范围天地之妙，其精神常与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轩辕氏治五气，高阳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自身而推之于国，莫不有政焉。其后箕子因之，以衍九畴，其言天人之际备矣。汉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胜、刘向父子，竟以灾异言之，班固以来采为《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论著本于伏生。生之《大传》言："六沴作见，若是共御，五福乃降；若不共御，六极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极。"后世君不建极，臣不加省，顾乃执其类而求之，惑矣。否则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论，亦过也。天人感应之机，岂易言哉！故无变而无不修省者，上也；因变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灾变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灾变并至，败亡随之，讫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历考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数者。

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见于东印度，为人语云"汝主宜早还"，意者天告之以止杀也。宪宗讨八赤蛮于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吹海水尽涸，济师大捷，宪宗以为"天导我也"。以此见五方不殊性，其于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广，郡邑灾变，盖不绝书，而妖孽祸眚，非有司言状，则亦不得具见。

昔孔子作《春秋》，所纪灾异多矣，然不著其事应；圣人之知犹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谨焉。乃本《洪范》，仿《春秋》之意，考次当时之灾祥，作《五行志》。

五行，一曰水。润下，水之性也。失其性为沴，时则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凡霜雹之变，是为水不润下。其征恆寒，其色黑，是为黑眚黑祥。

至元元年，真定、顺天、河间、顺德、大名、东平、济南等郡大水。四年五月，应州大水。五年八月，亳州大水。六年十二月，献、莫、清、沧四州及丰州、浑源县大水。九年九月，南阳、怀孟、卫辉、顺天等郡，洺、磁、泰安、通、滦等州淫雨，河水并溢，圮田庐，害稼。十三年十二月，济宁及高丽沈州水。十四年六月，济宁路雨水，平地丈余，损稼。曹州定陶、武清二县，濮州、堂邑县雨水，没禾稼。十二月，冠州、永年县水。十六年十二月，保定等路水。十七年正月，磁州、永平县水。八月，大都、北京、怀孟、保定、东平、济宁等路水。十八年二月，辽阳懿州、盖州水。十一月，保定清苑县水。二十年六月，太原、怀孟、河南等路沁河水涌溢，坏民田一千六百七十余顷。卫辉路清河溢，损稼。南阳府唐、邓、裕、嵩四州河水溢，损稼。十月，涿州巨马河溢。二十一年六月，保定、河间、滨、棣大水。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间、顺德、济南等路河水坏田三千余顷。高邮、庆元大水，伤人民七百九十五户，坏庐舍三千九十区。二十三年六月，安西路华州华阴县大雨，潼谷水涌，平地三丈余。杭州、平江二路属县水，坏民田一万七千二百顷。大都涿、漷、檀、顺、蓟五州，汴梁、归德七县水。二十四年六月，霸州益津县雨水。九月，东京义、静、威远、婆娑等处水。二十五年七月，胶州大水，民采橡为食。十二月，太原、汴梁二路河溢，害稼。二十六年二月，绍兴大水。十月，平滦路水，坏田稼一千一百顷。二十七年正月，甘州、无为路大水。五月，江阴州大水。六月，河溢太康县，没民田三十一万九千亩。八月，沁水溢。广州清远县大水。十一月，河决祥符义唐湾，太康、通许二县，陈、颍二州，大被其患。二十八年二月，常德路水。八月，浙东婺州水。九月，平滦、保定、河间三路大水。二十九年五月，龙兴路南昌、新建、进贤三县水。六月，镇江、常州、平江、嘉兴、湖州、松江、绍兴等路府水。扬州、宁国、太平三郡大水。岳州华容县水。三十年五月，深州静安县大水。十月，平滦路水。三十一年八月，赵州宁晋县水。十月，辽阳路水。

元贞元年五月，建康溧阳州，太平当涂县，镇江金檀、丹徒等县，常州无锡州，平江长洲县，湖州乌程县，鄱阳余干州，常德沅江、澧州安乡等县水。六月，泰安州奉符、曹州济阴、兖州嵫阳等县水。历城县大清河水溢，坏民居。七月，辽东和州、大都武卫屯田水。九月，庐

州、平江二郡大水。二年五月，太原平晋县，献州交河、乐寿二县，莫州任丘、莫亭等县，湖南醴陵州水。六月，大都路益津、保定、大兴三县水，损田稼七千余顷。真定鼓城、获鹿、藁城等县，保定葛城、归信、新安、束鹿等县，汝宁颍州，济宁沛县，扬、庐、岳、澧四郡，建康、太平、镇江、常州、绍兴五郡水。八月，棣州、曹州水。九月，河决河南杞、封丘、祥符、宁陵、襄邑五县。十月，河决开封县。十二月，江陵潜江县，沔阳玉沙县，淮安海宁朐山、盐城等县水。

大德元年三月，归德徐州，邳州宿迁、睢宁，鹿邑三县，河南许州临颍、郾城等县，睢州襄邑，太康、扶沟、陈留、开封、杞等县，河水大溢，漂没田庐。五月，河决汴梁，发民夫三万五千塞之。漳水溢，害稼。龙兴、南康、澧州、南雄、饶州五郡水。六月，和州历阳县江水溢，漂庐舍一万八千五百区。七月，郴州耒阳县、衡州酃县大水，溺死三百余人。九月，温州平阳、瑞安二州水，溺死六千八百余人。十一月，常德武陵县大水。二年六月，河决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梁、归德二郡。大名、东昌、平滦等路水。三年八月，河间郡水。四年五月，保定、真定二郡，通、蓟二州水。六月，归德睢州大水。五年五月，宣德、保定、河间属州水。宁海州水。六月，济宁、般阳、益都、东平、济南、襄阳、平江七郡水。七月，江水暴风大溢，高四五丈，连崇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没庐舍，被灾者三万四千八百余户。辽阳大宁路水。八月，平滦郡雨，滦河溢。顺德路水。六年四月，上都大水。五月，济南路大水。归德府徐州、邳州睢宁县雨五十日，沂、武二河合流，大水溢。东安州浑河溢，坏民田一千八十余顷。六月，广平路大水。七年五月，济南、河间等路水。六月，辽阳、大宁、平滦、昌国、沈阳、开元六郡雨水，坏田庐，男女死者百十有九人。修武、河阳、新野、兰阳等县赵河、湍河、白河、七里河、沁河、潦河皆溢。台州风水大作，宁海、临海二县死者五百五十人。八年五月，太原阳武县、卫辉获嘉县、汴梁祥符县河溢。大名滑州、濬州雨水，坏民田六百八十余顷。八月，潮阳飓风海溢，漂民庐舍。九年六月，汴梁阳武县思齐口河决。东昌博平、堂邑二县雨水。潼川郪县雨，绵江、中江溢，水决入城。龙兴、抚州、临川三郡水。七月，沔阳玉沙县江溢。峄州水。扬州泰兴县，淮安山阳县水。八月，归德府宁陵，陈留、通许、扶沟、太康、杞县河溢。大名元城县大水。十年五月，雄州、漷州水。平江、嘉兴二郡水，害稼。六月，保定满城、清苑二县雨水。大名、益都、定兴等路大水。七月，平江路大风，海溢。吴江州大水。十一年六月，靖海、容城、束鹿、隆平、新城等县水。七月，冀宁文水县汾水溢。十一月，卢龙、滦河、迁安、昌黎、抚宁等县水。

至大元年七月，济宁路雨水，平地丈余，暴决入城，漂庐舍，死者十有八人。真定路淫雨，大水入南门，下注藁城，死者百七十人。彰德、卫辉二郡水，损稻田五千三百七十顷。二年七月，河决归德府，又决汴梁封丘县。三年六月，洧川、鄄城、汶上三县水。峡州大雨，水溢，死者万余人。七月，循州、惠州大水，漂庐舍二百九十区。四年六月，大都三河县、潞县，河东祁县、怀仁县，永平丰盈屯雨水害稼。七月，东平、济宁、般阳、保定等路大水。江陵松滋县、桂阳临武县水。

皇庆元年五月，归德睢阳县河溢。六月，大宁、水达达路雨，宋瓦江溢，民避居亦母兒乞岭。八月，松江府大风，海水溢。二年五月，辰州沅陵县水。六月，涿州范阳县，东安州，宛平县，固安州，霸州益津、永清、永安等县雨水，坏田稼七千六百九十余顷。河决陈、亳、睢三州，开封、陈留等县。八月，崇明、嘉定二州大风，海溢。

延祐元年五月，常德路武陵县雨水，坏庐舍，溺死者五百人。六月，涿州范阳、房山二县浑河溢，坏民田四百九十余顷。七月，沅陵、卢溪二县水。八月，肇庆、武昌、建康、杭州、建德、南康、江州、临江、袁州、建昌、赣州、安丰、抚州等路水。二年六月，河决郑州，坏汜水县治。七月，京师大雨。漷州、昌平、香河、宝坻等县水。全州、永州江水溢，害稼。三年四月，颍州太和县河溢。七月，婺源州雨水，溺死者五千三百余人。四年正月，解州盐池水。五年四月，庐州合肥县大雨水。六年六月，河间路漳河水溢，坏民田二千七百余顷。益都、般阳、济南、东昌、东平、济宁等路，曹、濮、泰安、高唐等州大雨水害稼。辽阳、广宁、沈阳、永平、开元等路水。大名路属县水，坏民田一万八千顷。汴梁、归德、汝宁、彰德、真定、保定、卫辉、南阳等郡大雨水。七年四月，安丰、庐州淮水溢，损禾麦一万顷。城父县水。五月，江陵县水。六月棣州、德州大雨水，坏田四千六百余顷。七月，上蔡、汝阳、西平等县水。八月，霸州文安、文成二县滹沱河溢，害稼。汾州平遥县水。是岁，河决汴梁原武县。

至治元年六月，霸州大水，浑河溢，被灾者三万余户。七月，蓟州平谷、渔阳二县，顺州邢台、沙河二县，大名魏县，永平石城县大水。彰德临漳县漳水溢。大都固安州，真定元氏县，东安，宝坻县，淮安清河、山阳等县水。东平、东昌二路，高唐、曹、濮等州雨水害稼。乞里吉思部江水溢。八月，安陆府雨七日，江水大溢，被灾者三千五百户。雷州海康、遂溪二县海水溢，坏民田四千顷。九月，京山、长寿二县汉水溢。十月，辽阳、肇庆等郡水。二年正月，仪封县河溢。二月，濮州大水。闰五月，睢阳县亳社屯大水。六月，奉元郿县，邠州新平、上蔡

二县水。八月，庐州六安、舒城二县水。十一月，平江路大水，损民田四万九千六百顷。三年五月，东安州水，坏民田一千五百余顷。真定武邑县水害稼。六月，大都永清县雨水，损田四百顷。七月，漷州雨水害稼。九月，漳州、建昌、南康等郡水。

泰定元年五月，漷州、固安州水。陇西县大雨水，漂死者五百余家。龙庆路雨水伤稼。六月，益都、济南、般阳、东昌、东平、济宁等郡二十有二县，曹、濮、高唐、德州等处十县淫雨，水深丈余，漂没田庐。大同浑源河溢。陈、汾、顺、晋、恩、深六州雨水害稼。真定滹沱河溢，漂民庐舍。陕西大雨，渭水及黑水河溢，损民庐舍。渠州江水溢。七月，真定、河间、保定、广平等郡三十有七县大雨水五十余日，害稼。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洼、洺水溢。奉元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开州濮阳县河溢。九月，延安路洛水溢。奉元长安县大雨，沣水溢。濮州馆陶县水。十二月，杭州盐官州海水大溢，坏堤堑，侵城郭，有司以石囤木柜捍之不止。二年正月，大都宝坻县、肇庆高要县雨水。巩昌路水。

闰闰月，雄州归信县大水。二月，甘州路大雨水，漂没行帐孳畜。三月，咸平府清、寇二河合流，失故道，隳堤堰。四月，涿州房山、范阳二县水。岷、洮、文、阶四州雨水。五月，檀州大水，平地深丈有五尺。高邮兴化、江陵公安二县水。河溢汴梁，被灾者十有五县。六月，冀宁路汾河溢。潼川府绵江、中江水溢入城，深丈余。卫辉汲县、归德宿州雨水。济宁路虞城、砀山、单父、丰、沛五县水。七月，睢州河决。八月，霸州，涿州，永清、香河二县大水，伤稼九千五十余顷。九月，开元路三河溢，没民田，坏庐舍。十月，宁夏鸣沙州大雨水。三年正月，恩州水。二月，归德府河决。六月，大同县大水。汝宁光州水。七月，河决郑州，漂没阳武等县民一万六千五百余家。东安、檀、顺、漷四州雨，浑河决，温榆水溢，伤稼。延安路肤施县水，漂民居九十余户。八月，盐官州大风，海溢，捍海堤崩，广三十余里，袤二十里，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以避之。真定蠡州，奉元蒲城县，无为州，历阳、含山等县水。九月，平遥县汾水溢。十一月，崇明州三沙镇海溢，漂民居五百家。十二月，辽阳大水。大宁路瑞州大水，坏民田五千五百顷，庐舍八百九十所，溺死者百五十人。四年正月，盐官州潮水大溢，捍海堤崩二千余步。四月，复崩十九里，发丁夫二万余人，以木栅竹落砖石塞之，不止。六月，大都东安、固安、通、顺、蓟、檀、漷七州，永清、良乡等县雨水。七月，上都云州大雨。北山黑水河溢。云安县水。八月，汴梁扶沟、兰阳二县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余家。济宁虞城县河

溢，伤稼。十二月，夏邑县河溢。汴梁中牟、开封、陈留三县，归德邳、宿二州雨水。

致和元年三月，盐官州海堤崩，遣使祷祀，造浮图二百十六，用西僧法压之。河决砀山、虞城二县。四月，盐官州海溢，益发军民塞之，置石囤二十九里。六月，南宁、开元、永平等路水。河间临邑县雨水。益都、济南、般阳、济宁、东平等郡三十县，濮、德、泰安等州九县雨水害稼。七月，广西两江诸州水。

天历元年八月，杭州、嘉兴、平江、湖州、建德、镇江、池州、太平、广德九郡水，没民田万四千余顷。二年六月，大都东安、通、蓟、霸四州，河间靖海县雨水害稼。永平昌国诸屯水。

至顺元年六月，河决大名路长垣、东明二县，没民田五百八十余顷。曹州、高唐州水。

七月，海潮溢，漂没河间运司盐二万六千七百引。闰七月，平江、嘉兴、湖州、松江三路一州大水，坏民田三万六千六百余顷，被灾者四十万五千五百余户。杭州、常州、庆元、绍兴、镇江、宁国等路，望江、铜陵、长林、宝应、兴化等县水，没民田一万三千五百余顷。大都、保定、大宁、益都属州县水。二年四月，潞州潞城县大雨水。五月，河间莫亭县、宁夏河渠县、绍庆彭水县及德安屯田水。六月，彰德属县漳水决。十月，吴江州大风，太湖水溢，漂民居一千九百七十余家。十二月，深州、晋州水。三年三月，奉元朝邑县洛水溢。五月，汴梁河水溢。江都、泰兴、云梦、应城等县水。六月，汾州大水。

至元十四年九月,湖州长兴县金沙泉，自唐、宋以来，用以造茶， 其泉不常有，今瀵然涌出，溉田可数百顷。有司以闻，锡名瑞应泉。十五年十二月，河水清，自孟津东柏谷至汜水县蓼子谷，上下八十余里，澄莹见底，数月始如故。

元贞元年闰四月，兰州上下三百余里，河清三日。

中统二年五月，西京陨霜杀禾。三年五月，宣德、威宁等路陨霜。八月，河间、平滦等路陨霜害稼。四年四月，武州陨霜杀麦禾。

至元二年八月，太原陨霜。七年四月，檀州陨霜。八年七月，巩昌会、兰等州霜杀稼。十七年四月，益都陨霜。二十一年三月，山东陨霜杀桑，蚕尽死，被灾者三万余家。二十七年七月，大同、平阳、太原陨

霜杀禾。二十九年三月，济南、般阳等郡及恩州属县霜杀桑。

元贞二年八月，金、复州陨霜杀禾。

大德五年三月，汤阴县霜杀麦。五月，商州霜杀麦。六年八月，大同、太原霜杀禾。七年四月，霜杀麦。八年三月，济阳、滦城二县霜杀桑。八月，陨霜杀稼。九年三月，河间、益都、般阳三郡属县陨霜杀桑。清、莫、沧、献四州霜杀桑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余本，坏蚕一万二千七百余箔。十年七月，大同浑源县霜杀禾。八月，绥德州米脂县霜杀禾二百八十顷。

至大元年八月，大同陨霜杀禾。

皇庆二年三月，济宁霜杀桑。

延祐元年三月，东平、般阳等郡，泰安、曹、濮等州大雨雪三日，陨霜杀桑。闰三月，济宁、汴梁等路及陇州、开州、青城、渭源诸县霜杀桑，无蚕。七月，冀宁陨霜杀稼。四年夏，六盘山陨霜杀稼五百余顷。五年五月，雄州归信县陨霜。六年三月，奉元路同州陨霜。七年八月，益津县雨黑霜。

至治三年七月，冀宁阳曲县、大同路大同县、兴和路威宁县陨霜。八月，袁州宜春县陨霜害稼。

泰定二年三月，云需府大雪，民饥。

天历三年二月，京师大霜，昼雾。

至顺元年闰七月，奉元西和州，宁夏应理州、鸣沙州，巩昌静宁、邠、会等州，凤翔麟游，大同山阴，晋宁潞城、隰川等县陨霜杀稼。

中统二年四月，雨雹，大如弹丸。三年五月，顺天、平阳、真定、河南等郡雨雹。四年七月，燕京昌平县，景州蓚县，开平路兴、松、云三州雨雹害稼。

至元二年八月，彰德、大名、南京、河南、济南、太原等郡雨雹。四年三月，夏津县大雨雹。五年六月，中山大雨雹。六年七月，西京大同县雨雹。七年五月，河内县大雨雹。十五年闰十一月，海州赣榆县雨雹伤稼。十九年八月，雨雹，大如鸡卵。二十年四月，河南风雷雨雹伤

稼。五月，安西路风雷雨雹。八月，真定元氏县大风雹，禾尽损。二十二年七月，冠州雨雹。二十四年九月，大定、金源、高州、武平、兴中等处雨雹。二十五年三月，灵壁、虹县雨雹，如鸡卵，害麦。十二月，灵寿、阳曲、天成等县雨雹。二十六年夏，平阳、大同、保定等郡大雨雹。二十七年四月，灵寿县大风雹。六月，棣州厌次，济阳二县大风雹，伤禾黍菽麦桑枣。二十九年闰六月，辽阳、沈州，广宁、开元等路雨雹。三十一年四月，即墨县雨雹。八月，德州安德县大风雨雹。

元贞元年五月，巩昌金州、会州、西和州雨雹大，无麦禾。七月，隆兴路雨雹。二年五月，河中猗氏县雨雹。六月，隆兴威宁县，顺德邢台县，太原交城、离石、寿阳等县雨雹。八月，怀孟武陟县雨雹。

大德元年六月，太原崞州雨雹害稼。二年二月，檀州雨雹。八月，彰德安阳县雨雹。四年三月，宣州泾县、台州临海县风雹。八年五月，大宁路建州、蔚州灵仙县雨雹。太原、大同、隆兴属县阳曲、天成、怀安、白登风雹害稼。八月，管州、岚州，交城、阳曲、怀仁等县雨雹。九年六月，晋宁、冀宁、宣德、隆兴、大同等郡大雨雹，害稼。十年四月，郑州管城县风雹，大如鸡卵，积厚五寸。五月，大雨雹。七月，宣德县雨雹。十一年五月，建州雨雹。

至大元年四月，般阳新城县、济南厌次县、益都高苑县风雹。五月，管城县大雹，深一尺，无麦禾。八月，大宁县雨雹害稼，毙畜牧。二年三月，济阴、定陶等县雨雹。六月，崞州、源州、金城县雨雹。延安神木县大雹一百余里，击死人畜。三年四月，灵寿、平阴等县雨雹。四年四月，南阳雨雹。闰七月，宣宁县雨雹。

皇庆元年四月，大名濬州、彰德安阳县、河南孟津县雨雹。六月，开元路风雹害稼。二年七月，冀宁平定州雨雹。景州阜城县风雹。八月，大同怀仁县雨雹。

延祐元年五月，肤施县大风雹，损稼并伤人畜。六月，宣平、仁寿、白登等县雨雹。二年五月，大同、宣德等郡雷雹害稼。三年五月，蓟州雹深一尺。五年四月，凤翔府雹伤麦禾。六年六月，大同县雨雹，大如鸡卵。七月，巩昌陇西县雹害稼。七年八月，大同路雷风雨雹。

至治元年六月，武州雨雹害稼。永平路大雹深一尺，害稼。七月，真定、顺德等郡雨雹。二年四月，泾州泾川县雨雹。六月，思州大风雨雹。三年五月，大风雨雹，拔柳林行宫大木。

泰定元年五月，冀宁阳曲县雨雹伤稼。思州龙泉平雨雹伤麦。六月，顺元、太平军、定西州雨雹。七月，龙庆路雨雹，大如鸡卵，平地深三尺余。八月，大同白登县雨雹。二年四月，奉元白水县雨雹。五月，洮州路可当县、临洮府狄道县雨雹。六月，兴州、鄜州、静宁州及成纪、通渭、白水、肤施、安塞等县雨雹。七月，檀州雨雹。三年六月，巩昌路大雨雹。中山府安喜县、乾州永寿县雨雹。七月，房山、宝坻、玉田、永平等县大风雹，折木伤稼。八月，龙庆州雨雹一尺，大风损稼。四年七月，彰德汤阴县，冀宁定襄县，大同武、应二州雨雹害稼。

致和元年四月，濬州、泾州大雹伤麦禾。五月，冀宁阳曲县、威州井陉县雨雹。六月，泾川、汤阴等县大雨雹。大宁、永平属县雨雹。

天历二年七月，大宁惠州雨雹。八月，冀宁阳曲县大雹如鸡卵，害稼。三年七月，顺州、东安州及平棘、肥乡、曲阳、行唐等县风雹害稼。开元路雨雹。

至顺二年十二月，冀宁清源县雨雹。三年五月，甘州雨雹。乙巳，天鼓鸣于西北。

中统二年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唐志》云："物反常为妖，阴气盛则母道壮也。"

至元元年八月，武城县王氏妻崔一产三男。十年八月甲寅，凤翔宝鸡县刘铁牛妻一产三男。二十年二月，高州张丑妻李氏一产四子，三男一女。四月，固安州王得林妻张氏怀孕五月生一男，四手四足，圆头三耳，一耳附脑后，生而即死，具状有司上之。二十八年九月，襄阳南漳县民李氏妻王一产三子。

大德元年五月，遂宁州军户任福妻一产三男。十一月，辽阳打雁孛兰奚户那怀妻和里迷一产四男。四年，宝应县民孙奕妻硃氏一产三男。十年正月，江州湖口县方丙妻甘氏一产四男。

泰定元年十月乙卯，秦州成纪县赵思直妻张氏一产三子。

致和元年三月壬辰，太平当涂县杨太妻吴氏一产三子。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为沴。董仲舒云："阳失节，则火灾出。"于是而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

也。是为火不炎上。其征恆燠，其色赤，是为赤眚赤祥。

定宗三年戊申，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至元十一年十二月，淮西正阳火，庐舍、铠仗悉毁。十八年二月，扬州火。

元贞二年，杭州火，燔七百七十家。

大德八年五月，杭州火，燔四百家。九年三月，宜黄县火。十年十一月，武昌路火。

延祐元年二月，真州扬子县火。三年六月，重庆路火，郡舍十焚八九。六年四月，扬州火，燔官民庐舍一万三千三百余区。

至治二年四月，扬州、真州火。十二月，杭州火。三年五月，奉元路行宫正殿火，上都利用监库火。九月，扬州江都县火，燔四百七十余家。

泰定元年五月，江西袁州火，燔五百余家。三年六月，龙兴路宁州高市火，燔五百余家。七月，龙兴奉新县、辰州辰溪县火。八月，杭州火，燔四百七十余家。四年八月，龙兴路火。十二月，杭州火，燔六百七十家。

天历二年三月，四川绍庆彭水县火。四月，重庆路火，延二百四十余家。七月，武昌路江夏县火，延四百家。十二月，江夏县火，燔四百余家。三年二月，河内诸县火。

皇庆元年，冬无雪，诏祷岳渎。

延祐元年，大都檀、蓟等州冬无雪，至春草木枯焦。

至元二年八月丙寅，济南邹平县进芝一本。八年八月癸酉，益都济州进芝二本。十五年四月，济南历城县进芝。十九年六月，芝生眉州青神县景德寺。二十三年四月丁未，江东宣慰司进芝一本。十月，济宁进芝一本。二十六年三月癸未，东流县献芝。四月，池州贵池县民王逸进紫芝十二本。六月，汲县民硃良进紫芝。二十八年三月，芝生钧州阳翟县。二十九年六月，芝生贺州。

大德五年十二月，兴元西乡县进芝一本，色如珊瑚。六年正月，济

南邹平县进芝一本，五枝五叶，色皆赤。

至大四年八月，芝生国学大成殿。

延祐二年三月，芝生大成殿。五年七月，芝生大成殿。

中统二年正月辛未，御帐殿受朝贺，是夜，东北有赤气照人，大如席。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为沴，故生不暢茂，为变异者有之，是为木不曲直。其征恆雨，其色青，是为青眚青祥。

大德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冰。

至顺二年十一月丁巳，雨木冰。十二月癸亥，雨木冰。

元贞元年，太平路芜湖县进榆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至治三年五月庚子，柳林行宫大木风拔三千七百株。

至元十七年二月，真定七郡桑有虫食之。二十九年五月，沧州、潍州，中山，元氏、无棣等县桑虫食叶，蚕不成。

元贞元年四月，真定中山、灵寿二县桑有虫食之。

大德五年四月，彰德、广平、真定、顺德、大名等郡虫食桑。

至大元年五月，大名、广平、真定三郡虫食桑。

致和元年六月，河南德安屯蠖食桑。

天历二年三月，沧州、高唐州及南皮、盐山、武城等县桑，虫食之如枯株。

至顺二年三月，冠州虫食桑四万株。晋、冀、深、蠡等州及郓城、延津二县虫夜食桑，昼匿土中，人莫捕之。五月，曹州禹城、保定博野、东昌封丘等县虫食桑，皆既。

至元九年六月丁亥，京师大雨。二十四年九月，太原、河间、河南等路霖雨害稼。二十五年七月，保定郡，霸、漷二州淫雨害稼。八月，嘉祥、鱼台、金乡三县淫雨，九月，莫、献二州淫雨。保定路淫雨。二

十六年六月，济宁、东平、汴梁、济南、顺德、真定、平滦、棣州霖雨害稼。二十八年八月，大名、清河、南乐诸县霖雨为灾。九月，河间郡淫雨。

至大四年七月，河间、顺德、大名、彰德、广平等路，德、濮、恩、通等州及河东祁县霖雨害稼。

皇庆元年，龙兴路新建县雨害稼。

延祐四年四月，辽阳盖州雨水害稼。六年七月，霸州文成县雨害稼三千余顷。

至治元年，江州、赣州淫雨。二年闰五月，安丰路雨伤稼。三年五月，大名魏县淫雨。保定定兴县，济南无棣、厌次县，济宁砀山县，河间齐东县霖雨害稼。

泰定元年七月，真定、广平、庐州十一郡雨伤稼。八月，汴梁考城、仪封，济南沾化、利津等县霖雨，损禾稼。

五行，四曰金。从革，金之性也，失其性为沴，时则冶铸不成，变异者有之，是为金不从革。金石同类，故古者以类附见。其征恆絜，其色白，是为白眚白祥。

至元十三年，雾灵山伐木官刘氏言，檀州大峪锥山出铁矿，有司覆视之，寻立四冶。

大德元年，云州聚阳山等冶言，矿石煽炼银货不出，诏减其课额。二年六月，抚州崇仁县辛陂村有星陨于地，为绿色陨石，邑人张椿以状闻。

泰定四年八月，天全道山崩，飞石击人，中者辄死。

庶征之恆絜，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京房《易传》曰："欲得不用，兹谓张，厥灾荒。"荒，旱也。

中统三年五月，滨、棣二州旱。四年八月，真定郡及洺、磁等州旱。

至元元年二月，东平、太原、平阳旱，分命西僧祷雨。五年十二月，京兆大旱。八年四月，蔚州灵仙、广灵二县旱。九年六月，高丽

旱。十三年十二月，平阳路旱。十六年七月，赵州旱。十八年二月，广宁、北京大定州旱。二十三年五月，汴梁旱，京畿旱。二十四年春，平阳旱，二麦枯死。二十五年，东平路须城等六县，安西路商、耀、乾、华等十六州旱。二十六年，绛州大旱。

元贞元年六月，环州、葭州及咸宁、伏羌、通渭等县旱。七月，河间肃宁、乐寿二县旱，泗州、贺州旱。二年八月，大名开州、怀孟武陟县、河间肃宁县旱。九月，莫州、献州旱。十月，化州旱。十二月，辽东、开元二路旱。

大德元年六月，汴梁、南阳大旱，民鬻子女。九月，镇江丹阳、金坛二县旱。十二月，平阳曲沃县旱。二年五月，卫辉、顺德、平滦等路旱。三年五月，荆湖诸郡及桂阳、宝庆、兴国三路旱。十月，扬、庐、随、黄等州旱。四年，平棘、白马二县旱。五年六月，汴梁、南阳、卫辉、大名等路旱。九月，江陵旱。八年六月，凤翔扶风、岐山、宝鸡三县旱。九年七月，晋州饶阳县、汉阳汉川县旱。八月，象州、融州、柳州属县旱。十年五月，京畿旱。安西春夏大旱，二麦枯死。

至大三年夏，广平亢旱。

皇庆元年六月，滨、棣、德三州及蒲台、阳信等县旱。二年九月，京畿大旱。

延祐二年春，檀、蓟、濠三州旱。夏，巩昌兰州旱。四年四月，德安府旱。五年七月，真定、河间、广平、中山大旱。七年六月，黄、蕲二郡及荆门州旱。

至治元年六月，大同路旱。二年十一月，岷州旱。三年夏，顺德、真定、冀宁大旱。

泰定元年六月，景、清、沧、莫等州，临汾、泾川、灵台、寿春、六合等县旱。九月，建昌郡旱。二年五月，潭州、茶陵州、兴国永兴县旱。七月，随州、息州旱。三年夏，燕南、河南州县十有四亢阳不雨。七月，关中旱。四年二月，奉元醴泉、顺德唐山、邠州淳化等县旱。六月，潞、霍、绥德三州旱。八月，藤州旱。

致和元年二月，广平、彰德等郡旱。

天历元年八月，陕西大旱，人相食。二年夏，真定、河间、大名、

广平等四州四十一县旱。峡州二县旱。八月，浙西湖州，江东池州、饶州旱。十二月，冀宁路旱。

至顺元年七月，肇州、兴州、东胜州及榆次、滏阳等十三县旱。二年，霍、隰、石三州，阜城、平地二县旱。

恆絜，则有介虫之孽。释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按刘歆云，贪虐取民则螽与鱼同占。刘向以为介虫之孽，当属言不从。今仿之。

中统三年五月，真定、顺天、邢州蝗。四年六月，燕京、河间、益都、真定、东平蝗。

八月，滨、棣等州蝗。

至元二年七月，益都大蝗。十二月，西京、北京、顺德、徐、宿、邳等州郡蝗。五年六月，东平等郡蝗。七年七月，南京、河南诸路大蝗。八年六月，上都、中都、大名、河间、益都、顺天、怀孟、彰德、济南、真定、卫辉、平阳、归德、顺德等路，淄、莱、洺、磁等州蝗。十六年四月，大都十六路蝗。十七年五月，忻州及涟、海、邳、宿等州蝗。十九年四月，别十八里部东三百余里蝗害麦。二十五年七月，真定、汴梁蝗。八月，赵、晋、冀三州蝗。二十七年四月，河北十七郡蝗。二十九年六月，东昌、济南、般阳、归德等郡蝗。三十一年六月，东安州蝗。

元贞元年六月，汴梁陈留、太康、考城等县，?⑫淼戎莼取6□炅□拢□媚□纬恰⒂闾厂兀□□叫氤恰□肷舷兀□□莩ぴ□⑶宸嵯兀□轮萜牒酉兀□□荩□□拖兀□诨葡鼗取0嗽拢□窖簟4.竺□ 9. 榈隆⒄娑ǖ瓤せ取?

大德元年六月，归德邳州、徐州蝗。二年四月，燕南、山东、两淮、江浙、燕南属县百五十处蝗。三年五月，淮安属县蝗，有鹜食之。十月，陇、陕蝗。五年六月，顺德路、淇州蝗。七月，广平、真定等路蝗。八月，河南、淮南、？3.隆⑻啤10.偷戎荩□乱啊⑷暄簟13.□肌⑫嘶□认鼗取A□晁脑拢□娑ā 4. 竺□ 10. 蛹涞嚷坊取F咴拢□蠖间谩⑺场9.贪踩□菁板┳葜永搿⒄蚪□ね蕉□鼗取F吣晡逶拢□娑肌12.媚系嚷坊取A□辏□竽□坊取0四晁脑拢□娑剂匐浴5.轮萜牒酉鼗取A□拢□娼蛳鼗取＞拍炅□拢□ā⑻□ 14. 负！⑽淝宓戎菹鼗取0嗽拢□弥荩□枷纭10.蛹淠掀ぁ□糁萏斐さ认丶岸□病10.Q蔚戎莼取J□晁脑拢□蠖肌⒄娑ā 10. 蛹洹1. 6ā 10. 幽系瓤せ

取A□拢□□恕20.峡档瓤ㄝ取?

至大元年五月，晋宁路蝗。六月，保定、真定二郡蝗。八月，淮东蝗。二年四月，益都、东平、东昌、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等郡蝗。六月，檀、霸、曹、濮、高唐、泰安等州，良乡、舒城、历阳、合肥、六安、江宁、句容、溧水、上元等县蝗。七月，济南，济宁，般阳，河中，解、绛、耀、同、华等州蝗。八月，真定、保定、河间、怀孟等郡蝗。三年四月，宁津、堂邑、茌平、阳谷、平原、齐河、禹城七县蝗。七月，磁州、威州，饶阳、元氏、平棘、滏阳、元城、无棣等县蝗。

皇庆元年，彰德安阳县蝗。

延祐七年六月，益都路蝗。

至治元年五月，霸州蝗。六月，卫辉、汴梁等处蝗。七月，江都、泰兴、胙城、通许、临淮、盱眙、清池等县蝗。十二月，宁海州蝗。二年，汴梁祥符县蝗，有群鹜食蝗，既而复吐，积如丘垤。三年五月，保定路归信县蝗。

泰定元年六月，大都、顺德、东昌、卫辉、保定、益都、济宁、彰德、真定、般阳、广平、大名、河间、东平等郡蝗。二年五月，彰德路蝗。六月，德、濮、曹、景等州，历城、章丘、淄川、柳城、茌平等县蝗。九月，济南、归德等郡蝗。三年六月，东平须城县、兴国永兴县蝗。七月，大名、顺德、广平等路，赵州，曲阳、满城、庆都、修武等县蝗。淮安、高邮二郡，?□簟⑿邸□缘戎莼取0嗽拢□榔健□炅骸11.城斓瓤ㄝ取K哪晡逶拢□逖粝赜谢任迥叮□何诰∈持□□绞□眨□扔旨□□质持□F咴拢□□锘取0嗽拢□谥荨6.髦莼取J□□拢□6ā12.媚稀⑽阑浴12.媚□18.□菸迓罚□涎簟10.幽隙□□取2┬恕17.僮汀13.何鞯认鼗取?

致和元年四月，大都蓟州、永平路石城县蝗。凤翔岐山县蝗，无麦苗。五月，颍州及汲县蝗。六月，武功县蝗。

天历二年四月，大宁兴中州、怀庆孟州、庐州无为州蝗。六月，益都莒、密二州蝗。七月，真定、汴梁、永平、淮安、庐州、大宁、辽阳等郡属县蝗。三年五月，广平、大名、般阳、济宁、东平、汴梁、南阳、河南等郡，辉、德、濮、开、高唐五州蝗。

至顺元年六月，漷、蓟、固安、博兴等州蝗。七月，解州、华州及

河内、灵宝、延津等二十二县蝗。二年三月，陕州诸路蝗。六月，孟州济源县蝗。七月，河南阌乡、陕县，奉元蒲城、白水等县蝗。

至元十五年四月，济南无棣县获白雉以献。

元贞三年正月，宁海州牟平县获白鹿于圣水山以献。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癸丑，日晕连环，白虹贯之。

至大元年七月，流星起勾陈，化为白气，员如车轮，至贯索始灭。

皇庆元年六月丁卯，天雨毛。

延祐元年二月己亥，白晕亘天，连环贯日。

至顺三年五月丁酉，白虹并日出，其长竟天。

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万物者也，而莫重于稼穑。土气不养，则稼穑不成，金木水火沴之，冲气为异，为地震，为天雨土。其征恆风，其色黄，是为黄眚黄祥。

中统元年五月，泽州、益州饥。二年六月，塔察兒部饥。七月，桓州饥。三年五月，甘州饥。闰九月，济南郡饥。

至元二年四月，辽东饥。五年九月，益都饥。六年十一月，济南饥。十一月，固安、高唐二州饥。七年五月，东京饥。七月，山东淄、莱等州饥。八年正月，西京、益都饥。九年四月，京师饥。七月，水达达部饥。十七年三月，高邮郡饥。十八年二月，浙东饥。四月，通、泰、崇明等州饥。十九年九月，真定路饥，民流徙鄂州。二十三年七月，宣宁县饥。二十四年九月，平滦路饥。十二月，苏、常、湖、秀四州饥。二十五年十一月，兀良合部饥。二十六年二月，合木里部饥。三月，安西、甘州等路饥。四月，辽阳路饥。闰十月，武平路饥，檀州饥。十二月，蠡州饥，河间、保定二路饥。二十七年二月，开元路宁远县饥。四月，浙东婺州饥，河间任丘、保定定兴二县饥。九月，河东山西道饥。二十八年三月，真定、河间、保定、平滦、太原、平阳等路饥，杭州、平江、镇江、广德、太平、徽州饥。九月，武平路饥。十二月，洪宽女直部饥，大都内郡饥。二十九年正月，清州、兴州饥。三月，辉州龙山县、里州和中县饥，东安、固安、蓟、棣四州饥。三月，威宁、昌州饥。闰六月，南阳、怀孟、卫辉等路饥。三十年十月，京师

饥。

元贞二年四月，平阳绛州、太原阳曲、台州黄岩饥。

大德元年六月，广德路饥。七月，宁海州文登、牟平等县饥。三年八月，扬州、淮安等郡饥。四年二月，湖北饥。三月，宁国、太平二路饥。九月，建康、常州、江陵等郡饥。六年五月，福州饥。六月，杭州、嘉兴、湖州、广德、宁国、饶州、太平、绍兴、庆元、婺州等郡饥，大同路饥。七月，建康路饥。十一月，保定路饥。七年二月，真定路饥。五月，太原、龙兴、南康、袁州、瑞州、抚州等路，高唐、南丰等州饥。六月，浙西饥。七月，常德路饥。八年六月，乌撒、乌蒙、益州、忙部、东川等路饥。九年三月，常宁州饥。五月，宝庆路饥。八月，扬州饥。十年三月，济州任城饥。四月，汉阳、淮安、道州、柳州饥。七月，黄州、沅州、永州饥。八月，成都饥。十一月，扬州、辰州饥。

至大元年二月，益都、般阳、济宁、济南、东平、泰安大饥。六月，山东、河南、江淮等郡大饥。二年七月，徐州、邳州饥。

皇庆元年六月，巩昌、河州路饥。二年三月，晋宁、大同、大宁、四川、巩昌、甘肃等郡饥。四月，真定、保定、河间等路饥。五月，顺德、冀宁二路饥。六月，上都饥。

延祐元年六月，衡州饥。七月，台州饥。十二月，归德、汝宁、沔阳、安丰等郡饥。二年正月，晋宁、宣德、怀孟、卫辉、益都、般阳等路饥。二年十二月，汉阳路饥。三年二月，河间，济南滨、棣等处饥。四月，辽阳盖州及南丰州饥。五月，宝庆、桂阳、澧州、潭州、永州、道州、袁州饥。四年正月，汴梁饥。五年四月，上都饥。六年八月，山东济宁饥。七年五月，大同、云内、丰、胜诸郡邑饥，沈阳路饥。八月，广东新州新兴县饥。

至治元年正月，蕲州蕲水县饥。二月，河南汴梁、归德、安丰等路饥。五月，胶州、濮州饥。七月，南恩、新州饥。十一月，巩昌成州饥。十二月，庆远、真定二路饥。二年三月，河南、淮东、淮西诸郡饥，延安延长、宜川二县饥，奉元路饥。四月，东昌、霸州饥。九月，临安河西县饥。三年二月，京师饥。三月，平江嘉定州饥。崇明、黄岩二州饥。十一月，镇江丹徒、沅州黔阳县饥。十二月，归、澧二州饥。

泰定元年正月，惠州、新州、南恩州，信州上饶县，广德路广德县，岳州临湘、华容等县饥。二月，庆元、绍兴二路，绥德州米脂、清涧二县饥。三月，临洮狄道县、石州离石县饥。四月，江陵、荆门军、监利县饥。五月，赣州、吉安、临江等郡，昆山、南恩等州饥。八月，冀宁、延安、江州、安陆、杭州、建昌、常德、全州、桂阳、辰州、南安等路属州县饥。九月，绍兴、南康二路饥。十一月，泉州饥，中牟、延津二县饥。二年正月，梅州饥，禄施、英德二州饥。闰正月，河间、真定、保定、瑞州四郡饥。二月，凤翔路饥。三月，蓟、漷、徐、邳等州饥，济南、肇庆、江州、惠州饥。四月，杭州、镇江、宁国、南安、浔州、潭州等路饥。五月，广德、袁州、抚州饥。六月，宁夏路饥。九月，琼州、成州饥，德庆路饥。十二月，济南、延川等郡饥。三年三月，河间、保定、真定三路饥。三月，大都、永平、奉元饥。十一月，沈阳、大宁、永平、广宁，金、复州，甘肃亦集乃路饥。四年正月，辽阳诸郡饥。

二月，奉符、长清、莱芜三县饥，建康、淮安、蕲州属县饥。四月，通、蓟等州，渔阳、永清等县饥。七月，武昌江夏县饥。

致和元年二月，乾州饥。三月，晋宁、冀宁、奉元、延安等路饥。四月，保定、东昌、般阳、彰德、大宁五路属县饥。五月，河南、东平、大同等郡饥。七月，威宁、长安县、泾州灵台县饥。

天历二年正月，大同及东胜州饥，涿州房山、范阳等县饥。四月，奉元耀州、乾州、华州及延安、邠、宁诸县饥，流民数十万。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等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等州饥。江东、浙西二道饥。八月，忻州饥。十月，汉阳、武昌、常德、澧州等路饥，凤翔府大饥。三年正月，宁海州文登、牟平县饥，怀庆、衡州二路饥，真定、汝宁、扬、庐、蕲、黄、安丰等郡饥。二月，河南大饥。三月，东昌须城、堂邑县饥。沂、莒、胶、密、宁海五州，临清、定陶、光山等县饥。巩昌兰州、定西州饥。四月，德州清平县饥。

至顺二年二月，集庆、嘉兴二郡及江阴州饥，檀、顺、维、密、昌平五州饥。六月，兴和路高原，咸平等县饥。九月，思州镇远府饥。十二月，河南大饥。三年四月，大理、中庆路饥。五月，常宁州饥。七月，胜州饥。八月，大都宝坻县饥。

至大元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

皇庆二年冬，京师大疫。《唐志》云："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

太宗五年癸巳十二月，大风霾，凡七昼夜。

至元二十年正月，汴梁延津、封丘二县大风，麦苗尽拔。

延祐七年八月，延津县大风，昼晦，桑陨者十八九。

至治元年三月，大同路大风，走沙土，壅没麦田一百余顷。三年三月，卫辉路大风，桑雕蚕死。

泰定三年七月，宝坻、房山二县大风折木。八月，大都昌平等县大风一昼夜，坏民居九百余家。四年五月，卫辉路辉州大风九日，禾尽偃。

天历三年二月，胙城县、新乡县大风。

按《汉志》云："温而风则生螟丱，有裸虫之孽。"

至元八年六月，辽州和顺县、解州闻喜县蚜蚨生。十八年，高唐、夏津、武城县蟊。二十三年五月，霸州、漷州蝻。二十四年，巩昌蚜蚨为灾。二十七年四月，婺州螟害稼，雷雨大作，螟尽死，岁乃大稔。

元贞元年六月，利州龙山县、盖州明山县螟。二年五月，济州任城县螟。随州野蚕成茧，亘数百里，民取为纩。

大德七年五月，济南、东昌、般阳、益都等路虫食麦。闰五月，汴梁开封县虫食麦。九年七月，桂阳郡蝝。

至大元年五月，东平、东昌、益都等郡蝝。

皇庆二年五月，檀州及获鹿县蝻。

延祐七年七月，霸州及堂邑县蝻。

泰定四年七月，奉元路咸阳、兴平、武功三县，凤翔府岐山等县蚜蚨害稼。

天历二年，淮安、庐州、安丰三路属县蝻。

至元十六年四月，益都乐安县硃五十家，牛生牸犊，两头四耳三尾，其色黄，既生即死。

大德九年二月，大同平地县迷兒的斤家，牛生麒麟而死。

至大四年，大同宣宁县民灭的家，牛生一犊，其质有鳞无毛，其色青黄，类若麟者，以其□郭上之。

泰定三年九月，湖州长兴州民王俊家，牛生一兽，鳞身牛尾，口目皆赤，堕地即大鸣，母不乳之。具图以上，不知何兽，或曰："此瑞也，宜俾史臣纪录。"

至元二十四年，诸王薛彻都部雨土七昼夜，没死牛畜。

大德十年二月，大同平地县雨沙黑霾，毙牛马二千。

至治三年二月丙戌，雨土。

致和元年三月壬申，雨霾。

天历二年三月丁亥，雨土霾。

至顺二年三月丙戌，雨土霾。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戊子，京师地震。按《传》云："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二十六年正月丙戌，地震。二十七年二月癸未，泉州地震。丙戌，泉州地复震。八月癸未，武平路地大震。二十八年八月己丑，平阳路地震，坏庐舍万八百区。

元贞元年三月壬戌，地震。

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云南地震，戊辰亦如之。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阳尤甚，坏官民庐舍十万计。平阳赵城县范宣义郇堡徙十余里。太原徐沟、祁县及汾州平遥、介休、西河、孝义等县地震成渠，泉涌黑沙。汾州北城陷，长一里，东城陷七十余步。八年正月，平阳地震不止。九年四月己酉，大同路地震，有声如雷，坏庐舍五千八百，压死者一千四百余人。怀仁县地震，二所涌水尽黑，其一广十八步，深十五丈，其一广六十六步，深一丈。五月癸亥，以地震，改平阳路为晋宁，太原路为冀宁。十一月壬子，大同地震。十二月丙子，地震。十年正月，晋宁、冀宁地震不止。十一年三月，道州营道县暴雨，

山裂百三十余处。八月壬寅，开成路地震。

至大元年六月丁酉，巩昌陇西、宁远县地震。云南乌撒、乌蒙地三日而大震者六。九月己酉，蒲县地震。十月癸巳，蒲县、灵县地震。二年十二月壬戌，阳曲县地震有声。三年十二月戊申，冀宁路地震。四年三月己亥，宁夏路地震。七月癸未，甘州地震，大风，有声如雷。闰七月甲子，宁夏地震。

皇庆二年六月，京师地震。己未，京师地震，丙寅又震，壬寅又震。

延祐元年二月戊辰，大宁路地震。四月甲申朔，大宁地震，有声如雷。八月丁未。冀宁、汴梁等路，涉县、武安县地震。十一月戊辰，大宁地震如雷。二年五月乙丑，秦州成纪县北山移至夕川河，明日再移，平地突如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没民居。三年八月己未，冀宁、晋宁等郡地震。十月壬午，河南地震。四年正月壬戌，冀宁地震。七月己丑，成纪县山崩。辛卯，冀宁地震。九月，岭北地震三日。五年正月甲戌，懿州地震。二月癸巳，和宁路地震。丁酉，秦安县山崩。三月己卯，德庆路地震。七月戊子，宁远县山崩。八月，伏羌县山崩。秦州成纪县暴雨，山崩，朽壤坟起，覆没畜产。

至治二年九月癸亥，地震。十一月癸卯，地震。

泰定元年八月，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十二月庚申，奉元路同州地震，有声如雷。三年十二月丁亥，宁夏路地震如雷，发自西北，连震者三。四年三月癸卯，和宁路地震如雷。八月，巩昌通渭县山崩。碉门地震，有声如雷，昼晦。凤翔、兴元、成都、陕州、江陵等郡地同日震。九月壬寅，宁夏地震。

致和元年七月辛酉朔，宁夏地震。己卯，大宁路地震。十月壬寅，大宁路地震。

至顺二年四月丁亥，真定涉县地一日五震或三震，月余乃止。四年四月戊申，大宁路地震。五月戊寅，京师地震有声。八月己酉，陇西地震。

至元元年十月壬子，恩州历亭县进嘉禾，一茎九穗。十一月丁酉，太原临州进嘉禾二茎。四年十月庚午，太原进嘉禾二本，异亩同颖。六年九月癸丑，恩州进嘉禾，一茎三穗。七年夏，东平府进瑞麦，一茎五

穗。十一年，兴元凤州进麦，一茎七穗；谷一茎三穗。十四年八月，嘉禾生襄阳。十七年十月，太原坚州进嘉禾六茎。十八年八月壬寅，瓜州屯田进瑞麦，一茎五穗。二十年十月癸巳，斡端宣慰司刘恩进嘉禾，同颖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二十三年五月，广元路阆中麦秀两岐。二十四年八月，濬州进瑞麦，一茎五穗。二十五年八月，袁州萍乡县进嘉禾。二十六年十二月，宁州民张安世进嘉禾二本。三十一年，嘉禾生京畿，一茎九穗。

大德元年十一月辛未，曹州禹城县进嘉禾，一茎九穗。大德九年，嘉禾生应州山阴县。

至大三年九月，河间路献嘉禾，有异亩同颖及一茎数穗者，敕绘为图。

皇庆二年八月，嘉禾生浑源州，一茎四穗。

延祐四年七月，南城产嘉禾。七年五月，鄱阳进嘉禾，一茎六穗。

至治二年八月，蔚州献嘉禾。

泰定元年十月，成都县谷一茎九穗。

志第三下 五行二

○水不润下

元统元年五月，汴梁阳武县河溢害稼。六月，京畿大霖雨，水平地丈余。泾河溢，关中水灾。黄河大溢，河南水灾。泉州霖雨，溪水暴涨，漂民居数百家。七月，潮州大水。二年正月，东平须城县、济宁济州、曹州济阴县水灾。二月，滦河、漆河溢，永平路属县皆水。瑞州路水。三月，山东霖雨，水涌。四月，东平、益都水。五月，镇江路水，宣德府大水。六月，淮河涨，漂山阳县境内民畜房舍。九月，吉安路水。至元元年，河决汴梁封丘县。二年五月，南阳邓州大水。六月，泾水溢。八月，大都至通州霖雨，大水。三年二月，绍兴大水。五月，广西贺州大水害稼。六月，卫辉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涨，与城西御河通流，平地深二丈余，漂没人民房舍田禾甚众，民皆栖于树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载饭食之，移老弱居城头，日给粮饷，月余水方退。汴梁兰阳、尉氏二县，归德府皆河水泛溢。黄州及衢州常山县皆大水。四年五月，吉安永丰县大水。六月，邵武大水，城市皆洪流，漂沿溪民居殆?N

迥炅□赂□纾□≈萋烦ね∠卮笏□□降厣钊□尚恚□鹈窬影税偌遥□得裉锒□偾辏□缢勒甙饲в嗳恕Ｆ咴拢□手菀省□鸲□颖┳牵□龅谭溃□μ锛凇Ⅰ畚涔庠笙卮笏□３Ｖ菀诵讼厣剿□觯□聘咭徽桑□得窬印Ａ□甓□拢□□芪逯菔□幌丶案Ｖ萋犯Ｄ□荽笏□Ｎ逶录鬃樱□煸□罨□萆奖溃□□砍銎降兀□缢廊松踔凇Ａ□拢□橹菸靼病17.□味□卮笏□８□纾□χ菟裳簟17.□□□鼗□辏□□侨氤侵校□钫捎啵□缢牢灏儆嗳耍凰觳□赜壬酰□降厝□捎唷Ｌ以聪缟奖溃□鼓缑窬游迨□□遥□勒呷□倭□□嗳恕Ｆ咴氯勺樱□悠侥掀较匾□辏□□赫牵□缢腊儆嗳耍□鹈窬尤□儆嗉遥□得裉锒□昶呤□嗄丁Ｒ颐□□钤□繁Ｔ啡县河水溢，漂溺居民。八月甲午，卫辉大水，漂民居一千余家。十月，河南府宜阳县大水，漂民居，溺死者众。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扬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涌溢，溺死一千六百余人。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入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民居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衢州西安县大水。温州飓风大作，海水溢，漂民居，溺死者甚众。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Ｊ□拢□坪臃阂纭Ｆ吣晡逶拢□浦荽笏□０嗽氯晌纾□贾荨⑸虾Ｆ种形绯蓖硕□粗痢０四暾□滦梁亻□泳觯□菁媚□贰Ｋ脑拢□浇□⑺山□笏□Ｎ逶赂□樱□阄魃奖浪□浚□旖□纾□降厮□疃□捎啵□萦钊诵笃□弧Ｈ勺樱□η齑笏□Ｒ颐□□□两□北戎□嗽轮懈呤□捎啵□亟□窠郧ǎ右员苤□Ａ□录撼螅□行寺匪勺滔刂栌辏□□□牵□降厣钫捎形宄哂啵□□涣□□嗬铮□勒咭磺□灏偃恕Ｊ窃拢□褐荽笏□Ｆ咴拢□呙芟卮笏□＞拍昶咴拢□行寺饭□病⑹□住⑶苯□12.嗬□认丶般嫜舾□笏□Ｏ那铮□□荽笏□思凇Ｊ□晡逶拢□□巳鹬荽笏□Ａ□乱椅矗□糁萘槭□赜晁□□牵□龅萄撸□□窬由踔凇Ｆ咴拢□谥萜揭Ｏ胤谒□纾□步□笃窒卮笏□□凇Ｊ□荒晗模□□四喜□⑫陆ǘ□卮笏□０睬焱┏窍赜晁□赫牵□く隆17.□炊□奖溃□寰鱿囟□蠛樱□□窬铀陌儆嗉摇Ｆ咴拢□侥□菲浇□⑽乃□□卮笏□□诤臃阂缍□髁桨叮□□惶锖淌□偾辍：泳龉榈赂□莱窍兀□祷屏旮园丁＞步□反笏□□瞿媳倍□盖□Ｊ□□炅□拢□行寺匪勺滔刂栌辏□□□牵□□窬忧в嗉遥□缢榔甙偃恕Ｆ咴拢□橹菸靼蚕卮笏□Ｊ□□晗模□恢莘崛蟆⒂裉铩⒆窕□⑵焦人南卮笏□Ｆ咴露：□□□莺Ｋ□杖□薄Ｊ□哪炅□拢□幽细□□卮笥辏□痢18.逅□纾□□幻窬樱□缢廊□儆嗳恕Ｇ铮□恢荽笏□Ｊ□迥炅□拢□Ｖ荽笏□Ｊ□□辏□泳鲋Ｖ莺右跸兀□偈鹈窬泳》希□斐芍辛鳌Ⅰ蕉□笏□Ｊ□吣炅□拢□钣辏□暮右纾

□闫娇ひ亟运□G铮□恢菟南亟源笏□J□四昵铮□□□凹恢荨9.愣□葜荨9.阄魉南亍10.刂萁源笏□J□拍昃旁拢□弥萑纬窍睾泳觥6□□昶咴拢□囗荽笏□6□□□耆□拢□畚涔庠笙卮笏□6□□□辏□现菁迷础⑽孪厮□F咴拢□泳龆□绞僬畔兀□艹乔剑□□萋□□四缢郎踔凇6□□哪耆□拢□娑枷鼐□□缍□啤；城炻访现荨10.幽凇⑽溱煜厮□F咴拢□娑悸肥俟庀亍13.褐莞呙芟厮□6□□迥昵铮□恢荽笏□6□叫氤恰6.□i⑵揭跞□睾泳鲂×骺冢□镉谇搴樱□得窬樱□撕碳凇6□□□甓□拢□颖贬悖□献远□鳌2.堋㈠B□录凹媚□□员黄浜A A□拢□幽细□罅赜辏□Z水溢，深四丈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汾州介休县汾水溢。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

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里亦如之。

至正二十年十一月，汴梁原武、荥泽二县黄河清三日。二十一年十一月，河南孟津县至绛州垣曲县二百里河清七日，新安县亦如之。十二月，冀宁路石州河水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二十四年夏，卫辉路黄河清。

至正六年九月，彰德雨雪，结冻如琉璃。七年八月，卫辉陨霜杀稼。九年三月，温州大雪。十年春，彰德大寒，近清明节，雨雪三尺，民多冻馁而死。十一年三月，汴梁路钧州大雷雨雪，密县平地雪深三尺余。十三年秋，邵武光泽县陨霜杀稼。二十三年三月，东平路须城、东河、阳谷三县陨霜杀桑，废蚕事。八月，钧州密县陨霜杀菽。二十七年三月，彰德大雪，寒甚于冬，民多冻死。五月辛巳，大同陨霜杀麦。秋，冀宁路徐沟、介休二县雨雪。十二月，奉元路咸宁县井水冰。二十八年四月，奉元陨霜杀菽。

元统元年三月戊子，绍兴萧山县大风雨雹，拔木仆屋，杀麻麦，毙伤人民。二年二月甲子，塞北东凉亭雨雹。至元元年七月，西和州、徽州雨雹。二年八月甲戌朔，高邮宝应县大雨雹。是时，淮、浙皆旱，唯本县濒河，田禾可刈，悉为雹所害，凡田之旱者无一雹及之。四年四月癸巳，清州八里塘雨雹，大过于拳，其状有如龟者，有如小兒形者，有如狮象者，有如环玦者，或橢如卵，或圆如弹，玲珑有窍，色白而坚，长老云：“大者固常见之，未有奇状若是也。”至正二年五月,东平路东阿县雨雹，大者如马首。三年六月，东平阳谷县雨雹。 六年二月辛未，兴国路雨雹，大如马首，小者如鸡子，毙禽畜甚众。五月辛卯，绛州雨雹，大者二尺余。八年四月庚辰，钧州密县雨雹，大如鸡子，伤麦禾。

龙兴奉新县大雨雹，伤禾折木。八月己卯，益都临淄县雨雹，大如杯盂，野无青草，赤地如赭。九年二月，龙兴大雨雹。十年五月，汾州平遥县雨雹。十一年四月乙巳，彰德雨雹，大者如斧，时麦熟将刈，顷刻亡失，田畴坚如筑场，无稭粒遗留者，地广三十里，长百有余里，树木皆如斧所劈，伤行人、毙禽畜甚众。五月癸丑，文水县雨雹。十三年四月，益都高苑县雨雹，伤麦禾及桑。十四年六月，蓟州雨雹。十七年四月，济南大风雨雹。十九年四月，莒州蒙阴县雨雹。五月，通州及益都临朐县雨雹害稼。二十年五月，蓟州遵化县雨雹终日。二十一年五月，东平雨雹害稼。二十二年八月，南雄雨雹如桃李实。二十三年五月，鄜州宜君县雨雹，大如鸡子，损豆麦。七月，京师及隰州永和县大雨雹害稼。二十五年五月，东昌聊城县雨雹，大如拳，小者如鸡子，二麦不登。二十六年六月，汾州平遥县雨雹。二十七年二月乙丑，永州城中昼晦，鸡栖于埘，人举灯而食，既而大雨雹，逾时方明。五月，益都大雷雨雹。七月，冀宁徐沟县大风雨雹，拔木害稼。二十八年六月，庆阳府雨雹，大如盂，小者如弹丸，平地厚尺余，杀苗稼，毙禽兽。

至正三年秋，兴国路永兴县雷，击死粮房贴书尹章于县治。时方大旱，有硃书在其背云："有旱却言无旱，无灾却道有灾，未庸歼厥渠魁，且击庭前小吏。"七年五月庚戌，台州路黄岩州海滨无云而雷。冬，卫辉路天鼓鸣。十年六月戊申，广西临桂县无云而雷，震死邑民廖黄达。十二月庚子，汾州孝义县雷雨。十一年十二月，台州大雨震电。十二年三月丙午，宁国路无云而雷。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师无云而雷，少顷有火坠于东南。怀庆路河内县及河南府天鼓鸣于西北。是日怀庆之修武、潞州之襄垣县皆无云而雷，声震天地。是月，汾州雷雨。十四年十二月，孝义县雷雨。十九年十二月，台州大雷电。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温州乐清县雷。二十七年正月乙未夜，晋宁路绛州天鼓鸣空中，如闻战斗之声。十月，奉元路雷电。

至正二十五年六月戊申，京师大雨，有鱼随雨而落，长尺许，人取而食之。

至元五年六月庚戌，汀州长汀县山蛟出，大雨骤至，平地涌水，深三丈余，漂没民居八百余家，坏田二百余顷。至正十七年六月癸酉，温州有龙斗于乐清江中，飓风大作，所至有光如球，死者万余人。八月癸丑，祥符县西北有青白二龙见，若相斗之势，良久而散。二十三年正月甲辰，广西贵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而青色，长四尺许，军民聚观而杀之。二十四年六月，保德州有黄龙见于咸宁井中。二十七年六月丁巳，皇太子寝殿新甃井成，有龙自井而出，光焰烁人，宫人震慑仆地。

又宫墙外长庆寺所掌成宗斡耳朵内大槐树，有龙缠绕其上，良久飞去，树皮皆剥。七月，益都临朐县有龙见于龙山，巨石重千斤，浮空而起。二十八年十一月，大同路怀仁县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绾结，可载数车。

至正三年秋，建宁浦城县民家豕生豚，二尾八足。十五年，镇江民家豕生豚如象形。二十四年正月，保德州民家豕生豚，一首二身八蹄二尾。

至元元年正月，广西师宗州軿生妻适和，一产三男。汴梁祥符县市中一乞丐妇人，忽生髭须。至正九年四月，枣阳民张氏妇生男，甫及周岁，长四尺许，容貌异常，皤腹拥肿，见人辄嬉笑，如世俗所画布袋和尚云。二十三年五月，霸州民王马驹妻赵氏，一产三男。六月，毫家务李闰妻张氏，一产三男。

至正元年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风自西北来，忽变为黑，昼晦如夜。十三年冬，袁州路每日暮，有黑气环绕郡城。十七年正月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池水皆黑。二十八年七月乙亥，京师黑雾，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近午始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火不炎上

元统元年六月甲申，杭州火。至正元年四月辛卯，台州火。乙未，杭州火，燔官舍民居公廨寺观，凡一万五千七百余间，死者七十有四人。二年四月，杭州又火。六年八月己巳，延平路火，燔官舍民居八百余区，死者五人。十年，兴国路自春及夏，城中火灾不绝，日数十起。二十年，惠州路城中火灾屡见。二十三年正月乙卯夜，广西贵州火，同知州事韩帖木不花、判官高万章及家人九口俱死焉，居民死者三百余人，牛五十头，马九匹，公署、仓库、案牍焚烧皆? 6 □□四甓□鹿锩□□□ξ淦骺庠帧＜核龋□挛饔蟹苫鹱曰□较拢□魅胝帕煎鲇□校□俦□馄髡獭Ａ□录滓□□蠖即笫ナ偻虬菜略帧Ｊ侨瘴词保□子曛杏谢鹱钥斩□拢□涞罴苟□椭憧诨鹧娉觯□鹕砩弦嗷鹌稹５畚胖□□拢□矫□俟倬然ι□ǘ□鞫□疤蒙裰骷氨ν嫫魑锏妹猓□嘟苑倩佟４怂戮擅□姿□□允雷嬉岳矗□□俟傧耙侵□□□涞畋堇粯Ｊ一如内庭之制。成宗时，置世祖影堂于殿之西，裕宗影堂于殿之东，月遣大臣致祭。

至元六年冬，京师无雪。至正八年九月，奉元路桃杏花。十四年八月，冀宁路榆次县桃李花。十五年十一月，汾州介休县桃杏花。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东北雨米如黍。十一月，建宁浦城县雨黑子如稗实；邵武大雨震电，雨黑黍如芦穄，信州雨黑黍；鄱阳县雨菽豆。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红稽黑字，其上节云"天下太平"，其下节云"天下刀兵"。十八年，处州山谷中小竹结实如小麦，饥民采食之。二十一年，明州象山县竹穗生实如小米，可食。

至正十一年，广西庆远府有异禽双飞，见于述昆乡，飞鸟千百随之，盖凤凰云。其一飞去，其一留止者，为僮人射死，首长尺许，毛羽五色，有藏之以献于帅府者，久而其色鲜明如生云。五月，兴国有大鸟百余，飞至郡西白朗山颠，状如人立，去而复至者数次。十九年，京师鸱鸮夜鸣达旦，连月乃止，有杜鹃啼于城中，居庸关亦如之。二十七年三月丁丑朔，莱州招远县大社里黑风大起，有大鸟自南飞至，其色苍白，展翅如席，状类鹤，俄顷飞去，遗下粟、黍、稻、麦、黄黑豆、荞麦于张家屋上，约数升许，是岁大稔。

元统二年正月庚寅朔，河南省雨血。是日众官晨集，忽闻燔柴烟气，既而黑雾四塞，咫尺不辨，腥秽逼人，逾时方息。及行礼毕，日过午，骤雨随至，沾洒垩墙及裳衣皆赤。至元四年四月辛未，京师雨红沙，昼晦。至正五年四月，镇江丹阳县雨红雾，草木叶及行人裳衣皆濡成红色。十三年三月丙戌，彰德路西南，有火自天而下，如在城外，觅之无有。十二月庚戌，潞州襄垣县有火坠于东南。十四年，卫辉路有天光见于西方。十二月辛卯，绛州有红气，起自北方，蔽天几半，移时方散。十五年春，蓟州雨血。十八年三月辛丑夜，大同路有黑气蔽于西方，声如雷然。俄顷，有云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见火光，以物触地，辄有火起，至夜半，空中如有兵戈相击之声。二十一年七月己巳，冀宁路忻州西北，有赤气蔽空如血，逾时方散。八月壬午，棣州夜半有赤气亘天，起西北至于东北。癸未，彰德西北，夜有红气亘天，至明方息。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气蔽天，直过天庭，自东而西，移时方散，如是者三。十月癸巳昧爽，绛州有红气见于北方，如火。二十三年三月壬戌，大同路夜有赤气亘天，中侵北斗。六月丁巳，绛州日暮有红光见于北方，如火，中有黑气相杂，又有白虹二，直冲北斗，逾时方散。庚申，晋宁路北方，日暮天赤，中有白气如虹者三，一贯北斗，一贯北极，一贯天潢，至夜分方灭。八月丙辰，忻州东北，夜有赤气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而行，逾时方散。

十月丙申朔，大名路向青、齐一方，有赤气照耀千里。二十四年九

月癸酉，冀宁平晋县西北方，至夜天红半壁，有顷，从东而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宁寺塔忽变红色，自顶至踵，表里透彻，如煅铁初出于炉，顶上有光焰迸发，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谣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红，硃衣人作主人公。"七月癸酉，京师赤气满天，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气焰方息。

至元元年十二月，芝草生于荆门州当阳县覆船山，一本五干，高尺有二寸，一本二干，高五寸有半，干皆两岐；二本相依附，扶疏瑰奇，如珊瑚枝，其高者结为华盖庆云之状。五年秋，芝草生于中书工部之屋梁，一本七干。

木不曲直

至元五年十一月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壬寅冰始解。至正四年正月，汴梁路郑州尉氏、洧川、河阴三县及龙兴靖安县雨木冰。十一月，东平雨木冰。十二年九月壬午，冀宁保德州雨木冰。十四年冬，龙兴雨木冰。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状如楼阁、人物、冠带、鸟兽、花卉，百态具备，羽幢珠葆，弥望不绝，凡五日始解。

至正三年夏，上都、大都桑果叶，皆有黄色龙文。九年秋，奉元桃杏实。十二年五月，汴梁祥符县椿树结实如木瓜。十六年七月，彰德李树结实如小黄瓜。民谣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二十一年，明州松树结实，其大有盈尺者。八月，汴梁祥符县邑中树木，一夕皆有湿泥涂之。

至元二年五月乙卯，南阳邓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甲申乃止。三年六月，卫辉路淫雨。至正二年秋，彰德路霖雨。三年四月至七月，汴梁路荥泽县，钧州新郑、密县霖雨害稼。四年夏，汴梁兰阳县，许州长葛、郾城、襄城，睢州，归德府亳州之鹿邑，济宁之虞城淫雨害蚕麦，禾皆不登。八月，益都霖雨，饥民有相食者。五年夏秋，汴梁祥符、尉氏、洧川，郑州、钧州、亳州久雨害稼，二麦禾豆俱不登。河间路淫雨，妨害盐课。八年五月，京师大霖雨，都城崩圮。钧州新郑县淫雨害麦。九年七月，高唐州大霖雨，坏官署民居。归德府淫雨浃十旬。十年二月，彰德路大雨害麦。二十年七月，益都高苑县、陕州黾池县大雨害稼。二十三年七月，怀庆路河内、修武、武陟三县及孟州淫雨害稼。二十四年秋，密州安丘县大雨。二十五年秋，密州安丘县，潞州，

汴梁许州及钧州之密县淫雨害稼。二十七年秋，彰德路淫雨。

至正六年八月，龙兴进贤县甘露降。二十年十月，国子学大成殿松柏树有甘露降其上。

至正十年春，丽正门楼斗栱内，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远近聚观之。门尉以白留守，达于都堂，上闻，有旨令取付法司鞫问。但云蓟州人，问其姓名，诘其所从来，皆惘若无知，唯妄言祸福而已，乃以不应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

至正二十年八月，庆阳，延安，宁、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鹑卵化生，既成牝牡，生育日滋，百亩之田，一夕俱? 6□□□辏□糁荼艋戳桨叮□谢液谏□螅□阂钩鲅ǎ□扇焊驳厥澈獭?

金不从革

至正十年正月甲戌，棣州白昼空中有声自西北而来，距州二十里陨于地，化为石，其色黑，微有金星散布其上。有司以进，遂藏之司天监。十一月冬至夜，陕西耀州有星坠于西原，光耀烛地，声如雷鸣者三，化为石，形如斧，一面如铁，一面如锡，削之有屑，击之有声。十六年冬十一月，大名路大名县有星如火，自东南流，尾如曳簪，坠入于地，化为石，青黑光莹，状如狗头，其断处类新割者。有司以进，太史验视云“天狗也”，命藏于库。十九年四月己丑，建宁路瓯宁县有星坠于营山前，其声如雷，化为石。二十三年六月庚戌，益都临朐县龙山有星坠入于地，掘之深五尺，得石如砖，褐色，上有星如银，破碎不完。

至正九年，龙兴靖安县山石迸裂，涌水，人多死者。十年三月，庆元奉化州南山石突开，其碎而大者，有山川人物禽鸟草木之文。二十七年六月丁卯，沂州东苍山有巨石，大如屋，崩裂坠地，声震如雷。七月丙戌，广西灵川县临江石崖崩。

元统元年夏，绍兴旱，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淮东、淮西皆旱。二年三月，湖广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四月，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秋，南康旱。至元元年夏，河南及邵武大旱。二年，蕲州、黄州、浙东衢州、婺州、绍兴、江东信州、江西瑞州等路及陕西皆旱。是年四月，黄州黄冈县周氏妇产一男即死，狗头人身，咸以为旱魃云。六年夏，广东南雄路旱，自二月不雨至于五月，种不入土。至正二年，彰德、大同二郡及冀宁平晋、榆次、徐沟县，汾州孝义县，忻州皆大旱，

自春至秋不雨，人有相食者。秋，卫辉大旱。三年秋，兴国大旱。四年，福州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八月。兴化、邵武、镇江及湖南之桂阳皆旱。五年，曹州禹城县大旱。夏，胶州高密县旱。六年，镇江及庆元奉化州旱。七年，怀庆、卫辉、河东及凤翔之岐山、汴梁之祥符、河南之孟津皆大旱。八年三月，益都临淄县大旱。五月，四川旱。十年夏秋，彰德旱。十一年，镇江旱。十二年，蕲州、黄州大旱，人相食。浙东绍兴旱。台州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十三年，蕲州、黄州及浙东庆元、衢州、婺州，江东饶州，江西龙兴、瑞州、建昌、吉安，广东南雄，湖南永州、桂阳皆大旱。十四年，怀庆河内县、孟州，汴梁祥符县，福建泉州，湖南永州、宝庆，广西梧州皆大旱。祥符旱魃再见，泉州种不入土，人相食。十五年，卫辉大旱。十六年，婺州、处州皆大旱。十八年春，蓟州旱。莒州、滨州、般阳淄川县、霍州、鄜州、凤翔岐山县春夏皆大旱。莒州家人自相食，岐山人相食。十九年，晋宁、凤翔，广西梧州、象州皆大旱。二十年，通州旱。汾州介休县自四月至秋不雨。广西宾州大旱，自闰五月不雨至于八月。二十二年，河南洛阳、孟津、偃师三县大旱，人相食。二十三年，山东济南、广西贺州皆大旱。

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此皆诗妖也。至元三年，郡邑皆相传朝廷欲括童男女，于是市井乡里竞相嫁娶，仓卒成言，贫富长幼多不得其宜者，此民讹也。

至正十年，彰德境内狼狈为害，夜如人形，入人家哭，就人怀抱中取小兒食之。二十三年正月，福州连江县有虎入于县治。二十四年七月，福州白昼获虎于城西。

至元二年七月，黄州蝗。三年六月，怀庆、温州、汴梁阳武县蝗。五年七月，胶州即墨县蝗。至正四年，归德府永城县及亳州蝗。十七年，东昌茌平县蝗。十八年夏，蓟州、辽州、潍州昌邑县、胶州高密县蝗。秋，大都、广平、顺德及潍州之北海、莒州之蒙阴、汴梁之陈留、归德之永城皆蝗。顺德九县民食蝗，广平人相食。十九年，大都霸州、通州，真定，彰德，怀庆，东昌，卫辉，河间之临邑，东平之须城、东阿、阳谷三县，山东益都、临淄二县，潍州、胶州、博兴州，大同、冀宁二郡，文水、榆次、寿阳、徐沟四县，沂、汾二州，及孝义、平遥、

介休三县，晋宁潞州及壶关、潞城、襄垣三县，霍州赵城、灵石二县，隰之永和，沁之武乡，辽之榆社、奉元，及汴梁之祥符、原武、鄢陵、扶沟、杞、尉氏、洧川七县，郑之荥阳、汜水，许之长葛、郾城、襄城、临颍，钧之新郑、密县，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罄，则人相食。七月，淮安清河县飞蝗蔽天，自西北来，凡经七日，禾稼俱? 6 □□辏□娑剂匐浴⑹俟舛□兀□锵栳□较鼗取 6 □□荒炅□拢□幽瞎□鼗龋□臣诰憔　F 咴拢□阑约般炅很□笙亍⒅ V 莼取 6 □□□昵铮□阑约般炅嚎□狻 7. 龉怠□ 4. 匚□兀□碇菁熬□□轮！19.芏□鼗取 6 □□迥辏□锵栳□较鼗取?

元统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谣曰：“天雨氂，事不齐。”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线而绿，俗呼云“菩萨线”。民谣云：“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六年七月，延安路鄜州雨白毛，如马鬃，所属邑亦如之。至正十三年四月，冀宁榆次县雨白毛，如马鬃。七月，泉州路雨白丝。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氂。十九年三月，兴化路连日雨氂。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京师雨氂，长尺许，如马鬃。二十七年五月，益都雨白氂。

至元四年八月丁丑，京师白虹亘天。至正二十二年，京师有白气如小索，起危宿，长五百丈，扫太微。二十四年六月癸卯，冀宁路保德州三星昼见，有白气横突其中。二十六年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贯日。又气横贯东南，良久乃灭。二十七年五月，大名路有白气二道。二十八年闰七月乙丑，冀宁文水县有白虹贯日，自东北直绕西南，云影中似日非日，如镜者三，色青白，逾时方没。

稼穑不成

元统元年夏，两淮大饥。二年春，淮西饥。七月，池州饥。十一月，济南、莱芜县饥。至元元年春，益者路沂水、日照、蒙阴、莒四县及龙兴路饥。夏，京师饥。是岁，沅州、道州、宝庆及邵武、建宁饥。二年，顺州及淮西安丰，浙西松江，浙东台州，江西江、抚、袁、瑞，湖北沅州卢阳县饥。三年，大都及济南、蕲州、杭州、平江、绍兴、溧阳、瑞州、临江饥。五年，上都开平县、桓州，兴和宝昌州，濮州之鄄城，冀宁之交城，益都之胶、密、莒、潍四州，辽东沈阳路，湖南衡州，江西袁州，八番顺元等处皆饥。六年，顺德之邢台，济南之历城，大名之元城，德州之清平，泰安之奉符、长清，淮安之山阳等县，归德邳州，益都、般阳、处州、婺州四郡皆饥。至正元年春，京畿州县、真定、河间、济南及湖南饥。夏，彰德及温州饥。二年，保德州大饥。三

年，卫辉、冀宁、忻州大饥，人相食。四年，霸州大饥，人相食。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皆大饥。冬，保定、河南饥。五年春，东平路须城、东阿、阳谷三县及徐州大饥，人相食。夏，济南、汴梁、河南、邠州、瑞州、温州、邵武饥。六年五月，陕西饥。七年，彰德、怀庆、东平、东昌、晋宁等处饥。九年春，胶州大饥，人相食。钧州新郑、密县饥。十四年春，浙东台州，江东饶，闽海福州、邵武、汀州，江西龙兴、建昌、吉安、临江，广西静江等郡皆大饥，人相食。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春，莒州蒙阴县大饥，斗米金一斤。冬，京师大饥，人相食，彰德、山东亦如之。十九年正月至五月，京师大饥，银一锭得米仅八斗，死者无算。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莩死盈道，军士掠孱弱以为食。济南及益都之高苑，莒之蒙阴，河南之孟津、新安、黾池等县皆大饥，人相食。二十一年，霸州饥，民多莩死。

至正四年，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四郡，夏秋大疫。五年春夏，济南大疫。十二年正月，冀宁保德州大疫。夏，龙兴大疫。十三年，黄州、饶州大疫。十二月，大同路大疫。十六年春，河南大疫。十七年六月，莒州蒙阴县大疫。十八年夏，汾州大疫。十九年春夏，鄜州并原县，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及广东南雄路大疫。二十年夏，绍兴山阴、会稽二县大疫。二十二年，又大疫。

至正元年七月，广西雷州飓风大作，涌潮水，拔木害稼。二年十月，海州飓风作，海水涨，溺死人民。十三年五月乙丑，浔州飓风大作，坏官舍民居，屋瓦门扉皆飘扬七里之外。十四年七月甲子，潞州襄垣县大风拔木偃禾。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风拔木，六畜皆鸣，人持枪矛，忽生火焰，抹之即无，摇之即有。二十四年，台州路黄岩州海溢，飓风拔木，禾尽偃。二十七年三月庚子，京师有大风，起自西北，飞砂扬砾，昏尘蔽天，逾时，风势八面俱至，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自后，每日寅时风起，万窍争鸣，戌时方息，至五月癸未乃止。

至正三年六月，梧州青虫食稼。十年七月，同州虫食稼，郡守石亨祖祷于玄妙观，寒雨三日，虫尽死。十九年五月，济南章丘、邹平二县蝻，五谷不登。二十二年春，卫辉路螟。六月，莱州胶水县蚜蚄生。七月，掖县蚜蚄生，害稼。二十三年六月，宁海文登县蚜蚄生。七月，莱州招远、莱阳二县及登州、宁海州蚜蚄生。

至正九年三月，陈州杨家庄上牛生黄犊，火光满室，麻顶绿角，间生绿毛，不食乳，二日而死。十年秋，襄阳车城民家牛生犊，五足，前三后二。十六年春，汴梁祥符县牛生犊，双首，不及二日死。二十八年

五月，东昌聊城县钱镇抚家牛生黄犊，六足，前二后四。

至元五年二月，信州雨土。至正三年三月至四月，忻州风霾尽晦。二十六年四月乙丑，奉元路黄雾四塞。

元统元年八月，巩昌、徽州山崩。九月庚申，秦州山崩。十月丙寅，凤州山崩。十一月丙申，巩昌成纪县地裂山崩。癸卯，安庆灊山县地震。辛亥，秦州地裂山崩。十二月，饶州德兴县，余干、乐平二州地震。二年五月，信州地震。八月辛未，京师地震。鸡鸣山崩，陷为池，方百里，人死者众。至元元年十一月壬寅，兴国路地震。十二月丙子，安庆路地震，所属宿松、太湖、灊山三县同时俱震。庐州、蕲州、黄州亦如之。是月，饶州亦地震。二年正月乙丑，宿松地震。五月壬申，秦州山崩。三年八月辛巳夜，京师地震。壬午，又大震，损太庙神主；西湖寺神御殿壁仆，祭器皆坏。顺州、龙庆州及怀来县皆以辛巳夜地震，坏官民房舍，伤人及畜牧。宣德府亦如之，遂改为顺宁云。四年春，保安州及瑞州路新昌州地震。六月，信州路灵山裂。七月己酉，保安州地大震。丙辰，巩昌府山崩。八月丙子，京师地震，日凡二三，至乙酉乃止。密州安丘县地震。六年六月己亥，秦州成纪县山崩地裂。至正元年二月，汴梁路地震。二年四月辛丑，冀宁路平晋县地震，声如雷鸣，裂地尺余，民居皆倾仆。七月，惠州雨水，罗浮山崩，凡二十七处，坏民居，塞田涧。十二月己酉，京师地震。三年二月，钧州新郑、密县地震。六月乙巳，秦州秦安县南坡崩裂，压死人畜。七月戊辰，巩昌山崩，人畜死者众。十二月，胶州及属邑高密地震。四年八月，莒州蒙阴县地震。十二月，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及汉阳地震。五年春，蓟州地震，所领四县及东平汶上县亦如之。十二月乙丑，镇江地震。六年二月，益都路益都、昌乐、寿光三县，潍州北海县、胶州即墨县地震。三月，高苑县地震，坏民居。六月，广州增城县罗浮山崩，水涌溢，溺死百余人。九月戊午，邵武地震。翌日，地中有声如鼓，夜复如之。七年二月，益都临淄、临朐，潍州之昌邑、胶州之高密、济南之棣州地震。三月，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地震，河水动?N逶拢□僮偷赜终穑□呷漳酥埂：佣□刿迦□浚□莱窍菸荩□巳嗣瘛J□辉拢□蚪□ぱ粝氐卣稹>拍炅□拢□囗莸卣稹F咴赂□□□荽蠓缬辍S来合啬舷笊奖溃□顾勒呱踔凇J□辏□侥□旃迪氐卣稹N逶录鬃樱□□四□荽笥辏□奖朗□□A 1 □□□鹬萆细呦孛缮奖馈J□乱矣希□□莅蚕□睾钌矫□J□荒晁脑拢□侥□贩凇⑫枚□荩□乃□(2)浇□⑮艽巍⑥傺羲南兀□□□芍葜□苌纾□城旌幽凇⑫尬涠□丶懊现萁缘卣穑□□缋做□□芊课荩□顾勒呱踔凇0嗽露〕螅□行寺饭□病⑦勺獭⑱□□□兀□俊14. C哦□莸卣稹J□□甓□卤□纾□糁萘槭□氐卣

稹Ｈ蛉□露冫螅□挛鞯卣穑□□恕6. 亏鳌14.材□ ⑾.嶂萦壬酰□粕戒喂龋□菝宦□幔□胁患□浼Ｕ摺；嶂茛□萸桔埽□缅笪灏儆嗾牛□ふ捎啵□陶呔懦撸□四□芸□臁Ｊ□卤□纾□糁菡猿窍鼗羯奖溃□渴□□铮□叭□眨□矫□缋祝□菔蘧□ｉＪ□□耆□拢□□恕6. 亏鳌14.材□ ⑾.嶂莸卣稹Ｆ咴拢□谥莅妆肷桔濉Ｊ□哪晁脑拢□谥萁樾菹氐卣穑□□俊Ｆ咴拢□⒁逑氐卣稹Ｊ□辉拢□□□返卣穑□□炷□□□旱露□匾嗳缰□；窗猜泛Ｖ莸卣稹Ｊ□□录河希□苄说卣稹Ｊ□迥晁脑拢□□□赐ぁ18.楣谩11.□糁钌奖馈Ａ□露冫螅□侥□５轮莸卣稹Ｊ□□甏海□恢莸卣穑□彩□眨□□焖南匾嗳缰□Ａ□拢□字莸卮笳稹Ｊ□吣晔□拢□步□范□诺叵荩□嵌□□奖馈Ｊ□□露∮希□煸□废笊较囟毂巧奖溃□猩□缋住Ｊ□四甓□乱液ィ□侥□僦莸卣稹Ｎ逶拢□娑嫉卣稹Ｊ□拍暾□录孜纾□煸□卣稹６□□甓□拢□悠剿巢□氐卣稹６□□□耆□拢□闲勐返卣稹６□□□晔□□露：：龋□囗莸卣稹６□□迥晔□氯缮辏□嘶□返卣穑□猩□缋住６□□□耆□拢□Ｖ莸卣鹑缋祝□佑芟匚馍奖馈Ａ□拢□谥萁樾菹氏卣稹Ⅰ苄松揭跸匚粤□搅选Ｆ咴滦梁ィ□侥□沸旃迪兀□□⑫谩17.偃□荩□谥□⒁濉⑵揭６□赝□盏卣穑□醒顾勒摺１□剑□□萃□蚕卮罄子辏□□闵奖馈Ｊ窃拢□幽细□□卮罅赜辏□卣鹕奖馈Ｊ□辉滦脸螅□□萜殉窍芈灏侗溃□账□□□魅□铡Ｊ□□赂□纾□□葜□殉窍芈逅□退逞卤溃□溲麓魇□□醒已□删樱□侨昭顾辣俾艺咂呤□嗳恕６□□吣晡逶拢□蕉□卣稹Ａ□拢□手萆绞□懒眩□猩□缋住Ｆ咴卤□纾□步□榇厂卮蟛厣绞□卤馈Ｊ□卤□剑□Ｖ堇子辏□卣稹Ｊ□□赂□纾□终穑□猩□缋住６□□四炅□拢□侥□乃□⑫旃刀□兀□谥菪⒁濉13.樾荻□兀□僦荨１．５轮荩□糁□□八丶吧挛鹘缘卣稹Ｊ□滦了龋□挛鞯赜终稹?

至元四年五月，彰德临彰县麦秀两岐，有三穗者。至正元年，延平顺昌县嘉禾生，一茎五穗。冀宁太原县有嘉禾，异亩同颖。三年八月，晋宁临汾县嘉禾生，有五穗至八穗者。十年，彰德路谷麦双穗。十六年，大同路秦城乡嘉禾生，一茎二穗五穗，有九穗者，有异茎而同穗者。二十六年五月，洛阳县康家庄有瑞麦，一茎四穗双穗三穗者甚众。

志第四 历一

夫明时治历，自黄帝、尧、舜与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其文备见于传记矣。虽去古既远，其法不详 ，然原其要，不过随时考验，以合于天而已。汉刘歆作《三统历》，始立积年日法，以为推步之准。后世因之，历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数十家，岂故相为乖异哉？盖天有不齐之运，而历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则不可不改也。

元初承用金《大明历》，庚辰岁，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蚀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见于西南。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大明历》后天，乃损节气之分，减周天之秒，去交终之率，治月转之余，课两曜之后先，调五行之出没，以正《大明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岁，国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六度，以应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远，创为里差以增损之，虽东西万里，不复差忒。遂题其名曰《西征庚午元历》，表上之，然不果颁用。

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诏前中书左丞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改治新历。衡等以为金虽改历，止以宋《纪元历》微加增益，实未尝测验于天，乃与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毛鹏翼、刘巨渊、王素、岳铉、高敬等参考累代历法，复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参别同异，酌取中数，以为历本。十七年冬至，历成，诏赐名曰《授时历》。十八年，颁行天下。二十年，诏太子谕德李谦为《历议》，发明新历顺天求合之微，考证前代人为附会之失，诚可以贻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验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历经》及谦《历议》故存，皆可考据，是用具著于篇。惟《万年历》不复传，而《庚午元历》虽未尝颁用，其为书犹在，因附著于后，使来者有考焉。作《历志》。

授时历议上

验气

天道运行，如环无端，治历者必就阴消阳息之际，以为立法之始。阴阳消息之机，何从而见之？惟候其日晷进退，则其机将无所遁。候之之法，不过植表测景，以究其气至之始。智作能述，前代诸人为法略

备，苟能精思密索，心与理会，则前人述作之外，未必无所增益。

旧法择地平衍，设水准绳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为分秒太、半、少之数，未易分别。表长，则分寸稍长，所不便者，景虚而淡，难得实景。前人欲就虚景之中考求真实，或设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为规，皆取表端日光下彻圭面。今以铜为表，高三十六尺，端挟以二龙，举一横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为八尺之表五。圭表刻为尺寸，旧寸一，今申而为五，厘毫差易分。别创为景符，以取实景。其制以铜叶，博二寸，长加博之二，中穿一窍，若针芥然，以方跂为趺，一端设为机轴，令可开阖，□耆其一端，使其势斜倚，北高南下，往来迁就于虚景之中，窍达日光，仅如米许，隐然见横梁于其中。旧法以表端测晷，所得者日体上边之景，今以横梁取之，实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

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长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师长表，冬至之景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则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则二尺三寸四分。虽晷景长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长为冬至，景短为夏至，则一也。惟是气至时刻考求不易，盖至日气正，则一岁气节从而正矣。刘宋祖冲之尝取至前后二十三四日间晷景，折取其中，定为冬至，且以日差比课，推定时刻。宋皇祐间，周琮则取立冬、立春二日之景，以为去至既远，日差颇多，易为推考。《纪元》以后诸历，为法加详，大抵不出冲之之法。新历积日累月，实测中晷，自远日以及近日，取前后日率相埒者，参考同异，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数多者为定，实减《大明历》一十九刻二十分。仍以累岁实测中晷日差分寸，定拟二至时刻于后。

推至元十四年丁丑岁冬至

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己亥，景长七丈九尺四寸八分五厘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长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厘；二十二日丁未，景长七丈九尺四寸五分五厘。以己亥、丁未二日之景相校，余三分五毫为晷差，进二位；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校，余八分六厘为法；除之，得三十五刻；用减相距日八百刻，余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加半日刻，共为四百三十二刻半；百约为日，得四日；余以十二乘之，百约为时，得三时，满五十又作一时，共得四时；余以十二收之，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三刻为丁丑岁冬至。此取至前后四日景。

十一月初九日甲午，景七丈八尺六寸三分五厘五毫；至二十六日辛

亥，景七丈八尺七寸九分三厘五毫；二十七日壬子，景七丈八尺五寸五分。以甲午、壬子景相减，复以辛亥、壬子景相减，准前法求之，亦得癸卯日辰初三刻。至二十八日癸丑，景七丈八尺三寸四厘五毫，用壬子、癸丑二日之景与甲午景，准前法求之，亦合。此取至前后八九日景。

十一月丙戌朔，景七丈五尺九寸八分六厘五毫；二日丁亥，景七丈六尺三寸七分七厘；至十二月初六日庚申，景七丈五尺八寸五分一厘。准前法求之，亦在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后一十七日景。

十月二十一日丙子，景七丈九寸七分一厘；至十二月十六日庚午，景七丈七寸六分；十七日辛未，景七丈一寸五分六厘五毫。准前法求之，亦得辰初三刻。此取至前后二十七日景。

六月初五日癸亥，景一丈三尺八分；距十五年五月癸未朔，景一丈三尺三分八厘五毫；初二日甲申，景一丈二尺九寸二分五毫。准前法求之，亦合。此取至前后一百六十日景。

推十五年戊寅岁夏至

五月十九日辛丑，景一丈一尺七分七厘五毫；距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二十九日辛亥，景一丈一尺八寸五厘五毫。用辛丑、庚戌二日之景相减，余二厘五毫，进二位为实；复用庚戌、辛亥景相减，余二分五厘五毫为法；除之，得九刻，用减相距日九百刻，余八百九十一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约，得四日；余以十二乘之，百约，得十一时；余以十二收为刻，得三刻；命初起距日辛丑算外，得乙巳日亥正三刻夏至。此取至前后四日景。

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己巳，景七丈一尺三寸四分三厘；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辛巳，景七丈七寸五分九厘五毫；初三日壬午，景七丈一尺四寸六厘。用己巳、壬午景相减，以辛巳、壬午景相减除之，亦合。此用至前后一百五十六日景。

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丙寅，景七丈二尺九寸七分二厘五毫；十三日丁卯，景七丈二尺四寸五分四厘五毫；十四日戊辰，景七丈一尺九寸九厘；距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癸未，景七丈一尺九寸五分七厘五毫；初五日甲申，景七丈二尺五寸五厘；初六日乙酉，景七丈三尺三分三厘五毫。前后互取，所得时刻皆合。此取至前后一百五十八九日景。

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辛酉，景七丈五尺四寸一分七厘；初八日壬戌，景七丈四尺九寸五分九厘五毫；初九日癸亥，景七丈四尺四寸八分六厘；距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戊子，景七丈四尺五寸二分五毫；初十日己丑，景七丈五尺三厘五毫；十一日庚寅，景七丈五尺四寸四分九厘五毫。以壬戌、己丑景相减为实，以辛酉、壬戌景相减为法，除之；或以壬戌、癸亥景相减，或以戊子、己丑景相减，若己丑、庚寅景相减，推前法求之，皆合。此取至前后一百六十三四日景。

推十五年戊寅岁冬至

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戊戌，景七丈八尺三寸一分八厘五毫；距闰十一月初九日戊午，景七丈八尺三寸六分三厘五毫；初十日己未，景七丈八尺八分二厘五毫。用戊戌、戊午二日景相减，余四分五厘为晷差，进二位，以戊午、己未景相减，余二寸八分一厘为法，除之，得一十六刻，加相距日二千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约，得十日；余以十二乘之，百约为时，满五十又进一时，共得七时；余以十二收为刻；命初起距日己亥算外，得戊申日未初三刻为戊寅岁冬至。此取至前后十日景。

十一月十二日辛卯，景七丈五尺八寸八分一厘五毫；十三日壬辰，景七丈六尺三寸一厘五毫；闰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景七丈六尺三寸六分六厘五毫；十六日乙丑，景七丈五尺九寸五分三厘；十七日丙寅，景七丈五尺五寸四厘五毫。用壬辰、甲子景相减为实，以辛卯、壬辰景相减为法，除之，亦得戊申日未初三刻。或用甲子、乙丑景相减，推之，亦合。若用辛卯、乙丑景相减为实，用乙丑、丙寅景相减，除之，并同。此取至前后十六七日景。

十一月初八日丁亥，景七丈四尺三分七厘五毫；闰十一月二十日己巳，景七丈四尺一寸二分；二十一日庚午，景七丈三尺六寸一分四厘五毫。用丁亥、己巳景相减为实，以己巳、庚午景相减，除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二十一日景。

六月二十六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五分二厘五毫；二十七日己卯，景一丈四尺六寸三分八厘；至十六年四月二日戊寅，景一丈四尺四寸八分一厘。以二戊寅景相减，用后戊寅、己卯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一百五十日景。

五月二十八日庚戌，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至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乙巳，景一丈一尺八寸六分三厘；三十日丙午，景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三

厘。用庚戌、丙午景相减，以乙巳、丙午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百七十八日景。

推十六年己卯岁夏至

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二十日丙申，景一丈二尺二寸九分三厘五毫；至五月十九日乙丑，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四厘。以丙申、乙丑景相减，余二分九厘五毫为晷差，进二位；以乙未、丙申景相减，得七分六厘为法；除之，得三十八刻；加相距日二千九百刻，半之，加半日刻，百约，得十五日；余以十二乘之，百约，得二时；余以十二收之，得二刻；命初起距日丙申算外，得辛亥日寅正二刻为夏至。此取至前后十五日景。

三月二十一日戊辰，景一丈六尺三寸九分五毫；六月十六日壬辰，景一丈六尺九分九厘五毫；十七日癸巳，景一丈六尺三寸一分一厘。用戊辰、癸巳景相减，以壬辰、癸巳景相减，准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后四十二日景。

三月初二日己酉，景二丈一尺三寸五厘；至七月初七日壬子，景二丈一尺一寸九分五厘五毫；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厘五毫。用己酉、壬子景相减，以壬子、癸丑景相减，如前法推之，亦合。此取至前后六十一二日景。

三月戊申朔，景二丈一尺六寸一分一厘；至七月初八日癸丑，景二丈一尺四寸八分六厘五毫；初九日甲寅，景二丈一尺九寸一分五厘五毫。用戊申、癸丑景相减，以癸丑、甲寅景相减，准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六十二三日景。

二月十八日乙未，景二丈六尺三分四厘五毫；至七月二十一日丙寅，景二丈五尺八寸九分九厘；二十二日丁卯，景二丈六尺二寸五分九厘。用乙未、丙寅景相减，以丙寅、丁卯景相减，如前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七十五六日景。

二月三日庚辰，景三丈二尺一寸九分五厘五毫；至八月初五日庚辰，景三丈一尺五寸九分六厘五毫；初六日辛巳，景三丈二尺二分六厘五毫。用前庚辰与辛巳景相减，以后庚辰、辛巳景相减，如前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九十日景。

正月十九日丁卯，景三丈八尺五寸一厘五毫；至八月十八日癸巳，

景三丈七尺八寸二分三厘；十九日甲午，景三丈八尺三寸一分五毫。用丁卯、甲午景相减，以癸巳、甲午景相校，如前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一百三四日景。

推十六年己卯岁冬至

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己巳，景七丈六尺五寸八分；二十六日庚午，景七丈六尺一寸四分二厘五毫。用戊戌、己巳景相减，余一寸六分为晷差，进二位；以己巳、庚午景相减，余四寸三分七厘五毫为法；除之，得三十六刻；以相减距日三千一百刻，余三千六十四刻；半之，加五十刻，百约，得一十五日；余以十二乘之，百约为时，满五十，又进一时，共得十时；余以十二收之为刻，得二刻；命初起距日戊戌算外，得癸丑日戌初二刻冬至。此取至前后十五六日景。

十月十八日壬辰，景七丈四尺五分二厘五毫；十九日癸巳，景七丈四尺五寸四分五厘；二十日甲午，景七丈五尺二分五厘；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壬申，景七丈五尺三寸二分；二十九日癸酉，景七丈四尺八寸五分二厘五毫；十二月甲戌朔，景七丈四尺三寸六分五厘；初二日乙亥，景七丈三尺八寸七分一厘五毫。用甲午、癸酉景相减，癸巳、甲午景相减，如前推之，亦同。若以壬申、癸酉景相减为法，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十八九日景。

若用癸巳与甲戌景相减，以壬辰、癸巳景相减，推之，或癸巳、甲午景相减，推之，或用甲戌、癸酉景相减，推之，或甲戌、乙亥景相减，推之，或以壬辰、乙亥景相减，用壬辰、癸巳景相减，推之并同。此取至前后二十日景。

十月十六日庚寅，景七丈三尺一分五厘；十二月初三日丙子，景七丈三尺三寸二分；初四日丁丑，景七丈二尺八寸四分二厘五毫。用庚寅、丁丑景相减，以丙子、丁丑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二十三日景。

十月十四日戊子，景七丈一尺九寸二分二厘五毫；十五日己丑，景七丈二尺四寸六分九厘；十二月初五日戊寅，景七丈二尺二寸七分二厘五毫。用己丑、戊寅景相减，以戊子、己丑景相减，推之，或用己丑、庚寅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二十四日景。

十月初七日辛巳，景六丈七尺七寸四分五厘；初八日壬午，景六丈八尺三寸七分二厘五毫；初九日癸未，景六丈八尺九寸七分七厘五毫；十二月十二日乙酉，景六丈八尺一寸四分五厘。用壬午、乙酉景相减，以辛巳、壬午相减，推之，壬午、癸未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三十一二日景。

十月乙亥朔，景六丈三尺八寸七分；十二月十八日辛卯，景六丈四尺二寸九分七厘五毫；十九日壬辰，景六丈三尺六寸二分五厘。用乙亥、壬辰景相减，以辛卯、壬辰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三十八日景。

九月二十二日丙寅，景五丈七尺八寸二分五厘；十二月二十八日辛丑，景五丈七尺五寸八分；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五厘。用丙寅、辛丑景相减，以辛丑、壬寅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四十七八日景。

九月二十日甲子，景五丈六尺四寸九分二厘五毫；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壬寅，景五丈六尺九寸一分五厘；至十七年正月癸卯朔，景五丈六尺二寸五分。用甲子、癸卯相减，壬寅、癸卯景相减，推之亦同。此取至前后五十日景。

右以累年推测到冬夏二至时刻为准，定拟至元十八年辛巳岁前冬至，当在己未日夜半后六刻，即丑初一刻。

岁余岁差

周天之度，周岁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岁冬至距来岁冬至，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历千四百六十，则余一日，析而四之，则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余，岁之分常不足，其数有不能齐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觉知。迨汉末刘洪，始觉冬至后天，谓岁周余分太强，乃作《乾象历》，减岁余分二千五百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晋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谓岁当有差，因立岁差之法。其法损岁余，益天周，使岁余浸弱，天周浸强，强弱相减，因得日躔岁退之差。岁余、天周，二者实相为用，岁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损益失当，讵能与天叶哉？

今自刘宋大明壬寅以来，凡测景验气得冬至时刻真数者有六，取相距积日时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时所用岁余。复自大明壬寅距至

元戊寅积日时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历》减去一十一秒，定为方今所用岁余。余七十五秒，用益所谓四分之一，共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为天周。余分强弱相减，余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适得一分五十秒，定为岁差。

复以《尧典》中星考之，其时冬至日在女、虚之交。及考之前史，汉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晋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开皇十八年，犹在斗十二度；唐开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较之，多者七十余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辄差一度。宋庆元间，改《统天历》，取大衍岁差率八十二年及开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为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质诸天道，实为密近。

然古今历法，合于今必不能通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验于今。今《授时历》，以之考古，则增岁余而损岁差；以之推来，则增岁差而损岁余；上推春秋以来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来，可以永久而无弊；非止密于今日而已。仍以《大衍》等六历，考验春秋以来冬至疏密，凡四十九事，具列如后。

○冬至刻

《大衍》《宣明》《纪元》《天》《大明》《授时》

献公十五年戊寅岁，正月甲寅朔旦冬至。

丙辰22 乙卯88 丁巳33 乙卯2 丁巳35 甲寅99

僖公五年丙寅岁，正月辛亥朔旦冬至。

辛亥94 辛亥66 壬子74 辛亥27 壬子89 辛亥14)

昭公二十年己卯岁，正月己丑朔旦冬至。

己丑45 己丑2 庚寅25 戊子92 庚寅29 戊子83

宋元嘉十二年乙亥岁，十一月十五日戊辰景长。

戊辰35 戊辰32 戊辰39 戊辰51 戊辰41 戊辰47

元嘉十三年丙子岁，十一月二十六日甲戌景长。

癸酉59 癸酉57 癸酉63 癸酉75 癸酉65 癸酉71

元嘉十五年戊寅岁，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长。

甲申8 甲申6 甲申十2 甲申24 甲申14 甲申19

元嘉十六年己卯岁，十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长。

己丑33 己丑3 己丑37 己丑48 己丑37 己丑44

元嘉十七年庚辰岁，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长。

甲午57 甲午55 甲午61 甲午72 甲午63 甲午68

元嘉十八年辛巳岁，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长。

己亥82 己亥79 己亥85 己亥97 己亥87 己亥93

元嘉十九年壬午岁，十一月初三日乙巳景长。

乙巳6 乙巳4 乙巳十 乙巳21 乙巳11 乙巳17

大明五年辛丑岁，十一月乙酉冬至。

甲申7 甲申68 甲申73 甲申89 甲申74 甲申79

陈天嘉六年乙酉岁，十一月庚寅景长。

庚寅12 庚寅13 庚寅5 庚寅24 庚寅8 庚寅17

光大二年戊子岁，十一月乙巳景长。

乙巳8 乙巳86 乙巳79 乙巳97 乙巳81 乙巳9

太建四年壬辰岁，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景长。

丙寅83 丙寅78 丙寅77 丙寅95 丙寅98 丙寅87

太建六年甲午岁，十一月二十日丁丑景长。

丁丑32 丁丑33 丁丑25 丁丑43 丁丑27 丁丑36

太建九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三日壬辰景长。

癸巳4 癸巳6 壬辰99 癸巳16 癸巳空 癸巳8

太建十年戊戌岁，十一月五日戊戌景长。

戊戌3 戊戌3 戊戌23 戊戌4 戊戌24 戊戌33

隋开皇四年甲辰岁，十一月十一日己巳景长。

己巳77 己巳78 己巳69 己巳86 己巳71 己巳86

开皇五年乙巳岁，十一月二十二日乙亥景长。

乙亥1 乙亥2 甲戌92 乙亥11 甲戌55 乙亥10

开皇六年丙午岁，十一月三日庚辰景长。

庚辰25 庚辰26 庚辰18 庚辰34 庚辰19 庚辰34

开皇七年丁未岁，十一月十四日乙酉景长。

乙酉5 乙酉51 乙酉42 乙酉59 乙酉44 乙酉59

开皇十一年辛亥岁，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景长。

丙午48 丙午49 丙午43 丙午57 丙午41 丙午56

开皇十四年甲寅岁，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

壬戌21 壬戌22 壬戌13 壬戌3 壬戌14 壬戌29

唐贞观十八年甲辰岁，十一月乙酉景长。

甲申43 甲申45 甲申31 甲申5 甲申32 甲申44

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岁，十一月辛亥景长。

庚戌65 庚戌68 庚戌53 庚戌72 庚戌54 庚戌66

龙朔二年壬戌岁，十一月四日己未至戊午景长。

戊午83 戊午86 戊午69 戊午88 戊午71 戊午82

仪凤元年丙子岁，十一月壬申景长。

壬申25 壬申28 壬申10 壬申28 壬申12 壬申22

永淳元年壬午岁，十一月癸卯景长。

癸卯72 癸卯75 癸卯57 癸卯76 癸卯58 癸卯68

开元十年壬戌岁，十一月癸酉景长。

癸酉49 癸酉54 癸酉31 癸酉5 癸酉32 癸酉46

开元十一年癸亥岁，十一月戊寅景长。

戊寅74 戊寅77 戊寅55 戊寅74 戊寅56 戊寅7

开元十二年甲子岁，十一月癸未冬至。

癸未98 甲申3 癸未8 癸未99 癸未81 癸未95

宋景德四年丁未岁，十一月戊辰日南至。

戊辰15 戊辰26 丁卯74 丁卯82 丁卯74 丁卯8

皇祐二年庚寅岁，十一月三十日癸丑景长。

癸丑65 癸丑79 癸丑22 癸丑25 癸丑22 癸丑23

元丰六年癸亥岁，十一月丙午景长。

丙午73 丙午85 丙午26 丙午27 丙午26 丙午26

元丰七年甲子岁，十一月辛亥景长。

辛亥97 壬子10 辛亥5 辛亥51 辛亥5 辛亥51

元祐三年戊辰岁，十一月壬申景长。

壬申94 癸酉8 壬申48 壬申48 壬申48 壬申48

元祐四年己巳岁，十一月丁丑景长。

戊寅19 戊寅32 丁丑72 丁丑72 丁丑72 丁丑72

元祐五年庚午岁，十一月壬午冬至。

癸未44 癸未56 壬午96 壬午97 壬午96 壬午96

元祐七年壬申岁，十一月癸巳冬至。

癸巳92 甲午5 癸巳45 癸巳45 癸巳45 癸巳45

元符元年戊寅岁，十一月甲子冬至。

乙丑39 乙丑52 甲子91 甲子91 甲子91 甲子91

崇宁三年甲申岁，十一月丙申冬至。

丙申86 丙申99 丙申37 丙申36 丙申37 丙申37

绍熙二年辛亥岁，十一月壬申冬至。

癸酉12 癸酉27 壬申57 壬申47 壬申57 壬申46

庆元三年丁巳岁，十一月癸卯日南至。

甲辰59 甲辰74 甲辰3 癸卯92 甲辰3 癸卯92

嘉泰三年癸亥岁，十一月甲戌日南至。

丙子5 丙子21 乙亥49 乙亥37 乙亥49 乙亥37

嘉定五年壬申岁，十一月壬戌日南至。

癸亥25 癸亥41 壬戌69 壬戌56 壬戌68 壬戌56

绍定三年庚寅岁，十一月丙申日南至。

丁酉65 丁酉83 丁酉7 丙申63 丁酉7 丙申92

淳祐十年庚戌岁，十一月辛巳日南至。

壬午94 壬午71 辛巳96 辛巳77 辛巳94 辛巳78

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十一月己未夜半后六刻冬至。

己未87 庚申5 己未25 己未4 己未24 己未6

右自春秋献公以来，凡二千一百六十余年，用《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授时》六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纪元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统天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时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

今按献公十五年戊寅岁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时历》得甲寅，《统天历》得乙卯，后天一日；至僖公五年丙寅岁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时》、《统天》皆得辛亥，与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岁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时》、《统天》皆得戊子，并先一日，若曲变其法以从之，则献公、僖公皆不合矣。以此知《春秋》所书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验。一也。《大衍历》考古冬至，谓刘宋元嘉十三年丙子岁十一月甲戌日南至，《大衍》与《皇极》、《麟德》三历皆得癸酉，各先一日，乃日度失行，非三历之差。今以《授时历》考之，亦得癸酉。二也。大明五年辛丑岁十一月乙酉冬至，诸历皆得甲申，殆亦日度之差。三也。陈太建四年壬辰岁十一月丁卯景长，《大衍》、《授时》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太建九年丁酉岁十一月壬辰景长，《大衍》、《授时》皆得癸巳，是后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后，若合于壬辰，则差于丁酉，合于丁酉，则差于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验。五也。开皇十一年辛亥岁十一月丙午景长，《大衍》、《统天》、《授时》皆得丙午，与天合；至开皇十四年甲寅岁十一月辛酉冬至，而《大衍》、《统天》、《授时》皆得壬戌，若合于辛亥，则失于甲寅，合于甲寅，则失于辛亥，其开皇十四年甲寅岁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贞观十八年甲辰岁十一月乙酉景长，诸历得甲申，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岁十一月辛亥景长，诸历皆得庚戌，《大衍历议》以永淳、开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时历以书，必非候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时历》考之亦然。八也。自前宋以来，测景验气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岁戊辰日南至，《统天》、《授时》皆得丁卯，是先一日；嘉泰癸亥岁甲戌日南至，《统天》、《授时》皆得乙亥，是后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后，

若曲变其数以从景德，则其余十六事多后天，从嘉泰，则其余十六事多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验。十也。

前十事皆《授时历》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盖类其同则知其中，辨其异则知其变。今于冬至略其日度失行及史官依时历书之者凡十事，则《授时历》三十九事皆中，《统天历》与今历不合者仅有献公一事，《大衍历》推献公冬至后天二日，《大明》后天三日，《授时历》与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后天八十一刻，《大明》后天一十九刻，《统天历》先天一刻，《授时历》与天合。以前代诸历校之，《授时》为密，庶几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云。

古今历参校疏密

《授时历》与古历相校，疏密自见，盖上能合于数百载之前，则下可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说。古称善治历者，若宋何承天，隋刘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为杰出。今以其历与至元庚辰冬至气应相校，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历上推往古，无不吻合，则其疏密从可知已。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岁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气应己未六刻冬至，《元嘉历》推之，得辛酉，后《授时》二日，《授时》上考元嘉壬午岁冬至，得乙巳，与元嘉合。

隋大业三年丁卯岁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六百七十三年。《皇极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上考大业丁卯岁冬至，得庚午，与《皇极》合。

唐武德元年戊寅岁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六百六十二年。《戊寅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历》上考武德戊寅岁，得戊辰冬至，与《戊寅历》合。

开元十五年丁卯岁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五百五十三年。《大衍历》推之，得己未冬至，后《授时》八十一刻；《授时历》上考开元丁卯岁，得己亥冬至，与《大衍历》合，先四刻。

长庆元年辛丑岁十一月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四百五十九年。《宣明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历》上考长庆辛丑岁，得壬子冬至，与《宣明历》合。

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岁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三百年。《乾元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历》上考太平兴国庚辰岁，得丙午冬至，与《乾元》合。

咸平三年庚子岁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二百八十年。《仪天历》推之，得庚申冬至，后《授时》一日；《授时》上考咸平庚子岁，得辛卯冬至，与《仪天》合。

崇宁四年乙酉岁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一百七十五年。《纪元历》推之，得己未日冬至，后《授时》十九刻；《授时历》上考崇宁乙酉岁，得辛丑日冬至，与《纪元历》合，先二刻。

金大定十九年己亥岁十一月己巳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一百一年。《大明历》推之，得己未冬至，后《授时》一十九刻；《授时历》上考大定己亥岁，己巳冬至，与《大明历》合，先九刻。《大明》冬至盖测验未密故也。

庆元四年戊午岁十一月己酉日一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岁，计八十二年。《统天历》推之，得己未冬至，先《授时》一刻；《授时历》上考庆元戊午岁，得己酉日冬至，与《统天历》合。

周天列宿度

列宿著于天，为舍二十有八，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无以校其度，非列舍无以纪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体浑圆，当二极南北之中，络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于比。天左旋，日月五星溯而右转，昔人历象日月星辰，谓此也。然列舍相距度数，历代所测不同，非微有动移，则前人所测或有未密。古用窥管，今新制浑仪，测用二线，所测度数分秒与前代不同者，今列于左。

表略

日躔

日之丽天，县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熄。古人欲测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从考其所当；然昏旦夜半时刻未易得真，时刻一差，则所距、所当，不容无舛。晋姜岌首以月食冲检，知日度所在；《纪元历》复以太白志其相距远近，于昏后明前验定星度，因

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岁终，三年之间，日测太阴所离宿次及岁星、太白相距度，定验参考，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箕宿，适与月食所冲允合。以金赵知微所修《大明历法》推之，冬至犹躔斗初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比新测实差七十六分六十四秒。

日行盈缩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曾不知盈缩损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齐张子信积候合蚀加时，觉日行有入气差，然损益未得其正。赵道严复准晷景长短，定日行进退，更造盈缩以求亏食。至刘焯立躔度，与四序升降，虽损益不同，后代祖述用之。

夫阴阳往来，驯积而变，冬至日行一度强，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轨渐北，积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当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实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适平。自后其盈日损，复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当夏至之日，入赤道内二十四度弱，实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尽损而无余。自此日轨渐南，积九十三日七十一分，当秋分后三日，交在赤道，实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复平。自后其缩日损，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实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复当冬至，向之缩分尽损而无余。盈缩均有损益，初为益，末为损。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陆转而西，西而南，于盈为益，益极而损，损至于无余而缩。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陆转而东，东而北，于缩为益，益极而损，损至于无余而复盈。盈初缩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缩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缩极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实测晷景而得，仍以算术推考，与所测允合。

月行迟疾

古历谓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汉耿寿昌以为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贾逵以为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所以不中者，盖不知月行迟疾意。李梵、苏统皆以月行当有迟疾，不必在牵牛、东井、娄、角之间，乃由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刘洪作《乾象历》，精思二十余年，始悟其理，列为差率，以囿进退损益之数。后之作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数，得月行疾徐之理。

先儒谓月与五星，皆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历家立法，以入转一周之日，为迟疾二历，各立初末二限，初为益，末为损。在疾初迟末，其行度率过于平行；迟初疾末，率不及于平行。自入转初日行十四度半强，从是渐杀，历七日，适及平行度，谓之疾初限，其积度比平行余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损，又历七日，行十二度微强，向之益者尽损而无余，谓之疾末限。自是复行迟度，又历七日，适及平行度，谓之迟初限，其积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迟日损，行度渐增，又历七日，复行十四度半强，向之益者亦损而无余，谓之迟末限。入转一周，实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迟疾极差皆五度四十二分。旧历日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验得转分进退时各不同，今分日为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为半周限，析而四之为象限。

白道交周

当二极南北之中，横络天体以纪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为日行之轨者，黄道也。所谓白道，与黄道交贯，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随方立名，分为八行，与黄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实一也。惟其随交迁徙，变动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

月道出入日道，两相交值，当朔则日为月所掩，当望则月为日所冲，故皆有食。然涉交有远近，食分有深浅，皆可以数推之。所谓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远，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逾六度；其距赤道也，远不过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黄道外为阳，入黄道内为阴，阴阳一周，分为四象。月当黄道为正交，出黄道外六度为半交，复当黄道为中交，入黄道内六度为半交，是为四象。象别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历，是谓一交之终，以日计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终而复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内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内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与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宿度，东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阴历内，冬至在阳历外，月道与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阳历外，冬至在阴历内，月道与赤道所差者少。盖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阴阳二历，有内有外，直者密而狭，斜者疏而阔，其差亦从而异。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数多者不过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为月道与赤道多少之差。

昼夜刻

日出为昼，日入为夜，昼夜一周，共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无间南北，所在皆同。昼短则夜长，夜短则昼长，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当赤道出入，昼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内，去极浸近，夜短而昼长。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极浸远，昼短而夜长。以地中揆之，长不过六十刻，短不过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为远，其长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为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之所为近，其长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为远，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师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故昼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昼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盖地有南北，极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今《授时历》昼夜刻，一以京师为正，其各所实测北极高下，具见《天文志》。

志第五 历二

○授时历议下

交食

历法疏密，验在交食，然推步之术难得其密，加时有早晚，食分有浅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时，必本于躔离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远近；苟入气盈缩、入转迟疾未得其正，则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后。合朔失之先后，则亏食时刻，其能密乎？日月俱东行，而日迟月疾，月追及日，是为一会。交值之道，有阳历阴历；交会之期，有中前中后；加以地形南北东西之不同，人目高下邪直之各异，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则加时无早晚之差；气刻适中，则食分无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诗》、《书》、《春秋》及三国以来所载亏食，无不合焉者。合于既往，则行之悠久，自可无弊矣。

《诗》、《书》所载日食二事

《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今按《大衍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

《诗·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今按梁太史令虞䌛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朔。《大衍》亦以为然。以《授时历》推之，是岁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

《春秋》日食三十七事

隐公三年辛酉岁，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预云：“不书朔，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谷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岁二月己亥朔，无己巳，似失一闰。

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与姜岌合。今《授时历》推之，是岁三月己巳朔，加时在昼，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

桓公三年壬申岁，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姜岌以为是岁七月癸亥朔，无壬辰，亦失闰。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与姜岌合。以今历推之，是岁八月壬辰朔，加时在昼，食六分一十四秒。

桓公十七年丙戌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书日，史官失之。”《大衍》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闰也。以今历推之，是岁十一月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入食限。

庄公十八年乙巳岁，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谷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大衍》推是岁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应食。以今历推之，是岁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时在昼，交分入食限，盖误五为三。

庄公二十五年壬子岁，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以今历推之，是岁七月辛未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失闰也。

庄公二十六年癸丑岁，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十二月癸亥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三千五百五十一入食限。

庄公三十年丁巳岁，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十月庚午朔，加时在昼，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闰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癸酉岁，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三月朔，交不应食，在误条；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

限。”《大衍》同。今历推之，是岁五月庚午朔，加时在昼，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盖五误为三。

僖公十五年丙子岁，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书朔与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闰。今历推之，是岁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文公元年乙未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二月甲午朔，无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为然。今历推之，是岁三月癸亥朔，加时在昼，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闰也。

文公十五年己酉岁，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六月辛丑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

宣公八年庚申岁，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杜预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历推之，是岁十月甲子朔，加时在昼，食九分八十一秒，盖十误为七。

宣公十年壬戌岁，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宣公十七年己巳岁，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应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过食限，盖误。”今历推之，是岁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过食限，《大衍》为是。

成公十六年丙戌岁，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六月丙寅朔，加时在昼，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

三十五分入食限。

成公十七年丁亥岁，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无丁巳，似失闰。"《大衍》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历推之，是岁十一月丁巳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与《大衍》同。

襄公十四年壬寅岁，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二月乙未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分入食限也。

襄公十五年癸卯岁，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闰也。"《大衍》同。今历推之，是岁七月丁巳朔，加时在昼，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年戊申岁，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十月丙辰朔，加时在昼，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岁，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庚戌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十二分入食限。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误条。"《大衍》亦以为然。今历推之，十月已过交限，不应频食，姜说为是。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岁，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癸酉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岁，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今历推之，是月甲子朔，加时在昼，日食九分六秒。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汉志》：“董仲舒以为比食又既。”《大衍》云：“不应频食，在误条。”今历推之，立分不叶，不应食，《大衍》说是。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岁，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应食。”《大衍》同。今历推之，是岁十一月乙亥朔，加时在昼，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昭公七年丙寅岁，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甲辰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

昭公十五年甲戌岁，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闰。今历推之，是岁五月丁巳朔，加时在昼，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昭公十七年丙子岁，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应食，当误。”《大衍》云：“当在九月朔，六月不应食，姜氏是也。”今历推之，是岁九月甲戌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岁，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壬午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八千七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岁，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入食限。杜预以长历推之，当为癸卯，非是。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岁，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岁，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辛亥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

定公五年丙申岁，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三月辛卯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

定公十二年癸卯岁，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岁十月丙寅朔，加时在昼，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盖失一闰。

定公十五年丙午岁，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庚辰朔，加时在昼，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

哀公十四年庚申岁，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今历推之，是月庚申朔，加时在昼，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分入食限。

右《诗》、《书》所载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凡三十有七事，以《授时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盖自有历以来，无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食皆在朔，《经》或不书日，不书朔，《公羊》、《谷梁》以为食晦，二者非；《左氏》以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间或差一日二日者，盖由古历疏阔，置闰失当之弊，姜岌、一行已有定说。孔子作书，但因时历以书，非大义所关，故不必致详也。

三国以来日食

蜀章武元年辛丑，六月戊辰晦，时加未。

《授时历》，食甚未五刻。

《大明历》，食甚未五刻。

右皆亲。二历推戊辰皆七月朔。

魏黄初三年壬寅，十一月庚申晦食，时加西南维。

《授时历》，食甚申二刻。

《大明历》，食甚申三刻。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二历推庚申皆十二月朔。

梁中大通五年癸丑，四月己未朔食，在丙。

《授时历》，亏初午四刻。

《大明历》，亏初午四刻。

右皆亲。

太清元年丁卯，正月己亥朔食，时加申。

《授时历》，食甚申一刻。

《大明历》，食甚申三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亲。

陈太建八年丙申，六月戊申朔食，于卯甲间。

《授时历》，食甚卯二刻。

《大明历》，食甚卯四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疏远。

唐永隆元年庚辰，十一月壬申朔食，巳四刻甚。

《授时历》，食甚巳七刻。

《大明历》，食甚巳五刻。

右《授时》疏，《大明》亲。

开耀元年辛巳，十月丙寅朔食，巳初甚。

《授时历》，食甚辰正三刻。

《大明历》，食甚辰正一刻。

右《授时》亲，《大明》疏。

嗣圣八年辛卯，四月壬寅朔食，卯二刻甚。

《授时历》，食甚寅八刻。

《大明历》，食甚卯初刻。

右皆次亲。

十七年庚子，五月己酉朔食，申初甚。

《授时历》，食甚申初二刻。

《大明历》，食甚申正初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疏远。

十九年壬寅，九月乙丑朔食，申三刻甚。

《授时历》，食甚申一刻。

《大明历》，食甚申四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亲。

景龙元年丁未，六月丁卯朔食，午正甚。

《授时历》，食甚午正二刻。

《大明历》，食甚未初初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疏远。

开元九年辛酉，九月乙巳朔食，午正后三刻甚。

《授时历》，食甚午正一刻。

《大明历》，食甚午正二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亲。

宋庆历六年丙戌，三月辛巳朔食，申正三刻复满。

《授时历》，复满申正三刻。

《大明历》，复满申正一刻。

右《授时》密合，《大明》次亲。

皇祐元年己丑，正月甲午朔食，午正甚。

《授时历》，食甚午初三刻。

《大明历》，食甚午正初刻。

右《授时》亲，《大明》密合。

五年癸巳岁，十月丙申朔食，未一刻甚。

《授时历》，食甚未三刻。

《大明历》，食甚未初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亲。

至和元年甲午，四月甲午朔食，申正一刻甚。

《授时历》，食甚申正一刻。

《大明历》，食甚申正二刻。

右《授时》密合，《大明》亲。

嘉祐四年己亥，正月丙申朔食，未三刻复满。

《授时历》，复满未初二刻。

《大明历》，复满未初二刻。

右皆亲。

六年辛丑，六月壬子朔食，未初亏初。

《授时历》，亏初未初刻。

《大明历》，亏初未一刻。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治平三年丙午，九月壬子朔食，未二刻甚。

《授时历》，食甚未三刻。

《大明历》，食甚未四刻。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熙宁二年己酉，七月乙丑朔食，辰三刻甚。

《授时历》，食甚辰五刻。

《大明历》，食甚辰四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亲。

元丰三年庚申，十一月己丑朔食，巳六刻甚。

《授时历》，食甚巳五刻。

《大明历》，食甚巳二刻。

右《授时》亲，《大明》疏远。

绍圣元年甲戌，三月壬申朔食，未六刻甚。

《授时历》，食甚未五刻。

《大明历》，食甚未五刻。

右皆亲。

大观元年丁亥，十一月壬子朔食，未二刻亏初，未八刻甚，申六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未三刻，食甚申初刻，复满申六刻。

《大明历》，亏初未初刻，食甚未七刻，复满申五刻。

右《授时历》亏初、食甚皆亲，复满密合；《大明》亏初次亲，食甚、复满皆亲。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正月戊辰朔食，申初亏初。

《授时历》，亏初申一刻。

《大明历》，亏初未七刻。

右皆亲。

淳熙十年癸卯，十一月壬戌朔食，巳正二刻甚。

《授时历》，食甚巳正二刻。

《大明历》，食甚巳正一刻。

右《授时》密合，《大明》亲。

庆元元年乙卯，三月丙戌朔食，午初二刻亏初。

《授时历》，亏初午初一刻。

《大明历》，亏初午初二刻。

右《授时》亏初亲，《大明》亏初密合。

嘉泰二年壬戌，五月甲辰朔食，午初一刻亏初。

《授时历》，亏初巳正三刻。

《大明历》，亏初午初三刻。

右皆亲。

嘉定九年丙子，二月甲申朔食，申正四刻甚。

《授时历》，食甚申正三刻。

《大明历》，食甚申正二刻。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淳祐三年癸卯，三月丁丑朔食，巳初二刻甚。

《授时历》，食甚巳初一刻。

《大明历》，食甚巳初初刻。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本朝中统元年庚申，三月戊辰朔食，申正二刻甚。

《授时历》，食甚申正一刻。

《大明历》，食甚申初三刻。

右《授时》亲，《大明》疏。

至元十四年丁丑，十月丙辰朔食，午正初刻亏初，未初一刻食甚，未正二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午正初刻，食甚未初一刻，复满未正一刻。

《大明历》，亏初午正三刻，食甚未正一刻，复满申初二刻。

右《授时》亏初、食甚皆密合，复满亲；《大明》亏初疏，食甚、复满皆疏远。

前代考古交食，同刻者为密合，相较一刻为亲，二刻为次亲，三刻为疏，四刻为疏远。今《授时》、《大明》校古日食，上自后汉章武元年，下讫本朝，计三十五事。密合者，《授时》七，《大明》二。亲者，《授时》十有七，《大明》十有六。次亲者，《授时》十，《大明》八。疏者，《授时》一，《大明》三。疏远者，《授时》无，《大

明》六。

前代月食

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七月丙子望食，四更二唱亏初，四更四唱食既。

《授时历》，亏初四更三点，食既在四更四点。

《大明历》，亏初在四更二点，食既在四更五点。

右《授时》亏初亲，食既密合；《大明》亏初密合，食既亲。

十三年丙子，十二月癸巳望食，一更三唱食既。

《授时历》，食既在一更三点。

《大明历》，食既在一更四点。

右《授时》密合，《大明》亲。

十四年丁丑，十一月丁亥望食，二更四唱亏初，三更一唱食既。

《授时历》，亏初在二更五点，食既在三更二点。

《大明历》，亏初在二更四点，食既在三更二点。

右《授时》亏初、食既皆亲；《大明》亏初密合，食既亲。

梁中大通二年庚戌，五月庚寅望月食，在子。

《授时历》，食甚在子正初刻。

《大明历》，食甚在子正初刻。

右皆密合。

大同九年癸亥，三月乙巳望食，三更三唱亏初。

《授时历》，亏初三更一点。

《大明历》，亏初三更三点。

右《授时》次亲，《大明》密合。

隋开皇十二年壬子，七月己未望食，一更三唱亏初。

《授时历》，亏初在一更四点。

《大明历》，亏初在一更五点。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庚午望食，一更四点亏初，二更三点食甚，三更一点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一更三点，食甚在二更二点，复满在二更五点。

《大明历》，亏初在一更五点，食甚在二更三点，复满在二更五点。

右《授时》亏初、食甚、复满皆亲；《大明》亏初、复满皆亲，食甚密合。

十六年丙辰，十一月甲子望食，四更三筹复满。

《授时历》，复满在四更四点。

《大明历》，复满在四更五点。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十二月乙未望食，四更四点亏初。

《授时历》，亏初四更五点。

《大明历》，亏初四更一点。

右《授时》亲，《大明》次亲。

宋皇祐四年壬辰，十一月丙辰望食，寅四刻亏初。

《授时历》，亏初在寅二刻。

《大明历》，亏初在寅一刻。

右《授时》次亲，《大明》疏。

嘉祐八年癸卯，十月癸未望食，卯七刻甚。

《授时历》，食甚在辰初刻。

《大明历》，食甚在辰初刻。

右皆亲。

熙宁二年己酉，闰十一月丁未望食，亥六刻亏初，子五刻食甚，丑四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亥六刻，食甚在子五刻，复满在丑三刻。

《大明历》，亏初在子初刻，食甚在子六刻，复满在丑四刻。

右《授时》亏初、食甚密合，复满亲；《大明》亏初次亲，食甚亲，复满密合。

四年辛亥，十一月丙申望食，卯二刻亏初，卯六刻甚。

《授时历》，亏初在卯初刻，食甚在卯五刻。

《大明历》，亏初在卯四刻，食甚在卯七刻。

右亏初皆次亲，食甚皆亲。

六年癸丑，三月戊午望食，亥一刻亏初，亥六刻甚，子四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戌七刻，食甚在亥五刻，复满在子三刻。

《大明历》，亏初在亥二刻，食甚在亥七刻，复满在子四刻。

右《授时》亏初次亲，食甚、复满皆亲；《大明》亏初、食甚皆亲，复满密合。

七年甲寅，九月己酉望食，四更五点亏初，五更三点食既。

《授时历》，亏初在四更五点，食既在五更三点。

《大明历》，亏初在四更三点，食既在五更二点。

右《授时》亏初、食既皆密合；《大明》亏初次亲，食既亲。

崇宁四年乙酉，十二月戊寅望食，酉三刻甚，戌初刻复满。

《授时历》，食甚在酉一刻，复满在酉七刻。

《大明历》，食甚在酉三刻，复满在戌二刻。

右《授时》食甚、复满皆次亲；《大明》食甚密合，复满次亲。

本朝至元七年庚午，三月乙卯望食，丑三刻亏初，寅初刻食甚，寅六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丑二刻，食甚在寅初刻，复满在寅六刻。

《大明历》，亏初在丑四刻，食甚在寅一刻，复满在寅七刻。

右《授时》亏初亲，食甚、复满密合；《大明》亏初、食甚、复满皆亲。

九年壬申，七月辛未望食，丑初刻亏初，丑六刻食甚，寅三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子七刻，食甚在丑四刻，复满在寅一刻。

《大明历》，亏初在丑二刻，食甚在丑六刻，复满在寅二刻。

右《授时》亏初亲，食甚、复满皆次亲；《大明》亏初次亲，食甚密合，复满亲。

十四年丁丑，四月癸酉望食，子六刻亏初，丑三刻食既，丑五刻甚，丑七刻生光，寅四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子六刻，食既在丑四刻，食甚在丑五刻，生光丑六刻，复满寅四刻。

《大明历》，亏初在丑初刻，食既丑七刻，食甚在丑七刻，生光在丑八刻，复满寅六刻。

右《授时》亏初、食甚、复满皆密合，食既、生光皆亲；《大明》亏初、食甚、复满皆次亲，食既疏远，生光亲。

十六年己卯，二月癸酉望食，子五刻亏初，丑二刻甚，丑七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子五刻，食甚在丑二刻，复满在丑七刻。

《大明历》，亏初在子七刻，食甚在丑三刻，复满在丑七刻。

右《授时》亏初、食甚、复满皆密合；《大明》亏初次亲，食甚亲，复满密合。

八月己丑望食，丑五刻亏初，寅初刻甚，寅四刻复满。

《授时历》，亏初在丑三刻，食甚在寅初刻，复满在寅四刻。

《大明历》，亏初在丑七刻，食甚在寅二刻，复满在寅四刻。

右《授时》亏初次亲，食甚、复满皆密合；《大明》亏初、食甚皆次亲，复满密合。

十七年庚辰，八月甲申望食，在昼，戌一刻复满。

《授时历》，复满在戌一刻。

《大明历》，复满在戌四刻。

右《授时》密合，《大明》疏。

已上四十五事，密合者，《授时》十有八，《大明》十有一；亲者，《授时》十有八，《大明》十有七；次亲者，《授时》九，《大明》十有四；疏者，《授时》无，《大明》二；疏远者，《授时》无，《大明》一。

定朔

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昼夜之间，月先日十

二度有奇，历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复追及日，与之同度，是谓经朔。经朔云者，谓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缩，月有迟疾，以盈缩迟疾之数损益之，始为定朔。

古人立法，简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后者。汉张衡以月行迟疾，分为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缩，推定小余；故月有三大二？K辶跣⑺铩17.蹯逃□裼闷浞ǎ□币榕诺郑□晕□毓郑□洳荒苄小L聘等示□疾捎弥□□琳旯凼□拍昃旁潞螅□脑缕荡螅□从闷剿贰F□氲略□辏□加美畲痉纭都鬃釉□□罚□ㄋ分□ㄋ煨小4痉缬忠曰拊缕导□□柿13.□分□ǎ□剿啡招∮嘣谌辗ㄋ姆种□□焉险撸□榻□蝗眨□蟠□匝□弥□H挥萁s尝曰：“朔在会同，苟躔次既合，何疑于频大；日月相离，何拘于间？！币恍幸嘣唬骸疤焓鲁厦埽□渌拇笕□。□购紊恕！苯竦□〕郊□笨趟□谥□找晕□ㄋ罚□匪湫∮嘣诮□蓿□嗖恢□□□跻樱□酥□灿诠氏耙病？

初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为法之不可易，初闻三大二小之说，皆不以为然。自有历以来，下讫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数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议方革。至如进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见，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进一日，则晦不见月，此论诚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间，法不当进，距前日之卯已逾十四五度，则月见于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隐见，本天道之自然，朔之进退，出入为之牵强，孰若废人用天，不复虚进，为得其实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为知者道也。

不用积年日法

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离，候气朔之盈虚，不揆其端，无以测知天道，而与之吻合；然日月之行迟速不同，气朔之运参差不一，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数之始，谓之演纪上元。当斯之际，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连珠然。惟其世代绵远，驯积其数至逾亿万，后人厌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断截其数而增损日法，以为得改宪之术，此历代积年日法所以不能相同者也。然行之未远，浸复差失，盖天道自然，岂人为附会所能苟合哉？夫七政运行于天，进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终，候验周匝，则象数昭著，有不容隐者，又何必舍目前简易之法，而求亿万年宏阔之术哉？

今《授时历》以至元辛巳为元，所用之数，一本诸天，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为率，比之他历积年日法，推演附会，出于人为

者，为得自然。

或曰：“昔人谓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然则历之有积年日法尚矣。自黄帝以来，诸历转相祖述，殆七八十家，未闻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无乃昧于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欤？”是殆不然。晋杜预有云：“治历者，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前代演积之法，不过为合验天耳。今以旧历颇疏，乃命厘正，法之不密，在所必更，奚暇踵故习哉。遂取汉以来诸历积年日法及行用年数，具列于后，仍附演积数法，以释或者之疑。

《三统历》西汉太初元年丁丑邓平造，行一百八十八年，至东汉元和乙酉，后天七十八刻。

积年，十一四万四千五百一十一。

日法，八十一。

《四分历》，东汉元和二年乙酉编□ 造，行一百二十一年，至建安丙戌，后天七刻。

积年，一万五百六十一。

日法，四。

《乾象历》建安十一年丙戌刘洪造,行三十一年，魏景初丁巳，后天七刻。

积年，八千四百五十二。

日法，一千四百五十七。

《景初历》魏景初元年丁巳杨伟造，行二百六年，至宋元嘉癸未，先天五十刻。

积年，五千八十九。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元嘉历》宋元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行二十年，至大明七年癸卯，先天五十刻。

积年，六千五百四十一。

日法，七百五十二。

《大明历》宋大明七年癸卯宋祖冲之造,行五十八年，至魏正光辛丑， 后天二十九刻。

积年，五万二千七百五十七。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正光历》后魏正光二年辛丑李业兴造，行一十九年，至兴和庚申，先天十三刻。

积年，一十六万八千五百九。

日法，七万四千九百五十二。

《兴和历》兴和二年庚申李业兴造，行一十年，至齐天保庚午，先天九十九刻。

积年，二十万四千七百三十七。

日法，二十万八千五百三十。

《天保历》北齐天保元年庚午宋景业造，行一十七年，至周天和丙戌，后天一日八十七刻。

积年，一十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

日法，二万三千六百六十。

《天和历》后周天和元年丙戌甄鸾造，行一十三年，至大象己亥，先天四十刻。

积年，八十七万六千五百七。

日法，二万三千四百六十。

《大象历》大象元年己亥马显造，行五年，至隋开皇甲辰，后天十刻。

积年，四万二千二百五十五。

日法，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二。

《开皇历》隋开皇四年甲辰张宾造，行二十四年，至大业戊辰，后天七刻。

积年，四百一十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七。

日法，一十万二千九百六十。

《大业历》大业四年戊辰张胄玄造，行一十一年，至唐武德己卯，后天七刻。

积年，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三百一十七。

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

《戊寅历》唐武德二年己卯道士傅仁均造，行四十六年，至麟德乙丑，后天四十七刻。

积年，一十六万五千三。

日法，一万三千六。

《麟德历》麟德二年乙丑李淳风造，行六十三年，至开元戊辰，后天一十二刻。

积年，二十七万四百九十七。

日法，一千三百四十。

《大衍历》开元十六年戊辰僧一行造，行三十四年，至宝应壬寅，先天一十三刻。

积年，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九十七。

日法，三千四十。

《五纪历》宝应元年壬寅郭献之造，行二十三年，至贞元乙丑，后天二十四刻。

积年，二十七万四百九十七。

日法，一千三百四十。

《贞元历》贞元元年乙丑徐承嗣造，行三十七年，至长庆壬寅，先天十五刻。

积年，四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七。

日法，一千九十五。

《宣明历》长庆二年壬寅徐昂造，行七十一年，至景福癸丑，先天四刻。

积年，七百七万五百九十七。

日法，八千四百。

《崇玄历》景福二年癸丑边冈造，行十四年，后六十三年，至周显德丙辰，先天四刻。

积年，五千三百九十四万七千六百九十七。

日法，一万三千五百。

《钦天历》五代周显德三年丙辰王朴造，行五年，至宋建隆庚申，先天二刻。

积年，七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七百七十七。

日法，七千二百。

《应天历》宋建隆元年庚申王处讷造，行二十一年，至太平兴国辛巳，后天二刻。

积年，四百八十二万五千八百七十七。

日法，一万单二。

《乾元历》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吴昭素造，行二十年，至咸平辛丑，合。

积年，三千五十四万四千二百七十七。

日法，二千九百四十。

《仪天历》咸平四年辛丑史序造，行二十三年，至天圣甲子，合。

积年，七十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七。

日法，一万一百。

《崇天历》天圣二年甲子宋行古造，行四十年，至治平甲辰，后天五十四刻。

积年，九千七百五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七。

日法，一万五百九十。

《明天历》治平元年甲辰周琮造，行一十年，至熙宁甲寅，合。

积年，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七。

日法，三万九千。

《奉元历》熙宁七年甲寅卫朴造，行十八年，至元祐壬申，后天七刻。

积年，八千三百一十八万五千二百七十七。

日法，二万三千七百。

《观天历》元祐七年壬申皇居卿造，行一十一年，至崇宁癸未，先天六刻。

积年，五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七。

日法，一万二千三十。

《占天历》崇宁二年癸未姚舜辅造，行三年，至丙戌，后天四刻。

积年，二千五百五十万一千九百三十七。

日法，二万八千八十。

《纪元历》崇宁五年丙戌姚舜辅造，行二十一年，至金天会丁未，合。

积年，二千八百六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七。

日法，七千二百九十。

《大明历》金天会五年丁未杨级造，行五十三年，至大定庚子，合。

积年，三亿八千三百七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七。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

《重修大明历》大定二十年庚子赵知微重修，行一百一年，至元朝至元辛巳，后天一十九刻。

积年，八千八百六十三万九千七百五十七。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

《统元历》后宋绍兴五年乙卯陈得一造，行三十二年，至乾道丁亥，合。

积年，九千四百二十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七。

日法，六千九百三十。

《乾道历》乾道三年丁亥刘孝荣造，行九年，至淳熙丙申，后天一刻。

积年，九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七。

日法，三万。

《淳熙历》淳熙三年丙申刘孝荣造，行一十五年，至绍熙辛亥，合。

积年，五千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七十七。

日法，五千六百四十。

《会元历》绍熙二年辛亥刘孝荣造，行八年，至庆元己未，后天一十刻。

积年，二千五百四十九万四千八百五十七。

日法，三万八千七百。

《统天历》庆元五年己未杨忠辅造，行八年，至开禧丁卯，先天六刻。

积年，三千九百一十七。

日法，一万二千。

《开禧历》开禧三年丁卯鲍浣之造，行四十四年，至淳祐辛亥，后天七刻。

积年，七百八十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七。

日法，一万六千九百。

《淳祐历》淳祐十年庚戌李德卿造，行一年，至壬子，合。

积年，一亿二千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七。

日法，三千五百三十。

《会天历》宝祐元年癸丑谭玉造，行十八年，至咸淳辛未，后天一刻。

积年，一千一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七。

日法，九千七百四十。

《成天历》咸淳七年辛未陈鼎造，行四年，至至元辛巳，后天一刻。

积年，七千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七。

日法，七千四百二十。

此下不曾行用，见于典籍经进者二历。

《皇极历》大业间刘焯造，阻难不行，至唐武德二年己卯，先天四十三刻。

积年，一百万九千五百一十七。

日法，一千二百四十二。

《乙未历》大定二十年庚子耶律履造，不曾行用，至辛巳，后天一十九刻。

积年，四千四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六。

日法，二万六百九十。

《授时历》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为元。

积年、日法不用。

实测到至元十八年辛巳岁。

气应，五十五日六百分。

闰应，二十日一千八百五十分。

经朔，三十四日八千七百五十分。

日法，二千一百九十，演纪上元己亥，距至元辛巳九千八百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二十二算。

气应，五十五日六百二分。

闰应，二十日一千八百五十三分。

经朔，三十四日八千七百四十九分。

日法，八千二百七十，演纪上元甲子，距辛巳五百六十七万五百五十七算，日命甲子。

气应，五十五日五百三十三分。

闰应，二十日一千八百八分。

经朔，三十四日八千七百二十五分。

日法，六千五百七十，寅纪上元甲子，距辛巳三千九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三十七算。

气应，五十五日六百三十一分。

闰应，二十日一千九百一十九分。

经朔，三十四日八千七百一十二分。

志第六 历三

○授时历经上

步气朔第一

至元十八年岁次辛巳为元。上考往古，下验将来，皆距立元为算。周岁消长，百年各一，其诸应等数，随时推测，不用为元。

日周，一万。

岁实，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通余，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朔实，二十九万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通闰，十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

气策，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

望策，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半。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

气应，五十五万六百分。

闰应，二十万一千八百五十分。

没限，七千八百一十五分六十二秒半。

气盈，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

朔虚，四千六百九十四分七秒。

旬周，六十万。

纪法，六十。

推天正冬至

置所求距算，以岁实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下算将来，每百年消一。　乘之，为中积。加气应，为通积。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日周约之为日，不满为分。其日命甲子算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及分。如上考者，以气应减中积，满旬周，去之；不尽，以减旬周。余同上。

求次气

置天正冬至日分，以气策累加之，其日满纪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气日辰及分秒。

推天正经朔

置中积，加闰应，为闰积。满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以减通积，为朔积。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日周约之，为日，不满为分，即所求天正经朔日及分秒。上考者，以闰应减中积，满朔实，去之不尽，以减朔实，为闰余。以日周约之为日，不满为分，以减冬至日及分，不及减者，加纪法减之，命如上。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经朔日及分秒，以弦策累加之，其日满纪法，去之，各得弦望及次朔日及分秒。

推没日

置有没之气分秒，如没限已上为有没之气。　以十五乘之，用减气策，余满气盈而一，为日，并恆气日，命为没日。

推灭日

置有灭之朔分秒，在朔虚分已下为有灭之朔。　以三十乘之，满朔虚而一，为日，并经朔日，命为灭日。

步发敛第二

土王策，三日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月闰，九千六十二分八十二秒。

辰法，一万。

半辰法，五千。

刻法，一千二百。

推五行用事

各以四立之节，为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减四季中气，各得其季土始用事日。

气候

正月

立春，正月节 东风解冻 蛰虫始振 鱼陟负冰

雨水，正月中 獭祭鱼 候雁北 草木萌动

二月

惊蛰，二月节 桃始华 仓鹎鸣 鹰化为鸠

春分，二月中 玄鸟至 雷乃发声 始电

三月

清明，三月节 桐始华 田鼠化为鴽 虹始见

谷雨，三月中 萍始生 鸣鸠拂其羽 戴胜降于桑

四月

立夏，四月节 蝼蝈鸣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满，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麦秋至

五月

芒种，五月节 螳螂生 鵙始鸣 反舌无声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鸣 半夏生

六月

小暑，六月节 温风至 蟋蟀居壁 鹰始挚

大暑，六月中 腐草为萤 土润溽暑 大雨时行

七月

立秋，七月节 凉风至 白露降 寒蝉鸣

处暑，七月中 鹰乃祭鸟 天地始肃 禾乃登

八月

白露，八月节 鸿雁来 玄鸟归 群鸟养羞

秋分，八月中 雷始收声 蛰虫坏户 水始涸

九月

寒露，九月节 鸿雁来宾 雀入大水为蛤 菊有黄华

霜降，九月中 豺乃祭兽 草木黄落 蛰虫咸俯

十月

立冬，十月节 水始冰 地始冻 雉入大水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见 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闭塞而成冬

十一月

大雪，十一月节 鹖鴠不鸣 虎始交 荔挺出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结 麋角解 水泉动

十二月

小寒，十二月节 雁北乡 鹊始巢 雉雊

大寒，十二月中 鸡乳 征鸟厉疾 水泽腹坚

推中气去经朔

置天正闰余，以日周约之，为日，命之，得冬至去经朔。以月闰累加之，各得中气去经朔日算。满朔策，去之，乃全置闰，然俟定朔无中气者裁之。

推发敛加时

置所求分秒，以十二乘之，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余以刻法收之，为刻；命子正算外，即所在辰刻。如满半辰法，通作一辰，命起子初。

步日躔第三

周天分，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半周天，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象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

岁差，一分五十秒。

周应，三百一十五万一千七十五分。

半岁周，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

盈初缩末限，八十八日九千九十二分少。

缩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千一百二十分少。

推天正经朔弦望入盈缩历

置半岁周，以闰余日及分减之，即得天正经朔入缩历。冬至后盈，夏至后缩。

以弦策累加之，各得弦望及次朔入盈缩历日及分秒。满半岁周去之，即交盈缩。

求盈缩差

视入历盈者，在盈初缩末限已下，为初限，已上，反减半岁周，余为末限；缩者，在缩初盈末限已下，为初限，已上，反减半岁周，余为末限。其盈初缩末者，置立差三十一，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万四千六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减定差五百一十三万三千二百，余再以初末限乘之，满亿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缩初盈末者，置立差二十七，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万二千一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减定差四百八十七万六百，余再以初末限乘之，满亿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所求盈缩差。

又术：置入限分，以其日盈缩分乘之，万约为分，以加其下盈缩积，万约为度，不满为分秒，亦得所求盈缩差。

赤道宿度

角十二一十 亢九二十 氐十六三十 房五六十

心六五十 尾十九一十 箕十四十

右东方七宿，七十九度二十分。

斗二十五二十 牛七二十 女十一三十五 虚八九十五太

危十五四十 室十七一十 壁八六十

右北方七宿，九十三度八十分太。

奎十六六十 娄十一八十 胃十五六十 昴十一三十

毕十七四十 觜初五 参十一一十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八十五分。

井三十三三十 鬼二二十 柳十三三十 星六三十

张十七二十五 翼十八七十五 轸十七三十

右南方七宿，一百八度四十分。

右赤道宿次，并依新制浑仪测定，用为常数，校天为密。若考往古，即用当时宿度为准。

推冬至赤道日度

置中积，以加周应为通积，满周天分，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下算将来，每百年长一。 去之，不尽，以日周约之为度，不满，退约为分秒。命起赤道虚宿六度外，去之，至不满宿，即所求天正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上考者，以周应减中积，满周天，去之；不尽，以减周天，余以日周约之为度；余同上。如当时有宿度者，止依当时宿度命之。

求四正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满赤道宿次，去之，各得春夏秋正日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积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

黄赤道率

表略

推黄道宿度

置四正后赤道宿积度，以其赤道积度减之，余以黄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所得，以加黄道积度，为二十八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秒就近为分。

黄道宿度

角十二八十七 亢九五十六 氐十六四十 房五四十八

心六二十七 尾十七九十五 箕九五十九

右东方七宿，七十八度一十二分。

斗二十三四十七 牛六九十 女十一十二 虚九分空太

危十五九十五 室十八三十二 壁九三十四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一十分太。

奎十七八十七 娄十二三十六 胃十五八十一 昴十一 0 八

毕十六五十 觜初 0 五 参十二十八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九十五分。

井三十一 0 三 鬼二一十一 柳十三 星六三十一

张十七七十九 翼二十 0 九 轸十八七十五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八分。

右黄道宿度，依今历所测赤道准冬至岁差所在算定，以凭推步。若上下考验，据岁差每移一度，依术推变，各得当时宿度。

推冬至加时黄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以其赤道积度减之，余以黄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所得，以加黄道积度，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四正加时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与次年黄赤道差相减，余四而一，所得，加象限，为四正定象度。置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以四正定象度累加之，满黄道宿次，去之，各得四正定气加时黄道度及分。

求四正晨前夜半日度

置四正恆气日及分秒，冬夏二至，盈缩之端，以恆为定。 以盈缩差命为日分，盈减缩加之，即为四正定气日及分。置日下分，以其日行度乘之，如日周而一；所得，以减四正加时黄道日度，各得四正定气晨前夜半日度及分秒。

求四正后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以四正定气日距后正定气日为相距日，以四正定气晨前夜半日度距后正定气晨前夜半日度为相距度，累计相距日之行定度，与相距度相减；余如相距日而一，为日差；相距度多为加，相距度少为减。 以加减四正每日行度率，为每日行定度；累加四正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其日行定度，半之，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得午中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积度

以二至加时黄道日度距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为二至后黄道积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置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满象限，去之，余为分后；内减黄道积度，以赤道率乘之，如黄道率而一；所得，以加赤道积度及所去象限，为所求赤道积度及分秒；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及分秒。

黄道十二次宿度

危，十二度六十四分九十一秒。 入娵訾之次，辰在亥。

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 入降娄之次，辰在戌。

胃，三度七十四分五十六秒。 入大梁之次，辰在酉。

毕，六度八十八分五秒。 入实沈之次，辰在申。

井，八度三十四分九十四秒。 入鹑首之次，辰在未。

柳，三度八十六分八十秒。 入鹑火之次，辰在午。

张，十五度二十六分六秒。 入鹑尾之次，辰在巳。

轸，十度七分九十七秒。 入寿星之次，辰在辰。

氐，一度一十四分五十二秒。 入大火之次，辰在卯。

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 入析木之次，辰在寅。

斗，三度七十六分八十五秒。 入星纪之次，辰在丑。

女，二度六分三十八秒。 入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十二次时刻

各置入次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减之，余以日周乘之，为实；以其日行定度为法；实如法而一，所得，依发敛加时求之，即入次时刻。

步月离第四

转终分，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分。

转终，二十七日五千五百四十六分。

转中，十三日七千七百七十三分。

初限，八十四。

中限，一百六十八。

周限，三百三十六。

月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转差，一日九千七百五十九分九十三秒。

弦策，七日三千八百二十六分四十八秒少。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三十一秒少。

转应，一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分。

推天正经朔入转

置中积，加转应，减闰余，满转终分，去之，不尽，以日周约之为日，不满为分，即天正经朔入转日及分。上考者，中积内加所求闰余，减转应，满转终，去之，不尽，以减转终，余同上。

求弦望及次朔入转

置天正经朔入转日及分，以弦策累加之，满转终，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转日及分秒。如径求次朔，以转差加之。

求经朔弦望入迟疾历

各视入转日及分秒，在转中已下，为疾历；已上，减去转中，为迟历。

迟疾转定及积度

表略

求迟疾差

置迟疾历日及分，以十二限二十分乘之，在初限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中限，余为末限。置立差三百二十五，以初末限乘之，加平差二万八千一百，又以初末限乘之，用减定差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余再以初末限乘之，满亿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迟疾差。

又术：置迟疾历日及分，以迟疾历日率减之，余以其下损益分乘之，如八百二十而一，益加损减其下迟疾度，亦为所求迟疾差。

求朔弦望定日

以经朔弦望盈缩差与迟疾差，同名相从，异名相消，盈迟缩疾为同名，盈疾缩迟为异名。　以八百二十乘之，以所入迟疾限下行度除之，即为加减差，盈迟为加，缩疾为减。　以加减经朔弦望日及分，即定朔弦望日及分。若定弦望分在日出分已下者，退一日，其日命甲子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定朔干名与后朔干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内无中气者，为闰月。

推定朔弦望加时日月宿度

置经朔弦望入盈缩历日及分，以加减差加减之，为定朔弦望入历，在盈，便为中积，在缩，加半岁周，为中积；命日为度，以盈缩差盈加缩减之，为加时定积度；以冬至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加而命之，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日度。

凡合朔加时，日月同度，便为定朔加时月度，其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积，为定弦望月行定积度，依上加而命之，各得定弦望加时黄道月度。

推定朔弦望加时赤道月度

各置定朔弦望加时黄道月行定积度，满象限，去之，以其黄道积度

减之，余以赤道率乘之，如黄道率而一，用加其下赤道积度及所去象限，各为赤道加时定积度；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各为定朔弦望加时赤道月度及分秒。象限已下及半周，去之，为至后；满象限及三象，去之，为分后。

推朔后平交入转迟疾历

置交终日及分，内减经朔入交日及分，为朔后平交日；以加经朔入转，为朔后平交入转；在转中已下，为疾历；已上，去之，为迟历。

求正交日辰

置经朔，加朔后平交日，以迟疾历依前求到迟疾差，迟加疾减之，为正交日及分，其日命甲子算外，即正交日辰。

推正交加时黄道月度

置朔后平交日，以月平行度乘之，为距后度；以加经朔中积，为冬至距正交定积度；以冬至日躔黄道宿度加而命之，为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正交在二至后初末限

置冬至距正交积度及分，在半岁周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之，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在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减去半岁周，为末限。

求定差距差定限度

置初末限度，以十四度六十六分乘之，如象限而一，为定差；反减十四度六十六分，余为距差。以二十四乘定差，如十四度六十六分而一；所得，交在冬至后名减，夏至后名加，皆加减九十八度，为定限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度

置冬至加时赤道度，命为冬至正度；以象限累加之，各得春分、夏至、秋分正积度；各命赤道宿次去之，为四正赤道宿度及分秒。

求月离赤道正交宿度

以距差加减春秋二正赤道宿度，为月离赤道正交宿度及分秒。冬至后，初限加，末限减，视春正；夏至后，初限减，末限加，视秋正。

求正交后赤道积度入初末限

各置春秋二正赤道所当宿全度及分，以月离赤道正交宿度及分减之，余为正交后积度；以赤道宿次累加之，满象限去之，为半交后；又去之，为中交后；再去之，为半交后；视各交积度在半象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象限，余为末限。

求月离赤道正交后半交白道 旧名九道出入赤道内外度及定差

置各交定差度及分，以二十五乘之，如六十一而一；所得，视月离黄道正交在冬至后宿度为减，夏至后宿度为加，皆加减二十三度九十分，为月离赤道后半交白道出入赤道内外度及分；以周天六之一，六十度八十七分六十二秒半，除之，为定差。　月离赤道正交后为外，中交后为内。

求月离出入赤道内外白道去极度

置每日月离赤道交后初末限，用减象限，余为白道积；用其积度减之，余以其差率乘之；所得，百约之，以加其下积差，为每日积差；用减周天六之一，余以定差乘之，为每日月离赤道内外度；内减外加象限，为每日月离白道去极度及分秒。

求每交月离白道积度及宿次

置定限度，与初末限相减相乘，退位为分，为定差；正交、中交后为加，半交后为减。　以差加减正交后赤道积度，为月离白道定积度；以前宿白道定积度减之，各得月离白道宿次及分。

推定朔弦望加时月离白道宿度

各以月离赤道正交宿度距所求定朔弦望加时月离赤道宿度，为正交后积度；满象限，去之，为半交后；又去之，为中交后；再去之，为半交后；视交后积度在半象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象限，为末限；以初末限与定限度相减相乘，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为定差；　正交中交后为加，半交后为减。以差加减月离赤道正交后积度，为定积度，以正交宿度加之，以其所当月离白道宿次去之，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离白道

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及夜半晨昏入转

置经朔弦望入转日及分，以定朔弦望加减差加减之，为定朔弦望加时入转；以定朔弦望日下分减之，为夜半入转；以晨分加之，为晨转；昏分加之，为昏转。

求夜半月度

置定朔弦望日下分，以其入转日转定度乘之，万约为加时转度，以减加时定积度，余为夜半定积度；依前加而命之，各得夜半月离宿度及分秒。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夜半入转日转定度乘之，万约为晨昏转度；各加夜半定积度，为晨昏定积度；加命如前，各得晨昏月离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晨昏月离白道宿次

累计相距日数转定度，为转积度；与定朔弦望晨昏宿次前后相距度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　距度多为加，距度少为减。以加减每日转定度，为行定度；以累加定朔弦望晨昏月度，加命如前，即每日晨昏月离白道宿次。朔后用晨，望后用昏，朔望晨昏俱用。

志第七 历四

○授时历经下

步中星第五

大都北极，出地四十度太强。

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

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

冬至昼，夏至夜，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九十二秒。

夏至昼，冬至夜，六千一百八十四分八秒。

昏明，二百五十分。

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极度及半昼夜分

表略

求每日黄道出入赤道内外去极度

置所求日晨前夜半黄道积度，满半岁周，去之，在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复减半岁周，余为入末限；满积度，去之，余以其段内外差乘之，百约之，所得，用减内外度，为出入赤道内外度；内减外加象限，即所求去极度及分秒。

求每日半昼夜及日出入晨昏分

置所求入初末限，满积度，去之，余以昼夜差乘之，百约之，所得，加减其段半昼夜分，为所求日半昼夜分；　前多后少为减，前少后多为加。以半夜分便为日出分，用减日周，余为日入分；以昏明分减日出分，余为晨分；加日入分，为昏分。

求昼夜刻及日出入辰刻

置半夜分，倍之，百约，为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以日出入分依发敛求之，即得所求辰刻。

求更点率

置晨分，倍之，五约，为更率；又五约更率，为点率。

求更点所在辰刻

置所求更点数，以更点率乘之，加其日昏分，依发敛求之，即得所求辰刻。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日周，以其日晨分减之，余为距中分；以三百六十六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乘之，如日周而一，所得，为距中度；用减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七秒半，倍之，五除，为更差度及分。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临宿次，命为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满赤道宿次去之，为逐更及晓中星宿度及分秒。其九服所在昼夜刻分及中星诸率，并准随处北极出地度数推之。已上诸率，与晷漏所推自相符契。

求九服所在漏刻

各于所在以仪测验，或下水漏，以定其处冬至或夏至夜刻，与五十刻相减，余为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进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所得内减外加五十刻，即所求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点等率，依术求之。

步交会第六

交终分，二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交终，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交中，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

交差，二日三千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九秒。

交望，十四日七千六百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半。

交应，二十六万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

交终，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

交中，一百八十一度八十九分六十七秒。

正交，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分。

中交，一百八十八度五分。

日食阳历限，六度。 定法，六十。

阴历限，八度。 定法，八十。

月食限，十三度五分。 定法，八十七。

推天正经朔入交

置中积，加交应，减闰余，满交终分，去之；不尽，以日周约之为日，不满为分秒，即天正经朔入交泛日及分秒。 上考者，中积内加所求闰余，减交应，满交终去之，不尽，以减交终，余如上。

求次朔望入交

置天正经朔入交泛日及分秒，以交望累加之，满交终日，去之，即为次朔望入交泛日及分秒。

求定朔望及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泛日及分秒，减去经朔望小余，即为定朔望夜半入交。若定日有增损者，亦如之。否则因经为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七千八百七十七分七十六秒，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分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

置经朔望入交泛日及分秒，以定朔望加减差加减之，即定朔望加时入交日及分秒。

求交常交定度

置经朔望入交泛日及分秒，以月平行度乘之，为交常度；以盈缩差盈加缩减之，为交定度。

求日月食甚定分

日食：视定朔分在半日周已下，去减半周，为中前；已上，减去半周，为中后；与半周相减、相乘，退二位，如九十六而一，为时差；中前以减，中后以加，皆加减定朔分，为食甚定分；以中前后分各加时差，为距午定分。

月食：视定望分在日周四分之一已下，为卯前；已上，覆减半周，为卯后；在四分之三已下，减去半周，为酉前；已上，覆减日周，为酉后。以卯酉前后分自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为时差；子前以减，子后以加，皆加减定望分，为食甚定分；各依发敛求之，即食甚辰刻。

求日月食甚入盈缩历及日行定度

置经朔望入盈缩历日及分，以食甚日及定分加之，以经朔望日及分减之，即为食甚入盈缩历；依日躔术求盈缩差，盈加缩减之，为食甚入盈缩历定度。

求南北差

视日食甚入盈缩历定度，在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半岁周，为末限；以初末限度自相乘，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用减四度四十六分，余为南北泛差；以距午定分乘之，以

半昼分除之，所得，以减泛差，为定差。泛差不及减者，反减之为定差，应加者减之，应减者加之。在盈初缩末者，交前阴历减，阳历加，交后阴历加，阳历减；在缩初盈末者，交前阴历加，阳历减，交后阴历减，阳历加。

求东西差

视日食甚入盈缩历定度，与半岁周相减相乘，如一千八百七十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为东西泛差；以距午定分乘之，以日周四分之一除之，为定差。若在泛差已上者，倍泛差减之，余为定差，依其加减。在盈中前者，交前阴历减，阳历加；交后阴历加，阳历减；中后者，交前阴历加，阳历减；交后阴历减，阳历加。在缩中前者，交前阴历加，阳历减；交后阴历减，阳历加；中后者，交前阴历减，阳历加；交后阴历加，阳历减。

求日食正交中交限度

置正交、中交度，以南北东西差加减之，为正交、中交限度及分秒。

求日食入阴阳历去交前后度

视交定度，在中交限已下，以减中交限，为阳历交前度；已上，减去中交限，为阴历交后度；在正交限已下，以减正交限，为阴历交前度；已上，减去正交限，为阳历交后度。

求月食入阴阳历去交前后度

视交定度，在交中度已下，为阳历；已上，减去交中，为阴历。视入阴阳历，在后准十五度半已下，为交后度；前准一百六十六度三十九分六十八秒已上，覆减交中，余为交前度及分。

求日食分秒

视去交前后度，各减阴阳历食限，不及减者不食。 余如定法而一，各为日食之分秒。

求月食分秒

视去交前后度， 不用南北东西差者。用减食限，不及减者不食。 余

如定法而一，为月食之分秒。

求日食定用及三限辰刻

置日食分秒，与二十分相减、相乘，平方开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为定用分；以减食甚定分，为初亏；加食甚定分，为复圆；依发敛求之，为日食三限辰刻。

求月食定用及三限五限辰刻

置月食分秒，与三十分相减、相乘，平方开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为定用分；以减食甚定分，为初亏；加食甚定分，为复圆；依发敛求之，即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分与一十分相减、相乘，平方开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为既内分；用减定用分，为既外分；以定用分减食甚定分，为初亏；加既外，为食既；又加既内，为食甚；再加既内，为生光；复加既外，为复圆；依发敛求之，即月食五限辰刻。

求月食入更点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约，为更法；又五约更法，为点法。乃置初末诸分，昏分已上，减去昏分，晨分已下，加晨分，以更法除之，为更数；不满，以点法收之，为点数；其更点数，命初更初点算外，各得所入更点。

求日食所起

食在阳历，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食在阴历，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食八分已上，初起正西，复于正东。此据午地而论之。

求月食所起

食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食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食八分已上，初起正东，复于正西。此亦据午地而论之。

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数

视其日日出入分，在初亏已上、食甚已下者，为带食。各以食甚分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如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进一位，如既外分而一，所得，以减既分，即月带食出入所见之分；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 以减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带食所见之分。其食甚在昼，晨为渐进，昏为已退；其食甚在夜，晨为已退，昏为渐进。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入盈缩历定度，在盈，便为定积；在缩，加半岁周，为定积。望即更加半周天度。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各得日月食甚宿次及分秒。

步五星第七

历度

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历中

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历策

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六十二微半。

木星

周率，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分。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历率，四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四分八十六秒半。

度率，一十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二分。

合应，一百一十七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分。

历应，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八十一分。

盈缩立差，二百三十六加。

平差，二万五千九百一十二减。

定差，一千八十九万七千。

伏见，一十三度。

表略

火星

周率，七百七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分。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二分九十秒。

历率，六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分四十三秒。

度率，一万八千八百七分半。

合应，五十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五分。

历应，五百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三十八分。

盈初缩末立差，一千一百三十五减。

平差，八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减。

定差，八千八百四十七万八千四百。

缩初盈末立差，八百五十一加。

平差，三万二百三十五负减。

定差，二千九百九十七万六千三百。

伏见，一十九度。

表略

土星

周率，三百七十八万九百一十六分。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一十六秒。

历率，一亿七百四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五分六十六秒。

度率，二十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分。

合应，一十七万五千六百四十三分。

历应，五千二百二十四万五百六十一分。

盈立差，二百八十三加。

平差，四万一千二十二减。

定差，一千五百一十四万六千一百。

缩立差，三百三十一加。

平差，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减。

定差，一千一百一万七千五百。

伏见，一十八度。

表略

金星

周率，五百八十三万九千二十六分。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六秒。

历率，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度率，一万。

合应，五百七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分。

历应，一十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九分。

盈缩立差，一百四十一加。

平差，三减。

定差，三百五十一万五千五百。

伏见，一十度半。

表略

水星

周率，一百一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分。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历率，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七十五分。

度率，一万。

合应，七十万四百三十七分。

历应，二百五万五千一百六十一分。

盈缩立差，一百四十一加。

平差，二千一百六十五减。

定差，三百八十七万七千。

晨伏夕见，一十六度半。

夕伏晨见，一十九度。

表略

推天正冬至后五星平合及诸段中积中星

置中积，加合应，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为前合；复减周率，余为后合；以日周约之，得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中星。　命为日，日中积；命为度，日中星。以段日累加中积，即诸段中积；以平度累加中星，经退则减之，即为诸段中星。

上考者,中积内减合应,满周率去之，不尽，便为所求后合分。

推五星平合及诸段入历

各置中积，加历应及所求后合分，满历率，去之；不尽，如度率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其星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诸段限度累加之，即诸段入历。上考者，中积内减历应，满历率去之，不尽，反减历率，余加其年后合，余同上。

求盈缩差

置入历度及分秒，在历中已下，为盈；已上，减去历中，余为缩。视盈缩历，在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太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历中，余为末限。

其火星，盈历在六十度八十七分六十二秒半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历中，余为末限。

置各星立差，以初末限乘之，去加减平差，得，又以初末限乘之，去加减定差，再以初末限乘之，满亿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所求盈缩差。

又术：置盈缩历，以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策余；以其下损益率乘之，历策除之，所得，益加损减其下盈缩积，亦为所求盈缩差。

求平合诸段定积

各置其星其段中积，以其盈缩差盈加缩减之，即其段定积日及分秒；以天正冬至日分加之，满纪法去之，不满，命甲子算外，即得日辰。

求平合及诸段所在月日

各置其段定积，以天正闰日及分加之，满朔策，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已来日数及分秒。其月数，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其段入月经朔日数及分秒；以日辰相距，为所在定朔月日。

求平合及诸段加时定星

各置其段中星，以盈缩差盈加缩减之，金星倍之，水星三之。 即诸段定星；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加时分，百约之，乃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加命如前，即得所求。

求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后段日辰为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与后段夜半宿次

相减，余为度率。

求诸段平行分

各置其段度率，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其段平行度及分秒。

求诸段增减差及日差

以本段前后平行分相减，为其段泛差；倍而退位，为增减差；以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 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前后伏迟退段增减差

前伏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末日行分。

后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初日行分；以减伏段平行分，余为增减差。

前迟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

后迟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以迟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 前后近留之迟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为增减差。

金星，前后退伏者，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为增减差。

前退者，置后段初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

后退者，置前段末日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乃以本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

水星，退行者，半平行分，为增减差；皆以增减差加减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又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损益之，后少则损之，后多则益之，

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满宿次去之，即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求五星平合见伏入盈缩历

置其星其段定积日及分秒，若满岁周日及分秒，去之，余在次年天正冬至后。

如在半岁周已下，为入盈历；满半岁周，去之，为入缩历；各在初限已下，为初限；已上，反减半岁周，余为末限；即得五星平合见伏入盈缩历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见伏行差

各以其星其段初日星行分，与其段初日太阳行分相减，余为行差。若金、水二星退行在退合者，以其段初日星行分，并其段初日太阳行分，为行差；内水星夕伏晨见者，直以其段初日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定见定伏泛积

木火土三星，以平合晨见夕伏定积日，便为定合伏见泛积日及分秒。

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缩差度及分秒，水星倍之。　　各以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在平合夕见晨伏者，盈减缩加；在退合夕伏晨见者，盈加缩减；各以加减定积为定合伏见泛积日及分秒。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段初日太阳盈缩积，为距合差日；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太阳盈缩积减之，为距合差度。各置其星定合泛积，以距合差日盈减缩加之，为其星定合定积日及分秒；以距合差度盈减缩加之，为其星定合定星度及分秒。

金水二星，顺合退合者，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积，为距合差日；不满，退除为分秒，顺加退减太阳盈缩积，为距合差度。顺合者，盈加缩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其星定合定积日及分秒；退合者，以距合差日盈减缩加、距合差度盈加缩减其星退定合泛积，为其星退定合定积日及分秒；命之，为退定合定星度及分秒。以天正冬至日及分

秒，加其星定合定积日及分秒，满旬周，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得定合日辰及分秒。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加其星定合定星度及分秒，满黄道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躔黄道宿度及分秒。径求五星合伏定日：木、火、土三星，以夜半黄道日度，减其星夜半黄道宿次，余在其日太阳行分已下，为其日伏合；金、水二星，以其星夜半黄道宿次，减夜半黄道日度，余在其日金、水二星行分已下者，为其日伏合。金、水二星伏退合者，视其日太阳夜半黄道宿次，未行到金、水二星宿次，又视次日太阳行过金、水二星宿次，金、水二星退行过太阳宿次，为其日定合伏退定日。

求木火土三星定见伏定积日

各置其星定见定伏泛积日及分秒，晨加夕减九十一日三十一分六秒，如在半岁周已下，自相乘，已上，反减岁周，余亦自相乘，满七十五，除之为分，满百为度，不满，退除为秒；以其星见伏度乘之，一十五除之；所得，以其段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见加伏减泛积，为其星定见伏定积日及分秒；加命如前，即得定见定伏日辰及分秒。

求金水二星定见伏定积日

各以伏见日行差，除其段初日太阳盈缩积，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若夕见晨伏，盈加缩减；如晨见夕伏，盈减缩加；以加减其星定见定伏泛积日及分秒，为常积。如在半岁周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各在九十一日三十一分六秒已下，自相乘，已上，反减半岁周，亦自相乘。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一十八而一，为分；冬至后夕，夏至后晨，七十五而一，为分；又以其星见伏度乘之，一十五除之；所得，满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加减常积，为定积。在晨见夕伏者，冬至后加之，夏至后减之；夕见晨伏者，冬至后减之，夏至后加之；为其星定见定伏定积日及分秒；加命如前，即得定见定伏日晨及分秒。

志第八 历五

○庚午元历上

演纪上元庚午，距太祖庚辰岁，积年二千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七十算外，上考往古，每年减一算，下验将来，每年加一算。

步气朔术

日法，五千二百三十。

岁实，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二十四。

通余，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

朔实，一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

通闰，五万六千八百八十四。

岁策，三百六十五，余一千二百七十四。

朔策，二十九，余二千七百七十五。

气策，一十五，余一千一百四十二，秒六十。

望策，一十四，余四千二，秒四十五。

象策，七，余二千一，秒二十二半。

没限，四千八十七，秒三十。

朔虚分，二千四百五十五。

旬周，三十一万三千八百。

纪法，六十。

秒母，九十。

求天正冬至

置上元庚午以来积年，以岁实乘之，为通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以日法约之，为日，不盈，为余；命壬戌算外，即得所求天正冬至大小余也。先以里差加减通积分，然后求之。求里差术，具《月离》篇中。

求次气

置天正冬至大小余，以气策及余累加之，秒盈秒母从分，分满日法从日，即得次气日及余分秒。

求天正经朔

置通积分，满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以减通积分，为朔积分；满旬周，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尽，为余，即得所求天正经朔大小余也。

求弦望及次朔

置天正经朔大小余，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经日及余秒也。

求没日

置有没之气恆气小余，如没限以上，为有没之气；以秒母乘之，内其秒，用减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五十六；余，满六千八百五十六而一；所得并入恆气大余内，命壬戌算外，即得为没日也。

求灭日

置有灭之朔小余，经朔小余不满朔虚分者。 六因之，如四百九十一而一；所得并经朔大余，命为灭日。

步卦候发敛术

候策，五，余三百八十，秒八十。

卦策，六，余四百五十七，秒六。

贞策，三，余二百二十八，秒四十八。

秒母，九十。

辰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半辰法，一千三百七半。

刻法，三百一十三，秒八十。

辰刻，八，分一百四，秒六十。

半辰刻，四，分五十二，秒三十。

秒母，一百。

求七十二候

置节气大小余，命之为初候；以候策累加之，即得次候及末候也。

求六十四卦

置中气大小余，命之为公卦；以卦策累加之，得辟卦；又加，得候内卦；以贞策加之，得节气之初，为候外卦；又以贞策加之，得大夫卦；又以卦策加之，为卿卦也。

求土王用事

以贞策减四季中气大小余，即得土王用事日也。

求发敛

置小余，以六因之，如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以刻法除为刻，命子正算外，即得加时所在辰刻分也。如加半辰法，即命子初。

求二十四气卦候

以下表格略

步日躔术

周天分，一百九十一万二百九十二，秒九十八。

岁差，六十八，秒九十八。

秒母，一百。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分二十五，秒六十七。

象限，九十一，分三十一，秒九。

分秒母，一百。

二十四气日积度盈缩

表略

二十四气中积及朓朒

表略

求每日盈缩朓朒

各置其气损益率，求盈缩，用盈缩之损益；求朓朒，用朓朒之损益。 六因，如象限而一，为其气中率；与后气中率相减，为合差；半合差，加减其气中率，为元末泛率，至后，加初减末；分后,减初加末。 又置合差， 六因，如象限而一，为日差；半之，加减初末泛率，为初末定率；至后，减初加末；分后，加初减末。 以日差累加减气初定率,为每日损益分；至后，减；分后，加。

各以每日损益分加减气下盈缩朓朒，为每日盈缩朓朒。二分前一气无后率相减为合差者，皆用前气合差。

求经朔弦望入气

置天正闰余，以日法除为日，不满，为余。如气策以下，以减气策，为入大雪气；以上，去之，余亦以减气策，为入小雪气；即得天正经朔入气日及余也。以象策累加之，满气策去之，即为弦望入次气日及余；因加得后朔入气日及余也。便为中朔望入气。

求每日损益盈缩朓朒

以日差益加损减其气初损益率，为每日损益率；驯积损益其气盈缩

朓朒积，为每日盈缩朓朒积。

求经朔弦望入气朓朒定数

以各所求入气小余，以乘其日损益率，如日法而一；所得，损益其下朓朒积，为定数。便为中朔弦望朓朒定数。

赤道宿度

斗二十五〓〓牛七少 〓〓女十一少 〓〓虚九少六十七秒 〓〓危十五度半〓〓室十七〓〓壁八太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六十七秒 。〓

奎十六半〓〓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一少 〓〓毕十七少 〓觜半〓参十半〓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

井三十三少 〓鬼二半〓柳十三太 〓星六太 〓张十七少 〓翼十八〓轸十七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

角十二〓亢九少 〓氐十六〓房五太 〓心六少 〓尾十九少 〓箕十半

右东方七宿，七十九度。

求冬至赤道日度

置通积分，以周天分去之；余，日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百为母，命起赤道虚宿六度外，去之，不满宿，即得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其在寻斯干之东西者，先以里差加减通积分。

求春分夏至秋分赤道日度

置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累加象限，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春分、夏至、秋分加时日在宿度及分秒。

求四正赤道宿积度

置四正赤道宿全度，以四正赤道日度及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以赤道宿度累加之，各得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秒。

求赤道宿积度入初末限

视四正后赤道宿积度及分，在四十五度六十五分五十四秒半以下，为入初限；以上者，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

求二十八宿黄道度

置四正后赤道宿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至后以减、分后以加赤道宿积度，为其宿黄道积度；以前宿黄道积度减之，其四正之宿，先加象限，然后以前宿减之。

为其宿黄道度及分。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

黄道宿度

斗二十三〓牛七〓女十一〓虚九少六十七秒 〓危十六〓室十八少 〓壁九半

右北方七宿，九十四度六十七秒 。

奎十七太 〓娄十二太 〓胃十五半〓昴十二〓毕十六半〓觜半〓参九太

右西方七宿，八十三度太 。

井三十半〓鬼二半〓柳十三少 〓星六太 〓张十七太 〓翼二十〓轸十八半

右南方七宿，一百九度少 。

角十二太 〓亢九太 〓氐十六少 〓房五太 〓心六〓尾十八少 〓箕九半

右东方七宿，七十八度少 。

前黄道宿度，依今历岁差所在算定。如上考往古，下验将来，当据

岁差，每移一度，依术推变当时宿度，然后可步七曜，知其所在。

求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

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分秒，减一百一度，余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乘之，进位，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命曰黄赤道差；用减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及分秒，即得所求年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二十四气加时黄道日度

置所求年冬至日躔黄赤道差，以次年黄赤道差减之，余以所求气数乘之，二十四而一；所得，以加其气中积度及约分，以其气初日盈缩数盈加缩减之，用加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各得其气加时黄道日躔宿度及分秒。如其年冬至加时赤道宿度空分秒在岁差以下者，即加前宿全度，然求黄赤道差，余依术算。

求二十四气及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

副置其恆气小余，以其气初日损益率乘之，盈缩之损益。　万约之，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日法除之，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减其气加时黄道日度，即得其气初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每日加一度，以万乘之，又以每日损益数，盈缩之损益。　　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为每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日度

置一万分，以所求入气日损益数加减，益者，盈加缩减；损者，盈减缩加。　半之，满百为分，不满为秒，以加其日晨前夜半黄道日度，即其日午中日躔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积度

以二至加时黄道日度，距至所求日午中黄道日度，为入二至后黄道日积度及分秒。

求每日午中黄道入初末限

视二至后黄道积度，在四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七秒之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余为入末限。其积度，满象限去之，为二分后黄道积度；在四十八度一十八分二十一秒之以下，为初限；以上，用减象限，

余为入末限。

求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初限、分后末限度及分秒，进三位，加二十万二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减去四百四十九半，余在初限者，直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以所求日午中黄道积度，入至后末限、分后初限度及分秒，进三位，用减三十万三千五十少，开平方除之，所得，以减五百五十半，其在初限者，以所减之余，直以二分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在末限者，以减象限，余以二至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每日午中赤道日度。

太阳黄道十二次入宫宿度

危〓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外入卫分陬訾之次，辰在亥。

奎〓二度三十五分八十五秒外入鲁分降娄之次，辰在戌。

胃〓四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外入赵分大梁之次，辰在酉。

毕〓七度九十六分二十秒外入晋分实沈之次，辰在申。

井〓九度四十七分一十秒外入秦分鹑首之次，辰在未。

柳〓四度九十五分二十六秒外入周分鹑火之次，辰在午。

张〓十五度五十六分三十五秒外入楚分鹑尾之次，辰在巳。

轸〓十度四十四分五秒外入郑分寿星之次，辰在辰。

氐〓一度七十七分七十七秒外入宋分大火之次，辰在卯。

尾〓三度九十七分七十二秒外入燕分析木之次，辰在寅。

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入吴越分星纪之次，辰在丑。

女〓二度九十一分九十一秒外入齐分玄枵之次，辰在子。

求入宫时刻

各置入宫宿度及分秒，以其日晨前夜半日度减之，相近一度之间者求之。余以日法乘其分，其秒从于下，亦通乘之。 为实；以其日太阳行分为法；实如法而一，所得，依发敛加时求之，即得其日太阳入宫时刻及分秒。

步晷漏术

中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一十八秒。

冬至初限、夏至末限，六十二日二十分。

夏至初限、冬至末限，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

冬至永安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

夏至永安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

周法，一千四百二十八。

内外法，一万八百九十六。

半法，二千六百一十五。

日法四分之三，三千九百二十二半。

日法四分之一，一千三百七半。

昏明分，一百三十分七十五秒。

昏明刻，二刻一百五十六分九十秒。

刻法，三百一十三分八十秒。

秒母，一百。

求午中入气中积

置所求日大余及半法，以所入气大小余减之，为其日午中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其日午中中积。小余以日法除，为约分。

求二至后午中入初末限

置午中中积及分，如中限以下，为冬至后；以上，去中限，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在初限以下，为初限；以上，覆减中限，余为入末限也。

求午中晷影定数

视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副置之，以一千四百五十除之；所得，加五万三百八，折半限分并之，除其副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用减冬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

视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百通日内分，自相乘，为上位；下置入限分，以二百二十五乘之，百约之，加一十九万八千七十五，为法；夏至前后半限以上者，减去半限，列于上位，下置半限，各百通日内分，先相减,后相乘， 以七千七百除之,所得以加其法。 及除上位为分，分满十为寸，寸满十为尺， 用加夏至地中晷影常数，为所求晷影定数。

求四方所在晷影

各于其处测冬夏二至晷数，乃相减之，余为其处二至晷差；亦以地中二至晷数相减，为地中二至晷差。其所求日在冬至后初限、夏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全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折半，以日为分，十分为寸，以减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地中冬至晷影常数，以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减其处冬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所求日在夏至后初限、冬至后末限者，如在半限以下，倍之；半限以上，覆减全限，余亦倍之；并入限日，三因，四除，以日为分，十分为寸，以加地中二至晷差，为法；置所求日地中晷影定数，以地中夏至晷影常数减之，余以其处二至晷差乘之，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以加其处夏至晷数，即得其处其日晷影定数。

二十四气陟降及日出分

以下表格略

二分前后陟降率

春分前三日，太阳入赤道内，秋分后三日，太阳出赤道外，故其陟降与他日不伦，今各别立数而用之。

惊蛰，十二日陟四。六十七、一十六。 此为末率，于此用毕。其减差亦止于此也。

十三日陟四。四十一、六。 十四日陟四。三十八、九十。

十五日陟四。

秋分，初日降四。三十八。 一日降四。二十九。 二日降四。五十九。三日降四。六十八。

此为初率，始用之。其加差亦始于此也。

求每日日出入晨昏半昼分

各以陟降初率，陟减降加其气初日日出分，为一日下日出分；以增损差仍加减加减差。 增损陟降率，驯积而加减之，即为每日日出分；覆减日法，余为日入分；以日出分减日入分，半之，为半昼分；以昏明分减日出分，为晨分；加日入分，为昏分。

求日出入辰刻

置日出入分，以六因之，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刻法除之，为刻，不满为分。命子正算外，即得所求。

求昼夜刻

置日出分，十二乘之，刻法而一，为刻，不满为分，即为夜刻；覆减一百，余为昼刻及分秒。

求更点率

置晨分，四因之，退位，为更率；二因更率，退位，为点率。

求更点所在辰刻

置更点率，以所求更点数因之，又六因之，内加更筹刻，满辰法而一，为辰数；不尽，满刻法，除之，为刻数；不满，为分；命其日辰刻算外，即得所求。

求四方所在漏刻

各于所在下水漏,以定其处冬至或夏至夜刻，乃与五十刻相减，余为至差刻。置所求日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及分，以至差刻乘之，进一位，如二百三十九而一，为刻；不尽，以刻法乘之，退除为分；内减外加五十刻，即得所求日夜刻；以减百刻，余为昼刻。其日出入辰刻及更点差率等，并依前术求之。

求黄道内外度

置日出之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上，去之，余为外分；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覆减之，余为内分。置内外分，千乘之，如内外法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为黄道去赤道内外度；内减外加象限，即得黄道去极度。

求距中度及更差度

置半法，以晨分减之，余为距中分；百乘之，如周法而一，为距中度；用减一百八十三度一十二分八十三秒半，余四因，退位，为每更差度。

求昏明五更中星

置距中度，以其日午中赤道日度加而命之，即昏中星所格宿次，因为初更中星；以更差度累加之，满赤道宿次，去之，即得逐更及明中星。

步月离术

转终分，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一十，秒六千二十，微六十。

转终日，二十七，余二千九百，秒六千二十，微六十。

转中日，一十三，余四千六十五，秒三千一十，微三十。

朔差日，一，余五千一百四，秒三千九百七十九，微四十。

象策，七，余二千一，秒二千五百。

秒母，一万。

微母，一百。

上弦度，九十一，分三十一，秒四十一太 。

望度，一百八十二，分六十二，秒八十三半。

下弦度，二百七十三，分九十四，秒二十五少 。

月平行度，十三，分三十六，秒八十七半。

分秒母，一百。

七日初数，四千六百四十八，末数，五百八十二。

十四日初数，四千六十五，末数，一千一百六十五。

二十一日初数，三千四百八十三，末数，一千七百四十七。

二十八日初数，二千九百一。

求经朔弦望入转凡称秒者，微从之，他仿此。

置天正朔积分，以转终分及秒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秒，即天正十一月经朔入转日及余秒；以象策累加之，去命如前，得弦望经日加时入转及余秒；径求次朔入转，即以朔差加之。加减里差，即得中朔弦望入转及余秒。

以下表格略

求中朔弦望入转朓朒定数

置入转小余，以其日算外损益率乘之，如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其四七日下余，如初数以下，初率乘之，如初数而一，以损益朓朒积，为定数；如初数以上，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如末数而一，用减初率，余如朓朒积，为定数。其十四日下余，如初数以上，以初数减之，余乘末率，如末数而一，为朓朒定数。

求朔弦望中日

以寻斯干城为准，置相去地里，以四千三百五十九乘之，退位，万约为分，曰里差；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即中朔弦望日及余。以东加之，以西减之。

求朔弦望定日

置中朔弦望小余，朓减朒加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命壬戌算外，各得定朔弦望日辰及余。定朔干名与后朔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月内无中气者，为闰。视定朔小余，秋分后在日法四分之三以上者，进一日；春分后，定朔日出分与春分日出分相减之，余者，三约之，用减四分之三；定朔小余及此分以上者，亦进一日；或有交，亏初于日入前者，不进之。定弦望小余，在日出分以下者，退一日；或有交，亏初于日出前者，小余虽在日出后，亦退之。如望在十七日者，又视定朔小余在四分之三以下之数，春分后用减定之数。　与定望小余在日出分以上之数相校之，朔少望多者，望不退，而朔犹进之；望少朔多者，朔不进，而望犹退之。日月之行，有盈缩迟疾；加减之数，或有四大三?H粞□5辈旒邮痹缤恚□嫠□□□□酥□□共还□拇笕□？

求定朔弦望中积

置定朔弦望小余，与中朔弦望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经朔弦望入气日余，中朔弦望，少即加之，多即减之。　即为定朔弦望入气；以加其气中积，即为定朔弦望中积。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日度

置定朔弦望约余，以所入气日损益率乘之，盈缩之损益。　万约之，以损益其下盈缩积，乃盈加缩减定朔弦望中积，又以冬至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加之，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日所在度分秒。

又法：置定朔弦望约余，副之，以乘其日盈缩之损益率，万约之，应益者盈加缩减，应损者盈减缩加，其副满百为分，分满百为度，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命之，各得其日加时日躔黄道宿次。若先于历中注定每日夜半日度，即用此法为准也。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度

凡合朔加时日月同度，其定朔加时黄道日度即为定朔加时黄道月度；弦望，各以弦望度加定朔弦望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去之，即得定朔弦望加时黄道月度及分秒。

求夜半午中入转

置中朔入转，以中朔小余减之，为中朔夜半入转。又中朔小余，与半法相减之，余以加减中朔加时入转，中朔少如半法，加之；多如半法，减之。　为中朔午中入转。若定朔大余有进退者，亦加减转日，否则因中为定，每日累加一日，满转终日及余秒，去命如前，各得每日夜半午中入转。求夜半，因定朔夜半入转累加之；求午中，因定朔午中入转累加之；求加时入转者，如求加时入气之术法。

求加时及夜半月度

置其日入转算外转定分，以定朔弦望小余乘之，如日法而一，为加时转分；分满百为度。　减定朔弦望加时月度，为夜半月度。以相次转定分累加之，即得每日夜半月度。或朔至弦望，或至后朔，皆可累加之。然近则差少，远则差多。置所求前后夜半相距月度为行度，计其日相距入转积度，与行度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行度。多日差加每日转定分行度，少日差减每日转定分而用之可也。欲求速，即用此数。欲究其微，而可用后术。

求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分，乘其日算外转定分，日法而一，为晨转分；用减转定分，余为昏转分。又以朔望定小余，乘转定分，日法而一，为加时分，以减晨昏转分，为前；不足，覆减之，为后；乃前加后减加时月度，即晨昏月度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朔弦望晨昏定程

各以其朔昏定月减上弦昏定月，余为朔后昏定程。以上弦昏定月，减望昏定月，余为上弦后昏定程。以望晨定月，减下弦晨定月，余为望后晨定程。以下弦晨定月，减后朔晨定月，余为下弦后晨定程。

求每日转定度

累计每定程相距日下转积度，与晨昏定程相减，余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定程多，加之；定程少，减之。　以加减每日转定分，为转定度；因朔弦望晨昏月，每日累加之，满宿次去之，为每日晨昏月度及分秒。凡注历，朔日已后注昏月，望后一日注晨月。　古历有九道月度，其数虽繁，亦难削去，具其术。

求正交日辰

置交终日及余秒，以其月经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减之，余为平交入其月经朔加时后日算及余秒；中朔同。 以加其月中朔大小余，其大余命壬戌算外，即得平交日辰及余秒。求次交者，以交终日及余秒加之，如大余满纪法，去之，命如前，即得次平交日辰及余秒也。

求平交入转朓朒定数

置平交小余，加其日夜半入转，余以乘其日损益率，日法而一，所得，以损益其日下朓朒积，为定数。

求平交日辰

置平交小余，以平交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满与不足，进退日辰，即得正交日辰及余秒；与定朔日辰相距，即得所在月日。

求中朔加时中积

各以其月中朔加时入气日及余，加其气中积及余，其日命为度，其余，以日法退除为分秒，即其月中朔加时中积度及分秒。

求正交加时黄道月度

置平交入中朔加时后日算及余秒，以日法通日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以加其月中朔加时中积，然后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即得其月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如求次交者，以交中度及分秒加而命之，即得所求。

求黄道宿积度

置正交加时黄道宿全度，以正交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减之，余为距后度及分秒；以黄道宿度累加之，即各得正交后黄道宿积度及分秒。

求黄道宿积度入初末限

置黄道宿积度及分秒，满交象度及分秒去之，余在半交象以下为初限；以上者，减交象度，余为末限。入交积度、交象度，并在《交会篇》中。

求月行九道宿度

凡月行所交，冬入阴历，夏入阳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皆如之也。宜细推。　冬入阳历，夏入阴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　　春入阳历，秋入阴历，月行硃道；春分秋分后，硃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硃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　春入阴历，秋入阳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也。　　四时离为八节，至阴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会，故月行有九道。各以所入初入初末限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所入初入初末限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

凡日以赤道内为阴，外为阳；月以黄道内为阴，外为阳。故月行正交，入夏至后宿度内为同名，入冬至后宿度内为异名。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之，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减；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加；此加减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同名之差，若较之渐异，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常。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其在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之，八约之，为定差；半交后，正交前，以差加；正交后，半交前，以差减；此加减出入六度，正如黄赤道相交异名之差，若较之渐同，则随交所在迁变不常。　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前加者为减，减者为加，各加减黄道宿积度，为九道宿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为其宿九道度及分秒。其分就近约为太、半、少，论春夏秋冬，以四时日所在宿度为正。

求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

以正交加时黄道日度及分，减一百一度，余以正交度及分乘之，半而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命为月道与黄道泛差。其在同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九因之，八约之，为定差，以加；仍以正交度距秋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减。其异名者，置月行与黄道泛差，七因之，八约之，为定差，以减；仍以正交度距春分度数，乘定差，如象限而一，所得，为月道与赤道定差，以加。置正交加时黄道月度及分，以二差加减之，即为正交加时月离九道宿度及分。

求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度

置定朔加时日躔黄道宿次，凡合朔加时，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是为加时月离宿次；各以弦望度及分秒，加其所当弦望加时日躔黄道宿度，满宿次，去之，命如前，各得定朔弦望加时月所在黄道宿度及分秒。

求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度

各以定朔弦望加时月离黄道宿度及分秒，加前宿正交后黄道积度，为定朔弦望加时正交后黄道积度；如前求九道积度，以前宿九道积度减之，余为定朔弦望加时九道月离宿度及分秒。其合朔加时，若非正交，则日在黄道，月在九道，所入宿度虽多少不同，考其两极若绳准。故云月行潜在日下，与太阳同度，即为加时。九道月度，求其晨昏夜半月度，并依前术。

志第九 历六

○庚午元历下

步交会术

交终分，一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九，秒九千三百六，微二十。

交终日，二十七，余一千一百九，秒九千三百六，微二十。

交中日，一十三，余三千一百六十九，秒四千六百五十三，微一十。

交朔日，二，余一千六百六十五，秒六百九十三，微八十。

交望日，一十四，余四千二，秒五千。

秒母，一万。

微母，一百。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分七十九，秒三十六。

交中度，一百八十一，分八十九，秒六十八。

交象度，九十，分九十四，秒八十四。

半交象度，四十五，分四十七，秒四十二。

日食既前限，二千四百。定法，二百四十八。

日食既后限，三千一百。定法，三百二十。

月食限，五千一百。

月食既限，一千七百。定法，三百四十。

分秒母，皆一百。

求朔望入交先置里差，半之，如九而一，所得依其加减天正朔积

分，然后求之。

置天正朔积分，以交终分去之，不尽，如日法而一，为日，不满为余，即得天正十一月中朔入交泛日及余秒。便为中朔加时入交泛日及余。　交朔加之，得次朔；交望加之，得望；再加交望，亦得次朔；各为朔望入交泛日及余秒。凡称余秒者，微亦从之，余仿此。

求定朔及每日夜半入交

各置入交泛日及余秒，减去中朔望小余，即为定朔望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若定朔望有进退者，亦进退交日，否则因中为定，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余皆加四千一百二十，秒六百九十三，微八十，即次朔夜半入交；累加一日，满交终日及余秒，去之，即每日夜半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

置中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以入气入转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之，即得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及余秒。

求定朔望加时入交积度及阴阳历

置定朔望加时入交泛日，以日法通之，内余进二位，如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而一，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得定朔望加时月行入交积度；以定朔望加时入转迟疾度迟减疾加之，即为月行入定交积度；如交中度以下，为入阳历积度，以上，去之，为入阴历积度。每日夜半准此求之。

求月去黄道度

视月入阴阳历积度及分，交象以下，为少象；以上，覆减交中，余为老象。置所入老少象度于上位，列交象度于下，相减，相乘，倍之，退位为分，分满百为度，用减所入老少象度及分；余，又与交中度相减、相乘，八因之，以一百一十除之，为分，分满百为度，即得月去黄道度及分。

求朔望加时入交常日及定日

置朔望入交泛日，以入气朓朒定数朓减朒加，为入交常日。又置入

转朓朒定数，进一位，以一百二十七而一，所得，朓减朒加交常日，为入交定日及余秒。

求入交阴阳历交前后分

视入交定日，如交中以下，为阳历；以上，去之，为阴历。如一日上下，以日法通日内分，内余为交后分；十三日上下，覆减交中日，余为交前分。

求日月食甚定余

置朔望入气入转朓朒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以一千三百三十七乘之，以定朔望加时入转算外转定分除之，所得，以朓减朒加中朔望小余，为泛余。日食，视泛余，如半法以下，为中前，半法以上，去之，为中后。置中前后分，与半法相减、相乘，倍之，万约为分，曰时差。中前以时差减泛余，为定余；覆减半法，余为午前分；中后以时差加泛余，为定余；减去半法，余为午后分。月食，视泛余，在日入后夜半前，如日法四分之三以下，减去半法，为酉前分；四分之三以上，覆减日法，余为酉后分。又视泛余，在夜半后日出前者，如日法四分之一以下，为卯前分；四分之一以上，覆减半法，余为卯后分。其卯酉前后分，自相乘，四因，退位，万约为分，以加泛余，为定余。各置定余，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月食甚辰刻及分秒。

求日月食甚日行积度

置定朔望食甚大小余，与中朔望大小余相减之，余以加减中朔望入气日余，以中朔望少加多减。　即为食甚入气；以加其气中积，为食甚中积。又置食甚入气余，以所入气日损益率盈缩之损益。　乘之，如日法而一，以损益其日盈缩积，盈加缩减食甚中积，即为食甚日行积度及分。先以食甚中积经分为约分，然后加减之，余类此者，依而求之。

求气差

置日食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在象限以下，为初限；以上，覆减中限，为末限；皆自相乘，进二位，以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用减一千七百四十四，余为气差恆数；以午前后分乘之，半昼分除之，所得，以减恆数，为定数。如不及减者，覆减为定数，应加者减之，应减者加之。　春分后，阳历减阴历加；秋分后，阳历加阴历减。春分前秋分后，各二日二千一百分为定气，于此宜加减之。

求刻差

置日食食甚日行积度及分，满中限去之，余与中限相减、相乘，进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所得，为刻差恆数；以午前后分乘之，日法四分之一除，所得，为定数。若在恆数以上者，倍恆数，以所得之数减之，为定数，依其加减。　冬至后，午前阳加阴减，午后阳减阴加；夏至后，午前阳减阴加，午后阳加阴减。

求日食去交前后定分

置气刻二差定数，同名相从，异名相消，为食差；依其加减去交前后分，为去交前后定分。视其前后定分，如在阳历，即不食；如在阴历，即有食之。如交前阴历不及减，反减之，反减食差。　为交后阳历；交后阴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阳历；即不食。交前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后阴历；交后阳历不及减，反减之，为交前阴历；即日有食之。

求日食分

视去交前后定分，如二千四百以下，为既前分；以二百四十八除，为大分；二千四百以上，覆减五千五百，不足减者不食。　为既后分；以三百二十除，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其一分以下者，涉交太浅，太阳光盛，或不见食。

求月食分

视去交前后分，不用气刻差者。　一千七百以下者，食既；以上，覆减五千一百，不足减者不食。　余以三百四十除之，为大分；不尽，退除为秒，即月食之分秒。去交分在既限以下，覆减既限，亦以三百四十除之，为既内之大分。

求日食定用分

置日食之大分，与二十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四百五十乘之，如定朔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减定余，为初亏分；加定余，为复圆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日食三限辰刻也。

求月食定用分

置月食之大分，与三十五分相减、相乘，又以二千一百乘之，如定望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定用分；加减定余，为初亏复圆分。各如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月食三限辰刻。

月食既者，以既内大分，以一十五分相减相乘，又以四千二百乘之，如定望入转算外转定分而一，所得为既内分；用减定用分，为既外分。置月食定余，减定用分，为初亏分；因加既外分，为食既分；又加既内分，为食甚分；即定余分是也。

再加既内分，为生光分；复加既外分，为复圆分。各以发敛加时法求之，即得月食五限辰刻及分。如月食既者，以十分并既内大分，如其法而求其定用分也。

求月食所入更点

置食甚所入日晨分，倍之，五约之，为更法；又五约之，为点法。乃置月食初末诸分，昏分以上者，减昏分；晨分以下者，加晨分；如不满更法，为初更；不满点法，为一点。依法以次求之，即得更点之数。

求日食所起

食在既前，初起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食在既后，初起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其食八分以上者，皆起正西，复正东。此据正午地而论之。

求月食所起

月在阳历,初起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月在阴历，初起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其食八分以上，皆起正东，复正西。此亦据正午地而论之。

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数

各以食甚小余，与日出入分相减，余为带食差；以乘所食之分，满定用分而一，月食既者，以既内分减带食差，余乘所食分，如既外分而一，不及减者，为带食既出入。　　以减所食分，即日月出入带食所见之分。其食甚在昼，晨为渐进，昏为已退；食甚在夜，晨为已退，昏为渐进也。

求日月食甚宿次

置日月食甚日行积度，望即更加望度。　以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而命之，依黄道宿次去之，即各得日月食甚宿度及分秒。

步五星术

木星

周率，二百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二，秒九。

历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百五十七。

历度法，六万二千一十四。

周日，三百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九十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四十五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

伏见，一十三度。

以下表格略

火星

周率，四百七万九千四十二，秒一十四半。

历率，三百五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七，秒四十四少。

历度法，九千八百三十六半。

周日，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三分一十六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五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七秒半。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九度。

以下表格略

土星

周率，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四百一十一，秒六十九。

历率，五千六百二十二万三千二百四十八半。

历度法，一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八。

周日，三百七十八日九分二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四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

伏见，一十七度。

以下表格略

金星

周率，三百五万三千八百四，秒六十三太。

历率，一百九十一万二百四十，秒七十六半。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一十四秒。

合日，二百九十一日九十五分七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六十八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四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六秒。

伏见，一十度半。

以下表格略

水星

周率，六十万六千三十一，秒七十七半。

历率，一百九十一万二百四十二，秒一十三半。

历度法，五千二百三十。

周日，一百一十五日八十七分六十秒。

合日，五十七日九十三分八十秒。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七十秒。

历中，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三十五秒。

历策，一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五秒。

晨伏夕见，一十四度。

夕伏晨见，一十九度。

以下表格略

求五星天正冬至后平合及诸段中积中星

置通积分，先以里差加减之。　　各以其星周率去之，不尽，为前合分；覆减周率，余为后合分；如日法而一，不满，退除为分秒，即得其星天正冬至后平合中积中星。命为日，曰中积；命为度，曰中星。　以段日累加中积，即为诸段中积；以平度累加中星，经退则减之，即为诸段中星。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入历

置通积分，各加其星后合分，以历率去之，不尽，各以其历度法除

为度，不满，退除为分秒，即为其星平合入历度及分秒；以诸段限度累加之，即得诸段入历度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盈缩定差

各置其星段入历度及分秒，如在历中以下，为盈；以上，减去历中，余为缩。以其星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入策度及分。命策数算外，以其策损益率乘之，余历策而一，为分，以损益其下盈缩积度，即为其星段盈缩定差。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定积

各置其星段中积，以其段盈缩定差盈加缩减之，即得其段定积日及分；加天正冬至大余及约分，满纪法，去之，不满，命壬戌算外，即得日辰也。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所在月日

各置其段定积，以加天正闰日及约分，以朔策及约分除之，为月数；不尽，为入月以来日数及分。其月数，命天正十一月算外，即得其段入月中朔日数及分；乃以日辰相距，为所在定朔月日。

求五星平合及诸段加时定星

各置中星，以盈缩定差盈加缩减，金星倍之，水星三之，然后加减。 即为五星诸段定星；以加天正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依宿次命之，即其星其段加时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五星诸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

各以其段初行率，乘其段定积日下加时分，百约之，乃顺减退加其日加时定星，即其段初日晨前夜半定星所在宿度及分秒。

求诸段日率度率

各以其段日辰，距后段日辰为日率。以其段夜半宿次，与后段夜半宿次相减，余为度率。

求诸段平行分

各置其段度率及分秒，以其段日率除之，即得其段平行度日及分秒。

求诸段总差及日差

本段前后平行分相减，为其段泛差；假令求木星次疾泛差，乃以顺疾顺迟平行分相减，余为次疾泛差，他皆仿此。 倍而退位，为增减差；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前后伏迟退段增减差

前伏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末日行分；后伏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为初日行分；以减伏段平行分，余为增减差。前迟者，置前段末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后迟者，置后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以迟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前后近留迟段。 木火土三星，退行者，六因平行分，退一位，为增减差。金星，前后伏退者，三因平行分，半而退位，为增减差。前退者，置后段初日之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末日行分。后退者，置前段末日之行分，以其日差减之，为初日行分；以本段平行分减之，余为增减差。水星，平行分为增减差，皆以增减差加减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前多后少，加初减末；前少后多，减初加末。 又倍增减差为总差，以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

求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

各置其段初日行分，以日差累损益之，后少则损之，后多则益之。为每日行度及分秒；乃顺加退减之，满宿次去之，即得每日晨前夜半星行宿次。视前段末日后段初日行分相较之数，不过一二日差为妙；或多日差数倍，或颠倒不伦，当类同前后增减差稍损益之，使其有伦，然后用之。或前后平行分俱多俱少，则平注之；或总差之秒不盈一分，亦平注之；若有不伦而平注得伦者，亦平注之。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入气

置定积，以气策及约分除之，为气数；不满，为入气日及分秒；命天正冬至算外，即得所求平合及见伏入气日及分秒。

求五星平合及见伏行差

各以其段初日星行分与太阳行分相减，余为行差。若金在退行、水在退合者，相并为行差。如水星夕伏晨见者，直以太阳行分为行差。

求五星定合及见伏泛积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晨疾夕伏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金水二星，置其段盈缩定差，水星倍之。 各以行差除之，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若在平合夕见晨伏者，盈减缩加；如在退合夕伏晨见，盈加缩减；皆以加减定积为定合定见定伏泛积。

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

木火土三星，各以平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以太阳盈缩差减之，为距合差度；日在盈缩，以差日差度减之；在缩历，加之；加减其星定合泛积，为定合定积定星。金水二星，顺合退合，各以平合退合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日；顺加退减太阳盈缩差，为距合差度；顺在盈历，以差日差度加之；在缩历，减之；退在盈历，以差日减之，差度加之；在缩历，以差日加之，差度减之；皆以加减其定星定合再定合泛积，为定合再定合定积定星；以冬至大余及约分加定积，满纪法，去之，命得定合日辰；以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定星，满宿次，去之，即得定合所在宿次。其顺退所在盈缩，即太阳盈缩。

求木火土三星定见伏定日

各置其星定见伏泛积，晨加夕减象限日及分秒；半中限为象限。 如中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岁周日及分秒，余亦自相乘；满七十五而一，所得，以其星伏见度乘之，一十五除之，为差。其差，如其段行差而一，为日，不满，退除为分秒；见加伏减泛积，为定积；加命如前，即得日辰。

求金水二星定见伏定日

各以伏见日行差，除其日太阳盈缩差，为日。若晨伏夕见，日在盈历，加之；在缩历，减之；如夕伏晨见，日在盈缩，减之，在缩历，加之；加减其星泛积，为常积。视常积，如中限以下，为冬至后；以上，去之，余为夏至后。其二至后，如象限以下，自相乘；以上，覆减中限，余亦自相乘；各如法而一为分，冬至后晨，夏至后夕，以一十八为法；冬至后夕，夏至后晨，以七十五为法。 以伏见度乘之,一十五除之，为差。其差，满行差而一，为日，不满， 退除为分秒；加减常积，为定

积；冬至后，晨见夕伏，加之；夕见晨伏，减之。夏至后，晨见夕伏，减之；夕见晨伏，加之。 加命如前，即得定见伏日辰。

其水星，夕疾在大暑气初日至立冬气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不见；晨留在大寒气初日至立夏气九日三十五分以下者，不见。春不晨见，秋不夕见者，亦旧历有之。

志第十 地理一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初，太宗六年甲午，灭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宪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户二十余万。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余万。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圆。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于是南北之户总书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与焉。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地大民众，后世狃于治安，而不知诘戎兵、慎封守，积习委靡，一旦有变，而天下遂至于不可为。呜呼！盛极而衰，固其理也。

唐以前以郡领县而已，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具载于篇，而其沿革则溯唐而止焉。作《地理志》。凡路，低于省一字。府与州直隶省者，亦低于省一字。其有宣慰司、廉访司，亦止低于省一字。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府与州所领之县，低于府与州一字。府领州、州又领县者，又低于县一字。路所亲领之县若府若州，曰领县若干、府若干、州若干；府与州所领之县，则曰若干县，所以别之也。

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为路二十九，州八，属府三，属州九十一，属县三百四十六。各路立站，总计一百九十八处。

大都路，唐幽州范阳郡。辽改燕京。金迁都，为大兴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 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数。 领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

右警巡院。

左警巡院。初设警巡院三，至元四年，省其一，止设左右二院，分领坊市民事。

县六

大兴，赤。 宛平，赤。与大兴分治郭下。金水河源出玉泉山，流入皇城，故名金水。 良乡，下。 永清，下。 宝坻下。至元十六年，于县立屯田所，收子粒赴太仓及醴源仓输纳。 昌平。下。

州十

涿州，下。 唐范阳县，复改涿州。宋因之。元太宗八年，为涿州路。中统四年，复为涿州。领二县：

范阳，下。倚郭。 房山。下。金奉先县，至元二十七年，改今名。

霸州，下。 唐隶幽州。周始置霸州。宋升永清郡。金置信安军。元仍为霸州。领四县：

益津，下。倚郭。中统四年省，至元二年置。 文安，下。 大城，下。

保定。下。至元二年，省入益津，四年置。

通州，下。　　唐为潞县。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有丰备、通济、太仓以供京师。领二县：

潞县，倚郭。 三河。下。

蓟州，下。　　唐置，后改渔阳郡，仍改蓟州。宋为广川郡。金为中都。元太祖十年，定其地，仍为蓟州。领五县：

渔阳，下。倚郭。　丰闰，下。至元二年，省入玉田，四年，以路当冲要复置。二十一年，立丰闰署，领屯田八百三十七户。 玉田，下。 遵化，下。

平谷。下。至元二年，省入渔阳，十三年复置。

漷州，下。　辽、金为漷阴县。元初为大兴府属邑，至元十三年，升漷州，割大兴府之武清、香河二邑来属。领二县：

香河，下。 武清。

顺州，下。　唐初改燕州，复为归德郡，复为顺州，复为归顺州。辽为归化军。宋为顺兴军。金仍为顺州，置温阳县。元废县存州。

檀州，下。　唐改密云郡，又复为檀州。辽为武威军。宋为镇远军。金仍为檀州。元因之。

东安州，下。　唐以前为安次县。辽、金因之，元初隶大兴府。太宗七年，隶霸州。中统四年，升为东安州，隶大都路。

固安州，下。　　唐仍隋旧为固安县，隶幽州。宋隶涿水郡。金隶涿州。元宪宗九年，隶霸州，又改隶大兴府。中统四年，升固安州。

龙庆州，唐为妫川县。金为缙山县。元至元三年，省入怀来县，五年复置，本属上都路宣德府奉圣州。二十二年，仁宗生于此。延祐三年，割缙山、怀来来隶大都，升缙山为龙庆州。领一县：

怀来。下。

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为札剌兒部、

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至元二年，置留守司。五年，升上都路总管府。十八年，升上都留守司，兼行本路总管府事。户四万一千六十二，口一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一。领院一、县一、府一、州四，州领三县，府领三县、二州，州领六县。

警巡院。

县一

开平。上。

府一

顺宁府，唐为武州。辽为德州。金为宣德州。元初为宣宁府。太宗七年，改山东路总管府。中统四年，改宣德府，隶上都路。至元三年，以地震改顺宁府。领三县、二州。

三县

宣德，下。倚郭。至元二年，省本府之录事司并龙门县并入焉。二十八年，又割龙门去属云州。　宣平，下。　顺圣。下。本隶弘州，今来属。

二州

保安州，下。　唐新州。辽改奉圣州。金为德兴府。元初因之。旧领永兴、缙山、怀来、矾山四县。至元二年，省矾山入永兴。三年，省缙山入怀来，仍改为奉圣州，隶宣德府。五年，复置缙山。延祐三年，以缙山、怀来仍隶大都。至元三年，以地震改保安州。领一县：永兴。下。倚郭。

蔚州，下。　唐改为安边郡，又改为兴唐县，又仍为蔚州。辽为忠顺军。金仍为蔚州。元至元二年，省州为灵仙县，隶弘州。其年，复改为蔚州，隶宣德府。领五县：灵仙，下。　灵丘，下。　飞狐，下。　定安，下。　广灵。下。

州四

兴州，下。　唐为奚地。金初为兴化军，隶北京，后为兴州。元中统三年，属上都路。领二县：

兴安，下。至元二年置。 宜兴。中。至元二年置。

松州，下。　本松林南境，辽置松山州。金为松山县，隶北京路大定府。元中统三年，升为松州，仍存县。至元二年，省县入州。

桓州，下。 本上谷郡地，金置桓州。元初废，至元二年复置。

云州，下。　古望云川地，契丹置望云县。金因之。元中统四年，升县为云州，治望云县。至元二年，州存县废。二十八年，复升宣德之龙门镇为望云县，隶云州。领一县：

望云。

兴和路，上。　唐属新州。金置柔远镇，后升为县，又升抚州，属西京。元中统三年，以郡为内辅，升隆兴路总管府，建行宫。户八千九百七十三，口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领县四、州一。

县四

高原，下。倚郭。中统二年隶宣德府，三年来属。　怀安，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　天成，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咸宁。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

州一

宝昌州，下。　金置昌州。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隶本路，置盐使司。延祐六年，改宝昌州。

永平路，下。　唐平州。辽为卢龙军。金为兴平军。元太祖十年，改兴平府。中统元年，升平滦路，置总管府，设录事司。大德四年，以水患改永平路。户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口三万五千三百。领司一、县四、州一。州领二县。

录事司。

县四

卢龙，下。倚郭。 迁安，下。至元二年，省入卢龙县，后复置。 抚宁，下。至元二年，与海山俱省入昌黎。三年复置。四年，又与海山俱入昌黎。七年复置，仍省昌黎、海山入焉。十一年，复置昌黎，以属滦州，今昌黎属本县。 昌黎。下。至元十一年复置，仍并海山入焉。详见抚宁县。

州一

滦州，下。 在卢龙塞南，金领义丰、马城、石城、乐亭四县。元至元二年，省义丰入州。三年复置，先以石城省入乐亭，其年改入义丰。四年，马城亦? A於□兀?

义丰，下。倚郭。至元二年省入州，三年复置。 乐亭。下。 元初尝于县置漠州，寻废，复为乐亭县，隶滦州。

德宁路，下。 领县一：德宁。下。

净州路，下。 领县一：天山。下。

泰宁路，下。 领县一：泰宁。下。

集宁路，下。 领县一：集宁。下。

应昌路，下。 领县一：应昌。下。

全宁路，下。 领县一：全宁。下。

宁昌路，下。 领县一：宁昌。下。

砂井总管府，领县一：砂井。

以上七路、一府、八县皆阙。

保定路，上。 本清苑县，唐隶鄚州。宋升保州。金改顺天军。元太宗十一年，升顺天路，置总管府。至元十二年，改保定路，设录事司。户七万五千一百八十二，口一十三万九百四十。领司一、县八、州七。州领十一县。

录事司。

县八

清苑，中。附郭。 满城，中。 唐县，下。金隶定州，后来属。 庆都，下。元初隶真定府，太宗十一年来属。 行唐，下。 曲阳，中。古恆州地，唐为曲阳县。宋属中山府。金因之。元初改恆州，立元帅府，割阜平、灵寿、行唐、庆都、唐县以隶之。逮移镇归德，还隶中山府，复为曲阳县，后隶保定，北岳恆山在焉。 新安，下。金置新安州渥城县。元至元二年，州县俱废，改为新安镇，入归信县。四年，割入容城。九年，置新安县来属。 博野。下。至元三十一年立。

州七

易州，中。 唐改上谷郡，又复为易州。元太宗十一年，割隶顺天府。至元十年，隶大都路。二十三年，还隶保定。领三县：

易县，中。倚郭。元初存州废县，至元三年复置。 淶水，下。 定兴。下。金隶涿州，今来属。

祁州，中。 唐为义丰县，属定州。宋改为蒲阴县。金于县置祁州，属真定路。元至元三年，立附郭蒲阴县及以束鹿、深泽二县来属，隶保定。领三县：

蒲阴，中。倚郭。 深泽，下。至元二年，并入束鹿县，三年又来属。束鹿。中。

雄州，下。 唐归义县。五代为瓦桥关，周世宗克三关，于关置雄州。宋为易阳郡。金为永定军。元太宗十一年，割雄州三县属顺天路。至元十年，改属大都路。十二年改顺天路为保定路，二十三年，复以雄州隶之。领三县：

归信，下。 容城，下。金隶安肃州，今来属。 新城。太宗二年，改新泰州。七年，复为县，隶大都路。十一年，隶顺天路。至元二年，隶雄州。十年，隶大都。二十三年复来属。

安州，下。 唐为唐兴县，隶鄚州。宋升顺安军。金改安州，治渥城县。元初移治葛城。至元二年，废为镇，入高阳县，后复改安州，隶保定。领二县：

葛城，下。倚郭。 高阳。下。

遂州，下。　唐为遂城县，属易州。宋改广信军。金废为遂城县，隶保州。元至元二年，省入安肃州为镇，后复置州而县废，隶保定。

安肃州，下。　本易州宥戎镇地，宋创立静戎军，又改安肃军。金为安肃州。元隶保定。

完州，下。　唐为北平县，隶定州。宋升北平军。金更为永平县，又改完州。元至元二年，改永平县，后复为完州。

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

真定路，唐恆山郡，又改镇州。宋为真定府。元初置总管府，领中山府，赵、邢、洺、磁、滑、相、浚、卫、祁、威、完十一州。后割磁、威隶广平，浚、滑隶大名，祁、完隶保定，又以邢入顺德，洺入广平，相入彰德，卫入卫辉；又以冀、深、晋、蠡四州来属。户一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口二十四万六百七十。领司一、县九、府一、州五。府领三县，州领十八县。

录事司。

县九

真定，中。倚郭。　藁城，中。太宗六年，为永安州，无极、宁晋、新乐、平棘四县隶焉。七年，废州为藁城县，属真定。　栾城，下。　元氏，中。　获鹿，中。太宗在潜邸改西宁州，既即位七年，复为获鹿县，隶真定。　平山。下。　灵寿，下。　阜平，下。　涉县。元初为崇州，隶真定路，后废州复置涉县。至元二年，省入磁州，后复来属。

府一

中山府，唐定州。宋为中山郡。金为中山府。元初因之。旧领祁、完二州，太宗十一年，割二州隶顺天府，后为散府，隶真定。领三县：

安喜，中。　新乐，下。　无极。中。

州五

赵州，中。　唐赵州。宋为庆源军。金改沃州。元仍为赵州。旧领平棘、临城、栾城、元氏、高邑、赞皇、宁晋、隆平、柏乡九县，太祖十五年，割栾城、元氏隶真定。领七县：

平棘，中。 宁晋，下。 隆平，下。 临城，中。 柏乡，下。 高邑，下。 赞皇。下。至元二年，并入高邑。七年复置。

冀州，上。 唐改魏州，后仍为冀州。宋升安武军。元仍为冀州。领五县：

信都，中。至元初与冀州录事司俱省入冀州，后复置。三年，省录事司入焉，为冀州治所。 南宫，上。 枣强，中。 武邑，中。 新河。中。太宗四年置。

深州，下。 唐改饶阳郡，后仍为深州。元初隶河间，置帅府。太宗十年，隶真定路，领饶阳、安平、武强、束鹿、静安五县。后割安平、饶阳、武强隶晋州，束鹿隶祁州，以冀州之衡水来属。领二县：

静安，中。 衡水。下。

晋州，唐、宋皆为鼓城县。元太祖十年，改晋州。太宗十年，立鼓城等处军民万户府。中统二年，复为晋州。领四县：

鼓城，中。倚郭。 饶阳，中。 安平，下。太祖十九年，为南平州，于此行千户总管府事，领饶阳一县。太宗七年，复改为县，隶深州。宪宗在潜，隶鼓城等处军民万户府。中统二年，改立晋州，仍为安平县隶焉。武强。下。元初创立东武州，领武邑、静安。太宗六年，废州复为县，改隶深州。十一年，割属祁州。宪宗在潜，隶鼓城等处军民万户府。中统二年，置晋州，县隶焉。

蠡州，下。 唐始置。宋改永宁军。金仍为蠡州。元初隶真定，领司候司、博野县。至元三年，省司候司、博野县入蠡州。十七年，直隶省部。二十一年，仍属真定。

顺德路，下。 唐邢州。宋为信德府。金改邢州。元初置元帅府，后改安抚司。宪宗分洺水民户之半于武道镇，置司总管。五年，以武道镇置广宗县，并以来属。中统三年，升顺德府。至元元年，以洺州、磁州来属。二年，洺、磁自为一路，以顺德为顺德路总管府。户三万五百一，口一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五。领司一、县九。

录事司。

县九

邢台，中。倚郭。　钜鹿，中。　内丘，中。至元二年，并唐山县入焉，后复置唐山，与内丘并。 平乡，中。 广宗，中。宪宗五年置。中统三年以后属顺德府。至元二年，省入平乡县，后复置，隶顺德路。沙河，下。至元二年，省南和县入焉。后复置南和，与沙河并。　南河，下。 唐山。下。 任县。下。至元二年，省入邢台县，后复置。

广平路，下。　唐洺州，又为广平郡。元太宗八年，置邢洺路总管府，以邢、磁、威隶之。宪宗二年，为洺磁路，止领磁、威二州。至元十五年，升广平路总管府。户四万一千四百四十六，口六万九千八十二。领司一、县五、州二。州领六县。

录事司。

县五

永平，中。倚郭。　曲周，中。　肥乡，中。　鸡泽，下。元初并入永年，后复置。 广平。下。

州二

磁州，中。　唐磁州。宋为滏阳郡。金以隶彰德。元太祖十年，升为滏源军节度，隶真定路。太宗八年，隶邢洺路。宪宗二年，改邢洺路为洺磁路。至元二年，以真定之涉县及成安县并入滏阳，武安县并入邯郸，止以滏阳、邯郸二县及录事司来属。后复置涉县归真定，以滏阳、武安、邯郸、成安、录事司隶焉。至元三年，并录事司入滏阳县。至元十五年，改洺磁路为广平路总管府，磁州仍隶焉。领四县：

滏阳，中。倚郭。 武安，中。 邯郸，下。 成安。下。

威州，中。　旧无此州，金始置。元太宗六年，割隶邢洺路，以洺水县来属。宪宗二年，隶洺磁路，徙州治于洺水。领二县：

洺水，中。倚郭。太宗八年，隶洺州。定宗二年，改隶威州。宪宗二年，徙威州治此。　井陉。下。威州本治此，宪宗二年，移州治于洺水县，井陉为属县。

彰德路，下。　唐相州，又改鄴郡。石晋升彰德军。金升彰德府。元太宗四年，立彰德总帅府，领卫、辉二州。宪宗二年，割出卫、辉，以彰德为散府，属真定路。至元二年，复立彰德总管府，领怀、孟、卫、

辉四州，及本府安阳、临漳、汤阴、辅岩、林虑五县。四年，又割出怀、孟、卫、辉，仍立总管，以林虑升为林州，复立辅岩县隶之。六年，并辅岩入安阳。户三万五千二百四十六，口八万八千二百六。领司一、县三、州一。

录事司。

县三

安阳，上。至元六年，并辅岩入焉。 汤阴，中。 临漳。中。

州一

林州，下。　　本林虑县，金升为州。元太宗七年，行县事。宪宗二年，复为州。至元二年，复为县，又并辅岩入焉。未几复为州，割辅岩入安阳，仍以州隶彰德路。

大名路上。　唐魏州。五代南汉改大名府。金改安武军。元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户六万八千六百三十九，口一十六万三百六十九。领司一、县五、州三。州领六县。

录事司。

县五

元城，中。倚郭。至元二年，并入大名县，后复置。　大名，中。倚郭。太宗六年，立县治。宪宗二年，迁县事于府城内。至元二年，省元城来属，寻析大名、元城为二县。九年，还县治于故所。 南乐，中。 魏县,中。 清河。本恩州地，太宗七年，籍为清河县，隶大名路。

州三

开州，上。　唐澶州。宋升开德府。金为开州。元割开封之长垣、曹州之东明来属。领四县：

濮阳，上。倚郭。　东明，中。太宗七年，割隶大名路。至元二年来属。 长垣，中。初隶大名路，至元二年始隶开州。 清丰。中。

滑州，中。 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领二县：

白马，上。为州治所。 内黄。

浚州，下。 唐置黎州，后废。石晋置浚州。宋为通利军，又改平川军。金复为浚州。元初隶真定。至元二年，隶大名。

怀庆路，下。 唐怀州，复改河内郡，又仍为怀州。宋升为防御。金改南怀州，又改沁南军。元初复为怀州。太宗四年，行怀孟州事。宪宗六年，世祖在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七年，改怀孟路总管府。至元元年，以怀孟路隶彰德路。二年，复以怀孟自为一路。延祐六年，以仁宗潜邸改怀庆路。户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三，口一十七万九百二十六。领司一、县三、州一。州领三县。

录事司。

县三

河内，中。 修武，中。 武陟。中。

州一

孟州，下。 唐置河阳军，又升孟州。宋隶河北道。金大定中，为河水所害，北去故城十五里，筑今城，徙治焉。故城谓之下孟州，新城谓之上孟州。元初治下孟州。宪宗八年，复立上孟州，河阳、济源、王屋、温四县隶焉，设司候司。至元三年，省王屋入济源，并司候司入河阳。领三县：

河阳，下。 济源，下。太宗六年，改济源为原州。七年，州废，复为县。至元三年，省王屋县入焉。 温县。

卫辉路，下。 唐义州，又为卫州，又为汲郡。金改河平军。元中统元年，升卫辉路总管府，设录事司。户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一十二万七千二百四十七。领司一、县四、州二。

录事司。

县四

汲县，下。倚郭。 新乡，中。 获嘉，下。 胙城。下。旧以胙城为倚郭。宪宗元年，还州治于汲，以胙城为属邑。

州二

辉州，下。　唐以共城县置共州。宋隶卫州。金改为河平县，又改苏门县，又升苏门县为辉州，置山阳县属焉。至元三年，省苏门县，废山阳为镇，入本州。

淇州，下。　唐、宋、金并为卫县之域，曰鹿台乡。元宪宗五年，以大名、彰德、卫辉籍余之民，立为淇州，因又置县曰临淇，为倚郭。中统元年，隶大名路宣抚司。至元三年，立卫辉路，以州隶之，而临淇县??

河间路，上。　唐瀛州。宋河间府。元至元二年，置河间路总管府。户七万九千二百六十六，口一十六万八千五百三十六。领司一、县六、州六。州领十七县。

录事司。

县六

河间，中。倚郭。　肃宁，下。至元二年，废为镇，入河间县，后复旧。　齐东，下。宪宗三年，隶济南路。至元二年，还属河间路。　宁津，下。宪宗二年，属济南路，至元二年，隶河间。　　临邑，下。本属济南府，太宗七年，割属河间。宪宗三年，还属济南。至元二年，复属河间。　青城。下。本青平镇，太宗七年，析临邑、宁津地置县，隶济南。中统置青城县，隶陵州。至元二年，隶河间。

州六

沧州，中。　唐改景城郡，复仍为沧州。金升临海军。元复为沧州。领五县：

清池，中。　乐陵，中。　南皮，下。　无棣，下。至元二年，并入乐陵县，以县治入济南之棣州，寻复置。　盐山。下。

景州，中。　　唐观州，又改景州。宋改永静军。金仍改观州。元因之。至元二年，复为景州。领五县：

蓨县，中。旧属观州，元初升元州，后复为蓨县。　故城，中。元初隶河间路。至元二年，并为故城镇，属景州。是年，复置县还来属。　阜

城，下。东光，下。 吴桥。中。

清州，下。 五代置乾宁军。宋为乾宁郡，大观间以河清，改清州。金为乾宁军。元太宗二年，改清宁府。七年，又改清州。至元二年，以靖海、兴济两县及本州司候司并为会川县，后复置清州。领三县：

会川，中。 靖海，下。 兴济。下。

献州，下。 本乐寿县，宋隶瀛州，又隶河间府。金改为寿州，又改献州。元至元二年，以州并入乐寿，直隶河间路,未几复旧。领二县：

乐寿，中。附郭。 交河。中。至元二年，入乐寿，未几如故。

莫州，下。 唐置鄚州，寻改为莫。旧领二县，至元二年，省入河间，未几仍领二县：

莫亭，下。倚郭。至元二年，与任丘俱省入河间县，后复置。 任丘。下。

陵州，下。 本将陵县，宋、金皆隶景州。宪宗三年，割隶河间府。是年升陵州，隶济南路。至元二年，复为县。三年，复为州，仍隶河间路。

东平路，下。 唐郓州，又改东平郡，又号天平军。宋改东平府，隶河南道。金隶山东西路。元太祖十五年，严实以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浚、滑等户三十万来归，以实行台东平，领州县五十四。实没，子忠济为东平路管军万户总管，行总管府事，州县如旧。至元五年，以东平为散府。九年，改下路总管府。户四万四千七百三十一，口五万一百四十七。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

县六

顺城，下。为东平治所。 东阿，中。 阳谷，中。 汶上，中。寿张，下。 平阴。下。至元十一年，以县之辛镇寨、孝德等四乡分析他属。明年，改寨为肥城，作中县，隶济宁路，以平阴为下县，仍属东平。

东昌路，下。 唐博州。宋隶河北东路。金隶大名府。元初隶东平

路。至元四年，析为博州路总管府。十三年，改东昌路，仍置总管府。户三万三千一百二，口一十二万五千四百六。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

县六

聊城，中。倚郭。　堂邑，中。　莘县，中。宋隶大名府，元割以来属。

博平，中。 茌平，中。 丘县。下。本为镇，隶曲周。至元二年，并入堂邑。二十六年，山东宣慰司言："丘县并入堂邑，差税词诉相去二百余里，往复非便。平恩有户二千七百，升县为宜。"遂立丘县，隶东昌。

济宁路，下。　唐麟州。周于此置济州。元太宗七年，割属东平府。至元六年，以济州还治巨野，仍析郓城之四乡来属。八年，升济宁府，治任城，寻还治巨野。十二年，复立济州，治任城，属济宁府。十五年，迁府于济州，却以巨野行济州事。其年又以府治归巨野，而济州仍治任城，但为散州。十六年，济宁升为路，置总管府。户一万五百四十五，口五万九千八百一十八。领司一、县七、州三。州领九县。

录事司。

县七

巨野，中。倚郭。金废，属郓州。至元六年复立。　郓城，上。金以水患，徙置盘沟村。元至元八年，复来属。　　肥城，中。宋、金为平阴县。元至元十二年，以平阴莘镇寨东北十五里旧城改设今县。　　金乡，下。初隶济州，至元二年来属。　砀山，金为水荡没。元宪宗七年，始复置县治，隶东平路。至元二年，以户口稀少，并入单父县。三年复置，属济州。八年，属济宁路。　虞城，下。金圮于水。元宪宗二年，始复置县，隶东平路。至元二年，以户口稀少，并入单父。三年，复立县，属济州。八年，隶济宁路。　丰县。唐属徐州。元宪宗二年，属济州。至元二年，以沛县并入丰县。三年，复立沛县。八年，以丰县直隶济宁路。

州三

济州，下。　唐以前为济北郡，治单父。唐初为济州，又为济阳郡，仍改济州。周濒济水立济州。宋因之。金迁州治任城，以河水湮没故

也。元至元二年，以户不及千数，并隶任城。六年，迁州于巨野，而任城为属邑。八年，升州为济宁府，治任城，复还府治巨野。十二年，以任城当江淮水陆冲要，复立济州，属济宁府而任城废。十五年，迁府于济州，以巨野行济州事。其年复于巨野立府，仍于此为州。二十三年，复置任城，隶州。领三县：

任城，倚郭。　鱼台，太宗七年，属济州。至元二年，并入金乡。三年复故。八年，属济宁府。十三年来属。　　沛县。太宗七年，移滕州治此。宪宗二年，州废，复为县。至元二年，省入丰县。三年复置。八年，隶济宁府。十三年来属。

兖州，下。　唐初为兖州，复升泰宁军。宋改袭庆府。金改泰定军。元初复为兖州，属济州。宪宗二年，分隶东平路。至元五年，复属济州。十六年，隶济宁路总管府。二十三年，立尚珍署，领屯田四百五十六户，收子粒赴济州官仓输纳，余粮粜卖，所入钞纳于光禄寺。　　领四县：

嵫阳，曲阜，泗水，至元二年，省入曲阜。三年复置。　宁阳。至元二年，省入嵫阳。大德元年复置。

单州，下。　唐置辉州，治单父。后唐改为单州。宋升团练州。金隶归德府。元初属济州。宪宗二年，属东平府。至元五年，复属济州。十六年，隶济宁路。领二县：

单父，县在郭下。元初与单州并属济州。宪宗二年，隶东平府。至元二年，复立单父县。三年，还属济州，今属单州。　嘉祥。旧属济州。宪宗二年，割隶东平路。至元三年，还属济州。今为单州属县。

曹州，上。　唐初为曹州，后改济阴郡，又仍为曹州。宋改兴仁府。金复为曹州。元初隶东平路总管府。至元二年，直隶省部。户三万七千一百五十三，口一十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五。领县五：

济阴，上。 成武，中。 定陶，中。 禹城，中。 楚丘。中。

濮州，上。　唐初为濮州，后改濮阳郡，又仍为濮州。宋升防御郡。金为刺史州。元初隶东平路，后割大名之馆陶、朝城，恩州之临清，开州之观城来属。至元五年，析隶省部。户一万七千三百一十六，口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领县六：

鄄城，上。 朝城，中。初隶东平府，至元五年来属。 馆陶。中。初属东平路，至元三年来属。 临清，观城，下。金属开州，元初来属。 范县。下。初属东平府路，至元二年来属。

高唐州，中。 唐为县，属博州。宋、金因之。元初隶东平，至元七年升州。户一万九千一百四，口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领县三：

高唐，中。 夏津，中。初隶东平，至元七年来属。 武城。中。初隶东平，至元七年来属。

泰安州，中。 本博城县，唐初于县置东泰州，后废州，改为乾封县，属兖州。宋改奉符县。金置泰安州。元初属东平路。至元二年，省新泰县入莱芜县。五年，析隶省部。三十一年，复立新泰县。东岳泰山在焉。 户九千五百四十，口一万七百九十五。领县四：

奉符，中。 长清，中。旧属济南府，元初来属。 莱芜，下。 新泰。金属泰安州，至元二年，省入莱芜，三十一年复立。

德州，唐初为德州，后改平原郡，又仍为德州。金属山东西路。元初隶东平路总管府，割大名之清平、济南之齐河县来属。户二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口一十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二。领县五：

安德，下。 平原，下。 齐河，金创置此县，隶济南府，至元二年来属。

清平，宋、金隶大名府，元初来属。 德平。

恩州，中。 唐贝州，又为清河郡。宋改恩州。金隶大名府路。元初割清河县隶大名府，以武城隶高唐，惟存历亭一县及司候司。至元二年，县及司俱省入州。七年，自东平析隶省部。户一万五百四十五，口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九。

冠州，本冠氏县，唐因隋旧，置毛州，后州废，县属魏州。宋、金并属大名府。元初属东平路。至元六年，升冠州，直隶?；□迩я□倬攀□撸□诙□蛉□□氖□?

山东东西道宣慰司

益都路，唐青州，又升卢龙军。宋改镇海军。金为益都路总管府。

户七万七千一百六十四，口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二。领司一、县六、州八。州领十五县。

录事司。

县六

益都，中。倚郭。至元二年，以行淄州及行淄川县并入。三年，又并临淄、临朐二县入焉。十五年，割临淄、临朐复置县，并属本路。 临淄，下。 临朐，下。 高苑，下。旧属淄州。 乐安，下。 寿光。下。

州八

潍州，下。 唐初为潍州，后废。宋为北海军，复升潍州。金属益都路。元初领北海、昌邑、昌乐三县及司候司。宪宗三年，省司候司入北海。至元三年，省昌乐县入北海。领二县：

北海，下。 昌邑。下。

胶州，下。 唐初为胶西县。宋置临海军。金仍改为胶西县，属密州。元太祖于县置胶州。领三县：

胶西，中。 即墨，下。宋、金皆隶莱州，元太祖二十二年来属。 高密。下。宋、金并隶密州。

密州，唐初改为高密郡，后仍为密州。宋为临海军，复为密州。元初因之，以胶西、高密属胶州。宪宗三年，省司候司入诸城县，隶益都。领二县：

诸城，州治所。 安丘。下。

莒州，下。 唐废莒州，以莒县隶密州。宋沿其旧。金复为莒州，隶益都府。元初因之。领四县：

莒县，下。州治所。宪宗三年，省司候司入焉。 沂水，下。有沂山，为东镇。 日照，下。 蒙阴。下。元初，因旧名为新泰县。中统三年，以李璮乱，人民逃散，省入沂水。皇庆二年，复置为蒙阴县。

沂州，下。 唐初改为琅邪郡，后仍为沂州。宋属京东东路。金属山东东路。元属益都路。领二县：

临沂，中。州治所。宪宗三年，省司候司入焉。 费县。下。

滕州，下。 唐为滕县，属徐州。宋仍旧。金改为滕州，属兖州。元隶益都路。领二县：

滕县，下。宪宗三年，省司候司入焉。 邹县。下。

峄州，下。 唐置鄫州，又改兰陵县为承县，后州废，以县属沂州。宋仍旧。金改兰陵县，于县置峄州。元初以峄州隶益都路，至元二年，省兰陵入本州。

博兴州，下。 唐博昌县。后唐改博兴。宋属青州。金属益都府。元初升为州。

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

济南路，上。 唐济州，又改临淄郡，又改济南郡，又为青州。宋为济南府。金因之。元初改济南路总管府，旧领淄、陵二州。至元二年，淄州割入淄莱路，陵州割入河间路，又割临邑县隶河间路，长清县入泰安州，禹城县隶曹州，齐河县入德州，割淄州之邹平县来属，置总管府。户六万三千二百八十九，口一十六万四千八百八十五。领司一、县四、州二。州领七县。

录事司。

县四

历城，中。倚郭。 章丘，上。 邹平，上。唐、宋皆属淄州，至元间来属。 济阳。中。

州二

棣州，上。 唐析沧州之阳信、商河、乐陵、厌次置棣州。宋、金因之。元初滨、棣自为一道，中统三年，改置滨棣路安抚司。至元二年，与滨州俱棣济南路。领四县：

厌次，中。倚郭。初立司候司，至元二年，省入本县。 商河，中。 阳信，中。 无棣。下。宋、金属沧州，元初割无棣之半属沧州，半以来属。

滨州，中。　唐属棣州。周始置滨州。金隶益都。元初以棣州为滨棣路。至元二年，省路为州，隶济南路。领三县：

渤海，中。初设司候司，至元二年，省入此县。 利津，下。 沾化。下。

般阳府路，下。　唐淄州，宋属河南道。金属山东东路。元初太宗在潜，置新城县。中统四年，割滨州之蒲台来属。先是，淄州隶济南路总管府；五年，升淄州路，置总管府。是岁改元至元，割邹平属济南路、高苑属益都路。二年，改淄州路为淄莱路。二十四年，改般阳路，取汉县以为名。户二万一千五百三十，口一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五。领司一、县四、州二。州领八县。

录事司。

县四

淄川，中。倚郭。 长山，中。初属济南路，中统三年来属。 新城，中。本长山县驿台，太宗在潜，以人民完聚，创置城曰新城，以田、索二镇属焉。蒲台。下。金属滨州，元初隶滨棣路。中统五年，属淄州。至元二年，改属淄莱路，升中县。

州二

莱州，中。　唐初改东莱郡为莱州。宋为防御州。金升定海军，属山东东路。元初属益都路。中统五年，属淄莱路。旧设录事司。至元二年，省入掖县，又省即墨入掖与胶水，仍隶般阳路。领四县：

掖县，中。倚郭。至元二年，省录事司，析即墨县入焉。　　胶水，下。至元二年，析即墨县入焉。 招远，下。 莱阳。下。

登州，下。　唐初为牟州，复改登州，宋属河南道。元初属益都路。中统五年，别置淄莱路，以登州隶之。至元二十四年，改属般阳路。领四县：

蓬莱，下。 黄县，下。 福山，下。伪齐以登州之雨水镇为福山县，杨疃镇为栖霞县。 栖霞。下。

宁海州，下。　伪齐刘豫以登州之文登、牟平二县立宁海军。金升宁

海州。元初隶益都路。至元九年，直隶省部。户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三。领县二：

牟平，中。 文登。下。

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

大同路，上。 唐为北恆州，又为云州，又改云中郡。辽为西京大同府。金改总管府。元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户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五，口一十二万八千四百九十六。领司一、县五、州八。州领四县。大德四年，于西京黄华岭立屯田。六年，立万户府，所属山阴、雁门、马邑、鄯阳、洪济、金城、宁武凡七屯。

录事司。

县五

大同，中。倚郭。至元二年，省西县入焉。 白登，下。至元二年，废为镇，属大同县，寻复置。 宣宁，下。 平地，下。本号平地袅，至元二年，省入丰州。三年，置县，曰平地。 怀仁。下。

州八

弘州，下。 唐为清塞军，隶蔚州。辽置弘州。金仍旧。旧领襄阴、顺圣二县。元至元中，割顺圣隶宣德府，惟领襄阴及司候司，后并省入州。

浑源州，下。 唐为浑源县，隶应州。金升为州，仍置县在郭下，并置司候司。元至元四年省入州。

应州，下。 唐末置。后唐升彰国军。元初仍为应州。领二县：

金城，下。州治所。 山阴。下。至元二年，并入金城，后复置。

朔州，下。 唐改马邑郡为朔州。后唐升振武军。宋为朔宁府。金为朔州。元因之。领二县：

鄯阳，下。至元四年，省录事司入焉。 马邑。下。

武州，下。 唐隶定襄、马邑二郡。辽置武州宣威军。元至元二年，

割宁边州之半来属。旧领宁边一县及司候司，四年省入州。

丰州，下。　唐初为丰州，又改九原郡，又仍为丰州。金为天德军。元复为丰州。旧有录事司并富民县，元至元四年省入州。

东胜州，下。　唐胜州，又改榆林郡，又复为胜州。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东城南直榆林，后以东城滨河，徙置绥远峰南郡今东胜州是也。金初属西夏，后复取之。元至元二年，省宁边州之半入焉。旧有东胜县及录事司，四年省入州。

云内州，下。　唐初立云中都督府，复改横塞军，又改天德军，即中受降城之地。金为云内州。旧领云川、柔服二县，元初废云川，设录事司。至元四年，省司、县入州。

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

冀宁路，上。　唐并州，又为太原府。宋、金因之。元太祖十三年，立太原路总管府。大德九年，以地震改冀宁路。户七万五千四百四，口一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一。领司一、县十、州十四。州领九县。

录事司。

县十

阳曲，中。倚郭。　文水，中。　平晋，下。　祁县，下。旧隶晋州，后州废，隶太原路。　榆次，下。至元二年，隶太原路。　太谷，下。　清源，下。　寿阳，下。　交城，下。　徐沟。下。

州十四

汾州，中。　　唐改西河郡为浩州，又改汾州，又改西河郡，又为汾州。金置汾阳军。元初立汾州元帅府，割灵石县隶平阳路之霍州，仍析置小灵石县，后废府。至元二年，复行州事，省小灵石入介休。三年，并温泉入孝义。领四县：

西河，中。　　孝义，下。至元三年，割温泉县之半置巡检司，隶本县。平遥，下。元初属太原府，至元二年来属。

介休。下。元初置，隶太原府，至元二年来属，仍省小灵石县入焉。

石州，下。　唐初改离石郡为石州，又改昌化郡，又仍为石州。宋、金因其名。元中统二年，省离石县入本州。三年，复立。至元三年，省温泉入孝义，以临泉为临州。旧置司候司，后与孟门、方山俱省入离石。领二县：

离石，下。倚郭。　宁乡。下。太宗九年，隶太原府。定宗三年，隶石州。宪宗九年，又隶太原府。至元三年，复来属。

忻州，下。　唐初置新兴郡，后改忻州，又改定襄郡，又为忻州。金隶太原府。元因之。领二县：

秀容，下。倚郭。至元二年，省入忻州。四年复置。 定襄。下。

平定州，下。　　唐为广阳县。宋为平定军。金为平定州。元至元二年，省倚郭平定、乐平二县入本州。七年，复立乐平。领一县：

乐平。下。倚郭。至元二年，省县为乡，入本州，立巡检司。七年复立。

临州，下。　唐置临泉县，又置北和州，后州废，隶石州。宋置晋宁军。金废军，置临水县，隶石州。元中统二年，仍改临泉县，直隶太原府。三年，升临州。

保德州，下。　　本岚州地，宋始置州。旧有倚郭县，元宪宗七年废县。至元二年，省隩州、芭州入本州。三年，又并岢岚军入焉。四年，割岢岚隶管州，隩州仍来属。

崞州，下。 本崞县，元太祖十四年升崞州。

管州，下。　唐以静乐县置，后州废，属岚州。后又为宪州。宋为静乐军。金为静乐郡，又改为管州。元太祖十六年，以岚州之岢岚、宁化、楼烦并入本州。至元二十二年，割岢岚隶岚州，而宁化、楼烦并入本州。

代州，下。　唐置代州总管府。金改都督府。元中统四年，并雁门县入州。

台州，下。 唐为五台县，隶代州。金升台州，隶太原路。元因之。

兴州，下。　　唐临津县，隶岚州，又改合河县。金升兴州，隶太原

路。元因之。

坚州，下。 唐繁畤县。金为坚州，隶太原路。元因之。

岚州，下。 唐、宋并为岚州。金升镇西节度。至元二年，省入管州。五年复立。

盂州，下。 本盂县，金升为州。元因之。

晋宁路，上。 唐晋州。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晋宁路。户一十二万六百二十，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领司一、县六、府一、州九。府领六县，州领四十县。

录事司。

县六

临汾，中。倚郭。 襄陵，中。 洪洞，中。 浮山，下。 汾西，下。 岳阳。下。本猗氏县，属平阳府。至元三年，省入岳阳县。四年，以县当东西驿路之要复置，并岳阳、和川二县入焉。后复改为岳阳县。

府一

河中府，唐蒲州，又改河中府，又改河东郡，又仍为河中府。宋为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河中府领录事司及河东、临晋、虞乡、猗氏、万泉、河津、荣河七县。至元三年，省虞乡入临晋，省万泉入猗氏，并录事司入河东，罢万户府，而河中府仍领解州。八年，割解州直隶平阳路，河中止领五县。十五年，复置万泉县来属。领六县：

河东，下。府治所。 万泉，下。 猗氏，下。 荣河，下。 金隶荣州，元初废荣州，复为荣河县。 临晋，下。 河津。下。

州九

绛州，中。 唐初为绛郡，又改绛州。宋置防御。金改晋安府。元初为绛州行元帅府，河、解二州诸县皆隶焉。后罢元帅府，仍为绛州，隶平阳路。领七县：

正平，下。倚郭。至元二年，省录事司入焉。 太平，中。 曲沃，

下。

翼城，下。金为翼州，元初复为翼城县，隶绛州。 稷山，下。 绛县，下。至元二年，省垣曲县入焉。十六年，复立垣曲县，绛县如故。

垣曲。下。

潞州，下。 唐初为潞州，后改上党郡，又仍为潞州。宋改隆德军。金复为潞州。元初为隆德府，行都元帅府事。太宗三年，复为潞州，隶平阳路。至元三年，以涉县割入真定府，以录事司并入上党县。领七县：

上党，下。 壶关，下。 长子，下。 潞城，下。 屯留，下。至元三年，省入襄垣。十五年复置。襄垣，下。 黎城。下。至元二年，并涉县偏城等十三村入焉。

泽州，下。 唐初为泽州，后为高平郡，又仍为泽州。宋属河东道。金为平阳府。元初置司候司及领晋城、高平、阳城、沁水、端氏、陵川六县。至元三年，省司候司、陵川县入晋城，省端氏入沁水。后复置陵州。领五县：

晋城，下。 高平，下。 阳城，下。 沁水，下。 陵川。下。至元三年，省入晋城，后复置。

解州，下。 本唐蒲州之解县。五代汉乾祐中置解州。宋属京兆府。金升宝昌军。元至元四年，并司候司入解县。有盐池，方一百二十里。领六县：

解县，下。 安邑，下。 闻喜，下。 夏县，下。 平陆，下。 芮城。下。

霍州，下。 唐初为霍山郡，又改吕州，又废州而以县隶晋州。金改霍州。元因之。领三县：

霍邑，下。倚郭。有霍山为中镇。 赵城，旧属平阳府。 灵石。下。旧属汾州。

隰州，下。 唐初为隰州，又改大宁郡，又仍为隰州。元以州隶晋宁路。领五县：

隰川，中。州治所。至元三年，省大宁、蒲、温泉三县入焉。　大宁，下。至元三年，省入隰川，二十三年复置。 石楼，下。 永和，下。 蒲县。下。

沁州，下。　唐初为沁州，又改阳城郡，又仍为沁州。宋置威胜军。金仍为沁州。元因之。领三县：

铜鞮，下。州治所。至元十年，省录事司、武乡县入焉。　沁源，下。至元十年，省绵上县入焉。　武乡。下。至元三年，省入铜鞮，后复立。

辽州，下。　唐初置辽州，又改箕州，又改仪州。宋复为辽州。元隶晋宁路。领三县：

辽山，下。倚郭。 榆社，下。至元三年，省入辽山，六年复立。 和顺。下。至元三年，省仪城县入焉。

吉州，下。　唐初置西汾州，又为南汾州，又改慈州。宋置吉乡军。金改耿州，又改吉州。元初领司候司、吉乡、乡宁二县。中统二年，并司候司入吉乡县。至元二年，省吉乡。三年，又省乡宁并入州。后复置乡宁。领一县：

乡宁。下。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

和宁路，上。　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戊戌，营图苏胡迎驾殿，去和林城三十余里。　世祖中统元年，迁都大兴，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分都元帅府于金山之南，和林止设宣慰司。至元二十六年，诸王叛兵侵轶和林，宣慰使怯伯等乘隙叛去。二十七年，立和林等处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淇阳王月赤察兒为右丞相，太傅答剌罕为左丞相，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置和林总管府。至大二年，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K哪辏□丈惺槭。□次□兄惺槭　；是煸□辏□牧氡钡却π兄惺槭。□暮土致纷芄芨□□湍□纷芄芨□V猎□□□辏□钗骶┳□克舅团R磺B□昂土滞吞铩6□□□辏□10.土滞吞锶胛逄鹾印H□□辏□□□土趾壕□陌伲□舭偃耍□嗔罡□秃己！T□暝□辏□诹□篮壕□诓σ磺□烁扒嗪M吞铩1狈搅⑰咎□锔伞20.玖□20.闪□

纫话僖皇□糯A?

志第十一 地理二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徒存其名而无城邑者，不在此数。本省计站一百二十处。

辽阳路，上。　唐以前为高句骊及渤海大氏所有。梁贞明中，阿保机以辽阳故城为东平郡。后唐升为南京。石晋改为东京。金置辽阳府，领辽阳、鹤野二县；后复改为东京，宜丰、澄、复、盖、沈、贵德州、广宁府、来远军并属焉。元初废贵德、澄、复州、来远军，以广宁府、婆娑府、懿州、盖州作四路，直隶?Ⅴ猎□□辏□枚□□芄芨□□倒隳□□ 8.□ブ□Ｊ□迥辏□罟隳□宰孕新肥拢□绷ナ　Ｊ□吣辏□忠云沛陡□④仓荨8.侵堇词簟6□□哪辏□剂⑫惺　6□□迥辏□亩□□□裳袈罚□蠓掀沛陡□□布焖尽；□□□甙侔耍□谌□蛉□Φ□偃□□弧Ｈ勺幽瓿□□□? 领县一、州二。

县一

辽阳。下。倚郭。至元六年，以鹤野县、警巡院入焉。

州二

盖州，下。　初为盖州路。至元六年，并为东京支郡，并熊岳、汤池二县入建安县。八年，又并建安县入本州。

懿州，下。　初为懿州路。至元六年为东京支郡，所领豪州及同昌、灵山二县省入顺安县，入本州。

广宁府路，下。　金为广宁府。元封孛鲁古歹为广宁王，旧立广宁行帅府事；后以地远，迁治临潢，立总管府。至元六年，以户口单寡，降为东京路总管府属郡。十五年，复分为路，行总管府事。有医巫闾山为北镇，在府城西北二十里。至顺钱粮户数四千五百九十五。 领县二：

闾阳，下。初立千户所，至元十五年，以户口繁夥，复立行千户所。后复为闾阳县。　望平。至元六年，省钟秀县入焉。十五年，为望平军民千户所，今复为县。

肇州。按《哈剌八都鲁传》至元三十年，世祖谓哈剌八都鲁曰：“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既至，定市里，安民居，

得鱼九尾皆千斤来献。又《成宗纪》元贞元年，立肇州屯田万户府，以辽阳行省左丞阿散领其事。而《元一统志》与《经世大典》皆不载此州，不知其所属所领之详。今以广宁为乃颜分地，故府注于广宁府之下。乃颜，孛鲁古歹之孙也。

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

大宁路，上。　本奚部，唐初其地属营州，贞观中奚酋可度内附，乃置饶乐郡。辽为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领兴中府及义、瑞、兴、高、锦、利、惠、川、建、和十州。中统三年，割兴州及松山县属上都路。至元五年，并和州入利州为永和乡。七年，兴中府降为州，仍隶北京，改北京为大宁。二十五年，改为武平路，后复为大宁。户四万六千六，口四十四万八千一百九十三。壬子年数。　领司一、县七、州九。

录事司。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年，改置录事司。

县七

大定，下。中统二年，省长兴入焉。　龙山，下。初属大定府。至元四年，属利州，后复来属。　　富庶，下。至元三年，省入兴中州，后复置。 和众，下。 金源，下。 惠和，下。 武平。下。

州九

义州。下。

兴中州，下。 元初因旧为兴中府，后?Ⅴ猎□吣辏□纸蹈□□荨?

瑞州。下。至元二十三年，伯颜奏准以唆都、哈□等拘收户计，种田立屯于瑞州之西，拨濒海荒闲地及时开耕，设打捕屯田总管府，仍以唆都、哈□等为屯田官。

高州。下。

锦州。下。

利州。下。

惠州。下。

川州。下。

建州。下。

东宁路，本高句骊平壤城，亦曰长安城。汉灭朝鲜，置乐浪、玄菟郡，此乐浪地也。晋义熙后，其王高琏始居平壤城。唐征高丽，拔平壤，其国东徙，在鸭绿水之东南千余里，非平壤之旧。至王建，以平壤为西京。元至元六年，李延龄、崔垣、玄元烈等以府州县镇六十城来归。八年，改西京为东宁府。十三年，升东宁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割静州、义州、麟州、威远镇隶婆娑府。本路领司一，余城堙废，不设司存，今姑存旧名。

录事司。土山县。中和县。铁化镇。

都护府，自唐之季，地入高丽，置府州县镇六十余城，此为都护府，虽仍唐旧名，而无都护府之实。至元六年，李延龄等以其地来归，后城治废毁，仅存其名，属东宁路。

定远府。郭州。抚州。黄州。领安岳、三和、龙冈、咸从、江西五县，长命一镇。　灵州。慈州。嘉州。顺州。殷州。宿州。德州。领江东、永清、通海、顺化四县，宁远、柔远、安戎三镇。　昌州。铁州。领定戎一镇。

泰州。价州。朔州。宣州。领宁朔、席岛二镇。　成州。领树德一镇。熙州。孟州。领三登一县，椒岛、椴岛、宁德三镇。　延州。领阳岩一镇。云州。

沈阳路，本挹娄故地，渤海大氏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此为沈州地。契丹为兴辽军，金为昭德军，又更显德军，后皆毁于兵火。元初平辽东，高丽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西京、都护、龟州四十余城来降，各立镇守司，设官以抚其民。后高丽复叛，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中统二年，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及高丽举国内附，四年，又以质子淳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元贞二年，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至顺钱粮户数五千一百八十三。

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后乃臣服，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其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

之。又其后渤海浸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东濒海，南界高丽，西北与契丹接壤，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辽兴宗讳，改曰女直。太祖乌古打既灭辽，即上京设都，海陵迁都于燕，改为会宁府。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禽万奴，师至开元、率宾，东土悉平。开元之名，始见于此。乙未岁，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四年，更辽东路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开元路，领咸平府，后割咸平为散府，俱隶辽东道宣慰司。至顺钱粮户数四千三百六十七。

咸平府，古朝鲜地，箕子所封，汉属乐浪郡，后高丽侵有其地。唐灭高丽，置安东都护以统之，继为渤海大氏所据。辽平渤海，以其地多险隘，建城以居流民，号咸州安东军，领县曰咸平。金升咸平府，领平郭、安东、新兴、庆云、清安、归仁六县，兵乱皆废。元初因之，隶开元路，后复割出，隶辽东宣慰司。

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兰河流入于海。 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以相统摄焉。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兒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至顺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为路十二、府七、州一，属州三十四，属县一百八十二。本省陆站一百六处，水站九十处。

河南江北道肃政谦访司

汴梁路，上。 唐置汴州总管府。石晋为开封府。宋为东京，建都于此。金改南京，宣宗南迁，都焉。金亡，归附。旧领归德府，延、许、裕、唐、陈、亳、邓、汝、颍、徐、邳、嵩、宿、申、郑、钧、？2.獭⑾i 18.□闲邢宸□□□荨Ｖ猎□四辏□罟榈伦晕□桓□□钯瘛⑫臁②□⑺匏闹萘ブ□簧□曛菸□涎舾□□钤！⑻啤⑷辍⒅！⑨浴18.□闲邢宸□ブ□＞拍辏□涎又荩□运□煅咏颉⒀粑涠□厥裟暇┣罚□巢獭⑾i⒅！14.□⑫怼3.隆�十 II 0 酥荩□□狻⑾榉□泄□□□粢厥□形濉＞捎芯□苍海□□哪旮穆际滤尽6□□迥辏□哪暇┣肺□炅郝贰6□□四辏□员艉佣□稀4.蠼□员保□涞爻逡□□中氯氚嫱迹□檬∧暇┳钥刂沃□Ｈ□□辏□□讨菸□昴□□□粜惺。□钕iII 6□菀粤八伞

1韭坊□□蛞皇□耍□谝皇□送蛩那□□倭□□摺H勺幽晔□?　领司一、县十七、州五。州领二十一县。

录事司

县十七

开封，下。倚郭。 祥符，下。倚郭。 中牟，下。 原武，下。旧以此县隶延州，元初隶开封府，后复为延州，县如旧。至元九年，州废，后来属。 鄢陵，中。 荥泽，下。旧隶郑州，至元二年来属。 封丘，中。金大定中，河水湮没，迁治新城。元初，新城又为河水所坏，乃因故城遗址，稍加完葺而迁治焉。 扶沟，下。 阳武，下。旧隶延州，至元九年，州废来属。 杞县，中。元初河决，城之北面为水所圯，遂为大河之道，乃于故城北二里河水北岸，筑新城置县，继又修故城，号南杞县。盖黄河至此分为三，其大河流于二城之间，其一流于新城之北郭睢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东流，俗称三叉口。 延津，下。旧为延州，隶河南路。至元九年，州废，以县来属。 兰阳，下。 通许，下。

尉氏，下。 太康，下。 洧川，下。 陈留。下。

州五

郑州，下。 唐初为郑州，又改荥阳郡。宋为奉宁军。金仍为郑。元初领管城、荥阳、汜水、河阴、原武、新郑、密、荥泽八县及司候司，后割新郑、密属钧州，荥泽、原武隶开封府，并司候司入管城。领四县：

管城，下。倚郭。 荥阳，下。 汜水，下。 河阴，下。

许州，下。 唐初为许州，后改颍川郡，又仍为许州。宋升颍昌府。金改昌武军。元初复为许州。领五县：

长社，下。 长葛，下。 郾城，下。 襄城，下。 临颍。下。

陈州，下。 唐初为陈州，后改淮阳郡，又仍为陈州。宋升怀德府。金复为陈州。元初因之。旧领宛丘、南顿、项城、商水、西华、清水六县。至元二年，南顿、项城、清水皆废，后复置南顿、项城。领五县：

宛丘，西华，商水，至元二年，省南顿、项城入焉，后复置。 南

顿，项城。

钧州，下。 唐、宋皆不置郡，伪齐置颍顺军。金改颍顺州，又改钧州。元至元二年，又割郑州密县来属。领三县：

阳翟，下。 新郑，下。 密县。下。

睢州，下。 唐属曹州。宋改拱州，又升保庆军。金改睢州。元因之。领四县：

襄邑，下。倚郭。 考城，下。 仪封，下。 柘城。下。

河南府路，唐初为洛州，后改河南府，又改东京。宋为西京。金为中京金昌府。元初为河南府，府治即周之王城。旧领洛阳、宜阳、永宁、登封、巩、偃师、孟津、新安、渑池九县，后割渑池隶陕州。户九千五百二，口六万五千七百五十一。壬子年数。 领司一、县八、州一。州领四县。

录事司。

县八

洛阳，宜阳，下。 永宁，下。 登封，下。中岳嵩山在焉。 巩县，下。 孟津，下。 新安，偃师。下。

州一

陕州，下。 唐初为陕州，又改陕府，又改陕郡。宋为保义军。元仍为陕州。领四县：

陕县，下。 灵宝，下。至元三年，省入陕县，八年，废虢州为虢略，隶陕州。并虢略治灵宝，以虢略为巡检司，并硃阳县入焉。 阌乡，下。至元二年，省湖城县入焉。 渑池。下。金升为韶州，置渑池司候司。元至元三年，省司候司。八年，省韶州，复为县，隶河南府路，后割以来属。

南阳府，唐初为宛州，而县名南阳，后州废，以县属邓州。历五代至宋皆为县。金升为申州。元至元八年，升为南阳府，以唐、邓、裕、嵩、汝五州隶焉。二十五年，改属汴梁路，后直隶行?；я□倬攀□□□谒那O税倬攀□□H勺幽晔□?领县二、州五。州领十一县。

县二

南阳，下。倚郭。 镇平。下。

州五

邓州，下。　　唐初为邓州，后改南阳郡，又仍为邓州。宋属京西南路。金属南京开封府。旧领穰县、南阳、内乡、淅川、顺阳五县。元初以淅川、顺阳省入内乡。旧设录事司，至元二年并入穰县。领三县：

穰县，下。倚郭。 内乡，下。至元二年，以顺阳来属。 新野。下。

唐州，下。　唐初为显州，后改唐州。宋属京西南路。金改裕州。元初复为唐州。至元三年，以民力不及，废湖阳、比阳、桐柏三县。领一县：

泌阳。倚郭。

嵩州，下。　唐为陆浑、伊阙二县。宋升顺州。金改嵩州，领伊阳、福昌二县。元初以福昌隶河南。至元三年，省伊阳入州。领一县：

卢氏。下。至元二年，隶南京路。八年，属南阳府。十一年来属。

汝州，下。　唐初为伊州，又改汝州。宋属京西北路。元至元三年，废郏城、宝丰二县入梁县，后复置郏县。领三县：

梁县，下。 鲁山。下。 郏县。下。

裕州，下。　唐初置北澧州，又改鲁州，后废为县，属唐州。金升为裕州。旧领方城、舞阳、叶县。元初即叶县行随州事，就置昆阳县为属邑。至元三年，罢州，并昆阳、舞阳二县入叶县，后复置舞阳。领三县：

方城，下。倚郭。 叶县，下。 舞阳。下。

汝宁府，唐蔡州。上蔡、西平、确山、遂平、平舆为属邑。至元七年，省遂平、平舆入汝阳，隶汴梁路。三十年，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言：“蔡州去汴梁地远，,凡事稽误，宜升散府。”遂升汝宁府，直隶行省，以息、颍、信阳、　光四州隶焉，复置遂平县。抄籍户口阙，至顺钱粮户数七千七十五。 领县五、州四。州领十县。

县五

汝阳，下。元初废，后置蔡州治此，仍复置县。 上蔡，下。 西平，下。

确山。下。 遂平。下。元初省入汝阳，后复置。

州四

颍州，下。 唐初为信州，后改汝阴郡，又改颍州。宋升顺昌府。金复为颍州。旧领汝阴、泰和、沈丘、颍上四县。元至元二年，省四县及录事司入州。后复领三县：

太和，下。 沈丘，下。 颍上。下。

息州，下。 唐初为息州，后为新息县，隶蔡州。五代至宋皆因之。金复置息州。旧领新息、新蔡、真阳、褒信四县。元中统三年，以李璮叛，废州。四年，复置。至元三年，以四县并入州。后复领二县：

新蔡，下。 真阳。下。

光州，下。 唐初为光州，后改弋阳郡，又复为光州。宋升光山军。元至元十二年归附，属蕲黄宣慰司。二十二年，同蕲、黄等州，直隶行?Ｈ□□辏□卜昴□□Ａ烊□兀?

定城，固始，下。宋末兵乱，徙治无常。至元十一年复旧治。 光山。下。兵乱地荒，至元十二年复立旧治。

信阳州，下。 唐初为申州，又改义阳郡。宋改信阳军，端平间，兵乱地荒，凡四十余年。元至元十四年，改立信阳府，领罗山、信阳二县。十五年，改为信阳州。二十年，以罗山县当驿置要冲，徙州治此，而移县治于西南，号曰罗山新县，今州治即旧县。户三千四百一十四，口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一。至元七年数。 领二县：

罗山。倚郭。 信阳。

归德府，唐宋州，又为睢阳郡。后唐为归德军。宋升南京。金为归德府。金亡，宋复取之。旧领宋城、宁陵、下邑、虞城、谷熟、砀山六县。元初与亳之鄭县同时归附，置京东行省，未几罢。岁壬子，又立司府州县官，以绥定新居之民。中统二年，审民户多寡，定官吏员数。至

元二年，以虞城、砀山二县在枯黄河北，割属济宁府，又并谷熟入睢阳，酇县入永州，降永州为永城县，与宁陵、下邑隶本府。八年，以宿、亳、徐、邳并隶焉。壤地平坦，数有河患。府为散郡，设知府、治中、府判各一员，直隶行? 3 □□□□冢□了城□富□□□蛉□□□僖皇□摺? 领县四、州四。州领八县。

县四

睢阳，下。倚郭。唐曰宋城，亦曰睢阳。金曰睢阳。宋曰宋城。元仍曰睢阳。

永城，下。 下邑，下。 宁陵。下。

州四

徐州，下。 唐初为徐州，又改彭城郡，又升武宁军。宋因之。金属山东西路。金亡，宋复之。元初归附后，凡州县视民多少设官吏。至元二年，例降为下州。旧领彭城、萧、永固三县及录事司，至是永固并入萧县，彭城并录事司并入州。领一县：

萧县。下。至元二年，并入徐州，十二年复立。

宿州，中。 唐置，宋升保静军，金置防御使。金亡，宋复之。元初隶归德府，领临涣、蕲、灵壁、符离四县并司候司。至元二年，以四县一司并入州。四年，以灵壁入泗州，十七年复来属。领一县：

灵壁。下。

邳州，下。 唐初为邳州，后废属泗州，又属徐州。宋置淮阳军。金复为邳州。金亡，宋暂有之。元初以民少，并三县入州。至元八年，以州属归德府。十二年，复置睢宁、宿迁两县，属淮安。十五年，还来属。领三县：

下邳，下。州治所。 宿迁，下。 睢宁。下。

亳州，下。 唐初为亳州，后改谯郡，又仍为亳州。宋升集庆军。金复为亳州。金亡，宋复之。元初领县六：谯、酇、鹿邑、城父、卫真、谷熟。后以民户少，并城父入谯，卫真入鹿邑，谷熟入睢阳，酇入永城，其睢阳、永城去隶归德。后复置城父。领三县：

谯县，下。 鹿邑。下。此邑数有水患，历代民不宁居。 城父。下。

襄阳路，唐初为襄州，后改襄阳郡。宋为襄阳府。元至元十年，兵破樊城，襄阳守臣吕文焕降，罢宋京西安抚司，立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更襄阳府为散府，未几罢？Ｊ□荒辏□南逖舾□□芄芨□□至14.：□嚷沸惺嗝茉骸Ｊ□□辏□14.：□兄惺槭。□蟾窗铡１靖□焖南亍⑭凰荆□□拍旮罹□7.慷□荩□饣□⑯嫜舳□乩词簟３□□Ɔ谑□冢□了城□富□□迩Ь攀□？ 领司一、县六、州二。州领四县。

录事司。

县六

襄阳，下。倚郭。 南漳，下。 宜城，下。 谷城，下。 光化，至元十三年南伐，明年设官置县，属南阳，十九年来属。 枣阳。至元十四年，属南阳，十九年来属。

州二

均州，下。 唐初为均州，又为武当郡。宋为武当军。元至元十二年，江陵归附，割隶湖北道宣慰司。十九年，还属襄阳。领二县：

武当，下。兵乱迁治无常，至元十四年复置。 郧县。下。兵后侨治无常，至元十四年复置。

房州，下。 唐初为迁州，后为房州，又改房陵郡。宋置保康军。德祐中，知州黄思贤纳土，命千户镇守，仍令思贤领州事。至元十九年，隶襄阳路。领二县：

房陵，下。 竹山。下。

蕲州路，下。 唐初为蕲州，后改蕲春郡，又仍为蕲州。宋为防御州。至元十二年，立淮西宣抚司。十四年，改总管府，设录事司。户三万九千一百九十，口二十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一。自此以后至德安府，皆用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

县五

蕲春，中。倚郭。 蕲水，中。 广济，中。宋嘉熙兵乱，徙治大江中洲，归附后复旧治。 黄梅，中。嘉熙兵乱，侨治中洲，后复旧。 罗田。下。兵乱县废，归附后始立。

黄州路，下。 唐初为黄州，后改齐安郡，又仍为黄州。宋为团练军州。元至元十二年归附。十四年，立总管府。十八年，又为黄蕲州宣慰司治所。二十三年，罢宣慰司，直隶行?；6煌蛩那O税倨呤□耍□谌□蛄□O税倨呤□拧A焖疽弧⑪厝□?

录事司。

县三

黄冈，中。州治所。 黄陂，下。兵乱侨治鄂州青山矶，归附还旧治。麻城。下。兵乱徙治什子山，归附还旧治。

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

庐州路，上。 唐改庐江郡，又仍为庐州。宋为淮南西路。元至元十三年，设淮西总管府。明年，于本路立总管府，隶淮西道。二十八年，以六安军为县来属，后升六安县为州。户三万一千七百四十六，口二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七。领司一、县三、州三。州领八县。

录事司。

县三

合肥，上。倚郭。 梁县，中。 舒城。中。

州三

和州，中。 唐改历阳郡，后仍为和州。宋隶淮南西路。元至元十三年，置镇守万户府。明年，改立安抚司。又明年，升和州路。二十八年，降为州，隶庐州路。旧设录事司，后入州自治。领三县：

历阳，上。倚郭。 含山，中。 乌江。中。

无为州，中。 唐初隶光州。宋始以城口镇置无为军，思与天下安于无事，?拔尬□□巍敝□庖悦□□T□猎□□哪辏□□□贰6□□四辏□滴□荩□照虺仓菸□匾允粞伞A烊□兀?

无为，上。倚郭。 庐江，中。 巢县。下。

六安州，下。　唐以霍山县置霍州，后州废仍为县。梁改灊山县。宋改六安军。元至元十二年归附，二十八年降为县，隶庐州路，后升为州。领二县：

六安，中。 英山。中。

安丰路，下。　唐初为寿州，后改寿春郡。宋为寿春府，又以安丰县为安丰军，继迁安丰军于寿春府。元至元十四年，改安丰路总管府。十五年，定为散府，领寿春、安丰、霍丘三县。二十八年，复升为路，以临濠府为濠州，与下蔡、蒙城俱来属。户一万七千九百九十二，口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一。领司一、县五、州一。州领三县。

录事司。

县五

寿春，中。倚郭。　　安丰，下。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言：“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顷，若立屯开耕，实为便益。”从之。于安丰县立万户府，屯户一万四千八百有奇。 霍丘，下。 下蔡，下。至元十三年，隶寿春府。二十八年罢府，与蒙城皆来属。 蒙城。下。

州一

濠州，下。　唐初为濠州，后改钟离郡，又仍为濠州。阻淮带山，与寿阳俱为淮南之险郡，名初从豪，后加水为濠。南唐置定远军。宋为团练州，初隶淮南路，后隶淮南西路。元至元十三年归附，设濠州安抚司。十五年，定为临濠府。二十八年，复为濠州，革怀远为下县来属。领三县：

钟离，下。倚郭。　定远，下。　怀远。下。宋为怀远军，领荆山一县。至元二十八年，以军为县，隶濠州，省荆山入焉。

安庆路，下。　　唐初为东安州，又改舒州，又改同安郡，又复为舒州。宋为安庆府。元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四年，改安庆路总管府，属蕲黄宣慰司。二十三年，罢宣慰司，直隶行?；□□蛭迩б话倭□□诙□□煌蚓徘□陌倬攀□A焖疽弧⑾亓□?

录事司。

县六

怀宁，中。 宿松，中。 望江，下。 太湖，中。 桐城，中。 灊山。 至治三年初立。

淮东道宣慰使司

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

扬州路，上。　　唐初改南兖州，又改邗州，又改广陵郡，又复为扬州。宋为淮南东路。元至元十三年，初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处行中书?Ｊ□哪辏□奈□镏萋纷芄芨□Ｊ□迥辏□没炊□佬□克荆□韭肥粞伞Ｊ□拍辏□∩□克荆□员韭纷芄芨□绷ハ惺　6□□荒辏□惺∫坪贾荩□戳11.炊□佬□克荆□雇潮韭肥艋窗捕□ι□□韭妨旄哂矢□罢妗3.□⑼ā⑻□ ⒊ 缑魑逯荨6□□□辏□惺「辞ǎ□□克舅旆希□□羧绻省：蟾牧10.幽辖□钡却π兄惺槭。□浦毋炅郝罚□戳11.炊□佬□克荆□畛龈哂矢□□ ⒏ □□绷ハ□克尽；Φ□□耐蚓徘□陌倭□□□□谝话偎氖□咄蛞磺б话倬攀□摹Ａ焖疽弧⑾囟□⒅菸濉Ｖ萘炀畔亍?

录事司。

县二

江都，上。倚郭。 泰兴。上。

州五

真州，中。　　五代以前地属扬州，宋以迎銮镇置建安军，又升为真州。元至元十三年，初立真州安抚司。十四年，改真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

扬子，上。倚郭。至元二十年，省录事司入焉。 六合。下。

滁州，下。　唐初析扬州地置，又改永阳郡，又复为滁州。元至元十五年，改滁州路总管府。二十年，仍为州，隶扬州路。领三县：

清流，中。至元十四年，省录事司入焉。 来安，下。 全椒。中。

泰州，上。　唐更海陵县曰吴陵，置吴州，寻废。南唐升泰州。元至元十四年，立泰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改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

海陵，上。倚郭。　如皋。上。

通州，中。　唐属扬州。南唐于海陵东境置静海镇。周平淮南，改为通州。宋改静海郡。元至元十五年，改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

静海，上。倚郭。　海门。中。

崇明州，下。　本通州海滨之沙洲，宋建炎间有升州句容县姚、刘姓者，因避兵于沙上，其后稍有人居焉，遂称姚刘沙。嘉定间置盐场，属淮东制司。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

淮安路，上。　唐楚州，又改临淮郡，又仍为楚州。宋为淮安州。元至元十三年，行淮东安抚司。十四年，改立总管府，领山阳、盐城、淮安、淮阴、新城、清河、桃园七县，设录事司。二十年，升为淮安府路，并淮安、新城、淮阴三县入山阳，兼领临淮府、海宁、泗、安东四郡，其盱眙、天长、临淮、虹、五河、赣榆、朐山、沐阳各归所隶。二十七年，革临淮府，以盱眙、天长隶泗州。户九万一千二十二，口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七。领司一、县四、州三。州领八县。至元二十三年，于本路之白水塘、黄家疃等处立洪泽屯田万户村。

录事司。

县四

山阳，上。至元十二年，安东州归附，以本县马罗军寨作山阳县。十三年，淮安路归附，仍存淮安县。二十年，省淮安、新城入焉。　盐城，上。　桃园，下。　清河。下。本泗州之清河口，宋立清河军，至元十五年为县。

州三

海宁州，下。　唐海州。宋隶淮南东路。元至元十五年，升为海州路总管府，复改为海宁府，未几降为州，隶淮安路。初设录事司，二十年，与东海县并入朐山。领三县：

朐山，中。 沐阳，下。 赣榆。下。

泗州，下。 唐改临淮郡，后复为泗州。宋隶淮南东路。元至元十三年，降为下州。旧领临淮、淮平、虹、灵壁、睢宁五县。十六年，割睢宁属邳州。十七年，割灵壁入宿州，以五河县来属。二十一年，并淮平入临淮。二十七年，废临淮府，以盱眙、天长二县隶焉。领五县：

临淮，下。 虹县，下。 五河，下。元隶临淮府，十七年来属。 盱眙，上。宋招信军。至元十三年，行招信军安抚司事，领盱眙、天长、招信、五河四县。明年，升招信路总管府。十五年，改为临淮府。十七年，以五河县在淮之北，改属泗州。二十年，并招信入盱眙。二十七年，废临淮府为盱眙县。 天长。中。

安东州。下。

高邮府，唐为县。宋升为军。元至元十四年，升为高邮路总管府，领录事司及高邮、兴化二县。二十年，废安宜府为宝应县来属，又并录事司，改高邮路为府，属扬州路。今隶宣慰司。抄籍户口数阙，至顺钱粮户数五万九十有八。 领县三：

高邮，上。 兴化，中。 宝应。上。旧为宝应军，至元十六年为安宜府。二十年，废府为县，来属本府。

荆湖北道宣慰司

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

中兴路，上。 唐荆州，复为江陵府。宋为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上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天历二年，以文宗潜籓，改为中兴路。户一十七万六百八十二，口五十九万九千二百二十四。领司一、县七。

录事司。

县七

江陵，上。 公安，中。 石首，中。 松滋，中。 枝江，下。 潜江，中。 监利。中。宋末兵乱民散，收附后始复旧。

峡州路，下。 唐改夷陵郡，又为峡州。宋隶荆湖北路，后徙治江南。元至元十三年归附，十七年升为峡州路。户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一，

口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七。领县四：

夷陵，中。宋末随州迁治不常，归附后，复归江北旧治。　宜都，下。长阳，下。 远安。下。

安陆府，唐郢州，又改富水郡，又为郢州。宋隶京西南路。元至元十三年归附，十五年升为安陆府。户一万四千六百六十五，口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领县二：

长寿，中。 京山。中。兵乱移治汉滨，至元十三年还旧治。

沔阳府，唐复州，又改竟陵郡，又为复州。宋端平间，移州治于沔阳镇。至元十三年归附，改为复州路，十五年升为沔阳府。户一万七千七百六十六，口三万九百五十五。领县二：

玉沙，中。倚郭。 景陵。中。兵乱徙治无常，归附后还旧治。

荆门州，下。　唐为县。宋升为军，端平间移治当阳县。元至元十三年归附，十四年升为府，十五年迁府治于古城，降为州。户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口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五。领县二：

长林，上。 当阳。中。

德安府，唐安州，又改安陆郡，又仍为安州。宋为德安府，咸淳间徙治汉阳。元至元十三年还旧治，隶湖北道宣慰司。十八年罢宣慰司，直隶鄂州行省，为散府，后割以来属。户一万九百二十三，口三万六千二百一十八。领县四、州一。州领二县。

县四

安陆。下。 孝感，下。 应城，中。 云梦。下。

州一

随州，下。　唐初为随州，又改汉东郡，又复为随州。宋为崇信军，又为枣阳军，后因兵乱迁徙无常。元至元十二年归附。十三年，即黄仙洞为州治。户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口五万二千六十四。领二县：

随县，下。 应山。下。

志第十二 地理三

○陕西诸道行御史台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为路四、府五、州二十七，属州十二，属县八十八。本省陆站八十处，水站一处。

奉元路，上。 唐初为雍州，后改关内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为西京，又曰中京，又改上都。宋分陕西永兴、秦凤、熙河、泾原、环庆、鄜延为六路。金并陕西为四路。元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初，并云阳县入泾阳，栎阳县入临潼，终南县入盩厔。十六年，改京兆为安西路总管府。二十三年，四川置行省，改此省为陕西等处行中书? 4 蟮略□辏□圃颇闲刑屮诖耍□□挛餍刑ā；是煸□辏□陌参魑□钤□贰；□□蛉□Ь虐偃□□澹□诙□□咄蛞磺□□倬攀□拧Ｈ勺幽晔□?　　领司一、县十一、州五。州领十五县。

录事司。

县十一

咸宁，下。 长安，下。 咸阳，下。 兴平，下。 临潼，下。屯田一千二十顷有奇。 蓝田，下。 泾阳，下。至元二年，并入高陵县。三年复立。屯田一千三十顷有奇。 高陵，下。 鄠县，下。 盩厔，下。屯田九百四十三顷有奇。 鄜县。下。旧为鄜州，添置柿林县。至元元年，省鄜州为鄜县，废柿林。

州五

同州，下。 唐初为同州，又改冯翊郡，又复为同州。宋为定国军。金因之。元仍为同州。领五县：

朝邑，下。 白水，下。 郃阳，下。 澄城，下。 韩城。下。唐、宋为韩城县，金曰桢州。至元元年，州废。二年再立。六年，州又废，止设县。

华州，下。 唐改镇国军。宋改镇潼军。金改金安军。元复为华州。西岳华山在焉。 领三县：

华阴，下。 蒲城，下。 渭南。下。屯田一千二百二十二顷有奇。

耀州，下。　唐初立宜州，后为华原县，后又为耀州。宋为感义军，又改感德军，又为耀州如故。金因之。元至元元年，并华原县入州，又并美原入富平。领三县：

三原，下。 富平，下。 同官。下。

乾州，下。　唐以高宗乾陵所在，改醴泉县为奉天，又升为乾州。宋改醴州。金复改乾州。元至元元年，并奉天县入州。五年，复置奉天，省好畤入焉，又割永寿来属，后又改奉天为醴泉。领三县：

醴泉，下。 武功，下。 永寿。下。宋、金属邠州。至元十五年，徙县治于麻亭。

商州，下。　　唐初为商州，又改上洛郡，又复为商州。宋及元皆因之。领一县：

洛南。下。

延安路，下。　唐初为延州，又改延安郡，又为延州。宋为延安府。金为鄜延路。元改延安路。户六千五百三十九，口九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壬子年数。领县八、州三。州领八县。本路屯田四百八十余顷。

县八

肤施，下。 甘泉，下。 宜川，下。元初置司候司。至元六年，省入宜川。　延长，下。　延川，下。　安定，下。本宋旧堡，元壬子年升为安定县。至元元年，析置丹头县。四年，并丹头入本县。　安塞，下。本金旧堡，壬子年升为县。 保安。下。金为保安州，至元六年，降为县。

州三

鄜州，下。　唐初为鄜州，又改洛交郡，又复为鄜州。宋、金因之。旧领洛交、洛川、鄜城、直罗四县。元至元四年，并鄜城入洛川，又并洛交、直罗入州。六年，废坊州，以中部、宜君二县来属。领三县：

洛川，下。 中部，下。 宜君。下。

绥德州，下。　　唐绥州，又改上郡，又为绥州。宋为绥德军。金为

州，领八县。归附后，并嗣武入米脂，绥平入怀宁。至元四年，并定戎入米脂，怀宁入青涧，又并义合、绥德入本州。领二县：

青涧，下。 米脂。下。

葭州，下。 唐银州。宋为晋宁军。金改为葭州。元至元六年，并通秦、弥川、葭卢入州，并太和入神木，建宁入府谷。领三县：

神木，下。元初创立云州于古麟州之神木寨。至元六年，废州为县。 吴堡，下。 府谷。下。后唐为府州。元初建州治。至元六年，废为县。

兴元路，下。 唐为梁州，又改汉中郡，又为兴元府。宋仍旧名。元立兴元路总管府，久之，以凤、金、洋三州隶焉。宋时领南郑、西县、褒城、廉水、城固五县，后废廉水入南郑。元初割出西县属沔州，以洋州西乡县来属。户二千一百四十九，口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县四、州三。

县四

南郑，下。 城固，下。 褒城，下。 西乡，下。

州三

凤州，下。 唐初为凤州，后升节度府。宋为团练州。至元五年，以在郭梁泉县并入州，隶兴元路。

洋州，下。 唐改洋川郡，又复为洋州，后更革不常。宋复为洋州。元至元二年，省兴道、真符二县入州。

金州，下。 唐改西城郡为金州。宋升为金房开达四州路。元为散州。

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

凤翔府，唐为扶风郡，又为凤翔府，号西京。宋、金因其名。元初割平凉府、秦、陇、德顺、西宁、镇原州隶巩昌路，废恆州，以所领盩厔县隶安西府路，寻立凤翔路总管府。至元九年，更为散府。户二千八十一，口一万四千九百八。壬子年数。 领县五：

凤翔，下。屯田九十顷有奇。 扶风，下。 岐山，下。 宝鸡，下。

麟游。下。

邠州，下。　唐豳州，以字类幽，改为邠。宋、金以来皆因之。领县二：

新平，下。 淳化。下。至元七年，并三水入本县。

泾州，下。　唐改安定郡，后仍为泾州。宋改彰化军。旧领保定、长武、灵台、良原四县。金改保定县为泾川。元初以隶都元帅府，立总司辖邠州，后属巩昌都总帅府，或隶平凉府、陕西省，所隶不一，今直隶?Ａ煜囟□?

泾川，下。泾州治此，即保定。　灵台。下。至元七年，并归泾川。十一年复立，以良原并入，而长武仍并于泾川。

开成州，下。　唐原州。宋为镇戎军。金升镇戎州。元初仍为原州。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至治三年，降为州。领县一、州一。

县一

开成。

州一

广安州。本镇戎地，金升为县，隶镇戎州，经乱荒废。元至元十年，安西王封守西土，既立开成路，遂改为广安县，募民居止，未几户口繁夥。十五年升为州，仍隶本路。

庄浪州。下。沿革阙。成宗大德八年二月，降庄浪路为州。

巩昌等处总帅府

巩昌府，唐初置渭州，后曰陇西郡，寻陷入吐蕃。宋复得其地，置巩州。金为巩昌府。元初改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统巩昌、平凉、临洮、庆阳、隆庆五府及秦、陇、会、环、金、德顺、徽、金洋、安西、河、洮、岷、利、巴、沔、龙、大安、褒、泾、邠、宁、定西、镇原、阶、成、西和、兰二十七州，又于成州行金洋州事。至元五年，割安西

州属脱思麻路总管府。六年，以河州属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七年，并洮州入安西州。八年，割岷州属脱思麻路。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二十一年，又以泾、邠二州隶陕西汉中道宣慰司，而帅府所统者，巩昌、平凉、临洮、庆阳，府凡四；秦、陇、宁、定西、镇原、阶、成、西和、兰、会、环、金、德顺、徽、金洋，州凡十有五。户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二。壬子年数。 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

县五

陇西，下。 宁远，下。 伏羌，下。本旧寨，至元十三年升县。 通渭，下。 鄣县。下。宋名盐川寨，金为镇，至元十七年，置今县。

平凉府，唐为马监，隶原州。宋为泾原路，升平凉军。金立平凉府。元初并潘原县入平凉，化平入华亭，隶巩昌帅府。领县三：

平凉，下。屯田一百一十五顷。 崇信，下。 华亭。下。

临洮府，唐临洮军。宋为镇洮军，又为熙州。金为临洮府。元至元十三年，复以渭源堡升为县。领县二：

狄道，下。 渭源，下。

庆阳府，唐庆州。宋环庆路，改庆阳军，又升府。金为庆原路。元初改为庆阳散府，至元七年，并安化、彭原入焉。领县一：

合水。下。

秦州，中。 唐初为秦州。宋为天水郡。金为秦州。旧领六县。元至元七年，并鸡川、陇城入秦安，治坊入清水。领县三：

成纪，中。 清水，中。 秦安。下。

陇州，中。 唐改汧阳郡，复为陇州。宋、金置防御使。旧领四县。元至元七年，省吴山、陇安入汧源，十三年，罢防御使为散郡。有吴山为西镇。 领县二：

汧源，中。 汧阳。下。

宁州，下。　唐初改北地郡为宁州。宋、金因之。元至元七年，并襄乐、安定、定平入州。领县一：

真宁。下。

定西州，下。　本唐渭州西市，五代沦于先零。宋置定西城。金改定西县，复升为州，仍置安西县，倚郭，通西二寨，并置县来属。元至元三年，并三县入本州。屯田四百六十七顷。

镇原州，下。　唐原州，又为平凉郡。宋、金因之。元改镇原州，以镇戎州之东山、三川二县来属。至元七年，例并州县，遂以临泾、彭阳及东山、三川四县入本州。屯田四百二十六顷有奇。

西和州，下。　唐岷州，又改和政郡，又仍为岷州。宋改曰西和。旧领县三，大潭、祐川军兴久废，惟有长道一县，元至元七年，亦并入本州。

环州，下。　唐改威州。宋复为环州，后与庆州定为环庆路。金隶庆阳府。元初为散郡。旧领通远一县，元至元七年并入本州。

金州，下。　本兰州龛谷寨，金升寨为县，以龛谷为金州治所。元至元七年，并县入州。

静宁州，下。　宋庆历中，以渭州陇干城置德顺军，复置陇干县。金升为州。元初并治平、水洛入陇干，后复省陇干，改为静宁州。领县一：

隆德。下。

兰州，下。　唐初置，后改金城郡，又仍为兰州。宋、金因之。元初领阿干一县及司候司，至元七年并司县入本州。

会州，下。　唐初改西会州，又为粟州，又为会宁郡，又为会州。宋置敷川县。金置保川县，陷于河西，侨治州西南百里会川城，名新会州。元初弃新会州，迁于所隶西宁县。至元七年，并县入州。

徽州，下。　元兵入蜀，凤州二县首降，以凤州仍治梁泉，别置南凤州治于河池。后又升永宁乡为县，与两当同为属邑。至元元年，改为徽

州。七年，并河池、永宁二县入州。领县一：

两当。下。

阶州，下。　唐初置武州，又改武都郡，又更名阶州。宋因之。今州治在柳树城，距旧城东八十里。旧领福津、将利二县，至元七年并入本州。

成州，下。　唐初为成州，又改同谷郡，后仍为成州。宋因之。旧领同谷、栗亭二县。元初岁壬寅，以田世显挈成都府归附，今迁于栗亭，行栗亭管民司事，不隶成州，割天水县来属。至元七年，并同谷、天水二县入州。

金洋州，本隶兴元路，戊戌岁，有雷、李二将挈民户归附，令迁至成州，自行金洋州事。

土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九年，于土蕃西川界立宁河站。

河州路。下。 领县三：

定羌，下。 宁河，下。 安乡，下。

雅州。下。宪宗戊午岁，攻破雅州，石泉守将赵顺以城降。　　领县五：

名山。下。 泸山，下。 百丈，下。 荣经，下。 严道。下。

黎州。下。至元十八年，给黎、雅州民千一百五十四户、钞二千三百八锭，以资牛具种实。 领县一：

汉源。下。

洮州。下。 领县一：

可当。下。

贵德州。下。

茂州。下。 领县二：

汶山，下。 汶川。下。

脱思麻路。

岷州。下。

铁州。下。

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至元二年，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保四虎符，高保四言：“碉门旧有城邑，中统初为宋人所废，众依山为栅，去碉门半舍，欲复戍故城，便于守佃。”敕秦蜀行省：“彼中缓急，卿等相度，顺得其宜，城如可复，当助成之。”三年，谕四川行枢密院，遣人于碉门、岩州西南沿边，丁宁告谕官吏军民，有愿来归者，方便接纳，用意存恤，百姓贫者赈之，愿徙近里城邑者以屋舍给之。

礼店文州蒙古汉兒军民元帅府自河州以下至此多阙，其余如朵甘思、乌思藏、积石州之类尚多，载籍疏略，莫能详录也。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九、府三，属府二，属州三十六，军一，属县八十一。蛮夷种落，不在其数。本省陆站四十八处，水站八十四处。盐场十二处，俱盐井所出。井凡九十五眼，在成都、夔府、重庆、叙南、嘉定、顺庆、广元、潼川、绍庆等路所管州县万山之间。

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司

成都路，上。 唐改蜀郡为益州，又改成都府。宋为益州路，又为成都府路。元初抚定，立总管府，设录事司。至元十三年，领成都、嘉定、崇庆三府，眉、邛、?16.琛⒀拧⑼□19.□12.颉10.骸⑴怼19.嗍□恢荩□蠹味卩晕□宦罚□悦肌⒀拧16.琛②隽ブ□6□□辏□指罾琛⒀攀敉罗□刑炙荆□党缜煳□荩□≈莶⑷肴适傧兀□ケ靖□；□□蚨□Ь虐僖皇□□□诙□□煌蛭迩O税侔耸□恕Ⅴ猎□□□吣晔□Ａ焖疽弧⑪鼐拧⒅萜摺Ⅴ萘焓□幌亍?

录事司。

县九

成都，下。唐、宋为成都府治所。至元十三年，以本县元管大城内西北隅并入录事司。 华阳，下。 新都，下。 郫县，下。 温江，下。 双流，下。 新繁，下。 仁寿，下。唐为陵州。宋为隆州。元至元二十年，以此州地荒民散，并为仁寿县，隶成都府路。 金堂。下。宋属怀安军。元初升为怀州，而县属如故。至元二十年，并州入金堂县，隶成都府

路。

州七

彭州，下。 唐置蒙州，又为彭州。宋及元因之。领二县：

蒙阳，下。 崇宁。下。

汉州，下。 唐为德阳郡，又为汉州。自唐至宋，苦于兵革，民不聊生。元中统元年，复立汉州。领三县：

什邡，下。 德阳，下。至元八年，升为德州。十三年，仍为县，隶成都路。十八年，复来属。 绵竹。下。至元十三年，以户少并入州，后复置。

安州，下。 唐置石泉县。宋升为军。元中统五年，升为安州。领一县：

石泉。下。

灌州，下。 唐导江县。五代为灌州。宋为永康军，后废为灌口寨。元初复立灌州。至元十三年，以导江、青城二县户少，省入州。青城陶坝立屯田万户府。

崇庆州，下。 唐为唐安郡，又为蜀州。宋为崇庆军。元至元十二年，立总管府。二十年，改为崇庆州，并江原县入州。本州有屯田万户府。 领二县：

晋原，下。 新津。下。

威州，下。 唐维州。宋改威州，领保宁、通化二县。元至元十九年，并保宁入州。领一县：

通化。下。

简州，下。 唐析益州置。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并附郭阳安县入州。二十二年，并成都府所属灵泉县来隶。而本州有平泉，以地荒，竟废之。

嘉定府路，下。 唐初为嘉州，又改犍为郡，又仍为嘉州。宋升嘉定

府。元至元十三年，立总管府。旧领龙游、夹江、峨眉、犍为、洪雅五县。二十年，并洪雅入夹江。领司一、县四、州二。州领三县。户口数阙。

录事司。

县四

龙游，下。 夹江，下。 峨眉，下。 犍为。下。

州二

眉州，下。 唐改嘉州，又仍为眉州。元至元十四年，隶嘉定路。领二县：

彭山，下。 青神。下。

邛州，唐孵置邛州，又改临邛郡，又仍为邛州。元至元十四年，立安抚司，兼行州事。二十一年，并临邛、依政、蒲江三县入州。领一县：

大邑。下。

广元路，下。 唐初为利州，又改益昌郡，又复为利州。宋为利州路，端平后兵乱无宁岁，地荒民散者十有七年，元宪宗三年，立利州治，设都元帅府。至元十四年，罢帅府，改为广元路。户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九万六千四百六。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县二、府一、州四。府领三县，州领七县。本路屯田九顷有奇。

县二

绵谷，下。 昭化。下。元初并葭萌入焉。

府一

保宁府，下。 唐隆州，又改阆州，又为阆中郡。后唐为保宁军。元初立东川路元帅府。至元十三年，升保宁府。二十年，罢元帅府，改保宁路。初领新得、小宁二州，后并入阆中县，又并奉国入苍溪县，新井、新政、西水总入南部县，仍改为府，隶广元路。本府屯田一百一十八顷有奇。 领三县：

阆中，下。倚郭。 苍溪，下。 南部。下。

州四

剑州，下。 唐为始州，后改剑州。宋升普安军，又为隆庆府。元至元二十年，改剑州。领二县：

普安，下。至元二十年，并普城、剑门入焉。 梓潼。下。

龙州，下。 唐初为龙门郡，又改龙州，又改江油郡，又改应灵郡。宋改政州，继复旧。元宪宗岁戊午，宋守将王知府以城降。至元二十二年，并江油、清川二县入焉。

巴州，下。 唐初改巴州，又改清化郡，又为巴州。宋领化城、难江、恩阳、曾口、上通江、下通江六县。元至元二十年，并难江、恩阳二县入化城，上、下通江二县入曾口。领二县：

化城，下。 曾口。下。

沔州，下。 唐初为兴州，又为顺政郡，又改兴州。宋改沔州。元至元十四年，隶广元路。二十年，废褒州，止设铎水县，迁沔州而治焉。领三县：

铎水，下。倚郭。 大安，下。本大安州，至元二十年，降为县以来属。 略阳。下。至元二十年，并长举及西县入焉。

顺庆路，下。 唐为南充郡，又改梁州，又改充州。宋升顺庆府。元中统元年，立征南都元帅府。至元四年，置东川路统军司，后改东川府。十五年，复为顺庆。二十年，升为路，设录事司。户二千八百二十一，口九万五千一百五十六。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司一、县二、府一、州二。府领二县，州领五县。

录事司。

县二

南充，下。至元二十年，并汉初入焉。 西充。下。至元二十年，并流溪旧县入焉。

府一

广安府，唐属宕渠、巴西、洛陵三郡。宋置广安军，又改宁西军。元至元十五年，废宁西军。二十年，升为广安府。旧领渠江、岳池、和溪、新明四县，后并和溪、新明入岳池。领二县：

渠江，下。倚郭。 岳池。下。

州二

蓬州，下。　　唐改蓬山郡，又仍为蓬州。元初立宣抚都元帅府，后罢。至元二十年，立蓬州路总管府，后复为蓬州。领三县：

相如，至元二十年，以金城寨入焉。　营山，下。至元二十年，并良山入焉。

仪陇。下。至元二十年，并蓬池、伏虞入焉。

渠州，下。　唐初为渠州，又改濆山郡，又为渠州。宋属潼川府。元至元十一年，立渠州安抚司。二十年，罢安抚司，以渠州为散郡。领二县：

流江，下。 大竹。下。至元二十年，并邻山、邻水入焉。

潼川府，唐梓州，又改梓潼郡，又为梓州。宋改静戎军，又改静安军，又升潼川府。兵后地荒，元初复立府治。至元二十年，并涪城及录事司入郪县，通泉入射洪，东关入盐亭，铜山入中江。领县四、州二。户口阙。

县四

郪县，下。倚郭。 中江，下。 射洪，下。 盐亭。下。

州二

遂宁州，下。　唐遂州，又改遂宁郡。宋为遂宁府。元初因之。至元十九年，并遂宁、青石二县入小溪，长江入蓬溪，后复改为州。领二县：

小溪，下。 蓬溪。下。

绵州，下。　唐更改不常。元初隶成都路。元至元二十年，并魏城入

本州，改隶潼川路。领二县：

彰明，下。 罗江。下。

永宁路。下。阙。 领州一。

筠连州。下。阙。至元十七年，枢密院言：“四川行省参政行诸蛮夷部宣慰司昝顺言，先是奉旨以高州，筠连州腾川县隶安抚郭汉杰立站，今汉杰已并蛮洞五十六。有旨昝顺所陈，卿等与中书议，臣等以为宜遣使行视之。”帝曰：“此五十六洞如旧隶高州、筠连，则与郭汉杰立站，否则还之昝顺。” 领一县：

腾川。下。

四川南道宣慰司至元十六年立。

重庆路，上。 唐渝州。宋更名恭州，又升重庆府。元至元十六年，立重庆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升为上路，割忠、涪二州为属郡。二十二年，又割泸、合来属，省壁山入巴县，废南平军入南川县为属邑，置录事司。户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五，口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五。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司一、县三、州四。州领十县。本路三堆、中嶆、赵市等处屯田四百二十顷。

录事司。

县三

巴县，下。倚郭。 江津，下。至元十六年，赐四川行省参政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县。 南川。下。

州四

泸州，下。 唐改泸川郡为泸州。宋为泸川军。元至元二十年，并泸川县入焉。二十二年，隶重庆路。领三县：

江安，下。 纳溪，下。 合江。下。

忠州，下。 唐改为南宾郡，又为忠州。宋升咸淳府。元仍为忠州。领三县：

临江，下。 南宾，下。 丰都。下。

合州，下。 唐为合州，又改巴川郡，又仍为合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五年，宋安抚使王立以城降。二十年，为散郡，并录事司、赤水入石照县。二十二年，改为州，隶重庆路。领三县：

铜梁，下。元初并巴川入焉。 定远，下。本宋地，名女菁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总帅部兵创为武胜军，后为定远州。二十四年，降为县。 石照。下。

涪州，下。 唐改为涪陵郡，又改涪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并涪陵、乐温二县入焉。领一县：

武龙。下。

绍庆府，下。 唐黔州，又黔中郡。宋升为绍庆府。元至元二十年，仍置府。户三千九百四十四，口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九。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县二：

彭水，下。 黔江。下。

怀德府。领州四。阙。

来宁州，下。 柔远州，下。 酉阳州，下。 服州。下。皆阙。

夔路，下。 唐初为信州，又为夔州，又为云安郡，又仍为夔州。宋升为帅府。元至元十五年，立夔州路总管府，以施、云安、万、大宁四州隶焉。二十二年，又以开、达、梁山三州来属。户二万二十四，口九万九千五百九十八。至元二十七年数。 领司一、县二、州七。州领五县。本路屯田五十六顷。

录事司。

县二

奉节，下。 巫山。下。

州七

施州，下。 唐改清江郡，又改清化郡，又复为施州。宋因之。旧领

清江、建始二县。元至元二十二年，并清江入州。领一县：

建始。下。

达州，下。　唐为通州，又改通川郡，又仍为通州。宋更名达州。元至元十五年，隶四川东道宣慰司。二十二年，改隶夔路。领二县：

通川，下。 新宁。下。

梁山州，下。　本梁山县，宋升梁山军。元至元二十年，升为州。领一县：

梁山。下。

万州，下。　唐改浦州为万州，又改南浦郡。宋为浦州，元至元二十年，以南浦为万州。领一县：

武宁。

云阳州，下。　唐云安监。宋置安义县，后复为监。元至元十五年，立云安军。二十年，升云阳州，并云阳县入焉。

大宁州，下。　旧大昌县，宋置监。元至元二十年，升为州，并大昌县入焉。

开州，下。 唐改为盛山郡，又复为开州。宋及元皆因之。

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

叙州路，古僰国，唐戎州。贞观初徙治僰道，在蜀江之西三江口。宋升为上州，属东川路，后易名叙州，咸淳中城登高山为治所。元至元十二年，郭汉杰挈城归附。十三年，立安抚司。未几，毁山城，复徙治三江口，罢安抚司，立叙州。十八年，复升为路，隶诸部蛮夷宣抚司。领县四、州二。

县四

宜宾，下。　庆符，下。　南溪，下。　宣化。下。元贞二年，于本县置万户府，领军屯田四十余顷。

州二

富顺州，下。　唐富义县。宋富义监，后改富顺县。元至元十二年，改立富顺监安抚司。二十年，罢安抚司，升富顺州。

高州，下。　古夜郎之属境，邻乌蛮，与长宁军地相接，均为西南羌族，前代以为化外，置而不论。唐开拓边地，于本部立高州。宋设长宁军，十州族姓俱效顺。元至元十五年，云南行省遣官招谕内附。十七年，知州郭安复行州事，蛮人散居村囤，无县邑乡镇。

马湖路，下。　　古牂牁属地，汉、唐以下名马湖部。宋时蛮主屯湖内。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后，立总管府，迁于夷部溪口，濒马湖之南岸创府治。其民散居山箐，无县邑乡镇。领军一、州一。初，马湖蛮来朝，尝以独本葱为献，由是岁至，郡县疲于递送，元贞二年敕罢之。

军一

长宁军，唐置长宁等羁縻十四州、五十六县，并隶泸州都督府。宋以长宁地当冲要，升为长宁军，立安宁县。元至元十二年，郡守黄立挈城效顺。二十二年，设录事司，后与安宁县俱省入本军。

州一

戎州，下。　本夜郎国西南蛮种，号大坝都掌，分族十有九，前代以化外，置而弗论。唐武后时，恢拓蛮徼，设十四州、五团、二十九县，于本部置晏州。元至元十三年，以昝顺为蛮夷部宣抚司，遣官招谕。十七年，本部官得兰纽来见，授以大坝都总管。二十二年，升为戎州。叛服不常，州治在箐前。所领俱村囤，无县邑乡镇。

上罗计长官司，领蛮地罗计、罗星，乃古夜郎境，为西南种族，前代置之化外。宋设长宁军，十州族姓俱效顺，各命之官。其后分姓他居，遂有上、下罗计之分，盖亦如唐羁縻之，以为西蜀后户屏蔽。元至元十三年，蛮夷部宣抚昝顺引本部夷酋得赖阿当归顺。十五年，授得赖阿当千户。十八年，黎州同知李奇以武恩将军来充罗星长官。二十二年，夷人叛，诱訹上罗星夷，行枢密院讨平之。其民人散居村箐，无县邑乡镇。

下罗计长官司，领蛮地。其境近乌蛮，与叙州、长宁军相接，均为西南夷族，与上罗计同。至元十二年，长宁知军率先内附。十三年，昝

顺引本部夷酋得颜个诣行枢密院降，奏充下罗计蛮夷千户。二十二年，诸蛮皆叛，惟本部无异志。

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领豕蛾夷地，在庆符向南抵定川，古夜郎之属，唐羁縻定州之支江县也。至元十三年收附，于庆符县侨置千户所，领四十六囤：

黄水口上下落骨，山落牟许满吴，麽落财，麽落贤，腾息奴，屯莫面，落搔，麽落梅，麽得幸，上落松，麽得会，麽得恶，落魂，落昧下村，落岛，麽得享，落燕，落得虑，麽得了，麽腾斛，许宿，麽九色，落搔屯右，麽得晏，落能，山落寡，水落寡，落得擂，麽得具，麽得渊，腾日彯，落昧上村，赖扇，许焰，腾郎，周头，卖落炎，落女，爱答落，爱答速，麽得奸，阿郎头，下得辛，上得辛，爱得娄，落鸥。

诸部蛮夷：

秦加大散等洞。以下各设蛮夷官。

叙崖冒硃等洞。

陇堤纣皮等洞。

石耶洞。

散毛洞。

彭家洞。

黑土石等处。

市备洞。

乐化兀都剌布白享罗等处。

洪望册德等族。

大江九姓罗氏。

水西。

鹿朝。

阿永蛮部。至元二十一年，酋长阿泥入觐，自言阿永邻境乌蒙等蛮悉隶皇太子

位，愿依例附属。诏从其请，以阿永蛮隶宫府。

师壁洞安抚司。

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

阿者洞。以下各设蛮夷官。

谢甲洞。

上安下坝。

阿渠洞。

下役洞。

驴虚洞。

钱满等处。

水洞下曲等寨。

必藏等处。

酌宜等处。

雍邦等寨。

崖笋等寨。

冒硃洞。

麻峡柘歌等寨。

新附嵬罗金井。

沙溪等处。

宙窄洞。

新容米洞。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州二，属州五。本省马站六处。

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

甘州路，上。　唐为甘州，又为张掖郡，宋初为西夏所据，改镇夷郡，又立宣化府。元初仍称甘州。至元元年，置甘肃路总管府。八年，改甘州路总管府。十八年，立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户一千五百五十，口二万三千九百八十七。至元二十七年数。本路黑山、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屯田，计一千一百六十余顷。

永昌路，下。　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西凉州。下。

肃州路，下。　唐为肃州，又为酒泉郡。宋初为西夏所据。元太祖二十一年，西征，攻肃州下之。世祖至元七年，置肃州路总管府。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至元二十七年数。

沙州路，下。　唐为沙州，又为敦煌郡。宋仍为沙州，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故地。金因之。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与，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

瓜州，下。　唐改为晋昌郡，复为瓜州。宋初陷于西夏。夏亡，州废。元至元十四年复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

亦集乃路，下。　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二十三年，亦集乃总管忽都鲁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计屯田九十余顷。

宁夏府路，下。　唐属灵州。宋初废为镇，领番部。自唐末有拓拔思恭者镇夏州，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宋天禧间，传至其孙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后升兴庆府，又改中兴府。元至元二十五年，置宁夏路总管府。至元八年，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T□暝□辏□锬□穆沸兄惺槭。□⑵涫掠诟仕嘈惺？

领州三。本路枣园、纳怜站等处屯田一千八百顷。

灵州，下。 唐为灵州，又为灵武郡。宋初陷于夏国，改为翔庆军。

鸣沙州，下。　隋置环州，立鸣沙县。唐革州以县隶灵州。宋没于夏国，仍旧名。元初立鸣沙州。屯田四百四十余顷。

应理州，下。　与兰州接境，东阻大河，西据沙山。考之图志，乃唐灵武郡地。其州城未详建立之始，元初仍立州。

山丹州，下。　唐为删丹县，隶甘州。宋初为夏国所有，置甘肃军。元初为阿只吉大王分地。至元六年，行山丹城事，删讹为山。二十二年，升为州，隶甘肃行??

西宁州，下。　唐置鄯州，理湟水县，上元间没于土蕃，号青唐城。宋改为西宁州。元初为章吉驸马分地。至元二十三年，立西宁州等处拘榷课程所。二十四年，封章吉为宁濮郡王，以镇其地。

兀剌海路。阙。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入河西，获西夏将高令公，克兀剌海城。

志第十三 地理四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马站七十四处 ，水站四处。

云南诸路道肃政廉访司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

中庆路，上。　唐姚州。阁罗凤叛，取姚州，其子凤伽异增筑城曰柘东，六世孙券丰祐改曰善阐，历五代迄宋，羁縻而已。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善阐其一也。?轘模荫咳□逴衅摺F涞囟□疗瞻猜分昜嵘剑□髦撩宓刂黜鄘烦恰，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宪宗五年，立万户府十有九，分善阐为万户府四。至元七年，改为路。八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路设达鲁花赤并总管。　十三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遂改善阐为中庆路。领司一、县三、州四。州领八县。本路军民屯田二万二千四百双有奇。

录事司。

县三

昆明，中。倚郭。唐置。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善州，领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如故。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夏潦必冒城郭。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劝农使，求泉源所出，泄其水，得地万余顷，皆为良田云。　　富民，下。至元四年，立黎灥千户。十二年，即黎灥立县。　　宜良。下。唐匡州，即其地。蛮酋罗氏于此立城居之，名曰罗裒龙，乃今县也。元宪宗六年，立太池千户，隶嵩明万户。至元十三年，升宜良州，治太池县。二十一年，州罢为县，后废太池来属。

州四

嵩明州，下。　州在中庆东北，治沙札卧城。乌蛮车氏所筑，白蛮名为嵩明。昔汉人居之，后乌、白蛮强盛，汉人徙去，盟誓于此，因号嵩盟，今州南有土台，盟会处也。汉人尝立长州，筑金城、阿葛二城。蒙氏兴，改长州为嵩盟部，段氏因之。元宪宗六年，立嵩明万户。至元十

二年，复改长州。十五年，升嵩明府。二十二年，降为州。领二县：

杨林，下。在州东南，治杨林城，乃杂蛮枳氏、车氏、斗氏、麽氏四种所居之地，城东门内有石如羊形，故又作羊。唐有羊林部落，即此地。元宪宗七年，立羊林千户。至元十二年，改为县。　邵甸。下。在州西，治白邑村，无城郭，车蛮、斗蛮旧地，名为束甸，以束为邵，宪宗七年，立邵甸千户。至元十二年，改为县。

晋宁州，下。　唐晋宁县，蒙氏、段氏皆为阳城堡部。元宪宗七年，立阳城堡万户。至元十二年，改晋宁州。领二县：

呈贡，下。西临滇泽之滨，在路之南，州之北，其间相去六十里，有故城曰呈贡，世为些莫强宗邵蛮所居。元宪宗六年，立呈贡千户。至元十二年，割诏营、切龙、呈贡、雌甸、塔罗、和罗忽六城及乌纳山立呈贡县。　归化。下。在州东北，呈贡县南，西宾滇泽，地名大吴龙，昔吴氏所居，后为些莫徒蛮所有，世隶善阐。宪宗六年，分隶呈贡千户。至元十二年，割大吴龙、安江、安氵明立归化县。

昆阳州，下。　　在滇池南，僰、獹杂夷所居，有城曰巨桥，今为州治。阁罗凤叛唐，令曲旂蛮居之。段氏兴，隶善阐。元宪宗并罗瑀等十二城，立巨桥万户。至元十三年，改昆阳州。领二县：

三泊，下。至元十三年，于那龙城立县。　易门。下。在州之西，治市坪村，世为乌蛮所居。段氏时，高智升治善阐，奄而有之。至元四年，立洟门千户。十二年，改为县。县西有泉曰洟源。讹作易门。

安宁州，下。　唐初置安宁县，隶昆州。阁罗凤叛唐后，乌、白蛮迁居。蒙氏终，善阐酋孙氏为安宁城主，及袁氏、高氏互有其地。元宪宗七年，隶阳城堡万户。至元三年，立安宁千户。十二年，改安宁州。领二县：

禄丰，下。在州西，治白村，其地瘴热，非大酋所居，惟乌、杂蛮居之，迁徙不常。至元十三年，割安宁千户之碌琫、化泥、骥琮笼三处立禄丰县。因江中有石如甑，俗名碌琫，译谓碌为石，琫为甑，讹为今名。　罗次。下。在州北，治压磨吕白村，本乌蛮罗部，地险俗悍。至元十二年，因罗部立罗次州，隶中庆路。二十四年，改州为县。二十七年，隶安宁州。

威楚开南等路，下。　为杂蛮耕牧之地，夷名俄碌，历代无郡邑，后

爨酋威楚筑城俄碌□炎居之。唐时蒙舍诏阁罗凤合六诏为一，侵俄碌，取和子城，今镇南州是也。后阁罗凤叛，于本境立郡县，诸爨尽附。蒙氏立二都督、六节度，银生节度即今路也。及段氏兴，银生隶姚州，又名当箸验。及高升泰执大理国柄，封其侄子明量于威楚，筑外城，号德江城，传至其裔长寿。元宪宗三年征大理，平之。六年，立威楚万户。至元八年，改威楚路，置总管府。领县二、州四。州领一县。本路军民屯田共七千一百双。

县二

威楚，下。倚郭。至元十五年，升威州，仍立富民、净乐二县。二十一年，降州为威楚县，革二县为乡来属。　定远。下。在路北，地名目直睒，杂蛮居之。诸葛孔明征南中，经此睒，后号为牟州。唐蒙氏遣爨蛮酋抬萼镇牟州，筑城曰耐笼。至高氏专大理国政，命云南些莫徒酋夷羡徙民二百户于黄蓬阱，其抬萼故城隶高氏。元宪宗四年，立牟州千户，黄蓬阱为百户。至元十二年，改为定远州，黄蓬阱为南宁县，后革县为乡，改州为县，隶本路。

州四

镇南州，下。　州在路北，昔朴、落蛮所居。川名欠舍，中有城曰鸡和。至唐时，蒙氏并六诏，征东蛮，取和子、鸡和二城，置石鼓县，又于沙却置俗富郡。沙却即今州治。至段氏封高明量为楚公，欠舍、沙却皆隶之。元宪宗三年，其酋内附。七年，立欠舍千户、石鼓百户。至元二十二年，改欠舍千户为镇南州，立定边、石鼓二县。二十四年，革二县为乡，仍隶本州。

南安州，下。　州在路东南，山岭稠叠，内一峰竦秀，林麓四周，其顶有泉。昔黑爨蛮祖瓦晟吴立栅居其上，子孙渐盛，不隶他部，至高氏封威楚方隶焉。宪宗立摩刍千户，隶威楚万户。至元十二年，改千户为南安州，隶本路。领一县：

广通。下。县在州之北，夷名为路睒，杂蛮居之。南诏阁罗凤曾立路睒县，至段氏封高明量于威楚，其后宜州酋些莫徒裔易裒等附之，至高长寿遂处于路睒，易裒去旧堡二十里，山上筑城白龙戏新栅。宪宗七年，长寿内附，立路□炎千户。至元十二年改为广通县，隶南安州。

开南州，下。　　州在路西南，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

也。庄□王滇池，汉武开西南夷，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尝涉其境。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元中统三年平之，以所部隶威楚万户。至元十二年，改为开南州。

威远州，下。　州在开南州西南，其川有六，昔扑、和泥二蛮所居。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中统三年征之，悉降。至元十二年，立开南州及威远州，隶威楚路。

武定路军民府，下。　唐隶姚州，在滇北，昔獹鹿等蛮居之。至段氏使乌蛮阿□治纳洟腲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龙，其裔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元宪宗四年内附。七年，立为万户，隶威楚。至元八年，并仁德、于矢入本部为北路。十二年，割出二部，改本路为武定。领州二。州领四县。本路屯田七百四十八双。

州二

和曲州，下。　州在路西南，蛮名叵簉甸，僰、犭鹿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历刂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元宪宗六年，改叵簉甸曰和曲。至元二十六年，升为州。领二县：

南甸，下。路治本县，蛮曰瀼甸，又称洟陬笼。至元二十六年改为县。　元谋。下。夷中旧名环州，元治五甸，至元十六年改为县。

禄劝州，下。　州在路东北，甸名洪农碌券，杂蛮居之，无郡所。至元二十六年，立禄劝州。领二县：

易笼，下。易笼者，城名，在州北，地名倍?O鼐秤卸□□□□镂經⑽□□□□□牵□虼宋□□N袈捩牟看笄蹙又□□□呵趸峒□□□V猎□□□□辏□⑾亍?

石旧。下。县在州东，有四甸：曰掌鸠，曰法塊，曰抹捻，曰曲蔽。掌鸠甸有溪绕其三面，凡数十渡，故名，今讹名石旧。至元二十六年，立县。

鹤庆路军民府，下。　府治在丽江路东南，大理路东北，夷名其地曰鹤川、样共。昔隶越析诏，汉、唐未建城邑。开元末，阁罗凤合六诏为

一，称南诏，徙治羊苴城，地近龙尾、鹤柘，今府即其地也。大和中，蒙劝封祐于样共立谋统郡。蒙氏后，经数姓如故。元宪宗三年内附，为鹤州。七年，立二千户，仍称谋统，隶大理上万户。至元十一年，罢谋统千户，复为鹤州。二十年，为燕王分地，隶行? 6□□□辏□□□浊旄□A煲幌兀?

剑川。下。县治在剑川湖西，夷云罗鲁城。按《唐史》南诏有六节度，剑川其一也。初蒙氏未合六诏时，有浪穹诏与南诏战，不胜，遂保剑川，更称剑浪。贞元中，南诏击破之，夺剑、共诸川地，其酋徙居剑睑西北四百里，号剑羌。蒙氏终，至段氏，改剑川为义督睑。宪宗四年内附。七年，立义督千户。至元十一年，罢千户，立剑川县，隶鹤州。军民屯田共二千余双。

云远路军民总管府，元贞二年置。

彻里军民总管府，大德中置。大德中，云南省言："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势均力敌。今大彻里胡念已降，小彻里复控扼地利，多相杀掠，胡念日与相拒，不得离，遣其弟胡伦入朝，指画地形，乞别立彻里军民宣抚司，择通习蛮夷情状者为之帅，招其来附，以为进取之地。"乃立彻里军民总管府。

广南西路宣抚司。阙。

丽江路军民宣抚司，路因江为名，谓金沙江出沙金，故云。源出吐蕃界。今丽江即古丽水，两汉至隋、唐皆为越巂郡西徼地，昔麽蛮、些蛮居之，遂为越析诏。二部皆乌蛮种，居铁桥。贞元中，其地归南诏。元宪宗三年，征大理，从金沙济江，麽、些负固不服。四年春，平之，立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立宣慰司。十三年，改为丽江路，立军民总管府。二十二年，府罢，于通安、巨津之间立宣抚司。领府一、州七。州领一县。

府一

北胜府，在丽江之东。唐南诏时，铁桥西北有施蛮者，贞元中为异牟寻所破，迁其种居之，号剑羌，名其地曰成偈□炎，又改名善巨郡。蒙氏终，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后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其酋高俊内附。至元十五年，立为施州。十七年，改为北胜州。二十年，升为府。

州七

顺州，在丽江之东，俗名牛□炎。昔顺蛮种居剑、共川。唐贞元间，南诏异牟寻破之，徙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等川。其酋成斗族渐盛，自为一部，迁于牛□炎。至十三世孙自瞠犹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内附。至元十五年，改牛睒为顺州。

蒗蕖州，治罗共□炎，在丽江之东，北胜、永宁南北之间，罗落、麽、些三种蛮世居之。宪宗三年，征大理。至元九年内附。十六年，改罗共睒为蒗蕖州。

永宁州，昔名楼头□炎，接吐蕃东徼，地名答蓝，麽、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炎，世属大理。宪宗三年，其三十一世孙和字内附。至元十六年，改为州。

通安州，治在丽江之东，雪山之下。昔名三□炎。仆繲蛮所居，其后麽、些蛮叶古乍夺而有之，世隶大理。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中统四年，以麦良为察罕章管民官。至元九年，其子麦兀袭父职。十四年，改三睒为通安州。

兰州，在兰沧水之东。汉永平中始通博南山道，渡兰沧水，置博南县。唐为卢鹿蛮部。至段氏时，置兰溪郡，隶大理。元宪宗四年内附，隶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十二年，改兰州。

宝山州，在雪山之东，丽江西来，环带三面。昔麽、些蛮居之。其先自楼头徙居此，二十余世。世祖征大理，自卞头济江，由罗邦至罗寺，围大匮等寨，其酋内附，名其寨曰察罕忽鲁罕。至元十四年，以大匮七处立宝山县，十六年升为州。

巨津州，昔名罗波九□炎，北接三川、铁桥，西邻吐蕃。按《唐书》，南诏居铁桥之南，西北与吐蕃接。今州境实大理西北陬要害地，麽、些大酋世居之。宪宗三年内附。至元十四年，于九□炎立巨津州，盖以铁桥自昔为南诏、吐蕃交会之大津渡，故名。领一县：

临西。下。县在州之西北，乃大理极边险僻之地，夷名罗裒间，居民皆麽、些二种蛮。至元十四年，立大理州县，于罗裒间立临西县，以西临吐蕃境故也，隶巨津州。

东川路，下。 至元二十八年立。

茫部路军民总管府。下。

益良州。下。 强州。下。

孟杰路。自东川路以下阙。泰定三年，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

普安路，下。 治在盘町山阳，巴盘江东。古夜郎地。秦为黔中地，两汉隶牂牁郡，蜀隶兴古郡，隋立牂州。唐置西平州，后改兴古郡为盘州。蒙氏叛唐，其地为南诏东鄙，东爨乌蛮七部落居之。其后爨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失部，世为酋长。元宪宗七年，其酋内附，命为于失万户。至元十三年，改普安路总管府。明年，更立招讨司。十六年，改为宣抚司。二十二年，罢司为路。

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曲、靖二州在汉为夜郎味县地。蜀分置兴古郡。隋初为恭州、协州。唐置南宁州。东、西爨分乌、白蛮二种，自曲靖州西南昆川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通谓之东爨乌蛮。贞观中，以西爨归王为南宁都督，袭杀东爨首领盖聘。南诏阁罗凤以兵胁西爨，徙之至龙和，皆残于兵。东爨乌蛮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世与南诏为婚，居故曲靖州。天宝末，征南诏，进次曲靖州，大败，其地遂没于蛮。元宪宗六年，立磨弥部万户。至元八年，改为中路。十三年，改曲靖路总管府。二十年，以隶皇太子。二十五年，升宣抚司。领县一、州五。州领六县。本路屯田四千四百八十双，岁输金三千五百五十两、马一百八十四。

县一

南宁。下。倚郭。唐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治石城。及阁罗凤叛，州废，蒙氏改石城郡。至段氏，乌蛮莫瀰部酋据石城。元宪宗三年内附。六年，立千户，隶莫瀰部万户。至元十三年，升南宁州。二十二年，革为县。

州五

陆凉州，下。 即汉牂牁郡之平夷县。南诏叛后，落温部蛮世居之。宪宗三年内附，立落温千户，属落蒙万户。至元十三年，改为陆凉州。领二县：

芳华，下。在州西。 河纳。下，在州南，治蔡村。

越州，下。　在路之南，其川名鲁望，普麽部蛮世居之。宪宗四年内附。六年，立千户，隶末迷万户。至元十二年，改越州，隶曲靖路。

罗雄州，下。　与溪洞蛮獠接壤，历代未尝置郡，夷名其地为塔敝纳夷甸。俗传盘瓠六男，其一曰蒙由丘，后裔有罗雄者居此甸。至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雄。宪宗四年内附。七年，隶普摩千户。至元十三年，割夜苴部为罗雄州，隶曲靖路。

马龙州，下。　夷名曰撒匡。昔僰、剌居之，盘瓠裔纳垢逐旧蛮而有其地。至罗苴内附，于本部立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州，即旧马龙城也。领一县：

通泉。下。在州西南，与嵩明州杨林县接壤，纳垢之孙易陬分居其地。元初为易龙百户，隶马龙千户。至元十三年，改名通泉县，隶马龙州。

沾益州，下。　在本路之东北，据南盘江、北盘江之间。唐初置州，天宝末，没于蛮，为僰、剌二种所居。后磨弥部夺之。元初其孙普垢历刂内附。宪宗七年，以本部隶曲靖磨弥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沾益州。领三县：

交水，下。治易陬龙城。其先磨弥部酋蒙提居之，后大理国高护军逐其子孙为私邑。宪宗五年内附。至元十三年，即其城立县。　　石梁，下。系磨弥部，又名伍勒部。其酋世为巫，居石梁原山。至元十三年为县。　罗山。下。夷名落蒙山，乃磨弥部东境。

澂江路，下。　治在滇池东南。唐属牂州，隶黔州都督府。开元中，降为羁縻州。今夷中名其地曰罗伽甸。初，麽、些蛮居之，后为僰蛮所夺。南诏蒙氏为河阳郡，至段氏，麽、些蛮之裔复居此甸，号罗伽部。元宪宗四年内附，六年以罗伽部为万户。至元三年，改万户为中路。十六年，升为澄江路。领县三、州二。州领三县。本路屯田四千一百双。

县三

河阳，下。内附后为千户。至元十六年，为河阳州。二十六年，降为县。江川，下。在抃江路南，星云湖之北。蒙氏叛唐，使白蛮居之。至段氏，些麽徒蛮之裔居此城。更名步雄部。其后弄景内附，即本部为千户。至元十三年，改千户为江川州。二十年，降为县。　阳宗。下。在本路西北，明湖之南。昔麽、些蛮居之，号曰强宗部，其酋卢舍内附，

立本部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县。

州二

新兴州，下。 汉新兴县。唐初隶牂州，后南诏叛，降为羁縻州。蒙氏为温富州。段氏时麽、些蛮分居其地。内附后，立为千户。至元十三年，改新兴州，隶澄江路。领二县：

普舍，下。在州西北。昔有强宗部蛮之裔，长曰部傍，据普具龙城，次曰普舍，据普札龙城。二城之西有白城，汉人所筑。二酋屡争其地，莫能定。后普舍孙苴历刂内附，立本部为千户。十三年，改千户为普舍县，治普札龙城，隶新兴州。研和。下。麽些徒蛮步雄居之，其孙龙钟内附，立百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县。

路南州，下。 州在本路之东，夷名路甸，有城曰撒吕，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子孙世居之，因名落蒙部。宪宗朝内附，即本部立万户。至元七年，并落蒙、罗伽、末迷三万户为中路。十三年，分中路为二路，改罗伽为澄江路，落蒙为路南州，隶澄江路。领一县：

邑市。下。至元十三年，即邑市、弥歪二城立邑市县，弥沙等五城立弥沙县。二十四年，并弥沙入本县，隶路南州。

普定路，本普里部，归附后改普定府。至元二十七年，初斡罗思、吕国瑞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至是，言招到罗甸国札哇并龙家、宋家、犵狫、猫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阿卜、阿牙者来朝，为曲靖路宣慰同知脱因及普安路官所阻。会云南行省言：“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改普定府，印信具存，隶云南省三十余年，赋役如期。今所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N勇匏嫉壬靡员□步灯斩巛凉僖幼誓小⑯□邸⑪ 9 诺龋□樟钔□淙腙睿□□o I 汀 F □罩□□砸云涞亓ピ颇稀！敝瓶伞? 大德七年，改为路。大德七年，中书省臣言：“蛇节、宋隆济等作乱，普定知府容苴率众效顺。容苴没，其妻适姑亦能宣力戎行，乞令袭其夫职。仍改普定为路，隶曲靖宣慰司，以适姑为本路总管，虎符。”

仁德府，昔僰、剌蛮居之，无郡县。其部曰仲扎溢源，后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新丁，以为部号，语讹为仁地。宪宗五年内附。明年，立本部为仁地万户。至元初复叛，四年降之，仍为万户。十三年，改万户为仁德府。本府屯田五百六十双。 领县二：

为美，下。县治在府北，地名溢浦适侣睒甸，即仁地故部。至元二

十四年置县。

归厚。下。县治在府西，地名易浪湳龙，旧隶仁地部。至元二十四年，分立二县，曰倘俸，曰为美。二十五年，改倘俸曰归厚。

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建昌路，下。　本古越巂地，唐初设中都督府，治越巂。至德中，没于吐蕃。贞元中复之。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其后诸酋争强，不能相下，分地为四，推段兴为长。其裔浸强，遂并诸酋，自为府主，大理不能制。传至阿宗，娶落兰部建蒂女沙智。元宪宗朝，建蒂内附，以其婿阿宗守建昌。至元十二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宣慰司以总之。本路领县一、州九。州领一县。本路立军民屯田。

县一

中县。县治在住头回甸，盖越巂之东境也。所居乌蛮自别为沙麻部，以酋长所立处为中州。至元十年内附。十四年，仍为中州。二十二年，降为县。隶建昌路。

州九

建安州，下。　即总府所治。建蒂既平，分建昌府为万户二，又置千户二。至元十五年，割建乡城十四村及建蒂四村立宝安州。十七年，改本千户为建安州。二十六年，革宝安州，以其乡村来属。

永宁州，下。　在建昌之东郭。唐时南诏立建昌郡，领建安、永宁二州。元至元九年，西平王平建蒂。十六年，分建昌为二州，在城曰建安，东郭曰永宁，俱隶建昌路。

泸州，下。　州在路西，昔名沙城睑，即诸葛武侯禽孟获之地。有泸水，深广而多瘴，鲜有行者，冬夏常热，其源可燚鸡豚。至段氏时，于热水甸立城。名洟笼，隶建昌。宪宗时，建蒂内附，复叛，至元九年平之。十五年，改洟笼为泸州。

礼州，下。　州在路西北，泸沽水东，所治曰笼麽城。南诏末，诸蛮相侵夺，至段氏兴，并有其地。裔孙阿宗内附，复叛，至元九年平之，设千户。十五年，改为礼州。领一县：

泸沽。县在州北。昔罗落蛮所居，至蒙氏霸诸部，以乌蛮酋守此城，后渐盛，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其裔蒲德遣其侄建蒂内附。建蒂继叛，杀蒲德，自为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平之，设千户。十三年升万户，十五年改县。

里州，下。　唐隶巂州都督。蒙诏时落兰部小酋阿都之裔居此，因名阿都部。传至纳空，随建蒂内附。中统三年叛。至元十年，其子耶吻效顺，隶乌蒙。十八年，设千户。二十二年，同乌蛮叛，奔罗罗斯。二十三年，升军民总管府。二十六年，府罢为州，隶建昌路。

阔州，下。　州治密纳甸。古无城邑，乌蒙所居。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因以名为部号，后讹为阔。至三十七世孙僰罗内附。至元九年，设千户。二十六年，改为州。

邛部州，下。　州在路东北，大渡河之南，越巂之东北。君长十数，筰都最大。唐立邛部县，后没于蛮。至宋岁贡名马土物，封其酋为邛都王。今其地夷称为邛部川，治乌弄城，昔麽、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夺其地。元宪宗时内附。中统五年，立邛部川安抚招讨使，隶成都元帅府。至元十年，割属罗罗斯宣慰司。二十一年，改为州。

隆州，下。　州在路之西南，与汉邛都县接境，唐会川县之西北。蒙氏改会川为会同逻，立五睑，本州为边府睑。其后睑主杨大兰于睑北垲上立城，分派而居，名曰大隆城，即今州治也。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十四年，设千户。十七年，改隆州。

姜州，下。　姜者蛮名也。乌蛮仲牟由之裔阿坛绛始居閟畔部，其孙阿罗仕大理国主高泰，是时会川有城曰龙纳，罗落蛮世居焉。阿罗挟高氏之势，攻拔之，遂以祖名曰绛部。宪宗时，随閟畔内附，因隶焉。至元八年，为落兰部酋建蒂所破。九年平之，遂隶会川，后属建昌。十五年，改为姜州。二十七年，复属閟畔部，后又属建昌。

德昌路军民府，下。　汉邛都县地，唐没于南诏。路在建昌西南，所居蛮号屈部。元至元九年内附。十二年，立定昌路，以本部为昌州。二十三年，罢定昌路，并入德昌路，治本州葛鲁城。领州四。本路立军民屯田。

昌州，下。　路治本州。初，乌蛮阿屈之裔浸强，用祖名为屈部。其孙乌则，至元九年内附。十二年，改本部为州，兼领普济、威龙，隶定

昌路。二十三年，罢定昌路，并隶德昌。

德州，下。　在路之北。其地今名吾越甸，城曰亦苴龙，所居蛮苴郎，以远祖名部曰赧綖。宪宗时内附。至元十二年，立千户。十三年，改为德州，隶德平路。二十三年，改隶德昌。

威龙州，下。　州在路西南，夷名巴翠部，领小部三，一曰沙娲普宗，二曰乌鸡泥祖，三曰娲诺龙菖蒲，皆獹鲁蛮种也。至元十五年，合三部立威龙州，隶德昌。

普济州，下。　州在路西北，夷名玕甸。昔为荒僻之地，獹鲁蛮世居之，后属屈部。至元九年，随屈部内附。十五年，于玕甸立定昌路。二十三年，路革，改隶德昌。

会川路，下。　路在建昌南。唐移邛都于此。其地当征蛮之要冲，诸酋听会之所，故名。天宝末，没于南诏，立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至段氏仍为会川府。元至元九年内附。十四年立会川路，治武安州。领州五。本路立军民屯田。

武安州，下。　蛮称龙泥城。至元十四年，立管民千户。十七年，改为武安州。

黎溪州，下。　古无城邑，蛮云黎彄，讹为今名。初，乌蛮与汉人杂处，及南诏阁罗凤叛，徙白蛮守之。蒙氏终，罗罗逐去白蛮。段氏兴，令罗罗蛮乞夷据其地。至元九年，其裔阿夷内附，改其部为黎溪州。

永昌州，下。　州在路北，治故归依城，即古会川也。唐天宝末，没于南诏，置会川都督。至蒙氏改会同府，置五睑，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以赵氏为府主，居今州城。赵氏弱，王氏据之。及段氏与高氏专政，逐王氏，以其子高政治会川。元宪宗三年，征大理，高氏逃去。九年，故酋王氏孙阿龙率众内附。至元八年，以其男阿禾领会川。十四年，改管民千户。十七年，立永昌州，隶会川路。

会理州，下。　州在会川府东南。唐时南诏属会川节度，地名昔陀。有蛮名阿坛绛，亦仲由蒙之遗种。其裔罗于则，得昔陀地居之，取祖名曰绛部，后强盛，尽有四州之地，号蒙歪。元宪宗八年，其孙亦芦内附，隶閟畔万户。至元四年，属落兰部。十三年，改隶会川路。十五年，置会理州，仍隶会川。二十七年，复属閟■■畔部。

麻龙州，下。　麻龙者，城名也，地名棹罗能。乌蛮蒙次次之裔，祖居閟畔东川，后普恐迁苗卧龙，其孙阿麻内附。至元五年，为建蒂所并。十二年，属会川。十四年，立管民千户，隶会川路。十七年，立为州。二十七年，割属閟畔部。

柏兴府，昔摩沙夷所居。汉为定笮县，隶越嶲郡。唐立昆明县。天宝末没于吐蕃。后复属南诏，改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其盐井摩沙酋罗罗将犭鹿鹿、茹库内附。十四年，立盐井管民千户。十七年，改为闰盐州，以犭鹿鹿部为普乐州，俱隶德平路。二十七年，并普乐、闰盐二州为闰盐县，立柏兴府，隶罗罗宣慰司。领县二：

闰盐，下。倚郭。夷名为贺头甸，以县境有盐井故名。　金县。下。县在府北，夷名利宝揭勒。所居蛮因茹库，乃汉越嶲郡北境，与吐蕃接。至元十五年，立为金州，后降为县，以县境斛僰和山出金，故名焉。

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

临安路，下。　唐隶牂州，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立都督府二，其一曰通海郡，段氏改为秀山郡，阿僰部蛮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以本部为万户。至元八年改为南路，十三年又改为临安路。领县二、千户一、州三。州领二县。宣慰司所领屯田六百双，本路有司所管三千四百双，爨僰军千户所管一千一百五十双有奇。

县二

河西，下。县在杞麓湖之南，又名其地曰休腊。昔庄掞王其地。唐初于姚州之南置西宗州，领三县，河西其一也。天宝后没于蛮，为步雄部，后阿僰蛮易渠夺而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七年，即阿僰部立万户，休腊隶之。至元十三年，始为河西州，隶临安路。二十六年，降为县。　蒙自。下。县界南邻交趾，西近建水州。县境有山名自则，汉语讹为蒙自，上有故城。白夷所筑，即今县治，下临巴甸。南诏时以赵氏镇守，至段氏，阿僰蛮居之。宪宗六年内附，继叛，七年平之，立千户，隶阿僰万户。至元十三年，改阿僰万户为临安路，以本千户为县。

舍资千户。蒙自县之东，阿僰蛮所居地。昔名褒古，又曰部裊踵甸。传至裔孙舍资，因以为名。内附后，隶蒙自千户。至元十三年，改蒙自为县，其地近交趾，遂以舍资为安南道防送军千户，隶临安路。

州三

建水州，下。　在本路之南，近接交趾，为云南极边。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间蒙氏所筑，古称步头，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夷谓海为惠，历刂为大，故名惠历刂，汉语曰建水，历赵、杨、李、段数姓，皆仍旧名，些麽徒蛮所居。内附后，立千户，隶阿僰万户。至元十三年，改建水州，隶临安路。

石平州，下。　在路之西南，阿僰蛮据之，得石坪，聚为居邑，名曰石坪。至元七年，改邑为州，隶临安路。

宁州，下。　在本路之东。唐置黎州，天宝末没于蛮。地号浪旷，夷语谓旱龙也。步雄部蛮些麽徒据之，后属爨蛮酋阿几，以浪旷割与宁酋豆圭。元宪宗四年，宁酋内附。至元十三年，改为宁州，隶临安路。旧领三县：通海，蓼峨，西沙。西沙在州东，宁部蛮世居之。其裔孙西沙筑城于此，因名西沙笼。宪宗四年，其酋普提内附，就居此城为万户。至元十三年，立为西沙县。二十六年，以隶宁州。至治二年，并入州。领二县：

通海，下。倚郭。元初立通海千户，隶善阐万户。至元十三年，改通海县，隶宁海府。二十七年，府革，直隶临安路，今割隶宁州。　蓼峨。下。县在河西县之西，控扼山谷，北接滇池，亦属滇国。昔□猊蛮居之，后阿僰酋逐□猊据其地。至其孙阿次内附，以其部立千户。至元十三年，改为州，领邛洲、平甸二县。二十六年，降为县，并二县为乡，隶临安路。今割隶宁州。

广西路，下。　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宪宗七年，二部内附，隶落蒙万户。至元十二年，籍二部为军，立广西路。十八年，复为民。领州二。

师宗州，下。　在路之东南。昔爨蛮逐獠、僰等居之，其后师宗据匿弄甸，故名师宗部。至元十二年，立为千户。十八年，复为民。二十七年，改为州。

弥勒州，下。　在路南。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至元十二年，为千户。十八年，复为民。二十七年，改为州。

元江路，下。　古西南夷地。今元江在梁州之西南，又当在黑水之西南也。阿僰诸部蛮自昔据之。宪宗四年内附，七年复叛，率诸部筑城以拒命。至元十三年，遥立元江府以羁縻之。二十五年，命云南王讨平之，割罗盘、马笼、步日、思麽、罗丑、罗陀、步腾、步竭、台威、台阳、设栖、你陀十二部于威远，立元江路。

步日部。在本路之西。蒙氏立此甸，徙白蛮镇之，名步日睑。

马笼部。因马笼山立寨，在本路之北，所居蛮阿僰。元初立为千户，属宁州万户。至元十三年，改隶元江万户。二十五年，属元江路。

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大理路军民总管府，上。　本汉楪榆县地。唐于昆明之桥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楪榆洱河蛮。后蒙舍诏皮罗阁逐河蛮取太和城，至阁罗凤号大蒙国。云南先有六诏，至是请于朝，求合为一，从之。蒙舍在其南，故称南诏。徙治太和城。至异牟寻又迁于喜郡史城，又徙居羊苴乖城，即今府治。改号大礼国。其后郑、赵、杨三氏互相篡夺，至石晋时，段思平更号大理国。元宪宗三年收附。六年，立上下二万户。至元七年，并二万户为大理路。有点苍山在大理城西，周广四百里，为云南形胜要害之地。城中有五花楼，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劵丰佑所建。楼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世祖征大理时，驻兵楼前。至元三年，尝赐金重修焉。 领司一、县一、府二、州五。府领一县，州领二县。

录事司。宪宗七年，立中千户，属大理万户。至元十一年，罢千户，立录事司。十二年，升理州。二十一年，州罢，复立录事司。

县一

太和。倚郭。宪宗七年，于城内外立上中下三千户。至元二十六年，即中千户立录事司，上下二千户立县。

府二

永昌府，唐时蒙氏据其地，历段氏、高氏皆为永昌府。元宪宗七年，分永昌之永平立千户。至元十一年，立永昌州。十五年升为府，隶大理路。领一县：

永平。下。县在府东，鹿沧江之东，即汉博平县。唐蒙氏改胜乡

郡，属永昌。至元十一年，改永平县，隶永昌府。

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炎地。唐置羁縻郡。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炎，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二十五年，罢州县，府如故。永昌、腾冲二府军民屯田共二万二千一百五双。

州五

邓川州，下。　在本路北。夷有六诏，矰□炎其一也。唐置矰川州，治大厘。蒙氏袭而夺之，后改德原城，隶大理。段氏因之。元宪宗三年内附。七年，立德原千户，隶大理上万户。至元十一年，改德原城为邓川州。领一县：

浪穹。下。本名弥茨，乃浪穹诏所居之地。唐初，其王铎罗望与南诏战，不胜，保剑川，更称剑浪。贞元中，南诏破之，以浪穹、施浪、邓睒总三浪为浪穹州。元宪宗七年内附，立浪穹千户，隶大理上万户。至元十一年降为县，隶邓川州。

蒙化州，下。　本蒙舍城。唐置阳瓜州。天宝间，凤伽异为州刺史。段氏为开南县。元宪宗七年，以蒙舍立千户，属大理上万户。至元十一年，立蒙化府。十四年，升为路。二十年，降为州，复隶大理路。

赵州，下。　昔为罗落蛮所居地。蒙氏立国，有十睑，赵川睑其一也。夷语睑若州。皮罗阁置赵郡，阁罗凤改为州，段氏改天水郡。宪宗七年立赵睑千户，隶大理下万户。至元十一年改为州，又于白崖睑立建宁县，隶本州，即古勃弄地。二十五年县革入州，隶大理路。

姚州，下。　唐于梇栋川置姚州都督府。天宝间，阁罗凤叛，取姚州，附吐蕃。终段氏为姚州。元宪宗三年内附。七年，立统矢千户、大姚堡千户。至元十二年，罢统矢，立姚州，隶大理路。领一县：

大姚，下。唐置西濮州，后更名髳州，南接姚州，统县四，一曰青蛉，即此地。夷名大姚堡，与梇栋川相接。元宪宗七年，立千户，隶大理下万户。至元十一年，罢千户立大姚县，隶姚州。

云南州，下。　唐以汉云南县置郡。蒙氏至段氏并为云南州。元宪宗七年立千户，隶大理下万户。至元十一年，立云南州。

蒙怜路军民府。至元二十七年，从云南行省请，以蒙怜甸为蒙怜路军民总管府，蒙莱甸为蒙莱路军民总管府。其余阙。

蒙莱路军民府。阙。

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緺，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自汉开西南夷后，未尝与中国通。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虏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浸盛。元宪宗四年，平定大理，继征白夷等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罢两路宣抚司，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

柔远路，在大理之西，永昌之南。其地曰潞江，曰普坪睑，曰申睑僰寨，曰乌摩坪。僰蛮即《通典》所谓黑爨也。中统初，僰酋阿八思入朝。至元十三年，与茫施、镇康、镇西、平缅、麓川俱立为路，隶宣抚司。

茫施路，在柔远路之南，泸江之西。其地曰怒谋，曰大枯□炎，曰小枯□炎。即《唐史》所谓茫施蛮也。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抚司。

镇康路，在柔远路之南，兰江之西。其地曰石□炎，亦黑僰所居。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抚司。

镇西路，在柔远路正西，东隔麓川。其地曰于赖睑，曰渠澜□炎，白夷蛮居之。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抚司。

平缅路，北近柔远路。其地曰骠□炎，曰罗必四庄，曰小沙摩弄，曰骠□炎头，白夷居之。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抚司。

麓川路，在茫施路东。其地曰大布茫。曰□炎头附赛，曰□炎中弹吉，曰□炎尾福禄培，皆白夷所居。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抚司。

南□炎，在镇西路西北。其地有阿赛□炎、午真□炎，白夷峨昌所居。元初内附，至元十五年隶宣抚司。金齿六路一睒，岁赋金银各有差。

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闊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宪宗征大理，累招不降。至元十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十五年，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

木连路军民府。以下阙。

蒙光路军民府。

木邦路军民府。

孟定路军民府。

谋粘路军民府。

南甸军民府。

六难路甸军民府。

陋麻和管民官。

云龙甸军民府。

缥甸军民府。

二十四寨达鲁花赤。

孟隆路军民府。

木朵路军民总管府。至元三十年，以金齿木朵甸户口增殖，立下路总管府，其为长者给两珠虎符。

金齿孟定各甸军民官。

孟爱等甸军民府。至元二十一年，金齿新附孟爱甸酋长遣其子来朝，即其地立军民总管府。

蒙兀路。

通西军民总管府。大德元年，蒙阳甸酋领缅吉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赴阙进方物，且请岁贡银千两及置郡县驿传，遂立通西军民府。

木来军民府。至元二十九年，云南省言："新附金齿适当忙兀秃兒迷失出征军马之冲，资其刍粮，拟立为木来路。"中书省奏置散府，以布伯为达鲁花赤，用其土人马列知府事。

志第十四 地理五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三十、府一、州二，属州二十六，属县一百四十三。本省陆站一百八十处，水站八十二处。

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

杭州路，上。 唐初为杭州，后改余杭郡，又仍为杭州。五代钱镠据两浙，号吴越国。宋高宗南渡，都之，为临安府。元至元十三年，平江南， 立两浙都督府,又改为安抚司。十五年，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 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改曰江浙行? 1 韭坊□□□□虬税傥迨□□谝话侔耸□□蛩那□甙僖皇□V猎□□□吣瓿□□□? 领司二、县八、州一。

左、右录事司。宋高宗建炎三年，迁都杭州，设九厢。元至元十四年，分为四隅录事司。泰定二年，并为左右二录事司。

县八

钱塘，上。 仁和，上。与钱塘分治城下。 余杭，中。 临安，中。

新城，中。 富阳，中。 于潜，中。 昌化。中。

州一

海宁州，中。 唐以来为盐官县。元元贞元年，以户口繁多，升为盐官州。是年，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 泰定四年，海圮盐官。天历二年，改海宁州。海宁东南皆滨巨海，自唐、宋常有水患，大德、延祐间亦尝被其害。泰定四年春，其害尤甚，命都水少监张仲仁往治之，沿海三十余里下石囤四十四万三千三百有奇，木柜四百七十余，工役万人。文宗即位，水势始平，乃罢役，故改曰海宁云。

湖州路，上。 唐改吴兴郡，又改湖州。宋改安吉州。至元十三年，升湖州路。户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五。抄籍户口数阙，用至顺钱粮数。 领司一、县五、州一。

录事司。旧设东西南北四厢。至元十三年，立总督四厢。十四年，

改录事司。

县五

乌程，上。 归安，上。与乌程皆为倚郭。 安吉，中。 德清，下。

武康。中。

州一

长兴州，中。　　唐为绥州，又更名雉州，又为长城县。硃梁改曰长兴。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为州。

嘉兴路，上。　　唐为嘉兴县。石晋置秀州。宋为嘉禾郡，又升嘉兴府。户四十二万六千六百五十六，口二百二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二。领司一、县一、州二。

录事司。旧置厢官，元初改为兵马司。至元十四年，置录事司。

县一

嘉兴。上。倚郭。

州二

海盐州，中。 唐为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崇德州，中。 石晋置，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平江路，上。　唐初为苏州，又改吴郡，又仍为苏州。宋为平江府。元至元十三年升平江路。户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万三千七百。领司一、县二、州四。

录事司。

县二

吴县，上。 长洲。上。与吴县并为倚郭。

州四

昆山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常熟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吴江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嘉定州，中。 本昆山县地，宋置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常州路，上。 唐初为常州，又改晋陵郡，又复为常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升为路。户二十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口一百二万一十一。领司一、县二、州二。

录事司。

县二

晋陵，中。倚郭。 武进。中。倚郭。

州二

宜兴州，中。 唐义兴县。宋改义为宜。元至元十五年，升宜兴府。二十年，仍为县。二十一年，复升为府，仍置宜兴县以隶之。元贞元年，府县俱废，止立宜兴州。

无锡州，中。 唐无锡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镇江路，下。 唐润州，又改丹阳郡，又为镇海军。宋为镇江府。元至元十三年，升为镇江路。户一十万三千三百一十五，口六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

县三

丹徒，中。倚郭。 丹阳，中。 金坛。中。

建德路，上。 唐睦州，又为严州，又改新定郡。宋为建德军，又为遂安军，后升建德府。元至元十三年，改建德府安抚司。十四年，改建德路。户一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口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四。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

县六

建德，中。倚郭。 淳安，中。 遂安，下。 桐庐，中。 分水，中。 寿昌。中。

松江府，唐为苏州属邑。宋为秀州属邑。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华亭府。十五年，改松江府，仍置华亭县以隶之。户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一。至顺钱粮数。 领县二：

华亭，上。倚郭。 上海。上。本华亭县地，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属松江府。

江阴州，上。 唐初为暨州，后为江阴县，隶常州。宋为军。元至元十二年，依旧置军，行安抚司事。十四年，升为江阴路总管府，今降为江阴州。户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口三十万一百七十七。

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元治婺州，大德六年移治庆元。

庆元路，上。 唐为鄞州，又为明州，又为余姚郡。宋升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置宣慰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户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七，口五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三。领司一、县四、州二。

录事司。

县四

鄞县，上。倚郭。 象山，中。 慈溪，中。 定海。中。

州二

奉化州，下。 唐析鄮县地置奉化县，隶明州。元元贞元年，升为奉化州，隶庆元。

昌国州，下。 宋置昌国县。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州，仍置昌国县以隶之。后止立昌国州，隶庆元。

衢州路，上。 本太末地，唐析婺州之西境置衢州，又改信安郡，又改为衢州。元至元十三年，改衢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万八千五百六十

七，口五十四万三千六百六十。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

县五

西安，中。倚郭。 龙游，上。 江山，下。 常山，下。宋改信安，今复旧名。 开化。中。

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

婺州路，上。 唐初为婺州，又改东阳郡。宋为保宁军。元至元十三年，改婺州路。户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一十八，口一百七万七千五百四十。领司一、县六、州一。

录事司。

县六

金华，上。倚郭。 东阳，上。 义乌，上。 永康，中。 武义，中。 浦江。中。

州一

兰溪州，下。 本金华之西部三河戍，唐析置兰溪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绍兴路，上。 唐初为越州，又改会稽郡，又仍为越州。宋为绍兴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绍兴路。户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三十四，口五十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八。领司一、县六、州二。

录事司。

县六

山阴，上。 会稽，中。与山阴俱倚郭。有会稽山为南镇。 上虞，上。

萧山，中。 嵊县，上。 新昌。中。

州二

余姚州，下。 唐余姚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诸暨州，下。 宋诸暨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温州路，上。　　唐初为东嘉州，又改永嘉郡，又为温州。宋升瑞安府。元至元十三年，置温州路。户一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口四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八。领司一、县二、州二。

录事司。

县二

永嘉，上。倚郭。 乐清。下。

州二

瑞安州，下。 唐瑞安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平阳州，下。 唐平阳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台州路，上。　唐初为海州，复改台州，又改临海郡，又为德化军，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台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九万六千四百一十五，口一百万三千八百三十三。领司一、县四、州一。

录事司。

县四

临海，上。倚郭。 仙居，上。 宁海，上。 天台。中。

州一

黄岩州，下。 唐为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处州路，上。　唐初为括州，又改缙云郡，又为处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立处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口四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二。领司一、县七。

录事司。

县七

丽水，中。倚郭。 龙泉，中。 松阳，中。 遂昌，中。 青田，中。 缙云，中。 庆元。中。

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

宁国路，上。 唐为宣州，又为宣城郡，又升宁国军。宋升宁国府。元至元十四年，升宁国路总管府。户二十三万二千五百三十八，口一百一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旧立四厢，元至元十四年，废四厢创立。

县六

宣城，上。倚郭。 南陵，中。 泾县，中。 宁国，中。 旌德，中。 太平。中。

徽州路，上。 唐歙州。宋改徽州。元至元十四年，升徽州路。户一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一，口八十二万四千三百四。领司一、县五、州一。

录事司。旧设四厢，至元十四年改置。

县五

歙县，上。倚郭。 休宁，中。 祈门，中。 黟县，下。 绩溪。中。

州一

婺源州，下。 本休宁县之回玉乡，唐析之置婺源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饶州路，上。 唐改鄱阳郡，仍改饶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升饶州路总管府。户六十八万二百三十五，口四百三万六千五百七十。领司一、县三、州三。

录事司。旧设三厢，至元十四年改立。

县三

鄱阳，上。倚郭。 德兴，上。 安仁。中。

州三

余干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浮梁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乐平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江南诸道行御史台

集庆路，上。　唐武德初，置扬州东南道行台尚书?：蟾次□□荩□招刑ǎ□蒲镏萁□迹□慕鹆暝话紫拢□云涞亓卜笾荨Ｕ旯壑校□□紫略唤□□Ｖ恋轮校□媒□□ぁＧ□□校□纳□荨Ｆ浜笱钍嫌衅涞兀□奈□鹆旮□Ｄ咸评钍嫌指奈□□□□Ｋ纹侥咸疲□次□□荨Ｈ首谝陨□踅ü□□□□稻□８咦诟慕□蹈□□Ч卸迹□治□亟□浦盟局嗡□Ｔ□猎□□□旯楦健Ｊ□哪辏□□□德贰３趿⑫杏□诽屮谘镏荩□榷□愫贾荩□轴憬□荩□只购贾荩欢□□□辏□院贾葆阒谓□怠Ｌ炖□□辏□晕淖谇臂。□慕□德肺□□炻贰；Φ□□煌蛩那□灏偎氖□耍□谝话倨咄蚨□я□倬攀□Ａ焖疽弧⑪厝□⑱荻□?

录事司。

县三

上元，中。倚郭。 江宁，中。倚郭。 句容。中。

州二

溧水州，中。 唐以来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溧阳州，中。　唐以来并为县，元至元十六年，升为溧阳路。二十七年，复降为县，后复升为州。

太平路，下。　　唐置南豫州。宋为太平州。至元十四年，升为太平路。户七万六千二百二，口四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一。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旧设四厢，至元十四年改立。

县三

当涂，中。倚郭。 芜湖，中。 繁昌。下。

池州路，下。　唐于秋浦县置池州，后废，以县隶宣州，未几复置。宋仍为池州。元至元十四年，升为路。户六万八千五百四十七，口三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七。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

县六

贵池，下。倚郭。即秋浦县，吴改为贵池。 青阳，下。 建德，下。 铜陵，下。 石埭，中。 东流。下。

信州路，上。　　唐乾元以前，为衢、饶、抚、建四州之地。乾元元年，始割衢之玉山、常山，饶之弋阳及抚、建二州之地置信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升为路。户一十三万二千二百九十，口六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八。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

县五

上饶，上。倚郭。 玉山，中。 弋阳，中。 贵溪，中。 永丰。中。

广德路，下。　唐初，以绥安县置桃州，后废州，改绥安为广德县。宋为广德军。元至元十四年，升为路。户五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三十三万九千七百八十。领司一、县二。

录事司。

县二

广德，中。倚郭。 建平。中。

铅山州，中。　本建、抚二州之地，山产铜铅。后唐析上饶、弋阳五乡为铜场，继升为县，属信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九年，割上饶之乾元、永乐二乡，弋阳之新政、善政二乡来属，升为铅山州，直隶行?；Φ□蛄□□□□濉Ｖ了城□甘□?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德元年立。

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

福州路，上。 唐为闽州，后改福州，又为长乐郡，又为威武军。宋为福建路。元至元十五年，为福州路。十八年，迁泉州行省于本州。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本州。二十二年，并入杭州。户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八十七万五千一百二十七。领司一、县九、州二。州领二县。

录事司。至元十五年，行中书省于在城十二厢分四隅，置录事司。十六年，并其二，置东西二司。二十年，复并为一。

县九

闽县，中。倚郭。 侯官，中。倚郭。 怀安，中。 古田，上。闽清，中。 长乐，中。 连江，中。 罗源，中。 永福。中。

州二

福清州，下。 唐析长乐八乡置万安县，又改福唐，又改福清。元元贞元年升为州。

福宁州，上。 唐长溪县，元升为福宁州。领二县：

宁德，中。 福安。中。

建宁路，下。 唐初为建州，又改建安郡。宋升建宁军。元至元二十六年，升为路。户一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十万六千九百二十六。领司一、县七。

录事司。

县七

建安，中。 瓯宁，中。与建安俱倚郭。 浦城，中。 建阳，中。 崇安，中。 松溪，下。 政和。下。

泉州路，上。 唐置武荣州，又改泉州。宋为平海军。元至元十四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户八万九千六十，口四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五。领司

一、县七。

录事司。至元十五年，立南北二司。十六年，并为一。

县七

晋江，中。倚郭。 南安，中。 惠安，下。 同安，下。 永春，下。 安溪，下。 德化。下。

兴化路，下。 宋置太平军，又改兴化军，先治兴化，后迁莆田。元至元十四年，升兴化路。户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九，口三十五万二千五百三十四。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

县三

莆田，中。宋置兴化军，迁治莆田。元至元十三年，割左右二厢属录事司，县如故。 仙游，下。 兴化。下。军治元在此，后移于莆田，此县为属邑。

邵武路，下。 唐邵武县，属建州。宋置邵武军。元至元十三年，为邵武路。户六万四千一百二十七，口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六十一。领司一、县四。

录事司。

县四

邵武，中。倚郭。 光泽，中。 泰宁，中。 建宁。中。

延平路，下。 五代为延平镇，王延政始以镇为镡州。南唐置剑州。宋以利州路亦有剑州，乃称此为南剑州。元至元十五年，升南剑路，后改延平路。户八万九千八百二十五，口四十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九。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

县五

南平，中。倚郭。 尤溪，中。 沙县，中。 顺昌，中。 将乐。中。

汀州路，下。 唐开福、抚二州山洞置州，治新罗，后改临汀郡，又仍为汀州。宋隶福建路。元至元十五年，升为汀州路。户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口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七。领司一、县六。本路屯田二百二十五顷。

录事司。

县六

长汀，中。倚郭。 宁化，中。 清流，下。 莲城，下。 上杭，下。 武平。下。

漳州路，下。 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升漳州路。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口一十万一千三百六。领司一、县五。本路屯田二百五十顷。

录事司。

县五

龙溪，下。倚郭。 漳浦，下。 龙岩，下。 长泰，下。 南靖。下。本南胜，改今名。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一十八、州九，属州十三，属县七十八。本省马站八十五处，水站六十九处。

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

龙兴路，上。 唐初为洪州，又为豫章郡，又仍为洪州。宋升隆兴府。元至元十二年，设行都元帅府及安抚司，仍领南昌、新建、丰城、进贤、奉新、靖安、分宁、武宁八县，置录事司。十四年，改元帅府为江西道宣慰司，本路为总管府，立行中书? J □迥辏□ 13. □骱□□捞嵝贪床焖荆□剖∮诟又荨 J □□辏□椿孤∩恕 J □吣辏□(4)敫 = Ч惺。□沽(12)□克尽 J □拍旮戳iii□招□克荆□ㄝ侍□游弧 6 □□荒辏□穆∩烁□□□恕 6 □□□辏□岢窍厣□恢荩□淠□刂媚□荩□煳淠□ 7. 帜□□亍 4 蟮挛迥辏□苑帜□刂媚□荩□淠□亓チ□寺贰；□□□咄蛞磺□陌偃□□□□谝话偎氖□送蛭迩□甙偎氖□摹 V 猎□□□吣瓿□□□? 领司一、县六、州二。

录事司。宋以南昌、新建二县分置九厢。元至元十三年，废城内六厢，置录事司。

县六

南昌，上。倚郭。至元二十年，割录事司所领城外二厢、东南两关来属。新建，上。倚郭。 进贤，中。 奉新，中。 靖安，中。 武宁。中。至元二十三年，置宁州，县为倚郭。大德五年，于分宁县置宁州，武宁直隶本路。

州二

富州，上。 本富城县，又曰丰城。唐自丰水之西徙治章水东，即今治所。宋属隆兴府。元至元十九年，隶皇太子位。二十三年，升为富州。

宁州，中。 唐分宁县。宋因之。元至元二十三年，于武宁县置宁州，武宁为倚郭县。大德八年，割武宁直隶本路，遂徙州治于分宁。

吉安路，上。 唐为吉州，又为庐陵郡。宋升为上州。元至元十四年，升吉州路总管府，置录事司，领一司、八县。元贞元年，吉水、安福、太和、永新四县升州，改吉州为吉安路。户四十四万四千八十三，口二百二十二万四百一十五。领司一、县五、州四。大德二年，吉、赣立屯田。

录事司。

县五

庐陵，上。倚郭。 永丰，上。 万安，中。 龙泉，中。 永宁。下。至顺间，分永新州立。

州四

吉水州，中。 旧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安福州，中。 唐初以县置颍州，后废，复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太和州，下。 唐初置南平州，后废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永新州，下。 唐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瑞州路，上。 唐改建成县曰高安，即其地置靖州，又改筠州。宋为高安郡，又改瑞州。元至元十四年，升瑞州路，领一司、三县。元贞元年，升新昌县为州。户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二，口七十二万二千三百二。领司一、县二、州一。

录事司。至元十四年始立。

县二

高安，上。倚郭。 上高。中。

州一

新昌州，下。 唐为建成县，属靖州，后省入高安。宋割高安、上高二县地，升盐步镇为新昌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袁州路，上。 唐为袁州，又为宜春郡。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总管府，领四县，设录事司，隶湖南行? J □拍辏□□罚□ソ□餍惺 T □暝□辏□枷缦厣□荨；б皇□磐虬饲□灏倭□□□□诰攀□磐蚨□O税僖皇□濉 A 焖疽弧⑾厝□⒅菀弧?

录事司。至元十三年，设兵马司。十四年，改录事司。

县三

宜春，上。倚郭。 分宜，上。 万载。中。

州一

萍乡州，中。 本为县。元贞元年升州。

临江路，上。 唐改建成为高安，而萧滩镇实高安境内。南唐升镇为清江县，属洪州，后又属筠州。宋即清江县置临江军，隶江南西道。元至元十三年，隶江西行都元帅府。十四年，改临江路总管府。元贞元年，新淦、新喻二县升州。户一十五万八千三百四十八，口七十九万一千七百四十。领司一、县一、州二。

录事司。宋隶都监司。元至元十三年，设兵马司。十五年，改录事

司。

县一

清江。上。宋即县治置临江军。元至元十四年，升军为路，而县为倚郭。

州二

新淦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新喻州，中。 唐以来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抚州路，上。 唐初为抚州，又为临川郡，又仍为抚州。元至元十二年，复为抚州。十四年，升抚州路总管府。户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五，口一百九万二千二百七十五。领司一、县五。

录事司。至元十四年，废宋三厢立。

县五

临川，上。 崇仁，上。 金溪，上。 宜黄，中。 乐安。中。

江州路，下。 唐初为江州，又改浔阳郡，又仍为江州。宋为定江军。元至元十二年，置江东西宣抚司。十三年，改为江西大都督府，隶扬州行? J □哪辏□斩级礁□□□□萋罚□チ□诵卸荚□Ц□□笾眯兄惺槭。□□葜绷パ伞 J □□辏□セ妻□嚷沸□克尽 6 □□□辏□戳バ惺 ；O送蛉□Ь虐倨呤□撸□谖迨□蛉□O税傥迨□□ A 焖疽弧⑾匚濉?

录事司。宋隶都监司。元至元十二年，设兵马司。十四年，置录事司。

县五

德化，中。唐浔阳县。 瑞昌，中。 彭泽，中。 湖口，中。 德安。中。

南康路，下。 唐属江州。宋置南康军，治星子县。元至元十四年，升南康路，隶江淮行? 6 □□□辏□钍艚□鳎□煲凰尽⑷□亍；Ь磐蛭迩Я□倨呤□耍□谒氖□咄虬饲□□倬攀□ A 焖疽弧⑾囟□⒅菀弧?

录事司。

县二

星子，下。南康治所。 都昌。上。

州一

建昌州，下。 唐初置南昌州，后废，属洪州。宋属南康军。元元贞元年升州。

赣州路，上。 唐初为虔州，又为南康郡，又仍为虔州。宋改赣州。元至元十四年，升赣州路总管府。十五年，设录事司，领一司、十县，隶江西？6□□哪辏□17.□先胄欧幔□苍度牖岵□4蟮略□辏□□肌11.岵□□廨□荩□钊鸾鹆乜岵□V链笕□辏□粗昧□稀□苍抖□兀□裟□肌；□咄蛞磺Φ□侔耸□撸□诙□□送蛭迩6话偎氖□恕A焖疽弧⑪匚濉⑱荻□V萘烊□亍1韭吠吞镂灏僖皇□嗲辍？

录事司。

县五

赣县，上。州治所。 兴国，中。 信丰，下。 雩都，下。 石城。下。

州二

宁都州，下。 唐为县。元大德元年，升宁都州。领二县：

龙南，下。至元二十四年，并入信丰县。至大三年复置。 安远。下。至元二十四年，省入会昌县。至大三年复置。

会昌州，下。 本雩都地。唐属虔州。宋升县之九州镇为会昌县，复升为军。元大德元年，升会昌州。领一县：

瑞金。下。旧属虔州，大德元年来属。

建昌路，下。 本南城县，属抚州。南唐升建武军。宋升建昌军。元至元十四年，改建昌路总管府，割南城置录事司。十九年，南丰县升州，直隶行？；Ь磐蚨□Φ□俣□□□□谖迨□逋蛉□□□偃□□恕A焖疽弧⑪厝

□?

录事司。至元十四年立。

县三

南城，中。 新城，中。 广昌。中。

南安路，下。 唐升大庾镇为县，属虔州。宋以县置南安军。元至元十四年，改南安路总管府。十五年，割大庾县在城四坊，设录事司。十六年，废录事司。户五万六百一十一，口三十万三千六百六十六。领县三：

大庾，中。倚郭。 南康，中。 上犹。下。南唐为上犹。宋改南安。至元十六年，改永清，后复为上犹。

南丰州，下。 唐为南丰县，隶抚州。宋改隶建昌军。元至元十九年，升为州，直隶行?；Φ□蛭迩□呤□耍□谝皇□□虬饲Ь虐佟?

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

广州路，上。 唐以广州为岭南五府节度五管经略使治所，又改南海郡，又仍为广州。宋升为帅府。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后又叛。十五年克之，立广东道宣慰司，立总管府并录事司。元领八县，而怀集一县割属贺州。户一十七万二百一十六，口一百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六。领司一、县七。

录事司。至元十六年立，以州之东城、西城、子城并番禺、南海二县在城民户隶之。

县七

南海，中。 番禺，下。与南海俱倚郭。 东莞，中。 增城，中。 香山，下。 新会，下。 清远。下。

韶州路，下。 唐初为番州，又更名东衡州，又改韶州，又为始兴郡，又仍为韶州。元至元十三年内附，未几广人叛，十五年始定，立总管府，设录事司。户一万九千五百八十四，口一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

六。领司一、县四。

录事司。

县四

曲江，中。元初分县城西厢地及城外三厢，属录事司。 乐昌，下。 仁化，下。 乳源。下。

惠州路，下。 唐循州。宋改惠州，又改博罗郡，又复为惠州。元至元十六年，改惠州路总管府。户一万九千八百三，口九万九千一十五。领县四：

归善，下。倚郭。 博罗，下。 海丰，下。 河源。下。

南雄路，下。 本始兴县。唐初属韶州。五代刘氏割韶之浈昌、始兴二县置雄州。宋以河北有雄州，改为南雄州。元至元十五年，改南雄路总管府。户一万七百九十二，口五万三千九百六十。领县二：

保昌，下。本浈昌，宋改今名。 始兴。下。

潮州路，下。 唐初为潮州，又改潮阳郡，又复为潮州。元至元十五年归附。十六年，改为总管府，以孟招讨镇守，未几移镇漳州，土豪各据其地。二十一年，广东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以兵来招谕。二十三年，复为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兼广东道宣慰使以镇之，始定。户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口四十四万五千五百五十。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至元二十二年始立。

县三

海阳，下。倚郭。 潮阳，下。 揭阳。下。

德庆路，下。 唐初为南康州，又名康州，又改晋康郡。宋升德庆府。元至元十三年，徇广东，既取广州，而德庆未下。十四年，广西宣慰司以兵取之，改隶广西道。十七年，立德庆路总管府，后仍属广东道。户一万二千七百五，口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七。领县二：

端溪，下。 泷水。下。

肇庆路，下。　　唐初为端州，又改高要郡，又仍为端州。宋升肇庆府。元至元十三年，徇广东，惟肇庆未附。十六年，广南西道宣慰司定之，因隶广西。十七年，改为下路总管府，仍属广东。户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八，口五万五千四百二十九。领县二：

高要，中。倚郭。 四会。中。

英德州，下。　唐涯州。五代南汉为英州。宋升英德府。元至元十三年归附。十五年，立英德路总管府。二十三年，降为散州。大德四年，复为路。本州素为寇盗渊薮。大德四年，达鲁花赤脱欢察兒此岁招降群盗至二千余户，遂升英德为路，命脱欢察兒为达鲁花赤兼万户以镇之。至大元年，复降为州。领县一：

翁源。大德五年置。

梅州，下。　唐为程乡县，属潮州。五代南汉置敬州。宋改梅州。元至元十三年归附。十六年，置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散州。户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五。领县一：

程乡。

南恩州，下。　唐恩州，又为齐安郡。宋改南恩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南恩路总管府，十九年降为散州。户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三，口九万六千八百六十五。领县二：

阳江，下。 阳春。下。

封州，下。　　唐改为临封郡，后复为封州。元至元十三年归附。明年，广人叛，广西宣慰司以兵定之，遂隶西道。十六年，立封州路总管府，后又降为散州，仍属东道。户二千七十七，口一万七百四十二。领县二：

封川，下。 开建。下。

新州，下。　唐改为新昌郡，后复为新州。元至元十六年，置新州路总管府。十九年，降为散州。户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六，口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六。领县一：

新兴。下。

桂阳州，下。　　本桂阳县，唐、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内附。十九年，升桂阳县为散州，割连州阳山县来属，为蒙古□忽都虎郡王分地，元隶湖南道宣慰司，后隶广东道。户六千三百五十六，口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五。领县一：

阳山。下。唐属连州，宋因之。至元十九年割以来属。

连州，下。　唐改连山郡，复改连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直隶行中书？J□吣辏□习哺□荆□□□□萋纷芄芨□□ズ□系佬□克尽J□拍辏□滴□⒅荩□ス愣□馈；□那б话傥迨□模□谄咔б话偎氖□弧A煜匾唬？

连山，下。

循州，下。　　唐改为海丰郡，仍改循州。宋为博罗郡。元至元十三年，立总管府。二十三年，降为散州。户一千六百五十八，口八千二百九十。领县三：

龙川，下。 兴宁，下。 长乐。下。

志第十五 地理六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三十、州十三、府三、安抚司十五、军三，属府三，属州十七，属县一百五十 ，管番民总管一。本省陆站一百处，水站七十三处。

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

武昌路，上。 唐初为鄂州，又改江夏郡，又升武昌军。宋为荆湖北路。元宪宗末年，世祖南伐，自黄州阳罗洑，横桥梁，贯铁锁，至鄂州之白鹿矶，大兵毕渡，进薄城下，围之数月，既而解去，归即大位。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颜从阳罗洑南渡，权州事张晏然以城降，自是湖北州郡悉下。是年，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并本道安抚司。十三年，设录事司。十四年，立湖北宣慰司，改安抚司为鄂州路总管府，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Ｊ□四辏□勹吨菪惺∮诙踔荩□菩□克居谔吨荨Ｊ□拍辏□媸〈□□招□克荆□韭妨八惺 ４蟮挛迥辏□远踔菔桌垂楦剑□质雷媲渍髦□兀□奈洳□贰；б皇□煌蛩那Я□偃□□□□诹□□煌蚱咔б话僖皇□恕Ｖ猎□□□吣瓿□□□?领司一、县七。

录事司。

县七

江夏，中。倚郭。 咸宁，下。 嘉鱼，下。 蒲圻，中。 崇阳，中。 通城，中。 武昌。下。宋升寿昌军，以其为江西冲要地也。元因之。至元十四年，升散府，治本县。后革府，以县属本路。户一万五千八百五，口六万四千五百九十八。

岳州路，上。 唐巴州，又改岳州。宋为岳阳军。元至元十二年归附。十三年，立岳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八，口七十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三。领司一、县三、州一。

录事司。

县三

巴陵，上。倚郭。 临湘，中。 华容。中。

州一

平江州，下。 唐平江县，宋因之。元元贞元年升州。

常德路，上。　　唐朗州。宋常德府。元至元十二年，置常德府安抚司。十四年，改为总管府。户二十万六千四百二十五，口一百二万六千四十二。领司一、县一、州二。州领一县。

录事司。

县一

武陵。上。

州二

桃源州，中。 宋置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龙阳州，下。 宋辰阳县，元元贞元年升州。领一县：

沅江。下。本属朗州。后来属。

澧州路，上。　唐改澧阳郡，复改澧州。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十四年，改澧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口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领司一、县三、州二。

录事司。

县三

澧阳，上。倚郭。 石门，上。 安乡。下。

州二

慈利州，中。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柿溪州。下。

辰州路，下。　唐改卢溪郡，复改辰州。宋因之。元改辰州路。户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口一十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五。领县四：

沅陵，中。 辰溪，下。 卢溪。下。 叙浦。下。

沅州路，下。　唐巫州，又改沅州，又为潭阳郡，又改叙州。宋为镇远州。元至元十二年，立沅州安抚司。十四年，改沅州路总管府。户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口七万九千五百四十五。领县三：

卢阳，下。 黔阳，下。 麻阳。下。

兴国路，下。　本隋永兴县。宋置永兴军，又改兴国军。元至元十四年，升兴国路总管府，旧隶江西。三十年，自江西割隶湖广。户五万九百五十二，口四十万七千六百一十六。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至元十七年立。

县三

永兴，下。倚郭。 大冶，下。 通山。下。

汉阳府，唐初为沔州，又改沔阳郡。宋为汉阳军。咸淳十年，郡守孟琦以城来归。元至元十四年，升汉阳府。户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口四万八百六十六。领县二：

汉阳，至元二十二年，升中县。 汉川。下。

归州，下。　唐初为归州，又改巴东郡，又复为归州。宋端平三年，元兵至江北，遂迁郡治于江南曲沱，次新滩，又次白沙南浦，今州治是也。德祐初归附。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十四年，改归州路总管府。十六年，降为州。户七千四百九十二，口一万九百六十四。领县三：

秭归，下。倚郭。 巴东，下。 兴山。

靖州路，下。　唐为夷、播、叙三州之境。宋为诚州，复改靖州。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明年，改靖州路总管府。户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五。领县三：

永平，下。 会同，下。 通道。下。

湖南道宣慰司

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

天临路，上。 唐为潭州长沙郡。宋为湖南安抚司。元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四年，立行省，改潭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鄂州，徙湖南道宣慰司治潭州。天历二年，以潜邸所幸，改天临路。户六十万三千五百一，口一百八万一千一十。领司一、县五、州七。

录事司。宋有兵马司，都监领之。元至元十四年改置。

县五

长沙，上。倚郭。 善化，倚郭。 衡山，上。南岳衡山在焉。 宁乡，上。 安化。下。

州七

醴陵州，中。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浏阳州，中。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攸州，中。 唐为县，属南云州。宋属潭州。元元贞元年升州。

湘乡州，下。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湘潭州，中。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益阳州，中。 唐新康县。宋安化县。元元贞元年，升为益阳州。

湘阴州，下。 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

衡州路，上。 唐初为衡州，又改衡阳郡，又仍为衡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衡州路总管府。十五年，置湖南宣慰司，以衡州为治所。十八年，移司于潭，衡州隶焉。户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三，口二十万七千五百二十三。领司一、县三。本路屯田一百二十顷。

录事司。宋立兵马司，分在城民户为五厢。元至元十三年改立。

县三

衡阳，上。倚郭。 安仁，下。 酃县。下。

道州路，下。　唐为南营州，复改道州，复为江华郡。宋仍为道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道州路总管府。户七万八千一十八，口一十万九百八十九。领司一、县四。

录事司。

县四

营道，中。倚郭。 宁远，中。 江华，中。 永明。下。

永州路，下。　唐改零陵郡为永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永州路总管府。户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口一十万五千八百六十四。领司一、县三。本路屯田一百三顷。

录事司。

县三

零陵，上。倚郭。 东安，上。 祁阳。中。

郴州路，下。　唐改桂阳郡为郴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郴州路总管府。户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九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领司一、县六。

录事司。旧有兵马司，至元十四年改立。

县六

郴阳，中。倚郭。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　宜章，中。 永兴，中。 兴宁，下。 桂阳，下。 桂东。下。

全州路，下。　石晋于清湘县置全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改全州路总管府。户四万一千六百四十五，口二十四万五百一十九。领司一、县二。

录事司。旧有兵马司，至元十五年改立。

县二

清湘，上。倚郭。 灌阳。下。

宝庆路，下。　唐邵州，又为邵阳郡。宋仍为邵州，又升宝庆府。元至元十二年，立安抚司。十四年，改宝庆路总管府。户七万二千三百九，口一十二万六千一百五。领司一、县二。

录事司。

县二

邵阳，上。倚郭。 新化。中。

武冈路，下。　唐武冈县。宋升为军。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升武冈路总管府。户七万七千二百七，口三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三。领司一、县三。本路屯田八十六顷。

录事司。旧有兵马司，领四厢，至元十五年改立。

县三

武冈，上。倚郭。 新宁，下。 绥宁。下。

桂阳路，下。　唐郴州。宋升桂阳军。元至元十二年，置安抚司。十四年，升桂阳路总管府。户六万五千五十七，口一十万二千二百四。领司一、县三。

录事司。

县三

平阳，上。 临武，中。 蓝山。下。

茶陵州，下。　唐为县，隶南云州。宋隶衡州，升为军，复为县。元至元十九年，升为州。户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一十七万七千二百二。

耒阳州，下。　唐、宋皆为县，隶湘东郡。元至元十九年，升为州。户二万五千三百一十一，口一十一万一十。

常宁州，下。　唐为县，隶衡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九年，升为州。户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一，口六万九千四百二。

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德二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言：“比者黄圣许叛乱，逃窜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请募溪洞徭、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缓急则令击贼，深为便益。”从之。

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

静江路，上。 唐初为桂州，又改始安郡，又改建陵郡，又置桂管，又升静江军。宋仍为静江军。元至元十三年，立广西道宣抚司。十四年，改宣慰司。十五年，为静江路总管府。元贞元年，并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仍分司邕州。户二十一万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三十五万二千六百七十八。领司一、县十。

录事司。

县十

临桂，上。倚郭。 兴安，下。 灵川，下。 理定，下。 义宁，下。 修仁，下。 荔浦，下。 阳朔，下。 永福，下。 古县。下。

南宁路，下。 唐初为南晋州，又改邕州，又为永宁郡。元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六年，改为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泰定元年，改为南宁路。户一万五百四十二，口二万四千五百二十。领司一、县二。

录事司。

县二

宣化，下。 武缘。下。

梧州路，下。 唐改苍梧郡，又仍为梧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梧州路总管府。户五千二百，口一万九百一十。领县一：

苍梧。下。

浔州路，下。 唐改浔江郡，又仍为浔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为总管府。户九千二百四十八，口三万八十九。领县二：

桂平，下。 平南。下。

柳州路，下。 唐改龙城郡，又改柳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柳州路总管府。户一万九千一百四十三，口三万六百九十四。领县三：

柳城，下。倚郭。 马平，下。 洛容。下。

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唐为龙水郡，又改粤州。宋为庆远府。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庆远路总管府。大德元年，中书省臣言："南丹州安抚司及庆远路相去为近，所隶户少，请省之。"遂立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七，口五万二百五十三。领县五：

宜山，下。 忻城，下。 天河，下。 思恩，下。 河池。下。

平乐府，唐以平乐县置乐州，复改昭州，又为平乐郡，又仍为昭州。宋因之。元改为平乐府。户七千六十七，口三万三千八百二十。领县四：

平乐，下。倚郭。 恭城，下。 立山，下。 龙平。下。

郁林州，下。 唐为南尹州，又改贵州，又为郁林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仍行州事。户九千五十三，口五万一千五百二十八。领县三：

南流，下。 兴业，下。 博白。下。

容州，下。 唐改铜州为容州，又改普宁郡，又置管内经略使。宋为宁远军。至元十三年，改安抚司。十六年，改容州路总管府。户二千九百九十九，口七千八百五十四。领县三：

普宁，下。 北流，下。 陆川。下。

象州，下。 唐改为象郡，又改象州。元至元十三年，立安抚司。十五年，改象州路总管府。户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八，口九万二千一百二十六。领县三：

阳寿，下。 来宾，下。 武仙。下。

宾州，下。　唐以岭方县地置南方州，又为宾州，又改安城郡，又改岭方郡，又仍为宾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下路总管府。户六千一百四十八，口三万八千八百七十九。领县三：

岭方，下。倚郭。　上林，下。　迁江。下。

横州，下。　唐初为简州，又改南简州，又改横州，又为宁浦郡。元至元十四年，立安抚司。十六年，改总管府。户四千九十八，口三万一千四百七十六。领县二：

宁浦，下。倚郭。　永淳。下。

融州，下。　唐初为融州，又改融水郡，后仍为融州。宋为清远军。元至元十四年，置安抚司。十六年，改融州路总管府。二十二年，改散州。户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三，口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领县二：

融水，下。　怀远。下。

藤州，下。　唐改感义郡，后仍为藤州。宋徙州治于大江西岸。元至元十三年，仍行州事。户四千二百九十五，口一万一千二百一十八。领县二：

镡津，下。　岑溪。下。

贺州，下。　唐改临贺郡，后仍为贺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三年，仍行州事。户八千六百七十六，口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五。领县四：

临贺，下。倚郭。　富川，下。　桂岭，下。　怀集，下。宋属广州，至元十五年，以隶本州。

贵州，下。　唐改怀泽郡，后仍为贵州。元至元十四年，领郁林县。大德九年，省县，止行州事。户八千八百九十一，口二万八百一十一。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大德六年，云南行省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至贵州科夫，致宋隆济等纠合诸蛮为乱，水东、水西、罗鬼诸蛮皆叛，刘深伏诛。

左江。左江出源州界，至合江镇与右江水合为一，流入横州号郁江。

思明路，户四千二百二十九，口一万八千五百一十。

太平路，户五千三百一十九，口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六。

右江。右江源出峨利州，与大理大盘水通。大盘在大理之威楚州。

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户二千九百九十一，口一万六千九百一。

来安路军民总管府。

镇安路。以上并阙。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

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立。

雷州路，下。 唐初为南合州，又更名东合州，又为海康郡，又改雷州。元至元十五年，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南征海外四州，雷州归附，初置安抚司。十七年，即此州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治所，改安抚司为总管府，隶宣慰司。户八万九千五百三十五，口一十二万五千三百一十。本路屯田一百六十五顷有奇。 领县三：

海康，中。 徐闻，下。 遂溪。下。

化州路，下。 唐置罗州、辩州。宋废罗州入辩州。复改辩州曰化州。元至元十五年，立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户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九，口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七。本路屯田五十五顷有奇。 领县三：

石龙，下。 吴川，下。 石城。下。

高州路，下。 唐为高凉郡，又为高州。宋废高州入窦州，后复置。元至元十五年，置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户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口四万三千四百九十三。本路屯田四十五顷。 领县三：

电白，下。 茂名，下。 信宜。下。

钦州路，下。 唐为宁越郡，又为钦州。宋因之。元至元十五年，置安抚司。十七年，改总管府。户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口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三。领县二：

安远，下。 灵山。下。

廉州路，下。 唐为合浦郡，又改廉州。元至元十七年，设总管府。户五千九百九十八，口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本路屯田四顷有奇。 领县二：

合浦，下。倚郭。 石康。下。

乾宁军民安抚司，唐以崖州之琼山置琼州，又为琼山郡。宋为琼管安抚都监。元至元十五年，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历二年，以潜邸所幸，改乾宁军民安抚司。户七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口一十二万八千一百八十四。本路屯田二百九十余顷。 领县七：

琼山，下。倚郭。 澄迈，下。 临高，下。 文昌，下。 乐会，下。会同，下。 定安。下。

南宁军，唐儋州，改昌化郡。宋改昌化军，又改南宁军。元至元十五年，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户九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三千六百五十二。领县三：

宜伦，下。 昌化，下。 感恩。下。

万安军，唐万安州。宋更为军。元至元十五年，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户五千三百四十一，口八千六百八十六。领县二：

万安，下。倚郭。 陵水。下。

吉阳军，唐振州。宋改崖州，又为硃崖郡，又改吉阳军。元至元收附后，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户一千四百三十九，口五千七百三十五。领县一：

宁远。下。

八番顺元蛮夷官。至元十六年，潭州行省遣两淮招讨司经历刘继昌招降西南诸番，以龙方零为小龙番静蛮军安抚使，龙文求卧龙番南宁州安抚使，龙延三大龙番应天府安抚使，程延随程番武盛军安抚使，洪延暢洪番永盛军安抚使，韦昌盛方番河中府安抚使，石延异石番太平军安抚使，卢延陵卢番静海军安抚使，罗阿资罗甸国遏蛮军安抚使，并怀远大将军、虎符，仍以兵三千戍之。是年，宣慰使塔海以西南八番、罗氏等国已归附者，具以来上，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户凡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八。西南五番千一百八十六寨，户八万九千四百。西南番三百一

十五寨，大龙番三百六十寨。二十八年，从杨胜请，割八番洞蛮，自四川行省隶湖广行?Н□□辏□拇Ч惺」傺裕骸八肌2.ブ菰□二拇ǎ□□娜牒□悖□裢寥嗽溉云渚伞！庇兄记参剩□乖疲□锸稀⒀钍涎裕□蚋般谕iii□〉篮□闵醣悖□霭傩障嗔冢□浯□蚜iii□噶テ秸麓鹭莺薄?

罗番遏蛮军安抚司。

程番武盛军安抚司。

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

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

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

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

木瓜犵狫蛮夷军民长官。

韦番蛮夷长官。

洪番永盛军安抚司。

方番河中府安抚司。

卢番静海军安抚司。

卢番蛮夷军民长官。

定远府。

桑州。

章龙州。

必化州。

小罗州。

下思同州。

〓朝宗县。〓上桥县。〓新安县。〓麻峡县。〓甕蓬县。〓小罗县。〓章龙县。〓〓乌山县。〓华山县。〓都云县。〓罗博县。

管番民总管。

小程番。以下各设蛮夷军民长官。

中嶆百纳等处。

底窝紫江等处。

甕眼纳八等处。

独塔等处。

客当刻地等处。

天台等处。

梯下。

党兀等处。

勇都硃砂古□瓦等处。

大小化等处。

洛甲洛屯等处。

低当低界等处。

独石寨。

百眼佐等处。

罗来州。

那历州。

重州。

阿孟州。

上龙州。

峡江州。

罗赖州。

桑州。

白州。

北岛州。

罗那州。

龙里等寨。

六寨等处。

帖犵狫等处。

本当三寨等处。

山斋等处。

羡塘带夹等处。

都云桑林独立等处。

六洞柔远等处。

竹古弄等处。

中都云板水等处。

金竹府。古□瓦县。

都云军民府。

万平等处。

南宁。

丹竹等处。

陈蒙。

李稍李殿等处。

阳安等处。

八千蛮。

恭焦溪等处。

都镇。

平溪等处。

平月。

李崖等处。

阳并等处。

卢山等处。

乖西军民府。皇庆元年立，以土官阿马知府事，佩金符。

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至元二十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

雍真乖西葛蛮等处。

葛蛮雍真等处。

曾竹等处。大德七年，顺元同知宣抚事阿重尝为曾竹蛮夷长官，以其叔父宋隆济结诸蛮为乱，弃家朝京师，陈其事宜，深入乌撒、乌蒙，至于水东，招谕木楼苗、猪，生获隆济以献。

龙平寨。

骨龙等处。

底寨等处。

茶山百纳等处。

纳坝紫江等处。

磨坡雷波等处。

漕泥等处。

青山远地等处。

木窝普冲普得等处。

武当等处。

养龙坑宿徵等处。

骨龙龙里清江水楼雍眼等处。

高桥青塘鸭水等处。

落邦札佐等处。

平迟安德等处。

六广等处。

贵州等处。

施溪样头。

朵泥等处。

水东。

市北洞。

思州军民安抚司。婺川县。

镇远府。

楠木洞。

古州八万洞。

偏桥中寨。

野鸡平。

德胜寨偏桥四甲等处。

思印江等处。

石千等处。

晓爱泸洞赤溪等处。

卑带洞大小田等处。

黄道溪。

省溪坝场等处。

金容金达等处。

台蓬若洞住溪等处。

洪安等处。

葛章葛商等处。

平头著可通达等处。

溶江芝子平茶等处。

亮寨。

沿河。

龙泉平。思州旧治龙泉，及火其城，即移治清江。至元十七年，敕

徙安抚司还旧治。

佑溪。

水特姜。

杨溪公俄等处。

麻勇洞。

恩勒洞。

大万山苏葛办等处。

五寨铜人等处。

铜人大小江等处。

德明洞。

鸟罗龙干等处。

西山大洞等处。

秃罗。

浦口。

高丹。

福州。

永州。

乃州。

銮州。

程州。

三旺州。

地州。

忠州。

天州。

文州。

合凤州。

芝山州。

安习州。

茆惇等团。

荔枝。

安化上中下蛮。

曹滴等洞。

洛卜寨。

麦着土村。

衙迪洞。

会溪施容等处。

感化州等处。

契锄洞。

腊惹洞。

劳岩洞。

驴迟洞。

来化州。

客团等处。

中古州乐墩洞。

上里坪。

洪州泊李等洞。

张家洞。

沿边溪洞宣慰使司。至元二十八年，播州杨赛因不花言：“洞民近因籍户，怀疑窜匿，乞降诏招集。”又言：“向所授安抚职任，隶顺元宣慰司，其所管地，于四川行省为近，乞改为军民宣抚司，直隶四川行?！贝又□R圆ブ莸却□芫□蚧a詈河⑽□芮煺渲菽掀降却ρ乇咝□渴梗□胁ブ菥□裥□□埂2.ブ莸却□芫□蚧B□曰7.□：河12.慈□虿换T病H园渌□脍□迹□□唬骸半甲郧八喂楦剑□□逵嗄辏□氖祷□□□擞兴镜敝□□拢□羁そ匀唬□嵌蓝□ァW越褚酝□□痰熵示樱□饕剖□□撸□汹透匆担□兴境＜哟嫘簦□阒路橙牛□乩□崦瘛！？

播州军民安抚司。

黄平府。

平溪上塘罗骆家等处。

水军等处。

石粉罗家永安等处。

六洞柔远等处。

锡乐平等处。

白泥等处。

南平綦江等处。

珍州思宁等处。

水烟等处。

溱洞涪洞等处。

洞天观等处。

葛浪洞等处。

赛坝垭黎焦溪等处。

小姑单张。

倒柞等处。

乌江等处。

旧州草堂等处。

恭溪杳洞。

水囤等处。

平伐月石等处。

下坝。

寨章。

横坡。

平地寨。

寨劳。

寨勇。

上塘。

寨坦。

□岑奔。

平莫。

林种密秀。

沿河佑溪等处。

新添葛蛮安抚司。大德元年，授葛蛮安抚驿券一。

南渭州。

落葛谷鹅罗椿等处。

昔不梁骆杯密约等处。

乾溪吴地等处。

哝耸古平等处。

甕城都桑等处。

都镇马乃等处。

平普乐重墺等处。

落同当等处。

平族等处。

独禄。

三陂地蓬等处。

小葛龙洛邦到骆豆虎等处。

罗月和。

麦傲。

大小田陂带等处。

都云洞。

洪安画剂等处。

谷霞寨。

刺客寨。

吾狂寨。

割利寨。

必郎寨。

谷底寨。

都谷郎寨。

犵狫寨。

平伐等处。大德元年，平伐酋领内附，乞隶于亦奚不薛，从之。

安刺速。

思楼寨。

落暮寨。

梅求望怀寨。

甘长寨。

桑州郎寨。

永县寨。

平里县寨。

锁州寨。

双??

思母。

归仁。

各丹。

木当。

雍郎客都等处。

雍门犵狫等处。

栖求等处仲家蛮。

娄木等处。

乐赖蒙囊吉利等处。

华山谷津等处。

青塘望怀甘长不列独娘等处。

光州。

者者寨。

安化思云等洞。

北遐洞。

茅难思风北郡都变等处。

必际县。

上黎平。

潘乐盈等处。

诚州富盈等处。

赤畲洞。

罗章特团等处。

福水州。

允州等处。

钦村。

硬头三寨等处。

颜村。

水历吾洞等处。

顺东。

六龙图。

推寨。

橘叩寨。

黄顶寨。

金竹等寨。

格慢等寨。

客芦寨。

地省等寨。

平魏。

白崖。

雍门客当乐赖蒙囊大化木瓜等处。

嘉州。

分州。

平硃。

洛河洛脑等处。

宁溪。

甕除。

麦穰。

孤顶得同等处。

甕包。

三陂。

控州。

南平。

独山州。

木洞。

瓢洞。

窖洞。

大青山骨记等处。

百佐等处。

九十九寨蛮。

当桥山齐硃谷列等处。

虎列谷当等处。

真滁杜珂等处。

杨坪杨安等处。

棣甫都城等处。

杨友阆。

百也客等处。

阿落傅等寨。

蒙楚。

公洞龙木。

三寨猫犵刺等处。

黑土石。

洛宾洛咸。

益轮沿边蛮。

割和寨。

王都谷浪寨。

王大寨。

只蛙寨。

黄平下寨。

林拱章秀拱江等处。

密秀丹张。

林种拱帮。

西罗剖盆。

杉木箐。

各郎西。

恭溪望成崖岭等处。

孤把。

焦溪笃住等处。

草堂等处。

上桑直。

下桑直。

米坪。

令其平尾等处。

保靖州。

特团等处。

征东等处行中书省，领府二、司一、劝课使五。大德三年，立征东行省，未几罢。至治元年复立，命高丽国王为左丞相。

高丽国。事迹见《高丽传》。至元十八年，王睹言："本国置站凡四十，民畜凋弊。"敕并为二十站。三十年，沿海立水驿，自耽罗至鸭绿江并杨村、海口凡三十所。

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

征东招讨司。

各道劝课使。

庆尚州道。

东界交州道。

全罗州道。

忠清州道。

西海道。

耽罗军民总管府。大德五年立。

河源附录

河源古无所见。《禹贡》导河，止自积石。汉使张骞持节，道西域，度玉门，见二水交流，发葱岭，趋于阗，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访河源，得之于闷磨黎山。然皆历岁月，涉艰难，而其所得不过如此。世之论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说怪迂，总其实，皆非本真。意者汉、唐之时，外夷未尽臣服，而道未尽通，故其所往，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究其极也。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临川硃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今取二家之书，考定其说，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兒。火敦，译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兒。"　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兒。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阑。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阑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岭，绵亘千里，水流五百余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余里，始与黄河合。"　又一二日，歧为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五七里，可度马。又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聚落纠木干象舟，傅髦革以济，仅容两人。自是两山峡束，广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测。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远年成冰时，六月见之。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浑水东北流二百余里，与怀里火秃河合。怀里火秃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余里，与黄河合，又东北流一百余里，过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余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余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余里，又折而东流，过昆仑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绵亘五百余

里，河随山足东流，过撒思加阔即、阔提地。”

河行昆仑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阔即及阔提，二地相属。又三日，地名哈剌别里赤兒，四达之冲也，多寇盗，有官兵镇之。近北二日，河水过之。思本曰：“河过阔提，与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铁豹岭之北，正北流凡五百余里，而与黄河合。”　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其东，山益高，地亦渐下，岸狭隘，有狐可一跃而越之处。行五六日，有水西南来，名纳邻哈剌，译言细黄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岭之北，水西北流五百余里，与黄河合。”　又两日，水南来，名乞兒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与黄河合，正北流二百余里，过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经昆仑之北二百余里，与乞里马出河合。乞里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当州境，正北流四百余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余里，与黄河合。”

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一向东北流，约行半月，至贵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隶吐蕃等处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五日，至河州安乡关。一日，至打罗坑。东北行一日，洮河水南来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马出河与黄河合，又西北流，与鹏拶河合。鹏拶河源自鹏拶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余里，过札塞塔失地，与黄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余里，又折而东北流，过西宁州、贵德州、马岭凡八百余里，与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军谷，正东流五百余里，过二巴站与黄河合，又东北流，过土桥站古积石州来羌城、廓州构米站界都城凡五百余里，过河州与野庞河合。野庞河源自西倾山之北，水东北流凡五百余里，与黄河合。又东北流一百余里，过踏白城银川站与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祁连山下，正东流一千余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删丹州之南删丹山下，水东南流七百余里，注湟水，然后与黄河合。又东北流一百余里，与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岭北，东北流，过临洮府凡八百余里，与黄河合。”　又一日，至兰州，过北卜渡。至鸣沙州，过应吉里，正东行。至宁夏府南，东行，即东胜州，隶大同路。自发源至汉地，南北涧溪，细流傍贯，莫知纪极。山皆草石，至积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盖乞兒马出及贵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与河合，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八百余里。过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正东流，过达达地古天德军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凡七百余里。折而正南流，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合。黑河源自渔阳岭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余里，与黄河合。又正南流，过保德州、葭州及兴州境，又过临州，凡一千余里，与吃那河合。

吃那河源自古宥州，东南流，过陕西省绥德州，凡七百余里，与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与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陕西芦子关乱山中，南流三百余里，过延安府，折而正东流三百里，与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与汾河合。汾河源自河东朔、武州之南乱山中，西南流，过管州，冀宁路汾州，霍州，晋宁路绛州，又西流，至龙门，凡一千二百余里，始与黄河合。又南流二百里，过河中府，遇潼关与太华大山绵亘，水势不可复南，乃折而东流。大概河源东北流，所历皆西番地，至兰州凡四千五百余里，始入中国。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二千五百余里，始入河东境内。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余里。通计九千余里。”

西北地附录

笃来帖木兒

途鲁吉。

柯耳鲁地。

畏兀兒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四处站及交钞库。

哥疾宁。

可不里。

巴达哈伤。

途思。

忒耳迷。

不花剌。

那黑沙不。

的里安。

撒麻耳干。

忽氈。

麻耳亦囊。

可失哈耳。

忽炭。

柯提。

兀提剌耳。

巴补。

讹迹邗。

倭赤。

苦叉。

柯散。

阿忒八失。

八里茫。

察赤。

也云赤。

亦剌八里。

普剌。

也迷失。

阿里麻里。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以皇子北平王统诸军于阿力麻里以镇之，命丞相安童往辅之。

合剌火者。

鲁古尘。

别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十七年，以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二十一年，阿只吉使来言：“元隶只必帖木兒二十四城之中，有察带二城置达鲁花赤，就付阔端，遂不隶?！敝潦欠钪迹骸俺先缢□裕□浠拐□□！倍□□□辏□彩涛佬赂奖□□送吞锉鹗O死铮□迷□Ц□□雌涞匾宰苤□?

他古新。

仰吉八里。

古塔巴。

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

月祖伯

撒耳柯思。

阿兰阿思。

钦察。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禽八赤蛮，遂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思，至也列赞城，七日破之。岁丁巳，出师南征，以驸马剌真之子乞反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阿思。岁癸丑，括斡罗思、阿思户口。

阿罗思。

不里阿耳。

撒吉剌。

花剌子模。

赛兰。

巴耳赤邗。

氈的。

不赛因。

八哈剌因。

怯失。

八吉打。

孙丹尼牙。

忽里模子。

可咱??

设剌子。

泄剌失。

苦法。

瓦夕的。

兀乞八剌。

毛夕里。

设里汪。

罗耳。

乞里茫沙杭。

兰巴撒耳。

那哈完的。

亦思法杭。

撒瓦。

柯伤。

低廉。

胡瓦耳。

西模娘。

阿剌模忒。

可疾云。

阿模里。

撒里牙。

塔米设。

赞章。

阿八哈耳。

撒里茫。

硃里章。

的希思丹。

巴耳打阿。

打耳班。

巴某。

塔八辛。

不思忒。

法因。

乃沙不耳。

撒剌哈歹。

巴瓦兒的。

麻里兀。

塔里干。

巴里黑。

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昴可剌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兒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青。昴可剌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国也。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湩，咸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字少。贫民无恆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斸山丹、芍药等根为食。

月亦乘木马出猎。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兰者，蛇之称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安南郡县附录

安南，古交趾也。陈氏叛服之迹，已见本传，今取其城邑之可纪者，录于左方。

大罗城路，汉交趾郡。唐置安南都护府。宋时郡人李公蕴立国于此。及陈氏立，以其属地置龙兴、天长、长安府。

龙兴府，本多冈乡。陈氏有国，置龙兴府。

天长府，本多墨乡，陈氏祖父所生之地。建行宫于此，岁一至，示不忘本，故改曰天长。

长安府，本华闾洞，丁部领所生之地。五代末，部领立国于此。

归化江路，地接云南。

宣化江路，地接特磨道。

沱江路，地接金齿。

谅州江路，地接左右两江。

北江路，在罗城东岸，泸江水分入北江，江有六桥。

如月江路。

南册江路。

大黄江路。

烘路。

快路。

国威州，在罗城南。此以下州，多接云南、广西界，虽名州，其实洞也。

古州，在北江。

仙州，古龙编。

富良。

司农。一云杨舍。

定边。一云明媚。

万涯。一云明黄。

文周。一云门州。

七源。

思浪。

大原。一云黄源。

通农。

罗顺。一云来神。

梁舍。一云梁个。

平源。

光州。一云明苏。

渭龙。一云乙舍。

道黄。即平林??

武宁。此以下县，接云南、广西界，虽名县，其实洞也。

万载。

丘温。

新立。

恍县。

纸县。

历县。

阑桥。

乌延。

古勇。

供县。

窟县。

上坡。

门县。

清化府路，汉九真。隋、唐为爱州。其属邑更号曰江、曰?⑯患住⑯簧纭?

梁江。

波龙江。

古农江。

宋舍江。

茶江。

安暹江。

分? 9 盼某 ?

古藤甲。

支明甲。

古弘甲。

古战甲。

缘甲。

□安府路，汉日南。隋、唐为驩州。

倍江。

恶江。

偈江。

尚路社。

唐舍社。

张舍社。

演州路，本日南属县，曰扶演、安仁。唐改演州。

孝江。

多壁??

巨赖社。

他袁社。

布政府路，本日南郡象林县，东滨海，西际真蜡，南接扶南，北连九德。东汉末，区连杀象林令，自立国，称林邑。唐时有环王者，徙国于占，曰占城。今布政乃林邑故地。

自安南大罗城至燕京，约一百一十五驿，计七千七百余里。

边氓服役

占城。

王琴。

蒲伽。

道览。

渌淮。

稔婆逻。

獠。

志第十六 河渠一

水为中国患，尚矣。知其所以为患，则知其所以为利，因其患之不可测而能先事而为之备，或后事而有其功 ，斯可谓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自时厥后，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为兴利之言，而其患顾有不可胜言者矣。夫润下，水之性也，而欲为之防，以杀其怒，遏其冲，不亦甚难矣哉。惟能因其势而导之，可蓄则储水以备旱□之灾，可泄则泻水以防水潦之溢，则水之患息，而于是盖有无穷之利焉。

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Y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

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

成宗元真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

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

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藉上源白?⒁荒兜热□□□酝尢钤恕＝窀髦□爸钏鹿廴亠云疲□骄龅萄撸□焦嗟咎铩⑺□搿⒃捌裕□潞忧撤龄钍拢□蚪□□！狈钪迹喊赘 □Y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堰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

坝河

坝河，亦名阜通七坝。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运司言："岁漕米百万，全藉船坝夫力。自冰开发运至河冻时止，计二百四十日，日运粮四千六百余石，所辖船夫一千三百余人，坝夫七百三十，占役俱尽，昼夜不息。今岁水涨，冲决坝堤六十余处，虽已修毕，恐霖雨冲圮，走泄运水，以此点视河堤浅涩低薄去处，请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毕，深沟坝九处，计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坝二处，计七百十三工；郑村坝一处，计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阳坝三处，计一千二百六十二工；郭村坝三处，计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坝下一处，计一万工；总用工三万二百四十。

金水河

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和义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书右丞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良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损坏，请新之。"是年六月兴工，明年二月工毕。

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园石山前旧池，置闸四以节水。闰七月兴工，九月成，凡役夫匠二十九，为工二千七百二十三，除妨工，实役六十五日。

隆福宫前河

隆福宫前河，其水与太液池通。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奉敕云："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秋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于是会计修浚，三年四月兴工，五月工毕，凡役军八百，为工五千六百三十五。

海子岸

海子岸，上接龙玉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仁宗延祐六年二月，都水监计会前后，兴元修旧石岸相接，凡用石三百五，各长四尺，阔二尺五寸，厚一尺，石灰三千斤，该三百五工，丁夫五十，石工十，九月五日兴工，十一日工毕。

至治三年三月，大都河道提举司言："海子南岸东西道路，当两城要冲，金水河浸润于其上，海子风浪冲啮于其下，且道狭，不时溃陷泥泞，车马艰于往来，如以石砌之，实永久之计也。"

泰定元年四月，工部应副工物，七月兴工，八月工毕，凡用夫匠二百八十七人。

双塔河

双塔河，源出昌平县孟村一亩泉，经双塔店而东，至丰善村，入榆河。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双塔河时将泛溢，不早为备，恐至

溃决，临期卒难措手。乃计会闭水口工物，开申都水监，创开双塔河，未及坚久。今已及水涨之时，倘或决坏，走泄水势，误运船不便。”省准制国用司给所需，都水监差夫修治焉。凡合闭水口五处，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

卢沟河

卢沟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自奉圣州界流入宛平县境，至都城四十里东麻谷，分为二派。

太宗七年岁乙未八月敕：“近刘冲禄言：‘率水工二百余人，已依期筑闭卢沟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堤固护，恐不时涨水冲坏，或贪利之人盗决溉灌，请令禁之。’刘冲禄可就主领，毋致冲塌盗决，犯者以违制论，徒二年，决杖七十。如遇修筑时，所用丁夫器具，应差处调发之。其旧有水手人夫内，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领，常切巡视体究，岁一交番，所司有不应副者罪之。”

白浮甕山

白浮甕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县界，西折而南，经甕山泊，自西水门入都城焉。

成宗大德七年六月，甕山等处看闸提领言：“自闰五月二十九日始，昼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涨，漫流堤上，冲决水口。”于是都水监委官督军夫，自九月二十一日入役，至是月终辍工，实役军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监言：“巡视白浮甕山河堤，崩三十余里，宜编荆笆为水口，以泄水势。”计修笆口十一处，四月兴工，十月工毕。

仁宗皇庆元年正月，都水监言：“白浮甕山堤，多低薄崩陷处，宜修治。”来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总修长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计七万三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监言：“自白浮甕山下至广源闸堤堰，多淤淀浅塞，源泉微细，不能通流，拟疏涤。”由是会计工程，差军千人疏治。

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监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冲坏甕山诸处笆口，浸没民田。”计料工物，移交工部关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兴工，九月十二日工毕，役军夫二千名，实役九万工，四十五日。

浑河

浑河，本卢沟水，从大兴县流至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至大二年十月，浑河水决左都威卫营西大堤，泛溢南流，没左右二翊及后卫屯田麦，由是左都威卫言："十月五日，水决武清县王甫村堤，阔五十余步，深五尺许，水西南漫平地流，环圆营仓局，水不没者无几。恐来春冰消，夏雨水作，冲决成渠，军民被害，或迁置营司，或多差军民修塞，庶免垫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准下左右翊及后卫、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毕。

皇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东安州言："浑河水溢，决黄埚堤一十七所。"都水监计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枢密知院塔失帖木兒奏："左卫言浑河决堤口二处，屯田浸不耕种，已发军五百修治。臣等议，治水有司职耳，宜令中书戒所属用心修治。"从之。七月，省委工部员外郎张彬言："巡视浑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涨及丈余，决堤口二百余步，漂民庐，没禾稼，乞委官修治，发民丁刈杂草兴筑。"

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卫言："六月十四日，浑河决武清县刘家庄堤口，差军七百与东安州民夫协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议："浑河决堤堰，没田禾，军民蒙害，既已奏闻。差官相视，上自石径山金口，下至武清县界旧堤，长计三百四十八里，中间因旧修筑者大小四十七处，涨水所害合修补者一十九处，无堤创修者八处，宜疏通者二处，计工三十八万一百，役军夫三万五千，九十六日可毕。如通筑则役大难成，就令分作三年为之，省院差官先发军民夫匠万人，兴工以修其要处。"是月二十日，枢府奏拨军三千，委中卫佥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营田提举司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户巡视广赋屯北浑河堤二百余步将崩，恐春首土解水涨，浸没为患，乞修治。"都水监委濠寨，会营田提举司官、武清县官，督夫修完广武屯北陷薄堤一处，计二千五百工；永兴屯北堤低薄一处，计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禡村西冲圮一处，计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兴屯北崩圮一处，计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庄西河东岸至白坟兒，南至韩村西道口，计六千九十三工；刘邢庄西河东岸北至宝僧百户屯，南至白坟兒，计三万七百十二工。总用工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二。

泰定四年四月，省议："三年六月内霖雨，山水暴涨，泛没大兴县诸乡桑枣田园，移文枢府，于七卫屯田及见有军内，差三千人修治。"

白河

白河，在漷州东四里，北出通州潞县，南入于通州境，又东南至香河县界，又流入于武清县境，达于静海县界。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分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致亏粮数。先是，都水监相视白河，自东岸吴家庄前，就大河西南，斜开小河二里许，引榆河合流至深沟坝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沟、榆河上湾，至吴家庄龙王庙前白河，西南至坝河八百步。及巡视，知榆河上源筑闭，其水尽趋通惠河，止有白佛、灵沟、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胜舟。拟自吴家庄就龙王庙前闭白河，于西南开小渠，引水自坝河上湾入榆河，庶可漕运。又深沟乐岁五仓，积贮新旧粮七十余万石，站车挽运艰缓，由是访视通州城北通惠河积水，至深沟村西水渠，去乐岁、广储等仓甚近，拟自积水处由旧渠北开四百步，至乐岁仓西北，以小料船运载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乐岁西北，水陆共长五百步，计役八万六百五十工。

大德二年五月，中书省札付都水监：运粮河堤自杨村至河西务三十五处，用苇一万九千一百四十束，军夫二千六百四十九名，度三十日毕。于是本监分官率濠寨至杨村历视坏堤，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料，自寺洵口北至蔡村、清口、孙家务、辛庄、河西务堤，就用元料苇草，修补卑薄，创筑月堤，颇有成功。其杨村两岸相对出水河口四处，苇草不敷，就令军夫采刈，至九月住役。杨村河上接通惠诸河，下通滹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达都邑，利国便民。奈杨村堤岸随修随圮，盖为用力不固，徒烦工役，其未修者，候来春水涸土干，调军夫修治。

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今岸崩泥浅，不早疏浚，有碍舟行，必致物价翔涌。都水监职专水利，宜分官一员，以时巡视，遇有颓圮浅涩，随宜修筑，如功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从之。

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运海粮一百八十九万余石，转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氵义河口潮汐往来，淤泥壅积七十余处，漕运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监疏涤。"工部议："时农作方兴，兼民多艰食，若不差军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枢密院言："军人不敷。"省议："若差民丁，方今东作之时，恐妨岁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给

佣钞一两、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调，验日支给，令都水监暨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毕。

泰定元年二月，枢府臣奏：“临清万户府言，至治元年霖雨，决坏运粮河岸，宜差军修筑。臣等议，诚利益事，令本府差军三百执役。”从之。三年三月，都水监言：“河西务菜市湾水势冲啮，与仓相近，将来为患，宜于刘二总管营相对河东岸，截河筑堤，改水道与旧河合，可杜后患。”四年正月，省臣奏准，枢府差军五千，大都路募夫五千人，日支糙米五升、中统钞一两，本监工部委官与前卫董指挥同监役，是年三月十八日兴工，六月十一日工毕。

致和元年六月六日，临清御河万户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日，河溢，坏营北门堤约五十步，漂旧桩木百余，崩圮犹未已。”工部议：“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监会计工物，各处支给，其役夫三千人，若拟差民，方春恐妨农务，宜移文枢密院拨军。”省准修旧堤岸，展阔新河口东岸，计工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七，用军三千、木匠十人。

天历二年三月，漕司言：“元开刘二总管营相对河，比旧河运粮迂远，乞委官相视，复开旧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军七千，委兵部员外郎邓衡、都水监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后以冬寒，候冻解兴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于近甸募民夫三千，日支糙粳米三升、中统钞一两，兵部改委辛侍郎暨元委官修辟。

至顺元年六月，都水监言：“二十三日夜，白河水骤涨丈余，观音寺新修护仓堤，已督有司差夫救护，今水落尺余，宜候伏槽兴作。”

御河

御河，自大名路魏县界经元城县泉源乡于村度，南北约十里，东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馆陶县界三口。御河上从交河县，下入清池县界。又永济河在清池县西三十里，自南皮县来，入清州，今呼为御河也。

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监言：“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自兵兴以来，失于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颓阙岸口三十余处，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筑浚涤，乃复行舟。今又三十余年，无官主领。沧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堤堰防护。其园圃之家掘堤作井，深至丈余，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复有濒河人民就堤取土，渐至阙破，走泄水势，不惟涩行舟，妨运粮，或致漂

民居，没禾稼。其长芦以北，索家马头之南，水内暗藏桩橛，破舟船，坏粮物。”部议以滨河州县佐贰之官兼河防事，于各地分巡视，如有阙破，即率众修治，拔去桩橛，仍禁园圃之家毋穿堤作井，栽树取土。都省准议。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县，计疏浚役夫一十，工八十日可毕。”从之。

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万户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时，水决会川县孙家口岸约二十余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间路、武清县、清州有司，多发丁夫，管领修治。”由是枢密院檄河间路、左翊屯田万户府，差军并工筑塞。十月，大名路浚州言：“七月十一日连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东南横流。询社长高良辈，称水源自卫辉路汲县东北，连本州淇门西旧黑荡泊，溢流出岸，漫黄河古堤，东北流入本州齐贾泊，复入御河，漂及门民舍。窃计今岁水势逆行，及下流漳水涨溢遏绝不能通，以致若此，实非人力可胜。又西关水手佐聚称，七月十二日卯时，御河水骤涨三尺，十八日复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涨水壅逆，拟差官巡治。”

延祐三年七月，沧州言：“清池县民告，往年景州吴桥县诸处御河水溢，冲决堤岸，万户千奴为恐伤其屯田，差军筑塞旧泄水郎兒口，故水无所泄，浸民庐及已熟田数万顷，乞遣官疏辟，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决吴桥县柳斜口东岸三十余步，千户移僧又遣军闭塞郎兒口，水壅不得泄，必致漂荡张管、许河、孟村三十余村黍谷庐舍，故本州摘官相视，移文约会开辟，不从。”四年五月，都水监遣官与河间路官相视元塞郎兒口，东西长二十五步，南北阔二十尺，及堤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余，复按视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沧州约三十余里，上下古迹宽阔，及减水故道，名曰盘河。今为开辟郎兒口，增浚故河，决积水，由沧州城北达滹沱河，以入于海。

泰定元年九月，都水监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人，是月二十八日兴工，十月二日工毕。

滦河

滦河，源出金莲川中，由松亭北，经迁安东、平州西，濒滦州入海也。王曾《北行录》云：“自偏枪岭四十里，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因河为名。”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浚滦河，漕运上都，

乞应副沿河盖露囷工匠什物，仍预备来岁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万，牵船夫二万四千。臣等集议，近岁东南荒歉，民力凋弊，造舟调夫，其事非轻，一时并行，必致重困。请先造舟十艘，量拨水手试行之，如果便，续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选能人同事。

大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平滦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滦河与淝、洳三河并溢，冲圮城东西二处旧护城堤、东西南三面城墙，横流入城，漂郭外三关濒河及在城官民屋庐粮物，没田苗，溺人畜，死者甚众，而雨犹不止。至二十四日夜，滦、漆、淝、洳诸河水复涨入城，余屋漂荡殆?！蹦宋□舨柯碓蓖馔□妓□喙傩拗□□□鞫□蹋□朴霉と□□煌蛞磺□迨□□□饲O耸□叨□□辶剑□诰□兹□б话僖皇□□宥罚□□镜燃鄢□□倨呤□亩Φ□□□剿那□?

延祐四年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为水冲啮，渐至颓圮，若不修治，恐来春水泛涨，漂没民居。又开平县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东关滦河水涨，冲损北岸，宜拟修筑。本司议，即目仲夏霖雨，其水复溢，必大为害，乃委官督夫匠兴役。开平发民夫，幼小不任役，请调军供作，庶可速成。”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滦河水涨决堤，计修筑用军六百，宜令枢密院差调，官给其食。”制曰：“今维其时，移文枢密院发军速为之。”虎贲司发军三百治焉。

泰定二年三月十三日，永平路屯田总管府言：“国家经费咸出于民，民之所生，无过农作。本屯辟田收粮，以供亿内府之用，不为不重。访马城东北五里许张家庄龙湾头，在昔有司差夫筑堤，以防滦水，西南连清水河，至公安桥，皆本屯地分。去岁霖雨，水溢，冲荡皆尽，浸死屯民田苗，终岁无收。方今农隙，若不预修，必致为害。”工部移文都水监，差濠寨泊本屯官及滦州官新诣相视，督令有司差夫补筑。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总管府言：“巡视大西关南马市口滦河递北堤，侵啮渐崩，不预治，恐夏霖雨水泛，贻害居民。”于是送都城所丈量，计用物修治，工部移文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斡耳朵思住冬营盘，为滦河走凌河水冲坏，将筑护水堤，宜令枢密院发军千二百人以供役。”从之。枢密院请遣军千二百人。

河间河

河间河，在河间路界。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监言：“河间路水患，古俭河，自北门外始，依旧疏通，至大成县界，以泄上源水势，引入盐

河，古陈玉带河，自军司口浚治，至雄州归信县界，以导淀泺积潦，注之易河。黄龙港，自锁井口开凿，至文安县玳瑁口，以通泺水，经火烧淀，转流入海。计河宜疏者三十处，总役夫三万，三十日可毕。”是月省臣奏准，遣断事官定住同元委都水孙监丞洎本处有司官，于旁近州县发丁夫三万，日给钞一两、米一升，先诣古陈玉带河。寻以岁旱民饥，役兴人劳罢，候年登为之。

冶河

冶河，在真定路平山县西门外，经井陉县流来本县东北十里，入滹沱河。

元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泽等言：“往年先帝尝命开真定冶河，已发丁夫人役，适值先帝升遐，以聚众罢之。今请遵旧制，俾卒其事。”从之。

皇庆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龙花、判官庄诸处坏堤，计工物，申请省委都水监及本路官，自平山县西北，历视滹沱、冶河合流，急注真定西南关，由是再议，照冶河故道，自平山县西北河内，改修滚水石堤，下修龙塘堤，东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桥西，改辟河道一里。上至平山县西北，下至宁晋县，疏其淤淀，筑堤分其上源入旧河，以杀其势。复有程同、程章二石桥阻咽水势，拟开减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栾城县，南视赵州宁晋县，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经栾城、赵州，坏石桥，阻河流为害。由是议于栾城县北，圣母堂东冶河东岸，开减水河，可去真定之患。”省准，于二年二月都水监委官与本路及廉访司官，同诣平山县相视，会计修治，总计冶河，始自平山县北关西龙神庙北独石，通长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为工十八万八百七，无风雨妨工，三十六日可毕。

滹沱河

滹沱河，源出于西山，在真定路真定县南一里，经藁城县北一里，经平山县北十里，《寰宇记》载经灵寿县西南二十里。此河连贯真定诸郡，经流去处，皆曰滹沱水也。

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县城南滹沱河，北决堤，浸近城，每岁修筑。闻其源本微，与冶河不相通，后二水合，其势遂猛，屡坏金大堤为患。本路达鲁花赤哈散于至元三十年言，准引辟冶河自作一

流，滹沱河水十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关百余家，淤塞冶河口，其水复滹河。自后岁有溃决之患，略举大德十年至皇庆元年，节次修堤，用卷扫苇草二百余万，官给夫粮备佣直百余万锭。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修堤二百七十余步，其明堂、判官、勉村三处，就用桥木为桩，征夫五百余人，执役月余不能毕。近年米价翔贵，民匮于食，有丁者正身应役，单丁者必须募人，人日佣直不下三五贯，前工未毕，后役迭至。至七月八日，又冲塌李玉飞等庄及木方、胡营等村三处堤，长一千二百四十步，申请委官相视，差夫筑月堤。延祐二年，本路前总管马思忽尝辟冶河，已复湮塞。今岁霖雨，水溢北岸数处，浸没田禾。其河元经康家庄村南流，不记岁月，徙于村北。数年修筑，皆于堤北取土，故南高北低，水愈就下侵啮。西至木方村，东至护城堤，数约二千余步，比来春，必须修治。用桩梢筑土堤，亦非永久之计。若浚木方村南旧湮枯河，引水南流，闸闭北岸河口，于南岸取土筑堤，下至合头村北与本河合，如此去城稍远，庶可无患。”都水监差官相视，截河筑堤，阔千余步，新开古岸，止阔六十步，恐不能制御千步之势。若于北岸阙破低薄处，比元料，增夫力，苇草卷扫补筑，便计苇草丁夫，若令责办民间，缘今岁旱涝相仍，民食匮乏，拟均料各州县上中户，价钱及食米于官钱内支给。限二月二十日兴工，役夫五千，为工十六万七百一十九，度三十二日可毕。总计补筑滹沱河北岸防水堤十处，长一千九百一十步，高阔不一，计三百四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尺，用推扫梯二十五，每梯用大檩三、小檩三，计大小檩一百五十，草三十五万八百束，苇二十八万六百四十束，梢柴七千二百束。

至治元年三月，真定路言：“真定县滹沱河，每遇水泛，冲堤岸，浸没民田，已差募丁夫修筑，与廉访司官相视讲究，如将木方村南旧堙河道疏辟，导水东南行，闸闭北岸，却于河南取土，修筑至合头村，合入本河，似望可以民安。”都水监与真定路官相视议：“夫治水者，行其所无事，盖以顺其性也。闸闭滹沱河口，截河筑堤一千余步，开掘故河老岸，阔六十步，长三十余里，改水东南行流，霖雨之时，水拍两岸，截河堤堰，阻逆水性，新开故河，止阔六十步，焉能吞授千步之势？上咽下滞，必致溃决，徒糜官钱，空劳民力。若顺其自然，将河北岸旧堤比之元料，增添工物，如法卷扫，坚固修筑，诚为官民便益。”省准补筑滹沱河北岸缕水堤一十处，通长一千九百一十步，役夫五百名，计一十六万七百三十九工。

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滹沱河水连年泛溢为害，都水监、廉访司、真定路及濒河州县官洎耆老会议，其源自五台诸山

来，至平山县王母村山口下，与平定州娘子庙石泉冶河合。夏秋霖雨水涨，拶漫城郭，每年劳民筑堤，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辛安村凿河，长四里余，接鲁家湾旧涧，复开二百余步，合入冶河，以分杀其势。又木方村滹沱河南岸故道，疏涤三十里，北岸下桩卷扫，筑堤捍水，令东流。今岁储材，九月兴役，期十一月功成。所用石铁石灰诸物，夫匠工粮，官为供给，力省功多，可永无害。工部议，若从所请，二河并治，役大民劳，拟先开冶河，其真定路征民夫，如不敷，可于邻郡顺德路差募人夫，日给中统钞一两五钱，如侵碍民田，官酬其直。中书省都水监差官，率知水利濠寨，督本路及当该州县用工，廉访司添力咸就，滹河近后再议。”从之。九月，委都水监官洎本道廉访司真定路同监督有司并工修治。后真定路言：“闰九月五日为始兴工间，据赵州临城诸县申，天寒地冻，难于用工，候春暖开辟便，已于十月七日放散人民。”部议，人夫既散，宜准所拟。凡已给夫钞二万六千八百三十二锭，地价钱六百三十锭。

会通河

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

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省遣漕副马之贞与源等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于是图上可开之状。诏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兒、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董其役。首事于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

二十七年，省以马之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宜加修浚，奏拨放罢输运站户三千，专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后，岁委都水监官一员，佩分监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职巡视，且督工，易闸以石，而视所损缓急为后先。至泰定二年，始克毕事。

会通镇闸三、土坝二，在临清县北。头闸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尺，闸空阔二丈，自至元三十年正月一日兴工，凡役夫匠六百六十名，至十月二十九日工毕。中闸南至隘船闸三里，元贞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兴工，至大德二年三月十三

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三，长广与上闸同。隘船闸南至李海务闸一百五十二里，延祐元年八月十五日兴工，九月二十五日工毕，夫匠五百，闸空阔九尺，长广同上。土坝二。

李海务闸南至周家店闸一十二里，元贞二年二月二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夫匠五百二十七名，长广与会通镇闸同。

周家店闸南至七级闸一十二里，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兴工，八月二十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二，长广与上同。

七级闸二：北闸南至南闸三里，大德元年五月一日兴工，十月六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三名，长广如周家店闸。南闸南至阿城闸一十二里，元贞二年正月二十日兴工，十月五日工毕，夫匠四百五十名，长广同北闸。

阿城闸二：北闸南至南闸三里，大德三年三月五日兴工，七月二十八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一名，长广上同。南闸南至荆门北闸一十里，大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兴工，十月一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六名，长广上同。

荆门闸二：北闸南至荆门南闸二里半，大德三年六月初一日兴工，至十月二十五日工毕，役夫三百一十名，长广同。南闸南至寿张闸六十三里，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兴工，六月二十九日工毕，长广同北闸。

寿张闸南至安山闸八里，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一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

安山闸南至开河闸八十五里，至元二十六年建。

开河闸南至济州闸一百二十四里。

济州闸三：上闸南至中闸三里，大德元年三月十二日兴工，七月二十八日工毕。中闸南至下闸二里，至治元年三月一日兴工，六月六日工毕。下闸南至赵村闸六里，大德七年二月十三日兴工，五月二十一日工毕。

赵村闸南至石佛闸七里，泰定四年二月十八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

石佛闸南至辛店闸一十三里，延祐六年二月十日兴工，四月二十九日工毕。

辛店闸南至师家店闸二十四里，大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兴工，四月一日工毕。

师家店闸南至枣林闸一十五里，大德二年二月三日兴工，五月二十三日工毕。

枣林闸南至孟阳泊闸九十五里，延祐五年二月四日兴工，五月二十二日工毕。

孟阳泊闸南至金沟闸九十里，大德八年正月四日兴工，五月十七日工毕。

金沟闸南至隘船闸一十二里，大德十年闰正月二十五日兴工，四月二十三日工毕。

沽头闸二：北隘船闸南至下闸二里，延祐二年二月六日兴工，五月十五日工毕。南闸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大德十一年二月兴工，五月十四日工毕。

三氵义口闸入盐河，南至土山闸一十八里，泰定二年正月十九日兴工，四月十三日工毕。土山闸南至三氵义口闸二十五里，入盐河。

兖州闸。

堈城闸。

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为其河浅涩，大船充塞于其中，阻碍余船不得来往。每岁省台差人巡视，其所差官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如于沽头置小石闸一，止许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议，宜依所言，中书及都水监差官于沽头置小闸一，及于临清相视宜置闸处，亦置小闸一，禁约二百料之上船，不许入河行运。"从之。

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监言："会通河沛县东金沟、沽头诸处，地形高峻，旱则水浅舟涩，省部已准置二滚水堰。近延祐二年，沽头闸

上增置隘闸一，以限巨舟，每经霖雨，则三闸月河、截河土堰，尽为冲决。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来岁春首修治，工夫浩大，动用丁夫千百，束薪十万之余，数月方完，劳费万倍。又况延祐六年雨多水溢，月河、土堰及石闸雁翅日被冲啮，土石相离，深及数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若运金沟、沽头并隘闸三处见有石，于沽头月河内修堰闸一所，更将隘闸移置金沟闸月河、或沽头闸月河内，水大则大闸俱开，使水得通流，小则闭金沟大闸，上开隘闸，沽头则闭隘闸，而启正闸行舟。如此岁省修治之费，亦可免丁夫冬寒入水之苦，诚为一劳永逸。”移文工部，令委官与有司同议。于是差濠寨约会济宁路官相视，就问金沟闸提领周德兴，言每岁夏秋霖雨，冲失闸堤，必候水落，役夫采薪修治，不下三两月方毕，冬寒水作，苦不胜言。会验监察御史言：“延祐初，元省臣亦尝请置隘闸以限巨舟，臣等议，其言当，请从之。”于是议：梭板等船乃御河、江、淮可行之物，宜遣出任其所之，于金沟、沽头两闸中置隘闸二，各阔一丈，以限大船。若欲于通惠、会通河行运者，止许一百五十料，违者罪之，仍没其船。其大都、江南权势红头花船，一体不许来往，准拟拆移沽头隘闸，置于金沟大闸之南，仍作运环闸，其间空地北作滚水石堰，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锁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许申禀上司，权开大闸，仍添金沟闸板积水，以便行舟。其沽头截河土堰，依例改修石堰，尽除旧有土堰三道。金沟闸月河内创建滚水石堰，长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阔一丈。沽头闸月河内修截河堰，长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阔二丈，上阔一丈。

泰定四年四月，御史台臣言：“巡视河道，自通州至真、扬，会集都水分监及濒河州县官民，询考利病，不出两端，一曰壅决，二曰经行。卑职参详，自古立国，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后人笃守成规，苟能举其废坠而已，实万世无穷之利也。盖水性流变不常，久废不修，旧规渐坏，虽有智者，不能善后。以故详历考视，酌古准今，参会众议，辄有管见，倘蒙采录，责任水监，谨守勿失，能事毕矣。不穷利病之源，频岁差人，具文巡视，徒为烦扰，无益于事。都水监元立南北隘闸，各阔九尺，二百料下船梁头八尺五寸，可以入闸。愚民嗜利无厌，为隘闸所限，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闸内，不能回转，动辄浅阁，阻碍余舟，盖缘隘闸之法，不能限其长短。今卑职至真州，问得造船作头，称过闸船梁八尺五寸船，该长六丈五尺，计二百料。由是参详，宜于隘闸下岸立石则，遇船入闸，必须验量，长不过则，然后放入，违者罪之。闸内

旧有长船，立限遣出。”省下都水监，委濠寨官约会济宁路委官同历视议拟，隘闸下约八十步河北立二石则，中间相离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验量如式，方许入闸，有长者罪遣退之。又与东昌路官亲诣议拟，于元立隘闸西约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则验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

天历三年三月，诏谕中外：“都水监言：世祖费国家财用，开辟会通河，以通漕运。往来使臣、下番百姓及随从使臣、各枝干脱权势之人，到闸不候水则，恃势捶挞看闸人等，频频启放。又漕运粮船，凡遇水浅，于河内筑土坝，积水以渐行舟，以故坏闸。乞禁治事。命后诸王驸马各枝往来使臣及干脱权势之人、下番使臣等，并运官粮船，如到闸，依旧定例启闭。若似前不候水则，恃势捶拷守闸人等，勒令启闸，及河内用土筑坝坏闸之人，治其罪。如守闸之人，恃有圣旨，合启闸时，故意迟延，阻滞使臣客旅，欺要钱物，乃不畏常宪也。”仍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常加体察。

兖州闸

兖州闸已见前。至元二十七年四月，都漕运副使马之贞言：

准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牒文，相视兖州闸堰事。先于至元十二年蒙丞相伯颜访问自江淮达大都河道，之贞乃言，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郭都水按视，可以通漕。于二十年中书省奏准，委兵部李尚书等开凿，拟修石闸十四。二十一年，省委之贞与尚监察等同相视，拟修石闸八、石堰二，除已修毕外，有石闸一、石堰一、堽城石堰一，至今未修。据济州以南，徐、邳沿河纤道桥梁，二十三年添立邳州水站，移文沿河州县，修治已完。二十三年调之贞充漕运副使，委管闸接放纲船。沿河纤道，元无崩损去处，在前年例，当麻麦盛时，差官修理闸道，督责地主割刈麻麦，并滕州开决稻堰，泗源磨堰，差人于吕梁百步等祗，及济州闸监督江淮纲运船只，过祗出闸，不令阻滞客旅，苟取钱物。据新开会通并济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长流河道，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开会通河，至于通州。近去岁四月，江淮都漕运使司言，本司粮运，经济河至东阿交割，前者济州运司，不时移文濒河官司，修治纤道，若有缓急处所，正官取招呈省，路经历、县达鲁花赤以下就便断罪。今济州漕司革罢，其河道拨属都漕运司管领，本司粮运未到东阿，凡有阻滞，并是本司迟慢。迤南河道，从此无人管领，不时水势泛溢，堤岸摧塌，涩滞河道。又济州闸，前济州运司正官亲临监视，其押纲船户不敢分争。即目各处官司差人管领，与纲官

船户各无统摄，争要水势，及搀越过闸，互相殴打，以致损坏船只，浸没官粮。拟将东阿河道拨付江淮都漕运司提调管领，庶几不误粮运，都省准焉。又准江淮都漕运司副使言，除委官看管闸堰外，据汶、泗、堽城二闸一堰、泗河兖州闸堰、济州城南闸，乃会通河上源之喉衿，去岁流水冲坏堽城汶河土堰、兖州泗河土堰，必须移文兖州、泰安州差夫修闭。又被涨水冲破梁山一带堤堰，走泄水势，通入旧河，以致新河水小，涩粮船，乞移文断事等官，转下东平路修闭，上流拨属江淮漕运司，下流属之贞管领。若已后新河水小，直下济州监闸官，并泰安、兖州、东平修理。据兖州石闸一所、石堰一道，堽城石闸一道，合用材物已行措置完备，必须修理，虽初经之贞相视会计，即令不隶管领，乞移文江淮漕司修治。其泰安州堽城安、梁山一带堤岸，济州闸等处，虽是拨属江淮漕司，今后倘若水涨，冲坏堤堰，亦乞照会东平、济宁、泰安，如承文字，亦仰奉行。又东阿、须城界安山闸，为粮船不由旧河来往，江淮所委监闸官已去，目今无人看管，必须之贞修理，以此权委人守焉。

志第十七上 河渠二

○黄河

黄河之水，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其为患于中国者莫甚焉，前史载河决之患详矣。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卫辉路新乡县广盈仓南河北岸决五十余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势未已，去仓止三十步。于是委都水监丞马良弼与本路官同诣相视，差丁夫并力修完之。二十五年，汴梁路阳武县诸处河决二十二所，漂荡麦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决蒲口兒等处，浸归德府数郡，百姓被灾，差官修筑计料，合修七堤二十五处，共长三万九千九十二步，总用苇四十万四千束，径尺桩二万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

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后访求修治之方，而且众议纷纭，互陈利害，当事者疑惑不决，必须上请朝省，比至议定，其害滋大，所谓不预已然之弊。大抵黄河伏槽之

时，水势似缓，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滷，又失导泄之方，崩溃决溢，可翅足而待。

近岁亳、颍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远虑，失于规画，使陂泺悉为陆地。东至杞县三氵义口，播河为三，分杀其势，盖亦有年。往岁归德、大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氵义，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为灾。由是观之，是自夺分泄之利，故其上下决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势趋下，有复钜野、梁山之意，盖河性迁徙无常，苟不为远计预防，不出数年，曹、濮、济、郓蒙害必矣。

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为今之计，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监，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任，量存员数，频为巡视，谨其防护，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较之河已决溢，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乌可同日而语哉？

于是省令都水监议，检照大德十年正月省臣奏准，昨都水监升正三品，添官二员，铸分监印，巡视御河，修缺溃，疏浅涩，禁民船越次乱行者，今拟就令分巡提点修治。本监议："黄河泛涨，止是一事，难与会通河有坝阐漕运分监守治为比。先为御河添官降印，兼提点黄河，若使专一，分监在彼，则有妨御河公事。况黄河已有拘该有司正官提调，自今莫若分监官吏以十月往，与各处官司巡视缺破，会计工物督治，比年终完，来春分监新官至，则一一交割，然后代还，庶不相误。"

工部照大德九年黄河决徙，逼近汴梁，几至浸没。本处官司权宜开辟董盆口，分入巴河，以杀其势，遂使正河水缓，并趋支流。缘巴河旧隘不足吞伏，明年急遣萧都水等闭塞，而其势愈大，卒无成功，致连年为害，南至归德诸处，北至济宁地分，至今不息。本部议："黄河为害，难同余水，欲为经远之计，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专任其事，终无补益。河南宪司所言详悉，今都水监别无他见，止依旧例议拟未当。如量设官，精选廉干奉公、深知地形水势者，专任河防之职，往来巡视，以时疏塞，庶可除害。"省准令都水分监官专治河患，任满交代。

仁宗延祐元年八月，河南等处行中书省言："黄河涸露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

人，人自犯之。拟差知水利都水监官，与行省廉访司同相视，可以疏辟堤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诸处，决破河口数十，内开封县小黄村计会月堤一道，都水分监修筑障水堤堰，所拟不一。宜委请行省官与本道宪司、汴梁路都水分监官及州县正官，亲历按验，从长讲议。”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监丞边承务、都水监卿朵兒只、河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访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张承直，上自河阴，下至陈州，与拘该州县官一同沿河相视。开封县小黄村河口，测量比旧浅减六尺。陈留、通许、太康旧有蒲苇之地，后因闭塞西河、塔河诸水口，以便种莳，故他处连年溃决。各官公议：“治水之道，惟当顺其性之自然。尝闻大河自阳武、胙城由白马河间东北入海，历年既久，迁徙不常。每岁泛溢两岸，时有冲决，强为闭塞，正及农忙，科桩梢，发丁夫，动至数万，所费不可胜纪，其弊多端，郡县嗷嗷，民不聊生。盖黄河善迁徙，惟宜顺下疏泄。今相视上自河阴，下抵归德，经夏水涨，甚于常年，以小黄口分泄之故，并无冲决，此其明验也。详视陈州，最为低洼，濒河之地，今岁麦禾不收，民饥特甚，欲为拯救，奈下流无可疏之处。若将小黄村河口闭塞，必移患邻郡；决上流南岸，则汴梁被害；决下流北岸，则山东可忧。事难两全，当遗小就大。如免陈村差税，赈其饥民，陈留、通许、太康县被灾之家，依例取勘赈恤，其小黄村河口仍旧通流外，据修筑月堤，并障水堤，闭河口，别难拟议。”于是凡汴梁所辖州县河堤，或已修治，及当疏通与补筑者，条列具备。

至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副使奥屯言：“近年河决杞县小黄村口，滔滔南流，莫能御遏，陈、颍濒河膏腴之地浸没，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远无数里，傥值霖雨水溢，仓卒何以防御！方今农隙，宜为讲究，使水归故道，达于江、淮，不惟陈、颍之民得遂其生，窃恐将来浸灌汴城，其害匪轻。”于是大司农司下都水监移文汴梁分监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兴工，至三月九日工毕，总计北至槐疙疸两旧堤，南至窑务汴堤，通长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创修护城堤一道，长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广十六步，上广四步，高一丈，六十尺为一工。堤东二十步外取土，内河沟七处，深浅高下阔狭不一，计工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风雨妨工，三十日毕。内流水河沟，南北阔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内修堤，底阔二十四步，上广八步，高一丈五尺，积十二万尺，取土稍远，四十尺为一工，计三万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桩二，计四十，各长一丈二尺，径四寸。每步杂草千束，计二万。每步签桩四，计八十，各长八尺，径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大船二艘，梯□一副，绳索毕备。

七年七月，汴梁路言：“荥泽县六月十一日河决塔海庄东堤十步余，横堤两重，又缺数处。二十三日夜，开封县苏村及七里寺复决二处。”本省平章站马赤亲率本路及都水监官，并工修筑，于至治元年正月兴工，修堤岸四十六处，该役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文宗至顺元年六月，曹州济阴县河防官本县尹郝承务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黄河旧堤将决，不可修筑，以此差募民夫，创修护水月堤，东西长三百九步，下阔六步，高一丈。又缘水势瀚漫，复于近北筑月堤，东西长一千余步，下广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旧三堤一时咸决，明日外堤复坏，急率民闭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时出没于中，所下桩土，一扫无遗。又旧堤岁久，多有缺坏，差夫并工筑成二十余步。其魏家道口缺堤，东西五百余步，深二丈余，外堤缺口，东西长四百余步。又磨子口护水堤，低薄不足御水，东西长一千五百步。魏家道口卒未易修，先差夫补筑。磨子口七月十六日兴工，二十八日工毕。二十二日，按视至硃从马头西，旧堤缺坏，东西长一百七十余步，计料堤外贴筑五步，增高一丈二尺，与旧堤等，上广二步。于磨子口修堤夫内，摘差三百一十人，于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闰七月四日工毕。”郝承务又言：“魏家道口砖□固等村，缺破堤堰，累下桩土，冲洗不存，若复闭筑，缘缺堤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兼无取土之处。又沛郡安乐等保，去岁旱灾，今复水涝，漂禾稼，坏室庐，民皆缺食，难于差倩。其不经水害村保民人，先已遍差补筑黄家桥、磨子口诸处堤堰，似难重役。如候秋凉水退，倩夫修理，庶苏民力。今冲破新旧堤七处，共长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广十二步，上广四步，高一丈二尺，计用夫六千三百四人，桩九百九十，苇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万六千五束。六十尺为一工，无风雨妨工，度五十日可毕。”本县准言，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关请郝承务督役。郝承务又言：“九月三日兴工修筑，至十八日大风，十九日雨，二十四日复雨，缘此辛马头、孙家道口障水堤堰又坏，计工役倍于元数，移文本县，添差二千人同筑。二十六日，元与成武定、陶二县分筑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修完。十月二日，至辛马头、孙家道口，从实又量元缺堤，南北阔一百四十步，内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浅者不下八九尺，依元料用桩箔补筑，至七日完。又于本处创筑月堤一道，西北东南斜长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内成武、定陶分筑一百五十步，实筑一千四百七十七步，外有元料堌头魏家道口外堤未筑。即欲兴工，缘冬寒土冻，拟候来春，并工修理，官民两便。

济州河

济州河者，新开以通漕运也。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参政、阿里尚书奏："为姚演言开河事，令阿合马与耆旧臣集议，以钞万锭为佣直，仍给粮食。"世祖从之。十八年九月，中书丞相火鲁火孙等奏："姚总管等言，请免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岁赋，入折佣直，以为开河之用。平章阿合马与诸老臣议，以为一岁民赋虽多，较之官给佣直，行之甚便。"遂从之。十月，火鲁火孙等奏："阿八失所开河，经济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开之甚便。臣等议，若开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处，不阻水势。"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

三十一年，御史台言："胶、莱海道浅涩，不能行舟。"台官玉速帖木兒奏："阿八失所开河，省遣牙亦速失来，谓漕船泛河则失少，泛海则损多。"既而漕臣囊加□、万户孙伟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麦术丁又奏："斡奴兀奴□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开河，益少损多，不便转漕。水手军人二万，舟千艘，见闲不用，如得之，可岁漕百万石。昨奉旨，候忙古□来共议，海道便，则阿八失河可废。今忙古□已自海道运粮回，有一二南人自愿运粮万石，已许之。"囊加□、孙万户复请用军验试海运，省院官暨众议："阿八失河扬用水手五千、军五千、船千艘，畀扬州省教习漕运。今拟以此水手军人，就用平滦船，从利津海漕运。"世祖从之。阿八失所开河遂废。

滏河

滏河者，引滏水以通洺州城濠者也。

至元五年十月，洺磁路言："洺州城中，井泉咸苦，居民食用，多作疾，且死者众。请疏涤旧渠，置坝闸，引滏水分灌洺州城濠，以济民用。计会河渠东西长九百步，阔六尺，深三尺，二尺为工，役工四百七十五，民自备用器，岁二次放闸，且不妨漕事。"中书省准其言。

广济渠

广济渠在怀孟路，引沁水以达于河。世祖中统二年，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奉诏开河渠，凡募夫千六百五十一人，内有相合为夫者，通计使水之家六千七百余户，一百三十余日工毕。所修石堰，长一百余步，阔三十余步，高一丈三尺。石斗门桥，高二丈，长十步，阔六步。渠四道，长阔不一，计六百七十七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

五县，村坊计四百六十三处，渠成甚益于民，名曰广济。三年八月，中书省臣忽鲁不花等奏："广济渠司言，沁水渠成，今已验工分水，恐久远权豪侵夺。"乃下诏依本司所定水分，已后诸人毋得侵夺。

至文宗天历三年三月，怀庆路同知阿合马言："天久亢旱，夏麦枯槁，秋谷种不入土，民匮于食。近因访问耆老，咸称丹水浇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统间王学士亦为天旱，奉诏开此渠，募自愿人户，于太行山下沁口古迹，置分水渠口，开浚大河四道，历温、陟入黄河，约五百余里，渠成名曰广济。设官提调，遇旱则官为斟酌，验工多寡，分水浇溉，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五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二十余年后，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壅遏水势，又经霖雨，渠口淤塞，堤堰颓圮。河渠司寻亦革罢，有司不为整治，因致废坏。今五十余年，分水渠口及旧渠迹，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于民大便。可令河阳、河内、济源、温、武陟五县，使水人户自备工力，疏通分水渠口，立闸起堰，仍委谙知水利之人，多方区画。遇旱，视水缓急，撤闸通流，验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涨，闭闸退还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种稻田。如此，则涝旱有备，民乐趋利。请移文孟州、河内、武陟县委官讲议。"寻据孟州等处申，亲诣沁口，咨询耆老，言旧日沁水正河内筑土堰，遮水入广济渠，岸北虽有减水河道，不能吞伏，后值霖雨，荡没田禾，以此堵闭。今若枋口上连土岸，及于沁水正河置立石堰，与枋口相平，如遇水溢，闭塞闸口，使水漫流石堰，复还本河，又从减水河分杀其势，如此庶不为害。约会河阳、武陟县尹与耆老等议，若将旧广济渠依前开浚，减水河亦增开深阔，禁安磨碾，设立闸堰，自下使水，遇旱放闸浇田，值涝闭闸退水，公私便益。怀庆路备申工部牒，都水监回文本路，委官相视施行。

三白渠

京兆旧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太宗之十二年，梁泰奏："请差拨人户牛具一切种莳等物，修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数倍，所得粮米，可以供军。"太宗准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规措三白渠使，郭时中副之，直隶朝廷，置司于云阳县；所用种田户及牛畜，别降旨，付塔海绀不于军前应副。是月，敕喻塔海绀不："近梁泰奏修三白渠事，可于汝军前所获有妻少壮新民，量拨二千户，及木工二十人，官牛内选肥腯齿小者一千头，内乳牛三百，以畀梁泰等。如不敷，于各千户、百户内贴补，限今岁十一月内交付数足，趁十二月入工。其耕种之人，所收之米，正为接济军粮。如发遣人户之时，或阙少衣装，于各

千户、百户内约量支给，差军护送出境，沿途经过之处，亦为防送，毋致在逃走逸，验路程给以行粮，大口一升，小者半之。”

洪口渠

洪口渠在奉元路。英宗至治元年十月，陕西屯田府言：

自秦、汉至唐、宋，年例八月差使水户，自泾阳县西仲山下截河筑洪堰，改泾水入白渠，下至泾阳县北白公斗门，分为三限，并平石限，盖五县分水之要所。北限入三原、栎阳、云阳，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泾阳，浇溉官民田七万余亩。近至大三年，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计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人日采石积方一尺，工价二两五钱，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火焚水淬，日可凿石五百尺，二百五十五日工毕。官给其粮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顾匠佣直使水户均出。陕西省议，计所用钱粮，不及二年之费，可谓一劳永逸，准所言便。都省准委屯田府达鲁花赤只里赤督工，自延祐元年二月十日发夫匠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石积二万五千五百尺，添夫匠百人，日凿六百尺，二百四十二日可毕。

文宗天历二年三月，屯田总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议言：“去岁六月三日骤雨，泾水泛涨，无修洪堰及小龙口尽圮，水归泾，白渠内水浅，为此计用十四万九千五百十一工，役丁夫一千六百，度九十三日毕。于使水户内差拨，每夫就持麻一斤，铁一斤，系囤取泥索各一，长四十尺，草苫一，长七尺，厚二寸。”陕西省准屯田府照，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经由三限，自泾阳下至临潼五县，分流浇溉民田七万余顷，验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放水溉田，以为年例。近因奉元亢旱，五载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实不能办集。窃详泾阳水利，虽分三限引水溉田，缘三原等县地理遥远，不能依时周遍，泾阳北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修堰，除见在户依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数，宜令泾阳县近限水利户添差一人，官日给米一升，并工修治。省准出钞八百锭，委耀州同知李承事，洎本府总管郭嘉议及各处正官，计工役照时直籴米给散。李承事督夫修筑，至十一月十六日毕。

扬州运河

运河在扬州之北，宋时尝设军疏涤，世祖取宋之后，河渐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尝以为言，虽有旨浚治，有司奉行，未见实效。

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两淮运司言：“盐课甚重，运河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明年二月，中书移文河南省，选官洎运司有司官相视，会计工程费用。于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张奉政及淮东道宣慰司官、运司官，会州县仓场官，遍历巡视，集议：河长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濒河有田之家，顾倩丁夫，开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仓场盐司不妨办课，协济有司，开修四百八十二里。运司言：“近岁课额增多，而船灶户日益贫苦，宜令有司通行修治，省减官钱。”省臣奏准：诸色户内顾募丁夫万人，日支盐粮钱二两，计用钞二万锭，于运司盐课及减驳船钱内支用。差官与都水监、河南行?11.炊□□克竟僮ǘ□涫拢□□盟咎宀欤□嗝茉呵补僬蚨簦□伺┤恫9.な柚巍?

练湖

练湖在镇江。元有江南之后，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参政暗都剌奏请依宋例，委人提调疏治，其侵占者验亩加赋。

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镇江运河全藉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来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时专设人夫，以时修浚。练湖潴蓄潦水，若运河浅阻，开放湖水一寸，则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浅，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运递，甚为不便。委官相视，疏治运河，自镇江路至吕城坝，长百三十一里，计役夫万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毕。又用三千余人浚涤练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粮三升、中统钞一两。行?⑫刑ǔ止偌喽健K□么□铮□袼暝ㄔ福□创盒斯ぁ：闲惺乱耍□澜□阈惺：：□狻！奔鹊弥迹□际∫莆慕□阈惺。□□握□□蟹盥屎鲜粽□偾琢俣揭邸S谑嵌□蟹钛裕骸八□□岸妓□偌喑缑髦葜□萑畏钫□⑰蚪□纷芄苊□幸榈纫椋毫泛□⑯撕哟朔且皇拢□艘兰偕街詈□□袢∧嘀□ǎ□么□□遥□□□耍□弥裱犁倘∮倌啵□湛扇□兀□录凭磐蛟兀□□轮□洌□匚《□□咄蛟兀□陀盟□∧嘣鲋□□丁W哉蚪□诔浅坦□樱□脸V菸浣□芈莱前樱□映ぐ偃□□焕镆话偎氖□□剑□饪□用胬□逭桑□桌□□桑□钏某撸□爰□兴□□撸□苫□盍□摺K□鄯蛴谄浇□⑰蚪□ ³. V荨13.□踔菁敖□德匪□戒嘌糁萏锒嗌匣□诓钯弧H艨：□□樱□□鄄⑫耍□淠寻旒□R顺门┤叮□瓤□撕樱□ㄔ暇涂A泛□！笔∽妓□裕□攵际峦踽缡碌扔谔┓彳□暾□轮琳蚪□ㄗ粝兀□□骷喙す傺睾□嗍樱□虾□掣曰仆粒□潞□□□栽樱□嘁嗉嵊玻□豢裳犁　S忠榱揭鄄⑫耍□嗬肴□儆嗬铮□□醇喽剑□□□□眩□敢运□椒蛞煌蛉

□□灏偈□□耍□瓤□撕樱□谒氖□呷毡希□慰A泛□□□□湛赏辍＜逃薪□闲刑云逃□芳罢阄髁□盟靖笔咕阒粒□艘槭资略撕樱□肝淖少鳎□煊谑窃率□呷杖胍邸?

二月十八日，省臣奏："开浚运河、练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议，仍令便宜从事。"后各监工官言："已分运河作三坝，依元料深阔丈尺开浚，至三月四日工毕。数内平江昆山、嘉定二州，实役二十六日，常熟、吴江二州，长洲、吴县，实役二十八日，余皆役三十日，已于三月七日积水行舟。"又监修练湖官言："任奉议指划元料，增筑堤堰及旧有土基，共增阔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滩脚，增筑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达东旧堤卧羊滩修筑，如旧堤高阔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筑令完。中堰西石□达至五百婆堤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补之。五百婆堤至马林桥堤水势稍缓，不须修治，其堤底间有渗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毕，实役三日。归勘任少监元料，开运河夫万五百十三人，六十日毕，浚练湖夫三千人，九十日毕，人日支钞一两、米三升，共该钞万八千一十四锭二十两，米二万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实征夫万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钞八千六百七十九锭三十六两，粮万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钞九千三百三十四锭三十四两，粮万四千二石二升。其练湖未毕，相视地形水势再议。"

参政董中奉又言："练湖旧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补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县苗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专任修筑湖岸，设提领二员、壕寨二人、司吏三人，于有出身人内选用。"工部议："练湖所设提领人等印信，即同湖兵，宜咨本省遍行议拟。"又镇江路言："河、练湖今已开浚，若不设法关防，徒劳民力。除关本路达鲁花赤兀鲁失海牙总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专管启闭斗门。"行省从之。

吴松江

浙西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为吴松江，东汇淀山湖以入海，而潮汐来往，逆涌浊沙，上泾河口，是以宋时设置撩洗军人，专掌修治。元既平宋，军士罢散，有司不以为务，势豪租占为荡为田，州县不得其人，辄行许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

至治三年，江浙省臣方以为言，就委嘉兴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将仕同本处正官，体究旧曾疏浚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涨碍水处所，商度开涤图呈。据丁知事等官按视讲究，合开浚河道五十五处。内常熟

州九处，十三段，该工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二，昆山州十一处，九十五里，用工二万七千四百，役夫四百五十六，宜于本州有田一顷之上户内，验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备粮赴功疏浚。正月上旬兴工，限六十日工毕，二年一次举行。嘉定州三十五处，五百三十八里，该工百二十六万七千五十九，日支粮一升，计米万二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日役夫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六十日毕。工程浩大，米粮数多，乞依年例，劝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备口粮，佃户佣力开浚。奈本州连年被灾，今岁尤甚，力有不逮，宜从上司区处。高治中会集松江府各州县官按视，议合浚河渠，华亭县九处，计五百二十八里，该工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八十二，役夫十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四，人日支粮二升，计米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四升。上海县十四处，计四百七十一里，该工千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万六千一百三十四，人日支粮二升，计二十四万七千三百六十一石四升，六十日工毕。官给之粮，佣民疏治。如下年丰稔，劝率有田之家，五十亩出夫一人，十亩之上验数合出，止于本保开浚。其权势之家，置立鱼簖并沙涂栽苇者，依上出夫。

其上海、嘉定连年旱涝，皆缘河口湮塞，旱则无以灌溉，涝则不能疏泄，累致凶歉，官民俱？V猎□□□暌院螅□骄□璞伲□缘梅犸□1饶暧指篡毡眨□萍矣□幼庹迹□涞谜鞲常□凳T罄□Ⅰ虾Ｏ厮晔展倭敢皇□咄蚴□□窳溉□蛴嗍□□跃偎蒲拥v七年灾伤五万八千七百余石，至治元年灾伤四万九千余石，二年十万七千余石，水旱连年，殆无虚岁，不惟亏欠官粮，复有赈贷之费。近委官相视地形，讲议疏浚，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旧有河港联络官民田土之间、藉以灌溉者，今皆填塞，必须疏通，以利耕种。欲令有田人户自为开浚，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独成。由是议，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处所管军民站灶僧道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备粮修治，州县正官督役。其豪势租占荡田、妨水利者，并与除辟。本处民田税粮全免一年，官租减半。今秋收成，下年农隙举行，行?⑿刑ā17.□盟竟傺舱颉Ｍ饩莼□ぁ16.ド健3.Ｊ熘莺痈郏□壬虾！12.味α杭辈煌□□盐□惶澹□痈鞔θ芭т□俣接刑镏□遥□噶覆9.ば拗巍Ｈ翦嵝斯ぃ□跹艏已怨锖ツ甓□劣屑桑□の□少骺煞瘛?

至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迈杰等奏：“江浙省言，吴松江等处河道壅塞，宜为疏涤，仍立闸以节水势。计用四万余人，今岁十二月为始，至正月终，六十日可毕，用二万余人，二年可毕。其丁夫于旁郡诸色户内均差，依练湖例，给佣直粮食，行?⑿刑ā17.□盟静⒂兴竟偻□岬鳌3嫉纫椋□耸鹿倜窳奖悖□舜悠淝搿Ｈ舳》蛴杏啵□沽钜荒瓯稀Ｃ□鸦

洞鹭莺敝畛纪□岬鳎□ㄎ□筘┓鏊褐话嗉扒岸妓□紊偌喽□邸！钡弥迹□莆男惺。□寄馐柚巍＝□闶∠赂髀贩7.蛉胍郏□炼□耆蛘□滤娜展讠稀？

淀山湖

太湖为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诸山之水，潴蓄之余，分汇为淀山湖，东流入海。

世祖末年，参政暗都剌言：“此湖在宋时委官差军守之，湖旁余地，不许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泄水势。今既无人管领，遂为势豪绝水筑堤，绕湖为田，湖狭不足潴蓄，每遇霖潦，泛溢为害。昨本省官忙古□等兴言疏治，因受曹总管金而止。张参议、潘应武等相继建言，识者咸以为便。臣等议，此事可行无疑。然虽军民相参，选委廉干官提督，行省山住子、行院董八都见子、行台哈剌□令亲诣相视，会计合用军夫拟禀。”世祖曰：“利益美事，举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铁哥言：“委官相视，计用夫十二万，百日可毕。昨奏军民共役，今民丁数多，不须调军。”世祖曰：“有损有益，咸令均齐，毋自疑惑，其均科之。”

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即位。平章铁哥奏：“太湖、淀山湖昨尝奏过先帝，差倩民夫二十万疏掘已毕。今诸河日受两潮，渐致沙涨，若不依旧宋例，令军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议，常时工役拨军，枢府犹且吝惜，屯守河道用军八千，必辞不遣。淀山湖围田赋粮二万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调军士四千与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职掌收捕海贼，修治河渠围田。”命伯颜察兒暨枢密院议毕闻奏。于是枢府言：“尝奏淀山湖在宋时设军屯守，范殿帅、硃、张辈必知其故，拟与省官集议定禀奏，有旨从之。乃集枢府官及范殿帅等共议，硃、张言：‘宋时屯守河道，用手号军，大处千人，小处不下三四百，隶巡检司管领。’范殿帅言：‘差夫四千，非动摇四十万户不可，若令五千军屯守，就委万户一员提调，事或可行。’臣等亦以为然，与都水巡防万户府职名，俾隶行院。”枢府官又言：“若与知源委之人询其详，候至都定议。”从之。

盐官州海塘

盐官州去海岸三十里，旧有捍海塘二，后又添筑咸塘，在宋时亦尝崩陷。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礼部郎中游中顺，洎本省官相视，虚沙复涨，难于施力。至仁宗延祐己未、庚申间，海汛失度，累坏民居，陷地三十余里。其时省宪官共议，宜于州后北门添筑土塘，然后筑石塘，东西长四十三里，后以潮汐沙涨而止。

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间，风潮大作，冲捍海小塘，坏州郭四里。杭州路言："与都水庸田司议，欲于北地筑塘四十余里，而工费浩大，莫若先修咸塘，增其高阔，填塞沟港，且浚深近北备塘濠堑，用桩密钉，庶可护御。"江浙省准下本路修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差丁夫，当水入冲堵闭，其不敷工役，于仁和、钱塘及嘉兴附近州县诸色人户内斟酌差倩，即日沦没不已，旦夕诚为可虑。"工部议："海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督催庸田使司、盐运司及有司发丁夫修治，毋致侵犯城郭，贻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秃满迭兒、茶乃、史参政等奏："江浙省四月内，潮水冲破盐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征夫修堵，又令僧人诵经，复差人令天师致祭。臣等集议，世祖时海岸尝崩，遣使命天师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颜奉御香，令天师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来，秋潮汹涌，水势愈大，见筑沙地塘岸，东西八十余步，造木柜石囤以塞其要处。本省左丞相脱欢等议，安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御锼啮，以救其急，拟比浙江立石塘，可为久远。计工物，用钞七十九万四千余锭，粮四万六千三百余石，接续兴修。"

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筑海塘，作竹蘧篨，内实以石，鳞次垒叠以御潮势，今又沦陷入海，见图修治，倘得坚久之策，移文具报。臣等集议，此重事也，旦夕驾幸上都，分官扈从，不得圆议。今差户部尚书李家奴、工部尚书李嘉宾、枢密院属卫指挥青山、副使洪灏、宣政佥院南哥班与行省左丞相脱欢及行台、行宣政院、庸田使司诸臣，会议修治之方。合用军夫，除戍守州县关津外，酌量差拨，从便添支口粮。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内点倩。凡工役之时，诸人毋或沮坏，违者罪之。合行事务，提调官移文禀奏施行。"有旨从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洎行省台院及庸田司等官议："大德、延祐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异常，增筑土塘，不能抵御，议置板塘，以水涌难施工，遂作蘧篨木柜，间有漂沉，欲踵前议，叠石塘以图久远。为地脉虚浮，比定海、浙江、海盐地形水势不同，由是造石囤于其坏处叠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石囤二十九里余，不曾崩陷，略见成效。"庸田司与各路官同议，东西接垒石囤十里，其六十里塘下旧河，就取土筑塘，凿东山之石以备崩损。

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当大汛，潮势不高，风平水稳。十四日，祈请天妃入庙，自本州岳庙东海北护岸鳞鳞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涨，东西长七里余，南北广或三十步，或数十百步，渐见南北相接。西至石囤，已及五都，修筑捍海

塘与盐塘相连，直抵岩门，障御石囤。东至十一都六十里塘，东至东大尖山嘉兴、平湖三路所修处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西自六都仁和县界赭山、雷山为首，添涨沙涂，已过五都四都，盐官州廊东西二都，沙土流行，水势俱浅。二十日，复巡视自东至西岸脚涨沙，比之八月十七日渐增高阔。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汛，本州岳庙东西，水势俱浅，涨沙东过钱家桥海岸，元下石囤木植，并无颓圮，水息民安。”于是改盐官州曰海宁州。

龙山河道

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武宗至大元年，江浙省令史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来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递运官物，甚为烦扰。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五里，粪坏填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迹其形势，宜改修运河，开掘沙土，封闸搬载，直抵浙江，转入两处市河，免担负之劳，生民获惠。”省下杭州路相视，钱塘县城南上隅龙山河至横河桥，委系旧河，居民侵占，起建房屋，若疏通以接运河，公私大便。计工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六，日役夫五千二百五十二，度可三十日毕。所役夫于本路录事司、仁和、钱塘县富实之家差倩，就持筐檐锹□应役。人日支官粮二升，该米三千一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河长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桥八，立上下二闸，计用钞一百六十三锭二十三两四钱七分七厘。省准咨请丞相脱脱总治其事，于仁宗延祐三年三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十八日工毕。

志第十七下 河渠三

○黄河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省臣以闻，朝廷患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

九年冬，脱脱既复为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

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乃命集群臣议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运使贾鲁，昌言必当治。先是，鲁尝为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后又为都水使者，奉旨诣河上相视，验状为图，以二策进献：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至是复以二策封，脱脱韪其后策。议定，乃荐鲁于帝，大称旨。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7□炅骸4.竺□□腥□访袷□逋蛉耍□□莸仁□□邪艘砭□□蛉斯┳郏□磺写邮麓笮【□瘢□藤鹘诙龋□阋诵松伞J窃露□□□震□ぃ□咴率柙涑桑□嗽戮鏊□屎樱□旁轮坶□ㄐ校□□辉滤□凉け希□钌囚畹坛伞：幽烁垂实溃□匣阌诨矗□侄□胗诤！5矍补蟪急□篮硬□□俾郴咕┫Γ□酃T□萑俾淮蠓颉12.□痛笱□浚□湫□χ畛记勹陀胁睿□拓┫嗤淹咽老□鹭莺敝□牛□孛□擦盅□砍兄寂费粜□坪悠奖□模□造豪图ā？

玄既为河平之碑，又自以为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则，乃从鲁访问方略，及询过客，质吏牍，作《至正河防记》，欲使来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

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

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

治扫一也，有岸扫、水扫，有龙尾、栏头、马头等扫。其为扫台及推卷、牵制、珣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纟亘之方。

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氵众也。

此外不能悉书，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

其浚故道，深广不等，通长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长百八十二里。继自黄陵冈至南白茅，辟生地十里。口初受，广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广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势之低昂，相准折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刘庄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垦广八十步，深九尺。刘庄至专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广六十步，深五尺。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面广百步，底广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长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广垦六十步，深五尺。乃浚凹里减水河，通长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长三里四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旧河身至张赞店，长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垦广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垦广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垦广二十六步，深五尺。张赞店至杨青村，接入故道，垦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

其塞专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通长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创筑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长三百三十步，面广二十五步，底广三十三步，树置桩橛，实以土牛、草苇、杂梢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龙尾大扫。言龙尾者，伐大树连梢系之堤旁，随水上下，以破啮岸浪者也。筑第二重正堤，并补两端旧堤，通长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长四里，两堤相接旧堤，置桩堵闭河身，长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苇、梢土相兼修筑，底广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筑者，长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广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补筑旧堤者，长七里三百步，表里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计高一丈。筑第三重东后堤，并接修旧堤，高广不等，通长八里。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四处，置桩木，草土相兼，长四十七步。

于是塞黄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长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长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复作大堤刺水者一，长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内创筑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东南至旧河岸，长十里百五十步，颠广四步，趾广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筑旧河岸至入水堤，长四百三十步，趾广三十步，颠杀其六之一，接修入水。

两岸扫堤并行。作西扫者夏人水工，征自灵武；作东扫者汉人水工，征自近畿。其法以竹络实以小石，每扫不等，以蒲苇绵腰索径寸许者从铺，广可一二十步，长可二三十步。又以曳扫索綯径三寸或四寸、

长二百余尺者衡铺之。相间复以竹苇麻釭大纤，长三百尺者为管心索，就系绵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数千束，多至万余，匀布厚铺于绵腰索之上，袴而纳之，丁夫数千，以足蹈实，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号于众，众声力举，用小大推梯，推卷成扫，高下长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余。又用大索或互为腰索，转致河滨，选健丁操管心索，顺扫台立踏，或挂之台中铁猫大橛之上，以渐缒之下水。扫后掘地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筑之以土，其上复以土牛、杂草、小扫梢土，多寡厚薄，先后随宜。修叠为扫台，务使牵制上下，缜密坚壮，互为掎角，扫不动?Ｈ樟Σ蛔悖□鹨约讨□；□奂缺希□词┣胺ǎ□砩Ｔ匝瓜认轮□ǎ□克□成睿□粕ê癖。□□□嘀了纳ǘ□埂Ａ缴ㄖ□渲弥衤纾□叨□苫蛉□桑□□恼晌宄撸□狄孕∈□⑼僚！＜嚷□□狄灾窭拢□淞脚圆⑸ǎ□芟麓笞□□鸵灾衤缟洗笾裱□飨涤谧□稀６□髁缴□捌渲兄衤缰□希□圆萃恋任镏□□ㄌǎ□汲の迨□交虬俨剑□傧律ǎ□匆灾袼骰蚵樗鞒ぐ税俪呋蛭灏俪哒咭欢□□硬奁溆喙苄乃髦□洌□股匚胨□□螅□溆喙苄乃魅缜矮懑遥□嬉怨苄某に鳎□吨梦迤呤□街□猓□蛱□ǎ□虼笞□□范□抵□□ü苁□廴账□轮□ǎ□僖圆萃恋任锿Ｌ蕹傻蹋□忠粤□泊笊□芄矣诨さ檀笞□□治鏊□啤Ｆ涞坛ざ□倨呤□剑□惫闼氖□□剑□泄阄迨□宀剑□瞎闼氖□□剑□缘咧林海□ù呷□砂顺摺?

其截河大堤，高广不等，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长十里四十一步。筑岸上土堤，西北起东西故堤，东南至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颠广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扫梢草杂土，多寡厚薄随宜修叠，及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扫，如前两堤法。唯修叠扫台，增用白阑小石。并扫上及前几修扫堤一，长百余步，直抵龙口。稍北，栏头三扫并行，扫大堤广与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扫，间以竹络，成一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广百一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广八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创筑缕水横堤一，东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东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长二里四十二步，亦颠广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内创岸土堤，东北起新补白茅故堤，西南至旧河口，高广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堤，盖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犹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益以秋涨，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难以下扫。且扫行或迟，恐水尽涌

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纟亘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纟亘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垂之水中。又以竹纟亘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纟亘或□垂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扫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复以木□耆拄，使帘不偃仆，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扫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以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扫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扫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扫置桩，系缆四扫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北岸才四五十步，势迫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扫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艰。薄龙口，喧豗猛疾，势撼扫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进官吏工徒十余万人，日加奖谕，辞旨恳至，众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又于堤前通卷栏头扫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扫出水，管心大索系前扫，□垂后阑头扫之后，后扫管心大索亦系小扫，□垂前阑头扫之前，后先羁縻，以锢其势。又于所交索上及两扫之间，压以小石白阑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势措置。

扫堤之后，自南岸复修一堤，抵已闭之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农家场圃之具曰辘轴者，穴石立木如比栉，珣前扫之旁，每步置一辘轴，以横木贯其后，又穴石，以径二寸余麻索贯之，系横木上，密挂龙尾大扫，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笢，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广百二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广八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护堤扫一道，通长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扫三道，通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梢冈至砀山县，增培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

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带梢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席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千艘，绳索小大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垂石三千塊，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稭、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赀，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

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宜悉书之，使职史氏者有所考证也。"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具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堰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

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钱，试为小堰，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道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 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坝渠会，而渠成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马坝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罢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彰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

马脚诸堰，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免谕，使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

诸堰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用以节民力而资民利，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也。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民不堪其役‖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堰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崩石已满，随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者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积者，尚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专其力于堰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历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兒及泾阳尹王琚疏道之，起泾阳、高

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堰，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余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兒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

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兒、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志第十八 礼乐一

《传》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致礼以治躬，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致乐以治心 ，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 < 扔置□躏拮鳌洞蟪衫帧罚□□□窦渌□亟鹬□制鳌Ⅴ猎□□辏□跤霉□亍5.歉琛⑽奈涠□栌谔□恚□易嬷料茏诎耸遥□杂欣终隆Ｈ□□辏□肿□琊16.终隆3勺诖蟮录洌□平济砬□瑁□醋□□ッ砝终隆Ｈ首诨是斐酰□□□2共□止ぃ□□种迫毡浮4蟮制溆诩漓耄□视醚爬郑□□狩涎啵□蛴醚嗬郑□茄潘准嬗谜咭病?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

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蕝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萧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从之。秋七月，内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号曰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

元正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　　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拜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执护尉、劈正斧中行，导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门北向立，导从倒卷序立，惟扇置于锜。侍仪使导驾时，引进使同内侍官，引宫人擎执导从，入至皇后宫庭，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皇后出阁升辇，引进使引导从导至殿东门外，引进使分退押直至垩涂之次，引导从倒卷出。俟两宫升御榻，鸣鞭三，劈正斧退立于露阶东。司晨报时鸡唱毕，尚引引殿前班，皆公服，分左右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相向立。通班舍人唱曰"左右卫上将军兼殿前都点检臣某以下起居"，尚引唱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都点检稍前"。宣赞报曰"圣躬万福"，通赞赞曰"复位"，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凡传"山呼"，控鹤呼噪应和曰"万

岁”，传“再山呼”，应曰“万万岁”。后仿此。　　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宣赞唱曰“各恭事”。两班点检、宣徽将军分左右升殿，宿直以下分立殿前，尚厩分立仗南，管旗分立大明门南楹。

俟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毕，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通班唱曰“文武百僚、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右丞相具官无常。 臣某以下起居”，典引赞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诣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前行乐工分左右，引登歌者及舞童舞女，以次升殿门外露阶上。登歌之曲各有名，音中本月之律。先期，仪凤司运谱，翰林院撰辞肄之。　　丞相至宇下褥位立，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侍仪使引丞相由南东门入，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丞相跪，宣徽使立于东南，曲终。丞相祝赞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宣徽使答曰：“如所祝。”丞相俯伏兴，退诣进酒位。尚醞官以觞授丞相，丞相搢笏捧觞，北面立，宣徽使复位。前行色降，舞旋至露阶上。教坊奏乐，乐舞至第四拍，丞相进酒，皇帝奉觞。宣赞唱曰“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丞相三进酒毕，以觞授尚醞官，出笏，侍仪使双引自南东门出，复位，乐止。至元七年进酒仪：班首至殿前褥位立，前行进曲，尚醞官执空杯，自正门出，授班首。班首搢笏执空杯，由正门入，至御榻前跪。俟曲终，以杯授尚醞官，出笏祝赞。宣徽使曰“诺”，班首俯伏兴。班首、宣徽使由南东门出，各复位。班首以下舞蹈山呼五拜，百官分班，教坊奏乐，尚醞官进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三进酒毕，班首降至丹墀。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改今仪。

通赞赞曰“合班”。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二案至横阶下，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至第二重阶。俟进读表章官等，翰林国史院属官一人。　至宇下齐跪。宣表目舍人先读中外百司表目，翰林院官读中书省表毕，皆俯伏兴，退，降第一重阶下立。俟进读礼物舍人升阶，至宇下，跪读礼物目毕，俯伏兴，退。同降至横阶，随表章西行，至右楼下，侍仪仍领之，礼物东行至左楼下，太府受之。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

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僧、道、耆老、外国藩客，以次而贺。

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凡大宴，马不过一，羊虽多，必以兽人所献之鲜及脯鱐，折其数之半。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宴飨乐节，见宴乐篇。 四品以上，赐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宴毕，鸣鞭三。侍仪使导驾，引进使导后，还寝殿，如来仪。

天寿圣节受朝仪如元正仪

郊庙礼成受贺仪如元正仪

皇帝即位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万安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前一日，设宣诏位于阙前。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至皇太子寝阁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传旨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太子出阁，侍仪使前导，由崇天门入，升大明殿。引进使引导从至皇太子妃阁前，跪报外办。内侍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前导由凤仪门入。俟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毕，鸣鞭三。尚引引点检以下，皆公服，入就起居位。起居赞拜，如元正朝仪。

两班点检、宣徽将军、宿直、尚厩、管旗，各恭事。俟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毕，参议中书省事四人，以篚奉诏书，由殿左门入，至御榻前。参议中书省事跪奏诏文，俯伏兴，以诏授典瑞使押宝毕，置于篚，对举由正门出，乐作，至阙前，以诏置于案，文武百僚各公服就位北向立。侍仪使称有制，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班首稍前”，典引引班首至香案前。通赞赞曰“跪”，曰“在位官皆跪”，司香赞曰“搢笏”，通赞赞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复位”，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以诏授左司郎中，郎中跪受，同译史稍西，升木榻，东向宣读。通赞赞曰“在位官皆跪”。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读毕，降榻，以诏授侍仪使，侍仪使置于案。通赞赞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

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入起居位。起居拜舞，祝颂，进酒，献表，赐宴，并同元正受朝仪。　　宴毕，鸣鞭三。侍仪使导驾，引进使导后，入寝殿，如来仪。次日，以诏颁行。

群臣上皇帝尊号礼成受朝贺仪

前期二日，仪鸾司设大次于大明门外，又设进册案于殿内御座前之西，进宝案于其东，设受册案于御座上之西，受宝案于其东。侍仪司设册案于香案南，宝案又于其南。礼仪使位于前，册使、册副位于廷中，北面。引册、奉册、举册、读册、捧册官，位于右，引宝、奉宝、举宝、读宝、捧宝官位于左，以北为上。百官自金玉府迎册宝，奉安中书省，如常仪。

前期一日，右丞相率公卿朝服，仪卫音乐，导册宝二案出自中书，至阙前，控鹤奠案，方舆中道。册使等奉随入大次内，方舆奠案。侍仪使引册使以下，由左门以出，百官趋退。

至其大昕，右丞相以下百官，各公服集阙廷，仪仗护尉就位。侍仪使、礼仪使引导从导皇帝升大明殿，引进使引导从导皇后升殿。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起居山呼拜舞毕，宣赞唱曰“各恭事”。皇太子、诸王、后妃、公主以次升殿，鸣鞭三。侍仪使、引册、引宝导册宝由正门入，乐作。奉册使、右丞相率册官由右门入，奉宝使、御史大夫率宝官由左门入，至殿下，置册案于香案南，宝案又奠于其南，乐止。侍仪使引册使以下就起居位，典引引群臣入就位。通班舍人唱曰“文武百僚具官臣某以下起居”，典引赞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拜、舞蹈、山呼，如常仪。

毕，承奉班都知唱曰“奉册使以下进上册宝”，侍仪司引册使以下进就位，乐作。掌仪赞曰“奉册宝官稍前，搢笏，捧册宝”，侍仪使前导，由中道升正阶，立于下。俟奉册使诸册官由右阶隮，奉宝使诸宝官由左阶隮毕，俱由左门入，奉册宝至御榻褥位前，册西宝东，乐止。掌仪赞曰“捧册宝官稍前，以册宝跪置于案”，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复位”，曰“奉册使以下皆跪”，曰“举册官兴，俱至案前跪”，曰“搢笏，取册于匣，置于盘，对举”，曰“读册官兴，俱至案前跪”，曰“读册”。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读毕，举册官纳册于匣，兴，以授典瑞使，出笏，立于册案西南，典瑞使置于受册案。掌仪赞曰“举宝官兴，俱至案前跪”，曰“搢笏，取宝于盝，对举”，曰“读宝官兴，俱至案

前跪”，曰“读宝”。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读毕，举宝官纳宝于盝，兴，以授典瑞使，出笏，立于宝案东南，典瑞使置于受宝案。掌仪赞曰“奉册使以下皆就拜”，曰“兴”，曰“平身”。参议中书省事四人，以篚奉诏书，由殿左门入，至御榻前，跪读诏文，如常仪，授典瑞使押宝毕，置于篚，对举，由正门出，至丹墀北，置于诏案。册使以下由南东门出，就位听诏，如仪。仪鸾使四人，舁进册宝案，由左门出。

侍仪使引班首由左阶隮，前行色乐作，至宇下，乐止，舞旋至露阶立。班首入殿，宣徽使奉随，班首跪，宣徽使西北向立。班首致词曰：“册宝礼毕，愿上皇帝、皇后万万岁寿。”宣徽使应曰：“如所祝。”乐作。通赞唱曰“分班”。进酒毕，班首由东南门出，降阶，复位，乐止。通赞唱曰“合班”。奏进表章礼物，赞拜、舞蹈、山呼、锡宴，并如元正之仪。

册立皇后仪

前期二日，仪鸾司设发册宝案于大明殿御座前稍西，设发宝案稍东。掌谒设香案于皇后殿前，设册案于殿内座榻前稍西，宝案稍东，设受册案于座塌上稍西，设受宝案于稍东。侍仪司设板位，册使副位于廷中，北面，册官位于右，宝官位于左，礼仪使位于册案前，主节位于太尉左。皇后殿廷亦如之。

至期大昕，引赞叙太尉以下于阙廷，各公服。侍仪使、礼仪使、引册使，引册、奉册、举册、读册、捧册官，由月华门入；侍仪使、礼仪使、引册副，引宝、奉宝、举宝、读宝、捧宝官，由日精门入。至露阶下，依板位立。侍仪使捧牙牌入至寝殿前，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引导从导皇帝入大明殿，升御座，鸣鞭三。

司晨报时鸡唱毕，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起居、赞拜、舞蹈、山呼，如仪。

宣赞唱曰“各恭事”。引赞引册使以下入就位，掌仪舍人引承奉班都知、侍仪使、礼仪使、主节、捧册、捧宝官，升自左阶，由南东门入，至御座前，分左右相向立。掌仪赞曰“礼仪使稍前跪”，曰“太尉以下皆跪”。礼仪使跪奏请进发皇后册宝。掌仪赞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太尉以下皆兴”，曰“复位”。掌仪赞曰“内谒者稍前”，曰“搢笏”，曰“捧册宝跪进皇帝”，曰“以册宝授捧册宝官”，捧册宝官跪受，

兴。掌仪赞曰“主节官搢笏持节”，礼仪使引节导册宝由正门出，至露阶，南向立。礼仪使称有制，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通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仪使宣制曰“命太尉某等持节授皇后册宝”，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降至露阶下，依次就位。掌仪唱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曰“复位”。方舆舁以行，乐作。侍仪使、礼仪使引太尉及册宝官，奉随至皇后宫庭奠案，乐止。掌仪唱曰“捧册宝官稍前，搢笏”。捧册宝使、太尉以下奉随由正阶隮，至案前。掌仪赞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曰“复位”。侍仪使稍前跪报外办，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侍仪使俯伏兴。

皇后出阁，诣褥位。太尉称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后册宝。内侍赞礼曰“跪”，掌仪赞曰“太尉以下皆跪”。内侍赞皇后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掌仪赞曰“太尉以下皆兴”。皇后升殿，立于座榻前。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进册宝”，掌仪唱曰“捧册宝官稍前，搢笏”。捧册宝由正门至殿内。掌仪赞曰“以册宝跪置于案”，曰“捧册宝官出笏，兴，复位”，曰“太尉以下皆跪”，曰“举册官兴，至案前跪”，曰“搢笏，取册于匣，置于盘，对举”，曰“读册官兴，至案前跪”，曰“读册”。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读毕，纳册于匣。掌仪赞曰“出笏，举宝官兴，至案前跪，搢笏，取宝于盝，对举”，曰“读宝官兴，至案前跪”，曰“读宝”。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读毕，纳宝于盝。掌仪赞曰“出笏”，曰“太尉以下皆就拜”，曰“兴”，曰“平身”。捧册宝官以册宝授太尉，太尉以授掌谒，掌谒以册宝置于受册宝案。掌仪唱曰“太尉以下跪”，曰“众官皆跪”。太尉致祝辞曰：“册宝礼毕，伏愿皇后与天同算。”司徒应曰：“如所祝。”就拜，兴，平身。太尉进酒，乐作；皇后饮毕，乐止。礼仪使引节引主节由正门以出。侍仪使引太尉以下，由左门至阶下，北面立。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通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侍仪使引太尉以下还诣皇帝御座前，跪奏曰：“奉制授皇后册宝，谨以礼毕。”就拜，兴，由左门出，降诣旁折位。

侍仪使引导从导皇后诣大明殿前谢恩，掌谒赞曰“拜”，曰“兴”，曰“拜”，曰“兴”。侍仪使分退，掌谒导皇后升御座。典引引丞相以下入起居位，起居赞拜如仪。　侍仪使诣右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至宇下褥位立。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侍仪使引右丞相由南东门入，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右丞相跪，宣徽使立于东南，曲终。右丞相祝赞曰：“册宝礼毕，臣等不胜

庆抃，同上皇帝、皇后万万岁寿。”宣徽使应曰：“如所祝。”右丞相俯伏兴，退诣进酒位。进酒、进表章礼物、赞拜、僧道贺献、大宴殿上，并如元正仪。　　宴毕，鸣鞭三。侍仪使导驾，引进使导后，还寝殿，如来仪。

册立皇太子仪

前期三日，右丞相率百僚至金玉局册宝案前，舍人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班首稍前”，曰“跪”，曰“在位官皆跪”，曰“搢笏”，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舍人分引群臣，仪卫音乐导至中书省，正位安置。

前期二日，仪鸾司设发册案于大明殿御座西，发宝案于东。典宝官设香案于太子殿前阶上，设册案于西，宝案于东；又设受册案于殿内座榻之西，受宝案于东。侍仪司设板位，太尉、册使副位于大明殿廷，太尉位居中，册官位于右，宝官位于左，礼仪使位于前，主节官位于太尉之左。太子殿廷亦如之，乐位布置亦如之。右丞相率百僚朝服，至中书省册宝案前，叙立定。舍人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班首稍前”，曰“跪”，曰“搢笏”，曰“在位官皆跪”，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舍人分引群臣，仪卫导从，音乐伞扇，导至阙前。控鹤奠案，方舆官舁之，由中道入崇天门，册使以下奉随至露阶下。方舆官置册案于西，宝案于东，分退立于两庑。册使副北面，引册官举册官、读册官、捧册官位于册案西，东向；引宝官、举宝官、读宝官、捧宝官位于宝案东，西向。掌仪舍人赞曰“捧册官稍前”，曰“搢笏”，曰“捧册”。又赞曰“捧宝官稍前”，曰“搢笏”，曰“捧宝”。侍仪使、引进使、引册官、引宝官前导，捧册宝官次之，册使副以下奉随升大明殿午阶，由正门入，至进发册宝案前，册使副北面立，引册官、引宝官、举册官、举宝官以下，分左右夹册宝案立。掌仪赞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曰“复位”。侍仪使引奉册使以下由左门出，百辟趋退。

至期大昕，引赞引册使以下，皆公服，叙位于阙廷。侍仪使导从皇帝出阁，鸣鞭三，升大明殿，登御座。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起居赞拜如仪，宣赞唱曰“各恭事”。引赞引册使以下入就位，掌仪舍人引承奉班都知、侍仪使、礼仪使、主节郎、捧册、捧宝官，升自左阶，由左门入，至御座前，分左右立。掌仪赞曰“礼仪使稍前”，曰“跪”，曰“众官皆

跪”。礼仪使奏请发皇太子册宝，掌仪唱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众官皆兴”，曰“复位”。曰“内谒者稍前”，曰“搢笏”，曰“捧册宝跪进皇帝”，曰“以册宝授捧册宝官”，捧册宝官跪受，兴。掌仪赞曰“主节郎搢笏持节”，礼仪使引节导册宝由正门以出，至露阶南向立。礼仪使称有制，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掌仪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仪使宣制曰“上命太尉等持节授皇太子册宝”，掌仪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仪使引节导册宝，降至露阶下，依次就位。掌仪赞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曰“复位”。方舆舁以行，乐作。侍仪使、礼仪使、主节前导，册使以下奉随由正门出。至阙前，方舆奠案，控鹤舁以行。至皇太子殿廷，控鹤奠案，方舆舁以行。入至露阶下奠案，方舆退，乐止。册使以下以次立，掌仪赞曰“捧册宝官稍前，搢笏，捧册宝”。侍仪使引节，主节导册宝以行，册使以下由正阶隮，节立于香案之西。掌仪赞曰“捧册宝官跪，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曰“兴”，曰“就位”。右庶子跪报外备，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右庶子俯伏兴。

皇太子出阁，立于香案前。掌仪赞曰“皇太子跪”，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拜”，曰“兴”，曰“拜”，曰“兴”。太尉前称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太子册宝，复位。掌仪赞曰“皇太子拜”，曰“兴”，曰“拜”，曰“兴”。请皇太子诣褥位，南向立。曰“皇太子跪”，曰“诸执事官皆跪”。曰“举册官兴，至案前”，曰“跪”，曰“读册”。读毕，曰“纳册于匣”，曰“出笏”。掌仪唱曰“举宝官兴，至案前”，曰“跪”，曰“读宝”。读毕，曰“纳宝于盝”，曰“出笏”，曰“举册宝官、读册宝官皆兴，复位。”掌仪赞曰“太尉进授册宝”，侍仪使引太尉、司徒至册宝案前，搢笏，以册宝跪进。皇太子恭受，以授左、右庶子，左、右庶子搢笏跪受。掌仪赞曰“皇太子兴，册使以下皆兴”。右庶子捧册，左庶子捧宝，导皇太子入殿。右庶子奠册于受册案，左庶子奠宝于受宝案。引节引主节立于殿西北，引赞引太尉以下降阶复位，北向立。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掌仪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乐作。侍仪使诣太尉前请进酒，太尉入至殿内，进酒毕，降复位，乐止。

侍仪使、礼仪使、主节导太尉以下还诣大明殿御座前，跪奏曰：“奉制授皇太子册宝，谨以礼毕。”俯伏兴，降诣位。侍仪使、左右庶子导皇太子诣大明殿御座前谢恩，右庶子赞曰“拜”，曰“兴”，曰“拜”，曰“兴”。进酒，又赞曰“拜”，曰“兴”，曰“拜”，曰“兴”。降殿，还府。

侍仪使诣右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至宇下褥位立，侍仪使分左

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侍仪使、右丞相由南东门入，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右丞相跪，宣徽使立于东南，曲终。右丞相祝赞曰：“皇太子册宝礼毕，臣等不胜庆抃，同上皇帝、皇后万万岁寿。”宣徽使应曰：“如所祝。”右丞相俯伏兴，退诣进酒位。进酒、进表章礼物、赞拜，如元正仪。驾兴，鸣鞭三。侍仪使导驾还寝殿，如来仪。

皇太子还府，升殿。典引引群臣入就起居位，通班，自班西行至中道，唱曰“具官某以下起居”，典引赞曰“鞠躬”，曰“平身”。进就拜位，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诣班首前请进酒，双引由左阶至殿宇下褥位立，侍仪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班首入自左门，右庶子随至座前。班首跪，右庶子立于东南。俟曲终，班首致祝词曰：“册宝礼毕，愿上殿下千秋之寿。”右庶子应曰：“如所祝。”班首俯伏兴，退至进酒位，搢笏，捧觞，北向立，右庶子退复位。俟舞旋至露阶，乐舞至第四拍，班首进酒。宣赞唱曰“文武百僚皆再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班首自东门出，复位，乐止。通赞唱曰“合班”。中书押进笺及礼物案至横阶下，进读笺官由左阶隮，进读礼物官至阶下。俟进读笺官至宇下，先读笺目，次读笺，读毕，俯伏兴，降至阶下。进读礼物官升阶，至宇下，跪读礼物状毕，俯伏兴，退，同读笺官至横阶，随笺案西行，至右庑下，礼物案东行，至左庑下，各付所司。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右庶子导皇太子还阁。

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

前期二日，仪鸾司设进发册宝案于大明殿御座之前，掌谒设进册宝案于太皇太后殿座榻前，设受册宝案于座榻上，并册西宝东。侍仪司设册使副位于廷中，北面，册官位右，宝官位左，礼仪使位于前，以北为上。太皇太后殿廷亦如之。

至期大昕，群臣皆公服，叙位阙前。侍仪使、礼仪使、引册使，引册、奉册、举册、读册、捧册官，由月华门入，侍仪使、礼仪使、引册副，引宝、奉宝、举宝、读宝、捧宝官，由日精门入。至露阶下，依板位立。侍仪使捧牙牌入至寝殿前，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入大明殿，升御座，鸣鞭三。司晨报时鸡唱毕，侍仪使、礼仪使、引册使以下升自东阶，由

左门入，至御榻前，相向立。掌仪赞曰“奏中严”，侍仪使捧牙牌跪奏曰“中严”，又赞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复位”，曰“礼仪使稍前跪”，曰“册使以下皆跪”。礼仪使奏请进发太皇太后册宝，掌仪赞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复位”，曰“内谒者稍前”，曰“搢笏，奉册宝上进”，曰“册使副、捧册宝官稍前”，曰“搢笏”，曰“内谒者跪进册宝”。皇帝兴，以册授册使，册使跪受，兴，以授捧册官，出笏；以宝授册副，册副跪受，兴，以授捧宝官，出笏。侍仪使、礼仪使、引册、引宝官，导册宝由正门出，册使以下奉随，至阶下。掌仪赞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笏，复位”。方舆舁行，乐作。侍仪使、礼仪使、引册、引宝前导，册使以下奉随，至兴圣宫前，奠案，乐止。

侍仪使以导从入至太皇太后寝殿前，跪报外办。掌谒入启，出传旨曰“可”，侍仪使俯伏兴。侍仪使、掌谒前导太皇太后升殿。导太皇太后时，侍仪使入至大明殿，跪奏册宝至兴圣宫，请行礼。驾兴，鸣鞭三，侍仪使前引导从至兴圣宫，升御座。侍仪使出，至案所，乐作。方舆入，至露阶下奠案。册使副立于案前，册官东向，宝官西向。方舆分退，立于两庑，乐止。

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相向立，起居拜舞，如元正仪。礼毕，宣赞唱曰“各恭事”，赞引册使以下退至起居位。通班舍人唱曰“摄某官具官或太尉，具官无常。

臣某以下起居”，引赞赞曰“鞠躬”，曰“平身”。进入丹墀，知班唱曰“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宣赞唱曰“各恭事”。进至案前，依位立。宣赞唱曰“太尉以下进上册宝”，掌仪赞曰“捧册宝官稍前，搢笏，捧册宝”。侍仪使引册宝官前导，册使奉随，至御榻，进册宝案前。掌仪唱曰“跪”，捧册宝官不跪，曰“以册宝置于案”，曰“捧册宝官出笏复位”，曰“太尉以下皆跪”，曰“读、举册宝官兴，俱至案前跪”。掌仪赞曰“举册官搢笏，取册于匣，置于盘，对举”。曰“读册”，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读毕，举册官纳册于匣。掌仪赞曰“出笏”，曰“举宝官搢笏，取宝于盝，对举”。曰“读宝”，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读毕，举宝官纳宝于盝。掌仪赞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平身”，曰“众官皆兴”，曰“复位”。曰“太尉、司徒、奉册宝官稍前”，曰“捧册宝官稍前”，曰“搢笏”，曰“捧册宝上进”，曰“皇帝躬授太皇太后册宝”，太皇太后以册宝授内掌谒，内掌谒置于案。皇帝兴，进酒。太皇太后举觞饮毕，皇帝复御座毕，掌仪赞曰“众官皆复位”。侍仪使、引册使以下，分左右，出就位。皇帝率皇后及后妃、公主，降丹墀，北面拜贺，升殿。皇太子及诸王拜贺，升殿。

典引引百官入就起居位，通班舍人唱曰“文武百僚具官臣某以下起居”，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诣班首前请进酒，双引至殿宇下褥位立，俟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侍仪使引班首由南东门入，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班首跪，曲终。班首祝赞曰：“册宝礼毕，臣等不胜欣抃，愿上太皇太后、皇帝亿万岁寿。”宣徽使应曰：“如所祝。”班首俯伏兴，退诣进酒位。以下并同元正仪。

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同前仪

太皇太后加上尊号进册宝仪同前仪

进发册宝导从

清道官二人，警跸二人，并分左右，皆摄官，服本品朝服。

云和乐一部：署令二人，分左右。次前行戏竹二，次排箫四，次箫管四，次板二，次歌四，并分左右。前行内琵琶二十，次筝十六，次箜篌十六，次蓁十六，次方响八，次头管二十八，次龙笛二十八，为三十三重。重四人。

次杖鼓三十，为八重。次板八，为四重。板内大鼓二，工二人，舁八人。乐工服并与卤簿同。法物库使二人，服本品服。次硃团扇八，为二重。次小雉扇八，次中雉扇八，次大雉扇八，分左右，为十二重。次硃团扇八，为二重。次大伞二，次华盖二，次紫方伞二，次红方伞二，次曲盖二，并分左右。执伞扇所服，并同立仗。

围子头一人，中道。次围子八人，分左右。服与卤簿内同。

安和乐一部：署令二人，服本品服。札鼓六，为二重，前四后二。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二，分左右。次龙笛四，次头管四，并为二重。次羌管二，次笙二，并分左右。次云璈一，中道。次闟二，分左右。乐工服与卤簿内同。

伞一，中道。椅左，踏右。执人，皁巾，大团花绯锦袄，金涂铜束带，行縢鞋袜。

拱卫使一人，服本品服。

舍人二人，次引宝官二人，并分左右，服四品服。

香案，中道。舆士控鹤八人，服同立仗内表案舆士。侍香二人，分左右，服四品服。

宝案，中道。舆士控鹤十有六人，服同香案舆士。方舆官三十人，夹香案宝案，分左右而趋。至殿门，则控鹤退，方舆官舁案以升。唐巾，紫罗窄袖衫，金涂铜束带，乌靴。

引册二人，四品服。

香案，中道。舆士控鹤八人，服同宝案舆士。侍香二人，分左右，服四品服。

册案，中道。舆士控鹤十有六人，服同宝案舆士。方舆官三十人，夹香案册案，分左右而趋。至殿门，则控鹤退，方舆官舁案以升。巾服与宝案方舆官同。

葆盖四十人，次阅仗舍人二人，服四品服。次小戟四十人，次仪锽四十人，夹云和乐伞扇，分左右行，服同立仗。

拱卫使二人，服本品朝服。次班剑十，次梧杖十二，次斧十二，次镫杖二十，次列丝十，皆分左右。次水笪左，金盆右。次列丝十，次立瓜十。次金杌左，鞭桶右，蒙鞍左，散手右。次立瓜十，次卧瓜三十，并夹葆盖、小戟、仪锽，分左右行。服并同卤簿内。

拱卫外舍人二人，服四品服，引导册诸官。次从九品以上，次从七品以上，次从五品以上，并本品朝服。

金吾折冲二人，牙门旗二，每旗引执五人。次青槊四十人，赤槊四十人，黄槊四十人，白槊四十人，紫槊四十人，并兜鍪甲靴，各随槊之色，行导册官外。

册案后舍人二人，服四品服。次太尉右，司徒左。次礼仪使二人，分左右。次举册官四人右，举宝官四人左。次读册官二人右，读宝官二人左。次阁门使四人，分左右，并本品服。

知班六人，分左右，服同立仗，往来视诸官之失仪者而行罚焉。

册宝摄官

上尊号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有六人：奉册官四人，奉宝官四人，捧册官二人，捧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引册官五人，引宝官五人，典瑞官三人，纠仪官四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四人，阁门使三人，清道官四人，点试仪卫五人，司香四人，备顾问七人，代礼官三十人，拱卫使二人，押仗二人，方舆官一百六十人。

上皇太后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人：摄太尉一人，摄司徒一人，礼仪使四人，奉册官二人，奉宝官二人，引册官二人，引宝官二人，举册官二人，举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捧册官二人，捧宝官二人，奏中严一人，主当内侍十人，阁门使六人，充内臣十三人，纠仪官四人，代礼官四十二人，掌谒四人，司香十二人，折冲都尉二人，拱卫使二人，清道官四人，警跸官四人，方舆官百二十人。

上太皇太后册宝摄官，同前。

授皇后册宝，凡摄宝官百八十人：摄太尉一人，摄司徒一人，主节官二人，礼仪使四人，奉册官二人，奉宝官二人，引册官二人，引宝官二人，举册官二人，举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内臣职掌十人，宣徽使二人，阁门使四人，代礼官三十七人，侍香二人，清道官四人，折冲都尉二人，警跸官四人，中宫内臣九人，纠仪官四人，接册内臣二人，接宝内臣二人，方舆官七十四人。

授皇太子册，凡摄官四十有九人：摄太尉一人，奉册官二人，持节官一人，捧册官二人，读册官二人，引册官二人，摄礼仪使二人，主当内侍六人，副持节官五人，侍从官十一人，代礼官十六人。

摄行告庙仪如受尊号，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

册立皇后、皇太子，凡国家大典礼，皆告宗庙。

前期二日，太庙令扫除内外，翰林国史院学士撰写祝文；前一日，告官等致斋一日。其日，告官等各服紫服，奉祝版，进请御署讫，差控鹤，用红罗销金案抬舁，覆以黄罗帕，并奉御香、御酒，如常仪，迎至祝所斋宿。告日质明前三刻，礼直官引太庙令，率其属入庙殿，开室，陈设如仪。礼直官引告官等，各服紫服，以次入就位，东向立定。礼直官稍前，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赞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先引执事者各就位，次引告官诣盥洗、爵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讫，执笏，请诣酒尊所，搢笏，执爵，司尊者举

ＬＶ，良醞令酌酒，以爵授奉爵官，执笏，诣太祖室，再拜。执事者奉香，告官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以虚爵授奉爵官，执笏，俯伏兴。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跪读祝文讫，奠祝于案，执笏，俯伏兴。礼直官、赞告官再拜毕，每室并如上仪。告毕，引告官以下降，复位。再拜讫，诣望瘗燔祝，再拜，半燎，告官以下皆退。

国史院进先朝实录仪

是日大昕，诸司官具公服，立于光天门外，侍仪使引《实录》案以入，监修国史以下奉随，至光天殿前，分班立，皇帝升御座。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待制四人奉《实录》，升自午阶，监修国史以下奉随，至御前香案南立，众官降，复位。应奉翰林文字升，至《实录》前，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翰林学士承旨升，至御前，分班立，俟御览毕，降复位。宣赞唱曰“监修国史以下皆再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待制升，?妒德肌罚□底晕缃祝□糜诎福□晒馓烀乓猿觯□衾忠谴忧暗迹□构□吩海□糜谔蒙稀Ｍ彳拊拊弧熬瞎□保□弧鞍荨保□弧靶恕保□弧鞍荨保□弧靶恕保□弧捌缴怼保□弧被|笏”，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百僚趋退。

志第十九 礼乐二

○制乐始末

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十一年，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夏四月，始命制登歌乐，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十六年，太常用许政所举大乐令苗兰诣东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张，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三年，时世祖居潜邸，命勾当东平府公事宋周臣兼领大乐礼官、乐工人等，常令肄习，仍令万户严忠济依已降旨存恤。六年夏五月，世祖以潜邸次滦州，下教命严忠济督宋周臣以所得礼乐旧人肄习，宜如故事勉行之，毋忽。冬十有一月，敕乐工老不堪任事者，以子孙代之，不足者，以他户补之。

中统元年春正月，命宣抚廉希宪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夏六月，命许唐臣等制乐器、公服、法服，秋七月七日，工毕。十一日，用新制雅乐，享祖宗于中书?@癖希□驮ぜ拦偌袄窭秩税偎氖□湃顺□胁睢0嗽拢□□□@窭秩烁椿苟□健6□昵锞旁拢□诽□Ⅰ偾渫躏蘖於□嚼止ぃ□<佣绞右尴埃□员赋□⒅□谩?

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盛德形容，于是乎在。伏睹皇上践阼以来，留心至治，声名文物，思复承平之旧，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宫县、八佾乐舞，以备郊庙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称。谨案历代乐名，黄帝曰《咸池》、《龙门》、《大卷》、少昊《大

渊》，颛顼《六茎》，高辛《五英》，唐尧《大咸》、《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大武》。降及近代，咸有厥名，宋总名曰《大晟》，金总名曰《大和》。今采舆议，权以数名，伏乞详定。曰《大成》，按《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诗》云‘展也大成’。曰《大明》，按《白虎通》言‘如唐尧之德，能大明天人之道’。曰《大顺》，《易》曰‘天之所助者顺’，又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曰《大同》，《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运》曰‘大道之行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之谓大同’。曰《大豫》，《易》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中书省遂定名曰《大成之乐》，乃上表称贺。表曰：“离日中天，已睹文明之化；豫雷出地，又闻正大之音。神人以和，祖考来格。钦惟皇帝陛下，润色洪业，游意太平，爰从龙邸之潜，久敬凤仪之奏。及登宝位，申命鼎司，谓虽陈堂上之登歌，而尚阙庭前之佾舞。方严禋祀，当备声容。属天语之一宣，乃春官之毕会。臣等素无学术，徒有汗颜。聿求旧署之师工，仍讨累朝之典故。按图索器，永言和声，较钟律于积黍之中，续琴调于绝弦之后。金而模，石而琢，虡斯竖，笋斯横，合八音而克谐，阅三岁而始就。列文武两阶之干羽，象帝王四面之宫庭，一洗哇淫之声，可谓盛大之举。既完雅器，未锡嘉名。盖闻轩、昊以来，俱有《咸》、《云》之号，《茎》、《英》、《章》、《韶》以象德，《夏》、《濩》、《武》、《勺》以表功。洪惟国朝，诞受天命，地大物巨，人和岁丰。宜符古记之文，称曰《大成之乐》。汉庭聚议，作章敢望于一夔；舜殿鸣弦，率舞愿观于百兽。”

至元元年冬十有一月，括金乐器散在寺观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钟、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刚辨验给价。至是，大兴府又以所括钟、磬乐器十事来进。太常因言：“亡金散失乐器，若止于燕京拘括，似为未尽，合于各路各观民家括之，庶省铸造。”于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钟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錞一，送于太常。又中都、宣德、平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名、济南、北京、东平等处，括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钟二，镈钟十六，大声钟十，中声钟一，小声钟二十有七，编钟百五十有五，编磬七；其不完者，景钟四，镈钟二十有三，大声钟十有三，中声钟一，小声钟四十有五，编钟二百五十有一，编磬十有四。

三年，初用宫县、登歌乐、文武二舞于太庙。先是，东平万户严忠范奏：“太常登歌乐器乐工已完，宫县乐、文武二舞未备，凡用人四百一

十二，请以东平漏籍户充之，合用乐器，官为置备。”制可，命中书省臣议行。于是中书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委官杨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乐正翟刚辨验音律，充收受乐器官。丞相耶律铸又言：“今制宫县大乐，内编磬十有二虡，宜于诸处选石材为之。”太常寺以新拨宫县乐工、文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习其艺，遣大乐令许政往东平教之。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中书礼部移准太常博士，议定制度，下所属制造。宫县乐器既成，大乐署郭敏开坐名数以上：编钟、磬三十有六虡，树鼓四，建鞞、应同一座。　　晋鼓一，路鼓二，鼗鼓二，相鼓二，雅鼓二，柷一，敔一，笙二十有七，巢和竽。　埙八，篪、箫、籥、笛各十，琴二十有七，瑟十有四，单铎、双铎、铙、錞、钲、麾、旌、纛各二，补铸编钟百九十有二，灵壁石磬如其数。省臣言：“太庙殿室向成，宫县乐器咸备，请征东平乐工，赴京师肄习，以俟享庙。”制可。秋七月，新乐服成，乐工至自东平，敕翰林院定撰八室乐章，大乐署编运舞节，俾肄习之。

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庙，宫县、登歌乐、文武二舞咸备。其迎送神曲曰《来成之曲》，烈祖曰《开成之曲》，太祖曰《武成之曲》，太宗曰《文成之曲》，皇伯考术赤曰《弼成之曲》，皇伯考察合带曰《协成之曲》，睿宗曰《明成之曲》，定宗曰《熙成之曲》，宪宗曰《威成之曲》。初献、升降曰《肃成之曲》，司徒奉俎曰《嘉成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曰《和成之曲》，亚终献、酌献曰《顺成之曲》，彻豆曰《丰成之曲》。文舞曰《武定文绥之舞》，武舞曰《内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灭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诏，六成臣高丽、服交趾。详见《乐舞篇》。

十有二月，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先是，召用东平乐工凡四百一十二人。中书以东平地远，惟留其户九十有二，余尽遣还，复入民籍。

十一年秋八月，制内庭曲舞。中书以上皇帝册宝，下太常太乐署编运无射宫《大宁》等曲，及上寿曲谱。当时议殿庭用雅乐，后不果用。

十三年，以近畿乐户多逃亡，仅得四十有二，复征用东平乐工。十六年冬十月，命太常卿忽都于思召太常乐工。是月十一日，大乐令完颜椿等以乐工见于香阁，文郎魏英舞迎神黄钟宫曲，武郎安仁舞亚献无射宫曲。十八年冬十月，昭睿顺圣皇后将祔庙，制昭睿顺圣皇后室曲舞。

十九年，王积翁奏请征亡宋雅乐器至京师，置于八作司。二十一年，大乐署言“宜付本署收掌”，中书命八作司与之。镈钟二十有七，编钟七百二十有三，持磬二十有二，编磬二十有八，铙六，单铎、双铎各五，钲、錞各八。二十二年冬闰十有一月，太常卿忽都于思奏：“大乐见用石磬，声律不协。稽诸古典，磬石莫善于泗滨，女直未尝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内，宜取其石以制磬。”从之。选审听音律大乐正赵荣祖及识辨磬材石工牛全，诣泗州采之，得磬璞九十，制编磬二百三十。命大乐令陈革等料简，应律者百有五。二十三年，忽都于思又奏：“太庙乐器，编钟、笙匏，岁久就坏，音律不协。”遂补铸编钟八十有一，合律者五十，造笙匏三十有四。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香山请采石增制编磬，遣孔铸驰驿往泗州，得磬璞五十八，制磬九十。大乐令毛庄等审听之，得应律磬五十有八，于是编磬始备。

三十年夏六月，初立社稷，命大乐许德良运制曲谱，翰林国史院撰乐章，其降送神曰《镇宁之曲》，初献、盥洗、升坛、降坛、望瘞位皆《肃宁之曲》，正配位奠玉币曰《亿宁之曲》，司徒奉俎彻豆曰《丰宁之曲》，正配位酌献曰《保宁之曲》，亚终献曰《咸宁之曲》。按祭社稷、先农及大德六年祀天地五方帝，乐章皆用金旧名。释奠宣圣，亦因宋不改。详《乐章篇》。　三十一年，世祖、裕宗祔庙，命大乐署编运曲谱舞节，翰林定撰乐章。世祖室曰《混成之曲》，裕宗室曰《昭成之曲》。

成宗大德九年，新建郊坛既成，命大乐署编运曲谱舞节，翰林撰乐章。十一月二十八日，祀圜丘用之。其迎送神曰《天成之曲》，初献奠玉币曰《钦成之曲》，酌献曰《明成之曲》，登降曰《隆成之曲》，亚终酌献曰《和成之曲》，奉馔彻豆曰《宁成之曲》，望燎如登降，惟用黄钟宫。　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十年，命江浙行省制造宣圣庙乐器，以宋旧乐工施德仲审较应律，运至京师。秋八月，用于庙祀宣圣。先令翰林新撰乐章，命乐工习之，降送神曰《凝安之曲》，初献、盥洗、升殿、降殿、望瘞皆《同安之曲》，奠币曰《明安之曲》，奉俎曰《丰安之曲》，酌献曰《成安之曲》，亚终献曰《文安之曲》，彻豆曰《娱安之曲》。盖旧曲也，新乐章不果用。

十一年，武宗即位，祭告天地，命大乐署编运皇地祇酌献大吕宫一曲及舞节，翰林撰乐章。无曲名。　九月，顺宗、成宗二室祔庙，下大乐署编运曲谱舞节，翰林撰乐章，顺宗室曰《庆成之曲》，成宗室曰《守成之曲》。

至大二年，亲享太庙。皇帝入门奏《顺成之曲》，盥洗、升殿用至元中初献升降《肃成之曲》，亦曰《顺成之曲》，出入小次奏《昌宁之曲》，迎神用至元中《来成之曲》，改曰《思成》，初献、摄太尉盥洗、升殿奏《肃宁之曲》，酌献太祖室仍用旧曲，改名《开成》，《开成》本至元中烈祖曲名，其词则太祖旧曲也。

睿宗室仍用旧曲，改名《武成》，此亦至元中太祖曲名，其词则“神祖创业”以下仍旧。　皇帝饮福、登歌奏《□成之曲》，新制曲。　文舞退、武舞进仍用旧曲，改名《肃宁》，旧名《和成》，其词“天生五材，孰能去兵”以下是也。

亚终献、酌献仍用旧曲，改名《肃宁》，旧名《顺成》，其词“幽明精禋”以下是也。　彻豆曰《丰宁之曲》，旧名《丰成》，词语亦异。　送神曰《保成之曲》，皇帝出庙廷亦曰《昌宁之曲》。《太常集礼》曰：“乐章据孔思逮本录之。国朝乐章皆用成字，凡用宁字者，金曲也。国初礼乐之事，悉用前代旧工，循习故常，遂有用其旧者。亦有不用其词，而冒以旧号者，如郊祀先农等乐是也。”

冬十有二月，始制先农乐章，以太常登歌乐祀之。先是，有命祀先农以登歌乐，如祭社稷之制。大乐署言“《礼》祀先农如社”，遂录祭社林钟宫《镇宁》等曲以上，盖金曲也。三年冬十月，置曲阜宣圣庙登歌乐。初，宣圣五十四代孙左三部照磨思逮言：“阙里宣圣祖庙，释奠行礼久阙，祭服登歌之乐，未蒙宠赐。如蒙移咨江浙行省，于各处赡学祭余子粒内，制造登歌乐器及祭服，以备祭祀，庶尽事神之礼。”中书允其请，移文江浙制造。至是，乐器成，运赴阙里用之。十有一月，敕以二十三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配以太祖，令大乐署运制配位及亲祀曲谱舞节，翰林撰乐章。皇帝出入中壝黄钟宫曲二，盥洗黄钟宫曲一，升殿登歌大吕宫曲一，酌献黄钟宫曲一，饮福登歌大吕宫曲一，出入小次黄钟宫曲一。皆无曲名。　四年夏六月，武宗祔庙，命乐正谢世宁等编曲谱舞节，翰林侍讲学士张士观撰乐章，曲名《威成之曲》。

仁宗皇庆二年秋九月，用登歌乐祀太上皇睿宗。　于真定玉华宫。自是岁用之，至延祐七年春三月奏罢。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罢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六年秋八月，议置三皇庙乐，不果行。七年，仁宗祔庙，命乐正刘琼等编运酌献乐谱舞节，翰林撰乐章，曲名曰《歆成之曲》。

英宗至治二年冬十月，用登歌乐于太庙。是月，英宗祔庙，下大乐

署编运乐谱舞节，翰林撰乐章，曲曰《献成之曲》。文宗天历二年春三月，明宗祔庙，下大乐署编运乐谱舞节，翰林定撰乐章，曲曰《永成之曲》。

登歌乐器

金部

编钟一虡，钟十有六，范金为之。笋虡横曰笋，植曰虡。 皆雕绘树羽，涂金双凤五，中列博山，崇牙十有六，县以红绒组。虡趺青龙籍地，以绿油卧梯二，加两跗焉。笋两端金螭首，衔鍮石璧翣，五色销金流苏，绦以红绒维之。铁杙者四，所以备欹侧。在太室以碍地甓，因易以石麟。虡额识以金饰篆字。击钟者以茱萸木为之，合竹为柄。凡钟，未奏，覆以黄罗；雨，覆以油绢。磬亦然。元初，钟用宋、金旧器，其识曰“大晟”、“大和”、“景定”者是也。后增制，兼用之。

石部

编磬一虡，磬十有六，石为之。县以红绒絀，虡跗狻猊。拊磬者，以牛角为之。余笋虡、崇牙、树羽、璧翣、流苏之制，并与钟同。元初，磬亦用宋、金旧器。至元中，始采泗滨灵壁石为之。

丝部

琴十，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斫桐为面，梓为底，冰弦，木轸，漆质，金徽，长三尺九寸。首阔五寸二分，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各高二寸；尾阔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俱以黄绮夹囊贮之。琴卓髹以绿。

瑟四，其制，底面皆用梓木，面施采色，两端绘锦，长七尺。首阔尺有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阔尺有一寸七分，通足中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硃丝为弦，凡二十有五，各设柱，两头有孔，疏通相连，以黄绮夹囊贮之。架四，髹以绿，金饰凤首八。

竹部

箫二，编竹为之，每架十有六管，阔尺有六分。黑枪金鸾凤为饰，鍮石钉铰。以黄绒絀维于人项，左右复垂红绒绦结。架以木为之，高尺有二寸，亦号排箫，韬以黄囊。

笛一，断竹为之，长尺有四寸，七孔，亦号长笛。缠以硃丝，垂以红绒绦结，韬以黄囊。

籥二，制如笛，三孔。缠以硃丝，垂以红绒绦结，韬以黄囊。

篪二，髹色如桐叶，七孔。缠以硃丝，垂以红绒绦结，韬以黄囊。

匏部

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皆以斑竹为之。玄髹底，置管匏中，施簧管端，参差如鸟翼。大者曰巢笙，次曰和笙，管皆十九，簧如之。十三簧者曰闰余匏，九簧者曰九曜匏，七簧者曰七星匏，皆韬以黄囊。

土部

埙二，陶土为之，围五寸半，长三寸四分，形如称锤，六孔，上一，前二，后三，韬以黄囊。

革部

搏拊二，制如鼓而小，中实以糠，外髹以硃，绘以绿云，系以青绒绦。两手用之，或搏或拊，以节登歌之乐。

木部

柷一，以桐木为之，状如方桶，绘山于上，髹以粉，旁为圆孔，纳椎于中。椎以杞木为之，撞之以作乐。

敔一，制以桐木，状如伏虎，彩绘为饰，背有二十七鉏铻刻，下承以盘。用竹长二尺四寸，破为十茎，其名曰籈，栎其背以止乐。

宫县乐器

金部

镈钟十有二虡，虡一钟，制视编钟而大，依十二辰位特县之，亦号辰钟。笋虡硃髹、涂金，彩绘飞龙，跗东青龙，西白虎，南赤豸，北玄麟，素罗五色流苏。余制并与编钟同。

编钟十有二虡，虡十有六钟，制见《登歌》。此下乐器制与《登歌》同者，皆不重载。

石部

编磬十有六虡，虡十有二磬，制见《登歌》。笋虡与镈钟同。

丝部

琴二十有七，一弦者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六。

瑟十有二。

竹部

箫十，籥十，篪十，笛十。

匏部

巢笙十。

竽十，竹为之。与巢笙皆十九簧，惟指法各异。

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

土部

埙八。

革部

晋鼓一，长六尺六寸，面径四尺，围丈有二尺，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穹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一，面绘云龙为饰，其皋陶以硃髹之，下承以彩绘趺座，并鼓高丈余。在郊祀者，鞔以马革。

树鼓四，每树三鼓。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曰建鼓。柱末为翔鹭，下施小圆轮。又为重斗，方盖，并缭以彩绘。四角有竿，各垂璧翣流苏，下以青狻猊四为趺。建旁挟二小鼓，曰鞞、曰应，树乐县之四隅。踏床、鼓桴，并髹以硃。

雷鼓二，制如鼓而小，鞔以马革，持其柄播之，旁耳自击，郊祀用

之。

雷鼗二，亦以马革鞔之，为大小鼓三，交午贯之以柄，郊祀用之。

路鼓二，制如雷鼓，惟非马革，祀宗庙用之。

路鼗二，其制为大小二鼓，午贯之，旁各有耳，以柄摇之，耳往还自击，不以马革，祀宗庙用之。

木部

柷一，敔一。

节乐之器

麾一，制以绛缯，长七尺，画升龙于上，以涂金龙首硃杠县之。乐长执之，举以作乐，偃以止乐。

照烛二，以长竿置绛罗笼于其末，然烛于中。夜暗，麾远难辨，乐正执之，举以作乐，偃以止乐。

文舞器

纛二，制若旌幢，高七尺，杠首刻象牛首，下施硃缯盖为三重，以导文舞。

籥六十有四，木为之。象籥之制，舞人所执。

翟六十有四，木柄，端刻龙首，饰以雉羽，缀以流苏，舞人所执。

武舞器

旌二，制如纛，杠首栖以凤，以导武舞。

干六十有四，木为之，加以彩绘，舞人所执。

戚六十有四，制若剑然，舞人所执。《礼记注》：“戚，斧也。”今制与古异。

金錞二，范铜为之，中虚，鼻象狻猊，木方趺。二人举錞，筑于趺上。

金钲二，制如铜盘，县而击之，以节乐。

金铙二，制如火斗，有柄，以铜为匡，疏其上如铃，中有丸。执其柄而摇之，其声铙铙然，用以止鼓。

单铎、双铎各二，制如小钟，上有柄，以金为舌，用以振武舞。两铎通一柄者，号曰双铎。

雅鼓二，制如漆筒，鞔以羊革，旁有两纽。工人持之，筑地以节舞。

相鼓二，制如搏拊，以韦为表，实之以糠。拊其两端，以相乐舞节。

鼗鼓二。

舞表

表四，木杆，凿方石树之，用以识舞人之兆缀。

志第二十 礼乐三

○郊祀乐章

成宗大德六年，合祭天地五方帝乐章：

降神，奏《乾宁之曲》，六成：

圜钟宫三成

惟皇上帝，监德昭明。祀考承天，治底隆平。孝思维则，禋祀荐诚。神其降格，万福来并。

黄钟角一成词同前。

太簇徵一成词同前。

姑洗羽一成词同前。

初献盥洗，奏《肃宁之曲》：

黄钟宫

明水在下，钟鼓既奏。有孚颙若，陟降左右。辟公处之，多士稞将。吉蠲以祭，上帝其飨。

初献升降，奏《肃宁之曲》：

大吕宫

禋祀孔肃，盥荐初升。摄齐恭敬，以荐惟馨。肃雝多士，来格百灵。降福受厘，万世其承。

奠玉币，奏：

大吕宫

宗祀配飨，肇举明禋。嘉玉既设，量币斯陈。惟德格天，惟诚感神。于万斯年，休命用申。

迎俎，奏《丰宁之曲》：

黄钟宫

有硕斯俎，有涤斯牲。銮刀屡奏，血膋载升。礼崇茧栗，气达尚腥。上帝临止，享于克诚。

酌献，奏《嘉宁之曲》：

大吕宫

崇崇泰畤，穆穆昊穹。神之格思，祇蚤斯通。牺尊载列，黄流在中。酒既和止，万福攸同。

亚献，奏《咸宁之曲》：

黄钟宫

六成既阕，三献云终。神其醉止，穆穆雍雍。和风庆云，贲我郊宫。受兹祉福，亿载无穷。

终献词同前。

彻笾豆，奏《丰宁之曲》：

大吕宫

禋礼既备，神具宴娱。笾豆有楚，庋彻不迟。多士骏奔，乐且有仪。乃锡纯嘏，永佐丕基。

送神奏：

圜钟宫

殷祀既毕，灵驭载旋。礼洽和应，降福自天。动植咸若，阴阳不愆。明明天子，亿万斯年。

望燎奏：

黄钟宫

享申百礼，庆洽百灵。奠玉高坛，燔柴广庭。祥光达曙，灿若景星。神之降福，万国咸宁。

大德九年以后，定拟亲祀乐章：

皇帝入中壝：

黄钟宫

赫赫有临，洋洋在上。克配皇祖，于穆来飨。肇此大禋，乾文弘朗。被衮圜丘，巍巍玄象。

皇帝盥洗：

黄钟宫

翼翼孝思，明德洽礼。功格玄穹，有光帝始。著我精诚，洁兹荐洗。币玉攸奠，永集嘉祉。

皇帝升坛：降同。

大吕宫

天行惟健，盛德御天。日月龙章，笋虡宫县。藁鞂尚明，礼璧苍圜。神之格思，香升燔烟。

降神，奏《天成之曲》：

圜钟宫三成

烝哉皇元，丕承帝眷。报本贵诚，于郊殷荐。藁鞂载陈，云门六变。神之格思，来处来燕。

黄钟角一成

大簇徵一成

姑洗羽一成词并同前。

初献盥洗，奏《隆成之曲》：

黄钟宫

肇禋南郊，百神受职。齐洁惟先，匪馨于稷。乃沃乃盥，祠坛是陟。上帝监观，其仪不忒。

初献升坛，降同。 奏《隆成之曲》：

大吕宫

于穆圜坛，阳郊奠位。孔惠孔时，吉蠲为饎。降登祇若，百礼既至。愿言居歆，允集熙事。

奠玉币，正配位同。 奏《钦成之曲》：

黄钟宫

谓天盖高，至诚则格。克祀克禋，骏奔百辟。制币斯陈，植以苍璧。神其降康，俾我来益。

司徒捧俎，奏《宁成之曲》：

黄钟宫

我牲既洁，我俎斯实。笙镛克谐，笾豆有飶。神来宴娭，歆兹明德。永锡繁禧，如几如式。

昊天上帝位酌献，奏《明成之曲》：

黄钟宫

于昭昊天，临下有赫。陶匏荐诚，声闻在德。酌言献之，上灵是格。降福孔偕，时万时亿。

皇地祇位酌献：

大吕宫

至哉坤元，与天同德。函育群生，玄功莫测。合飨圜坛，旧典时式。申锡无疆，聿宁皇国。

太祖位酌献：

黄钟宫

礼大报本，郊定天位。皇皇神祖，反始克配。至德难名，玄功宏济。帝典式敷，率育攸塈。

皇帝饮福：

大吕宫

特牲享诚，备物循质。上帝居歆，百神受职。皇武昭宣，孝祀芬苾。万福攸同，下民阴骘。

皇帝出入小次：

黄钟宫

惟天为大，惟帝飨帝。以配祖考，肃赞灵祉。定极崇功，永我昭事。升中于天，象物毕至。

文舞退，武舞进，奏《和成之曲》：

黄钟宫

羽籥既竣，载扬玉戚。一弛一张，匪舒匪棘。八音克谐，万舞有奕。永观厥成，纯嘏是锡。

亚终献，奏《和成之曲》：

黄钟宫

有严郊禋，恭陈币玉。大糈是承，载祗载肃。上帝居歆，馨香既饫。惠我无疆，介以景福。

彻笾豆，奏《宁成之曲》：

大吕宫

三献攸终，六乐斯遍。既右享之，彻其有践。洋洋在上，默默灵眷。明禋告成，于皇锡羡。

送神，奏《天成之曲》：

圜钟宫

神之来歆，如在左右。神保聿归，灵斿先后。恢恢上圆，无声无臭。日监孔昭，思皇多祐。

望燎，奏《隆成之曲》：

黄钟宫

熙事备成，礼文郁郁。紫烟聿升，灵光下烛。神人乐康，永膺戩谷。祚我丕平，景命有仆。

皇帝出中壝：

黄钟宫

泰坛承光，寥廓玄暧。暢我扬明，飨仪惟大。九服敬宣，声教无外。皇拜天祐，照临斯届。

宗庙乐章

世祖中统四年至至元三年，七室乐章：《太常集礼藁》云，此系卷牍所载。

太祖第一室：

天垂灵顾，地献中方。帝力所拓，神武莫当。阳溪昧谷，咸服要荒。昭孝明禋，神祖皇皇。

太宗第二室：

和林胜域，天邑地宫。四方宾贡，南北来同。百司分置，胄教肇崇。润色祖业，德仰神宗。

睿宗第三室：

珍符默授，畴昔自天。爰生圣武，宝祚开先。霓旌回狩，龙驾游仙。追远如生，皇慕颙然。

皇伯考术赤第四室：

威武鹰扬，冢位克当。从龙远拓，千万里疆。诞总虎旅，驻压西方。航海梯山，东西来王。

皇伯考察合带第五室：

雄武军威，滋多历年。深谋远略，协赞惟专。流沙西域，饯日东边。百国畏服，英声赫然。

定宗第六室：

三朝承休，恭己优游。钦绳祖武，其德聿修。帝ＭＥ锡寿，德泽期周。蠲饣喜惟芗，祈飨于幽。

宪宗第七室：

龙跃潜居，风云会通。知民病苦，轸念宸衷。夔门之旅，继志图功。俎豆敬祭，华仪孔??

至元四年至十七年，八室乐章：《太常集礼》云，周驭所藏《仪注》所录舞节同。

迎神，奏《来成之曲》，九成：

黄钟宫三成

齐明盛服，翼翼灵眷。礼备多仪，乐成九变。烝烝孝心，若闻且见。肸蚃端临，来宁来燕。

大吕角二成词同黄钟。

大簇徵二成词同黄钟。

应钟羽二成词同黄钟。

初献盥洗，奏《肃成之曲》：再诣盥洗同。至大以后，名《顺成之曲》，词律同。

无射宫

天德维何，如水之清。维水内耀，配彼天明。以涤以濯，牺象光晶。孝思维则，式荐忱诚。

初献升殿，登歌乐奏《肃成之曲》：降同。

夹钟宫

祀事有严，太官有侐。陟降靡违，礼容翼翼。笾豆旅陈，钟磬翕绎。于昭吉蠲，神保是格。

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别本所录亲祀乐章词同。

无射宫

色纯体全，三牺五牲。鸾刀屡奏，毛炰唆羹。神具厌饫，听我磬声。居歆有永，胡考之宁。

烈祖第一室，奏《开成之曲》：

无射宫

于皇烈祖，积厚流长。大勋未集，燮伐用张。笃生圣嗣，奄有多方。锡我景福，万世无疆。

太祖第二室，奏《武成之曲》：

无射宫

天扶昌运，混一中华。爰有真人，奋起龙沙。祭天开宇，亘海为家。肇修禋祀，万世无涯。

太宗第三室，奏《文成之曲》：

无射宫

纂成前烈，底定丕图。礼文简省，禁网宽疏。还风太古，跻世华胥。三灵顺协，四海无虞。

皇伯考术赤第四室，奏《弼成之曲》：

无射宫

神支挺秀，右壤疏封。创业艰难，相我祖宗。叙亲伊迩，论功亦崇。春秋祭祀，万世攸同。

皇伯考察合带第五室，奏《协成之曲》：

无射宫

玉牒期亲，神支懿属。论德疏封，展亲分玉。相我祖宗，风栉雨沐。昔同其劳，今共兹福。

睿宗第六室，奏《明成之曲》：

无射宫

神祖创业，爰著戎衣。圣考抚军，代行天威。河南底定，江北来归。贻谋翼子，奕叶重辉。

定宗第七室，奏《熙成之曲》：

无射宫

嗣承丕祚，累洽重熙。堂构既定，垂拱无为。边庭闲暇，田里安绥。歆兹禋祀，万世攸宜。

宪宗第八室，奏《威成之曲》：

无射宫

羲驭未出，萤爝腾光。大明丽天，群阴披攘。百神受职，四海宁康。愔愔灵韶，德音不忘。

文舞退，武舞进，奏《和成之曲》：别本所录亲祀乐章词同。

无射宫

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恢张弘业，我祖天声。干戈曲盘，濯濯厥灵。于赫七德，展也大成。

亚献行礼，奏《顺成之曲》：终献词律同。

无射宫

幽通神明，所重精禋。清宫肃肃，百礼具陈。九韶克谐，八佾兢兢。灵光昭答，天休日申。

彻笾豆，登歌乐奏《丰成之曲》：

夹钟宫

豆笾苾芬，金石锵铿。礼终三献，乐奏九成。有严执事，进彻无声。神保聿归，万福来宁。

送神，奏《来成之曲》：或作《保成》。

黄钟宫

神主在室，神灵在天。礼成乐阕，神返幽玄。降福冥冥，百顺无愆。于皇孝思，于万斯年。

至元十八年冬十月，世祖皇后祔庙酌献乐章：《太常集礼》云，卷牍所载。

黄钟宫

徽柔懿哲，温默靖恭。范仪宫阃，任姒同风。敷天宁谧，内助多功。淑德祔庙，万世昌??

亲祀禘祫乐章：未详年月。《太常集礼》云，别本所录。以时考之，疑至元三年以前拟用，详见《制乐始末》。

皇帝入门，宫县奏《顺成之曲》：

无射宫

熙熙雍雍，六合大同。维皇有造，典礼会通。金奏王夏，祗款神宫。感格如响，嘉气来丛。

皇帝升殿，奏《顺成之曲》：

夹钟宫

皇明烛幽，沿时制作。宗庙之威，降登时若。趋以采茨，声容有?T灰赵晃模□嘧刃b乐。

皇帝诣罍洗，宫县奏《顺成之曲》：《太常集礼》云，至元四年用此曲，名曰《肃成》。至大以后用此，词律同。

无射宫

酌彼行潦，维挹其清。洁齐以祀，祀事昭明。肃肃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诚。

皇帝诣酌尊所，宫县奏《顺成之曲》：

无射宫

灵庭愔愔，乃神攸依。文为在礼，载斟匪祈。皇皇穆穆，玉佩声希。列侯百辟，济济宣威。

迎神，宫县奏《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来成之曲》，词律同。

司徒捧俎，宫县奏《嘉成之曲》。至元四年，词律同。

酌献始祖，宫县奏《庆成之曲》：

无射宫

启运流光，幅员既长。敬恭祀事，郁鬯芬芗。德以舞象，功以歌扬。式歌且舞，神享是皇。

诸庙奏《熙成》、《昌成》、《鸿成》、《乐成》、《康成》、《明成》等曲。词阙。

文舞退，武舞进，宫县奏《肃成之曲》。至元四年，名《和成之曲》，词律同。

亚终献，宫县奏《肃成之曲》。至元四年，名《顺成之曲》，词律同。

皇帝饮福，登歌奏《□成之曲》：

夹钟宫

诚通恩降，灵慈昭宣。左右明命，六合大全。啐饮椒馨，纯嘏如川。皇人寿谷，亿万斯年。

彻豆，登歌奏《丰成之曲》：

夹钟宫

三献九成，礼毕乐阕。于豆于登，于焉靖彻。多士密勿，乐且有仪。能事脱颖，孔惠孔时。

送神，奏《保成之曲》：

黄钟宫

云车之来，不疾而速。风驭言还，阒其恍惚。神心之欣，孝孙之禄。燕翼无疆，景命有仆。

武宗至大以后，亲祀摄乐章：《太常集礼》云，孔思逮本所录。

皇帝入门，奏《顺成之曲》。别本，亲祀禘祫乐章，词律同。

皇帝盥洗，奏《顺成之曲》。至元四年，名《肃成之曲》，词律同。

皇帝升殿，登歌乐奏《顺成之曲》。别本，亲祀乐章，词律同。

皇帝出入小次，奏《昌宁之曲》：《太常集礼》云，此金曲，思逮取之。详见《制乐始末》。

无射宫

于皇神宫，象天清明。肃肃来止，相维公卿。威仪孔彰，君子攸宁。神之休之，绥我思成。

迎神，奏《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来成之曲》，词律同。

黄钟宫三成

齐明盛服，翼翼灵眷。礼备多仪，乐成九变。烝烝孝心，若闻且见。肸蚃端临，来宁来燕。

大吕角二成

太簇征二成

应钟羽二成词并同上。

初献盥洗，奏《肃成之曲》。别本，亲祀乐章，名《顺成之曲》，词律同。

初献升殿，降同。　登歌乐奏《肃宁之曲》。至元四年，名《肃成之曲》，词律同。

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至元四年，曲名词律同。

太祖第一室，奏《开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武成之曲》，词同。

睿宗第二室，奏《武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明成之曲》，词同。

世祖第三室，奏《混成之曲》：

无射宫

于昭皇祖，体健乘乾。龙飞应运，盛德光前。神功耆定，泽被垓埏。诒厥孙谋，何千万年。

裕宗第四室，奏《昭成之曲》：

无射宫

天启深仁,须世而昌。追惟显考，敢后光扬。徽仪肇举，礼备音锵。皇灵鉴止，降□无疆。

顺宗第六室，奏《庆成之曲》：

无射宫

龙潜于渊，德昭于天。承休基命，光被纮埏。洋洋如临，笾豆牲牷。惟明惟馨，皇祚绵延。

成宗第七室，奏《守成之曲》：

无射宫

天开神圣，继世清宁，泽深仁溥，乐协《韶英》。宗枝嘉会，气和惟馨。繁禧来格，永被皇灵。

武宗第八室，奏《威成之曲》：

无射宫

绍天鸿业，继世隆平。惠孚中国，威靖边庭。厥功惟茂，清庙妥灵。歆兹明祀，福禄来成。

仁宗第九室，奏《歆成之曲》：

无射宫

绍隆前绪，运启文明。深仁及物，至孝躬行。惟皇建极，盛德难名。居歆万祀，福禄崇成。

英宗第十室，奏《献成之曲》：

无射宫

神圣继作，式是宪章。诞兴礼乐，躬事烝尝。翼翼清庙，烨有耿光。于千万年，世仰明良。

皇帝饮福，登歌乐奏《厘成之曲》：

夹钟宫

穆穆天子，禋祀太宫。礼成乐备，敬彻诚通。神胥乐止，锡之醇醲。天子万世，福禄无穷。

文舞退，武舞进，奏《肃成孔本作《肃宁》。　之曲》。至元四年，名《和成之曲》，词律同。

亚终献行礼，宫县奏《肃成之曲》。至元四年，名《顺成之曲》，词律同。

彻笾豆，登歌乐奏《丰宁之曲》。至元四年，名《丰成之曲》，词律同。

送神，奏《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来成之曲》，词律同。

皇帝出庙廷，奏《昌宁之曲》：

无射宫

缉熙维清，吉蠲致诚。上仪具举，明德荐馨。已事而竣，欢通三灵。先祖是皇，来燕来宁。

文宗天历三年，明宗祔庙酌献，奏《永成之曲》：

无射宫

猗那皇明，世缵神武。敬天弗违，时潜时旅。龙旗在涂，言受率土。不遐有临，永锡多嘏。

社稷乐章

降神，奏《镇宁之曲》：

林钟宫二成

以社以方，国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绵远。农功万世，于焉报本。显相默祐，降监坛墠。

太簇角二成

锡民地利，厥功甚溥。昭代典礼，清声律吕。谷旦于差，洋洋来下。相此有年，根本日固。

姑洗徵二成

平厥水土，百谷用成。长扶景运，宜歆德馨。五祀为大，千古举行。感通肸蚃，登歌镇宁。

南宫羽二成

币齐虔修，粢盛告备。仓庾坻京，繄谁之赐。崇坛致恭，幽光孔迩。享于精诚，休祥毕至。

初献盥洗，奏《肃宁之曲》：

太簇宫

礼备乐陈，辰良日吉。挹彼樽罍，馨哉黍稷。濯溉揭虔，维巾及L

Ⅴ。万年严祀，跄跄受职。

初献升坛，奏《肃宁之曲》：降同。

应钟宫

春祈秋报，古今彝章。民天是资，神灵用彰。功崇礼严，人阜时康。雍雍为仪，燔芬苾香。

正配位奠玉币，奏《亿宁之曲》：

太簇宫

地祇向德，稽古美报。币帛斯陈，圭璋式缫。载烈载燔，肴羞致告。雨旸时若，丕图永保。

司徒捧俎，奏《丰宁之曲》：

太簇宫

我稼既同，群黎遍德。我祀如何，牲牷孔硕。有翼有严，随方布色。报功求福，其仪不忒。

正位酌献，奏《保宁之曲》：

太簇宫

异世同德，于皇圣昭。降兹嘉祥，卫我大宝。生乃烝民，侔德覆焘。厥作祼将，有相之道。

配位酌献，奏《保宁之曲》：

太簇宫

以御田祖，皇家秩祀。有民人焉，盍究本始。惟叙惟修，谁实介止。酒旨且多，盛德宜配。

亚终献，奏《咸宁之曲》：

太簇宫

以引以翼，来处来燕。豆笾牲牢，有楚有践。庸答神休，神亦锡羡。土谷是依，成此酬献。

彻豆，奏《丰宁之曲》：

应钟宫

文治修明，相成田功。功为特殊，仪为特?V杖缙涑酰□显蚰芡ā C魃裎阃□□焙退攴帷?

送神，奏《镇宁之曲》：

林钟宫

不屋受阳，国所崇敬。以兴来岁，苞秀坚颖。云軿莫驻，神其谛听。景命有仆，与国同永。

望瘗位，奏《肃宁之曲》：

太簇宫

雅奏肃宁，繁厘降格。篚厥玄黄，丹诚烜赫。肇祀以归，瞻言咫尺。万年攸介，丕承帝德。

先农乐章

降神，奏《镇宁之曲》：

林钟宫二成

民生斯世，食为之天。恭惟大圣，尽心于田。仲春劭农，明祀吉蠲。馨香感神，用祈丰年。

太簇角二成

耕种务农，振古如兹。爰粒烝庶，功德茂垂。降嘉奏艰，国家攸宜。所依惟神，庸洁明粢。

姑洗徵二成

俶载平畴，农功肇敏。千耦耕耘，同徂隰畛。田祖丕灵，为仁至? 7

崴牮灬Γ□雍橛幸□?

南吕羽二成

群黎力耕，及兹方春。维时东作，笃我农人。我黍既华，我稷宜新。由天降康，永赖明神。

初献盥洗，奏《肃宁之曲》：

太簇宫

洞酌行潦，真足为荐。奉兹洁清，神在乎前。分作甘霖，沾溉芳甸。慎于其初，诚意攸见。

初献升坛，奏《肃宁之曲》：

应钟宫

有椒其馨，维多且旨。式慎尔仪，降登庭止。黍稷稻粱，民无渴饥。神嗜饮食，永绥嘉祉。

正配位奠玉币，奏《亿宁之曲》：

太簇宫

奉币维恭，前陈嘉玉。聿昭盛仪，肃雝纯如。南亩深耕，麻麦禾菽。用祈三登，膺受多福。

司徒捧俎，奏《丰宁之曲》：

太簇宫

奉牲孔嘉，登俎丰备。地官骏奔，趋进光辉。肥硕蕃孳，歆此诚意。有年斯今，均被神赐。

正位酌献，奏《保宁之曲》：

太簇宫

宝坛巍煌，神应如响。备脂咸有，牲体苾芳。洋洋如在，降格来享。秉诚罔怠，群生瞻仰。

配位酌献，奏《保宁之曲》：

太簇宫

酒清斯香，牲硕斯大。具列觞俎，精意先会。民命维食，稗莠毋害。我仓万亿，神明攸介。

亚终献，奏《咸宁之曲》：

太簇宫

至诚攸感，蕣蚤潜通。百谷嘉种，爰降时丰。祈年孔夙，稼穑为重。俯歆醴齐，载扬歌颂。

彻豆，奏《丰宁之曲》：

应钟宫

有来雍雍，存诚敢匮。废彻不迟，灵神攸嗜。孔惠孔时，三农是宜。眉寿万岁，谷成丕乂。

送神，奏《镇宁之曲》：

林钟宫

{君灬}蒿凄怆，万灵来唉。灵神具醉，聿言旋归。岁丰时和，风雨应期。皇图万年，永膺洪禧。

望瘞位，奏《肃宁之曲》：

太簇宫

礼成文备，歆受清祀。加牲兼币，陈玉如仪。灵驭言旋，面阴昭瘗。集兹嘉祥，常致丰岁。

宣圣乐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黄钟宫三成

大哉宣圣，道尊德崇。维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纯并?Ⅰ衿淅锤瘢□谡咽⑷荨?

大吕角二成

生而知之，有教无私。成均之祀，威仪孔时。惟兹初丁，洁我盛粢。永言其道，万世之师。

太簇徵二成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应物而然。时维上丁，备物荐诚。维新礼典，乐谐中声。

应钟羽二成

圣王生知，阐乃儒规。《诗》《书》文教，万世昭垂。良日惟丁，灵承丕爽。揭此精虔，神其来享。

初献盥洗，奏《同安之曲》：

姑洗宫

右文兴化，宪古师经。明祀有典，吉日惟?7嵛□谫蓿□抛嘣谕ァV芑刳旖担□l硎氢摺?

初献升殿，奏《同安之曲》：降同。

南吕宫

诞兴斯文，经天纬地。功加于民，实千万世。笙镛和鸣，粢盛丰备。肃肃降登，歆兹秩祀。

奠币，奏《明安之曲》：

南吕宫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币具成，礼容斯称。黍稷惟馨，惟神之听。

捧俎，奏《丰安之曲》：

姑洗宫

道同乎天，人伦之至。有享无穷，其兴万世。既洁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来塈。

大成至圣文宣王位酌献，奏《成安之曲》：

南吕宫

大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兖国复圣公位酌献，奏《成安之曲》：

南吕宫

庶几屡空，渊源深矣。亚圣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陈尊簋。旨酒欣欣，神其来止。

郕国宗圣公酌献，奏《成安之曲》：

南吕宫

心传忠恕，一以贯之。爰述《大学》，万工训彝。惠我光明，尊闻行知。继圣迪后，是享是宜。

沂国述圣公酌献，奏《成安之曲》：

南吕宫

公传自曾，孟传自公。有嫡绪承，允得其宗。提纲开蕴，乃作《中庸》。侑于元圣，亿载是崇。

邹国亚圣公酌献，奏《成安之曲》：

南吕宫

道之由兴，于皇宣圣。维公之传，人知趋正。与飨在堂，情文斯称。万年承休，假哉天命。

亚献，奏《文安之曲》：终献同。

姑洗宫

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嘻成礼。

饮福受胙。与盥洗同，惟国学释奠亲祀用之，摄事则不用，外路州县并皆用之。

彻豆，奏《娱安之曲》：

南吕宫

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尊无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

黄钟宫

有严学宫，四方来崇。恪恭祀事，威仪雍雍。歆兹惟馨，飙驭回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望瘞。与盥洗同。

右释奠乐章，皆旧曲。元朝尝拟撰易，而未及用，今并附于此。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纵之圣，集厥大成。立言垂教，万世准程。庙庭孔硕，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来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宁止，有孚颙若。罍洗在庭，载盥载濯。匪惟洁修，亦新厥德。对越在兹，敬恭惟则。

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

大哉圣功，薄海内外。礼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摄齐委佩。莫不肃雝，洋洋如在。

奠币，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绅列侑。笾豆有楚，业具和奏。式陈量币，骏奔左右。天睠斯文，繄神之佑。

文宣王酌献，奏《诚明之曲》：

惟圣监格，享于克诚。有乐在县，有硕斯牲。奉醴以告，嘉荐惟馨。绥以多福，永底隆平。

兖国公酌献，奏《诚明之曲》：

潜心好学，不违如愚。用舍行藏，乃与圣俱。千载景行，企厥步趋。庙食作配，祀典弗渝。

成国公酌献。阙。

沂国公酌献。阙。

邹国公酌献，奏《诚明之曲》：

洙泗之传，学穷性命。力距杨墨，以承三圣。遭时之季，孰识其正。高风仰止，莫不肃敬。

亚献，奏《灵明之曲》：终献同。

庙成奕奕，祭祀孔时。三爵具举，是飨是宜。于昭圣训，示我民彝。纪德报功，配于两仪。

送神，奏《庆明之曲》：

礼成乐备，灵驭其旋。济济多士，不懈益虔。文教兹首，儒风是宣。佑我阙。

志第二十一 礼乐四

○郊祀乐舞

降神文舞，崇德之舞。《乾宁之曲》六成。

圜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声钟，一声鼓，凡三作，后仿此。 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二声钟，一声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两两相向蹲；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退后，俯伏；八鼓举左手，收，左揖；九鼓举右手，收，右揖；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黄钟角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两两相向蹲；四鼓举左手，收，左揖；五鼓举右手，收，右揖；六鼓稍前，开手；七鼓复位，正揖；八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九鼓复位立；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举左手，收，开手，正蹲；十四鼓举右手，收，开手，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躬身；三鼓高呈手；四鼓举左手，收，左揖；五鼓举右手，收，右揖；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躬身；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俯伏；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姑洗羽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推左手，收，左揖；五鼓推右手，收，右揖；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伏，兴，仰视；十一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二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

身，受。终听三鼓。止。

昊天上帝位酌献文舞，崇德之舞。 《明成之曲》，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相顾蹲；三鼓复位，开手立；四鼓合手，正揖；五鼓举左手，收，左揖；六鼓举右手，收，右揖；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复位，正揖；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退后，俯伏；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推左手，收；十三鼓推右手，收；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地祇酌献，大吕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高呈手；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祖位酌献，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高呈手；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合手，正揖；十四鼓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酌献武舞，定功之舞。 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相顾蹲；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左右扬干戚，相向立；六鼓复位，相顾蹲；七鼓呈干戚；八鼓复位，按腰立；九鼓刺干戚；十鼓复位，推左手，收；十一鼓推右手，收；十二鼓稍前，开手立；十三鼓左右扬干戚；十四鼓复位，按腰，相顾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复位，相顾蹲；四鼓左右扬干戚，相向

立；五鼓复位，举左手，收；六鼓举右手，收；七鼓面向西，开手，正蹲；八鼓呈干戚；九鼓复位，按腰立；十鼓刺干戚；十一鼓两两相向立；十二鼓复位，左右扬干戚；十三鼓退后，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宗庙乐舞

世祖至元三年，八室时享，文舞武定文绥之舞。　　降神，《来成之曲》九成。黄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次合手而立；二鼓正面高呈手，住；三鼓退后，收手蹲；四鼓正面躬身，兴身立；五鼓推左手，右相顾，左揖；六鼓皆推右手，左相顾；七鼓稍前，正面开手立；八鼓举左手，右相顾，左揖；九鼓举右手，左相顾，右揖；十鼓稍退后，俯身而立；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合手，退后，相顾蹲；十三鼓稍前，舞蹈；十四鼓退后，合手，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大吕角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合手立；二鼓举左手，住，收右足；三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四鼓两两相向而立；五鼓稍前，高呈手，住；六鼓舞蹈，退后立；七鼓稍前，开手立；八鼓合手，退后蹲；九鼓正面归俏立；十鼓推左手，收右足，推右手，收左足；十一鼓举左手，收右足，举右手，收左足；十二鼓稍进前，正面仰视；十三鼓稍退后，相顾蹲；十四鼓合手，俯身立；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俯身而正面揖；三鼓稍进前，高呈手立；四鼓收手，正面蹲；五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六鼓举右手，收左足，收手；七鼓两两相向而立；八鼓稍前，高仰视；九鼓稍退，收手蹲；十鼓举左手，住而蹲；十一鼓举右手，收手而蹲；十二鼓正面归俏，舞蹈；十三鼓俯身，正揖；十四鼓交籥翟，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应钟羽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两两相向立；三鼓举左手，收右足，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左足，右揖；五鼓归俏，正面立；六鼓稍进前，高呈手，住；七鼓收手，稍退，相顾

蹲；八鼓两两相向立；九鼓稍前，开手蹲；十鼓退后，合手对揖；十一鼓正面归俏立；十二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十三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十四鼓垂右手而左足应；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烈祖第一室文舞，《开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稍退，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合手立；二鼓稍退，俯身，开手立；三鼓垂左手，住，收右足；四鼓垂右手，住，收左足；五鼓左侧身相顾，左揖；六鼓右侧身相顾，右揖；七鼓正面躬身，兴身立；八鼓两两相向，合手立；九鼓相顾高呈手，住；十鼓收手，舞蹈；十一鼓舞左而收手立；十二鼓舞右而收手立；十三鼓扬左手，相顾蹲；十四鼓扬右手，相顾蹲；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祖第二室文舞，《武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正面高呈手，住；三鼓两两相向而对揖；四鼓正面归俏，舞蹈，次合手立；五鼓稍前，开手蹲，收手立；六鼓稍退，合手蹲，收手立；七鼓举左手而左揖；八鼓举右手而右揖；九鼓推左手住而正蹲；十鼓推右手正蹲；十一鼓开手执籥翟，正面俯视；十二鼓垂左手，收右足；十三鼓垂右手，收左足；十四鼓稍前，正面仰视而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宗第三室文舞，《文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二鼓两相向而高呈手立；三鼓稍前，开手立，相顾蹲；四鼓退后，合手立，相顾蹲；五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六鼓垂右手而左足应；七鼓推左手，住，左揖；八鼓推右手，住，右揖；九鼓稍前，仰视，正揖；十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十一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十二鼓稍前，舞蹈；十三鼓稍前，开手而相顾立；十四鼓退后，合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伯考术赤第四室文舞，《弼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二鼓合手，俯身相顾蹲；三鼓正面高呈手，住；四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五鼓垂左手，右相顾，收手立；六鼓垂右手，左相顾，收手立；七鼓稍前，高仰视，收手，正面立；八鼓再退，高执籥翟，相顾蹲；九鼓舞蹈，次合手而立；十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十一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十二鼓稍前，开手立，收手蹲；十三

鼓稍前，退后，合手立；十四鼓俯身，合手而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伯考察合带第五室文舞，《协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开手，相顾蹲；三鼓合手，相顾蹲；四鼓稍前，高呈手，住；五鼓举左手，右相顾，左揖；六鼓举右手，左相顾，右揖；七鼓推左手，住，收右足；八鼓推右手，住，收左足；九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十鼓开手，正蹲，收，合手立；十一鼓稍前，正面仰视立；十二鼓交籥翟，相顾蹲；十三鼓各尽举左手而住；十四鼓各尽举右手，收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睿宗第六室文舞，《明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二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稍前，开手立；三鼓退后，合手立；四鼓垂左手，相顾蹲；五鼓垂右手，相顾蹲；六鼓稍前，正面仰视立；七鼓舞左手，住，收右足，收手；八鼓舞右手，住，收左足，收手；九鼓两相向，合手而立；十鼓推左手，推右手；十一鼓皆举左右手；十二鼓正面高呈手，立；十三鼓退后，合手，俯身；十四鼓开手，高呈籥翟，相顾蹲；十五鼓正面稍前，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定宗第七室文舞，《熙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两相向，高呈手立；三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四鼓垂右手而左足应；五鼓稍前，开手立，相顾蹲；六鼓退后，合手立，相顾蹲；七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八鼓举右手，住，收左足；九鼓推左手，左揖；十鼓推右手，右揖；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退后，正揖；十三鼓稍前，开手相顾立；十四鼓退后，合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宪宗第八室文舞，《威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高呈手，住；三鼓举左手，右顾；四鼓举右手，左顾；五鼓推左手，右揖；六鼓推右手，左揖；七鼓两相向，交籥翟，立；八鼓正面归佾，合手立；九鼓稍前，舞蹈，收手立；十鼓退后，正揖；十一鼓俯身，正面揖；十二鼓高仰视；十三鼓垂左手；十四鼓垂右手；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武舞，内平外成之舞。　《顺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侧身开手，二鼓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皆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二鼓按腰，相顾蹲；三鼓左右扬干戚，收手按腰；右以象灭王罕。　四鼓稍退，舞蹈，按腰立；五鼓两两相向，按腰立；六鼓归俏，开手，蹲；七鼓面西，收手按腰立；八鼓侧身击干戚，收，立；右以象破西夏。　九鼓正面归俏，躬身，次兴身立；十鼓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十一鼓左右推手，次按腰立；十二鼓跪左膝，叠手，呈干戚，住；右以象克金国。　十三鼓收手，按腰，兴身立；十四鼓两相向而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顺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侧身，开手立；二鼓合手，按腰；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二鼓开手，正面蹲，收手按腰；三鼓面西，舞蹈，次按腰立；四鼓面南，左右扬干戚，收手按腰；五鼓侧身击干戚，收手按腰，立；右以象收西域、定河南。　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归俏，正面开手，蹲，收手按腰；八鼓东西相向，躬身，受；右以象收西蜀、平南诏。　九鼓归俏，舞蹈，退后，次按腰立；十鼓推左右手，躬身，次兴身立；十一鼓进前，舞蹈，次按腰立；右以象臣高丽、服交趾。　十二鼓两两相向，按腰蹲；十三鼓归俏，左右扬手，按腰立；十四鼓正面开手，俯视；十五鼓收手按腰，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泰定十室乐舞

迎神文舞，《思成之曲》。

黄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退后，相顾蹲；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复位，俯伏；八鼓举左手，开手，正蹲；九鼓举右手，开手，正蹲；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大吕角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两两相顾蹲；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复位，正揖；八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九鼓复位，正揖；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

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立；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躬身；三鼓高呈手；四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五鼓复位立；六鼓舞蹈，相向立；七鼓举左手，收，左揖；八鼓举右手，收，右揖；九鼓稍前，舞蹈；十鼓退后，俯伏；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推左手，收；十三鼓推右手，收；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应钟羽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推左手，收；七鼓推右手，收；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初献、酌献太祖第一室文舞，《开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推左手，收；四鼓推右手，收；五鼓三叩头，拜舞；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立；八鼓稍前，舞蹈；九鼓复位，俯伏；十鼓高呈手，正揖；十一鼓两两相向蹲；十二鼓复位，开手立；十三鼓合手，正揖；十四鼓伏，兴，仰视；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睿宗第二室文舞,《武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立；十鼓推左手，收；十一鼓推右手，收；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两两相向蹲；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世祖第三室文舞,《混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　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交籥，正蹲；四鼓两两相向，开手，正

蹲；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退后，躬身；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高呈手，正揖；十三鼓舞蹈，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裕宗第四室文舞,《昭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 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稍前，开手立；六鼓退后，躬身；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伏，兴，仰视；九鼓推左手，收，左揖；十鼓推右手，收，右揖；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退后，相顾蹲；十三鼓高呈手；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显宗第五室文舞，《德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复位，交籥，正蹲；八鼓退后，躬身；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高呈手；十三鼓复位，正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顺宗第六室文舞，《庆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相顾蹲；三鼓稍前，开手立；四鼓合手，正揖；五鼓举左手，收，左揖；六鼓举右手，收，右揖；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复位立；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伏，兴，仰视；十一鼓举左手，收，相顾蹲；十二鼓举右手，收，相顾蹲；十三鼓高呈手，正揖；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成宗第七室文舞，《守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躬身；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正揖；八鼓高呈手；九鼓举左手，收，左揖；十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一鼓开手立；十二鼓合手，正揖；十三鼓稍前，舞蹈；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武宗第八室文舞，《威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

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两两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仁宗第九室文舞，《歆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推左手，收；五鼓推右手，收；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退后，躬身；八鼓两两相向立；九鼓复位，交籥，正蹲；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稍前，舞蹈；十三鼓复位，正揖；十四鼓伏，兴，仰视；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英宗第十室文舞，《献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蹲；七鼓退后，俯伏；八鼓复位，交籥，正蹲；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复位，躬身；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复位，正揖；十三鼓舞蹈，两两相向立；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武舞，《肃宁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相顾蹲；三鼓高呈手；四鼓左右扬干戚；五鼓呈干戚；六鼓复位，按腰立；七鼓刺干戚；八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九鼓复位，举左手，收；十鼓举右手，收；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退后，按腰立；十三鼓左右扬干戚，相向立；十四鼓复位，按腰，相顾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肃宁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面向西，开手，正蹲；六鼓复位，左右扬干戚；七鼓躬身，受；八鼓呈干戚；九鼓复位，按腰立；十鼓刺干戚；十一鼓两两相向立；十二鼓复位，按腰立；十三鼓退后，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天历三年新制乐舞。明宗酌献武舞，《永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合手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向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三叩头，拜舞；三鼓两两开手，正蹲；四鼓复位，俯伏；五鼓交籥，正蹲；六鼓伏，兴，仰视；七鼓躬身；八鼓稍前，开手立；九鼓复位，正揖，高呈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正揖；十三鼓两两交籥，相揖；十四鼓复位；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志第二十二 礼乐五

○乐服

乐正副四人，舒脚幞头，紫罗公服，乌角带，木笏，皁靴。

照烛二人，服同前，无笏。

乐师二人，服绯，冠、笏同前。

运谱二人，服绿，冠、笏同前。

舞师二人，舒脚幞头，黄罗绣抹额，紫服，金铜荔枝带，皁靴，各执仗。仗，牙仗也。

执旌二人，平冕，前后各九旒五就，青生色鸾袍，黄绫带，黄绢袴，白绢袜，赤革履。平冕鸾袍，皆仿金制，惟冕之旒数不同，详见后至元二年博士议。

执纛二人，青罗巾，余同执旌。

乐工，介帻冠，绯罗生色鸾袍，黄绫带，皁靴。冠以皮为之，黑油如熊耳，亦金制也。

歌工，服同乐工。

执麾，服同上，惟加平巾帻。状若笼金帻，以革为之。

舞人，青罗生色义花鸾袍，缘以皁绫，平冕冠。冠前后有旒，青白硝石珠相间。

执器二十人，服同乐工，绿油母追冠，革为之，一名武弁。 加红抹额。

至元二年闰五月，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太常寺下博士议定：乐正副四人、乐师二人、照烛二人、运谱二人，皆服紫罗公服，皁纱幞头舒脚，红鞓角带，木笏，皁靴。引舞色长四人，紫罗公服，皁纱幞头展脚，黄罗绣南花抹额，金铜带，皁靴。乐工二百四十有六人，绯绣义花鸾袍，县黄插口，

介帻冠，紫罗带，全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硃履。金太常寺掌故张珍所著《叠代世范》载金制：舞人服黑衫，皆四袄，有黄插口，左右垂之，黄绫抹带，其衫以绸为之，胸背二答、两肩二答，前后和一答，皆彩色，绣二鸾盘飞之状，缀之于衫。冠以平冕，亦有天板、口圈，天门纳言以紫绢标背，铜裹边圈，前后各五旒，以青白硝石珠相间。《大备集》所载，二舞人皁绣义花鸾衫，县紫插口，黄绫抹带，硃履，平冕。其冠有口圈，亦有天门纳言系带，口圈高一尺许，天板长二尺，阔一尺，前微高后低，里外紫绢糊，铜楞道妆钉，无旒。　执器二十人，绯绣义花鸾袍，县黄插口，绿油革冠，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硃履。旌纛四人，青绣义花鸾袍，县紫插口，平冕冠二，青包巾二，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硃履。七月，中书吏部再准太常博士议定，行下所司制造。三年九月服成，绯鸾袍二百六十有七，青鸾袍一百三十二，黄绢裤一百五十二，紫罗公服一十四，黄绫带三百九十七，介帻冠二百四十有四，平冕冠百三十，簪全，木笏十有六，幞头十有四，平巾帻二，绿油革冠二十，荔枝铜带四，角带十，皁靴二百六十对，硃履百五十对。

宣圣庙乐工，黑漆冠三十五，绿罗生色胸背花袍三十五，皁靴三十五对，黄绢囊三十五，黄绢夹袱三十五。

大乐职掌

大乐署，令一人，丞一人，掌郊社、宗庙之乐。凡乐，郊社、宗庙则用宫县，工二百六十有一人；社稷，则用登歌，工五十有一人；二乐用工三百一十有二人，代事故者五十人。前祭之月，召工习乐及舞。祀前一日，宿县于庭中。东方西方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编钟处其左，编磬处其右。黄钟之钟起子位，在通街之西。蕤宾之钟居午位，在通街之东。每辰三虡，谓之一肆，十有二辰，凡三十六虡。树建鞞应于四隅，左柷右敔，设县中之北。歌工次之，三十二人，重行相向而坐。　巢笙次之，箫次之，竽次之，籥次之，篪次之，埙次之，长笛又次之。夹街之左右，瑟翼柷敔之东西，在前行。路鼓、路鼗次之。郊祀则雷鼓、雷鼗。　闰余匏在箫之东，七星匏在西，九曜匏次之。一弦琴列路鼓之东西，东一，西二。　三弦、五弦、七弦、九弦次之。晋鼓一，处县中之东南，以节乐。一弦琴三，五弦以下皆六。凡坐者，高以杌，地以氈。　立四表于横街之南，少东。设舞位于县北。文郎左执籥，右秉翟；武郎左执干，右执戚；皆六十有四人。享日，与工人先入就位。舞师二人，执纛二人，引文舞分立于表南。武舞及执器者，俟立于宫县之左右。器鼗二，双铎二，单铎二，铙二，錞二，二錞用六人。　钲二，相鼓二，雅鼓

二，凡二十人。文舞退，舞师二人、执旌二人，引武舞进，立其处，文舞还立于县侧。又设登歌乐于殿之前楹，殿陛之旁，设乐床二，乐工列于上。　搏拊二，歌工六，柷一，敔一，在门内，相向而坐。钟一虡，在前楹之东。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五，次之。瑟二，在其东，笛一、籥一、篪一在琴之南，巢笙、和笙各二次之。埙一，在笛之南。闰余匏、排箫各一，次之，皆西上。磬一虡，在前楹之西。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五，次之。埙一，在笛之南。七星匏、九曜匏、排箫各一，次之，皆东上。凡宗庙之乐九成，舞九变。黄钟之宫，三成，三变。大吕之角，二成，二变。太簇之徵，二成，二变。应钟之羽，二成，二变。圜丘之乐六成，舞六变。夹钟之宫，三成，三变。黄钟之角，一成，一变。太簇之徵，一成，一变。姑洗之羽，一成，一变。社稷之乐八成：林钟之宫二成，太簇之角二成，姑洗之征二成，南吕之羽二成。凡有事于宗庙，大乐令位于殿楹之东，西向；丞位于县北，通街之东，西向；以肃乐舞。

协律郎二人，掌和律吕，以合阴阳之声。阳律六：黄钟子，太簇寅，姑洗辰，蕤宾午，夷则申，无射戌。阴吕六：大吕丑，夹钟卯，仲吕巳，林钟未，南吕酉，应钟亥。文之以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播之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凡律管之数九，九九相乘，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如黄钟为宫，则林钟为征，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是为七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为八十四调。凡大祭祀皆法服，一人立于殿楹之西，东向；一人立于县北通街之西，东向；以节乐。堂上者主登歌，堂下者主宫县。　凡乐作，则跪，俯伏，举麾以兴，工鼓柷以奏；乐止则偃麾，工戛敔而乐止。今执麾者代执之，协律郎特拜而已。

乐正二人，副二人，掌肄乐舞、展乐器、正乐位。凡祭，二人立于殿内，二人立于县间，以节乐。殿内者视献者奠献用乐作止之节，以笏示照烛，照烛举偃以示堂下。若作登歌，则以笏示柷敔而已。县间者视堂上照烛。及引初献，照烛动，亦以笏示柷敔。

乐师一人，运谱一人，掌以乐教工人。凡祭，立于县间，皆北上，相向而立。

舞师四人，皆执梃，梃，牙仗也。　执纛二人，执旌二人，祭则前举以为舞容。舞人从南表向第一表，为一成，则一变；从第二至第三，为

二成；从第三至北第四表，为三成；舞人各转身南向于北表之北，还从第一至第二，为四成；从第二至第三，为五成；从第三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若八变者，更从南北向第二，为七成；又从第二至第三，为八成；若九变者，又从第三至北第一，为九变。

执麾一人，从协律郎以麾举偃而节乐。

照烛二人，掌执笼烛而节乐。凡乐作止，皆举偃其笼烛。一人立于堂上门东，视殿内献官礼节，麾烛以示县间。一人立于堂下县间，俟三献入导初献至位，立于其左。初献行，皆前导，亚、终则否。　凡殿下礼节，则麾其烛以示上下。初献诣盥洗位，乃偃其烛，止亦如之。俟初献动为节，宫县乐作，诣盥洗位，洗拭瓒讫，乐止。诣阶，登歌乐作，升自东阶，至殿门，乐止，乃立于陛侧以俟。晨祼讫，初献出殿，登歌乐作，至版位，乐止。司徒迎馔至横街，转身北向，宫县乐作，司徒奉俎至各室遍奠讫，乐止。酌献，初献诣盥洗位，宫县乐作，诣爵洗位，洗拭爵讫，乐止。出笏，登歌乐作，升自东阶，至殿门，乐止。初献至酒尊所，酌讫，宫县乐作，诣神位前，祭酒讫，拜、兴、读祝，乐止。读讫，乐作，再拜讫，乐止。次诣每室，作止如初。每室各奏本室乐曲，俱献毕，还至殿门，登歌乐作，降自东阶，至版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县乐作，舞者立定，乐止。亚献行礼，无节步之乐，至酒尊所，酌酒讫，出笏，宫县乐作，诣神位前，奠献毕，乐止。次诣每室，作止如初。俱毕，还至版位，皆无乐。终献乐作，同亚献，助奠以下升殿，奠马湩，至神位，蒙古巫祝致词讫，宫县乐作，同司徒进馔之曲，礼毕，乐止。出殿，登歌乐作，各复位，乐止。太祝彻笾豆，登歌乐作，卒彻，乐止。奉礼赞拜，众官皆再拜讫，送神，宫县乐作，一成而止。

宴乐之器

兴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夹屏，上锐而面平，缕金雕镂枇杷、宝相、孔雀、竹木、云气，两旁侧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橛十五，上竖小管，管端实以铜杏叶。下有座，狮象绕之，座上柜前立花板一，雕镂如背，板间出二皮风口，用则设硃漆小架于座前，系风囊于风口，囊面如琵琶，硃漆杂花，有柄，一人挼小管，一人鼓风囊，则簧自随调而鸣。中统间，回回国所进。以竹为簧，有声而无律。玉宸乐院判官郑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浊，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头两旁立刻木孔雀二，饰以真孔雀羽，中设机。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风囊，一人按律，一人

运动其机，则孔雀飞舞应节。

殿庭笙十，延祐间增制，不用孔雀。

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轸，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

筝，如瑟，两头微垂，有柱，十三弦。

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

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

方响，制以铁，十六枚，悬于磬虡，小角槌二。廷中设，下施小交足几，黄罗销金衣。

龙笛，制如笛，七孔，横吹之，管首制龙头，衔同心结带。

头管，制以竹为管，卷芦叶为首，窍七。

笙，制以匏为底，列管于上，管十三，簧如之。

箜篌，制以木，阔腹，腹下施横木，而加轸二十四，柱头及首并加凤喙。

云璈，制以铜，为小锣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长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槌击之。

箫，制如笛，五孔。

戏竹，制如籈，长二尺余，上系流苏香囊，执而偃之，以止乐。

鼓，制以木为匡，冒以革，硃漆杂花，面绘复身龙，长竿二。廷中设，则有大木架，又有击挝高座。

杖鼓，制以木为匡，细腰，以皮冒之，上施五彩绣带，右击以杖，左拍以手。

札鼓，制如杖鼓而小，左持而右击之。

和鼓，制如大鼓而小，左持而右击之。

闉，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

羌笛，制如笛而长，三孔。

拍板，制以木为板，以绳联之。

水盏，制以铜，凡十有二，击以铁箸。

乐队

乐音王队：元旦用之。　引队大乐礼官二员，冠展角幞头，紫袍，涂金带，执笏。次执戏竹二人，同前服。次乐工八人，冠花幞头。紫窄衫，铜束带。龙笛三，杖鼓三，金鞚小鼓一，板一，奏《万年欢》之曲。从东阶升，至御前，以次而西，折绕而南，北向立。后队进，皆仿此。　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展角幞头，紫袍，随乐声进至御前，分左右相向立。次妇女一人，冠唐帽，黄袍，进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戴红发青面具，杂彩衣，次一人，冠唐帽，绿襕袍，角带，舞蹈而进，立于前队之右。次四队，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像面具，披金甲，执叉，从者二人，戴毗沙神像面具，红袍，执斧。次五队，男子五人，冠五梁冠，戴龙王面具，绣氅，执圭，与前队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飞天夜叉之像，舞蹈以进。次七队，乐工八人，冠霸王冠，青面具，锦绣衣，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吉利牙》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广翠冠，销金绿衣，执牡丹花，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北向，列为九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梳翠花钿，绣衣，执花鞚稍子鼓，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花髻，服销金桃红衣，摇日月金鞚稍子鼓，舞唱同前。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萨梵像，摇日月鼓。次一人，作乐音王菩萨梵像，执花鞚稍子鼓，齐声舞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寿星队：天寿节用之。　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唐巾，服销金紫衣，铜束带。次妇女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方心曲领，执圭，以次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

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金漆弁冠，服绯袍，涂金带，执笏；从者二人，锦帽，绣衣，执金字福禄牌。次五队，男子一人，冠卷云冠，青面具，绿袍，涂金带，分执梅、竹、松、椿、石，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乌鸦之像，作飞舞之态，进立于前队之左，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二人，冠云头冠，销金绯袍，白裙，龙笛三，觱栗三，札鼓三，和鼓一，板一，与前大乐合奏《山荆子》带《妖神急》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凤翘冠，翠花钿，服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宝盖，舞唱前曲。次九队，妇女三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黄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棕毛日月扇，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服杂彩衣，被槲叶、鱼鼓、简子。次男子八人，冠束发冠，金掩心甲，销金绯袍，执戟。次为龟鹤之像各一。次男子五人，冠黑纱帽，服绣鹤氅，硃履，策龙头濆杖，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礼乐队：朝会用之。　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领，白裙，束带，执圭；次妇女一人，冠九龙冠，服绣红袍，玉束带，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三人，皆冠卷云冠，服黄袍，涂金带，执圭。次五队，男子五人，皆冠三龙冠，服红袍，各执劈正金斧，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童子五人，三髻，素衣，各执香花，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八人，皆冠束发冠，服锦衣白袍，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新水令》、《水仙子》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笼巾，服紫袍，金带，执笏，歌《新水令》之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四行，北向立，鞠躬拜，兴，舞蹈，叩头，山呼，就拜，再拜，毕，复趁声歌《水仙子》之曲一阕，再歌《青山口》之曲，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车髻冠，服销金蓝衣，云肩，佩绶，执孔雀幢，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锦绣衣，执宝盖，舞唱前曲。次男子八人，冠凤翅兜牟，披金甲，执金戟。次男子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执圭，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说法队：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禅衣，皁绦；次妇女一人，服锦袈裟，余如前，持数珠，进至御前，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

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隐士冠，服白纱道袍，皁绦，执麈拂；从者二人，冠黄包巾，服锦绣衣，执令字旗。次五队，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锦袍，执戟，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锦绣衣，龙笛六，觱栗六，杖鼓四，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萨冠，服销金黄衣，缨络，佩绶，执金浮屠白伞盖，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萨冠，服销金红衣，执宝盖，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销金衣，执金莲花。次男子八人，披金甲，为八金刚像。次一人，为文殊像，执如意；一人为普贤像，执西番莲花；一人为如来像；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凡吉礼，郊祀、享太庙、告谥，见《祭祀志》。军礼，见《兵志》。丧礼五服，见《刑法志》。水旱赈恤，见《食货志》。内外导从，见《仪卫志》。

志第二十三 祭祀一

礼之有祭祀，其来远矣。天子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于郊社禘尝有事守焉，以其义存乎报本 ，非有所为而为之。故其礼贵诚而尚质，务在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而已。汉承秦弊，郊庙之制，置《周礼》不用，谋议巡守封禅，而方士祠官之说兴，兄弟相继共为一代，而统绪乱。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为一。虽以唐、宋盛时，亦莫之正，盖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笾豆之事，有司所职，又岂足以尽仁人孝子之心哉！

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其郊庙之仪，礼官所考日益详慎，而旧礼初未尝废，岂亦所谓不忘其初者欤？然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礼乃成于文宗。至大间，大臣议立北郊而中辍，遂废不讲。然武宗亲享于庙者三，英宗亲享五。晋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尝一庙见。文宗以后，乃复亲享。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

自宪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与太祖并配，世祖所建太庙，皇伯术赤、察合带皆以家人礼祔于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获庙享，而宪宗亦以不祀。则其因袭之弊，盖有非礼官之议所能及者。而况乎不祢所受国之君，而兄弟共为一世，乃有征于前代者欤？夫郊庙，国之大祀也，本原之际既已如此，则中祀以下，虽有阔略，无足言者。

其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农，曰宣圣。而岳镇海渎，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称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圣，曰三皇，曰岳镇海渎，曰风师雨师。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庙，曰周公庙，曰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庙不与焉。其仪皆礼官所拟，而议定于中书。日星始祭于司天台，而回回司天台遂以翔星为职事。五福太乙有坛畤，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详。

凡祭祀之事，其书为《太常集礼》，而《经世大典》之《礼典篇》尤备。参以累朝《实录》与《六条政类》，序其因革，录其成制，作《祭祀志》。

郊祀上

元与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宪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岁甲寅，会诸王于颗颗脑兒之西，丁巳秋，驻跸于军脑兒，皆祭天于其地。世祖中统二年，亲征北方。夏四月己亥，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洒马湩以为礼，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皆如其初。

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号，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检讨唐、宋、金旧仪，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献礼。自后国有大典礼，皆即南郊告谢焉。十三年五月，以平宋，遣使告天地，中书下太常议定仪物以闻。制若曰："其以国礼行事。"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夏四月壬寅，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带率百官为大行皇帝请谥南郊，为告天请谥之始。大德六年春三月庚戌，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孙摄事，为摄祀天地之始。

大德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右丞相哈剌哈孙等言："去年地震星变，雨泽愆期，岁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亲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庙、社稷，岁时摄官行事。祭天，国之大事也，陛下虽未及亲祀，宜如宗庙、社稷，遣官摄祭，岁用冬至，仪物有司豫备，日期至则以闻。"制若曰："卿言是也，其豫备仪物以待事。"于是翰林、集贤、太常礼官皆会中书集议。博士疏曰："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汉元始间，始合祭天地。历东汉至宋千有余年，分祭合祭，迄无定论。"集议曰："《周礼》，冬至圜丘礼天，夏至方丘礼地，时既不同，礼乐亦异。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当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礼，续议以闻。"按《周礼》，坛壝三成，近代增外四成，以广天文从祀之位。集议曰："依《周礼》三成之制。然《周礼》疏云每成一尺，不见纵广之度。恐坛上狭隘，器物难容，拟四成制内减去一成，以合阳奇之数。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上成纵广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陛十有二级。外设二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壝各四门。坛设于丙巳之地，以就阳位"按古者，亲祀冕无旒，服大裘而加衮。臣下从祀，冠服历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议曰："依宗庙见用冠服制度。"按《周礼·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

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集议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必访求深知音律之人，审五声八音，以司肄乐。”

夏四月壬辰，中书复集议。博士言：“旧制神位版用木。”中书议，改用苍玉金字，白玉为座。博士曰：“郊祀尚质，合依旧制。”遂用木主，长二尺五寸，阔一尺二寸，上圆下方，丹漆金字，木用松柏，贮以红漆匣，黄罗帕覆之。造毕，有司议所以藏。议者复谓，神主庙则有之，今祀于坛，对越在上，非若他神无所见也。所制神主遂不用。

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自汉甘泉雍畤之祀，以迄后汉、魏、晋、南北二朝、隋、唐，其坛壝玉帛礼器仪仗，日益繁缛，浸失古者尚质之意。宋、金多循唐制，其坛壝礼器，考之于经，固未能全合，其仪法具在。当时名儒辈出，亦未尝不援经而定也，酌古今以行礼，亦宜焉。今检讨唐、宋、金亲祀、摄行仪注，并雅乐节次，合从集议。”太常议曰：“郊祀之事，圣朝自平定金、宋以来，未暇举行，今欲修严，不能一举而大备。然始议之际，亦须酌古今之仪，垂则后来。请从中书会翰林、集贤、礼官及明礼之士，讲明去取以闻。”中书集议曰：“合行礼仪，非草创所能备。唐、宋皆有摄行之礼，除从祀受胙外，一切仪注，悉依唐制修之。”

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其礼仪乐章别有常典，若俟至日议之，恐匆遽有误。”于是中书省臣奏曰：“自古汉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宗庙已依时祭享，今郊祀止祭天。”制曰：“可。”是岁南郊，配位遂??

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甲子，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兒即南郊告谢天地，主用柏素，质玄书，为即位告谢之始。

至大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省臣及太常礼官言：“郊祀者国之大礼，今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未举行。今年冬至南郊，请以太祖圣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十二月甲辰朔，尚书太尉右丞相、太保左丞相、田司徒、郝参政等复奏曰：“南郊祭天于圜丘，大礼已举。其北郊祭皇地祇于方泽，并神州地祇、五岳四渎、山林川泽及朝日夕月，此有国家所当崇礼者也。当圣明御极而弗举行，恐遂废弛。”制若曰：“卿议甚是，其即行焉。”

至大三年春正月，中书礼部移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拟定北郊从祀、朝日夕月礼仪。博士李之绍、蒋汝砺疏曰：“按方丘之礼，夏以五月，商

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国之北。礼神之玉以黄琮，牲用黄犊，币用黄缯，配以后稷。其方坛之制，汉去都城四里，为坛四陛。唐去宫城北十四里，为方坛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阔十六步，设陛。上等陛广八尺，中等陛一丈，下等陛广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为再成。历代制虽不同，然无出于三成之式。今拟取坤数用六之义，去都城北六里，于壬地选择善地，于中为方坛，三成四陛，外为三壝。仍依古制，自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宫室、墙围、器皿色，并用黄。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难用。其神州地祇以下从祀，自汉以来，历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从其方从祀。今盍参酌举行。”秋九月，太常礼仪院复下博士，检讨合用器物。十一月丙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从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请立北郊。帝谦逊未遑，北郊之议遂??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有旨议南郊祀事。中书平章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野，学士蔡文渊、袁桷、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会都堂议：

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钦依。

二曰神位。《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谓：“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苍璧礼天”。注云：“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也。在北极，谓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宝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数名。”今按《晋书·天文志·中宫》“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周礼》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郑氏以星经推之，乃谓即天皇大帝。然汉、魏以来，名号亦复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曰昊天上帝，与《周礼》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一等，皆不经见。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

三曰配位。《孝经》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汉、唐已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圆议取旨。

四曰告配。《礼器》曰："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ＮＴ宫。"注："告后稷也，告之者，将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会要》于致斋二日，宿庙告配，凡遣官牺尊豆笾，行一献礼。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质明行事。初献摄太尉同太常礼仪院官赴太庙奏告，圆议取旨。

五曰大裘冕。《周礼》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郑司农云，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质也。弁师"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联数也。"《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陆佃曰："礼不盛服不充，盖服大裘以衮袭之也。谓冬至服大裘，被之以衮。开元及开宝《通礼》，鸾驾出宫，服衮冕至大次，质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会要》绍兴十三年，车驾自庙赴青城，服通天冠、绛纱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圆议用衮冕，取旨。

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谓："陶瓦器，匏用酌献酒。"《开元礼》、《开宝礼》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坫。圆议正位用匏，配位饮福用玉爵，取旨。

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礼经》，祭前期十日亲戒百官及族人，太宰总戒群官。唐前祀七日，《宋会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亚终献、一品、二品从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礼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读。今天子亲行大礼，止令礼直局管勾读誓文。圆议令管勾代太尉读誓，刑部尚书莅之。

八曰散斋、致斋。《礼经》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国朝亲祀太庙七日，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于大明殿。圆议依前七日。

九曰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注："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汉旧仪》高帝配天绀席，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以为天地尚质，宜皆勿修，诏从焉。唐麟德二年，诏曰："自处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苍，其余各视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礼官以为非礼。元丰元年，奉旨不设。国朝大德九年，正位藁鞂，配位蒲越，冒以青缯。至大三年，加青绫褥，青锦方座。圆议合依至大三年于席上设褥，各依方位。

十曰牺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茧栗。”秦用骝驹。汉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犊。隋上帝、配帝，苍犊二。唐开元用牛。宋正位用苍犊一，配位太牢一。国朝大德九年，苍犊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马纯色肥腯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猪一十八，羊一十八，圆议依旧仪。神位配位用犊外，仍用马，其余并依旧日已行典礼。

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为歆神，始宗庙则焖萧稞鬯，所谓臭阳达于墙屋者也。后世焚香，盖本乎此，而非《礼经》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圆议依旧仪。

十二曰割牲。《周礼·司士》“凡祭祀，帅其属而割牲，羞俎豆”。又《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体”。《礼运》云“腥其俎，熟其殽，体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谓豚解而腥之，为七体也。熟其殽，谓体解而爓之，为二十一体也。体其犬豕牛羊，谓分别骨肉之贵贱，以为众俎也。”七体，谓脊、两肩、两拍、两髀。二十一体，谓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横脊、正胁、短胁、代胁并肠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体解。豚解则为七，以荐腥；体解则为二十一，以荐熟。盖犬豕牛羊，分别骨肉贵贱，其解之为体，则均也。皇朝马牛羊豕鹿，并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国礼。圆议依旧仪。

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礼·掌次》，“王旅上帝，张氈按皇?！碧啤锻ǖ洹非办肴□眨□猩嶂背な┐蟠斡谕鈮枚□胖□诘辣保□舷颉！端位嵋□非办肴□眨□丘剿舅□涫簦□璐蟠斡谕鈮枚□胖□诘辣保□舷颍恍〈斡谖缃字□□□飨颉！肚□瘛吩唬骸凹□瑁□偌漓搿！薄墩□濉吩唬骸摆柚鹘滓病L熳蛹漓肼闹鹘仔惺拢□试萍□琛！彼卧□嵯甓g裎乃□裕□吨芾瘛纷诿砦奚栊〈沃□摹9耪呷司□傥挥谮杞住8勤杞渍撸□□滓病N□酥鞯梦恢鹘仔惺隆=窆□□□硪亲iii□蟠巍⑫〈谓栽谖鳎□枪□疑杏遥□晕魑□鹨病T惨橐漓朊硪亲i?

续具末议：一曰礼神玉。《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烟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正义》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辞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体于柴上，引《诗》“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盖卒者，终也。谓礼神既终，当藏之也。正经即无燔玉明证。汉武帝祠太乙，胙余皆燔之，无玉。晋燔牲币，无玉。唐、宋乃有之。显庆中，许敬宗等修旧礼，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犹宗庙之有圭瓒也，并事毕收藏，

不在燔列。宋政和礼制局言："古祭祀无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盖事已则藏焉，有事则出而复用，未尝有燔瘞之文。今后大祀，礼神之玉时出而用，无得燔瘞。"从之。盖燔者取其烟气之臭闻。玉既无烟，又且无气，祭之日但当奠于神座，既卒事，则收藏之。

二曰饮福。《特牲馈食礼》曰，尸九饭，亲嘏主人。《少牢馈食礼》尸十一饭，尸嘏主人。嘏，长也，大也。行礼至此，神明已飨，盛礼俱成，故膺受长大之福于祭之末也。自汉以来，人君一献才毕而受嘏。唐《开元礼》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饮福。宋元丰三年，改从亚终献，既行礼，皇帝饮福受胙。国朝至治元年亲祀庙仪注，亦用一献毕饮福。

三曰升烟。禋之言烟也，升烟所以报阳也。祀天之有禋柴，犹祭地之瘞血，宗庙之祼鬯。历代以来，或先燔而后祭，或先祭而后燔，皆为未允。祭之日，乐六变而燔牲首，牲首亦阳也。祭终，以爵酒馔物及牲体，燎于坛。天子望燎，柴用柏。

四曰仪注。《礼经》出于秦火之后，残阙脱漏，所存无几。至汉，诸儒各执所见。后人所宗，惟郑康成、王子ＮＵ，而二家自相矛盾。唐《开元礼》、杜祐《通典》，五礼略完。至宋《开宝礼》并《会要》与郊庙奉祠礼文，中间讲明始备。金国大率依唐、宋制度。圣朝四海一家，礼乐之兴，政在今日。况天子亲行大礼，所用仪注，必合讲求。大德九年，中书集议，合行礼仪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庙仪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仪，与唐制参酌增损修之。侍仪司编排卤簿，太史院具报星位，分献官员数及行礼并诸执事官，合依至大三年仪制亚终献官，取旨。

是岁，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权止。

泰定四年春正月，御史台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亲郊，惟武宗、英宗亲享太庙，陛下宜躬祀郊庙。"制曰："朕当遵世祖旧典，其命大臣摄行祀事。"闰九月甲戌，郊祀天地，致祭五岳四渎、名山大川。

至顺元年，文宗将亲郊。十月辛亥，太常博士言："亲祀仪注已具，事有未尽者，按前代典礼。亲郊七日，百官习仪于郊坛。今既与受戒誓相妨，合于致斋前一日，告示与祭执事者，各具公服赴南郊习仪。亲祀太庙虽有防禁，然郊外尤宜严戒，往来贵乎清肃。凡与祭执事斋郎乐工，旧不设盥洗之位，殊非涓洁之道。今合于馔殿齐班□前及斋宿之所，

随宜设置盥洗数处，俱用锅釜温水置盆杓巾帨，令人掌管省谕，必盥洗然后行事，违者治之。祭日，太常院分官提调神厨，监视割烹。上下灯烛□凡燎，已前虽有翦烛提调□凡盆等官，率皆虚应故事；或减刻物料，烛燎不明。又尝见奉礼赞赐胙之后，献官方退，所司便服彻俎，坛上灯烛一时俱灭，因而杂人登坛攘夺，不能禁止，甚为亵慢。今宜禁约，省牲之前，凡入壝门之人，皆服窄紫，有官者公服。禁治四壝红门，宜令所司添造关木锁钥，祭毕即令关闭，毋使杂人得入。其稿秸匏爵，事毕合依大德九年例焚之。”壬子，御史台臣言：“祭日，宜敕股肱近臣及诸执事人毋饮酒。”制曰：“卿言甚善，其移文中书禁之。”丙辰，监察御史杨彬等言：“礼，享帝必以始祖为配，今未闻设配位，窃恐礼文有阙。又，先祀一日，皇帝必备法驾出宿郊次，其扈从近侍之臣未尝经历，宜申加戒敕，以达孚诚。”命与中书议行。十月辛酉，始服大裘衮冕，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亲祀之礼始克举焉，盖器物仪注至是益加详慎矣。

自至元十二年冬十二月，用香酒脯ＭＺ行一献礼。而至治元年冬二祭告，泰定元年之正月，咸用之。自大德九年冬至，用纯色马一，苍犊一，羊鹿野豕各九。十一年秋七月，用马一，苍犊正副各一，羊鹿野豕各九。而至大中告谢五，皇庆至延祐告谢七，与至治三年冬告谢二，泰定元年之二月，咸如大德十一年之数。泰定四年闰九月，特加皇地祇黄犊一，将祀之夕敕送新猎鹿二。惟至大三年冬至，正配位苍犊皆一，五方帝犊各一，皆如其方之色，大明青犊、夜明白犊皆一，马一，羊鹿野豕各十有八，兔十有二，而四年四月如之。其牺牲品物香酒，皆参用国礼，而丰约不同。告谢非大祀，而用物无异，岂所谓未能一举而大备者乎？

南郊之礼，其始为告祭，继而有大祀，皆摄事也，故摄祀之仪特详。

坛壝：地在丽正门外丙位，凡三百八亩有奇。坛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上成纵横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午贯地子午卯酉四位陛十有二级。外设二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壝各四门，外垣南櫺星门三，东西櫺星门各一。圜坛周围上下俱护以甓，内外壝各高五尺，壝四面各有门三，俱涂以赤。至大三年冬至，以三成不足以容从祀版位，以青绳代一成。绳二百，各长二十五尺，以足四成之制。燎坛在外壝内丙巳之位，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周圜亦护以甓，东西南三出陛，开上南出户，上方六尺，深可容柴。香殿三间，在外壝南门之外，少西，南向。馔幕殿五间，在外壝南门之外，少

东，南向。省馔殿一间，在外壝东门之外，少北，南向。

外壝之东南为别院。内神厨五间，南向；祠祭局三间，北向；酒库三间，西向。献官斋房二十间，在神厨南垣之外，西向。外壝南门之外，为中神门五间，诸执事斋房六十间以翼之，皆北向。两翼端皆有垣，以抵东西周垣，各为门，以便出入。齐班□五间，在献官斋房之前，西向。仪鸾局三间，法物库三间，都监库五间，在外垣内之西北隅，皆西向。雅乐库十间，在外垣西门之内，少南，东向。演乐堂七间，在外垣内之西南隅，东向。献官厨三间，在外垣内之东南隅，西向。涤养牺牲所，在外垣南门之外，少东，西向。内牺牲房三间，南向。

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坛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东，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缘以缯，绫褥素座，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黄，藉皆以稿秸。配位居东，西向。神席绫褥锦方座，色皆用青，藉以蒲越。

其从祀圜坛，第一等九位。青帝位寅，赤帝位巳，黄帝位未，白帝位申，黑帝位亥，主皆用柏，素质玄书；大明位卯，夜明位酉，北极位丑，天皇大帝位戌，用神位版，丹质黄书。神席绫褥座各随其方色，藉皆以稿秸。

第二等内官位五十有四。钩星、天柱、玄枵、天厨、柱史位于子，其数五；女史、星纪、御女位于丑，其数三；自子至丑，神位皆西上。帝座、岁星、大理、河汉、析木、尚书位于寅，帝座居前行，其数六，南上。阴德、大火、天枪、玄戈、天床位于卯，其数五，北上。太阳守、相星、寿星、辅星、三师位于辰，其数五，南上。天一、太一、内厨、荧惑、鹑尾、势星、天理位于巳，天一、太一居前行，其数七，西上。北斗、天牢、三公、鹑火、文昌、内阶位于午，北斗居前行，其数六；填星、鹑首、四辅位于未，其数三；自午至未，皆东上。太白、实沈位于申，其数二，北上。八谷、大梁、杠星、华盖位于酉，其数四；五帝内座、降娄、六甲、传舍位于戌，五帝内座居前行，其数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陬訾、钩陈位于亥，其数四，东上。神席皆藉以莞席，内壝外诸神位皆同。

第三等中官百五十九位。虚宿、女宿、牛宿、织女、人星、司命、司非、司危、司禄、天津、离珠、罗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位于子，虚宿、女宿、牛宿、织女居前行，其数十有七；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天鸡、辇道、渐台、败瓜、扶筐、匏瓜、天弁、天

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于丑，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居前行，其数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纪、尾宿、罚星、东咸、列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车肆、天江、宦星、市楼、候星、女床、天籥位于寅，日星、心宿、天纪、尾宿居前行，其数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贯索、键闭、钩钤、西咸、天乳、招？9. ：印15.撼亍⑱芏ξ挥诿□□克蕖(2)吖□⑳邓蕖5.巯□ 4. 蠼恰15.核蘧忧靶校□涫□□形澹□鄙稀L □有恰(8)□⑯□□羲蕖13.撬蕖(5)闾帷3. 3隆⑫页肌②苏摺(4)□□ 14.徘洹⑩迥谥詈睢16.晌弧16.山□ 13.□汀(2)降馈(8)焯镂挥诔剑□□有恰(8)□⑯□□羲蕖13.撬蕖(5)闾峋忧靶校□涫□□辛□□仙稀U潘蕖⑭硭蕖19.魈谩(7)牡圩□ 11.频圩□ 3. ぴ□(5)傥i 17.樘ā 11.□凇4.庸佟20.谄廖挥谒龋□潘蕖⑭硭蕖19.魈镁忧靶校□涫□□幸唬□魃稀P □□(2)咝恰(4)□ā 17.□蕖20.谄健(8)□稹11.□健11.□□ 1. 焙游挥谖纾□□□(2)咝恰(4)□ā 17.□蘧忧靶校□涫□牛还硭蕖14.□蕖2.嗡蕖(8)熳稹⑩逯詈睢�十)嵝恰⑲□臁(7)竟帧(8)旃匚挥谖矗□硭蕖14.□蕖2.嗡蘧忧靶校□涫□牛蛔晕缰廖矗□远□稀1纤蕖⑩宄怠⑱钔酢V□蕖(8)齑□(8)旖帧(九)率□(8)旄摺(4)□□(8)熹辍⑪坛匚挥谏辏□纤蕖⑩宄怠⑱钔酢V□蘧忧靶校□涫□□幸唬□鄙稀T滤蕖(六)乃蕖⑩杆蕖11.□□(8)觳鳌14.砩唷(8)旌印11.□□(8)□辍⑲蟾□(8)齑蠼□□ 14.□厦盼挥谟希□滤蕖(六)乃蕖⑩杆蘧忧靶校□涫□□卸□宦ㄟ蕖15.□蕖1.谒蕖⑮腋□ 8. 铰贰8.蟮馈(9)趿肌2.咝恰(8)炀恰(9)凉□⑯朴辍(1)□ㄎ挥谛纾□ㄟ蕖1.谒蘧忧靶校□涫□□卸□蛔杂现列纾□阅仙稀N K蕖(6)宜蕖3.蹈□ 7. 啬埂⑫榱骸8.俏荨14.市恰㈣菩恰(9)凉□簟⑯旄浮16.牍□ 16.椎纭(8)谏呶挥诤ィ□K蕖(6)宜蘧忧靶校□涫□□腥□□□稀？

内壝内外官一百六位。天垒城、离瑜、代星、齐星、周星、晋星、韩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郑星位于子，其数十有二；越星、赵星、九坎、天田、狗国、天渊、狗星、鳖星、农丈人、杵星、糠星位于丑，其数十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骑阵将军、天辐、从官、积卒、神宫、傅说、龟星、鱼星位于寅，其数八，南上。阵车、车骑、骑官、颉颃、折威、阳门、五柱、天门、衡星、库楼位于卯，其数十，北上。土司空、长沙、青丘、南门、平星位于辰，其数五，南上。酒旗、天庙、东瓯、器府、军门、左右辖位于巳，其数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记、外厨、天狗、南河位于午，其数七；天社、矢星、水位、阙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渎、野鸡、军市、水府、孙星、子星位于未，其数十有三；自午至未，皆东上。天节、九州殊口、附耳、参旗、九斿、玉井、军井、屏星、伐星、天厕、天矢、丈人位于申，其数十有二，北上。天园、天阴、天廪、天苑、天囷、刍藁、天庾、天仓、鈇锼、天溷位于酉，其数十；外屏、大司空、八魁、羽林位于戌，其数

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星、天钱、天纲、北落师门、败臼、斧钺、垒壁阵位于亥，其数八，东上。

内壝外众星三百六十位，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位版皆丹质黄书。内官、中官、外官则各题其星名；内壝外三百六十位，惟题曰众星位。凡从祀位皆内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东，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酉居酉陛北。

器物之等，其目有八：

一曰圭币。昊天上帝苍璧一，有缫藉，青币一，燎玉一。皇地祇黄琮一，有缫藉，黄币一。配帝青币一，黄帝黄琮一，青帝青圭一，赤帝赤璋一，白帝白琥一，黑帝玄璜一，币皆如其方色。大明青圭有邸，夜明白圭有邸，天皇大帝青圭有邸，北极玄圭有邸，币皆如其玉色。内官以下皆青币。

二曰尊罍。上帝大尊、著尊、牺尊、山罍各一，在坛上东南隅，皆北向，西上；设而不酌者，象尊、壶尊各二，山罍四，在坛下午陛之东，皆北向，西上。皇地祇亦如之，在上帝酒尊之东，皆北向，西上。配帝著尊、牺尊、象尊各二，在地祇酒尊之东，皆北向，西上。设而不酌者，牺尊、壶尊各二，山罍四，在坛下酉陛之北，东向，北上。五帝、日月、北极、天皇，皆太尊一，著尊二。内官十二次，各象尊二。中官十二次，各壶尊二。外官十二次，各概尊二。众星十二次，各散尊二。凡尊各设于神座之左而右向，皆有坫，有勺，加冪，冪之绘以云，惟设而不酌者无勺。

三曰笾豆登俎。昊天上帝、皇地祇及配帝，笾豆皆十二，登三，簋二，簠二，俎八，皆有匕箸，玉币篚二，匏爵一，有坫，沙池一，青瓷牲盘一。从祀九位。笾豆皆八，簠一，簋一，登一，俎一，匏爵一，有坫，沙池一，玉币篚一。内官位五十四，笾豆皆二，簋一，簠一，登一，俎一，匏爵有坫，沙池，币篚，十二次各一。中官百五十八，皆笾一，豆一，簋一，簠一，俎一，匏爵有坫，沙池，币篚，十二次各一。外官位一百六，皆笾一，豆一，簋一，簠一，俎一，匏爵，沙池，币篚，十二次各一。众星位三百六十，皆笾一，豆一，簋一，簠一，俎一，匏爵，沙池，币篚，十二次各一。此笾、豆、簠、簋、登、爵、篚之数也。凡笾之设，居神位左，豆居右，登、簠簋居中，俎居后，笾皆有巾，巾之绘以斧。

四曰酒齐。以太尊实泛齐，著尊实醴齐，牺尊实盎齐，山罍实三酒，皆有上尊。马湩设于尊罍之前，注于器而ＬＶ之。设而不酌者，以象尊实醴齐，壶尊实沈齐，山罍二实三酒，皆有上尊，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亦如之。以著尊实泛齐，牺尊实醴齐，象尊实盎齐，山罍实清酒，皆有上尊。马湩如前设之。设而不酌者，以牺尊实醍齐，壶尊实沈齐，山罍三实清酒，皆有上尊，以祀配帝。以太尊实泛齐，以著尊实醍齐，皆有上尊，九位同，以祀五帝、日月、北极、天皇大帝。以象尊实醴齐，有上尊，十二次同，以祀内官。以壶尊实沈齐，有上尊，十二次同，以祀中官。以概尊实清酒，有上尊，十二次同，以祀外官。以散尊实昔酒，有上尊，十二次同，以祀众星。凡五齐之上尊，必皆实明水；山罍之上尊，必皆实玄酒；散尊之上尊，亦实明水。

五曰牲齐庶器。昊天上帝苍犊，皇地祇黄犊，配位苍犊，大明青犊，夜明白犊，天皇大帝苍犊，北极玄犊皆一，马纯色一，鹿十有八，羊十有八，野豕十有八，兔十有二，盖参以国礼。割牲为七体：左肩臂臑兼代胁、长胁为一体，右肩臂臑、代胁、长胁为一体，右髀肫胳为一体，脊连背肤短胁为一体，膺骨脐腹为一体，项脊为一体，马首报阳升烟则用之。毛血盛以豆，或青瓷盘，馔未入置俎上，馔入彻去之。笾之实，鱼鱐、糗饵、粉糍、枣、干□□、形盐、鹿脯、榛、桃、菱、芡、栗。豆之实，芹菹、韭菹、菁菹、笋菹、脾折菹、裛食、鱼醢、豚拍、鹿ＭＺ、醓醢、糝食。凡笾之用八者，无糗饵、粉糍、菱、栗。豆之用八者，无脾折菹、裛食、兔醢、糝食。用皆二者，笾以鹿脯、干枣，豆以鹿ＭＺ、菁菹。用皆一者，笾以鹿脯，豆以鹿臡。凡簠簋用皆二者，簋以黍、稷，簠以稻、粱；用皆一者，簋以稷，簠以黍。实登以大羹。

六曰香祝。洗位正位香鼎一，香合一，食案一，祝案一，皆有衣，拜褥一，盥爵洗位一，罍一，洗一，白罗巾一，亲祀匜二，盘二。地祇配位咸如之。香用龙脑沉香。祝版长各二尺四寸，阔一尺二寸，厚三分，木用楸柏。从祀九位，香鼎、香合、香案、绫拜褥皆九，褥各随其方之色，盥爵洗位二，罍二，洗二，巾二。第二等，盥爵洗位二，罍二，洗二，巾二。第三等亦如之。内壝内，盥爵洗位一，罍一，洗一，巾一。内壝外亦如之。凡巾，皆有篚。从祀而下，香用沈檀降真，鼎用陶瓦。第二等十二次而下，皆紫绫拜褥十有二。亲祀御板位一，饮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板位各一，皆青质金书。亚献、终献饮福板位一，黑质黄书。御拜褥八，亚终献饮福位拜褥一，黄道裀褥宝案二，黄罗销金案衣，水火鉴。

七曰烛燎。天坛椽烛四，皆销金绛纱笼。自天坛至内壝外及乐县南

北通道，绛烛三百五十，素烛四百四十，皆绛纱笼。御位椽，烛六，销金绛纱笼。献官椽烛四，杂用烛八百，□凡盆二百二十，有架。黄桑条去肤一车，束之置燎坛，以焚牲首。

八曰献摄执事。亚献官一，终献官一，摄司徒一，助奠官一，大礼使一，侍中二，门下侍郎二，礼仪使二，殿中监二，尚辇官二，太仆卿二，控马官六，近侍官八，导驾官二十有四，典宝官四，侍仪官五，太常卿丞八，光禄卿丞二，刑部尚书二，礼部尚书二，奉玉币官一，定撰祝文官一，书读祝册官二，举祝册官二，太史令一，御奉爵官一，奉匜盘官二，御爵洗官二，执巾官二，割牲官二，温酒官一，太官令一，太官丞一，良醞令丞二，廪牺令丞二，纠仪御史四，太常博士二，郊祀令丞二，太乐令一，太乐丞一，司尊罍二，亚终献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巾篚官二，奉爵官二，祝史四，太祝十有五，奉礼郎四，协律郎二，翦烛官四，礼直官管勾一，礼部点视仪卫官二，兵部清道官二，拱卫使二，大都兵马使二，斋郎百，司天生二，看守□凡盆军官一百二十。

志第二十四 祭祀二

○郊祀下

仪注之节，其目有十：

一曰斋戒。祀前七日，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致斋三日，其二日于大明殿，一日于大次，有司停奏刑罚文字。致斋前一日，尚舍监设御幄于大明殿西序，东向。致斋之日质明，诸卫勒所部屯门列仗。昼漏上水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享执事文武四品以上官，俱公服诣别殿奉迎。昼漏上水二刻，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昼漏上水三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结佩出别殿，乘舆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奉引至大明殿御幄，东向坐，侍臣夹侍如常。一刻顷，侍中前跪奏“臣某言，请降就斋”，俯伏兴。皇帝降座入室，解严。侍享执事官各还本司，宿卫者如常。凡侍祠官受誓戒于中书省，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守壝门兵卫与大乐工人，俱清斋一宿。光禄卿以阳燧取明火供爨，以方诸取明水实尊。

二曰告配。祀前二日，摄太尉与太常礼仪院官恭诣太庙，以一献礼奏告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之室。寅刻，太尉以下公服自南神门东偏门入，至横街南，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拜”，礼直官承传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又赞曰“各就位”。礼直官诣太尉前曰“请诣盥洗位”，引太尉至盥洗位，曰“盥手”，曰“帨手”，曰“诣爵洗位”，曰“涤爵”，曰“拭爵”，曰“请诣酒尊所”，曰“酌酒”，曰“请诣神座前”，曰“北向立”，曰“稍前”，曰“搢笏”，曰“跪”，曰“上香”，曰“再上香”，曰“三上香”，曰“授币”，曰“奠币”，曰“执爵”，曰“祭酒”，曰“祭酒”，曰“三祭酒”。祭酒于沙池讫，曰“读祝”。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跪读祝文毕，举祝官奠祝版于案，执笏兴，读祝官俯伏兴。礼直官赞曰“出笏”，曰“俯伏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曰“复位”。司尊彝、良醞令从降复位，北向立。奉礼郎赞曰“拜”，礼直官承传再拜毕，太祝捧祝币降自太阶，诣望瘞位。太尉以下俱诣坎位焚瘗讫，自南神门东偏门以次出。

三曰车驾出宫。祀前一日，所司备仪从内外仗，侍祠官两行序立于崇天门外，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诸侍臣及导驾官二十有四人，俱于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通事舍人引侍中，奏请中严，俯伏兴。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斋室，即御座。群臣起居讫，尚辇进舆，侍中奏请皇帝升舆，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导驾官

导至大明门外，侍中进当舆前，跪奏请降舆乘马，导驾官分左右步导。门下侍郎跪奏请进发，俯伏兴，前称警跸。至崇天门外，门下侍郎奏请权停，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称“制可”，门下侍郎传制称“众官上马”，赞者承传“众官出棂星门外上马”。门下侍郎奏请进发，前称警跸。华盖伞扇仪仗与众官分左右前引，教坊乐鼓吹不作。至郊坛南棂星门外，侍中传制“众官下马”，赞者承传“众官下马”。下马讫，自卑而尊，与仪仗倒卷而北，两行驻立。驾至棂星门，侍中奏请皇帝降马，步入棂星门，由西偏门稍西。侍中奏请升舆。尚辇奉舆，华盖伞扇如常仪。导驾官前导皇帝乘舆至大次前，侍中奏请降舆。皇帝降舆入就次，帘降，侍卫如式。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各还斋次。尚食进膳讫，礼仪使以祝册奏请御署讫，奉出，郊祀令受之，各奠于坫。

四曰陈设。祀前三日，尚舍监陈大次于外壝西门之道北，南向。设小次于内壝西门之外道南，东向。设黄道裀褥，自大次至于小次，版位及坛上皆设之。所司设兵卫，各具器服，守卫壝门，每门兵官二员。外垣东西南棂星门外，设跸街清路诸军，诸军旗服各随其方之色。去坛二百步，禁止行人。祀前一日，郊祀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太乐令率其属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县二舞，位于坛南内壝南门之外，如式。奉礼郎设御版位于小次之前，东向；设御饮福位于坛上，午陛之西，亚终献饮福位于午陛之东，皆北向。又设亚终献、助奠、门下侍郎以下版位坛下御版位之后，稍南东向，异位重行，以北为上。又设司徒太常卿以下位于其东，相对北上，皆如常仪。又分设纠仪御史位于其东西二壝门之外，相向而立。又设御盥洗、爵洗位于内壝南门之内道西，北向。又设亚终献、盥洗、爵洗位于内壝南门之外道西，北向。又设省牲馔等位，如常仪。未后二刻，郊祀令同太史令俱公服，升设昊天上帝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加神席褥座。又设配位于坛上西方，东向，席以蒲越，加神席褥座。礼神苍璧置于缫藉，青币设于篚，正位之币加燎玉，置尊所。俟告洁毕，权彻毕。祀日丑前重设。执事者实柴于燎坛，及设笾豆、簠簋、尊罍匏爵、俎坫等事，如常仪。

五曰省牲器。祀前一日未后二刻，郊祀令率其属又扫除坛之上下，司尊罍、奉礼郎率祠祭局以祭器入设于位。郊祀令率执事者以礼神之玉，置于神位前。未后三刻，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礼直官分引太常卿、光禄卿丞、监祭、监礼官、太官令丞等诣省牲位，立定。礼直官引太常卿、监祭、监礼由东壝北偏门入，自卯陛升坛，视涤濯。司尊罍跪举冪曰“洁”。告洁毕，俱复位。礼直官稍前曰“请省牲”。太常卿稍前，省牲毕，退复位。次引廪牺令巡牲一匝，西向折身曰“充”。告

充毕，复位。诸太祝俱巡牲一匝，复位。上一员出班，西向折身曰“腯”。告腯毕，复位。礼直官引太常卿、光禄卿丞、太官令丞、监祭、监礼诣省馔位，东西相向立。礼直官请太常卿省馔毕，退还斋所。廪牲令与诸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次引光禄卿、监祭、监礼等诣厨，省鼎镬，视涤溉毕，还斋所。晡后一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血及左耳毛实于豆，仍取牲首贮于盘，用马首。

俱置于馔殿，遂烹牲。刑部尚书莅之，监实水纳烹之事。

六曰习仪。祀前一日未后三刻，献官诸执事各服其服，习仪于外壝西南隙地。其陈设、乐架、礼器等物，并如行事之仪。

七曰奠玉币。祀日丑前五刻，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太史令、郊祀令各服其服，升设昊天上帝及配位神座，执事者陈玉币于篚，置尊所。礼部尚书设祝册于案。光禄卿率其属，入实笾豆、簠簋、尊罍如式。祝史以牲首盘设于坛，大乐令率工人二舞入就位。礼直官分引监祭礼、郊祀令及诸执事官、斋郎入就位。礼直官引监祭礼按视坛之上下，退复位。奉礼赞再拜。礼直官承传，监祭礼以下皆再拜讫，又赞各就位。太官令率斋郎出诣馔殿，俟于门外；礼直官分引摄太尉及司徒等官入就位；符宝郎奉宝陈于宫县之侧，随地之宜。太尉之将入也，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礼仪使，对立于大次前。侍中板奏请中严，皇帝服大裘衮冕。侍中奏外办，礼仪使跪奏礼仪使臣某请皇帝行礼，俯伏兴。凡奏二人皆跪，一人赞之。　帘卷出次，礼仪使前导，华盖伞扇如常仪。至西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礼仪使奏请执大圭，皇帝执圭。华盖伞扇停于门外。近侍官与大礼使皆后从皇帝入门，宫县乐作。请就小次，释圭，乐止。礼仪使以下分立左右。少顷，礼仪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乐作，《天成之曲》六成。太常卿率祝史捧马首，诣燎坛升烟讫，复位。礼仪使跪奏请就板位，俯伏兴。皇帝出次，请执大圭，至位东向立，再拜。皇帝再拜，奉礼赞众官皆再拜讫，奉玉币官跪取玉币于篚，立于尊所。礼仪使奏请行事。遂前导，宫县乐作，由南壝西偏门入，诣盥洗位，北向立，乐止。搢大圭，盥手。奉匜官奉匜沃水，奉盘官奉盘承水，执巾官奉巾以进。盥帨手讫，执大圭，乐作，至午陛，乐止。升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宫县《钦成之乐》作，殿中监进镇圭，殿中监二员，一员执大圭，一员执镇圭。　礼仪使奏请搢大圭，执镇圭，请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内侍先设缫席于地，礼仪使奏请跪奠镇圭于缫席。奉玉币官加玉于币以授侍中，侍中西向跪进，礼仪使奏请奠玉币。皇帝受奠讫，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少退再拜。皇帝再拜兴，平立。内侍取镇圭授殿中监，又取缫藉置配位前。礼仪使前导，请诣太祖

皇帝神位前，西向立，奠镇圭及币，并如上仪，乐止。礼仪使前导，请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县乐作，殿中监取镇圭、缫藉以授有司。皇帝至版位，东向立，乐止。请还小次，释大圭。祝史奉毛血豆。升自午陛，以进正位，升自卯陛，以进配位。太祝各迎奠于神座前，俱退立尊所。

八曰进馔。皇帝奠玉币还位，祝史取毛血豆以降，礼直官引司徒、太官令率斋郎奉馔入自正门，升殿如常仪。礼仪使跪奏请行礼，俯伏兴。皇帝出次，宫县乐作。请执大圭，前导由正门西偏门入，诣盥洗位，北向立，乐止。搢圭盥手如前仪。执圭，诣爵洗位，北向立，搢圭。奉爵官跪取匏爵于篚，以授侍中，侍中以进皇帝，受爵。执罍官酌水洗爵，执巾官授巾拭爵讫，侍中受之，以授捧爵官。执圭，乐作，至午陛，乐止；升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诣正位酒尊所，东向立，搢圭。捧爵官进爵，皇帝受爵。司尊者举冪，侍中赞酌太尊之泛齐。以爵授捧爵官，执圭。宫县乐作，奏《明成之曲》。请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搢圭跪，三上香，侍中以爵跪进皇帝。执爵，三祭酒，以爵授侍中。太官丞注马湩于爵，以授侍中，侍中跪进皇帝。执爵，亦三祭之，今有蒲萄酒与尚醞马湩各祭一爵，为三爵。　以爵授侍中，执圭，俯伏兴，少退立。读祝，举祝官搢笏跪举祝册，读祝官西向跪读祝文，读讫，俯伏兴。举祝官奠祝于案，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兴，平立。请诣配位酒尊所，西向立。司尊者举冪，侍中赞酌著尊之泛齐。以爵授捧爵官，执圭。请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立。宫县乐作。侍中赞搢圭跪、三上香、三祭酒及马湩讫，赞执圭，俯伏兴，少退立。举祝官举祝，读祝官北向跪读祝文，读讫，俯伏兴。奠祝版讫，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兴，平立。乐止。请诣饮福位北向立，登歌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以授侍中，侍中西向以进。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兴。奏请搢圭、跪受爵。祭酒啐酒以爵授侍中，侍中再以温酒跪进。礼仪使奏请受爵。皇帝饮福酒讫，侍中受虚爵兴，以授太祝。太祝又减神前胙肉加于俎，以授司徒。司徒以俎西向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奏请执圭，俯伏兴，平立，少退。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自午陛，乐止。宫县乐作，至位，东向立，乐止。请还小次，至次释圭。文舞退，武舞进，宫县乐作，奏《和成之曲》，乐止。礼直官引亚终献官升自卯陛，行礼如常仪，惟不读祝，皆饮福而无胙俎。降自卯陛，复位。礼直官赞太祝彻笾豆。登歌乐作，奏《宁成之曲》，卒彻，乐止。奉礼赞赐胙，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请诣版位，出次执圭，至位东向立，再拜。皇帝再拜。奉礼赞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送神乐作，《天成之曲》

一成，止。礼仪使奏礼毕，遂前导皇帝还大次。宫县乐作，出门乐止，至大次释圭。

九曰望燎。皇帝既还大次，礼直官引摄太尉以下监祭礼诣望燎位，太祝各捧篚诣神位前，进取燔玉、祝币、牲俎并黍稷、饭笾、爵酒，各由其陛降诣燎坛，以祝币、馔物置柴上，礼直官赞“可燎半柴”，又赞“礼毕”，摄太尉以下皆出。礼直官引监祭礼、祝史、太祝以下从坛南，北向立定，奉礼赞曰“再拜”，监祭礼以下皆再拜讫，遂出。

十曰车驾还宫。皇帝既还大次，侍中奏请解严。皇帝释衮冕，停大次。五刻顷，所司备法驾，序立于棂星门外，以北为上。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改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次升舆，导驾官前导，华盖伞扇如常仪。至棂星门外，太仆卿进御马如式。侍中前奏请皇帝降舆乘马讫，太仆卿执御，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俯伏兴退。车驾动，称警跸。至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奏曰：“请权停，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曰“制可”，门下侍郎传制，赞者承传。众官上马毕，导驾官及华盖伞扇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跪请车驾进发，俯伏兴。车驾动，称警跸。教坊乐鼓吹振作。驾至崇天门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奏曰“请权停，敕众官下马”，侍中承旨曰“制可”，门下侍郎俯仗兴，退传制，赞者承传。众官下马毕，左右前引入内，与仪仗倒卷而北驻立。驾入崇天门至大明门外，降马升舆以入。驾既入，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

摄祀之仪，其目有九：

一曰斋戒。祀前五日质明，奉礼郎率仪鸾局，设献官诸执事版位于中书？O坠僦钪词挛痪憬逡韵□□约幼乡比臁3跸咨闾□旧栉挥谇疤媒咨希□晕鳎□□舷颉＜嗖煊□范□唬□晃辉陴□郎希□魃员保□□颍灰晃辉陴□郎希□□员保□飨颉＜嗬癫┣慷□唬□鞔斡□罚□员蔽□稀4窝窍坠佟⒅障坠佟⑸闼就轿挥谄淠稀4沃□旃伲□翁□L□洹⑻□G洹9.饴磺洌□翁□妨睢16.癫可惺椤⑫滩可惺椋□畏铊倒佟7.畋夜佟6.磷9佟⑻□I偾洹9.拔乐倍贾富邮梗□翁□X□9.饴回□⑻□倭睢17.坚d令、司尊罍，次廪牺令、举祝官、奉爵官，次太官丞、盥洗官、爵洗官、巾篚官，次翦烛官，次与祭官。其礼直官分直于左右，东西相向。西设版位四列，皆北向，以东为上：郊祀令、太乐令、太祝、祝史，次斋郎。东设版位四列，皆北向，以西为上：郊祀丞、太乐丞、协律郎、奉礼郎，次斋郎、司天生。礼直官引献官诸执事各就位。献官诸执事俱公服，五品以上就服其服，六品以下皆借紫服。礼直局管勾进立于太尉之右，宣读誓文曰：“某年某月某日，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各扬其职，其或不敬，国有常刑。”散斋三日宿于正寝，致斋二日于祀所。散斋日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斋日惟祀事得行，其余悉禁。凡与祀之官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读毕，稍前唱曰“七品以下官先退”，复赞曰“对拜”，太尉与余官皆再拜乃退。凡与祭者，致斋之宿，官给酒馔。守壝门兵卫及太乐工人，皆清斋一宿。

二曰告配。祀前二日，初献官与太常礼仪院官恭诣太庙，奏告太祖皇帝本室，即还斋次。

三曰迎香。祝祀前二日，翰林学士赴礼部书写祝文，太常礼仪院官亦会焉。书毕于公廨严洁安置。祀前一日质明，献官以下诸执事皆公服，礼部尚书率其属捧祝版，同太常礼仪院官俱诣阙廷，以祝版授太尉，进请御署讫，同香酒迎出崇天门外。香置于舆，祝置香案，御酒置辇楼，俱用金复覆之。太尉以下官比上马，清道官率京官行于仪卫之先，兵马司巡兵执矛帜夹道次之，金鼓又次之，京尹仪从左右成列前导，诸执事官东西二班行于仪仗之外，次仪凤司奏乐，礼部官点视成列，太常礼仪院官导于香舆之前，然后控鹤舁舆案行，太尉等官从行至祀所。舆案由南棂星门入，诸执事官由左右偏门入，奉安御香、祝版于香殿。

四曰陈设。祀前三日，枢密院设兵卫各具器服守卫壝门，每门兵官二员，及外垣东西南棂星门外，设跸街清路诸军，诸军旗服，各随其方色。去坛二百步，禁止行人。祀前一日，郊祀令率其属扫除坛上下。大乐令率其属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编磬一虡在西，编钟一虡在东。击钟磬者，皆有坐机。大乐令位在钟虡东，西向。协律郎位在磬虡西，东向。执麾者立于后。柷一，在钟虡北，稍东。敔一，在磬虡北，稍西。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歌工八人，分列于午陛左右，东西相向坐，以北为上，凡坐者皆藉以席加氈。琴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瑟四，籥二，篪二，笛二，箫二，巢笙四，和笙四，闰余匏一，九曜匏一，七星匏一，埙二，各分立于午陛东西乐榻上。琴瑟者分列于北，皆北向坐；匏竹者分立于琴瑟之后，为二列重行，皆北向相对为首。又设圜宫悬乐于坛南，内壝南门之外。东方西方，编磬起北，编钟次之。南方北方，编磬起西，编钟次之。又设十二镈钟于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每辰编磬在左，编钟在右，谓之一肆。每面三辰，共九架，四面三十六架。设晋鼓于悬内通街之东，稍南，北向。置雷鼓、单鼗、双鼗各二柄于北悬之内，通街之左右，植四楹雷鼓于四隅，皆左鼙右应。北悬之内，歌工四列。内二列在通街之东，二列于通街之西。

每列八人，共三十二人，东西相向立，以北为上。柷一在东，敔一在西，皆在歌工之南。大乐丞位在北悬之外，通街之东，西向。协律郎位于通街之西，东向。执麾者立于后，举节乐正立于东，副正立于西，并在歌工之北。乐师二员，对立于歌工之南。运谱二人，对立于乐师之南。照烛二人，对立于运谱之南，祀日分立于坛之上下，掌乐作乐止之标准。琴二十七，设于东西悬内：一弦者三，东一，西二，俱为第一列；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六，东西各四列，每列三人，皆北向坐。瑟十二，东西各六，共为列，在琴之后坐。巢笙十、箫十、闰余匏一在东，七星匏一、九曜匏一，皆在竽笙之侧。竽笙十、籥十、篪十、埙八、笛十，每色为一列，各分立于通街之东西，皆北向，又设文舞位于北悬之前，植四表于通街之东，舞位行缀之间。导文舞执衔仗舞师二员，执旌二人，分立于舞者行缀之外。舞者八佾，每佾八人，共六十四人，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各分四佾，立于通街之东西，皆北向。又设武舞，俟立位于东西县外。导武舞执衔仗舞师二员，执纛二人，执器二十人，内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钲二、金錞二，执扃者四人，扶錞二、相鼓二、雅鼓二，分立于东西县外。舞者如文舞之数，左手执干，右手执戚，各分四佾，立于执器之外。俟文舞自外退，则武舞自内进，就立文舞之位，惟执器者分立于舞人之外。文舞亦退于武舞俟立之位。太史令、郊祀令各公服，率其属升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加褥座，置璧于缫藉，设币于篚，置酌尊所。皇地祇神座，坛上稍东，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加褥座，置玉于缫藉，设币于篚，置酌尊所。配位神座，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加褥座，置璧于缫藉，设币于篚，置酌尊所。设五方五帝、日、月、天皇大帝、北极等九位，在坛之第一等；席以莞，各设玉币于神座前。设内官五十四位于圜坛第二等，设中官一百五十九位于圜坛第三等，设外官一百六位于内壝内，设众星三百六十位于内壝外，席皆以莞，各设青币于神座之首，皆内向。候告洁毕，权彻第一等玉币，至祀日丑前重设。执事者实柴于燎坛，仍设苇炬于东西。执炬者东西各二人，皆紫服。奉礼郎率仪鸾局，设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版位，设三献官版位于内壝西门之外道南，东向，以北为上。次助奠位稍却，次第一等至第三等分献官，第四等、第五等分奠官，次郊祀令、太官令、良醞令、廪牺令、司尊罍，次郊祀丞、读祝官、举祝官、奉璧官、奉币官、奉爵官、太祝、盥洗官、爵洗官、巾篚官、祝史，次斋郎，位于其后。每等异位重行，俱东向，北上。摄司徒位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与亚献相对。次太常礼仪使、光禄卿、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太史令、分献分奠官、佥太常礼仪院事、拱卫直都指挥使、太常礼仪院同佥院判、光禄丞，位于其南，皆西向，北上。监察御史二位，一位在内壝西门之外道北，东向；一位在内

壝东门之外道北，西向。博士二位，各次御史，以北为上。设奉礼郎位于坛上稍南，午陛之东，西向；司尊罍位于尊所，北向。又设望燎位于燎坛之北，南向。设牲榜于外壝东门之外，稍南，西向；太祝、祝史位于牲后，俱西向。设省牲位于牲北，太常礼仪使、光禄卿、太官令、光禄丞、太官丞位于其北，太官令以下位皆少却。监祭、监礼位在太常礼仪使之西，稍却，南向。廪牺令位于牲西南，北向。又设省馔位于牲位之北，馔殿之南。太常礼仪使、光禄卿丞、太官令丞位在东，西向；监祭、监礼位在西，东向；俱北上。祠祭局设正配三位，各左十有二笾，右十有二豆，俱为四行。登三，铏三，簠、簋各二，在笾豆间。登居神前，铏又居前，簠左、簋右，居铏前，皆藉以席。设牲首俎一，居中；牛羊豕俎七，次之。香案一，沙池、爵坫各一，居俎前。祝案一，设于神座之右。又设天地二位各太尊二、著尊二、牺尊二、山罍二于坛上东南，俱北向，西上。又设配位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二尊所之东，皆有坫，加勺冪，惟玄酒有冪无勺，以北为上。马湩三器，各设于尊所之首，加冪勺。又设玉币篚二于尊所西，以北为上。又设正位象尊二、壶尊二、山罍四于坛下午陛之西。又设地祇尊罍，与正位同，于午陛之东，皆北向，西上。又设配位牺尊二、壶尊二、山罍四在酉陛之北，东向，北上，皆有坫、冪，不加勺，设而不酌。又设第一等九位各左八笾，右八豆，登一，在笾豆间，簠、簋各一，在登前，俎一，爵、坫各一，在簠、簋前。每位太尊二、著尊二，于神之左，皆有坫，加勺、冪，沙池、玉币篚各一。又设第二等诸神每位笾二，豆二，簠、簋各一，登一，俎一，于神座前。每陛间象尊二，爵、坫、沙池、币篚各一，于神中央之座首。又设第三等诸神，每位笾、豆、簠、簋各一，俎一，于神座前。每陛间设壶尊一，爵尊二，爵、坫、沙池、币篚各一，于神中央之座首。又设内壝内诸神，每位笾、豆各一，簠、簋各一，于神座前。每道间概尊二，爵、坫、沙池、币篚各一，于神中央之座首。又设内壝外众星三百六十位，每位笾、豆、簠、簋、俎各一，于神座前。每道间散尊二，爵、坫、沙池、币篚各一，于神中央之座前。自第一等以下，皆用匏爵洗涤讫，置于坫上。又设正配位各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四，及毛血豆各一，牲首盘一。并第一等神位，每位俎二，于馔殿内。又设盥洗、爵洗于坛下，卯阶之东，北向，罍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爵洗之篚实以匏，爵加坫。又设第一等分献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献官盥洗位，各于陛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内向。凡司尊罍篚位，各于其后。

五曰省牲器，见亲祀仪。

六曰习仪，见亲祀仪。

七曰奠玉币。祀日丑前五刻，太常卿率其属，设椽烛于神座四隅，仍明坛上下烛、内外□凡燎。太史令、郊祀令各服其服升，设昊天上帝神座，藁秸、席褥如前。执事者陈玉币于篚，置于尊所。礼部尚书设祝版于案。光禄卿率其属入实笾、豆、簠、簋。笾四行，以右为上。第一行鱼鱐在前，糗饵、粉糍次之；第二行干枣在前，干□□形盐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实、干桃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次之。豆四行，以左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笋菹、葵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厓食次之。第三行鱼醢在前，兔醢、豚拍次之。第四行鹿ＭＺ在前，醓醢、糝食次之。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登实以太羹。良醞令率其属入实尊、罍。太尊实以泛齐，著尊醴齐，牺尊盎齐，象尊醍齐，壶尊沈齐；山罍为下尊，实以玄酒；其酒、齐皆以尚醴酒代之。太官丞设革囊马湩于尊所。祠祭局以银盒贮香，同瓦鼎设于案。司香官一员立于坛上。祝史以牲首盘，设于坛上。献官以下执事官，各服其服，就次所，会于齐班幕。拱卫直都指挥使率控鹤，各服其服，擎执仪仗，分立于外壝内东西，诸执事位之后；拱卫使亦就位。大乐令率工人二舞，自南壝东偏门以次入，就坛上下位。奉礼郎先入就位。礼直官分引监祭御史、监礼博士、郊祀令、太官令、良醞令、廪牺令、司尊罍、太官丞、读祝官、举祝官、奉玉币官、太祝、祝史、奉爵官、盥爵洗官、巾篚官、斋郎，自南壝东偏门入，就位。礼直官引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祭器，纠察不如仪者。及其按视也，太祝先彻去盖冪，按视讫，礼直官引监祭、监礼退复位。奉礼郎赞“再拜”，礼直官承传曰“拜”，监祭礼以下皆再拜。奉礼郎赞曰“各就位”，太官令率斋郎以次出诣馔殿，俟立于南壝门外。礼直官分引三献官、司徒、助奠官、太常礼仪院使、光禄卿、太史令、太常礼仪院同知佥院、同佥院判、光禄丞，自南壝东偏门，经乐县内入就位。礼直官进太尉之左，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宫县乐作降神《天成之曲》六成，内圜钟宫三成，黄钟角、太簇征、姑洗羽各一成。文舞《崇德之舞》。初乐作，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偃麾，戛敔而乐止。凡乐作、乐止，皆仿此。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率祝史，自卯陛升坛，奉牲首降自午陛，由南壝正门经宫县内，诣燎坛北，南向立。祝史奉牲首升自南陛，置于户内柴上。东西执炬者以火燎柴，升烟燔牲首讫，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祝史捧盘血，诣坎位瘞之。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祝史，各复位。奉礼郎赞“再拜”，礼直官承传曰“拜”，太尉以下皆再拜讫，其先拜者不拜。执事者取玉币于篚，立于尊所。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宫县乐奏黄钟宫《隆成之曲》，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讫，执笏诣坛，升自午

陛，登歌乐作大吕宫《隆成之曲》，至坛上，乐止。诣正位神座前，北向立，宫县乐奏黄钟宫《钦成之曲》，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加璧于币，西向跪，以授太尉，太尉受玉币奠于正位神座前，执笏，俯伏兴，少退立，再拜讫，乐止。次诣皇地祇位，奠献如上仪。次诣配位神主前，奠币如上仪。降自午陛，登歌乐作如升坛之曲，至位乐止。祝史奉毛血豆，入自南壝门诣坛，升自午陛。诸太祝迎取于坛上，俱跪奠于神座前，执笏，俯伏兴，退立于尊所。

至大三年大祀，奠玉币仪与前少异，今存之，以备互考。祀日丑前五刻，设坛上及第一等神位，陈其玉币及明烛，实笾、豆、尊、罍。乐工各入就位毕，奉礼郎先入就位。礼直官分引分献官、监祭御史、监礼博士、诸执事、太祝、祝史、斋郎，入自中壝东偏门，当坛南重行西上，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再拜”，分献官以下皆再拜讫，奉礼赞曰“各就位”。礼直官引子丑寅卯辰巳陛道分献官，诣版位，西向立，北上；午未申酉戌亥陛道分献官，诣版位，东向立，北上。礼直官分引监祭礼点视陈设，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退复位。太史令率斋郎出俟。礼直官引三献官并助奠等官入就位，东向立，司徒西向立。礼直官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六成乐止。太常礼仪使率祝史二员，捧马首诣燎坛，升烟讫，复位。奉礼郎赞曰“再拜，三献”，司徒等皆再拜讫，奉礼郎赞曰“诸执事者各就位”，立定。礼直官请初献官诣盥洗位，乐作，至位，乐止。盥毕诣坛，乐作，升自卯陛，至坛，乐止。诣正位神座前，北向立，乐作，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币，西向跪以授初献，初献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讫，乐止。次诣配位神座前立，乐作，奠玉币如上仪，乐止。降自卯陛，乐作，复位，乐止。初献将奠正位之币，礼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盥毕，执笏各由其陛升，诣各神位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币授分献官，奠讫，俯伏兴，再拜讫，还位。初第一等分献官将升，礼直官分引第二等内壝内、内壝外分献官盥毕，盥洗官俱从至酌尊所立定，各由其陛道诣各神首位前奠，并如上仪。退立酌尊所，伺候终献酌奠，诣各神首位前酌奠。祝史奉正位毛血豆由午陛升，配位毛血豆由卯陛升，太祝迎于坛上，进奠于正配位神座前，太祝与祝史俱退于尊所。

八曰进熟。太尉既升奠玉币，太官令丞率进馔斋郎诣厨，以牲体设于盘，马牛羊豕鹿各五盘，宰割体段，并用国礼。各对举以行至馔殿，俟光禄卿出实笾、豆、簠、簋。笾以粉糍，豆以糝食，簠以粱，簋以稷。斋郎上四员，奉笾、豆、簠、簋者前行，举盘者次之。各奉正配位之馔，以序立于南壝门之外，俟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殿，斋郎各奉以序

从司徒入自南壝正门。配位之馔，入自偏门。宫县乐奏黄钟宫《宁成之曲》，至坛下，俟祝史进彻毛血豆讫，降自卯陛以出。司徒引斋郎奉正位馔诣坛，升自午陛，太史令丞率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之馔，升自卯陛，立定。奉礼赞诸太祝迎馔，诸太祝迎于坛陛之间，斋郎各跪奠于神座前。设笾于糗饵之前，豆于醢醢之前，簠于稻前，簋于黍前。又奠牲体盘于俎上，斋郎出笏，俯伏兴，退立定，乐止。礼直官引司徒降自卯陛，太官令率斋郎从司徒亦降自卯陛，各复位。其第二等至内壝外之馔，有司陈设。礼直官赞，太祝搢笏，立茅苴于沙池，出笏，俯伏兴，退立于本位。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宫县乐作，奏黄钟宫《隆成之曲》，至位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讫，出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执事者奉匏爵以授太尉，太尉洗爵、拭爵讫，以爵授执事者。太尉出笏，诣坛，升自午陛，一作卯陛。　登歌乐作，奏黄钟宫《明成之曲》，至坛上，乐止。诣酌尊所，西向立，搢笏，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司尊罍举冪，良醞令酌太尊之泛齐，凡举冪、酌酒，皆跪。以爵授执事者。太尉出笏，诣正位神座前，北向立，宫县乐作，奏黄钟宫《明成之曲》，文舞《崇德之舞》。太尉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以爵授太尉，太尉执爵三祭酒于茅苴，以爵授执事者，执事者奉爵退，诣尊所。太官丞倾马湩于爵，跪授太尉，亦三祭于茅苴，复以爵授执事者，执事者受虚爵以兴。太尉出笏，俯伏兴，少退，北向立，乐止。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搢笏跪，读祝文。读讫，举祝官奠版于案，出笏兴，读祝官出笏，俯伏兴，宫县乐奏如前曲。举祝、读祝官俱先诣皇地祇位前，北向立。太尉再拜讫，乐止。次诣皇地祇位，并如上仪，惟乐奏大吕宫。次诣配位，并如上仪，惟乐奏黄钟宫。降自午陛，一作卯陛。　登歌乐作如前降神之曲，至位，乐止。读祝、举祝官降自卯陛，复位。文舞退，武舞进，宫县乐作，奏黄钟宫《和成之曲》，立定，乐止。礼直官引亚献官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讫，出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执爵、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坛，升自卯陛，至坛上酌尊所，东向一作西向。　立。搢笏授爵执爵，司尊罍举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正位神座前，北向立。宫县乐奏黄钟宫《熙成之曲》，武舞《定功之舞》。搢笏跪，三上香，授爵执爵，三祭酒于茅苴，复祭马湩如前仪，以爵授执事者。出笏，俯伏兴，少退立，再拜讫，次诣皇地祇位、配位，并如上仪讫，乐止，降自卯陛，复位。礼直官引终献官诣盥洗位，盥手、帨手讫，诣爵洗位，授爵执爵，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笏，升自卯陛，至酌尊所，搢笏授爵执爵，良醞令酌牺尊之盎齐，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正位神座前，北向立。宫县乐作，奏黄钟宫《熙成之曲》，武舞《定功之舞》。上香、祭酒、马湩，并如亚献之仪，降自

卯陛。初终献将升坛时，礼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涤爵、拭爵讫，以爵授执事者。出笏，各由其陛诣酌尊所，搢笏，执事者以爵授分献官，执爵，酌太尊之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各诣诸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三祭酒讫，出笏，俯伏兴，少退，再拜兴，降复位。第一等分献官将升坛时，礼直官引第二等、第三等、内壝内、内壝外众星位分献官，各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酌奠如上仪讫，礼直官各引献官复位，诸执事者皆退复位。礼直官赞太祝彻笾豆。登歌乐作大吕宫《宁成之曲》，太祝跪以笾豆各一少移故处，卒彻，出笏，俯伏兴，乐止。奉礼郎赞曰“赐胙”，众官再拜，礼直官承传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平，立定。送神宫县乐作，奏圜钟宫《天成之曲》一成止。

九曰望燎。礼直官引太尉，亚献助奠一员，太常礼仪院使，监祭、监礼各一员等，诣望燎位。又引司徒，终献助奠、监祭、监礼各一员，及太常礼仪院使等官，诣望瘞位。乐作，奏黄钟宫《隆成之曲》，至位，南向立，乐止。上下诸执事各执篚进神座前，取燔玉及币祝版。日月已上，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各由其陛降，南行，经宫县乐，出东，诣燎坛。升自南陛，以玉币、祝版、馔食致于柴上户内。诸执事又以内官以下之礼币，皆从燎。礼直官赞曰“可燎”，东西执炬者以炬燎火半柴。执事者亦以地祇之玉币、祝版、牲体、黍稷诣瘞坎。焚瘞毕，礼直官引太尉以下官以次由南壝东偏门出，礼直官引监祭、监礼、奉玉币官、太祝、祝史、斋郎俱复坛南，北向立。奉礼郎赞曰“再拜”，礼直官承传曰“拜”，监祭、监礼以下皆再拜讫，各退出。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礼直官引太尉以下诸执事官至齐班幕前立，礼直官赞曰“礼毕”，众官员揖毕，各退于次。太尉等官、太常礼仪院使、监祭、监礼展视胙肉酒醴，奉进阙庭，余官各退。

祭告三献仪，大德十一年所定。告前三日，三献官、诸执事官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前一日未正二刻，省牲器。告日质明，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法服。礼直官引监祭礼以下诸执事官，先入就位，立定。监祭礼点视陈设毕，复位，立定。太官令率斋郎出，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太常礼仪院使、光禄卿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乐作六成止。太常礼仪院使燔牲首，复位，立定。奉礼赞三献以下皆再拜，就位。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盥手讫，升坛诣昊天上帝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奠玉币，出笏，俯伏兴，再拜讫，降复位。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盥手讫，诣爵洗位，洗拭爵讫，诣酒尊所，酌酒讫，请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

酒于茅苴，出笏，俯伏兴，俟读祝讫，再拜，平立。请诣皇地祇酒尊所，酌献并如上仪，俱毕，复位。礼直官引亚献，并如初献之仪，惟不读祝，降复位。礼直官引终献，并如亚献之仪，降复位。奉礼赞“赐胙”，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太常卿、光禄卿、监祭、监礼等官请诣望燎位，南向立定，俟燎玉币祝版。礼直官赞“可燎”，礼毕。

祭告一献仪，至元十二年所定。告前二日，郊祀令扫除坛壝内外，翰林国史院学士撰写祝文。前一日，告官等各公服捧祝版，进请御署讫，同御香上尊酒如常仪，迎至祠所斋宿。告日质明前三刻，礼直官引郊祀令率其属诣坛，铺筵陈设如仪。礼直官二员引告官等各具紫服，以次就位，东向立定。礼直官稍前曰“有司谨具，请行事”，赞者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直官先引执事官各就位，次诣告官前曰“请诣盥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曰“搢笏”，曰“盥手”，曰“帨手”，曰“洗爵”，曰“拭爵”，曰“出笏”，曰“诣酒尊所”，曰“搢笏”，曰“执爵”，曰“司尊者举冪”，曰“酌酒”。良醞令酌酒，曰“以爵授执事者”，告官以爵授执事者。曰“出笏”，曰“诣昊天上帝、皇地祇神位前，北向立”，曰“稍前”，曰“搢笏”，曰“跪”，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祭酒”，曰“祭酒”，曰“三祭酒”，曰“以爵授捧爵官”，曰“出笏”，曰“俯伏兴”，曰“举祝官跪”，曰“举祝”，曰“读祝官跪”，曰“读祝”。读讫，曰“举祝官奠祝版于案”，曰“俯伏兴”。告官再拜，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引告官以下降复位。礼直官赞曰“再拜”，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诣望燎位”，燔祝版半燎，告官以下皆退。其瘞之坎于祭所壬地，方深足以容物。

志第二十五 祭祀三

○宗庙上

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世祖中统元年秋七月丁丑，设神位于中书省，用登歌乐，遣必阇赤致祭焉。必阇赤，译言典书记者。十二月，初命制太庙祭器、法服。二年九月庚申朔，徙中书署，奉迁神主于圣安寺。辛巳，藏于瑞像殿。三年十二月癸亥，即中书省备三献官，大礼使司徒摄祀事。礼毕，神主复藏瑞像殿。四年三月癸卯，诏建太庙于燕京。十一月丙戌，仍寓祀事中书，以亲王合丹、塔察兒、王磐、张文谦摄事。

至元元年冬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为上，以次而东。二年九月，初命涤养牺牲，取大乐工于东平，习礼仪。冬十月己卯，享于太庙，尊皇祖为太祖。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庙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时定"。乃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议，制尊谥庙号，定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带、皇伯妣也速伦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庄圣皇后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第八室。十一月戊申，奉安神主于祏室，岁用冬祀，如初礼。

四年二月，初定一岁十二月荐新时物。六年冬，时享毕，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为太庙荐佛事之始。七年十月癸酉，敕宗庙祝文书以国字。八年八月，太庙柱朽，从张易言，告于列室而后修，奉迁栗主金牌位与旧神主于馔幕殿，工毕安奉。自是修庙皆如之。丙子，敕冬享毋用牺牛。

十二年五月，检讨张谦呈："昔者因修太庙，奉迁金牌位于馔幕殿，设以金椅，其栗主却与旧主牌位各贮箱内，安置金椅下，礼有非宜。今拟合以金牌位迁于八室内，其祏室栗主宜用彩舆迁纳，旧主并牌位安置

于箱为宜。”九月丁丑，敕太庙牲复用牛。十月己未，迁金牌位于八室内。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言：“窃见木主既成，又有金牌位，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安奉无所。”博士议曰：“合存祏室栗主，旧置神主牌位，俱可随时埋瘞，不致神有二归。”太常少卿以闻，制曰：“其与张仲谦诸老臣议行之。”十三年九月丙申，荐佛事于太庙，命即佛事处便大祭。己亥，享于太庙，加荐羊鹿野豕。是岁，改作金主，太祖主题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皇后皆题名讳。

十四年八月乙丑，诏建太庙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庙制率都宫别殿，西汉亦各立庙，东都以中兴崇俭，故七室同堂，后世遂不能革。”十五年五月九日，太常卿还自上都，为议庙制，据博士言同堂异室非礼，以古今庙制画图贴说，令博士李天麟赍往上都，分议可否以闻。

一曰都宫别殿，七庙、九庙之制。《祭法》曰：“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大夫、士降杀以两。”晋博士孙毓以谓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有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是也。前庙后寝者，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而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天子太祖百世不迁，宗亦百世不迁，高祖以上，亲尽则递迁。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同为都宫，则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为一庙，则昭不见穆，穆不见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祫享而会于太祖之庙，然后序其尊卑之次。盖父子异宫，祖祢异庙，所以尽事亡如事存之义。然汉儒论七庙、九庙之数，其说有二。韦玄成等以谓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也。如刘歆之说，则周自武王克商，以后稷为太祖，即增立高圉、亚圉二庙于公叔、太王、王季、文王二昭二穆之上，已为七庙矣。至懿王时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时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为九庙矣。然先儒多是刘歆之说。

二曰同堂异室之制。后汉明帝遵俭自抑，遗诏无起寝庙，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用同堂异室之制。先儒硃熹以谓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孙子，而更僻处于一隅，无以见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不得自为一庙之主。以人情论之，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设祭一室，不过寻丈，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子孙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且如命士以上，其父子妇姑，犹且异处，谨尊卑之序，不相亵渎。况天子贵为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数世同处一堂，有失人子事亡

如事存之意矣。

十六年八月丁酉，以江南所获玉爵及坫，凡四十九事，纳于太庙。十七年十二月甲申，告迁于太庙。癸巳，承旨和礼霍孙，太常卿太出、秃忽思等，以祏室内栗主八位并日月山板位、圣安寺木主俱迁。甲午，和礼霍孙、太常卿撒里蛮率百官奉太祖、睿宗二室金主于新庙安奉，遂大享焉。乙未，毁旧庙。

十八年二月，博士李时衍等议："历代庙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当从都宫别殿之制；欲崇俭约，当从同堂异室之制。"三月十一日，尚书段那海及太常礼官奏曰："始议七庙，除正殿、寝殿、正门、东西门已建外，东西六庙不须更造，余依太常寺新图建之。"遂为前庙、后寝，庙分七室。二十一年三月丁卯，太庙正殿成，奉安神主。九月，庙室挂铁纲钉鏨笼门告成。

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议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谥统曰昭明，齐武帝谥长懋曰文惠，唐宪宗谥宁曰惠昭，金世宗谥允恭曰宣孝，又建别庙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陈登歌，例设令丞，岁供洒扫。斯皆累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时中书、翰林诸老臣，亦议宜加谥，立别庙奉祀。遂谥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二十五年冬享，制送白马一。三十年十月朔，皇太子祔于太庙。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追尊皇考为皇帝，庙号裕宗。元贞元年冬十月癸卯，有事于太庙。中书省臣言："去岁世祖、皇后、裕宗祔庙，以绫代玉册。今玉册、玉宝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飨之礼，祖宗未尝行之。其奉册以来，朕躬祝之。"命献官迎导入庙。大德元年十一月，太保月赤察兒等奏请庙享增用马，制可。二年正月，特祭太庙，用马一，牛一，羊鹿野豕天鹅各七，余品如旧，为特祭之始。四年八月，以皇妣、皇后祔。六年五月戊申，太庙寝殿灾。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为皇帝，庙号顺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顺宗东第一室，成宗东第二室。追尊先元妃为皇后，祔成宗室。至大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受尊号，恭谢太庙，为亲祀之始。十月，以将加谥太祖、睿宗，择日请太祖、睿宗尊谥于天，择日请光献皇后、庄圣皇后尊谥于庙，改制金表神主，题写尊谥庙号。十二月乙卯，亲享太庙，奉玉册、玉宝。加上太祖圣武皇帝尊谥曰法天启运，庙号太祖，光献皇后曰翼圣。加上睿宗景襄皇帝曰仁圣，庙号睿宗，庄圣皇后曰显懿。其旧制，金表神主，以椟贮

两旁，自是主皆范金作之，如金表之制。

延祐七年，仁宗升祔，增置庙室。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检讨历代典故，移书礼部、中书集议曰："古者天子祭七代，兄弟同为一代，庙室皆有神主，增置庙室。"又议："大行皇帝升祔太庙，七室皆有神主，增室不及。依前代典故，权于庙内止设幄座，面南安奉。今相视得第七室近南对室地位，东西一丈五尺，除设幄座外，余五尺，不妨行礼。"乃结彩为殿，置武宗室南，权奉神主。十月戊子，英宗将以四时躬祀太庙，命太常礼官与中书、翰林、集贤等官集议其礼制，曰："此追远报本之道也，毋以朕劳而有所损焉，其一遵典礼。"丙寅，中书以躬谢太庙仪注进。十一月丙子朔，帝御斋宫。丁丑，备法驾仪卫，躬谢太庙，至棂星门驾止，有司进辇不御，步至大次，服衮冕端拱以俟。礼仪使请署祝，帝降御座正立书名。及读祝，敕高赞御名。至仁宗室，辄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动。退至西神门，殿中监受圭，出降没阶乃授。甲辰，太常进时享太庙仪式。

至治元年正月乙酉，始命于太庙垣西北建大次殿。丙戌，始以四孟月时享，亲祀太室。礼成，坐大次谓群臣曰："朕缵承祖宗丕绪，夙夜祗栗，无以报称，岁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至如在之诚，实所未安。自今以始，岁必亲祀，以终朕身。"五月，中书省臣言："以庙制事，集御史台、翰林院、太常院臣议。谨按前代庙室，多寡不同。晋则兄弟同为一室，正室增为十四间，东西各一间。唐九庙，后增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东西夹室各一间，以藏祧主。今太庙虽分八室，然兄弟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庙后寝，往岁寝殿灾。请以今殿为寝，别作前庙十五间，中三间通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余以次为室，庶几情文得宜。谨上太常庙制。"制曰："善，期以来岁营之。"

二年春正月丁丑，始陈卤簿，亲享太庙。三月二十三日，以新作太庙正殿，夏秋二祭权止。秋八月丙辰，太皇太后崩，太常院官奏："国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举祀事。有司以十月戊辰，有事于太庙，取圣裁。"制曰："太庙礼不可废，迎香去乐可也。"又言："太庙兴工未毕，有妨陈宫县乐，请止用登歌。"从之。

三年春三月戊申，祔昭献元圣皇后于顺宗室。夏四月六日，上都分省参议速速，以都堂旨，太庙夹室未有制度，再约台院等官议定。博士议曰："按《尔雅》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注》：'夹室前堂。'同礼曰'西夹南向'，《注》曰'西厢夹室'。此东西夹室之正文也。贾公彦曰：'室有东西厢曰庙，其夹皆在序。'是则夹者，犹今耳房之类也。然其制度，则

未之闻。东晋太庙正室一十六间，东西储各一间，共十有八。所谓储者，非夹室与？唐贞观故事，迁庙之主，藏于夹室西壁，南北三间。又宋哲宗亦尝于东夹室奉安，后虽增建一室，其夹室仍旧。是唐、宋夹室，与诸室制度无大异也。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今庙制皆不合古，权宜一时。宜取今庙一十五间，南北六间，东西两头二间，准唐南北三间之制，垒至栋为三间，壁以红泥，以准东西序，南向为门，如今室户之制，虚前以准厢，所谓夹室前堂也。虽未尽合于古，于今事为宜。”六月，上都中书省以闻，制若曰“可”。壬申，敕以太庙前殿十有五间，东西二间为夹室，南向。秋七月辛卯，太庙落成。俄，国有大故，晋王即皇帝位。十二月戊辰，追尊皇考晋王为皇帝，庙号显宗，皇妣晋王妃为皇后。庚午，盗入太庙，失仁宗及慈圣皇后神主。壬申，重作仁庙二金主。丙午，御史赵成庆言：“太庙失神主，乃古今莫大之变。由太常礼官不恭厥职，宜正其罪，以谢宗庙，以安神灵。”制命中书定罪。

泰定元年春正月甲午，奉安仁宗及慈圣皇后二神主。丁丑，御史宋本、赵成庆、李嘉宾言：“太庙失神主，已得旨，命中书定太常失守之罪。中书以为事在太庙署令，而太常官属居位如故。昔唐陵庙皆隶宗正。盗斫景陵门戟架，既贬陵令丞，而宗正卿亦皆贬黜。且神门戟架比之太庙神主，孰为轻重？宜定其罪名，显示黜罚，以惩不?！辈槐ā?

先是，博士刘致建议曰：

窃以礼莫大于宗庙。宗庙者，天下国家之本，礼乐刑政之所自出也。唐、虞、三代而下，靡不由之。圣元龙兴朔陲，积德累功，百有余年，而宗庙未有一定之制。方圣天子继统之初，定一代不刊之典，为万世法程，正在今日。

周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昭处于东，穆处于西，所以别父子亲疏之序，而使不乱也。圣朝取唐、宋之制，定为九世，遂以旧庙八室而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并坐，不合《礼经》。新庙之制，一十五间，东西二间为夹室，太祖室既居中，则唐、宋之制不可依，惟当以昭穆列之。父为昭，子为穆，则睿宗当居太祖之东，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东，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为一世，则成宗、顺宗、显宗三室皆当居西，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当居东，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为上，东以右为上也。苟或如此，则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违《礼经》，可为万世法。

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于新庙迁安，则显宗跻顺宗之上，顺宗跻成宗之上。以礼言之，春秋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公于闵公之上，史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书曰“从祀先公”。然僖公犹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尝正位者乎？

国家虽曰以右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无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庙，国家宗庙亦居东方。岂有建宗庙之方位既依《礼经》，而宗庙之昭穆反不应《礼经》乎？且如今朝贺或祭祀，宰相献官分班而立，居西则尚左，居东则尚右。及行礼就位，则西者复尚右，东者复尚左矣。至职居博士，宗庙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体重，宜从使院移书集议取旨。

四月辛巳，中书省臣言：“世祖皇帝始建太庙。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顺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东室。迩者集贤、翰林、太常诸臣言，国朝建太庙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为少屈，非所以示后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神主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显宗、顺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议近是，谨绘室次为图以献，惟陛下裁择。”从之。五月戊戌，祔显宗、英宗凡十室。

四年夏四月辛未，盗入太庙，失武宗神位及祭器。壬申，重作武宗金主及祭器。甲午，奉安武宗神主。天历元年冬十月丁亥，毁显宗室。重改至元之六年六月，诏毁文宗室。其宗庙之事，本末因革，大概如此。

凡大祭祀，尤贵马湩。将有事，敕太仆寺挏马官，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其马牲既与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馔，复与笾豆俱设。将奠牲盘酹马湩，则蒙古太祝升诣第一座，呼帝后神讳，以致祭年月日数、牲齐品物，致其祝语。以次诣列室，皆如之。礼毕，则以割奠之余，撒于南棂星门外，名曰抛撒茶饭。盖以国礼行事，尤其所重也。始至元初，金大祝魏友谅者仕于朝，诣中书言太常寺奉祀宗庙礼不备者数事。礼部移太常考前代典礼，以勘友谅所言，皆非是，由是礼官代有讨论。割奠之礼，初惟太常卿设之。桑哥为初献，乃有三献等官同设之仪。博士议曰：“凡陈设祭品、实樽罍等事，献官皆不与也，独此亲设之，然后再升殿，恐非诚悫专一之道。且大礼使等官，尤非其职。”大乐署长言：“割奠之礼，宜别撰乐章。”博士议曰：“三献之礼，实依古制。若割肉，奠葡萄酒、马湩，别撰乐章，是又成一献也。”又议：“燔膋膟与今烧饭礼

合，不可废。形盐、糗饵、粉糍、裛食、糁食非古。雷鼓、路鼓，与播鼗之制不同。摄祀大礼使终夕坚立，无其义。”知礼者皆有取于其言。英宗之初，博士又言：“今冬祭即烝也。天子亲稞太室，功臣宜配享。”事亦弗果行。

庙制：至元十七年，新作于大都。前庙后寝。正殿东西七间，南北五间，内分七室。殿陛二成三阶，中曰泰阶，西曰西阶，东曰阼阶。寝殿东西五间，南北三间。环以宫城，四隅重屋，号角楼。正南、正东、正西宫门三，门各五门，皆号神门。殿下道直东西神门曰横街，直南门曰通街，甓之。通街两旁井二，皆覆以亭。宫城外，缭以崇垣。馔幕殿七间，在宫城南门之东，南向。齐班□五间，在宫城之东南，西向。省馔殿一间，在宫城东门少北，南向。初献斋室在宫城之东，东垣门内少北，西向。其南为亚终献、司徒、大礼使、助奠、七祀献官等斋室，皆西向。雅乐库在宫城西南，东向。法物库、仪鸾库在宫城之东北，皆南向。都监局在其东少南，西向。东垣之内，环筑墙垣为别院。内神厨局五间，在北，南向。井在神厨之东北，有亭。酒库三间，在井亭南，西向。祠祭局三间，对神厨局，北向。院门西向。百官厨五间，在神厨院南，西向。宫城之南，复为门，与中神门相值，左右连屋六十余间，东掩齐班□，西值雅乐库，为诸执事斋房。筑崇墉以环其外，东西南开棂星门三，门外驰道，抵齐化门之通衢。

至治元年，诏议增广庙制。三年，别建大殿一十五间于今庙前，用今庙为寝殿，中三间通为一室，余十间各为一室，东西两旁际墙各留一间，以为夹室。室皆东西横阔二丈，南北入深六间，每间二丈。宫城南展后，凿新井二于殿南，作亭。东南隅、西南隅角楼，南神门、东西神门，馔幕殿、省馔殿、献官百执事斋室，中南门、齐班□、雅乐库、神厨、祠祭等局，皆南徙。建大次殿三间于宫城之西北，东西棂星门亦南徙。东西棂星门之内，卤簿房四所，通五十间。

神主：至元三年，始命太保刘秉忠考古制为之，高一尺二寸，上顶圜径二寸八分，四厢合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径九分，以光漆题尊谥于背上。匮趺底盖俱方。底自下而上，盖从上而下。底齐趺，方一尺，厚三寸。皆准元祐古尺图。主及匮趺皆用栗木，匮趺并用玄漆，设祏室以安奉。帝主用曲几，黄罗帕覆之。后主用直几，红罗帕覆之；祏室，每室红锦厚褥一，紫锦薄褥一，黄罗复帐一，龟背红帘一，缘以黄罗带饰。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师奉旨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亦号神主。设大榻金椅位，置祏室前。帝位于右，后位于左，题号其面，笼以销金绛纱，其制如椟。

祝有二：祝册，亲祀用之。制以竹，每副二十有四简，贯以红绒绦。面用胶粉涂饰，背饰以绛金绮。藏以楠木缕金云龙匣。涂金锁钥，韬以红锦囊，蒙以销金云龙绛罗覆。拟撰祝文、书祝、读祝，皆翰林词臣掌之。至大二年亲祀，竹册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至治二年正月亲祀，竹册八副，每册二十有四简，长一尺一寸，广一寸，厚一分二厘。

祝版，摄祀用之，制以楸木，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二寸，厚一分。其面背饰以精洁楮纸。

祝文，至元时，享于太祖室，称孝孙嗣皇帝臣某；睿宗室，称孝子嗣皇帝臣某。天历时，享自太祖至裕宗四室，皆称孝曾孙嗣皇帝臣某；顺宗室，称孝孙嗣皇帝臣某；成宗至英宗三室，皆称嗣皇帝臣某；武宗室，称孝子嗣皇帝臣某。

币：以白缯为之，每段长一丈八尺。

牲齐庶品：大祀，马一，用色纯者，有副；牛一，其角握，其色赤，有副；羊，其色白；豕，其色黑；鹿。凡马、牛、羊、豕、鹿牲体，每室七盘，单室五盘。太羹，每室三登；和羹，每室三铏。笾之实，每室十有二品；豆之实，每室十有二品。凡祀，先期命贵臣率猎师取鲜麈鹿兔，以供脯ＭＺ醓醢。稻粱为饭，每室二簠；黍稷为饭，每室二簋。彝尊之实，每室十有一。明水玄酒，用阴监取水于月，与井水同，鬯用郁金为之。五齐三酒，醞于光禄寺。膟膋萧蒿，至元十八年五月弗用，后遂废。茅香以缩酒，至元十七年，始用沅州麻阳县包茅。天鹅、野马、塔剌不花、其状如貔。　野鸡、鸽、黄羊、胡寨兒、其状如鸠。　湩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羊一，豕一，笾之实二栗、鹿脯，豆之实二菁菹、鹿ＭＺ，簠之实黍，簋之实稷，爵尊之实酒，皆七祀位各用之。荐新鲔、野彘，孟春用之。雁、天鹅，仲春用之。葑韭、鸭鸡卵，季春用之。冰、羔羊，孟夏用之。樱桃、竹笋、蒲笋、羊，仲夏用之。瓜、豚、大麦饭、小麦面，季夏用之。雏鸡，孟秋用之。菱芡、栗、黄鼠，仲秋用之。梨、枣、黍、粱、鹚老，季秋用之。芝麻、兔、鹿、稻米饭，孟冬用之。麕、野马，仲冬用之。鲤、黄羊、塔剌不花，季冬用之。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荐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鱼、馒头、饣其子、西域汤饼、圜米粥、砂糖饭羹，每月用以配荐。

祭器：笾十有二，冪以青巾，巾绘彩云。豆十有四，一实毛血，一

实膟膋。登三，铡三，有柶。簠二，簋二，有匕箸。俎七，以载牲体，皆有鼎。后以盘贮牲体，盘置俎上，鼎不用。香案一。销金绛罗衣。银香鼎一，银香奁一，茅苴盘一，实以沙。已上并陈室内。燎炉一，实以炭。篚一，实以萧蒿黍稷。祝案一，紫罗衣，置祝文于上，销金绛罗覆之。鸡彝一，有舟；鸟彝一，有舟，加勺；春夏用之。斝彝一，有舟；黄彝一，有舟，加勺；秋冬用之。虎彝一，有舟；蜼彝一，有舟，加勺；特祭用之。凡鸡彝、斝彝、虎彝以实明水，鸟彝、黄彝、蜼彝以实鬯。牺尊二，象尊二，春夏用之。著尊二，壶尊二，秋冬用之。太尊二，山尊二，特祭用之。尊皆有坫勺，冪以白布巾，巾绘黼文。著尊二，山罍二，皆有坫加冪。已上并陈室外。壶尊二，太尊二，山罍四，皆有坫加冪，藉以莞席，并陈殿下，北向西上，设而不酌，每室皆同。通廊御香案一，销金黄罗衣，银香奁一，贮御祝香，销金帕覆之，并陈殿中央。罍洗所罍二，洗二，一以供爵涤，一以供盥洁。篚二，实以璋瓒巾、涂金银爵。七祀神位，笾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有坫，香案一，沙池一，壶尊二有坫加冪，七祀皆同。罍一、洗一、篚一，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亲祀时享仪，其目有八：

一曰斋戒。前祀七日，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治事如故，不作乐，停奏刑名事，不行刑罚。致斋三日，惟专心祀事，其二日于大明殿，一日于大次。致斋前一日，尚舍监设御幄于大明殿西序，东向。致斋之日质明，诸卫勒所部屯列。昼漏下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享执事文武四品以上官，俱公服诣别殿奉迎。二刻，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三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结佩出别殿，乘舆，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奉引至大明殿御幄，东向坐，侍臣夹侍如常。一刻顷，侍中前跪奏言请降就斋，俯伏兴。皇帝降座入室，侍享执事官各还所司，宿卫者如常。凡应祀官受誓戒于中书？Ⅰ⑰□娜眨□抡□□铡 9 饴磺浼□:魉□ 11. 稹；鹨怨┼啵□□允底稹？

二曰陈设。祀前三日，尚舍监陈大次于西神门外道北，南向。设小次于西阶西，东向。设版位于西神门内，横街南，东向。设饮福位于太室尊彝所，稍东，西向。设黄道裀褥于大次前，至西神门，至小次版位西阶及殿门之外。设御洗位于御板位东，稍北，北向。设亚终献位于西神门内御板位稍南，东向。以北为上，罍洗在其东北。设亚终献饮福位于御饮福位后，稍南，西向。陈设八宝黄罗案于西阶西，随地之宜。设享官宫县乐、省牲位、诸执事公卿御史位，并如常仪。殿上下及各室，

设簠、簋、笾、豆、尊、罍、彝、斝等器，并如常仪。

三曰车驾出宫。祀前一日，所司备法驾卤簿于崇天门外，太仆卿率其属备玉辂于大明门外。千牛将军执刀于辂前，北向。其日质明，诸侍享执事官，先诣太庙祀所。诸侍臣直卫及导驾官于致斋殿前，左右分班立。通事舍人引侍中跪奏请中严，俯伏兴。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斋室，即御座。群臣起居讫，尚辇进舆，侍中奏请皇帝升舆。皇帝升舆，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导驾官前导至大明门外，侍中进当舆前，跪奏请皇帝降舆升辂。皇帝升辂，太仆执御，导驾官分左右步导。门下侍郎进当辂前，跪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千牛将军夹而趋至崇天门外，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驻，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众官上马。赞者承传敕众官上马。上马讫，门下侍郎奏请敕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曰“制可”。千牛将军升讫，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符宝郎奉八宝与殿中监部从在黄钺内，教坊乐前引，鼓吹不振作。将至太庙，礼直官引诸侍享执事官于庙门外，左右立班，奉迎驾至庙门，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左，侍中于辂前奏称侍中臣某请皇帝降辂，步入庙门。皇帝降辂，导驾官前导，皇帝步入庙门稍西。侍中奏请皇帝升舆，尚辇奉舆，华盖伞扇如常仪。皇帝乘舆至大次，侍中奏请皇帝降舆入就大次。皇帝入就次，帘降，宿卫如式，尚食进膳如仪。礼仪使以祝版奏御署讫，奉出，太庙令受之，各奠于坫，置各室祝案上。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各还斋次。

四曰省牲器。祀前一日未后三刻，廪牺令丞、太官令丞、太祝以牲就位。礼直官引太常卿、光禄卿丞、监祭礼等官就位。礼直官请太常、监祭、监礼由东神门北偏门入，升自东阶。每位视涤祭器，司尊彝举冪曰“洁”。俱毕，降自东阶，由东神门北偏门出，复位，立定。礼直官稍前曰“请省牲”，引太常卿视牲，退复位。次引廪牺令出班，巡牲一匝，西向折身曰“充”。诸太祝巡牲一匝，上一员出班西向折身曰“脂”毕，俱复位。蒙古巫祝致词讫，礼直官稍前曰“请诣省馔位”，引太常卿、光禄卿、监祭、监礼、光禄丞、大官令丞诣省馔位，东西相向立定，以北为上。礼直官引太常卿诣馔殿内省馔。视馔讫，礼直官引太常卿还斋所。次引廪牺令丞、诸太祝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次引光禄卿丞、监祭、监礼诣厨省鼎镬，视涤溉讫，各还斋所。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每位共实一豆，以肝洗于郁鬯及取膟膋，每位共实一豆，置于各位。馔室内，庖人烹牲。

五曰晨祼。祀日丑前五刻，诸享陪位官各服其服。光禄卿、良醞

令、太官令入，实笾、豆、簠、簋、尊、罍，各如常仪。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入。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礼直官引御史、博士及执事者以次各入，就位，并如常仪。礼直官引司徒以下官升殿，分香设酒，如常仪。礼直官引太常官、御史、博士升殿，视陈设，就位。复与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殿。太祝出帝主，宫闱令出后主讫，御史及以上升殿官于当陛近西，北向立。奉礼于殿上赞奉神主讫，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诸官及执事者皆再拜，各就位。礼直官引亚终献等官，由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赞有司谨具，请行事。协律郎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宫县乐作《思成之曲》，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作文舞九成止。乐奏将终，通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坐少顷，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礼仪使，对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奏外办，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俯伏兴，帘卷。符宝郎奉宝陈于西陛之西黄罗案上。皇帝出大次，博士、礼仪使前导，华盖伞扇如仪，大礼使后从。至西神门外，殿中监跪进镇圭，皇帝执圭，华盖伞扇停于门外，近侍从入门。协律郎跪俯伏兴，举麾，工鼓柷，宫县《顺成之乐》作。至版位东向，协律郎偃麾，工戛敔，乐止。引礼官分左右侍立，礼仪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凡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盥洗位，宫县乐作，至洗位，乐止。内侍跪取□，兴，沃水。又内侍跪取盘，兴，承水。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圭，盥手讫，内侍跪取巾于篚，兴，以进，帨手讫，皇帝诣爵洗位，奉瓒官以瓒跪进，皇帝受瓒，内侍奉□沃水。又内侍跪，奉盘承水，洗瓒讫，内侍奉巾以进，皇帝拭瓒讫，内侍奠盘□，又奠巾于篚，奉瓒官跪受瓒。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前导皇帝升殿，宫县乐作，至西阶下，乐止。皇帝升自西阶，登歌乐作，礼仪使前导皇帝诣太祖室尊彝所，东向立，乐止。奉瓒官以瓒莅鬯，司尊者举冪，侍中跪酌郁鬯讫，礼仪使前导，入诣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礼仪使奏请搢镇圭跪，奉瓒官西向立，以瓒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瓒、以鬯祼地，皇帝执瓒以鬯祼地，以瓒授奉瓒官。礼仪使奏请执镇圭、俯伏兴。皇帝俯伏兴，礼仪使前导出户外褥位。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礼仪使前导诣第二室以下，祼鬯并如上仪。祼讫，礼仪使奏请还版位。登歌乐作，皇帝降自西阶，乐止。宫县乐作，至版位东向立，乐止。礼仪使奏请还小次，前导皇帝行，宫县乐作。将至小次，礼仪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皇帝入小次，帘降，乐止。

六曰进馔。皇帝祼将毕，光禄卿诣馔殿视馔，复位。太官令率斋郎诣馔幕，以牲体设于盘，各对举以行，自南神门入。司徒出迎馔，宫县乐作，奏无射宫《嘉成之曲》。礼直官引司徒、斋郎奉馔升自太阶，由

正门入。诸太祝迎于阶上，各跪奠于神座前。斋郎执笏俯伏兴，遍奠讫，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太官令率斋郎降自东阶，各复位。馔之升殿也，太官丞率七祀斋郎奉馔，以序跪奠于七祀神座前，退从殿上斋郎以次复位。诸太官令率割牲官诣各室，进割牲体置俎上，皆退。

七曰酌献。礼直官于殿上赞太祝立茅苴，礼仪使奏请诣盥洗位。帘卷，出次，宫县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皇帝执镇圭至盥洗位，乐止，北向立。礼仪使奏请搢镇圭，执事者跪取醾，兴，沃水，又跪取盘，承水。礼仪使奏请皇帝盥手，执事者跪取巾于篚，兴，进。帨手讫，礼仪使奏请执镇圭，请诣爵洗位，北向立。礼仪使奏请搢镇圭，奉爵官以爵跪进。皇帝受爵，执事者奉醾沃水，奉盘承水。皇帝洗爵讫，执事者奉巾跪进。皇帝拭爵，执事者奠盘醾，又奠巾于篚，奉爵官受爵。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升殿。宫县乐作，至西阶下，乐止。升自西阶，登歌乐作，礼仪使前导诣太祖室尊彝所，东向立，乐止。礼仪使奏请搢镇圭执爵，奉爵官以爵跪进。皇帝受爵，司尊者举冪，良醞令跪酌牺尊之泛齐，以爵授执事者。礼仪使奏请执镇圭，皇帝执圭，入诣太祖神位前，北向立。宫县乐作，奏《开成之曲》。礼仪使跪奏请搢镇圭跪，又奏请三上香。三上香讫，奉爵官以爵授进酒官，进酒官东向以爵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于茅苴，以虚爵授进酒官，进酒官以授奉爵官，奉爵官退立尊彝所。进酒官进取神案上所奠玉爵马湩，东向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马湩。祭讫，以虚爵授进酒官，进酒官进奠神案上，退。礼仪使奏请执圭，俯伏兴，司徒搢笏跪于俎前，奉牲西向以进。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圭，俯受牲盘，北向跪奠神案上。蒙古祝史致辞讫，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兴，前导，出户外褥位，北向立，乐止。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北向跪，读祝文讫，俯伏兴，举祝官奠祝版讫，先诣次室。礼仪使奏请再拜。拜讫，礼仪使前导诣各室，各奏本室之乐。其酌献、进牲、祭马湩，并如第一室之仪。既毕，礼仪使奏请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西向立，乐止。登歌《□成之乐》作，礼直官引司徒立于饮福位侧，太祝以爵酌上尊饮福酒，合置一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拜讫，奏请搢镇圭跪。侍中东向以爵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又奏请啐酒。啐酒讫，以爵授侍中。礼仪使奏请受胙，太祝以黍稷饭笾授司徒，司徒东向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进，礼仪使奏请皇帝受爵饮福。饮福讫，侍中受虚爵，兴，以授太祝。礼仪使奏请执镇圭，俯伏兴，又奏请再拜。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自西阶，乐止。宫县乐作，至位乐止。礼仪使奏请还小次，宫县乐作。将至

小次，礼仪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入小次，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先是皇帝酌献讫，将至小次，礼直官引亚献官诣盥洗位。盥洗讫，升自阼阶，酌献并如常仪。酌献讫，礼直官引亚献官诣东序，西向立。诸太祝各以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捧爵进亚献之左，北向立。亚献再拜受爵，跪祭酒，遂啐饮。太祝进受爵，退，复于坫上。亚献兴再拜，礼直官引亚献官降复位。终献如亚献之仪。初终献既升，礼直官引七祀献官各诣盥洗位，搢笏盥帨讫，执笏诣神位，搢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讫，诣次位，如上仪。终献毕，赞者唱“太祝彻笾豆”。诸太祝进彻笾豆，登歌《丰成之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请诣版位。帘卷，出次，殿中监跪进镇圭。皇帝执圭行，宫县乐作，至位乐止。送神《保成之乐》作，一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赞者承传，凡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前奏礼毕，前导皇帝还大次。宫县《昌宁之乐》作，出门乐止。礼仪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华盖伞扇引导如常仪。入大次，帘降。礼直官引太常卿、御史、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殿纳神主，降就拜位，奉礼赞升纳神主讫，再拜，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再拜，以次出。礼直官各引享官以次出，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庙令阖户以降乃退。祝册藏于匮。

八曰车驾还宫。皇帝既还大次，侍中奏请解严。皇帝释衮冕，停大次。五刻顷，尚食进膳。所司备法驾卤簿，与侍祠官序立于太庙棂星门外，以北为上。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改服通天冠、绛纱袍。少顷，侍中版奏皇帝出次升舆，导驾官前导，华盖伞扇如仪。至庙门外，太仆卿率其属进金辂如式。侍中前奏请皇帝降舆升辂。升辂讫，太仆御。门下侍郎奉请车驾进发，俯伏兴，退。车驾动，称警跸。至棂星门外，门下侍郎奉请车驾权停，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赞者承传。众官上马毕，门下侍郎奏请敕车右升。侍中承旨退称“制可”，千牛将军升讫，导驾官分左右前导，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符宝郎奉八宝与殿中监从，教坊乐鼓吹振作。驾至崇天门外垣棂星门外，门下侍郎奏请车驾权停，敕众官下马。赞者承传，众官下马。车驾动，众官前引入内石桥，与仪仗倒卷而北，驻立。驾入崇天门，至大明门外降驾，升舆以入。驾既入，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

志第二十六 祭祀四

○宗庙下

亲谢仪，其目有八：

一曰斋戒。前享三日，皇帝散斋二日于别殿，致斋一日于大次。应享官员受誓戒于中书省，如常仪。

二曰陈设，如前亲祀仪。

三曰车驾出宫。前享一日，所司备仪从、内外仗，与应享之官两行序立于崇天门外，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诸侍臣及导驾官二十四人，俱于斋殿前左右分班立候。通事舍人引侍中跪奏请中严，俯伏兴。少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即御座。四品以上应享执事官起居讫，侍中奏请升舆。皇帝出斋殿，降自正阶，乘舆，华盖伞扇如常仪。导驾官前导至大明门外，侍中进当舆前，奏请降舆，乘马讫，导驾官分左右步导。门下侍郎跪奏请进发，俯伏兴，前称警跸。至崇天门，门下侍郎奏请权停，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退，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称众官上马，赞者承传，众官出棂星门外，上马讫，门下侍郎奏请进发，前称警跸，华盖伞扇仪仗与众官左右前引，教坊乐鼓吹不振作。至太庙棂星门外，红桥南，赞者承传众官下马。下马讫，自卑而尊与仪仗倒卷而北，两行驻立。驾至庙门，侍中奏请皇帝下马，步入庙门。入庙门讫，侍中奏请升舆，尚辇奉舆，华盖伞扇如常仪。导驾官前导，皇帝乘舆至大次前，侍中奏请降舆。皇帝降舆入就位，帘降，侍卫如式。尚食进膳，如常仪。礼仪使以祝册奏御署讫，奉出，太庙令受之，各奠于坫，置各室祝案上。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各还斋次。

四曰省牲器，见前亲祀仪。

五曰晨祼。享日丑前五刻，光禄卿、良醞令、太官令入实笾豆簠簋尊罍，各如常仪。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入就位。礼直官引御史及执事者以次入就位。礼直官引太常卿、御史升殿点视陈设，退复位。礼直官引司徒等官诣各室，分香设酒如常仪。礼直官复引太常卿及御史、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殿、奉出帝后神主讫，各退降就拜位，立定。奉礼于殿上赞奉神主讫，奉礼赞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各就位。礼直官引摄太尉由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立定。协律郎跪

俯伏，举麾兴，工鼓柷，宫县乐作《思成之曲》，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作文舞九成止。太尉以下皆再拜讫，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宫县乐作《肃宁之曲》，至位乐止，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升殿，宫县乐作，至阼阶下，乐止。升自阼阶，登歌乐作，诣太祖尊彝所，西向立，乐止。执事者以瓒奉太尉，太尉搢笏执瓒。司尊者举冪酌郁鬯讫，太尉以瓒授执事者，执笏诣太祖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以瓒奉太尉，太尉执瓒以鬯祼地讫，以虚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退出户外，北向再拜讫，次诣各室，并如上仪。礼毕，降自阼阶，复位。

六曰进馔。太尉祼将毕，进馔如前仪。

七曰酌献。太尉既升祼，礼直官引博士，博士引礼仪使至大次前，北向立。通事舍人引侍中诣大次前，版奏请中严，皇帝服衮冕。坐少顷，侍中奏外办，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俯伏兴。帘卷出次，礼仪使前导至西神门，华盖伞扇停于门外，近侍从入，太礼使后从。殿中监跪进镇圭，皇帝执圭入门，协律郎跪，俯伏兴，举麾，宫县《顺成之乐》作，至版位东向立，乐止。引礼官分左右侍立，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凡在位者皆再拜。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盥洗位，宫县乐作，至位乐止。内侍跪取醾，兴，沃水，又内侍跪取盘，承水。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圭盥手。内侍跪取巾于篚，兴，进。帨手讫，奉爵官以爵跪进。皇帝受爵，内侍奉醾沃水，又内侍奉盘承水。皇帝洗爵讫，内侍奉巾跪进。皇帝拭爵讫，内侍奠盘醾，又奠巾于篚，奉爵官受爵。礼仪使奏请执镇圭，导升殿，宫县乐作，至西阶下，乐止。升自西阶，登歌乐作。礼仪使前导诣太祖室尊彝所，东向立，乐止。宫县乐作，奏《开成之曲》，奉爵官以爵莅尊，执事者举冪，侍中跪酌牺尊之泛齐，以爵授执事者。礼仪使前导，入诣太祖神位前，北向立。礼仪使奏请搢镇圭，跪，又奏请三上香。上香讫，奉爵官以爵授进酒官，进酒官东向以爵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酒。执爵三祭酒于茅苴讫，以虚爵授进酒官，进酒官受爵以授奉爵官，退立尊彝所。进酒官进彻神案上所奠玉爵马湩，东向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马湩。祭讫以虚爵授进酒官，进酒官进奠神案上讫，退。礼仪使奏请执圭，俯伏兴，司徒搢笏跪俎前，举牲盘西向以进。礼仪使奏请搢镇圭，皇帝搢圭，俯受牲盘，北向跪，奠神案上讫，礼仪奏请执圭兴，前导出户外褥位，北向立，乐止。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北向跪，读祝文讫，俯伏兴。举祝官奠祝版讫。先诣次室。次蒙古祝史诣室前致辞讫，礼仪使奏

请再拜。拜讫，礼仪使前导诣各室，奏各室之乐。其酌献、进牲体、祭马湩，并如第一室之仪。既毕，礼仪使奏请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西向立，乐止。宫县《厘成之乐》作，礼直官引司徒立于饮福位侧，太祝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以奉侍中，侍中受爵奉以立。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拜讫，奏搢镇圭跪，侍中东向以爵跪进。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又奏请啐酒。啐讫，以爵授侍中。礼仪使奏请受胙，太祝以黍稷饭笾授司徒，司徒东向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跪进，皇帝受，以授左右，礼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进，礼仪使奏请皇帝受爵，饮福酒讫，侍中受虚爵兴，以授太祝。礼仪使奏请执镇圭，俯伏兴，又奏请再拜。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自西阶，乐止。宫县乐作，至位乐止。奉礼于殿上唱太祝彻笾豆。宫县《丰宁之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乐作，《保成之曲》作，一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拜讫，礼仪使前奏礼毕，皇帝还大次。宫县《昌宁之乐》作，出门，乐止。礼仪使奏请释镇圭，殿中监跪受，华盖伞扇如常仪。入次，帘降。礼直官引太常卿、御史、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殿纳神主讫，各降就位。赞者于殿上唱升纳神主讫，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再拜讫，以次出。通事舍人、礼直官各引享官以次出，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庙令阖户讫降乃退。祝版藏于匮。

八曰车驾还宫。皇帝既还大次，侍中奏请解严。皇帝释衮冕，停大次。五刻顷，尚食进膳，如常仪。所司备仪从、内外仗，与从祀诸执事官两行序立太庙棂星门外。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次升舆，导驾官前导，华盖伞扇如常仪。至庙门，太仆卿进御马，侍中奏请皇帝降舆乘马。乘马讫，门下侍郎奏请进发，俯伏兴退，前称警跸。至棂星门外，门下侍郎奏请权停，敕众官上马。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退传制，赞者承传，众官上马毕，导驾官及华盖伞扇分左右前导，称警跸，教坊乐鼓吹振作。至崇天门棂星门外，门下侍郎奏请权停，敕众官下马。赞者承传，众官下马讫，左右前引入内石桥北，与仪仗倒卷而北，驻立。驾入崇天门，至大明门外降马，升舆以入，驾既入，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

摄祀仪，其目有九：

一曰斋戒。享前三日，三献官以下凡与祭员，皆公服受誓戒于中书?Ｊ侨罩拭鳎□兴旧杞鹨斡谑丄亻□蝗酥春炻奚×⑮谄渥蟆７罾窭陕室丘骄殖律璋嫖唬□坠僦钪词挛唬□憬逡韵□□约幼乡比臁Ⅰ璩跸滋□疚挥谑〗咨

傥鳎□舷颍淮罄袷刮挥谄涠□□倌希□飨颍患嗉烙□肺欢□□谕ǖ乐□鳎□□颍患嗬癫┫课欢□□谕ǖ乐□□□飨颍痪惚鄙稀Ⅰ杷就窖侵障孜挥谄淠希□毕颍□魃稀4沃□炱哽胂坠伲□翁□G洹9.饴磺洹9.饴回□⑹樽9佟6.磷9佟⑻□倭睢17.坚d令、廪牺令、司尊彝、举祝官、太官丞、廪牺丞、奉爵官、奉瓒官、盥爵官二、巾篚官、蒙古太祝、巫祝、点视仪卫、清道官及与祭官，依品级陈设，皆异位重行。太庙令、太乐令、郊社令、太祝位于通道之西，北向，东上。太庙丞、太乐丞、郊社丞、奉礼郎、协律郎、司天生位于通道之东，北向，西上。斋郎位于其后。赞者引行事等官，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献官立定。礼直官搢笏，读誓文曰“某年某月某日，享于太庙，各扬其职，其或不敬，国有常刑”。散斋二日宿于正寝，致斋一日宿于祠所。散斋日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病，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斋日惟享事得行，余悉禁。凡与享之官，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再拜。礼直官赞“鞠躬”，“拜”，“兴”，“拜”，“兴”，“平立”，“礼毕”。守庙兵卫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宿。赴祝所之日，官给酒馔。

二曰陈设。享前二日，所司设兵卫于庙门，禁断行人。仪鸾局设幄幔于馔殿，所司设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次于斋房之所。前一日，太乐令率其属设宫县之乐于庭中。东方西方磬虡起北，钟虡次之；南主北方磬虡起西，钟虡次之。设十二镈钟于编县之间。各依辰位。树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北县之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路鼓一在柷之东南，晋鼓一在其后，又路鼓一在柷之西南。诸工人各于其后。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文舞在北，武舞在南，立舞表于鄯缀之间。又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玉磬一虡在西，金钟一虡在东，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敔北，一在柷北，东西相向。歌工次之，余工各位于县后。其匏竹者立于阶间，重行北向，相对为首。

享前一日，太庙令率其属扫除庙庭之内外；枢密院军官一员，率军人铲除草秽，平治道路。又设七祀燎柴于庙门之外。又于室内铺设神位于北牖下，当户南向。每位设黼扆一，紫绫厚褥一，薄褥一，莞席一，缫席二，虎皮次席二。时暄则用桃枝竹席，几在筵上。又设三献官拜跪褥位二，一在室内，一在室外。学士院定撰祝册讫，书祝官于馔幕具公服书祝讫，请初献官署御名讫，以授太庙令。又设祝案于室户外之右。又设三献官位于殿下横街之南，稍西，东向；亚献终献位稍却，助奠七祀献官又于其南；书祝官、读祝官、举祝官、太庙令、太官令、良醞令、廪牺令、太庙丞、太官丞位，又于其南；司尊彝、奉瓒官、奉爵

官、盥洗巾篚、爵洗巾篚、蒙古太祝、蒙古巫祝、太祝、宫闱令及七祀司尊彝、盥洗巾篚，以次而南。又设斋郎位于其后。每等异位，重行，东向，北上。又设大礼使位于南神门东偏门稍北，北向。又设司徒、太常卿等位于横街之南，稍东，西向，与亚终献相对，司徒位在北，太常卿稍却；太常同知、光禄卿、佥院、同佥院判、光禄丞、拱卫使，以次而南。又设监祭御史位二、监礼博士位二于横街之北，西向，以北为上。又设协律郎位在宫县乐虡西北，东向，大乐丞在乐虡之间。又设大乐令、协律郎位于登歌乐虡之间。又设牲榜于东神门外，南向。设太常卿位于牲位，南向。监祭御史位在太常卿之左，太官令次之，光禄丞、太官丞又次之，廪牺令位在牲西南，廪牺丞稍却，俱北向，以右为上。又设诸太祝位于牲东，西向，以北为上。又设蒙古巫祝位于牲东南，北向。又设省馔位于省馔殿前，太常卿、光禄卿、光禄丞、太官令位于东，西向；监祭、监礼位于西，东向；皆北上。太庙令陈祝版于室右之祝案，又率祠祭局设笾豆簠簋。每室左十有二笾，右十有二豆，俱为四行。登三在笾豆之间，铏三次之，簠二、簋二又次之，簠左簋右，俎七在簠簋之南，香案一次之，沙池又次之。又设每室尊罍于通廊，斝彝、黄彝各一，春夏用鸡彝、鸟彝、牺尊二、象尊二，秋冬用著尊、壶尊，著尊二、山罍二，以次在本室南之左，皆加勺冪。为酌尊所，北向，西上。彝有舟坫冪。又设壶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在殿下阶间，俱北向，望室户之左，皆有坫加冪，设而不酌。凡祭器，皆藉以席。又设七祀位于横阶之南道东，西向，以北为上。席皆以莞。设神版位，各于座首。又设祭器，每位左二笾，右二豆，簠一、簋一在笾豆间，俎一在笾前，爵坫一次之，壶尊二在神位之西，东向以北为上，皆有坫勺冪。又设三献盥洗、爵洗在通街之西，横街之南，北向。罍在洗西加勺，篚在洗东，皆实以巾。爵洗仍实以瓒，爵加盘坫。执罍篚者各位于后。又设七祀献官盥洗位于七祀神位前，稍北。罍在洗西，篚在洗东，实以巾。又实爵于坫。执罍篚者各位于后。

三曰习仪。享前二日，三献以下诸执事官员赴太庙习仪。次日早，各具公服乘马赴东华门，迎接御香至庙省牲。

四曰迎香。享前一日，有司告谕坊市，洒扫经行衢路，祗备香案。享前一日质明，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各具公服，六品以下官皆借紫服，诣崇天门下。太常礼仪院官一员奉御香，一员奉酒，二员奉马湩，自内出；监祭、监礼、奉礼郎、太祝，分两班前导；控鹤五人，一人执伞，从者四人，执仪仗在前行。至大明门，由正门出，教坊大乐作。至崇天门外，奉香、酒、马湩者安置于舆，导引如前。行至外垣棂星门

外，百官上马，分两班行于仪仗之外，清道官行于仪卫之先，兵马司之兵夹道次之，金鼓又次之，京尹仪从又次之，教坊大乐为一队次之。控鹤弩手各服其服，执仪仗左右成列次之，拱卫使居其中，仪凤司细乐又次之。太常卿与博士、御史导于舆前，献官、司徒、大礼使、助奠官从入至殿下。献官奉香酒马湩升自东阶，入殿内通廊正位安置。礼直官引献官降自东阶，由东神门北偏门出，释服。

五曰省牲器，见亲祀仪。

六曰晨祼。祀日丑前五刻，太常卿、光禄卿、太庙令率其属设烛于神位，遂同三献官、司徒、大礼使等每室一人，分设御香酒醴，以金玉爵斝，酌马湩、葡萄尚醞酒奠于神案。又陈笾豆之实。笾四行，以右为上。第一行，鱼鱐在前，糗饵、粉糍次之。第二行，干□□在前，干枣、形盐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实、干桃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次之。豆四行，以左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笋菹、葵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厓食次之。第三行，鱼醢在前，兔醢、豚拍次之。第四行，鹿ＭＺ在前，醓醢、糝食次之。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登实以太羹，铏实以和羹，尊彝、斝彝实以明水，黄彝实以郁鬯，牺尊实以泛齐，象尊实以醴齐，著尊实以盎齐，山罍实以三酒，壶尊实以醍齐，太尊实以沈齐。凡齐之上尊实以明水，酒之上尊实以玄酒，其酒齐皆以上醞代之。又实七祀之祭器，每位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ＭＺ次之。簠实以黍，簋实以稷，壶尊实以醍齐，其酒齐亦以上配代之。陈设讫，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各服其服，会于齐班□。礼直官引太常卿、监祭、监礼、太庙令、太祝、宫闱令、诸执事官、斋郎，自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东西相向立定。候监祭、监礼按视殿之上下，彻去盖冪，纠察不如仪者，退复位。礼直官引太常卿、监祭、监礼、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升自东阶，诣太祖室。蒙古太祝起帝主神冪，宫闱令起后主神冪。次诣每室，并如常仪毕，礼直官引太常卿以下诸执事官，当横街间，重行，以西为上，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奉神主讫，再拜”。礼直承传，太常卿以下皆再拜讫，奉礼郎又赞曰“各就位”。礼直官引诸执事官各就位，次引太官令率斋郎由南神门东偏门以次出。赞者引三献官、司徒、大礼使、七祀献官、诸行事官，由南神门东偏门入，各就位，立定。礼直官进于初献官之左，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俯伏兴，举麾兴工鼓柷，宫县乐奏《思成之曲》九成，文舞九变。奉礼郎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引奉瓒、奉爵、盥爵、洗巾篚执事官各就位，立定。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宫县乐作无射宫《肃宁

之曲》，至位北向立定；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定；搢笏、执瓒、洗瓒、拭瓒，以瓒授执事者。执笏，乐止。登歌乐作，奏夹钟宫《肃宁之曲》，升自东阶，乐止。诣太祖酌尊所，西向立，搢笏，执事者以瓒授初献官，执瓒。司尊彝跪举冪，良醞令跪酌黄彝郁鬯，初献以瓒授执事者，执笏诣太祖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执事者以瓒授初献，初献执瓒以鬯灌于沙池，以瓒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室户外，北向立。再拜讫，诣每室祼鬯如上仪。俱毕，礼直官引初献降自东阶，登歌乐作，奏夹钟宫《肃宁之曲》。复位，乐止。

七曰馈食。初献既祼，如前进馔仪。

八曰酌献。太祝立茅苴于盘。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宫县乐作，奏无射宫《肃宁之曲》，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至位，搢笏、执爵、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乐止。登歌乐作，奏夹钟宫《肃宁之曲》。升自东阶，乐止。诣太祖酒尊所，西向立，搢笏执爵。司尊彝搢笏跪举冪，良醞令搢笏跪酌牺尊之泛齐，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宫县乐作，奏无射宫《开成之曲》。诣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于茅苴，以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平立。请出室户外，北向立，乐止，俟读祝。举祝官搢笏跪，对举祝版，读祝官跪读祝文。读讫，举祝官奠祝版于案，执笏兴，读祝官俯伏兴。礼直官赞再拜讫，次诣每室，酌献如上仪，各奏本室之乐。献毕，宫县乐止。降自东阶，登歌乐作，奏夹钟宫《肃宁之曲》。初献复位，立定。文舞退，武舞进，宫县乐作，奏无射宫《肃宁之曲》。舞者立定，乐止。礼直官引亚献诣盥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执爵、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升自东阶，诣太祖酌尊所，西向立，搢笏，执爵。司尊彝搢笏跪举冪，良醞令搢笏跪酌象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宫县乐作，奏无射宫《肃宁之曲》。诣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于茅苴，以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平立，请出室户外，北向立。再拜讫，次诣每室，酌献并如上仪。献毕，乐止。降自东阶，复位立定。礼直官引终献，如亚献之仪，唯酌著尊之盎齐。礼毕，降复位。初终献将行，赞者引七祀献官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讫，执笏诣酒尊所，搢笏、执爵、酌酒，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首位神座前，东向立，稍前，搢笏跪执爵，三祭酒于沙池，奠爵于案，执笏俯伏兴，少退立，再拜讫，每位并如上仪。俱毕，七祀献官俟终献官降复位，立定。

九曰祭马湩。终献酌献将毕，礼直官分引初献亚献官、司徒、太礼

使、助奠官、七祀献官、太常卿、监祭、监礼、太庙令丞、蒙古庖人、巫祝等升殿。每室献官一员，各立于户外，太常卿、监祭、监礼以下立于其后。礼直官引献官诣神座前，蒙古庖人割牲体以授献官。献官搢笏跪奠于帝主神位前，次奠于后主神位前讫，出笏退就拜位，搢笏跪。太庙令取案上先设金玉爵斝马湩，蒲萄尚醞酒，以次授献官，献官皆祭于沙池。蒙古巫祝致词讫，宫县乐作同进馔之曲。初献出笏就拜兴，请出室户外，北向立。俟众献官毕立，礼直官通赞曰“拜”，“兴”，凡四拜。监祭、监礼以下从拜。皆作本朝跪礼。拜讫退，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太祝彻笾豆，登歌乐作，奏夹钟宫《丰宁之曲》。奉礼赞赐胙，赞者承传，众官再拜兴。送神乐作，奏黄钟宫《保成之曲》，一成而止。太祝各奉每室祝版，降自太阶望瘞位，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大礼使、助奠、七祀献官、太常卿、光禄卿、监祭、监礼视燔祝版，至位坎北南向跪，以祝版奠于柴，就拜兴。俟半燎，礼直官赞可瘞。礼直官引三献以下及诸执事者斋郎等，由南神门东偏门出至揖位，圆揖。乐工二舞以次从出。三献之出也，礼直官分引太常卿、太庙令、监祭、监礼、蒙古太祝、宫闱令及各室太祝，升自东阶，诣太祖神座前，升纳神主，每室如仪。俱毕，降自东阶，至横街南，北向西上立定。奉礼赞曰“升纳神主讫，再拜”。赞者承传，再拜讫，以次出。礼毕，三献官、司徒、大礼使、太常礼仪院使、光禄卿等官，奉胙进于阙庭。驾幸上都，则以驿赴奉进。

摄行告谢仪：告前三日，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告前一日未正二刻，省牲器。至期质明，三献官以下诸执事者各服法服，礼直官引太常卿、监祭御史、监礼博士、五令诸执事官先入就位。礼直官引监祭、监礼点视陈设毕，复位。礼直官引太常卿、监祭、监礼、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奉迁各室神主讫，降自横街，北向立定。奉礼郎赞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奉礼郎赞各就位讫，太官令、斋郎出。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光禄卿、捧瓒、爵盥、爵洗官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赞“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乐作，九成止。奉礼郎赞再拜，三献以下再拜讫，奉礼郎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立定。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盥手，诣爵洗位，洗瓒。诣第一室酒尊所，酌郁鬯。诣神座前北向跪，搢笏三上香，奠币执瓒，以鬯灌于沙池，执笏俯伏兴。出室户外，再拜讫，次诣各室，并如上仪。俱毕，降复位。司徒率斋郎进馔，如常仪。奠毕，降复位。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盥手，诣爵洗位，洗爵。诣第一室酒尊所，酌酒。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于茅苴，以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出室户外，北向立。俟读祝官读祝文讫，再拜。诣每室，并如上仪。俱毕，降复位。礼直官

引亚献官盥手、洗爵、酌献，并如初献仪，惟不读祝。俱毕，降复位。礼直官引终献，并如亚献仪。俱毕，复位。太祝彻笾豆，奉礼郎赞赐胙，众官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引三献官、司徒、太常卿、监祭、监礼视焚祝版币帛，礼直官赞可瘗。礼毕，太常卿、监祭、监礼升纳神主讫，降自横阶。奉礼郎赞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退。

荐新仪：至日质明，太常礼仪院官属赴庙所，皆公服俟于次。太庙令率其属升殿，开室户，不出神主，设笾豆俎、酒醴、马湩及室户内外褥位。又设盥洗位于阶下，少东，西向。奉礼郎率仪鸾局设席褥版位于横街南，又设盥盆巾帨二所于齐班幕前。凡与祭执事官皆盥手讫，太常官诣神厨点视神馔。执事者奉所荐馔物，各陈馔幕内。太常官以下入就位，东西重行，北向立定。礼直官赞“皆再拜”，“鞠躬”，“拜”，“兴”，“拜”，“兴”，“平立”，“各就位”。礼直官引太常次官一员，率执事者出诣馔所，奉馔入自正门，升自太阶，奠各室神位前。执事者进时食，院官搢笏受而奠之。礼直官引太常礼仪使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殿诣第一室神位前，搢笏，执事者注酒于杯，三祭酒，又注马湩于杯，亦三祭之，奠杯于案。出笏，就拜兴，出室户外，北向立，再拜。每室俱毕，降复位，执事者皆降。礼直官赞“再拜”，“鞠躬”，“拜”，“兴”，“拜”，“兴”，“平立”，余官率执事者升彻馔，出殿阖户。礼直官引太常官以下俱出东神门外，圆揖。

神御殿

神御殿，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影堂所在：世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顺宗帝后大普庆寺，仁宗帝后亦在焉；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元寺，为东西二殿；明宗帝后大天源延圣寺；英宗帝后大永福寺；也可皇后大护国仁王寺。世祖、武宗影堂，皆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仁守影堂，藏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皇后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英宗影堂，藏皇帝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凡帝后册宝，以匣匮金锁钥藏于太庙，此其分置者。

其祭器，则黄金瓶斝盘盂之属以十数，黄金涂银香合碗楪之属以百数，银壶釜杯匜之属称是。玉器、水晶、玛瑙之器为数不同，有玻璃瓶、琥珀勺。世祖影堂有真珠帘，又皆有珊瑚树、碧甸子山之属。

其祭之日，常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节祭元日、清明、蕤宾、重阳、冬至、忌辰。其祭物，常祭以蔬果，节祭忌辰

用牲。祭官便服，行三献礼。加荐用羊羔、炙鱼、馒头、饣其子、西域汤饼、圜米粥、砂糖饭羹。

泰定二年，亦作显宗影堂于大天源延圣寺，天历元年废。旧有崇福、殊祥二院，奉影堂祀事，乃改为泰禧院。二年，又改为太禧宗禋院，秩二品。既而复以祖宗所御殿尚称影堂，更号神御殿。殿皆制名以冠之：世祖曰元寿，昭睿顺圣皇后曰睿寿，南必皇后曰懿寿，裕宗曰明寿，成宗曰广寿，顺宗曰衍寿，武宗曰仁寿，文献昭圣皇后曰昭寿，仁宗曰文寿，英宗曰宣寿，明宗曰景寿。且命学士拟其祭祀仪注，今阙。

又有玉华宫孝思殿在真定，世祖所立。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太后御容。本路官吏祭奠，太常博士按《宋会要》定其仪。所司前期置办茶饭、香果。质明，礼直官、引献官与陪位官以下，并公服入庙庭，西向立。俱再拜讫，引献官诣殿正阶下再拜，升阶至案前褥位，三上香，三奠酒讫，就拜兴。又再拜讫，引献官复位，与陪位官以下俱再拜，退。仁宗皇庆二年秋八月庚辰，命大司徒田忠良诣真定致祭，依岁例给御香酒并牺牲祭物钱中统钞一百锭。延祐四年，始用登歌乐，行三献礼。七年，太常博士言影堂用太常礼乐非是，制罢之，岁时本处依旧礼致祭。

其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在翰林者，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写太祖御容。十六年二月，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旧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二十四年二月，翰林院言旧院屋敝，新院屋才六间，三朝御容宜于太常寺安奉，后仍迁新院。至大四年，翰林院移署旧尚书省，有旨月祭。中书平章完泽等言："祭祀非小事，太庙岁一祭，执事诸臣受戒誓三日乃行事，今此轻易非宜。旧置翰林院御容，春秋二祭，不必增益。"制若曰"可"。至治三年迁置普庆寺，祀礼废。泰定二年八月，中书省臣言当祭如故，乃命承旨斡赤赍香酒至大都，同省臣祭于寺。四年，造影堂于石佛寺，未及迁。至顺元年七月，即普庆寺祭如故事。二年，复祀于翰林国史院。重改至元之六年，翰林院言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岁久屋漏，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中书省臣奏，此世祖定制，当仍其旧，制可。

志第二十七 祭祀五

○太社太稷

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诏岁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壝垣，近南为二坛，坛高五丈，方广如之。社东稷西，相去约五丈。社坛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依方位筑之，中间实以常土，上以黄土覆之。筑必坚实，依方面以五色泥饰之。四面当中，各设一陛道。其广一丈，亦各依方色。稷坛一如社坛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其上四周纯用一色黄土。坛皆北向，立北墉于社坛之北，以砖为之，饰以黄泥；瘗坎二于稷坛之北，少西，深足容物。

二坛周围壝垣，以砖为之，高五丈，广三十丈，四隅连饰。内壝垣棂星门四所，外垣棂星门二所，每所门二，列戟二十有四。外壝内北垣下屋七间，南望二坛，以备风雨，曰望祀堂。堂东屋五间，连厦三间，曰齐班□。□之南，西向屋八间，曰献官幕。又南，西向屋三间，曰院官斋所。又其南，屋十间，自北而南，曰祠祭局，曰仪鸾库，曰法物库，曰都监库，曰雅乐库。又其南，北向屋三间，曰百官厨。外垣南门西壝垣西南，北向屋三间，曰大乐署。其西，东向屋三间，曰乐工房。又其北，北向屋一间，曰馔幕殿。又北，南向屋三间，曰馔幕。又北稍东，南向门一间。院内南，南向屋三间，曰神厨。东向屋三间，曰酒库。近北少却，东向屋三间，曰牺牲房。井有亭。望祀堂后自西而东，南向屋九间，曰执事斋郎房。自北折而南，西向屋九间，曰监祭执事房。此坛壝次舍之所也。

社主用白石，长五尺，广二尺，剡其上如钟，于社坛近南，北向，埋其半于土中。稷不用主。后土氏配社，后稷氏配稷。神位版二，用栗，素质黑书。社树以松，于社稷二坛之南各一株。此作主树木之法也。

祝版四，以楸木为之，各长二尺四寸，阔一尺二寸，厚一分。文曰："维年月日，嗣天子敬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太社之神。"配位曰后土之神。稷曰太稷之神，配位曰后稷之神。玉币，社稷皆黝圭一，缫藉瘗玉一，以黝石代之，玄币一。配位皆玄币一，各长一丈八尺。此祝文玉币之式也。

牛一，其色黝，其角握，有副。羊四，野豕四。笾之实皆十，无糗

饵、粉糍。豆之实亦十，无厓食、糝食。簠簋之实皆四，铏之实和羹五，齐皆以尚醞代之。香用沉龙涎。神席一，缘以黑绫，黑绫褥方七尺四寸。太尊、著尊、牺尊、山罍各二，有坫，加勺冪。象尊、壶尊、山罍各二，有坫冪，设而不酌。笾豆各十有一，其一设于馔幕。铏三，簠三，簋三，其一设于馔幕。俎八，其二设于馔幕。盘一，毛血豆一，爵一，有坫。沙池一，玉币篚一，木柶一，勺一，香鼎一，香盒一，香案一，祝案一，皆有衣。红髹器一，以盛马湩。盥洗位二，罍二，洗二。白罗巾四，实以篚。硃漆盘五。已上，社稷皆同。配位有象尊，无太尊。设而不酌者，无象尊。余皆与正位同。此牲齐祭器之等也。

馔幕、省馔殿、香殿，黄罗幕三，黄罗额四，黄绢帷一百九十五幅，献摄板位三十有五，紫绫拜褥百，蒲、苇席各二百，木灯笼四十，绛罗灯衣百一十，红挑灯十，剪烛刀二，铁□凡盆三十有架，黄烛二百，杂用烛二百，麻□凡三百，松明、清油各百斤。此馔幕板位烛燎之用也。

初献官一，亚献官一，终献官一，摄司徒一，助奠官二，太常卿一，光禄卿一，廪牺令一，太官令一，巾篚官四，祝史四，监祭御史二，监礼博士二，司天监二，良醞令一，奉爵官一，司尊罍二，盥洗官二，爵洗官二，大社令一，大社丞一，大乐令一，大乐丞一，协律郎二，奉礼郎二，读祝官一，举祝官二，奉币官四，剪烛官二，太祝七，斋郎四十有八，赞者一，礼直官三，与祭官无定员。此献摄执事之人也。

凡祭之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延祐六年改用中戊。其仪注之节有六：

一曰迎香。前一日，有司告谕坊市，洒扫经行衢路，设香案。至日质明，有司具香酒楼舆，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各具公服，五品以下官、斋郎等皆借紫，诣崇天门。三献官及太常礼仪院官入，奉祝及御香、尚尊酒、马湩自内出。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奉礼郎、太祝分左右两班前导。控鹤五人，一人执伞，四人执仪仗，由大明门正门出。教坊大乐作。至崇天门外，奉香酒、马湩者各安置于舆，导引如仪。至红门外，百官乘马分班行于仪仗之外，清道官行于仪卫之先，兵马司巡兵夹道次之，金鼓又次之，京尹仪从左右成列又次之，教坊大乐一队次之。控鹤弩手各服其服，执仪仗左右成列次之。拱卫使行其中，仪凤司细乐又次之。太常卿与博士御史导于舆前，献官、司徒、助奠官从于舆后。若驾幸上都，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诣健德门外，皆具公服于香舆前北向立，异位重行。俟奉香酒官驿至，太常官受而奉之，各置于舆。礼

直官赞“班齐”，“鞠躬”，“再拜兴”，“平立”。班首稍前搢笏跪，众官皆跪，三上香，出笏就拜兴，平立退复位，北向立，鞠躬，再拜兴，平立。众官上马，分班前导如仪。至社稷坛北神门外皆下马，分左右入自北门，序立如仪。太常卿、博士、御史前导，献官、司徒、助奠等官后从。至望祀堂下，三献奉香、酒、马湩升阶，置于堂中黄罗幕下。礼直官引三献官以次而出，各诣斋次，释服。

二曰斋戒。前期三日质明，有司设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位于中书?Ｌ□灸舷颍□嗉烙□肺欢□谄湮鳎□□颍□嗬癫┤课欢□谄涠□□飨颍□惚鄙稀Ｋ就健⒀窍住⒅障孜挥谄淠希□毕颉４沃□欤□匀础４翁□Ｇ洹９.饴磺洹４.蠊倭睢⑺咀鹨汀17.坚d令、太社令、廪牺令、光禄丞、大乐令、太社丞。次读祝官、奉爵官、太祝、祝史、奉礼郎、协律郎、司天生、诸执事斋郎。每等异位重行，俱北向，西上。赞者引行事执事官各就位，立定。礼直官引太尉、初献就位，读誓曰：“某年某月某日上戊日，祭于太社太稷，各扬其职，其或不敬，国有常刑。”散斋二日，宿于正寝，致斋一日于祠所。散斋日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斋日，惟祭事得行，其余悉禁。凡与祭之官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守壝门兵卫与大乐工人，俱清斋一日。行礼官，前期习仪于祠所。

三曰陈设。前期三日，所司设三献以下行事执事官次于斋房之内，又设馔幕四于西神门之外，稍南，西向，北上。今有馔幕殿在西壝门外，近北，南向。陈设如仪。前祭二日，所司设兵卫，各以其方色器服守卫壝门，每门二人，每隅一人。大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两坛上，稍北，南向。磬虡在东，钟虡在西，柷一在钟虡南稍东，敔一在磬虡南稍西。搏拊二，一在柷南，一在敔南，东西相向。歌工次之，余工位在县后。其匏竹者位于坛下，重行南向，相对为首。太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为瘗坎二于壬地，方深足以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司天监、太社令帅其属升，设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设后土神座于太社神座之左，后稷神座于太稷神座之左，俱东向。席皆以莞，裀褥如币之色，设神位版各于座首。奉礼郎设三献官位于西神门之内道南，亚献、终献位稍却。司徒位道北，太常卿、光禄卿次之，稍却。司天监、光禄丞又次之。太社令、大官令、良醞令、廪牺令、太社丞、读祝官、奉爵官、太祝以次位于其北，诸执事者及祝史、斋郎位于其后。每等异位重行，俱东向，南上。又设监祭御史位二，监礼博士位二，于太社坛子陛之东北，俱东向，南上。设奉礼郎位于稷坛之西北隅，赞者位于东北隅，俱东向。协律郎位二，于各坛上乐虡东北，俱南

向。太乐令位于两坛乐虡之间南向，司尊彝位于酌尊所，俱南向。设望瘞位于坎之南，北向。又设牲榜于西神门外，东向。诸太祝位于牲西，祝史次之，东向。太常卿、光禄卿、大官令位在南，北向，东上。监祭、监礼位于太常卿之东稍却，俱北向，东上。廪牺令位于牲东北，南向。又设礼馔于牲东，设省馔于礼馔之北，今有省馔殿设位于其北，东西相向，南上。太常卿、光禄卿、大官令位于西，东向，监祭、监礼位于东，西向，俱南上，礼部设版案各于神位之侧，司尊彝、奉礼郎帅执事者设玉币篚于酌尊所。次设笾豆之位，每位各笾十、豆十、簠二、簋二、铏三、俎五、盘一。又各设笾一、豆一、簠一、簋一、俎三于馔幕内。毛血别置一豆。设尊罍之位，社稷正位各太尊二、著尊二、牺尊二、山罍二，于坛上酉陛之西北隅，南向，东上。设配位各著尊二、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正位酒尊之西，俱南向，东上。又设正位各象尊二、壶尊二、山罍二，于坛下子陛之东，南向，东上。配位各壶尊二、山罍二，在卯陛之南，西向，南上。又设洗位二，于各坛子陛之西北，南向。篚在洗东北肆，执罍篚者各位于其后。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监、太社令各服其服，帅其属升，设正配位神位版于坛上。又陈玉币，正位礼神之玉一，两圭有邸，置于匣。正配位币皆以玄，各长一丈八尺，陈于篚。太祝取瘞玉加于币，实于篚，瘞玉以玉石为之，及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光禄卿帅其属，入实笾豆簠簋。每位笾三行，以右为上。第一行，干□□在前，干枣、形盐、鱼鱐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实、干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笋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鱼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ＭＺ、醓醢次之。簠实以稻粱，簋实以黍稷，铏实以羹。良醞令帅其属，入实尊罍。正位太尊为上，实以泛齐，著尊实以醴齐，牺尊实以盎齐，象尊实以醍齐，壶尊实以沈齐，山罍实以三酒。配位著尊为上，实以泛齐，牺尊实以醴齐，象尊实以盎齐，壶尊实以醍齐，山罍实以三酒。凡齐之上尊实以明水，酒之上尊实以玄酒，酒齐皆以尚醞代之。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前。

四曰省牲器。前期一日午后八刻，诸卫之属禁止行人。未后二刻，太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彝、奉礼郎帅执事者，以祭器入设于位。司天监、太社令升，设神位版及礼神之玉币如仪。俟告洁毕，权彻，祭日重设。未后二刻，廪牺令与诸太祝、祝史以牲就位，礼直官、赞者分引太常卿、监祭、监礼、大官令于西神门外省牲位，立定。礼直官引太常卿，赞者引监祭、监礼，入自西神门，诣太社坛，自西陛升，视涤濯于上，执事者皆举冪曰“洁”。次诣太稷坛，如太社之仪讫，降复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引太常卿稍前省牲讫，退复位。

次引廪牺令出班巡牲一匝，东向折身曰“充”，复位。诸太祝俱巡牲一匝，上一员出班东向折身曰“腯”，复位。礼直官稍前曰“省牲毕，请就省馔位”，引太常卿以下各就位，立定。省馔毕，还斋所。廪牺令与太祝、祝史以次牵牲诣厨，授大官令。次引光禄卿以下诣厨省鼎镬，视涤溉毕，乃还斋所。晡后一刻，大官令帅宰人以弯刀割牲，祝史以豆取血各置于馔幕。祝史又取瘗血贮于盘，遂烹牲。

五曰奠玉币。祭日丑前五刻，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设神位版，陈玉币，实笾豆簠簋尊罍。俟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及彻去盖冪。未明二刻，大乐令帅工人入，奉礼郎、赞者入就位，礼直官、赞者入就位。礼直官、赞者分引监祭、监礼、诸太祝、祝史、斋郎及诸执事官，自西神门南偏门入，当太社坛北墉下，重行南向立，以东为上。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监祭、监礼以下皆再拜。次赞者分引各就坛上下位，祝史奉盘血，太祝奉玉币，由西阶升坛，各于尊所立。次引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退复位。质明，礼直官、赞者各引三献以下行礼执事官入就位，皆由西神门南偏门以入。礼直官进初献之左，曰“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乐作八成，偃麾，戛敔乐止。礼直官引太常卿瘗血于坎讫，复位，祝史以盘还馔幕，以俟奉毛血豆。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赞者分引执事官各就坛上下位。诸太祝各取玉币于篚，立于尊所。礼直官引初献诣太社坛盥洗位，乐作，至位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坛，乐作，升自北陛，至坛上，乐止。诣太社神座前，南向立，乐作，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币，东向跪以授初献，初献受玉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讫，乐止。礼直官引初献降自北陛，诣太稷坛盥洗位，乐作，至位乐止。盥洗讫，升坛奠玉币，并如太社后土之仪。奠毕，降自北陛，乐作，复位乐止。初献奠玉币将毕，祝史各奉毛血豆立于西神门外，俟奠玉币毕，乐止。祝史奉正位毛血入自中门，配位毛血入自偏门，至坛下，正位者升自北陛，配位者升自西陛，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各进奠于神位前，太祝、祝史俱退立于尊所。

六曰进熟。初献既奠玉币，有司先陈鼎入于神厨，各在于镬右。大官令出，帅进馔者诣厨，以匕升羊豕于镬，各实于一鼎，冪之。祝史以扃对举鼎，有司执匕以从，各陈于馔幕内。俟光禄卿出，帅其属实笾豆簠簋讫，乃去鼎之扃冪，匕加于鼎。大官令以匕升羊豕，各载于俎，俟初献还位，乐止。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馔所，帅进馔者各奉正配位之馔，大官令引以次自西神门入。正位之馔入自中门，配位之馔入自偏门。馔

初入门，乐作，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豆，降自西陛以出。正位之馔升自北陛，配位之馔升自西陛，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各跪奠于神座前讫，俯伏兴。礼直官引司徒、大官令及进馔者，自西陛各复位。诸太祝还尊所，赞者曰“太祝立茅苴于沙池”。礼直官引初献官诣太社坛盥洗位，乐作，至位南向立，乐止。搢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至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坛，乐作，升自北陛，至坛上，乐止。诣太社酌尊所，东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者举冪，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泛齐，乐作。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立，乐止。举祝官跪，对举祝版。读祝官西向跪，读祝文。读讫，俯伏兴，举祝官奠祝版于案，兴。初献再拜讫，乐止。次诣后土氏酌尊所，东向立。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搢笏执爵，司尊彝举冪，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泛齐，乐作。初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后土神座前，西向立，搢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奠爵讫，执笏俯伏兴，少退立，乐止。举祝官跪，对举祝版。读祝官南向跪，读祝文。读讫，俯伏兴，举祝官奠祝版于案，兴。初献再拜讫，乐止。降自北陛，诣太稷坛盥洗位，乐作，至位乐止。盥洗升献并如太社后土之仪。降自北陛，乐作，复位，乐止。读祝、举祝官亦降复位。亚献诣两坛盥洗升献，并如初献之仪。终献盥洗升献，并如亚献之仪。终献奠献毕，降复位，乐止，执事者亦复位。太祝各进彻笾豆，乐作，卒彻乐止。奉礼曰“赐胙，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讫，送神乐作，一成止。礼直官进初献之左，曰“请诣望瘞位”，御史、博士从，乐作，至位北向立，乐止。初在位官将拜，诸太祝各执篚进于神座前，取瘞玉及币，斋郎以俎载牲体并黍稷爵酒，各由其陛降，置于坎讫，赞者曰“可瘞”，东西各二人置土半坎。礼直官进初献之左，曰“礼毕”，礼直官各引献官以次出。礼直官引监祭、太祝以下执事官，俱复于坛北墉下，南向立定。奉礼曰“再拜”，监祭以下皆再拜讫，出。祝史、斋郎及工人以次出。祝版燔于斋所。光禄卿、监祭、监礼展视酒胙讫，乃退。

其告祭仪，告前三日，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告前一日，省牲器。告日质明，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各服其服，礼直官引监祭、监礼以下诸执事官入自北墉下，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讫，奉礼郎赞曰“各就位”，“立定”。监祭、监礼视陈设毕，复位立定。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太常卿、光禄卿入就位，立定。礼直官赞“有司谨具，请行事”。降神乐作，八成止。太常卿瘞血，复位立定。奉礼郎赞“再拜”。皆再拜讫，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

位，盥手讫，诣社坛正位神座前南向，搢笏跪，三上香，奠玉币，执笏俯伏兴。再拜讫，诣配位神座前西向，搢笏跪，三上香，奠币，执笏俯伏兴。再拜讫，诣稷坛盥洗位，盥手讫，升坛，并如上仪。俱毕，降复位。司徒率斋郎进馔，奠讫，降复位。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盥手讫，诣爵洗位，洗爵讫，诣酒尊所酌酒讫，诣社坛神位座前，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于茅苴，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俟读祝官读祝文讫，再拜兴，诣酒尊所酌酒讫，诣配位神座前，西向，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于茅苴，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俟读祝文讫，再拜兴，诣稷坛盥洗位，盥手，洗爵，酌献，并如上仪。俱毕，降复位。礼直官引亚献，并如初献之仪，惟不读祝。俱毕，降复位。礼直官引终献，并如亚献之仪。俱毕，降复位。太祝彻笾豆讫，奉礼郎赞“赐胙”。众官再拜讫，礼直官引三献、司徒、太常卿诣瘗坎位，南向立定。礼直官赞“可瘗”，礼毕出。礼直官引监祭、监礼、太祝、斋郎至北墉下，南向立定。奉礼赞“再拜”，皆再拜讫，出。

先农

先农之祀，始自至元九年二月，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十四年二月戊辰，祀先农东郊。十五年二月戊午，祀先农，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二十一年二月丁亥，又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祀先农于籍田。武宗至大三年夏四月，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博士议：二坛之式与社稷同，纵广一十步，高五尺，四出陛，外壝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棂星门。今先农、先蚕坛位在籍田内，若立外壝，恐妨千亩，其外壝勿筑。是岁命祀先农如社稷，礼乐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后或用上辛或甲日。祝文曰：“维某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昭告于帝神农氏。”配神曰“于后稷氏”。

祀前一日未后，礼直官引三献、监祭礼以下省牲馔如常仪。祀日丑前五刻，有司陈灯烛，设祝币，大官令帅其属入实笾豆尊罍。丑正，礼直官引先班入就位，立定，次引监祭礼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毕，退复位，东向立。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再拜讫，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直官各引执事官各就位，立定。次引三献官并与祭等官以次入就位，西向立。礼直官于献官之右，赞“请行事”，乐作三成止。奉礼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跪取币于篚，立于尊所。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毕，升自东阶，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三上香，受币奠币，执笏俯伏兴，少退，再拜讫，降复位，立定。大官令率斋郎设馔于神位前毕，俯伏兴，退复位。礼直官引初献再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帨手，诣爵洗位，洗爵拭爵，诣酒尊所酌酒

毕，诣正位神位前，北向立。帨笏跪，三上香，三祭酒于沙池，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北向立。俟读祝毕，再拜兴。次诣配位酒尊所，酌酒讫，诣神位前，东向立。搢笏跪，三上香，三祭酒于沙池，爵授执事者，执笏俯伏兴，东向立。俟读祝毕，再拜，退复位。次引亚终献行礼，并如初献之仪，惟不读祝，退复位，立定。礼直官赞彻笾豆，乐作，卒彻，乐止。奉礼赞赐胙，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讫，乐作送神之曲，一成止。礼直官引斋郎升自东阶，太祝跪取币祝，斋郎捧俎载牲体及笾豆簠簋，各由其阶至坎位，北向立。俟三献毕，至立定。各跪奠讫，执笏俯伏兴。礼直官赞“可瘞”，乃瘞。焚瘞毕，三献以次诣耕地所，耕讫而退。此其仪也。先蚕之祀未闻。

宣圣

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儒襕带唐巾行礼。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延祐三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皇庆二年六月，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惇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硃熹、张栻、吕祖谦从祀。至顺元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齐国公叔梁纥加封启圣王，鲁国太夫人颜氏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灏，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

其祝币之式，祝版三，各一尺二寸，广八寸，木用楸梓柏，文曰：“维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于先师曰：“维年月日，某官等致祭于某国公。”币三，用绢，各长一丈八尺。

其牲齐器皿之数，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牺尊实泛齐，象尊实醴齐，皆三，有上尊，加冪有勺，设堂上。太尊实泛齐，山罍实醴齐，有上尊。著尊实盎齐，牺尊实醴齐，象尊实沈齐，壶尊实三酒，皆有上尊，设堂下。盥洗位，在阼阶之东。以象尊实醴齐，有上尊，加冪有勺，设于两庑近北。盥洗位，在阶下近南。笾十，豆十，簠二，簋二，登三，铏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笾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从祀皆同。凡铜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牺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壶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龙杓二十有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笾二百四十有八，篚三，俎百三十有

三。陶器三，瓶二，香炉一。笾巾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黄巾蒙单十。

其乐登歌。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中??

其释奠之仪，省牲前期一日晡时，三献官、监祭官各具公服，诣省牲所阼阶，东西向立，以北为上。少顷，引赞者引三献官、监祭官巡牲一匝，北向立，以西为上。俟礼牲者折身曰“充”，赞者曰“告充”毕，礼牲者又折身曰“腯”，赞者曰“告腯”毕，赞者复引三献官、监祭官诣神厨，视涤溉毕，还斋所，释服。释奠，是日丑前五刻，初献官及两庑分奠官二员，各具公服于幕次，诸执事者具儒服，先于神门外西序东向立，以北为上。明赞、承传赞先诣殿庭前再拜毕，明赞升露阶东南隅西向立，承传赞立于神门阶东南隅西向立。掌仪先引诸执事者各司其事，引赞者引初献官、两庑分奠官点视陈设。引赞者进前曰“请点视陈设”。至阶，曰“升阶”，至殿檐下，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点视毕，曰“诣兖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点视毕，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点视毕，曰“诣东从祀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点视毕，曰“诣西从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点视毕，曰“诣酒尊所”，曰“西向立”。点视毕，曰“诣三献爵洗位”。至阶，曰“降阶”，至位，曰“北向立”。点视毕，曰“诣三献官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点视毕，曰“请就次”。

方初献点视时，引赞二人各引东西庑分奠官曰“请诣东西　　庑神位前”，至位东曰东，西曰西　　向立。点视毕，曰“诣先儒神位前”。至位，曰“南向立”。点视毕，曰“退诣酒尊所”。至酒尊所，东西向立。点视毕，曰“退诣分奠官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点视毕，曰“请就次”。西庑分奠官点视毕，引赞曰“请诣望瘗位”。至位，曰“北向立”。点视毕，曰“请就次”。初献官释公服，司钟者击钟，初献以下各服其服，齐班于幕次。

掌仪点视班齐，诣明赞报知，引礼者引监祭官、监礼官就位。进前曰“请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赞唱曰“典乐官以乐工进，就位”，承传赞曰“典乐官以乐工进，就位”。明赞唱曰“诸执事者就位”，承传赞曰“诸执事者就位”。明赞唱曰“诸生就位”，承传赞曰“诸生就位”，引班者引诸生就位。明赞唱曰“陪位官就位”。承传赞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明赞唱曰“献官就位”，承传赞曰“献官就位”，引赞者进前曰“请就位”，至位，曰“西向立”。明赞唱曰“辟户”，俟户辟，迎神之曲九奏。乐止，明赞唱曰“初献官以下皆再拜”，承传赞曰“鞠躬，

拜，兴，拜，兴，平身”。明赞唱曰“诸执事者各司其事”。俟执事者立定，明赞唱曰“初献官奠币”。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盥洗之乐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乐止。及阶，曰“升阶”。升殿之乐作。乐止，入门，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币之乐作。搢笏跪，三上香，奉币者以币授初献，初献受币奠讫，出笏就拜兴，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曰“诣兖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奠币如上仪。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币如上仪。乐止，曰“退复位”。及阶，降殿之乐作。乐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

俟立定，明赞唱曰“礼馔官进俎”。奉俎之乐作，乃进俎，乐止，进俎毕。明赞唱曰“初献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盥洗之乐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请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执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乐止，曰“请诣酒尊所”。及阶，升殿之乐作，曰“升阶”。乐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执爵举冪，司尊者酌牺尊之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献之乐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奠爵，出笏，乐止。祝人东向跪读祝，祝在献官之左。读毕兴，先诣左配位，南向立。引赞曰“就拜兴”，“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曰“诣兖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酌献之乐作。乐止，读祝如上仪。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献之乐作。乐止，读祝如上仪。曰“退，复位”。至阶，降殿之乐作。乐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

俟立定，明赞唱曰“亚献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出笏。请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执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请诣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执爵举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拜，北向立”。酌献之乐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兴，平身少退，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曰“诣兖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酌献如上仪。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献如上仪。乐止，曰“退，复位”。及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赞唱曰“终献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请诣爵洗位，至

位，曰“北向立”。搢笏，执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请诣酒尊所，至阶，曰“升阶”，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执爵举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酌献之乐作。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兴，平身少退,鞠躬，　拜兴，拜兴，平身。曰“诣兖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酌献如上仪。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献如上仪。乐止，曰“退复位”。及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

俟终献将升阶，明赞唱曰“分献官行礼”。引赞者分引东西从祀分献官进前曰“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执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酒尊所。至阶，曰“升阶”，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执爵举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东从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兴，平身少退，鞠躬，拜兴，拜兴，平身，退复位。及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

引西从祀分献官同上仪，唯至神位前东向立。俟十哲分献官离位，明赞唱曰“两庑分奠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诣盥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诣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搢笏，执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笏。曰“诣东庑酒尊所”。及阶，曰“升阶”，至酒尊所，曰“北向立”。搢笏，执爵举冪，酌象尊之醴齐，以爵授执事者，出笏，诣东庑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执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兴，平身稍退，鞠躬，拜兴，拜兴，平身，退复位。至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

引西庑分奠官同上仪，唯至神位前，东向立作西向立。俟终献十哲，两庑分奠官同时复位。明赞唱曰“礼馔者彻笾豆”。彻豆之乐作，礼馔者跪，移先圣前笾豆，略离席，乐止。明赞唱曰“诸执事者退复位”。俟诸执事者至版位立定，送神之乐作。明赞唱曰“初献官以下皆再拜”，承传赞曰“鞠躬，拜，兴，拜，兴，平身”。乐止。明赞唱曰“祝人取祝，币人取币，诣瘞坎”。俟彻祝币者出殿门，北向立。望瘗之乐作。明赞唱曰“三献官诣望瘗位”，引赞者进前曰“请诣望瘗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瘗”。埋毕，曰“退，复位”。至殿庭前，候乐止，明赞唱曰“典乐官以乐工出就位”，明赞唱曰“阖户”。又唱曰“初献官以下退诣圆

揖位”，引赞者引献官退诣圆揖位。至位，初献在西，亚终献及分献以下在东，陪位官东班在东，西班在西。俟立定，明赞唱曰“圆揖”。礼毕，退复位，引赞者各引献官诣幕次更衣。

其饮福受胙，除国学外，诸处仍依常制。

阙里之庙，始自太宗九年，令先圣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修之，官给其费。而代祠之礼，则始于武宗。牲用太牢，礼物别给白金一百五十两，彩币表里各十有三匹。四年冬，复遣祭酒刘赓往祀，牲礼如旧。延祐之末，泰定、天历初载，皆循是典，锦币杂彩有加焉。

岳镇海渎

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十有九处，分五道。后乃以东岳、东海、东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渎、济渎、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渎、中镇、西海、西镇、江渎为西道。既而又以驿骑迂远，复为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

其礼物，则每处岁祀银香合一重二十五两，五岳组金幡二、钞五百贯，四渎织金幡二、钞二百五十贯，四海、五镇销金幡二、钞二百五十贯，至则守臣奉诏使行礼。皇帝登宝位，遣官致祭，降香幡合如前礼，惟各加银五十两，五岳各中统钞五百贯，四渎、四海、五镇各中统钞二百五十贯。或他有祷，礼亦如之。

其封号，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南岳司天大化昭圣帝，西岳金天大利顺圣帝，北岳安天大贞玄圣帝，中岳中天大宁崇圣帝。加封江渎为广源顺济王，河渎灵源弘济王，淮渎长源溥济王，济渎清源善济王，东海广德灵会王，南海广利灵孚王，西海广润灵通王，北海广泽灵佑王。成宗大德二年二月，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应灵王，敕有司岁时与岳渎同祀。

郡县社稷

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十六年春三月，中

书省下太常礼官，定郡县社稷坛壝、祭器制度、祀祭仪式，图写成书，名《至元州郡通礼》。元贞二年冬，复下太常，议置坛于城西南二坛，方广视太社、太稷，杀其半。壶尊二，笾豆皆八，而无乐。牲用羊豕，余皆与太社、太稷同。三献官以州长贰为之。

郡县宣圣庙

中统二年夏六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八月丁酉，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成宗即位，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士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⑺吠□漓耄□尥昝碛睢W允翘煜驴ひ孛硌B□薏煌贻荩□偷煜と缇梢恰?

郡县三皇庙

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

岳镇海渎常祀

至元三年夏四月，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正月东岳、镇、海渎，土王日祀泰山于泰安州，沂山于益都府界，立春日祀东海于莱州界，大淮于唐州界。三月南岳、镇、海渎，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会稽山，皆于河南府界，立夏日遥祭南海、大江于莱州界。六月中岳、镇，土王日祀嵩山于河南府界，霍山于平阳府界。七月西岳、镇、海渎，土王日祀华山于华州界，吴山于陇县界，立秋日遥祭西海、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岳、镇、海渎，土王日祀恆山于曲阳县界，医巫闾于辽阳广宁路界，立冬日遥祭北海于登州界，济渎于济源县。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既有江南，乃罢遥祭。

风雨雷师

风、雨、雷师之祀，自至元七年十二月，大司农请于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东北郊；立夏后申日，祭雷、雨师于西南郊。仁宗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坛壝之制，其仪注阙。

武成王

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牺尊、象尊、笾、豆、俎、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

古帝王庙

尧帝庙在平阳。舜帝庙，河东、山东济南历山、濮州、湖南道州皆有之。禹庙在河中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十二年二月，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十五年四月，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二十四年闰二月，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致和元年，礼部移太常送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洁致祭，官给祭物。至顺元年三月，从太常奉礼郎薛元德言，彰德路汤阴县北故羑里城周文王祠，命有司奉祀如故事。

周公庙

周公庙在凤翔府岐山之阳。天历二年六月，以岐阳庙为岐阳书院，设学官，春秋释奠周文宪王如孔子庙仪。凡有司致祭先代圣君名臣，皆有牲无乐。

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

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金幡一合，银一铤，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云："维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功臣祠

功臣之祠，惟故淮安忠武王立庙于杭，春秋二仲月次戊，祀以少牢，用笾豆簠簋，行酌献礼。若魏国文正公许衡庙在大名，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庙在顺德、武昌者，皆岁时致祭。自古帝王而下，祭器不用笾豆簠簋，仪非酌奠者，有司便服行礼，三上香奠酒而已。

大臣家庙

大臣家庙，惟至治初右丞相拜住得立五庙，同堂异室，而牲器仪式未闻。

志第二十七下 祭祀六

○至正亲祀南郊

至正三年十月十七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享，如旧行仪制。右丞相脱脱为亚献官，太尉、枢密知院阿鲁秃为终献官，御史大夫伯撒里为摄司徒，枢密知院汪家奴为大礼使，中书平章也先帖木兒、铁木兒达识二人为侍中，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中书右丞太平二人为门下侍郎，宣徽使达世帖睦尔、太常同知李好文二人为礼仪使，宣徽院使也先帖木兒执劈正斧，其余侍祀官依等第定拟。

前期八月初七日，太常礼仪院移关礼部，具呈都省，会集翰林、集贤、礼部等官，讲究典礼。九月内，承奉班都知孙玉铉具录《亲祀南郊仪注》云：致斋日停奏刑杀文字，应享执事官员莅誓于中书？O砬耙蝗罩拭鳎□□颈阜□菀钦挑呤滔砉俜肿笥倚鹆⒂诔缣烀磐猓□□颓淇赜□砹⒂诖竺髅磐猓□桃枪佟5.技茛俑骶吖□□□盖嬷矗□⒂谥抡□钋啊M厶律崛硕□币□畔率汤伞⑹讨腥氲钕嘞蛄i J讨泄蜃嗲牖实壑醒希□桶菪耍□顺觥Ⅰ偾辏□□讨泄蜃嗤獍欤□桶菪恕；实鄢鲋抡□睿□讨泄蜃嗲牖实凵□撸□桃枪佟5.技茛僖□嬷辞暗迹□查□分链竺鞯钗鞅菹隆J讨泄蜃嗲牖实劢涤呱□睿□桶菪恕；实廴氲睿□从□□Ⅰ崛艘□词碌裙伲□鹩诘钗绫菹拢□嘞蛄iMò嗌崛嗽奁鹁樱□□嗑瞎□缴怼Ⅰ崛艘□畔率汤伞⑹讨腥氲钪劣□□埃□畔率汤伞⑹讨邢嘞蛄i J讨泄蜃嗲牖实劢档钌□撸□桶菪恕J桃枪偾暗迹□链竺鞯蠲磐猓□讨泄蜃嗲牖实凵□撸□桶菪恕V链竺髅磐猓□讨泄蜃嗲牖实劢涤叱寺恚□畔率汤晒蜃嗲氤导萁□iii□桶菪耍□□凭□稀V脸缣烀磐猓□畔率汤晒蜃嗲氤导萆僮ι□分诠偕下恚□桶菪恕J讨谐兄迹□顺圃弧爸瓶伞保□畔率汤赏舜□疲□分诠偕下恚□拚叱写□□分诠儆阼□敲磐馍下怼Ⅰ偾辏□畔率汤晒蜃嗲氤导萁□iii□桶菪耍□□凭□稀；□巧∩纫钦贪俟僮笥仪暗迹□谭焕止拇挡蛔鳌V两继衬翔□敲磐猓□畔率汤晒蜃嗲牖实廴巛＃□分诠傧侣怼J讨写□疲□分诠傧侣恚□员岸□鹩胍钦痰咕矶□保□笥易ちi＜葜聊阼□敲牛□讨泄蜃嗲牖实劢德恚□饺腓□敲牛□捎移□湃搿Ⅰ晕鳎□讨泄蜃嗲牖实凵□撸□桶菪恕J桃枪亵叩技茛僖□嬷辞暗迹□链蟠蔚蠲徘埃□讨泄蜃嗲牖实劢涤撸□刖痛蟠蔚睿□桶菪恕；实廴刖痛蟠危□苯担□尬廊缡健J讨腥牍蜃啵□分诠俑魍苏□危□桶菪恕M厶律崛顺兄迹□分诠俑骰拐□巍Ⅰ惺辰□牌□□褚鞘挂宰2嶙嘤□鹌□□畛觯□检肓钍芏□煊谯恪？

其享日丑时二刻，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列于大次殿前。通事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大次殿。侍中跪奏请皇帝中严，服衮冕，就拜兴，退。少顷，舍人再拜引侍中跪版奏外办，就拜兴，退出。礼仪使入跪奏皇帝行礼，就拜兴。帘卷出大次，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前导。皇帝至西壝门，侍仪官、导驾官擎执止于壝门外，近侍官、代礼官皆后从入。殿中监跪进大圭，礼仪使跪请皇帝执大圭，皇帝入行礼，礼节一如旧制。行礼毕，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前导，皇帝还至大次。通事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请皇帝解严，释衮冕。停五刻顷，尚食进膳如仪。所司备法驾仪仗，同侍享等官分左右，叙立于郊南棂星门外，以北为上。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请皇帝中严，就拜兴，退。少顷，再引侍中跪版奏外办，就拜兴。皇帝出大次，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前导，至棂星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乘马，就拜兴。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动称警跸。至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请皇帝少驻，敕众官上马，就拜兴。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门下侍郎传制，敕众官上马，赞者承传，敕众官上马。少顷，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前导，动称警跸，华盖仪仗伞扇众官左右前导，教坊乐鼓吹皆作。至丽正门里石桥北，舍人引门下侍郎下马，跪奏请皇帝权停，敕众官下马，赞者承传，敕众官下马，舍人引众官分左右，先入红门内，倒卷而北驻立。引甲马军士于丽正门内石桥大北驻立，依次倒卷至棂星门外，左右相向立。仗立于棂星门内，倒卷亦如之。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侍仪官备擎执，导驾官导由崇天门入，至大明门外。引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升舆，就拜兴。至大明殿，引众官相向立于殿陛下。俟皇帝入殿升座，侍中跪奏请皇帝解严，敕众官皆退，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郊祀礼成。

至正亲祀太庙

至元六年六月，监察御史呈：“尝闻《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近年雨泽愆期，四方多旱，而岁减祀事，变更成宪，原其所致，恐有感召。钦惟国家四海乂安，百有余年，列圣相承，典礼具备，莫不以孝治天下。古者宗庙四时之祭，皆天子亲享，莫敢使有司摄也。盖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世祖皇帝自新都城，首建太庙，可谓知所本矣。《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伏自陛下即位以来，于今七年，未尝躬诣太庙，似为阙典。方今政化更新，并遵旧制，告庙之典，理宜新享。”时帝在上都，台臣以闻，奉旨若曰：“俟到大都，亲自祭也。”

九月二十七日，中书省奏以十月初四日皇帝亲祀太庙，制曰：“可。”前期，告示以太师、右丞相马扎兒台为亚献官，枢密知院阿鲁秃为终献官，知院泼皮、翰林承旨老章为助奠官，大司农爱牙赤为七祀献官，侍中二人，门下侍郎二人，大礼使一人，执劈正斧一人，礼仪使四人，余各如故事。有司具仪注云：享前一日质明，所司备法驾于崇天门外，侍仪官引擎执，同导驾官具公服，于致斋殿前左右分班侍立。承奉舍人引门下侍郎、侍中人殿门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跪奏臣某等官请皇帝中严，就拜兴，退出。少顷，引侍中版奏外办，就拜兴，退。皇帝出斋室，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巡辇路，由正门至大明殿酉陛下。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升殿，就拜兴，引皇帝即御座。执事官于午陛下起居讫，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殿，至御榻前，门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跪奏请皇帝降殿升舆，就拜兴，导至大明殿外。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就拜兴。至大明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乘马讫，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进发时称警跸。至崇天门外，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驻，敕众官上马，就拜兴。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赞者承传，敕众官上马。少顷，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进发时称警跸。导至太庙外红门内，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权停，敕众官下马，就拜兴。赞者承传，敕众官下马。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至石桥南，侍中跪奏请皇帝下马，步入神门，就拜兴。皇帝下马，侍仪官同导驾官前导，皇帝步入神门稍西，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就拜兴。至大次殿门前，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入就大次，就拜兴。帘降，宿卫如式。侍中入跪奏，敕众官各还斋次，承旨赞者承传，敕众官各还斋次，俟行礼时至丑时二刻顷，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于大次殿门前，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大次座前，侍中跪奏请皇帝中严，服衮冕，就拜兴，退。少顷，再引侍中跪奏外办，就拜兴，退。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侍仪官同导驾官导引皇帝至西神门，擎执侍仪官同导驾官止。行礼毕，皇帝由西神门出，侍仪官备擎执，同导驾官引导皇帝还至大次。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请皇帝解严，释衮冕。尚食进膳如式毕，侍中跪版奏外办，就拜兴，退。导皇帝出大次，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就拜兴。侍仪官同导驾官前导，至神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乘马，就拜兴。乘马讫，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退，进发时称警跸。至棂星门外，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驻，敕众官上马，就拜兴。侍中承旨退称曰“制可”，赞者承传，敕众官上马。少顷，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兴，进发时称警跸，教坊乐振作。至丽正门里石桥北，引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权停，敕众官下马，就拜兴。赞者承传，敕众官下马。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侍仪官引擎执，同导驾官前导，执事官后从，皇帝由红门里辇路至大明门外。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

乘舆，就拜兴。侍仪官擎执，同导驾官导至大明殿，诸执事殿下相向立。俟皇帝入殿升座，侍中跪奏敕众官皆退，赞者承传，敕众官皆退。

三皇庙祭祀礼乐

至正九年，御史台以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文殊讷所言具呈中书。其言曰："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上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中书付礼部集礼官议之。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太不花、定住等以闻，制曰"可"。于是命太常定仪式，工部范祭器，江浙行省制雅乐器。复命太常博士定乐曲名，翰林国史院撰乐章十有六曲。明年，祭器、乐器俱备，以医籍百四十有八户充庙户礼乐生。御药院大使卢亨素习音律，受命教乐工四十有二人，各执其技，乃季秋九月九日蕆事。宣徽供礼馔，光禄勋供内醞，太府供金帛，广源库供芗炬，大兴府尹供牺牲、制币、粢盛、肴核。中书奏拟三献官以次定，诸执事并以清望充。前一日，内降御香，三献官以下公服备大乐仪仗迎香，至开天殿庋置。退习明日祭仪，习毕就庙斋宿。京朝文武百司与祭官如之，各以礼助祭。翰林词臣具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

乐章前卷祀社稷乐章，俱在礼乐类中，今附于此。

降神，奏《咸成之曲》：

黄钟宫三成

于皇三圣，神化无方。继天立极，垂宪百王。聿崇明祀，率由旧章。灵兮来下，休有烈光。

降神，奏《宾成之曲》：

大吕角二成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蕆事有仪。感以至诚，尚右享之。

降神，奏《顾成之曲》：

太簇徵二成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万年。是尊是奉，执事孔

虔。神哉沛兮，泠风馺然。

降神，奏《临成之曲》：

应钟羽二成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妥安有位，清庙奕奕。肸蚃潜通，丰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无斁。

初献盥洗，奏《蠲成之曲》：

姑洗宫

灵斿戾止，式燕以宁。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兹，沃盥而升。有孚颙若，交于神明。

初献升殿，奏《恭成之曲》：

南吕宫

斋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远具迩。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礼莫愆，用介多祉。

奠币，奏《祗成之曲》：

南吕宫

骏奔在列，品物咸备。礼严载见，式陈量币。惟兹篚实，肃将忱意。灵兮安留，成我熙事。

初献降殿。与升殿同。

捧俎，奏《阙 成之曲》：

姑洗宫

我祀如何，有牲在涤。既全且洁，为俎孔硕。以将以享，其仪不忒。神其迪尝，纯嘏是锡。

初献盥洗。与前同。

初献升殿。与前同。

大皞伏羲氏位酌献，奏《阙 成之曲》：

南吕宫

五德之首，巍巍圣神。八卦有作，诞开我人。物无能称，玄酒在尊。歆监在兹，惟德是亲。

炎帝神农氏位酌献，奏《阙 成之曲》：

南吕宫

耒耜之利，人赖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难名。欲报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顾之，享于克诚。

黄帝有熊氏位酌献，奏《阙 成之曲》：

南吕宫

为衣为裳，法乾效坤。三辰顺序，万国来宾。典祀有常，多仪具陈。纯精鬯达，匪藉弥文。

配位酌献，奏《阙 成之曲》

南吕宫

三圣俨临，孰侑其食。惟尔有神，同功合德。丕拥灵休，留娱嘉席。历世昭配，永永无极。

初献降殿。与前同。

亚献，奏《阙 成之曲》：终献同。

姑洗宫

缓节安歌，载升贰觞。礼成三终，申荐令芳。凡百有职，罔敢怠遑。神具醉止，欣欣乐康。

彻豆，奏《阙 成之曲》：

南吕宫

笾豆有践，殷荐亶时。礼文疏洽，废彻不迟。慎终如始，进退无违。神其祚我，绥以繁□。

送神，奏《阙 成之曲》：

黄钟宫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灵逝弗留，飙举云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庶回景贶，发为祯祥。

望瘞，奏《阙 成之曲》：

姑洗宫

工祝致告，礼备乐终。加牲兼币，讫珣愈恭。精神斯罄，惠泽无穷。储休锡美，万福来崇。

颜子考妣封谥

至顺元年冬十一月望，曲阜兖国复圣公新庙落成。元统二年，改封颜子考曲阜侯为杞国公，谥文裕；妣齐姜氏为杞国夫人，谥端献；夫人戴氏兖国夫人，谥贞素。又割益都邹县牧地三十顷，征其岁入，以给常祀。

宋五贤从祀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据杭州路申备本路经历司呈，准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胡瑜牒，尝谓：

文治兴隆，宜举行于旷典；儒先褒美，期激励于将来。凡在闻知，讵容缄默。盖国家化民成俗，莫先于学校；而学校之设，必崇先圣先师之祀者，所以报功而示劝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已加封先圣大成之号，又追崇宋儒周敦颐等封爵，俾从祀庙庭，报功示劝之道，可谓至矣。然有司讨论未尽，尚遗先儒杨时等五人，未列从祀，遂使盛明之世，犹有阙典。惟故宋龙图阁直学士、谥文靖、龟山先生杨时，亲得程门道统之传，排王氏经义之谬，南渡后，硃、张、吕氏之学，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者也。故宋处士、延平先生李侗，傅河洛之学，以授硃熹，凡《集注》所引师说，即其讲论之旨也。故宋中书舍

人、谥文定胡安国，闻道伊洛，志在《春秋》，纂为《集传》，羽翼正经，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圣人之门者也。故宋处士、赠太师荣国公、谥文正、九峰先生蔡沈，从学硃子，亲承指授，著《书集传》，发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于圣经者也。故宋翰林学士、参知政事、谥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穷经，践履笃实。当时立伪学之禁，以锢善类，德秀晚出，独以斯文为己任，讲习躬行，党禁解而正学明。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举取士，已将胡安国《春秋》、蔡沈《尚书集传》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学衍义》亦备经筵讲读，是皆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处，详见《宋史》本传，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廷，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如蒙备呈上司，申达朝省，命礼官讨论典礼，如周敦颐等例，闻奏施行，以补阙典，吾道幸甚。

本省以其言具咨中书省，仍遣胡瑜赴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书判送礼部，行移翰林、集贤、太常三院会议，俱准所言，回呈中书?６□□□臧嗽拢□嘧妓屠癫慷□馕逑壬□饩糈趾拧＞阍□□ＡＱ钍弊贩馕夤□□□疃弊贩庠焦□□□□补□贩獬□□□□躺蜃贩饨ü□□□娴滦阕贩飧９□□８鞲□释沸□□□补訇逋□＝Ｌ惺。□梦矢魅俗铀锔□丁Ｈ缥拮铀镎撸□谄涔仕□酉缋锟ｌｄ匮Ｂ□蚴樵红籼媚冢□仓檬┰小?

硃熹加封齐国父追谥献靖

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谥硃熹父为献靖，其制词云：“考德而论时，灼见风仪之俊；观子而知父，迨闻《诗》、《礼》之传。久閟幽堂，丕昭公论。故宋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硃松，仕不躁进，德合中行。溯邹鲁之渊源，式开来学；开图书之蕴奥，妙契玄机。奏对虽忤于权奸，嗣续笃生于贤哲。化民成俗，著书满家。既继志述事之光前，何节惠易名之孔后。才高弗展，嗟沉滞于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于永世。神灵不昧，休命其承。可谥献靖。”

其改封熹为齐国公，制词云：“圣贤之蕴载诸经，义理实明于先正；风节之厉垂诸世，褒崇岂间于异时。不有巨儒，孰膺宠数？故宋华文阁待制、累赠宝谟阁直学士、太师、追封徽国公、谥文硃熹，挺生异质，蚤擢科名。试用于郡县，而善政孔多；回翔于馆阁，而直言无隐。权奸屡挫，志虑不回。著书立言，嘉乃简编之富；爱君忧国，负其经济之长。正学久达于中原，涣号申行于仁庙。询诸佥议，宜易故封。国启营丘，爰锡太公之境土；壤邻洙泗，尚观尼父之宫墙。缅想英风，载钦亲命。可追封齐国公，余并如故。”

国俗旧礼

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当省牲时，法服，同三献官升殿，诣室户告膻，还至牲所，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明旦，三献礼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复升殿，分诣各室，蒙古博兒赤跪割牲，太仆卿以硃漆盂奉马乳酌奠，巫祝以国语告神讫，太祝奉祝币诣燎位，献官以下复版位载拜，礼毕。

每岁，驾幸上都，以八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妳子。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廕，年年祭赛者。"礼毕，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与之；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

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

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太府监供彩币，中尚监供细氈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非别速、札剌尔、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与列。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觋祝赞之。祝赞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射草狗。

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用白黑羊毛为线，帝后及太子，自顶至手足，皆用羊毛线缠系之，坐于寝殿。蒙古巫觋念咒语，奉银槽贮火，置米糠于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烟薰帝之身，断所系毛线，纳诸槽内。又以红帛长数寸，帝手裂碎之，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觋，谓之脱旧灾、迎新福云。

凡后妃妊身，将及月辰，则移居于外氈帐房。若生皇子孙，则锡百官以金银彩段，谓之撒答海。及弥月，复还内寝。其帐房则以颁赐近臣云。

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氈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其帐房亦

以赐近臣云。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缕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

志第二十八 舆服一

若稽往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大壮。冕服车舆之制 ，其来尚矣。《虞书》舜作十二章，五服以命有德，车服以赏有功。《礼记》虞鸾车，夏钩车，商大辂。至周，损益前代，弁师掌王之五冕，巾车掌王之五辂，而仪文始备。然孔子论治天下之大法，于殷辂取其质而得中，周冕取其文而得中也。至秦并天下，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穷极侈靡，有大驾、法驾以及卤簿。汉承秦后，多因其旧。由唐及宋，亦效秦法，以为盛典。于文质适中之义，君子或得而议焉。

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至英宗亲祀太庙，复置卤簿。今考之当时，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于是朝廷之盛，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舆服志》，而仪卫附见于后云。

冕服

天子冕服：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硃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网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网结，翠柳硃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贯于冠。

衮龙服，制以青罗，饰以生色销金帝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复身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

裳，制以绯罗，其状如裙，饰以文绣，凡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米一、黼二、黻二。

中单，制以白纱，绛缘，黄勒帛副之。

蔽膝，制以绯罗，有褾。绯绢为里，其形如衤詹，袍上着之，绣复

身龙。

玉佩，珩一、琚一、瑀一、冲牙一、璜二。冲牙以系璜，珩下有银兽面，涂以黄金，双璜夹之。次又有衡，下有冲牙。傍别施双的以鸣，用玉。

大带，制以绯白二色罗，合缝为之。

玉环绶，制以纳石失。金锦也。 上有三小玉环，下有青丝织网。

红罗靴，制以红罗为之，高鞠。

履，制以纳石失，有双耳二，带钩，饰以珠。

袜，制以红绫。

右按《太常集礼》，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博士议拟：冕天版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身围一尺八寸三分，并纳言，用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周回缘以黄金。天版下四面，珠网结子，花素坠子，前后共二十有四旒，以珍珠为之。青碧线织天河带，两头各有珍珠金翠旒三节，玉滴子节花全。红线组带二，上有珍珠金翠旒，玉滴子，下有金铎二。梅红绣款幔带一，黈纩二，珍珠垂系，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组带钿窠各二，内组带窠四，并镂玉为之。玉簪一，顶面镂云龙。衮衣，用青罗夹制，五采间金，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正面日一，月一，升龙四，山十二，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虎□隹各阙对，背星一，升龙四，山十二，华虫、火各十二对，虎蜼各六对。中单，用白罗单制，罗领褾襈。裳一，带褾襈全，红罗八幅夹造。上绣藻、粉米、黼、黻，藻三十二，粉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带衤票襈，红罗夹造八幅，上绣升龙二。绶一幅，六采织造，红罗托里。小绶三，色同大绶，销金黄罗绶头全，上间施二玉环，并碾云龙。绯白大带一，销金黄带头，钿窠二十有四。红罗勒帛一，青罗抹带一。佩二，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并碾玉为云龙文。玉滴子各二，并珍珠穿造。金篦钩，兽面，水叶环钉全。凉带一，红罗里，镂金为之；上为玉鹅七，挞尾束各一，金攀龙口，玳瑁衬钉。舄一，重底，红罗面，白绫托里，如意头，销金黄罗缘口，玉鼻，纯饰以珍珠。金绯罗锦袜一两。

大德十一年九月，博士议：唐制，天子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凡十二章。八章在

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褾领为升龙，皆织成之。龙章以下，每章一行，每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加龙、山、火三章。毳冕以上，火、山二章。絺冕，山一章。玄冕无章。革带、大带、玉佩、绶、袜，与上同。舄加金饰。享庙、谒庙及朝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及临轩册拜王公则服之。又宋制，天子服有衮冕，广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十有二旒，二纩，并贯珍珠。又有翠旒十二，碧凤衔之，在珠旒外。冕板，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傍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钿，以珍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导，红丝绦组带。亦谓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龙、雉、虎蜼七章。红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红蔽膝，升龙二，并织成，间以云彩，饰以金鈒花钿窠，装以珍珠、琥珀、杂宝玉。红罗襦裙，绣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绶一，小绶三，结三，玉环三。素大带，硃里。青罗四神带二，绣四神盘结。绶带饰并同衮服。白罗中单,青罗抹带,红罗勒帛， 鹿卢玉具剑，玉镖首镂白玉双佩，金饰，贯珍珠。金龙凤革带，红袜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庙、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则服之。事未果行。

至延祐七年七月，英宗命礼仪院使八思吉斯传旨，令省臣与太常礼仪院速制法服。八月，中书省会集翰林、集贤、太常礼仪院官讲议，依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命有司制如其式。

镇圭，制以玉，长一尺二寸，有袋副之。

皇太子冠服：衮冕，玄衣，纁裳，中单，蔽膝，玉佩，大绶，硃袜，赤舄。

按《太常集礼》，至元十二年，博士拟衮冕制，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纓，青纩充耳，犀簪导。青衣、硃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衤票襈裾。革带，涂金银钩䩞。蔽膝，随裳色，为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袜硃舄，舄加金涂银扣。

大德十一年九月，照拟前代制度。唐制，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纓，青纩充耳，犀簪导。玄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织成之，每行一章，黼、黻重以为等，每行九。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革带，金钩䩞，大带。蔽膝，随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剑，金宝饰玉镖

首，瑜玉双佩。硃组带大绶，四采赤白缥绀，纯硃质，长丈八尺，首广九寸。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玉环三。硃袜赤舄，加金饰。侍从祭祀及谒庙、加元服、纳妃服之。宋制，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纓，青纩充耳，犀簪导。青衣、硃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青褾襈裾。革带，涂金银钩䩭。蔽膝，随裳色，火、山二章。瑜玉双佩，四采织成大绶，间施玉环三。白袜、硃舄，舄加涂金银饰。加元服、从祀、受册、谒庙、朝会服之。已拟其制，未果造。

三献官及司徒、大礼使祭服：笼巾貂蝉冠五，青罗服五，领、袖、襕俱用皁绫。

红罗裙五,皁绫为襕。　红罗蔽膝五,其罗花样俱系牡丹。　白纱中单五，黄绫带。 红组金绶绅五，红组金译语言纳石失，各佩玉环二。 象笏五，银束带五，玉佩五，白罗方心曲领五，赤革履五对，白绫袜五对。

助奠以下诸执事官冠服：貂蝉冠、獬豸冠、七梁冠、六梁冠、五梁冠、四梁冠、三梁冠、二梁冠二百，青罗服二百，领、袖、襕俱用皁绫。　红绫裙二百，皁绫为襕。　红罗蔽膝二百，紫罗公服二百，用梅花罗。 白纱中单二百，黄绫带。

织金绶绅二百，红一百九十八,青二,各佩铜环二。　铜束带二百,白罗方心曲领二百,铜佩二百,展角幞头二百，涂金荔枝带三十，　乌角带一百七十，皁靴二百对，赤革履二百对，白绫袜二百对，象笏三十，银杏木笏一百七十。

凡献官诸执事行礼，俱衣法服。惟监察御史二，冠獬豸，服青绶。凡迎香、读祝及祀日遇阴雨，俱衣紫罗公服。六品以下，皆得借紫。

都监库、祠祭局、仪鸾局、神厨局头目长行人等：交角幞头五十，窄袖紫罗服五十，涂金束带五十，皁靴五十对。

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于丽正门外丙地，命献官以下诸执事，各具公服行礼。是时，大都未有郊坛，大礼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庙见用者制。其后节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从祀，献摄职事，续置冠服，于法服库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至大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祐疏陈，亲祀冕无旒，服

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为之。臣下从祀冠服，历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议得依宗庙见用冠服制度。

社稷祭服：青罗袍一百二十三，白纱中单一百三十三，红梅花罗裙一百二十三，蓝织锦铜环绶绅二，红织锦铜环绶绅一百一十七，红织锦玉环绶绅四，红梅花罗蔽膝一百二十三，革履一百二十三，白绫袜一百二十三，白罗方心曲领一百二十三，黄绫带一百二十三，佩一百二十三，铜珩璜者一百一十九，玉珩璜者四，蓝素苎丝带一百二十三，银带四，铜带一百一十九，冠一百二十三，水角簪金梁冠一百七，纱冠一十，獬豸冠二，笼巾纱冠四，木笏一百二十三，紫罗公服一百二十三，黑漆幞头一百二十三，展角全二色罗插领一百二十三，镀金铜荔枝带一十，角带一百一十三，象笏一十三枝，木笏一百一十枝，黄绢单包复一百二十三，紫苎丝抹口青氈袜一百一十三，皁靴一百二十三，窄紫罗衫三十，黑漆幞头三十，铜束带三十，黄绢单包复三十，皁靴三十，紫苎丝抹口青氈袜三十。

宣圣庙祭服：献官法服，七梁冠三，簪全。　　鸦青袍三，绒锦绶绅三，各带青绒网并铜环二。　　方心曲领三，蓝结带三，铜佩三，红罗裙三，白绢中单三，红罗蔽膝三，革履三。白绢袜全。

执事儒服，软角唐巾，白襕插领，黄鞓角带，皁靴，各九十有八。

曲阜祭服，连蝉冠四十有三，七梁冠三，五梁冠三十有六，三梁冠四，皁苎丝鞋三十有六□两，舒角幞头二，软角唐巾四十，角簪四十有三，冠缨四十有三副，凡八十有六条。　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玉佩七，凡十有四系。 铜佩三十有六，凡七十有二系。 带八十有五，蓝鞓带七，红鞋带三十有六，乌角带二，黄鞓带、乌角偏带四十，大红金绶结带七，上用玉环十有四。 青罗大袖夹衣七,紫罗公服二，褐罗大袖衣三十有六，白罗衫四十，　　白绢中单三十有六，白纱中单七，大红罗夹蔽膝七，大红夹裳、绯红罗夹蔽膝三十有六，绯红夹裳四，黄罗夹裳三十有六，黄罗大带七，白罗方心曲领七，红罗绶带七，黄绢大带三十有六，皁靴、白羊毳袜各四十有二对，大红罗鞋七□两，白绢夹袜四十有三□两。

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纳石失、金锦也。 怯绵里，翦茸也。 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宝里，服之有襕者也。 则冠七宝重顶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褡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褡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答忽。 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 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 则冠珠子卷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各随其服之色。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褡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服青速夫金丝襕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则冠七宝漆纱带后檐帽。

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冠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有四等，素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一，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带宝里一，大红明珠褡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

百官公服：

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

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

笏，制以牙，上圆下方。或以银杏木为之。

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鞓用硃革。

靴，以皁皮为之。

仪卫服色：

交角幞头，其制，巾后交折其角。

凤翅幞头，制如唐巾，两角上曲，而作云头，两旁覆以两金凤翅。

学士帽，制如唐巾，两角如匙头下垂。

唐巾，制如幞头，而撱其角，两角上曲作云头。

控鹤幞头，制如交角，金镂其额。

花角幞头，制如控鹤幞头，两角及额上，簇象生杂花。

锦帽，制以漆纱，后幅两旁，前拱而高，中下，后画连钱锦，前额作聚文。

平巾帻，黑漆革为之，形如进贤冠之笼巾，或以青，或以白。

武弁，制以皮，加漆。

甲骑冠，制以皮，加黑漆，雌黄为缘。

抹额，制以绯罗，绣宝花。

巾，制以絁，五色，画宝相花。

兜鍪，制以皮，金涂五色，各随其甲。

衬甲，制如云肩，青锦质，缘以白锦，衷以氈，里以白绢。

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

裲裆，制如衫。

衬袍，制用绯锦，武士所以衤易裲裆。

士卒袍，制以绢絁，绘宝相花。

窄袖袍，制以罗或絁。

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折。

控鹤袄，制以青绯二色锦，圆答宝相花。

窄袖袄，长行舆士所服，绀緅色。

乐工袄，制以绯锦，明珠琵琶窄袖，辫线细折。

甲，覆膊、掩心、扞背、扞股，制以皮，或为虎文、狮子文，或施金铠销子文。

臂鞲，制以锦，绿绢为里，有双带。

锦螣蛇，束麻长一丈一尺，裹以红锦。

束带，红鞮双獭尾，黄金涂铜胯，余同腰带而狭??

绦环，制以铜，黄金涂之。

汗胯，制以青锦，缘以银褐锦，或绣扑兽，间以云气。

行縢，以绢为之。

鞋，制以麻。

□翁鞋，制以皮为履，而长其靿，缚于行縢之内。

云头靴，制以皮，帮嵌云朵，头作云象，□翁束于胫。

服色等第：仁宗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 9 蠹□姓拢□婷鞴□疲□笊葜薪冢□筛访癫啤！泵□惺槭《□ 7. □□鹊谟诤蟆?

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

一，职官除龙凤文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褡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襕，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职事散官从一高。 系腰，五品以下许用银，并减铁。

一，命妇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褡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褡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同籍不限亲疏，期亲虽别籍，并出嫁同。

一，器皿，谓茶酒器。 除鈒造龙凤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四品、五品惟台盏用金，六品以下台盏用镀金，余并用银。

一，帐幕，除不得用赭黄龙凤文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用刺绣纱罗，六品以下用素纱罗。

一，车舆，除不得用龙凤文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

一，鞍辔，一品许饰以金玉，二品、三品饰以金，四品、五品饰以银，六品以下并饰以鍮石铜铁。

一，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见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

一，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见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

一，庶人除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苎丝□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錍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盂镟，余并禁止。帐幕用纱绢，不得赭黄，车舆黑油，齐头平顶皁幔。

一，诸色目人，除行营帐外，其余并与庶人同。

一，诸职官致仕，与见任同。解降者，依应得品级，不叙者，与庶人同。

一，父祖有官，既没年深，非犯除名不叙之限，其命妇及子孙与见任同。

一，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妆扮之物，不拘上例。

一，皁隶公使人，惟许服□绢。

一，娼家出入，止服皁褙子，不得乘坐车马，余依旧例。

一，今后汉人、高丽、南人等投充怯薛者，并在禁限。

一，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有司禁治不

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

御赐之物，不在禁限。

舆辂

玉辂。青质，金装，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碾玉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青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苎丝沥水，下周垂硃丝结网，青苎丝绣小带四十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青苎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青苎丝。盖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茸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有五。又系玉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

鍮石钩挂十六，黄茸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各长三丈。盖下立硃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下外桄二。漆绘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装花板。柜周硃漆勾阑，云拱地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并硃漆画瑞草。勾阑上玉行龙十，碾玉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周垂硃丝结网，饰以金涂鍮石铎三百，彩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玉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六，絟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玉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并青漆。轮之辐各二十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硃漆金装云龙辂牌一，牌字以玉装缀。辂之箱，四壁雕锼漆画填心隔窠龟文华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硃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玉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如之。前两柱青茸铃索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硃漆轼柜一，柜上金香球、金香宝、金香合、银灰盘各一，并黄丝绶带。辂之后，硃漆后轛一，金涂曲戌，黄苎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苎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金涂鍮石铰碾玉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右建太常旗，十有二斿，青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阖戟一，九斿，青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青罗，旗首金涂鍮石龙头二，金涂铜铃二，金涂鍮石钹青缨緌十二重，金涂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方坐一，绿褥一，皆锦。销金黄罗夹帕一，方舆地褥二，勾阑内褥八，皆用杂锦绮。青漆金涂鍮石铰叶踏道一，小褥五重。青漆雕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青漆梯一，青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二，金涂首青漆推竿一，青茸引辂索二，各长六丈余，金涂铜环二，黄茸绥一。辂马、诞马，并青

色。鞍辔鞦勒缨拂靷，并青韦，金饰。诞马青织金苎丝屉四副。青罗销金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并青绘苎丝为之。

至治元年，英宗亲祀太庙，诏中书及太常礼仪院、礼部定拟制卤簿五辂。以平章政事张珪、留守王伯胜、将作院使明里董阿、侍仪使乙剌徒满董其事。是年，玉辂成。明年，亲祀御之。后复命造四辂，工未成而罢。

金辂。赤质，金妆，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妆雕木云龙，内盘真金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大红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纻丝沥水，下垂硃丝结网一周，大红纻丝绣小带四十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三百，大红纻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绯纻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茸线结网五重，金涂鍮石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鍮石钩挂十有六，黄绒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盖下立硃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其下外桄二，漆绘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妆花板。柜上周遭硃漆勾阑，云拱地霞叶一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并硃漆画瑞草。勾阑上金涂鍮石行龙十二，金涂鍮石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垂硃丝结网一遭，饰以金涂鍮石铎子三百，彩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金涂鍮石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六，系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金涂鍮石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并漆以赤。轮之辐各二十有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有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硃漆金妆云龙辂牌一，金涂铁曲戌。辂之箱，四壁雕镂漆画填心隔窠龟文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硃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金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亦如之。前两柱绯绒铃索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硃漆轼柜一，柜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银灰盘一，并黄纻丝绶带。辂之后，硃漆后轛一，金涂曲戌，黄纻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纻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黄金妆铰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旗，十有二斿，绯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阊戟一，九斿，绯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大红罗。旗首金涂鍮石龙头二，金涂铜铃二，金涂鍮石钹硃缨緌十二重，金涂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坐子一，绿可贴金锦也。　褥一，销金黄罗夹帕一，方舆地金锦褥一，绿可贴褥一。勾阑

内，可贴条褥四，蓝绔丝条褥四，硃漆金涂鍮石铰叶踏道一，小可贴条褥五重。硃漆雕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硃漆梯一，硃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二，金涂首硃漆推竿一，红绒引辂索二，金涂铜环二，黄绒执绥一。辂马、诞马，并赤色。鞍辔鞦勒缨拂套项，并赤韦，金妆。诞马红织金苎丝屉四副，红罗销金红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并绯绣绔丝为之。

象辂。黄质，金妆，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妆雕木云龙，内盘描金象牙雕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有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黄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绔丝沥水，下垂硃丝结网一遭，黄绔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三百，黄绔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黄绔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茸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有五。又系金涂鍮石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鍮石钩挂十有六，黄绒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盖下立硃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下外桄二，漆绘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妆花板。柜上周遭硃漆勾阑，云拱地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并硃漆画瑞草。勾阑上描金象牙雕行龙十，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垂硃丝结网一遭，饰以金涂鍮石铎子三百，采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描金象牙雕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有六，系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描金象牙雕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并漆以黄。轮之辐各二十有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有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硃漆金妆云龙辂牌一，金涂铁曲戌。辂之箱，四傍雕锼漆画填心隔窠龟文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硃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描金象牙雕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如之。前两柱黄绒铃索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硃漆轼柜一，柜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一，银灰盘一，并黄绔丝绶带。辂之后，硃漆后轛一，金涂曲戌，黄绔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绔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黄金妆铰描金象牙雕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旗一，十有二斿，黄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阛戟一，九斿，黄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黄罗。旗首金涂鍮石龙头二，金涂铜铃二，金涂鍮石钹黄缨緌十二重，金涂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坐一，绿可贴褥一。勾阑内，可贴条褥四，蓝绔丝条褥四，黄漆金涂鍮石铰叶踏道一，小可贴条褥五重。黄漆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黄漆梯一，黄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

二，金涂首黄漆推竿一，黄绒引辂索二，金涂铜环二，黄绒执绥一。辂马、诞马，皆黄色。鞍辔鞦勒缨拂套项，并金妆，黄韦。诞马银褐织金绉丝屉四副，黄罗销金黄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并黄绣绉丝为之。

革辂。白质，金妆，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妆雕木云龙，内盘描金白檀雕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有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素白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绉丝沥水，下垂硃丝结网一遭，素白绉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三百，素白绉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白素绉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有五。又系金涂鍮石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鍮石钩挂十有六，黄绒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盖下立硃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下外桄二，漆绘革鞔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妆花板。柜上周遭硃漆勾阑，云拱地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并硃漆画瑞草。勾阑上描金白檀行龙十，摆白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垂硃丝结网一遭，饰以金涂鍮石铎子三百，彩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摆白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有六，系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摆白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皆漆以白。其轮之辐各二十有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有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硃漆金妆云龙辂牌一，金涂铁曲戌。辂箱之四傍，雕锼革鞔漆画填心，隔窠龟文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硃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白檀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如之。前两柱素白绒铃索五，帖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硃漆革鞔轼柜一，柜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一，银灰盘一，皆黄绉丝绶带。辂之后，硃漆革鞔后轛一，金涂曲戌，黄绉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绉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金妆铰白檀雕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右建太常旗一，十有二斿，白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阖戟一，九斿，素白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素白罗，旗首金涂鍮石龙头二，金涂铜铃二，金涂鍮石钹素白缨緌十有二重，金涂木珠流苏十有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座一，绿可贴褥一，销金黄罗夹帕一，方舆地金锦褥一，绿可贴褥一。勾阑内，可贴条褥五重。素白漆雕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白漆梯一，白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二，金涂首白漆推竿一，白绒引辂索二，金涂铜环二，黄绒执绥一。辂马、诞马，皆白色。鞍辔鞦勒缨拂套项，皆白

围，金妆。诞马白织金纻丝屉四副，白罗销金白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皆白绣纻丝为之。

木辂。黑质，金妆，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妆雕木云龙，内盘描金紫檀雕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有一。上围九者二，中围九者三，下围九者四。顶轮衣三重，上二重皁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纻丝沥水，下垂硃丝结网一遭，皁纻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缀金涂小铜铃三百，皁纻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檀褐纻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饰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涂铜钹五，金涂木珠二十五。又系金涂鍮石杂佩八，珩璜冲瑀全，金涂鍮石钩挂十有六，黄绒贯顶天心直下十字绳二。盖下立硃漆柱四，柱下直平盘，虚柜，中棂三十，下外桄二，漆绘犀、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窠嵌妆花板，柜上周遭硃漆勾阑，云拱地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虚板，皆硃漆画瑞草。勾阑上金嵌镔铁行龙十，蹲龙十，孔雀羽台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铜照八。舆下垂硃丝结网一遭，饰以金涂鍮石铎子三百，彩画鍮石梅萼嵌网眼中。舆之长辕三，界辕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辕引手金嵌镔铁螭头三，皆彡全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桄头十有六，系以蹲龙三。辕头衡一，两端金嵌镔铁龙头二，上列金涂铜凤十二，含以金涂铜铃。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挲罗二，明辖蹲龙絟，并漆以黑。轮之辐各二十有四，毂首压贴金涂铜毂叶八十有一，金涂鍮石擎耳恋攀四。柜之前，硃漆金妆云龙辂牌一，金涂铁曲戌。辂之箱，四傍雕锼漆画填心，隔窠龟文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硃雀，后画玄武。辂之前额，金嵌镔铁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额如之。前两柱皁绒铃索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十，金涂鍮石双鱼五。下硃漆轼柜一，柜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一，银灰盘一，皆黄纻丝绶带。辂之后，硃漆后轛一，金涂曲戌，黄纻丝销金云龙门帘一，绯纻丝绣云龙带二。辂之中，金妆乌木雕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旗一，十有二斿，皁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右建阖戟一，九斿，皁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黼文两旗，绸杠，并皁罗，旗首金涂鍮石钹紫缨緌十有二重，金涂流苏十有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座一，绿可贴褥一，销金黄罢夹帕一，方舆地金锦褥一，绿可贴褥一。勾阑内，可贴条褥四，蓝纻丝条褥四，黑漆金涂鍮石铰叶踏道一，小可贴条褥五重。黑漆雕木涂金龙头行马一，小黑漆梯一，黑漆柄金涂长托叉二，短托叉二，金涂首黑漆推竿一，皁绒引辂索二，金涂铜环二，黄绒执绥一。辂马、诞马，并黑色。鞍辔鞦勒缨拂套项，皆以浅黑韦，金妆。诞马紫织金纻丝屉四副，紫罗销金紫绢里笼鞍六。盖辂黄绢大蒙帕一，黄油绢帕一。驾士平巾大袖，皆紫绣纻丝为之。

腰舆。制以香木，后背作山字牙，嵌七宝妆云龙屏风，上施金圈焰明珠，两傍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坐前有踏床，可贴锦褥一。坐上貂鼠缘金锦条褥，绿可贴方坐。

象轿。驾以象，凡巡幸则御之。

志第二十九 舆服二

○仪仗

皁纛，国语读如秃。　建缨于素漆竿。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居则置纛于月华门西之隅室。

绛麾，金涂竿，上施圆盘硃丝拂，三层，紫罗袋韬之。

金节，制如麾，八层，韬以黄罗云龙袋。

引导节，金涂龙头硃漆竿，悬五色拂，上施铜钹。

硃雀幢，制如节而五层，韬以红绣硃雀袋。

青龙幢，制如前，韬以碧绣青龙袋。

白虎幢，制如前，韬以素绣白虎袋。

玄武幢，制如前，韬以皁绣玄武袋。

皞槊，制如节，顶刻皞牛首，有袋，上加碧油。

绛引幡，四角，硃绿盖，每角垂罗文杂佩，系于金铜钩竿，竿以硃饰，悬五色间晕罗，下有横木板，作碾玉文。

告止幡，绯帛错彩为告止字，承以双凤，立仗者红罗销金升龙，余如绛引。

传教幡，制如告止幡，错彩为传教字，承以双白虎，立仗者白罗绛云龙。

信幡，制如传教幡，错彩为信字，承以双龙，立仗者绘飞凤。

黄麾幡，制如信幡，错彩为黄麾篆。

龙头竿绣氅，竿如戟，无钩，下有小横木，刻龙头，垂硃绿盖，每角缀珠佩一带，带末有金铜铃。

围子，制以金涂攒竹杖，首贯铜钱，而以紫绢冒之。

副竿，制以木，硃漆之。

火轮竿，制以白铁，为小车轮，建于白铁竿首。轮及竿皆金涂之，上书西天咒语，帝师所制。常行为亲卫中道，正行在劈正斧之前，以法佛卫，以祛邪僻，以镇轰雷焉。盖辟恶车之意也。

豹尾竿，制如戟，系豹尾，硃漆竿。

宝舆方案，绯罗销金云龙案衣，绯罗销金蒙衬复，案傍有金涂铁鞠四，龙头竿结绶二副之。

香蹬硃漆案，黄罗销金云龙案衣，上设金涂香炉一、烛台二，案旁金涂铁鞠四，龙头竿结绶二副之。

香案硃漆案，绯罗销金云龙案衣，上设金香炉、合各一，余同香蹬，殿庭陈设，则除龙头竿结绶。

诏案，制如香案。

册案，制如前。

宝案，制如前。

表案，制如香案，上加矮阑，金涂铁鞠四，竿二副之，绯罗销金蒙复。

礼物案，制如表案。

交椅，银饰之，涂以黄金。

杌子，四脚小床，银饰之，涂以黄金。

鸣鞭，绿柄，鞭以梅红丝为之，梢用黄茸而渍以蜡。

鞭桶，制以紫絁表，白绢里，皮缘两末。

蒙鞍，青锦绿，绯锦复。

水瓶，制如汤瓶，有盖，有提，有觜，银为之，涂以黄金。

鹿卢，制如乂字，两头卷，涂金妆鈒，硃丝绳副之。

水盆，黄金涂银妆鈒为之。

净巾，绯罗销金云龙，有里。

香球，制以银，为座上插莲花炉，炉上罩以圆球，镂氤氲旋转文于上，黄金涂之。

香合，制以银，径七寸，涂黄金鈒云龙于上。

金拂，红ＢＸ牛尾为之，黄金涂龙头柄。

唾壶，制以银，宽缘，虚腹，有盖，黄金涂之。

唾盂，制以银，形圆如缶，有盖，黄金涂之。

外办牌，制以象牙，书国字，背书汉字，填以金。

外备牌，制如前。

中严牌，制如前。

时牌，制同外备而??

板位，制以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尺，厚六分，白髹黑字。

大伞，赤质，正方，四角铜螭首，涂以黄金，紫罗表，绯绢里。诸伞盖，宋以前皆平顶，今加金浮屠。

紫方伞，制如大伞而表以紫罗。

红方伞，制如大伞而表以绯罗。

华盖，制如伞而圆顶隆起,赤质,绣杂花云龙，上施金浮屠。

曲盖，制如华盖，绯沥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屠。

导盖，制如曲盖，绯罗沥水，绣龙，硃漆直柄。

硃伞，制如导盖而无文。

黄伞，制如硃伞而色黄。

葆盖，金涂龙头竿，悬以缨络，销金圆裙，六角葆盖。

孔雀盖，硃漆，竿首建小盖，盖顶以孔雀毛，径尺许，下垂孔雀尾，檐下以青黄红沥水围之，上施金浮屠，盖居竿三之一，竿涂以黄金，书西天咒语，与火轮竿义同。

硃团扇，绯罗绣盘龙，硃漆柄，金铜饰，导驾团扇，蹙金线。

大雉扇，制稍长，下方而上撱，绯罗绣象雉尾，中有双孔雀，间以杂花，下施硃漆横木连柄，金铜装。

中雉扇，制如大雉扇而减??

小雉扇，制如中雉扇而减??

青沥水扇，制圆而青色，四周沥水以青绢。

ＮＶ，硃縢结网，二螭首，衔红丝拂，中有兽面，硃漆柄，金铜装。

巘，制形如扇，硃縢网，中有兽面，硃漆柄，金铜装。

旗、扇锜，即坐也。旗锜，制十字木于下，上四枝交拱，置窍于其上以树旗。扇锜，制如栀，形小，六木拱于上，而制作精于旗锜，并漆以硃。

风伯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犬首，硃发，鬼形，豹汗袴袴，硃袴，负风囊，立云气中。

雨师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硃衣，黄袍，黑襕，黄带，白袴，皁舄，右手仗剑，左手捧钟。

雷公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犬首，鬼形，白拥项，硃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持凿，运连鼓于火中。

电母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为女子形，纁衣，硃裳，白袴，两手运光。

金星旗，素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素衣，皁襕，硃裳，秉圭。

水星旗，黑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皁衣，皁襕，绿裳，秉圭。

木星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青衣，皁襕，硃裳，秉圭。

火星旗，赤质，青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硃衣，皁襕，绿裳，秉圭。

土星旗，黄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黄衣，皁襕，绿裳，秉圭。

摄提旗，赤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素中单，黄衣，硃蔽膝，绿裳，杖剑。

北斗旗，黑质，赤火焰脚，画七星。

角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为女子形，露发，硃袍，黑襕，立云气中，持莲荷，外仗角、亢以下七旗，并青质，青火焰脚。角宿绘二星，下绘蛟。

亢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素衣，硃袍，皁襕，皁带，黄裳，持黑等子。外仗绘四星，下绘龙。

氐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小冠，衣金甲，硃衣，绿包肚，硃拥项，白袴，左手杖剑，乘一鳖。外仗绘四星，下绘貉。

房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巾，白中单，碧袍，黑襕，硃蔽膝，黄带，黄裙，硃舄，左手仗剑。外仗绘四星，下绘兔。

心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五梁冠，硃袍，皁襕，右手持杖。外仗绘三星，下绘狐。

尾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冠束发冠，素衣，黄袍，硃裳，青带，右手杖剑，左手持弓。外仗绘九星，下绘虎。

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巾，衣浅硃袍，皁襕，杖

剑，乘白马于火中。外仗绘四星，下绘豹。

斗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被发，素腰裙，硃带，左手持杖。外仗斗牛以下七旗，并黑质，黑火焰脚。斗宿绘六星，下绘獬。

牛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牛首，皁襕，黄裳，皁舄。外仗绘六星，下绘牛。

女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牛首，衣硃服，皁襕，黄带，乌靴，左手持莲。外仗绘四星，下绘郤。

虚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被发裸形，坐于甕中，右手持一珠。外仗绘二星，下绘鼠。

危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虎首，金甲，衣硃服，貔皮汗胯，青带，乌靴。外仗上绘三星，下绘燕。

室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丫发，硃服，乘舟水中。外仗绘二星，下绘猪。

壁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为女子形，被发，硃服，皁襕，绿带，白裳，乌舄。外仗绘二星，下绘犭俞。

奎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狼首，硃服，金甲，绿包肚，白汗胯，黄带，乌靴，仗剑。外仗奎、娄以下七旗，并素质，素火焰脚。奎宿绘十六星，下绘狼。

娄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乌巾，素衣，皁袍，硃蔽膝，黄带，绿裳，乌舄，左手持乌牛角，右手持剑。外仗绘三星，下绘狗。

胃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被发，裸形，披豹皮白腰裙，黄带，右手持剑。外仗绘三星，下绘雉。

昴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黄牛首，硃服，皁襕，黄裳，硃舄，左手持如意。外仗绘七星，下绘鸡。

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鬼形，硃裩，持黑杖，乘赤马，行于火中。外仗上绘八星，下绘乌。

觜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缁布冠，硃服，皁

襕，绿裳，持一莲，坐于云气中。外仗绘三星，下绘猴。

参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被发，衣黄袍，绿裳，硃带，硃舄，左手持珠。外仗上绘十星，下绘猿。

井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乌巾，素衣，硃袍，皁襕，坐于云气中，左手持莲。外仗井、鬼以下七旗，并赤质，赤火焰脚。井宿绘八星，下绘犴。

鬼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女子形，被发，素衣，硃袍，黄带，黄裳，乌舄，右手持杖。外仗绘五星，下绘羊。

柳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作女子形，露髻，硃衣，黑襕，黄裳，皁舄，抚一青龙。外仗绘八星，下绘麞。

星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五梁冠，浅硃袍，皁襕，青带，黄裳，乌舄，持黄称。外仗绘七星，下绘马。

张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衣豹皮，硃带，素靴，右手杖剑，坐于云气中。外仗绘六星，下绘鹿。

翼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道冠，皁袍，黄裳，硃蔽膝，仗剑，履火于云气中。外仗绘二十二星，下绘蛇。

轸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道冠，衣硃袍，黄带，黄裳，左手持书。外仗绘四星，下绘蚓。

日旗，青质，赤火焰脚，绘日于上，奉以云气。

月旗，青质，赤火焰脚，绘月于上，奉以云气。

祥云旗，青质，赤火焰脚，绘五色云气。

合璧旗，青质，赤火焰脚，绘云气日月。

连珠旗，青质，赤火焰脚，绘五星。

东岳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黄襕，青袍，绿裳，白中单，素蔽膝，执圭。

南岳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黑襕，绯袍，绿裳，黄中单，硃蔽膝，执圭。

中岳旗，黄质，青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皁襕，黄袍，绿裳，白中单，硃蔽膝，执圭。

西岳旗，白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青襕，白袍，绯裳，白中单，素蔽膝，执圭。

北岳旗，黑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红襕，皁袍，绿裳，白中单，素蔽膝，执圭。

江渎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青襕，硃袍，跨赤龙。

河渎旗，黑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皁襕，黄袍，跨青龙。

淮渎旗，素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皁襕，素袍，乘青鲤。

济渎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七梁冠，皁襕，青袍，乘一鳖。

天下太平旗，赤质，青火焰脚，错采为字。

皇帝万岁旗，赤质，青火焰脚，错采为字。

吏兵旗，黑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具甲兜鍪、绿臂鞲，杖剑。

力士旗，白质，赤火焰脚，绘神人，武士冠，绯袍，金甲，汗胯，皁履，执戈盾。

东天王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武士冠，衣金甲，绯

裲裆，右手执戟，左手捧塔，履石。

南天王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神人，冠服同前。

西天王旗，白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服同前。

北天王旗，黑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服同前。

大神旗，黄质，黄火焰脚，详见牙门旗下。

牙门旗，赤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武士冠，铠甲，裲裆，衬肩，包脚，汗胯，束带，长带，大口袴，执戈戟。

金鼓旗，黄质，黄火焰脚，书金鼓字。

硃雀旗，赤质，赤火焰脚，绘硃雀，其形如鸾。

玄武旗，黑质，黑火焰脚，绘龟蛇。

青龙旗，青质，赤火焰脚，绘蹲龙。

白虎旗，白质，赤火焰脚，绘蹲虎。

龙君旗，青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通真冠，服青绣衣，白裙，硃履，执戟，引青龙。

虎君旗，白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流精冠，服素罗绣衣，硃裙，硃履，执斩蛇剑，引白虎。

大黄龙负图旗，青质，青火焰脚，绣复身黄龙，背八卦。

小黄龙负图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复身黄龙，背八卦。

五色龙旗，五色质，五色直脚，无火焰。

大四色龙旗，青赤黄白四色质，具火焰脚。

小四色龙旗，制同大四色，直脚，无火焰脚。

应龙旗，赤质，赤火焰脚，绘飞龙。

金鸾旗，赤质，火焰脚，绘鸾而金色。

鸾旗，制同前，而绘以五采。

金凤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凤而金色。

凤旗，制同前，而绘以五采。

五色凤旗，五色质，五色直脚，无火焰。

大四色凤旗，青赤黄白四色质，火焰脚，色随其质，绘凤。

小四色凤旗，制同前，直脚，无火焰。

玉马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白马，两膊有火焰。

駃騠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白马。

飞黄旗，赤质，赤火焰脚，形如马，色黄，有两翼。

驌□蜀旗，青质，青火焰脚，绘兽形如马，白首，虎文，赤尾。

龙马旗，赤质，青火焰脚，绘龙马。

麟旗，赤质，青火焰脚，绘麒麟。

飞麟旗，赤质，青火焰脚，绘飞麟，其形五色身，硃翼，两角，长爪。

黄鹿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兽如鹿，而色深黄。

兕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兽似牛，一角，青色。

犀牛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犀牛。

金牛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兽形如牛，金色。

白狼旗，赤质，青火焰脚，绘白狼。

辟邪旗，赤质，赤火焰脚，绘兽形似鹿，长尾，二角。

赤熊旗，赤质，赤火焰脚，绘兽如熊，色黄。

三角兽旗，赤质，赤火焰脚，绘兽，其首类白泽，绿发，三角，青质，白腹，跋尾绿色。

角端旗，赤质，赤火焰脚，绘兽如羊而小尾，顶有独角。

驺牙旗，赤质，青火焰脚，绘兽形似麋，齿前后一齐。

太平旗，赤质，青火焰脚，金描莲花四，上金书天下太平字。

鹱鸃旗，赤质，青火焰脚，绘鸟似山鸡而小，冠背黄，腹赤，项绿，尾红。

苍乌旗，赤质，青火焰脚，绘鸟如乌而色苍。

白泽旗，赤质，赤火焰脚，绘兽虎首硃发而有角，龙身。

东方神旗，绿质，赤火焰脚，绘神人，金兜牟，金铠甲，杖剑。已下四旗，所绘神同。

西方神旗，白质，赤火焰脚。

中央神旗，黄质，赤火焰脚。

南方神旗，赤质，青火焰脚。

北方神旗，黑质，赤火焰脚。

凡立仗诸旗，各火焰脚三条，色与质同，长一丈五尺，杠长二丈一尺。牙门、太平、万岁，质长一丈，横阔五尺。日、月、龙君、虎君，横竖并八尺。余旗并竖长八尺，横阔六尺。

车辐，硃漆，八稜，施以铜钉，形如柯舒。

吾杖，硃漆，金饰两末。

镫杖，硃漆棒首，标以金涂马镫。

殳，制如槊而短，黑饰两末，中画云气，上缀硃丝拂。

骨朵，硃漆棒首，贯以金涂铜锤。

列丝骨朵，制如骨朵，加纽丝丈。

卧瓜，制形如瓜，涂以黄金，卧置，硃漆棒首。

立瓜，制形如瓜，涂以黄金，立置，硃漆棒首。

长刀，长丈有奇，阔上窄下，单刃。

仪刀，制以银，饰紫丝帐鐰。

横刀，制如仪刀而曲，鞘以沙鱼皮，饰ＮＷ革帐鐰。

千牛刀，制如长刀。

剑，班鞘，饰以沙鱼皮，剑口两刃。

班剑，制剑，鞘黄质，紫班文，金铜装，紫丝帐鐰。

刀盾之刀，制如长刀而柄短，木为之，青质有环，紫丝帐鐰。

刀盾之盾，制以木，赤质，画异兽，执人右刀左盾。

硃縢络盾，制同而硃其质。

绿縢络盾，制同而绿其质。

戟，制以木，有枝，涂以黄金，竿以硃漆。

小戟飞龙掌，制如戟，画云气，上缀飞掌，垂五色带，末有铜铃，掌下方而上两角微撱，绘龙于其上。

鈒戟，制如戟，无飞掌而有横木。

槊，制以木，黑质，画云气，上刻刃，涂以青，五色槊并同而质异。

□，制如戟，锋两旁微起，下有钅尊锐。

叉，制如戟而短，青饰两末，中白，画云气，上缀红丝拂。

斧，双刃，斧贯于硃漆竿首。

钺，金涂铁钺，单刃，脑后系硃拂，硃漆竿。

劈正斧，制以玉，单刃，金涂柄，银钅尊。

仪锽斧，制如斧，刻木为之，柄以硃，上缀小锦缭，五色带。

弓矢。

弩，制如弓而有臂。

服，制以虎豹皮，或暴绿文，金铜装。

□又，制以黑革。

兰，弩矢室。

象鞴鞍，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绯绣攀鞍绦，紫绣襜襦红锦屉，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氈盘，红ＢＸ牛尾缨拂，并胸攀鞦。攀上各带红ＢＸ牛尾缨拂，鍮石胡桃钹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具。莲花座上，金涂银香炉一。元初，既定占城、交趾、真腊，岁贡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

驼鼓，设金装铰具，花罽鞍褥橐箧，前峰树皁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络脑、当胸、后鞦，并以毛组为辔勒，五色瓘玉，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一人乘之，系以毛绳。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

骡鼓，制似驼而??

马鼓，辔勒、后勒、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杏叶铰具，金涂頠，上插雉尾，上负四足小架，上施以华鼓一面，一人前引。凡行幸，负鼓于马以先驰，与纛并行。

诞马，缨辔绯凉铁。

御马，鞍辔缨复全。

珂马，铜面，雉尾鼻拂，胸上缀铜杏叶、红丝拂，又胸前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后有跋尘，锦包尾。

崇天卤簿

中道。

顿递队：象六，饰以金装莲座，香宝鞍鞴鞦辔罽勒，ＢＸ牛尾拂，跋尘，铰具。导者六人，驭者南越军六人，皆弓花角唐帽，绯絁销金衤

癸衫，镀金束带，乌靴，横列而前行。次驼鼓九，饰以镀金铰具，辔饰罽笼旗鼓缨枪。驭者九人，服同驭象者，中道相次而行。次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分左右，夹驼而行。次青衣一人，武弁，青絁衫，青勒帛，青靴，执青杖。次清道官四人，本品服，骑。次信幡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四人，武弁，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靴。次骡鼓六，饰骡以镀金铰具，辔罽笼旗鼓缨枪。驭者六人，服同驭驼者。次告止幡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四人，武弁，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次传教幡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四人，武弁，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靴，并分左右。次桥道顿递使一人，本品服，骑。中道，舍人、清道官、桥道顿递使从者凡七人，锦帽，紫衤癸衫，小银束带，行滕鞋袜。后凡从者之服，皆同此。

纛槊队：金吾将军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锦丱蛇，金带，乌靴，横刀，佩符，骑，分左右。次弩而骑者五人，锦帽，青絁生色宝相花袍，铜带，绿云靴。次槊而骑者五人，锦帽，绯絁生色宝相花袍，铜带，硃云靴。次纛一，执者一人，夹者四人，护者二人，皆锦帽，紫生色宝相花袍，镀金带，紫云靴。押纛官二人，皆骑，本品服。次马鼓四，饰如骡鼓，驭者四人，服同御骡。次佩弓矢而骑者五人，服同执弩者。押衙四人，骑而佩剑，锦帽，紫絁生色宝相花袍，镀金带，云头靴，□槊者四人，骑，锦帽，绯絁生色宝相花袍，铜带，硃靴。控马八人，锦帽，紫衫，银带，乌靴。次槊而骑者五人，服佩同执弩者。金吾将军、押纛官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硃雀队：舍人一人，四品服，骑而前。次硃雀旗一，执者一人，引护者四人，锦帽，绯絁生色凤花袍，铜带，硃云靴，皆佩剑而骑，护者加弓矢。次金吾折冲一人，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乌靴，横刀，佩弓矢而骑，帅甲骑凡二十有五，弩五人，次弓五人，次槊五人，次弓五人，次槊五人，皆冠甲骑冠，硃画甲，青勒甲絛，镀金环，白绣汗胯，束带，红靴，带弓箭器仗，马皆硃甲、具装珂饰全。舍人、金吾折冲从者凡二人，服同前队。

十二旗队：舍人一人，四品服，骑而前。金吾果毅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丱蛇，乌靴，横刀，佩弓矢，骑分左右。帅引旗骑士五，皆锦帽，黄生色宝相花袍，银带，乌靴。次风伯旗左，雨师旗右，雷公旗左，电母旗右，执者四人，骑，青甲骑冠，绿甲，青勒甲絛，镀金环，白绣汗胯，束带，青云靴，马皆青甲珂饰。次五星旗五，执者五人，甲骑冠，五色画甲，青勒甲絛，镀金环，白绣汗胯，束带，五色靴，马甲如其甲之色，珂饰。次北

斗旗一，执者一人，甲骑冠，紫画甲，青勒甲絛，镀金环，白绣汗胯，束带，紫云靴，马甲随其甲之色，珂饰。左右摄提旗二，执者二人，甲骑冠，硃画甲，青勒甲絛，镀金环，白绣汗胯，束带，红云靴，马硃甲，珂饰。执副竿者二人，骑，锦帽，黄生色宝相花袍，银带，乌靴。执槊而护者五人，骑，服同执副竿者。舍人、金吾果毅从者凡三人，服同前队。

门旗队：舍人二人，四品服。监门将军二人，皆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罗绣狮子裲裆，红锦衬袍，金带，乌靴，横刀，佩弓矢，骑，马甲、珂饰全。次门旗二，执者二人，锦帽，绯絁生色狮子文袍，铜革带，红云靴，剑而骑。引护者四人，服佩同执人，而加弓矢，骑。次监门校尉二人，骑，服佩同监门将军，分左右行。次鸾旗一，执者一人，引护者四人，锦帽，五色絁生色瑞鸾花袍，束带，五色云靴，佩剑，护人加弓矢，皆骑。舍人、监门将军、监门校尉从者凡六人，服同前队。

云和乐：云和署令二人，朝服，骑，分左右。引前行，凡十有六人，戏竹二，排箫四，箫管二，龙笛二，板二，歌工四，皆展角花幞头，紫絁生色云花袍，镀金带，紫靴。次琵琶二十，筝十有六，箜篌十有六，緌十有六，方响八，头管二十有八，龙笛二十有八，已上工百三十有二人，皆花幞头，绯絁生色云花袍，镀金带，硃靴。次杖鼓三十，工人花幞头，黄生色花袄，红生色花袍，锦臂韝，镀金带，乌靴。次板八，工人服色同琵琶工人。次大鼓二，工十人，服色同杖鼓工人。云和署令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殿中黄麾队：舍人二人，四品服。殿中侍御史二人，本品服，皆骑。次黄麾一，执者一人，夹者二人，骑，武弁，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云靴。舍人、殿中侍御史从者凡四人，服同前队。

太史钲鼓队：太史一人，本品服，骑。引交龙□鼓左，金钲右，舁四人，工二人，皆武弁，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次司辰郎一人，左，典事一人，右，并四品服，骑。太史、司辰郎、典事从者三人，服同前队。

武卫鈒戟队：武卫将军一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鹰裲裆，红锦衬袍，锦冗蛇，金带，横刀，骑。领五色绣幡一，金节八，巘右，ＮＶ左，硃雀、青龙、白虎幢三，横布导盖一，中道叉四。武卫果毅二人，服佩同武卫将军。鈒二十，戟二十，徒五十有九人，武弁，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武卫将军、武卫果毅从者凡三人，

服同前队。

龙墀旗队：舍人二人，四品服。中郎将二人，服佩同鈒戟队武卫将军，骑，分左右。帅骑士凡二十有四人，执旗者八人。天下太平旗，中道，中岳帝旗左，中央神旗右。次日旗左，月旗右。次祥云旗二，分左右。次皇帝万岁旗，中道。执人皆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云靴，横刀，引者八人，青絁巾，青絁生色宝相花袍，青勒帛，青云靴，横刀，执弓矢。护者八人，绯絁巾，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云靴，横刀，执弓矢。舍人、中郎将从者凡四人，服同前队。

御马队：舍人二人，四品服。引左右卫将军二人，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马裲裆，红锦衬袍，锦螣蛇，金带，乌靴，横刀，皆骑，分左右行。御马十有二匹，分左右，饰以缨辔鞍复。驭士控鹤二十有四人，交角金花幞头，红锦控鹤袄，金束带，□翁鞋。次尚乘奉御二人，四品服，骑，分左右行。舍人、左右卫将军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拱卫控鹤第一队：拱卫指挥使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帅步士凡二百五十有二人，负剑者三十人，次执吾杖者五十人，次执斧者五十人，次执镫杖者六十人，次执列丝骨朵者三十人，皆分左右。次携金水瓶者一人，左，金盆者一人，右。次执列丝骨朵者三十人，皆分左右，皆金缕额交角幞头，青质孙控鹤袄，涂金荔枝束带，□翁鞋。拱卫指挥使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安和乐：安和署令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行。领押职二人，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质孙加襕袍，金束带，花靴。次扎鼓八，为二重，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二，次龙笛四，次头管二，次羌笛二，次笙二，次緌二，左右行，次云璈一，中道，工二十有四人，皆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金荔枝束带，花靴。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金吾援宝队：舍人二人，四品服。引金吾将军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锦螣蛇，横刀，佩弓矢，皆骑，分左右。前引驾十二重，甲士一十二骑，弩四，次弓四，次槊四，为三重。次香案二，金炉、合各二，分左右，舁士十有六人，侍香二人，骑而从。次典瑞使二人，本品服，骑而左右引八宝。受命宝左，传国宝右，次天子之宝左，皇帝之宝右，次天子行宝左，皇帝行宝右，次天子信宝左，皇帝信宝右。每舆宝盝，销金蒙复，衬复，案舆红销金衣，龙头竿，结绶，舁士八人，硃团扇四人，凡九十有六人，皆交角金花幞头，青红锦质孙袄，每舆前青后红，金束带，□翁鞋。援宝三十人，

交角金花幞头，窄紫衫，销金红汗胯，金束带，乌鞋，执金缕黑杖。次符宝郎二人，四品服，骑，分左右。次金吾果毅二人，服佩同金吾将军，骑，分左右。次槊四人，次弓四人，次弩四人，为三重。舍人、金吾将军、侍香、典瑞使、符宝郎、金吾果毅从者凡十有二人，服同前队。

殿中伞扇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分左右。领骑而执旗者四人，日月合璧旗左，五星连珠旗右，次金龙旗左，金凤旗右，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靴，佩剑。骑而引旗者四人，青絁巾，青絁生色宝相花袍，青勒帛，青靴，佩剑，执弓矢。骑而护旗者四人，红絁巾，红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佩剑，执弓矢。次硃团扇十有六，次小雉扇八，次中雉扇八，次大雉扇八，为十重，重四人。次曲盖二，红方伞二，次紫方伞二，次华盖二，次大伞二，执者五十人，武弁，红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舍人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控鹤围子队：围子头一人，执骨朵，由中道，交角幞头，绯锦质孙袄，镀金荔枝带，□翁鞋。领执围子十有六人，分左右，交角金花幞头，白衬肩，青锦质孙袄，镀金荔枝带，□翁鞋。次硃伞，中道，次金脚踏左，金椅右，服如围子头。拱卫指挥使一人，本品服，骑，中道。控鹤二十人，服同上。拱卫指挥使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天乐一部：天乐署令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领押职二人，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加襕，金束带，花靴。次琵琶二，箜篌二，火不思二，板二，筝二，胡琴二，笙二，头管二，龙笛一，响铁一，工十有八人，徒二人，皆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镀金束带，花靴。

控鹤第二队：佥拱卫司事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帅步士凡七十有四人，执立瓜者三十有六人，分左右，次捧金杌一人左，鞭桶一人右，次蒙鞍一人左，伞手一人右，次执立瓜者三十有四人，分左右，皆交角金花幞头，绯锦质孙袄，镀金荔枝带，□翁鞋。佥拱卫司事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殿中导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左右。引香镫案一，黄销金盘龙衣，金炉合，结绶，龙头竿，舁者十有二人，交角金花幞头，红锦质孙控鹤袄，镀金束带，□翁鞋。侍香二人，骑，分左右。次警跸三人，交角幞头，紫窄袖衫，镀金束带，乌靴。次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引天武官二人，执金钺，金凤翅兜牟，金锁甲，青勒甲绦，金环绣汗胯，

金束带，马珂饰。次金骨朵二，次幢二，次节二，分左右。次金水盆左，金椅右，次蒙复左，副执椅右，次金水瓶、鹿卢左，销金净巾右。次金香球二，金香合二，分左右。次金唾壶左，金唾盂右。金拂四，扇十，分左右。次黄伞，中道，伞衣从。凡骑士三十人，服如警跸，加白绣汗胯。步卒四人，执椅二人，蒙复一人，伞衣一人。 服如舁香镫徒。舍人、天武官从者凡六人，服同前队。

控鹤第三队：拱卫直钤辖二人，本品服，骑。引执卧瓜八十人，服如第二队。

导驾官：引进使二人，分左右前行。次给事中一人左，起居注一人右，侍御史一人左，殿中侍御史一人右，次翰林学士二人左，集贤学士一人右，次御史中丞一人左，同知枢密院事一人右，次御史大夫一人左，知枢密院事一人右。次侍仪使四人，中书侍郎二人，黄门侍郎二人，侍中二人，皆分左右。次仪仗使一人左，卤簿使一人右。次礼仪使二人，分左右。持劈正斧一人，中道。次大礼使一人左，太尉一人右，皆本品服，骑。从者三十人，惟执劈正斧官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羽林宿卫：舍人二人，四品服，前行。次羽林将军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鹰衤当裆，红锦衬袍，锦螣蛇，金带，乌靴，横刀，佩弓矢，皆骑，分左右。领宿卫骑士二十人，执骨朵六人，次执短戟六人，次执斧八人，皆弓角金凤翅幞头，紫袖细褶辫线袄，束带，乌靴，横刀。舍人、羽林将军从者凡四人，服同前队。

检校官：分布中道之外，外仗之内。 顿递队，监察御史二人，本品服。次纛槊队，循仗检校官二人。次硃雀队，金吾中郎将二人，皆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锦縢蛇，金带，乌靴，佩仪刀，加弓矢。次十二旗队，兵部侍郎二人，本品服。次门旗队，纠察仪仗官二人，本品服。次云和乐部，金吾将军二人，服佩如金吾中郎将。知队仗官二人，本品服。次武卫鈒戟队，监察御史二人，本品服。次外道左右牙门巡仗，监门中郎将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狮子裲裆，红锦衬袍，锦螣蛇，金带，乌靴，佩仪刀，弓矢。次金吾援宝队,兵部尚书二人,次巡仗检校官二人。次殿中伞扇队，监察御史二人,次礼部尚书二人,皆本品服.次围子队,知队仗官二人. 次金吾大将军二人,服同金吾将军，各犦槊从。次殿中导从队，纠察仪仗官二人。次巡仗检校官二人。次羽林宿卫队，左点检一人左，右点检一人右，紫罗绣瑞麟裲裆，余同金吾大将军。领大黄龙负图旗二，执者二人，夹者八人，骑，锦帽，五色纟□巾，五色絁生色云龙袍，涂金束带，五色云

靴，佩剑，夹者加弓矢，并行中道。控鹤外，外仗内。前后检校，仗内知班六人，展角幞头，紫窄衫，涂金束带，乌靴。承奉班都知一人，太常博士一人，皆朝服，骑，同检校官。前后巡察宿直将军八人，服佩同左右点检，夹辂检校三卫。

陪辂队：诞马二匹，珂饰，缨辔，青屉。乘黄令二人，本品服，分左右。次殿前将军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

裲裆，红锦衬袍，锦縢蛇，金带，乌靴，横刀，骑。玉辂，太仆卿驭，本品服。千牛大将军骖乘，交角幞头，红抹额，绣瑞牛裲裆，红锦衬袍，锦縢蛇，金带，乌靴，横刀。左右卫将军，服如千牛大将军，惟裲裆绣瑞虎文。陪辂辂马六匹，珂饰，缨辔，青屉，牵套鞶带。步卒凡八十有二人，驭士四人，驾士六十有四人，行马二人，踏道八人，推竿二人，托叉一人，梯一人，皆平巾，青帻，青绣云龙花袍，涂金束带，青靴。教马官二人，进辂职长二人，皆本品服。夹辂将军二人，金凤翅兜牟，金锁甲，绦环，绣汗胯，金束带，绿云花靴。青沥水扇二。次千牛备身二人，皆分左右，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牛裲裆，红锦衬袍，金带，乌靴，横刀，佩弓矢。献官二人，殿中监六人，内侍十人，皆本品朝服，骑，分左右。千牛备身后，骑而执弓矢者十人，尚衣奉御四人，尚食奉御二人，尚药奉御二人，皆骑，本品服。次腰舆，黄纻丝销金云龙蒙复，步卒凡十有三人，舁八人，道扇四人，黄伞一人，皆交角金花幞头，红质孙控鹤袄，金束带，□翁鞋。尚舍奉御二人，骑左，尚辇奉御二人，骑右，皆朝服。从者三十有四人，服同前队。

大神牙门旗队：都点检一人，骑，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麟裲裆，红锦衬袍。次监门大将军二人，分左右，骑，服如都点检，惟裲裆紫绣狮文。门凡三重。亲卫郎将帅甲士，分左右，夹辂而阵，绕出辂后，合执氅者二，为第一门。翊卫郎将帅护尉，夹亲卫而阵，绕出辂后，合为第二门，监门校尉二人，骑。左右卫大将军帅甲士，执五色龙凤旗，夹护尉而阵，绕出辂后，合牙门旗二，为第三门，监门校尉二人主之。服色详见外仗。

云和乐后部：云和署丞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领前行，戏竹二，排箫二，箫管二，歌工二，凡十人，皆骑，花幞头，紫絁生色花袍，涂金带，乌靴。次琵琶四，筝四，箜篌四，緌四，头管六，方响二，龙笛六，杖鼓十，工四十人，皆骑，服同上，惟絁色红。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后黄麾队：玄武幢一，绛麾二，徒三人，皆武弁，紫絁生色龟云花袍，紫罗勒帛，紫靴。次黄麾，执者一人，夹者二人，皆骑。豹尾一，执者一人，夹者二人，皆骑，武弁，紫生色宝相花袍，紫勒帛，紫靴。

玄武黑甲掩后队：金吾将军一人，骑，中道，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乌靴，佩刀。后卫指挥使二人，骑，分左右，服同各卫指挥使，帅甲骑五十有七人。玄武旗一，执者一人，夹者二人。小金龙凤黑旗二，执者二人，皆黑兜牟，金饰，黑甲绦环，汗胯，束带，靴，带弓矢器仗，马黑金色狮子甲，珂饰。槊四十人，弩十人，黑兜牟，黑甲绦环，汗胯，束带，靴，带弓矢器仗，马黑甲，珂饰。执卫司犦槊二人,锦帽，　紫生色辟邪文袍，镀金带，乌靴。从者三人，服同前队。

外仗

金鼓队：金鼓旗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八人，皆五色絁巾，生色宝相花五色袍，五色勒帛，靴，佩剑，引护者加弓矢，分左右。次折冲都尉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骑。帅步士凡百二十人，鼓二十四人，钲二十四人，并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靴。角二十四人，红絁巾，红絁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车辐棒二十四人，长刀二十四人，并金饰青兜牟，青甲绦环，白绣汗胯，束带，青云靴。

清游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金吾折冲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横刀，佩弓矢，骑，分左右，帅步士凡百有十人。白泽旗二，执者二人，引护者八人。次执弩二十人，次执槊二十人，次执弓二十人，次执槊二十人，次执弓二十人，皆甲骑冠，金饰，绿画甲绦环，白绣汗胯，束带，绿云靴，佩弓矢器仗，马金饰硃画甲，珂饰，分左右。

佽飞队：铁甲佽飞，执槊者十有二人，甲骑冠，铁甲，佩弓矢器仗，马铁甲，珂饰。次金吾果毅二人，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罗绣辟邪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横刀，弓矢，骑。次虞候佽飞，执弩二十人，锦帽，红生色宝相花袍，涂金带，乌靴。

殳仗前队：领军将军二人，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罗绣白泽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乌靴，横刀，骑。帅步士五十人，执殳二十五人，执叉二十五人，错分左右，皆五色絁生色巾，宝相花五色

袍，五色勒帛，五色云头靴。领军将军从者二人，锦帽，紫衤癸衫，小银束带，行縢，鞋袜。

诸卫马前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左右卫郎将二人，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绣瑞马裲裆，红锦衬袍，金带，锦螣蛇，乌靴，横刀，佩弓矢，骑，分左右，帅骑士百五十有六人。前辟邪旗左，应龙旗右，次玉马旗左，三角旗右，次黄龙负图旗左，黄鹿旗右，次飞麟旗左，駃騠旗右，次鸾旗左，凤旗右，次飞黄旗左，麒麟旗右，执旗十有二人，生色黄袍，巾，勒帛，靴。引旗十有二人，服同执人，惟袍色青。护旗十有二人，生色红袍，巾，勒帛，靴。执弓六十人，锦帽，青生色宝相花袍，涂金带，乌靴。执槊六十人，服如执弓者，惟袍色红。每旗，弓五，槊五。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二十八宿前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领军将军二人，紫罗绣白泽裲裆，余如前队。左右卫郎将皆骑，帅步士百十有二人。前井宿旗左，参宿旗右，各五盾从。次鬼宿旗左，觜宿旗右，各五弓从。次柳宿旗左，毕宿旗右，各五盾从。次星宿旗左，昴宿旗右，各五盾从。次张宿旗左，胃宿旗右，各五弓从。次翼宿旗左，娄宿旗右，各五□从。次轸宿旗左，奎宿旗右，各五盾从。执旗十有四人，生色黄袍，巾，勒帛，靴。引旗十有四人，服如执人，惟袍巾色青。护旗十有四人，服如执人，惟袍巾色红。执刀盾者三十人，弓矢者二十人，□者二十人，皆五色兜牟，甲绦环，白绣汗胯，束带，五色云靴。舍人、领军将军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领军将军二人，服佩如二十八宿旗队领军将军，骑，分左右，帅步士凡一百五十人。绛引幡十，次龙头竿绣氅十，皆分左右。次江渎旗左，济渎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南方神旗左，四方神旗右。次锽十，次绿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南岳帝旗左，西岳帝旗右。次龙头竿氅十，次硃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南天王旗左，西天王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龙君旗左，虎君旗右。次锽十，次绿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执人一百三十人，武弁，五色生色宝相花袍，勒帛，靴。引旗十人，青生色宝相花袍，巾，勒帛，靴。护旗十人，服同，惟袍巾色红。

殳仗后队：领军将军二人，骑，帅步士凡五十人。殳二十有五，叉二十有五，错分左右，服佩同前队。

左右牙门旗队：监门将军二人，骑，紫绣狮子裲裆，余如殳仗队领军将军之服佩。次牙门旗四，每旗执者一人，引夹者二人，并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黄勒帛，黄云靴，皆骑。次监门校尉二人，骑，服佩同监门将军。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左右青龙白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领军将军二人，服佩同殳仗队之领军将军，骑，分左右，帅甲士凡五十有六人，骑。青龙旗左，执者一人，夹者二人，从以执弩五人，弓十人，槊十人，皆冠青甲骑冠，青铁甲，青绦金环，束带，白绣汗胯，青云靴。白虎旗右，执者一人，夹者二人，从以执弩五人，弓十人，槊十人，皆冠白甲骑冠，白铁甲，青绦金环，束带，白绣汗胯，白云靴。舍人、领军将军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二十八宿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领军将军二人，骑，分左右，帅步士百十有二人。角宿旗左，壁宿旗右，各从以执弓者五人。次亢宿旗左，室宿旗右，各从以执□者五人。次氐宿旗左，危宿旗右，各从以执盾者五人。次房宿旗左，虚宿旗右，各从以执弓者五人。次心宿旗左，女宿旗右，各从以执□者五人。次尾宿旗左，牛宿旗右，各从以执盾者五人。次箕宿旗左，斗宿旗右，各从以执弓者五人。舍人、领军将军从者四人，执夹、引从服佩，皆同前队。

诸卫马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左右卫果毅都尉二人，骑，分左右，帅卫士百五十有六人。角端旗左，赤熊旗右，次兕旗左，太平旗右，次驩□蜀旗左，驺牙旗右，次犀牛旗左，鵷鸃旗右，次苍乌旗左，白狼旗右，次龙马旗左，金牛旗右。舍人、左右卫果毅都尉从者四人，执夹、引从服佩，同前队。

左右领军黄麾后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领军将军二人，骑，分左右，帅步士百六十人。龙头氅十，次硃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吏兵旗左，力士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东天王旗左，北天王旗右。次锽十，次绿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东岳帝旗左，北岳帝旗右。次龙头竿氅十，次硃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东方神旗左，北方神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淮渎旗左，河渎旗右。次锽十，次绿縢络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绛引幡十，分左右，掩后。舍人、领军将军从者四人，执夹服佩，并同前队。

左右卫仪刀班剑队：舍人二人，四品服，骑导。左右卫中郎将二人，交角幞头，绯罗绣抹额，紫罗绣瑞马裲裆，红锦衬袍，锦螣蛇，金

带，乌靴，骑，分左右。帅步士凡四十人，班剑二十人，仪刀二十人，并锦帽，红生色宝相花袍，涂金束带，乌靴。舍人、左右卫中郎将从者四人，服同前队。

供奉宿卫步士队：供奉中郎将二，交角幞头，绯絁绣抹额，紫罗绣瑞马衤两裆，红锦衬袍，锦螣蛇，金带，乌靴，横刀，佩弓矢，骑，分左右，帅步士凡五十有二人，执短戟十有二人，次执列丝十有二人，次叉戟十有二人，次斧十有六人，分左右，夹玉辂行。皆弓角金凤翅幞头，紫细折辫线袄，涂金束带，乌靴。

亲卫步士队：亲卫郎将二人，服同供奉中郎将，骑，分左右，帅步士凡百四十有八人。执龙头竿氅四人，次小戟十人，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次小戟十人，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次小戟十人，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次小戟十人，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次小戟十人，皆分左右，夹供奉宿卫队。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次小戟十人，次氅二人，次仪锽十人，次氅二人，折绕宿卫队后，而合其端为第一门。士皆金兜牟，甲，青勒甲绦，金环，绿云靴。

翊卫护尉队：翊卫郎将二人，服同亲卫郎将，骑。帅护尉骑士百有二人，皆交角金花幞头，窄袖紫衫，红销金汗胯，涂金束带，乌靴。执金装骨朵，分左右，夹亲卫队行，折绕队后，而合其端为第二门。

左右卫甲骑队：左右卫大将军二人，服如翊卫郎将，帅骑士百人。执青龙旗五人左，青凤旗五人右。次青龙旗五人左，赤凤旗五人右。次黄龙旗五人左，黄凤旗五人右。次白龙旗五人左，白凤旗五人右。次黑龙旗五人左，黑凤旗五人右。次五色凤旗二十五居左，五色龙旗二十五居右，曲绕辂后，合牙门旗为第三门。士皆冠甲骑冠，金饰，硃画甲，青勒甲绦，镀金环，白绣汗胯，红靴，佩弓矢器仗，马青金毛狮子甲，珂饰。

左卫青甲队：左卫指挥使二人，骑，服紫罗绣雕虎裲裆，余同左右卫大将军，帅骑士三十有八人。执大青龙旗一人左，大青凤旗一人右，次小青龙旗一人左，小青凤旗一人右，次大青凤旗一人左，大青龙旗一人右，每旗从以持青槊者四人。次小青凤旗一人左，小青龙旗一人右，皆从以持青槊者三人。皆青兜牟，金饰青画甲，青绦，涂金环，汗胯，束带，靴，佩弓矢器仗，马青金毛狮子甲，珂饰。折绕陪门。

前卫赤甲队：前卫指挥使二人，骑，服佩同前卫指挥使，帅骑士凡四十有八人。执大赤凤旗一人左，大赤龙旗一人右。次小赤凤旗一人左，小赤龙旗一人右，次大赤龙旗一人左，大赤凤旗一人右，次小赤龙旗一人左，小赤凤旗一人右，每旗从以持硃槊者四人。次执大赤凤旗一人左，大赤龙旗一人右，皆从以持硃槊者三人。皆硃兜牟，金饰硃画甲，絛环，汗胯，束带，靴，佩弓矢器仗，马硃甲，珂饰。从者二人，服同前队。折绕陪门。

中卫黄甲队：中卫指挥使二人，骑，服同前卫指挥使，帅骑士凡五十有八人。执大黄龙旗一人左，大黄凤旗一人右，次小黄龙旗一人左，小黄凤旗一人右，次大黄凤旗一人左，大黄龙旗一人右，次小黄凤旗一人左，小黄龙旗一人右，次大黄龙旗一人左，大黄凤旗一人右，每旗从以持黄槊者四人。次小黄龙旗一人左，小黄凤旗一人右，皆从以持黄槊者三人。皆黄兜牟，金饰黄甲，絛环，汗胯，束带，靴，佩弓矢器仗，马黄甲，珂饰。从者二人，服同前队。折绕陪门。

右卫白甲队：右卫指挥使二人，骑，服同中卫指挥使，帅骑士凡七十有四人。执大白凤旗一人左，大白龙旗一人右，次小白凤旗一人左，小白龙旗一人右，次大白龙旗一人左，大白凤旗一人右，次小白龙旗一人左，小白凤旗一人右，次大白凤旗一人左，大白龙旗一人右，每旗从以持白槊者四人。次小白凤旗一人左，小白龙旗一人右，次大白龙旗一人左，大白凤旗一人右，皆从以持白槊者五人。皆白兜牟，金饰白甲，絛环，汗胯，束带，靴，佩弓矢器仗，马白甲，珂饰。从者二人，服同前队。折绕陪门。

牙门四：监门中郎将二人，服佩同各卫指挥使，骑，分左右。次左卫，次前卫，次中卫，次右卫。牙门旗各二，色并赤。监门校尉各二人，骑，服佩同各卫之执旗者。从者十人，服同前队。

志第三十 舆服三

○仪卫

殿上执事

挈壶郎二人，掌直漏刻，冠学士帽，服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漏刻直御榻南。

司香二人，掌侍香，以主服御者国语曰速古兒赤。　摄之，冠服同挈壶。香案二，在漏刻东西稍南。司香侍案侧，东西相向立。

酒人，凡六十人，主酒国语曰答剌赤。　　二十人，主湩国语曰郃剌赤。二十人,主膳国语曰博兒赤。 二十人。冠唐帽，服同司香。酒海直漏南， 酒人北面立酒海南。

护尉四十人，以质子在宿卫者摄之。质子，国语曰睹鲁花。　冠交角幞头，紫梅花罗窄袖衫，涂金束带，白锦汗胯，带弓矢，佩刀，执骨朵，分立东西宇下。

警跸三人，以控鹤卫士为之。冠交角幞头，服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捧立于露阶。每乘舆出入，则鸣其鞭以警众。

殿下执事

司香二人，亦以主服御者摄之，冠服同殿上司香。香案直露阶南，司香东西相向立。

护尉，凡四十人，以户郎国语曰玉典赤。　　二十人、质子二十人摄之，服同宇下护尉，夹立阶ＮＸ。

右阶之下，伍长凡六人，都点检一人，右点检一人，左点检一人。凡宿卫之人及诸门者、户者，皆属焉。如怯薛歹、八剌哈赤、玉典赤之类是也。　殿内将军一人，凡殿内佩弓矢者、佩刀者、诸司御者皆属焉。如火兒赤、温都赤之类是也。

殿外将军一人，宇下护尉属焉。宿直将军一人，黄麾立仗及殿下护尉属焉。右无常官，凡朝会，则以近侍重臣摄之。服白帽，白衲袄，行

縢，履袜，或服其品之公服，恭事则侍立。舍人授以骨朵而易笏，都点检以玉，右点检以玛瑙，左点检以水精，殿内将军以玛瑙，殿外将军以水精，宿直将军以金。

左阶之下，伍长凡三人，殿内将军一人，殿外将军一人，宿直将军一人，冠服同右，恭事则侍立。舍人授以骨朵而易笏，殿内将军以玛瑙，殿外将军以水精，宿直将军以金。

司辰郎二人，一人立左楼上，服视六品，候时，北面而鸡唱；一人立楼下，服视八品，候时，捧牙牌趋丹墀跪报。露阶之下，左黄麾仗内，设表案一，礼物案一，舆士凡八人，每案四人。前二人冠缕金额交角幞头，绯锦宝相花窄袖袄，涂金束带，行縢，鞋袜。后二人冠服同前，惟袄色青。

圉人十人，国语曰阿塔赤。　　冠唐巾，紫罗窄袖衫，青锦缘白锦汗胯，铜束带，乌靴，驭立仗马十，覆以青锦缘绯锦鞍复，分左右，立黄麾仗南。

侍仪使二人，引进使一人，通班舍人一人，尚引舍人一人，阅仗舍人一人，奉引舍人一人，先舆舍人一人。纠仪官凡四人，尚书一人，侍郎一人，监察御史二人。知班三人，视班内失仪者，白纠仪官而行罚焉。皆东向，立右仗之东，以北为上。

侍仪使二人，引进使一人，承奉班都知一人，宣表目舍人一人，宣表修撰一人，宣礼物舍人一人，奉表舍人一人，奉币舍人一人，尚引舍人一人，阅仗舍人一人，奉引舍人一人，先舆舍人一人。押礼物官凡二人，工部侍郎一人，礼部侍郎一人。纠仪官凡四人，尚书一人，侍郎一人，监察御史二人。知班三人，视班内如左右辇路。宣赞舍人一人，通赞舍人一人，户郎二人，承传赞席前，皆西向，立左仗之西，以北为上。凡侍仪使、引进使、尚书、侍郎、御史，各服其本品之服。承奉班都知、舍人，借四品服。知班，冠展角幞头，服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

护尉三十人，以质子在宿卫者摄之，立大明门闑外，冠服同宇下护尉。

承传二人，控鹤卫士为之，立大明门楹间，以承传于外仗。冠服同警跸，执金柄小骨朵。

殿下黄麾仗

黄麾仗凡四百四十有八人，分布于丹墀左右，各五行。

右前列，执大盖二人，执华盖二人，执紫方盖二人，执红方盖二人，执曲盖二人，冠展角幞头，服绯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乌靴。

次二列，执硃团扇八人，执大雉扇八人，执中雉扇八人，执小雉扇八人，执硃团扇八人，冠武弁，服同前执盖者。

次三列，执黄麾幡十人，武弁，青絁生色宝相花袍，青勒帛，乌靴。执绛引幡十人，武弁，绯絁生色宝相花袍，绯勒帛，乌靴。执信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黄。执传教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白。执告止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紫。

次四列以下，执葆盖四十人，武弁，服绯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乌靴。执仪锽斧四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黄。执小戟蛟龙掌四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青。左列亦如之。皆以北为上。押仗四人，行视仗内而检校之，冠服同警跸者。

殿下旗仗

旗仗执护引屏，凡五百二十有八人，分左右以列。

左前列，建天下太平旗第一，牙门旗第二，每旗执者一人，护者四人，皆五色绯巾，五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云头靴，执人佩剑，护人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云头靴。

左二列，日旗第三，龙君旗第四，每旗执者一人，护者四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前列。

右前列，建皇帝万岁旗第一，牙门旗第二，每旗执者一人，护者四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左前列。

右二列，月旗第三，虎君旗第四，每旗执者一人，护者四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前列。

左次三列，青龙旗第五，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天王旗第六，执者一人，巾服同上；护者

二人，青白二色絁巾，二色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云头靴。风伯旗第七，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佩执同天王旗。雨师旗第八，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佩执同青龙旗。雷公旗第九，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紫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白兜鍪，白甲，云头靴。电母旗第十，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风伯旗。吏兵旗第十一，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雷公旗；后屏五人，执槊，黄兜鍪，黄甲，云头靴。

右次三列，白虎旗第五，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青硃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云头靴。江渎旗第七，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天王旗。河渎旗第八，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紫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黄兜鍪，黄甲，云头靴。淮渎旗第九，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硃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白虎旗。济渎旗第十，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青兜鍪，青甲，云头靴。力士旗第十一，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佩执同河渎旗。二十二旗内，拱卫直指挥使二人，分左右立，服本品朝服，执玉斧。次卧瓜一列，次立瓜一列，次列丝一列，冠缕金额交角幞头，绯锦宝相花窄袖袄，涂金荔枝束带，行縢，履袜。次镫仗一列，次吾仗一列，次班剑一列，并分左右立，冠缕金额交角幞头，青锦宝相花窄袖袄，涂金荔枝束带，行縢，履袜。

左次四列，硃雀旗第十二，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青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云头靴。木星旗第十三，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硃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青兜鍪，青甲，云头靴。荧惑旗第十四，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紫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硃雀旗。土星旗第十五，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荧惑旗；后屏五人，执槊，黄兜鍪，黄甲，云头靴。

太白旗第十六，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木星旗；后屏五人，执槊，白兜鍪，白甲，云头靴。水星旗第十七，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太白旗；后屏五人，执槊，紫兜鍪，紫甲，云头靴。鸾旗第十八，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巾服执同木星旗。

右次四列，玄武旗第十二，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紫兜鍪，紫甲，云头靴，执槊。东岳旗第十三，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玄武旗；后屏五人，执槊，青兜鍪，青甲，云头靴。南岳旗第十四，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青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中岳旗第十五，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紫青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黄兜鍪，黄甲，云头靴。西岳旗第十六，执者一人，巾服佩同上；护者二人，硃青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白兜鍪，白甲。北岳旗第十七，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巾服佩同南岳旗；后屏五人，巾服执同玄武旗。麟旗第十八，执者一人，护者二人，后屏五人，巾服执佩同西岳旗。

左次五列，角宿旗第十九，亢宿旗第二十，氐宿旗第二十一，房宿旗第二十二，心宿旗第二十三，尾宿旗第二十四，箕宿旗第二十五。每旗，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青硃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青兜鍪，青甲，执槊。

右次五列，奎宿旗第十九，娄宿旗第二十，胃宿旗第二十一，昴宿旗第二十二，毕宿旗第二十三，觜宿旗第二十四，参宿旗第二十五。每旗，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青硃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白兜鍪，白甲。

左次六列，斗宿旗第二十六，牛宿旗第二十七，女宿旗第二十八，虚宿旗第二十九，危宿旗第三十，室宿旗第三十一，壁宿旗第三十二。每旗，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紫兜鍪，紫甲。

右次六列，井宿旗第二十六，鬼宿旗第二十七，柳宿旗第二十八，星宿旗第二十九，张宿旗第三十，翼宿旗第三十一，轸宿旗第三十二。每旗，执者一人，黄絁巾，黄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护者二人，硃白二色絁巾，二色絁生色宝相花袍，勒帛，花靴，佩剑，加弓矢；后屏五人，执槊，硃兜鍪，硃甲。

宫内导从

警跸三人，以控鹤卫士为之，并列而前行，掌鸣其鞭以警众。服见前。　天武二人，执金钺，分左右行，金兜鍪，金甲，蹙金素汗胯，金束带，绿云靴。

舍人二人，服视四品。

主服御者凡三十人，速古兒赤也。　执骨朵二人，执幢二人，执节二人，皆分左右行。携金盆一人，由左；负金椅一人，由右。携金水瓶、鹿卢一人，由左；执巾一人，由右。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左右行。捧金唾壶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执金拂四人，执升龙扇十人，皆分左右行。冠交角幞头，服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

劈正斧官一人，由中道，近侍重臣摄之。侍仪使四人，分左右行。

佩弓矢十人，国语曰火兒赤。 分左右，由外道行，服如主服御者。

佩宝刀十人，国语曰温都赤。　分左右行，冠凤翅唐巾，服紫罗辫线袄，金束带，乌靴。

中宫导从

舍人二人，引进使二人，中政院判二人，同佥中政院事二人，佥中政院事二人，中政院副使二人，同知中政院事二人，中政院使二人，皆分左右行，各服其本品公服。内侍二人，分左右行，服视四品。

押直二人，冠交角幞头，紫罗窄袖衫，涂金束带，乌靴。小内侍凡九人，执骨朵二人，执葆盖四人，皆分左右行；执伞一人，由中道行；携金盆二人由左，负金椅二人由右。服紫罗团花窄袖衫，冠、带、靴如押直。

中政使一人，由中道，捧外办象牌，服本品朝服。

宫人，凡二十二人。携水瓶、金鹿卢一人，由右；执销金净巾一人，由左。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分左右。捧金唾壶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执金拂四人，执雉扇十人，各分左右行。冠凤翅缕金帽，销金绯罗袄，销金绯罗结子，销金绯罗系腰，紫罗衫，五色嵌金黄云扇，瓘玉束带。

进发册宝

清道官二人，警跸二人，并分左右，皆摄官，服本品朝服。

云和乐一部，署令二人，分左右。次前行戏竹二，次排箫四，次箫管四，次板二，次歌四，并分左右。前行内琵琶二十，次筝十六，次箜篌十六，次綫十六，次方响八，次头管二十八，次龙笛二十八，为三十三重。重四人。

次杖鼓三十，为八重。次板八，为四重。板内大鼓二，工二人，舁八人。本工服并与卤簿同。法物库使二人，服本品服。次硃团扇八，为二重。次小雉扇八，次中雉扇八，次大雉扇八，分左右，为十二重。次硃团扇八，为二重。次大伞二，次华盖二，次紫方伞二，次红方伞二，次曲盖二，并分左右。执伞扇所服，并同立仗。

围子头一人，中道。次围子八人，分左右。服与卤簿内同。

安和乐一部，署令二人，服本品服。札鼓六，为二重，前四，后二。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二，分左右。次龙笛四，次头管四，并为二重。次羌管二，次笙二，并分左右。次云璈一，中道。次綫二，分左右。乐工服与卤簿内同。

伞一，中道，椅左，踏右，执人皁巾，大团花绯锦袄，金涂铜束带，行縢，鞋袜。

拱卫使一人，服本品服。

舍人二人，次引宝官二人，并分左右，服四品服。

香案，中道，舆士控鹤八人，服同立仗内表案舆士。侍香二人，分左右，服四品服。

宝案，中道，舆士控鹤十有六人，服同香案舆士。方舆官三十人，夹香案宝案，分左右而趋，至殿门，则控鹤退，方舆官舁案以升。唐巾，紫罗窄袖衫，金涂铜束带，乌靴。

引册二人，四品服。

香案，中道，舆士控鹤八人，服同宝案舆士。侍香二人，分左右，服四品服。

册案，中道，舆士控鹤十有六人，服同宝案舆士。方舆官三十人，夹香案册案，分左右而趋，至殿门，则控鹤退，方舆官舁案以升。巾服与宝案方舆官同。

葆盖四十人，次阅仗舍人二人，服四品服。次小戟四十人，次仪锽四十人，夹云和乐伞扇，分左右行，服同立仗。

拱卫使二人，服本品朝服。次班剑十，次吾仗十二，次斧十二，次镫仗二十，次列丝十，皆分左右。次水瓶左，金盆右。次列丝十，次立瓜十。次金杌左，鞭桶右；蒙鞍左，伞手右。次立瓜十，次卧瓜三十。并夹葆盖、小戟、仪锽，分左右行。服并同卤簿内。

拱卫外舍人二人，服四品服，引导册诸官。次从九品以上，次从七品以上，次从五品以上，并本品朝服。

金吾折冲二人，牙门旗二，每旗引执五人。次青槊四十人，赤槊四十人，黄槊四十人，白槊四十人，紫槊四十人，并兜鍪甲靴，各随槊之色，行导册官外。

册案后，舍人二人，服四品服。次太尉右，司徒左。次礼仪使二人，分左右。次举册官四人右，举宝官四人左；次读册官二人右，读宝官二人左。次阁门使四人，分左右。并本品服。

知班六人，分左右，服同立仗，往来视诸官之失仪者而行罚焉。

册宝摄官

上尊号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有六人，奉册官四人，奉宝官四人，捧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引册官五人，引宝官五人，典瑞官三人，纠仪官四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四人，阁门使三

人，清道官四人，点试仪卫五人，司香四人，备顾问七人，代礼三十人，拱卫使二人，押仗二人，方舆一百六十人。

上皇太后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人，摄太尉一人，摄司徒一人，礼仪使四人，奉册官二人，奉宝官二人，引册官二人，引宝官二人，举册官二人，举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捧册官二人，捧宝官二人，奏中严一人，主当内侍十人，阁门使六人，充内臣十三人，纠仪官四人，代礼官四十二人，掌谒四人，司香十二人，折冲都尉二人，拱卫使二人，清道官四人，警跸官四人，方舆官百二十人。

太皇太后册宝，摄官同前。

授皇后册宝，凡摄官百八十人，摄太尉一人，摄司徒一人，主节官二人，礼仪使四人，奉册官二人，奉宝官二人，引册官二人，引宝官二人，举册官二人，举宝官二人，读册官二人，读宝官二人，内臣职掌十人，宣徽使二人，閤门使四人，代礼官三十七人，侍香二人，清道官四人，折冲都尉二人，警跸官四人，中宫内臣九人，纠仪官四人，接册内臣二人，接宝内臣二人，方舆官七十四人。

授皇太子册，凡摄官四十有九人，摄太尉一人，奉册官二人，持节官一人，捧册官二人，读册官二人，引册官二人，摄礼仪使二人，主当内侍六人，副持节官五人，侍从官十一人，代礼官十六人。

班序

先期，侍仪使纠庀陈设。

殿内两楹北，香案二。

殿门内，殿内将军板位二。其外，殿外将军板位二。宇下，斜界护尉板位二。轩溜前斜外出画白莲六，右点检板位三，左宣徽板位三。莲南一步，横列鸣鞭板位三。左右阶南两隅，天武板位二。宇下左右第一第三重，叙界导从板位二。

殿东门两碛斜界出导从二道三层，各圈十五，先扇锜各五，宝盖锜各二。

殿东阶下各圈十，直至东门阶下，为回倒导从位。

正阶下二十四甓，香案一。护尉席内各所迤内第四螭首取直，边北，左右护尉第五席相向布席，北二席宿直。次殿中，次典瑞，次起居，每席函丈五尺。设殿前板位八，各以左右ＮＸ道内边丹墀迤内第五甓纵直，北空路五丈五尺，东西走路各违四丈九尺，中布席四十，席函九尺，设护尉板位二。

辇路东西各五道，袤二丈一仞五寸。南北两道，广丈有奇。北至道当中，第一北三南一，自两端各函六丈。第二北起十一，各函丈咫，南起九，各函丈三尺。第三北起十三，各函丈五尺，南起十二，各函丈五寸。第四北起十六，各函丈二尺，南起十四，各函九尺。第五北起，同上南起，各函八尺，北头曲尺路内，各函九尺，设黄麾仗锜二百二十。仗南画阑约丈许，左右同，中央置席，设尚厩板位二。仗内丹墀横界一十八道，道函五尺，纵引横引三丈，中设九品板位一十八。尚厩南左右纵画各一十八道，道函仞，左右向，设起居旁折板位三十六，以内为上。

大明门中两楹外，斜界二道，护尉板位二，外设管旗板位二。门下左右阙边各六丈，南北各画一道，广一引七丈一仞六寸，空各二丈一仞，内横二引二丈五寸，空各三丈五尺。每锜后丈五尺屏风渠一道，长五尺，坐各违四壁丈五尺，设牙旗锜七十四。阙下两观内各六丈，纵各界一十八道，道违仞，左右设外序班板位三十六。自序班北入阙左右门边两外仗往北折，西至月华门，东至日精门，道中央入至起居旁折界一道导引。

志第三十一 选举一

选举之法尚矣。成周庠序学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举于乡，升于司徒、司马论定，而后官之。两汉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或奉对诏策，事犹近古。隋、唐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或兼用诗赋，士始有弃本而逐末者。宋大兴文治，专尚科目，虽当时得人为盛，而其弊遂至文体卑弱，士习委靡，识者病焉。辽、金居北方，俗尚弓马，辽景宗、道宗亦行贡试，金太宗、世宗屡辟科场，亦粗称得士。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然当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又廕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⑹桃堑热牍僬撸□嗝□逋□R圆肘住8.乘叭问抡撸□□尤咧啊2兜琳咭怨π穑□胨谡咭躁呓□□凉そ辰匀氚嘧剩□□吡匕圊伊髌贰V钔酢9.□鳎□枰酝断拢□轮□H巍T兑摹⑼忉瑁□谝猿す伲□轮□老□7踩舸死啵□□□嚼舻涝佣□喽苏哽#★蚍蛉逵兴旯敝□□□粲胁褂弥□ǎ□晦蚴贰17.钍罚□皇樾础�十□矗□皇槔簟5.淅簦□□柚□□□匆酌毒伲□皇⑻ā⒃骸2.浚□宦贰8.□⒅荨⑪兀□□胫□荆□岩灾讣啤K涿□浯蠓颍□嗤□□墒酋乙□伲□芟跃簦欢□侗氏吕簦□熘虑匀云疲□栉姆T印9势漕□≈□福□己酥□□□凰娉□⑼馊危□皇⊙　2.垦。□晃墓佟⑽涔伲□豢际□□蛔矢瘢□缓敛豢稍健6□蛟□□□蚪枳剩□蛴派□□蚧亟担□渥萸槠坡桑□怨□盟剑□侵撩髡卟荒懿煅伞J墙晕姆崩舯字□□乱病?

今采摭旧编，载于简牍，或详或略，绦分类聚，殆有不胜其纪述者，姑存一代之制，作《选举志》。

科目

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F渲醒≌撸□雌涓骋郏□钣敫鞔Tす偻□鸸□拢□枚□窖钲嫉确踩舾

扇耍□砸皇泵□浚□□笔阑蛞晕□潜悖□赂粗兄埂?

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绦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奏上，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十一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至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ｋ济□惺椋□巫霉沤瘢□攵涮兄啤Ｆ湟曰是烊□臧嗽拢□煜驴ｌは兀□似湎驼吣苷撸□涓秤兴荆□文甓□禄崾跃┤Γ□醒≌唠藿□撞哐伞＞吆闲惺乱擞诤螅嚎瞥。□咳□暌淮慰□浴＞偃舜颖竟峁偎居谥钌□□谕凭伲□昙岸□□逡陨希□绲吵破湫□□□笥逊□湫乓澹□□餍行拗□浚□嶙锉＞伲□岳穸厍玻□手盥犯□Ｆ浠蜥咚嚼木伲□⒂□俣□痪僬撸□嗖煊□贰⑺嗾□□盟咎宀炀恐巍？际猿淌剑好晒拧⑸□咳耍□谝怀【□饰逄校□洞笱Ａ贰ｉ堵塾铩贰ｉ睹献印贰ｉ吨杏埂纺谏栉剩□贸ｐ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５诙□〔咭坏溃□允蔽癯鎏猓□尬灏僮忠陨稀：喝恕20.先耍□谝怀：骶□□啥□剩□洞笱Ａ贰ｉ堵塾铩贰ｉ睹献印贰ｉ吨杏埂纺诔鎏猓□⒂贸ｐ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

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硃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流官子孙廕叙，并依旧制，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愿试者听。若中选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资级，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无品级，止依试例从优铨注。乡试处所，并其余绦目，命中书省议行。於戏！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W啥□喾剑□逵柚烈狻！?

中书省所定条目：

乡试中选者，各给解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礼部，腹里宣慰司及各路关申礼部，拘该监察御史、廉访司，依上录连科文申台，转呈都省，以凭照勘。

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绦；汉人、南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

会试，省部依乡试例，于次年二月初一日试第一场，初三日第二场，初五日第三??

御试，三月初七日，前期奏委考试官二员、监察御史二员、读卷官二员，入殿廷考试。

每举子一名，怯薛歹一人看守。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选考试官，行省与宣慰司及腹里各路，有行台及廉访司去处，与台宪官一同商议选差。上都、大都从省部选差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司官一员监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并于见任并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封弥官一员、誊录官一员，选廉干文资正官充之。

凡誊录试卷并行移文字，皆用硃书，仍须设法关防，毋致容私作弊。省部会试，都省选委知贡举、同知贡举官各一员，考试官四员，监察御史二员，弥封、誊录、对读官、监门等官各一员。

乡试，行省一十一：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宣慰司二：河东，山东。直隶省部路分四：真定，东平，大都，上都。

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五人，上都六人，河东五人，真定等五人，东平等五人。山东四人，辽阳五人，河南五人，陕西五人，甘肃三人，岭北三人，江浙五人，江西三人，湖广三人，四川一人，云南一人，征东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十人，上都四人，河东四人，东平等四人，山东五人，真定等五人，河南五人，四川三人，甘肃二人，陕西三人，岭北二人，辽阳二人，云南二人，征东一人，湖广七人，江浙一十人，江西六人。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东平等九人，山东七人，河东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云南二人，甘肃二人，岭北一人，陕西五人，辽阳二人，征东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

乡试、会试，许将《礼部韵略》外，余并不许怀挟文字。差搜检怀挟官一员，每举人一名差军一名看守，无军人处，差巡军。

提点擗掠试院，差廉干官一员，度地安置席舍，务令隔远，仍自试官入院后，常川妨职，监押外门。

乡试、会试，弥封、誊录、对读官下吏人，于各衙门从便差设。

试卷不考格，犯御名庙讳及文理纰缪、涂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誊录所承受试卷，并用硃书誊录正文，实计涂注乙字数，标写对读无差，将硃卷逐旋送考试所。如硃卷有涂注乙字，亦皆标写字数，誊录官书押。候考校合格，中选人数已定，抄录字号，索上元卷，请监试官、知贡举官、同试官，对号开拆。

举人试卷，各人自备三场文卷并草卷，各一十二幅，于卷首书三代、籍贯、年甲，前期半月于印卷所投纳。置簿收附，用印钤缝讫，各

还举人。

凡就试之日，日未出入场，黄昏纳卷。受卷官送弥封所，撰字号，封弥讫，送誊录所。

科举既行之后，若有各路岁贡及保举儒人等文字到官，并令还赴本乡应试。

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

举人于试场内，毋得喧哗，违者治罪，仍殿二举。

举人与考试官有五服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殿一举。

乡试、会试，若有怀挟及令人代作者，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服应举者，并殿二举。

国子监学岁贡生员及伴读出身，并依旧制，愿试者听。中选者，于监学合得资品上从优铨注。

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大都、上都有恆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

知贡举以下官会集至公堂，议拟合行事目云：

诸辄于弥封所取问举人试卷封号姓名及漏泄者，治罪。诸试题未出而漏泄者，许人告首。诸对读试卷官不躬亲而辄令人吏对读，其对读讫而差误有碍考校者，有罚。诸誊录人书写不慎及错误有碍考校者，重事责罚。诸官司故纵举人私将试卷出院，及祗应人知而为传送者，许人告首。诸监试官掌试院事，不得干预考校。诸试院官在帘内者，不许与帘外官交语。诸色人无故不得入试□。诸举人谤毁主司，率众喧竞，不服止约者，治罪。诸举人就试，无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或偶与亲姻邻坐而不自陈者，怀挟代笔传义者，并扶出。诸拆毁试卷首家状者，推治。诸举人于试卷书他语者，驳放；涉谤讪者，推治。诸试日，为举人传送文书，及因而受财者，并许人告。诸举人于别纸上起草者，出榜退落。诸科文内不得自叙苦辛门第，委誊录所点检得，如有违犯，更不誊录，移文考试院出榜退落。诸冒名就试，别立姓名，反受财为人怀挟代笔传义者，并许人告。诸被黜而妄诉者，治罪。诸监门官讥察出入，其物应入

者，拆封点检。诸巡铺官及兵级，不得喧扰，及辄视试文，并容纵举人无故往来，非因公事，不得与举人私语。诸试卷弥封用印讫，以三不成字为号标写，仍于涂注乙处用??

每举人一名，给祗应巡军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试日，击钟为节。一次，院官以下皆盥漱。二次，监门官启钥，举人入院，搜检讫，就将解据呈纳。礼生赞曰“举人再拜”，知贡举官隔帘受一拜，跪答一拜，试官受一拜，答一拜。钟三次，颁题，就次。日午，赐膳。其纳卷首，赴受卷所揖而退，不得交语。受卷官书举人姓名于历，举人揖而退，取解据出院，巡军亦出。至晚，鸣钟一次，锁院门。第二场，举人入院，依前搜检，每十人一甲，序立至公堂下，作揖毕，颁题就次。第三场，如前仪。

其受卷官具受到试卷，逐旋关发弥封官，将家状草卷，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以三不成字撰号。每名累场同用一号，于卷上亲书，及于历内标附讫，牒送誊录官置历，分给吏人，并用硃书誊录正文，仍具元卷涂注乙及誊录涂注乙字数，卷末书誊录人姓名，誊录官具衔书押，用印钤缝，牒送对读所。翰林掾史具誊录讫试卷总数，呈报监察御史。对读官以元卷与硃卷躬亲对读无差，具衔书押，呈解贡院，元卷发还弥封所。各所行移，并用硃书，试卷照依元号附簿。

试官考卷，知贡举居中，试官相对向坐，公同考校，分作三等，逐等又分上中下，用墨笔批点。考校既定，收掌试卷官于号簿内标写分数，知贡举官、同试官、监察御史、弥封官，公同取上元卷对号开拆，知贡举于试卷家状上亲书省试第几名。拆号既毕，应有试卷并付礼部架阁，贡举诸官出院。中书省以中选举人分为二榜，揭于省门之左右。

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试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譔策问进呈，俟上采? 3跗呷眨□词抡咄□谏璋赣谔们埃□貌咛庥谏稀 > 偃巳朐海□鸭炱□□晒湃俗饕患祝□蛄iii□裆□家□劣谔们埃□□诹桨荩□筒咛猓□至桨荩□骶痛巍Ⅰ□咳俗饕患祝□喝恕20.先俗饕患祝□缜耙恰C拷□恳蝗耍□蠲晒潘尬朗恳蝗思嗍印H瘴纾□蜕拧 = □磕删肀希□鲈骸 < 嗍怨偻□辆砉伲□运□圆叩谄涓呦拢□治□□捉□唷W鞫□瘢□秒坊浦绞椋□矣谀谇昂烀胖□笥摇?

前一日，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华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谢恩

表。次日，诣中书省参见。又择日，诸进士诣先圣庙行舍菜礼，第一人具祝文行事，刻石题名于国子监。

延祐二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兒、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五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护都达兒、霍希贤等五十人。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普化、宋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捌剌、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烨等九十有七人。

元统癸酉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稍异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科举取士，莫盛于斯。后三年，其制遂罢。又七年而复兴，遂稍变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绦，增本经义；易汉、南人第一?端氖椤芬梢坏牢□揪□桑□龅诙□」鸥惩猓□谮□尽⑰卤砟谟挚埔坏馈4擞性□颇咳∈恐□疲□舐匀绱恕?

若夫会试下第者，自延祐创设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受省劄，后举不为例。今有来迟而不及应试者，未曾区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为格。”

泰定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下第举人，仁宗延祐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今当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后勿为格。”从之。自余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间有试补书吏以登仕籍者。惟已废复兴之后，其法始变，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又增取乡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及县教谕。于是科举取士，得人为盛焉。

学校

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

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成宗大德十年春二月，增生员廪膳，通前三十员为六十员。武宗至大二年，定伴读员四十人，以在籍上名生员学问优长者补之。仁宗延祐二年冬十月，以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宜增其廪饩，乃减去庶民子弟一百一十四员，听陪堂学业，于见供生员一百名外，量增五十名。元置蒙古二十人，汉人三十人，其生员纸札笔墨止给三十人，岁凡二次给之。

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学制颁行之，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至成宗大德五年冬十月，又定生员，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贞元年，命有司割地，给诸路蒙古学生员饩廪。其学官，至元十九年，定拟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在诸字之右，府州教授一任，准从八品，再历路教授一任，准正八品，任回本等迁转。大德四年，添设学正一员，上自国学，下及州县，举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泰定二年春闰正月，以近岁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廪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

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许衡又著诸生入学杂仪，及日用节目。七年，命生员八十人入学，俾永为定式而遵行之。

成宗大德八年冬十二月，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十年冬闰十月，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

武宗至大四年秋闰七月，定生员额二百人。冬十二月，复立国子学试贡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

仁宗延祐二年秋八月，增置生员百人，陪堂生二十人，用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更定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学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者，许令充试。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每月初二日蚤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覆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终通考。三曰黜罚科绦。应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者，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之。应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者，初犯殿试一年，再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之，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亦从本监议罚之。应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岁者，并行除名。

除月假外，其余告假，并不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校应在学生员，除蒙古、色目别议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出学。其余责罚，并依旧规。

泰定三年夏六月，更积分而为贡举，并依世祖旧制。其贡试之法，从监学所拟，大概与前法略同，而防闲稍加严密焉。其本学正、录各二员，司乐一员，典籍二员，管勾一员，及侍仪舍人，旧例举积分生员充之，后以积分既革，于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为正、录，通晓音律、学业优赡者为司乐，干局通敏者为典籍、管勾。其侍仪舍人，于上、中斋举礼仪习熟、音吐洪畅、曾掌春秋释奠、每月告朔明赞、众与其能者充之。文宗天历二年春三月，惟伴读员数，自初二十人岁贡二人，后于大德七年定四十人岁贡六人，至大四年定四十人岁贡四人，延祐四年岁贡八人为淹滞，既额设四十名，宜充部令史者四人、路教授者四人。是后，又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

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太宗六年，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命贵臣子弟入学受业。宪宗四年，世祖在潜邸，特命修理殿廷；及即位，赐以玉斝，俾永为祭器。至元十三年，授提举学校官六品印，遂改为大都路学，署曰提举学校所。二十四年，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自提举以下，设官有差。仁宗延祐四年，大兴府尹马思忽重修殿门堂庑，建东西两斋。泰定三年，府尹曹伟增建环廊。文宗天历二年，复增广之，提举郝义恭又增建斋舍。自府尹郝朵而别至曹伟，始定生员凡百人，每名月饩，京畿漕运司及本路给之。泰定四年夏四月，诸生始会食于学焉。

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

及宪府官试补。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长、学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举充之。谕、录历两考，升正、长。正、长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上中州教授又历一考，升路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例以下第举人充正、长，备榜举人充谕、录，有荐举者，亦参用之。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材辈出矣。

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其生员拟免本身检医差占等役，俟其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难，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提举纲维之。凡宫壶所需，省台所用，转入常调，可任亲民，其从太医院自迁转者，不得视此例，又以示仕途不可以杂进也。然太医院官既受宣命，皆同文武正官五品以上迁叙，余以旧品职递升，子孙廕用同正班叙。其掌药，充都监直长，充御药院副使，升至大使，考满依旧例于流官铨注。诸教授皆从太医院定拟，而各路主善亦拟同教授皆从九品。凡随朝太医，及医官子弟，及路府州县学官，并须试验。其各处名医所述医经文字，悉从考校。其诸药所产性味真伪，悉从辨验。其随路学校，每岁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具呈太医院，发下诸路医学，令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置簿解纳送本司，以定其优劣焉。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一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

举遗逸以求隐迹之士，擢茂异以待非常之人。世祖中统间，征许衡，授怀孟路教官，诏于怀孟等处选子弟之俊秀者教育之。是年，又诏征金进士李冶，授翰林学士。征刘因为集贤学士，不至。又用平章咸宁王野仙荐，征萧□不起，即授陕西儒学提举。至元十八年，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二十年，复召拜刘因右赞善大夫，辞，不允。未几以抛老，乞终养，俸给一无所受。后遣使授命于家，辞疾不起。二十八年，复诏求隐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闻。成宗大德六年，征临川布衣吴澂，擢应奉翰林文字，拜命即归。九年，诏求山林间有德行文学、识治道者，遣使征萧渼，且曰："或不乐于

仕，可试一来，与朕语而遣归。”至大三年，复召吴澄，拜国子司业，以病还；延祐三年，召拜集贤直学士，以疾不赴；至治三年，召拜翰林学士。武宗、仁宗累征萧渼，授集贤学士、国子司业，未赴，改集贤侍讲学士。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始至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谕德如故。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诏曰：“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材，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报本道廉访司，覆奏察闻，以备录用。”又屡诏求言于下，使得进言于上，虽指斥时政，并无谴责，往往采择其言，任用其人，列诸庶位，以图治功。其他著书立言、裨益教化、启迪后人者，亦斟酌录用，著为常式云。

童子举，唐、宋始著于科，然亦无常员。成宗大德三年，举童子杨山童、海童。五年，大都提举学校所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行省举张升甫。武宗至大元年，举武福安。仁宗延祐三年，江浙行省举俞傅孙、冯怙哥。六年，河南路举张答罕，学士完者不花举丁顽顽。七年，河间县举杜山童，大兴县举陈聃。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连江县举陈元麟。至治三年，河南行省举张英。泰定四年，福州举叶留□井。文宗天历二年，举杜夙灵。至顺二年，制举答不歹子买来的。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兒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缀缉辞章，讲说经史，并令入国子学教育之。惟张秦山尤精篆涘，陈元麟能通性理，叶留畊问以《四书》大义，则对曰：“无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时人以远大期之。

志第三十二 选举二

○铨法上

凡怯薛出身：元初用左右宿卫为心膂爪牙，故四怯薛子孙世为宿卫之长，使得自举其属。诸怯薛岁久被遇，常加显擢，惟长官荐用，则有定制。至元二十年议：“久侍禁闼、门地崇高者，初受朝命散官，减职事一等，否则量减二等。”至大四年，诏蒙古人降一等，色目人降二等，汉人降三等。

凡台宪选用：大德元年，省议：“台官旧无选法，俱于民职选取，后互相保选，?⑻ù魑□谎　R肆钐ü伲□还偬□匝≡瘢□□□盟竟伲□蚴　⑻ü惭H籼ü儆谑〔垦∪耍□蛴胧」俟惨橹□皇」儆谔厂苎∪耍□嘤胩ü俟惨橹□！敝猎□四辏□□嗖煊□啡温□□谥拔抟煺□□□灯咂芬韵抡呃□右坏龋□□芬陨险呱□□F溆胁还巳云疲□□婪俏亻□袄□□忝裾撸□鹨樯□□；蛴胁怀普撸□遄妙□i?

凡选举守令：至元八年，诏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 > 拍辏□晕迨卤刚呶□涎。□□坏取K氖卤刚撸□跻蛔省H□掠谐烧呶□醒。□莱@□Ｐ□K氖虏槐刚撸□硪蛔省N迨戮悴痪僬撸□斫狄坏取6□□□辏□□骸叭翱闻┤#□饲诜钪罢撸□源紊□薄F涞∮谑抡撸□装罩□！倍□□四辏□□骸奥犯□菹兀□□锫郴ǔ嗤猓□す俨⒁搜∮煤喝怂赜猩□□□把□脊始遥□⑷謇舫錾恚□势废嘤φ撸□舴」馘嘌∩□俊10.喝瞬斡茫□□谟谡□剿侠恚□癜驳料iii□□迨卤敢印！？

凡进用武官：至元十五年，诏：“军官有功而升职者，旧以其子弟袭职，阵亡者许令承袭，若罢去者，以有功者代之。”十七年，诏：“渡江总把、百户有功升迁者，总把依千户降等承袭，百户无递降职名，则从其本等。”十九年，奏拟：“万户、千户、百户物故，视其子孙堪承袭者，依例承袭外，都元帅、招讨使、总管、总把，视其子孙堪承袭者，止令管其元军。元帅、招讨子孙为万户，总管子孙为千户，总把子孙为百户，给元佩金银符。病故者降等，惟阵亡者本等承袭。”二十一年，诏：“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三等，定立绦格，通行迁转。以三年为满，理算资考，升加品级。若年老病故者，令其子弟依例廕叙。”是年，以旧制父子相继，管领元军，不设蒙古军官，故定立资考，三年为满，通行迁转。后各翼大小军官俱设蒙古军官，又兼调遣征进，俱已离翼，难与民官一体迁转廕叙，合将万户、千户、镇抚自奏准日为始，以三年

为满，通行迁转。百户以下，不拘此例。凡军官征战有功过者，验实迹升降。又定蒙古奥鲁官，大翼万户下设奥鲁总管府，从四品。小翼万户下设奥鲁官，从五品。各千户奥鲁，亦设奥鲁官，受院劄。各千户奥鲁，不及一千户者，或二百户、三百户，以远就近，以小就大，合并为千户翼奥鲁官，受院劄。若干碍投下，难以合并，宜再议之。又定首领官受敕牒，元帅、招讨司经历、知事，就充万户府经历、知事，换降敕牒，如元翼该革，别与迁除。若王令旨、并行省劄付、枢密院劄付经历，充中、下万户府知事。行省诸司劄付，充提领案牍，并各翼万户自设经历、知事，一例俱作提控案牍，受院劄。又议："随朝各卫千户镇抚所提控案牍，已拟受院劄，外任千户镇抚所提控案牍，合从行省许准，受万户府付身。"二十四年，诏："诸求袭其父兄之职者，宜察其人而用之。凡旧臣勋阀及有战功者，其子弟当先任以小职，若果有能，则大用之。"二十五年，军官阵亡者，本等承袭，病故者，降二等。虽阵亡，其子弟无能，勿用。虽病故，其子弟果能，不必降等，于本等用之。大德四年，以上都虎贲司并武卫内万户、千户、百户达鲁花赤亡殁，而无奏准承袭定例，似为偏负。今后各翼达鲁花赤亡殁，宜察其子弟有能者用之，无能则止。五年，诏："军官有不赴任者，有患病因事不行者，有已赴任、被差委而出、公事已办为私事称故不回者，今后宜限以六月。越限者以他人代之，期年后以他职授之。"十一年，诏："色目镇抚已殁，其子有能，依例用之。子幼，则取其兄弟之子有能者用之，俟其子长，即以其职还之。"至大二年，议："各卫翼首领官，至经历以上，不得升除，似与官军一体，其子孙乃不得承袭。今后年逾七十，而散官至正从四品者，宜正从五品军官内任用。"四年，诏："军官有故，令其嫡长子，亡殁，令嫡长孙为之。嫡长孙亡殁，则令嫡长孙之嫡长子为之。若嫡长俱无，则以其兄弟之子相应者为之。"

太禧院。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而立之，秩正二品。其所辖诸司，则从其擢用。

宣徽院。皇庆二年，省臣奏："其所辖仓库、屯田官员，半由都省，半由本院用之。"奉旨，宜俱从省臣用之。

中政院。至大四年言："诸司钱粮选法，悉令中书省掌之，可更选人任用，移文中书，给降宣敕。"延祐七年，院臣启："皇后位下中政院用人，奉懿旨，依枢密院、御史台等例行之。"

直省舍人，内则侍相臣之兴居，外则传省阃之命令，选宿卫及勋臣子弟为之。又择其高等二人，专掌奏事。至元二十五年，省臣奏："其充

是职者，俾受宣命。”大德八年，拟历六十月者，始令从政。

凡礼仪诸职：有太常寺检讨，至元十三年，拟历一百月，除从八品。有御史台殿中司知班，十五年，拟历九十月，除正八品。有通事舍人，二十年，议：“从本司选已入流品职官为之，考满验应得资品，升一等迁用。未入流官人员，拟充侍仪舍人，受中书省劄，一考除从九品。”三十年，议：“于二品、三品官子内选用，不限廕叙，两考从七品迁叙。”有侍仪舍人，三十年，议：“于四品、五品官子内选用，不限廕叙，一考从九品。”大德三年，议：“有阙，宜令侍仪司于到部正从九品流官内选用，仍受省劄，三十月为满，依朝官内升转，如不敷，于应得府州儒学教授内选用，历一考，正九品叙。”有礼直管勾，大德三年，省选合用到部人员，俱从太常寺举保，非常选除充者，任回止于本衙门叙用。有郊坛库藏都监二人，至大三年，议：“受省劄者历一考之上，受部劄者历两考之上，再历本院属官一任，拟于从九品内叙。”天历二年，拟在朝文翰衙门，于国子生员内举充。

至元九年，部议：“巡检流外职任，拟三十月为一考，任回于从九品迁叙。”二十年，议：“巡检六十月，升从九品。”大德七年，议：“各处所委巡检，自立格月日为始，已历两考之上者，循旧例九十月出职；不及两考者，须历一百二十月，方许出职迁转。”十年，省奏：“奉旨腹里巡检，任回及考者，止于巡检内注授。所历未及者，于钱谷官内定夺，通理巡检月日。各处行省所设巡检，考满者，咨省定夺；未及考满者，行省于钱谷官等职内委用，通理月日，依旧升转；不及一考，如系告廕并提控案牍例应转充者，于杂职内委用，考满各理本等月日，依例升转。”

y跳風(灀 驞A]t 柽蘅槄 E 鷊?]梁X A:?□孋D??

志第三十三 选举三

○铨法中

至元四年，诏：“诸官品正从分等，职官用廕，各止一名。诸廕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廕之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听。诸用廕者，以嫡长子。若嫡长子有废疾，立嫡长子之子孙，曾玄同。如无，立嫡长子同母弟，曾玄同。如无，立继室所生。如无，立次室所生。如无，立婢子。如绝嗣者，傍廕其亲兄弟，各及子孙。如无，傍廕伯叔及其子孙。诸用廕者，孙降子、曾孙降孙、婢生子及傍廕者，皆于合叙品从降一等。诸廕子入品职，循其资考，流转升迁。廉慎干济者，依格超升。特恩擢用者，不拘此例。其有不务廉慎，违犯礼法者，依格降罚，重者除名。诸自九品依例迁至正三品，止于本等流转，二品以上选自特旨。诸职官廕子之后，若有余子，不得于诸官府自求职事，诸官府亦不许任用。”五年，诏：“诸廕官各具父祖历仕缘由、去任身故岁月并所受宣敕札付、彩画宗支，指实该承廕人姓名年甲，本处官司体勘房亲，揭照籍册，别无诈冒，及无废疾过犯等事，上司审验相同，保结申覆，令亲赍文解赴部。诸廕叙人员，除蒙古及已当秃鲁花人数别行定夺外，三品以下、七品以上、年二十五之上者，当儌使一年，并不支俸。满日，三品至五品子孙量材叙用外，六品七品子准上铨注监当差使，已后通验各界增亏定夺。”十六年，部拟：“管匠官止于管匠官内迁用。其身故匠官之子，若依管民官品级承廕，缘匠官至正九品以下，止有院长、同院务，例不入流品，似难一例廕用。比附承廕例，量拟正从五品子于九品匠官内叙，六品、七品子于院长内叙。凡儌直曾当怯薛身役，已经历仕及止有一子，五十以上者，并免。”二十七年，诏：“凡军民官阵亡，军官袭父职，民官阵亡者，其子比父职降二等叙，其孙若弟复降一等。”大德四年，省议：“诸职官子孙廕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从一品子，从五品叙。正二品子，正六品叙。从二品子，从六品叙。正三品子，正七品叙。从三品子，从七品叙。正四品子，正八品叙。从四品子，从八品叙。正五品子，正九品叙。从五品子，从九品叙。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　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廕叙，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廕叙，傍廕照例降叙。”至大四年，诏：“诸职官子孙承廕，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儌使，不通者发还习学，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量进一阶。”延祐六年，部呈：“福建、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云南、四川、甘肃等处廕叙之人，如父祖始仕

本处，止以本地方叙用。据腹里、江南历仕升等迁往者，其子孙弟侄承廕，又注远方，诚可怜悯。今将承廕人等量拟叙用，福建、两广、八番官员拟江南廕叙，海北、海南、左右两江官员拟接连廕叙，云南官员拟四川廕叙，四川、甘肃官员拟陕西廕叙。”

凡迁调闽广、川蜀、云南官员：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至元十九年，省议：“江淮州郡远近险易不同，似难一体，今量分为三等，若腹里常调官员迁入两广、福建溪洞州郡者，于本等资历上，例升二等，其余州郡，例升一等。福建、两广官员五品以上，照勘员阙，移咨都省铨注，六品以下，就便委用，开具咨?！倍□□辏□磕猓骸扒ㄐ鸾□垂僭保□舛屮Φ米势罚□粲诮恿□＝ā⒘焦阆□粗菘と斡茫□□坏取８仕唷⒅行诵惺：：□较滴飨谋叩兀□□敬□□峒□喂偻猓□估锴匚ジ仕嗾撸□馍□□龋□行烁□馍□坏取！倍□□□辏□□骸肮苊窆俑估锴匚二拇勹□坏龋□恿□□瓷□□取Ｋ拇□□喂偾巛□恿□□瓷□坏龋□羟匚八□粗盥□模□鹨槎ǘ帷４锫郴ǔ嗑捅舜ξ蘧□晒啪□倌谘∧猓□晃□@□！倍□□□辏□□垂僭鼻屮诹□稀□苍断氐胤终撸□馍□□龋□砸匀□□挛□□□□６□□四辏□□骸案估锕僭鼻匚ピ颇辖□锍且兀□馍□□龋□艏□咧氐兀□□□坏取Ｐ惺∽杀Ｈ嗽保□纫蓝ǘ帷Ｆ涿晒拧⑨寥思罢懈桨傩沼泄χ□耍□痪写死□！笔〕甲嘧迹骸案＝ā⒘焦愎僭倍嚆冢□际〔钊擞氡舜π惺 ⑫刑ü伲□煌□员就林芑叵嘤θ嗽蔽□谩！辈恳椋骸霸颇狭□芬韵氯温□僭保□烙□诽ㄋ□猓□冖势废嘤θ耍□舛□□冢□呃□私派□□墒∽嘧迹□冯旱饺眨□砹钪□巍Ｈ粲屑便冢□郎涎∪。□□钪□危□□□氯眨□郎献祭怼！倍□□拍辏□□骸案＝ā⒘焦愎僭崩□饺温□撸□屮诮恿□ゴΓ□蝗温□眨□□□弦蝗危□砣敫估锿ㄐ星Ｐ□□赣诹焦恪８.＝尸咛□□览□□取！敝林卧□辏□〕甲啵骸敖□恪13.□鳌10.□恪⑺拇ā⒃颇衔宕π惺：：□奖咴兜胤止僭保□□暌淮尾钊擞胄惺 ⑫刑ü僖煌□ǖ鳌！碧┓ㄋ哪辏□磕猓骸爸钪肮僮铀锍袄J，已有元定廕叙地方通例，别难议拟，如愿于广海廕叙者，听其所请，依例升等迁叙。其已咨到都省，应合本省地分廕叙而未受除者，依例咨行省，令差去迁调官就便铨注。广海阙官，于任满得代，有由应得路府州县儒学教授、学正、山长内愿充者，借注正九品以下名阙，任回，止理本等月日。广海应设巡检，于本省应得常选上等钱谷官选拟，权设，理本等月日。行省自用并不应之人，不许委用，如受敕巡检到彼，即听交代。”

凡迁调循行：各省所辖路府州县诸司，应合迁调官员，先尽急阙，次及满任。急阙须凭各官在任解由、依验月日、应得资品、及解由到行省月日，依次就便迁调。若有急阙，委无相应之人，或员阙不能相就者，于应叙职官内选用，验合得资品上，虽有超越，不过一等。本管地

面，若有遐荒烟瘴险恶重地，除土官外，依例公选铨注，其有超用人员，多者不过二等。军官、匠官、医官、站官、各投下人等，例不转入流品者，虽资品相应，不许铨注。都省已除人员，例应到任，若有违限一年者，听别行补注。应有合就彼迁叙人员，如在前给由已咨都省听除，未经迁注照会，不曾咨到本省者，即听就便开咨。无解由人员，不许铨注。诸犯赃经断应叙人员，照例铨注。令译史、奏差人等，须验实历月日已满，方许铨注。边远重难去处，如委不可阙官，从差去官与本省官公同选注能干人员，开具历仕元由，并所注职名，拟咨都省，候回准明文，方许之任。应迁调官员，三品、四品拟定咨呈，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

凡文武散官：多采用金制，建官之初，散官例降职事二等。至元二十年，始升官职对品，九品无散官，谓之平头敕。蒙古、色目，初授散官或降职事，再授职，虽不降，必俟官资合转，然后升职。汉人初授官，不及职，再授则降职授官。惟封赠廕叙官职，各从一高，必历官至二品，则官必从职，不复用理算法矣。至治初，稍改之，寻复其旧。此外月日不及者，惟历繁剧得优，获功赏则优，由内地入边远则优，宪台举廉能政迹则优，以选出使绝域则优，然亦各有其格也。

凡保举职官：大德二年制："各廉访司所按治城邑内，有廉慎干济者，岁举二人。"九年，诏："台、院、部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行省台、宣慰司、廉访司各举五人。"

凡翰林院、国子学官：大德七年议："文翰师儒难同常调，翰林院宜选通经史、能文辞者，国子学宜选年高德邵、能文辞者，须求资格相应之人，不得预保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次超擢者，别行具闻。"

凡迁官之法：从七以下属吏部，正七以上属中书，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与夺，由中书取进止。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则有告词。其理算论月日，迁转凭散官，内任以三十月为满，外任以三岁为满，钱谷典守以二岁为满。而理考通以三十月为则。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月进一阶。京官率一考，视外任减一资。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四品则内外考通理。此秋毫不可越。然前任少，则后任足之，或前任多，则后任累之。一考者及二十七月，两考者及五十七月，三考者及八十一月以上，遇升则借升，而补以后任。此又其权衡也。

凡选用不拘常格：省参议、都司郎中、员外高第者，拜参预政事、六曹尚书、侍郎，及台幕官、监察御史出为宪司官。外补官已制授，入朝或用敕除，朝迹秩视六品，外任或为长伯。在朝诸院由判官至使，寺监由丞至卿，馆阁由属官至学士，有递升之法，用人重于用法如此。又覃官，或准实授，或普减资升等，或内升等，或外减资，或外减内不减，斯则恩数之不常有者，惟四品以下者有之。三品则递进一阶，至正议大夫而止。若夫勋臣世胄、侍中贵人，上命超迁，则不可以选格论。亦有传敕中书，送部覆奏，或致缴奏者，斯则历代以来封驳之良法也。

凡吏部月选：至元十九年议："到部解由即行照勘，合得七品者呈省，从七以下本部注拟，其余流外人员，不拘多寡，并以一月一次铨注。"

凡官吏迁叙：至元十年，议："旧以三十月迁转太速，以六十月迁转太迟。"二十八年，定随朝以三十月为满，在外以三周岁为满，钱谷官以得代为满，吏员以九十月日出职，职官转补，与职官同。

凡覃官：至大二年，诏："内外官四品以下，普覃散官一等，服色、班次、封廕皆凭散官。三品者递进一阶，至正三品上阶而止。其应入流品者，有出身吏员译史等，考满加散官一等。"三年，蒙古儒学教授，一体普覃。四年，诏在任官员，普覃散官一等。泰定元年，诏："内外流官已带覃官，准理实授。所有军官及其余未覃人员，四品以下并覃散官一等，三品递进一阶，至三品上阶止，服色、班次、封廕，悉从一高。其有出身应入流品人等，如在恩例之前入役支俸者，考满亦依上例覃授。"二年，省议："应覃人员，依例先理月日，后准实授，其正五品任回已历一百三十五月者，九十月该升从四，余有四十五月，既循行旧例，覃官三品，拟合准理实授，月日未及者，依验散官，止于四品内迁用，所有月日，任回，四品内通行理算。"

凡减资升等：大德九年，诏："外任流官，升转甚迟，但历在外两任，五品以下并减一资。"部议："外任五品以下职官，若历过随朝及在京仓库官盐铁等职，曾经升等减资外，以后至大德九年格前，历及在外两任或一任、六十月之上者，并与优减，未及者不拘此格。"至治二年，太常礼仪院臣奏："皇帝亲祭太庙，恩泽未加。"诏四品以下诸职官，不分内外，普减一资，有出身应入流品者，考满任回，依上优减。天历元年，诏："以兵兴，内外官吏供给繁劳，在京者升一等，至三品止，在外者减一资。"

凡注官守阙：至元八年，议："已除官员，无问月日远近，许准守阙外，未奏未注者，许注六月满阙，六月以上不得预注。"二十二年，诏："员多阙少，守阙一年，年月满者照阙注授，余无阙者令候一年。"大德元年，以员多阙少，宜注二年。

凡注官避籍：至元五年，议："各路地里阔远，若更避路，恐员阙有所碍，止宜斟酌避籍铨?！?

凡除官照会：至元十年，议："受除民官，若有守阙人员，当前官任满，预期一月检举照会。钱谷官候见界官任满，至日行下合属照会。"二十四年，议："受除官员省劄到部照勘，急阙任满者，比之满期，预先一月照会。"

凡赴任程限：大德八年，定赴任官在家装束假限，二千里内三十日，三千里内四十日，远不过五十日。马日行七十里，车日行四十里。乘驿者日两驿，百里以上止一驿。舟行，上水日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职当急赴者，不拘此例。违限百日外，依例作阙。

凡赴任公参：至元二年，定散府州县赴任官，去上司百里之内者公参，百里之外者申到任月日，上司官不得非理勾扰，失误公事。

凡官员给假：中统三年，省议："职官在任病假及缘亲病假满百日，所在官司勘当申部作阙，仍就任所给据，期年后给由求叙，自愿休闲者听。"至元八年，省准："在任因病求医并告假侍亲者，拟自离职住俸日为始，限一十二月后听仕。其之任官果因病患事故，不能赴任，自受除日为始，限一十二月后听仕。"部拟："凡外任官日久不行赴任，除行程并装束假限外，违者计日断罪。"二十七年，议："祖父母、父母丧亡并迁葬者，许给假限，其限内俸钞，拟合支给，违例不到，停俸定罪。"二十八年，部议："官吏远离乡土，不幸患病，难议截日住俸，果有患病官吏，百日内给俸，百日外停俸作阙。"大德元年，议："云南官员，如遇祖父母、父母丧葬，其家在中原者，并听解任奔赴。"二年，诏："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外，管军官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五年，枢密院臣议："军官宜限以六月，越限日以他人代之，期年后，授以他职。"七年，议："已除官员，若有病故及因事不能赴任者，即牒所在官司，否则亲邻主首，呈报上司，别行铨注。"八年，吏部言："赴任官即将署事月日飞申，以凭标附，有犯赃事故，并仰申闻。"天历二年，诏："官吏丁忧，各依本俗，蒙古、色目仿效汉人者，不用。"部议："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

凡官员便养：至大三年，诏：“铨选官员，父母衰老气力单寒者，得就近迁除，尤为便益。果有亲年七十以上，别无以次侍丁，合从元籍官司保勘明白，斟酌定夺。”

凡远年求叙：元贞元年，部拟：“自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为限，于本处官司明具实迹保勘，申覆上司迁叙。”大德七年，议：“求叙人员，具由陈告，州县体覆相同，明白定夺，依例叙用。”

铨法下

凡省部令史、译史、通事等：至元六年，省议：“旧例一百二十月出职，今案牍繁冗，难同旧日，会量作九十月为满。其通事、译史繁剧，合与令史一体。近都省未及两考省令史译史授宣，注六品职事，部令史已授省劄，注从七品职事。今拟省令译史、通事，由六部转充者，中统四年正月已前，合与直补人员一体，拟九十月考满，注六品职事，回降正七一任，还入六品。中统四年正月已后，将本司历过月日，三折二，验省府月日考满通理，九十月出职，与正七职事，并免回降。职官充省令译史，旧例文资右职参注，一考满，合得从七品，注从六品，未合得从七品，注正七品，如更勒留一考，合同随朝升一等。一考满，未得从七注正七品者，回降从七，还入正七。一考满，合得从七注从六品，合得正七注正六品者，免回降。正从六品人员不合收补省令史、译史，如有已补人员，合同随朝一考升一等注授。中统四年正月已前，收补部令史、译史、通事，拟九十月为考满，照依已除部令史例，注从七品，回降正八一任，还入从七。中统四年正月已后，充部令译史、通事人员，亦拟九十月为考满，依旧例正八品职事，仍免回降。省宣使，旧例无此职名，中统以来，初立中书省，曾受宣命充宣使者，拟出职正七品职，外有非宣授人员，拟九十月为考满，与正八品。”至元二十年，吏部言：“准内外诸衙门令译史、通事、知?⑫□埂⑲嗖畹龋□」首縻冢□醇熬攀□拢□17.钐□梗□道□镎撸□戎猎□拍昀□ǘ帷！笔∽迹骸靶□埂8.鞑苛钍烦鲋巴□□□即悠摺R豢贾□希□樵氯斩ǘ帷R豢贾□拢□□□乱陨险哒□牛□□逶乱陨险叽泳牛□□逶乱韵履獬溲布臁L彳骸4.笏九┤疽胧贰17.钍烦錾硗□□□颊□摺R豢贾□希□樵氯斩ǘ帷R豢贾□拢□□□乱陨洗影耍□□逶乱陨险□牛□□逶乱韵隆⑹□轮□洗泳牛□硪蛔剩□□乱韵卵布臁P□谷□颊□似贰R豢贾□希□樵氯斩ǘ帷R豢贾□拢□□□乱陨洗泳牛□□逶乱陨涎布欤□□逶乱韵戮扑按资埂2苛钍贰⒁胧贰⑼厶氯□即悠摺R豢贾□希□樵氯斩ǘ帷R豢贾□拢□□□乱陨险哒□牛□□逶乱陨洗泳牛□□逶乱韵铝钍诽峥匕鸽梗□厶隆⒁胧费布臁W嗖钊□即影似贰R豢贾□希□樵氯斩ǘ帷R豢贾□拢□□□乱陨涎布欤□□逶轮□暇扑按资梗□□逶轮□戮扑按锥技唷！贝蟮滤哪

辏□惺槭∽迹骸袄舨磕飧估铩13.□隙祭裟俊⑧峥匕鸽股□□g□□哺估锾峥匕鸽埂6.祭裟浚壕┼茕钤怂玖钍罚□□饬□□驴悸□□褡季攀□驴悸□□间钤怂玖钍肪攀□隆Ⅴ盥繁T□峋偎舅纠簦□□饬□□驴悸□□褡季攀□驴悸□M蛞谒目馑纠簦□□饬□□驴悸□□褡季攀□驴悸□4蠖悸妨钍罚□□饬□□驴悸□□位丶踝噬□□□褡剂□□驴悸□□恍爰踝省4蠖荚怂玖钍罚□攀□驴悸□寄俊1T□芸馑纠簦□□饬□□露寄浚□攀□绿峥匕鸽梗□褡季攀□露寄俊8荒□馑纠簦□□饬□□绿峥匕鸽梗□褡季攀□露寄俊W笥野俗魉舅纠簦□□饬□□拢□褡季攀□露寄俊！庇忠椋骸耙丫□哪獬鲋叭嗽保□髀匪纠糇□涮峥匕鸽埂6.寄浚□韧□□茫□溆嘀辈谷耸□□⒀□猎□□□荒曛□□屮谩＝□咸峥匕鸽埂6.寄浚褐猎□□□迥瓿首迹□髀匪纠袅□□吕裟浚□娇忌□寄浚□豢忌□峥匕鸽梗□娇颊□拧B匪纠艟攀□吕裟浚□豢甲□寄浚□嘟砸郎仙□□＝□咸峥匕鸽钩□髀匪纠簦□雀估锫匪纠糁猎□□□迥瓿首祭□ǔ□□溆嘁研兄辈梗□⒆孕斜＞伲□猿首荚氯樟8.瘢□道□鸽沽娇颊撸□挂乐猎□□□荒甓g□□攀□氯肓鳌N醇傲娇颊撸□偬硪蛔是ǔ□@□笪ピ酱床拐撸□淅□氯詹蛔肌！贝蟮率□荒辏□〕甲啵骸胺材谕庵钏玖钍贰⒁胧贰⑨去隆⒅□⑫□褂谐錾碚撸□话胗谥肮倌谘∮茫□谰梢话俣□□挛□□□馊渭跻蛔省！庇忠椋骸把〔估粼保□□际∽孕醒∮猛猓□鞑恳涝□瓒钍□□鲢谥肮伲□爰□悄谙嗖畏2.梗□嫌靡话胫肮伲□痈鞑孔孕醒∮谩M去隆⒅□〈映す傺∮谩R胧吩虼雍擦衷菏苑6.际∈樾吹淅艨悸□四冢□ご紊厦□褂茫□溆胁环螅□雍擦址2.埂W嗖钜嘤谥肮倌谘∫话耄□嘤诩□怯□□四诜2.埂K旯比死簦□酪涯庠谝厶□颉！笔∫椋骸傲□苛钍啡缯□泳牌凡环螅□影似纺谝嗵□∪　Ｊ∞颍□□悠咂返么□薪庥刹12.□挝绰□⒁殉□慈挝淖柿鞴倌谘∪。□悸□谟Φ米势飞仙□坏龋□□□蔚胤剑□又安辉ぁＴ禾□钍啡缭□灯咂分□耍□嘣谘〔怪□□Ｒ胧贰⑨去卵∈睹晒拧11.鼗匚淖郑□Ｔ胗镎□悠咂妨鞴伲□悸□樵□噬□坏龋□⒃□蔚胤剑□又安辉ぁＶ□∮谡□悠咂妨鞴倌谘∪。□悸□⒁郎侠□⑹冢□又安辉ぁＰ□褂谡□影似妨鞴倌谘∪。□孕肷□俊10.喝讼嗖危□□豢迹□谟Φ米势飞仙□坏龋□□□蔚胤剑□又安辉ぁ！？

凡岁贡吏员：至元十九年，省议：“中书省掾于枢密院、御史台令史内取，台、院令史于六部令史内取，六部令史以诸路岁贡人吏补充，内外职官材堪省掾及院、台、部令史者，亦许擢用。省掾考满，资品既高，责任亦重，皆自岁贡中出，若不教养铨试，必致人材失真，今拟定例于后：诸州府隶省部者，儒学教授选本管免差儒户子弟入学读书习业，非儒户而愿学者听。遇按察司、本路总管府岁贡之时，于学生内选行义修明、文学优赡、通经史、达时务者，保申解贡。各路司吏有阙，于所属衙门人吏内选?N□韭烦す俨巫簦□□逖Ы淌诳际裕□靶幸扑闶酰□只□餮希□镅员缋□□妒□贰i妒椤贰i堵邸贰睹稀纺谕Ｔ痪□呶□惺剑□缓蟛

钩洹0床焖臼槔粲秀冢□□菟纠裟诠床梗□了旯笔保□局荼韭芬陨希□偈怨苯狻V钏旯崩簦□备霉偎居诩□廴四诠□。□孕孕写拷鳌⑷謇艏嫱尸呶□希□攀睹髅簟16.羰率煜姓叽沃□□氯账涠唷2.拍芪奕≌卟恍沓使薄！倍□□□辏□∧猓骸俺适岳粼保□扔卸□ ⑼.狈ǎ□鞯腊床焖旧下纷芄芨□踩□暌还保□濉16.舾饕蝗耍□侣范□旯币蝗耍□源渭□牵□龈鞑苛钍酚秀诓褂谩H羲媛匪纠艏八旯比迦耍□炔拱床焓槔簦□缓蠊敝□诓浚□床焓槔粢老壤□∪】际裕□T跃□防粢挡皇卩轮刚呶□醒 K媛饭本僭□睿□灾猎□□□□晡□迹□鞯腊床焖久克暧谑槔裟冢□源喂倍□□□迦艘幻□刳侠羰拢□羧艘幻□刂□□氛撸□龈鞑苛钍酚秀冢□源喂床埂！痹□暝□辏□□骸爸盥酚腥逋g羰隆16.敉ň□酢⑿孕行藿髡撸□髀芳鼍伲□□盟臼匝 C康浪旯倍□耍□√丐□倭7.□际裕□刂谐淌剑□叫砺加谩！贝蟮露□辏□辈咳死簦□庑□克尽17.□盟久康浪旯倍□巳謇艏嫱尸撸□源蟮氯□晡□迹□览□旯保□□献□垢鞑克录嗔钍罚□馈吨猎□赂瘛贩⑶玻□讲恐□眨□□□匝槭詹埂＞拍辏□∨校骸胺惭「□萁淌冢□晁氖□严拢□甘岳粼背淌剑□聿垢鞑苛钍贰3□先艘咽哉撸□鹞薅ú岬讲浚□词灾□耍□览□际浴！敝林味□辏□~迹骸案鞯懒□盟臼槔簦□染∪迦耍□环笳呃粼蹦诔涔保□骼□豢迹□览□怨薄！？

醊(X驌A

志第三十四 选举四

○考课

凡随朝职官：至元六年格，一考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止。六部侍郎正四品，依旧例通理八十月，升三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考满升二等。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三十月考满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

凡官员考数：省部定拟：从九品拟历三任，升从八。正九品历两任，升从八。正八品历三任，升从七。从七历三任，呈?U□呃□饺危□□恿□4恿□吠g□□危□□游濉U□□□饺危□□游濉4游遄□琳□澹□邓钠枫谏伲□g□饺危□肜□现菀□蝗危□饺胨钠贰D谕庹□铀钠罚□g戆耸□拢□□□贰?

凡取会行止：中统三年，诏置簿立式，取会各官姓名、籍贯、年甲、入仕次第。至元十九年，诸职官解由到省部，考其功过，以凭黜陟。大德元年，外任官解由到吏部，止于刑部照过，将各人所历，立行止簿，就检照定拟。

凡职官回降：至元十九年，定江淮官已受宣敕，资品相应，例升二等迁去。江淮官员依旧于江淮任用。其已考满者，并免回降。不及考者，例存一等。有出身未合入流品受宣者，任回，三品拟同六品，四品拟同七品，正从五品同正八品；受敕者，正从六品同从八品，七品、八品同正从九品，正从九品同提领案牍、巡检。无出身及白身人受宣者，三品同七品，四品同八品，正从五品同正九品；受敕者，正从六品同从九品，七品、八品同提领案牍、巡检，正从九品拟院务监当官。其上项有资品人员，再于接连福建、两广溪洞州郡任用，拟升一等。两广、福建，别议升转。至元十四年，都省未注江淮官已前，创立官府，招抚百姓，实有劳绩者，其见受职名，若应受宣者，三品同七品，四品、五品拟同八品；若应受敕者，正从六品同正从九品，其七品、八品拟同提控案牍、巡检，正从九品拟同院务监当官。无出身不应叙白身人，其见受职名，应受宣者，三品同八品，四品、五品同九品；应受敕者，正从六品同提控案牍、巡检，七品以下拟院务监当官。其上项人员，若再于接连福建、两广溪洞州郡任用，拟升一等。两广、福建，别议升转。至元十四年已后，新收抚州郡、准上例定夺。前资不应又升二等迁去江淮官员，任回，拟定前资合得品级，于上例升二等，止于江淮迁转，若于腹

里任用，并依上例。七品以下，已历三品、四品者，比附上项有出身未入流品人员例，从一高。前三件于见拟资品上增一等铨注。二十一年，诏："军官转入民职，已受宣敕不曾之任者，拟自准定资品换授，从礼任月日为始，理算资考升转。若先受宣敕已经礼任，资品相应者，通理月日升转外，据骤升人员前任所历月日除一考外，余月日与后任月日依准定资品通理升转，不及考者，拟自准定资品换授，从礼任月日为始，理算资考升转。腹里常调官，除资品相应者依例升转外，有前资未应入流品受宣敕者，六品以下人员，照勘有无出身，依验职事品秩，自受敕以后历一考者，同江淮例定拟，不及考者，更升一等。五品以上人员，斟酌比附议拟，呈省据在前已经除授者，任回通理定夺。"

凡吏属年劳差等：至元六年，吏部呈："省部译史、通事，旧以一百二十月出职，今案牍繁冗，合以九十月为满。"十九年，部拟："行省通事、译史、令史、宣使或经例革替罢，所历月日不等，如元经省掾发去，不及一考者，拟令贴补；及一考之上者，比台院令史出身例定夺。自行踏逐者，降一等叙，不及一考者，发还本省区用。宣慰司人吏，经省院发，不及一考者，拟贴补；及一考之上者，比部令史出身降一等定夺。自行踏逐者，又降一等；不及一考者，别无定夺。"二十年，省拟："云南行省极边重地令译史人等，六十月考满。甘肃行省令译史人等，六十五月考满，本土人员，依旧例用。"二十五年，省准："缅中行省令史，依云南行省一体出身。"大德元年，省臣奏："以?⑻ā⒃褐钛妹帕钜胧贰⑼厶隆⒅□ ⑿□沟龋□梢跃攀□挛□□□□勹□瑁□褚砸话俣□□挛□□□谟Φ弥笆履谏□谩S中词ブ肌⒄谱嗍卵》ā⒂Π煨堂□淖直仃^赤等，以八月折十月，今后毋令折算。"四年，制以诸衙门令译史、宣使人等一百二十月为满。部议："远方令译史人等，甘肃、福建、四川于此发去，九十月为满。两广、海北海南道于此发去，八十月满，云南省八十月满。土人一百二十月满。"都省议："俱以九十月为考满，土人依例一百二十月为满。"至大元年，部议："和林行省即系远方，其人吏比四川、甘肃行省九十月出职。"二年，诏："中外吏员人等，依世祖定制，以九十月满，参详，历一百二十月已受除者，依大德十一年内制，外任减一资。所有诏书已后在选未曾除受，并见告满之人，历一百二十月者，合同四考理算，外任一资不须再减。"省拟："以九十月为满，余有月日，后任理算。应满而不离役者，虽有役过月日，不准。"三年，省准："河西廉访司书吏人等月日。"部议："合准旧例，云南六十月，河西、西川六十五月，土人九十月为满。"皇庆二年，部议："凡内外诸司吏员，旧以九十月为满，大德元年改一百二十月为满，至大二年复旧制。一纪之间，受除者众。其元除有以三十月为一考者，亦有四十月为一考者，以

所除不等，往往援例陈诉，有碍选法。拟合依已降诏绦为格，系大德元年三月七日以后入役，至未复旧制之前，已除未除俱以四十月为一考，通理一百二十月为满，减资升转。其未满受除者，一体理考定拟，余二十六月已上，准升一等，十五月之上，减外任一资，十五月之下，后任理算。改格之后应满而不离役者，役过月日，别无定夺。”

凡吏员考满授从六品：至元九年，省准：“省令史出身，中统四年已前，六品升迁，已后七品除授，至元之后，事繁责重，宜依准中统四年已前考满一体注授。”三十一年，省议：“三师僚属，蒙古必阇赤、掾史、宣使等，依都省设置，若不由台院转补者，降等叙。”元贞元年，省议：“监修国史僚属，依三师所设，非台院转补者，降等叙。”大德五年，部呈考满省掾各各资品。省议：“今后院台并行省令史选充省掾者，虽理考满，须历三十月方许出职，仍分省发、自行踏逐者，各部令史毋得直理省掾月日。”

凡吏员考满授正七品：至元九年，部拟：“院、台、大司农司令史出身，三考正七品。一考之上，验月日定夺。一考之下，二十月以上为从八品；十五月以上正九品；十五月以下，十月之上为从九品，添一资，历十月以下为巡检。”十一年，部议：“扎鲁火赤令史、译史考满，合依枢密院、御史台令史、译史出身，三考出为正七品，自用者降一等，有阙于部令史内选?！笔□哪辏□磕猓骸扒爸钫就沉焓顾玖钍罚□□苛钍烦錾恚□窦雀耐尸□捍佣□罚□去隆⑭胧贰17.钍啡说龋□送□ā⑯喝死粢惶宄錾怼！笔□迥辏□擦止□吩貉裕骸氨驹毫钍废凳∽既嗽保□涑錾碛胗□诽丁惶澹□鲢谑∞蚴保□嗪瞎床埂W祭舨侩海□驹毫钍芬跃攀□驴悸□□□苛钍烦錾恚□驹河胗□诽ń运娉□□罚□钍芬嗪嫌胩□钍芬惶宄錾恚□秀谟诓苛钍纺谘∮谩！笔□拍辏□磕猓骸叭□□舅娉□佣□罚□钍贰⑭胧啡说龋□墒〔糠⑰撸□悸□劳尸□豪□ú幔□孕杏谜呓狄坏取！倍□□辏□□獍参魍跬跸喔□琢旃倭钍罚□胩ā⑯豪羰粢惶迩卩□６□□□辏□磕猓骸靶□赵荷□□□罚□胩ā⑯浩分认嗤□□钍烦錾砗弦勒□咂非ǔ□辈梗□ ⑯河秀冢□诓苛钍纺谘∪ ！弊苤圃河胗□诽ň阄□□□罚□磕猓骸傲钜胧房悸□□嗪弦惶宄錾怼！倍□□□辏□~迹骸罢彩略恨蚴罚□袅□垦〕湔撸□悸□鑫□□咂罚□杂谜呓档取！倍□□哪辏□□驮貉裕骸氨驹河牒擦止□吩浩芳断嗤□！笔∫椋骸傲钍房悸□□惶宥ǘ帷！倍□□迥辏□∫椋骸吧隙剂羰厮炯姹韭纷芄芨□钍烦錾恚□□颊□似罚□渥圆苛钍纺谘∪≌撸□□□赵骸⑧□皆毫钍芬惶宄錾怼Ⅰ隙剂羰厮旧□□□□罚□□枇钍罚□孕刑ぶ鹫撸□悸□晃□□□悠咂纺谘∮茫徊苛钍纺谘∪。□悸□□赵骸４.笏九┤玖钍芬惶宄錾怼！辈恳椋骸岸蓟じ□死粢劳尸□毫钜胧啡说瘸錾恚□墒〔糠⑰撸□悸□鑫□□咂罚□杂谜呓狄坏取！倍□□□辏□~迹骸

岸脊Φ率顾舅娉□□罚□钜胧啡说龋□忍ā⑯喝死粢惶迳□□！倍□□拍辏□砍剩骸按笏就搅钍罚□舾鞑垦》⒄撸□□汲鑫□□撸□杂谜呓档取３绺Ｋ居攵蓟じ□⑷□□酒分认嗤□□□枞死簦□墒〔糠⒄撸□悸□鑫□□咂罚□杂谜呓狄坏取８ ＝ 去≌鞴贤鬯□枞死簦□稣骰鼗梗□阃□悸□！比□□辏□~迹骸敖□髟毫钍罚□劳尸□旱妊妹帕钍罚□悸□□□咂贰！辈恳椋骸叭缦盗□垦》ⅲ□悸□□□咂罚□杂谜弑狙妹判稹！痹□暝□辏□谑犯□日□□罚□钍芬嘤诓苛钍纺谑詹梗□悸□□□咂罚□杂谜呓档取４蟮戮拍辏□磕猓骸袄□□龃笏就搅钍罚□舾鞑垦》ⅲ□悸□□撸□杂谜呓档取！敝链笏哪辏□~迹骸盎岣Ｔ毫钍贰⑱□ （⑼去隆⒁胧贰⑫□埂５.淅艟阕杂茫□澳獠痪谐５鳎□悸□狙妹徘□谩Ｂ§□毫钍啡说龋□绯Ｑ≡撸□悸□览□Ｙ穑□杂谜卟蝗氤５鳎□诒狙妹徘□谩！盎是於□辏□恳椋骸俺缦樵喝死簦□挡苛钍贩２.拐撸□览□屮茫□挥φ呓档刃稹！毖拥v四年，部议：“隆禧院令史、译史、通事、知?５.淅敉□逄去庀樵喝死粢惶澹□Ｑ∧谖□丁Ｆ涑錾砣粲性□□录嗖12.□歉鞑苛钍啡说龋□悸□□□费妹懦錾恚□档刃穑□咨碚呓档龋□硪蛔噬□□皇〔糠⑷フ撸□览□Ｙ稹：笥秀冢□钍沸胗诔Ｑ》淌谌迦酥肮俨２.苛钍芳□凵厦□谌〔梗恍□褂谥肮俨⑪嘤δ诓尾梗煌去隆⒅□〈映す俦Ｑ。□圆斡弥肮伲□ダ□钩洌□鹞薅ǘ帷Ｊ庀樵喝死簦□任炊□猓□嗪弦惶濉！

凡吏员考满授从七品：至元六年，省拟：“部令史、译史、通事人等，中统四年正月以前收补者，拟九十月为满，注从七品，回降正八一任，还入从七。以后充者，亦拟九十月为满，正八品，仍免回降。”九年，吏、礼部拟：“凡部令史二考，注从七品。一考之上，验月日定夺。一考之下，二十月以上者正九品。十五月以上从九品，十五月以下，令史提控案牍，通事、译史巡检。太府监改拟正三品，与六部同，人吏自行踏逐，将已历月日准为资考，似为不伦，拟自改升月日为始，九十月为满，同部令史出职，有阙于籍记部令史内挨次收补。”十一年，省议：“省断事官令史，与六部令史一体出身，若是实历俸月九十月，考满迁除，有阙于应补部令史人内挨次补用。”省议：“中御府正三品，拟同太府监令史出身，九十月于从七品内除授，自行踏逐者降一等，歇下名阙，于应补部令史人内补填。”十三年，省议：“行工部令史，与六部令史一体出身。四怯薛令史，九十月同部令史出身，有阙以籍记部令史内补填。”二十年，部呈：“行省令、译史人等，比台、院一体出身。行台、行院令译史、通事人等，九十月考满，元系都省台院发去及应补之人，合降台院一等。”二十三年，省判：“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监令史，如系省部发去相应人员，同部令史出身，九十月考满，从七品，自行踏逐者降等。”二十四年，省判：“中尚监令史人等，若系省部发去人员，同太府监令译史等出身，自行踏逐者降等。”太史院令史，部议：“如省部

发去人员，从七品内迁除，自行踏逐者，降等叙用。”部拟：“行省台院令史，九十月考满，若系都省台院发去腹里请俸人员，行省令史同台院令史出身，行台、行院降一等，俱于腹里选用，自行踏逐递降一等，于江南任用。”二十九年，省判：“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令史人等出身，拟与各道宣慰司一体，自行踏逐者降等叙用。”大德三年，省准：“上都留守司令史，旧以见役部令史发补，以籍居悬远，拟于籍记部令史内选发，与六部见役令史一体转升二品衙门令史，转补不尽者，考满从七品叙用。”八年，部拟：“利用监自大德三年八月已前入役者，若充各衙门有俸令史，及本监奏差、典吏转补，则于应得资品内选用；由库子、本把就升，并白身人，于杂职内通理定夺；自用之人，本监委用。”皇庆元年，制：“典瑞监人吏俱与七品出身。”部议：“太府、利用等四监同。省发者考满与六部一体叙，其余寺监令译史正八品，奏差正九品。令典瑞监、前典宝监人吏出身同大府等监，系奉旨事理。”省议：“已除者，依旧例定夺。”三年，省准：“章庆使司秩正二品，见役人吏，若同随朝二品衙门，考满除正七品，缘系徽政院所辖司属，量拟考满除从七品，自用者降等，如系及考部令史转充，考满正七品，未及考者止除从七品。有阙须依例补，不许自用。”

?X醾ck?驌A

志第三十五 百官一

王者南面以听天下之治，建邦启土，设官分职，其制尚矣。汉、唐以来，虽沿革不同 ，恆因周、秦之故，以为损益，亦无大相远。大要欲得贤才用之，以佐天子、理万民也。

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课司，选儒术用之。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⑯□□谥□2荽粗□酰□涛聪疚□□弥□嬉印?

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

大德以后，承平日久，弥文之习胜，而质简之意微，侥幸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正之，势固然也。

大抵元之建官，繁简因乎时，得失系乎人，故取其简牍所载，而论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则罢，与夫异教杂流世袭之属，名类实繁，亦姑举其大概。作《百官志》。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正一品，银印，以道燮阴阳，经邦国。有元袭其名号，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国王置太师一员。太宗即位，建三公，其拜罢岁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职常缺，而仅置太保一员。至成宗、武宗而后，三公并建，而无虚位矣。又有所谓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属，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开府，或不开府。而东宫尝置三师、三少，盖亦不恆有也。

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至元十年，立皇太子，行中书令。大德十一年，以皇太

子领中书令。延祐三年，复以皇太子行中书令。置属，监印二人。

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正一品，银印，统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则总省事，佐天子，理万机。国初，职名未创，太宗始置右丞相一员、左丞相一员。世祖中统元年，置丞相一员。二年，复置右丞相二员、左丞相二员。至元二年，增置丞相五员。七年，立尚书省，置丞相二员。八年，罢尚书省，乃置丞相二员。二十四年，复立尚书省，其中书省丞相二员如故。二十九年，以尚书再罢，专任一相。武宗至大二年，复置尚书省，丞相二员，中书丞相二员。四年，尚书省仍归中书，丞相凡二员，自后因之不易。文宗至顺元年，专任右相，其一或置或不置。

平章政事四员，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世祖中统元年，置平章二员。二年，置平章四员。至元七年，置尚书省，设尚书平章二员。八年，尚书并入中书，平章复设三员。二十三年，诏清冗职，平章汰为二员。二十四年，复尚书省，中书、尚书两省平章各二员。二十九年，罢尚书省，增中书平章为五员，而一员为商议省事。三十年，又增平章为六员。成宗元贞元年，改商议省事为平章军国重事。武宗至大二年，再立尚书省，平章三员，中书五员。四年，罢尚书省归中书，平章仍五员。文宗至顺元年，定置四员，自后因之。

右丞一员，正二品，左丞一员，正二品，副宰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世祖中统二年，置左、右丞各一员。三年，增为四员。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中书右丞、左丞仍四员。八年，尚书并入中书省，右、左丞各一员。二十三年，汰冗职，右、左丞如故。二十四年，复立尚书省，右、左丞各一，而中书省缺员。二十八年，复罢尚书?Н□□辏□栌邑┓□保□□辉蔽□桃槭∈隆３勺谠□暝□辏□邑┤桃槭∈抡撸□忠哉盐拇笱□坑胫惺槭∈隆Ｎ渥谥链蠖□辏□戳⑸惺槭。□摇⒆筘┓□保□惺橛摇⒆筘┤逶薄Ｋ哪辏□丈惺橛摇⒆筘□□惺橛摇⒆筘┳股杷脑薄Ｎ淖谥了吃□辏□☒糜邑┳辉薄⒆筘┳辉保□□墒遣桓丛鏊稹?

参政二员，从二品，副宰相以参大政，而其职亚于右、左丞。世祖中统元年，始置参政一员。二年，增为二员。至元七年，立尚书省，参政三员。八年，尚书并入中书，参政二员。二十三年，汰冗职，参政二员如故。二十四年，复立尚书省，参政二员，中书参政二员。二十八年，罢尚书省参政。武宗至大二年，复置尚书省，参政二员，中书参政二员。四年，并尚书省入中书，参政三员。文宗至顺元年，定参政为二员，自后因之。

参议中书省事，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中统元年，始置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累增至六员。大德元年，止置四员，后遂为定额。其治曰参议府，令史二人。

左司，郎中二员，正五品；员外郎二员，正六品；都事二员，正七品。中统元年，置左右司。至元十五年，分置两司。左司所掌：吏礼房之科有九，一曰南吏，二曰北吏，三曰贴黄，四曰保举，五曰礼，六曰时政记，七曰封赠，八曰牌印，九曰好事。知除房之科有五，一曰资品，二曰常选，三曰台院选，四曰见阙选，五曰别里哥?；r臃恐□朴衅撸□辉欢厶海□□灰伦埃□□谎蚵恚□脑恢眉疲□逶惶锿粒□□惶□□啵□咴换嶙堋？屏阜恐□朴辛□□辉缓Ｔ耍□□粝□耍□□槐咴叮□脑魂饧茫□逶皇鹿剩□□痪□场Ｒ□□恐□朴卸□□辉怀□ǎ□□豢纬獭ＳΠ旆恐□朴卸□□辉灰□牛□□徊萘稀Ａ钍范□耍□晒攀樾炊□□耍□鼗厥樾匆蝗耍□喝耸樾雌呷耍□淅羰□迦恕?

右司，郎中二员，正五品；员外郎二员，正六品；都事二员，正七品。中统元年，置左右司。至元十五年，分置两司。右司所掌：兵房之科有五，一曰边关，二曰站赤，三曰铺马，四曰屯田，五曰牧地。刑房之科有六，一曰法令，二曰弭盗，三曰功赏，四曰禁治，五曰枉勘，六曰斗讼。工房之科有六，一曰横造军器，二曰常课段匹，三曰岁赐，四曰营造，五曰应办，六曰河道。令史二人，蒙古书写三人，回回书写一人，汉人书写一人，典吏五人。

中书省掾属：

监印二人，掌监视省印，有中书令则置。

知印四人，掌执用省??

怯里马赤四人。

蒙古必阇赤二十二人，左司十六人，右司六人。

汉人省掾六十人，左司三十九人，右司二十一人。

回回省掾十四人，左司九人，右司五人。

宣使五十人。

省医三人。

玉典赤四十一人。

断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属。国初，尝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员数增损不常，其人则皆御位下及中宫、东宫、诸王各投下怯薛丹等人为之。中统元年，一十六位下置三十一员。至元六年，十七位下置三十四员。七年，十八位下置三十五员。八年，始给？6□□吣辏□至17.绞。□□鲜鹿偎媸〔⒅谩6□□四辏□□宋幌轮萌□□□保□⑷胫惺椤H□□荒辏□龆□薄：蠖囗茫□杂□幌录爸钔跷幌鹿仓盟氖□辉薄J琢旃伲壕□□辉保□□乱辉薄@羰簦好晒疟仃^赤二人，令史一十二人，回回令史一人，怯里马赤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八人，典吏一人。

客省使，秩正五品，使四员，正五品；副使二员，正六品；令史一人，掌直省舍人、宣使等员选举差遣之事。至元九年，置使二员，一员兼通事，一员不兼。大德元年，增置四员，副二员。直省舍人二员，至元七年始置，后增至三十三员，掌奏事给使差遣之役。检校官四员，正七品，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书吏六人，大德元年置。

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中统元年，置二员。至元八年，省为一员，典吏八人。

管勾一员，正八品，掌出纳四方文移缄縢启拆之事，邮递之程期，曹属之承受，兼主之。中统元年，置二员。至元三年，定为一员，典吏八人。

架阁库管勾二员，正八品，掌庋藏省府籍帐案牍，凡备稽考之文，即掌故之任。至元三年，始置二员，其后增置员数不一。至顺初，定为二员，典吏十人。蒙古架阁库兼管勾一员，典吏二人。回回架阁库管勾一员，典吏二人。

吏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官吏选授之政令。凡职官铨综之典，吏员调补之格，封勋爵邑之制，考课殿最之法，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以吏、户、礼为左三部，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四员，员外郎六员。至元元年，以吏礼自为一部，尚书三员，侍郎仍二员，郎中仍四

员，员外郎三员。三年，复为左三部。五年，又合为吏礼部，尚书仍二员，侍郎、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七年，始列尚书六部。吏部尚书一员，侍郎一员，郎中二员，员外郎二员。八年，仍为吏礼部，尚书、侍郎、郎中各一员，员外郎仍二员。十三年，分置吏部，尚书增置七员，侍郎三员，郎中二员，员外郎四员。十九年，尚书裁为二员，侍郎一员，郎中一员，员外郎二员。二十一年，尚书三员，侍郎一员，郎中、员外郎如故。二十三年，定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员额各二员。二十八年，增尚书为三员，主事三员，蒙古必阇赤三人，令史二十五人，回回令史二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人，奏差六人，蒙古书写二人，铨写五人，典吏一十九人。

户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三员，从六品，掌天下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凡贡赋出纳之经，金币转通之法，府藏委积之实，物货贵贱之直，敛散准驳之宜，悉以任之。中统元年，以吏、户、礼为左三部，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四员，员外郎六员。至元元年，分立户部，尚书三员，侍郎、郎中四员，员外郎省为三员。三年，复为左三部。五年，复分为户部，尚书一员，侍郎、郎中各一员，员外郎又省为二员。七年，始列尚书六部，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二员，员外郎如故。十三年，尚书增置一员，侍郎、郎中、员外郎如故。十九年，郎中、员外郎俱增至四员。二十三年，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定以二员为额。明年，以户部所掌，视他部特为繁剧，增置二员。成宗大德五年，省尚书一员，员外郎亦省一员，各设三员，主事八员，蒙古必阇赤七人，令史六十一人，回回令史六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人，奏差三十二人，蒙古书写一人，典吏二十二人，司计官四人。其属附见于后：

都提举万亿宝源库，掌宝钞、玉器，至元二十五年始置。都提举一员，正四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司吏二十三人，译史二人，司库四十六人，内以色目二人参之。

都提举万亿广源库，掌香药、纸劄诸物，设置同上。提控案牍二员，司吏一十二人，译史一人，司库一十三人。

都提举万亿绮源库，掌诸色段匹，设置并同上，而副提举则增一员。提控案牍设三员，后省二员，司吏二十二人，译史一人，司库二十六人，内参用色目二人。

都提举万亿赋源库，掌丝绵、布帛诸物，设置并同上。提控案牍二员，其后省一员，司吏一十七人，译史一人，司库一十五人，内参用色目二人。

四库照磨兼架阁库，管勾一员，从九品。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以四库钱帛事繁，始置一员，仍给??

提举富宁库，至元二十七年始创。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分掌万亿宝源库出纳金银之事。吏目一人，其后司吏增至六人，译史一人，司库八人。

诸路宝钞都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都提举一员，正四品；副达鲁花赤一员，正五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二十四年，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增副达鲁花赤、提控案牍各一员。其后定置已上官员，提控案牍又增一员。设司吏十二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回回令史一人，奏差七人。

宝钞总库，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三员，正七品。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改元宝库为宝钞总库，秩正六品。二十六年，升从五品，增大使、副使，设司库。其后遂定置已上官员。司吏七人，译史一人，司库五十人。

印造宝钞库，达鲁花赤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副使二员，正八品。中统四年始置，秩从八品。至元二十四年，升从七品，增达鲁花赤一人。其后遂定置已上官员。

烧钞东西二库，达鲁花赤一员，正八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从九品。至元元年，始置昏钞库，用正九品印，置监烧昏钞官。二十四年，分立烧钞东西二库，秩从八品，各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员。

行用六库。中统元年，初立中都行用库，秩从七品，提领一员，从七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从九品。至元二十四年，京师改置库者三：曰光熙，曰文明，曰顺承。因城门之名为额。二十六年，又置三库：曰健德，曰和义，曰崇仁。并因城门以为名。

大都宣课提举司，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提举二员，从五

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提控案牍一员，司吏六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并大都旧城两税务为大都税课提举司。至武宗至大元年，改宣课提举司。其属四：

马市、猪羊市，秩从七品。提领一员，从七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从九品。世祖至元三十年始置。

牛驴市、果木市，品秩、设官同上。

角蟹市，大使一员，副使二员。至大元年始置。

煤木所，提领一员，从八品；大使一员，从九品；副使一员。至元二十二年始置。

大都酒课提举司，掌酒醋榷酤之事，至元十九年始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二员，从六品；副提举二员，从七品；提控案牍二员，司吏五人。二十八年，省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余如故。

抄纸坊，提领一员，正八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二员，从九品。中统四年始置，用九品印，止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二十七年，升正八品，增置提领、副使各一员。

印造茶盐等引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四年置，掌印造腹里、行省盐、茶、矾、铁等引。仍置攒典、库子各一人。

右以上属户部。其万亿四库，国初以太府掌内帑之出纳，既设左藏等库，而国计之领在户部，仍置万亿等库，为收藏之府。中统元年，置库官六员，而未有品秩俸给。至元十六年，始为提举万亿库，秩正五品。二十四年，改升都提举万亿库，秩正四品。二十五年，分立四库，以分掌出纳。至二十七年，又别立富宁库焉。

京畿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运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正五品；判官二员，正六品；经历一员，正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兼照磨二员，掌凡漕运之事。世祖中统二年，初立军储所，寻改漕运所。至元五年，改漕运司，秩五品。十二年，改都漕运司，秩五品。十九年，改京畿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二十四年，内外分立两运司，而京畿都漕运司之额如旧。止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新运粮提举司站车攒运公事。省同知、运判、知事各一员，而押纲官隶焉。延祐六年，增同知、副使、运判各一员。其后定置官员已上

正官各二员，首领官四员。吏属：令史二十一人，译史二人，回回令史一人，通事一人，知印二人，奏差一十六人，典吏二人。其属二十有四：

新运粮提举司，秩正五品。至元十六年始置，管站车二百五十辆，隶兵部。开设运粮坝河，改隶户部。定置达鲁花赤一员，都提举一员，同提举二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八人，奏差十二人。

京师二十二仓，秩正七品。

万斯北仓，中统二年置。 万斯南仓，至元二十四年置。 千斯仓，中统二年置。 永平仓，至元十六年置。 永济仓，至元四年置。 惟亿仓，既盈仓，大有仓，并系皇庆元年置。 屡丰仓，积贮仓。并系皇庆元年增置。

已上十仓，每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副使二员，正八品。

丰穰仓，皇庆元年置。 广济仓，皇庆元年置。 广衍仓，至元二十九年置。 大积仓，至元二十八年置。 既积仓，盈衍仓，至元二十六年置。 相因仓，中统二年置。 顺济仓。至元二十九年置。

已上八仓，每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二员，正八品。

通济仓，中统二年置。 广贮仓，至元四年置。 丰润仓，至元十六年置。

丰实仓。

已上四仓，每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

通惠河运粮千户所，秩正五品，掌漕运之事。至元三十一年始置，中千户一员，中副千户二员。

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亻赞运粮斛。至元二十四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于河西务置总司，分司临清。运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副使二

员，正五品；运判三员，正六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二员，内一员兼照磨，司吏三十三人，通事、译史各一人，奏差一十六人，典吏一人。其属七十有五：

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

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

已上五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副使二员，正八品。

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恆足仓，既备仓。

已上九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

通州十三仓，秩正七品。

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盈止仓，及秭仓，乃积仓，乐岁仓，庆丰仓，延丰仓。

已上九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副使二员，正八品。

足食仓，富储仓，富衍仓，及衍仓。

已上四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

河仓一十有七，用从七品??

馆陶仓，旧县仓，陵州仓，傅家池仓。

已上各置监支纳一员，从七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

秦家渡仓，尖冢西仓，尖冢东仓，长芦仓，武强仓，夹马营仓，上口仓，唐宋仓，唐村仓，安陵仓，四柳树仓，淇门仓，伏恩仓。

已上各置监支纳一员，从八品；大使一员，从九品；副使一员。

直沽广通仓，秩正七品，大使一员。

荥阳等纲，凡三十：曰济源，曰陵州，曰献州，曰白马，曰滏阳，曰完州，曰河内，曰南宫，曰沂莒，曰霸州，曰东明，曰获嘉，曰盐山，曰武强，曰胶水，曰东昌，曰武安，曰汝宁，曰修武，曰安阳，曰开封，曰仪封，曰蒲台，曰邹平，曰中牟，曰胶西，曰卫辉，曰浚州，曰曹濮州，每纲皆设押纲官二员，计六十员。秩正八品。每编船三十只为一纲。船九百余只，运粮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纲官以常选正八品为之。

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秩正四品。提举一员，正四品；同提举一员，正五品；副提举一员，从六品，掌各冶采金炼铁，榷货以资国用。国初，中统始置景州提举司，管领景州、滦阳、新匠三冶。至元十四年，又置檀州提举司，管领双峰、暗峪、大峪五峰等冶。大德五年，檀州、景州三提举司，并置檀州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而滦阳、双峰等冶悉隶焉。他如河东、山西、济南、莱芜等处铁冶提举司，及益都、般阳等处淘金总管府，其沿革盖不一也。

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掌场灶榷办盐货，以资国用。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使一员，正五品；运判二员，正六品。首领官：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国初，立河间税课达鲁花赤清沧盐使所，后创立运司，立提举盐榷所，又改为河间路课程所，提举沧清课盐使所。中统三年，改都提领拘榷沧清课盐所。至元二年，以刑部侍郎、右三部郎中兼沧清课盐使司，寻改立河间都转运盐使司，立清、沧课三盐司。十二年，改为都转运使司。十九年，以户部尚书行河间等路都转运使司事，寻罢，改立清、沧二盐使司。二十三年，改立河间等路都转运司。二十七年，改令户部尚书行河间等路都转运使司事。二十八年，改河间等路都转运司。延祐六年，颁分司印，巡行郡邑，以防私盐之弊。

盐场二十二所，每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办盐各有差。

利国场，利民场，海丰场，阜民场，阜财场，益民场，润国场，海阜场，海盈场，海润场，严镇场，富国场，兴国场，厚财场，丰财场，三叉沽场，芦台场，越支场，石碑场，济民场，惠民场，富民??

山东东路转运盐使司，品秩、职掌同上，运判止一员。国初，始置

益都课税所，管领山东盐场，以总盐课，后改置运司。中统四年，诏以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司。至元二年，命有司兼办其课，改立山东转运司。至元十二年，改立都转运司。延祐五年，以盐法涩滞，降分司印，巡行各场，督收课程，罢胶莱盐司所属盐??

盐场一十九所，每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八品。

永利场，宁海场，官台场，丰国场，新镇场，丰民场，富国场，高家港场，永阜场，利国场，固堤场，王家冈场，信阳场，涛洛场，石河场，海沧场，行村场，登宁场，西由??

河东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品秩、职掌同前，运判增一员。国初，设平阳府以征课程之利。中统二年，改置转运司，置提举解盐司。至元二年，罢运司，命有司掌其务，寻复置转运司。二十二年，立陕西都转运司，诸色税课悉隶焉。二十九年，置盐运司，专掌盐课，其余课税归有司，解盐司亦罢。延祐六年，更为河东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隶省部。其属三：

解盐场，管勾一员，正九品；同管勾一员，从九品。

河东等处解盐管民提领所，正提领一员，从八品；副提领一员，从九品。

安邑等处解盐管民提领所，正提领一员，从八品；副提领一员，从九品。

礼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之政令。凡仪制损益之文，符印简册之信，神人封谥之法，忠孝贞义之褒，送迎聘好之节，文学僧道之事，婚姻继续之辨，音艺膳供之物，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以吏、户、礼为左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四员，员外郎六员，总领三部之事。至元元年，分立为吏礼部，尚书三员，侍郎仍二员，郎中仍四员，员外郎四员。七年，别立礼部，尚书三员，侍郎一员，郎中二员，员外郎如旧。明年，又合为吏礼部。十三年，又别为礼部。二十三年，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定以二员为额。成宗元贞元年，复增尚书一员，领会同馆事。主事二员，蒙古必阇赤二人，令史一十九人，回回令史二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

人，奏差十二人，典吏三人。其属附见：

左三部照磨所，秩正八品，照磨一员，掌吏、户、礼三部钱谷计帐之事。典吏八人。

侍仪司，秩正四品，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至元八年始置。左右侍仪奉御二员，礼部侍郎知侍仪事一员，引进使知侍仪事一员，左右侍仪使二员，左右直侍仪使二员，左右侍仪副使二员，左右侍仪佥事二员，引进副使、侍仪令、承奉班都知、尚衣局大使各一员。十二年，省左侍仪奉御，通曰左右侍仪。省引进副使及侍仪令、尚衣使等员，改置通事舍人十四员。三十年，减通事舍人七员为侍仪舍人。大德十一年，升秩正三品。至大二年，置典簿一员。延祐七年，定置侍仪使四员。至治元年，增置通事舍人六员、侍仪舍人四员。其后定置侍仪使四员，正三品；引进使知侍仪事二员，正四品。首领官：典簿一员，从七品。属官：承奉班都知一员，正七品；通事舍人一十六员，从七品；侍仪舍人十四员，从九品。吏属：令史二人，译史一人，通事一人，知印一人。其属法物库，秩五品，掌大礼法物。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从六品；副使一员，从七品；直长二员，正八品。

拱卫直都指挥使司，秩从四品，掌控鹤六百余户，及仪卫之事。至元三年始置。都指挥使一员，副使一员，钤辖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十六年，升正三品，降虎符，增置达鲁花赤一员，隶宣徽院。二十年，复为从四品。二十五年，归隶礼部。元贞元年，复升正三品。皇庆元年，置经历一员。二年，改钤辖为佥事。至顺二年，拨隶侍正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使四员，正三品；副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首领官：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吏属：令史四人，译史一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二人。其属控鹤百户所，秩从七品。色目百户一十三员，汉人百户一十三员。总十三所。

仪从库，秩从七品，掌收仪卫器仗。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从八品。

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二十五年，归隶礼部，省判官三员。三十一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副使一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乐

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至大四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延祐七年，降从三品。定置大使五员，从三品；副使四员，从四品。首领官：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吏属：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属五：

云和署，秩正七品，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大二年，拨隶玉宸乐院。皇庆元年，升正六品。二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安和署，秩正七品，职掌与云和同。至元十三年始置。皇庆二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秩正九品，管领回回乐人。皇庆元年初置。延祐三年，升从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教师二人，提控二人。

天乐署，初名昭和署，秩从六品，管领河西乐人。至元十七年始置。大德十一年，升正六品。至大四年，改为天乐署。皇庆元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广乐库，秩从九品，掌乐器等物。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皇庆元年始置。

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至元十二年，升正五品。十七年，改提点教坊司，隶宣徽院，秩正四品。二十五年，隶礼部。大德八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复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大使三员，正四品；副使四员，正五品；知事一员，从八品。令史四人，译史、知?⑲嗖罡鞫□耍□亠乱蝗恕Ｆ涫羧□?

兴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

祥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

广乐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之。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为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牍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九年，以四宾库改置。

铸印局，秩正八品，掌凡刻印销印之事。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五年始置。

白纸坊，秩从八品，掌造诏旨宣敕纸劄。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九年始置。

掌薪司，秩正七品。司令一员，正七品；司丞二员，正八品；典吏一人。

兵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皁隶之制，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以兵、刑、工为右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五员，员外郎五员，总领三部之事。至元元年，别置工部，以兵刑自为一部，尚书四员，侍郎三员，郎中如旧，员外郎五员。三年，并为右三部。五年，复为兵刑部，尚书二员，省侍郎二员，郎中如故，员外郎一员。七年，始列六部，尚书一员，侍郎仍旧，郎中一员，员外郎仍一员。明年，又合为兵刑部。十三年，复析兵部。二十三年，定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以二员为额。至治三年，增尚书一员。主事二员，蒙古必阇赤二人，令史十四人，回回令史一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人，奏差八人，典吏三人。其属附见：

大都陆运提举司，秩从五品，掌两都陆运粮斛之事。至元十六年，始置运粮提举司。延祐四年，改今名。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员，司吏六人，委差一十人。海王庄、七里庄、魏家庄、腊八庄四所，各设提领一人，用从九品??

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吏属令史六人。初，太祖以随路打捕鹰房民户七千余户拨隶旭烈大王位下。中统二年始

置。至元十二年，阿八合大王遣使奏归朝廷，隶兵部。

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哈赞大王位下事。大德八年始置，官吏皆王选用。至大四年，省并衙门，以哈兒班答大王远镇一隅，别无官属，存设不废。定置府官，达鲁花赤二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二人，奏差二人，典吏一人。其属东局织染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副提举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司吏二人。

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都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兼照磨一员，令史六人，译史一人，知印通事一人，奏差二人，掌别吉大营盘事及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户。至元三十年置。延祐四年，升正三品。

管领本位下打捕鹰房民匠等户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判官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兼照磨一员，令史六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掌别吉大营盘城池阿哈探马兒一应差发、薛彻干定王位下事。泰定元年始置。

刑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覆，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以兵、刑、工为右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五员，员外郎五员。以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专署刑部。至元元年，析置工部，而兵刑仍为一部。尚书四员，侍郎仍二员，郎中四员，员外郎置五员。三年，复为右三部。七年，始别置刑部。尚书一员，侍郎一员，郎中一员，员外郎二员。八年，改为兵刑部。十三年，又为刑部。二十三年，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定以二员为额。大德四年，尚书增置一员。其首领官则主事三员。吏属则蒙古必阇赤四人，令史三十人，回回令史二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人，书写三人，典吏七人。其属附见：

司狱司，司狱一员，正八品；狱丞一员，正九品；狱典一人。初以右三部照磨兼刑部系狱之任，大德七年始置专官。部医一人，掌调视病囚。

司籍所，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至元二十年，改大都等路断没提领所为司籍所，隶刑部。

工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材物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右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五员，员外郎五员，内二员专署工部事。至元元年，始分立工部。尚书四员，侍郎三员，郎中四员，员外郎五员。三年，复合为右三部。七年，仍自为工部。尚书二员，侍郎仍二员，郎中三员，员外郎如旧。二十三年，定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各以二员为额。明年，以曹务繁冗，增尚书二员。二十八年，省尚书一员。首领官：主事五员。蒙古必阇赤六人，令史四十二人，回回令史四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一人，奏差三十人，蒙古书写一人，典吏七人。又司程官四员，右三部照磨一员，典吏七人。其属附见：

左右部架阁库，秩正八品。管勾二员，典吏十二人，掌六部文卷簿籍架阁之事。中统元年，左右部各置。二十三年，并为左右部架阁库。

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至元十二年始置，总管、同知、副总管各一员。十六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增同知、副总管各一员。二十八年，省同知一员。三十年，省副总管一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二员，副总管二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五人，译史一人，奏差四人。其属十有一：

梵像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董绘画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梵像局。延祐三年，升提举司，设今官。

出蜡局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掌出蜡铸造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局。延祐三年，升提举司，设今官。

铸泻等铜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铸泻之工。至元十年，始置官三员。二十八年，省管勾一员，后定置二员。

银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直长一员，掌金银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镔铁局，秩从八品。大使一员，掌镂铁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玛瑙玉局，秩从八品。直长一员。掌琢磨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石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管勾一员，董攻石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木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直长一员，董攻木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油漆局，副使一员，用从七品印，董髹漆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诸物库，秩正九品。提领一员，副使一员，掌出纳诸物之事。至元十二年始置。

管领随路人匠都提领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俱受省檄，掌工匠词讼之事。至元十二年始置。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四人，领两都金银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局改隶工部及金玉府，止领五局一库，掌氈毯等事。其属有六：

收支库，秩正九品。大使一员，掌出纳之物。

大都氈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管人匠一百二十有五户。

大都染局，秩从九品。大使一员，管人匠六千有三户。

上都氈局，秩从五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管人匠九十有七户。

隆兴氈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管人匠一百户。

剪毛花毯蜡布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管人匠一百一十有八户。

提举右八作司，秩正六品。提举二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九人，司库十三人，译史一人，秤子一人，掌出纳内府漆器、红甕、捎只等，并在都局院造作镔铁、铜、钢、鍮石，东南简

铁，两都支持皮毛、杂色羊毛、生熟斜皮、马牛等皮、鬃尾、杂行沙里陀等物。中统三年，始置提领八作司，秩正九品。至元二十五年，改升提举八作司，秩正六品。二十九年，以出纳委积，分为左右两司。

提举左八作司，秩正六品，掌出纳内府氈货、柳器等物。其设置官员同上。

诸路杂造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元元年，改提领所为提举司。十四年，又改工部尚书行诸路杂造局总管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六人，译史一人。其属二：

帘网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并受省劄。至元元年始置。

收支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三十年始置。

茶迭兒局总管府，秩正三品，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宪宗朝置。至元十六年，始设总管一员。二十七年，置同知一员。后定置府官，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司吏四人。其属二：

诸司局，用从七品? L 崃煲辉保□喔惫俣□保□型橙□晔贾谩?

收支库，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掌造作出纳之物。

大都人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至元六年始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经历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十人，通事一人。其属四：

绣局，用从七品? 4 笫挂辉保□笔挂辉保□菩逶熘钔醢俟俣纹ァ?

纹锦总院，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织诸王百官段匹。

涿州罗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掌织造纱罗段匹。

尚方库，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掌出纳丝金颜料等物。

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仁宗潜邸诸色人匠。延祐六年，拨隶崇祥院，后又属将作院。至治三年，归隶工部。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官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

控案牍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八人，译史二人，知?⑼云赂饕蝗耍□嗖钏娜恕F涫粑澹?

织染人匠提举司，秩从七品。至大二年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

杂造人匠提举司，秩从七品，设置官属同上。

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

大都等处织染提举司，秩从五品，管阿难答王位下人匠一千三百九十八户。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员。

收支诸物库，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库子二人。

提举都城所，秩从五品。提举二员，同提举二员，副提举二员，吏目一员，照磨一员，掌修缮都城内外仓库等事。至元三年置。其属一：

左右厢，官四员，用从九品?V猎□□□曛谩?

受给库，秩正八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京城内外营造木石等事。至元十三年置。

符牌局，秩正八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掌造虎符等。至元十七年置。

旋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至元九年置。

撒答剌欺提举司，秩正五品。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提控案牍一员。至元二十四年，以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同局造作，遂改组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

别失八里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至元十三年始置。

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员，给从七品?V猎□□曛谩?

平则门窑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给从六品?Ⅴ猎□□□曛谩?

光熙门窑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给从八品?Ⅴ猎□□□迥曛谩?

大都皮货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用从九品?Ⅴ猎□□□拍曛谩?

通州皮货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用从九品?Q拥v六年置。

晋宁路织染提举司，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其属：

提领所一，系官织染人匠局一，云内人匠东、西局二，本路人匠局一，河中府、襄陵、翼城、潞州、隰州、泽州、云州等局七。每局各设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惟泽州、云州则止设提领一员。

冀宁路织染提举司、真定路织染提举司，各置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其属二：

开除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真定路纱罗兼杂造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南宫、中山织染提举司，各设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中山刘元帅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中山察鲁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深州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深州赵良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弘州人匠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纳失失毛段二局，院长一员。

云内州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大同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朔州毛子局，大使一员。

恩州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恩州东昌局，提领一员。

保定织染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大名人匠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永平路纹锦等局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大宁路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云州织染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顺德路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彰德路织染人匠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怀庆路织染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别失八里局，官一员。

宣德府织染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东圣州织染局，院长一员，局副一员。

宣德八鲁局，提领一员，副使一员。

东平路疃局，直长一员。

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照略案牍一员。

阳门天城织染局，提领一员，副使一员，照磨案牍一员。

巡河提领所，提领二员，副提领一员。

志第三十六 百官二

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 ，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世祖中统四年，置枢密副使二员，佥书枢密事一员。至元七年，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院判一员。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员，增院判一员，又以中书平章商量院事。大德十年，增置知院二员，同知五员，副枢五员，佥院五员，同佥三员，院判二员。至大三年，知院七员，同知二员，副枢二员，佥院一员，同佥一员，院判二员，革去议事平章。延祐四年，以分镇北边，增知院一员。五年，增同知一员。后定置知院六员，从一品；同知四员，正二品；副枢二员，从二品；佥院二员，正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参议二员，正五品；经历二员，从五品；都事四员，正七品；承发兼照磨二员，正八品；架阁库管勾一员，正九品；同管勾一员，从九品；掾史二十四人，译史一十四人，通事三人，司印二人，宣使一十九人，铨写二人，蒙古书写二人，典吏一十七人，院医二人。

客省使，秩从五品。大使二员，副使二员。至元十四年，置大使一员。十六年，增一员。二十一年，置副使一员。延祐五年，增一员。天历元年，又增一员。寻定置大使二员，从五品；副使二员，从六品；令史二人。

断事官，秩正三品，掌处决军府之狱讼。至元元年，始置断事官二员。八年，增二员。十九年，又增一员。二十年，又增二员。大德十一年，又增四员。皇庆元年，省二员。后定置断事官八员，正三品；经历一员，从七品；令史六人，译史一人，通事、知?⑲嗖睢5.淅舾饕蝗恕?

行枢密院。国初有征伐之事，则置行枢密院。大征伐，则止曰行院。为一方一事而设，则称某处行枢密院，或与行省代设，事已则罢。

西川行枢密院，中统四年始置，设官二员，管四川军民课税交钞、打捕鹰房人匠，及各投下应管公事，节制官吏诸色人等，并军官迁授征进等事。始置于成都。至元十年，又于重庆别置东川行枢密院，设官一员。十三年，并为一院，寻复分东川行院。十六年，罢两川行院。二十八年，复立四川行院于成都。

江南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罢河南省统军司、汉军都元帅、山东行

院，置荆湖等路行院，设官三员；淮西行院，设官二员。掌调度军马之事。十二年，罢行院。十九年，诏于杨州、岳州俱立行院，各设官五员。二十一年，立沿江行院。二十二年，立江西行院，马军戍江州，步军戍抚州。二十八年，徙岳州行院于鄂州，徙江淮行院于建康，其后行院悉并归行??

甘肃行枢密院。至大四年，置行院于甘州，为甘肃等处行枢密院，设官四员，提调西路军马。后以甘肃省丞相提调，遂罢行院。

河南行枢密院，致和元年分置，专管调遣之事。天历元年罢。

岭北行枢密院，天历二年置。知院一员，同知二员，副枢一员，佥院二员，同佥一员，院判二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蒙古必阇赤四人，掾史二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一人，宣使四人。掌边庭军务，凡大小事宜，悉从裁决。

右卫，秩正三品。中统三年，初置武卫。至元元年，改为侍卫。八年，改为左、右、中三卫，掌宿卫扈从，兼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二十年，增都指挥使一员、副都指挥使一员。二十一年，置佥事二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使一员。至大元年，增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一员。四年，省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二员。后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又其属十有五：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弹压二十员，百户二百员，知事十员。

弩军千户所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十员。

屯田左右千户所二，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弹压二员，百户四十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掌诸屯卫行伍耕战之暇，使之习学国字，通晓书记。初由枢府选举，后归吏部。

左卫，秩正三品。至元八年，以侍卫改置。掌宿卫扈从，兼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是年，增副指挥使一员。十六年，增副都指挥使一员。二十年，置佥事一员。二十二年，增佥事一员。二十四年，省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一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至大四年，省都指挥使六员、副都指挥使二员。其后定制，卫官：都指挥使二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属十有五：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凡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弹压二十员，百户二百员，知事十员。

弩军千户所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十员。

屯田左右千户所二，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二员，弹压二员，百户四十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中卫，秩正三品。至元八年，以侍卫改置。掌宿卫扈从，兼营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是年，置都指挥使一员、副都指挥使一员。二十年，增副都指挥使一员。二十一年，置佥事二员。二十三年，增都指挥使一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二员、副使三员。至大元年，增都指挥使一员。四年，省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三员。其后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架阁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属十有五：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弹压二十员，百户二百员，知事十员。

弩军千户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十员。

屯田左右千户所二，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弹压二员，百户四十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前卫，秩正三品。至元十六年，以侍卫亲军创置前、后二卫。掌宿卫扈从，兼营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是年，置都指挥使一员、副都指挥使二员。十八年，增都指挥使二员。二十年，置佥事一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一员、佥事三员。至大四年，省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一员、佥事三员。后定置卫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架阁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又其属十有七：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弹压二十员，百户二百员。

弩军千户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十员。

屯田千户所二，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弹压二员，百户四十员。

门尉二，平则门尉一员，顺承门尉一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后卫，秩正三品。至元十六年，以侍卫亲军创置。掌宿卫扈从，兼营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是年，置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使二员，后增设副都指挥使一员。十八年，增都指挥使二员。二十年，置佥事二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一员、佥事二员。至大四年，省都指挥使五员、副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后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二人，知印一人，通事二人。其属十有四：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弹压二十员，百户二百员。

弩军千户所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十员。

屯田千户所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二员，弹压二员，百户四十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兼大都屯田等事。至元二十六年，枢密院以六卫六千人，大都屯田三千人，近路迤南万户府一千人，总一万人，立武卫，设官五员。元贞、大德年间，累增都指挥使四员。至大三年，省都指挥使四员、副都指挥使一员。后定置卫官，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属十有五：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七，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七员，副达鲁花赤七员，千户七员，副千户七员，百户一百四十员，弹压一十四员。

屯田千户所六，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各一员，千户六员，百户六十员，弹压六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掌屯军徼巡盗贼于居庸关南、北口，统领钦察、阿速护军三千六百九十三人，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皇庆元年，升隆镇万户府为隆镇卫，置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鲁军千户所，并隶东卫。四年，置色目经历一员。至治二年，置爱马知事一员。后定置卫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兼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属十有二：

镇抚所，镇抚二员。

北口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七员。于上都路龙庆州东口置司。

南口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员，弹压一员。于大都路昌平县居庸关置司。

白羊口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二员，弹压一员。于大都路昌平县东口置司。

碑楼口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员，弹压一员。于应州金城县东口置司。

古北口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檀州北面东口置司。

迁民镇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大宁路东口置司。

黄花镇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昌平县东口置司。

芦兒岭千户所，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昌平县本口置司。

太和岭千户所，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大同路昌邑县本隘置司。

紫荆关千户所，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易州易县本隘置司。

隆镇千户所，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八员，弹压一员。于龙庆州北口置司。

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二，秩从三品，分掌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新附之军，并迤东回军，合为屯田。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五年，隶詹事院，并入卫率府。复改隶枢密院。定置两府达鲁花赤各一员，万户各一员，副万户各一员，经历各一员，知事各一员，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各五人，属官镇抚各二员。

千户八所，达鲁花赤八员，千户八员，副千户八员，百户五十九员，弹压一十六员。

千户四所，达鲁花赤四员，千户四员，副千户四员，百户五十二员，弹压八员。

左卫率府，秩正三品。至大元年，拨江南行省万户府精锐汉军为东宫卫军，立卫率府，设官十一员。延祐四年，始改为忠翊府，又改为御临亲军指挥司，又以御临非古典，改为羽林。六年，复隶东宫，仍为左卫率府。定置率使三员，正三品；副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其属十有五：

镇抚所，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百户二百员，弹压一十员。

弩军千户所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十员，弹压一员。

屯田千户所三，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三员，千户三员，百户六十员，弹压三员。

教官三员，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阴阳教授一员。

右卫率府，秩正三品。延祐五年，以速怯那兒万户府、迤东女直两万户府、右翼屯田万户府兵，合为右卫率府，置官十二员。后定置率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其属七：

镇抚所，镇抚二员。

千户所五，秩正五品。千户五员，百户四十五员，弹压二员。

教官一，儒学教授一员。

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至元二十四年，以四万户奥鲁赤改为蒙古军都万户府，设府官四员、奥鲁官四员。大德七年后，改

为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延祐五年，罢奥鲁官、副镇抚等员，定置都万户一员，正三品；副都万户一员，从三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各一人。属官镇抚二员。

八撒兒万户府，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所一十翼，达鲁花赤一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户，百户七十三员，弹压一十员。

札忽兒台万户府，万户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所七翼，千户七员，百户三十八员，弹压七员。

脱烈都万户府，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所九翼，千户九员，百户六十二员，弹压九员。

和尚万户府，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所六翼，达鲁花赤四员，千户六员，副千户四员，百户四十七员，弹压六员。

砲手千户所一翼，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

哨马千户所一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弹压二员，百户九员，奥鲁官二员。

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掌宿卫城禁，兼营潮河、苏沽两川屯田，供给军储。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达鲁花赤，置属官。二十三年，遂名为阿速之军。至大二年，改立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置达鲁花赤三员、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四年，省达鲁花赤三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架阁照磨一员，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

事、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其属五：

行军千户所，千户七员，百户九员。

把门千户二员，百户五员，门尉一员。

本投下达鲁花赤一员，长官一员，副长官一员。

庐江县达鲁花赤一员，主簿一员。

教官，儒学教授一员。

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品秩职掌同右阿速卫。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达鲁花赤，置属官。二十三年，遂名为阿速之军。至大二年，改立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置达鲁花赤二员、都指挥使六员、副都指挥使四员、佥事二员。四年，省达鲁花赤一员、都指挥使三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经历二员，知事二员，照磨一员，镇抚二员。其属四：

本投下达鲁花赤二员，长官二员。

镇巢县达鲁花赤二员，主簿一员。

围宿把门千户所一十三翼，千户二十六员，百户一百三十员，弹压一十三员。

教官，儒学教授一员。

回回砲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至元十一年，置砲手总管府。十八年，始立为都元帅府。二十二年，改为万户府。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镇抚二员。

千户所三翼，达鲁花赤三员，千户三员，副千户三员，百户三十二员，弹压三员。

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以备征讨。至元十八年始立，置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二十二年，增都指挥使一员、佥事一员。大德五年，增指挥使二员。至大元年，增都指挥一员。四年，省都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一员。后定置都指挥

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通事、译史、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奥鲁官正副各一员。

千户所九翼，正千户九员，副千户九员，百户七十五员，弹压九员，奥鲁官正副各九员。

门尉三，建德门一，和义门一，肃清门一。

教官二，儒学教授一员，蒙古字教授一员。

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元二十四年立，置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二员、佥事二员。二十九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大德十一年，增达鲁花赤一员、都指挥使四员、副都指挥一员。至大元年，省达鲁花赤一员、都指挥使四员、副都指挥使三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使二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令史七人，知印一人，通事、译史各一人，镇抚二员。

千户所八翼，每所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十六员，百户八十员，弹压八员，门尉二员。##!#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秩从三品。管析居放良人户，并兀里吉思田地北来蒙古人户。至元十八年始设，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属官打捕屯田官一十二员。

大宁海阳等处屯田打捕所，秩从七品，掌北京、平滦等路析居放良不兰奚等户。至元二十二年，置总管府。元贞元年，罢总管府，置打捕所。定置达鲁花赤一员，长官一员。教官，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元二十九年，始立屯田府。大德十一年，增军数，立为大同等处指挥使司。至大四年，属徽政院。延祐元年，改中都威卫使司，仍隶徽政院，寻复改属枢密院。至治元年，改为忠翊侍卫。后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一十翼，达鲁花赤一十员，副达鲁花赤一十员，千户一十员，副千户一十员，百户二百六员，弹压二十员。

弩军千户所一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十员，弹压一十员。

屯田左右手千户所二翼，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百户四十员，弹压四员。

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元贞元年始立，设官十一员。大德十一年，增都指挥使二员，又增指挥使三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至大四年，省都指挥使五员、副都指挥使二员、佥事二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使二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架阁兼照磨一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通事、译史、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千户一十三员，百户二十九员。

把门千户二员，百户八员，门尉一员。

教官，儒学教授一员。

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治二年，以亦乞列思人氏二百户，与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户，及清州匠二千户，屯田汉军二千户，立宗仁卫以统之。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二人，译史二人，镇抚二员。

蒙古军千户所一十翼，千户二十员，百户一百员，弹压一十员。

屯田千户所，千户四员，百户四十员，弹压四员。

教官二，儒学教授一员，蒙古字教授一员。

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府，秩从二品，掌各路军民科差征进，及调遣总摄军马公事。至元二十一年，罢统军司都元帅府，立蒙古军都万户府。大德七年，改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延祐五年罢。天历二年，改立为大都督府。定置正官大都督三员，从二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一员，从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承发兼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八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五人，典

吏三人，镇抚二员。

左手万户府，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九翼，千户一十一员，百户七十四员，弹压一十一员。

右手万户府，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九翼，千户九员，百户六十三员，弹压九员。

拔都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六翼，千户七员，百户四十一员，弹压五员。

哈答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镇抚一员。

千户八翼，千户八员，百户二十四员，弹压八员。

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二员。

千户八翼，达鲁花赤二员，千户六员，百户四十六员，弹压九员。

□都哥万户府，初隶都府七千户翼，延祐三年枢密院奏，改立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二员。

千户七翼，千户九员，百户三十五员，弹压八员。

哈必赤千户翼，千户一员，百户四员，弹压一员，直隶大都督府。

洪泽屯田千户赵国宏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一十四员，弹压二员，直隶大都督府。

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元十八年，以蒙古侍卫总管府依五卫之例，为指挥使司，设官十二员，奥鲁官二员。大德七

年，奏改为左翼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延祐五年，罢奥鲁官。后定置司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架阁兼照磨一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典吏二人，镇抚二员。

千户所七翼，正千户七员，副千户七员，知事七员，弹压七员，百户六十二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右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品秩同左卫。至元十八年，以蒙古侍卫总管府依五卫例，为指挥使司，设官犬二员，奥鲁官二员。大德七年，奏改为右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延祐五年，罢奥鲁官。后定置司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承发兼照磨架阁一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典吏二人，镇抚二员。

千户所一十二翼，正千户一十二员，副千户一十二员，知事一十二员，弹压一十二员，百户一百九员。

教官，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管领上都路元籍军人，兼奥鲁之事。至元十六年，立虎贲军，设官二员。十七年，置都指挥使二员、副都指挥使一员，又增置副都指挥使一员。元贞元年，以虎贲军改为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十一年，增置都指挥使六员。至大四年，省都指挥使九员。后定置司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照磨兼承发各一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典吏二人，镇抚二员，都目一员。

撒的赤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知事一员，百户二十员，弹压二员。

不花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二十二员，弹压二员。

脱脱木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知事一员，百户二十八员，弹压二员。

大忽都鲁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知事一员，百户二十四员，弹压二员。

杨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知事一员，百户二十二员，弹压二员。

迷里火者千户翼，正达鲁花赤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知事一员，百户二十员，弹压二员。

大都督府，正二品，管领左右钦察两卫、龙翊侍卫、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哈剌鲁万户府。天历二年，始立钦察亲军都督府，秩从二品。后改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三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都督三员，从三品；佥都督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管勾一员，照磨一员，俱正八品；令史八人，蒙古必阇赤二人，怯里马赤二人，知印二人，宣使六人。

右钦察卫，秩正三品。至元二十三年，依河西等卫例，立钦察卫，设官十员。至治二年，分为左右卫。天历二年，拨隶大都督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都指挥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二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镇抚一员。

行军千户十八所，达鲁花赤各一员，千户三十六员，百户一百八十员，弹压一十八员。

屯田千户所二，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百户二十员，弹压二员。

门尉二员。

儒学教授一员，至大四年始置；蒙古字教授一员，延祐四年始置。

左钦察卫，秩正三品。至治二年，依阿速卫例，分为两卫，设官十员。天历二年，拨隶大都督府。定置卫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属官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一十翼，千户一十员，百户八十二员，弹压九员，奥鲁

官四员。

守城千户所一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九员，弹压一员。

屯田千户所一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十员，弹压一员。

教官，儒学教授一员。

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天历元年始立，设官十四员。二年，又置爱马知事一员，又以左钦察卫唐吉失九千户隶本卫。定置官，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佥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并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二人，怯里马赤二人，知印二人，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九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六员，副千户一员，百户四十五员，弹压五员。

屯田一翼钦察千户所，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二十二员，弹压二员。

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员，儒学教授一员。

哈剌鲁万户府，掌守禁门等处应直宿卫。至元二十四年，招集哈剌鲁军人，立万户府。寻移屯襄阳，后征交趾。大德二年置司南阳。天历二年，奏隶大都督府。定置官，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镇抚一员，吏目一员。

千户所三翼，千户三员，百户九员，弹压三员。

御史台，秩从一品。大夫二员，从一品；中丞二员，正二品；侍御史二员，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二员，正三品，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至元五年，始立台建官，设官七员。大夫从二品，中丞从三品，侍御史从五品，治书侍御史从六品，典事从七品，检法二员，狱丞一员。七年，改典事为都事。十九年，罢检法、狱丞。二十一年，升大夫为从一品，中丞为正三品，侍御史为正五品，治书为正六品。二十七年，大夫以下品从各升一等，始置蒙古经历一员。大德十一年，升中丞为正二品，侍御史为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为正三品。皇庆元年，增中丞为三

员。二年，减一员。至治二年，大夫一员。后定置御史大夫二员、中丞二员、侍御史二员、治书侍御史二员，品秩如上；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二员，正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承发管勾兼狱丞一员，正八品；架阁库管勾兼承发一员，正九品；掾史一十五人，译史四人，知印二人，通事二人，宣使十人，台医二人，蒙古书写二人，典吏六人，库子二人。其属有二：

殿中司，殿中侍御史二员，正四品。至元五年始置，秩正七品，后升正四品。凡大朝会，百官班序，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报者，则纠举之；大臣入内奏事，则随以入，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知班四人，通事、译史各一人。

察院，秩正七品，监察御史三十二员，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至元五年，始置御史十一员，悉以汉人为之。八年，增置六员。十九年，增置一十六员，始参用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十二年，参用南儒二人。书吏三十二人。

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内台。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台于杨州，寻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迁于建康，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一员，统淮东、淮西、湖北、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岭南广西、福建广东三道。二十三年，以淮东、淮西、山南三道，拨隶内台。三十年，增海北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九员，以监江浙、江西、湖广三省，统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一员，中丞二员，侍御史二员，治书侍御史二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架阁库管勾一员，承发管勾兼狱丞一员，令史一十六人，译史四人，回回掾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人，典吏、库子、台医各有差。

察院，品秩如内察院。至元十四年，置监察御史十员，书吏十员。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员、书吏十四人，又增汉人御史四员、书吏四人。后定置御史二十八员、书吏二十八人。

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内台。至元二十七年，始置云南诸路行御史台，官止四员。大德元年，移云南行台于京兆，为陕西行台，而云南改立廉访司。延祐元年罢。二年复立，统汉中、陇北、四川、云南四道。定置大夫一员、御史中丞二员、侍御史二员、治书侍御史二

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架阁库管勾一员、承发司管勾兼狱丞一员、掾史一十二人、蒙古必阇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宣使十人、典吏五人、库子二人。

察院，品秩同内察院。监察御史二十员，书吏二十人。

肃政廉访司。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东东西道，曰河东陕西道，曰山北东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八年，置河东山西道、陕西四川道。十二年，分置燕南河北道。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增立八道：曰江北淮东道，曰淮西江北道，曰山南江北道，曰浙东海右道，曰江南浙西道，曰江东建康道，曰江西湖东道，曰岭北湖南道。十五年，复增三道：曰江南湖北道，曰岭南广西道，曰福建广东道。十九年，增西蜀四川道。二十年，增海北广东道，改福建广东道曰福建闽海道。以云南七路，置云南道。以女直之地，置海西辽东道。二十三年，以淮东、淮西、山南三道，拨隶内台。二十四年，增河西陇右道。是年，罢云南道。二十五年，罢海西辽东。二十七年，以云南按察司所治，立云南行御史台。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大德元年，徙云南行台于陕西，复立云南道。三十年，增海北海南道，其后遂定为二十二道。每道廉访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佥事四员，两广、海南止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照磨兼管勾一员，正九品；书吏十六人，译史、通事各一人，奏差五人，典吏二人。

内道八，隶御史台：

山东东西道，济南路置司。

河东山西道，冀宁路置司。

燕南河北道，真定路置司。

江北河南道，汴梁路置司。

山南江北道，中兴路置司。

淮西江北道，庐州路置司。

江北淮东道，杨州路置司。

山北辽东道，大宁路置司。

江南十道，隶江南行台：

江东建康道，宁国路置司。

江西湖东道，龙兴路置司。

江南浙西道，杭州路置司。

浙东海右道，婺州路置司。

江南湖北道，武昌路置司。

岭北湖南道，天临路置司。

岭南广西道，静江府置司。

海北广东道，广州路置司。

海北海南道，雷州路置司。

福建闽海道，福州路置司。

陕西四道，隶陕西行台：

陕西汉中道，凤翔府置司。

河西陇北道，甘州路置司。

西蜀四川道，成都路置司。

云南诸路道，中庆路置司。

志第三十七 百官三

大宗正府，秩从一品。国初未有官制，首置断事官，曰札鲁忽赤，会决庶务。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 ，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及边远出征官吏、每岁从驾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诸事，悉掌之。至元二年，置十员。三年，置八员。九年，降从一品银印，止理蒙古公事。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又有怯薛人员，奉旨署事，别无颁受宣命。十四年，置十四员。十五年，置十三员。二十一年，置二十一员。二十二年，增至三十四员。二十八年，增至四十六员。大德四年，省五员。十一年，四十一员。皇庆元年，省二员，以汉人刑名归刑部。泰定元年，复命兼理，置札鲁忽赤四十二员，令史改为掾史。致和元年，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正官札鲁忽赤四十二员，从一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承发架阁库管勾一员，从八品；掾史十人，蒙古必阇赤十三人，通事、知印各三人，宣使十人，蒙古书写一人，典吏三人，库子一人，医人一人，司狱二员。

大司农司，秩正二品，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至元七年始立，置官五员。十四年罢，以按察司兼领劝农事。十八年，改立农政院，置官六员。二十年，又改立务农司，秩从三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务农使一员、同知二员。是年，又改司农寺，达鲁花赤一员，司农卿二员，司丞一员。二十三年，仍为大司农司，秩仍正二品。大德元年，增领大司农事一员。皇庆二年，升从一品，增大司农一员。定置大司农四员，从一品；大司农卿二员，正二品；少卿二员，从二品；大司农丞二员，从三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二员，从七品；架阁库管勾一员，照磨一员，并正八品；掾史十二人，蒙古必阇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知印二人，通事一人，宣使一人，典吏五人。

籍田署，秩从六品，掌耕种籍田，以奉宗庙祭祀。至元七年始立，隶大司农。十四年，罢司农，隶太常寺。二十三年，复立大司农司，仍隶焉。署令一员，从六品；署丞一员，从七品；司吏一人。

供膳司，秩从五品。掌供给应需，货买百色生料，并桑哥籍入赀产。至元二十二年始置，隶司农。置达鲁花赤一员，提点一员，并从五

品；司令一员，正六品；丞一员，正七品；吏一人。

辅用库，秩正九品。掌规运息钱，以给供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兴中州等处油户提领所，秩从九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岁办油十万斤，以供内庖。至元二十九年始置。

蔚州面户提领所，提领一员，副使一员。掌办白面葱菜，以给应办，岁计十余万斤。

右属供膳。

永平屯田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司吏四人。至元二十四年，始立于永平路南马城县，以北京采木三千人隶之。所辖昌国、济民、丰赡三署，各置署令一员、署丞一员、直长一人、吏目二人、吏二人。

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二品。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员、学士二员、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直学士二员。八年，升从二品。十四年，增承旨一员。十六年，增侍读学士一员。十七年，增承旨二员。二十年，省并集贤院为翰林国史集贤院。二十一年，增学士二员。二十二年，复分立集贤院。二十三年，增侍讲学士一员。二十六年，置官吏五员，掌管教习亦思替非文字。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员。大德九年，升正二品，改典簿为司直，置都事一员。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员。皇庆元年，升从一品，改司直为经历。延祐元年，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五年，置承旨八员。后定置承旨六员，从一品；学士二员，正二品；侍读学士二员，从二品；侍讲学士二员，从二品；直学士二员，从三品。属官：待制五员，正五品；修撰三员，从六品；应奉翰林文字五员，从七品；编修官十员，正八品；检阅四员，正八品；典籍二员，正八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掾史四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蒙古书写五人，书写十人，接手书写十人，典吏三人，典书二人。

蒙古翰林院，秩从二品，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至元八年，始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十二年，别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员、直学士一员、待制二员、修撰一员、应

奉四员、写圣旨必阇赤十有一人、令史一人、知印一人。十八年，增承旨一员、学士三员，省汉兒令史，置蒙古必阇赤四人。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员、侍读学士一员、知印一人。三十年，增管勾一员。大德五年，升正二品。九年，置司直一员、都事一员。皇庆元年，改升从一品，设官二十有八，吏属二十有四。延祐二年，改司直为经历。后定置承旨七员、学士二员、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直学士二员、待制四员、修撰二员、应奉五员、经历一员、都事一员，品秩并同翰林国史院。承发架阁库管勾一员，正九品；必阇赤一十四人，掾史三人，通事一人，译史一人，知印二人，书写一人，典吏三人。

蒙古国子监，秩从三品。至元十四年始立，置司业一员。二十九年，准汉人国学例，置祭酒、司业、监丞。延祐四年，升正三品。七年，复降为从三品。后定置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监丞一员，正六品；令史一人，必阇赤一人，知印一人。

蒙古国子学，秩正七品，博士二员，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学正、学录各二员，掌教习诸生。于随朝百官、怯薛台、蒙古、汉兒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至元八年，置官五员。后以每岁从驾上都，教习事繁，设官员少，增学正二员、学录二员。三十一年，增助教一员、典给一人。后定置博士二员，正七品；助教二员，教授二员，并正八品；学正、学录各二员，典书一人，典给一人。

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谓之宰相云者，其贵似侍中，其近似门下，故特宠之以是名。虽有是名，而无授受宣命，品秩则视二品焉。大德九年，以灭怯秃等八人为之。天历元年，为内八府宰之职，故附见于此云。

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国初，集贤与翰林国史院同一官署。至元二十二年，分置两院，置大学士三员、学士一员、直学士二员、典簿一员、吏属七人。二十四年，增置学士一员、侍读学士一员、待制一员。寻升正二品，置院使一员，正二品；大学士二员，从二品；学士三员，从二品；侍读学士一员，从三品；侍讲学士一员，从三品；直学士二员，从四品；司直一员，从五品；待制一员，正五品。二十五年，增都事一员，从七品；修撰一员，从六品。元贞元年，增院使一员。大德十一年，升从一品，置院使六员、经历二员。至大四年，省院使六员。皇庆二年，省汉人经历一员。后定置大学士五员，从一品；学士二员，正二品；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并从

二品；直学士二员，从三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二员，从七品；待制一员，正五品；修撰一员，从六品；兼管勾承发架阁库一员，正八品；掾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宣使七人，典吏三人。

国子监。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监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掌国之教令，皆德尊望重者为之。监丞一员，正六品，专领监务。典簿一员，令史二人，译史、知?5.淅舾饕蝗恕?

国子学，秩正七品。置博士二员，掌教授生徒、考较儒人著述、教官所业文字。助教四员，分教各斋生员。大德八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典给一员，掌生员膳食。至元二十四年，定置生员额二百人、伴读二十人。至大四年，生员三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生员一百人、伴读二十人。

兴文署，秩从六品。署令一员，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员，以翰林应奉兼之。至治二年罢，置典簿一员，从七品，掌提调诸生饮膳，与凡文牍簿书之事。仍置典吏一人。

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H绱笳鞣亻□蚧崾喔□椤F溆萌嗽蜃晕□ F湮□≡蚓□裢勹悖□□撞⑮谩V猎□酰□⑲苤圃海□□煲怨□A 6 □□迥辏□蛱浦仆罗□闯□□谛□□钪□剩□□□□□骸V迷菏苟□薄⑨□□□薄8.笔苟□薄2.我槎□薄14.□□□薄6.际滤脑薄9.芄匆辉薄⒄漳匕辉薄6 □□□辏□枚鲜鹿偎脑薄6 □□四辏□鲑菰骸⑨□莞饕辉薄T□暝□辏□鲈号幸辉薄4蟮滤哪辏□斩鲜鹿佟V链蟪酰□≡菏挂辉薄V林稳□辏□迷菏沽□薄L炖□□辏□展Φ率顾竟樾□□□囗迷菏挂皇□保□右黄罚煌□□□保□□□罚桓笔苟□保□佣□罚毁菰憾□保□□□罚煌□萑□保□□钠罚辉号腥□保□□迤罚徊我槎□保□□迤罚痪□□□保□游迤罚欢际氯□保□悠咂罚徽漳匕辉保□芄匆辉保□⒄□似罚晦蚴肥□迦耍□晒疟仃^赤二人，回回掾史二人，怯里马赤四人，知印二人，宣使十五人，典吏有差。

断事官四员，从三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五人，知?⑲嗖睢⒁胧贰⑨云赂饕蝗恕V猎□□□迥晔贾谩?

客省使，秩从五品，大使二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五年置。

大都规运提点所，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八年置。

上都规运提点所，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知事一员。至元二十八年置。

大都提举资善库，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掌钱帛之事。至元二十六年置。

上都利贞库，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副使一员，掌饮膳好事金银诸物。元贞元年置。

大济仓，监支纳一员，大使一员。

兴教寺，管房提领一员。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宣慰使五员，经历二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捕盗官二员，儒学教授一员，镇抚二员。其属二：

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镇抚一员。

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治中一员，府判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属官：税务提领，宁河县官，宁河脱脱禾孙五员，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

洮州元帅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二员，知事一员。

十八族元帅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

积石州元帅府，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脱脱禾孙一员。

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镇抚二员，蒙古奥鲁官一员，蒙古奥鲁相副官一员。

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总把五员，百户八员。

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上千户所，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员，新附千户二员。

礼店阶州西水蒙古汉军西番军民总把二员。

吐蕃等处招讨使司，秩正三品，招讨使二员，知事一员，镇抚一员。其属附：

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秩正三品，万户五员，千户八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

脱思麻路新附军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

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

凤翔等处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二员。

庆阳宁环等处管军总把一员。

文州课程仓粮官一员。

岷州十八族周回捕盗官二员。

常阳贴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

阶文扶州等处番汉军上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二员。

贵德州，达鲁花赤、知州各一员，同知、州判各一员，脱脱禾孙一员，捕盗官一员。

必呈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员，万户四员。

松潘宕叠威茂州等处军民安抚使司，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安抚使一员，同知一员，佥事一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镇抚一员。威州保宁县，茂州汶山县、汶川县皆隶焉。

静州茶上必里溪安乡等二十六族军民千户所，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

龙木头都留等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

岳希蓬萝卜村等处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

折藏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四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都事各二员，捕盗官三员，镇抚二员。

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都元帅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

剌马兒刚等处招讨使司，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

奔不田地里招讨使司，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

奔不兒亦思刚百姓，达鲁花赤一员。

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安抚使一员，同知一员，副使一员，佥事一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镇抚二员。

六番招讨使司，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雅州严道县、名山县隶之。

天全招讨使司，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

鱼通路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黎州隶之。

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镇抚二员，千户八员，百户二十员，弹压四员。

长河西管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

长河西里管军招讨使司，招讨使二员，经历一员。

朵甘思招讨使一员。

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答剌答脱脱禾孙一员，哈里脱脱禾孙一员，朵甘思甕吉剌灭吉思千户一员。

亦思马兒甘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其属附见：

纳里速古兒孙元帅二员。

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

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

乌思藏等处转运一员。

沙鲁思地里管民万户一员。

搽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一员。

乌思藏田地里管民万户一员。

速兒麻加瓦田地里管民官一员。

撒剌田地里管民官一员。

出蜜万户一员。

禋笼答剌万户一员。

思答笼剌万户一员。

伯木古鲁万户一员。

汤卜赤八千户四员。

加麻瓦万户一员。

札由瓦万户一员。

牙里不藏思八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千户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

迷兒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初厚江八千户一员，卜兒八官一员。

宣徽院，秩正三品，掌供玉食。凡稻粱牲牢酒醴蔬果庶品之物，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及诸王宿卫、怯怜口粮食，蒙古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系官抽分，牧养孳畜，岁支刍草粟菽，羊马价直，收受阑遗等事，与尚食、尚药、尚醞三局，皆隶焉。所辖内外司属，用人则自为？V猎□□迥曛迷菏挂辉保□□□⑼□莞鞫□保□魇露□保□漳匕辉薄6□□辏□□佣□罚□鲈菏挂辉保□镁□□□薄5.洳救□薄6□□□辏□□□□罚□迷号卸□保□〉洳荆□枚际氯□薄H□□荒辏□菏顾脑薄4蟮露□辏□鐾□□□薄H□辏□□右黄贰K哪辏□酶笔苟□薄；是煸□辏□鲈菏谷□保□级冂友Φひ煌蛉耍□驹赫破涓□淞：蠖囗迷菏沽□保□右黄罚煌□□□保□□□罚桓笔苟□保□佣□罚毁菰憾□保□□□罚煌□荻□保□□钠罚辉号卸□保□□迤罚痪□□□保□游迤罚欢际氯□保□悠咂罚徽漳匕辉保□蟹12.芨罂庖辉保□⒄□似罚晦蚴范□□耍□晒疟仃^赤六人，回回掾史二人，怯里马赤二人，知印二人，典吏六人，蒙古书写二人。其属附见：

光禄寺，秩正三品，掌起运米曲诸事，领尚饮、尚醞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种事。至元十五年，罢都提点，置寺，设卿一员、少卿三员、主事一员、照磨一员、管勾一员。二十年，改尚醞监，正四品。二十三年，复为光禄寺，卿二员，少卿、丞各一员。二十四年，增少卿一员。二十五年，拨隶省部。三十一年，复隶宣徽。延祐七年，降从三品。后复正三品。定置卿四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丞二员，从五品；主事二员，从七品；令史八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奏差二十四人，典吏三人，蒙古书写一人。

大都尚饮局，秩从六品。中统四年始置，设大使、副使各一员，俱带金符，掌醞造上用细酒。至元十二年，增副使二员。十五年，升从五品，置提点一员。后定置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

上都尚饮局，秩正五品。皇庆中始置，提点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品秩同上。

大都尚醞局，秩从六品，掌醞造诸王百官酒醴。中统四年，立御酒库，设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设提点。十六年，改尚醞局，从五品。置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直长一员，正八品。

上都尚醞局，秩从五品。至元二十九年始置，设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直长各一员，品秩同上。

大都醴源仓，秩从六品，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曲药，以供上醞及岁赐诸王百官者。至元二十五年始置，设提举一员，从六品；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

上都醴源仓，秩从九品，掌受大都转输米麴，并醞造车驾临幸次舍供给之酒。至元二十五年始置，设大使一员，直长一员。

尚珍署，秩从五品。掌收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酒材。至元十三年始立。十五年，罢入有司。二十三年复置。设达鲁花赤一员，令一员，并从五品；丞二员，正七品；吏目二员。

安丰怀远等处稻田提领所，秩从九品，掌稻田布种，岁收子粒，转输醴源仓。定置提领二员。

尚舍寺，秩正四品，掌行在帷幕帐房陈设之事，牧养骆驼，供进爱兰乳酪。至元三十一年始置监。至大元年，改为寺，升正三品。四年，仍为监，寻复为寺。延祐三年，复降为正四品。定置太监二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知事二员。

诸物库，秩从七品，掌出纳。大德四年置，设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阑遗监，秩正四品，掌不阑奚人口、头匹诸物。至元二十年，初立阑遗所，秩九品。二十五年，改为监，正四品。二十八年，升正三品。至大四年，复正四品，寻复正三品。延祐七年，复为正四品。定置太监一员，正四品；少监二员，正五品；监丞二员，正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从九品；令史五人，译史一人，知印兼通事一人，奏差五人。

尚食局，秩从五品，掌供御膳，及出纳油面酥蜜诸物。至元二年置提点，领进纳百色生料。二十年，省并尚药局为尚食局，别置生料库。

本局定置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直长一员，正八品。

大都生料库，秩从五品。至元十一年，置生料野物库，隶尚食局。二十年，别置库，拟内藏库例，置提点二员，从五品；大使二员，正六品；副使三员，正七品。

上都生料库，秩从五品，掌受弘州、大同虎贲、司农等岁办油面，大都起运诸物，供奉内府，放支宫人宦者饮膳。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品秩同上；直长一员，正八品。

大都大仓、上都大仓，秩正六品，掌内府支持米豆，及酒材米曲药物。至元五年初立，设官三员，俱受制国用使司劄付。十二年，改立提举大仓，设官三员，隶宣徽。二十五年，升正六品。定置二仓各设提举一员，正六品；大使一员，从六品；副使一员，从七品。

大都、上都柴炭局各一，至元十二年置，秩从六品。十六年，改提举司，升五品。大德八年，仍为局，降正七品。置达鲁花赤各一员，正七品；大都大使一员，上都大使三员，各正七品；副使各二员，正八品；直长各一人，掌苇场；典吏各一人。

尚牧所，秩从五品。至大四年始置，设提举二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员。

沙糖局，秩从五品，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贡果木。至元十三年始置，秩从六品。十七年，置提点一员。十九年，升从五品，置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一员，正七品。

永备仓，秩从五品。至元十四年始置，给从九品印，掌受两都仓库起运省部计置油面诸物，及云需府所办羊物，以备车驾行幸膳羞。二十四年，升从五品，置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一员，正七品。

丰储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掌出纳车驾行幸支持膳羞。

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献田岁入，以供内府，及湖泊山场渔猎，以供内膳。至元十四年，始立总管府，并管连海高邮河泊提举司、沂州等处提举司事。十六年，置扬州鹰房打捕达鲁花赤总管

府。二十二年，省并为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二十五年，以两淮新附手号军千户所隶本府，及分置提举司一十处。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正三品；总管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府判一员，正六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从九品；司吏六人。

淮安州屯田打捕提举司，高邮屯田打捕提举司，招泗屯田打捕提举司，安东海州屯田打捕提举司，扬州通泰屯田打捕提举司，安丰庐州等处打捕提举司，镇巢等处打捕提举司，塔山徐邳沂州等处山场屯田提举司，凡九处，秩俱从五品。每司各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并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二人。

抽分场提领所，凡十处：曰柴墟东西口，曰海州新坝，曰北砂太仓，曰安河桃源，曰大湖东西口，曰时堡兴化，曰高邮宝应，曰汶湖等处，曰云山白水，曰安东州。每所各设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俱受宣徽院劄付。

满浦仓，秩正八品，掌收受各处子粒米面等物，以待转输京师。至元二十五年始置，设大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

圆米棋子局、软皮局，各置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俱受宣徽院劄付。

手号军人打捕千户所，秩从四品，管军人打捕野物皮货。至元二十五年始置，设达鲁花赤一员、上千户一员、上副千户一员、弹压一员。

上百户七所，各置百户二员。

钟离县，定远县，真扬州，安庆，安丰，招泗，和州。

下百户二所，各置百户一员。

琏海，怀远军。

龙庆栽种提举司，秩从五品，管领缙山岁输粱米，并易州、龙门、净边官园瓜果桃梨等物，以奉上供。至元十七年，始置提举司。延祐七年，缙山改为龙庆州，因以名之。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并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

弘州种田提举司，秩正六品，掌输纳麦面之事，以供内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并正六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直长一员。

丰闰署，秩从五品，掌岁入刍粟，以给饲养驼马之事。定置达鲁花赤一员，令一员，并从五品；丞一员，从六品；直长一员，正八品。

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秩正四品，掌常、湖二路茶园户二万三千有奇，采摘茶芽，以贡内府。至元十三年置司，统提领所凡十有三处。十六年，升都提举司。又别置平江等处榷茶提举司，掌岁贡御茶。二十四年，罢平江提举司，并掌其职。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俱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提控案牍一员，都目一员。

提领所七处，每所各设正、同、副提领各一员，俱受宣徽院劄付，掌九品??

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

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提领一员，受宣徽院劄，掌岁贡茶芽。直隶宣徽。

太禧宗禋院，秩从一品，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初，院官秩正二品，升从一品，置参议二员，改令史为掾史。二年，改太禧宗禋院，置院使六员，增副使二员，立诸总管府为之属。凡钱粮之出纳，营缮之作辍，悉统之。定置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六员，同知兼佐仪神御殿事二员，副使兼奉赞神御殿事二员，佥院兼祗承神御殿事二员，同佥兼肃治神御殿事二员，院判供应神御殿事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二员，管勾、照磨各一员，掾史二十人，译史四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二人，宣使一十五人，断事官四员，客省使大使、副使各二员。

隆禧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大元年，建立南镇国寺，初立规运提点所。二年，改为规运都总管府。三年，升为隆禧院。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以隆禧、殊祥并立殊祥总管府，寻又改为隆禧总管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一员，治中一员，判官一员，经历一员，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四人。

福元营缮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一人。天历元年，以南镇国寺所立怯怜口事产提举司，改为崇恩福元提点所。三年，又改为福元营缮司。

普安智全营缮司，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一人。天历元年，以太玉山普安寺、大智全寺两规运提点所并为一，置提点二员。三年，又改为营缮司。

祐国营缮都司，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天历元年，初置万圣祐国营缮提点所。三年，改为营缮都司。

平松等处福元田赋提举司，秩五品。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田赋提举司，秩五品。置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

资用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

万圣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会福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元十一年，建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始置财用规运所，秩正四品。十六年，改规运所为总管府。至大元年，改都总管府，从二品。寻升会福院，置院使五员。延祐三年，升正二品。天历元年，改为会福总管府，正三品。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治中一员，府判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四人。

仁王营缮司，正五品。至元八年，立护国仁王寺镇遏提举司。十九年，改镇遏所。二十八年，并三提领所为诸色人匠提领所。天历元年，改为镇遏民匠提领所。三年，改为仁王营缮司。置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襄阳营田提举司，秩从五品。初置襄阳等处水陆地土人户提领所，设官四员。大德元年，改提举司。天历二年，仍为襄阳营田提举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

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二十七年始置。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

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至元二十九年，以武清等一十处，并立大都水陆地土种田人民提领所。十五年，又设随路管民都提领所。天历元年，并为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定置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

会福财用所，秩从七品。掌大护国仁王寺粮草诸物。至元十七年，始立财用库。二十六年，立盈益仓。天历元年，并财用、盈益为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

崇祥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大元年，立大承华普庆寺都总管府。二年，改延禧监，寻改崇祥监。四年，升为崇祥院，秩正二品。泰定四年，复改为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天历元年，改为崇祥总管府。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四人。

永福营缮司，秩正五品。延祐三年，以起建新寺，始置营缮提点所。天历元年，改为永福营缮提点所。三年，改营缮司。设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都目一员。

昭孝营缮司，秩正五品。天历元年，立寿安山规运提点所。三年，改昭孝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

普庆营缮司，秩正五品。天历元年，始置普庆营缮提点所。三年，改为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司令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

崇祥财用所，至大二年，始置诸物库。四年，置普赡仓。天历二年，并诸物库、普赡仓，改为崇祥财用所。定置官，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

永福财用所，掌出纳颜料诸物。延祐三年，始置诸物库，又置永积仓。天历二年，以诸物库、永积仓并改置为所，设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

镇江稻田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汴梁稻田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冀宁提领所，提领二员。

隆祥使司，秩正三品。天历二年，中宫建大承天护圣寺，立隆祥总管府，设官八员。至顺二年，升为隆祥使司，秩从二品。置官：司使四员，同知、副使、司丞各二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兼架阁一员，令史十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人，典吏六人。

普明营缮都司，秩正四品。天历元年，创大龙兴普明寺于海南，置规运提点所，设官六员。二年，拨隶隆祥总管府。三年，改为都司，品秩仍旧，以掌营造出纳钱粮之事。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各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

集庆万寿营缮都司，秩正四品。天历二年，建龙翔、万寿两寺于建康，立龙翔万寿营缮提点所，为隆祥总管府属。三年，改为营缮都司，秩仍旧，以掌营造钱粮之事。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各一员，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

元兴营缮都司，秩正四品。掌营造钱粮之事。天历元年，始置大元兴规运提点所，置官五员。三年，改都司，置达鲁花赤二员，司令、大使、副使各一员，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

宣农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征收田赋子粒之事。天历二年，以大都等处田赋提举司隶隆祥总管府。三年，改提举司。

护圣营缮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各一员，掌营造工匠、寺僧衣粮、收征房课之事。天历二年，始立大承天护圣营缮提点所。三年，改为司。

平江善农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天历二年，立田赋提举司，设官四员。三年，改为善农提举司。

善盈库，天历二年，隶隆祥总管府，置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掌金银钱粮之事。

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秩正五品。天历三年，以荆襄提举司所领河南、湖广田土为大承天护圣寺常住，改为荆襄济农香户提举司，隶隆祥总管府，置达鲁花赤、司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秩九品，提领、副提领各一员。天历二年置，掌龙庆州所有土田岁赋。

平江集庆崇禧田赋提领所，提领、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天历三年始置。

集庆崇禧财用所，大使、副使各一员。天历三年始置。

寿福总管府，掌祭供钱粮之事，秩正三品。至大四年，因建大圣寿万安寺，置万安规运提点所，秩正五品。延祐二年，升都总管府，秩正三品。寻升为寿福院，正二品。天历元年，改立总管府，仍正三品。定置官：达鲁花赤、总管、副达鲁花赤、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员，经历、知事、案牍照磨各一员，令史六人，知?⑼云隆⒁胧犯饕蝗耍□嗖钏娜耍□淅舳□恕?

万安营缮司，秩正五品。天历三年，以万安规运提点所既废，复立万安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都目各一人。

万宁营缮司，秩正四品。大德十年，始置万宁规运提点所。天历元年，改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都目各一员。

收支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

延圣营缮司，秩正五品。初立天源营缮提点所，天历三年，改营缮司。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都目各一员。

诸物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

志第三十八 百官四

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中统元年，中都立太常寺，设寺丞一员。至元二年 ，翰林兼摄太常寺。九年，立太常寺，设卿一员，正三品；少卿以下五员，品秩有差。十三年，省并衙门，以侍仪司并入太常寺。十四年，增博士一员。十六年，又增法物库子，掌公服法服之藏。二十年，升正三品，别置侍仪司。至大元年，改升院，设官十二员，正二品。四年，复为太常寺，正三品。延祐元年，复改升院，正二品，以大司徒领之。七年，降从二品。天历二年，复升正二品。定置院使二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佥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一员，正八品。属官：博士二员，正七品；奉礼郎二员，奉礼兼检讨一员，并从八品；协律郎二员，从八品；太祝十员，从八品；礼直管勾一员，从九品；令史四人，通事、知?⑭胧犯鞫□耍□□顾娜耍□淅羧□恕?

太庙署，秩从六品，掌宗庙行礼，兼廪牺署事。至元三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

郊祀署，秩从六品。大德九年始置。掌郊祀行礼，兼廪牺署事。令二员，从六品；丞二员，从七品。

社稷署，秩从六品。大德元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

大乐署，秩从六品。中统五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

典瑞院，秩正二品。掌宝玺、金银符牌。中统元年，始置符宝郎二员。至元十六年，立符宝局，给六品? J □吣辏□□□迤贰 J □四辏□牡淙鸺啵□日□□贰 6 □□辏□滴□□钠罚□Π涠□薄 6 □□拍辏□凑□□罚□灾眉嗲涠□薄 4 蟮率□荒辏□□淙鹪海□□□贰 V 迷菏顾脑保□□□罚煌□□□保□□□罚毁菰憾□保□尤□罚煌□荻□保□□钠罚辉号卸□保□□迤罚痪□□□保□游迤罚欢际露□保□悠咂罚徽漳ゼ婀芄闯蟹12.芨罂庖辉保□□似罚涣钍匪娜耍□胧匪娜耍□□ ⑼云赂饕蝗耍□□顾娜耍□淅羧□恕?

太史院，秩正二品，掌天文历数之事。至元十五年，始立院，置太

史令等官一员。至大元年，升从二品，设官十员。延祐三年，升正二品，设官十五员。后定置院使五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佥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管勾一员，从九品；令史三人，译史一人，知印二人，通事一人，宣使二人，典吏二人。

春官正兼夏官正一员，正五品。

秋官正兼冬官正中官正一员，正五品。

保章正五员，正七品。

保章副五员，正八品。

掌历二员，正八品。

腹里印历管勾一员，从九品。

各省司历十二员，正九品。

印历管勾二员，从九品。

灵台郎一员，正七品。

监候六员，从八品。

副监候六员，正九品。

星历生四十四员。

挈壶正一员，从八品。

司辰郎二员，正九品。

灯漏直长一人。

教授一员，从八品。

学正一员，从九品。

校书郎二员，正八品。

太医院，秩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中统元年，置宣差，提点太医院事，给银?V猎□□□辏□奈□幸郊啵□日□钠贰6□□□辏□次□□皆海□□□。□锰岬闼脑保□菏埂8.笔埂⑴泄俑鞫□薄4蟮挛迥辏□□□□罚□韫偈□□薄J□荒辏□鲈菏苟□薄；是煸□辏□鲈菏苟□薄6□辏□鲈菏挂辉薄V林味□辏□囟迷菏挂皇□□保□□□罚煌□□□保□□□罚毁菰憾□保□尤□罚煌□荻□保□□钠罚辉号卸□保□□迤罚痪□□□保□悠咂罚欢际露□保□悠咂罚徽漳乜娉蟹12.芨罂庖辉保□□似罚涣钍钒巳耍□胧范□耍□□《□耍□云露□耍□□蛊呷恕?

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七年，始置提举二员。十七年，增置提举一员。延祐六年，升正三品。七年，仍正五品。至治二年，复为正三品，置卿四员，少卿、丞各二员。后定置司卿四员，少卿二员，司丞二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

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至元二十九年始置。至治二年，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

御药院，秩从五品，掌受各路乡贡、诸蕃进献珍贵药品，修造汤煎。至元六年始置。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大使二员，从五品；副使三员，正七品；直长一员，都监二员。

御药局，秩从五品，掌两都行篋药饵。至元十年始置。大德九年，分立行御药局，掌行篋药物。本局但掌上都药仓之事。定置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局使二员，从五品；副使二员，正七品。

行御药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三员，品秩同上。掌行篋药饵。大德九年始置。

御香局，秩从五品，提点一员，司令一员，掌修合御用诸香。至大元年始置。

大都惠民局，秩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中统二年始置，受太医院劄。至元十四年，定从六品秩。二十一年，升从五品。

上都惠民司，提点一员，司令一员。中统四年始置，品秩并同上。

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十三年罢，十四年复置。掌考校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医学。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

官医提举司，秩从五品，掌医户差役、词讼。至元二十五年置。

大都、保定、彰德、东平四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河间、大名、晋宁、大同、济宁、广平、冀宁、济南、辽阳、兴和十路，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卫辉、怀庆、大宁，设提举一员。

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天历二年，立于兴圣殿西，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大学士二员，正三品。寻升为学士院。大学士，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正四品；参书，从五品。多以它官兼领其职。至顺元年，增大学士二员，共四员。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首领官：参书二员，典签二员，照磨一员，内掾四人，译文内掾二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宣使四人，典书五人。属官：授经郎二员。

群玉内司，秩正三品，天历二年始置，掌奎章图书宝玩，及凡常御之物。监司一员，正三品；司尉一员，从三品；亚尉一员，正四品；佥司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正五品；典簿一员，正七品；令史二人，知印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典吏各二人，给使八人，司膳四人。

艺文监，秩从三品。天历二年置，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大监检校书籍事二员，从三品；少监同检校书籍事二员，从四品；监丞参检校书籍事二员，从五品；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二人，典吏三人。

监书博士，秩正五品。天历二年始置。品定书画，择朝臣之博识者为之。博士二员，正五品；书吏一人。

艺林库，秩从六品。提点一员，从六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正七品；库子二人，本把二人。掌藏贮书籍。天历二年始置。

广成局，秩七品，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天历二年始置。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直长二人，正九品；司吏二人。

侍正府，秩正二品。至顺二年置。侍正一十四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参府二员，从三品；侍判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从八品。掌内廷近侍之事，领速古兒赤四百人、奉御二十四员，拱卫直都指挥使司为其属。掾史八人，译史四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八人，典吏五人。

奉御二十四员，秩五品。尚冠奉御二员，从五品；尚冠副奉御二员，从六品；尚衣奉御二员，从五品；尚衣副奉御二员，从六品；尚鞶奉御二员，从五品；尚鞶副奉御二员，从六品；尚沐奉御二员，从五品；尚沐副奉御二员，从六品；尚饰兼尚辇奉御二员，正六品；尚饰兼尚辇副奉御二员，正七品；奉御掌簿四员，从七品。天历初置，以四怯薛之速古兒赤为之。

给事中，秩正四品。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右补阙，掌随朝?⑻ā⒃骸⒅钏痉沧辔胖□拢□ぜ吐贾□□绻抛笥沂贰Ｊ□迥辏□纳□□轮屑嫘奁鹁幼iii□笥也广诟奈□笥沂桃欠钣□嫘奁鹁幼i；是煸□辏□□□□贰Ｑ拥v七年，仍正四品。后定置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二员，右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左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令史一人，译史四人，通事兼知印一人。

将作院，秩正二品，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经历、都事各一员。三十一年，增院使二员。元贞元年，又增二员。延祐七年，省院使二员。后定置院使七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管勾一员，正八品；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宣使四人。

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中统二年，初立金玉局，秩正五品。至元三年，改总管府，置总管一员，经历、提控案牍各一员。十二年，又置同知、副总管各一员。二十五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大德四年，又置副达鲁花赤、副总管各一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二员，正三品；总管二员，正三品；副达鲁花赤二员，正四品；同知二员，从四品；副总管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管勾各一员，令史五人，译史一人，奏差二人。

玉局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正七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中统二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始设直

长。至元三年，立玉匠局，用正七品?J□迥辏□奶峋偎尽?

金银器盒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品秩同上；吏目一员。至元十五年，始置金银局，秩从七品。二十四年，改为提举司，秩正六品。大德间，升从五品。

玛瑙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吏目一员。至元九年，置大都等处玛瑙局，秩从七品，管领玛瑙匠户五百有奇，置提举三员，受金玉府劄。十五年，改立提举司，领大都、宏州两处造作，升从五品。三十年，减副提举一员，定置如上。

阳山玛瑙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十五年置。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品秩同前。

金丝子局，秩从五品。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一员，正七品；直长一员。中统二年，设二局。二十四年，并为一。

鞮带斜皮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员。

瓘玉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

画局，秩从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管领珠子民匠官，正七品，掌采捞蛤珠于杨村、直沽等处。中统二年立，管领官子孙世袭。

装钉局，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大小雕木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至元十五年置。提举一员，从七品；副提举一员，从八品。

温犀玳瑁局，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

上都金银器盒局，秩从六品，至元十六年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

漆纱冠冕局，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员。

大同路采砂所，至元十六年置，管领大同路拨到民一百六户，岁采磨玉夏水砂二百石，起运大都，以给玉工磨礲之用。大使一员。

管匠都提领所，秩从七品，至元十三年置，掌金玉府诸人匠词讼，都提领一员。

监造诸般宝贝官，秩正五品，至元二十一年置，达鲁花赤二员。

收支诸物库，秩从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员。

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至大间，始置于杭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各一员，并从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

异样局总管府，秩正三品。中统二年，立提点所。至元六年，改为总管府，总管一员。十四年，置同知、副总管各一员。二十一年，增总管一员。二十九年，置达鲁花赤一员。三十年，减同知、副总管各一员。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

异样纹绣提举司，秩从五品。中统二年立局。至元十四年，改提举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

绫锦织染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二十四年，改局置提举司。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品秩同上。

纱罗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十二年，改局置提举司。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品秩同上。

纱金颜料总库，秩从九品。中统二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员，从九品。

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秩正三品。府官：总管一员，从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至元七年，初立府，秩从三品。十四年，改升正三品。

备章总院，秩正六品，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十三年，省并杨蔺

等八局为总局。

尚衣局，秩从五品。至元二年置。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都目一人。

御衣局，秩从五品。至元二年置。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都目一人。

御衣史道安局，秩从六品。至元二年置。以史道安掌其职，因以名之。大使、副使各一员。

高丽提举司，秩从五品，至元二十二年置，提举一员。

织佛像提举司，秩从五品。延祐四年，改提领所为提举司。提举、副提举各二员。

通政院，秩从二品。国初，置驿以给使传，设脱脱禾孙以辨奸伪。至元七年，初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以总之，设官六员。十三年，改通政院。十四年，分置大都、上都两院；二十九年，又置江南分院；大德七年罢。至大元年，升正二品。四年罢，以其事归兵部。是年，两都仍置，止管达达站赤。延祐七年，复从二品，仍兼领汉人站赤。大都院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从三品；佥院一员，正四品；同佥一员，从四品；院判一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一员，正八品；令史十三人，通事一人，知印二人，宣使十人。上都院使、同知、副使、佥院、判官各一员，经历、都事各一员，品秩并同大都；令史四人，译史三人，通事一人，知印一人，宣使十人。

廪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蕃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

中政院，秩正二品。院使七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佥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掌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并番卫之士，汤沐之邑。元贞二年，始置中御府，秩正三品。大德四年，升中政院，秩正二品。至大三年，升从一品，院使七员，同知、佥院、同佥、院判各二员。四年，省并入典内院。皇庆二年，复为中政院，设官如旧。其幕职则司议二员，从五品；长史二员，正六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一员，正八品。吏属：蒙古必阇赤四人，掾史十二人，回回掾史二人，怯里马赤二人，知印二人，宣使十人。

中瑞司，秩正三品，掌奉宝册。卿五员，正三品；丞二员，正四品；典簿二员，从七品；写懿旨必阇赤四人，译史一人，令史四人，知印一人，通事一人，奏差二人，典吏二人。

内正司，秩正三品，掌百工营缮之役，地产孳畜之储，以供膳服，备赐予。卿四员，正三品；少卿二员，正四品；丞二员，从五品；典簿二员，从七品；照磨兼管勾一员，正九品。吏属各有差。领署二、提举司一，及其司属凡十有六。岁赋之额，工作之程，终岁则会其数以达焉。

尚工署，秩从五品。令一员，从五品；丞二员，从六品；书史一人，书吏四人。掌营缮杂作之役，凡百工名数，兴造程式，与其材物，皆经度之，而责其成功。皇庆元年始置，隶内正司。

玉列赤局，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掌裁制缝线之事。延祐六年始置，隶尚工署。

赞仪署，秩正五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掌车舆器备杂造之事。皇庆二年始置，隶内正司。

管领六盘山等处怯怜口民匠都提举司，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都提举一员，同提举二员，副提举二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吏四人，奏差二人。至大四年始置。国初，未有官署，赋无所稽。后遣使核实，始著为籍，设司以领之。

奉元等路、平凉等处、开城等处、甘肃宁夏等路、察罕脑兒等处长官司，凡五处，秩正五品。各设达鲁花赤一员，长官一员，副长官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都目一员，吏十人。延祐二年，以民匠提举司所领，地里阔远，人户散处，于政不便，乃酌远近众寡，立长官司提领所，以分理之。

提领所凡十，并正七品，奉元等路、凤翔等处、平凉宁环等处、开城等处、察罕脑兒等处、甘州等路、肃沙等路、永昌宁夏等路、长城等路，各设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人，分掌怯怜口地方隶各长官司。

翊正司，秩正三品。令五员，正三品；丞四员，正四品；典簿二员，从七品；照磨一员，从八品；译史二人，令史六人，知印二人，通事、奏差、典吏各二人。掌怯怜口民匠五千余户，岁办钱粮造作，以供

公上。至元三十一年，始置御位下管领随路民匠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总管府，正三品，复隶正宫位下。延祐六年，改翊正司。岁终，会其出纳以达于院，而纠其弊。领提举司二、提领所一：

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并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直长一员，都目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元贞元年始置，管户二千五百有奇，隶翊正司。

管领随路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品秩同上；直长一员，都目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元贞元年始置，隶翊正司。

管领归德亳州等处管民提领所，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司吏一人。国初平江南，收附归德楚通等三百五十六户，令脱忽伯管领。大德二年，始置提领所，隶翊正司。

典饮局，秩正七品，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典史一员，攒典二人，掌醞造酒醴，以供内府，及祭祀宴享宾客赐颁之给。初置嘉醞局，秩六品，隶家令。至大二年，改典饮，两都分置。皇庆元年，拨隶中宫。

管领大都等路打捕民匠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总管一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照磨一员，译史一人，令史、奏差各四人。掌钱粮造作之事。国初平定河南诸郡，收聚人户一万五千有奇，置官管领。至元八年，属有司。二十年，改隶中尚监。二十六年，始置总管府。领提举司十有一，提领所二十有五。

在京提举司二，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都目一员。分管各处人户。至元十六年，给从七品? 4 蟮滤哪辏□〔⑽□□淮Γ□奶峋偎荆□□游迤贰?

涿州、保定、真定、冀宁、河南、大名、东平、东昌、济南等路提举司，凡九处，各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

提领所凡二十五处：大都等路、东安州、济宁、曹州、沂州、完州、河间、济南、济阳、大同、元氏、冀宁、晋宁、归德、南阳、怀孟、汝宁、卫辉、曹州、涿州、真定、中山、平山、大名、高唐等处，

每处各设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民匠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二员，从五品；经历三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照磨一员，译史一人，令史四人，奏差二人。掌钱粮造作之事。大德三年始置。元贞元年，拨隶中宫位下，领提举司四、提领所十有一。

管民提举司，大都等路、冀宁等路、南阳唐州等处、河南路府等处，凡四司，秩从五品，每司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吏二人。

提领所凡十有一：大都保定、河间真定、南阳邓州、济南嵩汝、汴梁裕州、汝济陈州、唐州泌阳、襄阳湖阳、晋宁、冀宁等处各设所，秩正七品。每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司吏二人。至元十六年置。至大元年，改提领所。

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都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从九品；译史一人，令史一十五人，奏差一十五人，典吏二人。掌江南没入赀产，课其所赋，以供内储。至大元年置。领提举司三，库、局各一。

平江、松江、建康等处提举司凡三处，秩并正五品，每司各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六人。

丰盈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典吏一人，掌收本府钱帛。

织染局，局使一员，典吏一人，掌织染岁造段匹。

管领种田打捕鹰房民匠等户万户府，秩正三品，掌归德、亳州、永、宿二十余城各蒙古、汉军种田户差税。中统二年置。初隶塔察兒王位下，其后改属中宫。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四人。领司属凡十处。

管领大名等处种田诸色户总管府，秩正五品，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都目一员。中统二年置。至元二十三年，置府大名。

管领本投下大都等处诸色户计都达鲁花赤，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都目一员。中统三年置。至元十五年，置司大都。

管领大都河间等路打捕鹰房总管府，秩正五品，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都目一员，司吏二人。中统二年置，三年给??

管领东平等路管民官，秩正五品，总管一员，相副官一员，都目一员，吏一人。中统二年置，至元二十二年给??

管领大名等路宣抚司、燕京路管民千户所，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中统二年置。

管领曹州等处本投下民户、管领东明等处本投下户计、管领蒲城等处本投下诸色户计、管领汴梁等路本投下种田打捕躯户四提领所，秩正七品。提领各二员，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典史各一人，司吏各一人。中统二年置，至元十四年颁??

海西辽东哈思罕等处鹰房诸色人匠怯怜口万户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兼照磨一员，译史一人。掌钱粮造作之事，管领哈思罕等处、肇州、朵因温都兒诸色人匠四千户，仍领镇抚所、千户所。

镇抚司，镇抚一员，吏一人。延祐四年始置。

哈思罕等处打捕鹰房怯怜口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弹压一人，部役二人。至大二年，置提举司。延祐六年，改千户所。

诸色人匠怯怜口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都目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初为提举司，后改千户所。

肇州等处女直千户所，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延祐三年置。

朵因温都兒兀良哈千户所，延祐三年置。

灰亦兒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开元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石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延祐七年置。

沈阳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辽阳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二年置。

盖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延祐五年置。

干盘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治元年置。

辽阳等处金银铁冶都提举司，秩正四品，都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提控案牍一员，译史一人，吏六人，奏差二人。掌办金银□甘铁等课，分纳中书省及中政院。延祐七年，以其赋尽归中宫。

管领本位下怯怜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都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掌怯怜口二万九千户，田万五千余顷，出赋以备供奉营缮之事。中统二年置府。大德十年，隶詹事院。至大三年，隶徽政院。延祐三年，改善政司。至治二年，徽政院及其属尽废。天历三年，复立府，仍正三品，设官如上。其首领官则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吏属：令史一十二人，译史四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奏差一十人，典吏六人。

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民匠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品秩如上；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奏差二人。大德三年置。其属附见：

大都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

大都保定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河间真定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唐州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

南阳邓州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唐州泌阳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襄阳湖阳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汝宁陈州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河南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都目一员。

汴梁裕州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河南嵩汝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南阳唐州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冀宁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都目一员。

冀宁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晋宁提领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一员，典史一员。

宝昌库，提领一员，大使一员，掌受金银□甘铁之课，以待储运。

金银场提领所凡七，梁家寨银?19.魇酪□ 19.芪褚□ 1.ι揭□ ⑸仗坑□□ 10.□τ□鸪 ⑵弑ι近舾侍砍。□愦悠咂罚□克□魃杼崃煲辉薄⑼□崃煲辉薄8.碧崃煲辉薄?

铁冶管勾所凡二处，各设管勾一员、同管勾一员、副管勾一员。

奉宸库，秩五品，提点四员，副使二员，提控案牍一员，库子六人，掌中藏宝货钱帛给纳之事。大德元年置。

广禧库，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提控案牍一员，库子四人，大德八年置，掌收支御膳野物，职视生料库。

志第三十九 百官五

储政院，秩正二品。至元十九年，立詹事院，备左右辅翼皇太子之任，置左、右詹事各一员 ，副詹事、詹事丞、院判各二员，吏属六十有二人，别置宫臣宾客二员，左右谕德、左右赞善各一员，校书郎二员，中庶子、中允各一员。三十一年，太子裕宗既薨，乃以院之钱粮选法工役，悉归太后位下，改为徽政院以掌之。大德九年，复立詹事院，寻罢。十一年，更置詹事院，秩从一品，设官十二员。至大四年罢。延祐四年复立，七年罢。泰定元年，罢徽政院，改立詹事如前。天历元年，改詹事院为储庆使司。二年罢，复立詹事院。未几，改储政院，院使六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佥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司议二员，从五品；长史二员，正六品；照磨二员，管勾二员，俱正八品；掾史一十二人，译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人，典吏六人。其属附见：

家令司，秩三品，家令、家丞各二员，典簿二员，照磨一员，掌太子饮膳供帐仓库。至元二十年置。三十一年，改内宰司，隶徽政。大德十一年复立，秩升从二。至大四年罢。延祐四年复立，秩正三品。七年罢。泰定元年，复以内宰司为家令司。天历元年罢，未几复立。二年又罢。

典幄署，掌太子供帐，令、丞各二员，书史、书吏各二人。

府正司，秩从三品，掌鞍辔弓矢等物。至元二十年置。府正、府丞各二员，典簿二员，照磨一员。三十一年，改官正司。大德十一年，复为府正司。至大四年罢。延祐四年复立，七年罢。泰定元年复立。天历二年，增府正、府丞各二员，寻罢。

资武库，掌军器，提点一员，大使一员。

骥用库，掌鞍辔，提点一员，大使一员。

延庆司，秩正三品，掌修建佛事，使二员，同知一员，副使、典簿各二员，照磨一员。至元二十一年始立，隶詹事院。三十一年，隶徽政院。大德十一年，立詹事院，别立延庆司，秩仍正三品，置卿、丞等员。泰定元年，改隶詹事院。天历元年罢，二年复立，增丞二员。

典用监，卿四员，太监二员，少监二员，丞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照磨一员，掌供须、文成、藏珍三库，内府供给段匹宝货等物。至大元年立。天历二年，设官如故，以三库隶内宰司。

典医监，秩正三品，领东宫太医，修合供进药饵。至元十九年，置典医署，秩从五品。三十一年，改掌医署，寻罢。大德十一年，复立典医监。至大四年罢，泰定四年，复立署。天历二年，改典医监，秩正三品。置达鲁花赤二员，卿三员，太监二员，少监二员，丞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吏属凡十八人。其属司一、局二。

广济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修合药饵，以施贫民。

行典药局，达鲁花赤一员，大使、副使各二员，掌供奉东宫药饵。

典药局，达鲁花赤一员，大使、副使、直长各二员，掌修制东宫药饵。

典牧监，秩正三品，卿二员，太监二员，少监二员，丞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照磨一员，吏属凡十六人，掌孳畜之事。天历二年始置。

储膳司，秩正三品，卿四员，少卿二员，丞二员，主事二员，照磨一员，令史六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奏差六人，典吏四人，掌皇太子饮膳之事。天历二年立。

典宝监，秩正三品，卿、太监、少监、丞各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吏属八人。至元十九年，立典宝署，从五品。二十年，升正五品。三十一年罢。大德十一年立监，秩正三品。至大四年罢。延祐四年复立，七年罢。泰定元年复置。天历元年罢，二年复置。

以上俱系詹事院司属。

掌谒司，秩正三品，司卿四员，少卿四员，丞二员，典簿二员，典书九人，奏差二人，知?⑭胧贰⑨厶赂饕蝗恕Ⅴ猎□□□荒辏□牡浔κ鹞□期怂荆□却游迤罚□韫偃缰□Ⅰ□暝□辏□□钠罚□韫偎脑薄４蟮率□荒辏□□□□贰Ⅴ林稳□臧铡?

甄用监，秩正三品，卿三员，太监、少监、丞各二员，经历、知

事、照磨各一员，掌供须、文成、藏珍三库出纳之事。至大元年设，至治三年罢。

延福司，秩正三品，令、丞各四员，典簿二员，照磨一员，掌供帐及扈从盖造之人。大德十一年置，后并入群牧监。

章庆使司，秩正三品，司使四员，同知、副使、司丞各二员，经历、都事各二员，照磨、管勾各一员。至大三年立，至治三年罢。

奉徽库，秩从五品，提点、大使各二员，副使四员，库子六人，掌内府供给。至治三年罢，并入文成等库。

寿和署，秩正五品，署令四员，署丞六员。旧隶仪凤司，皇庆元年，改隶徽政院，遂为章庆使司之属。至治二年罢。

上都掌设署，秩正五品，署令五员，署丞二员。至大四年立，至治三年罢。

掌医监，秩正五品，领监官一员、达鲁花赤一员、卿四员、太卿五员、太监五员、少监六员、丞二员。至元三十一年，改典医为掌医署，秩五品。至大元年升监，设已上官员。至治三年罢。

修合司药正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副使、直长各二员，掌药六人，掌修合御用药饵。至治三年罢。

行篋司药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使、副使各二员，掌供奉御用药饵。至治三年罢。

广济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修合药饵，以济贫民。

群牧监，秩正二品，掌中宫位下孳畜，卿三员，太卿、少卿、监丞各二员。至大四年立，至治三年罢。

掌仪署，秩正五品，令、丞各二员，掌户口房舍等。至元二十年立，隶詹事院。三十一年，改隶徽政院。泰定元年，改典设署。

上都掌仪署，秩五品，令、丞各一员，掌户口房舍等。大德十一年立，至治三年罢。

江西财赋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事产户口钱粮造作等事。至元二十七年立，至治二年罢。

织染局，局使、副使、局副各一员，相副官一员。

桑落娥眉洲管民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封郭等洲管民提领所，提领、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龙兴打捕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鄂州等处民户水陆事产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太子位下江南园囿地土庄宅人户。至元二十一年立，隶詹事，后改隶徽政。至治三年罢。

瑞州上高县户计长官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长官、副长官各一员，领本处户八千。后隶徽政院，至治三年罢。

以上俱系徽政院司属。

左都威卫使司，秩正三品，使三员，副使二员，佥事二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至元十六年，以侍卫亲军一万户拨属东宫，立侍卫都指挥使司。三十一年，改隆福宫左都威卫使司，隶中宫。至大三年，选造作军士八百人，立千户所一、百户翼八以领之，而分局造作。延祐二年，置教授二。至治三年，罢军匠千户所。

镇抚所，镇抚二员，都目一员。

行军千户所，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知事、弹压各一员，百户二十员。

屯田左右千户二所，千户二员，都目一员，弹压一员，百户每所二十员。

弩军千户所，千户二员，都目一员，弹压一员。

资食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右都威卫使司，秩正三品，卫使三员，副使二员，佥事二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中统三年，以世祖五投下探马赤立总管府，秩

四品，设总管一员。二十一年，拨属东宫。二十二年，改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三十一年，改隆福宫右都威卫使司，秩仍旧。延祐二年，置儒学教授一员。四年，增蒙古字教授一员。其属附见：

镇抚司，镇抚二员，都目一员。

行军千户凡五所，秩正四品，千户五员，副千户五员，知事五员，百户五十员，弹压五员。

屯田千户所，秩正五品，千户二员，弹压一员，百户七员，都目一人。

广贮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攒典一人。

卫候直都指挥使司，秩正四品。至元二十年，以控鹤一百三十五人，隶府正司。三十年，隶家令司。三十一年，增控鹤六十五人，立卫候司以领之，兼掌东宫仪从金银器物，置卫候一员，副卫候二员，及仪从库百户。大德十一年，复增怀孟从行控鹤二百人，升都指挥使司，秩正四品。延祐元年，升正三品。七年，降正四品。至治三年罢。四年，以控鹤六百三十人，归中宫位下。泰定四年，复立司，秩仍正四品。达鲁花赤二员，佩三珠虎符；都指挥使二员，佩三珠虎符；副指挥使二员，佩双珠虎符；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令史四人，译史、通事各一人，奏差二人。其属附见：

百户所凡六，秩从七品，每所置百户二员。

仪从库，秩从七品，大使二员，副使一员。

内宰司，秩三品。至元三十一年，既立徽政院，改家令为内宰司。泰定元年，复为家令司。天历元年罢，未几复立。二年罢，复改内宰司。内宰六员，司丞四员，典簿二员，照磨一员，令史十有二人，译史、知?⑼云赂鞫□耍□嗖盍□耍□淅羲娜恕F涫舾郊□?

典膳署，秩五品，令二员，丞二员，书吏二员，仓赤三十五人，掌内府饮膳之事。至元十九年始立，隶家令司。三十一年，改掌膳，隶内宰。泰定元年，复改为典膳。

洪济镇，提领三员，掌办纳雁只，隶典膳署。

柴炭局，秩从七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年，以东宫位下民一百户烧炭二月，军一百人采薪二月，供内府岁用，立局以主其出纳，设官三员，俱受詹事院札。大德十一年，隶徽政院。

藏珍、文成、供须三库，秩俱从五品，各设提点二员、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分掌金银珠玉宝货、段匹丝绵、皮氈鞍辔等物。国初，詹事出纳之事，未有官署印信，至元二十七年分为三库，各设官六员，及库子有差。

提举备用库，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大使一员，提控案牍一员，掌出纳田赋财赋、差发课程、一切钱粮规运等事。至元二十年置。二十二年，设达鲁花赤及首领官。

嘉醞局，秩五品。至元十七年，立掌饮局。大德十一年，改掌饮司，秩升正四品。延祐六年，降掌饮司为局。至治三年罢。泰定四年复立。天历二年，改嘉醞局，提点二员，大使二员，副使二员，书史一员，书吏四人。

西山煤窑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俱受徽政院札。至元二十四年置。领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窑办课，奉皇太后位下。

保定等路打捕提领所，秩从七品，提领四员，典史一员。至元十一年，收集人户为打捕户计，及招到管丝银差发税粮等户，立提领所。

广平彰德课麦提领所，秩从七品。至元三十年，以二路渡江时驻跸之地，召民种佃，遂立所，置官统之。

广惠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三十年，以钞本五千锭立库，放典收息，纳于备用库。

丰裕仓，秩从七品，掌收贮中宫位下糯米。至治二年，设提领等官。三年罢。天历二年，立储政院，复给印，置监支纳一员、仓使一员、攒典二人。

备物库，秩从七品，掌东宫造作颜料及杂器等物。至元二十五年置，隶詹事院。大德元年给? J □荒辏□霉偎脑薄 V 林稳□臧眨□□匚□旮戳 i 4 笫苟□保□笔苟□保□庾佣□耍□艿涠□恕?

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

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总管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照磨、管勾各一员，令史十人，知印二人，通事一人，译史二人，奏差六人，典史四人，领怯怜口人匠造作等事。至大三年，立总管府。至治三年罢。天历元年复立，隶储政院。其属附见：

管领大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首领官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

管领上都怯紞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首领官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

典制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直长二员。

典设署，秩从五品，令、丞各四员，书史一员，书吏四人，掌内府术剌赤二百二十户。至元二十年置。三十一年，改掌仪署，隶内宰司。泰定元年，复为典设。天历二年，隶本府。

杂造人匠提举司，秩从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都目一员，司吏二人，部役二人。至元八年置。初隶缮珍司，至大三年改隶章庆司。章庆罢，凡造作之事悉归之。天历二年，隶本府。

杂造局，秩正九品，院长一员，直长一员，管勾一员。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中统五年，命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户，习诸色匠艺，立管领怯怜口总管府，以司其造作，秩正四品。至元九年，升正三品。大德十一年，改缮珍司。延祐六年，升徽仪使司，秩正二品。七年，仍为缮珍司，官属如旧。至治三年，复改都总管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二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照磨、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奏差二人，典吏一人。其属附见：

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吏目各一员。至元十九年立。至大元年，增达鲁花赤一员。至治三年，省增置之员，设官如旧。

金银器盒局，秩从八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七年置。

染局，秩正八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七年置。

杂造局，正八品，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七年置。

泥瓦局，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七年置。

铁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七年置。

上都葫芦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七年置。

器物局，副使一员。中统五年置。

砑金局，大使一员。至元二十年置。

鞍子局，大使一员。至元七年置。

云州管纳色提领所，提领一员，掌纳色人户。至元七年置。

大都等路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十六年置。其属附见：

双线局，提领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八年置，受詹事院札。

大小木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十八年置，受詹事院札。元贞元年，并领皇后位下木局。

盒钵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七年立，受府札。

管纳色提领一员，受府札，管铜局、筋局、锁兒局、妆钉局、雕木局。至元三十年置。

成制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部役二人，掌缝制之事。至元二十九年置，设官四员，受院札。大德二年，升提举司。至治三年罢，泰定四年复置。

上都、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提领二员。至元九年置，受府札。二十七年，给从七品印，改受省札。大德十一年，给从六品印，改受敕牒。至治三年，仍改受省札。其属附见：

大都软皮局，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三年置。

斜皮局，局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三年置。

上都软皮局，局使一员，副使一员。至无十三年置。

牛皮局，大使一员。至元十三年置。

金丝子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十二年置，掌金丝子匠造作之事。

画油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札。

氈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十三年，收集人户为氈匠。二十六年，始立局。

材木库，大使、副使各二员。至元十六年置，掌造作材木。

玛瑙玉局，大使、副使各一员，直长二员。至元十四年置。

大都奥鲁提领所，提领一员，掌理人匠词讼。至元十八年置，受詹事院札。

上都奥鲁提领所，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掌理人匠词讼。至元十八年置，受詹事院札。

上都异样毛子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札。

上都氈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劄。

上都斜皮等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札。

蔚州定安等处山场采木提领所，秩正八品，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至元十二年置。

上都隆兴等路杂造鞍子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直长二员。至元二十二年置，受詹事院札。

真定路冀州杂造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造作之事。至元十九年置。

珠翠局，大使、副使各一员，直长一员。至元三十年置。

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胭粉人户总管府，秩正四品。至元十四年，打捕鹰房达鲁花赤，招集平滦散逸人户。二十九年，立总管府。大德十一年，拨隶皇太后位下。延祐六年，升正四品，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首领官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奏差二人。

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国初招集怯怜口哈赤民匠一千一百余户，中统元年，立总管府。二年，给六品印，掌户口钱帛差发等事。至元九年，拨隶安西王位下。皇庆元年，又属公主皇后位下。延祐元年，改隶章庆司。天历二年，又改隶储政院。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俱受御宝圣旨；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俱受安西王令旨；知事一员，令史二人。其属附见：

织染提举司，秩正七品，掌织造段匹。提举一员，受安西王令旨；同提举一员，本府拟人；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俱受安西王傅札；司吏一人。

管民提领所，凡三，大都路兼奉圣州提领六员，曹州提领二员，河间路提领三员，受本府札。

管地提领所，凡二，奉圣州提领三员，东安州提领三员，受本府札。

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元七年，招集析居从良还俗僧道，编籍人户为怯怜口，立总管府以领之。十四年，以所隶户口善造作，属中宫。十六年，立织染、杂造二局以司造作，立提领所以司徭役。二十五年，改升正三品。延祐六年，改缮用司，仍三品。七年，复改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二员，正五品；副总管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各一员，令史五人，译史一人。其属附见：

各处管民提领所，秩正七品。

河间，益都，保定，冀宁，晋宁，大名，济宁，卫辉，宣德。

以上九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相副官二员，典史一人，司吏二人。

汴梁，曹州，大同，开元，大宁，上都，济南，真定。

以上八所，提领、副提领、相副官各一员，典史一人，司吏一人。

大都，归德，鄂汉。

以上三所，提领、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相副官一员，大都增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织染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杂造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弘州衣锦院，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丰州毛子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缙山毛子旋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员，典史、司吏各一人。

徐邳提举司，秩正五品，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司吏各一人。

广备库，大使、副使各一员，俱受院札。

汴梁等路管民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判各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国初，立息州总管府，领归附六千三百余户。元贞元年，又并寿颍归附民户二千四百余户，改汴梁等路管民总管府，掌各屯佃户差发子粒，隶徽政院。泰定元年，改隶詹事院，后隶储政院，其属库一，提领所八，管佃提领十二。

常盈库，大使、副使各一员。

提领所：

新降户，真阳，新蔡，息州，汝宁，陈州，汴梁，郑州，真定。

以上八所，每所提领各一员，副提领、相副官有差。

管佃提领：

汝阳五里冈，许州郾城县，青龙宋冈，陈州项城商水等屯，分山曲堰，许州临颍屯，许州襄城屯，汝阳金乡屯，颍丰堰，遂平横山屯，上蔡浮召屯，汝阳县烟亭屯。

以上十有二处，各设提领二员。

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总管各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正五品；副总管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照磨兼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十五人，奏差十五人，译史一人，典吏三人。至元十六年，以宋谢太后、福王所献事产，及贾似道地土、刘坚等田，立总管府以治之。大德四年罢，命有司掌其赋。天历二年复立，其赋复归焉。

储用库，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

杭州织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

扬州等处财赋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提控案牍、都目各一员。其属附见：

安庆等处河泊所，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

建康等处财赋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提控案牍、都目各一员。

建康织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

黄池织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

建康等处三湖河泊所，提领、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员。

池州等处河泊所，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

平江等处财赋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提控案牍、都目各一员。

杭州等处财赋提举司，设官同上。

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匠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国初，收集织造毛子人匠。至元三年，置官二员，皆世袭。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秩正三品。都总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六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二人，奏差六人，典吏四人。至顺二年立，凡文宗潜邸扈从之臣，皆领于是府。其属则宫相、膳工等司。

宫相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二员，都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二员，同知二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承发架阁各一员。至顺二年，罢宫相府并鹤驭司，改怯怜口钱粮总管府为本府。

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照磨各一员。至元二十年，为管领织染段匹匠人设总管府。元贞二年，以营缮浩繁，事务冗滞，升为都总管府，隶徽政院。天历元年，改隶储庆使司。三年，改属宫相。

织染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十三年，改织染提举司为局。

绫锦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八年置。九年，以招收析居放良还俗僧道为工匠，二百八十有二户，教习织造之事，遂定置以上官。

纹锦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国初，以招收漏籍人户，各管教习立局，领送纳丝银物料织造段匹。至元八年，设长官。十二年，以诸人匠赐东宫。十三年，罢长官，设以上官掌之。

中山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国初，以招收随路漏籍不当差人户，立局管领，教习织造。至元十二年，以赐东宫，遂定置局官如上。

真定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国初，招收户计。中统元年置，掌织染造作。至正十六年，以赐东宫，设官悉如旧。

弘州、荨麻林纳失失局，秩从七品，二局各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五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人匠织造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十六年，并为一局。三十一年，徽政院以两局相去一百余里，管办非便，后为二局。

大名织染杂造两提举司，秩正六品。至元二十一年置，掌大名路民户内织造人匠一千五百四十有奇，各置提举、同提举、副提举一员。三十年，增置杂造达鲁花赤一员。

供用库，秩从九品，大使、副使各一员，受徽政院札。国初，为绫锦总库。至元二十一年，改为供用库。

管领诸路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都总管、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掌人匠一万三千有奇，岁办税粮皮货，采捕野物鹰鹞，以供内府。至元十二年，赐东宫位下，遂以真定所立总管府移置大都，隶詹事。十六年，合并所管之户，置都总管以总治之。三十一年，詹事院罢，隶徽政。至大四年，隶崇祥院。延祐六年，又隶詹事。天历元年，隶储庆使司。至顺元年，改属宫相府。

管领上都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大使司，大使、副使各一员。

管领顺德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达鲁花赤、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冀宁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大都左右巡院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固安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中山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济南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德州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益都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大同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济宁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兴和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晋宁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顺州稻田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怀庆稻田提领所，提领一员。

管领檀州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大宁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蓟州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提领、副提领各一员。

管领真定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设官同上。

管领赵州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设官同上。

管领保定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设官同上。

管领冀州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设官同上。

管领汴梁等处打捕鹰房纳绵等户提领所，设官同上。

广衍库，大使一员。

管领滑山炭场所，大使一员。

缮工司，秩正三品，卿二员，少卿二员，丞二员，经历、知事、照磨兼提控案牍、管勾承发架阁各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二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典吏三人，掌人匠营造之事。天历二年置。其属附见：

金玉珠翠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

大都织染提举司，提举二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员，

司吏四人。

大都杂造提举司，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员，司吏四人。

富昌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库子二人，攒典一人。

内史府，秩正二品。内史九员，正二品；中尉六员，正三品；司马四员，正四品；谘议二员，从五品；记室二员，从六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从八品；掾史八人，译史四人，知?⑼云赂鞫□耍□□刮迦耍□淅舳□恕Ⅴ猎□□□拍辏□饨□跤谔□嫠奈佣□渲□兀□耐醺滴□谑罚□却佣□□霉偈□脑薄Q拥v五年，升正二品，给印，分司京师，并分置官属。

延庆司，秩正三品，掌王府祈禳之事。使三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典簿一员，从七品；令史二人，译史、知?⑼云赂饕蝗耍□嗖疃□恕Ⅴ猎□□□吣曛谩?

断事官，秩正三品，理王府词讼之事。断事官一十六员，正三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三人。

典军司，秩从七品，掌控鹤百二十有六人，典军二员，副使二员。大德四年置。

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秩正二品，总四斡耳朵位下户计民匠造作之事。达鲁花赤二员，都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四人，奏差二人。至元二十四年置。官吏不入常调，凡斡耳朵之事，复置四总管以分掌之。

管领保定等路阿哈探马兒诸色人匠总管府，秩从二品，掌太祖大斡耳朵一切事务。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各一员，知事一员，吏二人。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曹州东平等路民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大都纳绵提举司，秩从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上都大都奉圣州长官司，秩从六品，管领出征军五十有一户，

达鲁花赤、长官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保定织染局，秩从六品，管匠一百有一户，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丰州捏只局，头目一员，掌织造花毯。至元十七年置。

管领打捕鹰房民匠达鲁花赤总管府，秩正四品，掌二皇后斡耳朵位下岁赐财物造作等事，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知事各一员，吏二人。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口子迤北长官司，秩从五品，掌领户计二百有六，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随路诸色民匠达鲁花赤等官，秩正五品，统民匠一千五百二十有五户，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随路打捕纳绵民匠长官司，秩从五品，掌民匠一百七十有九户，达鲁花赤、长官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大都民匠提举司，秩正七品，掌民匠二百有二户，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涿州成锦局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领匠一百有二户，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河间民匠提举司，秩从四品，掌民匠二百一十户，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河间沧州等处长官司，秩正五品，领户计五百四十有八，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河间临邑等处军民长官司，秩正七品，掌军民二百有二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至元二十一年置。

管领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总管府，秩从四品，掌太祖斡耳朵四季行营一切事务，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知事各一员，司吏二人。大德二年置。

管领涿州等处民匠异锦局，秩正五品，掌民匠一百五十户，达鲁花

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上用织染局，秩从七品，掌工匠七十有八户，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上都大都曲米等长官司，秩从七品，领民匠七十有九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彰德等处长官司，秩从七品，掌民一百一十有七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上都大都等处长官司，秩从五品，掌民二百六十有一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泰安等处长官司，秩正七品，掌民一百有一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曹州等处长官司，秩从五品，管民一百有五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

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怯怜口总管府，秩从三品。掌太祖四皇后位下四季行营并岁赐造作之事，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各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兼照磨各一员，司吏二人。延祐五年置。

管领大都上都打捕鹰房纳米面提举司，秩从五品，统领一百九十有五户，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延祐五年置。

管领大都涿州织染提举司，秩从七品，掌领九十有六户，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延祐五年置。

管领河间路清州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掌户计二百三十有四户，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延祐五年置。

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民匠总管府，秩正四品，掌北安王位下岁赐钱粮之事，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知事各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置。

管领大都等处纳绵提举司，秩正七品，掌纳绵户计七百有三户，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置。

管领大都等处金玉民匠稻田提举司，秩从五品，掌纳绵人匠五百二十有一户，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置。

管领大都苏州等处打捕提举司，秩从五品。掌打捕户及民匠六百余户。达鲁花赤、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置。

杂造局，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十六年置。

怯怜口诸色民匠达鲁花赤并管领上都纳绵提举司，秩正五品，掌迭只斡耳朵位下怯怜口诸色民匠及岁赐钱粮等事，达鲁花赤、长官、同知、副长官各一员，提控案牍一员。

上都人匠提领所，秩从七品，达鲁花赤、提领、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至元二十四年置。

上都大都提领所，秩从七品，掌本位下怯怜口等事，达鲁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二十七年置。

归德长官司，秩从六品，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至治三年置。

管领上都大都诸色人匠纳绵户提举司，秩从五品。掌斡耳朵位下岁赐等事。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致用库，秩从七品，提领、大使各一员，副使二员。至元二十七年置。

提领司，秩从八品，提领三员，副提领一员。至元十一年置。

上都人匠局，秩从七品，达鲁花赤二员，副使二员。至元二十七年置。

诸王傅官，宽彻不花太子至齐王位下，凡四十五王，每位下各设王傅、傅尉、司马三员。傅尉，唯宽彻不花、也不干、斡罗温孙三王有之。自此以下，皆称府尉，别于王傅之下，司马之上。而三员并设，又多寡不同，或少至一员，或多至三员者。齐王则又独设王傅一员。

都护府，秩从二品，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兒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大都护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都护二员，从四品；

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承发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令史四人，译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四人，典吏二人。至元十一年，初置畏吾兒断事官，秩三品。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秩二品，置官十二员。二十年，改大理寺，秩正三品。二十二年，复为大都护，品秩如旧。延祐三年，升正二品。七年，复从二品，定官制如上。

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

志第四十 百官六

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6.脊□□怼⑸蟹匠捣□5.钼泄┳省20.谠坊□?，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留守五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留守二员，正四品；判官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管勾承发架阁库一员，正八品；照磨兼覆料官一员，部役官兼壕寨一员，令史十八人，宣使十七人，典吏五人，知印二人，蒙古必阇赤三人，回回令史一人，通事一人。至元十九年，罢宫殿府行工部，置大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知少府监事。二十一年，别置大都路都总管府治民事，并少府监归留守司。皇庆元年，别置少府监。延祐七年，罢少府监，复以留守兼监事。其属附见：

修内司，秩从五品，领十四局人匠四百五十户，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五员，吏目一员，照磨一员，部役七员，司吏六人。中统二年置。至元中，增工匠，计一千二百七十有二户。其属附见：

大木局，提领七员，管勾三员，掌殿阁营缮之事。中统二年置。

小木局，提领二员，同提领一员，副提领三员，管勾二员，提控四员。中统四年置。

泥厦局，提领八员，管勾二员。中统四年置。

车局，提领二员，管勾一员。中统五年置。

妆钉局，提领二员，同提领二员。中统四年置。

铜局，提领一员，同提领一员，管勾一员。中统四年置。以上六局，秩从八品。

竹作局，提领二员，提控一员。中统四年置。

绳局，提领二员。中统五年始置。

祗应司，秩从五品，掌内府诸王邸第异巧工作，修禳应办寺观营缮，领工匠七百户。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一员，正七品；直长三

员，正八品；吏目一员，司吏二人。国初，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其属附见：

油漆局，提领五员，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掌两都宫殿髹漆之工。中统元年置。

画局，提领五员，管勾一员，掌诸殿宇藻绘之工。中统元年置。

销金局，提领一员，管勾二员，掌诸殿宇装鋈之工。中统四年置。

裱褙局，提领一员，掌诸殿宇装潢之工。中统二年置。

烧红局，提领二员，掌诸宫殿所用心红颜料。至元元年置。

器物局，秩从五品，掌内府宫殿、京城门户、寺观公廨营缮，及御用各位下鞍辔、忽哥轿子、帐房车辆、金宝器物，凡精巧之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一员，正七品；直长二员，正八品；吏目一员，司吏二人。中统四年，始立御用器物局，受省札。至元七年，改为器物局，秩如上。其属附见：

铁局，提领三员，管勾三员，提控一人，掌诸殿宇轻细铁工。中统四年置。

铁局，提领三员，管勾三员，提控一人，掌诸殿宇轻细铁工。中统四年置。

减铁局，管勾一员，提控二人，掌造御用及诸宫邸系腰。中统四年置。

盒钵局，提领二员，掌制御用系腰。中统四年置。

成鞍局，提领三员，掌造御用鞍辔、象轿。中统四年置。

羊山鞍局，提领一员，提控一员。掌造常课鞍辔诸物。至元十八年置。

网局，提领二员，管勾一员，掌成造宫殿网扇之工。中统四年置。

刀子局，提控二员，掌造御用及诸宫邸宝贝佩刀之工。中统四年置。

旋局，提领二员，掌造御用异样木植器物之工。中统四年置。

银局，提领一员，掌造御用金银器盒系腰诸物。中统四年置。

轿子局，提领一员，掌造御用异样木植鞍子诸物。中统四年置。

采石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掌夫匠营造内府殿宇寺观桥闸石材之役。至元四年，置石局总管。十一年，拨采石之夫二千余户，常任工役，置大都等处采石提举司。二十六年罢，立采石局。

山场，提领一员，管勾五员。至元四年置。

大都城门尉，秩正六品，尉二员，副尉一员，掌门禁启闭管钥之事。至元二十年置，以四怯薛八剌哈赤为之。二十四年，复以六卫亲军参掌。凡十有一门：曰丽正，曰文明，曰顺承，曰平则，曰和义，曰肃清，曰安贞，曰健德，曰光熙，曰崇仁，曰齐化。每门设官如上。

犀象牙局，秩从六品，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司吏一人，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中统四年置，设官一员。至元五年，增副使一员，管匠户一百有五十。其属附见：

雕木局，提领一员，掌宫殿香阁营缮之事。至元十一年置。

牙局，提领一员，管勾一员，掌宫殿象牙龙床之工。至元十一年置。

大都四窑场，秩从六品，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领匠夫三百余户，营造素白琉璃砖瓦，隶少府监。至元十三年置。其属三：

南窑場，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

西窑場，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四年置。

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

凡山采木提举司，秩从五品，掌采伐车辆等杂作木植，及造只孙系腰刀把诸物。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并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吏目一员，司吏六人。至元十四年置。

上都采山提领所，秩从八品，提领、副提领、提控各一员。至元九

年，以采伐材木，炼石为灰，征发夫匠一百六十三户，遂置官以统之。

凡山宛平等处管夫匠所，提领二员，同提领二员，管领催车材户提领一员。至元十五年置。

器备库，秩从五品，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从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直长四员，正八品，掌殿阁金银宝器二千余事。至元二十七年置。

甸皮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员，管匠三十余户。至元七年置。十四年，始定品秩。二十一年，改隶留守司。岁办熟造红甸羊皮二千有奇。

上林署，秩从七品，署令、署丞各一员，直长一员，掌宫苑栽植花卉，供进蔬果，种苜蓿以饲驼马，备煤炭以给营缮。至元二十四年置。

养种园，提领二员，掌西山淘煤，羊山烧造黑白木炭，以供修建之用。中统三年置。

花园，管勾二员，掌花卉果木。至元二十四年置。

苜蓿园，提领三员，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

仪鸾局，秩正五品，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及殿阁浴室门户锁钥，苑中龙舟，圈槛珍异禽兽，给用内府诸宫太庙等处祭祀庭燎，缝制帘帷，洒扫掖庭，领烛刺赤、水手、乐人、禁蛇人等二百三十余户。轮直怯薛大使四员，正五品；副使二员，从六品；直长二员，正八品；都目一员，书吏二人，库子一人。至元十一年置局，秩正七品。二十三年，升正五品。至大四年，仁宗御西宫，又别立仪鸾局，设置亦同。延祐七年，增大使二员，以宦者为之。领四提领所：

烛刺赤，提领八员，提控四员。

水手，提领二员。

针工，提领一员。

蜡烛局，提领一员。

木场，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掌受给营造宫殿材木。至元四年，置南东二木? J □吣辏□⑽□怀？

大都路管领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掌大都诸色匠户理断昏田词讼等事。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中统四年，置人匠奥鲁总管府，秩从四品。至元十二年，改提举司。十五年，兼管采石人户，秩如旧。

真定路、东平路管匠官，秩从七品，每路大使一员，副使一员。中统四年置。

保定路、宣德府管匠官，秩从七品。保定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管匠官一员；宣德二员。中统四年置。

大名路管匠官，秩从七品，大使一员，管匠官三员。中统四年置。

晋宁、冀宁、大同、河间四路管匠官，秩从七品，每路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

收支库，秩正九品，掌受给营缮，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二员，直长二员，库子二人。至元四年置。

诸色库，秩从八品，掌修内材木，及江南征索异样木植，并应办官寺斋事，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司库二人。至大四年置。

太庙收支诸物库，秩从八品，大使、副使各一员，司库四人。至治二年，以营治太庙始置。

南寺、北寺收支诸物二库，秩从七品，提领、大使各一员，副使二员，司库之属凡十人。至治元年，以建寿安山寺始置。

广谊司，秩正三品。司令二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正五品；判官二员，正六品；经历、知事各二员，照磨一员。总和顾和买、营缮织造工役、供亿物色之务。至元十四年，改覆实司辨验官，兼提举市令司。大德五年，又分大都路总管府官属，置供需府。至顺二年罢之，立广谊司。

武备寺，秩正三品，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卿四员，正三品；同判六员，从三品；少卿四员，从四品；丞四员，从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照磨兼提控案牍一员，承发架阁库管勾一员，辨验弓官二员，辨验筋角翎毛等官二员，令史十有三人。至元五年，始立军器监，秩四品。十九年，升正三品。二十年，立卫尉院。改军器监为武备监，秩正

四品，隶卫尉院。二十一年，改监为寺，与卫尉并立。大德十一年，升为院。至大四年，复为寺，设官如旧。其所辖属官，则自为选择其匠户之能者任之。

寿武库，秩从五品，提点二员，从五品；大使二员，正六品；副使四员，正七品；库子一十人。至元十年，以衣甲库改置。

利器库，秩从五品，提点三员，大使二员，副使三员，秩品同寿武库，库子一十人。至元五年，始立军器库。十年，通掌随路军器，改利器库。

广胜库，秩从五品，掌平阳、太原等处岁造兵器，以给北边征戍军需。达鲁花赤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库子一人。

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并从五品；同提举一员，正七品；副提举一员，正八品。其属：丰州甲局，院长一员。应州甲局，院长一员。平地县甲局，院长一员。山阴县甲局，院长一员。白登县甲局，头目一人。丰州弓局，使一员。赛甫丁弓局，头目一人。

平阳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其属：本路投下杂造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绛州甲局，大使一员。

太原路军器人匠局，秩正七品，达鲁花赤一员，局使一员，副使一员，吏目一员。

保定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其属：河间甲局，院长一员。祈州安平县甲局，院长一员。陵州箭局，头目一人。

真定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其属：冀州甲局，院长一人。

怀孟河南等路军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员。其属：怀孟路弓局，院长一员。汴梁路军器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员。其属：常课弓局，院长一员。常课甲局，院长一员。

益都济南箭局，秩正七品，局使一员。

彰德路军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大名军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上都甲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其属：兴州白局子甲局，院长一员。兴州千户寨甲局，院长一员。松州五指崖甲局，院长一员。松州胜安甲局，院长一员。

辽河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各一员。其属：辽盖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员。盖州甲局，局使一员。

上都杂造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奉圣州军器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蔚州军器人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宣德府军器人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广平路甲局，院长一员。

东平等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通州甲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苏州甲匠提举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欠州武器局，秩从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大都甲匠提举司，秩正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大都箭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大宁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秩从六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

提举各一员。

丰州杂造局，秩正六品，达鲁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员。

归德府军器局，院长一员。

汝宁府军器局，院长一员。

陈州军器局，院长一员。

许州军器局，秩从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咸平府军器人匠局，秩从七品，达鲁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员。

大都弓匠提举司，秩正五品，达鲁花赤、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其属：双搭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员。成吉里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员。通州弓局，院长一员。

大都弦局，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三十年，改提举司置局。

隆兴路军器人匠局，达鲁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三十年置。

平滦路军器人匠局，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三十年置。

大都杂造局，提领二员。元贞二年置。

太仆寺，秩从二品，掌阿塔思马匹，受给造作鞍辔之事。中统四年，设群牧所。至元十六年，改尚牧监。十九年，又改太仆院。二十年，改卫尉院。二十四年，罢院，立太仆寺。又别置尚乘寺以管鞍辔，而本寺止管阿塔思马匹。二十五年，隶中书，置提调官二员。大德十一年，复改太仆院。至大四年，仍为寺。卿二员，从二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照磨、管勾各一员，令史七人，译史、知?⑼云赂鞫□耍□嗖钏娜耍□鼗亓钍芬蝗耍□淅舳□恕?

尚乘寺，秩正三品，掌上御鞍辔舆辇。阿塔思群牧骟马驴骡，及领随路局院鞍辔等造作，收支行省岁造鞍辔，理四怯薛阿塔赤词讼，起取南北远方马匹等事。卿四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照磨、管勾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二人，知印二人，通事二人，奏差五人，典吏二人。至元二十四年，罢卫尉院，始设

尚乘寺，领资乘库。大德十一年，升为院，秩从二品。至大四年，复为寺。延祐七年，降从三品。

资乘库，秩从五品，提点四员，从五品；大使三员，正六品；副使四员，正七品；库子四人。掌收支鞍辔等物。至元十三年置。二十年，隶卫尉。二十四年，隶尚乘寺。

长信寺，秩正三品，领大斡耳朵怯怜口诸事。卿四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寺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奏差四人。大德五年置。至大元年，改升为院。四年，仍为寺，卿五员，增少卿一员，以宦者为之。延祐七年，省寺卿、少卿各一员，定置如上。

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领大都、上都二铁局并怯怜口人匠，以材木铁炭皮货诸色，备斡耳朵各枝房帐之需。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人，司吏四人。至元二十五年置。

大都铁局，秩从五品，掌斡耳朵上下往来造作妆钉房车，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至元十二年置。

上都铁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十六年置。掌职如前。

长秋寺，秩正三品，掌武宗五斡耳朵户口钱粮营缮诸事。寺卿五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寺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奏差四人。皇庆二年置。其属二：

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掌正宫造作之役，达鲁花赤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人，司吏四人。至大元年，斡耳朵三位下拨到人匠五百九十三户，始置提举司，隶中政院，后属长信寺。

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秩从五品，掌领武宗军上北来人匠，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二人。至大元年置。

承徽寺，秩正三品，掌答兒麻失里皇后位下钱粮营缮等事。寺卿五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寺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奏差四人。至治元年

置。其属二：

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二，秩正五品，各设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三人。至治三年置。

长宁寺，秩正三品，掌英宗速哥八剌皇后位下户口钱粮营缮等事。寺卿六员，正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寺丞二员，从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吏属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四人。至治三年置。

长庆寺，秩正三品，掌成宗斡耳朵及常岁管办禾失房子、行幸怯薛台人等衣粮之事。寺卿六员，少卿二员，寺丞二员，品秩同长宁寺；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四人。泰定元年置。

宁徽寺，秩正三品，隶八不沙皇后位下。寺卿六员，少卿四员，丞二员，品秩同长庆寺；经历、知事各一员。天历二年置。

太府监，秩正三品，领左、右藏等库，掌钱帛出纳之数。太卿六员，正三品；太监六员，从三品；少监五员，从四品；丞五员，正五品；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三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四人。中统四年置。至元四年，为宣徽太府监，凡内府藏库悉隶焉。八年，升正三品。大德九年，改为院，秩从二品，院判参用宦者。至大四年，复为监，定置如上。

内藏库，秩从五品，掌出纳御用诸王段匹纳失失纱罗绒锦南绵香货诸物。提点四员，从五品；大使二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至元二年，置署上都。十九年，始署大都，以宦者领之。复有行内藏，二十八年省之，止存内藏及左右二库。

右藏，提点四员，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品秩同上，掌收支金银宝钞、只孙段匹、水晶玛瑙玉璞诸物。至元十九年置。

左藏，提点四员，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品秩同上，掌收支常课和买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绵铺陈衣服诸物。至元十九年置。

度支监，秩正三品，掌给马驼刍粟。卿三员，正三品；太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三员，从四品；监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二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照磨兼管勾一员，令史十四人，译史四人，通事、

知印三人，奏差四人，典吏五人。国初，置孛可孙。至元八年，以重臣领之。十三年，省孛可孙，以宣徽兼其任。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四年，改为监。

利用监，秩正三品，掌出纳皮货衣物之事。监卿八员，正三品；太监五员，从三品；少监五员，从四品；监丞四员，正五品；经历、知事、照磨、管勾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六人，典吏三人。至元十年置。二十年罢，二十六年复置。大德十一年，改为院。至大四年，复为监。

资用库，秩从五品，提点二员，从五品；大使三员，正六品；副使五员，正七品；库子五人。至元二年置，隶太府。十年，隶利用。

怯怜口皮局人匠提举司，秩正五品，提举二员，同提举一员，提控案牍一员。中统元年置局。至元六年，改提举司。

杂造双线局，秩从八品，造内府皮货鹰帽等物，大使、副使、直长、典史各一员。

熟皮局，掌每岁熟造野兽皮货等物，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至元二十年置。

软皮局，掌内府细色银鼠野兽诸色皮货，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至元二十五年置。

斜皮局，掌每岁熟造内府各色野马皮胯，副使二员。至元二十年置。

貂鼠局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至元二十年置。

貂鼠局，副使二员，直长一员。至元十九年立。

染局，副使一员，直长一员，管勾一员，掌每岁变染皮货。至元二十年始置。

熟皮局，秩从七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典史一人，司吏一人。至元六年置。

中尚监，秩正三品，掌大斡耳朵位下怯怜口诸务，及领资成库氈

作，供内府陈设帐房帘幕车舆雨衣之用。监卿八员，正三品；太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监丞二员，正五品；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七人，译史三人，通事二人，知印二人，奏差五人。至元十五年，置尚用监。二十年罢。二十四年，改置中尚监。三十年，分置两都滦河三库怯怜口杂造等九司局而总领之。至大元年，升为院。四年，复为监，参用宦者三人。

资成库，秩从五品，掌造氈货。提点三员，从五品；大使三员，正六品；副使三员，正七品。至元二年置，隶太府。二十三年，始归于监。

章佩监，秩正三品，掌宦者速古兒赤所收御服宝带。监卿五员，正三品；太监四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监丞二员，正五品；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七人，译史二人，通事二人，奏差四人。至元二十二年置。至大元年，升为院，秩从二品。四年，复为监，定置如上。

御带库，秩从五品，掌系腰偏束等带并绦环诸物，供奉御用，以备赐予。提点三员，大使三员，副使二员，品秩同资成。至元二十八年置，俱以中官为之。元贞二年，增二员，兼署上都之事。

异珍库，秩从五品，掌御用珍宝、后妃公主首饰宝贝。提点三员，大使三员，副使二员，品秩同上。至元二十八年置。

经正监，秩正三品，掌营盘纳钵及标拨投下草地，有词讼则治之。太卿一员，正三品；太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监丞二员，正五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四人。至大四年置。监卿、太监、少监并奴都赤为之，监丞流官为之。

都水监，秩从三品，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闸堰之事。都水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一员，正五品；监丞二员，正六品；经历、知事各一员，令史十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回回令史一人，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十人，壕寨十六人，典吏二人。至元二十八年置。二十九年，领河道提举司。大德六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仍从三品。

大都河道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

秘书监，秩正三品，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卿四员，正三品；太

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监丞二员，从五品；典簿一员，从七品；令史三人，知?⒆嗖罡鞫□耍□胧贰⑨厶赂饕蝗耍□涫槎□耍□淅粢蝗恕Ｊ艄伲褐□骼啥□保□恿□罚恢□髯衾啥□保□□咂罚幻厥槔啥□保□□咂罚恍Ｊ槔啥□保□□似罚槐嫜槭榛□背ひ辉保□□似贰Ｖ猎□拍曛谩Ｆ浼嘭┘杂么蟪甲嗉觯□∈兰颐□甲拥芪□□４蟮戮拍辏□□□□罚□□□　Ｑ拥v元年，定置卿四员，参用宦者二人。

司天监，秩正四品，掌凡历象之事。提点一员，正四品；司天监三员，正四品；少监五员，正五品；丞四员，正六品；知事一员，令史二人，译史一人，通事兼知印一人。属官：提学二员，教授二员，并从九品；学正二员，天文科管勾二员，算历科管勾二员，三式科管勾二员，测验科管勾二员，漏刻科管勾二员，并从九品；阴阳管勾一员，押宿官二员，司辰官八员，天文生七十五人。中统元年，因金人旧制，立司天台，设官属。至元八年，以上都承应阙官，增置行司天监。十五年，别置太史院，与台并立，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二十三年，置行监。二十七年，又立行少监。皇庆元年，升正四品。延祐元年，特升正三品。七年，仍正四品。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算历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十七年，置行监。皇庆元年，改为监，秩正四品。延祐元年，升正三品，置司天监。二年，命秘书卿提调监事。四年，复正四品。

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品秩职掌如大都留守司，而兼治民事。车驾还大都，则领上都诸仓库之事。留守六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留守二员，正四品；判官二员，正五品；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照磨兼管勾一员，令史四十四人，译史六人，回回令史三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一十二人。国初，置开平府。中统四年，改上都路总管府。至元三年，又给留守司?Ｊ□拍辏□⑽□隙剂羰厮炯姹韭范甲芄芨□Ｆ涫舾郊□?

修内司，秩从五品，掌营修内府之事。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三员，正七品；直长三员，正八品。至元八年置。

祗应司，秩从五品，掌妆奩油染裱褙之事。大使一员，从五品；副使二员，正七品；直长三员，正八品。

器物局，秩从五品，掌造铁器，内府营造钉线之事，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二员。

仪鸾局，秩正五品，大使二员，副使三员，直长二员。至大四年，罢典设署，改置为局。

兵马司，秩正四品，指挥使三员，副指挥使二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司吏八人。至元二十九年置。

警巡院，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警巡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司吏八人。

开平县，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主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一员，司吏八人。

平盈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三十年置。

万盈库，达鲁花赤、监支纳、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初置。

广积仓，达鲁花赤、监支纳、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初，置永盈仓。大德间，改为广积仓。

万亿库，秩正五品，达鲁花赤一员，提举一员，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司吏六人，译史一人。至元二十三年置。

行用库，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税课提举司，秩正五品，提举二员，同提举、副提举、提控案牍各一员。元贞元年置。

八作司，品秩职掌，悉与大都左右八作司同，达鲁花赤一员，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饩廪司，掌诸王驸马使客饮食，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至元二年，置上都应办所。延祐五年，改为饩廪司。

尚供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达

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判官一员，正六品；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译史、知?⑲嗖钣胁睢Ⅴ猎□□□辏□弥还□喟素莨□锎锫郴ǔ唷Ｑ拥v二年，改总管府。其属附见。

香河等处巡检司，巡检一员，司吏一人。

景运仓，秩从五品，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一员，正七品。至元二十一年置。

法物库，秩从九品，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二十九年置。

云需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兒行宫，及行营供办之事。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品；副总管一员，从五品；判官一员，正六品；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延祐二年置。

大都路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二员，都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二员，同知二员，治中二员，判官二员，推官二员，经历二员，知事二员，提控案牍四员，照磨兼管勾一员，令史九十有五人，译史二人，回回令史一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奏差二十一人。国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中统五年，称中都路。至元九年，改号大都。二十一年，始专置大都路总管府，秩从三品，置都达鲁花赤、都总管等官。二十七年，升为都总管府，进秩正三品，领府一、州十有一。凡本府官吏，唯达鲁花赤一员及总管、推官专治路政，其余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号曰供需府焉。其属附见：

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凡二，秩正四品，掌京城盗贼奸伪鞫捕之事，都指挥使二员，副指挥使五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吏十四人。至元九年，改千户所为兵马司，隶大都路。而刑部尚书一员提调司事，凡刑名则隶宗正，且为宗正之属。二十九年，置都指挥使等官，其后因之。一置司于北城，一置司于南城。

司狱司，凡三，秩正八品，司狱一员，狱丞一员，狱典二人，掌囚系狱具之事。一置于大都路，一置于北城兵马司，通领南城兵马司狱事。皇庆元年，以两司异禁，遂分置一司于南城。

左、右警巡二院，秩正六品，达鲁花赤各一员，使各一员，副使、判官各三员，典史各三人，司吏各二十五人。至元六年置。领民事及供

需，视大都路。大德五年，分置供需院，以副使、判官、典史各一员主之。

大都警巡院，品职分置如左、右院，达鲁花赤一员，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典史二员，司吏二十人。大德九年置，以治都城之南。

大都路提举学校所，秩正六品。提举一员，教授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一员。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

宛平县，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三员，主簿三员，尉一员，典史三员，司吏二十六人。至元十一年置，治大都丽正门以西。

大兴县，秩正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主簿二员，尉一员，典史三员，司吏一十五人。至元十一年置，治大都丽正门以东。

东关厢巡检司，秩从九品，巡检三员，司吏一人，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至元二十一年置。

西北、南关厢两巡检司，设置并同上。

志第四十一上 百官七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　，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 7 睬□浮 1.□住⑼椭帧□钤恕14.□□厥拢□薏涣熘□Ｖ猎□□□哪辏□男猩惺槭。□案慈缇伞Ｖ链蠖□辏□指男猩惺槭。□□旮慈缇伞Ｃ渴∝┫嘁辉保□右黄罚黄秸露□保□右黄罚挥邑┳辉保□筘┳辉保□□□罚徊沃□□露□保□佣□罚□仕唷17.氡倍□「骷跻辉保焕芍卸□保□游迤罚辉蓖饫啥□保□恿□罚欢际露□保□悠咂罚晦蚴贰19.晒疟仃^赤、回回令史、通事、知?⑫□梗□

魇∩柙庇胁睢＞芍撇握□□拢□匈菔 ⑮型□葜□簦□蟀詹恢谩Ⅹ□嗷蛑没虿恢茫□壬饔谠袢耍□释□□毖伞？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Ⅴ猎□迥辏□账媛钒侣彻伲□□握□16.镔菪惺∈拢□诤幽系嚷妨⑹ 6□□四辏□院幽稀13.□毕狄□逯□兀□中氯氚嫱迹□擞阢炅毫⑹∫钥刂沃□□焓鹌涞兀□秤泻幽鲜□□贰⑵吒□？

江浙等处行中书？Ⅴ猎□□□辏□踔媒□葱惺。□窝镏荨6□□荒辏□缘乩砻袷路潜悖□屮诤贾荨6□□□辏□罱□敝羁ち冫幽希□脑唤□阈惺。□秤腥□□贰⒁桓□？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置。十五年，并入福建行？J□吣辏□灾檬∮诹□烁□□□＝卩晕□惺。□稳□荨6□□□辏□愿＝Ч惺〔⑷虢□鳌6□□□辏□忠愿＝厶〔⑷虢□恪1臼丄秤惺□寺贰？

湖广等处行中书？Ⅴ猎□□荒辏□邑┤嗖□辗二危□兄惺槭∈掠谙逖簦□耙员鸾□质《踔荩□□：□嚷沸兄惺槭 J□□辏□√吨荩□词鹗≈沃□J□四辏□瘁阒枚踔荩□秤腥□□贰⑷□□？

陕西等处行中书？Ⅴ型吃□辏□陨掏α烨厥裎迓匪拇Ч惺∈隆Ｈ□辏□牧⑸挛魉拇Ч兄惺槭。□尉┳住Ⅴ猎□□辏□浦卫□荨J□吣辏□椿咕┳住J□四辏□质：：拇ǎ□案牧⑺拇Ч□克尽6□□荒辏□院衔□挛魉拇Ч惺 6□□□辏□拇□⑫惺嗝茉骸1臼：：□街□兀□□挛魉穆贰⑽甯□？

四川等处行中书？9□酰□涞刈苡谏挛鳌Ⅴ猎□□四辏□陨挛餍兄惺榉质：：拇ā6□□□辏□贾盟拇Ч惺。□鸪啥迹□秤芯怕贰⑽甯□？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四年置，治辽阳路，统有七路、一府。

甘肃等处行中书？Ⅴ型扯□辏□⑫惺∮谥行恕Ⅴ猎□□辏□罩□J□四旮戳iii□□□□旮窗眨□牧⑫□克尽6□□□辏□阒弥行耸∮诟手荩□ 8.仕嘈惺 Ｈ□□荒辏□质“粗文□模□安9.橹□1臼≈胃手萋罚□秤衅呗贰6.□荨？

岭北等处行中书？9□酰□□娑ǘ加诠□莺土趾又□鳎□蛎□涑窃缓土郑□⒃□□贰Ⅴ型吃□辏□雷媲ǘ贾行耍□贾眯□克径荚□Ц□4蟮率□荒辏□牧10.土值却π兄惺槭。□邑┤唷⒆筘┤喔饕辉薄Ⅴ链笏哪辏□∮邑┤唷；是煸□辏□牧氡钡却π兄惺槭。□韫偃缟希□魏湍□罚□秤斜北叩却A？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统有三十七路、五府。

征东等处行中书？Ｖ猎□□□辏□哉魅毡竟□□□呃鐾踔檬。□渚□酥□瘢□□苟□铡４蟮氯□辏□戳⑫惺。□灾泄□□□沃□＜榷□跹云浞潜悖□□招惺。□悠涔□住Ｖ林卧□旮粗茫□愿呃鐾跫媪熵┣啵□米宰嘌∈艄伲□紊蜓簦□秤卸□□⑭凰尽⑩宓馈？

各省属官：

检校所，检校一员，从七品；书吏二人。

照磨所，照磨一员，正八品。

架阁库，管勾一员，正八品。

理问所，理问二员，正四品；副理问二员，从五品；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

都镇抚司，都镇抚一员，副都镇抚一员。

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Ｓ斜呲锞□弥□拢□蚣娑荚□Ц□□浯卧蛑刮□□Ц□Ｆ湓谠斗□□钟姓刑帧□哺Ａ⑫□У仁梗□分仍笔□□饔胁畹取？

宣慰使司，秩从二品。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正九品。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 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 淮东道，扬州置。 浙东道，庆元路置。 荆湖北道，中兴路置。 湖南道。天临路置。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经历二员，知事二员，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

广东道，广州置。 大理金齿等处，蒙庆等处。

右二府，设官如上。唯蒙庆一府，使二员，同知、副使各一员，经历、都事亦减一员。

广西两江道，静江路置。 海北海南道，福建道，八番顺元等处，察罕脑兒等。

右五府，宣慰使都元帅三员，副都元帅、佥都元帅事各二员，余同上。

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府，每府宣慰使三员，同知、副使各一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兼管勾一员。

曲靖等路，罗罗斯，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

都元帅府，都元帅二员，副元帅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

北庭、隶土番宣慰司。 曲先塔林，都元帅三员。 蒙古军，征东。二府，都元帅各一员，副一员。

元帅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

李店文州，帖城河里洋脱，朵甘思，常阳，岷州，积石州，洮州路，脱思马路，十八族。

右九府，唯李店文州增置同知、副元帅各一员；其余八府，隶土蕃宣慰司，设官并同。

宣抚司，秩正三品，每司达鲁花赤一员，宣抚一员，同知、副使各二员，佥事一员，计议、经历、知事各一员，提控案牍架阁一员。损益不同者，各附见于后。

广南西道，不置副使、佥事。 丽江路，以上隶云南?? 顺元等处，播州，思州，以上隶湖广?? 斜南等处。隶四川行省，不置佥事、计议。

安抚司，秩正三品。每司达鲁花赤一员，安抚使一员，同知、副使、佥事各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损益不同者，各附见于后。

师壁洞，不置达鲁花赤。 永顺等处，散毛洞，以上隶四川?? 罗番遏蛮军，不置达鲁花赤。 程番武盛军，金石番太平军，卧龙番南宁州，小龙番静蛮军，不置同知、副使。 大龙番应天府，洪番永盛军，方番河中府，芦番静海军，不置知事。 新添葛蛮。以上隶湖广??

招讨司，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

土番，剌马刚等处，天全，傍　　不思，沿边溪洞，以下各置副使一员，无达鲁花赤。　唆尼，诸番，征沔，长河西里管军，檐里管军，脱思马田地。

诸路万户府：

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正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从三品，虎符。

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正四品，金牌。

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俱从三品，虎符；副万户一员，从四品，金牌。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每府设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提控案牍一员。

镇抚司，镇抚二员，蒙古、汉人参用。上万户府正五品，中万户府从五品，俱金牌；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

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四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五品，金牌。

中千户所，管军五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正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从五品，金牌。

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六品，银牌。

弹压二员，蒙古、汉人参用。上千户所从八品，中下二所正九从九品内铨注。

上百户所，百户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俱从六品，银牌。

下百户所，百户一员，从七品，银牌。

儒学提举司，秩从五品。各处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

蒙古提举学校官，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七品。至元十八年置。惟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之，余省不置。

官医提举司，秩从六品，提举一员，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掌医户差役词讼。至元二十五年置。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各立一司，余省并无。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国初，两淮内附，以提举马里范章专掌盐课之事。至元十四年，始置司于扬州。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二员，正四品；副使一员，正五品；运判二员，正六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三十年，悉罢所辖盐司，以其属置场官。大德四年，复置批验所于真州、采石等处。

盐场二十九所，每场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办盐各有差。

吕四场，余东场，余中场，余西场，西亭场，金沙场，石堵 场，掘港场，丰利场，马塘场，拼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河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白驹场，刘庄场，五祐场，新兴场，庙湾场，莞渎场，板浦场，临洪场，徐渎浦??

批验所，每所提领一员，正七品；大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批验盐引。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使二员，同知二员，运判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照磨一员。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定其产盐之地，立场有差，仍于杭州、嘉兴、绍兴、温、台等处，设检校四所，专验盐袋，毋过常度。

盐场三十四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

仁和场，许村场，西路场，下沙场，青村场，表部场，浦东场，横浦场，芦沥场，海沙场，鲍郎场，西兴场，钱清场，三江场，曹娥场，石堰场，鸣鹤场，清泉场，长山场，穿山场，岱山场，玉泉场，芦花场，大嵩场，昌国场，永嘉场，双穗场，天富南监，长林场，黄岩场，杜渎场，天富北监，长亭场，龙头??

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秩正三品，使二员，同知二员，运判二

员，经历、知事各一员，照磨一员。至元十四年，始置市舶司，领煎盐征课之事。二十四年，改立盐运司。二十九年罢，立提举司。大德四年，复为运司。九年复罢，并入元帅府兼掌之。十年，复立都提举司。至大四年，复升运司，径隶行?7仓醚纬Σ咚□?

盐场七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

海口场，牛田场，上里场，惠安场，浔美场，浯洲场，氵丙洲??

广东盐课提举司。至元十三年，始从广州煎办盐课。十六年，隶江西盐铁茶都转运司。二十二年，并入宣慰司。二十三年，置市舶提举司。大德四年，改广东盐课提举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其属附见：

盐场十三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

靖康场，归德场，东莞场，黄田场，香山场，矬峒场，双恩场，咸水场，淡水场，石桥场，隆井场，招收场，小江??

四川茶盐转运司。成都盐井九十五处，散在诸郡山中。至元二年，置兴元四川转运司，专掌煎熬办课之事。八年罢之。十六年，复立转运司。十八年，并入四道宣慰司。十九年，复立陕西四川转运司，通辖诸课程事。二十二年，置四川茶盐运司，秩从三品，使一员，同知、副使、运判各一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

盐场一十二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

简盐场，隆盐场，绵盐场，潼川场，遂实场，顺庆场，保宁场，嘉定场，长宁场，绍庆场，云安场，大宁??

广海盐课提举司，至元三十一年置，专职盐课，秩正四品。都提举二员，从四品；同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

市舶提举司。至元二十三年，立盐课市舶提举司，隶广东宣慰司。三十年，立海南博易提举司。至大四年罢之，禁下番船只。延祐元年，

弛其禁，改立泉州、广东、庆元三市舶提举司。每司提举二员，从五品；同提举二员，从六品；副提举二员，从七品；知事一员。

海道运粮万户府，至元二十年置，秩正三品，掌每岁海道运粮供给大都。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并正三品；副万户四员，从三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镇抚二员，正五品。其属附见：

海运千户所，秩正五品。达鲁花一员，千户二员，并正五品；副千户三员，从五品。若温台，若庆元绍兴，若杭州嘉兴，若昆山崇明、常熟江阴等处，凡五所，而平江又有海运香莎糯米千户所。

诸路总管府，至元初置。二十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兼管劝农事，江北则兼诸军奥鲁，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员。下路秩从三品，不置治中员，而同知如治中之秩，余悉同上。至元二十三年，置推官二员，专治刑狱，下路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或二员，照磨兼承发架阁一员，司吏无定制，随事繁简以为多寡之额；译史、通事各一人。其属附见：

儒学教授一员，秩九品。诸路各设一员，及学正一员、学录一员。其散府、上中州，亦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

蒙古教授一员，正九品。

医学教授一员。

阴阳教授一员。

司狱司，司狱一员，丞一员。

平准行用库，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

织染局，局使一员，副使一员。

杂造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府仓，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惠民药局，提领一员。

税务，提领一员，大使、副使各一员。

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

散府，秩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知府或府尹一员，领劝农奥鲁与路同；同知一员，判官一员，推官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所在有隶诸路及宣慰司、行省者，有直隶省部者，有统州县者，有不统县者，其制各有差等。

诸州。中统五年，并立州县，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于是升县为州者四十有四。县户虽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达鲁花赤、州尹秩从四品，同知秩正六品，判官秩正七品。中州：达鲁花赤、知州并正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下州：达鲁花赤、知州并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盗之事。参佐官：上州，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中州，吏目、提控案牍各一员；下州，吏目一员或二员。

诸县。至元三年，合并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下县，秩从七品，置官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兼尉。后又别置尉，尉主捕盗之事，别有?５涫芬辉薄Ｑ布焖荆□染牌罚□布煲辉薄?

诸军，唯边远之地有之，各统属县，其秩如下州，其设官置吏亦如之。

诸蛮夷长官司。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其土人为之。

各处脱脱禾孙，掌辨使臣奸伪。正一员，从五品；副一员，正七

品。

勋一十阶：

上柱国正一品 轻车都尉从三品

柱国从一品 上骑都尉正四品

上护军正二品 骑都尉从四品

护军从二品 骁骑尉正五品

上轻车都尉正三品 飞骑尉从五品

爵八等：

王正一品 郡侯从三品

郡王从一品 郡伯正四品

国公正二品 郡伯从四品

郡公从二品 县子正五品

郡侯正三品 县男从五品

右勋爵，若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之。

文散官四十二：

开府仪同三司 中宪大夫

仪同三司 中顺大夫以上正四品

特进 朝请大夫

崇进 朝散大夫

金紫光禄大夫 朝列大夫以上从四品

银青荣禄大夫以上俱正一品 奉政大夫

光禄大夫 奉议大夫以上正五品

荣禄大夫以上从一品 奉直大夫

资德大夫 奉训大夫以上从五品

资政大夫 承德郎

资善大夫以上正二品 承直郎以上正六品

正奉大夫 儒林郎

通奉大夫 承务郎以上从六品

中奉大夫以上从二品 文林郎

正议大夫 承事郎以上正七品

通议大夫 征事郎

嘉议大夫以上正三品 从事郎以上从七品

太中大夫 登仕郎

中大夫 将仕郎以上正八品

亚中大夫以上从三品，旧为少中，延祐改亚中。 登仕佐郎

中议大夫 将仕佐郎以上从八品

右文散官四十二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一品至五品者服紫，六品至七品者服绯，八品至九品者服绿，武官以下皆如之。其官常对品，惟九品无散官，则但举其职而已，武官杂职亦如之。

武散官三十四阶：

龙虎卫上将军 宣武将军以上从四品

金吾卫上将军 武节将军

骠骑卫上将军以上正二品 武德将军以上正五品

奉国上将军 武义将军

辅国上将军 武略将军以上从五品

镇国上将军以上从二品 承信校尉

昭武大将军 昭信校尉以上正六品

昭勇大将军 忠武校尉

昭毅大将军以上正三品 忠显校尉以上从六品

安远大将军 忠勇校尉

定远大将军 忠翊校尉以上正七品

怀远大将军以上从三品 修武校尉

广威将军 敦武校尉以上从七品

宣威将军 保义校尉

明威将军以上正四品 进义校尉以上正八品

信武将军 保义副尉

显武将军 进义副尉以上从八品

右武散官三十四阶，自龙虎卫上将军至进义副尉，由正二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内侍散官一十四：

中散大夫正二品 通御郎从五品

中引大夫从二品 侍直郎正六品

中御大夫正三品 内直郎从六品

侍中大夫从三品 司谒郎正七品

中卫大夫正四品 司阍郎从七品

中涓大夫从四品 司奉郎正八品

通侍郎正五品 司引郎从八品

右内侍品秩一十四阶，自中散至司引，由正二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司天散官一十四：

钦象大夫从三品 候仪郎从六品

明时大夫 司正郎正七品

颁朔大夫以上正四品 平秩郎从七品

保章大夫从四品 正纪郎

司玄大夫正五品 挈壶郎以上正八品

授时郎从五品 司历郎

灵台郎正六品 司辰郎以上从八品

右司天品秩一十四阶，自钦象至司辰，由从三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太医散官一十五：

保宜大夫 成和郎从六品

保康大夫以上从三品 成全郎正七品

保安大夫 医正郎从七品

保和大夫以上正四品 医效郎

保顺大夫从四品 医候郎以上正八品

保冲大夫正五品 医痊郎

保全郎从五品 医愈郎以上从八品

成安郎正六品

右太医品秩一十五阶，自保宜至医愈，亦由从三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教坊司散官十五：

云韶大夫 司乐郎从六品

仙韶大夫以上从三品 协乐郎正七品

长宁大夫 和乐郎从七品

德和大夫以上正四品 司音郎

协律大夫从四品 司律郎以上正八品

嘉成大夫正五品 和声郎

纯和郎从五品 和节郎以上从八品

调音郎正六品

右教坊品秩一十五阶，自云韶至和节，由从三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志第四十一下 百官八

元之官制，其大要具见于前，自元统、至元以来，颇有沿革增损之异。至正兵兴，四郊多垒　，中书、枢密，俱有分？7. 衷海欢□兄惺槭 ⑿ 惺嗝茉涸鲋弥□猓□嘤蟹质 7. 衷骸W允≡阂约翱ほ兀□指饔刑砩柚□薄 6 □鞔ψ鼙□僖员阋诵惺抡撸□兄颇馐冢□咝彰□跃□ψ辔牛□蛐□□冯核嫠□鞫□□□□抻锌己似涫嫡摺 S 谑敲□羧绽模□透偃瘴桑□□钊挣荆□□熘劣谕鲆印 O □湔乒手□模□遍蟛煌辏□罹萦兴舅□蜕险撸□□□ lJ □□愿角爸荆□□勒叩靡圆慰计涞檬e温抑□旁啤？

中书？Ｔ□橙□昶咴拢□惺槭∽嗲胱越癫恢米筘┤唷Ｊ□拢□□□斩莱ぬ冫荆□□煜隆Ｖ猎□迥晔□拢□佑邑┤嗖□瘴□筘┤唷Ａ□晔□拢□□淹盐□邑┤啵□粗米筘┤唷Ｖ琳□吣辏□靡槭缕秸滤娜恕Ｊ□□甓□拢□约致澄□砩枳筘□Ｈ□拢□晕蛄脊□ㄎ□砩璨沃□□隆Ｆ咴拢□忠远疟□臀□砩璨握□０嗽拢□怨□槲□砩栌邑□Ｊ□□炅□拢□□侍□恿熘惺榱睿□缇芍啤Ｊ□哪昃旁拢□月浪汲衔□砩枳筘□６□□吣臧嗽拢□允嗝苤□郝□游□砩璧谌□秸拢□蕴□咎□锾□緝何□砩枳筘┤唷？

中书分？Ｖ琳□□荒辏□弥惺榉质∮诩媚□□运墒傥□沃□□隆Ｊ□□甓□拢□惺橛邑┳袷嗷□和禄□⒆筘└□笱趴□质∮谡玫隆Ｊ□哪辏□□媚□质〔握□□锾□緝何□秸抡□拢□呛蟪⒅糜邑┳允赜□伞Ｊ□迥晁脑拢□玫路质〕□邑□⒆筘└饕辉薄Ｊ□吣昶咴拢□云秸麓鹄迹□握□称铡４.蘧捶质×曛荨Ｊ□辉拢□秸玛安贩质〖侥□Ｊ□四耆□拢□ǖ赝酢⑸沉跸菁侥□□安范荨Ｎ逶拢□酢17.醣毙校□鼙□俨旌碧□緝呵菜鲎≡号欣醇侥□蚴兀□安犯椿亍Ｊ□拍辏□安纷洹６□□暾□拢□杂邑┏换ā２.握□跏狈质〖侥□Ｈ□拢□□缀□粒□质」俳远荨６□□荒辏□云秸麓鹄颊蚴亍６□□□辏□鹄蓟咕┤Γ□宰筘┴萋砥蜇荨２.握□押蘧毫旆质∈隆６□□□耆□拢□忠云秸掳□换尸蛑□０嗽拢□□□□緝罕□粒□侥□质：：彀铡６□□吣臧嗽拢□蕴砩杵秸侣□蛹嬷□海□质”６ā＞旁拢□□□！⒂邑┤嘁菜偻沉炀□恚□质∩蕉□簧忱洞鹄锶灾惺樽筘┤唷⒅□嗝茉海□质〈笸□Ｒ怨□菽呛Ｎ□笸□质Σ秸拢□⒇莶换ㄎ□沃□□隆Ｓ种梅质∮诩侥□□□侥□芄芪□握□□□∮胫□□彩卤刈纱笸□质《□笮兄□Ｊ□拢□种梅质∮谡娑ā？

六部。至元三年十二月，伯颜太师等奏准，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设一员。至正元年四月，吏部置司绩一员，正七品，掌百官行止，以凭叙用廕袭。六月，中书奏准，户部事繁，见设司计四员，宜依前至元二十八年例，添设二员。十一月，吏、礼、兵、刑分为二库，户、工二部分二库，各设管勾一员。十二年正月，刑部添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各一员。十五年十月，济宁分省置兵、刑、工、户四部。

枢密院。至正七年，知枢密院阿吉剌奏：“枢密院故事，亦设议事平章二人。”有旨令复置。十三年六月，令皇太子领枢密使，如旧制。十五年四月，添设佥院一员、院判二员。

枢密分院。至正十五年三月，置枢密分院于卫辉。四月，彰德分院添设同知、副枢各一员，都事一员。直沽分院添设副枢一员、都事一员。十六年，又置分枢密院于沂州，以指挥使司隶焉。

大宗正府。至元元年闰十二月，中书省奏准，世祖时立大宗正府，至仁宗时减去大字，今宜遵世祖旧制，仍为大宗正府。至正十年十二月，大宗正府添设掌判二员。

宣文阁。至元六年十一月，罢奎章阁学士院。至正元年九月，立宣文阁，不置学士，唯授经郎及监书博士以宣文阁系衔云。

崇文监。至元六年十二月，改艺文监为崇文监。至正元年三月，奉旨，令翰林国史院领之。

详定使司。至正十七年七月，置四方献言详定使司，正三品，掌考其所陈之言，择其善者以闻于上而举行之。详定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掌书记二员，正七品。中书官提调之。

司禋监。至正元年十二月，奉旨，依世祖故事，复立司禋监，给四品印，掌师翁祭祀祈禳之事。置内监、少监、监丞各二员，知事一员，译史、令史、奏差各二名。自后复升为三品。

延徽寺。至元六年二月，中书省奉旨，依累朝故事，起盖懿璘质班皇帝斡耳朵，置延徽寺以掌之。

规运提点所。至元六年十一月，罢太禧宗禋院隆祥使司。十二月，中书奏以宗禋院所辖会福、崇祥、隆禧、寿福四总管府，并隆祥使司，俱改为规运提点所，正五品，仍添置万宁提点所一处，并隶宣政院。

诸路宝泉都提举司，至正十年十月置。其属有鼓铸局，正七品；永利库，从七品。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

徽政院。元统元年十二月，依太皇太后故事，为皇太后置徽政院，设立官属三百六十有六员。

资正院。至元六年十二月，中书省奉旨为完者忽都皇后置资正院，正二品。院使六员，同知、佥院、同佥、院判各二员。首领官：经历、都事各二员，管勾、照磨各一员。将昭功万户府司属，除已罢缮工司外，集庆路钱粮并入，有司每年验数，拨付资正院。其余司属，并付资正院领之。自后正宫皇后崩，册立完者忽都为皇后，改置崇政院。

东宫官属。至正六年四月，立皇太子宫傅府，以长吉等为宫傅官，时太子犹未受册宝。至九年冬，立端本堂为皇太子学宫。置谕德一员，

正二品；赞善二员，正三品；文学二员，正五品；正字二员，正七品；司经二员，正七品。十三年六月，册立皇太子，定置皇太子宾客二员，正二品；左、右谕德各一员，从二品；左、右赞善各一员，从三品；文学二员，从五品；中庶子、中允各一员，从六品。

詹事院。至正十三年六月，立詹事院，罢宫傅府。置詹事三员，从一品；同知詹事二员，正二品；副詹事二员，从二品；詹事丞二员，正三品；首领官四员，中议二员，从五品；长史二员，从六品；管勾、照磨各一员，正八品；蒙古必霝赤六人，回回掾史二人，掾史十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二人，宣使十人。其属有家令司，家令二员，正三品，二员，正四品；家丞二员，正五品；典簿二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九品。有府正司，府正二员，正三品；府丞二员，正五品；典簿二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九品。有典宝监，典宝卿二员，正三品；太监二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监丞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正九品。有仪卫司，指挥二员，从四品；副二员，从五品；知事一员，从八品。十一月，置典藏库，从五品，掌收皇太子钱帛。十七年十月，置分詹事院，詹事一员，同知、副使各一员，詹事丞二员，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兼架阁一员，断事官二员，知事一员。

大抚军院。至正二十七年八月乙巳，命皇太子总天下军马。九月，皇太子置大抚军院，从一品。知院四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同佥一员。首领官：经历、都事各二员，照磨兼管勾一员。二十八年闰七月，诏罢之。

大都分府。至正十八年三月，东安、漷州、柳林日有警报，京师备御四隅，俱立大都分府。其官吏数，视都府减半。

警巡院。至正十一年七月，升左、右两巡院为正五品。十八年，又于大都在城四隅各立警巡分院，官吏视本院减半。

行中书？V琳□□□暾□拢□□鳌13.□阈惺〗猿□砩杵秸拢□挛餍惺〕□砩栌邑□H蛉□拢□没茨辖□钡却π兄惺槭∮谘镏荩□曰次餍□克尽17.交囱卧怂尽⑬镏荨11.窗病⑫熘荨⑧浦荨□卜帷⑥□11.平粤パ伞3□秸露□保□邑□⑲筘└饕辉保□握□□保□笆琢旃佟⑥艄俟捕□□逶薄N□菲秸拢□嫣岬髡蚰贤醺蹈□隆V潦□辉拢□贾□茨辖□钡却π兄惺槭∮「□□J悄辏□□阈惺√砩栌邑□2.握□□拇Ч惺√砩璨握□J□□晡逶拢□酶＝ǖ却π兄惺槭∮诟V荩□□∩韫伲□蝗绺鞔π惺≈□啤R越□阈兄惺槭Σ秸伦蟠鹉墒Ю铩20.咸囚胸┌18.澄

律澄□＝Ч兄惺槭Σ秸抡□拢□＝□龊５懒□檬棺□挝□邑□□＝彳□□忸煳□筘□□九┴┺□汲唷⒁娑悸纷芄茏克汲衔□握□Ｒ跃旁轮粮Ｖ荩□账Ц□□□∈稹Ｊ□吣昃旁拢□蒙蕉□惺。□源笏九┗□菡挛□秸抡□拢□□∮胫□Ｊ□四辏□＝Ч惺∮邑┓浯醴质〗□□□握□□汲喾质∪□荨６□□□耆□拢□霉阄餍兄惺槭。□粤□檬挂瞍杭□嵛□秸抡□隆Ｓ种媒憾□惺∮诶逞簦□苤贫□绞隆６□□□臧嗽拢□酶＝ń□鞯却π兄惺槭？

行枢密院。至元三年，伯颜右丞相奏准，于四川及湖广、江西之境，及江浙，凡三处，各置行枢密院，以镇遏好乱之民。每处设知院一员，同知、佥院、院判各一员。湖广、江西二省所辖地里险远，添设同佥一员。各院经历一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客省副使一员，断事官二员，蒙古必阁赤二人，掾史六人，宣使六人，知?⑶永锫沓喔饕蝗耍□鲜鹿僖胧芬蝗耍□钍范□耍□永锫沓唷⒅□「饕蝗耍□嗖疃□恕Ｖ了哪甓□拢□彀罩□Ｖ琳□□□晡逶拢□氡毙惺嗝茉禾砩瓒鲜鹿俣□保□纫焉杷脑保□擦□薄Ｓ至⒄蚋□荆□□蚋Φ□薄Ａ⑼芄此□□霉芄匆辉保□嬲漳ァ：笥痔砩栀菰憾□薄６.际乱辉薄Ｊ□迥晔□拢□没茨辖□钡却π惺嗝茉河谘镏荨Ｊ□□拢□幽闲惺嗝茉禾砩柙号幸辉薄Ｊ□□耆□拢□媒□阈惺嗝茉河诤贾荩□□憾□保□□□□保□笔喽□保□菰憾□保□□荻□保□号卸□薄Ｊ琢旃伲壕□□⒅□赂饕辉保□鲜鹿俣□保□□□辉薄Ｊ□四辏□圆握□蘧次□蕉□却π惺嗝茉焊笔梗□衷河跐t州，兼领屯田事。十九年八月，以察罕帖木兒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知院。二十六年八月，置福建江西等处行枢密院。

行御史台。至正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命太尉纳麟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大夫，以次官员，各依等第选用。是日，御史台奉旨，移置行台于绍兴。十二月，合台官属，开台署事。是年，置河南廉访司于沂州。十八年，御史台奏准，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权于建宁路开司署事。二十二年九月，权置山北廉访司于惠州。二十三年六月，济南路复置肃政廉访司。二十五年闰十月，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奏：“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衙门，尝奉旨于绍兴路开设，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北、江西、福建等处，凡有文书，北至南台，风信不便，径申内台，未委事情虚实。宜于福建置分台，给降印信，俾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北、江西、福建各道文书，由分台以达内台，于事体为便。”有旨从之。十一月，仍置河东廉访司于冀宁。

行宣政院。元统二年正月，革罢广教总管府一十六处，置行宣政院于杭州。除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同佥、院判各一员。首领官：经历二员，都事、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二人，宣使

八人。至元二年五月，西番寇起，置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为院使往讨之。至正二年，江浙行宣政院设崇教所，拟行中书省理问官，秩四品，以理僧民之事。

河南山东都水监。至正六年五月，以连年河决为患，置都水监，以专疏塞之任。

行都水监。至正八年二月，河水为患，诏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九年，又立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十一年十二月，立河防提举司，隶行都水监，掌巡视河道，从五品。十二年正月，行都水监添设判官二员。十六年正月，又添设少监、监丞、知事各一员。

都水庸田使司。至元二年正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既而罢之。至五年，复立。至正十二年，因海运不通，京师阙食，诏河南洼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于汴梁添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掌种植稻田之事。庸田使二员，副使二员，佥事二员。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司吏十二人，译史二人。

都总制庸田使司。至正十年，置河南江北等处都总制庸田使司，定置都总制庸田使二员，从二品；副使二员，从三品；佥司六员，从四品。首领官：经历二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一员，从八品；蒙古必ＢＸ赤、回回令使、怯里马赤、知印各一人，令史十八人，宣使十八人，壕寨十八人，典吏四人。其属官，则有军民屯田总管府，凡五处，置达鲁花赤各一员，从三品；总管各一员，正五品；同知各一员，正六品；府判各一员，从七品。首领官：经历各一员，从八品；知事各一员，从九品；提控案牍兼管勾承发架阁各一员，蒙古译史各一人，司吏各六人，典吏各二人。又有农政司，置农政一员，正五品；农丞一员，正六品；提控一员，司吏二人。又有丰盈库，置提领一员，正八品；大使、副使各一员，正九品。

分司农司。至正十三年正月，命中书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Ｎ髯晕魃剑□现帘６ａ⑩蛹洌□敝撂础⑺持荩□□燎□裾颍□蚕倒俚兀□霸□芨鞔ν吞铮□ご臃炙九┤玖７.□济竦柚种□?

大兵农司。至正十五年，诏有水田去处，置大兵农司，招诱夫丁，有事则乘机招讨，无事则栽植播种。所置司之处，曰保定等处大兵农使司、河间等处大兵农使司、武清等处大兵农使司、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其属，有兵农千户所，共二十四处；百户所，共四十八处；镇抚司

各一。

大都督兵农司。至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农司于西京，以孛罗帖木兒领之，从其所请也。仍置分司十道，专掌屯种之事。

茶运司。元统元年十一月，复置湖广江西榷茶都转运司。

盐运司。至正二年十一月，中书省奉旨讲究盐法，奏准于杭州、嘉兴、绍兴、温台四处，各置检校批验所，直隶运司，专掌批验盐商引目，均平袋法称盘等事。每所置检校批验官一员，从六品；相副官一员，正七品。

漕运司。至元二年五月，京畿都漕运司添设提调官、运副、运判各一员。至正九年，添设海道巡防官，给降正七品印信，掌统领军人水手，防护粮船。巡防官二员，相副官二员。

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府。至正十五年七月，升台州海道巡防千户所为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府。九月，置分府于平江。

添设兵马司。至正十年十月，中书省奏："东南千里外，妖气见，合立兵马司四处，掌防御之职。"遂置大名兵马司、东平兵马司、济南兵马司、徐州兵马司。每司置都指挥、指挥各二员，副指挥各四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译史各二人，司吏各十二人，奏差各八人，贴书各二十四人，忽剌罕赤各三十人，司狱各一员，狱丞各一员。十一年，罢沂州分元帅府，改立兵马指挥使司。十五年十月，济宁兵马司添设副指挥二员。

各处宝泉提举司。至正十一年十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行省各一所。十二年三月，置铜冶场于饶州路德兴县、信州路铅山州、韶州岑水，凡三处。每所置提领一员，正八品；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流官内铨注。直隶宝泉提举司，掌浸铜事。

湖南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元元年六月奏准，湖南道宣慰使司兼都元帅府，总领所辖路分镇守万户军马。

邦牙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元四年十二月置。先是，以缅地处云南极边，就立其酋长为帅，三年一贡方物。至是来贡，故改立官府以奖异之。

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三年七月，中书省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接连西番，自脱脱木兒既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置宣慰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令史十人，蒙古译史四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八人，典吏二人。

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六年十二月改立，掌开设屯田、屯驻军马之事。

荆湖北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奏准，荆湖北道宣慰使司兼都元帅府。

浙东宣慰司。至正十二年正月，添设宣慰使一员、同知一员、都事二员。

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五年二月置。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招诱富民，出丁壮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降宣敕牌面与之，命置司于泗州天长县。

兴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五年十二月置。

江州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至正十六年九月奏准，宣慰使都元帅廷授，佐贰僚属，命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火你赤承制署之。

河南宣慰司。至正十九年十月，罢洛阳招讨军民万户府，置宣慰司，以张俊为宣慰使。

东路都蒙古军都元帅府，至正八年正月置。

分元帅府。至正八年十二月，以福建盗起，诏?⑰亩□萘7.衷□Ц□□蕴植吨□Ｊ□辉拢□□蛄械目□衷□Ц□谝手荩□哉蛴□□Ｈ旱痢Ｊ□荒暾□拢□□媳η炻分梅衷□Ц□□种帽ξ浞衷□Ц□Ｈ□拢□蒙蕉□衷□Ц□诘侵荩□岬鞯恰16.场20.□Ｈ□萑□□□□？谑隆Ｊ□□甓□拢□冒捕□□卜岫□Ψ衷□Ц□?

水军元帅府。至正二十六年二月，置河淮水军元帅府于孟津县。

绍熙军民宣抚司。至元四年，因监察御史言：“四川在宋时，有绍熙一府，统六州、二十县、一百五十二镇。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

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省部议定，遂奏准置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正官六员，宣抚使、同知、副使各二员。首领官三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司狱一员，蒙古、儒学教授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吏、知?⑶永锫沓喔饕蝗耍□嗖钏娜恕Ｋ□ㄗ省⑵铡2.□18.∠轮菟拇Γ□淌□20.诮□□苍馈2.□□9.笃较孪匚宕Γ□布焖疽皇□□Γ□魃韫偃缰啤Ｓ种枚甲苁顾荆□□□反蠓蛲淹鸭娑甲苁梗□问槭逃□芳□逼瘴□倍甲苁埂Ｖ猎□□晔□辉拢□惺橛忠蛱ǔ佳圆眉跞吖偈拢□彀丈芪蹙□裥□□尽?

永顺宣抚司。至正十一年四月，改升永顺安抚司为宣抚司。

平缅宣抚司。至正十五年八月，以云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莽三入贡方物，乃置平缅宣抚司以羁縻之。

忠孝军民安抚司。至正十一年七月，革罢四川省所辖大奴管勾等洞长官司，立忠孝军民府。至十五年四月，诏改为忠孝军民安抚司。

忠义军民安抚司。至正十五年四月，罢四川羊母甲洞、臭南王洞长官司，置忠义军民安抚司。又罢盘顺府，置盘顺军民安抚司。

宣化镇南五路军民府。至正十五年四月，命于四川置立提调军民镇抚所、蛮夷军民千户所。

团练安抚劝农使司。至正十八年九月，置奉元延安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耀州，巩昌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邠州，以行省丞相朵朵、行台大夫完者帖木兒领之，各设参谋一人。每道置使二人，同知、副使各二人，检督六人，经历、知事、照磨各一人。

防御使。至正十七年正月，准山东分省咨，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州判一员，每县添设主簿一员，诏有司正官俱兼防御使事，听宣慰使司节制。

屯田使司。至正十五年十二月，置军民屯田使司于沛县，正三品。

屯田打捕总管府。至元四年五月，升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为正三品。

黎兵万户府。元统二年十月，湖广行省咨：“海南僻在极边，南接占城，西邻交趾，环海四千余里，中盘百洞，黎、獠杂居，宜立万户府以镇之。”中书省奏准，依广西屯田万户府例，置黎兵万户府。万户三员，

正三品。千户所一十三处，正五品。每所领百户所八处，正七品。

水军万户府。至正十三年十月，置水军都万户府于昆山州，以浙东宣慰使纳麟哈剌为正万户，宣慰使董抟霄为副万户。十四年二月，立镇江水军万户府，命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闾领之。十五年十月，置水军万户府于黄河小清口。

义兵万户府。至正十四年二月，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五月，置南阳、邓州等处毛胡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先是，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故因以名之。十五年四月，置汴梁等处义兵万户府。十二月，置忠义、忠勤万户府于宿州及武安州。

招讨军民万户府。至正二十年，以巩县为招讨军民万户府。二十六年三月，置嵩州军民招讨万户府。

义兵千户所。至正十年七月中书奏准，于广西平乐等古城竹山院、桑江隘、尊化乡、剌场岭，湖南道州路、武冈路、湖北靖州路等处，置义兵千户所，每所置千户一员、弹压一员、百户十员。仍于义兵内推选才勇功能，充千户、弹压、百户之职。首领官、都目各一员，于本省都吏目选内注授，并从本道帅府节制。湖南道州二处千户所，于帅府分司处设立，本司调遣。湖北靖州一处，从本省摽拨镇守调遣。总定九十六员，给降宣敕牌面印信。十三年十一月，立义兵千户水军千户所于江西。

奉使宣抚。至正五年十月，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宣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其余必合上闻者，条具入告。两浙江东道，以江西行省左丞忽都不?16.舨可惺楹沃蠢裎□□□□□憾际挛饷芪□琢旃佟＝□鞲＝ǖ溃□栽颇闲惺∮邑┤(5)i 13.□髟菏雇跏亢胛□□□□拥洳久蠪P为首领官。江南湖广道，以大都路达鲁花赤拔实、江浙参政秦从德为之，留守司都事月忽难为首领官。海北广东道，以平江路达鲁花赤左答纳失理、都水使贾惟贞为之，都水照磨杨文在为首领官。燕南山东道，以资正院使蛮子、兵部尚书李献为之，太医院都事贾鲁为首领官。河东陕西道，以兵部尚书不花、枢密院判官靳义为之，翰林应奉王继善为首领官。山北辽东道，以宣政院同知伯家奴、宣徽佥院王也速迭兒为之，工部主事明理不花为首领官。云南省，以荆湖宣慰阿乞剌、两浙盐运使杜德远为之，通政院都事杨矩为首

领官。甘肃永昌道，以上都留守阿牙赤、陕西行省左丞王绅为之，沁源县尹乔逊为首领官。四川省，以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河南参政王守诚为之，宣政院都事武祺为首领官。京畿道，以西台中丞定定、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为之，太史院都事留思诚为首领官。河南江北道，以吏部尚书定僧、宣政院佥院魏景道为之，中书检校哈尔丹为首领官。至正十七年九月，诏以中书右丞也先不花、御史中丞成遵奉使宣抚彰德、大名、广平、东昌、东平、曹、濮等处，奖厉将帅。

经略使。至正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命经略使问民疾苦，招谕叛逆，果有怙终不悛，总督一应大小官吏，治兵裒粟，精练士卒，审用成算，申明纪律。先定江西、湖广、江浙、福建诸处，并力掎角，务收平复之效，不尚屠戮之威。江南各省民义，忠君亲上，姓名不能上达者，优加抚存，量才验功，授以官爵。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耆德，常令有司存恤鳏寡孤独。选官二员为经略使参谋官，辟名士一人掌案牍。设行军司马一员，秩正五品，掌军律。

◎选举附录

○科目

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统凡七科，具见前志。既罢复兴之后，至正二年三月戊寅，廷试举人，赐拜？3. 伦嫒实冉□考暗凇13.□砍錾怼⑼□□砍錾碛胁睿□财呤□邪巳恕 9 □由□笔□邪巳耍好晒湃肆□□□恿□烦錾恚簧□咳肆□□□□咂烦錾恚缓喝恕20.先斯擦□□□悠咂烦錾怼Ｎ迥耆□滦撩□□⑹跃偃耍□推昭詹换ā⒄攀考岬冉□考暗凇13.□砍錾怼⑼□□砍錾碛胁睿□缜翱浦□□ 9 □由□币嗳缰□ 0 四耆□鹿锩□□⑹跃偃耍□桶18.郴蕴□露□⑼踝谡艿冉□考暗凇13.□砍錾怼⑼□□砍錾碛胁睿□缜翱浦□□ 9 □由□币嗳缰□Ｊ悄晁脑拢□惺槭∽嘧迹□嘌□□泵克耆〖胺稚□彼氖□耍□□暧□被崾哉撸□惨话俣□□恕 3 □□∈□巳送猓□窈笤偃「卑穸□□耍□谀诿晒拧⑸□扛魉拿□□岸□□渌驹浚□露□□涫桃巧崛恕：喝巳∫皇□□耍□叭□□溲Д□⑺纠郑□嗡拿□溲□肌 5. 浼□芄矗□韵挛迕□渖崛恕 2 辉刚撸□□浠拐□Ｊ□荒耆□卤□剑□⑹跃偃耍□投淞型肌⑽脑手械冉□考暗凇13.□砍錾怼⑼□□砍錾碛胁睿□舶耸□腥□恕 9 □由□比缇芍啤？

十二年三月，有旨：“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天下四海之内，莫非吾民，宜依世祖时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自是累科南方之进士，始有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者矣。十四年三月己巳，廷试举人，赐薛朝晤、牛继志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

差，凡六十有二人。国子生员如旧制。十七年三月，廷试举人，赐倪征、王宗嗣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五十有一人。国子生员如旧制。

十九年，中书左丞成遵建言：“宋自景祐以来，百五十年，虽无兵祸，常设寓试名额，以待四方游士。今淮南、河南、山东、四川、辽阳等处，及江南各省所属州县，避兵士民，会集京师。如依前代故事，别设流寓乡试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试，许在京官员及请俸掾译史人等，系其乡里亲戚者，结罪保举，行移大都路印卷，验其人数，添差试官，别为考校，依各处元额，选合格者充之，则国有得人之效，野无遗贤之叹矣。”既而监察御史亦建言此事，中书送礼部定拟：“曾经残破处所，其乡试元额，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总计一百三十有二人。如今流寓儒人，应试名数，难同全盛之时，其寓试解额，合照依元额减半量拟，取合格蒙古、色目各十五名，汉人二十名，南人十五名，通六十有五名。”中书省奏准，如所拟行之。而是岁福建行中书省初设乡试，定取七人为额，而江西流寓福建者亦与试焉，通取十有五人，充贡于京师。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又请：“今岁八月乡试，河南举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贯，依河南省元额数，就陕州置贡院应试。”诏亦从之。二十年三月，廷试举人，赐买?⑽涸□竦冉□考暗凇13.□砍錾怼⑼□□砍錾碛胁睿□踩□□形迦恕9□由□比缇芍啤6□□□耆□露‖矗□⑹跃偃耍□捅PA⒀钶r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六十有二人。国子生员如旧制。是年六月，中书省奏：“江浙、福建举人，涉海道以赴京，有六人者，已后会试之期，宜授以教授之职；其下第三人，亦以教授之职授之。非徒慰其跋涉险阻之劳，亦及激劝远方忠义之士。”

二十五年，皇太子抚军河东，适当大比之岁，扩廓帖木兒以江南、四川等处皆阻于兵，其乡试不废者，唯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数道而已，乃启皇太子倍增乡贡之额。二十六年三月，廷试举人，赐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七十有三人，优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务郎，从六品；第三甲，授从仕郎，从七品。国子生员：蒙古七名，正六品；色目六名，从六品；汉人七名，正七品；通二十人。兵兴已后，科目取士，莫盛于斯；而元之设科，亦止于是岁云。

志第四十二 食货一

《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财之道也。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

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经理，二曰农桑，三曰税粮，四曰科差，五曰海运，六曰钞法，七曰岁课，八曰盐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课，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额外课，十有四曰岁赐，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义仓，十有七曰惠民药局，十有八曰市籴，十有九曰赈恤，具著于篇，作《食货志》。

经理

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

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H粜芯□碇□ǎ□掠刑镏□遥□案魑幌隆⑺鹿邸⒀□！ 2. 聘车忍铮□磺写邮底允祝□□杆叭胛抟□□钺嬉嗑□！庇谑乔补倬□怼R哉裸痰韧□□悖□惺槟阍勐矶〉韧□□鳎□筘┏率坑5.韧□幽希□悦□杏□诽ǔ痔尸蚨簦□嗝茉阂跃□阑ㄗ伞?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

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

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

农桑

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中统元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

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仔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颁农桑杂令。是年，又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其亲行之制，命止移文谕之。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调农桑官帐册有差者，验数罚俸。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成宗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几于至元。然旱□霖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齐民要术》等书，兹不

备录。三年，申命大司农总挈天下农政，修明劝课之令，除牧养之地，其余听民秋耕。

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谦所至，植桑皆有成效，于是风示诸道，命以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给不便，令民各畦种之。法虽屡变，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农司臣言："廉访司所具栽植之数，书于册者，类多不实。"观此，则惰于劝课者，又不独有司为然也。致和之后，莫不申明农桑之令。天历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其可考者，盖止于此云。

税粮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Ｐ榕洳皇嫡哒绕呤□□蕉□辍Ｈ悦□晔槠涫□诓幔□煽嗡八□晔∫晕牛□フ吒髡纫话佟４□笆雷妫□昝骶芍疲□谑鞘淠芍□凇⑹帐苤□健９.胤乐□□ 11.峒浦□ǎ□□槐秆伞？

中统二年，远仓之粮，命止于沿河近仓输纳，每石带收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户赴河仓输纳者，每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至元三年，诏窝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Ｂ□⒅□□佑诤幽系嚷氛撸□兰□用窕□伤啊０四辏□侄ㄎ飨闹行寺贰⒑髂□荨⒇Ｘ莺Ｈ□χ□埃□涫□肭吧□劳□？

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

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远仓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郡县各差正官一员部之，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粮到仓，以时收受，出给砵钱。权势之徒结揽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输其数。仓官、攒典、斗脚人等飞钞作弊者，并置诸法。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违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税粮条例，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间，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

秋税、夏税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人钞以折焉。以七百万锭为率，岁得羡钞十四万锭。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

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三贯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龙兴等路是已。输二贯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其折输之物，各随时估之高下以为直，独湖广则异于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大德二年，宣慰张国纪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凡官田，夏税皆不科。

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赖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

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八石。

辽阳省七万二千六十六石。

河南省二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九石。

陕西省二十二万九千二十三石。

四川省一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

甘肃省六万五百八十六石。

云南省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

江浙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

江西省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

湖广省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

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

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兒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元管户内，丝银全科系官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包银之数与系官户同；减半科户，每户输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止纳系官丝户，若上都、隆兴、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输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输一斤六两四钱；止纳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交参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漏籍户内，止纳丝户每户输丝之数，与交参丝银户同；止纳钞户，初年科包银一两五钱，次年递增五钱，增至四两，并科丝料。协济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十两二钱、包银四两；止纳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之数，与丝银户同。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兒所管户，每户科细丝，其数与摊丝同。复业户并渐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与旧户等。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全科户输一两，减半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被灾之地，听输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时估为则。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

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丝料无过七月，包银无过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广。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

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输丝户每户科俸钞中统钞一两，包银户每户科二钱五分，摊丝户每户科摊丝五斤八两；丝料限八月，包银、俸钞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旧而增损云。

科差总数：

中统四年，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钞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八百锭。

至元二年，丝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银等钞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四锭，布八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匹。

至元三年，丝一百五万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银等钞五万九千八十五锭。

至元四年，丝一百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钞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锭。

天历元年，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索，丝一百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七万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海运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初，伯颜平江南时，尝命张瑄、硃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硃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然创行海洋，沿山求□奥，风信失时，明年始至直沽。时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纲运。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命阿八赤等广开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罢新开河，颇事海运，立万户府二，以硃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三千艘于济州河运粮，犹未专于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是年遂罢东平河运粮。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二十八年，又用硃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

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

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凡运粮，每石有脚价钞。至元二十一年，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船户至平江载粮者，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增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祐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其价。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一十三两，温、台、庆元船运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一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白粳价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给焉。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奥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硃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

岁运之数：

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石。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

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

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

钞法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即《周官》质剂之意也。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

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其法为最善。

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

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二十二年，复增如故。其贯伯分明，微有破损者，并令行用，违者罪之。所倒之钞，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户部定昏钞为二十五样。泰定四年，又定焚毁之所，皆以廉访司官监临，隶行省者，行省官同监。其制之大略如此。

若钱，自九府圜法行于成周，历代未尝或废。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

岁印钞数：

中统元年，中统钞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二年，中统钞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九锭。三年，中统钞八万锭。四年，中统钞七万四千锭。

至元元年，中统钞八万九千二百八锭。二年，中统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八锭。三年，中统钞七万七千二百五十二锭。四年，中统钞一十万九千四百八十八锭。五年，中统钞二万九千八百八十锭。六年，中统钞二万二千八百九十六锭。七年，中统钞九万六千七百六十八锭。八年，中统钞四万七千锭。九年，中统钞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六锭。十年，中统钞一十一万一百九十二锭。十一年，中统钞二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锭。十二年，中统钞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九十四锭。十三年，中统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十四年，中统钞一百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五锭。十五年，中统钞一百二万三千四百锭。十六年，中统钞七十八万八千三百二十锭。十七年，中统钞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八百锭。十八年，中统钞一百九万四千八百锭。十九年，中统钞九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四锭。二十年，中统钞六十一万六百二十锭。二十一年，中统钞六十二万九千九百四锭。二十二年，中统钞二百四万三千八十锭。二十三年，中统钞二

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二十四年，中统钞八万三千二百锭，至元钞一百万一千一十七锭。二十五年，至元钞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二锭。二十六年，至元钞一百七十八万九十三锭。二十七年，至元钞五十万二百五十锭。二十八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二十九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三十年，至元钞二十六万锭。三十一年，至元钞一十九万三千七百六锭。

元贞元年，至元钞三十一万锭。二年，至元钞四十万锭。

大德元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一十锭。三年，至元钞九十万七十五锭。四年，至元钞六十万锭。五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五十万锭。八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九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十年，至元钞一百万锭。十一年，至元钞一百万锭。

至大元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三年，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三百六十八锭。四年，至元钞二百一十五万锭，中统钞一十五万锭。

皇庆元年，至元钞二百二十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六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中统钞二十万锭。

延祐元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三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四年，至元钞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五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一百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

至治元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中统钞五万锭。二年，至元钞八十万锭，中统钞五万锭。三年，至元钞七十万锭，中统钞五万锭。

泰定元年，至元钞六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五万锭。二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三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四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

天历元年，至元钞三十一万九百二十锭，中统钞三万五百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

志第四十三 食货二

○岁课

山林川泽之产，若金、银、珠、玉、铜、铁、水银、硃砂、碧甸子、铅、锡、矾、硝、碱、竹、木之类，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国者之所必资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兴，因土人呈献，而定其岁入之课，多者不尽收，少者不强取，非知理财之道者，能若是乎？

产金之所，在腹里曰益都、檀、景，辽阳省曰大宁、开元，江浙省曰饶、徽、池、信，江西省曰龙兴、抚州，湖广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冈、宝庆，河南省曰江陵、襄阳，四川省曰成都、嘉定，云南省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

产银之所，在腹里曰大都、真定、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海，辽阳省曰大宁，江浙省曰处州、建宁、延平，江西省曰抚、瑞、韶，湖广省曰兴国、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丰、汝宁，陕西省曰商州，云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

产珠之所，曰大都，曰南京，曰罗罗，曰水达达，曰广州。

产玉之所，曰于阗，曰匪力沙。

产铜之所，在腹里曰益都，辽阳省曰大宁，云南省曰大理、澄江。

产铁之所，在腹里曰河东、顺德、檀、景、济南，江浙省曰饶、徽、宁国、信、庆元、台、衢、处、建宁、兴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龙兴、吉安、抚、袁、瑞、赣、临江、桂阳，湖广省曰沅、潭、衡、武冈、宝庆、永、全、常宁、道州，陕西省曰兴元，云南省曰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

产硃砂、水银之所，在辽阳省曰北京，湖广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

产碧甸子之所，曰和林，曰会川。

产铅、锡之所，在江浙省曰铅山、台、处、建宁、延平、邵武，江

西省曰韶州、桂阳，湖广省曰潭州。

产矾之所，在腹里曰广平、冀宁，江浙省曰铅山、邵武，湖广省曰潭州，河南省曰庐州、河南。

产硝、碱之所，曰晋宁。若竹、木之产，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

初，金课之兴，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从刚、高兴宗以漏籍民户四千，于登州栖霞县淘焉。十五年，又以淘金户二千签军者，付益都、淄莱等路淘金总管府，依旧淘金。其课于太府监输纳。在辽阳者，至元十年，听李德仁于龙山县胡碧峪淘采，每岁纳课金三两。十三年，又于辽东双城及和州等处采焉。在江浙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举司，以建康等处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户隶之，所辖金场凡七十余所。未几以建康无金，革提举司，罢淘金户，其徽、饶、池、信之课，皆归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抚州乐安县小曹周岁办金一百两。在湖广者，至元二十年，拨常德、澧、辰、沅、靖民万户，付金场转运司淘焉。在四川者，元贞元年，以其病民罢之。在云南者，至元十四年，诸路总纳金一百五锭。此金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银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关世显等于蓟州丰山采之。在云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拨民户于望云煽炼，设从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开聚阳山银？6□□拍辏□炝⑯浦莸却σ□√峋偎尽Ｔ诹裳粽撸□拥v四年，惠州银洞三十六眼，立提举司办课。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宁南剑等处立银场提举司煽炼。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四年，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此银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珠在大都者，元贞元年，听民于杨村、直沽口捞采，命官买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灭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爷苦江、忽吕古江采之。在广州者，采于大步海。他如兀难、曲朵剌、浑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凤哥等户捞焉。胜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朵鲁不□等捞焉。此珠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马、阿里三人言，淘玉之户旧有三百，经乱散亡，存者止七十户，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

有民户六十，每同淘焉。于是免其差徭，与淘户等所淘之玉，于忽都、胜忽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递至京师。此玉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铜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拨户一千，于临朐县七宝山等处采之。在辽阳者，至元十五年，拨采木夫一千户，于锦、瑞州鸡山、巴山等处采之。在澄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拨漏籍户于萨矣山煽炼，凡一十有一所。此铜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铁在河东者，太宗丙申年，立炉于西京州县，拨冶户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一千煽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总管府。七年罢之。十三年，立平阳等路提举司。十四年又罢之。其后废置不常。大德十一年，听民煽炼，官为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复立河东都提举司掌之。所隶之冶八：曰大通，曰兴国，曰惠民，曰利国，曰益国，曰闰富，曰丰宁，丰宁之冶盖有二云。在顺德等处者，至元三十一年，拨冶户六千煽焉。大德元年，设都提举司掌之，其后亦废置不常。至延祐六年，始罢两提举司，并为顺德广平彰德等处提举司。所隶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丰阳，曰临水，曰沙窝，曰固镇。在檀、景等处者，太宗丙申年，始于北京拨户煽焉。中统二年，立提举司掌之，其后亦废置不常。大德五年，始并檀、景三提举司为都提举司，所隶之冶有七：曰双峰，曰暗峪，曰银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贞，曰锥山。在济南等处者，中统四年，拘漏籍户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冶总管府，其后亦废置不常。至至大元年，复立济南都提举司，所隶之监有五：曰宝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国，曰富国。其在各省者，独江浙、江西、湖广之课为最多。凡铁之等不一，有生黄铁，有生青铁，有青瓜铁，有简铁，每引二百斤。此铁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硃砂、水银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户于吉思迷之地采炼。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硃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潭州安化县每年办硃砂八十两、水银五十两。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乌马兒采之。在会川者，二十一年，输一千余塊。此硃砂、水银、碧甸子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铅、锡在湖广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处转运司印造锡引，每引计锡一百斤，官收钞三百文，客商买引，赴各冶支锡贩卖。无引者，比私盐减等杖六十，其锡没官。此铅、锡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矾在广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鹏举献磁州武安县矾窑一十所，周

岁办白矾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于浏阳永兴矾场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矾课所于无为路，每矾一引重三十斤，价钞五两。此矾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竹之所产虽不一，而腹里之河南、怀孟，陕西之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国初，皆立司竹监掌之，每岁令税课所官以时采斫，定其价为三等，易于民间。至元四年，始命制国用使司印造怀孟等路司竹监竹引一万道，每道取工墨一钱，凡发卖皆给引。至二十二年，罢司竹监，听民自卖输税。明年，又用郭畯言，于卫州复立竹课提举司，凡辉、怀、嵩、洛、京襄、益都、宿、蕲等处竹货皆隶焉。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二十三年，又命陕西竹课提领司差官于辉、怀办课。二十九年，丞相完泽言："怀孟竹课，频年斫伐已损。课无所出，科民以输。宜罢其课，长养数年。"世祖从之。此竹课之兴革可考者也。若夫硝、碱、木课，其兴革无籍可考，故不著焉。

天历元年岁课之数：

金课：

腹里，四十锭四十七两三钱。

江浙省，一百八十锭一十五两一钱。

江西省，二锭四十两五钱。

湖广省，八十锭二十两一钱。

河南省，三十八两六钱。

四川省，麸金七两二钱。

云南省，一百八十四锭一两九钱。

银课：

腹里，一锭二十五两。

江浙省，一百一十五锭三十九两二钱。

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锭三两五钱。

湖广省，二百三十六锭九两。

云南省，七百三十五锭三十四两三钱。

铜课：

云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铁课：

江浙省，额外铁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课钞一千七百三锭一十四两。

江西省，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五十斤，课钞一百七十六锭二十四两。

湖广省，二十八万二千五百九十五斤。

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

陕西省，一万斤。

云南省，一十二万四千七百一斤。

铅锡课：

江浙省，额外铅粉八百八十七锭九两五钱，铅丹九锭四十二两二钱，黑锡二十四锭一十两二钱。

江西省，锡一十七锭七两。

湖广省，铅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矾课：

腹里，三十三锭二十五两八钱。

江浙省，额外四十二两五钱。

河南省，额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锭三十三两一钱。

硝碱课：

晋宁路，二十六锭七两四钱。

竹木课：

腹里，木六百七十六锭一十五两四钱，额外木七十三锭二十五两三钱；竹二锭四十两，额外竹一千一百三锭二两二钱。

江浙省，额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锭二十四两。

江西省，额外竹木五百九十锭二十三两三钱。

河南省，竹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万八千六百条，额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锭三十两一钱。

○盐法

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自汉桑弘羊始榷之，而后世未有遗其利者也。元初，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六色，取课于民，岁定白银万锭。太宗庚寅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世祖中统二年，减银为七两。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丙申，每引又增为六十五贯。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间，累增为一百五十贯。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产之半；有首告者，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然岁办之课，难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有煮海而后成者，河间、山东、两淮、两浙、福建等处之末盐也。惟四川之盐出于井，深者数百尺，汲水煮之，视他处为最难。今各因其所产之地言之。

大都之盐：太宗丙申年，初于白陵港、三叉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每引有工本钱。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宝坻三盐场，灶户工本，每引为中统钞三两，与清、沧等。八年，以大都民户多食私盐，因亏国课，验口给以食盐。十九年，罢大都及河间、山东三盐运司，设户部尚书、员外郎各一员，别给印，令于大都置局卖引，盐商买引，赴各场关盐发卖。每岁灶户工本，省台遣官逐季分给之。十九年，改立大都芦台越支三叉沽盐使司一。二十五年，复立三叉沽、芦台、越支三盐使司。二十八年，增灶户工本，每引为中统钞八两。二十九年，以岁饥减盐课一万引，入京兆盐运司添办。大德元年，遂罢大都盐运司，并入河间。

河间之盐：太宗庚寅年，始立河间税课所，置盐场，拨灶户二千三百七十六隶之，每盐一袋，重四百斤。甲午年，立盐运司。庚子年，改立提举盐榷所，岁办三万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举沧清盐课使所，岁办盐九万袋。定宗四年，改真定河间等路课程所为提举盐榷沧清盐使所。宪宗二年，又改河间课程所为提举沧清深盐使所。八年，每袋增盐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统元年，改立宣抚司提领沧清深盐使所。四年，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是年，办银七千六十五锭，米三万三千三百余石。至元元年，又增三之一焉。二年，改立河间都转运司，岁办九万五千袋。七年，始定例岁煎盐十万引，办课银一万锭。十二年，改立都转运使司，添灶户九百余，增盐课二十万引。十八年，以河间灶户劳苦，增工本为中统钞三贯。是年，又增灶户七百八十六。十九年，罢河间都转运司，改立清、沧盐使司二。二十二年，复立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增盐课为二十九万六百引。二十三年，改立河间都转运司，通办盐酒税课。二十五年，增工本为中统钞五贯。二十七年，增灶户四百七十，办盐三十五万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万引。延祐元年，以亏课，停煎五万引。自是至天历，皆岁办四十万引，所隶之场，凡二十有二。

山东之盐：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课税所，拨灶户二千一百七十隶之，每银一两，得盐四十斤。甲午年，立山东盐运司。中统元年，岁办银二千五百锭。三年，命课税隶山东都转运司。四年，令益都山东民户，月买食盐三斤；灶户逃亡者，招民户补之。是岁，办银三千三百锭。至元二年，改立山东转运司，办课银四千六百锭一十九两。是年，户部造山东盐引。六年，增岁办盐为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岁增之。至十二年，改立山东都转运司，岁办盐一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增灶户七百，又增盐为一十六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引，灶户工本钱亦增为中统钞三贯。二十三年，岁办盐二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引。二十六年，减为二十二万引。大德十年，又增为二十五万引。至大元年之后，岁办正、余盐为三十一万引，所隶之场，凡一十有九。

河东之盐：出解州盐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摊盐花。其法必值亢阳，池盐方就，或遇阴雨，则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每盐四十斤，得银一两。癸巳年，拨新降户一千，命盐使姚行简等修理盐池损坏处所。宪宗壬子年，又增拨一千八十五户，岁捞盐一万五千引，办课银三千锭。世祖中统二年，初立陕西转运司，仍置解盐司于路村。三年，以太原民户自煎小盐，岁办课银一百五十锭。五年，又增小盐课银为二百五

十锭。至元三年，谕陕西四川，以所办盐课赴行制国用使司输纳，盐引令制国用使司给降。四年，立陕西四川转运司。六年，立太原提举盐使司，直隶制国用使司。十年，命捞盐户九百八十余，每丁捞盐一石，给工价钞五钱。岁办盐六万四千引，计中统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锭。二十三年，改立陕西都转运司，兼办盐、酒、醋、竹等课。二十九年，减大都盐课一万引，入京兆盐司添办。是年五月，又革京兆盐司一，止存盐运司。大德十一年，增岁额为八万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余盐为二万引，通为一十万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为雨所坏，止办课钞八万二千余锭。于是晋宁、陕西之民改食常仁红盐，怀孟、河南之民改食沧盐。五年，乃免河南、怀孟、南阳三路今岁陕西盐课，仍授盐运使暨所临路府州县正官兼知渠堰事，责以疏通壅塞。六年，改陕西运司为河东解盐等处都转运盐使司，直隶中书? J □拢□丈挛餍惺 : :□□惭喂倭□□嗽保□砩柰勹幸辉保□鹬□炙居《□ S 职绽萄翁崃於□□保□牧⑻崃焖□□□鲇嘌挝灏倭稀 J 悄辏□道萄我皇□送蛩那□灏僖□ L 炖□□辏□炜纬□□□磐蛭迩□□倬攀□宥A?

四川之盐：为场凡一十有二，为井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庆、叙南、嘉定、顺庆、潼川、绍庆等路万山之间。元初，设拘搉课税所，分拨灶户五千九百余隶之，从实办课。后为盐井废坏，四川军民多食解盐。至元二年，立兴元四川盐运司，修理盐井，仍禁解盐不许过界。八年，罢四川茶盐运司。十六年，复立之。十八年，并盐课入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复立陕西四川转运司，通办盐课。二十二年，改立四川盐茶运司，分京兆运司为二，岁煎盐一万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引。皇庆元年，以灶户艰辛，减煎余盐五千引。天历二年，办盐二万八千九百一十引，计钞八万六千七百三十锭。

辽阳之盐：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征收课税所，以大盐泊硬盐立随车随引载盐之法，每盐一石，价银七钱半，带纳匠人米五升。癸卯年，合懒路岁办课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立开元等路运司。五年，禁东京懿州乞石兒硬盐，不许过涂河界。是年，谕各位下盐课如例输纳。二十四年，滦州四处盐课，旧纳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输钞。延祐二年，又命食盐人户，岁办课钞，每两率加五焉。

两淮之盐：至元十三年命提举马里范张依宋旧例办课，每引重三百斤，其价为中统钞八两。十四年，立两淮都转运使司，每引始改为四百斤。十六年，额办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为八十万引。二十六年，减一十五万引。三十年，以襄阳民改食扬州盐，又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谕两淮盐运司设关防之法，凡盐商经批验所发卖

者，所官收批引牙钱，其不经批验所者，本仓就收之。八年，以灶户艰辛，遣官究议，停煎五万余引。天历二年，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计中统钞二百八十五万二百二十五锭，所隶之场凡二十有九，其工本钞亦自四两递增至十两云。

两浙之盐：至元十四年，立运司，岁办九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会子，折中统钞九两。十八年，增至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于旧价之上增钞四贯。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间盐价。二十三年，增岁办为四十五万引。二十六年，减十万引。三十年，置局卖盐鱼盐于海滨渔所。三十一年，并煎盐地四十四所为三十四? 4 蟮氯□辏□ 17. 秸阊卧怂炯煨Ｋ□摹Ｎ迥辏□龆钗□氖□蛞□Ｖ链笞□辏□衷鲇嘌挝逋蛞□Ｑ拥v六年，罢四检校所，立嘉兴、绍兴等处盐仓官，三十四场各场盐运官一员，岁办五十万引。七年，各运司盐课以十分为率，收白银一分，每银一锭，准盐课四十锭。其工本钞，浙西一十一场正盐每引递增至二十两，余盐至二十五两；浙东二十三场正盐每引递增至二十五两，余盐至三十两云。

福建之盐：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课，为盐六千五十五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办盐课。二十年，增至五万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处转运盐使司，岁办盐六万引。二十九年，罢福建盐运司及盐使司，改立福建盐课提举司，增盐为七万引。大德四年，复立盐运司。九年，又罢之，并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立盐课都提举司，增盐至十万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万引。四年，改立福建盐运司。至顺元年，实办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三锭。其工本钞，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所隶之场有七。

广东之盐：至元十三年，克广州，因宋之旧，立提举司，从实办课。十六年，立江西盐铁茶都转运司，所辖盐使司六，各场立管勾。是年，办盐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盐隶广东宣慰司，岁办一万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并广东盐司及市舶提举司为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每岁办盐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余盐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至三万引。十一年，三万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余盐一万五千引。延祐二年，岁煎五万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万五百五十二引。所隶之场凡十有三。

广海之盐：至元十三年，初立广海盐课提举司，办盐二万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广西石康盐课提举司。大德十年，增一万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余盐一万五千引。延祐二年，正余盐通为五万一百六十五引。

凡天下一岁总办之数，唯天历为可考，今并著于后：

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

盐课钞，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

○茶法

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

世祖至元五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既平宋，复用左丞吕文焕言，榷江西茶，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十三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是岁，征一千二百余锭。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余锭。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余锭。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而遂除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十九年，以江南茶课官为置局，令客买引，通行货卖。岁终，增二万锭。二十一年，廉运使言："各处食茶课程，抑配于民，非便。"于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数，于正课每引增一两五分，通为三两五钱。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为五贯。是年征四万锭。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处都转运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税为一十贯。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举司一十六所，罢其课少者五所，并入附近提举司。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钞一两，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随处批引局同，每引收钞一钱

元贞元年有献利者言："旧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税之，其在江南卖者，亦宜更税，如江北之制。"于是朝议复增江南课三千锭，而弗税。是年凡征八万三千锭。至大元年，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四年，增额至一十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一锭。皇庆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六锭。延祐元年，改设批验茶由局官。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鲁丁言，立减引添课之法，每引增税为一十二两五钱，通办钞二十五万锭。七年，遂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

天历二年，始罢榷司而归诸州县，其岁征之数，盖与延祐同。至顺之后，无籍可考。他如范殿帅茶、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其始末，故皆不著。

○酒醋课

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沽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所，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间、山东酒醋商税等课并入盐运司。二十二年，诏免农民醋课。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二十八年，诏江西酒醋之课不隶茶运司，福建酒醋之课不隶盐运司，皆依旧令有司办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泽等言："杭州省酒课岁办二十七万余锭，湖广、龙兴岁办止九万锭，轻重不均。"于是减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广、龙兴、南京三省分办。

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复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考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课程拨赐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天下每岁总入之数：

酒课：

腹里，五万六千二百四十三锭六十七两一钱。

辽阳行省，二千二百五十锭一十一两二钱。

河南行省，七万五千七十七锭一十一两五钱。

陕西行省，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四锭三十四两四钱。

四川行省，七千五百九十锭二十两。

甘肃行省，二千七十八锭三十五两九钱。

云南行省，二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七索。

江浙行省，一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锭二十一两三钱。

江西行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锭一十六两八钱。

湖广行省，五万八千八百四十八锭四十九两八钱。

醋课：

腹里，三千五百七十六锭四十八两九钱。

辽阳行省，三十四锭二十六两五钱。

河南行省，二千七百四十锭三十六两四钱。

陕西行省，一千五百七十三锭三十九两二钱。

四川行省，六百一十六锭一十二两八钱。

江浙行省，一万一千八百七十锭一十九两六钱。

江西行省，九百五十一锭二十四两五钱。

湖广行省，一千二百三十一锭二十七两九钱。

○商税

商贾之有税，本以抑末，而国用亦资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甲午年，始立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有贸易借贷者，并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扰民取财者，其罪亦如之。世祖中统四年，用阿合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凡典卖田宅不纳税者，禁之。二十年，诏各路课程，差廉干官二员提调，增羡者迁赏，亏兑者陪偿降黜。凡随路所办，每月以其数申部，违期不申及虽申不圆者，其首领官初犯罚俸，再犯决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F湓何窆儋撼□□谠鲇嗲□诟□□J悄辏□级勹隙妓翱瘟□□秩∫唬痪沙鞘兴猎何袂匚女汲钦撸□氖□秩∫弧6□□□辏□衷錾趟捌醣荆□恳坏牢□型吵□□□＜跎隙妓翱危□谝话倭街□腥Σ咔□搿6□□□辏□迂┤嗌8缰□耄□齑笤鎏煜律趟埃□估镂□□□蚨B□□衔□□□逋

蚨A 6 □□拍辏□ㄖ盥肥淠芍□蓿□恍砉□拿显率□迦铡Ｈ□□荒辏□□煜律趟坝性鲇嗾撸□阕鞫睢Ｔ□暝□辏□闷秸仑菡嫜裕□衷錾隙贾□啊Ｖ链笕□辏□醣疽坏栏丛鲎髦猎□□□□４□撂炖□□剩□煜伦苋胫□□□又猎□吣晁□ㄖ□睿□遣秽窗俦对啤？

商税额数：

大都宣课提举司，一十万三千六锭一十一两四钱。

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锭九两七钱。

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锭五两。

上都税课提举司，一万五百二十五锭五两。

兴和路，七百七十锭一十七两一钱。

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锭四两五钱。

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锭二十三两五钱。

嘉定路，一万七千四百八锭三两九钱。

顺德路，二千五百七锭九两九钱。

广平路，五千三百七锭二十两二钱。

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锭四十二两八钱。

大名路，一万七百九十五锭八两八钱。

怀庆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锭二两。

卫辉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锭七两。

河间路，一万四百六十六锭四十七两二钱。

东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锭四十八两四钱。

东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锭三十二两。

济宁路，一万二千四百三锭四两一钱。

曹州，六千一十七锭四十六两三钱。

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锭七钱。

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锭六两。

泰安州，二千一十三锭二十五两四钱。

冠州，七百三十八锭一十九两七钱。

宁海州，九百四十四锭三钱。

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锭四十二两八钱。

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锭一十五两。

济南路，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二锭三十六两六钱。

般阳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锭九两。

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锭一十九两一钱。

冀宁路，一万七百一十四锭三十四两六钱。

晋宁路，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锭四十两二钱。

岭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锭四十五两六钱。

辽阳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锭四十一两四钱。

河南行省，一十四万七千四百二十八锭三十二两三钱。

陕西行省，四万五千五百七十九锭三十九两二钱。

四川行省，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六锭四两八钱。

甘肃行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一锭三十六两一钱。

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三十两三钱。

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三钱。

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九钱。

○市舶

互市之法，自汉通南粤始，其后历代皆尝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广之地，以通诸蕃货易，则其制为益详矣。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A156]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时客船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蕃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蕃货也，单抽者土货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A156]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于是下令禁之，唯铁不禁。

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

二十二年，并福建市舶司入盐运司，改曰都转运司，领福建漳、泉盐货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二十五年，又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蕃出粜。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是年十一月，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二条，条多不能尽载，择其要者录焉。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蕃。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

帆之时，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违期及作弊者罪之。

三十一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元贞元年，以舶船至岸，隐漏物货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阅之。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兒、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别出钞五万锭，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 J 悄辏□种弥朴迷海□吣辏□越□滔潞 0 罩□ V 链笤□辏□戳⑷□□海□□问胁八臼隆 6 □辏□招腥□□海□允胁疤峋偎玖ハ惺　K 哪辏□职罩□Q 拥v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蕃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

若夫中买宝货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献例给价。天历元年，以其蠹耗国财，诏加禁止，凡中献者以违制论云。

额外课

元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然国之经用，亦有赖焉。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其岁入之数，唯天历元年可考云。

历日：总三百一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计中统钞四万五千九百八十锭三十二两五钱。内腹里，七万二千一十本，计钞八千五百七十锭三十一两一钱；行省，二百五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五本，计钞三万七千四百一十锭一两四钱。大历，二百二十万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钞一两，计四万四千四十四锭三两。小历，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五本，每本钞一钱，计一千八百三十一锭三十二两五钱。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计一百五锭七两。

契本：总三十万三千八百道，每道钞一两五钱，计中统钞九千一百一十四锭。内腹里，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计钞二千四十九锭四十八两；行省，二十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计钞七千六十四锭二两。

河泊课：总计钞五万七千六百四十三锭二十三两四钱。内腹里，四百六锭四十六两二钱；行省，五万七千二百三十六锭二十七两一钱。

山场课：总计钞七百一十九锭四十九两一钱。内腹里，二百三十九锭一十三两四钱；行省，四百八十锭三十五两六钱。

窑冶课：总计钞九百五十六锭四十五两九钱。内腹里，一百九十七锭三十二两四钱；行省，七百五十九锭一十三两。

房地租钱：总计钞一万二千五十三锭四十八两四钱。内腹里，九百六十六锭五两三钱；行省，一万一千八十七锭四十三两一钱。

门摊课：总计钞二万六千八百九十九锭一十九两一钱。内湖广省，二万六千一百六十七锭三两四钱；江西省，三百六十锭一两五钱；河南省，三百七十二锭一十四两一钱。

池塘课：总计钞一千九锭二十六两五钱。内江浙省，二十四锭二十二两七钱；江西省，九百八十五锭三两八钱。

蒲苇课：总计钞六百八十六锭三十三两四钱。内腹里，一百四十一锭五两八钱；行省，五百四十五锭二十七两六钱。

食羊等课：总计钞一千七百六十锭二十九两七钱。内大都路，四百三十八锭；上都路，三百锭；兴和路，三百锭；大同路，三百九十三锭；羊市，二百二十九锭二十九两七钱；煤木所，一百锭。

荻苇课：总计钞七百二十四锭六两九钱。内河南省，六百四十四锭五两八钱；江西省，八十锭一两八钱。

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钱。内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锭一两九钱；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锭二十四两五钱。撞岸课：总计钞一百八十六锭三十七两五钱。内般阳路，一百六十锭二十四两；宁海州，二十六锭一十三两五钱；恩州，一十三两八钱。

山查课：总计钞七十五锭二十六两四钱。内真定路一锭二十五两八

钱；广平路，四十锭五两一钱；大同路，三十三锭四十五两四钱。

曲课：江浙省钞五十五锭三十七两四钱。

鱼课：江浙省钞一百四十三锭四十两四钱。

漆课：总计钞一百一十二锭二十六两。内四川省广元路一百一十一锭二十五两八钱。

酵课：总计钞二十九锭三十七两八钱。内腹里永平路二十三锭二十五两四钱；江西行省，六锭一十二两五钱。

山泽课：总计钞二十四锭二十一两一钱。内彰德路，一十三锭四十两；怀庆路，一十锭三十一两一钱。

荡课：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锭七钱。

柳课：河间路，四百二锭一十四两八钱。

牙例课：河间路，二百八锭三十三两八钱。

乳牛课：真定路，二百八锭三十两。

抽分课：黄州路，一百四十四锭四十四两五钱。

蒲课：晋宁路，七十二锭。

鱼苗课：龙兴路，六十五锭八两五钱。

柴课：安丰路，三十五锭一十一两七钱。

羊皮课：襄阳路，一十锭四十八两八钱。

磁课：冀宁路，五十八锭。

竹苇课：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锭三两六钱。

姜课：兴元路，一百六十二锭二十七两九钱。

白药课：彰德路，一十四锭二十五两。

志第四十四 食货三

○岁赐

自昔帝王于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亲亲之义也。元之为制，其又厚之至者欤！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与之。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其亲亲之义若此，诚可谓厚之至矣。至于勋臣亦然，又所以大报功也。故详著其所赐之人，及其数之多寡于后。

诸王

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

岁赐，银三十锭，段一百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宁海州一万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户，计丝一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拨南丰州一万一千户，计钞四百四十锭。

太祖弟搠只哈撒兒大王子淄川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般阳路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户，计丝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三年，分拨信州路三万户，计钞一千二百锭。

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绵六百二十五斤，小银色丝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张。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济南路五万五千二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二

万一千七百八十五户，计丝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建昌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太祖弟斡真那颜位：

岁赐，银一百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绵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益都路等处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实有二万八千三百一户，计丝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建宁路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七户，计钞二千八百五十五锭。

太祖弟孛罗古□大王子广宁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恩州一万一千六百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二千四百二十户，计丝一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铅山州一万八千户，计钞七百二十锭.。

太祖长子术赤大王位：

岁赐，段三百匹，常课段一千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戊戌年，真定晋州一万户。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永州六万户，计钞二千四百锭。

太祖次子茶合□大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太原四万七千三百三十户。戊戌年，真定深州一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一户，计丝六千八百三十

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澧州路六万七千三百三十户，计钞二千六百九十三锭。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

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大名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五户，计丝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真定路八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五千二十八户，计丝五千一十三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抚州路一十万四千户，计钞四千一百六十锭。

太祖第五子兀鲁赤太子。无嗣 。

太祖第六子阔列坚太子子河间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河间路四万五千九百三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一百四十户，计丝四千四百七十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衡州路五万三千九百三十户，计钞二千一百五十七锭。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

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拨郑州。延祐六年，实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户，计丝九百三十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常宁州二千五百户，计钞一百锭。

太宗子灭里大王位：

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拨钧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户。延祐六年，实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户，计丝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失大王位：

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拨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八十八户，计丝一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阔出太子位：

岁赐，银六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一百五十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拨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户，计丝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阔端太子位：

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计丝三千五百二十四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户，计钞一千九百九锭。

睿宗长子宪宗子阿速台大王位：.

岁赐，银八十二锭，段三百匹。

又泰定二年，晃兀帖木兒大王改封并王，增岁赐银一十锭，班秃大王银八锭。

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鲁皇后位下，添岁赐中统钞一千锭，段五十

匹，绢五十匹。

五户丝，癸丑年，查过卫辉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户。延祐六年，实有二千二百八十户，计丝九百一十六斤。

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裕宗妃伯蓝也怯赤：

岁赐，银五十锭。

江南户钞，延祐三年，分拨江州路德化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

裕宗子顺宗子武宗：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怀孟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三户。

江南户钞，大德八年，分拨瑞州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实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计丝二千二百一斤。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见前。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

岁赐，银五十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户。延祐六年，实有八百九户，计丝三百三十三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户，计钞三百二十四锭。

睿宗子拨绰大王位：

岁赐，银五十锭，段三百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户，计丝六百一十二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耒阳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户，计钞二百一十三锭。

睿宗子岁哥都大王位：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认济南等处五千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十户，计丝二十斤。

世祖长子朵兒只太子位：

腹里、江南无分拨户。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

岁赐，段一千匹，绢一千匹。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龙兴路一十万五千户，计钞四千二百锭。

又四怯薛伴当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拨瑞州上高县八千户，计钞三百三十锭。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

岁赐，段一千匹，绢一千匹。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吉州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岁赐，段一千匹，绢一千匹。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二年，分拨临江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世祖次子宁远王阔阔出位：

岁赐，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

江南户钞，泰定元年，分拨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位：

岁赐，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

江南户钞，大德七年，分拨南恩州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世祖次子爱牙赤大王位：

岁赐，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邵武路光泽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世祖次子镇南王脱欢位：

岁赐，银五十锭；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福州路宁德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世祖次子云南王忽哥赤位：

岁赐，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福州路福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

岁赐，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段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泉州路南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计钞五百四十四锭。

裕宗长子晋王甘麻剌位：

岁赐，段一千匹，绢一千匹。

又朵兒只，延祐元年为始，年例支中统钞一千锭。

五户丝，阔阔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户。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南康路六万五千户。

又迭里哥兒不花湘宁王分拨湘乡州、宁乡县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顺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户钞，皇庆元年，分拨庆元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顺宗子武宗子明宗位：

江南户钞，延祐二年，分拨湘潭州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合丹大王位：

五户丝，戊午年，分拨济南漏籍二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九十三户，计丝七十七斤。

阿鲁浑察大王：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广平三十户。延祐三年，实有五户，计丝二斤。

霍里极大王：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广平等处一百五十户。延祐三年，实有八十七户，计丝三十四斤。

阿剌忒纳失里豫王：

天历元年，分拨江西行省南康路。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岁赐，银四十三锭，红紫罗二十匹，染绢一百匹，杂色绒五千斤，针三千个，段七十五匹，常课段八百匹。

五户丝，乙卯年，分拨保定路六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三户，计丝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赣州路二万户，计钞八百锭。

第二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段七十五匹，常课段一千四百九十匹。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河间青城县二千九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户，计丝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赣州路一万五千户，计钞六百锭。

第三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段七十五匹，常课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户丝，壬子年，查认过真定等处畸零三百一十八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二十一户，计丝四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赣州路二万一千户，计钞八百四十锭。

第四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段七十五匹。

五户丝，壬子年，分拨真定等处二百八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一十六户，计丝四十六斤。

又八不别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拨河间清州五百一十户，计丝二百四斤。

世祖四斡耳朵：

大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

江南户钞，大德三年，分拨袁州路宜春县一万户，计钞一千六百锭。

第二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又七锭，段一百五十匹。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袁州路分宜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大德四年，分拨袁州路萍乡州四万二千户，计钞一千六百八十锭。

第三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

江南户钞，大德十年，分拨袁州路宜春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

第四斡耳朵：

岁赐，银五十锭。

江南户钞，大德十年，分拨袁州路万载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

顺宗后位：

岁赐，段五百匹。

江南户钞，大德二年，分拨三万二千五百户。

武宗斡耳朵：

真哥皇后位：

岁赐，银五十锭，钞五百锭。

江南户钞，延祐二年，分拨湘阴州四万二千户，计钞一千六百八十锭。

完者台皇后位：

岁赐，银五十锭。

江南户钞，延祐二年，分拨潭州路衡山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

阿昔伦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拨葭州等处种田三百户。

赵国公主位：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高唐州二万户。延祐六年，实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户，计丝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柳州路二万七千户，计钞一千八十锭。

鲁国公主位：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济宁路三万户。延祐六年，实有六千五百三十户，计丝二千二百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汀州四万户，计钞一千六百锭。

昌国公主位：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户。延祐六年，实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户，计丝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广州路二万七千户，计钞一千八十锭。

郓国公主位：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濮州三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户，计丝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横州等处四万户，计钞一千六百锭。

塔出驸马：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真定等处畸零二百七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二百三十二户，计丝九十五斤。

带鲁罕公主位：

岁赐，银四锭八两，段一十二匹。

五户丝，延祐六年，实有代支户六百三十户，计丝二百五十四斤。

火雷公主位：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延祐六年，实有代支户一千八百九户，计丝七百二十二斤。

奔忒古兒驸马：

五户丝，庚辰年，分拨眼户五百七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十六户，计丝二十二斤。

独木干公主位：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平阳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五百六十户，计丝二百二十四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梅州程乡县一千四百户，计钞五十六锭。

勋臣

木华黎国王：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三万九千一十九户。延祐六年，实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户，计丝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韶州等路四万一千一十九户，计钞一千六百四十锭。

孛罗先锋：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广平等处种田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七十户，计丝二十八斤。

行丑兒：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大名种田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三十八户，计丝一十五斤。

阔阔不花先锋：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益都等处畸零二百七十五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二十七户，计丝一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锋：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汴梁等处二百九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二十七户，计丝一十五斤。

阿里侃断事官：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济宁等处三十五户，计丝一十四斤。

乞里歹拔都：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一百户，计丝四十斤。

孛罗海拔都：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德州等处一百五十三户，计丝六十一斤。

拾得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东平等处畸零一百一十二户，计丝八十四斤。

伯纳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东平三十二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十五户，计丝一十八斤。

笑乃带先锋：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七十八户，计丝三十一斤。

带孙郡王：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东阿县一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户，计丝七百二十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韶州路乐昌县一万七千户，计钞四百二十八锭。

愠里答兒薛禅：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泰安州二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户，计丝二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桂阳州二万一千户，计钞八百四十锭。

术赤台郡王：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德州二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户，计丝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连州路二万一千户，计钞八百四十锭。

阿兒思兰官人：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浔州路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孛鲁古妻佟氏：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真定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三十九户，计丝一十五斤。

八答子：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顺德路一万四千八十七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户，计丝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钦州路一万五千八十七户，计钞六百三锭。

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万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广平路洺水县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户，计丝一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全州路清湘县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九户，计钞七百一十六锭。

忒木台驸马：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广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户。延祐六年，实有二千四百七户，计丝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二年，分拨全州路录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户，计钞三百九十五锭。

斡阔烈阇里必：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广平路一万五千八百七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七百三户，计丝六百八十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全州路灌阳县一万六千一百五十七户，计钞六百四十六锭。

左手九千户合丹大息千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河间路齐东县一千二十三户。延祐六年，实

有三百六十六户，计丝一百六十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藤州、苍梧县一千二百四十四户，计钞九锭。

也速不花等四千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河间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户。延祐六年，实有五百五十九户，计丝二百二十三斤。

也速兀兒等三千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河间路宁津县一千七百七十五户。延祐六年，实有七百二十二户，计丝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藤州等处三千七百三十二户，计丝二百八十八斤。

帖柳兀秃千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河间路临邑县一千四百五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五十四户，计丝二百六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户，计钞四十九锭。

和斜温两投下一千二百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户，计丝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贵州一万五百户，计钞四百二十锭。

忽都虎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查认过广平等处四千户。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韶州曲江县五千三百九户，计钞二百一十二锭。

灭古赤：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凤翔府实有一百三十户。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二年，分拨永州路祁阳县五千户，计钞二百锭。

塔思火兒赤：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种田户，并壬子年续查户，共六百八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八十九户，计丝一百五十五斤。

塔丑万户：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平阳等处一百八十六户。延祐六年，实有八十一户，计丝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怀孟等处三千六百六户。延祐六年，实有五百六十户，计丝二百二十四斤。

孛罗浑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保定等处四百一十五户。丁巳年，分拨卫辉路淇州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九十九户，计丝四百四十九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拨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速不台官人：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汴梁等处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五百七十七户，计丝二百三十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钦州灵山县一千六百户，计钞六十四锭。

宿敦官人：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真定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六十四

户，计丝二十八斤。

也苦千户：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东平等处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二百九十五户，计丝一百一十八斤。

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梅州一千四百户，计钞五十六锭。

阿可兒：

五户丝，癸丑年，分拨益都路高苑县一千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九十六户，计丝七十八斤。

伯八千户：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太原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五十一户，计丝一百四十斤。

兀里羊哈歹千户：

五户丝，戊午年，分拨东平等处一千户。延祐六年，实有四百七十九户，计丝一百九十一斤。

秃薛官人：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兴元等处种田六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二百户，计丝八十斤。

塔察兒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平阳二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二百户，计丝八十斤。

折米思拔都兒：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怀孟等处一百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十户，计丝二十斤。

猱虎官人：

五户丝，丁巳年，分拨平阳一千户。延祐六年，实有六百户，计丝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兒：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真定等处五十八户，计丝二十三斤。

也速鲁千户：

五户丝，壬子年，分拨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十户，计丝一十六斤。

镇海相公：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户。延祐六年，实有五十三户，计丝二十一斤。

按察兒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分拨太原等处五百五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九十八户，计丝二十九斤。

按摊官人：

五户丝，中统元年，元查平阳路种田户六十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十户，计丝一十六斤。

阿术鲁拔都：

五户丝，壬子年，查大名等处三百一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一户，计丝一百二十斤。

孛罗口下裴太纳：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广平等处八十二户。延祐六年，实有三十户，计丝一十二斤。

忒木台行省：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同等处七百五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二百五十五户，计丝一百一十斤。

撒秃千户：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浔州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也可太傅：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户，计丝一百二十斤。

迭哥官人：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大名清丰县一千七百一十三户。延祐六年，实有一千三百七户，计丝五百七斤。

卜迭捏拔都兒：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怀孟八十八户。延祐六年，实有四十户，计丝一十六斤。

黄兀兒塔海：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平阳一百四十四户。延祐六年，实有一百户，计丝四十斤。

怯来千户：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浔州路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哈剌口温：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户。

曳剌中书兀图撒罕里：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都等处八百七十户。延祐六年，实有四百四十九户，计丝一百一十七斤。

欠帖木：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户。延祐六年，实有三十四户。

欠帖温：

岁赐绢一百匹，弓弦一千条。

江南户钞，至元十九年，分拨梅州、安仁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扎八忽娘子：

岁赐常课段四百七十匹。

鱼兒泊八剌千户：

五户丝，大德元年，分拨真定等处一千户。延祐三年，实有六百户，计丝二百四十斤。

昔宝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衡州路安仁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八剌哈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台州路天台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阿塔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常德路沅江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必阇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袁州路万载县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贵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和州历阳县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厥列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婺州永康县五十户，计钞二十锭。

八兒赤、不鲁古赤：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衡州路酃县六百户，计钞二十四锭。

阿速拔都：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卢州等处三千四百九户，计钞一百三十六锭。

也可怯薛：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武冈县五千户，计钞二百锭。

忽都答兒怯薛：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新宁县五千户，计钞二百锭。

帖古迭兒怯薛：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常德路龙阳县五千户，计钞二百锭。

月赤察兒怯薛：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绥宁县五千户，计钞二百锭。

玉龙帖木兒千户：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浔州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别苦千户：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年，分拨浔州三千户，计钞一百二十锭。

憧兀兒王：

江南户钞，延祐二年为始，支中统钞二百锭，无城池。

霍木海：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名等处三十三户。

哈剌赤秃秃哈：

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分拨饶州路四千户，计钞一百六十锭。

添都虎兒：

五户丝，丙申年，分拨真定一百户。

贾答剌罕：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户。

阿剌博兒赤：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户。

忽都那颜：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户。

忽辛火者：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户。

大忒木兒：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户。

布八火兒赤：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户。

塔兰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宁三户。

憨剌哈兒：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户。

昔里吉万户：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户。

清河县达鲁花赤也速：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户。

塔剌罕刘元帅：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顺德一十九户。

怯薛台蛮子：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户。

必阇赤汪古台：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汴梁等处四十六户。

阿剌罕万户：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户。

徐都官人：

五户丝，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户。

西川城左翼蒙古汉军万户脱力失：

岁赐，常课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户：

岁赐，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

岁赐，常课段六十四匹。

燕帖木兒太平王：

岁赐，天历元年，定金十锭、银五十锭、钞一万锭，分拨江东道太平路地五百顷。

志第四十五上 食货四

○俸秩

官必有禄，所以养廉也。元初未置禄秩，世祖既位之初，首命给之。内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禄。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职田，于是无职田者，复益之以俸米。其所以养官吏者，不亦厚乎！

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至元六年，又分上中下县，为三等。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自经历以下，七年复增之。转运司官及诸匠官，七年定之。其运司依民官例，于差发内支给。至十七年，定夺俸禄，凡内外官吏皆住支。十八年，更命公事毕而无罪者给之，公事未毕而有罪者逐之。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视职事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又命内外官吏俸以十分为率，添支五分。二十九年，定各处儒学教授俸，与蒙古、医学同。

成宗大德三年，诏益小吏俸米。六年，又定各处行?⑿□克尽⒅掠迷骸⑿□□尽2.柩卧怂尽⑻□倍继峋偎尽⑻越鹱芄芨□⒁□√峋偎镜裙傺□匈豪□F吣辏□技痈□谕夤倮糍好住7操阂皇□揭韵氯嗽保□佬±衾□□恳涣礁□滓欢贰J□揭陨现炼□□辶剑□吭备□滓皇□S嗌现□□□抠阂涣礁□滓簧□N廾祝□蜓槠涫敝备□郏□涔竺渴□还□□□健I隙肌4.笸□18.∩恕8.仕嗟却Γ□胤遣□字□兀□渴□ù□型吵□□□辶剑□喝□б陨险卟桓□V链蠖□辏□□娉□僭奔熬□俚荣焊母□猎□□□□掌滟好住Q拥v七年，又命随朝官吏俸以十分为率，给米三分。

凡诸官员上任者不过初二日，罢任者已过初五日，给当月俸。各路官擅割官吏俸者罪之。诸职官病假百日之外，及因病求医、亲老告侍者，不给禄。后官已至，而前官被差者，其俸两给之。随朝官吏每月给

俸，如告假事故，当官立限者全给，违限托故者追罚。军官差出者许借俸，殁于王事者借俸免征。各投下保充路府州县等官，其俸与王官等。

职田之制，路府州县官至元三年定之，按察司官十四年定之，江南行省及诸司官二十一年定之，其数减腹里之半。至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职田者，三品给禄米一百石，四品给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俸钞改支至元钞，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诏公田及俸皆复旧制。延祐三年，外官无职田者，量给粟麦。凡交代官芒种已前去任者，其租后官收之，已后去任者前官分收。后又以争竞者多，俾各验其俸月以为多寡。

其大略如此。今取其制之可考者，具列于后。

至元二十二年百官俸例，各品分上中下三等：

从一品 六锭 五锭正二品 四锭二十五两 四锭一十五两从二品 四锭三锭三十五两 三锭二十五两正三

品 三锭二十五两 三锭一十五两 三锭从三品

三锭

二锭三十五两 二锭二十五两正四品 二锭二十五两

二锭一十五两 二锭从四品 二锭 一锭四十五两

一锭四十两正五品 一锭四十两 一锭三十两从五品一锭三十 两 一锭二十两正六品 一锭二十两 一锭一十五两从六品一锭一十五两 一锭一十两正七品 一锭一十两一锭五两从七品 一锭五

两 一锭正八品 一锭

四十五两从八品 四十五两 四十两正九品 四十两

三十五两从九品 三十五两内外官俸数：

太师府：太师，俸一百四十贯，米一十五石。谘议、参军，俸四十五贯，米四石五斗。长史，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太傅、太保府同。监修国史、参军、长史同。

中书省：右丞相，俸一百四十贯，米一十五石；左丞相同。平章政事，俸一百二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右丞，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左丞同。参知政事，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参议，俸五十九贯，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员外郎，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承发管勾，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照磨、省架阁库管勾、回回架阁库管勾并同。检校官，俸二十八贯，米三石五斗。断事官，内一十八员俸各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一十四员俸各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一员俸五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五石五斗；一员俸四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经历，俸二十三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客省使，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六部尚书，俸七十八贯，米八石。侍郎，俸五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员外郎，俸二十八贯，米三石。主事，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户部司计，俸二十八贯，米三石。工部司程，俸一十八贯，米二石五斗。刑部狱丞，俸一十一贯，米一石。司籍提领，俸一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同提领，俸一十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五斗。

枢密院：知院，俸一百二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一十三石五斗。同知，俸一百六贯，米一十一石。副枢，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佥院，俸九十贯一钱八分六厘，米九石五斗。同佥，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参议，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断事官，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贯，米二石。右卫都指挥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挥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佥事，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照磨，俸一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镇抚，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行军官：千户，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副千户，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百户，俸一十七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一石五斗。弹压，俸一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知事，俸一十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一

石。弩军官：千户，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百户，俸一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弹压，俸一十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五斗。都目，俸一十贯，米五斗。屯田千户所同弩军官例。左卫、前卫、后卫、中卫、武卫、左阿速卫、右阿速卫、左都威卫、右都威卫、左钦察卫、右钦察卫、左卫率府、宗仁卫、西域司、唐兀司、贵赤司并同右卫例。忠翊侍卫都指挥使，俸一百贯。副使，俸八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佥事，俸六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经历，俸三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知事，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照磨，俸二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行军官：千户，俸三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副千户，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百户，俸二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弹压，俸一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知事，俸一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弩军官：千户，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百户，俸一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弹压，俸一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右手屯田千户所：千户，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百户，俸一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左手屯田千户所同。隆镇卫、右翊蒙古侍卫并同忠翊侍卫例。

御史台：御史大夫，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米一十二石。中丞，俸一百六贯，米一十一石。侍御史，俸九十六贯三钱五分，米九石五斗。治书侍御史，俸九十贯一钱八分，米九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殿中，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米四石五斗。知班，俸一十四贯，米一石五斗。监察御史，俸二十八贯，米三石。

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俸一百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一十石五斗。侍书学士，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承制学士，俸七十八贯，米八石。供奉学士，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参书，俸三十四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典签，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鉴书博士，俸四十一贯，米四石五斗。授经郎，俸二十八贯，米三石。

太禧宗禋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贯，米一十石。副使，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佥院，俸九十贯一钱八分，米九石。同佥，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参议，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断事官，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贯，米一十一石。副使，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九石五斗。佥院，俸九十贯一钱八分，米九石五斗。同佥，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参议，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断事官、客省使并同太禧宗禋院例。宣徽院同。

翰林国史院：承旨，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米一十二石。学士，俸一百六贯，米一十一石。侍读学士，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九石五斗；侍讲学士同。直学士，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待制，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修撰，俸二十八贯，米三石。应奉，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编修，俸二十二贯，米二石；检阅同。典籍，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翰林院、集贤院，大学士同承旨，余并同上例。

中政院：院使，俸一百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佥院，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同佥，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三贯，米四石五斗。司议，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长史，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太医院、典瑞院、将作院、太史院、储政院并同。

太常礼仪院：院使，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贯，米七石五斗。佥院，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同佥，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七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四石。经历，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都事，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太祝，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奉礼、协律同。

通政院：院使，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佥院，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同佥，俸四十四贯，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内一员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二十七员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五员俸六十七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五斗。郎中，俸三十六贯，米三石五斗。员外郎，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

大司农司：大司农，俸一百一十八贯六钱六分，米一十二石。大司农卿，俸一百三贯，米一十一石。大司农少卿，俸九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九石五斗。大司农丞，俸九十贯一钱八分，米九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管勾同。

内史府：内史，俸一百四十三贯三钱三分。中尉，俸一百一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司马，俸八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谘议，俸四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记室，俸四十贯。照磨，俸三十贯。

大都留守司：留守，俸一百一贯三钱三分，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米八石五斗。副留守，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留判，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经历，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贯，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都护府：大都护，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贯，米七石五斗。副都护，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经历，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崇福司：司使，俸八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八贯，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贯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给事中，俸五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五石。左右侍仪奉御，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

武备寺：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同判，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少卿，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

知事，俸二十四贯，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太仆寺：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光禄、长庆、长新、长秋、承徽、长宁、尚乘、长信等寺并同。

尚舍寺：太监，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米四石。少监，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监丞，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侍仪司：侍仪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引进使，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承奉班都知，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米二石五斗。通事舍人，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侍仪舍人，俸一十七贯三钱三分，米一石五斗。

拱卫司：都指挥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挥使，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六石。佥事，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

内宰司：内宰，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司丞，俸四十五贯，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翊正司同。

延庆司：延庆使，俸一百贯。同知，俸六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副使，俸四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司丞，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典簿，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

内正司：司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七贯，米四石五斗。司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中瑞司同。

京畿运司：运使，俸五十六贯，米六石。同知，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运副，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三石。运判，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米二石五斗。经历，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

知事，俸一十四贯，米一石五斗。提控案牍，俸一十四贯六钱六分，米一石。

太府监：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太监，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少监，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监丞，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贯，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贯，米二石。秘书、章佩、利用、中尚、度支等监并同。

国子监：祭酒，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业，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监丞，俸三十贯三钱三分，米三石。典簿，俸一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贯六钱六分，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回回国子博士同。助教，俸二十二贯，米二石；教授同。学录，俸一十一贯三钱三分，米五斗。蒙古国子监同。

经正监：卿，俸七十贯，米七石五斗。太监，俸五十贯，米五石。少监，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监丞，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阑遗监：太监，俸四十八贯六钱六分，米四石。少监，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米三石。监丞，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提控案牍，俸二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五斗。

司天监：提点，俸五十九贯三钱三分，米六石。司天监，俸五十三贯三钱三分，米五石。监丞，俸三十一贯三钱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教授，俸一十贯六钱六分，米一石；管勾同。司辰，俸八贯六钱六分，米五斗；学正、押宿并同。回回司天监：少监，俸四十二贯，米四石五斗；余同上。

都水监：都水卿，俸五十三贯，米六石。少监，俸三十九贯三钱三分，米三石五斗。监丞，俸三十贯，米三石。经历，俸二十五贯三钱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贯，米二石。

大都路达鲁花赤，俸一百三十贯；总管同。副达鲁花赤，一百二十贯。同知八十贯；治中同。判官，五十五贯。推官，五十贯。经历，四十贯。知事，三十贯。提控案牍，二十五贯；照磨同。并中统钞。

行省：左丞相，俸二百贯。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贯六钱六分六

厘；右丞、左丞同。参知政事，一百三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郎中，四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员外郎，三十贯。都事，二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检校同。管勾，二十三贯三钱三分三厘。理问所：理问，俸四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副理问，俸三十贯。知事，俸一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提控案牍同。

宣慰司：腹里宣慰使，俸中统钞五百八十贯三钱三分。同知，五百贯。副使，四百一十六贯六钱六分。经历，四百贯。都事，一百八十三贯三钱三分。照磨，一百五十贯。行省宣慰使，俸至元钞八十七贯五钱。同知，四十九贯。副使，四十二贯。经历，二十八贯。都事，二十四贯。照磨，一十七贯五钱。

廉访司：廉访使，俸中统钞八十贯。副使，四十五贯。佥事，三十贯。经历，二十贯。知事，一十五贯。照磨，一十二贯。

盐运司：腹里运使，俸一百二十贯。同知，五十贯。副使，三十五贯。判官，三十贯。经历，二十贯。知事，一十五贯。照磨，一十三贯。行省运使，八十贯。同知，五十贯。运副，四十贯。判官，三十贯。经历，二十五贯。知事，一十七贯。提控案牍，一十五贯。

上路达鲁花赤，俸八十贯；总管同。同知，四十贯。治中，三十贯。判官，二十贯。推官，一十九贯。经历，一十七贯。知事，一十二贯。提控案牍，一十贯。下路达鲁花赤，俸七十贯；总管同。同知，三十五贯。判官，二十贯。推官，一十九贯。经历，一十七贯。知事，一十二贯。提控案牍，一十贯。

散府达鲁花赤，俸六十贯；知府同。同知，三十贯。判官，一十八贯；推官同。知事，一十二贯。提控案牍，一十贯。

上州达鲁花赤，俸五十贯；州尹同。同知，二十五贯。判官，一十八贯。知事，一十二贯。提控案牍，一十贯。中州达鲁花赤，俸四十贯；知州同。同知，二十贯。判官，一十五贯。提控案牍，一十贯。都目，八贯。下州达鲁花赤，俸三十贯；知州同。同知，一十八贯。判官，一十三贯。吏目，四十贯。

上县达鲁花赤，俸二十贯；县尹同。县丞，一十五贯。主簿，一十三贯。县尉，一十二贯。典史，三十五贯。巡检，一十贯。中县达鲁花赤，俸一十八贯；县尹同。主簿，一十三贯。县尉，一十二贯。典史，

三十五贯。下县达鲁花赤，俸一十七贯；县尹同。主簿，一十二贯；县尉同。典史，三十五贯。

诸署、诸局、诸库等官及掾吏之属，其目甚多，不可胜书。然其俸数之多寡，亦皆以品级之高下为则。观者可以类推，故略而不录。

职田数：

至元三年，定随路府州县官员职田：上路达鲁花赤一十六顷，总管同，同知八顷，治中六顷，府判五顷。下路达鲁花赤一十四顷，总管同，同知七顷，府判五顷。散府达鲁花赤一十二顷，知府同，同知六顷，府判四顷。上州达鲁花赤一十顷，州尹同，同知五顷，州判四顷。中州达鲁花赤八顷，知州同，同知四顷，州判三顷。下州达鲁花赤六顷，知州同，州判三顷。警巡院达鲁花赤五顷，警使同，警副四顷，警判三顷。录事司达鲁花赤三顷，录事同，录判二顷。县达鲁花赤四顷，县尹同，县丞三顷，主簿二顷，县尉、主簿兼尉并同，经历四顷。

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职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顷，副使八顷，佥事六顷。

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上路达鲁花赤八顷，总管同，同知四顷，治中三顷，府判二顷五十亩。下路达鲁花赤七顷，总管同，同知三顷五十亩，府判二顷五十亩，经历二顷，知事一顷，提控案牍同。散府达鲁花赤六顷，知府同，同知三顷，府判二顷，提控案牍一顷。上州达鲁花赤五顷，知州同，同知二顷，州判同，提控案牍一顷。中州达鲁花赤四顷，知州同。同知二顷，州判一顷五十亩，都目五十亩。下州达鲁花赤三顷，知州同，同知二顷，州判一顷五十亩。上县达鲁花赤二顷，县尹同，县丞一顷五十亩，主簿一顷，县尉同。中县同上。无县丞 。下县达鲁花赤一顷五十亩，县尹同，主簿兼尉一顷。录事司达鲁花赤一顷五十亩，录事同，录判一顷。司狱一顷，巡检同。

按察司使八顷，副使四顷，佥事三顷，经历二顷，知事一顷。运司官：运使八顷，同知四顷，运副三顷，运判同，经历二顷，知事二顷，提控案牍同。盐司官：盐使二顷，盐副二顷，盐判一顷，各场正、同、管勾各一顷。

常平义仓

常平起于汉之耿寿昌，义仓起于唐之戴胄，皆救荒之良法也。元立义仓于乡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饥不损民，丰不伤农，粟直不低昂，而民无菜色，可谓善法汉、唐者矣。

今考其制，常平仓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于是八年以和籴粮及诸河仓所拨粮贮焉。二十三年定铁法，又以铁课籴粮充焉。义仓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于是二十一年新城县水，二十九年东平等处饥，皆发义仓赈之。皇庆二年，复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实废，岂非有司之过与？

惠民药局

《周官》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凡邦有疾病ＮＹ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此民所以无夭折之患也。元立惠民药局，官给钞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仍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其深得《周官》设医师之美意者与。

初，太宗九年，如于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等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世祖中统二年，又命王祐开局。四年，复置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今并著于后：

腹里，三千七百八十锭。

河南行省，二百七十锭。

湖广行省，一千一百五十锭。

辽阳行省，二百四十锭。

四川行省，二百四十锭。

陕西行省，二百四十锭。

江西行省，三百锭。

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锭。

云南行省，真一万一千五百索。

甘肃行省，一百锭。

市籴

和籴自唐始，所以备边庭军需也，其弊至于害民者，盖有之矣。元和籴之名有二，曰市籴粮，曰盐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于民。于是边庭之兵不乏食，京师之马不乏刍，而民亦用以不困，其为法不亦善乎！

市籴粮之法，世祖中统二年，始以钞一千二百锭，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籴三万石。四年，以解盐引一万五千道，和中陕西军储。是年三月，又命扎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五年，谕北京、西京等路市籴军粮。至元三年，以南京等处和籴四十万石。四年，命沔州等处中纳官粮，续还其直。八年，验各路粮粟价直，增十分之一，和籴三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两淮盐引五万道，募客旅中粮。十九年，以钞三万锭，市籴于隆兴等处。二十年，以钞五千锭市于北京，六万锭市于上都，二千锭市于应昌。二十一年，以河间、山东、两浙、两淮盐引，募诸人中粮。是年四月，以钞四千锭，于应昌市籴。九月，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于上都和籴。二十二年，以钞五万锭，令木八剌沙和籴于上都。是年二月，诏江南民田秋成，官为定例收籴，次年减价出粜。二十三年，发钞五千锭，市籴沙、净、隆兴军粮。二十四年，官发盐引，听民中粮。是年十二月，以扬州、杭州盐引五十万道，兑换民粮。二十七年，和籴西京粮，其价每一十两之上增一两。延祐三年，中籴和林粮二十三万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万石。

盐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则例。每年以河间盐，令有司于五月预给京畿郡县之民，至秋成，各验盐数输草，以给京师秣马之用。每盐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岁用草八百万束，折盐四万引云。

赈恤

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赈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税，即《周官·大司徒》所谓薄征者也；曰赈贷者，给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谓散利者也。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灾免者。赈贷有以鳏寡孤独而赈者，有以水旱疫疠而赈者，有以京师人物繁凑而每岁赈粜者。若夫纳粟补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其为制各不同，今并著于后，以见

其仁厚爱民之意云。

恩免之制：世祖中统元年，量减丝料、包银分数。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发。是年二月，以真定、大名、河南、陕西、东平、益都、平阳等路，兵兴之际，劳于转输，其差发减轻科?H□辏□本┐嚷芬员□斯└□敝兀□獗舅晁苛稀□□□J悄耆蚓旁拢□约媚下吩饫钿a之乱，军民皆饥，尽除差发。四年，以西凉民户值浑都海、阿蓝□兒之乱，人民流散，免差税三年。至元元年，诏减明年包银十分之三，全无业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户复业者，免差税三年。三年，减中都包银四分之一。十二年，蠲免包银、丝线、俸钞。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银三分之二，其余路府亦免十之五。十九年，免诸路民户明年包银、俸钞，及逃移户差税。二十年，免大都、平滦民户丝线、俸钞。二十二年，除民间包银三年，不使带纳俸钞，尽免大都军民地税。二十四年，免东京军民丝线、包银、俸钞。是年九月，除北京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辽阳、武平等处差发。二十七年，减河间、保定、平滦三路丝线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诏免腹里诸路包银、俸钞；其大都、上都、隆兴、平滦、大同、太原、河间、保定、武平、辽阳十路丝线并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兴、平滦、保定、河间五路包银、俸钞。三十年，免大都差税。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诏免天下差税有差。是年六月，免腹里军、站、匠、船、盐、铁等户税粮，及江南夏税之半。元贞元年，除大都民户丝线、包银、税粮。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兴民户差税三年。三年，诏免腹里包银、俸钞，及江南夏税十分之三。四年，诏免上都、大都、隆兴明年丝银税粮，其数亦如之，江南租税减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宽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兴、腹里、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户复业者，免差税三年。十一年，武宗即位，诏免内外郡县差税有差。至大二年，上尊号，诏免腹里、江淮差税。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税，及民间差税之负欠者。四年，免腹里包银及江南夏税十分之三。是年四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税三年。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税二年，其余被灾经赈者免一年，流民复业者免差税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税、丝料。七年，免腹里丝绵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税所免之数，与外郡丝绵同，民间逋欠差税并除之。是年，免丁地税粮、包银、丝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宽恤军民站户。三年，免临清万户府军民船户差税三年，福建蜑户差税一年。泰定三年，罢江淮以南包银。天历元年，免诸路差税、丝料有差，及海北盐课三年。二年，免达达军站之贫乏者及各路差税有差。是年十月，免人民逋欠官钱，及奉元商税，各处灶户杂役。至顺元年，以改元免诸路差税有差，减方物之贡，免河南府、怀庆路门摊、海北盐课，存恤红城兒

屯田军三年。

灾免之制：世祖中统元年，以各处被灾，验实减免科差。三年，以蛮寇攻掠，免三叉沽灶户一百六十五户其年丝料、包银。四年，以秋旱霜灾，减大名等路税粮。至元三年，以东平等处蚕灾，减其丝料。五年，以益都等路禾损，蠲其差税。六年，以济南、益都、怀孟、德州、淄莱、博州、曹州、真定、顺德、河间、济州、东平、恩州、南京等处桑蚕灾伤，量免丝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减差徭十分之六。十九年，减京师民户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税粮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饥民差税。是年，扬州及浙西水，其地税在扬州者全免，浙西减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处被寇兵者，税粮免征。二十六年，绍兴路水，免地税十之三。是年六月，以禾稼不收，免辽阳差税。二十七年，大都、辽阳被灾，免其包银、俸钞。是年六月，以霖雨免河间等路丝料之半。十月，以兴、松二州霜，免其地税。二十八年，辽阳被灾者，税粮皆免征，其余量征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去岁不登，杭州被水，其太原丁地税粮、杭州地税并除之。九月，又免州路所负岁粮。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减岁课。是年，以大都去岁不登，流移者众，免其税粮及包银、俸钞。元贞元年，以供给繁重及水伤禾稼，免咸平府边民差税。大德三年，以旱蝗，除扬州、淮安两路税粮。五年，各路被灾重者，其差税并除之。六年，免大都、平滦差税。七年，以内郡饥，荆湖、川蜀供给军饷，其差税减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阳、太原地震，免差税三年。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饥，其科差、夏税并免之。二年，以腹里、江淮被灾，其科差、夏税亦并免之。皇庆二年，免益都饥民贷粮。延祐二年，河南、归德、南阳、徐、邳、陈、蔡、许州、荆门、襄阳等处水，三年，肃州等处连岁被灾，皆免其民户税粮。天历元年，陕西霜旱，免其科差一年；盐官州海潮，免其秋粮夏税。是年十二月，诏经寇盗剽掠州县，免差税一年。二年，以关陕旱，免差税三年。至顺元年，以河南、怀庆旱，其门摊课程及逋欠差税皆免征。

鳏寡孤独赈贷之制：世祖中统元年，首诏天下，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无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粮赡之。至元元年，又诏病者给药，贫者给粮。八年，令各路设济众院以居处之，于粮之外，复给以薪。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己，凡粮薪并敕于公□给散。十九年，各路立养济院一所，仍委宪司点治。二十年，给京师南城孤老衣粮房舍。二十八年，给寡妇冬夏衣。二十九年，给贫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年，特赐米绢。元贞二年，诏各处孤老，凡遇宽恩，人给布帛各一。大德三

年，诏遇天寿节，人给中统钞二贯，永为定例。六年，给死者棺木钱。

水旱疫疠赈贷之制：中统元年，平阳旱，遣使赈之。二年，迁曳捏即地贫民就食河南、平阳、太原。三年，济南饥，以粮三万石赈之。是年七月，以课银一百五十锭济甘州贫民。四年，以钱粮币帛赈东平济河贫民，钞四千锭赈诸王只必帖木兒部贫民。至元二年，以钞百锭赈阔阔出所部军。五年，益都民饥，验口赈之。六年，东平、河间一十五处饥，亦验口赈之。八年，以粮赈西京路急递铺兵卒。十二年，濮州等处饥，贷粮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运糯米不堪用者赈贫民。十九年，真定饥，赈粮两月。二十年，以帛千匹、钞三百锭，赈水达达地贫民。二十三年，大都属郡六处饥，赈粮三月。二十四年，斡端民饥，赈钞万锭。是年四月，以陈米给贫民。七月,以粮给诸王阿只吉部贫民，大口二斗，　小口一斗。二十六年，京兆旱，以粮三万石赈之。是年，又赈左右翼屯田蛮军及月兒鲁部贫民粮，各三月。二十七年，大都民饥，减直粜粮五万石。二十八年，以去岁陨霜害稼，赈宿卫士怯怜口粮二月，以饥赈徽州、溧阳等路民粮三月。三十一年，复赈宿卫士怯怜口粮三月。元贞元年，诸王阿难答部民饥，赈粮二万石。是年六月，以粮一千三百石赈隆兴府饥民，二千石赈千户灭秃等军。七月，以辽阳民饥，赈粮二月。大德元年，以饥赈辽阳、水达达等户粮五千石，公主囊加真位粮二千石。是年，临江、扬州等路亦饥，赈粮有差；腹里并江南灾伤之地赈粮三月。二年，赈龙兴、临江两路饥民，又赈金复州屯田军粮二月。四年，鄂州等处民饥，发湖广省粮十万石赈之。七年，以钞万锭赈归德饥民。九年，澧阳县火，赈粮二月。十一年，以饥赈安州高阳等县粮五千石，漷州谷一万石，奉符等处钞二千锭，两浙、江东等处钞三万余锭、粮二十万余石。又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凡施米者，验其数之多寡，而授以院务等官。是年，又以钞一十四万七千余锭、盐引五千道、粮三十万石，赈绍兴、庆元、台州三路饥民。皇庆元年，宁国饥，赈粮两月。自延祐之后，腹里、江南饥民岁加赈恤，其所赈或以粮，或以盐引，或以钞。

京师赈粜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于京城南城设铺各三所，分遣官吏，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粜焉。凡白米每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岁以为常。成宗元贞元年，以京师米贵，益广世祖之制，设肆三十所，发粮七万余石粜之，白粳米每石中统钞一十五两，白米每石一十二两，糙米每石六两五钱。二年，减米肆为一十所，其每年所粜，多至四十余万石，少亦不下二十余万石。至大元年，增两城米肆为一十五所，每肆日粜米一百石。四年，增所粜米价为中统钞二十五

贯。自是每年所粜，率五十余万石。泰定二年，减米价为二十贯。致和元年，又减为一十五贯云。赈粜粮之外，复有红帖粮。红帖粮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于是令有司籍两京贫乏户口之数，置半印号簿文贴，各书其姓名口数，逐月封贴以给。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价视赈粜之直，三分常减其一，与赈粜并行。每年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余石，闰月不与焉。其爱民之仁，于此亦可见矣。

入粟补官之制：元初未尝举行。天历三年，内外郡县亢旱为灾，于是用太师答剌罕等言，举而行之。凡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定为三等，令其富实民户依例出米，无米者折纳价钞。陕西每石八十两，河南并腹里每石六十两，江南三省每石四十两，实授茶盐流官，如不仕让封父母者听。钱谷官考满，依例升转。陕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从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从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从九品；一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八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五十石之上，下等钱谷官；三十石之上，旌表门闾。河南并腹里：二千石之上，从七品；一千五百石之上，正八品；一千石之上，从八品；五百石之上，正九品；三百石之上，从九品；二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一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一百石之上，下等钱谷官。江南三省：一万石之上，正七品；五千石之上，从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从八品；一千石之上，正九品；五百石之上，从九品；三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二百石之上，下等钱谷官。先已入粟，遥授虚名，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照依资品，实授茶盐流官。陕西：一千石之上，从七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从八品；二百石之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之上，从九品。河南并腹里：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从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从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九品；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九品。先已入粟，实授茶盐流官，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加等升除。陕西：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河南并腹里：一千石之上，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僧道入粟：三百石之上，赐六字师号，都省给之；二百石之上，四字师号，一百石之上，二字师号，礼部给之。四川省富实民户，有能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补官例行之。夫入粟补官，虽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余，民赖其助者多矣，故特识于篇

末而不敢略云。

志第四十五下 食货五

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 ，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而丧乱之际，其亡逸不存者，则阙之。

○海运

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恆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兒、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迩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伯颜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一百万石。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仅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运粮十有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兒、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钞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⑹嗝茉骸⒂□诽□凹□汀10.擦至皆汗俟惨橹□O仁牵□笏径际挛潇鞒13.く栽疲骸俺□卩允雷媸币研兄□螅□□χя媳尽5.挂谆璩□圆继煜峦猓□泻现□□浚□诒T□芸饬铣□□Γ□□猿□厶柰ǎ□袷芷淅□1饶暌岳矗□ë孀谠□谐□ū疽狻2挥胱□Γ□拭窦淞髯□呱伲□挛背□潭唷！彼熳计渌□裕□埠现□□浚□延谧芸庾□AV潦牵□舨可惺閭恼荏萍拔潇鳎□阌□□县┫嘀□狻□恼荏蒲愿□□ǎ□澡□乙还嵛氖∪巛□□磺□奈□福□□□□印V谌私晕ㄎǎ□桓页鲆挥铮□□□痛笱□考婀□蛹谰坡浪汲隙婪苋辉唬骸爸型场⒅猎□杂心缸樱□狭衔□福□铝衔□印1戎□锎锶似蜓□喝宋□樱□侵瘴□喝酥□佣□眩□裼泄手轿□福□□酝□□□績鹤诱吆酰　币蛔□孕AK汲嫌衷唬骸扒□□梅ǎ□孕榛皇担□渲乱灰病＝窭□□□爸琳□□□型吵□爸猎□□13.怀□□治□逑睿□粝旅裰□□□仄涫刀□□湫椋□址枪□□□病！睦恼荏啤⑽潇饔衷唬骸爸猎□□辔保□矢□□□！彼汲显唬骸爸猎□□俏保□宋□倍□□怀□舫觯□嘤形闭咭印G抑猎□□坦势菀玻□抑□□山允吨□印＝怀□绦缕菀玻□洳桓也磺祝□宋词兑玻□湮狈醋潭喽□？鲎孀诔上埽□窨汕岣摹！睦恼荏圃唬骸白孀诜ū祝□嗫筛囊印！彼汲显唬骸叭瓯哺□ǎ□钟□衔苁阑剩□侨暧钟□胧阑收□呦乱病G易允阑室岳矗□畹劢在衷恍iii□钠涑上埽□晌叫10.酰俊蔽潇饔钟□□□嫘校□汲显唬骸扒□□嫘校□嶂夭宦祝□握呶□福□握呶□樱咳瓴煌ü沤瘢□捞□舅担□巫阋孕校□揭钥谏嗳：拇蟪迹□珊酰俊睦恼荏圃唬骸拔业炔呒炔豢尚校□□泻尾撸俊彼汲显唬骸拔矣腥□植撸□恍胁坏茫□胁坏谩！庇衷唬骸柏┫辔鹛□搜浴H缦蛉湛□鹂诤樱□稍蚬楣θ甑龋□怀稍蚬樽镓┫嘁印！蓖淹鸭□溲灾保□淘丿淳觥S□反蠓蛞蚕忍□緝貉栽唬骸奥兰谰蒲杂惺钦撸□蟹钦撸□□坏弊□硖酶呱□魃□H舸悠溲裕□耸轮詹恍幸□　泵魅眨□碛□粉乐□□汲瞎槲圆怀觯□於ù□□□槎□嘀□O纶□疲骸半尬诺弁踔□危□蚴敝埔耍□鹨嬷□剑□诤跬ū洹N□沂雷婊实郏□彳□□酰□湫兄型辰怀□□郧□□模□涔闹□□嫖村兀□□□壹嫘兄□庖丫摺X屎笥≡熘猎□T□□砸坏蔽澹□□蛔幽赶嗳ǎ□□□滴从谩@□曜叹茫□□攵□椋□锛厶谟唬□槲比彰龋□裼秘逊Ak佳□3.迹□□捎呗郏□菸秸□妆睾细□拧F湟灾型辰怀□脊嵛氖∪巛□□磺□模□贾猎□T□□幔□灾□琳□ūη□肜□□□□⒂茫□允党□āV猎□T□□ㄐ腥绻省W幽赶嗳ǎ□戮上嗉茫□细笔雷媪7.囟□跻狻！？

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

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盐法

大都之盐：元统二年四月，御史台备监察御史言：“窃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盐不可阙。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中统钞一贯，买盐四斤八两。后虽倍其价，犹敷民用。及泰定间，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自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无籍之徒，私相犯界，煎卖独受其利，官课为所侵碍。而民食贵盐益甚，贫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旧设局，官为发卖，庶课不亏，而民受赐矣。”

既而大都路备三巡院及大兴、宛平县所申，又户部尚书建言，皆如御史所陈。户部乃言，以谓“榷盐之法，本以裕国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罢大都运司，令河间运司兼办。每岁存留盐数，散之米铺，从其发卖。后因富商专利，遂于南北二城设局，凡十有五处，官为卖之。当时立法严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纲船人等多有侵盗之弊，复从民贩卖，而罢所置之局。未及数载，有司屡言富商高抬价直之害。运司所言纲船作弊，盖因立法不严，失于关防所致。且各处俱有官设盐铺，与商贾贩卖并无窒碍，岂有京城之内，乃革罢官卖之局。宜准本部尚书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旧制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处。每局日卖十引，设卖盐官二员，以岁一周为满，责其奉公发卖。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毋令杂灰土其中，及权衡不得其平。凡买盐过十贯者禁之，不及贯者从所买与之。如满岁无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数者，减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盗者，依例追断其合卖盐数。令河间运司分为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两平称收，分给各局。其所卖价钞，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轮次提调之。仍委官巡视，如有豪强兼利之徒，频买局盐而增价转卖于外者，从提调巡督官痛治之。仍令运司严督押运之人，设法防禁，毋致纵令纲船人等作弊。其客商盐货，从便相参发卖。”四月二十六日，中书省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户部云：“近奉文帖，起运至元二年京廒发卖食盐一万五千引，令两平称收，如数具实申部。除各纲淹没短少盐计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实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万一百引付各局发卖，见存盐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拨欲?K□葜猎□□晔逞危□艘览□诤蛹湓怂酒鹪艘煌蛭迩6□岸迹□□窦涫秤貌汇凇！被P孔计渌□裕□艘椋

骸熬┼谑逞危□袼暌舜雍蛹湓艘煌蛭迩б□□浣偶巯□鞯确眩□钤怂居谘慰吻□谕ㄋ阒в谩Ｈ哉倌加胁□荡□Ｂ□八啾Ｊ叮□恳磺б□□桓伲□筒罡鞲贸」僖辉保□ ⒈ 舅咀嗖罨蚣嘣搜惭喂伲□棵□苎阂桓伲□诖蠖夹斯□瘸〖□昭文谘槭□□峙煞炙竟偌嗍樱□缡□狡街□眨□奕□履诟熬┼诮恍叮□‖钠靖安肯□铡５□性雍蜕惩粒□□蠖躺偈□□ ⒄ 畋靖俅□Ａ⒀涸顺」佟⒆嗖罴嘣酥钊耍□缡□□猓□览□□铩！敝惺槿缁Ｐ克□樾兄□？

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建言：“京师自大德七年罢大都盐运司，设官卖盐，置局十有五处，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罢之，元统二年又复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得一斤之上。其洁净不杂，而斤两足者，唯上司提调数处耳。又常白盐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四月起运，官盐二万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七月起运，而运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临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来，无不被扰。名为和顾，实乃强夺。一岁之中，千里之内，凡富商巨贾之载米粟者，达官贵人之载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贿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贫弱无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渗溺侵盗，弊病多端。既达京廒，又不得依时交收，淹延岁月，困守无聊，鬻妻子、质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涌贵者，实由于此。窃计官盐二万引，每引脚价中统钞七贯，总为钞三千锭，而十五局官典俸给，以一岁计之又五百七十六锭，其就支赁房之资，短脚之价，席草诸物，又在外焉。当时置局设官，但为民食贵盐，殊不料官卖之弊，反不如商贩之贱，岂忍徒费国家，而使百物贵也。宜从宪台具呈中书省，议罢其盐局，及来岁起运之时，出榜文播告盐商，从便入京兴贩。若常白盐所用船五十艘，亦宜于江南造小料船处如数造之。既成之后，付运司顾人运载，庶舟楫通而商贾集，则京师百物贱，而盐亦不贵矣。”御史台以其言具呈中书，而河间运司所申，亦如前议。

户部言：“运司及大都路讲究，即同监察御史所言，元设盐局，合准革罢，听从客旅兴贩。其常白盐系内府必用之物，起运如故，宜从都省闻奏。”二月初五日，中书省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河间之盐：至正二年，河间运司申户部云：“本司岁办额余盐共三十八万引，计课钞一百一十四万锭，以供国用，不为不重。近年以来，各处私盐及犯界盐贩卖者众，盖因军民官失于禁治，以致侵碍官课，盐法涩滞，实由于此。乞转呈都省，颁降诏旨，宣谕所司，钦依规办。”本部具呈中书省，遂于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饬之。

七月，又据河间运司申：“本司办课，全藉郡县行盐地方买食官盐。去岁河间等路旱蝗阙食，累蒙赈恤，民力未苏，食盐者少。又因古北口等处，把隘官及军人不为用心诘捕，大都路所属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诸人装载疙疸盐于街市卖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盘，明相馈送。今紫荆关捕获犯人张狡群等所载疙疸盐，计一千六百余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将及百起。若不申闻，恐年终课不如数，虚负其咎。”本部具呈中书省，照会枢密院给降榜文禁治之。

三年，又据河间运司申：“生财节用，固治国之常经；薄赋轻徭，实理民之大本。本司岁额盐三十五万引，近年又添余盐三万引，元签灶户五千七百七十四户，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户。每年额盐，勒令见在疲乏之户勉强包煎。今岁若依旧煎办，人力不足。又兼行盐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焉有买盐之资。如蒙矜闵，自至正二年为始，权免余盐三万引，俟丰稔之岁，煎办如旧。”本部以钱粮支用不敷，权拟住煎一万引，具呈中书?U□露□□巳丈献啵□缁P克□庑兄□?

既而运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办盐额二十五万引，自后累增至三十有五万。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已经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万引。外有二万引，若依前勒令见户包煎，实为难堪。如并将余盐二万引住煎，诚为便益。”户部又以所言具呈中书省，权拟余盐二万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办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山东之盐：元统二年，户部呈：“据山东运司准济南路牒，依副达鲁花赤完者、同知阁里帖木兒所言，比大都、河间运司，改设巡盐官一十二员，专一巡禁本部。详山东运司，岁办钞七十五万余锭，行盐之地，周围三万余里，止是运判一员，岂能遍历，恐私盐来往，侵碍国课。本司既与济南路讲究便益，宜准所言。”中书省令户部复议之，本部言：“河间运司定设奏差一十二名，巡盐官一十六名，山东运司设奏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设巡盐官外，据元设奏差内减去一十二名。”具呈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三年二月，又据山东运司备临朐、沂水等县申：“本县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系食盐地方，后因改为行盐，民间遂食贵盐，公私不便。如蒙仍旧改为食盐，令居民验户口多寡，以输纳课钞，则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盐之弊。”运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峄等州，从长讲究，互言食盐为便。及准本司运使辛朝列牒云：“所据零盐，拟依登、莱等处，铨注局官，给印置局，散卖于民，非惟大课无亏，官释私盐之忧，民免刑配之罪。”户部议：“山东运司所言，于滕、峄等处增置十有一

局，如登、莱三十五局之例，于钱谷官内通行铨注局官，散卖食盐，官民俱便。既经有司讲究，宜从所议。”具呈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至元二年，御史台据山东肃政廉访司申：“准济南路备章丘县申‘见奉山东运司为本司额办盐课二十八万引，除客商承办之外，见存十三万引，绝无买者，将及年终，岁课不能如数。所据新城、章丘、长山、邹平、济南俱近盐场，与大、小清河相接，客旅兴贩，宜依商河、滕、峄等处，改为食盐，权派八千引，责付本处有司自备席索脚力，赴已拟固堤等场，于元统三年依例支出，均散于民’等事，窃照山东运司，初无上司明文，辄擅散民食盐，追纳课钞，使民不得安业。今于至元元年正月、二月，两次奉到中书户部符文，行盐食盐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桩配于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寝匿符文，依前差人驰驿，督责州县，临逼百姓，追征食盐课钞，不无扰害。据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扰民，理应取问，缘系办课之时，宜从宪台区处。又据监察御史所呈，亦为兹事。若便行取问，即系办课时月，具呈中书省区处。”户部议呈：“行盐食盐已有定所，宜从改正。若准御史台所呈，取问运司，却缘盐法例应从长规画，似难别议。”中书省如所拟行之。

陕西之盐：至元二年九月，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备监察御史帖木兒不花建言：“近蒙委巡历奉元东道，至元元年各州县户口额办盐课，其陕西运司官不思转运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窃照诸处运司之例，皆运官召商发卖，惟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散于民户。且如陕西行省食盐之户，该办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于内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课钞，先因关陕旱饥，民多流亡，准中书省咨，至顺三年盐课，十分为率，减免四分，于今三载，尚有亏负。盖因户口凋残，十亡八九，纵或有复业者，家产已空，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本司官皆勒有司征办，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纵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装运，止从各处盐商，勒价收买。旧债未偿，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赋无穷。又宁夏所产韦红盐池，不办课程，除巩昌等处循例认纳乾课，从便食用外，其池邻接陕西环州百余里，红盐味甘而价贱，解盐味苦而价贵，百姓私相贩易，不可禁约。以此参详，河东盐池，除捞盐户口食盐外，办课引数，今后宜从运官设法，募商兴贩。但遇行盐之处，诸人毋得侵扰韦红盐法。运司每岁分轮官吏监视，听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

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自黄河以西，从民食用，通办运司元额课钞。因时夹带至黄河东南者，同私盐法罪之，陕西兴贩解盐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两便，而课亦无亏矣。”

又据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胡通奉所陈云：“陕西百姓，许食解盐，近脱荒俭，流移渐复，正宜安辑，而盐吏不察民瘼，止以恢办为名，不论贫富，散引收课，或纳钱入官，动经岁月，犹未得盐。盖因地远，脚力艰涩。今后若令大河以东之民，分定课程，买食解盐，其以西之民，计口摊课，任食韦红之盐，则官不被扰，民无荡产之祸矣。且解盐结之于风，韦红之盐产之于地，东盐味苦，西盐味甘，又岂肯舍其美而就其恶乎？使陕西百姓，一概均摊解盐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⑿刑□昂佣□怂竟僖煌□簿浚□欠癖阋妫□靼鬃沙省！？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则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

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

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

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议拟，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运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盖仓房，仍从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之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中书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从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淮、浙风土不同，两淮跨涉四省，课额虽大，地广民多，食之者众，可以办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隳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设令、丞、管勾、典史，管领灶户火? S霉ぶ□保□□毖资钪□拢□缫共恍荨2胖狄跤辏□□轴葆濉F肚钚』B□辔奚□恚□率乘□剩□□□ㄏ荆□源娴忠抵□遥□□抟欢□S兴静惶迤淅停□指床畛渌□邸8鞒≡□□罨6煌蚱咔в杏啵□笠蛩□狄唣荩□饕扑劳觯□勾嫫咔в杏唷＜唇裎疵汕┏梗□□菖紫露钛危□g占□O□宥□选H舨辉缥□□梗□偶哟嫘簦

□□幢刂滤鸺□Φ□鞔罂巍4吮字□灰病?

又如所设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掌召募船户，照依随场日煎月办课额，官给水脚钱，就场支装所煎盐袋，每引元额四百斤，又加折耗等盐十斤，装为二袋，纲官押运前赴所拨之仓而交纳焉。客人到仓支盐，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冻之时，以运足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途盗卖，杂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俸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凭遵守，赏罚既明，私盐减少，户口食盐，不致废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缴纳退引。岂期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客人或因发卖迟滞，转往他所，水程虽住，引不拘纳，遂有埋没，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盐，所司亦不检勘拘收。其懦善者，卖过官盐之后，即将引目投之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纳官，通同盐徒，执以为凭，兴贩私盐。如蒙将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尽实还官，不致影射私盐。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仓，设置部辖，掌收各纲船户，运到盐袋，贮顿在仓，听候客人，依次支盐，俱有定制。比年以来，各仓官攒，肆其贪欲，出纳之间，两收其利。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盗卖。其仓官与盐运人等为弊多端，是以各仓积盐九十余万引，新旧相并，充溢廊屋，不能支发，走卤消折，利害非轻。虽系客人买过之物，课钞入官，实恐年复一年，为患益甚。若仍旧令客商自备脚力，就场支装，庶免停积。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仓停积，最为急务。验一岁合卖之数，止该四十四万余引，尽卖二年，尚不能尽，又复煎运到仓，积累转多。如蒙特赐奏

闻，选委德望重臣，与拘该官府，从长讲究，参酌时宜，更张法制，定为良规，惠济黎元，庶望大课无亏。见为住煎余盐三万引，差人赍江浙行省咨文赴中书省，请照详焉。

户部详运司所言，除余盐三万引别议外，其余事理，未经行省明白定拟，呈省移咨，从长讲究。六年五月，中书省奏，选官整治江浙盐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既而纳麟又以他故辞。

至正元年，运使霍亚中又言：“两淮、福建运司，俱有余盐，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体，如蒙依例住煎三万引，庶大课易为办集。”中书省上奏，得旨权将余盐三万引倚阁，俟盐法通行而后办之。

二年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兒塔识等奏：“两浙食盐，害民为甚，江浙行省官、运司官屡以为言。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除近盐地十里之内，令民认买，革罢见设盐仓纲运，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革去派散之弊。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选任廉干之人，直隶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秤盘，均平袋法，批验引目，运司官常行体究。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额少价轻，今增至四十五万，额多价重，转运不行。今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俟盐法流通，复还元额，散派食盐，拟合住罢。”有旨从之。

福建之盐：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据福建运司申：“本司岁办额课盐，十有三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场，至元四年闰八月终，积下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详，既有积攒附余盐数，据至元五年额盐，拟合照依天历元年住煎正额五万引，不给工本，将上项余盐五万，准作正额，省官本钞二万锭，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办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计盐十有三万九引有奇，通行发卖，办纳正课。除留余盐五万余引，预支下年军民食盐，实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拟，咨呈中书？K突P坎蜗辏□嗳缢□狻F湎掠嘌挝逋蛞磺Ь虐倭□□□□□18.粑□□□Ч衅鸾狻；刈杀臼。□铀□庑兄□？

至正元年，诏：“福建、山东表卖食盐，病民为甚。行？12.嗖煊□贰17.□盟揪懈糜兴竟伲□斯□□簿俊！倍□炅□拢□□阈惺∽筘┳胄刑□嗖煊□贰8.＝□□盟竟偌霸耸钩Ⅰ嚼钆艟佟⑰闹莸劝寺氛□俳簿康檬逞尾槐悖□淠坑腥□阂辉挥嘌稳□蛞□□淹□□睿□夂铣□狻6□谎味钐□兀□纫拦愫＠□□故占鄱□AH□蛔“帐逞危□17.羁蜕掏Ч小？

福建盐课始自至元十三年，见在盐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钞九贯。二十年，煎卖盐五万四千二百引，每引钞十四贯。二十五年，增为一锭。三十一年，始立盐运司，增盐额为七万引。元贞二年，每引增价十五贯。大德八年，罢运司，并入宣慰使司恢办。十年，立都提举司，增盐额为十万引。至大元年，各场煎出余盐三万引。四年，复立运司，遂定额为十三万引，增价钞为二锭。延祐元年，又增为三锭，运司又从权改法，建、延、?⑸廴跃煽蜕绦朔罚□□！⑫恕⒄摹⑷□穆纷□涿袷常□骱ζ□袢□□嗄辍1镜郎蕉嗵锷伲□榴っ衿叮□癫患佣啵□味钤鲋亍0寺非锪福□克曛苟□□咄虬饲Ь虐儆嗍□□乃安还□煌蛞磺□灏儆喽B□□慰问□□蛞□□贸□□□磐蚨A C窳θ毡祝□坑龃哒鳎□墩咧势掊髯右允淇危□廖蘅晒娲耄□□□右扑□健＝□暾目苋湃粒□嘤捎诖恕T怂竟俣□拍考□□且蛑白α职欤□菸匏□□H缑汕找磊□槭乱猓□沼嘌稳□蛞□□锶ド18.羰逞沃□祝□□涌蜕贪寺吠Ч蟹18.簦□衔□倜窳奖恪F湔□钛危□粢拦愫Q渭郏□恳□型吵□□B□舜佣际Π□A?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讲究，咨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至正三年为始，将余盐三万引，权令减免，散派食盐拟合住罢。其减正额盐价，即与广海提举司事例不同，别难更议。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脱脱、平章帖木兒达失等，以所拟奏而行之。

广东之盐：至元二年，御史台准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咨备监察御史韩承务建言：“广东道所管盐课提举司，自至元十六年为始，止办盐额六百二十一引，自后累增至三万五千五百引，延祐间又增余盐，通正额计五万五百五十二引。灶户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间，蒙宪台及奉使宣抚，交章敷陈，减免余盐一万五千引。元统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权将已减余盐，依旧煎办，今已三载，未蒙住罢。窃意议者，必谓广东控制海道，连接诸蕃，船商辏集，民物富庶，易以办纳，是盖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辖七路八州，平土绝少，加以岚瘴毒疠，其民刀耕火种，巢颠穴岸，崎岖辛苦，贫穷之家，经岁淡食，额外办盐，卖将谁售。所谓富庶者，不过城郭商贾与舶船交易者数家而已。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将见存人户，勒令带煎。又有大可虑者，本道密迩蛮獠，民俗顽恶，诚恐有司责办太严，敛怨生事，所系非轻。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书省，送户部定拟，自元统三年为始，广东提举司所办余盐，量减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书省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广海之盐：至元五年三月，湖广行省咨中书省云：“广海盐课提举司额盐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盐一万五千引。近因黎贼为害，民不聊

生，正额积亏四万余引，卧收在库。若复添办余盐，困苦未苏，恐致不安。事关利害，如蒙怜悯，闻奏除免，庶期元额可办，不致遗患边民。”户部议云：“上项余盐，若全恢办，缘非元额，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辖灶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窜，民物凋弊，拟于一万五千引内，量减五千引，以舒民力。”中书以所拟奏闻，得旨从之。

四川之盐：元统三年，四川行省据盐茶转运使司申：“至顺四年，中书坐到添办余盐一万引外，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与正额盐通行煎办，已后支用不阙，再行议拟。卑司为各场别无煎出余盐，不免勒令灶户承认规划，幸已足备。以后年分，若不申覆，诚恐灶户逃窜，有妨正课。如蒙怜悯，备咨中书省，于所办余盐一万引内，量减带办两浙之数。”又准分司运官所言云：“四川盐井，俱在万山之间，比之腹里、两淮，优苦不同，又行带办余盐，灶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书省，上奏得旨，权以带办余盐五千引倚阁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具以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书省云：“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春首发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尽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商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比验减去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户部定拟，江西茶运司岁办公据十万道，引一百万，计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便于商贩，而山场小民全凭茶由为照，岁办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计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茶引一张，造茶九十斤，纳官课十二两五钱。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积出余零钞数，官课无亏，而便于民用。”合准本省所拟，具呈中书省，移咨行省，如所拟行之。

至正二年，李宏陈言内一节，言江州茶司据引不便事云：“榷茶之

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朝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饩尽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逃亡，情实堪悯。今若申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将据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散，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仍不许运司似前分司自行散卖据引，违者从肃政廉访司依例纠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户免损乏之害。”中书省以其言送户部定拟，复移咨江西行省，委官与茶运司讲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

志第四十六 兵一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夺奸宄、戡定祸乱者也。三代之制远矣，汉、唐而下，其法变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　　，则兵力富，而国势强；用失其宜，则兵力耗，而国势弱。故兵制之得失，国势之盛衰系焉。

元之有国，肇基朔漠。虽其兵制简略，然自太祖、太宗，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兵力可谓雄劲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继命大将帅师渡江，尽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岂非盛哉！

考之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世祖时，颇修官制，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Ｍ蚧Ａ⑶ЩＡ□倩Ｘ稚现邢隆Ｍ蚧□褰鸹７.□□□梦□□⑫危□孜□髦椋□□腥□椤６.□椤⒁恢橹□稹ＧＩЩＩ鸱□□倩б□□Ｍ蚧Ａ⑶Ш□勒笳撸□铀锵□簦□啦≡蚪狄坏取Ｗ馨选□倩Ю纤溃□蚧□ʒ□伲□圆坏孟□Ｊ欠く胺希□笪薮笮。□允榔涔伲□酪宰锶フ咴蚍瘛?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曰独户军，合二三而出一人，则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尝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为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曰余丁军，至十五年免。或取匠为军，曰匠军。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是皆多事之际，一时之制。

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诈增损丁产者，觉则更籍其实，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别以民补之。奴得纵自便者，俾为其主贴军。其户逃而还者，复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还籍。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

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而集者，曰答剌罕军。

其名数，则有宪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军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制，曰宿卫，曰镇戍，而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递铺兵、鹰房捕猎，非兵而兵者，亦以类附焉，作《兵志》。

兵制

太宗元年十一月，诏："兄弟诸王诸子并众官人等所属去处签军事理，有妄分彼此者，达鲁花赤并官员皆罪之。每一牌子签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户、百户、牌子头。其隐匿不实及知情不首并隐藏逃役军人者，皆处死。"

七年七月，签宣德、西京、平阳、太原、陕西五路人匠充军，命各处管匠头目，除织匠及和林建宫殿一切合干人等外，应有回回、河西、汉兒匠人，并札鲁花赤及札也、种田人等，通验丁数，每二十人出军一名。

八年七月，诏："燕京路保州等处，每二十户签军一名，令答不叶兒统领出军。真定、河间、邢州、大名、太原等路，除先签军人外，于断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户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人数内，每二十丁起军一名，亦令属答不叶兒领之。"

十三年八月，谕总管万户刘黑马，据斜烈奏，忽都虎等元籍诸路民户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除逃户外，有七十二万三千九百一十户，随路总签军一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一名，点数过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人，余因近年蝗旱，民力艰难，往往在逃。有旨，今后止验见在民户签军，仍命逃户复业者免三年军役。

世祖中统元年六月，诏罢解盐司军一百人。初，解盐司元籍一千盐户内，每十户出军一人，后阿蓝答兒倍其役。世祖以重困其民，罢之。七月，以张荣实从南征，多立功，命为水军万户兼领霸州民户。诸水军将吏河阴县达鲁花赤胡玉、千户王端臣军七百有四人，八柳树千户斡来

军三百六十一人，孟州庞抄兒赤、张信军一百九十人，滨棣州海口总把张山军一百人，沧州海口达鲁花赤塔剌海军一百人，睢州李总管麾下孟春等五十五人，霸州萧万户军一百九十五人，悉听命焉。

三年三月，诏："真定、彰德、邢州、洺磁、东平、大名、平阳、太原、卫辉、怀孟等路各处，有旧属按札兒、孛罗、笑乃□、阔阔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探马赤军人，乙卯岁籍为民户，亦有签充军者。若壬寅、甲寅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令随各万户依旧出征；其或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六月，以军士诉贫乏者众，命贫富相兼应役，实有不能自存者优恤三年。十月，谕山东东路经略司："益都路匠军已前曾经签把者，可遵别路之例，俾令从军。"以凤翔府屯田军人准充平阳军数，仍于凤翔屯田，勿遣从军。刁国器所管重签军九百一十五人，即日放罢为民。陕西行省言："士卒戍金州者，诸奥鲁已尝服役，今重劳苦。"诏罢之。并罢山东、大名、河南诸路新签防城戍卒。

四年二月，诏："统军司及管军万户、千户等，可遵太祖之制，令各官以子弟入朝充秃鲁花。"其制：万户，秃鲁花一名，马一十匹，牛二具，种田人四名。千户见管军五百或五百已上者，秃鲁花一名，马六匹，牛一具，种田人二名。虽所管军不及五百，其家富强子弟健壮者，亦出秃鲁花一名，马匹、牛具、种田人同。万户、千户子弟充秃鲁花者，挈其妻子同至，从人不拘定数，马匹、牛具，除定去数目已上，复增余者听。若有贫乏不能自备者，于本万户内不该出秃鲁花之人，通行津济起发，不得因而科及众军。万户、千户或无亲子、或亲子幼弱未及成人者，以弟侄充，候亲子年及十五，却行交换。若委有亲子，不得隐匿代替，委有气力，不得妄称贫乏，及虽到来，气力却有不完者，并罪之。是月，帝以太宗旧制，设官分职，军民之事，各有所司。后多故之际，不暇分别，命阿海充都元帅，专于北京、东京、平滦、懿州、盖州路管领见管军人，凡民间之事毋得预焉。五月，立枢密院，凡蒙古、汉军并听枢密节制。统军司、都元帅府，除遇边面紧急事务就便调度外，其军情一切大小公事，并须申覆。合设奥鲁官，并从枢密院设置。七月，诏免河南保甲丁壮、射生军三千四百四十一户杂泛科差，专令守把巡哨。八月，谕成都路行枢密院："近年军人多逃亡事故者，可于各奥鲁内尽实签补，自乙卯年定入军籍之数，悉签起赴军。"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并达鲁花赤官之子及其余近上户内，亦令签军，听亦里不花节制。

至元二年八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言："新签军七千人，若发民

户，恐致扰乱。今巩昌已有旧军三千，诸路军二千，余二千人亦不必发民户，当以便宜起补。”从之。十一月，省院官议，收到私走间道、盗贩马匹、曾过南界人三千八百四户，悉令充军，以一千九百七十八人与山东路统军司，一千人与蔡州万户，余八百二十六户，有旨留之军中。

三年七月，添内外巡军，外路每百户选中产者一人充之，其赋令余户代输，在都增武卫军四百。

四年正月，签蒙古军，每户二?⑷□≦咭蝗耍□亩 ⑽宥≌叨□耍□□ ⑵叨≌呷□恕6□拢□□补偾┣窖簟⑻□□嘶□□□□□□⒄尽⑸□ 5. 馈⒁怖锟晌隆4. 鹗□□⑷迦说然□猓□谙倒佟⑼断旅窕A⒃怂净A⑷私场4. 虿队シ俊13.鹨□□薄5. し畚□档龋□灰允呛位Ъ疲□樽弥谢□诙《嗫暗比嘶B□□□□□耍□□□倩A⑴谱油罚□案吧挛魑迓肺魇袼拇Ч兄惺槭：：□蕉□ǔ稣鳌8从诰┳住⒀影擦铰非┛□磺□耍□缙窖簟⑻□□□N逶拢□□骸昂幽下费樽弥谢□诙《嗫暗本□嘶B□□□陌俣□□□□橹□嗝茉海□麓泳□□雌溽嬉邸D暇┣罚□□□荨20.纤拗萃猓□乐惺槭》旨涠屮η□□嘶B□槎∈□□□□□□灏侔耸□□□芰斐稣鳌！笔□□拢□□□薄⑺□锎锞□□□恕?

五年闰正月，诏益都李璎元签军，仍依旧数充役。二月，诏诸路奥鲁毋隶总管府，别设总押所官，听枢密院节制。六月，省臣议：“签起秃鲁花官员，皆已迁转，或物故黜退者，于内复有贫难蒙古人氏，除随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及掌兵万户，合令应当，其次官员秃鲁花，宜放罢，其自愿留质者听之。”十月，禁长军之官不得侵渔士卒，违者论罪。十一月，签山东、河南沿边州城民户为军，遇征进，则选有力之家同元守边城汉军一体出征，其无力之家代守边城及屯田勾当。

六年二月，签怀孟、卫辉路丁多人户充军，益都、淄莱所辖登、莱州李鋋旧军内，起签一万人，差官部领出征。其淄莱路所辖淄、莱等处有非李鋋旧管者，签五百二十六人，其余诸色人户，亦令酌验丁数，签军起遣，至军前赴役。十月，从山东路统军司言，应系逃军未获者，令其次亲丁代役，身死军人亦令亲丁代补，无亲丁则以少壮驱丁代之。

七年三月，定军官等级，万户、千户、百户、总把以军士为差。六月，成都府括民三万一千七十五户，签义士军八千六十七人。七月，分拣随路砲手军。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砲手，管领出征，壬子年俱作砲手附籍。中统四年拣定，除正军当役外，其余户与民一体当差。后为出军正户烦难，至元四年取元充砲手民户津贴，其间有能与不能者，影占不便，至是分拣

之。

八年二月，以瓜州、沙州鹰房三百人充军。

九年正月，河南省请益兵，敕诸路签军三万，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二月，命阿术典行省蒙古军，刘整、阿里海牙典汉军。四月，诏："诸路军户驱丁，除至元六年前从良入民籍者当差。七年后，凡从良文书写从便为民者，亦如之。余虽从良，并令津助本户军役。"七月，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九月，诏枢密："诸路正军贴户及同籍亲戚僮奴，丁年堪役，依诸王权要以避役者，并还之军，惟匠艺精巧者以名闻。"十二月，命府州司县达鲁花赤及治民长官，不妨本职，兼管诸军奥鲁。各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别给宣命印信，府州司县达鲁花赤长官止给印信，任满则别具解由，申枢密院。

十年正月，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敕给京兆新签军五千人益之。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五月，禁乾讨虏人，其愿充军者，于万户、千户内结成牌甲，与大军一体征进。八月，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九月，襄阳生券军至都释械系免死，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于蒙古、汉人内选官率领之。

十一年正月，初立军官以功升散官格。五月，便宜总帅府言："本路军经今四十年间，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乞选择堪与不堪丁力，放罢贫乏无丁者，于民站内别选充役。"从之。诏延安府、沙井、净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六月，颍州屯田总管李珣言："近为签军事，乞依徐、邳州屯田例，每三丁内，一丁防城，二丁纳粮，可签丁壮七百余人，并元拨保甲丁壮，令珣通领，镇守颍州，代见屯纳合监战军马别用。"从之。

十二年三月，遣官往辽东，签拣蒙古达鲁花赤、千户、百户等官子弟出军。诏随处所置襄阳生券军之为农者，或自愿充军，具数以闻。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言："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乞签河西等户为军，并力剿除，庶无后患。"有旨，命肃州达鲁花赤，并遣使同往验各色户计物力富强者签起之。六月，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莱州酒税官王贞等上言："国家讨平残宋，吊伐为事，何尝以贿利为心。彼不绍事业小人，贪图货利，作乾讨虏名

目，侵掠彼地，所得人口，悉皆货卖，以充酒食之费，胜则无益朝廷，败则实为辱国。其招讨司所收乾讨虏人，可悉罢之，第其高下，籍为正军，命各万户管领征进，一则得其实用，二则正王师吊伐之名，实为便益。”从之。

十四年正月，诏：“上都、隆兴、西京、北京四路编民捕猎等户，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中书省议：“从各路搭配，二十五户内取军一名，选善骑射者充，官给行资中统钞一锭，仍自备鞍马衣装器仗，编立牌甲，差官部领，前来赴役。”十二月，枢密院臣言：“收附亡宋州城，新附请粮官军，并通事马军人等，军官不肯存恤，多逃散者，乞招诱之。”命左丞陈岩等，分拣堪当军役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其生劳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

十五年正月，定军官承袭之制。凡军官之有功者升其秩，元受之职，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复代。阵亡者始得承袭，病死者降一等。总把、百户老病死，不在承袭之例。凡将校临阵中伤、还营病创者，亦令与阵亡之人一体承袭。禁长军之官不恤士卒，及士卒亡命避役，侵扰初附百姓者，俱有罪。云南行省言：“云南旧屯驻蒙古军甚少，遂取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以备出征。云南阔远，多未降之地，必须用兵，已签爨、僰人一万为军，续取新降落落、和泥等人，亦令充军。然其人与中原不同，若赴别地出征，必致逃匿，宜令就各所居一方未降处用之。”九月，并军士。初，至元九年签军三万，止择精锐年壮者，不复问其赀产，且无贴户之助，岁久多贫乏不堪。枢密院臣奏，宜纵为民，遂并为一万五千。诸军户投充诸侯王怯怜口、人匠，或托为别户以避其役者，复令为军，有良匠则别而出之。枢密臣又言：“至元八年，于各路军之为富商大贾者一百四十三户，各增一军，号余丁军。今东平等路诸奥鲁总管府言，往往人死产乏，不能充二军，乞免余丁充役者。”制可。十二月，枢密院官议：“诸军官在军籍者，除百户、总把权准军役，其元帅、招讨、万户、总管、千户或首领官，俱合再当正军一名。”

十六年正月，罢五翼探马赤重役军。三月，括两淮造回回砲新附军匠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砲者，至京师。五月，淮西道宣慰司官昂吉兒请招谕亡宋通事军，俾属之麾下。初，亡宋多招纳北地蒙古人为通事军，遇之甚厚，每战皆列于前行，愿效死力。及宋亡，无所归。朝议欲编入版籍未暇也，人人疑惧，皆不自安。至是，昂吉兒请招集，列之行伍，以备征戍。从之。九月，诏河西地未签军之官，及富强户有物力者，签军六百人。十月，寿州等处招讨使李铁哥，请召募有罪亡命之人充军，其言：“使功不如使过。始南宋未平时，蒙

古、诸色人等，因得罪皆亡命往依焉，今已平定，尚逃匿林薮。若释其罪而用之，必能效力，无不一当十者矣。”十一月，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

十七年七月，诏江淮诸路招集答剌罕军。初平江南，募死士愿从军者，号答剌罕，属之刘万户麾下。南北既混一，复散之，其人皆无所归，率群聚剽掠。至是，命诸路招集之，令万奴部领如故，听范左丞、李拔都二人节制。

十八年二月，并贫乏军人三万户为一万五千，取帖户津帖正军充役。四月，置蒙古、汉人、新附军总管。六月，枢密院议：“正军贫乏无丁者，令富强丁多帖户权充正军应役，验正军物力，却令津济贴户，其正军仍为军头如故。或正军实系单丁者，许佣雇练习之人应役，丁多者不得佣雇，军官亦不得以亲从人代之。”

十九年二月，诸侯王阿只吉遣使言：“探马赤军凡九处出征，各奥鲁内复征杂泛徭役，不便。”诏免之，并诏有司毋重役军户。六月，禁长军之官，毋得占役士卒。散定海答剌罕军还各营，及归戍城邑。十月，签发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17.□≈□遥□勾嬉蝗耍□嘟猿渚□?

二十年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六月，从丞相伯颜议，所括宋手号军八万三千六百人，立牌甲，设官以统之。十月，定出征军人亡命之罪，为首者斩，余令减死一等。

二十一年八月，江东道佥事马奉训言：“刘万奴乾讨虏军，私相纠合，结为徒党，张弓挟矢，或诈称使臣，莫若散之各翼万户、千户、百户、牌甲内管领为便。”省院官以闻，有旨，可令问此军：“欲从脱欢出征虏掠耶？欲且放散还家耶？”回奏：“众军皆言，自围襄樊渡江以来，与国效力，愿令还家少息。”遂从之。籍亡宋手记军。宋时有是军，死则以兄弟若子承代。有旨，依汉军例籍之，毋涅其手。

二十二年正月，立行枢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处行省见管军马悉以付焉。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恆产者放为民，无恆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征交趾蒙古军五百人、汉军二千人，除留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为镇南王脱欢宿卫，余悉遣还，别以江淮行枢密院蒙古军戍江西。十月，从月的迷失言，以乾讨虏军七百人，籍名数，立牌甲，命将官之无军者领之。十一月，御史台臣言：“昔宋以无室家壮士为盐军，内

附之初，有五千人，除征占城运粮死亡者，今存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此徒皆性习凶暴，民患苦之，宜给以衣粮，使屯田自赡，庶绝其扰。”从之。十二月，从枢密院请，严立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之家充军。旧例，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故有正军、贴户之籍。行之既久，而强者弱，弱者强，籍亦如故。其同户异居者，私立年期，以相更代，故有老稚不免从军，而强壮家居者，至是革焉。江浙省募盐徒为军，得四千七百六十六人，选军官麾下无士卒者，相参统之，以备各处镇守。

二十四年闰二月，枢密院臣言：“诸军贴户，有正军已死者，有充工匠者，放为民者，有元系各投下户回付者，似此歇闲一千三百四十户，乞差人分拣贫富，定贴户、正军。”制可。

二十六年八月，枢密院议：“诸管军官万户、千户、百户等，或治军有法、镇守无虞、铠仗精完、差役均平、军无逃窜者，许所司荐举以闻，不次擢用。诸军吏之长，非有上司之命，毋擅离职。诸长军者，及蒙古、汉军，毋得妄言边事。”

成宗大德二年十二月，定各省提调军马官员。凡用随从军士，蒙古长官三十名，次官二十名，汉人一十名；万户、千户、百户人等，俱不得占役。行省镇抚止用听探外，亦不得多余役占。

十一年四月，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慰司。初，西川也速迭兒、按住奴、帖木兒等所统探马赤军，自壬子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慰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子之籍，至是复改属焉。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以通惠河千户刘粲所领运粮军九百二十人，属万户赤因帖木尔兵籍。十二月，丞相三宝奴等言：“国制，行省佐贰及宣慰使不得提调军马，若遥授平章、扬州宣慰使阿怜帖木兒者，尝与成宗同乳母，故得行之，非常宪也。今命沙的代之，宜遵国制，勿令提调。”制可。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李马哥等四百户为民。初，李马哥等四百户属诸侯王脱脱，乙未年定籍为民，高丽林衍及乃颜叛，皆尝签为军。至元八年置军籍，以李马哥等非七十二万户内军数，复改为民。至大四年，枢密院复奏为军。至是，省官以为言，命遵乙未年已定之籍。后枢密复奏，竟以为军户。十二月，省臣言：“先是枢密院奏准，云南省宜遵各省制，其省官居长者二员，得佩虎符，提调军马，余佐贰者

不得预，已受虎符者悉收之。今云南省言，本省籍军士之力，以办集钱谷，遇有调遣，则省官亲率众上马，故旧制虽牧民官亦得佩虎符，领军务，视他省为不同。臣等议，已受虎符者依故事，未受者宜颁赐之。”制可。

二年正月，诏：“云南省镇远方，掌边务，凡事涉军旅者，自平章至僚佐须同署押，其长官二员，复与哈必赤。”

延祐元年二月，四川省军官阙员，诏：“依民官迁调之制，差人与本省提调官及监察御史同铨注。”

三年三月，命伯颜都万户府及红胖袄总帅府各调军九千五百人，往诸侯王所，更代守边士卒。其属都万户府者，军一名，马三匹；属总帅府者，军一名，马二匹。令人自为计，其贫不能自备者，则命行伍之长及百户、千户等助之。悉遣精锐练习骑射之士。每军一百名，百户一员；五百名，千户一员。复命买?20.壹誉灦□朔肿笥也苛熘□?

志第四十七 兵二

○宿卫

宿卫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方太祖时，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为四怯薛，领怯薛歹分番宿卫。及世祖时，又设五卫，以象五方，始有侍卫亲军之属，置都指挥使以领之。而其后增置改易，于是禁兵之设，殆不止于前矣。夫属枥鞬，列宫禁，宿卫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于大朝会，则谓之围宿军；用之于大祭祀，则谓之仪仗军；车驾巡幸用之，则曰扈从军；守护天子之帑藏，则曰看守军；或夜以之警非常，则为巡逻军；或岁漕至京师用之以弹压，则为镇遏军。今总之为宿卫，而以余者附见焉。

四怯薛：太祖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时号掇里班曲律，犹言四杰也，太祖命其世领怯薛之长。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凡宿卫，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尔忽领之，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尔忽早绝，太祖命以别速部代之，而非四杰功臣之类，故太祖以自名领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领之故也。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赤老温后绝，其后怯薛常以右丞相领之。

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长，天子或又命大臣以总之，然不常设也。其它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

其怯薛执事之名：则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宝赤、怯怜赤。书写圣旨，曰扎里赤。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侍上带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阔端赤。司阍者，曰八剌哈赤。掌酒者，曰答剌赤。典车马者，曰兀剌赤、莫伦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骆驼者，曰帖麦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盗者，曰忽剌罕赤。奏乐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

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领于怯薛之长。

若夫宿卫之士，则谓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卫。其初名数甚简，后累增为万四千人。揆之古制，犹天子之禁军。是故无事则各执其事，以备宿卫禁庭；有事则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枢密各卫诸军，于是为尤亲信者也。

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后，累朝所御斡耳朵，其宿卫未尝废。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总而计之，其数滋多，每岁所赐钞币，动以亿万计，国家大费每敝于此焉。

右卫：中统三年，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兼山东东路经略使，共领武卫军事。命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验壬子年已定民籍，及照李鋋总籍军数，每千户内选练习军士二人充侍卫军，并海州、东海、涟州三处之军属焉。至元元年，改武卫为侍卫亲军，分左右翼，置都指挥使。八年，改立左、右、中三卫，掌宿卫扈从，兼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

左卫、中卫：并至元八年侍卫亲军改立。

前卫：至元十六年，以侍卫亲军创置前、后二卫，掌宿卫扈从，兼营屯田，国有大事，则调度之，置都指挥使。

后卫：亦至元十六年置。

武卫：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奏，那海那的以汉军一万人，如上都所立虎贲司，营屯田，修城隍。二十六年，枢密院官暗伯奏，以六卫六千人，塔剌海孛可所掌大都屯田三千人，及近路迤南万户府一千人，总一万人，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掌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之事。

左都威卫：至元十六年，世祖以新取到侍卫亲军一万户，属之东宫，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三十一年，复以属皇太后，改隆福宫左都威卫使司。至大三年，选其军之善造作者八百人，立千户所一及百户翼八以掌之，而分局造作。皇庆元年，以王平章旧所领军一千人，立屯田。至治三年，罢匠军千户所。

右都威卫：国初，木华黎奉太祖命，收扎剌兒、兀鲁、忙兀、纳海四投下，以按察兒、孛罗、笑乃□、不里海拔都兒、阔阔不花五人领探马

赤军。既平金，随处镇守。中统三年，世祖以五投下探马赤立蒙古探马赤总管府。至元十六年，罢其军，各于本投下应役。十九年，仍令充军。二十一年，枢密院奏，以五投下探马赤军俱属之东宫，复置官属如旧。二十二年，改蒙古侍卫亲军指挥使司。三十一年，改隆福宫右都威卫使司。

唐兀卫：至元十八年，阿沙、阿束言："今年春，奉命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但其所带虎符金牌者甚众，征伐之重，若无官署，何以防闲之。"枢密院以闻，遂立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总之。

贵赤卫：至元二十四年立。

西域亲军：元贞元年，依贵赤、唐兀二卫例，始立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

卫候直都指挥使司：至元元年，裕宗招集控鹤一百三十五人。三十一年，徽政院增控鹤六十五人，立卫候司以领之，且掌仪从金银器物。元贞元年，皇太后复以晋王校尉一百人隶焉。大德十一年，益以怀孟从行控鹤二百人，升卫候直都指挥使司。至大元年，复增控鹤百人，总六百人，设百户所六，以为其属。至治三年罢之。四年，以控鹤六百三十人，归于皇后位下，后复置立。

右阿速卫：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达鲁花赤，后招集阿速正军三千余名，复选阿速揭只揭了温怯薛丹军七百人，扈从车驾，掌宿卫城禁，兼营潮河、苏沽两川屯田，并供给军储。二十三年，为阿速军南攻镇巢，残伤者众，遂以镇巢七百户属之，并前军总为一万户，隶前后二卫。至大二年，始改立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

左阿速卫：亦至大二年改立。

隆镇卫：睿宗在潜邸，尝于居庸关立南、北口屯军，徼巡盗贼，各设千户所。至元二十五年，以南、北口上千户所总领之。至大四年，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分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诸卫军三千人，并南、北口、太和岭旧隘汉军六百九十三人，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鲁军千户所隶焉。至治元年，置蒙古、汉军籍。

左卫率府：至大元年，命以中卫兵万人立卫率府，属之东宫。时仁

宗为皇太子，曰："世祖立五卫，象五方也，其制犹中书之六部，殆不可易。"遂命江南行省万户府，选汉军之精锐者一万人，为东宫卫兵，立卫率府。延祐四年，改为中翊府，未几复改为御临亲军都指挥使司，又以御临非古典，改为羽林。六年，英宗立为皇太子，复以隶东宫，仍为左卫率府。

右卫率府：延祐五年，以詹事秃满迭兒所管速怯那兒万户府，及迤东、女直两万户府，右翼屯田万户府兵，合为右卫率府，隶皇太子位下。

康礼卫：武宗至大三年，定康礼军籍。凡康礼氏之非者，皆别而黜之，验其实，始得入籍。及诸侯王阿只吉、火郎撒所领探马赤，属康礼氏者，令枢密院康礼卫遣人乘传，往置籍焉。

忠翊侍卫：至元二十九年，始立屯田府。大德十一年，增军数，立为大同等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至大四年四月，皇太后修五台寺，遂移属徽政院，并以京兆军三千人增入。延祐元年，改中都威卫使司，仍隶徽政院。至治元年，始改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宗仁卫：至治二年，右丞相拜住奏："先脱别铁木叛时，没入亦乞列思人一百户，与今所收蒙古子女三千户，清州彻匠二千户，合为行军五千，请立宗仁卫以统之。"于是命右丞相拜住总卫事，给降虎符牌面，如右卫率府，又置行军千户所隶焉。

右钦察卫：至元二十三年，依河西等卫例，立钦察卫。至治二年，分为左右两卫。天历二年，以本卫属大都督府。

左钦察卫：亦至治二年立。始至元中立卫时，设行军千户十有九所，屯田三所。大德中，置只兒哈郎、铁哥纳两千户所。至大元年，复设四千户所。至是始分为左右二卫，亦属大都督府。

龙翊侍卫：天历元年十二月，立龙翊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左钦察卫唐吉失等九千户隶焉。

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

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右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女直侍卫亲军万户府。

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管女直侍卫亲军万户府。

镇守海口侍卫亲军屯储都指挥使司。

宣镇侍卫。

世祖中统元年四月，谕随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充防城军：忙古□军三百一十九人，严万户军一千三百四十五人，济南路军一百四十人，脱赤剌军一百四十九人，□查剌军一百四十五人，马总管军一百四十四人。

三年十月，谕益都大小管军官及军人等："先李鋋怀逆，蒙蔽朝廷恩命，驱驾尔等以为己惠，尔等虽有效过功劳，殊无闻报，一旦泯绝，此非尔等不忠之愆，实李鋋怀逆之罪也。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来奏其详，言尔等各有愿为朝廷出力之语，此复见尔等存忠之久也。今命董文炳仍为山东东路经略使，收集尔等，直隶朝廷，充武卫军近侍勾当。比及应职，且当守把南边，堤防外隙，庶内境军民各得安业。尔等宜益尽心，以图勋效。"

至元二年十二月，增侍卫亲军一万人，内选女直军三千，高丽军三千，阿海三千，益都路一千。每千人置千户一员，百人置百户一员，以领之。仍选丁力壮锐者，以应役焉。

三年五月，帝谓枢密臣曰："侍卫亲军，非朕命不得发充夫役。修琼华岛士卒，即日放还。"

四年七月，谕东京等路宣抚司，命于所管户内，以十等为率，于从上第三等户，签选侍卫亲军一千八百名。若第三等户不敷，于第二等户内签补。仍定立千户、百户、牌子头，并其家属同来，赴中都应役。

十四年五月，以蒙古军与汉军相参，备都城内外及万寿山宿卫，仍以也速不花领围宿事。

十五年五月，总管胡翔请还侍卫军。先是，宿州蕲县等万户府士卒百人，有旨俾充侍卫军，后从佥省严忠范征西川，既而嘉定、重庆、夔府皆下，忠范回军，留西道。翔上言，从之。九月，以总管张子良所匿军二千二百三十二人，充侍卫军士。

十六年四月，选扬州省新附军二万人，充侍卫亲军，并其妻子，迁赴京师。

二十四年十月，总帅汪惟和选麾下锐卒一千人，请择昆弟中一人统之，以备侍卫，从之。

成宗元贞四年八月，诏："蒙古侍卫所管探马赤军人子弟，投充诸王位下身役者，悉遵世祖成宪，发还元役充军。"

大德六年二月，调蒙古侍卫等军一万人，往官山住夏。

仁宗延祐六年九月，知枢密院事塔失铁木兒言："诸汉人不得点围宿军士，图籍系军数者，虽御史亦不得预知，此国制也。比者，领围宿官言，中书命司计李处恭巡视守仓库军卒，有旷役者则罪之，以惩其后，使无怠而已。而李司计擅取军数，□士卒，在法为过。臣等议，宜自中书与枢密遣人案之，验实以闻。"制可。七年六月，以红城中都威卫系掌军务之司，属徽政院不便，命遵旧制，俾枢密总之。

围宿军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命大都侍卫军内，复起一万人赴上都，以备围宿。

成宗元贞二年十月，枢密院臣言："昔大朝会时，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今墙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军，独御酒库西，地窄不能容。臣等与丞相完泽议，各城门以蒙古军列卫，及于周桥南置戍楼，以警昏旦。"从之。

武宗至大四年正月，省臣等传皇太子命，以大朝会调蒙古、汉军三万人备围宿，仍遣使发山东、河北、河南、淮北诸路军至京师。复命都府、左右翼、右都威卫整器仗车骑。六月，以诸侯王、驸马等来朝，命发各卫色目、汉军八百二十六人至上京，复命指挥使也干不花领之。

仁宗皇庆元年六月，命卫率府军士备围宿，守隆福宫内外禁门。十

一月，枢密院臣言："皇太后有旨，禁掖门可严守卫。臣等议，增置百户一员，及于钦察、贵赤、西域、唐兀、阿速等卫调军士九十人，增守诸掖门，复命千户一员，帅领百户一员，备巡逻。"从之。延祐三年十月以诸侯王来朝，命围宿军士六千人增至一万人；复命也了干、秃鲁分左右部领其事。十一月，诏围宿军士，除旧有者，更增色目军万人，以备禁卫。十二月，枢密院臣言："围宿军士不及数，其已发各卫者，地远至不能如期，可迁刈苇草及青塔寺工役军先备守卫。其各卫还家军士，亦发二万五千人，令备车马器械，俱会京师。"制可。六年闰八月，命知枢密院事众嘉领围宿，发五卫军代羽林军士，仍以千户二员、百户十员，择士卒精锐者二百人属之。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帝诣石佛寺，以其墙垣疏坏，命副枢术温台、佥院阿散领围宿士卒，以备巡逻。八月，东内皇城建宿卫屋二十五楹，命五卫内摘军二百五十人居之，以备禁卫。

文宗天历二年二月，枢密院臣言："去岁尝奉旨，依先制调军守把围宿，此时各翼军人，皆随处出征，亦有溃散者，故不及依次调遣，止于右翼侍卫及右都威卫内，发军一千一百二十六名以备围宿。今岁车驾行幸，臣等议于河南、山东两都府内，起遣未差军士一千三名，以备扈从。"制可。五月，枢密臣又言："比奉令旨，放散军人。臣等议，常制以三月一日放散，六月一日赴限，今放散既迟，可令于八月一日赴限。"从之。

仪仗军

世祖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上尊号、受册，告祭天地宗庙，调左、右、中三卫军五十人为跸街清路军。

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上尊号，百官行朝贺礼，枢密院调军一千人备仪仗。三年十月，上皇太后尊号，行册宝礼，用内外仪仗军数，及防护五色甲马军二百人。四年二月，合祭天地、太庙、社稷，用跸街清道及守内外壝门军一百八十人，命以围宿军为之，事毕还役。七月，以奉迎武宗玉册祔庙，用清路跸街军一百五十人，管军千户、百户各一员。九月，以祭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五十人，千户、百户各一员。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天寿节行礼，用内外仪仗军一千人。

英宗至治元年十一月，命有司选控鹤卫士，及色目、汉军以备卤簿

仪仗。十二月，定卤簿队仗，用军士二千三百三十人，万户、千户、百户四十五员。仍议用军士一千九百五十人，万户、千户、百户五十九员，以备仪仗。

致和元年六月，以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名，看糁盆军一百名，管军官千户、百户各一员。九月，行大礼，用擎执仪仗蒙古、汉军一千名。

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亲祭太庙，内外用仪仗并五色甲马军一千六百五十名，仍命指挥青山及洪副使摄折冲都尉提调。二年，正旦行礼，用仪仗军一千人。享太庙，用跸街清路军一百名，看守糁盆军一百名，管军千户、百户各一员。天寿节行礼，用仪仗军一千名。皇后册宝擎执仪仗，用军一千二百名，军官四员。

扈从军

世祖至元十七年三月，发忙古□、抄兒赤所领河西军士，及阿鲁黑麾下二百人，入备扈从。

武宗至大二年，太后将幸五台，徽政院官请调军扈从。省臣议："昔大太后尝幸五台，于住夏探马赤及汉军内，各起扈从军三百人，今遵故事。"从之。十一月，枢密院臣言："去岁六卫汉军内，以诸处兴建工役，故用六千军士于上都。臣等议，来岁车驾行幸，复令骑卒六千人，备车马器仗，与步卒二千人扈从。"制可。

看守军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以军守都城外仓。初，大都城内仓敖有军守之，城外丰闰、丰实、广贮、通济四仓无守者。至是收粮颇多，丞相桑哥以为言，乃依都城内仓例，每仓发军五人守之。十二月，中书省臣言："枢密院公廨后，有仓贮粮，乞调军五人看守。"从之。

成宗大德四年二月，调军五百人，于新浚河内看闸。

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帝御大安阁，枢密院官奏："尝奉旨，令各门置军守备。臣等议，探马赤军士去其所戍地远，卒莫能至，拟发阿速、唐兀等军，参汉军用之，各门置五十人。"制可。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隆禧院官言："初，世祖影殿，有军士守之。

今武宗御容于大崇恩福元寺安置，宜依例调军守卫。”从之。三年二月，岭北省乞军守卫仓库，命于丑汉所属万户三千探马赤军内，摘军三百人与之。

英宗至治元年，增守太庙墙垣军。初，以卫士军人共守围宿，故止用蒙古军四百人，至是以卫士守内墙垣，其外□需止用军士，乃增至八百人，复命佥院哈散、院判阿剌铁木兒领之。四月，敕搠思吉斡节兒八哈失寺内，常令军士五人守卫。

巡逻军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丞相铁木迭兒奏：“每岁既幸上京，于各宿卫中留卫士三百七十人，以备巡逻，今岁多盗贼，宜增百人，以严守御。”制可。仍命枢密与中书分领之。延祐七年五月，诏留守司及虎贲司官，亲率众于夜巡逻。

镇遏军

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枢密院官奏：“中书省言，江浙春运粮八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石，取日开洋，前来直沽，请预差军人镇遏。”诏依年例，调军一千名，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往镇遏之。三年四月，海运至直沽，枢密院官奏：“今岁军数不敷，乞调军士五百人巡镇。”从之。七年四月，调海运镇遏军一千人，如旧制。

镇戍

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籓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宏规远略，与二三大臣之所共议，达兵机之要，审地理之宜，而足以贻谋于后世者也。故其后江南三行省，尝以迁调戍兵为言，当时莫敢有变其法者，诚以祖宗成宪，不易于变更也。然卒之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夫岂其制之不善哉，盖法久必弊，古今之势然也。今故著其调兵屯守之制，而列之为镇戍焉。

世祖中统元年五月，诏汉军万户，各于本管新旧军内摘发军人，备衣甲器仗，差官领赴燕京近地屯驻：万户史天泽一万四百三十五人，张

马哥二百四十人，解成一千七百六十人，□叱剌四百六十六人，斜良拔都八百九十六人，扶沟马军奴一百二十九人，内黄铁木兒一百四十四人，赵奴怀四十一人，鄢陵胜都古六十五人。十一月，命右三部尚书怯烈门、平章政事赵璧领蒙古、汉军，于燕京近地屯驻；平章塔察兒领武卫军一万人，屯驻北山；汉军、质子军及签到民间诸投下军，于西京、宣德屯驻。复命怯烈门为大都督，管领诸军勾当，分达达军为两路，一赴宣德、德兴，一赴兴州。其诸万户汉军，则令赴潮河屯守。后复以兴州达达军合入德兴、宣德，命汉军各万户悉赴怀来、缙山川中屯驻。

三年十月，诏田德实所管固安质子军九百十六户，及平滦州刘不里剌所管质子军四百户，还元管地面屯驻。

至元七年，以金州军八百隶东川统军司，还成都，忽朗吉军戍东川。十一年正月，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人戍建都。调襄阳府生券军六百人、熟券军四百人，由京兆府镇戍鸭池，命金州招讨使钦察部领之。十二月，调西川王安抚、杨总帅军与火尼赤相合，与丑汉、黄兀剌同镇守合答之城。

十二年二月，诏以东川新得城寨，逼近夔府，恐南兵来侵，发巩昌路补签军三千人戍之。三月，海州丁安抚等来降，选五州丁壮四千人，守海州、东海。

十三年十月，命别速□、忽别列八都兒二人为都元帅，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守斡端城。

十五年三月，分扬州行省兵于隆兴府。初，置行省，分兵诸路调遣，江西省军为最少，至是以南广地阔，阻山溪之险，命铁木兒不花领兵一万人赴之，合元帅塔出军，以备战守。四月，诏以伯颜、阿术所调河南新签军三千人，还守庐州。六月，命荆湖北道宣慰使塔海调遣夔府诸军士。七月，诏以塔海征夔军之还戍者，及扬州、江西舟师，悉付水军万户张荣实将之，守御江中。八月，命江南诸路戍卒，散归各所属万户屯戍。初，渡江所得城池，发各万户部曲士卒以戍之，久而亡命死伤者众，续至者多不着行伍，至是纵还各营，以备屯戍。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既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所，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去。"从之。九月，诏发东京、北京军四百人，往戍应昌府，其应昌旧戍士卒，悉令散归。十一月，定军民异属之制，及蒙古军屯戍之地。先是，以李鋋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因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遂因之。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

户亦然，不便。至是，令军民各异属，如初制。士卒以万户为率，择可屯之地屯之，诸蒙古军士，散处南北及还各奥鲁者，亦皆收聚。令四万户所领之众屯河北，阿术二万户屯河南，以备调遣，余丁定其版籍，编入行伍，俾各有所属，遇征伐则遣之。

十六年二月，命万户孛术鲁敬，领其麾下旧有士卒守湖州。先是，以唐、邓、均三州士卒二百八十八人属敬麾下，后迁戍江陵府，至是还之。四月，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军士。国制，郡邑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岁以他郡兵戍上都，军士罢于转输。至是，以上都民充军者四千人，每岁令备镇戍，罢他郡戍兵。六月，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七月，以西川蒙古军七千人、新附军三千人，付皇子安西王。命阁里铁木兒以戍杭州军六百九十人赴京师，调两淮招讨小厮蒙古军，及自北方回探马赤军代之。八月，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五千驻卫州。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俾四川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将之，戍斡端。

十七年正月，诏以他令不罕守建都，布吉□守长河西之地，无令迁易。三月，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张铎言："江南镇戍军官不便，请以时更易置之。"国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为害滋甚。铎上言，以为皆不迁易之弊，请更其制，限以岁月迁调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业也。五月，命枢密院调兵六百人，守居庸关南、北口。七月，敕更代广州镇戍士卒。初以丞相伯颜等麾下合必赤军二千五百人，从元帅张弘范征广王，因留戍焉。岁久皆贫困，多死亡者。至是，命更代之。复以扬州行省四万户蒙古军，更戍潭州。十月，发砲卒千人入甘州，备战守。十二月，八番罗甸宣慰司请增戍卒。先是，以三千人戍八番，后征亦奚不薛，分摘其半。至是师还，宣慰司复请益兵，以备战守，从之。

十八年正月，命万户张珪率麾下往就潭州，还其祖父所领亳州士卒，并统之。二月，以合必赤军三千戍扬州。十月，高丽王并行省皆言，金州、合浦、固城、全罗州等处，沿海上下，与日本正当冲要，宜设立镇边万户府屯镇，从之。十一月，诏以征东留后军，分镇庆元、上海、澉浦三处上船海口。

十九年二月，命唐兀□于沿江州郡，视便宜置军镇戍，及谕鄂州、扬州、隆兴、泉州等四省，议用兵戍列城。徙浙东宣慰司于温州，分军戍守江南，自归州以及江阴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四月，调扬州合必赤

军三千人镇泉州。又潭州行省以临川镇地接占城及未附黎洞，请立总管府，一同镇戍，从之。七月，以隆兴、西京军士代上都戍卒，还西川。先是，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是更之。

二十年八月，留蒙古军千人戍扬州，余悉纵还。扬州所有蒙古士卒九千人，行省请以三分为率，留一分镇戍。史塔剌浑曰：“蒙古士卒悍勇，孰敢当，留一千人足矣。”从之。十月，发乾讨虏军千人，增戍福建行?O仁牵□＝Ч惺∫云涞叵眨□S械粮汗涛□遥□□俨蛔阏绞兀□朐雒晒拧10.壕□□恕J嗝茉阂橐粤跬蚺□□烨□致簿□嬷□?

二十一年四月，诏潭州蒙古军依扬州例，留一千人，余悉放还诸奥鲁。十月，增兵镇守金齿国，以其地民户刚狠，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赤、蒙古军二千人，令药剌海率赴之。

二十二年二月，诏改江淮、江西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上万户：宿州、蕲县、真定、沂郯、益都、高邮、沿海，七翼。中万户：枣阳、十字路、邳州、邓州、杭州、怀州、孟州、真州，八翼。下万户，常州、镇江、颍州、庐州、亳州、安庆、江阴水军、益都新军、湖州、淮安、寿春、扬州、泰州、弩手、保甲、处州、上都新军、黄州、安丰、松江、镇江水军、建康，二十二翼。每翼设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人，以隶所在行院。

二十四年五月，调各卫诸色军士五百人于平滦，以备镇戍。十月，诏以广东系边徼之地，山险人稀，兼江西、福建贼徒聚集，不时越境作乱，发江西行省忽都铁木兒麾下军五千人，往镇守之。

二十五年二月，调扬州省军赴鄂州，代镇戍士卒。三月，诏黄州、蕲州、寿昌诸军还隶江淮?J既□□芍谜蚴鼐□□越□踔菔。□7.至チ熘□□潦蔷□僖晕□裕□烊云渚伞A裳粜惺⊙裕□仓莸亟釉艟常□胍姹□蚴□□又□K脑拢□鹘□葱惺∪□硪幌峦蚧Ь□□普蚪□魇 4踊首油鸦妒孔浼傲醵□味槛庀乱煌蛉耍□陨9.楦饔□J□辉拢□鼍□□唐礁□□圆旌觥⑭鄡核己涎云涞厥当哚瑁□胍姹□蚴兀□员覆挥茛室病?

二十六年二月，命万户刘得禄以军五千人，镇守八番。

二十七年六月，调各行省军于江西，以备镇戍，俟盗贼平息，而后

纵还。九月，以元帅那怀麾下军四百人守文州。调江淮省下万户府军于福建镇戍。十一月，江淮行省言："先是丞相伯颜及元帅阿术、阿塔海等守行省时，各路置军镇戍，视地之轻重，而为之多寡，厥后忙古□代之，悉更其法，易置将吏士卒，殊失其宜。今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请复还三万户以镇守之。合剌带一军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州。其宁国、徽州初用士兵，后皆与贼通，今尽迁之江北，更调高邮、泰州两万户汉军戍之。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水战之法，旧止十所，今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后阅习，伺察诸盗。钱塘控扼海口，旧置战舰二十艘，今增置战舰百艘，海船二十艘。"枢密院以闻，悉从之。

二十八年二月，调江淮省探马赤军及汉军二千人，于脱欢太子侧近扬州屯驻。

二十九年，以咸平府、东京所屯新附军五百人，增戍女直地。

三十年正月，诏西征探马赤军八千人，分留一千或二千，余令放还。皇子奥鲁赤、大王术伯言，切恐军散衅生，宜留四千，还四千，从之。五月，命思播黄平、镇远拘刷亡宋避役手号军人，以增镇守。七月，调四川行院新附军一千人，戍松山。

成宗元贞元年七月，枢密院官奏："刘二拔都兒言，初鄂州省安置军马之时，南面止是潭州等处，后得广西海外四州、八番洞蛮等地，疆界阔远，阙少戍军，复增四万人。今将元属本省四翼万户军分出，军力减少。臣等谓刘二拔都兒之言有理，虽然江南平定之时，沿江安置军马，伯颜、阿术、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剌罕等，俱系元经攻取之人，又与近臣月兒鲁、孛罗等枢密院官同议安置者。乞命通军事、知地理之人，同议增减安置，庶后无弊。"从之。

二年五月，江浙行省言："近以镇守建康、太平保定万户府全翼军马七千二百一十二名，调属湖广省，乞分两淮戍兵，于本省沿海镇遏。"枢密院官议："沿江军马，系伯颜、阿术安置，勿令改动，止于本省元管千户、百户军内，发兵镇守之。"制可。九月，诏以两广海外四州城池戍兵，岁一更代，往来劳苦。给俸钱，选良医，往治其疾病者。命三二年一更代之。

三年二月，调扬州翼邓新万户府全翼军马，分屯蕲、黄。

大德元年三月，陕西平章政事脱烈伯领总帅府军三千人，收捕西番回，诏留总帅军百人及阶州旧军、秃思马军各二百人守阶州，余军还元翼。湖广省请以保定翼万人，移镇郴州，枢密院官议："此翼乃张柔所领征伐旧军，宜迁入鄂州省屯驻，别调兵守之。"七月，招收亡宋左右两江土军千人，从思明上思等处都元帅昔剌不花言也。十一月，河南行省言："前扬州立江淮行省，江陵立荆湖行省，各统军马，上下镇遏。后江淮省移于杭州，荆湖省迁于鄂州，黄河之南，大江迤北，汴梁古郡设立河南江北行省，通管江淮、荆湖两省元有地面。近来并入军马，通行管领，所属之地，大江最为紧要，两淮地险人顽，宋亡之后，始来归顺。当时沿江一带，斟酌缓急，安置定三十一翼军马镇遏，后迁调十二翼前去江南，余有一十九翼，于内调发，止存元额十分中一二。况两淮、荆襄自古隘要之地，归附至今，虽即宁静，宜虑未然。乞照沿江元置军马，迁调江南翼分，并各省所占本省军人，发还元翼，仍前镇遏。"省院官议，以为沿江安置三十一翼军马之说，本院无此簿书，问之河南省官孛鲁欢，其省亦无枢密院文卷，内但称至元十九年，伯颜、玉速铁木兒等共拟其地安置三万二千军，后增二千，总三万四千，今悉令各省差占及逃亡事故者还充役足矣。又孛鲁欢言，去年伯颜点视河南省见有军五万二百之上，又若还其占役事故军人，则共有七八万人。此数之外，脱欢太子位下有一千探马赤、一千汉军，阿剌八赤等哈剌鲁亦在其地，设有非常，皆可调用。据各省占役，总计军官、军人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一名，军官二百九名，军人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二名，内汉军五千五百八十名，新附军八千二十八名，蒙古军六十四名。江浙省占役军官、军人四千九百五十七名，湖广省占役军官、军人七千六百三名，福建省占役军官、军人一千二百七十二名，江西省出征收捕未回新附军四十九名，悉令还役。"江浙省亦言："河南行省见占本省军人八千八百三十三名，亦宜遣还镇遏。"有旨，两省各差官赴阙辨议。

二年正月，枢密院臣言："阿剌□、脱忽思所领汉人、女直、高丽等军二千一百三十六名内，有称海对阵者，有久戍四五年者，物力消乏，乞于六卫军内分一千二百人，大同屯田军八百人，彻里台军二百人，总二千二百人往代之。"制可。三月，诏各省合并镇守军，福建所置者合为五十三所，江浙所置者合为二百二十七所，江西元立屯军镇守二百二十六所，减去一百六十二所，存六十四所。

三年三月，沅州贼人啸聚，命以毗阳万户府镇守辰州，镇巢万户府镇守沅州、靖州，上均万户府镇守常德、澧州。

五年三月，诏河南省占役江浙省军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二名，除洪

泽、芍陂屯田外，余令发还元翼。

七年四月，调碉门四川军一千人，镇守罗罗斯。

八年二月，以江南海口军少，调蕲县王万户翼汉军一百人、宁万户翼汉军一百人、新附军三百人守庆元，自乃颜来者蒙古军三百人守定海。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臣等议，自世祖时，伯颜、阿术等相地之势，制事之宜，然后安置军马，岂可轻动。前行省忙古□等亦言，以水陆军互换迁调，世祖有训曰：'忙古□得非狂醉而发此言！以水路之兵习陆路之伎，驱步骑之士而从风水之役，难成易败，于事何补。'今欲御备奸宄，莫若从宜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三分取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从之。

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十二月，云南八百媳妇、大、小彻里等作耗，调四川省蒙古、汉军四千人，命万户囊加□部领，赴云南镇守。其四川省言："本省地方，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蕃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乞于存恤歇役六年军内，调二千人往。"从之。

仁宗皇庆元年十一月，诏江西省瘴地内诸路镇守军，各移近地屯驻。

延祐四年四月，河南行省言："本省地方宽广，关系非轻，所属万户府俱于临江沿淮上下镇守方面，相离省府，近者千里之上，远者二千余里，不测调度，卒难相应。况汴梁系国家腹心之地，设立行省，别无亲临军马，较之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处，俱有随省军马，惟本省未蒙拨付。"枢密院以闻，命于山东河北蒙古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两都万户府，调军一千人与之。十一月，陕西都万户府言："碉门探马赤军一百五十名，镇守多年，乞放还元翼。"枢密院臣议："彼中亦系要地，不宜放还，止令于元翼起遣一百五十名，三年一更镇守。元调四川各翼汉军一千名，镇守碉门、黎、雅，亦令一体更代。"

泰定四年三月，陕西行省尝言：“奉元建立行?⑫刑ǎ□鹞蘧□□□屮忻晒啪□纪蚧Ц□□对诜锵柚盟荆□嗬肴□傥迨□嗬铮□杭蹦延谩Ｆ蛞贫纪蚧Ц□诜钤□盟荆□□窳奖恪！奔昂笊挛鞫纪蚧Ц□裕骸白源蟮氯□昝□扑咀弥邪仓茫□□袢□□嗄辏□锵枥氪蠖肌⑨练□ 8. 仕嗑愀魅□Ю铮□孛孀弥校□灰莆□恪！笔嗝芤椋骸吧挛骶衫□□闯⑧岬骶□恚□龇锵柚盟救□□嗄辏□灰艘贫□！敝瓶伞Ｊ□□拢□幽闲惺⊙裕骸八□街□兀□□□础10. ＃□舷薮蠼□□钡只坪樱□鹘庸厣拢□绰□菰舫雒唬□朊裎□Ａ１臼【□砭阍诒艉Ｑ亟□仓茫□墩叨□Ｂ□□咭磺в嗬铮□蛞猿ｈ手、弩军两翼，移于汴梁，并各万户府摘军五千名，设万户府随省镇遏。”枢密院议：“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议，于濒海沿江六十三处安置军马。时汴梁未尝置军，扬州冲要重地，置五翼军马并砲手、弩军。今亲王脱欢太子镇遏扬州，提调四省军马，此军不宜更动。设若河南省果用军，则不塔剌吉所管四万户蒙古军内，三万户在黄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万户在河南省之南，脱别台所管五万户蒙古军俱在黄河之北、河南省东北，阿剌铁木兒、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从之。

阿剌铁木兒、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 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从之。

志第四十八 兵三

○马政

西北马多天下，秦、汉而下，载籍盖可考已。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

世祖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立太仆寺，属之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马。其牧地，东越耽罗，北□俞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兒，周回万里，无非牧地。

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其印有兵古、贬古、阔卜川、月思古、斡栾等名。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驰驿阅视，较其多寡，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其总数盖不可知也。凡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

太庙祀事暨诸寺影堂用乳酪，则供牝马；驾仗及宫人出入，则供尚乘马。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氈置撒帐，为取乳室。车驾还京师，太仆卿先期遣使征马五十醞都来京师。醞都者，承乳车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日酿黑马乳以奉玉食，谓之细乳。每醞都，牝马四十。每牝马一，官给刍一束、菽八升。驹一，给刍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半以小稻充。自诸王百官而下，亦有马乳之供，醞都如前之数，而马减四之一，谓之细乳。刍粟要旬取给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诣闲ＭＩ阅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醞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

凡御位下、正宫位下、随朝诸色目人员，甘肃、土番、耽罗、云南、占城、芦州、河西、亦奚卜薛、和林、斡难、怯鲁连、阿剌忽马乞、哈剌木连、亦乞里思、亦思浑察、成海、阿察脱不罕、折连怯呆兒

等处草地，内及江南、腹里诸处，应有系官孳生马、牛、驼、驴、羊点数之处，一十四道牧地，各千户、百户等名目如左：

东路折连怯呆兒等处，玉你伯牙、上都周围，哈剌木连等处，阿剌忽马乞等处，斡斤川等处，阿察脱不罕等处，甘州等处，左手永平等处，右手固安州等处，云南亦奚卜薛，芦州，益都，火里秃麻，高丽耽罗国。

一，折连怯呆兒等处御位下：折连怯呆兒地哈剌赤千户买买、买的、撒台、怯兒八思、阔阔来、塔失铁木兒、哈剌那海、伯要□、也兒的思、撒的迷失、教化、太铁木兒、塔都、也先、木薛肥、不思塔八、不兒都、麻失不颜台、撒敦。按赤、忽里哈赤千户下百户脱脱木兒。兀鲁兀内土阿八剌哈赤阔阔出。彻彻地撒剌八。薛里温、你里温、斡脱忽赤、哈剌铁木兒。哈思罕地僧家奴。玉你伯牙断头山百户哈只。

一，玉你伯牙等处御位下：玉你伯牙地哈剌赤百户忽兒秃哈、兀都蛮、燕铁木兒、暗出忽兒、也先秃满、玉龙铁木兒、月思哥、明里不兰。

大斡耳朵位下：乞剌里郭罗赤马某等。哈里牙兒苟赤别铁木兒。伯只剌苟赤阿蓝答兒。阿察兒伯颜苟赤教化的等。塔鲁内亦兒哥赤、塔里牙赤等。伯只剌阿塔赤忽兒秃哈。桃山太师月赤察兒分出铁木兒等。伯颜只鲁干阿塔赤秃忽鲁等。玉你伯牙奴秃赤、火你赤。

一，哈剌木连等处御位下：阿失温忽都地八都兒。希彻秃地吉兒□。哈察木敦。火石脑兒哈塔、咬罗海牙、撒的。换撒里真按赤哈答。须知忽都哈剌赤别乞。军脑兒哈剌赤火罗思。玉龙□占彻。云内州拙里牙赤昌罕。察罕脑兒欠昔思。棠树兒安鲁罕。石头山秃忽鲁。牙不罕你里温脱脱木兒。开成路黑水河不花。

大斡耳朵位下：完者。

一，阿剌忽马乞等处御位下：阿剌忽马乞地哈剌赤百户按不怜、乾铁哥、火石铁木兒、末赤、卯罕、不兰奚、孛罗罕。怯鲁连地哈剌赤千户床八失，百户怯兒的、小薛干、别铁列不作、孛罗、串都、也速、典列、坦的里、也里迷失、忙兀□。斡难地兰盏兒、未者、哈只不花等。

大斡耳朵位下：阿剌忽马乞按灰等。阔苦地阔赤斤等。

一，斡斤川等处御位下：斡斤川地哈剌赤千户月鲁、阿剌铁木兒、塔塔塔察兒。拙里牙赤斡罗孙，马塔哈兒哈地哈剌为千户当失、燕忽里，欢差太难。阔阔地兀奴忽赤忙兀□。怯鲁连八剌哈赤八兒麻思。

大斡耳朵位下：马塔哈兒哈怯连口只兒哈忽。

一，阿察脱不罕等处御位下：阿察脱不罕地哈赤守纳。斡川札马昔宝赤忙哥撒兒。火罗罕按赤秃忽赤。青海后火义罕塔兒罕、按赤也先。黄兀兒不剌按赤末兒哥、忽林失。应里哥地按赤哈丹、忽台迷失。应吉列古哈剌赤不鲁。亦兒浑察西哈剌赤。答兰速鲁哈剌赤八只吉兒。哈兒哈孙不剌哈剌赤阿兒秃。

大斡耳朵位下：怯鲁连火你赤塔剌海。

一，甘州等处御位下：口千子哈剌不花一所。奥鲁赤一所。阿剌沙阿兰山兀都蛮。亦不剌金一所。宽彻干。塔塔安地普安。胜回地刘子总管。阔阔思地太铁木兒等。甘州等处杨住普。拨可连地撒兒吉思。只哈秃屯田地安童一所。哈剌班忽都拙里牙赤耳眉。

一，左手永平等处御位下：永平地哈剌赤千户六十。乐亭地拙里牙赤、阿都赤、答剌赤迷里迷失，亦兒哥赤马某撒兒答。香河按赤定?⑭嗦沓嗨俑缣□緝骸：游魑癜□莱嘭寐撖灐□t州哈剌赤脱忽察。桃花岛青昔宝赤赤班等。

大斡耳朵位下：河西务玉提赤百户马札兒。

一，右手固安州四怯薛八剌哈赤平章那怀为长：固安州哈剌赤脱忽察，哈赤忽里哈赤、按赤不都兒。真定昔宝赤脱脱。左卫哈剌赤塔不□。青州哈剌赤阿哈不花。涿州哈剌赤不鲁哈思。

一，云南亦奚卜薛铁木兒不花为长。

一，芦州。

一，益都哈剌赤忽都铁木兒。

一，火里秃麻太胜忽兒为长。

一，高丽耽罗。

○屯田

古者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有国者善用其法，则亦养兵息民之要道也。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今故著其建置增损之概，而内外所辖军民屯田，各以次列焉。

枢密院所辖

左卫屯田：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调枢密院二千人，于东安州南、永清县东荒土及本卫元占牧地，立屯开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为军二千名，为田一千三百一十顷六十五亩。

右卫屯田：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调本卫军二千人，于永清、益津等处立屯开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其屯军田亩之数，与左卫同。

中卫屯田：世祖至元四年，于武清、香河等县置立。十一年，以各屯地界，相去百余里，往来耕作不便，迁于河西务、荒庄、杨家口、青台、杨家白等处。其屯军之数，与左卫同，为田一千三十七顷八十二亩。

前卫屯田：世祖至元十五年九月，以各省军人备侍卫者，于霸州、保定、涿州荒闲地土屯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屯军与左卫同，为田一千顷。

后卫屯田：置立岁月与前卫同。后以永清等处田亩低下，迁昌平县之太平庄。泰定三年五月，以太平庄乃世祖经行之地，营盘所在，春秋往来，牧放卫士头匹，不宜与汉军立屯，遂罢之，止于旧立屯所，耕作如故。屯军与左卫同，为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顷一十四亩。

武卫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发迤南军人三千名，于涿州、霸州、保定、定兴等处置立屯田，分设广备、万益等六屯，别立农政院以领之。二十二年，罢农政院为司农寺，自后与民相参屯种。二十五年，别立屯田万户府，分管屯种军人。二十六年，以屯军属武卫亲军都指挥使

司，兼领屯田事。仁宗皇庆元年，改属卫率府，后复归之武卫。英宗至治元年，命以广备、利民二千户军人所耕地土，与左卫率府忙古□屯田千户所互相更易。屯军三千名，为田一千八百四顷四十五亩。

左翼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二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以领之。遂于大都路霸州及河间等处立屯开耕，置汉军左右手二千户、新附军六千户所，为军二千五十一名，为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顷五十二亩。

右翼屯田万户府：其置立岁月与左翼同。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发真定军人三百名，于武清县崔黄口增置屯田。仁宗延祐五年四月，立卫率府，以本府屯田并属詹事院，后复归之枢密，分置汉军千户所三，别置新附军千户所一，为军一千五百四十人，为田六百九十九顷五十亩。

忠翊侍卫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后改立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以领之。成宗大德十一年，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仍领屯田。武宗至大四年，以黄华岭新附屯田军一千人并归本卫，别立屯署。是年，改大同侍卫为中都威卫，属之徽政院，分屯军二千置弩军翼，止以二千人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黄华岭新附军屯如故。仁宗延祐二年，迁红城屯军于古北口、太平庄屯种。五年，复签中都威卫军八百人，于左都威卫所辖地内别立屯署。七年十二月，罢左都威卫及太平庄、白草营等处屯田，复于红城周回立屯，仍属中都威卫。英宗至治元年，始改为忠翊侍卫，屯田如故，为田二千顷。后移置屯所，不知其数。

左、右钦察卫屯田：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本卫军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及钦察屯田千户所，于清州等处屯田。英宗至治二年，始分左、右钦察卫，以左右手屯田千户所分属之。文宗天历二年，创立龙翊侍卫，复以隶焉。为军左手千户所七百五名，右手千户所四百三十七名，钦察千户所八百名。为田左手千户所一百三十七顷五十亩，右手千户所二百一十八顷五十亩，钦察千户所三百顷。

左卫率府屯田：武宗至大元年六月，命于大都路漷州武清县及保定路新城县置立屯田。英宗至治元年，以武卫与左卫率府屯田地界相离隔绝，不便耕作，命以两卫屯地互更易之，分置三翼屯田千户所，为军三

千人，为田一千五百顷。

宗仁卫屯田：英宗至治二年八月，发五卫汉军二千人，于大宁等处创立屯田，分置两翼屯田千户所，为田二千顷。

宣忠扈卫屯田：文宗至顺元年十二月，命收聚讫一万斡罗斯，给地一百顷，立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屯田，依宗仁卫例。

大司农司所辖

永平屯田总管府：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八月，以北京采取材木百姓三千余户，于滦州立屯，设官署以领其事，为户三千二百九十，为田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四顷四十九亩。

营田提举司：不详其建置之始，其设立处所在大都漷州之武清县，为户军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百三十五，析居放良四百八十，不兰奚二百三十二，火者一百七十口，独居不兰奚一十二口，黑瓦木丁八十二名，为田三千五百二顷九十三亩。

广济署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正月，以崔黄口空城屯田，岁涝不收，迁于清、沧等处。后大司农寺以尚珍署旧领屯夫二百三十户归之，既又迁济南、河间五百五十户，平滦、真定、保定三路屯夫四五百十户，并入本屯，为户共一千二百三十，为田一万二千六百顷三十八亩。

宣徽院所辖

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官府：世祖至元十六年，募民开耕涟、海州荒地，官给禾种，自备牛具，所得子粒官得十之四，民得十之六，仍免屯户徭役，屡欲中废不果。二十七年，所辖提举司一十九处并为十二。其后再并，止设八处，为户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三，为田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三顷三十九亩。

丰闰署：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创立于大都路蓟州之丰闰县，为户八百三十七，为田三百四十九顷。

宝坻屯：世祖至元十六年，签大都属邑编民三百户，立屯于大都之宝坻县，为田四百五十顷。

尚珍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置立于济宁路之兖州，为户四百五十

六，为田九千七百一十九顷七十二亩。

腹里所辖军民屯田

大同等处屯储总管屯田：成宗大德四年，以西京黄华岭等处田土颇广，发军民九千余人，立屯开耕。六年，始设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十一年，放罢汉军还红城屯所，止存民夫在屯。仁宗时，改万户府为总管府，为户军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为田五千顷。

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司屯田：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月兒鲁官人言："近于灭捏怯土、赤纳赤、高州、忽兰若班等处，改置驿传，臣等议，可于旧置驿所设立屯田。"从之。二十八年，发虎贲亲军二千人入屯。二十九年，增军一千，凡立三十四屯，于上都置司，为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为田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九亩。

岭北行省屯田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并和林阿剌□元领军一千人入五条河。成宗元贞元年，摘六卫汉军一千名，赴称海屯田。大德三年，以五条河汉军悉并入称海。仁宗延祐三年，罢青海屯田，复立屯于五条河。六年，分拣蒙古军五千人，复屯田青海。七年，命依世祖旧制，青海、五条河俱设屯田，发军一千人于五条河立屯。英宗时，立屯田万户府，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为田六千四百余顷。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屯田

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大宁、辽阳、平滦诸路拘刷漏籍、放良、孛兰奚人户，及僧道之还俗者，立屯于瑞州之西濒海荒地开耕，设打捕屯田总管府。成宗大德四年，罢之，止立打捕屯田所，为户元拨并召募共一百二十二，为田二百三十顷五十亩。

浦峪路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月，为蛮军三百户、女直一百九十户，于咸平府屯种。三十年，命本府万户和鲁古□领其事，仍于茶剌罕、剌怜等处立屯。三十一年，罢万户府屯田。仁宗大德二年，拨蛮军三百户属肇州蒙古万户府，止存女直一百九十户，依旧立屯，为田四百顷。

金复州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五月，发新附军一千二百八十一户，于忻都察置立屯田。二十六年，分京师应役新附军一千人，屯

田哈思罕关东荒地。三十年，以玉龙帖木兒、塔失海牙两万户新附军一千三百六十户，并入金复州，立屯耕作，为户三千六百四十一，为田二千五百二十三顷。

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成宗元贞元年七月，以乃颜不鲁古赤及打鱼水达达、女直等户，于肇州旁近地开耕，为户不鲁古赤二百二十户，水达达八十户，归附军三百户，续增渐丁五十二户。

河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

南阳府民屯：世祖至元二年正月，诏孟州之东，黄河之北，南至八柳树、枯河、徐州等处，凡荒闲地土，可令阿□、阿剌罕等所领士卒，立屯耕种，并摘各万户所管汉军屯田。六年，以攻襄樊军饷不足，发南京、河南、归德诸路编民二万余户，于唐、邓、申、裕等处立屯。八年，散还元屯户，别签南阳诸色户计，立营田使司领之。寻罢，改立南阳屯田总管府。后复罢，止隶有司，为户六千四十一，为田一万六百六十二顷七亩。

洪泽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立洪泽南北三屯，设万户府以统之。先是，江淮行省言："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况芍陂、洪泽皆汉、唐旧尝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汉军屯田，可岁得粮百五十余万石。"至是从之。三十一年，罢三屯万户，止立洪泽屯田万户府以统之。其置立处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黄家疃等处，为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名，为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二顷二十一亩。

芍陂屯田万户府：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江淮行省言："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余顷，乞置三万人立屯。"中书省议："发军士二千人，姑试行之。"后屯户至一万四千八百八名。

德安等处军民屯田总管府：世祖至元十八年，以各翼取到汉军，及各路拘收手号新附军，分置十屯，立屯田万户府。三十一年，改立总管府，为民九千三百七十五名，军五千九百六十五名，为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顷九十六亩。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

陕西屯田总管府：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二千户，立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屯田。十八年，立屯田所。十九年，以军站屯户拘收为怯怜口户计，放还而无所归者，籍为屯户，立安西、平

凉屯田，设提领所以领之。二十九年，立凤翔、镇原、彭原屯田，放罢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延安军人，置立民屯，设立屯田所，寻改为军屯，令千户所管领。三十年，复更为民屯，为户凤翔一千一百二十七户；镇原九百一十三户；栎阳七百八十六户，后存六百五十户；泾阳六百九十六户，后存六百五十八户；彭原一千二百三十八户；安西七百二十四户，后存二百六十二户；平凉二百八十八户；终南七百七十一户，后存七百一十三户；渭南八百一十一户，后存七百六十六户。为田凤翔九十顷一十二亩，镇原四百二十六顷八十五亩，栎阳一千二十顷九十九亩，泾阳一千二十顷九十九亩，彭原五百四十五顷六十八亩，安西四百六十七顷七十八亩，平凉一百一十五顷二十亩，终南九百四十三顷七十六亩，渭南一千二百二十二顷三十一亩。

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以盩厔南系官荒地，发归附军，立孝子林、张马村军屯。二十年，以南山把口子巡哨军人八百户，于盩厔之杏园庄、宁州之大昌原屯田。二十一年，发文州镇戍新附军九百人，立亚柏镇军屯，复以燕京戍守新附军四百六十三户，于德顺州之威戎立屯开耕。为户孝子林屯三百一户，张马村屯三百一十三户，杏园庄屯二百三十三户，大昌原屯四百七十四户，亚柏镇屯九百户，威戎屯四百六十三户。为田孝子林二十三顷八十亩，张马村七十三顷八十亩，杏园庄一百一十八顷三十亩，大昌原一百五十八顷七十九亩，亚柏镇二百六十八顷五十九亩，威戎一百六十四顷八十亩。

贵赤延安总管府屯：世祖至元十九年，以拘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为田四百八十六顷。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辖所军民屯田

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

管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先是，遣都元帅刘恩往肃州诸郡，视地之所宜，恩还言宜立屯田，遂从之。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顷六十四亩。

宁夏营田司屯田：世祖至元八年正月，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

人民一千一百七户，往中兴居? J □荒辏□辔□吞锘B□捕□□陌俣 6 □□□辏□□□ザ。□萌□偃耍□□镆磺O税偾辍?

宁夏路放良官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从安抚司请，以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户，编聚屯田，为田四百四十六顷五十亩。

亦集乃屯田：世祖至元十六年，调归附军人于甘州，十八年，以充屯田军。二十二年，迁甘州新附军二百人，往屯亦集乃合即渠开种，为田九十一顷五十亩。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屯田

赣州路南安寨兵万户府屯田：成宗大德二年正月，以赣州路所辖信丰、会昌、龙南、安远等处，贼人出没，发寨兵及宋旧役弓手，与抄数漏籍人户，立屯耕守，以镇遏之，为户三千二百六十五，为田五百二十四顷六十八亩。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屯田

?⑰耐吞铮菏雷嬷猎□□四辏□愿 = ü骶□复 7. 延茫□栏估锢□□昧⑼吞铮□□芫□芄苤 3 □龋□⑰蚴厥孔淠昀喜豢氨刚髡秸撸□冒儆惺□娜耍□帜寄习驳认鼐用褚磺O税俣□□寤B□⑼透□鳌 3 勺谠□耆□辏□□谀馅□ 16. 琛�十)锤髁⑼吞铮□□□□□□耍□客椭靡磺□灏倜□□敖□□谐碌跹鄣扔嗟橙胪停□刖□讼嗖胃□帧Ｎ□□≈萃鸵磺□灏俣□□迕□□闹萃鸵磺□灏僖皇□□□Ｎ□锿≈萃投□俣□□迩辏□闹萃投□傥迨□辍?

高丽国立屯

高丽屯田：世祖至元七年创立，是时东征日本，欲积粮饷，为进取之计，遂以王綧、洪茶丘等所管高丽户二千人，及发中卫军二千人，合婆娑府、咸平府军各一千人，于王京东宁府、凤州等一十处，置立屯田，设经略司以领其事，每屯用军五百人。

四川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二十九处

广元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三年，从利州路元帅言，广元实东西两川要冲，支给浩繁，经理系官田亩，得九顷六十亩，遂以褒州刷到无主人口，偶配为十户，立屯开种。十八年，发新得州编民七十七户屯田，为户共八十七。

叙州宣抚司民屯：世祖至元十一年，命西蜀四川经略使起立屯田。十五年，签长宁军、富顺州等处编民四百七十五户，立屯耕种。十九年，续签一百六十户。二十年，叙州签民一千九百户。二十五年，富顺州复签民六百八户，增人旧屯。二十七年，取勘析出屯户，得二百八十四。成宗元贞二年，复放罢站户一千一十七户，依旧屯田。总之为户四千四百四十四。

绍庆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九年，于本路未当差民户内，签二十三户，置立屯田。二十年，于彭水县籍管万州寄户内，签拨二十户。二十一年，签彭水县未当差民户三十二户增入。二十六年，屯户贫乏者多负逋，复签彭水县编民一十六户补之。为户九十一。

嘉定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九年，签亡宋编民四户，置立屯田。成宗元贞元年，拨成都义士军八户增入。为户一十二。

顺庆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二年，签顺庆民三千四百六十八户，置立屯田。十九年，复于民户内差拨一千三百三十六户置民屯。二十年，复签二百一十二户增入。总之五千一十六户。

潼州府民屯：世祖至元十一年，签本府编民及义士军二千二百二十四户，立屯。十三年，复签民一百四十二户。二十一年，行省遣使于遂宁府择监夫之老弱废疾者，得四十六户，签充屯户。总之二千四百一十二户。

夔路总管府民屯：世祖至元十一年置，累签本路编民至五千二十七户，续于新附军内签老弱五十六户增入。

重庆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一年置，累于江津、巴县、泸州、忠州等处，签拨编民二千三百八十七户，并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六户。

成都路民屯：世祖至元十三年，签阴阳人四十户，办纳屯粮。二十二年，续签泸州编民九十七户，充屯田户。三十一年，续签千户高德所管民一十四户。

保宁万户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保宁府言：“本管军人，一户或二丁三丁，父兄子弟应役，实为重并，若又迁于成都屯种，去家隔远，逃匿必多。乞令本府在营士卒，及夔路守镇军人，止于保宁沿江屯种。”从之。签军一千二百名。二十七年，发屯军一百二十九人，从万户也速迭兒西征，别签渐丁军人入屯，为户一千三百二十九名，为田一百

一十八顷二十七亩。

叙州等处万户府军屯：成宗元贞二年，改立叙州军屯，迁遂宁屯军二百三十九人，于叙州宣化县喁口上下荒地开耕，为田四十一顷八十三亩。

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军屯：仁宗延祐七年，发军一千二百人，于重庆路三堆、中嶆、赵市等处屯耕，为田四百二十顷。

夔路万户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从四川行省议，除沿边重地，分军镇守，余军一万人，命官于成都诸处择膏腴地，立屯开耕，为户三百五十一人，为田五十六顷七十亩，凡创立十四屯。

成都等路万户府军屯：于本路崇庆州义兴乡楠木园置立，为户二百九十九人，为田四十二顷七十亩。

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军屯：置立于灌州之青城、陶坝及崇庆州之大栅头等处，为户一千三百二十八名，为田二百八顷七亩。

广安等处万户府军屯：置立于成都路崇庆州之七宝坝，为户一百五十名，为田二十六顷二十五亩。

保宁万户府军屯：置立于崇庆州晋原县之金马，为户五百六十四名，为田七十五顷九十五亩。

叙州万户府军屯：置立于灌州之青城，为户二百二十一名，为田三十八顷六十七亩。

五路万户府军屯：置立于成都路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及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为户一千一百六十一名，为田二百三顷一十七亩。

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军屯：置立于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为户三百四十四名，为田五十六顷。

随路八都万户府军屯：置立于灌州青城、温江县，为户八百三十二名，为田一百六十二顷五十七亩。

旧附等军万户府军屯：置立于灌州青城县、崇庆州等处，为户一千二名，为田一百二十九顷五十亩。

砲手万户府军屯：置立于灌州青城县龙池乡，为户九十六名，为田一十六顷八十亩。

顺庆军屯：置立于晋原县义兴乡、江源县将军桥，为户五百六十五名，为田九十八顷八十七亩。

平阳军屯：置立于灌州青城、崇庆州大栅头，为户三百九十八名，为田六十九顷六十五亩。

遂宁州军屯：为户二千名，为田三百五十顷。

嘉定万户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摘蒙古、汉军及嘉定新附军三百六十人，于崇庆州、青城等处屯田。二十八年，还之元翼，止余屯军一十三名，为田二顷二十七亩。

顺庆等处万户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发军于沿江下流汉初等处屯种，为户六百五十六名，为田一百一十四顷八十亩。

广安等处万户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拨广安旧附汉军一百一十八名，于新明等处立屯开耕，为田二十顷六十五亩。

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一十二处

威楚提举司屯田：世祖至元十五年，于威楚提举盐使司拘刷漏籍人户充民屯，本司就领其事，与中原之制不同，为户三十三，为田一百六十五双。

大理金齿等处宣尉司都元帅府军民屯：世祖至元十二年，命于所辖州县拘刷漏籍人户，得二千六十有六户，置立屯田。十四年，签本府编民四百户益之。十八年，续签永昌府编民一千二百七十五户增入。二十六年，立大理军屯，于爨僰军内拨二百户。二十七年，复签爨僰军人二百八十一户增入。二十八年，续增一百一十九户。总之民屯三千七百四十一户，军屯六百户，为田军民己业二万二千一百五双。

鹤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签鹤庆路编民一百户立民屯。二十七年，签爨僰军一百五十二户立军屯，为田军屯六百八双，民屯四百双，俱己业。

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以云南戍军粮饷不足，于

和曲、禄劝二州爨僰军内，签一百八十七户，立屯耕种，为田七百四十八双。

威楚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威楚民屯，拘刷本路漏籍人户，得一千一百双。二十七年，始立屯军，于本路爨僰军内签三百九十九户，内一十五户官给荒田六十双，余户自备己业田一千五百三十六双。

中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置立中庆民屯，于所属州县内拘刷漏籍人户，得四千一百九十七户，官给田一万七千二十二双，自备己业田二千六百二双。二十七年，始立军屯，用爨僰军人七百有九户，官给田二百三十四双，自备己业田二千六百一双。

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曲靖路民屯，拘刷所辖州郡诸色漏籍人户七百四十户立屯。十八年，续签民一千五百户增入，其所耕之田，官给一千四百八十双，自备己业田三千双。十二年，立澂江民屯，所签屯户，与曲靖同，凡一千二百六十户。二十六年，始立军屯，于爨僰军内签一百六十九户。二十七年，复签二百二十六户增入。十二年，立仁德府民屯，所签屯户，与澂江同，凡八十户，官给田一百六十双。二十六年，始立军屯，签爨僰军四十四户。二十七年，续签五十六户增入，所耕田亩四百双，俱系军人己业。

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

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临安民屯二处，皆于所属州县拘刷漏籍人户开耕。宣慰司所管民屯三百户，田六百双。本路所管民屯二千户，田三千四百双。二十七年，续立爨僰军屯，为户二百八十八，为田一千一百五十二双。

梁千户翼军屯：世祖至元三十年，梁王遣使诣云南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三十一年，发三百人备镇戍巡逻，止存七百人，于乌蒙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双。

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会通民屯，屯户系爨僰土军二户。十六年，立建昌民屯，拨编民一百四户。二十三年，发爨僰军一百八十户，立军屯。是年，又立会川路民屯，发

本路所辖州邑编民四十户。十六年，立德昌路民屯，发编民二十一户。二十年，始立军屯，发爨僰军人一百二十户。

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祐三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兒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屯田三处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民屯：世祖至元三十年，召募民户并发新附士卒，于海南、海北等处置立屯田。成宗元贞元年，以其地多瘴疠，纵屯田军二千人还各翼，留二千人与召募民之屯种。大德三年，罢屯田万户府，屯军悉令还役，止令民户八千四百二十八户屯田，琼州路五千一十一户，雷州路一千五百六十六户，高州路九百四十八户，化州路八百四十三户，廉州路六十户。为田琼州路二百九十二顷九十八亩，雷州路一百六十五顷五十一亩，高州路四十五顷，化州路五十五顷二十四亩，廉州路四顷八十八亩。

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洞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十年，平大任洞贼黄德宁等，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为户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户，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户，那扶屯一千九户，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户，水口屯一千五百九十九户。续增藤州屯，二百八顷一十九亩。

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处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调德安屯田万户府军士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分置衡州之清化、永州之乌符、武冈之白仓，置立屯田。二十七年，募衡阳县无土产居民，得九户，增入清化屯。为户清化屯军民五百九户；乌符屯军民五百户，白仓屯同。为田清化屯一百二十顷一十九亩，乌符屯一百三顷五十亩，白仓屯八十六顷九十二亩。

志第四十九 兵四

○站赤

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阙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今故著其驿政之大者，然后纪各省水陆凡若干站，而辽东狗站，亦因以附见云。

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四年五月，谕随路官员并站赤人等："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段匹、鹰鹘，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

世祖中统四年三月，中书省定议乘坐驿马，长行马使臣、从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为始，正月三十日终住支；从人白米一升，面一斤。长行马使臣赍圣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干当官事者，其一二居长人员，支宿顿分例，次人与粥饭，仍支给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为始，至三月三十日终止，白米一升，面一斤，油盐杂用钞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字，依部拟宿顿处批支。五月，云州设站户，取迤南州城站户籍内，选堪中上户应当。马站户，马一匹，牛站户，牛二双，于各户选堪当站役之人，不问亲躯，每户取二丁，及家属于立站去处安置。

五年八月，诏："站户贫富不等，每户限四顷，除免税石，以供铺马祗应；已上地亩，全纳地税。"

至元六年二月，诏：“各道宪司，如总管府例，每道给铺马劄子三道。”

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议：“各路总管府在城驿，设官二员，于见役人员内选用；州县驿，设头目二名，如见役人即是相应站户，就令依上任事，不系站户，则就本站马户内别行选用；除脱脱禾孙依旧存设，随路见设总站官罢之。”十一月，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往来使臣，令脱脱禾孙盘问。

八年正月，中书省议：“铺马劄子，初用蒙古字，各处站赤未能尽识，宜绘画马匹数目，复以省印覆之，庶无疑惑。”因命今后各处取给铺马标附文籍，其马匹数付译史房书写毕，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给马数目，省印印讫，别行附籍发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八月，诸站都统领使司言：“朝省诸司局院，及外路诸官府应差驰驿使臣所赍劄子，从脱脱禾孙辨诘，无脱脱禾孙之处，令总管府验之。”

十一年十月，命随处站赤，直隶各路总管府，其站户家属，令元籍州县管领。

十三年正月，改诸站都统领使司为通政院，命降铸印信。

十七年二月，诏：“江淮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军务者，方许驰驿。余者自济州水站为始，并令乘船往来。”

十八年闰八月，诏：“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随路官钱，不须支给，验其闲剧，量增站户，协力自备首思当站。”

十九年四月，诏给各处行省铺马圣旨，扬州行?6.踔菪惺 ⑷□菪惺18.∽诵惺 ⑰汲切惺 □参餍惺 ⑺拇Ч惺 ⑽飨男惺 8.手菪惺。□渴‖宓馈D戏窖樘锪讣捌呤□□撸□嫉闭韭硪黄ァ＞旁拢□尸□撼佳裕骸八媛氛境嗳□寤B□驳闭□硪黄ィ□□□Ч□狄涣荆□员敢磺惺参锕□谩＝□暌岳矗□辔□钔豕□骷罢□□□游幌峦纺渴度险惺眨□蛎叭胪断禄Ъ普撸□熘抡境嗨鸨祝□蚧徊拐净A！贝又□Ｊ□拢□龈□魇Σ搪硎ブ迹□鞔ā14.□住⑷□菔□溃□手荨⑱行烁魑宓馈?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给铺马圣旨二道。五月，江淮行省增给十道，都省遣使繁多，亦增二十道给之。七月，免站户和顾和买、一切杂

泛差役，仍令自备首思。十一月，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十道，总之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转运司、宣慰司铺马圣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转运司分司二道，荆湖行省所辖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二月，增给各处铺马劄子：荆湖、占城等处本省一十道，荆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辖路分一十六处，每处二道；山东运司二道；河间运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辖路分七处，每处二道；司农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辖顺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两处宣抚司各三道；都省二十道。四月，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顿支米一升、面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增钞二分，通作三分，经过减半。从者每名支米一升，经过减半。九月，给阿里海牙所治之省铺马圣旨十道，所辖宣慰司二处，各三道。

二十二年四月，给陕西行省并各处宣慰司、行工部等处铺马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二十三年四月，福建、东京两行省各给圆牌二面。奥鲁赤出使交趾，先给圆牌二面，今再增二面，于脱欢太子位下给发。南京行省起马三十匹，给圆牌二面。创立三处宣慰司，给劄子起马三十匹。

二十四年四月，增给尚书省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给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五月，扬州省言：“徐州至扬州水马站，两各分置，夏月水潦，使臣劳苦。请徙马站附并水站一处安置，驰驿者白日马行，夜则经由水路，况站户皆是水滨居止者，庶几官民两便。”从之。七月，给中兴路、陕西行?9.愣□□克尽⑸巢欢〉裙倨搪硎ブ家皇□□馈?

二十五年正月，腹里路分三十八处，年销祗应钱不敷，增给钞三千九百八十一锭，并元额七千一百六十九锭，总中统钞一万一千一百五十锭，分上下半年给降。二月，命南方站户，以粮七十石出马一匹为则，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共之，惟求税粮仅足当站之数，不至多余，却免其一切杂泛差役。若有纳粮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请独当站马一匹者听之。五月，增给辽阳行省铺马劄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给铺马圣旨二十四道，增给劄子六道。

二十六年正月，给光禄寺铺马劄子四道。二月，从沿海镇守官蔡泽言，以旧有水军二千人，于海道置立水站。三月，给海道运粮万户府铺马圣旨五道。四月，四川绍庆路给铺马劄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龙兴行

省增给铺马圣旨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司给降二道。八月，给辽东宣慰司铺马圣旨五道，大理、金齿宣慰司四道。九月，增给西京宣慰司铺马劄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辖浙东道宣慰司三道，绍兴路总管府给降二道，甘肃行省所辖亦集乃总管府、沙州、肃州三路给六道。十一月，增给甘肃行省铺马圣旨七道。

二十七年正月，增给陕西行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辖徽州路水道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

二十八年六月，随处设站官二员，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余设二名，祗应头目、攒典各一名。站户及百者，设百户一名。七月，诏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依军户例，兼管站赤奥鲁，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十二月，增给省除之任官铺马圣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三月，命通政院分官四员，于江南四省整理站赤，给印与之。

三十年正月，南丹州洞蛮来朝，立安抚司于其地，给铺马圣旨二道。三月，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增给铺马圣旨起马五匹。五月，给淘金运司铺马圣旨起马五匹，大司农司起马二十匹。六月，江浙行省言："各路递运站船，若止以六户供船一艘，除苗不过十四五石，力寡不能当役。请令各路除苗不过元额二十四石，自六户之上，或至十户，通融签拨。"从之。八月，给刘二拔都兒圆牌三面，铺马圣旨一十五道。十月，增给济南府盐运司铺马圣旨一道。

三十一年六月，给福建运司铺马圣旨起马五匹。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御史台臣言："各处站赤合用祗应官钱，多不依时拨降，又或数少不给，遂令站户输当库子，陪备应办。莫若验使臣起数，实支官钱，所在官司，依时拨降，令各站提领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似为便益。"诏都省定议行之。

十年，从江浙省言，命站官仍领祗待，选站户之有余粮者，以充库子，止设一名，上下半年更代，就准本户里正、主首身役。

武宗至大三年五月，给嘉兴、松江、瑞州三路及汴梁等处管民总管府铺马圣旨各三道。

四年三月，诏拘收各衙门铺马圣旨，命中书省定议以闻。省臣言：“始者站赤隶兵站，后属通政院，今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合依旧命兵部领之。”制可。四月，中书省臣又言：“昨奉旨以站赤属兵部，今右丞相铁木迭兒等议，汉地之驿，命兵部领之，其铁烈干、纳邻、末邻等处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罢通政院，悉隶兵部可也。”闰七月，复立通政院，领蒙古站赤。八月，诏：“大都至上都，每站除设驿令、丞外，设提领三员、司吏三名。腹里路分，冲要水陆站赤，设提领二员、司吏二名。其余闲慢驿分，止设提领一员、司吏一名。如无驿令，量拟提领二员。每一百户，设百户一名，从拘该路府州县提调正官，于站户内选用，三岁为满。凡滥设官吏头目人等，尽罢之。”十一月，给中政院铺马圣旨二十道。

仁宗皇庆二年四月，增给陕西行台铺马圣旨八道。

延祐元年六月，中书省臣言：“典瑞监掌金字圆牌及铺马圣旨三百余道。至大四年，凡圣旨皆纳之于翰林院，以金字圆牌不敷，增置五十面。盖圆牌遣使，初为军情大事而设，不宜滥给，自今求给牌面，不经中书?⑹嗝茉赫撸□宋鹩搿！贝又□Ｊ□拢□场９.现萘⑼痛⒆芄芡蚧Ц□□□搪硎ブ剂□馈?

五年十月，中书兵部言：“各站设置提领，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所领站赤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户，比之军民，体非轻细。奈何俸禄不给，三年一更，贪邪得以自纵。今拟各处馆驿，除令、丞外，见役提领不许交换。”从之。

七年四月，诏蒙古、汉人站，依世祖旧制，悉归之通政院。十一月，从通政院官请，诏腹里、江南汉地站赤，依旧制，命各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州县官勿得预。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赈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钞二十一万三千三百锭，粮七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济，至此为最盛。

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一百九十八处：

陆站一百七十五处，马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车一千六十九辆，牛一千九百八十二只，驴四千九百八头。水站二十一处，船九百五十只，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只，驴三百九十四头，羊五百口。牛站二

处，牛三百六只，车六十辆。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九处，该一百九十六站：

陆站一百六处，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车二百一十七辆，牛一百九十二只，驴五百三十四头。水站九十处，船一千五百一十二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二十处：

陆站一百五处，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车二千六百二十一辆，牛五千二百五十九只。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后除绝亡倒死外，实在站户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只。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二百六十二处：

马站一百三十四处，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轿站三十五处，轿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处，递运夫三千三十二户。水站八十二处，船一千六百二十七只。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五十四处：

马站八十五处，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处，船五百六十八只。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三处：

陆站一百处，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车七十辆，牛五百四十五只，坐轿一百七十五乘，卧轿三十乘。水站七十三处，船五百八十只。

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八十一处：

陆站八十处，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处，船六只。

四川行中书省所辖：

陆站四十八处，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头。水站八十四处，船六百五十四只，牛七十六头。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七十八处：

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水站四处，船二十四只。

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

脱脱禾孙马站六处，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头，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

○弓手

元制，郡邑设弓手，以防盗也。内而京师，有南北两城兵马司，外而诸路府所辖州县，设县尉司、巡检司、捕盗所，□置巡军弓手，而其数则有多寡之不同。职巡逻，专捕获。官有纲运及流徙者至，则执兵仗导道，以转相授受。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职焉。

世祖中统五年，随州府驿路设置巡马及马步弓手，验民户多寡，定立额数。除本管头目外，本处长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有公事急速及丧病产育之类，则不在此限。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七下，准赎元宝钞一贯。州县城池相离远处，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立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须完备，令本县长官提调。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补。若无村店去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及二十户数。其巡军别设，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设立店舍弓手去处，不在五七十里之限。于本路不以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人等户内，每一百户内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合着差发，其当户推到合该差发数目，却于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当该弓手，定立三限盘捉，每限一月。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外据弓手，如一月不获，强盗决一十七下，窃盗七下；两月不获，强盗二十七下，窃盗一十七下；三月不获者，强盗三十七下，窃盗二十七下。如限内获贼，数及一半者，全免正罪。

至元三年，省部议："随路户数，多寡不同，兼军站不该差发，似难均摊。拟合斟酌京府司县合用人数，止于本处包银丝线，并止纳包银户计内，每一百户选差中户一名当役，本户合当差发税银，却令九十九户包纳。"从之。

四年，除上都、中都已有巡军，其所辖州县合设弓手，俱于本路包

银等户选丁多强壮者充，验各处州县户数多寡、驿程紧慢设置，合用器仗，各人自备。

八年，御史台言："诸路宜选年壮熟闲弓马之人，以备巡捕之职。弓手数少者，亦宜增置。除捕盗防转，不得别行差占。"

十六年，分大都南北两城兵马司，各主捕盗之任。南城三十二处，弓手一千四百名；北城一十七处，弓手七百九十五名。

二十三年，省台官言："捕贼巡马，先令执持闷棍以行，贼众多有弓箭，反致巡军被伤。今议给各路弓箭十副，府州七副，司县五副，各令置备防盗。"从之。

仁宗延祐二年，从江南行御史台请，以各处弓手人等，往往致害人命，役三年者罢之，还当民役，别于相应户内补换。

急递铺兵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其所系至重，其立法盖可考焉。

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始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签起铺兵。

中统元年，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各处县官，置文簿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本县官司时复照刷，稽滞者治罪。其文字，本县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其牌长五寸，阔一寸五分，以绿油黄字书号。若系边关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锁，于上重别题号，及写某处文字，发遣时刻，以凭照勘迟速。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高三寸，用黑油红字书号。已上牌匣俱系营造小尺，上以千字文为号，仍将本管地境、置立铺驿卓望地名，递相传报。"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各路总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提点。州县亦委有俸末职正官，上下半月照刷。如有怠慢，初犯事轻者笞四十，赎铜，再犯罚俸一月，三犯者决。总管府提点官比总管减一等，仍科三十，初犯赎铜，再犯罚俸半月，三犯者决。铺兵铺司，痛行断罪。

至元八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凡有递转

文字到，铺司随即分明附籍，速令当该铺兵，裹以软绢包袱，更用油绢卷缚，夹版束系，赍小回历一本，作急走递，到下铺交割附历讫，于回历上令铺司验到铺时刻，并文字总计角数，及有无开拆、磨擦损坏，或乱行批写字样，如此附写一行，铺司画字，回还。若有违犯，易为挨问。随路铺兵，不许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每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楔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其铺兵每名备夹版、铃攀各一付，缨枪一，软绢包袱一，油绢三尺，蓑衣一领，回历一本。各处往来文字，先用净检纸封裹于上，更用厚夹纸印信封皮。各路承发文字人吏，每日逐旋发放，及将承发到文字，验视有无开拆、磨擦损坏、批写字样，分朗附簿。

九年，左补阙祖立福合言："诸路急递铺台，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

二十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求充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从之。

二十八年，中书省定议："近年入递文字，封缄杂乱，发遣无时，今后省部并诸衙门入递文字，其常事皆付承发司随所投下去处，类为一缄。如往江淮行省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通为一缄。其他官府同。省部台院，凡有急速之事，别置匣子发遣，其匣子入递，随到即行。铺司须能附写文历，辨定时刻，铺兵须壮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随即易换。"

三十一年，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

英宗至治三年，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一岁之内，能尽职者，从优补用；不能者，提调官量轻重罪之。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护文书不破碎、不襞积，折小漆绢以御雨雪，不使濡湿之。及各铺得之，则又展转递去。

鹰房捕猎

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故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阙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时，而违者则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故鹰房捕猎，皆有司存。而打捕鹰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道与凡旷役无赖者，乃招收亡宋旧役等户为之。其差发，除纳地税、商税，依例出军等六色宣课外，并免其杂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属御位下及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及世祖时，行尚书省尝重定其籍，厥后永为定制焉。

御位下打捕鹰房官：一所，权官张元，大都路宝坻县置司，无额七十七户。一所，王阿都赤，世袭祖父职，掌十投下、中都、顺天、真定、宣德等路诸色人匠打捕等户，元额一百四十七户。一所，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民户达鲁花赤石抹也先，世袭祖父职，元额一百一十七户。一所，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官李脱欢帖木兒，世袭祖父职，元额二百二十八户。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人匠等户达鲁花赤黄也速□兒，世袭祖父职，元额五十户。一所，管领鹰房打捕人匠等户达鲁花赤移剌帖木兒，世袭祖父职，元额一百五十七户。一所，宣授管领打捕鹰房等户达鲁花赤阿八赤，世袭祖父职，元额三百五十五户。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人户达鲁花赤寒食，世袭祖父职，元额二百四十三户。

诸王位下：汝宁王位下，管领民匠打捕鹰房等户官，元额二百一户。普赛因大王位下，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达鲁花赤都总管府，元额七百八十户。

天下州县所设猎户：腹里打捕户，总计四千四百二十三户。河东宣慰司打捕户，五百九十八户。晋宁路打捕户，三百三十二户。大同路打捕户，一十五户。冀宁路打捕户，二百五十一户。上都留守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宣德提领所打捕户，一百八十二户。山东宣慰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宣德提领所打捕户，一百八十二户。山东宣慰司打捕户，一百户。益都路打捕户，四十三户。济南路打捕户，三十六户。般阳路二十一户。东平路三十四户。曹州八十四户。德州一十户。濮州三十一户。泰安州五户。东昌路一户。真定路九十一户。顺德路一十九户。广平路一十九户。冠州五户。恩州二户。彰德三十七户。卫辉路一十六户。大名路二百八十六户。保定路三十一户。河间路二百五十二户。随路提举司一千一百九十一户。河间鹰户府二百七十六名。都总管府七百五十六户。

辽阳大宁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七百五十九户。东平等路打捕鹰房官捕户，三百九户。随州德安河南襄阳怀孟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一百七十二户。扠捕提领所捕户，四十户。高丽鹰房总管捕户，二百五十户。河南等路打捕鹰房官捕户，一千一百四十二户。益都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百二十一户。河北河南东平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三百户。随路打捕鹰房总管捕户，一百五十九户。真定保定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十户。淮安路鹰房官捕户，四十七户。扬州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七十二户。

宣徽院管辖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司属打捕衙门，提举司十处，千户所一处，总一万四千三百二户。淮安提举司八百五十八户。安东提举司九百一十二户。招泗提举司四百六十五户。镇巢提举司二千五百四十户。蕲黄提举司一千一百一十二户。通泰提举司七百四十九户。塔山提举司六百四十四户。鱼网提举司二千五百一十九户。打捕手号军上千户所打捕军，六百四户。

志第五十 刑法一

自古有天下者，虽圣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是故道之以德义，而民弗从　　，则必律之以法，法复违焉，则刑辟之施，诚有不得已者。是以先王制刑，非以立威，乃所以辅治也。故《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后世专务黩刑任法以为治者，无乃昧于本末轻重之义乎！历代得失，考诸史可见已。

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繁苛，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凡诏制为条九十有四，条格为条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断例为条七百十有七，大概纂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世祖谓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而大德间，王约复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乂宁，亦岂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识者病之。然而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今按其实，条列而次第之，使后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名例

○五刑

笞刑：

七下， 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七， 五十七。

杖刑：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九十七， 一百七。

徒刑：

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

流刑：

辽阳， 湖广， 迤北。

死刑：

斩， 凌迟处死。

五服

斩衰：三年。

子为父、妇为夫之父之类。

齐衰：三年，杖期，期，五月，三月。

子为母，妇为夫之母之类。

大功：九月，长殇九月，中殇七月。

为同堂兄弟、为姑姊妹适人者之类。

小功：五月，殇。

为伯叔祖父母、为再从兄弟之类。

缌麻：三月，殇。

为族兄弟、为族曾祖父母之类。

十恶

谋反：

谓谋危社稷。

谋大逆：

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谋叛：

谓谋背国从伪。

恶逆：

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不道：

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虫毒、魇魅。

大不敬：

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礼。

不孝：

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许称祖父母、父母死。

不睦：

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不义：

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

内乱：

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八议

议亲：

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议故：

谓故旧。

议贤：

谓有大德行。

议能：

谓有大才业。

议功：

谓有大功勋。

议贵：

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

议勤：

谓有大勤劳。

议宾：

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赎刑附

诸牧民官，公罪之轻者，许罚赎。

诸职官犯夜者，赎。

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责者，赎。

诸罪人癃笃残疾，有妨科决者，赎。

卫禁

诸掌宿卫，三日一更直，掌四门之钥，昏闭晨启，毋敢不慎。诸欲言事人，阑入宫殿，呼冀上闻，杖一百七，发元籍。诸擅带刀阑入殿庭者，杖八十七，流远。诸登皇城角楼，因为盗者，处死。诸阑入禁卫，盗金玉宝器者，处死。诸辄入禁苑，盗杀官兽者，为首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减一等，并刺字；知见不首者，笞四十七；掌门卫受财从放者，五十七；坐铺守把军人不诃问，二十七。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诸大都、上都诸城门，夜有急务须出入者，遣官以夜行象牙圆符及织成圣旨启门，门尉辩验明白，乃许启。虽有牙符而无织成圣旨者，不论何人，并勿启，违者处死。

职制上

诸官府印章，长官掌收，次官封之，差故即以牒发次官，次其下者第封之，不得付其私人。诸郡县城门锁钥，并从有司掌之。诸有司，凡荐举刑名出纳等文字，非有故，并须圆署行之。诸职官到任，距上司百里之内者公参，百里之外者免；上司辄非理征会，稽失公务者，禁之。诸内外百司呈署文字，并须由下而上论定而后行之。诸省府以下百司，凡行公务，置硃销簿，按治官以时考之。诸职官公坐，同职者以先到任居上，辄越次而坐者，正之。诸有司公事，各官连衔申禀其上司者，并自书其名。有故，从对读首领官代书之，具述其故于名下，曹吏辄代书其名者，罪之。诸职官受代职除之处，从所便，具载解由。私赴都者，禁之。诸有司案牍籍帐，编次架阁。各路，提控案牍兼架阁库官与经历、知事同掌之；散府州县，知事、提控案牍、都史目、典史掌之。任满相沿交割，毋敢不慎。诸枢密院行省文卷，除军数及边关兵机不在考阅，余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诸职官承上司他委，所治阙官者，许回申。不得擅令首领官吏摄事。诸职官押运官物赴都，除常所不差者，余并置籍轮差。徇私不均者，罪其上司。诸吏员迁调，廉访司书吏，奏差

避道，路府州县吏避贯。诸有司遗失印信，随即寻获者，罚俸一月；追寻不获者，具申礼部别铸。元掌印官解职坐罪，非获元印，不得给由求叙。诸毁匿边关文字者，流。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诸以亲女献当路权贵求进用，已得者追夺所受命，仍没入其家。诸官吏在任，与亲戚故旧及礼应追往之人追往者听，余并禁之。

诸职官到任，辄受所部贽见仪物，比受赃减等论。诸职官受部民事后致谢食用之物者，笞二十七，记过。诸上司及出使官，于使所受其燕飨餽遗者，准不枉法减二等论，经过而受者各减一等，从台宪察之。诸职官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者减一等。以至元钞为则，枉法：一贯至十贯，笞四十七，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一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杖七十七；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一百贯之上，一百七。不枉法：一贯至二十贯，笞四十七，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注边远一任；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杖六十七，降一等；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降二等；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贯以上，一百七，除名不叙。诸内外百司官吏，受赃悔过自首，无不尽不实者免罪，有不尽不实，止坐不尽之赃。若知人欲告而首及以赃还主，并减罪二等。闻知他处事发首者，计其日程虽不知，亦以知人欲告而首论。诡名代首者勿听。犯人实有病故，许亲属代首。台宪官吏受赃，不在准首之限。有司受人首告者，罪之。诸职官恐吓有罪人求赂，未得财者，笞二十七。诸告官吏赃，有实取之者，有为过度人所讳而官吏初不知者，有官吏已知而姑付过度之家、事毕而后取之者，有本未尝言而故以钱物置人家、指作过度而诬陷人者，止以钱物所在坐之，与钱人俱坐。诸职官但犯赃私，有罪状明白者，停职听断。诸奴贱为官，但犯赃罪，除名。诸职官犯赃，生前赃状明白，虽死犹责家属纳赃。诸官吏犯赃罪，遇原免，或自首免罪，过钱人即因人致罪，不坐。诸官吏赃罚，台官问者归台，省官问者归?Ⅴ钪肮俜冈簦□镒匆衙鳎□次芨媪傥使僬撸□虾笕酝健Ⅴ罟倮艏胰耸茉撸□豕倮舴ǘ□茸□９倮舫醪恢□□爸□词祝□倮艏胰司忝猓徊患词祝□倮艏跫胰朔ǘ□茸□□胰艘辣痉ａＨ艄倮糁□椋□柿罴胰耸懿疲□倮粢辣痉ǎ□胰嗣庾□９倮羰挡恢□撸□棺□胰恕Ⅴ钪肮偈艹□慈危□虺胁疃□冈哒撸□□□温邸１咴肚Ｔ□伲□讶味□词芪钠痉冈哒撸□嗳缰□＠粑闯鲋笆茉撸□瘸鲋笆路ⅲ□账□苤啊Ⅴ钋□裙倮羰茉撸□煌鞣尸撸□辜圃呗圩铮□坏钅晷

稹Ⅴ钪肮偈茉撸□胖□路iii□馗兜街鳎□□□擞□孀允茁郏□醵□瓤谱铩Ｍ鞣尸呓迪戎叭□刃穑□煌鞣尸呓庵氨鹦稹Ⅴ钪肮偾钟霉偾□撸□酝鞣□郏□浠嵘猓□猿□□恍稹Ⅴ钪肮僭谌畏冈撸□晃试咦匆衙鞫□萍舱撸□Ｆ渲肮槎浴Ⅴ钪肮偎□□资艏娲樱□芩□坎贫□奕爱褐□撸□嵘饣怪啊Ⅴ钔馊文潦厥茉撸□晃蚀钩桑□□甲嗾魅氤□撸□锤对□使佟Ⅴ钪肮俜冈咴谔诱撸□□□伞Ⅴ钪肮偈茉撸□∮牵□罩迫站课省＞□俨欢∮钦撸□辉谥罩浦□蕖Ⅴ钪肮俜冈撸□殉蟹□嵘庹撸□庾镎髟撸□斫等缣酰晃闯蟹□呶鹇邸Ⅴ钪肮偈茉撸□锤幕诨怪鳎□渲饔讨锤嬲呶鹇邸Ⅴ钪肮偈懿莆□饲胪姓撸□圃呗圩铩Ⅴ钚±舴冈撸□⒍献锍□□Ⅴ羁庾拥戎埃□延谐錾恚□尢砀□幻渍撸□挥胄±舴冈咄□邸Ⅴ钷蚶舫錾碛θ肓鳎□蛞灾肮僮□梗□□冈撸□⑼□粼弊□□□８□菹厥琢旃俜浅□□撸□□粼薄Ⅴ罾粼比∈芊钦娣刚撸□怀□□？

诸流外官越受民词者，笞一十七，首领官二十七，记过。诸临民官于无职田州县，虚征其入于民者，断罪解职，记过。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倡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监临官私役弓手，笞二十七，三名已上加一等。占骑弓手马，笞一十七，并记过名。本管官吏辄应付者，各减一等。诸内外官吏疾病满百日者，作阙，期年后仕。诸职官连犯二罪，轻罪已断，重罪始发，罪从已断，殿降从后发。诸有过被问，诈死逃罪者，杖六十七，有官者罢职不叙，赃多者从重论。诸行省以下大小司存长官，非理折辱其首领官者，禁之。首领官有过失，听申上司，不得擅问。长官处决不公，首领官执覆不从，许直申上司。诸随朝官无故不公聚者，坐罪选待。

诸职官已受宣敕，以地远官卑，辄称故不赴者，夺所受命，谪种田。或在任诈称病而去者，三年后降二等叙，其同僚徇私与文书者，降一等叙。诸受命职官，阙期已及，或有辨证勾稽丧葬疾病公私诸务，妨阻不能之任者，许具始末诣本处有司自陈，保勘给据再叙，并任元注地方。有司保勘不实者，并坐之。诸受除官员，阙次未及，辄先往任所居住守代者，从本管上司究之。诸各衙门，辄将听除及罢闲无禄私己之人差遣者，禁。诸职官亲死不奔丧，杖六十七，降先职二等，杂职叙。未终丧赴官，笞四十七，降一等，终制日叙。若有罪诈称亲丧，杖八十七，除名不叙。亲久没称始死，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凡不丁父母忧者，罪与不奔丧同。诸官吏私罪被逮，无问已招未招，罹父母大故者，听其奔赴丁忧，终制日追问，公罪并矜恕之。诸职官父母亡，匿丧纵宴乐，遇国哀，私家设音乐，并罢不叙。诸外任官员谒告，应有假故，具曹状报所属，仍置籍以记之。有托故者，风宪官纠而罪之。诸官吏迁葬祖父母、父母，给假二十日，并除马程日七十里，限内俸钱仍给

之，违限不至者勒停。诸职官任满解由，应给而不给，不应给而给，及有过而不开写者，罪及有司。解由到部，增损功罪不以实者，亦如之。诸罢免官吏，叙复给由而匿其过名者，罪及初给由有司。诸匿过求仕，已除事觉者，笞四十七，追夺不叙。诸职官年及致仕而不知止者，廉访司纠黜之。诸职官被罪，理算殿年，以被问停职月日为始。诸远方官员亲年七十以上者，许元籍有司保勘，量注近阙便养，冒滥者坐罪。诸职官没于王事者，其应继之人，降二等廕叙。

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凡进贺表笺，缮写誊籍印识各以式，其辄犯庙讳御名者，禁之。诸内外百司应出给劄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诸内外百司有兼设蒙古、回回译史者，每遇行移及勘合文字，标译关防，仍兼用之。诸内外百司公移，尊卑有序，各守定制，惟执政出典外郡，申部公文，书姓不书名。诸人臣口传圣旨行事者，禁之。

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惟枢密院、御史台、徽政、宣政诸院许自言所职，其余不由中书而辄上闻，既上闻而又不由中书径下所司行之者，以违制论。所司亦不禀白而辄受以行之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之。诸中书机务，有泄其议者，量所泄事，闻奏论罪。诸省部官名隶宿卫者，昼出治事，夜入番直。诸检校官勾检中书及六曹之务，其有稽违，省掾呈省论罚，部吏就录罪名开呈。

诸行省擅役军人营缮，虽公ＮＺ，不奏请，犹议罪。诸行省差使军官，非军情者，禁之。诸行省长官二员，给金虎符典军，惟云南行省官皆给府。诸各处行省所辖军官，军情怠慢，从提调军马长官断遣。其余杂犯，受宣官以上咨禀，受敕官以下就断。诸行省岁支钱粮，各处正官季一照勘，岁终会其成于行省，以式稽考，滥者征之，实者籍之，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诸方面大臣，受金纵贼成乱者斩，僚佐受金，或阿顺不能匡正，并坐罪，会赦仍除名。诸枢密院及各省所部军官，其麾下征者、戍者、出者、处者、饥寒不赡，役使不均，代以私人，举债倍息，在家曰逃，有力曰乏，惟单穷是使，惟货贿是图，以苦士卒，以耗兵籍，百户有罪，罪及千户，千户有罪，罪及万户。万户有罪，从枢密院及行省帅府以其状闻，随事论罪。诸宣徽院所抽分马牛羊，官严其程期，制其供亿，谨其钤束之法，以讥察之。其有欺官扰民者，廉访司纠之。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议其稿。其文卷非边远军情重事，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诸宣政院文卷，除修佛事不在照刷外，其余文卷及所隶内外司存，并照刷之。诸徽政院及怯怜口人匠，旧设诸府司文卷，并从台宪照刷。

诸台官职掌，饬官箴，稽吏课，内秩群祀，外察行人，与闻军国奏议，理达民庶冤辞，凡有司刑名、赋役、铨?11.峒啤5.鞫取⑰魇铡⑮□伞VII犊薄⑸筅荨9.椿□12.笆□倭□埃□鹘□懦冢□嗝褴涠懒饕疲□勘┘娌iii□ぞ谰僦□Ⅴ钚刑ü伲□鞑煨惺∽□克疽严轮罹□窆倮糁□骷榉缚普撸□蠲裰□骼胧б嫡撸□狼考抑□崦窭□撸□床旃僦□怀浦叭握撸□嗍幽谔□7.巛□Ⅴ钣□诽ㄋ□礁鞯老芩荆□裼性┳透八哂谔尸撸□讨□诩□□曛赵蚧嵋钥计涓鞯乐□钭睿□□碲熘□Ⅴ钐厂芩□焯煜鹿倮粼呶邸⑵壅□11.□ィ□锶胗谛淌檎撸□昊崞涫□捌渥镒瓷现□□赜谥惺椤Ⅴ钅谕馓ǎ□昵布嗖煊□匪20.ジ魇‖木恚□2.旄鞯懒□盟竟倮絷胺瘢□俑コ普叱侍□矸#□舾コ普呔桶罩□Ⅴ罘缦埽□鼍俦乜计渥罴ǎ□□辣刂□渥镒矗□汆朗ㄚ保□⒆□□Ⅴ畹钪惺逃□罚□灿鐾3.甲嗍拢□厮嫒肽冢□谕⑮胁豢捎胛胖□耍□淳莱庵□怀□峒漓耄□磺行欣瘢□б窃酱渭巴泄什恢琳撸□淳婪Ⅴ□晃奈浒俟仝思偈鹿剩□□找酝庹撸□圆茏幢囗□7补俑□粗茫□俟倮袢危□氨徊钔□梗□ú茏床⑼□Ⅴ盍□梅炙竟伲□考久舷某跹□□睢记簦□偾镏醒□□霭粗危□髂昝舷闹醒□埂F涞□段テ凇⑼泄时苁抡撸□蛹嗖煊□粉乐□Ⅴ盍□盟痉盅哺髀肪□瘢□倮粲泄□□米镒疵靼渍撸□□芬韵码鹤芩韭圩铮□迤芬陨仙晏ㄎ抛唷Ⅴ盍□盟竟伲□梅獾憔□骺庹撸□兹□□撸□庵氨鹦稹Ⅴ罟倮羰茉撸□轮魉洳桓嫜裕□嗖煊□妨□盟静熘□□嫡呔乐□Ⅴ钚惺」偌笆琢旃偈苈福□媸×□盟静熘□撸□现□ǎ□严戮臀省Ⅴ钚惺±砦仕□□使□拢□□盟鹃□□收撸□□埂Ⅴ钪肮偈茉撸□□盟颈厍琢偬□觯□斜夭荒芮琢僬撸□□衅酚兴纠铣闪□苷□傥手□Ⅴ畋话垂倮簦□性┳终撸□栌□诽ǔ吕怼K□允担□锉桓妫□□孕椋□锔嬲撸□约拥取F溆泄兽□次使倮粢允抡撸□□□Ⅴ畎次手肮僭撸□沐崾┳蹋□□谥ひ衙鞫□豢罘□撸□有涛手□□□僭蛳榷崴□宸□□手□Ⅴ罘缦芄倮舻□冈撸□拥榷献铮□洳煌鞣Ⅰ喑□□Ⅴ罘矫嬷□既腙睿□□菜□抗倮糍呵□咐裎镎撸□□□N フ咦镏□?

诸湖南北、江西、两广接境溪洞蛮獠窃发，诸监临禁治不严及故纵者，军官笞三十七，管民官不坐。诸军民官镇抚边陲，三年无啸聚之盗者，民官减一资，军官升散官一阶；五年无者，军民官各升散官一等。诸郡县版籍，所司谨庋置之，正官相沿掌之。

诸劝农官，每岁终则上其所治农桑水利之成绩于本属上司，本属上司会所部之成绩，以上于大司农若部，部考其勤惰成否，以上于省而殿最之。其在官怠其事隳其法者，罪之。诸职官行田，受民户齐敛钱者，以多科断。诸受财占民差徭者，以枉法论。诸额课所在，管民正官董其事，若以他故出，次官通摄之。诸额收钱粮，各处计吏，岁一诣省会之。有齐敛者，从按治官举劾。诸郡县岁以三限征收税粮，初限十月终，中限十一月终，末限十二月终。违者初限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但

结揽及自愿与结揽人等，并没入其家财，仍依元科之数倍征之。若不差正官部粮，而以权官部之，或致失陷及输不足者，达鲁花赤管民官同坐。诸州县义仓粮数不实，监临失举察者，罪之。

诸职官于禁刑之日决断公事者，罚俸一月，吏笞二十七，记过。诸有司断诸小罪，辄以杖头非法杖人致死，罪坐判署官吏。诸曾诉官吏之人有罪，其被诉官吏勿推。诸有司辄凭妄言帷薄私事逮系人者，笞四十七，解职，期年后叙。诸职官得代及休致，凡有追会，并同见任。其婚姻田债诸事，止令子孙弟侄陈诉，有司辄相侵陵者究之。诸职官告吏民毁骂，非亲闻者勿问，违者罪之。诸职官听讼者，事关有服之亲并婚姻之家及曾受业之师与所仇嫌之人，应回避而不回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辄以官法临决尊长者，虽会赦，仍解职降叙。

诸有司事关蒙古军者，与管军官约会问。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其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从本管理问。若事关民户者，从有司约会归问，并从有司追逮，三约不至者，有司就便归断。诸州县邻境军民相关词讼，元告就被论官司归断，不在约会之例。断不当理，许赴上司陈诉，罪及元断官吏。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诸各寺院税粮，除前宋所有常住及世祖所赐田土免纳税粮外，已后诸人布施并己力典买者，依例纳粮。诸管民官以公事摄所部，并用信牌，其差人扰众者，禁之。

诸掩骼埋胔，有司之职。或饥岁流莩，或中路暴死，无亲属收认，应闻有司检覆者，检覆既毕，就付地主邻人收葬；不须检覆者，亦就收葬。诸救灾恤患，邻邑之礼。岁饥辄闭籴者，罪之。诸郡县灾伤，过时而不申，或申不以实，及按治官不以时检踏，皆罪之。诸虫蝗为灾，有司失捕，路官各罚俸一月，州官各笞一十七，县官各二十七，并记过。诸水旱为灾，人民艰食，有司不以时申报赈恤，以致转徙饥莩者，正官笞三十七，佐官二十七，各解见任，降先职一等叙。诸有司检覆灾伤，或以熟作荒，或以可救为不可救，一顷已上者罚俸，二十顷者笞一十七，二百顷已上者笞二十七，五百顷已上笞三十七，惟以荒作熟，抑民纳粮者，笞四十七，罢之。托故不行，妨误检覆者，笞三十七。

诸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行卓异，应旌表者，从所属有司举之，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但有冒滥，罪及元举。诸赐高年帛，应受赐而有司不以实报者，正官笞四十七，解职别叙。诸州县举茂异秀才，非经监察御史廉访司体察者，不得开申。

诸民犯弑逆，有司称故不听理者，杖六十七，解见任，殿三年，杂职叙。诸检尸，有司故迁延及检覆牒到不受，以致尸变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各四十七。其不亲临或使人代之，以致增减不实，移易轻重，及初覆检官相符同者，正官随事轻重论罪黜降，首领官吏各笞五十七罢之，仵作行人杖七十七，受财者以枉法论。诸有司，在监囚人因病而死，虚立检尸文案及关覆检官者，正官笞三十七，解职别叙。已代会赦者，仍记其过。诸职官覆检尸伤，尸已焚瘗，止傅会初检申报者，解职别叙。若已改除，仍记其过。

诸藩王及军马经过，郡县委积馆劳，并许于应给官物内支遣，随申行省知会，或擅移易齐敛者，禁之。诸郡县非遇圣旨令旨，诸王驸马大臣经过，官吏并免郊迎，妨夺公务，仍不得赆以钱物，按治官常纠察之。诸职官但犯军情违误，受敕官各路就断，受宣官从都省行省处分。其余公罪，各路并不得辄断。

诸部送囚徒，中路所次州县，不寄囚于狱而监收旅舍，以致反禁而亡者，部送官笞二十七，还职本处，防护官笞四十七，就责捕贼，仍通记过名。诸有司各处递至流囚，辄主意故纵者，杖六十七，解职，降先品一等叙，刑部记过。

诸和顾和买，依时置估，对物给价。官吏权家，因缘结揽，营私害公者，罪之。诸有司和买诸物，多余估计，分受其价者，准盗官钱论，不分受，以冒估多寡论。监临及当该官吏诡名中纳者，物价全没之。克落价钞者，准不枉法赃论。不即支价者，台宪官纠之。诸职官辄以亲故人事之物，为散之民，鸠敛钱财者，计其时直，以余利为坐，减不枉法赃二等科罪，钱物各归其主。诸职官私用民力者，笞二十七，记过，追顾直给其民。诸克除所属官吏俸钱，为公用及备进上礼物，既去职者，并勿论。诸在任官敛属吏俸赠去官者，笞四十七，还职。诸职官辄借骑所部内驿马者，笞三十七，降先职一等叙，记过。诸职官于所部非亲故及理应往复之家，辄行庆吊之礼者，禁之。违者罪之。

志第五十一 刑法二

○职制下

诸职官户在军籍，管军官辄追逮其身者，禁之。诸中外大小军官，不能以法抚循军人而又害之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之；行省官及宣慰司元帅府官无故以军官自卫者，亦如之。诸军官不法，各处宪司就问之，枢府不得委官同问。诸管军官，辄以所佩金银符充典质者，笞五十七，降散官一等，受质者减二等。诸军官犯赃，应罢职殿降者，上所佩符，再叙日给之。诸军官役使军人，万户八名，千户减万户之半，弹压减千户之半，过是数者坐罪。诸军官驱役军人，致死非命者，量事断罪并罢职，征烧埋银给苦主。诸管军官擅放正军，及分受雇役钱者，以枉法论，除名不叙。诸管军官吏克除军人衣粮盐菜钱，并全未给散，会赦，克除已招者追给，未招者免征，未给散者给散。其私役军人官牛，带种官地，并管民官占种官地，所收子粒，已招者追没，未招者免征。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息者，并坐之。诸军官辄纵军人诬民以罪，□赫取钱物而分赃自厚者，计赃科罪，除名不叙。诸民间失火，镇守军官坐视不救，而反纵军剽掠者，从台宪官纠之。诸军官辄断民讼者，禁之，违者罪之。诸军官挟仇犯分，辄持刃欲杀连帅者，杖六十七，解职别叙。

诸投下官吏受赃，与常选官同论。诸投下杂职犯赃罪者罢之，不以常调殿降论。诸投下妄称上旨，影占民站，除其徭役，故纵为民害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所占民杖一百七，还元籍。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诸籓邸事务，大者奏裁，小者移中书，擅以教令行者，禁之。

诸仓庾官吏与府州司县官吏人等，以百姓合纳税粮，通同揽纳，接受折价飞钞者，十石以上，各刺面，杖一百七；十石以下，九十七；官吏除名不叙。退闲官吏、豪势富户、行铺人等违犯者，十石之上，杖九十七；十石之下，八十七。其部粮官吏知情分受，五十七，除名不叙。有失觉察者，监临部粮官吏，二十七；府州总部粮官吏，一十七。若能捕获犯人者，与免本罪。若仓官人吏等盗粜官粮，与揽纳飞钞同论。知情籴买，十石以上，杖一百七；七石之下，九十七。其漕运官吏有失觉察者，验粮数多寡治罪。其盗粜粮价，结揽飞钞，追征没官，正粮于仓

官，并结揽籴买人均征还官。诸仓库官吏人等盗所主守钱粮，一贯以下，决五十七，至十贯杖六十七，每二十贯加一等；一百二十贯，徒一年，每三十贯加半年；二百四十贯，徒三年；三百贯处死。计赃以至元钞为则，诸物以当时价估折计之。诸仓库官、知库子、攒典、斗脚人等，侵盗移易官物，匿不举发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犯人罪四等。诸仓库钱粮出纳，所设首领官及提举监支纳以下攒典合干人以上，互相觉察，若有违法短少，一体均陪，任内收支钱粮，正收倒除皆完，方许给由。诸典守钞库官，已倒昏钞，不用退印，笞五十七，解见任。提调官失计点，笞一十七，并记过名。诸钞库官，辄以自己昏钞诡名倒换者，笞三十七，记过。诸平准行用库倒换昏钞，多取工墨钱，库官知而不曾分赃者，减一等，并解职别叙。主谋又受赃者，以枉法论，除名不叙。诸白纸坊典守官，私受桑楮皮折价者，计赃以枉法论，除名不叙，仍追赃，收买本色还官。诸京仓受粮，部官董之，外仓收粮，州县长官董之。收不如法致腐败者，按治官通究之。诸仓官委任亲属为家丁，致盗粜官粮者，笞五十七，解职殿叙；同僚相容隐，四十七，解职。诸仓官辄翻钉官斛，多收民租，主谋者笞五十七，同僚初不知情，既知而不能改正者，三十七，并解职别叙。诸京师每日散粜官米，人止一斗，权豪势要及有禄之家，辄籴买者，笞二十七，追中统钞二十五贯，付告人充赏。诸官局造作典守，辄克除材料者，计赃以枉法论，除名不叙。

诸运司办课官，取受事发，办课毕日追问；受代离职者，就问之。诸盐场官勘问人致死者，从转运司差官摄其职，发犯人归有司。诸税务官，辄以民到务文契，枉作匿税，私其罚钱者，以枉法论，除名不叙。诸财赋总管淘金提举司存，虽有护持制书，事应纠劾者，监察御史廉访司准法行之。诸守库藏军官，夜不直宿，致有盗者，笞三十七，还职。捕盗不获者，围宿军官军人追陪所失物货，俟获盗征赃给还。若遇强劫，军官军人力所不及者，不在追断之限。诸杂造局院，辄与诸人带造军器者，禁之。诸两浙财赋府隶徽政者，掌治钱谷造作，岁终报成，以次年正月至于二月，从廉访司稽其文书，违者纠之。

诸有司桥梁不修，道途不治，虽修治而不牢强者，按治及监临官究治之。诸有司不以时修筑堤防，霖雨既降，水潦并至，漂民庐舍，溺民妻子，为民害者，本郡官吏各罚俸一月，县官各笞二十七，典史各一十七，并记过名。

诸漕运官，辄拘括水陆舟车，阻滞商旅者，禁之。诸漕运官，辄受赃，纵水手人等以稻糠盗换官粮者，以枉法计赃论罪，除名不叙。诸海

道都漕运万户府所辖千户已下有罪，万户问之；万户有罪，行省问之。徇情者，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漕事毕，然后廉访司考其案牍。诸海道运粮船户，盗粜官粮，诈称遭风覆没者，计赃刺断，虽会赦，仍刺之。

诸使臣行李，脱脱禾孙及驿吏辄敢搜检者，禁之。诸使臣行橐过重，压损驿马，而脱脱禾孙与使臣交赠为好，不以法称盘者，笞二十七，记过。诸急递铺，辄开所递实封文书，妄入无名文字者，笞五十七。诸急递铺，每上下半月，府州判官县主簿亲临检视，所递文字但有稽违、磨擦、沉匿，铺司铺兵即验事重轻论罪，各路正官一员总之，廉访司察之。其有弗职，亲临官初犯笞一十七，再犯加一等，三犯呈省别议，总提调官减亲临官一等。每季具申上司，有无稽违，仍于各官任满日，解由开写，而黜陟之。诸使臣辄骑怀驹马者，取与各笞五十七，及以车易马者，俱坐之。诸公主下嫁，迎送往还，并不得由传置。诸使臣在城，辄骑占驿马者禁之，违者罪之。诸驿使在道，夺回马易所乘马，驰至死者，偿其直。若以私事故选良马驰至死者，笞二十七，仍偿其直。诸使臣多取分例，笞一十七，追所多还官，记过。使还人员，除军情急务外，日不过三驿，驿官仍于关文标写起止程期，违者各笞二十七，再犯罢役。诸乘驿使臣，或枉道营私，横索祗待，或访旧逸游，饿损马乘，并申闻断治。诸使臣枉道驰驿者，笞五十七；脱脱禾孙擅依随给驿者，依例科罚。诸驿使诈改公牒，多起马者，杖八十七；其部押官马，辄夹带私马，多取草料者，并没入其私马。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诸高丽使臣，所带徒从，来则俱来，去则俱去，辄留中路郡邑买卖者，禁之；易马出界者，禁之。诸出使官员，所至辄受官吏筵宴，及官吏辄相邀请，并从风宪纠察。诸使臣所过州县，无故不得入城。有故入城者，止于公馆安宿，辄宿于官民之家者，从风宪纠之。诸遣使开读诏书，所过州郡就便开读者听，非所经由而辄往者禁之。若本宗事须亲往者，不在此限。诸使臣所至之处，有亲戚故旧，礼应追往者听。诸受命出使还，匿给驿文字符节及锡贡之物，久不进者，杖六十七，记过。诸进表使臣，五日外不还职，托故稽留，他有营者，止所给驿，籍其姓名，罢黜之。诸出使郡国，使事之外，毋有所与，有必须上闻者，实封以闻。诸衔命出使，辄将有司刑囚审断者，罪之。诸奉使循行郡县，有告廉访司官不法者，若其人尝为风宪所黜罢，则与监察御史杂问之，余听专问。诸官吏公差，辄受人赆行礼物者，随事论罪，官还职，吏发邻道贴补。

诸捕盗，境内若失过盗贼，却获他境盗贼，许令功过相补。如获他境强盗，或伪造宝钞二起，各准境内强盗一起，无强者准窃盗二起。如获窃盗，准亦如之。如境内无失，但获强窃盗贼，依例理赏。若应捕之人，及事主等告指捕获者，不赏。诸捕盗官，不得差遣，违者台宪官纠之。诸捕盗官，任内失过盗贼，除获别境盗准折外，三限不获，强盗三起，窃盗五起，各笞一十七；强盗五起，窃盗十起，各笞二十七；强盗十起，窃盗十五起，各笞三十七。镇守军官一体捕限者同罪，亲民提控捕盗官，减罪二等。其限内获贼及半者免罪，若诸人获盗应赏者，赏之。诸南北兵马司，职在巡警非违，捕逐盗贼，辄理民讼者，禁之。诸南北兵马司，罪囚八十七以下，决遣；应刺配者，就刺配之。诸各路在城录事录判，分番巡捕，若有失盗，止坐巡捕官。诸职官非应捕之人，告获反贼者，升二等用。诸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新获者倍之，获强盗至五人与一官。诸捕获弑逆凶徒，比获强盗给赏。诸随处镇守军官军人，亲获强窃盗贼者，减半给赏。诸都城失盗，一年不获者，勒巡军陪偿所盗财物，其敢差占巡军者禁之。诸捕盗官捕获强窃盗，不即牒发，淹禁死亡者，杖七十七，罢职。诸盗牛马，悔过放还者，以窃盗已行不得财论，不征倍赃赏钱；有司辄以常盗刺断者，以刑名违错科罚。诸捕盗官，辄受人递至匿名文字，枉勘平人为盗，致囚死狱中者，杖九十七，罢职不叙；正问官六十七，降先职二等叙；首领官笞四十七，注边远一任；承吏杖六十七，罢役不叙；主意写匿名文书者，杖一百七，流远；递送匿名文书者，减二等；受命主事递送者，减三等。诸捕盗官搜捕逆贼，辄将平人审问踪迹，乘怒殴之，邂逅致死者，杖六十七，解职别叙，记过，征烧埋银给苦主。诸捕盗官受财故纵贼囚者，与犯人同罪，已败获者，徒杖并减一等。诸父有罪，不坐其子；兄有罪，不坐其弟。

诸大宗正府理断人命重事，必以汉字立案牍，以公文称宪台，然后监察御史审覆之。诸有司非法用刑者，重罪之。已杀之人，辄脔割其肉而去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诸鞫问罪囚，除朝省委问大狱外，不得寅夜问事，廉访司察之。诸各路推官专掌推鞫刑获，平反冤滞，董理州县刑名之事，其余庶务，毋有所与，按治官岁录其殿最，秩满则上其事而黜陟之。凡推官若受差不闻上司，辄离职者，亦坐罪。诸处断重囚，虽叛逆，必令台宪审录，而后斩于市曹。诸内外囚禁，从各路正官及监察御史廉访司以时审录，轻者断遣，重者结案，其有冤滞，就纠察之。诸正蒙古人，除犯死罪，监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犯真奸盗者，解束带佩

囊，散收。余犯轻重者，以理对证，有司勿执拘之，逃逸者监收。诸奏决天下囚，值上怒，勿辄奏。上欲有所诛，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诸有司因公依理决罚，邂逅身死者，不坐。诸累过不悛，年七十以上，应罚赎者，仍减等科决。诸犯罪，二罪俱发，以重者论，罪等从一。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诸职官辄以微故，乘怒不取招词，断决人邂逅致死，又诱苦主焚瘗其尸者，笞五十七，解职别叙，记过。诸鞫狱辄以私怨暴怒，去衣鞭背者，禁之。诸鞫问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行之，违者重加其罪。诸弓兵祇候狱卒，辄殴死罪囚者，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减一等，均征烧埋银给苦主，其枉死应征倍赃者，免征。诸有司辄改禁无罪之人者，正官并笞一十七，记过。无招枉禁，致自缢而死者，笞三十七，期年后叙。诸有司辄将无辜枉禁，瘐死者，解职，降先品一等叙。诸有司承告被盗，辄将警迹人，非理枉勘身死，却获正贼者，正问官笞五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职一等叙；首领官及承吏，各五十七，罢役不叙；均征烧埋银给苦主，通记过名。诸有司受财故纵正贼，诬执非罪，非法拷讯，连逮妻子，衔冤赴狱，事未晓白，身已就死，正官杖一百七，除名，佐官八十七，降二等杂职叙，仍均征烧埋银。诸有司故入人罪，若未决者及囚自死者，以所入罪减一等论，入人全罪，以全罪论，若未决放，仍以减等论。诸故出人之罪，应全科而未决放者，从减等论，仍记过。诸失入人之罪者，减三等，失出人罪者减五等，未决放者又减一等，并记过。诸有司失出人死罪者，笞五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记过，正犯人追禁结案。诸有司辄将革前杂犯，承问断遣者，以故入论。诸监临挟仇，违法枉断所监临职官者，抵罪不叙。诸审囚官强愎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去之。诸为盗，并从有司归问，各投下辄擅断遣者，坐罪。诸斗殴杀人，无轻重，并结案上省部详谳。有司辄任情擅断者，笞五十七，解职，其年后，降先品一等叙。诸禁囚因械梏不严，致反狱者，直日押狱杖九十七，狱卒各七十七，司狱及提牢官皆坐罪，百日内全获者不坐。诸罪在大恶，官吏受赃纵令私和者，罢之。诸司获受财，纵犯奸囚人，在禁疏枷饮酒者，以枉法科罪，除名。

诸流囚，强盗持杖不曾伤人，但得财，若得财至二十贯，为从；不持仗，不曾伤人，得财四十贯，为从；及窃盗，割车剜房，伤事主，为从；不曾伤事主，但曾得财；不曾得财，内有旧贼；初犯怯烈司盗驼马牛，为从；略卖良人为奴婢一人；诈雕都?⑿惺∮。惶谆□」傺鹤郑□□□□福□砂□》ǎ换蛲□煅□苑干希翰⒄纫话倨撸□髋珒焊伞３醴傅镣章砼＃□□祝患暗敛迫□俟嵋陨希坏敛剖□嵋韵拢□□显俜福环②？□咨耸□□谟α髡撸

惶糌囫源毡T□□哉孀魑保□俜福恢□槁蚴刮背□□□福翰⑰纫话倨撸□⑰刂萃椭帧Ⅴ罘缸锪髟短庸椋□倩瘢□粤鳌Ｈ糁新吩饴叶□樱□辉俜福□耙牙喜〔11.嵘庹撸□椭□Ⅴ盍髑艟右郏□怯鲈□□10.□场⑱匚绲冉冢□⑩鸶□佟Ⅴ钆湟矍敉剑□鋈蛟拢□g碇□Ⅴ钣ν搅鳎□葱校□嵘庹呤椭□灰研形粗粒□嵘庹咭嗍椭□Ⅴ钋敉脚湟郏□鬯□０照撸□嵘猓□夥拧Ⅴ钣凶铮□钪剂髟叮□浠嵘猓□亲嗲氩坏梅呕埂Ⅴ钔阶铮□缭虼□途右郏□乖蛉肭衾畏俊Ｆ淞髯锓８.鞔ν椭终撸□沽罴嗔俟胤劳椭帧Ⅴ盍髟肚敉剑□□□薄８.呃龆□辶骱□悖□嗖17.髋珒焊杉叭『Ｇ嘀□亍Ⅴ钔阶铮□夼湟壑□□撸□⑬嗡揪右邸Ⅴ钪魇厥□粽撸□跚糇锶□龋□ㄆ毫髑艄僦新肥□粽撸□犹崂喂偌踔魇刈锼牡龋□榷匣怪啊Ⅴ畲笮∩逃□□嘞抵□耍□⑺退居□荆□智嶂丶嗍铡Ⅴ钫菩逃□□□萸敉皆诮□□□□按□度兄奖室跹粑淖秩虢□撸□镏□？

诸狱具，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阔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干木为之，长阔轻重各刻志其上。杻长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横三寸，厚一寸。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镣连环重三斤。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罪五十七以下用之。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罪六十七以上用之。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径三分五厘，长三尺五寸，并刊削节目，无令筋胶诸物装钉。应决者，并用小头，其决笞及杖者，臀受；拷词者，臀若股分受，务令均停。

诸郡县佐贰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亲临点视，其有枉禁及淹延者，即举问。月终则具囚数牒次官，其在上都囚禁，从留守司提之。诸南北兵马司，每月分番提牢，仍令提控案牍兼掌囚禁。诸盐运司监收盐徒，每月佐贰官分番董视，与有司同。

诸内郡官仕云南者，有罪依常律；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仇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有司受财妄听者，以枉法论。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者，罢之。

祭令

诸国家有事于效庙，凡献官及百执事之人，受誓戒之后，散齐宿于正寝，致齐于祀所。散齐日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致齐日惟祀事得行，余悉禁之。诸岳镇名山，国家之所秩祀，小民辄僭礼犯义，以祈祷亵渎者，禁之。诸

五岳、四渎、五镇，国家秩礼有常，诸王公主驸马辄遣人降香致祭者，禁之。

诸郡县宣圣庙，凡官员使臣军马，辄敢馆谷于内，有司辄敢听讼宴饮于内，工官辄敢营造于内，并行禁之。诸书院同。诸每月朔望，郡县长吏率其参佐僚属，诣孔子庙拜谒礼毕，从学官升堂讲说。其乡村市镇，亦择有学问德行可为师长者，于农隙之时，以教导民。其有视为迂缓而不务者，纠之。

学规

诸蒙古、汉人国子监学官任内，验其教养出格生员多寡，以为升迁。博士教授有阙，从监察御史举之，其不称职者黜之，坐及元举之官。诸国子生悖慢师长、及行礼失仪、言行不谨、讲诵不熟、功课不办、无故废学、有故不告辄出、告假违限、执事失误、忿戾斗争，并委正、录纠举。除悖慢师长别议，余者初犯戒谕，再犯、三犯约量责罚。其厨人、仆夫、门子，常切在学，供给使令，违者就便决责。诸国学居首善之地，六馆诸生，以次升斋，毋或躐等。其有未应升而求升，及曾犯学规者，轻者降之，重者黜之。其教之不以道者，监察御史纠之。诸国子监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初犯殿试一年，再犯除名，并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周岁者，并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不用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较。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笃勤者，勒令出学。诸奎章阁授经郎生员，每月朔望上弦下弦，给假四日；当入宿卫者，给假三日；余有故须请假者，于授经郎禀说，附历给假。无故不入学，第一次罚当日会食，第二次于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第三次于学士院及师席前罚拜及当日会食，三次不改，奏闻惩戒黜退。

诸随路学校，计其钱粮多寡，养育生徒，提调正官时一诣学督视，必使课讲有程，训迪有法，赏勤罚惰，作成人材，其学政不举者究之。诸教官在任，侵资钱粮，荒废庙宇，教养无实，行止不臧，有忝师席，从廉访司纠之；任满，有司辄朦胧给由者究之。诸赡学田土，学官职吏或卖熟为荒，减额收租，或受财纵令豪右占佃，陷没兼并，及巧名冒支者，提调官究之。诸贫寒老病之士，必为众所尊敬者，保申本路体覆无异，下本学养赡，仍移廉访司察之；但有冒滥，从提调官改正。诸各处学校，为讲习作养之地，有司辄侵借其钱粮者，禁之。教官不称职者，

廉访司纠之。诸在任及已代教官，辄携家入学，亵渎居止者，从廉访司纠之。

诸各路医学大小生员，不令坐斋肄业，有名无实，及在学而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教授、正、录、提调官罚俸有差。诸医人于十三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太医院不精加考试，辄以私妄举充随朝太医及内外郡县医官，内外郡县医学不依法考试，辄纵人行医者，并从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

军律

诸军官离职、屯军离营、行军离其部伍者，皆有罪。诸军官不得擅离部署。赴阙言事，有必合言者，实封附递以闻。诸随处军马，有久远营屯，或时暂经过，并从官给粮食，辄妨扰农民、阻滞客旅者，禁之。诸临阵先退者，处死。诸统军捕逐寇盗，分守要害，约相为声援，稽留失期，致杀死将士，仍不即追袭者，处死，虽会赦，罢职不叙。诸军民官，镇守边陲，帅兵击贼，纪律无统，变易号令，背约失期，形分势路，致令破军杀将，或未战逃归，或弃城退走，复能建招徕之功者，减其罪，无功者，各以其罪罪之。诸防戍军人于屯所逃者，杖一百七，再犯者处死。若科定出征，逃匿者，斩以徇。诸军户贫乏已经存恤而复逃者，杖八十七，发遣当军。隐藏者减二等，两邻知而不首者，又减隐藏罪二等。诸军户告乏求替者，从有司覆实之，其诈妄者，廉访司宪之。诸各卫扈从汉军，每户选练习壮丁一人常充，仍于贴户内选两人轮番供役，其有故必合替换者，自万户至于百户，相视所换之可用，然后用之。百户、千户、万户私换者，验名数多寡，论罪解降。诸管军官吏，受钱代替军空名者，验入己钱数，以枉法科罪除名。令兄弟子侄驱丁代替者，验名数多寡，论罪解降。诸军马征伐，虏掠良民，凶徒射利，略卖人口，或自贼杀，或以病亡弃尸道路、暴骸沟壑者，严行禁止。

户婚

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诸系官当差人户，非奉朝省文字，辄投充诸王及各投下给使者，论罪。诸僧道还俗，兄弟析居，奴放为良，未入于籍者，应诸王诸子公主驸马毋拘藏之。民有敢隐藏者，罪之。诸庶民有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滥收者，亦罪之。诸官吏占人户供给私用者，治罪。

诸有司治赋敛急，致贫民鬻男女为输者，追还所鬻男女，而正有司罪，价勿偿。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首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诸民户流移，所在有司起遣复业，辄以阑遗人收之者，禁之。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纠察之。诸被灾流民，有司招谕复业。其年深不能复业及失所在者，蠲其赋。辄抑民包纳者，从台宪官纠之。诸年谷不熟，人民转徙，所至既经赈济，复聚党持仗，剽劫财物，殴伤平民者，除孤老残疾不能自赡，任便居住，有司依前存养，其余有子弟者，验其家口，计程远近，支与行粮，次第押还元籍，沿路复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断遣。

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直、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其家财。诸收捕叛乱军人，掠取生口，并从按治官及军民官一同审阅，实为贼党妻属者，给公据付之，无公据者，以掠良民之罪罪之。诸群盗降附，以所劫掠男女充收捕官馈献者，勿受，仍还为民。无亲属可收系者，使男女相配，听为民。其留贼所者，悉纵之。诸收到被掠妇人，忘其乡里，并无亲属可归者，有司与之嫁聘，所得聘财，与资妆束。诸军民官辄隐藏降附人民，不令复业者，罪之。诸籍没人口，元主私典卖者，追收入官，征价还主。诸投下官员，招占已籍系官民匠户计者，没其家财，所占户归本籍。诸投下所籍户，令出五户丝，余悉勿与。其有横敛于民，从台宪究之。

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保勘申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其无妻子者，蠲除之。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及同宗有服之亲，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寄食养济院，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亲疾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

诸典卖田宅，从有司给据立契，买主卖主随时赴有司推收税粮。若买主权豪，官吏阿徇，不即过割，止令卖主纳税，或为分派别户包纳，或为立诡名，但受分文之赃，笞五十七，仍于买主名下，验元价追征，以半没官，半付告者。首领官及所掌吏，断罪罢役。诸典卖田宅，须从尊长书押，给据立帐，历问有服房亲及邻人典主，不愿交易者，限十日批退，违限不批退者，笞一十七。愿者限十五日议价，立契成交，违限不酬价者，笞二十七。任便交易，亲邻典主故相邀阻，需求书字钱物者，笞二十七。业主虚张高价，不相由问成交者，笞三十七，仍听亲邻

典主百日收赎，限外不得争诉。业主欺昧，故不交业者，笞四十七。亲邻典主在他所者，百里之外，不在由问之限。若违例事觉，有司不以理听断者，监察御史廉访司纠之。诸军官军人不归营屯，到任官员不归官舍，往来使臣不归馆驿，辄于民家居止，为民害者，行省行台起遣究治。到任官无官舍，出私钱僦居者听。诸造谋以已卖田宅，诬买主占夺，胁取钱物者，计赃论罪，仍红泥粉壁书过于门。诸婚田诉讼，必于本年结绝，已经务停而不结绝者，从廉访司及本管上司，正官吏之罪。累经务停，而不结绝者，即与归结，不在务停之限，违者罪亦如之。其所争田内租入，纳税之外，并从有司收贮，断后随田给付。

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诸受财嫁卖妻妾及过房弟妹者，禁。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转卖为奴婢者，禁之。奴婢过房良民者，禁之。诸守宰抑取部民男女为奴婢者，杖七十七，期年后降二等杂职叙。诸妄认良人为奴，非理残虐者，杖八十七，有官者罢之。诸诉良得实，给据居住，候元籍亲属收领，无亲属者听令自便。诸奴婢背主在逃，杖七十七。

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之。诸嫁娶之家，饮食宴好，求足成礼，以华侈相尚，暮夜不休者，禁之。诸男女婚姻，媒氏违例多索聘财，及多取媒利者，谕众决谴。诸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夫家犯叛逆，应没入者，若其夫为盗及犯流远者，皆听改嫁。已成婚有子，其夫虽为盗受罪，勿改嫁。诸男女既定婚，其女犯奸事觉，夫家欲弃，则追还聘财，不弃则减半成婚。若夫家辄诡以风闻奸事，恐胁成亲者，笞五十七，离之。诸遭父母丧，忘哀拜灵成婚者，杖八十七，离之，有官者罢之，仍没其聘财，妇人不坐。诸服内定婚，各减服内成亲罪二等，仍离之，聘财没官。诸有女许嫁，已报书及有私约，或已受聘财而辄悔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五十七；后娶知情者，减一等，女归前夫。男家悔者，不坐，不追聘财，五年无故不娶者，有司给据改嫁。诸有女纳婿，复逐婿，纳他人为婿者，杖六十七。后婿同其罪，女归前夫，聘财没官。诸职官娶娼为妻者，笞五十七，解职，离之。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在官者，解职记过，不追聘财。诸先通奸被断，复娶以为妻妾者，虽有所生男女，犹离之。诸转嫁已归未成婚男妇者，杖六十七，妇归宗，聘财没官。诸受财以妻转嫁者，杖六十七，追还聘财；娶者不知情，不坐，妇人归宗。诸以书币娶人女为妾，复受财转嫁他人者，笞五十七，聘财没官，妾归宗，有官者罢之。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离之，僧道还俗

为民，聘财没官。诸典卖佃户者，禁。佃户嫁娶，从其父母。诸兄收弟妇者，杖一百七，妇九十七，离之。虽出道，仍坐。主婚笞五十七，行媒三十七。诸居父母丧，奸收庶母者，各杖一百七，离之，有官者除名。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嫂叔不相收，收者以奸论。诸奴收主妻者，以奸论；强收主女者，处死。诸为子辄以亡父之妾与人，人辄受而私之，与者杖七十七，受者笞五十七。诸受财强嫁所监临妻，以枉法论，杖七十七，除名，追财没官，妻还前夫。诸良家女愿与人奴为婚者，即为奴婢。娶良家女为妻，以为奴婢卖之者，即改正为良，卖主买主同罪，价没官。诸以童养未成婚男妇转配其奴者，笞五十七，妇归宗，不追聘财。诸逃奴有女，嫁为良人妻，已有男女，而本主觉察者，追其聘财归本主，妇人不离。诸弃妻，已归宗改嫁者，从其后夫。诸弃妻改嫁，后夫亡，复纳以为妻者，离之。诸夫妇不相睦，卖休买休者禁之，违者罪之，和离者不坐。诸出妻妾，须约以书契，听其改嫁。以手模为征者，禁之。诸妇人背夫、弃舅姑出家为尼者，杖六十七，还其夫。诸卖买良人为倡，卖主买主同罪，妇还为良，价钱半没官，半付告者。或妇人自陈，或因事发觉，全没入之。良家妇犯奸，为夫所弃，或倡优亲属，愿为倡者听。诸倡女孕，勒令堕胎者，犯人坐罪，倡放为良。诸勒妻妾为倡者，杖八十七。以乞养良家女，为人歌舞，给宴乐，及勒为倡者，杖七十七，妇人并归宗。勒奴婢为倡者，笞四十七，妇人放从良。诸受财纵妻妾为倡者，本夫与奸妇奸夫各杖八十七，离之。其妻妾随时自首者，不坐；若日月已久才自首者，勿听。

志第五十二 刑法三

○食货

诸犯私盐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盐货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提点官禁治不严，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本司官与总管府官一同归断，三犯闻奏定罪。如监临官及灶户私卖盐者，同私盐法。诸伪造盐引者斩，家产付告人充赏。失觉察者，邻佑不首告，杖一百。商贾贩盐，到处不呈引发卖，及盐引数外夹带，盐引不相随，并同私盐法。盐已卖，五日内不赴司县批纳引目，杖六十，徒一年，因而转用者同卖私盐法。犯私盐及犯罪断后，发盐场充盐夫，带镣居役，役满放还。诸给散煎盐灶户工本，官吏通同克减者，计赃论罪。诸大都南北两城关厢，设立盐局，官为发卖，其余州县乡村并听盐商兴贩。诸卖盐局官、煎盐灶户、贩盐客旅行铺之家，辄插和灰土硝硷者，笞五十七。诸蒙古人私煮盐者，依常法。诸犯私盐，会赦，家产未入官者，革拨。诸私盐再犯，加等断徒如初犯，三犯杖断同再犯，流远，妇人免徒，其博易诸物，不论巨细，科全罪。诸转买私盐食用者，笞五十七，不用断没之令。诸捕获私盐，止理见发之家，勿听攀指平民。有榷货，无犯人，以榷货解官；无榷货，有犯人，勿问。诸巡捕私盐，非承告报明白，不得辄入人家搜检。诸犯私盐，被获拒捕者，断罪流远，因而伤人者处死。诸巡盐军官，辄受财脱放盐徒者，以枉法计赃论罪，夺所佩符及所受命，罢职不叙。

诸茶法，客旅纳课买茶，随处验引发卖毕，三日内不赴所在官司批纳引目者，杖六十；因而转用，或改抹字号，或增添夹带斤重，及引不随茶者，并同私茶法。但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人充赏，应捕人同。若茶园磨户犯者，及运茶船主知情夹带，同罪。有司禁治不严，致有私茶生发，罪及官吏。茶过批验去处不批验者，杖七十。其伪造茶引者斩，家产付告人充赏。诸私茶，非私自入山采者，不从断没法。

诸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其有巧立名色，广取用钱，及多称金数，克除火耗，为民害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之。

诸出铜之地，民间敢私炼者禁之。

诸铁法，无引私贩者，比私盐减一等，杖六十，钱没官，内一半折价付告人充赏。伪造铁引者，同伪造省部印信论罪，官给赏钞二锭付告人。监临正官禁治私铁不严，致有私铁生发者，初犯笞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别议黜降。客旅赴冶支铁引后，不批月日出给，引铁不相随，引外夹带，铁没官。铁已卖，十日内不赴有司批纳引目，笞四十；因而转用，同私铁法。凡私铁农器锅釜刀镰斧杖及破坏生熟铁器，不在禁限。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

诸卫辉等处贩卖私竹者，竹及价钱并没官，首告得实者，于没官物约量给赏。犯界私卖者，减私竹罪一等。若民间住宅内外并阑槛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者，依例抽分。有司禁治不严者罪之，仍于解由内开写。

诸私造唆鲁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有首告者，于没官物内一半给赏。诸蒙古、汉军辄醞造私酒醋曲者，依常法。诸犯禁饮私酒者，笞三十七。诸犯界酒，十瓶以下，罚中统钞一十两，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罚钞四十两，笞四十七，酒给元主。酒虽多，罚止五十两，罪止六十。

诸匿税者，物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但犯笞五十，入门不吊引，同匿税法。诸办课官，估物收税而辄抽分本色者，禁之。其监临官吏辄于税课务求索什物者，以盗官物论，取与同坐。诸办课官所掌应税之物，并三十分中取一，辄冒估直，多收税钱，别立名色，巧取分例，及不应收税而收税者，各以其罪罪之，廉访司常加体察。诸在城及乡村有市集之处，课税有常法。其在城税务官吏，辄于乡村妄执经过商贾匿税者，禁之。诸办课官，侵用增余税课者，以不枉法赃论罪。诸职官，印契不纳税钱者，计应纳税钱，以不枉法论。

诸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廉访司常加纠察。诸市舶司于回帆物内，三十分抽税一分，辄以非理受财者，计赃，以枉法论。诸舶商、大船给公验，小船给公凭，每大船一，带柴水船、八橹船各一，验凭随船而行。或有验无凭，及数外夹带，即同私贩，犯人杖一百七，船物并没官，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公验内批写物货不实，及转变渗泄作弊，同漏舶法，杖一百七，财物没官；舶司官吏容隐，断罪不叙。诸番国遣使奉贡，仍具贡物，报市舶司称验，若有夹带，不与抽分者，以漏舶论。诸海门镇守军官，辄与番邦回舶头目等人，通情渗泄舶货

者，杖一百七，除名不叙。诸中卖宝货，耗蠹国财者，禁之。诸云南行使賸法，官司商贾辄以他賸入境者，禁之。

大恶

诸大臣谋危社稷者诛。诸无故议论谋逆，为倡者处死，和者流。诸潜谋反乱者处死，宅主及两邻知而不首者同罪，内能悔过自首者免罪给赏，不应捕人首告者官之。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凌迟处死，为从者处死，知情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并没入其家。其相须连坐者，各以其罪罪之。诸父谋反，子异籍不坐。诸谋反事觉，捕治得实，行省不得擅行诛杀，结案待报。诸匿反叛不首者，处死。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为所诱惑相连而起者，杖一百七。诸假托神异，狂谋犯上者，处死。诸乱言犯上者处死，仍没其家。诸指斥乘舆者，非特恩，必坐之。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职官辄指斥诏旨乱言者，虽会赦，仍除名不叙。

诸子孙弑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因风狂者处死。诸醉后殴其父母，父母无他子，告乞免死养老者，杖一百七，居役百日。诸子弑其继母者，与嫡母同。诸部内有犯恶逆，而邻佑、社长知而不首，有司承告而不问，皆罪之。诸子弑其父母，虽瘐死狱中，仍支解其尸以徇。诸殴伤祖父母、父母者，处死。诸谋杀已改嫁祖母者，仍以恶逆论。诸挟仇殴死义父，及杀伤幸获生免者，皆处死。诸图财杀伤义母者，处死。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诸妇殴舅姑者，处死。诸因奸殴死其夫及其舅姑者，凌迟处死。诸弟杀其兄者，处死。诸父子同谋杀其兄，欲图其财而收其嫂者，父子并凌迟处死。诸兄因争，殴其弟，弟还殴其兄，邂逅致死，会赦，仍以故杀论。诸嫂叔争，杀死其嫂者，处死。诸因争虐杀其兄者，虽死仍戮其尸。诸因争移怒，戳伤其兄者，于市曹杖一百七，流远。诸挟仇殴死其伯叔母者，处死。诸因争兄弟同谋殴死诸父者，皆处死。诸挟仇故杀其从父，偶获生免者，罪与已死同。诸妻因争杀其夫者，处死。诸妇人问医人买毒药杀其夫者，医人同处死。诸妻杀伤其夫，幸获生免者，同杀死论。诸婿因醉杀其妇翁，偶获生免者，罪与已死同。

诸奴杀伤本主者，处死。诸奴诟詈其主不逊者，杖一百七，居役二

年，役满日归其主。诸奴故杀其主者，凌迟处死。诸奴殴死主婿者，处死。

诸挟仇杀伤人一家，俱获生免者，与已死同。其同谋悔过不至者，减等论。诸以奸尽杀其母党一家者，凌迟处死。诸兄挟仇，与子同谋杀其弟一家者，皆处死。

诸支解人，煮以为食者，以不道论，虽瘐死，仍征烧埋银给苦主。诸魇魅大臣者，处死。诸妻魇魅其夫，子魇魅其父，会大赦者，子流远，妻从其夫嫁卖。诸造蛊毒中人者，处死。诸采生人支解以祭鬼者，凌迟处死，仍没其家产。其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徙远方。已行而不曾杀人者，比强盗不曾伤人、不得财，杖一百七，徒三年。谋而未行者，九十七，徒二年半。其应死之人，能自首，或捕获同罪者，给犯人家产，应捕者减半。

奸非

诸和奸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诱奸妇逃者，加一等，男女罪同，妇人去衣受刑。未成者，减四等。强奸有夫妇人者死，无夫者杖一百七，未成者减一等，妇人不坐。其媒合及容止者，各减奸罪三等，止理见发之家，私和者减四等。诸指奸不坐。诸无夫妇人有孕，称与某人奸，即同指奸，罪止本妇。诸宿卫士与宫女奸者，出军。诸翁欺奸男妇，已成者处死，未成者杖一百七，男妇归宗。和奸者皆处死。男妇虚执翁奸已成，有司已加翁拷掠，男妇招虚者，处死；虚执翁奸未成，已加翁拷掠，男妇招虚者，杖一百七，发付夫家从其嫁卖。妇告或翁告同。若男妇告翁强奸已成，却问得翁欲欺奸未成，男妇妄告重事，笞三十七，归宗。诸欺奸义男妇，杖一百七，欺奸不成，杖八十七，妇并不坐。妇及其夫异居当差，虽会赦，仍异居。诸男妇与奸夫谋诬翁欺奸，买休出离者，杖一百七，从夫嫁卖，奸夫减一等，买休钱没官。诸与弟妻奸者，各杖一百七，奸夫流远，奸妇从夫所欲。诸嫂寡守志，叔强奸者，杖九十七。诸与同居侄妇奸，各杖一百七，有官者除名。诸强奸侄妇未成者，杖一百七。诸与兄弟之女奸，皆处死；与从兄弟之女奸，减一等；与族兄弟之女奸，减二等。诸居父母丧欺奸父妾者，各杖九十七，妇人归宗。诸奸私再犯者，罪加二等，妇人听其夫嫁卖。诸因奸偷递家财，止以奸论。诸雇人之妻为妾，年满而归，雇主复与通，即以奸论。因又与杀其夫者，皆处死。诸子犯奸，父出首，仍坐之，诸奸不理首原。诸奸生男女，男随父，女随母。诸僧尼道士女冠犯奸，断后并勒还俗，诸强奸人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凡称幼女，止十

岁以下。诸年老奸人幼女，杖一百七，不听赎。诸十五岁未成丁男，和奸十岁以下女，虽和同强，减死，杖一百七，女不坐。诸强奸十岁以上女者，杖一百七。诸强奸妻前夫男妇未成，及强奸妻前夫女已成，并杖一百七，妻离之。诸三男强奸一妇者，皆处死，妇人不坐。

诸职官犯奸者，如常律，仍除名，但有禄人犯者同。诸职官求奸未成者，笞五十七，解见任，杂职叙。诸职官因谑部民妻，致其夫弃妻者，杖六十七，罢职，降二等杂职叙，记过。诸职官强奸部民妻未成，杖一百七，除名不叙。诸职官因奸，买部民妾，奸非奸所捕获，止以买部民妾论，笞三十七，解职别叙。诸监临官与所监临囚人妻奸者，杖九十七，除名。诸职官与倡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职不叙。诸监临令人奸污所部寡妇者，杖八十七，除名。诸蛮夷官擅以籍没妇人为妻者，杖八十七，罢职记过，妇人笞四十七。

诸主奸奴妻者，不坐。诸奴有女，已许嫁为良人妻，即为良人，其主辄欺奸者，杖一百七，其妻纵之者，笞五十七，其女夫家仍愿为婚者，减元议财钱之半，不愿者，追还元下聘财，令父收管，为良改嫁。诸奴奸主女者，处死。诸以傔从与命妇奸，以命妇从奸夫逃者，皆处死。诸强奸主妻者，处死。诸奴与主妾奸者，各杖九十七。诸良民窃奴婢生子，子随母还主，奴窃良民生子，子随母为良，仍异籍当差。诸奴婢相奸，笞四十七。

诸夫受财，纵妻为倡者，夫及奸妇、奸夫各杖八十七，离之。若夫受财，勒妻妾为倡者，妻量情论罪。诸和奸，同谋以财买休，却娶为妻者，各杖九十七，奸妇归其夫。诸夫妻不睦，夫以威虐，逼其妻指与人奸者，杖七十七，妻不坐，离之。诸婿诬妻父与女奸者，杖九十七，妻离之。诸夫指奸而弃其妻，所指奸夫辄停妻而娶之者，两离之。

诸奸夫奸妇同谋杀其夫者，皆处死，仍于奸夫家属征烧埋银。诸因奸杀其本夫，奸妇不知情，以减死论。诸妻与人奸，同谋药死其夫，偶获生免者，罪与已死同，依例结案。诸妇人为首，与众奸夫同谋，亲杀其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同谋者如常法。诸夫获妻奸，妻拒捕，杀之无罪。诸与无夫妇奸，约为妻，却殴死正妻者，处死。诸与奸妇同谋药死其正妻者，皆处死。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及为人妻杀其强奸之夫，并不坐。若于奸所杀其奸夫，而妻妾获免，杀其妻妾，而奸夫获免者，杖一百七。诸奸夫杀死奸妇者，与故杀常人同。诸求奸不从，殴死其妇，以强盗持仗杀人论。诸两奸夫与一奸妇皆有宿约，其先至者因斗杀其后至者，以故杀论。

盗贼

诸盗贼共盗者，并赃论，仍以造意之人为首，随从者各减一等。或二罪以上俱发，从其重得论之。诸窃盗初犯，刺左臂，谓已得财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警迹人，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诸评盗赃者，皆以至元钞为则，除正赃外，仍追倍赃。其有未获贼人，及虽获无可追偿，并于有者名下追征。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决讫，然后发遣合属，带镣居役。应配役人，随有金银铜铁洞冶、屯田、堤岸、桥道一切等处就作，令人监视，日计工程，满日放还，充警迹人。诸盗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能捕获同伴者，仍依例给赏。其于事主有所损伤，及准首再犯，不在原免之例。诸杖罪以下，府州追勘明白，即听断决。徒罪，总管府决配，仍申合干上司照验。流罪以上，须牒廉访司官，审覆无冤，方得结案，依例待报。其徒伴有未获，追会有不完者，如复审既定，赃验明白，理无可疑，亦听依上归结。

诸强盗持仗但伤人者，虽不得财，皆死。不曾伤人，不得财，徒二年半；但得财，徒三年；至二十贯，为首者死，余人流远。不持仗伤人者，惟造意及下手者死。不曾伤人，不得财徒一年半，十贯以下徒二年；每十贯加一等，至四十贯，为首者死，余人各徒三年。若因盗而奸，同伤人之坐，其同行人止依本法，谋而未行者，于不得财罪上，各减一等坐之。

诸窃盗始谋而未行者，笞四十七；已行而不得财者，五十七；得财十贯以下，六十七；至二十贯，七十七。每二十贯加一等，一百贯，徒一年，每一百贯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诸盗库藏钱物者，比常盗加一等，赃满至五百贯以上者流。

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

诸剧贼既款附得官，复以捕贼为由，虐取民财者，计赃论罪，流远。诸强盗再犯，仍刺。

诸强盗杀伤事主，不分首从，皆处死。诸强夺人财，以强盗论。诸以药迷瞀人，取其财者，以强盗论。诸白昼持仗，剽掠得财，殴伤事主；若得财，不曾伤事主，并以强盗论。诸官民行船，遭风著浅，辄有抢虏财物者，比同强盗科断。若会赦，仍不与真盗同论，征赃免罪。诸强盗出外国，其边臣执以来献者，赐金帛以旌之。诸盗乘舆服御器物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知情领卖，克除价钱者，减一等。

诸盗官钱，追征未尽，到官禁系既久，实无可折偿者，除之。诸守库军，但盗库中财物者，处死，会赦者仍刺之。诸内藏典守，辄盗库中财物者，处死。诸造钞库工匠，私藏合毁之钞出库者，杖一百七。监临失关防者，笞三十七。诸盗印钞库钞者，处死。诸检昏钞行人，盗取昏钞，为监临搜获，不得财者，以盗库藏钱物不得财加等论，杖七十七。诸烧钞库合干检钞行人，辄盗昏钞出库分使者，刺断。诸盗局院官物，虽赃不满贯，仍加等，杖七十七，刺字。诸工匠已关出库物料，成造及额余外，不曾还官，因盗出局者，断罪，免刺。诸盗已到仓官粮，而未离仓事觉者，以不得财论，免刺。诸盗官员符节，比常盗加一等，计赃坐罪。诸盗官府文卷作故纸变卖者，杖七十七，同窃盗，刺字；买卷人笞四十七。

诸图财谋故杀人多者，凌迟处死，仍验各贼所杀人数，于家属均征烧埋银。诸图财陷溺人于死，幸获生免者，罪与已死同。诸图财杀死他人奴婢，即以图财杀人论。诸奴盗主财而逃，送其逃者，辄杀其奴而取其财，即以强盗杀人论。

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郭者同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看守禁地人，杖一百七，三分家产，一分没官，同看守人杖六十七。

诸事主杀死盗者，不坐。诸寅夜潜入人家，被殴伤而死者，勿论。

诸于迴野盗伐人材木者，免刺，计赃科断。诸被胁众上盗，至盗所，复逃去，不以为从论。诸窃盗赃不满贯，断罪，免刺。诸子为盗，父杀之，不坐。诸为盗，初经刺断，再犯奸私，止以奸为坐，不以为盗再犯论。诸奴婢数为盗，应识过于门者，其主不知情，不得辄书于其主

之门。诸被诱胁上盗，不曾分赃，而容隐不首者，杖六十七，免刺。诸先盗亲属财，免刺，再盗他人财，止作初犯论。诸先犯诱奸妇人在逃，后犯窃盗，二事俱发，以诱奸为重，杖从奸，刺从盗。诸瘖哑为盗，不论瘖哑。诸诈称搜税，拦头剽夺行李财物者，以盗论，刺断，充警迹人。诸盗米粮，非因饥馑者，仍刺断。诸盗塔庙神像服饰，无人看守者，断罪，免刺。诸事主及盗私相休和者，同罪；所盗钱物头匹、倍赃等，没官。诸窃盗应徒，若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无兼丁侍养者，刺断免徒；再犯而亲尚存者，候亲终日，发遣居役。诸女直人为盗，刺断同汉人。诸年饥民穷，见物而盗，计赃断罪，免刺配及征倍赃。诸窃盗，一岁之中频犯者，从一重，论刺断。诸为盗为所得赃与人博不胜，失所得赃，事觉追正赃，仍坐博者罪。诸父以子同盗，子年未出幼，不曾分赃，免罪。诸年饥，迫其子若婿同持仗行劫，子若婿减死一等，坐免刺，充警迹人。诸父为人诱为盗，疾不能往，命其子从之，而分其赃者，父减为从一等，免刺，子以为从论。诸兄逼未成丁弟同上盗，减为从一等论，仍罚赎。诸兄弟同盗，罪皆至死，父母老而乏养者，内以一人情罪可逭者，免死养亲。诸兄弟同盗，皆刺。诸父子兄弟频同上盗，从凡盗首从论。诸父子兄弟同为强盗者，皆处死。诸夫谋为强盗，妻不谏，反从之盗者，减为从一等论罪。

诸亲属相盗，谓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共为婚姻之家，犯盗止坐其罪，并不在刺字、倍赃、再犯之限。其别居尊长于卑幼家窃盗，若强盗及卑幼于尊长家行窃盗者，缌麻小功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强盗者准凡盗论，杀伤者各依故杀伤法。若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五十贯以下，笞二十七，每五十贯加一等，罪止五十七，他人依常盗减一等。诸姑表侄盗姑夫财，同亲属相盗论。诸女在室，丧其父，不能自存，有祖父母而不之恤，因盗祖父母钱者，不坐。诸弟为首强劫从兄财，即以强盗论。诸尝过房他人子孙以为子孙，辄盗所过房之家财物者，即以亲属相盗论。

诸奴盗主财，应流远，而主求免者听。诸奴盗主财，断罪，免刺。诸盗雇主财者，免刺，不追倍赃。盗先雇主财者，同常盗论。诸佃客盗地主财，同常盗论。诸同主奴相盗，断罪，免刺配，不追倍赃。诸盗同受雇人财，不以同居论。诸赁屋与房主同居，而盗房主财者，与常盗论。诸盗同本财者，笞五十七，不以真盗计赃论。

诸巡捕军兵因自为盗者，比常盗加一等论罪；若自相觉察，告捕到官，或曾共为盗，首获同伴者，免罪给赏。诸军人为盗，刺断，免充警迹人，仍追赏钱给告者。诸守库藏军人，辄为首诱引外人偷盗官物，但

经二次三次入库为盗，又提铃把门军人，受赃纵贼者，皆处死。为从者杖一百七，刺字流远。诸见役军人在逃，因为窃盗得财，杖一百七，仍刺字，杖从逃军，刺从盗。诸军人在路夺人财物，又迫逐人致死非命者，为首杖一百七，为从七十七，征烧埋银给苦主。

诸妇人为盗，断罪，免刺配及充警迹人，免征倍赃，再犯并坐其夫。诸妇人寡居与人奸，盗舅姑财与奸夫，令娶己为妻者，奸非奸所捕获，止以同居卑幼盗尊长财为坐，笞五十七，归宗，奸夫杖六十七。

诸伪僧窃取佛像腹中装者，以盗论。诸僧道为盗，同常盗，刺断，征倍赃，还俗充警迹人。诸僧道盗其亲师祖、师父及同师兄弟财者，免刺，不追倍赃，断罪还俗。

诸幼小为盗，事发长大，以幼小论。未老疾为盗，事发老疾，以老疾论。其所当罪，听赎，仍免刺配，诸犯罪亦如之。诸年未出幼，再犯窃盗者，仍免刺赎罪，发充警迹人。诸窃盗年幼者为首，年长者为从，为首仍听赎免刺配，为从依常律。诸掏摸人身上钱物者，初犯、再犯、三犯，刺断徒流，并同窃盗法，仍以赦后为坐。诸以七十二局欺诱良家子弟、富商大贾，博塞钱物者，以窃盗论，计赃断配。诸夜发同舟橐中装，取其财者，与窃盗真犯同论。

诸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略卖一人，杖一百七，流远；二人以上，处死；为妻妾子孙者，一百七，徒三年；因而杀伤人者，同强盗法。若略而未卖者，减一等，和诱者又各减一等，及和同相卖为奴婢者，各一百七。略诱奴婢，货卖为奴婢者，各减诱略良人罪一等；为妻妾子孙者，七十七，徒一年半；知情娶买及藏匿受钱者，各递减犯人罪一等。假以过房乞养为名，因而货卖奴婢者，九十七，引领牙保知情，减二等，价没官，人给亲。如无元买契券，有司辄给公据者，及承告不即追捕者，并笞四十七。关津主司知而受财纵放者，减犯人罪三等，除名不叙，失检察者笞二十七。如能告获者，略人每人给赏三十贯，和诱每人二十贯，以至元钞为则，于犯人名下追征，无财者征及知情安主，牙保应捕人减半。其事未发而自首者，若同党能悔过自首，擒获其徒党者，并原其罪，仍给赏之半。再犯及因略伤人者，不在首原之例。诸妇人诱卖良人，罪应徒者，免徒。诸职官诱略良人为奴，革后不首，仍除名不叙，所诱略人给亲。

诸兄盗牛，胁其弟同宰杀者，弟不坐。诸白昼剽夺驿马，为首者处死，为从减一等流远。诸盗亲属马牛，事未觉自首，顾偿价，不从，既

送官，仍以自首论免刺。诸强盗行劫，为主所逐，分散奔走，为首者杀伤邻人，为从者不知，不以杀伤事主不分首从论，为首者处死，为从者杖一百七，刺配。诸窃盗弃财拒捕，殴伤事主者，杖一百七，免刺。诸为盗先窃后强，会赦，其下手杀伤事主者，不赦，余仍刺而释之。诸盗贼分赃不均，从贼欲首，为首贼所杀者，仍以谋故杀人论。诸盗贼闻赦，故杀捕盗之人者，不赦。

诸藏匿强窃盗贼，有主谋纠合，指引上盗，分受赃物者，身虽不行，合以为首论。若未行盗，及行盗之后，知情藏匿之家，各减强窃从贼一等科断，免刺，其已经断，怙终不改者，与从贼同。诸谋欲图人所质之田，辄遣人强劫赎田之价者，主谋、下手一体刺断，其卑幼为尊长驱役者免刺。

诸盗贼应征正赃及烧埋银，贫无以备，令其折庸。凡折庸，视各处庸价而会之。庸满发元籍，充警迹人。妇人日准男子工价三分之二，官钱役于旁近之处，私钱役于事主之家。诸盗贼得财，用于酒肆倡优之家，不知情，止于本盗追征。其所盗即官钱，虽不知情，于所用之家追征。若用买货物，还其货物，征元赃。诸奴婢盗人牛马，既断罪，其赃无可征者，以其人给物主，其主愿赎者听。诸盗官钱，追征未尽，到官禁系既久，实无可折偿者，除之。诸系官人口盗人牛马，免征倍赃。诸盗贼正赃已征给主，倍赃无可追理者，免征。诸盗贼正赃，或曲质于人，典主不知情，而归其赃，仍征还元价。诸遐荒盗贼，盗驼马牛驴羊，倍赃无可征者，就发配役出军。

诸盗先犯后发，与后犯先发罪同者，勿论。诸先犯强盗刺断，再犯窃盗，止依再犯窃盗刺配。诸出军贼徒在逃，初犯杖六十七，再犯加二等，罪止一百七，仍发元流所出军。

诸强窃盗充警迹人者，五年不犯，除其籍。其能告发，及捕获强盗一名，减二年，二名比五年，窃盗一名减一半，应除籍之外，所获多者，依常人获盗理赏，不及数者，给凭通理。籍既除，再犯，终身拘籍之。凡警迹人缉捕之外，有司毋差遣出入，妨其理生。诸警迹人，有不告知邻佑辄离家经宿，及游惰不事生产作业者，有司究之，邻佑有失觉察者，亦罪之。诸警迹人受命捕盗，既获其盗，却挟恨杀其盗而取其财，不以平人杀有罪贼人论。诸色目人犯盗，免刺科断，发本管官司设法拘检，限内改过者，除其籍。无本管官司发付者，从有司收充警迹人。

诸为盗经刺，自除其字，再犯非理者，补刺。五年不再犯，已除籍者，不补刺，年未满者仍补刺。诸盗贼赦前擅去所刺字，不再犯，赦后不补刺。诸应刺左右臂，而臂有雕青者，随上下空歇之处刺之。诸犯窃盗已经刺臂，却偏文其身，覆盖元刺，再犯窃盗，于手背刺之。诸累犯窃盗，左右项臂刺遍，而再犯者，于项上空处刺之。

诸子盗父首、弟盗兄首、婿盗翁首，并同自首者免罪。诸奴盗主首者，断罪免刺，不征倍赃，仍付其主为奴。诸胁从上盗，而不受赃者，止以不首之罪罪之，杖六十七，不刺。诸为盗悔过，以所盗赃还主者免罪。诸为盗得财者，闻有涉疑根捕，却以赃还主者，减二等论罪，免徒刺及倍赃。诸窃盗因事主盘诘，而自首服，其赃未还主者，计赃减二等论罪，刺字。诸盗赃，为首者自首，免罪，为从不首仍全科。诸无服之亲，相首为盗，止科其罪，免刺配倍赃。诸窃盗悔过，以赃还主不尽，其余赃犹及刺罪者，仍刺之。

志第五十三 刑法四

○诈伪

诸主谋伪造符宝，及受财铸造者，皆处死。同情转募工匠，及受募刻字者，杖一百七。伪造制敕者，与符宝同。诸妄增减制书者，处死。诸近侍官辄诈传上旨者，杖一百七，除名不叙。诸伪造省府印信文字，但犯制敕者处死。若伪造省府劄付者，杖一百七，再犯流远。知情不首者，八十七。其文理讹谬不堪行用者，九十七。若伪造司县印信文字，追呼平民，勒取财物者，初犯杖七十七，累犯不悛者一百七。诸伪造宣慰司印信契本，及商税务青由欺冒商贾者，杖一百七。诸赦前伪造省印，赦后不曾销毁，杖七十七，有官者夺所受宣敕，除名不叙。诸掾属辄造省官押字，盗用省印，卖放官职者，虽会赦，流远。诸伪造税物杂印，私熬颜色，伪税物货者，杖八十七。告捕得实者，征中统钞一百贯充赏。物主知情，减犯人罪一等，其匿税之物，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不知情者不坐，物给元主。其捕获人擅自脱放者，减犯人罪二等，受财者与犯人同罪。诸省部小史，为人误毁行移检扎，辄自刻印信，伪补署押，求盖本罪，无他情弊者，杖七十七，发元籍。诸僧道伪造诸王印信及令旨抄题者，处死。诸盘获伪造印信之人，同获强盗给赏。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诸受财卖他人敕牒，及收买转卖者，杖一百七，刺面发元籍，买者杖八十七，发元籍。诸职官被差，以疾辄令人代乘驿传而往者，杖六十七，代者笞五十七。诸公差，于官船夹带从人，冒支分例者，笞一十七，记过，支过分例来，追征还官。

诸诈称使臣，伪写给驿文字，起马匹舟船者，杖一百七。有司失觉察，辄凭无印信关牒倒给者，判署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四十七。诸职官诈传上司言语，擅起驿马者，杖六十七。脱脱禾孙依随擅给驿马者，笞五十七，并解职别叙，记过；驿官二十七，还职。诸诈称按部官，恐吓官吏者，杖六十七。诸诈称监临长官署置差遣，欺取钱物者，杖八十七，钱物没官。诸诈称奉使所委官，听理民讼者，杖九十七。诈称随行令史者，笞五十七。

诸伪造宝钞，首谋起意，并雕板抄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但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两邻知而不首者，杖七十七。坊里正、主首、社长失觉察，并巡捕军兵各笞四十七。捕盗官及镇守巡捕

军官各三十七，未获贼徒，依强盗立限缉捕。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诸捕获伪钞，赏银五锭，给银不给钞。诸父子同造伪钞者，皆处死。诸父造伪钞，子听给使，不与父同坐；子造伪钞，父不同造，不与子同坐。诸夫伪造宝钞者，妻不坐。诸伪造宝钞，印板不全者，杖一百七。诸伪造宝钞，没其家产，不及其妻子。诸赦前收藏伪钞，赦后行使者，杖一百七。不曾行使而不首者，减一等。诸伪造钞罪应死者，虽亲老无兼丁，不听上请。诸捕获伪造宝钞之人，虽已身故，其应得赏钱，仍给其亲属。诸奴婢买使伪钞，其主陈首者，不在理赏之例。诸挑剜裨辏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年七十以上者，呈禀定夺，毋辄听赎。买使者减一等。诸烧造伪银者，徒。诸造卖伪银，买主不知情，价钱给主，伪银内销，提真银没官，依本犯科罪。诸伪造各仓支发粮筹者，笞五十七，已支出官粮者，准盗系官钱物科罪。仓官人等有犯者，依监主自盗法，赃重者从重论。诸冒支官钱，计赃以枉法论，并除名不叙。

诸冒名入仕者，杖六十七，夺所受命，追俸发元籍，会赦不首，笞四十七，仍追夺之。诸奴受主命冒充职官者，杖九十七。其主及同僚相容隐者，八十七。诸子冒父官居职任事者，杖七十七，犯在革前，革后不出首者，笞四十七，并追回所受宣敕，及支过俸禄还官。诸边臣，辄以子婿诈称招徕蛮獠，保充土官者，除名不叙，拘夺所授官。诸军官承袭，伪增年者，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之，滥保官吏，并坐罪。诸职官妄报出身履历者，除名不叙。诸译史、令史，有过不叙。诈称作阙，别处补用者，笞五十七，罢役不叙。

诸输纳官物，辄增改硃钞者，杖六十七，罢之。诸有司长官，辄以追到盗赃支使，却虚立给主文案者，虽会赦，解职，降先职二等叙。承吏，除名不叙。诸帅府上功文字，诈添有功军人名数，主谋者杖八十七，除名不叙，随从书写者笞五十七。诸诈以军功受举入仕者，罢之，仍夺所受命。诸擅改已奏官员选目姓名者，虽会赦，除名发元籍。诸曹吏辄于公版改易年月，图逭罪责者，笞五十七，罢役别叙，记过。诸哗强之人，辄为人伪增籍面者，杖八十七，红泥粉壁识过其门。诸蒙古译史，能辨出诈伪文字二起以上者，减一资升转。

○诉讼

诸告人罪者，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诬告者抵罪反坐，越诉者笞五十七。本属官司有过，及有冤抑，屡告不理，或理断偏屈，并应合回避者，许赴上司陈之。诸诉讼本争事外，别生余事者，

禁。其本争事毕，别诉者听。诸军民风宪官有罪，各从其所属上司诉之。诸民间杂犯，赴有司陈首者听。诸告言重事实，轻事虚，免坐；轻事实，重事虚，反坐。诸中外有司，发人家录私书，辄兴狱讼者，禁之。若本宗事须引用证验者，仍听追照。其构饰傅会，以文致人罪者，审辨之。除本宗外，余事并勿听理。诸教令人告缌麻以上亲，及奴婢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若教令人告子孙，各减所告罪二等。其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或得实应赏者，皆以告者为首，教令为从。诸老废笃疾，事须争诉，止令同属亲属深知本末者代之。若谋反大逆，子孙不孝，为同居所侵侮，必须自陈者听。诸致仕得代官，不得已与齐民讼，许其亲属家人代诉，所司毋侵挠之。诸妇人辄代男子告辨争讼者，禁之。若果寡居，及虽有子男，为他故所妨，事须争讼者，不在禁例。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亲属相告，并同自首。诸妻讦夫恶，比同自首原免。凡夫有罪，非恶逆重事，妻得相容隐，而辄告讦其夫者，笞四十七。诸妻曾背夫而逃，被断复诬告其夫以重罪者，抵罪反坐，从其夫嫁卖。诸职官同僚相言者，并解职别叙，记过。诸告人罪者，自下而上，不得越诉。诸府州司县应受理而不受理，虽受理而听断偏屈，或迁延不决者，随轻重而罪罚之。诸诉官吏受赂不法，径赴宪司者，不以越诉论。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诸职官诬告人枉法赃者，以其罪罪之，除名不叙。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职减一等。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

○斗殴

诸斗殴，以手足击人伤者，笞二十七，以他物者三十七。伤及拔发方寸以上，四十七。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加一等。折齿、毁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汤火伤人者，杖六十七。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并刃伤、折人肋、眇人两目、堕人胎，七十七。以秽物污人头面者，罪亦如之。折跌人肢体，及瞎其目者，九十七。辜内平复者，各减二等。即损二事以上，及因旧患，令至笃疾，若断舌及毁败人阴阳者，一百七。诸诉殴詈，有阑告者勿听，违者究之。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殴伤不相须，余条殴伤，及杀伤者准此。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诸倡女斗伤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单衣受刑。诸殴伤人，辜限外死者，杖七十七。诸以

非理殴伤妻妾者，罪以本殴伤论，并离之。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仍离之。诸职官殴妻堕胎者，笞三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注边远一任，妻离之。诸以非理苦虐未成婚男妇者，笞四十七，妇归宗，不追聘财。诸舅姑非理陵虐无罪男妇者，笞四十七，男妇归宗，不追聘财。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诸蒙古人斫伤他人奴，知罪愿休和者听。诸以他物伤人，致成废疾者，杖七十七，仍追中统钞一十锭，付被伤人，充养济之资。诸因斗殴，斫伤人成废疾者，杖八十七，征中统钞一十锭，付被伤人，充养济之资。为父还殴致伤者，征其钞之半。诸豪横辄诬平人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私家拷讯监禁，非理陵虐者，杖一百七，流远。其被害有致残废者，人征中统钞二十锭，充养赡之赀。诸职官辄将养男去势，以充阉官进纳者，杖一百七，除名不叙，记过，义男归宗。诸以微故残伤义男肢体废疾者，加凡人折跌肢体一等论，义男归宗，仍征中统钞五百贯，充养赡之赀。诸尊长辄以微罪刺伤弟侄双目者，与常人同罪，杖一百七，追征赡养钞二十锭给苦主，免流，识过于门；无罪者，仍流。诸弟虽听其兄之仇，同谋剜其兄之眼，即以弟为首，各杖一百七，流远，而弟加远。诸卑幼挟仇，辄刺伤尊长双目成废疾者，杖一百七，流远。诸以刃刺破人两目成笃疾者，杖一百七，流远，仍征中统钞二十锭，充养赡之赀，主使者亦如之。诸挟仇伤人之目者，若一目元损，又伤其一目，与伤两目同论，虽会赦，仍流。诸因争误瞎人一目者，杖七十七，征中统钞五十两，充医药之赀。

诸脱脱禾孙辄殴伤往来使臣者，笞四十七，解职记过。诸职官辄以他物殴伤使臣者，杖六十七。诸司属官辄殴本管上司幕官者，笞四十七，解职记过。诸方镇僚属辄以他物殴伤主帅者，杖六十七，幕官使酒骂长官者，笞四十七，并解职别叙，记过。诸按部官因争辩，辄殴有司官，有司官还殴者，各笞三十七，解职。诸监临官挟怨，当□扯捽属官，属官辄殴之者，笞四十七，解职。诸方面大臣，不能以正率下，辄与幕属公堂斗争，虽会赦，并罢免记过，赦前无招者还职。诸职官辄殴伤所监临，以所殴伤法论罪，记过。诸职官殴伤同署长官者，笞五十七，解见任，降先品一等叙，仍记过名。诸有司长官，辄殴同位正官者，笞三十七，殴佐贰官者，二十七，并解职记过。诸同僚改除，复以私忿相殴詈者，皆罢其所受新命。诸在闲职官，辄殴詈本籍在任长官者，杖六十七。诸职官相殴，其官等，从所伤轻重论罪。诸军官纵酒，因戏而怒，故殴伤有司官者，笞三十七，记过。诸幕僚因公辄以恶言詈长官者，笞四十七，长官辄还殴者，笞一十七，并记过名。诸职官乘醉当街殴伤平人者，笞四十七，记过。诸职官闲居与庶民相殴者，职官减一等，听罚

赎。诸以他物殴伤职官者，加一等，笞五十七。诸小民恃年老殴詈所属官长者，杖六十七，不听赎。诸恶少无赖辄殴伤禁近之人者，杖七十七。

○杀伤

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诸部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诸杀人还自杀不死者，仍处死。诸杀人从而加功，无故杀之情者，会赦仍释之。诸斗殴杀人，先误后故者，即以故杀论。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诸因争以刃伤人，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诸持刃方杀人，人觉而逃，却移怒杀所解劝者，与故杀同。诸有司征科急，民弗堪，致杀其征科者，仍以故杀论。诸醉中欲杀其妻不得，移怒杀死其解纷之人者，处死。诸欲诱倡女逃，不从辄杀之者，与杀常人同。诸斗殴杀人者，结案待报。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诸因鬨争，一人误蹂死小兒，一人殴人致死，殴者结案，蹂者杖一百七，并征烧埋银。诸有人戏调其妻，夫遇而殴之，因伤而死者，减死一等论罪，仍征烧埋银。诸殴死应捕杀恶逆之人者，免罪，不征烧埋银。诸以他物伤人，伤毒流注而死，虽在辜限之外，仍减杀人罪三等坐之。诸因争，以头触人，与人俱仆，肘抵其心，邂逅致死者，杖一百七，全征烧埋银。诸出使从人，殴死馆夫者，以殴杀论。诸因戏言相殴，致伤人命者，杖一百七。诸父亡，母复纳他人为夫，即为义父。若逐其子出居于外，即同凡人，其有所斗殴杀伤，即以凡人斗殴杀伤论。诸彼此有罪之人，相格致死者，与杀常人同。

诸职官以微故殴死齐民者，处死，诸职官受赃，为民所告，辄殴死告者，以故杀论。诸军官因公乘怒，辄命麾下殴人致死者，杖八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征烧埋银给苦主，若会赦，仍殿降征银。诸阃帅侵盗系官钱粮，怒吏发其奸，辄令人殴死者，以故杀论，虽会大赦，仍追夺不叙，倍征烧埋银。诸局院官辄以微故殴死匠人者，处死。

诸父无故以刃杀其子者，杖七十七。诸子不孝，父与弟侄同谋置之死地者，父不坐，弟侄杖一百七。诸女已嫁，闻女有过，辄杀其女者，笞五十七，追还元受聘财，给夫别娶。诸父有故殴其子女，邂逅致死者，免罪。诸后夫殴死前夫之子者，处死。诸妻故杀妾子者，杖九十七，从其夫嫁卖。诸男妇虽有过，舅姑辄加残虐致死者，杖一百七。诸

子不孝，父杀其子，因及其妇者，杖七十七，妇元有妆奁之物，尽归其父母。诸以细故杀其弟者，处死。诸兄以立继之子，主谋杀其嫡弟者，主谋下手皆处死，其田宅人口财物尽归死者妻子，其子归宗。诸弟先殴其兄，兄还杀其弟，即兄杀有罪之弟，不以凡人斗杀论。诸因争误殴死异居弟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之半。诸因争故杀族弟者，与杀常人同。诸妹为尼与人私，兄闻而谏之，不从，反诟詈扯捽其兄，兄杀之，即兄杀有罪之妹，不以凡人斗杀论。诸兄殴弟妻，因伤而死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诸嫂溺死其小姑者，以故杀论。诸因争殴死族兄弟之子者，杖一百七；故以刃杀之者，处死，并征烧埋银。诸殴死兄弟之子而图其财者，处死。诸夫妇同谋，杀其兄弟之子者，皆处死。诸尊长误殴卑幼致死者，杖七十七，异居者仍征烧埋银。诸以微过辄杀其妻者，处死。诸因夫妻反目，辄药死其妻者，与故杀常人同。诸妻悖慢其舅姑，其夫殴之致死者，杖七十七。诸夫卧疾，妻不侍汤药，又诟詈其舅姑，以伤其夫之心，夫殴之，邂逅致死者，不坐。诸夫恶妻而爱妾，辄求妻微罪而杀之者，处死。诸风闻涉疑，故杀定婚妻者，与杀凡人同论。诸妻以残酷殴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诸舅以无实之罪故杀其甥者，与杀常人同论。诸因争挟仇殴死其婿者，与杀常人同。

诸奴殴詈其主，主殴伤奴致死者，免罪。诸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杀之者，减一等。诸殴死拟放良奴婢者，杖七十七。诸谋杀已放良奴婢者，与故杀常人同。诸良人以斗殴杀人奴，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良人戏杀他人奴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诸奴殴死其弟，弟亦为同主奴，主乞贷死者听。诸异主奴婢相犯死者，同常人；同主相犯至重刑者，仍依例结案。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

诸醉中误认他人为仇人，故杀致命者，虽误同故。诸奴受本主命，执仇杀人者，减死流远。诸挟仇杀人会赦，为首下手者不赦，为从不曾下手者免死，徒一年，诸以老病杀人者，不以老病免。诸谋故杀人年七十以上，并枷禁归勘结案。诸两家之子，昏暮奔还，中路相迎，撞仆于地，因伤致死者，不坐，仍征钞五十两给苦主。诸十五以下小兒，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诸十五以下小兒，因争毁伤人致死者，听赎，征烧埋银给苦主。诸瞽者殴人，因伤致死，杖一百七，征烧埋银给苦主。诸病风狂，殴伤人致死，免罪，征烧埋银。诸庸医以针药杀人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诸飏砖石剥邻之果，误伤人致死者，杖八十七，征烧埋银。诸军士习射，招箭者不谨，致被伤而死，射者不坐，仍征烧埋银。诸过误踏死小兒，杖七十七，征烧埋银给苦主。诸昏夜驰

马，误触人死，杖七十七，征烧埋银。诸驱车走马，致伤人命者，杖七十七，征烧埋银。诸昏夜行车，不知有人在地，误致轹死者，笞三十七，征烧埋银之半给苦主。诸幼小自相作戏，误伤致死者，不坐。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诸两人作戏争物，一人放手，一人失势跌死，放者不坐。诸以物戏惊小兒，成疾而死者，杖六十七，追征烧埋银五十两。诸以戏与人相逐，致人跌伤而死者，其罪徒，仍征烧埋银给苦主。诸骆驼在牧，啮人而死者，牧人笞一十七，以骆驼给苦主。诸驿马在野，啮人而死者，以其马给苦主，马主别买当役。诸奴故杀其子女，以诬其主者，杖一百七。诸因争，以妻前夫男女溺死，诬赖人者，以故杀论。诸后夫置毒饮食，与前夫子女食而死者，与药死常人同。诸故杀无罪子孙，以诬赖仇人者，以故杀常人论。诸杀人无苦主者，免征烧埋银，犯人财产人口并付其妻子，仍为民当差。诸杀有罪之人，免征烧埋银。诸图财谋故杀人多者，皆凌迟处死，验各贼所杀人数，于家属均征烧埋银。诸同居相殴而死，及杀人罪未结正而死者，并不征烧埋银。诸杀人者，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诸致伤人命，应征烧埋银者，止征银价中统钞一十锭。诸因争同殴死人，会赦应倍征烧埋银者，为首致命征中统钞一十锭，为从均征一十锭。诸殴死人，虽不见尸，招证明白者，仍征烧埋银。诸僧道杀人，烧埋银于常住追征。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家。诸奴殴人致死，犯在主家，于本主征烧埋银；不犯在主家，烧埋银无可征者，不征于其主。

○禁令

诸度量权衡不同者，犯人笞五十七。司县正官，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二十七，三犯别议，仍记过名。路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失职，初犯罚俸二十日，再犯别议。诸奏目及官府公文，并用国字，其有袭用畏兀字者，禁之。诸但降诏旨条画，民间辄刻小本卖于市者，禁之。诸内外应佩符职官，辄以符付其傔从佩服者，禁之。诸官员朝会，服其朝服，私致敬于人臣者罚。诸随朝文武百官，朝贺不至者，罚中统钞十贯，失仪者罚中统钞八贯。诸宰相出入，辄敢冲犯者，罪之。

诸章服，惟蒙古人及宿卫之士，不许服龙凤文，余并不禁。谓龙，五爪二角者。职官一品、二品许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云袖带襕，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职事散官从一高。命妇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答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真

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同籍者，不限亲疏，期亲虽别籍并出嫁同。车舆并不得用龙凤文，一品至三品许用间金妆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见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受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见任人员，亦与九品同。庶人惟许服暗花纻丝、丝绸绫罗、毛毳，不许用赭黄，冒笠不得饰以金玉，靴不得裁置花样。首饰许用翠花金钗篦各一事，惟耳环许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车舆，黑油齐头平顶皁幔。诸色目人，除行营帐外，余并与庶人同。职官致仕与见任同，解降者依应得品级；不叙者与庶人同。父祖有官，既殁年深，非犯除名不叙，其命妇及子孙与见任同。诸乐人工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妆扮之物，不拘上例。皁隶公使人，惟许服绸绢。倡家出入，止服皁褙，不许乘坐车马。应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笞五十七，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御赐之物，不在禁限。诸官员以黄金饰甲者禁之，违者甲匠同罪。诸常人鞍鞯，画虎兔者听，画云龙犀牛者，禁之。诸段匹织造周身大龙者，禁之，胸背小龙者勿禁。诸市造鞍辔箭镞靴履及诸杂带，用金为饰者，禁之。

诸郡县达鲁花赤及诸投下，擅造军器者，禁之。诸神庙仪仗，止以土木纸彩代之，用真兵器者禁。诸都城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在外郡县不在禁限。诸打捕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盐弓手，许执弓箭，余悉禁之。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诸卖军器者，卖与应执把之人者不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拄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处死；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徒一年；零散甲片下堪穿系御敌者，笞三十七。枪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处死；五件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笞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七十七，徒二年；不成副，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一副。

诸岳渎祠庙，辄敢触犯作践者，禁之。诸伏羲、娲皇、尧、舜、禹、汤、后土等庙，军马使臣敢沮坏者，禁之。诸名山大川寺观祠庙，并前代名人遗迹，敢拆毁者，禁之。诸改寺为观，改观为寺者，禁之。诸祠庙寺观，模勒御宝圣旨及诸王令旨者，禁之。

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兒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彩衣服帷帐者，悉禁之。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诸家庙春秋祭祀，辄用公服行礼者，禁之。诸

民间祖宗神主，称皇字者，禁之。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诸职官居见任，虽有善政，不许立碑，已立而犯赃污者毁之，无治状以虚誉立碑者毁之。

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诸有司晓钟未动，寺观辄鸣钟者，禁之。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市井点灯买卖，晓钟之后，人家点灯读书工作者，并不禁。其集众祠祷者，禁之。诸犯夜拒捕，斫伤徼巡者，杖一百七。

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彻，积水常盈，家设火具，每物须备，大风时作，则传呼以徇于路。有司不时点视，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诸遗火延烧系官房舍，杖七十七；延烧民房舍，笞五十七；因致伤人命者，杖八十七；所毁房舍财畜，公私俱免征偿。烧自己房舍者，笞二十七，止坐失火之人。诸煎盐草地，辄纵野火延烧者，杖八十七，因致阙用者，奏取圣裁。邻接管民官，专一关防禁治。诸纵火围猎，延烧民房舍钱谷者，断罪勒偿，偿未尽而会赦者，免征。诸故烧太子诸王房舍者，处死。诸故烧官府廨宇，及有人居止宅舍，无问舍宇大小，财物多寡，比同强盗，免刺，杖一百七，徒三年；因伤人命，同杀人。其无人居止空房，并损坏财物，及田场积聚之物，同窃盗，免刺，计赃断罪。因盗取财物者，同强盗，刺断，并追陪所烧物价；伤人命者，仍征烧埋银。再犯者决配，役满，徙千里之外。诸挟仇放火，随时扑灭，不曾延燎者，比强盗不曾伤人不得财，杖七十七，徒一年半，免刺，虽亲属相犯，比同常人。

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头目失觉察者，笞五十七。有见杀不告，因胁取钱物者，杖七十七。若老病不任用者，从有司辨验，方许宰杀。已病死者，申验开剥，其筋角即付官，皮肉若不自用，须投税货卖，违者同匿税法。有司禁治不严者，纠之。诸私宰官马牛，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八十七。诸助力私宰马牛者，减正犯人二等论罪。诸牛马驴骡死，而筋角不尽实输官者，一副以上，笞二十七；五副以上，四十七；十副以上，杖六十七，仍征所犯物价，付告人充赏。

诸毁伤体肤以行丐于市者，禁之。诸城郭内外放鸽带铃者，禁之。诸诸王驸马及诸权贵豪右，侵占山场，阻民樵采者，罪之。诸关讥不严，受财故纵者，罪之。诸江河津渡，或明知潮信已到，及风涛将起，贪索渡钱，淹延不渡，以致中流覆溺，伤害人命者，为首处死，为从减一等。

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为僧道者，其师笞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元籍。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诸色目僧尼女冠，辄入民家强行抄化者，禁之。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诸以非理迎赛祈祷，惑众乱民者，禁之。诸俗人集众鸣铙作佛事者，禁之。诸军官鸠财聚众，张设仪卫，鸣锣击鼓，迎赛神社，以为民倡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并记过。诸阴阳家天文图谶应禁之书，敢私藏者罪之。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寺观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诸妄言禁书者，徒。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诸妄言星变灾祥，杖一百七。诸阴阳法师，辄入诸王公主驸马家者，禁之。诸以阴阳相法书符咒水，凡异端之□，惑乱人听，希求仕进者，禁之，违者罪之。

诸写匿名文书，所言重者处死，轻者流，没其妻子，与捕获人充赏。事主自获者不赏。诸写匿名文字，讦人私罪，不涉官事者，杖七十七。诸投匿名文字于人家，胁取钱物者，杖八十七，发元籍。诸见匿名文书，非随时败获者，即与烧毁；辄以闻官者，减犯人二等论罪。凡匿名文字，其言不及官府，止欲讦人罪者，如所讦论。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儡，藏擫撇钹、倒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诸弃本逐末，习用角牴之戏，学攻刺之□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

诸赌博钱物，杖七十七，钱物没官，有官者罢见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有司纵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赌人，罪及官吏。赌饮食者，不坐。诸赌博钱物，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赃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指革拨。

诸故纵牛马食践田禾者，禁之。诸所在镇守蒙古、汉军，各立营所。无故辄入人家，求索酒食，及纵头匹食践田禾桑果，罪及主将。诸

藩王无都省文书，辄于各处征收差发，强取饮食草料，为民害者，禁之。

诸有虎豹为害之处，有司严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之。其中不应捕之人，自能设机捕获者，皮肉不须纳官，就以充赏。诸职官违例放鹰，追夺当日所服用鞍马衣物没官。诸所拨各官围猎山场，并毋禁民樵采，违者治之。诸年谷不登，人民愁困，诸王达官应出围猎者，并禁止之。诸田禾未收，毋纵围猎，于迤北不耕种之地围猎者听。诸军人受财，伪造火印，将所管官马盗换与人者，杖九十七，追赃没官。诸年谷不登，百姓饥乏，遇禁地野兽，搏而食之者，毋辄没入。诸打捕鹰坊官，以合进御膳野物卖价自私者，计赃以枉法论，除名不叙。诸舟车之靡、器服之奇，方面大臣非锡贡不得擅进。

诸阑遗人口到监，即移所称籍贯，召主识认。半年之上无主识认者，匹配为户，付有司当差。残疾老病，给以文引，而纵遣之。头匹有主识认者，征还已有草料价钱，然后给主；无主识认，则籍其毛齿而收养之。诸阑遗奴婢，私相配合，虽生育子女，有主识认者，各归其主，无本主者官与收系。诸隐藏阑遗鹰犬者，笞三十七，没其家财之半。其收拾阑遗鹰犬之人，因以为民害者，罪之。

诸锄获宿藏之物，在他人地内者，与地主中分，在官地内者一半纳官，在己地内者即同业主。得古器珍宝之物者，闻官进献，约量给价，若有诈伪隐匿，断罪追没。

诸监临官辄举贷于民者，取与俱罪之。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

诸关厢店户，居停各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但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诸官户行钱商船，辄竖旗号，置弓箭锣鼓，揭钱主衙门职名，往来江河者，禁之。诸经商及因事出外，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违者究治。诸投下并其余有印信衙门，并不得滥给文引。

诸有毒之药，非医人辄相卖买，致伤人命者，买者卖者皆处死。不曾伤人者，各杖六十七，仍追至元钞一百两，与告人充赏。不通医□，制合伪药，于市井货卖者，禁之。

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诸商贾收买金银下番者，禁之，违者罪之。诸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

诸倡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S形瓷□槠涮ァ⑭焉□□衅涿□撸□□□Ｖ畛□酥□遥□□蛄既宋□□□□兴静簧螅□母□□荩□拔裎奁荆□□胗：：埃□⒀辖□□□フ咄瓷□□？

○杂犯

诸斗争折辨，辄提大名字者，罪之。诸职官因公失口乱言者，笞二十七。诸快意中或酒后及害风狂疾，失口乱言，别无情理者，免罪。

诸恶少无赖，结聚朋党，陵轹善良，故行斗争，相与罗织者，与木偶连锁，巡行街衢，得后犯人代之，然后决遣。诸恶少白昼持刀剑于都市中，欲杀本部官长者，杖九十七。诸无赖军人，辄受财殴人，因夺取钱物者，杖八十七，红泥粉壁识过其门，免徒。诸先作过犯，曾经红泥粉壁，后犯未应迁徙者，于元置红泥粉壁添录过名。

诸豪右权移官府，威行乡井，淫暴贪虐，累犯不悛者，徙远恶之地屯种。诸频犯过恶，累断不改者，流远。诸凶人残害良善，强将男子去势，绝灭人后，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流远。诸贵势之家，奴隶有犯，辄私置铁枷，钉项禁锢，及擅刺其面者，禁之。诸获逃奴，辄刺面劓鼻，非理残苦者，禁之。诸无故擅刺其奴者，杖六十七。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

○捕亡

诸失盗，捕盗官不立限捕盗，却令他户陪偿事主财物者，罚俸两月，仍立限追捕。诸强盗杀人，三限不获，会赦，捕盗官合得罪罚革拨，仍令捕盗，任满不获，解由内通行开写，依例黜降。诸他境盗入境逃藏，捕盗官辄分彼疆此界，不即捕捉者，笞四十七，解职别叙，记过。

诸已断流囚，在禁未发，反狱殴伤禁子，已逃复获者，处死；未出禁者杖一百七，发已拟流所。诸解发囚徒，经过州县止宿，不寄收牢房，辄于逆旅监系，以致脱监在逃者，长押官笞二十七，还役；防送官四十七，记过。诸囚徒反狱而逃，主守减犯人罪二等，提牢官又减主守四等。随时捉获及半以上者，罚俸一月。

诸奴婢背主而逃，杖七十七；诱引窝藏者，六十七。邻人、社长、坊里正知不首捕者，笞三十七；关讥应捕人受赃脱放者，以枉法论。寺观、军营、势家影蔽，及投下冒收为户者，依藏匿论，自首者免罪。诸告获逃奴者，于所将财物内，三分取一，付告获人充赏。诸逃奴拒捕，不曾致伤人命者，仗一百七。

○恤刑

诸狱囚，必轻重异处，男女异室，毋或参杂。司狱致其慎，狱卒去其虐，提牢官尽其诚。诸在禁囚徒，无亲属供给，或有亲属而贫不能给者，日给仓米一升，三升之中，给粟一升，以食有疾者。凡油炭席荐之属，各以时具。其饥寒而衣粮不继，疾患而医疗不时，致非理死损者，坐有司罪。诸各处司狱司看守囚徒，夜支清油一斤。诸路府州县，但停囚去处，于鼠耗粮内放支囚粮。诸在禁无家属囚徒，岁十二月至于正月，给羊皮为披盖，袴袜及薪草为暖匣熏炕之用。诸狱讼，有必听候归对之人，召保知在，如无保识，有司给粮养济，勿寄养于民家。诸流囚在路，有司日给米一升，有疾命良医治之，疾愈随时发遣。诸狱医，囚之司命，必试而后用之，若有弗称，坐掌医及提调官之罪。诸狱囚病至二分，申报渐增至九分，为死证，若以重为轻，以急为缓，误伤人命者，究之。诸狱囚有病，主司验实，给医药，病重者去枷锁杻，听家人入侍。职事散官五品以上，听二人入侍。犯恶逆以上，及强盗至死，奴婢杀主者，给医药而已。诸有司，在禁囚徒饥寒，衣食不时，病不督医看候，不脱枷杻，不令亲人入侍，一岁之内死至十人以上者，正官笞二十七，次官三十七，还职；首领官四十七，罢职别叙，记过。诸孕妇有罪，产后百日决遣，临产之月，听令召保，产后二十日，复追入禁。无保及犯死罪者，产时令妇人入侍。诸犯死罪，有亲年七十以上，无兼丁侍养者，许陈请奏裁。诸有罪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残疾罚赎者，每笞杖一，罚中统钞一贯。诸疑狱，在禁五年之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

○平反

诸官吏平反冤狱，应赏者，从有司保勘，廉访司体覆，而后议之。其有冒滥不实者，罪及保勘体覆官吏。诸路府军民长官，因收捕反叛，辄罗织平民，强奸室女，杀虏人口财产，并覆人之家，其同僚能理平民之冤，正犯人之罪，归其俘虏，活其死命者，于本官上优升一等迁用。凡职官能平反重刑一起以上，升等同。诸职官能平反冤狱一起之上，与减一资。诸路府曹吏，能平反冤狱者，于各道宣慰司部令史补用。

表第一 后妃表

表略

表第二 宗室世系表

表略

表第三 诸王表

表略

表第四 诸公主表

表略

表第五上 三公表

表略

表第五下 三公表二

表略

表第六上 宰相年表

表略

表第六下 宰相年表二

表略

列传第一 后妃一

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名孛兒台旭真，弘吉剌氏，特薛禅之女也。特薛禅与子按陈从太祖征伐有功，赐号国舅　　，封王爵，以统其部族。有旨："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世祖至元二年十二月，追谥光献翼圣皇后。册文曰："尊祖宗，致诚孝，实王政之攸先；法天地，建鸿名，亦母仪之克称。肆先虔于太室，庸昭示于后昆，体兹至公，节以大惠。钦惟光献皇后，宅收渊静，禀德柔嘉，当圣神创业之初，有夙夜求贤之助。功施社稷，垂慈训于景襄；庆衍宫闱，流徽音于庄圣。协赞龙飞之运，永诒燕翼之谋。惟周人著称《思齐》，亦推本兴王之迹；在汉世始谥光烈，盖笃申追远之情。是用稽迪旧章，增崇遗美。谨遣摄太尉某，奉玉册玉宝，加上尊谥曰光献翼圣皇后。伏惟淑灵降格，典礼备膺，于亿万年，茂隆丕祚。"升祔太祖庙。其余后妃，有四斡耳朵四十余人，不记氏族，其名悉见于《表》。后皆仿此。

太宗昭慈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马真氏，生定宗。岁辛丑十一月，太宗崩，后称制摄国者五年。丙午，会诸王百官，议立定宗。朝政多出于后。至元二年崩，追谥诏慈皇后，升祔太宗庙。

定宗钦淑皇后，名斡兀立海迷失。定宗崩，后抱子失列门垂帘听政者六月。至元二年，追谥钦淑皇后。

宪宗贞节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剌氏，特薛禅孙忙哥陈之女也，蚤崩，后妹也速兒继为妃。至元二年，追谥贞节皇后，升祔宪宗庙。

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也。生裕宗。中统初，立为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册宝，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马，帝既允，方以图进。后至帝前，将谏，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帝默然，命寝其事。后尝于太府监支缯帛表里各一，帝谓后曰："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宫人亲执女工，拘诸旧弓弦练之，缉为绸，以为衣，其韧密比绫绮。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缝为地毯。其劝俭有节而无弃物，类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众皆欢甚，唯后不乐。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独不乐，何耶？"后跪奏曰："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则幸矣。"帝以宋府库故物各聚置殿

庭上，召后视之，后遍视即去。帝遣宦者追问后，欲何所?：笤唬骸八稳酥□钜砸牌渥铀铮□铀锊荒苁兀□□橛谖遥□液稳倘∫晃镆□ 笔彼翁□笕□现辆□□幌氨狈椒缤粒□笪□嗔罨亟□稀5鄄辉剩□寥□啵□勰舜鹪唬骸岸□救宋拊堵牵□羰怪□匣梗□蚋⊙砸欢□□捶掀浼遥□撬□园□□病9赌馨□□□奔哟嫘簦□怪□惆部梢病！焙笸耍□婧翊□□：□本晌耷伴埽□垡蛏淙丈□拍浚□杂锖螅□蠹匆媲伴堋5鄞笙玻□烀□□健S种埔灰拢□坝猩盐揆牛□蟪讦队谇埃□辔蘖煨洌□阂粤今幔□□槐燃祝□员愎□恚□苯苑轮□：笮悦髅簦□镉谑禄□□□页跽□□笥铱镎□□笔庇胗辛ρ伞?

十八年二月崩。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五月，追谥昭睿顺圣皇后，其册文曰：“奉先思孝，臣子之至情；节惠易名，古今之大典。惟殷娥有明德之号，而周任著《思齐》之称。爰考旧章，式崇尊谥。恭惟先皇后，厚德载物，正位承天。隆内治于公宫，纲大伦于天下。曩事龙潜之邸，及乘虎变之秋。鄂渚班师，洞识事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先物之明，独断于衷；进贤之志，允叶于上。左右我圣祖，建帝王之极功；抚育我前人，嗣社稷之重托。臣下之劝劳灼见，生民之疾苦周知。俪宸极二十年，垂慈范千万世。惟全美圣而益圣，宜显册书而屡书。不胜惓藐恳恳之诚，敬展尊尊亲亲之义，以扬盛烈，以对耿光。谨遣某官某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钦惟淑灵在天，明鉴逮下。增辉炜管，茂扬徽懿之音；合飨太宫，益衍寿昌之福。”升祔世祖庙。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成宗贞慈静懿皇后，名失怜答里，弘吉剌氏，斡罗陈之女也。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武宗至大三年十月，追尊谥贞慈静懿皇后，其册文曰：“宗祧定位，象天地之有阴阳；今古同符，通幽明以行典礼。哀荣斯备，孝敬兼陈。恭惟先元妃弘吉剌氏，庆毓仙源，德昭彤史。春宫主馈，共瞻采翟之辉；椒掖正名，莫际飞龙之会。惟贞协在中之美，而慈推成物之仁。静既合夫坤元，懿益彰于壶则。虽小星之逮下，岂众曜之敢齐。嗣服云初，追怀曷已。是用究成先志，式阐徽称。谨遣某官某，上尊谥曰贞慈静懿皇后，升祔于成宗皇帝殿室。伏惟淑灵，永伸配侑，介以景福，佑我无疆。”

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之女。元贞初，立为皇后。大德三年十月，授册宝。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剌哈孙，大

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省院台臣奏上尊号，帝不允。车驾幸上都，后方自奏请。帝曰：“我病日久，国家大事多废不举，尚宁理此等事耶?笔滤烨蕖4蟮率□辏□蟪20.北崴匙阱□鸺□肫渥尤首谕□持荨C髂辏□勺诒馈J蔽渥谠诒北撸□制涔椋□乇冂霸梗□竽嗣□“参魍醢20.汛鹗IO锢淳┫Γ□绷⑱□H首谧曰持萑肭骞□□□戎锇参魍酰□ 9. 购笠运酵云拢□鼍佣□仓荨?

武宗宣慈惠圣皇后，名真哥，弘吉剌氏，脱怜子迸不剌之女。至大三年四月，册为皇后，其文曰：“乾为天，坤为地，四时由是以相成，日宗阳，月宗阴，万象以之而并著。后职有关于世教，先猷具载于邦彝。惟慈旨之亲承，亦佥言之允若。咨尔皇后弘吉剌氏，睿聪淑哲，端懿诚庄。宝婺分辉，源天潢之自出；缨徽迪庆，系绂组以相仍。后逸 ”皇庆二年，立长秋寺，掌皇后宫政，秩三品。泰定四年十一月崩，上尊谥曰宣慈惠圣皇后，升祔武宗庙。

速哥失里皇后，按陈从孙哈兒只之女、真哥皇后之从妹也。

妃二人：亦乞烈氏，奴兀伦公主之女，实生明宗，天历二年追谥仁献章圣皇后；唐兀氏，生文宗，天历二年追谥文献昭圣皇后。

仁宗庄懿慈圣皇后，名阿纳失失里，弘吉剌氏，生英宗。皇庆二年三月，册为皇后，上册宝，遣官祭告天地于南郊及太庙。改典内院为中政院，秩正二品。

英宗即位，上尊号皇太后，其册文曰：“坤承乾德，所以著两仪之称；母统父尊，所以崇一体之号。故因亲而立爱，宜考礼以正名。恭惟圣母，温慈惠和，淑哲端懿。上以奉宗祧之重，下以叙伦纪之常。恢王化于二南，嗣徽音于三母。辅佐先考，忧勤警戒之虑深；拥佑眇躬，抚育提携之恩至。迨于今日，绍我丕基。规摹一出于慈闱，付托益彰于祖训。致天下之养以为乐，未足尽于孝心；极域中之大以为尊，庶可称其懿美。式遵贵贵之义，用罄亲亲之情。谨遣某官某奉册，上尊号曰皇太后。伏惟周宗绵绵，长信穆穆，备《洛书》之锡福，粲坤极之仪天。启佑后人，永锡胤祚。”明日，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至治二年崩，上谥庄懿慈圣皇后，其册文曰：“致孝所以扬亲，易名所以表行。矧为天下母而养弗逮，履天子位而报则丰。曷胜孺慕之心，必尽钦崇之礼。钦惟先皇太后，夙明壶则，克嗣徽音。辅佐先朝，有恭俭节用之实；诞育眇质，有劬劳顾复之恩。九族咸育于仁，四海仰遵其化。昊天不吊，景命靡

融。怆圣善之长违，念风猷之未泯。是用揄扬于彤史，正宜敷绎于宝慈。爰据彝经，追严徽号。谨遣摄太慰某官某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庄懿慈圣皇后。伏惟淑灵如在，合飨太宫。鉴格孔昭，膺兹巨典。阴相丕祚，亿万斯年。”升祔仁宗庙。

英宗庄静懿圣皇后，名速哥八剌，亦启烈氏，昌国公主益里海涯女也。至治元年，册为皇后。泰定四年六月崩，谥曰庄静懿圣皇后。

泰定帝八不罕皇后，弘吉剌氏，按陈孙斡留察兒之女。泰定元年，册为皇后。

妃二人：一曰必罕，一曰速哥答里，皆弘吉剌氏，兖王买住罕之女也。文宗天历初，俱安置东安州。

明宗贞裕徽圣皇后，名迈来迪，生顺帝而崩。文宗立，谥贞裕徽圣皇后。

八不沙皇后，成宗甥寿宁公主之女也。侍明宗潜邸，生宁宗。天历二年，立宁徽寺，掌明宗皇后宫事，以钞万锭、币帛二千匹，供后宫费用。十一月，后请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诸僧作佛事七日于大天源延圣寺，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至顺元年，敕有司供明宗后宫币帛二百匹。是年四月崩。

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弘吉剌氏，父驸马鲁王雕阿不剌，母鲁国公主桑哥剌吉。文宗居建业，后亦在行。天历元年，文宗即位，立为皇后。二年，授册宝。十一月，后以银五万两助建大承天护圣寺。至顺元年，以籍没张珪家田四百顷，赐护圣寺为永业。后与宦者拜住谋杀明宗后八不沙。三年八月，文宗崩于上都，后导扬末命，申帝初志，遂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十一月，奉玉册玉宝尊皇后为皇太后。十二月，御兴圣殿受朝贺。宁宗崩，大臣请立太子燕贴古思。后曰：“天位至重，吾子尚幼，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在广西，今十三岁矣，理当立之。”于是奉旨迎至京师，以明年六月即位，是为顺帝。元统元年，尊为太皇太后，仍称制临朝。至元六年六月，诏去尊号，安置东安州，寻崩。

宁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弘吉剌氏。至顺三年十月，立为后。至正二十八年崩，升祔宁宗庙。

顺帝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师太平王燕铁木兒之女。至顺四年，

立为后。元统二年，授册宝，其册文曰：“天之元统二气，配莫厚于坤仪；月之道循右行，明周贞于乾曜。若昔帝王之宅后，居多辅相之世勋。盖选德于亢宗，亦畴庸于先正。造周资任、姒之化，兴汉表马、邓之功。咨尔皇后钦察氏，雍肃惠慈，谦裕静淑。乃祖乃父，夙坚翼亮之心；于国于家，实获修齐之助。朕缵丕图之初载，亲承太后之睿谟。眷我元臣，简兹硕媛。相严禘而率典，奉慈极以愉颜。用彰祎翟之华，式著旗常之旧。令摄太尉某官授以玉册宝章，命尔为皇后。备成嘉礼，宏贲太猷。於戏！嵩高生贤，予笃怀于良佐；《关雎》正始，尔勉嗣于徽音。永锡寿康，昭示悠久。”三年，后兄御史大夫唐其势以谋逆诛，弟塔剌海走匿后宫，后以衣蔽之，因迁后出宫，丞相伯颜鸩后于开平民舍。

伯颜忽都皇后，弘吉剌氏，宣慈惠圣皇后真哥侄毓德王孛罗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三月，立为皇后。其册文曰：“帝王之道，齐其家而天下平；风教所基，正乎位而人伦厚。爰择配以承宗事，若稽古以率典常。咨尔弘吉剌氏，淑哲温恭，齐庄贞一。属选贤于中壶，躬受命于慈闱。勖帅来嫔，蹈榘仪之有度；动容中礼，谨夙夜以无违。兹表式于宫庭，宜推崇其位号。乃蠲吉旦，庸举彝章，遣摄太尉某持节授以玉册宝章，命尔为皇后。於戏！乾施坤承，克顺成于四序；日明月俪，久照临于万方。朕欲跻世于乂安，尔其助予之德化，共御亨嘉之运，益延昌炽之期。勉尔徽音，聿修内治。”生皇子真金，二岁而夭。后性节俭，不妒忌，动以礼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素有宠，居兴圣西宫，帝希幸东内。后左右以为言，后无几微怨望意。从帝时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传旨，欲临幸，后辞曰：“暮夜非至尊往来之时。”内官往复者三，竟拒不纳，帝益贤之。帝尝问后：“中政院所支钱粮，皆传汝旨，汝还记之否？”后对曰：“妾当用则支。关防出入，必己选人司之，妾岂能尽记耶？”居坤德殿，终日端坐，未尝妄逾户阈。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崩，年四十二。奇氏后见其所遗衣服弊坏，大笑曰：“正宫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逼淦铀乜芍□S庠拢□侍□幼约侥□椋□拗□醢A?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微，用后贵，三世皆追封王爵。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兒进为宫女，主供茗饮，以事顺帝。后性颖黠，日见宠幸。後答纳失里皇后方骄妒，数箠辱之。答纳失里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颜争不可。伯颜罢相，沙剌班遂请立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正院。后无事，则?杜□14.□贰(6)肥椋□梦世□□屎笾□邢托姓呶□ā K姆焦毕祝□蛴姓湮叮□□惹彩辜鎏□恚□缓蟾沂场V琳□□四辏□□谴蠹iii□竺□傥□嗍持□S殖鼋鹨□诓□□□收□菏蛊硬换屮诰┓际□幻胖泌＃□崴勒咭坯朗□嗤颍□疵□□ζ□酱蠡岫戎□J钡燮

牡∮谡□危□笥牖侍□影□嗍独泶锢板崮蹦陟□□财硬换丫鸵庳┫嗵□剑□□讲淮稹 8 凑偬□街凉□□倬拼椭□□陨昵扒耄□□揭牢ザ□眩□墒呛笥胩□酉沃□ 6 □垡嘀□笠猓□□□柚□□皆虏患□Ｆ硬换Ｔ蚝蠖□栊遥□缺慧厉恚□蠓碛□反蠓蚍鸺遗□□□缑鳌 7 鸺遗□四痹氽榔硬换ǎ□笾□□□脆沼□粉婪鸺遗□□鼐映焙印 3 酰□媸现□逶诟呃稣撸□锸平竞幔□呃鐾跖□□∩敝□ 6 □□□辏□笪交侍□釉唬骸叭旰尾晃□腋傣乓□俊彼炝 8. 呃鐾踝迦肆艟┫φ呶□酰□云孀逯□尤□ε□□□印Ｇ餐□□嗝茉菏麓尢□緝何□□啵□帽□煌颍□⑰匈帘□□餐□芍□ 9 □悸趟□□□□钠穑□舜蟀埽□嗍□咂锒□梗□蟠蟛选 6 □□哪昶咴拢□寐尢□緝撼票□搞冢□侍□映霰技侥□□铝钐重寐尤□緝骸Ｘ寐尤□緝号□□占嗖煊□肺淦鹱谘院笸饽庸□□□嗟垡饲ê蟪鲇谕猓□鄄淮稹 6 □□迥耆□拢□旖弥朴挠谥钌□芄芨□□钇涞骋Σ□詹换云刂□Ｋ脑赂□□□寐尤□緝罕坪蠡构□□∮≡拢□蔽□笫檎偬□印：笕曰赜乃□□笥质□擅琅□谪寐尤□緝海□涟偃眨□蓟构□＜柏寐尤□緝核溃□倩侍□踊咕┤Γ□蟠□剂罾□□□緝阂员□祷侍□尤氤牵□□驳垤□弧＠□□□緝褐□湟猓□辆┏侨□□锿猓□辞簿□褂□□侍□痈聪沃□Ｊ录□独├□□緝捍□贰；岵□蘸龆蓟屎蟊溃□□□拢□惺槭〕甲嘌裕□笠苏□恢泄□□鄄淮稹Ｓ肿喔淖收□何□缯□海□□姓□阂嗉嬷髦□□勰耸谥□岜Γ□洳嵛脑唬骸袄ひ猿星□□□说滥□扔诜蚋荆缓笠阅柑煜拢□趸□凳加诩野睢 5 淅裰□＃□沤褙□亍Ｗ啥□嗔己鲜希□粕□□澹□词码薰□Ｙ咏湎喑桑□壳谟谫硪梗还Ъ舐氏拢□嗬□谒昴辍＜确⑪樵□佑诖□牵□戳髑焖镏τ诩坠邸＞烊糁泄□□唬□室耸缗渲□汀Ｗ谄荽蟪迹□鲑菅远□笄耄灰赐ブ钣□□糖阃□酝谱稹Ｄ寺叛反牵□瓤杉紊小＝袂采闾□灸吵纸谑谝杂癫嵊癖Γ□□□□屎蟆１断罚∩餍迪渍□□婷愣□Ｐ糁□模徽阉没找簦□□Ｎ已雍橹□！Ｆ淝粘杳□□匝苁凫鳌！倍□□四辏□拥郾北肌？

列传第二 睿宗

睿宗景襄皇帝，讳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方太祖崩时，太宗留霍博之地　，国事无所属，拖雷实身任之。闻燕京盗贼白昼剽掠富民财物，吏不能禁，遂遣塔察、吾图撒合里往穷治之，杀十有六人，盗始屏息。

己丑夏，太宗还京。八月，即位。明年庚寅秋，太宗伐金，命拖雷帅师以从，破天城堡，拔蒲城县，闻金平章合达、参政蒲阿守西边，遂渡河，攻凤翔。会前兵战不利，从太宗援之，合达乃退。辛卯春，破洛阳、河中诸城。太宗还官山，大会诸侯王，谓曰："人言耗国家者，实由寇敌。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拖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太宗屏左右，亟临问之，其言秘，人莫知也。凤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国者言："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蓖侠兹恢□□杂谔□凇L□诖笙玻□镏钔醮蟪荚唬骸拔籼□娉⒂兄敬司伲□裢侠啄苎灾□□嫒□蛞病！比□颍□袒□源蠛迷啤K齑蠓1.□?

太宗以中军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阳进；斡陈那颜以左军由济南进；而拖雷总右军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会于汴。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蹦朔直□二沃畛潜ぃ□で□牒褐校□□□拇ǎ□葶现荩□□喜慷□埂K煊山鹑》浚□胺嫒□□似平鸨□□嗤蛴谖涞鄙剑□骶□荨3似锔《珊核□□操缜□□是□锍郯滋□凇L□诜揭韬核□□□直□χ□□豳缜□□粒□辞参口屯侠祝□胶媳□伞?

拖雷既渡汉，金大将合达设伏二十余万于邓州之西，据隘待之。时拖雷兵不满四万，及得谍报，乃悉留辎重，轻骑以进。十二月丙子，及金人战于禹山，佯北以诱之，金人不动。拖雷举火夜行，金合达闻其且至，退保邓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将而北，以三千骑命札剌等率之为殿。明旦，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拖雷以札剌失律，罢之，而以野里知给歹代焉。未几，败金军。壬辰春，合达等知拖雷已北，合步骑十五万蹑其后。拖雷按兵，遣其将忽都忽等诱之。日且暮，令军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以扰之。"太宗时亦渡河，遣亲王口温不花等将万余骑来会。天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太宗至破之未晚，拖雷曰："机不可失，彼脱入城，

未易图也。况大敌在前，敢以遗君父乎?彼旆芑饔谌□迳剑□笃浦□□繁际□□铮□餮□坏溃□收涛□□□鹬□□窬∮诖艘印S嘀诒抛哳≈荩□□□穑□职苤□：洗镒呔□荩□鲆攀□倨铩F寻⒆咩辏□镣□□牛□辞莼裰□L□谘爸粒□葱姓降兀□宋酵侠自唬骸拔⑷辏□荒苤麓私菀病！敝詈钔踅□唬骸俺先缡ペ停□煌侠字□Γ□□谏琊i！备怯种钙涠ú嵩贫□M侠状尤荻栽唬骸俺己喂χ□校□颂熘□□□实壑□R病！蔽耪叻□洳环ァ4犹□诠ゾ□荩□沃□□窈洗铩9ハ碇荩□职沃□□齑犹□谑斩ê幽现羁ぁK脑拢□砂攵扇胝娑ǎ□□卸迹□霰笨冢□∠挠诠偕健?

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阙 。妃怯烈氏。子十一人，长宪宗，次四则世祖也。宪宗立，追谥曰英武皇帝，庙号睿宗。二年，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至元二年，改谥景襄皇帝。

○裕宗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讳真金，世祖嫡子也。母昭睿顺圣皇后，弘吉烈氏。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终卷，世祖大悦，设食飨枢等。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丞相史天泽入启事，王曰：“我幼，未尝习祖宗典则，闲于政体，一旦当大任，惟汝耆德赖焉。”复谕赞善王恂曰：“省臣所启，等国事也。尔宜入与闻之。”四年，兼判枢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请王署敕，每月必再至中书。于是王将入中书，乳母进新衣，笑却之曰：“吾何事美观也。”尝从幸宜兴，世祖违豫，忧形于色，夕不能寐。闻母皇后暴得风疾，即悲泣，衣不及带而行。七年秋，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间谓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曰：“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于是撒里蛮曰：“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曰：“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王曰：“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至王恂陈说尤多，事见恂传。

十年二月，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受玉册：“皇帝若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

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九月丙戌，诏立宫师府，设官属三十有八员。起处士杨恭懿于京兆。

太子尝有疾，世祖临幸，亲和药以赐之。遣侍臣李众驰祀岳渎名山川，太子戒其所至郡邑，毋烦吏迎送，重扰民也。诏以侍卫亲军万人益隶东宫，太子命王庆端、董士亨选其骁勇者，教以兵法，时阅试焉。太子服绫袷，为渖所渍，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请织绫更制之，太子曰：“吾欲织百端，非难也。顾是物未敝，岂宜弃之。”东宫香殿成，工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尔欲吾效之耶?辈恍怼C坑胫钔踅□枷吧渲□荆□□猜劬□洌□簟蹲手瓮□□贰i墩旯壅□□罚□踱□⑫砗馑□隽伞13.鸬弁跣惺乱□裕□轮痢段渚□返仁椋□尤萜□灾□洌□队性抒□□闯2.晃□□魅桓娜荨J笔叹□⑰撸□缤踱□□锥敖猿□Σ怀龆□□□□□评钋□⑧□K锡ビ燃幼煞茫□俏藜湟病?

十八年正月，昭睿顺圣皇后崩，太子自猎所奔赴，勺饮不入口者终日，设庐帐居之。命宋□择可备顾问者，□以郭祐、何玮、徐琰、马绍、杨居宽、何荣祖、杨仁风等为言。太子曰：“是数人者，尽为我致之，宜自近者始。”遂召玮于易州、琰于东平。赞善王恂卒，太子闻之嗟悼，赙钞二千五百缗。一日，顾谓左右曰：“王赞善当言必言，未尝顾惜，随事规正，良多裨补，今鲜有其匹也。”时阿合马擅国重柄，太子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盗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及和礼霍孙入相，太子曰：“阿合马死于盗手，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中书启以何玮参议省事，徐琰为左司郎中。玮、琰入见，太子谕之曰：“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辟杨仁风于潞州、马绍于东平，复辟杨恭懿置省中议事，以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恭懿同置省中。按察副使王恽进《承华事略》：一曰《广孝》，二曰《立爱》，三曰《端本》，四曰《进学》，五曰《择术》，六曰《谨习》，七曰《听政》，八曰《达聪》，九曰《抚军》，十曰《明分》，十一曰《崇儒》，十二曰《亲贤》，十三曰《去邪》，十四曰《纳诲》，十五曰《几谏》，十六曰《从谏》，十七曰《推恩》，十八曰《尚俭》，十九曰《戒逸》，二十曰《审官》。太子闻汉成帝不绝驰道，唐肃宗改绛纱袍为硃明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当若此。”及说邢峙止齐太子食邪蒿，顾宫臣曰：“菜名邪蒿，未必果邪也。虽食之，岂遽使人不正

邪？”张九思对曰：“古人设戒，义固当尔。”

诏割江西龙兴路为太子分地，太子谓左右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张耕者乎！诚使之往治，俾江南诸郡取法，民必安集。”于是召宋□大选署守长。江西行省以岁课羡余钞四十七万缗献，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本∪粗□０16.镆悦窆偌婵嗡荆□胨旮绞溲蛉□伲□□右云湓嚼□□罩□２握□跛季辞财涞芩脊6孕旅癜倭□□Ю聪祝□□游拭袼□永矗□栽唬骸八季凑髦厍焓彼□□裾摺！碧□吁救辉唬骸肮橛锶晷郑□耸粢怂嫠□诜徘参□瘢□阒厥□诵摹！蔽诿尚□□窘□恚□馑晗字□睿□蹿椭□唬骸叭二瓿①挛鸲嘟□恚□值缆匪□□□□臀崦褚病Ｗ越衿湮鸶慈弧！？

二十年春，辟刘因于保定，因以疾辞，固辟之，乃至，拜右赞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夹谷之奇为左赞善大夫。是时已立国子学，李栋、宋□、李谦皆以东宫僚友，继典教事，至是，命因专领之，而以□等仍备咨访。尝曰：“吾闻金章宗时，有司论太学生廪费太多，章宗谓养出一范文正公，所偿顾岂少哉。其言甚善。”会因复以疾乞去。二十二年，以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其子入蒙古学。逾年又见，太子问读何书，其子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坚于开元，既至，访以古今成败得失，坚对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汉、唐之亡也，以外戚阉竖。宋之亡也，以奸党权臣。”太子嘉纳，赐酒，日昃乃罢。谕德李谦、夹谷之奇尝进言曰：“殿下睿性夙成，阅理久熟，方遵圣训，参决庶务，如视膳问安之礼，固无待于赞谕。至于军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关朝廷，责在台院，有非宫臣所宜言者。独有澄原固本，保守成业，殿下所当留心，臣等不容缄口者也。敬陈十事：曰正心，曰睦亲，曰崇俭，曰亲贤，曰几谏，曰戢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敝。”其论正心有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则天心有所属，人心有所系矣。唐太宗尝言，人主一心，攻之者众，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殿下至尊之储贰，人求自售者亦不为少，须常唤醒此心，不使为物欲所挠，则宗社生灵之福。固本澄原，莫此为切。”论睦亲，以“宗亲为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卫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悬殊，必恩意俯逮，然后得尽其欢心。宗亲之欢心得，则远近之欢心得矣”。其论正名、革敝，尤切中时政。太子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右丞卢世荣以言利进，太子意深非

之。尝曰："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其后世荣果坐罪。桑哥素主世荣，闻太子有言，讫箝口不敢救。

至元以来，天下臻于太平，人材辈出，太子优礼遇之，在师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则布衣节行之士，德意未尝少衰。宋□目疾，赐钞千五百缗。王磐告老而归，官其婿于东平，以终养。孔洙自江南入觐，则责张九思学圣人之道，不知有圣人之后。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归心焉。于是世祖春秋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言事者请禅位于太子，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奏，不敢遽闻，而小人以台臣隐匿，乘间发之。世祖怒甚，太子愈益惧，未几，遂薨，寿四十有三。成宗即位，追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祔于太庙。

○显宗

显宗光圣仁孝皇帝，讳甘麻剌，裕宗长子也。母曰徽仁裕圣皇后，弘吉剌氏。甘麻剌少育于祖母昭睿顺圣皇后，日侍世祖，未尝离左右，畏慎不妄言，言必无隐。至元中，奉旨镇北边，叛王岳木忽兒等闻其至，望风请降。既而都阿、察八兒诸王遣使求和，边境以宁。尝出征驻金山，会大雪，拥火坐帐内，欢甚，顾谓左右曰："今日风雪如是，吾与卿处犹有寒色，彼从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庐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饔人大为肉糜，亲尝而遍赐之。抚循部曲之暇，则命也灭坚以国语讲《通鉴》。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辈辅助。其或依势作威，不用我命，轻者论遣，大者奏闻耳，宜各慎之。使百姓安业，主上无北顾之忧，则予与卿等亦乐处于此，乃所以报国家也。"

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率众至漷州，恐廪膳不均，令左右司之，分给从士，仍饬其众曰："汝等饮食既足，若复侵渔百姓，是汝自取罪谪，无悔。"众皆如约，民赖以安。北还，觐世祖于上京，世祖劳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扰，朕实嘉焉。"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镇云南。过中山，又明年春过怀、孟，从卒马驼之属不下千百计，所至未尝横取于民。

二十九年，改封晋王，移镇北边，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更铸晋王金印授之。中书省臣言于世祖曰："诸王皆置传，今晋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视诸王宜有加，请置内史。"世祖从之，遂以北安王傅秃归、梁王傅木八剌沙、云南行省平章赛阳并为内史。明年，置内史

府。又明年，世祖崩，晋王闻讣，奔赴上都。诸王大臣咸在，晋王曰：“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以卫社稷，久历边事，愿服厥职。母弟铁木耳仁孝，宜嗣大统。”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晋王复归籓??

元贞元年，塔塔兒部年谷不熟，檄宣徽院赈之。又答答剌民饥，请朝廷赈之。诏赐王钞千万贯，及银帛有差。皇太后复以云南所贡金器，遣朵年来赐。是岁冬，奉诏以知枢密院事札散、同知徽政院事阿里罕为内史。大德二年，诏给秫米五百石。五年，成宗以边士贫乏，分给钞一千万贯。

六年正月乙巳，王薨，年四十。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元贞初，籓邸属官审伯年老，请以其子代之。内史言于王，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故尤为朝廷所重。然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岁耗财不可胜计。子三人：曰也孙帖木兒，曰松山，曰迭里哥兒不花。王薨后十年，仁宗即位，谥王献武。又十一年，英宗遇弑，也孙帖木兒以嗣晋王即皇帝位，追尊曰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祔享太室。又六年，文宗即位，乃毁其庙室。

○顺宗

顺宗昭圣衍孝皇帝，讳答剌麻八剌，裕宗第二子也。母曰徽仁裕圣皇后，弘吉剌氏。至元初，裕宗为燕王，答剌麻八剌生于燕? C髂辏□□W诰映焙印0嗽拢□僦辆┤A 7渤擞哐残壹八晔背□兀□闯2.皇淘W谝孕小Ⅰ猿ぃ□雷娲团□坦□希□浜竽四珊爰□菔衔□□6□□□辏□W谵埃□鹭萋榘素菀曰仕镏影□□焦□牌涑龈笾□瘛6□□四辏□稼□稣蚧持荩□允涛蓝贾富邮顾蠖肌⑸惺橥跻写有校□琳灾荩□幼溆蟹ッ裆T嬲撸□袷□哂诘溃□鹭萋榘素菖□□却幼湟猿椭冢□餐跻腥胱啵□雷娲笤谩N粗粒□约舱倩埂C髂甏海□雷姹毙遥□糁渭簿┤Γ□搅皆露□埃□甓□□芯拧?

子三人：长曰阿木哥，封魏王，郭出也；妃所生者曰海山，是为武宗；曰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为仁宗。大德十一年秋，武宗即位，追谥曰昭圣衍孝皇帝，庙号顺宗，祔享太庙。

列传第三 后妃二

睿宗显懿庄圣皇后，名唆鲁和帖尼，怯烈氏，生子宪宗、世祖，相继为帝。至元二年　　，追上尊谥庄圣皇后，升祔睿宗庙。至大二年十二月，加谥显懿庄圣皇后。三年十月，又上玉册，其文曰：“祖功宗德，称诔于天。内则阃仪，受成于庙。行之大者名必显，恩之隆者报则丰。上以增佐定之光，下以伸遹追之孝。钦惟庄圣皇后，英明溥博，圣善柔嘉。尊俪景襄，阴教纯被。逮事光献，妇职勤修。勋聿著于承天，祥两占于梦日。迹圣绪洪源之有渐，知深仁厚泽之无垠。玄符肇自涂山，顾前徽之未称；苍篆兴于文母，岂后嗣之能忘。是用参考彝经，丕扬景铄。敷绎宝慈之谊，形容青史之规。谨遣摄太尉某奉玉册玉宝，加上尊谥曰显懿庄圣皇后。伏惟睿灵，昭垂鉴格。礼严閟宫，乐歌夷则。亿万斯年，承休无斁。”

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一名阔阔真，弘吉剌氏，生顺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田猎，道渴，至一帐房，见一女子缉驼茸，世祖从觅马湩。女子曰：“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须臾果归。出马湩饮世祖。世祖既去，叹息曰：“得此等女子为人家妇，岂不美耶?焙笥胫畛寄痹裉□渝□□雷婢悴辉省S幸焕铣汲⑱□蛘咧□裕□□湮葱砑蓿□杂谑雷妗J雷娲笙玻□晌□□渝□：笮孕13.鳎□剖轮泄□□雷婷砍浦□□偷孪备尽J陶杨K呈乜屎螅□焕胱笥遥□龄悴匏□弥剑□嘁悦娌粒□钊崛硪越□R蝗眨□W谟胁。□雷嫱□樱□□采仙柚□鹞匀臁J雷驺扯□镏□唬骸拔页⑭匀晡□停□文巳舸艘□俊焙蠊虼鹪唬骸俺J辈辉□矣茫□裎□□硬。□钟惺□□□蛴弥□！奔词背谷ァ?

世祖崩，成宗至上都，诸王毕会。先是，御史中丞崔彧得玉玺于木华黎国王曾孙世德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上之于后，至是，后手授成宗。即皇帝位，尊后为皇太后，册文曰：“自家而国，治道必有所先；立爱惟亲，君德莫先于孝。况恩深于鞠我，而礼重于正名。历代以来，令仪可考。人子之职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圣母，圣善本乎天资，静专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之重，下以叙伦纪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忧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齐》雍肃之风。肆神器之有归，知孙谋之素定。畀付虽由于历数，规摹一出于庭闱。是用率吁众心，章明巨度，不胜拳拳大愿。谨奉册宝，上尊称曰皇太后。伏惟长信穆穆，周宗绵绵。备《洛书》之锡福，粲慈极之仪天。瑶图宝运，于万

斯年。”命设官属，置徽政院。后院官有受献浙西田七百顷，籍于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妇人，衣食自有余，况江南率土，皆国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即命中书省尽易院官之受献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语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为之，勿以累我也。”其后，弟果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见。大德四年二月崩，祔葬先陵，谥曰裕圣皇后，升祔裕宗庙。至大三年十月，又追尊谥曰徽仁裕圣皇后。

显宗宣懿淑圣皇后，名普颜怯里迷失，弘吉剌氏，显宗居晋邸，纳为元妃，生泰定帝。泰定元年，追尊宣懿淑圣皇后，其册文曰：“祗缵皇图，方弘仁孝之化；追崇圣母，永怀鞠育之恩。匪建鸿名，畴彰厚德。钦惟皇妣晋王妃弘吉剌氏，淑侔周姒，贤迈虞嫔。俪我先王，恪守肇基之地；昭其懿范，益恢正始之风。顺坤道以承乾，炯月辉以溯日。阴功久积，衍圣绪于无疆；神器攸归，知庆源之有自。仰徽音之如在，慨至养之莫加。聿选休辰，爰修缛典。谨遣摄太尉某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宣懿淑圣皇后。伏惟淑灵在上，式垂鉴临，合享太宫，永锡繁祉。”升祔皇考显宗庙。天历初，复祧显宗庙祀。

顺宗照献元圣皇后，名答己，弘吉剌氏，按陈孙浑都帖木兒之女。裕宗居燕邸及潮河，顺宗俱在侍，稍长，世祖赐女侍郭氏，后乃纳后为妃，生武宗及仁宗。大德九年，成宗不豫，卜鲁罕皇后秉政，遣仁宗母子出居怀州。十年十二月，后至怀州。十一年正月，成宗崩。时武宗总兵北边，右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孙阴遣使报仁宗，与后奔还京师。后与仁宗入内哭，复出居旧邸，朝夕入奠。即遣使迎武宗还，以五月即位。先是，太后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对曰：“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生年，旃蒙为仁宗生年。太后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也。”武宗闻之默然，进康里脱脱而言曰：“我捍北边十年，又胤次居长，太后以星命为言，茫昧难信。使我设施合于天心民望，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世。何可以阴阳家言，而乖祖宗之托哉?蓖淹岩晕牛□□筱等辉唬骸靶薅讨□担□涑鍪跫遥□嵛□□釉堵牵□□陨畎□□右病L□蛹热缡茄裕□竦彼倮炊□！毕昙□犊道锿淹汛□分小?

五月，武宗既立，即日尊太后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三宫协和。十一月，帝朝太后于隆福宫，上皇太后玉册玉宝。至大元年三月，帝为太后建兴圣宫，给钞五万锭、丝二万斤。二年正月，太后幸五台山作佛事，诏高丽王璋从之。四月，立兴圣宫江淮财赋总管府，以司太后钱粮。三年二月，以上皇太后尊号，告祀南郊。四月，以兴圣宫鹰坊等户四千，分处辽阳，建万户府统之。十月戊申，帝率皇太子诸王群臣朝

兴圣宫，上皇太后尊号册宝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庚戌，后恭谢太庙，以皇太后受尊号，诏赦天下。四年，仁宗即位。延祐二年三月，帝率诸王百官奉玉册玉宝，加上皇太后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延祐七年，英宗即位，十二月，上尊号太皇太后，册文云：“王政之先，无以加孝，人伦之本，莫大尊亲。肆予临御之初，首举推崇之典。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施溥博，明烛幽之微。爰自居渊潜之宫，已有母天下之望。方武宗之北狩，适成庙之宾天。旋克振于乾纲，谅再安于宗祏。虽有在躬之历数，实司创业之艰难。仪式表于慈闱，动协谋于先帝。莫究补天之妙，允如扶日之升。位履至尊，两翼成于圣子；嗣登大宝，复拥佑于眇躬。矧德迈涂山，功高文母。是宜加于四字，式益衍于徽称。谨奉玉册玉宝，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徽文崇佑太皇太后。於戏！兹虽涉于强名，庶庸申于善颂。九州四海，养未足于孝心；万岁千秋，愿永膺于寿祉。”丙辰，太后御大明殿，受朝贺。戊辰，告太庙。太后见明宗少时有英气，而英宗稍柔懦，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于己，遂拥立英宗。及既即位，太后来贺，英宗即毅然见于色，后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兒耶?彼煲□蕹杉病Ⅴ林稳□甓□卤溃□□y顺宗庙配食。

后性聪慧，历佐三朝，教宫中侍女皆执治女功，亲操井臼。然不事检饬，自正位东朝，淫恣益甚，内则黑驴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迭木帖兒相率为奸，以至箠辱平章张珪等，浊乱朝政，无所不至。及英宗立，群幸伏诛，而后势焰顿息焉。

列传第四

○别里古台

宗王别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纯厚，明敏多智略，不喜华饰，躯干魁伟，勇力绝人。幼从太祖平诸部落，掌从马。国法：常以腹心遇败则牵从马。其子孙最多，居处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营地。尝从太祖宴诸部族，或潜图害别里古台，以刀斫其臂，伤甚。帝大怒，欲索而诛之。别里古台曰：“今将举大事于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衅隙哉！且臣虽伤甚，幸不至死，请勿治。”帝尤贤之。当创业之初，征取诸国，王未尝不在军中，摧锋陷阵，不避艰险。帝尝曰：“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见称如此。尝立为国相，又长扎鲁火赤，别授之? 4鸵悦晒虐傩杖□ЩB□肮隳□贰6.髦荻□腔б煌蛞磺я□偃□□晕□值兀挥忠晕幽选⑶勇沉□□亟屮□跃印 = □掀剑□哟托胖萋芳扒ι街荻□腔б煌虬饲AM蹀啊W釉缓蓖汉觯□灰菜俨换ǎ□豢谖虏换ā?

罕秃忽，性刚猛，知兵。从宪宗征伐，多立战功，及攻钓鱼山而还，道由河南，招来流亡百余户，悉以入籍。罕秃忽子曰霍历极，以疾废，不能军，世祖俾居于恩，以统其籓人。至大三年，霍历极薨，子塔出嗣。塔出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史，能抚恤其民云。

也速不花子曰爪都，中统三年，始以推戴功，封广宁王。至元十三年，赐银??

口温不花，领兵河南，屡建大功，子曰灭里吉台、甕吉剌台。

○术赤

术赤者，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以故其地郡邑风俗皆莫得而详焉。术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脱脱忙哥嗣。脱脱忙哥薨，弟脱脱嗣。脱脱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别嗣。至元二年，月即别遣使来求分地岁赐，以赈给军站，京师元无所领府治。三年，中书请置总管府，给正三品? V链笤□辏□录幢疝埃□釉□岜鹚谩F湮幌戮纱推窖簟13.□荨⑮乐莘值兀□旮持型吵□□□陌俣B□灾猎□迥昙好□晔几□□?

○秃剌

秃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孙也。少以勇力闻。大德十一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潜谋立安西王阿难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称制，中外汹汹。仁宗归自怀孟，引秃剌入内，缚阿忽台等以出，诛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锡金印，以绍兴路为其分地。秃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至大元年秋，武宗幸凉亭，将御舟，秃剌前止之。帝曰："尔何如？朕欲登舟。"秃剌曰："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盖国俗侪辈相靳之语，而秃剌言之，武宗由是衔焉。既而大宴万岁山，秃剌醉起，解其腰带掷诸地，嗔目谓帝曰："尔与我者，止此尔?钡垡嬉善溆幸熘尽6□甏海□□□跹篮龆肌⒇┣嗤淹选⑵秸鲁嘁蛱□緝瑚吨□□欠□□旆□铩?

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天历初以推戴功，进封豫王。

○牙忽都

牙忽都，祖父拨绰，睿宗庶子也。拨绰之母曰马一实，乃马真氏。拨绰骁勇善骑射，宪宗命将大军，北征钦察有功，赐号拔都。岁丁巳，分土诸侯王，赐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为其食邑。拨绰娶察浑灭兒乞氏，生薛必烈杰兒。薛必烈杰兒娶弘吉剌氏，生牙忽都。

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袭其祖父统军。至元十二年，从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诱胁之，牙忽都不从，事王益忠谨。八鲁浑拔都兒、粘闾与海都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将兵追之，擒八鲁浑等以献。未几，失列吉、约木忽兒、脱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脱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系之。牙忽都与王亲臣那台等谋逃归，事觉，那台等被杀，复系牙忽都，困辱备至。十四年，兀鲁兀台、伯颜帅师讨叛，失列吉、约木忽兒迎战，牙忽都潜结赤斤帖木兒、秃秃哈乱其阵。失列吉军乱，因得脱走。见帝，须发尽白。帝闵之，赏赉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耒阳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户。

二十一年，命与秃秃哈同讨海都，牙忽都先进，逻得谍人，知其虚实，直前冲敌阵，破其精兵，海都败走，得所俘掠军民而还。朵兒朵哈上其功，诏赐钞币、铠甲、弓矢。其后北安王驻帖木兒河。乃颜、也不坚有异图，也不坚引兵趋怯绿怜河大帐。王遣阔阔出、秃秃哈率众追之。那怀之民扰攘不知所从。牙忽都将三百骑，进至阿赤怯地。会王帐下逊笃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谕之使还。时怯必秃忽兒霍台诱蒙古军二万

从乃颜，牙忽都知之，夜袭其河上军，突入帐中，遇忽都灭兒坚，几获之，间道逸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时朵兒哈方居守大帐，诏遣牙忽都同力备御。军未战而溃，牙忽都妻帑辎重驻不思哈剌岭上，悉为药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与其子脱列帖木兒相失，独与十三骑奔还。世祖抚慰嘉叹，赐爵镇远王，涂金银印，以弘吉剌氏女赐之，资装特厚。复命纳里忽、彻彻不花往锡命其部属同时被剽掠者，以故相桑哥家财分赐之，仍各赐白金五十两、珠子一酒扈，钞币称是。又命牙忽都居北安王第二帐。王薨，帝命掌大帐，固辞。成宗立，命牙忽都常侍左右。武宗抚兵漠北，请以子脱列帖木兒从。大德五年，海都、笃哇合军入寇，脱列帖木兒将兵千人拥护，先后力战，功多，在军十年。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与明理帖木兒窥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孙在，神器所当属。安西，藩王也，入继非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劳效忠勤，益厚遇之，进封楚王，赐金印，置王傅，以驸马都尉都剌哈之女弟弘吉烈氏为楚王妃，又以叛王察八兒亲属赐之。脱列帖木兒袭封镇远王。

至大三年，察八兒来归，宗亲皆会。牙忽都进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统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惟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兒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地大物众，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训，世祖诵之，臣与有闻，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请有以氏整饬之，则人将有所劝惩，惟陛下鉴之。"帝嘉纳其言。

牙忽都薨，仁宗命脱列帖木兒嗣楚王。延祐中，明宗西出，脱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没入其家赀之半。明宗即位，制曰："脱列帖木兒何罪，其转徙籍没，岂不以我故耶。其复故号，人民赀帑悉归之。"脱列帖木兒薨，子八都兒立。八都兒薨，有子三人：曰燕帖木兒，曰速哥帖木兒，曰朵罗不花。燕帖木兒嗣，时年十有二，妃弘吉剌氏，哈只兒驸马之女孙，速哥失里皇后之从妹也。

○宽彻普化

宽彻普化，世祖之孙，镇南王脱欢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顺王，镇武昌，赐金印，拨付怯薛丹五百名，又自募至一千名。设王传官属。湖广行省供亿钱粮衣装，岁支米三万石，钱三万二千锭，又日给王子诸妃饮膳。文宗天历初，赐宽彻普化金银各五十两、币三十匹，仍镇湖广，

而宽彻普化纵怯薛等官侵夺民利，民颇患苦之。至元五年，太师伯颜矫制召赴京，贬之。及脱脱为相，始明其无辜，命复还镇。至正二年，湖北廉访司纠言，宽彻普化恃以宗室，恣行不法。不报。

十一年，徐寿辉为乱，起蕲、黄，宽彻普化与其子别帖木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刚台，寿辉部将倪文俊败之，执别帖木兒。十二年，寿辉伪将邹普胜陷武昌，宽彻普化与湖广行省平章和尚弃城走，诏追夺宽彻普化印，而诛和尚。十三年，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克复武昌及汉阳。宽彻普化复率领王子并本部怯薛丹，屡讨贼立功。十四年，诏宽彻普化复镇武昌，还其？J □□辏□□沓蛊栈□胄□猛跆□緝翰换T员□蚨艋城欤□鞔突平鹨欢A□捉鹞宥A ⒈ 也□牌ァ3.□□□AN醇福□椿刮洳□□□渥颖ǘ髋□ ⒀ 哟□□ ⒎ 鸺遗□源蟠□氖□嘀凰□讲⒀.□□零嫜艄八焓倩晕苯□呶目。□以劐□□孕小1□梁捍厂丶γ□猓□炒□螅□荒苄校□目∫曰鸱ぞ》倨浯□□哟□□ ⒎ 鸺遗□杂龊Γ□□ǘ髋□运溃□□□韵荩□沓蛊栈□呱挛鳌6□□迥辏□畈□沾鹗X羁沓蛊栈□栽颇暇□褡□蕉□ィ□脸芍荩□□□□Γ□钏计胍匀∈裎□□□蟛涣钚校□峦吞镉诔芍菀悦弧？

其子曰和尚者，封义王，侍从顺帝左右，多著劳效，帝出入常与俱。至正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兒称兵犯阙，遂为中书右丞相，总握国柄，恣为淫虐。和尚心忿其无君，数为帝言之。受密旨，与儒士徐士本谋，交结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颜达兒、帖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宝宝、黄哈剌八秃、龙从云，阴图刺孛罗帖木兒。帝期以事济，放鸽铃为号，徐士本掌之。明年七月，孛罗帖木兒入奏事，行至延春阁李树下，伯颜达兒自众中奋出，斫孛罗帖木兒，中其脑，上都马等兢前斫死之。详见《孛罗帖木兒传》。二十八年，顺帝将北奔，诏淮王帖木兒不花监国，而以和尚佐之，及京城将破，即先遁，不知所之。

○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世祖孙，镇南王脱欢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脱欢以讨安南无成功，终身不许见，遂封镇南王，出镇扬州。脱欢薨，子老章袭封镇南王。老章薨，弟脱不花袭封镇南王。脱不花薨，子孛罗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乃嗣为镇南王。文宗天历初，赐帖木兒不花黄金五十两、白金五十两、币三十匹。二年，孛罗不花已长，帖木兒不花请以其位复还孛罗不花。朝廷以其让而不居也，改封宣让王，赐金印，移镇于庐州。顺帝至元元年，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之。二年，赐市宅钱四千锭，命其王府官凡班次列于有司之右。五年，伯彦擅权，矫制贬帖木兒不花及威顺王宽彻普化。至脱脱为相，始言于帝，明此两王者皆无

辜，诏令复还镇。至正十二年，庐州境内贼起，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镇抚淮甸，岂宜坐视。且府中官属及怯薛丹人等数甚多，必有可使摧锋陷阵者，惟王图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责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诸王乞塔歹等，分道击贼，擒其渠帅，庐州境内皆平。帝闻之，赐金带、银钞，以赏其功。十六年，命帖木兒不花与宽彻普化以兵镇遏怀庆路，赐金银各一锭、币帛九匹、钞二十锭。既而汝、颍之寇南渡淮，帖木兒不花复以便宜，调芍陂屯军拒之。及庐州不守，乃挈身北归，留京师。二十七年，进封淮王，赐金印，设王傅等官。二十八年，大明兵逼京师，顺帝北奔，诏以帖木兒不花监国，而拜庆童中书左丞相辅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年八十三。

列传第五

○特薛禅

特薛禅，姓孛思忽兒，弘吉剌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赐名薛禅，故兼称曰特薛禅。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子曰按陈，从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战，平西夏，断潼关道，取回纥寻斯干城，皆与有功。岁丁亥，赐号国舅按陈那颜。壬辰，赐银印，封河西王，以统其国族。丁酉，赐钱二十万缗，有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又赐所俘获军民五千二百，仍授万户以领之。按陈薨，葬官人山。元贞元年二月，追封济宁王，谥忠武；妻哈真，追封济宁王妃。

子斡陈，岁戊戌授万户，尚睿宗女也速不花公主。斡陈薨，葬不海韩。

弟纳陈，岁丁巳袭万户，奉旨伐宋，攻钓鱼山。又从世祖南涉淮甸，下大清口，获船百余艘。又率兵平山东济、兖、单等州。及阿里不哥叛，中统二年与诸王北伐，以其子哈海、脱欢、斡罗陈等十人自从，至于莽来，由失木鲁与阿里不哥之党八兒哈八兒思等战，追北至孛罗克秃，复战，自旦及夕，斩首万级，僵尸被野。薨，葬末怀秃。斡罗陈袭万户，尚完泽公主。完泽公主薨，继尚囊加真公主。至元十四年薨，葬拓剌里。无子。

弟曰帖木兒，至元十八年袭万户。二十四年，乃颜叛，从帝亲征，以功封济宁郡王，赐白伞盖以宠之。二十五年，诸王哈丹秃鲁干叛，与诸王及统兵官玉速帖木兒等率兵讨之，由龟剌兒河与哈丹等遇，转战至恼木连河，歼其众。帝赐名按答兒秃那颜，以旌其功。薨，葬末怀秃。

子二人：长曰雕阿不剌，次曰桑哥不剌，皆幼。至元二十七年，以其弟蛮子台袭万户，亦尚囊加真公主。成宗即位，封皇姑鲁国大长公主，以金印封蛮子台为济宁王。奉旨率本部兵讨叛王海都、笃哇，既与之遇，方约战，行伍未定，单骑突入阵中，往复数四，敌兵大扰，一战遂大捷。时武宗在藩邸，统大军以镇朔方，有旨令蛮子台总领蒙古军民官，辅武宗守莽来，以遏北方。囊加真公主薨，继尚裕宗女喃哥不剌公主。蛮子台薨，年五十有二。

大德十一年三月，按答兒秃长子雕阿不剌袭万户，尚祥哥剌吉公主，六月，封大长公主，赐雕阿不剌金印，加封鲁王。至大二年，赐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皇庆间，加封皇姊大长公主。天历间，加号皇姑徽文懿福贞寿大长公主。至大三年，雕阿不剌薨，葬末怀秃。

阿里嘉室利，雕阿不剌嫡子也。至大三年，甫八岁，袭万户。四年七月，袭封鲁王，尚朵兒只班公主。元统元年，阿里嘉失利薨。至顺间，封朵兒只班号肃雍贤宁公主。

桑哥不剌者，鲁王雕阿不剌之弟、阿里嘉室利之叔也。自幼奉世皇旨，养于斡可珍公主所，是为不只兒驸马，后袭统其本部民四百户。成宗时，奉旨尚普纳公主；至顺间，封郓安大长公主，授桑哥不剌金印，封郓安王，职千户。元统元年，授万户。二年三月，加封郓安公主号皇姑大长公主；加封桑哥不剌鲁王。以疾薨，年六十一。此皆以驸马袭封王爵者也。

唆兒火都者，亦按陈之子，以从征功，在太祖朝遥授左丞相，为千户，仍赐以涂金银章，及金银字海青圆符五、驿马券六。其子曰阿哈驸马，当宪宗朝尝率兵破徐州，以功受赏黄金一铤、白金十铤及银鞍勒，仍命袭父官。至世祖时，有昭“弘吉剌万户所受驿券、圆符皆仍其旧，凡唆兒火都所受者，宜皆收之”，而唆兒火都之诸孙若孛罗沙、伯颜、蛮子、添寿不花、大都不花、掌吉等，及阿哈千户之孙曰也速达兒与按陈之弟名册者，在太祖世授官本籍蒙古军站千户。册之子曰哈兒哈孙，以平金功，赐号拔都兒。哈兒哈孙之孙曰都罗兒，至元四年，授光禄大夫，以银章封懿国公。

有脱怜者，亦按陈之裔孙也，世祖授本籍千户，仍赐驿券、圆符各四，令以兵守朔土之怯鲁连。二十四年，从族父按答兒秃征叛王乃颜有功，亦赐号拔都兒。脱怜卒，子迸不剌嗣。迸不剌卒，子买住罕嗣。买住罕尚拜答沙公主。卒，弟孛罗帖木兒嗣，以金章封毓德王。孛罗帖木兒薨，买住罕孙阿失袭千户。

有名丑汉者，按陈次子必哥之裔孙，尚台忽鲁都公主。仁宗朝，封安远王，以兵守莽来。

有答兒罕者，亦特薛禅之裔孙也，以从军功，世祖亦赐以拔都兒之号，加赐黄金一铤。其子曰不只兒，从征乃颜，禽其党金家奴，帝赏以金带。其后有曰伯奢者，即其孙也。

又按陈之孙纳合，尚太宗唆兒哈罕公主。火忽之孙不只兒，尚斡可真公主。又特薛禅诸孙有名脱罗禾者，尚不鲁罕公主，继尚阔阔伦公主。此皆尚公主为驸马者也。

凡其女之为后者，自光献翼圣皇后以降，宪宗贞节皇后讳忽都台，及后妹也速兒，皆按陈从孙忙哥陈之女。世祖昭睿顺圣皇后讳察必，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其讳帖古伦者，按陈孙脱怜之女；讳喃必册继守正宫者，纳陈孙仙童之女。成宗贞慈静懿皇后讳实怜答里，斡罗陈之女也。顺宗昭献元圣皇后讳答吉，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武宗册上皇太后，至大三年十月，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仁宗延祐二年，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延祐七年，又加徽文崇祐四字，尊号太皇太后，则按陈孙浑都帖木兒之女。武宗宣慈惠圣皇后讳真哥，脱怜子迸不剌之女；其讳速哥失里者，按陈从孙哈兒只之女。泰定皇后讳八不罕，按陈孙斡留察兒之女；其讳必罕、讳速哥答里者，皆脱怜孙买住罕之女。文宗皇后讳不答失里，雕阿不剌鲁王之女。此则弘吉剌氏之为后者也。

初，弘吉剌氏族居于苦烈兒、温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纳河之地。岁甲戌，太祖在迭蔑可兒时，有旨分赐按陈及其弟火忽、册等农土，农土犹言经界也。若曰“是苦烈兒、温都兒斤，以与按陈及哈撒兒为农土”。申谕按陈曰：“可木兒温都兒、答兒脑兒、迭蔑可兒等地，汝则居之。”谕册曰：“阿剌忽马乞迤东，蒜吉纳秃山、木兒速拓、哈海斡连直至阿只兒哈温都、哈老哥鲁等地，汝则居之。当以胡卢忽兒河北为邻，按赤台为界。”又谕火忽曰：“哈老温迤东，涂河、潢河之间，火兒赤纳庆州之地，与亦乞列思为邻，汝则居之。”又谕按陈之子唆鲁火都曰：“以汝父子能输忠于国，可木兒温都兒迤东，络马河至于赤山，涂河迤南，与国民为邻，汝则居之。”至至元七年，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本籓所受农土，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实本籓驻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从之。遂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元贞元年，济宁王蛮子台亦尚囊加真公主，复与公主请于帝，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复从之。大德元年，名其城为全宁路。

弘吉剌之分邑，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巨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一十六县。此丙申岁之所赐也。至元六年，升古济州为济宁府，十八年始升为路，而济、兖、单三州隶焉。又汀州路长?20.□□⑶辶_鳌⑽淦健⑸虾肌17.□橇□兀□酥猎□□□曛

□□鸵病Ｓ钟杏榔铰仿兄荨18.□□⑶ò病8.□□ 2. □琛⑹□恰16.滞ち□兀□酥链笤□曛□□鸵病Ｈ羝浇□咎镆磺□灏偾辏□蛑链蠖□晁□鸵病Ｆ溆Σ□⑷□□嚷吩蜃源锫郴ǔ嘧芄芤韵轮罟偈簦□缘米匚纹渑愠迹□□跞瞬挥胙伞？

此外，复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房、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此可得而稽考者也。其五户丝、金钞之数，则丙申岁所赐济宁路之三万户，至元十八年所赐汀州路之四万户，丝以斤计者，岁二千二百有奇；钞以锭计者，岁一千六百有奇。此则所谓岁赐者也。

○孛秃

孛秃，亦乞列思氏，善骑射。太祖尝潜遣术兒彻丹出使，至也兒古纳河。孛秃知其为帝所遣，值日暮，因留止宿，杀羊以享之。术兒彻丹马疲乏，复假以良马。及还，孛秃待之有加。术兒彻丹具以白帝，帝大喜，许妻以皇妹帖木伦。孛秃宗族乃遣也不坚歹等诣太祖，因致言曰：“臣闻威德所加，若云开见日、春风解冻，喜不自胜。”帝问：“孛秃孳畜几何？”也不坚歹对曰：“有马三十匹，请以马之半为聘礼。”帝怒曰：“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昔人有言，同心实难，朕方欲取天下，汝亦乞列思之民，从孛秃效忠于我可也，何以财为?本挂曰拭闷拗□＜榷□□嘭荽踉□竟□⑼岩驳纫员□□蛉肟堋Ｘ猛何胖□□膊Ｘ锎酢20.ダ锿和豪锤妫□擞牍□堇铩⒃□葚！⑺□汗□嗟忍滞岩驳龋□悠潢⒅兀□灯涿瘛Ｄ寺□眩□壅儇猛阂员□粒□笳桨苤□；拭棉埃□雌抟曰逝□鸪急鸺□□□□□喊颂囗□右部珊隽滞即□□肝□□獭９□喊颂彳唬骸拔醪浩衲芪□顺计停□□啦晃□玻钡哿钬猛河胫□校□□喊颂□钤铝械染苷接谕胪己印Ｘ猛褐鼻扒茉铝校□萆币部珊隽滞迹□□喊颂Ｐ叨勺境嗪樱□智苤□□∩逼渲凇４犹□□□跄净□杪缘亓啥□⑽鳎□怨Ψ夤谲捕□荨４诱魑飨模□∞啊Ｔ□浦倚□ψ裘□Ｔ肌⑻□Ａ15.□□峭□□尽(二)饴矶嘉尽⑸现□□□□獠□酰□种椅洹Ｗ铀鴥汗□□簟？

锁兒哈，事太宗。与木华黎取嘉州，降其民，遣伯秃兒哈拙赤碣来献捷，帝曰：“若父宣力国家，朕昔见之。今锁兒哈克光前烈。”赐以金锦、金带、七宝鞍，召至中都，以疾薨。锁兒哈娶皇子斡赤女安秃公主，生女，是为宪宗皇后。

子札忽兒臣，从定宗出讨万奴有功，太宗命亲王安赤台以女也孙真公主妻之。薨，赠推诚靖宣佐运赞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驸马都尉、上柱国，袭封昌王，谥忠靖。

札忽兒臣有子二人：长月列台，娶皇子赛因主卜女哈答罕公主，生脱别台，与乃颜战，有功。次忽怜。

忽怜，尚宪宗女伯牙鲁罕公主。后脱黑帖木兒叛，世祖命忽怜与失列及等讨之，大战终日，脱黑帖木兒败走，帝嘉之，复令尚宪宗孙女不兰奚公主。宋平，封以广州。乃颜、声剌哈兒叛，世祖新征，薛彻坚等与哈答罕屡战，帝召忽怜至。值薛彻坚等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哈答罕众甚盛，忽怜以兵二百迎敌，败之。哈答罕等走度猱河，还其巢穴。逾年夏，帝命忽怜复征之。至曲列兒、塔兀兒二河之间，大战，其众皆度塔兀河遁去。余百人逃匿山谷，忽怜即率兵二百徒步追之。薛彻坚止之曰："彼亡命者，安得徒行。"忽怜不听，往杀其众。薛彻坚以闻，赐金一铤、银五铤。又逾年，复往征之，与哈答罕遇于兀剌河。忽怜夜率千人潜入其军，尽杀之。帝赐钞五万贯、金一铤、银十铤。忽怜薨，赠效忠保德辅运佐理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驸马都尉、上柱国，追封昌王，谥忠宣。

子阿失，事成宗。笃哇叛于海都，帝遣晋王甘麻剌并武宗帅师讨之。大德五年，战哈剌答山，阿失射笃哇，中其膝，擒杀甚多，笃哇号哭而遁，武宗赐之衣。成宗加赐珠衣，封为昌王，置王府官属。仁宗朝，复赐以宁昌县税入。阿失尚成宗女亦里哈牙公主，复尚宪宗曾孙女买的公主。阿失薨，子八剌失里袭封昌王。忽怜从弟不花，尚世祖女兀鲁真公主；其弟锁郎哈，娶皇子忙哥剌女奴兀伦公主，生女，是为武宗仁献章圣皇后，实生明宗。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时西北有国曰乃蛮，其主太阳可汗遣使来约，欲相亲附，以同据朔方。部众有欲从之者，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弗从，乃执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谋来告太祖。时朔方未有酒，太祖饮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则发性，多则乱性。"使还，酬以马五百、羊一千，遂约同攻太阳可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先期而至。既平乃蛮，从下中原，复为向导，南出界垣。太祖留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归镇本部，为其部众昔之异议者所杀，长子不颜昔班并死之。

其妻阿里黑携幼子孛要合与侄镇国逃难，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缒城以登，因避地云中。太祖既定云中，购求得之，赐与甚厚，乃追封阿

剌兀思剔吉忽里为高唐王，阿里黑为高唐王妃，以其子孛要合尚幼，先封其侄镇国为北平王。镇国薨，子聂古台袭爵，尚睿宗女独木干公主，略地江淮，薨于军，赐兴州民千余户，给其葬。

孛要合幼从攻西域，还封北平王，尚阿剌海别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车驾征伐四出，尝使留守，军国大政，谘禀而后行，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孛要合未有子，公主为进姬妾，以广嗣续，生三子：曰君不花，曰爱不花，曰拙里不花。公主视之，皆如己出。孛要合薨，追封高唐王，谥武毅。后加赠宣忠协力翊卫果毅功臣、太傅、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公主阿剌海别吉追封皇祖姑齐国大长公主，加封赵国。

子君不花，尚定宗长女叶里迷失公主。爱不花，尚世祖季女月烈公主。中统初，总兵讨阿里不哥，败阔不花于按檀火尔欢之地。三年，围李璮于济南，独当一面。事平，又从征西北，败叛王之党撒里蛮于孔古烈。爱不花卒。子阔里吉思。

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尚忽答的迷失公主，继尚爱牙失里公主。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骑千余，昼夜兼行，旬日追及之。时方暑，将战，北风大起，左右请待之，阔里吉思曰：“当暑得风，天赞我也。”策马赴战，骑士随之，大杀其众，也不干以数骑遁去。阔里吉思身中三矢，断其发。凯还，诏赐黄金三斤、白金千五百斤。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请于帝，愿往平之，再三请，帝乃许。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敌于伯牙思之地，众谓当俟大军毕至，与战未晚，阔里吉思曰：“大丈夫报国，而待人耶?奔凑□诠脑暌越□□蟀苤□□芷浣□浒偈□韵住Z□褪雷嫠□□豸谩1.Π埃□扮战跗甙佟13.殡小8.觋□9.□傅任铩6□昵铮□钔踅□Ч惨榉辣撸□淘唬骸暗型□瓴欢□觯□铱尚荼□诰场！崩□锛□荚唬骸安蝗唬□袂锖蚱锢凑呱跎伲□□金耗窠□鳎□啬淦湫危□覆豢苫阂病！敝诓灰晕□唬□□锛□级姥媳□源□□J嵌□□斜□□笾粒□□饺□耍□□锛□汲耸ぶ鸨保□钊胂盏兀□笃锊患蹋□眭傧莸校□煳□□础5杏帐菇担□□□圆磺□□钟□耘□拗□□□锛□家闳辉唬骸拔业坌鲆玻□堑酆竺婷□□□偃15.珊酰　钡胁桓冶啤5鄢(3)财浼页及(10)羲继厥沟芯常□□谌酥谥校□□锛□家患□□柿焦□卜瘢□挝仕米雍稳纾□晕幢希□笥壹匆□淙ァC魅眨□彩拐呋梗□桓丛偌□□共磺□姥伞＞拍辏□贩飧咛浦蚁淄酰□釉□浦倚□T缥氖卣□两诒5鹿T肌(8)□A15.□□峭□□尽(5)现□□□饴矶嘉荆□贩庹酝酢9□骱龃鸬拿允ё贩馄牍□す□鳎□□朗Ю锓馄牍□□鳎□12.臃庹怨□?

子术安幼，诏以弟术忽难袭高唐王。术忽难才识英伟，谨守成业，抚民御众，境内乂安。痛其兄死节，遣使如京师，表请恤典，又请翰林承旨阎复铭诸石。教养术安过于己子，命家臣之谨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术忽难加封赵王，即以让术安。三年，术安袭赵王，尚晋王女阿剌的纳八剌公主。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旅殡卜罗，荒远之地，神灵将何依，吾痛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言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瓶，得脱欢之子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等一十九人，乘驿以往，复赐从者钞五百贯。淇阳王月赤察兒、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得归葬。

列传第六

○木华黎

木华黎，札剌兒氏，世居阿难水东。父孔温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从平篾里吉，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太祖与六骑走，中道乏食，擒水际橐驼杀之，燔以啖太祖。追骑垂及，而太祖马毙，五骑相顾骇愕，孔温窟哇以所乘马济太祖，身当追骑，死之。太祖获免。有子五人，木华黎其第三子也。生时有白气出帐中。神巫异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长，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称，号掇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

太祖军尝失利，会大雪，失牙帐所在，夜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术张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达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从三十余骑行溪谷间，顾谓曰："此中或遇寇，当奈何？"对曰："请以身当之。"既而，寇果自林间突出，矢下如雨。木华黎引弓射之，三发中三人。其酋呼曰："尔为谁？"曰："木华黎也。"徐解马鞍持之，捍卫太祖以出，寇遂引去。克烈王可汗与乃蛮部雠战，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木华黎及博尔术等救之，尽杀乃蛮之众于按台之下，获甲仗、马牛而还。既而王可汗谋袭太祖，其下拔台知之，密告太祖。太祖遣木华黎选精骑夜斫其营，王可汗走死，诸部大人闻风款附。岁丙寅，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从容谓曰："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杀戮宗亲，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师有名矣。"辛未，从伐金，薄宣德，遂克德兴。壬申，攻云中、九原诸郡，拔之，进围抚州。金兵号四十万，阵野狐岭北。木华黎曰："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帝麾诸军并进，大败金兵，追至浍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关，壁坚，不得入，遣别将阇别统兵趋紫荆口，金左监军高琪引兵来拒，不战而溃，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滨、棣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并奏为万户。甲戌，从围燕，金主请和，北还。命统诸军征辽东，次高州，卢琮、金朴以城降。乙亥，裨将萧也先以计平定东京。进攻北京，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拒花道逆战，败之，斩首八万余级。城中食尽，契丹军斩关来降，进军逼之，其下杀银青，推寅答虎为帅，遂

举城降。木华黎怒其降缓，欲坑之，萧也先曰：“北京为辽西重镇，既降而坑之，后岂有降者乎？”从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遣高德玉、刘蒲速窝兒招谕兴中府，同知兀里卜不从，杀蒲速窝兒，德玉走免。未几，吏民杀兀里卜，推土豪石天应为帅，举城降，奏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称临海郡王，至是来降。诏木华黎以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掇忽阑南征未附州郡。木华黎密察鲸有反侧意，请以萧也先监其军。至平州，鲸称疾逗留，复谋遁去，监军萧也先执送行在，诛之。鲸弟致愤其兄被诛，据锦州叛，略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数万讨之，州郡多杀致所署长吏降。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丙子，致陷兴中府。七月，进兵临兴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谕之曰：“今若急攻，贼必遣兵来援，我断其归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县东候之。致果遣鲸子东平将骑兵八千、步卒三万，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趋之，驰报，木华黎夜半引兵疾驰，遇于神水县东，夹击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马步战。选善射者数千，令曰：“贼步兵无甲，疾射之?蹦索馄锉□虢□□蟀苤□□抖□郊笆孔渫蚨□O税儆嗉丁0慰□逑兀□□Ы踔荨V虑舱盘□健8.咭娉稣剑□职苤□□妒兹□в嗉叮□缢勒卟豢墒な□N□卦掠啵□路呓□2宦玖Γ□卑芙□□□嗳恕8咭婢澹□恐鲁鼋担□□铩9隳□蹒□④仓萏锖蜕薪担□净□柙唬骸按伺芽埽□嬷□抟猿秃蟆！背□そ秤帕嫱猓□ね乐□0嗡铡8.础10.H□荩□锻暄罩诩遗□O唐叫□Π∠实嚷手谑□嗤颍□萑牒5骸?

丁丑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太和岭入河东，攻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阳，金守臣弃城遁，以前锋拓拔按察兒统蒙古军镇之拒金兵，以义州监军李廷植之弟守忠权河东南路帅府事。己卯，以萧特末兒等出云、朔，攻降岢岚火山军。以谷里夹打为元帅达鲁花赤，攻拔石、隰州，击绛州，克之。庚辰，复由燕徇赵，至满城。武仙举真定来降。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史天倪进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之意也。”木华黎曰：“善。”下令禁无剽掠，所获老稚，悉遣还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

悦。兵至滏阳，金邢州节度使武贵迎降，进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卫、怀、孟州，入济南。严实籍所隶相、魏、磁、名、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

时金兵屯黄陵冈，号二十万，遣步兵二万袭济南。木华黎以轻兵五百击走之。遂会大军，薄黄陵冈。金兵阵河南岸，示以死战。木华黎曰：“此不可用长兵，当以短兵取胜。”令骑下马，引满齐发，亦下马督战，果大败之，溺死者众。进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诸军以草木填堑，直抵城下。严实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单州，围东平，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戒之曰：“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辑之，勿苦郡县，以败事也。”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鲁忽秃邀击之，斩七千余级，忙古引数百骑遁去。实入城，建行省，抚其民。先是，郡王带孙攻洺不下，至是遣石天应拔之。五月，还军野狐岭。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来降，以为济、兖、单三州都总管，予绣衣玉带，劳之曰：“汝不惮跋涉数千里，慕义而来，寻当列奏，赐汝高爵，尔其勉之。”京东安抚使张琳皆来降，以琳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郑遵亦以枣乡、莜县降，升为元州，以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秋八月，从驻青冢，监国公主遣使来劳，大飨将士，由东胜渡河，西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属焉。冬十月，复由云中历太和寨，入葭州，金将王公佐遁，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进取绥德，破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颜合达出兵三万阵于城东，蒙古不花以骑三千觇之，驰报曰：“彼见吾兵少，有轻敌心，明日合战，当佯败，可以伏兵取胜也。”从之。夜半以大军衔枚齐进，伏于城东十五里两谷间。明日，蒙古不花进兵，望见金兵，即弃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发，鼓声震天地，万矢齐下，金兵大败，斩七千级，获马八百。合达走保延安，围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

北京权帅石天应擒送金骁将张铁枪，木华黎责其不降，厉声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余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蹦净□枰逯□□□馄涓浚□罱□□洳磺□□股敝□Ｋ旖捣恢荩□篦鲜孔洹Ｎ沤鸶慈〆糁荩□孕□晌□□允梗□谑歉从傻ぶ荻珊游и簦□酥□Ａ艉铣笸趁晒啪□蚴□②艏洌□蕴镄廴彳□Ц□隆Ｈ晌缜锲咴拢□蠲晒挪换Ｔ□□銮芈ぃ□哉派□啤Ｊ由酱厂找模□蟊□涝浦校□八旅现菟奶阏□□夂涿裼谥荨０谓□粢搴驼□□□巳□逖遥□牖粢厣奖ぃ□夂淙擞谡猿窍亍１Π嗔□ぃ□鹌窖艄□□熳骶苁兀□越□〔於Ｐ　12.嗑□鹾涂□诮担□勹熳饔谄窖簟?

八月，有星昼见，隐士乔静真曰：“今观天象，未可征进。”木华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虽平，而河南、秦、巩未下，若因天象而不进兵，天下何时而定耶？且违君命，得为忠乎?倍□□拢□□□羚□□稳僦莺□勘ı□□镣□绻楦剑□又芯梦□鹩校□潦歉蠢垂椤Ｄ净□枵偈□煊ξ皆唬骸捌盐□佣□□Γ□以袷卣撸□蔷□豢伞！蹦艘蕴煊θê佣□媳甭飞掠夜匚餍刑ǎ□窖衾钍刂摇⑧□□□□莅味肌②糁萏镄郏□⑹芙谥啤Ｃ□煊υ旄×海□约霉槭Γ□硕珊影瓮□荩□缕殉牵□肚鞒ぞ病＝鹁┳仔惺⊥暄蘸洗镉当□□□蚬淌兀□幌隆Ｄ朔主庀仑：□恕⑧□换ū□□□褪刂□Ｇ舶闯嘟□□□Φ箱□兀□煳骰鞣锵琛Ｔ掠嗖幌拢□街罱□唬骸拔岱蠲□尸鳎□皇□耆×晌鳌17.啥□⑸蕉□10.颖保□焕陀嗔Γ磺肮ヌ炱健⒀影玻□窆シ锵杞圆幌拢□裎崦□□∫□　蹦俗Ｉけ□妓□希□裁晒挪换□显脚Ａ牍兀□咚畏镏荻□埂?

时中条山贼侯七等聚众十余万，伺大兵既西，谋袭河中。石天应遣别将吴权府引兵五百夜出东门，伏两谷间，戒之曰：“候贼过半，急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可克也。”吴权府醉酒失期，天应战死。城陷，贼烧毁庐舍，杀掠人民，还走中条。先锋元帅按察兒邀击，败之，斩数万级，侯七复遁去。木华黎以天应子斡可袭领其众。癸未春，师还，浮梁未成，顾诸将曰：“桥未毕工，安可坐待乎?备垂八潞游鞅ふ□□唷Ｈ□拢□珊樱□刮畔蚕兀□搀疲□倨涞艽□镌唬骸拔椅□□抑□纱笠担□Ъ字慈翊顾氖□辏□□魑魈郑□薷匆藕蓿□诤捭昃┤聪露□□昶涿阒□　鞭埃□晡迨□摹Ｘ屎筇□媲坠シ锵瑁□街罱□唬骸笆鼓净□柙冢□薏磺字链艘印！敝林卧□辏□□饪孜驴咄弁浦倚ЫＩ诒４笞粼斯Ｔ肌⑧□Ａ15.□□峭□□尽⑸现□□18.彻□酰□种倚□荒净□杼迦士□□云雷裘□Ｔ肌⑧□Ａ15.□□峭□□尽⑸现□□18.彻□酰□种椅洹Ｗ迂寐乘谩?

孛鲁，沈毅魁杰，宽厚爱人，通诸国语，善骑射，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时太祖在西域，夏国主李王阴结外援，蓄异图，密诏孛鲁讨之。甲申秋九月，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级，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俘监府塔海，命都元帅蒙古不华将兵守其要害而还。乙酉春，复朝行在所。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杀都元帅史天倪，胁居民遁于双门寨。仙弟质于军中，挈家逃归，遣撒寒追及于紫荆关，斩之，命天倪弟天泽代领帅府事。丙戌夏，诏封功臣户口为食邑，曰十投下，孛鲁居其首。

宋将李全陷益都，执元帅张琳送楚州。秋九月，郡王带孙率兵围全于益都。冬十二月，孛鲁引兵入齐，先遣李喜孙招谕全，全欲降，部将田世荣等不从，杀喜孙。丁亥春三月，全突围欲走，邀击大败之，斩首七千余级，自相蹂践溺死不可胜计。夏四月，城中食尽，全降。诸将皆曰：“全势穷出降，非心服也，今若不诛，后必为患。”孛鲁曰：“不然，

诛一人易耳。山东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杀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表闻，诏孛鲁便宜处之。乃以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郑衍德、田世荣副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悉平。

时滕州尚为金守，诸将或言炎暑未可进攻，孛鲁曰：“主上亲督大军，平定西域数年，未闻当暑不战，我等安敢自逸乎?彼齑俳□□＝鸨□稣剑□苤□□度□в嗉叮□溆嗬嫌卓□懦鼋担□灾菔羰□炻弧Ｙ孪确嬖□□裟颂巛趁晒啪□臀□□迹□慰尾换Ｔ员□□□臀□⒁省④欤□员杆巍ＧⅢＯ丛□炒缶□ず颖保□附稹＞旁拢□□梗□裂啵□杂诓□剑□癯峙＞埔韵祝□粗□＜盎梗□凸萑艘□□倭健Ｎ盘□姹溃□鞲氨蓖ィ□Ш馘芗病Ｎ熳酉奈逶罗埃□耆□□□Ｖ林卧□辏□□獯砍峡□帽５赂彳斯Ｔ肌⑻□Ａ15.□□峭□□尽⑸现□□18.彻□酰□种叶ā?

子七人：长塔思，次速浑察，次霸都鲁，次伯亦难，次野蔑干，次野不干，次阿里乞失。

塔思，一名查剌温，幼与常兒异，英才大略，绰有祖风。木华黎常曰：“成吾志必此兒也。”及长，每语必先忠孝，曰：“大丈夫受天子厚恩，当效死行阵间，以图报称，安能委靡苟且目前，以隳先世勋业哉?蹦晔□讼□簦□熘猎浦小８□□锞旁拢□呀□湎晌□褐荩□□诿□□季戎□□晌胖□□司□□嗬铩４蟊□粗粒□□悸适□嗥镪柙粜问疲□煽钟蟹□□桓曳浮Ｋ□荚唬骸叭漳阂樱□□鞯┗髦□！笔且刮骞模□鸾□曝萜淹呃聪□□沂τ胝讲焕□□耸厍吣稀Ｔ艋构彡褐荩□窍荩□鹘□未嫠乐□６□□拢□矍渍鳎□餐蚧б蛑患□屮胨□几慈÷褐荩□梢苟荩□□髦□□妒灼咔в嗉叮□匀未嬷洞□炱渲凇Ｊ□辉拢□酃シ锵瑁□□□际劁□匾员附鸨□：又凶允□煊λ溃□次□鹩小Ｐ撩□□矍坠グ沃□□鹪□□暄栈鹆嵌荩□□甲氛吨□Ｈ沙酱海□Ｗ谟虢鸨□嗑苡谌辍10.杭洌□鸩狡锒□□颍□勖□□加肭淄醢闯嗵ā15.谖虏换ê暇□冉□珊樱□晕□□□Ｖ寥□迳剑□腩Ｗ诒□稀＝鸨□闪校□□剑□岽笱□□直□某觯□□济笆甘□却炱浞妫□罹□探□□蟀芙鸨□□芤曝萜淹摺Ｍ暄蘸洗锏テ镒呔□荩□氛吨□□彀尉□荨Ｈ□拢□郾被梗□□□加牒龆蓟⑼潮□□远ê幽希□羁そ越担□□昃□9.榈隆2.讨菸聪隆Ｋ□记彩骨朐唬骸俺贾□娓福□粜舜笠担□壑□□ァ３枷□谰簦□□薮缧Ｂ□二旮词Ю□系常□锏蓖蛩溃□阜止ャ瓿且挥纾□员ū菹隆！钡圩称溲裕□□分□□焕□□酥埂９锼惹锞旁拢□佣Ｔ谟谇臂。□□鳎□芙鹣唐叫□ａ胀蚺□诹啥□Ｍ蚺□砸液二曷手诒６□＃□潦瞧街□?

甲午秋七月，朝行在所。时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群臣未对，塔思对

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钡墼迷唬骸八□妓淠晟伲□ ⑺. 缑兰ǎ□蛟陔扌模□漳艹晌壹掖笫乱印！贝突平鸺住2. A T□傲脊□□□□□胪踝忧□鲎芫□险鳌R椅炊□□卧嫜簟G□霰疳呦濉5. 耍□□家□□亦□ [□艉航□□羌岜□□□叶嗾浇i K □济□炷痉ι□层肷洗锫郴ǔ嗔醢味純航□朗课灏伲□朔そ□鳌R □锉□匕队□洌□笃浦□□缢勒吖□耄□嘟宰咣□□诩幔□荒芟拢□□□凇18.砼J □蚨□埂1 □甓□□拢□闯龅酥荩□熘赁□ ⑪. 啤＾□萸彩瓜捉鸩□(1) > 脐□Γ□朐唬骸八涡」□玻□□贝蟪□心暌印N □跻陨□槲□睢！蹦松嶂□K旖□畏□颉17.□蚕亟辜艺□ 6∮锨锞旁拢□砂肆□珊樱□脬昃□J爻剂醺χ镁拼笄斓睢K □荚唬骸按斯式鹬魉□樱□胰顺家玻□豢纱Y恕！彼煅缬诟□摇6 □□拢□从肟谖虏换ü ス庵荩□鹘□扑辞浣怠？谖虏换ū鹇曰浦荨K □脊ゴ笏丈剑□妒资□Ъ叮□裆□凇⑴B 硪郧□□N煨绱赫□拢□涟睬旄□□倜窠远萦诮□□V帘毕抗兀□瓮敉持坡时□□ЫІ担□ ⊠□臼稀H □拢□□性谒□G锞旁拢□垩缛撼加谛泄□□□即笞怼5塾锸坛荚唬骸八□忌褚咽乓樱□淠芫煤酰　倍□□□拢□乖浦小 < 汉ゴ喝□拢□埃□甓□□恕?

子硕笃兒幼，弟速浑察袭。硕笃兒既长，诏别赐民三千户为食邑，得建国王旗帜，降五品印一、七品印二，付其家臣，置官属如列侯故事。硕笃兒薨，子忽都华袭。忽都华薨，子忽都帖木兒袭。忽都帖木兒薨，子宝哥袭。宝哥薨，子道童袭。

速浑察，性严厉，赏罚明信，人莫敢犯。与兄塔思从太宗攻凤翔有功。将兵抵潼关，与金人战屡捷。既灭金，皇子阔出攻宋枣阳，入郢，速浑察皆与焉。岁己亥，塔思薨，速浑察袭爵，即上京之西阿兒查秃置营，总中都行省蒙古、汉军。凡他行省监镇事，必先白之，定其可否，而后上闻。帝尝遣使至，见其威容凛然，倜傥有奇气，所部军士纪纲整肃，还朝以告。帝曰：“真木华黎家兒也。”他国使有至者，每见皆仓皇失次，不能措辞，必慰抚良久，始得尽其所欲言。左右或谏曰：“诸王百司既莫敢越，而复示之以威，使人怖畏，盍少加宽恕以待之。”速浑察曰：“尔言诚是也，然时有不同，宽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万一守者自纵，事变忽起，悔之晚矣。”寻薨。延祐三年，赠宣忠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为东平郡王，谥忠宣。

子四人：曰忽林池，袭王爵；曰乃燕；曰相威；曰撒蛮。相威自有传。

乃燕，性谦和，好学，以贤能称。速浑察既薨，宪宗择于诸子，命

乃燕袭爵。乃燕力辞曰："臣有兄忽林池当袭。"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能胜。"忽林池亦固让，乃燕顿首涕泣力辞，不得命，既而曰："若然，则王爵必不敢受，愿代臣兄行军国之事。"于是忽林池袭为国王，事无巨细，必与乃燕谋议，剖决精当，无所拥滞。世祖在潜藩，常与论事。乃燕敷陈大义，又明习典故。世祖谓左右曰："乃燕后必可大用。"因号之曰薛禅，犹华言大贤也。乃燕虽居显要，而小心谨畏，每诲群从子弟曰："先世从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间，被坚执锐，斩将搴旗，勤劳四十余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谓极矣。慎勿骄惰，以堕先王之名，尔曹戒之。"病卒。世祖闻之，为之悲悼。至正八年，赠中奉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子二人：曰硕德，曰伯颜察兒。

硕德，通敏有干才。世祖即位，入宿卫，典朝仪，后同知通政院事。尝言辽东斡拙、吉烈灭二种民数为寇，宜遣近臣谕之。帝方难其人，佥曰："惟硕德元勋世胄，可使。"帝深然之，以问硕德，对曰："先臣从太祖皇帝定天下，不辞险艰，以立勋业。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戇，愿请行。"帝大喜，赐御衣，锡燕以行。硕德至，集诸万户陈兵冲要，诘其渠魁诛之。胁从者皆降。帝大悦，赏赉有差。后从征乃颜及使西域，屡建殊勋。卒，赠推忠宣惠宁远功臣，谥忠敏，加赠资善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鲁郡公。

霸突鲁，从世祖征伐，为先锋元帅，累立战功。世祖在潜邸，从容语霸突鲁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驿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对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己未秋，命霸突鲁率诸军由蔡伐宋，且移檄谕宋沿边诸将，遂与世祖兵合而南，五战皆捷，遂渡大江，傅于鄂。会宪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构乱和林，世祖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以待命。世祖至开平，即位，还定都于燕。尝曰："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师还，中统二年卒于军。大德八年，追赠推诚宣力翊卫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王，谥武靖。夫人帖木伦，昭睿顺圣皇后同母兄也。

子四人：长安童，次定童，次霸都虎台；他姬子曰和童，袭国王。安童别有传。

塔塔兒台，孔温窟哇第三子带孙郡王之后。父曰忙哥，从宪宗征伐，累立战功。岁己未，攻合州，会宪宗崩，命塔塔兒台护灵驾赴北。

会阿里不哥叛，拘留数日，逃归，追骑执以北还，将杀之，亲王阿速台、玉龙塔思曰："塔塔兒台乃太师国王之裔，不可杀也。"遂获免。至元元年，从阿速台来归，世祖嘉之，授怀远大将军，佩金虎符，世袭东平达鲁花赤。命宿卫士四十人，给驿送之官所。莅官一纪，镇静不扰，郓人赖之以安。卒年四十二，子四人。

只必，幼嗜读书，习翰墨。至元十四年监东平，官少中大夫，多善政，以清白称。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之。寻授嘉议大夫、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改浙西。大德四年入觐，赐金段十匹。明年春卒，年五十一。子三人，皆早丧。自只必除按察使，弟秃不申嗣其职。

秃不申，性淳靖，喜怒不形，知民疾苦，而能以善道之。旱尝致祷，即雨。岁饥，请于朝，发廪以赈之。睦同僚，兴学校。加太中大夫。士民刻石，纪其政绩云。卒年五十一。子五人：长不老赤，次塔实脱因，次阿鲁灰，次完者不花，次留住马。皆以次嗣为东平达鲁花赤。

脱脱，祖嗣国王速浑察，沈深有智略。尝奉命征讨，所向克捷。父撒蛮，幼颖异，自襁褓时，世祖抚育之若子。尝挟之南征，同舟济大江，虑其有失，系之御榻。及长，常侍左右。帝尝诏之曰："男女异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礼不可不肃，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罗衔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蛮怒其违礼，执而囚之别室。帝怪其久不至，询知其故，命释其罪。撒蛮因进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违之，何以责臣下乎？"帝曰："卿言诚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会以疾卒，不果，年仅一十有七。脱脱幼既失怙，其母孛罗海笃意教之，孜孜若恐不及。稍长，直宿卫，世祖复亲诲导，尤以嗜酒为戒。既冠，仪观甚伟。喜与儒士语，每闻一善言善行，若获拱璧，终身识之不忘。至元二十四年，从征乃颜。帝驻驿于山巅，旌旗蔽野。鼓未作，候者报有隙可乘，脱脱即擐甲率家奴数十人疾驰击之。众皆披靡不敢前。帝望见之，大加嗟赏，遣使者劳之，且召还曰："卿勿轻进，此寇易擒也。"视其刀已折，马已中箭矣。帝顾谓近臣曰："撒蛮不幸早死，脱脱幼，朕抚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撒蛮可谓有子矣。"遂亲解佩刀及所乘马赐之。由是深加器重，得预闻机密之事。其后哈丹复为乱，成宗时在潜邸，督师往征之。脱脱引众率先跃马蹙之，其众大溃。脱脱马陷于淖泥中，哈丹兵复进挑战，脱脱弟阿老瓦丁奋戈冲击，遂大败之。成宗即位，其宠顾为尤笃，常侍禁闼，出入惟谨，退语家人曰："我昔亲承先帝训，饬令毋嗜饮，今未能绝也。岂有为人知过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惩之。"帝闻之，喜曰："扎剌兒台如脱脱者无几，今能

刚制于酒，真可大用矣。”即拜资德大夫、上都留守、通政院使、虎贲卫亲军都指挥使，政令严肃，克修其职。三年，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人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进拜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有旨，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始至，严饬左右，毋预公家事，且戒其掾属曰：“仆从有私嘱者，慎勿听。若军民诸事，有关于利害者，则言之。当言而不言，尔之责也；言而不听，我之咎也。”闻者为之悚栗。时硃清、张瑄以海运之故，致位参知政事，恃其势位，多行不法，恐事觉，以黄金五十两、珠三囊赂脱脱，求蔽其罪。脱脱大怒，系之有司，遣使者以闻。帝喜曰：“脱脱我家老臣之子孙,其志固宜与众人殊。　”赐内府黄金五十两，命回使宠赉之。有豪民白昼杀人者，脱脱立命有司按法诛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赖以安。帝以浙民相安之久，未及召还，大德十一年，卒于位，年四十四。子朵兒只，别有传。

○博尔术

博尔术，阿兒剌氏。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父纳忽阿兒阑，与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邻好。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事太祖于潜邸，共履艰危，义均同气，征伐四出，无往不从。时诸部未宁，博尔术每警夜，帝寝必安枕。寓直于内，语及政要，或至达旦。君臣之契，犹鱼水也。初，要兒斤部卒盗牧马，博尔术与往追之，时年十三，知众寡不敌，乃出奇从旁夹击之，盗舍所掠去。即战于大赤兀里，两军相接，下令殊死战，跬步勿退。博尔术系马于腰，跽而引满，分寸不离故处，太祖嘉其勇胆。又尝溃围于怯列，太祖失马，博尔术拥帝累骑饵驰，顿止中野。会天雨雪，失牙帐所在，卧草泽中，与木华黎张氈裘以蔽帝，同夕植立，足迹不移，及旦，雪深数尺，遂免于难。篾里期之战，亦以风雪迷阵，再入敌中，求太祖不见，急趋辎重，则帝已还卧憩车中，闻博尔术至，曰：“聪天赞我也。”丙寅岁，太祖即皇帝位，君臣之分益密，尝从容谓博尔术及木华黎曰：“今国内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汝等宜体此勿替。”遂以博尔术及木华黎为左右万户，各以其属翊卫，位在诸将上。皇鬃察哈歹出镇西域，有旨从博尔术受教，博尔术教以人生经涉险阻，必获善地，她过无轻舍止。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未几，赐广平路户一亡七千三百有奇为分地。以老病薨，太祖痛悼之。大德五年，赠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广平王，谥武忠。

子孛栾台，袭爵万户，赠推诚宣力保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圭平王，谥忠定。孙玉昔帖木兒。

玉昔帖木兒，世祖时尝宠以不名，赐号月吕鲁那演，犹华言能官也。弱冠袭爵，统按台部众，器量宏达，莫测其际。世祖闻其贤，驿召赴阙，见其风骨庞乎，解御服银貂赐之。时重太官内膳之选，特命领其事。侍宴内殿，玉昔帖木兒起性酒，诏诸王妃皆为答礼。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时江南既定，益封功臣后，遂赐全州清湘县户为分地。其在中台，务振宏纲，弗亲细故。兴利之臣欲援金就制，并宪司入漕府；当政者又请以郡府之吏，互照宪司检底。玉昔帖木兒曰：“风宪所以戢奸，若是，有伤监临之体。”其议乃沮。遇事廷辩，吐辞鲠直，誓祖每为之霁威。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东鄙，世祖躬行天讨，命总戎者先之。世祖至帮道，玉昔帖木兒已退敌，僵尸覆野，数旬之间，三战三捷，获乃颜以献。诏选诚舆橐驼百蹄劳之。谢曰：“天威所临，犹风偃草，臣何力之有。”世祖还，留吁昔帖木兒剿其余党，乃执其酋金家奴以献，戮其同恶数人于军前。明年，乃颜之遗孽哈丹秃鲁干复叛，再命出师，两与之遇，皆败之，追及两河，其众大衄，遂遁。时已盛冬，声言俟春方进，乃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 9 □ね郝掣赡□□□眨□钠涑牵□□涿穸□埂Ｚ□湍诟□弑□诖□造褐□□犹□怠15.□□峭□□尽Ⅰ昝□□吆己！ 6 □□拍辏□勇季□□厥隆⑱□嗝茉菏隆Ｗ谕跛Ｃ枷藤髅□伞Ｌ卮筒介□肽凇Ｎ煌□□纾□ ３. 嘉蕹銎溆摇?

三十年，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兒辅行，请授皇孙以储闱旧玺，诏从之。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孙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兒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　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玉昔帖木兒复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皇孙遂即位。进秩太师，赐以尚方玉带宝服，还镇北边。元贞元年冬，议边事入朝，两宫锡宴，如家人礼。赐其妻秃忽鲁宴服，及他珍宝。十一月，以疾薨。大德五年，诏赠宣忠同德弼亮功臣，依前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追封广平王，谥曰贞宪。

子三人：木剌忽，仍袭爵为万户；次脱怜；次脱脱哈，为御史大夫。

○博尔忽

博尔忽，许兀慎氏，事太祖为第一千户，殁于敌。子脱欢袭职，从

宪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子失里门，镇徼外，从征六诏等城，亦殁于兵。

子月赤察兒，性仁厚勤俭，事母以孝闻。资貌英伟，望之如神。世祖雅闻其贤，且闵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见。帝见其容止端重，奏对详明，喜而谓曰：“失烈门有子矣。”即命领四怯薛太官。至元十七年，长一怯薛。明年诏曰：“月赤察兒秉心忠实，执事敬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晓暢朝章，言辄称旨，不可以其年少而弗升其官。可代纟泉真为宣徽使。”

二十六年，帝讨叛者于杭海，众皆阵，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颜，御史大夫月吕禄，皆已受命征战，三人者臣不可以后之。今勍贼逆命，敢御天戈，惟陛下怜臣，使臣一战。”帝曰：“乃祖博尔忽，佐我太祖，无征不在，无战不克，其功大矣。卿以为安童辈与尔家同功一体，各立战功，自耻不逮。然亲属橐鞬，恭卫朝夕，尔功非小，何必身践行伍，手事斩馘，乃快尔心耶??

二十七年，桑哥既立尚书省，杀异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为货，既而纪纲大紊。尚书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太官属也，潜以其事白月赤察兒，请奏劾之。桑哥伏诛，帝曰：“月赤察兒口伐大奸，发其蒙蔽。”乃以没入桑哥黄金四百两、白金三千五百两，及水田、水硠、别墅赏其清强。桑哥既败，帝以湖广行省西连番洞诸蛮，南接交趾岛夷，延袤数千里，其间土沃人稠，畲?⑾□由凭□枚罚□嫉孟头讲□□O仓□Ｔ鲁嗖靸壕俟□茛□锎鹭莺币晕□惺Σ秸抡□拢□舶四辏□□陆绘冢□⒂诤Ｍ猓蝗胛□□啵□煜鲁葡汀Ｊ酪栽鲁嗖靸何□□恕６□□四辏□妓□拐咔朐淝□鞯及赘≈钏□□□汲侵校□□肼汉樱□蚪□粗□奂却锕慵们□□芍辈从诙汲侵□恪５圬接□涑桑□植挥□燮湎该瘢□匪那友θ思爸罡□俗攵湟郏□绕涓呱睿□□胤指持□□倘帐贡瞎ぁＴ鲁嗖靸郝势涫簦□□壅叻□□氽物剩□此□骋猿□Ｇ髡咴萍□□揽潭□□桑□兔□煌α莺樱□□奖阒□５塾锝□荚唬骸笆乔□窃鲁嗖靸荷砺手谑郑□刹凰僖病！背勺诩次唬□圃唬骸霸鲁嗖靸壕Σ涑狭Γ□钇淠币椋□阒矣诠□□骰萦谌耍□杉涌□□峭□□尽⑻□！18.季□□厥隆⑹嗝堋⑫□帐埂！贝蟮滤哪辏□萏□A?

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笃娃据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时入为寇。尝命亲王统左右部宗王诸帅，屯列大军，备其冲突。五年，朝议北师少怠，纪律不严，命月赤察兒副晋王以督之。是年，海都、笃娃入寇。大军分为五队，月赤察兒将其一。锋既交，颇不利。月赤察兒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出敌之背，五军合击，大败之。海

都、笃娃遁去，月赤察兒亦罢兵归镇。厥后笃娃来请臣附。时武宗亦在军，月赤察兒遣使诣武宗及诸王将帅议曰："笃娃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伐，无有已时矣。笃娃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使报之，许其臣附。"众议皆以为允。既遣，始以事闻，帝曰："月赤察兒深识机宜。"既而马兀合剌复命，由是叛人稍稍来归。

十年冬，叛王灭里铁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帅师出其不意，先逾金山，月赤察兒以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灭里铁木兒乃降。其部人惊溃，月赤察兒遣秃满铁木兒、察忽将万人深入，其部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长子也，海都死，嗣领其众，至是掩取其部人，凡两部十余万口。至大元年，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诸王秃苦灭本怀携贰，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笃娃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谋甚善，卿宜移军阿答罕三撒海地。"月赤察兒既移军，察八兒、秃苦灭果欲奔款彻，不见纳，去留无所，遂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宁。

帝诏月赤察兒曰："卿之先世，佐我祖宗，常为大将，攻城战野，功烈甚著。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佩黄金?W诨O将领，实瞻卿麾进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四年，月赤察兒入朝，帝宴于大明殿，眷礼优渥。寻以疾薨于第。诏赠宣忠安远佐运弼亮功臣，谥忠武。

塔察兒，一名奔盏，居官山。伯祖父博尔忽，从太祖起朔方，直宿卫为火兒赤。火兒赤者，佩橐鞬侍左右者也。由是子孙世其职。博尔忽从太祖平诸国，宣力为多，当时与木华黎等俱以功号四杰。塔察兒，其从孙也，骁勇善战，幼直宿卫。太祖平燕，睿宗监国，闻燕京盗贼恣意残杀，直指富庶之家，载运其物，有司不能禁。乃遣塔察兒、耶律楚材穷治其党，诛首恶十有六人，由是巨盗屏迹。太宗伐金，塔察兒从师，授行省兵马都元帅，分宿卫与诸王军士俾统之，下河东诸州郡，济河，破潼关，取陕洛。辛卯，从围河中府，拔之。壬辰，从渡白坡。时睿宗已自西和州入兴元，由武关出唐、邓，太宗以睿宗与金兵相持久，乃遣使约期，会兵合进。即诏发诸军至钧州，连日大雪，睿宗与金人战于三峰山，大破之。诏塔察兒等进围汴城。金主即以兄子曹王讹可为质，太

宗与睿宗还河北。塔察兒复与金兵战于南薰门。癸巳，金主迁蔡州，塔察兒复帅师围蔡。甲午，灭金，遂留镇抚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丙申，破宋光、息诸州，事闻于朝，以息州军民三千户赐之。戊戌卒。

子别里虎□，嗣为火兒赤。宪宗即位，岁壬子，袭父职，总管四万户蒙古、汉军，攻宋两淮，悉定边地。戊午，会师围宋襄阳，逼樊城，力战死之。

次曰宋都□，至元七年，赐金虎符，袭蒙古军万户。八年，悉兵再攻襄阳，围樊城，进战鄂、岳、汉阳、江陵、归、峡诸州，皆有功。十二年，加昭毅大将军，受诏为隆兴出征都元帅，与李恆等长驱，而宋人莫当其锋，战胜攻取，望风迎降，尽平江西十一城，又徇岭南、广东。宋亡，还师，未及论功卒。

列传第七

○察罕亦力撒合 立智理威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其妾方怀察罕，不容于嫡母，以配掌羊群者及里木。察罕稍长，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过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猎，见而问之。察罕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大官至，先习礼仪耳。"帝异之，乃挈以归，语光献皇后曰："今日出猎得佳兒，可善视之。"命给事内廷。及长，赐姓蒙古，妻以宫人弘吉剌氏。尝行困，脱靴藉草而寝。鸮鸣其旁，心恶之，掷靴击之，有蛇自靴中坠。归，以其事闻。帝曰："是禽人所恶者，在尔则为喜神，宜戒子孙勿杀其类。"

从帝略云中、桑乾。金将定薛拥重兵守野狐岭，帝遣察罕觇虚实，还言彼马足轻动，不足畏也。帝命鼓行而前，遂破其军。围白楼七日，拔之，以功为御帐前首千户。从帝征西域孛哈里、薛迷思干二城。回回国主札剌丁拒守铁门关，兵不得进。察罕先驱开道，斩其将，余众悉降。又从攻西夏，破肃州。师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进攻灵州，夏人以十万众赴援，帝亲与战，大败之。还次六盘，夏主坚守中兴，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

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还清水答兰答八之地，赐马三百、珠衣、金带、鞍勒。皇子阔出、忽都秃伐宋，命察罕为斥候。又从亲王口温不花南伐，岁乙未，克枣阳及光化军。未几，召口温不花赴行在，以全军付察罕。丁酉，复与口温不花进克光州。戊戌，授马步军都元帅，率诸翼军攻拔天长县及滁、寿、泗等州。定宗即位，赐黑貂裘一、镔刀十，命拓江淮地。

宪宗即位，召见，累赐金五十两、珠衣一、金绮二匹，以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赐汴梁、归德、河南、怀、孟、曹、濮、太原三千余户为食邑，及诸处草地，合一万四千五百余顷，户二万余。未几，复召，赐金四百五十两、金绮、弓矢等物。乙卯卒。赠推忠开济翊运功臣、开府

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武宣。子十人，长木花里。

木花里事宪宗，直宿卫，从攻钓鱼山，以功授四斡耳朵怯怜口千户，赐金币及黄金马鞍勒。世祖即位，赐金五十两、珠二串。至元四年，攻宋，自江陵略地回，至安阳滩，宋兵扼其归路，木花里奋击败之。都元帅阿术坠马，宋军追及之，木花里挟之上马鏖战，退宋兵，由是得免。特赐银二百五十两，佩金虎符。为蒙古军万户。复攻襄樊有功，卒于军。赠推诚宣力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毅。从孙亦力撒合。

亦力撒合，祖曲也怯祖。太祖时，得召见，属皇子察哈台，为扎鲁火赤。父阿波古，事诸王阿鲁忽，居西域。至元十年，择贵族子备宿卫，召亦力撒合至阙下，以为速古兒赤，掌服御事，甚见亲幸，有大政时以访之，称之曰秀才而不名。尝奉使河西还，奏诸王只必帖木兒用官太滥，帝嘉之。擢河东提刑按察使，逐平阳路达鲁花赤泰不花。召还，赐黄金百两、银五百两，以旌其直。进南台中丞。帝出内中宝刀赐之曰："以镇外台。"时丞相阿合马之子忽辛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恃势贪秽，亦力撒合发其奸，得赃钞八十一万锭，奏而诛之。并劾江淮释教总摄杨辇真加诸不法事，诸道竦动。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诸王乃颜镇辽东，亦力撒合察其有异志，必反，密请备之。二十三年，罢宣慰司，立辽阳行省，以亦力撒合为参知政事。已而乃颜果反，帝自将征之。时诸军皆会，亦力撒合掌运粮储，军供无乏。东方平，帝嘉其先见，且饷运有劳，加左丞。二十七年，命尚诸王算吉女，亲为资装以送之，并赠玉带一。改四川行省左丞。二十九年，再赐玉带一。元贞元年，成宗即位，入朝，卒。弟立智理威。

立智理威，为裕宗东宫必阇赤，典文书。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闵其地久受兵，百姓伤残，择近臣抚安之，以立智理威为嘉定路达鲁花赤。时方以辟田、均赋、弭盗、息讼诸事课守令，立智理威奉诏甚谨，民安之，使者交荐其能。会盗起云南，号数十万，声言欲寇成都。立智理威驰入告急，言辞恳切，继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云南朕所经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劳之。又语立智理威曰："南人生长乱离，岂不厌兵畏祸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为乱耳。其归以朕意告诸将，叛则讨之，服则舍之，毋多杀以伤生意，则人必定矣。"立智理威至蜀，宣布上旨。俄召为泉府卿，后迁刑部尚书。有小吏诬告漕臣刘献盗仓粟，宰相桑哥方事聚敛，众阿其意，锻炼枉服。立智理威曰："刑部天下持平，今辇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实闻。以是忤丞相，出为江东道宣慰使。在官务兴学，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

为政严明，豪民猾吏，缩手不敢犯，然亦无所刑戮而治。元贞二年，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蜀有妇人杀夫者，系治数十人，加以箠楚，卒不得其实，立智理威至，尽按得之。大德三年，以参知政事为湖南宣慰使，继改荆湖。荆湖多弊政，而公田为甚。部内实无田，随民所输租取之，户无大小，皆出公田租，虽水旱不免。立智理威问民所不便凡十数事上于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议遣使理之。会有诏，凡官无公田者，始随俸给之，民力少苏。七年，再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八年，进左丞。云南王入朝，所在以驿骑纵猎。立智理威曰：“驿骑所以传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驰，况猎乎?蓖醯□□□□沽浴Ｊ袢思iii□兹胺忠躁庵□□□钌踔凇Ｓ兴牢拊嵴撸□蛞约呵□虻厥乖帷Ｇ倚蘅碚□愿□涿瘢□磕谝灾巍Ｊ□辏□氤□□垡园捉鸲砸挛□□□幼实麓蠓颉10.□阈惺∽筘□：□闼曛□疑瞎□□允冫剂旃ぷ鳎□彩孤蛩克□ぃ□辔□槔□□す儆治□贪□□式郴□掌叮□毂乙娑瘛Ａ⒅抢硗□磺彩梗□罟な蛹秩擞胁厮空咴衤蛑□□げ桓娌。□晔》咽□蚬帷Ｋ□ね朴弥□□员恪Ｖ链笕□辏□约沧溆诠伲□晡迨□摺３踉□实麓蠓颉⑸挛餍惺∮邑□⑸匣ぞ□20.□目す□□种一荨Ｔ僭□瞥狭两诔绲略拗喂Ｔ肌⑷俾淮蠓颉⒅惺槠秸抡□隆⒅□□⑶毓□□Ｗ佣□耍撼ぢ蜈□□擦盅□砍兄迹淮魏□乌□□□反蠓颉Ｋ锎锢砺椋□诟□紫唷?

○札八兒火者

札八兒火者，赛夷人。赛夷，西域部之族长也，因以为氏。火者，其官称也。札八兒长身美髯，方瞳广颡，雄勇善骑射。初谒太祖于军中，一见异之。太祖与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潜兵来，仓卒不为备，众军大溃。太祖遽引去，从行者仅十九人，札八兒与焉。至班硃尼河，餱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火煮而啖之。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将士莫不感泣。汪罕既灭，西域诸部次第亦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为礼而归。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札八兒既还报，太祖遂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被野。关既破，中都大震。已而金人迁汴。太祖览中都山川形势，顾谓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兒之功为多。”又谓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畀汝为己地。”乘舆北归，留札八兒与诸将守中都。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赐养老一百

户，并四王府为居第。

札八兒每战，被重甲舞槊，陷阵驰突如飞。尝乘橐驼以战，众莫能当。有丘真人者，有道之士也，隐居昆仑山中。太祖闻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丘语札八兒曰：“我尝识公。”札八兒曰：“我亦尝见真人。”他日偶坐，问札八兒曰：“公欲极一身贵显乎？欲子孙蕃衍乎？”札八兒曰：“百岁之后，富贵何在？子孙无恙，以承宗祀足矣。”丘曰：“闻命矣。”后果如所愿云，卒年一百一十八。赠推忠佐命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凉国公，谥武定。二子：阿里罕，明里察。

阿里罕蚤从札八兒出入行阵，勇而善谋。宪宗伐蜀，为天下质子兵马都元帅。生哈只，终湖南宣慰使，赠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追封凉国公，谥安惠。生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养安、太府监丞阿思兰、太仆寺丞补孛。养安生阿葩实，太仆寺卿。

明里察，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凉国公，谥康懿。生户部尚书亦不剌金、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哈剌。

○术赤台

术赤台，兀鲁兀台氏。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诸部。生子曰兀鲁兀台，曰忙兀，与扎剌兒、弘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当开创之先，协赞大业。厥后太祖即位，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兀鲁兀台之孙曰术赤台，其一也。术赤台有胆略，善骑射，勇冠一时。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鲜昆有智勇，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帅众来侵，兵战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驰告太祖曰：“事急矣，群下忠勇无逾术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敌。”从之。术赤台承命，单骑陷阵，射杀鲜昆，降其大将失列门等，遂并有怯列之地。乃蛮、灭兒乞台合兵来侵，诸部有阴附之者，不虞太祖领兵卒至，诸部溃去，乘胜败之，术赤台俘其主扎哈坚普及二女以归，诸部悉平，与扎哈坚普盟而归之。未几，乃蛮复叛，术赤台以计袭扎哈坚普，杀之，遂平其国。术赤台始从征怯列亦，自罕哈启行，历班真海子，间关万里，每遇战阵，必为先锋。帝尝谕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赐嫔御亦八哈别吉、引者思百，俾统兀鲁兀四千人，世世无替。

子怯台，材武过人，自太宗及世祖，历事四朝，以劳封德清郡王，赐金？1 □辏□偷轮莼Φ□蛭□骋亍Ⅴ猎□□四辏□鍪骋囟□蛞磺ЩB□厍炻贰17.□荨5.轮蒌┫粢鼐懔パ伞Ｇ犹歹埃□佣苏姘味純合□粑□ね酢Ｌ□谑庇胍

嘭茛□尸剑□ı□奂匆砸嘭茛□攵薮椭□?

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怯台子哈答与忽都忽跪而自献于前曰：“臣父祖幸在先朝，当军旅征伐之寄，屡立战功。今王师北征，臣等幸少壮，愿如父祖以力战自效。”既得请，于是战于石木温都之地。诸王哈丹、驸马腊真与兀鲁、忙兀居右，诸王塔察兒及太丑台居左，合必赤将中军。兵始交，获其将合丹斩之，外剌之军遂败衄。又战于失烈延塔兀之地，当帝前混战，至日晡胜之。帝赐以黄金，将佐吏卒行赏各有差。李鋋叛，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阔阔出往讨之，哈答与兀鲁纳兒台亦在行。鋋平，与有功焉。

哈答子脱欢，亦尝从诸王彻彻都讨只兒火台，获之。又尝破失烈吉、要不忽兒于野孙汉连。及征乃颜，脱欢弟庆童亦在军，虽病，犹力战。

怯台二子：曰端真，曰哈答。哈答三子：曰脱欢，曰亦邻只班，曰庆童。脱欢二子：曰塔失帖木兒，曰朵来。塔失帖木兒一子，曰匣剌不花。自怯台而下凡九人，皆封郡王云。

○镇海

镇海，怯烈台氏。初以军伍长从太祖同饮班硃尼河水。与诸王百官大会兀难河，上太祖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岁庚午，从太祖征乃蛮有功，赐良马一。壬申，从攻曲出诸国，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阇里必。从攻塔塔兒、钦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诸国，所俘生口万计，悉以上献，赐御用服器白金等物。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壬申，从太祖谋定汉地，师次隆兴，与金将忽察虎战，矢中臆间，裹疮而出者复数四，军声为之大振。既破燕，太祖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圆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寻拜中书右丞相。己丑，太宗即位，扈从至西京，攻河中、河南、钧州。癸巳，攻蔡州。以功赐恩州一千户。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定宗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薨，年八十四。

子十人，勃古思继食其封邑。从世祖征花马大理，率兵千人，结浮桥于金沙江以济师。中统初，论功授益都等路宣抚使，赐金虎符、玉带。三年，改东平路副达鲁花赤，讨平叛寇。寻迁济南等路宣慰。至元二年，迁南京路达鲁花赤。四年，讨平蕲县叛民。以病乞谢事，特授保

定路达鲁花赤，赐钱一万贯，归老于家，卒年八十一。

○肖乃台

肖乃台，秃伯怯烈氏，以忠勇侍太祖。时木华黎、博兒术既立为左右万户，帝从容谓肖乃台曰："汝愿属谁麾下为我宣力？"对曰："愿属木华黎。"即日命佩金符，领蒙古军，从太师国王为先锋。兵至河北，史天泽之父率老幼数千诣军门降。国王承制，授天泽兄天倪河北西路都元帅，领真定。乙酉，天泽送母还白□，副帅武仙杀天倪，以真定叛。经历王缙追天泽至燕，请摄主帅。遣监军李伯祐诣国王军前言状，且请援兵。国王命肖乃台率精甲三千，与天泽合兵进围中山。仙遣其将葛铁枪来援，肖乃台撤围迎之，遇诸新乐，奋击败之。会日暮，阻水为营。肖乃台料其气索，必宵遁，乘胜复进击，大败之，擒铁枪。中山守将亦宵遁，遂克中山，取无极，拔赵州。仙弃真定，奔西山抱犊寨。肖乃台与天泽入城，抚定其民。未几，仙潜结水军为内应，夜开南门纳仙，复据其城。肖乃台仓卒以步兵七十逾城，奔藁城。迟明，部曲稍来集，兵威复振，袭取真定，仙弃城遁。将士怒民之反覆，驱万人出，将屠之。肖乃台曰："金氏慕国威信，傒我来苏，此民为贼所驱胁，有何罪焉？若不胜一朝之忿，非惟自屈其力，且坚他城不降之心。"乃皆释之。初，仙之叛也，其弟质国王军中，闻之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追及于紫荆关，斩之，俘其妻子而还。乃整兵前进，下太原，略太行，拔长胜寨，斩仙守将卢治中，围仙于双门寨，仙遁去。引兵出太行山东，遇宋将彭义斌，与战，败之，追至火炎山，破其营，擒义斌斩之。至大名，守将苏元帅以城降，遂引兵临东平，败安抚王立刚于阳谷，围东平。立刚走涟水，金守将弃城遁，他将邀击败之，遂定东平。又与蒙古不花徇河北、怀、孟、卫，从国王定益都。壬辰，度河，略汴京，徇睢州，遇金将完颜庆山奴，与战，败之，追斩庆山奴。金主入蔡，诸军围之。肖乃台、史天泽攻城北面，汝水阻其前，结筏潜渡，血战连日。金亡，朝廷以肖乃台功多，命并将史氏三万户军以图南征，赐东平户三百，俾食其赋，命严实为治第宅，分拨牧马草地，日膳供二羊及衣粮等。以老病卒于东平，归葬漠北。子七人，抹兀答兒、兀鲁台知名。

抹兀答兒，岁戊戌，从国王忽林赤行省于襄阳，略地两淮。己未，从渡江，攻鄂州，以功赏银五十两。中统元年，追阿兰答兒、浑都海，预有战功。二年，从北征，败阿里不哥于失木秃之地。三年，又与李璮战，有功。国王忽林赤上其功，奉旨赏银五十两，授提举本投下诸色匠户达鲁花赤。卒。子四人，火你赤，江南行台御史大夫。

兀鲁台，中统三年，从石高山奉旨拘集探马赤军，授本军千户。至元八年，授武略将军，佩银符。十年，攻樊城有功，换金符，武德将军。十一年，渡江有功，赏银三百两，改武节将军。十二年四月，军至建安，卒于军。

子脱落合察兒袭职，从参政阿剌罕攻独松关有功，升宣武将军。寻命管领侍卫军。枢密院录其渡江以来累次战功，十八年，升怀远大将军。二十年，江西行省命讨武宁叛贼董琦，平之，改授虎符、江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十四年，移镇潮州，值贼张文惠、罗半天等啸聚江西，行枢密院檄讨之，领兵破贼寨，斩贼首罗大老、李尊长等，获其伪银印三。卒于军。

○吾也而

吾也而，珊竹氏，状貌甚伟，腰大十围。父曰图鲁华察，以武勇称。太祖五年，吾也而与折不那演克金东京，有功。九年，从太师木华黎取北京，领兵为先驱，下之。捷闻，授金紫光禄大夫、北京总管都元帅。留抚其人，绥怀有方，自京以南，相继来降。时金将挞鲁，以惠州渔河口为隘，有众数万，图复北疆。吾也而以锐兵千人击摧其锋，杀数千人，获其旗鼓羊马，斩挞鲁于军中。有赵守玉者，据兴州，吾也而讨平之。十一年，张致以锦州叛，又攻破之。木华黎大喜，以马十匹、甲五事赏其功。十二年，兴州监军重兒以兵叛，吾也而往征之，贼军射杀所乘马，军士愤怒，奋戈冲击，大破贼军。十五年，从征山东，大战东平，驰赴陷阵，生挟二将以还。木华黎壮之，以功上闻。十六年，从征延安，矢中右股，力战破之。俄又取葭、鄜二州，擒金枭将张铁枪以献。十七年，克凤翔及所属州郡。十八年，从帝亲征河西，明年下之。诏赐吾也而马五匹、甲一事。二十年，从木华黎围益都。越二年，下三十余城。太宗元年，入觐。命与撒里答火兒赤征辽东，下之。三年，又与撒里答征高丽，下受、开、龙、宣、泰、葭等十余城。高丽惧，请和。吾也而谕之曰：“若能以子为质，当休兵。”十三年，遣其子綧从吾也而来朝。帝大悦，厚加赐予，俾充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佩虎符。宪宗元年，召问东夷事，对曰：“臣虽老，倘藉威灵，指麾三军，敌国犹可克，况东夷小丑乎?钡圩称溲裕□室□萍负危□栽唬骸拔ㄋ□汀！笔庇幸绘饴矶嘉驹诓啵□匾跃瞥疲□□胫□且□５鄞笮Γ□徒跻旅□怼６硇徊」椤Ｆ吣辏□蠢闯□□勖跗淅希□皆唬骸白蕴□媸毙Ю椭两裾撸□狼湮揄□！贝完闵鹾瘢□远荚□□谄渲凶影10.！０四昵锞旁滦梁Ｈ怪校□窃烧是埃□馐□桑□猩□Ｎ嵋捕□唬骸拔崴酪印！泵魅兆洹Ｄ昃攀□□?

子四人，霅礼最有名，太宗时授北京等路达鲁花赤。至元七年，改授昭勇大将军、河间路总管。

○曷思麦里

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兒朵人。初为西辽阔兒罕近侍，后为谷则斡兒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太祖西征，曷思麦里率可散等城酋长迎降，大将哲伯以闻。帝命曷思麦里从哲伯为先锋，攻乃蛮，克之，斩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麦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押兒牵、斡端诸城，皆望风降附。又从征你沙不兒城，谕下之。帝亲征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扎剌丁合战于月恋揭赤之地，败之。追袭扎剌丁等于阿剌黑城，战于秃马温山，又败之。追至憨颜城西寨，又败之。扎剌丁逃入于海。曷思麦里收其珍宝以还。取玉兒谷、德痕两城。继而憨颜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兒忒、失兒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思于铁兒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术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军还，哲伯卒。会帝亲征河西，曷思麦里持所获珍宝及七宝伞迎见于阿剌思不剌思，帝顾群臣曰："哲伯常称曷思麦里之功，其躯干虽小，而声闻甚大。"就以所进金宝，命随其力所胜，悉赐之。仍命与薛彻兀兒为必阇赤。未几，曷思麦里奏，往者尝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从征河西，许之，命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讨平失的兒威。从太祖征汴，至怀孟，令领奥鲁事。帝由白坡渡黄河，会睿宗兵攻金将合达，败之，回驻金莲川。壬辰，授怀孟州达鲁花赤，佩金符。癸巳，金将强元帅围怀州，曷思麦里率其众及昔里吉思、锁剌海等力战，金兵退。又遣蒲察寒奴、乞失烈札鲁招谕金总帅范真率其麾下军民万余人来降。己亥六月，帝以曷思麦里从军西域，宣力居多，命其长子捏只必袭为怀孟达鲁花赤，次子密里吉袭为必阇赤，令曷思麦里为扎鲁火赤，归西域。大帅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请。庚子，进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所隶州郡不从命者，制令籍其家。乙卯五月卒。

子密里吉复为怀孟达鲁花赤。中统三年，从攻淮西，与宋战死。

列传第八

○速不台

速不台，蒙古兀良合人。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结纳，至太祖时，已五世矣。捍里必者生孛忽都，众目为折里麻。折里麻者，汉言有谋略人也。三世孙合赤温，生哈班。哈班二子，长忽鲁浑，次速不台，俱骁勇善骑射。太祖在班硃尼河时，哈班尝驱群羊以进，遇盗，被执。忽鲁浑与速不台继至，以枪刺之，人马皆倒，余党逸去，遂免父难，羊得达于行在所。忽鲁浑以百户从帝与乃蛮部主战于长城之南，忽鲁浑射却之，其众奔阔赤檀山而溃。

速不台以质子事帝，为百户。岁壬申，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帝命赐金帛一车。灭里吉部强盛不附，丙子，帝会诸将于秃兀剌河之黑林，问："谁能为我征灭里吉者？"速不台请行，帝壮而许之。乃选裨将阿里出领百人先行，觇其虚实。速不台继进。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止宿，必载婴兒具以行，去则遗之，使若挈家而逃者。"灭里吉见之，果以为逃者，遂不为备。己卯，大军至蟾河，与灭里吉遇，一战而获其二将，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奔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壬午，帝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度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比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大珠、银罂。癸未，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还，以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又奏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从之。略也迷里霍只部，获马万匹以献。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恐父母思之，遣令归?Ｋ俨惶Ｐ啵□复游髡鳌５勖□却箜右酝□１□纾□八氯隼镂肺帷⑻厍凇３.嚆傻炔浚□暗滤场⒄蛉帧16.肌11.帷□□10.又钪荩□藐蚵砦迩□ィ□は子诔□６『ィ□盘□姹溃□嘶埂＜撼螅□□诩次唬□酝好鸶晒□髌拗□４庸ヤ□兀□□Ю□□墼鹬□ｎＷ谑痹诨

O邸，言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遂命引兵从睿宗经理河南。道出牛头关，遇金将合达帅步骑数十万待战。睿宗问以方略，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师集三峰山，金兵围之数匝。会风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师乘之，杀戮殆?W允墙鹁□荒芨凑瘛Ｈ沙较模□Ｗ诨棺す偕剑□羲俨惶巛持畹辣□c辍９锼龋□鹬鞫珊颖弊撸□钒苤□诨屏□裕□妒淄蛴嗉丁＝鹬鞲茨献吖榈赂□□醇福□醋卟讨荨ｃ杲担□□浜篑□氨ζ饕韵祝□□Ｐ讨荨＜孜纾□讨萜疲□鹬髯苑偎馈Ｊ便炅菏鼙□站茫□昙iii□讼嗍常□俨惶厂铝钭萜涿癖倍梢跃褪场Ｒ椅矗□□诿□钔醢味嘉髡靼顺嗦□□以唬骸拔虐顺嗦□械屮拢□俨惶Ｔ嘤械屮拢□梢允ぶ□！彼烀□□确妫□氚顺嗦□健＜逃至钔炒缶□□炻舶顺嗦□拮佑诳硖锛□己！０顺嗦□潘俨惶Ｘ粒□缶澹□尤牒Ｖ小Ｐ脸螅□□诿□钔醢味嫉忍重Ｂ乘疾恐饕擦野啵□□渌□埽□□豪锼几绯牵□豢恕０味甲嗲菜俨惶ǘ秸剑□俨惶く」□爻嗑□恿□诘任迨□烁爸□□徽交褚擦野唷＝□ネ豪锼几绯牵□□湛酥□□∪∝Ｂ乘妓□慷□埂＞□□评锷剑□ヂ碓齾翰恐髑恿□Ｋ俨惶ㄎ□确妫□胫钔醢味肌⑮趵镓！⑩舭唷９.□の宓婪纸□Ｖ谠唬骸扒恿□□剖iii□纯汕峤□！彼俨惶ǔ銎婕疲□掌渚□零吖□□印Ｖ钔蹙□谏狭鳎□□常□砜缮妫□懈从星拧Ｏ铝魉□睿□俨惶屮□岱で倍桑□瞥龅泻蟆Ｎ炊桑□钔跸壬婧佑胝健０味季□□牛□次□□耍□患资咳□□耍□⑼銎澉庀陆□斯□骸＜榷桑□钔跻缘猩兄冢□□□俨惶α梗□焱贾□Ｋ俨惶彳唬骸巴跤□樽怨椋□也恢镣耗珊勇聿璩牵□换挂病！奔俺壑谅聿璩牵□钔跻嘀粒□旃グ沃□□埂Ｖ钔趵椿幔□味荚唬骸皾t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筏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于是拔都亦悟。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蒲萄酒。言征怯怜时事，曰：“当时所获，皆速不台功也。”壬寅，太宗崩。癸卯，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定宗即位，既朝会，还家于秃剌河上。戊申卒，年七十三。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忠定。子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时宪宗为皇孙，尚幼，以兀良合台世为功臣家，使护育之。宪宗在潜邸，遂分掌宿卫。岁癸巳，领兵从定宗征女真国，破万奴于辽东。继从诸王拔都征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兒诸部。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己酉，定宗崩。拔都与宗室大臣议立宪宗，事久未决。四月，诸王大会，定宗皇后问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对。兀良合台对曰：“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拔都曰：“兀良合台言是也。”议遂定。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其鬼蛮，即赤

秃哥国也。癸丑秋，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摩些二部猷长唆火脱因、塔裹马来迎降，遂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盖白蛮也，所在寨栅，以次攻下之。独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觇之，言当先绝其汲道。兀良合台率精锐立砲攻之.阿塔剌遣人来拒，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术迎击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进师取龙首关，翊世祖入大理国城。甲寅秋，复分兵取附都善阐，转攻合剌章水城，屠之。合剌章。盖乌蛮也。前次罗部府，大酋高升集诸部兵拒战，大破之于洟可浪山下，遂进至乌蛮所都押赤城。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选骁勇以砲摧其北门，纵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至昆泽，擒其国王段兴智及其渠帅马合剌昔以献。余众依阻山谷者，分命裨将也里、脱伯、押真掩其右，合台护尉掩其左，约三日卷而内向。及围合，与阿术引善射者二百骑，期以三日，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麈战，又攻纤寨，拔之。至乾德哥城，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环城立砲，以草填堑，众军始集，阿术已率所部搏战城上，城遂破。乙卯，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阿术先登，取其三城。又攻赤秃哥山寨，阿术缘岭而战，遂拔之。乘胜击破鲁厮国塔浑城，又取忽兰城。鲁鲁厮国大惧，请降。阿伯国有兵四万，不降。阿术攻之，入其城，举国请降。复攻阿鲁山寨，进攻阿鲁城，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秃哥军于合打台山，追赴临崖，尽杀之。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丙辰，征白蛮国、波丽国，阿术生擒其骁将，献俘阙下。诏以便宜取道，与铁哥带兒兵合，遂出乌蒙，趋泸江，刿秃剌蛮三城，却宋将张都统兵三万，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斩获不可胜计。遂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与铁哥带兒会。丁巳，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从之。赐其军银五千两、彩币二万四千匹，授银印，加大元帅。还镇大理，遂经六盘山至临洮府，与大营合。月余，复西征乌蛮。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报。冬十月，进兵压境。其国主陈日煚，隔江列象骑、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军为三队济江，彻彻都从下流先济，大帅居中，驸马怀都与阿术在后。仍授彻彻都方略曰："汝军既济，勿与之战，彼必来逆我，驸马随断其后，汝伺便夺其船。蛮若溃走，至江无船，必为我擒矣。"师既登岸，即纵与战，彻彻都违命，蛮虽大败，得驾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锋违我节度，军有常刑。"彻彻都惧，饮药死。兀良合台入交趾，为久驻计，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越七日，日煚请内附，于是置酒大飨军士。还军柙赤城。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军士皆病，遇敌少却，亡军士四人。阿术还战，擒其卒十二人，其援复至，阿

术以三十骑，阿马秃继以五十骑击走之。时兀良合台亦病，将旋师，阿术战马五十匹夜为秃剌蛮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马尽为盗掠去，将何以行？”即分军搜访，知有三寨藏马山颠。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乃屠柙赤城。宪宗遣使谕旨，约明年正月会军长沙，乃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僰万人，破横山寨，辟老苍关，徇宋内地。宋陈兵六万以俟。遣阿术与四王潜自间道冲其中坚，大败之，尽杀其众。乘胜击逐，蹴贵州，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万，断我归路。兀良合台遣阿术与大纳、玉龙帖木兒军其前，而自与四王军其后，夹击破之。兵自入敌境，转斗千里，未尝败北。大小十三战，杀宋兵四十余万，擒其将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来攻，追至门濠，掩溺殆尽，乃不敢复出。壁城下月余。时世祖已渡江驻鄂州，遣也里蒙古领兵二千人来援，且加劳问。遂自鄂州之浒黄洲北渡，与大军合。庚申，世祖即位。夏四月，兀良合台至上都。后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术，自有传。

○按竺迩

按竺迩，雍古氏。其先居云中塞上，父公，为金群牧使。岁辛未，驱所牧马来归太祖，终其官。按竺迩幼鞠于外祖术要甲家，讹言为赵家，因姓赵氏。年十四，隶皇子察合台部。尝从大猎，射获数麋，有二虎突出，射之皆死。由是以善射名，皇子深器爱之。甲戌，太祖西征寻思干、阿里麻里等国，以功为千户。丁亥，从征积石州，先登，拔其城。围河州，斩首四十级。破临洮，攻德顺，斩首百余级。攻巩昌，驻兵秦州。

太宗即位，尊察合台为皇兄，以按竺迩为元帅。戊子，镇删丹州，自□郭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从定关陇。辛卯，从围凤翔，按竺迩分兵攻西南隅，城上礌石乱下，选死士先登，拔其城，斩金将刘兴哥。分兵攻西和州，宋将强俊领众数万，坚壁清野，以老我师。按竺迩率死士骂城下，挑战。俊怒，悉众出阵，按竺迩佯走，俊追之，因以奇兵夺其城。伏兵要其归，转战数十里，斩首数千级，擒? S嘀谕吮 3 鸪兀□□靼沃□□影纹搅梗□煅簟⑦撳⒃□20.□越怠c□莞磁眩□笔亟□□□。□谝橥乐□□大缅堑□锸锥瘛J□乖□荩□得衿□嫌祝□雇鲎摺V谠唬骸按吮胤匆玻□酥镏□跃□溆唷！卑大缅窃唬骸按吮簿逦崆□□贬愣□！鼻踩粟椭□唬骸叭甑热糇撸□跃□☒巫铮□改钙拮硬⒅镆印H旯椋□N匏□C髂瓴萸啵□吲＞朴□τ诖酥荨！泵窠愿垂椤：烂癯鹿都□□□饲毙抡□疃矗□谝橐曰鸸ブ□0大缅窃唬骸罢汹筒怀觯□ブ□赐怼！彼熨墒□锏终□□萋斫夤□福□俟兑S铮□凼赣胛□摹9都聪嗪袈薨荩□桓□□□鳎□越怠?

金人守潼关，攻之，战于扇车回，不克。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迩为先锋，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复由两当县出鱼关，军沔州。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按竺迩假道于如渊曰："宋雠金久矣，何不从我兵锋，一洗国耻。今欲假道南郑，由金、洋达唐、邓，会大兵以灭金，岂独为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渊度我军压境，势不徒还，遂遣人导我师由武休关东抵邓州，西破小关。金人大骇，谓我军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颜合达、枢密使移剌蒲阿帅十七都尉，兵数十万，相拒于邓。我师不与战，直趣钧州，与亲王按赤台等兵合，陈三峰山下。会天大雪，金兵成列。按竺迩先率所部精兵迎击于前，诸军乘之，金师败绩。癸巳，金主奔蔡。十二月，从围蔡。甲午，金亡。初，金将郭斌自凤翔突围出，保金、兰、定、会四州。至是命按竺迩往取之，围斌于会州。食尽将走，败之于城门。兵入城巷战，死伤甚众。斌手剑驱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将军尽忠，忍使绝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毕，复赴火死。按竺迩闻之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金将汪世显守巩州，皇子阔端围之，未下。遣按竺迩等往招之，世显率众来降。皇兄嘉其材勇，赏赉甚厚，赐名拔都，拜征行大元帅。

丙申，大军伐蜀，皇子出大散关，分兵令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期会于成都。按竺迩领砲手兵为先锋，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守将刘禄，数月不下，谍知城中无井，乃夺其汲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杀守陴者数十人，遂拔其城，禄死之。因招徕吐蕃酋长勘拖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略定龙州。遂与大散军合，进克成都。师还，而成都复叛。丁酉，按竺迩言于宗王曰："陇州县方平，人心犹贰，西汉阳当陇蜀之冲，宋及吐蕃利于入寇，宜得良将以镇之。"宗王曰："安反侧，制寇贼，此上策也，然无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户五人，隶麾下以往。按竺迩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谨斥堠，严巡逻，西南诸州不敢犯之。戊戌，从元帅塔海率诸翼兵伐蜀，克隆庆。己亥，攻重庆。庚子，图万州。宋人将舟师数百艘逆流迎战。按竺迩顺流率劲兵，乘巨筏，浮革舟于其间，弓弩两射，宋人不能敌，败诸夔门。辛丑，伐西川，破二十余城。成都守将田显开北门以纳师。宋制置使陈隆之出奔，追获之，缚至汉州，令诱降守将王夔。夔不降，进兵攻之。夔夜驱火牛，突围出奔，遂斩隆之。壬寅，会大军破遂宁、泸、叙等州。癸卯，破资州。庚戌，按竺迩安辑泾、邠二州。宋制置使余玠攻兴元，文州降将王德新乘隙自阶州叛，执扈、牛二镇将，领众千余走江油。宪宗召按竺迩还旧镇。按竺迩遣将直捣江油，夺扈、牛以归。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亲王有异谋者，其将阿蓝答兒、浑都海图据关陇。时按竺迩以老，委军于其子。帝遣宗王哈丹、哈必赤、阿曷马西讨。按竺迩曰："今内难方殷，浸乱关陇，岂臣子安卧之时耶？吾虽老，尚能破贼。"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从阿曷马，与之合战。会大风，昼晦，战至晡，大败之，斩馘无算。按竺迩与总帅汪良臣获阿蓝答兒、浑都海等。捷闻，帝锡玺书褒美，赐弓矢锦衣。四年，卒，年六十九。延祐元年，赠推忠佐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封秦国公，谥武宣。

子十人，彻理、国宝最知名。彻理袭职为元帅。丁巳，从父攻泸州，降宋将刘整。宋将姚德壁云顶山，戊午，大军围之。彻理率部兵由水门先登，破其壁，德降。后以病废，卒。

国宝一名黑梓，少击剑学书，倜傥好义，有谋略。父为元帅，军务悉以委之，故所至多捷。从攻重庆，降宋都统张实，并掠合州以归。中统元年，从攻阿蓝答兒有功。阿蓝答兒叛将火都据吐蕃之点西岭。国宝摄帅事，讨之。众欲速战，国宝曰："此穷寇也，宜少缓，以计破之。"遂以精兵袭其后。火都欲西走，国宝据险要之，挑战则敛兵自固。相持两月，潜兵出其不意，擒杀之。捷闻，赐弓矢、金绮。初，按竺迩之告老，制命彻理袭征行元帅。彻理以病不视事，国宝乃谓诸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大功既集，关陇虽宁，而西戎未靖，此吾辈立功之秋也。"乃遣谢鼎与弟国能，持金帛说降吐蕃，酋长勘陀孟迦从国宝入觐。国宝奏曰："文州山川险厄，控庸蜀，拒吐蕃，宜城文州，屯兵镇之。"从之，授国宝三品印，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与勘陀孟迦皆赐金符。时扶州诸羌未附，国宝宣上威德，于是呵哩禅波哩揭诸酋长皆归款，从国宝入觐。国宝图山川形势以献，诏授呵哩禅波哩揭为万户，赐金虎符，诸酋长为千户，皆赐金符。赐国宝金币。国宝治文州有善政。至元四年卒。延祐元年，赠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封梁国公，谥忠定。

子世荣、世延。初，国宝将卒，以世荣幼，命弟国安袭其职。国安既袭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以其兄国宝安边功，赐金虎符，进昭勇大将军。十五年，讨叛王吐鲁于六盘，获之，请解职授世荣。帝曰："人争而汝让，可以敦薄俗。"录其六盘功，进昭毅大将军、招讨使。世荣，袭怀远大将军、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以功进安远大将军、吐蕃宣慰使议事都元帅，佩三珠虎符。世延，中书平章政事。

○畏答兒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剌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兒，始别为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孙也。与兄畏翼俱事太祖。时大畴强盛，畏翼率其属归之，畏答兒力止之，不听，追之，又不肯还，畏答兒乃还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独留此何为？"畏答兒无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终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诚，更名为薛禅，约为按达。薛禅者，聪明之谓也；按达者，定交不易之谓也。太祖与克烈王罕对陈于哈剌真，师少不敌。帝命兀鲁一军先发，其将术彻台横鞭马鬣不应。畏答兒奋然曰："我犹凿也，诸君斧也，凿匪斧不入，我请先入，诸军继之，万一不还，有三黄头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阵，大败之，至晡时，犹追逐不已，敕使止之，乃还。脑中流矢，创甚，帝亲傅以善药，留处帐中，月余卒，帝深惜之。

及王罕灭，帝以其将只里吉实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民百户隶其子，且使世世岁赐不绝。仍令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复以北方万户封其子忙哥为郡王。岁丙申，忽都忽大料汉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万户。帝讶其少，忽都忽对曰："臣今差次，惟视旧数多寡，忙哥旧才八百户。"帝曰："不然，畏答兒封户虽少，战功则多，其增封为二万户，与十功臣同。为诸侯者，封户皆异其籍。"兀鲁争曰："忙哥旧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顾多于臣。"帝曰："汝忘而先横鞭马鬣时耶？"兀鲁遂不敢言。忙哥卒，孙只里瓦□、乞答□，曾孙忽都忽、兀乃忽里、哈赤，俱袭封为郡王。

○博罗欢伯都

博罗欢，畏答兒幼子蘸木曷之孙，琐鲁火都之子也。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博罗欢年十六，为本部断事官。从世祖讨阿里不哥，数有功，帝喜而赐马四十匹，金币称之。中统三年，李璮叛。命帅忙兀一军围济南，分兵掠益都、莱州，悉平之。诏录燕南狱，谳决明允，赐衣一袭。皇子云南王忽哥赤为其省臣宝合丁毒死，事觉，中书择可治其狱者四人，奏上，皆不称旨。丞相纟泉真以博罗欢闻，帝可其奏。博罗欢辞曰："臣不敢爱死，第年少不知书，恐误事耳。"帝乃以吏部尚书别帖木兒辅其行。未至云南，宝合丁密以金六籯迎馈，祈勿究其事。博罗欢虑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变，阳诺曰："吾橐不能容，可且持归，待我取之。"博罗欢至，则竟其狱，诛毒王者，而归其金于? 1 菁□□酃宋芥□□嬖唬骸扒渚俚闷淙艘印！贝突平鹞迨□剑□□ω J 挛薮笮。□ね秤诓┣藁丁 J 谡延麓蠼□□⑮椅狼拙□贾富邮梗□蠖荚蜃屮椅溃□隙荚蚣嫒□馈?

会伐宋，授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右丞。诏分大军为二，右军受伯颜、阿术节度，左军受博罗欢节度。俄兼淮东都元帅，罢山东经略司，而以其军悉隶焉。遂军于下邳，召将佐谋曰："清河城小而固，与昭信、淮安、泗州为掎角，猝未易拔。海州、东海、石秋，远在数百里之外，必不严备。吾顿大兵为疑兵，以轻骑倍道袭之，其守将可擒也。"师至，三城果皆下，清河亦降。宋主以国内附，而淮东诸城犹为之守。诏博罗欢进军，拔淮安南堡，战白马湖及宝应，掠高邮，自西小河入漕河，据湾头，断通、泰援兵，遂下扬州，淮东平。益封桂阳、德庆二万一千户。十四年，讨叛臣只里斡台于应昌，平之。赐玉带文绮，与博罗同署枢密院事，拜中书右丞，行省北京。未几，召还。时江南新附，尚多反侧，诏募民能从大军进讨者，使自为一军，听节度于其长，而毋役于他军，制命符节，皆与正同。会博罗欢寝疾，乃附枢密董文忠奏曰："今疆土浸广，胜兵百万，指挥可集，何假此无藉之徒。彼一践南土，则掠人货财，俘人妻孥，仇怨益滋，而叛者将愈众矣。"奏上，召舆疾赐坐，与语，帝大悟，遂可其奏。而常德入诉唐兀一军残暴其境内，敕斩以徇。凡所募军皆罢。

十六年，以哈剌斯、博罗思、斡罗罕诸部不相统，命博罗欢监之。十八年，以中书右丞行省甘肃。二十年，拜御史大夫，行御史台事，以疾归。诸王乃颜叛，帝将亲征。博罗欢谏曰："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臣疾且愈，请事东征。"帝乃赐铠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诸侯兵，与乃颜战，败之。其党塔不带以兵来拒，会久雨，军乏食，诸将欲退。博罗欢曰："今两阵相对，岂容先动？"俄塔不带引兵退。博罗欢以其师乘之，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之，斩其驸马忽伦。适太师月鲁那演大军来会，遂平乃颜，擒塔不带。既而其党哈丹复叛，诏与诸侯王乃马带讨之。哈丹游骑猝至，博罗欢从三骑返走，抵绝涧，可二丈许，追骑垂及，博罗欢策其马一跃而过，三从骑皆没，人以为有神助云。哈丹死，斩其子老的于阵。往返凡四岁。凯旋，俘哈丹二妃以献，敕以一赐乃马带，一赐博罗欢。陈其金银器于延春阁，上召诸侯王将帅分赐之。博罗欢辞，帝曰："卿可谓能让。"乃赐金银器五百两以旌之。

河南宣慰改行中书省，拜平章政事，有诏括马毋及勋臣之家。博罗欢曰："吾马成群，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出马，何以为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马十有八。汴南诸州，潦为巨浸，博罗欢躬行决口，督有司缮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迁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未行，留镇河南。

入朝，请以泰安州所入五户丝四千斤易内库缯帛，分给忙兀一军。帝为敕递车送军中，赐以银百五十两。陛辞，帝谕之曰："卿今白须，世祖德言，实多闻之，宜加慎护。"因以世祖所佩弓矢鞶带赐之。有顷，近臣奏："伐宋时，右军分属伯颜、阿术，左军分属博罗欢。今伯颜、阿术皆受分地，而博罗欢未及，惟帝裁之。"帝曰："何久不言，岂彼耻自请耶？"乃益封高邮五百户。

大德元年，叛王药木忽兒、兀鲁速不花来归。博罗欢闻之，遣使驰奏曰："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辈幼弱，无所与知。今兹来归，宜弃其前恶，以劝未至。"帝深以为然，赐金鞍勒，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会并福建行省入江浙，拜光禄大夫、上柱国、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居岁余，卒，年六十三。

博罗欢勇有智略，战常以身先之，所获财物悉与将士，故得其死力。平居常以国事为忧，闻变即请行，至终其事乃止。其忠义盖天性然也。累赠推忠宣力赞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加封泰安王，谥武穆。

子浑都、伯都、野先帖木兒、博罗。浑都，山东宣慰使，遥授中书平章政事。野先帖木兒，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卒官开府仪同三司、翰林学士承旨。博罗，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野先帖木兒子尼摩星吉，袭郡王；亦思剌瓦性吉，中政使。

伯都幼颖异，不以家世自矜，长嗜书史。大德五年，擢江东道廉访副使，拜江南行台侍御史。未几，召入佥枢密院事，领舍兒别赤。至大二年，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迁陕西行台御史大夫。延祐元年，拜甘肃行省平章政事。时米价腾氵勇，陆挽一石，费二百缗，乃为经画计，所省至四百余万缗，自是诸仓俱充溢。甘州气寒地瘠，少稔岁。民饥，则发粟赈之，春阙种，则贷之。于是兵饷既足，民食亦给。诏赐名鹰、甲胄、弓矢及钞五千缗以劳焉。四年，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为太子宾客。上书陈古先圣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纳之。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皇太后谓东宫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辞去，寓居高邮。英宗即位，复命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陛见，以疾固辞。帝慰谕久之，命以平章之禄归养于家，复赐钞十万缗。所服药须空青，诏遣使江南访求之。伯都辞谢曰："臣曩膺重寄，深惧弗称，今已病废，况敢叨滥厚禄以受重赐乎？"并以所给平章政事禄归有司。泰定元年，还京师，卒。朝廷知其贫，赙钞二万五千贯。御史台奏赙三万五千贯，仍还所辞禄，妻弘吉剌氏弗受，曰："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虚受廪禄。今殁矣，苟受是禄，

非其意也。”卒辞之。子笃尔只，将作院判官。

○抄思

抄思，乃蛮部人。又号曰答禄。其先泰阳，为乃蛮部主。祖曲书律。父敞温。太祖举兵讨不庭，曲书律失其部落，敞温奔契丹卒。抄思尚幼，与其母跋涉间行，归太祖，奉中宫旨侍宫掖。抄思年二十五，即从征伐，破代、石二州，不避矢石，每先登焉。雁门之战，屡捷。会太宗命睿宗平金，抄思执锐以从，与金兵战，所向无前。壬辰，兵次钧州，金兵垒于三峰山，抄思察其营壁不坚，夜领精骑袭之，金兵惊扰，遂乘击之，拔三峰山。睿宗以抄思功闻于朝，有旨以汤阴县黄招抚等一百一十七户赐之。抄思力辞不受。复赐以男女五十口，宅一区，黄金鞶带、酒壶、杯盂各一。辞弗许，乃受之。制授万户，与内侍胡都虎、留乞签起西京等处军人征行及镇守随州。招集民户，每千人以官一员领之。丁酉秋七月，奉旨调军，得西京、大名、滨、棣、怀、孟、真定、河间、邢、名、磁、威、新、卫、保等府州军四千六十余人，统之。后移镇颍，以疾归大名。岁戊申正月卒，年四十四。子别的因。

别的因在襁褓时，父抄思方领兵平金，与其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宫庭。戊申，父抄思卒，母张氏迎别的因以归。祖母康里氏卒。张尝从容训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惧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艰难成人。否则禽兽而已。”别的因受教唯谨。甲寅，世祖以宗王镇黑水，有旨谕察罕那颜，命别的因袭抄思职，为副万户，镇守随、颍等处。丙辰冬十有二月，世祖复谕征镇军士悉听别的因等号令。别的因身长七尺余，肩丰多力，善刀舞，尤精骑射，士卒咸畏服之。明年，庚申，世祖即位，委任尤专。癸亥正月，召赴行在所。冬十一月，谒见世祖于行在所，世祖赐金符，以别的因为寿颍二州屯田府达鲁花赤。时二州地多荒芜，有虎食民妻，其夫来告，别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乃立槛设机，缚羔羊槛中以诱虎。夜半，虎果至，机发，虎堕槛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顿息。至元十三年，授明威将军、信阳府达鲁花赤，佩金符。时信阳亦多虎，别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马裼置鞍上出猎，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别的因以裼掷虎，虎搏裼，据地而吼，别的因旋马视虎射之，虎立死。十六年，进宣威将军、常德路副达鲁花赤。会同知李明秀作乱，别的因请以单骑往招之，直抵贼垒，贼轻之，不设备。别的因谕以朝廷恩德，使为自新计，明秀素畏服，遂与俱来。别的因闻于朝，明秀伏诛，贼遂平。三十一年，进怀远大将军，迁池州路达鲁花赤。之官，道经颍上。颍近荆山，有野豕时出害民禾稼，民莫能制。闻别的因至，迎拜境上，告以其故。别的因曰：“毋虑也。”遂至荆山，以狼牙箭

射之，豕走数里。大德十三年，进昭勇大将军、台州路达鲁花赤。卒，年八十一。

子不花，佥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文圭，有隐德，赠秘书监著作郎；延寿，汤阴县达鲁花赤。孙守恭，曾孙与权，皆读书登进士科，人多称之。

列传第九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人即其所而候之，树乃生瘿，若怀妊状，自是光常见。越九月又十日，而树瘿裂，得婴兒者五，土人收养之。其最稚者曰不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议和亲，以息民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与相地者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也。盍坏其山，以弱其国？"乃告诸的斤曰："既为婚姻，将有求于尔，其与之乎？福山之石，于上国无所用，而唐人愿见。"的斤遂与之石，大不能动，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辇而去。国中鸟兽为之悲号。后七日，玉伦的斤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居是者凡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奏曰："臣闻皇帝威德，即弃契丹旧好，方将通诚，不自意天使降临下国，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是时帝征大阳可汗，射其子脱脱杀之。脱脱之子火都、赤剌温、马札兒、秃薛干四人，以不能归全尸，遂取其头涉也兒的石河，将奔亦都护，先遣使往，亦都护杀之。四人者至，与大战于襜河。亦都护遣其国相来报，帝复遣使还谕亦都护，遂以金宝入贡。辛未，朝帝于怯绿连河，奏曰："陛下若恩顾臣，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庶几竭其犬马之力。"帝感其言，使尚公主也立安敦，且得序于诸子。与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纪律严明，所向克捷。又从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既卒，而次子玉古伦赤的斤嗣。

玉古伦赤的斤卒，子马木剌的斤嗣。将探马军万人，从宪宗伐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还火州卒。至元三年，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为亦都护。海都、帖木迭兒之乱，畏兀兒之民遭乱解散，于是有旨命亦都护收而抚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还其部，畏兀兒之众复辑。

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曰：“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吾锋乎？”亦都护曰：“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受围凡六月，不解。都哇以书系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其民相与言曰：“城中食且尽，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则相与俱亡矣。”亦都护曰：“吾岂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终不能与之相见。”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缒城下而与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帝嘉其功，锡以重赏，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定宗之女也。又赐钞十万锭以赈其民。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忽至其地，大战力尽，遂死之。

子纽林的斤，尚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讎。帝壮其志，赐金币巨万，妻以公主曰不鲁罕，太宗之孙女也。公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军齐发，遂留永昌。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贼用敛迹，其民赖以安。武宗召还，嗣为亦都护，赐之金印，复署其部押西护司之官。仁宗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兒之境。八卜叉公主薨，复尚公主曰兀剌真，安西王之女也。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兒城池。延祐五年薨。子二人，长曰帖木兒补化，次曰筏吉，皆八卜叉公主所生也。

帖木兒补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蛮，阔端太子孙女也。至大中，从父入觐，备宿卫。又事皇太后于东朝，拜中奉大夫，领大都护事。又以资善大夫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奔父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台，叔父力辞，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至治中，领甘肃诸军，仍治其部。泰定中召还，与威顺王宽彻不花、宣靖王买奴、靖安王阔不花分镇襄阳。俄拜开府仪同三司、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文宗召至京师，佐平大难。时湖广左丞有以忌嫉害政者，诏命诛之。帖木兒补化乃为申请曰：“是诚有罪，然不至死。”人服其雅量。天历元年，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明年正月，以旧官勋封拜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其弟筏吉乃以让嗣为亦都护高昌王。

○铁迈赤虎都铁木禄

塔海

铁迈赤，合鲁氏。善骑射，初事忽兰皇后帐前，尝命为挏马官。从太祖定西夏。又从皇子阔出、忽都秃、行省铁木答兒定河南，累有战功。宪宗之伐宋也，世祖以皇弟受命攻鄂。大驾征西川，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交趾捣宋，与诸军合。岁己未，皇弟驻兵鄂渚，闻兀良哈台由广西至长沙，遣铁迈赤将练卒千人、铁骑三千迎兀良哈台于岳州。兀良哈台得援，抵江夏，北涉黄州，铁迈赤与有力焉。世祖即位，命从征叛王于失木土之地，劳绩益著。至元七年，授蒙古诸万户府奥鲁总管。十九年，以疾卒。子八人，虎都铁木禄最显。

虎都铁木禄好读书，与学士大夫游，字之曰汉卿。仁宗尝顾左右曰："虎都铁木禄字汉卿，汉名卿不让也，汝等以汉卿名之宜矣。"其母姓刘氏，故人又称之曰刘汉卿云。至元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渡江。既取宋，遣视宋故宫室，护帑藏。谕下明、越等州。从平章奥鲁入觐，授忠显校慰总把，再转昭信校尉。二十二年，授奉训大夫，荆湖占城等处行中书省理问官。时行省之名曰荆湖占城，曰荆湖，曰湖广，凡三改。理问一日以军事入奏，敷陈辨白有指趣，世祖大悦，若曰："辞简意明，令人乐于听受，昔以其兄阿里警敏捷给，令侍左右，斯人顾不胜耶？"敕都护脱因纳志之。平章政事程鹏飞建议征日本，奏汉卿为征东省郎中。帝顾脱因纳，若曰："鹏飞南士也，犹知其能。姑听之，候还，朕自录任。"征东省罢，征汉卿还。丞相阿里海牙以湖广行省机密事重，舍汉卿无可用者，遣郎中岳洛也奴奏留，从之。二十一年，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比还鄂时，权臣方擅威福，遂退处于家。二十八年，诏太傅、右丞相顺德王答剌罕擒权奸于鄂。答剌罕遂拜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询旧人知方面之务者，众荐汉卿，遣使即南阳家居驿致武昌，奏事京师，帝嘉之，擢给事中。居再岁，提刑按察司改肃政廉访司，台臣奏授奉议大夫、广西海北道副使，陛辞，留之仍旧职。既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奏伐交趾，造战船五百于广东，帝曰："此重事也，须才干臣乃济用。"以汉卿督匠南方，敕曰："汝还，当显汝于众。"因顿首谢。事既集，帝崩，迁福建行省郎中，朝列大夫、汉阳监府，中顺大夫、湖南宣慰副使。峒酋岑雄叛，奉诏开谕，顽犷帖服。改太中大夫、河南行中书省郎中，通议大夫、同佥枢密院事，拜礼部尚书。大臣奏核实江南民田，汉卿奉诏使江西，以田额旧定，重扰民不便，置不问。止奏茶、漕置局十有七所，以七品印章敕授局官五十一员，增中统课缗五十万。转正议大夫、兵部尚书。未几命为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已命，复留之。延祐三年，大臣以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奏遣汉卿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云。从子塔海。

塔海，汉卿兄子也。世祖时，从土土哈充哈剌赤。至元二十四年，扈驾征乃颜。二十六年，入觐，帝命充宝兒赤，扈驾至和林，赐只孙冠服。大德四年，授中书直省舍人。迁中书客省副使。武宗即位，赐中统钞五百锭，以旌其能。寻进和林行省理问所官，改通政佥院。历和宁路总管，改汴梁。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间虚粮二十二万，民赖以安。后改任庐州，时有飞蝗北来，民患之，塔海祷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堕水死者，人皆以为异。民乏食，开廪减直，俾民籴之，所活甚众。天历元年冬十月，枢密院臣奏以塔海充枢密佥院，守潼关及河中府。帝遣人驰赐白金钞币，宣授佥书枢密院事。未几西军犯南阳，督诸卫兵往平之。至其地，首率勇士与帖木哥等战，摧其前锋将，夺其旗鼓，西军败走。赐三珠虎符，进大都督，累官资善大夫。

○按扎兒

按扎兒，拓跋氏，尝扈从太祖南征。岁丙子，复从定诸部有功，命领蒙古军为前锋，时木华黎暨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长，各以其属为翊卫。太祖命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兵临燕、辽、营、青、齐、鲁、赵、韩、魏，皆下。岁己卯，河中府降，兵北还，以按扎兒领前锋总帅，仍统所部兵屯平阳以备金，摄国王事。时金将乞石烈氏拥兵数为边患，然畏按扎兒威名，不敢轻犯其境。岁壬午，元帅石天应守河中府，屯中条山，金侯将军率昆弟兵十余万夜袭河中，天应遣偏裨吴权府率五百兵出东门，伏两谷间。谕之曰："俟其半过，即翼击之，俾腹背受敌，即成禽矣。"吴醉，敌至，声援弗继，城遂陷，天应死焉，遂燔其城，屠其民。将趋中条，按扎兒进兵击之，斩首数万级，逃免者仅十数。岁癸未春，至闻喜县西下马村，木华黎卒，诏以子孛鲁袭其爵，时平阳重地，令按扎兒居守。岁庚寅，孛鲁由云中围卫州，金将武仙恐，退保潞东十余里原上，孛鲁驰至沁南，未立鼓，乞石烈引兵袭其后，孛鲁战失利，辎重人口皆陷没，按扎兒妻奴丹氏亦被获，拘于大梁。金主闻按扎兒威名，召奴丹氏见，奴丹氏色庄言正，不为动。金主因谓之曰："今纵尔还，能偕尔夫来，当厚赏尔。"奴丹氏佯诺之，遂得还。太宗闻而义之，召见，褒赉甚厚，遂诏预其夫前锋事。帝率从弟按只吉歹、口温不花大王、皇弟四太子暨国王孛鲁征潞州、凤翔。至钧州三峰山，金将完颜合达引兵十五万来战，俘其同佥移剌不花等，悉诛之。明年壬辰春，三月，帝班师北还，命偕都元帅唆伯台围汴。城中识按扎兒旗帜，惧曰："其妻犹勇且义，况其夫乎?彼昙孜纾□鹜觯□□夤T迹□推窖

艋Я□僖皇□兴摹⑶□□□□17. 曰□摹Ｎ醇福□约沧洹Ｗ用□骸⒆境喔纭?

至元十五年，忙汉为管军千户。二十四年，从征乃颜。二十六年，从征海都。二十七年，宣授蒙古侍卫亲军千户，佩金符。元贞元年，有旨命领探马赤军，偕哈伯元帅从宗王出伯西征，改授昭信校尉、右都威卫千户。大德元年，召还。至大四年卒。子乃蛮袭。

拙赤哥入宿卫，从世祖征鄂汉，以功赐白金。至元三年，从征李璮，战死之。子阔阔术为御史台都事。至元三十一年，国王速浑察之子拾得既没，其家有故玺，王将鬻之，命阔阔术以示中丞崔彧、御史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盖秦玺也。彧请献之徽仁裕圣皇后，后以钞二千五百贯赐拾得家，金织文段二赐阔阔术。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闻，授阔阔术汉中廉访佥事，仕至湖南廉访使。

○雪不台

雪不台，蒙古部兀良罕氏。远祖捏里弼生孛忽都，雄勇有智略。曾孙合饬温生哈班、哈不里。哈班生二子：长虎鲁浑，次雪不台。太祖初建兴都于班硃泥河，今龙居河也。哈班驱群羊入贡，遇盗见执，雪不台及兄虎鲁浑随至，刺盗杀之，众溃去，哈班得以羊进帝所，由是父子兄弟以义勇称。虎鲁浑以百夫长西征，破乃蛮，立战功。

雪不台以质子袭职，七年，攻桓州，先登，下其城，赐金币凡一车。十一年，战灭里吉众于蟾河，追其部长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扈从征回鹘，其主弃国去，雪不台率众追之，回鹘竟走死。其帑藏之积尽入内府，赐宝珠一银罂。十八年，讨定钦察，鏖战斡罗思大小密赤思老，降之，奏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部千户，通立一军。十九年，献马万匹。二十一年，取駈里畏吾、特勤、赤悯等部，德顺、镇戎、兰、会、洮等州，献牝马三千匹。太宗二年，大举伐金，渡河而南，睿宗以太弟将兵渡汉水而北，会河南之三峰山。金大臣合达诸将步骑数十万待战，雪不台从睿宗出牛头关，谋曰："城邑兵野战不利，易破耳。"师集三峰，金围之数匝，将士颇惧。俄而风雪大作，金卒僵踣，士气遂奋，敌众尽殪。河南诸州以次降破。四年夏，雪不台总诸道兵攻汴，金义宗走卫州，又走归德，又走蔡州。癸巳秋，汴将以城降，其冬攻蔡。六年春，金亡。雪不台以汴民饥，纵使渡河就食，民德之。是年诏宗王拔都西征，雪不台为先锋，战大捷。十三年，讨兀鲁思部主野力班，禽之。攻马札部，与其酋怯怜战漷宁河，遣偏师由下流捣其城，拔之。是时，北庭、西域、河南北、关陇皆底定，雪不台功力居多。初，

太祖征西夏，闵其久于行间，敕还省觐。雪不台对曰："君劳臣佚，情所未安。"帝壮而听之。又金帅合达见获，以不屈死，犹问雪不台安在，请一识之。雪不台出谓曰："汝须臾人耳，识我何为？"曰："人臣亦各为其主，卿勇盖诸将，天生英豪，其偶然邪。吾见卿，甘心瞑目矣。"定宗三年，卒于笃列河之地，年七十有三。至大元年，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王，谥忠定。

○唵木海

唵木海，蒙古八剌忽□氏，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砲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帝悦，即命为砲手。岁甲戌，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伐，帝谕之曰："唵木海言，攻城用砲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授金符，使为随路砲手达鲁花赤。唵木海选五百余人教习之，后定诸国，多赖其力。太宗即位，留为近侍，以讲武艺。岁壬辰，从攻河南有功。壬子，宪宗特授虎符，升都元帅。癸丑，从宗王旭烈兀征剌里西番、斜巨山、桃里寺、河西诸部，悉下之。卒，子忒木台兒以从战功授金符，袭砲手总管。

至元十年，修立正阳东西二城，置砲二百余座，与宋人战，却之。十三年，从丞相伯颜伐宋，驻军临安之阜亭山，同忙古歹等八人率甲三百入宋宫，取传国宝。宋太后请解兵延见内殿，期明日奉宝乞降，至期，果遣贾余庆等奉宝至军前。以功授行省断事官，复令其子忽都答兒袭砲手总管。十四年，进昭勇大将军砲手万户，佩元降虎符，镇平江之常熟。有叛民拥众自号太尉者，行省会诸军讨之，与忽都答兒父子自为一军，奋戈陷阵，斩贼酋戴太尉，擒硃太尉，帝嘉其功。十五年，兼平江路达鲁花赤，寻迁徽州、湖州，卒。忽都答兒后升砲手万户，改授达鲁花赤，卒。

○昔里钤部

昔里钤部，唐兀人，昔里氏。钤部亦云甘卜，音相近而互用也。太祖时，西夏既臣服，大军西征，复怀贰心。帝闻之，旋师致讨。命钤部同忽都铁穆兒招谕沙州。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兵以待之。首帅至，伏发马蹶，钤部以所乘马与首帅使奔，自乘所蹶马而殿后，击败之。他日，帝闻曰："卿临死地，而易马与人，何也？"钤部对曰："小臣阵死，不足重轻，首帅乃陛下器使宿将，不可失也。"帝以为忠。进兵围肃州，守者乃钤部之兄，惧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帝怒城久不下，

有旨尽屠之，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岁乙未，定宗、宪宗皆以亲王与速卜带征西域，明年启行，钤部亦在中。又明年，至宽田吉思海，钤部从诸王拔都征斡罗斯，至也里赞城，大战七日，拔之。己亥冬十有一月，至阿速灭怯思城，负固久不下。明年春正月，钤部率敢死士十人，蹑云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敝谝细蕉□希□彀沃□4臀髀怼⑽鹘酰□□□味肌C髂臧嗍Γ□陬圆壳ЩB□椭凰镂□氖毖绶□□扒ǔ鲜鹿佟1□纾□卩诩次唬□□却竺□反锫郴ǔ唷O茏谝圆分粉豪摧靶刑ǎ□□圆客□穑□扔直鹞□7.□□黾啻竺□<何矗□雷婺险鳎□□□□茫□闯7.□□R约灿吖椋□溆诩遥□炅□□拧W影□场?

爱鲁袭为大名路达鲁花赤。至元五年，从云南王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缥甸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赋，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得七驯象以还。七年，改中庆路达鲁花赤，兼管爨僰军。十年，平章赛典赤行省云南，令爱鲁疆理永昌，增田为多。十一年，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十三年，诏开乌蒙道，帅师至玉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下之，水陆皆置驿传，由是大为赛典赤信任。十四年，忙部、也可不薛叛，以兵二千讨平之，迁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使，兼招讨使。十六年，迁云南诸路诏与西川都元帅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脱里察会师进讨，禽也可不薛送京师，仁普诸酋长皆降，得户四千。诸王相吾答兒帅诸将征缅，爱鲁供馈饷，无乏绝。二十二年，乌蒙阿谋杀宣抚使以叛，与右丞拜答兒往征之，拜答兒以爱鲁习知其山川道里，令诸军悉听指授，分道进击，生擒阿蒙以归。二十四年，进右丞。朝廷立尚书省，复改行尚书右丞。镇南王征交趾，诏爱鲁将兵六千人从之。自罗罗至交趾境，交趾将昭文王以兵四万守木兀门，爱鲁与战破之，擒其将黎石、何英。比三月，大小一十八战，乃至其王城，与诸军会战又二十余合，功为多。二十五年，感瘴疠卒。赠平章政事，谥毅敏。

子教化，中书平章政事，请于朝，赠其祖昔里钤部太师，谥贞献，加赠爱鲁太师，追封魏国公，改谥忠节。

○槊直腯鲁华

槊直腯鲁华，蒙古克烈氏。初，以其部人二百从太祖征乃蛮、西夏有功，命将万人，为太师国王木华黎前锋。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岁辛未，破辽东、西诸州，唯东京未下，获金使，遣往谕之。槊直□盾鲁华曰：“东京，金旧都，备严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计破之可也。请易服与其使偕往说之，彼将不疑，俟其门

开，继以大军赴之，则可克矣。”卒如其计。徇地河北，攻大名，小大数十战，城垂陷，中流矢而卒。武宗时，赠太傅，追封卫国公，谥武敏。

子撒吉思卜华，嗣将其军。太宗元年己丑，锡金符，安辑河北、山东诸州。先是真定同知武仙攻灭都元帅史天倪家，其弟天泽击仙走，复真定。以天泽为真定、河间、济南、东平、大名五路万户。庚寅，命撒吉思卜华佩金虎符，以总师行省监其军。金宣宗之徙都于汴也，立河平军于新卫以自固，恃为北门。撒吉思卜华数攻之，不拔。壬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济河而南，睿宗由峭石滩涉汉而北。撒吉思卜华集西都水之舟，渡自河阴。至郑，郑守马伯坚降。及金义宗势力穷蹙出奔，帝命撒吉思卜华追蹑之，会其节度斜捻阿卜弃卫入汴，撒吉思卜华遂据而有之。十二月，义宗自黄陵冈济河，谋复卫。撒吉思卜华与其将白撒战白公庙五日夜，俘斩万计，余众尽溃。义宗窜归德。撒吉思卜华追蹑其后，薄北门而军。左右皆水，其舟师日至。癸巳四月，其将官奴夜来斫营，腹背受敌，撒吉思卜华与一军皆没。

嗣国王塔思承制，以其弟明安答兒领其行营，寻有旨以为蒙古汉军万户。明安答兒善骑射，从征淮安，因粮于敌，未尝匮乏，军士免负担之劳，咸乐为用。癸丑，宪宗遣从昔烈门太子南伐，死于钧州。五子，长腯虎，幼普阑溪。

腯虎从世祖北征叛王，挺戈出入其阵，帝壮之，赐号拔都，赏白金四百五十两。及平李璮之乱，亦有战功。普阑溪，光禄大夫、徽政使。金亡，命大臣忽都虎料民分封功臣，撒吉思卜华妻杨氏自陈曰：“吾舅及夫皆死国事，而独尔见遗。”事闻，帝曰：“彼家再世死难，宜赐新卫民二百户。”撒吉思卜华赠太师，谥忠武。明安答兒赠太保，谥武毅，爵皆卫国公。

○昔兒吉思

昔兒吉思，幼从太祖征回回、河西诸国，俱有战功。太宗时，从睿宗西征，师次京兆府，会亦来哈□率诸部兵作乱，昔兒吉思挺身斫贼阵，下马搏战，贼众莫不披靡。俄失所乘马，步走至睿宗军中。贼退，睿宗嘉其勤劳，妻以侍女唆火台。世祖尤爱之，军旅田猎，未尝不在左右。初，昔兒吉思之妻为皇子乳母，于是皇太后待以家人之礼，得同饮白马湩。时朝廷旧典，白马湩非宗戚贵胄不得饮也。昔兒吉思子塔出，为宝兒赤、迭只斡耳朵千户。塔出子千家奴、撒里蛮。千家奴从征乃颜，力战而死，帝命籍乃颜人口、财物以赐之。撒里蛮年十六，从世祖讨阿里

不哥，战于失门秃，有功，赐号拔都兒，赏赉尤厚，授光禄少卿，仍袭为迭只斡耳朵千户，改同佥宣徽院，进佥院事。以管军千户从征乃颜有功，赏金盏二、金五十两，复入为同知宣徽院事。成宗时，拜宣徽使，加大司徒，卒。子帖木迭兒袭为迭只斡耳朵千户，累迁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

○哈散纳

哈散纳，怯烈亦氏。太祖时，从征王罕有功，命同饮班硃尼河之水，且曰："与我共饮此水者，世为我用。"后管领阿兒浑军，从太祖征西域，下薛迷则干、不花剌等城。至太宗时，仍命领阿兒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寻授平阳、太原两路达鲁花赤，兼管诸色人匠，后以疾卒。子捏古伯袭，从宪宗攻钓鱼山，有功，以疾卒。子撒的迷失袭。撒的迷失卒，子木八剌袭，充贵赤千户，迁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大德元年卒。弟秃满答袭，秃满答卒，子哈剌章袭。

列传第十

○布智兒

布智兒，蒙古脱脱里台氏。父纽兒杰，身长八尺，有勇力，善骑射，能造弓矢。尝道逢太祖前驱骑士别那颜，邀与俱见太祖，视其所挟弓矢甚佳，问谁为造者，对曰："臣自为之。"适有野凫翔于前，射之，获其二，并以二矢献而退。别那颜随之，至所居，布智兒出见，别那颜奇之，许以女妻之，父子遂俱事太祖。尝从征讨，赐纽兒杰拔都名。从征回回、斡罗思等国，每临阵，布智兒奋身力战。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兒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更。纽兒杰卒，宪宗以布智兒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扎鲁忽赤，印造宝钞。赐七宝金带燕衣十袭，又赐蔚州、定安为食邑。

布智兒卒，有子四人。长好礼，事世祖，备宿卫。会丞相伯颜伐宋，奏好礼督水军攻襄樊，从渡江入临安，以功授昭毅大将军、水军翼万户府达鲁花赤。别帖木兒，吏部尚书。补兒答思，云南宣慰使。不兰奚，袭父职，为水军翼万户招讨使，镇守江阴，移通州。子完者不花，辽阳省理问。

○召烈台抄兀兒

召烈台抄兀兒，初事太祖，时有哈剌赤、散只兀、朵鲁班、塔塔兒、弘吉剌、亦乞列思等，居坚河之滨忽兰也兒吉之地，谋奉扎木合为帝，将不利于太祖。抄兀兒知其谋，驰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剌兒阿带亦兒浑之地，尽诛扎木合等。惟弘吉剌入降。太祖赐以答剌罕之名。

其子那真，事世祖，为也可扎鲁花赤。那真殁，子伴撒袭其职。伴撒卒，子火鲁忽台袭。致和元年八月，执倒剌沙起军之使察罕不花，并其金字圆牌以献。天历元年十一月，帝赐金带，仍复其职。尝奏言："有犯法者治之，当自贵人始；穷乏不给者救之，当自下始。如此则可得众心矣。"其言良切于事弊云。

阔阔不花

阔阔不花者，按摊脱脱里氏，为人魁岸，有膂力，以善射知名。岁

庚寅，太祖命太师木华黎伐金，分探马赤为五部，各置将一人，阔阔不花为五部前锋都元帅，所向莫能支。然不嗜杀，惟欲以威信怀附，故所至无残破。略定滨、棣诸州，俘获焦林诸处民四百余，但籍其姓名，遣归乡里。徇益都，守将降，得其财物马畜，悉以分赐士卒。岁壬辰，从太宗渡河，攻汴梁、归德，分兵渡淮，攻寿州，守将无降意，射书城中谕之，城中人感泣，以彩舆奉金公主开门送款，阔阔不花下令军中，辄入城虏掠者死，城中帖然。公主，义宗之姑也。岁丙申，太宗命五部将分镇中原，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察兒镇平阳、太原，孛罗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以三千户赐五部将。阔阔不花得分户六百，立官治其赋，得荐置长吏，岁从官给其所得五户丝，以疾卒官。

子黄头，代领探马赤为元帅，从丞相伯颜取宋，道死。子东哥马袭其职，累迁右都威卫千户，卒。

○拜延八都鲁

拜延八都鲁，蒙古扎剌台氏，幼事太祖，赐名八都鲁。岁乙未，太宗命领扎剌军一千六百人，与塔海甘卜同征关西，有功。癸丑，宪宗命与阿脱、总帅汪世显创立利州城。甲寅，领兵紫金山，破宋军鹿角寨，夺其军饷器械。丁巳，从都元帅纽邻城成都，及领兵围云顶山，下其城。帝亲征，元帅纽邻既进兵，涉马湖江，留拜延八都鲁镇成都，降属县诸城，得其民，悉抚安之，赐黄金五十两、衣九袭。诸王哈丹、朵欢、脱脱等征大理还，命拜延八都鲁领兵迎之。道过新津寨，与宋潘都统遇，战败之，杀获甚众。中统二年，元帅纽邻上其功，授蒙古奥鲁官。

子外貌台，孙兀浑察。至元六年，拜延八都鲁告老，兀浑察代其军，从行省也速答兒征诸国有功。十六年，从大军征斡端，又有功，赏银五十两。二十一年，诸王术伯命兀浑察往乞失哈里之地为游击军。时敌军二千余，兀浑察以勇士五十人与战，擒其将也班胡火者以献。王壮之，以其功闻，赏银六百两、钞四千五百贯，授蒙古军万户，赐三珠虎符。三十年，以疾卒。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寻卒。弟塔海忽都袭，升镇国上将军都元帅，改授四川蒙古副都万户。至治二年，以疾退。子孛罗帖木兒袭。

○阿术鲁

阿术鲁，蒙古氏。太祖时，命同饮班硃尼河之水，扈驾亲征有功，命领兵收附辽东女直，还，赏金甲、珠衣、宝带，他物称是。复命总兵征西夏，与敌兵大战于合剌合察兒之地。西夏势蹙，其主惧，乞降，执之以献，太宗杀之，赐以所籍赀产。继领兵收附信安，下金二十余城。其后告老，诸王塔察兒命其子不花代领其军。

○绍古兒

绍古兒，麦里吉台氏。事太祖，命同饮班硃尼河之水，扈从亲征。已而从破信安，略地河西，赐金虎符，授洺磁等路都达鲁花赤。领军出征，复从伐金，破河南。太宗命领济南、大名、信安等处军马，复从国王答石出征。岁辛亥，卒。

子拜都袭。拜都卒，子忽都虎袭，移睢州。从世祖渡江，攻鄂，还镇恩州。中统三年，从征李璮有功，寻命修立邳州城，领兵镇两淮。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渡江，有战功。又从参政董文炳沿海出征，还，镇嘉兴，行安抚事。十二年，加昭勇大将军，职如故。十四年，授嘉兴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寻升镇国上将军、黄州路宣慰使，寻罢黄州宣慰司，复旧任。十六年，改授浙西道宣慰使，加招讨使，仍镇国上将军。奉诏征占城，以其国降表、贡物入见，帝嘉之，厚加赏赉。二十四年，从征交趾。明年还师，授邳州万户府万户。三十年，没于军。

○阿剌瓦而思

阿剌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仕其国为千夫长。太祖征西域，驻跸八瓦耳之地，阿剌瓦而思率其部曲来降。从帝亲征，既破瀚海军，又攻轮台、高昌、于阗、寻斯干等，靡战不克，没于军。

子阿剌瓦丁，从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寿一百二岁。

子赡思丁，有子五人：长乌马兒，陈州达鲁花赤；次不别，隆镇卫都指挥使；次忻都，监察御史；次阿合马，拱卫直司都指挥使；次阿散不别，骁勇善骑射，历事成宗、武宗、仁宗，数被宠遇，计前后所赐楮币余四十万缗，他物称是，积官荣禄大夫，三珠虎符。

子斡都蛮袭职。致和元年八月，自上都逃来，丞相燕帖木兒任为裨将，率壮士百人，围灭里帖木兒等于陀罗台驿，擒之以献，特赐衣一袭，及秃秃马失甲、金束带各一，白金一百两，钞二百锭。天历元年九月，充行院同佥。十月，从击忽剌台、马扎罕等军于卢沟桥，败之，追

至紫荆关，多所俘获，招降安童所将军一千五百人，复以功受上赏。二年，进枢佥院。三年，以隆镇卫都指挥使兼领拱卫司。

○抄兒

抄兒，别速氏。世居汴梁阳武县，从太祖收附诸国有功。又从征金，没于阵。

子抄海，从征河南、山东，复没于阵。子别帖，将其父军，从攻鄂州，以功赏银帛衣甲等，继从太子忽哥赤西征大理国，复没于阵。子阿必察，至元五年授武略将军、蒙古千户，赐金符，从围襄樊，复渡江，夺阳罗堡岸口，以功赏白金，进宣武将军、蒙古军总管，管领左右手两万户军。既下广德，从平章阿里海牙征海外国，率死士鼓战船进，夺岸口，擒勇士赵安等，以功赏银帛。十六年，命管领蒙古侍卫军，以疾卒于军。

○也蒲甘卜

也蒲甘卜，唐兀氏。岁辛巳，率众归太祖，隶蒙古军籍。奉旨同所管河西人，从木华黎出征，以疾卒。

子昂吉兒袭领其军，征诸国有功。至元六年，授金符千户，从征蕲、黄、安庆等处。九年，易虎符，升信阳万户，从平章阿术南征，又有功，历淮西道宣慰使、参知政事、都元帅、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行省左丞相、尚书左丞，积官龙虎卫上将军。二十一年，携其子昂阿秃入见。世祖命昂阿秃充速古兒赤。二十四年，随驾征乃颜有功，奉旨代其父职。二十六年，授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大德六年，领兵讨宋隆济等，以功受上赏。还镇庐州，以私财筑室一百二十余间，以居军士之贫者，省台以其事闻，特命升其秩，以金束带赐之。泰定四年卒。昂阿秃之弟暗普，由速古兒赤授金符、唐兀秃鲁花千户，后改授海北海南道廉访使。

○赵阿哥潘

赵阿哥潘，土播思乌思臧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祖巴命，富甲诸羌。父阿哥昌，貌甚伟，有力兼人，金贞祐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保莲花山，以其众来归。皇子阔端之镇西土也，承制以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时兵兴，城无居人，至则招逃亡，立城垒，课耕桑以安辑之，年八十，卒于官。

阿哥潘事亲以孝闻，从伐蜀，与宋都统制曹友闻屡战，胜负略相当，以破大安功最，授同知临洮府事。斩朝天关，乘嘉陵江至阆州，获蜀船三百艘。攻利州，生得其刘太尉，战败宋师于川。宋制置使刘雄飞进攻青居山，阿哥潘击之，宵溃，四川大震。进逼成都，略嘉定，平峨眉太平寨，擒其将陈侍郎、田太尉，余众悉降。大小五十余战，皆先陷阵，皇子赐以金甲、银器。岁壬子，世祖以皇弟南征大理，道出临洮，见而奇之，命摄元帅，城益昌。时宋兵屯两川，堡栅相望，矢石交击，历五年而城始完。宪宗出蜀，以阿哥潘为选锋，攻西安，下之，赐金符，授临洮府元帅。帝驻钓鱼山，合州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率壮士逆战，手杀数十百人，坚遂引去。明日陛见，帝喜曰：“有臣如此，朕复何忧?贝突平鹞迨□剑□□话味肌Ⅴ型辰彳□□□拐蛄黉□Ｋ昙iii□⑺解抟躁馄斗Ａ８□衽┳炙诙□в嗍□⑽咻甲影偈□□死挡患i？さ笨椎溃□□门晕纾□兴颈钟诠└□０８.缗艘运铰戆倨コ滏淦铮□蚯Ｐ诖□袷洹５畚哦□沃□□□□仔惺〕昶渲薄０８.缗嗽唬骸拔移褚运交荻□□□鸵□ 弊洳皇堋Ｒ跃□赂扒嗑由剑□牢□伪□□□□焖烙诘小?

阿哥潘好畜良马，常千蹄，岁择其上骥五驷贡于朝，子孙遵之不替。先是，勋臣子孙为祖父请谥者，帝每靳之，至是敕大臣以美谥谥之，谥曰桓勇。

子重喜，始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癸丑，从世祖征哈剌章，数有功。中统元年，浑都海反，从总帅汪良臣引兵至拔沙河纳火石地逆战，以功授征行元帅。四年，从讨忽都、达吉、散竹台等，克之，制必帖木兒王承制使袭父职为元帅。入觐，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时解军职而转民官者，例纳所佩符。有旨：“赵氏世世勤劳，其金符勿拘常例，使终佩之。”重喜在郡，劝农兴学，省刑敦教，以善治闻。请致仕，不许，诏其长子官卓斯结袭为达鲁花赤。升重喜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卒，谥桓襄。

官卓斯结性靖退，辞官闲处二十余年。仁宗闻其名，召不起。子德寿，云南左丞。

○纯只海

纯只海，散术台氏。弱冠宿卫太祖帐下，从征西域诸国有功。岁癸巳，太宗命佩金虎符，充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从大帅太出破徐州，擒金帅国用安。丁酉，以益都为皇太子分土，迁京兆行省都达鲁花赤。至怀，值大疫，士卒困惫，有旨以本部兵就镇怀孟。未几，代察罕总军

河南，寻复怀孟。己亥，同僚王荣潜畜异志，欲杀纯只海，伏甲絷之，断其两足跟，以帛缄纯只海口，置佛祠中。纯只海妻喜礼伯伦闻之，率其众攻荣家，夺出之。纯只海裹疮从二子驰旁郡，请兵讨荣，杀之。朝廷遣使以荣妻孥赀产赐纯只海家，且尽驱怀民万余口郭外，将戮之。纯只海力争曰：“为恶者止荣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尽诛，徒守空城何为？苟朝廷罪使者以不杀，吾请以身当之。”使者还奏，帝是其言，民赖不死。纯只海给荣妻孥券，放为民，遂以其宅为官廨，秋毫无所?？と说轮□＜热腙睿□□谝源恐缓Ｏ瘸□沙迹□□尸阎□□偷谝磺□诤土郑□耙约沧洹ｋ吩嵘搅曛□唷?

皇庆初，赠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温国公，谥忠襄。仍敕词臣刘敏中制文树碑于怀，以旌其功云。子昂阿剌嗣。

○苫彻拔都兒

苫彻拔都兒，钦察人。初事太宗，掌牧马。从攻凤翔，战潼关，皆有功。后从大将速不台攻汴京，金人列木栅于河南，苫彻拔都兒率死士往拔之，赐良马十匹。师还，金将高都尉率众邀于中路，苫彻拔都兒迎击，斩其首以归，赐白金五十两、币四匹。从攻蔡州，前锋答答兒与金将战，金将捽其须，苫彻拔都兒进斫金将，乃得脱。蔡州破，金守将佩虎符立城上，苫彻拔都兒以铁椎击杀之，取虎符以献。帝嘉其能，命从皇子攻枣阳。继从宗王口温不花攻光州，一日五战，光州下。赐黄金五十两、白金酒器一事、马三十匹。百户爱不怯赤自以临阵不勇，乞苫彻拔都兒自代，遂升百户。从攻滁州，与宋兵大战，至暮，宋兵败走西山，苫彻拔都兒与千户忽孙追杀之。

岁己未，世祖伐宋，募能先绝江者，苫彻拔都兒首应命，率众逼南岸。诏苫彻拔都兒与脱欢领兵百人。同宋使谕鄂州使降。抵城下，鄂守将杀使者以军来袭，苫彻拔都兒与之遇，奋击大破之。复赐黄金五十两。中统三年，授蔡州蒙古汉军万户。冬，宋人犯西平，苫彻拔都兒逐北逾淮，获其生口甚众。至元二年秋，由安庆入庐州，闻宋兵至，亟设伏于竹林，击杀之。四年秋九月，元帅阿术军襄阳安阳滩。宋兵据渡口，苫彻拔都兒击破其众。五年，从阿术围襄阳，击夺宋将夏贵米舟。阿术入汉江，以其有战功，俾与扎剌兒引军南略，获八十人。十年八月，略地淮东。十一年，遣招鄂州。十二年，遣招滁州，诛王安抚。改武略将军、管军千户。五月，伏兵大江北岸，击宋军，败走之。十三年，复略地淮东，获其总管二人以献。迁滁州总管府达鲁花赤。宋都统姜才率军取粮高邮，苫彻拔都兒从史万户夺其马及粮橐二万，淮东平，

入朝。十四年，从讨叛人只里瓦歹于怀剌合都，改宣武将军、滁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

十七年，率其子脱欢、孙麻兀入见。奏曰："臣老矣，幸主上怜之。"帝命以脱欢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佩金符；麻兀为滁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其后脱欢以征倭功授明威将军、滁州万户府达鲁花赤，升昭勇大将军、征行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佩三珠虎符。又以征爪哇功升昭毅大将军，镇守无为滁州万户府达鲁花赤。次子锁住，袭其职。

○怯怯里

怯怯里，斡耳那氏。太宗七年南伐，以千户从阔端攻安丰、寿州。又从诸王塔察兒率蒙古军二千攻荆山，破之，赐马二匹。与万户纳□以兵守沂、郯，略涟海，又从元帅怀都攻襄阳。卒。

子相兀速袭父职，率本部兵从丞相阿术攻襄樊，又从塔出筑正阳堡。泸军乘舰来窥壁垒，相兀速率征骑逆之，夹淮水而军，射死者甚众。至元十一年，赐金符，授武略将军。明年，从御史大夫博罗罕平涟海。秋九月，从丞相伯颜渡淮，率兵一千骑攻淮安南门，破之。又从元帅博罗罕筑湾头堡。万户纳兒□卧疾，令相兀速权领蒙古、女直、汉人三万户。夏五月，宋扬州都统姜才引兵来侵，相兀速率本部兵逆战有功。又从丞相阿术袭制置使李庭芝及姜才于泰州，皆杀之。十四年，加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十八年，为蒙古侍卫亲军总管。二十三年，改千户。三十年，升蒙古侍卫亲军副指挥使司事，易金虎符，加显武将军。

子捏古□，元贞元年，为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大德六年，袭父职，佩金虎符，授宣武将军。延祐四年，升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仍所佩符，进怀远大将军。

○塔不已兒

塔不已兒，束吕糺氏。太宗时以招讨使将兵出征，破信安、河南，以功授金虎符、征行万户。岁甲寅，以疾卒。

子脱察剌袭职。岁己未，率兵渡江，破十字寨。命其子重喜从行。重喜率先引弓，射中敌兵，又多杀获。既而与敌兵战于洋隘口，夺战舰一，流矢中左足，勇气愈倍。时世祖驻跸洋隘口北，亲劳之曰："汝年幼能宣力如是，深可嘉尚。然继今尤当勉之。"及脱察剌卒，以重喜袭职。中统三年，从征李璮有功。四年，以兵镇莒州。至元二年，奉旨初筑十

字路城，以备守御。重喜率兵南巡，为游击军。四年，从抄不花出征，至泗州北古城。时蔡千户为敌兵所围，重喜奋战，救而出之。五年，入觐。帝嘉其功，赐白金、纳失失段及金鞍弓矢等。十年，修正阳城。明年，宋兵围正阳，从战败之。十二年，从下涟海诸城。俄奉旨率五千人从出征，道过衡阳店，与宋将李提辖等战，大败之，杀掠几尽，遂驻兵瓜洲。十三年夏六月，宋都统姜才领诸军来围城堡，败之。秋七月，从兵袭击李庭芝等于泰州。十四年，进昭勇大将军、婺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佩已降虎符。未几卒。

子庆孙袭职，初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镇守安乐州。十六年，移戍镇江府。十八年，还镇通州。二十年，进明威将军。二十二年，移镇十字路。二十四年，领诸翼军镇太湖，教习水战。二十九年，从征爪哇，升昭勇大将军、征行上万户。将行，有旨留之。皇庆二年卒。子孛兰奚袭。

○直脱兒

直脱兒，蒙古氏，父阿察兒，事太祖，为博兒赤。直脱兒从太宗征钦察、康里、回回等部有功。四年，收河南、关西诸路，得民户四万余，以属庄圣皇太后，为脂粉丝线颜色户。八年，建织染七局于涿州。明年，改涿州路，以直脱兒为达鲁花赤。卒。

子哈兰术袭，佩虎符。李璮叛，世祖命领诸万户为监战达鲁花赤以讨之。有功，授解万户翼监战领军。迁益都路蒙古万户，监战密州，没于军。

从子忽剌出袭职，授昭勇大将军。至元十一年，攻宋六安军，有功。行中书省命领诸军战舰冲宋军，宋军败，有旨褒赏。九月，师次安庆。忽剌出及参政董文炳领山东诸军顺流东下，至丁家洲，遇宋臣夏贵、孙虎臣等，战江中，宋军大败，擒其将校三十七人、军五千余、船四十艘。十二年三月，与宋军战硃金沙，复有功。七月，复与宋军战焦山江中。时丞相阿术等督战，忽剌出与董文炳身冒矢石，沿流鏖战八十余里。忽剌出身被数伤，裹创力战，遂胜之。九月，宋臣张殿帅攻夺吕城仓、丹阳县。忽剌出与万户怀都往救，生擒之。十月，下常州，从丞相伯颜略苏、湖、秀州，至长桥，遇宋军，又败之。十三年正月，师至杭州，丞相伯颜命忽剌出守浙江亭及宋北门。五月，扬州军劫扬子桥堡，败之。六月，败真州军。七月，追李庭芝至通海口，降扬州及高邮、宝应、真州、滁州等城，江南平。加昭毅大将军，职如故。寻迁湖

州路达鲁花赤。十四年，进镇国上将军、淮东宣慰使。已而屯守上都。十五年，授嘉议大夫、行御史台中丞。十九年，进资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黄华叛，平之。二十年，授江淮行省左丞。二十三年，迁右丞。三月，进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六月，卒。

○月里麻思

月里麻思，乃马氏。岁丁酉，太宗命与断事官忽都那颜同署。岁戊戌，又同阿术鲁拔都兒充达鲁花赤，破南宿州。岁辛丑，使宋议和。从行者七十余人，月里麻思语之曰："吾与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诈，倘遇害，当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驰抵淮上，宋将以兵胁之，曰："尔命在我，生死顷刻间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贷。"月里麻思曰："吾持节南来，以通国好，反诱我以不义，有死而已。"言辞慷慨，不少屈。宋将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长沙飞虎寨三十六年而死。世祖深悼之，诏复其家，以子忽都哈思为答剌罕，日给粮食其家人。忽都哈思自陈于帝曰："臣愿为国效死，为父雪耻。"帝嘉纳之，授以上均州监战万户。十八年，以招讨使将兵征日本，死于敌。

○捏古剌

捏古剌，在宪宗朝，与也里牙阿速三十人来归。后从征钓鱼山，讨李璮，皆有功。

子阿塔赤，世祖时围襄阳，下江南，败失列及，征乃颜，皆以功受赏。后事成宗、武宗，为札撒兀孙。仁宗时，历官至左阿速卫千户。卒。

子教化，初为速古兒赤，继袭父职。必里阿秃叛，奉旨往平之，凯还，赐衣一袭。天历元年八月，从丞相燕帖木兒战居庸北，有功。九月，进拱卫直都指挥使。寻迁章佩卿。

子者燕不花，初事仁宗，为速古兒赤。英宗时为进酒宝兒赤。天历元年，迎文宗于河南，赐白金、彩段，命为温都赤。九月，往居庸关料敌，道逢二军，谓探马赤诸军曰："今北兵且至，其避之。"者燕不花恐摇众心，即拔所佩刀斩之。授兵部郎中。招集阿速军四百余人。十月，进兵部尚书，授双珠虎符，领军六百人迎敌通州。会丞相燕帖木兒至檀子山，与秃满迭兒战，败之。迁大司农丞。

○阿兒思兰

阿兒思兰，阿速氏。初，宪宗以兵围阿兒思兰之城，阿兒思兰偕其子阿散真迎谒军门。帝赐手诏，命专领阿速人，且留其军之半，余悉还之，俾镇其境内。以阿散真置左右。道遇阇兒哥叛军，阿散真力战死之。帝遣使裹尸还葬之。阿兒思兰言于帝曰："臣长子死，不能为国效力，今以次子捏古来献之陛下，愿用之。"捏古来至，帝命从兀良哈台征哈剌章，有功，兀良哈台赏以白金名马。从伐宋，中流矢而死。

子忽兒都答，充管军百户。世祖命从不罗那颜使哈兒马某之地，以疾卒。

子忽都帖木兒，武宗潜邸时从征海都，以功赏白金。至大元年，授宣武将军、左卫阿速亲军副都指挥使。四年，卒。

○哈八兒秃

哈八兒秃，薛亦氏。宪宗时，从攻钓鱼山有功。还，又从亲王塔察兒北征，充千户所都镇抚。从千户脱伦伐宋，没于阵。

子察罕，从塔察兒攻樊城西门，领扬州等处游击军与宋兵战，有功。至元十一年，从忽都帖木兒攻江陵东南城堡，又从阿剌罕败宋兵于阳逻堡之南。阿剌罕选为本万户府副镇抚。十二年，分隶脱脱总管，出广德游击军，与宋兵战，败之，赐以白金酒器。又从攻独松、千秋、拨出等关及诸山寨，其降民悉绥抚之，赐白金一百两。十三年，中书省檄为瑞安县达鲁花赤。始至，招集逃移民十万余户。十四年，升忠显校尉、管军总把，并领新附军五百人，从宣慰唐兀台战于司空山，有功，命以其职兼都镇抚。俄选充侍卫亲军。十六年，授银符、忠武校尉、管军总把。二十四年，赐金符，授承信校尉、蒙古卫军屯田千户。二十五年，进武义将军、本所达鲁花赤。二十七年，升左翼屯田万户府副万户。大德五年卒。子太纳袭。

○艾貌

艾貌拔都，康里氏。初从雪不台那演征钦察，攻河西城，收西关，破河南；继从定宗略地阿奴，皆有功。又从四太子南伐，命充怯怜口阿答赤孛可孙。又从兵渡江攻鄂，以疾卒于军。

子也速台兒，从讨阿蓝答、浑都海，征李璮，伐宋，累功授管军总把。至元十四年，从攻福建兴化，招古田等处民五千余户，以功升武略将军、千户，赐金符。又招手号新军二千五百余人，升宣武将军、总

管，赐虎符。有旨征日本，也速台兒愿效力，赐以弓矢，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年，授泰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十三年，迁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二十四年，从征乃颜有功。明年卒。后赠金吾卫上将军，追封成武郡公，谥显敏。

列传第十一

○塔本

塔本，伊吾庐人。人以其好扬人善，称之曰扬公。父宋五设托陀，托陀者，其国主所赐号，犹华言国老也。塔本初从太祖讨诸部，屡厄艰危。复从围燕，征辽西，下平滦、白□诸城。军士有妄杀人者，塔本戒之曰：“国之本，民也。杀人得地，何益于国。且杀无罪以坚敌心，非上意。”太祖闻而喜之，赐金虎符，俾镇抚白□诸郡，号行省都元帅，管内得承制除县吏，死囚得专决。久之，徙治兴平。兴平兵火伤残，民惨无生意。塔本召父老问所苦，为除之，薄赋敛，役有时。民大悦，乃相与告教，无违约束，归者四集。塔本始至，户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万户。出己马以宽驿人；贷廉吏银，其子钱不能偿者，焚其券。农不克耕，亦与之牛，比岁告稔，民用以饶。庚寅，诏益中山、平定、平原隶行? < 孜纾□晾钕伞⑯叫「绲茸髀遥□□局怪锸锥瘢□镀溱次蟆９锩□ 4. 喝眨□缛毫牛□槎□沧鳎□熳洹Ｊ窍π窃桑□□□猩□Ｒ琶□嵋灾揭峦吖住Ｔ□瞥隙彳蹲粼斯Ｔ肌⑧□Ａ 15. □□峭□□尽⑸现□□□贩庥□□□□种椅洹Ｗ影16.锲蚴□□緝骸?

阿里乞失铁木兒，嗣父职，为兴平等处行省都元帅。其为治一遵先政，兴学养士，轻刑薄徭，虽同僚不敢私役一民。从大军伐高丽有功。岁丙辰卒。赠宣忠辅义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营国公，谥武襄。子阿台。

阿台，当袭父职，适罢行省为平滦路总管府，丁巳，宪宗命阿台为平滦路达鲁花赤。始至，请蠲银、盐、酒等税课八之一，细民不征。世祖即位，来朝，赐金虎符。诸侯王道出平滦，供给费银七千五百两，户部不即偿，阿台自陈上前，尽取偿以归。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至元十年，进阶怀远大将军。岁饥，发粟赈民。或持不可，阿台曰：“朝廷不允，愿以家粟偿官。”于是全活甚众。僚属始至，阿台必遗之盐、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剥民耳。”姻族穷者，月有常给；民有丧不能葬者，与之棺□郭、布帛、资粮。滦为孤竹故国，乃庙祀伯夷、叔齐，以励风俗。二十一年，进昭武大将军。二十四年，乃颜叛，献马五百匹佐军，世祖大喜。已而得乃颜银甕，亟以赐之。二十五年入朝，以疾卒。赐宣力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永平郡公，谥忠亮。子迭里威失。

迭里威失，少好读书，成宗时入宿卫，授河西廉访司佥事，拜监察御史，迁淮西廉访副使，召为中书左司员外郎，改枢密院参议，升判官。延祐四年，授翰林侍讲学士，出为河间路总管。属岁饥，出俸金及官库所积赈之，活数十万人。河间当水陆要冲，四方供亿皆取给焉，迭里威失立法调遣，民便之。复建言增置便习弓马尉一人，益逻兵之数，于是盗贼屏息。陵州群凶为官民害，悉收系死狱中。后升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子锁咬兒哈的迷失。

锁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卫英宗潜邸，掌服御诸物。英宗即位，拜监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诏起大刹于京西寿安山，锁咬兒哈的迷失与御史观音保、成珪、李谦亨上章极谏，以为东作方始，而兴大役，以耗财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岁在辛酉，不宜兴筑。初，司徒刘夔妄献浙右民田，冒出内帑钞六百万贯，丞相帖木迭兒分取其半，监察御史发其奸，由是疾忌台谏。至是，帖木迭兒之子琐南为治书侍御史，密奏曰："彼宿卫旧臣，闻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今讪上以扬己之直，大不敬。"帝乃杀锁咬兒哈的迷失与观音保，杖珪、谦亨，黥之，窜诸遐裔。泰定初，赠锁咬兒哈的迷失资德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永平郡公，谥贞愍。赐其妻子钞五百贯、良田千亩，仍诏树碑神道。

○哈剌亦哈赤北鲁

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人也。性聪敏，习事。国王月仙帖木兒亦都护闻其名，自唆里迷国征为断事官。月仙帖木兒卒，子八兒出阿兒忒亦都护年幼，西辽主鞠兒可汗遣使据其国，且召哈剌亦哈赤北鲁，至则以为诸子师。八兒出阿兒忒闻太祖明圣，乃杀西辽使，更遣阿怜帖木兒都督等四人使西辽。阿怜帖木兒都督者，哈剌亦哈赤北鲁婿也。具语以其故，于是与其子月朵失野讷驰归太祖，一见大悦，即令诸皇子受学焉。仍令月朵失野讷以质子入宿卫。从帝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是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兼独山城达鲁花赤。月朵失野讷卒，子乞赤宋忽兒，在太宗时袭爵，赐号答剌罕。子四人：曰塔塔兒，曰忽栈，曰火兒思蛮，曰月兒思蛮。

世祖命火兒思蛮从雪雪的斤镇云南。月兒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后因军帅札忽兒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居平凉。与其子阿的迷

失帖木兒入觐，世祖诏入宿卫为必阇赤，命从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六盘。安西王薨，其子阿难答嗣。成宗即位，遣使入朝，因奏：“阿的迷失帖木兒父子，本先帝旧臣，来事先王，服勤二十余年矣。若终老王府，非所以尽其才也，愿以归陛下用之。”成宗可其奏，授阿的迷失帖木兒汝州达鲁花赤，积官秘书太监。卒。子阿邻帖木兒。

阿邻帖木兒，善国书，多闻识，历事累朝，由翰林待制累迁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英宗时，以旧学日侍左右，陈说祖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天历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统，一见欢甚，顾左右曰：“此朕师也。”天历三年，进光禄大夫、知经筵事。

子曰沙剌班，曰秃忽鲁，曰六十，曰咱纳禄。沙剌班，累拜中书平章政事、大司徒、宣政院使。

○塔塔统阿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钡墼唬骸爸倚⑷艘玻　蔽适怯『斡茫□栽唬骸俺瞿汕□龋□□稳瞬模□磺惺陆杂弥□□晕□叛槎□！钡凵浦□□□幼笥摇Ｊ呛蠓灿兄浦迹□加糜≌拢□悦□浦□５墼唬骸叭晟钪□竟□淖趾酰俊彼□□嘲⑪ひ运□潭裕□浦迹□烀□烫□又钔跻晕坟Ｗ质楣□浴Ｌ□诩次唬□□灸诟□耒艚鸩□Ｃ□淦尬岷屠□衔□首庸□莶靸喝槟福□奔哟陀琛Ｋ□□嘲⒄僦钭于椭□唬骸吧弦匀昴妇嫌□□樱□陀枭鹾瘢□甑绕褚擞兄□□毕裙┫□佑茫□杏嘣蚩煞质堋！钡畚胖□□耸坛荚唬骸八□□嘲⒁噪匏□拖裙┫□樱□淞□榭芍□印！庇墒鞘□永裼觥Ｒ约沧洹Ｖ链笕□辏□□蟹畲蠓颍□贩庋忝趴す□Ｗ铀娜耍撼ひ耋嗣允Ｂ□瘟□朊允Ｂ□嗡俾藓＃□误泼唷?

玉笏迷失，少有勇略，浑都海叛于三盘，时玉笏迷失守护皇孙脱脱营垒，率其众与浑都海战，败之。追至只必勒，适遇阿蓝答兒与之合兵，复战，玉笏迷失死之。

力浑迷失，有膂力，尝猎于野，与众相失，遇盗三人，欲夺其衣，力浑迷失搏之，尽仆，遂缚以还。帝召见，选力士与之角，无与敌者。帝壮之，赐金，令行宿卫。

速罗海，袭父职，仍命司内府玉玺金帛。

笃绵，旧事皇子哈剌察兒，世祖即位，从其母入见，欲官之，以无功辞，命统宿卫。奉使辽东。卒，封雁门郡公。子阿必实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

○岳璘帖穆尔

岳璘帖穆尔，回鹘人，畏兀国相暾欲谷之裔也。其兄仳理伽普华，年十六，袭国相、答剌罕。时西契丹方强，威制畏兀，命太师僧少监来临其国，骄恣用权，奢淫自奉。畏兀王患之，谋于仳理伽普华曰："计将安出？"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斩之。以功加号仳理杰忽底，进授明别吉，妻号赫思迭林。左右有疾其功者，谮于其王曰："少监珥珠，先王宝也，仳理伽普华匿之，盍急索勿失。"其王怒，索宝甚急。仳理伽普华度无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赐以金虎符、狮纽银?13.痼ひ我弧⑭陆鹬彼镄N舅娜耍□允扯□□□ぁ＜逃执鸵□逋蛄健R缘茉拉U帖穆尔为质。仳理伽普华以疾卒。

岳璘帖穆尔从太祖征讨，多战功。皇弟斡真求师傅，帝命岳璘帖穆尔往，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杀为先，帝闻而嘉之。从平河南，徙赞县民万余户入乐安。俄授河南等处军民都达鲁花赤，佩金虎符，并赐宫女四人。所得上方赏赉，悉辇归故郡，以散亲旧。且盛陈汉官仪卫以激厉之，国人羡慕。道出河西，所过榛莽，或时乏水，为之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庆称便。太祖即位，以中原多盗，选充大断事官。从斡真出镇顺天等路，布德化，宽征徭，盗遁奸革，州郡清宁。寻复监河南等处军民。年六十七，卒于保定。后赠宣力保德功臣、山东宣慰使，谥庄简。子合剌普华，见《忠义传》。

○李桢

李桢，字干臣。其先，西夏国族子也。金末，桢以经童中?＜瘸ぃ□胛□首樱□晕难У媒□蹋□□诩沃□□兔□癯龈杀仃^赤。从皇子阔出伐金，帝命之曰："凡军中事，须访桢以行。"及下河南诸郡，阔出遣桢偕吉登哥往唐、邓二州数民实，兵余岁凶，流散十八九。桢至，赈恤饥寒，归者如市。十年，从大将察罕下淮甸。桢以功佩金符，授军前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桢奏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十三年，师围寿春，天雨不止，桢言于察罕曰："顿师城下，暑雨疫作，将有不利。且城久拒命，破必屠之，则生灵何辜。请退舍数里，身往招之。"从之。桢遂单骑入敌

垒，晓以利害，明日，与其将二人率众来降。以功赐银五千两。桢表言：“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庚戌，赐虎符，授襄阳军马万户。丙辰，宪宗命桢率师巡哨襄樊。戊午，帝亲征，召桢同议事。秋九月，卒于合州，年五十九。

○速哥

速哥，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父怀都，事太祖，尝从饮班术尼河水。速哥为人外若质直，而内实沉勇有谋，雅为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觇其虚实，语之曰：“即不还，子孙无忧不富贵也。”速哥顿首曰：“臣死，职耳。奉陛下威命以行，可无虑也。”帝悦，赐所常御马。至河，金人闭之舟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达汴。及见金主，曰：“天子念尔土地日狭，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尔能共修岁币，通好不绝，则转祸为福矣。”谒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国使，为尔屈乎?苯鹬髯持□□》鹭匆□□圃唬骸肮橛锶曛鳎□赜□颖□□衣示□褚韵嘀苄□□瓯曳撬□乓病！彼俑缫□希□椿辰鹭匆猿觥Ｋ俑缢溲鹞□恢牵□□□镀涞乩矶蛉□ 3. 枪□嗣裰□咳酢＜雀疵□□敢孕槭蹈妫□乙运□辰鹭聪住5 巯苍唬骸拔业媒鹩谌晔种幸印！备匆源椭□Ｊ枷铝钫鞅□戏ァ1 □梁颖卑叮□街塾□桑□鹁□掠诤幽希□哿钜俏赖妓俑缇又行校□茁势□Ｔ苏笪鞑呗砩澈印；犷Ｗ诰□嘤上濉5.酥粒□骄□泄ブ□＜敖鹜觯□□徒鸹ぜ菔课迦耍□唬骸按艘造喝晡□怪□蝗枰病！蔽羰构□浦荩□迫说辽逼淞悸恚□潦牵□嬉葬泼翊椭□Ｋ暌椅矗□鄞尤菸剿俑缭唬骸拔医□偃辏□饔颉⑱性□□□瞑裰□！彼俑缭侔菰唬骸靶疑酰〕家庵性□□恪！钡墼唬骸拔魃街□常□舜镆员保□昶渲髦□Ｈ暧诔侵泄勾舐ィ□悠渖希□谷私匝鐾□辏□旮┓□椭□□瞬晃昂酰 蹦艘晕□轿鞔蟠锫郴ǔ唷Ｊ苊□匠觯□谢鼗亓□怂鲜虏皇担□□肿铮□鲋钔荆□敝辜嗾咴唬骸肮没浩湫蹋□比胱唷！备醇□墼唬骸按肆□苏撸□□□饔颍□揭孕∽锞≈镏□□址撬□曰吃度艘病Ｔ敢源统迹□嫉美□柚□□棺曰谖蚯勹疲□□□沼茫□敝□抟嬉病！钡垡饨猓□倭□宋街□唬骸吧□暾咚俑缫玻□浣吡κ轮□！敝猎浦校□允椭□：笥兄链蠊僬摺Ｆ淇泶蟀□硕嗬啻恕Ｗ淠炅□□□Ｔ□浦荫丛送□鹿Ｔ肌⑧□Ａ15. □□峭□□尽⑤现□□□贩庑□□酰□种蚁濉？

子六人：曰长罕，曰玉吕忽都，曰撒合里都，曰忽兰，曰忽都兒不花，曰不花。长罕、玉吕忽都、撒合里都，皆从兀鲁赤太子出征，以战功显。

忽兰之母以后戚故，得袭职。鉏强植弱，均役平刑，阖郡赖以安辑。乙未之抄户籍也，前赐崞人已入官籍，更赐山西户三百。西方多

盗，郡县捕不得，则法当计所失物直倍偿，郡县苦之。有甄军判者，率群盗往来阜平、曲阳间，杀人浑源界而夺之财。县以失捕当偿，忽兰曰：“此大盗也，县岂能制哉?奔辞睬□瞬墩缟敝□□瞬镀溆嗟常□浜δ顺□：隼夹源矿疲□豢岷梅穑□⑹□Ы鹦蘖□□拢□ń鹇执蠡幔□□□蛉恕W淠晁氖□□Ｔ□□！13.鹱瞎饴淮蠓颉⑸现□□□贩庠乒□□□挚抵摇?

子天德于思，颖悟过人，世祖闻其贤，令袭父爵，养母完颜氏以孝闻。自中山北来，适有边衅，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抚循其民，无有宁息，形容尽瘁。帝闻而嘉之，赐驯豹、名鹰，使得纵猎禁地，当时眷顾最号优渥。卒年三十九。赠太傅、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云国公，谥显毅。子孙世多显贵云。

○忙哥撒兒

忙哥撒兒，察哈札剌兒氏。曾祖赤老温恺赤，祖搠阿，父那海，并事烈祖。及太祖嗣位，年尚幼，所部多叛亡，搠阿独不去。皇弟槊只哈撒兒阴擿之去，亦谢不从。搠阿精骑射，帝甚爱之，号为默尔杰，华言善射之尤者也。帝尝与贼遇，将战，有二飞鹭至，帝命搠阿谢之。请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搠阿一发坠其雄。贼望见，惊曰：“是善射若此，飞鸟且不能逃，况人乎?辈徽蕉□ァ４诱髂寺□□新嗜癖□亩□□□靼□幢□俨欢□□兄埂６砀垂亩□□□靼⒁嗖欢□□凶湟晌凡桓仪啊Ｌ□嬲髅锢锛□□□＃□靼⒂肫涞茏笥伊φ揭晕赖邸；嶝Ａ己闭芾锫砝丛□□心艘□恕Ｄ呛Ｊ绿□妫□咐□柘眨□闯⑫斡谘裕□奂纹渲遥□夷钇涫姥□□□饣场18.逖舭倨呤□寤Ａ?

忙哥撒兒事睿宗，恭谨过其父。尝从攻凤翔，首立奇功。定宗升为断事官，刚明能举职。宪宗在籓邸，深知其人。从征斡罗思、阿速、钦察诸部，常身先诸将，及以所俘宝玉颁诸将，则退然一无所?Ｏ茏谟墒且嬷刂□怪位Ｏ邸之分民。间出游猎，则长其军士，动如纪律。虽太后及诸嫔御小有过失，知无不言，以故邸中人咸敬惮之。乃以为断事官之长，其位在三公之上，犹汉之大将军也。既拜命，出帐殿外，欹橐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问曰：“主上以我长此官，诸公其为我言，当以何道守官？”众皆默然。又问之，有夏人和斡居下坐，进曰：“夫札鲁忽赤之道，犹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伤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闻之，即起入帐内。众不知所为，皆咎和斡失言。既入，乃为帝言和斡之言善。帝召和斡，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和斡由是知名。

定宗崩，宗王八都罕大会宗亲，议立宪宗。畏兀八剌曰：“失烈门，皇孙也，宜立。且先帝尝言其可以君天下。”诸大臣皆莫敢言。忙哥撒兒独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众乃不敢异，八都罕乃奉宪宗立之。宪宗之幼也，太宗甚重之。一日行幸，天大风，入帐殿，命宪宗坐膝下，抚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他日，用牸按豹，皇孙失烈门尚幼，曰：“以牸按豹，则犊将安所养？”太宗以为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其后太宗崩，六皇后摄政，竟立定宗。故至是，二人各举以为言云。

宪宗既立，察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谋作乱，刳车辕，藏兵其中以入，辕折兵见，克薛杰见之，上变。忙哥撒兒即发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觉，仓卒不能战，遂悉就擒。宪宗亲简其有罪者，付之鞫治。忙哥撒兒悉诛之。帝以其奉法不阿，委任益专。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兒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以所御大帐行扇赐之。其见亲宠如此。

癸丑冬，病酒而卒。帝以忙哥撒兒当国时，多所诛戮，及是，咸腾谤言，乃为诏谕其子，略曰：

汝高祖赤老温恺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劳绩，惟朕皇祖实褒嘉之。汝父忙哥撒兒，自其幼时，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过咎。从我皇考，经营四方。迨事皇妣及朕兄弟，亦罔有过咎。暨朕讨定斡罗思、阿速、稳兒别里钦察之域，济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战，功多于诸将。俘厥宝玉，大赉诸将，则退然无欲得之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宪，治我蒐田，辑我国家，罔不咸乂。惟厥忠，虽其私亲，与朕嫔御，小有过咎，一是无有比私。故朕皇妣，迨朕昆弟，无不嘉赖。朝之老臣、宿卫耆旧，无不严畏。录其勤劳，命为札鲁忽赤，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辨狱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众无哗言，朕听以安。

自时厥后，察哈台阿哈之孙，太宗之裔定宗、阔出之子，及其民人，越有他志。赖天之灵，时则有克薛杰者，以告于朕。汝父肃将大旅，以遏乱略，按赤台等谋是用溃，悉就拘执。朕取有罪者，使辨治之，汝父体朕之公，其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使治也速、不里狱，亦克比于法。

惟尔脱欢、脱兒赤：自朕用汝父，用法不阿，兄弟亲姻，咸丽于

宪。今众罔不怨，曰“尔亦有死耶”，若有慊志。人则虽死，朕将宠之如生。肆朕训汝，尔克明时朕言，如是而有福，不如是而有祸。惟天惟君，能祸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立身正直，制行贞洁，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能用朕言，则不坠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间汝矣；不用朕言，则人将仇汝、伺汝、间汝。怨汝父者，必曰“汝亦与我夷矣”，汝则殆哉。汝于朕言，弗慎绎之，汝则有咎；克慎绎之，人将敬汝畏汝，无间伺汝，无慢汝怨汝者矣。又，而母而妇，有谗欺巧佞构乱之言，慎勿听之，则尽善矣。

至顺四年，追封忙哥撒兒为兖国公。子四人：长脱欢，次脱兒赤，次也先帖木尔，次帖木兒不花。脱欢为万户，无子。脱兒赤子明礼帖木兒，累官翰林学士承旨，从征乃颜有功。明礼帖木兒子咬住，咬住子也先，延徽寺卿。也先帖木兒子曰哈剌合孙。帖木兒不花子曰塔术纳，曰哈里哈孙，曰伯答沙。

伯答沙幼入宿卫，为宝兒赤。历事成宗、武宗，由光禄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升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院使，遥授左丞相。武宗崩，护梓宫葬于北，守山陵三年，乃还。仁宗即位，眷顾益厚。延祐二年，拜中书右丞相。时承平日久，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庙堂之上，而百姓乂安于下，一时号称极治。仁宗崩，帖木迭兒执政，改授集贤大学士，仍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未几，以大宗正札鲁忽赤出镇北方，亦以清静为治，边民按堵。泰定间还朝，加太保。及倒剌沙构兵上都，兵溃，伯答沙奉玺绂来上，文宗嘉之。拜太傅，仍为札鲁忽赤。至顺三年薨。

伯答沙为人清慎宽厚，号称长者。其殁也，贫无以为敛，人皆叹其廉。诏赠推忠佐理正德秉义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威平王。

三子：长马马的斤，次泼皮，次八郎。八郎期而孤，其母乞咬契氏二十而寡，守节不他适。八郎后为大宗正府札鲁忽赤，能继其先。有成立者，母氏之教也。

○孟速思

孟速思，畏兀人，世居别失八里，古北庭都护之地。幼有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太祖闻之，召至阙下，一见大悦，曰：“此兒目中有火，它日可大用。”以授睿宗，使视显懿庄圣皇后分邑岁赋。复事世祖于潜藩，日见亲用。宪宗崩，孟速思言于世祖曰：“神器不可久旷，太祖嫡

孙，唯王最长且贤，宜即皇帝位。”诸王塔察兒、也孙哥、合丹等，咸是其言。世祖即位，眷顾益重。南征时，与近臣不只兒为断事官。及诸王阿里不哥叛，相拒漠北，不只兒有二心，孟速思知之，奏徙之于中都，亲监护以往，帝以为忠。数命收召豪俊，凡所引荐，皆极其？Z□氚餐□□葚┤啵□檀恰5塾锇餐□柏┤嗖□铡⒂□反蠓蛟侣衬茄莸仍唬骸跋驮彰纤偎迹□笾□俗澹□衔□币病！泵纤偎嘉□烁昭辖餍拧T榫俞♂iii□币槭滥□梦拧V猎□哪曜洌□炅□□卸□5塾劝У浚□刳置艋荨N渥诔□□□浦彝□伦衾砉T肌⑻□A15.□□峭□□尽⑸现□□□贩馕涠纪酰□内种敲簟W泳湃耍□嘀链蠊佟？

列传第十二

○赛典赤赡思丁子纳速剌丁 忽辛附

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兒，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改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入为燕京断事官。宪宗即位，命同塔剌浑行六部事，迁燕京路总管，多惠政，擢采访使。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乏。

世祖即位，立十路宣抚司，擢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皆降制奖谕。至元元年，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出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中书以闻，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七年，分镇四川，宋将昝万寿拥强兵守嘉定，与赛典赤军对垒，一以诚意待之，不为侵掠，万寿心服。未几，赛典赤召还，万寿请置酒为好，左右皆难之，赛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复言未可饮，赛典赤笑曰：“若等何见之小耶。昝将军能毒我，其能尽毒我朝之人乎?蓖蚴偬痉□０四辏□兄迹捍缶□□□逖簦□鞯酪私□□郧Ｖ浦□Ｓ谑侨□涑噘芍６β时□□讲13.□□良味ǎ□袼谓□□耍□沉髯莘ι□掀涓Π牛□裾浇６.□□怂摇Ｑ懊□惺∈掠谛嗽□□ù□糕谩?

十一年，帝谓赛典赤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遂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赐钞五十万缗、金宝无算。时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具甲兵以为备。赛典赤闻之，乃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请曰：“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王闻，遽骂其下曰：“吾几为汝辈所误?泵魅眨□睬壮既睢□⑽还□说戎粒□□涑辔室院卫窦□□栽唬骸拔岬扔肽伤儇荻≠衫矗□佑绦值芤玻□胗米永窦□！苯砸悦□砦□蓿□茛蛏豕Ｂ□壅叽蠛ＡＤ松柩绯滤□徒鸨σ□鳎□瓢眨□∫杂胫□□□舜笙补□□Ｃ魅绽葱唬□镏□唬骸岸□□湮□谕跚壮迹□从忻□簦□豢梢砸楣□拢□□魇诰□惺《鲜鹿伲□晕醇□酰□锤疑檬

凇！绷钜蝗嘶梗□荣魍酰□醮笤谩Ｓ墒钦□钜惶□□涑嗨□□?

十二年，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又奏：“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十三年，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郭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

有土吏数辈，怨赛典赤不已，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帝顾侍臣曰：“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奔疵□邓腿□涑啻χ沃□＜戎粒□哑湫担□亿椭□唬骸叭舨懿恢□弦员阋嗣□遥□仕呶易厶裕□医癫蝗曜铮□颐□暌怨伲□芙咧易允旰酰俊苯赃低钒菪辉唬骸澳秤兴雷铮□秸录壬□□□止僦□□囊运辣ā！苯恢号逊□怀＃□□闶》1.□耪鞑焕□□□涑嗲踩粟鸵阅嫠郴龈＃□以嘉□值堋＝恢和醮笙玻□字猎颇希□□涑嘟加□□□员隼瘢□炱蛴牢□O臣。萝盘甸叛，往征之，有忧色，从者问故，赛典赤曰：“吾非忧出征也，忧汝曹冒锋镝，不幸以无辜而死；又忧汝曹劫虏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师次萝盘城，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赛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谕之。萝盘主曰：“谨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诸将奋勇请进兵，赛典赤又不可。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赛典赤大怒，遽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命左右缚之。诸将叩首，请俟城下之日从事。萝盘主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国出降。将卒亦释不诛。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赛典赤居云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阐北门。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齐绎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号泣震野。帝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子五人：长纳速剌丁；次哈散，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次忽辛；次苫速丁兀默里，建昌路总管；次马速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纳速剌丁，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归以驯象十二入贡，有旨赏金五十两、衣二袭，麾下士赏银有差。会其父赡思丁殁，云南省臣于诸夷失抚绥之方，世祖忧之，近臣以纳速剌丁为言。十七年，授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寻升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谓云南省规措所造金簿贸易病民，宜罢；其一谓云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帅府，近宣慰司已奏罢，而元帅府尚存，臣谓行省既兼领军民，则元帅府亦在所当罢；其一谓云南官员子弟入质，臣谓达官子弟当遣，余宜罢。奏可。二十一年，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奏减合剌章冗官，岁省俸金九百余两；屯田课程专人掌之，岁得五千两。二十三年，以合剌章蒙古军千人，从皇太子脱欢征交趾，论功赏银二千两。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以疾卒。赠推诚佐理协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封延安王。

子十二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乌马兒，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扎法兒，荆湖宣慰使；忽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云南行省左丞；阿容，太常礼仪院使；伯颜察兒，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

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备宿卫，世祖善其应对。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强盗，往往群聚山林，劫杀行路，官军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谕之。未几，贼二人来自归，忽辛赐之冠巾，且谕之曰："汝昔为贼，今既自归，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闼无间，悉放还，令遍谕其党。数日后，招集其为首者十辈来，身长各七尺余，罗拜庭下，顾视异常，众悉惊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为民，俾随侍左右，夜则令卧户外，时呼而饮食之，各得其欢心。群盗闻之，相继款附。

二十一年，授云南诸路转运使。明年，转陕西道。又明年，授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寻除南京总管。三十年，授两浙盐运使。大德九年，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既至，条具诸不便事言于宗王，请更张之，王不可，忽辛与左丞刘正驰还京师，有旨令宗王协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规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宿卫，有司不胜供给，忽辛按朝廷元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其宿卫三分之二。马龙州酋谋叛，阴与外贼通，持所受宣敕纳贼以示信，事觅，宗王为左右所蔽，将释不问，忽辛与刘正反覆研鞫，反状尽得，竟斩之。军粮支给，地理远近不同，吏夤缘为奸，忽辛

籍军户姓名及仓廪处所，为更番支给，吏奸始除。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民家宿食，室无宁居。忽辛度地置草场，构屋数十间，使为牧所，民得以安。

广南酋沙奴素强悍，宋时尝赐以金印，云南诸部悉平，独此梗化。忽辛遣使诱致，待之以礼，留数月不遣，酋请还，忽辛曰："汝欲还，可纳印来。"酋不得已，赍印以纳，忽辛置酒宴劳，讽令偕印入觐，帝大悦。大德五年，缅国主负固不臣，忽辛遣人谕之曰："我老赛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训是遵，凡官府于汝国所不便事，当一切为汝更之。"缅国主闻之，遂与使者偕来，献白象一，且曰："此象古来所未有，今圣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赐缅国主以世子之号。乌蛮等租赋，岁发军征索乃集，忽辛以利害榜谕诸蛮，不遣一卒，而租赋咸足。俄有为飞语及符谶以惑宗王者，忽辛引刘正密为奏驰报，朝廷遣使临问，凡造言之徒悉诛之，忽辛偕使者还觐。

大德八年，出为四川行省左丞，改江浙行?V链笤□辏□萑俾淮蠓颉13.□餍惺Σ秸抡□隆C髂辏□阅咐闲恢肮檠□S置髂暾□伦洹L炖□□辏□□氐滦□菝粽□T肌⑸现□□⒂汗□□□种壹颉?

子二人：伯杭，中庆路达鲁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布鲁海牙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兒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学，未几，即善其国书，尤精骑射。年十八，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西征，布鲁海牙扈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氈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又赐以中山店舍园田、民户二十，授真定路达鲁花赤。

辛卯，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佩金虎符，赐民户十。未几，授断事官，使职如故。时断事官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而布鲁海牙小心谨密，慎于用刑。有民误殴人死，吏论以重法，其子号泣请代死，布鲁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惧则杀之。既而不惧，乃曰："误殴人死，情有可

宥，子而能孝，义无可诛。”遂并释之，使出银以资葬埋，且呼死者家谕之，其人悦从。是时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专杀，布鲁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尝出金赎死者数十人。征讨之际，隶军籍者，惮于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军中多逃归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归者死。命布鲁海牙与断事官卜只兒按顺天等路，及至州县，得募人代者万一千户、逃者十二人。然募者闻命将下，已潜遣家人易代募者。布鲁海牙闻之，叹曰：“募者已惧罪往易，逃者因单弱思归，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状，皆得经减。有丁多产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则曰：“此而不杀，何以戒后?庇星约颂诱撸□袈鄣彼溃□悸澈Q涝唬骸鞍苈腋俪＃□锕桃怂溃淮思艘玻□窨衫□郏　泵□戎□F渲捶攵皆世嗳绱恕?

世祖即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命布鲁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钱贷人者，不逾时倍取其息，布鲁海牙正其罪，使偿者息如本而止，后定为令。中统钞法行，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时庄圣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银，由是真定无本，钞不可得。布鲁海牙遣幕僚邢泽往谓平章王文统曰：“昔奉太后旨，金银悉送至上京。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今旧钞既罢，新钞不降，何以为政？且以金银为本，岂若以民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赏推戴之功也，其为本不亦大乎?蔽耐巢荒芏幔□13.党□迩ΦB□窭狄员恪6砬了车碌嚷沸□渴梗□褰鸹7.□@闯□□勖□□□坷椭□□鸵院6□圜健V猎□□昵镒洌□炅□□拧?

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得禄不入私室。幼时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尽有其产，及贵显，筑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为言，常慰谕之，终无间言。帝尝赐以太府绫绢五千匹，丝絮相等，弟求四之一纳其国赋，尽与之，无吝色。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惫首铀锝孕樟□稀：蠡蜃嗔□鲜私□叨啵□松蕴□ィ□雷嬖唬骸安悸澈Q拦X啵□铀镆嚯匏□□□侨甑痹ぁ！贝蟮鲁酰□□峭□□尽4.笏就剑□贩馕汗□□□中④病?

子希闵、希宪、希?⑾R□⑾Q铡⑾T浮⑾B场⑾9薄⑾V小⑾@ǎ□镂迨□□耍□窍匀收叽□兄□□O茏杂写□?

○高智耀子睿附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国进士第，夏亡，隐贺兰山。太宗访求河西故家子孙之贤

者，众以智耀对，召见将用之，遽辞归。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奏官之，不就。宪宗即位，智耀入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世祖在潜邸已闻其贤，及即位，召见，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覆辩论，辞累千百。帝异其言，铸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学士，命循行郡县区别之，得数千人。贵臣或言其诡滥，帝诘之，对曰："士，譬则金也，金色有浅深，谓之非金不可，才艺有浅深，谓之非士亦不可。"帝悦，更宠赉之。智耀又言："国初庶政草创，纲纪未张，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台，用其议也。擢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会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帝求报聘之使以析其问，智耀入见，请行，帝问所答，画一敷对，称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为之震悼。后赠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宁国公，谥文忠。子睿。

睿，资廪直亮，智耀之北使也，携之以行。及卒，帝问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见，时年十六。授符宝郎，出入禁闼，恭谨详雅。久之，授唐兀卫指挥副使，历翰林待制、礼部侍郎。除嘉兴路总管，境内有宿盗，白昼掠民财，捕者积十数辈莫敢近。睿下令，不旬日，生擒之，一郡以宁。擢江东道提刑按察使，部内草窃陆梁，声言围宣城。郡将怯懦，城门不开，睿召责之曰："寇势方炽，官先示弱，民何所凭？"即命密治兵卫，而洞开城门，听民出入贸易自便。既而寇以有备，不敢进，遂讨平之。除同佥行枢密院事，迁浙西道肃政廉访使。盐官州民，有连结党与，持郡邑短长，其目曰十老，吏莫敢问，睿悉按以法，阖境快之。拜江南行台侍御史，进御史中丞，除淮东道肃政廉访使。盗窃真州库钞三万缗，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数百人，吏因为奸利，睿躬自详谳而得其情，即纵遣之。未几，果得真盗。复拜南台御史中丞，务持大体，有儒者之风焉。延祐元年卒，年六十有六。累赠推忠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宁国公，谥贞简。

子纳麟，官至太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大夫。

○铁哥

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兒人。迦叶弥兒者，西域筑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斡脱赤亦贵用事，领迦叶弥兒万户，奏曰："迦叶弥兒西陲小国，尚未臣服，请往谕之。"诏偕近侍以往。其国主不从，怒而杀之，帝为发兵诛国主，元贞元年封代国公，谥忠遂。

斡脱赤之殁，铁哥甫四岁，性颖悟，不为嬉戏。从那摩入见，帝问谁氏子，对曰："兄斡脱赤子也。"帝方食鸡，辍以赐铁哥。铁哥捧而不食，帝问之，对曰："将以遗母。"帝奇之，加赐一鸡。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见书畏吾字于壁，问谁所书，僧对曰："国师兄子铁哥书也。"帝召见，爱其容仪秀丽，语音清亮，命隶丞相孛罗备宿卫。先是，世祖事宪宗甚亲爱，后以谗稍疏，国师导世祖宜加敬慎，遂友爱如初。至是，帝将用铁哥，曰："吾以酬国师也。"于是铁哥年十七，诏择贵家女妻之，辞曰："臣母汉人，每欲求汉人女为妇，臣不敢伤母心。"乃为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饔膳汤药，日益亲密。

至元十六年，铁哥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长民者亦佩符，请省之，以彰武职。"从之。十七年，进正议大夫、尚膳监。帝尝谕之曰："朕闻父饮药，子先尝之，君饮药，臣先尝之。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又曰："朕以宿卫士隶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将用之。"诏赐第于大明宫之左。留守段圭言："逼木局，不便。"帝曰："俾居近禁闼，以便召使。木局稍隘，又何害焉。"

高州人言，州境多野兽害稼，愿捕以充贡。铁哥曰："捕兽充贡，徒济其私耳，且扰民，不可听。"从之。十九年，迁同知宣徽院事，领尚膳监。有食尚食余饼者，帝察知之，怒。铁哥曰："失饼之罪在臣，食者何与焉。"内府食用圆米，铁哥奏曰："计粳米一石，仅得圆米四斗，请自今非御用，止给常米。"帝皆善之。进中奉大夫、司农寺达鲁花赤。从猎百杳兒之地，猎人亦不刺金射兔，误中名驼，驼死，帝怒，命诛之。铁哥曰："杀人偿畜，刑太重。"帝惊曰："误耶，史官必书。"亟释之。庾人有盗凿粳米者，罪当死。铁哥谏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盗粳欲食母耳，请贷之。"牧人有盗割驼峰者，将诛之。铁哥曰："生割驼峰，诚忍人也。然杀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诏皆免死。二十二年，进正奉大夫，奏："司农寺宜升为大司农司，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农之意。"制

可。进资善大夫、司农。时司农供膳，有司多扰民，铁哥奏曰：“屯田则备诸物，立供膳司甚便。”从之。桓州饥民鬻子女以为食，铁哥奏以官帑赎之。

二十四年，从征乃颜，至撒兒都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铁哥奏曰：“昔李广一将耳，尚能以疑退敌，况陛下万乘之威乎！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于是帝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觇伺，惧有伏，遂引去。帝以金章宗玉带赐之。二十九年，进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以病足，听舆轿入殿门。帝尝忆北征事，不能悉记，铁哥条举甚详，帝悦，以金束带赐之。初，诏遣宋新附民种蒲萄于野马川晃火兒不剌之地，既献其实，铁哥以北方多寒，奏岁赐衣服，从之。

成宗即位，以铁哥先朝旧臣，赐银一千两、钞十万贯。他日，又赐以玛瑙碗，谓铁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赐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大德元年，加光禄大夫。三年，乞解机务，从之。仍授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时诸王朝见，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铁哥知之，俾专其事，凡廪饩金帛之数，皆遵世祖制诏，自今怀诸王之礼，悉命铁哥掌之。”七年，复拜中书平章政事。平滦大水，铁哥奏曰：“散财聚民，古之道也。今平滦水灾，不加赈恤，民不聊生矣?贝又□J□辏□∧赣牵□□崆槠鸶础A赏跬淹讶氤□□诱咧幢□氪竺鞴□□□幺乐怪□□蹙逍弧4有溢粕剑□19.裣嗤□□□玳□⑩揸庵□□饶顺率枳咱溃□鄢粕撇灰选N渥诩次唬□徒鹨话倭剑□咏鹱瞎饴淮蠓颍□J谥惺橛邑┣唷S兴吣□锻趵□□鲇心婺闭撸□□镏□L□缰□湮埽□1.嬷□□墒堑檬停□愀呃觥6□辏□於戎r骸Q按徒□莸咎镂迩□丁H首诨是煸□辏□诳□□峭□□尽(8)□怠18.季□□厥隆D私□啵菏雷孀游┣□锻踉冢□舜突埂4又□6□辏□蠲□柰虬菜蚂胧雷妫□屑补椋□侍□罅钅诔嘉始玻□□绺阶嘣唬骸俺妓牢奕眨□柑□蟾ū菹虏嘉┬轮□□□琊⑱□R病！笔悄贽埃□完缋窦雍瘢□酚兴局紊ナ拢□□□A15.□□峭□□尽(5)现□□□贩馇毓□□□种夷隆＜釉□瞥鲜卣□衾眈创鞴T迹□庋影餐酰□内种蚁住?

子六人：忽察，淮东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达鲁花赤；也识哥，同知山东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真定总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护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孙八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余多居宿卫。

列传第十三

○安童

安童，木华黎四世孙，霸突鲁长子也。中统初，世祖追录元勋，召入长宿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见之，问及安童，对曰："安童虽幼，公辅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对曰："每退朝必与老成人语，未尝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悦。四年，执阿里不哥党千余，将置之法，安童侍侧，帝语之曰："朕欲置此属于死地，何如？"对曰："人各为其主，陛下甫定大难，遽以私憾杀人，将何以怀服未附。"帝惊曰："卿年少，何从得老成语？此言正与朕意合。"由是深重之。

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户。辞曰："今三方虽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谬膺重任，恐四方有轻朝廷心。"帝动容，有间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冬十月，召许衡至，传旨令衡入省议事，衡以疾辞。安童即亲候其馆，与语良久，既还，念之不释者累日。三年，帝谕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辅导之。汝有嘉谟，当先告之以达朕，朕将择焉。"衡对曰："安童聪敏，且有执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领解，臣不敢不尽心。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外用势力纳人其中，则难行。臣入省之日浅，所见如此。"四年三月，安童奏："内外官须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枢等入省议事。"帝曰："此辈虽闲，犹当优养，其令入省议事。"

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领之，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诸儒议，商挺倡言曰："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众曰然，事遂罢。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书?⑹嗝茉焊髁钭嗍拢□⑷绯Ⅴ疲□浯笳□睿□映嫉纫槎ǎ□缓笊衔拧！□鹊弥家樱□裆惺橐磺芯蹲啵□莆デ爸肌！钡墼唬骸捌癜10.下硪噪奁男庞弥□□识□匚Ⅰ□坎挥肭湟椋□鞘恰！彪啡缜爸肌?

八年，陕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饥馑，盗贼滋横，若不显戮一二，无以示惩。敕中书详议，安童奏曰："强、窃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旧待报。"从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册玉宝上皇后弘吉剌氏，以玉册金宝立燕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冬十月，帝谕安童及伯颜等曰："近史天泽、姚枢纂定《新格》，朕已亲览，皆可行之典，汝等亦当一一留心参考，岂无一二可增减者。"各令纪录促议行

之。时天下待报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斗殴杀人，余无可疑。于是诏以所奏十三人免死从军。十一年，奏阿合马蠹国害民数事；又奏各部与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从之。

十二年七月，诏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太子北平王出镇极边，在边十年。二十一年三月，从王归，待罪阙下，帝即召见慰劳之，顿首谢曰：“臣奉使无状，有累圣德。”遂留寝殿，语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礼霍孙罢，复拜中书右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二年，右丞卢世荣败，诏与诸儒条其所用人及所为事，悉罢之。二十三年夏，中书奏拟漕司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当亲择，余皆卿等职也。”安童奏曰：“比闻圣意欲倚近侍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从其举奏，罪之轻重，惟陛下裁处。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类，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职，以所署奏目付中书施行。臣谓铨选之法，自有定制，其尤无事例者，臣常废格不行，虑其党有短臣者，幸陛下详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后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奏征前吏部尚书李昶，不起；复奏赐田十顷。

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世祖亲讨平之。宗室诖误者，命安童按问，多所平反。尝退朝，自左掖门出，诸免罪者争迎谢，或执辔扶上马，安童毅然不顾。有乘间言于帝曰：“诸王虽有罪，皆帝室近亲也，丞相虽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钡哿季迷唬骸叭甑刃∪耍□裰□餐□□□刻厝柚□垢墓□□！笔撬辏□戳⑸惺槭。□餐□汹稍唬骸俺剂Σ荒芑靥欤□虿挥蒙8纾□鹣嘞驼撸□袒虿恢僚懊裎蠊□！辈惶□6□□迥辏□□煜麓笕ǎ」樯惺椋□徘笸耍□恍怼6□□四辏□障啵□粤焖尬朗隆H□□甏赫□拢□约厕坝诰┫□职怖锏冢□晁氖□拧S昴颈□□铡J雷嬲鸬吭唬骸叭搜载┫嗖。□薰谈バ牛□□ビ枇煎觥！壁□蟪技嗷どナ隆4蟮缕吣辏□勺谥圃□浦彝□埋丛斯T肌⑧□A15.□□峭□□尽⑸现□□6.□街蚁芡酢1□弧犊□□□□□来蟪贾□□贰W迂6即□?

兀都带器度宏远，世祖时袭长宿卫。父安童殁，凡赠赙之物，一无所受，以素车朴马归葬只兰秃先茔。事母以孝闻。成宗即位，拜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领太常寺事。为请谥南郊，摄太尉，奉册上尊号、庙号、皇后尊号。常侍掖庭，赞画大政，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礼待之。大德六年正月薨，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赠输诚保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王，谥忠简。子拜住，自有传。

○廉希宪

廉希宪，字善用，布鲁海牙子也。幼魁伟，举止异凡兒。九岁，家奴四人盗五马逃去，既获，时于法当死，父怒，将付有司，希宪泣谏止之，俱得免死。又尝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恶言，希宪曰：“是以我为幼也。”即送系府狱，杖之。皆奇其有识。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尝与近臣校射世祖前，希宪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宪曰：“汝以我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劲弓，三发连中。众惊服曰：“真文武材也。”

岁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宪为宣抚使。京兆控制陇蜀，诸王贵籓分布左右，民杂羌戎，尤号难治。希宪讲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从名儒若许衡、姚枢辈谘访治道，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材，为根本计。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有民妻与卜者厌诅其夫，杀之，狱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减死，希宪议当伏法，已而大雨立应。

初，世祖受命宪宗，经理河南关右，居数岁，谗者谓王府人多专擅不法，至是，命阿蓝答兒、刘太平检核所部，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希宪曰：“宣抚司事由己出，有罪固当独任，僚属何预。”及事竟，卒无获罪者。己未，宪宗驻跸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宪入籍府库。希宪引儒生百余，拜伏军门，因言：“今王师渡江，凡军中俘获士人，宜官购遣还，以广异恩。”世祖嘉纳之。还者五百余人。

宪宗崩，讣音至，希宪启曰：“殿下太祖嫡孙，先皇母弟，前征云南，克期抚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今先皇奄弃万国，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宪先行，审察事变。对曰：“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在六盘，征南诸军散处秦蜀，太平要结诸将，其性险诈，素畏殿下英武，倘倚关中形胜，设有异谋，渐不可制，宜遣赵良弼往觇人情事宜。”从之。阿里不哥构乱北边，遣脱忽思发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盘尝奉庄圣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讲读，脱忽思怒盘不附己，械之，希宪访盘于狱，言于世祖而释之。世祖命希宪赐膳于宗王塔察兒，希宪即以己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谋，王然之，许以身任其事。归启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惧之甚耶?备□辏□量□剑□谑抑钔跞敖□□□梦丛剩□Ｏ芨匆蕴焓比耸陆□浴Ｇ以唬骸鞍16.锊桓缬诘钕挛□傅埽□邮厮贩剑□囗朴心辏□蜿橥□衿鳎□虏豢刹猓□嗽缍ù蠹啤！笔雷嫒恢□Ｃ魅占次唬□彳□型场ＯＯ苌涎裕骸案呃鐾踝觿佝昧艟

┤Γ□裎牌涓杆溃□肆⑽□酰□不构□□远鹘嶂□！庇盅裕骸岸醣□椿梗□饲彩褂胨谓埠茫□分罹□惫椤！钡劢源又□?

赵良弼还自关右，奏刘太平、霍鲁海反状，皆如希宪言。初分汉地为十道，乃并京兆、四川为一道，以希宪为宣抚使。太平、霍鲁海闻之，乘驿急入京兆，密谋为变。后三日，希宪至，宣布诏旨，遣使安谕六盘。未几，断事官阔阔出遣使来告：浑都海已反，杀所遣使者朵罗台，遣人谕其党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来援，又多与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尽起新军，且约太平、霍鲁海同日俱发。希宪得报，召僚属谓曰："上新即位，责任吾等，正为今日。不早为之计，殆将无及。"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太平、霍鲁海及其党，获之，尽得其奸谋，悉置于狱。复遣刘黑马诛密里火者，总帅汪惟正诛乞台不花，具以驿闻。时关中无兵备，命汪惟良将秦、巩诸军进六盘，惟良以未得上旨为辞，希宪即解所佩虎符银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办吾事，制符已飞奏矣。"又付银一万五千两，以充功赏，出库币制军衣。惟良感激，遂行。又发蜀卒更戍及在家余丁，推节制诸军蒙古官八春将之，谓之曰："君所将之众，未经训练，六盘兵精，勿与争锋，但张声势，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会有诏赦至，希宪命绞太平等于狱，尸于通衢，方出迎诏，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征调诸军、擅以惟良为帅等罪，帝深善之。曰："《经》所谓行权，此其是也。"别赐金虎符，使节制诸军，且诏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

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浑都海，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二人自分必死，希宪谓海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军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今因其惧死，并加宽释，使之感恩效力，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切谕其属出兵效力，人人感悦，八春亦释然开悟，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诏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阿蓝答兒复自和林提兵与之合，分结陇、蜀诸将，又使纽邻兄宿敦为书招纽邻。于是成都帅百家奴，兴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钦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测。希宪遣使深谕戒之，两川诸将素惮希宪威名，按堵从命。浑都海、阿蓝答兒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兒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止。会亲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

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得二叛首以送，枭之京兆市。事闻，帝大嘉之曰：“希宪真男子也。”进拜平章政事，赐宅一区。时希宪年三十矣。

希宪奏：四川降民，皆散处山谷，宜申敕军吏，禁止俘掠，违者，千户以下与犯人同罪。又禁诸人无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众。又罢解盐户所摘军，及京兆诸处无籍户之戍灵州屯田者，以宽民力。钦察获宋臣张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愿赐矜放，希宪皆遣之还。因为书与宋四川制置余玠，谕以天道人事，玠得书，愧感自守，不敢复轻动。巩昌帅府言，镇戎州有谋为叛者，连引四百余人，希宪详推之，惟诛首恶五人。宋将刘整以泸州降，尽系前归宋者数百人待报。希宪奏释之，且致书宰臣，待整以恩，当得其死力。整后首建取襄阳之策，果立勋效。宋将家属之在北者，希宪岁给其粮，仕于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亲，人皆感之。

李璮反山东，事连王文统，平章赵璧素忌希宪勋名，因言文统由张易、希宪荐引，遂至大用，且关中形胜之地，希宪得民习，有商挺、赵良弼为之辅，此事宜关圣虑。帝曰：“希宪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虑焉。”蜀降人费正寅以私怨谮希宪因李璮叛，亦修城治兵，潜畜异志。帝因惑之，命中书右丞南合代希宪行省，且覆视所告事，卒无实状。诏希宪还京师。陛见，言曰：“方关陕叛乱，川蜀未宁，事急星火，臣随宜行事，不谋佐贰，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请逮系有司。”帝抚御床曰：“当时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蔽口土季谩＝□葜惺槠秸抡□隆R蝗找拱耄□傧O苋虢□校□尤莸阑O邸时事，因及赵璧所言。希宪曰：“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张易进曰‘山东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诏问臣，臣对‘亦闻之，实未尝识其人也’。”帝曰：“朕亦记此。”

希宪在中书，振举纲维，综劾名实，汰逐冗滥，裁抑侥幸，兴利除害，事无不便，当时翕然称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国家自开创已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部下，都邑长吏，皆其皁隶僮使，前古所无，宜更张之，使考课黜陟。”始议行迁转法。

至元元年，丁母忧，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宰执以忧制未定，欲极力起之，相与诣庐，闻号痛声，竟不忍言。未几，有诏夺情起复，希宪虽不敢违

旨，然出则素服从事，入必缞绖。及丧父，亦如之。

奸臣阿合马领左右部，专总财赋，会其党相攻击，帝命中书推覆，众畏其权，莫敢问。希宪穷治其事，以状闻，杖阿合马，罢所领归有司。帝谕希宪曰：“吏废法而贪，民失业而逃，工不给用，财不赡费，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为相，朕无此忧。”对曰：“陛下圣犹尧、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治化，以致太平，怀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论及魏征，对曰：“忠臣良臣，何代无之，顾人主用不用尔。”有内侍传旨入朝堂，言某事当尔，希宪曰：“此阉宦预政之渐，不可启也。”遂入奏，杖之。

言者讼丞相史天泽亲党布列中外，威权日盛，渐不可制。诏罢天泽政事，使待鞫问。希宪进曰：“天泽事陛下久，知天泽深者，无如陛下。始自潜藩，多经任使，将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为辅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当熟察其心迹，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预此旨，他日有讼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备员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泽既罢，亦当罢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宪谕曰：“昨思之，天泽无对讼者。”事遂解。又有讼四川帅钦察者，帝敕中书急遣使诛之。明日，希宪覆奏，帝怒曰：“尚尔迟回耶?倍栽唬骸耙□齑笏B□砸恍∪搜员恢铮□裥谋睾B□障抵链耍□胨险咄6.裕□缓竺髌渥镉谔煜挛□恕！壁□材苷甙次省F浜笫戮刮奘担□詹斓妹狻?

希宪每奏议帝前，论事激切，无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为天子臣，乃尔木强耶？”希宪对曰：“王府事轻，天下事重，一或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爱也。”方士请炼大丹，敕中书给所需，希宪具以秦、汉故事奏，且曰：“尧、舜得寿，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时方尊礼国师，帝命希宪受戒，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五年，始建御史台，继设各道提刑按察司。时阿合马专总财利，乃曰：“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今绳治之如此，事何由办？”希宪曰：“立台察，古制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专恣贪暴，事岂可集耶?卑10.下聿荒芏浴?

七年，诏释京师系囚。西域人匿赞马丁，用事先朝，资累巨万，为

怨家所告，系大都狱，既释之矣，时希宪在告，实不预其事。是秋，车驾还自上都，怨家诉于帝，希宪取堂判补署之，曰：“天威莫测，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毕O苋爰□□在□槲□裕□墼唬骸摆□颓舳□□裼汹□湍湓蘼矶∫□俊倍栽唬骸安皇湍湓蘼矶。□嫉纫辔次庞写粟□！钡叟□唬骸叭甑群懦贫潦椋□偈履硕□□说煤巫铮俊倍栽唬骸俺嫉茹梦□紫啵□凶锏卑胀恕！钡墼唬骸暗□尤暄浴！奔从胱筘┫嘁□芍□□铡R蝗眨□畚适坛迹□O芫蛹液挝□□坛家远潦槎浴5墼唬骸岸潦楣屉匏□蹋□欢林□□豢嫌茫□喽梁挝□！币庠鹌浒照□□桓辞蠼□病0 10.下硪虿髦□唬骸跋O苋沼肫拮友缋侄□！钡郾渖□唬骸跋O芮迤叮□未友缟瑁 毕O艹⑮屑玻□矍惨饺□苏锸樱□窖孕胗蒙程亲饕□J弊罴璧茫□胰饲笥谕猓□10.下碛胫□□铮□抑旅芤狻OO苋粗□唬骸笆勾宋锕□芑钊耍□嶂詹灰约槿怂□肭蠡钜病！钡畚哦□泊椭□?

嗣国王头辇哥行省镇辽阳，有言其扰民不便者。十一年，诏起希宪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将行，肩舆入辞，赐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识事机，每以帝道启朕。及鄂汉班师，屡陈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实宜为，顾退托耳。辽□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镇，体朕此意。”辽东多亲王，使者传令旨，官吏立听，希宪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系富民，诬其祖父尝贷息钱，索偿甚急，民诉之行省，希宪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马入省堂，坐榻上，希宪命捽下跪，而问之曰：“法无私狱，汝何人，敢擅系民？”令械系之。其人惶惧求哀，国王亦为之请，乃稍宽，令待对，举营夜遁。俄诏国王归国，希宪独行省事。朝廷降钞买马六千五百，希宪遣买于东州，得羡余马千三百。希宪曰：“上之则若自衒。”即与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还官。长公主及国婿入朝，纵猎郊原，扰民为甚，希宪面谕国婿，欲入奏之。国婿惊愕，入语公主，公主出，饮希宪酒曰：“从者扰民，吾不知也。请以钞万五千贯还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贵人过者，皆莫敢纵。

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图地形上于朝，请命重臣开大府镇之。帝急召希宪还，使行省荆南，赐坐，谕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来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湿，于卿非宜，今以大事付托，度卿不辞。”赐田以养居者，马五十以给从者。希宪曰：“臣每惧才识浅近，不能胜负大任，何敢辞疾。然敢辞新赐。”复有诏，令希宪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宪冒暑疾驱以进。至镇，阿里海牙率其属郊迎，望拜尘中，荆人大骇。即日禁剽夺，通商贩，兴利除害，兵民按堵。首录宋故宣抚、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备采访，

仍择二十余人，随材授职。左右难之，希宪曰：“今皆国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时宋故官礼谒大府，必广致珍玩，希宪拒之，且语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迁擢，当念圣恩，尽力报效。今所馈者，若皆己物，我取之为非义；一或系官，事同盗窃；若敛于民，不为无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谢去。令凡俘获之人，敢杀者，以故杀平民论。为军士所虏，病而弃之者，许人收养；病愈，故主不得复有。立契券质卖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先时，江陵城外蓄水扞御，希宪命决之，得良田数万亩，以为贫民之业。发沙市仓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万斛，以赈公安之饥。大纲既举，乃曰：“教不可缓也。”遂大兴学，选教官，置经籍，旦日亲诣讲舍，以厉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杨二氏，重庆制置赵定应，俱越境请降。事闻，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宪能令数千百里外越境纳土，其治化可见也。”关吏得江陵人私书，不敢发，上之，枢密臣发之帝前，其中有曰：“归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镇荆南，岂惟人渐德化，昆虫草木，咸被泽矣。”帝曰：“希宪不嗜杀人，故能尔也。”

希宪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湿热，如希宪病何？”即召希宪还，江陵民号泣遮道留之不得，相与画像建祠。希宪还，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帝知其贫，特赐白金五千两、钞万贯。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来问疾，希宪谓曰：“上都圣上龙飞之地，天下视为根本。近闻龙冈遗火，延烧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谈地理者惑动上意。”未几，果有数辈以徙置都邑事奏，枢密副使张易、中书左丞张文谦与廷辨，力言不可，帝不悦。明日，召忠良质其事，忠良以希宪语对，帝曰：“希宪病甚，犹虑及此耶？”其议遂止。诏征扬州名医王仲明视希宪疾，既至，希宪服其药，能杖而起，帝喜谓希宪曰：“卿得良医，疾向愈矣。”对曰：“医持善药以疗臣疾，苟能戒慎，则诚如圣谕；设或肆惰，良医何益。”盖以医讽谏也。

会议立门下省，帝曰：“侍中非希宪不可。”遣中使谕旨曰：“鞍马之任，不以劳卿，坐而论道，时至省中，事有必须执奏，肩舆以入可也。”希宪附奏曰：“臣疾何足恤。输忠效力，生平所愿。”皇太子亦遣人谕旨曰：“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竟为阿合马所沮。

十六年春，赐钞万贯，诏复入中书，希宪称疾笃。皇太子遣侍臣问疾，因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就沉□彖，不可药矣。”戒其

子曰：“丈夫见义勇为，祸福无预于己，谓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无牵制，三代可复也。”又曰：“汝读《狄梁公传》乎？梁公有大节，为不肖子所坠，汝辈宜慎之??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陨于正寝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灭。是夕，希宪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赠忠清粹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魏国公，谥文正。加赠推忠佐理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恆阳王，谥如故。

子六人：孚，佥辽阳等处行中书事；恪，台州路总管；恂，中书平章政事；忱，邵武路总管；恆，御史中丞；惇，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从弟希贤。

希贤字达甫，一名中都海牙。伯父布鲁海牙尝曰：“是兒刚果，当大吾家。”年二十余，与从兄希宪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杀使者，世祖选使往谕之，廷臣推希贤。至则布上意，辞旨条暢，王悔谢，为设宴，赠貂裘一袭、白金一笏。还奏，帝喜，赐以御膳。寻进中议大夫、兵部尚书。左丞相伯颜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春，授希贤礼部尚书，佩金虎符，与工部侍郎严中范、秘书丞柴紫芝持国书使宋。三月丙戌，至广德军独松关，守关者不知为使，袭而杀之。张濡以为己功，受赏，知广德军。明年宋亡，获张濡杀之，诏遣使护希贤丧归，后复籍濡家赀付其家。希贤死时，年二十九。

列传第十四

○伯颜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父晓古台世其官，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长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与谋国事，恆出廷臣右，世祖益贤之，敕以中书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若曰“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众服曰：“真宰辅也。”四年，改中书右丞。七年，迁同知枢密院事。十年春，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

十一年，大举伐宋，与史天泽并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时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泽言，号令不一，或致败事。诏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天泽又以病，表请专任伯颜，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秋七月，陛辞，世祖谕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九月甲戌朔，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丙戌，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万户武秀为前锋，遇水泺，霖雨水溢，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蹦苏僖蛔呈浚□杭渍蹋□锒□暗迹□庵罹□霞谩9锼龋□窝紊剑□噗□荻□□铩[□诤核□保□允□□牵□稳擞钟诤核□现□论□□崽□□□□浇iii□苁髯□舅□小O铝骰萍彝灞ι□嗌枋赜□□撸□ぶ□饔泄担□贤勹俸□□两□鍪□铩D饲沧芄芾钔ァ17.豕□芄乜萍彝灞ι□沃□□浦裣□兀□粗塾商俸□牒航□V罱□朐唬骸佰□牵□抑□斫螅□蝗。□治□蠡肌！辈□赵唬骸坝帽□杭保□以蛑□□9コ牵□虏咭玻□缶□□觯□裎□艘怀窃眨　彼焐巅□□沉飨隆2□铡□⑹醯詈螅□宦□倨铩J□挛煳纾□写笤笾校□□□晕囊濉7.缎艘云锒□IO聪□□□铡□⑹跷醇敖殡校□交咕□□髦□2□帐稚蔽囊澹□芊缎松敝□□涫孔渌勒呶灏偃耍□□袷□□恕?

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断事官杨仁风招之，不应。复使一俘持黄榜、檄文，传赵文义首，入城，招其守将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斩俘，焚黄榜。裨将傅益以水军十七人来降，虎臣等又斩其军之欲降者。伯颜复命吕文焕招之，又不应。日暮，风大起，伯颜命顺风掣金汁砲，焚其庐舍，烟焰涨天，城遂破。万户忙古歹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余

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万户帖木兒、史弼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黄榜、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将边居谊，邀吕文焕与语。丁卯，文焕至城下，飞矢中右臂，奔还。戊辰，其总制黄顺逾城出降，即授招讨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军，其部曲即缒城下，居谊邀入城，悉斩之。己巳，其副都统制任宁亦降，居谊终不出，乃令总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诸军蚁附而登，拔之。余众三千，犹力战而死，居谊举家自焚。遂并诛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

十一月丙戌，次复州，知州翟贵以城降。诸将请点视其仓库军籍，遣官镇抚，伯颜不听，谕诸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阿术使右丞阿里海牙来言渡江之期，伯颜不答。明日又来，又不答。阿术乃自来，伯颜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余人知吾实乎？"潜刻期而去。乙未，军次蔡店。丁酉，往观汉口形势。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舰万艘，分据要害，都统王达守阳逻堡，京湖宣抚硃礻异孙以游击军扼中流，兵不得进。千户马福建言，沦河口可通沙芜入江，伯颜使觇沙芜口，夏贵亦以精兵守之。乃围汉阳军，声言由汉口渡江，贵果移兵援汉阳。

十二月丙午，军次汉口。辛亥，诸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先遣万户阿剌罕以兵拒沙芜口，逼近武矶，巡视阳罗城堡，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壬子，伯颜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屯布蒙古、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诸将言："沙芜南岸，彼战船在焉，可攻而?！辈□赵唬骸拔嵋嘀□淇杀厝。□侨瓯蔡靶」Γ□T笫拢灰痪俣山□□掌淙□□梢病！彼炝钚薰ゾ撸□□□袈薇ぁ９锍螅□踩苏兄□□挥Ａ＜滓□□偾踩苏兄□□浣□拷栽唬骸拔冶彩芩魏穸鳎□玖ㄟ勒剑□似涫币玻□灿信涯婀榻抵□怼１肝峒妆□□鲋□袢眨□宜翁煜拢□潭牟┗伦ⅲ□溆□诖艘恢蓝□！辈□征庵罱□ブ□□□詹豢恕Ｓ惺跽呃囱裕骸疤斓滥闲校□稹20.鞠喾福□舳□墙还□□蚪□啥伞！辈□杖粗□□刮鹧浴Ｄ嗣苣庇诎⑹踉唬骸氨宋轿冶匕未吮ぃ□侥芏山□４吮ど跫幔□ブ□嚼汀Ｈ杲褚挂蕴□锶□Ｂ□褐壑鼻魃狭鳎□□沸橹□疲□档┓山□□习丁Ｒ压□□蛩偾踩吮ㄎ摇！币颐□□智灿邑┌16.锖Ｑ蓝酵蚧ㄇ藕敕丁10.鍪ШＱ馈⒄鄣拿允Ｙ龋□纫圆狡锕パ袈薇ぃ□墓罄丛□Ｋ熨掳⑹醭銎洳灰猓□释蚧ш坛箖骸19.□糯酢⑹犯瘛12.治谋杆囊砭□□萘魑魃纤氖□铮□郧嗌巾抖□础Ｊ且梗□□笞鳎□＜□习抖嗦渡持蓿□⑹醯侵郏□甘局罱□□罹肚魇侵蓿□芈砗笏妗Ｍ蚧□犯褚痪□榷桑□□涠纪吵膛舴伤□础０⑹鹾嵘淼淳觯□□街辛鳎□芷浣□甙钕缘龋□勒呶匏悖□舴杀黄叽矗□茏撸□么□в嗨遥□斓媚习丁０⑹跤胝蚋Ш午獾仁□□耍□拾恫蕉罚□□□春险呤□摹Ｄ暇□杷□□坏孟啾。□炱鸶Π牛□闪卸□伞０16.锖Ｑ兰糖舱湃偈怠13.馊

觊□人囊砭□□遏迪嘞危□钡窒墓蟆９笠□庀戮□□□榷荩□罹□酥□□赌绮豢墒□疲□分炼踔荻□哦□埂１□剑□⑹跚彩估幢ǎ□□沾笙玻□又罱□惫テ蒲袈薇ぃ□锻醮铩Ｋ尉□罄＃□□□蛑谒郎思妇　Ｏ墓蠼鲆陨砻猓□咧涟谆⑸健Ｖ罱□焦蟠蠼□□豢墒挂萑ィ□胱分□２□赵唬弧把袈拗□荩□嵊□彩骨案嫠稳耍□□笞叽□崾梗□槐刈芬病！倍：：龋□□盏俏漤渡剑□蠼□媳保□晕揖□玻□罱□坪兀□□沾切恢□？

阿术还渡江，议兵所向，或欲先取蕲、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无所据，先取鄂、汉，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伯颜从之。己未，师次鄂州，遣吕文焕、杨仁风等谕之曰：“汝国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履平地，汝辈何不速降。”鄂恃汉阳，将战，乃焚其战舰三千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张晏然、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皆以城降，程鹏飞以其军降。壬戌，定新附官品级，撤宋兵，分隶诸将。先是，边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纵遣之。丁卯，遣万户也的哥、总管忽都歹，入奏渡江之捷。分命阿剌罕先锋黄头取寿昌粮四十万斛，以充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万分省于鄂，规取荆湖。己巳，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俾阿术先据黄州。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黄州。甲戌，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降，伯颜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遣书至涟水招其子岩，岩降。遣吕文焕、陈奕以书招蕲州安抚使管宗模，复遣阿术以舟师造其城下。癸未，伯颜至蕲州，宗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抚使，留万户带塔兒守之。阿术复以舟师先趋江州，兵部尚书吕师夔在江州，与知州钱真孙遣人来迎降。丙戌，伯颜至江州，即以师夔为江州守。师夔设宴庾公楼，选宋宗室女二人，盛饰以献，伯颜怒曰：“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俺馇仓□Ｖ□峡稻□躲牙唇担□钋岸贾富邮埂⒅□睬旄□段幕⒁喾钍槟煽睿□⑹跛炻手凼υ彀睬欤□幕３.鼋怠２□罩梁□冢□睬Ш□□裣蹈Π乓远桑□缪杆□唬□挪荒艹桑□说挥诖蠊律缴瘢□星辏□缦⑶懦桑□缶□隙伞６□氯梢□罚□□罩涟睬欤□兄剖谖幕17.秸愦蠖级剑□幕⒁云浯幼佑研胖□睬旄□拢□□蚧□谦暄□□６‖矗□纬刂荩□纪持普帕忠猿墙担晃焐?通判权州事赵昴发与其妻自经死，伯颜入城，见而怜之，　令具衣衾葬焉。

宋宰臣贾似道遣宋京致书，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遣武略将军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聪报命，止京以待，且使谓似道曰：“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囊加歹还，乃释宋京。庚申，发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

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砲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彼频牢胖□□只适T耄□崦□鹗站□□□！Ⅴ诰□蠛粼唬骸八尉□芤樱 敝钫浇14.雍笳撸□(6)醮倨镎僦□□ι淼侵郏□骤蕹宓写□□遏迪嗟矗□X终Ⅲ稀０(6)跻孕Σ祺夂午狻16.钔サ炔⒅凵钊耄□□彰□狡镒笥肄嶂□□飞卑傥迨□嗬铮□缢牢匏悖□么□□в嗨遥□捌渚□势髡獭(9)技□□ Ｋ频蓝□哐镏荩□笞呗□荩□ 3. 甲咛ㄒ荨＜鬃樱□又□街荨６：□□□菝现□萍爸□尬□□跞ā⒅□虺簿□芡□⒅□椭萃跸玻□阋猿墙怠８□纾□Ｙ谓□抵□□澹□箨憬□俊Ｈ□鹿镉希□窝亟□浦谜詼枚荩毁眯只雌鸨□嘌簦□椭炊□馈６纪承焱跞佟⑩谈５纫猿墙担□□刑质顾舳际刂□Ⅴ□蚪□□槠鹞范荩□芄苁□嬷乙猿墙怠Ⅴ□□□□杂肟啥荩□□闹萏普鹚溃□□□□羁そ韵隆；次鞒□葜羁ひ嘞嗉探怠?

丙子，国信使廉希贤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希贤与严忠范等奉命使宋，请兵自卫，伯颜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为累使事。”希贤固请，与之。丙戌，至独松岭，果为宋人所杀。庚寅，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世祖大悦，悉可其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阿术别奉诏攻扬州。江东岁饥，民大疫，伯颜随赈救之，民赖以安。宋人遣都统洪模移书徐王荣等，言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曰：“彼为谲诈之计，以视我之虚实。当择人以同往，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命议事官张羽等持王荣答书，至平江驿，宋人又杀之。

四月乙丑，有诏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伯颜奏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世祖语使者曰：“将在军，不从中制，后法也。宜从丞相言。”五月丁亥，复命奉御爱先传旨，召伯颜赴阙，以阿剌罕为参政，留治省事。伯颜至镇江，会诸将计事，令各还镇，乃渡江北行，入见于上都。七月癸未，进中书右丞相，让功于阿术，遂以阿术为左丞相。八月癸卯，受命还行省，付以诏书，俾谕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副都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进。九月戊寅，会师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孙嗣武叩城大呼，又射书城中，谕守将使降，皆不应。庚辰，招讨别吉里迷失拒北城西门，伯颜与孛鲁欢、阿里伯亲临南城堡，挥诸将长驱而登，拔之，溃兵欲奔大城，追袭至城门，斩首数百级，遂平其南堡。丙戌，次宝应军。戊子，次高邮。十月庚戌，围扬州。召诸将指授方略，留孛鲁欢、阿里伯守湾头新堡，众军南行。壬戌，至镇江，罢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事。

十一月乙亥，伯颜分军为三道，期会于临安。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壬午，伯颜军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统制刘师勇与张彦、王安节等复拒之，推姚□为守，固拒数月不下。伯颜遣人至城下，射书城中招谕：勿以已降复叛为疑，勿以拒敌我师为惧。皆不应。乃亲督帐前军临南城，又多建火砲，张弓弩，昼夜攻之。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龙来援，皆战死。甲申，伯颜叱帐前军先登，竖赤旗城上，诸军见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师毕登。宋兵大溃，拔之，屠其城，姚□及通判陈炤等死之，生获王安节，斩之。刘师勇变服单骑奔平江，诸将请追之，伯颜曰："勿追，师勇所过，城守者胆落矣。"以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遣蒙古军都元帅阇里帖木兒、万户怀都先据无锡州，万户忙古歹、晏彻兒巡太湖，遣监战亦乞里歹、招讨使唆都、宣抚使游显，会阇里帖木兒先趋平江。

庚寅，遣降人游介实奉诏书副本使于宋，仍以书谕宋大臣。十二月辛丑，次无锡，宋将作监柳岳等奉其国主及太皇太后书，并宋之大臣与伯颜书来见，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伯颜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杀害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兒之手，今亦失于小兒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顿首泣不已。遣招讨使抄兒赤，以柳岳来使事，及严奉使所赍国书入奏。

先是，平江守潜说友遁，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而复为宋人所据。甲辰，众军次平江，都统王邦杰、通判王矩之率众出降。庚戌，遣囊加歹同其使柳岳还临安。以忙古歹、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遣宁玉修吴江长桥，不旬日而成。庚申，囊加歹同宋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以书来，请尊世祖为伯父，而世修子侄之礼，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癸亥，遣囊加歹同师孟等还临安。遣忙古歹、范文虎会阿剌罕、昔里伯取湖州，知州赵良淳死之。丙寅，赵与可以城降。伯颜发平江，留游显、怀都、忽都不花屯兵镇守。别遣宁玉守长桥。

十三年正月己巳，次嘉兴，安抚刘汉杰以城降，留万户忽都虎等戍之。癸酉，宋军器监刘庭瑞以其宰臣陈宜中等书来，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辛巳，

众军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统洪模，持书同囊加歹来见。壬午，次长安镇，宜中等不至。癸未，进军临平镇。甲申，次阜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时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为丞相，不拜，自请至军前。乙酉，进军至临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巡视城堡，安谕军民。囊加歹、洪模来报，宜中与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王、广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谢太后及幼主在宫中。伯颜亟遣使谕右军阿剌罕、奥鲁赤，左军董文炳、范文虎，据守浙江，以劲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还。

丙戌，禁军士毋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衙卫士，白昼杀人，闾里小民，乘乱剽掠，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鹏飞、洪双寿等入宫，慰谕谢后。戊子，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内官邓惟善来见，伯颜慰遣之，顾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天祥数请归，伯颜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故留我？"伯颜曰："勿怒。汝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政当与我共之。"令忙古歹、唆都馆伴羁縻之。令程鹏飞、洪双寿同贾余庆易宋主削帝号降表。己丑，驻军临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传国玺入献。

庚寅，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于浙江。暮还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来见。辛卯，万户张弘范、郎中孟祺同程鹏飞，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谢后谕未附州郡手诏至军前。令镇抚唐古歹罢文天祥所招募义兵二万余人。壬辰，伯颜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命唆都抚谕军民，部分诸将，共守其城，护其宫。癸巳，谢后复使人来劳问，仍以温言慰遣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诸司兵于各翼，以俟调遣；其生募等军，愿归者听。分遣萧郁、王世英等，招谕衢、信诸州。二月丁酉，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仍遣别将徇地浙东、西，于是知严州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台州杨必大、知处州梁椅，并以城降。

命右丞张惠，参政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入见谢后，宣布德意，以慰谕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阙拜发降表。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复命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等入城，籍其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图籍，悉罢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别室。分遣新附官招谕湖南北、两广、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诸将，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坏宋氏山陵。是日，进军浙江之浒，潮不至者三日，人以为天助。

癸卯，谢后命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与文天祥并为祈请使，杨应奎、赵若秀为奉表押玺官，赴阙请命。伯颜拜表称贺曰：

臣伯颜言：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之归；帝王之兵出万全，蛮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轨之会同。区宇一清，普天均庆。臣伯颜等诚欢诚忭，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统接千龄。梯航日出之邦，冠带月支之域；际丹崖而述职，奄瀚海而为家。独此岛夷，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难一二计。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逮凯奏之言旋，辄诈谋之复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纳我叛臣，盗涟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载襄樊之讨，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祸既出于自求，怒致闻于斯赫。臣伯颜等，肃将禁旅，恭行天诛。爰从襄汉之上流，复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钱塘。尚无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杀使毁书之事。属庙谟之亲廪，谓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独松，董文炳进师于海渚，臣与阿塔海忝司中阃，直指伪都。掎角之势既成，水陆之师并进。常州已下，列郡传檄而悉平；临安为期，诸将连营而毕会。彼知穷蹙，迭致哀鸣。始则有为侄纳币之祈，次则有称藩奉玺之请。顾甘言何益于实事，率锐卒直抵于近郊。召来用事之大臣，放散思归之卫士。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无；飞走计穷，一片之降幡始竖。其宋国主已于二月初五日，望阙拜伏归附讫。所有仓廪府库，封籍待命外，臣奉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兹惟睿算，卓冠前王，视万里如目前，运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获对明时，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龙庭之想，上万年而为寿，敬陈虎拜之词。臣伯颜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戊申，坚等发临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与芮奉书于伯颜，辞甚恳切，伯颜曰："尔国既以归降，南北共为一家，王勿疑，宜速来，同预大事。"且遣迓之。戊午，夏贵以淮西降。庚申，命囊加歹传旨，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礼乐祭器、册宝、仪仗、图书。庚午，囊加歹至。甲戌，与芮来。伯颜议以阿剌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经略闽、粤；忙古歹以都督镇浙西；唆都以宣抚使镇浙东；唐兀歹、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乙亥，伯颜发临安。丁丑，阿塔海等宣诏，趣宋主、母后入觐，听诏毕，即日俱出宫，惟谢后以疾独留，隆国夫人黄氏、宫人从行者百余人，福王与芮、沂王乃猷、谢堂、杨镇而下，官属从行者数千人，三学之士数百人。宋主求见，伯颜曰："未入朝，无相见之礼。"

五月乙未，伯颜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阁受朝，降授宋主鳷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宋平，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关监二、县七百三十三。命伯颜告于天地宗庙，大赦天下。帝劳伯颜，伯颜再拜谢曰：“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复拜同知枢密院，赐银鼠青鼠只孙二十袭。裨校有功者百二十三人，赏银有差。

初，海都称兵内向，诏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诸军于阿力麻里备之。十四年，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胁宗王以叛，命伯颜率师讨之，与其众遇于斡鲁欢河，夹水而阵，相持终日，俟其懈，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燕王抚军北边，以伯颜从，仍谕之曰：“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与论事，尊礼有加。是岁，颁群臣食邑，诏益以藤州等处四千九百七十七户。

伯颜之取宋而还也，诏百官郊迎以劳之，平章阿合马先百官半舍道谒，伯颜解所服玉钩绦遗之，且曰：“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阿合马谓其轻己，思中伤之，乃诬以平宋时取其玉桃盏，帝命按之，无验，遂释之，复其任。阿合马既死，有献此盏者，帝愕然曰：“几陷我忠良?北鸺□锩允C⑽懿□找运雷铮□醇福□运□镏铮□凡□樟偈樱□□沼胫□疲□肴徊还硕□怠J雷嫖势涔剩□栽唬骸氨俗杂凶铮□猿剂僦□□私□恢□熘镏□□病！?

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诏伯颜代总其军。先是，边兵尝乏食，伯颜令军中采蔑怯叶兒及蓿敦之根贮之，人四斛，草粒称是，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又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辇至京师，帝笑曰：“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遂赐以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颜反，诏伯颜窥觇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夏四月，乃颜反，从世祖亲征。奏李庭、董士选将汉军，得以汉法战。乃颜之党金家奴、塔不歹进逼乘舆，汉军力战，乃皆溃，卒擒乃颜。二十六年，进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

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铁木兒挟海都以叛，诏伯颜讨之，相值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政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摈庵罹□□□笳哒叮□□障鹊窍菡螅□罹□□缯□埽□笃浦□C骼锾□緝和ι碜撸□□俑纭⑻菝酝簧旱茸

分□2□找□□够梗□帘厥□海□溆龇□□□□占岜诓欢□□杳鳎□煲□ァ2□涨崞镒分帘鸾邇海□俑纭⑧菝酝簧旱缺□嘀粒□思谢髦□□妒锥□Ъ叮□□溆嘀谝怨椤Ⅴ罱□裕汗爬瘢□□け氐l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虏为牲，伯颜不可，众皆叹服。军中获谍者，忻都欲杀之，伯颜不许，厚赐之，遣赍书谕明里铁木兒以祸福，明里铁木兒得书感泣，以众来归。未几，海都复犯边，伯颜留拒之。廷臣有谮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仍保守，无尺寸之获者，诏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颜于大同，以俟后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驿，会海都兵复至，伯颜遣人语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与海都兵交，且战且却，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辈□赵唬骸昂6枷鼐□嫖岬兀□□□蚨荩□掌渖钊耄□徽娇汕芤病Ⅴ罹□赜□僬剑□羰Ш6迹□□纹渚蹋俊敝罱□唬骸扒肴沃□！奔椿咕□靼苤□□6脊□讶ァD苏儆裎籼□緝褐辆□□谝杂《□小J背勺谝曰仕锓钰□Ь□北撸□倬埔越ぴ唬骸肮□ィ□□我越涛遥俊辈□站偎□镁圃唬骸翱缮髡撸□□擞肱□□□＞□泄痰毖霞吐桑□□鞯虏豢善□稀6□挠□ı□□晌□恪！背勺谙ご又□?

三十年冬十二月，驿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兵马司请日出鸣晨钟，日入鸣昏钟，以防变故，伯颜呵之曰：“汝将为贼邪！其一如平日。”适有盗内府银者，宰执以其幸赦而盗，欲诛之，伯颜曰：“何时无盗，今以谁命而诛之？”人皆服其有识。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五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依前知枢密院事，赐金银各有差。时相有忌之者，伯颜语之曰：“幸送我两罂美酒，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请罢行枢密院，成宗问于伯颜，时已属疾，张目对曰：“内而?⑯焊髦梦□耍□舛□□19.穹至ゲ槐恪！背勺谑侵□□□核彀铡6□□□卤□辏□写笮窃捎诙□薄＜汉ィ□昴颈□8□樱□□辙埃□晡迨□拧?

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谥忠武。至正四年，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进封淮王，余如故。

子买的，佥枢密院事；囊加歹，枢密副使。孙相嘉失礼，同佥枢密院事、集贤学士。至治末，省先茔于白只剌山，闻有变，赴上都，或劝少避之，曰：“我与国同休戚，今有难，可避乎?敝辽隙迹□□□簟＞弥□檬停□鞍莺幽辖□毙惺Σ秸抡□拢□ń□闲刑屮□反蠓颉Ｔ□锲沾锸Ю恚□阅苁榔

浼摇?

列传第十五

○阿术

阿术，兀良氏，都帅兀良合台子也。沉几有智略，临阵勇决，气盖万人。宪宗时，从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为候骑，所向摧陷，莫敢当其锋。至平大理，克诸部，降交趾，无不在行。事见《兀良合台传》。宪宗尝劳之曰："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国，特赐黄金三百两，以勉将来。"世祖即位，留典宿卫。中统三年，从诸王拜出、帖哥征李璮有功。九月，自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治兵于汴。复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略地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

四年八月，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五万。军还，宋兵邀襄、樊间。阿术乃自安阳滩济江，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复立虚寨，设疑火。夜半，敌果至，斩首万余级。初，阿术过襄阳，驻马虎头山，指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五年，遂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六年七月，大霖雨，汉水溢，宋将夏贵、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援，复分兵出入东岸林谷间。阿术谓诸将曰："此张虚形，不可与战，宜整舟师备新堡。"诸将从之。明日，宋兵果趋新堡，大破之，杀溺生擒五千余人，获战船百余艘。于是治战船，教水军，筑圆城，以逼襄阳。文虎复率舟师来救，来兴国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后邀击于湍滩，俱败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增筑重围以逼之。宋裨将张顺、张贵装军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阳，阿术攻之，顺死，贵仅得入城。俄乘轮船顺流东走，阿术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燃薪照江，两岸如昼，阿术追战至柜门关，擒贵，余众尽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为固。至是，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略淮东。抵扬州城下，宋以千骑出战，阿术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发，擒其骑将王都统。

十一年正月，入觐，与参政阿里海牙奏请伐宋。帝命相臣议，久不决。阿术进曰："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帝即可其奏，诏益兵十万，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进平章政事。

秋九月，师次郢之盐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锐，尽聚郢江东、西两城，今舟师出其间，骑兵不得护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黄家湾堡，东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转以下江为便。"从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泽中，忽宋骑兵千人突至。时从骑才数十人，阿术即奋槊驰击。所向畏避，追斩五百余级，生擒其将赵、范二统制。进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复州，守将翟贵迎降。时夏贵锁大舰扼江、汉口，两岸备御坚严。阿术用军将马福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罗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十二月，军至阳罗堡，攻之不克。阿术谓伯颜曰："攻城，下策也。若分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伺隙捣虚，可以得志。"从之。明日，阿术遥见南岸沙洲，即率众趋之，载马后随。宋将程鹏飞来拒，大战中流，鹏飞败走。诸军抵沙洲，急击，攀岸步斗，开而复合者数四，敌小却，出马于岸，遂力战破之，追击至鄂东门而还。夏贵闻阿术飞渡，大惊，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余皆溃走，遂拔阳罗堡，尽得其军实。

伯颜议师所向，或欲先取蕲、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师有所依，可以万全。"己未，水陆并趋鄂、汉，焚其船三千艘，烟焰涨天，汉阳、鄂州大恐，相继皆降。十二年正月，黄、蕲、江州降。阿术率舟师趋安庆，范文虎迎降。继下池州。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拒芜湖，遣宋京来请和。伯颜谓阿术曰："有诏令我军驻守，何如？"阿术曰："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且宋无信，方遣使请和，而又射我军船，执我逻骑。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二月辛酉，师次丁家洲，遂与宋前锋孙虎臣对阵。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兵殿其后。时已遣骑兵夹岸而进，两岸树砲，击其中坚，宋军阵动，阿术挺身登舟，手自持桅，突入敌阵，诸军继进，宋兵遂大溃。以上详见《伯颜传》。

世祖以宋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四月，命阿术分兵围守扬州。庚申，次真州，败宋兵于珠金砂，斩首二千余级。既抵扬州，乃造楼橹战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宋都统姜才领步骑二万来攻栅，敌军夹河为阵，阿术麾骑士渡河击之，战数合，坚不能却。众军佯北，才逐之，遂奋而回击，万矢雨集，才军不能支，擒其副将张林，斩首万八千级。七月庚午，宋两淮镇将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阿术登石公山，望之，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曰："可烧而走也。"遂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阿术居中，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

追至圌山，获黄鹄白鹞船七百余艘，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十月，诏拜中书左丞相，仍谕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诈，须卿守之。”时诸军进取临安，阿术驻兵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十三年二月，夏贵举淮西诸城来附。阿术谓诸将曰：“今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助犹多故也。若绝其声援，塞彼粮道，尚恐东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栅扬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邮、宝应之馈运；贮粟湾头堡，以备捍御；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户伯颜察兒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兵势，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绝，必从陆出，宜谨备之。如丁村烽起，当首尾相应，断其归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果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至晓，伯颜察兒来援，所将皆阿术牙下精兵，旗帜画双赤月。众军望其尘，连呼曰：“丞相来矣?彼尉□镀淦欤□远荩□磐焉碜撸□飞逼锉□陌伲□阶涿庹卟宦□偃恕Ｈ沙剑□钔ブヒ猿p焕守扬州，挟姜才东走。阿术率兵追袭，杀步卒千人，庭芝仅入泰州，遂筑垒以守之。七月乙巳，硃焕以扬州降。乙卯，泰州守将孙良臣开北门纳降，执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扬州市。扬、泰既下，阿术申严士卒，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即斩以徇。两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军四、县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见世祖于大明殿，陈宋俘。第功行赏，实封泰兴县二千户。

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凯旋。继又西征，至哈剌霍州，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为不祥，将弃之，母不忍。比长，果聪辨，有胆略。家贫，尝躬耕，舍耒叹曰：“大丈夫当立功朝廷，何至效细民事畎亩乎?比ィ□笃涔□槎林□□庠拢□制□ァＳ眉稣叩檬率雷嬗谇臂 Ｊ雷婕次唬□ゼ□□茫□勺笥宜纠芍星ú我橹惺槭∈隆Ｖ猎□□辏□⒅盥沸兄惺槭。□□莺幽闲惺∈隆?

五年，命与元帅阿术、刘整取襄阳，又加参知政事。始，帝遣诸将，命毋攻城，但围之，以俟其自降。乃筑长围，起万山，包百丈、楚山，尽鹿门，以绝之。宋兵入援者皆败去。然城中粮储多，围之五年，终不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其将复闭内城守。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报可。会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新砲法，因以其人来军中。

十年正月，为砲攻樊，破之。先是，宋兵为浮桥以通襄阳之援，阿里海牙发水军焚其桥，襄援不至，城乃拔。详具《阿术传》。

阿里海牙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阳。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刘整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独不欲攻，乃身至城下，与文焕语曰："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文焕狐疑未决。又折矢与之誓，如是者数四，文焕感而出降。遂与入朝。帝以文焕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阿里海牙奏曰："襄阳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顺而克之，宜乘胜顺流长驱，宋可必平。"平章阿术亦赞其说。帝命丞相史天泽议之。天泽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颜可。"乃大征兵，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阿术为平章。阿里海牙进行省右丞，赏钞二百锭。

十一年九月，会师襄阳，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师出沙芜口。宋制置夏贵守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矶堡，贵趋援之。阿术遂以兵西渡青山矶，宋都统程鹏飞来迎战，败之江中。会贵兵亦败走庐州，宣抚硃礻异孙夜遁还江陵，知鄂州张晏然以城降，鹏飞以本军降。伯颜与诸将会鄂城下，议曰："鄂襟山带江，江南之要区也，且兵粮皆备。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将镇抚之，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万遣阿里海牙戍鄂，而与阿术将大兵以东。

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将士毋侵掠。其下恐惧，无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悦。遣人徇寿昌、信阳、德安诸郡，皆下。进徇江陵。十有二年春三月，与安抚高世杰兵遇巴陵，命张荣实捣其中坚，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角之。世杰败走，追降之于桃花滩。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纵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抚硃礻异孙、制置高达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释系囚，放戍券军，除其徭赋及法令之繁细者。传檄郢、归、峡、常德、澧、随、辰、沅、靖、复、均、房、施、荆门及诸洞，无不降者。尽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峡，籍其户口财赋来上。帝喜，大宴三日，语近臣曰："伯颜兵东，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朕甚忧之。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乃亲作手诏褒之，命右丞廉希宪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还鄂，且以沿江诸城新附者委之。

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听。乃移兵长沙，拔湘阴。冬十月，至潭，为书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则屠

矣。”不答。乃决隍水，部分诸将，以砲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胸，疮甚，督战益急，夺其城。潭人复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数十战。十有三年春正月，芾力屈，及转运使钟蜚英、都统陈义皆自杀，其将刘孝忠以城降。诸将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齿数百万口，若悉杀之，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其屈法生之。”复发仓以食饥者。

遣使徇郴、全、道、桂阳、永、衡、武冈、宝庆、袁、韶、南雄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来迎，曰：“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毋杀虏，所过皆秋毫无犯，民今复见太平，各奉表来降。”丞相，称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独宋经略使马既守静江不下。使总管俞全等招之，皆为所杀。会宋主以国降，降手诏遣湘山僧宗勉谕既，既复杀之。阿里海牙又为书，以天命地利人心开既，许以广西大都督，反覆千余言，终不听。因入朝贺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诏如静江谕之。十一月，前兵至严关，既守关弗纳，破其兵，又败都统马应麒于小溶江，遂逼静江。录上所赐静江诏以示既，既焚之，斩其使。静江以水为固，乃筑堰断大阳、小溶二江，以遏上流，决东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闻城破，即纵火焚居室，多赴水死。既及其总制黄文政、总管张虎以残兵突围走，执之。阿里海牙以静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则广西诸州不服，因悉坑之，斩既于市。分遣万户脱温不花徇宾、融、柳、钦、横、邕、庆远，齐荣祖徇郁林、贵、廉、象，脱邻徇浔、容、藤、梧，皆下之。特磨王侬士贵、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内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静江、昭、贺、梧、邕、融，乃还潭。

既而宋二王称制海中，雷、琼、全、永与潭属县之民文才喻、周?⑰呕i ⑱.薹上唐鸨□χ□□妗11.啤⑥□嗉桃嗥穑□笳咧谑□颍□≡卟幌率□A Z □□种□□衣缘睾M狻0 16.锖Q兰榷ú庞鞯龋□晾字荩□谷粟颓碇莅哺д杂腌蠼担□惶□K熳院酱蠛N灏倮铮□从腌蟆⑷桨补□ ⑪.浦□停□粤焉敝□□《冂砟夏□⑼虬病12.□舻亍 = 蛋宿□薜槁□□云渥芄芰□拿踩爰□□眯□克尽0宿□薜椤⑽粤□ ⑱.揶□ ④. 罅□⑼寺□ ⑱.□□⑫ × □⑹□□ ⑦. 睫□ ⑩.檗□ ③. 剔□□⑱冒哺б哉蛑□?

十八年，奏请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广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胜计。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尝专事杀戮。又其取民悉定从轻赋，民所在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禄大夫、湖广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楚国公，谥武定。至正八年，进封江陵王。

子忽失海牙，湖广行中书省左丞；贯只哥，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相威

相威，国王速浑察之子也。性弘毅重厚，不饮酒，寡言笑。喜延士大夫，听读经史，谕古今治乱，至直臣尽忠、良将制胜，必为之击节称善。以故临大事，决大议，言必中节。

至元十一年，世祖命相威总速浑察元统弘吉剌等五投下兵从伐宋。由正阳取安丰，略庐，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庆，渡江东下，会丞相伯颜兵于润州，分三道并进，相威率左军，参政董文炳为副，部署将校，申明约束。江阴、华亭、澉浦、上海悉望风款附，吏民按堵如故。进屯盐官，伯颜已驻师临安城下，得宋幼主降表。相威乃移兵瓜洲，与阿术兵合。临扬州，都统姜才以兵二万攻扬子桥，率诸将击败之。

十三年夏，驿召相威。秋，入觐，大飨，赉功，授金虎符、征西都元帅，仍赐弓矢甲鞍、文锦表里四、钞万贯，从者赏赐有差。时亲王海都叛，命领汪总帅兵以镇西土。

十四年，召拜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为耳目，臣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下情何由上达。”帝嘉之，命御史台清其？C砍□恐粒□丶□涣庞□芬槠淇煞瘢□恍□□壅呒篡廊ブ□＜坛卤忝褚皇□迨拢□渎栽唬翰⑿惺。□魅吖伲□哉蚴□□泄俅□□盗髅瘢□脊使伲□呃∫牛□凑阊卧怂局绷バ惺。□写笏九┳□锼静⑷胄□克荆□硭衔鸱帜媳保□□镎俚枞约跗渥猓□锼喂□粑鹑葑鞅住5劢阅裳伞U愣□疗穑□阄餍□渴刮衾锊□荼□谅樱□□捌矫瘢□饲灿□飞嚏□萸□平蚨稍闹沃□□檬驼咭允□Ъ啤N衾锊□莼苟迹□嘀椿寡镏葜纹渥铩？

十六年，入觐，会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枢密院博罗自开平驰驿大都共鞫之。阿合马称疾不出，博罗欲回，相威厉声色曰：“奉旨按问，敢回奏耶？绷钣呒哺岸裕□自鹗□隆＜纫□□□兄际兔猓□杂飨嗤□唬骸半拗□洳幌a彰妗！备疵□鼓闲刑ā J □吣辏□兄济□嗤□旌税16.锖Q馈10.龆继□緝旱人□□□蚨□в嗫冢□ 7. 盼□瘛？

十八年，右丞范文虎、参政李庭以兵十万航海征倭。七昼夜至竹岛，与辽阳省臣兵合。欲先攻太宰府，迟疑不发。八月朔，飓风大作，

士卒十丧六七。帝震怒，复命行省左丞相阿塔海征之。一时无敢谏者。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职贡，可伐而不可恕，可缓而不可急。向者师行迫期，战船不坚，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今为之计，预修战舰，训练士卒，耀兵扬武，使彼闻之，深自备御。迟以岁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风疾往，一举而下，万全之策也。"帝意始释，遂罢其役。又陈皇太子既令中书，宜领抚军监国之任，选正人端士，立詹事、宾客、谕德、赞善，卫翼左右，所以树国本也。帝深然之。

十九年，又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户为奴，阿里海牙以为征讨所得，有旨："果降民也，还之有司；若征讨所得，令御史台籍其数以闻，量赐有功者。"阿里海牙又自陈其功比伯颜，当赐养老户，御史滕鲁瞻劾之，阿里海牙自辨，有旨遣使赴行台逮问。相威曰："为臣敢尔欺诳邪，滕御史何罪。"即驰奏，使者竟归。

二十年，以疾请入觐，进译语《资治通鉴》，帝即以赐东宫经筵讲读。拜江淮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启行。四月，卒于蠡州，年四十四。讣闻，帝悼惜不已。

子阿老瓦丁，南行台御史大夫；孙脱欢，集贤大学士。

○土土哈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王。

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鹳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宗。而宪宗受命帅师，已扣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从征麦怯斯有功。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称。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挏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剌赤。

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中统元年，父子从世祖北征，俱以功受上赏。班都察卒，乃袭父职，备宿卫。

宗王海都构乱，世祖以国家根本之地，命皇太子北平王率诸王镇守之。至元十四年，诸王脱脱木、失烈吉叛，寇抄诸部，掠祖宗所御大帐

以去。土土哈率兵讨之，败其将脱兒赤颜于纳兰不剌，邀诸部以还。应昌部族只兒瓦台构乱，脱脱木引兵应之，中途遇土土哈，将战，先获其候骑数十，脱脱木乃引去，遂灭只兒瓦台。追脱脱木等至秃兀剌河，三宿而后返。寻复败之于斡欢河，夺回所掠大帐，还诸部之众于北平。

十五年，大军北征，诏率钦察骁骑千人以从。追失烈吉逾金山，擒扎忽台等以献。又败宽折哥等，裹疮力战，获羊马辎重甚众。还朝，帝召至榻前，亲慰劳之，赐金银酒器及银百两、金币九、岁时预宴只孙冠服全、海东白鹘一，仍赐以夺回所掠大帐，而谕之曰："祖宗武帐，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归之，故以授卿。"尝有旨："钦察人为民及隶诸王者，皆别籍之以隶土土哈，户给钞二千贯，岁赐粟帛，选其材勇，以备禁卫。"

十九年，授昭勇大将军、同知太仆院事。二十年，改同知卫尉院事，兼领群牧司。请以所部哈剌赤屯田畿内，诏给霸州文安县田四百顷，益以宋新附军人八百，俾领其事。二十一年，赐金虎符，并赐金貂、裘帽、玉带各一，海东青鹘一，水硙壹区，近郊田二千亩，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其麾下。二十二年，拜镇国上将军、枢密院副使。二十三年，置钦察亲军卫，遂兼都指挥使，听以宗族将吏备官属。

海都兵犯金山，诏与大将朵兒朵怀共御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阴遣使来结也不干、胜剌哈，为土土哈所执，尽得其情以闻。胜剌哈设宴邀二大将，朵兒朵怀将往，土土哈以为事不可测，遂止，胜剌哈计不得行。未几，有旨令胜剌哈入朝，将由东道进，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彼分地在东，脱有不虞，是纵虎入山林也。"乃命从西道进。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众欲先闻于朝，然后发兵。土土哈曰："兵贵神速，若彼果叛，我军出其不意，可即图之；否则与约而还。"即日启行，疾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战于孛怯岭，大败之，也不干仅以身免。世祖时亲征乃颜，闻之，遣使命土土哈收其余党，沿河而下。遇叛王也铁哥军万骑，击走之，获马甚众，并擒叛王哈兒鲁等，献俘行在所，诛之。钦察、康里之属，自叛所来归者，即以付土土哈，置哈剌鲁万户府，钦察之散处安西诸王部下者，悉令统之。时成宗以皇孙抚军于北，诏以土土哈从。追乃颜余党于哈剌，诛叛王兀塔海，尽降其众。二十五年，诸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遣使告急。复从皇孙移师援之，败诸兀鲁灰。还至哈剌温山，夜渡贵烈河，败叛王哈丹，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伦妻之。

二十六年，从皇孙晋王征海都。抵杭海岭，敌先据险，诸军失利，惟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翼晋王而出。追骑大至，乃选精锐设伏以待之，寇不敢逼。秋七月，世祖巡幸北边，召见慰谕之，曰：“昔太祖与其臣同患难者，饮班术河之水以记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还至京师，大宴群臣，复谓土土哈曰：“朔方人来，闻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边将皆如土土哈，吾属安所置哉?□甭酃π猩停□塾□惹詹熘□俊Ｍ镣凉□裕骸扒焐椭□洌□晒沤□粢讼戎□！钡墼唬骸岸□闶稳茫□晒湃顺暇尤暧遥□φ狡裨谌暧乙□俊闭僦罱□渖陀胁睢?

初，世祖既取宋，命籍建康、庐、饶租户千为哈剌赤户，益以俘获千七百户赐土土哈，仍官一子，以督其赋。二十八年，土土哈奏：“哈剌赤军以万数，足以备用。”诏赐珠帽、珠衣、金带、玉带、海东青鹘各一，复赐其部曲毳衣、缣素万匹。于是率哈剌赤万人北猎于汉塔海，边寇闻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获海都之户三千余，还至和林。有诏进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师次欠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其五部之众，屯兵守之。奏功，加龙虎卫上将军，仍给行枢密院?：６嘉湃Σ蚶锛□迹□□□燎泛樱□窗苤□□芷浣□寐薏臁?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诏以边境事重，其免会朝，遣使就赐银五百两、七宝金壶盘盂各一、钞万贯、白氈帐一、独峰驼五。冬，召至京师，赏赉有加，别赐其麾下士钞千二百万贯。元贞元年春，仍出守北边。二年秋，诸王附海都者率众来归，边民惊扰，身至玉龙罕界，馈饷安集之，导诸王岳木忽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赐，又赐金五十两、银千五百两、钞五万贯、轿舆各一。

大德元年正月，拜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同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奉命还北边。二月，至宣德府，卒，年六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司空，追封延国公，谥武毅，后加封升王。子八人，其第三子曰床兀兒。

床兀兒初以大臣子奉诏从太师月兒鲁行军，战于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袭父职，领征北诸军帅师逾金山，攻八邻之地。八邻之南有答鲁忽河，其将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能进。床兀兒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震林野。其众不知所为，争起就马。于是麾师毕渡，氵勇水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追奔五十里，尽得其人马庐帐。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援八邻之将孛伯军遇。河之上有高山，孛伯阵于山上，马不利下驰。床兀兒麾军渡河蹙之，其

马多颠踬，急击败之，追奔三十余里，孛伯仅以身免。二年，北边诸王都哇、彻彻秃等潜师袭火兒哈秃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敌兵据之。床兀兒选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奋击，尽覆其军。三年，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之，慰劳优渥，拜镇国上将军、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复还边。

是时武宗在潜邸，领军朔方，军事必咨于床兀兒。及战，床兀兒尝为先。四年秋，叛王秃麦、斡鲁思等犯边，床兀兒迎敌于阔客之地。及其未阵，直前搏之，敌不敢支，追之，逾金山乃还。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铁坚古山，因高以自保。床兀兒急引兵败之。复与都哇相持于兀兒秃之地。床兀兒以精锐驰其阵，左右奋击，所杀不可胜计，都哇之兵几?Ｎ渥谇资悠湔剑□颂驹唬骸昂纹渥骋□×φ轿从腥绱苏摺！笔挛牛□□灿□反蠓蛲褐坏燃闯嘹□贾□丶□钔蹙□□收绞すψ矗□坛拼藏□汗Φ谝弧Ｎ渥诩让□醒藕鐾撼□豕□鞑旒獌海□笆拐咭怨Σ咀啵□鄹闯鲇□虑彩沽俅椭□Ｆ吣昵铮□氤□□矍宗椭□唬骸扒湔虮北撸□劢ù蠊Γ□湟曰平鹬苁吻渖恚□滩蛔阋跃‰抟狻！贝鸵砸旅薄13.鹬榈任锷鹾瘢□萱羝镂郎辖□□⑹嗝茉焊笔埂⑶詹烨拙□贾富邮埂⑻□蜕偾洌□源推渚□蛉耍□□那□蚬帷?

九年，诸王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而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哉？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今与其子床兀兒战又无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使至，帝许之。于是明里帖木兒等罢兵入朝，特为置驿以通往来。十年，拜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寻拜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钦察左卫指挥、太仆少卿皆如故。

成宗崩，武宗时在浑麻出之海上，床兀兒请急归定大业，以副天下之望。武宗纳其言，即日南还。及即位，赐以先朝所御大武帐等物，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枢密、钦察左卫、太仆。还边，复封容国公，授以银印，赐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属。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改授金?５墼唬骸笆雷嬲鞔罄硎彼□□湔始八□□橐拢□褚源颓洌□湮鸫恰！币钊眨□忠允雷嫠□税灿叽椭□□以唬骸耙郧溆凶慵玻□蚀痛恕！贝藏□哼低菲□椋□檀嵌□栽唬骸笆雷嫠□□□剩□□□□拢□谭浅妓□业保□□擞哂确撬□嗣梢病Ｌ俺韫□保□际挡桓摇！钡酃俗笥以唬骸八□瞬恢□谴恕！北鹈□兴局寐斫未椭□□碌贸酥恋蠲畔隆?

仁宗即位，入朝，特授光禄大夫、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延祐元年，败叛王也先不花等军于亦忒海迷失之地，遣使入报，赐以尚服。二年，败也先不花所遣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兒于赤麦干之地。追出其境，至铁门关，遇其大军于扎亦兒之地，又败之。四年，帝念其功而悯其老，召入商议中书省事，知枢密院事。大理国进象牙、金饰轿，即以赐之。每见必赐坐，每食必赐食，待以宗室亲王之礼。床兀兒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赐厚矣，吾子孙当以死报国。"至治二年卒，年六十三。后累封扬王。

子六人：燕帖木兒，答剌罕、太师、右丞相、太平王；撒敦，左丞相；答里，袭封句容郡王。

列传第十六

○来阿八赤

来阿八赤，宁夏人。父术速忽里，归太祖，选居宿卫，继命掌膳事。宪宗即位，大举伐宋，攻钓鱼山，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言于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籓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乡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诸将曰“攻城则功在顷刻”，反以其言为迂，卒不用。于是博选宿卫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往监元帅纽邻军，遏宋人援兵，驻重庆下流之铜罗峡，夹江据崖为垒。宋都统甘顺自夔州溯流西上，乘舟来攻。阿八赤预积薪于二垒，明火鼓噪，矢石如雨，顺流而进。宋人力战不能支，退保西岸，敛兵自固。黎明复至，阿八赤身率精兵，缘崖而下，战舰复进，宋人败走，杀伤数千人。帝闻而壮之，赐银二铤。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

至元七年，南征襄樊，发河南、北器械粮储悉聚于淮西之义阳。虑宋人剽掠，命阿八赤督运，二日而毕。既还，世祖大悦，以银一铤赐之。十四年，立尚膳院，授中顺大夫、同知尚膳院事。十八年，佩三珠虎符，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发兵万人开运河，阿八赤往来督视，寒暑不? S辛阶渥陨似涫郑□允静豢捎茫□□顺嘞□嗝懿⑫惺∽辔牛□吨□猿筒宦伞T撕蛹瓤□□ń豪澈5冷钤耸埂6□□荒辏□魍□菪□赵菏隆A勺蟛荒□□唇祷7.□□谡鞫□刑质埂0□顺嗾袕平蹈剑□谝宰孕拢□督□□弧6□□□辏□谡鞫□□渴埂6.荚□A?

皇子镇南王征交趾，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召见，世祖亲解衣衣之，并金玉束带及弓矢甲胄赐焉。二十四年，改湖广等处行尚书省右丞，诏四省所发士马，俾阿八赤阅视。九月，领中卫亲军千人，翊导皇子至思明州。贼阻险拒守，于是选精锐与贼战于女兒关，斩馘万计，余

兵弃关走。于是大军深入，进至交州，陈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八赤曰："贼弃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将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疠作，贼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纳附，勿纵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时日烜屡遣使约降，欲以赂缓我师。诸将皆信其说，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军乏食，日烜不降，拥众据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屡与贼遇，昼夜迎战，贼兵败遁。会将士多疫不能进，而诸蛮复叛，所得关厄皆失守，乃议班师。选诸军步骑，命先启行，且战且行，日数十合。贼据高险，射毒矢，将士裹疮以战，诸军护皇子出贼境，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项股皆肿，遂卒。

子寄僧，为水达达屯田总管府达鲁花赤。乃颜叛，战于高丽双城。调万安军达鲁花赤。平黎蛮有功，迁雷州路总管，卒。孙完者不花，同知潮州路总管府事；次秃满不花、也先不花、太不花。

○纽璘也速答兒附

纽璘，珊竹带人。祖孛罗带，为太祖宿卫，从太宗平金，戍河南。父太答兒，佐宪宗征阿速、钦察等国有功，拜都元帅。岁壬子，率陕西西海、巩昌诸军攻宋，入蜀。癸丑，与总帅汪田哥立利州。甲寅，攻碉门、黎、雅等城。乙卯，入重庆，获都统制张实。是岁卒。

纽璘伟貌长身，勇力绝人，且多谋略，常从父军中。丁巳岁，宪宗命将兵万人略地，自利州下白水，过大获山，出梁山军直抵夔门。戊午，还钓鱼山，引军欲会都元帅阿答胡等于成都。宋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率众据遂宁江箭滩渡以断东路。纽璘军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战，斩首二千七百余级，遂长驱至成都。帝闻，赐金帛劳之。蒲择之命杨大渊等守剑门及灵泉山，自将四川兵取成都。会阿答胡死，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谋曰："今宋兵日逼，闻我帅死，必悉众来攻，其锋不可当。我军去朝廷远，待上命建大帅，然后御敌，恐无及已。不若推纽璘为长，以号令诸将，出彼不意，敌可必破。"众然之，遂推纽璘为长。璘率诸将大破宋军于灵泉山，乘胜追擒韩勇，斩之，蒲择之兵溃。进围云顶山城，扼宋军归路。其主将仓卒失计，遂以其众降。城中食尽，亦杀其守将以降。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纽璘奉金银、竹箭、银销刀，遣速哥入献。帝赐黄金五十两，即军中真拜都元帅。

时纽璘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自将万五千人从

马湖趋重庆。冬，帝进军至大荻山，纽璘率步骑号五万，战船二百艘，发成都。遣张威以五百人为前锋，水陆并进，谋锁重庆江，以绝吴、蜀之路，缚桥资州之口以济师。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纽璘将步骑而南，旌旗辎重百里不绝，鼓噪渡泸，放舟而东。蒲择之以兵分道要遮，遇辄败之。纽璘至涪，造浮桥，驻军桥南北，以杜宋援兵。闻大军多虐疠，遣人进牛犬豕各万头。明年春，朝行在所，还讨思、播二州，获其将一人。宋将吕文焕攻涪浮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密旨督战，不得已出师，大败文焕军，获其将二人，斩之，遂班师。文焕以兵袭其后，纽璘战却之。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纽璘入朝，赐虎符及黄金五十两、白金二千五百两、马二匹。纽璘遣梁载立招降黎、雅、碉门、岩州、偏林关诸蛮，得汉、番二万余户。未几，诏速哥分西川兵及陕西诸军属纽璘，镇秦、巩、唐兀之地。三年，宋将刘整以泸州降，吕文焕围之，诏以兵往援，文焕败走，遂徙泸州民于成都、潼川。四年，为刘整所谮，征至上都，验问无状，诏释之。还至昌平，卒。子也速答兒。

也速答兒勇智类其父，至元十一年，入见世祖，以属行枢密院火都赤，使习兵事。从围嘉定，以三千人至三龟、九顶山相地形势，败宋安抚昝万寿兵，斩首五百级，以功赐虎符，授六翼达鲁花赤。昝万寿寻遣部将李立以嘉定、三龟、九顶、紫云诸城寨降。又从行枢密副使忽敦率兵徇下流诸城，皆望风来附。忽敦以兵二万会东川行枢密院合答围重庆，岁余不下，帝命行枢密副使不花代将。不花将兵万余至城下，也速答兒率二十余骑攻其门。宋都统赵安出战，也速答兒三入其军，再挟猛士以出。大兵四集，斩首五百余级。赵安开门降，制置使张珏遁，追至涪州擒之。捷闻，帝赐玉带、钞五千贯，授西川蒙古军马六翼新附军招讨使，迁四川西道宣慰使，加都元帅。

罗氏鬼国亦奚不薛叛，诏以四川兵会云南、江南兵讨之。至会灵关，亦奚不薛遣先锋阿麻、阿豆等将数万众迎敌，也速答兒驰入其军，挟阿麻、阿豆出，斩之。亦奚不薛惧，率所部五万余户降。以功拜西川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加赐金帛鞍辔。西南夷雄左、都掌蛮得兰右叛，诏以兵讨降之，改四川等处行枢密副使。冬，乌蒙蛮阴连都掌蛮以叛，诏以兵会云南行院拜答力进讨。也速答兒擒乌蒙蛮，帝赐玉带、织金服，迁蒙古军都万户，复赐银鼠裘，镇唐兀之地。进同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仍居镇。成宗即位，拜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武宗时，由四川迁云南，加左丞相，仍为平章政事。南征叛蛮，感瘴毒，还至成都卒。

弟八剌，袭为蒙古军万户。八剌卒，次子拜延袭，拜四川行省左丞；长子南加台，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阿剌罕

阿剌罕，札剌兒氏。祖拨彻，事太祖，为火而赤，又为博而赤，攻城掠地，数有战功。太宗即位，仍以其职从征陇北、陕西，身先战士，死焉。父也柳干，幼隶皇子岳里吉为卫士长。岁乙未，从皇子阔出、忽都秃南征，累功授万户，迁天下马步禁军都元帅。及大将察罕卒，也柳干领其职，拜诸翼军马都元帅，统大军攻淮东、西诸郡。戊午，战死扬州。阿剌罕袭为诸翼蒙古军马都元帅。己未，从世祖渡江，至鄂而还。

世祖即位，从至末黎伯颜孛剌。宗王阿里不哥称兵内向，阿剌罕以所部军击破阿蓝带兒、浑都海之兵于昔门秃，追至河西，以功赐金五十两。中统三年，李璮叛，据济南，大军讨之。阿剌罕与璮战于老仓口，败之。璮伏诛，授都元帅，赐金虎符、银??

至元四年春，改上万户，从都元帅阿术伐宋。九月，师次襄阳西安阳滩，逆战宋兵，败之。五年，大军围襄樊，阿剌罕守南面百丈山、漫河滩，兵累交，宋不能师。十年春，樊城破，襄阳降。十一年秋，丞相伯颜与阿术会师襄阳，遣阿剌罕率诸翼军攻郢、复诸州。十月，夺郢州南门堡。丞相伯颜、阿术亲率骑兵行视汉阳城壁，欲取汉口渡江。宋人以精兵扼汉口，乃遣阿剌罕帅蒙古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遂入江，取鄂州。阿剌罕同断事官杨仁风东略寿昌，得米四十万斛，遂统左翼军顺流东下，沿江州郡悉降，乃抚辑其人民。

十二年六月，加昭毅大将军、蒙古汉军上万户，屯驻建康。丞相伯颜受诏赴阙，以阿剌罕留治省事，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丞相伯颜还军中，分军为三道并进。阿剌罕由西道趋溧水、溧阳，攻破银树东坝，至护牙山庆丰圩，败宋军，斩首七千级，又擒其将祝亮，并裨校七十二人，斩首三千级。又与宋兵战，斩首七千级，逐其援兵退走数十里。又败其都统等三人，斩首三千级。破建平县，杀其守吏。进攻广德军独松关。先是，宋广德守张濡杀国信使廉希贤、严忠范等于独松关，及阿剌罕军次安吉州上柏镇，濡率兵来拒战，大败之，斩首二千级，生擒其副将冯翼，戮于军前。濡遁走，追斩之。

十三年春，宋以国降，诏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率高兴等，攻浙东温、台、衢、婺、处、明、越及闽中诸郡，降其运使、提刑等五百人。

追袭宋嗣秀王赵与ＢＴ至安福县，与ＢＴ以军三万来拒战，阿剌罕身先士卒，率高兴、撒里蛮等渡江，鏖战四十余里，斩其步帅观察使李世达，生擒与ＢＴ及其将吏百八十人，悉斩之，获其铜印五、军资器仗无算。泉州蒲寿庚降。江南平，以参知政事佩金虎符，行江东宣慰使。十四年，入觐，进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俄迁右丞，仍宣慰江东。十八年，召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统蒙古军四十万征日本，行次庆元，卒于军中。

子拜降袭，累迁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仍领本军万户。拜降卒，弟也速迭兒袭，由左手蒙古军万户累迁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兼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

○阿塔海

阿塔海，逊都思人。祖塔海拔都兒，骁勇善战，尝从太祖同饮黑河水，以功为千户。父卜花袭职，卒。阿塔海魁伟有大度，才略过人。既袭千户，从大帅兀良合歹征云南，身先行阵。师还，事世祖于潜??

至元九年，命驰驿督诸军攻襄阳。襄阳下，第功授镇国上将军、淮西行枢密院副使。筑正阳东西城。五月霖雨，宋将夏贵乘淮水溢，来争正阳。阿塔海率众御之，贵走，追至安丰城下而还。拜中书右丞、行枢密院事。渡江，与丞相伯颜军合。克池州。十二年，师次建康。宋镇江摄守石祖忠遣使乞降。扬州守将李庭芝闻之，遣兵突围出击。阿塔海率师救之，宋兵望风退走。时真、泰诸城尚为宋守，镇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阿塔海乃立木栅，以保障居民。又分兵屯瓜洲，以绝扬州之援。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帅舟师陈于江中焦山下，其势甚张，阿塔海与平章阿术登南岸督诸军大破之。宋殿帅张彦与平江都统刘师勇袭吕城，遣万户怀都击之，斩彦。十月，并行枢密院于行中书省，仍以阿塔海为右丞。克常州，降平江、嘉兴。十三年正月，会兵临安，宋降，以其幼主、母后入觐。诏复趋瓜洲，与阿术议淮南事宜，淮南平。详见伯颜、阿术传。

十四年，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十五年二月，召赴阙，拜光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相，移治临安。二十年，迁征东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风，舟坏，丧师十七、八。二十二年，行同知沿江枢密院事。二十三年，行江西中书省事，入朝。二十四年，扈从征乃颜。师还，奉朝请居京师。二十六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六，赠推忠翊运宣力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顺昌郡王，谥武敏。

子阿里麻，江淮行枢密副使，累官至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大夫，卒。

○唆都百家奴

唆都，扎剌兒氏。骁勇善战，入宿卫，从征花马国有功。李璮叛山东，从诸王哈必赤平之。还，言于朝曰：“郡县恶少年，多从间道鬻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为兵。”从之，得兵三千人。以千人隶唆都，为千户，命守蔡州。

至元五年，阿术等兵围襄阳，命唆都出巡逻，夺宋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诸隘。尝猝遇宋兵千余，持羁勒欲窃马，唆都战败之，斩首三百级。六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驻灌子滩，丞相史天泽命唆都拒却之。升总管，分东平卒八百隶之。九年，攻樊城，唆都先登，城遂破。襄阳降，再与卒五千，赐弓矢、袭衣、金鞍、白金等物。入见，升郢复等处招讨使。十一年，移戍郢州之高港，败宋师，斩首三百级，获裨校九人。从大军济江，鄂、汉降。

十二年，建康降，参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集，改建康安抚使。攻平江、嘉兴，皆下之。帅舟师会伯颜于阜亭山。宋平，诏伯颜以宋主入朝，留参政董文炳守临安，令其自择可副者，文炳请留唆都，从之。时衢、婺诸州皆复起兵，文炳谓唆都曰：“严州不守，临安必危，公往镇之。”至严方十日，衢、婺、徽连兵来攻，唆都战却之，获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复婺州，败宋将陈路钤于梅岭下，斩首三千级。又复龙游县。攻衢州，衢守备甚严，唆都亲率诸军鼓噪登城，拔之，宋丞相留梦炎降。攻处州，斩首七百级。又攻建宁府松溪县、怀安县，皆下之。

十四年，升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帅府事，听参政塔出节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会于广州之富？＝□校□胖菔爻祭辞笤□唬骸霸□P焕矗□挪豢墒亍＝裆畚浞骄郾□坌疲□□У□□□畚浔□χ烈印！彼舳几嬗谥谠唬骸叭羯畚洳幌拢□蚋贡呈艿校□穸佬挪豢墒睾酰　蹦饲仓芡蚧У韧□薪抵□Ｋ舳记鹘□□□鏊伪□诔绨玻□□萆跏ｉＡ钇渥影偌遗□把钔ヨ档仁□蛹谢髦□□锻蚧б匀□偃朔□９□牛□曝荽鹨运陌偃朔□泵磐狻Ｍヨ迪菡笊钊耄□伪□茏撸□□□穑□□髦□□妒浊в嗉丁Ｋ呜┣辔奶煜椤20辖Ｖ荻级秸徘搴媳□□□□□□舳家股璺□苤□Ｗ□街聊辖＃□苷徘澹□崞涑恰Ｖ粮Ｖ荩□趸□桃猿墙怠９八嘶□□□□□颅懑蚪担□幢粘蔷苁亍Ｋ舳剂俪勤椭□□甘□晗隆Ｄ嗽煸铺莩ｈ石，攻破其城。巷战终日，斩首三万余级，获瓒，支解以徇。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会塔出，留攻之，斩首数千级，知

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马发不降，唆都恐失富场之期，乃舍之而去。十五年，至广州，塔出令还攻潮。发城守益备，唆都塞堑填濠，造云梯、鹅车，日夜急攻。发潜遣人焚之，二十余日不能下，唆都令于众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总管兀良哈耳先登，诸将继之，战至夕，宋兵溃，潮州平。进参知政事，行省福州。征入见，帝以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升左丞，行省泉州，招谕南夷诸国。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

十九年，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战，兵号二十万。唆都率敢死士击之，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又败之于大浪湖，斩首六万级。占城降，唆都造木为城，辟田以耕。伐乌里、越里诸小夷，皆下之，积谷十五万以给军。二十一年，镇南王脱欢征交趾，诏唆都帅师来会，败交趾兵于清化府，夺义安关，降其臣彰宪、昭显。脱欢命唆都屯天长以就食，与大营相距二百余里。俄有旨班师，脱欢引兵还，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营，则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满江，唆都战死。事闻，赠荣禄大夫，谥襄愍。子百家奴。

百家奴至元五年从元帅阿术攻襄阳，筑新城，数立功。七年，以质子从郡王合达，败宋兵于灌子滩。八年夏四月，宋殿帅范文虎等督促粮运，输之襄阳，昼夜不绝。百家奴乘战船顺流至鹿门山，欲塞宋粮道，出击范文虎军，累获战功，于是河南行省命为管军总把。后隶丞相伯颜麾下，擢为知? 4 庸ザ踔荩□味纪痴晕逅e罹□从□剑□偌遗□钊肴吹校□肀皇□□ 9 ド逞螅□⑯铺萦诙□锹ィ□浅橇φ剑□浦□□崞淦熘摹 9.□浮⑭录住 9 バ鲁牵□鹊牵□沃□□谓□醢哺□□窍□荨 2 □找园偌遗□昂笳焦ι衔牛□雷娲笤茫□唬骸按巳酥□□□扌牟煌□□□故贝笥弥□□薏皇逞砸病 = 袂乙粤技遗□耙□胍淮椭□□晕□笱椤！？

从围汉阳，自沙武口曳船入江。宋制置夏贵来迎战，百家奴与暗答孙突入敌阵击之，宋兵奔溃，遂登江南岸，获其战船、器甲甚多。转战至黄州，会日暮，追击夏贵至白虎山，夜分乃还。未几，复攻破金牛坝。十二年春正月，与千户薛赤干取鸡笼洞，还至瑞昌县，遇夏贵溃兵，复击败之。是时，宋遣兵救瑞昌，未至而县已下矣。复击宋救兵，得宋所执北兵五人来归。围江州，宋安抚吕师夔以城降。东定池州，击宋平章贾似道及孙虎臣于丁家洲，追逐百里余，夺战船五艘及旗帜器甲，擒宋统制王文虎，因定黄池。略地宣州，百家奴为前锋，与敌兵战喃呢湖，败之，夺其战船三百艘。太平州亦望风款附。其父唆都因说下建康。于是伯颜令谒只里论诸将功。遂赏百家奴银二锭以旌之，仍命为管军总把。俄从伯颜入朝，加进义校尉，赐银符，为管军总把。攻丹

阳、吕城，破常州，皆有功。至苏州，宋守臣王安抚以城降。秀州、湖州皆不烦兵而下。诸军乘胜直趋临安，宋主出降。十三年，领新附军守镇江。未几，复从平章博鲁欢攻泰、寿二州，中疮，遂罢攻。后数日，与万户叶了虔将兵攻泰州新城，百家奴力疾先登，破之，复被两疮。已而从阿术攻下扬州诸郡，得宋制置李庭芝、都统姜才，以功升武略将军，赐金符，为管军总管，镇高邮白马湖。是时，行省以百家奴袭父唆都郢复州招讨使、建康宣抚使，仍领本翼军。

顷之，徇地福建，行定衢、婺、信等州城邑。至新安县，击斩宋赵监军、詹知县，擒江通判。道与畲军遇，疾战败之。鼓行而东，沈安抚以建宁府降。攻陷南剑州，张清、聂文庆遁去。闽清、怀安二县传檄而定。至福州，谕以威德，王安抚率众出降。攻破兴化，擒陈安抚及白牒都统。别击东华乡。张世杰军于泉州，俄领诸军乘战船入海，追逐张世杰于惠州甲子门。进至同安县答关寨，濒海县镇悉招谕下之。白望丹、五虎陈以战船三千余艘来降。冬十二月，宋二王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遂进兵至广州，诸郡县以次降附。明年春正月，振旅而还，复攻下德胜等寨。至蒲仙江，聂文庆复败走。攻潮州，破之，诛马发等数人，广东遂平。三月，引宙奉降表来朝，未至，授昭勇大将军，赐虎符，管军万户。七月，遂朝于上都，升镇国上将军、海外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举，仍领本翼军守福建，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是时，福建多水灾，百家奴出私钱市米以赈，贫民全活者甚众。十七年，朝京师，加正奉大夫、宣慰使、都元帅。

二十二年，从父唆都征交趾，唆都力战死之，百家奴遂与脱欢引兵薄交趾境，水陆转战，战辄有功。二十五年，驿召至南京宣慰司，命括五路民马。二十七年，除建康路总管。武宗即位，迁镇江路总管。至大四年，金疮发，卒于家。

○李恆

李恆，字德卿，其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太祖经略河西，有守兀纳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岁，求从父死，主将异之，执以献宗王合撒兒，王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从经略中原，有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为达鲁花赤，佩金符。惟忠生恆，恆生有异质，王妃抚之犹己子。中统三年，命恆为尚书断事官，恆以让其兄。李璮反涟海，恆从其父弃家入告变，璮怒，系恆阖门狱中。璮诛，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偿其所失家资。

至元七年，改宣武将军、益都淄莱新军万户，从伐宋。襄阳守将吕文焕时出拒敌，殿帅范文虎复援之。恆率本军筑堡万山扼城西，绝其陆路。文焕等又以渔舟渡汉水窥伺军形，恆设伏败之，水路亦绝，遂进攻樊城。十年春，恆以精兵渡汉，自南面先登，樊城破，襄阳亦降。捷闻，帝赐以宝刀，迁明威将军，佩金虎符。十一年，丞相伯颜大会师襄阳，进至郢州。宋以舟师截汉水，伯颜由唐港入汉，舍郢而进攻沙洋、新城，留恆为后拒，败其追兵。至阳罗堡，宋制置夏贵遣其子松来逆战，恆先陷阵，额中流矢，伯颜止之，恆战益力，卒射松杀之。诸军渡江，恆与宋兵战，自寅至申，夏贵败走，鄂州、汉阳俱下。以功迁宣威将军，赐白金五百两。遂从伯颜东下。

十二年春，宋将高世杰复窥汉、沔，乃遣恆还守鄂州。时豪民聚众侵江陵，省命恆往讨之，恆敛兵不动，但谕使出降，得生口十余万，悉纵为民；仍禁军毋得虏掠，馈献充积一无所受。十二年，从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杰。下岳州，进攻沙市，拔之。宋制置高达以江陵降，留恆镇守。传檄归、峡、辰、沅、靖、澧、常德诸州，皆下。未几，徙镇常德，以扼湖南之冲。俄有诏分三道出师，以恆为左副都元帅，从都元帅逊都台出江西。九月，开府于江州。师次建昌县，擒都统熊飞。遂围隆兴，转运使刘盘请降，恆察其诈，密为之备。盘果以锐兵空至，恆击败之，杀获殆尽，盘乃降。下抚、瑞、建昌、临江。军中有得宋相文天祥与建昌故吏民书，恆焚之，人心乃安。进攻吉州，知州周天骥降，遂定赣、南安。广东经略徐直谅奉蜡书纳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黄万石亦以邵武降。隆兴帅府诬富民与敌连，已诛百三十家，恆还，审其非罪，尽释之。

宋丞相陈宜中及其大将张世杰立益王鸶于闽中，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恆遣将破吴浚兵于南丰。世杰遣都统张文虎与浚合兵十万，期必复建昌。恆复遣将败之兜港。浚走从文天祥于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镇抚孔遵追之，并破赵孟澹军，取汀州。元帅府罢，授昭勇大将军、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加镇国上将军，迁福建宣慰使，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复取汀州，兵出兴国县，连破诸邑，围赣州尤急。或言天祥坟墓在吉州者，若遣兵发之，则必下矣。恆曰：“王师讨不服耳，岂有发人坟墓之理?蹦朔直□□樱□月示□□敝列斯□ L 煜樽撸□分量湛樱□衿淦夼□□苷刑质拐允鄙鸵严露□□嗳耍□灯渲诙□□颉 S 兄剂钣胗邑┌16.锖薄⑲筘┓□谋□媳□芬嫱酢 V 谝樗□颍□晕揭饲鞲 = ǎ鳿a曰：“不可。若诸军俱在福建，彼必窜广东，则梅岭、江西非我有矣，宜从广东夹攻之。”众以为然。兵至梅岭，果与宋兵遇，出其不意败之，乃遁走□冈　州。十四年，

拜参知政事，行省江西。

十五年，益王殂，其枢密张世杰、陆秀夫等复立卫王昺，守广东诸郡，诏以恆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经略之。恆进兵取英德府、清远县，败其制置凌震、运使王道夫，遂入广州，世杰等移屯崖山。时都元帅张弘范舟师未至，恆按兵不动，分遣诸将略定梅、循诸州。凌震等复抵广州，恆击败之，皆弃舟走，赴水死，夺其船三百艘，擒将吏宋迈以下二百余人，又破其余军于茭塘越。十六年二月，弘范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恆率所部赴之。张世杰集海舰千余艘，贯以巨索，为栅以自固。恆遣断其汲路，其势日迫，谕降不可，乃阵于船尾，由北面逆行，捣其栅。索绝，世杰犹死战，自朝至晡，弘范督南面诸军合击，大败之。陆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卫王赴海死。从死者十余万人。获其金玺、后宫及文武之臣。其大将翟国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余，尚得八百余艘。是日，黑气如雾，有乘舟南遁者，恆以为卫王，追至高、化，询之降人，始知卫王已死，遁者乃世杰也。世杰继亦溺死于海陵港。岭海悉平，功成入觐，帝赏劳甚厚，将士预赐宴者二百余人。

十七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掠民为奴婢者，禁之；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饥者，赈之；猎户之籍于官者，奏请一千户之外，悉放散之。

十九年，乞解军职，乃命其长子同知江西宣慰司事散木[A156]袭为本军万户。占城之役，恆奉旨给其粮饷器械、海舰百艘，久留瘴乡，冒疾而还。俄有诏命恆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结筏渡海，夺天长府。交趾遂空其国，航海而遁。恆封其宫庭府库，追袭于海洋，败之，得船二百艘，几获其世子。会盛夏，军中疾作，霖潦暴涨，浸濯营地。议者谓交趾且降，请班师，恆弗能夺，遂还。蛮兵追败后军，王乃改命恆殿后，且战且行。毒矢贯恆膝，一卒负恆而趋。至思明州，毒发，卒，年五十。后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再赠推忠靖远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滕国公。

子散木□，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囊加真，益都淄莱万户；逊都台，同知湖南宣慰使司事。孙薛彻干，兵部侍郎；薛彻秃，益都般阳万户。

列传第十七

○彻里

彻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为马步军都元帅，从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于徐。彻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读书。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见，应对详雅，悦之，俾常侍左右，民间事时有所咨访。从征东北边还，因言大军所过，民不胜烦扰，寒饿且死，宜加赈给，帝从之，乃赐边民谷帛牛马有差，赖以存活者众。擢利用监。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风俗，访遗逸。时行省理财方急，卖所在学田以价输官。彻里曰：“学田所以供祭礼、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还朝以闻，帝嘉纳焉。

二十四年，分中书为尚书?Ⅰ 8 缥□啵□□玫秤耄□晨继煜虑□福□参羧ǔ及10.下砘□旮哄停□僖灾惺槭д髯啵□锒□握□Ｐ惺〕朔纾□皆鹩染□Ｖ魑匏□ィ□蛟鸺扒灼荩□虼□盗诘常□到□衤印Ｃ癫皇て淇啵□圆眉八烙□咭园偈□□型馍Φ□Ｍ 3. 脊思桑□阅□已浴 3 估锬擞诘矍熬叱律 8 缂樘拔蠊□γ褡矗□怯锛ち摇 5 叟□□狡浠仝□蟪迹□Ю裉澹□□笥遗□浼铡 3 估锉缬□Γ□以唬骸俺加肷 8 缥蕹穑□□粤κ□渥锒□还松碚撸□□□□壹贫□ 9 段肥ヅ□□桓囱裕□蚣槌己斡啥□□□窈□斡啥□iiiΠ沂贡菹掠芯苴芍□□□记跃逖伞！庇谑堑鄞笪颍□疵□в鹆秩□偃送□□浼遥□谜浔θ缒诓刂□搿Ⅰ 8 缂戎铮□钔飨嫡呤嫉檬汀 8 捶钪纪□□希□□ 8 缫龅辰□闶〕嘉诼韭骸19.锪小⑿枚肌⑼跫茫□□闶〕家□□镜龋□云□校□煜麓罂熘□ 3 估锿□矗□菜牡佬欤□怨□挪蝗搿?

进拜御史中丞，俄升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赐黄金五十两、白金五千两。?⒄木绲僚饭肪貌黄剑□煲□□髦□□帕钛纤啵□□□锖廖薹浮Ｓ薪嫡撸□蚶鸵跃剖扯□壳仓□□唬骸拔嵋馊昶穹凑咭□□加晒倮粑郾┤□隆＝窦壤垂椋□次□矫瘢□岚踩套锶辍Ｆ浞等旮□＃□踩晏锢铮□憧帧！彼□の胖□□た罡健Ｎ醇福□饭肺□涞掣恐掠诰□□墒滓葬撸□泊诱卟宦疽蝗耍□ ⒄钠健Ｈ□□荒辏□鄄辉ィ□估锍刍咕┤Γ□桃揭□ 5 郾溃□胫钔醮蟪脊捕ú撸□□ 3. 勺凇?

大德元年，拜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贾钧谓曰：“国家置御史台，所以肃清庶官、美风俗、兴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体，按巡以苛为明，征赃以多为功，至有迫子证父、弟证兄、奴讦主者。伤风败教，莫兹为甚。君为我语诸御史，毋庸效尤为也。”帝闻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税粮甲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

六七，而其地极下，水钟为震泽。震泽之注，由吴松江入海。岁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为田，水道淤塞，由是浸淫泛溢，败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导之，发卒数万人，彻里董其役，凡四阅月毕工。

九年，召入为中书平章政事。十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资不满二百缗，人服其廉。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徐国公，谥忠肃。至治二年，加赠宣忠同德弼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武宁王，谥正宪。子朵兒只，江浙行省左丞。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时用，字用臣，世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汉高车国也。祖海蓝伯，尝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灭，即弃家从数千骑望西北驰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为太祖所虏，燕真最幼，年方六岁，太祖以赐庄圣皇后。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籓？3ご诱鞣ィ□泄AＪ雷嫱□□帐iii□茏诮□二危□□跃邮亍Ｑ嗾嬖唬骸爸魃纤赜幸芍荆□癯擞咴渡嫖Ｄ阎□兀□钕乱曰实芏来Π踩□□珊酰俊笔雷嫒恢□□蚯氪幽险鳌Ｏ茏谙玻□捶直□□鞫踔荩□□越□ナ裰□鲇闵剑□畎16.锊桓缇邮亍Ｏ茏诒溃□嗾嫱呈雷媪舨浚□醢16.锊桓缬幸熘荆□罨屎笊砸□□希□胧雷婊嵊谏隙肌？

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官止卫率。不忽木其仲子也，资禀英特，进止详雅，世祖奇之，命给事裕宗东宫，师事太子赞善王恂。恂从北征，乃受学于国子祭酒许衡。日记数千言，衡每称之，以为有公辅器。世祖尝欲观国子所书字，不忽木年十六，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衡纂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为书授诸生，不忽木读数过即成诵，帝召试，不遗一字。至元十三年，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曰：

臣等闻之，《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薄坝癫蛔敛怀善鳎□瞬谎P恢□馈！惫使胖□跽撸□ü□□瘢□萄□□取8亲砸i⑺础⒂怼⑻馈⑽摹⑽渲□溃□□挥醒B□势渲温∮谏希□酌烙谙拢□□□笫浪□ā＝抵梁撼□□嘟く□＃□□钌□问圆构佟Ｎ旱牢涞燮鹱员狈剑□榷Ｘ性□□鲋蒙□比□B□逖6孕恕4死□□杂醒□Ｖ□ひ病？

臣等今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为陛下陈之。晋武帝尝平吴矣，始起国子学。隋文帝尝灭陈矣，俾国子寺不隶太常。唐高祖尝灭梁矣，

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及至太宗，数幸国学，增筑学舍至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学，国学之内至八千余人。高宗因之，遂令国子监领六学：一曰国子学，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学，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晋之平吴得户五十二万而已，隋之灭陈得郡县五百而已，唐之灭梁得户六十余万而已，而其崇重学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国，奄有江岭之地，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晋、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学校之政，尚未全举，臣窃惜之。

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钦惟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学制未定，朋从数少。譬犹责嘉禾于数苗，求良骥于数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曰未暇，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给各有定制。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令以本业训导。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算科则专令熟闲算数。或一艺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常加点勘，务要俱通，仍以义理为主。有余力者听令学作文字。日月岁时，随其利钝，各责所就功课，程其勤惰而赏罚之。勤者则升之上舍，惰者则降之下舍，待其改过则复升之。假日则听令学射，自非假日，无故不令出学。数年以后，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乃听学官保举，蒙古人若何品级，诸色人若何仕进。其未成就者，且令依旧学习，俟其可以从政，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终不可教者，三年听令出学。凡学政因革、生员增减，若得不时奏闻，则学无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然后续立郡县之学，求以化民成俗，无不可者。

臣等愚幼，见于书、闻于师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圣慈下臣此章，令诸老先与左丞王赞善等，商议条奏施行，臣等不胜至愿。

书奏，帝览之喜。

十四年，授利用少监。十五年，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箠驿吏几死，诉之按察

使，不敢问。不忽木受其状，以僧下狱。脱虎脱直欲出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责以不职。脱虎脱逃归以闻，帝曰："不忽木素刚正，必尔辈犯法故也。"继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九年，升提刑按察使。有讼净州守臣盗官物者，净州本隶河东，特命不忽木往按之，归报称旨，赐白金千两、钞五千贯。

二十一年，召参议中书省事。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宣政使桑哥，言能用己，则国赋可十倍于旧。帝以问不忽木，对曰："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帝不听，以世荣为右丞，不忽木遂辞参议不拜。二十二年，世荣以罪被诛，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书。时方籍没阿合马家，其奴张散札兒等罪当死，缪言阿合马家赀隐寄者多，如尽得之，可资国用。遂钩考捕系，连及无辜，京师骚动。帝颇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长贰官询问其事，不忽木曰："是奴为阿合马心腹爪牙，死有余罪。为此言者，盖欲苟延岁月，徼幸不死尔。岂可复受其诳，嫁祸善良耶？急诛此徒，则怨谤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实，散札兒等伏诛，其捕系者尽释之。

二十三年，改工部尚书。九月，迁刑部。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赀财谄媚权贵，货钱于官，约偿羊马，至则抑取部民所产以输。事觉，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余事。会大同民饥，不忽木以便宜发仓廪赈之。阿合马所善幸臣奏不忽木擅发军储，又锻炼阿合马使自诬服。帝曰："使行发粟以活吾民，乃其职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狱至京师审视，阿合马竟伏诛。吐土哈求钦察之为人奴者增益其军，而多取编民。中书佥省王遇验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语。帝怒，欲斩之，不忽木谏曰："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诛遇，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帝意解，遇得不死。

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书省，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不忽木争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尝指不忽木谓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责以不坐曹理务，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车驾还自上都，其弟野礼审班侍坐辇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来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见其癯甚，问其禄几何，左右对以满病假者例不给，帝念其贫，命尽给之。

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春，帝猎

柳林，彻里等劾奏桑哥罪状，帝召问不忽木，具以实对。帝大惊，乃决意诛之。罢尚书省，复以六部归于中书，欲用不忽木为丞相，固辞，帝曰：“朕过听桑哥，致天下不安，今虽悔之，已无及矣。朕识卿幼时，使卿从学，政欲备今日之用，勿多让也。”不忽木曰：“朝廷勋旧，齿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无以服众。”帝曰：“然则孰可？”对曰：“太子詹事完泽可。向者籍没阿合马家，其赂遗近臣，皆有簿籍，唯无完泽名；又尝言桑哥为相，必败国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无以任吾事。”乃拜完泽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访司不便，宜罢去，乃求宪臣赃罪以动上听。帝以责中丞崔彧，彧谢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因历陈不可罢之说，帝意乃释。王师征交趾失利，复谋大举，不忽木曰：“岛夷诡诈，天威临之，宁不震惧，兽穷则噬，势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袭位，若遣一介之使，谕以祸福，彼能悔过自新，则不烦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从之。于是交趾感惧，遣其伪昭明王等诣阙谢罪，尽献前六岁所当贡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赐之，不忽木辞曰：“此陛下神武不杀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镇纸、水晶笔格而已。麦术丁请复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庭责之曰：“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笔滤烨蕖；蛉罢髁髑螅□案辰□习□□□在芍怪□Ⅰ8绲橙四伤儇荻〉燃戎铮□垡孕枚汲び诶聿疲□□筒簧薄2缓瞿玖φ□□□淮印H罩蟹财咦啵□湔□渥铩J褪锨胍越鹨□也□羝渖瘢□勰阎□2缓瞿驹唬骸氨朔鹨匀又拔□A！彼旄ビ搿；蜓跃┤γ晒湃艘擞牒喝思浯Γ□灾撇挥荨2缓瞿驹唬骸靶旅裾□ǎ□涛茨□樱□舾捶赘□□刂率6怠4烁羌槿擞□没跻字□□□唤峤□遥□栉□芍抑□刀□！蹦送夹垂□泄笕说谡□延朊窬尤□老嘀浦□瓷现□□埂S汹谕暝筢咚秸撸□垡晕什缓瞿尽6栽唬骸巴暝笥氤季愦□镏惺椋□杌蛉缢□裕□竦米Ч小3嫉人溆蘼□□槐肝辉赘ǎ□嘶蚍⑵湟醵蹋□耸姑嬷剩□魇驹鸾担□裟诨巢乱桑□侨酥髦凉□□酪病！毖哉吖□□□叟□□□笥遗□浼斩□鲋□J侨湛嗪□□馑□□邗豸靡源汀5勖抗耸坛迹□迫麓A旃之能，不忽木从容问其故，帝曰：“彼事宪宗，常阴资朕财用，卿父所知。卿时未生，诚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谓为人臣怀二心者。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帝急挥以手曰：“卿止，朕失言。”

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忧之，夜召入禁中，问所以销天变之道，奏曰：“风雨自天而至，人则栋宇以待之；江河为地之限，人则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则为之，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惧修?□□

妒□吩弧□刺熘□□□□衷弧□鲈侄□濉□Ｈ□□ネ酰□私魈旖洌□什挥兄铡：何闹□溃□□丈奖勒叨□□芯牛□帐车卣鹌邓暧兄□□朴么说溃□煲嗷诨觯□Ｄ趌Ｖ安。此前代之龟鉴也，臣愿陛下法之。”因诵文帝《日食求言诏》。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复诵之。”遂详论款陈，夜至四鼓，明日进膳，帝以盘珍赐之。

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国人勋旧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谨厚，日视医药，未尝去左右。帝大渐，与御史大夫月鲁那颜、太傅伯颜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泽至，不得入，伺月鲁那颜、伯颜出，问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国有大议而不预，何耶？”伯颜叹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识虑，何至使吾属如是之劳哉?蓖暝蟛荒芏裕□胙杂谔□蟆Ｌ□笳偃□宋手□□侣衬茄赵唬骸俺际芄嗣□□□蟮□鄢嫉任□□３既粑蠊□□慈辗□铮□谏绱笫拢□枪□兴□痹ぶ□病！碧□笕黄溲裕□於ù蟛摺Ｆ浜蠓⒁□⑸□ｙ、请谥南郊，皆不忽木领之。

成宗即位，执政皆迎于上都之北。丞相常独入，不忽木至数日乃得见，帝问知之，慰劳之曰：“卿先朝腹心，顾朕寡昧，惟朝夕启沃，以匡朕不逮，庶无负先帝付托之重也。”成宗躬揽庶政，听断明果，廷议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忽木先朝旧臣，礼貌甚至。

河东守臣献嘉禾，大臣欲奏以为瑞。不忽木语之曰：“汝部内所产尽然耶，惟此数茎耶？”曰：“惟此数茎尔。”不忽木曰：“若如此，既无益于民，又何足为瑞。”遂罢遣之。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岂可容其乱法如是?钡墼鹭┫嘣唬骸半藿淙晡奘共缓瞿局□□裎牌溲裕□奚趵⒅□！笔谷宋讲缓瞿驹唬骸扒淝倚菀樱‰藿翊忧溲裕□蛔允且晕□适隆！庇信□嬷髡撸□鞅恢铮□□匆云渲魉□庸儆胫□２缓瞿狙裕骸叭舸吮卮蠡堤煜轮□缢祝□谷饲橛□。□薷瓷舷轮□忠印！钡畚颍□□贩锨懊□Ｖ凑□嘁晕□挛餍惺Σ秸抡□拢□□笪降墼唬骸安缓瞿境□⒄□耍□然实鬯□锻校□窨沙鲋□谕庖□　钡鄹戳糁□＞挂杂胪□卸嘁煲椋□萍膊怀觥Ｔ□甓□甏海□僦帘愕钤唬骸半拗□浼仓□剩□郧洳荒艽尤耍□艘嗖荒艽忧湟病Ｓ□远握甏□洌□绾危俊辈缓瞿驹唬骸罢晔凳ひ诔肌！蹦税菡盐墓荽笱□俊⑵秸戮□□厥隆４窃唬骸笆侵耙玻□□□□诽煸蟪⑽□□□己喂Ω业贝恕！敝迫ァ爸亍弊帧?

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领侍仪司事。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忽木曰：“风纪之司，以宣

政化、励风俗为先，若使子证父，何以兴孝?笔嗝艹际苋擞翊□□髟卟恍穑□□费苑Ｌ□幔□缓瞿驹唬骸袄瘢□蟪继澳□□□缓映□皇危□艏芋兹瑁□切滩簧洗蠓蛑□狻！比顺破淦剿　Ｋ哪辏□「醋鳎□矍惨街沃□□恍Ｂ□烁阶嘣唬骸俺煎钣刮奕。□冻芯熹祝□笙抻兄眨□来钦汛□！币□□□□□洌□晁氖□□５畚胖□□浚□看蠓蚪钥奘□□?

家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纪以养母。后因使还，则母已死，号恸呕血，几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即散施亲旧。明于知人，多所荐拔，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亦其所荐也。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居则简默，及帝前论事，吐辞洪暢，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世祖尝语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资左手承之，然后能固。卿实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临崩，以白璧遗之，曰：“他日持此以见朕也。”武宗时，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贞。

子回回，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巕巕，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为翰林学士承旨。

○完泽

完泽，土别燕氏。祖土薛，从太祖起朔方，平诸部。太宗伐金，命太弟睿宗由陕右进师，以击其不备，土薛为先锋，遂去武休关，越汉江，略方城而北，破金兵于阳翟。金亡，从攻兴元、阆、利诸州，拜都元帅。取宋成都，斩其将陈隆之，赐食邑六百户。父纟泉真，宿卫禁中，掌御膳。中统初，从世祖北征。四年，拜中书右丞相，与诸儒臣论定朝制。

完泽以大臣子选为裕宗王府僚属。裕宗为皇太子，署詹事长。入参谋议，出掌环卫，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一日会燕宗室，指完泽语众曰：“亲善远恶，君之急务。善人如完泽者，群臣中岂易得哉?弊允浅５涠□□辣□ＴＷ谵埃□勺谝曰仕锔Ь□狈剑□暝罅酱尤氡薄Ｖ猎□□□四辏□８绶□铮□雷孀晌释３.迹□匕葜惺橛邑┫唷Ｍ暝笕胂啵□锷８绫渍□□胱灾型吵趸□赍透褐□□冢□ｗ妹庵□□窭灯浠荨Ｈ□□荒辏□雷姹溃□暝笫芤炮□□献谄荽蟪贾□椋□艋侍□螅□□勺诩次唬□□椭型猓□照靼材现□Γ□Ｔ榧由献孀谧疒置砗牛□卵□侍□螅□咎煜挛□俗又□瘛Ｔ□暌岳矗□□□∈爻上埽□□槁畔律２.品⑺冢□幌Ь尥颍□园浯桶傩眨□笔币韵拖喑浦□４蟮滤哪辏□犹□怠18.季□□厥隆Ｎ煌□娉纾□勺谝腥沃□庖嬷兀□□艽χ□园簿玻□患庇诠

□□□世裘袷刂袄忠担□莱葡拖嘣啤F吣贽埃□晡迨□耍□贩庑嗽□酰□种蚁堋?

○阿鲁浑萨理

阿鲁浑萨理，畏兀人。祖阿台萨理，当太祖定西域还时，因从至燕。会畏兀国王亦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加资德大夫、统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长曰畏吾兒萨理，累官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行泉府太卿；季曰岛瓦赤萨理；阿鲁浑萨理，其中子也，以父字为全氏，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材，俾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后事裕宗，入宿卫，深见器重。

至元二十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译者皆莫能通其说。帝问左右，谁可使者。侍臣脱烈对曰："阿鲁浑萨理可。"即召与论难，僧大屈服。帝悦，令宿卫内朝。会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阙下。使已发，阿鲁浑萨理趣入谏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对曰："若果反，郡县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县，而言之阙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辄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计。"帝悟，立召使者还，俾械系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尝贷钱不从诬之。帝曰："非卿言，几误，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

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仪奉御。遂劝帝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帝嘉纳之，遣使求贤，置集贤馆以待之。秋九月，命领馆事，阿鲁浑萨理曰："陛下初置集贤以待士，宜择重望大臣领之，以新观听。"请以司徒撒里蛮领其事，帝从之。仍以阿鲁浑萨理为中顺大夫、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仪奉御。士之应诏者，尽命馆谷之，凡饮食供帐，车服之盛，皆喜过望。其弗称旨者，亦请加赉而遣之。有官于宣徽者，欲阴败其事，故盛陈所给廪饩于内前，冀帝见之。帝果过而问焉，对曰："此一士之日给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见而损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犹恐不至，况欲损之，谁肯至者。"阿鲁浑萨理又言于帝曰："国学人材之本，立国子监，置博士弟子员，宜优其廪饩，使学者日盛。"从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迁嘉议大夫。二十三年，进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

二十四年春，立尚书省，桑哥用事，诏阿鲁浑萨理与同视事，固辞，不许，授资德大夫、尚书右丞，继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桑哥为政暴横，且进其党与。阿鲁浑萨理数切诤之，久与乖刺，惟以廉正自持。桑哥奏立征理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于道，所在囹圄皆满，道路侧目，无敢言者。会地震北京，阿鲁浑萨理请罢征理司，以塞天变。诏下之日，百姓相庆。未几，桑哥败，以连坐，亦籍其产。帝问："桑哥为政如此，卿何故无一言？"对曰："臣未尝不言，顾言不用耳。陛下方信任桑哥甚，彼所忌独臣，臣数言不行，若抱柴救火，只益其暴，不若弥缝其间，使无伤国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帝亦以为然，且曰："吾甚愧卿。"桑哥临刑，吏犹以阿鲁浑萨理为问，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于败，彼何与焉。"帝益信其无罪，诏还所籍财产，仍遣张九思赐以金帛，辞不受。

二十八年秋，乞罢政事，并免太史院使，诏以为集贤大学士。司天刘监丞言，阿鲁浑萨理在太史院时，数言国家灾祥事，大不敬，请下吏治。帝大怒，以为诽谤大臣，当抵罪。阿鲁浑萨理顿首谢曰："臣不佞，赖陛下天地含容之德，虽万死莫报。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无为陛下言事者。"力争之，乃得释。帝曰："卿真长者。"后虽罢政，或通夕召入论事，知无不言。三十年，复领太史院事。明年，帝崩，成宗在边，裕宗太后命为书趣成宗入正大位，又命率翰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明年春，加守司徒、集贤院使，领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问阿鲁浑萨理，即以成宗为封，且言成宗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数召阿鲁浑萨理不往，成宗抚军北边，帝遣阿鲁浑萨理奉皇太子宝于成宗，乃一至其?＜凹次唬□锇18.郴肴□碓唬骸半拊谇臂。□□辉甘码拚撸□□渌湔俨恢粒□衲酥□湔娴么蟪继濉！弊允钦俣圆幻□□妥□又詈钔醯取３⑮镒笥以唬骸叭羧□秸抡撸□嫒□囊玻□诮翊□奁浔取！贝蟮氯□辏□窗葜惺槠秸抡□隆Ｊ□荒辏□埃□炅□□腥□Ｑ拥v四年，赠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定。

子三人：长岳柱；次久著，终翰林侍读学士；次买住，蚤卒。岳柱自有传。阿台萨理赠保德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端愿；乞台萨理累赠纯诚守正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通敏。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严，性颖悟，有远识。方八岁，观画师何澄画《陶母剪发图》，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钏诘之曰："金钏可易酒，何用剪发为也？"何大惊，即异之。既长就学，日记千言。年十

八，从丞相答失蛮备宿卫，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贤学士，阶正议大夫，即以荐贤举能为事。皇庆元年，升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日接见儒生，询求民瘼。延祐三年，进资善大夫、隆禧院使。七年，授太史院使。英宗视其进止整暇，顾谓参政速速曰：“全院使真故家令子也。”泰定元年，改太常礼仪院使。四年，授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俄授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天历元年，进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

至顺二年，除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有诬告富民负永宁王官帑钱八百余锭者，中书遣使诸路征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诬罔，不可奉命。”僚佐重违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伤本以敛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复命。时燕帖木兒为丞相，闻其言，感悟，命刑部诘治，得诬罔状，罪诬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特赐币帛及上尊酒。桂阳州民张思进等，啸聚二千余众，州县不能治，广东宣慰司请发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抚绥边民，乃欲侥幸兴兵，以为民害耶？不可。”宰执皆失色，宪司亦以兴兵不便为言，岳柱终持不可，遣千户王英往问状。英直抵贼巢，谕以祸福，贼曰：“致我为非者，两巡检司耳，我等何敢有异心哉?壁推渲冢□允垢匆担□环揭阅□H□辏□ê幽辖□钡却π兄惺槭Σ秸抡□隆P□跃□轮裂镏荩□眉玻□髂晔□□拢□俗□□洌□晡迨□□?

岳柱天资孝友，母弟久住早卒，丧之尽哀。尤嗜经史，自天文、医药之书，无不究极。度量弘扩，有欺之者，恬不为意。或问之，则曰：“彼自欺也，我何与焉。”母郜氏亦常称之曰：“吾子古人也。”

子四人：长普达，同佥行宣政院事；次安僧，为久住后，章佩监丞；次仁寿，中宪大夫、长秋寺卿。

列传第十八

○速哥

速哥，蒙古人。父忽鲁忽兒，国王木华黎麾下卒也。后更隶塔海、帖哥军。以善驰马，有口辩，慎重不泄，令佩银符，常居军中。奏白机务，往返未尝失期。太宗以为才，赐名动哥居。诏："动哥居奏事，朝至朝入奏，夕至夕入奏。"尝出金盘龙袍及宫女赐之。宪宗时，以疾卒。速哥亦以壮勇居军中，岁甲寅，宪宗命从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入蜀。乙卯，万户刘七哥、阿剌鲁阿力与宋兵战巴州，失利，陷敌中。速哥驰入其军，夺刘七哥等以归。以功赐白金五十两、马二匹、紫罗圈甲一注。又从都元帅纽璘败宋将刘整，破云顶山城。纽璘受诏会涪州，至马湖江，速哥以革为舟，夜渡江，至大获山行在所，陈道梗失期，帝慰遣之。未几，复自涪州入奏事，遇宋军于三曹山，速哥众仅百余，奋兵疾战，败之，夺其器械旗鼓以归。己未，宋兵攻涪州浮桥，部将火尼赤战陷，速哥破围出之。又以白事诸王穆哥所，复败宋军于三曹山，还至石羊，与刘整遇，复击败之。

世祖即位，赐白金、弓刀、鞍勒。中统二年，赐银符，命隶纽璘军。至元二年，四川行省遣速哥招收降民，得三千余人。三年，从行院帖赤战九顶山。四年，行省也速带兒署为本军总管，从征泸州，取泸川。五年，立德州，以速哥为达鲁花赤，擢陕西五路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从也速带兒入朝，赏赉加厚。七年，从也速带兒败宋军于马湖江。用平章政事赛典赤荐，迁行尚书省员外郎。九年，建都蛮叛，诏诸王奥鲁赤及也速带兒讨之。速哥将千人为先锋，破黎州火尾寨，攻连云关，克之。军至建都，战于东山，斩其酋布库。复与元帅八兒秃迎合剌军于不鲁思河，所过城邑皆下。十年，讨碉楼诸蛮，袭破连环城，还败宋军于七盘山，辟新军万户。

十一年，赐虎符，真授管军万户，领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军，教习水战。也速带兒进围嘉定，速哥率舟师会平康城，修筑怀远等寨，守其要害。十二年，遣兵败宋将昝万寿于麻平。既而行枢密副使忽敦等军至，与也速带兒会于红崖，遣速哥守龙坝。城中大震，宋将陈都统、鲜于团练率舟师遁。速哥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遂与中使沈答罕徇下流诸城，紫云、泸、叙皆降。进围重庆，速哥以所部兵镇白水、马湖江口。十三年，帝遣脱术、教化的持诏谕其守臣使降，不听，乃分兵

为五道，水陆并进攻之。众军不利，唯速哥获战舰三百艘，俘其众百三十人。涪州守将遣书纳降，速哥率千人往察其情伪。速哥至涪州，果降，遂入其城。重庆守臣张万率众来袭，速哥一日夜出兵凡与十八战，斩首三百余级，万败走。未几，万复以积兵三千人来攻，又战败之。十四年，行院辟为镇守万户、嘉定总管府达鲁花赤。时泸州复叛，速哥从大军讨平之。重庆受围久，其守将赵安开门出降，制置使张珏遁，速哥追破之，虏百余人及其舟二十余艘。以功授成都水军万户，寻改重庆夔府等路宣抚、招讨两司军民达鲁花赤。十六年，除四川南道宣慰使，依前成都水军万户，镇重庆、夔、施、黔、忠、万、云、涪、泸等州。

十九年，亦奚不薛蛮叛，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以速哥为宣慰使，经理诸蛮。二十四年，迁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播州宣抚赛因不花等赴阙请留之。降八番金竹等百余寨，得户三万四千，悉以其地为郡县，置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东连九溪十八峒，南至交趾，西至云南，咸受节制。二十九年，入朝，加都元帅，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三十一年，佥书四川行枢密院事，诏开土番道。土番叛，以兵围茂州，速哥率师败之。元贞元年，行院罢，速哥家居数岁卒。

子寿不赤，袭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

○囊加歹

囊加歹，乃蛮人。曾祖不兰伯，仕其国，位群臣之右。祖合折兒，管帐前军，兼统国政，仕至太师。太祖平乃蛮，父麻察来归。太宗命与察剌同总管蒙古、汉军，由是从世祖伐宋，破阿里不哥于失门秃，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阔歹平李璮，皆有功，赏赉甚厚，赐金符。后以子贵，赠太傅，追封梁国公，谥桓武。囊加歹幼从麻察习战阵，有谋略，佩金符，为都元帅府经历。从阿术围襄阳，襄阳降，以功授汉军千户。从丞相伯颜攻复州，与宋人战，败宋兵于风波湖。渡江后，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分战舰五十，囊加歹与张弘范等焚其蒙冲三千艘，两城大恐，皆出降。伯颜军次安庆。贾似道督师江上，遣宋京来请和。军至池州，遣囊加歹偕宋京报似道。似道复遣阮思聪偕囊加歹至军中，仍请议和。时暑雨方涨，世祖虑士卒不习水土，遣使令缓师。伯颜、阿术与诸将议，乘势径前，遂进军至丁家洲，似道师溃，大军次建康。帝闻囊加歹亲与贾似道语，召赴阙，具陈其说，遣还谕旨于伯颜，以北边未靖，勿轻入敌境，而大军已入平江矣。宋使柳岳、夏士林、吕师孟、刘岊等踵至，皆命囊加歹同往报之。师逼临安，复遣囊加歹入取降表、玉

玺，征宋将相文武百官出迎王师。宋主乃遣贾余庆等同囊加歹以降表、玉玺至皋亭山，伯颜遣囊加歹驰献世祖。还传密旨，迁宋君臣北上。赐金符，授怀远大将军、安抚司达鲁花赤。与阿剌罕、董文炳等取台、温、福州，寻领蒙古军副都万户、江东道宣慰使，佩金虎符如故。擢江东道按察使，复为本道宣慰使，领万户如故。召为都元帅，管领通事军马，东征日本，未至而还。诏以元管出役军与孛罗迷兒见管军合为一翼，充万户，守建康。改赐三珠虎符，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讨金齿、缅国，得疾，召还京师。授南京等路宣慰使，改河南道宣慰使，特旨命袭父职为蒙古军都万户。

武宗在潜邸，囊加歹尝从北征，与海都战于帖坚古。明日又战，海都围之山上，囊加歹力战决围而出，与大军会。武宗还师，囊加歹殿，海都遮道不得过，囊加歹选勇敢千人直前冲之，海都披靡，国兵乃由旭哥耳温、称海与晋王军合。是役也，囊加歹战为多，以疾而归。成宗崩，昭献元圣太后与仁宗在怀州，太后召囊加歹、不怜吉歹、脱因不花、八思台等谕之曰："今宫车晏驾，皇后欲立安西王阿难答，尔等当毋忘世祖、裕宗在天之灵，尽力奉二皇子。"囊加歹顿首曰："臣等虽碎身，不能仰报两朝之恩，愿效死力。"既至京师，仁宗遣囊加歹与八思台诣诸王秃剌议事宜。时内外汹汹，犹豫莫敢言，囊加歹独赞秃剌，定计先发。归白仁宗，意犹迟疑，固问可否，对曰："事贵速成，后将受制于人矣。"太后与仁宗意乃决。内难既平，仁宗监国，命同知枢密院事。武宗即位，真拜同知枢密事，阶资德大夫，赐以七宝束带、鞍辔、衣甲、弓矢、黄金五十两，以旌其定策之功。寻授蕲县万户府达鲁花赤，仍同知枢密院事。仁宗尝语近臣曰："今春之事，吾与太后疑不能主，赖囊加歹一语而定。吾闻周文王有姜太公，囊加歹亦予家姜太公也。"其见称许如此。寻以老病乞骸骨，不允。仁宗即位，以其家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终其身。封浚都王。

子教化，山东河北蒙古军副都万户；执礼和台，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孙脱坚，山东河北军大都督，世袭有位。

○忙兀台

忙兀台，蒙古达达兒氏。祖塔思火兒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路达鲁花赤，位在严实上。忙兀台事世祖，为博州路奥鲁总管。至元七年，又为监战万户，佩金虎符。八年，改邓州新军蒙古万户，治水军于万山南岸。九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继败宋军于安阳滩。转战八十里，禽其将郑高。十月，大军攻樊，分军为五道，忙兀台当其一。率五

翼军以进，焚南岸舟，竖云梯于北岸，登柜子城，夺西南角入城，命部将据仓粟。功在诸将右，赏金百两。襄阳降，同宋安抚吕文焕入觐，赐银五十两及翎根甲等物。

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南征，命与万户史格率麾下会盐山岭。遇宋兵，忙兀台突阵杀一人，诸军继进，与战，败之。自郢州黄家原荡舟入湖，至沙洋堡，立砲座十有二，竖云梯先登，焚其楼橹，拔羊角坝，破沙洋堡，擒宋将四人。直抵新城，鏖战自晨至晡，大败之，宋复州守将翟贵以城降。将由汉口入江，至蔡店，闻宋兵屯汉口，乃率舟师经斗龙口至沙步入江。遇宋兵三百余艘分道来拒，进击走之。次武矶堡，宋将夏贵坚守不下。十月乙卯，平章阿术率万户晏彻兒、史格、贾文备同忙兀台四军雪夜溯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矶北岸，万户史格先渡，宋将程鹏飞拒敌，格被三创，丧卒二百人。诸将继进，大战中流，鹏飞被七创，败走。舟泊中洲，宋兵阻水不得近，伯颜复遣万户张荣实等率舟来援。夏贵率麾下数千将奔，大军乘之，大败，走黄州，遂拔武矶堡，斩守将王达。阿术既渡南岸，翼日丞相伯颜视师，则大江南北皆北军旗帜，宋制置使硃礻异孙遁还江陵。语在《阿术传》。己未，伯颜次鄂州，遣忙兀台谕宋守臣张晏然以城降，程鹏飞以本军降，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继降，乃留军镇鄂、汉，率诸将水陆东下。十二年正月，忙兀台谕蕲、黄、安庆、池州诸郡，皆下之。次丁家洲，宋贾似道、孙虎臣来拒，忙兀台击之，夺虎臣所乘巨舟，与宋降将范文虎以兵五百谕降和州及无为、镇巢二军。九月，攻常州，拔其木城。宋降将赵潜叛于溧阳，伯颜命忙兀台击之，战于丰登庄，斩首五百余级，擒其将三人，复招降湖州守将二人。十二月，行省第其功，承制授行两浙大都督府事。

十四年，改闽广大都督，行都元帅府事。时宋二王逃遁入海，忙兀台奉旨率诸军，与江西右丞塔出会兵收之，次漳州，谕降宋守将何清。十五年，师还福州，拜参知政事，诏与唆都等行省于福，镇抚濒海八郡。十月，召赴阙，升左丞。十六年七月，沙县盗起，诏忙兀台复行省事，讨平之。初，忙兀台北还，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一日，帝命召唆都，李庭言："若召唆都，则行省无人，宜令建康阿剌罕往。"帝曰："何必阿剌罕，其命忙兀台即往，候唆都还，则令移潭州可也。"未几，中书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及忙兀台至，招来七十二寨，建宁、漳、汀稍获安集，若移之他处，而唆都复往，恐重劳民。"有旨，忙兀台仍镇闽。十八年，转右丞。时宣慰使王刚中以土人饶赀，颇擅作威福，忙兀台虑其有变，奏移之他道。

二十一年，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初，宋降将五虎陈义尝助张弘范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讨陈大举，又资阿塔海征日本战舰三千艘。福建省臣言其有反侧意，请除之。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忙兀台携义入朝，保其无事，且乞宠以官爵，丞相伯颜亦以为言。乃授义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从林雄等十人并上百户。

二十二年，脱忽思、乐实传旨中书省，令悉代江浙省臣。中书复奏，帝曰："朕安得此言，传者妄也。如忙兀台之通晓政事，亦可代耶？"俄以言者召赴阙，封其家赀，遣使按验无状。未几，拜银青荣禄大夫、行省左丞相，还镇江浙。时浙西大饥，乃弛河泊禁，发府库官货，低其直，贸粟以赈之。浙东盗起，蠲田租，以纾民力。二十三年，奏："以贩鬻私盐者皆海岛民，今征日本，可募为水工。"从之，赐钞五千贯。役既罢，请以战舰付海漕。又言："省治在杭州，其两淮、江东财赋军实，既南输至杭，复自杭北输京城，往返劳顿不便，请移省治于扬州。"复言："淮东近地，宜置屯田，岁入粮以给军，所馀饷京师。"帝悉从其言。二十五年，诏江淮管内，并听忙兀台节制。

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闽、越盗起，诏与不鲁迷失海牙等合兵讨之，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奏宜选将，帝曰："忙兀台已往，无虑也。"未几，悉平之。屡以病，上疏乞骸骨，乃召还。二十七年，以江西平章奥鲁赤不称职，特命为丞相，兼枢密院事，出镇江西。谨约束，锄强暴，尊卑殊服，军民安业，威德并著，在官四十日卒。

忙兀台之在江浙，专愎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不怜吉台言其变更伯颜、阿术成法，帝每戒敕之。既死，台臣劾郎中张斯立罪状，而忙兀台迫死刘宣及其屯田无成事，始闻于帝云。

子三人：帖木兒不花；孛兰奚，袭万户；亦剌出，中书参知政事。

○奥鲁赤

奥鲁赤，札剌台人。曾祖豁火察，骁果善骑射，太祖出征，每提精兵为前驱。祖朔鲁罕，有胆力，尝被谗不许入见，一日俟驾出，趋前曰："臣无罪。若果有罪，速杀臣，臣将从先帝于地下；不然赦臣，愿得自效。"帝笑而复用之。辛未，与金人战于野孤岭，中流矢，战愈力，克之。既还，拔矢，血出昏眩。帝亲抚视，傅以药，竟不起。帝悲悼曰："朔鲁罕朕之一臂，今亡矣?贝推浼衣硭陌倨ィ□蹒餐蚨巍8高□咎ǎ□

犹□谡骱祭锊浚□□砍ひ韵住8创诱魑飨挠泄Γ□孛□惺∈拢□熵B场19.ω！⒁嗲恿摇10.爰□荨⒃□軿何宀烤□F胶幽希□怨Y突Φ□A3⒆け□□□⑵窖簟10.幽希□寥说轮□□晕□□簟？

奥鲁赤性朴鲁，智勇过人。早事宪宗，带御器械，特见亲任。戊午，扈驾征蜀，攻钓鱼山。至元五年，攻襄阳，授金符、蒙古军万户。明年，赐虎符，袭父职，领蒙古军四万户。十一年春，诏丞相伯颜大举伐宋，以所部从，渡江围鄂。宋兵固守，奥鲁赤白丞相，可遣使谕降，乃遣许千户同所获宋将持金符抵其城东南门，悬金符以招之。其夜，守门将崔立启门出，遂引立见丞相。复遣入城，谕守臣张晏然。明日，晏然以城降。迁奥鲁赤昭毅大将军，诸郡望风而靡。分兵出独松关，宋兵坚守，奥鲁赤令将校益树旗帜于山上，率精骑突之，守兵惊溃，弃关走，追逐百余里，斩馘不可胜计。

十三年，宋主降，分讨未下州郡，诏加镇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未几，以参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兼领蒙古军。时州郡初附，戍以重兵，民惊惧，往往逃匿山泽间。奥鲁赤止侵暴，恤单弱，号令严明，民悉复业。会诏所在括逃俘，有司拘男女千余人。时军士已还部，所括者无所归，众议悉以隶官。奥鲁赤曰：“斯民不幸被兵，幸而骨肉完聚，复羁之，是重被兵也，不若籍之为民。”众从之。俄征诣阙，赐赉优渥。及还，帝曰：“武昌襟带江湖，实要害地。朕尝用师于彼，故遣卿往治，为朕耳目。”升骠骑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宣慰使。

十八年，诏移行省于鄂、宣慰司于潭。时湖南剧贼周龙、张虎聚党行劫，随宜招捕，枭二贼首，余悉纵遣。复召入见，拜行省右丞，改荆湖等处行枢密院副使。二十三年春，拜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夏四月，赴召上都，命佐镇南王征交趾，帝慰谕之曰：“昔木华黎等戮力王室，荣名迄今不朽，卿能勉之，岂不并美于前人乎？比悦□渥油鸦覆换厂□蚧A V两恢海□敉醴志□□□□蛳罩票洌□□荒苤B□苣浜5骸S嗫芏笫□槁罚□侣吵嘧□揭猿觥8慕□餍惺Σ秸抡□隆6□□□辏□约睬笸耍□辉省6硎谕□□□愕却π惺嗝茉菏隆3勺诩次唬□□饴淮蠓颉⑸现□□13.□鞯却π兄惺槭Σ秸抡□隆4蟮略□甏喝□伦洌□炅□□□T□鹱瞎饴淮蠓颉4.笏就健⑸现□□□贩庵9□□□种倚□？

子拜住，明威将军、蒙古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脱桓不花，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省左丞、蒙古军都万户。

○完者都

完者都，钦察人。父哈剌火者，从宪宗征讨有功。完者都广颡丰颔，髯长过腹，为人骁勇，而乐善好施，听读史书，闻忠良则喜，遇奸谀则怒。岁丙辰，以材武从军。己未，从攻鄂州，先登，赏银五十两。中统三年，从诸王合必赤讨李璮于济南，凡两战，皆有功。至元元年，合必赤因枢密臣以其武勇闻，帝特赏赐之。四年十月，从万户木花里略地荆南，还至襄阳西安阳滩，遇宋军，败之。既而从丞相阿术围襄樊，水陆大战者四，皆有功。尝梯樊城，焚楼橹，勇敢出诸军右，幕府上其功。十一年，授武略将军，为彰德南京新军千户。九月，从丞相伯颜南征。十一月，攻沙洋、新城。始授金符，领丞相帐前合必赤军。十二月，统舟师由沙芜口渡江。十二年春，与宋将孙虎臣战于丁家洲，大捷，进武义将军。攻泰州，战扬子桥，战焦山，破常州。十三年春，入临安，下扬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见，帝顾谓侍臣曰：“真壮士也?币虼兔□味純海□谛盼浣□□ 9. 芫□芄堋 8. 哂示□锫郴ǔ啵□寤 7. □ < 榷□□□□罚□旖□吃洞蠼□□ 8. 哂事纷芄芨□锫郴ǔ唷?

十六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漳州陈吊眼聚党数万，劫掠?⑰闹盥罚□吣晡雌健Ｊ□吣臧嗽拢□嗝芨笔关寐耷朊□暾叨纪□郑□又□□诱蚬□辖□□ 8. ＝ǖ却φ髀□荚□B□时□迩б酝□４汪岣□祝□嫖壳仓□□以唬骸霸艄毒颓埽□□晔┬小！笔被苹□鄣橙□蛉耍□沤□□□磐吠泳□Ｍ暾叨枷纫□□男醒蛊渚常□□□笳穑□艟□迥煽睢Ｍ暾叨夹硪晕□痹□B□舱髀□□拢□灰晕手□Ｇ衣瞧浼檎├□猓□虼罅砸砸□洹Ｊ视幸坏裣杩眨□暾叨佳錾渲□□o叶□洌□齑罅裕□□裆交□□□笤梅□Ｄ宋庞诔□□胗胫□闾衷簦□□ 4. 又□□剖诨□髀□痹□B□胪暾叨纪□稹；□煳□扒□□猎羲□□破湮逭□Ｊ□拍耆□拢□烦碌跹壑燎Π诹耄□苤□□妒渍闹菔校□嗟诚ｔ健＞□怪裂镏荩□钪忌痛陀胁睢Ｖ粮哂剩□　Ｆ咴拢□腙睿□奂沃□□统□耙□ 13. 痃病□袄铡 9. □福□词诠芫□蚧Ａ 8. 哂事纷芄芨□锫郴ǔ唷Ｓ谢⑩□Γ□暾叨夹□□赋鼋迹□渖敝□?

二十二年八月，以疾召入朝。帝屡遣中使存问，仍命良医视之。疾平，帝大喜，赐医者钞万贯，拜完者都骠骑上将军、江浙行省左丞，兼管军万户。初，浙西私盐，吏莫能禁，完者都躬诣松江上海，收盐徒五千，隶军籍。九月，授中书左丞，行浙西道宣慰使。二十五年，遥授尚书省左丞。二十六年，升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兼广东宣慰使。疾复作，召还。成宗即位，入见，赐玉带，授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九。赠效忠宣力定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追封林国公，谥武宣。

子十四人，皆仕，而帖木秃古思、别里怯都尤显。孙二十四人，仕者亦多云。

○伯帖木兒

伯帖木兒，钦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剌赤，入备宿卫，以忠谨，授武节将军，佥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二十四年，征叛王乃颜，隶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麾下，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剌兒河，又败之。乃颜党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从大夫追战于札剌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哥山，并擒金家奴。二十五年，超授显武将军。冬，哈丹王叛，从诸王乃麻歹讨之。至斡麻站、兀剌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兒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兒，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里揭，突击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大夫亲视其创，而罪溃军之不救者。车驾亲征，驻跸兀鲁灰河，伯帖木兒以兵从大夫至贵列兒河。哈丹拒王师，伯帖木兒首战却之，获其党驸马阿剌浑，帝悦，以所获贼将兀忽兒妻赐之。至霸郎兒，与忽都秃兒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兒先。九月，大夫令率师往纳兀河东等处，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兒撒等五百余户。二十六年春正月，师还，复遣戍也真大王之境。五月，海都谋扰边，有旨令伯帖木兒以其军先来。行至怯吕连河，值拜要叛，伯帖木兒即移兵致讨，擒其党伯颜以献。帝深加奖谕，赐以所得伯颜女茶伦。是年冬，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升怀远大将军、上万户，佩三珠虎符。

二十七年，哈丹复入高丽，伯帖木兒奉命偕彻里帖木兒进讨。二十八年正月，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伯帖木兒以闻，帝命乃麻歹、薛彻干等征之，仍命伯帖木兒为先锋。薛彻干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以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兒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逐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兒止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兒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乃麻歹嘉其勇，赏以老的妻完者，上其功于朝，赐金带、衣服、鞍马、弓矢、银器等物，并厚赉其军。二十九年，闻叛王捏怯烈尚在濠来仓，伯帖木兒率兵击，虏其妻子畜产，追至陈河，捏怯烈以二十余骑脱身走，遂定其地。得所管女直户五百余以闻，帝命以充渔户。伯帖木兒度地置马站七所，令岁捕鱼，驰驿以进。成宗即位，俾仍其官。车驾幸上京，征其兵千人从，岁以为常云。

○怀都

怀都，斡鲁纳台氏。祖父阿术鲁，与太祖同饮黑河水，屡从征讨，

赐银印，总大军伐辽东女直诸部。复帅师讨西夏，大战于合剌合察兒，擒夏主，太祖命尽赐以夏主遗物。继总军南伐，攻拔信安，下宿、泗等州。诸王塔察兒以阿术鲁年老，俾其子不花袭职。中统二年，不花卒，子幼，兄子怀都继领其职。

中统三年春，李璮叛，诏怀都从亲王哈必赤讨之，围璮济南。夏四月，璮夜出兵，四面冲突求出。怀都直前奋击，斩百余级，俘二百余人，夺兵仗数百。璮退走入城，怀都昼夜勒兵与战。秋七月，破济南，诛璮。哈必赤第其功，居最，诏赐金虎符，领蒙古、汉军。攻海州，略淮南庐州。至元三年，充邳州监战万户。四年，领山东路统军司，从主帅南征。至襄阳，西渡汉江，宋遣水军绝归路，怀都选士卒浮水杀宋军，夺战舰二十余艘，斩首千余级。六年，军次淮南天长，至五河口，与宋兵战，败之。七年，诏守鹿门山、白河口、一字城。九年春，怀都请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层，怀都夜勒士卒，亲冒矢石，攻夺之，斩宋将韩拨发，擒蔡路钤。襄阳既降，帅师屯蔡、息，出巡淮安，还城正阳，略地安丰，获生口无算。

十一年夏，宋将夏贵来攻正阳，怀都领步卒薄淮西岸，至横河口，逆战退之。九月，略地安庆。十二年，北渡，至栅江堡，值宋军三千余，怀都与战，败之。复南渡江，驻兵镇江。谍报宋平江军出常州，怀都领兵千人，至无锡，与宋兵遇，大战，歼其众。秋七月，行省檄怀都领军护焦山江岸，仍往扬州湾头立木城，以兵守之。九月，权枢密院事，复守镇江。宋殿帅张彦、安抚刘师勇攻吕城，怀都与万户忽剌出、帖木兒追战至常州，夺舟百余艘，擒张殿帅、范总管。冬十月，从右丞阿塔海攻常州。宋硃都统自苏州赴援，怀都提兵至横林店，与之遇，奋击，大破之。十一月，取苏州，徇秀州，仍抚治临安迤东新附军民。十三年秋，同元帅撒里蛮、帖木兒、张弘范徇温州、福建，所至州郡迎降。十四年，授镇国上将军、浙东宣慰使。讨台、庆叛者，战于黄窖岭，又战于温州白塔屯寨，转战至于漳、泉、兴化，平之。十六年，召至阙下，赐玉带、弓矢，授行省参知政事，至处州，以疾卒。

子八忽台兒，官至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平浙东、建宁盗贼，数有功。不花子忽都答兒既长，分袭蒙古军千户，从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讨使，改邳州万户，后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卒。

○亦黑迷失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也。至元二年，入备宿卫。九年，奉世祖命使

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十四年，授兵部侍郎。十八年，拜荆湖占城等处行中书参知政事，招谕占城。二十一年，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剌国，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二十一年，自海上还，以参知政事管领镇南王府事，复赐玉带。与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战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言于镇南王，请屯兵大浪湖，观衅而后动。王以闻，诏从之，竟全军而归。二十四年，使马八兒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尝侍帝于浴室，问曰："汝逾海者凡几？"对曰："臣四逾海矣。"帝悯其劳，又赐玉带，改资德大夫，遥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行泉府太卿。

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三十年，攻葛郎国，降其主合只葛当。又遣郑珪招谕木来由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降。爪哇主婿土罕必阇耶既降，归国复叛，事并见《弼传》。诸将议班师，亦黑迷失欲如帝旨，先遣使入奏，弼与兴不从，遂引兵还，以所俘及诸小国降人入见。帝罪其与弼纵土罕必阇耶，没家赀三之一。寻复还之。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屡使绝域，诏封吴国公，卒。

○拜降

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过人，由宿卫为南宿州镇将，分守蕲县。后从世祖南征，年几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数十疮，战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丰县，卒。赠广平路总管，封渔阳郡侯。忽都卒时，拜降生甫数月，母徐氏鞠育教诲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矣，不可使不知学。"顾县僻左，无良师友，遂遣从师大名城中。郡守每旦望入学，见拜降容止讲解，大异群兒，甚爱奖之。比弱冠，美髭髯，仪表甚伟。

丞相阿术南攻襄阳、江陵诸郡，以偏裨隶麾下。军行至安阳滩，与宋军遇。宋骑直前突阵，阵为却。拜降跃马出阵前，引弓连毙数人，宋骑稍却。复率众战良久，宋师大溃。至元五年，围襄樊，战有功。十一年，从阿术渡江，水陆遇敌，尝先登陷阵，勇冠一军。宋平，以功授江

浙省理问官。时事方草创，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自决须奏闻者，以拜降善敷奏，数令驰驿往咨于朝。及引见，世祖遥识之，喜曰：“黑髯使臣复来耶?逼浼□魇谷绱恕?

二十七年，迁江西行尚书省都镇抚。适徭、獠扰边，拜降从丞相忙兀台讨定之。二十九年，迁庆元路治中。岁大饥，状累上行省，不报。拜降曰：“民饥如是而不赈之，岂为民父母意耶?奔垂□栊惺×η耄□梅⑺谒耐蚴□□窭等□睢?

元贞间，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阴贼为奸，州县吏以赂，咸听驱役，由是数侵暴细民。民有珍货腴田，必夺为己有，不与，则朋结无赖，妄讼以罗织之，无不荡破家业者。凶焰铄人，人咸侧目。里人欲杀之，不果，顾被诬诉逮系者亡虑数十人，俱死狱中。兰溪州民叶一、王十四有美田宅，范欲夺之，不可，因诬以事，系狱十年不决。事闻于省，省下理问所推鞫之，适拜降至官，冤遂得直。置范于刑，而七人者先瘐死矣，惟叶一、王十四得释，时论多焉。大德元年，迁浙东廉访副使，令行禁止，豪强慑伏。同寅有贪秽者，拜降抗章核之于台，遂免其官。后转工部侍郎，赐侍燕服一袭，升工部尚书，有能声。

至大二年，仁宗奉皇太后避暑五台，拜降供给道路，无有阙遗，恩赉尤渥。比至都，改资国院使。母徐氏卒，遂奔丧于杭。时酒禁方严，帝特命以酒十ＭＧ，官给传致墓所，以备奠礼。初，徐氏盛年守节，教子甚严，比拜降贵，事上于朝，特旌其门。及老，见拜降历官有声誉，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丧尽礼，未及起复，延祐二年，卒于家。赠资政大夫、江浙左丞，谥贞惠。

列传第十九

○杭忽思

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国。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众来降，赐名拔都兒，锡以金符，命领其土民。寻奉旨选阿速军千人，及其长子阿塔赤扈驾亲征。既还，阿塔赤入直宿卫。杭忽思还国，道遇敌人，战殁，敕其妻外麻思领兵守其国。外麻思躬擐甲胄，平叛乱，后以次子按法普代之。

阿塔赤从宪宗征西川军于钓鱼山，与宋兵战有功，帝亲饮以酒，赏以白金。阿里不哥叛，从也里可征之。至宁夏，与阿蓝答兒、浑都海战，率先赴敌，矢中其腹，不惧。世祖闻而嘉之，赏以白金，召入宿卫。中统二年，扈驾亲征阿里不哥，追至失木里秃之地，以功复赏白金。三年，从征李璮，平之。至元五年，奉旨同不答台领兵南征，攻破金刚台。六年，从攻安庆府，战有功。七年，从下五河口。十一年，从下沿江诸郡，戍镇巢，民不堪命，宋降将洪福以计乘醉而杀之。世祖悯其死，赐其家白金五百两、钞三千五百贯，并镇巢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且命其子伯答兒袭千户，佩金符。

时失烈吉叛，诏伯答兒领阿速军一千往征之，与甕吉剌只兒瓦台军战于押里，复与药木忽兒军战于秃剌及斡鲁欢之地。十五年春，至伯牙之地，与赤怜军合战。五月，驻兵呵剌牙，与外剌台、宽赤哥思等军合战。其大将塔思不花树木为栅，积石为城，以拒大军。伯答兒督勇士先登，拔之，伯答兒矢中右股，别吉里迷失以其功闻，赏白金。二十年，授虎符、定远大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兼领阿速军，充阿速拔都达鲁花赤。二十二年，征别失八里，军于亦里浑察罕兒之地，与秃呵、不早麻军战，有功。二十六年，征杭海，敌势甚盛，大军乏食，其母乃咬真输己帑及畜牧等给军食。世祖闻而嘉之，赐予甚厚。大德四年，伯答兒卒。

长子斡罗思，由宿卫仕至隆镇卫都指挥使。次子福定，袭职，官怀远大将军，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兼管后卫军。至大四年，兄都丹充右阿速卫都指挥使；福定复职后卫，升枢密同佥，命领军一千守迁民镇，寻授定远大将军、佥枢密院事、后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二年，进资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间，进知枢密院事。

○步鲁合答

步鲁合答，蒙古弘吉剌氏。祖按主奴，太宗时率蒙古军千人从诸王察合台征河西，至山丹。攻下定、会、阶、文诸州，以功为元帅，佩金符，驻军汉阳礼店，戍守西和、阶、文南界及西蕃边境。换金虎符，真除元帅。父车里，袭职。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宋将刘整以重兵守云顶山，车里击败之，进围其城。整遣裨校出战，败走，追至简州斩之，杀三百余人，遂拔其城。攻重庆，车里将兵千人为先锋，渡马湖江，败宋兵于马老山，俘获百余人。戊午，诸军还屯灰山，宋兵夜来劫营，车里击败之，斩首三百级。世祖即位，赐金符，为奥鲁元帅，又改征行元帅。至元二年，车里以老疾不任事，诸王阿只吉命步鲁合答代领其军。至元八年，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宋将昝万寿攻成都，佥省严忠范遣步鲁合答将兵七百人御之于沙坎。

以下缺

列传第二十

待补

列传第二十一

待补

列传第二十二

待补

列传第二十三

待补

延祐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拜住以兴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赈恤，请立宗仁卫总之，命县官赎置卫中，以遂生养。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是四十年，亲享之礼未暇讲肄。拜住奏曰："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郊庙祭享，此其时矣。"帝悦曰："朕能行之。"预敕有司，以亲享太室仪注礼节，一遵典故，毋擅增损。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庙。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备法驾，设黄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崇天门。拜住摄太尉以从。帝见羽卫文物之美，顾拜住曰："朕用卿言举行大礼，亦卿所共喜也。"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致斋大次，行酌献礼，升降周旋，俨若素习，中外肃然。明日还宫，鼓吹交作，万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执事之臣赐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庙前殿，议行祫禘配享等礼。帝从容谓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毋忘规谏，以辅朕之不逮。"拜住顿首谢曰："昔尧、舜为君，每事询众，善则舍己从人，万世称圣。桀、纣为君，拒谏自贤，悦人从己，好近小人，国灭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称为无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报。然事言之则易，行之则难。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则臣之罪也。"帝嘉纳之。

时右丞相铁木迭兒贪滥谲险，屡杀大臣，鬻狱卖官，广立朋党，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恶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诸仓粮储失陷，欲奏诛之。拜住密言于帝曰："论道经邦，宰相事也，以金谷细务责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铁木迭兒复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以助己。思明为尽力，忌拜住方正，每与其党密语，谋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间以告，且请备之。拜住曰："我祖宗为国元勋，世笃忠贞，百有余年。我今年少，叨受宠命，盖以此耳。大臣协和，国之利也。今以右相雠我，我求报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吾知尽吾心，上不负君父，下不负士民而已。死生祸福，天实鉴之，汝辈毋复言。"未几，奉旨往立忠宪王碑于范阳。铁木迭兒久称疾，闻拜住行，将出莅省事，入朝，至内门，帝遣速速赐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还。然其党犹布列朝中，事必禀于其家，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计倾之，终不能遂。在京仓漕管库之职，岁终例应注

代。时张思明亦称疾不出，众皆顾望。拜住虽朝夕帝前，以事不可缓，乃日坐省中谓僚属曰：“左丞病，省事遂废乎？”郎中李处恭曰：“金谷之职，须慎选择，不得其人，未敢遽拟。”拜住曰：“汝为卖官之计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毕铨事。

拜住每以学校政化大源，似缓实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致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问之，对曰：“清净寂灭，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义，则纲常乱矣。”又尝谓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征之敢谏者乎？”对曰：“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帝并善之。六月壬寅，敕赐平江腴田万亩。拜住辞曰：“陛下命臣厘正庶务，若先受赐田，人其谓何？”帝曰：“汝勋旧子孙，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谕之。”秋七月，奏召张思明诣上都，数其罪，杖而逐之。铁木迭兒继亦病卒。拜住哭之恸。

初，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使八剌吉思买置诸寺，以益僧廪，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酬其直。田已久为他人之业，铁木迭兒父子及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真人蔡道泰以奸杀人，狱已成，铁木迭兒纳其金，令有司变其狱。拜住举奏二事。命台察鞫之，尽得其情，以田归主，刘、蔡、八剌吉思等皆坐死，余论罪有差。特赦铁失。

冬十二月，进右丞相、监修国史。帝欲爵以三公，恳辞，遂不置左相，独任以政。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少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患法制不一，有司无所守，奏详定旧典以为通制。帝幸五台，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三年春二月，将进《仁宗实录》，先一日，诣翰林国史院听读。首卷书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左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从容。谓史官曰：“无左丞相，虽百越王何益？录鹰犬之劳，而略发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书之。其他笔削未尽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识见。

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视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帝遂并铁木迭兒所增江淮粮免之。时铁木迭兒过恶日彰，拜住悉以奏闻。帝悟，夺其官，仆其碑。奸党铁失等甚惧。帝在上都，夜寐不宁，命作佛事。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之。既而惧诛者复阴诱群僧言：“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拜住叱

曰："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党闻之益惧，乃生异谋。晋王也孙帖木兒时镇北边，铁失潜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谋，约事成推王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变。未至，车驾南还，次南坡，铁失与赤斤铁木兒等夜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拜住，遂弑帝于行幄。晋王即位，铁失等伏诛。诏有司备仪卫，百官耆宿前导，舆拜住画相于海云寺，大作佛事，观者万数，无不叹惜泣下。

拜住忧国忘家，常直内庭，知无不言。太官以酒进，则忧形于色。有盗其家金器百余两，他宝直巨万，继而获盗得金，家僮来告，色无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不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远夷有古未通中国者皆朝贡请吏，而奸臣畏之，卒构祸难云。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节。初，拜住为太常礼仪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请署字，适在后圃阅群戏，出稍后，母厉声呵之曰："官事不治，若尔所为岂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责。一日，入内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饮，是日强以数卮。既归，母戒之曰："天子试汝量，故强汝饮。汝当日益戒惧，无酣于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庙，归侍左右，母问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对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灵、汝先世勋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贤，母之教也。后封东平王夫人。

泰定初，中书奏丞相拜住尽忠效节，殒于群凶，乞赐褒崇以光后世。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余如故。子笃麟铁穆尔。

列传第二十四

○察罕

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也。父伯德那，岁庚辰，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事亲王旭烈，授河东民赋副总管，因居河中猗氏县，后徙解州。赠荣禄大夫、宣徽使、柱国、芮国公。察罕魁伟颖悟，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为行军府奥鲁千户。奥鲁赤参政湖广，辟为蒙古都万户府知事。奥鲁赤进平章，复辟为理问，政事悉委裁决，且令诸子受学焉。至元二十四年，从镇南王征安南，师次泸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诣军门自陈无罪，王命察罕数其罪而责之，使者辞屈，世子举众逃去。二十八年，授枢密院经历。未几，从奥鲁赤移治江西。宁都民言："某乡石上云气五色，有物焉，视之玉玺也。不以兵取，恐为居人所有。"众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构害仇家者。"核问之，果然。前后从奥鲁赤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勋绩。

成宗大德四年，御史台奏佥湖南宪司事，中书省奏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孙曰："察罕廉洁，固宜居风宪。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广西妖贼高仙道以左道惑众，平民诖误者以数千计。既败，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宪司杂治之，鞫得其情，议诛首恶数人，余悉纵遣，且焚其籍。众难之，察罕曰："吾独当其责，诸君无累也。"以治最闻，擢河南省郎中。

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诛群臣之为异谋者，迎武宗于边。河南平章囊加台荐察罕，即驿召至上都，赐厩马二匹、钞一千贯、银五十两，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为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进佥詹事院事，赐银百两、锦二匹。遣先还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谓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赐我，置都总管府，卿其领之，慎拣僚属，忽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进卿秩资德大夫。"察罕叩头谢曰："都府之职，敢不恭命，进秩非所敢当。"固辞，改正奉大夫，授以银??

至大元年，阅户口江南诸省，还进太子府正，加昭文馆大学士，迁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恸不已。察罕再拜启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数，圣人天命，夫岂偶然。天下重器悬于殿下，纵自苦，如宗庙太后何？"仁宗辍泣曰："曩者大丧，必命浮屠，何益？吾欲发府库以赈鳏寡孤独若何？"曰："发政施仁，文王所以为圣。殿下行之幸甚。"东宫故有左右卫兵，命囊加台、察罕总右卫，且令审择官属。仁宗即位，拜中书参知政

事，但总持纲维，不屑细务，识者谓得大臣体。帝尝赐枸杞酒，曰：“以益卿寿。”又语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赐金束带、钞万贯。”前后赏赉不可胜计。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乞归解州立碑先茔，许之。

暮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尝入见，帝望见曰：“白云先生来也。”其被宠遇如此。帝尝问张良何如人，对曰：“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又问狄仁杰，对曰：“当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贤相也。”因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帝叹息良久曰：“察罕博学如此邪?背⒁搿墩旯壅□□芬韵住5鄞笤茫□□尚幢榇妥笥摇G亿□搿兜鄯丁贰S置□搿锻驯爻嘌铡罚□□弧妒丿淇□旒汀罚□啊都湍曜胍□贰i短□谄浇鹗寄□返仁椋□愀妒饭荨3⒁圆Π敫妫□呋钩□□塾□蛩晟皆驳睿□肫秸吕蠲先胄弧5墼唬骸鞍自撇∮□埃俊倍偈锥栽唬骸袄铣妓ゲ。□薏故ッ鳎□杀菹掳я妫□殴樘锢铮□疑酰□痪醭琉馊又宥□！泵□鸵鹨宰□9死蠲显唬骸爸□共蝗瑁□窦□淙恕k奘家源鹭莺薄2.涣□□ā20.壹犹ǖ妊杂弥□□隙囫砸妗S醒圆旌辈簧普撸□淙思捶巧迫艘病！庇钟锛翱凭俨⑶肮诺弁醮托彰□现□拢□虼筒旌毙瞻资稀?

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气清肃，月白如昼。相者贺曰：“是兒必贵。”国人谓白为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与诸昆弟。昆弟贫来归者，复分与田宅奴婢，纵奴为民者甚众。故人多称长者。既致仕，优游八年，以寿终。

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冈路总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笃，承直郎、高邮府判官。孙九人，仕者二人：阔阔不花、哈撒。

○曲枢

曲枢，西土人。曾祖达不台，祖阿达台，父质理花台，世赠功臣，追封王爵。曲枢七岁失怙恃。既壮，沉密静专，为徽仁裕圣皇太后宫臣。仁宗幼时，以曲枢可任保傅，左右拥翼。曲枢入则佐视食饮，出则抱负游衍，鞠躬尽力，夙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总戎北边。九年，谗人乱国。仁宗侍皇太后之国于怀，未几，复之云中，连年奔走不暇。曲枢栉风沐雨，跋涉艰险，无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歼奸党，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为皇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枢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行大司农。未几，进光禄大夫，领詹事院事，加特进，封应国公。至大元年，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依前大司农、应国公。进太子太保，领典医监事。四年，授太保、录军国重

事、集贤大学士，兼大司农，领崇祥院、司天台事，官爵勋封如故。后以疾薨于位。

子二人。长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迁中奉大夫、典宝监卿，加资德大夫、治书侍御史。至大元年，升荣禄大夫，遥授中书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书参知政事，进右丞，年三十二而卒。子咬??

次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议大夫、怀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改府正。至大二年，迁中奉大夫、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参知政事。明年，入为太子家令，迁正奉大夫。明年，迁资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监。拟擢侍御史，改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未几复为大都留守，兼少府监、武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皇庆元年，加荣禄大夫。子二人：桓泽都，蛮子。

○阿礼海牙

阿礼海牙，畏吾氏，集贤大学士脱列之子也。兄野讷，事仁宗于潜?４蟮戮拍辏□首诜钚耸ヌ□蟪鼍踊持荩□诱叩卜酰□嗷橙ゼ啤Ｒ摆□牢匏□纺选３勺诒溃□ǔ及８.街泄□□磺彩垢姘ë诨Ｏ。仁宗有闻，将自怀州入京，宫臣或持不可。野讷屏人密启曰：“天子晏驾而皇子已早卒，天下无主，邪谋方兴。怀宁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贤孙，人心所属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计，邪谋必止。迎立怀宁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师，遂诛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讷，赐玉带，授嘉议大夫、秘书监。仁宗居东宫，兼太子右庶子，迁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将作院使。闽有绣工，工官大集民间子女居肆督责，吏因为奸利，野讷奏罢之，闽人感悦。寻兼太医院使。仁宗即位，请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请以中都苑囿还诸民。拜枢密院副使，进同知枢密院事。命为中书平章政事，辞不拜。野讷之在台及侍禁中，于国家事有不便，辄言之，言无不纳。然韬晦恶盈，不泄于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赠推诚保节翊运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赵国公，谥忠靖。

阿礼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为宿卫，以清慎通敏与父兄并见信任。十余年间，敭历华近，入侍帷幄，出践省闼，廷无间言。至治初，出为平章政事，历镇江浙、湖广、河南、陕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怀思之。归朝拜翰林学士承旨。丁父忧，解官家居。

天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统。阿礼海牙即易服南迎，至于汴郊见焉。帝命复镇汴？J钡奔枘阎□剩□16.窈Q栏呒圪崴冢□灾帕复iii幻□□し种稳制鳎□氖孔洌□□砻窦洌□员覆挥荨O仁牵□淖诩次恢□□巡ジ嫣煜拢□□挛鞴俑□崃□赴餐醯绕鸨□□□麂□亍0 16.窈Q揽□□猓□砍龀□□□逋蜱牛□糁钚惺〔握□幽匣幢泵晒啪□纪蚧Φ淞型肌17.□酶笔雇蚣毅剃□□幽弦杂□□A疃颊蚋P凡□示□粞残心涎簟8.呙拧⑽涔亍14.W又畎□□现料濉4.ú□□□冢□揭匝媳浮M蚧P□奘劁□兀□荒芫□J窃露□□迦眨□粉汗□市⊥糇芩A⑼烟□緝和蚧У戎□□□怀鲣□兀□□鱼酉纾□□楸Γ□瓷轮荨⑫掳仓羁ひ兀□疟□慕伲□棋吻敖□：幽细婕敝□贯蛑粒□□淞型家嘁员□盐□浴J□乱蝗眨□16.窈Q兰□∠芄偈簦□室猿げ撸□抻醒哉摺0 16.窈Q涝唬骸般暝谀媳敝□唬□刮魅说弥链耍□蚪□先□≈□啦煌屮阽艿椋□□糜□雍稳障10.酢7蚴掠谢杭鼻嶂兀□裰啬□缱惚□□蹦□缱闶场N嵴骱□阒□窖簟1. 6□揭砭□□胛崾≈□诵乱怼18.□荨⑭省③俺h弩手诸军，以备虎牢；裕州哈剌鲁、邓州孙万户两军，以备武关、荆子口。以属郡之兵及蒙古两都万户、左右两卫、诸部丁壮之可入军者，给马乘赀装，立行伍，以次备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邓诸军来田者，还其军，益以民之丁壮，使守襄阳、白土、峡州诸隘。别遣塔海以备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两淮之马以给之，府库不足，则命郡县假诸殷富之家。安丰等郡之粟，逆黄河运至于陕，籴诸汴、汝，近郡者，则运诸荥阳以达于虎牢。吾与诸军各奋忠义以从王事，宜无不济者。”众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颜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属吏与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访使董守中、佥事沙沙在南阳，右丞脱帖木兒、廉访使卜颜在虎牢，分遣兵马以听其调用。馈饷之行，千车相望，阿礼海牙亲阅实之，必丰必良，信以期会。自虎牢之南至于襄、汉，无不毕给。盖为粟二十万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万，刍万万。是时，朝廷置行枢密院以总西事。襄、汉、荆湖、河南郡县皆缺官，阿礼海牙便宜择材以处之，朝廷皆从其请。

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来报，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趋怀、孟、磁；南行者帖木哥，过武关，掠邓州而残之，直趋襄阳。攻破郡邑三十余，横绝数千里，所过杀官吏，焚庐舍，虏民人妇女财物，贼虐殄尽，西结囊家□以蜀兵至矣。”阿礼海牙益督饷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领兵攻帖木哥，而又设备于江、黄，置铁绳于峡口，作舟舰以待战。十九日，师与西兵遇于巩县之石渡，而湖广所征太原之兵最为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进，转战及暮，两军杀伤与堕涧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为敌有。兵储巨万，阿礼海牙尽其心、民殚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与诸军敛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礼海牙前后遣使

告于朝，辄为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问已二十日。阿礼海牙亦忧之，亲出行抚其民。乃修城阙以备冲突，立四门以通往来，戒卒伍以严守卫。时虽甚危急，阿礼海牙朝夕出入，声色不动，怡然如平时，众赖以安。

十一月六日，西师逼城将百里而近，阿礼海牙召行院将帅、宪司与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国厚恩，唯有一死以报上耳。行院之出，唯敌是图，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敌亦乌合之众，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坚劲，刍峙非不丰给，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将校不知兵，吏士不练习，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诚知我圣天子之命，则众沮而散尔，何足虑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请降诏大赦胁从诖误。比诏下，先募士，以即位诏及朝廷招谕之文入其军，明示利害。吾整大军西向以征之，别遣骁将率精骑数千上龙门，绕出其后，使之进无所投，退无所归，成擒于巩、洛之间必矣。而我军所获陕西官吏，命有司羁而食之，一无所戮。”众曰：“诺，唯命。”即日与行院整兵南薰门外以行。

会有使者自京师还，言齐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宝玺来归，刻日至京矣。阿礼海牙乃置酒高会于省堂以贺，发书告属郡，报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兰住者赍书谕之。西人犹搒掠兰住，讯以其实，而朝廷亦遣都护月鲁帖木兒从十余人奉诏放散西军之在虎牢者。西人杀其从者之半，械都护以送诸荆王所。荆王时在河南之白马寺，以是西人虽未解散，各已骇悟。又闻行省院以兵至，犹豫不敢进。朝廷又使参政冯不花亲谕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辈与兰住来请命，逡巡而去，难平。阿礼海牙乃解严报捷，敛余财以还民，从陕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归其家，凡数千人。陕西官吏被获者，皆遣还其所。阿礼海牙自始至镇，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数月。后以功迁陕西行御史大夫，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

○奕赫抵雅尔丁

奕赫抵雅尔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马因，仕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奕赫抵雅尔丁幼颖悟嗜学，所读书一过目即终身不忘。尤工其国字语。初为中书掾，以年劳授江西行省员外郎。入为吏部主事，不再阅月，固辞。擢刑部员外郎。四方所上狱，反复披阅成牍，多所平反。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不赴。改中书右司员外郎，寻升郎中。一日，与同列共议狱，有异其说者，奕赫抵雅尔丁曰：“公等读律，苟不能变通以适事宜。譬之医者，虽熟于方论，而不能切脉用药，则于疾痛奚益哉?蓖□兴洳黄剑□墩叻□湮□□浴4蟮掳四晁辽猓□⒁槲┗倮粢蚴率荜湔卟辉ぁ＾群盏盅哦□＝唬骸安豢伞6魅缬曷叮□蛭锞□唬□呃

艄炭杉担□戎□猎粼蛴屑湟印ｅ兜炼□诲独簦□我□俊毙滩砍⒂杏□拢□馅菁嚷劬觯□讯□□嘀□涫B□郧从宜局髡摺＾群盏盅哦□〕跷闯⑹鹌浒福□蛉〕砂冈闹□□允鹌涿□谙隆；蜓戎□唬骸白扔□□B□□挡挥耄□□喾角磁□□□醋肥鹌浒福□我玻俊鞭群盏盅哦□≡唬骸拔崤疾皇鸫税付□□裼杏胫罹□□露□佬颐庠眨俊必┤辔哦□椭□□□幸蛞曰衩狻?

迁左司郎中。时左司阙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谓奕赫抵雅尔丁曰：“人之材干固尝有之，惟笃实不欺为难得，公当以所知举。”奕赫抵雅尔丁遂以王毅、李迪为言，一时舆论莫不称允。又尝论朝士如王仁卿、贾元播、高彦敬、敬威卿、李清臣辈可大用，时诸公处下僚，后皆如其言。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转中奉大夫、集贤大学士。未几，除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始视事，见以狱具陈列庭下甚备，问之，乃前官创制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尔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则将服罪，狱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监宪一年，赃吏削迹。至大初元，立尚书省，拜参议尚书省事，召至京师，恳辞不就。改立中书省，复拜参议中书省事，亦以疾辞。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脱烈海牙

脱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别失拔里之地。曾祖阔华八撒术，当太祖西征，导其主亦都护迎降。帝嘉其有识，欲官之，辞以不敏。祖八剌术，始徙真定，仕至帅府镇抚。富而乐施，或贷不价，则火其券，人称为长者。父阁里赤，性纯正，知读书。脱烈海牙幼嗜学，警敏绝人。性整暇，虽居仓卒，未尝见其急遽。喜从文士游，犬马声色之娱，一无所好。由中书宣使出为宁晋主簿。改隆平县达鲁花赤，均赋兴学，劝农平讼，桥梁、水防、备荒之政，无一不举。及满去，民勒石以纪其政。拜监察御史。时江西胡参政杀其弟，讼久不决，脱烈海牙一讯竟伏其辜。出佥燕南道肃政廉访司事，务存大体，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污吏百四十有奇。召为户部郎中，转右司员外郎，升右司郎中。赞画之力居多。仁宗在东宫，知其嗜学，出秘府经籍及圣贤图像以赐，时人荣之。母霍氏卒，哀毁骨立，事闻，赐钞五万贯，给葬事。起为吏部尚书，量能叙爵，以平允称。改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进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适峡人艰食，脱烈海牙先发廪赈之，而后以闻。朝议韪之。至治三年，迁淮东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广陵，年六十有七。赠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恆山郡公。弟观音奴，廉明材干，亦仕至清显云。

列传第二十五

○康里脱脱

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国王封云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脱脱姿貌魁梧，少时从其兄斡秃蛮猎于燕南，斡秃蛮使归献所获。世祖见其骨气沉雄，步履庄重，叹曰："后日大用之才，已生于今。"即命入宿卫。成宗初，丞相伯颜在北鄙，脱脱奉诏以名鹰赐伯颜。伯颜见之，惊问曰："汝为何人子？"脱脱以实对，伯颜语之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见汝比。"

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抚军北鄙，脱脱从行。五年，叛王海都犯边，脱脱从武宗讨之。师次杭海，进击海都，大破其众，脱脱手斮一士之首，连背胛以献，武宗壮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锐欲出战，脱脱执辔力谏，武宗怒，挥鞭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与大将朵兒答哈语及之，朵兒答哈曰："太子在军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领，脱有不虞，众安所附？脱脱之谏，可谓忠矣。"武宗深然之。

成宗大渐，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称疾卧直庐中。脱脱适以使事至京师，即俾驰告武宗以国恤，语在《阿沙不花传》。时仁宗奉兴圣太后至自怀孟，既定内难，而太后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年干，旃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脱脱而言曰："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脱脱，汝为我往察事机，疾归报我。"脱脱承命即行。武宗亲率大军由西道进，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东道，各以劲卒一万从。

脱脱驰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时诸王秃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无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与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

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矣。”脱脱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籓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后日三宫共处，靡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

先是，太后以武宗迟回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诸王群臣推戴之意。及是脱脱继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马轿中望见其来，趣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极，尊太后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

脱脱之至京师也，武宗尝命其同知枢密院，比还，问曾视事否，脱脱对曰：“今正殿未御，宗亲未见，为扈从之臣搀取名位，诚恐有累圣德，是以未敢祗事。”武宗嘉叹久之。知枢密院只兒哈忽在潜邸时尝有不逊语，将置于法，脱脱谏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辄行诛戮，知者以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为报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习于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继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诸王内附，诏特设宴于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为告戒。脱脱荐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进，果称旨。武宗叹曰：“博尔忽、博尔术前朝人杰，脱脱今世人杰也。”即以所进之言授脱脱。及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脱脱即席陈西北诸籓始终离合之由、去逆效顺之义，辞旨明暢，听者倾服。自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召拜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脱脱知无不言，言无不行，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大三年，尚书省立，迁右丞相。三宝奴等劝武宗立皇子为皇太子。脱脱方猎于柳林，遣使亟召之还。三宝奴曰：“建储议急，故相召耳。”脱脱惊曰：“何谓也？”曰：“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脱脱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三宝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三宝奴虽不以为然，而莫能夺其议也。

是时，尚书省赐予无节，迁叙无法，财用日耗，名爵日滥。脱脱进言曰：“爵赏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赏及罔功，缓急之际何所赖乎！中书所掌，钱粮、工役、选法、刑狱十有二事。若从臣言，恪遵旧制，则臣愿与诸贤黾勉从事。不然，用臣何补?彼煊汹□吕氖苄□氛吒八□艚赡伞＝男抑□芳热□□季ぶ□缍偎ァＶ刑屮性叻３□灏偻蜱牛□淹

亚氤鲆躁夤鹿牙霞仓钋疃□薷嬲摺Ｗ谕跄虾隼锊咳烁嫫渲魑□还欤□淹驯缙湮埽□指嬲咦铩Ｗ谕跹篮鐾赫髌渚擅裼谄胪醢瞬簧巢恐校□诰持钔跤□钇胪豕八篮鐾海□胪蹙澹□佳篮鐾阂员苤□□旄嫫胪醴础Ｍ淹巡疚实檬担□耸推胪醵□阒钔跤诹肽稀１呓□鸦鸪嗲胍孕戮□蛉艘孀谕醭蠛海□⒁橘峦淹淹□□渥首啊Ｍ淹盐绞狈侥□祝□灰颂舯渖□拢□遣恍小Ｋ烨藏┣嗤汉睢车榷□送□□□□敢约ｌｋ洹Ｋ哪暾□拢□次□惺樽筘┣唷？

仁宗即位，眷待弥笃，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车，进父老问民利病，咸谓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浒，堙废已久，若疏凿以通舟楫，物价必平。僚佐或难之，脱脱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民以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兴土功，脱脱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

是时，铁木迭兒为丞相，欲固位取宠，乃议立仁宗子英宗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镇于云南。又谮脱脱为武宗旧臣。诏逮至京师。居数日，床兀兒、失列门传两宫旨谕脱脱曰：“初疑汝亲于所事，故召汝。今察汝无他，其复还镇。”脱脱入谢太后曰：“臣虽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为不深，岂敢昧所自乎？被菇□恪Ｎ醇福□ń□餍惺∽筘┣唷？

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时帖赤先为大夫，阴忌之，奏改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复嗾言者劾其擅离职守，将徙之云南，会帖赤伏诛，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赠推诚全德守义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和宁王，谥忠献。

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为设学官。其没也，即其中祠焉。

子九人，其最显者二人：曰铁木兒塔识，曰达识帖睦迩，各有传。

○燕铁木兒

燕铁木兒，钦察氏，床兀兒第三子，世系见《土土哈传》。武宗镇朔方，备宿卫十余年，特爱幸之。及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庆元年，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加太仆卿。三年，迁同佥枢密院事。致和元年，进佥书枢密院事。

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剌沙专政，宗室诸王脱脱、王禅附之，利于立幼。燕铁木兒时总环卫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其子

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汉，一处南陲，实天之所置，将以启之。由是与公主察吉兒、族党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孛伦赤、剌剌等议，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纳只秃鲁等入兴圣宫，会集百官，执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兒，兵皆露刃，誓众曰："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顺者斩。"众皆溃散。遂捕奸党下狱，而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驿迎文宗于中兴，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备扈从。

于是封府库，拘百司印，遣兵守诸要害。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萧忙古□仍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枢密同佥燕铁木兒、通政院使寒食分典庶务。贷在京寺观钞，募死士，买战马，运京仓粟以饷守御士卒，复遣使于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当时有诸卫军无统属者，又有谒选及罢退军官，皆给之符牌，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燕铁木兒宿卫禁中，夜则更迁无定居，坐以待旦者将一月。弟撒敦、子唐其势时留上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弃其妻子来归。丁酉，再遣撒里不花、锁南班往中兴趣大驾早发，令塔失帖木兒设为南使云："诸王帖木兒不花、宽彻普化，湖广、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合军扈驾，旦夕且至，民勿疑惧。"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唐其势屯古北口。戊申，复令乃马台为北使，称明宗从诸王兵整驾南辕，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至自中兴，云乘舆已启途，诏拜燕铁木兒知枢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备法驾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师，入居大内。

己未，上都王禅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平章买闾、御史大夫纽泽等军次榆林。九月庚申，诏燕铁木兒帅师御之，撒敦先驱，至榆林西，乘其未阵薄之，北军大败。甲子，诏还都。戊辰，辽东平章秃满迭兒以兵犯迁民镇，斩关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蓟州东沙流河，累战败之。燕铁木兒以为扰攘之际，不正大名，不足以系天下之志，与诸王大臣伏阙劝进。文宗固辞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铁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当明诏天下，以著予退让之意而后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历，赦天下。

癸酉，封燕铁木兒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为其食邑。甲戌，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五百两、白金二千五百两、钞一万锭、金素织段色缯二千匹、海

东白鹘一、青鹘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顷。即日诏将兵出蓟州拒秃满迭兒。乙亥，次三河，而王禅等军已破居庸关，遂进屯三□冢。丙子，燕铁木兒蓐食倍道而还。丁丑，抵榆河，闻帝出都城，将亲督战，燕铁木兒单骑请见，曰："陛下出，民心必惊，凡剪寇事一以责臣，愿陛下亟还宫以安黎庶。"文宗乃还。明日丁丑，阿速卫指挥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构变，事觉，械送京师，斩以徇。己卯，与王禅前军遇于榆河北，我师奋击，败之，追至红桥北。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挥忽都帖木兒引兵会战。阿剌帖木兒执戈入刺，燕铁木兒侧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将和尚驰击忽都帖木兒，亦中左臂。二人骁将也，敌为夺气，遂却。因据红桥。两军阻水而阵，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师于白浮南。命知院也速答兒，八都兒、亦讷思等分为三队，张两翼以角之，敌军败走。辛巳，敌军复合，鏖战于白浮之野，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铁木兒手毙七人。会日晡，对垒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兒、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敌众惊扰，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数。明日，天大雾，获敌卒二人，云王禅等脱身窜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禅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师驻白浮西，坚壁不动。是夜，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兒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敌不悟而乱，自相挝击，三鼓后乃西遁。迟明，追及昌平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帝遣赐上尊，谕旨曰："丞相每战亲冒矢石，脱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后但凭高督战，察将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赏罚之可也。"对曰："臣以身先之，为诸将法。敢后者军法从事。托之诸将，万一失利，悔将何及?笔侨眨□芯□僬皆俦保□蹯□テ锿雒□R菜俅饍骸⑭膊宦住⑷龆刈分□□兔□菜俅饍杭百菰撼估锾□緝和匙淙□蚴鼐佑构兀□怪敛□侥稀?

俄报古北口不守，上都军掠石槽。丙戌，遣撒敦为先驱，燕铁木兒以大军继其后，至石槽。敌军方炊，掩其不备，直蹂之，大军并进，追击四十里，至牛头山，擒驸马孛罗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讨温等，献俘阙下，戮之。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兵奔窜。夜遣撒敦袭之，逐出古北口。

丁亥，秃满迭兒及诸王也先帖木兒军陷通州，将袭京师，燕铁木兒急引军还。十月己丑朔，日将昏，至通州，乘其初至击之，敌军狼狈走渡潞河。庚寅，夹河而军。敌列植黍秸，衣以氈衣，然火为疑兵，夜遁。辛卯，率师渡河追之。癸巳，驻檀子山之枣林，也先帖木兒、秃满迭兒合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平章塔海军来斗，士皆殊死战。至晚，唐其势陷阵，杀太平，死者蔽野，余兵宵溃。已而撒敦将轻兵要

之，弗及而还。

乙未，上都诸王忽剌台，指挥阿剌铁木兒、安童入紫荆关，犯良乡，游骑逼南城。燕铁木兒即率诸将兵循北山而西，令脱衔系囊，盛莝豆以饲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卢沟河。忽剌台闻之，望风西走。是日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罗拜马首，以谢更生之惠。燕铁木兒曰："此皆天子威灵，吾何力焉。"入见，帝大悦，赐燕兴圣殿，尽欢而罢。赐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等物。

是日，撒敦遣报秃满迭兒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兒遂以师赴之，战于檀州南野，败之。东路蒙古万户哈剌那怀率麾下万人降，余兵东溃，秃满迭兒走还辽东。获忽剌台、阿剌帖木兒、安童、朵罗台、塔海等戮之。

先是，齐王月鲁帖木兒、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兒闻文宗即位，乃起兵趋上都围之。时上都屡败势蹙。壬寅，倒剌沙肉袒奉皇帝宝出请死。齐王调兵护送至京师。庚戌，文宗御兴圣殿，受皇帝宝，下倒剌沙于狱。两都平。丁巳，加燕铁木兒以答剌罕之号，使其世世子孙袭之。仍赐珠衣二、七宝束带一、白金甕一、黄金瓶二、海东白鹘一、青鹘三、白鹰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龙翊卫，命领其事。

先是，至治二年，以钦察卫士多，为千户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卫，至是又析为龙翊卫。二年，立都督府，以统左、右钦察、龙翊三卫，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东路蒙古元帅府，而以燕铁木兒兼统之，寻升为大都督府。燕铁木兒乞解相印还宿卫，帝勉之曰："卿已为省院，惟未入台，其听后命。"二月，迁御史大夫，依前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平王。未几，复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领都督府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答剌罕、太平王。

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书侍御史撒迪迎大兄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诏燕铁木兒护玺宝北上。明宗嘉其功。五月，特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事、答剌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师，余如故。从明宗南还。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见。庚寅，明宗暴崩。燕铁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玺宝授文宗，疾驱而还，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癸巳，达上都。遂与诸王

大臣陈劝复正大位。己亥，文宗复即位于上都。

十二月丁亥，文宗以燕铁木兒有大勋劳于王室，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溧阳王，曾祖妣玉龙彻溧阳王夫人，祖父土土哈升王，祖妣太塔你升王夫人，父床兀兒扬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吉兒并为扬王夫人。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勋，诏命礼部尚书马祖常制文立石于北郊。至顺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屡颁宠数未足以报大勋，下诏命独为丞相以尊异之。略曰："燕铁木兒勋劳惟旧，忠勇多谋，奋大义以成功，致治平于期月，宜专独运，以重秉钧。授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人员，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敢有隔越闻奏，以违制论。"

六月，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兒等十人恶其权势之重，欲谋害之。也的迷失、脱迷以其谋告燕铁木兒，即率钦察军掩捕按问，皆诛之。二年二月，为建第于兴圣宫之西南。三月，赐鹰坊百人。十一月癸未，诏养其子塔剌海为子。辛酉，以燕铁木兒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赐龙庆州之流杯圆池水硊土田。又赐平江、松江、江阴芦?iii希巧健⑸惩俊⑸程锏鹊亍R蜓云浇□⑺山□滋镂灏偾暧衅妫□钙咔□甙偈□□冈鑫□蚴□牍伲□运□糜嗝咨牡苋龆兀□□又□?

四年，文宗大渐，遗诏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兒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冲，岂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欢帖睦尔，出居广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统。"于是奉太后命，召还京师，至良乡，具卤簿迎之。燕铁木兒与之并马而行，于马上举鞭指画，告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欢帖睦尔卒无一语酬之。燕铁木兒疑其意不可测，且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恐其即位之后追举前事，故宿留数月，而心志日以瞀乱。

先是，燕铁木兒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体羸溺血而薨。

燕铁木兒既死，妥欢帖睦尔始即位，是为顺帝。乃以撒敦为左丞

相，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元统二年四月，命唐其势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授撒敦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答剌罕、荣王、太傅、中书左丞相，赐庐州路为食邑，宥世世子孙九死。赠燕铁木兒太师、公忠开济弘谟同德协运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追封德王，谥忠武。至元元年三月，立燕铁木兒女伯牙吾氏为皇后。是时，撒敦已死，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独用事。唐其势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彼煊肴龆氐艽鹄锴毙钜煨模□煌ㄋ□字钔趸位鹛□緝海□痹□⒁晕Ⅰ琊i 5凼□俅鹄锊恢痢［巴醭钩雇核旆⑵淠薄Ａ□氯□□眨□破涫品□□□迹□砺视率客蝗牍□凇２□占巴暾咛□緝骸６.卩　16.□锛□嫉妊诓痘裰□Ｌ破涫萍捌涞芩□莺＝苑□铩６□涞潮北即鹄锼□□鹄锛从σ员□□笔拐吖□汗□住□18.郴矣靡缘l旗。帝遣阿弼谕之，又杀阿弼，而率其党和尚、剌剌等逆战，为搠思监、火兒灰、哈剌那海等所败，遂奔晃火帖木兒。命孛罗、晃火兒不花追袭之，力穷势促，阿鲁浑察执答里等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杀。怯薛官阿察赤亦预唐其势之谋，欲杀伯颜，后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诛。

初，唐其势事败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斩之，血溅后衣。伯颜奏曰：“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辈⒅春蟆：蠛舻墼唬骸氨菹戮任遥　钡墼唬骸叭晷值芪□妫□衲芟嗑刃埃 蹦饲α屎蟪龉□□梆仓□诳□矫裆幔□觳韭继破涫萍摇?

○伯颜

伯颜，蔑兒吉□氏。曾大父探马哈兒，给事宿卫。大父称海，从宪宗伐宋，殁于王事。父谨只兒，总宿卫隆福太后宫。伯颜弘毅深沉，明达果断。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于籓?４蟮氯□辏□颖闭骱６肌Ｎ迥辏□又恋□永锕胖□兀□φ剑□种凉□菟□□兀□劢荩□ξ□罱□取Ｊ□辏□勇匏肌⑹Ｏ嗟忍颖疾彀藘褐□兀□渥诿□□兆方抵□Ｊ□荒辏□渥诖蠡嶂钔蹑饴碛诤土郑□□旁徊□瞻味純骸?

武宗即位，拜吏部尚书，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三年，加特进。延祐三年，仁宗命为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五年，就升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复迁南台御史大夫。泰定二年，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旧所赐河南田五千顷，以二千顷奉帝师祝釐，八百顷助给宿卫，自取不及其

半。宿奸顽豪尝毒民者，必深治之。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燕铁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怀王于江陵，道过河南，使以谋密告伯颜。伯颜叹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即集僚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я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赀，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辄止之以给其费。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严徼逻斥堠，日被坚执锐，与僚佐曹掾筹其便宜。即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驰告怀王。又使罗里报燕铁木兒曰："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伯颜别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兵以俟。参政脱别台曰："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图保性命，他何计哉？"伯颜不从其言。其夜，脱别台手刃欲杀伯颜为变，伯颜觉，遂拔剑杀之，夺其所部军器，收马千二百骑。怀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怀王至河南，伯颜属囊□健，擐甲胄，与百官父老导入，咸俯伏称万岁，即上前叩头劝进。怀王解金铠、御服、宝刀及海东白鹘、文豹赐伯颜。明日扈从北行。

九月，怀王即皇帝位，是为文宗，特加伯颜银青荣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赐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金一千两、楮币二十五万缗，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正月，拜太保。二月，加授储庆使，加赐虎符，特授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未几，明宗即位，文宗居东宫，拜太子詹事、太保，开府如故。八月，拜中书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储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文宗以伯颜功大，不有异数不足以报称，特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曰卜颜的斤，分赐虎士三百：怯薛丹百、默而吉军百、阿速军百，隶左右宿卫。又赐黄金双龙符，镌文曰"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组以宝带，世为明券。又命凡宴饮视诸宗王礼。二年八月，进封浚宁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为王。又加伯颜昭功宣毅万户、忠翊侍卫都指挥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月，文宗崩。十月，伯颜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

十一月，宁宗崩。四年六月，顺帝至自南服，入践大位，嘉伯颜翊戴之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卫。奏复经筵，加知经筵事。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

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六月，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私蓄异志，谋危社稷，伯颜奉诏诛之。余党称兵，又亲率师往上都，击破其众。七月，伯颜鸩杀皇后伯牙吾氏，为匿唐其势、塔剌海于后宫。伯颜怒曰："岂有兄弟谋不轨而姊妹党之者乎?彼祓仓□Z□吞煜拢□霉□豕适拢□筒□找源鹭莺敝□牛□率老□□?

至元元年，伯颜赞帝率遵旧章，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帝允而行之。其知经筵日，当进讲，必与讲官敷陈格言，以尽启沃之道。太皇太后赐第时雍坊，有旨雄丽视诸王邸，伯颜力辞，制度务从损约。四年，求解政柄，三宫交勉留。五年十月，诏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赐七宝玉书龙虎金符，镌刻如前。先数日，伯颜面奏请以赐田岁入所积钞一万锭，赈帖列坚、末邻、纳邻三道驿置，及关北十三驿之困乏者。

然伯颜自诛唐其势之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帝患之。初，伯颜欲以其侄脱脱宿卫，伺帝起居，惧涉物议，乃以枢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实属意脱脱。故脱脱政令日修而卫士拱听约束。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燕者不花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脱脱深忧之，乘间自陈忘家徇国之意，帝犹未之信。遣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心无他，遂闻于帝，帝始无疑。是年，车驾自上都还京，伯颜数以兵巡行红城诸处，归辄在后。三人谋益坚，伯颜不知，益逞凶虐，构陷郯王彻彻笃，奏赐死，帝未允，辄传旨行刑。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兒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愤厉，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颜且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六年二月，伯颜自领兵卫，请帝出田。脱脱告帝托疾不往。伯颜固请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脱脱欲有所为，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议，白于帝。戊戌，脱脱悉拘门钥，受密旨领军，阿鲁、世杰班侍帝侧传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详见《脱脱传》。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骑抵太子营，取之入城，夜半见帝。四鼓，命只兒瓦歹奉诏往柳林，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倨城门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卫。伯颜奏乞陛辞，不许，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觞酒以进。伯颜问曰："尔曾见子杀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伯颜俯首有惭色。三月辛未，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马札兒台

马札兒台，世系见兄伯颜传。马札兒台蚤扈从武宗，后侍仁宗于潜邸，出入恭谨，莅事敏达，仁宗说之。及立为皇太子，以为中顺大夫、典用太监。寻迁吏部郎中，升侍郎，进兵部尚书，迁利用卿，进度支卿，转同知典瑞院事，升院使，历大都路达鲁花赤，佩虎符，领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四年，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关陕大饥，赈贷有不及者，尽出私财以周贫民，所活甚众。转太府卿，又转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迁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领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领高丽女直汉军，兼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承徽寺。寻迁知枢密院事，兼前职，加提调武备寺事，加金牌，领钦察闯闯帖木兒千户所；又仍以知枢密院事，加镇守海口侍卫亲军屯储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余如故。至元三年，议进爵封王，辞以兄伯颜既封秦王，兄弟不宜并王，乃拜太保，分枢密院，往镇北边。至镇，边民岁有徭役，悉蠲除之，后为定例。六年，伯颜既罢黜，召拜太师、中书右丞相。奏罢各处船户提举、广东采珠提举二司。兼领右卫阿速军，又兼领群牧监。未几，以疾辞，帝优诏起之。其请益坚，遂以太师就第。明年，以其子脱脱为右丞相，而封马扎兒台为忠王。至正七年，别兒怯不花谗于帝，诏安置甘肃，以疾薨，年六十三。

马扎兒台所至不以察察为明，赫赫为威，僚属各效其勤，至于事功既成，未尝以为己出也。以仁宗宠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诣原庙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献庙中。仁宗尝建寺云州九峰山，未成而崩，马扎兒台以私财成之，曰："是虽未足以报先帝之恩，而先帝尝驻跸于兹，诚不忍过其所而坐视芜废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门东。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制词立碑，仍赐旌忠昭德之额。长子脱脱，次子也先帖木兒。

○脱脱

脱脱，字大用，生而岐嶷，异于常兒。及就学，请于其师浦江吴直方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稍长，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天历元年，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二年，入觐，文宗见之悦，曰："此子后必可大用。"迁内宰司丞，兼前职。五月，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授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统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唐其势阴谋不轨，事觉伏诛，其党答里及剌剌等称兵外应。脱脱选精锐与之战，尽禽以献。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四年，进御史大夫，仍提调前职，大振纲纪，中外肃然。扈从上都还，至鸡鸣山之浑河，帝将畋于保安州，马蹶。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

是时，其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既诛唐其势，益无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帝积不能平。脱脱虽幼养于伯颜，常忧其败，私请于其父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以为然，复怀疑久未决。质之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当是时，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树亲党，独世杰班、阿鲁为帝腹心，日与之处。脱脱遂与二人深相结纳。而钱唐杨瑀尝事帝潜邸，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论事，使瑀参焉。

五年秋，车驾留上都，伯颜时出赴应昌。脱脱与世杰班、阿鲁谋欲御之东门外，惧弗胜而止。会河南范孟矫杀省臣，事连廉访使段辅，伯颜风台臣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时别兒怯不花亦为御史大夫，畏人之议己，辞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颜促之急，监察御史以告脱脱。脱脱曰："别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专邪？"别兒怯不花闻之惧，且将出。脱脱度不能遏，谋于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脱脱言。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脱脱罪也。"及伯颜擅贬宣让、威顺二王，帝不胜其忿，决意逐之。一日，泣语脱脱，脱脱亦泣下，归与直方谋。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系，不可不密。议论之际，左右为谁？"曰："阿鲁及脱脱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挟震主之威，此辈苟利富贵，其语一泄，则主危身戮矣。"脱脱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张乐，昼夜不令出。遂与世杰班、阿鲁议，候伯颜入朝禽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螭坳悉为置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对曰："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尔。"伯颜遂疑脱脱，益增兵自卫。

六年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猎于柳林。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戊戌，遂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诏成，夜已

四鼓，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赍赴柳林。己亥，脱脱坐城门上，而伯颜亦遣骑士至城下问故。脱脱曰："有旨逐丞相。"伯颜所领诸卫兵皆散，而伯颜遂南行。详见《伯颜传》中。事定，诏以马扎兒台为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虎符，忠翊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武备寺、阿速卫千户所，兼绍熙等处军民宣抚都总使、宣忠兀罗思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昭功万户府都总使。十月，马扎兒台移疾辞相位，诏以太师就第。

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天下。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二年五月，用参议孛罗帖木兒等言，于都城外开河置闸，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丽正门，役丁夫数万，讫无成功。事见《河渠志》。

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又请修《至正条格》颁天下。帝尝御宣文阁，脱脱前奏曰："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沮挠者，设使经史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哉？"即秘书监取裕宗所授书以进，帝大悦。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尝保育于脱脱家，每有疾饮药，必尝之而进。帝尝驻跸云州，遇烈风暴雨，山水大至，车马人畜皆漂溺，脱脱抱皇太子单骑登山，乃免。至六岁还，帝慰抚之曰："汝之勤劳，朕不忘也。"脱脱乃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祝釐，其费为钞十二万二千锭。

四年闰月，领宣政院事。诸山主僧请复僧司，且曰："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曰："若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置地狱邪？"时有疾渐羸，且术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辞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从之。有旨封郑王，食邑安丰，赏赉巨万，俱辞不受。乃赐松江田，为立稻田提领所以领之。

七年，别兒怯不花为右丞相，以宿憾谮其父马扎兒台。诏徙甘肃。脱脱力请俱行，在道则阅骑乘庐帐，食则视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马扎兒台安之。复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召还甘州就养。十一月，马扎兒台薨。帝念脱脱勋劳，召还京师。

八年，命脱脱为太傅，提调宫傅，综理东宫之事。九年，朵兒只、太平皆罢相，遂诏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赐上尊、名马、袭衣、玉带。

脱脱既复入中书，恩怨无不报。时开端本堂，皇太子学于其中，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又提调阿速、钦察二卫、内史府、宣政院、太医院事。

十年五月，居母蓟国夫人忧。帝遣近臣喻之，俾出理庶务。于是脱脱用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等为僚属，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言更造至正交钞，脱脱信之，诏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诸臣议之，皆唯唯而已，独祭酒吕思诚言其不可，脱脱不悦。既而终变钞法，而钞竟不行。事见思诚传。

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方数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脱脱用贾鲁计，请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职当分忧。然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异论，皆不听。乃奏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役之，筑决堤成，使复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见《河渠志》。于是天子嘉其功，赐世袭答剌罕之号。又敕儒臣欧阳玄制《河平碑》以载其功。仍赐淮安路为其食邑，郡邑长吏听其自用。

已而汝、颍之间妖寇聚众反，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皆起而应之。十一年，脱脱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为知枢密院事，将诸卫兵十余万讨之。克上蔡。既而驻兵沙河，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兒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硃仙镇。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习兵，诏别将代之。也先帖木兒径归，昏夜入城，仍为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脱脱怒，乃迁西行台御史大夫朵兒直班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设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

十二年，红巾有号芝麻李者，据徐州。脱脱请自行讨之，以逯鲁曾为淮南宣慰使，募盐丁及城邑趫捷，通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九月，师次徐州，攻其西门。贼出战，以铁翎箭射马首，脱脱不为动，麾军奋击之，大破其众，入其外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贼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书平章政事普化等即军中命脱脱为太师，依前右丞相，趣还朝，而以枢密院同知秃赤等进师平颍、亳。师还，赐上尊、珠衣、白金、宝鞍。皇太子锡燕于私第。诏改徐州为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绩。

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议，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师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俄有诏罪其老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兒、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

先是，脱脱之西行也，别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屡言于帝，召还近地，脱脱深德之，至是引为中书右丞。而是时脱脱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平章以下见其议事莫敢异同，惟哈麻不为之下。汝中柏因谮之脱脱，改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于是哈麻深衔之。哈麻尝与脱脱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脱脱每言："中宫有子，将置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脱脱将出师也，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使辅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为后患，欲去之。脱脱犹豫未决，令与也先帖木兒谋。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于己，不从。哈麻知之，遂谮脱脱于皇太子及皇后奇氏。会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承哈麻风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夺御史台印，出都门外听旨，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

十二月辛亥，诏至军中，参议龚伯遂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弗从。既听诏，脱脱顿首谢曰："臣至愚，荷天子宠灵，委以军国重事，蚤夜战兢，惧弗能胜。一旦释此重负，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马三千，分赐诸将，俾各帅所部以听月阔察兒、雪雪节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拔刀刎颈而死。初命脱脱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

十五年三月，台臣犹以谪轻，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簿录入官。脱脱行至大理腾冲，知府高惠见脱脱，欲以女事之，许筑室一程外以居，虽有加害者可以无虞。脱脱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辟愦且跃□□＞旁拢□补僖浦冒(3)

崞蛑□兀□呋菀酝淹亚安皇芷渑□□适追⑻□拙□e□ J □□录何矗□□榻泌□彩桂仓□□溃□晁氖□□ 8 嘉牛□惺榍采猩崆淦呤□□疗涞兀□坠滓乱蚤纭?

脱脱仪状雄伟，颀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识远，莫测其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大臣，何以过之。惟其惑于群小，急复私仇，君子讥焉。

二十二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章雪其冤，于是诏复脱脱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召哈剌章、三宝奴还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知枢密院事。二十六年，监察御史圣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复言："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谥及加功臣之号。"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国家多故，未及报而国亡。

列传第二十六

○乃蛮台

乃蛮台，木华黎五世孙。曾祖曰孛鲁；祖曰阿礼吉失，追封莒王，谥忠惠；父曰忽速忽尔，嗣国王，追封蓟王。乃蛮台身长七尺，挚静有威，性明果善断，射能贯札。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朵哇，以功赐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阶荣禄大夫。七年，拜岭北行省右丞。旧制，募民中粮以饷边，是岁中者三十万石。用事者挟私为市，杀其数为十万，民进退失措。乃蛮台请于朝，凡所输者悉受之，以为下年之数，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肃岁籴粮于兰州，多至二万石，距宁夏各千余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余里始达亦集乃路，而宁夏距亦集乃仅千里。乃蛮台下谕令挽者自宁夏径趋亦集乃，岁省费六十万缗。

天历二年，迁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关中大饥，诏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应命输粟，露积关下。初，河南饥，告籴关中，而关中民遏其籴。至是关吏乃河南人，修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蛮台杖关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则命分健卒为队，捕强食人者，其患乃已。时入关粟虽多，而贫民乏钞以籴。乃蛮台取官库未毁昏钞，得五百万缗，识以省印，给民行用，俟官给赈饥钞，如数易之。先时，民或就食他所，多毁墙屋以往。乃蛮台谕之曰：“明年岁稔，尔当复还，其勿毁之。”民由是不敢毁，及明年还，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台御史大夫，赐金币、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旧铸皇兄之宝于其后嗣燕只哥□，乃蛮台威望素严，至其境，礼貌益尊。

至顺元年，迁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贲亲军都指挥使，进阶开府仪同三司，知岭北行枢密院事，封宣宁郡王，赐金?Q胺蠲□稣虮北撸□□栌戎亍9□酰□罹□猛蚧A⑶ЩA□倩B□苯鹨□□幢福□□佑в谇挂晕□韧□V潦悄寺□ㄎ□胗诔□□缘苗悍□：笾猎□□辏□□寺□厂□□酰□谝越鹩 ＜逃忠园脖吣懒谥□Γ□椭槁绨氡鄄10.6□□ァ⑽饔蛭谋□□□埔源宋□□鳌A□辏□萘氡毙惺∽筘┫啵□郧肮□酢⒅□惺嗝茉菏隆V琳□□辏□□裳粜惺∽筘┫啵□阅暧饬□□□鲜璐侵肮椤D钇渚□科斗Γ□月笏陌偈□18.矶□倨ァ⒀蛭灏偻繁楦□□0四辏□坝诩遥□畚胖□鸬浚□□兴竞裰玛缫牵□□□笾倚□菟缭陡囗喂T肌⑻□A15.□□峭□□尽⑸现□□□贩饴惩酰□种夷隆?

子二：长野仙溥化，入宿卫，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夫、给事

中，拜监察御史，继除河西廉访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迁中书参知政事，由御史中丞为中书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朵兒只

朵兒只，木华黎六世孙，脱脱子也。朵兒只生一岁而孤，稍长，备宿卫，事母至孝，喜读书，不屑屑事章句，于古君臣行事忠君爱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贤学士，时年未及冠。一时同寅如郭贯、赵世延、邓文原诸老皆器重之。天历元年，朵罗台国王自上都领兵至古北口，与大都兵迎敌。事定，文宗杀朵罗台。二年，朵兒只袭国王位，扈跸上都，诏便道至辽阳之国。顺帝至元四年，朵罗台弟乃蛮台恃太师伯颜势，谓国王位乃其所当袭，诉于朝。伯颜妻欲得朵兒只大珠环，价直万六千锭。朵兒只无以应，则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传，不宜从人求买。我纵不得为，设为之，亦我宗族人耳。"于是乃蛮台以赂故得为国王，而除朵兒只辽阳行省左丞相。以安靖为治，民用不扰。六年，迁河南行省左丞相，为政如在辽阳时。先是，河南范孟为乱，以诖误连系者千百计。朵兒只至，颇知其冤，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纳麟乃元问官，执其说不从。已而纳麟还，言于朝，以谓朵兒只心徇汉人。朵兒只为人宽弘有度，亦不恤也。至正四年，迁江浙行省左丞相。时杭城荐经灾毁，别兒怯不花先为相，庶务宽纾，朵兒只继之，咸仍其旧，民心翕然。汀州寇窃发，朵兒只调遣将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数月即平。帝嘉其绩，锡九龙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请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朵兒只辞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实生于此，宜尔父老有爱于我，我于尔杭人得无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于此，唯知谨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虚名为？"

七年，召拜御史大夫。会丞相虚位，秋，拜中书左丞相。冬，升右丞相、监修国史，而太平为左丞相。是时，朝廷无事，稽古礼文之事，有坠必举，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选清望官专典陈言，以求治道，核守令六事，沙汰僧尼，举隐逸士，事见《太平传》。岁余，留守司行致贺礼，其物先留鸿禧观，将馈二相。朵兒只家臣寓观中，察知物有丰杀，其致左相者特丰。家臣具白其事，请却之。朵兒只曰："彼纵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郯王家产既籍于官，朵兒只俾掾史录其数。明日，掾史以复。韩嘉讷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变色，叱掾史曰："公事须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绷羁褪∈狗龀觥6鋈褐徊晃□□□□呦谭□淞俊＞拍辏□肇┫辔唬□次□□酰□□□裳簟Ｊ□哪辏□□淹炎鼙□咸帧Ｖ惺椴我楣ú□旖く裕骸耙朔智仓钭谕跫耙煨胀蹙愠鼍□！蔽馔醵涠□嗪衤覆□旎衩狻6鋈褐欢涝唬骸拔峁□沂莱迹□煜掠惺拢□□яχ□镆玻□崞裣居

胄∽颖餐α呗冈眨　奔戳毂□龌茨希□□淹呀谥啤Ｍ淹亚捕鏊褐还チ□希□沃□＜榷□□魍淹压倬簦□掌浔□ǎ□鏊褐荒艘员静勘□匮镏荨Ｊ□迥辏□坝诰□□晡迨□□?

初，朵兒只为集贤学士，从其从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变，拜住遇害。贼臣铁失、赤斤铁木兒等并欲杀朵兒只，其从子朵尔直班方八岁，走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朵兒只得脱于难。朵兒只为相，务存大体，而太平则兼理庶务，一时政权颇出于太平，趋附者众，朵兒只处之凝然，不与较。然太平亦能推让尽礼，中外皆号为贤相云。

二子：朵蛮帖木兒，翰林学士；俺木哥失里，袭国王。

○朵尔直班

朵尔直班，字惟中，木华黎七世孙。祖曰硕德，父曰别理哥帖木尔。朵尔直班甫晬而孤，育于从祖母。拜住，从父也，请于仁宗，降玺书护其家。稍长，好读书。年十四，见文宗，适将幸上都，亲阅御衣，命录于簿，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朵尔直班引笔书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学，岂易得哉?泵□□幸路钣□□笆诠げ坷芍小Ｔ□吃□辏□□嗖煊□贰Ｊ咨鲜瑁□肭嘴胱诿恚□饷□灰耸□Ｓ殖率闭□迨拢□湟辉唬骸疤□费匀□鹿锩□□率臣龋□脑挛煳缢罚□沼质场；噬弦朔芮□伲□扌陶□□柙缎柏□□□沃伊迹□□上□粼直湟晕□跸椤！倍□唬骸扒嘴虢济怼！比□唬骸安┳⊙□墒莱贾□樱□私髡□敝□耍□昂蟾ǖ迹□规蚁分□虏唤佑谀浚□邓字□圆患坝诙□□蚴サ氯招乱印！彼脑唬骸笆嗷□□脊桃俗鸪瑁□槐厣头９□□蛎裥姆□！蔽逶唬骸板舭驳猎簦□窬燃19.瘛！笔鞘比赵卤∈矗□曳绫┳鳎□颖薄⑸蕉□祷任□郑□烁刺醭戮攀律现□□辉唬骸氨热招颐沤テ簦□谭＝ゲ睿□薰φ哧殛煜Ⅰ停□凶镎呓男仪竺狻？中陶□ャ模□透俳丿桑□统己我允救埃□槌嘉匏□□濉！倍□唬骸疤煜轮□平猿鲇诿瘢□窠咂淞σ宰艄□希□□糜滩蛔悖□蜞翟怪□□细梢跹糁□停□□翟直渌□缮□病Ｒ蓑□□惺槭」俣□保□皆鸹Ｐ肯甓□跏。□詹患敝□ひ郏□刮廾□□痛汀！比□唬骸敖□谐Ｗ鞣鹗拢□Ｔ送Ｖ埂！彼脑唬骸肮俑□赵觯□》屮□郑□耸∪咴薄！蔽逶痪□□铩Ａ□恢□□摇Ｆ咴话丈蕉□锔匙芄芨□０嗽活煤幽献允堤锪浮＞旁唤□〖φ□诤Ｍ狻?

正月元日，朝贺大明殿，朵尔直班当纠正班次，即上言：“百官逾越班制者，当同失仪论，以惩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后，御史大夫撒迪传旨俾入正班，朵尔直班执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诏耶？”朵尔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为佛事内廷，醉酒失火，

朵尔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烧宫殿，震惊九重。撒迪传旨免其罪，朵尔直班又执不可，一日间传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颜、御史大夫唐其势二家家奴怙势为民害，朵尔直班巡历至漷州，悉捕其人致于法，民大悦。及还，唐其势怒曰："御史不礼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见人耶？"答曰："朵尔直班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势从子马马沙为钦察亲军指挥使，恣横不法，朵尔直班劾奏之。马马沙因集无赖子欲加害，会唐其势被诛，乃罢。

迁太府监，改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进承制学士，皆兼经筵官，又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是时朵尔直班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独以经术侍帝左右，世以为盛事。至正元年，罢学士院，除翰林学士，升资善大夫。于是经筵亦归翰林，仍命朵尔直班知经筵事。是时康里巎巎以翰林学士承旨亦在经筵，在上前敷陈经义，朵尔直班则为翻译，曲尽其意，多所启沃，禁中语秘不传。俄迁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听讼之际，引谕律令，曲当事情。有同僚年老者，叹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见公论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杀其大母者，朵尔直班与同僚拔实力请于朝，必正其罪。时相难之。出为淮东肃政廉访使。迁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又迁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还，养疾黄厓山中。起为资正院使。五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时纂集《至正条格》，朵尔直班以谓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书名。时相不能从，唯除制诰而已。有以善音乐得幸者，有旨用为崇文监丞。朵尔直班它拟一人以闻。帝怒曰："选法尽由中书省耶？"朵尔直班顿首曰："用幸人居清选，臣恐后世议陛下。今选它人，臣之罪也，省臣无与焉。"帝乃悦。升右丞，寻拜御史中丞。监察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怜真班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尔直班曰："若此则台纲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台臣皆上印绶辞职。帝谕朵尔直班曰："汝其毋辞。"对曰："宪纲隳矣，臣安得独留？"帝为之出涕。朵尔直班即杜门谢宾客。

寻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阶荣禄大夫。至官，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诸货皆藉乡民贩负入城，而贵室僮奴、公府隶卒争强买之，仅酬其半直。又其俗编柳为斗，大小不一，豪贾猾侩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饬有司厉防禁，齐称量，诸物乃毕集而价自平。又存恤孤老，平准钱法，清铨选，汰胥吏，慎勾稽，兴废坠，巨细毕举。苟有罪，虽勋旧不贷。王邸百司闻风悚惧。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俄迁中政使，又迁资正使。

会盗起河南，帝忧之。拜中书平章政事，阶光禄大夫。首言："治国

之道，纲常为重。前西台御史张桓伏节死义，不污于寇，宜首旌之，以劝来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广以绝后患。”又数论：“祖宗之用兵，匪专于杀人，盖必有其道焉。今倡乱者止数人，顾乃尽坐中华之民为畔逆，岂足以服人心。”其言颇迕丞相脱脱意。时脱脱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员外郎伯帖木兒，故两人因擅权用事，而朵尔直班正色立朝，无所附丽。适陕州危急，因出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行至中途，闻商州陷，武关不守，即轻骑昼夜兼程至奉元，而贼已至鸿门。吏白涓日署事，不许，曰：“贼势若此，尚何顾阴阳拘忌哉?奔淳褪稹Ｊ⑻乃匾跃俅胛□樱□幌嗑勐凼隆６涠□卑嘣唬骸岸嗍氯绱耍□竦靡猿＠□郏俊蹦擞胄惺Σ秸露涠湓嘉迦找换峒□Ｑ坝兄迹□□攵涠浔阋送□衷簦□炊街罹□瓷讨荨Ｄ诵拗□钤□抢荨Ｄ济裎□□□隹馑□匾□□笄□□涠□械恼呱椭□□墒侨私晕□□□＝稹⑸桃灞□允奁の□阜浚□慈琊□□琶□□□□□蹙□瘢□衅涔σ晕牛□碗肥榘□敝□□墒瞧渚□焓iii□□□一衿溆谩＝鹬萦尚嗽□ 7. 锵璐锓钤□□览锘卦叮□丝□骞龋□粗闷哝洌□方□员恪?

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师败于河南，西台御史蒙古鲁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朵尔直班当署字，顾谓左右曰：“吾其为平章湖广矣。”未几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脱脱之弟，章既上，脱脱怒，故左迁朵尔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见黜。关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朵尔直班慰遣之，不听，乃从间道得出。至重庆，闻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请少留以俟之，不从，期必达乃已。

湖广行省时权治澧州，既至，律诸军以法，而授纳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柏、伯帖木兒言于丞相曰：“不杀朵尔直班，则丞相终不安。”盖谓其帝意所眷属，必复用耳。乃命朵尔直班职专供给军食。时官廪所储无几，即延州民有粟者，亲予酒谕劝之而贷其粟，约俟朝廷颁钞至即还以直，民无不从者。又遣官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闻其名，争输粟以助军饷。右丞伯颜不花方总兵，承顺风旨，数侵辱之。朵尔直班不为动。会官军复武昌，至蕲、黄伯颜不花百计征索，无不给之，犹欲言其供需失期。达剌罕军帅王不花奋言曰：“平章国之贵臣，今坐不重茵，食无珍味，徒为我曹军食耳。今百需立办，顾犹欲诬之，是无人心也。我曹便当散还乡里矣。”脱脱遣国子助教完者至军中，风使害之。完者至，则反加敬礼，语人曰：“平章勋旧之家，国之祥瑞，吾苟伤之，则人将不食吾余矣。”朵尔直班素有风疾，军中感雾露，所患日剧，遂卒于黄州兰溪驿，年四十。

朵尔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为己任，荐拔人才而不以为私恩。留心经术，凡伊、洛诸儒之书，未尝去手。喜为五言诗，于字画尤精。翰林

学士承旨临川危素，尝客于朵尔直班，谏之曰：“明公之学，当务安国家、利让稷，毋为留神于末艺。”朵尔直班深服其言。其在经筵，开陈大义为多。间采前贤遗言，各以类次，为书凡四卷，一曰《学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职》，四曰《国政》。明道、厚伦、制行、稽古、游艺，五者《学本》之目也；敬天、爱民、知人、纳谏、治内，五者《君道》之目也；宰辅、台察、守令、将帅、ＯＨ御，五者《臣职》之目也；兴学、训农、理财、审刑、议兵，五者《国政》之目也。帝览而善之，赐名曰《治原通训》，藏于宣文阁。二子：铁固思帖木而、笃坚帖木而。

○阿鲁图

阿鲁图，博尔术四世孙。父木剌忽。阿鲁图由经正监袭职为怯薛官，掌环卫，遂拜翰林学士承旨，迁知枢密院事。至元三年，袭封广平王。至正四年，脱脱辞相位，顺帝问谁可代脱脱为相者，脱脱以阿鲁图荐。五月，诏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而别兒怯不花为左丞相，从驾行幸，每同车出入，一时朝野以二相协和为喜。时诏修辽、金、宋三史，阿鲁图为总裁。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鲁图等既以其书进，帝御宣文阁，阿鲁图复与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识、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区宇，典章图籍皆归秘府。今陛下以三国事绩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鲁图总裁。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帝曰：“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鲁图顿首舞蹈而出。

右司郎中陈思谦建言诸事，阿鲁图曰：“左右司之职所以赞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与我辈共议见诸行事，何必别为文字自有所陈耶？郎中若居他官，则可建言，今居左右司而建言，是徒欲显一己自能言耳。将置我辈于何地？”思谦大惭服。一日，与僚佐议除刑部尚书，宰执有所举，或难之曰：“此人柔软，非刑部所可用。”阿鲁图曰：“庙堂即今选侩子耶？若选侩子，须选强壮人。尚书欲其详谳刑牍耳，若不枉人，不坏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壮人耶？”左右无以答。其为治知大体，类如此。

先是，别兒怯不花尝与阿鲁图谋挤害脱脱。阿鲁图曰：“我等岂能久居相位，当亦有退休之日，人将谓我何？”别兒怯不花屡以为言，终不

从。六年，别兒怯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劾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阿鲁图即避出城。其姻党皆为之不平，请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无理，丞相何不见帝自陈，帝必辩焉。"阿鲁图曰："我博尔术世裔，岂丞相为难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辞，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盖御史台乃世祖所设置，我若与御史抗，即与世祖抗矣。尔等无复言。"阿鲁图既罢去，明年，别兒怯不花遂为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鲁图复起为太傅，出守和林边，薨，无嗣。

○纽的该

纽的该，博尔术之四世孙也。早岁备宿卫，累迁同知枢密院事，既而废处于家。顺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抚达达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余条，由是朝廷知其才，升知岭北行枢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书平章政事，迁知枢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总山东诸军，守镇东昌路，击退田丰兵。十八年，田丰复陷济宁，进逼东昌。纽的该以乏粮弃城，退屯柏乡，东昌遂陷。还京师，拜中书添设左丞相，与太平同居相位。纽的该有识量，处事平允。倭人攻金复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浙西张士诚既降，纽的该处置江南诸事，咸得其宜，士诚大服。兴和路富民调戏子妇，系狱，车载楮币至京师行赂，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决。纽的该乃除刑部侍郎为兴和路达鲁花赤，俾决其事，富民遂自缢死。凡授官，惟才是选，不用私人，众称其有大臣体。已而遽罢相，迁知枢密院事。尝卧病，谓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叹也。"朝官至门候疾者，皆谢遣之。二十年正月卒。

列传第二十七

○别兒怯不花

别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氏。曾祖忙怯秃以千户从宪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为丞相，被诛，后赠和宁忠献王。别兒怯不花蚤孤，八岁，以兴圣太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籓？Q叭牍□友□□钌□；崦髯谝灾芡醭稣蛟颇希□饍呵硬换ù有校□链笸□□埂H首谡偃胨尬馈R蝗眨□拥钪型□□湟情皦橐欤□凑俣裕□口椭□0朔□□□境つ似涫乐埃□⑲谒焓诨吃洞蠼□□□朔□□□敬锫郴ǔ唷＜戎粒□□脊□叶餍牛□济窀性谩S欣鬯瓴环□撸□韵苍唬骸拔峁氏退ё铀镆玻□涓椅ッ□！甭势涫□牟坷词茉际□1饍呵硬换T云涫氯胱啵□熳蛹味□糁□？

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礼仪院事，益从耆老文学之士雍容议论。寻拜监察御史。明年，迁中书右司郎中。又明年，升参议中书省事。居二年，除吏部尚书。至顺元年，其兄治书侍御史自当谏止明里董阿子闾闾不当为监察御史，并出别兒怯不花为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未几，丁内艰还京。起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浙岁漕米由海道达京师，别兒怯不花董其事。寻除礼部尚书，迁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领宿卫，升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往往所举多其亲昵。至别兒怯不花独推择岁久者举之，众论翕服。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岁费陶瓶甚多。别兒怯不怯花奏制银瓶以贮，而索者遂止。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经筵事，寻迁中书平章。

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东，闻杭城大火烧官廨民庐几尽，仰天挥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镇，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驰赴镇，即下令录被灾者二万三千余户，户给钞一锭，焚死者亦如之，人给月米二斗，幼稚给其半。又请日减酒课，为钱千二百五十缗，织坊减元额之半，军器、漆器权停一年，泛税皆停。事闻，朝廷从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买其基，募民就役，则厚其佣直。又请岁减江浙、福建盐课十三万引。或遇淫雨亢旱，辄出祷于神祠，所祷无不应。在镇二年，虽兒童女妇莫不感其恩。召还，除翰林学士承旨，仍掌宿卫。

四年，拜中书左丞相。朝廷议选奉使宣抚，使问民疾苦，察吏贪廉，且选习北籓风土及知典故者，俾别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

不可胜计。又奏发使谕诸王，赐以金衣重宝，使各抚其民，毋逾法制，于是内外震肃。明年，岁大饥，流民载道，令有司赈之，欲还乡者给路粮。又录在京贫民，日粜以粮。帝还自上都，遣中使数辈趣使迎谒，比见，帝亲酌酒劳之。七年，进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别兒怯不花，而徽政院使高龙卜在帝侧为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怜真班为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辞职。诏复加太保。于是两台各道言章交至，别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寻谪居渤海县。十年正月卒。后子达世帖木而用于朝，遂赠弘仁辅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追封冀王，谥忠宣。达世帖木而字原理，仕至中书平章政事，有学识，能世其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贺氏，名惟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仁杰之孙，胜之子也。初，胜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抚恤之。太平资性开朗正大，虽在弱龄，俨然如老成人。尝受业于赵孟頫，又师事云中吕弼。太平始袭父职，为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寻擢陕西汉中道廉访副使。文宗召为工部尚书，都主管奎章阁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顺帝元统初，命为枢密副使，寻升同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时中书有参议佛家闾者，憸人也。御史劾其罪，时宰庇之，事寝不行。太平辞疾卧家。至正二年，诏起为中书参知政事，辞。进右丞，又辞。会御史祁君璧复劾佛家闾，黜之，乃起就职。宗室诸王岁赐廪食衣币不均，太平请于帝，均其厚？J亓疃嗍e埃□胙√ù竺□汲渲□H郧彩购似渲涡校□渲巫钫咴蛟鲋龋□徒鸨摇A伞13.稹⑺稳□肪梦纯诵蓿□潦翘□搅υ奁涫拢□□懿霉伲□蕹芍□J彼诠蠖□鹨□□□□角氤龉俦荆□□偈帐兄□□□貌魂撸□浜蟊□耍□浠衿溆谩K哪辏□□惺槠秸抡□隆N迥辏□Ч□赵菏埂P□盏湟□牛□云坪崴鳎□□饺〔驹闹□□□□@褚鞘拱⑳莶换T晃匏□瑁□□揭蜓杂诘郏□脒□咏□埃□液翊椭□？

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七年，迁中书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国王朵而只为左丞相，请于帝曰：“臣藉先臣之廕，蚤袭位国王，昧于国家之理，今备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与共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朵而只为右丞相。太平辞，帝不允，仍诏示天下。明年正月，诏修后妃、功臣传，特命太平同监修国史，盖异数也。太平请僧道有妻子者勒为民以减蠹耗，给校官俸以防虚冒，请赐经筵讲官坐以崇圣学，立行都水监以治黄河。举隐士完者笃、执礼哈郎、董立、张枢、李孝光。是时，天下无事，朝廷稽古礼文之典，有坠必举。平生好访问人才，不问南北，必记录于册，至

是多进用之。

初，脱脱既罢相，出居西土。会其父马札兒台卒，太平力请令脱脱归葬，以全孝道。左右以为难，太平曰：“脱脱乃心王室，大义灭亲，今父殁而不克奔讣，为善者不几于怠乎?蔽□□糖耄□怨释淹训没埂Ｍ淹鸭鹊没钩□□窗菸□□担□徊恢□□街□械掠诩阂玻□蛉曛邪夭骷涑上叮□嵊□猩酥□Ｊ鞘保□惺椴握□姿剂５.冉砸皇泵□耍□□剿□斡谜撸□の芤宰秣砣ァ＞拍昶咴拢□瘴□擦盅□砍兄迹□扔治苒榔涔□Ｂ□□18.燮渥右蚕群龆疾灰速匀⑲谑遗□Ｍ淹阎□肝胖□□酵淹研值茉唬骸疤□胶萌艘玻□魏τ谌甓□□ブ□Ｈ晷值苋粑丿嵫裕□俏嶙右病！笔逃□啡睢眢蒲镅杂诔□唬骸坝□酚□φ□耍□堤ù伲□缣煜潞笫篮危俊奔次圆〔黄稹９世籼锔慈疤□阶圆茫□□皆唬骸拔嵛拮铮□碧□谔欤□糇陨保□虺嫌秀灰印！彼旎狗钤□□琶判豢停□允槭纷允省?

河南盗起，十五年，诏命太平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总制诸军，驻于济宁。时诸军久出，粮饷苦不继。太平命有司给牛具以种麦，自济宁达于海州，民不扰而兵赖以济。议立土兵元帅府，轮番耕战。十六年，移镇益都。未几，除辽阳行省左丞相。籴粟以给京师，处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扰。十七年五月，召为中书左丞相。时毛贵据山东，明年，由河间入寇，官军屡败，渐逼京都，中外大骇，廷议迁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争以为不可，起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于彰德，引兵击之，大败贼众，京城遂安。会张士诚以浙西降，而晋、冀、关陕之间，察罕铁木兒屡以捷奏闻。于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兴之望矣。

太平又考求，凡死节之臣，虽布衣亦加赠谥，有官者就官其子孙，人尤感动。当时右丞相搠思监家人以造伪钞事觉，刑部欲连逮搠思监。太平力为解之，曰：“堂堂宰相乌得有此事，四海闻之，若国体何?鞭魉技嗉熔腊眨□□剿□觅郝欢喾掷≈□?

二皇后奇氏与皇太子谋，欲内禅，遣宦者资正院使朴不花谕意于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举酒申前意，太平依违而已。是时，皇太子欲尽逐帝近臣，又令监察御史劾帝亲昵臣御史中丞秃鲁铁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迁为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决意去太平政柄。知枢密院事纽的该闻而叹曰：“善人国之纪也，苟去之，国将何赖乎?笔□诘矍白笥抑□□怨驶侍□又□疚醇俺选；崤Φ母盟溃□侍□铀炝罴嗖煊□仿蜃（⑸８缡Ю碹雷筘┏勺瘛２.握□灾械认掠□溃□远□宋□□降骋病Ｌ□街□朴胁豢闪簦□□约泊俏弧６□□甓□拢□萏□＃□卵□灿诩摇Ｌǔ甲嘌

砸晕降笔笔轮□栉＃□□迪筒闹□昙茫□□揭允Ｐ＜嫦嘀拔□恕５鄄荒艽印；嵫舻酝醢⒅郴蕴□緝撼□遥□Φ□北撸□票粕隙迹□侍□幽搜杂诘郏□□□搅羰厣隙迹□涤□弥□赖亍Ｌ□剿焱□Ｓ型□□□Ｔ菏峦鸦墩撸□蚕群龆脊式□玻□叛舻酝踅□粒□艘□□客踔辆□埃□□讲皇埽□钌□裸谙拢□北咭阅□Ｌ□街詹灰晕□汗ＡＮ醇福□□萏□担□吞锶舾汕辏□鹿榉钤□５塾□圆□隼镂□□啵□□隼锎窃唬骸俺祭喜蛔阋匀卧紫啵□菹卤匾悦□迹□堑锰□酵□虏豢伞！庇谑敲苤剂畈□隼锪籼□轿阈小Ｌ□街辽尘□□琶□□梗□蘖艟弥□；侍□佣衿浼热ザ□戳粢玻□□□□辏□钣□反蠓蚱栈□捞□焦饰Ｄ厦□□闭□渥铩Ｚ□讼ぞ兴□谛□□八□臀铮□峦□挛髦□骶友伞＾魉技嘁蛭茏嘀□□仓猛赁□□扒彩拐弑屏钭圆谩Ｌ□街炼□ι□呈□黄□□俗陨薄Ｄ炅□□□６□□吣辏□嗖煊□繁缙浞枪迹□爰影□□？

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学，有俊才，累迁殿中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翰林侍读学士，皆兼袭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太平之为相也，务广延才彦，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倾己下士，以故名称籍然。已而被劾罢，从亲还奉元。居六年，召为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枢密院事，迁太子詹事。十九年，群盗由开平东屯辽阳。冬，诏也先忽都以知枢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师往讨。太平以其年少，数请改命，不允。至则遣将拔懿州省治，盗逾辽河东奔。而朝廷谗构日甚，罢为上都留守。寻改宣政院使，以丁内艰不起。搠思监再相，复奏强起之，即日监察御史也帖木、李好直又劾罢之。已而搠思监徇皇太子旨，构成大狱，诬老的沙、蛮子、按难达识理、沙加识理、也先忽都及脱欢等不轨，执脱欢煅炼其狱，连逮不已。帝知其无辜，欲释其事，特命大赦。而搠思监增入条画内，独不赦前狱。唯老的沙逃于孛罗铁木兒大同军中，蛮子、按难达识理等遂皆贬死。也先忽都当贬撒思嘉之地，道由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闾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执政知其故，奏也先忽都违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诗集十卷。

○铁木兒塔识

铁木兒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事明宗于潜?Ｎ淖诔酰□赏□□蓟じ□吕矍g癫可惺椋□□我橹惺槭∈拢□□挛餍刑厶逃□罚□粑□□赂笫淌檠□浚□□蠖剂羰兀□巴□□嗝茉菏隆：笾猎□□辏□葜惺橛邑□Ｖ琳□脑□□□秸抡□隆２□瞻障啵□□穸嗨□□牛□□緝核□毒∩母彳蕖Ｃ咳敕□保□畚□鏊扌□母螅□妥□角埃□□哉□溃□匾狗帜税铡６□辏□迹□□緝核□堆源箪肟⑹拢□赜惺祷菁懊瘢□缘碧煨模□舜兔衩髂晏镒庵□搿Ａ氡钡睾□□蝗勿Ｊ拢□昴几幻窈唾嵛□哜茫□袼渖岳□□□压傺挝□唷Ｌ□緝核□赌饲氡鹗渚┏置装偻蝓□□⒂诤土忠晕□浮Ｈ

毡旧贪儆嗳擞龇缙□敫呃觯□呃睢悠浠酰□砬朊蝗肫淙艘晕□□L□緝核□冻植豢桑□唬骸疤熳右皇油□剩□褚顺巳酥□找晕□□恳俗势浠埂！币讯□毡竟□媳沓菩弧6碛腥毡旧□嫫涔□踩舜烫焦□抡摺L□緝核□对唬骸按烫皆诘泄□逃兄□□窳□弦患遥□我源烫轿□可韫□兄□□□闪疃弥泄□□iii□楦嫫渲鳎□怪□蚧□！绷秸恪19.鲅味罾墼龆□斡□鳎□□阈惺Π爰醵睿□□緝核□蹲嗨昙跏□□蛞□?

五年，拜御史大夫。务以静重持大体，不为苛娆以立声威。建言：“近岁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籍其妻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请除之。”著为令。近畿饥民争赴京城，奏出赃罚钞，籴米万石，即近郊寺观为糜食之，所活不可胜计。居岁余，迁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驾时巡，留镇大都。旧法：细民籴于官仓，出印券，月给之者，其直三百文，谓之红贴米；赋筹而给之，尽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谓之散筹米。贪民买其筹贴以为利。铁木兒塔识请别发米二十万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奸弊遂绝。

七年，首相去位，帝召铁木兒塔识谕旨，若曰：“尔先人事我先朝，显有劳绩，尔实能世其家，今命汝为左丞相。”铁木兒塔识叩头固辞，不允，乃拜命。铁木兒塔识修饬纲纪，立内外通调之法：朝官外补，许得陛辞，亲授帝训，责以成效；郡邑贤能吏，次第甄拔，入补朝阙。分海漕米四十万石置沿河诸仓，以备凶荒。先是，僧人与齐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变，至是奏复其旧。孔子后袭封衍圣公，阶止四品，奏升为三品。岁一再诣国学，进诸生而奖励之。中书故事，用老臣预议大政，久废不设，铁木兒塔识奏复其规，起腆合、张元朴等四人为议事平章。曾未半年，救偏补弊之政以次兴举，中外咸悦。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赠开诚济美同德翊运功臣、太师、中书右丞相，追封冀宁王，谥文忠。

铁木兒塔识天性忠亮，学术正大，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帝尝问为治何先，对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统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对曰：“世祖有尧、舜之资，文统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术，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统，正当远之，又何足取乎?背酰□□找榘湛凭伲□□緝核□妒痹诓我楦□□□皇鹱嚯梗□叭胫惺椋□艘楦葱兄□U饔么κ浚□□圆淮沃□□；蛞晌□□牛□□緝核□对唬骸耙□课耷笥诔□iii□□⒂星笥谝□浚□□□□簦□勺阆r眨　笔墩咚兄□J毙蘖伞13.稹⑺稳□罚□□緝核□段□懿霉伲□嗨□□拊啤?

○达识帖睦迩

达识帖睦迩，字九成。幼与其兄铁木兒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初以世胄补官，为太府监提点，擢治书侍御史，以言罢。除枢密院同知，升中书右丞、翰林承旨，迁大司农。至正七年，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为大司农。九年，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窃发，朝廷以溪洞险阻，下诏招谕之。达识帖睦迩谓："寇情不可料，请置三分省，一治静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参政分兵镇其地。罢靖州路总管府，改立靖州军民安抚司，设万户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已而诸徭、獠悉降，召还，复为大司农。

十一年，台州方国珍起海上。达识帖睦迩奉诏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往招谕之。明年，盗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则修城池，饬备御，贼不敢犯其境。迁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时中书庶务多为吏胥迟留，至则责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左右曹，悉为剖决。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寻兼知行枢密院事，许以便宜行事。时江淮盗势日盛，南北阻隔。达识帖睦迩独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贿赂，卖官鬻爵，一视货之轻重以为高下，于是谤议纷然。所部郡县往往沦陷，亦恬不以为意。

十六年正月，张士诚陷平江。七月，逼杭州，达识帖睦迩即弃城遁于富阳。万户普贤奴力拒之，而苗军帅杨完者时驻嘉兴，亦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识帖睦迩乃还。初，达识帖睦迩以完者为海北宣慰使都元帅，寻升江浙行省参政，至是遂升右丞。而苗军素无纪律，肆为钞掠，所过荡然无遗。达识帖睦迩方倚完者以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骄日肆而不可制。明年，士诚寇嘉兴，屡为完者所败。士诚乃遣蛮子海牙以书诈降。蛮子海牙尝为南行台御史中丞，以军结水寨，屯采石，为大明兵所败，因走归士诚，故士诚使之来。而书词多不逊。完者欲纳之，达识帖睦迩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尝招安士诚，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劝，乃许之。士诚始要王爵，达识帖睦迩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识帖睦迩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完者又力以为请，达识帖睦迩虽外为正词，然实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诚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复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于是朝廷以招安张士诚为达识帖木兒功，诏加太尉。

当是时，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屡出师不利。士诚素欲图完者，而完者时又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达识帖木兒虽主其婚，然亦甚厌之，

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完者营在杭城北，不为备，遂被围，苗军悉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其后事闻于朝，赠完者潭国忠愍公，伯颜衡国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诚兵遂据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发浙西诸郡民筑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来征粮，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俄而士诚令其部属自颂功德，必欲求王爵。达识帖睦迩谓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驭此辈。今张氏复要王爵，朝廷虽微，终不为其所胁，但我今若逆其意，则目前必受害，当忍耻含垢以从之耳。"乃为具文书闻于朝，至再三，不报。士诚遂自立为吴王，即平江治宫阙，立官属。

时答兰帖木兒为江浙行省右丞，真保为左右司郎中，二人谄事士诚，多受金帛，数媒孽达识帖睦迩之短，以故张氏遂有不相容之势。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数达识帖睦迩过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陈老病愿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诸所掌符印，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达识帖睦迩居嘉兴。事闻朝廷，即就以士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至嘉兴，士信峻其垣墙，锢其门闼，所以防禁之者甚严。达识帖睦迩皆不以为意，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士诚令有司公牍皆首称"吴王令旨"，又讽行台为请实授于朝，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从。至是，既拘达识帖睦迩，即使人至绍兴从普化帖木兒索行台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诸库，曰："我头可断，印不可与。"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从容沐浴更衣，与妻子诀，赋诗二章，乃仰药而死。临死，掷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贼当踵我亡也。"后数日，达识帖睦迩闻之，叹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为?彼烀□笥乙砸┘平□□□□□馈丿砍夏耸乖仄滂鸭捌捩郾狈涤诰┤A?

普化帖木兒字兼善，答鲁乃蛮氏，行台御史大夫帖木哥子也。累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时境内皆为诸豪所据，不能有所施设。及迁南行台，又为张士诚所逼而死。然论者以为其死视达识帖睦迩为差胜云。

列传第二十八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世为外戚，官最贵显。太不花沉厚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迁云南行省右丞，历通政使、上都留守、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为丞相，力荐太不花可大用，召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罢，脱脱复为相。太不花因党于脱脱谋欲害太平，众由是不平之。

十二年，盗起河南，知枢密院事老章出师久无功，诏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将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阳、汝宁、唐、随，又下安陆、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动合事宜，军声大振。十四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总大兵征高邮，寻诏夺其兵柄，而升太不花本省左丞相，与太尉月阔察兒、枢密知院雪雪代总其兵。山东、河北诸军悉令太不花节制。而太不花乃以军士乏粮之故，颇骄傲不遵朝廷命令，军士又往往剽掠为民患。十五年，监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于是天子下诏尽夺其职，俾率领火赤温，从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征进。

顷之，复拜湖广行省左丞相，节制湖广、荆襄诸军，招捕沔阳、湖广等处水陆贼徒。会朝廷复拜太平为中书左丞相，太不花闻之，意不能平，叹曰：“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汉人，今乃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在外勤苦邪?奔盎髟簦□羟彝耍□罱□杂□耸ざ山□□□□换□朔蠢毡□□耍□匝□裎□□Ｆ浜笤舴搞炅海□爻记朐□□□潦□□矗□□换□耸悸时□□炅海□□贪醇撞唤□Ｊ鳖 ①瘛⑻□稻阋严荩□呔□占薄；蜈芍□唬骸霸舻┫η抑粒□□啾□唤□我玻俊碧□换ü俗笥掖笱栽唬骸拔以冢□挝镄】芨曳妇承埃咳舻任愣嘌裕□易杂猩袼阋病！奔榷□菥□雎樱□倮镏□冢□慈晃抟拧＜逃侄墒□颖保□□〔堋㈠B□熳ひ谡玫隆⑽阑浴６矶□堋㈠e□舳岽芙□12.剑□笸□嘞嗉滩皇兀□炻□硬豢芍啤３□⒁晕□牵□角仓爻稼鸵悦苤迹□谥□伤悖□□□换勺癫晃□狻Ｊ鞘保□渥邮偻□酝□□嗝茉菏陆□□痔稚蕉□□梦薰Γ□⒁允氯胱啵□镅杂薪韭□猓□塾墒嵌裰□?

十八年，山东贼愈充斥，且逼近京畿，于是诏拜太不花中书右丞相，总其兵讨山东。既渡河，即上疏以谓：“贼势张甚，军行宜以粮饷为先。昔汉韩信行军，萧何馈粮，方今措画，无如丞相太平者，如令太平至军中供给，事乃可济，不然兵不能进矣。”其意实衔太平，欲其至军中即害之也。时参知政事卜颜帖木兒、张晋等分省山东，二人者尝劾寿童

不进兵，太不花至，则以其馈运不前断遣之。又以知枢密院事完者帖木兒为右丞之日尝劾其非，亦加以失误专制之罪，擅改其官，征至军欲害之。事闻，廷议喧然。而太平与太不花久有隙，会其疏来上，以其欲害己也，遂讽监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缓师拒命之罪，而于帝前力谮之。于是乃下诏削其官爵，夺其兵柄，安置于盖州，以知枢密院事悟良哈台总其兵。

太不花闻有诏，夜驰诣刘哈剌不花求救解。刘哈剌不花者，太不花故部将也，以破贼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驻兵保定。见太不花来，因张乐大宴，举酒慷慨言曰："丞相国家柱石，有大勋劳如此，天子终不害丞相，是必谗言间之耳。我当自往见上言之，丞相毋忧也。"哈剌不花即走至京，首见太平。太平问其来何故，哈剌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诏已下，尔乃敢辄妄言邪？不审处，祸将及尔矣。"哈剌不花闻太平言，畏惧，噤不能发。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剌不花所，即语之曰："尔能致太不花以来，吾以尔见上，尔功不细矣。"哈剌不花因许之。太平乃引入见帝，赐赉良渥。初，刘哈剌不花之为部将于太不花也，与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剌不花计多阻不行，哈剌不花心尝以为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还，缚太不花父子送京师，未至，皆杀之于路。

○察罕帖木兒扩廓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收河南。至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有三毫，或怒则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

十五年，贼势滋蔓，由汴以南陷邓、许、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转战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贼锋。贼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怀，河北震动。察罕帖木兒进战，大败之，余党栅河洲，歼之无遗类，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苗军以荥阳叛，察罕帖木兒夜袭之，虏其众几尽，乃结营屯中牟。已而淮右贼众三十万掠汴以西，来捣中牟营。察罕帖木兒结陈待之，以死生利害谕士卒。士卒

贾勇决死战，无不一当百。会大风扬沙，自率猛士鼓噪从中起，奋击贼中坚，贼势遂披靡不能支，弃旗鼓遁走，追杀十余里，斩首无算。军声益大振。

十六年，升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继而贼西陷陕州，断殽、函，势欲趋秦、晋。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方节制河南军，调察罕帖木兒与李思齐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栅交口。陕为城，阻山带河，险且固，而贼转南山粟给食以坚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马矢营中，如炊烟状，以疑贼，而夜提兵拔灵宝城。守既备，贼始觉，不敢动，即渡河陷平陆，掠安邑，蹂晋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袭之，蹙之以铁骑。贼回扼下阳津，赴水死者甚众。相持数月，贼势穷，皆遁溃。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贼寻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官军败走，遂直趋长安，至灞上，分道掠同、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来告急。察罕帖木兒即领大众入潼关，长驱而前，与贼遇，战辄胜，杀获以亿万计。贼余党皆散溃，走南山，入兴元。朝廷嘉其复关陕有大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未几，贼出自巴蜀，陷秦、陇，据巩昌，遂窥凤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凤翔城，而遣谍者诱贼围凤翔。贼果来围之，厚凡数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昼夜驰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城中军亦开门鼓噪而出，内外合击，呼声动天地。贼大溃，自相践蹂，斩首数万级，伏尸百余里，余党皆遁还。关中悉定。

十八年，山东贼分道犯京畿。朝廷征四方兵入卫，诏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义谷，屯潼关，塞南山口，以备他盗。而自将锐卒往赴召。而曹、濮贼方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贼果走南山，纵伏兵横击之，贼皆弃辎重走山谷，其得南还者无几。乃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陉口，以杜太行诸道。贼屡至，守将数血战击却之，河东悉定。进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于是天子乃诏察罕帖木兒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务练兵训农，以平定四方为己责。

是年，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而自将中军军沔池。会叛将周全弃覃

怀，入汴城，合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兒下令严守备，别以奇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贼至城下，见坚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便宜行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图复汴梁。五月，以大军次虎牢。先发游骑，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察，北道出汴东，战船浮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会汴城下，首夺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贼屡出战，战辄败，遂婴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贼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击败之。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饵贼。贼出争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铁骑纵击，悉擒其众。贼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谍知城中计穷，食且尽，乃与诸将闫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赛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安童、张守礼、伯颜、孙翥、姚守德、魏赛因不花、杨履信、关关等议，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走。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二十万。军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诏告天下。

先是，中原乱，江南海漕不复通，京师屡苦饥。至是，河南既定，檄书达江浙，海漕乃复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

先是，山西晋、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答失八都鲁之子曰孛罗帖木兒，以兵驻大同，因欲并据晋、冀，遂至兵争，天子屡下诏和解之，终不听，事见《本纪》及《答失八都鲁传》中。

二十一年，谍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而济宁田丰降于贼。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舆疾自陕抵洛，大会诸将，与议师期。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及汴、洛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而自率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逾覃怀，鼓行而东，复冠州、东昌。八月，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兒及诸将等，以精卒五万捣东平。与东平贼兵遇，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丰及王士诚皆降。遂复东平、济宁。时大军犹未渡，群贼皆聚于济南，

而出兵齐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间道出贼后，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济阳、章丘，中循濒海郡邑。乃自将大军渡河，与贼将战于分齐，大败之，进逼济南城，而齐河、禹城俱来降，南道诸将亦报捷。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东至海滨，郡邑闻风皆送款。攻围济南三月，城乃下。诏拜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围益都，环城列营凡数十，大治攻具，百道并进。贼悉力拒守。复掘重堑，筑长围，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辑流亡，郡县户口再归职方，号令焕然矣。

二十二年，时山东俱平，独益都孤城犹未下。六月，田丰、王士诚阴结贼，复图叛。田丰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诚待之不疑，数独入其帐中。及丰既谋变，乃请察罕帖木兒行观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请以力士从，又不许，乃从轻骑十有一人行。至王信营，又至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讣闻，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

先是，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起危宿，扫太微垣。太史奏山东当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戒察罕帖木兒勿轻举，未至而已及于难。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及葬，赐赙有加，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所在立祠，岁时致祭。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后又进封梁王。

于是复起扩廓帖木兒，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扩廓帖木兒既领兵柄，衔哀以讨贼，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执其渠魁陈猱头二百余人献阙下，而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即遣关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东悉平。扩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养以为子。当是时，东至淄、沂，西逾关陕，皆晏然无事。扩廓帖木兒乃驻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为安。

孛罗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没，复数以兵争晋、冀。帝虽屡解谕之，而仇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诛之，皆奔于大同，为孛罗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数为皇太子寝其事，而皇太子不从，帝无如之何，则传旨密令孛罗帖木兒隐其迹。而丞相搠思监、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穷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于扩廓帖木兒。时扩廓帖木兒驻太原，与孛罗帖木兒构兵，势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监、朴不花因

诬孛罗帖木兒、老的沙谋为不轨，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诏数孛罗帖木兒罪，削其官职而夺其兵。孛罗帖木兒不受诏，遂遣兵逼京师，必欲得搠思监、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缚两人与之。语在搠思监、孛罗帖木兒传。七月，孛罗帖木兒又与老的沙合秃坚帖木兒兵同犯阙。时扩廓帖木兒遣部将白锁住以万骑卫京师，驻于龙虎台，与战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罗帖木兒既入朝，据相位。白锁住又将二万骑屯渔阳，为朝廷声援。二十五年，扩廓帖木兒以兵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扩廓帖木兒大举以讨逆，发丞相也速兵屯东鄙，魏、辽、齐、吴、豫、豳诸王兵驻西边，而自率扩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师。亡何，孛罗帖木兒既伏诛，帝诏白锁住兵守京城，遂诏皇太子还京，而扩廓帖木兒亦扈从入朝。九月，诏拜伯撒里右丞相，扩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旧臣，而扩廓帖木兒以后生晚出，乃与并相。居两月，即请南还视师。

是时，中原虽无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请出督师，而帝难之，乃诏封扩廓帖木兒河南王，俾总天下兵而代之行。扩廓帖木兒于是分省以自随，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而用孙翥、赵恆等为谋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师还河南，欲庐墓以终丧。左右咸以谓受命出师不可中止，乃复北渡，居怀庆，又移居彰德。

初，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兒同起义师，齿位相等。及是扩廓帖木兒总其兵，思齐心不能平。而张良弼首拒命，孔兴、脱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请别为一军，莫肯统属。衅隙既开，遂成仇敌。扩廓帖木兒乃遣关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台，而思齐亦与良弼合，兵连不能罢。扩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顾乃退居彰德，又惟务用兵陕西，天子之命置而不问，朝廷因疑其有异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因而自立。扩廓帖木兒与孛兰奚等不从。及还京师，皇后奇氏传旨，令扩廓帖木兒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之位。扩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军。由是皇太子心衔之。及是，屡趣其出师江淮。扩廓帖木兒第遣弟脱因帖木兒及部将完哲、貊高以兵往山东。而西兵互相胜负，终不解。帝又下诏和解之，顾乃戕杀诏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

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而分命扩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以其兵与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信地。然诏书虽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扩廓帖木兒终扞拒不肯受。于是貊高、关保等皆叛扩廓帖木兒。关保自察罕帖木兒起

兵以来即为将，勇冠诸军，功最高。而貊高善论兵，尤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两人见扩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状闻于朝，举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蓝答兒、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诏落扩廓帖木兒太傅、中书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为食邑，与弟脱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为梁王食邑，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帖木兒所总诸军，在帐前者白锁?11.17.殖嗔熘□□诤幽险呃羁艘土熘□□谏蕉□咭菜倭熘□□谏轿髡呱忱洞饍毫熘□□诤颖闭啧龈吡熘□@□□□緝杭仁苴□□赐司□驮笾荨Z□置□郝秤肜钏计搿⑰帕煎觥15.仔恕⑨蚜胁□时□□颍□哉□焯帧6□□四辏□□19.□筘┤锞耙娣质√□□□乇R员□□□亍@├□□緝杭辞脖□萏□□□□∩背□⑦□霉佟；侍□幽嗣□喝□虿换□肮乇＝砸员□胨计搿17.煎鲋罹□泄ピ笾荩□□熳佑窒纶□鞫崂├□□緝壕粢兀□钪罹□仓镏□□浣□抗倮粜□痴哂朊獗咀铮□□雉恪⑰詣a罪在所不赦。二月，扩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阳，而关保遂据泽、潞二州，以与貊高合。时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与扩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时已及河南，思齐、良弼皆遣使诣扩廓帖木兒，告以出师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归。七月，貊高、关保进攻平阳。当是时，扩廓帖木兒气稍沮，而关保、貊高势甚振，数请战，扩廓帖木兒不应，或师出即复退。一日，谍知貊高分军掠祁县，即夜出师薄其营掩击之，大败其众，貊高、关保皆就擒。朝廷闻之，遽罢抚军院，而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以误国皆受黜。既而扩廓帖木兒上疏自陈其情悃，帝寻亦悔悟，下诏涤其前非。

于是大明兵已定山东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闰七月，帝乃下诏，复命扩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孙翥、赵恆并复旧职，以兵从河北南讨，也速以兵趋山东，秃鲁兵出潼关，李思齐兵出七盘、金、商，以图复汴、洛。未几，也速兵遂溃，秃鲁、思齐兵亦未尝出，而扩廓帖木兒又自平阳退守太原，不复敢南向，事已不可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国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扩廓帖木兒即弃城遁，领其余众西奔于甘肃。

列传第二十九

○答失八都鲁

答失八都鲁，曾祖纽璘、祖也速答兒，有传。答失八都鲁，南加台子也。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尉司。土人作乱，答失八都鲁捕获有功，四川省举充船桥万户。出征云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拨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从平章咬住讨贼于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时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鲁请自攻襄阳。十二年，进次荆门。时贼十万，官军止三千余，遂用宋廷杰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申其约束。行至蛮河，贼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万户率奇兵由间道出其后，首尾夹攻，贼大败。追至襄阳城南，大战，生擒其伪将三十人，腰斩之。贼自是闭门不复出。答失八都鲁乃相视形势，内列八翼，包络襄城；外置八营，军岘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军四千据虎头山，以瞰城中。署从征人李复为南漳县尹，黎可举为宜城县尹，拊循其民，以赋军? 3侵兄□袷芪□站茫□拱耄□□绥某沁涤□牛□吒嫘槭担□肝□谟A 4鹗O硕悸秤胫□彳迹□晕逶滤啡账母□コ牵□谥□芎哦□ァV疗冢□翊股□砸□倬□□鹊钦呓□□恕J痹舸□儆嗨以诔潜保□跄忌扑□咴淦涞住L旖□鳎□瞧疲□粝镎讲皇ι□呔痛□□□担□阅缢□馈N苯□跞□烨□镂髯撸□龇□□磺堋O逖羲炱健＜哟鹗O硕悸匙噬拼蠓颍□蜕献鸺盎平鹗□□□云涞苁独锬疚□逖舸锫郴ǔ啵□迂寐尢□緝何□颇闲惺±砦省1仍粼俜妇C拧□猜健□嫜簦□鹗O硕悸抽□□□苤□Q摆□姹□迩B□晕谌鑫诿稍□C啥疾换勹□涞鞣i?

十三年，定青山、荆门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谷城，攻开武当山寨数十，获伪将杜将军。十二月，趋攻峡州，破伪将赵明远木驴寨。升四川行省右丞，赐金系腰。十四年正月，复峡州。三月，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荆襄诸军。五月，命玉枢虎兒吐华代答失八都鲁守中兴、荆门，且令答失八都鲁以兵赴汝宁。十月，诏与太不花会军讨安丰。是月，复苗军所据郑、钧、许三州。十二月，复河阴、巩县。十五年，命答失八都鲁就管领太不花一应诸王籓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次许州长葛，与刘福通野战，为其所败，将士奔溃。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团结屯种。贼复来劫营，掠其辎重，遂与孛罗帖木兒相失。刘哈剌不花进兵来援，大破贼兵，获孛罗帖木兒归之。复驻汴梁东南青堽。十二月，调兵进讨，大败贼于太康，遂围亳州，伪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三

月，朝廷差脱欢知院来督兵，答失八都鲁父子亲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兒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十一月，攻取夹河刘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逼太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贼五百余骑来劫，以有备亟遁。火而追之，比晓，督阵力战，自寅至巳，四门皆陷，壮士缘城入其郛，斩首数万，擒伪将军张敏、孙韩等九人，杀伪丞相王、罗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罗帖木兒告捷京师。帝赐劳内殿，王其先臣三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行枢密院事，守御汴梁；识里木云南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将校僚属赏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诏朝京师，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沟城、东明、长垣三县。十月，诏遣知院达理麻失理来援，分兵雷泽、濮州，而达理麻失理为刘福通所杀，达达诸军皆溃。答失八都鲁力不能支，退驻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贼觇知之，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知，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孛罗帖木兒别有传。

○庆童

庆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罗思，皆封益国公。庆童早以勋臣子孙受知仁庙，给事内廷，遂长宿卫。授大宗正府掌判，三迁为上都留守。又累迁为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为太府卿。复为上都留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以宽厚为政，辽人德之。至正十年，迁平章，行省江浙。适时承平，颇沉湎于宴乐，凡遗逸之士举校官者，辄摈斥不用，由是不为物论所与。明年，盗起汝、颍，已而蔓延于江浙，江东之饶、信、徽、宣、铅山、广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庆童分遣僚佐往督师旅，曾不逾时，以次克复。既乃令长吏按视民数，凡诖误者悉置不问，招徕流离，俾安故业，发官粟以赈之。省治毁于兵，则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贫民为工役而偿之以钱，杭民赖以存活者尤众。

十四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统大兵南征，一切军资衣甲器仗谷粟薪藁之属，咸取具于江浙。庆童规措有方，陆运川输，千里相属，朝廷赖之。明年，盗起常之无锡，众议以重兵歼之，庆童曰："赤子无知，迫于有司，故弄兵耳。苟谕以祸福，彼无不降之理。"盗闻之，果投戈解甲，请为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义兵元帅方家奴以所部军屯杭城之北关，钩结同党，相煽为恶，劫掠财货，白昼杀人，民以为患。庆童言于丞相达识帖睦迩曰："我师无律，何以克敌？必斩方家奴乃可出师。"丞相乃与庆童入其军，数其罪，斩首以徇，民大悦。继而苗军帅杨

完者以其军守杭城。丞相达识帖睦迩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骄，因求娶庆童女。庆童初不许，时苗军势甚张，达识帖睦迩方倚以为重，强为主婚，庆童不得已以女与之。明年，出镇海宁州，距杭百里，地濒海硗瘠，民甚贫。居二年，盗息而民阜。至是，庆童在江浙已七年，涉历险艰，劳绩甚优著，召拜翰林学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赐以御衣、上尊。时南行台治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宪台纲纪不复可振，徒存空名而已。

二十年，召还朝，庆童乃由海道趋京师。拜中书平章政事。俄有谮其子刚僧私通宫人者，帝怒杀之。庆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饮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诏拜陕西行省左丞相。时李思齐拥兵关中，庆童至则御之以礼，待之以和。居三年，关陕用宁。召还京师。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与皇太子及六宫至于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以辅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与庆童出齐化门，皆被杀。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傥有能名。由宿卫历尚乘寺提点，迁宣政院参议。至正十四年，河南贼芝麻李据徐州，也速从太师脱脱南征，徐州城坚不可猝拔，脱脱用也速计，以巨石为砲，昼夜攻之不息，贼困莫能支。也速又攻破其南关外城，贼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继又领军从父太尉月阔察兒征淮西，会贼围安丰，即往援之。渡淮无舟，因策马探水深浅，浮而过。贼大骇，撤围去。进攻濠州，有诏班师，乃还。升将作院使。复从太尉征淮东，取盱眙。迁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升同知枢密院事。讨贼海州，大败之。贼走，航海袭山东，尽有其地。也速计贼必乘胜北侵，急引兵北还，表里击之，复滕、兖二州，及费、邹、曲阜、宁阳、泗水五县，贼势遂衄。未几，复泰安州及平阴、肥城、莱芜、新泰四县，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升知枢密院事。讨蒲台贼杜黑兒，擒送京师磔之。东昌贼将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击于景州，斩获殆? 8 锤烦窍亍 S 汹□□菜僖跃□偷ゼ仪牛□显舯甭贰 T 糇□コぢ□□菜偻□胝剑□魇腹嶙笫郑□还耍□□肺耷埃□痹粑灏儆嗳耍□崧砣□□ァ S 谑欠直□律秸□□裾□垂椤?

拜中书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贼继起，也速悉平之。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所部卒掠怀来、云州，欲为乱，也速以轻骑击灭

其首祸者，降其众隶麾下。贼陷大宁，诏也速往讨之。贼兵次侯家店，也速遇贼，即前与战，自昏抵曙，散而复合。也速遣别骑绕出贼后，贼腹背受敌，大败。遂拔大宁，擒首贼汤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觐，赏赉优渥，进阶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既而贼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诏也速出师，遂复滦州及迁安县。时辽东郡县惟永平不被兵，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贼乘间窃入，增土筑城，因河为堑，坚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筑大营，绝其樵采，数与贼战，获其伪帅二百余人，平山寨数十。又复昌黎、抚宁二县，擒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师。贼急，乃乞降于参政彻力帖木兒，为请命于朝。诏许之，命也速退师。也速度贼必以计怠我师，乃严备以侦之。程思忠果弃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杀获万计。贼遂东走金复州。诏还京师。拜辽阳行省左丞相，知行枢密院事，抚安迤东兵农，委以便宜，开省于永平，总兵如故。金、复、海、盖、乾、王等贼并起，西侵兴中州，阴由海道趋永平，闻也速开省乃止。也速亟分兵防其冲突。贼乃转攻大宁，为守将王聚所败，斩其渠魁，众溃，皆西走。也速虑贼窥上都，即调右丞忽林台提兵护上都，简精锐自蹑贼后。贼果寇上都，忽林台击破之，贼众又大溃。永平、大宁于是始平。乃分命官属，劳来安辑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种，民为立石颂其勋德。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兒与右丞相搠思监、宦者朴不花有怨，遣兵犯阙，执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书左丞相。七月，孛罗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复向阙。京师大震，百官从帝城守，皇太子统兵迎于清河，命也速军于昌平。而孛罗帖木兒前锋已度居庸关，至昌平。也速一军皆无斗志，不战而溃。皇太子驰入城，寻出奔于太原。孛罗帖木兒遂入京城，为中书右丞相，语具《孛罗帖木兒传》。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与扩廓帖木兒谋清内难，承制调甘肃、岭北、辽阳、陕西诸省诸王兵入讨孛罗帖木兒。孛罗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秃坚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御岭北之兵，又调也速率兵南御扩廓帖木兒部将竹贞、貊高等。也速军次良乡不进，谋之于众，皆以谓孛罗帖木兒所行狂悖，图危宗社，中外同愤。遂勒兵归永平，西连太原扩廓帖木兒，东连辽阳也先不花国王，军声大振。孛罗帖木兒患之，遣其将同知枢密院事姚伯颜不花以兵往讨。军过通州，白河水溢不能进，驻虹桥，筑垒以待。姚伯颜不花素轻也速无谋，不设备。也速觇知之，袭破其军，擒姚伯颜不花。孛罗帖木兒大恐，自将讨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还。孛罗帖木兒先以部将保安不附己，杀之，至是又失姚伯颜不花，二人皆骁将也，如失左右手，郁郁不乐。事败，遂伏诛。

二十七年，诏以也速为中书右丞相，分省山东。二十八年，大明兵取山东。闰七月，也速与部将哈剌章、田胜、周达等御于莫州，众败溃，乃尽掠莫州残民北遁。

○彻里帖木兒

彻里帖木兒，阿鲁温氏。祖父累立战功，为西域大族。彻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备宿卫，擢中书直省舍人，遂拜监察御史。时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杀予夺皆出其意，道路侧目。彻里帖木兒抗言，历诋其奸，帖木迭兒欲中伤之。会山东水，盐课大损，除山东转运司副使。甫浃月，补其亏数皆足。转刑部尚书，京师豪右惮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丽法者多所全脱。天历二年，拜中书右丞，寻升中书平章政事，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黄河清，有司以为瑞，请闻于朝。彻里帖木兒曰："吾知为臣忠、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为瑞，余何益于治。"岁大饥，彻里帖木兒议赈之。其属以为必自县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后以闻。彻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饥死者已众，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复累月，民存无几矣。此盖有司畏罪，将归怨于朝廷，吾不为也。"大发仓廪赈之，乃请专擅之罪。文宗闻而悦之，赐龙衣、上尊。

至顺元年，云南伯忽叛，以知行枢密院事总兵讨之。治军有纪律，所过秋毫无犯。贼平，赏赉甚厚，悉分赐将士，师旋，囊装惟巾栉而已。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直不即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至有饥寒死者。彻里帖木兒为之请。有旨，出钞四百万贯偿之。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严厉为政，部内肃然。寻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惮之，风纪大振。至元元年，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损太庙四祭为一祭。监察御史吕思诚等列其罪状劾之，帝不允，诏彻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风台臣言彻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师以彻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

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背估锾□緝菏痹谧□□唬骸安握□□□薅嘌砸病！庇腥稍唬骸疤□ξ轿曳缛僳榔秸拢□晒沧□埃俊背估锾□緝盒υ唬骸拔峁涛闯⑫糯擞镆病！庇腥稍唬骸耙似秸轮□恍乓玻□栌腥晒□缛搜云秸拢□蜓灾□刂幸樱□裰谷绱硕□选！敝诮孕X□铡R钊眨□缣烀判□□□亓钣腥晌□嗍滓哉廴柚□S腥删寮盎觯□愦又□V问槭逃□菲栈□接腥稍唬骸安握□晌焦□硬鹎耪咭印！庇腥梢晕□蟪埽□煲萍膊怀觥?

初，彻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会行科举，驿请考官，供张甚盛，心颇不平，故其入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事。先论学校贡士庄田租可给怯薛衣粮，动当国者，以发其机，至是遂论罢之。彻里帖木兒尝指斥武宗为那壁，那壁者，犹谓之彼也。又尝以妻弟阿鲁浑沙女为己女，冒请珠袍等物。于是台臣复劾其罪。而伯颜亦恶其忤己，欲斥之。诏贬彻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贬所。至正二十三年，监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辩其罪，可依寒食国公追封王爵定谥，加功臣之号，事不行。

○纳麟

纳麟，知曜之孙，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纳麟以名臣子，用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荐，入备宿卫。十年，除中书舍人。至大四年，迁宗正府郎中。皇庆元年，擢佥河南廉访司事。延祐初，拜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测，中丞朵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风宪恃纠劾之权而受人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迁刑部员外郎。六年，出为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为都漕运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两道廉访使。天历元年，除杭州路总管。锄奸去蠹，吏畏民悦。明年，改江西廉访使。南昌岁饥，江西行省难于发粟。纳麟曰：“朝廷如不允，我当以家赀偿之。”乃出粟以赈民，全活甚众。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贪纵不法，纳麟劾罢之。至顺元年，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元统初，召为刑部尚书，未至，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寻升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书参知政事，迁同知枢密院事。寻出为江浙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访使，力辞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耆旧僧弥戒、径山耆旧僧惠洲，恣纵犯法，纳麟皆坐以重罪。请行宣政院设崇教所，拟行省理问官，秩四品，以治僧狱讼，从之。寻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七年，出为江南行台御史

大夫。寻召拜御史大夫，所荐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进金紫光禄大夫，请老，不许，加太尉。御史劾罢之。退居姑苏。

十二年，江淮盗起，帝命为南台御史大夫。纳麟承诏即起。仍命兼太尉，设僚属，总制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军马。诏遣直省舍人海玉传旨尉谕之。纳麟北面再拜曰：“臣虽耄老，敢不黾勉从事，尽余生以报陛下？敝猎蛐拗□□斐枪□；峤□愫汲鞘□兀□茨闲惺Σ秸抡□率Я忻乓□□□□□斡诓墒□Ｄ慎胧怪怪□唬骸拔藕荚粢灼撇蛔阌牵□裥□俏＜保□纫艘员□刃□恰！蹦说鞯淙鹪菏雇鸦鸪嗦拭晒啪□χ□□笃圃粲趫障旅牛□□菀园病Ｒ讯□粝莼罩荨９．愕隆３．Ｖ荨⑭诵恕□嗨□□嘌簦□□拥ぱ簟13.鹛场14.淙荩□陨显□13.□□□伪□林由剑□□焓粕跷！Ｄ慎肽肆□仓伪□□渴鹗孔洌□□问槭逃□纷蟠鹉墒Ю硎爻侵校□胸┏□遗□□□肌Ｊ鞘焙□阈惺Σ秸抡□乱蚕忍□緝壕□椭荩□慎肭彩骨笞□Ｒ蚕忍□緝涸唬骸拔曳蠲□蚪□保□桓彝□□□□！蹦慎敫辞布嗖煊□分｀ｋ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骑度采石，至台城，入候纳麟疾。纳麟喜，即以其故闻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东趋秣陵，杀贼二千余人，平湖熟镇，尽复上元、江宁境，乘胜入溧阳、溧水，贼溃奔广德，其据龙潭、方山者奔常州。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闾亦引兵来会。所在群贼皆败北，州郡悉平。

十三年，纳麟固请谢事，从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庆元。十六年九月，诏以江南行台移置绍兴，复以纳麟为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绍兴。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风而还。十九年，复由海道趋直沽。山东俞宝率战舰断粮道，纳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众于海口。八月，抵京师。帝遣使劳以上尊，皇太子亦馈酒脯。而纳麟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列传第三十

○马祖常

马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净州天山。有锡里吉思者，于祖常为高祖，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以节死赠恆州刺史，子孙因其官，以马为氏。曾祖月合乃，从世祖征宋，留汴，掌馈饷，累官礼部尚书。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十岁时，见烛欹烧屋，解衣沃水以灭火，咸嗟异之。既长，益笃于学。蜀儒张摐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摐甚器之。延祐初，科举法行，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廷试为第二人。授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是时仁宗在御已久，犹居东宫，饮酒常过度。祖常上书请“御正衙，立朝仪，御史执简，太史执笔，则虽有怀奸利己乞官求赏者，不敢出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极调摄，至于酒醴，近侍进御，当思一献百拜之义。”英宗为皇太子，又上书请慎简师傅。于是奸臣铁木迭兒为丞相，威权自恣。祖常知其盗观国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罢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动之物，今而动焉，由在野有当用不用之贤，在官有当言不言之佞，故致然尔。”疏闻，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荐贤拔滞，知无不言。俄改宣政院经历，月余辞归，起为社稷署令。亡何，奸臣复相，左迁开平县尹，因欲中伤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奸臣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储，擢典宝少监、太子左赞善。寻兼翰林直学士，除礼部尚书。丁祖母忧，起为右赞善，复除礼部尚书，寻辞归。

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升参议中书省事，参定亲郊礼仪，充读册祝官，拜治书侍御史，历徽政副使，迁江南行台中丞。元统元年，召议新政，赐白金二百两、钞万贯。又历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诏特免朝礼，光禄日给上尊。祖常持宪务存大体。西台御史劾其僚禁酤时面有酒容，以苛细黜之。山东廉访司言孔氏讼事，以事关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枢密副使，顷之，辞职归光州。复除江南行台中丞，又迁陕西行台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公，谥文贞。

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尝议：今国族及诸部既诵圣贤之书，当知尊诸母以厚彝伦。又议：将家子弟骄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强蹶

张老死草野者，当建武学、武举，储材以备非常。时虽弗用，识者韪之。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行于世。尝预修《英宗实录》，又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以进，受赐优渥。文宗尝驻跸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

巉巉巉巉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传。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巉巉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奉命往核泉舶，芥视珠犀，不少留目。改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廉访副使。未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寻擢中书右司郎中，迁集贤直学士，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巉巉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本部，遇公燕，众伎毕陈。巉巉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迁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如故。寻兼经筵官，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巉巉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巉巉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欲宠以师礼，巉巉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暢旨意而后已。若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尤喜诵说。尝于经筵力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左右错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贤，不复肆愠。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巉巉即取郭忠?侗雀赏肌芬越□□蜓陨掏跏懿惶□页贾□桑□焱銎涔□5垡蝗绽浪位兆诨□粕疲瑶u巉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变民灾，必忧见于色，乘间则进言于帝曰：“天心仁，爱人君，故以变示儆。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必释。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诚，虚己以听。特赐只孙燕服九袭及玉带楮币，以旌其言。巉巉尝谓人曰：“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

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未尝缄默。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巉巉进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巉巉董治。又请置检讨等职十六员以备进讲。帝皆俞允。时科举既辍，巉巉从容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帝采其论，寻复旧制。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纂修，实由巉巉发其端。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使民知逊悌，及请褒赠唐刘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

巉巉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达官有怙势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爱之。”巉巉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尝暮召我先人坐寝榻下，陈说《四书》及古史治乱，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从许仲平学，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贮储有过人者，何可易视也。”达官色惭。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觇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巉巉，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贫，几无以为敛。帝闻，为震悼，赐赙银五锭。其所负官中营运钱，台臣奏以罚布为之代偿。巉巉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翘金玉。谥文忠。

兄回回，字子渊。敦默寡言，耆学能文。在成宗朝宿卫，擢太常寺少卿。寺改为院，为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旧臣出使称旨。至大间，调大司农卿，除山南廉访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淮西廉访使，皆有政声。再改河南廉访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纳璘为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贤，抗章举任风宪，后历三台，为名臣。驸马平章家奴强市人物，按之无所贷。英宗即位，丞相拜住首荐为户部尚书，寻拜南台侍御史，改参议中书。以议定刑书如法，帝嘉纳其奏。泰定初，廷议漕运事，奏减粮数以纾东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东廉访使，未上，升翰林侍讲学士，迁江浙行省右丞。文宗

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间征输。擢中书右丞，力辞还第。闻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门不出者数年，以疾卒。与弟巉巉皆为时之名臣，世号为双璧云。

巉巉子维山，材质清劭，侍禁廷，起崇文监丞，擢给事中，迁同佥太常礼仪院事，调崇文太监。

○自当

自当，蒙古人也。英宗时，由速古兒赤擢监察御史。录囚大兴县，有以冤事系狱者，其人尝见有橐驼死道傍，因舁至其家醢之，置数甕中。会官橐驼被盗，捕索甚亟，乃执而勘之，其人自诬服。自当审其狱辞，疑为冤，即以上御史台。台臣以为赃既具，是特御史畏杀人耳，不听，改委他御史谳之，竟处死。后数日，辽阳行省以获盗闻，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从至上都，纠言参知政事杨庭玉赃罪，不报，即纳印还京师。帝遣使追之，俾复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以劾奏平章政事秃满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弑，必预闻其谋，不省，乃赐秃满迭兒黄金系腰，自当遂辞职。改工部员外郎，中书省委开混河，自当往视之，以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难以成功，言于朝，河役乃罢。

会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车帐，皆新作之。自当未即兴工。尚书曰："此奉特旨，员外有误，则罪归于众矣。"自当曰："即有罪，我独任之。"未几，帝果问成否。省臣乃召自当责问之。自当请自入对。既见帝，奏曰："皇后行殿车帐尚新，若改作之，恐劳民费财。且先皇后无恶疾，居之何嫌。必欲舍旧更新，则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圣嗣位岂皆改作乎？"帝大悦，语省臣曰；"国家用人，当择如自当者，庶不误大事。"特赐上尊、金币，迁吏部员外郎。帝欲加号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议之。自当独曰："太后称太皇太后，于典礼不合。"众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号曰太皇太后？"自当曰："英宗孙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号孙可以称之，子不可以称之也。"议遂定。迁中书客省使，俄改同佥宣政院事。

文宗即位，除中书左司郎中。有使持诏自江浙还，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问不敬状，将悉诛之。自当言于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云南、四川且犹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则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升参议中书省事。燕帖木兒议封

太保伯颜王爵，众论附之。自当独不言。燕帖木兒问故，自当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复加王封，后再有大功，将何以处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请于上。王爵非中书选法也。”遂罢其议。拜治书侍御史。

初，文宗在集庆潜邸，欲创天灵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欲役民，则朝廷闻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俾皆入为监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剌台。自当谏曰：“当陛下在潜邸时，御史尽心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无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剌台佥宪湖南。文宗尝欲游西湖，自当谏曰：“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泛舟自乐，如天下何？”不听。自当遂称疾不从行。文宗在舟中，顾谓台臣曰：“自当终不满朕此游耶？”台臣尝奏除目，文宗以笔涂一人姓名，而缀将作院官闾闾之名。自当言：“闾闾为人诙谐，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风纪，则台纲扫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

顺帝初，除福建都转运盐使。先是，自当为左司郎中时，泰定帝尝欲以河间、江浙、福建盐引六万赐中书参议撒迪，自当执不可，仅以福建盐引二万赐之。至是，自当复建言盐引宜尽资国用以纾民力。时撒迪方为御史大夫，不以为怨，数遣人省自当母于京师所居。既而丁母忧，居间久之，复起为浙西肃政廉访使。时有以驸马为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竖恃公主势，坐杭州达鲁花赤位，令有司强买民间物，不从辄殴之。有司来白自当，自当即逮之械以令众，自是丞相府无敢为民害者。寻召为同佥枢密院事。寻复为治书侍御史、同知经筵事。宁夏人有告买买等谋害太师伯颜者，伯颜委自当与中书、枢密等官往宁夏鞫问，无其情，乃以诬罔坐告者罪。伯颜怒，自当前曰：“太师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国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则自当实主其事，宜独当之。”伯颜乃左迁自当同知徽政院事。

自当历事四朝，官自从仕郎累转至通奉大夫，常衎洁在位，刚介弗回，终始一节，有古遗直之风。然卒以是忤权贵而不复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荣

阿荣，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摊，中书右丞。阿荣幼事武宗，备宿卫，累迁官，为湖南道宣慰副使。温迪罕奉使宣抚湖南，事无大小，悉以委之。会列郡岁饥，阿荣分其廪禄为粥，以食饿者，仍发粟赈之，所

活甚众。广西寇起，众皆汹惧。阿荣镇之以静，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召佥会福院事，寻除吏部尚书。泰定初，出为湖南宣慰使，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以疾辞。天历初，复起为吏部尚书，寻参议中书省事。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进奎章阁大学士、荣禄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荣亦尽心国政，知无不言。久之，心忽郁郁不乐，谒告南归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荣闲居，以文翰自娱，博究前代治乱得失，见其会心者，则扼腕曰：“忠臣孝子国家之宝，为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当如是耶?比沼胛げ贾□坑危□□辽剿□汛Γ□□俑呈□□障ν□怠Ｓ壬钣谑□Ｂ□嫱剖鲁砂芾□焕□叭嘶龈Ｊ儇补蠹□□嗥嬷小Ｌ炖□□甏海□呤坑谕ｉ０⑷儆胗菁□嵊谥甭□□□恍颂荆□锛□唬骸案□豢坪罂凭俚标。□×娇贫□矗□丛蛉瞬谋虮虼蟪鲆印！庇痔驹唬骸叭俨桓醇□□樱□□碳凹□□！奔□υ唬骸暗檬恐□啵□胰绱娉跹浴＝裎闹畏叫耍□幢赜兄嘘≈□怼４娉豕□沂莱迹□钣谖难Ｂ□允20甑浅□□谏献笥遥□刮氖敉□＜□锨宜ィ□□嗪尾挂□ 卑⑷儆痔驹唬骸笆□比欢□！奔□屎我灾□□□ゴ稹：笕□曜洹Ｔ□橙□辏□凭俟□眨□琳□□晔几矗□缙溲浴?

○小云石海涯

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廉氏，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使健兒驱三恶马疾驰，持槊立而待，马至，腾上之，越二而跨三，运槊生风，观者辟易。或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峻阪如飞，诸将咸服其趫捷。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暢适，不为形迹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语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顾祖父之爵不敢不袭，今已数年矣，愿以让弟，弟幸勿辞。”语已，即解所绾黄金虎符佩之。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东宫，闻其以爵位让弟，谓宫臣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倍硌‖□⒆谇臂：：凳樾悴牛□尬澜□小Ｈ首诩□瘢□鲜杼趿□拢阂辉皇捅呤□孕尬牡拢□□唤烫□右哉□□荆□□簧柃晒僖愿厶サ拢□脑槐硇帐弦造貉□校□逶欢ǔ□□员浞缢祝□□痪傧筒乓曰种恋馈Ｊ榉餐蛴嘌裕□幢ā０莺擦质潭裂□俊⒅蟹畲蠓颉⒅□期就□薰□贰?

会议科举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叹曰：“辞尊居卑，昔贤所尚也。今禁林清选，与所让军资孰高，人将议吾后矣。”乃称疾辞还江南，卖药于钱唐市中，诡姓名，易服色，人无有识之者。偶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经》一卷行于世。

子男二人：阿思兰海牙，慈利州达鲁花赤；次八三海涯。孙女一人，有学识，能词章，归怀庆路总管段谦云。

○泰不华

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脱欢怙势贪暴，泰不华劾罢之。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擢为典签，拜中台监察御史。

顺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号，大臣燕铁木兒、伯颜皆列地封王。泰不华率同列上章言：“婶母不宜加徽称，相臣不当受王土。”太后怒，欲杀言者。泰不华语众曰：“此事自我发之，甘受诛戮，决不敢累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风宪有臣如此，岂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赐金币二，以旌其直。出佥河南廉访司事，俄移淮西。继迁江南行御史台经历，辞不赴，转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会泰不华入朝，力言于中书，免其租。擢秘书监，改礼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越俗大化。召入史馆，与修辽、宋、金三史，书成，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黄河决，奉诏以珪玉白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东，河入海处，宜仿宋置撩清夫，用辊江龙铁扫，撼荡沙泥，随潮入海。”朝廷从其言，会用夫屯田，其事中废。

八年，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为蔡乱头、王伏之仇逼，遂入海为乱，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德流于实。事闻，诏江浙参政朵兒只班总舟师捕

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兒只班遂被执。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朝廷从之，国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国珍不肯赴，势益暴横。九年，诏泰不华察实以闻，既得其状，遂上招捕之策，不听。寻除江东廉访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已而出为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国珍复入海，烧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诏孛罗帖木兒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以泰不华谂知贼情状，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于温州，使夹攻之。未几，国珍寇温，泰不华纵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罗帖木兒密与泰不华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孛罗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兒被执，反为国珍饰辞上闻。泰不华闻之痛愤，辍食数日。朝廷弗之知，复遣大司农达识帖木迩等至黄岩招之。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退止民间小楼。是夕，中秋月明，泰不华欲命壮士袭杀之，达识帖木迩适夜过泰不华，密以事白之，达识帖木迩曰："我受诏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华亲至海滨，散其徒众，拘其海舟兵器，国珍兄弟复授官有差。既而迁泰不华台州路达鲁花赤。

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泰不华自分以死报国，发兵扼黄岩之澄江，而遣义士王大用抵国珍，示约信，使之来归。国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犯马鞍诸山。泰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众皆踊跃愿行。时国珍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陈其可降状。泰不华率部众，张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触沙不能行，垂与国珍遇，呼仲达申前议，促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心异，手斩之。即前搏贼船，射死五人，贼跃入船，复斫死二人，贼举槊来刺，辄斫折之。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嗔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年四十九。时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皆死之。泰不华既没，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事，不及闻命已。后三年，追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封魏国公，谥忠介，立庙台州，赐额崇节。

泰不华尚气节，不随俗浮沉。太平为台臣劾去相位，泰不华独饯送都门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华曰："士为知己死，宁畏祸耶?焙笏湮□毕啾鞒猓□四□昏钢□Ⅰ谱□ィ□氯篑倬i 3 ⒅乩唷陡垂疟唷肥□恚□颊□镒郑□诰□范嘤芯菰啤?

○余阙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少丧父，授徒以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恆游，文学日进。元统元年，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俄召入，应奉翰林文字，转中书刑部主事。以不阿权贵，弃官归。寻以修辽、金、宋三史召，复入翰林，为修撰。拜监察御史，改中书礼部员外郎，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会莫徭蛮反，右丞沙班当帅师，坚不往，无敢让之者。阙曰："右丞当往，受天子命为方岳重臣，不思执弓矢讨贼，乃欲自逸邪！右丞当往。"沙班曰："郎中语固是，如刍饷不足何？"阙曰："右丞第往，此不难致也。"阙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复以集贤经历召入。迁翰林待制。出佥浙东道廉访司事。丁母忧，归庐州。

盗起河南，陷郡县。至正十二年，行中书于淮东，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治淮西，起阙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分兵守安庆。于时南北音问隔绝，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属县灊山八社，土壤沃饶，悉以为屯。明年，春夏大饥，人相食，乃捐俸为粥以食之，得活者甚众。民失业者数万，咸安集之。请于中书，得钞三万锭以赈民。升同知、副元帅。又明年秋，大旱，为文祈灊山神，三日雨，岁以不饥。盗方据石荡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鱼而输鱼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涨，屯田禾半没，城下水涌，有物吼声如雷，阙祠以少牢，水辄缩。秋稼登，得粮三万斛。阙度军有余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环以大防，深堑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环植木为栅，城上四面起飞楼，表里完固。

俄升都元帅。广西猫军五万从元帅阿思兰沿江下抵庐州，阙移文谓苗蛮不当使之窥中国，诏阿思兰还军。猫军有暴于境者，即收杀之，凛凛莫敢犯。时群盗环布四外，阙居其中，左提右挈，屹为淮一保障。论功，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仍守安庆，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赵普胜帅众攻城，连战三日败去。未几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战死。十七年，赵普胜同青军两道攻我，拒战一月余，竟败而走。

秋，拜淮南行省左丞。安庆倚小孤山为藩蔽，命义兵元帅胡伯颜统水军戍焉。十月，沔阳陈友谅自上游直捣小孤山，伯颜与战四日夜不胜，急趣安庆。贼追至山口镇，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阙遣兵扼于观音桥。俄饶州祝寇攻西门，阙斩却之。乙巳，贼乘东门，红旗登城，阙简

死士力击，贼复败去。戊申，贼并军攻东西二门，又却之。贼恚甚，乃树栅起飞楼。庚戌，复来攻我，金鼓声震地。阙分诸将各以兵捍贼，昼夜不得息。癸卯，贼益生兵攻东门。丙午，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祝寇军南门，群盗四面蚁集，外无一甲之援。西门势尤急，阙身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士卒号哭止之，挥戈愈力，仍分麾下将督三门之兵，自以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时死者，守臣韩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骂贼不屈，贼执之以去，不知所终。城中民相率登城楼，自捐其梯曰：“宁俱死此，誓不从贼。”焚死者以千计。其知名者，万户李宗可、纪守仁、陈彬、金承宗，元帅府都事帖木补化，万户府经历段桂芳，千户火失不花、新李、卢廷玉、葛延龄、丘卺、许元琰，奏差兀都蛮，百户黄寅孙，安庆推官黄秃伦歹，经历杨恆，知事余中，怀宁尹陈巨济，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则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

阙号令严信，与下同甘苦，然稍有违令，即斩以徇。阙尝病不视事，将士皆吁天求以身代，阙闻，强衣冠而出。当出战，矢石乱下如雨，士以盾蔽阙，阙却之曰：“汝辈亦有命，何蔽我为?惫嗜苏□妹□Ⅰ韵荆□醋i吨芤住罚□e钌□丝ぱⅢ峤玻□14.□棵磐庖蕴□□怪□鹁□咨现□澹□泄帕冀□缌摇；蛴□煦谌牒擦郑□谝怨□轿u荆□遣煌□□渲夜□□模□撬囟T病W涫蹦晡迨□□J挛牛□□谵蟪鲜卣□逯伊陆诠T肌⑷俾淮蠓颉11.茨辖□钡却π兄惺槭Σ秸抡□隆⒅□□□贩忉俟□□□种倚□R檎呶阶员□艘岳矗□澜谥□迹□谟腭也换□□谝辉啤?

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时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篆隶亦古雅可传。初，阙既死，贼义之，求尸塘中，具棺敛葬于西门外。及安庆内附，大明皇帝嘉阙之忠，诏立庙于忠节坊，命有司岁时致祭云。

列传第三十一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为辽王傅，世祖称其贤。从讨李璮，以勋授山东行省大都督。答里麻弱冠入宿卫。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寻出佥湖北、山南两道廉访司事，召拜监察御史。时丞相帖木迭兒专权贪肆，答里麻帅同寅亦怜真、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违法娶妇南城，答里麻诘问之，奋不顾利害，风纪由是大振。擢河东道廉访副使。隰州村民赛神，因醉殴杀姚甲，为首者乘闹逃去，有司逮同会者系狱，历岁不决。答里麻曰："杀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辈皆诖误无罪，而反桎梏耶？"悉纵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复相，以复仇为事，答里麻辞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访副使。开州达鲁花赤石不花歹颇著政绩，同僚忌之，嗾民诬其与民妻俞氏饮。答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妪，石不花歹实不与饮酒，于是抵诬告者罪，石不花歹复还职。行唐县民斫桑道侧，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财，事觉，并逮斧主与盗同下狱。答里麻原其未尝知情，即纵之。深州民媪怒殴兒妇死，妇方抱其子，子亦误触死。媪年七十，同僚议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国制，罪人七十免刑，为其血气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杀二人，何谓衰老？"卒死狱中。至治元年，除济宁路总管，兴学劝农，百废具修，府无停事。济阳县有牧童持铁连结击野雀，误杀同牧者，系狱数岁。答里麻曰："小兒误杀同牧者，实无杀人意，难以定罪。"罚铜遣之。泰定元年，升福建廉访使。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横取民财，宣政院判官术邻亦取赂于富僧，答里麻皆劾之。迁浙西廉访使。会文宗发江陵，阿兒哈秃来谕旨，求赂不获，还谮于朝，召至京，处以重罪。比至，帝怒解，迁上都同知留守。

天历二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统，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尽力，事无缺失，帝特赐锦衣以嘉之。天历三年，迁淮东廉访使。明年，召拜刑部尚书。国制，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吏金帛。答里麻曰："必唱名给散，无虚增之数。"国费大省，帝复赐黄金腰带以旌其能。元统元年，升辽阳行省参知政事。高丽国使朝京，道过辽阳，谒省官，各奉布四匹、书一幅，用征东省印封之。答里麻诘其使曰："国制，设印以署公牍、防奸伪，何为封私书？况汝出国时，我尚在京，未为辽阳省官，今何故有书遗我？汝君臣何欺诈如是耶？"使辞屈，还其书与布。元统三年，迁山东廉访使。时山东盗起，陈马骡及新李白

昼杀掠。答里麻以为官吏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后上擒贼方略。朝廷嘉纳之，即遣兵擒获，齐鲁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于延春阁，特赐答里麻白鹰以表其贞廉。帝尝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缮必用赤绿金银装饰，答里麻独务朴素，令画工图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岁秋，车驾自上京还，入观之，乃大喜，以手抚壁叹曰：“有心哉，留守也?贝桶捉鹞迨□健13.跻乱幌□Ⅴ琳□□辏□□幽闲惺∮邑□□暮擦盅□砍兄肌Ⅴ琳□吣辏□勹挛餍刑囗胸□□蹦炅□□拧Ⅴ率潞螅□偕桃橹惺槠秸抡□拢□话荩□□河叛□丈怼?

○月鲁帖木兒

月鲁帖木兒，卜领勤多礼伯台氏。曾祖贵裕，事太祖，为管领怯怜口怯薛官。祖合剌，袭父职，事世祖。父普兰奚，由宿卫为中书右司员外郎，与丞相哈剌哈孙建议迎立武宗，累迁至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使。月鲁帖木兒幼警颖，读书强记，俶傥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与哈剌哈孙之子脱欢同入国学。仁宗时入宿卫，一日，帝顾问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谁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鲁帖木兒即对曰：“臣父普兰奚也。”帝曰：“汝父赞谋以定国难，朕未尝忘。”因命脱忽台传旨四怯薛扎撒火孙，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剌哈孙欲用为中书蒙古必阇赤，辄辞焉。哈剌哈孙曰：“汝年幼，欲何为乎？”对曰：“欲为御史尔。”人壮其志。久之，遂拜监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师、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张弼赇六万贯，贷死。帝怒，碎太师印，赐月鲁帖木兒钞万贯，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迁给事中、左侍仪、同修起居注。寻为右司郎中，赐坐便殿，帝顾左右谓曰：“月鲁帖木兒识量明远，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语近臣曰：“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御史中丞蛮子、翰林学士明里董阿皆称善。月鲁帖木兒独起拜曰：“臣闻昔之所谓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当祸乱，不得已而为之者也。愿陛下正大位，以保万世无疆之业，前代虚名，何足慕哉?钡凵破涠浴?

仁宗崩，帖木迭兒复入中书，据相位。参议乞失监以受人金带系狱，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监诉月鲁帖木兒为御史时诬丞相受赇。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即徽政院推问不实，事遂释。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鲁帖木兒为山东盐运司副使，降亚中大夫为承事郎，期月间盐课增以万计。丁外艰，扶丧西还。擢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副使。泰定初，迁汴梁路总管，再调总管武昌，以养亲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矫制起月鲁帖木兒为本省参知政事，共议起兵。月鲁帖木兒固辞曰：“皇子北还，问参政受命何人，则将何辞以对？”伯颜怒。会明里董阿迓皇子过河南，而

月鲁帖木兒为御史时尝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说伯颜收之，丞相别不花亦与之有隙，乃谪月鲁帖木兒乾宁安抚司安置。至顺四年，移置雷州。

至元六年，顺帝召之还。至正二年，入觐，帝欲留之，以母丧未葬辞。四年，乃起同知将作院事。寻除大宗正府也可札鲁花赤。九年，由太医院使拜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进读之际，引援经史，一本于王道，帝嘉纳焉。十二年，江南诸郡盗贼充斥，诏拜月鲁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脱脱曰："守御江南，为计已缓，若得从权行事，犹有可为。"不从。陛辞，赐尚醞、御衣、弓矢、甲胄、卫卒十人、钞万五千贯以行。比至镇，引僚属集父老询守备之方，招募民兵数千人，号令明肃。统师次建德，获首贼何福斩于市，遂复淳安等县，俘获万余人，复业者三万余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军中。

○卜颜铁木兒

卜颜铁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锐倜傥，早备宿卫，历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历初，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达鲁花赤、都转运盐使、肃政廉访使，由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升左右丞，擢行御史台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春，蕲、黄贼徐寿辉遣兵陷湖广，侵江东、西，诏卜颜铁木兒率军讨之。卜颜铁木兒益募壮健为兵，得骁勇士三千人、战舰三百艘。时湖广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皆以兵驻太平，宿留不进。卜颜帖木兒至，乃与俱前。贼方聚丁家洲，官军猝与遇，奋击败之，遂复铜陵县，擒其贼帅，复池州。遂分遣万户普贤奴屯阳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闾兒讨无为州，而自率镇抚不花、万户明安驻池口，以防遏上流，为之节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蛮子海牙及威顺王宽彻普化军俱溃而东。安庆被围益急，遣使来求援。诸将皆欲自守信地，卜颜铁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庆与池止隔一水，今安庆固守，是其节也，而救患之义，我其可缓。且上流官军虽溃，然皆百战之余，所乏者钱谷器具而已，吾受命总兵，其可视之而不恤哉?奔创蠓⑧□匾灾苤□□＞□源蠹□□□骄□□聘凑瘢□睬熘□□旖狻?

十三年三月，贼众复来攻池州，众且十万，诸县皆应之。卜颜帖木兒会诸将谋曰："贼表里连结，若俟其筑垒成而坐食诸县之粟，破之实难。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骄惰，尽锐攻之，则顷刻之间功可成矣。"众曰："诺。"遂分番与战，果大败之，擒其伪帅，俘斩无算，诸县复平，遂乘胜率舟师以进。五月，与战于望江，又战小孤山及彭泽，又战龙开

河，皆破走之。进复江州，留兵守之。七月，进兵攻蕲州，擒其伪帅邹普泰，遂克其城。进兵道士洑，焚其栅，抵兰溪口。贼之巢曰黄连寨，又克而歼之。分兵平两巴河，于是江路始通。十一月，与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军合，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军皆会。十二月，分道进攻蕲水县，拔其伪都，获伪将相而下四百余人，徐寿辉仅以身免。以功诏赐上尊、黄金带。时丞相脱脱方总戎南征，闻诸贼皆已破，乃檄伯颜不花征淮东，蛮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顺王还武昌，而卜颜铁木兒独控长江。十六年六月，复以军守池州。十一月，卒。

卜颜铁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为将，所过不受礼遗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养于叔父阿术，事之如亲父。常乘花马，时称为花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怯里马赤。星吉少给事仁宗潜邸，以精敏称。至治初，授中尚监，改右侍仪，兼修起居注。拜监察御史，有直声。自是十五迁为宣政院使，出为江南行御史台御史大夫。时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观望为政，星吉独持风裁，御史行部，必敕厉而遣之。湖东佥事三宝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贪猾无所贷。御史有以自私请者，拒不纳，则诬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为是言耶?奔醋嗾扔□范□灼湮堋Ⅴ凑□叨裰□□坪□阈惺Σ秸抡□隆：□愕亓□□保□□惩跛瓿3.隽裕□癫≈□S制鸸憷衷埃□噍兔□□藜忠酝□罄□□兴灸□意琛P羌□粒□送酰□蹉刂忻牛□糇箪椋□僖匀搿P羌□□□沧□踔忻盼鳎□栽唬骸拔崾芴熳用□醋髂粒□峭跛匠家玻□傻糜刹徽□□廊牒酰 便哉呔澹□敫嫱酰□趺□糁忻拧P羌□耄□鹜踉唬骸巴醯凼抑□玻□胖□□讲□甘甯刚咭病＝竦乱舨晃牛□□伊孕□□□衷褂谙拢□址撬□宰躁荻喔R病！蓖跫蔽招羌□中恢□□□饣掌渌□□S泻□□恍∽〕终撸□□□访□□殉韬嵘酰□□允铝栝龉俑□P羌□□诓吨□□闷捩□□指九□□邪巳耍□□撸□锒□□□□墒呛狼苛彩郑□度醭瓶臁?

至正十一年，汝、颍妖贼起，会僚属议之，或曰：“有郑万户，老将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严巡警，悉以其事属郑。贼闻之，遣其党二千来约降。星吉与郑谋曰：“此诈也，然降而却之，于是为不宜，宜受而审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歼之，械其渠魁数十人以俟命。适有旨召为大司农。同僚受贼赂，且嫉其功，乃诬郑罪，

释其所械者。明日，贼大至，内外响应，城遂陷。武昌之人骈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岂为俘囚乎？”星吉既入见，具陈贼本末。帝大喜，命赐食。时宰不悦，奏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员外置。星吉至江东，诏令守江州。时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止有三百人，贼号百万，众皆欲走。星吉曰：“畏贼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财物，纵逃其可免乎？”乃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给百五十千，无应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从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趋铜陵，克之。又破贼白马湾。贼败走，分兵蹑之，抵白湄。贼穷急，回拒官军，官军乘胜奋击，贼尽殪，擒其渠魁周驴，夺船六百艘，军声大振，遂复池州。乃命诸将分道讨贼，复石埭诸县。贼复来攻，命王惟恭列阵当之，锋始交，出小舰从旁横击，大破走之，进据清水湾。伺者告贼舰至自上流，顺风举帆，众且数十倍，诸将失色。星吉曰：“无伤也，风势盛，彼仓卒必不得泊，但伏横港中偃旗以待，俟过而击之，无不胜矣。”风怒水驶，贼奄忽而过，乃命举旗张帆鼓噪而薄之，官军殊死战，风反为我用，又大破之。时贼久围安庆，捷闻，遽烧营走。进复湖口县，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而星吉自据番阳口，缀江湖要冲以图恢复。

时湖广已陷，江西被围，淮、浙亦多故，卒无继援之者，日久粮益乏，士卒咸困。或曰：“东南完实，盍因粮以图再举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众莫敢复言。有顷，贼乘大船四集，来攻我军，取蒹苇编为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军力战，众死且? P羌□□幼硬□换□肭妆□□□怂乐□ P羌□碳嶙□欢□ T舴⑹干湫羌□□嘶杵汀 T羲匚判羌□□□蝗毯Γ□囗妹苁抑校□恋┣怂铡 T袈薨荩□□∫允场 P羌□庵□□觳桓词场 7财呷眨□俗粤X□穑□泵嬖侔菰唬骸俺剂□咭印！彼炀□□晡迨□摺?

星吉为人公廉明决，及在军中，能与将士同甘苦，以忠义感激人心，故能以少击众、得人死力云。

○福寿

福寿，唐兀人。幼俊茂，知读书，尤善应对。既长，入备环卫，用年劳授长宁寺少卿，改引进使，升知侍仪使，进正使。出为饶州路达鲁花赤，擢淮西廉访副使。入为工部侍郎，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改户部侍郎，升尚书，出为燕南廉访使，又五迁为同知枢密院事。至正十一年，颍州以贼反告，时车驾在上都，朝堂皆犹豫未决，欲驿奏以待命。福寿独以谓“比使得请还，则事有弗及矣”。于是决议调兵五百，遣卫官哈剌章、忻都、怯来讨之而后以闻。顺帝善其处事得宜，明

年，改也可札鲁忽赤。未几，出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时濠、泗俱已陷，师久无功。福寿至，督战甚急，而上游贼势甚汹涌，福寿乃议筑石头，断江面，守御有方，众恃以为固。

十五年，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先是，集庆尝有警，阿鲁灰以湖广平章政事将苗军来援，事平，其军镇扬州。而阿鲁灰御军无纪律，苗蛮素犷悍，日事杀虏，莫能治。俄而苗军杀阿鲁灰以叛，而集庆之援遂绝。及高邮、庐、和等州相继沦陷，而集庆势益孤，人心益震恐，且仓库无积蓄，计未知所出，于是民乃愿为兵以自守。福寿因下令民多赀者皆助以粮饷，激厉士众，为完守计。朝廷知其劳，数赏赉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闭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或劝之去，叱之曰："吾为国家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尚安往哉?贝锫郴ǔ啻锬岽锼技□涠雷□粲兴□□撸□游仕□觯□舾卜ァ6矶□冶□募□□J偎煊龊r□恢□□冢□锬岽锼家嗨乐□S滞□彼勒撸□兄问槭逃□泛胤健4锬岽锼甲炙济鳌：胤阶植□□□□□耍□晕难□□?

事闻，朝廷赠福寿金紫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卫国公，谥忠肃。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历官清显，素负能名。调信州路总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称。至正元年，迁大都路达鲁花赤，出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寻召参政中书，顷之，又出为江浙行省右丞，遂升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诏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贼起蕲、黄，平章政事秃坚理不花将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蜂起，道童素不知兵事，仓皇无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颜不花曰："今贼势冲突，城中无备，万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颜左丞者，致仕居抚州，其人熟知军务，宜以便宜礼请之，使署本省左丞事，专任调遣军旅，庶几事有可济。"道童从其言，而伯颜亦欣然为起，曰："此正我报国之秋也。"至则与普颜不花设御敌计甚悉。明年正月，湖广陷，秃坚里不花由江州遁还。二月，普颜不花将兵往江州，至石头渡，遇贼战败，道童闻之大恐，即怀省印遁走。普颜不花还，与伯颜定为城守之计。后数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来归，遂议分门各守以备敌。三月，贼众来围城。城中置各厢官及各巷长，昼夕坚守，众心翕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赏，无功或不加罪，故多为之用。贼围城凡两月，而民无离志。道童密召死士数千人，面涂以青，额抹黄布，衣黄

衣，为前锋，又别选精锐数千为中军，而募助阵者殿后。命万户章妥因卜鲁哈歹领之。夜半，开门伏兵栅下，黎明，钲鼓大震，因奋击贼，贼惊以为神，败走。遂乘胜捣其营，复分兵扫其余党。是时，章伯颜、普颜不花之功居多。伯颜寻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开府，仍赐龙衣御酒。

及秋，朝廷命亦怜真班为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为左丞，同将兵来江西。未几，亦怜真班卒，道童属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镇其地。适岁大旱，公私匮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数十万石、盐数十万引，凡军民约三日人籴官米一斗，入昏钞贰贯，又三日买官盐十斤，入昏钞贰贯，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贼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陈友谅复攻江西城。时火你赤已升平章政事，加营国公，行便宜事，任专兵柄，而素与道童不相能，且贪忍不得将士心，见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弃城退保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势已不可为。因叹曰：“我为元朝大臣，官至极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复见人乎?笔试糇氛咧粒□劳□□□校□伤□□吹前叮□糁诔酥□□煳□□A J 挛牛□挖种伊摇?

列传第三十二

○亦怜真班

亦怜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为知枢密院事。亦怜真班性刚正，动有礼法。仁宗召见，令入宿卫。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调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初，迁资善大夫、典瑞院使。天历二年，以选为太子家令，寻升资政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挥使。至顺初，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迁功德使，指挥使如故。寻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统、至元之间，伯颜为丞相，专权擅政，嫉其论事不阿，出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杀其子答里麻，而谪置海南。及伯颜败，乃得召还朝。至正六年，拜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尽迁中外廉能之官置诸风宪，一时号称得人。迁宣政院使，出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设法弭西羌之寇，民赖以安，立石颂之。召还，为银青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提调太医院，寻加金紫光禄大夫，复为御史大夫、知经筵事，兼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指挥使。尝奏言："风俗人心日趋于薄，请禁故吏不许弹劾所事官长。"

太师马扎兒台与子丞相脱脱既谪居在外，时相欲倾之，嗾人告变，且扳台臣同上奏。亦怜真班曰："凡为相者，孰无闲退之日？况脱脱父子在官无大咎过，奈何迫之于险？"终不从。经筵进讲必详必慎，故每读译文，必被嘉纳。监察御史劾奏时相，帝不听，亦怜真班反复论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迁拜湖广行省左丞相。复召知枢密院事。十一年，颍、亳兵起，朝廷命将出师，多失律致败，数进言于时相，不见听，复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于是妖寇由蕲、黄陷饶州，饶之属邑安仁与龙兴相接境，其民皆相挺为乱。亦怜真班道出安仁，因驻兵招之，来者厚加赏赉，不从者命子哈蓝朵兒只与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纵火攻散之。余干久为盗区，亦闻风顺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宽容为政，军民懈弛。亦怜真班既至，风采一新，威声大振，所在群盗咸谋归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为之丧气。事闻，赠推忠佐运正宪秉义同德功臣，追封齐王，谥忠献。

子九人：长答里麻；次普达失理，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桑哥八剌，同知青海宣慰司事；哈蓝朵兒只，宣政院使；桑哥答

思，岭北行省平章；沙嘉室理，岭北行省参政；易纳室理，大宗正也可扎鲁火赤；马的室理，佥书枢密院事；马剌室理，内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鲁海牙之孙，希宪之从子也。父阿鲁浑海牙，广德路达鲁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辄泣下。独养母而家日不给，垢衣粝食，不以为耻。母丧，哀毁逾礼，负丧渡江而风涛作，舟人以神龙忌尸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将附母于先人，神奈何厄我也?狈缢熘埂D耆豕冢□蟪加□氯胨尬馈4窃唬骸拔岽蟾甘率雷妫□酝ň□帕□献印＝穹缴杩迫∈浚□付潦橐钥频诮□！蹦巳牍□Щ□帧V林卧□辏□墙□康冢□诔惺吕伞⑼□□持菔隆S泄□程峋俾矶钾菡撸□锸贫嶂菝裉铮□□形分□；萆胶Q乐粒□粗纹涫隆T诠倨谀辏□眉稣哒偃胧饭荩□ば抻⒆凇⑷首凇妒德肌罚□鞍菁嗖煊□贰J敝惺槭∮写蟪继扳□羌□□纯拐论乐□□锿□性唬骸百我匝栽鸹褡铮□嶂□耙病！奔扔舟雷嗝骼锒□ 2. 坏鄙慵捞□怼G ǖ妓□啵□杌嵬ê樱□搪小⑵岫□□□中蘧┓□i@□厥樨□ 11. 岣W芄芨□沃校□鲜柩远□掠□鸱巡企妓祝□甭坭钢□3鲑莼炊□□盟臼拢□ń□阈惺∽笥宜驹蓖饫桑□榷□□莺佣□ 10. 幽稀13.□髁□盟臼拢□□□闲杏□诽ň□□J鄙蕉□畏ù蠡担□匝亅□甲□耸梗□□雌谠拢□每巫睿□完憬鸨摇⑸献稹V琳□□瓿酰□薪祭瘢□侔菔桃鞘埂C髂辏□ば蘖伞13.稹⑺稳□罚□ǔ缥奶□唷W允抢矍ㄎ□幽闲惺∮邑□J庇汹□ 19. 裰尉龊樱□樯□艨ı□揭圆槐闵涎裕□□痹撞挥谩Gê□阈惺∮邑□□晕洳□□亓□□□榷□掳祝□ń□餍惺∮邑□J彼□夕は囟嘞萦谠簦□擞肫秸抡□隆⑺就降劳□□遍榱Γ□远厶赜□胁吨□撸□统□镜懒□檬埂N醇福□□魇≈我嘞荩□萆胶Q蓝萃□＝ā＞弥□□□萁□阈惺嗝茉菏拢□陌莞＝ㄐ惺∮邑□□员□蜓悠健⑸畚洌□衬谝阅□＞铀暧啵□钰□怪问∈拢□鼙赣□拢□叶礁乘坝珊5拦┘┤Γ□□ 16. 笛伞G ㄐ行□□菏埂C髂辏□莺擦盅□砍兄肌⒅□期炯嫘薰□贰W洌□昶呤□幸?

○月鲁不花

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逊都思氏。生而容貌魁伟，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脱帖穆耳以千户职戍越，因受业于韩性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粲然成章。就试江浙乡闱，中其选，居右榜第一。方揭晓，试官梦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为异。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将仕郎、台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县未有学，乃首建孔子庙，既又延儒士为之师，以教后进。丁外艰。至正元年，朝廷立行都水监，以选为其监经历。寻擢广东廉访司经历。会廷议将治河决，以行都水监丞召之，比至，改集贤待制，除吏部员外郎。奉命至江浙籴粟二十四万石，至则第

户产之高下，以为籴之多寡，不扰而事集。既而军饷不给，又奉命出籴于江浙，召父老谕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泽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奈盗贼何。夫讨贼者必先粮饷，以我不汝扰，故命我复来，盖讨贼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谓何？”众咸应曰：“公言是也。”不逾月，粮事以毕。丁母忧，中书遣赙且起复，不应。未几，太师、右丞相脱脱南征，辟从军事，督馈饷，馈饷用舒。升吏部郎中，寻拜监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庙礼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继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当简老成重臣为辅导，以成其德。”帝皆嘉纳之。升吏部侍郎，铨选于江浙，时称其公允。适朝廷有建议欲于河间、长芦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鲁不花即为书具言其非便。言入中书，忤议者，迁工部侍郎。后分部彰德，道过河间，民遮拥拜谢曰：“微公言，吾民其毙矣。”

会方重选守令，以保定密迩京畿，除保定路达鲁花赤。陛辞，诏谕谆切。保定岁输粮数十万石于新乡，苦弗便。月鲁不花请输京仓以便之。俄除吏部尚书。保定父老百数诣阙，言乞留监郡以抚吾民，遂以尚书仍知郡事。会贼北渡河，日修城浚濠为战守具。廷议发五省八卫军出戍外镇，月鲁不花疏愿留其兵护本郡，遂兼统黑军数千人及团结西山八十二寨民义军，势大张。贼再侵境，皆不利，遁去。升中奉大夫，锡上尊四、马百匹，僚佐增秩有差，别降宣敕俾赏有功者。召还为详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绘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鲁不花夙负民望，令入城招谕之，抵城，贼坚壁不出，民多窃出谒拜者。改大都路达鲁花赤。有执政以故中书令耶律楚材先茔地冒奏与蕃僧为业者，月鲁不花格之，卒弗与。转吏部尚书。会剧贼程思忠据永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伪降，事觉被擒，杀之，思忠壁守遂益坚。诏令月鲁不花招抚之，众悉难其行，月鲁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计祸福哉?本谷氤勤驮簦□艚愿衅□薨菽山怠?

还，迁翰林侍讲学士，俄复为大都路达鲁花赤。入见帝宣文阁，有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选尔抚吾民。尔毋峻威，毋弛法，或挟权以干汝于非法，其即以闻。”视事之初，帝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赐之酒。有权臣以免役事来谒，月鲁不花面斥曰：“圣训在耳，不敢违。”转资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陛辞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劳之，且赐以上尊、金币；皇太子亦书“成德诚明”四大字赐之。月鲁不花乃由海道趋绍兴，为政宽猛不颇。诏进阶一品为荣禄大夫。既而除浙西肃政廉访使。会张士诚据浙西，僭王号，度弗可与并处，谓侄同寿曰：“吾家世受国恩，恨不能刺贼以报国，矧乃与贼同处邪?绷钔□倬咧墼仄拮樱□□渖砟

竟裰校□我赞唤眨□炎撸□燎煸□Ｊ砍喜肯虏熘□□□蔡□锇儆嘧分敛芏鸾□□患岸□怠？

俄改山南道廉访使，浮海北而往，道阻，还抵铁山，遇倭贼船甚众，乃挟同舟人力战拒之，倭贼绐言投降，弗纳。于是贼即登舟攫月鲁不花，令拜伏，月鲁不花骂曰：“吾朝廷重臣，宁为贼拜邪？彼煊龊Ａ５庇龊κ保□饧遗□呛４躺笔自簟４巫邮嗝茉号泄倮习病⒅栋偌遗□吹校□嗨乐□Ｍ□鬯朗抡甙耸□嗳恕Ｊ挛牛□□⒃□笾倚□湔□茚咭骞Ｔ肌⒁□嗳俾淮蠓颉17.裳舻却π兄惺槭Σ秸抡□隆⑸现□□□种宜唷？

达礼麻识理

达礼麻识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开平。父曰阿剌不花，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赵国公，谥襄惠。达礼麻识理幼颖敏，从师授经史，过目辄领解。至正五年，经筵选充译史，益自砥砺于学，搢绅先生皆以远大期之。转补御史台译史，遂除御史台照磨。十五年，拜监察御史，出佥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未行，留为詹事院长史。俄迁工部员外郎，复留为长史。明年，除中议，寻升参议詹事院事。十七年，为太子家令。十八年，历秘书太监、吏部侍郎、御史台经历、中书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书，提调南北兵马司巡绰事。盗逼畿甸，人心大恐。达礼麻识理能镇之以静，民恃以为安。二十一年，由中书参议升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二十三年冬，迁上都留守，兼开平府尹，加荣禄大夫，分司土岭，东镇三州，以督转输。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书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来为留守。时孛罗帖木兒拥兵京师，而皇太子出居于外，达礼麻识理与塔世帖木兒皆以忠义许国，相与结人心以观时变。未几，改授塔世帖木兒为大司农。塔世帖木兒谓达礼麻识理曰：“我至京师则制于强臣，未易图也。”因留不行。适脱吉兒以孛罗帖木兒命屯兵盖里泊，托腹心于宗王也速也不坚，授以金印，俾驻上都之东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于瓦吉剌部落。达礼麻识理遇之有礼，善安辞去。孛罗帖木兒复调帖木兒、托忽速哥至上都，以守御为名，事益矛盾。达礼麻识理与之周旋，略无几微见于外，而密遣前宗正扎鲁忽赤月鲁帖木兒潜通音问于罕哈哈剌海行枢密知院益老答兒，请亟调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陈恭取兵兴州，访求在闲官吏之有才者，约束东西手八剌哈赤、虎贲司、纠集丁壮苗军，火铳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幡竿山下，扬言四方勤王之师皆至，帖木兒等大骇，一夕东走，其所将兵尽溃。由是达礼麻识理增修武备，城守益严。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宁，命立上都分省，达世帖木兒为平章政事，达礼麻识理为右丞，便宜行事，以固护根本。七月，秃坚帖木兒用孛罗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监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广备粮饩，远迓大军。达礼麻识理开陈大义，戮之于市，民情乃定。已而秃坚帖木兒帅铁甲马步军蔽野而至，呼声动天。达礼麻识理饬军士城守，申明逆顺之理以安人心，巡视城壁，昼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缒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调副留守秃鲁迷失海牙引兵由小东门出，与之大战卧龙冈，败之。未几，孛罗帖木兒伏诛，秃坚帖木兒皆奔溃，而上都以安。拜中书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调虎贲司，加光禄大夫，赐黄金系腰，仍命提调东西手八剌哈赤。既而上都分省罢，遥授中书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辞不允。明年，召为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诏至军中，宣明大义，籓将感悦。迁翰林学士承旨。秋，除知枢密院事、大抚军院事。初，大抚军院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尔麻、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计，专以备御扩廓帖木兒，既而政权不一，事务益乖，各复引去，而达礼麻识理之至，事且无可为者。

达礼麻识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鲁图孙也，夜梦太祖召见，语之曰："我以勤劳取天下，以传于妥欢帖睦尔。而爱猷识理达腊不克肖似，废坏我家法，苟不即收图，天命不可保矣。尔吾功臣之后，且诚实，故召汝语，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爱猷识理达腊。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则吾它有处之。达礼麻识理其人庶几识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将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见帝，具以梦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则达礼麻识理已无疾而卒矣。

列传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子铸附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钡壑仄溲裕□χ□笥遥□旌舫□脑晃嵬既龊侠锒□幻□□嵬既龊侠铮□枪□锍□兹艘病?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礻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

监国，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网，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为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彳侍。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又举镇海、粘合，均与之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以旧怨，尤疾之，谮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

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不较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蒲萄户，帝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残民以给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钡塾淘丿淳觯□□脑唬骸捌媲芍□ı□癫刂□遥□暂陀诖耍□艟∩敝□□□匏□瘛！钡廴恢□□□镏雇暄帐希□嘟晕鹞省丿北鼙□鱼暾叩冒偎氖□咄蛉恕３□挠智肭踩巳氤牵□罂鬃雍螅□梦迨□淮□镌□耄□嘞□庋苁ス□□兑粤置淼亍Ｃ□仗□＠窭稚□□罢倜□辶黑臁⑼跬蚯臁⒄灾□龋□怪笔途啪□□□捕□□Ｓ致蚀蟪甲铀铮□淳□庖澹□轮□卜酥□馈Ｖ帽嘈匏□谘嗑□14.□□□谄窖簦□墒俏闹涡搜伞?

时河南初破，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数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诏下，诸城皆降。甲午，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议将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从之。

丙申春，诸王大集，帝亲执觞赐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诸国及宋、高丽使者来朝，语多不实，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如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无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钞，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曰：“裂土

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税，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时工匠制造，糜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请皆考核之，以为定制。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价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覆，如戏小兒？国有大事，何以行焉?敝诮允□□5墼唬骸半匏湮□郏□□薰□僖□俊蹦宋卵砸晕恐□3□囊虺率蔽袷□撸□唬骸靶派头＃□□□郑□□郝唬□俟T迹□嫉钭睿□□撇睿□」そ常□衽┤＃□巛凉保□其钤恕＝郧杏谑蔽瘢□な┬兄□?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钡垡饽私狻?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17.跬⑮竦纫砸□话偎氖□蛄狡寺蛱煜驴嗡埃□□脑唬骸按颂袄□□剑□枭吓跋拢□□ι醮蟆！弊喟罩□3Ｔ唬骸靶艘焕□蝗绯□缓Γ□□皇虏蝗缡∫皇隆Ｈ紊幸园喑□□晕□狡蕉□□ч胖□拢□杂卸□邸：笾□呵凑撸□街□嵫灾□煌□病！钡鬯厥染疲□沼氪蟪己Ｔ□□□穆炮桑□惶

□□顺志撇厶□诮□唬骸扒□聊芨□铮□□腥绱耍□鑫逶嗪酰　钡畚颍□锝□荚唬骸叭瓴馨□□枪□□模□裼腥缥嵬既龊侠镎咭□俊鄙鸵越鸩□□方□既战□迫□佣□埂W愿□□□嗡案瘢□良孜缙胶幽希□暧性鱿郏□廖煨纾□我□鲋烈话僖皇□蛄健R胧钒蔡旌险撸□剖抡蚝＃□滓□露钾莺下□寺蚩嗡埃□衷鲋炼□俣□□蛄健3□募□P孚桑□辽□□憷鳎□杂胩榫恪5墼唬骸岸□□□芬□俊庇衷唬骸岸□□□傩湛抟□抗昧钍孕兄□！背□牧Σ荒苤梗□颂鞠⒃唬骸懊裰□□睿□□源耸家樱？

楚材尝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己，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惊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宫，帝为置酒，极欢而罢。

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行省刘敏从容言之，楚材曰：“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岁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笃，医言脉已绝。皇后不知所为，召楚材问之，对曰：“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囚系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顷，帝少苏，因入奏，请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医者候脉复生，适宣读赦书时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楚材进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後数日乃定。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焙蟛辉谩3□谋媛鄄灰眩□虼笊□唬骸袄铣际绿□妗⑻□谌□□嗄辏□薷河诠□□屎笠嗥衲芪拮锷背家玻　焙笏浜吨□□嘁韵瘸□裳□□罹吹□伞＜壮较奈逶拢□坝谖唬□晡迨□濉；屎蟀У浚□缭□鹾瘛：笥汹诔□恼撸□云湓谙辔蝗站茫□煜鹿备常□肴肫浼摇：竺□□悸槔镌□彩又□□冂偃钍□啵□肮沤袷榛□13.鹗□⒁盼氖□Ь怼Ⅴ了吃□辏□□□□橹埔

□磷粼斯T肌⑻□A⑸现□□□贩夤隳□酰□治恼□W宇纭⒅□?

铸字成仲，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楚材薨，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铸上言宜疏禁网，遂采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以进。戊午，宪宗征蜀，诏铸领侍卫骁果以从，屡出奇计，攻下城邑，赐以尚方金锁甲及内厩骢马。乙未，宪宗崩，阿里不哥叛，铸弃妻子，挺身自朔方来归，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见，赏赐优厚。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是年冬，诏将兵备御北边，后征兵扈从，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东。未几征还。初，清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悬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乐舞成，表上之，仍请赐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复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十年，迁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诏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复拜中书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纳职?⑼□喽□饺司勰蔽□妗12.涞□涣拧12.暗匙锴舭16.锷常□彀彰猓□悦黄浼谊咧□耄□憔由胶蟆6□□□曜洌□炅□□濉W邮□蝗耍合U鳎□2□□A粒□？恚□K兀□9蹋□V埽□9猓□R莼炊□□渴梗□嗍□涿□V了吃□辏□□浦冶5滦□ψ糁喂T肌⑻□A15.□□峭□□尽⑸现□□④材□酰□治闹摇?

○粘合重山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知金将亡，遂委质焉。太祖赐畜马四百匹，使为宿卫官必阇赤。从平诸国有功。围凉州，执大旗指麾六军，手中流矢，不动。已而为侍从官，数得侍宴内廷。因谏曰：“臣闻天子以天下为忧，忧之未有不治，忘忧未有能治者也。置酒为乐，此忘忧之术也。”帝深嘉纳之。立中书省，以重山有积勋，授左丞相。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从伐宋，诏军前行中书省事，许以便宜。师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风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余万，取定城、天长二邑，不诛一人。复入中书视事，赐中厩马十匹、贯珠袍一。卒，赠太尉，封魏国公，谥忠武。

十年，诏其子江淮安抚使南合，嗣行军前中书省事。时大将察罕围寿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独守将耳，其民何罪？”由是获免。初，世祖伐宋军于汴，南合进曰：“李璮承国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诈，叛无日矣。”帝亦患之。中统元年，两迁宣抚使。明年，授中书右丞、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事。三年，迁秦蜀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其年李璮反益都，帝使谕南合曰：“卿言犹在耳，璮果反矣。卿

宜谨守西鄙。”对曰：“臣谨受诏，不敢以西鄙为陛下忧。”明年，授中书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国公，谥宣昭。子博温察兒，知河中府。

○杨惟中

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宣暢国威，敷布政条，俾皆籍户口属吏，乃归，帝于是有大用意。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拜中书令，太宗崩，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任天下。

定宗即位，平阳道断事官斜彻横恣不法，诏惟中宣慰，惟中按诛之。金亡，其将武仙溃于邓州，余党散入太原、真定间，据大明川，用金开兴年号，众至数万，剽掠数千里，诏会诸道兵讨之，不克。惟中仗节开谕，降其渠帅，余党悉平。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乃立河南道经略司于汴梁，奏惟中等为使，俾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初，灭金时，以监河桥万户刘福为河南道总管，福贪鄙残酷，虐害遗民二十余年。惟中至，召福听约束，福称疾不至，惟中设大梃于坐，复召之，使谓福曰：“汝不奉命，吾以军法从事。”福不得已，以数千人拥卫见惟中，惟中即握大梃击仆之。数日福死，河南大治。迁陕右四川宣抚使。时诸军帅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杀人之夫而夺其妻，惟中戮之以徇，关中肃然。语人曰：“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贼害良民，无所控告，虽欲不去，可乎?彼昙何矗□雷孀芡扯□Γ□辔┳形□□淳└□媳甭沸□□梗□陆ㄐ刑ǎ□韵绕粜校□□级餍牛□晒拧10.壕□钏P(8)□谥啤Ｊ□梗□溆诓讨荩□晡迨□濉Ｖ型扯□辏□汾衷恢宜喙□?

列传第三十四

○张柔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世力农。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金贞祐间，河北盗起，柔聚族党保西山东流寨，选壮士，结队伍以自卫，盗不敢犯。郡人张信假柔声势，纳流人女为妻，柔鞭信百而还其女。信憾之，谋结党害柔。未几，信有罪当诛，柔救之得免，于是骁勇之士，多慕义从之。中都经略使苗道润承制授柔定兴令，累迁清州防御使。道润表其才，加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继而道润为其副贾瑀所杀，瑀遣使以好辞来告曰：“吾得除道润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杀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戏耶?彼煲葡□廊蟛壳□□嵋字菥□写ǎ□闹谖□□闯穑□诮愿衅□ J 实廊篦庀潞尾□榈玫廊笏□褰鸹 7. □韵祝□蛲迫嵝芯□允故隆 J 挛牛□渔羝锝□□⒅卸剂羰兀□娲笮烁□□ ⒈ 韭肪□允梗□性□□隆?

戊寅，国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太祖还其旧职，得以便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攻破贾瑀于孔山，诛瑀，剖其心祭道润。瑀党郭收亦降，尽有其众，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柔以兵数百出奇迎战，大破之。乘胜攻完州，下之，获州佐甄全。全慷慨就戮，柔义而释之，且升为守，使将部曲以从。己卯，仙复来攻，败走之，进拔郎山、祁州、曲阳，诸城寨闻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围之，与仙将葛铁仓战于新乐。流矢中柔颔，折其二齿，拔矢以战，斩首数千级，擒藁城令刘成，遂拔中山。仙复会兵攻满城，柔登城拒战，复为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张柔矣?比岵晃□□□□磐徽剑□园茏摺 B 缘刂凉某牵□テ锶氤牵□饕曰龈 # □撬旖怠 S 职芟捎谄钪荩□□ド钤蟆20.□□□财剑□酥□ 7 智脖鸾□八缕郊□⑥怀恰⑽藜□□锍侵钕兀□俚厍B嗬铩 S 墒巧睢12.揭员保□娑 T 远□□□喑牵□瞪椒床嗦箖骸⒁袄甑日□□嗉探蹈健 R 辉轮□洌□胂捎稣叻彩□衅撸□空介□ぁ 7 较捉萦谛性谒□□写涡□拢□□字菥□眩□鹌涫芈□ζ拮樱□菸魃铰硗氛□ H 嵛胖□□雌□⒅鼗梗□銎婕破破湔□□□锱颜撸□槠淦拮印 < 尤俾淮蠓颉10.颖倍□鞯嚷范荚□B□虐味悸常□霉偈簦□□壳厶谟胁睢?

燕帅孱赤台数凌柔，柔不为下，乃谮柔于中都行台曰：“张柔骁勇无敌，向被执而降，今委以兵柄，战胜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图，后必

难制。常欲杀我，我不敢南也。”行台召柔，幽之土室，孱赤台施帐寝其上，环以甲骑，明日将杀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经略使固安王子昌，善战知名，与信安张进连兵，阻水为固，远近惮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径渡，生擒以还。

乙酉，真定武仙杀其帅史天倪，其弟天泽使来求援。柔遣骁将乔惟忠等率千余骑赴之，与仙战，败之。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徇齐鲁；聂福坚略青、魏、山东。玺书授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丙戌，遣将以兵从国王孛鲁，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镇保州。保自兵火之余，荒废者十五年，盗出没其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

壬辰，从睿宗伐金，语其众曰：“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汴京，柔军于城西北，金兵屡出拒战。柔单骑陷阵，出入数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黄陵冈渡河，次沤麻冈，欲取卫州，柔以兵合击，金主败走睢阳。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督鹗德肌凡19.馗□际椋环们箨鹊录把嗾怨首迨□嗉遥□浪捅惫椤K煳ь⊙簦□鹬髯呷昴稀H昴鲜巡裉段□瑁□崴蚊乡钜员□咐椿幔□罹銎淠希□端□浴＝鹑司澹□裟厦徘笏勒剑□嵋圆阶涠□□嗤黄湔螅□倌舾＜嵯鹊牵□芏□R怨椤S智舱判啪萜淠谮颍□罹□虢□□鹬髯陨薄H昴霞绕疲□铝钔莱牵□恍∩8渴□艘源□□蝗嗣捕酪欤□嵛手□□丛□躔室玻□馄涓浚□隼裰□H氤□□□诶□□湔焦Γ□嘀钏□希□徒鸹7.□□□□裢蚧A?

乙未，从皇子阔出拔枣阳，继从大帅太赤攻徐、邳。丁酉，诏屯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关，柔欲率所部径往，或言关甚险，宋必设伏，不若与大军俱进。不听，与二十骑直前据关，方解甲而食。宋兵出两山间，围数重，骑皆失色，柔单骑驰突溃围。大军继至，遂达曹武，悉下缘山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营山下。柔率众出略地他处，宋兵乘虚来袭，柔还，与之遇，自旦至暮，凡十余战，大败宋师，斩其将校十有三人。遂会诸军取光州，又进趣黄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战舰，沿江接战，壁于黄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侦伺我隙者也，夜必袭吾不备。”乃分军为三以待之。二鼓时，宋师果至，柔遮击之，俘数百人，溺死者不可计。攻其东门，矢石雨注，军少却。柔率死士十余，奋戈大呼，所向仆踣，执俘而还。宋师惧，请和，乃还军。

大帅察罕攻滁州，柔以二百骑往。时卢、泗、盱眙、安丰间，宋屯戍相望，斥候甚严，或劝柔勿行，不听，且战且前，凡二十余战。比至

滁，察罕以滁久不拔，欲解去，柔请决战，从之。既阵，宋骁将出挑战，柔佯却，宋将骄，柔驰及之，槁击坠地，宋将执柔辔曳入其阵，飞石中柔鼻，两军哄，柔得还，裹疮复战。夜遣巩彦晖劫其营，焚城东南隅，柔率锐卒五十七人先登，拔之。己亥，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皆属焉。

庚子，诏柔等八万户伐宋。辛丑，升保州为顺天府，赐御衣数袭、名马二、尚厩马百。柔率师自五河口济淮，略和州诸城，师还，分遣部下将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总诸军镇杞。初，河决于汴，西南入陈留，分而为三，杞居其中氵单。宋兵恃舟楫之利，驻亳、泗，犯汴、洛，以扰河南。柔乃即故杞之东西中三山夹河，顺杀水势，筑连城，结浮梁，为进战退耕之计，敌不敢至。会诸军攻破寿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又败宋师于泗州，还杞上。帐下吏夹谷显祖得罪亡走，上变诬柔，执柔以北。大臣多以阖门保柔者，卒辨其诬，显祖伏诛。

辛亥，宪宗即位，换授金虎符，仍军民万户。甲寅，移镇亳州。环亳皆水，非舟楫不达，柔甃城壁为桥梁属汴堤，以通商贾之利；复建孔子庙，设校官弟子员。入奏，帝悦，赐衣一袭、翎根甲一、金符九、银符十九，颁将校之有功者。

己未，分裨将张果、王仲仁从宪宗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兒攻荆山；柔从世祖攻鄂。世祖由大胜关，柔由虎头关，与宋兵遇于沙窝，柔子弘彦击破之，进与守关兵战，败之。世祖自阳罗渡江，促柔会兵攻鄂，百余日不能下。世祖谕之曰："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屡破之。会宪宗凶问至，宋亦行成，世祖北还，命柔统领蒙古、汉军，以俟后命，城白鹿矶，为久驻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诏班师。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诏柔入卫，至庐朐河，有诏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卫京师，以子弘庆为质。二年，以《金实录》献诸朝，且请致仕，封安肃公，命第八子弘略袭职。至元三年，加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进封蔡国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谥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谥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略、弘范最显，弘范自有传。

弘略字仲杰，柔第八子也。有谋略，通经史，善骑射。尝从柔镇杞

徙亳。岁乙卯，入朝宪宗，授金符，权顺天万户。从征蜀，以其幼，赐锦衣，令还镇。柔既致仕，授弘略金虎符、顺天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仍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亳者。中统三年，李璮反，求救于宋将夏贵。贵自蕲乘虚北夺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杀守将。弘略率战船遏之于涡口，贵退保蕲，弘略发亳军攻之，水陆并进。宋兵素惮亳军，焚城宵遁，追杀殆尽，获军资不可计，尽复所失地。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璮叛逆，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弘略兵职，宿卫京师，赐只孙冠服，以从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领宿卫亲军、仪鸾等局。十三年，城成，赐内帑金扣、玳瑁卮，授中奉大夫、淮东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广王昺据闽、广，时东海县储粟数万，行省檄弘略将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运粟入淮安。弘略顾民舟，有能载粟十石者与一石，人争趋之，一月而毕。十六年，迁江西宣慰使。会饶州盗起，犯都昌。弘略以为，饶虽属江东，与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灭，则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捣其巢穴，生缚贼酋，磔于市，余党溃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为平民，余无所问。"顷之，以疾归亳。有谗贵臣子在江南买田宅乐而忘归者，词引弘略。或谓弘略曰："公但居亳，未尝在江南，入见宜自明。"弘略曰："明之，则言者获谴矣，吾宁称疾家居。"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辄出金赎之。甲子，岁大侵，发粟八万石赈饥者，士皆争附之。祖成珪，倜傥有父风。遭乱，盗贼四起，乃悉散其家财，唯存廪粟而已。父秉直，读书尚气义。癸酉，太师、国王木华黎统兵南伐，所向残破，秉直聚族谋曰："方今国家丧乱，吾家百口，何以自保?奔榷□□嫡呓缘妹猓□寺世镏欣现墒□□耍□桎弥菥□沤怠Ｄ净□栌□帽□保□□贝嵌□銎渥樱□艘蕴炷呶□蚧Ｂ□□□□惫芰旖等思沂簦□桶灾荨１□鞭匝□蟹剑□督□哦□秸呤□嗤蚣摇Ｑ扒囚□□保□等说兰iii□□钡盟□团Ｑ颍□し质持□□嗨□□睢＜仔纾□幽净□韫ケ本□Ｒ液ィ□本┘担□净□璩兄埔晕谝皤何□本┣范荚□Ｂ□□毙猩惺榱□渴拢□骼♀茫□□形闯

7.□□8□□□岳闲皇拢□橄缋铩W洌□昶呤□弧H□樱撼ぬ炷撸□翁彀玻□翁煸蟆L煸笞杂写□?

天倪始生之夕，白气贯庭。成童，姿貌魁杰。有道士见而异之曰：“封侯相也。”及长，好学，日诵千言。大安末，举进士不第，乃叹曰：“大丈夫立身，独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鸡夜鸣，拥百万之众，功名可唾手取也。”木华黎见而奇之。既以万户统诸降卒，从木华黎略地三关已南，至于东海，所过城邑皆下。因进言于木华黎曰：“金弃幽燕，迁都于汴，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宁以挖其喉襟，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木华黎善之。

先，伦卒时，河朔诸郡结清乐社四十余，社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是，天倪选其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天祥为先锋，所向无敌。分兵略三河、蓟州，诸寨望风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陈皆奇谋至计，大称旨，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从木华黎攻高州，又从攻北京，皆不战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奉诏南征，围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进兵真定，所属部邑无不款附。而真定帅武仙，固守不下，遂移军围大名。众谓城坚不可击，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劲卒屡上屡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会木华黎兵于燕南，清州监军王守约、平州推官合达，俱以城叛，连谋越海归金，天倪追袭至乐安，合达以益都行省忙古兵来拒，败之，杀守约，擒忙古，斩首万级。丁丑，徇山东诸郡，部卒有杀民豕者，立斩以徇，军中肃然；远近响应，知中山李明、赵州李瑀、邢州武贵、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张立等，望风皆下。己卯，从木华黎徇河东，至绛州，其团楼甃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虚，楼陷，遂拔之。木华黎喜，赏以绣衣、金鞍、名马。庚辰，还军真定，武仙降。木华黎承制以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于木华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蓖踉唬骸吧啤！毕铝睿焊矣胸饴舱撸□跃□ù邮隆?

辛巳，金怀州元帅王荣、潞州元帅裴守谦、泽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济南水寨，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关，不浃旬，定四十余寨。兵至河卫，喜曰：“河卫者，夷门之限也。河卫既破，则夷门不能守矣。”严实以兵来会，请自攻河卫，天倪曰：“合达、蒲瓦，亦勍敌也。”实曰：“易与耳，保为公破之。”明日，实与蒲瓦兵遇于南门，合达兵自北奄至，实兵败，竟为所执。天倪曰：“合达以实归汴，必以今夕。”急命冯存、杜必贵率壮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缚实过延

津，遇存等，与战，败之，实得脱归，必贵战死。未几，帝命天倪回军真定。甲申夏，大名总管彭义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战于恩州，义斌败，入保大名。乙酉，师还，闻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以叛，天倪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仙怒，谋作乱，乃设宴邀天倪。有知其谋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从，遂为仙所杀。

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观武仙之辞气，终不为我用，宜备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负，天必不容，愿无虑。"秉直乃携其孙楫、权还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识。先是，天倪击鞠夜归，有大星陨马前，有声，心恶之，果及祸。天倪死时，年三十九。妻程氏，闻乱，恐污于贼，乃自杀。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于难，惟楫、权在。

楫字大济。岁己亥，知中山府事。寻迁征南行军万户翼经略，徇地蕲、黄，善抚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泽引楫入见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时，二子尚幼，臣受诏摄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职授之。"帝嘉叹曰："今之争官者多，让官者少，卿此举殊可嘉尚。朕自有官与之。"即以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佩金虎符。辛亥，朝廷始征包银，楫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诏从之，著为令。各道以楮币相贸易，不得出境，二三岁辄一易，钞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请立银钞相权法，人以为便。或请运盐按籍计口，给民以食，楫争其不可，曰："盐铁从民贸易，何可若差税例配之。"议遂寝。元氏民有诉府僚于达官者，质之无实，将抵之死，楫力为营解。达官曰："是人陷汝辈死地，而反救之，何耶？"楫曰："诛之固足以惩后，未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岂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极刑。"乃杖而遣之。中统元年，授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真定表山带河，连属三十余城，生杀进退，咸倚专决。楫谨身率先，明政化，信赏罚，任贤良，汰贪墨，恤茕独，民咸德之。所举州县佐史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名。会天泽言："兵民之柄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楫即日解绶归。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军总管；煇，知孟州；燧，同知东昌府事；煊，潼关提举；炀，佥广西按察司事。

权字伯衡，勇而有谋。初，以权万户从天泽南征。岁壬子，天泽以万户改河南经略使，乃以权代其任。甲寅，屯军邓州，败宋将高达于樊城。己未，世祖自将伐宋，权出迎于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宪宗崩，世祖北还，乃命权总兵镇江北岸之武矶山。中统元年，降诏奖谕，赐金虎符，授真定河间滨棣邢洺卫辉等州路并木烈糺军兼屯田州城民户沿边镇守诸军总管万户；其所属千户、万户，悉听号令。至元六年，召

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籓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帝善其计。七年，宋兵侵边，权引兵趋荆子口，大破之，帝赐白金五百两，权悉以分劳士卒。宋将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夺江面，权进攻，破之，帝赐以衣币、弓矢、鞍勒。既而转粮于随，贵复引兵扼我前路，权战破之，赐白金七百两。制授河南等路宣抚使，未上，赐金虎符，充江汉大都督，总制军马，总管屯田万户。会天泽言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权镇国上将军、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徙东平，又徙河间。卒。

枢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岁癸酉，从秉直降。太师木华黎以其兄天倪为万户，而质天安军中。丁丑，从讨锦州叛人张致，平之。己卯，从略地关右，生擒鄜州骁将张资禄号张铁枪者。乙酉，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安率众来会天泽，并力攻仙，败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抚治真定。庚寅，宋聚兵邢之西山，声言为仙援，遣其徒赵和行间城中，诬倅副李甲、刘清尝输款为内应。守将械两人送府，大帅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诈，请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斩和以徇。壬辰，从伐金。师还，讨剧盗梁满、苏杰等，悉平之。甲午，宣权真定等路万户，赐金符。丙午，入觐，赐黄金五十两、白狐裘一、牝马百。乙卯卒。

枢年二十余，以勋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甲寅，初籍新军，天泽以长兄二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奏枢为征行万户，配以真定、彰德、卫州、怀孟新军，戍唐、邓。乙卯，败宋舟师于汉水之鸳鸯滩，赐金虎符。戊午，宪宗伐宋，入自蜀，从天泽诣行在，朝帝于大散关。帝劳之曰：“卿久镇东方，兹复远来，勤亦至矣。”枢对曰：“臣之祖、父，受国厚恩，今陛下亲御六师，暴露万里之外，臣独不能出死力，以报万分之一邪?钡圩称溲裕□□□胺妗K瘟13.V荩□戎斡诳嘀裱拢□白杈□B□钍□俪撸□严斩□槐福□凼故嗾熘□J嗦式∽涫□□□亩□拢□闷渌□灾率Yσ晕牛□廴な嗉比≈□□稳司澹□私怠R砣眨□笱纾□酃嘶屎螅□□□嗑疲□亿托赂角□r唬骸拔夜□易钥□匆岳矗□从谢屎蟠统枷戮普撸□匾允喔缸邮荔浦艺辏□食枰允饫瘛S心芫〈崾鹿□撸□褚嗳缰□！奔何矗□犹煸蠡靼芩谓□牢牡掠诩瘟杲□□分林厍於□梗□突平鹞迨□健□捉鸲□倭健13.跻黄ァJ雷婕次唬□拇徒鸹7.□V型扯□辏□犹煸箪杓荼闭鳌H□辏□瞽f叛据济南，复从天泽往讨之。城西南有大涧，亘历山，枢一军独当其险，夹涧而城，竖木栅于涧中。淫雨暴涨，木栅尽坏，枢曰：“贼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苇炬数百置城上。逮三鼓，贼果至，飞炬掷之，风怒火烈，弓

弩齐发，贼众大溃，自相蹂躏，死者不可胜计。未几，瑄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围开、达诸州，以枢为左壁总帅，佩虎符，凡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等军悉统之，宋兵闻之，解去。六年，高丽人金通精据珍岛以叛，讨之，岁余不下。七年，进枢昭勇大将军、凤州经略使。枢至，谓诸将佐曰："贼势方张，未易力胜，况炎暑海气蒸郁，弓力驰弱，猝不可用。宜分军为三，多张旗帜以疑之。吾与诸君潜师捣其巢穴，破之必矣。"与战，大破之，其地悉平。十二年，复以万户从丞相伯颜伐宋，赐锦衣一、宝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马十二匹，仍给天泽帐下士十人以从。宋平，署安吉州安抚使。时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险阻自保，枢以威信招怀之，复业为民者以千万计。十四年，移疾还。十九年，起为东京路总管，辞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治济南，后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焕，昭勇大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煇，奉训大夫、秘书少监。

○史天祥

史天祥，父怀德，尚书秉直之弟也。岁癸酉，太师、国王木华黎从太祖伐金，天祥随秉直迎降于涿。木华黎命怀德就领其黑军隶帐下，署天祥都镇抚，选降卒长身武勇者二百人，使领之。招徕丁壮，得众万余，从取霸州、文安、大城、沧滨、长山等二十余城，东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诏赐以银符。从大军攻燕，不克。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众、龙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宁固守不下。天祥获金将完颜胡速，木华黎欲杀之，天祥曰："杀一人无损于敌，适驱天下之人为吾敌也。且其降时尝许以不死，今杀之，无以取信于后，不若从而用之。"乃以为千户。复合众攻其城，怀德先登，擒其二将，为流矢所中，殁于军。乃以所统黑军命天祥领之。

天祥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与大帅乌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银答忽、同知乌古伦。进攻北京傍近诸寨，磨云山王都统首诣军门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统不剌，释其缚，仍晓以大义，不剌感泣，愿效死。天祥察其诚，许与王都统往说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将旧卒，付空名告身，使谕楼子崖等二十余寨，悉降，得老幼数万、胜兵八千。西乾河答鲁、五指山杨赵奴独固守不下，天祥击之，大小百余战，赵奴死，答鲁败走，得户二万。授西山总帅兵马。兴州节度使赵守玉反，天祥与乌野兒分道讨平之。答鲁复聚众攻龙山，以槊刺乌野兒中胸，随堕马，天祥驰救得免，复整阵出战，大败之，斩首八千级，答鲁战死。进克中兴府。张致盗据锦州，从木华黎讨平之。会契丹汉军擒关

肃，复利州，杀刘禄于银治，斩首五十级，尖山、香炉、红螺、塔山、大虫、骆驼、团崖诸寨悉平，虏生口万余，得锦州旧将杜节，并黑军五百人，即命统之。

丙子春，觐太祖于鱼兒泺，赐金符，授提控元帅。拔盖、金、苏、复等州，获金完颜奴、耶律神都马，迁镇国上将军、利州节度使、所部降民都总官、监军兵马元帅。丁丑夏，山贼祁和尚据武平，讨平之。缚金将巢元帅。又灭重兒盗众万人于兴州之车河。己卯，权兵马都元帅，蒙古、汉军、黑军并听节制。下河东、平阳、河中、岢岚、绛、石、隰、吉、廓等八十余城。庚辰，至真定，木华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请曰：“攻之恐戮及无辜，不如先往谕之。苟其不从，加兵未晚。”木华黎许之。天祥往见守将武仙，谕以祸福，仙悟，乃降。吾也而请留天祥守真定，木华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离左右乎？吾将别处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以天祥为左副都元帅，余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遥水山下。仙兄贵以万人壁于山上，负固不下，天祥携完颜胡速及黑军百人，由鸟道扳援而上，尽掩捕之。仙惊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彼煜滦稀4.拧⑾嗳□荨4诱交屏□裕□频ァ⑹ぁ□既□荨D净□栉Φ□剑□貌幌拢□□嵋捕□痪×Γ□□终吨□□煜榍氪□ァD净□柘玻□镀ぜ滓唬□钟爰禾□□1.恢□w檎讲灰眩□净□枋谷酥怪□唬骸岸□□咭樱□松傩荨！备匆越鸢懊□碛胫□P了龋□尤::绲隆⑧～、坊等五十余城。壬午，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谏而止，获壮士五千人。

癸未春，还军河中，木华黎上其功，赐金虎符，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总十二万户，镇河中，冬，徇西夏，破贺兰山，还，遇贼，射伤额，出血，目为之昏。甲申，归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庚寅，朝太宗于卢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强之从行，转漕河上，给饷诸军。壬辰，命天祥领汴京百工数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帅府事，赐锦衣一袭。初，天祥夜中流矢，镞入颊骨，不能出，至是，金疮再发，镞自口出。睿宗闻而闵之，授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兼领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府事。宪宗即位，俾仍旧职。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天祥幼有大志，长身骈胁，力绝人，性不嗜酒，喜稼穑，好施予。乙未括户，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晚虽丧明，忧国爱民之心，未尝忘也。

子彬，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槐，袭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

列传第三十五

○董俊子文蔚 文用 文直 文忠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金贞祐间，边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为将。众莫能弓，独俊一发破的，遂将所募兵迎敌。岁乙亥，国王木华黎帅兵南下，俊遂降。己卯，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将武仙据真定，定武诸城皆应仙。俊率众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定武诸城复去仙来附。庚辰春，金大发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应之。俊军时屯曲阳，仙锐气来战，败之黄山下，仙脱走。献捷于木华黎，由是仙以穷降。木华黎承制授俊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俊尝谒木华黎曰：“武仙黠不可测，终不为我用，请备之。”木华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帅。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号其众为匡国军，事一委? R矣希□晒□倍荚□□诽炷撸□菡娑Ｔ耘眩□钥ほ亟晕□墒亍？√峁戮□臃床嗉洌□绞坎宦□□耍□苁赜腊病Ｏ晒ブ□谀辏□匏□□□俗茶□搴碳冢□『粲镏□唬骸叭暧□妹瘢□□嶂□常□薜涝舨晃□病！毕刹讯□ィ□〕霰□诨髦□□砂茏摺＞弥□□「匆谷胝娑ǎ□勺咚溃□四墒诽炷叩芴煸笪□ＡＨ沙剑□嶂罹□c辍Ｃ髂辏□鹬髌□瓯脊榈拢□肺e□＝鸨□钩觯□≈罹□谒□□×φ剿姥桑□蹦晁氖□邪恕?

俊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岁时庙祭，非疾病，跪拜必尽礼。子虽孩乳，亦使之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礼宜如是。”待族亲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克汴时，以侍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屡诫诸子曰：“吾一农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义事人，仅立门户。深愿汝曹力田读书，勿求非望，为吾累也。”俊忠实自许，不为夷险少移，临阵勇气慑众，立矢石间，怡然若无事，虽中伤亦不为动。每慕马援为人，曰：“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故战必持矛先士卒，或谏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敌在前，不死，乃趋安脱危乎?毕仁牵□熳铀辏□□谛性冢□罱□谆Ɔ冢□髟鍪□□□□羟肴缰冢□≡唬骸懊袷瞪俣□垡允□啵□□丈闲枨笪抻Γ□刂亓惨猿忻□□俏叶览□□□袢绽6病！毙性□Ц□保□衲凶尤□儆嗳似谌兆髀遥□戮酰□酒淝□□□嗖⑹椭□Ⅰ睢12.郊溲□嘶笾冢□嘉□还欤□□□呤□蛉耍□兴疽榈弊澹□×η胫髡撸□□锸锥瘛Ｓ腊步诙仁沽醭膳呀滴湎捎谕□荩□∠铝钤唬骸澳嬲咭蝗耍□嗄苋ツ妫□粗乙迨浚□肫浼也疲□宰喙僦□！敝诠□コ山怠Ｎ种菝裾□焯ㄎ□粒□绕平抵□□□□□渥优□□□又□□≡唬骸俺墙刀□□浼遥□收卟晃□病！敝谝宀蝗　Ｄ险魇保□硕喙榭≡肝□□撸□热□浼遥□橄ぷ菸□瘛

Ａ诰橙擞斜宦勇粽撸□嘤胫笔昊怪□Ｆ涮煨灾□览嗳绱恕？Σ鞫群朐叮□普蕉□煌□保□嗜死治□□谩４笮“僬剑□薏豢私荨Ｎ□□砻鳎□□松浦翁锫□□卣儆牖队铮□卸枵撸□蚺□Ｖ□□势洳客晔担□裎┘制淙Ｈ病Ｔ□丛诵ЫⅠ诠Ｔ肌⑻□怠15.□□峭□□尽⑸现□□□馐俟□□□种伊摇＜釉□浦荫丛诵ЫⅠ诠Ｔ肌⑻□怠15.□□峭□□尽⑸现□□□姆庹怨□□Ｗ游谋□⑽奈怠⑽挠谩⑽闹薄⑽闹遥□谋□杂写□？

文蔚字彦华，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戏，立志勤苦，读书忘倦。及长，善骑射，膂力绝人。事母至孝，接人谦恭，凡所与交，贵贱长幼，待之无异；至于一揖，必正容端礼，俯首几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难能。兄文炳为藁城令，厉精于政，家务悉委之，凡供给祭祀宾客之事，无不尽心。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马衣甲，自为一队，与众军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还驻六盘山。文炳以文蔚孝谨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符以让，帝嘉赏之，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南镇邓州，与荆、襄接境，沿边城壁未筑。是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毗阳；丙辰，筑枣阳。文蔚悉总之，治板干，具畚锸，储糇粮，运木石，程其工力，时其饥饱，药其疾？＜□匆壅撸□Ｒ陨蒲愿ｅ□□ナ峦□汀Ｖ谙谈性唬骸八□□煲郏□薰娕□瑁□恍衾Э唷＝穸□畲然萑舸耍□也馨踩谈褐□ 备骶×Ｔ芍□？

丁巳，攻襄，樊城南据汉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领兵士，于湖水狭隘之处，伐木拔根，立于水，实以薪草为桥梁，顷之即成。至晓，师悉渡，围已合，城中大惊异之。文蔚复统拔都军以当前行，夺其外城，论功居最。己未，宪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诏，将邓之选兵西上，由褒斜历剑阁，而剑、阆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于山。师行大获、云顶、长宁、苦竹诸寨，长驱而前。至钓鱼山，崖壁巉峭，惟一径可登，恃险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历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顷之，兵士被伤，乃还。帝亲见之，加以赏赉。中统二年，世祖置武卫军，文蔚以邓兵入为千户。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璮反，据济南，文蔚以麾下军围其南面，春秋力战，城破，璮诛，奏功还。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弟文忠，时为枢密佥院，乞护丧南还，帝甚悯之。泰定中，赠明威将军、佥右卫使司事、上骑都尉、陇西郡伯。

文用字彦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岁，父死，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Ｊ币哉娑歹怀欠钭□ヌ□筇楞澹□□纾□□竺□褚刂凶拥芾瓷希□挠檬即游谋□颂□笥诤土殖恰Ｊ雷嬖谇被Ｏ，命文用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

大理。文用与弟文忠从军，督粮械，赞军务。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也。又命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于四方。己未，伐宋，文用发沿边蒙古、汉人诸军，理军需。将攻鄂州，宋贾似道、吕文德将兵来拒，水陆军容甚盛。九月，世祖临江阅战，文炳求先进战，文用与文忠固请偕行，世祖亲料甲胄，择大舰授之，大破宋师。

世祖即位，建元中统。文用持诏宣谕边郡，且择诸军充侍卫，七月还朝。中书左丞张文谦宣抚大名等路，奏文用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三年，李璮叛据济南，从元帅阔阔带统兵诛之，山东平。阿术奉诏伐宋，召文用为其属，文用辞曰：“新制，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我不当行。”阿术曰：“潜邸旧臣，不得引此为说。”文用谢病不行。

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乃为书置通衢谕之，民乃安。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时诸王只必铁木兒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史，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戚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弊允勤诓恍卸□「□缕牧i 6 □辏□胱嗑□允乱嘶梗□陨现夹兄□□行怂於ā?

八年，立司农司，授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山东自更叛乱，野多旷土，文用巡行劝励，无问幽僻。入登州境，见其垦辟有方，以郡守移剌某为能，作诗表异之。于是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奏文用为工部侍郎，代纥石里。纥石里，阿合马私人也。其徒既谗间安童罢相，即使鹰监奏曰：“自纥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给鹰食，鹰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见。帝望见曰：“董文用乃为尔治鹰食者耶?敝貌晃剩□鹆钊「□兴尽Ｊ□□辏□鑫挠梦□阑月纷芄埽□褰鸹7.□？さ背逡□□裎□□呤□□牛□嘟缘卜跗恫。□豢傲σ邸；岢醯媒□希□技□13.鹩瘛2.撇□□耍□找共痪□诘溃□□朗渫欤□找凼□X颉Ｎ挠糜侵□唬骸拔崦癖滓樱□□种胤粮□鳎□□豢伞！蹦舜幼

□酥髡哐裕骸爸菹乩糇洌□阋员赣茫□槐刂胤澄崦褚病！敝髡咴唬骸叭暄猿先唬□蛞挥胁挥荩□蜃锝□□椋 蔽挠眉词质榫吖傩彰□Ｈ沃□Ｃ竦靡允备□□□耸乱嗖环稀Ｖ羁ぴ私□此谟诰┤Γ□赖痹耸□逋蚴□□挠迷唬骸懊窦□梢壅呶藜福□医□捶缢□□鄄荒芤允敝粒□□任□诨幔□俏丛硕□褚牙б印！蹦思□钥ねＴ椋□□渲梅ǎ□窳σ允妗Ｊ□哪辏□桡赇钏狙允隆Ｊ输钏疽橥Ｐ咚□倍□狭饔□右员沅钫撸□挠迷唬骸拔牢□ぃ□刈钕拢□笥晔毙校□咚□□绯霭偈□锛洌挥旮□酰□□坏么镉诤樱□唇□□拔溃□裼忠□□估矗□裎┤尬溃□□薮竺□ ３．ぢ□印！被岢□⑶彩瓜嗟匦危□涎裕骸拔乐莩侵懈丄雷罡哒撸□庞肭咚□剑□撇豢煽□病！笔滤烨蕖？

十六年，受代归田里，茅茨数椽，仅避风雨，读书赋诗，怡然燕居。裕宗在东宫，数为台臣言：“董文用勋旧忠良，何以不见用？”十八年，台臣奏起文用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自是朝廷有大议，未尝不与闻。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专肆而忌廉察官，建议行台隶行省，状上，集朝臣议之。文用议曰：“不可。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今虚名仅存，纪纲犹不振，一旦摧抑之，则风采ＯＢ然，无可复望者矣。昔阿合马用事时，商贾贱役，皆行贿入官，及事败，欲尽去其人，廷议以为不可，使阿合马售私恩，而朝廷骤敛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后吏有所惮，民有所赴诉。则是按察司者，国家当饬励之，不可摧抑也。”悉从文用议。

转礼部尚书，迁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以货利得幸权要，为贵官，阴结贪刻之党，以锱铢掊克为功，乃建议曰：“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诏下会议，人无敢言者。文用阳问曰：“此钱取于右丞之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则不敢知；若取诸民，则有说矣。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笔廊俨荒芏浴Ｘ□喟餐□阶□性唬骸岸□惺檎娌恍槭迟郝徽摺！币檎叱觯□孕晃挠迷唬骸熬□砸谎哉劬哿仓□级□癜畋荆□嫒嗜酥□栽眨 笔廊倬挂允堑米铩？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文用力辞。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钱谷细务也，卿当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长官者，素贵多傲，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是非可否，无所迁就，虽数忤之，不顾也。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宫者，有司奉行甚急，

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犹欲并建大寺。文用谓其人曰：“非时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长官者曰：“参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岂上意耶?逼淙艘饩冢□焐钥砥淦凇6□□□辏□□13.□帽□6□□髁惨婕保□兴敬笪□槔□N挠们肴胱嗍拢□舐匝裕骸捌9□铱杀χ□窳Γ□Σ□□抻弥□“睢！绷衅涮跄可跸ぁQ陨希□滤彀铡?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当理细务，吾当先举贤才。”乃举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7绞鞘保□8绲惫□□鞒璺绞iii□越□莨笕思□□□云料⒀繁埽□薷宜□巍N挠靡跃沙既沃胸□□啦桓街□Ⅰ8缌钊朔缥挠盟碳汗τ诘矍埃□挠貌淮稹Ⅰ8缬肿晕轿挠迷唬骸鞍偎窘跃呤秤谪┫喔□印！蔽挠糜植淮稹；崴贩骄□耍□隔艽直福□□锴笥□保□挠梦缴8缭唬骸懊窦币印M饽盐唇舛□诜テ涓□荆□□嘁怂贾□！庇谑窃跺堑猎舴淦穑□挠贸滞饪に□系猎糁□浚□缴8缭唬骸鞍傩掌癫挥□□□怖衷眨〖狈ū□彩怪链硕□S□诽ㄋ□跃日□轮□患埃□□嗟敝□□□坏币种□病S□诽ú坏眯校□蛎裎匏□八撸□裎匏□八叨□□章遥□□恢褂谔厶轮□恍幸病！扁杵湟庖嫔睿□宿□疤厶掳俣恕N挠萌沼氡媛郏□晃□□S谑蔷咦嗌8缂樽矗□□ㄎ挠茫□锩芏□馊瞬恢□病Ⅰ8缛瘴苴谖挠糜诘墼唬骸霸诔□□□挠庙鞍敛惶□睿□谀由惺槭。□胪粗纹渥铩！钡墼唬骸氨擞□分□耙玻□巫镏□校Π叶□挠枚私鳎□匏□刂□□晟剖又□！鼻ù笏九□J庇□崦裉镂□吞铮□挠霉讨床豢伞G ㄎ□擦盅□砍兄肌?

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宫，以文用旧臣，欲使文用授皇孙经，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讲说经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咛譬喻，反复开悟，皇孙亦特加敬礼。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诸子入见，文用曰：“臣蒙国厚恩，死无以报，臣之子何能为?泵□猎偃□□詹灰约□J撬辏□雷姹溃□勺诮□次簧隙迹□□竺□挠么有小＜燃次唬□册魅□回葜□兀□挠迷唬骸跋鹊坌缕□煜拢□菹卵册鳎□灰允被梗□抟晕堪苍□□□巳せ咕┫AG页嘉湃司□瘫背饺唬□悠渌□□谛枪爸□□辉谇谠堵砸病！钡畚颍□慈湛善渥唷J切幸玻□勖空偃胝手校□氏瘸□适拢□挠靡嗍⒀韵鹊坌樾哪上汀15.□□□乐□瘢□杆祷蛑烈拱搿N挠米韵鹊凼保□渴萄啵□朊晒糯蟪纪□校□W诔14.烷缴洗途疲□刮阆掳茛蛞□□砸焓□病5墼诙□□保□□□芎兀□谥谥屑□挠茫□偈骨霸唬骸拔嵯蚣□磷穑□醭迫晗汀！遍□兹【埔□□V潦牵□ネ阋婧瘛J悄辏□□尴鹊凼德迹□□实麓蠓颉⒅□期炯嫘薰□贰N挠糜谧孀谑老倒Φ隆13.□萁□嗉沂姥□ǎ□约且涔岽□□饭萦兴□季恐饰剩□挠糜χ□抟攀A4蟮略□辏□险虑肜希□椭型吵□蚬嵋怨椋□僖蛔樱□缈な萄□A□挛煲□□

约沧洌□昶呤□兴模□影巳耍菏空辏□亢啵□靠□□坑iii□坎□□繡a，士廉，士方。赠银青荣禄大夫、少保、赵国公，谥忠穆。

文直字彦正，俊之第四子也。刚毅庄栗，简言笑，通经史法律。为藁城长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于家，而食者百余口，文直勤俭，始终不替。内则养生送死之合礼，外则中表宾问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爱，蔼乎其睦也。性好施而甚仁，里闭或贫不自立，每阴济其急，不使之知恩所从来。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药。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贱地违吾爱心。”及弃官，浮沉里社，任真适意，亲宾过从，尊酒相劳。家门日以烜赫，己独恬然，不见诸辞色。以病卒，年五十有二。

文忠字彦诚，俊第八子也。岁壬子，入侍世祖潜?M躔食⒀允□□蛭饰闹夷苤□酰□闹以唬骸拔嵘俣潦椋□□□朐蛐⒂谇祝□鲈蛑矣诰□□选J□撬□б病！惫锍螅□诱髂馅□R盐矗□二危□胄治谋□⑽挠冒芩伪□谘袈薇ι□妹沙灏偎遥□□Φ酢J雷婕次唬□梅□□郑□晕闹椅□桑□诜钛荡蠓颍□右娼□埽□10.舳□硕□幻□N闹也晃□菰茫□媸孪啄桑□薪□旅兀□舛嗖晃拧V猎□□辏□餐□杂邑┤嗳肓熘惺椋□ǔ率□拢□遭柚迹□闹以唬骸柏┤嗨赜邢兔□□癖□□□迹□朔角闾□□□氩坏茫□蠛我晕□俊彼齑优源□裕□毅□昵校□缟硖跏鞘枵撸□嫉迷士伞?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贡举，知帝于释氏重教而轻禅，乃言儒亦有之，科举类教，道学类禅。帝怒，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文忠对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馈，文忠奏免常岁横征，从之。帝尝见宋降将，从容问宋所以亡者，皆曰：“贾似道当国，薄武人而重文儒，将士怨之，莫有斗志。故大军既至，争解甲归命也。”帝问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诘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则贵汝以官，富汝以禄，未尝薄汝也。今有怨于相，而移于君，不肯一战，坐视国亡，如臣节何！然则似道薄汝者，岂非预知汝曹不足恃乎?钡凵钌浦□S兄坚愦蠖剂曰в谯□校□闹易嘀怪□S智氚展馘魈锲髦□埃□□褡晕□?

时多盗，诏犯者皆杀无赦。在处系囚满狱。文忠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惨黩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汉人殴伤国人，及太府监属卢甲盗剪官布。帝怒，命杀以惩众。文忠言：“今刑曹

于囚罪当死者，已有服辞，犹必详谳，是岂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阅实，以俟后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满分核之，皆得其诬状，遂诏原之。帝因责侍臣曰：“方朕怒时，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开悟朕心，则杀二无辜之人，必取议中外矣。”因赐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语宫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从容谏正，实人臣难能者。”太府监属奉物诣文忠泣谢曰：“鄙人赖公复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于危急者，盖为国平刑，岂望子见报哉?比雌湮锊皇堋?

自安童北伐，阿合马独当国柄，大立亲党，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从之。十六年十月，奏曰：“陛下始以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才一至中书。自册为太子，累使明习军国之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肯视事者，非不奉明诏也，盖朝廷处之未尽其道尔。夫事已奏决，而始启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避逊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启而后闻，其有未安者，则以诏敕断之，庶几理顺而分不逾，太子必不敢辞其责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谕其意，使行之。复语太子曰：“董八，崇立国本者，其勿忘之。”

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中书风晓近习奏请之弊。帝锐意欲行之，诏廷臣杂议；且怒翰林学士承旨王磐曰：“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后至之臣言之，汝用学问何为！必今日开是?！比□眨□ 3. 甲嘁晕闹椅□讨校□捌涫羰□□恕 = □汲吮阊栽唬骸氨菹陆□鹬檬。□耸灯涫薄Ｈ坏萌嗽蚩梢钥硎八模□旅裉□唤裎诺琳┳□加刖悠浼洌□豢伞！逼溲远嘀肝闹摇Ｎ闹曳薇嬖唬骸吧厦砍瞥疾坏敛徽□□袢旯顺级□裕□馐翟诔肌Ｆ湎匝猿嫉琳┗问拢 钡哿钛哉叱觯□闹矣趟卟恢梗□夜テ浜□□□椤５墼唬骸半拮灾□□□瞬谎匀暌病！逼淙思晌闹遥□□泻χ□□灰晕闹仪迳魑薰□□朔畛□蜱盼□伲□蠼换叮□闹胰粗□Ｎ谋□□惺樽筘□□洌□□挡□漳吮砦闹铱上啵□凼辜唐涔伲□闹掖窃唬骸俺夹钟衅蕉□戏街□停□删邮俏弧３汲８.□戮又校□□□瘟Γ□颐熬又刂昂酰？

十八年，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文忠为之。授正议大夫，俄授资德大夫、佥书枢密院事，卿如故。车驾行幸，诏文忠毋扈从，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兵马司旧隶中书，并付文忠。时权臣累请夺还中书，不报。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鸡鸣，将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药投救，不及，遂卒，甚悼惜之，赙钱数十万。后制赠光禄大夫、司徒，封寿国公，谥忠贞。

○严实子忠济 忠嗣

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略知书，志气豪放，不治生产，喜交结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系狱，侠少辈为出死力，乃得脱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分略山东、河北、河东而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以实为众所服，命为百户。甲戌春，泰安张汝楫据灵岩，遣别将攻长清，实破走之。以功授长清尉。戊寅，权长清令。宋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檄实备刍粮为守御计。实出督租，比还，而长清破，俄以兵复之。有谮于行台者，谓实与宋有谋，行台以兵围之，实挈家避青崖。宋因以实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无不下，于是太行之东，皆受实节制。庚辰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救。实请于主将张林，林逗遛不行，实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实知宋不足恃。七月，谒太师木华黎于军门，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拜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进攻曹、濮、单三州，皆下之。偏将李信，留镇青崖，尝有罪，惧诛，乘实之出，杀其家属，降于宋。辛巳，实以兵复青崖，擒信诛之。进攻东平，金守将和立刚弃城遁，实入居之。壬午，宋将彭义斌率师取京东州县，实将晁海以青崖降，尽掠实家，义斌军西下，郡县多归之。乙酉四月，遂围东平，实潜约大将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且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实。时麾下众尚数千，义斌听其自领，而青崖所掠者则留不遣。七年，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分实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实知势迫，急赴孛里海军与之合，遂与义斌战，宋兵溃，擒义斌。不旬月，京东州县复为实有。是冬，木华黎之弟带孙取彰德；明年，取濮、东平；又明年，木华黎之子孛鲁取益都，实皆有功焉。

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赐之坐，宴享终日，赐以虎符。数顾实谓侍臣曰：“严实真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先是，实之所统，凡五十余城，至是，惟德、兖、济、单隶东平。丁酉九月，诏实毋事征伐。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栅，带孙怒其反覆，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实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胁从，果何罪耶?贝□锎又□＜唐棋e荩□从□乐□Ｊ笛裕骸鞍傩瘴闯5.形遥□窨捎胫幢□姓咄□荆□蝗袅糁□□怨┻伙鳌！卞□嗣庹哂质□颉Ｆ浜笥诓堋3.□稹6.ㄉ铡⑸系辰匀弧Ｊ北□晌涔爻鱿濉5.耍□翟谛臁②□洌□晕□幽掀疲□缆颈囟啵□嗽亟痃胀□曛□□以际□罱□□愀彝□猩甭印Ａ楸谝幌兀□敝镎呶逋蛉耍□迪ぞ戎□；岽蠹iii□癖贬阏叨喽鏊馈Ｓ址ǎ□啬涮诱撸□Ｉ缃宰□Ｌ油鑫匏□校□□□我埃□得□髅又

啵□⒅玫腊□□□钫咧凇Ｊ挡壳□刑庸橐娑颊呤□□耍□娑计疲□曰裰□□晕□厣保□抵貌晃省Ｍ跻迳钫撸□灞笾□鸾□□乓灞蟀埽□□己幽希□底迨粼诙□秸撸□晕□□Ａ：幽掀疲□祷褚迳钇拮樱□裰苄糁□□突瓜缋铮□詹灰跃稍刮□印Ｆ淇砗癯ふ呃嗳舸恕８□幼洌□晡迨□拧Ｔ督□□浚□翱尴锛溃□□虏灰选Ｖ型扯□辏□贩馐滴□彻□□□治浠荨Ｗ又艺辏□鹱瞎饴淮蠓颍恢壹茫□宜茫□曳叮□医埽□以＃□业ｖ。

忠济，一名忠翰。字紫芝，实之第二子也。仪观雄伟，善骑射。辛丑，从其父入见太宗，命佩虎符，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定宗、宪宗即位之始，皆加褒宠。忠济初统千户十有七，乙卯，朝命括新军山东，益兵二万有奇。忠济弟忠嗣、忠范为万户，以次诸弟暨勋将之子为千户，城戍宿州、蕲县，而忠济皆统之。己未，世祖南伐，诏率师由间道会鄂。亲率勇士，梯冲登城。师还，忠济选勇敢二千，别命千户将之，甲仗精锐，所向无前。大臣有言其威权太盛者，中统二年，召还京师，命忠范代之。

忠济治东平日，借贷于人，代部民纳逋赋，岁久愈多。及谢事，债家执文券来征。帝闻之，悉命发内藏代偿。东平庙学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东，教养诸生，后多显者。幕僚如宋子贞、刘肃、李昶、徐世隆，俱为名臣。至元二十三年，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辞。二十九年，赐钞万五千缗、宅一区，召其子瑜入侍。三十年，卒。忠济统理方郡凡十一年，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及谢去大权，贵而能贫，安于义命，世以是多之。后谥庄孝。

忠嗣，实之第三子也。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辛亥，其兄忠济授以东平人匠总管，遥领单州防御使事。乙卯，充东平路管军万户。丁巳，从忠济略地扬州，取邵伯埭，首立战功。己未南征，从忠济渡淮，分兵出挂车岭，与宋兵相拒三昼夜，杀获甚众，始达蕲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余日，战甚力。师还，授金虎符。中统三年，李璮叛，宋兵攻蕲县，势张甚，徐州总管李杲哥降于宋，齐鲁山寨为宋兵所据。忠嗣从大帅按脱救蕲县，复徐州，执李杲哥杀之。攻邹之峄山、腾之牙山，多所杀获。按脱论功以闻，赐银二百两、币五十端。四年，朝廷惩青齐之乱，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于是罢官家居。至元十年，卒。

列传第三十六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留哥不自安，岁壬申，遁至隆安、韩州，纠壮士剽掠其地。州发卒追捕，留哥皆击走之。因与耶的合势募兵，数月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耶的副之，营帐百里，威震辽东。太祖命按陈那衍、浑都古行军至辽，遇之，问所从来，留哥对曰："我契丹军也，往附大国，道阻马疲，故逗遛于此。"按陈曰："我奉旨讨女真，适与尔会，庸非天乎！然尔欲效顺，何以为信？"留哥乃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刑白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陈曰："吾还奏，当以征辽之责属尔。"

金人遣胡沙帅军六十万，号百万，来攻留哥，声言有得留哥骨一两者，赏金一两，肉一两者，赏银亦如之，仍世袭千户。留哥度不能敌，亟驰表闻。帝命按陈、孛都欢、阿鲁都罕引千骑会留哥，与金兵对阵于迪吉脑兒。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胡沙军，大败之，以所俘辎重献。帝召按陈还，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众以辽东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为王，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属耶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拨行元帅府事，国号辽。甲戌，金遣使青狗诱以重禄使降，不从。青狗度其势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复遣宣抚万奴领军四十余万攻之。留哥逆战于归仁县北河上，金兵大溃，万奴收散卒奔东京。安东同知阿怜惧，遣使求附。于是尽有辽东州郡，遂都咸平，号为中京。金左副元帅移剌都以兵十万攻留哥，拒战，败之。

乙亥，留哥破东京，可特哥娶万奴之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有隙。既而耶厮不等劝留哥称帝，留哥曰："向者吾与按陈那衍盟，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为东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众请愈力，不获已，称疾不出。潜与其子薛阇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觐。帝曰："汉人先纳款者，先引见。"太傅阿海奏曰："刘伯林纳款最先。"帝曰："伯林虽先，然迫于重围而来，未若留哥仗义效顺也，其先留哥。"既见，帝大悦，谓左右曰："凡留哥所献，白之于天，乃可受。"遂以白氈陈于前，七日而后纳诸库。因问旧何官，对曰："辽王。"帝命赐金虎符，仍辽王。又问户籍几何，对曰："六

十余万。”帝曰：“可发三千人为质，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亦遣人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安抚秃哥与俱。且命诘可特哥曰：“尔妻万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絷以来。”可特哥惧，与耶厮不等绐其众曰：“留哥已死。”遂以其众叛，杀所遣三百人，惟三人逃归。事闻，帝谕留哥曰：“尔毋以失众为忧，朕倍此数封汝无吝也。草青马肥，资尔甲兵，往取家孥。”

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厮不僭帝号于澄州，国号辽，改元天威，以留哥兄独剌为平章，置百官。方阅月，其元帅青狗叛归于金，耶厮不为其下所杀，推其丞相乞奴监国，与其行元帅鸦兒分兵民为左右翼，屯开、保州关。金盖州守将众家奴引兵攻败之。留哥引蒙古军数千适至，得兄独剌并妻姚里氏，户二千。鸦兒引败军东走，留哥追击之，还度辽河，招抚懿州、广宁，徙居临潢府。乞奴走高丽，为金山所杀，金山又自称国王，改元天德。统古与复杀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杀之，亦自立。戊寅，留哥引蒙古、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士兵十万，围喊舍。高丽助兵四十万，克之，喊舍自经死。徙其民于西楼。自乙亥岁留哥北觐，辽东反覆，耶厮不僭号七十余日，金山二年，统古与、喊舍亦近二年，至己卯春，留哥复定之。

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会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者七年。丙戌，帝还，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铁哥、永安及从子塔塔兒、孙收国奴，见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贝椭□疲□坷蜕踔痢R□锸献嘣唬骸傲舾缂让唬□倜穹χ鳎□涑ぷ友ㄧ^扈从有年，愿以次子善哥代之，使归袭爵。”帝曰：“薛阇今为蒙古人矣，其从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围太子于合迷城，薛阇引千军救出之，身中槊；又于蒲华、寻思干城与回回格战，伤于流矢。以是积功为拔都鲁，不可遣，当令善哥袭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阇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伦，婢子窃以为不可。”帝叹其贤，给驿骑四十，从征河西，赐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许以薛阇袭爵，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国奴于朝，惟遣其季子永安从姚里氏东归。

丁亥，帝召薛阇谓曰：“昔女真猖獗，尔父起兵，自辽东会朕师，又能割爱，以尔事朕，其情贞悫可尚。继而奸人耶厮不等叛，人民离散。欲食尔父子之肉者，今岂无人乎！朕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孛鲁古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薛阇受命。己丑，从太宗南征，有功，赐马四百、牛六百、羊二百。庚寅，帝命与撒兒台

东征，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自庚寅至丁酉，连征高丽、东夏万奴国，复户六千有奇。戊戌，薛阇卒，年四十六。

子收国奴袭爵，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易名石剌，征高丽，有功。辛亥，睿宗以石剌为国宣力者三代，命益金更造所佩虎符赐之，佐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丽。己未卒，年四十五。长子古乃嗣。中统元年，征河西；三年，征李璮，破峄山，以功皆受赏。至元六年，朝廷并广宁于东京，去职，是岁卒，年三十六。子忒哥。

薛阇弟善哥，赐名蒙古歹，命从亲王口温不花。己丑，从攻破天城堡、凤翔府，以功袭充拔都鲁。壬辰，引兵三千渡河，会大军平金。后伐宋，拔光州、枣阳，由千户迁广宁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二。子天佑，袭广宁千户，改广宁县尹。

○刘伯林

刘伯林，济南人。好任侠，善骑射，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壬申岁，太祖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请降。太祖许之，遣秃鲁花等与偕入城，遂以城降。帝问伯林，在金国为何官，对曰："都提控。"即以元职授之，命选士卒为一军，与太傅耶律秃怀同征讨，招降山后诸州。太祖北还，留伯林屯天成，遏金兵，前后数十战。进攻西京，录功，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癸酉，从征山东，攻梁门、遂城，下之。乙亥，同国王木华黎攻破燕京。丁丑，复从大军攻下山东诸州。木华黎上其功，赐名马二十匹、锦衣一袭。戊寅，同攻下太原、平阳。己卯，破潞、绛及火山、闻喜诸州县。时论欲徙闻喜民实天成，伯林以北地丧乱，人艰于食，力争而止之。部曲所获俘虏万计，悉纵之。在威宁十余年，务农积谷，与民休息，邻境凋瘵，而威宁独为乐土。尝曰："吾闻活千人者后必封，吾之所活，何啻万余人，子孙必有兴者乎?毙了龋□约沧洌□昶呤□□@墼□□Γ□馇毓□□□种宜场W雍诼怼?

黑马名嶷，字孟方，始生时，家有白马产黑驹，故以为小字，后遂以小字行。骁勇有志略，年几弱冠，随父征伐，大小数百战，出入行阵，略无惧色。尝独行，遇金兵围本部十三人，即奋剑入围，手杀金兵数人，十三人皆得脱。岁壬午，袭父职，为万户，佩虎符，兼都元帅。癸未，从国王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屯绛州。又从孛罗攻西夏唐兀。甲申，从按真那延攻破东平、大名。乙酉，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从

孛罗讨之，破真定，武仙遁去。金将忽察虎以兵四十万复取山后诸州，黑马逆战隘胡岭，大破之，斩忽察虎。

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佥太傅府事，总管汉军。从征回回、河西诸国，及破凤翔、西和、沔州诸城堡。庚寅，睿宗入自大散关，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马先由兴元、金、房东下。至三峰山，遇金大将合达，与战，大破之，虏合达，斩首数万级，乘胜攻破香山寨及钧州，赐西锦、良马、貂鼠衣，以旌其功。会增立七万户，仍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等次之。癸巳，从破南京，赐绣衣、玉带。甲午，从破蔡州，灭金。乙未，同都元帅答海绀卜征西川。辛丑，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入觐，帝慰劳之，赐银鼠皮三百为直孙衣。寻命巡抚天下，察民利?Ｓχ莨□救□矗□泊于次笳呶灏儆嗳耍□兴疽榫÷局□□诼碇怪锲湮□渍呤□耍□嘞ご忧岬洹?

癸丑，从宪宗至六盘山。商州与宋接境，数为所侵，命黑马守之，宋人敛兵不敢犯。丁巳，入觐，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帝从之。成都既立，就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赐号也可秃立。中统元年，廉希宪、商挺宣抚川、陕，时密力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宪与挺虑其为变。以黑马有胆智，使乘驿矫诏竟诛之。其子诉于朝，世祖谕之曰：“兹朕命也，其勿复言。”三年，命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泸州被围，黑马已属疾，犹亲督转输不?Ｗ笥亿善渖傩荩□诼碓唬骸肮□路郊保□源怂溃□藓丁！彼熳洌□炅□□□＠墼□□担□馇毓□□□种一荨Ｗ邮□□耍□□瘛⑯□裣浴?

元振字仲举，黑马长子也。随父入蜀，立成都。会商、邓间有警，命黑马往镇商、邓，以元振摄万户，时年方二十。既莅事，号令严明，赏罚不妄，麾下宿将皆敬服之。宪宗伐宋，驻驿钓鱼山，以元振与纽邻为先锋。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廉希宪、商挺奏以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宋泸州守将刘整密送款求降，黑马遣元振往受之。诸将皆曰：“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南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遂行。黑马戒之曰：“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泸，整开门出迎。元振弃众而先下马，与整相见，示以不疑。明日，请入城，元振释戎服，从数骑，与整联辔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元振以

金分赐将士，而归还其男女。宋泸州主帅俞兴率兵围泸州，昼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几陷，左右劝元振曰：“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元振曰：“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笔辰□。□彼□寺黻□□浚□忌朴握哧謇□橹脸啥记笤□□秩彳旖鹨□疲□稚陀泄ＡＮ醇福□□□粒□□裼胝□龀呛匣餍吮□□蟀苤□□镀涠纪骋蝗耍□送俗摺＝菸牛□易猿律迷旖鹨□谱铩５奂纹渫屮谌ū洌□徒跻乱幌□□捉鹞灏倭健Ｈ氤□□执突平鹞迨□健９.□浮□班巍?

黑马卒，元振居丧，起授成都军民经略使。至元七年，时议以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遂降为成都副万户。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讨使。十二年卒，年五十一。子纬，数从父行军。元振卒，纬袭职，佩虎符，为万户。守潼川，创立遂宁诸处山寨。从围钓鱼山，数战有功。攻合州，授潼川路副招讨，迁副都元帅，复授管军万户，迁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进四川西道宣慰使，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卒。

元礼，黑马第五子也。性沉厚有谋，常从父在军中。岁甲寅，授金符，为京兆路奥鲁万户。中统四年，迁兴元、成都等路兵马左副元帅。至元元年，迁潼川路汉军都元帅。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贵率军五万犯潼川，元礼所领才数千，众寡不敌，诸将登城望贵军，有惧色。元礼曰：“料敌制胜，在智不在力。”乃出战，屡破之。复大战蓬溪，自寅至未，胜负不决，激厉将士曰：“此去城百里，为敌所乘，则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国家有矣。丈夫当以死战取功名，时不可失也。”即持长刀，大呼突入阵，所向披靡，将士咸奋，无不一当百，大败贵兵，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捷奏，赐锦衣二袭、白金三锭、名马一匹、金鞍辔、弓矢，召入朝，命复还潼川，立蓬溪寨。元礼又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间旧有眉州城，可修复之，屯兵以扼嘉定往来之路。”世祖从之。四年，命平章赵宝臣往视可否，或以为眉州荒废已久，立之无关利害，徒费财力。元礼力争之，宝臣是其言，遂兴役，七日而毕，宋人骇其速。元礼镇守眉州五年，召入朝，乞解官养母，从之。九年，起授怀远大将军、延安路总管，卒。

○郭宝玉

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唐中书令子仪之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封汾阳郡公，兼猛安，引军屯定州。岁庚午，童谣曰：“摇摇罟罟，至河南，拜阏氏。”既而太白经天，宝玉叹曰：“北军

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金人以独吉思忠、仆散揆行中书省，领兵筑乌沙堡，会太师木华黎军忽至，败其兵三十余万，思忠等走，宝玉举军降。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止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帝将伐西番，患其城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帝壮之，授抄马都镇抚。癸酉，从木华黎取永清，破高州，降北京、龙山，复帅抄马从锦州出燕南，破太原、平阳诸州县。甲戌，从帝讨契丹遗族，历古徐鬼国讹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逼浔□□撸□飞奔妇 ＝□□瞵ㄟ几沙恰4伟的竞樱□兄□□嗬荩□麓□又校□矸缣伪┣穑□τ窳罘11.鸺□淦浯□□皇毖由眨□耸ぶ鼻埃□苹ぐ侗□逋颍□洞蠼□衾铮□焱乐罾荩□章砝锼某恰Ｐ了龋□筛ゲ婀□ㄋ愣撕逼颇寺□□□□□輶ㄟ几桑□诺劢□粒□□悄献撸□胩□牛□痛笱┤剑□τ褡分□□毂加《取5圩ご笱┤角埃□惫戎醒┤疃□桑□τ袂敕馍酱勹瘛Ｈ晌缛□拢□饫ヂ厣轿□□□酰□笱纬匚□菁猛酢4予习亍⑺俨惶ǘ□确媸掌醯ぁ2.澈5戎罟□□泄Γ□矍ǘ鲜鹿伲□溆诤乩忌健Ｗ拥潞＃□律健5律揭酝蚧□粕轮荩□ヤ□兀□洹?

德海字大洋，资貌奇伟，亦通天文、兵法。金末，为谋克，击宋将彭义斌于山东，败之。知父宝玉北降，遁入太行山，大军至，乃出降，为抄马弹压。从先锋柘柏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衣帜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漫野，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悉平之。乙酉，还至峥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反，复破斩之。戊子春，从元帅阔阔出游骑入关中，金人闭关拒守，德海引骁骑五百，斩关入，杀守者三百人，直捣风陵渡寨，后兵不至，引还。己丑秋，破南山八十三寨，陕西平。德海导大将魁欲那拔都，假道汉中，历荆、襄而东，与金将武仙军十万遇于白河，德海提孤军转战，仙败走，斩首二万余级，复破金移剌粘哥军于邓。冬十一月，至钧州。辛卯春正月，睿宗军由洛阳来会于三峰山，金人沟地立军围之。睿宗令军中祈雪，又烧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沟中

军僵立，刀槊冻不能举。我军冲围而出，金人死者三十余万，其帅完颜哈达、移剌蒲兀走匿浮图上，德海命掘浮图基，出其柱而焚之，完颜斜烈单骑遁还洛阳。又破金将合喜兵于中牟。完颜斜烈复帅军十万来拒，战于郑，先登破之，杀其都尉左崇。以功迁右监军。壬辰正月，破金帅于黄龙冈。癸巳，取申、唐二州。甲午，河南复叛，德海往讨之，砲伤其足，以疾归，卒。

先是，太宗诏大臣忽都虎等试天下僧尼道士，选精通经文者千人，有能工艺者，则命小通事合住等领之，余皆为民。又诏天下置学廪，育人材，立科目，选之入仕，皆从德海之请也。子侃。

侃字仲和，幼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留于家而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壬辰，金将伯撒复取卫州，侃拒之，破其兵四万于新卫州。遂渡河，袭金主，至归德，败其兵于阏伯台，即从速不台攻汴西门，金元帅崔立降。以功授总把。从天泽屯太康，复以下德安功为千户。壬子，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马那颜。从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国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其将忽都答而兀硃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担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砲攻之，守将火者纳失兒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复攻破杀之。丁巳正月，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闻钲声则起。敌兵果来，伏发，尽杀之，海牙算滩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万，祃拶答而算摊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滩降。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十万。侃兵至。又破其兵七万，屠西城，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滩登舟，睹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纣答兒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侃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纣答兒，斩之，拔三百余城。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将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以住石之请为信然，易之不为备，侃曰："欺敌者亡，军机多诈，若中彼计，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来邀我师，侃与战，大败之，巴兒算滩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会日暮，已休，复驱兵起，留数病卒，西行十余里顿军，下令军中，衔枚转箭。敌不知也，潜兵夜来袭，杀病卒，可乃算滩大惊曰："东天将军，神人也。"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

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师还，西南至石罗子，敌人来拒，侃直出掠阵，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至宾铁，侃以奇兵奄击，大败之，加叶算滩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惧，来降，得城一百二十。西南至乞里弯，忽都马丁算滩来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钓鱼山，会宪宗崩，乃还邓，开屯田，立保障。

世祖即位，侃上疏陈建国号、筑都城、立省台、兴学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后皆如其策。

中统二年，擢江汉大都督府理问官。三年二月，益都李璮及徐州总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贵复来犯边。史天泽荐侃，召入见，世祖问计所出，曰：“群盗窃发，犹柙中虎。内无资粮，外无救援，筑城环之，坐待其困，计日可擒也。”帝然之，赐尚衣弓矢。驰至徐，斩杲哥。夏贵焚庐舍，徙军民南去，侃追贵，过宿迁县，夺军民万余人而还。赐金符，为徐、邳二州总管。杲哥之弟驴马，复与夏贵以兵三万来扰边境，侃出战，斩首千余级，夺战舰二百。

至元二年，有言当解史天泽兵权者，天泽遂迁他官，侃亦调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宋人羁留我使，宜兴师问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计一屯所也，足供军旅一日之需。”四年，徙高唐令，兼治夏津、武城等五县。五年，邑人吴乞兒、济南道士胡王反，讨平之。七年，改白马令，僧臧罗汉与彰德赵当驴反，又平之。帝以侃习于军务，擢为万户，从军下襄阳，由阳罗上流渡江。江南平，迁知宁海州，居一年，卒。

侃行军有纪律，野爨露宿，虽风雨不入民舍，所至兴学课农，吏民畏服。子秉仁、秉义。

○石天应

石天应，字瑞之，兴中永德人。善骑射，豪爽不羁，颇知读书，乡里人多归之。太祖时，太师、国王木华黎南下，天应率众迎谒军门。木华黎即承制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俾从南征。天应造战攻之具，临机应变，捷出如神，以功拜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戍燕。天应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军。屡从木华黎，大小二百余战，常以身先士

卒，累功迁右副元帅。辛巳秋八月，从木华黎征陕右，假道西夏，自东胜济河，南攻葭州，拔之。天应因说太师曰：“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之冲，居人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万世计也。”木华黎然之，表授金紫光禄大夫、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以劲兵五千留守葭芦。遂造舟楫，建浮桥。诸将多言水涨波恶，恐劳费无功，天应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断其舌?鼻懦桑□罱□梅□O仁保□缡赝豕□羰蘸嫌嘟□□ズ□裙兀□□几垂实兀□凹□懦桑□炖HァS谑欠直□某觯□ざせ纭⑺缰□亍?

一日，谒木华黎于汾水东，木华黎谕以进取之策。天应还镇，召将佐谓曰：“吾累卿等留屯于此，今闻河中东西皆平川广野，可以驻军，规取关陕，诸君以为如何？”或谏曰：“河中虽用武之地，南有潼关，西有京兆，皆金军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贻噬脐之悔。”天应曰：“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发国书，令夏人取之，犹掌中物耳。且国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险地僻，转饷甚难，河中虽迫于二镇，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可克期而定，关内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将至，一旦卧病床笫，闻后生辈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当死战阵以报国，是吾志也?鼻锞旁拢□煲凭□又小＜榷□鹁□□比胫刑酰□□又小L煊χ□□□惹叉缃□庠蠓□□□贰T笥露□染疲□窍Γ□阶砦粤种校□鸨□杉涞酪阎钡殖窍隆J北□□螅□鼐呶赐辏□赂秸哒□亩□ィ□谐讼度搿L煊□□鹁伲□□幸讶耄□苌斫钦剑□笥掖诱咚氖□嗥铮□栽唬骸拔庠笪笪遥　被蛉拔鞫珊樱□煊υ唬骸跋仁比粟晌夷锨ǎ□嵛ブ诙□创耍□录逼□ィ□遣晃湟病W萏□Σ蛔镂遥□蚊婺恳约□□泻酰〗袢瘴┤蓝□眩□甑让阒□！鄙偾辏□斜□暮希□煊σ□□φ剑□寥瘴纾□乐□D净□栉哦□聪a伞?

子焕中，知兴中府事；执中，行军千户；受中，兴中府相副官。

初，天应死事时，弟天禹子佐中在军中。伺敌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趋木华黎行营，求得蒙古军数千，回与敌战，败之。木华黎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帅；寻诏将官各就本城，授兴中府千户。子安琬，袭职，佩金符，从征大理，讨李璮，皆有功。十三年，隆兴之分宁叛，行省檄安琬讨之。贼背山而阵，安琬引兵出阵后，贼惊溃，退而距守。安琬挥兵直抵垒门，贼扬言曰：“愿少容行伍而战，死且不憾。”安琬从之。贼果出阵，安琬突阵而入，大呼曰：“吾止诛贼首，庸卒非我敌也?笔秩兄性舯常□□苤□@酃χ劣椅狼拙□倍贾富邮梗□□谆吃

洞蠼□□□徒鸹7.□□第诖笸□却ν蚧B□旖□笮赂阶渫蛉耍□吞锖斐恰4蟮氯□辏□钔蚧У笔□湍□□桌锨也。□茬□氪□湫校□盎梗□圆∽洹W泳忧□□埃□蟾闹荫词涛狼拙□贾富邮埂?

○移剌捏兒

移剌捏兒，契丹人也。幼有大志，膂力过人，沉毅多谋略。辽亡，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献十策。帝召见，与语奇之，赐名赛因必阇赤。又问：“尔生何地？”对曰：“霸州。”因号为霸州元帅。乙亥，拜兵马都元帅，佐太师木华黎取北京，下高、利、兴、松、义、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贼刘四禄。及锦州贼张致兵势方炽，且盗名号，木华黎命捏兒与大将乌也兒、榈斡兒合兵讨之。致拒战，捏兒出奇兵掩击，斩致。木华黎第功以闻，迁龙虎卫上将军、兵马都提控元帅。继取辽东西广宁、金、复、海、盖等十五城。兴州监州重兒反，复与乌也兒讨平之。帝遣使者诏之曰：“自汝效顺，战功日多，今赐汝金虎符，居则理民，有事则将，其勿替朕意。”戊寅，从攻东平。辛巳，从攻延安。壬午，从围凤翔，先登，手杀数十人，左臂中流矢，创甚，裹创进攻丹、延。木华黎止之，对曰：“创未至死，敢自爱耶?蹦净□枳持□□胨□税茁怼C魅眨□槠渎恚□我猿p缨，简骁卫七百人，与金兵战。木华黎乘高，见其驰突万众中，曰：“此霸州元帅也。”诸军继进，金兵败走，丹、延十余城皆降，迁军民都达鲁花赤、都提控元帅，兼兴胜府尹。癸未，从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师还，复从木华黎攻益都，下莱、胶、淄等三十二城。戊子，得疾归高州，卒。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兴国公，谥武毅。子买奴。

买奴蚤从父习战阵，初入见，太祖问曰：“汝年小，能袭父爵乎？”对曰：“臣年虽小，国法不?！钡垡炱涠裕□俗笥以唬骸按藘荷跣つ烁浮！币晕□咧莸却Y锫郴ǔ啵□嬲餍型蚧A 8 □□□□ジ呃龌□钩牵□嗑□乓怼17.醢远奸嬗诘校□蚺□□唬骸傲浇□菰簦□宀欢郎□ 鼻鞒稣剑□浦□□锸捉□□O财涿瘛 = □夕□荩□萁□鹕趁苣嬲剑□苤□ 3侵腥顺鐾□信□敖鹩衿饕韵祝□床皇堋K煜铝□⑿□⑯啤⑻┓仁□某恰9锼龋□又钔醢闯嗵尸髋□蓖蚺□浚□泄A N醇刚倩埂P酥菡造穹矗□梁姥盥蚵康雀街□ 5勖□忧淄醪旌咸ㄋ□μ种□□对艚□□□龋□□蚵坑谙帐髡□□□虏荒芟隆B蚺□罱∽淞跷鍍海□凑□毙【渡洗笫鳎□陨□币□偃说钦□□鼻敖僦□□蚵客堆滤溃□嗟诚て健L□诩次唬□脊Γ□徒鸢傲悸怼R椅矗□诱鞲呃觯□胪蹙□□Σ湮骶┓□梗□徒鹚□祝□诱蚬□辖□□⒄鞫□笞□B□褰鸱□ 8疵□鏊Ω呃觯□□校□约沧洌□晁氖□

T□瞥闲6骞T肌⑷俾淮蠓颉⑵秸抡□拢□贩庑斯□□□窒攒病W釉□肌?

元臣，别名哈剌哈孙，年十六入宿卫，应对进止有度，世祖谓丞相和鲁火孙曰：“此勋臣子，非凡器也。”以为怯薛必阇赤，袭千户，将其父军。从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至元十二年，从丞相伯颜平宋，进阶武义将军、中卫亲军总管，佩金虎符。十四年，只兒瓦台叛，围应昌府，时皇女鲁国公主在围中。元臣以所部军驰击，只兒瓦台败走，追至鱼兒泺，擒之，公主赐赉甚厚，奏请暂留元臣镇应昌，以安反侧。居一岁，召至京师，迁明威将军、后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还镇应昌。又三岁，召还，加昭勇大将军。十九年，帝以所籍入权臣家妇赐之，元臣辞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叹不已。二十二年，进昭毅大将军，同佥江淮行枢密院事。行院罢，归高州。帝亲征乃颜，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见行在所，愿效前驱。八年，移佥湖广行枢密院，时溪洞施、容等州蛮獠作乱，元臣亲入其境，喻以祸福，贼首鲁万丑降。三十年，卒于官。赠安远功臣、龙虎卫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追封兴国公，谥忠靖。子迪，中奉大夫、湖广宣慰使都元帅。

○耶律秃花秃满答兒 忙古带

耶律秃花，契丹人。世居桓州，太祖时，率众来归。大军入金境，为向导，获所牧马甚众。后侍太祖，同饮班术河水。从伐金，大破忽察虎军。又从木华黎收山东、河北，有功，拜太傅、总领也可那延，封濮国公，赐虎符、银印，岁给锦币三百六十匹。统万户扎剌兒、刘黑马、史天泽伐金，卒于西河州。

子硃哥嗣，仍统刘黑马等七万户，与都元帅塔海绀卜同征四川，卒于军。子宝童嗣，以疾不任事，硃哥弟买住嗣，而以宝童充随路新军总管。买住言于宪宗曰：“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诸城，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臣请往相其地。”帝从之，遂率诸军往成都，攻嘉定，未下而卒。子忽林带嗣，总诸军，立成都府，卒于军。以兄百家奴嗣。自硃哥至百家奴，并袭太傅、总领也可那延。

秃满答兒者，百家奴之弟，忽林带之兄也，常留中宿卫。后百家奴解兵柄为他官，乃授成都管军万户，代将其军。至元十一年，从忽敦攻嘉定，修平康寨以守之。十二年，从汪田哥攻九顶山，破之，杀都统一人，嘉定降。从忽敦徇下泸、叙诸城，围重庆，守合江口，又以舟师塞龙门濠，遏其援兵。十三年，泸州叛，从汪田哥攻之。重庆遣兵援泸，邀击破之，获七十人。泸坚守不下，秃满答兒夜率兵攻夺水城以进，黎

明，先登，入泸城，克之，斩其将王世昌、李都统。复从不花围重庆，守将张珏搏战，败之城下，重庆降。赐虎符，授夔路招讨使，迁四川东道宣慰使，仍兼夔路招讨，改同佥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尚书省立，改行尚书省左丞，进右丞，卒。

忙古带，宝童之子也。世祖时，赐金符，袭父职，为随路新军总管，统领山西两路新军。从行省也速带兒征蜀及思、播、建都诸蛮夷，有功，升万户。从攻罗必甸，至云南，诏以其众入缅，迎云南王。金齿、白衣、答奔诸蛮，往往伏险要为备，忙古带奋击破之，凡十余战，至缅境，开金齿道，奉王以还，迁副都元帅。从诸王阿台征交趾，至白鹤江，与交趾伪昭文王战，夺其战舰八十七艘。又从云南王攻罗必甸，破之。二十九年，入觐。成宗即位，授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大德六年，乌撒、罗罗斯叛，云南行省命率师讨平之。事闻，赐钞三千贯、银五十两、金鞍辔及弓矢，以旌其功。九年，讨普安罗雄州叛贼阿填，擒杀之。进骠骑卫上将军，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至大四年，赠龙虎卫上将军、平章政事，仍追封濮国公，谥威愍。子火你赤，袭万户。

○王□子荣祖

王珣，字君宝，本姓耶律氏，世为辽大族。金正隆末，契丹窝斡叛，祖成从母氏避难辽西，更姓王氏，遂为义州开义人。父伯? 2 □覆□辔拮樱□垣憪□蟆＋憪淞□□耍□破锷洌□瘸ひ诨骶稀Ｄ耆□□啵□龅朗浚□将懺唬骸熬□□嗌跗妫□□找蛞磺嗦矶□蟆！鲍憪粗□拧＞铀暧啵□锌鸵郧嗦砝村鳎□懰较苍唬骸暗朗恐□曰蜓楹酰俊蹦吮都勐蛑□：蟪艘哉剑□浣□酥苄□□薏蝗缫狻Ｓ殖⑫辛杷□酰□靡还诺叮□浔趁□唬骸熬傥薏豢耍□氨爻晒Ａ！背Ｅ逯□□坑芯□□叵让□□仕□蚪越荨?

初，河朔兵动，豪强各拥众据地，珣慨然曰：“世故如此，大丈夫当自振拔，否则为人所制。”乃召诸乡人，谕以保亲族之计。众从之，推珣为长，旬月之间，招集遗民至十余万。岁乙亥，太师木华黎略地奚□，珣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为元帅，兼领义、川二州事。丙子春，张致僭号锦州，阴结开义杨伯杰等来掠义州，珣出战，伯杰引去。会致兄子千骑来冲，珣选十八骑突其前，复令左右掎角之。一卒以枪刺珣，珣挥刀杀之，其众溃走，获其马几? Ｊ毙酥幸嗯眩□净□栉e□□佾懸匀□□椿帷Ｖ驴□杵湫椋□瓜□□□胰私杂龊Ａ＜靶酥衅剑□憪匏□椋□净□枇糁□酥校□财渥尤僮娉圩嗥涫隆５圳椭□唬骸叭旮缸有□ξ壹遥□灰馕□胖滤□□９橛锶旮福

□聘□渚□□越褚酝□□比坛苄钊瘢□鼓娴称剑□酥□迨簟3.且亍⑷嗣瘢□灰愿度辏□岵涣咭病Ｈ悦忉娓澄迥辏□谷旮缸邮牢□蠊佟！鲍懸阅净□璞□纯□澹□懿□艿龋□敝□＝□ソ踔荩□虏拷□咭娓恐缕拮蛹捌涞城B嗳艘韵祝□净□柘ひ愿东憎□懊□镏录遥□溆嘟允椭□□蓟挂逯荨?

丁丑，入朝，帝嘉其功，赐金虎符，加金紫光禄大夫、兵马都元帅，镇辽东便宜行事，兼义、川等州节度使。珣貌黑，人呼为哈剌元帅，哈剌，中国言黑也。从木华黎兵略山东，至满城，令还镇，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险，反覆不常，非尽坑之，终必为变。”对曰：“国朝经略中夏，宜以恩信结人，若降者则杀，后宁复有至者乎?彼旎梗□宰尤僮娲□炱渲凇＜咨甏赫□伦洌□晁氖□恕＋憷□□蛞祝□头Ｃ餍牛□锴扛□酰□练⑽掎摺Ｗ铀娜耍□僮嫦□?

荣祖字敬先，珣长子也。性沉厚，语音如钟，勇力绝人。珣初附于木华黎，以荣祖为质，稍见任用。珣卒，袭荣禄大夫、崇义军节度使、义州管内观察使。从嗣国王孛鲁入朝，帝闻其勇，选力士三人迭与之搏，皆应手而倒。欲留置宿卫，会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于辽东，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僭号于开元，遂命荣祖还，副撒里台进讨之。拔盖州、宣城等十余城，葛不哥走死。金帅郭?⑼暄找仿陈怼⒄宰瘛16.罡吲□扔叹菔□牵□垂グ沃□□仿陈碚剿溃□裼敫吲□鼋怠Ｂ采□谇B啵□隼锾屮□⒂邝庀拢□僮媛徘耄□苑盼□瘛７匠俏聪率保□僮媲膊孔浼质笛攵涑牵□潜辣谎梗□谖揭阉溃□ス艘病Ｈ僮嬖唬骸笆客□硭拦□□踩唐□ァ！狈⑹□≈□□躺□□痪□屑ぃ□治□□馈Ｓ醒砸迦嘶撤床嗾撸□隼锾ń□乐□□僮娉坻渥啾妫□履酥埂＜撼螅□诒本┓嚷氛餍型蚧B□唤鸹７.□７ジ呃觯□□渫蹙□□呃鐾趿η□□财湫只窗补□畋砟晒薄＝□滞蚺□□苤□Ｕ云钜孕酥菖眩□又钔醢粗惶攵街□Ｆ畹秤特饴泳啊12.患洌□创哟蠼□曝Ｌ为种□□□校□僮嬖唬骸俺汹□帜嫒硕□□窨陕炯拔薰迹□宋┛刮艺咧铩！贝蠼□恢□□墒敲馑勒咧凇Ｔ俅诱鞲呃觯□剖□喑牵□呃銮沧泳Ｍ入质。帝赐锦衣，旌其功。又从诸王也忽略地三韩，降天龙诸堡，皆禁暴掠，民悦服之。破五里山城，请于主将，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苫数岛。帝嘉其功，赐以金币，官其子兴千户，仍赏其部曲。移镇高丽平壤，帝遣使谕之曰：“彼小国负险自守，釜中之鱼，非久自死，缓急可否，卿当熟思。”荣祖乃募民屯戍，辟地千里，尽得诸岛屿城垒。高丽遣其世子倎出降，遂以倎入朝。

中统元年夏，诏荣祖诣阙，帝抚慰之曰：“卿父子勤劳于国，诚节如一。”进沿边招讨使，兼北京等路征行万户，赐宝鞍、弓矢。还镇，以病卒，年六十五。子十三人，显者七人：通，兴中府尹；泰，权知义、锦、川等州总管；兴，征东千户；遇，襄阳路管军万户；达，东京五处

征行万户；廷，镇国上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璲，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列传第三十七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者，辽人也。其先尝从萧后举族入突厥，及后还而族留。至辽为述律氏，号称后族。辽亡，改述律氏为石抹氏。其祖库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父脱罗华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岁，从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曰：“兒能复之。”及长，勇力过人，善骑射，多智略，豪服诸部。金人闻其名，征为奚部长，即让其兄赡德纳曰：“兄姑受之，为保宗族计。”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太祖起朔方，匹马来归。首言：“东京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也。”太祖悦，命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取东京。师过临潢，次高州，木华黎令也先率千骑为先锋，也先曰：“兵贵奇胜，何以多为？”谍知金人新易东京留守将至，也先独与数骑邀而杀之，怀其所受诰命，至东京，谓守门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据府中，问吏列兵于城何谓，吏以边备对，也先曰：“吾自朝廷来，中外晏然，奈何欲陈兵以动摇人心乎?奔疵□肥乇福□唬骸翱苤猎谖遥□蘩投□病！笔且梗□铝钜字闷浣□舨课椤Ｈ□眨□净□柚粒□攵□□□环岩皇福□玫厥□Ю铩11.□□虬饲Ａ⒈□□颉⒆柿钙餍瞪交□□凳爻家□鸹5.人氖□呷耍□ǔ且厝□□□＝鹑松テ涓□局□兀□家榍ê幽稀Ｋ暌液ィ□剖ξΠ本□３蔷貌幌拢□俺瞧疲□□乐□Ｒ蚕仍唬骸巴跏φ□怂□穑□思冉刀□赐乐□□蛭聪抡撸□私□朗兀□煜潞问倍ê酰　币蛞陨衔牛□庵□Ｊ谟□反蠓颍□毂本┓锫郴ǔ唷Ｊ笔□煊τ牒狼跏□□菪酥懈□□蚕确直□抵□□嘁晕□酥幸□Ｓ置□蚕雀蓖押隼魂^里必，监张鲸等军，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鲸称疾不进，也先执鲸送行在所，帝责之曰：“朕何负汝？”鲸对曰：“臣实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为质，当活汝。”鲸诺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杀使者应其兄矣。致既伏诛，也先籍其私养敢死之士万二千人号黑军者，上于朝。赐虎符，进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举辽水之西、滦水之东，悉以付之。后从国王木华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时年四十一。子四人：曰查剌，曰咸锡，曰博罗，曰侃。

查剌，亦善射，袭御史大夫，领黑军。戊寅，从木华黎攻平阳、太原、隰、吉、岢岚、关西诸郡，下之。遂攻益都，久不下，及降，众欲屠其城，查剌曰：“杀降不祥，且得空城，将安用之？”由是遂免。己卯，诏以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诸郡。及南

征，尽以黑军为前列，败金将白撒、官奴于河。渡河再战，尽杀之，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癸巳，从国王塔思征金帅宣抚万奴于辽东之南京，先登，众军乘之而进，遂克之，王解锦衣以赐。辛丑，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两路达鲁花赤。癸卯，卒于柳城，年四十四。子库禄满，袭职。中统三年，从征李璮，中流矢卒。子良辅，袭黑军总管，至元十七年，以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年，告老。子继祖，袭万户。咸锡之子度剌，攻樊城，战死。赡德纳后亦弃金官来归，为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卒。其孙亦剌马丹，仕至辽阳省左丞。亦剌马丹子仓赤，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

○何伯祥子玮

何伯祥，易州易县人。幼从军于金，从张柔来归。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张进坚守不下。子昌，金骁将也，柔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执枪驰马，子昌反射之，中手而贯枪，伯祥拔矢弃枪，策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进闻之，亦遁去。伯祥遂攻西山诸寨，悉平之。后攻汴梁，拔洛阳，围归德，破蔡州，论功居多，授易州等处军民总管。丁酉，从主帅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余栅，获战舰千余艘，又破芭蕉、望乡、大洪、张家等寨，俘获甚众，器械山积。察罕以其功闻，赐锦衣、金甲。壬子，诸军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还，诸军仓皇失措，伯祥曰：“此必为敌所遏，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测，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战，直抵司空寨，疏布营垒，陵高伐木，为攻取势。既夜，命为五营，营火十炬，伏精锐于营侧险要之地。天将明，令士卒速行，而鸣鼓其后。宋兵果来追，伏发，惊骇溃去，追击，大破之，转战百余里，他军不能归者，皆赖以出。帝闻之，赐金二百两。世祖南伐，伯祥参预军事，多所献纳，卒于军。赠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易国公，谥武昌。子玮。

玮始袭父职，知易州。兄行军千户卒，玮复袭之，镇亳州。从围襄樊，宋将夏贵率舟师来救，玮时建营于城东北，当其冲。贵兵纵火焚北关，遂进逼玮，万户脱因不花等呼玮入城，玮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何避焉?蹦寺势渲冢□囊运勒剑□□□牛□陨硐戎□□蟀茏摺Ⅴ猎□□荒辏□□嗖□帐苊□二危□夔馕□是岸颊蚋AＪY窝袈薇ぃ□墓舐收浇17.薪□舷拢□獯釉□O⑹酰□手谙榷桑□罹□讨□□蟾窗茏摺Ｋ呜┫嗉炙频缆手凼□苡诙〖抑蓿□饨□赂沂砍稣剑□嶂矍B嗨遥□频蓝萑ァＪ谖涞陆□□ ⒐ 芫□芄埽□褰鸹 7.□Ｋ渭绕剑□□吃洞蠼□□⑻□铰肪□翊锫郴ǔ啵□砩□延麓蠼□□⑫谢P可惺椤17.交炊甲□耸埂Ⅴ猎□□四辏□□我橹惺槭∈隆６□□辏□□□□惆床

焓埂6□□□辏□拇竺□纷芄堋6□□四辏□ê□闲□渴埂H□□荒辏□葜惺椴沃□□隆J痹字捶彩□蝗耍□庠唬骸肮耪咭幌啵□匚蜗鸵玻□裨字丛倍啵□□龆嗝牛□□嘁杉桑□胨鹬□！辈淮樱□炱虼□4蟮滤哪辏□谑逃□罚□阅覆〈恰F吣辏□谟□分胸□□碌笔酪□袷□酰□勺诩文芍□>□□鬃用沓桑□庋裕骸疤啤⑮荨(4)□□□□肌□滔锬□挥醒B□窨酌砑瘸桑□私ü□в谄洳唷！贝又□H□涑唷□硕悸硇恋然棺员崴□□聪辔唬□庋裕骸凹榈巢豢筛从茫□搜≌□艘跃用硖谩！钡凵钊恢□<嗖煊□饭□论览芍泄□莨□锸茉撸□叻□□□□莨□锩芙崛T□□酝魑饰苷隆g饴侍ǔ既胱啵□媛圬芮校□滤斓檬汀>拍甓□□□惺掠谀辖迹□榕湎恚□庠唬骸把细概涮欤□蚴啦灰住！辈还□小3勺诒溃□□喟10.鎏ǔ罨屎笾迹□□3.家榈y庙用摄政事，玮难之，阿忽台变色曰：“中丞谓不可行，独不畏死耶？”众皆危惧，玮从容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夫复何畏?蔽醇福□约踩丿弧N渥诩次挥谏隙迹□谔□痈闭彩拢□彩勾偈咕椭埃□匆J谄秸抡□拢□桃橹惺槭∈隆N渥谥磷陨隙迹□俪□□试唬骸笆胛□沃胸□俊辩獬霭荩□墼唬骸半拗□淠芤灾抑蔽□□□抻胁淮□□涞泵愀ā！？

至大元年，迁太子詹事，兼卫率使。俄拜中书左丞，仍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未几，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调屯田事。帝召至榻前，面谕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废，卿当为国竭力。”赐黑貂裘一、锦衣二袭。玮至汴，建诸葛亮祠，立书院，以地三千亩赡之。三年，改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

○李守贤

李守贤，字才叔，大宁义州人也。祖小字放军，尝从金将攻宋淮南，飞石伤髀，录功，赏生口七十。主将分命将校杀所掠俘，苟有失亡者，罪死，放军当杀五百人，皆纵之去。金大安初，守贤暨兄庭植，弟守正、守忠，从兄伯通、伯温，归款于太师、国王木华黎，入朝太祖于行在所，即命庭植为龙虎卫上将军、右副元帅、崇义军节度使，守贤授锦州临海军节度观察使，弟守忠为都元帅，守河东。朝廷以全晋为要害之地，人心危疑未定，非守贤镇抚之不可，乃自锦州迁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既至，河东人皆曰：“吾等可恃以生矣。”

岁戊子，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守贤，对曰：“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中生口垦地河东。辛卯，平阳当移粟万石输云中，守贤奏以“百姓疲敝，不任輓载，”帝嘉纳之。时河中

未下，守贤建言，以为将士逗留沮挠，多所伤溺，臣请自北面凿城先登。如其言，城果下，遂构浮桥。明年，蒲津南济潼关。二月，大破赵雄兵于芮城。

时方会师围汴，留守贤屯嵩、汝。金兵十余万，保少室山太平寨，守贤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帅完颜延寿无守御之才，癸巳正月望夕，延寿击球为嬉，守贤潜遣轻捷者数十人，缘崖蚁附以登，杀其守卒，遂大纵兵入，破之，下令禁无抄掠，悉收余众以归。不两旬，连天、交牙、兰若、香炉诸寨，皆望风俱下，守贤未尝妄杀一人。及攻河南，其渠魁强元帅者，以其众出奔，守贤追及，降之。秦蓝帅王祐，聚众数万，据虢之南山，守贤使人责祐，祐素惮守贤威略，即以所部来附，关东、洛西遂定。甲午冬十月卒，年四十六。

子彀嗣。岁丁酉，从太师塔海绀卜征蜀汉，有功。明年，攻碉门。又明年，下万州，会战于瞿塘，获战舰千余艘。辛丑，朝行在所，授河东道行军万户，兼总管。己巳，进兵攻成都，由广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余孽团聚为梗，闻彀至，潜为伏以待。彀谍知之，令众衔枚疾进，出其不意，贼兵败走，长驱至成都，破之。壬子，袭嘉定。戊午秋，宪宗南伐。己未，入梁州，师次江上，造舟为梁，以通援兵，且断宋人往来之路。会江涨，梁中绝，宋将率舟师万艘逆战，彀以一旅先犯之，诸军继进，遂破之。明日，帝召谓诸将曰："汝辈平日自负鸷勇，及临敌，不能为朕立尺寸功。独李彀身犯矢石，摧锋陷阵，视敌篾如。言勇者，如彀乃可耳。"赐白金二百五十两。中统三年，改河东路总管，佩金虎符，移京兆路，加昭勇大将军，未几，转洺磁路。至元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子十一人。伯温，见《忠义传》。

○耶律阿海

耶律阿海，辽之故族也。金桓州尹撒八兒之孙，尚书奏事官脱迭兒之子也。阿海天资雄毅，勇略过人，尤善骑射，通诸国语。金季，选使王可汗，见太祖姿貌异常，因进言："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为信？"阿海对曰："愿以子弟为质。"明年，复出使，与弟秃花俱往，慰劳加厚，遂以秃花为质，直宿卫。阿海得参预机谋，出入战阵，常在左右。岁壬戌，王可汗叛盟，谋袭太祖。太祖与宗亲大臣同休戚者，饮辨屯河水为盟，阿海兄弟皆预焉。既败王可汗，金人讶其使久不还，拘家属于瀛。阿海殊不介意，攻战愈厉。帝闻之，妻以贵臣之女，给户，俾食其赋。癸亥冬，进攻西夏诸国，累有功。丙寅，帝建龙旂，即大位，敕左帅阏别略地汉南，阿海为先锋。辛

未，破乌沙堡，鏖战宣平，大捷浍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癸酉，拔宣德、德兴，乘胜次北口，阁别攻下紫荆关。阿海奏曰：“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兴创之始，愿止杀掠，以应天心。”帝嘉纳焉。遂分兵略燕南、山东诸郡，还驻燕之近郊。金主惧，请和，谕其使曰：“阿海妻子，何故拘系弗遣？”即送来归。师还，出塞。甲戌，金人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师，行中书省事；封秃花为太傅、濮国公，每宴享，必赐坐。命秃花从木华黎取中原。阿海从帝攻西域，俘其酋长只阑秃，下蒲华、寻斯干等城，留监寻斯干，专任抚绥之责。未几，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至元十年，追封忠武公。

子三人：长忙古台，次绵思哥，次捏兒哥。忙古台在太祖时，为御史大夫，佩虎符，监战左副元帅官、金紫光禄大夫，管领契丹汉军，守中都，招安水泊等处，卒，无子。捏兒哥在太祖时，佩虎符，为右丞，行省辽东。万奴叛，举家遇害。绵思哥袭太师，监寻斯干城，久之，请还内郡，守中都路也可达鲁花赤，佩虎符，卒。子二人：买哥，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袭其父中都之职。时供亿浩繁，屡贷于民，买哥悉以私帑偿之，事闻，赐银万两。戊午，从攻蜀，师次钓鱼山，卒于军。妻移剌氏，以哀毁卒，特赠贞静。子七人：老哥，历提刑按察使，入为中书左丞。驴马，备宿卫，为必阇亦，仕至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命驴马居其父位次，赐只孙服。二十五年，戍哈丹秃，有战功，以老乞骸骨。子六人：五台奴，袭职；拔都兒，中书右丞；文谦，兴国路总管；卜花，早卒，蒙古不花，荆湖北道宣慰使；虎都不花，一名文炳，湖州同知；万奴，为人匠副总管。

○何实

何实，字诚卿，其先北京人，曾祖抟霄，雄于赀，好施与，乡里以善人称。祖鼎敬。父道忠，仕金，为北京留守。实少孤，依叔父居，气节不凡，家人常入卧内，见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骇而视之，乃实也。及长，通诸国译语，骁勇善骑射，倜傥不羁，远近之民，慕其雄略，咸归心焉。

岁乙亥，中原盗起。锦州张鲸，自立为临海郡王，遣使纳款于太祖，寻以叛伏诛。鲸弟致，初以叛谋于实，实厉声叱曰：“天之历数在朔方，汝等恣为不轨，徒自毙耳?蹦思□Э谝煌颍□急□□B□□哟海□垂椤４蠼□净□栌肼郾□拢□姹浒俪觥＾憎滦涝荆□蠹映粕停□煲□□□妫□拙□裰□□５鄞笤茫□颓式Ｒ唬□□幽净□柩〕淝胺妗Ｊ闭胖赂淳萁踔荩□涤朐粲鲇谏袼□兀□ι硐菡螅□馑勒剑□比□儆嗳耍□裾铰肀□瞪踔冢□净□枳啻桶奥砉□

敢岳□□R怨Γ□□是熬□矶嫉□埂Z□饽净□杼□A⁹.□酰□□缕胧□ぁJ故邓□入那B□⊙嗄稀⑵胛髦□兀□谆餍现荩□哒钥ι□‖亨拐□虏┗兀□□堋㈠A⁶.鳌5.隆⑻┌病12.媚□□迫缙浦瘛1‖□荩□肽净□杌帷Gū□矶颊蚋B□尤〈笸□⒀忝拧⑹□②舻戎荩□て街□R□□犹□□⑵窖簟10.又小14.┳字畛牵□□蚩罡健D净□杪计涔Γ□硎滴□□ё蠹嗑□?

癸未，木华黎卒，子孛鲁嗣。武仙复叛，据邢。实帅师五千围之，立云梯，先士卒登堞，横槊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斩首二百余级。是夜，仙党遁去。实下令，敢有擅剽掠者斩，军中肃然，士民按堵。孛鲁命戍于邢，多著善政，邢民敬之如神明。甲申，孛鲁征西夏，以实分兵攻汴、陈、蔡、唐、邓、许、钧、?⒅！①瘛II＃□□劣泄Γ□畦墒滓磺□灏儆嗉叮□□そ称甙儆嗳恕X寐掣疵□ㄔ□现荩□种□澄灏倩B□镁挚沃□6『ィ□徒鸹7.□□阅诵性□Ц□隆P弦蛭湎芍□遥□曷偶iii□胍平尘钟诓□□寐炒又□C跗淅痛幔□刮鸪稣鳎□□□□窖鲜担□胫□种尉□袷隆2┳当□鸷螅□锘醪煌ǎ□狄运渴□≈没嶙樱□ㄐ幸环剑□窕衩城ㄖ□□8□□□兄际罩罱□鸱□R椅矗□寐骋允底又僭笪□首印?

丁酉，太宗数召入见，实贡金币纹绮三篚。次陵州，遇寇，实与左右射之，毙二十余人，生获十余人。朝于幄殿，帝欢甚，问遇盗之故，命所获寇勿杀，仍以赐实。是日，赐坐，与论军中故事，良久，曰：“思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帅，后当重任。”实叩头谢曰：“小臣被坚执锐，从事锋镝二十余年，身被十余枪，右臂不能举，已为废人矣。臣不敢辱命。愿辞监军之职，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岁献织币，优游以终其身，于臣足矣。”帝默然不悦，令射以观其强弱，实不能射。命入宿卫，密使人觇之，实臂果不能举。固辞十余，始可其奏。遂锡宴，取金符亲赐之，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子孙世其爵。更赐白貂帽、减铁系腰、貂衣一袭、弓一、矢百，遣归。丁巳，卒于博。

子九人，孙十七人。子崇礼，授应奉翰林文字、从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郝和尚拔都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长通译语，善骑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数四，以辩称。岁戊子，以为九原府主帅，佩金符。庚寅，率兵南伐，略地潼、陕，有功。辛卯，授行军千户。乙未，从皇子南伐，至襄阳，宋兵四十万逆战汉水上。领先锋数百人，直前冲其阵，宋兵大溃。丙申，从都元帅塔海征蜀，下兴

元。宋将王连以重兵守剑阁，乃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关，入蜀，诸城悉下。明年，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万军于南岸。郝和尚拔都选骁勇九人，乘轻舸先登，横驰阵中，既出复入，宋兵不能支，由是以善战名。庚子岁，太宗于行在所命解衣数其疮痕二十一，嘉其劳，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万属之，复赐马六骑、金锦弓铠有差。甲辰，朝定宗于宿甕都之行宫，赐银万铤，辞以“赏过厚，臣不应独受，臣得效微劳，皆将校协力之功”，遂奏将校刘天禄等十一人，皆赐之金银符。戊申，奉诏还治太原，请凡远道租税监课过重者，悉蠲除之。岁饥，出白金六十铤、粟千石、羊数千，以助国用。己酉，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得以便宜从事，凡四年，壬子三月，卒。追赠太保、仪同三司、冀国公，谥忠定。

子十二人：长天益，佩金符，太原路军民万户都总管；次仲威，袭五路万户；扎剌不花，镇蛮都元帅、军民宣慰使；天举，大都路总管，兼府尹；天祐，陕西奥鲁万户；天泽，夔州路总管；天麟，京兆等路诸军奥鲁万户；天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赵瑨

赵瑨，云中蔚州人。父昆，仕金为帅府评事。兄珪，以万户守飞狐城。岁庚午，昆卒，珪辇其母如蠡州，留瑨于飞狐。瑨自幼不羁，闲习武事。癸酉，太祖南伐，先锋至飞狐，城中不知所为。瑨诣县曰：“大兵压境，不降何待?敝诖又□６〕螅□□Ａ⑼□跄净□枳ㄔ□钢荩□鹞□倩Ｂ□庸ン恢荨＝鸨□粘蔷苁兀□□躐越□□Ｔ蚕日剿溃□跖□□□榔涑牵□捚□唬骸澳赣胄衷诔侵校□蛞砸簧硎暌怀侵□□！卑 Э仪兄粒□□跻宥□碇□４庸八嘀荩□制涿牛□朗客怀觯□捻鼻盎髦□□魇钢斜遣啵□叱瞿院螅□问冈僬剑□呷掌破涑恰Ｂ酃Γ□诩街菪芯□荚□Ｂ□褰鸹７．□，搜闷湫肢暎□□４．又□□氖诂捑□褡芄埽□郧Ｔ字荽锫郴ǔ啵□褰鸱□Ｌ□谙潞幽希□捵砸字莩坻涫涫付□□嗤蛑列性冢□鄞笙玻□□ⓀⓀ卸际∈隆９锼龋□匝锞菪酥菖眩□捊□□街□□ⓀⓀ猩健⒄娑ú□反锫郴ǔ唷Ｖ型吃□辏□□⑹□佬□克荆□袁捨□程煨□渴埂Ｖ猎□□辏□□屠陈纷芄堋Ａ□辏□奶□□纷芄堋Ｊ□□辏□□嗄系捞嵝贪床焓埂Ｊ□哪辏□ê幽系馈Ｊ□□辏□率恕Ｃ髂曜洌□臧耸□；是煸□辏□□峭□□尽⑻□！⑸现□□□贩舛ü□□□窒迥隆Ｗ颖□隆?

秉温，事世祖潜邸，命受学于太保刘秉忠，从征吐蕃、云南大理。中统初，诏行右三部事。至元七年，创习朝仪，阅试称旨，授尚书礼部侍郎、知侍仪司事。明年，授秘书少监，购求天下秘书。十九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侍仪司事。《授时历》成，赐钞二百锭，进阶中

奉大夫。二十九年，编《国朝集礼》成，帝特命其子慧袭侍仪使。皇庆元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云国公，谥文昭。子慧，后仕至昭文馆大学士。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性宽厚，不拘小节。为童子时，尝骑杖为马，今群兒前导，行列整肃，无敢喧哗者。父老见而异之，曰：“是兒体貌不凡，进退有度，他日必贵。”既长，叹曰：“士生于世，当立功名、书竹帛，以传无穷，宁肯碌碌无闻，与草木同腐邪?彼耆缮辏□□媛适□テ平鹬□e荩□□炷舷颍□鹬髅□刑宙□□揖沤锢丛□□泵靼苍谄澉庀拢□沤镂街□唬骸叭瓿⑹贡狈剑□厥睹晒殴□鳎□渫□僬螅□室跃俦□□桑□蝗患蹿钢□！泵靼渤跞缢□蹋□聿呗砝唇担□勖□恳再拐奖衔手□＜劝芙鸨□□倜靼糙抵□唬骸岸□我灶何叶□蠼狄玻俊倍栽唬骸俺妓赜泄橹荆□蛭□沤锼□梗□制浼□桑□嗜缢□浴2欢□□斡烧胺钐煅眨俊钡凵破溲裕□椭□□□烀晒啪□□Φ彳浦卸□髁铰贰?

既而帝欲休兵于北，明安谏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云中东西两路而已，若置不问，待彼成谋，并力而来，则难敌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临之，传檄可定，兵贵神速，岂宜犹豫?钡鄞又□＜疵□靼惨□□辖□□□粒□窠跃唧焓澈□□杂□□∮泻颖敝羁ざ□埂5鄹疵□靼布叭□习味迹□□□晒疟笨卺呔啊12.弧⑻础⑺持钪荨Ⅴ罱□橛□乐□□靼沧嘣唬骸按吮驳彼溃□袢羯□□□虮酥□锤秸撸□晕欧缍□灾烈印！钡鄞又□R液ゴ赫□拢□⊥ㄖ荩□鹩腋痹□□巡炱呓镆云渲诮担□靼裁□雌渲埃□弥□庀拢□熳ぞ□诰┣辖ù汗□＝鹩□分胸┣钣i⒃□ё蠖技辔诠怕矍焓伲□毂□ぞ□常□栽□卸肌5矍灿腋痹□□袢鼋□陌倨镉□剑□靼步□灏倨锛讨□□鲇谟狼濉＝□剑□□孔溲鸢埽□鸨□醋罚□鼗鳎□笃浦□□兰澳缢□呱踔冢□窭钣12.八□寤7.□□昧盖в喑怠K煺汹陀狼澹□唤担□味□乐□N醇福□鸾□暄蘸献12.嗑□⑫怂筛纾□匆圆奖□蚨□□恕17.赋滴灏倭皆□卸肌C靼哺唇□□□锿□髦□□鲇阡弥菪□庹□□袼筛纾□献《萑ィ□〉闷潢⒅兀□雇徒ù汗□K脑拢□ネ蚰□□□酥□H「徊□7.嵋硕□兀□グ喂贪蚕亍?

初，顺州之破，兵士缚密云主簿完颜寿孙以献，明安释而用之，不久，逸去复来，问其故，对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谋归，欲得侍养，今已殁，故复来。”明安义而释之。五月，明安将攻中都，金相完颜复兴饮药死。辛酉，城中官属父老缁素，开门请降，明安谕之曰：“负固不服，以至此极，非汝等罪，守者之责也。”悉令安业，仍以粟赈之，众皆感悦。

明安早从军旅，料敌制胜，算无遗策，虽祁寒盛暑，未尝不与士卒均劳逸，同甘苦。其得金府库珠玉锦绮，明安悉具其数上进，未尝以纤毫为己有。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国公，兼管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丙子，以疾卒于燕城，年五十三。

子二人：长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４魏鲶苹□□□谑保□□鹱瞎饴淮蠓颉⒀嗑┓却π猩惺槭∈拢□婷晒藕壕□□矶荚□A?

○张荣

张荣，字世辉，济南历城人，状貌奇伟。尝从军，为流矢贯訾，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额而拔之，神色自若。金季，山东群盗蜂起，荣率乡民据济南黉堂岭，众稍盛，遂略章丘、邹平、济阳、长山、辛市、蒲台、新城及淄州之地而有之，兵至，则清野入山岁丙戌，东平、顺天皆内属，荣遂举其兵与地纳款于按赤台那衍，引见太祖，问以孤军数载，独抗王师之故，对曰：“山东地广人稠，悉为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款服。”太祖壮之，拊其背曰：“真赛因八都兒也。”授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庚寅，朝廷集诸侯议取汴，荣请先六军以清跸道，帝嘉之，赐衣三袭，诏位诸侯上。辛卯，军至河上，荣率死士宵济，守者溃。诘旦，敌兵整阵至，荣驰之，望风披靡，夺战船五十艘，麾抵北岸，济师，众军继进，乘胜破张、盘二山寨，俘获万余。大将阿术鲁恐生变，欲尽杀之，荣力争而止。癸巳，汴梁下，从阿术鲁为先锋，攻睢阳，议欲杀俘虏，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既而城下，荣单骑入城抚其民。甲午，攻沛，沛拒守稍严，其将唆蛾夜来捣营，荣觉之，唆蛾返走，率壮士追杀之，乘胜急攻，城破。就攻徐州，守将国用安引兵突出，荣逆击之，亦破其城，用安赴水死。乙未，拔邳州。丙申，从诸王阔端破宋枣阳、仇城等三县。时河南民北徙至济南，荣下令民间，分屋与地居之，俾得树畜，且课其殿最，旷野辟为乐土。是岁，中书考绩，为天下第一。李璮据益都，私馈以马蹄金，荣曰：“身既许国，何可擅交邻境?比粗□Ｄ炅□□唬□蛑率恕：第□拍辏□雷婕次唬□饧媚瞎□□率耍□洌□臧耸□□?

子七人：长邦杰，袭爵，先卒；邦直，行军万户；邦彦，权济南行省；邦允，知淄州；邦孚，大都督府郎中；邦昌，奥鲁总管；邦宪，淮安路总管。孙四十人，宏，袭邦杰爵，改真定路总管。

○刘亨安

刘亨安，其先范阳人，后迁辽东川州。初，国王木华黎经略辽东，兄世英率宗族乡人隶麾下，分兵收燕、赵、云、朔、河东，以功充行军副总管。庚辰，平阳诸郡被兵之余，民物空竭，世英言于王曰：“自古建国，以民为本，今河东杀掠殆尽，异日我师复来，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王善之。以绛州边地，难其人，奏授世英绛州节度使，兼行帅府事。卒于师，无子，国王孛鲁命其族兄德仁袭职。丙戌岁，金将移剌副枢攻绛州，城陷，死之。木华黎承制命亨安领其众，奏赐金虎符，授镇国上将军、绛州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兼观察使。庚寅冬，从王师渡河入关。辛卯春，克凤翔，历秦、陇，屯渭阳。秋，出阶城，沿汉抵邓。壬辰，会大军于钧州，败金人于三峰山。甲午，平蔡。既而宋兵二十万攻汴，将趋洛，都元帅塔察兒俾亨安往拒之。与宋军遇龙门北，遂横槊跃马，奋突而前，众因乘之，宋师奔溃，追击百余里。塔察兒拊其背曰：“真骁将也?毖幼□罱□□遥□痛蜕鹾瘛１□辏□荚□□□Ｕ靼褪瘢□ド９.兀□平Ｃ牛□銎嬷剖ぃ□焦□佣唷＝□Ｃ啥迹□喟参□确妫□笃浦□诔俏鳎□□芩谓□率汤伞Ｓ星浅す儆牒喟舱□Γ□醇福□コ牵□俏□ｈ所伤，亨安负之以出，乔感愧。亨安从军十年，累著勋伐，所获金帛，悉推与将佐，故士卒咸乐为用。癸卯冬十二月卒。子贞，嗣职。孙三人：弘，强，孽。

列传第三十八

○薛塔剌海

薛塔剌海，燕人也，刚勇有志。岁甲戌，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剌海帅所部三百余人来归，帝命佩金符，为砲水手元帅，屡有功，进金紫光禄大夫，佩虎符，为砲水手军民诸色人匠都元帅，便宜行事。从征回回、河西、钦察、畏吾兒、康里、乃蛮、阿鲁虎、忽缠、帖里麻、赛兰诸国，俱以砲立功。太宗三年，睿宗引兵自洛阳渡河，塔剌海由陇右假道金、商，遂会师于钧州三峰山，败金师。四年，破南京及唐、邓、钧、许诸州，取鄢陵、扶沟。四月卒。

子夺失剌，袭为都元帅，南攻江淮，有功。岁庚戌，卒。弟军胜袭，宪宗八年，从世祖攻钓鱼山、苦竹崖、大良平、青居山。破重庆、马湖、天水，赐以白金、鞍马等物。中统三年，李璮叛济南，又以砲破其城。至元五年，从围襄阳。三月卒。丞相阿术欲以千户刘添喜摄帅府事，子四家奴，年方十六，请从军自效，帝壮而许之。八年，始袭父爵。十年冬十二月，襄、樊未下，四家奴立砲攻之。明年正月，襄阳守吕文焕降。继从丞相伯颜南伐，十月，至郢州，先登。师既渡江，四家奴自郑州下沿海诸城堡，至建康。十二年，授武节将军。六月，与宋将夏贵战于峪溪口，夺其船二百余艘。十一月，屠常州。十二月，取苏州。十三年，攻镇巢。七月，围扬州，守臣李庭芝弃城走，追获之。九月，进阶怀远将军，将兵平浙东诸郡。从征福建滦江，与宋兵力战，破之，获战舰千余艘。十六年，进阶镇国将军，镇扬州。二十二年，改为万户。

○高闹兒

高闹兒，女直人。事太祖，从征西域。复从阔出太子、察罕那演，连岁出征，累有功。授金符，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匠军。岁己未，宪宗悯其老，命其子元长袭其职，从世祖渡江攻鄂，还镇随州。至元二年，移镇季阳。五年，从元帅阿术修立白河口、新城、鹿门山等处城堡，围襄樊。七年，充季阳军马总管。十年，从攻樊城，先登。十一年，从渡江，鼓战舰上流，与宋人战，杀三百余人，夺其船及铠仗，以功赐虎符，升宣武将军。进兵丁家洲，与宋臣孙虎臣等大战，杀五百余人，夺其船及铠仗无算；败夏贵于焦湖。从征常州，先登。又攻杭州。宋平，护送宋太后至京师。以功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一年，领军二千，

从太子脱欢征交趾，追袭交趾世子于大海口，夺其战舰以还。二十二年，升安远大将军、季阳万户府万户。是年夏，复以兵追袭交趾世子于海之三叉口，与敌军合战，中毒矢而死。

子灭里干，初直宿卫，袭父职，领兵镇广东，寻移戍惠州，平盗谭大獠、硃珍等。元贞元年，移戍袁州，盗陀头以众犯境，悉剿除之。寻广之南恩盗起，复领兵平之。还，没于袁州。赠怀远大将军、季阳万户府万户、轻车都尉、渤海郡侯。

○王义

王义，字宜之，真定宁晋人，家世业农。义有胆智，沉默寡言，读书知大义。金人迁汴，河朔盗起，县人聚而谋曰："时事如此，吾侪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统属。"乃相与推义为长，摄行县事，寻号为都统。太师、国王木华黎兵至城下，义率众，以宁晋归焉。入觐太祖，赐骏马二匹，授宁晋令，兼赵州以南招抚使。是时兵乱，民废农耕，所在人相食，宁晋东有薮泽，周回百余里，中有小堡曰沥城，义曰："沥城虽小而完，且有鱼藕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将李直守宁晋，身率众保沥城，由是全活者众。岁乙亥，金将李伯祥据赵州，木华黎遣义捣其城。会天大风雨，义帅壮士，挟长梯，疾趋，夜四鼓，四面齐登，杀守埤者。城中乱，伯祥挺身走天坛寨，一州遂定。木华黎承制授义赵州太守、赵冀二州招抚使。丁丑，大军南取钜鹿、洺州二城，还军至唐阳西九门，遇金监军纳兰率冀州节度使柴茂等，将兵万余北行。义伏兵桑林，先以百骑挑之，纳兰趋来迎战，因稍却，诱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乱，奔还，获纳兰二弟及万户李虎。戊寅，拔束鹿，进攻深州，守帅以城降。顺天都元帅张柔上其功，升深州节度使、深冀赵三州招抚使。

金将武仙以兵四万来攻束鹿，仙谕军士曰："束鹿兵少无粮，城无楼橹，一日可拔也。"尽锐来攻，义随机应拒，积三十日不能下，大小数十战皆捷。一夕，义召将佐曰："今城守虽有余，然外无援兵，粮食将尽，岂可坐而待毙。"椎牛飨士，率精锐三千，衔枚夜出，直捣仙营。仙军乱，乘暗攻之，杀数千人。仙率余众遁还真定，悉获其军资器仗。木华黎闻之，遣使送银牌十，命义赐有功者。庚辰，拔冀州，获柴茂，械送军前，木华黎、张柔复上其功，授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赐金虎符。辛巳，仙复遣其将卢秀、李伯祥，率兵谋袭赵州，并取沥城，率战舰数百艘，沿江而下。义具舟楫于纪家庄，截其下流，邀击之，义士卒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阖，往来如风雨，船接，则跃登彼船，奋戈疾击，敌莫能当，杀千余人，擒秀。伯祥退保

沥城，义引兵拔之，伯祥西走，二子死焉。邢州盗号赵大王，聚众数千，据任县固城水寨，真定史天泽集诸道兵攻之不能下。甲午，义引兵薄其城，一鼓下之，获赵大王、侯县令等数人杀之，余党悉平。义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劝率种艺，深、冀之间，遂为乐土云。

○王玉忱附

王玉，赵州宁晋人。长身骈胁，多力，金季为万户，镇赵州。太师、国王木华黎下中原，玉率众来附，领本部军，从攻邢、洺、磁三州，济南诸郡，号长汉万户。从攻泽、潞诸州，独潞州坚壁不下，玉力战，流矢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平阳，下太原、汾、代等州。师还，署元帅府监军，以赵州四十寨隶焉。先是，金将武仙既降复叛，杀元帅史天倪。宋将彭义斌在大名，阴与仙合，玉从笑乃带、史天泽，攻败武仙，生擒义斌，驻军宁晋东里寨。仙遣人赍诰命，诱玉妻，妻拒曰：“妾岂可使夫怀二心于国家耶?毕晌e□□眩□逼渥幽□佟S裎胖□□焓□锿黄湮B□痘袷□偃硕□埂O汕踩俗分□□桓医□□栽唬骸巴踅□□夂□缧郏□冶卜堑幸病！毕赡司》⒂裣仁蓝□□呲#□□÷□馈S翊邮诽煸笾罱□飨捎谡灾荩□闪妇□□咚□耪□□e□；岽蠓纾□啥劳炎撸□镀浣□氖□□耍□娑乃炱健＜佣彳督□□□尸娑ㄎ迓吠蚧B□僬灾萸煸淳□诙雀笔埂S忻窀何饔蚣秩艘□□镀淠福□荒艹亻□癯鲆□迩Я酱□ブ□S殖黾遗□□儆嗫谖□济瘛V型吃□甓□伦洌□昶呤□W映馈?

忱字允中，幼读书，明敏有才识。平章赵璧引见裕宗潜邸，语称旨，命宿卫，掌钱谷计簿。授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驸马伯忽里数驰猎蹂民田，忱以法绳之。宪吏耿熙言征北京宣慰司积年逋负，计可得钞二十万锭。帝遣使核实，熙惧事露，擅增制语，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诸衙门等事”凡十二字，追系官吏至数百人。忱验问，知其诈，熙乃款伏。裕宗薨于潜邸，忱建言：“陛下春秋高，当早建储嗣。”平章不忽木以闻，帝嘉纳焉。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子北方，名为养子，实为奴也，乞禁之。又省部以正军余田出调发，忱言：“士卒冲冒寒暑，远涉江海，宜加优恤。”皆从之。颍州硃喜，尝俘于兵，既自赎，主家利其赀，复欲以为奴。又有诬息州汪清为奴，杀而夺其妻子及田宅者。狱久不决，忱皆正之。劾罢镇南帅唐兀台，唐兀台结援大臣，诬奏于帝，系忱至京师，得面陈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按察司改廉访司，起忱为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副使，累迁岭南广西、河东山西两道肃政廉访使，江陵、汴梁两路总管。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未行，卒。

○赵迪

赵迪，真定藁城人也。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骑射。金未为义军万户。郡将出六钧强弩，立赏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迁藁城尉，升为丞。太祖兵至藁城，迪率众迎降。岁壬午，改藁城为永安州，以迪同知节度使事。尝从帝西征，他将校豪横俘掠，独迪治军严，所过无犯。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余人。诸将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当以归我。"诸将许诺。迪乃召其人谓曰："吾惧若属为他将所得，则分奴之矣，故索以归之我。今纵汝往，宜各遂生产，为良民。"众感泣而去。时兵荒之余，骸骨蔽野，迪为大冢收瘗。壬子岁卒，年七十。子七人，椿龄，真定路转运使。

○邸顺

邸顺，保定行唐人，占籍于曲阳县。金末盗起，顺会诸族，集乡人豪壮数百人，与其弟常筑两寨于石城、玄保，分据以守。岁甲戌，率众来归，太祖授行唐令。丙子，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盗发地而啖其人，顺擒数百人杀之。朝廷升曲阳为恆州，以顺为安抚使。金将武仙据真定，帅众来攻，顺与战，大败之，赐金虎符，加镇国上将军、恆州等处都元帅。庚辰，武仙屯兵于黄、尧两山，顺及弟常又击败之。时西京郝道章，阴结武仙，抄掠州县，顺擒道章杀之，仙退真定以自保。顺从木华黎攻之，败之于王柳口，仙遂弃真定南走。以功，赐顺名察纳合兒，升骠骑卫上将军，充山前都元帅；弟常，赐名金那合兒。辛卯春，从太宗攻河南诸郡，招降民十余万，以顺知中山府。己亥，佩金符，为行军万户，管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从大军破归德府，留顺戍之。丁未，驻师五河口，宋兵夜袭营，顺掩杀其众，生获十五人。癸丑，攻涟水。甲寅，举部属肖撤八、耨邻之功以奏，上赐肖撤八、耨邻金银符，仍隶麾下。丙辰春，顺卒，年七十四。

子浃，袭职。己未，从世祖渡江，围鄂州，有战功。中统元年，世祖即位，浃以所部张宣等十二人奏闻于朝，遂以金银符赐之。三年，围李璮，还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赐虎符，授金州招讨副使，后又迁怀远大将军、金州万户。十三年，改襄阳管军万户。三月，以枢密院奏，行淮西总管万户府事，守庐州。十四年，移龙兴，仍管领本翼军人。十五年，复为管军万户，攻赣州崖石寨、太平岩贼有功。十七年，升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镇龙兴诸路，兼管本万户府事，赐银? <□ ⁸. 拥疗穑□惺Π彳□Ц□哉蛑□ 6 □□荒辏□□Ц□眨□次□蚧A 6 □□□辏□逶□祷 7. □□□榈峦蚧B□蚴丶□病N醇福□沉旖□鞲魍蚧B□□□咔□□愣□□捕□亍 4 蟮氯□曜洌□

昶呤□摺Ｔ□ü□辖□□ 1. 蓖ピ□Ц□荚□Ａ 11. ぞ□□贩飧哐艨す□□窒迕簟Ｗ尤偃剩□□迤浠 7. □□□□浣□□ 9. 榈峦蚧Ｂ□蚬愣□葜荩□姓渭玻□蝗问隆Ｗ庸嵯□ 9 嶙洌□邮恐蚁□Ｊ恐易洌□游南□?

顺族弟琮。琮，太祖时从族兄行唐元帅常来降。岁乙酉，金降将武仙复据真定叛，琮败之于黄台。癸巳，从元帅倾盏灭金于蔡，有功，真定五路万户选充总管府推官。寻奉旨，赐金符，授管军总押，管领七路兵马，镇徐州。宋兵入境，琮战却之。己亥，从大将察罕攻滁州，力战，流矢中脐，明年卒。子泽袭，移镇颍州。宋兵攻颍，泽战败之。至元四年，从元帅阿术克平塞寨及老鸦山。十一年，从沙洋夺六舰，皆论功受赏有差。十二年，授武德将军、管军总管，从攻潭州及静江，累官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郴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二十二年，改授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寻迁颍州翼。会徽州绩溪县盗起，泽讨平之。二十八年，移镇杭州，卒。子元谦，袭为颍州万户。元谦卒，子祺袭。祺卒，子忠袭。

○王善子庆端附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监本县酒务，以孝行称。善资仪雄伟，其音若钟，多智略，尤精骑射。金贞祐播迁，田畴荒芜，人无所得食，善求食以奉母。乙亥，群盗蜂起，众推善为长。善约束有法，备御有方，盗不能犯，擢本县主簿。戊寅，权中山府治中。时武仙镇真定，阴蓄异志，忌善威名，密令知府李济、府判郭安图之。己卯秋，济、安张宴伏兵，召善计事。善觉，即还治众，仓卒得八十人，慷慨与盟，人争自奋，遂诛济、安。乃谕其党曰："造衅者，李、郭耳，余无所问。"善夜卧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累汝家，当取吾首献帅府。"众曰："公何为出此言，我辈惟有效死而已。"遂率众来归，授金符，同知中山府事。是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仙遣将率精锐二千拒战，善擒斩之。仙走获鹿，委其佐段琛城守，复战拔之，入据其城，军势大振，自中山以南，降州郡四十二。庚辰，迁中山真定等路招讨使，寻加右副元帅、骠骑大将军，屯藁城。壬午，升藁城为匡国军，以善行帅府事。癸未，进金吾卫大将军、左副元帅。仙穷迫请降，诏命复旧镇。善奏："仙狼子野心，终必反覆，请修城隍备之。"未几，仙果叛，率众来攻。火及西门，善出战，却之。仙使其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夺之，俾复故业。仙自是不敢复入真定，其部曲多来降。丙戌，以功赐金虎符，仍行帅府事。壬辰，从征河南，至郑州。州将马伯坚素闻善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帅在军中否？愿以城降之。"善直前，免胄与语，伯坚果率众出降。善令军中秋毫无犯，民皆按堵，愿从善北渡者以万

计，授之土田，以安集之。丙申，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辛丑，授知中山府事。属县新乐，地居冲要，迎送供给，倍于他县，皆取于民。善均其劳逸，所征或未给，辄出家赀代输，民德之。又放家僮五百人为民，咸怀其恩。癸卯卒，年六十一。皇庆元年，赠银青荣禄大夫、司徒，追封冀国公，谥武靖。子庆渊，为行军千户，征淮南死；次庆端。

庆端字正甫，初为郡筦库，进水军提领，训练士卒，常如临敌。败李璮于老僧口，以功佩金符，为千户。监筑大都城。移戍清口，宋兵来攻，守将战死，城欲陷，庆端拔刀誓众，裹创力战，城得以全。群盗四起，复击走之。进武节将军、管军总管，领左右中卫兵。从世祖北征，还，迁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侍卫军都指挥使，建威武营，以处卫兵，经画田庐，使各安业。别立神锋军，亲教以蹶张弩技，作整暇堂、犀利局。浚渠构室，如治家事。至元十九年，改詹事丞。时有司欲就威武贷粟数万石，济饥民。裕宗在东宫，以问庆端，庆端对曰：“兵民等耳，何间焉?奔疵□胫□5鄢⑶步□桃钩鏊挪欤□□咦渌□矗□□桃允蹈妫□湓唬骸熬□形T□□□睿□恢□渌□！苯□桃晕牛□凵鸵院邗豸谩＜扒渍髂搜眨□□於艘运□看印Ｊ蹦炅□□啵□胧孔渫□士啵□缭蜻Ъ字幢□□校□刮圆唤庖拢□驹蛸率孔湮□□校□韵囗□ā∪鞫□□Γ□於嗽藁□佣唷３勺诩次唬□垡泶鞴Γ□萁鹞嵛郎辖□□⒅惺橛邑□□谢照□笔梗□媛「９□蠖纪□朗梗□□鬃实麓蠓颉４蟮露□辏□尤俾淮蠓颉⑵秸抡□隆①菔槭嗝茉菏拢□媸谷绻省Ｒ约沧洹?

○杜丰

杜丰，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父珪，以积德好施，乡称善人。丰少有大志，倜傥不群，通兵法。仕金，为平遥义军谋克，佩银符。太祖取太原，丰率所部来降。皇舅按赤那延授兵马都提控。从国王按察兒攻平阳，先登。克绛州、解州诸堡，招集流民三万余家。以功赐金虎符，升征行元帅左监军。金人南遁，遂以丰守河北。庚辰，上党公张开以万众寇汾州，丰率精骑五千败之。从国王阿察兒，下怀孟，破温谷、木涧等寨，辄先登。攻洪洞西山。斩首六百余级。攻松平山，破之，贼坠崖死以万计，获生口甚众。金将武仙等往来钞掠平阳、太原间，行路梗塞。壬午，授丰龙虎卫上将军、河东南北路兵马都元帅，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俘获千余人。丙戌，从按赤那延攻益都，金守将突围出。丰战扼之，斩首千级，捕虏二十人，益都下，遂略地登、莱，降岛民万余。己丑，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铜鞮、武乡、襄垣、绵上、沁源诸县皆下。辛卯，命丰抚定平阳、太原、真定及辽、沁未降山寨，皆平之。乙未，升沁州长官，长官者，国初高爵也。在沁十余年，宽徭薄

赋，劝课农桑，民以富足。丁未，请老。丙辰，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沁人立祠，岁时祀焉。

子三人：思明，思忠，思敬。思敬事世祖潜邸，由平阳路同知累迁治书侍御史。阿合马败，台臣皆罢去，思敬以帝所眷知，独留。出为安西路总管，佥陕西行省事，历汴梁总管，再入中台为侍御史。时桑哥以罪诛，风纪为之振肃。未几，拜参知政事，改四川行省左丞，不赴，升中书左丞。致仕，年八十六卒，谥文定。

○石抹孛迭兒

石抹孛迭兒，契丹人。父桃叶兒，徙霸州。孛迭兒仕金，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师、国王木华黎率师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木华黎察其智勇，奇之，擢为千户。岁甲戌，从木华黎覲太祖于雄州，佩以银符，充汉军都统。帝次牛阑山，欲尽戮汉军，木华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释之，因请隶麾下，从平高州。乙亥，授左监军，佩金符，与北京都元帅吾也兒，分领锦州红罗山、北京东路汉军二万。又从夺忽阑阁里必徇地山东、大名。比至洺州，城守甚坚，师不得进，孛迭兒不避矢石，率众先登，遂拔之。丁丑，从平益都、沂、密、莱、淄。戊寅，从定太原、忻、代、平阳、吉、隰、岢岚、汾、石、绛州、河中、潞、泽、辽、沁。辛巳，木华黎承制升孛迭兒为龙虎卫上将军、霸州等路元帅，佩金虎符，以黑军镇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兵士屯田，且耕且战，披荆棘，立庐舍，数年之间，城市悉完，为燕京外蔽。庚寅，朝太宗于行在所，赐金符。辛卯，从国王塔思征河南。癸巳，从讨万奴于辽东，平之。孛迭兒始从征伐，及后为将，大小百战，所至有功，年七十，以疾卒于官。子糺查剌、查茶剌。

○贾塔剌浑

贾塔剌浑，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砲者籍为兵，授塔剌浑四路总押，佩金符以将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左监军，便宜行事。师还，驻谦。谦州，即古乌孙国也。岁己丑，将所部及契丹、女直、唐兀、汉兵，攻斡脱剌兒城。塔剌浑督诸军，穴城先入，破之，即军中拜元帅，改银青荣禄大夫。从睿宗入散关，略关外四州，经兴元，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鼓行而东，河南平。升金紫光禄大夫、总领都元帅。从大帅太赤攻徐、邳，平之。十六年，卒。

子抄兒赤袭，从诸王也孙哥、塔察兒南征。戊午，卒于军。子冀驴袭，卒。弟六十八袭。至元五年，诸军围襄樊。九年，六十八帅所部戍骆驼岭一字城，立砲樊城南，不发，以怠敌心，俄帅锐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以功赐银币、鞍马、弓矢。十一年，诸军南征，渡江。明年，加宣武将军。宋常州守臣姚□坚守不下，六十八发砲摧其城壁，以纳诸军。宋援兵突至，力战却之。常州既克，帅府令总新附砲手军。临安降，加怀远大将军，从诸军追宋二王至海，下三十余城。十四年，加昭勇大将军。十五年，领南军精锐者入卫，加辅国上将军。十八年，论功，授奉国上将军，管领砲手军都元帅。二十年，罢都元帅，更授砲手军匠万户，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卒。

○奥敦世英

奥敦世英，女真人也。其先世仕金，为淄州刺史。岁癸酉，太祖兵下山东，淄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皆授以万户。世英倜傥有武略，由万户迁德兴府尹。时金经略使苗道润率众欲复山西，世英与战，克之，将尽杀所俘，其母责之曰："汝华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尔，驱之死战，何忍杀之耶?彼熘埂J烙4.邮□镅膊慷厂澹□溆诰□?

保和由万户升昭勇大将军、德兴府元帅，锡虎符，改雄州总管。寻以元帅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改真定路劝农事，兼领诸署，赐居第、戎器、裘马，给户，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保和四子：希恺，希元，希鲁，希尹。

希恺袭劝农事，皇太后锡以锦服，曰："无坠汝世业。"郡县有水旱，必力请蠲租调，民赖之。南征时，置军储仓于汴、卫，岁输河北诸路粟以实之，分冬月三限，失终限者死，吏征敛舞法，民甚苦之。希恺知其弊，蠲烦苛而民不扰。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希恺至，为束约，健讼之俗为变。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希恺悉夺归之，军无怨言。至元二年，迁顺天治中。三月，改顺德。又逾月，升知河中府，秩满归调。时阿合马专政，官以贿成，希恺不往见之，降武德将军，知景州，数月卒。希元，彰德漕运使。希鲁，澧州路总管。希尹，中统三年，李璮叛济南，世祖命丞相史天泽讨之。希尹谒天泽，面陈利害，愿击贼自效。试其骑射，壮之，命充真定路行军千户。与贼战，矢无虚发，贼败走入城中，诸王哈必赤赏银五十两。希尹请筑外城围之，深沟高垒，俟其粮绝，不战而坐待其困，天泽从之。璮既就擒，至元十一年，枢密录其功，自右卫经历六迁至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卒。

○田雄

田雄，字毅英，北京人也。幼孤，能树立，以骁勇善骑射知名，金末署军都统。岁辛未，太祖军至北京，雄率众出降。太祖以雄隶太师、国王木华黎麾下，从征兴中、广宁诸郡，定府州县二十有九，平锦州张鲸兄弟之乱，从攻柏乡、邢、相。辛巳，从攻鄜、坊、绥、葭诸州有功，木华黎承制授雄隰、吉州刺史，兼镇戎军节度使，行都元帅府事，平汾西霍山诸栅。壬午，以木华黎命，授河中帅，听石天应节制。太宗时，从攻西和、兴元诸州；又从攻夔、万诸州。论功尤最，赐金符，授行军千户，召为御前先锋。顷之，使攻破桢州雷家堡。奉旨招纳河南降附，得户十三万七千有奇，民皆按堵。而别部将校纵兵虏掠，民惶惧悔降，雄力为救护，至出己财与之，民得免于害。癸巳，授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时关中苦于兵革，郡县萧然。雄披荆棘，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徕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来附者日众。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事闻，赐金符。定宗时，入觐于和林。以疾卒，年五十八。后追封西秦王。

子八人，大明袭职，知京兆等路都总管府事。

○张拔都

张拔都，昌平人。岁辛未，太祖南征，拔都率众来附，愿为前驱，遂留备宿卫。从近臣汉都虎西征回纥、河西诸蕃，道陇、蜀入洛，屡战，流矢中颊，不少却。帝闻而壮之，赐名拔都，自是汉都虎亦专任之。甲午，金亡，以汉都虎为砲手诸色军民人匠都元帅，守真定。汉都虎卒，无子，以拔都代之。及汉都虎兄子赡阇少长，拔都请于朝，归其政而终老焉。

子忙古台，从宪宗攻蜀钓鱼山、苦竹二垒，冒犯矢石，屡挫而不沮，遂以勇敢闻。中统元年，赐银符，预议砲手军府事。寻易金符，为行军千户，从征襄樊有功，卒。子世泽袭，从丞相伯颜南征，大小十余战，皆有功。又从平广西。明年，收琼、万诸州，拜宣武将军、行军总管。未几，迁副万户，加明威将军。从镇南王脱欢伐交趾，既还，及再举，将校旧尝往者，许留恤之。有脱欢者，当行，适病，不能起，世泽曰：“吾祖父以武勇称，吾蒙其余泽，荷国厚恩，当输忠王室，增光前人，岂可苟为自安计耶?绷η氪□□？□梗□朔□湟逶啤?

○张荣

张荣，清州人，后徙鄢陵。岁甲戌，从太保明安降，太祖赐虎符，授怀远大将军、元帅左都监。乙亥正月，奉旨略东平、益都诸郡。戊寅，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庚辰八月，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癸未七月，升镇国上将军、砲水手元帅。甲申七月，从征河西。乙酉，从征关西五路。十月，攻凤翔，砲伤右髀，帝命赐银三十锭，养病于云内州。庚寅七月卒，年七十三。

子奴婢，袭佩虎符、砲水手元帅，领诸色军匠。太宗伐金，命由关西小口附金昌州等郡。乙未，金亡。戊戌，授怀远大将军。癸卯三月，升辅国大将军。甲辰二月，领蒙古、汉军，守钧州。戊申九月，宋兵袭钧州，奴婢拒战，大败宋师。己酉十一月，复与宋兵战，流矢中右臂。中统三年卒，年七十五。子君佐，袭佩虎符、砲水手元帅，戍蔡州。五年，都元帅阿术命将砲手兵攻襄阳。至元八年，调守襄阳一字城、橐驼岭，攻南门牛角堡，破之。攻樊城，亲立砲摧其角楼，樊城破。十年，襄阳降。参政阿鲁海牙以宋降将吕文焕入朝，奉旨召蒙古、汉人万户凡二十人陛见，各以功受赐。帝亲谕之，令还镇。十一年，从军下汉江，至沙洋。丞相伯颜命率砲手军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几尽，遂破之，赐以良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阳逻堡，破之。十二年，从大军与宋将孙虎臣战于丁家洲，复从丞相阿术攻扬州，是年冬，又从诸军破常州。十三年，升怀远大将军，仍砲水手元帅。秋，君佐屯军真、扬间，绝宋粮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统姜才弃城走，扬州平，以君佐为安庆府安抚司军民达鲁花赤。十四年春，安庆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贼将攻安庆，君佐密察知之。时城中军仅数百人，君佐命搤贼出没要道，贼不敢入，乃寇黄州。行省命君佐率众复黄州，因以为黄州达鲁花赤。十五年，加镇国上将军，仍砲水手元帅。十九年，命率新附汉军万人，修胶西闸坝，以通漕运。二十一年，兼海道运粮事，是年卒。

○赵天锡贲亨

赵天锡，字受之，冠氏人。属金季兵起，其祖以财雄乡里，为众所归。贞祐之乱，父林保冠氏有功，授冠氏丞，俄升为令。大安末，天锡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洺水县酒。太祖遣兵南下，防御使苏政以为冠氏令，乃挈县人壁桃源、天平诸山。岁辛巳春，归行台东平严实。实素知天锡名，遂擢隶帐下，从征上党，以功授冠氏令，俄迁元帅左都监，兼令如故。甲申，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冠氏元帅李全降之，人心颇?Ｌ湖□钪诠蒙俦芷浞妫□酝己缶伲□寺式□敉□来蠼□美锖＞□Ｎ醇福□埔灞

笥谡娑ǎ□谧蟾痹□A⑼□□竺□繁□矶甲芄苁隆@钊□诖竺□□崞渌□沾唬□山鸷幽洗右酥Y茫□找匀」谑衔□隆L煳□空介□ぁR蝗眨□米越□蛉死垂ィ□煳□仕朗砍顺牵□φ饺□缫梗□枚炔荒芟拢□朔琏捕萑ァ＜撼螅□□性谒□□媳忝袷拢□炮□又□N煨纾□魉危□Iナ□□11.萍洌□徊』梗□溆诠谑希□晡迨□W恿□耍□诤嗨谩?

贲亨字文甫，袭行军千户。己未，从国兵渡江攻鄂，有功。至元五年，总管山东诸翼军，征宋，攻襄樊。贲亨出抄蕲、黄，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写山寨，修白河新城。七年，偕元帅刘整朝京师，命为征行千户，赐金符及衣带鞍马。攻樊城，冒矢石，拥盾先登，破之。十一年，修东、西正阳城。三月，败夏贵于淮，益以济南、汴梁二路新军。十二年正月，从攻镇江，与宋将孙虎臣、张世杰大战于焦山，杀掠甚众。十三年，江南平，以功升宣武将军。十四年，授虎符、怀远大将军、处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未行，适盗发澉浦，行省檄为招讨使，率兵平之。未几，处州青田县季文龙、章焱杀赵知府以叛，贲亨获其党，始知七县俱反，季文龙自署为两浙安抚使，据处州天庆观。贲亨率众围之，将骑士三百阵于下河门。贼出战，以精骑蹂之，遂弃城突围散走，斩首三级。贲亨入城，乃招散亡，立官府。章焱复合二万众来攻，阵恶溪南。贲亨分兵拒守，自将精锐乱流冲击，属万户忽都台以援兵至，自巳至亥，贼方退，文龙溺死。忽都台以处即乱山为州，无城壁可恃，且反侧，欲屠之，贲亨曰：“我受命来监此郡，贼固可杀，良民何辜?辈淮印＝□柯猜幼优□鸩□□诤嗖兜贸□收哒戎□□愿髑笏□Щ怪□□菝裨梅□Ｊ□迥辏□□□卣湃□撕现诙□颍□鼻煸□卮锫郴ǔ嘁菜偬▌海□彝榔浼摇ｊ诤嘟□锸课灏偻□郑□朐艚□Ｏ确妗3.率偕饺□в嗳苏接诟≡葡纾□妒兹□儆嗉丁Ｈ□司□谙匚鳎□羧□骄惆堋＞□梗□糁谒□骄闵璺□□诤嘣癫阶滏绾氛呤骨埃□舨桓医□＜榷□橹菰舫虑Φ□鄱□蛉耍□觳□侗□□嗑廴□□酥□□□诤嗲昂笳妒兹□в嗉叮□て街□Ｊ□吣辏□拇χ萋饭芫□蚧Ａ６□□□辏□构谑希□洌□晡迨□摺?

列传第三十九

○张晋亨好古

张晋亨，字进卿，冀州南宫人也。其兄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颢，以冀州数道之众，附严实于青崖，后从实来归，进颢安武军节度使，西征，战没。岁戊寅，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署晋亨袭颢爵。晋亨涉猎书史，小心畏慎，临事周密，实器之，以女妻焉。实征泽、潞，偏将李信、晁海相继降于宋，晋亨跋涉险阻，昼伏夜行，仅免于难。实遣子忠贞入质，命晋亨与俱。丁亥，从国王孛罗征益都，以功迁昭毅大将军，领恩州刺史，兼行台马步军都总领，再迁镇国大将军。实征淮楚、河南，晋亨皆从。甲午，从实入觐，命为东平路行军千户。围安庆，其守将走，邀击之，斩首百级，俘获无算。攻光之定城，俘其将士十有五人。略信阳，执复州将金之才。攻六安，拔之。大小数十战，策功居多。

实卒，其子忠济奏晋亨权知东平府事。东平贡赋率倍他道，迎送供亿，簿书狱讼，日不暇给，历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宪宗即位，从忠济入觐。时包银制行，朝议户赋银六两，诸道长吏有辄请试行于民者，晋亨面责之曰："诸君职在亲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颜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归，事不克济，罪当何如！且五方土产各异，随其产为赋，则民便而易足，必责输银，虽破民之产，有不能办者。"大臣以闻，明日召见，如其言以对。帝是之，乃得蠲户额三之一，仍听民输他物，遂为定制。欲赐晋亨金虎符，辞曰："虎符，国之名器，长一道者所佩，臣隶忠济麾下，复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赐玺书、金符，恩州管民万户。中统三年，李璮叛，晋亨从严忠范战于遥墙泺，胜之，改本道奥鲁万户。四年，授金虎符，分将本道兵，充万户，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闲旷，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列营，以时种艺，选千夫长督劝之，事成，期年皆获其利。至元八年，改怀远大将军、淄莱路总管，寻兼军事。十一年，诏伐宋，晋亨在选中，闻命就道，曰："此报效之秋也。"分道由安庆渡江，丞相伯颜留之戍镇江，兼与民政，壹以镇静为务，战焦山、瓜洲，皆有功。十三年，卒于官。子好古。

好古字信甫，少读书，善属文，器识宏远，勇而有谋。父晋亨权知东平府事，严忠济承制以好古权其父军，戍宿州。戊午，奏真授行军千

户，攻樊城，身中流矢，战不少却，主将旌其功，赏银百两。略扬，循泰兴、海门而还。击邵伯埭，拔之。从大军攻鄂。中统元年，还宿州，忠济命兼恩州刺史，访民瘼，革吏弊，立为条约。未几，移戍蕲县。李璮叛，据济南，宋人攻蕲，好古率兵迎击，力不敌，死之。时晋亨在济南军中，闻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弟好义袭，下江淮有功。

○王珍

王珍，字国宝，大名南乐人，世为农家。珍慷慨有大志。金末丧乱，所在盗起，南乐人杨铁枪聚众保乡里。太祖遣兵攻破河朔，铁枪以兵应之，行营帅按只署珍军前都弹压。铁枪与金军战死，众推苏椿代领其众。宋将彭义斌帅师侵大名，椿战不利，降之，义斌遂据大名。珍弃其家，间道走还军中，按只嘉其诚，待遇益厚，以为假子。复从速鲁忽击走义斌，苏椿以大名降，珍妻子故在，珍语之曰："吾非弃汝辈，诚不以私爱夺吾报国之心耳。"闻者称叹。授镇国上将军、大名路治中、军前行元帅府事。俄以取宁海、胙城功，迁辅国上将军，复授统摄开曹滑浚等处行元帅府事，兼大名路安抚使。苏椿复欲叛归金，珍觉之，与元帅梁仲先发兵攻椿，椿开南门而遁。国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骠骑卫上将军、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马都元帅。从速不台经略河南，破金将武仙于郑州，复与金人战于萧县，斩其将。顷之，仲死，国王命仲妻冉守真权行省事，珍为大名路尚书省下都元帅，将其军。国用安据徐、邳，珍从太赤及阿术鲁攻拔之，授同佥大名行省事。从军伐宋，破光州、枣阳、庐、寿、滁州，珍常身先诸将，屡有功。宋城五河口，珍帅死士二十人夺之，宋人遁，乘胜进师，连破濠、泗、涡口。岁庚子，入见太宗，授总帅本路军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于帝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已而朝廷议分蒙古、汉军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候，宋兵不敢犯。己酉，入朝定宗，进本路征行万户，加金虎符。在镇九年，卒，年六十五。

子文干，善骑射，袭为行军万户。己未，从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赐以良马、金帛。李璮叛，从哈必赤讨平之，哈必赤论功，语以官赏，文干对曰："增秩则荣及一身，赐金则恩逮麾下。"乃以白金二千两、器皿百事、杂彩数百缣赏之，文干悉颁之军中。中统三年，制："父兄弟子并仕同途者，罢其弟子。"文干弟文礼为千户，文干自陈，愿解己官而留文礼，诏从之。改同知大名路总管府事，累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升佥东川行枢密院事，历全州、卫辉、东平总管，改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发其箧中，钱

仅七缗，贫不能归葬，人以此称之。

○杨杰只哥

杨杰只哥，燕京宝坻人，家世业农。杰只哥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赵，率族属降附。从攻辽左，及从元帅阿术鲁定西夏诸部，有功。己丑，睿宗赐以金币，命从阿术鲁攻信安。阿术鲁知其材略出诸将右，命裁决军务。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帅张进数月不降，杰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师进不得利，退不得归，不若往说之。"进见其来，怒曰："吾已斩二使，汝不惧死耶？"杰只哥无惧色，从容言曰："今齐、鲁、燕、赵，地方数千里，郡邑闻风纳降，独君恃此一城，内无军储，外无兵援，亡可立待。为君计者，不如请降，可以保富贵而免死亡。"进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辛卯，大名守苏椿叛，讨获之，众议屠城，杰只哥曰："怒一人而族万家，非招来之道也。"众是其言。由是滑、浚等州，闻风纳款。壬辰，师次徐州，阻河不得济。杰只哥探知有贼兵操舟楫伏草泽中，率劲卒数人，凭河击之，悉夺舟楫，众遂得渡，获河南诸郡降人三万余户。进攻徐州，金将国用安拒战，杰只哥率百余骑突入阵中，迎击于后，大败之，擒一将而还。皇太弟国王驻兵河上，见之，赐名拔都，授金符，命总管新附军民。乙未，太宗特赐杰只哥种田民户租赋。丁酉，从阿术鲁攻归德，杰只哥麾诸将缚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由是进攻，得五州十县四堡二寨。己亥，宋兵至，已登归德城，杰只哥率众拒战，败之。率舟师追击，转战中流，溺死，年四十。

子孝先、孝友。孝先，佥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孝友，镇江路总管。

○刘通

刘通，字仲达，东平齐河人也。初从严实来归，继从收濮、曹、相、潞、定陶、楚丘。实荐于太师木华黎，以通为齐河总管，寻授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太宗锡金符，升上千户。宋将彭义斌攻齐河城，率众夜登，通与六七人鼓噪而进，宋人惊惧，坠溺死者甚众。明日复合，围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槊如栉，俄从撤去。宋人惧其向己也，大溃。义斌仅以数骑免。岁丁酉，迁德州等处二万户军民总管。岁丙辰卒。

子复亨，袭为行军千户，从严实略安丰、通、泰、淮、濠、泗、

蕲、黄、安庆诸州。宪宗西征，复亨摄万户，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有功，师还，兼德州军民总管。中统元年，奉旨戍和林，还，授虎符，进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李璮叛，遣使招复亨，复亨立斩之。时遣兵讨贼，集济南，乏食，复亨尽出其私蓄以济师，世祖嘉之，赐白金五千两，复亨固辞。至元二年，进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四年，迁右翼。九年，加昭勇大将军、凤州等处经略使。十年，迁征东左副都元帅，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还，招降淮南诸郡邑。十二年，授昭信路总管。十四年，迁黄州宣慰使。十五年，改太平路总管，俄授镇国上将军，为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帅。二十年，加奉国上将军。三月，卒。

子五人：浩，泽，澧，渊，淮。浩，中统四年袭千户，至元八年殁于兵。泽，由近侍出为荆湖北道宣慰使。澧，知长宁州。俱蚤卒。渊，至元十一年，佩金符，授进义副尉，为徐、邳屯田总管下丁庄千户。九月，领兵巡逻泗州，至淮河九里湾，遇宋军，战胜，夺其船三十余艘。十二年三月，与宋安抚硃焕战于清河，败之，擒十四人，夺其辎重。九月，从右丞别乞里迷失攻淮安。十三年，与宋人战昭信军南靖平山。俱有功。十四年，北觐，进武略将军、管军总管。十五年，从元帅张弘范征闽、广、漳、韶诸州，以功授武德将军。十六年，从攻崖山，弘范命渊领后翼军，水战有功。十七年，进安远大将军，为副招讨。二十一年，迁颍州副万户。二十四年，从征交趾，镇南王脱欢命领水步军二万攻万劫江，擒十六人。继攻灵山城，贼众迎敌，大败之，师还。二十八年，捕寇浙东，获其酋长三人。三十一年，兼领绍兴浙江五翼军，守杭州，继以疾卒，大德十一年卒。子无晦，至大元年，袭授昭信校尉、颍州副万户，俄进武德将军。延祐五年，以病免。六年，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镇抚。泰定四年，加宣武将军。

○岳存

岳存，字彦诚，大名冠氏人。初归东平严实，承制授存武德将军、帅府都总领，保冠氏。会金从宜郑倜复据大名，距冠氏仅三十里，遣兵来攻。倜不得志，复自将万人合围，其势甚张。存率死士百余，突出西门，勇气十倍。金人退走，存追之，越境乃还。岁己丑，从严实及武仙战于彰德西，败之，迁明威将军，行冠氏主簿。明年，存率骑兵二百、步卒三百，自彰德北还。至开州南，与金将张开遇。开众万余，存军依大林，戒其军曰："彼众我寡，不可轻动，当听吾鼓声为节。"乃命骑士居前，步卒次之，与敌相去仅二十步，一鼓作气，无不一当百。开众大溃，追二十余里，不损一卒而还。破河南，攻淮、汉，无役不与。辛

丑，升本县丞。庚戌，移治楚丘，数年，有惠政。乙卯，告老退休田里。中统三年，以疾卒，年六十九。

子天祯，袭父职冠氏县军民弹压，从围襄樊，帅府承制授管军百户，修立百丈山、鹿门等堡。天祯率锐士，冒矢石，从樊城东北先登，为檑木所伤，堕地，复蹑梯以登，手刃数人。筑正阳东西城，及于镇江造战船，天祯咸董其役。战焦山，平奉化贼，录功升管军千户。江南平，从元帅张弘范觐帝于柳林，赐金锦、银鞍勒。授昭勇大将军、福州路总管，平尤溪贼。秩满，改吉州，平永新贼，后迁赣州。七年，迁建康，首定救荒之政，民立碑以纪遗爱焉。至大二年，卒于建康，年七十二。子果，会昌州同知。

○张子良懋

张子良，字汉臣，涿州范阳人。金末四方兵起，所在募兵自保。子良率千余人入燕、蓟间，耕稼已绝，遂聚州人，阻水，治舟筏，取蒲鱼自给，从之者众，至不能容。子良部勒定兴、新城数万口，就食东平，东平守纳之。久之，守弃东平还汴，檄子良南屯宿州，又南屯寿州。夏全劫其民出鸡口，李敏据州。子良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走归宿，因以宿帅之众夺全所劫老幼数万以还。全怒，连徐、邳之军来攻。子良与宿帅斫其营，全失其军符，走死扬州。时金受重围于汴，声援尽绝，有国用安者，图以涟水之众人援，道阻，游兵不能进。子良与一偏将昼伏夜行，得入汴，达用安意。金君臣以为自天降也，曲赐劳来，凡所欲，皆如用安请，因以徐、宿授子良。明年，子良进米五百石于汴，授荣禄大夫，总管陕西东路兵马，仍治宿州。当是时，令已不行于陕，而用安亦卒不得志。徐、宿之间，民无食者，出城拾□鲁穟以食，子良严兵护之，以防钞掠。猝遇敌，子良被重伤，乃率其众就食泗州。泗守阅兵，将图之，子良与麾下十数人即军中生缚其守。民不欲北归者，欲走傍郡，子良资以舟楫，无敢掠其财物。

岁戊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县、军民十万八千余口，因元帅阿术来归。太宗命为东路都总帅，授银青荣禄大夫，升京东路行尚书省兼都总帅，管领元附军民，进金紫光禄大夫。庚子，赐金符。自兵兴以来，子良转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胜计。癸丑，宪宗命为归德府总管，管领元附军民。中统二年夏四月，世祖命为归德、泗州总管，降虎符，仍管领泗州军民总管。七年，罢元管户，隶诸郡县，改授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八年，卒，年七十八。赠昭勇大将军、佥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谥翼敏。

子二人：长懋，次亨。亨，佩金虎符，为管军千户。子与立袭，卒。子鉴袭。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风。侍子良官京东，故懋领其众，从丞相阿术军，立归德府，以其军镇之。移镇下邳，知归德府事。李璮叛济南，以其兵戍蔡州。中统元年，宣授泗州军总把，佩金符。至元七年，擢济南诸路新军千户。九年，从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颜南征，其行阵以铧车弩为先，而众军继之。懋以勇鸷，将弩前行，凡所过山川道路险狭，通梁筏，平堑阱，安营设伏，出纳奇计，伯颜信用之，擢为省都镇抚，水陆并进，其任甚重。师压临安，灭宋，以其主及母后群臣北还。驻瓜洲，伯颜命懋往谕淮西夏贵，副以两介，将骑士直趋合肥。贵出迎，设宾礼。懋示以逆顺祸福，辞旨雄厉，贵受命顿首，上地图、降书。驰还报，伯颜大喜。复令行徇镇巢、安丰、寿春、怀远、淮安、濠等州郡，皆下。复使之遍谕列城军民，使知帝之德意。十三年，懋驰驿至上都，伯颜上其功，宣授懋明威将军、泗州安抚司达鲁花赤。十四年，改安抚司为总管府，置宣慰使以统之，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怀远大将军、吉州路总管。

懋恶衣粝食，率之以俭，慎刑平政，处之以公，新府治，设义仓，虽能吏不过也。部使者刘宣韪之，凡有所惩治，朝至夕报，豪强竦然。郡万户苏良，恃势为暴，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实于宪府，尽诛十虎者，夺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悦。群盗有率众将白昼劫城者，懋闻之，率从骑捣其穴，缚其酋长以归。民之流亡与远郡之来归者数千家，相率为生祠以祀之。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三。赠昭勇大将军、龙兴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谥宣敏。子二人：文焕，以父廕，任承务郎，江州路瑞昌县尹。文炳，三汊河巡检。文焕子珪，初为高安县尹，有异政，由是擢为江西检校，拜南台御史，继为淮西、江西二道廉访佥事，用能世其家云。

○唐庆

唐庆，不知何许人，事太祖，为管军万户。太祖伐金，以庆权元帅左监军。岁丁亥，赐虎符，授龙虎卫上将军，使金。壬辰，太宗复以庆为国信使，取金质子，督岁币，以金曹王来，见帝于官山。七月，使庆再往，令金主黜帝号称臣。金主不听，庆辄以语侵之，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兵入馆舍，杀庆及其弟山禄、兴禄并从行者十七人。既灭金，购求庆尸不得，厚恤其家，赐金五十斤，诏官其子，仍计其家人口，给粮以养焉。

○齐荣显

齐荣显，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荣显幼聪悟，总角与群兒戏，画地为战阵，端坐指挥，各就行列。九岁，代父任为千户，佩金符，从外舅严实来归，屡立战功。攻濠州，宋兵背城为阵，荣显薄之，所向披靡。其属王孝忠力战，中钩戟，荣显断戟拔孝忠出，复逐北，入其郛而还。主帅察罕壮之，赐马铠银器。兵趋五河口，抵大堤，荣显偕数骑前行觇敌，值逻骑数十，从者将退走，荣显曰："彼众我寡，若示以怯，必为所乘。"援弓策马，射杀两人，乃还。进拔五河口，升权行军万户，守宿州。堕马伤股，不能复从军，改提领本路课税，又改本路诸军镇抚，兼提控经历司。值断事官钩校诸路积逋，官吏往往遭诟辱，荣显从容办理，悉为蠲贷。从实入朝，授东平路总管府参议，兼领博州防御使。时十投下议各分所属，不隶东平，荣显力辩于朝，遂止。及攻淮南，道出东平，民间供给，费银二万锭，荣显诣断事官醞之，得折充赋税，民赖以不困。中统元年，谒告侍亲，闲居十年，卒。

○石天禄

石天禄，父珪，山东诸路都元帅，陷金，死节，见《忠义传》。天禄袭爵，孛鲁承制授龙虎卫上将军、东平路元帅，佩金虎符。时宋将彭义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禄与孛里海率兵败之，获义斌。又败金将武仙，屡立战功。丙戌，孛鲁以功奏，迁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帅，镇戍边隅，数与金人战，未尝败北。壬辰，皇太弟拖雷南渡河，天禄为前锋，战退金兵，夺战船数艘。夜至归德城下，袭其营，杀三百余人。金将陈防御出兵追围天禄，天禄溃围复战，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所过望风附降。癸巳秋九月，破考城，复围归德。冬十二月，归德降。甲午，入觐，改授征行千户，济、兖、单三州管民总管。乙未，从扎剌温火兒赤渡淮，攻随州，至襄阳夹河寨，战退宋兵，扎剌温火兒赤赏以战马。又从攻蕲、黄，功居其首。时诏天禄括户东平，军民赋税并依天禄已括籍册，严实不得科收。天禄以病不任职，以子兴祖袭。明年，天禄卒，年五十四。

子十人，兴祖袭千户，官武略将军。己未，从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由宿州率兵抄沿淮诸郡，获宋觇伺者十余辈，统军司赏马二十匹、银五百两、锦二十端。十二年，攻常州，为先锋，功在诸将上。宋亡，第功，升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戍温州。土贼林大年等构乱，出兵围之，斩首千余级，招辑南溪山寨归农者三万余户。十六年，升显武将军，佩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卒于军。子璡嗣。

○石抹阿辛

石抹阿辛，迪列纥氏。岁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万二千余户来归，太师、国王木华黎奏授镇国上将军、御史大夫。从击蠡州，死焉。

子查剌，仍以御史大夫领黑军。初，其父阿辛所将军，皆猛士，衣黑为号，故曰黑军。岁己卯，诏黑军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阳、隰、吉、岢岚间。顷之南征，以黑军为前列。与南兵遇于河，查剌大呼驰之，陷其阵，渡河再战，尽殪之，所遇城邑争先款附，长驱捣汴州，入自仁和门，收图籍，振旅而还。论功，黑军为最。及从国王军征万奴，围南京，城坚如立铁，查剌命偏将先警其东北，亲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橹，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遂克南京。诘旦，木华黎解锦衣赏之。累授真定路达鲁花赤，卒于柳城。子库禄满袭职，从攻襄樊，与从弟度剌立云梯冲其堞，度剌死焉。中统三年，库禄满从征李璮，先登，飞矢中额而卒。

○刘斌思敬

刘斌，济南历城县人。少孤，鞠于大父。有勇力，从济南张荣起兵，为管军千户。岁壬辰，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统。攻睢阳军，军杏堆，距陈州七十里。闻陈整军于近郊，斌率众夜破之。又击走太康守兵，擒其将，三日，太康陷。荣言于帅阿术鲁曰："太康之平，摧其锋者，斌也。"移屯襄阳，军乏食，斌知青陵多积谷，前阻大泽，水深不可涉，陈可取状。众难之，斌叱之曰："彼恃险，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骑夜发，获敌人，使道之前。行污泽中五十余里，遇敌兵，斌舍马挥槊突敌，败之，得其粮数千斛。迁官知中外诸军事，从攻六安，先登，破其城。癸卯，擢济南推官。辛亥，授本道左副元帅。乙卯，升济南新旧军万户，移镇邳州，宋将惮之。己未，病，谓其子曰："居官当廉正自守，毋黩货以丧身败家。"语毕而逝，年六十有二。赠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彭城郡公，谥武庄。子思敬。

思敬，赐名哈八兒都，袭父职，为征行千户。世祖南征，从董文炳攻台山寨，先登，中流矢，伤甚，帝亲劳赐酒，易金符。中统二年，授武卫军千户。从讨李璮，赐银六十锭。四年，授济南武卫军总管，捕盗有功，又赐银千两。至元三年，授怀远大将军、侍卫亲军左翼副都指挥使。四年，命筑京城。八年，授广威将军、西川副统军，佩金虎符。九年，宋嘉定守臣昝万寿乘虚攻成都，哈八兒都邀击，败之。战于青城，宋兵大败，夺所俘二千人还。十二年，转同佥行枢密院事，复攻嘉定，

取之。泸、叙、忠、涪诸部，及巴县筹胜、龟云、石笋等寨十九族，及西南夷五十六部，悉来降。十三年，围重庆，败宋将张万，得其舟百余。六月，泸州复叛，哈八兒都妻子没焉。乃率兵讨擒其将任庆，攻破盘山寨，俘九千余户，又获其将刘雄及王世昌等。夜入东门，巷战，杀王安抚等，遂克泸州。复攻重庆，其将赵牛子降，禽守臣张珏。十六年，蜀平，拜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行省罢，改四川北道宣慰使。十七年，授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治吉、赣盗，民赖以安。二十年卒，年五十三。赠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国，封滨国公，谥忠肃。子思恭，字安道，累官昭毅大将军、右卫亲军都指挥使。思义，宣武将军、昌国州军民达鲁花赤。

○赵柔

赵柔，涞水人。有胆略，善骑射，好施予。金末避兵西山，栅险以保乡井。时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亦各聚众数千，闻柔信义，共推为长。柔明号令，严约束，重赏罚，为众所服。岁癸酉，太祖遣兵破紫荆关，柔以其众降，行省八札奏闻，以柔为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丙戌，群盗并起，柔单骑遍入诸栅，说降其众，以功迁龙虎卫上将军、真定涿等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总管。庚寅，太宗命兼管诸处打捕总管。丙申，加金紫光禄大夫，卒。至顺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谥庄靖。曾孙世安，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

列传第四十

○刘敏

刘敏，字有功，宣德青鲁里人。岁壬申，太祖师次山西，敏时年十二，从父母避地德兴禅房山。兵至，父母弃敏走，大将怜而收养之。一日，帝宴诸将于行营，敏随之入，帝见其貌伟，异之，召问所自，俾留宿卫。习国语，阅二岁，能通诸部语，帝嘉之，赐名玉出干，出入禁闼，初为奉御。帝征西辽诸国，破之，又征回回国，破其军二十万，悉收其地，敏皆从行。癸未，授安抚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⑸□馈⑺咎斓仁拢□□晕饔蚬そ城p呕B□吧蕉□⑸轿鞅□浚□⒄骄□□唷Ⅴ枚□芄芨□□悦舸幼佣□伺褰鸱□□□□□ぃ□□糇芷湟郏□陀裼。□褰鸹7.□W嘧衾羲卧□□哺Ц笔梗□叻瓿轿□哺з菔拢□鞔鸵□拢□褰鸱□焕钫槲□文薄３酰□□沙□淖懿枚家兀□醯と司佣啵□渫酵□□幸剐□□嘎用癫疲□俨荒芙□□袈酒淝□□□钪钍小Ｓ郑□烂衩凹□济裎□□咧冢□粝す橹□Ｑ:裣靶抢□撸□□咎焯□肥希恍搜□＃□□□课□□Ａ?

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以便贡输。既成，宴赐甚渥。辛丑春，授行尚书省，诏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俄而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其请。牙鲁瓦赤素刚尚气，耻不得自专，遂俾其属忙哥兒诬敏以流言，敏出手诏示之，乃已。帝闻之，命汉察火兒赤、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复辟李臻为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参赞之力居多。

丙午，定宗即位，诏敏与奥都剌同行省事。辛亥夏六月，宪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与牙鲁瓦赤同政。甲寅，请以子世亨自代，帝许之，赐世亨银章，佩金虎符，赐名塔塔兒台。帝谕世亨以不从命者黜之。又赐其子世济名散祝台，为必阇赤，入宿卫。帝伐宋，幸陕右，敏舆疾请见，帝曰：“卿有疾，不召而来，将有言乎？”敏曰：“臣闻天子出巡，义当扈从，敢辞疾乎！但中原土旷民贫，劳师远伐，恐非计也。”帝弗纳，敏还，退居年丰。世祖南征，过年丰，敏入见，谕之曰：“我太祖励精图治，见而知者惟卿尔。汝春秋高，其汇次以为后法。”未几，病归于燕，夏四月卒，年五十九。

○王檝

王橄，字巨川，凤翔虢县人。父霆，金武节将军、麟游主簿。橄性倜傥，弱冠举进士不第，乃入终南山读书，涉猎孙、吴。泰和中，复下第，诣阙上书，谕当世急务，金主俾给事缙山元帅府。寻用元帅高琪荐，特赐进士出身，授副统军，守涿鹿隘。太祖将兵南下，橄鏖战三日，兵败见执，将戮之，神色不变，太祖问曰："汝曷敢抗我师，独不惧死乎？"对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躯报国，今既偾军，得死为幸?钡垡宥□椭□□诙纪常□逡越鸱□□钫屑□轿骼1□4哟缶□谱暇9兀□′谩⒁住1.Ⅴ荨⒅猩剑□□涡壑荨=诙仁顾镂饧崾夭幌拢□□□氤怯饕曰龈#□馑煲猿墙怠?

甲戌，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从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兵南征，下古北口，攻蓟、云、顺等州，所过迎降，得汉军数万，遂围中都。乙亥，中都降。橄进言曰："国家以仁义取天下，不可失信于民，宜禁虏掠，以慰民望。"时城中绝粒，人相食，乃许军士给粮，入城转粜，故士得金帛，而民获粒食。又议："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宜差官泸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其一，以给农民。"用其说，得数千头，分给近县，民大悦，复业者众。三合、猛安俾橄招谕保定、新城、信安、雄、霸、文安、清、沧诸城，皆望风款附，乃置行司于沧州以镇之。遂从猛安入觐，授银青荣禄大夫，仍前职，兼御史大夫，世袭千户。时河间、清、沧复叛，帝命橄讨之，复命驸马孛秃分蒙古军及糺、汉军三千属橄，遂复河间，得军民万口。孛秃恶其反复，欲尽诛之，橄解之曰："驱群羊使东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歼其渠魁足矣。释此辈，迁之近县，强者使从军，弱者使为农，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杀为?必猛涸唬骸叭昴鼙4吮膊桓捶匆□俊腆v曰："可。"即移文保任之，俱得全活。

帝命阇里毕与皇太弟国王分拨诸侯王城邑，谕阇里毕曰："汉人中若王宣抚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职兼判三司副使。后又命省臣总括归附工匠之数，将俾大臣分掌之。太师阿海具列诸大臣名以闻，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旧人王宣抚可任是职。"遂命橄掌之。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橄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

丙戌，从征西夏。及秦州，夏人尽撤桥梁为备，军阻不得前，帝问诸将，皆不知计所出。橄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军乃得进。戊子，奉监国公主命，领省中都。属盗起信安，结北山盗李密，转掠近县，橄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无备。"引水环城，调度经费，橄自为券，假之贾人，而敛不及民，人心稍安。遣男守谦率军讨诸盗，平之。庚寅，从征关中，长驱入京兆，进克凤翔，请于太宗曰："此臣乡邦也，

愿入城访求亲族。”果得族人数十口以归。壬辰，从攻汴京。癸巳，奉命持国书使宋，以兀鲁剌副之。至宋，宋人甚礼重之，即遣使以金币入贡。前后凡五往，以和议未决，隐忧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赠之，仍遣使归其柩，葬于燕。子六人。

○王守道

王守道，字仲履，其先真定平山人。金亡，群盗并起，州县吏多乘乱贪暴不法，民往往杀令丞及属吏。宣抚司署守道为县尉，众悦之，因转摄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既收大名、泽、潞、怀、孟城邑之未附者，以为府经历。及金恆山公武仙降，署为史天倪副帅，守道谓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有不平，安能郁郁于此！宜先事为备。”天倪不以为然，未几，果为所害。及仙以城反为金，史氏之人与属县旁近豪杰，纳天倪之弟天泽为主帅，攻仙。时史天安在白□，闻变，率兵亦至，遂复真定。仙走保西山诸寨，执守道家人，以重币诱之。守道不顾，日与史氏部曲昆弟征发调度以复仇，卒逐仙遁去。后擢庆源军节度使，天泽为五路万户，署守道行军参谋，兼检察使。庄圣太后以真定为汤沐邑，守道在镇，以幕僚频岁致觐，敷对称旨，得赐金符、锦衣、金钱。中统三年，天泽入拜左丞相，即授真定等路万户府参谋。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颙贵，特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寿国公，谥忠惠。仁宗即位，复加推忠协力秉义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

○高宣

高宣，辽阳人。太宗元年，诏宣为元帅，赐金符，统兵从睿宗攻大名，宣进曰：“今奉命出师，伐罪吊民，愿勿嗜杀，以称上意。”睿宗召元帅术乃谕之，下令军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悦服。四年正月，从破金兵三峰山，降宣者二千馀户，籍以献，立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统之，以宣为都总管，赐金符，仍令子孙世其职。卒。皇庆二年，赠宣力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营国公，谥简僖。

子天锡，事世祖潜邸，为必阇赤，入宿卫，甚见亲幸。中统二年，授以其父官，为鹰坊都总管。四年，改燕京诸路奥鲁总管，迁按察副使，仍兼鹰坊都总管。天锡语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曰：“农桑者，衣食之本，不务本，则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兴，古之王政，莫先于此，愿留意焉。”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以天锡为中都山北道巡行劝农使，兼司农丞。寻迁司农少卿、巡行劝农使，又迁户部侍郎，进嘉议大

夫、兵部尚书，卒。后赠推忠保义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庄懿。

子谅，裕宗初封燕王，以谅为符宝郎，俄命袭其父官，为鹰房都总管。裕宗甚爱之，谓符宝郎董文忠曰：“汝为我奏请，以谅所管民户隶于我，庶得谅尽力为我用。”文忠入奏，帝从之。未几，授谅嘉议大夫，迁兵部尚书。卒。仁宗时，赠推诚保德赞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宣靖。

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丧辞。大德元年，授奉议大夫、章佩监丞。四年，改朝列大夫、利用监丞。八年，升少监。武宗即位，授中议大夫、秘书监丞。仁宗居东宫，召入宿卫。至大三年冬，迁少中大夫、纳绵府达鲁花赤，且谕之曰：“此先世所守旧职也。”皇庆元年春，改授嘉议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进资德大夫，为院使。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谓塔失不花曰：“汝祖尝为司农，今复以授汝。”遂迁荣禄大夫、大司农。英宗居东宫，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华事略》，并画《豳风图》以进。帝览之，奖谕曰：“汝能辅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图书东宫，俾太子时时观? A□辏□募□□菏埂M司佑诩遥□洹?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郓人。少习吏事。金末迁民南渡，玉汝奉其亲从间道还。行台严实入据郓，署玉汝为掾史，稍迁，补行台令史。中书令耶律楚材过东平，奇之，版授东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师，游楚材门，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实年老艰于从戎，玉汝奏请以本府总管代之行。夏津灾，玉汝奏请复其民一岁。济州长官欲以州直隶朝廷，大名长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隶大名，玉汝皆辨正之。戊戌，以东平地分封诸勋贵，裂而为十，各私其入，与有司无相关。玉汝曰：“若是，则严公事业存者无几矣。”夜静，哭于楚材帐后。明日，召问其故，曰：“玉汝为严公之使，今严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无面目还报，将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才恻然良久，使诣帝前陈诉。玉汝进言曰：“严实以三十万户归朝廷，崎岖兵间，三弃其家室，卒无异志，岂与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为直，由是得不分。迁行台知事，仍遥领平阴令。辛丑，实子忠济袭职，授左右司郎中，遂总行台之政。分封之家，以严氏总握其事，颇不自便，定宗即位，皆聚阙下，复欲剖分东平地。是时，众心危疑，将俯首听命，玉汝力排群言，事遂已。宪宗即位，有旨令常赋外，岁出银六两，谓之包

垛银。玉汝曰：“民力不支矣?本缆手盥饭苊窆伲□咧□谙拢□眉跞□种□弧@酃僦亮□⑽郎辖□□⑻□ň□诙仁梗□鎯贾茛苣诠鄄焓梗□湫刑ú我椤Ｈ勺樱□圆∩皇露琶牛□找跃□纷杂椤Ｒ颐□□壹檬谷宋接袢暝唬骸熬□芯靡樱□稍萜穑□□岱钟恰！庇袢昙岽牵□圆我橛Π课□□□坏靡哑鹗邮拢□鑫辶□眨□檬槭鹬茫□廊灰恍隆０嗽录韧□□行窃赏ブ校□讯□袢曜洹?

○焦德裕

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束鹿令升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兵至，州人开南门降，用犹力战，遂生获之。帝以其忠壮，释不杀，复旧官。徇地山东，未尝妄杀一人。年六十二卒，后以德裕贵，追赠中书左丞，封恆山郡公，谥正毅。

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从其舅解昌军中。金将武仙杀真定守史天倪，仙既败走，其党赵贵、王显、齐福等保仙故垒，数侵掠太行。太宗择廷臣有才辩者往招之，杨惟中以德裕荐。遂使真定，降齐福，擒赵贵，王显亡走，德裕追射杀之，其地悉平。诏赐井陉北障城田。中统三年，李璮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四年，赐金符，为阆蓬等处都元帅府参议。宋臣夏贵围宣抚使张庭瑞于虎啸山，实薪土塞水源，人无从得饮。帅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贵营，令卒各持三炬，贵惊走，追及鹅溪，馘千人，获马畜兵仗万计。升京畿漕运使。至元六年，佥陕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八年，转西夏中兴道按察副使。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授佥行中书省事。遂从下安庆。至镇江，焦山寺主僧诱居民叛，丞相阿术既诛其魁，欲尽坑其徒，德裕谏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抚定。宋平，赐予有加。奉旨求异人异书。平章阿合马谮丞相伯颜杀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为中书参政，欲假一言证成之，德裕辞不拜。久之，得签行省事。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哥逻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将，天子既宠绥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誓报效，安有他觊。奈何以疑似杀四守，宁知非反间耶？”尽复其官。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恆国公，谥中肃。

子简，余姚州知州；洁，信州治中。

○石天麟

石天麟，字天瑞，顺州人。年十四，入见太宗，因留宿卫。天麟好学不倦，于诸国书语无不习。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厘正庶务，选贤能为参佐，天麟在选，赐名蒙古台。宗王征西域，以天麟为断事官。宪宗六年，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既而边将劫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稍与其用事臣相亲狎，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理，海都闻之悔悟，遂遣天麟与北安王同归。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还，世祖大悦，赏赉甚厚。拜中书左丞，兼断事官。天麟辞曰："臣奉使无状，陛下幸赦弗诛，何可复叨荣宠。况臣才识浅薄，年力衰惫，岂能任政，恐徒贻庙堂羞，不敢奉诏。"帝嘉其诚，褒慰良久，从之。有谮丞相安童尝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实宗亲，偶有违言，非仇敌比，安童不拒绝之，所以释其疑心，导其臣顺也。"帝怒乃解。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素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将置之极刑，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后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有禁令也。"事遂寝。天麟年七十余，帝以所御金龙头杖赐之，曰："卿年老，出入宫掖，杖此可也。"时权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独言其奸，无所顾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即位，加荣禄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与宴，赐以御药，命左右劝之酒，颇醉，命御辇送还家。武宗即位，进平章政事。至大二年秋八月卒，年九十二。赠推诚宣力保德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冀国公，谥忠宣。

子圭，累官治书侍御史，迁枢密副使，复为侍御史，拜河南行中书省右丞，升荣禄大夫、南台御史中丞，卒。次子怀都，初袭断事官，累迁刑部尚书、荆湖北道宣慰使。孙哈蓝赤，袭断事官。

·

○李邦瑞

李邦瑞，字昌国，以字行，京兆临潼人，世农家。邦瑞幼嗜学，读书通大义。尝被掠，逃至太原，为金将小史，从守阎漫山寨。国王木华黎攻下诸城堡，金将走，邦瑞率众来归，复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马，遣至行在所，中书以其名闻。岁庚寅，受旨使宋，至宝应，不得入。未几，命复往，仍谕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李全护送，宋仍拒之。复奉旨以行，邦瑞道出蕲、黄，宋遣贱者来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议如约而还。太宗慰劳，赐车骑旃裘衣装及银十锭。邦瑞因奏："干戈之际，宗族离散，乞归寻访。"帝谕速不□、察罕、匣剌达海等：邦瑞驰驿南京，询访亲戚，或以隶诸部者，悉归之。甲午，从诸王阔出经略河南，凡所历河北、陕西州郡四十馀城，绘图以进，授金符、

宣差军储使。乙未夏六月卒。子荣。

○杨奂

杨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母尝梦东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笔授之，已而奂生，其父以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奂。年十一，母殁，哀毁如成人。金末举进士不中，乃作万言策，指陈时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归，教授乡里。岁癸巳，金元帅崔立以汴京降，奂微服北渡，冠氏帅赵寿之即延致奂，待以师友之礼。门人有自京师载书来者，因得聚而读之。东平严实闻奂名，数问其行藏，奂终不一诣。戊戌，太宗诏宣德税课使刘用之试诸道进士。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从监试官北上，谒中书耶律楚材，楚材奏荐之，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奂将行，言于楚材曰："仆不敏，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而理财赋，已非所长。又况河南兵荒之后，遗民无几，烹鲜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扰之，糜烂必矣。愿假以岁月，使得抚摩疮痍，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一之助。"楚材甚善。奂既至，招致一时名士与之议，政事约束一以简易为事。按行境内，亲问盐务月课几何、难易若何。有以增额言者，奂责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为之耶？"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不逾月，政成，时论翕然，以为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请老于燕之行台。壬子，世祖在潜邸，驿召奂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得请而归。乙卯，疾笃，处置后事如平时，引觞大笑而卒，年七十。赐谥文宪。

奂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奂右者。奂不治生产，家无十金之业，而喜周人之急，虽力不赡，犹勉强为之。人有片善，则委曲称奖，唯恐其名不闻；或小过失，必尽言劝止，不计其怨也。所著有《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行于世。

○贾居贞

贾居贞，字仲明，真定获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冠，为行台从事。时法制未立，人以贿赂相交结。有馈黄金五十两者，居贞却之。太宗闻而嘉叹，敕有司月给白金百两，以旌其廉。世祖在潜邸，知其贤，召用之，俾监筑上都城。讫事，以母丧归。世祖即位，中统元年，授中书左右司郎中。从帝北征，每陈说《资治通鉴》，虽在军中，未尝废书。一日，帝问："郎俸几何？"居贞以数对。帝谓其太薄，敕增之，居贞辞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刘秉忠奏居贞为参

知政事，又辞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执政者，将何以处之？”不拜。至元元年，参议中书省事，诏与左丞姚枢行省河东山西，罢侯置守。五年，再为中书郎中，时阿合马擅权，忌之，改给事中。同丞相史天泽等纂修国史。

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居贞以宣抚使议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汉，伯颜以大军东下，留右丞阿里海涯与居贞分省镇之。居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阃重兵所屯。闻诸将不睦，迁徙之民盈城，复皆疾疫，刍薪乏阙，杜门不敢樵采。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涨，恐上流为彼所乘，则鄂危矣。”驿闻。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领兵取江陵，居贞以佥行省事留鄂。于是发仓廪以赈流亡，宋宗室子孙流寓者，廪食之，不变其服，而行其楮币。东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滞者，给引以归之。免括商税并湖荻禁。造舟百数十艘，驾以水军，下致病民。一方安之。娄安邦以信阳来归，遣入觐，裨将陈思聪屠其家。居贞以计召至，数思聪罪而诛之。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等挟二王逃闽、广，所在扇惑，民争应之。蕲州寇起司空山，鄂属县民傅高亦起兵应。居贞移檄谕以祸福，其下往往涣散，压以官军，遂削平之。高变姓名逃逸，获而戮之。初，遣郑万户讨贼，郑言：“鄂之大姓，皆与傅高通，请先除之，以绝祸本。”居贞曰：“高鼠子无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预！吾能保其无他。”郑既领兵出，留其所善部将，戒曰：“闻吾还军，汝即举烽城楼，内外合发，当尽杀城中大姓。”会其人战败溺死，其事始彰。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贞闭门不出，而骄将悍卒，合谋扰民，乃复出视事，人恃以无恐。及行，鄂之老幼号送于道，刻其像于石，祠之泮宫。

十五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未至，民争千里迎诉。时逮捕民间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系巨室三百馀，居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挟兵入民家，诬为藏匿以取财者，取人子女为奴妾者，皆痛绳以法。大水坏民庐，居贞发廪赈之。南安李梓发作乱，居贞虑将帅出兵扰民，请亲往，卒才千人，营于城北，遣人谕之。贼众闻居贞至，皆散匿，不复为用。梓发闭妻子一室，自焚死。比还，不戮一人。杜万一乱都昌，居贞调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数来上，云与贼连，居贞曰：“元恶诛矣，蔓延何为？”命火其牒。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战舰于江南，居贞极言民困，如此必致乱，将入朝奏罢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十三。赠推忠辅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追封定国公。仲子钧。

钧字元播，幼读书，渊默有容。由榷茶提举拜监察御史，佥淮东廉访司事、行台都事，入为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仁宗

即位，拜参知政事，议罢尚书省所立法。迁佥书枢密院，复参知政事，赐锦衣、宝带，宠赉有加。为政持大礼，风裁峻整，不孑孑钓名誉。皇庆元年，从幸上都，遇疾，卒于家。前后诏赙钞三万贯，供葬事。子汝立嗣。

列传第四十一

○洪福源俊奇 君祥 万

洪福源，其先中国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丽，洪其一也。子孙世贵于三韩，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领镇麟州，福源为神骑都领，因家焉。岁丙子，金源、契丹九万余众窜入高丽。丁丑九月，夺江东城池据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剌将兵追讨，大宣迎降，与哈赤吉等共击之，降其元帅赵冲。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与等十二人窥觇纳款虚实，还，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兒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皞乃遣其弟怀安公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福源招集北界四十余城遗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丽悉众来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东。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赐金符，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又降旨谕高丽之民，有执王□及元构难之人来朝者，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优加恩礼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统之。

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兒与福源进讨，攻拔龙冈、咸从二县，凤、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归、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赐以铠甲弓矢，及金织文段、金银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将兵与福源共拔威州平虏城。辛亥，宪宗即位，改授虎符，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癸丑，从诸王耶虎攻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拔之。甲寅，与扎剌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从扎剌台军。会高丽族子王綧入质，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谮福源于帝，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谥忠宪。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从军，以骁勇受知，世祖尝以小字呼之。中统二年秋，茶丘雪父冤，世祖悯之，诏谕之曰："汝父方加宠用，误絓刑章，故于已废之中，庸沛维新之泽。可就带元降虎符，袭

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至元六年，高丽权臣林衍叛。冬十一月，诏以其军三千从国王头辇哥讨平之，迁江华岛所有臣民，复归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凤州等处，立屯田总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赐钞百缗。林衍余党裴仲孙等，立高丽王禃亲属承化侯为王，引三别抄军据珍岛以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经略使欣都进兵讨之，破其军，杀承化侯，其党金通精率余众走耽罗。帝遣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茶丘议征取之策，茶丘表陈：“通精之党，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从，击之未晚。”从之。俄奉旨往罗州道监造战船，且招降耽罗。茶丘得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不从，留金永，余尽杀之。十年，诏茶丘与欣都率兵渡海，击破耽罗，获通精，杀之，悉免其胁从者，高丽始平。

十一年，又命监造战船，经营日本国事。三月，授昭勇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八月，授东征右副都元帅，与都元帅忽敦等领舟师二万，渡海征日本，拔对马、一岐、宜蛮等岛。十四年正月，授镇国上将军、东征都元帅，镇高丽。二月，率蒙古、高丽、女直、汉军，从丞相伯颜北征叛臣只鲁瓦歹等。四月，至脱剌河，猝与贼遇，茶丘突阵无前，伯颜以其勇闻，赐白金五十两、金鞍勒、弓矢。十七年，授龙虎卫上将军、征东行省右丞。十八年，与右丞欣都将舟师四万，由高丽金州合浦以进，时右丞范文虎等将兵十万，由庆元、定海等处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户等岛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风坏舟而还。十九年十月，命茶丘于平滦黑埚兒监造战船七百艘，以图后举。二十一年十一月，复授征东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处遣汉人复业。

二十四年，乃颜叛，车驾亲征，赐以翎根甲、宝刀，命率高丽、女直、汉军扈从。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三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帝闻之，厚加旌赏。凯还，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二十七年，以疾辞。叛王哈丹等窜入高丽，侵挠其国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中书省特起茶丘镇辽左，帝遣阇里台孛罗兒赐以金字圆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人，长曰万。

君祥，小字双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随兄茶丘见世祖于上京，帝悦，命刘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视不凡，后必以功名显，但当致力于学耳。”令选师儒诲之。至元三年，籍高丽民三百人为兵，令君祥统之。从秃花秃烈、伯颜等军，筑万寿山，复从开通州运河。帝亲谕

之曰："尔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尝坐便殿，阅江南、海东舆地图，欲召知者询其险易，左丞相伯颜、枢密副使合达以君祥应旨，奏对详明，帝悦，酌以巨觥，顾谓伯颜曰："是兒，远大器也。"

六年，林衍叛，从头辇哥征之。八年，戍河南。九年，掠淮西，破其大凹城。十年，从元帅孛鲁罕袭淮东之射阳湖，俘其男女牛马。十一年，入朝。帝命伯颜伐宋，朝议以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闻我欲渡江，彼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君祥以蒙古汉军都镇抚从行。后伯颜既渡江，帝命秃满歹还军萧县。时君祥奉使伯颜军中，宋黄州制置使陈奕降，其子知涟水军，伯颜遣三十骑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卿可急还，陈知府降，即偕来也。"及与俱入朝，宴劳甚厚。从元帅孛鲁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抚丁顺约降，孛鲁罕令君祥以闻，时伯颜方朝上京，见君祥，甚喜，遂从南伐。伯颜克淮安，至扬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夏贵遣牛都统以书抵伯颜曰："谚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废国力，攻夺边城。若行在归附，边城焉往。"伯颜遣君祥以牛都统入见，留三日，还军中。仍传旨谕伯颜曰："事难遥度，宜临机审图之。"伯颜师次镇江，谍报有宋洪都统者，为都督府将，伯颜谓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统即欣然来见，君祥因厚遇之。师进，次临平山，距临安五十里，洪都统来报曰："宋丞相陈宜中、殿帅张世杰皆已逃去，惟三宫未行，宜早定计，以活生民。"伯颜遂令洪都统护宋三宫，令君祥随之。宋降，升武略将军、中卫亲军千户。十五年，命佥江南民兵。还，升明威将军、中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十七年，进昭勇大将军。十九年，授枢密院判官。二十三年，转昭武大将军、同佥枢密院事。

二十四年，乃颜叛，从世祖亲征。每驻跸，君祥辄以兵车外环为营卫，布置严密，帝嘉之。凯还，加辅国上将军。类次车驾起居，为《东征录》。二十八年，授辽阳行省右丞，用枢密院留，复居旧职。俄加集贤大学士，依旧同佥枢密院事。议者欲自东南海口辛桥开河合滦河，运粮至上都，奉旨与中书右丞阿里相其利害，还，极言不便，罢之。复奉使高丽，还，改佥书枢密院事。

成宗即位，诏裁减久任官，知枢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枢密十六年，最为久者。"帝曰："君祥始终一心，可勿迁也。"大德二年，诏使高丽，台臣劾君祥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罢。三年，奉使江浙，问民间疾苦。使还，退居昌平之皇华山，绝口不论时事者五年。大德九年，擢司农，俄拜中书右丞。十年春，改江浙行省右丞。秋，改辽阳右丞，请于朝：宜新省治，增巡兵，设儒学提举官、都镇抚等员，以兴文化，

修武备。事未成，会武宗即位，征为同知枢密院事，进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改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俄改商议行省事。至大二年卒。子迈，奉训大夫、同知开元总管府事。

万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卫。十八年，袭职，为怀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二十四年，乃颜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秃鲁之地，同都万户阇里铁木兒与乃颜将黄海战，大败之。又从世祖与塔不台战，又败之。是月，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讨乃颜。七月，至扎剌麻秃，与金家奴战，败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处，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师还。哈丹、八剌哈赤再叛，十月，重喜从诸王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阇里铁木兒征之。十二月，次木骨不剌。时诸王脱欢、监司脱台以兵四千余人与其党战，稍却，重喜率骑兵援之，冒锋陷阵，大破其众。又从诸王乃蛮带、爱牙哈赤、平章薛阇干，与叛王兵战于兀术站，又战于黑龙江，又战于贴满哈处，皆败之。二十五年，重喜又从玉速帖木兒出师，五月，至贴列可，与哈丹秃鲁干战，获功。至木骨兒抄剌，又战。八月，至贵列河，重喜率兵先涉与战，胜之。十月，又从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兰。十二月，与古土秃鲁干战，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赐白金五十两、甲一袭。九月，至禅春，与哈丹秃鲁干战。二十八年二月，从平章薛阇干至高丽青州。五月，与哈丹战八日，又战，大败之。六月，班师，授昭勇大将军，佩三珠虎符，职如故。十月，薛阇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功闻，帝嘉之，赐玉带一、白金五十两，授龙虎卫上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符，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兼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六月，改资德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大德十年，以其叔父君祥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朝于上都。七月，复授辽阳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谪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子滋，袭爵。

○郑鼎

郑鼎，泽州阳城人。幼孤，能自立，读书晓大义，不妄言笑。既长，勇力过人，尤善骑射。初为泽、潞、辽、沁千户。岁甲午，从塔海绀不征蜀，攻二里散关，屡立战功，还屯秦中。未几，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之围。乙巳，迁阳城县军民长官。庚戌，从宪宗征大理国，自六盘山经临洮，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尝背负宪宗以行。敌据扼险要，鼎奋身力战，敌败北，帝壮之，赐马三匹。至金沙河，波涛汹涌，帝临水

傍危石，立马观之。鼎谏曰：“此非圣躬所宜。”亲扶下马，帝嘉之。俄围大理，昼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大理平。师还，命鼎居后，道经吐蕃，全军而归。辛亥，入朝，帝问以时务，鼎敷对详明，帝嘉纳之，赐名曰也可拔都。己未，赐白金千两。从世祖南伐，攻大胜关，破之。继破台山寨，禽其守者胡知县，乘胜独进，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苇间，鼎奋击，连杀三人，余众遁去。帝急召鼎还，使者以闻，帝曰：“为将当慎重，不可恃勇轻进。”遂分畀卫士三百人，以备不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轻与敌接。”秋九月，帝驻跸江浒，命诸将南渡，先达彼岸者，举烽火为应，鼎首夺南岸，众军毕渡。进围鄂州，战益力。别攻兴国军，遇宋兵五千，力战破之，擒其将桑太尉，责以懦怯，不忠所事，斩之。

中统元年，以功迁平阳、太原两路万户。阿蓝答兒、浑都海之乱，鼎分率本道兵讨之。二年，诏鼎统征西等军，戍雁门关隘。迁河东南、北两路宣抚使。三年，改授平阳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迁平阳路总管。是岁大旱，鼎下车而雨。平阳地狭人众，常乏食，鼎乃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开潞河鹏黄岭道，以来上党之粟。修学校，厉风俗，建横涧故桥以便行旅，民德之。七年，改佥书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事，将兵巡东川。过嘉定，遇蜀兵，与战江中，擒其将李越，悉获战船。八年五月，改军前行尚书省事。十一年，从伐宋。十二年，镇黄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将军，赐白金五百两。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镇鄂州。夏五月，蕲、黄二州叛，鼎将兵讨之，战于樊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郑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属物产，宜悉与其子纳怀。”帝从之。赠中书右丞，谥忠毅。后加赠宣忠保节功臣、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潞国公，谥忠肃。子制宜。

制宜小字纳怀，性聪敏，庄重有器局，通习国语。至元十四年，袭父职太原、平阳万户，仍戍鄂州。时鄂阙守，俾摄府事。十九年，朝廷将征日本，造楼船何家洲。洲地狭，众欲徙旁居民，制宜不从，改授宽地，居民德之。城中屡灾，或言于制宜曰：“恐奸人乘间为变，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严守备而已，奈何滥及无辜?辈惑滓蝗耍□忠嗨煜i S械练□□迹□磕贺饨伲□餮越□氤恰6碛惺□凶幼猿峭庵粒□伺我斐＃□埔嗣□舾咳胗□□手□扪椋□惺∫善浞牵□□椭□□淮印C魅眨□俪龀嵌□□鲆蝗耍□税茁恚□卜□庖欤□埔诉诚拢□吨□□擞肭笆□凶油□□琳撸□煺□渥铮□豢ぬ□弧?

二十四年，扈驾东征乃颜，请赴敌自效。帝顾左右曰：“而父殁王

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阵。”制宜请愈力，乃命从月兒吕那颜别为一军，以战功授怀远大将军、枢密院判官。明年，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员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逊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本沽糁□6□□四辏□ê□阈惺〔沃□□拢□荽牵□墼唬骸叭旮杆劳跏拢□臀慈昙啊＝□撸□□□痉□铮□鸭□黄洳撇□诵螅□昕稍衿浼颜呷≈□！敝埔硕栽唬骸氨艘栽甙埽□几慈≈□□□尬酆酰 钡巯推渌□兀□桶捉鹞迩Я健Ｎ醇福□靼菽谔云逃□贰０参骶捎心恋兀□鋈耸咽疲□岸崦裉锸□蛴嗲辏□嫌谟兴荆□□瓴荒芾怼Ｖ埔朔钰□□□□赐技□哉□□□嫌墒窍i?

三十年，除湖广行枢密副使。湖南地阔远，群寇依险出没，昭、贺二州及庐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师徇二州，道经庐陵永新，获首贼及其党，皆杀之。茶乡谭计龙者，聚恶少年，匿兵器为奸，既捕获，其家纳赂以缓狱事，制宜悉以劳军，斩计龙于市，自是湖以南无复盗贼。元贞元年，有制：行枢密院添置副使一员，与制宜连署。制宜以员非常设，先任者当罢。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领少府监，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屯田事。

大德八年，晋地大震，平阳尤甚，压死者众，制宜承命存恤，惧缓不及事，昼夜倍道兼行，至则亲入里巷，抚疮残，给粟帛，存者赖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辄不敢饮，终日无惰容。帝察其忠勤，屡赐内醞，辄持以奉母，帝闻之，特封其母苏氏为潞国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终，年四十有七。赠推忠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泽国公，谥忠宣。子阿兒思兰嗣。

○李进

李进，保定曲阳人。幼隶军籍，初从万户张柔屯杞之三叉口，时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龙冈者，宋境也。岁庚戌春，张柔引兵筑堡冈上。会淮水泛涨，宋以舟师卒至，主帅察罕率军逆战，进以兵十五人载一舟，转斗十余里，夺一巨舰，遂以功升百户。戊午，宪宗西征，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遂命进为总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冬十一月，至定远七星关，其关上下皆筑连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环堡东流。天泽命进往关下说降之，不从。进潜视间道，归白天泽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泽遣进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备，攻之，脱门枢而入者二十人。守门者觉，拔刀拒之，进被伤，不以为?Ｐ□哦肀眨□罹□坏萌耄□□攵□□肆φ剑□鄙巳□□恕：蟊□呱媳ι□□嘶傩□牛□

芍罹□□分辽媳ぃ□鄙艘嬷冢□伪□荒艿校□□摺R菇□□□□斓闷浔ぃ□刂□□芈肥纪ǎ□罹□《取＝□怨κ苌仙汀＜何创憾□拢□煸蟊□列性谒□□Ⅲ现莸鲇闵秸□O奈逶拢□斡杉瘟杲□灾凼□丛□□即笳饺□凵轿鳌A□拢□缴街□□□泄A G锲咴拢□伪□浇⑷□儆嗖春谑□慷□□郧嶂畚迨□□胺妗1本□□□呤□嗖聪课鳎□嗑嘁焕镄怼5哿18.矶□剑□当□□颍□薪□□螅□煸竽撕帕钣谥谠唬骸疤□峁模□游崞欤□奚俚∫病！鼻曛□□殴纳□□悠淦於□福□罹□旃脑攵□搿1□唤唬□吻胺胬W撸□浇12.搪遥□沉髯莼鳎□勒卟豢墒ぜ啤5壑腹宋街罱□唬骸鞍灼煜路□彀氡弁欢□罢撸□□玻俊碧煸笠越□裕□徒跻隆19.□怼0嗽拢□终礁⊥脊兀□昂蠓参逭剑□砸怨κ苌仙汀？

世祖即位，入为侍卫亲军。中统二年，宣授总把，赐银符。三年，从征李□亶有功。至元八年，领兵赴襄阳。十二年，从略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领军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四年，加武略将军，升千户。十五年，移屯六盘山，加武毅将军，赐金符。十七年，升明威将军、管军总管。十九年，赐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至掺八里，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帅，赏金织纹衣二袭、钞一千五百贯。二十五年，授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万户。元贞元年春。卒。

子雯，袭授武德将军、左翼屯田万户，佩虎符。皇庆二年，加宣武将军。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进尝北征被掠，特赐雯中统钞五百锭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辞。子朵耳只袭。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汉军五百人归太祖。岁戊午，按只代领其军，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时宋兵聚于灵泉，按只以所部兵与战，大败之，杀其将韩都统。又从都元帅按敦攻泸州，按只以战舰七十艘至马湖江，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击败之。时宋兵于沿江撤桥据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桥，师至无留行。宋欲挠其役，兵出辄败，自马湖以达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桥二十余所。及四川平，浮桥之功居多。己未，宋以巨舰载甲士数万，屯清江浮桥，相距七十日。水暴涨，浮桥坏，西岸军多漂溺。按只军东岸，急撤浮桥，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别部军五百余人。先锋奔察火鲁赤以闻，宪宗遣使慰谕，赏赐甚厚。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得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夺其渡口，为浮桥以济师。中

统三年，授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佩金符，以立浮桥功也。至元四年，从行省也速带兒攻泸州，按只以水军与宋将陈都统、张总制战于马湖江，按只身被二创，战愈力，败之。六年正月，也速带兒领兵趋泸州，遣按只以舟运其器械、粮食，由水道进。宋兵复扼马湖江，按只击败之，生获四十人，夺其船五艘。复以水军一千，运粮于眉、简二州，军中赖之。九年，从征建都蛮，岁余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战，遂降之。军还，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领其军。

不老从攻嘉定，以巨舰七十艘载勇士数千人，据其上流，于府江红崖滩造浮桥以渡。十二年，嘉定降，宋将鲜于都统率众遁，不老追至大佛滩，尽毙之。行院汪田哥攻取紫云、泸、叙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诸军围重庆，不老先以战舰三百艘列阵于观滩，绝其走路。十三年，领随翼军五百人，会招讨药剌海，竖栅于白水江岸以为备。不老乘夜袭宋军，直抵重庆城下，攻千斯门。宋军惊溃，溺死者众，生擒三十余人，获其旗帜甲仗以献。宋涪州守将率舟师来援，不老击败之于广阳坝，生获六十余人，夺其船十艘。十四年，从攻泸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门，蚁附以登，斩首五十级。明日复战，破之。十五年，复攻重庆太平门，不老先登，杀其守陴卒数十人，宋都统赵安以城降，总管黄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夺战舰五十艘。十六年，命袭父职，为怀远大将军、船桥军马总管，更赐金虎符，兼夔路镇守副万户。十八年，大小盘诸峒蛮叛，命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余人戍施州，既而蛮酋向贵誓用等降，其余峒蛮之未服者悉平，遂以为保宁等处万户。

○谒只里

谒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宝味也不干，登金进士第，金亡，归太宗。谒只里幼颖悟，能记诵，及长，以孝友闻。事世祖潜邸，得备宿卫。中统初，命参议陕西行枢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关陕要地，军务非轻，阿脱仰剌国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虑临时议论不协，必误大计，傥有异同，臣请得以上闻。"帝可其奏，赐宴而遣之。未几，改行省断事官，复入宿卫。李璮平，朝议选宿卫之士监汉军，谒只里佩虎符，监军于毗阳。至元七年，命为监战，以所领诸军围襄阳，筑一字堡以张军势，一时名将唆都、刘国杰、李庭等皆隶麾下。攻樊城，率其军先登，破之，所受赏赐，悉分将士。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次郢州，将数骑而出，与宋兵遇，有部卒堕马，为其所得，谒只里单骑横戈，直入其军，取之以还，因杀获四人。时粮储不继，诸将以为忧，谒只里乃西攻江陵龙湾堡，取其粟万石，众赖以济。元兵东下，宋将夏贵迎战于阳逻洑，伯颜未至，众欲少俟之，谒只里曰："兵贵神速，机不可

失，宜及其未定而击之。”遂直前冲贵军，获战船百余，贵败走。伯颜上其功，加定远大将军。十二年，攻常州，谒只里造云梯绳桥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颜命谒只里监守其宫，号令严肃，秋毫无犯。入朝，录功，迁昭勇大将军。未几，拜镇国上将军、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十九年卒，年四十二。

子亦老温，袭为万户，累迁江东廉访使；脱脱，淮东宣慰使。

○郑温

郑温，真定灵寿人。初从中书粘合南合南征，有功，为合必赤千户。从丞相史天泽，为新军万户镇抚。宪宗征西川，温四月不解甲，天泽以温见，具言其功，帝曰：“朕所亲见也。”赐名也可拔都，赏以鞍勒。还至阆州，奉旨分军守逻青居、钓鱼等山，天泽命温统四千人，警逻钓鱼山。中统元年，佩金虎符，为总管。三年，李璮叛，诏温以军还讨。至济南，大军围其城，贼将杨拔都等乘夜斫营，温力战至黎明，贼退，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泽厚赏之。七月，城破，命温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复受上赏，命为侍卫亲军总管。至元六年，进怀远大将军、右卫副都指挥使。九年，诏温统蒙古、汉人、女直、高丽诸部军万人，渡海征耽罗，平之。十二年，升右卫亲军都指挥使，率三卫军万人，从攻岳州、江陵、沙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赏银十锭。十四年，入朝，迁昭勇大将军、枢密院判官。十八年，改辅国上将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杭民饥，出米二十万石粜之。俄赐以常州官田三十顷。二十二年，召还。二十三年，升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汉军万五千，于淮安云山白水塘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子钦，利用监丞；釭，榷茶都运使；铨，右卫亲军千户；镛，袁州路判官。

列传第四十二

○汪世显德臣 良臣 惟正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平，郡县望风款附，世显独城守，及皇子阔端驻兵城下，始率众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悦，承制锡世显章服，官从其旧。即从南征，断嘉陵，捣大安。田、杨诸蛮结阵迎敌，世显以轻骑驰挠之。宋曹将军潜兵相为掎角，世显单骑突之，杀数十人。黎明，大军四合，杀其主将，入武信，遂进逼资、普。军葭萌，宋将依山为栅，世显以数骑往夺之，乘胜定资州，略嘉定、峨眉。进次开州。时方泥潦，由间道攀缘以达。宋军屯万州南岸，世显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从上游鼓革舟袭破之，宋师大扰。追奔至夔峡，过巫山，与宋援军遇，斩首三千余级。明年，师还攻重庆，会大暑，乃罢归。觐太宗，锡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历数其功，世显拜谢曰：“此皆圣明福德所致，臣何预焉??

辛丑，蜀帅陈隆之贻书请战，声言有众百万，皇子集诸将议之，咸谓隆之可生擒也。世显曰：”顾临敌何如，无庸夸辞为?本□〕啥迹□≈□铰湃矗□岜诓怀觥Ｆ洳壳□锵栽家菇担□≈□踔□□老栽唬骸笆录币樱 必教莩侨刖认裕□糜氪诱咂呤□嗳顺觥；礻≈□□吨□Ｊ老愿醇蚓□裎灏偃说泛褐荩□荼□□Ｃ稣剑□潜眨□:弧Ｈ□眨□缶□Σ涑牵□秩□眨□酥□９锩□海□首拥诠Γ□兄瓢荼阋俗芩Ｂ□亍９.□榷□□嘀菔陆蕴□镁觯□突７.□13.跻隆⑮翊□Ｊ老韵纫彦芗玻□潦羌泳纾□首忧擦疲□缫锿□剑□共黄穑□晁氖□拧Ｖ型橙□辏□酃ψ贩饴の鞴□□忠逦洹Ｑ拥ｖ七年，加封陇右王。子七人：忠臣，巩昌便宜副总帅；次德臣；次直臣，巩昌中路都总领，殁于王事；次良臣；次翰臣，奥鲁兵马都元帅；佐臣，巩昌左翼都总领，殁于王事；清臣，四川行枢密院副使。

德臣，赐名田哥，字舜辅。年十四，侍太子游猎，矢无虚发。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从征蜀，将前军出忠、涪，所向克获。进攻运山，率麾下先。所乘马中飞石死，步战，拔外城。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宪宗素闻其名，及入觐，所陈悉嘉纳，赐印符，命城沔州。沔据嘉陵要路，德臣缮治室庐，部署官属，数日而

集。进攻嘉定，敌潜军夜出，德臣迎战，杀百人。还至左绵云顶，宋军乘夜斫营，觉之，杀千人，生擒百人。进次隆庆，宋军仍夜出，与力战，尽杀之。及马漕沟，遇伏兵，与战，获其统制罗廷鹗。又诏德臣城益昌，诸戍皆听节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见，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即命置行部于巩，立漕司于沔，通贩鬻，给馈饷。奏乞以兄忠臣摄府事，使己得专事益昌。益昌为蜀喉襟，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

甲寅春，旱，嘉陵漕舟水涩，议者欲弃去，德臣曰：“国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弃之?本∩彼□寺眵鲜俊O□未ǎ□昧付□ʙ嗍□T贫彡来锝□□迩a□剑□凑笄苤□□吹昧肝迩□□＜榷□愎亍13.鹋K□皆速芍粒□吞锫笠嗟牵□秤盟旄□O模□袼翁嵯酱拗摇⒅T倭iii□萘畛窒□涂嘀瘢□亟□锨逡猿墙担□□□侵忻瘢□す橹□6□鲜□涫□儆腥ブ荆□鲁即e□□□□□萑ィ□云□弧N醇福□秸□嗉淌淇睢K谓□嗷耷捕纪掣嗜颍□员□□虺亲辖鹕剑□鲁技囱【□洌□蚊兑菇□□笃浦□□蚪鲆陨砻狻D锨灞标睿□湎律鼻迤拮右耘眩□窠□乖读毂□弥□□鲁蓟靼茉叮□』袼□米柿浮6□□癖□□蚋粗粒□职苤□□窳赴儆嗨摇S愎刂零嫠□□鼗匚□砂儆邪耍□潦牵□の□帕骸?

戊午岁，帝亲征，次汉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诸路军成都，猝为宋人所围，德臣遣将赴之，约曰：“先破敌者，奏领此城。”围遂解。诏候江南事定，如约以城与之。帝幸益昌，驻北山，谓德臣曰：“来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见汝身甚小，而胆甚大，不知敌曾薄汝城否？”德臣对曰：“赖陛下洪福，未尝一来。”帝曰：“彼惮卿威名耳。”赐金带，且俾立石纪功。嘉陵、白水交会，势汹急，帝问：“船几何可济？”德臣曰：“大军百万，非可淹延，当别为方略。”即命系舟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顾谓诸王曰：“汪德臣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纪功。苦竹既逆命，至是攻之，岩壁峭绝，或请建天桥，帝以问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阵而已，建桥非所知也。”既而桥果无功。乃率将士鱼贯而进，帝望见，叹曰：“人言其胆勇，岂虚誉邪?彼谓□灾傥淠煽睿□□罾裼叹苷剑□芑鳎□∩敝□5鲁嘉12.玻□劾椭□唬骸叭昙步晕□壹摇！币□云咸丫疲□庥翊□椭□□唬骸耙□揖疲□□掖□□财溆旭□酰 钡鲁计□弧K瘟□菔亟□醯滦拢□菜□自感□常□钥っ裎□恚□嗳缙淝搿＝□コつ□□沃□□妒亟□踝簟5鄱□拢□鲁嘉□确妫□执蠡裆健6崴□拧K谓□畲笤冂沧悠蚧钍□蛉嗣□□□恋矍拔□耄□□眨□笤□手诮怠R讯□松健⑶嗑印4.罅航越怠9サ鲇闵剑□爻纪跫岣合眨□逶虏幌拢□鲁嫉テ镏脸窍拢□蠛粼唬骸巴跫幔□依椿钊暌怀蔷□瘢□嗽缃担　庇镂醇龋□肝□墒□□校□旄屑病5矍彩刮世停□禄挂娌□□嘣唬骸氨菹伦鹞□熳樱□堂昂□睿□□陀谕猓□即□镄形椋□榔浞

忠病！庇智藏┫嘭Ｕ娲吞兰茫□洳黄穑□耆□□辛□Ｖ型橙□辏□贩饴の鞴□□种伊摇Ｗ恿□耍撼の┳□淮挝┫停□笏就剑晃┗停□盐墓荽笱□浚晃┣鳎□灾首游□□Ｂ晃┣埽□魑鞫荚□Ｂ晃┐浚□ū阋硕甲芩Ａ?

良臣，年十六七即从兄德臣出征，每战辄当前锋，以功擢裨帅，兼便宜都府参议。癸丑岁，以德臣荐，为巩昌帅，领所部兵屯田白水，蜀边寨不敢复出钞略。宪宗亲征，军至六盘，良臣还巩昌，供亿所须，事集而民不扰，诏权便宜总帅府事。良臣奏：“愿与兄德臣效力定四川。”帝曰：“行军馈饷，所系不轻，汝任其责，自可立功。”良臣既奉命，治桥梁，平道路，营舟车，水陆无壅，储积充牣。有旨赐黄金、弓矢，旌其能。

世祖即位，阿蓝台兒、浑都海逆命，劫六盘府库，西垂骚动，诏良臣讨之。兵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相当，良臣慷慨誓诸将曰：“今日之事，系国安危，胜则富贵可保，败则身戮家亡。苟能用命，纵死行间，不失忠孝之名。”众闻，踊跃而前。会大风扬沙，昼晦，良臣手刃数十人，贼势沮，众军乘胜捣之，贼大溃，获阿蓝台兒、浑都海，杀之，西鄙辑宁。捷闻，赐金虎符，权便宜都总帅。

中统二年，火里叛，复讨平之。入觐，赐燕，屡称其功，良臣拜谢曰：“臣奉诸王成算，何功之有?笔雷婕纹淠苋茫□创徒鸢啊12.纂小9.□福□□□莨□□繁阋硕甲芩Ａ Ｋ谓□猛蚴偎д酱□□伲□萁□□希□□谇嗑印Ａ汲挤□资□□移浜螅□硐饶嬲剑□蚴侔茏撸□□iii□富裰□Ｈ□辏□阢吓罟惆菜城斓嚷氛髂隙荚□Ａ Ａ汲家缘鲇闵较站□□豢晒ィ□嗲刖徒□刂□窃晃涫ぃ□远笃渫□础Ｋ哪甏海□汲脊ブ厍欤□□□Ｅ低镣合惹□□胨谓□ｐネ异孙兵交，良臣塞其归路，引兵横击之，断敌兵为二，敌败走趋城，不得入，尽杀之。

至元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兄子惟正请于朝，谓良臣久劳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复授良臣昭勇大将军、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须卿安集之。”授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进攻嘉定，昝万寿坚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杀之，进垒薄城。万寿悉军出战，大破之，伏尸蔽江。万寿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统兵顺流而下，紫云、泸、叙相继款附。还围重庆。

十三年，宋涪州安抚杨立帅兵救重庆者再，良臣皆败走之。宋安抚

张珏遣将乘虚袭据泸州，良臣还军平之，复攻重庆。十五年春，张珏悉众麈战，良臣奋击，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战益急。珏所部赵安开门纳降，珏潜遁。良臣禁俘琼，发粟赈饥，民大悦。四川悉平。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赐白貂裘。良臣陈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纳。良臣至成都，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赠仪同三司，谥忠惠。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仪同三司、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子七人：惟勤，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简，保宁万户；惟某，同知屯田总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帅；惟恭，阶州同知；惟仁，人匠总管达鲁花赤；惟新，汉军千户。

惟正字公理，幼颖悟，藏书二万卷，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尤喜谈兵，时出游猎，则勒从骑为攻守状。父卒于军，皇侄寿王俾权袭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遂真授焉。初，宪宗遣浑都海以骑兵二万守六盘，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浑都海叛，乞台不花发兵为应，惟正即命力士缚乞台不花，杀之。世祖嘉其功，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

中统二年，入朝，赐甲胄、宝鞍。三年，诏还巩昌。部长火都叛，民大扰，惟正谓将吏曰："火都今若猘犬，方肆狂齧，苟一战不利，则城邑为墟，当胜以不战。"乃发兵踵之，贼欲战不得，休则挠之。若是者两月，知其粮尽势蹙，曰："可矣。"与战，屡捷。火都遣三十人来约降，即遣其十人还，俾火都自来，因潜兵蹑其后，出其不意擒杀之。

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备，不敢近。九年，帅兵掠忠、涪，获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将六，降户千六百有奇，捕虏五百。会丞相伯颜克襄阳，议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帝优诏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伯颜下邪?蔽醇福□酱亾嗝茉汉媳□e厍欤□□姹□□□□□□崞浜檠旅牛□袼谓□瓮持啤?

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召惟正还。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鲁叛于六盘，王相府命别速带领兵进讨，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师行无纪，惟正为正部曲，肃行阵，严斥候，凡军政一倚重焉。进次平凉，简巩兵锐者八十人与俱，至六盘。土鲁先据西山，惟正分安西兵为左右翼，巩兵独居中，去土鲁一里许，皆下马，手弓。土鲁遣百骑突

陈，惟正令引满毋发，将及，又命曰：“视必中而发。”于是矢下如雨，突骑中者三之一，余尽驰还，土鲁军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逾山，至萧河，擒叛将燕只哥，复进兵，土鲁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谒，王历称其功。明日，大燕，赏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赐其母珠络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妇也，为汝母制衣，汝母真福人也。”诏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赐白金五千两、锦衣一袭，授金吾卫上将军、开成路宣慰使。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留意抚循，人便安之。二十年，进阶资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入觐上都，得腹疾，还至华州，卒，年四十四。谥贞肃。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总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

○史天泽格

史天泽，字润甫，秉直季子也。身长八尺，音如洪钟，善骑射，勇力绝人，从其兄天倪帅真定。乙酉，天倪遣护送其母归北京，既而天倪为武仙所害，府僚王缙、王守道追及天泽于燕，曰：“变起仓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回辔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泽毅然曰：“兄弟之仇，义所当复，虽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奔辞汴咦埃□准渍蹋□匣梗□写温□牵□檬柯砩踔凇Ｌ煸笊阈芯□拢□布嗑□畈□v诣国王孛鲁言状，且乞济师。天泽时为帐前军总领，孛鲁承制命绍兄职为都元帅。俾笑乃□将蒙古军三千人援之，合势进攻卢奴。仙骁将葛铁枪者，拥众万人来拒战，天泽迎击之，身先士卒，勇气百倍。贼退阻泒河，乘夜而遁，天泽追及之，生擒葛铁枪，余众悉溃，获其兵甲辎重，军威大振。遂下中山，略无极，拔赵州，进军野头。会天泽兄天安亦提兵来赴，击仙败之，仙奔双门，遂复真定。

未几，宋大名总管彭义斌阴与仙合，欲取真定，天泽同笑乃[A156]扼诸赞皇，仙不得进。义斌势蹙，焚山自守，天泽遣锐卒五十，摧锋而入，自以铁骑继其后，缚义斌斩之。未几，仙复令谍者，结死士于城中大历寺为内应，夜斩关而入，据其城。天泽引步卒数十，逾城东出，至藁城，求援于董?？∈谝匀褡涫□伲□垢罢娑ǎ□□δ塔灡□嘀粒□杜颜呷□儆嗳耍□纱邮□铮□弑Ｎ魃奖Φ空□Ｐδ塔炁□□廾裰□釉簦□□蛴嗳私□敝□□煸笤唬骸氨私晕崦瘢□□□羲□捕□□敝□巫铮　绷φ□檬汀Ｄ松沙潜冢□18.ラ郑□□豢煞钢□疲□屑□魃iii□嫘衾□睢Ｒ员Φ恐钫□□芍□惭ǎ□患醇舾玻□找藕蠡迹□惫八轮□□赡硕萑ァ＜逃秩∫霞狻18.砦涞日□□□唷⑩酪嘟怠?

己丑，太宗即位，议立三万户，分统汉兵。天泽适入觐，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庚寅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天泽合诸军围之。金将完颜合达以众十万来援，战不利，诸将皆北，天泽独以千人绕出其后，败一都尉军，与大军合攻之，仙逸去，遂复卫州。

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诏天泽以兵由孟津会河南，至则睿宗已破合达军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东，招降太康、柘县、瓦冈、睢州，追斩金将完颜庆山奴于阳邑。夏，帝北还，留睿宗总兵围汴。癸巳春，金主突围而出，令完颜白撒自黄龙冈来袭新卫。天泽率轻骑驰赴之，比至，围已合，天泽奋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复跃出，其众皆披靡，遂与大军夹击之，白撒等败走蒲城，天泽尾其后，白撒等兵尚八万，俘斩殆? = 鹬饕缘ヴ炊□吖榈拢□煸笞分凉榈拢□胫罹□帷Ｐ挛来锫郴ǔ嗳黾□疾换屮□〕潜乘□□□□煸笤唬骸按似褡ㄔ□□睾酰”巳衾捶福□蚪□耸Ь菀印！辈惶□□崽煸笠允轮□辏□然梗□黾□疾换匚□□悦弧 = 鹬髑ú蹋□勖□□□栒德蚀缶□e□ L 煸蟮逼浔泵妫□岱で倍扇晁□□□搅□铡 < 孜绱赫□拢□唐疲□鹬髯跃□溃□煸蠡拐娑ā?

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累倍其息，谓之羊羔利，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又请以中户为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境内以宁。

金亡，移军伐宋。乙未，从皇子曲出攻枣阳，天泽先登，拔之。及攻襄阳，宋兵以舟数千陈于峭石滩，天泽挟二舟载死士，直前捣之，覆溺者万计。丁酉，从宗王口温不花围光州，天泽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师次复州，宋兵以舟三千锁湖面为栅，天泽曰：“栅破，则复自溃。”亲执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栅，不逾时，栅破，复人惧，请降。进攻寿春，天泽独当一面，宋兵夜出斫营，天泽手击杀数人，麾下兵继至，悉驱其兵入淮水死，乘胜而南，所向辄克。

壬子，入觐，宪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世祖时在籓邸，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请以天泽为经略使。至则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诛郡邑长贰之尤贪横者二人，境内大治。阿蓝答兒钩较诸路财赋，锻炼罗织，无所不至，天泽以勋旧独见优容，天泽曰：“我为经略使，今不我责，而罪余人，我何安乎?庇墒堑檬驼呱踔凇?

戊午秋，从宪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宋将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北军迎战

不利。帝命天泽御之，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三战三捷，夺其战舰百余艘，追至重庆而还。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对，大略谓："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沛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帝嘉纳之。继命往鄂渚撤江上军，还，授河南等路宣抚使，俄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书右丞相。天泽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无不次第举行。又定省规十条，以正庶务。宪宗初年，括户余百万，至是，诸色占役者太半，天泽悉奏罢之。秋九月，扈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诏丞相纟泉真将右军，天泽将左军，合势蹙之，阿里不哥败走。

三年春，李璮阴结宋人，以益都叛，遂据济南，诏亲王哈必赤总兵讨之，凶势甚盛。继命天泽往，天泽闻璮入济南，笑曰："豕突入苙，无能为也。"至则进说于哈必赤曰："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乃深沟高垒，绝其奔轶。凡四月，城中食尽，军溃出降，生擒璮，斩于军门，诛同恶者数十人，余悉纵归。明日，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

初，天泽将行，帝临轩授诏，责以专征，俾诸将皆听节度。天泽未尝以诏示人，及还，帝慰劳之，悉归功于诸将，其慎密谦退如此。天泽在宪宗时尝奏："臣始摄先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权，臣复入叨寄遇，一门之内，处三要职，分所当辞，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本共恍怼Ⅴ潦牵□哉呋蛭嚼瞽f之变，由诸侯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议攻襄阳，诏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往经画之，赐白金百锭、楮币万缗。至则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为必取之计。七年，以疾还燕。八年，进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谕旨曰："两?⑯骸⑻ǎ□蛞辉隆⒁谎□□龃笫拢□淇缮塘浚□∈虏环城湟病！？

十年春，与平章阿术等进攻樊城，拔之，襄阳降。十一年，诏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天泽至郢州遇疾，还襄阳，帝遣

侍臣赐以葡萄酒，且谕之曰：“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发，善自调护。”还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与尚医驰视，赐以药饵。天泽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语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天泽平居，未尝自矜其能，及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门庭悄然。或劝以权自张，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曰：“愿相公无权。爵禄刑赏，天子之柄，何以权为?币蛞孕恢□□哉卟逊□5苯鹉□□□苛髟⑹□□□の□纹渖□矶□隼裰□□蠖嘀孪源铩F乒榈拢□屠畲蠼诓簧保□□椭琳娑ǎ□鹞□文薄N牢□骋兀□□醪□渲沃□□扇硕嗖黄剑□□□芗洌□渲□酥□鳌⒂萌酥□匚绱恕J且猿鋈虢□辔迨□辏□喜灰啥□挛拊梗□艘员扔诠□右恰2.鼙蛟啤?

子格，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樟，真定顺天新军万户；棣，卫辉路转运使；杠，湖广行省右丞；杞，淮东道廉访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阳府；彬，中书左丞。

格字晋明。岁壬子，宪宗赐天泽以卫城，授格节度使。宪宗崩，格北留谦州，五年而归，为邓州旧军万户。既又代张弘范为亳州万户，而以故所将邓州旧军授弘范。从攻襄阳，襄阳下，赐白金、衣裘、弓矢、鞍马。众军渡江，平章阿术将二十五万户居前，每五万户择一人为帅统之，格居其一。格军先渡，为宋将程鹏飞所却，格被三创，丧其师二百。寻复大战，中流矢，鹏飞身亦被七创，乃败走。其后枢密院奏格轻进，请罪之，帝念其功而薄其罪。俾从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砲激栅木，伤肩，矢贯其手，裹创先登，拔之，遂以军民安抚留戍。

入觐，加定远大将军，赐以天泽所服玉带。从攻静江，众以轒辒自蔽凿城，格所当，砲礌蔽地，车不可至，乃伺隙率众攀堞，蚁附而上，拔之。徇广西十八州、广东三州，皆下。静江受兵之初，溪洞诸夷皆降云南，格遣使谕之，来者五十州，云南争之，事闻，诏听格节度。升广西宣抚使，改镇国上将军、广南西道宣慰使。

宋亡，陈宜中、张世杰挟益王鸑、广王昺据福州，立益王，传檄岭海，欲复其地，诈言夏贵已复濒江州郡。诸戍将以江路既绝，不可北

归，皆托计事还静江。格曰：“君等亦为虚声所惧邪！待贵逾岭，审不可北归，吾与诸君取途云南而归，未为不可，敢辄弃戍哉?毙惺∫槠□愣□□厍臁5. 虑臁7. 庵荩□ ⒈ □□嘀荨8裨唬骸捌□爻繁福□镜幸郧樱□豢桑□嗽霰□□□！本缭羲罩伲□□W洌□菡蛄□匠仆酰□俾佑谕猓□□灿谀冢□燎锉匣瘛N糯蟊□粒□蛭背鼋担□倬□肥睿□桓疑钊耄□帷⑪蟆1. 觥9. 笏闹荩□员黄浜A 8 裰□び谄浣纾□匾酝帘□□罟倬□鹌渎□ι□窦□浜碳冢□偾铛荆□旖怠R 嫱跤嘀谄其敝荩□独畛健16.罡！ > 步□钡秩□⒂溃□猿鞘兀□薹晌в溃□财咴虏幌隆E 泄倥嗽竺窦涞览锤婕保□穹直□爸□□迤渲凇?

益王死，卫王立。趣广州，壁海中崖山，遣曾渊子据雷州，谕之降，不听，进兵攻之，渊子奔□冈洲。世杰将兵数万，欲复取雷州，戍将刘仲海击走之。后悉众来围，城中绝粮，士以草为食，格漕钦、廉、高、化诸州粮以给之，世杰解围去。诏格戍雷州。卫王死，广东、西悉平。张弘范请复将亳州军，乃还格邓州旧军。拜参知政事、行广南西道宣慰使。入觐，拜资德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寻复为湖广右丞，进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荣，邓州旧军万户。

列传第四十三

○董文炳士元 士选

董文炳，字彦明，俊之长子也。父殁时年始十六，率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贤行，治家严，笃于教子。文炳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岁乙未，以父任为藁城令。同列皆父时人，轻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惮。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未几，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视，里人亦大化服。县贫，重以旱蝗，而征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谷数千石与县，县得以宽民。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吾当为代偿。"乃以田庐若干亩计直与贷家，复籍县闲田与贫民为业，使耕之。于是流离渐还，数年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隐实者诛，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为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曰："为民获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乐为者，文炳曰："后当德我。"由是赋敛大减，民皆富完。旁县民有讼不得直者，皆诣文炳求决。文炳尝上谒大府，旁县人聚观之，曰："吾亟闻董令，董令顾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笔备□魑扪幔□谋□植挥琛；虿髦□□□□□泻χ□□谋□唬骸拔嶂詹荒馨□袂罄□病！奔雌□偃ァ?

世祖在潜籓，癸丑秋，受命宪宗征南诏。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厉，期必至军。会使者过，遇文炳，还言其状。时文炳弟文忠先从世祖军，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厩五马载糗粮迎文炳。既至，世祖壮其忠，且闵其劳，赐赉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己未秋，世祖伐宋，至淮西台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驰至寨下，谕以祸福，不应，文炳脱胄呼曰："吾所以不极兵威者，欲活汝众也，不速下，令屠寨矣。"守者惧，遂降。九月，师次阳罗堡。宋兵筑堡于岸，陈船江中，军容甚盛。文炳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载艨艟鼓棹疾趋，叫呼毕奋。锋既交，文炳麾众趋岸搏之，宋师大败。命文用轻舟报捷，世祖方驻香炉峰，因策马下山问战胜状，则扶鞍起立，竖鞭仰指曰："天也?鼻颐□□ξ憬饧祝□魅战□C恰＜榷山□□嵯茏诒馈Ｈ蚴□辉拢□嗍A?

庚申，世祖即位于上都，是为中统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诸道。还奏曰：“人久驰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与之更始。”世祖从之，反侧者遂安。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璮反济南。璮剧贼，善用兵。文炳会诸军围之，璮不得遁。久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计擒。”乃抵城下，呼璮将田都帅者曰：“反者璮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缒城降。田，璮之爱将，既降，众遂乱，禽璮以献。璮兵有浙、涟两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怒其与贼，配诸军，使阴杀之。文炳当杀二千人，言于主将曰：“彼为璮所胁耳，杀之恐乖天子仁圣之意。向天子伐南诏，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是不宜杀也。”主将从之。然他杀之者已众，皆大悔。

璮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璮故将吏立之庭，曰：“璮狂贼，诖误汝等。璮已诛死，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山东以安。

至元三年，帝惩李璮之乱，欲潜销方镇之横，以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到官，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预谋取宋方略，凡厄塞要害皆列栅筑堡，为备御计。帝尝召文炳密谋，欲大发河北民?N谋□唬骸昂幽厦苠撬尉常□讼敖□吹乩□□耸购颖备□怨┘□□幽险揭员俚亍Y顾纹剑□蚝颖背ちケ□□□幽舷骷□□瘛H缡俏□恪Ｓ纸□K匚拶焊□□□暧帽□□劣猩砦□笮3鑫蘼沓苏摺3技此□壳Ш□揭郾□克娜耍□倩Φ□耍□□涔鸵郏□允称淞A！钡劢源又□□及浣□Y呵□□灾任□睢?

七年，改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境，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籴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谏以违诏，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帝大悟，罢之。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相望，以缀襄阳及捣宋腹心。

十年，拜参知政事。夏，霖雨，水涨，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着胁。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箙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矢不继，力亦困，不能张满，遂闷绝几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却避，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自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将仆，不死，获之以献。贵遂去，不敢复来。

是岁，大举兵伐宋，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与宋人战阳罗堡。文炳以九月发正阳，十一年正月，会伯颜于安庆。安庆守将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请于伯颜曰："大军既疲于阳罗堡，吾兵当前行。"伯颜许之。宋都督贾似道来御，师陈于芜湖，似道弃师走。次当涂，文炳复言于伯颜曰："采石当江之南，和州对峙，不取，必有后顾。"遂进攻之，降知州事王喜。

三月，有诏以时向暑热，命伯颜军驻建康，文炳军驻镇江。时扬州、真州坚守不下，常州、苏州既降复叛。张世杰、孙虎臣约真、扬兵誓死战，真、扬兵战每败，不敢出。世杰等陈大舰万艘，碇焦山下江中，劲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载士选别船。弟之子士表请从，文炳顾曰："吾弟仅汝一子，脱吾与士选不返，士元、士秀犹足杀敌，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请，乃许。文炳乘轮船，建大将旗鼓，士?⑹勘泶□碇□□蠛敉徽螅□罱□探□□墒副稳铡Ｕ胶ǎ□瘫□嘟樱□伪□嗍馑勒剑□□鹛斓兀□崾□□蹋□□□□□涣鳌Ｗ砸□廖纾□问Ｙ蟀埽□澜茏撸□谋□芳坝诩刑病Ｊ澜苁绽Ｗ涓凑剑□制浦□□於□哂诤！Ｎ谋□□。□豢扇牒＃□鼓嘶埂７□资客蛴嗳耍□ぷ莶簧保□裾酱□甙偎遥□瘟ψ源怂烨睢?

十月，诸军分三道而进，文炳居左，由江并海趋临安。先是，江阴军佥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谕之，世修以城来附，令权本军安抚使。所过民不知兵，凡获生口，悉纵遣之，无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张瑄有众数千，负海为横，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及士选往降之。士选单舸至瑄所，谕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十三年春正月，次盐官。盐官，临安剧县，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将佐请屠之，文炳曰："县去临安不百里，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耶？"于是遣人入城谕意，县降。遂会伯颜于临安城北。张世杰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绕出临安城南，戍浙江亭。世杰计不行，乃窃宋主弟吉王鸞、广王昺南走，而宋主鳷遂降。

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

籍。文炳取宋主诸玺符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遍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却不受。及官录与芮家，具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伯颜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旧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时张世杰奉吉王鸞据台州，而闽中亦为宋守。敕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杰遁。诸将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顺于我，我不暇有，故世杰据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纵所俘者，以军法论?钡妹庹呤□蚩凇V廖轮荩□轮菸聪拢□钤唬骸拔闳∽优□□懵用裼小！敝谠唬骸芭怠！逼涫亟□鸪侵刑樱□谋□矫□鸹穑□非芷浣□□□洳忻裰□铮□兑葬摺S饬耄□鋈朔隼侠从□□摹⑷□13.□□⑸畚渲羁乞运涂罾锤健7驳弥萑舾伞⑪厝舾伞11.Э谌舾伞C鋈烁形谋□伦钌睿□矶□胫□?

十四年，帝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将北伐。正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临安。比至，帝日问来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竖子盗兵，朕自抚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⑹嗝茉菏挛薮笮。□汕涠□校□央分髡撸□淦涿阒□！蔽谋□苄唬□恍恚□蜃嘣唬骸俺荚诹侔彩保□16.锊□钰□炖了沃畈鼗醣Γ□匪髅荒渖跸福□耸悼嘀□K稳宋辞⑽岬拢□峥嘀□圆疲□址前不持□馈！奔蹿□罩□S衷唬骸拔粽呷□萜咽俑□猿墙担□俑□刂魇胁埃□揭酥仄涫氯ǎ□刮□覓I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赐金虎符。燕劳毕，即听陛辞。文炳求见皇太子，帝许之，复敕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见毕即遣行。”既见，慰谕恳至。文炳留士选宿卫，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

至大都，更日至中书、枢密，不署中书案。平章政事阿合马方恃宠用事，生杀任情，惟畏文炳，奸状为之少敛。尝执笔请曰：“相公官为左丞，当署省案。”请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闻之，谓宫臣竹忽纳曰：“董文炳深虑，非尔曹所知。”后或私问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

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请解机务，诏曰：“大都署炽，非病者宜，卿可来此，固当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领机务，西北高寒，筋骸舒暢，当复自愈，请尽力北边。”帝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也。枢密事重，以卿佥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如故。”文炳辞，不许，遂拜。八月天寿节，礼成赐宴，帝命坐文炳上坐，谕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当坐是。”每尚食，上食辄辍赐文炳。是夜，文炳疾复作，敕赐御医日来诊视。九月十三日，疾笃，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为国死边，今至此，命也。愿董氏世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言毕，就枕卒。帝闻，悼痛良久，命文忠护丧葬藁城，令所过有司以礼吊祭，赠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

士元，一名不花，字长卿，文炳长子也。自襁褓丧母，祖母李氏爱之，谓文炳曰：“俟兒能言，即令读书。”数岁，从名儒受学。及长，善骑射。宪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从叔父文蔚率邓州一军西行。师次钓鱼山，宋人坚壁拒守。士元请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锐卒先登，力战良久，以它军不继而还。宪宗壮之，赐以金帛。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选供奉内班，从车驾巡狩北方，尝预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会文蔚病卒，无子，命士元袭为千夫长。出师南征襄、汉，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军中修敕武备，号令肃然。

丞相伯颜克江南，宋兵保两淮未下，士元数与战，拔淮安堡，以功迁武节将军。从太师博鲁欢攻扬州，驻师湾头堡。时方大暑，博鲁欢病还京师，以行省阿里代领诸军。扬州守将姜才乘隙来攻。阿里素不习兵，率轻骑数百出堡，士元与别将哈剌秃以百骑从之。日已暮，宋兵至者万余，士元谓左右曰：“大丈夫报国，政在今日，勿惧也。”方整阵欲战，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与哈剌秃以部兵赴敌死战，鼓噪震地，泥淖马不能驰，乃弃马步战，至四更，敌众始退。及旦，阿里来视战地，见士元卧泥中，身被十七枪，甲裳尽赤，肩舁至营而绝，年四十二。哈剌秃亦战死。

江淮既平，伯颜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损者二将而已。”帝问其人，以士元与哈剌秃对。帝曰：“不花健捷过人，昼战必能制敌，夜战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赠镇国上将军、佥书枢密院事，谥节愍。后加赠推诚效节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左丞、护军，追封赵郡公，改谥忠愍。

士选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从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

N谋□苁τ胨伪□浇鹕剑□垦≌缴趿Γ□蟀苤□□分梁6□埂＜敖嫡努u等，丞相伯颜临阵观之，壮其骁勇，遣使问之，始知为文炳子。奏功，佩金符，为管军总管。战数有功。宋降，从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宋平，班师，诏置侍卫亲军诸卫，以士选为前卫指挥使，号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几，以其职让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将前卫，而以士选同佥行枢密院事于湖广，久之召还。

宗王乃颜叛，帝亲征，召士选至行在所，与李劳山同将汉人诸军以御之。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士选等出步卒横击之，其众败走。缓急进退有礼，帝甚善之。桑哥事败，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于是召士选论议政事，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彻理往镇浙西，听辟举僚属。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悦。有聚敛之臣为奸利，事发得罪且死，诈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请留以待之，士选曰：“海商至则捕录之，不至则无如之何，不系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则无以谢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广蓄泄以备水旱，率为豪民占以种艺，水无所居积，故数有水旱，士选与彻理力开复之。

成宗即位，佥行枢密院于建康。未几，拜江西行省左丞。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军中获贼所为文书，旁近郡县富人姓名具在。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币虺銎涫椋□□膑碓呃羰□硕□眩□谎云圃羰隆Ｍ⒁樯钐酒渲□宥□环ァ０萁□闲杏□诽⊠胸□□□□刂□□谎隙□啵□萑挥写蟪挤纭Ｈ胭菔嗝茉菏拢□戆萦□分胸□Ｇ爸胸┐迩□萌畏缂停□莆有□跃褪鹿Ａ＜茸洌□缓瞿疽云秸戮□□厥录讨□□秸□执筇澹□煜峦□□□□讯嗖。□煲允糁□垦 ７绮擅骺。□型怦等弧?

时丞相完泽用刘深言，出师征八百媳妇国，远冒烟瘴，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驱民转粟饷军，谿谷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一夫致粟八斗，率数人佐之，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中外骚然。而完泽说帝：“江南之地尽世祖所取，陛下不兴此役，则

无功可见于后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坚，故无敢谏者。士选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毕，同列皆起，士选乃独言：“今刘深出师，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就令当取，亦必遣使谕之，谕之不从，然后聚粮选兵，视时而动。岂得轻用一人妄言，而致百万生灵于死地？”帝色变，士选犹明辨不止，侍从皆为之战忄栗，帝曰：“事已成，卿勿复言。”士选曰：“以言受罪，臣之所当。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钡埙庵□穑□笥矣抵□猿觥N词□拢□畚攀Π芗ǎ□□辉唬骸岸□□缰□匝橐樱□崂⑱□！币虼蜕献鹨造褐毖裕□嘉□毡□□锪跎畹取J雷娉10.粑谋□欢□蟾纾□实垡远□绾羰垦 > 弥□□鑫□□阈惺∮邑□□ㄅ炅盒惺Σ秸抡□拢□智勹挛鳌?

士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号廉介，自门生部曲，无敢持一毫献者。治家甚严，而孝弟尤笃。时言世家有礼法者，必归之董氏。其礼敬贤士尤至。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椁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晚年好读《易》，淡然终其身。每一之官，必卖先业田庐为行赀，故老而益贫，子孙不异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称廉吏云。子守忠，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守悫，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张弘范

张弘范，字仲畴，柔第九子也。善马槊，颇能为歌诗。年二十时，兄顺天路总管弘略上计寿阳行都，留弘范摄府事，吏民服其明决。蒙古军所过肆暴，弘范杖遣之，入其境无敢犯者。中统初，授御用局总管。三年，改行军总管，从亲王合必赤讨李璮于济南。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璮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广，璮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垒门，遇伏皆死，降两贼将。柔闻之曰：“真吾子也。”璮既诛，朝廷惩璮尽专兵民之权，故能为乱，议罢大籓子弟之在官者，弘范例罢。

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卫，帝召见，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顺天者，且念弘范有济南之功，授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岁大水，漂没庐舍，租税无从出，弘范辄免之。朝廷罪其专擅，弘范请入见，进曰：“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帝曰：“何说

也？”对曰：“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恆收，非陛下大仓库乎?钡墼唬骸爸□澹□湮鹞省！？

六年，括诸道兵围宋襄阳，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复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练之卒，勇悍难制，故命领之。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弘范建言曰：“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归、峡，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帅府奏用其言，移弘范兵千人戍万山。既城，与将士较射出东门，宋师奄至。将佐皆谓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弘范曰：“吾与诸君在此何事，敌至将不战乎？敢言退者死?奔催Ь咨下恚□⑶财□□钔サ逼淝埃□□□テ浜螅□茁识□倨镂□ふ螅□钤唬骸拔盼峁脑蚪□□垂奈鸲□！彼尉□狡锵嗉渫徽螅□敕毒□欢□□俳□偃矗□敕对唬骸氨似□ヒ印！惫闹□□昂蠓芑鳌Ｋ问Ｐ祭！０四辏□□蛔殖潜葡逖簟Ｆ品□峭夤□＞拍辏□シ□牵□魇钢衅渲猓□□□□魉r唬骸跋濉７.□辔□嫵荩□什豢善啤Ｈ艚亟□溃□掀湓□□□□郊泄ィ□□仄埔印７□圃蛳逖艉嗡□选！贝又□Ｃ魅眨□闯鋈褡湎鹊牵□彀沃□Ｏ逖艏认拢□伤谓□牢幕廊腙睿□徒跻隆□捉稹１.Π埃□□Ｐ猩陀胁睢?

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弘范率左部诸军循汉江，东略郢西，南攻武矶堡，取之。北兵渡江，弘范为前锋。宋相贾似道督兵阻芜湖，殿帅孙虎臣据丁家洲。弘范转战而前，诸军继之，宋师溃，弘范长驱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谕丞相毋轻敌贪进，方暑，其少驻以待。弘范进曰：“圣恩待士卒诚厚，然缓急之宜，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丞相然之，驰驿至阙，面论形势，得旨进师。十二年，次瓜州，分兵立栅，据其要害。扬州都统姜才所统兵劲悍善战，至是以二万人出扬子桥。弘范佐都元帅阿术御之，与宋兵夹水阵。弘范以十三骑径度冲之，阵坚不动，弘范引却。一骑跃马挥刀，直趣弘范，弘范旋辔反迎刺之，应手顿毙马下，其众溃乱，追至城门，斩首万余级，自相蹂藉溺死者过半。宋将张世杰、孙虎臣等率水军于焦山决战，弘范以一军从旁横冲之，宋师遂败。追至圌山之东，夺战舰八十艘，俘馘千数。上其功，改亳州万户，后赐名拔都。从中书左丞董文炳由海道会丞相伯颜，进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侄为称，往返未决。弘范将命入城，数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称臣降表来上。十三年，台州叛，讨平之，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师还，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

十五年，宋张世杰立广王昺于海上，闽、广响应，俾弘范往平之，授蒙古汉军都元帅。陛辞奏曰：“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帝曰：“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面赐锦衣、玉带，弘范不受，以剑甲为请。帝出武库剑甲，听其自择，且谕之曰：“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将行，荐李恆为己贰，从之。至扬州，选将校水陆二万，分道南征，以弟弘正为先锋，戒之曰：“选汝骁勇，非私汝也。军法重，我不敢以私挠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进攻三江寨，寨据隘乘高，不可近，因连兵向之。寨中持满以待，弘范下令下马治朝食，若将持久者。持满者疑不敢动，而他寨不虞也。忽麾军连拔数寨，回捣三江，尽拔之。至漳州，军其东门，命别将攻南门、西门，乃乘虚破其北门，拔之。攻鲍浦寨，又拔之。由是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使之拜，不屈，弘范义之，待以宾礼，送至京师。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命子珪师事之。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阳港发舶入海，至甲子门，获宋斥候将刘青、顾凯，乃知广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军千余艘碇海中，建楼橹其上，隐然坚壁也，弘范引舟师赴之。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乃由山之东转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断其汲路，烧其宫室。世杰有甥在弘范军中，三使招之，世杰不从。甲戌，李恆自广州至，授以战舰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将战，或请先用砲。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宋舟潮至必东遁，急攻之，勿令得去，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毕洒獗泵嬉痪□顺倍□剑□豢耍□類a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豫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狈墒讣□缥o，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获其符玺印章。世杰先遁，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杰走交趾，风坏舟，死海陵港。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

十月，入朝，赐宴内殿，慰劳甚厚。未几，瘴疠疾作，帝命尚医诊视，遣近臣临议用药，敕卫士监门，止杂人毋扰其? 2 ∩酰□逶∫滓鹿冢□鲆粗林型ィ□驺谠侔荨M俗□□□谱骼郑□肭坠恃员稹 3 鏊□徒 < 祝□□端米荧曉唬骸叭旮敢允橇 9.Γ□昱宸□鹜□病！庇锞梗□俗□□洹 D 晁氖□□ T □□

嗳俾淮蠓颉⑵秸抡□拢□治淞摇Ⅴ链笏哪辏□釉□浦倚Ы隈丛斯T肌⑻□A15.□□峭□□尽⑸现□□⑵牍□□□内种椅洹Q拥v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阳王，谥献武。子珪，自有传。

列传第四十四

○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曾大父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泽而下，遂为邢人。庚辰岁，木华黎取邢州，立都元帅府，以其父润为都统。事定，改署州录事，历巨鹿、内丘两县提领，所至皆有惠爱。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笫□辏□几干ィ□徒鸢倭轿□峋撸□郧彩顾椭列现荨７□□□幢徽伲□钪蓟购土帧Ⅰ鲜槭□Ｏ傺裕□渎栽唬?

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

愚闻之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余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威福者君之权，奉命者臣之职。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

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

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

纳粮就远仓，有一废十者，宜从近仓以输为便。当驿路州城，饮食祗待偏重，宜计所费以准差发。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珍贝金银之所出，淘沙炼石，实不易为，一旦以缠丝缕，饰皮革，涂木石，妆器仗，取一时之华丽，废为尘而无济，甚可惜也，宜从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无职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

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

天下莫大于朝省，亲民莫近于县宰。虽朝省有法，县宰宜择，县宰正，民自安矣。关西、河南地广土沃，以军马之所出入，治而未丰。宜设官招抚，不数年民归土辟，以资军马之用，实国之大事。移剌中丞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虽使从实恢办，不足亦取于民，拖兑不办，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罢繁碎，

止科征，无从献利之徒削民害国。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使臣到州郡，宜设馆，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广远，虽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阴所祐也。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气，顺时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极于幽明，天下赖一人之庆。

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闻司天台改成新历，未见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

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说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选左右谏臣，使讽谕于未形，忖画于至密也。君子之心，一于理义，怀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怀于谗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势，必排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远佞人"，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谓也。

今言利者众，非图以利国害民，实欲残民而自利也。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冶，付各路课税所，以定榷办，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古者明王不宝远物，所宝惟贤，如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皆一人之睿知，贤王之辅成也。古者治世均民产业，自废井田为阡陌，后世因之不能复。今穷乏者益损，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势，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贾与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夺欺罔之害，真国家之利也。

笞箠之制，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禁私置牢狱，淫

民无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爱生之德。立朝省以统百官，分有司以御众事，以至京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后，可立朝省，以为政本。其余百官，不在员多，惟在得人焉耳。

世祖嘉纳焉。又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张耕、洺水刘肃者治之，犹可完复。”朝廷即以耕为邢州安抚使，肃为副使。由是流民复业，升邢为顺德府。

癸丑，从世祖征大理。明年，征云南。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⑿□□尽３□14.沙肌⑸搅忠乓葜□浚□碳□加茫□奈雉尤灰恍隆?

秉忠虽居左右，而犹不改旧服，时人称之为聪书记。至元元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秉忠久侍籓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帝览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赐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Q嘞泄宋剩□□萍鋈宋锟杀钙魇拐撸□菜□绨危□笙の□□肌?

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十一年，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尝筑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出内府钱具棺敛，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有文集十卷。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后。

秉恕字长卿。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兄秉忠，事世祖，以荐士自任，嫌于私亲，独不及秉?W笥乙晕牛□偌□□焱□糖臂　J雷娉4.捅□野捉鹎я剑□窃唬骸俺忌揭氨扇耍□男以饧剩□□飨こ錾蟹剑□鹞匏□谩！笔雷嬖唬骸扒涠牢耷坠室胖□埃俊贝遣辉剩□耸芏□⒅□R远□倭接氡□。□□≡唬骸靶智诶陀心辏□嗣勺壬停□□‖薰Γ□擅岸骱酰俊敝詹皇堋V型吃□辏□□癫渴汤伞⑫现莅哺Ц笔埂6□辏□徒鸱□□g舨渴汤伞H□辏□□衔□车赂□□徒鸹7.□□□车掳哺□埂V猎□□辏□□俜Ч校□募我榇蠓颍□□玫隆11.趁稀⒆屠场⑺程臁⑻□□迓纷芄堋W屠掣□兴狼袅□耍□□丫摺1□∫芍□□贲莸闷涫担□□死狄圆凰馈K□□粒□杂谢菡□U俪□癫可惺椤3鑫□次餍□渴梗□崾∽□克荆□□□荨⑵窖袅铰纷芄堋F窖羲昊模□窦枋常□□□忠躁庵□□□钫咧凇D炅□□□溆诠佟?

○张文谦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幼聪敏，善记诵，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世祖居潜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荐文谦可用。岁丁未，召见，应对称旨，命掌王府书记，日见信任。邢州当要冲，初分二千户为勋臣食邑，岁遣人监领，皆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诉于王府。文谦与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盍择人往治之，责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则天下均受赐矣。”于是乃选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往。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谦发之。

岁辛亥，宪宗即位。文谦与秉忠数以时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国主高祥拒命，杀信使遁去。世祖怒，将屠其城。文谦与秉忠、姚枢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赖以全活。己未，世祖帅师伐宋，文谦与秉忠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世祖曰：“期与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立中书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诏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统素忌克，谟谋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文谦遽求出，诏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临发，语文统曰：“民困日久，况当大

旱，不量减税赋，何以慰来苏之望？”文统曰：“上新即位，国家经费止仰税赋，苟复减损，何以供给？”文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蠲常赋什之四，商酒税什之二。二年春，来朝，复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讲行庶务，巨细毕举，文谦之力为多。三年，阿合马领左右部，总司财用，欲专奏请，不关白中书，诏廷臣议之，文谦曰：“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是理也。若中书弗问，天子将亲莅之乎？”帝曰：“仲谦言是也。”

至元元年，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羌俗素鄙野，事无统纪，文谦得蜀士陷于俘虏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习吏事，旬月间簿书有品式，子弟亦知读书，俗为一变。浚唐来、汉延二渠，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三年，还朝。诸势家言有户数千，当役属为私奴者，议久不决。文谦谓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众，事觉，逮捕百余人。丞相安童以文谦言奏曰：“愚民无知，为所诳诱，诛其首恶足矣。”诏即命文谦往决其狱，惟三人坐弃市，余皆释之。

七年，拜大司农卿，奏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请开籍田，行祭先农先蚕等礼。复与窦默请立国子学。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时阿合马议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价以配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司，干政害民，文谦悉于帝前极论罢之。十三年，迁御史中丞。阿合马虑宪台发其奸，乃奏罢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谦奏复其旧。然自知为奸臣所忌，力求去。会世祖以《大明历》岁久浸差，命许衡等造新历，乃授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十九年，拜枢密副使。岁余，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

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理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数忤权幸，而是非得丧，一不以经意。家惟藏书数万卷。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时论益以是多之。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宣。

长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文靖。

○郝经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

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时经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谘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是时，连兵于宋，宪宗入蜀，命世祖总统东师，经从至濮。会有得宋国奏议以献，其言谨边防，守冲要，凡七道，遂下诸将议。经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世祖以经儒生，愕然曰："汝与张拔都议邪？"经对曰："经少馆张柔家，尝闻其论议。此则经臆说耳，柔不知也。"进七道议七千余言。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经为副，将归德军，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纳降附。惟中欲私还汴，经曰："我与公同受命南征，不闻受命还汴也。"惟中怒，弗听。经率麾下扬旌而南，惟中惧谢，乃与经俱行。

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其略曰：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是尤难也。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佽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荡，殆欲歼?W怨庞帽□□从腥缡侵□们叶嘁玻□淞Π驳貌槐缀酰Π依ū□矢常□□铝疃□T鏊Γ□□Ъ纂校□下纳酱ǎ□毓□缶伲□灾□二味□蓟煲弧Ｒ灾驹蛉瘢□粤υ蚯浚□酝猎虼螅□□涫踉蛭淳∫病９队谥罟□绕街□螅□⑹Ω□瘢

□轮纬苫□□捶□⒅疲□蟛继醺伲□舷戮□□□荒硬晃桑□卫铣晌□厂啵□鹩⑻匚□□B□∠湍芪□问梗□□羌莆□□猓□礁骋宰阌茫□团┳宰闶常□谥渭染伲□庥□啾浮Ｈ缙洳环□□靡晕内荆□芏□淮樱□□笏畔豆坌疲□哉□旆ァＷ远□Ｖ劣谙濉５.耍□乇□□溃□□慕游洌□晕□□□Ｗ院褐兄劣诖罄恚□岜□莩觯□□旱中玻□晕□姹□ＫＣ嫉萌耍□Ｔ鲆月桑□吖熬胖刂□冢□□Ｍ庥薪匾印Ｊ嵌□晃□□擞诩渌赍嵛□缶伲□舷抡鸲□□□□鼋幔□装灿谖＃□且讶欢□□芍拐咭病６□ξ闯觯□笸跞拭鳎□蛴逃形慈徽撸□刹灰楹酰？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槊，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自浍河之战，乘胜下燕、云，遂遗兵而去，似无意于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既而为斡腹之举，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为捣虚之计，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为示远之谋，自临洮、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舆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土，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啮其脐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其初以奇胜也，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于骑，故所向不能御。兵锋新锐，民物稠夥，拥而挤之，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故所击无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骤胜。今限以大山深谷，厄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泰山压卵之势，河海濯爇之举，拥遏顿滞，盘桓而不得进，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

为今之计，则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而已。西师既构，猝不可解，如两虎相斗，猝入于岩阻，见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国以并命，我必其取，无由以自悔，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在所，大军压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进币，割地纳质。彼必受命，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禀命不从，殿下之义尽，而后进吾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比师南辕，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祸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杀，非好攻战辟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诚意昭著，恩信流

行，然后阅实精勇，别为一军，为帐下之卒，举老成知兵者俾为将帅，更直宿卫，以备不虞。其余师众，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为战攻之卒。其新入部曲，瞢不知兵，虽名为兵，其实役徒者，使沿边进筑，与敌郡邑犬牙相制，为屯戍之卒。推择单弱，究竟逃匿，编葺部伍，使闻望重臣为之抚育，总押近里故屯，为镇守之卒。使掣肘之计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备御无有缺绽，则制节以进。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示必取之势。毋焚庐舍，毋伤人民，开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以弊其力。兵势既振，蕴蓄既见，则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唇□蟊□□钡钟诮□□亟□舷拢□型屯蛟睿□帕蠲魉啵□壳□险□□孜驳薰梗□骶咧坶□□□跃抖伞1吮卣鹄荩□云鸨涔省8潜酥□□窬≡诹交矗□□胬□剑□哑溲易瑁□□匀岽啵□帽□岳次闯⒁徽剑□赡艿蔽野僬街□瘢∫淮P阑担□蛲□缃岳＃□坯虏恍□□饽谙蘧□□抡卟荒苡枚□诱卟荒艿校□痴卟荒芊刀□嬲卟荒苡□□□较嗉罚□匚□页恕J潜□宜□奖芗峁ヨΓ□苁祷餍檎咭病？

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夔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湘、潭，以成犄角。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于钟离、合淝之间，掇拾湖泺，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觇江口。乌江、采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抉长江之襟要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若遽攻击，则必老师费财。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6□郧岜□鐾ā⑻□□比□C拧9.喜健13.鹕健2.裥婧涌冢□纹锷舷拢□探□□＃□⒅□□牛□僖栽率保□怨燮浔洹J撬□酵蓟撼志弥□埔病H□啦3.觯□□髁□猓□钕禄虼σ痪□□□□谥疲□刮冶□T S杏嘣＃□缡窃蛭蠢粗□浠蚩慑簦□讶恢□б蝗栈蚩删纫病？

议者必曰：三道并进，则兵分势弱，不若并力一向，则莫我当也。

会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并力一向，争地之术也；诸道并进，取国之术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晋取吴，则六道进；隋取陈，则九道进；宋之于南唐，则三面皆进。未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或者有之，侥幸之举也。岂有堂堂大国，师徒百万，而为侥幸之举乎？况彼渡江立国，百有余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可?W园苊艘岳矗□奕詹惶志□刀□昃□□□葆灏僬郏□蔽仪慷裕□闯4.蟀埽□豢晌饺酢F窨擅锸樱□角匚奕耍□庇□痪□叶□∈ず酰壳赝跷释豸逡苑ゾ#□逶唬骸胺橇□□虿豢伞！鼻赝踉唬骸敖□□弦印！泵□钚沤□□□蛲□□豢耍□漕□逡员□□□蚨□缶俪□8侵谟兴□赜茫□率朴胁豢尚□隙□胰≌摺9释跽咧□俦赝蛉□□湫揖僬撸□绕鹞蘩抵□艘病?

呜呼！西师之出，已及瓜戍，而犹未即功。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若亦直前振迅，锐而图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迁延，进退不可，反为敌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详审，图之以术。若前所陈，以全吾力，是所谓坐胜也。虽然，犹有可忧者。国家掇取诸国，飘忽凌厉，本以力胜。今乃无故而为大举，若又措置失宜，无以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则稔恶怀奸之流，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国内空虚，易为摇荡。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反覆致论，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

遂会兵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属议，经复进议曰：

《易》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钡钕麓厦黝V□□阋杂辛伲环⑶扛找悖□阋杂卸稀＝□舜嫱鲋□□□□□靡印O蛟谏惩樱□□□唬骸笆蔽纯梢病！庇衷唬骸笆敝□蛔肿畹闭□怼！庇衷唬骸翱尚兄□保□□灾□□！贝笤胀跹裕□笆背肆□□敝□溃□□□靡印W猿鍪σ岳矗□□□煌耍□□兴□唇庹撸□恃杂谡娑ǎ□诓堋㈠B□谔啤5.恕X窖圆灰眩□创涂□剩□私袷录保□矢唇□裱浴?

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畀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以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帅，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

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则亦徒费人命，我安所得哉！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复何俟乎！

虽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劝径趋临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虽不杀戮，亦被践蹂，吾所不忍。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弗与，杀人何益，而竟不往。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益禁杀人。岿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归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断也。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自西南隅抵东北隅，万人敌，上可并行大车，排槎ＯＣ楼，缔构重覆，必不可攻，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

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会宋守帅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乃班师。明年，世祖既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议，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经入辞，赐蒲萄酒，诏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经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辞多不载。

时经有重名，平章王文统忌之。既行，文统阴属李璮潜师侵宋，欲假手害经。经至济南，璮以书止经，经以璮书闻于朝而行。宋败璮军于淮安，经至宿州，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翿请入国日期，不报。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庭芝复书果疑经，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恐经至谋泄，竟馆经真州。经乃上表宋主曰："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款兵误国。"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欲以动经，经不屈。经待下素严，又久羁困，下多怨者。经谕曰："向受命不进，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观宋祚将不久矣。"居七年，从者怒斗，死者数人，经独与六人处别馆。又九年，丞相伯颜奉诏南伐，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问执行人之罪，宋惧，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贾似道之谋既泄，寻亦窜死。经归，道病，帝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所过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阙，锡燕大庭，咨以政事，赏赉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为护丧还葬，谥文忠。明年，宋平。

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多奇崛。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书佐苟宗道，后官至国子祭酒。经还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其忠诚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隐居以寿终；庸字季常，终颍州守。子采麟，亦贤，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列传第四十五

○姚枢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力学，内翰宋九嘉识其有王佐略，杨惟中乃与之偕觐太宗。岁乙未，南伐，诏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会破枣阳，主将将尽坑之，枢力辨非诏书意，他日何以复命，乃蹙数人逃入篁竹中脱死。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硃熹之书。辛丑，赐金符，为燕京行台郎中。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硃所注书以归，谓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既而尽室依枢以居。

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曰："立省部，则庶政出一，纲举纪张，令不行于朝而变于夕。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定法津，审刑狱，则收生杀之权于朝，诸侯不得而专，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发之过免罹极法，而冤抑有伸。设监司，明黜陟，则善良奸窳可得而举刺。阁征敛，则部族不横于诛求。简驿传，则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则民力纾，不趋于浮伪，且免习工技者岁加富溢，勤耕织者日就饥寒。肃军政，使田里不知行营往复之扰攘。周匮乏，恤鳏寡，使颠连无告者有养。布屯田以实边戍，通漕运以廪京都。停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破称贷之家。广储蓄、复常平以待凶荒，立平准以权物估，却利便以塞幸途，杜告讦以绝讼源。"各疏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宪宗即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总之。世祖既奉诏，宴群下，罢酒将出，遣人止枢，问曰："顷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对曰："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世祖曰："虑所不及者。"乃以

闻，宪宗从之。枢又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宪宗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关中自择其一。枢曰：“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于是世祖愿有关中。

壬子夏，从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脑兒之地。夜宴，枢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笔嗦砩虾卦唬骸笆卜酥□模□拭魅绱耍□□裰□遥□泄□□R病！泵髂辏□□按罄沓牵□潦嗔巡□□欤□橹股敝□睿□趾沤帜埃□墒敲竦孟嗤瓯！?

丙辰，枢入见。或谗王府得中土心，宪宗遣阿蓝答兒大为钩考，置局关中，以百四十二条推集经略宣抚官吏，下及征商无遗，曰：“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世祖闻之不乐。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及世祖见宪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罢钩考局。

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使，以枢使东平。既至郡，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推物力以均赋役，罢铁官。二年，拜太子太师。枢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以所受制还中书，事见《许衡传》。改大司农。枢奏曰：“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籓，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且陛下闵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王镛炼习故实，宜令提举礼乐，使不致崩坏。”皆从之。诏赴中书议事，及讲定条格，且勉谕曰：“姚枢辞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务，须赖一二老成同心图赞，其与尚书刘肃往尽乃心，其尚无隐。”及修条格成，与丞相史天泽奏之，帝深嘉纳。

李璮谋叛，帝问：“卿料何如？”对曰：“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贼将安出？”对曰：“出下策。”初，帝尝论天下人材，及王文统，枢曰：“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统果因璮伏诛。

四年，拜中书左丞，奏罢世侯，置牧守。或言中书政事大坏，帝怒，大臣罪且不测者，枢上言：

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殚。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国难并兴，天开圣人，缵承大统，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粗完，钞法粗行，国用粗足，官吏迁转，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创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遗子孙，流远誉。以陛下才略，行此有余。迩者伏闻聪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木始栽而复移，屋既架而复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惟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为陛下之后忧，国家之重害。

帝怒为释。十年，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其年，襄阳下，遂议取宋。枢奏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十一年，枢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东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宋之不能为国审矣，而临安未肯轻下，好生恶死，人之常情，盖不敢也，惟惧吾招徕止杀之信不坚耳。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又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谥曰文献。

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

子炜，仕为平章政事；从子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谥曰文。

○许衡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世为农。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于新郑县。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痹唬骸叭缢苟□押酰俊笔Y笃嬷□Ｃ渴谑椋□帜芪势渲家濉＞弥□□ξ狡涓改冈唬骸皤河蔽虿环玻□□毡赜写蠊□苏撸□岱瞧涫σ病！彼齑侨亻□改盖恐□荒苤埂Ｈ缡钦叻哺□□ＡＩ猿ι□妊□缂15.剩□辉馐缆遥□移段奘椤３４.尤照呒壹□妒椤肥枰澹□蚯朐⑺蓿□殖□椤＜忍幽厌逊粕剑□嫉谩兑住吠醺乃盟怠Ｊ北□抑校□庖顾贾缢校□硖宥□□□□□远□剞裰钜宥□蠓ｉ３⑹钪泄□友簦□噬酰□烙欣妫□谡□∴⒅□□舛牢Ｗ□飨伦匀簟；蛭手□□唬骸胺瞧溆卸□≈□□豢梢病！比嗽唬骸笆缆遥□宋拗鳌！痹唬骸袄嫖拗鳎□嵝亩牢拗骱酰俊弊□沉粑海□思□溆械拢□陨源又□＞尤□辏□怕仪叶ǎ□嘶够场Ｍ□春印18.寮洌□恿□且κ嗟靡谅宄淌霞靶掳渤ｐ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娶嫁，必徵于礼，以倡其乡人，学者浸盛。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核菜茹，处之泰然，讴诵之声闻户外如金石。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枢尝被召入京师，以其雪斋居衡，命守者馆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烂堕地，童子过之，亦不睨视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时王文统以言利进为平章政事，衡、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文统患之。且窦默日于帝前排其学术，疑衡与之为表里，乃奏以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使数侍上也。默以屡攻文统不中，欲因东宫以避祸，与枢拜命，将入谢。衡曰：“此不安于义也，姑勿论。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乡，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复此乎？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枢以为然，乃相与怀制立殿下，五辞乃免。改命枢大司农，默翰林侍讲学士，衡国子祭酒。未几，衡亦谢病归。至元二年，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书?：饽松鲜柙唬?

臣性识愚陋，学术荒疏，不意虚名，偶尘圣听。陛下好贤乐善，舍短取长，虽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诏旨，中怀自念，何以报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咛恳至，中书大务，容臣尽言。臣虽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万分。孟子以“责难

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孔子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之所守，大意盖如此也。伏望陛下宽其不佞，察其至怀，则区区之愚，亦或有小补云。

其一曰：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分更，未见其可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 J钪□浜□□涫埔嗳唬□且嗷□□□橐病9赌芙ブ□χ□□□运暝拢□募岫□罚□乱锥□＃□从胁豢杀湔摺4嗽诒菹伦鹦哦□崾刂□□辉有∪耍□辉鸾□B□恍袅餮裕□蛑轮沃□Γ□□缚沙梢印?

二曰：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发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栉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 J炙洳荒埽□□描斡胴埃□羌词种□□病Ⅰ现□萌耍□我砸齑恕Ｈ蝗酥□头瘢□粗□湎辏□滩豢傻枚□嵊靡病Ｈ换蛞阎□涫胛□□樱□胛□∪耍□□椿嫉没际B□□医□耍□皆恢□耍□□挡荒苡萌耍□嗪我嬖眨∪四□灰□骋玻□郎欧蛭□艿魑逦吨□停荒□欢萌赵乱玻□佬枪傥□懿娇魇持□□撸□弦缘闷浞ü室病9湃擞醒栽唬骸拔□弑匾蚯鹆辏□□卤匾虼彳螅□□□匾蛳韧踔□馈！苯窭锵镏□福□□怨盼□赶罚□恢□袢湛谥□□常□碇□□拢□怨湃艘欧ǘ□豢晌フ撸□裉煜轮□螅□□抑□兀□□胖□煞ǔ纯晌八埃科湟喔二忌跻樱》蛑稳苏叻Ｔ玻□胤尸呷艘病Ｈ朔厂辔□□习蚕滤常□□字从庞斡诶让碇□希□环巢焕停□怂□绞∫病7蛄7. 屮萌耍□袼湮茨苠崛绻盼簦□灰咽苏叩备□阂匝□淞□□词苏叩笨砹⑻醺瘢□戮托鹩茫□蚴e爸□股倏墒嬉印Ｍ馍杓嗨疽圆煳劾模□谧g舨恳远Ｐ世□□蚍欠种□蠼夕上⒁印Ｔ偃稳□危□指呔傧拢□蛉瞬啪粑宦钥善揭印Ｖ劣诠蠹抑□老□□饭僦□巫樱□婕□□□□□币橹□□嗖豢苫阂病?

其三曰：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上天眷命，作之君师，此盖以至难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是以尧、舜以来，圣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者，诚知天之所畀至难之任，初不可以易心处之也。知其为难而以难处，则难或可为；不知为难而以易处，则他日之难有不可为者矣。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

矣。至为君之难，尤陛下所当专意也。臣请言其切而要者：

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刘安世行一不妄语，七年而后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亲、一乡之众也，同列之臣不过数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犹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众，事有万变，日有万机，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无失，岂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天下之人疑惑惊眩，且议其无法无信一至于此也。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处，而以易处故也。苟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虽有不中者盖鲜矣。奈何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盛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欲也，欲心盛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感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熟思而审处之乎？此人君践言之难，而又难于天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此特系夫人之险易者然也。然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处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昔包拯刚严峭直，号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见欺于人，不过误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有不可胜既也。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诳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为小人，予者未必为有功，夺者未必为有罪，以至赏之、罚之、生之、杀之，鲜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

夫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夫贤者遭时不偶，务自韬晦，世固未易知也。虽或知之，而无所援引，则人君无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

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或用其言也，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此特难进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于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民之心。贤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之正、尧、舜之安而后已，故其势恆难合。况夫奸邪佞幸，丑正而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进而轻于退者，盖以此耳。大禹圣人，闻善即拜，益犹戒之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后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结主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虽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犹有说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夫上以诚爱下，则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然一传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赏，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于心邪？必如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

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恆在于下，恆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盖尧、舜能知天道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道之实也。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尧、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厌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审也。夫审而后发，发无不中，否则触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见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无可喜者则必悔其喜之失，无可怒者则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数变，喜怒不节之故也。是以先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是以号令简而无悔，则无不中节矣。夫数变，不可也；数失信，尤不可也。周幽无道，故不恤此，今无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书奏，帝嘉纳之。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四年，乃听其归怀。五年，复召还，奏对亦秘。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仪成，帝临观，甚悦。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定官制，衡历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簿、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不乐，欲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未几，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因擅权，势倾朝野，一时大臣多阿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虑其反邪？"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由是衔之，亟荐衡宜在中书，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阈，还奏曰："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门耳。"从幸上京，乃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则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也。"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十年，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衡请还怀。帝以问翰林学士王磐，磐对曰："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之大体，宜勿听其去。"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守衡

规矩，从之。

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躔离朓朒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

六月，以疾请还怀。皇太子为请于帝，以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宁不有事于祖考。"扶而起，奠献如仪。既撤，家人馂，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电，风拔木。怀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讣，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见衡，语同列曰："若辈自谓不相上下，盖十百与千万也。"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一世，少所与可，独见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祀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鲁，衡居魏时所署斋名也。子师可。

○窦默李俊民附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幼知读书，毅然有立志。族祖旺，为郡功曹，令习吏事，不肯就。会国兵伐金，默为所俘。同时被俘者三十人，皆见杀，惟默得脱，归其乡。家破，母独存，惊怖之余，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复至，遂南走渡河，依母党吴氏。医者王翁妻以女，使业医。转客蔡州，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金主迁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

世祖在潜邸，遣召之，默变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见，而微服踵其后，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久之，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田宅，有司岁具衣物以为常。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天泽时宣抚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时初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颇见委任，默上书曰：

臣事陛下十有余年，数承顾问，与闻圣训，有以见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利生民安社稷为心。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天下财赋，操执在手，贡进奇货，炫耀纷华，以娱悦上心。其扇结朋党、离间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当路，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救世一念，涵养有年矣。今天顺人应，诞登大宝，天下生民，莫不欢忻踊跃，引领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屑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别选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天下幸甚。

他日，默与王鹗、姚枢俱在帝前，复面斥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帝曰："然则谁可相者？"默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帝不悦而罢。文统深忌之，乃请以默为太子太傅，默辞

曰：“太子位号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复以为翰林侍讲学士，详见《许衡传》。默俄谢病归，未几，文统伏诛，帝追忆其言，谓近臣曰：“曩言王文统不可用者，惟窦汉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宁不之思耶？”召还，赐第京师，命有司月给廪禄，国有大政，辄以访之。

默与王磐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者，皆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帝嘉纳之。默尝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曰可，臣亦以为可，君曰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明日，复侍帝于幄殿。猎者失一鹘，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既退，秉忠等贺默曰：“非公诚结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贺，帝闻之，拱手曰：“此辈贤者，安得请于上帝，减去数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扁耆徽呔弥□D□壤希□皇邮拢□凼□仓惺挂哉渫婕爸钇魑锿□嫖恃伞J□吣辏□诱盐墓荽笱□浚□洌□臧耸□濉8嘉牛□凵钗□档浚□窦于R赐，皇太子亦赙以钞二千贯，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

默为人乐易，平居未尝评品人物，与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人谓汲黯无以过之。帝尝谓侍臣曰：“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子履，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既而变起仓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世祖在潜籓，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而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

列传第四十六

○宋子贞

宋子贞，字周臣，潞州长子人也。性敏悟好学，工词赋。弱冠，领荐书试礼部，与族兄知柔同补太学生，俱有名于时，人以大小宋称之。金末，潞州乱，子贞走赵、魏间。宋将彭义斌守大名，辟为安抚司计议官。义斌殁，子贞率众归东平行台严实。实素闻其名，招置幕府，用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先是，实每令人请事于朝，托近侍奏决，不经中书，因与丞相耶律楚材有违言。子贞至，劝实致礼丞相，通殷勤，凡奏请，必先咨禀。丞相喜，自是交欢无间，实因此益委信子贞。太宗四年，实戍黄陵，金人悉力来攻。与战不利，敌势颇张，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敌中逃归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惧。子贞请于实，斩扬言者首以令诸城，境内乃安。汴梁既下，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子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见周给，且荐用之。拔名儒张特立、刘肃、李昶辈于羁旅，与之同列。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

七年，太宗命子贞为行台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创，行台所统五十余城，州县之官或擢自将校，或起由民伍，率昧于从政。甚者专以掊克聚敛为能，官吏相与为贪私以病民。子贞仿前代观察采访之制，命官分三道纠察官吏，立为程式，与为期会，黜贪墩，奖廉勤，官府始有纪纲，民得苏息。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子贞请罢归州县。实初难之，子贞力言乃听，人以为便。实卒，子忠济袭爵，尤敬子贞。请于朝，授参议东平路事，兼提举太常礼乐。子贞作新庙学，延前进士康晔、王磐为教官，招致生徒几百人，出粟赡之，俾习经艺。每季程试，必亲临之。齐鲁儒风，为之一变。

岁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贞至濮，问以方略。对曰："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统元年，授益都路宣抚使。未几，入觐，拜右三部尚书。时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贞裁定。李璮叛，据济南，诏子贞参议军前行中书省事。子贞单骑至济南，观璮形势，因说丞相史天泽曰："璮拥众东来，坐守孤城，宜增筑外城，防其奔突，彼粮尽援绝，不攻自破矣。"议与天泽合，遂擒璮。子贞还，上书陈便宜十事，大略谓："官爵人主之柄，选法宜尽归吏部。律令国之

纪纲，宜早刊定。监司总统一路，用非其材，不厌人望，乞选公廉有才德者为之。今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穷无告，宜迁转以革其弊。”又请建国学教胄子，敕州郡提学课试诸生，三年一贡举。有旨命中书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遣子贞与左丞相耶律铸行山东，迁调所部官。还，授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奏请班俸禄，定职田，从之。俄拜中书平章政事。复陈时务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颇悔用子贞晚。

未几，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气力未衰，勉为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条理，听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恳辞，乃得请。特敕中书，凡有大事，即其家访问。子贞私居，每闻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爱君忧国，不以进退异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进医药，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逾八十，何以药为?辈‖＃□钭忧胍叛裕□诱暝唬骸拔崞轿艚倘暾卟簧伲□裆泻窝砸□？

子渤，字齐彦，有才名，官至集贤学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济阴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讳改焉。父衡，佥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战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东平严实聘为诸子师。实卒，子忠济嗣，辟挺为经历，出为曹州判官。未几，复为经历，赞忠济兴学养士。

癸丑，世祖在潜邸，受京兆分地，闻挺名，遣使征至盐州。入对称旨，字而不名。间陪宴语，因曰：“挺来时，李璮城朐山，东平当馈米万石。东平至朐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车淖于雨，必后期，后期罪死。请输沂州，使璮军取食，便。”世祖曰：“爱民如此，忍不卿从。”杨惟中宣抚关中，挺为郎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挺佐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月，民乃安。诛一大猾，群吏咸惧。且请减关中常赋之半。明年，惟中罢，廉希宪来代，升挺为宣抚副使。丙辰，征京兆军需布万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称是，输平凉军。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运米千里，妨我蚕麦。”郿长王姓者，平凉人也，挺召与谋，对曰：“不烦官运，仆家有积粟，请以代输。”挺大悦，载价与之，他输亦如期。复命兼治怀孟，境内大治。丁巳，宪宗命阿蓝答兒会计河南、陕右。戊午，罢宣抚司，挺还东平。

宪宗亲征蜀，世祖将趋鄂、汉，军于小濮，召问军事。挺对曰：“蜀道险远，万乘岂宜轻动。”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宪宗崩，世祖北还，道遣张文谦与挺计事。挺曰：“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文谦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骂曰：“无一人为我言此，非商孟卿几败大计?彼偾彩怪辆□⑯肌Ｎ醇福□16.锊桓缰□怪辆□校□炊□吨□Ｕ偻Ｐ鄙现量□剑□τ肓□Ｏ苊茉薮蠹啤?

世祖既即位，挺奏曰：“南师宜还扈乘舆，西师宜军便地。”从之。以廉希宪及挺宣抚陕、蜀。中统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剌不花者，征蜀时名将也，浑都海尝为之副，时驻六盘山，以兵应阿里不哥。挺谓希宪曰：“为六盘，有三策。悉锐而东，直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盘，观衅而动，中策也；重装北归，以应和林，下策也。”希宪曰：“彼将何从？”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于是与希宪定议，令八春、汪良臣发兵御之，事具《希宪传》。六盘之兵既北，而阿蓝答兒自和林引兵南来，与哈剌不花、浑都海遇于甘州。哈剌不花以语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蓝答兒遂与浑都海合军而南。时诸王合丹率骑兵与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为三道以拒之。既阵，大风吹沙，良臣令军士下马，以短兵突其左，绕出阵后，溃其右而出，八春直捣其前，合丹勒精骑邀其归路，大战于甘州东，杀阿蓝答兒、浑都海。事闻，帝大悦，曰：“商孟卿，古之良将也。”改宣抚司为行中书省，进希宪为右丞，挺为佥行省事。

二年，进参知政事。宋将刘整以沪州降，系前降宋者数百人来归，军吏请诛以戒，挺尽奏而释之。兴元判官费寅有罪惧诛，以借兵完城事讼挺与希宪于朝。帝召挺便殿，问曰：“卿在关中、怀孟，两著治效，而毁言日至，岂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论王文统者甚众，卿独无一言。”挺对曰：“臣素知文统之为人，尝与赵璧论之，想陛下犹能记也。臣在秦三年，多过，其或从权以应变者有之。若功成以归己，事败分咎于人，臣必不敢，请就戮。”挺既出，帝顾驸马忽剌出、枢副合答等，数挺前后大计，凡十有七，因叹曰：“挺有功如是，犹自言有罪，若此，谁复为朕戮力耶！卿等识之。”四年，赐金符，行四川行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治、徐世?8.呙□10.□筮y、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东，俄召还。三年，帝留意经学，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六年，同佥枢密院事。七年，迁佥书。八年，升副使。数军食，定军官品级，给军吏俸。使四千人屯田，开恳三万亩，收其获以饷亲军。汰不胜军者户三万户，一丁者亦汰去；丁多业

寡，业多丁寡，财力相资，合出一军。

九年，封皇子忙阿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为王相。十四年，诏王北征，王命挺曰：“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挺曰：“延安民兵数千，宜使李忽兰吉练习之，以备不虞。”未几，秃鲁叛，以延安兵应敌，果获其力。挺进十策于王，曰：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厚民生，一事权，清心源，谨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为置酒嘉纳。王薨，王妃使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训未习，卿姑行王相府事。”

初，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与王相赵炳构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盘狱以死。朝廷疑擅杀之，执琮、叔云鞫问，伏辜，事具《赵炳传》。初无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彻彻，以预二郭谋，临刑，望以求生，始有暧昧语连挺及其子谳。帝怒，召挺，拘炳家，瓛下狱。帝命赵氏子曰：“商孟卿，老书生，可与诸儒谳其罪。”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以议勋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来之功可补今之过否？”帝不悦曰：“是同类相助之辞也。”符宝郎董文忠奏曰：“梦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时推戴之功语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对曰：“臣目未睹，耳固闻之，杀人之谋，挺不与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无罪释之，籍其家。是冬，始释挺及谳。二十年，复枢密副使，俄以疾免。二十一年，赵氏子复讼父冤，挺又被系，百余日乃释。二十五年，帝问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几何？“对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叹其康强。是岁冬十有二月卒。有诗千余篇，尤善隶书。延祐初，赠推诚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定。子五人：琥、璘、瑭、瓛、琦。

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枢、许衡荐，拜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建康戍卒有利汤氏财者，投戈于其家，诬为反具。琥知其冤，罪诬者而释之。华亭蟠龙寺僧思月谋叛被擒，其党纵火来劫，民大扰，琥亟诛其魁。文法吏责琥擅诛，行台中丞张雄飞曰：“江南残毁之余，盗贼屡起，顾尚循常例，安用宪台为哉?崩粢樗烨□6疾□□舳磐蛞唬□院懦□遥□刑厂□□次省P迪敌泊诱哂□□□□ひ在次笞萸仓□5秤氪芊□哂讨冢□□野裾祢疲□蝗□赵萍□6□□吣辏□靼葜刑□嗖煊□贰J舻卣穑□□鲜檠裕骸拔艉何牡塾写艘欤□□奁溆r□且怨□械禄□□粢病！币蛱醭潞何氖闭□越□S盅裕骸拔□□□溃□诹7.ā⑷稳硕□叨□选7ú煌搅iii□肴硕□校□瞬焕挠茫□□褪窃瘛！币蚓偬煜旅□渴□嗳恕5鄞又□□哉儆茫□□圆淮巍H□□辏□ü□铀疽怠W洹S小兑驼□募□贰?

瑭子礼符。仕为右卫屯田千户。岁余，谢病侍亲，时年才三十二。后还乡里，筑室曰晦道堂，盖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时为太子中舍人，年五十挂冠所筑堂名也。

琦字德符。大德八年，成宗召备宿卫。仁宗在东宫，奏授集贤直学士。调大名路治中，不赴。皇庆元年，授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四年，升侍读官、通奉大夫，赐钞二万五千贯。泰定元年，迁秘书卿，病归，卒。琦善画山水。尝使蜀，持平守法，秋毫无私。

○赵良弼

赵良弼，字辅之，女直人也。本姓术要甲，音讹为赵家，因以赵为氏。父悫，金威胜军节度使，谥忠闵；悫长子良贵，嵩汝招讨使；良贵子谠，许州兵官；悫从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举进士，教授赵州。世祖在潜籓，召见，占对称旨，会立邢州安抚司，擢良弼为幕长。邢久不得善吏，且当要冲，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区画有方，事或掣制，则请诸籓邸，再阅岁，凡六往返，所请无不从。脱兀脱以断事官镇邢，其属要结罪废者，交构嫌隙，动相沮挠。世祖时征云南，良弼驰驿白其事，遂黜脱兀脱，罢其属，邢大治，户口增倍。世祖在潜籓时，分地在关陕，奏以廉希宪、商挺宣抚陕西，以良弼参议司事。阿蓝答兒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遂以阿蓝答兒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参知政事，钩校京兆钱谷，煅炼群狱，死者二十余人，众皆股栗。良弼力陈大义，词气恳款，二人卒不能诬，故宣抚司一无所坐。

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参议元帅事，兼江淮安抚使。亲执桴鼓，率先士卒，五战皆捷。禁焚庐舍、杀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江，攻鄂州，闻宪宗崩，世祖北还，良弼陈时务十二事，言皆有征。至卫，遣如京兆察访秦、蜀人情事宜，不逾月，具得实还报，曰："宗王穆哥无他心，宜以西南六盘悉委属之。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恐事有不意。纽璘总秦、川蒙古诸军，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鸷勇，轻去就，当宠以重职，疾解其兵柄。刘太平、霍鲁怀，今行尚书省事，声言办集粮饷，阴有据秦、蜀志。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见采用。

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劝进，曰："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正宸，以安天下，事势如此，岂容中止，社稷安危，间不容发。"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陕西四川宣抚司，复以廉希宪、商挺为使、副，良弼为参议。良弼先

行，谋诸断事官八春曰：“今浑都海日夜思北归，纽璘迁延不即行，当先遣使奉上旨促纽璘入朝，刘太平速还京兆。”八春从其议。至则纽璘果移营将入泾，刘太平将趋六盘，闻命乃止。后浑都海果叛北归，良弼与汪惟正、刘黑马二宣抚决议，执浑都海之党元帅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诛之。希宪及挺虑有擅杀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状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帅时，止令囚以俟报，臣窃以为张惶不便，宜急诛之，擅杀在臣，实不在宣抚司，若上怒希宪等，愿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问，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为长者。升参议陕西省事。蜀人费寅以私憾诬廉希宪、商挺在京兆有异志者九事，以良弼为征。帝召良弼诘问，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无是心，愿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释。会平李璮，得王文统交通书，益有疑二臣意，切责良弼，无所不至，至欲断其舌。良弼誓死不少变，帝意乃解，费寅卒以反诛。

至元七年，以良弼为经略使，领高丽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辞，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数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领，于是良弼请行。帝悯其老，不许，良弼固请，乃授秘书监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虽死绝域，无憾矣。”帝从其请。给兵三千以从，良弼辞，独与书状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岛，其国人望见使舟，欲举刃来攻，良弼舍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环之，灭烛大噪，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国太宰府官陈兵四山，问使者来状。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越数日，复来求书，且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绷煎鲈唬骸八逦牡矍才崆謇矗□踅加□衫瘢□铺□凇8.咦谑保□彩菇缘眉□酰□鹾味啦患□蟪□钩己酰俊备此魇椴灰眩□的淹□词□模□烈员□擦煎觥Ａ煎鲋詹挥耄□□穆急臼局□：笥稚□裕□蠼□□员□□蚶辞笫椤Ａ煎鲈唬骸安患□旯□酰□□治沂兹亻□椴豢傻靡病！比毡局□豢汕□□彩菇槭□□巳腙睿□郧踩怂土煎鲋炼月淼骸Ｊ□晡逶拢□煎鲋磷匀毡荆□爰□□垩□□涔剩□唬骸扒淇晌讲蝗杈□□印！焙蟮劢□秩毡荆□□剩□煎鲅裕骸俺季尤毡舅暧啵□闷涿袼祝□萦率壬保□恢□懈缸又□住⑸舷轮□瘛Ｆ涞囟嗌剿□□薷□Ｖ□□□闷淙瞬豢梢郏□闷涞夭患痈弧？鲋凼Ｘ珊＃□７缥奁冢□龊δ□狻Ｊ俏揭杂杏弥□窳Γ□钗耷钪□捋忠玻□嘉轿鸹鞅恪！钡鄞又□?

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佥书枢密院事。丞相伯颜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扬州，宜以大军先捣钱唐。”后讫如其计。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废学，宜设经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卒皆用其议。帝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

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绷煎龆栽唬骸按朔茄д咧□。□诠□宜□泻稳缍□Ⅰ惺□常□蛉吮卮又□□芯□B□蛉艘啻又□?

良弼屡以疾辞，十九年，得旨居怀孟。良弼别业在温县，故有地三千亩，乃析为二，六与怀州，四与孟州，皆永隶庙学，以赡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问为治，良弼曰：“必有忍，其乃有济。人性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必克己，然后可以制怒；必顺理，然后可以忘怒。能忍所难忍，容所难容，事斯济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赠推忠翊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韩国公，谥文正。子训，陕西平章政事。

○赵璧

赵璧，字宝臣，云中怀仁人。世祖为亲王，闻其名，召见，呼秀才而不名，赐三僮，给薪水，命后亲制衣赐之，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命驰驿四方，聘名士王鹗等。又令蒙古生十人从璧受儒书。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

宪宗即位，召璧问曰：“天下何如而治？”对曰：“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宪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一日，断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请于帝曰：“此先朝赐臣印也，今陛下登极，将仍用此旧印，抑易以新者耶？”时璧侍旁，质之曰：“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倍崞溆。□玫矍啊5畚□□痪弥□□榷□唬骸半抟嗖荒芪□艘病！弊允茄览贤叱嗖桓从谩?

壬子，为河南经略使。河南刘万户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其党董主簿，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璧至，按其罪，立斩之，尽还民女。刘大惊，时天大雪，因诣璧相劳苦，且酌酒贺曰：“经略下车，诛锄强猾，故雪为瑞应。”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尽诛之，瑞应将大至矣。”刘屏气不复敢出语，归卧病而卒，时人以为惧死。

己未，伐宋，为江淮荆湖经略使。兵围鄂州，宋贾似道遣使来，愿请行人以和，璧请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璧登城，宋将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璧曰：“大军至濮州时，诚有是请，犹或见从，今已渡

江，是言何益！贾制置今焉在耶？”璧适见世祖旗动，乃曰：“俟他日复议之。”遂还。

宪宗崩，世祖即位。中统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时供给蜀军，府库已竭，及用兵北边，璧经画馈运，相继不绝。中书省立，授平章政事，议加答剌罕之号，力辞不受。二年，从北征，命还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领诸军。是年，始制太庙雅乐。乐工党仲和、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为造伪钞者连坐，系狱。璧曰：“太庙雅乐，大飨用之，圣上所以昭孝报本也，岂可系及无辜，而废雅乐之成哉?弊嗲朐□□H□辏□瞽f反益都，从亲王合必赤讨之。瓘已据济南，诸军乏食，璧从济河得粟及羊豕以馈军，军复大振。

至元元年，官制行，加荣禄大夫。帝欲作文檄宋，执笔者数人，不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尽我意。”改枢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间使约降者，帝命璧诣鹿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命璧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溯流，入援襄阳。时汉水暴涨，璧据险设伏待之。贵果中夜潜上，璧策马出鹿门，行二十余里，发伏兵，夺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败，我水军宜速进。”贵慑不敢动。明旦，阿术至，领诸将渡江西追贵骑兵，璧率水军万户解汝楫等追贵舟师。遂合战于虎尾洲，贵大败走，士卒溺死甚众，夺战舰五十，擒将士三百余人。

高丽王禃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还，改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平壤。时衍已死，璧与王议曰：“高丽迁居江华岛有年矣，外虽卑辞臣贡，内恃其险，故使权臣无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虽死，王实无罪，若朝廷遣兵护归，使复国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闻，帝从之。时同行者分高丽美人，璧得三人，皆还之。师还，迁中书右丞。冬，祀太庙，有司失黄幔，索得于神庖灶下，已甚污弊。帝闻，大怒曰：“大不敬，当斩?辫翟唬骸胺囟拐榷狭髟丁！逼淙说貌凰馈J□辏□窗萜秸抡□隆J□□辏□洌□晡迨□摺4蟮氯□辏□□笏就剑□种伊痢?

子二人：仁荣，同知归德府事；仁恭，集贤直学士。孙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库提点。

列传第四十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广平永年人，世业农，岁得麦万石，乡人号万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财佐军兴，补进义副尉。国兵破永年，将屠其城，禧复罄家赀以助军费，众赖以免。金人迁汴，乃举家南渡河，居汝之鲁山。磐年方冠，从麻九畴学于郾城，客居贫甚，日作糜一器，画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授归德府录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经史百氏，文辞宏放，浩无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难，转入淮、襄间。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为议事官。丙申，襄阳兵变，乃北归，至洛西，会杨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礼遇之，遂寓河内。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磐为师，受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

中统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抚副使，居顷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礼延致之，磐亦乐青州风土，乃买田洟河之上，题其居曰鹿庵，有终焉之意。及璮谋不轨，磐觉之，脱身至济南，得驿马驰去，入京师，因侍臣以闻。世祖即日召见，嘉其诚节，抚劳甚厚。璮据济南，大军讨之，帝命磐参议行省事。□亶平，遂挈妻子至东平。召拜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

出为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衡水县达鲁花赤忙兀□，贪暴不法，县民苦之。有赵清者，发其罪，既具伏矣，适初置监司，其妻惧无以灭口，召家人饮酒至醉，以利啖之，使夜杀清，清逃获免，乃尽杀其父母妻子。清诉诸官，权要蔽忙兀□，不为理，又欲反其具狱。磐竟奏置诸法，籍其家赀，以半给清。郡有西域大贾，称贷取息，有不时偿者，辄置狱于家，拘系榜掠。其人且恃势干官府，直来坐听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数十。时府治寓城上，即挤诸城下，几死，郡人称快。未几，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以为不足，欲牒邻道助之。磐曰："四万人多矣，何烦他郡?笔拐吲□□鹋妥矗□谌□站〔疸龋□筒晃□□□茁室鄯蜃咛锛洌□璺椒ǘ讲吨□□□斩□染：穑□拐呔□晕□瘛?

复入翰林为学士，入谒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转运司为甚，至税人白骨，宜罢去之，以苏民力。"由是运司遂罢。阿合马讽大臣，请合中书、尚书两省为一，拜右丞相安童为三公，阴欲夺其政柄。有诏会

议，磐言："合两省为一，而以右丞相总之，实便，不然，则宜仍旧，三公既不预政事，则不宜虚设。"其议遂沮。迁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

时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庶杂至帐殿前，执法者患其喧扰，不能禁。磐上疏曰："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阑入之罪，由第一门至第三门，轻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其越次者，殿中司纠察定罚，不应入而入者，准阑入罪，庶朝廷之礼，渐可整肃。"于是仪制始定。

曲阜孔子庙，历代给民百户，以供洒扫，复其家，至是，尚书省以括户之故，尽收为民，磐言："林庙户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比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万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府库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时论韪之。帝以天下狱囚滋多，敕诸路自死罪以下，纵遣归家，期秋八月，悉来京师听决。囚如期至，帝恻然怜之，尽原其罪。他日，命词臣作诏，戒喻天下，皆不称旨意，磐独以纵囚之意命辞，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为朕言之。"嘉奖不已，取酒赐之。

再乞致仕，不允。国子祭酒许衡将告归，帝遣近臣问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员数少，坐縻廪禄，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员，使之施教，则庶几人材有成，衡之受禄亦可少安矣。"诏从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问，赐以名药。磐尝于会集议事之际，数言："前代用人，二十从政，七十致仕，所以资其材力，闵其衰老，养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为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请断月俸毋给，自秋及春，坚乞致仕。帝遣使慰谕之曰："卿年虽老，非任剧务，何以辞为。"仍诏禄之终身，并还所断月俸。磐不得已，复起。

时方伐宋，凡帷幄谋议，有所未决，即遣使问之，磐所敷陈，每称上意。帝将用兵日本，问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当用吾全力，庶可一举取之。若复分力东夷，恐旷日持久，功卒难成。俟宋灭，徐图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军士，选择官吏，赏功罚罪，推广恩信，所以抚安新附，销弭寇盗。"其言要切，皆见施行。朝议汰冗官，权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并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师遥远，贪官污吏，侵害小民，无所控告，惟赖按察司为之申理。若指为冗官，一例罢去，则小民冤死而无所诉矣。若曰京师有御史台纠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台纠察朝廷百官、京畿州县，尚有弗及，况

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并入运司，运司专以营利增课为职，与管民官常分彼此，岂暇顾细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罢。朝廷录平宋功，迁至宰相执政者二十余人，因议更定官制，磐奏疏曰：“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荣宠，职位所以委事权。臣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称其所堪，处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日本之役，师行有期，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帝震怒，谓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国法，言者不赦，汝岂有他心而然耶？”磐对曰：“臣赤心为国，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为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来归乎？今臣年已八十，况无子嗣，他心欲何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抚，使无忧惧。后阅内府珍玩，有碧玉宝枕，因出赐之。

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礼霍孙为言，诏允其请，进资德大夫，致仕，仍给半俸终身。皇太子闻其去，召入宫，赐食，慰问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设宴以饯。明日，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磐无子，命其婿著作郎李稚宾为东平判官，以便养。每大臣燕见，帝数问磐起居状，始终眷顾不衰。磐资性刚方，闲居不妄言笑，每奏对，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顺，帝尝以古直称之，虽权幸侧目，弗愿也。阿合马方得权，致重币求文于碑，磐拒弗与。所荐宋□、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后皆为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陨正寝之东。赠端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洺国公，谥文忠。

○王鹗

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人。曾祖成，祖立，父?ｐ适忌□□写竽裰褂谕ｉ□缦壬□艎[曰：“鹗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币蛎□□Ｓ状衔颍□账星в嘌裕□すご矢场＝鹫□笞□辏□薪□康谝患椎谝蝗顺錾恚□谟Ψ詈擦治淖帧Ａ□辏□诠榈赂□泄伲□匈裰莩歉噶睢Ｆ吣辏□耐□□曛菔拢□胁讨萑暄袅睿□∧赣恰Ｌ煨硕□辏□鹬髑ú蹋□□惺槭∫剖閻ａ山公武仙进兵。金主览书，问谁为之，右丞完颜仲德曰：“前翰林应奉王鹗也。”曰：“朕即位时状元耶？”召见，惜擢用之晚，起复，授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

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鹗。及至，使者数辈迎劳，召对。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

事物之变，每夜分乃罢。世祖曰：“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彼暧啵□蚧梗□鸵月恚□悦□□汤□□ 2. 耢醯任迦舜又□A < 堂□憔哟蠖迹□驼□凰□ 3 ⑭蚣□□朐唬骸疤毂□瞬蹋□鹬髯早耍□浞钣□□椒僭崛晁□□□□裎□删□蟹□□竿□峒馈！笔雷嬉宥□碇□□猎蛭□铀□□唬□杈呱□疲□□欢□蕖?

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资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苯源又□□剂10.擦盅□吭海□仕旒隼钜薄16.铌啤⑼跖汀⑫焓缆 8. 呙□□□俊 8 醋嗔⑹□捞峋傺□ 9 佟?

有言事者，谓宰执非其人，诏儒臣廷议可任宰相者。时阿合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复助之，众知其非，莫敢言。鹗奋然掷笔曰：“吾以衰老之年，无以报国，即欲举任此人为相，吾不能插驴尾矣。”振袖而起，奸计为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诏有司岁给廪禄终其身，有大事则遣使就问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谥文康。

鹗性乐易，为文章不事雕饰，尝曰：“学者当以穷理为先，分章析句，乃经生举子之业，非为己之学也。”著《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曰《应物集》。无子，以婿周铎子之纲承其祀。之纲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高鸣

高鸣，字雄飞，真定人，少以文学知名。河东元裕上书荐之，不报。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者三辈召之，鸣乃起，为王陈西征二十余策，王数称善，即荐为彰德路总管。世祖即位，赐诰命金符，已而召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台，以鸣为侍御史，风纪条章，多其裁定。寻立四道按察司，选任名士，鸣所荐居多，时论咸称其知人。天下初定，中书、枢密事多壅滞，言者请置督事官各二人，鸣曰：“官得人，自无滞政，臣职在奉宪，愿举察之，毋为员外置人也。”七年，议立三省，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

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议遂罢。川、陕盗起，省臣患之，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鸣谏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论报，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从其请，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鸣每以敢言被上知，尝入内，值大风雪，帝谓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学士年老，后有大政，就问可也。”赐太官酒肉慰劳之，其见敬礼如此。九年，迁吏礼部尚书。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登金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辟知钧州事。岁壬辰，城溃，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聚书环堵，人所不堪，冶处之裕如也。世祖在潜邸，闻其贤，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他辞。”既至，问河南居官者孰贤，对曰：“险夷一节，惟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对曰：“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徵、曹彬何如，对曰：“徵忠言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徵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对曰：“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材贤否，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然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廷矣。”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对曰：“夫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氓，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地震何如，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震为阴有余。夫地道，阴也，阴太盛，则变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示此为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省刑罚，慎征

讨，上当天心，下协人意，则可转咎为休矣。”世祖嘉纳之。

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及世祖即位，复聘之，欲处以清要，冶以老病，恳求还山。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藂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东平须城人。父世弼，从外家受孙明复《春秋》，得其宗旨。金贞祐初，三赴廷试，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郁不乐，遂复求试。一夕，梦在李彦榜下及第，阅计偕之士，无之，时昶年十六，已能为程文，乃更其名曰彦。兴定二年，父子廷试，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贬各异，时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复任，晚乃授东平教授以卒。昶颖悟过人，读书如夙习，无故不出户外，邻里罕识其面。初从父入科场，侪辈少之，讥议纷纭，监试者远其次舍，伺察甚严。昶肆笔数千言，比午，已脱稿。释褐，授征事郎、孟州温县丞。正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赐绯鱼袋、郑州河阴簿。三年，召试尚书省掾，再调漕运提举。

国兵下河南，奉亲还乡里。行台严实，辟授都事，改行军万户府知事。实卒，子忠济嗣，升昶为经历。居数岁，忠济怠于政事，贪佞抵隙而进。昶言于忠济曰：“比年内外裘马相尚，饮宴无度，库藏空虚，百姓匮乏，若犹循习故常，恐或生变。惟阁下接纳正士，黜远小人，去浮华，敦朴素，损骑从，省宴游，虽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祸。”时朝廷裁抑诸侯，法制寝密，忠济纵侈自若。昶以亲老求解，不许。俄以父忧去官，杜门教授，一时名士，若李谦、马绍、吴衍辈，皆出其门。

岁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闻昶名，召见，问治国用兵之要。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世祖嘉纳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开平，访以国事，昶知无不言，眷遇益?J闭餍璺持兀□兄惺槭】普魉案常□溴突P淮□□埔剖槭毕啵□渎栽唬骸鞍傩绽в诒渍□靡樱□ド狭□桑□装涿髭□□煜轮□耍□缁窀□□□媚壳愣□□詮刑□健0肽曛□洌□私ナ□□□家钥恃鲋□奶□校□顺□□□存诠室病2辔庞□荻::然Ъ□□普髯馑埃□戎□□B□蚣佣嗍□□摺V寡榧□B□κ溆炭植淮□□戳畎□固庸剩□刂良枘选9恫灰愿ё职

布□□模□□鹿┳冢□蛑钊私阅苤□□袷ド线□透□□□庠眨俊庇谑鞘「□□缅突e□场Ｖ型扯□甏海□谀哑剑□粕媳砗兀□蚪□碲稍唬骸盎寄阉□源尜咏洌□雎医□钥□ッ鳎□□溉招缕涞拢□湫菸鹦荩□绞げ获妫□T刹挥校□图□谇祝□□缃□浚□鲂奘□□□∮冒俟伲□笠宰阌茫□硪匝□瘢□膊煌□＃□尾煌□遥鸱a以北征宵旰之勤，永为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称善久之。世祖尝燕处，望见昶，辄敛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见敬礼如此。

会严忠济罢，以其弟忠范代之，忠范表请昶师事之，特授翰林侍讲学士，行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议官。昶条十二事，刿除宿弊。至元元年，迁转之制行，减并路、府、州、县官员，于是谢事家居。五年，起为吏礼部尚书，品格条式、选举礼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议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倾听其说。六年，奸臣阿合马议升制国用使司为尚书省，昶请老以归。七年，诏授南京路总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务持大体，不事苛细，未几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复遣使征之，以老疾辞，赐田千亩。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昶尝集《春秋》诸家之说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遗意》二十卷；早年读《语》、《孟》，见先儒之失，考订成编，及得硃氏、张氏解，往往吻合，其书遂不复出。独?睹献印肪伤敌滤得□苷撸□慰脊橐唬□揭约杭□□□睹献尤ê庖潘怠肺寰怼?

○刘肃

刘肃，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兴定二年词赋进士。尝为尚书省令史。时有盗内藏官罗及珠，盗不时得，逮系货珠牙侩及藏吏，诬服者十一人。刑部议皆置极刑，肃执之曰：“盗无正赃，杀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见肃，具道其旨，肃曰：“辨析冤狱，我职也，惜一己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泵魅眨□枋”嬗□ＡＳ宜纠芍姓盘旄僭唬骸拔嵛□昃咦啾嫖鲋□！弊嗳耄□鹬魑颍□舻貌凰馈５餍虏塘睢Ｏ仁保□馗趁褚耘６喙盐□睿□衲洳桓□□嘀粒□□餍蠓闭卟患痈常□袼煲蟾弧１艋疵裼写苋胨尉常□□□□□牌淞福□溆泄檎撸□募栌谝率常□背鲈寡栽唬骸安蝗缍苫础！备嬲咭阅迸崖郏□嘣唬骸盎聪匏尉常□凰□□□□□眩□荒淹□玻□谒溲远□奈奘担□悸傻闭劝耸□！弊嗫伞＜踢□Ｐ恐魇隆?

金亡，依东平严实，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又改行军万户府经历。东平岁赋丝银，复输绵十万两、色绢万匹，民不能堪，肃赞实奏罢之。壬子，世祖居潜邸，以肃为邢州安抚使，肃兴铁冶及行楮币，公私赖焉。中统元年，擢真定宣抚使。时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真定以

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用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钞。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二年，授左三部尚书，官曹典宪，多所议定。未几，兼商议中书省事。三年，致仕，给半俸。四年，卒，年七十六。

肃性舒缓，有执守。尝集诸家《易》说，曰《读易备忘》。后累赠推忠赞治功臣、荣禄大夫、上柱国、大司徒、邢国公，谥文献。

子宪，礼部侍郎；瑟，大名路总管。孙赓，翰林学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获鹿人。幼师太原元好问。既冠，张德耀宣抚河东，辟掌书记，复谢归。至元十年，董文忠荐之，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十三年，姚枢举为昭文馆待制，迁奉训大夫、符宝局直长。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尝进读《通鉴》，至唐太宗有杀魏徵语，及长孙皇后进谏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讲衍其说。后曰："是诚有益于宸衷。尔宜择善言进讲，慎勿以渎辞烦上听也。"每侍读，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师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掇立察等咸听受焉。帝尝御延春阁，大赉群臣，俾十人为列以进，思廉偶在卫士之列，帝责董文忠曰："思廉儒臣，岂宜列卫士??

十八年，进中顺大夫、典瑞少监。十九年，帝幸白海，时千户王著矫杀奸臣阿合马于大都，辞连枢密副使张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问曰："张易反，若知之乎？"对曰："未详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详也？"思廉徐奏曰："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不能详也。"帝曰："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岂以我若汉高帝、赵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叹曰："朕往者有问于窦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问汝，能然乎？且张易所为，张仲谦知之否？"思廉即对曰："仲谦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对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二十年，升太监。思廉以儒素进，帝眷注优渥。尝疾，赐御药，顾问安否；扈跸，失所乘马，给内厩马五匹；盗窃所赐玉带，更以玉带赐之。裕宗居东宫，思廉进曰："殿下府中，宜建学官，俾左右近侍，尝亲正学，必能裨辅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尝欲买甲第赐思廉，思廉固辞。

二十三年，改嘉议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监事。籓王乃颜叛，帝亲征，思廉间谓留守段贞曰：“籓王反侧，地大故也，汉晁错削地之策，实为良图，盍为上言之？”贞见帝，遂以闻，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贞以思廉对，帝嘉之。二十九年，迁正议大夫、枢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枢密院判官，以病归。三年，起为工部尚书，拜征东行省参知政事。七年，总管大名路。八年，召为集贤学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宾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恆山郡公，谥文恭。

○李谦

李谦，字受益，郓之东阿人。祖元，以医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进。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19.响鳌⒀指雌朊□□□□□住Ｎ□□礁□淌冢□□剿募□□酃偻蚧Ц□□□□唇淌诙□健Ｏ仁保□淌谖拶海□ち踩寤6□倭奖甘□蓿□□窃唬骸凹倚曳巧跗墩撸□窨删刍跻宰灾澈酰　焙擦盅□客跖鸵郧□□牛□傥□Ψ詈擦治淖郑□皇敝期荆□喑銎涫帧Ｖ猎□□迥辏□□□疲□杓葜辽隙迹□鸵砸□□⑻僬怼Ｊ□四辏□□毖□浚□□□幼筅偷拢□淘Ｗ谟诙□□３率□拢涸徽□模□荒狼祝□怀缂螅□患岗桑□魂□□□磺紫停□簧形模□欢□桑□徽□□□桓锉住ＴＷ诒溃□雷嬗置□党勺谟谇臂。□□烈郧□运妗Ｗ□潭裂□俊Ｊ雷嫔罴悠髦兀□ 4. 妥□愕睿□□撼季疲□雷嬖唬骸拔徘洳灰□□荒芪□耷恳□酰俊币虼推烟丫埔恢樱□唬骸按思□砣耍□秩瓴皇ぁ！奔戳钊□□谭鲆词钩觥６□□□辏□宰慵泊枪椤?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驿召至上都。即见，劳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师去家不远，且多良医，能愈疾。卿当与谋国政，余不以劳卿也。”升学士。元贞初，引疾还家。大德六年，召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给半俸。仁宗为皇太子，征为太子少傅，谦皆力辞。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谦居其首。乃力疾见帝于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术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选贤能以居辅相之位，广视听以通上下之情，恤贫乏以重邦家之本，课农桑以丰衣食之源，兴学校以广人材之路，颁律令使民不犯，练士卒居安虑危。至于振肃纪纲、纠察内外，台宪之官尤当选素著清望、深明治体、不事苛细者为之。”帝嘉纳焉。迁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加赐银一百五十两，金织币及帛各三匹。归，卒于家，年七十九。

谦文章醇厚有古风，不尚浮巧，学者宗之，号野斋先生。子偳，官

至大名路总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陈州西华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进士第，辟为县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学未至，毋急仕进，更当读书，多识往事，以益智识，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辞官，益笃于学。岁壬辰，父殁。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严实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世隆劝实收养寒素，一时名士多归之。宪宗即位，以为拘榷燕京路课税官，世隆固辞。壬子，世祖在潜邸，召见于日月山，时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对曰：“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笔雷嬖唬骸俺先缜溲裕□崾录靡印！笔凳钡媒鹛□5歉枥郑□雷媲彩谷≈□郏□缆〉淞煲孕小＜燃□□雷嬗□糁□□缆∫阅咐洗恰J底又壹茫□允缆‖□□叫刑ň□□□谑且嬖拗壹眯搜a□俊?

中统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抚使，世隆以新民善俗为务。中书省檄诸路养禁卫之羸马，数以万计，刍秣与其什器，前期戒备。世隆曰：“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上新临天下，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马将不来。”吏白：“此军需也，其责勿轻。”世隆曰：“责当我坐。”遂弗为备，马果不至。清沧盐课，前政亏不及额，世隆综核之，得增羡若干，赐银三十铤。二年，移治顺天，岁饥，世隆发廪贷之，全活甚众。三年，宣抚司罢，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四年，世祖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妒椤匪□氐弁跏乱远裕□巯苍唬骸叭晡□拗苯饨□粒□医□□□！笔槌桑□勖□擦殖兄及膊匾胄匆越□?

至元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谘访而后行，诏命典册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庙。”因以图上，乞敕有司以时兴建。从之，逾年而庙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飨礼成。帝悦，赏赐优渥。俄兼户部侍郎，承诏议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时朝仪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宜定百官朝会仪。”从之。七年，迁吏部尚书，世隆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为撰《选曹八议》。

九年，乞补外，佩虎符，为东昌路总管。至郡，专务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颂之。十四年，起为山东提刑按察使。时有妖言狱，所司逮捕凡数百人，世隆剖析诖误者十八九，悉纵遣之。十五年，移淮东。宋将许琼家童告琼匿官库财，有司

系其妻孥征之。世隆曰：“琼所匿者，故宋之物，岂得与今盗官财者同论耶？”同僚不从，世隆独抗章辩明，行台是之，释不问。会征日本，世隆上疏谏止，语颇剀切，当路者不即以闻。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寝。十七年，召为翰林学士，又召为集贤学士，皆以疾辞。世隆仪观魁梧，襟度宏博，慈祥乐易，人忤之无愠色。喜宾客，乐施与。明习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决疑狱。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虽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辞，附奏便宜九事。赐田十顷。时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离人。世以财雄乡里。父仁，业儒，有节行。壬辰，北渡，寓济鱼台，州帅石天禄礼之，辟兼详议府事。祺幼敏悟，善骑射，早知问学，侍父徙居东平。时严实修学校，招生徒，立考试法，祺就试登上选，辟掌书记。廉希宪、宋子贞皆器遇之，以闻于朝，擢国史院编修官。迁从仕郎、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时典册，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节使高丽，还，称旨，授承事郎、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

十二年，丞相伯颜将兵伐宋。诏选宿望博学、可赞画大计者与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谘议。久之，迁郎中，伯颜雅信任之。时军书填塞，祺酬应剖决，略无凝滞。师驻建康，伯颜以兵事诣阙，政无大小，祺与执政并裁决之。及战焦山，宋军下流，祺曰：“不若乘势速进，以夺彼气。”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颜闻之，喜曰：“不意书生乃能知兵若是?敝罱□□猜樱□□髁侔玻□□瘴始疲□鞫栽唬骸八稳酥□疲□□写苊龆□Ｈ粢员□戎□□吮厮偬樱□坏┓疗鹆侔玻□□倌曛□□□俚次抟乓印Ｄ□粢约瓢仓□□畋瞬痪澹□□缛」□□源□比斩□！辈□赵唬骸叭暄哉□衔嵋狻！蹦瞬菔椋□踩酥亮侔玻□园参恐□□文瞬桓匆榍□觥Ｏ仁牵□谓当沓浦叮□苹实郏□啪懿荒伞１髯郧胛□梗□鹘当怼Ｖ猎蚧崴蜗嘤谌□　Ｒ谷□模□槲淳觯□髡□□唬骸肮□浦链耍□蚋春未□　彼於Ｔ椤Ｊ槌桑□涡惶□竽谂□帽Γ□□□猿觯□雌鹦惶□笥谀诘睿□」□羰□□冻觥２□战□追庵□□髦怪□唬骸肮茉孔杂兄髡撸□撬□饲祝□挥胁唤鳎□忠焓奔槿送□嗳疚郏□詹豢擅鳌！彼熘埂＝□掀剑□□兆囔髑昂蠊Ｘ啵□已造骺扇沃亍Ｓ兄及□□□谏僦写蠓颉12.涡寺纷芄埽□寤7.□１髦粒□滓孕搜□□瘢□戳9.嬷啤Ｔ诠傥淳茫□挂约步夤伲□槎□健Ｖ猎□□四辏□□□写蠓颉⑰愣□Ｓ业捞嵝贪床焓梗□膊桓啊Ｗ洌□晡迨□弧Ｔ□□野苍豆Ｔ肌⑱蟹畲蠓颉2.沃□□隆11.ぞ□18.晨す□□治南濉Ｗ佣□耍鹤瘢□y。

○阎复

阎复，字子靖，其先平阳和州人。祖衍，仕金，殁王事。父忠，避兵山东之高唐，遂家焉。复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简重，美丰仪。七岁读书，颖悟绝人。弱冠入东平学，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徐琰、李谦、孟祺次之。岁己未，始掌书记于行台，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荐，为翰林应奉，以才选充会同馆副使，兼接伴使。扈驾上京，赋应制诗二篇，寓规讽意，世祖顾和礼霍孙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笔□□辏□□擦中拮□Ｊ□哪辏□鲑莺颖焙幽系捞嵝贪床焖臼拢□追钛荡蠓颉Ｊ□□辏□胛□擦种毖□浚□灾菘ば９俣嗖恢埃□Ｔ槎□□≈□ａＪ□拍辏□□探惭□浚□髂辏□募□褪探惭□浚□□旎嵬□菔隆６□□□辏□□擦盅□俊５勐耪僦灵角埃□孚挖□迹□卟菀越□□鄢粕啤６□□四辏□惺槭“眨□戳⒅惺槭　５劾□□贾危□庇谠裣啵□蝗眨□偃氡愕睿□椭□唬骸半抻□□渲凑□□稳纾俊备绰判徊蛔闶と危□畚绞坛荚唬骸笆樯□兑謇恚□媲□茫□且玻□鹎俊！庇□诽ù奶嵝贪床焖疚□嗾□□盟荆□酌□次□阄鞯浪嗾□□檬埂Ｏ仁牵□槌忌８绲惫□□⒂兄济□擦肿□渡８绺尸□□罚□８缂劝埽□□兴觉燮浔□□吹纫嘧□敲夤佟？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旧臣召入朝，赐重锦、玉环、白金，除集贤学士，阶正议大夫。元贞元年，上疏言：“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学，定用释奠雅乐。”从之。又言：“曲阜守冢户，昨有司并入民籍，宜复之。”其后诏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祀田五千亩，皆复之请也。三年，因星变，又上疏言“定律令，颁封赠，增俸给，通调内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厉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后多采用。大德元年，仍迁翰林学士。二年，诏赐楮币万贯。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谕之曰：“中书庶务繁重，左相难其人，卿为朕举所知。”复以哈剌哈孙对，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复亦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践祚，复首陈三事，曰“惜名器，明赏罚，择人材”，言皆剀切。未几，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余如故。复力辞，不许，上疏乞骸骨，诏从其请，给半俸终养。时仁宗居东宫，赐以重锦，俾公卿祖道都门外。及即位，遣使召复，复以病辞。皇庆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谥文康。有《静轩集》五十卷。

列传第四十八

○杨大渊文安附

杨大渊，天水人也。与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渊总兵守阆州。岁戊午，宪宗兵至阆州之大获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大渊杀之。宪宗怒，督诸军力攻，大渊惧，遂以城降。宪宗命诛之，汪田哥谏止，乃免。命以其兵从，招降蓬、广安诸郡，进攻钓鱼山。擢大楫为管军总管，从诸王攻礼义城。己未冬，拜大渊侍郎、都行省，悉以阃外之寄委之。世祖中统元年，诏谕大渊曰："尚厉忠贞之节，共成康乂之功。"大渊拜命踊跃，即遣兵进攻礼义城，掠其馈运，获总管黄文才、路钤、高坦之以归。二年秋，调兵出通川，与宋将鲜恭战，获统制白继源。秦蜀行省以大渊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帅钦察麾下将校六十三人有功，言于朝。诏给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论功定官，以名闻。三年春，世祖命出开、达，与宋兵战于平田，复战于巴渠，擒其知军范燮、统制魏兴、路分黄迪、节干陈子润等。

先是，大渊建言，谓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至万安寨，守将卢埴降。复使文安相夔、达要冲，城蟠龙山。山四面岩阻，可以进攻退守。城未毕，宋夔路提刑郑子发曰："蟠龙，夔之咽喉，使敌得据之，则夔难守矣，此必争之地也。"遂率兵来争。文安悉力备御。大渊闻有宋兵，即遣侄安抚使文仲将兵往援。宋兵宵遁，追败之。秋七月，诏以大渊麾下将士有功，赐金符十、银符十九，别给海青符二，俾事亟则驰以闻。其后赏合州之功，复赐白金五十两。大渊欲于利州大安军以盐易军粮，请于朝，从之。

冬，大渊入觐，拜东川都元帅，俾与征南都元帅钦察同署事。大渊还，复于渠江滨筑虎啸城，以逼宋大良城，不逾时而就。四年，宋贾似道遣杨琳赍空名告身及蜡书、金币，诱大渊南归。文安擒之以闻，诏诛琳。五月，世祖以大渊及张大悦复神山功，诏奖谕，仍赐蒙古、汉军钞百锭。至元元年，大渊进花罗、红边绢各百五十段。诏曰："所贡币帛，已见忠勤，卿守边陲，宜加优恤。今后以此自给，俟有旨乃进。"既而大渊擅杀其部将王仲，诏戒敕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渊谍知宋总统祁昌由间道运粮入得汉城，并欲迁其郡守向良及官吏亲属于内地，乃自率军掩袭。遇之于椒坪，连战三日，擒祁昌、向良等，俘获辎重以数千计。明日，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复大破之，擒其将盛总管及祁昌之

弟。二年，大渊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汉城，未下。四月，大渊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渊阆中郡公，谥肃翼。子文粲，袭为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兄子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壬寅，国兵入蜀，大全战死，赠武节大夫、眉州防御使，谥愍忠，官其长子文仲。文安方二岁，母刘氏鞠之，依叔父大渊于阆州。戊午，宪宗以兵攻大获，大渊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文仲亦授安抚使。中统元年，授文安监军。攻礼义城，杀伤甚众，夺其粮船，绕出通川，获宋将黄文才、高坦之。二年，复出通川，与宋将鲜恭大战，擒统制白继源。三年，出开、达，战屡胜，擒知军范燮、统制魏兴、黄迪、陈子闰等。授文安开达忠万梁山等处招讨使。军于巴渠，万安寨主卢埴降。遂筑蟠龙城，以据夔、达要路。宋兵来争，相持半月，文仲以兵来援，宋兵宵遁，文安追击，大败之。四年，佩银符，升千户，监军如故，进筑虎啸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统张喜引兵攻蟠龙，大战，败之，喜潜师宵遁，出得汉城，文安遣兵追袭，又败之，擒裨将陈亮。复筑方斗城，为蟠龙声援，令裨将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败宋师于射洪之纳坝，斩获甚众。宋都统祁昌以重兵运粮饷得汉，且迁其官属于内地，大渊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栅椒原以守，合兵攻之，连战三日，获祁昌，俘得汉守臣向良家属，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献阙下。

二年，改授金符，仍前职，还攻宋开、达等州，擒其统制张刚、总管伏林。八月，宋兵由开州运粮饷达，文安率奇兵，间道邀击之，获总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东路征行元帅，令以前后所俘入见。诏赐黄金、鞍马有差。还，攻夺宋金州断虎隘，杀其将梁富，擒路钤赵贵等。三年春，与千户李吉等略开州之大通，与宋将硬弓张大战，获统制陈德等。冬，总帅汪惟正遣其将李木波等由间道袭开州，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将庞彦海投崖死，擒副将刘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诸路兵来救，围城三匝，筑垒城外，文安密遣人入城，谕以坚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即率兵断其粮道。宋兵战甚力，飞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战，大破之，杀其将张德等。二月，文安以创甚，还蟠龙，宋兵遂复开州。文安乃遣总把马才、杨彪掠达州卢滩峡，与宋兵遇，擒其将蒲德。

五年，文仲卒，诏文安就佩金虎符，充阆州夔东路安抚使军民元帅，仍相副都元帅府事。阆州累遭兵变，户口凋耗，文安乃教以耕桑，鳏寡不能自存，愿相配偶者，并为一户充役，民始复业。冬，遣千户马才、张琪略达州，擒宋将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

吉、嵇永兴略达州之硃师郑市，擒总管周德新、裨将王迁。秋，遣总把王显略达州之泥坝，擒总管张威。冬，遣兵掠大宁之曲水，擒副将王仁。七年，从严佥省攻重庆，大战于龙坎，败宋兵。攻铧铁寨，擒其将袁宜、何世贤等。捷闻，诏赐白金、宝钞、币帛有差。秋，攻达州之圣耳城，擒宋将杨普、时仲，芟其禾而还。又遣元帅蔡邦光略开州，擒宋将陈？6 ▯▯聂尤爰▯▯圳椭▯唬骸叭晷值苄▯P呲铮▯匏▯▯病！苯▯陌步孜▯魍▯▯▯？

八年春，遣蔡邦光攻达州，战于圣耳城下，擒其将蒲桂。又战开州之沙平，擒其将王顺。时宋以硃衤异孙帅蜀，衤异孙，阆人也，数遣间谍，动摇人心，文安屡获其谍，阆州竟无虞。秋八月，文安会东川统军匣剌攻达州，三战三捷。寻遣千户嵇永兴攻开州，战于平▯敖、曲水，擒总管王道等。军还，以所俘入见，帝深加奖谕，擢昭勇大将军、东川路征南招讨使，赐金银、宝钞、鞍马、弓矢、币帛有差。

九年秋，领军出小宁，措置屯田，遣韩福攻达州九君山，擒宋将张？G苍▯P贪罟饣崤钪荼▯▯▯问τ谟滥溃▯绞ぶ▯ 8 辞诧▯佬恕⒀畋胱废▯务越▯跬▯龋▯剖ザ▯獬牵▯裾▯餮罟穑▯荼▯俾佣▯埂 > 旁拢▯▯鹛莱牵▯曰▯吞镏▯福▯乙员扑瘟▯T恰 B 撬伪▯乩凑▯▯埠▯ 3 霰▯ùǎ▯郧 V 浦▯ S 胨伪▯鲇陲倍▯剑▯苤▯▯▯芄懿淘屏▯取 3 龃镏菖 C 牛▯纤伪▯芈罚▯茏芄芾颧弧16.畹隆 K 伪▯淞复镏荩▯脖▯诼▯蚕垦▯髦▯▯芡持扑锎稀⒄潘车取 O 模▯苍▯Ю罴▯钥▯荩▯接谛河推拢▯芷涮峋倮罟蠹笆▯裾▯饔旱隆 K 伪▯从陕薅 ド绞淞缚▯ 4. 铮▯膊贪罟狻16.罴▯▯▯谥▯▯荞越▯饨鸬龋▯财淞复▯ H 蛄▯拢▯钪荼▯グ瘟▯T牵▯▯巛尘▯久▯陌布媪熘▯ J 迸钪荼▯讶亻▯味纪痴哉赂蠢淳葜▯▯页霰▯▯校▯陌灿胝剑▯浦▯▯茏芄芡踉▯▯埂 G 铮▯味纪逞止▯A ⒓嗑▯庞Ω▯肆赣诖镏荩▯陌惭▯▯谛河推拢▯崞淞福▯⑶芏▯▯ K 慰▯菔亟▯嗜曛已▯诠槁罚▯胝桨苤▯▯褡芟角匦俗妗⑻酚阉铩 J ▯荒甏喝▯拢▯陌猜示▯托 ^ ▯▯梅▯哐裕▯嗜曛业冉▯◇戳▯▯螅▯辞睬Щ▯跣碌隆⒀畋氲壬18.铀尉常▯陌沧允▯戳▯员钢▯＠罴▯杂缮剑▯接诔窍拢▯芷浣▯妒ぁ G 膊贪罟狻⒀畋肼又裆秸▯▯胝酝持普剑▯芷浣▯ 9 稹⒆▯　G 铮▯朊晒藕壕▯蚧▯颖亓业龋▯二钨缍▯▯胃哐簟①纭⑩椎日▯▯苁亟▯瞎蟆I际乐摇⒄孕耍▯蚩缃▯▯牛▯远纤伪▯▯粗▯罚▯伪▯凑▯▯饺粗▯；构ヅM烦牵▯曰鸺▯倨涔偕崦窬印 J ▯辉拢▯膊贪罟饴跃啪▯剑▯芷浣▯锏隆17.▯佟⒄酝▯？

时宋以鲜汝忠、赵章易镇开、达二州，而汝忠家属尚留开。文安曰：“达未易攻，若先拔开州，俘其家属，以招汝忠，则达可不烦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往攻开州，而盛兵驻蟠龙，以为声援。十二年正月，诸军夜衔枚，薄开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斩关以入，及城

中人知，则千户景畴已立旗帜于城之绝顶矣。宋军溃散，擒赵章，而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兵巷战，力屈，亦就擒。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往达州招之曰："降则家属得全，不降则阖城涂炭，汝宜早为计。"汝忠遂遣赵荣来约降，王师能以兵入据其城。汝忠率所部将士诣文安军门降，悉还其妻孥财物。赵章子桂楫，守师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独洋州龙爪城守将谢益固守，并力攻之，擒统制王庆，益弃城走。于是遣元帅李吉、嵇永兴，千户王新德等，将兵以鲜汝忠往招由山等处八城，皆望风迎降，凯还。遣经历陈德胜以鲜汝忠、赵桂楫等十余人献捷京师。帝悦，加授文安骠骑卫上将军，兼宣抚使，赐钞一千锭；文粲加授镇国上将军。

文安寻遣其兄子应之，往招都胜、茂竹、广福三城，自将大军，以为声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东胜城，宋将蒲济川降。进攻梁山，宋将袁世安坚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力攻拔之，杀守将王智，擒部辖景福。围梁山四十日，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杀守将何威，迁其民，进围万州。守将上官夔战守甚力，文安乃遣监军杨应之、镇抚彭福寿会东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牵制援兵，果与之遇，战败之，擒总管李皋、花茂实等。万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去。攻石城堡，谕降守将谭汝和；攻鸡冠城，谕降守将杜赋；又招石马、铁平、小城、三圣、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进白帝城，夔帅张起岩坚守不出，文安以师老，乃还。宋都统戈德复据开州，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帅蔡邦光、万户纪天英屯守。

十三年，进阶金吾卫上将军，赐玉带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降。文安以白德辉，德辉大喜，即遣文安将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进军攻万州。遣经历徐政谕守臣上官夔降，夔不从，围之数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张起岩来救，遣镇抚彭福寿迎击，破之，尽杀其舟师，俘其将宋明。万州夺气，文安复传王旨，谕夔使降，夔终不屈。文安尽锐攻城，潜遣勇士梯城宵登，斩关而入，夔巷战而死。万州既定，遣使招铁檠、三宝两城守将杨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州，擒统制薛忠。会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杀守帅何艮，夺其城。十四年夏，进兵攻咸淳府，时宋以六郡镇抚使马堃为守，文安与堃同里闬，谕之使降，堃不从，乃列栅攻城。冬十二月，潜遣勇士蹑云梯宵登，斩关纳外兵，堃悉力巷战，达州安抚使鲜汝忠与宋兵力战死。比晓，宋兵大败，堃力屈就擒。十五年，进兵攻绍庆，守将鲜龙迎敌。二月，潜遣勇士，夜以梯冲攻破其北门，鲜龙大惊，收散卒力战，兵败就擒。

蜀境已定，独夔坚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帅达海由巫峡进兵取夔州，而西川刘佥院挟夔守将亲属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帅王师能将舟师与俱，张起岩竟以城降。夏，入觐，文安以所得城邑绘图以献，帝劳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边□拇□系佬□渴梗□獍柞豸靡源椭□?

十七年，遣辩士王介谕降散毛诸洞蛮，以散毛两子入觐，因进言曰：“元帅蔡邦光，昔征散毛蛮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既降而杀之，其何以怀远?蹦诉□贪罟庵□樱□□□芫□芄埽□寤7.□□蜕19.□阶咏鹨□□饕唬□4. 推淝醭ひ越鸹7.□R J谖陌膊沃□□拢□兴拇□系佬□渴埂J□拍甏海□腙睿□□□⑽郎辖□□⒅惺樽筘□□薪□魇∈拢□焦儆庠拢□约沧洹?

子艮之，袭佩虎符，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历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总管，卒。

○刘整

刘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邓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入宋，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阳，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累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中统二年夏，整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入附。世祖嘉其来，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仍赐金银符以给其将校之有功者。俞兴攻泸州，整出宝器分士卒，激使战，战数十合，败之。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献，请益屯兵、厚储积为图宋计。三年，入朝，授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仍兼都元帅，立寨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将谋陷之，整惧，请分帅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帅，宣课茶盐以饷军。四年五月，宋安抚高达、温和进逼成都，整驰援之。宋兵闻赛存孝至，遁去。将捣潼川，又与整遇于锦江而败。至元三年六月，迁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

自弃正统邪?笔雷嬖唬骸半抟饩鲆印！蔽迥昶咴拢□尸蚬□辖□□ ⑹. 荚□A＞旁拢□啥荚□O⑹醵街罹□□□逖簦□锹姑疟ぜ鞍缀涌冢□□卜〖啤Ｂ时□逋颍□□匝亟□羁ぃ□杂こ潜芷淙瘢□□嗣癜送颉Ａ□炅□拢□芏纪程朴兰帷Ｆ吣耆□拢□□敌奶屮诤核□辛鳎□现缅蟪h，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八月，复筑外围，以遏敌援。

八年五月，宋帅范文虎遣都统张顺、张贵，驾轮船，馈襄阳衣甲，邀击，斩顺，独贵得入城。九月，升参知河南行中书省事。九年正月，加诸翼汉军都元帅。襄阳帅吕文焕登城观敌，整跃马前曰：“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文焕不答，伏弩中整。三月，破樊城外郭，斩首二千级，擒裨将十六人。谍知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求援，乃分部战舰，缚草如牛状，傍汉水，绵亘参错，众莫测所用。九月，贵果夜出，乘轮船，顺流下走，军士觇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昼，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擒贵于柜门关，余众尽杀之。十一月，诏统水军四万户。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为书，使永宁僧持送整所，期以间整。永宁令得之，驿以闻于朝，敕张易、姚枢杂问。适整至自军，言宋怒臣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诏令整复书谓：“整受命以来，惟知督厉戎兵，举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灵为念，当重遣信使，请命朝廷，顾为此小数，何益于事?笔蔽□逖粢盐迥辏□□品□⑾迕嫵菀玻□讼裙シ□恰７□侨艘哉ｉ纬牵□赌玖兄媒□校□嵋蕴□鳌Ｕ□杂谪┣嗖□眨□钌扑□叨夏境了鳎□秸浇⑶鞒窍拢□曰鼗爻h击之，而焚其栅。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坚入襄阳，谕吕文焕，乃以城降。上功，赐整田宅、金币、良马。

整入朝，奏曰：“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枢密院事，驻正阳，夹淮而城，南逼江，断其东西冲。十一年，升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左丞。宋夏贵悉水军来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诏整别将兵出淮南。整锐欲渡江，首将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颜入鄂，捷至，整失声曰：“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逼湎Γ□咄锒□洌□炅□□□Ｔ□□⑽郎辖□□⒅惺橛邑□□治涿簟?

子垣，尝从父战败昝万寿于通泉；埏，管军万户；均，榷茶提举；垓，都元帅。孙九人，克仁，知房州。

列传第四十九

○李忽兰吉

李忽兰吉，一名庭玉，陇西人。父节，仕金，岁乙未，自巩昌石门山从汪世显以城降。忽兰吉隶皇子阔端为质子，从征西川。辛丑，以功为管军总领，兼总帅府知事，从征西番南涧有功。癸丑，世祖在潜邸，用汪德臣言，承制命忽兰吉佩银符，为管军千户、都总领，佐汪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将兵三万取合江大获山。宋刘都统率众谋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忽兰吉以伏兵取之，俘获甚众。都元帅阿答忽以闻，升本帅府经历，兼军民都弹压。丙辰，宪宗更赐金符，仍命为千户、都总领。戊午，忽兰吉以兵先趋剑门觇伺，宋兵运粮于长宁，追至运曲坝，夺之，俘将校五人而还。

宪宗南征，忽兰吉掌桥道馈饷之事，有功，赐玺书。从攻苦竹隘山寨，先登，斩守将杨立，获都统张寔，招降长宁、清居、大获山、运山、龙州等寨。十一月，大获山守臣杨大渊纳款，已而逃归，宪宗怒，将屠其城，众不知所为。德臣谕忽兰吉曰：“大渊之去，事颇难测，亟追之?蹦说テ镏脸窍隆Ｃ盼幢眨□蠛羧氤窃唬骸盎实凼刮依锤□昃□瘛！币蛔湟□耄□资炕妨i：隼技□侣恚□创笤厶郑□街□唬骸吧戏叫□鄞蜕停□淮□□矗□我玻俊贝笤彳唬骸俺喜恢□□□裉澹□揖贸觯□殖钦□兴□洌□且载焦椋□歉矣幸炷币病！彼煊胭衫矗□痪□韵病：隼技□胱啵□茏谠唬骸把畎哺X春酰俊倍栽唬骸拔抟病！毕茏谠唬骸叭旰我灾□□俊倍栽唬骸熬□碚□啵□滥诼乙玻怀敲挪槐眨□匏□囊玻灰晃懦佳裕□锤□缇□瘢□映家猿觯□允侵□□！毕茏谠唬骸叭瓴痪搴酰俊倍栽唬骸俺伎稚侠褪ヂ牵□驴嘀罹□□治□豢ど□槊□鏊□模□什恢□渚濉！毕茏谠茫□推烟丫啤４笤ㄋ煲怨使偈汤伞６.荚□□□□□□竦蒙□□?

宪宗命忽兰吉与怯里马哥领战船二百艘掠钓鱼山，夺其粮船四百艘。宪宗次钓鱼山，忽兰吉作浮梁，以通往来。己未，与怯里马哥、扎胡打、鲁都赤、阔阔术领蒙古、汉军二千五百略重庆。六月，总帅汪德臣没于军，命忽兰吉以其军殿后。宋兵水陆昼夜接战，皆败之。部军皆青居人，赏赉独厚，遂与蒲察都元帅守青居，治城壁，储刍粮，招纳降附。宗王穆哥承制命忽兰吉佩金符，为巩昌元帅。

中统元年，德臣子惟正袭总帅，至青居。五月，忽兰吉等赴上都。时浑都海据六盘山以叛，世祖遣忽兰吉亟还，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

兵追袭之。十月，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忽石温之地，力战，杀浑都海等于阵，余党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巩昌后元帅，赐金币、鞍马、弓矢。九月，火都叛于西蕃点西岭，汪惟正帅师袭之，至怯里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诏宗王只必铁木兒，以答剌海、察吉里、速木赤将蒙古军二千，忽兰吉将总帅军一千，追袭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四年，首将答剌海言忽兰吉功高，诏赐虎符。忽兰吉不受，问其故，对曰："臣闻国制，将万军者佩虎符，若汪氏将万军，已佩之，臣何可复佩。"帝是其言，命于总帅汪惟正下充巩昌路元帅，所属官悉听节制。六月，答机叛于西蕃，帝命好里燕纳，与惟正追之松州，忽兰吉以千骑先往，执答机。

至元元年，入觐，命与同佥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是时，国兵犹与宋兵相持于钓鱼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得马二百八十，都元帅钦察等家属百余口先为宋兵所得，亦夺还之。四年，以本职充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处蒙古汉军都元帅参议。六年，赐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夔东路招讨使，以军三千，立章广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绝大梁平山两道。

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问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兰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军民止于外城，别无城壁。宋军乘虚来攻，失于不备，军官皆年少不经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旷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备不虞；选任材智，广畜军储，最为急务。今蒙古、汉军多非正身，半以驱奴代，宜严禁之。所谓修筑城寨、练习军马、措画屯田、规运粮饷、创造舟楫、完善军器，六者不可缺一；又当任贤远谗，信赏必罚，修内治外，战胜攻取，选用良将，随机应变，则边陲无虞矣。"六月，将兵赴成都，与察不花同权省事。十一月，复还守章广平山寨，前后七年，每战辄胜。

十三年，引兵略重庆，复取简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路管军招讨使。十五年，秃鲁叛于六盘山，忽兰吉以延安路军，会别速台、赵炳及总帅府兵于六盘，败秃鲁于武川，俘其孥，还，承制授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抚使，夔东招讨如故。入觐，赐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兰吉请以先受巩昌元帅之职及虎符与其弟庭望。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

二十一年，奉旨与参政曲里吉思、佥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进取五溪洞蛮。时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獠叛服不

常，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川行省讨之。曲里吉思、惟正一军出黔中，巴八一军出思、播，都元帅脱察一军出澧州，忽兰吉一军自夔门会合。十一月，诸将凿山开道，绵亘千里，诸蛮设伏险隘，木弩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者，皆尽杀之。遣谕诸蛮酋长率众来降，独散毛洞潭顺走避岩谷，力屈始降。

二十三年，入觐，以老病，乞归田里。帝悯之，得还巩昌。二十六年，行省列奏忽兰吉之功，请用范殿帅故事，商议本省军事。二十七年，拜资善大夫，遥授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左丞，商议军事，食左丞之禄。元贞二年，入觐，授资德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议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谥襄敏。

○李庭

李庭，小字劳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家于济阴，后徙寿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选隶军籍，权管军千户。从伐宋，围襄阳。宋将夏贵率战船三千艘来援，泊鹿门山西岸，诸翼水军攻之，相持七日。庭时将步骑，自请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裨将王玘、元胜。河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军千户。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万五千人来攻万山堡，万户张弘范方与接战，庭单骑横枪入阵，杀二人，枪折，倒持回击一人坠马，庭亦被二创，复夺后军枪，裹创力战，败之。八年春，真除益都军千户，赐号拔都兒。与宋兵战襄阳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门，流矢中左股而止。九年春，攻樊城外郛，砲伤额及左右手，夺其土城，遂进攻襄阳东堡，砲伤右肩，焚其楼，破一字城。文焕麾下有胖山王总管者，骁将也，庭设伏诱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军攻樊城，庭运薪刍土牛填城壕，立云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屡中砲，坠城下，绝而复苏，裹创再登，如是者数四，杀获甚多。樊城破，襄阳降，以功授金虎符，为管军总管。

十一年九月，从伯颜发襄阳，次郢州。郢在汉水东，宋人复于汉水西筑新郢，以遏我军。黄家湾有溪通藤湖，至汉水数里，宋兵亦筑堡设守备焉。庭与刘国杰先登，拔之，遂荡舟而进，攻沙洋、新城。砲伤左胁，破其外堡，复中砲，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以功加明威将军，授益都新军万户。师次汉口，宋将夏贵锁战舰，横截江面，军不得进，乃用庭及马福等计，由沙芜口入江。武矶堡四面皆水，庭决其水而攻之，大军渡江，武矶堡亦破。遂从阿术转战至鄂州，顺流而东。十二年春，与宋将孙虎臣战丁家洲，夺船二十余，宋军溃，以功加宣威将军。宋兵断真州江路，庭焚其船二百

余，击斩其护岸军。闻夏贵欲由太湖援临安，亟出兵逆战裕溪口，败之。诸军攻常州，庭鏖战，夺北门而入。

十三年春，至临安，宋主降，伯颜命庭等护其内城，收集符印珍宝，仍令庭与唐兀台等防护宋主赴燕。世祖嘉其劳，大宴，命坐于左手诸王之下、百官之上，赐金百锭，金、珠衣各一袭，仍谕之曰："刘整在时，不曾令坐于此，为汝有功，故加以殊礼，汝子孙宜谨志之勿忘。"继有旨："汝在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违我太祖成宪者，汝其往征之。"乃别降大虎符，加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仍命其次子大椿袭万户职。庭至哈剌和林、晃兀兒之地，越岭北，与撒里蛮诸军大战，败之。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追至大碛而还。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兒反，庭袭击，生获之，启皇子只必帖木兒赐之死。复引兵会诸王纳里忽，渡塔迷兒河，击走其余党兀斤末台、要术忽兒等，河西悉平。

十四年，入朝，世祖劳之，赐以益都居第、单河官庄、钞万五千贯及弓矢诸物，拜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召赴阙，备宿卫。十七年，拜骠骑卫上将军、中书左丞，东征日本。十八年，军次竹岛，遇风，船尽坏，庭抱坏船板，漂流抵岸，下收余众，由高丽还京师。士卒存者十一二。继以父殁，归益都，召拜中书左丞、司农卿，不赴。

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驿召至上都，统诸卫汉军，从帝亲征。塔不台、金家奴来拒战，众号十万，帝亲麾诸军围之，庭调阿速军继进，流矢中胸贯胁，裹创复战，帝遣止之，乃已。令军中备百弩，俟敌列阵，百弩齐发，乃不复出。帝问庭："彼今夜当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壮士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阵，砲发，果自相杀，溃散。帝问何以知之，庭曰："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而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是以知其将遁。"帝大喜，赐以金鞍良马。庭奏："若得汉军二万，从臣便宜用之，乃颜可擒也。"帝难之，命与月兒鲁蒙古军并进，遂缚乃颜以献。帝既南还，庭又亲获塔不台、金刚奴，以功加龙虎卫上将军，遥授中书省左丞。二十五年，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复叛于辽东。诏庭及枢密副使哈答讨之，大小数十战，弗克而还。既而庭整军再战，流矢中左胁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选锐卒，潜负火砲，夜氵斥上流发之，马皆惊走，大军潜于下流毕渡。天明进战，其众无马，莫能相敌，俘斩二百余人，哈丹秃鲁干走高丽死。拜资德大夫、尚书左丞，商议枢密院事，官其长子大用，仍赐钞二万五千贯。庭因奏："今汉军之力，困于北征，若依江南军，每岁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为

令。宗王海都将犯边，伯颜以闻，帝命月兒鲁与庭议所以为备，庭请下括马之令，凡得马十一万匹，军中赖其用。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事。

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鲁与伯颜等定策立成宗，庭翊赞之功居多。成宗与太后眷遇甚至，每进食，必分赐之，大宴仍命序坐于左手诸王之下、百官之上，赐以珠帽、珠半臂、金带各一，银六铤，庄田诸物称是。奉旨整点江浙军马五百三十二所，还，入见，成宗亲授以衣，慰劳之。

初，武宗出镇北边，庭请从行，成宗悯其老，不许，赐钞五万贯，依前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兼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奉旨北征怀都，至野马川而还。俄有中使传旨拘汉军之马，以济北军，且令焚其鞍辔、行粮诸物。庭因感疾，诏内医二人诊视之，疾稍间，扈从上都，特降旨存护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赠推忠翊卫功臣、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益国公，谥武毅。

子大用，同知归德府事，以哀毁卒。大椿，袭职佩金虎符，为宣武将军、益都新军万户，戍建康。大诚，袭职后卫亲军都指挥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剌浑，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胆勇，太师、国王木华黎兵南下，居民被虏，蠡守闭城自守，彬谓诸子曰：“吾所恃者，郡守也。今弃民自保，吾与其束手以死，曷若死中求生?蹦寺氏缛耸□偌遥□枘净□枨虢担□净□枋椴□□□□不埂＜榷□萜疲□辣蛴胪□嫡叩妹狻?

弼长通国语，膂力绝人，能挽强弓。里门凿石为狮，重四百斤，弼举之，置数步外。潼关守将王彦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荐其材勇于左丞相耶律铸。弼从铸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见弼所挽弓，以名闻世祖。召之，试以远垛，连发中的，令给事左右，赐马五匹。

中统末，授金符、管军总管，命从刘整伐宋。攻襄樊，尝出挑战，射杀二人，因横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彼伪□赐恕Ｖ猎□□辏□罱□质□□牢Ｘ□牵□龉ザ□庇纾□彩□闹缫梗□浦□□逼浣□６纪场Ｏ逖艚担□掀涔Γ□鸵□敖跻隆13.鸢埃□□吃洞蠼□□ 8. 蓖蚧ＡＫ齑迂┤嗖□漳险鳎□ド逞蟊ぃ□墒钢斜郏□前危□□□□洹Ｊ挛牛□徒鸹７.□＞□裂袈薇ぃ□□帐闹谠唬骸跋鹊

悄习墩呶□瞎A！卞睢式∽渲鼻埃□伪□嬲剑□芎艋髯咧□□□盏悄习叮□坼龉Φ谝唬□□彳洞蠼□□６踔萜剑□□□□□□链蠊律剑□绱笞鳎□□彰□龅挥诖蠊律缴瘢□缌⒅埂１□す现蓿□⑺□Ｑ裕骸把钭忧拍搜镏莩鋈胫□溃□肆１．ι□°Ｃ缃□刂□！辈□帐阱鋈□□耍□⒇颈ι□萜涞亍ｅ鲥嵋允□□锏盅镏莩恰；蛑怪□唬骸八谓□□啪笄浚□纯梢壮觥！卞鲈唬骸蔽嵴ぱ镒忧牛□萜渌□卣□□兀□懦宋垂蹋□乩垂丿遥□蛭抑□□病！辈殴□酝蛑诔艘估垂ィ□诵□□教钋担□鼋渚□形藁□□蛊渲粒□聶□荆□ ⒊ｈ石击之，杀千余人。才乃退，弼出兵击之，会相威、阿术兵继至，大战，才败走，擒其将张都统。十三年六月，才复以兵夜至，弼三战三胜。天明，才见弼兵少，进迫围弼，弼复奋击之，骑士二人挟火枪刺弼，弼挥刀御之，左右皆仆，手刃数十百人。及出围，追者尚数百骑，弼殿后，敌不敢近。会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将硃焕以扬州降，使麦术受其降于南门外，而弼从数骑，由保城入扬州，出南门，与之会，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将军、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万户。冬，迁黄州等路宣慰使。

十五年，入朝，升中奉大夫、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行黄州等路宣慰使。盗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盗起，弼往讨，诛其亲党数十人，胁从者宥之。江州宣课司税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闭门罢市，弼立罢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黄华反建宁，春复霖雨，米价踊贵，弼即发米十万石，平价粜之，而后闻于？Ｊ〕加□銎浼郏□鲈唬骸拔岵豢墒□牛□□‖豳阂宰阒□！笔〔荒芏幔□娉鍪□蚴□□竦貌患ｉ８幕炊□□渴埂ｅ龇踩□傺镏荩□讼玻□淌□讨□□拧度□帘□贰Ｇム菔檠亟□惺嗝茉菏拢□蚪□怠？

二十六年，平台州盗杨镇龙，拜尚书左丞，行淮东宣慰使。冬，入朝，时世祖欲征爪哇，谓弼曰：“诸臣为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对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爱？倍□□吣辏□Ｊ谏惺槭∽筘□□姓愣□□渴梗□酱χ莸痢６□□拍辏□萑俾淮蠓颉８．＝ǖ却π兄惺槭Σ秸抡□拢□□髯ν郏□砸嗪诿允Ａ ⒏咝烁敝□□督鸱□傥迨□ ⒈也□鞫□伲□源□泄ＡＪ□□拢□鲆晕迩□撕现罹□□⑷□荨７缂碧斡浚□巯启ι□孔浣允□詹荒苁场９□咧扪蟆⑼蚶锸□粒□□恢骸⒄汲墙纾□髂暾□拢□炼□□鞫□健⑴Ｆ橛欤□牖煦绱笱箝祥□欤□倮锫泶稹９．蠢坏壬剑□け□ツ荆□煨≈垡匀搿Ｊ弊ν塾肓诠□鹄晒乖梗□ν壑鞴□桓鸫锬羌迂菀盐□鹄芍鞴□桓鸬彼□保□湫鐾梁北仃^耶攻哈只葛当，不胜，退保麻喏八歇。闻弼等至，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救。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当走归国。高兴言：“瓜哇虽降，倘中变，与葛郎合，则孤军悬绝，事不可测。”弼遂分兵三道，与兴及亦黑迷失各将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

郎兵十余万迎敌，自旦至午，葛郎兵败，入城自守，遂围之。哈只葛当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土罕必阇耶乞归易降表，及所藏珍宝入朝，弼与亦黑迷失许之，遣万户担只不?8.手莶换丁员□□偃嘶ぶ□构□M梁北仃^耶于道杀二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有司数其俘获金宝香布等，直五十余万，又以没理国所上金字表及金银犀象等物进，事具高兴及爪哇国传。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赀三之一。

元贞元年，起同知枢密院事，月兒鲁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万里，入近代未尝至之国，俘其王及谕降傍近小国，宜加矜怜。"遂诏以所籍还之，拜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三年，升平章政事，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卒于家，年八十六。

○高兴

高兴，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蓟徙汴。曾祖拱之，祖子洵，世以农为业。金末兵乱，父青又徙蔡而生兴。兴少慷慨，多大节，力挽二石弓。尝步猎南阳山中，遇虎，跳踉大吼，众皆惊走，兴神色自若，发一矢毙之。至元十一年冬，挟八骑诣黄州，谒宋制置陈奕。奕使隶麾下，且奇兴相貌，以甥女妻之。

十二年，丞相伯颜伐宋，至黄州，兴从奕出降，伯颜承制授兴千户。从破瑞昌之乌石堡、张家寨，进拔南陵。行省上其功，世祖命兴专将一军，常为先锋。宋张濡杀使者严忠范等于独松关，伯颜使兴讨之。师次溧阳，再战，斩其将三人、士卒三人，虏四十二人，遂破溧阳，斩首七千级，授金符，为管军总管。从战银墅，斩宋将三人、士卒二千人。拔建平，斩其总制二人，虏知县事黄君濯。由间道夺独松关，进至武康，擒张濡。

十三年春，宋降，伯颜北还，留兴以兵取郡县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刘怡。衢、婺二州已降复叛，章焴自为婺守，兴以五千人讨之，七战，至破溪，相持四十余日。兴兵少不敌，力战溃围出，至建德境，与援兵合。复进战兰溪，斩首三千级，复取婺州，擒章焴斩之。进战衢城下，斩首五百级。连战赤山、陈家山、江山县，斩首三千级，虏五百人，献魏福兴等七人于行省，余尽戮之，衢州平。追宋嗣秀王与綍入闽，与綍据桥，阵水南，兴率奇兵夺桥进战，杀其观察使李世达，斩首三千余级，擒与綍父子及其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匹。

下兴化，降宋参知政事陈文龙、制置印德傅等百四十人，军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舶七千余艘。迁镇国上将军、管军万户。十四年春，还镇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讨使。东阳、玉山群盗张念九、强和尚等杀宣慰使陈佑于新昌，兴捕斩之。复从都元帅忙古台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阳寨，屠福成寨。十五年夏，诏忙古台立行省于福建，兴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以镇之。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聚众叛，皆讨降之，以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

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献江南所得珍宝，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对曰：“臣素贫贱，今幸富贵，皆陛下所赐，何敢隐俘获之物?钡墼茫□唬骸爸背家病！毙艘蜃嗨□渴孔湔焦Γ□蚬僦□□勖□远夂渲龋□渚羯陀胁睢Ｇ Ｈ苏愣□佬□渴梗□臀鹘醴□13.鹣甙班巍７钍∠□□执χ荨8. = □拔隆⑧êＱ笕旱粒□街□Ｊ□吣辏□闹莸潦□蚓莞甙舱□□倬□种□□□瓴荒芟隆Ｚ□孕宋□ = ǖ却φ髀□腋倍荚□ＡＰ擞攵荚□□暾叨嫉忍种□□钡制浔冢□舫烁晰□禄髦□Ｐ嗣□诵□□奖紊恚□□辽桨耄□□蕉□耍□缡橇□眨□掌涫甘□□。□巳夹椒倨湔ι□炱街□□对艨□捌涞呈锥□蚣丁Ｊ□四辏□脸碌跹劬壑谑□颍□□迨□嗾□□笙兆怨獭Ｐ斯テ破涫□逭□□跹圩弑ＧΠ诹搿Ｐ松现辽桨耄□沼胗铮□悠涫郑□赶虑苷吨□□闹菥诚て健?

十九年，入朝，赐银五百两、钞二千五百贯，及锦服、鞍辔、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黄华复叛，有众十万，兴与战于铅山，获八千人。华急攻建宁，兴疾趋，与福建军合，获华将二人，华走江山洞。追至赤岩，华败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平婺州盗施再十。改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书省立，拜行尚书省参知政事，捕斩柳分司于婺州。丁母忧。诏起复，讨处州盗詹老鹞、温州盗林雄。兴潜由青田捣其巢穴，战叶山，擒老鹞及雄等二百余人，斩于温州市。又奉省檄平徽州盗汪千十等。二十八年，罢福建行省，以参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谕漳州盗欧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左丞。

二十九年，复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黥使者孟琪，诏兴为平章政事，与史弼、亦黑迷失帅师征之，赐玉带、锦衣、甲胄、弓矢、大都良田千亩。三十年春，浮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将水军，兴将步军，会八节涧，爪哇主婿土罕必阇耶降。进攻葛郎国，降其主哈只葛当，事见弼传。又谕降诸小国。哈只葛当子昔剌八的、昔剌丹不合逃入山谷，兴独帅千人深入，虏昔剌丹不合。还至答哈城，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护土罕必阇耶归国，具入贡礼。兴深言其失计。土罕必阇耶果杀使者以叛，合众来攻，兴等力战，却之，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诏治纵爪哇者，

弼与亦黑迷失皆获罪，兴独以不预议，且功多，赐金五十两。

成宗即位，复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赐玉带。大德三年，汀州总管府同知阿里挟怨告兴不法，召入对，尽得其诬状，阿里伏诛。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赐海东青鹘，命其子伯颜入宿卫。四年，遣使赐海东白鹘、蒲萄酒、良药。八年，授枢密副使。十年，进同知枢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见，拜左丞相，商议河南省事，赐以先朝御服。仁宗宠眷勋旧，赐与尤厚。皇庆二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加封南阳王。

子久住，泉州总管。长寿，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忙古台，袭万户。伯颜，同知宁国路总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总管。宝哥，治书侍御史。

○刘国杰

刘国杰，字国宝，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父德宁，为宗王斡臣必阇赤，授管领益都军民公事。国杰貌魁雄，善骑射，胆力过人，少从军涟海，以材武为队长。至元六年，选其兵取襄阳，以益都新军千户从张弘范戍万山堡。宋兵窥伺，众出取薪，大出兵来攻堡，国杰等以数百人败之，斩首四千余级，由是有名。从略荆南，抵归峡，转战数千里，还，破宋兵襄阳下。从攻樊城，破外城，火砲伤股，裹创复战，平其外城，授武略将军，佩金符。从破张贵兵柜门关，战甚力。再攻樊城，被伤数处，血战，竟破之。襄阳降，世祖闻其勇，召见，迁武德将军、管军总管，赐银百两、锦衣、弓矢以宠之。

从伯颜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汉水，不得下，伯颜谋取黄家湾堡以入汉，国杰先登，拔之，加武节将军。从破沙洋、新城，败孙虎臣丁家洲，战甚力，进万户。复从阿术取淮南，别军扬子桥，扼宋兵道。宋以万众夜夺堡，击走之，擒其都统张林。宋将张世杰盛兵出焦山来御师，施铁绳，联战船，碇江中，以示必死。阿术率诸军进战，万户刘琛由江南绕其后，国杰与董文炳左右夹击之，焚其战船，世杰军大溃，追奔圌山，夺黄鹞船数百艘。帝壮之，诏加怀远大将军，赐号霸都，国杰行第二，因呼之曰刘二霸都而不名。霸都，华言敢勇之士也。

宋亡，入朝，加佥书西川行枢密院事，选淮南兵，使将之平蜀。未行，会北边有警，加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将卫兵定北方。冬，召

还，帝亲解衣加玉带赐之。十五年，复将左、右、中三卫兵，戍北边，诏“有不用命者，斩之以闻”。十六年，诸王脱脱木反，寇和林。国杰度其众悉至，营中必虚，选轻骑袭之，获其众万计。脱脱木屡战不利，又残暴，失众心，众杀之来降。十八年，加辅国上将军。十九年，征东兵无功而还，帝怒，将尽罢大小将校，召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既至，帝语之故，国杰曰：“罪在元帅耳，倘蒙圣慈，复诸将之职，彼必人人思奋，以雪前耻矣。”帝从之。尽复其官，以属国杰征日本。会黄华反建宁，乃命国杰以征东兵会江淮参政伯颜等讨之。国杰破赤岩寨，黄华自杀，余众皆溃。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将兵来会梧桐川，欲搜贼溃去者尽杀之，国杰曰：“首乱者，华也，余皆胁从，招谕不归，诛之未晚。”未几，众果出降。二十二年，罢征东省，除佥书沿江行枢密院，改佥院。

二十三年，朝廷以湖广重地，且多盗，拜本省左丞。国杰至，首平湖南盗李万二。明年，广东盗起，寇肇庆，其魁邓太獠居前寨，刘太獠居后寨，相依以为固。国杰趋捣后寨，破之，遂拔前寨，擒斩二人，捕民结盗者，皆杖杀之。加资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盗詹一仔诱衡、永、宝庆、武冈人，啸聚四望山，官军久不能讨。国杰破之，斩首盗，余众悉降。将校请曰：“此辈久乱，急则降，降而有衅，复反矣，不如尽坑之。”国杰曰：“多杀不可，况杀降耶！吾有以处之矣。”乃相要地为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乌符，在武冈曰白仓，迁其众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备贼，且垦废田榛棘，使贼不得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尽还之，无者，使杂耕屯中，后皆为良民。

有诏讨江西诸盗，国杰趋赴之。十一月，破萧太獠于陈古水，斩数百人，进平怀集诸寨贼。二十六年春，东入肇庆，攻闫太獠于清远，还攻萧太獠于怀集，擒之，复攻走严太獠。四月，攻曾太獠于金林，又破走之。贼深入保险，国杰凿山而入，贼众五千人，掩杀略? F 咴拢□魏刂荩□□棵罢危□砸撸□□芮赘□又□□埔砸揭□□嗟貌凰馈；峁□芤嗖。□艘凭□乐荨 9 愣□脸绿□部艿乐荩□□芴智苤□ K 旃グ纬嗨□粽□ 6 □□吣辏□□鞯疗鹆□□□铝钔□髦□□罱□悔稍唬骸按怂□〉烈病！惫□茉唬骸白菘苌□迹□冀□淹迹□窨梢员舜搜砸□ 蹦搜Π岜□□□旃模□ビ□危□蝗找骨髟艟场 T 糁谑□□嬲剑□□□□莶徽□□唬骸按讼缍∫病！币字□ 9 □芤允□□锵菡螅□诖又□□舸蟀埽□妒孜灏儆嗉叮□崴□幽信□□漳海□鍪毡□ァ 1 ぶ忻裢□□□种□□□□渌□ C 魅眨□趾鲋粒□俦っ窆槠淠凶釉唬骸拔崃醵□远家病！泵窠跃□晕□瘢□蚋姹鸬林犹□簿幽习彩□笋纭 9 □艹宋恚□蝗肫涑病 T 糁诰□遥□韵圊寮□□倬□□□□缘T廖纾□□苌鄙踔冢□贡□鸲□ 6 □拢□□□粮纯苒瓜兀□□芩旎观埂 T 敉吮 4 缶□剑□朔志□□狼髦□ 5 老眨□□矶□搿 J 碧齑笥辏□

舨晃□福□⊙谏敝□□拐虻乐荨0嗽拢□乐莸晾钅T忧□呖苋□荩□芄俦□□笨こす偻谅场9□芙□郑□苤□□墒锥□埂R郧昂蠊Γ□雍□阌邑□?

二十八年，置湖广等处行枢密院，迁副使，还军武昌。秋，广东盗再起，国杰复出道州。时知上思州黄胜许恃其险远，与交趾为表里，寇边。二十九年，诏国杰讨之。贼众劲悍，出入岩洞篁竹中如飞鸟，发毒矢，中人无愈者。国杰身率士奋战，贼不能敌，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栅围之。徐伐山通道，且战且进，二年，拔其寨。胜许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杀之。国杰三以书责交趾索胜许，交趾竟匿不与。夏，师还，尽取贼巢地为屯田，募庆远诸僮人耕之，以为两江蔽障。后蛮人谓屯为省地，莫敢犯者。诏遣使即军中以玉带赐之。三十年，入朝，帝谓朝臣曰："湖广重地，惟刘二霸都足以镇此，他人不能也。"命无迁他官。俄议问罪交趾，加湖广安南行平章事，以诸王亦吉列台为监军征之。未行，会帝崩，乃止。

成宗即位，复置行枢密院于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诸蛮酋既内附复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犯辰州，朝廷尝讨降之。升泊崖为施溶州，以万顷知州事。三十一年，万顷复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并赦万顷等，亦不降，帝以命国杰。九月，国杰驰至辰，进攻明溪贼鲁万丑，拥众自上流而下，千户崔忠、百户马孙兒战死。十月，进兵桑木溪，万丑复以千人拒战，击却之。明日，万丑倍众来攻，国杰鼓之，百户李旺率死士陷阵，众军齐奋，贼败，遂破其巢，焚之。进攻施溶，部将田荣祖请曰："施溶，万顷之腹心，石农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断其臂，而后腹心乃可攻。"国杰曰："甚善。"麾诸军攻石农次，贼不能支，弃寨遁，遂拔施溶，擒万顷，斩之。复穷捕其党，攀崖缘木而进，凡千余里。元贞元年，即军中加荣禄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尝选民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又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盗贼遂息。

六月，入朝，赐玉带、锦衣、弓矢，台臣言国杰在军中每以家赀赏将士，帝命倍偿之，部曲有功者，各迁官。大德五年，罗鬼女子蛇节反，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蛮从之，皆叛，陷贵州。诏国杰将诸翼兵，合四川、云南、思播兵以讨之。贼兵劲利，且多健马，官军战失利。国杰令人持一盾，布钉其上，俟阵合，即弃盾伪遁，贼果逐之，马

奋不能止，遇盾皆倒，国杰鼓之，贼大败。既而复合众请战，国杰不应，数日，度其气衰，一鼓破走之，追战数千里。七年春，擒斩蛇节、宋隆济、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诏领其将士入见，张宴享之，赏赐甚厚。进光禄大夫，偿其赏士金一千九百两，钞万五千锭，将士迁官有差，命还益都上冢。

八年，还镇。国杰久行边，患瘴，至是病笃。平章卜邻吉台率僚属问之，国杰曰：“交贼不臣，若病幸小愈，得灭此虏，则死无憾矣。”问以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

国杰性雄猛，视死如归，尝语人曰：“吾为国宣力，虽身弃草野不恨，何必马革裹尸还葬哉?鼻疑仆瞥系檬啃模□誓芰9.θ绱恕8嘉牛□凵畹肯B□□浦倚яX彳豆T肌9.饴淮蠓颉⑺就健⒅□□□馄牍□□□治湫□?

子脱欢，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尚宪宗孙女。

列传第五十

○李德辉

李德辉，字仲实，通州潞县人。生五岁，父且卒，指德辉谓其家人曰：“吾为吏，治狱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众，天或报之，是兒其大吾门乎?奔白洌□禄院赔□绯扇恕Ｊ仕晷祝□掖⑺诓盼迳□□淠隔┣畎蕖4.掇架榷□持□５禄蕴煨孕□□□俾那迳鳎□染屯飧担□榷潦椋□□谄叮□抟宰宰剩□岁∫怠Ｄ晔□□□嗑品嶂荩□皇吵渥悖□手加杏啵□蚴斜试□际椋□顾胁恍荨Ｒ涯搜嵩闱□□驹唬骸爸臼抗税泊艘□∈瞬蛔阋钥锞□Ｃ瘢□□蛔阋栽们咨粕恚□斓刂□洌□耸偌负危□窨晌尬牛□□□菽疽玻　蹦诵痪□□胗紊倌辏□笙壬□ふ呓惭Ｂ□宰淦湟怠?

时世祖在潜籓，用刘秉忠荐，使侍裕宗讲读，乃与窦默等皆就辟。癸丑，宪宗封宗亲，割京兆隶世祖潜籓，择廷臣能理财赋者俾调军食，立从宜府，以德辉与孛得乃为使。时汪世显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数万之师仰哺德辉。乃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陆挽兴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军储充羡，取蜀之本基于此矣。

中统元年，为燕京宣抚使。燕多剧贼，造伪钞，结死党杀人。德辉悉捕诛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书，由是忤平章王文统意，去位。三年，文统以反诛，德辉遂起为山西宣慰使。权势之家籍民为奴者，咸按而免之，复业近千人。

至元元年，罢宣慰司，授太原路总管。时潜籓故傅相无有出为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难治，故以德辉为守。至郡，崇学校，表孝节，劝耕桑，立社仓，一权度，凡可以阜民者无不为之。嘉禾瑞麦，六出其境。五年，征为右三部尚书。人有讼财而失其兄子者，德辉曰：“此叔杀之无疑。”遂竟其狱。权贵人为请者甚众，德辉不应，罪状既明，请者乃惭服。七年，帝以蝗旱为忧，命德辉录囚山西、河东。行至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为厌胜，谋不利于己。移数狱，词皆具。德辉察其冤，知其有爱妾，疑妾所为，将构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时而服，遂杖其夫而论妾以死。

皇子安西王镇关中，奏以德辉为辅，遂改安西王相。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假牛、种、田具与贫民二千家，屯田其中，岁得粟麦刍藁万计。十二年，诏以王相抚蜀。时重庆犹

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枢密院于东、西川，合兵万人围之。德辉至成都，两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辉戒之曰：“宋已亡矣，重庆以弹丸之地，不降何归？政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向日兵未尝战，中使奉玺书来赦，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严备止攻，以须其至，反购得军吏杖之，伪为得罪，使惧而叛去，水陆之师雷鼓继进，是坚其不下也。中使不谕诈计，竟以不奉明诏复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况复军政不一，相訾纷纷，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钡禄猿觯□粗燎兀□蛑菖眩□□厍煳Ч□＃□偻耸劂蛑荨Ｊ□哪辏□□缘禄晕□鞔Ч惺嗝茉焊笔梗□约嫱跸唷Ｖ罹□确iii□禄粤舫啥几□□场Ｊ悄辏□淬蛑荨Ｊ□迥辏□傥e厍欤□庠掳沃□□芮臁20.掀健①纭⑹□⑺肌2.ブ钌奖谒□そ韵隆6□□云喔□□坦式□玻□颓坝胛鞔厂喙弁□掳埽□裣嗍簦□付谰□Ⅲ现荨5禄阅顺龊戏□邓城煊□咦葜□□构橛镏萁□喷澹□蕴熳油□略吨□□问壹韧觯□□□员保□页□□耄□脊ν□□□茉缱怨椋□厝〗□啵□胂摹18.辣取Ｓ治□椋□岳褚寤龈7锤雌┘庵□□晕□骸叭曛□□迹□磺子谒沃□铀铮□现□□荩□淮笥谒沃□煜拢□俗铀镆丫偬煜露□槲遥□暧藤热桓鹤枨钌剑□□晃嶂矣谒□拢□灰嗷笞眨Π椅舸酥葜□瞬蛔晕□闭撸□怨□兄鳎□鼙徊灰逯□□□识□弥破渌烂□Ｖ鹘裢鲆樱□逃□允切兄□□蛳废碌劣鼍□□跃□滓葬韪Ｒ坏□□荒岩病！辩逦醇氨ǎ□□禄曰雇踣＜榷□现萸怖钚恕⒄?

郃十二人诃事成都，皆获之，释不杀，复为书纵归，使谕其将王立如谕珏者，而辞益剀切。立亦计夙与东府有深怨，惧诛，即使兴等导帅干杨獬怀蜡书，间至成都降。德辉从兵才数百人，赴之。东府害其来，皆曰：“公昔为书招珏，诚亦极矣，竟无功而还。今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诚降。”德辉曰：“昔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已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诚惧公等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奔吹ヴ醇媒□□〕窍拢□袅3.鼋怠0布□涿瘢□□罩闷淅簦□先俗粤6.□拢□一媸轮□4云衿剑□匆酝跸嗷观？

十七年，置行中书省，以德辉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罗施鬼国既降复叛，诏云南、湖广、四川合兵三万人讨之。兵且压境，德辉适被命在播，乃遣安圭驰驿止三道兵勿进，复遣张孝思谕鬼国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辉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属百万人，微公来，死且不降，今得所归，蔑有二矣。”德辉以其言上闻，乃改鬼国为顺元路，以其酋为宣抚使。其后有以受鬼国马千数谮德辉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虽一羊不妄受，宁

有是耶??

德辉卒年六十三，蛮夷闻讣，哭之哀如私亲，为位而祭者动辄千百人。合州安抚使王立，衰绖率吏民拜哭，声震山谷，为发百人护丧兴元。播州安抚使何彦请率其民立庙祀之。

○张雄飞

张雄飞，字鹏举，琅琊临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罢其兵柄，徙居许州。寻复命守河阴，仍留家人于许。雄飞幼失母，琮妾李氏养之。国兵屠许，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称能为弓，且诈以雄飞及李氏为家人，由是获全，遂徙朔方，雄飞时方十岁。至霍州，李欲逃，恐其累己，雄飞知之，顷刻不去左右，李乃变服与俱还，寓潞州。雄飞既长，往师前进士王宝英于赵城。金亡，雄飞不知父所在，往来泽、潞，求之十余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关陕，历怀、孟、潼、华，终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数岁，尽通国言及诸部语。

至元二年，廉希宪荐之于世祖，召见，陈当世之务，世祖大悦。授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问处士罗英，谁可大用者，对曰："张雄飞真公辅器。"帝然之，命驿召雄飞至。问以方今所急，对曰："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称善者久之。他日，与江孝卿召见，帝曰："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孝卿谢不敢当。帝顾雄飞，雄飞对曰："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贪秽不职者，即纠劾之。如此，则纪纲举、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台，以前丞相塔察兒为御史大夫，雄飞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虽嫉妒汝，朕能为汝地也。"雄飞益自感励，知无不言。参议枢密院事费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诏丞相纟泉真等与雄飞杂治之。请托交至，雄飞无所顾，尽得其罪状以闻，正寅与其党管如仁等皆伏诛。会议立尚书省，雄飞力争于帝前，忤旨，左迁同知京兆总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间为赘婿。主适过临潼，识之，捕其奴与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系之，尽没其家赀。雄飞与主争辨，辞色俱厉。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赀还之，惟挟其奴以去。

入为兵部尚书。平章阿合马在制国用司时，与亦麻都丁有隙，至

是，罗织其罪，同僚争相附会，雄飞不可曰：“所犯在制国用时，平章独不预耶？”众无以答。秦长卿、刘仲泽亦以忤阿合马，皆下吏，欲杀之，雄飞亦持不可。阿合马使人啖之，曰：“诚能杀此三人，当以参政相处。”雄飞曰：“杀无罪以求大官，吾不为也。”阿合马怒，奏出雄飞为澧州安抚使，而三人竟死狱中。时澧州初下，民怀反侧，雄飞至，布宣德教以抚绥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税及殴人事，僚佐受赂，欲宽其罪，雄飞绳之益急。或曰：“此细事，何执之坚？”雄飞曰：“吾非治匿税殴人者，欲改宋弊政，惩不畏法者尔。”细民以乏食，群聚发富家廪，所司欲论以强盗，雄飞曰：“此盗食，欲救死，非强也。”宽其狱，全活者百余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间抄掠居民，雄飞遣杨应申等往谕以威德，诸徭悉感服。

十四年，改安抚司为总管府，命雄飞为达鲁花赤，迁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余家与德山寺僧将为乱，众议以兵讨之。雄飞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当以静镇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责。”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有司莫敢言。雄飞言于阿里海牙，请归其民于有司，不从。雄飞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

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阿合马以子忽辛为中书右丞，行省江淮，恐不为所容，奏留雄飞不遣，改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马死，朝臣皆以罪去。拜参知政事。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雄飞乃先自降一阶，于是侥幸超躐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贵人及中书杂问，忽辛历指宰执曰：“汝曾使我家钱物，何得问我?毙鄯稍唬骸拔以□苋昙仪□锓瘢俊痹唬骸拔┗□婪瘛！毙鄯稍唬骸叭缡牵□蛭业蔽嗜暌印！焙鲂了旆□肌 6 □□荒甏海□嵘献鸷牛□榇笊馓煜拢□鄯哨稍唬骸肮湃搜裕何奚庵□□□湫瘫仄健 9 噬庹撸□黄街□□病 J ッ髟谏希□褚耸□猓　钡奂文芍□□镄鄯稍唬骸按罅远□蠹□粕洌□□槎□笾□苎裕□晁□哉呤牵□藿翊尤辍！彼旖登嵝讨□□?

雄飞刚直廉慎，始终不易其节。尝坐省中，诏趣召之，见于便殿，谓雄飞曰：“若卿可谓真廉者矣。闻卿贫甚，今特赐卿银二千五百两、钞二千五百贯。”雄飞拜谢，将出，又诏加赐金五十两及金酒器。雄飞受赐，封识藏于家。后阿合马之党以雄飞罢政，诣省乞追夺赐物，裕宗在东宫闻之，命参政温迪罕谕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赐张雄飞者，旌其廉也，汝岂不知耶？毋为小人所诈。”塔即古阿散请检核前省钱谷，复用阿合马之党，竟矫诏追夺之。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诛，帝虑校核失当，命

近臣伯颜阅之。中书左丞耶律老哥劝雄飞诣伯颜自辨，雄飞曰：“上以老臣廉，故赐臣，然臣未尝敢轻用，而封识以俟者，政虞今日耳，又可自辨乎？”二十一年，卢世荣以言利进用，雄飞与诸执政同日皆罢。二十三年，起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决壅滞，黜奸贪，政化大行。卒于官。

子五人：师野，师谔，师白，师俨，师约。师野宿卫东宫时，荆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觐，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请以师野为荆南总管，雄飞固止之。归谓师野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卫日久，固应得官，然我方为执政，天下必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辈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张德辉

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少力学，数举于乡。金贞祐间兵兴，家业殆?J赞蚴诽ǎ□岬辽辈氛撸□兴咀菁V□□裆□湟桓救耍瑩s掠诬服，狱具，德辉疑其冤，其后果得盗。赵秉文、杨綎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泽开府真定，辟为经历官。岁乙未，从天泽南征，筹画调发，多出德辉。天泽将诛逃兵，德辉救止，配令穴城。光州荜山农民为寨以自固，天泽议攻之，德辉请招之降，全活甚众。

岁丁未，世祖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笔雷嫒恢□R蛭实禄栽唬骸白孀诜ú染咴冢□□淳∩枋T呱醵啵□□缰□危俊钡禄灾敢□蹋□髟唬骸按匆抵□鳎□缰拼似鳎□□“捉鹆冀常□娑□芍□□□逗笕耍□□□耷睢5鼻蠼骱裾咚菊疲□擞牢□τ谩7裨虿晃┤被担□嗫钟星远□ブ□咭印！笔雷媪季迷唬骸按苏□嵝乃□煌□病！庇址弥泄□瞬模□禄跃傥涵[、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又问：“农家作劳，何衣食之不赡？”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者也。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育。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岁戊申春，释奠，致胙于世祖，世祖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如？”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后，此礼勿废。”世祖又问：“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对曰：“军无纪律，纵使残暴，害固非轻；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世祖默然，

曰：“然则奈何？”对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权，勋旧则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

是年夏，德辉得告，将还，更荐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盘、李涛数人。陛辞，又陈先务七事：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世祖以字呼之，赐坐，锡赉优渥。有顷，奉旨教胄子孛罗等。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仍命德辉提调真定学校。

世祖即位，起德辉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下车，击豪强，黜赃吏，均赋役。耆耋不远数千里来见，曰：“六十年不复见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西川帅纽邻重取兵千余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隶凤翔屯田者八百余人，屯罢，兵不归籍；会签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数。悉条奏之，帝可其请。兵后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佣藉衣食，岁久掩为家奴，悉遣还之为民。

二年，考绩为十路最。陛见，帝劳之，命疏所急务，条四事：一曰严保举以取人材；二曰给俸禄以养廉能；三曰易世官而迁都邑；四曰正刑罚而勿屡赦。帝嘉纳焉。迁东平路宣慰使。春旱，祷泰山而雨。东平赋夥狱繁，视河东相倍蓰，凡遇赃奸，悉穷之，不少贷。奏免远输豆粟二十万斛，和粜粟十万斛。宝合丁议赋茧丝，令民税而后输。德辉曰：“是诬上以毒下也，且后期之责孰任之?彼彀掌涫隆ｆ赘韭硎希□□髌渑□源□慑透常□旨嘿捍□ブ□□灶闷涠睢?

至元三年秋，参议中书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辞不拜。有言沿边将校冒代军士、虚糜廪币者，敕按之，奏曰：“在昔将校，备尝艰阻，与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袭爵，或以微劳进用，岂知军旅之事乎！致使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约束耳。痛绳之则人不自安，第易其部署，选武毅才略者任之，庶使军政自新。又时委司宪者体究，庶革其弊。”有旨命德辉议御史台条例，德辉奏曰：“御史，执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据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顷，复召曰：“朕虑之熟矣，卿当力行之。”对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纠弹，女谒毋令奏事，诸局承应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辉请老，命举任风宪者，疏乌古伦贞等二十人以闻。

初，河东歉，请于朝，发常平贷之，并减其秋租有差。赋役不均，官吏并缘为奸，赋一征十年，不胜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辉阅实户编，

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

德辉天资刚直，博学有经济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为端人，然性不喜嬉笑。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马亨

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业农，以赀雄乡里。亨少孤，事母孝，金季习为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征收课税使，河北东西路使王晋辟亨为掾，以才干称。甲午，晋荐于中书令耶律楚材，授转运司知事，寻升经历，擢转运司副使。庚戌，太保刘秉忠荐亨于世祖，召见潜邸，甚器之。既而籍诸路户口，以亨副八春、忙哥抚谕西京、太原、平阳及陕西五路，俾民弗扰。既还，图山川形势以献，余使者多以贿败，惟亨等各赐衣九袭。癸丑，从世祖征云南，留亨为京兆榷课所长官。京兆，藩邸分地也，亨以宽简治之，不事掊克，凡五年，民安而课裕。丁巳，宪宗遣阿蓝答兒等核藩府钱谷，亨时辇岁办课银五百铤，输之藩府，道出平阳，适与之遇。亨策曰："见之则银必拘留，不见则必以罪加我，与其银弗达王府，宁获罪焉。"避而过之，阿蓝答兒果怒，遣使逮之王府。世祖询亨曰："汝往，得无摭汝罪耶？"对曰："无害，愿一行。"乃慰遣亨。既至，拘系之，穷治百端，竟无所得，惟以支竹课分例钱充公用，及僦公廨辇运脚价为不应，勒偿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诬，更赐银三十二铤。己未，从世祖攻鄂州，洎北还，遣亨驰驿往西京等处罢所签军，并抚谕山西、河东、陕右、汉中。既还，复遣转饷江上军实。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陕西、四川立宣抚司，诏亨议陕西宣抚司事。寻赐金符，迁陕西四川规措军储转运使。时阿蓝答兒等叛，亨与宣抚使廉希宪、商挺合谋，诛刘太平等，悉定关辅。寻建行省，命亨兼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时兴元畜粮五万石，欲转饷大安军，计佣直万缗，众推亨往，时丁内艰，以摄省府事强起之。至则以兵官丁产均其役，不阅月而事集，无劳民伤财之叹。兴元判官费正寅狡悍不法，莫有能治之者。亨白省府，欲以法绳之，反诬构行省前保关中有异谋，诏右丞粘合圭谳之，亨力辨之，冤构释然。

四年，迁陕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访都转运使。未几，朝廷以考课檄诸路转运司，至则并转运司入总管府，咸夺其制书，授亨工部侍郎、解盐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课定赏罚，其人甫集，而一切罢之，则是非安在？宜还其命书，俾仕者有所劝勉。"从之。亨复上便宜六事："一曰东宫保傅当用正人，以固国本；二曰中书大政，择任儒臣，以立朝纲；三

曰任相惟贤，官不必备，今宰相至十七员，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赞大政，今用豪贵子弟，岂能赞襄；五曰六曹之职分理万机，今止设左右二部，事何由办；六曰建元以来，便民条画已多，有司往往视为文具，宜令宪司纠举，务在必行。”疏闻，帝即召见，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对曰：“新自陕西来觐。”帝谕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远出矣。”

至元三年，进嘉议大夫、左三部尚书，寻改户部尚书，金谷出纳，有条不紊。时有贾胡，恃制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帝以问亨，对曰：“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事遂寝。亨又建言立常平、义仓，谓备荒之具，宜及举行。而时以财用不足，止设义仓。七年，立尚书省，仍以亨为尚书，领左部。亨上言：“尚书省专领金谷百工之事，其铨选宜归中书，以示无滥。”寻为平章阿合马所忌，以诬免官。会国兵围襄、樊，廷议河南行省调发军饷，诏以阿里为右丞、姚枢为左丞、亨为佥省任其事，水陆供馈，未尝有阙，亨之力为多。十年，还京师，帝方欲柄用之，遽婴末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

子绍庭，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阳人，元魏时以豪右徙云中，遂家东胜州。父恆，国初佩金符，为沿边监榷规运使、解州盐使。思廉用太保刘秉忠荐，给事裕宗潜邸，以谨愿闻。命为枢密院监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为都事。丞相史天泽尤器之。时方规取襄樊，使任转饷，筑城置仓以受粟，转输者与民争门，不时至，思廉令行者异路。粟至，多露积，一夕大雨，思廉安卧不起，省中召诘之，思廉曰：“此去敌近，中夜骚动，众必惊疑，或致他变。纵有漂湿，不过军中一日粮耳。”闻者韪之。

至元十二年，调同知淇州，徙东平路判官，入为监察御史，以劾权臣阿合马系狱。其党巧为机阱，思廉居之泰然，卒不能害。累迁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过彰德，闻两河岁饥，而征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谓法当上请，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罢征，后果得请。二十年，河北复大饥，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属，绝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岂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纵之。且曰：“虽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卫辉、怀孟

大水，思廉临视赈贷，全活甚众。水及城不没者数板，即修堤防，露宿督役，水不为患，卫人德之。迁陕西汉中道按察使，以母老不赴。俄丁母忧。

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起复思廉为御史中丞。始至，蛮夷酋长来贺，词若逊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绥怀远人，且明示祸福，使毋自外，闻者慑服。云南旧有学校，而礼教不兴，思廉力振起之，始有从学问礼者。

成宗即位，除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止饲千匹。平阳诸郡岁输租税于北方，民甚苦之，思廉为请，得输河东近仓。旧法，决事咸有议答，权归曹吏，思廉自判牍尾，某当某罪，吏皆束手。

思廉累任风宪，刚正疾恶，言事剀切，如请早建储? 7. 们笙涂 1. 娉捣□⒁榉廒帧⒀□□A 6. □闪睿□约蔽褚病S肴私挥兄帐迹□蛴屑膊 : : 郎ィ□室胖苄簦□□凳□倮锊坏□停□晕□□□图沂拢□□悠渥铀铩F溆诩易澹□染《饕狻：眉龃锶宋铮□蛘咭晕□妹□□剂□唬骸叭舯芎妹□□ィ□瞬桓锤椅□埔印！弊洌□炅□□□□志此唷?

○乌古孙泽

乌古孙泽，字润甫，临潢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祖璧，仕金为明威将军、资用库使，从金主迁汴。汴城陷，转徙居大名。父仲，倜傥有奇节，遭金季世，愤无所施，用高言危行，亲交避之，遂纵酒阳狂以自晦，然教泽特严。泽性刚毅，读书举大略，一切求诸己，不事章句，才干过人。

世祖将取江南，泽以选输钞至淮南饷军，丞相阿术见而奇之，补淮东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帅唆都下兵闽、越，见泽，与语而合，即辟元帅府提控案牍。时宋广王据福州，改元炎兴，度我军且至，遂入于海，复聚兵甲子门。其将张世杰攻泉州，兴化守臣陈瓒举郡应之。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剑州，守臣张清行都督府事，谋复建宁。闽中郡县往往复从宋，江东大扰。唆都时军浙东，建、信告急，唆都谋于众曰：“我军当何先？”泽曰：“彼据闽、广，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务除其根，当先向南。”会行省檄唆都，与左丞塔出会兵甲子门，遂度兵闽关，八战而至南剑，杀其守臣张清，宋师遂退。冬十月，收福州，进攻兴化，拔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泽屡谏不听，复前说

曰：“世杰不虞我军遽至，方急攻泉州，谋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兴化，整兵而南，彼树植将日固矣。莫若开其遗民，使走泉南扇动之，世杰将胆落而走。是我不战而完泉州，捷于吾兵之驰救也。”唆都喜，开南门纵民去，因得脱死者甚众。世杰得逃民，知兴化已破，乃解泉州围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别将，装大舰趣甲子门，自将下漳州，军于海丰，引精骑与塔出会。十二月，入广州。十五年春正月，还击潮州，守将马发备御甚固，泽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垒，为之援应也。第翦其外应，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垒，破之，余垒尽散走，二旬而潮拔，马发死焉。既而文天祥军溃于江西，广王暨张世杰死于海中，唆都还军福建。

夏五月，诏立行中书省于福建，以唆都行参知政事，泽行省都事，从朝京师，命知兴化军，赐金织衣，赏其善谋也。继改兴化军为路，授泽行总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复生之父母也。”喜极而继以泣。郡新残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离之民，有弃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抚育之。郡中恶年少喜为不义，以资求窜名卒伍，冀后得计功版授。官吏恐激变，不敢诘，泽悉追毁所授，诛其尤无良者，贪暴始戢。始陈瓒以郡应张世杰，民多战死者，至是，吏援例将籍其产，泽语吏曰：“国家至仁，诛止陈瓒，从瓒者犹蒙宥，民奈何连坐?必轿□钤唬骸懊癫恍亿次蟠映颅懼铮□岸匪牢藓笳撸□涮锫□卟□ 8. □渥逡觯□兴疚匏□搿！崩舨荒苣妫□酥埂 5 苯□衔炊ǎ□猎羲□谟兄□□褡韵嗍参椋□Ｎ老缋铩＜笆逼剑□惺∫榧□□□□舷滦谛冢□蟀仔惺＝唬骸肮□□巧伲□窦□褚允旧伲□撬□园卜床嘁病Ｇ业奔□咧冢□窕蛴兴□摹！币樗旄瘛Ｔ笥中搜□＃□俪だ霞爸钌□惨蘧□澹□邢缫□评瘢□钥の哦□街□Ｐ嘶□屎哦嗍浚□肯讨□蚰剑□栽笥氤Ｙ颉 7. 揭遣⑫は耢粲谘ч佟？

至元二十一年，调永州路判官。湖广平章政事要束木贪纵淫虐，诛求无厌。或妄言初归附时，州县长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敛银，将输之官，银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责民自实，使者旁午，随地置狱，株连蔓引，备极惨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载道，所获不赀，要束木尽掩有之。有使至永，泽戒吏美供帐，丰酒食，务顺适其意。使者感愧，无所发其毒，因间以利害晓之，一郡由是获安，是岁，盗起宝庆、武岗，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泽讨平之，俘获五百余人，简出其诖误者百有五十人，上书言状，诛其首恶者三十一人，余得减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议考校钱谷，天下骚动。泽叹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计行? Ｒ□□九□唬骸翱す□□肝薏辉鱿郏□乐莺挝□啦蝗唬〈酥彼锔□幸衅洳疟媛□遥□骄邢抵□□撬啦皇鸵病！泵髂辏□ 8 绨埽□□□痉□铮□笫嫉檬汀?

二十九年，湖广平章政事阔里吉思荐泽才堪将帅，以行省员外郎从征海南黎。黎人平，军还，上功，授广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并左右两江道归广西宣慰司，置都元帅府，泽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两江荒远瘴疠，与百夷接，不知礼法，泽作《司规》三十有二章，以渐为教，其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厩置二十二所，以纾民力。岁饥，上言蠲其田租，发象州、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发，乃上其事。时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邕管徼外蛮数为寇，泽循行并徼，得厄塞处，布画远迩，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余户，置雷留那扶十屯，列营堡以守之。陂水垦田，筑八堨以节潴泄，得稻田若干亩，岁收谷若干石为军储，边民赖之。海北元帅薛赤干赃利事觉，行省檄泽验治。泽驰至雷州，尽发其奸赃，纵所掠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数千头，金银器物称是，海北之民欣忭相庆。

御史台言：乌古孙泽奉使知大体，如汲长孺；为将计万全，如赵充国。可属大任。”诏擢为海北海南廉访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后遂计月受之，泽视事三月，民输租计米五百石，泽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后其食。吾莅政日浅，而受禄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余悉委学官，给诸生以劝业。常曰：“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人皆言之，泽不以为意也。

雷州地近海，潮汐啮其东南，陂塘碱，农病焉。而西北广衍平衮，宜为陂塘，泽行视城阴，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门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筑大堤，堨三溪潴之，为斗门七，堤堨六，以制其赢耗；酾为渠二十有四，以达其注输。渠皆支别为闸，设守视者，时其启闭，计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潟并为膏土。民歌之曰：“舄卤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我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

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有芝五色产于宪司之澄清堂，士民以为泽之所致。以母年逾八十，求归养长沙。岁余，母丧，泽以哀毁卒。妻杜，以夫死，饮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复食。泽积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谥正宪。

子良祯，仕至中书右丞，以功名终。

○赵炳

赵炳，字彦明，惠州滦阳人。父弘，有勇略，国初为征行兵马都元帅，积阶奉国上将军。炳幼失怙恃，鞠于从兄。岁饥，往平州就食，遇

盗，欲杀之，兄解衣就缚。炳年十二，泣请代兄，盗惊异，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勋阀之子，侍世祖于潜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抚间，以炳为抚州长，城邑规制，为之一新。己未，王师伐宋。未几，北方有警，括兵敛财，燕蓟骚动。王师北还，炳远迓中途，具以事闻，追所括兵及横敛财物，悉归于民，世祖嘉其忠。

中统元年，命判北京宣抚司事。北京控制辽东，番夷杂处，号称难治。时参知政事杨果为宣抚使，闻炳至，喜曰："吾属无忧矣。"三年，括北京鹰坊等户丁为兵，蠲其赋，令炳总之。时李璮叛，据济南，炳请讨之。国兵围城，炳将千人独当北面，有所俘获，即纵遣去，曰："胁从之徒，不足治也。"济南平，入为刑部侍郎，兼中书省断事官。时有携妓登龙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几，其人死，其子犯跸诉冤，诏让之，炳曰："臣执法尊君，职当为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谓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改枢密院断事官。济南妖民作乱，赐金虎符，加昭勇大将军、济南路总管。炳至，止罪首恶，余党解散。岁凶，发廪赈民，而后以闻，朝廷不之罪也。迁辽东提刑按察使，辽东闻其来，豪猾屏迹。

至元九年，帝念关中重地，风俗强悍，思得刚鲠旧臣以临之，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敛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盐赋给王府经费，岁久，积逋二十余万缗，有司追理，仅获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密启王曰："十年之逋，责偿一日，其孰能堪！与其裒敛病民，孰若惠泽加于民乎?蓖跎破溲裕□崦□庹鳌；嵬醣狈ィ□□跃T滓荒曛□吵渚□剩□□辞朐唬骸八□麇涂危□阕艟□茫□纱□旮常□运彰窳A！绷钕拢□孛翊笤谩Ｊ□哪辏□诱蚬□辖□□□参魍跸唷Ｍ醺□□泳T祝□尼懔□躺剑□暌晕□！Ｍ跫缺狈ィ□□淌卣吖孤遥□□跃T茁时□□叮□□霸傺□□□袷谑住Ｊ□迥甏海□□淘俾遥□刺制街□Ｍ趸棺员保□紊驼焦Γ□愦陀屑印Ｊ撬晔□辉拢□蹀啊?

十六年秋，被旨入见便殿，帝劳之曰："卿去数载，衰白若此，关中事烦可知已。"询及民间利病，炳悉陈之，因言王薨之后，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恣为不法。帝卧听，遽起曰："闻卿斯言，使老者增?！币□陨献鹇礓□８闹蟹畲蠓颉□参魍跸啵□嫔挛魑迓肺魇袼拇□纬掏吞锸拢□嘀叭绻剩□戳畛舜□呻肥故□送□寸□取Ｖ猎蜱□偎猛踔迹□氡□铮□毡□捩矍糁□Ｊ彼猛踔□□蹋□惚□扔谄搅贡贬轻忌剑□舯找嫜稀１□尤嗜偎哂谏希□蹿□□潭□顺坻涠□鳎□驯□□倚电□迟衫础ｇ□攘羰拐撸□硪跃疲□惹踩硕颈□谄搅褂□小Ｆ湟剐窃桑□猩□缋祝□晡迨□牛□凳□吣耆□乱病

5畚胖□□□绿驹唬骸笆□伊汲迹　倍硇电□劝儆嗳酥粒□矍作段剩□〉闷淝椋□雀鞣□迹□□嗜偈秩戌□⑹逶朴诙□牵□□浼乙愿度嗜佟H嗜僭唬骸安还泊魈熘□耍□□钪□铮□匀∮诿瘢□稳淌苤□　钡凵浦□□鸫统□□蚨□□灏夔牛□□紊ゾ摺9□□芍疲□揸绯枷吕瘢□鞘舛饕病A□拢□□□□□□卦□惺樽筘□□种翼□?

子六人：仁显，早亡。次仁表，仁荣，仁旭，仁举，仁轨。仁荣仕至中书平章政事；余俱登显仕。

列传第五十一

○杨恭懿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乱，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硃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父没，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居丧尽礼。宣抚司、行省以掌书记辟，不就。

至元七年，与许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书左丞，日于右相安童前称誉恭懿之贤，丞相以闻。十年，诏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书，俾如汉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为书致命，乃至京师。既入见，世祖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继又亲询其乡里、族氏、师承、子姓，无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军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奏之，帝善之。会北征，恭懿遂归田里。

十六年，诏安西王相敦遣赴阙。入见，诏于太史院改历。十七年二月，进奏曰："臣等遍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旧仪难用，而新者未备，故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行周天，其详皆未精察。今权以新仪木表，与旧仪所测相较，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与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极之高下，昼夜刻长短，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历者，附会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习，顾亦无愧。然必每岁测验修改，积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专其职，测验良久，无改岁之事矣。"又《合朔议》曰：

日行历四时一周，谓之一岁；月逾一周，复与日合，谓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谓合朔。自秦废历纪，汉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间，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测验时刻亦鲜中。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进《元嘉历》，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时以异旧法罢之。梁虞广刂造《大同历》，隋刘焯造《皇极历》，皆用定朔，为时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始得行。贞观十九年，四月频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

朔。李淳风造《麟德历》，虽不用平朔，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又希合当世，为进朔法，使无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历》，谓“天事诚密，四大三小何伤。”诚为确论，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历，一依前贤定论，推算皆改从实。今十九年历，自八月后，四月并大，实日月合朔之数也。

详见《郭守敬传》。是日，方列跪，未读奏，帝命许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劳也。”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

十八年，辞归。二十年，以太子宾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馆学士、领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议中书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父良，金末为中山府掾，时民遭乱后，多以诖误系狱，良前后所活数百人。已而弃去吏业，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忠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磁之紫金山。

癸丑，秉忠荐之世祖，召见于六盘山，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擢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敕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初，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为书以进。世祖尝令恂讲解，且命太子受业焉。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况兼领中书、枢密之政，诏条所当遍览，庶务亦当屡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进，军官害人，改用之际，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变乱之余，吾不之疑，则反覆化为忠厚。”帝深然之。

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又以辽、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区别其善恶，论著其得失，上之。裕宗问以心之所守，恂曰：“许衡尝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诏择勋戚子弟，使学于恂，师道卓然。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乃

以诸生属之许衡，及衡告老而去，复命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

帝以国朝承用金《大明历》，岁久浸疏，欲厘正之，知恂精于算术，遂以命之。恂荐许衡能明历之理，诏驿召赴阙，命领改历事，官属悉听恂辟置。恂与衡及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历书四十余家，昼夜测验，创立新法，参以古制，推算极为精密，详在《守敬传》。十六年，授嘉议大夫、太史令。十七年，历成，赐名《授时历》，以其年冬颁行天下。

十八年，居父丧，哀毁，日饮勺水。帝遣内侍慰谕之。未几，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屡遣医诊治，及葬，赙钞二千贯。后帝思定历之功，以钞五千贯赐其家。延祐二年，赠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国、定国公，谥文肃。

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学。裕宗尝召见，语之曰："汝父起于书生，贫无赀蓄，今赐汝钞五千贯，用尽可复以闻。"恩恤之厚如此。宽由保章正历兵部郎中，知蠡州。宾由保章副累迁秘书监。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学。

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巧思绝人。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兰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氵甸盘浅风浪远转之患。其二，顺德达泉引入城中，分为三渠，灌城东地。其三，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自小王村经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可灌田三千余顷。其五，怀、孟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灌田二千余顷。每奏一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授提举诸路

河渠。四年，加授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从张文谦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兴者，一名唐来，其长四百里，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长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守敬更立闸堰，皆复其旧。二年，授都水少监。守敬言："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颜南征，议立水站，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

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浸以后天，议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命文谦与枢密张易为之主领裁奏于上，左丞许衡参预其事。守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高爽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又以为天枢附极而动，昔人尝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极仪。极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浑天象。象虽形似，莫适所用，作玲珑仪。以表之矩方，测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仪。古有经纬，结而不动，守敬易之，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窥几。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作星晷定时仪。又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与上诸仪互相参考。

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及奏进仪表式，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硃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十七年，新历告成，守敬与诸臣同上奏曰：

臣等窃闻帝王之事，莫重于历。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尧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爰及三代，历无定法，周、秦之间，闰余乖次。西汉造《三统历》，百三十年而后是非始定。东汉造《四分历》，七十余年而仪式方备。又百二十一年，刘洪造《乾象历》，始悟月行有迟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纪甲子历》，始悟以月食冲检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历》，始悟太阳有岁差之数，极星去不动处一度余。又五十二年，张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五星有迟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刘焯造《皇极历》，始悟日行有盈缩。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历》，颇采旧仪，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风造《麟德历》，以古历章蔀元首分度不齐，始为总法，用进朔以避晦晨月见。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异。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历》，始悟日食有气、刻、时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辅造《纪元历》，始悟食甚泛余差数。以上计千一百八十二年，历经七十改，其创法者十有三家。

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圣朝专命臣等改治新历，臣等用创造简仪、高表，凭其测实数，所考正者凡七事：

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后，依每日测到晷景，逐日取对，冬至前后日差同者为准。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各减《大明历》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应准。二曰岁余。自《大明历》以来，凡测景、验气，得冬至时刻真数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时合用岁余。今考验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岁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为今历岁余合用之数。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奇。仍凭每日测到太阳躔度，或凭星测月，或凭月测日，或径凭星度测日，立术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与月食相符。四曰月离。自丁丑以来至今，凭每日测到逐时太阴行度推算，变从黄道求入转极迟、疾并平行处，前后凡十三转，计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历》入转后天。又因考验交食，加《大明历》三十刻，与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来，凭每日测到太阴去极度数，比拟黄道去极度，得月道交于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

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时刻，与《大明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汉《太初历》以来，距度不同，互有损益。《大明历》则于度下余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牵就，未尝实测其数。今新仪皆细刻周天度分，每度分三十六分，以距线代管窥，宿度余分并依实测，不以私意牵就。七曰日出入昼夜刻。《大明历》日出入夜昼刻，皆据汴京为准，其刻数与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得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极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

所创法凡五事：一曰太阳盈缩。用四正定气立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极差积度，比古为密。二曰月行迟疾。古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万分日之八百二十分为一限，凡析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其迟疾度数逐时不同，盖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相乘，今依算术句股弧矢方圜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积差，差率与天道实吻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句股为法，求每日去极，与所测相符。五曰白道交周。旧法黄道变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浑比量，得月与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拟以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为??

十九年，恂卒。时历虽颁，然其推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尚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篇类，整齐分杪，裁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继为太史令，遂上表奏进。又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测验书，有《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并藏之官。

二十八年，有言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山而上，可至开平；有言泸沟自麻峪可至寻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视，滦河既不可行，泸沟舟亦不通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原，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甕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帝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

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至是皆罢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大悦，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守敬又言：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霸河接，且立闸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志不就而罢。三十一年，拜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可。"执政吝于工费，以其言为过，缩其广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成宗谓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独守敬不许其请。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为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杨桓

杨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弱冠为郡诸生，一时名公咸称誉之。中统四年，补济州教授，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奉敕撰《仪表铭》《历日序》，文辞典雅，赐楮币千五百缗，辞不受。迁秘书监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监察御史。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桓辨识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乃顿首言曰："此历代传国玺也，亡之久矣。今宫车晏驾，皇太孙龙飞，而玺复出，天其彰瑞应于今日乎?奔次□氖鲧羰寄□□钌嫌诨杖试Ｊ乜屎蟆?

成宗即位，桓疏上时务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亲享太庙，备四时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见群臣，访问时政得失；五曰诏儒臣以时侍讲；六曰设太学及府州儒学，教养生徒；七曰行诰命以褒善叙劳；八曰异章服以别贵贱；九曰正礼仪以肃宫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内外冗员；十一曰讲究钱谷以裕国用；十二曰访求晓习音律者以协太常雅乐；十三曰国子监不可隶集贤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试补六部寺监及府州司县吏；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者；十七曰定婚姻聘财；十八曰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十九曰复笞杖以别轻重之罪；二十曰郡县吏自中统前仕宦者，宜加优异；二十一曰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疏奏，帝嘉纳之。

未几，升秘书少监，预修《大一统志》。秩满归兖州，以赀业悉让弟楷，乡里称焉。大德三年，以国子司业召，未赴，卒，年六十六。

桓为人宽厚，事亲笃孝，博览群籍，尤精篆籀之学。著《六书统》、《六书溯源》、《书学正韵》，大抵推明许慎之说，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杨果

杨果，字正卿，祁州蒲阴人。幼失怙恃，自宋迁亳，复徙居许昌，以章句授徒为业，流寓轗轲十余年。金正大甲申，登进士第。会参政李蹊行大司农于许，果以诗送之，蹊大称赏，归言于朝，用为偃师令。到官，以廉干称，改蒲城，改陕，皆剧县也。果有应变材，能治烦剧，诸县以果治效为最。

金亡，岁己丑，杨奂征河南课税，起果为经历。未几，史天泽经略河南，果为参议。时兵革之余，法度草创，果随宜赞画，民赖以安。世祖中统元年，设十道宣抚使，命果为北京宣抚使。明年，拜参知政事。及例罢，犹诏与左丞姚枢等日赴省议事。至元六年，出为怀孟路总管，大修学庙。以前尝为中书执政官，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谥文献。

果性聪敏，美风姿，工文章，尤长于乐府，外若沉默，内怀智用，善谐谑，闻者绝倒。微时，避乱河南，娶羁旅中女，后登科，历显仕，竟与偕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称之。有《西庵集》，行于世。

王构

王构，字肯堂，东平人。父公渊，遭金末之乱，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渊独誓死守坟墓，伏草莽中，诸兄呼之不出，号恸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终。

构少颖悟，风度凝厚。学问该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词赋中选，为东平行台掌书纪。参政贾居贞一见器重，俾其子受学焉。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遣丞相伯颜伐宋，先下诏让之，命构属草以进，世祖大悦。宋亡，构与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馆图籍、太常天章礼器仪仗，归于京师。凡所荐拔，皆时之名士。十三年秋，还，入觐，迁应奉翰林文字，升修撰。丞相和礼霍孙由翰林学士承旨拜司徒，辟构为司直。时丞相阿合马为盗击死，世祖亦悟其奸，复相和礼霍孙，更张庶务，构之谋画居多。历吏部、礼部郎中，审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亲享太庙仪注。擢淮东提刑按察副使，召见便殿，亲授制书，

赐上尊酒以遣之。寻以治书侍御史召。属桑哥为相，俾与平章卜忽木检核燕南钱谷，而督其逋负。以十一月晦行，期岁终复命。明年春还，宿卢沟驿，度逾期，祸且不测，谓卜忽木曰："设有罪，构当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会桑哥死，乃免。有旨出铨选江西。入翰林，为侍讲学士。世祖崩，构撰谥册。

成宗立，由侍讲为学士，纂修实录，书成，参议中书省事。时南士有陈利便请搜括田赋者，执政欲从之。构与平章何荣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以疾归东平。久之，起为济南路总管。诸王从者怙势行州县，民莫敢忤视，构闻诸朝，徙之北境。学田为牧地所侵者，理而归之。官贷民粟，岁饥而责偿不已，构请输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国史，趣召赴阙，拜翰林学士承旨，未几，以疾卒，年六十三。

构历事三朝，练习台阁典故，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议，必咨访焉。喜荐引寒士，前后省台、翰苑所辟，无虑数十人，后居清要，皆有名于时。

子士熙，仕至中书参政，卒官南台御史中丞。士点，淮西廉访司佥事。皆能以文学世其家。

○魏初

魏初，字大初，弘州顺圣人。从祖璠，金贞佑三年进士，补尚书省令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论将相非人，及不当立德陵事，疏奏，不报。后复上言："国势危逼，四方未闻有勤王之举，陇右地险食足，其帅完颜胡斜虎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论大计。"大臣不悦而止。阅数月，胡斜虎兵不来，已无及，金主悔焉。金将武仙军次五垛山不进。求使仙者，或荐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给骑四人以从。至则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抚循招集，得数千人，推其中材勇者为帅长，仍制符印予之，以矫制自劾，金主谓其处置得宜。继闻仙率余众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谕之。或谗于仙，谓璠欲夺其军，仙怒，命士拔刃若欲鏦璠然，且引一吏与璠辨。璠不为动，大言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将军纵不加礼，奈何听谗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对耶！且将军跳山谷，而左右无异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无如将军者？不然，吾有死，无辱命。"仙不能屈。璠复激使进兵，不应。比还，金主已迁归德，复迁蔡州。金亡，璠无所归，乃北还乡里。庚戌岁，世祖居潜邸，闻璠名，征至和林，访以当世之务。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世祖嘉纳，后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林，年七十，赐谥

靖肃。

初，其从孙也，璠无子，以初为后。初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为文简而有法，比冠，有声。中统元年，始立中书省，辟为掾史，兼掌书记。未几，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会诏左丞许衡、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各陈经史所载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选进读之士，有司以初应诏。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询知初为璠子，叹奖久之，即授国史院编修官，寻拜监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台则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无所持循，宜参酌考定，颁行天下。"

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有不能酹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闻君犹天也，臣犹地也，尊卑之礼，不可不肃。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昨闻锡宴大臣，威仪弗谨，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纳之，仍谕侍臣自今毋复为此举。时襄樊未下，将括民为兵，或请自大兴始。初言："京师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讵宜骚动?彼烀饫ù笮吮□３跤盅裕骸熬芍疲□２喂僦钪荽淌罚□先稳□眨□僖蝗俗源□？龇缂椭□坝氤Ｔ币欤□胱约嗖煊□贰□床焖竟伲□谌我凰辏□骶僖蝗俗源□□□俨坏保□蟹＃□晃┼祈路缃冢□嗫晌□□萌恕！彼炀偃芭└笔沽跣□源□３鲑萆挛魉拇ò床焖臼拢□□挛骱佣□床旄笔梗□胛□问槭逃□贰Ｓ忠允逃□沸杏□诽云掠谘镏荩□□□靼床焓梗□罢靼菔逃□贰Ｐ刑Ｔ平□担□鑫□胸□□洌□炅□□弧?

子必复，集贤侍讲学士。

○焦养直

焦养直，字无咎，东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称。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宝郎为典瑞监，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有以养直荐者，帝即命召见，敷对称旨，以真定路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监。二十四年，从征乃颜。二十八年，赐宅一区。入侍帷幄，陈说古先帝王政治，帝听之，每忘倦。尝语及汉高帝起自侧微，诵所旧闻，养直从容论辨，帝即开纳，由是不薄高帝。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养直进讲《资治通鉴》，因陈规谏之言，诏赐酒及钞万七千五百贯。二年，赐金带、象笏。三年，迁集贤侍讲学士，赐通犀带。七年，诏傅太子于宫中，启沃诚至，帝闻之，大悦。八年，代祀南海。九年，进集贤学士。十一年，升太子谕德。至大元年，授集贤大学士，谋议大政悉与焉。告老归而卒，赠资德大夫、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谥文靖。

子德方，以廕为兴国路总管府判官。

○孟攀鳞

孟攀鳞，字驾之，云内人。曾祖彦甫，以明法为西北路招讨司知事。有疑狱当死者百余人，彦甫执不从，后三日得实，皆释之。祖鹤、父泽民，皆金进士。攀鳞幼日诵万言，能缀文，时号奇童。金正大七年，擢进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讨使。岁壬辰，汴京下，北归居平阳。丙午，为陕西帅府详议官，遂家长安。世祖中统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国史。至元初，召见，条陈七十事，大抵劝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庙，制礼乐，建学校，行科举，择守令以字民，储米粟以赡军，省无名之赋，罢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统于六部，纪纲制度悉由中书，是为长久之计。世祖悉嘉纳之，咨问谆谆。后论王百一、许仲平优劣，对曰："百一文华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经传道，可为后学矜式。"帝深然之。又尝召问宗庙、郊祀仪制，攀鳞悉据经典以对。时帝将视祀，诏命攀鳞会太常议定礼仪，攀鳞夜画郊祀及宗庙图以进，帝皆亲览焉。复以病请西归，帝令就议陕西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上护军、平原郡公，谥文定。

○尚野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满城。野幼颖异，祖母刘，厚资之使就学。至元十八年，以处士征为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年，兼兴文署丞，出为汝州判官，廉介有为，宪司屡荐之。二十八年，迁南阳县尹。初至官，狱讼充斥，野裁决无留滞，涉旬，遂无事。改怀孟河渠副使，会遣使问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隶有司，不宜复置河渠官。"事闻于朝，河渠官遂罢。大德六年，迁国子助教。诸生入宿卫者，岁从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孙始命野分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给之，上都分学自野始。俄升国子博士，诲人先经学而后文艺，每谓诸生曰："学未有得，徒事华藻，若持钱买水，所取有限，能自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胜用矣。"时学舍未备，野密请御史台，乞出帑藏所积，大建学舍以广教育。仁宗在东宫，野为太子文学，多所裨益，时从宾客姚燧、谕德萧渼入见，帝为加礼。至大元年，除国子司业，近臣奏分国学西序为大都路学，帝已可其奏，野谓国学、府学混居，不合礼制，事遂寝。四年，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诏野赴吏部，试用阴补官，野多所优假。或病其太宽，野曰："今初设此法，冀将来者习诗书、知礼义耳，非必责效目前也。"众乃服。皇庆元年，升翰林侍讲学士。延祐元年，改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二年夏，移疾归满城，四方来学者

益众。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赠通奉大夫、太常礼仪院使、护军，追封上党郡公，谥文懿。

野性开敏，志趣正大，事继母以孝闻，文辞典雅，一本于理。

子师易，蕲州路总管府判官。师简，中奉大夫、奎章阁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

○李之绍

李之绍，字伯宗，东平平阴人。自幼颖悟聪敏，从东平李谦学。家贫，教授乡里，学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实录》，征名儒充史职，以马绍、李谦荐，授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直学士姚燧欲试其才，凡翰林应酬之文，积十余事，并以付之。之绍援笔立成，并以稿进。燧惊喜曰："可谓名下无虚士也。"大德二年，闻祖母疾，辞归。复除编修官，升将仕郎。六年，升应奉翰林文字。七年，迁太常博士。九年，丁母忧，累起复，终不能夺。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升承事郎。四年，升承直郎、翰林待制。皇庆元年，迁国子司业。延祐三年，升奉政大夫、国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为心。四年十二月，升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学士，复以疾还。七年，召为翰林直学士。至治二年，升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三年，告老而归。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

子勖，廕父职，同知诸暨州事。

之绍平日自以其性遇事优游少断，故号果齐以自励。有文集藏于家。

列传第五十二

○张禧

张禧，东安州人。父仁义，金末徙家益都。及太宗下山东，仁义乃走信安。时燕蓟已下，独信安犹为金守，其主将知仁义勇而有谋，用之左右。国兵围信安，仁义率敢死士三百，开门出战，围解，以功署军马总管。守信安逾十年，度不能支，乃与主将举城内附。率其部曲从宗王合丑平定河南，授管军元帅。后攻归德，飞矢入口，折其二齿，镞出项后，卒，赐爵县侯。

禧年十六，从大将军阿术鲁南攻徐州、归德，复从元帅察罕攻寿春、安丰、庐、滁、黄、泗诸州，皆有功。禧素峭直，为主将所忌，诬以他罪，欲置之法。时王鹗侍世祖于潜邸，禧密往依之，鹗请左丞阔阔荐禧与其子弘纲俱入见。岁己未，从世祖南伐，济江，与宋兵始接战，即擒其一将。进攻鄂州，诸军穴城以入，宋树栅为夹城于内，入战者辄不利，乃命以厚赏募敢死士。禧与子弘纲俱应募，由城东南入战，将至城下，帝悯其父子俱入险地，遣阿里海牙谕禧父子，止一人进战。禧所执枪中弩矢而折，取弘纲枪以入，破城东南角。有逗留不进者十余人，立城下，弘纲复夺其枪入。转战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矢镞贯腹，闷绝复苏，曰："得血竭饮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命取血竭，遣人往疗之。疮既愈，复从大将纳剌忽与宋兵战于金口、李家洲，皆捷。

世祖即位，赐金符，授新军千户。三年，从征李璮。时宋乘璮叛，遣夏贵袭取蕲县、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贵走，尽复诸城。至元元年，升唐邓等州卢氏保甲丁壮军总管。宋侵均州，总管李玉山败走，帝命禧代之。三年，与宋将吕文焕战于高头赤山，乘胜复均州。四年，改水军总管，益其军二千五百，令习水战。五年，从攻襄樊。六年七月，夏贵率兵援襄阳，禧从元帅阿术战，却之。八年，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战舰千余艘来援。元帅阿术命禧率轻舟，夜衔枚入其阵中，插苇以识水之深浅。及还，阿术即命禧率四翼水军进战，宋兵溃，追至浅水，夺战舰七十余艘。九年，攻樊城，焚其串楼，败宋将张贵于鹿门山。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橛于水中，今断锁毁橛，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行省用其计，乃破樊城，而襄阳继降。帝遣使录诸将功，授宣武将军、水军万户，佩金虎符，丞相伯颜因命禧为水军先锋。

十二年，败宋将孙虎臣于丁家洲，寻移屯黄池，以断宋救兵。九月，从阿术与宋都统姜才战，有功，加信武将军。十三年，从下温、台、福建。十四年，加怀远大将军、江阴路达鲁花赤、水军万户。十六年，入朝，进昭勇大将军、招讨使。十七年，加镇国上将军、都元帅。时朝廷议征日本，禧请行，即日拜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与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师，泛海东征。至日本，禧即舍舟，筑垒平湖岛，约束战舰，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风涛触击。八月，飓风大作，文虎、庭战舰悉坏，禧所部独完。文虎等议还，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也，曷若乘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文虎等不从，曰："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禧乃分船与之。时平湖岛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弃之?彼煜ㄊ□壑兴□新砥呤□ィ□约闷浠埂Ⅴ辆┤Γ□幕5.冉曰褡铮□□烂狻Ⅴ雍敫佟?

弘纲字宪臣，年十八，父禧为主将所诬，系狱，将杀之，弘纲直入狱中，狱卒并系之。弘纲佯狂谑笑，守者易之，既寝，遂与其父逸去。后从其父攻城徇地，屡有功，自昭信校尉、管军总把，佩银符，换金符，为千户，升总管、广威将军、招讨副使，加定远大将军、招讨使，袭镇江阴。盗起安吉，弘纲率兵往捕，未逾旬，擒之。从参政高兴破建德溪寨诸贼，后赐三珠虎符，授昭勇大将军、河南诸翼征行万户。从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国，师次八番，与叛蛮宋隆济等力战而殁。赠宣忠秉义功臣、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齐郡公，谥武定。

子汉，当袭职，让其弟鼎。汉后为监察御史，累官至集贤直学士。鼎，袭江阴水军万户。

贾文备

贾文备，字仲武，祁州蒲阴人。父辅，仕金为祁州刺史。武仙惮辅胆略，密令所亲图之。辅以众归太祖，诏隶张柔，以兵攻蠡州、庆都、安平、束鹿诸县，皆下之。柔开帅府于满城，命辅行元帅府事于祁州。从定山东，迁左副元帅。柔将兵在外，辅常居守，累功改行军千户，赐金符，寻领顺天河南等路军民万户，卒。文备袭父千户职，张柔命屯三汊口，备宋兵。宋以云梯二十余来攻，文备率兵鏖战，却之，宪宗赐弓矢银盂。岁乙卯，复令袭父左副元帅职，兼领顺天路。中统二年，升开元府路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使，佩金虎府。三年，迁开元东京懿州等处宣慰使。四年，改授万户，领张柔所部军，屯亳州。宋兵时钞掠淮甸，文备战却之。至元二年，加昭勇大将军、真定路总管，兼府尹。六年，

调卫辉路总管。七年，授西蜀成都统军，以疾不赴。八年，授宿州万户，寻改河南等路统军，围襄樊。九年，移蔡州，兼水陆漕运。宋兵时掠粮饷，文备败之，并夺其船。诏罢统军，文备入觐，赐弓矢、金鞍、锦衣、白金。十一年，复授万户、汉军都元帅，领刘整军，驻亳州。宋将夏贵知亳无备，盛引兵来袭，文备出奇邀击，大破之，帝赐金鞍、金织、文段、白金。

丞相伯颜伐宋，文备领左翼诸军以从，抵郢州。宋筑二城夹江，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中，陈兵两岸，军不得进。文备泛舟，由沦河径出大江，攻武矶堡。乃从阿术先渡江，大军继之，遂取鄂、汉，以功赐白金，加昭毅大将军，守鄂州。十二年，从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下。文备冒锋镝，砲伤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战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转运判官钟蜚英等以城降。十三年，加昭武大将军，守潭州。十四年，衡、永、郴等郡寇发，文备悉讨平之。十五年，进镇国上将军、湖南道宣慰使，徇琼崖等州及广东濒海诸城，追宋卫王昺。十六年，召还，拜淮东宣慰使，加金吾上将军，镇庆元。十八年，复授都元帅。二十年，改江东宣慰使，讨建宁盗黄华。二十二年，拜荆湖占城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二十三年，改湖广行省参知政事。二十四年，致仕。后十七年，以疾卒。延祐四年，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谥庄武。

○解诚

解诚，易州定兴人，善水战，从伐宋，设方略，夺敌船千计，以功授金符、水军万户，兼都水监使。焦湖之战，获战舰三百艘。宋以舟师来援，诚据舟厉声呵之，援兵不敢动，急移舟抵岸，乘势追杀之，夺其军饷三百余斛。既又从攻安丰、寿、复、泗、亳诸州，俱有功。又从下云南大理国，以功赐金虎符。从攻鄂，夺敌舰千余艘，杀溺敌军甚众。世祖嘉其功，尝降制奖之。至元三十年，卒，赠推忠宣力功臣、龙虎卫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上护军，追封易国公，谥武定。

子汝楫袭，从讨李璮，平宋，累获功赏，卒，赠推忠效节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易国公，谥忠毅。

子帖哥袭，从征广西，下静江府，改授水军招讨使。寻复为万户，从征交趾，有功，升广东道宣慰使，卒，赠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平阳郡公，谥武宣。

子世英，由监察御史迁山南江北道佥事。

○管如德

管如德，黄州黄陂县人。父景模，为宋将，以蕲州降，授淮西宣抚使。如德为江州都统制，至元十二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尝被俘虏，思其父，与同辈七人间道南驰，为逻者所获，械送于郡。如德伺逻者怠，即引械击死数十人，各破械脱走，间关万里达父所。景模喜曰：“此真吾兒也?敝潦牵□腙睿□雷嫘υ唬骸笆切⑮诟刚撸□刂矣谖乙印！币蝗眨□谝郧抗□□□绲乱宰笫旨嫖眨□沂窒ひ□□□□墼唬骸暗梦奚巳瓯酆酰亢笪愀慈唬 背4.恿裕□龃蠊担□聿豢稍剑□绲录唇庖赂《桑□圩持□□墒浅莆□味迹□完阌配住5畚剩骸拔液我缘锰煜拢□魏我酝觯俊比绲露栽唬骸氨菹乱愿5率ぶ□O宸□□窝屎硪玻□屎肀蝗□□煌龊问眩　钡墼唬骸吧啤！钡塾置□肮□椋□唬骸跋俺桑□蔽□扪灾□！币蝗眨□塾锶绲略唬骸半拗翁煜拢□叵□嗣□□灿凶镎弑亓蠲娑栽偎模□□狄捕□笞镏□□侨缢稳□樯萌ǎ□槠□绞□旨瓷比艘病H甑□恍姆钪埃□憔寮杉抵□凇！笔诤□闭刑质梗□芄鼙静烤□恚□褰鸹7.□?

是年六月，丞相阿术南攻宋。如德以军为前锋，至扬州扬子桥，与宋战，昼夜不息，如德先登陷阵，擒其帅张都统等，宋军遂溃。七月，进军焦山江上，复大战，夺宋帅夏都统牌印衣甲及饷军海船，悉送阿术所。事闻，帝命赏之。军至镇江，如德招安诸郡，守将皆望风降附。丞相伯颜取临安，复选能招诸郡者，众推如德，如德衔命往喻，绍兴诸郡皆下。初，世祖以宝刀赐如德，及与敌战，刀刃尽缺。宋平，入觐，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赐刀，从军以来，刀缺如是矣。”帝嘉其朴。

十二年，迁浙西宣慰使，上时政五条：一曰立额薄征；二曰息兵怀远；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设官制禄。时法制未备，仕多冗员，又方用兵日本倭国，而军民之官，廪禄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权臣抑不得上。二十年，丞相阿塔海命驰驿奏出征事，入见，世祖问曰：“江南之民，得无有二心乎？”如德对曰：“往岁旱涝相仍，民不聊生，今累岁丰稔，民沐圣恩多矣，敢有贰志！使果有贰志，臣曷敢饰辞以欺陛下乎?钡凵破溲裕□矣髦□唬骸鞍⑺□S形醇罢撸□渖聘ǖ贾□□械弊辔耪撸□湮鸬□停□顺劢葑阒□恚□锤嬗陔蕖！?

二十四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破豪猾，去奸吏，居民大悦。是时赣、汀二州盗起，如德指挥诸将讨平之，其胁从者多所全宥。二十六

年，迁江西行尚书省左丞，时钟明亮以循州叛，杀掠州县，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统四省兵讨之。诸将欲直捣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于转输，介胄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为功，吾不为也。”于是遣使喻以祸福，贼感如德诚信，即拥十余骑诣赣州石城县降。平章政事奥鲁赤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杀明亮，如德闻之曰：“皇元仁厚，未尝杀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蹦晁氖□兴模□溆诰□□□□餍惺∽筘□(2)讲□す□□治湎濉?

子九，淳祖，积官中顺大夫、龙兴路富州尹。

○赵匣剌

赵匣剌者，始以父任为千户，佩金符。中统三年，守东川。四年，宋夏贵以兵侵虎啸山寨，元帅饮察遣匣剌率兵往御之，贵败走，追至新明县，斩首三十余级。宋刘雄飞以兵犯青居山旧府，匣剌与战于都尉坝，败之，斩首二十余级。钦察攻钓鱼山，遣匣剌以兵千五百人略地至南坝，击败宋军，生获军士五十七人，老幼三百四十人。从攻大良平，宋昝万寿运粮至渠江之鹅滩，匣剌邀击之，斩首五十余级，宋兵大败。匣剌亦被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匣剌神色不为动。

至元三年，为东川路先锋使。四年，元帅拜答攻开州，至万宝山，遣匣剌以兵五百人击宋军，生获四十人。五年，兼管京兆、延安两路新军，戍东安、虎啸山两城。宋杨立以兵护粮，送大良平，匣剌察知之，遂率所部兵与立战于三重山，斩首百五十级，擒获四十余人。立败走，弃其粮千余石，因尽夺其甲仗旗帜而还。

六年，行院遣匣剌攻钓鱼山之沙市，焚其敌楼。从左丞曲力吉思等入朝，诏赏白金五十两，细甲一注。九年，统军合剌攻钓鱼山，时匣剌为先锋，领兵千人，略地至葛树坪，与宋兵遇，生获二十余人，斩首四十级。十年三月，复从行院合答攻钓鱼山之沙市，匣剌乘夜蚁附而登，杀其守兵，烧其积聚，生获二十余人以归。又击败宋将张珏兵于武胜军。行院新拔礼义山寨，命匣剌守之。十二年，率舟师会攻钓鱼山，战数有功。进围重庆，宋将赵安勒兵出战，匣剌迎击之，夜至二鼓，敌众大溃。行院以其功上闻，未报而疾作，乃遣往泸州治疾。至之夕，泸州复叛，匣剌舆疾出战，遂为其所获，与从者二十人皆死之。子世显，船桥副万户。

○周全

周全，其先汝宁光州人。仕宋为武翼大夫、广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总兵下江南，全率众来归，遂以行省檄遥授衡州知州。是年秋七月，入觐，赐金符，授明威将军，遥授泉州知州，兼管军千户。冬十月，从元帅宋都□下江西诸城邑。明年，进兵福建，宋制置使黄万石降。冬十月，从大军征广东，十一月，至韶州城下，严攻具，率勇士先登，与宋兵合战，斩馘甚众，杀其安抚使熊飞。十二月，以游骑巡广中，过灵星海石门，敌势甚张，全奋戈杀敌，乘胜夺其旗鼓，火其船。及诸军下广州，全功居多。十四年，从攻广西静江府，宋安抚李梦龙率众来降。其有负固不下者，悉战败之，夺敌舰以千计，杀敌溺死者无算，两广以平。第功，赐虎符，授管军总管。十五年，盗据赣州崖石山寨，全率兵讨平之，焚其寨。十七年，进广威将军、管军副万户，镇守龙兴。二十年，以疾去官。大德九年，卒，赠怀远大将军、南安寨兵万户府万户、轻车都尉，追封汝南郡侯。子祖瑞，袭职。

○孔元

孔元，字彦亨，真定人，骁勇有智略。岁丁酉，弃家从军，隶丞相史天泽麾下。戊戌，从取焦湖，围寿春，先登，拔其西堡。己亥，从征安丰，力战却敌。己酉，从围泗州，拔之。辛亥，从攻五堂山寨，俘其众以归。戊午，从攻樊城，亲王塔察兒命取樊西堡，元率死士挺枪大呼，击杀数百人，斩首十九级以献。中统元年，扈驾北征。二年，宣授管军总把。至元十一年，从伐宋，为前锋，所向克捷。十四年，进武略将军、管军千户。明年，还军北征，进武义将军、侍卫亲军千户，赐佩金符。又明年，国兵讨叛王失里木等，从行院别乞里迷失追其众至兀速洋而还。分军之半，扼其要害地，余众遂溃，获辎重牛马。帝大悦，赏赉甚厚，加宣武将军、右卫亲军总管。十九年，以疾卒。

子鹰扬袭，授昭信校尉、右卫亲军弩军千户，仍佩金符。至大元年，以疾卒。子成祖袭，延祐二年，卒。子那海袭。

○硃国宝

硃国宝，其先徐州人，后徙宝坻。父存器，历官至修内司使。尝夜行卢沟桥，获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请中分，存器笑而遣之。宪宗将攻宋，募兵习水战，国宝以职官子从军，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己未，世祖以兵攻鄂，国宝摄千户，率锐卒于中流与宋师鏖战，凡

十七战，诸军毕济。中统二年，授千户，佩银符。三年，围李璮于济南，佩金符，镇戍东海。从征襄阳，摄四翼镇抚，督造战舰，筑万山堡。至元十一年，拔沙洋，隳新城，皆与有力焉。初，师次江上，国宝请于丞相伯颜，愿当前锋，既而夺船二十艘以献，伯颜壮之。宋据上流，方舟数百，结为堡栅，伯颜指示曰："复能夺取是乎？"国宝即奋往破栅。既渡江，下鄂、汉。十二年，进兵临岳州，与宋兵战于岳之桃花滩，获其将高世杰，进昭信校尉、管军总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将军，统蒙古诸军，镇常德府，知安抚司事。时宋诸郡邑多坚守不下，国宝传檄招谕，逾月悉平，惟辰、沅、靖、镇远未下。宋将李信、李发结武冈洞蛮，分据扼寨，国宝击败之，其众退保飞山、新城。思、播蛮来援，国宝复与战，破之，擒张星、沈举等三百余人。进攻新城，获信、发等，献俘江陵。行省奏功，赐金虎符。十四年，会诸道兵攻广西静江，拔之，进秩管军万户，镇守梧州，领安抚司事。

十五年，加怀远大将军。初，宋临安之破也，张世杰挟二王由闽蹈海，众复滋蔓。时南恩、新州何华、张翼，举兵兴复，军势甚盛。国宝选精锐，击杀华、翼，擒其党二人，斩首万余级，俘五百余人、船七百艘，夺其兵器无算，降其将十余、军士二百、民三万余户。十六年，迁定远大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蜑贼连结郁林、廉州诸洞，恣行剽掠，国宝悉平之，磔尸高化，以惩反侧。任龙光等率所部五千户降。移琼州，立官程，更弊政，训兵息民，具有条制。南宁谢有奎负固不服，国宝开示信义，有奎感悟，以其属来归。于是黎民降者三千户，蛮洞降者三十所。十八年，破临高蛮寇五百人，招降居亥、番亳、铜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部将韩旺率兵略大黎、密塘、横山，诛首恶李实，火其巢，生致大钟、小钟诸部长十有八人，加镇国上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供给占城军饷，事集而民不扰。二十三年，迁广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入觐，帝慰劳之。二十五年，进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以军事至赣州，得疾，卒于传舍，年五十九。

子斌，袭职，累官加赐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帅。赟，上副万户，佩金虎符，镇福州。次鼎；次铉。

○张立

张立，泰安长清人。初隶严实麾下，略江淮有功，署为百户。岁戊午，宪宗征蜀，征诸道兵，立从行。次大荻山，宋人阻山为城，带江为池，恃以自固，立统锐卒，攻陷外堡，夺战船百余艘。复从攻钓鱼山，

有功，赐金帛。中统初，从世祖北征，还，授管军总把，赐银符，进侍卫军镇抚，换金符，改侍卫军千户。寻迁左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赐金虎符。十四年春，率步卒千人转粟赴和林，道出应昌。会酋帅畔换谋不轨，以射士三千踵其后，欲乘间夺其资粮。立觉其有异，急命环车为栅以备之。贼众已合，矢如雨下。初，立之发上都也，每车载二板，以备不虞。至是，建板于车，矢不能入，骑卒稍前，即以戈撞之，强弩继发，贼不得近。相持连日，乃解去。是岁，增置前后卫兵，进明威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赐双珠虎符，加昭勇大将军，以老乞退。

子圭袭。圭卒，子伯潜袭。

○齐秉节

齐秉节，字子度，滨州蒲台人。父圭，从严实攻归德、庐州，有功，授无棣县尹，摄征行千户，后兼总管，镇枣阳。中统三年，李璮以益都叛，征诸道兵进讨，枣阳精锐尽行，仅留羸卒千余。圭时摄万户府事，与宋襄、郢对垒。敌来觇虚实，圭城守周密，以东门外壕狭小可越，命浚之为备。宋将聂都统、陈总管果率兵万余抵城东门，以板渡壕，壕广，板不能及，圭率众力战，敌退走，城赖以完。事闻，赐金符，真授千户。至元三年，告老，举秉节自代。

秉节魁伟沉毅，涉猎书史，稍知兵法，袭父爵，仍镇枣阳。五年，从伐宋，筑新城白河口堡鹿门山，略地郢州大洪山黄仙洞，数著战功。七年，升上千户，权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至郢，荡舟由陆入江，攻武矶堡，擒宋将阎都统。十二年，国兵败宋贾似道、孙虎臣舟师于丁家洲，命秉节屯建康，与宋将赵淮战于西离山，追至溧阳，自辰及午，宋军乃退。八月，迁武义将军。十二月，从定太平、安庆诸郡，与宋将张咨议战于昆山，杀之。十四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时黄州复叛，令秉节往讨，斩余总辖于阵。十七年，授明威将军。二十三年，移镇饶州。安仁剧贼蔡福一叛，秉节与有司会兵讨之，擒福一，余党悉平。二十五年，升广威将军、枣阳万户府副万户。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二。子英袭。

○张万家奴

张万家奴，父札古带，事睿宗于潜? 4悠平鹩泄Γ□突7.□□诤佣□媳甭反□潘媛繁□矶甲芄芡蚧A 4游髡鳎□滦嗽□□Ъ味ǎ□庥诰□M蚣遗□□佣荚□T蟠鸹鹇痴魈郑□泄A V型扯□辏□佣荚□□NU入朝，授以父官。宋兵

入成都，从行院阿脱击破之。至元四年，帅师会立眉、简二州。从也速答兒攻泸州，大败宋军，杀伤过半，俘四十余人以归。七年，率诸军城张广平，与宋人战，斩首三百余级，获都统一人。从攻重庆，破朝阳寨，围嘉定，栅平康、太和、怀远诸寨，分兵以守之，且日出师，水陆接战，功居多。而诸将攻泸州，往往失利，乃诣阙请自任以攻取之效，许之。遂率舟师百五十艘，自桃竹滩至折鱼滩，分守江面，谨风火，严号令，约日进攻。先据神臂门，为梯冲登城，杀二百余人，斩关而入，遂拔之，加昭勇大将军。会围重庆，将其众断马湖江，分兵水陆往来为游徼，加昭毅大将军。以所部转饷成都及下流诸屯，寻迁招讨使。与都元帅药剌海讨亦奚不薛蛮，平之，进副都元帅。诏其子孝忠为船桥万户。以万家奴将四川、湖南兵征哈剌章。时云南恶昌、多兴、罗罗诸蛮皆叛，杀掠使者，劫夺人民，州郡莫能制，遂以其兵讨之，剿其众，民为之立祠。二十年，从征缅，战死之。云南王命其子保童将其军从征，入太公城，有功，袭副都元帅。又从征至甘州山丹，亦战死。

孝忠少从父军中，好攻战。至元十九年，从都元帅也速答兒讨亦奚不薛蛮，遇其众于会灵关，追至沙溪，败之。进攻龙家寨阿那关，克之，遂攻亦奚不薛营，大破之。又以八百人败阿永蛮于鹿札河，乘胜至打鼓寨，连破之。诸蛮平，以功赐金帛、弓矢、鞍辔，还军成都。二十二年，从讨乌蒙蛮。复击降大坝都掌、蚁子诸蛮，加明威将军。二十七年，诏从西征，至沙、瓜诸州，还，赐虎符，佥书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院罢，以本军万户镇成都，卒。

○郭昂

郭昂，字彦高，彰德林州人。习刀槊，能挽强，稍通经史，尤工于诗。至元二年，上书言事，平章廉希宪材之，授山东统军司知事，寻改经历，迁襄阳总军司，转沅州安抚司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余栅。播州张华聚众容山，昂率兵屠之，山徭、木猫、土獠诸洞尽降。十六年，以诸洞酋入朝，帝赐金绮衣、鞍辔，进安远大将军。徇沅州西南界，复新化、安仁二县，擒剧贼张虎，纵之曰："汝非吾敌，愿降即来，不然，吾复擒汝不难也。"明日，虎降，并其众三千余人，悉使归民籍。军还，众敛白金以献，一无所受。行至江陵，众复从致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令藏于库，以示诸将。二十六年，江西盗起，昂讨之，进逼南安明扬、上龙、岩湖、绿村、石门、雁湖、赤水、黑风峒诸蛮，立太平寨而还。会大饥，以贼酋家资分赈之。授万户，赐金虎符，镇抚州。未几，省檄昂赴广东监造战船，行至广东界，遇盗，移檄谕以祸福。广东素服其威信，及见其檄，即俱降。授广东宣慰使，卒，年六十

一。

子震，杭州路镇守万户。惠，佥江西廉访司事。豫，知宁都州。

○綦公直

綦公直，益都乐安人，世业农。至元五年，为益都劝农官。九年，为沂、莒、胶、密、宁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十年，赐金符，命造征日本战船于高丽。时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见，俾与乎不烈拔都等领兵，同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抵峡州青草滩，霖雨，不进，还屯玉泉山。率兵三千攻安进下寨，破之，杀宋军百余人，获牛马七百。还至襄阳，枢密院命督造战舰、运舟。襄阳既下，奉旨领郑州、光化、唐州汉军，及郢、复熟券军九千二百人，从诸军南伐。十二年冬，至隆兴。宋军突出城门逆战，公直败之，追抵城下，遂逾壕拔木，焚其楼橹，斩首万余级，生擒七百人，隆兴降。由是南安、吉、赣皆望风款附，平堡栅六百余所。公直又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关，破淮德山寨，入广东，至南海，皆下之。诏授公直武毅将军、管军上千户。召入，加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佩金虎符，领侍卫亲军。时伯延伯答罕、秃忽鲁叛于西夏，命公直率军讨平之。十八年五月，升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宣慰使，镇别十八里。

初，帝诏以子泰袭万户。公直自陈父年老，乞以泰为乐安县尹，就养其父，制可，仍终身勿徙他职。至是，乃以忙古台袭万户，佩金虎符，从之镇。公直陛辞，曰："臣父丧五年，愿葬以行。"帝许之。至家，葬事毕，遂计乐安税课及贫民逋负，悉以赐金代输之，乃行。二十三年，诸王海都叛，侵别十八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败之。追击浸远，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二十四年，忙古台奔还，授定远大将军、中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改湖州砲手军匠万户。讨衢州山贼，有功，加昭勇大将军。泰后终于知宁海州。

○杨赛因不花

杨赛因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赛因不花，赐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贵迁嗣。又八传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播州安抚使。至元十三年，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

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卒，年四十三，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追封播国公，谥惠敏。

汉英，邦宪子也，生五岁而父卒。二十二年，母田氏携至上京，见世祖于大安阁。帝呼至御榻前，熟视其眸子，抚其顶者久之，乃谕宰臣曰："杨氏母子孤寡，万里来庭，朕甚悯之。"遂命袭父职，锡金虎符，因赐名赛因不花。及陛辞，诏中书锡宴，赐金币彩缯，赉其从者有差。二十五年，再入觐，时年十二，帝见其应对明敏，称善者三。复因宰臣奏安边事，帝益嘉之。是年，改安抚司为宣抚司，授宣抚使，寻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成宗即位，赛因不花两入见，赠谥二代。大德五年，宋隆济及折节等叛，诏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率兵偕赛因不花讨之。六年秋九月，师出播境，连与贼遇，破之。前驻蹉泥，贼骑猝至，赛因不花奋击先进，大军继之，贼遂溃，乘胜逐北，杀获不可胜计。遂降阿苴，下笮笼，望尘送款者相继。七年正月，进屯暮窝，贼众复合，又与战于墨特川，大破之。折节惧，乞降，斩之，又擒斩隆济等，西南夷悉平。八年，赛因不花复入见，进资德大夫。至大四年，加勋上护军，诏许世袭。播南卢崩蛮内侵，诏赛因不花暨恩州宣慰使田茂忠率兵讨之，以疾卒于军，年四十。赠推诚秉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播国公，谥忠宣。子嘉贞嗣。

○鲜卑仲吉

鲜卑仲吉，中山人。岁乙亥，国兵定中原，仲吉首率平滦路军民诣军门降，太祖命为滦州节度使。从阿术鲁南征，充右副元帅，攻取信安、关州诸城，以功赐虎符，授河北等路汉军兵马都元帅。岁壬辰，平蔡有功，加金吾卫上将军、兴平路都元帅、右监军、永安军节度使，兼滦州管内观察使、提举常平仓事、开国侯，寻卒。

子准，充管军千户，从札台火兒赤东征高丽。中统元年，赐金符，扈驾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赏。三年，从征李璮。至元十年，授侍卫亲军千户、昭武大将军、大都屯田万户，佩虎符，卒。

子诚袭，授宣武将军、高邮上万户府副万户，佩虎符，改授怀远大将军、佥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领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妇国，使广东，克勤于役，寻以疾卒。子忽笃土袭。

○完颜石柱

完颜石柱，祖德住，仕金为管军千户。父拿住，归太祖，从征西域、河西，又从太宗攻下凤翔、同州，有功，赐号八都兒，佩银符，为同州管民达鲁花赤，改赐金符，兼征行千户，总管八都军。宪宗以拿住年老，命石柱袭其职。己未，石柱从世祖征合剌章还，都元帅纽璘攻马湖江，石柱夺浮桥，与宋兵战，有功，赏白金七百五十两。军隆化县，与宋兵战，大败之。中统二年，授征行万户，佩金符。三年，从都元帅帖哥攻嘉定，有功，改赐金虎符。至元四年，败宋兵于九顶山，生获四十余人。五年，攻泸州之水寨，击五获寨，渡马湖江，迎击宋兵，败之。从行省也速带兒攻建都，建都降，从攻嘉定，复泸州，取重庆，石柱之功居多。十四年，迁昭勇大将军。十六年，授四川东道宣慰使。十七年，改镇国上将军、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二十年，拜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卒。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

列传第五十三

○王綧

王綧，高丽王□之犹子也，美容仪，慷慨有志略，善骑射，读书通大义，以质子入朝。岁癸丑，高丽权臣高令公叛，宪宗命耶虎大王东征，綧奉旨为使讲和，仍镇守其地，时高丽人户新附者，就命綧总之。中统元年，授金符总管，升佩虎符，兼领军民。三年，率兵征济南李璮。至元七年，高丽臣林衍叛，世祖遣头辇哥国王讨之，綧签领部民一千三百户，与国王同行。是年十一月，以疾辞还，家居。二十年九月，卒，寿六十一。子三人。

阿剌帖木兒袭职，授虎符，总管高丽人户。至元八年，将兵讨叛贼金通精，贼败走耽罗。十一年，进昭勇大将军，从都元帅忽都征日本国，预有战功。十五年，加镇国上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寻升辅国上将军、东征左副都元帅。十八年，复征日本，遇风涛，遂没于军。

阔阔帖木兒，入侍武宗潜邸，积劳授太中大夫、管民总管。

兀爱，袭兄阿剌帖木兒职，佩金虎符，授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二十四年，乃颜叛，力战屡捷。复从月鲁兒那演讨塔不歹、朵欢大王于蒙可山、那江，统兵五千余众，与八剌哈赤脱欢相拒，绝流战黑龙江，箭中右臂，忍伤复战，敌大败。二十五年，征哈丹秃鲁干，隶平章阔里帖木兒麾下，论功居多。冬十二月，贼军古都秃鲁干次于斡秃鲁塞，平章率兀爱讨降之。明年，加授昭武大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又明年，哈丹等入寇高丽国境，遣兀爱镇守，仍修城壁，严卒伍，军威大振，贼遂潜遁。九月，哈丹秃鲁干复寇缠春，兀爱引兵击却之。二十八年，入觐世祖于内殿，嘉其战功，赐尚方玉带及银酒器。二十九年，改东征左副都元帅府，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乃授兀爱三珠虎符，升镇国上将军，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兼沈阳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

○隋世昌

隋世昌，其先登州□妻霞人。父宝，徙居莱阳，金末隶军伍，主帅奇其貌，以为管军谋克，俄授怀远大将军、管军都总领，镇行村海口。太

宗下山东，宝遂来归，授莱阳令，历莱州节度判官，终高密令。世昌其第四子也，涉猎书史，善骑射，身长八尺，锻浑铁为枪，重四十余斤，能左右击刺。岁癸丑，选充队长。宋兵来攻海州，世昌战却之。壬戌，克东海，世昌先登，升马军队官。己未，攻涟水城，世昌树云梯攀缘而上，身被数枪，众从之，遂克其城，升马军千户。中统元年，宋将夏贵军淮南新城，世昌夜乘艨艟抵城下，宋兵出战，斩首数百级，刺杀其守将二人。未几，涟水复叛归宋，世昌军于东马寨城外，宋兵来攻，世昌击走之。三年，改步军千户，还镇行村海口。至元元年，朝议分拣正军奥鲁，授莱阳县诸军奥鲁长官。

六年，伐宋。七年，以世昌为淄莱万户府副都镇抚，守万山堡，建言修一字城以围襄、樊，升管军千户。九年，败宋兵于鹿门山。元帅刘整筑新门，使世昌总其役，樊城出兵来争，且拒且筑，不终夜而就。整授军二百，令世昌立砲帘于樊城栏马墙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军校多死伤，达旦而砲帘立。宋人列舰江上，世昌乘风纵火，烧其船百余。樊城出兵鏖战栏马墙下，世昌流血满甲，勇气愈壮，而樊城竟破，襄阳亦下，迁武略将军。引兵由黄涴堡入汉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坎其城而先登，中数矢，伤臂，兜鍪皆裂，昏眩坠地，少苏复进，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颜视所坎城，高一丈五尺余，论功为上。从诸军渡江，抵南岸，宋兵联舟来拒，世昌舍舟师，率蒙古哈必赤军步战，斩其将一人，宋师溃，世昌追之，复与战，大败之。十二年，从战于丁家洲，以功升管军千户，佩金符。十三年，围扬州，世昌绝其粮道，兼搜湖泊。宋兵闻铁枪名，不敢近。扬州平，充四城兵马使，从平章阿术入见，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十四年，戍扬州，击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皆下之，进安抚使，佩金虎符，镇澉浦。十七年，拜定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寻以获海贼功进阶安远大将军。二十三年，改沂郯上副万户。

世昌前后数百战，体皆金疮，竟以是疾卒，年六十一，封定海郡侯，谥忠勇。子国英嗣。

○罗璧

罗璧，字仲玉，镇江人。父大义，为宋将。璧年十三而孤，长从硃蜺孙入蜀，累官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孙移荆湖，璧从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领军下江陵，璧从□孙降，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隶丞相阿术麾下。招收淮军，讨歙寇有功，领本州安抚事。至元十五年，从元帅张弘范定广南，赐金符，升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金

山。居四年，海盗屏绝。徙镇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两月而毕。

至元十二年，始运江南粮，而河运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颜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三，而以璧与硃清、张瑄为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杨村，不数十日入京师，赐金虎符，进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二十四年，乃颜叛，璧复以漕舟至辽阳，浮海抵锦州小凌河，至广宁十寨，诸军赖以济，加昭勇大将军。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仓，潞河决，水溢，几及仓，璧树栅，率所部畚土筑堤捍之。升昭毅大将军、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请两淮荒闲之田给贫民耕垦，三年而后量收其入，从之，岁得粟数十万斛，升镇国上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大德三年，除饶州路总管，改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山海獠夷不沾王化，负固反侧，乃诱致诸洞蛮夷酋长，假以官位，晓以祸福，由是咸率众以归。除都水监，改正奉大夫。通州复多水患，凿二渠以分水势；又浚阜通河而广之，岁增漕六十余万石。奉命括两淮屯田，得疾，归镇江而卒，年六十六。子坤载。

○刘恩

刘恩，字仁甫，洺之洺水人，后徙威州。父辛，归国，署贝州长。恩幼知读书，勇而有谋，以材武隶军籍，累功为百户，俄迁管军总管，佩银符，太傅府经历。从入蜀，数有战功。宋刘整将兵守泸州，中统三年都元帅纽璘遣恩谕整降，以功易赐金符。至元三年，宋将以战船五百艘，载甲士三万人，夹江上游，先以一万人据云顶山，欲取汉州。恩率千人渡江与战，杀其将二人、士卒三千余人，溺死者不可胜计，授成都路管军副万户。六年，从平章赛典赤攻嘉定，过九顶山，与宋军遇，生擒其部将十八人，械送京师，赏赉甚厚。九年，从皇子西平王、行省也速带兒征建都，恩将游兵为先锋。师次其地，一日三战皆捷。建都兵夜来犯围，恩御之，死者千余人。时师久驻，食且尽，恩画策招谕沿江诸蛮，得粮三万石、牛羊二万头，士气益振。建都因山为城，山有七巅，恩夺其五，断其汲道。建都穷蹙，乃降。入朝，升管军万户，戍眉州。十二年，昝万寿以嘉定降，恩移戍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盘山，问曰："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诏督责之，则半年可下矣。"王即遣恩与府僚术兒赤乘传以闻，帝以为然，命丞相不花等行枢密院于西川，授恩同佥院事。十五年，重庆降，守将张万走夔府，以兵固守，不花遣恩招之，万以城降。旬月之间，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

十六年，入朝，赏赉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帅。率蒙

古、汉军万人征斡端，进都元帅，宣慰使如故，赐宿烈孙皮衣一、锦衣一，及弓刀诸物。师次甘州，奉诏留屯田，得粟二万余石。十八年，命恩进兵斡端，海都将玉论亦撒率兵万人迎战，游骑先至，恩设伏以待，大败之。海都又遣八把率众三万来侵，恩以众寡不敌，成师而还。二十二年，佥行枢密院事，卒。子德禄，袭成都管军万户。

○石高山

石高山，德兴府人。父忽鲁虎，以侍卫军从太祖定中原，太宗赐以东昌、广平四十余户，遂徙居广平之洺水。中统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见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帝大悦，曰："闻卿此言，犹寐而觉。"即命与诸路同招集之。既籍其数，仍命高山佩银符领之。四年，授管军总管，镇息州，军令严肃，寇不敢窥。居四年，边境晏然，赐金符以奖之。至元八年，从取光州，克枣阳，进攻襄樊，皆有功。十年，从阿术略地淮上。十一年，从下江南，以功升显武将军。十二年冬，丞相伯颜命以所部兵取宁国，下令无虏掠。既至城下，喻以祸福，宁国开门迎降，秋毫无犯。复令兵从至焦山，与宋将孙虎臣、张世杰转战百余里，杀获甚多，以功赐金虎符，进信武将军，镇高邮。

宋平，伯颜等朝京师，帝问："有瘦而善战者，朕忘其名。"伯颜以高山对，且盛称其功。帝即召见，命高山自择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军俾其子领之，高山辞曰："臣筋力尚壮，犹能为国驱驰，岂敢为自安计。"帝从之，进显武将军，领兵北征，屯亦脱山。十六年，命同忽都鲁领三卫军戍和林，因屯田以给军储，岁不乏用。乃颜叛，督战有功，赐三珠虎符、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守卫东宫。成宗悯其老，以其子阔阔不花袭职，赐钞三百锭。大德七年，卒于家，年七十六。

○巩彦晖

巩彦晖，易州人，与兄彦荣俱以武勇称。初，彦荣经百夫长隶千户何伯祥麾下，累有战功，后告老，以彦晖代之。诸军伐宋，彦晖从破枣阳，斩首甚众。万户张柔之驻曹武也，彦晖与伯祥别将一军破大洪诸寨。宋人出荆、鄂，选兵二万救之。彦晖与伯祥逆战，斩首五百级，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是夜，宋兵来攻，彦晖率甲士三十人，追击于曹武镇，敌溃走，擒其主将以归。战光州，柔军于东北，夜二鼓，命彦晖率劲卒二百伏西南，五鼓，东北声振天地，彦晖植梯先登，众继之，破

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破之。战滁州，彦晖率浮浑脱者十人，夜渡池水，入栏马墙，杀守军三铺，焚其东南角排寨木帘，大军继之，比明拔其城。会大军攻黄州，诸将壁垒未定，有舟来觇，柔遣彦晖伏甲二百于赤壁之下。敌军夜半果水陆并至，彦晖等曳枪俟其半过而击之，敌大挠，死者无算，生擒十七人。师还，又破张家寨，以守将献。从攻寿州，夺其门，生擒三人以出。泗州之役，诸将自四鼓集城下，为堑水所阻，黎明无敢渡者，两军交射如雨。彦晖被重甲径渡，敌将来御，彦晖刺其胸搏杀之。众毕渡，至晡得其外城，寻登其月城。彦晖将下，顾伯祥失所在，乃与王进反求之。敌复追袭，彦晖力战，翼伯祥以出，由是伯祥与彦晖如亲昆弟然。事闻，赐彦晖银符牌，俾兼镇抚事。岁己未十一月，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彦晖逆战，有舟数十来挑战，彦晖逐之入湖中，伏出，围彦晖数匝，左右莫能近。彦晖矢尽，短兵接，身被重伤，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敌援之出，载归江州，见宋官不屈，问以事不对，竟死，年五十六。

长子信，袭授银符，易州等处管军总把。中统三年，从征李璮。至元四年，从元帅阿术南征。九年，从攻樊城，先登，夺其土城，焚西南角楼，杀敌军十人，擒五人。宋将矮张以舟兵来援，自高头堡战斗八十余里，抵襄阳城下，夺战舰二，获其裨将二人、军八人。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攻沙阳堡，率勇士五十，纵火焚其寨，敌军大乱，遂破之。是年，从渡江，与宋兵战，俘生口十一，夺战舰二。继又领军由陆进，直抵鄂城下，杀宋兵数十人，擒江路分一人以归。十二年，战丁家洲，杀宋兵七十余人，夺战舰二。江南平，以功升武略将军、管军千户，镇太平州。十六年，以疾辞。

子思明、思温、思恭。思明初患目疾，以思温袭。及思温卒，而思明疾愈，复以思明袭。思明卒，以思恭袭怀孟万户府管军下千户，佩金符。

○蔡珍

蔡珍，彰德安阳人。父兴，幼隶军籍，从宗王口温不花出征，权管军百户。兴告老，以珍代之。珍素骁勇。岁戊午，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中统元年，从世祖征阿里不哥。三年，从征李璮。后从镇襄阳，徇安庆，攻五河，所至有功。

南方平，遂入备宿卫。十四年，授忠显校尉、管军总把，寻命权千户。是年冬，扈驾驻黑城。珍遣兵士储刍藁，筑土室，军府赖其用。道

遇冻者，必扶入室温煦之。军粮必为撙节，不使顿绝以致饥困。十五年，充本卫都镇抚。十七年，升忠武校尉、中卫亲军总把，俄改属后卫，赐银符。时白海初建行营，命珍督役，卒事，民不知扰，虽草木无纤介损。帝临幸，问其故，近臣以蔡珍号令严肃为对，帝嘉之，赏以钞若干。二十一年，改授胶东海道都漕运司丁壮万户府都镇抚。二十七年，进后卫亲军千户，佩金符。元贞元年，进阶武略。俄告老而归，子恕袭。

○张泰亨

张泰亨，堂邑县人。父山，为管军百户。泰亨袭职，从攻宋钓鱼山及樊城，征女兒阿塔有功。中统二年，授银符、侍卫军总把。三年，从围李璮有功。至元四年，赐金符，升京东归德等处新军千户。从征西川有功，授元帅府镇抚。六年，改省都镇抚。七年，从攻襄阳，矢中右臂。十年，从攻樊城。十二年，进武略将军、管军总管，寻进明威将军。从攻潭州，矢中鼻，拔矢奋战，却敌兵。十三年，赐虎符，进阶武德。从征广西，破静江府。十四年，还军潭州，金疮发，卒。

子继祖袭，移镇鄂州，舟过洞庭，溺死。

子震幼，以兄显祖代之。二十四年，从征交趾，陷没。震袭职，授金符、昭信校尉、管军上千户。延祐二年，覃恩加武略将军，寻进阶武德。五年，升武节将军、颍州万户府副万户。天历二年，卒，子珽袭。

○贺祉

贺祉，益都人。父进，尝平涟水有功，为元帅左监军，守淄州；改千户，守胶州。祉初以质子入宿卫，至元六年，袭父职为千户，仍守胶州。七年，宋兵攻胶州，祉固守战退之。十年，领舟师五百艘为先锋，攻五河口城。军还，殿后。时宋兵以巨索横截淮水，号混江龙，祉用大刀断之，却其救兵，清河城遂降。攻高邮、宝应，战淮安城下，尸填壕中。丞相伯颜以其功上闻，授武节将军。攻泗州，获战船五百艘还。从右丞别乞里迷失入朝，帝赐以弓矢、锦衣、鞍勒，加宣武将军。镇新城，绝淮安、宝应粮道，降之，得战船六百艘及器械。上于行枢密院，遂命领宝应军民事。十四年，特赐金虎符、怀远大将军。二十年，建宁路黄华反，以所领军捕之，有功。二十四年，以征交趾请行，湖广行省檄令守辎重，屯思明州。军还，至建康卒。

○孟德

孟德，济南人。国初由邹平县令、淄州节度使累官至同知济南路事。太宗即位之八年，诸王阔端命德为元帅，佩金符，领济南军攻宋徐州、光州，降其众而有其地。岁甲辰，定宗母六皇后称制，大王按只台以德为万户，攻濠、蕲、黄等州，积有战功。宪宗即位之三年，命德守睢州。五年，移守海州。宋安抚吕文德以兵扰边，德败之，俘其太尉刘海。丁巳，从伯颜攻襄樊。己未，与子义从世祖攻鄂州，先登。中统三年，从征李璮。璮平，德以老告归。

义袭为万户，领兵守沂、郯。四年，赐虎符。至元元年，城郯。六年，从山东统军帖赤如五河，宋军拒南岸，义率兵渡河击之，凡数战有功。九年，授怀远大将军，迁宿州万户。十一年，宋制置夏贵攻正阳，义夺战舰数艘，遂败之。十二年，掠地至安庆等处，攻扬子桥获功。十三年三月，改守杭州。九月，从下福建、温、台等处。十四年四月，授昭勇大将军、瑞州路达鲁花赤。十月，徙镇闽州。十六年，授昭勇大将军、招讨使。二十二年，复为沂郯万户。元贞元年，以老辞职。

子智袭职，授三珠虎符、宣武将军，为万户。延祐二年，进明威将军，以病去职。子安世袭。

○郑义

郑义，河间人也。初，事太宗，佩金符，山东路都元帅，兼景州军民人匠长官。从伐金，岁壬辰，与敌战于归德，死之。弟德温袭。甲午，从攻徐州，陷阵而死。子泽袭。从万户史天泽出征，多立战功。年老，弟江代其职。世祖北征，赐金符，授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判武卫军事，兼景州军民人匠长官。

中统三年，李璮据济南叛，世祖令各州县长官子弟充千户，于是以江子郇为千户，领景州新签军千余，败贼众于王马桥，诸王哈必赤赏银五十两。璮平，郇以例罢。江升为武卫亲军都指挥使，赐虎符，寻改属左卫。至元八年，从攻襄阳，殁于阵，郇袭其职。

○张荣实

张荣实，霸州保定县人。父进，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岁，率所部兵民降，太宗命为征行万户。甲午，征河南，与金将国用安战徐州，死焉。荣实始以质子入宿卫，继授金符，充征行水军千户。丁

酉，改雄州保定新城长官。庚子，复命统领水军。甲辰，从大将察罕军至淮上，遇宋将吕文德，与战，俘五十余人，赏银碗、战马。从攻江陵，略襄阳。宋以舟师横截汉水，兵不得渡，荣实战却之，获人百余，战船数十艘，察罕以闻，赐锦袍及银十五斤。又破宋军于太湖，赏银百两。己未，从世祖南征，驻阳罗渡。宋兵十万、舟二千迎战，横截江水。帝以荣实习于水，命居前列，遂取轻舟，率麾下水校鏖战北岸，获宋大船二十，俘二百，溺死不可胜计，斩宋将吕文信。中统元年，帝即位，录其勋劳，授金虎符、水军万户，仍以其子颜代为霸州七处管民万户。三年，李璮叛，荣实从史天泽讨平之，赏金碗及银二百五十两、马一匹，命镇胶西。至元五年，从丞相阿术攻襄阳，败夏贵，擒张顺；又攻樊城，俘其二将，赏银百两及弓矢鞍勒。十一年，增领新军，从丞相伯颜南征，荣实以所部军先进，诸将飞渡，鄂、汉皆降，论功授昭毅大将军。从阿里海牙攻岳州，降宋将高世杰，破沙洋、新城，降江陵，以功加昭武大将军。偕元帅宋都台征江西隆兴，擒宋将密佑，抚州降。十三年，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未旬日，升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进兵广东，破降韶州。十四年，改江东宣慰使、行省参知政事。帝以广东余党未附，命与右丞塔出抚定之。十五年，入觐，帝赐酒慰劳，授湖北道宣慰使、诸路水军万户。是年，以疾卒，年六十一。子颜、玉、圭。

玉袭父职，为怀远大将军、诸路水军万户。十六年，讨吉安叛贼有功，入朝，赐金织文衣、弓矢、佩刀，加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兼水军万户，镇黄州。继奉旨与元帅唐兀台改立蕲黄等路都元帅府，仍管领本道镇守军马。二十年，广东盗起，遏绝占城粮运。二十一年，玉率兵讨平之。从参知政事也的迷失入朝，赐金织文衣、鞍勒、弓刀。会元帅罢，命玉充保定水军上万户。二十二年，番阳湖贼起，诏徙水军万户府于南康。二十四年，从参知政事乌马兒征交趾，累战有功。二十五年，师还，安南以兵迎战，大战连日，水涸舟不能行，玉死焉。子辅袭万户。辅卒，子道重袭。

○石抹狗狗

石抹狗狗，契丹人，其先曰高奴。岁辛未，太祖至威宁，高奴与刘伯林、夹谷常哥等以城降。会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遂以高奴为千户，遥授青州防御使，佩金符。己丑，从太宗伐金，为征行千户，卒于军。子常山，袭为千户。癸丑，升总管，领兴元诸军奥鲁屯田，并宝鸡驿军，权都总管万户，岁余卒。子乞兒袭，领本万户诸翼军马，从都元帅纽璘攻重庆、泸、叙诸城，数有战功。时忽都叛于临洮，

乞兒等以蒙古、汉军从往讨之。至元二年，从都元帅按敦移镇潼川。四年九月，从攻蓬溪寨，死焉，子狗狗袭。

狗狗少从征伐，以壮勇称。八年，从佥省严忠范以兵围重庆，攻朝阳寨，先登。九年，宋将昝万寿率众袭成都，狗狗以蒙古军二千击败之。十六年，朝廷录其前后功，赐金虎符，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戍遂宁。十七年，进明威将军、管军副万户。亦奚不薛蛮叛，从招讨使药剌海讨平之。行省也速带兒讨都掌、乌蒙、蚁子诸蛮，战于鸭楼关，狗狗最有功。二十一年，以蒙古军八百从征散猫蛮，战于菜园坪、渗水溪，皆败之，壁守石寨，月余散猫降，大盘诸蛮亦降。二十四年，迁怀远大将军、夔路万户，移戍重庆。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袭。

○楚鼎

楚鼎，安丰蒙城人。父□弁，仕金为镇国上将军、寿春府防御使。金亡，归宋，命守宿州。岁己亥，以州降，阿术鲁命□弁守之。宋兵来攻宿州，城破，□弁死之。宋人囚鼎于镇江府，凡十有四年，会赦免。至元十二年，师渡江，鼎从知太平州孟之缙降。行省遣鼎谕宁国府守将孙世贤，下之，承制授鼎管军总管，制下，加怀远大将军，领兵镇宁国。平建平、南湖、广德诸盗。鼎与权万户孛罗台护送徽州招抚使李铨男汉英归徽州，谕铨下其城。十三年，汉英与李世达叛，旌德、太平两县附之，鼎与兀忽纳进兵，用徽人郑安之策，按兵而入，兵不血刃而乱定。十五年，鼎始受符？J □四辏□□魅毡荆□β是в嗳舜幼筘┓段幕6.珊＃□蠓绾鲋粒□刍担□π□浦郯迤□魅□缫梗□烈簧剑□嵛幕4.□□虻么锔呃鲋□鹬莺掀趾Ｍ妥ぃ□ ⒈ □嗥□豪醇□□炝熘□怨椤？

○樊楫

樊楫，冠州人。初为军吏，从参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功，以行省命为都事。宋平，从入朝，改员外郎。从定广西，升郎中。从攻崖山，进参议行中书省事、同知湖南宣慰司事。二十一年，擢佥荆湖占城行中书省事。从阿里海牙征交趾，无功而还。二十四年，复征交趾，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三道进兵，皇子镇南王与右丞程鹏飞分二道，一入永平，一入女兒关。楫与参政乌马兒将舟师入海，与贼舟遇安邦口，楫击之，斩首四千余级，及生擒百余人，获船百余艘、兵仗无算，遂至万劫山，合镇南王兵。十二月，进攻交趾，陈日烜弃城走敢喃堡。二十五年正月，王攻敢喃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张文虎馈饷不至。二月，天暑，食且尽，于是王命班师。楫与乌马兒将舟

师还，为贼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胶，贼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战，自卯至酉，楫被创，投水中，贼钩执毒杀之。至顺元年，赠推忠宣力效节功臣、资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上党郡公，谥忠定。

○张均

张均，济南人也。父山，从军伐宋，以功为百户，俄升总把，战死。均袭百户，从亲王塔察兒攻鄂州，面中流矢。中统三年，从征李璮有功，以总帅命升千户，领兵守淄州。至元六年，从左丞董文炳攻宋五河口，转战濠州北，遇其伏兵，均率众力战，败之。十年，攻涟州，夺孙村堡。十二年，赐金符，授忠翊校尉、沂郯翼千户。从攻芜湖，夺宋战船，俘四十余人。又从丞相阿塔海战有功，加武略将军。十四年，赐虎符，加宣武将军。二十二年，升松江万户。二十四年，从镇南王征交趾。二十六年，从北征，擢明威将军、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三十年，世祖亲征乃颜，以扈从受赏。成宗即位，命屯田和林，规画备悉有法，诸王药木忽兒北征，给饷赖之，未尝乏绝，帝嘉其能，赐予有加。大德元年，改和林等处副元帅，历宣尉司同知，升都元帅，加镇国上将军。延祐元年卒。子世忠，袭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信苴日

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国王，后累为权臣高氏所废。岁癸丑，当宪宗朝，世祖奉命南征，诛其臣高祥，以段兴智主国事。乙卯，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率僰、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入朝，兴智在道上卒。中统二年，信苴日入觐，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至元元年，舍利畏结威楚、统失、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遣使告急，信苴日率众进讨，大败之于威楚宝满裔。复遣孛罗攻贼于统失城，又大破之，遂定统失。其秋，舍利畏又以众十万谋攻大理，诏都元帅也先与信苴日讨之。师至安宁，遇舍利畏，击破走之，遂复善阐，降威楚，定新兴，进攻石城、肥腻，皆下之，爨部平。三年，信苴日入觐，录功赐金银、衣服、鞍勒、兵器。十一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更定诸路名号，以信苴日为大理总管。未几，舍利畏复叛，信苴日遣石买等诡为商旅，执贽往见，挺矛撞杀之，及其党一人，枭首于市。行省以闻，复赐

金一锭及金织纹衣。于是置郡县，署守令，行赋役，施政化，与中州等。十三年，缅国拥象骑数万，掠金齿南甸，欲袭大理，行省遣信苴日与万户忽都领骑兵千人御之，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十八年，信苴日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留阿庆宿卫东宫。及陛辞，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十九年，诏同右丞拜答兒迎云南征缅之师，行至金齿，以疾卒。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

子阿庆袭爵，累授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

○王昔剌

王昔剌，保定人。初事世祖，以其有勇略，遂赐名昔剌拔都。从攻钓鱼山及阿里不哥，累功赐金符，授武卫亲军千户。中统三年，从征李璮于济南，屡捷。四年春，元帅阿术驻兵河南，遣昔剌将蒙古、汉军复立宿州。至元六年，赐虎符，升海州万户。引兵攻盐林山寨，多所俘获。十年，授东川行枢密院同佥。十五年，征夔府有功。十六年，徙镇万州，卒于军。

子二：曰宏，曰宁。宏先佩金符，为左卫千户。及枢密院拟宁袭武职，宁让其兄宏，于是授宏中卫都指挥使，佩父虎符，而以宁代宏为千户，佩金符。宁从阿剌台、憨合孙北征，追击脱脱木兒之军于阿纳秃阿之地。师还，又从别急里迷失等击贼外剌，斩首百余级。复从忽鲁忽孙北征有功。升右卫亲军总管，后改前卫都指挥使司佥事。子处恭袭宏职，仕至侍御史。

○赵宏伟

赵宏伟，字子英，甘陵人，后徙颍川。至元十三年，国兵攻宋，宏伟以书谒元帅宋都□于军中，奇之，俾以兵略地临江。至吉州，宋主将管忠节、路分邹超悉众出战，宏伟败之，追北二十余里，薄其城，示以祸福，知州周天骥以城降。宋都□嘉宏伟有功，赏银三十两，署为吉州参佐官。吉民有为乱者，宏伟设伏桥下，以火攻之，贼战退走，伏发，众蹂践几尽，乘胜捣其巢穴，余党悉出拒战，宏伟旋兵袭其背，斩其渠魁，一州遂安。宋厢禁军总管王昌、勇敢军总管张云诱新附五营军为乱。事觉，昌就擒；宏伟夜袭云，斩首以献，俘其党五百人。宋都□欲尽诛之，宏伟曰："此属诖误，非得已也，今悉就诛，何以安反侧？"众得免死。

以功授太和县尹。宋相文天祥署其将罗开礼、叶良臣，集众谋复吉、赣、临江，宏伟斩良臣，俘开礼，释其余众。十五年，以功赐金符，迁瓜州河渡提举。十七年，改衡州路总管府治中。群盗出没其境，宏伟计其地，兴屯田，民既足食，盗亦为农，郡遂宁谧。

大德五年，用中丞董士恆荐，起佥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镇江旱，蠲民租九万余石。吏畏飞语，复征于民，民无所出，行台令宏伟核实，卒蠲之。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宏伟将发廪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迁江南行台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饥，宏伟请以赃罚钱赈之，民赖以生。至大二年，召为内台都事。仁宗在东宫时，闻其名，遇之甚厚，常以字呼之。及出为浙东廉访副使，陛辞之日，仁宗出币帛，俾择所欲者即赐之。宏伟至浙东，闻郡人许谦得硃熹道学之传，延致为师，于是人知向慕。未几，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皇庆二年，致仕。延祐三年，复起为福建道肃政廉访使。未几，以疾辞。泰定三年卒，年四十四，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谥贞献。

子思恭，追封天水郡侯。思敬，以处士征为教授。赵琏别有传。

列传第五十四

○张立道

张立道，字显卿。其先陈留人，后徙大名。父善，登金进士第。岁壬辰，国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第拖雷，命为必阇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备宿卫。世祖即位，立道从北征，未尝去左右。至元四年，命立道使西夏，给所部军储，以干敏称。皇子忽哥赤封云南王，往镇其地，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立道劝王务农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佩银符。寻与侍郎宁端甫使安南，定岁贡之礼。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有窃据之志，忌忽哥赤来为王，设宴置毒酒中，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立道闻之，趋入见，守门者拒之，立道怒与争。王闻其声，使人召立道，乃得入，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宝合丁遂据王座，使人讽王妃索王？Ａ５．狼苯嵋迨浚□檬□□耍□脊蔡衷簦□瘫垩□徒鹦家□□□埔蝗俗呔┤Ω姹洹Ｊ缕穆叮□□隙∧饲袅５．溃□□敝□Ｈ私程峋僬胖艺撸□嗳艘玻□诹５．牢□逍郑□嶙呈恳菇僦钣□□鲋□□餐鲋镣赁□纾□龅鬯□灿□反蠓虿├藁丁⑼醺当饜Ｇ与告变人俱来。二人者遂与立道俱还，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尝受赂者，皆伏诛。有旨召立道等入朝，问王薨时状。帝闻立道言，泣数行下，歔欷久之，曰：“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妆意所向。”立道等奏愿留事陛下，于是赐立道金五十两，以旌其忠，张忠等亦皆授官有差。

八年，复使安南，宣建国号诏。立道并黑水，跨云南，以至其国，岁贡之礼遂定。十年三月，领大司农事，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坏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十五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有旨进官以褒之。

十七年，入朝，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袭王爵，帝从之。

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仍佩虎符，陛辞，赐以弓矢、衣服、鞍马。始赴任，会禾泥路大首领必思反，扇动诸蛮夷。及发兵讨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齿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有遗以驯象、金凤异物者，悉献诸朝。二十二年，又籍两江侬士贵、岑从毅、李维屏所部户二十五万有奇，以其籍归有司。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复创庙学于建水路，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风化大行。入朝，值权臣用事，遂退居散地。条陈十二策，皆切当之务，帝嘉纳焉。

二十七年，北京地陷，人民震惊，命立道为本路总管。未行，安南世子陈日燇遣其臣严仲维、陈子良等诣京师告袭爵。先是，其国主陈日烜累召不至，权遣其族父遗爱入贡，朝廷因封为安南王。遗爱还，日烜阴害之。遣使问罪，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将讨之，失利而还。帝怒，欲再发兵，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言："蛮夷小邦，不足以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复使往，宜无不奉命。"帝招至香殿，谕之曰："小国不恭，今遣汝往谕朕意，宜尽乃心。"立道对曰："君父之命，虽蹈水火不敢辞，臣愚恐不足专任，乞重臣一人与俱，臣为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败卿谋。"遂授礼部尚书，佩三珠虎符，赐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谓郊劳者曰："语尔世子，当出郭迎诏。"日燇乃率其属，焚香伏谒道左。既抵府，日燇拜跪，听诏如礼。立道传上命，数其罪，为书晓之。日燇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国之卿，小国之师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镇南王奉词致讨，汝非能胜之也，由其不用向导，率众深入，不见一人，迟疑而还，曾未出险，风雨骤至，弓矢尽坏，众不战而自溃，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险、瘴疠之恶耳。且云南与岭南之人，习俗同，技力等，今发而用之，继以北方之劲卒，汝复能抗哉？汝战不利，不过遁入海中，岛夷乘衅，必来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为彼屈，汝为其臣，孰若为天子臣乎？今海上诸夷，岁贡于汝者，亦畏我大国之尔与也。圣天子有德于汝甚厚。前年之师，殊非上意，边将谗汝尔。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谢罪请命，辄称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国之师，今祸且至矣，惟世子计之。"日燇拜，且泣涕而言曰："公之言良是也，为我计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战，救死而已，宁不知惧！天子使公来，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宝为贿，立道一无所受，但要日燇入朝。日燇曰："贪生畏死，人之常情，诚有诏贷以不死，臣将何辞。"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岩等随立道上表谢罪，修岁贡之礼如初，且言所以愿朝之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为必先朝而后赦。日燇惧，卒不敢至，议者惜之。

二十八年，遣立道奉使按行两浙，寻以为四川南道宣慰使，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三十年，皇曾孙松山封梁王，出镇云南。大德二年，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视事期月，卒于官。

立道凡三使安南，官云南最久，颇得土人之心，为之立祠于鄯善城西。立道所著诗文，有《效古集》、《平蜀总论》、《安南录》、《云南风土记》、《六昭通说》若干卷。子元，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张庭珍庭瑞

张庭珍，字国宝，临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仓使。岁壬辰，籍其民数千来降，太宗命监榷北京等路赋课，俄改北京都转运使，因家北京。岁辛亥，宪宗即位，以庭珍为必阇赤。高丽不请命，擅徙居海中江华岛，遣庭珍往问之。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尝不谨，而大军岁入侵掠，避而走险，不得已也。"且赂庭珍金银数千两。庭珍却之而归，以状闻。帝为禁戍兵无擅入其地，高丽以安。帝伐宋，至阆州，授安抚使。

世祖即位，自将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遣立沙井诸驿，兼给粮运，俄授同佥土蕃经略使。至元六年，安南入贡不时，以庭珍为朝列大夫、安南国达鲁花赤，佩金符，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世子光昞立受昭，庭珍责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为郡县，而听汝称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犹与宋为脣齿，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王将何恃？且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难者，其审谋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诏，既而语庭珍曰："圣天子怜我，而使者来多无礼，汝官朝列，我王也，相与抗礼，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光昞曰："汝过益州，见云南王拜否？"庭珍曰："云南王，天子之子，汝蛮夷小邦，特假以王号，岂得比云南王？况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位居汝上耶?惫鈺\曰："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庭珍曰："贡献方物，藩臣职也。"光

昞无以对，益惭愤，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卧室中曰："听汝何为?惫鈺\及群下皆服。明年，遣使随庭珍入贡。庭珍见帝，以所对光昞之言闻，帝大悦，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纪之。

授襄阳行省郎中。与阿里海牙从数骑抵襄阳南门，呼宋将吕文焕语曰："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

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文焕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文焕益孤，明日，遣黑杨都统来议纳款。将遣之还报，庭珍曰：“彼来，或以计觇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吕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谋。”元帅阿术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焕举城降。以功迁中顺大夫、遥授知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诸军南渡，复为行省郎中，俄授金虎符、襄阳总管，兼府尹，改郢、复二州达鲁花赤。宋平，迁平江路达鲁花赤，改同知浙东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司农卿。连居亲忧，起复南京路总管，兼开封府尹。开封有控鹤军士十余人，赁大宅聚居，纵横街陌。庭珍始至，察其必为盗，急捕之，得宝玩、器服、子女满室，穷索其党，俱杀之，民以为神。河决，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渔子船及缚木为筏，载糗粮四出救之，全活甚众。水入善利门，庭珍亲督夫运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颓城为堰。水既退，即发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忧。俄卒于官。

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颜尝语人曰：“诸将渡江，无不荒贪，唯我与国宝始终自守。”闻者以为知言。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业自许，兵法、地志、星历、卜筮无不推究，以宿卫从宪宗伐蜀为先锋。中统二年，授元帅府参议，留戍青居。诸军攻开州、达州，庭端将兵筑城虎啸山，扼二州路。宋将夏贵以师数万围之，城当砲，皆穿，筑栅守之，栅坏，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砲。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绝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泻土中以泄臭，人日饮数合，脣皆疮裂。坚守逾月，援兵不敢进。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贵营，宋兵惊溃，杀都统栾?⒂汗蟆10.□佬鄣任迦耍□肚в嗉叮□卜鹨啾簧耸□A R怨κ诜钜榇蠓颉⒅□咛浦荩□腻e菀□□勹挛魉拇ǖ腊床旄笔埂U□□诿停□瞎俑ケ悖□菀宰铮□闼拇巛吞锞□愿笔埂6□鞔ㄐ惺嗝茉悍1.□e厍欤□□⒅□卜鹆废熬□拢□怀啥甲芄埽□寤7.□□坶□□塘复13.砸幸园臁?

蜀平，升诸蛮夷部宣慰使，甚得蛮夷心。碉门羌与妇人老幼入市，争价杀人，碉门鱼通司击其人。羌酋怒，断绳桥，谋入劫之。鱼通司来告急，左丞汪惟正问计，庭瑞曰：“羌俗暴悍，以斗杀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门墙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谕祸福，彼悟，当自回矣。”惟正曰：“使者无过于君。”遂从数骑，抵羌界。羌陈兵以待，庭瑞进前语之曰：“杀人偿死，羌与中国之法同，有司击诸人，欲以为见证耳。而汝即肆无礼，如行省闻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长弃枪弩罗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视肉之文理何如，则吉其兆，曰：‘有白马将军来，可不劳兵而罢。’今公马果白，敢不从命。”乃论杀

人者，余尽纵遣之。遂与约，自今交市者，以碉门为界，无相出入。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以为患。庭瑞更变引法，使每引纳二缗，而付文券与民，听其自市于羌，羌、蜀便之。先时，运粮由杨山溯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蛮叛，蛮善飞枪，联松枝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讨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竿，蛮惊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奔辞敕□N□镀淝醯吕加系仁□嗳耍□□懈雌溆嗝瘛?

授叙州等处蛮夷部宣抚使，改潭州路总管。时湖广省臣方剥民为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辞归关中。三年，思成都，遂从汉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

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时中州艰得蜀药，其价倍常。庭瑞课闲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储之，人莫晓也。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人给橘皮一石，得钱以济，莫不感之。家有爱妾，一日见老人与之语，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视之，其貌甚似，问：“欲得汝女归耶？”其人以为幸侍左右，非敢求与归。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过群婢，归嫁则良人矣。”尽取奁装书券还之，时人以为难。

○张惠

张惠，字廷杰，成都新繁人，宋尚书右仆射商英之裔孙也。其先徙居青河，后徙蜀。岁丙申，惠年十四，兵入蜀，被俘至杭海。居数年，尽通诸国语，丞相蒙速速爱而荐之，入侍世祖籓?R越髅舫疲□兔□B澈鲒□亍J雷婕次唬□谘嗑┳□扛笔埂N□□砑颍□嗝夥质□□□障跫罹帧6砬厶讨小V猎□□甓□□莶沃□□拢□惺∩蕉□R砸□攴□舳□儆嗉椅□瘢□洳荒芄檎撸□刮□□□乃戮又□@瞽f之乱，山东民被军士虏掠者甚众，惠至，大括军中，悉纵之。又奏选良吏，去冗官，以苏民瘼。迁制国用司副使。会改制国用司为尚书省，拜参知政事，迁中书左丞，进右丞。伯颜帅师伐宋，十二年夏，诏惠主其馈饷，凡江淮钱谷皆领之。十三年春，宋降，伯颜命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阅府库版籍，收其太庙及景灵宫礼乐器物、册宝、郊天仪仗。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伯颜以宋主北还，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辄启府库封钥，伯颜以闻，诏左丞相阿术、平章政事阿塔海诘之，征还京师。二十年，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行省扬州。二十二年，入朝，复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杭州。至无锡卒，年六十二。惠所至有能声，及老，颇以沉浮取讥。子遵诲。

○刘好礼

刘好礼，字敬之，汴梁祥符人。父仲泽，金大理评事，遥授同知许州，徙家保定之完州。好礼幼有志，知读书，通国言，宪宗时廉访府辟为参议。岁乙卯，改永兴府达鲁花赤。至元元年，以侍仪廉希逸荐召见，言举人材数事，称旨。五年，应诏建言："凡有司奏请，宜先启皇太子，俾得阅习庶政，以为社稷生民之福。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创筑都城，宜给直以市民地。选格不宜以中统三年为限，后是者不录。"帝是其言，敕中书施行。七年，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好礼请工匠于朝，以教其民，迄今称便。或言榷盐酒可以佐经费，好礼曰："朝廷设官要荒，务以绥远，宁欲夺其利耶?毖哉卟逊□?

十年，北方诸王叛，执好礼军中，几死，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释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礼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师，肯还之耶？"十七年春，好礼率众走别部，守厄以待兵至。遇叛王军，迫好礼西逾雪峨岭。好礼自度，逾是则无望其还，遂以衣服赂叛王千户，始获东出铁壁山口，间道南走数日，从者继至且千人。中道粮绝，捕猎以为食。七月，至菊海，始与戍兵接，得乘传至昌州。入见，帝赐之食与钞。十八年，授嘉议大夫、澧州路总管。十九年，入为刑部尚书，俄改礼部，又改吏部。好礼建言中书："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未几，象惊，几伤从者。二十一年，出为北京路总管。再入为户部尚书。二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二。

子晸，为河西陇右道肃政廉访使。

○王国昌

王国昌，胶州高密人。初为胶州千户，中统元年，入觐，世祖察其能，迁左武卫亲军千户，佩金符，召问军旅之事，国昌奏对甚悉，帝嘉之，赐白金、锦袍。至元五年，人有上书言高丽境内黑山海道至宋境为近，帝命国昌往视之。泛海千余里，风涛汹涌，从者恐，劝还，国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毕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还，帝延见慰劳。而东夷皆内属，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时曾与中国通，遣使谕以威德，令国昌率兵护送，道经高丽。时高丽有叛臣据珍岛城，帝因命国昌与经略使印突、史枢等攻拔之。八年，复遣使入日本，乃命国昌屯于高丽之义安郡以为援。冬十月，卒于军。子通嗣。

通，初袭爵为左卫亲军千户，十二年，从诸军伐宋，渡江，镇鄂

州。时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将千人破其栅，宋兵遁去，通纵兵追击，杀获甚众，以功进武节将军。从攻静江，下之。十四年，改侍卫亲军千户。明年，通上书，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请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效，帝慰劳遣之。从破敌兵于金山，俘获生口及马羊牛驼不可胜计，进显武将军，赐金虎符，升佥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从讨叛王乃颜，迁副都指挥使。明年，屯田瓜、沙诸州，进阶明威将军。武宗即位，命总京城卫兵。枢密院复奏通摄左丞，领诸卫屯田兵。寻迁屯储卫亲军都指挥使，镇海口。以疾卒。

子燕出不花，袭武德将军、左卫亲军副都指挥使。

○姜彧

姜彧，字文卿，莱州莱阳人也。父椿，避乱往依济南张荣，因家焉。彧幼颖悟好学，荣守济南，辟为掾，升左右司知事，寻迁郎中，进参议官。中统二年，彧与荣孙宏入朝，因言益都李璮反状已露，宜先其未发制之，未报。明年春，璮果反。时诸郡不为兵备，璮即袭据济南。彧弃家从荣，招集散亡。迎诸王哈必赤进兵讨之。秋七月，捕得生口，言城中粮尽势蹙，彧乃昏夜请见王曰：“闻王陛辞时，面受诏曰：‘发兵诛璮耳，毋及无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谕诸将分守城门，勿令纵兵，不然城中无噍类矣。”王曰：“汝言城破，解阴阳耶？”彧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言于王，晚矣。”王悟。明日，贼众开门出降，王下令诸军，敢入城者论以军法，璮就擒，城中按堵如故。彧以功授大都督府参议，改知滨州。时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彧言于中书，遣官分画疆畔，捕其强猾不法者置之法。乃课民种桑，岁余，新桑遍野，人名为太守桑。及迁东平府判官，民遮请留，马为之不行。至元五年，召拜治书侍御史，出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赐金虎符，改信州路总管。后累迁陕西汉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拜行台御史中丞。后以老病归济南，寻擢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六。子迪吉。

○张础

张础，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达，从忽都忽那颜略地燕、蓟，金守蒲察七斤以城降。忽都忽承制以伯达为通州节度判官，遂知通州。父范，为真定劝农官，因家焉。础业儒，丙辰岁，平章廉希宪荐于世祖潜？丿闭娑ㄎ□钔醢16.锊桓绶值兀□16.锊桓缫源〔桓郊海□沃□□彩寡杂谑雷嬖唬骸罢糯。□曳值刂腥耍□币怨槲摇！笔

雷婷□拐吒丛唬骸靶值苤燎祝□□斜舜酥□洌□椅曳接惺掠谒危□绱≌撸□邓□腥危□□煜缕蕉ǎ□鼻不挂病！奔何矗□邮雷娣二危□舱鞣14.□梦南□□こ銎涫帧Ⅴ型吃□辏□⒅惺槭。□源∪Ｐ笥宜臼拢□俺鑫□玫侣肪腥豆伲□慈胛□□吭蓖饫桑□徒鸱□□□窖袈吠□□□耸梗□闹□字荩□□□□礁□拢□指闹□□荨Ｓ懈救顺寺抗□姓撸□断鹿侔党嘀□□□□嵘涓救俗沟兀□□浒党嗉摇４〗□云涫挛牛□党嗑澹□顺銎渑□□廴绶ａⅤ猎□□哪辏□⒅畹捞嵝贪床焖荆□源‖□□险阄鞯捞嵝贪床旄笔梗□褰鸱□Ｐ□渴故Ю锾氨□□恿济裎□□□氵厉碇□Ｋ彀蚕孛窬壑诟合瘴□遥□□∮胪□□阄鞯佬□渴沽跣□毂□吨□Ｐ□从□□□□≡唬骸敖□闲赂剑□乩艋蚴Цё郑□饲踩苏汹停□匀□诿□！毙□豢桑□≡唬骸摆椭□焕矗□又镂赐怼！彼烨踩粟椭□□娴彻□愿壳胱铮□∈椭□□□颂痉□Ｇ□肽瞎阄鞯捞嵝贪床焓埂９阄餍□渴挂怖锿亚慷崦癫疲□“雌渥铩Ｇ□氡焙□系捞嵝贪床旄笔梗□诒鲋萋纷芄埽□桓埃□茛□蛹谰疲□俺鑫□卜崧纷芄堋Ｈ□□荒辏□溆诠伲□炅□□□Ｔ□盐墓荽笱□俊⒄□畲蠓颍□馇搴涌す□□治拿簟Ｗ邮纾□阑月吠乒佟？

○吕掞

吕掞字，伯充，河内人。七世祖公绪，与宋丞相公著为从昆弟。祖庭，金末避乱，去乡里。父佑，归附，初隶兵籍，转徙北郡，复至关中，家焉。廉希宪宣抚京兆，聘许衡教授生徒，掞从衡学。衡为国子祭酒，举掞为伴读，辅成教养，掞之功为多。至元十三年，擢陕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会宋降者言襄、汉新附，民情未安，有吕子开者，向为襄阳制置司参谋官，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宜征用之，朝廷议遣使而难其人。或言子开旧名伟，金乱入宋，更名文蔚，字子开，于掞为从叔父，宜遣掞行。时江淮兵犹未戢，掞闻之，慨然请行。子开既入觐，陈安抚襄、汉便宜，诏以子开为翰林直学士，辞不就。十四年，授掞四川行枢密院都事。时宋制置使张珏守重庆，安抚使王立守合州，诏枢府分兵取之。李德辉行西院事于成都，获立侦卒张郃等数人，将杀之，掞曰：“彼不即降者，以昔尝抗命，城降惧诛耳。今宜释郃等，俾归谕立。”未几，立果遣郃等赍蜡书至成都，德辉请与东院同受降。后期不至，德辉承制授立仍为安抚使，知合州，开仓赈民，禁戢剽掠。而泸、叙、崇庆、播、夔、万等郡闻之，相继送款。巴、黔民感掞与德辉之惠，并祠事之。东院耻其无功，诬德辉越境邀功，械立于长安狱，将诛之。掞适以事至京师，言于许衡。衡白留守贺仁杰，遂奏释立，赐金虎符，仍旧官。掞亦以平定四川功，诏赐金织衣、弓刀、鞍勒、白金，升奉训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十九年，调同知顺庆路总管府事，以疾辞。二十年，征为国子司业，以未终丧辞。三十年，改华州知州，劝

农兴学，具有成效，及代，民争留之。

大德中，河东、关陇地震，月余不止，掞与集贤学士萧渼，各设问答数千言，以究其理，且移书庙堂，陈救灾弭患之道。仁宗即位，召拜翰林侍读学士。时方议行科举，掞曰："经明行修，质而少华，非惟士有实学，国家当得真才，以登治平。"未几致仕。延祐元年，遣使给驿送还关中。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八。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穆。

子三人：杲、果、桢，皆显仕。孙鲁，济宁路总管。

○谭资荣

谭资荣，字茂卿，德兴怀来人。敦厚寡言，颇知读书，仕金为县令。岁己卯，河朔归版图，资荣率众款附，主帅稔闻其名，即日以金符授元帅左都监，为县令如故。后从征，以功赐金虎符，升行元帅府事，复以其弟资用代充元帅左监军。岁壬辰，资荣从攻汴梁有功。既而举资用自代，退而耕田读书，以为逸老计，时年四十。子二人：曰澄，曰山阜。

澄好读书，又习国语，为监县，多善政。世祖在潜邸时，澄入见，世祖嘉其容止安详，留居藩府，称其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为县。遣迩臣出使，必以澄偕。中统元年，制书褒美，以为怀孟路总管。明年，入觐，赐金符。四年，易虎符。居官时，讼至立决，教民力田务本。历彰德同知，迁河南路总管，兼府尹。明年，奔父丧。中书不听其终制，奏起复莅职。后历司农少卿，迁陕西四川提刑按察使。逾年，西南夷罗罗斯内附，帝以澄文武兼资，可使镇抚新国，以为副都元帅、同知宣慰使司事。至其境，谕之曰："皇元一视同仁，不间远近，特置大帅，安集招怀，以捍外侮，非利征求于汝也。"夷人大悦。寻以疾卒。

子克修，事裕宗于东宫，出为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汉中三道提刑按察使。孙男三人：曰忠，曰质，曰文。

○王恽

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曾祖经。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铎，金正大初，以律学中首选，仕至户部主事。恽有材干，操履端方，好学善属文，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名。史天泽将兵攻宋，过卫，一见接以宾礼。中统元年，左丞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时省

部初建，令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财者一人，恽以选至京师，上书论时政，与渤海周正并擢为中书省详定官。二年春，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寻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治钱谷，擢材能，议典礼，考制度，咸究所长，同僚服之。

至元五年，建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论列凡百五十余章。时都水刘晸交结权势，任用颇专，陷没官粮四十余万石，恽劾之，暴其奸利，权贵侧目。又言：“晸监修太庙毕功，特转官锡赏，今才数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论如法。”晸竟以忧卒。秩满，陈天祐、雷膺交荐于朝。九年，授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初，绛之太平县民有陈氏者杀其兄，行赂缓狱，蔓引逮系者三百余人，至五年不决。朝廷委恽鞫之，一讯即得其实，乃尽出所逮系者。时绛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试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寻改置诸道制下，迁燕南河北道，按部诸郡，赃吏多所罢黜。十八年，拜中议大夫、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不赴。

裕宗在东宫，恽进《承华事略》，其目曰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知贤、审官，凡二十篇。裕宗览之，至汉成帝不绝驰道，唐肃宗改服绛纱为硃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礼，亦当如是。”又至邢峙止齐太子食邪蒿，顾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张九思从旁对曰：“正臣防微，理固当然。”太子善其说，赐酒慰喻之。令诸皇孙传观，称其书弘益居多。

十九年春，改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还卫。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时右丞卢世荣以聚敛进用，屡趣之不赴。或问其故，恽曰：“力小任大，剥众利己，未闻能全者。远之尚恐见浼，况可近乎?奔榷□□埽□诜□涫丁6□□□辏□谏僦写蠓颉8. =□龊5捞嵝贪床焓埂w砉倮籼拔鄄环尸叻彩□□耍徊煜登糁□□驼撸□龆□仓□唤涫□□薜迷19.窦遥□□从□菀跃又□C课轿□沃□驹谟诘萌耍□私□杂诔□唬骸案 = ㄋ□娇は匚迨□啵□□骄嗪＃□滴□哚柚氐亍6□袂榍峁睿□善蕉Ｔ岳垂倮籼安校□噬娇芡□□ゾ郏□廾褚蚨□细剑□饴哟迓洌□俦□绿郑□歹寮□□酰□浅□⒁皇油□手□庖病 = 袼洳荒芤灰辉袢问亓睿□□惺」倭湃缙秸隆⒆筘┤腥保□颂匮Ⅱ逋□刂□12. 蛟诘坌摹⑽淖阋愿□缋枋□⑽渥阋哉鄢逋馕暾撸□拐蚓仓□□□钢伟部善谝印！笔毙惺√志缭糁用髁廖薰Γ□8. 刺醭铝欣□υ唬骸案 = ü楦街□窕Ъ赴偻颍□苹□槐洌□□二奈濉 = 窬缭舨□保□挚嵊诨□□淇梢匝俺2萸允又□靠銎涞赜邢□街□眨□□魑髯撸□雒荒巡猓□兄□唤担□ブ□豢耍□搜【□□□昝骱帕睿□□□爻冀谥疲□约铺种□□贡耸魄盍□撸□□扇∫病！？

二十八年，召至京师。二十九年春，见帝于柳林行宫，遂上万言书，极陈时政。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成宗即位，献《守成书鉴》一十五篇，所论悉本诸经旨。元贞元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旨纂修《世祖实录》，因集《圣训》六卷上之。大德元年，进中奉大夫。二年，赐钞万贯。乞致仕，不许。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为卫州推官，以便养，仍官其孙笥秘书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其著述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笔补》、《玉堂嘉话》，并杂著诗文，合为一百卷。

列传第五十五

○陈祐天祥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世业农。祖忠，博究经史，乡党皆尊而师之，既殁，门人谥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岁癸丑，穆王府署祐为其府尚书，赐其父母银十铤、锦衣一袭。王既分土于陕、洛，表祐为河南府总管。下车之日，首礼金季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玄，咨访治道，商议古今，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椒竹诸税、粮料等钱，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真除祐为总管。时州县官以未给俸，多贪暴，祐独以清慎见称，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调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小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祐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无名，乃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之冲，号为难治，祐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干墓，且请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尝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国本，建立宜早；二曰中书政本，责成宜专；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事虽未能尽行，时论称之。

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杂议之，祐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欲奏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祐有异议，许进祐为尚书参知政事以啖之。及入议，祐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虚位，未须设。事遂罢。阿合马怒其忤己，除祐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构，家各百余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执议弥固，王亦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伐宋，遣祐签军，山东民多逃匿，闻祐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遂皆出，应期而办。十三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吏多震慑失措，祐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

法。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市，民间帖然。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虏温、台民男女数千口，祐悉夺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祐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仓猝不及为备，遂遇害，年五十六。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诗文，有《节齐集》。

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初在扬州，闻祐遇盗死，泣请于行省，愿复父讎，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皋，昌国州知州。爽，侍仪司通事舍人。孙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思谦，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徙家洛阳。天祥少隶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李璮叛据济南，结宋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为千户，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罢归，居偃师南山，有田百余亩，躬耕读书，从之游者甚众。其居近缑氏山，因号曰缑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学，祐未之奇也，别去数岁，献所为诗于祐，祐疑假手它人，及与语，出入经史，谈辨该博，乃大称异。

至元十一年，起家从仕郎、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国兵渡江，因论军中事，深为行省参正贾居贞所器重。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领军士才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来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之过当，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条陈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军中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布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少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从便处置。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伐茅斩木，结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人心既安，军势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不戮一人。他寨闻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弗扰。邻邑分宁为变，谍者时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归告其党，则

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及败，逃入兴国境者数千人，天祥命验口给粮，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归，莫不服其威信。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务变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守将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兒、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讨之，至樊口，兵败死。黄州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时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而区区乌合之众，与之相敌，不二三日，死伤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击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脱。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贞深然之，而忽都帖木兒意犹未决。闻至阳罗堡，居贞力趣之，乃引兵宿于青山，明日，大败其众，皆如天祥所料。

初，行省闻变，尽执鄂州城中南人将杀之，以防内应，居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与彼势本不相接，欲杀之者，利其财耳。”力止之，至是被执者皆纵去。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余人。为乱者闻官军至，皆弃城依险而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非可以力服，乃遣谕其徒使各归田里，惟生擒其长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之物，召而还之。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继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还家，约三日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百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右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骤升执政，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张。左司郎中周ρ因议事微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于是臣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言世荣奸恶，其略曰：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

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N从泻钠溲□□苁狗籼宸崛僬摺J枪拭窀辉蚬□唬□衿对蚬□叮□癜苍蚬□玻□窭r蚬□B□淅砣灰病N袈嘲ч□□亓灿诿瘢□视谟腥簦□栽唬骸鞍傩兆悖□□赜氩蛔悖话傩詹蛔悖□□胗胱悖俊币源送浦□□癖匦敫城岫□笞悖□□卮□褡愣□蠓帷！妒椤吩唬骸懊裎□畋荆□竟贪钅□！崩□记按□□虬傩崭话惨灾侣遥□傩绽□钜灾轮危□杂刑斓匾岳矗□粗□乓病7虿普撸□恋厮□□□窳ㄟ□□□斓刂□渌暧谐J□□□淙≈□薪冢□势溆弥□环A＝袷廊儆□砸凰曛□冢□□率□曛□□晃M蛎裰□□□滓皇乐□伲还阊□鱿壑□Γ□恍舻吡□□迹黄陲蓬□□锶。□丈舷乱越徽鳌J用袢琏牛□□□苍埂9□□晃□□抑□堵牵□□::傩в谀壳埃□烈庵锴螅□嗡□坏谩H黄渖□浦□炯纫巡淮妫□膊浦□礁春嗡□担拷□□窦溆纱说蚝模□煜掠纱丝招椋□参@□χ□□□□胁豢墒ぱ哉摺?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世祖闻其语，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既至，即日有内官传旨，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帝皆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进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岳束木姻党，为其爪牙羽翼，诬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

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西道廉访使。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诏求弭盗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货，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南至汉、江，二千余里，悉皆就擒，无得免者。由是东方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以惑众，所至官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怪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翼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而杖于市，自此神圣屏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奏其使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满辞去。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章论征西南夷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

林，竹木丛茂，皆有长刺。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也。又其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皆清野远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师，或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亦复何异。前鉴不远，非难见也。军劳民扰，未见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祸本。又闻八番罗国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雠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上章，极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自被召还京，至是且一岁，未尝得见言事，输忠无地，常郁郁不自释，又不欲苟糜禀禄，八年正月，移疾谢去。至通州，中书遣使追留，不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传，专官护送至其家。天祥望阙拜谢，辞所赐钞而行。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使者五致诏，以年老不能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辞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刘宣

刘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陕，后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读书，有经世之志。宣抚张德辉至河东，见而器重之，还朝，荐为中书省掾。宣暇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至元十二年，入为中书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赞画居多。伯颜尝命宣诣阙上捷书，世祖召见，亲问以南征事，应对称旨，赐器服宠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论。除知松江府，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并著。升江淮行省参议，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三年，入为礼部尚书，遂迁吏部。时将伐交趾，宣上言曰："连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扰攘，今春停罢，江浙军民欢声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岁贡未尝愆期，边帅生事兴兵，彼因避窜海岛，使大举无功，将士伤残。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天时，中原平土，犹避盛夏，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须，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钡奂文善溲浴?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旨，议更钞用钱，宣献议曰："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

沿边粜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见良策。新钞必欲创造，用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宋、金之弊，足为殷鉴。铸造铜钱，又当详究。秦、汉、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缕陈。国朝废钱已久，一旦行之，功费不赀，非为远计。大抵利民权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济丘壑之用，非惟铸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属桑哥谋立尚书省，以专国柄，钱议遂罢。

二十五年，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悍戾纵恣，常虑台臣纠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建康城，点视军船，群御史从。有以军船载苇者，御史张谅诘之，知为行省官所使，诣扬州覆实。忙古台盛怒，即图报复。时大夫之父，官于属郡，随被按劾。遣其党造建康，伺台中违失，台官皆竦惧，阴往恳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动。忙古台怨宣愈甚，罗织宣之子，系扬州狱。又令建康酒务、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诬告行台沮坏钱粮，以闻于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为遣官二员，置狱于行省，鞫问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军船列兵卫驱迫之，至则分异各处，不使往来。九月朔，宣自刭于舟中。

始宣将行时，书后事缄付从子自诚，令勿启视。宣死，视其书，辞云：“触怒大臣，诬构成罪，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讼，屈膝为容于怨家之前。身为台臣，义不受辱，当自引决，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呜呼！天乎！实鉴此心。”且别有公文言忙古台罪状，后得其稿，涂注勾抹，辞句难辨。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读者悲愤。

宣既引决，行省白于朝，以为宣知罪重自杀。前后构成其事者，郎中张斯立也。然宣忠义节操，为世所重，闻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从子自持上宣行实，御史台以闻，制赠资善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彭城郡公，谥忠宪。

○何荣祖

何荣祖，字继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贞祐间试文法入优等，补吏，后授明威将军，守巨鹿尹，权军器监主事。金亡，徙家广平。荣祖状貌魁伟，额有赤文如双树，背负隆起。有相者谓曰：“子位极人臣，且寿相也。”何氏世业吏，荣祖尤所通习，遂以吏累迁中书省掾，擢御史台都事。始折节读书，日记数千言。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家，以收

四方之利，号曰和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论甚力。阿合马知荣祖主其谋，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未几，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为山东按察使，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计无所出，适济南有上变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讼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为辞，告唐卿纵反者，逮系数十人。狱久不决，诏荣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鞫之。荣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祯、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荣祖不可。俄迁河南按察使，二执政竟以失口乱言杖其人，而株连者俱得释，唐卿之诬遂白。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叛归江南，安西行省欲上闻，会荣祖来为参政，止之曰："何必上闻朝廷，此辈去者皆人奴耳，今闻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获，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于事明决多类此。除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以母老辞。又拜御史中丞，复出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

时宣慰使乐实、姚演开胶州海道，有制禁戢诸人沮挠，粮舶遇暴风多漂覆。乐实弗信，督诸漕卒偿之，搒掠惨毒，自杀者相继。按察官惧违制，莫敢言。荣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见谴，吾自当之。"即草辞以奏，诏免其征。召入为尚书参知政事。时桑哥专政，亟于理算钱谷，人受其害。荣祖请罢之，帝不从，屡恳请不已，乃稍缓之。而畿内民苦尤甚，荣祖每以为辞。同僚曰："上既为免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荣祖执愈坚，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牍。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闻，帝乃思荣祖言，召问所宜。荣祖请于岁终立局考校，人以为便，立为常式，诏赐以钞万一千贯。荣祖条中外有官规程，欲矫时敝，桑哥抑不为通。荣祖既与之异议，乃以病告，特授集贤大学士。未几，起为尚书右丞。桑哥败，改中书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而立监治之法。又上言："国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且当用之人恆多，而得用之人恆少。要之，省部实为根本，必择材而用之。按察司虽监临一道，其职在于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屡以老疾乞解机务，诏免署事，惟预议中书而食其禄。寻拜昭文馆大学士，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请罢，不允。

先是，荣祖奉旨定《大德律令》，书成已久，至是乃得请于上，诏元老大臣聚听之。未及颁行，适子秘书少监惠没，遂归广平，卒，年七十九。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宪。

荣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饮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俾置器买宅，以旌其廉。所著书，有《大畜》十集，又有《学易记》、《载道集》、《观物外篇》等书。

○陈思济

陈思济，字济民，柘城人也。幼读书，即晓大义，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召之以备顾问；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为国重镇，命廉希宪等行中书省于陕西。思济实与偕行，多所赞画。中统三年，诏诛王文统，召廉希宪入中书，思济还，仍掌敷奏。事无巨细，悉就准绳，姚枢、许衡皆器重之。会阿合马入省，耻其位在希宪左，每欲肆意而行，希宪守正不从。及希宪去位，省臣晨集，掾属皆惮阿合马，莫敢前。思济独先以文牍进，阿合马辄于希宪位署押，思济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马怒目视之，众为之惧，思济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从希宪行省山东，未几召还。至元五年，分命中书省总百揆，御史台正百官，一时黜陟登庸，宪章程式，多出其手。迁承务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绩最闻，拜监察御史。时阿合马立尚书省，权在中书右。思济与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对，思济独厉声曰：“御史言官也，非为辨讼设?狈餍涠□觥Ｊ诜钛荡蠓颉⒅□咧荩□□□蛞□□晃窨敛臁Ｇ□兴炒蠓颉⑼□□苄寺纷芄芨□拢□邢□萦□Ｍ□□星糍□そ□溃□萸不辜遥□蚱诶淳觯□舭萸朐唬骸拔殴□□靡樱□舨辉缇觯□种詹豢杀！！蔽□钠浒付□椭□Ｗ□□□秸愣甲□怂臼拢□憷羟钟妫□窭в诟骋郏□ゎ贸□□５魃挛骱褐械捞嵝贪床旄笔梗□∧赣侨ス佟６□□□辏□由僦写蠓颉⑼□□愣□佬□克臼隆Ｊ闭阄鞔笏□□窦ⅲ□愣□肘抟笫担□醋□湟躁庵□□□钫咧冢□□现惺椋□嘣手□Ｕ愣□春担□挥诿□剑□甏箐□□窭狄运铡Ａ交囱慰尾环螅□诩我榇蠓颉17.交炊甲□耸梗□楸拙「铮□碳滞Ｌ校□昕我宰恪__□氡焙□系浪嗾□□檬梗□某刂萋纷芄堋＝□阈惺Σ秸乱菜俅饍和□坪杖唬□□越鸹□□Ｂ□□窦涮锬叮□□拢□ι险乱灾怪□＠矍巛Ｔ榇蠓颉①莺幽辖□钡却π兄惺槭∈隆４蟮挛迥甓□□约沧洌□昶呤□Ｔ□□榇蠓颉16.舨可惺椤⑸锨岢刀嘉荆□贩怛４□ず睿□治乃唷?

子诚袭，廕入官，拜监察御史、朝列大夫、佥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

○秦长卿

秦长卿，洛阳人也。姿貌魁特，性倜傥，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潜

籓，已闻其名，既即位，务收揽时才，以布衣征至京师。长卿尚风节，好论事，与刘宣同在宿卫，以气岸相高。是时尚书省立，阿合马专政，长卿上书曰：“臣愚赣，能识阿合马，其为政擅生杀人，人畏惮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赀，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春秋》人臣无将，请及其未发，诛之为便。”事下中书。阿合马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赀足以动人，中贵人力为救解，事遂寝，然由是大恨长卿。除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竟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逮长卿下吏，籍其家产偿官，又使狱吏杀之。狱吏濡纸塞其口鼻，即死。未几，王著聚徒杀阿合马。帝后悟，亦追罪之，斩棺戮尸，并诛其子，而长卿冤终不白。

长卿从子山甫，为建康府判官，闻长卿冤状，即日弃官去，累荐不起以卒。山甫子从龙，仕至南台治书侍御史；从德，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赵与蒨

赵与蒨，字晦叔，宋宗室子，尝登进士第，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颜既渡江，与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诣军门上书，力陈不嗜杀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党。后伯颜朝京师，世祖问宋宗室之贤者，伯颜首以与蒨对。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见，言宋败亡之故，悉由误用权奸，词旨激切，令人感动。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谘访，与蒨忠言谠论，无所顾惜。进直学士，转侍讲。疏陈江南科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垄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诏所为。二十七年，京师雾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与蒨又疏言权臣专正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几桑哥败，平章不忽木奏与蒨贫窭有守，有抱负，世祖曰：“得非指权臣为虎者邪？”锡钞万三千贯，岁给其妻子衣粮。后累迁翰林学士。其伯祖师渊，尝从硃熹学，家庭受授，具有端绪，于是与许衡论尹洛阃奥，衡雅敬之。

与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实以终养。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贫无以为葬，成宗命有司赙钞五千贯，给舟军，还葬台州之黄岩。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侯，谥文简。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绛州人。父居实，避兵徙雁门。天福幼读《春秋》，通大义。及长，以材辟怀仁丞。至元五年，诏立御史台，以天福

为阁管勾，寻拜监察御史。每廷折权臣，帝嘉其直，锡名巴兒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仍厚赐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职居抨弹，惟负爵禄是惧，敢贪厚赏，以重臣罪？"时御史台置二大夫，纲纪无统，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称一蛇九尾，首动尾随；一蛇二首，不能寸进。今台纲不张，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则紊不可理。"帝诏玉速帖木兒及孛罗谕之，孛罗以年幼自劾。天福时按行畿内，有出使者凌民取贿，天福乃易服间行得其状，奏戮之以徇，豪右慑服。十二年，诏罢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兒曰："是司之设，所以广视听、虞非常，虑至深远，不但绳有司而已也。"大夫骇然曰："微公言，几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诏复立之。权臣不悦，左迁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时北鄙兵兴，转输烦急，河东民苦徭役。天福以反侧为忧，劾执政失计，奏罢其役。征拜中顺大夫、治书侍御史。

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议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当兵冲，将吏有豪猾为民害者，悉铲除之，民大悦。转湖北道按察使，发省臣赃事数十以闻。帝以其尝有勋劳，特原之，而流其党与，州郡称治。二十年，迁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鲜知稼穑，天福教以树艺，皆致蕃富，民为建祠，而刻石以纪之。二十二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出为扬州路总管。二十六年，复为淮西按察使，按巨奸一人，没其家赀，政化大行。二十八年，桑哥败，考讯党援，平阳为多，以天福为平阳总管，俾穷治其事。俄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以母老辞。三十一年，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寻除真定路总管。真定驿传之需，多为民害，天福更议措置之方，使不扰民，宪长争之。省臣以其事闻，诏从之，颁其制为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参政，以疾辞。四年，拜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畿甸大治。后之尹京者，以天福为称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

初，天福拜御史时，其母戒之曰："古称公尔忘私，委质为臣，当罄所衷，以塞其职，勿以未亡人为恤，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天福亦请于宪府曰："监察责当言路，有犯无隐，苟获谴，乞不为亲累。"或以闻，帝叹曰："巴兒思母子虽生今世，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

子祖舜，秘书监著作郎；侃，内藏库副使。

○许国祯

许国祯，字进之，绛州曲沃人也。祖济，金绛州节度使。父日严，荣州节度判官。皆业医。国祯博通经史，尤精医术。金乱，避地嵩州永宁县。河南平，归寓太原。世祖在潜邸，国祯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庄圣太后有疾，国祯治之，刻期而愈，乃张晏赐坐。太后时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铤如年数赐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针误损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国祯从容谏曰："罪固当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诛之，后谁敢复进？"世祖意解，且奖之曰："国祯之直，可作谏官。"宗王昔班屡请以国祯隶帐下，世祖重违其请，将遣之，辞曰："国祯蒙恩拔擢，誓尽心以报，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过饮马湩，得足疾，国祯进药味苦，却不服，国祯曰："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国祯入视，世祖曰："不听汝言，果困斯疾。"对曰："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宝马鞍赐之。

宪宗三年癸丑，从征云南，机密皆得参与，朝夕未尝离左右。或在告，帝辄为之不悦。九年己未，世祖帅师围鄂州，获宋人数百族，诸将欲尽坑之，国祯力请止诛其凶暴，余皆获免。及师还，招降民数十万口，疲饿颠仆者满道，国祯白发蔡州军储粮赈之，全活甚众。世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迁礼部尚书。国祯尝上疏言：慎财赋、禁服色、明法律、严武备、设谏官、均卫兵、建学校、立朝仪，事多施行。凡所荐引，皆知名士，士亦归重之。帝与近臣言及勋旧大臣，因谓国祯曰："朕昔出征，同履艰难者，惟卿数人在尔。"遂拜集贤大学士，进阶光禄大夫。每进见，帝呼为许光禄而不名，由是内外诸王大臣皆以许光禄呼之。升翰林集贤大学士。卒年七十六。时大臣非有勋德为帝所知者，罕得赠谥，特赠国祯金紫光禄大夫，谥忠宪，人以为荣。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追封蓟国公。

初，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庄圣太后，又善调和食味，称旨，凡四方所献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闵其劳，赐以真定宅一区，岁给衣廪终身，国祯由是家焉。子扆。

扆字君黼，一名忽鲁火孙，从其父国祯事世祖于潜邸，进退庄重，世祖喜之，赐今名。俾从许衡学，入备宿卫，忠慎小心。尝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后悔，谓近侍帖哥曰："朕欲罪忽鲁火孙，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结为兄弟，有所谴责，则更相进谏。"乃置金酒中，赐二人饮，以为盟。时裕宗居东宫，帝又谕忽鲁火孙曰："若太子罪汝，将谁谏耶？"遂命东宫臣庆山奴亦同饮金酒。俄除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赐日月龙

凤纹绮衣二袭。每外国使至，必命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帝尝命画工写其像赐之。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

有窃大安阁礼神之币者，将诛之，群臣莫敢言，忽鲁火孙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释之。忽鲁火孙与丞相安童善，国政多所赞益，桑哥忌之，数谮于上，帝不之信。桑哥败，系于左掖门，帝命忽鲁火孙往唾其面，辞不可，帝称其仁厚，赐以白玉带。且谕之曰：“以汝明洁无瑕，有类此玉，故以赐汝也。”成宗即位，迁中书右丞，行太常卿。力辞，乃命以中书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陕西行中书省右丞。时关中饥，议发仓粟赈之，同列以未得请于朝不可，忽鲁火孙曰：“民为邦本，今饥馁如此，若俟命下，无及矣。擅发之罪，吾当独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发粟，不数日命亦下。明年旱，祷于终南山而雨，岁以大熟，民皆画像祀之。

忽鲁火孙不事生业，田宅皆上所赐。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为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舆入禁中，访以旧事。后足益弱，不可出，每国有大政，诏使近侍即其家问之。特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食其禄终身。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陕西

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僖简。 "

列传第五十六

○贺仁杰

贺仁杰，字宽甫，其先河东隰州人，祖种德徒关中，遂为京兆鄠人。父贲，有材略，善攻战，数从军有功。关中兵后积尸满野，贲买地金天门外，为大冢收瘗之。远近闻者，争辇尸来葬，复以私钱劳之。尝治室于毁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两，谓其妻郑曰：“语云：匹夫无故获千金，必有非常之祸。”时世祖以皇太弟受诏征云南，驻军六盘山，乃持五千两往献之，世祖曰：“天以赐汝，焉用献?倍栽唬骸暗钕滦路馇兀□鸪銮氐兀□颂煲允诘钕拢□疾桓宜剑□敢灾□□！鼻已云渥尤式芸捎米矗□凑偃胨尬馈F渚□□□诓幌劝准憾□厂捉穑□玛谟□J雷嫖胖□□笈□□此Ы□敝□□匝□啥□埂J雷婕次唬□完诮鸱□□芄芫┳字罹□侣常□洌□□渲伊⑭骞T肌⑭□嗳俾淮蠓颉4.笏就剑□贩庥汗□□□终晗住?

仁杰从世祖，南征云南，北征乃颜，皆著劳绩。后与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协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爱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张珏守重庆，合州安抚使王立守钓鱼山，相拒二十余年。诏建东西行枢密院，督兵进伐，合丹、阔里吉思领东院，攻钓鱼山；不花、李德辉领西院，攻重庆。德辉分守成都，获王立钞卒张郃，纵之使谕立降。立复遣张郃等奉蜡书告德辉，能自来即降。德辉遂从五百骑至钓鱼山，与东院同受立降。东院复奏诛立，并言德辉越境邀功，下立长安狱。西院从事吕掞至都，以兵事告许衡，许衡告仁杰，仁杰为言于帝。帝召枢密臣责之曰：“汝等以人命为戏耶！今召王立，立生则已，死则汝等亦从之。”立至，赐金虎符，仍以为合州安抚使。

帝一日召仁杰至榻前，出白金，谓之曰：“此汝父六盘所献者，闻汝母来，可持以归养。”辞不许，乃归白母，尽散之宗族。帝欲选民间童女充后宫；及有司买物，多非其土产；山后盐禁，久为民害，皆奏罢之。民为之立祠。

十七年，上都留守阙，宰相拟廷臣以十数，皆不纳，帝顾仁杰曰：“无以易卿者。”特授正议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总管、开平府尹。明年，赐三珠虎符，进资德大夫，兼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寻加荣禄大夫、中书右丞，留守如故。尚书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钱谷多失实。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杰廷辨，仁杰曰：“臣汉人，不能禁吏戢

奸，致钱谷多耗伤，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为长，印在臣手，事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让人者有之，未有争引咎归己者。”置勿问。

仁杰在官五十余年，为留守者居半，车驾春秋行幸，出入供亿，未尝致上怒。其妻刘没，帝欲为娶贵族，固辞，乃娶民间女，已而丧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尝置媵妾。

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请老，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行中书省事，赐白金、楮币、锦袍、玉带，归第。以子胜袭上都留守、虎贲指挥使。后成宗崩，仁宗入清内难，念世祖旧臣，欲有所咨访，召赴阙，行至樊桥而卒。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雍国公，谥忠贞。延祐六年，加赠推诚宣力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奉元王。子胜，自有传。

○贾昔剌

贾昔剌，燕之大兴人也。本姓贾氏，其父仕金为庖人。昔剌体貌魁硕，有志于当世。岁甲申，因近臣入见庄圣太后，遂从睿宗于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须黄，赐名昔剌，俾氏族与蒙古人同，甚亲幸之；又虑其汉人，不习于风土，令徙居濂州。帝复思之曰：“昔剌在吾左右，饮食殊安适。”促召入供奉，诸庖人皆隶焉。世祖在潜邸，知其重厚，使从迎皇后于弘吉剌之地，自是预谋帷幄，动中机会，内出银三千两，使买珍膳，乘传上太官，恣其出入不问。又赐以牝马及驹三十匹，并牧户与之。是时兵余，数以所赐分遗乡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药二局，赐金符，提点局事，兼领进纳御膳生料。年老，谢事，病笃，索所赐衣衣之而卒。追封闻喜郡侯，谥敬懿。

子丑妮子，方幼时，世祖爱之，尝坐之御席傍。从征云南，跃马入水，斫战船，破其军，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轻锐。己未，从伐宋，还自鄂州，卒。追封临汾郡公，谥显毅。

子虎林赤，智勇绝人。阿里不哥之叛，出其家名马以助官军。从幸和林，中道值大风，昼晦，敌猝至，击走之。还，佩其大父金符，提点尚食、尚药二局，历尚膳使，兼司农。尝入侍，帝问治天下何为本，曰：“重农为本。”何为先，曰：“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辞，改佥院事，仍领尚膳使，卒。

子秃坚不花，袭世职为尚药、尚食局提点，世祖以故家子，独奇之，谓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从征乃颜，军次杭海，敌猝至，帝令急击之。诸近侍见其势盛，多畏避，秃坚不花即驰入其阵，疾战，破走之，擒其首将以归。移军哈罕，大风，昼晦，敌兵千人，鼓噪以进，秃坚不花奋击，身被十余疮，犹力战，复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海叛者请降，众议以为亲犯王师，宜诛之，秃坚不花独曰："杭海本吾人，或诱之以叛，岂其本心哉！且兵法杀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秃坚不花议是。"以此益知其可用，升同佥宣徽院事。每论政帝前，言直而气不慑，帝亦知其直。令察宿卫之士，有才器者以名闻，所论荐数十人，用之皆称职，时论归之。

成宗即位，诸侯王会于上京，凡刍饩宴享之节、赐予多寡、疏戚之分，无一不当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秃坚不花足矣。"进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饮，必尝乃进。帝体既安，赐钱，不受，解衣赐之。尝从巡幸，禁中卫士感奋有所欲言，帝命进而问之，皆曰："臣等宿卫有年矣，日膳充、岁赐以时者，诚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秃坚不花其人也。"帝悦，赐珠袍，超拜宣徽使。辞曰："先臣服勤，于兹三世矣，位不过佥佐，臣何敢有加于先臣乎?钡奂纹渫巳茫□嗽势淝搿＞拍辏□狈狡蚵宦撞看笱□□嗦蛲章恚□蛊渌浪穑□鲆卤矣谀诟□□硗□□□□□钫呤□蛉耍□梗□推弑□摇Ｊ□辏□鄄∩酰□胧碳灿□鳌＜按蠼亻□谀呀□鳎□褚哉□澹□匏□啬印?

武宗入即位，深嘉其忠，进阶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议宣徽院事，行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达鲁花赤。至大二年，诏出金帛，大赉北边诸军，以秃坚不花明习事宜，能不惮劳苦，使即军中与其帅月赤察兒定议而给之，诸部大悦。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内藏兼金带赐之。为同官贾廷瑞所嫉，廷瑞请以宣徽院为门下省，尚书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杀之。秃坚不花力谏不可，帝曰："贾廷瑞毁卿不直一钱，卿何力言邪？"对曰："廷瑞所坐不当死，不敢以臣私隙，误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访群臣以治道，秃坚不花以为治国安民之实在于生财节用。帝嘉纳焉。转光禄大夫。

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廷祐四年，朔方又被风雪为灾，秃坚不花请赈之如大德时，且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赐钱酬其价，不受，解御衣赐之。托恩幸以求赏者，辄抑弗予。帖失、王廷显，皆同官也，帝赐帖失海舶，秃坚不花曰："此军国之所资，上不宜赐，下不宜受。"帝赐廷显玉带，廷显欲取太官羊钱一万五千缗充其价，又执不可。于是怨之者众。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即位，帖失竟谮杀之，后帖失以

大逆伏诛，事乃白，赠推忠宣力守谅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冀国公，谥忠隐。后进封冀安王；加赠其曾祖昔剌推忠翊运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进封绛国公；祖丑妮子崇德效节功臣、仪同三司、太傅、柱国，追封绛国公；父虎林赤推诚宣力守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进封临汾王。

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忽赤，皆至显官。

○刘哈剌八都鲁

刘哈剌八都鲁，河东人，本姓刘氏，家世业医。至元八年，世祖驻跸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见。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初赐名哈剌斡脱赤。十七年，擢太医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别里铁穆而奉命往征之，帝谕哈剌八都鲁曰：“当行者多避事，汝善医，复习骑射，能从行乎？”对曰：“事君不辞难，臣不行将何为?奔辞胧诩祝□墼唬骸叭臧灿眉祝俊倍栽唬骸俺荚副敢徽绞俊！钡墼唬骸耙剑□晔乱玻□撞豢傻谩！蔽┐鸵曰返丁9.□浮Ⅳ寐淼任铩＝□校□拍讣玻□牍槭。□勖□□涠□椤＜燃□福□桓乙栽兑鄹妫□敢辔⒅□□□皆唬骸叭甑谛校□壹舶惨印！彼旒创侨ィ□汤岵幌拢□□茄□□觯□□锔ブ梗□壑镣跛□?

一日，猎于野，有狐窜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剌八都鲁一发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与药即愈，王又喜，奏为其府长吏。及将战，从王请甲，王曰：“上不与汝，我何敢与?币蛄糁□□沽衤⒅亍9□莅硕悸巢豢希□唬骸按笳煞虻毙□□姓螅□耸赜□嗜绺救艘□　奔□屑渍撸□□跃疲□呒廴≈□□魅眨□灰酝□M跬□□浣槎□圩撸□谷宋手□□怆性唬骸拔乙病！币蚩□辉唬骸耙蝗诵松疲□蛉丝杉ぃ□椅□蛉思ざ□　敝械溃□□鲈簦□羯渲□□圆恢小M跸采酰□庖乱轮□唬骸按怂□允兑病！笔Y谓鹕剑□钒□□俦□茨芙□□惺拐咴谱酝押鐾跛□矗□唬骸拔沂芴□娣值兀□卮瞬桓沂A 7采纤□褂胛衾锛□□□艺撸□岵⒁□彻└□□抟煨囊病G以讣□熳樱□□涝段拊□□裎磐趵瓷跸玻□靡患□珊酰俊蓖跻晕□牛□笥以唬骸按苏┳玻□押鏊□右□Γ□□胛衾锛□□□浚□肝鹛□！蹦祟科淙耍□脖□涞揽□□□衿溆纹锶□□耍□吨□闷淝椋□□押龇揭□ā K斐銎洳灰猓□□鳎□蟀苤□□蚧裎衾锛□□彩梗□□洳晃□福□殖耸平□鳎□笃魄苤□□跄嗣□□莅硕悸诚追□泄□5奂□漶ど酰□∮□叛蛎u以赐，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怀之。帝问其故，对曰：“臣始与母诀，今归，母幸存，请以君赐遗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赐之食，必先赐其母。以功授和林等处宣慰副使，赐与甚厚。二十三年，升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升宣慰使。

二十五年，海都犯边，尚书省以和林屯粮，当得知缓急轻重者掌其出纳，奏用怯伯。帝曰：“钱谷非怯伯所知，哈剌斡脱赤可使也。”进阶嘉议大夫，职如故，使怯伯与俱。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报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与哈剌八都鲁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剌，距海都军五六十里。怯伯大惧曰：“事忽矣，不如顺之。”哈剌八都鲁语其弟钦祖、荣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潜遁，与探马赤千户忽剌思遇，从骑百余人，问之，急剌思曰：“吾在海都军中，闻怯伯反，宣慰脱身归报天子，我故追以来。”哈剌八都鲁察其诚，与之谋，结阵乘高立于西南，令之曰：“吾将往责怯伯，汝曹勿动，见吾执弓而起，即相应也。”既见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剌八都鲁诡辞自解，得间，疾趋。忽剌思整阵以出，怯伯遣骑来追，屡拒却之。道遇送军装者，因护之至盐海。及入见，帝喜曰：“人言汝陷贼，乃能来耶?泵□刖柒汀9宋绞坛荚唬骸捌ㄒ钚笕□□妹朗扯□□渲鳎□硬□且病K湮吹檬扯□煌□渲鳎□巳耸且病！备□涿□徊旌蔽油殉啵□鸵猿□迩ч幔□偈状切唬□蛞运□陀胪□凑摺5厶孛□苤□□□钪惺槎攵渫□凑咧□陀胁睢?

二十七年，迁正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战而归，衣裘尽弊。河东，臣故乡也，愿乞锦衣以为荣。”帝以金织文衣赐之。居二年，召还，帝谕之曰：“自此而北，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仍别赐汝名曰小龙兒，或曰哈剌八都鲁，汝可自择之。”对曰：“龙，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则哈剌八都鲁可也。”复赐以绣衣、玉带，及钞五千贯，其为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鱼九尾，皆千斤，遣使来献。俄召还。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伯颜奉皇太后旨，命之曰：“东方汝尝镇之，今以属汝，勿俟制命。”乃以为咸平宣慰使。元贞元年，召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内膳。国制，内膳为近臣，非笃敬素著者不得为。明里祖曷鲁，事太祖，睿宗尝求之于帝，帝听以其僚十人往，敕之曰：“皇子方总兵辟地，朕辍尔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将用黄金覆周汝身矣。”显懿庄圣皇后语宪宗、世祖曰：“曷鲁事太祖，圣躬或小不豫，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当终始遇之。”睿宗尝从太宗西征，在道绝汲，曷鲁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进。睿宗问曰：“何从得水？”因告之故，师还，赐金帛甚厚。年八十卒。

中统初，明里入见，世祖令侍臣送明里于裕宗，且曰：“明里，朕亲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尝命裕宗：令从人十人来，朕将行赏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于明里上，帝曰：“第五人非明里耶？”对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赐金纹衣一袭。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后来反居上，相与耳语，帝闻之曰：“明里之祖曷鲁，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尔时汝辈安在？顾谓后来耶?钡矍滋址凑哂诒狈剑□骼锴氡赋置□□□沟诠Γ□桶捉鸢倭健Ⅴ猎□□□四辏□□渖帕睢３勺诩次唬□映□写蠓颍□徒鸫□□执陀□乱幌□ ³. □蛭迩Ч幔□□唬骸懊骼锞沙迹□淞钪钭尤胨尬溃□杉倮癫可惺椋□□准我榇蠓颍□成惺槁灰岳稀！蔽渥诩次唬□□唬骸懊骼锓蚋荆□□碌酆螅□１щ薰□□奚醯轮□？商亓蠲骼锶俾淮蠓颉⑺就剑黄淦廾废煞馑彻□蛉恕４突平鸲□傥迨□健□捉鹎□灏倭健⒁乱幌□！比首谠诙□□□锕□嗽唬骸拔綦抻屑采跷＃□杖试Ｊセ屎笥侵□□废墒厥樱□唤獯□咂呤□铡＝癫桓彝□□浯兔骼锉Y□ ¹³. 跻隆⒂呒八穆狻！敝链笕□甓□伦洌□炅□□芯拧Ｗ咏韵怨蟆?

○谢仲温

谢仲温，字君玉，丰州丰县人。父睦欢，以赀雄乡曲间，大兵南下，转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过其城，睦欢与其帅迎降。从攻西京，睦欢力战先登，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誓以死报，每遇敌，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银铁冶达鲁花赤。

仲温丰颐广颡，声音洪亮，略涉书史。壬子岁，见世祖于野狐岭，命备宿卫，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温为工部提领，董其役。帝曰：“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耶?奔何矗□缶□Φ酰□疃街罱□Ｊ笔亟□□糠κ常□傥陆讨□烙悖□猿淦涫常□巯参绞坛荚唬骸半匏疾患按恕Ｒ□酝杖椋□□詹煌□暌病！币幌Γ□畚诺芯□对耄□□□福□傥路钌□玻□燮酒浼缫孕校□恋┌荒苊隆Ⅴ型吃□辏□□窖簟⑻□□铰沸□□梗欢□辏□奈骶□Ⅴ猎□拍辏□ㄋ车侣纷芄堋Ｊ狈接帽□□矗□泄迅惧髯右猿ブ□渲□保□傥鲁鲑航鹗昊怪□Ｊ□□辏□□□闲□渴埂６□□□辏□幕炊□Ｋ旰担□傥碌及姿□粮让裉铮□□嚼笛伞?

三十年春，入见，帝曰：“汝非谢仲温乎？朕谓汝死矣?贝尤萦锛肮ザ跏笔拢□巯采酰□驮唬骸叭杲□垂俸酰侩薜蔽□湓裰□！倍栽唬骸俺祭弦樱□弈芪□玻□蛔釉缤觯□□兴镓猛辏□冶菹铝□□！奔慈彰□杆尬馈４蟮铝□曜洌□臧耸□?

子兰，江浙达鲁花赤，先卒。孙孛完，承事郎、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

○高觿

高觿，字彦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彝，徙居上党。父守忠，国初为千户。太宗九年，从亲王口温不花攻黄州，殁于兵。觿事世祖，备宿卫，颇见亲幸。至元初，立燕王为皇太子，诏选才隽士充官属，以觿掌艺文，兼领中醞、宫卫监门事，又监作皇太子宫，规制有法，帝嘉之，锡以金币、厩马，因赐名失剌。十八年，授中议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总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从帝北幸。时丞相阿合马留守大都，专权贪恣，人厌苦之。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因构变谋杀之。三月十七日，觿宿卫宫中，西蕃僧二人至中书省，言今夕皇太子与国师来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尝出入东宫者杂识视之，觿等皆莫识也，乃作西蕃语询二僧曰："皇太子及国师今至何处？"二僧失色。又以汉语诘之，仓皇莫能对，遂执二僧属吏。讯之皆不伏，觿恐有变，乃与尚书忙兀兒、张九思集卫士及官兵，各执弓矢以备。顷之，枢密副使张易亦领兵驻宫外。觿问："果何为？"易曰："夜后当自见。"觿固问，乃附耳语曰："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夜二鼓，忽闻人马声，遥见烛笼仪仗，将至宫门，其一人前呼启关，觿谓九思曰："他时殿下还宫，必以完泽、赛羊二人先，请得见二人，然后启关。"觿呼二人不应，即语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尝行此门，今何来此也？"贼计穷，趋南门。觿留张子政等守西门，亟走南门伺之。但闻传呼省官姓名，烛影下遥见阿合马及左丞郝祯已被杀。觿乃与九思大呼曰："此贼也?边澄朗考辈吨□□吆蜕械冉岳Ｈィ□□踔□颓堋＠杳鳎□胸┳蚕忍□緝河胗劦瘸坻渫□隙迹□云涫挛拧５垡灾型馕窗玻□币嫜衔浔福□炖褪骨藏交埂８吆蜕械妊敖苑□铩６□□□辏□□我榇蠓颍□□□蠖剂羰厮臼拢□嫔俑□唷＞弥□□⊠蟹畲蠓颉10.幽系嚷沸□渴埂Ｗ洌□晡迨□□？

○张九思

张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蓟州节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备宿卫，裕皇居东宫，一见奇之，以父廕当补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库藏金帛输内府，而分授东宫者多，置都总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书兼府事。十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从，丞相阿合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户王著等谋杀之，夜聚数百人为仪卫，称太子，入健德门，直趋东宫，传令启关甚遽。九思适直宿宫中，命主者不得擅启关，语在《高觿传》。贼知不可绐，循垣趋南门外，击杀丞相阿合马、

左丞郝祯。时变起仓卒，且昏夜，众莫知所为，九思审其诈，叱宿卫士并力击贼，尽获之。贼之入也，矫太子命，征兵枢密副使张易，易不加审，遽以兵与之。易既坐诛，而刑官复论以知情，将传首四方。九思启太子曰：“张易应变不审，而授贼以兵，死复何辞！若坐以与谋，则过矣，请免传首。”皇太子言于帝，遂从之。九思讨贼时，右卫指挥使颜进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诬为贼党，将籍其孥，九思力辩之，得不坐。

阿合马既败，和礼霍孙拜右丞相，中书庶务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荐。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为丞，遂举名儒上党宋道、保定刘因、曹南夹谷之奇、东平李谦，分任东宫官属。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议欲罢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孙宗社人心所属，詹事所以辅成道德者也，奈何罢之?敝谝晕□省Ｈ□□辏□□葜惺樽筘□□嬲彩仑□Ｃ髂辏□雷姹溃□勺谒梦唬□恼彩略何□照□□跃潘嘉□笔埂Ｊ□辉拢□□实麓蠓颉⒅惺橛邑□；嵝奘雷妗⒃Ｗ凇妒德肌罚□□潘技媪焓肥隆４蟮露□辏□萑俾淮蠓颉⒅惺槠秸抡□隆Ｎ迥辏□哟笏就健Ａ□辏□□坠饴淮蠓颍□埃□炅□□弧Ｗ咏鸾缗□□饴淮蠓颉10.幽鲜∮邑□?

○王伯胜

王伯胜，霸州文安人。兄伯顺，给事内廷，为世祖所亲幸，因以伯胜入见，命使宿卫。时伯胜年十一，广颡巨鼻，状貌屹然，帝顾谓伯顺曰：“此兒当胜卿，可名伯胜。”帝尝沃盥，水温冷甚称旨，问进水为谁，内侍李邦宁曰：“伯胜。”帝曰：“此兒他日必知为政，达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从征乃颜，以功授朝列大夫、拱卫直都指挥使。元贞元年，赐金虎符，进阶嘉议大夫。成宗即位，复进通议大夫。初，拱卫直隶教坊，卫卒多市井无赖，窜名宿卫。及伯胜为指挥使，乃尽募良家子易之。五年，扈从上都，天久雨，夜闻城西北有声如战鼙然。伯胜率卫卒百人出视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锸，集土石、氈罽以塞门，分决壕隍以泄其势，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泽以闻，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为大宁路总管，伯顺亦出为梁王傅。武宗即位，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扎鲁花赤、刑部尚书。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进银青荣禄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监。初，大都土城，岁必衣苇以御雨，日久土益坚，劳费益甚，伯胜奏罢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资德大夫，寻复升荣禄大夫，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辽阳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学。伯胜始至，为增郡学弟子员，择贤师以教之。使客至，无所舍，皆馆于民，民苦之，伯胜乃择隙地为馆厩，度闲田百顷，募民耕种，以廪饩之。岁大旱，伯胜斋戒以祷，祷毕即雨，人谓之平章雨。廷祐二年，召为大都留守，辽阳民状其行事，

言于中书，乞留伯胜，不报，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银青荣禄大夫。至治二年，赐金虎符，授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诏监修文武楼，创咸宁殿，建太庙。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赐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敏。

长子恪，初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书，南台治书侍御史，佥宣徽院事。次马兒，以宣武将军袭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孙善果袭。

伯顺官至大司徒。

列传第五十七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为祁州深泽人，后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颖悟，负奇志。张文谦宣抚河东，参政王椅荐其才，遂辟掌书记。未几，西夏行中书省复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仪，太保刘秉忠言于世祖，诏文与诸儒，采唐《开元礼》及近代礼仪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损益，凡文武仪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仪成，百官肄习，帝临观之，大悦，遂为定制。冬十一月，立侍仪司，擢右直侍仪使，转司农都事。十七年，出守辉州。时河朔大旱，辉独以祷得雨，境内大稔。怀孟民马氏、宋氏，诬伏杀人，积岁狱不能决，提刑使者命文谳以论报。文推迹究情，得狱吏、狱卒罗织状，两狱皆释。十九年，进户部郎中，奏罢怀、卫竹税提举司，民便之。

二十二年，除御史台都事。行台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禅位皇太子。太子闻之惧，中台秘其章不发。答即古阿散等知之，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而实欲发其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文拘留秘章不与，答即古闻于帝，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奔窗子□反蠓蛟唬骸笆怯□衔Ｌ□樱□孪荽蟪迹□鞫咎煜轮□瘢□淠敝良橐病Ｇ掖鸺垂拍税10.下碛嗟常□咦锢羌□□讼确⑭远崞淠薄！贝蠓蛩煊胴┣嘞嘁椋□慈胙宰矗□壅鹋□唬骸叭甑任拮镆□俊必┣嘟□唬骸俺嫉任匏□幼铮□□吮裁□匦淌椋□司俣□∪诵模□搜≈爻嘉□□ι□□阜兹拧！钡叟□越猓□善渥唷＜榷□鸺垂攀苋私穑□肫涞尘棺□樵呗鬯溃□浠□底晕姆⑱□Ⅰ□笏九┴□□□偾洌□g舨渴汤桑□慕□虾□钡浪嗾□□檬埂Ｈ□□荒辏□傥□滩可惺椤Ｔ□瓿酰□葜刑厶逃□贰Ｊ毙刑屮□芳罢阄飨芩聚澜□阈惺Σ秸虏环尸呤□呤拢□魄参耐□抵□Ｗ笱槊髦□□塘φ□环□□囊陨衔牛□秸履搜杂□肺ブ迫』岱勒蚓□□３勺诿□√ù蟪荚右椋□淘唬骸捌秸卵□贾□螅□□刚咔幔□乱隋叮挥□啡』峋□□□ǖ彼馈！蔽目寡裕骸捌秸伦镒疵靼祝□皇懿驹穑□奕顺祭瘢□渥锓乔帷Ｓ□肪朗轮□伲□虮□湔□撸□鹌渌□缂□□郏□槲藓Ψǎ□从凶镆嗲帷！蓖1.缡□模□胧√匚胱啵□垡馐嘉颍□秸隆⑮□犯髡惹仓□Ｆ涫卣□话16.嗳绱恕?

元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数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罢。”咸为成宗所嘉纳，授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大德元年，河决蒲口，台檄令文按视防河之策。文建言：

长河万里西来，其势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为中国患，不知几千百年矣。自古治河，处得其当，则用力少而患迟；事失其宜，则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论也。今陈留抵睢，东西百有余里，南岸旧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于水，计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于北，约八九尺，堤安得不坏，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决千有余步，迅疾东行，得河旧渎，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复合正流。或强湮遏，上决下溃，功不可成。揆今之计，河北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滥；归德、徐、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

朝廷从之。会河朔郡县、山东宪部争言："不塞则河北桑田尽为鱼鳖之区，塞之便。"帝复从之。明年，蒲口复决。塞河之役，无岁无之。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竟如文言。

三年，调山东宪使，历行省参知政事、行御史台中丞。七年，召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浙西饥，发廪不足，募民入粟补官以赈之。山东岁凶，盗贼窃发，出钞八百五十余万贯以弭之。选十道使者，奏请巡行天下，问民疾苦。又奏斥罢南方白云宗，与民均事赋役。西域贾人有奉珍宝进售者，其价六十万锭，省臣平章顾谓文曰："此所谓押忽大珠也，六十万酬之不为过矣。"一坐传玩，文问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万人不渴，则诚宝也；若一宝止济一人，则用已微矣。吾之所谓宝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则饥，三日则疾，七日则死；有则百姓安，无则天下乱。以功用较之，岂不愈于彼乎?逼秸鹿糖牍壑□□木共晃□□Ｄ炅□□牛□蚣哺胬隙□椤Ｊ□辏□菡盐墓荽笱□俊⒅惺橛邑□⑸桃橹惺槭∈拢□俨黄稹Ｎ渥凇⑷首谥□溃□叛又拢□靡怨□拢□脱嗉敖鸩□屑樱□□鬃怨饴淮蠓蜃□□嗳俾淮蠓颍□灾惺樽筘□□廿固锢铩Ｑ拥v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尽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礼。泰定三年，以中书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远

申屠致远，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从其父义徙居东平之寿张。致远肄业府学，与李谦、孟祺等齐名。世祖南征，驻兵小濮，荆湖经略使乞寔力台荐为经略司知事，军中机务，多所谟画。师还，至随州，所俘男女，致远悉纵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东平，聘为学官。十年，御史

台辟为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礼郎。帝遣太常卿孛罗问毛血之荐，致远对曰：“毛以告纯，血以告新，礼也。”宋平，焦友直、杨居宽宣慰两浙，举为都事，首言：“宋图籍宜上之朝；江南学田，当仍以赡学。”行省从之。转临安府安抚司经历。临安改为杭州，迁总管府推官。宋驸马杨镇从子玠节，家富于赀，守藏吏姚溶窃其银，惧事觉，诬玠节阴与宋广、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诬服，狱具。致远谳之，得其情，溶服辜，玠节以贿为谢，致远怒绝之。杭人金渊者，欲冒籍为儒，儒学教授彭宏不从，渊诬宏作诗有异志，揭书于市，逻者以上。致远察其情，执渊穷诘，罪之。属县械反者十七人，讯之，盖因寇作，以兵自卫，实非反者，皆得释。西僧杨琏真加，作浮图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以筑基，致远力拒之，乃止。改寿昌府判官。时寇盗窃发，加之造征日本战船，远近骚然，致远设施有方，众赖以安。

二十年，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郄显、李兼诉平章忙兀台不法，有诏勿问，仍以显等付忙兀台鞫之，系于狱，必抵以死。致远虑囚浙西，知其冤状，将纵之，忙兀台胁之以势，致远不为动，亲脱显等械，使从军自赎。桑哥当国，治书侍御史陈天祥使至湖广，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往讯之，天祥就逮。时行台遣御史按部湖广，咸惮之，莫敢往，致远慨然请行。比至，累章极论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会致远章上，桑哥气沮。江西行省平章马合谋于商税外横加征取，忽辛籍乡民为匠户，转运使卢世荣榷茶牟利，致远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远征，徒费中国；铨选限以南北，优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远近，定为立制，则铨衡平而吏弊革。他如罢香莎米，弛竹课禁，设司狱官医学职员，皆致远发之。

二十八年，丁父忧，起复江南行台都事，以终制辞。二十九年，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未至，移疾还。元贞元年，纂修《世祖实录》，召为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佥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

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家无余产，教诸子如师友。所著《忍斋行稿》四十卷，《释奠通礼》三卷，《杜诗纂例》十卷，《集验方》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

子七人：伯骐，征事郎、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知事；骥，骊，俱为学官；駉，奉政大夫、兵部员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彦正，浑源人。父渊，金监察御史。膺生七岁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归浑源，艰险备尝，织纪为业，课膺读书。膺笃志于学，事母以孝闻。太宗时，诏郡国设科选试，凡占儒籍者复其家，膺年甫弱冠，得与其选，愈自砥砺，遂以文学称。丞相史天泽镇真定，辟为万户府掌书记。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抚司，诏选耆旧使副子弟为僚属，授膺大名路宣抚司员外郎。中统二年，斡林承旨王鹗、王磐荐膺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五年，调陕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参议。至元二年，改陕西五路转运司谘议。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参议左壁总帅府事，师还，升承务郎、同知恩州事。宪府表荐其能，遂入拜监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为言，又斥聚敛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议大夫，佥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称职闻。十四年，进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时，江南新附，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膺出令，得还为民者以数千计。十八年，转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辞。二十年，迁行台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广、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忧，去官。明年，起复，授中议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时苏、湖多雨伤稼，百姓艰食，膺请于朝，发廪米二十万石赈之。江淮行省以发米太多，议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泽，惠养困穷，行省臣职耳，岂可效有司出纳之吝耶?毙惺〔荒芏幔□じ□□Ｊ蹦炅□□□□粗率耍□槔嫌谏窖簟６□□拍辏□靼菁□脱□俊３勺诩次唬□□嵘隙迹□僦罟世希□蜒□□□□呶□剖祝□嗨□ò住Ｒ蝗眨□蛹□愕睿□喽猿浦迹□桶子翊□芬弧Ｃ髂辏□统□迩Ч幔□□榷□贰４蟮略□晗牧□拢□约沧溆诰┫Γ□昶呤□□Ｔ□ǔ畲蠓颉10.幽辖□钡却π兄惺槭〔沃□□隆11.ぞ□□贩夥腭纯す□□治哪隆?

子肇，顺德路总管府判官。孙豫，南阳府穰县尹。

○胡祗皞

胡祗遹，字绍闻，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长读书，见知于名流。中统初，张文谦宣抚大名，辟员外郎。明年，入为中书详定官。至元元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寻兼太常博士，调户部员外郎，转右司员外郎，寻兼左司。时阿合马当国，进用群下，官冗事烦，祗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权奸，出为太原路治中，兼提举本路铁冶，将以岁赋不办责之。及其莅职，乃以最闻。改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诉其田主谋为不轨者，祗遹察其冤，坐告者。十九年，为济宁路总管，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曰役重，曰逃户，曰贫难，曰正身入役，曰伪署文牒，曰官吏保结，曰有名

无实，曰合并偏颇。枢府是之，以其言著为定法。济宁移治巨野县，自国初经兵戈，其废已久，民居未集，风俗朴野。祗遹选郡子弟，择师教之，亲为讲论，期变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称。升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厉士风。民有父子兄弟相讼者，必恳切谕以天伦之重，不获已，则绳以法。召拜翰林学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几，以疾归。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为之首，以疾辞。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年，赠礼部尚书，谥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国宾，通州潞县人。辽赠中书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孙，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颖悟，弱冠与魏初同学，遂齐名，诸名公交口称誉之。初事世祖于潜邸，中书辟为掾，辞不就。中统初，命监铸百司印章，历太府内藏官，出为山东经略司详议官，迁北京奥鲁同知，历安肃、汝、蠡、赵四州知州，入拜监察御史。蓟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猎其中，逻者诬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纠之，逻者诉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没入悉归之民。擢翰林待制，兼兴文署，奉旨程试上都、隆兴等路儒士。升直学士，与耶律铸同修实录。出为河东、陕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长短者，问得其实，而当以罪，民赖以安。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民屡诉不决，利用承檄核问，尽出为民。大德二年，改安西、兴元两路总管。其在兴元，减职田租额，站户之役于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妇毒杀其夫，问药所从来，吏教妇指为富商所货。狱上，利用曰：“家富而货毒药，岂人情哉？”讯之，果冤也。未几，致仕，居汉中。

成宗朝，起为太子宾客，首以切于时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谨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抚爱百姓，敦本抑末，清心听政，寡欲养身，酒宜节饮，财宜节用，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杜绝谗言，求纳直谏，官职量材而授，工役相时而动，俾近侍时赴经筵讲读经史。帝及太子嘉纳之。皇后闻之，命录别本以进。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医诊视之，利用谓弟利贞、利亨曰：“吾受国厚恩，愧不能报，死生有命，药不能为也。”遂卒，年七十七。

利用每自言，平生读书，于恕字有得焉。廉希宪当时名相，简重慎许可，尝语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备者，王国宾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旧臣，制赠荣禄大夫、柱国、中书平章政事，封潞国公，谥文贞。

○暢师文

暢师文，字纯甫，南阳人。祖渊，赠中顺大夫、上骑都尉、魏郡伯。父讷，有诗名，注《地理指掌图》，仕为汴幕官，赠太中大夫、上轻车都尉、魏郡侯。师文幼警悟，家贫无书，手录口诵，过目辄不忘。弱冠，谒许衡，与衡门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陈时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颜攻宋，选为掾属，从定江南，及归，舟中惟载书籍而已。十三年，编《平宋事迹》上之。十四年，除东川行枢密院都事，尽心赞画，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经历，寻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发地得银五十锭，同僚分师文十锭，不受，用以修庙学及传舍，余作酒器给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宁路事，治尚平简，反侧以安。二十二年，佥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上所纂《农桑辑要》书。二十四年，迁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置义仓，教民种艺法。二十八年，改佥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时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就佥本道肃政廉访司事，黜奸举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岁发民防水，往返数百里，苦于供给，师文以江水安流，悉罢其役。驸马亦都护家人怙势不法，师文治其甚恶者，流之。大德二年，改山东道，入为国子司业。七年，出为陕西行中书省理问官，决滞狱，不少阿徇。顷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副使，又以疾不赴。十年，改太常少卿，转翰林侍读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实录》，赐钞壹百锭，不受。时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请补外任，除太平路总管。时大旱，师文捐俸致祷，不数日，澍雨大降，遂为丰年。当涂人坐杀牛祈雨，囚系者六十余人，师文悯而出之。公田米积之盈屋，曰：“我家几人，能尽食此乎?焙羝妒考跋该瘢□□淙∪ァＡ□梅炙竟偾昂笾琳撸□叵融耸ξ模□莆□壬□Ｊξ脑谌挝淳茫□衬陉倘弧；是於□辏□凑傥□擦质潭裂□俊⒅蟹畲蠓颉⒅□期就□薰□罚□钪甲□锻醪□傻兰切颉返任模□鸵□☆□□皇堋３□嗄虾颖钡浪嗾□□檬梗□圆∪ス佟Ｑ拥v元年，征拜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行至河南，复以病归襄阳。四年秋八月，考河南乡试归，次襄县，卒于传舍，年七十一，葬襄阳岘山。泰定二年，赠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肃。后至元八年，加赠推忠守正亮节功臣。

三子，长曰笃，仕至太中大夫、江东道肃政廉访副使。

○张炤

张炤，字彦明，济南人。父信，以商贾起家，赀雄于乡。壬辰岁饥，出粟赈贷，乡人赖以全活。炤，幼颖悟力学，始补吏济南，上计寿阳，行省有积年勾考未输银一十万五千两，炤条陈利害切至，遂获免征，民得无扰。中统元年，辟为中书省掾，俄迁右司提控案牍。四年，出为山东东路大都督府员外郎。至元四年，转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八年，进阶奉训大夫、知兖州事。时州境亢旱，吏民恳祷不雨，炤始至，甘雨沾足。闻属邑有桀黠吏，挟官府肆为暴横，炤绳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领军进攻瓜洲、镇江，炤运粮储，给战具，凡二年，赞画之力居多。十三年，扬州未下，丞相阿术提兵攻之。五月，宋将李庭芝弃城遁泰州，炤领兵迫扬州城下，躬往招谕，制置硃焕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传檄未下州郡，皆望风款附。从阿术入觐，世祖赐锦衣、鞍勒。十三年，升太中大夫、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商议行中书省事，佩金虎符。时行省在扬州，据南北要津，炤抚绥劳来，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谢病归，购书八万卷，以万卷送济南府学资教育。二十一年，起为东昌路总管，莅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称。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赠太中大夫、东昌路总管，追封清河郡侯，谥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场同提举。

○袁裕

袁裕，字仲宽，洛阳人。幼孤，从兄避难聊城，因家焉。稍长嗜学。中统初，由聊城县丞辟中书右司掾，始建言“给重囚衣粮医药，免籍其孥、产，止令出焚瘗钱”，后著为令。顺天路民王住兒，因斗误杀人，其母年七十，言于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为生，兒死，则妾亦死矣。”裕言于执政曰：“囚误杀人，情非故犯，当矜其母，乞宥之。”执政以闻，帝从之，囚得免死。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隶，后以矫制获罪，当籍孥、产之半，裕言于中书，止籍其家，奴隶得复为民者数百。至元六年，迁开封府判官。洧川县达鲁花赤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饮水，民不胜忿，击之而毙，有司当以大逆置极刑者七人，连坐者五十余人。裕曰：“达鲁花赤自犯众怒而死，安可悉归罪于民?币橹锸锥裾咭蝗耍□喔髡戎□胁睢2渴拐呗记糁料兀□善涮□恚□1嬷□媪Γ□斐缕涫伦从谥惺椋□滩芫勾釉R椤0四辏□菁嗖煊□罚□碛兄际谖飨闹行说嚷沸旅癜哺Ц笔梗□姹镜姥残腥芭└笔埂7.钪贝蠓颍□褰鸱□J贬愣趺裢蛴嘤谖飨模□兴舅溆脞奘常□□骼氲吲嬗潭唷T S氚哺□苟兰□胗诔□□贫「□兀□⑷□停□垢□宰匝□□倜癖阒□S盅裕骸拔飨那肌11.朐泳樱□□寄□妫□搜橐延写恿际檎撸□蛭□济瘛！贝又□□冒饲в嗳耍□俑□＞撸□沽μ镂□□J□□辏

□□手莸嚷沸□Ц笔梗□嫖飨闹行说嚷沸旅癜哺Ц笔埂Ｃ髂辏□普蚋手荨Ｊ□四辏□髂涎糁□□Ｃ髂辏□侔菪滩渴汤桑□鑫□车侣纷芄堋？ぴ刑□碧峋僬偶□□拮樱□蜴□□淦薅识□敝□Ｔ２镀淦蓿□吨□□肌ＴＳ梅夂皆剩□□捕癫簧俅□绱恕６□□荒辏□溆诠伲□晡迨□拧ＴＲ云湫钟芯嫌□□鳎□钇渥邮τ□茞Ｊ兄子仁，师愈后仕至侍御史。

○张昉

张昉，字显卿，东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经义进士，官至治书侍御史。昉性缜密，遇事敢言，确然有守，以任子试补吏部令史。金亡，还乡里。严实行台东平，辟为掾。乡人有执左道惑众谋不轨者，事觉逮捕，诖误甚众，诸僚佐莫敢言，昉独别白出数百人，实才之，进幕职。时兵后，吏曹杂进，不习文法，东平辖郡邑五十四，民众事繁，簿书填委，漫无统纪。昉坐曹，躬阅案牍，左酬右答，咸得其当，事无留滞。初，有将校死事，以弟袭其职者，至是革去，昉辨明，复之，持金夜馈昉，昉却之，惭谢而去。同里张氏，以丝五万两寄昉家而他适，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骇走避，赀用悉焚，惟力完所寄丝，付张氏。乙卯，权知东平府事，以疾辞，家居养母。中统四年，参知中书省事。商挺镇巴蜀，表为四川等处行枢密院参议。至元元年，入为中书省左右司郎中，甄别能否，公其黜陟，人无怨言。三年，迁制国用使司郎中。制司专职财赋，时宰领之，倚任集事，尤号烦重，昉竭诚赞画，出纳惟谨，赋不加敛，而国用以饶。四年，丁内忧，哀毁逾制。寻诏起复，录囚东平，多所平反。七年，转尚书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识虑，损益古今，裁定典宪，时皆宜之，名为称职。十一年，拜兵刑部尚书，上疏乞骸骨，致其事，卒。赠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追封东平郡公，谥庄宪。

子克遹，平阴县尹。孙振，秘书著作郎；揆，中书省左司都事；拱，常德路蒙古学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卫，擢扬州路治中。宋末，鄞县顾闰，聚众海岛，时出攻剽，宋羁縻以官，内附后益横，侵扬州境，彬讨禽之。泰兴人有被杀二年而捕贼不获者，吏诬平人，狱已具。彬疑其诬，谳之，果得真贼。御史荐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核户版，理屯田，诸废修举。江淮财赋总管府掌东宫田赋，其官属皆从詹事院奏授，不隶中书，往往为奸利，诛求无厌。彬为总管，

入见，请受宪司纠察以革私弊，罢所隶六提举司以苏民瘼。从之，遂罢其四。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法日以坏，以彬行户部尚书经理之。彬请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仓，煮盐于场，运积之仓；岁首，听群商于转运司探仓筹定其所，乃买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为法。入为工部尚书，改户部尚书，拜中书参知政事，俄免归。尚书省立，拜参知政事，辞不获命。同列务生事要功，杀无罪之人，彬积诚意开引，或从或违，横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东宫，彬恳辞至力，因称疾笃。时相强起之，至奏重赐以饵之，彬不为动。议罪之，罪无从得，彬坚卧一榻至数月，尚书省臣皆得罪，彬不与焉。家居七年，足迹未尝一出门外。仁宗思之，以为大司农卿，未几，谢?Q拥v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渊，晋州人。高祖揖，为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为真定廉访司照磨，使东平，道高唐，遇盗死。源幼力学，事母孝，补县吏。中统初，擢卫辉路知事，累升齐河县尹，有遗爱，去官十年，民犹立碑颂之。迁行台都事，佥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达鲁花赤马恕夺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惧，走赂权臣阿合马，以他事诬源。既系狱，一日，忽释之，莫知所由。先时，源所居邻里，多阿合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闻源坐非辜，悉诣阿合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实，若妄杀源，悖天不祥。"阿合马感悟，得不死。寻除河间等路都转运副使，抚治有条，灶户逃者皆复业，常赋外，羡余几十万缗。至元二十四年，为江东道劝农营田使。二十八年，迁都水监。开通惠河，由文明门东七十里，与会通河接，置闸七、桥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梦弼、良弼、公弼。

○杨湜

杨湜，字彦清，真定藁城人。习章程学，工书算，始以府吏迁检法。中统元年，辟为中书掾，与中山杨珍、无极杨卞齐名，时人以三杨目之。中书省初立，国用不足，湜论钞法宜以榷货制国用，朝廷从之，因俾掌其条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谘议，迁左司提控掾，请严赃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诸处行中书省都事。三年，立制国用司，总天下钱谷，以湜为员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参议。湜计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算，每月终上之，遂定为令。加诸路交钞都提举，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

宝，用之便。七年，改制国用司为尚书省，拜户部侍郎，仍兼交钞提举。时用壬子旧籍定民赋役之高下，湜言：“贫富不常，岁久浸易，其可以昔时之籍，而定今之赋役哉?蓖⒁樯浦□□蛸碌谄淝嶂兀□艘晕□健□浑募凭□觯□甭劬□颜撸□掏破淠苎伞?

子克忠，安丰路总管。孙贞。

○吴鼎

吴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见裕宗于东宫，命入宿卫。二十五年，授织染杂造局总管府副总管，后积官至礼部尚书、宣徽副使。太德十一年，山东诸郡饥，诏鼎往赈之。朝廷议发米四万石，钞折米一万石，鼎谓同使者曰：“民得钞，将何从易米？”同使者曰：“朝议已定，恐不可复得。”鼎曰：“人命岂不重于米耶?毖杂诔□□浯铀□搿Ⅴ链笞□辏□恼□畲蠓颉1．6□纷芄堋Ｊ被侍□笥□椅逄ǎ□哉咔肟□6ㄎ魑寤亓耄□匀〗菥丁Ｇ彩辜炊Γ□故拥匦危□乒し眩□ρ裕骸盎纳蕉啡耄□思＞镁□□浅擞咚□送□！被贡ǎ□□笙玻□□窆湟邸Ｈ□辏□偈谧噬拼蠓颉⑨□□姓□菏隆Ａ秸悴聘沉ブ姓□呔尥蚣疲□巴□呗识嗳Σ溆□□χ沃□□晃匏窖伞Ｕ阌辛礁缓溃□怀p、张家，多贷与民钱，其后两家诛没，而券之已偿者，亦入于官，官唯验券征理，民不能堪。鼎力为辨白，始获免。四年，改京畿澧运使。皇庆二年，特旨复佥宣征院事；四月，进资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孝敏。

○梁德圭

梁德圭，字伯温，大兴良乡人。初给事昭睿顺圣皇后宫，令习国语，通奏对。年十一，见世祖。至元十六年，为中书左司员外郎，俄升郎中，六迁至参议尚书省事。至元三十一年，执政入奏事，帝询其曲折，不能对，德圭从旁辩析，明白通畅，帝大悦，拜参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钱谷出纳之制，铨选进退之宜，诸籓赐予之节，命有骤至，不暇阅简牍，同列莫知措辞，德圭数语即定；间遇疑事，则曰某事当如某律，某年尝有此旨，验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阅州郡报囚之数，怪其过多，德圭方在右司，诏问焉。对曰：“当国者急于征索，蔓延收系，以致此尔。”帝感悟，为大赦中外逋负，民赖以苏。大德间，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庙堂以安静为治，求进者不得逞其志，朋聚兴怨，摭事中伤德圭。会帝有疾，言者盛气致诘，德圭以位居执政，不受凌轹，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广。帝疾愈，问知之，召使复位。既至，帝问：“卿安

在？”德圭涕泣不能语。赐酒馔，使往拜其母，因以气疾，乞骸骨归。大德八年九月，卒于家，年四十有六。

列传第五十八

○刘因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昉，昉生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俣，俣生秉善，金贞祐中南徙。其弟国宝，登兴定进士第，终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岁壬辰，述始北归，刻意问学，邃性理之说，好长啸。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辞归。年四十未有子，叹曰："天果使我无子则已，有子必令读书。"因生之夕，述梦神人马载一兒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硃、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硃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其高见远识率类此。因蚤丧父，事继母孝，有父、祖丧未葬，投书先友翰林待制杨恕，怜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揖咏淌冢□Φ雷鹧稀5茏釉炱涿耪撸□娌钠鹘讨□□杂谐删汀9□涔□6尸咧冢□乓蛎□□□□蹿耍□蚨嘌繁埽□挥胂嗉□□恢□呋蛞晕□粒□八粢病3□□罡鹂酌骶惨孕奚碇□铮□硭□釉弧熬残蕖薄?

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诏征因，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诏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因，以疾固辞，且上书宰相曰：

因自幼读书，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与？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贪高尚

之名以自媚，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实，止于纵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邪？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新时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宠，处之以优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卧空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丧子，忧患之余，继以ＬＫ疟，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意今岁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亲，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傥病势不退，当居处其中以待?Ｇ踩酥□剩□疵飧猩耍□墒遣∈埔嬖觯□□臣□酢Ｖ炼□□蝗眨□拐叱侄髅□粒□虺跷胖□□滩牢薜兀□恢□□耄□於□贾□□晕焦┳八湮茨芊霾《□校□□髅□虿桓也环霾《□荨Ｒ蛴致牵□羯陨娉僖桑□虿晃┏甲又□挠兴□话玻□□偌８呔□□巡唤□谌饲橐印Ｊ且约慈瞻菔埽□羰拐撸□虿∈粕酝耍□胫□阈小Ｇく又两瘢□□瓢僦粒□晕抟恍Ｂ□饲胧拐呦刃校□粤钛□□畹缾ａ，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望阁下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因实疏远微贱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若非难处之事，惟阁下始终成就之。

书上，朝廷不强致，帝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比□□晗乃脑率□辛□兆洌□晁氖□濉Ｎ拮樱□耪哙档俊Ｑ拥ｖ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欧阳玄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甭壅咭晕□□浴?

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Ｓ钟形募□□嗑恚□啊缎⊙□氖橛锫肌罚□悦派□视阉□迹□□兑紫荡撬怠罚□艘虿≈星妆试啤?

○吴澄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洞骷恰贰Ｊ逃□烦填曳颍□钰□笙徒□希□鸪沃辆┫ＡＮ醇福□阅咐洗枪椤ｎ曳蚯胫贸嗡□□橛诠□蛹啵□宰恃Д撸□□19.□兴炯雌浼衣忌稀Ｔ□瓿酰□瘟□耍□床焖揪□□挛挠□量ぱB□仗□猜郏□计湮蚀穑□彩□a浴Ｐ惺∞蛟□魃埔晕难ё愿海□⑩食巍兑住贰i妒□贰i妒椤贰i洞呵铩钒乱澹□驹唬骸坝胛庀壬□裕□缣皆ê！！彼熘醋拥芾裰掌渖怼Ｗ筘┓□垦⊙又□诩遥□字蠢∈常□唬骸拔庀壬□□煜率恳病！奔热氤□□龀斡械溃□□Ψ詈擦治淖帧Ｓ兴径厝埃□弥□酥粒□□□咭阎凉伲□渭慈漳瞎椤Ｎ醇福□□□魅逖Ц碧峋伲□尤□拢□约踩ス佟?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硃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硃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硃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硃子本意，然亦莫知硃、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

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为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庇兴炯庇谛惺拢□谷缇纱卧啤Ｊ背我延腥ブ荆□嵝蕖队⑲谑德肌罚□□芷涫隆＞邮□拢□妒德肌烦桑□瓷希□匆萍膊怀觥Ｖ惺樽筘┬硎□捶钪即脱绻□吩海□灾鲁□19.懔糁□猓□绨眨□闯龀堑侵廴ァＶ惺槲胖□□补冁渥罚□患岸□梗□杂诘墼唬骸拔獬危□□□□澹□□傻拢□袂肜隙□椋□蝗讨乩椭□□擞兴□□臁！壁□幼噬拼蠓颍□砸越鹬□溺捕□俺□迩Ч岽椭□?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硃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逼湓缫运刮淖匀稳绱恕９食龅浅□穑□斯橛诩遥□肟ひ刂□□□桑□看蠓蚪杂□胫匆担□□姆街□坎坏□□Ю铮□鐫指后爬囱□街姓撸□２幌虑□□偃恕Ⅰ傧炯粗□椋□两□眨□滩恢靡病Ｓ凇兑住贰i洞呵铩贰i独窦恰罚□饔凶胙裕□Σ拼□４.□洌□苑⑵湓蹋□豕榧托穑□□骷蚪啵□咳怀梢患已浴Ｗ鳌堆Ш□贰i堆□场范□□□谷酥□ｅ□居胛□ｅ□颍□扔械糜谏圩又□ＡＰ６ā痘始□□朗椤罚□中Ｕ□独献印贰i蹲□印贰i短□□□贰i独致伞罚□啊栋苏笸肌贰９.□薄对崾椤贰?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列传第五十九

○程钜夫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家建昌。叔父飞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时，以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他日，召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奇之，因问今居何官，以千户对，帝谓近臣曰："朕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诚聪明有识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礼霍孙传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为应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钜夫顿首谢曰："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报陛下?毖敖□擦中拮□□徘□□椭毖□浚□婷厥樯偌唷?

至元十九年，奏陈五事：一曰取会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选，三曰立考功历，四曰置贪赃籍，五曰给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赐地京师安贞门，以筑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见帝，首陈："兴建国学，乞遣使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帝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遂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藡、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还朝，陈民间利病五事，拜集贤学士，仍还行台。

二十六年，时相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钜夫入朝，上疏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

事，于国为便。”桑哥大怒，羁留京师不遣，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钜夫既还行台，二十九年，又召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惮、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等十人，赴阙赐对。三十年，出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兴学明教，吏民畏爱之。大德四年，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为民害者，上下肃然。八年，召拜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风、星变，钜夫应诏陈弭灾之策，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体，曰更化。帝皆然之。云南省臣言：“世祖亲平云南，民愿刻石点苍山，以纪功德。”诏钜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复留为翰林学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实录》。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四年，与李谦、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阙，赐对便殿。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皇庆元年，修《武宗实录》。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时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赐上尊，劳之曰：“中书集议，惟卿所言甚当，后临事，其极言之。”于是诏钜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议行贡举法，钜夫建言：“经学当主程颐、硃熹传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钜夫草诏行之。

三年，以病乞骸骨归田里，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养。时令近臣抚视，且劳之曰：“卿世祖旧臣，惟忠惟贞，其勉加粥，少留京师，以副朕心。”钜夫请益坚，特授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饮饯于齐化门外，给驿南还。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问。居三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父廕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

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逼淙擞欣⑸□5鄢跤□笥妹项\，议者难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时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叶李执奏不宜遣虎臣，帝不听，孟頫进曰：“赵全固当问，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全数与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将陷全，事纵得实，人亦不能无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俯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东御墙外，道险，孟頫马跌堕于河。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

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时驻跸龙虎台，遣阿剌浑撒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以修人事、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

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鄙8缥颍□袷蓟袼铡?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帝叹赏焉。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帝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损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奔榷□估镏恋矍埃□□8缱锒瘢□叟□□□朗颗□浼眨□□靠诒牵□□俚厣稀Ⅰ偌洌□春舳□手□□匀绯酢J贝蟪家嘤屑萄哉撸□鬯彀粗锷8纾□丈惺槭。□蟪级嘁宰锶ァ?

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兒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兒，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兒自归，郡中称为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倍泶统□灏俣B□绞坛荚唬骸爸惺槊砍乒□貌蛔悖□爻侄□挥耄□湟云涨焖卤鹬□□□□！泵项\尝累月

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邓文原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父漳，徙钱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时，以流寓试浙西转运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谒告还江南。至大元年，复为修撰，预修《成宗实录》。三年，授江浙儒学提举。皇庆元年，召为国子司业。至官，首建白更学校之政，当路因循，重于改作，论不合，移病去。科举制行，文原校文江浙，虑士守旧习，大书硃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延祐四年，升翰林待制。五年，出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贿其徒，告熙赃，熙诬服。文原行部，按问得实，杖僧而释熙。吴兴民夜归，巡逻者执之，系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胁，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归，比死，其兄问杀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长身者也。"其兄诉于官，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兒，执之，使服焉。械系三年，文原录之曰："福兒身不满六尺，未见其长也；刃伤右胁，而福兒素用左手，伤宜在左，何右伤也?摈吨□□□谜嫔比苏撸□□透□骸M□□舜魅晡┘冶坏粒□兴镜玫粒□□伤涂ぁR褂蟹俅魇下□撸□□恢□晡┤□□N脑□唬骸按吮赜泄室病！蹦说闷淦抟妒嫌肫涞苣鄙比晡┳矗□□谒□氖飨碌檬□□胱昭□□阍谘桑□艘晕□瘛A□辏□平□□馈；铡20.□□ 9. 愕氯□ぃ□耆氩杩纬□□ΦB□笤鲋潦□送蚨B□呱焦人□□□荒艹淦浒耄□嘟栽淇杖≈□窦洌□暌晕□！J弊□怂竟偬□孟缋锘┘

疲□□苑阜ㄎ苊瘢□□□怂镜米囗朴兴荆□参迤饭僖韵陆哉染觯□菹啬□胰绾巍Ｎ脑□氚掌渥了荆□驴ㄧ亓熘□□槐ā；彰裥焕技屹淄粜照咚溃□贾痘芈竿糇迦宋芾忌敝□□嘉芊□Ｎ脑□贾□□闷淝椋□屠级□□亍Ｊ本煤挡挥辏□鲇□擞辍Ｖ林味□辏□傥□□椭毖□浚□卣穑□□殄粼种□馈Ｎ脑□刖鲋颓簦□貌肘藓颖保□⑪鬯谝躁饧iii桓瓷昵耙椋□氚杖恫枳□怂荆□植槐āＣ髂辏□婀□蛹谰啤＝□闶〕颊约蚯肟□□郏□□彳□辏□脑□婢□酃伲□约财蛑率斯椤６□辏□侔莺擦质探惭□浚□约泊恰Ｋ哪辏□萘氡焙□系浪嗾□□檬梗□约膊桓啊Ｌ炖□□曜洌□昶呤□弧？

文原内严而外恕，家贫而行廉。初客京师，有一书生病笃，取橐中金，嘱文原以归其亲；既死，而同舍生窃金去，文原买金偿死者家，终身不以语人。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廕授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未任，卒。至顺五年，制赠文原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谥文肃。

○袁桷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宋同知枢密院事韶之曾孙。为童子时，已著声。部使者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阎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时初建南郊，桷进十议曰：“天无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见于古经，《周官》以禋祀为天，其义各有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有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历两考，迁待制。又再任，拜集贤直学士。久之，移疾去官。复仍以直学士召入集贤，未几，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泰定初，辞归。

桷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说》、《春秋说》、《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后徙汶上。祖义，不仕。父宗辅，德清县主簿。元用资禀俊爽，幼嗜书，一经目，辄成诵。每夜读书，常达曙不寐。父忧其致疾，止之，辄以衣蔽窗默观之。始以镇江路儒学正考满游京师。翰林承旨阎复，于四方士少所许可，及见元用，出所为文示之，元用辄指其疵，复大奇之，因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即论史院僚属非材，请较试，取其优者用之。御史台辟为掾史。元用初不习吏事，而见事明决，吏反师之。转中书省右司掾，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同时号为三？3 □Ψ詈擦治淖郑□g癫恐魇隆J崩鄢□屎蠹缺勒撸□桃悦□疲□□从汹趾拧T□醚裕骸昂笪□煜履福□窨芍背破涿□R思踊蘸牛□哉密驳隆！备纳惺槭∮宜径际拢□□蓖饫伞＜吧惺槭“眨□司尤纬牵□弥□□搿18.臣浯友д呱踔凇？

延祐六年，授太常礼仪院经历。属英宗躬修祀事，锐意礼乐，其亲祀仪注、卤簿舆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庙九室，合飨于一殿，仁宗崩，无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结彩为次。英宗在上京，召礼官集议，元用言：“古者宗庙有寝有室，宜以今室为寝，当更营大殿于前，为十五室。”帝嘉其议，授翰林待制，升直学士。

至治三年八月，铁失之变，贼党赤斤铁木兒遽至京师，收百司印，趣召两院学士北上。元用独不行，曰：“此非常之变，吾宁死，不可曲从也。”未几，贼果败，人皆称其有先见之明。

泰定二年，授太子赞善，转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及大朝会，为纠仪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无争门而出之扰。又谓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后皆行之。时宰执有欲罢科举法者，元用以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胡可罢也”。又有欲损太庙四时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谓：“禴祠尝烝，四时之享，不可阙一，乃经礼之大者，其可惜费而废礼乎？比□晗模□垡匀帐场5.卣稹⑫潜洌□□樗□藻粼终撸□□梦剑骸坝μ煲允挡灰晕模□薜旅髡□□μ熘□狄病R诉じ》眩□诓朴茫□∈亓睿□羝睹瘢□系氷耄□□鹗拢□乖熳饕早C窳Γ□魃头R允救俺汀！苯郧兄惺北住S致劭凭偃∈恐□ǎ□备锩祆模□峡己耍□碌谜娌胖□谩R樯希□□⑪淌侵□0葜蟹畲蠓颉10.擦质探惭□浚□婢□酃伲□ば奕首凇⑮⑲诹匠□德肌S址钪甲爰□琢钗□锻囗啤罚□胩啤墩旯壅□□肺□□铩J槌桑□孕杏谑薄7泊笾期荆□试□盟□荨N淖谑保□菘硇糁□□□劾蓝□浦□□徒鹬□慕酢？

天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庙。还，以司寇像及代祀记献，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书奏以元用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无者，将大用之矣。”会卒，帝嗟悼久之，谓侍臣曰：“曹子贞尽忠宣力，今亡矣，可赐赙钞五千缗。”赠政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谥文献。诗文四十卷，号《超然集》。二子：伟，仪。

○齐履谦

齐履谦，字伯恆，父义，善算术。履谦生六岁，从父至京师；七岁读书，一过即能记忆；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尽晓其法；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是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历，履谦补星历生。同辈皆司天台官子，太史王恂问以算数，莫能对，履谦独随问随答，恂大奇之。新历既成，复预修《历经》、《历议》。二十九年，授星历教授。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二年，迁保章正，始专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时加巳，依历，日蚀二分有奇，至其时，不蚀，众皆惧，履谦曰：“当蚀不蚀，在古有之，矧时近午，阳盛阴微，宜当蚀不蚀。”遂考唐开元以来当蚀不蚀者凡十事以闻。六年六月朔，时加戌，依历，日蚀五十七秒。众以涉交既浅，且复近浊，欲匿不报。履谦曰：“吾所掌者，常数也，其食与否，则系于天。”独以状闻。及其时，果食。众尝争没日不能决，履谦曰：“气本十五日，而间有十六日者，余分之积也。故历法以所积之日，命为没日，不出本气者为是。”众服其议。

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诏问致灾之由及弭灾之道，履谦按《春秋》言：“地为阴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则地为之弗宁。弭之之道，大臣当反躬责己，去专制之威，以答天变，不可徒为禳祷也。”时成宗寝疾，宰臣有专威福者，故履谦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礼昊天上帝，履谦摄司天台官。旧制，享祀，司天虽掌时刻，无钟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谦白宰执，请用钟鼓更漏，俾早晏有节，从之。至大二年，太常请修社稷坛，及浚太庙庭中井。或以岁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谦曰：“国家以四海为家，岁君岂专在是?比□辏□□谑崩汕锕僬□□媪於□僬□隆K哪辏□首诩次唬□紊腥迨酢L ǔ佳月那□醒□校□山坦□ë拥埽□□□蛹嘭□□氖诜钪贝蠓颉9.□铀疽担□胛獬尾19.□□焙诺萌

恕C课骞娜胙B□缬旰□睿□闯⑸俚。□浣萄□蟹ǎ□钌□晕贩□N醇福□匆月那□萏□吩菏隆；是於□甏海□缧浅龆□□B那□嘁嗽鲂奚普□源鹛煲猓□虺率蔽癜耸隆H首谖□□□荩□嗽壮济□傩兄□W月那□ス□B□獬我嘁撇」椋□e粕晕□□稀Q拥v元年，诏择善教者，于是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履谦律己益严，教道益张，每斋置伴读一人为长，虽助教阙员，而诸生讲授不绝。时初命国子生岁贡六人，以入学先后为次第，履谦曰：“不考其业，何以兴善而得人?蹦俗镁芍疲□⑸□□11.□值确ǎ好考究计溲□校□源蔚萆□□壬□险□□直赜庠偎辏□加胨绞裕幻显轮僭率跃□删□澹□驹率怨鸥弛□菊卤聿撸□晒拧⑸□渴悦骶□呶剩淮抢砭阌耪咭环郑□瞧嚼碛耪呶□敕郑□曛栈□涟朔终叱涓叩龋□运氖□宋□睿蝗缓蠹□汀16.癫慷夂湟找导案裾吡□耍□猿渌旯保蝗□瓴煌T痪□□霸谘P宦□凰暾撸□VII碇□5鄞悠湟椋□允侨巳死□荆□辔难e□俊N迥辏□鑫□踔葜□荩□∧赣牵□还□小?

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抚江西、福建，黜罢官吏之贪污者四百余人，蠲免括地虚加粮数万石，州县以先贤子孙充房夫诸役者悉罢遣之。福建宪司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不胜苦。履谦命准令输之，由是召怨，及还京，宪司果诬以他事。未几，诬履谦者皆坐事免，履谦始得直，复为太史院使。天历二年九月卒。

履谦笃学勤苦，家贫无书。及为星历生，在太史局，会秘书监辇亡宋故书，留置本院，因昼夜讽诵，深究自得，故其学博洽精通，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著《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以皇极之名见于《洪范》，皇极之数始于邵氏《经世书》，数非极也，特寓其数极耳，著《经世书入式》一卷；《经世书》有内、外篇，内篇则因极而明数，外篇则由数而会极，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时历》行五十年，未尝推考，履谦日测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时真数，各减见行历书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时历》虽有经、串，而经以著定法，串以纪成数，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数之所从出，则略而不载，作《经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国百有余年，而郊庙之乐，沿袭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谦谓乐本于律，律本于气，而气候之法，具载前史，可择僻地为密室，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乐、荐郊庙、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货、厚风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长尺有八寸，外方，内为圆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窍，盖以通气；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约径三

分，以应黄钟之数；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窍迤□杀至管底，约径二寸余，盖以聚其气而上之。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盖古所谓玉律者是也。适迁他官，事遂寝，有志者深惜之。至顺三年五月，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汝南郡公，谥文懿。

列传第六十

○崔斌

崔斌，字仲文，马邑人。性警敏，多智虑，魁岸雄伟，善骑射，尤攻文学，而达政术。世祖在潜邸召见，应对称旨，命佐卜怜吉带，将游骑戍淮南。斌负才略，卜怜吉带甚敬礼之。兵驻扬州西城，俾斌领骑兵觇敌形势，斌视敌兵乱，潜出袭之，多所杀获。俄丁父忧，袭授金符，为总管。中统元年，改西京参议宣慰司事。世祖尝命安童举汉人识治体者一人，安童举斌。入见，敷陈时政得失，曲中宸虑。时世祖锐意图治，斌危言谠论，直指面斥，是非立判，无有所讳。帝幸上都，尝召斌，斌下马步从。帝命之骑，因问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以任相对。帝曰："汝其为我举可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泽对，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欤？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请，斌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众欢然呼万岁。帝悦，遂以二人并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论事帝前，群言终日不决者，斌以数言决之。进见，必与近臣偕，其所献替，虽密近之臣，有不得与闻者，以此人多忌之。会阿合马立制国用使司，专总财赋，一以掊克为事，斌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庇诘矍奥懦馄浼槎瘛?

至元四年，出守东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寿张。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于地以死，诉于斌。斌驰谓主将曰："未至敌境，而先杀吾民，国有常刑，汝亦当坐。"于是下其卒于狱，自是莫敢犯。岁大昆，征赋如常年，斌驰奏以免，复请于朝，得楮币十万缗，以赈民饥。六年，除同佥枢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佥河南行省事。方议攻鹿门山，斌曰："自岘山西抵万山，北抵汉江，筑城浚堑，以绝饷援，则襄阳可坐制矣。"时调曹、濮民丁，屯田南阳。斌议罢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补之，民以为便。又议户部给滨、棣、清、沧盐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贸之，仍增价和籴。远近输贩者辐辏，馈饷不劳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万，以益襄樊。斌即驰奏曰："河南户少，而调度繁多，实不堪命，减其半为宜。"从之。襄阳既下，转嘉议大夫，仍佥行中书??

十年，诏丞相伯颜总兵南征，改行省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赐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时，襄阳、正阳诸军，悉道河南，供亿虽繁，而事无缺失。伯颜既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诏斌贰之，拜行中书省

参知政事。十月，围潭州，斌攻西北铁坝。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军，斌以军夜集栅下，黎明毕登，不利。斌曰：“彼军小捷而骄弛，吾今焚其角楼，断其援道，堑城为三周，如此则城可得。”诸将然之。乃誓师，衔枚潜登铁坝，人赍刍秸，梯其楼火之，且竖木栅城上。诘旦，布云梯鼓噪而上，斌挟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劳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语阿里海牙曰：“潭人胆破矣。若敛兵不进，许其来降，则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连城数十，可传檄而定。若纵兵急攻，彼无噍类，得一空城何益?贝又□C魅眨□辞部□净龈#□侵姓□鼋怠V罱□□淇沟谐志茫□逃□乐□1笥饕孕耸P疽猓□罱□唬骸氨嗝竦比绻□担□斜□刂镏□！北笤唬骸氨烁魑□渲鞫□□遂褐□□匀拔锤秸撸□疑苯挡幌椤！敝罱□酥埂＝菸牛□奂沃□□□噬拼蠓颉⑫兄惺槭∽筘□□度说轮□□□⑸□簟J□荒辏□钪几и凸阄鳎□懊□怪魏□稀L妒粢匕不□⑪嫦纭10.馍揭阅希□糁芰□⒄盘啤⒄呕5.龋□□诜淦穑□笞讦□显馈7怖唇嫡撸□□乓橛□÷荆□猿头床啵□蟮□粗锲涫锥瘢□泊诱呔∈椭□?

十五年，被召入觐。时阿合马擅权日甚，廷臣莫敢谁何。斌从帝至察罕脑兒。帝问江南各省抚治如何。斌对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极言阿合马奸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按问之，汰其冗员，黜其亲党，检核其不法，罢天下转运司，海内无不称快。适尚书留梦炎、谢昌元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迁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政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裕宗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赠推忠保节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毅。

子三人，良知、威、恩。孙一人，敬。皆为大官。

○崔彧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负才气，刚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带兒根索亡宋财货，烦扰百姓，身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马刍粟。世祖虽听其言，然虚实竟不辨决也。

十九年，除集贤侍读学士。彧言于世祖，谓：“阿合马当国时，同列皆知其恶，无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诛，乃各自以为洁，诚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为守门卒隶亦不可留。如参知

政事阿里，请以阿散袭父职，倘使得请，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赖陛下神圣，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乞召阿里廷辩。”帝曰：“已敕中书，凡阿合马所用，皆罢之，穷治党与，纤悉无遗。事竟之时，朕与汝别有言也。”又请以郝祯剖棺戮尸，从之。寻奉旨钩考枢密文牍，遂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皆从其言。二十年，复以刑部尚书上疏，言时政十八事：一曰开广言路，多选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二曰当阿合马擅权，台臣莫敢纠其非，迨其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宜别加选用，其旧人除蒙古人取圣断外，余皆当问罪。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赏罚不当，多听阿合马风旨。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庶几号令明而赏罚当。四曰翰苑亦颂阿合马功德，宜博访南北耆儒硕望，以重此？N逶缓蚂酢9.⑷实人湓诘湫蹋□羰钦呱卸啵□锿□R欤□□畚瓷欤□洗蔚谄脸□A□还笥巫拥埽□眉聪怨伲□撞唤惭B□我源诱□5萌缱筘┰砗饨坦□友B□蛉瞬疟渤鲆印F咴唤衿鹁幼⑺□椋□还□嗍录炷慷□选R嗽衩晒湃酥□猩□□10.喝酥□睾裾撸□悠淙危□址□现保□弁跹远□厥椋□源狗屮谖耷睢0嗽幌懿芪薹□墒兀□且约槿宋匏□思伞R硕□闪睿□晕□淮□□ā＞旁还偃撸□敉绞∫还僭保□⒁谎妹牛□喾蔷□弥□摺R瞬沃谝椋□□6.ǔ晒妗J□还倭盼抟匝□□□鹌涮霸蚩痢F蚪□盥反笮」伲□匈赫吡吭觯□拶赫咛馗□H徊蝗≈□诠伲□□持□诿瘢□枪倮艏扔兴□□□恢虏：瘢□僭鏊旮常□嘟□执印J□辉荒诘匕傩樟饕平□媳芨骋壅撸□咽□逋蚧AHゼ揖吐茫□袢酥□椋□持卣□保□□□麓恕F蛱亟第□迹□屑□匆担□馄浜罄次迥昕埔郏□溆嗷□凡(十)茫□虏□慈崭□埂C窆俾□妫□曰Ɔ谠龊奈□碲欤□溽憬□喜还檎撸□胪林□焕□币邸J□□环藏┤喟餐□Ｐ□癯迹□の□10.下硭□鼢恚□蚓由5.兀□蛟谠斗剑□17.畎芜□J□□徊韭技榈巢莆铮□竟□抑□铮□豢墒游□岬茫□熘吕挠谩R艘灾□掂□亍9.┤昙啤J□脑淮蠖挤侨缟隙迹□贡秆残遥□挥α17.羰厮荆□私园10.下硪源宋恢盟降场＝褚艘字米芄芨□J□逶恢惺槭∮邑┓□□□筘┤薄R烁乃□鲇邑┳弥钭蟆J□□辉谕庑惺。□槐刂秘┣唷⑵秸拢□股枳笥邑┳韵拢□□改谥兀□恢率凭□1宋椒锹Σ涿□蛔阏蜓拐撸□槌计圬柚□垡病J□咴话⒇莺Q勒票□裰□ǎ□又兑龅常□至腥T□□倮舫銎涿耪撸□□□甙耍□渫□ú辉诎10.下硐隆R税罩袄硭悖□涞乘湮尬廴菊撸□嗟鼻Ｐ□□□□鹗咕镁莺□恪J□嗽活□±嘧啵□头衲□□W越袢□芬焉希□匾□□□笫诠佟J枳啵□慈彰□惺樾衅涫□拢□嗝□胗□反蠓蛴裎籼□緝阂樾兄□？

又言：“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

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其所欲，伺民气稍苏，我力粗备，三二年后，东征未晚也。”世祖以为不切，曰：“尔之所言如射然，挽弓虽可观，发矢则非是矣。”彧又言：“昨中书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通行核实。又因取勘畜牧数目，初意本非扰民，而近者浮言胥动，恐失农时。乞降旨省谕诏中书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书宜集议，可行者行之，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又言：“各路每岁选取室女，宜罢。”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粮，无所容隐，所宜颁行。”皆从之。

二十一年，彧劾奏卢世荣不可居相职，忤旨，罢。二十三年，加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同佥枢密院事。寻出为甘肃行省右丞。召拜中书右丞。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奏曰：“近者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凡入其党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赇者，论如律，仍追宣敕，除名为民。”又奏：“桑哥所设衙门，其闲冗不急之官，徒费禄食，宜令百司集议汰罢，及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赀户，多为桑哥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今后徭役，不问何人，宜皆均输，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罪之。又，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请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学，敢私敛民及役军匠者，论如法。又，忽都忽那颜籍户之后，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为是。”皆从之。二十八年，由中书右丞迁御史中丞，彧奏：“太医院使刘岳臣，尝仕宋，练达政事，比者命其参议机务，众皆称善。乞以为翰林学士，俾议朝政。”又言：“行御史台言：‘建宁路总管马谋，因捕盗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财，迫通处女，受民财积百五十锭。狱未具，会赦。如臣等议，马谋以非罪杀人，不在原例。’宜令行台诘问，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劾尚书省官忙兀带、教化的、纳速剌丁灭里奸赃；纳速剌丁灭里反诬祚以罪，遣人诣尚书省告桑哥。桑哥暧昧以闻，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财并没入官。祚至和林遇乱，走还京师。桑哥又遣诣云南理算钱谷，以赎其罪。今自云南回，臣与省臣阅其伏词，为罪甚微，宜复其妻子。”皆从之。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来聚阙下，率言事以干进。国家名器，资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为，中书、枢密，宜早为铨定，应格者与之，不当与者，明语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当否，宜早与详审言之。当者即议施行，或所陈有须

诘难条具者，即令其人讲究，否则罢遣。”帝嘉纳之。又奏：“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⒀慰巍⒕扑埃□薏桓□疟渎抑□幌蚊□□希□硭慊□缅透常□谙扪霞保□阕渥反□□胗诘缆罚□裰良奁蘼襞□□昙扒琢冢□□铩⑶□潦芎ψ畈遥□薰识□嫫渖□灏儆嗳恕＝□哧^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而使之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莫不愿食其肉。臣等其议：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书?⒂□诽ù庸□圩铮□孕惶煜隆！贝又□S盅裕骸昂游魅搜﹣^干，领兵为宣慰，其吏诣廉访司，告其三十六事，檄佥事簿问。而薛阍干率军人禽问者辱之，且夺告者以去。臣议：从行台选御史往按问薛阍干，仍先夺其职。”又言：“行台官言：去岁桑哥既败，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玺书，口传圣旨，纵释有罪，擅籍人家，真伪莫辨。臣等请：自今凡使臣，必降玺书，?⑻ā⒃褐钏荆□馗□∩盼氖椋□远偶槠邸！钡墼唬骸昂稳四烁叶□□俊倍栽唬骸耙ж菀才□ ⒉□詹靸海□瘸⒋□甲葑锶恕！钡巯た善渥唷S肿啵骸八芍荽锫郴ǔ喑に铮□匝圆辉肝□□裙伲□副冈绷□盟荆□钅景素萆成衔拧⒋□贾撂ǎ□亓钗□茫□ǔ妓□朔钚小⒌□蹲猿孪祝□智页⒂凶铮□碛η□稹！钡墼唬骸按俗郧涫拢□松笮兄□！庇肿啵骸敖□侠钿蒲砸独罟□□□恢几熬┳员纾□褚独钗锕剩□掠胁淮□嬲摺＠钿票救迦耍□胧谝越坦伲□浩渲毖浴！庇肿啵骸岸踔菀坏溃□捎邪床焖荆□□□径衿浜□海□钌⒏缱喟罩□⒊脊鄱踔莸染趴ぃ□惩烈喙悖□烁粗昧□盟尽P杏□诽ň芍窝镏荩□裱镏萘ツ暇□□□刑T浦谓□担黄浠炊□□盟揪芍位窗玻□褚艘浦窝镏荨！庇肿啵骸爸罟倮羰荜洌□诔□蛞栌□诽厶赘妫□谕庠蛞璋床焖臼赘妫□延谐上堋W陨⒏绯止□□荜湔卟桓跋芴厂芩荆□□柚钏臼祝□识□锤睬Q樱□戮貌痪埂⒊嘉揭巳缜爸迹□□诒咎ā⒁刑□爸畹懒□盟臼赘妫□钏疚薜瞄□堋S旨嗖煊□匪□氖a裕号□比私袒□模□二甓□鳎□□砸悦浊□□藐^里铁木兒军万人，奏支钞四百锭，宜令本处廉访司究问，与本处行省追偿议罪。”皆从之。

三月，中书省臣奏，请以彧为右丞，世祖曰：“崔彧不爱于言，惟可使任言责。”闰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间盐运司官吏盗官库钱，省台遣人同告者杂问，凡负二万二千余锭，已征八千九百余锭，犹欠一万三千一百余锭。运使张庸，尝献其妹于阿合马，有宠；阿合马既没，以官婢事桑哥，复有宠。故庸夤缘戚属，得久居漕司，独盗三千一百锭。臣等议：宜命台省遣官，同廉访司倍征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术兒赤带、河东廉访司官忽兒赤，擅纵盗贼，抑夺民田，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诘问。”又言：“扬州盐运司受财，多付商贾盐，计直该钞二万二千八百锭，臣等以谓追征足日，课以归省，赃以归台，斟酌定罪，以清蠹源。”并从之。又

奏：“江西詹玉，始以妖术致位集贤。当桑哥持国，遣其掊核江西学粮，贪酷暴横，学校大废。近与臣言：撒里蛮、答失蛮传旨，以江南有谋叛者，俾乘传往鞫；明日，访知为秃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师，犹敢诳诞如此，宜亟追还讯问。”帝曰：“此恶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尝知之。其亟禽以来。”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籴，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致贩鬻者少，米价翔踊。臣等议：勿令有司括船为便。”从之。

宝泉提举张简及子乃蛮带，告彧尝受邹道源、许宗师银万五千两；又其子知微讼彧不法十余事。有旨就辩中书。彧已书简等所告与己宜对者为牍袖之，视而后对。简父子所告皆无验，并系狱，简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蛮带、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玺于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圣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彧以久任宪台，乞迁他职，不许。成宗谕之曰：“卿若辞避，其谁抗言哉?睆□裕骸八嗾□□盟景鸽梗□□钭芄芨□燠溃□且恕！背勺谠唬骸半拗□研校□笔笔掠尚∪松米喽□□涓闹□！贝蟮略□辏瑥□痔醭绿厂苤钍拢□约□谑┬小?

于是彧居御史台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监察御史斡罗失剌，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尝有罪，还其所籍家产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台奏：“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及受赃计五千三百缗，准律当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从轻论。”而成宗欲止权停其职，彧与御史大夫只而合郎执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辞，成宗谕之曰：“卿之辞退，诚是已，然勉为朕少留之。”闰十二月，兼领侍仪司事，与太常卿刘无隐奏：“新正朝贺，岁常习仪大万安寺。”成宗曰：“去岁兀都带以雪故来后，今而复然。诸不至及失仪者，殿中司、监察御史同纠之。”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寻与御史大夫秃赤奏：“世祖圣训，凡在籍儒人，皆复其家。今岁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学，宜遵先制，俾廉访司常加勉励。”成宗深然之，命彧与不忽木、阿里浑撒里同翰林、集贤议，特降诏条，使作成人材，以备选举。彧以是岁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赠推诚履正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郑国公，谥忠肃。

○叶李

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质，从学于太学博士义乌施南学，补京学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诏罪己，求直言。是时，世祖南伐，驻师江上，宋命贾似道领兵御之。会宪宗崩，世

祖班师，鄂州围解。似道自诡以为己功，因复入相，益骄肆自颛，创置公田关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议。李乃与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错，宰执之愆。似道缪司台鼎，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似道大怒，知书稿出于李，嗾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僭用金饰斋扁，锻炼成狱，窜漳州。似道既败，乃得自便。会宋亡，归隐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宪两司争辟之，署苏、杭、常等郡教授，俱不应。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且求遗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书，其末有“前年之师，适有天幸，克成厥勋”之语，世祖习闻之，每拊掌称叹。及是，其姓名闻，世祖大悦，即授奉训大夫、浙西道儒学提举。李闻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当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倍□□□辏□逃□烦涛暮＃□蠲□严徒□稀Ｊ雷孚椭□唬骸按诵斜刂乱独罾础！崩罴戎辆┫Γ□芳□痛笱□堪18.郴肴隼锕萦谠褐小Ｋ□眨□偌□□愕睿□臀省扒湓独戳伎唷保□以唬骸扒湎蚴彼纤频朗椋□奚褪吨□！备□□灾蔚腊渤觥＠罾□鹿诺弁醯檬Ｃ砂苤□桑□雷媸卓希□妥□□纾□□□迦找蝗胍槭隆Ｊ备鞯廊逅鞠ひ钥豕侔眨□钜蜃嘣唬骸俺记斩孟鹊圳□椋□贝匆凳保□□穹扁罚□姓兄率坷唷＝癖菹禄煲磺□睿□任湫尬模□刹蛔餮□瞬牛□院胫蔚溃扛鞯廊逖□峋偌翱そ淌冢□捣缁□□担□灰税铡Ｇ敫戳⑻峋偎荆□勹岬餮Ч伲□沃钌□□裁髦蔚溃□□掀涑刹耪哂谔□Ｂ□员嘎加谩７踩寤π嬉郏□蛞磺蓄妹狻！笨善渥唷?

是时，乃颜叛北边，诏李庭出师讨之，而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李密启曰：“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１思惹钻牵□□暇×Γ客椒驯菹铝糕茫□姆阶□渖趵汀３记坝煤壕□星安秸剑□□□蟪刀掀浜螅□允舅蓝贰１顺⑨嫖遥□夭簧璞福□乙源笾邗壑□□薏皇ひ印！钡垡云淠壁徒□Ｂ□□□嘟荨Ｗ允堑垡嫫胬睿□堪粘□□卣偌□凼隆６□□哪辏□匕萦□分胸□□嫔桃橹惺槭∈隆＠罟檀窃唬骸俺急绢柯茫□擅删熘□□贡腹宋剩□痰苯呔∮拗浴Ｓ□诽Ｒ懿熘型饣□瘢□加薏蛔愕贝巳巍Ｇ页嘉舸苷蜗纾□厝咀慵玻□人暧染纭！钡坌υ唬骸扒渥慵栌谛校□钠癫豢尚幸□俊崩罟檀牵□眯怼Ｒ蜻凳仔辉唬骸俺冀袼洳痪邮侵埃□挥□诽勹熳佣□浚□Ｐ惺挛瘢□梢猿适　Ｖ寥艏嗖煊□纷嗍琛⑽髂狭教Ｒ少鳎□鹿鼐□□□□吧□瘢□肆畋阋宋抛啵□怨闶犹□□挥σ灰痪新桑□斐晌木摺３记脍□ǔ佳允拢□餍硎捣猓□疑酢！庇衷唬骸跋艹家陨□□犁盐□埃□恫蛔约欤□诨鞑□斡校Σ溆刑袄钒芏戎□耍□烁斗ㄋ驹鎏蹩谱铮□猿

推圬琛！敝圃唬骸翱伞薄S墒翘厂艿檬捣庋允隆?

会尚书省立，授李资善大夫、尚书左丞，李复固辞，以谓“论臣资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尚书系天下轻重，朕以烦卿，卿其勿辞。”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入禁中，仍给扶升殿。始定至元钞法。又请立太学。一日，从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骤进，必训以德义，摩以《诗》《书》，使知古圣贤行事方略，然后贤良辈出，膏泽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学，汉、唐明主，数幸辟雍，匪为观美也。”乃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凡庙学规制，条具以闻，帝皆从之。时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于北方，李乘间言：“宋已归命，其民安于田里。今无故闻徙，必将疑惧，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非国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寝。升尚书右丞，转资德大夫。时淮、浙饥馑，谷价腾踊，李奏免江淮租税之半，运湖广、江西粮十七万石至镇江，以赈饥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议，李曰：“遐方远夷，得之无益，军旅一兴，费縻巨万，今山路险□戏，深入敌境，万一蹉跌，非所以威示远人也。”乃止。

二十五年，升平章政事，李固辞，许之。赐以玉带，视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亩。于是桑哥为尚书丞相，颛擅国政，急于财利，毒及生民，事具《桑哥传》。李虽与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会桑哥败，事颇连及同列。久之，李独以疾得请南还。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言：“叶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简知，可为千载一遇。而才近天光，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杀参政郭佑、杨居宽；迫御史中丞刘宣自裁，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罢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监察御史；变钞法，拘学粮，征军官俸，减兵士粮；立行司农司、木绵提举司，增盐酒醋税课，官民皆受其祸。尤可痛者，要束木祸湖广，沙不丁祸江淮，灭贵里祸福建。又大钩考钱粮，民怨而盗发，天怒而地震，水灾洊至。尚赖皇帝圣明，更张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叶李举桑哥之罪。叶李虽罢相权，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窃议，宜斩叶李以谢天下。”书闻，帝矍然曰：“叶李廉介刚直，朕所素知者，宁有是耶?庇兄兼湔黉埔杈┤A?

二十九年二月，李南还，至临清，帝遣使召之，俾为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泽治省事，李上表力辞。未几，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诏以淦为江阴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尝问兵部郎中赵孟頫，李与留梦炎孰优，孟頫对：“梦炎优。”帝笑曰：“不然，梦炎以抡魁位宰相，而附贾似道，病民误国，伴食中书，无所可否；李旧由诸生，力诋似道，其过梦炎甚远。然其性刚直，人不能容，而朕独爱之也。”李前后被赐之物甚

多，而自奉甚俭。尝戒其子曰：“吾世业儒，甘贫约，唯以忠义结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过。”指所赐物曰：“此终当还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赠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简。

○燕公楠

燕公楠，字国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礼部侍郎肃之七世孙。母雷氏，梦五色巨翼入帏，遂生公楠。十岁能属文，居父丧，庐墓三年。再贡于乡，不第，后以连帅辟，五迁至通判赣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帅臣板授同知赣州事。十四年，以平广南功，迁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对称旨，世祖赐名赛因囊加带，命参大政，辞，乞补外。除佥江浙行中书省事，俄移江淮。尚书省立，就佥江淮行尚书省事。江淮在宋为边陲，故多闲田，公楠请置两淮屯田，劝导有方，田日以垦。二十五年，除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县，兴利举弊，绩用大著。劾江西营田使沙不丁贪横，罢之。

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桑哥既败，而蠹政未尽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阙，极陈其故，请更张以固国本。世祖悦。会欲易政府大臣，以问公楠，公楠荐伯颜、不灰木、阇里、阔里吉思、史弼、徐琰、赵琪、陈天祥等十人。又问孰可以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问其次，曰：“完泽可。”明日，拜完泽为丞相，以公楠及不灰木为平章政事，固辞。改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赐弓矢及卫士十人以行。三十年，复为大司农，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钞二千六百贯、帛千五百匹、麻丝二千七百斤。元贞元年，进河南行省右丞，厘正盐法，民便之。召入觐。成宗以公楠先帝旧臣，慰劳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迁湖广行省右丞。转运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横夺民田；武昌县尹刘权杀主簿，诬系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还朝，以卒。帝闻，甚伤悼之。赙赠有加，特命朝臣护丧南归。

○马绍

马绍，字子卿，济州金乡人，从上党张播学。丞相安童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讲论经史，以资见闻。平章政事张启元以绍应诏，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单州，民刻石颂德。至元十年，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宁海饥，绍发粟赈之。十三年，移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属江淮甫定，选官抚治，迁同知和州路总管府事，民赖以

安。

十九年，诏割隆兴为东宫分地，皇太子选署总管，召至京师，为刑部尚书。万亿库吏盗绒四两，时相欲置之重典，绍言：“物情俱轻，宜从贷减。”乃决杖释之。河间李移住妄言惑众，谋为不轨，绍被檄按问，所全活几百人。二十年，参议中书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书。逾年，复为刑部尚书。二十四年，分立尚书省，擢拜参知政事，赐中统钞五千缗。时更印至元钞，前信州三务提举杜

璠言至元钞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钞法耶?庇□币灾刈铩Ⅰ艽尤菅栽唬骸肮□业既耸寡裕□钥刹桑□弥□徊豢刹桑□嗖恢□铩＝裰刈镏□□癫挥脍□槲レ搴酰俊杯[得免。拜尚书左丞。亲王戍边，其士卒有过支廪米者，有司以闻，帝欲究问加罪。绍言：“方边庭用兵，罪之，惧失将士心。所支逾数者，当嗣年之数可也。”制可。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云、朔间。桑哥议徙之内地就食，绍持不可。桑哥怒曰：“马左丞爱惜汉人，欲令馁死此辈耶？”绍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虑生疾疫。若恐馁死，葛若计口给羊马之资，俾还本土，则未归者孰不欣慕。言有异同，丞相何以怒为？宜取圣裁。”乃如绍言以闻，帝曰：“马秀才所言是也。”桑哥集诸路总管三十人，导之入见，欲以趣办财赋之多寡为殿最。帝曰：“财赋办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军，岂少此哉?鄙芡酥潦。□仿际パ担□短□肥橹□Ｒ樵鲅慰危□芏懒φ□蕉□尾豢稍觥Ｒ樵龈常□茉唬骸肮恫唤诟》眩□渲亓彩□叮□嗖蛔阋病！笔滤烨蕖６汲侵周俎５兀□指□用瘢□亠埔蛉‖□河校□砸磺□谏埽□芏啦蝗　Ⅰ８缬□嗲氪蜕埽□艽窃唬骸吧芤苑遣啪诱□□鸱a忧不能塞责，讵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鄙８绨埽□Ｆ渌□⑫新刚撸□髌浼□闹□□牢奚苊□Ⅰ８缂劝埽□嗽唬骸笆刮嵩缧怕碜筘┳□裕□夭恢两袢罩□觥！钡墼唬骸奥碜筘┳医嗫缮校□涓淳芍啊！鄙惺槭“眨□闹惺樽筘□□釉偎辏□萍不辜摇Ｔ□暝□辏□ⓓ惺橛邑□□薪□闶∈隆４蟮氯□辏□坪幽鲜　Ｃ髂曜洹Ｓ惺□氖□倨□?

列传第六十一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见燧伯父枢传。父格。燧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谓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杨奂驰书止之曰：“燧，令器也，长自有成尔，何以急为?鼻倚眭匆耘□Ｄ晔□□□□砗庥谒彰拧Ｊ□耍□际苎в诔饣病Ｊ蔽闯⑽□模□恿鞅菜□鳎□□□洳蝗绻湃耍□蛐母ナ且病６□□模□级梁□酥□模□韵拔□□□宋接凶髡叻纭Ⅰ跃驼□诤猓□庖嗌推浯牵□医渲□唬骸肮□肝□铮□源□烈玻皇沟恋弥□□嘟□□恕Ｎ恼鹿谭⑽攀孔又□□鳎□幌扔心芤皇乐□□□□我杂θ酥□□壅咴眨》瞧淙硕□胫□□敕瞧淙硕□苤□□□镆玻□侵苌硭故乐□酪病！敝猎□吣辏□庖怨□蛹谰平坦箅校□嗾倬傻茏邮□□耍□葑蕴□□渲鹿菹隆?

燧年三十八，始为秦王府文学。未几，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辑庸蜀。明年，汉嘉新附，入谕其民。又奉命招王立于合州。又明年，抚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称职。十七年，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逮系诖误，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调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兴学赈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趋朝。明年，为翰林直学士。二十七年，授大司农丞。元贞元年，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初置检阅官，究核故事，燧与侍读高道凝总裁之，书成。大德五年，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至大元年，仁宗居籓邸，开宫师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汉征四皓故事，起燧为太子宾客。未几，除承旨学士，寻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谕燧，燧拜辞，谢曰：“昔臣先伯父枢尝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泵髂辏□谌俾淮蠓颉10.擦盅□砍兄肌⒅□期炯嫘薰□贰Ｋ哪辏□酶婺瞎椋□惺橐猿兄颊伲幻髂辏□凑佟１菀圆。□悴桓啊Ｗ溆诩遥□昶呤□□Ｚ衷晃摹?

燧先在苏门山时，读《通鉴纲目》，尝病国统散于逐年，不能一览而得其离合之概，至告病江东，著《国统离合表》若干卷，年经而国纬之，如《史记》诸《表》，将附硃熹《凡例》之后，复取徽、建二本校仇，得三误焉，序于《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岁改元，在兴废存亡之际，以前为正。当从建本，于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书‘三

年，后主禅建兴元年’，建本无‘三年’，则昭烈为无终。徽、建皆曰‘后主’，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尽十六卷，凡曰后主者，皆失于刊正也。当于三年下注‘帝禅建兴元年’，明年大书‘帝禅建兴二年’，庶前后无龃龉也。其三，天宝十五载注‘肃宗皇帝至德元载’，明年惟曰‘二载’，为无始。当大书‘二载’上加‘肃宗皇帝至德’，使上同于开元。三者钧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统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兴，才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异，岂不于统大有关乎?毕昙□缎蚱□贰?

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谓世无知燧者，曰：“岂惟知之，读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犹寡。”燧曰：“世固有厌空桑而思闻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彼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则为去圣贤也有级而不远，其文虽无谢、尹之知，不害于行后。岂有一言几乎古，而不闻之将来乎?钡笔毙⒆铀乘铮□□ 11. 悠湎鹊拢□氐渺菸氖伎纱□牛黄洳坏谜撸□课□ 3. 堋 9 嗜□□昙洌□□□□际姥□⑪孕惺 5. 拢□造菟□椤 C 坷蹿宋模□仄湫幸悼杉危□缓笮砜桑□俏抟缑馈 S 稚怨阒醚嗬郑□菰蛭□□捕□□蚀笫椋□裨蚋 Ｈ椎靡病 Ｊ备呃錾蜓敉醺缸樱□□龅凼遥□汴呓岢□肌 R 蝗眨□□箪菔□模□萁□挥耄□练钪迹□擞胫□ M 踉□槐也□ 13. 鹩瘛19.□□迨□酰□ 3. 轮蚂荨 l 菁捶稚⒅钍艄偌笆否闶檀樱□沽艚鹨□□逗擦衷何□□闷髅螅□菀晃匏□ Ｈ宋手□□菰唬骸氨嘶O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其器识豪迈过人类如此。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埙，圻，城。

○郭贯

郭贯，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见推择，为枢密中书掾，调南康路经历，擢广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会例格，授济南路经历。至元二十七年，拜监察御史。承诏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专权，久不迁调，蠹政害民。三十年，佥湖南肃政廉访司事。大德初，迁湖北道，言“今四省军马，以数万计，征八百媳妇国，深入为炎瘴万里不毛之地，无益于国。”五年，迁江西道，赈恤饥民，有惠政，入为御史台都事。八年，迁集贤待制，进翰林直学士，奉诏与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别速台彻里帖木兒往镇高丽。十一年，召为河东廉访副使。

至大二年，仁宗至五台山，贯进见，仁宗因问：“廉访使灭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对曰：“皆副使郭贯之教也。”因赐贯玛瑙数珠、金织文

币，入为吏部考功郎，遂拜治书侍御史。四年，除礼部尚书，帝亲书其官阶曰嘉议大夫，以授有司。皇庆元年，擢淮西廉访使，寻留不遣，改侍御史，俄迁翰林侍讲学士。明年，出为淮西廉访使。建言“宜置常平仓，考校各路农事”。延祐二年，召拜中书参知政事。明年，升左丞，加集贤大学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贯言：“皇太子受金宝已三年，宜行册礼；又，辅导之官，早宜选置。”从之。六年，加太子宾客，谒告还家。至治元年，复起为集贤大学士，寻致仕。泰定元年，迁翰林学士承旨，不起。至顺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赠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蔡国公，谥文宪。贯博学，精于篆籀，当世册宝碑额，多出其手云。

○夹谷之奇

夹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后讹为夹谷，由马纪岭撒曷水徙家于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东平，因受业于康晔。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时行省官与中书权臣有隙，特遣使核其财用，而之奇职文书，亦被按问。张弘范率其属诣使者言：“夹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渔，弘范当与连坐。”会御史台立，擢之奇佥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佥江北淮东。至元十九年，召为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为令式。岁大旱，有司议平谷价，以遏腾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经费，辍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气，弭灾变，而有丰稔之期。”二十一年，迁左赞善大夫。时裕宗为皇太子，每进见，必赐坐，顾遇甚优。权臣有欲以均输法益国赋者，虑提刑按察司挠其事，请令与转运司并为一职，诏集群臣议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诸路，发擿奸伏，责任匪轻。若使理财，则心劳事冗，将弥缝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绳纠他人哉！并之弗便。”事遂寝。又与谕德李谦条具时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亲，三曰崇俭，四曰几谏，五曰戢兵，六曰亲贤，七曰革敝，八曰尚文，九曰定律，十曰正名。会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学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忧，以吏部尚书起复，屡请终制，不许。明年，卒。

之奇虑识精审，明于大体，而不忽细微，为政卓卓可称，虽老于吏学者，自以为不及。为文章尤简严有法，多传于世云。

○刘赓

刘赓，字熙载，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狱，有阴德。祖肃，为左三部尚书。赓幼有文名，师事翰林学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荐者

授国史院编修官。十六年，迁应奉翰林文字。辟为司徒府长史，仍兼应奉。补外，同知德州事，考满，擢太庙署丞、太常博士，拜监察御史。是时，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气待人，他御史拜谒，或平受之，独见赓，则待以上客。大德二年，升翰林直学士。六年，奉使宣抚陕西。由侍讲学士升学士。至大二年，迁礼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寻拜侍御史。顷之，还翰林为学士承旨，兼国子祭酒。国学故事，伴读生以次出补吏，莫不争先出。时有一生，亲老且贫，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齿颇少，请让之先。"赓曰："让，德之恭也。"从其让，别为书荐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馆之士，皆知让之为美德也。皇庆元年，迁集贤大学士，仍兼国子祭酒。延祐元年，复为承旨；六年，拜太子宾客；七年，复入集贤为大学士；寻又入翰林为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禄大夫。会集议上尊号，赓独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历元年卒，年八十一。

赓久典文翰，当时大制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为朝廷所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强，辽东丹王十世孙。祖父在金世尝官于东平，因家焉。有尚资识绝人，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其学邃于性理，而尤以诚为本，仪容辞令，动中规矩，识与不识，莫不服其为有道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罢中书左丞，除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以教国人之子弟，乃奏以门人十二人为斋长以伴读，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还乡里，朝廷乃以有尚等为助教，嗣领其学事。居久之，拜监察御史，不赴。除秘书监丞，出知蓟州，为政以宽简得民情。裕宗在东宫，召为詹事院长史。自有尚既去，而国学事颇废，廷议以谓非有尚无足以继衡者，除国子司业。时学馆未建，师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屡以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学舍，始立国子监，立监官，而增广弟子员。于是有尚升国子祭酒，儒风为之丕振。二十七年，以亲老，辞职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寻除集贤学士，兼其职。顷之，迁太常卿，又迁集贤学士。八年，葬父还乡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复起为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阶中奉大夫。

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为先，而践履必端悫。凡文词之小技，缀缉雕刻，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

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衡之旧，而勤谨有加焉。身为学者师表者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请还家，朝廷复颁楮币七千缗，即其家赐之。卒年八十六，赐谥文正。

○郝天挺

郝天挺，字继先，出于朵鲁别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肃州。父和上拔都鲁，太宗、宪宗之世多著武功，为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以勋臣子，世祖召见，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执文字，备宿卫春宫。裕宗遇之甚厚。建省云南，选官属，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又擢陕西汉中道廉访使。未几，入为吏部尚书，寻除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又迁四川行省参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书左丞，与宰相论事，有不合，辄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陈明允，特赐黄金百两，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

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难，及武宗还自朔方，遂入正大统，定策之际，天挺与有力焉。仁宗临御，收召故老天挺与少保张闾等十人，共议大政，革尚书省之弊，遂成皇庆之治。又出为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见，首陈纪纲之要，以猎为喻曰："御史职在击奸，犹鹰扬焉，禽之，弱者易获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伤鹰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台臣皆以为贺，风纪大振。又上疏陈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费、止括田、久任使、论好事、奖农务本、励学养士，诏中书省举行之。寻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时河南王卜怜吉歹为丞相，待以师礼，由是政化大行。

皇庆二年卒，年六十七。赠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柱国，追封冀国公，谥文定。天挺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

子佑，字君辅，小字朵鲁别台。由宿卫补官，仁宗时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拜陕西行御史台侍御史。

○张孔孙

张孔孙，字梦符，其先出辽之乌若部，为金人所并，遂迁隆安。父之纯，为东平万户府参议，夜梦谒孔子庙，得赐嘉果，已而孔孙生，因

丐名于衍圣公，遂名今名。既长，以文学名，辟万户府议事官，万户严忠范之兄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孙，以母老不应。

时汴梁既下，太常乐师流寓东平，旧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潜邸，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设宫县及文、武二舞，以备大典。因诏徐世隆为太常卿，而孔孙以奉礼郎为之副，以董乐师，肄成，献之京师。廉希宪居政府，辟为掾。及安童为相，尤礼重之，授户部员外郎，出为南京总管府判官。时方议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孙谓："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动以千数，宜开自新之条，俾得效战赎死。"朝论采之。佥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寻升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龚乙建言兴银利，发其坟墓而烧其家，烧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图财杀人坐之，孔孙原其情，减罪。迁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总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

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复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马颛政十年，亲故迎合者，往往骤进，据显位；独刘宣、张孔孙二人，恬守故常，终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书，孔孙礼部侍郎。寻升孔孙礼部尚书，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肃政廉访司，仍为使，莅治于大名，一以所没赃籴粟五千斛赈饥民。拜佥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事。亡何，除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大兴学校。有献故河堤三百余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谓宜悉还细民，从之。擢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使，因谳狱盐场，民尹执中兄弟诬伏为强盗，平反之。召还，拜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丞相完泽卒，孔孙与陈天祥上封事，荐和礼霍孙可为相。

会地震，诏间弭灾之道，孔孙条对八事，其略曰：蛮夷诸国，不可穷兵远讨；滥官放谴，不可复加任用；赏善罚恶，不可数赐赦宥；献鬻宝货，不可不为禁绝；供佛无益，不可虚费财用；上下豪侈，不可不从俭约；官冗吏繁，不可不为裁减；太庙神主，不可不备祭享。帝悉嘉纳之，赐钞五千贯。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忧服阕者，宜待起复；宿卫之冒滥者，必当革；州郡之职，必当遴选，久任达鲁花赤，宜量加迁转；又宜增给官吏俸禄；修建京师庙学，设国子生徒，给赐曲阜孔庙洒扫户；相位宜参用儒臣，不可专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颜、和礼霍孙与廉希宪等，各宜赠谥。"久之，请老还家，拜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集贤大学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

孔孙素以文学名，且善琴，工画山水竹石，而骑射尤精。及其立朝，谠言嘉论，有可观者，士论服之。

列传第六十二

○张珪

张珪，字公端，弘范之子也。少能挽强命中，尝从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军尽哗。至元十六年，弘范平广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弘范救而礼之，命珪受学。光荐尝遗一编书，目曰《相业》，语珪曰："熟读此，后必赖其用。"师还，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摄管军万户。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佩其父虎符，治所统军，镇建康。未几，弘范卒，丧毕，世祖召见，亲抚之。奏曰："臣年幼，军事重，聂祯者，从臣父、祖，久历行阵，幸以副臣。"帝叹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赐而遣之，遍及其从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群盗起，行省檄珪讨之，士卒数为贼所败，卒有杀民家豕而并伤其主者，珪曰："此军之所以败也。"斩其卒，悉平诸盗。

二十九年，入朝。时朝廷言者谓天下事定，行枢密院可罢；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瑄，领海道，亦以为言。枢密副使暗伯问于珪，珪曰："见上当自言之。"召对，珪曰："纵使行院可罢，亦非□宣所宜言。"遂得不罢。命为枢密副使。太傅月兒鲁那演言："珪尚少，姑试以佥书，果可大用，请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为国灭金、灭宋，尽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卑菡蚬□辖□□13.□葱惺嗝芨笔埂?

成宗即位，行院罢。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陕，问民疾苦，赈恤孤贫，罢冗官，黜贪吏。还，擢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换文阶中奉大夫，迁浙西肃政廉访使。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余人、府史胥徒数百，征赃巨万计。珪得盐司奸利事，将发之。事干行省，有内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赂遗近臣，妄言珪有厌胜事，且沮盐法。帝遣官杂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盐官欺罔状，皆伏罪。召珪拜佥枢密院事，入见，赐只孙冠服侍宴，又命买宅以赐，辞不受。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极言天人之际、灾异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减冗官、节浮费，以法祖宗成宪，累数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报；并及近侍之荧惑者，又不报。遂谢病归。久之，拜陕西行台中丞，不赴。

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谕德。未数日，拜宾客，复拜詹事，辞不就。尚书省立，中外汹汹，中丞久阙，方议择人，仁宗时在东宫，曰："必欲

得真中丞，惟张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将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礼于隆福宫，法驾已陈矣，珪言：“当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议已定，虽百奏无益。”珪曰：“未始一奏，讵知无益?比胱啵□畚颍□普檀竺鳌＜燃次唬□椭凰镆露□□□13.鸫□弧5鄢(3)捉庖麓瞳暎□魅崭凑伲□街□唬骸半抻□颓浔τ瘢□乔渌□□！币詭準妹娑睿□芍瞰瞽常□唬骸半拊笾□□妫□扌闹□□嬉病！？

皇庆元年，拜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门请以洪城军隶兴圣宫，而己领之，以上旨移文枢密院，众恐惧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书平章政事，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政务，得专修宰相之职，帝从之，著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礼部尚书，珪曰：“伶人为宗伯，何以示后世?绷□芍怪□；侍□笠灾惺橛邑┫嗵□镜鼍何□□Γ□蚧Π鹧Σ沃□惺≌□拢□曉唬骸疤□β鄣谰□睿□□镜鼍悍瞧淙耍□鹧ξ薰Γ□坏梦□庵凑□！背导荻染佑梗□Я忻糯□侍□笾迹□佾暻性穑□戎□＋暖瓷酰□吖榫┤Γ□魅账斐龉□拧＋曌泳霸□品□簦□坏靡蝗杖二尬溃□潦牵□愿覆◇聘妫□峁椤5劬□唬骸跋绫鹗保□涓肝薏　！本霸□偈滋槠□□桓已浴5鄄烩□□膊我橹惺槭∈禄蛔⊥□椭□疲□彀荽笏就剑□徊〖揖印＜潭∧赣牵□□骨奚秽⊡嗾呷□辍Ａ□昶咴拢□垡浍瞵□眨□蜕献稹⑮□隆?

至治二年，英宗召见于易水之上曰：“四世旧臣，朕将畀卿以政。”珪辞归。遣近臣设醴。丞相拜住问珪曰：“宰相之体何先？”珪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广言路。”是年冬，起珪为集贤大学士。先是，铁木迭兒既复为丞相，以私怨杀平章萧拜?⑮□分胸┳疃鏊褐弧⑸隙剂羰睾夭□眨□笮≈□迹□荒茏员！；岬卣鸱缌遥□吠3.技□殄粼种□溃□暱寡杂谧□唬骸板粼郑□本科渌□灾略终摺：荷毙8.荆□□瓴挥辏幌簟⒀睢10.卦┤溃□侵聸l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复生，而情义犹可昭白，毋使朝廷终失之也。”又拜中书平章政事，侍宴万寿山，赐以五带。

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铁失既行杀逆，夜入都门，坐中书堂，矫制夺执符印，珪密疏言：“贼党罪不可逭。”既皆伏诛，铁木迭兒之子治书侍御史锁南，独议远流，珪曰：“于法，强盗不分首从，发冢伤尸者亦死。锁南从弑逆，亲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彼旆□铩5燎匀拭砩裰鳎□辈沃□□侣碡菁媪焯□@褚鞘梗□鼻Ｐ筘□□曉唬骸耙圆握□Ｐ筘□□迷恍鸾□6□□7钭诘u不谨，当待罪，而反迁官，何以谢在天之灵?泵□觳幌隆?

泰定元年六月，车驾在上都。先是，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珪乃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极论当世得失，与左右司员外

郎宋文瓒诣上都奏之。其议曰：

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骚动，几致亡国。虽赖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然自是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矣。良由李林甫□石害忠良，布置邪党，奸惑蒙蔽，保禄养祸所致，死有余辜。如前宰相铁木迭兒，奸狡险深，阴谋丛出，专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始以赃败，谄附权奸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寻任太子太师。未几，仁宗宾天，乘时幸变，再入中书。当英庙之初，与失列门等恩义相许，表里为奸，诬杀萧、杨等，以快私怨。天讨元凶，失列门之党既诛，坐要上功，遂获信任，诸子内布宿卫，外据显要，蔽上抑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狱，威福己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权势日炽，中外寒心。由是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系。先帝悟其奸恶，仆碑夺爵，籍没其家，终以遗患，构成弑逆。其子锁南，亲与逆谋，所由来者渐矣，虽剖棺戮尸，夷灭其家，犹不足以塞责。今复回给所籍家产，诸子尚在京师，夤缘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败事，虽死犹正其罪，况如铁木迭兒之奸恶者哉！臣等议：宜遵成宪，仍籍铁木迭兒家产，远窜其子孙外郡，以惩大奸。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明纲常、别上下也。铁失之党，结谋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闻。比奉旨："以铁失之徒既伏其辜，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兒、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流窜，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后之言事者，其勿复举。"臣等议：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杀无赦。圣朝立法，强盗劫杀庶民，其同情者犹且首从俱罪，况弑逆之党，天地不容，宜诛按梯不花之徒，以谢天下。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生杀与夺，于子之权，非臣下所得盗用也。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镇辽东，属任非轻，国家不幸，有非常之变，不能讨贼，而乃觊幸赦恩，报复仇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臣恐国之纪纲，由此不振。设或效尤，何法以治！且辽东地广，素号重镇，若使脱脱久居，彼既纵肆，将无忌惮，况令死者含冤，感伤和气！臣等议：累朝典宪，闻赦杀人，罪在不原，宜夺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刑以惩恶，国有常宪。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补报，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

古哈，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辇毂之下，肆行无忌，远在外郡，何事不为！夫京师天下之本，纵恶如此，何以为政！古人有言，一妇衔冤，三年不雨，以此论之，即非细务。臣等议：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

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且存吏牍。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闻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臣等议：番舶之货，宜以资国用、纾民力，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

太庙神主，祖宗之所妥灵，国家孝治天下，四时大祀，诚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盗利其金而窃之，至今未获。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盗官兵，不闻杖责。臣等议：庶民失盗，应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监临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觉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请拣其官属免之。

国家经赋，皆出于民，量入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近诏虽已罢之，又闻奸人乘间奏请，复欲兴修，流言喧播，群情惊骇。臣等议：宜守前诏，示民有信，其创造、刺绣事，非岁用之常者，悉罢之。人有冤抑，必当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萧拜?⒅胸┲疃鏊褐坏龋□髟馓□镜鼍何芟荩□□浼乙苑执腿耍□耪哙档俊1确蠲髭□□垢□□担□铀锓铎爰颐恚□掭苠锻辏□醇澳□Γ□匆云浼也迫源途扇耍□钩暌灾保□从朐兕径厦晃抟臁3嫉纫椋阂巳缜摆□□栽□祷怪□□科渲币猿旰笏□驼撸□蛉宋拊┓咭印?

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宄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铁木兒之徒，遇硃太医妻女过省门外，强拽以入，奸宿馆所。事闻，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竟弗就鞫。辇毂之下，肆恶无忌，京民愤骇，何以取则四方！臣等议：宜遵世祖成宪，以奸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议：天下囚系，冤滞不无，方今盛夏，宜命省台选官审录，结正

重刑，疏决轻系，疑者申闻详谳。边镇利病，宜命行?⑿刑勹寰啃顺□□愫Ｕ蚴□涓□≡撸□□嗍骋□涣入勒撸□烁□□□□骞幔□蹒□炯巴□缯撸□楣怯谄浼摇?

岁贡方物有常制。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刘进、程连言利，分蜑户七百余家，官给之粮，三年一采，仅获小珠五两六两，入水为虫鱼伤死者众，遂罢珠户为民。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献利于失列门，创设提举司监采，廉访司言其扰民，复罢归有司。既而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冒启中旨，驰驿督采，耗廪食，疲民驿，非旧制，请悉罢遣归民。

善良死于非命，国法当为昭雪。铁失弑逆之变，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无罪死，未褒赠；铁木迭兒专权之际，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锁项死东平，及买秃坚不花之属，皆未申理。臣等议：宜追赠死者，优叙其子孙，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体勘其余有冤抑者，具实以闻。

政出多门，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员冗俸滥，白丁骤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军民俱蒙其害。夫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尝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比奉诏：凡事悉遵世祖成宪。若复循常取勘，调虚文，延岁月，必无实效，即与诏旨异矣。臣等议：宜敕中外军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格至日，悉减并除罢之；近侍不得巧词复奏，不该常调之人亦不得滥入常?@鄢□佣□渌□ 3. で铩 3. 谢铡 3. つ□录氨哒蛲褪□□鹨榇χ□?

自古圣君，惟诚于治政，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初未尝徼福于僧道，以厉民病国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况佛以清净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亵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

国不永，致灾愈速，事无应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增价之类，皆足以厉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之属，不可胜数，一人收籍，一门蠲复，一岁所请衣马刍粮，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耗国损民为甚。臣等议：诸宿卫宦女之属，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余悉简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起；其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栃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兵戎之兴，号为凶器，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无知，少梗王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年，参卜郎盗，始者劫杀使臣，利其财物而已。至用大师，期年不戢，伤我士卒，费国资粮。臣等议：好生恶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将严边防，遣良使抵巢招谕。简罢冗兵，明敕边吏谨守御，勿生事，则远人格矣。

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窘。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廪，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兒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卖田，随收入户。铁木迭兒为相，纳江南诸寺贿赂，奏令僧人买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属，逮今流毒细民。臣等议：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如旧制勿征，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

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净绝俗为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俾奉祠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赏功劝善，人主大柄，岂宜轻以与人。世祖临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虽甚爱幸，未闻无功而给一赏者。比年赏赐泛滥，盖因近侍之人，窥伺天颜喜悦之际，或称乏财无居，或称嫁女取妇，或以枝物呈献，殊无寸功小善，递互奏请，要求赏赐回奉，奄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断没人畜产业。似此无功受赏，何以激劝，既伤财用，复启幸门。臣等议：非有功勋劳效著明实迹，不宜加以赏赐，乞著为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皆足以感伤和气。惟陛下裁择，以答天意，消弭灾变。

帝不从。珪复进曰："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帝终不能从。

未几，珪病增剧，非扶掖不能行。有诏：常见免拜跪，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帝始开经筵，令左丞相与珪领之，珪进翰林学士吴澄等，以备顾问。自是辞位甚力，犹封蔡国公，知经筵事，别刻蔡国公印以赐。泰定二年夏，得旨暂归。

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于必见。珪至，帝曰："卿来时，民间如何？"对曰："臣老，少宾客，不能远知，真定、保定、河间，臣乡里也，民饥甚，朝廷虽赈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恻然，敕有司毕赈之。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国公、经筵如故。帝察其诚病，命养疾西山，继得旨还家。未几，起珪商议中书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遗命上蔡国公? + 暢⑲院旁坏□帧W恿□恕?

○李孟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曾祖执，金末举进士。祖昌祚，归朝，授金符、潞州宣抚使。父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郭彦通名能知人，尝语唐曰：“此兒骨相异常，宰辅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随父入蜀，行省辟为掾，不赴；调晋原县主簿，又辞；行御史台交荐之，亦不就。后以事至京师，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奇之，荐于裕宗，得召见东宫。未几，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采访先朝圣政，以备史官之纪述，陕西省使孟讨论编次，乘驿以进。时武宗、仁宗皆未出阁，徽仁裕圣皇后求名儒辅导，有荐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为太子师傅。”大德元年，武宗抚军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成宗闻而嘉之，诏授太常少卿，执政以孟未尝一造其门，沮之不行，改礼部侍郎，命亦中止。

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每进言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忧，殿下当迎奉意旨以娱乐之，则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纳其言，日问安视膳，婉容愉色，天下称孝焉。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为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成后为之主，丞相、枢密同声附和。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密使来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犹豫未决。孟复进曰：“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比首谠茫□唬骸跛壬□□裕□诿砩琊⒅□！！蹦朔钐□蠡苟肌Ｊ惫□茛□锍撇〖嵛裕□首谇裁贤□手□□食珊笫谷宋始玻□缫锊痪□Ｃ先耄□ひ径□□□讯□耙□涫郑□锲渎觯□谝晕□剑□瞬灰芍□＜鹊弥□参魍跫次挥腥眨□垢嬖唬骸笆录币樱∠确⒄咧迫耍□蠓⒄咧朴谌耍□豢刹辉缤贾□！弊笥抑□私圆荒芫觯□□□觥2.□□緝喝捌湫小；蛟唬骸盎屎笊罹泳胖兀□绥粼谑郑□奈乐□浚□缓舳□φ呃弁颍话参魍醺□写

诱呷缌帧5钕率涛拦讶酰□还□□□耍□□滩槐福□艹嗍侄□□□挛幢丶谩2蝗缇彩兀□再拱10.现□粒□缓笸贾□□赐硪病！卑10.希□泄□菩郑□轿渥谝病Ｃ显唬骸叭盒拔テ□嫜担□掣街泄□□□⑹□樱□烀□诵模□亟愿ビ搿5钕氯朐炷谕亻□源笠逶鹬□□蚍仓□□贾□逭撸□薏簧岜宋□钕掠茫□吻蠖□セ瘢】饲骞□□□杂□笮种□粒□灰嗫珊酰Π野参骷日□缓牛□荽筇□又粒□税部狭绞纸□簦□司突O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仁宗曰：“当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耏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春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

仁宗监国，使孟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闾阎幽隐，损益庶务，悉中利病，远近无不悦服，然特抑绝侥幸，群小多不乐，孟不为变。事定，乃言于仁宗曰：“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固辞弗许，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如彼言，岂有今日?蔽渥诓炱湮埽□又□□首谝嗖桓腋囱悦稀Ｖ链蠖□辏□首谖□侍□樱□⑹痰弁□□竽谘纾□□耄□首谏钏迹□萑桓娜荨5酃擞镌唬骸拔岬芙袢詹焕郑□嗡□夹埃俊比首诖尤萜鹦辉唬骸崩堤斓刈孀谏窳椋□衿饔泄椋□怀山袢漳缸有值苤□墩撸□畹栏粗□ξ□唷Ｊ视兴□迹□蛔灾□浔溆谏□病！钡凵跤寻□□衅溲裕□疵□逊弥□□弥□聿□晟剑□彩拐僦□?

三年春正月，入见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谓宰执大臣曰：“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谕之曰：“卿，朕之旧学，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无间言焉。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来，封拜繁多；释、老二教，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挠乱政事，僧道尤苦其扰。孟言：“人君之

柄，在赏与刑，赏一善而天下劝，罚一恶而天下惩，柄乃不失。所施失当，不足劝惩，何以为治！僧、道士既为出世法，何用官府绳治?蹦俗嘌卍勒撸□雌涔購J；滥冒名爵者，悉夺之；罢僧道官。天下称快。

仁宗初出居怀，深见吏弊，欲痛刬除之。孟进言曰：“吏亦有贤者，在乎变化激厉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与此曹气类不合，而曲相护祐如此，真长者之言。卿在朕前，惟举人所长，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时承平日久，风俗奢靡，车服僭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孟言：“贵贱有章，所以定民志；赐与有节，所以劝臣下。请各为之限制。”帝皆从之。

孟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自今其勿复言。”继赐爵秦国公，帝亲授以印章，命学士院降制。又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入见，必赐坐，语移时，称其字而不名，其见尊礼如此。帝尝语近臣曰：“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赐之钞十万贯，令将作为治第。孟辞曰：“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悉辞不受。皇庆元年正月，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仍平章政事。未几，请告归葬其父母，帝劳饯之曰：“事讫，宜速还，毋久留，孤朕所望?笔□□拢□氤□□鄞笤茫□坷蜕踔粒□蚯胄皇拢□炮□辉剩磺胍婕幔□嗣□云秸抡□乱橹惺槭∈拢□兄己擦帧６□晗模□蚧构□□。□嗳□希□既缢□搿５勖坑朊下塾萌酥□剑□显唬骸叭瞬乃□觯□谭且煌荆□缓骸⑻啤⑺巍13.穑□凭俚萌宋□i＝裼□颂煜轮□湍埽□缫钥凭偃≈□□淌ぴ诙嗝哦□□蝗槐叵鹊滦芯□醵□笪拇牵□丝傻谜娌囊病！钡凵钊黄溲裕□鲆庑兄□Ｑ拥v元年十二月，复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贡举，及廷策进士，为监试官。七月，进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改封韩国公，职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入侍宴间，礼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师铁木迭兒复相，以孟前共政时不附己，谗构诬谤，尽收前后封拜制命，降授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度其必辞，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适翰林学士刘赓来慰问，即与同入院。宣徽使以闻曰：“李孟今日供职，旧例当赐酒。”帝愕然曰：“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耶？”时铁木迭兒子八尔吉思侍帝侧，帝顾谓曰：“尔辈谓彼不肯为是官，今定何如?庇墒遣鞑坏眯小３⒂锶嗽唬骸袄铣即□镏

惺椋□薏褂诠□□ザ骺礤叮□欢崞渎唬□窭弦樱□浜我员ǔ疲　钡畚哦□浦□□饕馍约印Ⅴ林卧□曜洹Ⅴ□防壅卤嫫湮埽□□丛□佟Ⅴ林沃校□□裳□□埋创鞲囟喂T肌⑻□！⒁峭□□尽⑸现□□□贩馕汗□□□治闹摇?

孟宇量闳廓，材略过人，三入中书，民间利害，知无不言，引古证今，务归至当。士无贵贱，苟贤矣，不进拔不已。游其门者，后皆知名。退居一室，萧然如布衣。为文有奇气，其论必主于理，其献纳谋议，常自毁其稿，家无几存。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兒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子献，御史中丞、同知经筵事。

○张养浩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初，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笔蔽渥诮□嘴肽辖迹□辉ィ□泊蟪即□耄□绾龃笃穑□硕喽乘馈Q□朴陟胨□镅栽唬骸按□敕侨耍□侍焓局□洹！贝笪ナ毕嘁狻Ｊ笔〕甲嘤锰ǔ迹□□铺驹唬骸拔咀ú兜粒□莶怀浦埃□沟磷匝】珊酰俊彼焓枋闭□蛴嘌裕阂辉簧痛吞□蓿□□恍探□□瑁□□幻□籼□幔□脑惶ù偬□酰□逶煌聊咎□iii□□缓帕钐□。□咴恍颐盘□啵□嗽环缢滋□遥□旁灰於颂□幔□□蝗∠嘀□跆□怼Q越郧兄保□惫□卟荒苋荨Ｋ斐□擦执□疲□垂挂宰锇罩□□涫√丐鸶从谩Q□瓶旨盎觯□吮湫彰□萑ァ?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为白宰相，授以美职。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

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边□挛餍刑囗问槭逃□罚□挠宜纠芍校□堇癫可惺椤Ｓ⒆诩次唬□□我橹惺槭∈拢□嵩□Γ□塾□谀谕フ诺莆□椛剑□瓷鲜栌谧筘┫喟葑　０葑∩淦涫枞脍桑□渎栽唬骸笆雷媪儆□□□嗄辏□恐翟□Γ□萄种□洌□苹鹨嘟□豢鲢谕ブ□希□□粗□洌□鹊苯渖鳌＝竦粕街□梗□家晕□□嬲咝。□□嫡叽螅凰□终咔常□□颊呱睢７□敢猿缂舐窃段□ǎ□韵采堇纸□□洹！钡鄞笈□□壤蓝□苍唬骸胺钦畔Ｃ喜桓已浴！奔窗罩□□源蜕蟹□鹬□乙弧２.□唬□造浩渲薄：笠愿咐希□□俟檠□□傥□舨可惺椋□话荨６「赣牵□粗丈ィ□匆岳舨可惺檎伲□Ｙ遣黄稹Ｌ□彳□辏□蕴□诱彩仑┘婢□鬯凳檎伲□执牵桓幕炊□□檬梗□□擦盅□浚□圆桓啊?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Ｃ恳荒钪粒□锤ｐ咄纯蓿□斓眉膊黄穑□淠炅□□９刂兄□耍□ｅ□缡Ц改浮Ｖ了扯□辏□□莩闲□苠Ｔ肌⑷俾淮蠓颉⑸挛鞯却π兄惺槭Σ秸抡□隆⒅□□□贩獗豕□□□治闹摇６□樱簪櫋⒁□瑥櫹茸洹?

○敬俨

敬俨，字威卿，其先河东人，后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参知政事；曾祖子渊，乐陵令；祖鉴，同知嵩州事。皆以进士起家。父元长，有学行，官至太常博士。俨其仲子也，幼不为嬉戏事，长嗜学，善属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荐为殿中知班，著宪章若干卷。受知于广平王月吕禄那演，连辟太傅、太师两府掾，调高邮县尹，未赴，选充中书省掾。硃清、张瑄为海运万户，豪纵不法，适俨典其文牍，尝致厚赂，俨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诛。权贵多以贿败连坐，独俨不与。

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贤司直。会湖湘有警，丞相哈剌合孙答剌罕奏俨奉诏恤民，且观衅，甚称旨意。六年，擢礼部员外郎。有故郡守子，当以廕补官，继母诉其非嫡者，俨察其诬，按之，果如所言。

七年，拜监察御史。时省臣有既黜而复收用者，参预官巧佞，与相比周，以黩货挠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与浙西宪司交章相攻击，事闻，命省台遣官往治之，俨与阿思兰海牙偕行，议多不合，两上之，朝廷是俨议。七月，迁中书左司都事，扈从上京。西京贾人有以运粮供饷北边而得官者，盗用至数十万石，以利啗主者，匿不发，俨按征之以输边。

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辞。已而父卒，既终丧，复入御史台为都事。中丞何某与执政有隙，省议欲核台选之当否，俨曰："迩者省除吏千余人，台亦当分别之邪？"语闻，议遂寝。江南行御史台与江浙省争政，事闻，俨曰："省台政事，风化本原，各宜尽职，顾乃以小故忿争，而渎上听乎?苯□德纷芄芎瞰暎□白菔掳埽□藏角补倬銎涫拢□捌溻乖到□遥□嗲朐□□□□拢□盐藜耙印?

武宗抚军北边，成宗升遐，宰臣有异谋者，事定，命俨预鞫问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访副使，入为右司郎中。武宗临御，湖广省臣有伪为警报，驰驿入奏，以图柄用者，俨面诘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岂得离职，是必虚诞耳。"其人竟以状露被斥。旱蝗为灾，民多因饥为盗，有司捕治，论以真犯。狱既上，朝议互有从违，俨曰："民饥而盗，迫于不得已，非故为也。且死者不可复生，宜在所矜贷。"用是得减死者甚众。

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先是，俨以议立尚书省，忤宰臣意，适两淮盐法久滞，乃左迁俨为转运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场官之贪污者，法既大行，课复增羡至二十五万引。河南行省参政来会盐筴，将以羡数为岁入常额。俨以亭户凋弊已甚，以羡为额，民力将殚，病人以为己，非宰臣事，事遂止。仁宗践阼，召为户部尚书，廷议欲革尚书省弊政，俨言："遽罢钱不用，恐细民失利。"不从，以疾辞。

皇庆元年，除浙东道廉访使。有钱塘退卒，诈服僧衣，称太后旨，建婺州双谿石桥，因大兴工役以病民。俨命有司发其奸赃，杖遣之，仍请奏罢其役。郡大火，焚数千家，俨令发廪赈贫馁。取宪司废堂材木及诸路学廪之羡者，建孔子庙。二年，拜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旧俗，民有争，往往越诉于省，吏得并缘为奸利，讼以故繁。俨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讼事遂简。诏设科举，俨荐临川吴澂、金陵杨刚中为考试官，得人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诏促就前职，以疾辞。七月，召为侍御史；

十月，迁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脱欢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广省臣以赃败，俨一日五奏，卒正其罪。台臣有劾去而复职者，御史复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枢密共决之。俨曰：“如是，则台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头请代。帝谕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复位。”

五年夏五月，拜中书参知政事，台臣复奏留之，俨亦陛辞，不允。赐《大学衍义》及所服犀带。每入见，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见礼遇如此。旧制，诸院及寺监，得奏除其僚属者，岁久多冒滥，富民或以赂进，有至大官者。俨以名爵当慎惜，会台臣亦以为言，乃奏请悉追夺之，遂著为令。六年，告病，赐衣一袭，遣医视疗。俨以其乡在近圻，恐复征用，乃徙居淮南，虽亲故皆不接见。至治元年，除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虽命其子自强为安庆总管府判官，而未从其请。四年春，遣使赐酒，征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俨令使者先返，而挈家归易水。九月，帝特署为中政院使，复赐酒，召之，乃舆疾入见，赐食慰劳，亲为差吉日使视事，命朝会日无下拜；是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复以老病辞，不从。

天历改元，朝议欲尽戮朝臣之在上京者，俨抗论，谓是皆循常岁例从行，杀之非罪。众赖之获免。居月余，伤足，告归。家居十余年，痹不能行，犹劬书不废。临终，戒子弟曰：“国恩未报，而至不禄，奈何！汝曹当清白守恆业，无急仕进。”正冠帻，端坐而逝。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国，封鲁国公，谥文忠。

自强，朝散大夫、礼部员外郎。俨有诗文若干卷，藏于家。叔祖铉，与太原元好问同登金进士第，国初为中都提学，著《春秋备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书，今行于世。

列传第六十三

○曹伯启

曹伯启，字士开，济宁砀山人。弱冠，从东平李谦游，笃于问学。至元中，历仕为兰溪主簿，尉获盗三十，械徇诸市，伯启以无左验，未之信；俄得真盗，尉以是黜。累迁常州路推官，豪民黄甲，恃财杀人，赂佃客诬伏，伯启谳得其情，遂坐甲杀人罪。迁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访使王俣交荐，擢拜西台御史，改都事。关陕自许衡倡道学，教多士，伯启请建祠立学，以表其绩，朝议是之。泾阳民诬其尹不法，伯启核实，抵民罪。四川廉访佥事阔阔木以苛刻闻，伯启纠黜之。

延祐元年，升内台都事，迁刑部侍郎。丞相铁木迭兒专政，一日，召刑曹官属问曰："西僧讼某之罪，何为久弗治？"众莫敢对，伯启从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虽甚怒，莫之夺也。宛平尹盗官钱，铁木迭兒欲并诛守者，伯启执不可，杖遣之。八番帅擅杀，起边衅，朝廷已用帅代之矣，命伯启往诘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启恐兵往则彼惊，将致乱，乃遣令史杨鹏单骑往喻新帅，备得其情，止奏坐前帅擅兴罪，边民以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鲁丁，扑运岭北粮，岁数万石，肆为欺罔，累赃巨万，朝廷遣使督征，前后受赂，皆反为之游言，最后伯启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负官钱，虽死必征。与其纳赂于人，曷若偿之于官。第条汝父所赂之数，官为征之。"诸受赂者皆惧，而潜归赂于其子，为钞五百余万缗，民之逋负而无可理者，即列上与免之。出为真定路总管，治尚宽简，民甚安之。

延祐五年，迁司农丞，奉旨至江浙议盐法，罢检校官，置六仓于浙东、西，设运盐官，输运有期，出纳有次，船户、仓吏盗卖漏失者有罚。归报，著为令。寻拜南台治书侍御史，因言："扬清激浊，属在台宪，诸被枉赴诉者，实则直之，妄则加论可也。今论冤一切不问，岂风纪定制乎？"俄去位。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访使，时敕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观音保等以岁饥请缓之，近臣激怒上听，遂诛言者。伯启曰："主上聪明睿断，是不可以不诤。"乃劾台臣缄默，使昭代有杀谏臣之名，帝为之悚听。俄拜集贤学士、御史台侍御史。有诏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启言："五刑者，刑异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无一生还者，是一人身备五刑，

非五刑各底于人也。法当改易。”丞相是之，会伯启除浙西廉访使，不果行。

泰定初，引年北归，优游乡社，砀人贤之，表所居为曹公里。伯启性庄肃，奉身清约，在中台，所奖借名士尤多；为侍读学士，考试国子，首取吕思诚、姚绂。云南佥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报，范饮恨死，伯启具其事，书于太史。真州知州吕世英以刚直获罪，伯启白其枉，进擢风宪。其好彰善率类此。天历中，起伯启为淮东廉访使、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使驿敦遣，伯启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敝詹黄穑□皇北幻□撸□蛳嗉倘丿唬□煜轮□扛咧□V了橙□辏□ぷ诱鸷嘧溆谂□辏□□敉□灾□幻髂甓□拢□溆谂□辏□昶呤□拧S惺□氖□恚□拧逗喝□□濉罚□缎□□啡□恚□惺馈W恿□耍□锸□耍□韵允恕?

○李元礼

李元礼，字庭训，真定人。资性庄重，燕居不妄言笑。历易州、大都路儒学教授，迁太常太祝，升博士。定撰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顺圣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谥议，称颂功德，体制温雅。请谥圜丘，升祔太室，礼文多其所详定。

元贞元年，擢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回挠。二年，有旨建五台山佛寺，皇太后将临幸，元礼上疏曰：

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得行之，谏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设谏官，御史职当言路，即谏官也，乌可坐视得失而无一言，以裨益圣治万分之一哉！伏见五台创建寺宇，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不下数万，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女废耕织，百物踊贵，民有不聊生者矣。伏闻太后亲临五台，布施金币，广资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时当盛夏，禾稼方茂，百姓岁计，全仰秋成，扈从经过，千乘万骑，不无蹂躏，一也。太后春秋已高，亲劳圣体，往复暑途数千里，山川险恶，不避风日，轻冒雾露，万一调养失宜，悔将何及，二也。今上登宝位以来，遵守祖宗成法，正当兢业持盈之日，上位举动，必书简册，以贻万世之则，书而不法，将焉用之，三也。夫财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调度，方之曩时百倍，而又劳民伤财，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圣人，以慈悲方便为教，不与物竞，虽穷天下珍玩奇宝供养不为喜，虽无一物为献而一心致敬，亦不为怒。今太后为国家、为苍生崇奉祈福，福未获昭受，而先劳圣体，圣天子旷定省之礼，轸思亲之怀，五也。伏愿中路回辕，端居深宫，俭以养德，

静以颐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次以尽圣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则不祈福而福至矣。

台臣不敢以闻。

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与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诣架阁库，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赍其章，敕右丞相完泽、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其意正与吾同。往吾尝以此谏，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盖以先皇帝在时，尝许为之，非汝所知也。'"彧与万僧面质于完泽，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惧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诚可赏也。"完泽等以章上闻。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罢万僧，复元礼职。未几，改国子司业，以疾卒，赠亚中大夫、翰林直学士、轻车都尉，追封陇西郡侯。子端，仕至礼部尚书。

○王寿

王寿，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颖敏嗜学，长以通国字，为中书掾。既而用朝臣荐，入侍裕宗，眷遇特异。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员外郎。二十二年，升吏部郎中。二十四年，分置尚书省，遂革。二十八年，罢尚书省归中书，复任吏部郎中。以婿康里不忽木柄用当道，即自免去。明年，授大司农丞，不赴。元贞二年，出为燕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为中执法，复弃官归。三年，授集贤直学士，秩满，就升侍读学士，俄擢御史台侍御史，论事剀切。六年二月，召寿奉香江南，遍祠岳镇海渎。密旨：去岁风水为灾，百姓艰食，凡所经过，采听入对。使还，具奏："民之利病，系于官吏善恶，在今宜选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专抚字，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居风宪。天灾代有，赈济以时，无劳圣虑。惟是豪右之家，仍据权要，当罢其职，处之京师，以保全之，此长久之道也。"

初，寿与台臣奏："宰相内统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轻假非人。三代以降，国之兴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贤否也。世祖初置中书省，以忽鲁不花、塔察兒、纟泉真、安童、伯颜等为丞相，史天泽、刘秉忠、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迨至阿合马、郝祯、耿仁、卢世荣、桑哥、忻都等，坏法黩货，流毒亿兆。近者，阿忽台、伯颜、八都马辛、阿里等专政，煽惑中禁，几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试之验，较然如此。臣愿推爱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陈，成败对举，庶几上悟天衷，惩其既往，知所进退，天下之事，可

从而理也。”九年，参议中书省事。十年，改吏部尚书。

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几，更拜左丞，俄复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迁太子宾客、集贤大学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蓟国公，谥文正。

○王倚

王倚，字辅臣，其先东莱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为宛平著姓，富雄闾里。倚为人孝友乐易，重然诺；与人交，不苟合；读书务躬行，不专事章句。世祖选良家子入侍东宫，时倚年弱冠，在众中仪观独伟，太保刘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 R蟹□谑劂。□旒□湃巍S汹□侍□硬镁鎏煜率隆7彩闭□□保□耨⑺□担□兄□薏谎浴J鞘保□僦拔幢福□□楞宸忠兀□毓闶路保□庇型呈簦□税菀泄げ可惺椋□斜疚幌滤媛访窠扯甲芄堋V猎□□□荒辏□□6. □□偈簦□砸形□邑□S种么⒂盟荆□苹醣页瞿桑□钜屑嬷□：笠约泊侵埃□愿□□蛹邑┣唬□杂叛□□R猩涎裕骸安皇率露□肚月皇常□夹某纤□窗病！辈恍恚□Y窃偎模□叫碇□6□□□辏□仕锍稣蚧趁希□畚□±铣闪反锞沙蓟ぶ□□艘允粢小1荽牵□勰恐□季茫□绞坛荚唬骸耙校□藿嗳艘玻□笥一仕铮□萌艘印！奔靶校□□凰□冢□□□嗳弧N醇福□倩埂6□□四辏□诶癫可惺椋□约泊恰C髂曜洌□晡迨□□T□□榇蠓颉16.癫可惺椋□贩馓□□ず睿□种宜唷W佣□耍□簦□煅□芄芨□芄堋?

○刘正

刘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读书，习吏事，初辟制国用使司令史，迁尚书户部令史。至元八年，罢诸路转运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运司负课银五百四十七锭，逮系倪运使等四人征之，视本路岁入簿籍，实无所负，辞久不决。正察其冤，遍阅吏牍，得至元五年李介甫关领课银文契七纸，适合其数，验其字画，皆司库辛德柔所书也。辛贫窘，时已富实，交结权贵，莫敢谁何。正廉得其实，始白尚书捕鞫之，悉得课银。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释，正由是知名。转枢密院令史，辟掾中书。

十四年，分省上都，会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关，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职当进而弗往，后至者益怯矣。”驰出关，至上都。边将请黄白金符充战赏，主者告乏，中书檄工部造给之，后帝以为欺罔，欲诘治。正曰：“军赏贵速，先造符印而后禀命，岂不可乎?钡凼

椭□?

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时阿合马当国，与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诬以盗官粮四十万，命刑部尚书李子忠与正驰驿往按其事，狱弗具。阿合马复遣北京行省参知政事张澍第四人杂治之，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还家。十八年，征为左司员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马并中书左右司为一，遂为左右司员外郎。三月，阿合马败，火鲁霍孙为右丞相，复为左司员外郎，谒告归。九月，中书传旨捕正，与参政咱喜鲁丁等偕至帝前，问曰："汝等皆党于阿合马，能无罪乎？"正曰："臣未尝阿附，惟法是从耳。"会日暮，车驾还内，俱械系于阙东隙地。逾数日，奸党多伏诛，复械系正于拱卫司，火鲁霍孙曰："上尝谓刘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谓廉洁者。"乃免归。

二十年春，枢密院奏为经历，升参议枢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书省，擢为户部侍郎，升户部尚书。尝举核河间盐运官亏课事，几陷于罪，乃移疾归。二十八年，桑哥败，完泽为丞相，复擢为户部尚书，升参议。尚书省罢，仍参议中书省事。湖南马宣慰庶子，因争廕不得，诬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诬，罪之，仍官其兄。济南张同知子求为两淮运使，正知其不称，弗与。张遂作飞语构其事，帝召正诘之曰："匿金事在右司，争廕事在左司，参议乃幕长，寝右而举左，宁无私乎？"正辨折明，事遂释。

三十年，御史台奏为侍御史，中书省奏为吏部尚书，已而复留为侍御史，迁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大德元年，改同佥枢密院事，寻出为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鲁迷失请征缅，正以为不可，俄俱被征，又极言其不可，不从，师果无功。云南民岁输金银，近中庆城邑户口，则诡称逃亡，甸寨远者，季秋则遣官领兵往征，人马刍粮，往返之费，岁以万计；所差官必重赂省臣，乃得遣，征收金银之数，必十加二，而拆阅之数又如之；其送迎馈赆，亦如纳官之数，所遣者又以铜杂银中纳官。正首疏其弊，给官秤，俾土官身诣官输纳，其弊始革。始至官，储赆二百七十万索、白银百锭，比四年，得赆一千七十万索、金百锭、银三千锭。

七年秋，还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为中书左丞，升右丞。二年，立尚书省，恳辞还家。仁宗即位，召诸老臣入议国事，正诣阙言八事：一曰守成宪，二曰重省台，三曰辨邪正，四曰贵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开言路，七曰慎赏罚，八曰节财用。会行赦改元，集议行之。仁宗初政，风动天下，正与诸老臣

陈赞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许，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时议经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盐课额，正极言不可，弗从。岁大旱，野无麦谷，种不入土。台臣言，燮理非其人，奸邪蒙蔽，民多冤滞，感伤和气所致。有旨会议。平章李孟曰：“燮理之责，儒臣独孟一人，请避贤路。”平章忽都不丁曰：“台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时政，可还诘之。”正言：“台省一家，当同心献替，择善而行，岂容分异耶?泵弦∈祝□谷绾龆疾欢⊙浴S邑┫嗵□镜鼍捍□迹毫□盟救夂□兀□拾词率□担□越癫恍碜ǎ隽□芬韵鹿佟F秸潞龆疾欢　16.蠲辖□樾兄□□□裕骸暗□痹袢耍□ú豢梢滓病！笔滤烨蕖Q拥v六年卒，后赠宣力赞治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赵国公，谥忠宣。

子秉德，官秘书监丞，历兵、工二部侍郎，出为安庆路总管。秉仁，以廕为中书架阁管勾，累官工部尚书，致仕。

○谢让

谢让，字仲和，颍昌人。祖义，有材勇，金贞祐间，为义军千户。让幼颖悟好学，及壮，推择为吏，补宣慰司令史。国兵取宋，立行中书省于江西，让以选为令史，调河间等路都转运盐司经历。先是，灶户在军籍者，悉除其名，以丁多寡为额输盐，其后多顾旧户代为煮盐，而顾钱甚?H醚裕骸熬□Ъ嚷浼□□瘢□庇刖稍罨Ь□郏□攘畲□郏□褚烁幢Σ溆叮□怪乩Ш酰孔越窆巳耍□睾裼胫保□颂□！毕仁牵□油龌□柿罴□O□善溲危□墒呛狼空咭约泼猓□□度跤□AH昧钛槲锪X喙眩□却渭滓乙跃□□?

擢南台御史，举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孙答剌罕可为御史大夫，山东廉访使陈天祥可为御史中丞，右司员外郎高昉可任风宪。劾江浙省臣听诏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杂问，既款服，诏令让与俱来，人皆危之，让恬然若无事者，台纲以之益振。大德间，诏立陕西行御史台，以让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决于让。入为中书省右司都事，迁户部员外郎。时东胜、云、丰等州民饥，乞籴邻郡，宪司惧其贩鬻为利，闭其籴。事闻于朝，让设法立禁，闭籴者有罪，三州之民赖以全活者甚众。

四年，授宗正府郎中，擢监察御史，迁中书省右司员外郎，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时广西两江岑雄、黄圣许等，屡相雠杀，为边患。让谓：“此曹第可怀柔，不宜力竞，宽其法以羁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国有用之民，争炎荒不毛之地，非长策也。”因书榜招谕，以携其党。湖广宣慰使张国纪建言科江南夏税，让极言其非便。迁河南行省

左右司郎中。是时，江淮屯戍军二十余万，亲王分镇扬州，皆以两淮民税给之，不足，则漕于湖广、江西。是岁会计两淮，仅少三十万石，让请以淮盐三十万引鬻之，收其价钞以给军食，不劳远运，公私便之。

至大元年，转户部侍郎。时京仓主计吏以仓廪多罅漏，惟久雨米坏，请覆糠粃其上，因揉诸米中，以给内外工人及宿卫者。让察其奸，以藁秸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台治书侍御史。三年，拜治书侍御史，未上，改同佥枢密院事，寻拜户部尚书。仁宗在东宫，以让先朝旧人，召见赐酒，以示眷注。四年，改刑部尚书。仁宗即位，加让正议大夫，入谢，赐以卮酒，让痛饮之。帝曰：“人言老尚书不饮，何饮耶？”让曰：“君赐，不敢违也。”少顷，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让谢，帝曰：“老尚书诚不饮也。”初，尚书省柄臣构杀留守郑阿尔思兰，籍其家，中外冤之；尚书省罢，未有直其冤者。让明其事，以所籍赀产给还之。有旨：六部事疑不决者，须让共议，而后上闻。于是户部更定钞法，礼部议正礼文，让皆与焉。刑部有案，让未署字，而误用印，吏惧，遂私效让署。事觉，度无损于事，且怜吏以罪废，遂视之曰：“吾署也。”其宽厚多类此。让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辅治。堂堂圣朝，讵可无法以准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钡奂文芍□D嗣□惺槭∽爰□湔拢□匀镁□裳B□刮□U□伲□颓嗍篝靡幌□⑹萄绶□□□?

二年，朝廷以吏多滞事，责曹案不如程者。令下，让曰：“刑狱非钱谷、铨选之比，宽以岁月，尚虑失实，岂可律以常法乎?蹦巳氚子谠紫啵□唬骸吧惺檠允且病！庇墒切滩芏赖貌辉鸹□ァ0萆挛餍惺〔沃□□隆N醇福□菸魈厶逃□罚□□o拢□□瘴魈ǎ□戳iii□桶菔逃□贰K哪晔□拢□溆诠伲□炅□□辛□T□□畲蠓颉10.幽闲惺〔沃□□拢□贩獬铝艨す□□窒苣隆W雍霉牛□钫□蠓颉8.彩邓咎峋佟?

○韩若愚

韩若愚，字希贤，保定满城人。由武卫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开河有功，诏赐锦衣一袭。迁留守司都事，寻升经历，出知蓟州，改中书左司都事。时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概以所烧钞为伪钞，使管库者诬服。狱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余人。迁刑部郎中，提举诸路宝钞库，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潜邸官吏，不次迁转，若愚以岁月定其资品，遂著为令。皇庆元年，迁内台都事，改刑部侍郎，寻擢中书左司郎中。时议禁民田猎，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非之。”众以为然，遂轻其刑。时参政曹鼎新辞职，帝曰：“若效韩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辞为?

奔堂□粲薏我橹惺槭∈隆L□镜鼍何□邑┤啵□栽靼□□税俟伲□奕粲薏桓郊海□拗□允隆5壑□渫鳎□惶□0莼P可惺椤Q拥v六年，命理河间等路囚，轻重各得其情，复拜参议中书省事。丞相铁木迭兒复入相，以旧憾诬若愚罪，欲杀之，帝不从，复奏夺其官，除名归乡里。至治三年，诏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复其官，寻拜刑部尚书，迁湖广省参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抚江浙，复留为侍御史。时左丞相倒剌沙擅威福，以事诬侍御亦怜珍等，下枢密狱，无敢言其冤，若愚以计奏左丞相倒剌沙为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河南省左丞。会文宗平内难，若愚画策中机，帝嘉之，进资政大夫。天历三年，迁淮西江北道廉访使。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赠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贞肃。

○赵师鲁

赵师鲁，字希颜，霸州文安县人。父趾，秘书少监，赠礼部尚书。师鲁为人风采端庄，在太学，力学如寒士。延祐初，为兴文署丞。五年，迁将作院照磨。七年，辟为御史台掾，后补中书省掾，于朝廷典章故实、律令文法，无不练习。临事明敏果断，执政奇之。及典铨选，平允无私，人无不服。擢工部主事，迁中书省检校官，咸著能名。泰定中，拜监察御史。时大礼未举，师鲁言：“天子亲祠郊庙，所以通精诚，迓福釐，生烝民，阜万物，百王不易之礼也。宜鉴成宪，讲求故事，对越以格纯嘏。”帝嘉纳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张灯山为乐，师鲁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侈之端。观灯事虽微，而纵耳目之欲，则上累日月之明。”疏闻，遽命罢之，赐师鲁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传旨，以嘉忠直。

是时，宰相倒剌沙密专命令，不使中外预知，师鲁又上言：“古之人君，将有言也，必先虑之于心，咨之于众，决之于故老大臣，然后断然行之，涣若汗不可反，未有独出柄臣之意，不咨众谋者也。”不报。倒剌沙虽刚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请预廕其官，而执政者为之地，师鲁驳其非，事遂止。迁枢密院都事，改本院经历。致和初，升奉政大夫、参议枢密院事。天历中，迁枢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忧，特旨起为同佥枢密院事，师鲁固辞不就。服除，复为枢密判官，持节治四川军马，谕上威德，大阅于郊，宽简有法，士卒怀其恩信。未几，迁中顺大夫、刑部侍郎，枢密院复奏为其院判官。久之，出为河间路转运盐使，除害兴利，法度修饬，绝巡察之奸，省州县厨传赠遗之费，灶户商人，无不便之，岁课遂大增。暇日，又割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庙，命吏往江右制雅乐，聘工师，春秋释奠，士论称之。师鲁由

从官久典金谷，每郁郁不乐，疾笃，弃官归京师，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三。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天水郡侯，谥文清。

○刘德温

刘德温，字纯甫，大兴人，起家中书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劳，授从仕郎、内宰司照磨，监建兴圣宫；又调承务郎、掌仪署令；未几，升奉训大夫、内宰司丞。奉中旨，征河南民逋粮，德温辄平其价，令出钞以偿，民甚便之。复升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岳渎。比还，迁中宪大夫、同知大都路都总管府事。辇毂之下，供亿浩繁，德温措置有法，民用不扰。迁甄用少监，升亚中大夫、礼部侍郎，复升嘉议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籴粮，民以价不时得，递相观望，德温下令曰："粮入价出，吏有敢为弊者罪之。"于是粮不逾期而集。转大司农丞。耕籍之仪，取具一时，德温欲考订典礼，集为成书，未毕，俄授通议大夫、永平路总管。永平当天历兵革之余，野无居民，德温为政一年，而户口增，仓廪实，遂兴学校以育人材，庶事毕举。岁大旱，祷而雨，岁以不歉。滦、漆二水为害，有司岁发民筑堤。德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罢其役，而水亦不复至。有豪民武断于乡里，前吏莫敢治，德温按得其罪，论如法，杖之，书其过于门，后竟以不道伏诛。永平，古孤竹国也，国初，郡守杨阿台请于朝，谥伯夷曰清惠，叔齐曰仁惠，为庙以祠之，而祠礼犹未具也。德温请命有司春秋具牢礼致祭，从之，著为式，赐庙额曰圣清，士论韪之。至顺四年卒，年六十九。赠正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彭城郡侯，谥清惠。

○尉迟德诚

尉迟德诚，字信甫，绛州人。祖天泽，仕金为库官，郡王带孙拔绛州，天泽在俘中，道见兵死者，辄涕泣收瘗之，带孙令佩金符，授云州御衣局人匠总管。父鼎，仕至潞州知州。德诚历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二年，迁家令司丞。仁宗以为谨恪，常赐酒帛，得侍左右。数荐士，出则未尝语人。□事前有粟苗，不种而萌偶出，一茎双穗，众以为嘉禾。升家令。四年，选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同知，击奸吏，宽税敛，上计京师。入见，帝方食，赐以馂馀，擢工部尚书，未拜，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延祐元年，迁京畿都漕运使。二年，拜辽东道肃政廉访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劳诸王以怀其心，防出入以严宫禁，立谏官以远谗佞，崇科举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备荒年，汰僧道以宽民力，举贤良以励忠孝，抑奢侈以厚风俗，及拯钞法、裁冗官等事。未报而卒，年五十三。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党人，后徙广平洺水县。曾大父当金季兵起，窳山麓为洞，奉其亲以居，傍窳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闭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见其亲属，曰："孝士也。"释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

起宗生长兵间，学书无从得纸，父顺削柳为简，写以授之；成诵，削去更书。年十七，会立蒙古学，学辄成，辟武卫译史。御史中丞塔察兒爱其才，迁中台译史。是时，尚书省专制更张，起宗持文严密无所泄。仁宗即位，罢尚书省，转中书译史，累迁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东宫官属，辅导德义，财赋非所治也。"朝廷是之。迁南台御史。建康多水，或实灾而有司抑之，或无灾而诉灾，起宗微行得实，人以为神明。

文宗初立，命威顺王征八番。是时，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极言武昌重镇，当备上流之师，亲王不可远去，力止之。及王入见，帝谓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几为失计。"其后八番师还，无敢扰于道路者。朝议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笔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台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妇人、贱买县官屋，不报。起宗从台官入见，跽辩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会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无以正国法。"和尚服辜。帝曰："为御史，当如是矣。"元会，赐只孙服，令得与大宴。又劾闽宪卜咱耳窃父妾以逃，其父愤死，渎乱天常，流之岭南。自是尽言无讳，皆见听用。有《御史奏议》一卷。

迁都漕运使，帝召谕之曰："漕输事多废阙，赖御史治之尔。"出为抚州路总管，至官，有司供张甚盛，问其费所从出，小吏不敢隐，曰："借办于民。"遂亟使归之，几席仅给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礼即止。因谕众曰："我素农家，安俭约，务安静，庶使吾民化之。"居一岁，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书致仕，居一岁，卒，谥昭肃。

子四人：钧，铨，铎，镛。钧，西台御史；镛，延徽寺经历；铨，都省掾；铎蚤卒。

列传第六十四

○张思明

张思明，字士瞻，其先获嘉人，后徙居辉州。思明颖悟过人，读书日记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仪司舍人辟御史台掾，又辟尚书省掾。左丞相阿合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书簿问遗孽。一日，召右丞何荣祖、左丞马绍，尽输其赃以入，思明抱牍从，日已昏，命读之，自昏达曙，帝听忘疲，曰："读人吐音，大似侍仪舍人。"右丞对曰："正由舍人选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迁逾等，固辞，乃改湖广行省都事。元贞元年，召为中书省检校，六曹无滞案，迁户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献西域秤法，思明以惑众不用。初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于江浙，受除者惮涉险，不行，思明请升等以优之，因著为令。五年，转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贤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两浙大饥，首赞发廪赈之。至大三年，迁两浙盐运使，未上，入参议枢密院事，改中书省左司郎中。皇庆元年，再授两浙盐运使，岁课羡赢，僚属请上增数，思明曰："赢缩不常，万一以增为额，是我希一己之荣，遗百世之害。"二年，召为户部尚书。延祐元年，进参议中书省事；三年，拜中书参知政事。

仁宗即位，浮屠妙总统有宠，敕中书官其弟五品，思明执不可。帝大怒，召见切责之，对曰："选法，天下公器。径路一开，来者杂遝。故宁违旨获戾，不忍隳祖宗成宪，使四方得窥陛下浅深也。"帝心然其言，而业已许之，曰："卿可姑与之，后勿为例。"乃为万亿库提举，不与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构谗间，出为工部尚书。帝问左右曰："张士瞻居工部，得无怏怏乎？"对曰："勤政如初。"帝嘉叹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岭北戍士多贫者，岁凶，相挺为变，思明威惠并行，边境乃安。因疏和林运粮不便事十一条，帝劳以端砚、上尊。会左丞相哈散辞职，帝不允，其请益坚，帝诘之曰："朕任卿未专邪？"曰："非。"曰："近臣有挠政者邪？"曰："无有也。""然则何为而辞？"对曰："臣自揆才薄，恐误陛下国事，若必欲任臣，愿荐一人为助。"帝问："为谁？朕能从汝。"哈散再拜谢曰；"臣愿得张思明。"即日拜思明中书参知政事。比召至，车驾幸上都，见于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负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复起汝。"未几，升左丞。

帝崩，英宗宅忧，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中外汹汹。思明谏曰：“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众皆危之，帖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几误吾事。”帝造寿安山寺，监察御史观音保、琐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谦亨强谏，帝震怒，杀观音保、琐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谦亨属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职也，祖宗已来，未尝杀谏臣。”成、李既属吏，当论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从轻典。及拜住为左丞相，与帖木迭兒各树朋党，贼害忠良，思明惧祸及，累表辞，不获，后竟诬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粮，饿死四百人，遂废于家，杜门六年。

文宗天历元年，起为江浙行中书省左丞。会陕西大饥，中书拨江浙盐运司岁课十万锭赈之。吏白：周岁所入，已输京师，当回咨中书。思明曰：“陕西饥民，犹鲋在涸辙，往复逾月，是索之枯鱼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输者如数与之，有罪，吾当坐。”朝廷韪之。二年，复以中书左丞召，入觐慈仁殿，敷陈累朝任贤使能、治民足国之道，因以衰老辞，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纪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

思明平生不治产，不畜财，收书三万七千余卷；尤明于律，与谢仲和、曹鼎新同称三绝。赠推忠翊治守义功臣，依前中书左丞、上护军、清河郡公，谥贞敏。

○吴元珪

吴元珪，字君璋，广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简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谋治法、律令章程，皆得于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见，命侍左右，授后卫经历，佩金符。十七年，从幸上都，受命取御药于大都万岁山，元珪乘传，未尽一昼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枢密都事，升经历。尝从同知枢密院事俺伯进西蕃铠甲，帝问其制度，元珪应对详明，帝益奇之。

初，江南既定，枢密奏裁定官属，京师五卫、行?⑼蚧Ц□韫儆胁睿□□郝唬□□揭□□柩□＃□猛吞铮□嘣□曀□劢ā６□□□辏□我槭嗝茉菏隆Ｊ鄙尚薰□牵□惺槭∽嘁劬□客蛉耍□羰厮局髦□Ｔ□暝匠缕洳槐悖□肆⑽湮溃□衫砉□牵□粤羰囟翁斓v兼都指挥使，凡有兴作，必以闻于枢府。寻升枢密院判官。奏定万户用军士八人，千户四人，百户二人，多役者有罚。二十八年，除礼部侍郎，迁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书。选曹铨注，多有私其乡里者，元珪曰：“此风不

可长，川党、朔党之兴，宋之所由衰也。”请谒悉皆谢绝。三年，宣抚燕南，劾贪吏若干人。迁工部尚书，河朔连年水旱，五谷不登，元珪言：“《春秋》之义，以养民为本，凡用民力者必书，盖民力息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为之息。六年，佥河南行中书省事，将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初，硃清、张瑄以财雄江南，遍以金币连结当路，及伏诛，录其家，具籍所交诸公贵人，而江浙省臣为尤甚，惟元珪一无所污。

武宗即位，由佥枢密院事拜枢密副使。诏元珪二十余人议政中书，若惜人力，严选举，节财用，定律令，谨赏罚，建科举，课农桑，汰冗员，易封赠，皆切于世务者。初，诏发军万人屯田称海以实边，海都之乱，被俘者众，至是颇有来归者，饥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闻，诏赐钱赎之。帝在军中，即闻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赐白金二百五十两、只孙衣四袭。

仁宗即位，诏元珪与十六人议时政。皇庆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元珪曰：“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执其论固争，月余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肃行省左丞。岁余，召还，俾宣抚辽阳诸郡，复为枢密副使，召见嘉禧殿，帝曰：“卿先朝旧臣，宜在旧服。”特加荣禄大夫，赐钞五千缗、貂裘二袭。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亩，以给军需，余田悉贡赋税。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金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变生不测，非国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尔军士之田，并遵旧制。”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与知枢密院事帖木兒不花上军民之政十余事，大抵言：诸王近侍，不可干军政；管军官吏，不可渔取军户；军官之材者，当迁其职；有司赋役，当务均一，而军民不可有所偏；军官袭职，惟传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乱。帝并嘉纳，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议中书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赠光禄大夫、河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简。三年，复加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张升

张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后徙平州。升幼警敏过人，学语时，辄能辨字音，应对异于常兒；既长，力学，工文辞。至元二十九年，用

荐者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预修《世祖实录》。升应奉翰林文字，寻升修撰，历兴文署令，迁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议奉徽号，飨宗庙，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议遂寝。武宗即位，议躬祀礼，升据经引古，参酌时宜以对，帝嘉纳之。至大初，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即除升为判官。

久之，外补知汝宁府。民有告寄束书于其家者，逾三年取阅，有禁书一编，且记里中大家姓名于上，升亟呼吏焚其书，曰："妄言诬民，且再更赦矣，勿论。"同列惧，皆引起。既而事闻，廷议谓升脱奸轨，遣使穷问，卒无迹可指，乃诘以擅焚书状，升对曰："事固类奸轨，然升备位郡守，为民父母，今斥诬诉，免冤滥，虽重得罪不避。"乃坐夺俸二月。旁郡移文报吴人侯君远者言："岁直壬子六月朔日蚀，其占为兵寇；岁癸丑，其应在吴分野。"同列欲召属县为备御计，升曰："此讹言，久当自息，毋用惑民听。"斥其无稽，众论韪之。部使者举治行为诸郡最。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绍兴路总管。初，大德、至大间，越大饥，且疫疠，民死者殆半，赋税盐课责里胥代纳，吏并缘为奸，害富家，升为证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者，争代者禄米，有隙，欲内之罪，移平江岁输海运粮布囊三万，俾绍兴制如数，民患苦之，不能堪。更数守，谓岁例如此，置弗问。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实吴郡事，于越无与。"章上，卒罢之。升既谨于绳吏，又果于去民瘼，故人心悦服。历湖北道廉访使、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为参议中书省事，改枢密院判官，寻复中书参议。

至治二年，又出为河东道廉访使，未行，拜治书侍御史。明年，出为淮西道廉访使。泰定二年，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寻迁辽东道廉访使。属永平大水，民多捐瘠，升请发海道粮十八万石、钞五万缗，以赈饥民，且蠲其岁赋，朝廷从之，民得全活者众。明年，召拜侍御史。天历初，出为山东道廉访使，时方有警，有司请完城以为备，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弃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赐尚醞文币，以赏其功。逾年，召为太禧院副使，兼奉赞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复迁淮西道廉访使。升时年六十有九，上书乞致仕。至顺二年，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文宗眷待之意甚??

元统元年，顺帝即位，首诏在廷耆艾，访问治道，升条上时所宜先者十事。寻兼经筵官，廷试进士，特命升读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赐金织文袍，以宠其归。明年，以奎章阁大学士、资善大夫、知经筵事召，赐上尊，趣就职，升以疾辞。帝察其不可强，许之。寻命本郡月给禄半，以终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赠资德大夫、河南等处行中

书省左丞，谥文宪。

臧梦解陆垕

臧梦解，庆元人，宋末中进士第，未官而国亡。至元十三年，从其乡郡守将内附，授奉训大夫、婺州路军民人匠提举。未几，例革其所司，而浙东宣慰司举梦解才兼儒吏，可试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宁州。时淮东按察副使王庆之按行至其州，见梦解刚直廉慎，而学有渊奥，自任职以来，门无私谒，官署萧然，凡有差役，皆当其贫富，而吏无所预。于是民以户计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顷计者，新辟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廕境内，而政平讼简，为诸州县最。乃举梦解才德兼备，宜擢清要，以展所蕴。而御史台亦以其廉能，抗章荐之。

二十七年，梦解满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属江阴饥，江浙行省委梦解赈之。梦解不为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给以米，所活四万五千余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苟宗道，闻而韪之，举其名上闻，除同知桂阳路总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议大夫、广西肃政廉访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梦解咸遍历焉。遂按问宾州、藤州两路达鲁花赤，与凡贪官奸吏，置于法者无虑八十余人。又平反邕州黄震被诬赃罪，及藤州唐氏妇被诬杀夫罪，凡两冤狱。大德元年，迁江西肃政廉访副使。有临江路总管李倜，素狡狯，而又附大臣势，以控持省宪，梦解按其赃罪，而一道澄清。六年，迁浙东肃政廉访副使。九年，除广东肃政廉访使。梦解至是，既老且病，乃纳禄退居杭州，以亚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后至元元年卒。

梦解博学洽闻，为时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于政事，其操守尤为介特。所著书，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梦解尝自号鲁山大夫，士之称之者，不以官，皆曰鲁山先生云。

同时有陆垕者，与梦解齐名。监察御史郑鹏南尝以二人并荐于朝。垕字仁重，江阴人也。自幼以孝友闻。至元间，丞相伯颜以师南下，垕是时年未冠，而志强气锐，率其乡人见之，论议有合，兵遂不涉其境，乡人义之。伯颜奏授为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以廉能擢置台宪，累迁至湖南肃政廉访副使，升浙西廉访使。所至以黜赃吏、洗冤狱为己任，且尝上章奏免儒役，及举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赐谥庄简。

陈颢

陈颢，字仲明，其先居卢龙，有名山者，仕金为谋克监军，太祖得之，以为平阳等路军民都元帅，子孙徙清州，遂为清州人。颢幼颖悟，日记诵千百言，稍长，游京师，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门。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诸国语，颢兼习之。安藏乃荐颢入宿卫，寻为仁宗潜邸说书。于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怀庆，颢从行，日开陈以古圣贤居艰贞之道。会成宗崩，仁宗入定内难，以迎武宗，颢皆预谋。及仁宗即位，以推戴旧勋，特拜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仍宿卫禁中，政事无不与闻。科举之行，颢赞助之力尤多。颢时伺帝燕闲，辄取圣经所载大经大法有切治体者陈之，每见嘉纳。帝尝坐便殿，群臣入奏事，望见颢，喜曰："陈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颢以父年老，力请归养清州，帝特命颢长子孝伯为知州以就养。颢固辞，乃以孝伯为州判官。帝欲用颢为中书平章政事，颢叩首谢曰："臣无汗马之功，又乏经济之略，一旦置之政途，徒速臣咎。臣愿得朝夕左右，献替可否，庶少裨万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

仁宗崩，辞禄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复起为集贤大学士，上疏劝帝大兴文治、增国子学弟子员、蠲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纳焉。颢先后居集贤，署荐士牍累数百，有讦之者，颢曰："吾宁以谬举受罚，蔽贤诚所不忍。"顺帝元统初，颢扈跸行幸上都，至龙虎台，帝命造膝前，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议政事，宜极言无隐。"颢顿首谢不敏。颢每集议，其言无不剀切，后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十四年，赠摅诚秉义佐理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谥文忠。

颢出入禁闼数十年，乐谈人善，而恶闻人过。大夫士因其荐拔以至显列，有终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结知人主，上下无有怨尤。欧阳玄为国子祭酒，与颢同考试国子伴读，每出一卷，颢必拾而观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置选列，为之色喜。玄叹曰："陈公之心，盖笃于仁而逾于厚者，真可使鄙夫宽、薄夫敦矣。"

次子敬伯，至正中仕为中书参知政事，历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中书平章政事。

列传第六十五

○梁曾

梁曾，字贡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贵，赠安定郡公。曾少好学，日记书数千言。中统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辟中书左三部令史，三转为中书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云南诸路行省都事，佩银符。久之，升员外郎。十五年，转同知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司事。明年，除知南阳府。唐、邓二属州为襄阳府所夺，曾按图经、稽国制以闻，事得复旧。南阳在宋末为边鄙，桑柘未成，而岁赋丝，民甚苦之，曾请折输布，民便之。

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陈日烜不就征，选曾使其国。召见，赐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袭，进兵部尚书，与礼部尚书柴椿偕行。至安南，语秘不传。明年，日烜遣其叔遗爱，奉表从曾入献方物。帝封遗爱为安南国王，赐币帛，遣归。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复以亲老辞。召至京师，入见内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书，赐三珠金虎符、袭衣、乘马、弓矢、器币，以礼部郎中陈孚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总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国有三门：中曰阳明，左曰日新，右曰云会，陪臣郊迎，将由日新门入。曾大怒曰：“奉诏不由中门，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馆，既而请开云会门入，曾复执不可，始自阳明门迎诏入。又责日燇亲出迎诏，且讲新朝尚右之礼。以书往复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风其君入朝。世子陈日燇大感服，三月，令其国相陶子奇等从曾诣阙请罪，并上万寿颂、金册表章、方物，而以黄金器币奇物遗曾为赆，曾不受，以还诸陶子奇。八月，还京师，入见，进所与陈日燇往复议事书。帝大悦，解衣赐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两使外国，以口舌息兵戈，尔何敢尔?笔侨眨□星淄踔磷院土郑□勖□镁疲□却驮□□角淄踉唬骸叭晁□煺呷晔拢□涸□□欤□嵊肴曛□拢□晡鹨晕□笠病！备从诒愕畲途柒停□羲藿□校□锇材鲜拢□炼□姆匠觥Ｃ魅眨□兆悠娴燃□□□缕浞轿锵蟆□叙挠谕ィ□□□□□□紫蟆Ｔ□孕湟□□□笏嬖□□□缢匮闭撸□疵□□□螅□嗳弧５垡栽□□Ｈ耍□椅试唬骸叭暌嗑宸瘢俊倍栽唬骸八渚澹□□□桓椅ァ！钡鄢粕啤；虿髟□馨材下刚撸□垡晕试□□□栽唬骸鞍材弦曰平鹌鞅移嫖镆懦迹□疾皇埽□允籼兆悠嬉印！钡墼唬骸肮妒苤□□尾豢梢玻　毖按桶捉鹨欢Ａ13.鸨叶□浑分惺橐允拱材先□榻鸹7.□胫□Ｈ猿舜□□位窗病５焦伲□搜□＃□鞣缢祝□幽闲惺∈掠幸烧撸□晕□□橹□?

大德元年，除杭州路总管，户口复者五万二千四百户，请禁莫夜鞫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为令。四年，丁内艰。先是，丁忧之制未行，曾上言请如礼。七年，除潭州路总管，以未终制，不赴。明年，迁两浙都转运盐使。又明年，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赐三珠金虎符。寻召还京，辞以母丧未葬，扶柩北归，至长芦，有旨赐钞一百锭，使营葬。十年，召为中书参议。尝预燕，赐只孙一袭。十一年，转正奉大夫，出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寻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四年，以疾辞归，敕赐药物，存问备至。

皇庆元年，仁宗以曾前朝旧臣，特授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国有大政，必命曾与诸老议之。延祐元年，奉诏代祀中岳等神。还至汴梁，以病不复职，寓居淮南，杜门不通宾客，惟日以书史自娱。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陨于所居，流光烛地，人皆异之。

○刘敏中

刘敏中，字端甫，济南章丘人。幼卓异不凡，年十三，语其父景石曰："昔贤足于学而不求知，丰于功而不自炫，此后人所弗逮也。"父奇之。乡先生杜仁杰爱其文，亟称之。敏中尝与同侪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见而无愧色，乃吾志也。"

至元十一年，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权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报，遂辞职归其乡。既而起为御史台都事。时同官王约以言去，敏中杜门称疾。台臣请视事，敏中曰："使约无罪而被劾，吾固不当出；诚有罪耶，则我既为同僚，又为交友，不能谏止，亦不无过也。"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入为国子司业，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大德七年，诏遣宣抚使巡行诸道，敏中出使辽东、山北诸郡，守令恃贵幸暴横者，一绳以法；锦州雨水为灾，辄发廪赈之。除东平路总管，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九年，召为集贤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上疏陈十事，曰整朝纲，省庶政，进善良，剔奸蠹，显公道，杜私门，广恩泽，实钞法，严武备，举封赠。成宗崩，奸臣希中旨，赞其邪谋，敏中援礼力争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贤学士、皇太子赞善，仍商议中书省事，赐金币有加。顷之，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俄改治书侍御史，出为淮西肃政廉访使，转山东宣慰使，遂召为翰林学士承旨。诏公卿集议弭灾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纳焉。以疾还乡里。

敏中平生，身不怀币，口不论钱；义不苟进，进必有所匡救，援据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时事为忧，或郁而弗伸，则戚形于色，中夜叹息，至泪湿枕席。为文辞，理备辞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简。

○王约

王约，字彦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约性颖悟，风格不凡。从中丞魏初游，博览经史，工文辞，务达国体，时好不以动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学士王磐荐为从事，承旨火鲁火孙以司徒开府，奏授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书，除礼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监察御史，授承务郎。首请建储及修史事。时丞相桑哥衔参政郭佑为中丞时奏诛右丞卢世荣等，故诬以他罪，约上章直佑冤。按治成都盐运使王鼎不法，罢官除名。转御史台都事。南台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约与之表里，六奏杀之，上不从。约以陇西地远，请立行台陕西，诏从之。出赈河间饥民，均核有方，全活甚众。

三十一年，迁中书右司员外郎。四月，成宗即位，言二十二事，曰实京师，放差税，开猎禁，蠲逋负，赈穷独，停冗役，禁鹰房，振风宪，除宿蠹，慰远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重名爵，明赏罚，择守令，汰官属，定律令，革两司。又请中书去繁文，一取信于行省，一责成于六部。调兵部郎中，改礼部郎中。请行赠谥之典以旌忠勋，付时政记于史馆以备纂录，立供需府以专供亿，皆从而行之。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诏赈京畿东道饥民，发米五十万石，所活五十余万人。因条疏京东利病十事，请发米续赈之，中书用其言，民获以苏。

高丽王眶年老，传国子謜，有不安其政者，飞谗离间，及謜朝京师，潜使人赂用事者，留謜不遣。眶复位，乃委用小人，厚敛淫刑，国人群诉于朝。中书令执其首恶，系刑部，其党复不悛，奏属约验问。约至，宣布明诏，而谕之曰："天地间至亲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宁肯为汝家国地耶?睍Z感泣，谢曰："臣年耄，听信憸邪，是以致此，今闻命矣。愿奉表自雪，且请子謜还国，其小人党与，悉听使者治。"翼日，约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为相，俾更弊政，罢非道水驿十三，免耽罗贡非土产物，东民大喜。还报，称旨，除太常少卿。

寻诏约同宗正、御史谳狱京师，约辞职在清庙，帝不允。乃阅诸狱，决二百六十六人，当死者七十二人，释无罪者八十六人，平反吴得诚冤，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带刀阑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议斗殴杀人者宜减死一等，著为令。又以浙民于行?20.咸α二喜痪觯□□佳吨□Ｔ贾梁迹□□□斩□恚□ ⑻ㄎ抟齑恰Ｌ匕菪滩可惺椋□月记肮Ａ?

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怀州，肃清宫禁，以平章赛典赤、安西王阿难答与左丞相阿忽台潜谋为变，命刑曹按责其状。约曰：“在法，谋逆不必搒掠，竟当伏诛。”由是结知仁宗。富宁库失金，约疑番直宿卫者盗之，未几，果得实，库官吏获免。监察御史言通州仓米三万石，因雨而湿。约谓必积气所蒸，验且堪用，释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边，兄阴有异志，弟谏不听，即上马驰去，兄遣奴挟弓矢追之，弟发矢毙其奴，兄诉囚其弟，狱当死。约虑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况杀之有故。”立释之。迁礼部尚书，请定丁忧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征，皆从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殁，有遗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诉其姊匿赀若干，有司责之急。约视其牍曰：“无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绝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诚利其赀，宁育之至今日耶?备那耙槎□庵□2袷铣跷拮樱□□攀献雍螅□鹊眉鹤樱□懦鑫□□□裰□佑珠猓□□怂霞也□□□稼抵□Ｔ嘉试唬骸叭瓿黾遥□确殖腥晔σ虏Ｂ□趾挝□貌袷弦岛酰俊鄙□荒艽穑□旃椴袷嫌□笳摺?

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号及册皇后，凡典礼仪注，约悉总之如制。仁宗在东宫，雅知约名，思用以自辅，擢太子詹事丞。从幸五台山，约谏不可久留，即日还上京。初，安西王封于秦，既以谋逆诛，国除，版赋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请封其子，复国。仁宗以问，约曰：“安西以何罪诛？今复之，何以惩将来?币樗烨蕖Ｃ髂辏□□□痈闭彩拢□伎拐纶山谝□□且饪仪校□首诩文裳伞３兄屏⒆笪缆矢□□呈涛谰□蛉耍□□杏□鹁□伲□汲植豢桑□谀阎□唬骸岸□□鞘嗝苁挂□俊痹荚唬骸罢彩拢□□□僖玻□な嗝苁驴珊酰俊比首诟凑傥试迹□栽唬骸盎侍□邮拢□桓也晃□惶熳邮拢□桓椅□！比首谖颍□拱找椤Ｍ□懈创□□隽⒂椅缆矢□□『幽厦晒啪□蛉送持□Ｔ计寥擞镌唬骸白笪缆矢□□芍朴兄□□裰糜腋□挝□恐罟□松钏贾□□豢衫鄞９.□病！庇置□“参鞅□鳎□□尬朗俊Ｔ嘉秸彩峦暝笤唬骸罢彩乱莆氖□Ю锶”□鳎□吮鼐□伞Ｖ魃衔胖□□魏危俊蓖暝笊□言唬骸笆德遣患按恕！庇置□＝匚∩骞ね□信□□恕Ｔ佳栽唬骸案＝匚ゾ┤α□咔Ю铮□谷烁缸有值芟嗬耄□兴境蟹缍□牛□衩朗乱□　比首谥怪□□粕圃偃□＜伊钛□泳瓷涎陨挛鞣值匚迨拢□虮幻□□碇□□疾晃□鹦校□镏□唬骸疤□樱□绷□病５蔽鹩弥□保□□闪□□驴珊酰俊彼熘埂＜龊擦盅□坷钋□□□由俑担□肓

9.守┤嗷窗仓椅渫醪□侦粲诤迹□源又□?

仁宗以詹事院诸事循轨，大喜，面赐犀带，力辞；又赐江南所取书籍，亦辞。仁宗常字而不名，谕群臣曰："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又谓中丞朵□曰："在詹事而不求赐予者，惟彦博与汝二人耳。"一日，仁宗西园观角抵戏，有旨取缯帛赐之。约入，遥见问曰："汝何为来？"仁宗遽止之。又欲观俳戏，事已集而约至，即命罢去，其见敬礼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极，欲用阴阳家言，即位光天殿，即东宫也。约言于太保曲枢曰："正名定分，当御大内。"太保入奏，遂即位于大明殿。中书奏约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约陛辞，帝赐卮酒及弓矢。

先是，至大间尚书省用建言者，冒献河、汴官民地为无主，奏立田粮府，岁输数万石，是岁诏罢之，窜建言人于海外，命河南行省复其旧业。行省方并缘为奸，田犹未给。约至，立期檄郡县，厘正如诏。会诏更铜钱银钞法，且令天下税，尽收至大钞。约度河南岁用钞七万锭，必致上供不给，乃下诸州，凡至大、至元钞相半。众以方诏命为言，约曰："吾岂不知，第岁终诸事不集，责亦匪轻。"丞相卜怜吉台赞之曰："善。"遣使白中书，省臣大悦，遂遍行天下。南阳孛术鲁冲以书谒约，大奇之，即署为郡学正。既又荐之中书，擢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皇庆改元元日，诏中书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约以三月一日至，召见，慰劳，特拜集贤大学士，推恩三世，赠谥树碑。约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怜吉台，勋阀旧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约又建议行封赠、禁服色、兴科举。皆著为令甲。上疏荐国子博士姚登孙、应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杨静，请起复中山知府致仕辅惟良、前尚书参议李源、左司员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辩奏故左丞窦履有遗腹子弃外，宜收养归宗，为窦氏后。

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专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抚，命约巡行燕南山东道。约至卫辉，有殴母置狱者，其母泣诉，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则一门绝矣。约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讦其弟厌诅者，谳之，则曰："我求嗣也。"索《授时历》验其日良信，乃立纵之使还。拜枢密副使，视事，明日召见赐酒，帝谓左右曰："人言彦博老病，朕今见之，精力尚强，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驸马塔失帖木兒宿卫，帝戒之曰："彦博非汝友，宜师事之。"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复相，约辞职不出。二年，以年七

十致仕。三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务，尊礼老臣，传诏起约，复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以其禄居家，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至治之政，多所参酌。又尝奉诏与中书省官及他旧臣，条定国初以来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诏下中书杂议，约对曰："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丞相称善，奏罢议不行。高丽人闻之，图公像归，祠而事之，曰："不绝国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诏廷策天下士，第八剌、张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员额至一十五人。

天历元年，文宗践祚，约入贺，赐宴大明殿，帝劳问甚欢。时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谦抑自持，后进谒见，必加礼貌；俸禄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贫士；从父居贫，月奉钱米馈肴膳，事之如父；岁时朔望，携子姓至先茔，殿拜怀恋，谨时祭及五祀，动稽古礼，邦人以为矜式。至顺四年二月己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闻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临吊致奠，敕中书省以下赙赠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冈子原。

约平生著作，有《史论》三十卷、《高丽志》四卷、《潜丘稿》三十卷，行于世。子思诚，奉议大夫、秘书监著作郎。

○王结

王结，字仪伯，易州定兴人。祖逖勤，以质子军从太祖西征，娶阿鲁浑氏，自西域徙戍秦陇，又徙中山，家焉。结生而聪颖，读书数行俱下，终身不忘。尝从太史董朴受经，深于性命道德之蕴，故其措之事业，见之文章，皆悉有所本。宪使王仁见之，曰"公辅器也。"年二十余，游京师，上执政书，陈时政八事，曰：立经筵以养君德，行仁政以结民心，育英材以备贡举，择守令以正铨衡，敬贤士以厉名节，革冗官以正职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务农桑以厚民生。其言剀切纯正，皆治国之大经大法，宰相不能尽用之。时仁宗在潜邸，或荐结充宿卫，乃集历代君臣行事善恶可为鉴戒者，日陈于前，仁宗嘉纳焉。武宗即位，以仁宗为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置东宫官属，以结为典牧太监，阶太中大夫。近侍以俳优进，结言："昔唐庄宗好此，卒致祸败，殿下方育德春宫，视听宜谨。"仁宗优纳之。

仁宗即位，迁集贤直学士。出为顺德路总管，教民务农兴学、孝亲弟长、戢奸禁暴，悉登于书，俾朝夕阅习之。属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征、

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学，表其言论风旨，以厉多士。迁扬州，又迁宁国，以从弟绅佥江东廉访司事，辞不赴。改东昌路，境有黄河故道，而会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坏民麦禾。结疏为斗门以泄之，民获耕治之利。

至治二年，参议中书省事。时拜住为丞相，结言："为相之道，当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恶不可犹豫，犹豫恐生它变；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则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几，除吏部尚书，荐名士宋本、韩镛等十余人。泰定元年春，廷试进士，以结充读卷官。迁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会有月食、地震、烈风之异，结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赏太滥，故阴阳错谬。咎征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变。"是岁，诏结知经筵，扈从上都。结援引古训，证时政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宫闻之，亦召结等进讲，结以故事辞。明年，除浙西廉访使，中途以疾还。岁余，拜辽阳行省参知政事。辽东大水，谷价翔踊，结请于朝，发粟数万石，以赈饥民。召拜刑部尚书。

天历元年，文宗即位，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改同知储庆司事。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入谢光天殿，以亲老辞，帝曰："忠孝能两全乎？"是时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于是遣大臣奉宝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赏赉者，结曰："俟天子至议之。"初，上都之变，失皇太子宝，更铸新宝，近侍请视旧制宜加大，结曰："此宝当传储嗣，不敢逾旧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赀产者，结复论之。近侍益怒，谮诋日甚，遂罢政。又命为集贤侍读学士，丁内艰，不起。

元统元年，复除浙西廉访使，未行，召拜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与张起岩、欧阳玄修泰定、天历两朝实录。拜中书左丞。中宫命僧尼于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灾，结言僧尼亵渎，当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请释重囚禳之，结极陈其不可。先时，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去家万里，往往道死。结请更其法，移乡者止千里外，改过听还其乡，因著为令。职官坐罪者，多从重科，结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贪墨虽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养也。"闻者谓其得体。至元元年，诏复入翰林，养疾不能应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有二。

结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张珪曰："王结非圣贤之书不读，非仁义之言不谈。"识者以为名言。晚邃于《易》，著《易说》一卷，临川吴澄读而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吊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诏赠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护军，追封太原

郡公，谥文忠。有诗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

宋□，字弘道，潞州长子人，金兵部员外郎元吉之孙。□善记诵，年十七，避地襄阳，已而北归，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赵璧经略河南，闻其名，礼聘之。中统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璮畔，璧行中书省事于济南，至元五年，大兵守襄阳，璧行元帅府事，□皆从焉，军事多所咨访。六年，高丽权臣林衍废其国王，而立其弟温，诏遣国王头辇哥暨璧将兵讨之，以□为行省员外郎，持诏徙江华岛居民于平壤。复命，慰劳良厚，仍赐衣段，授河南路总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为太常少卿，属省官制行，兼领籍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见，应对详雅，大愜睿旨，自是数蒙召问，侍讲经幄，开谕为多。十八年，除秘书监。十九年，江西分地当署郡邑守令，皆命□铨举。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为太子宾客。每燕见，优赐容接，多所锡赉。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张伯淳

张伯淳，字师道，杭州崇德人。少举童子科，以父任铨受迪功郎、淮阴尉，改扬州司户参军，寻举进士，监临安府都税院，升观察推官，除太学录，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学教授，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擢为福建廉访司知事。岁余，有荐伯淳于帝前者，遣使召问。明年，入见，帝问冗官、风宪、盐策、楮币，皆当时大议，所对悉称旨，命至政事堂，将重用之，固辞，遂授翰林直学士，进阶奉训大夫，谒告以归。授庆元路总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狱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讲学士。明年，造朝，扈从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列传第六十六

○贺胜

贺胜，仁杰子也，字贞卿，一字举安，小字伯颜，以小字行。尝从许衡学，通经传大义。年十六，入宿卫，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辄屏左右，独留胜，许听之。出则参乘舆，入则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帝亲征，胜直武帐中，虽亲王不得辄至。胜传旨饬诸将，诘旦合战，还侍帝侧，矢交帐前，胜立侍不动。乃颜既败，帝还都，乘舆夜行，足苦寒，胜解衣，以身温之。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鞅纵象，乘舆乃安。胜退，创甚，帝亲抚之，遣尚医、尚食视护。拜集贤学士，领太史院事，诏赐一品服。卢世荣、桑哥秉政，势焰熏灼，胜父仁杰留守上都，不肯为之下，桑哥欲阴中之，累数十奏，帝皆不听。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败，罢尚书省，政归中书。帝问谁可相者，胜对曰："天下公论，皆属完泽。"遂相完泽，而以胜参知政事。三十年，佥枢密院事，迁大都护。大德九年，胜父仁杰请老，以胜代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总管、开平府尹、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既至，通商贾，抑豪纵，出纳有法，裁量有度，供亿不匮，民赖以安。诸权贵子弟奴隶有暴横骄纵者，悉绳以法。至大三年，进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寻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奉圣州民高氏，籍虎贲，以赀雄乡里，身死子幼。有达官利其财，使其部曲强娶高氏妇。胜白帝，斥之，高氏以全。岁大饥，辄发仓廪赈民，乃自劾待罪。帝报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卿其视事。"民德之，为立祠上都西门外。帝闻之，复命工写其像以赐，俾传示子孙。未几，以足疾请老，不许，曰："卿卧护足矣。"赐小车，出入禁闼。

初，开平人张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钱民家，弗得，殴负钱者至死。有治其狱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狱。丞相铁木迭兒受其赂六万缗，终不为直。胜素恶铁木迭兒贪暴，居同巷，不与往来。闻弼事，以语御史中丞杨朵兒只。杨朵兒只以语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赂事实以闻。帝亦素恶铁木迭兒，欲诛之。铁木迭兒走匿太后宫中，太后为言，仅夺其印绶而罢之。及英宗即

位，在谅暗中，铁木迭兒遂复出据相位，乃执杨朵兒只及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复诬胜乘赐车迎诏，不敬，并杀之。胜死之日，百姓争持纸钱，哭于尸傍甚哀。泰定初，诏雪其冤，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秦国公，谥惠愍。至正三年，加赠推忠亮节同德翊戴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泾阳王，改谥忠宣。

子二人：惟一，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监修国史；惟贤，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孙均，太子詹事。

杨朵兒只

杨朵兒只，河西宁夏人。少孤，与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语言仪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见倚重。大德丁未，从迁怀孟。仁宗闻朝廷有变，将北还，命朵兒只与李孟先之京师，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定议，迎武宗于北藩。仁宗还京师，朵兒只讥察禁卫，密致警备，仁宗嘉赖焉，亲解所服带以赐。既佐定内难，仁宗居东宫，论功以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侧，虽休沐不至家，众敬惮之。会兄卒，涕泣不胜哀，仁宗怜之，存问优厚。事寡嫂有礼，待兄子不异己子，家人化之。进正奉大夫、延庆使。武宗闻其贤，召见之，仁宗曰："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武宗顾视之，曰："然。"

仁宗始总大政，执误国者，将尽按诛之，朵兒只曰："为政而尚杀，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诛其尤者，民大悦服。帝他日与中书平章李孟论元从人材，孟以朵兒只为第一，帝然之，拜礼部尚书。初，尚书省改作至大银钞，视中统一当其二十五，又铸铜为至大钱，至是议罢之。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银钞固当废，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之，昔之道也。国无弃宝，民无失利，钱未可遽废也。"言虽不尽用，时论是之。迁宣徽副使，御史请迁为台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会计，特以委之，未之许也。有言近臣受贿者，帝怒其非所当言，将诛之，时张珪为御史中丞，叩头谏，不听。朵兒只言于帝曰："诛告者失刑，违谏者失谊。世无诤臣久矣，张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为侍御史。帝宴闲时，群臣侍坐者，或言笑逾度，帝见其正色，为之改容，有犯法者，虽贵幸无所容贷。怨者因共谮之，帝知之深，谮不得行。拜资德大夫、御史中丞。中书平章政事张闾以妻病，谒告归江南，夺民河渡地，朵兒只以失大体，劾罢之。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权臣匿其奸，冀不问，朵兒只劾而杖之，斡来愧死。御史纳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测，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爱纳璘，诚不

愿陛下有杀御史之名。”帝曰：“为卿宥之，可左迁为昌平令。”昌平，畿内剧县，欲以是困纳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无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迁，恐后之来者用是为戒，不肯复言矣。”帝不允。后数日，帝读《贞观政要》，朵兒只侍侧，帝顾谓曰：“魏徵古之遗直也，朕安得用之。”对曰：“直由太宗，太宗不听，徵虽直，将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纳璘耶？当赦之，以成尔直名也。”有上书论朝政阙失，面触宰相，宰相怒，将取旨杀之。朵兒只曰：“诏书云：言虽不当，无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诛之，臣亦负其职矣。”帝悟，释之。于是特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以奖其直言。

时位一品者，多乘间邀王爵、赠先世。或谓朵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当可得也，朵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际遇至此，已惧弗称，尚敢求多乎！且我为之，何以风厉侥幸者?鼻ㄖ姓□菏埂Ｎ醇福□次□胸□□□□痛笱□浚□□ǔ继□镜鼍核□Ｘ□溃□晁氖□□?

初，武宗崩，皇太后在兴圣宫，铁木迭兒为丞相，逾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居两岁，得罪斥罢，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御史中丞萧拜住拜中书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牵制之。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上都富民张弼杀人系狱，铁木迭兒使大奴胁留守贺伯颜出之，及强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将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从，他实无罪。”铁木迭兒语诎，得解去。朵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赃巨万万，大奴犹数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实，入奏。而御史亦辇真又发其私罪二十余事。帝震怒，有诏逮问，铁木迭兒逃匿，帝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尽诛其大奴同恶数人，铁木迭兒终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兒只至宫门，责以违旨意者。对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诚出太后意，不忍重伤咈之，但罢其相位，而迁朵兒只为集贤学士。帝犹数以台事问之，对曰：“非臣职事，臣不敢与闻。所念者，铁木迭兒虽去君侧，反得为东宫师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则祸有不可胜言者。”

仁宗崩，英宗犹在东宫，铁木迭兒复相，乃宣太后旨，召萧拜?6.鏊褐恢粱照□海□牖照□故Ю锩拧⒂□反蠓蛲哼□□游手□□鹨郧拔又□笾贾□铩6鏊褐辉唬骸爸胸┳□埃□薏患凑度辏□孕惶煜隆9□又□笾迹□昶裼薪袢找□　碧□镜鼍河忠□□蔽□□氛叨□耍□こ善溆□6鏊褐还硕□送僦□唬骸叭甑瘸5.帽阜缦埽□宋□侨□槭乱□ 弊□呓圆迅┤祝□雌鹑胱唷Ｎ醇福□浦贾炊鏊褐唬□刂罟□胖□猓□胂舭葑【慵□薄Ｊ侨眨□缟郴挹ぃ□既诵诰澹□缆废

嗍右阅俊?

英宗即位，诏书遂加以诬罔大臣之罪。铁木迭兒权势既成，毫发之怨，无不报者，太后惊悔，而帝亦觉其所谮毁者皆先帝旧臣。未及论治，而铁木迭兒以病死。会有天灾，求直言，会议廷中，集贤大学士张珪、中书参议回回，皆称萧、杨等死甚冤，是致不雨。闻者失色，言终不得达。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赏罚不当，枉抑不伸，不可以为治。若萧、杨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必┥嗌浦□□烨胗诘郏□□蜒├湓□□卦□妓匙衾砉T肌13.鹱瞎饴淮蠓颉⑺就健⑸现□□⑾墓□□□窒屙□6鏊褐凰朗保□ǔ加□崞淦蘖跏嫌肴耍□跏霞舴11.偃菀宰允模□嗣狻W硬换ā?

不花幼有才气，能以礼自持，好读书，善书。初，仁宗闻而召之，应对称旨，欲以为翰林直学士，力辞。后遭家难，益自励节为学，以廕补武备司提点，转佥河东廉访司事。尝出按部民，有杀子以诬怨者，狱成，不花谳之，曰：“以十岁兒，受十一创，且彼以斧杀怨，必尽其力，何创痕之浅，反不入肤耶?彼斓闷淝椋□椒闯鲋□：佣□窦iii□染杓宏咭躁猓□胛吹妹□□捶9.□藜讨□□袼炖挡凰馈L炖□酰□淖谌爰檀笸常□□尸□号校□□校□瞪挛髦罹□苴□□ひ厥乩袈拭裉又□2换ǘ缆手诔鲇□□粑魅粟椭□唬骸懊裾撸□孀诩枘阉□拢□□掖笫拢□斡胗诿瘛H甑燃让聊嫠常□钟□写宋薰迹□嵊形□袼蓝□□蝗甏右病！闭罄#□旒□薄6□驼嗉□矗□唬骸拔嶂骷任□□溃□嶙菸□伺□□窆兜蒙□□□蘸我约□嶂饔诘叵拢□蝗羲来游嶂鳌！庇□鹕背穑□鹨□吨□V了扯□辏□□我榇蠓颉16.癫可惺椋□园□渲摇?

○萧拜住

萧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丑奴，有膂力，善骑射，识见明敏，仕金为古北口屯戍千户。岁庚午，国兵南下，金将招灯必舍遁，丑奴于暮夜潜领兵三千人力战，不克，矢中其胸，遂开关，遣使纳降。太祖命丑奴袭招灯必舍，追及平、滦，降之。因攻取平、滦、檀、顺、深、冀等州，及昌平红螺、平顶诸寨，又两败金兵于邦君甸，授檀州军民元帅。太祖方西征，丑奴驿送竹箭弓弩弦各一万，擢檀顺昌平万户，仍管打捕鹰房人匠，卒于官。后追封顺国公，谥忠毅。弟老瓦，始以杨城渔寨来降，为丑奴弟充质子，多立战功，袭檀州。节度使言安以水栅未下，阴诱汤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丑奴子青山，中统元年袭万户。至元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平宋。还，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顺国公，谥武定。青山子哈剌帖木兒，少事裕宗于东宫，典宿卫，仕为檀州知州。追封顺国公，谥康惠。

拜住，乃哈剌帖木兒之子也。尝从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为礼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忧去官。属仁宗过中山，有同官者谮于近侍曰：“知府去官，实惮迎候烦劳耳。”帝颔之。适行田野间，见老妪，问之曰：“府中官孰贤？”妪对曰：“有萧知府，余不知也。”复过神祠，有数老人焚香罗拜，遣问之曰：“汝辈何所祷？”合辞对曰：“萧知府奔丧还，欲速其来，是以祷也。”帝意遂释。武宗即位，起复为中书左司郎中，出为河间路总管，召为右卫率使，迁户部尚书，遂拜御史中丞。皇庆元年，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延祐三年，进中书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银青荣禄大夫、崇祥院使。

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铁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牵制其所为，又发其奸赃、专制等事，遂请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杨朵兒只皆杀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杀非轻，不宜仓卒。二人罪状未明，当白太后，使详谳之，若果无冤，诛之未晚。”竟杀之，并籍其家，语见杨朵兒只及铁木迭兒传。泰定间，赠守正佐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愍。拜住之死，有吴仲者，潜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列传第六十七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孙，铸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宪宗尝遣铸核钱粮于燕，铸曰：“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宪宗从之，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时方九岁，未浃旬，已能赋诗。岁丙辰，宪宗召铸还和林，希亮独留燕。岁戊午，宪宗在六盘山，希亮诣行在所。已而铸扈从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宪宗崩于蜀，希亮将辎重北归陕右。

又明年，为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将浑都海。铸说浑都海等入朝，皆不从，则弃其妻子，挺身来归。既而浑都海知铸去，怒，遣百骑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监视希亮母子，迫胁使从行，自灵武过应吉里城，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兒自和林帅师至焉支山，希亮见之。阿蓝答兒问：“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与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浑都海怒，诟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东见皇帝矣?毕Ａ猎唬骸叭羧唬□蚝挝讲恢□ 卑16.洞饍菏焓踊攵己Ｔ唬骸按搜陨钣幸庋伞！壁迪Ａ辽跫薄ＯＡ猎唬骸笆刮嶂□□□啻佣□ィ□驳枚懒簦 卑16.洞饍阂晕□担□馄浼噍啊＜榷□16.洞饍骸11.攵己Ｎ□蟊□□保□洳凶浔弊撸□谕乒□莶换ㄎ□ＡＯＡ燎蹦涓手荼焙谒□□惩又小５畋□压□□嗬铮□醒奥碚呤手粒□湘韭┮裕□谘僦粒□□了嘀荨９□莶换屮胫□谢橐鲋□茫□止□莶换彳谑袷保□12.膊。□□僖绞又?遗以酒食， 因释希亮缚，谓曰：“我受恩于汝父，此图报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与兄弟徒步负任，不火食者数日。是冬，涉雪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时六皇后之妹主后位，与宗王火忽皆欲东觐。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见，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闵其不能归，遗以币帛鞍马，乃从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会宗王阿鲁忽至，诛阿里不哥所用镇守之人唆罗海，欲附世祖。复从大名王及阿鲁忽二王还至叶密里城。王遗以耳环，其二珠大如榛，实价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曰：“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且无功受赏，于礼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带遗之，且曰：“系此，于遗体宜无伤。”五月，又为阿里不哥兵所驱，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换扎孙之地。又从至不剌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剌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希

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单骑从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从二王兴师，还至不剌城，与哈剌不花战，败之，尽歼其众。二王乃函其头，遣使报捷。十月，至于亦思宽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复至，希亮又从征，至浑八升城。时希亮母从后避暑于阿体八升山。先是，铸尝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边。"至是，世祖遣不华出至二王所，因以玺书召希亮，驰驿赴阙。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还。八月，入觐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阁，备陈边事，及羁旅困苦之状。世祖怜之，赐钞千锭、金带一、币帛三十，命为速古兒赤、必阇赤。至元八年，授奉训大夫、符宝郎。

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问诸降将，日本可伐否。夏贵、吕文焕、范文虎、陈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与辽、金攻战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数年，兴师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监令史卢贽言于监官："各路所贡布长三丈，唯平阳加一丈，诸怯薛歹以故争取平阳布。苟截其长者，与他郡等，则无所争，而以其所截者为髹漆宫殿器皿之用，甚便。"监官从之。适左右以其事闻，帝以诘监官，监官仓皇莫知所以对，归罪于贽，帝命斩之。希亮遇诸途，贽以冤告。希亮命少缓，具以实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谳之。竟释贽，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让之曰："此事言官当言而不言，向微秃忽思，不误诛此人耶?笔□哪辏□□我榇蠓颉16.癫可惺椋□扒g舨可惺椤5圩□喜炷蓛禾囟□兀□A林粒□喽员希□□挠梦蚀蠖冀□隆O A猎唬骸班蜞舳嗲舳□！笔雷娣届ㄱ矶□裕□鲥唬□势涔省O A磷嘣唬骸敖□钪迹汉喝说脸□□恼呱薄R允乔舳唷！钡劬□剩骸笆氪□擞铮俊笔〕荚唬骸按酥际低褴翰焖□□！蓖褴翰煸唬骸氨菹略谀掀拢□杂锩晒鲤和□！钡墼唬骸扒把韵范□□鲁⒅□□钍剑俊蹦俗锿褴翰臁O A烈蜃嘣唬骸傲罴瘸鲆樱□孛髌浯砦螅□园裁裥摹！钡凵破溲裕□疵□A林链蠖迹□椭贾惺椤?

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挛，谢事而去，退居惣阳者二十余年。至大二年，武宗访求先朝旧臣，特除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寻改授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希亮以职在史官，乃类次世祖嘉言善行以进，英宗取其书，置禁中。久之，闲居京师，四方之士多从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

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赀散亡已尽，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朔漠之人，咸相聚来观，叹曰："此中土之礼也。"虽疾病，不废书史，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所著诗文及从军纪行录三十卷，目之曰《愫轩集》。赠推忠辅义守正功臣、资善大夫、集贤

学士、上护军，追封漆水郡公，谥忠嘉。

世延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弱冠，世祖召见，俾入枢密院御史台肄习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时年二十有四。乌蒙蛮酋叛，世延会省臣以军讨之，蛮兵大溃，即请降。二十六年，擢监察御史，与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赵国辅，桑哥党也，抑不以闻，更以告桑哥。于是五人者悉为其所挤，而世延独幸免。奉旨按平阳郡监也先忽都赃巨万，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杀人狱，皆明允。二十九年，转奉议大夫，出佥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敦儒学，立义仓，撤淫祠，修澧阳县坏堤，严常、澧掠卖良民之禁，部内晏然。元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丁内艰，不赴。大德元年，复除前官。三年，移中台都事，俄改中书左司都事。台臣奏，仍为都事中台。六年，由山东肃政廉访副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总管。安西，故京兆省台所治，号称会府，前政壅滞者三千牍。世延既至，不三月，剖决殆?Ⅰ旅窦iii□√丁榍胗诔□庵□□姥釉唬骸熬然娜缇然穑□赶确⑩抟躁猓□□⑸璨辉剩□姥拥鼻慵也迫羯硪猿ァ！笔√ù又□□□钫咧凇?

至大元年，除绍兴路总管，改四川肃政廉访使。蒙古军士，科差繁重，而军士就戍往来者多害人，且军官或抑良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升中奉大夫、陕西行台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妇为边患，右丞刘深往讨之，兵败而还，坐罪弃市。及是，右丞阿忽台当继行，世延言："蛮夷事在羁縻，而重烦天讨，致军旅亡失，诛戮省臣，藉使尽得其地，何补于国？今穷兵黩武，实伤圣治。朝廷第当选重臣知治体者，付以边寄，兵宜止勿用。"事闻，枢密院臣以为用兵国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为兴?J姥游胖□□略偕希□伦浒铡?

皇庆二年，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寻召还，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诏汉人参政用儒者，赵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书参知政事。居中书二十月，迁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礼前所无有，由是为权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为云南行省右丞。陛辞，帝特命仍还御史台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权臣太师、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恶十有三，诏夺其官职。寻升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辞，乃解中丞。五年，进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守大都留守，乞补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议即重庆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县闲田七百八十三顷，摘军千二百人垦之，岁得粟万一千七百石。

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复居相位，锐意报复，属其党何志道，诱世延从弟胥益兒哈呼诬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对，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门，留就医。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师，俾其党煅炼使成狱。会有旨，事经赦原，勿复问。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为动，居囚再岁。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诉涉诬欺，亡去。中书左丞相拜住屡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狱，就舍以养疾。先是，帝猎北凉亭，顾谓侍臣曰："赵世延先帝所尊礼，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数请诛之，此殆报私怨耳，朕岂能从之。"侍臣皆叩头称万岁。帖木迭兒在上京，闻世延出狱，索省牍视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为也。"事闻，帝语之曰："此朕意耳。"未几，帖木迭兒死，事乃释。世延出居于金陵。泰定元年，召还朝，除集贤大学士。明年，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复为御史中丞，又迁中书右丞。明年，有旨：赵世延顷为权奸所诬，中书宜遍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经筵开，兼知经筵事，选拣劝讲者，皆一时名流。又加同知枢密院事。

泰定帝崩，燕铁木兒与宗王大臣议：武宗二子周王、怀王，于法当立；周王远在朔漠，而怀王久居民间，备尝艰险，民必归之，天位不可久虚，不如先迎怀王，以从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怀王即位，是为文宗。当是时，世延赞画之功为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学士承旨，以疾乞归田里，诏不允。天历二年正月，复除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行次济州，三月，改集贤大学士；六月，又加奎章阁大学士；八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辞不允，诏以世延年高多疾，许乘小车入内。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屡奏："臣衰老，乞解中书政务，专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无几，求退之言，后勿复陈。"四月，仍加翰林学士承旨，封鲁国公。秋，以疾，移文中书致其事，明日即行，养疾于金陵之茅山。诏征还朝，不能行，二年，改封凉国公。元统二年，诏赐世延钱凡四万缗。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平章政事、鲁国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赠世忠执法佐运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忠。

世延历事凡九朝，扬历省台五十余年，负经济之资，而将之以忠义，守之以清介，饰之以文学，凡军国利病，生民休戚，知无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于理。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

五子，达者三人：野峻台，黄州路总管。次月鲁，江浙行省理问官。伯忽，夔州路总管，天历初，囊加台据蜀叛，死于难，特赠推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蜀郡公，谥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孙也。资质端重，而性简默，童丱时，读书已识大义。及长，授业于导江张□，讲求义理，于词章之习，薄而弗为。家贫，躬耕以为养，虽剧寒暑，而为学未尝懈，远近争聘为子弟师。大德中，游京师，祭酒耶律有尚欲荐之，以母老，辞而归。母卧疾，躬进药饵，衣不解带。居丧，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举茂才，为范阳儒学教谕。延祐初，调宁阳学。先是，两县校官率以廪薄不能守职，而思晦以俭约自将，教养有法，比代去，学者皆不忍舍之。于是孔氏族人相与议：思晦嫡长且贤，宜袭封爵，奉祠事。状上政府，事未决。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问："孔子之裔今几世，袭爵为谁？"廷臣具对曰："未定。"帝亲取孔氏谱牒按之，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碧厥谥幸榇蠓颍□□庋苁ス□□沦喊夔牛□又廖灏夔牛□退钠酚　Ｌ□匚□辏□蕉□□酶笔雇跖裟涎裕骸跋□羯瞎□□□字顾钠罚□诟窀コ疲□沂ё鸪缫狻！泵髂辏□□我榇蠓颉Ｖ了扯□辏□拇腿□酚　Ｋ蓟抟宰陟朐鹬兀鸿a惧弗胜，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庙毁于兵，后虽苟完，而角楼围墙未备，思晦竭力营度，以复其旧。金丝堂坏，又一新之，祭器礼服，悉加整饬。又以尼山乃毓圣之地，故有庙，已毁，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复其田，且请置尼山书院，以列于学官，朝廷从之。三氏学旧有田三千亩，占于豪民，子思书院旧有营运钱万缗，贷于民取子钱，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输子钱，并负其本，思晦皆理而复之。圣父旧封齐国公，思晦言于朝曰："宣圣封王，而父爵犹公，愿加褒崇。"乃诏加封圣父启圣王，圣母王夫人。

五季时，孔末之后方盛，欲以伪灭真，害宣圣子孙几尽，至是，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后。思晦以为："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彼与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与共拜殿庭，可乎？"遂会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谱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统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鹤百余翔其屋上，又见神光自东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赠其官，而赐谥曰文肃。

子曰克坚，袭封衍圣公，阶嘉议大夫，既而进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拜陕西行台侍御史，迁国子祭酒，擢山东肃政廉访使，不赴。孙希学，袭封衍圣公。

列传第六十八

○元明善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人。其先盖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资颖悟绝，出读书，过目辄记，诸经皆有师法，而尤深于《春秋》。弱冠游吴中，已名能文章。浙东使者荐为安丰、建康两学正。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会赣州贼刘贵反，明善从士选将兵讨之，擒贼三百人。明善议缓诖误，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将佐白："宜多戮俘获，及尸一切死者，以张军声。"明善固争，以为王者之师，恭行天罚，小丑跳梁，戮其渠魁可尔，民何辜焉。既又得贼所书赣、吉民丁十万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为利，明善请火其籍以灭迹，二郡遂安。升掾南行台。未几，授枢密院照磨。转中书左曹掾，掾曹无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时，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仁宗居东宫，首擢为太子文学。及即位，改翰林待制。与修成宗、顺宗《实录》，升翰林直学士。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政要者以进。明善举宋忠臣子集贤直学士文升同译润，许之。书成，每奏一篇，帝必称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闻也。"兴圣太后既受尊号，廷臣请因肆赦，明善曰："数赦，非善人之福，宥过可也。"奉旨出赈山东、河南饥，时彭城、下邳诸州连数十驿，民饿马毙，而官无文书赈贷，明善以钞万二千锭分给之，曰："擅命获罪，所不辞也。"还，修《武宗实录》，又升翰林侍讲学士，预议科举、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会试天下进士，明善首充考试官，及廷试，又为读卷官，所取士后多为名臣。改礼部尚书，正孔氏宗法，以宣圣五十四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事上，制可之。擢参议中书省事，旋复入翰林为侍读，岁中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又召入集贤为侍读，议广庙制。升翰林学士，修《仁宗实录》。英宗亲课太室，礼官进祝册，请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当时莫并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间，赠资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谥曰文敏。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诣，有文集行世。

初在江西、金陵，每与虞集剧论，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诸经，惟硃子所定者耳，自汉以来先儒所尝尽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为文辞，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然后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欢，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门外，士选曰：“伯生以教导为职，当早还，复初宜更送我。”集还，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邸舍中，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饮，乃举酒属明善曰：“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无补国家，惟求得佳士数人，为朝廷用之，如复初与伯生，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构间。复初中原人也，仕必当道；伯生南人，将为复初摧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诚如公言，无论他日，今隙已开矣。请公再赐一卮，明善终身不敢忘公言?蹦嗽僖□□稹Ｕ嫒宋馊□冢□朊魃平挥让埽□⑶竺魃谱魑摹＜瘸桑□魃莆饺□谠唬骸安□□□嵛模□赜屑サ□□崴□□□３杉疚□抑尉撸□胁□□垂壑□□粢讶胧□□蛭藜耙印！泵魅眨□□粒□魃瞥銎湮模□屎稳纾□□唬骸肮□艽蛹□裕□グ儆杏嘧郑□蚩纱□印！泵魃萍礇伋适艏□□采景俣□□郑□□囊婢□薄Ｃ魃拼笙玻□嘶逗萌绯酢＜□考□骶□□浚□嘁悦魃浦□愿嬷□?

明善一子，晦，廕受峡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桲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曾祖刚简，为利州路提刑，有治绩。尝与临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硃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尊之。祖珏，知连州，亦以文学知名。父汲，黄冈尉。宋亡，侨居临川崇仁，与吴澄为友，澄称其文清而醇。尝再至京师，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由是家益贫。晚稍起家，教授于诸生中，得孛术鲁翀、欧阳玄而称许之，以翰林院编修官致仕。娶杨氏，国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间，文仲守衡，以汲从，未有子，为祷于南岳。集之将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梦一道士至前，牙兵启曰：“南岳真人来见。”既觉，闻甥馆得男，心颇异之。

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

委。

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时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丁内艰，服除，再为助教，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比首谠诙□□□□稼图□□鹁蛊涫拢□□粤跎□Ю褡瓷现□□普彩略海□棍砹跎□□首诟□约□□汀?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其师世居江南，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亲教之，然后成曲。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责成监学，拜台臣为祭酒，除吴澄司业，皆欲有所更张，以副帝意，集力赞其说。有为异论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几，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为其院使，间从集问礼器祭义甚悉，集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拜住叹息，益信儒者有用。

朝廷方以科举取士，说者谓治平可力致，集独以谓当治其源。迁集贤修撰。因会议学校，乃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父兄所以导其子弟，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然则所谓贤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则他日亦当有所发也。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尝对左右叹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会晏驾，不及用。

英宗即位，拜住为相，颇超用贤俊，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则拜住不及见矣。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

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

泰定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润译之际，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犹数日乃成一篇，集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后得以无忤，其辞之所达，万不及一，则未尝不退而窃叹焉。拜翰林直学士，俄兼国子祭酒。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与同列进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议定于中，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其后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

文宗在潜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经筵。尝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关中大饥，民枕籍而死，有方数百里无子遗者，帝问集何以救关中，对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则怨讟兴焉。不幸大灾之余，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则远去而来归者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帝称善。因进曰：“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尔。”遂罢其议。有敕诸兼职不过三，免国子祭酒。

时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

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言：“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彡兹、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庶几是书早成。”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既上进，以目疾丐解职，不允，乃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不报。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虞伯生久居京师，甚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钡鄯较蛴梦难B□约□氩挪┫叮□奘┏灰耍□皇贝蟮洳嵯坛銎涫郑□手靥□淙ァ＜□砍汹□兴□鲎鳎□匾缘弁踔□馈⒅魏鲋□剩□尤莘砬校□接懈形颍□泄宋始肮沤裾□蔚檬B□任□□⊙裕□蛩媸鹿孚桑□霾挥锶恕Ｚ苫虿蝗耄□榧毅ㄣú焕帧＜胰思□淙唬□桓椅势涔室病Ｊ笔兰易铀镆圆琶□□谜咧冢□计渲□鋈章。□克加幸约渲□＜炔恍B□蛳嘤胝□□拇牵□肝□ペǎ□堤熳硬熘□凶裕□什荒苤猩耍□患□銎淙耍□闯⑸俦洹Ｒ蝗眨□□□葜品馊槟阜蛭□□纪酰□构蠼□⑷佟□s瓞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类如此。

论荐人材，必先器识，心所未善，不为牢笼以沽誉；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犹未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文宗崩，集在告，欲谋南还，弗果。幼君崩，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太子，用至大故

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谢病归临川。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兒、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讽集速去而已。伯璲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元统二年，遣使赐上尊酒、金织文锦二，召还禁林，疾作不能行，屡有敕，即家撰文，褒锡勋旧、侍臣。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敝琳□四晡逶录何矗□圆∽洌□昶呤□衅摺 9 僮越□死墒□□□□ǔ畲蠓颉Ｔ□□餍兄惺槭〔沃□□隆11.ぞ□□馊适倏す□?

集孝友，方二亲以故家令德，中遭乱亡，侨寓下邑，左右承顺无违。弟槃，早卒，教育其孤，无异己子。兄采，以筦库输赋京师，亏数千缗，尽力营贷代偿之，无难色。抚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敌己。当权门赫奕，未尝有所附丽。集议中书，正言谠论，多见容受，屡以片言解疑误，出人于滨死，亦不以为德。张珪、赵世延尤敬礼之，有所疑必咨焉。

家素贫，归老后食指益众，登门之士相望于道，好事争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尝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赀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既卒，其子属丰城士甘悫求集文铭父墓，奉中统钞五百锭准礼物，集不许，悫愧叹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还以为宾客费，虽空乏弗恤也。

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尝以江左先贤甚众，其人皆未易知，其学皆未易言，后生晚进知者鲜矣，欲取太原元好问《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

子四人，安民，以廕历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门见称许者，莆田陈旅，旅亦有文行世。国学诸生若苏天爵、王守诚辈，终身不名他师，皆当世称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椁。

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进士，授吉安永丰丞。丁父忧。除湘乡州判官，颇称癖古。有富民杀人，使隶己者坐之，上下皆阿从，槃独不署，杀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有巫至其州，称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达昼夜，告者数十，寝食尽废，县长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礼之。又曰：“将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尽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讯之，尽得巫党所为，坐捕盗司。召巫至，鞫之，无敢施鞭棰者，槃谓卒曰：“此将为大乱，安有神乎?奔敝沃□□〉玫秤胧□□耍□蘼缒谕猓□□□□湔摺M□沤圆桓页鍪樱□唬骸熬□晕□□！睒動枚衔撞⑵涞橙绶ǎ□皇崩裘袷挤□逭呶□□舸恕V嚷□□□斡阆匾□瑯酗炎洹?

槃幼时，尝读柳子厚《非国语》，以为《国语》诚可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时人已叹其有识。《诗》、《书》、《春秋》皆有论著，而《春秋》乃其家学，故尤善。读吴澄所解诸经义，辄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称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击其说，尝以为圣人之教不明，为学者无所底止，苟于吾道异端疑似之间不能深知，而欲窃究夫性命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归之者寡矣。槃不然，闻诸僧在坐，辄不入竟去，其为人方正有如此，虽集亦严惮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范椁，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椁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虽癯然清寒若不胜衣，于流俗中克自树立，无苟贱意。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师，即有声诸公间，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以朝臣荐，为翰林院编修官。秩满，御史台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巡历遐僻，不惮风波瘴疠，所至兴学教民，雪理冤滞甚众。迁江西湖东，长吏素称严明，于僚属中独敬异之。选充翰林应奉。御史台又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闽俗素污，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无别尤甚，椁作歌诗一篇述其弊，廉访使取以上闻，皆罢遣之，其弊遂革。未几，移疾归故里。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以养亲辞。是岁，母丧。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诗文多传于世。

椁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饮水，泊如也。吴澄以道学自任，少许可，尝曰：“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为文志其墓，以东汉诸君子拟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间，稍出游湘、汉，湖南帅赵淇，雅号知人，见之惊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钜夫、卢挚，先后为湖南宪长，咸器重之，钜夫因妻以从妹。延祐初，钜夫、挚列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升应奉翰林文字，仍兼编修，迁国子助教，复留为应奉。南归省母，旋复召还。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台阁之仪，靡不闲习，集贤学士王约谓：“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子孙。文宗时幸阁中，有所咨访，奏对称旨，恆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材何如揭曼硕？”间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其见亲重如此。

富州地不产金，官府惑于奸民之言，为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总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献，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其人既死，而三百户所存无什一，又贫不聊生，有司遂责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输，民多以是破产。中书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赖以苏，富州人至今德之。

与修《经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宪典》读之，顾谓近臣曰：“此岂非《唐律》乎?碧厥谝瘴募嘭□□渭煨Ｊ榧□拢□衣懦破浯渴担□□□弥□□嵛淖诒蓝□埂Ｔ□吵酰□□员愕睿□口土季茫□□鸵灾钔跛□□砝锔饕唬□□员缡兑允谥□Ｊ屎擦执□疲□□□脱□浚□字兴炒蠓颉Ｏ仁牵□逖Ч俑袄舨款□撸□匾萍□停□冀掀渌□担□□拖鹿□蛹啵□嘞虏┤浚□粑难突□□□饫墼隆□菟骨敫□浞ǎ□允赂侗驹菏艄伲□松醣阒□?

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便道西还，时秦王伯颜当国，屡促其还，傒斯引疾固辞。既而天子亲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学士，及开经筵，再升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以对品进阶中奉大夫。时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独傒斯进四等，转九阶，盖异数也。经筵无专官，曰领曰知，多宰执大臣，故微辞奥义，必属傒斯订定而后进，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务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恳，数出金织文段以赐。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诏遣使追及于漷南。寻复奉上尊谕旨，还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

赐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许，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面谕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必┤嘁蛭剩骸胺浇裾□魏蜗龋俊眶菟乖唬骸按2.奈□龋□□□谖煌□绰≈□保□□弥□谥苊苁□裰□螅□蛭奘P姆鲜轮□家印！币蝗眨□□槌□茫瑐菟箍寡裕骸暗奔嫘行戮赏□□□跃瘸□ㄖ□住！敝凑□圆豢桑瑐菟钩种□媪Γ□□嗨涑破洳话iii□□鼓□衅溲砸病?

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庇墒茄杖灰员氏髯匀危□舱□碌檬B□瞬南头瘢□宦梢允欠侵□□Ｖ劣谖锫壑□黄耄□胤锤脖媛郏□郧蠊橛谥恋倍□笾埂Ｋ哪辏□读墒贰烦桑□兄冀壁停□远皆绯山稹⑺味□贰□菟沽羲奘饭荩□□Σ桓倚荩□虻煤□玻□呷兆洹Ｊ狈接惺拐咧磷陨暇□□□缡肪郑□詡菟构剩□难缛铡Ｊ拐咭晕牛□畚□档浚□丸□彝蜱牛□愿□渲郏□に推渖ス榻□稀Ａ□辏□圃□ぞ□□贩庠フ驴す□□衷晃陌病Ｓ醒□舳□薰俳渍撸□兴臼e□病?

傒斯少处穷约，事亲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欢心，既有禄入，衣食稍逾于前，辄愀然曰：“吾亲未尝享是也。”故平生清俭，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终始无间言。立朝虽居散地，而急于荐士，扬人之善惟恐不及，而闻吏之贪墨病民者，则尤不曲为之掩覆也。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

○黄鸪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母童氏，梦大星坠于怀，乃有娠，历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异，比成童，授以书诗，不一月成诵。迨长，以文名于四方。中延祐二年进士第，授台州宁海丞。县地濒盐场，亭户恃其不统于有司，肆毒害民；编户隶漕司及财赋府者，亦谓各有所凭，横暴尤甚。溍皆痛绳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顾也。民有后母与僧通而ＣＧ杀其父者，反诬民所为，狱将成，溍变衣冠阴察之，具知其奸伪，卒直其冤。恶少年名在盗籍者，而谋为劫夺，未行，邑大姓执之，图中赏格。初无获财左验，事久不决，溍为之疏剔，以其狱上，论之如本条，免死者十余人。

迁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改诸既州判官。巡海官舸，例

以三载一新，费出于官，而责足于民。有余，则总其事者私焉。溍撙节浮蠹，以余钱还民，欢呼而去。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攘人财，官若吏听其谋，挟往新昌、天台、宁海、东阳诸县，株连所及数百家，民受祸至惨。郡府下溍鞫治，溍一问，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谋者各杖遣之。有盗系于钱唐县狱，游民赂狱吏私纵之，假署文牒，发其来为向导，逮捕二十余家。溍访得其情，以正盗宜傅重议，持伪文书来者又非州民，俱械还钱唐，诬者自明。

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转国子博士。视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师道自尊，轻纳人拜，而来学者滋益恭，业成而仕，皆有闻于世。时欲增设礼殿配位四，配位合东坐而西向，学官或议分置于左右，同列不敢争，氵晋独面折之，事乃止。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纳禄侍亲之请，绝江径归。俄以秘书少监致仕，未几，落致仕，除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寻兼经筵官，执经进讲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数出金织纹段赐之。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阶自将仕郎七转至中奉大夫。几上章求归，不俟报而行，帝闻之，遣使者追还京师，复为前官。久之，始得谢南还，优游田里间，凡七年，卒于绣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曰文献。

溍天资介特，在州县唯以清白为治，月俸弗给，每鬻产以佐其费。及升朝行，挺立无所附，足不登巨公势人之门，君子称其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弗污。然刚中少容，触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间，煦如阳春。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书，有《日损斋稿》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

同郡柳贯、吴莱，皆浦阳人。贯字道传，器局凝定，端严若神。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始用察举为江山县儒学教谕，仕至翰林待制。与溍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人号为儒林四杰。所著书，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莱字立夫，集贤大学士直方之子也，辈行稍后于贯、湑。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尝往族父家，日易《汉书》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莱琅然而诵，不遗一字，三易他编，皆如之，众惊以为神。延祐七年，以《春秋》举上礼部，不利，退居深袅山中，益穷诸书奥旨，著《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诗传科条》、《春秋经说》、《胡氏传证误》，皆未脱稿。

莱尤喜论文，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所缚，举眼之顷，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闻者服之。贯平生极慎许与，每称莱为绝世之才。湑晚年谓人曰："莱之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吾纵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逼湮□氨菜□菩砣绱恕@骋杂□芳觯□鞒ぼ际樵荷匠ぃ□瓷希□洌□杲鏊氖□兴模□□酉e□K节衷辉屮毕壬□?

列传第六十九

○张起岩

张起岩，字梦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帅右监军权济南府事，徙家济南。当金之季，张荣据有章丘、邹平、济阳、长山、辛市、蒲台、新城、淄州之地，岁丙戌，归于太祖，始终能效忠节，迪与其子福，实先后羽翼之。福仕为济南路军民镇抚兵钤辖，权府事，生东昌录事判官铎，铎生四川行省儒学副提举范，范生起岩。初，其母丘氏有娠，见长蛇数丈入榻下，已忽不见，乃惊而诞起岩。

幼从其父学，年弱冠，以察举为福山县学教谕，值县官捕蝗，移摄县事。久之，听断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张教谕为真县尹，吾属何患焉。"政成，迁安丘。中延祐乙卯进士，首选，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贤修撰，转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进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丁内艰，服除，选为监察御史。中书参政杨廷玉以墨败，台臣奉旨就庙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诬台臣罔上，欲置之重辟。起岩以新除留台，抗章论曰："台臣按劾百官，论列朝政，职使然也。今以奉职获戾，风纪解体，正直结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台阁，广言路，维持治体，陛下即位诏旨，动法祖宗。今台臣坐谴，公论杜塞，何谓法祖宗耶?闭氯□希□槐ā F鹧彝⑰□□保□鄹形颍□履说檬停□探宰□彰饣瓜缋铩G囗惺橛宜驹蓖饫桑□□笏纠芍校□婢□酃伲□萏□佑以奚啤6丄饧瑁□□□□难嗤醺□韭恚□堇癫可惺椤?

文宗亲郊，起岩充大礼使，导帝陟降，步武有节，衣前后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图画中所睹。帝甚嘉之，赐赉优渥。转参议中书省事。宁宗崩，燕南俄起大狱，有妄男子上变，言部使者谋不轨，按问皆虚，法司谓："《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趣有司具狱，都人肃然，大事寻定。中书方列坐铨选，起岩荐一士可用，丞相不悦，起岩即摄衣而起，丞相以为忤己。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修三朝实录，加同知经筵事。御史台奏除浙西廉访使，不允。已而擢陕西行台侍御史。将行，复留为侍讲学士。拜江南行台侍御史，召入中台，为侍御史。转燕南廉访使。搏击豪强，不少容贷，贫民赖以吐气。滹沱河水为真定害，起岩论封河神为侯爵，而移文责之，复修其提防，瀹其湮郁，水患遂息。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

国史、知经筵事。右丞相别里怯不花为台臣所纠，去位。未几再入相，讽词臣言台章之非，起岩执不可，闻者壮之。俄拜御史中丞，论事剀直，无所顾忌，与上官多不合。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积阶至荣禄大夫。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归，后四年卒。谥曰文穆。

起岩面如紫琼，美髯方颐，而眉目清扬可观，望而知为雅量君子。及其临政决议，意所背乡，屹若泰山，不可回夺。或时面折人，面颈发赤，不少恕，庙堂惮之。识者谓其外和中刚，不受人笼络，如欧阳修，名闻四裔。安南修贡，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辞，必候起岩起居。性孝友，少处穷约，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养父母；抚弟如石，教之宦学，无不备至。举亲族弗克葬者二十余丧，且买田以给其祭。凡获俸赐，必与故人宾客共之。卒之日，廪无余粟，家无余财。

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运将兴。时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孙降生于儒州。是夜，起岩亦生。其后皇孙践祚，是为仁宗，始诏设科取士，及廷试，起岩遂为第一人，论者以为非偶然也。起岩博学有文，善篆、隶，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

○欧阳玄

欧阳玄，字原功，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迁居浏阳，故玄为浏阳人。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日记数千言，即知属文。十岁，有黄冠师注目视玄，谓贯之曰：“是兒神气凝远，目光射人，异日当以文章冠世，廊庙之器也。”言讫而去，亟追与语，已失所之。部使者行县，玄以诸生见，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晚归，增至百首，见者骇异之。年十四，益从宋故老习为词章，下笔辄成章，每试庠序，辄占高等。弱冠，下帷数年，人莫见其面。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

延祐元年，诏设科取士，玄以《尚书》与贡。明年，赐进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县多疑狱，久不决，玄察其情，皆为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驱奴，玄断之从良。贡赋征发及时，民乐趋事，教化大行，飞蝗独不入境。改武冈县尹。县控制溪洞，蛮獠杂

居，抚字稍乖，辄弄兵犯顺。玄至逾月，赤水、太清两洞聚众相攻杀，官曹相顾失色，计无从出。玄即日单骑从二人，径抵其地谕之。至则死伤满道，战斗未已。獠人熟玄名，弃兵仗，罗拜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缘诉某事于县，县官不为直，反以徭役横敛掊克之，情有弗堪，乃发愤就死耳。不意烦我清廉官自来。"玄喻以祸福，归为理其讼，獠人遂安。

召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致和元年，迁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时当兵兴，玄领印摄院事，日直内廷，参决机务，凡远近调发，制诏书檄。既而改元天历，郊庙、建后、立储、肆赦之文，皆经撰述。复条时政数十事，实封以闻，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阁学士院，又置艺文监隶焉，皆选清望官居之，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升太监、检校书籍事。元统元年，改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俄兼国子祭酒，召赴中都议事，升侍讲学士，复兼国子祭酒。重纪至元五年，足患风痹，乞南归以便医药，帝不允。拜翰林学士，未几，恳辞去位，帝复不允，免其行朝贺礼。至正改元，更张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议廷中，玄极言无隐，科目之复，沮者尤众，玄尤力争之。未几南归，复起为翰林学士，以疾未行。

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五年，帝以玄历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谕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拟拜翰林学士承旨。及入奏，上称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复不允。御史台奏除福建廉访使，行次浙西，疾复作，乃上休致之请，作南山隐居，优游山水之间，有终焉之志。复拜翰林学士承旨，玄屡力辞，不获命。奉敕定国律，寻乞致仕，陈情恳切，乃特授湖广行中书省右丞致仕，赐白玉束带，给俸赐以终其身。将行，帝复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十四年，汝颍盗起，蔓延南北，州县几无完城。玄献招捕之策千余言，凿凿可行，当时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还乡，帝复不允。时将大赦天下，宣赴内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传旨，肩舆至延春阁下，实异数也。是岁十二月戊戌，卒于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书以闻，帝赐赙甚厚，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曰文。

玄性度雍容，含弘缜密，处己俭约，为政廉平。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

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金缯上尊之赐，几无虚岁。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仪斯文，赞卫治具，与有功焉。玄无子，以从子达老后，复先玄卒。有《圭斋文集》若干卷，传于世。

○许有壬

许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颍，后徙汤阴。有壬幼颖悟，读书一目五行，尝阅衡州《净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览辄背诵无遗。年二十，暢师文荐入翰林，不报，授开宁路学正，升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访司书吏。擢延祐二年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会关中有警，邻州听民出避，弃孩婴满道上，有壬独率弓箭手，闭城门以守，卒获无虞。州有追逮，不许胥隶足迹至村疃，唯给信牌，令执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贪虐者惩之，冤狱虽有成案，皆平翻而释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访司经历。至治元年，迁吏部主事。二年，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行部广东，以贪墨劾罢廉访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会廉访使苗好谦监焚昏钞，检视钞者日至百余人，好谦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为伪，以迎其意。筦库吏而下，榜掠无全肤，迄莫能偿。有壬覆视之，率真物也，遂释之。凡势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内肃然。召拜监察御史。

三年八月，英宗暴崩于南坡，贼臣铁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库，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谓宫禁事，非子所当问。有壬即疏守庸及经历朵尔只班、监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铁失之罪以俟。十月，铁失伏诛。泰定帝发上都，御史大夫纽泽先还京师，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复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琐南，与闻大逆，乞赐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书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横罹夺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受祸尤惨，皆请雪冤复职。”继上正始十事：一曰辅翼太子，宜先训导；二曰遴选长官，宜先培养；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贵贱；四曰欲谨兵权，宜削兼领；五曰武备废弛，宜加修饬；六曰贼臣妻妾，宜禁势官征索；七曰前赦权以止变，宜再诏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诸子，宜籍没以惩恶；九曰考验经费，以减民赋；十曰撙节浮蠹，以纾国用。帝多从之。

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选为中议，改中书左司员外郎。京畿饥，有壬请赈之。同列让曰：“子言固善，其如亏国何?庇腥稍唬骸安蝗弧C瘢□疽玻□豢髅瘢□似窨鞴□埃　弊浒子谪┣啵□ 17. 杆氖□蝓□弥□□窭狄曰钫

呱踔凇9□Ь煞ǎ□恳曰□执蔚诠币猿龉伲□凑□眉嘭┳牌鹧乙椋□□现□□□酝圃竦滦形□瘛S腥烧壑□唬骸盎□炙湮淳∩疲□豢傻貌┳□芪闹□浚□粼晃┓滦兄□瘢□涿□碳眩□纸院衩采钋椋□T馔馐危□蜚虏荒苁抖∫印！币榫貌痪觥H□炅□拢□□宜纠芍校□涫滤煨校□讯□辞蕖；竦晾□猩停□壅叨嘁善湮保□醒退氖□嗄暾撸□核哂诼硎祝□腥稍唬骸暗猎舴匠悖□蟠锰□酰□杭焙我允谷耍〉□□渴拐吒埠苏撸□杂韫佟！倍硪谱笏纠芍校□坑龉□椋□腥陕耪□碌檬B□瓷α□停□肝蘖綦埂6际滤伪就擞锶嗽唬骸按苏旯邸15.□□湟槭乱病！泵髂辏□「赣恰?

天历三年，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先是，盐法坏，廷议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国课遂登。至顺二年二月，召参议中书省事，未几，以丁母忧去。元统元年，复以参议召。明年甲戌，拜治书侍御史，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仍治台事。会福达鲁花赤完卜，藉丞相势，宿卫东宫，其行颇淫秽，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帝诏群臣议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于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则为孙矣，非礼也。”众弗之从，有壬曰：“今制，封赠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盖推恩之法，近重而远轻，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推而远之，乃反轻矣，岂所谓尊之者邪?备ブ□□V惺槠秸抡□鲁估硖□緝盒□胶叮□喟战□靠疲□腥赏⑰□蹩嗖荒芏幔□斐萍苍诟妫□矍科鹬□□菔逃□贰；崛昴□艉□矗□蟪加屑珊汗僬撸□＝羲□炱熘募拔毙□罚□嗟厣希□试唬骸按擞□挝□□俊币夕汗倩溲苑矗□□宰镏兄□S腥稍唬骸按瞬芙□旰牛□评罾暇□□樱□渴鹗孔洌□缘泄倬□□浞醋瓷趺鳎□泻窝裕 逼溆锼烊□M⑭橛□泄咆娣ǎ□⑫惺嗝茉海□□喝恕20.先宋鹧□晒拧⑩肺醪鹤质椋□腥山哉□怪□?

重纪至元初，长芦韩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狱，株连台若省，多以赃败，独无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归彰德，已而南游湘、汉间。至元六年，召入中书，仍为参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极论帝当亲祠太庙，母后虚位，徽政院当罢，改元命相当合为上诏，冗职当沙汰，钱粮当裁节，如此之类，不一而足。人皆韪之。转中书左丞。二年，囊加庆善八及孛罗帖木兒献议，开西山金口导浑河，逾京城，达通州，以通漕运。丞相脱脱主之甚力，有壬曰：“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势高下，甚有不同，徒劳民费财耳。”不听，后卒如有壬言。

先是，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冈书院，朝廷赐额设官，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

刺沙，缘睚眦怨，言书院不当立，并构浮辞，诬蔑有壬，并其二弟有仪、有孚，有壬遂称病归。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既上，又辞。监察御史累章辨其诬。俄拜浙西廉访使，未上，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仍知经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赐白玉束带及御衣一袭，未几，复以病归。监察御史答兰不花衔有壬，时短长之，奏劾甚力，事寻白。

十二年，盗起河南，声撼河朔间，有壬画备御之策十五条，以授郡将，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将出征，环河南境，连营以百数，一切刍饷，皆仰给之，有壬从容集事，若平时然。十五年，迁集贤大学士，寻改枢密副使，复拜中书左丞。时以言为讳，有壬力言朝廷务行姑息之政，赏重罚轻，故将士贪掠子女玉帛而无斗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载。有僧名开，自高邮来，言张士诚乞降，众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独疑其妄，呼僧诘之，果语塞不能对。转集贤大学士，兼太子左谕德，阶至光禄大夫。有壬前朝旧德，太子颇敬礼之。一日入见，方臂鸷禽以为乐，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请，给俸赐以终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

有壬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皆一根至理，而曲尽人情。当权臣恣睢之时，稍忤意，辄诛窜随之，有壬绝不为巧避计，事有不便，明辨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笔札，工辞章，欧阳玄序其文，谓其雄浑闳隽，涌如层澜，迫而求之，则渊靓深实，盖深许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谥曰文忠。子一人，曰祯。

○宋本

宋本，字诚夫，大都人。自幼颖拔异群兒，既成童，聚经史穷日夜读之，句探字索，必通贯乃已。尝从父祯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义理之学，本往质所得，造诣日深。善为古文，辞必己出，峻洁刻厉，多微辞。年四十，始还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为第一人，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除监察御史，首言："逆贼铁失等虽伏诛，其党枢密副使阿散，身亲弑逆，以告变得不死，窜岭南，乞早正天讨。"国制，范黄金为太庙神主，仁宗室盗竟窃去，本言："在法，民间失盗，捕之违期不获犹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应捕官，皆当罢去。"又言："中书宰执，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滞机务，乞戒饬臣僚，自非入宿卫日，必诣所署治事。"皆不报。

逾月，调国子监丞。夏，风烈地震，有旨集百官杂议弭灾之道。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复遣归，乃百十为群，剽劫杀人桓州道中。既逮捕，旭灭杰奏释之。蒙古千户使京师，宿邸中，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千户悦之，并从者夺以入，硃泣诉于中书，旭灭杰庇不问。本适与议，本复抗言："铁失余党未诛，仁庙神主盗未得，桓州盗未治，硃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愤天怨，灾异之见，职此之由。"辞气激奋，众皆耸听。冬，移兵部员外郎。二年，转中书左司都事。会议招抚溪洞民，故将李牢山之子尝假兵部尚书，从诸王帅兵征郁林州徭民，李在道纳妾，留不进，兵败归，枢密副使王卜邻吉台言："李平徭有功，当迁官。"本言；"李弃军娶妾，逗挠军期，宜亟置诸法，况可官邪?蓖跎□冢□瞬桓已浴?

旭灭杰死，左丞相倒剌沙当国得君，与平章政事乌伯都剌，皆西域人，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瓛者来献，其估巨万，或未酬其直；诸尝有过，为司宪褫官，或有出其门下者。三年冬，乌伯都剌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执僚佐，命左司员外郎胡彝以诏稿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书酬累朝所献诸物之直，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本读竟，白曰："今警灾异，而畏献物未酬直者愤怨，此有司细故，形诸王言，必贻笑天下。司宪褫有罪者官，世祖成宪也，今上即位，累诏法世祖，今擢用之，是废成宪而反汗前诏也，后复有邪佞赃秽者，将治之邪？置不问邪？"宰执闻本言，相视叹息罢去。明日，宣诏竟，本遂称疾不出。

四年春，迁礼部郎中。天历元年冬，升吏部侍郎。二年，改礼部侍郎。是年，文宗开奎章阁，置艺文监，检校书籍，超大监。至顺元年，进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二年冬，出为河东廉访副使，将行，擢礼部尚书。三年冬，宁宗崩，顺帝未至，皇太后在兴圣宫，正旦，议循故事，行朝贺礼，本言："宜上表兴圣宫，废大明殿朝贺。"众是而从之。元统元年，兼经筵官，冬，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不拜，复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二年夏，转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兼经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阶官自承务郎十转至太中大夫。

本性高抗不屈，持论坚正，制行纯白，不可干以私，而笃朋友之义，坚若金铁，人有片善，称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贡举，取进士满百人额；为读卷官，增第一甲为三人。父官南中，贫，卖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给。本未弱冠，聚徒以养亲，殆二十年，历仕通显，犹僦屋以居。及卒，非赙赠几不能给棺敛，执绋者近二

千人，皆缙绅大夫、门生故吏及国子诸生，未尝有一杂宾，时人荣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谥正献。

弟褧，字显夫，登泰定元年进士第，授校书郎，累官至翰林直学士，谥文清。褧尝为监察御史，于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学与本齐名，人称之曰二宋云。

○谢端

谢端，字敬德，蜀之遂宁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颖异，五六岁能吟诗，十岁能作赋。弱冠，与尚书宋本同师，明性理，为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学齐名，时号“谢宋”。史杠宣慰荆南，数加延礼，荐之姚燧，燧方以文章大名自负，少所许可，以所为文眎端，端一读，即能指擿其用意所在，燧叹奖不已，语人：“后二十年，若谢端者，岂易得哉?庇眉稣呤鹦9伲□槐ā？凭俜Ч校□褪院幽闲惺。□衅渚伲□阅诩璨换崾浴Q拥v五年，乃擢进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阴州事。岁满，入为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盗入太庙，失第八室黄金主，坐罢去。端礼官，非典守，不当坐，亦不辨。寻除翰林修撰，升待制，以选为国子司业，遂为翰林直学士，阶太中大夫。

端善为政，筮仕湘阴，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无赖者远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滞讼，皆诿端谳，端剖决如流，绩誉籍然。其文章严谨有法，宁约近瘠，无奢滋驳。居翰林久，至顺、元统以来，国家崇号，慈极升祔先朝，加封宣圣考妣，制册多出其手。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时称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阁，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尝语阿荣曰：“当今文学之士，朕惟未识谢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与赵郡苏天爵同著《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谢端其次云。

列传第七十

○王守诚

王守诚，字君实，太原阳曲人。气宇和粹，性好学，从邓文原、虞集游，文辞日进。泰定元年，试礼部第一，廷对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郎。迁太常博士，续编《太常集礼》若干卷以进。转艺林库使，与著《经世大典》。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除奎章阁鉴书博士。拜监察御史。佥山东廉访司事。改户部员外郎、中书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三史，书成，擢参议中书省事。调燕南廉访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抚四方，除守诚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与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使四川，首荐云南都元帅述律铎尔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访使某与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诬宣使苏伯延行贿于平章某，瘐死狱中。至是，伯延亲属有诉。会茶盐转运司官亦讼廉访使累受金，廉访使仓皇去官，至扬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罢。宪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窜之，余皆斥去。重庆铜梁县尹张文德，出遇少年执兵刃，疑为盗，擒执之，果拒敌。文德斩其首，得怀中帛旗，书曰南朝赵王。贼党闻之，遂焚劫双山。文德捕杀百余人。重庆府官以私怨使县吏诬之，乃议文德罪，比不即捕强盗例加四等。遇赦免，犹拟杖一百。守诚至，为直其事。他如以赃罪诬人，动至数千缗，与夫小民田婚之讼，殆百十计，守诚皆辨析详谳，辞穷吐实，为之平反。州县官多取职田者，累十有四人，悉厘正之。因疏言："仕于蜀者，地僻路遥，俸给之薄，何以自养。请以户绝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种，收其入以增禄秩。"宜宾县尹杨济亨欲于蟠龙山建宪宗神御殿，儒学提举谢晋贤请复文翁石室为书院，皆采以上闻成之，风采耸动天下，论功居诸道最。进资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刘氏殁于京师，闻丧亟归，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赐钞万缗，谥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诚

王思诚，字致道，兖州嵫阳人。天资过人，七岁，从师授《孝经》、《论语》，即能成诵。家本业农，其祖佑诟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为迂儒邪?彼汲嫌□粤Ω八浮：蟠鱼胙舨茉□糜危□T蠼□Ｖ兄林卧□杲□康冢□诠苤菖泄伲□傥□□又□蹋□暮擦止□吩罕嘈薰佟Ｑ吧□Ψ詈擦治淖郑□僮□□□啤Ｖ琳□□辏□ǔ钜榇蠓颉9.□铀疽怠6□辏□菁嗖煊□罚□鲜柩裕骸熬┼苋ツ昵锊挥辏□□扪□□酱菏自禄壬□□坪铀□纭8遣挥暾撸□糁

□海□□空撸□踔□⒁病３⑽乓桓鞠卧□□□甏蠛担□□瓴□兆勹猛□＃□鹕辈还迹□巴踔□□□嗵□緝鹤诘乘勒撸□豢墒な□□侵币桓局□□□眩□癫桓猩撕推□埃∫搜┣渥铩ｋ酚兴拘械话偕瘢□律□遥□篮硬□□⒆淙□淙保□辉种□遥□勒吒□峋撸□□缚梢哉僖跹糁□停□□□抵□洌□擞μ煲允挡灰晕囊病！？

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铁冶提举司，设司狱，掌囚之应徒配者，钛趾以舂金矿，旧尝给衣与食，天历以来，水坏金冶，因罢其给，啮草饮水，死者三十余人，濒死者又数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于饥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县俱无囚粮，轻重囚不决者，多死狱中，狱吏妄报其病月日用药次第。请定瘐死多寡罪，著为令。”又言：“至元十六年，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车户五千七十，出车三百九十辆，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坝夫累岁逃亡，十损四五，而运粮之数，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户止七百六十有一，车之存者二百六十七辆，户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昼夜奔驰，犹不能给，坝夫户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广等处打捕鹰房府，打捕户尚玉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户，阿难答百姓刘德元等二千三百户，可以签补，使劳佚相资。”又言：“燕南、山东，密迩京师，比岁饥馑，群盗纵横，巡尉弓兵与提调捕盗官，会邻境以讨之，贼南则会于北，贼西则会于东，及与贼会，望风先遁，请立法严禁之。”又言：“初开海道，置海仙鹤哨船四十余艘，往来警逻。今弊船十数，止于刘家港口，以捕盗为名，实不出海，以致寇贼猖獗，宜即莱州洋等处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岛屿，禁镇民与梢水为婚，有能捕贼者，以船畀之，获贼首者，赏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诸口，以诘海商还者，审非寇贼，始令泊船。下年粮船开洋之前，遣将士乘海仙鹤于二月终旬入海，庶几海道宁息。”朝廷多是其议。

松州官吏诬构良民以取赂，诉于台者四十人，选思诚鞫问，思诚密以他事入松州境，执监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还至三河县，一囚诉不已，俾其党异处，使之言，囚曰：“贼向盗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几死，贼以是图复仇，今弓手欲捕获功之数，适中贼计。其赃，实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党词屈，遂释之。丰润县一囚，年最少，械系濒死，疑而问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将诣集场，约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间，见数人如有宿约者，疑之，众以为盗告，不从，胁以白刃，驱之前，至一民家，众皆入，独留户外，遂潜奔赴县，未及报而被收。”思诚遂正有司罪，少年获免。出佥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行部武乡县，监县来迓，思诚私语吏属曰：“此必赃

吏。”未几，果有诉于道侧者，问曰：“得无诉监县敓汝马乎？”其人曰：“然。”监县抵罪。吏属问思诚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骏马，非诈而何?鄙挛餍刑く裕骸坝□柙浠坪尤□牛□⑺□秸疽源镉诠厣隆！币齐顾汲希□嵘挛鳌10.幽鲜∠艹技翱は爻だ羰又□□晕废兆瑁□□孕榇歉疵□□汲吓□唬骸拔崾糇云郏□我栽鹑耍『我源□□iii≈罹□倭簦□岬惫□杵涞亍！敝诨炭执又□□又刑岔影儆杏嗬铮□甘□沓觯□非睿□崞锿叫校□侍俑鹨越□□诒勾□垢ジ已裕□踩□□铮□绕洳豢桑□俗魇□□鹌湎眨□凑□芍□□烨奁湟椤?

召修辽、金、宋三史，调秘书监丞。会国子监诸生相率为哄，复命为司业。思诚召诸生立堂下，黜其首为哄者五人，罚而降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于是更相勉励。超升兵部侍郎，监烧燕南昏钞，忽心悸弗宁，已而母病，事毕，驰还京师侍疾。及丁内忧，扶榇南归。甫禫，朝廷行内外通调法，选郡县守令，起思诚太中大夫、河间路总管。磁河水频溢，决铁灯干。铁灯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责而惩之。遂集民丁作堤，昼夜督工，期月而塞。复筑夹堤于外，亘十余里，命濒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于上，系木以防盗决。是年，民获耕艺，岁用大稔。乃募民运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广倍之，往来者无泥涂之?D掀っ窀缸妫□ ⒈粲□又至□□淇斡诠伲□□涣□巍：蠛泳觯□□忝唬□儆陶髦□□彩□嗄辏□渥铀镆嫫叮□荒艹ィ□汲狭□胗诔□□□？ねド□魏倘□荆□槐揪啪ィ□槐臼□□ィ□槐臼□□ィ□ノ辶□耄□攀粲□辖□□汲显唬骸拔岢6.袢诵幸煺□□撩烂□！蹦酥埂K□骄爸茛愦尸颍□憾□偈嬷□镆玻□蛹渥鸶O纾□□棵□删删右玻□郧虢厶樵海□枭匠ぴ薄U侔堇癫可惺椤?

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颇失业，命名臣巡行劝课。思诚至河间及山东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缄进二麦、豌豆，帝嘉之，赐上尊二。召还，迁国子祭酒，俄复为礼部尚书，知贡举，升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应诏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专方面；二曰宽内郡征输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粮运；四曰改禄秩以养官廉；五曰罢行兵马司以便诘捕；六曰复倚郭县以正纪纲；七曰设常选以起淹滞。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辞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

十七年春，红巾陷商州，夺七盘，进据蓝田县，距奉元一舍。思诚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鲁帖木兒邸，众汹惧无言，思诚曰：“陕西重地，天下之重轻系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将，贼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将嫉客兵轧己，论久不决，思诚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将安归?蹦艘剖椴旌碧□緝涸唬骸昂幽衔□□χ□セB□挛魇的诳ぶ□O篱，两省相望，互为脣齿，陕西危，则河南岂能独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复陕州，得书大喜，曰：“先生真有为国为民

之心，吾宁负越境擅发之罪。”遂提轻兵五千，倍道来援。思诚犒军于凤凰山，还定守御九事，夜宿台中，未尝解衣。同官潜送妻子过渭北，思诚止之。分守北门，其属闻事急，欲图苟免，思诚从容谕之曰：“吾受国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报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迟与速耳。”众乃安。既而援兵破贼，河南总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调，遣人问之，思诚亟请于朝，宜命察罕帖木兒专守关陕，仍令便宜行事，诏从之。

行枢密院掾史田甲，受赂事觉，匿豫邸，监察御史捕之急，并系其母，思诚过市中，见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系其母。”令释之，不从，思诚因自劾不出，诸御史谒而谢之。初，监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纸尾，莫敢问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诚曰：“若是，则上下之分安在?狈采险拢□夭鹗樱□豢尚姓撸□蕴屮》庵眉芨罂狻6砥鹞迨∮喽【□□汲险□唬骸肮刂蟹接帽□□в诠└□□穸喑钤梗□从惺且郏□蛞晃□洌□□灯袂嵋□　笔滤烨蕖Ｊ□吣辏□侔萃Ｔ榇蠓颉9.□蛹谰疲□蔽约玻□琶□雌穑□脸□兀□哺醋鳌Ｊ□拢□溆诼蒙幔□炅□□衅摺Ｚ窒姿唷?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大名路浚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会盗窃太庙神主，好文言：“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具，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往年有诏为《集礼》，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礼乐自朝廷出，郡县何有哉?卑壮ぴ赫撸□×攀羰□耍□郧氤黾芨笪碾梗□宰什陕肌Ｈ□辏□槌桑□参迨□恚□□弧短□＜□瘛贰Ｇü□硬┣俊6＾谟牵□□祝□鹞□□蛹嘭□□菁嗖煊□贰Ｊ备匆灾猎□驮□□梦难裕骸澳旰畔□桑□诠盼次牛□□涿□□坏钙涫担□醇□湟妗！币蜓允北撞蝗缰猎□呤□嗍隆Ｂ记艉佣□□欣畎莅菡撸□比耍□□行字□滩幻鳎□彩□哪瓴痪觯□梦脑唬骸捌裼胁痪鲋□□缡瞧渚煤酰 绷3.鲋□Ｍ醺等龆钾荩□宰闾Ｈ硕□溃□诮栽唬骸吧比朔侨校□闭戎□！焙梦脑唬骸扳锸粕比耍□跤谟萌校□鲆蛴兴□蠖□敝□□淝槲□戎亍！蹦酥弥□溃□佣□□□鹚唷３鲑莺幽稀⑰愣□降懒□盟臼隆?

六年，帝亲享太室，召佥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郊祀，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帝之亲祀也，至宁宗室，遣阿鲁问曰：“兄拜弟可乎？”好文

与博士刘闻对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亲祀，必命好文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视事十日，以史故，仍为治书。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台臣皆缺，好文独署台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马兒诬服，武不屈，以轻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甭视□妨P嫖涞戎□鳎□⒀苑钍共环尸呤□嗍隆Ａ□辏□□擦质探惭□浚□婀□蛹谰疲□智ù募□褪探惭□浚□约婕谰啤?

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开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学，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好文力辞，上书宰相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浸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丞相以其书闻，帝嘉叹之，而不允其辞，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百有六篇：一曰圣慧，如汉孝昭、后汉明帝幼敏之类；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之类；三曰恭俭，如汉文帝却千里马、罢露台之类；四曰圣学，如殷宗缉学，及陈、隋诸君不善学之类。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皆录以进焉。久之，升翰林学士承旨，阶荣禄大夫。十六年，复上书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进经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进诸书，参以《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则万几之政、太平之治，不难致矣。”皇太子深敬礼而嘉纳之。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孛术鲁鋋子远附

孛术鲁翀，字子翚，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间，定女直姓氏，属望广平。祖德，从宪宗南征，因家邓之顺阳，以功封南阳郡侯。父居谦，用翀贵，封南阳郡公。初，居谦辟掾江西，以家自随，生翀赣江舟中，釜鸣者三，人以为异。翀稍长，即勤学。父殁，家事渐落，翀不恤，而为学益力，乃自顺阳复往江西，从新喻萧克翁学。克翁，宋参政燧之四世孙也，隐居不仕，学行为州里所敬。尝夜梦大鸟止其所居，翼覆轩外，举家惊异，出视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为易今名字，以梦故。后复从京兆萧渼游，其学益宏以肆。翰林学士承旨姚燧以书抵渼曰："燧见人多矣，学问文章，无足与子翚比伦者。"于是渼以女妻之。

大德十一年，用荐者，授襄阳县儒学教谕，升汴梁路儒学正。会修《世皇实录》，燧首以翀荐。至大四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延祐二年，擢河东道廉访司经历，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赈济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监察御史。时英皇未出阁，翀言："宜择正人以辅导。"帝嘉纳之。寻劾奏中书参议元明善，帝初怒，不纳，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传旨慰谕翀。巡按辽阳，有旨给以弓矢环刀。后因为定制。还往淮东核宪司官声迹，淮东宪臣，惟尚刑，多置狱具，翀曰："国家所以立风纪，盖将肃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狱具焚之。时有旨凡以吏进者，例降二等，从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若一概屈抑，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议。请吏进者，宜止于五品。"许之，因著为令。除右司都事。时相铁木迭兒专事刑戮，以复私憾，翀因避去。

顷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于是拜住为左相，使人劳翀曰："今规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强为起。会国子监隶中书，俾翀兼领之。先是，陕西有变，府县之官多罣罥者，翀白丞相曰："此辈皆胁从，非同情者。"乃悉加铨叙。帝方猎柳林，驻故东平王安童碑所，因献《驻跸颂》，皆称旨，命坐，赐饮尚尊。从幸上京，次龙虎台，拜住命翀传旨中书，翀领之，行数步，还曰："命翀传否？"拜住叹曰："真谨饬人也。"间谓翀曰："尔可作宰相否？"翀对曰："宰相固不敢当，然所学，宰相事也。夫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备，乃足当耳。"拜住大悦，以酒觞翀曰："非公，不闻此言。"迎驾至行在所，翀入见，帝赐之坐。升右司员外郎，奉旨预修《大元通制》，书成，翀为之序。泰定元年，迁国子司业。明年，出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贤佐矣。"翀曰："世祖立国，成宪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

舟，非一人之力所能运也。”翀乃开壅除弊，省务为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访使，晋州达鲁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抚以印帖征之，欲缓其事，翀发其奸，奉使因遁去。入佥太常礼仪院事，盗窃太庙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设都监员，内外严置局锁，昼巡夜警，永为定制。”从之。又纂修《太常集礼》，书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经筵官。

文宗之入也，大臣问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汉文故事，众皆是之。文宗尝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与平章政事温迪罕等十人，商论大事，日夕备顾问，宿直东庑下。文宗虚大位以俟明宗，翀极言：“大兄远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虚，宜摄位以俟其至。”文宗纳其言。及文宗亲祀天地、社稷、宗庙，翀为礼仪使，详记行礼节文于笏，遇至尊不敢直书，必识以两圈，帝偶取笏视，曰：“此为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还翀。竣事，上《天历大庆诗》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阁。擢陕西汉中道廉访使。会立太禧院，除佥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诏遣使趣之还。迎驾至龙虎台，帝问：“子翬来何缓？”太禧院使阿荣对曰：“翀体丰肥，不任乘马，从水道来，是以缓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顾问，帝尝问阿荣曰：“鲁子翬饮食何如？”对曰：“与众人同。”又问：“谈论如何？”曰：“翀所谈，义理之言也。”从幸上都，尝奉敕撰碑文，称旨，帝曰：“候朕还大都，当还汝润笔赀也。”

迁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欢贺。翀以古者教育有业，退必有居。旧制，弟子员初入学，以羊贽，所贰之品与羊等。翀曰：“与其餍口腹，孰若为吾党燥湿寒暑之虞乎?泵□ぜ□□□们□□蜱庞衅妫□魑菟那□□跃友д摺Ⅴ钌□□郑□辛□晡醇笆秃终撸□堉粒□允咕褪远□僦□５凼χ辆┫Γ□兄汲□家黄芬韵拢□猿税茁斫加□４蟪几┓□□□□凼Σ晃□□□□埡脔□13.□唬骸暗凼Γ□湾戎□剑□煜律□耸σ病Ｓ啵□鬃又□剑□煜氯迦耸σ病Ｇ敫鞑晃□瘛！钡凼πＸ□穑□脔□湟□□谖□□跞弧?

文宗崩，皇太后听政，命别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兰、马祖常、史显夫及翀六人，商论国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虚，请嗣君即位，早正宸极，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为赦不可频行，翀曰：“今上以圣子神孙，入继大统，当新天下耳目。今不赦，岂可收怨于新造之君乎?被侍□笠晕□舜恿堁裕□槟硕ａＧｇ癫可惺椋□字邢艽蠓颉Ｓ写蠊倨尬拮佣□□凶诱撸□淦抟蕴锞∪胗谏□拢□渥铀现□□堈倨淦挹抵□唬骸叭晡□似蓿□灰宰什□牌渥樱□□蘸蚊婺考□攴蛴诘叵拢 弊浞雌涮铩?

元统二年，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逾年，以迁葬故归乡里。明年，召为翰林侍讲学士，以疾辞，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赠通奉大

夫、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靖。

翀状貌魁梧，不妄言笑。其为学一本于性命道德，而记问宏博，异言僻语，无不淹贯。文章简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学者，仰为表仪。其居国学者久，论者谓自许衡之后，能以师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

子远，字朋道，以翀廕调秘书郎，转襄阳县尹，须次居南阳。贼起，远以忠义自奋，倾财募丁壮，得千余人，与贼拒战，俄而贼大至，远被害死。远妻雷为贼所执，贼欲妻之，乃诋贼曰："我鲁参政冢妇，县令嫡妻，夫死不贰，肯从汝狗彘以生乎?痹舫笃溲裕□□柚□□缀趴薮舐睿□淮樱□思□薄 > 偌医员缓A?

○李枅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生有异质，始从学，即颖悟强记。作为文辞，如宿习者。姚燧以文章负大名，一见其文，深叹异之，力荐于朝，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未几，以亲老，就养江南。久之，辟中书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贤院都事，转太常博士。拜住为丞相，闻泂名，擢监修国史长史，历秘书监著作郎、太常礼仪院经历。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亲丧未克葬，辞而归。天历初，复以待制召。于是文宗方开奎章阁，延天下知名士充学士员，泂数进见，奏对称旨，超迁翰林直学士，俄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泂既为帝所知遇，乃著书曰《辅治篇》以进，文宗嘉纳之。朝廷有大议，必使与焉。会诏修《经世大典》，泂方卧疾，即强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预?绷□餐□蕖J槌桑□冉□啵□□烁嬉怨椤8闯□擦种毖□浚□彩拐僦□□挂约膊荒芷稹?

泂骨骼清峻，神情开朗，秀眉疏髯，目莹如电，颜面如冰玉，而脣如渥丹然，峨冠褒衣，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也。其为文章，奋笔挥洒，迅飞疾动，汩汩滔滔，思态叠出，纵横奇变，若纷错而有条理，意之所至，臻极神妙。泂每以李太白自似，当世亦以是许之。尝游匡庐、王屋、少室诸山，留连久乃去，人莫测其意也。侨居济南，有湖山花竹之胜，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尝敕虞集制文以记之。泂尤善书，自篆、隶、草、真皆精诣，为世所珍爱。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

○苏天爵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历官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

中，和林大饥，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在第一，释褐，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升修撰，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明年，虑囚于湖北。湖北地僻远，民獠所杂居，天爵冒瘴毒，遍历其地。囚有言冤状者，天爵曰："宪司岁两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虑囚者，应故事耳。今闻御史至，当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虽盛暑，犹夜篝灯，治文书无倦。沅陵民文甲无子，育其甥雷乙，后乃生两子，而出乙，乙俟两子行卖茶，即舟中取斧，并斫杀之，沈斧水中，而血渍其衣，迹故在。事觉，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狱释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杀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杀人处甚近，何谓疑狱？"遂复置于理。常德民卢甲、莫乙、汪丙同出佣，而甲误堕水死，甲弟之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诉甲妻与乙通，而杀其夫。乙不能明，诬服击之死，断其首弃草间，尸与仗弃谭氏家沟中。吏往索，果得髑髅，然尸与仗皆无有，而谭诬证曾见一尸，水漂去。天爵曰："尸与仗纵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谭诘之，则甲未死时，目已瞽，其言曾见一尸水漂去，妄也。天爵语吏曰："此乃疑狱，况不止三年。"俱释之。其明于详谳，大抵此类。

入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荐举者百有九人。明年，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寻除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入为枢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是时，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天爵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夙夜谋画，须发尽白。

至正二年，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诸生，进为师长，端己悉心，以范学者。明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还集贤，充京畿奉使宣抚。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然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七年，天子察其诬，乃复起为湖北道宣慰使、浙东道廉访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天爵

条分目别，细巨不遗。九年，召为大都路都总管，以疾归。俄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时盐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东，诏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于饶、信，所克复者，一路六县。其方略之密，节制之严，虽老帅宿将不能过之。然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年五十九。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二十卷。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辽金纪年》、《黄河原委》，未及脱稿云。

列传第七十一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宁州人。父积翁，仕宋为宝章阁学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纳土，乃以全闽八郡图籍来，入觐世祖于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寻除参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为国信使，宣谕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岁，即以恩授从仕郎、南剑路顺昌县尹。七岁，从其母叶诉阙下，世祖闵焉，给驿券，俾南还，赐平江田八千亩、宅一区。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总管府治中，时年甫十七。僚吏见其年少，颇易视之。都中遇事剖析，动中肯綮，皆□咢眙不敢欺。昆山有诡易官田者，事觉，而八年不决，都中为披故牍，洞见底里，其人乃伏辜。吴江有违拒有司筑堤护田之令而归过于众人者，都中询知其故，皆置不问，其人乃无所逃罪。学舍久坏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圣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独守得为乎？”乃首募大家，合钱新其礼殿。秩满，除浙东道宣慰副使。金华有殴杀人者，吏受赇，以为病死。都中摘属吏覆按，得其情。狱具，县长吏而下，皆以赃败。余姚有豪民张甲，居海滨，为不法，擅制一方，吏无敢涉其境。都中捕系之，痛绳以法。迁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适岁昆，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饥，民赖以全活者数十万。武宗诏更钞法，行铜钱，以都中为通才，除江淮泉货监。凡天下为监者六，惟江淮所铸钱号最精。

改郴州路总管。郴居楚上流，溪洞徭獠往来民间，惮其强猾，莫敢与相贸易。都中煦之以恩，慑之以威，乃皆悦服。郴民染于蛮俗，喜斗争，都中乃大治学舍，作笾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属，使其民识先王礼乐之器，延宿儒教学其中，以义理开晓之，俗为之变。邻州茶陵富民覃乙死，无子，惟一小妻，及其赘婿，妻诬其婿拜尸成婚，藏隐玉杯夜明珠，株连八百余人，奉使宣抚移其狱，诿之都中，穷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长吏而下，计其赃至十一万五千余缗，人以为神明。迁饶州路总管。年饥，米价翔踊，都中以官仓之米，定其价为三等，言于行省，以为须粜以下等价，民乃可得食，未报。又于下等价减十之二，使民就籴。时宰怒其专擅，都中曰：“饶去杭几二千里，比议定往还，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则死，安能忍死以待乎?逼涿褚嘞嘤胙栽唬骸肮□□冶布趺准郏□□□米铮□冶驳卞髌拮右源□□ァ！笔痹孜胖□税铡？に旯苯穑□□鸹□陡徊怀＃□贾锌嫉闷涫担□烁□ㄖ□０□□□ǎ□P还□□剑□□菹卣髦

□邮□叮□贾性鹬□□灰在□榇邮隆8咐匣蛞粤结□□蟆17.□胫□涛□祝□贾性唬骸按耸ブ髦□稳穑□浅枷滤□业薄！彼煲晕庞诔□R阅谟侨夕ι□裆□□□簟?

服阕，除两浙都转运盐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中书省臣奏国计莫重于盐策。乃如前除盐亭灶户，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旧制也。任事者恐敛怨，久不举行。都中曰：“为臣子者，使皆避谪，何以集事？”乃请于行省，遍历三十四场，验其物力高下以损益之。役既平而课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俄迁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又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天历初，被省檄，整点七路军马，境内晏然。徙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三易镇，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统初，朝廷以两淮盐法久坏，诏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户部尚书、两淮都转运盐使，仍赐袭衣法酒。都中既至，参酌前所行于两浙者，次第施行之，盐法遂修。寻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中道以疾作南归。于是天子闵其老，诏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赠昭文馆大学士，谥清献。

都中历仕四十余年，所至政誉辄暴著，而治郡之绩，虽古循吏无以尚之。当世南人以政事之名闻天下，而位登省宪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于家传，所赐田宅之外，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廪禄悉以给族姻之贫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师，及拜许衡，即知所趋向。中年尤致力于根本之学，自号曰本斋。有诗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宁人。幼奇颖，尝戏道旁，丞相完泽见之，谓左右曰：“是兒资貌秀伟，异日必令器也。”大宁朔土，习尚少文，而克敬独孜孜为儒者事。既仕，累迁江浙行省照磨，寻升检校。徽州民汪俊上变，诬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验之。克敬察其言不实，中道数为开陈祸福，俊悔，将对簿，竟仰药以死。调奉议大夫、知顺州，以内外艰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监倭人互市。先是，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克敬至，悉去之，抚以恩意，皆帖然无敢哗。有吴人从军征日本陷于倭者，至是从至中国，诉于克敬，愿还本乡。或恐为祸阶，克敬曰：“岂有军士怀恩德来归而不之纳邪！脱有衅，吾当坐。”事闻，朝廷嘉之。番阳大饥，总管王都中出廪粟赈之，行省欲罪其擅发，克敬曰：“番阳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为仁，而吾属顾为不仁乎?倍贾幸虻妹狻?

拜监察御史，用故事监吏部? S新睦□鄙□撸□艄室种□□使剩□粼唬骸坝泄□！笨司丛唬骸胺ǎ□姿氖□咭陨喜簧□□癫恢潦恰！崩粼唬骸霸鹎嶙镏亍！痹唬骸笆C鲈谛滩浚□□馨仓□渥镏兀 弊渖□□Ⅴ问槭逃□氛挪□咴唬骸巴□呒嘌∫约醪滴□埽□裢跤□纺寺墼銎芳叮□晌□赖篮匾印！毖扒卩笏径际隆Ｊ庇⑲诶骶□贾危□□喟葑Π敫□罢□槐阏撸□嵋橹惺樘茫□司词籽裕骸敖□习□□□衿队胁荒苁湔撸□兴疽栽鹬□刍B□跷尬揭玻□卑罩□Ａ秸慵逖位Ю闻柚□郏□渲卣哂群γ瘢□泵馄渌□邸！币槎Ｔ晕牛□ご又□?

泰定初，出为绍兴路总管，郡中计口受盐，民困于诛求，乃上言乞减盐五千引。运司弗从，因叹曰：“使我为运使，当令越民少苏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货，拗蕃者例籍其货，商人以风水为解，有司不听。克敬曰：“某货出某国，地有远近，货有轻重，冒重险，出万死，舍近而趋远，弃重而取轻，岂人情邪?本咭陨衔牛□诓荒芏幔□倘说轮□__□□鞯懒□盟靖笔梗□□秸阊卧怂臼梗□准跎苄嗣袷逞挝迩б□Ｎ轮荽□杆窖握撸□砸桓救酥粒□□唬骸捌裼写□救饲Ｏ倮锿猓□肜糇湓哟φ撸□劢躺跻樱∽越裎愕么□救恕！苯Ｔ橹□□睢Ｃ髂辏□□□系懒□檬梗□骱５蓝间钤送蚧ＡＪ撬辏□碧炖□□洌□ｄ钪塾泻笾林惫琳撸□还□洌□翠疃□匣梗□惺∮□□锒皆苏撸□掌浠骨髦惫痢？司匆晕剑骸巴哑涑Ｄ甓□□等羰牵□趴勺铩＝竦竿蛩溃□晁□疃□梗□竦靡言眨 蹦饲肓钇浼剖□□□酱文晁□钪鄞锞┨Γ□〕即又□?

召为参议中书省事。有以飞语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议之法，谓勋贵可以不议，且罪状不明而轻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传旨大长公主为皇外姑，赐钱若干；平云南军还，赐钱若干；英后入觐，赐钱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参议乃敢格诏命邪?笨司丛唬骸坝貌埔擞械溃□蟪す□鞴├：：赜牛□翊颓□鑫廾□□坏币病Ｗ灾罹□魈忠岳矗□透裎聪拢□皆颇鲜《老仁苌停□遣痪□病Ｓ ⑩.笤痘梗□接□诙啵□谴笪□悖□饕獠荒芮iii□翊臀锵噬伲□遣恢芤病！痹紫嘁晕牛□劭善湟椤０葜蟹畲蠓颉２.沃□□拢□惺×裳簟６沓□□闲刑⊡问槭逃□罚□智α炊□□檬梗□哉□偌臀□喝危□蛔萏澳□□话⑲谄荩□□□嬷□Ｈ胛□舨可惺椋□舜□粱窗玻□孤恚□游庵醒□病?

元统初，起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请罢富民承佃江淮田，从之。松江大姓，有岁漕米万石献京师者，其人既死，子孙贫且行乞，有司仍岁征，弗足则杂置松江田赋中，令民包纳。克敬曰：“匹夫妄献米，徼名爵以荣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夺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国用宁乏此耶?本呗勖庵□＝□愦蠛担□蠲裉锛踝猓□ǔつ□绿锊患酰□煲齐怪惺椋□晕讲豢珊鎏毂涠□酒Ｃ瘛Ａ牒ａ嬖羟苑iii□□ ⑤.魇□□□谛惺≌咄□种□□崽岬骶□砉偃保□适拢□喝瞬坏糜刖□□□谀□□□□□司纯寡裕骸靶惺∪畏矫

嬷□模□倭钔蛞挥兄赜诖苏撸□嘟□蟹Ｐ□有埃　蹦说鞅□□吨□□□懈□赣胁睢Ｊ挛庞诔□□戳罱□鳌10.□愣□「□敢嗳缰□Ｊ邮挛逶拢□肜希□旮ξ迨□拧Ｎ饺嗽唬骸把ㄖ憾□□□□匚＃辉偈抵□荆□厣似涓□Ｎ薰Φ露□酶还螅□我砸齑耍抗食；持棺阒□忠病！庇衷唬骸笆浪紫惭晕鹑险妫□朔敲□浴Ａ偈虏蝗险妫□窬≈抑□篮酰俊惫势淅□偎□粒□阌姓□□杉停□背泼□洹?

克敬喜读书，其有所得者，辄抄为书。又有所著诗文奏议传于世。元统三年卒，年六十一。赠中奉大夫、陕西等处行省参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谥文肃。

子时，以文学显，历仕中书参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称。性倜傥，尤峭直，疏财而尚气，不尚势利。义之所在，必亟为之，有古侠士风。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过。初袭父官，为右卫千户。公卿以其贤，荐于朝。英宗召见，与语奇之。由是出入禁闼，待以心腹，将择重职处之。未几，铁失与倒剌沙构谋，英宗遇弑，遂引去。自是不复出仕，居常扼腕，或醉归，恸哭过市，时人目以为狂，莫知其意也。

泰定中，倒剌沙用事，天变数见。速哥乃密与平章政事速速谋曰：“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图大计，则先帝之仇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时燕帖木兒方佥枢密院事，实握兵柄，二人深结纳之。冬，乃告以所谋，燕帖木兒初闻之矍然。因徐说之曰：“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臣，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谋者，祸必及矣。”于是燕帖木兒许之。致和元年，怀王自金陵迁江陵，俄而泰定帝崩，倒剌沙逾月不立君，物情汹汹，速哥乃与速速从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诸豪杰，乘时奋义，以八月四日执居守省臣，发兵塞居庸诸关，召文武百僚集阙下，谕以翊戴大义，遣使迎怀王于江陵。怀王至京师，群臣请正大统，遂即皇帝位，是为文宗。论功行赏，擢速哥为礼部尚书，速哥辞曰：“臣曩备宿卫，南坡之变，不能勇效一死，以报国士之知。今日之举，皆诸将相之力，在臣未足赎罪，又曷敢言功乎?蔽淖谖棵阒□□税菝□６□渌□完悖□晃匏□堋Ｑ扒ǔつ□虑洌□坛鑫□卜崧纷芄埽□秩胛□俑８□芄埽□治□妓□拐撸

□庸兮□□□藜肝⒆苑ブ□狻Ｈ嘶蜓□择创髦□拢□□□沸唬□瘴匏□裕□□佑纫允嵌嘀□？

○陈思谦

陈思谦，字景让，其家世见祖祐传中。思谦少孤，警敏好学，凡名物度数、纲纪本末，考订详究，尤深于邵子《皇极经世书》。文宗天历初政，收揽贤能，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谦，时年四十矣。召见兴圣宫。明年二月，授典宝监经历。十一月，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Ｆ涔偈舨坏庇胛奈涑疾17.谐□幔□酥冒俟僦□蟆4.罄种□啊！壁□又□６□□玖ダ癫咳绻省Ｖ了吃□辏□菸餍刑□嗖煊□罚□□靼耸拢阂辉徽□□溃□□唤崛诵模□□怀缋袢茫□脑徽□偌停□逶簧箢□猓□□焕□⑫校□咴荤Ｃ窳Γ□嗽恍蘧□□Ｏ仁牵□厣麓蠹iii□穸噱鞑□麽悖□袄垂椋□晕薜乜筛□□记□裕骸疤□癖吨笔曛□□垢徽呤占嫒胫□□□墩呋褚哑□□怠！贝又□＜嗖煊□防罾┰胁扛仕啵□鹬菝窳鹾Ｑ佣迹□淠性□□□猿屏髅裢跹勇唬□呛Ｑ佣贾□樱□婧Ｑ佣悸悠洳啤＠┫□□□钥岱Ｔ制涓浮Ｋ记□览┣娓缸又□欤□党□⒅□ǎ□斓掷┳铩？

明年二月，迁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监察御史，首陈四事，言：“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创之艰，后有子孙长久之计。中论秦、汉以来，上下三千余年，天直一统者，六百余年而已。我朝开国，百有余年，混一六十余年，土宇人民，三代、汉、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产，犹谨守之，以为先人所营，况君临天下，承祖宗艰难之业，而传祚万世者乎！臣愚以兴亡恳恳言者，诚以皇上有元之圣主，今日乃皇上盛时图治之机，兹不可失也。”又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苟能三分损一以惠民，夫岂小哉？庇盅裕骸熬□鞠□Γ□□乖蛭抟笫抵□Ｂ□蛹迷蛭尴塾嘀□疲□扔姓餍校□乩□窦渲□恚□赌苄蘼碚□□嗥湟恢□病７浇裎髟搅魃常□奔噬衬□□□傲珊＃□仄□吆□□□什菝溃□薹悄裂□□兀□松柚萌耗潦顾荆□沉焓□啵□囗温碚□□⑫笈Ｑ颍□□曛□螅□硎缔□iii□蚋□□允毡□□□蚋□疽杂琶窳Γ□Ｑ蛑□唬□肿阋愿□□茫□切〔挂病！庇盅裕骸邦□庵□祝□胧酥□盘□啵□碲熘□勹□颍□菘ぶ□翁□停□□≈□□□伲□□枞□撸□跃人谋住Ｒ辉唬□猎□□□暌院笞錾柩妹牛□呃牟患闭撸□邮导醪iii□渫庥醒》尸撸□⑷胫惺椤６□唬□瞬巫霉胖疲□璞倬僦□疲□钊□芬韵拢□骶偎□□□貌旁蚴苌停□□翟蚴芊！Ｈ□唬□耪叽淌啡胛□□□□晒俪鲈装倮铮□鞘雇庵笆冻□⒅翁澹□诠僦□窦淅□　＝窈罄□匾□心苌□普□呤芾晒儆□罚□□な赜衅娌乓旒尸呷蜗苁股惺椋□溆喔

餮樽势吠冂ǎ□谀谡卟坏萌□剂□尉┗伲□谕庹咝肜□饺危□饲□谥啊＜ǔ浅隼唷⑹夭话芄僬撸□蜓□阅昀停□σ猿５鳌７渤□惫僭保□攵□□轮□希□叫砬ǔ□！钡劭善渥啵□□惺橐樾兄□Ｊ庇泄倬由フ撸□□□崆槠鸶矗□记□裕骸叭□曛□ｉ□街□锢瘢□苑墙鸶铮□豢纱尤ā！彼熘□诹睢Ｓ汹□鸨く纤隆Ｋ记□唬骸氨□闹□啵□卑胀聊荆□早Ｃ窳Ａ！钡奂沃□唬骸按苏□米孀诹⑧厂苤□狻＜檀耸掠械毖哉撸□抟□！贝顽嚏察褐□Ｎ醇福□屮宜径际隆Ｔ□扯□晡逶拢□□□坷芍小Ｊ□辉拢□挠□诽ǘ际隆Ｖ丶椭猎□□晡逶拢□鑫□次鞯懒□酶笔梗□粱次雌谠拢□□补椤Ａ□拢□傥□惺槭≡蓖饫桑□涎裕骸扒康恋□耸轮髡撸□缘盟雷铮□□噬贝佣□庸χ□耍□攵范□比苏撸□□纫话倨呦拢□貌凰溃□胨皆着Ｂ碇□镂抟欤□鞘尤擞肱Ｂ淼纫玻□屮□又亍Ｒ蚣樯狈颍□□槠捩□□铮□捎忻魑模□裰棺□□福□剖□泼鳌！彼炝罘ú芤椋□□□ⓓ啤?

至正元年，转兵部侍郎。俄丁内艰，服除，召为右司郎中。岁凶，盗贼蜂起，剽掠州邑，思谦力言于执政，当竭府库以赈贫民，分兵镇抚中夏，以防后患。五年，参议中书省事。转刑部尚书，改湖南廉访使。八年，迁淮东宣慰司都元帅。九年，迁浙西廉访使、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辞。十一年，改淮西廉访使。庐州盗起，思谦亟命庐州路总管杭州不花领弓兵捕之，而贼已不可扑灭矣。言于宣让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镇抚淮甸，岂得坐视！思谦愿与王戮力殄灭。且王府属怯薛人等，数亦不少，必有能摧锋陷阵者，惟王图之。”王曰：“此吾责也，但鞍马器械未备，何能御敌？”思谦括官民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并进，遂禽渠贼，庐州平。既而颍寇将渡淮，又言于王曰：“颍寇东侵，亟调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诏，不敢调。”思谦言：“非常之变，理宜从权，擅发之罪，思谦坐之。”王感其言，从之。其侄立本为屯田万户，召语曰：“吾祖宗以忠义传家，汝之职，乃我先人力战所致，今国家有难，汝当身先士卒，以图报效，庶无负朝廷也。”

寻召入，为集贤侍讲学士，修定国律。十二年，拜治书侍御史。明年，升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进一品，授荣禄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谢，感疾，及命下，强拜受命，明日卒。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通敏。

○韩元善

韩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检校司空赠司徒充，以宣武军节度使兼统义成军，留镇汴，子孙遂为太康韩氏。父克昌，至大间仕为监察御史，以论事有名声。元善由国子监生积分中程，释褐，除新州判

官，累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历中书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佥枢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书参知政事。五年，迁大司农卿，寻出为江南行御史台中丞、燕南肃政廉访使。九年，召拜中书左丞、同知经筵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而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勿与俱，由是遂与右丞玉枢虎兒吐华同分省彰德以给馈饷。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总兵讨汝宁，元善至卫辉，以病卒。

元善性纯正，明达政体，扬历台阁三十余年，遂跻丞辖，以文学治才，羽翼庙谟，论议之际，秉义陈法，不偭乡上官，国是所在，倚之以为重。尝以谒告侍亲居家，效范文正公遗规，置田百亩为义庄，以周贫族。至正交钞初行，赐近臣各三百锭，元善复以买田六百亩，为义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宁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学。淮东、山南廉访司皆辟书吏。天历初，辟御史台察院书吏，历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升中书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迁枢密院都事，拜监察御史。时既毁文宗庙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号，徙东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丽。敬上疏，略曰：“文皇获不轨之愆，已彻庙祀；叔母有阶祸之罪，亦削洪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厄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况蛮夷之心，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非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辈槐ā S稚鲜瑁□商熳友残疑隙迹□擞□诘睢F渎栽唬骸笆雷嬉陨隙嘉□迨钪□兀□导菪行遥□暌晕□＃□笥写蟀玻□钣泻桁□□K迹□□员Q□ス□□势鹁又□耍□嫖肪粗□囊病＝袷ж菸佣□渌迹□讼然仕□员秆缬危□浅J绷儆□□□＝癖菹路揭孕⒅翁煜拢□沤档乱簦□笮凶诿砬嘴胫□瘢□涠□参拗□□璨换对茫□□□叶喙剩□斓辣涓□□急冈狈缂停□匝晕□埃□复蠹莼勾竽冢□由罟□□纤尬溃□朐壮寄敝蔚馈M蚧□□荆□蛎□□劢□玻□抗沤袷⑺ブ□桑□□跏パB□俗谏缰□R病！笔钡凼□岳□□浔Ψ执

徒□蹋□从稚鲜柙唬骸俺嘉攀阑适保□蟪加泄Γ□□筒还龢劭铮□叵□煳铮□□笫缆侵猎兑病＝裆蕉□蠹iii□嗄峡汉担□３蔽□郑□煳氖举樱□氐朗□□□□苣媳保□确杀翁欤□□笔ブ餍裘裰□铡＝□讨□迹□恢□谴耍□噘鞒星耄□□扌槿眨□踔烈愿□獍倌晁□□□ξ铮□榇推陀□运轮□鳌⑷橹赏□⒅□印｀□鼗蚩眨□蛞还□写笫拢□擞写蠊Γ□纸□我晕□秃酰Σ蜃坊厮□停□允径鞑豢衫模□□使□邸！？

是年，出佥山北廉访司事，按部全宁。狱有李秀，以坐造伪钞，连数十人，而皆与秀不相识，敬疑而谳之。秀曰：“吾以训童子为业，居村落间，有司至秀舍，谓秀为伪造钞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诬服耳。”敬询知始谋者，乃大同王浊，十余年事不泄，而有司误以李秀为王浊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浊为真造伪钞者。至正初，迁河南，又迁江东。所至抑豪强，惠下穷，洗冤滞，兴学劝农，百废具举。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为诸路宝钞提举，改工部侍郎。十一年，迁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直沽河淤数年，中书省委敬浚治之，给钞数万锭，募工万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迁中书左司郎中。十二年，历兵部尚书，为枢密院判官。十四年，迁刑部尚书。广东府宪仇杀，以沙加班处大逆，敬详宪府以私相害，致有是变，杀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谋反，则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论舍重而就轻，朝廷咸以为然。十五年，复为枢密院判官，寻拜参知政事，行省河南，复为兵部尚书，兼济宁军民屯田使。朝廷给以钞十万锭，散于有司，招致居民、军士，立营屯种，岁收得百万斛，以给边防。居岁余，其法井井。

十有七年，召为大司农少卿，遂拜中书参知政事。盗据齐鲁，敬与平章政事答兰、参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冲，无城郭，而居民散处，敬兼领兵、刑、户、工四部事，供给诸军，事无不集。丞相以其能上闻，赐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与俺普密议曰：“我军强且胜，彼将败而降，如得仗义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国子生王恪等，愿请往，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郓城，见李秉彝、田丰等，谕以逆顺祸福之理，丰与秉彝皆悔过自新。山东郡邑之复，敬之策居多。敬以军马供给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请行纳粟补官之令，中书以其言闻，诏从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蹑而至，积粟百万石、绮段万匹，用以给军费，民获少苏。十八年，除山东行枢密院副使，俄迁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赠资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谥曰忠敏。

列传第七十二

○吕思诚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礼，金进士，辽州司户。宗礼生仲堪，亦举进士。仲堪生时敏，时敏生钊，为千夫长，死国事。钊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诚父也。母冯氏，梦一丈夫，乌巾、白襕衫、红鞮束带，趋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诚生，目有神光，见者异之。及长，从萧□学治经。已而入国子学为陪堂生，试国子伴读，中其?__□□彳□杲□康冢□谕□□芍菔拢□锤啊6 ^诩琛8木爸萆傻匾□2蠲窕□□□龋□□溽嬉郏豢炭鬃酉螅□钌缪ь胧拢幻克甏盒刑铮□餍笄诿粽撸□鸵耘┣鳎□苏□魇拢□匚抟帕A C袷□瞍旱龋□骼牖□辏□潦牵□欧绺匆怠S∈段牟荆□□绯げリ□□驹卤厂兀□恍5.堋2.皇律□嫡撸□な橹□□F涫渥鳌q憷糁辽缯撸□稳擞靡□橙舾桑□嗾咴鸪テ渲薄：阑□叽苊□疤锘B□汲暇§钇浔住L炖□□耍□ゴ□□诟幻瘢□钕略炀□鳎□陆韵燃□□裼貌蝗拧S诤蟮霉偌郏□揭曰姑瘛5砸妥云浯蟾敢蚝幽下遥□宦游□伺□□昴啥::谝悦庾鳌K汲现□土ρB□缙渲饔胫□迹□找蜕硭谌□□□□源□□洌□偷梦□济瘛K□章蜓颍□踔巧缑窭睿□志评醇□□咂涞苣溲颍□汲线持□恕M跚嘈值芩娜耍□寻□煮疲□汲现疗浼遥□【迫俺辏□锻□侨狻@钪□值芟辔皆唬骸拔业戎詹桓壹□□印！备骶呔剖诚嗲性穑□谇肮□□鼍尤□□辏□椿雇□唷U蛎裾鸥矗□迥告拙樱□翌□□な骋曰睿□炙汲衔胖□□慈沼□□K汲狭□淦叮□钗□交卜艘匝□□L旌担□朗砍智嗌撸□宦□□刃Π啵□搅□玻□恢□从辍K汲弦云浠笕耍□鄙撸□鸬朗浚□暌嗨嬷粒□煊心辍O囟嘁□簦□□园儆嗉疲□躺□约勒呶扌槿眨□汲舷っ□僦□□ù娼□枷喽□偈骒簟?

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俄升编修。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寻擢国子监丞，升司业，拜监察御史。与斡玉伦徒等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兒变乱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诚纳印绶殿前，遂出佥广西廉访司事。巡行郡县，土官有于元帅者，恃势鱼肉人，恐事觉，阴遣其子迓思诚于道。思诚缚之，悉发其阴私，痛惩其罪，一道震肃。移浙西。达识帖睦迩时为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诚劾之，思诚曰：“吾为天子耳目，不为台臣鹰犬也。”不听。已而闻行省平章左吉贪墨，浙民多怨之，思诚奏疏其罪，流之海南。

复召为国子司业，迁中书左司员外郎。盗杀河南省臣，以伪檄呼廉访使段辅入行省事，及事败，诖误者三十余人，将置于法，思诚言于朝，皆释之。升左司郎中。思诚素刚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罢。起为右司郎中，拜刑部尚书。科举复行，与佥书枢密院事韩镛为御试读卷官。改礼部尚书，御史台奏为治书侍御史，总裁辽、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枢密院奏为副使，御史台留为侍御史。会平章政事巩卜班不法，监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徐之。”思诚趣入奏，巩卜班罢。大夫衔思诚，将谋挤之，思诚即谒告。朝廷知思诚无他，迁河东廉访使。未几，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访使，入拜中书参知政事，升左丞，转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尽职，罢之。再任左丞、知经筵事，提调国子监，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加荣禄大夫，总裁后妃、功臣传，会粹《六条政类》，帝赐玉带，眷顾弥笃。又为枢密副使，仍知经筵事，复为中书左丞。御史大夫纳麟，诬参政孔思立受赇事，或欲连中思诚，纳麟曰：“吕左丞素有廉声，难以及之。”遂止。

拜集贤学士，仍兼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契哲笃、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命廷臣集议。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也。”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逼跽荏圃唬骸白孀诜ū祝□嗫筛囊印！彼汲显唬骸叭瓯哺□ǎ□钟□衔苁阑剩□侨暧胧阑收□呦乱病Ｇ易允阑室岳矗□畹劢在衷恍iii□钠涑上埽□晌叫10.酰俊逼跽荏圃唬骸扒□□嫘泻稳纾俊彼汲显唬骸扒□□嫘校□嶂夭宦祝□握呶□福□握呶□樱咳瓴煌ü沤瘢□捞□□舅担□巫阈性眨　逼跽荏品拊唬骸拔业炔呒炔豢尚校□□泻尾撸俊彼汲显唬骸拔矣腥□植咴唬盒胁坏茫∩胁坏茫　必┤嗤淹鸭□汲涎灾保□暮□晌淳觥Ｓ□反蠓蛞蚕忍□緝憾涝唬骸奥兰谰浦□砸嘤惺钦撸□□坏痹诿硖蒙洗笊□□□□！币讯□嗖煊□烦型□缰迹□浪汲峡裢□□崞溱久□(7)□陀翊□□醋笄ê□阈惺∽筘□□蔡□皆盒□骨爻跫雌浼移惹仓□３蹙饺柚□□灰庞嗔Γ□汲喜晃□□ｊ菔椴我楣ú□煸唬骸叭ツ晷砜捎梦□幽献筘□□衲曷浪汲衔□□阕筘□□朗轮链耍□阆碌梦薅□暮酰俊？

抵武昌城下，语诸将曰：“贼据城与诸君相持经久，必不知吾为此来，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诸将不获已，随其后，竟不烦转斗而入。询其故，贼仓卒无备。尽惊走。思诚乃大会军民官吏告之曰：“贼去，示吾弱也，规将复来。”于是申号令，戒职事，修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谋自守，徐议出征。苗军暴横，侵辱省宪，思诚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杀吕左丞乎？”自是无敢复至。曾未数日，召还，复为中书左丞。思诚去二日，城复陷。移光禄大夫、大司农。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

思诚气宇凝定，素以劲拔闻，不为势利所屈。三为祭酒，一法许衡之旧，诸生从化，后多为名士。尝病古注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简，将约其中以成书，不果。有文集若干卷、《两汉通纪》若干卷。谥忠肃。

○汪泽民

汪泽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学士藻之七世孙也。少警悟，家贫力学，既长，遂通诸经。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五年，遂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书愿夺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养，不允。南归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赀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适，兄利其财，嗾族人诬妇以奸事。狱成而泽民至，察知其枉，为直之。会朝廷征江南包银，府檄泽民分辨，民不扰而事集。寻迁南安路总管府推官。镇守万户朵兒赤，持官府短长，郡吏王甲，殴伤属县长官，诉郡，同僚畏朵兒赤，托故不视事，泽民独捕甲，系之狱。朵兒赤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诉，欲出之，泽民正色与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钱珍，以奸淫事杀推官梁楫，事连广东廉访副使刘珍，坐系者二百余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问，皆顾忌淹延弗能白，复檄泽民谳之，狱立具，人服其明。迁信州路总管府推官。丁母忧，服除，授平江路总管府推官。有僧净广，与他僧有憾，久绝往来，一日，邀广饮，广弟子急欲得师财，且苦其棰楚，潜往它僧所杀之。明日诉官，它僧不胜考掠，乃诬服，三经审录，词无异，结案等报。泽民取行凶刀视之，刀上有铁工姓名，召工问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讯吐实，即械之而出他僧，人惊以为神。调济宁路兖州知州，孔子后衍圣公袭封职三品，泽民建议，以谓宜升其品秩，以示褒崇宣圣之意，廷议从之。

至正三年，朝廷修辽、金、宋史，召泽民赴阙，除国子司业，与修史。书成，迁集贤直学士，阶太中大夫。未两月，即移书告老。大学士和尚曰：“集贤、翰林，实养老尊贤之地，先生何为遽去？愿少留，以副

上意。”泽民曰：“以布衣叨荣三品，志愿足矣。”遂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既归田里，与门生故人相往返嬉游，超然若忘世者。

十五年，蕲黄贼陷徽州，时泽民居宣州。已而贼来犯宣州，江东廉访使道童雅重泽民，日就之询守御计，城得无虞。明年，长枪军琐南班等叛，来寇城，或劝泽民去，泽民曰：“我虽无官守，故受国厚恩，临危爱死，非臣子节。”留不去，凡战斗筹画，多泽民参决之，累败贼兵。既而寇益众，城陷，泽民为所执。使之降，大骂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闻，赠资善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左丞，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

○干文传

干文传，字寿道，平江人。祖宗显，宋承信郎。父雷龙，乡贡进士。宗显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龙两举进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传，乃名今名以期之。文传少嗜学，十岁能属文，未冠，已有声誉，用举者为吴及金坛两县学教谕、饶州慈湖书院山长。仁守诏举进士，文传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国州事，累迁长洲、乌程两县尹，升婺源知州，又知吴江州。

文传长于治剧，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国，即能柔之以恩信，于是海岛之民，虽顽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为之变俗。初，长官强愎自恣，文传推诚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盐场官方倚转运司势，虐使州民，家业破荡，文传语同列曰：“吾属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视而弗之救乎?蹦素轿□吕恚□瞎倌□芏幔□窭狄悦狻３ぶ尬□拇□缫兀□拇□汩焦□穑□奘挛闯㈤□觯□□拙赡□彝ㄋ节恕；岽葱兄□鄯ǎ□裁裉锇倌叮□钜匀□度牍伲□□芤壅咧□□Ｎ拇□茸匚纹湎厥拢□□惺∮忠晕尬□菁盎□ぁ⑸虾Ａ较刂□纶醚伞Ｎ拇□秃兰掖笮眨□噪樘锢垂椋□□腥酥□遥□允遣徊∮谝邸Ｆ湓谖诔蹋□懈幻裾偶字□尥酰□拮樱□拍梢绘□谕猓□□樱□磨崳□跤真□詢豪矗□爸疰□□眱悍僦□Ｎ拇□哦□⑵涫拢□盟纼河喙牵□鹾窕哝□□改福□蛄诩覃何□□□□瑑撼醪凰馈Ｎ拇□铈□□喝橹□瑑禾洳痪腿椋□□□改竿率担□撕袅诟局粒瑑杭□□□救肫浠常□橹□匆□□跛旆□肌５ね较孛裼卸□芄采逼滏⒄撸□□貌痪觯□阄髁□盟举挛拇□吨□□鹊闷淝椋□淠钙虼□□用□□□昭□疲□拇□蕉□怂□杏星嶂兀□允状勇郏□蛭□渍叩彼溃□竟俅又□ｆ脑粗□祝□信□槠负螅□辉蛴迤湓迹□杏□渑□晾纤啦患拚撸磺咨ィ□对虿痪伲□型Ｆ滂牙凼□啦辉嵴摺Ｎ拇□鲁担□凑倨潢壤希□挂岳裱蹈嬷□□娜□露□樯ゾ惚稀Ｋ未笕宄ｐ熹，上世居婺源，故业为豪民所占，子孙诉于有司，莫能直，文传谕其民以理，不烦穷治而悉归之。复募好义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硃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师，娶娼女

张为妇，江既客死，张走数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因苦之，既而杀之，瘗其尸山谷间。官司知之，利其贿不问，文传乃发其事，而论如法。文传莅官，其所设施多此类，故其治行往往为诸州县最。韩镛时佥浙西廉访司事，作《乌程谣》以纪其绩，论者谓其有古循吏之风。

至正三年，召赴阙，承诏预修《宋史》，书成，赏赉优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进一官。擢文传集贤待制。亡何，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八。

文传气貌充伟，识度凝远，喜接引后进，考试江浙、江西乡闱，所取士后多知名。为文务雅正，不事浮藻，其于政事为尤长云。

○韩镛

韩镛，字伯高，济南人。延祐五年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迁集贤都事。泰定四年，转国子博士，俄拜监察御史。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镛上言："吏部掌天下铨衡，岩起从吏入官，乌足尽知天下贤才。况尚书秩三品，岩起累官四品耳，于法亦不得升。"制可其奏。

天历元年，除佥浙西廉访司事，击奸暴，黜贪墨，而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最，所至郡县，为之肃然。二年，转江浙财赋副总管。至顺元年，除国子司业，寻迁南行台治书侍御史。顺帝初，历佥宣徽及枢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刚介为时所忌，言事者诬劾其赃私，乃罢去。五年，台臣辨其诬，遂复起参议中书省事。

七年，朝廷慎选守令，参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当今必欲得贤守令，无加镛者。"帝乃特署镛姓名，授饶州路总管。饶之为俗尚鬼，有觉山庙者，自昔为妖以祸福人，为盗贼者事之尤至，将为盗，必卜之。镛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骇，已而皆叹服。镛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学宫，求宿儒学行俱尊者，列为《五经》师，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谒先圣，月必考订课试，以示劝励。每治政之暇，必延见其师生，与之讲讨经义，由是人人自力于学，而饶之以科第进者，视他郡为多。镛居官廨，自奉淡泊，僚属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厌其所欲，即衔之，往往腾谤于朝，其出使于饶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粝饭，退皆无有后

言。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镛治政，虽细事，其详密多类此。

十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位，而龚伯璲辈方用事，朝廷悉议更张，镛有言，不见听。人或以镛优于治郡，而执政非其所长，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及脱脱罢，用事者悉诛，而镛又独免祸。乃迁西行台中丞，殁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孙。镇、回孙皆名进士，长于《春秋》，稷兼得其传。泰定四年，中进士第，授淇州判官。淇当要冲，稷至，能理其剧。岁大饥，告于朝堂以赈之，民获以苏。游民尚安兒，饮博亡赖，稷疑其为非，督弓兵擒之，果盗邻村王甲家财，与其党五人俱伏辜。调海陵县丞，亦有能声。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御史台照磨。

至正初，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迁都事，又入为监察御史。劾奏阉宦高龙卜恃赖恩私，侵挠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时相，请谒公行，为国基祸，乞加窜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龙卜于征东。又言：“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须优加擢用，以开谏诤之路。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馆，以备纂修之实。”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兴大役。”议遂寝。会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或非其才，宜并归省？2柩翁□危□鸨赋だ簦□□苄糖矗□我粤倜瘢□朔治□舴Ｍ断麓锫郴ǔ啵□颊□γ瘢□宋□舴　　！钡巯た善渥唷Ｇ⊡惺樽笏径际拢□炙那ㄎ□Ｐ可惺椤Ｊ□荒辏□⒁橐灾性□馑安皇担□□哪镀鹚埃□⒁瓒继醚栽唬骸胺浇裱□芮苑ⅲ□袷□魍觯□苏□恍校□乔□裎□烈病！毕喑际侵□Ｑ安我橹惺槭∈拢□砬⊡问槭逃□贰？

十二年，从丞相脱脱出师征徐州，徐既平，谒告归滕州，迁曾祖父以下十七丧，序昭穆以葬，敕赐碑树焉。既而召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迁中书参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摄大礼使，遂除枢密副使。帝躬祀郊庙，摄太常少卿，寻复为侍御史，又为中书参知政事，俄升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寻特加荣禄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忧，两起复，为陕西行省左丞、枢密副使，乞终制，不起。服阕，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

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为陕西行台中丞，未行，改山东廉访使。得疾，上章致仕，还京师。卒，年六十一。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

稷为人孝友恭俭，廉慎忠勤，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谦既没，皆抚其遗孤，人以是多之。出入台省者二十年，始卒无疵，为时名卿云。

○盖苗

盖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聪敏好学，善记诵，及弱冠，游学四方，艺业大进。延祐五年，登进士第，授济宁路单州判官。州多系囚，苗请疏决之。知州以为囚数已上，部使者未报，不可决。苗曰：“设使者有问，请身任其责。”知州乃勉从之，使者果阅牍而去。岁饥，白郡府，未有以应。会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请，户部难之，苗伏中书堂下，出糠饼以示曰：“济宁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岂可坐视不救乎?币蚱□拢□痹状笪颍□脖辉终撸□袒耜庋伞S泄偎谖灏偈□赂□□越柚蠲瘢□谇锸旎构佟＜扒铮□ぴ鸪ド跫保□渴拐呓□鹬□荩□缭唬骸肮偎谑得缢□郏□衩窦2.荒艹ィ□缜氪□埂！笔拐吣艘哑湓稹5ブ菟傲福□晔涔萏詹郑□嗟丿灏儆嗬铮□赝缘8海□裆蹩嘀□□河涛醋恪J乔铮□萏沾笫欤□缦绕诹蠲褓崴诓窒拢□□鲁酰□秩□阎粒□:窳κ仓□濉?

辟御史台掾，除山东廉访司经历，历礼部主事，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建言严武备以备不虞，简兵卒以壮国势，全功臣以隆大体，惜官爵以清铨选，考实行以抑奔竞，明赏罚以杜奸欺，计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贼以崇礼节。皆切于时务，公论韪之。天历初，文宗诏以建康潜邸为佛寺，务穷壮丽，毁民居七十余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闻使民以时，使臣以礼，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龙潜建业之时，居民困于供给，幸而获睹今日之运，百姓跂足举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夺农时以创佛寺，又废民居，使之家破产荡，岂圣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汉高帝兴于丰、沛，为复两县，光武中兴南阳，免税三年，既不务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满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为心，方便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无乃违其方便之教乎？台臣职专纠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缮之役，岂其礼哉？”书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为监察御史。文宗幸护国仁王寺，泛舟玉泉，苗进曰：“今频年不登，边隅不靖，政当恐惧修省，何暇逸游，以临不测之渊乎？”帝嘉纳之，赐以对衣上尊，即日还宫。台臣拟苗佥淮东廉访司事，以闻，帝曰：“仍留盖御史，朕欲闻其谠言也。”以丁外艰去，免丧，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书

檄苗行视河道，还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后日必为中原大患。”都水难之，事遂寝。

至正初，用荐者知亳州，修学宫，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为己业，民五十余人诉于苗，苗讯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尔等罪甚重，然吾观皆有改过意。”遂从轻议。至元四年，起为左司都事，在左司仅十八日，凡决数百事。丁内忧，宰相惜其去，重赙之。至正二年，起为户部郎中，俄擢御史台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谢，人两贤之。出为山东廉访副使。益都、淄、莱地旧称产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综其事，民岁买金以输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长意，辄谓所居地有金矿，掘地及泉而后止。猾吏为奸利，莫敢谁何。苗建言罢之。三年，入为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监迁刑部尚书。初，盗杀河南省宪官，延坐五百余家，已有诏除首罪外，余从原宥。至是，宰臣追复欲尽诛戮，苗坚持不可。御史趣具狱，苗曰：“肆赦复杀，在法所无，御史独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宽仁乎?弊溆妹缫椋□罩□３鑫□蕉□□檬梗□窦⑽□粒□□谌壕郏□松暇然腻舻潦□□拢□佬□渴贵]骳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征苗所得职田，苗曰：“年荒民困，吾无以救，尚忍征敛以肥己耶?遍□□阎□Ｍ□沤晕薷胰 Ｕ俨我橹惺槭∈隆?

五年，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六年，复入为治书侍御史，升侍御史，寻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奏毁民田庐广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执曰：“驰道创自至元初，何今日独为隘乎?绷Ｐ纾□税铡Ｓ钟□尬朗肯こ鑫□こす伲□乱匝□叮□缫樵唬骸翱こに□阅撩瘢□裱□吨□卦眨抗□胁荒茏源妫□椭□□梢病Ｈ羧慰ぜ模□卦裣筒哦□罂伞！币樗烨蕖Ｓ钟□猿□蚬嵊虢蓊拐撸□缭唬骸爸畲Ω婕iii□幻申庑簦□o泛喂Γ□翊酥厣秃酰俊庇郑□菟拇□□盟臼录胰宋ダ□罩疤铮□钍剐□Ｂ□弊□渲鳎□壮济□钍辜葱星玻□缜敫斗乃鞠暌椋□鹗瓜芩疽晕□谑怠Ｓ谑鞘毕喙宋搅抛粼唬骸八□砸□蔷□潦嗷□撸□□湎嘀□玻□嗣渴孪嗫梗□我□拷窈笥泄□瘢□惆撞握□！泵缣驹唬骸扳□苑遣牛□□镏凑□□惺橹□拢□缘庇胛牛□裨紫嘌匀舸耍□煌撕钨梗俊苯□□ィ□□视兄及萁□闲刑屮□分胸□Ｈ辉壮寂□缰詹唤猓□戎粒□闯□仕嘈惺∽筘□□泵缫阎率斯樘锢镆印Ｊ痹赘醋嘀既じ叭危□玺□簿偷馈Ｖ琳颍□瓷涎裕骸拔魍林钔酰□□□Ｏ屏，赐赉虽有常制，而有司牵于文法，遂使恩泽不以时及，有匮乏之忧，大非隆亲厚本之意。”又言：“甘肃每岁中粮，奸弊百端，请以粮钞兼给，则军民咸利矣。”朝廷从之。迁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到官数日，即上疏乞骸骨，还乡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赠摅诚赞治功臣、中

书左丞、上护军，追封魏国公，谥文献。

苗学术淳正，性孝友，喜施与，置义田以赡宗族。平居恂恂谦谨，及至遇事，张目敢言，虽经挫折，无少回挠，有古遗直之风焉。

列传第七十三

○张桢

张桢，字约中，汴人。幼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桢初娶祁氏，祁生贵富家，颇骄纵，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讼于官，且污桢以黯昧事，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滞案俱积。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怒曰："张桢，刚介士也，岂汝曹所当议耶?崩芍谢⑰咄黑硕□恢□□似稹7睹衔□遥□蒙痹侣程□緝旱龋□侵写笕牛□迥阂圭某浅觯□妹狻?

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杖而徒之，人以为快。守城千户狗兒妻崔氏，为其小妇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瘗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妇，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兒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阉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籓镇噬脐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至若不慎调度，不资群策，不明赏罚，不择将帅，所谓征讨之祸四也。其言不明赏罚之祸，略曰："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

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 < 捌涿孚挠嗡担□匆钥烁词苌汀 = 窨烁粗□兀□の□男妫□幽咸岱馊□в嗬铮□は匦锹窆宀迹□晔淝□仁□偻蚣疲□□袼□嬲撸□馇稹⒀咏颉5.欠狻①仁θ□南囟□选A交粗□保□蠛又□希□□谙籼酢7蛴型劣腥擞胁疲□缓罂赏□□貌环Γ□♀貌唤摺 = 窨艿幸阎林□常□滩蝗萄裕□粗林□Γ□瓤珊□模□绱硕□□□貌环Γ□♀貌唤撸□固煊晁冢□赜拷穑□□Y嫱銮也荒鼙＃□鲆缘胤接邢拗□眩□□□□□耷钪□□眨Σ湮□云袈医祝□嘁盐R印1菹率路鹎蟾＃□股□□觯□蕴焓俳诙□□涝祝□孕槊□病 = 裉煜律比艘樱□菹绿┤徊焕恚□□晃峤□允乔蟾＃□：巫远□猎眨框Ⅰ现□埽□冀岚琢□□苑鸱屮罩冢□帐瓮□ǎ□员□咕埽□悠渌□颍□V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乱，而反为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扼腕，有志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疏奏，不?Hǔ级衿溱χ薄?

二十一年，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兒、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方是时，孛罗帖木兒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驻兵洛阳，而毛贵据山东，势逼京畿，二将玩寇不进，方以争晋、冀为事，构兵相攻，互有胜负。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兒、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进。桢又言其“贪懦庸鄙，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朝廷将使二家释憾，协心讨贼，此国之大事，谓宜风驰电走，而乃迂回退慑，枉道延安以西，绕曲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庶肝脑涂地，实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时危。”亦不报。桢乃慨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即辞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间，结茅仅容膝。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兒犯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除赞善，又除翰林学士，皆不起。扩廓帖木兒将辅皇太子入讨孛罗帖木兒，遣使传皇太子旨，赐以上尊，且访时事，桢复书曰：“今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湘汉荆楚川蜀，淫名僭号，幸我有变，利我多虞。阁下国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蔺之于赵，寇、贾之于汉乎？京师一残，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泽，借名义，尊君父，倡其说于天下，阁下将何以处之乎！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籍籍，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下忧乎?吨尽吩弧□槐覆挥荩□豢梢晕□A□□椭異硱澄□哉撸□字抑□酪病H晃□源笠□腥□罕 > □福□灰玻环錾琊iii□□玻晃郎□椋□□病G胍越□普叱缕湟欢□何莱龉□茛□□劣诓桓钙涓福徽杂猩城鹬□

洌□涑汲伞6.移街□□豢晌轿薰Γ□□笾劣诓痪□渚□惶扑嘧诹鞑ブ□校□鹩谛澳保□斐闪槲渲□搿Gr刂□拢□溆兄潜绨俪觯□荒芪□□N睾簦∈瞧窨梢圆患□□酰∪晃嵛胖□□熘□□喜恢枰玻□杵涞弥荆□疗涑枥郑□雇□渚跷蛑□模□前仓□玻□衿涠径□抵□R病L焖炱溆□□裱崞涮□□□砩窀ジR病F淠芫煤酰扛笙吕拦垩桑□背鲇谕蛉□□蛏埔印Q□□咭椋□痹蚱浔洳徊猓□煸蚱湫票仄穑□攵渫□粗□梗□锲渖舷轮□椋□闷淝椋□虻闷洳咭印？鬃釉唬骸□□□汲几父缸幼印！□窬胖卦谏险呷缂模□喙□谙抡呷缂模□□裰□牵□□抑□且玻□刹簧钏级□旒浦□眨 崩├□□緝荷钅善渌担□怯檬驴擞谐伞：笕□辏□洹?

○归旸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将生，其母杨氏梦朝日出东山上，有轻云来掩之，故名旸。学无师传，而精敏过人。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同知颍州事，鉏奸击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东盐司遣奏差至颍，恃势为不法，旸执以下狱。时州县奉盐司甚谨，颐指气使，辄奔走之，旸独不为屈。转大都路儒学提举，未上。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召官属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辅为左丞，使旸北守黄河口。旸力拒不从，贼怒，系于狱，众叵测所为，旸无惧色。已而贼败，污贼者皆获罪，旸独免。同里有吴炳者，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呼炳司卯酉历，炳不敢辞。时人为之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旸自此名誉赫然。明年，转国子博士，拜监察御史。及入谢，台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贼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数为之。”赐以上尊。已而辞官归，养亲汴上，亲既殁，家食久之。

至正五年，除佥河南廉访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绳赵王府官属之贪暴者，王三遣使请，不为动。宣宁县有杀人者，蔓引数十人，一谳得其情，尽释之。沁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有司以蒲察山兒当之，旸察其诬，踪迹得其杀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转佥淮东廉访司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一十三处，旸曰：“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使郡县果设，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罢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归都事善戆如此，何相

抗乃尔邪！然其策果将焉出？”旸曰：“其酋长可授宣抚，勿责其贡赋，使者赐以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旸言。京师苦寒，有丐诉丞相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数，悉给贫民。旸曰：“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几何，而欲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稍赈之耳。”丞相悟而止。云南死可伐叛，诏以元帅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几，命平章政事亦都浑将兵讨之，事久无功。二人上疏纷纭，中书欲罪述律，旸曰：“彼事未白，而专罪一人，岂法意乎？况一谕之而一讨之，彼将何所适从？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为中书掾，请奔丧，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许，旸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请，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从之。广海ＯＤ贼入寇，诏朵兒只班将思播杨元帅军以讨之，旸曰：“易军而将不谙教令，恐不能决胜。若命杨就统其众，彼悦于恩命，必能自效，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帝不从，后竟无功。

八年，升左司员外郎。中书用旸言，损河间余盐五万引以裕民。楮币壅不行，廷议出楮币五百万锭易银实内藏，旸复持不可曰：“富商大贾，尽易其钞于私家，小民何利哉?绷□拢□ú我槭嗝茉菏隆Ｊ狈焦□湮锤剑□□□阈惺〔沃□□露鏊褐话嗵种□□痪□悦唬□□鏊褐话啾恢矗□□镏□瑶Ｄ曰：“将之失利，其罪固当，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耳。宜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既而国珍遣人从朵兒只班走京师请降，旸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时朝廷方事姑息，卒从其请，后果屡叛，如旸言。迁御史台都事，俄复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转河西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会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旸为赞善。未几，迁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职。旸言：“师傅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亦以次列坐，虚其中座，以待至尊临幸，不然，则师道不立矣。”时众言人人殊，卒从旸议。俄以疾辞，帝遣左司郎中赵琏赐白金文绮，不受。初，旸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旸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旸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旸，恐累丞相之贤也。”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旸曰：“事理非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书，十五年，再除刑部尚书，凡三迁，皆以疾辞。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迫之，旸舆疾至京师，卧于南城不起。时海内多故，旸上三策：一曰振纪纲，二曰选将材，三曰审形势。亹亹数千言，时以为老生常谈，不能用。十一月，

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致仕，给半俸终身，辞不受。明年，乞骸骨，侨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间关避兵。寻抵大同。及关陕小宁，来居解之夏县。皇太子出冀宁，强起之，居数月，复还夏县。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陈祖仁王逊志

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举复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笔枳啵□奂文芍□?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书侍御史。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它御史连章论谏，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纠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论，台臣审问尤悉，故以上启。今殿下未赐详察，辄加沮抑，摈斥御史，诘责台臣，使奸臣蠹政之情，不得达于君父，则亦过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台谏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竖之微，而于天

下之重、台谏之言，一切不恤，独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职分，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器，而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笔枭希□侍□优□□钣□反蠓蚶系纳弛妥嫒剩□晕健疤ǔ妓□运涫牵□□殷O等俱无是事，御史纠言不实，已与美除。昔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非独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复上疏言：“御史所劾，得于田野之间，殿下所询，不出宫墙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缘不见其奸。昔唐德宗云：‘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使德宗早觉，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当时知之，独德宗不知尔。今此二人，亦皆奸邪，举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独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领军国重事，理宜先阅其纲。若至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假使必皆经由东宫，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乎，不使之闻奏乎？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安所处！如知此说，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为天下国家乎，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来者言，言者无穷，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处？”祖仁疏既再上，即辞职，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辞闲。于是皇太子以其事闻，朴不花、橐驩乃皆辞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谕旨祖仁等，祖仁复上书天子曰：“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今乃坏乱不可救药，虽曰天运使然，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且区区二竖，犹不能除，况于大者！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摈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二人始，则将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犹优柔不断，则臣宁有饿死于家，誓不与之同朝，牵联及祸，以待后世正人同罪。”书奏，天子大怒，而是时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当斥，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而祖仁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时天极寒，衣单甚，以弱女托于其友硃毅，即日就道。

明年七月，孛罗帖木兒入中书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累上疏言军政利害，不报，辞职。除翰林学士，遂拜中书参知政事。是时天下乱已甚，而祖仁性刚直，遇事与时宰论议数不合，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还翰林为学士，寻迁太常礼仪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东，而朝廷方疑扩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专立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祖仁乃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哻、编修黄肃伏阙上书言：“近者南军侵陷全齐，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军马数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

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为驭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于一偏，狃于故辙。前日南军僻在一方，而扩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势将窃持国柄，故宜先于致讨，则南军远而轻，而扩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扩廓帖木兒势已穷蹙，而南军突至，势将不利于宗社，故宜先于救难，则扩廓帖木兒弱而轻，南军近而重也。陛下宽仁涵育，皇太子贤明英断，当此之时，宜审其轻重强弱，改弦更张，而抚军诸官，亦宜以公天下为心，审时制宜。今扩廓帖木兒党与离散，岂能复振，若止分拨一军逼袭，必就擒获，其余彼中见调一应军马，令其倍道东行，勤王赴难，与也速等声势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谕催督，庶几得宜。如复胶于前说，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兒游说，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变，朝廷亦不得闻，而天下之事去矣。”书上，不报。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近日降诏，削河南军马之权，虽所当然，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之所忌。设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将何所施。今未有所见，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岂无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诚恐诬以受财游说罪名，无所昭雪也。况闻扩廓帖木兒屡上书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绝于朝廷，以待朝廷之开悟。当今为朝廷计者，不过战、守、迁三事。以言乎战，则资其掎角之势；以言乎守，则望其勤王之师；以言乎迁，则假其藩卫之力。极力勉厉使行，犹恐迟晚，岂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一方。当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仓卒之出，则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弃之，此时虽欲碎首杀身，何济于事！故今不复避忌，惟以宗社存亡为重，奉疏以闻。”疏上，亦不报。

二十八年秋，大明兵进压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载太庙神主，从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则载主以行，从皇太子，非礼也。”帝然之，还守太庙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从。八月二日，京城破，将出健德门，为乱军所害，时年五十五。

祖仁一目眇，貌寝，身短瘠，而语音清亮，议论伟然，负气刚正，似不可犯者。其学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历、兵乘、术数、百家之说，皆通其要。为文简质，而诗清丽，世多称传之。

王逊志，字文敏，恽之曾孙也。以廕授侍仪司通事舍人，历隰州判官、大宁县尹，擢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累迁佥汉中、河西、山北三道肃政廉访司事，入为工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拜监察御史。劾詹事不兰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孙，当屏诸遐裔。除太府少监，出为江西廉访副

使，召佥太常礼仪院事。京城不守，公卿争出降，逊志独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来告曰：“新朝宽大，不惟不死，且仍与官，盍出诣官自言状。”逊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诱人为不义耶?币蚪淦渥釉唬弧叭杲骷涛嶙凇！奔醋酝毒□兴馈?

○成遵

成遵，字谊叔，南阳穰县人也。幼敏悟，读书日记数千百言。年十五，丧父。家贫，勤苦不废学问。二十能文章。时郡中先辈无治进士业者，遵欲为，以不合程式为患。一日，愤然曰：“《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逾于《史》、《汉》、韩、柳。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会杨惠初登第，来尹穰，遵乃书所作数十篇见之。惠抚卷大喜，语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顺辛未，至京师，受《春秋》业于夏镇，遂入成均为国子生。时陈旅为助教，喜其文，数以语于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集亟欲见之，旅令以己马俾遵驰诣集。集方有目疾，见遵来，迫而视之，曰；“适观生文，今见生貌，公辅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见，生当自爱重也。”元统改元，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明年，预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实录。后至元四年，升应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台掾。

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转中书检校，寻拜监察御史。扈从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称善。又言台察四事：一曰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曰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尽言，循叙求进；四曰体覆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帝皆喜纳之，谕台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风纪旧规也。”特赐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灾当赈恤，及劾火鲁忽赤不法十事，皆从之。复上封事，言时务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节财用，三曰抑奔竞，四曰明激劝。奏入，帝称善久之，命中书速议以行。是岁，言事并举劾凡七十余事，皆指讦时弊，执政者恶之。三年，自刑部员外郎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以母病辞归。五年，丁母忧。八年，擢佥淮东肃政廉访司事，改礼部郎中，奉使山东、淮北察守令贤否，得循良者九人，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赐上尊币帛，仍加显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寻迁御史台都事。时台臣有嫉赃吏多以父母之忧免者，建论今后官吏，凡被案劾赃私，虽父母死，不许归葬，须竟其狱，庶恶人不获幸免。遵曰：“恶人固可怒，然与人伦孰重？且国家以孝治天下，宁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无亲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升户部侍郎。

十年，迁中书右司郎中。时刑部狱按久而不决者积数百，遵与其僚分阅之，共议其轻重，各当其罪，未几，无遗事。时有令输粟补官，有匿其奸罪而入粟得七品杂流者，为怨家所告，有司议输粟例，无有过不与之文，遵曰：“卖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卖官与奸淫之人，其将何以为治。必夺其敕，还其粟，著为令，乃可。”省臣从之。除工部尚书。先是，河决白茅，郓城、济宁皆为巨浸。或言当筑堤以遏水势，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杀水势，而漕运使贾鲁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廷议莫能决。乃命遵偕大司农秃鲁行视河，议其疏塞之方以闻。十一年春，自济宁、曹、濮、汴梁、大名，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遍阅史籍，博采舆论，以谓河之故道，不可得复，其议有八。而丞相脱脱已先入贾鲁之言，及遵与秃鲁至，力陈不可，且曰：“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脱脱怒曰：“汝谓民将反耶?弊猿街劣希□媛壑詹荒苋搿C魅眨□凑□呶阶裨唬骸靶藓又□郏□□嘁庖讯ǎ□矣腥巳纹湓鹨樱□□湮愣嘌裕□椅□娇芍□椤！弊裨唬骸巴罂啥希□椴豢梢滓病！庇墒撬斐鑫□蠖己蛹涞却X甲□搜问埂3酰□辍□甓□ざ喔簧蹋□怂纠抵□□鞘保□昴□疗穑□帚昃常□□ 5. 鞅□□郑□ù□肆福□怨手坶□煌ǎ□谭匪炀□W袼媸麓σ耍□□谓约□?

十四年，调武昌路总管。武昌自十二年为沔寇所残毁，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米直翔踊，民心遑遑。遵言于省臣，假军储钞万锭，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战且行，籴粟于太平、中兴，民赖以全活者众。会省臣出师，遵摄省事，于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远斥候，塞城门，籍民为兵，得五千余人，设万夫长四，配守四门，所以为防御之备甚至，号令严肃，赏罚明当。贼船往来江中，终不敢近岸，城赖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拜参议中书省事。时河南之贼，数渡河而北，焚掠郡县，上下视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牍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县，丧乱过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堑黄河为之障，贼兵虽至，不能飞渡，所以剥肤椎髓以供军储而无深怨者，视河南之民，犹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贼北渡河而官军不御，是大河之险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复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摇，国势将如之何?庇镂幢希□煅什荒苎裕□紫嘁严陆晕□□犹椋□艘匀胱唷5圳□辞彩棺锸睾咏□B□□赜□允且嗥难稀?

先是，湖广倪贼，质威顺王之子，而遣人请降，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朝臣欲许者半，遵曰：“平章之职，亚宰相也。承平之时，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今叛逆之贼，挟势要求，轻以与之，如纲纪何?被蛟唬骸

巴踝樱□阑实账镆玻□恍恚□瞧□□朐簦□乔浊字□酪病！弊裨唬骸跋钣鹬刺□□□□胫□孕□咦妫□咦婺艘苑指□鹬□□魏谓褚酝踝又□剩□咸煜麓蠹坪酰 敝诮澡钙渎邸３□问槭逃□罚□砀慈胫惺槲□沃□□隆@胧〗隽□眨□□嗝烤龃笠椋□蛟弧肮蒙倩褐□保□谀□□湟猓□白癜葜凑□□苍唬骸按笳□陆窨删鲆印！？

十七年，升中书左丞，阶资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时，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衔之，欲去之而未有以发，以为遵及参知政事赵中，皆太平党也，遵、中两人去，则太平之党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风旨，嗾宝坻县尹邓守礼弟邓子初等，诬遵与参政赵中、参议萧庸等六人皆受赃，皇太子命御史台、大宗正府等官杂问之，锻炼使成狱，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台臣辩明遵等皆诬枉，诏复给还其所授宣敕。

○曹鉴

曹鉴，字克明，宛平人。颖悟过人，举止异常兒，既冠，南游，具通《五经》大义。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讲学士郝彬荐，为镇江淮海书院山长。十一年，南行台中丞廉恆辟为掾史。丁内艰，复起，补掾史，除兴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问难倡和，应答如响，使者叹服，以为中国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明年，奉旨括释氏白云宗田，稽检有方，不数月而事集，纤毫无扰。泰定七年，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时丞相忽剌歹怙势恣纵，妄为威福，僚属多畏避，鉴遇事徇理辄行，独不为回挠。湖北廉访司举鉴宜居风纪，不报。天历元年，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属淮、浙大水，民以灾告，鉴损其赋什六七，势家因而诡免者，鉴核实，谕令首输。元统二年，升同佥太常礼仪院，鉴习典故，达今古，凡礼乐、度数、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议明宗皇后祔庙事，援礼据经，辩析详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升礼部尚书，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谯郡侯，谥文穆。

鉴天性纯孝，亲族贫乏者，周恤恐后。历官三十余年，僦屋以居。殁之日，家无余赀，唯蓄书数千卷，皆鉴手较定。鉴为诗赋，尚《骚》、《雅》，作文法西汉，每篇成，学者争相传诵。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鉴任湖广员外时，有故掾顾渊伯，以辰砂一包馈鉴，鉴漫尔置箧笥中。半载后，因欲合药剂，命取视之，乃有黄金三两杂其中，鉴惊叹曰：“渊伯以我为何如人也?痹ú□验猓□□羝渥庸橹□Ｆ淞□鞑黄廴绱恕?

○张翥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其父为吏，从征江南，调饶州安仁县典史，又为杭州钞库副使。翥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请易业矣。"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东大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氏，翥从之游，道德性命之说，多所研究。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扬，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

至元末，同郡傅岩起居中书，荐翥隐逸。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寻退居淮东。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史成，历应奉、修撰，迁太常博士，升礼仪院判官，又迁翰林，历直学士、侍讲学士，乃以侍读兼祭酒。翥勤于诱掖后进，绝去崖岸，不徒以师道自尊，用是学者乐亲炙之。有以经义请问者，必历举众说，为之折衷，论辩之际，杂以谈笑，无不厌其所得而后已。尝奉旨诣中书，集议时政，众论蜂起，翥独默然。丞相搠思监曰："张先生平日好论事，今一语不出何耶？"翥对曰："诸人之议，皆是也。但事势有缓急，施行有先后，在丞相所决耳。"搠思监善之。明日，除集贤学士，俄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阶荣禄大夫。

孛罗帖木兒之入京师也，命翥草诏，削夺扩廓帖木兒官爵，且发兵讨之，翥毅然不从。左右或劝之，翥曰："吾臂可断，笔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夺，乃命他学士为之。孛罗帖木兒虽知之，亦不以为怨也。及孛罗帖木兒既诛，诏乃以翥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给全俸终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

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文不如诗，而每以文自负。常语人曰："吾于文已化矣，盖吾未尝构思，特任意属笔而已。"它日，翰林学士沙剌班示以所为文，请易置数字，苦思者移时，终不就。沙剌班曰："先生于文，岂犹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视大笑。盖翥平日善谐谑，出谈吐语，辄令人失笑，一座尽倾，入其室，蔼然春风中也。所为诗文甚多。无丈夫子。及死，国遂亡，以故其遗稿不传。其传者，有律诗、乐府，仅三卷。翥尝集兵兴以来死节死事之人为书，曰《忠义录》，识者韪之。

列传第七十四

○乌古孙良桢

乌古孙良桢，字干卿，世次见父泽传。资器绝人，好读书。至治二年，廕补江阴州判官，寻丁内艰，服除，调婺州武义县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杖。"遂定为令。移泉州，益以能称。转延平判官，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劾辽阳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卖国不忠，援汉高帝斩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义。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罢之，中外震慑。升都事，犹以言不尽行，解去。复起为监察御史，良桢以帝方览万几，不可不求贤自辅，于是连疏："天历数年间纪纲大坏，元气伤夷。天祐圣明，入膺大统，而西宫秉政，奸臣弄权，畜憾十有余年。天威一怒，阴晦开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诚兢兢业业祈天永命之秋，其术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经筵多领以职事臣，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而ＮＪ御小臣，恆侍左右，何益于盛德哉。臣愿招延儒臣若许衡者数人，置于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启沃宸衷，日新其德，实万世无疆之福也。"又以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又言："隐士刘因，道学经术可比许文正公衡，从祀孔子庙庭。"皆不报。御史台作新风宪，复疏其所当行者，以举贤才为纲，而以厚风俗、均赋役、重审理、汰冗官、选守令、出奉使、均公田为目，指擿剀切，虽触忌讳，亦不顾也。宦者罕失嬖妾，杀其妻，糜其肉饲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论宦寺结廷臣挠政为害，可汰黜之。险佞侧目。

至正四年，召为刑部员外郎，转御史台都事。五年，改中书左司都事，出为江东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上官一日，辞归。六年，授平江路总管，不拜。八年，复召为右司员外郎。九年，升郎中，寻迁广东道肃政廉访使，未行，还为郎中，迁福建道肃政廉访使，中道召还，参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十一年，拜治书侍御史，升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十三年，升左丞，兼大司农卿，仍同知经筵事。时中书参用非人，事多异同，不得一一如志。会军饷不给，请与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岁

入二十万石。东宫久未建，恳恳为言，车驾幸上都，始册皇太子。立詹事院，驿召为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则进正心诚意之说、亲君子远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纳焉。当时盗贼蜂起，帝闻，恶之，下诏分讨，必尽诛而后已。良桢言："平贼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杀非道也。"乃赦以安之。

十四年，迁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贼张士诚既降复叛，杀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进据高邮、六合，太师脱脱奉诏，总诸王军南征，而良桢洎参议龚伯璲、刑部主事庐山等从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邮，会诏罢脱脱兵柄，遂有上变告伯璲等劝脱脱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问，词连良桢，簿对无所验。即日还中书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调军食。居半岁，还中书。十六年，进阶荣禄大夫，赐玉带一。十七年，除大司农。明年，升右丞，兼大司农，辞，不允。论罢陷贼延坐之令。有恶少年诬知宜兴州张复通贼之罪，中书将籍其孥，吏抱案请署。良桢曰："手可断，案不可署。"同列变色，卒不署。

良桢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罢福建、山东食盐，浙东、西长生牛租，濒海被灾围田税，民皆德之。尝论《至正格》轻重不伦，吏得并缘为奸，举明律者数人，参酌古今，重定律书，书成而罢。家居辄训诸子曰："吾无过人者，惟待人以诚，人亦以诚遇我，汝宜志之。"晚岁病瘠，数谒告，病益侵，遂卒。自号约斋。有诗文奏议凡若干卷，藏于家。

○贾鲁

贾鲁，字友恆，河东高平人。幼负志节，既长，谋略过人。延祐、至治间，两以明经领乡贡。泰定初，恩授东平路儒学教授，辟宪史，历行省掾，除潞城县尹，选丞相东曹掾，擢户部主事，未上。一日，觉心悸，寻得父书，笔势颤缩，即辞归。比至家，父已有风疾，未几卒。

鲁居丧服阕，起为太医院都事。会诏修辽、金、宋三史，召鲁为《宋史》局官。书成，选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考绩居最，迁中书省检校官。上言："十八河仓，近岁沦没官粮百三十万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贫民流亡，宜合先正经界。然事体重大，非处置尽善，不可轻发。"书累数万言，切中其弊。俄拜监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专达圣聪，不宜台臣先有所可否。升台都事，迁山北廉访副使，复召为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并河郡邑，民居昏垫，壮者流离。帝甚患之，遣使体验，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特命鲁行都水监。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会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时政二十一事，皆见举行。调都漕运使，复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籴，二曰优恤漕司旧领漕户，三曰接连委官，四曰通州总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于坝夫，海运坏于坝户，六曰疏浚运河，七曰临清运粮万户府当隶漕司，八曰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事未尽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

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思拯民艰，以塞诏旨，乃集廷臣群议，言人人殊。鲁昌言："河必当治。"复以前二策进，丞相取其后策，与鲁定议，且以其事属鲁。鲁固辞，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称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鲁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章，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官，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埽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事见《河渠志》。帝遣使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鲁以《河平图》献。帝适览台臣奏疏，请褒脱脱治河之绩，次论鲁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赏赉金帛，敕翰林丞旨欧阳玄制《河平碑》，以旌脱脱劳绩，具载鲁功，且宣付史馆，并赠鲁先臣三世。

寻拜中书左丞，从脱脱平徐州。脱脱既旋师，命鲁追余党，分攻濠州，同总兵官平章月可察兒督战。鲁誓师曰："吾奉旨统八卫汉军，顿兵于濠七日矣。尔诸将同心协力，必以今日巳、午时取城池，然后食。"鲁上马麾进，抵城下，忽头眩下马，且戒兵马弗散。病愈亟，却药不肯汗，竟卒于军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为治丧，选士护柩还高平，有旨赐交钞五百锭以给葬事。子??

○禀鲁曾

禀鲁曾，字善止，修武人。性刚介，通经术，中天历二年进士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辟御史台掾，掌机密。监察御史劾中丞史显夫简傲，鲁曾开实封于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与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论。"由是皆知其直。

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庙，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议之。鲁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无子，不立其主。"时伯颜为右丞相，以为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传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颜问鲁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无子，不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对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则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为妾也。今以无子之故，不为立主，以妾后为正宫，是为臣而废先君之后，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于礼不可。且燕王垂即位，追废其母后，而立其生母为后，以配享先王，为万世笑，岂可复蹈其失乎？"集贤大学士陈颢，素嫉鲁曾，出曰："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后，是亦二后也，岂不可乎？"鲁曾曰："尧之母为帝喾庶妃，尧立为帝，未闻册以为后而配喾。皇上为大元天子，不法尧、舜，而法唐太宗邪？"众服其议，而伯颜韪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

复拜监察御史，劾答失海牙、阿吉剌太尉，巩卜班右丞，兀突蛮刑部尚书，吉当普监察御史，哈剌完者、月鲁不花院使，吕思诚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诚少过，亦变祖宗选法，余皆伯颜之党，朝廷肃然。除枢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颜专杀大臣，其党利其妻女，巧诬以罪。今大小官及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为伯颜构陷，妻女流离，当雪其无辜，给复子孙。"从之。除刑部员外郎，悉辨正横罹伯颜所诬者。迁宗正府郎中，出为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除佥山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入为礼部郎中。

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讨徐州贼，以官军不习水土，募濒海盐丁为军，乃超迁鲁曾资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领征讨事，遣其募盐丁五千人从征。徐州平，继使领所部军讨淮东，卒于军。

○贡师泰

贡师泰，字泰甫，宁国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学名家，延祐、至治间，官京师，为集贤直学士，卒，谥文靖。师泰早肄业国子学为诸生。泰定四年，释褐出身，授从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艰，改徽州路歙县丞。江浙行省辟为掾，寻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闻者，擢应奉翰林文字。丁内艰，服阕，除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郡有疑狱，悉为详谳而剖决之。山阴白洋港有大船飘近岸，史甲二十人，适取卤海滨，见其无主，因取其篙橹，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无物而有死人，称为史等所劫。史佣作富民高丙家，事遂连高。史既诬服，高亦就逮。师泰密询之，则里中沈丁载物抵杭而回，渔者张网海中，因盗网中鱼，为渔者所杀，史实未尝杀人夺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

以巡盐为名，肆暴村落间。一日，遇诸暨商，夺其所赍钱，扑杀之，投尸于水，走告县曰：“我获私盐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验视，以有伤，疑之。遂以疑狱释。师泰追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杀人状，复俾待报。余姚孙国宾，以求盗，获姚甲造伪钞，受赇而释之，执高乙、鲁丙赴有司，诬以同造伪。高尝为姚行用，实非自造，孙既舍姚，因加罪于高，而鲁与孙有隙，故并连之，鲁与高未尝相识也。师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孙诘之，辞屈而情见。即释鲁而加高以本罪，姚遂处死，孙亦就法。其于冤狱详谳之明多类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为诸郡第一。

考满，复入翰林为应奉，预修后妃、功臣列传，事毕，迁宣文阁授经郎，历翰林待制、国子司业，擢礼部郎中，再迁吏部，拜监察御史。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复旧制，于是南士复得居省台，自师泰始，时论以为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时江淮兵起，京师食不足，师泰奉命和籴于浙右，得粮百万石，以给京师。迁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师至上都，驿户凋弊，命师泰巡视整饬之。至则历究其病原，验其富贫，而均其徭役，数十郡之民，赖以稍苏。豪贵以其不利于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伤也。会朝廷欲仍和籴浙西，因除师泰都水庸田使。

十五年，庸田司罢，擢江西廉访副使，未行，迁福建廉访使。居亡何，除礼部尚书。时平江缺守，廷议难其人，师泰又以选为平江路总管。其年冬，甫视事，张士诚自高邮率众渡江，直抵城下，攻围甚急。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士诚既纳降，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以便宜授师泰两浙都转运盐使。至则剔其积蠹，通其利源，大课以集，国用资之。丞相复承制除师泰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户部尚书，俾分部闽中，以闽盐易粮，由海道转运给京师，凡为粮数十万石，朝廷赖焉。二十二年，召为秘书卿，行至杭之海宁，得疾而卒。

师泰性倜傥，状貌伟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长，所至绩效辄暴著。尤喜接引后进，士之贤，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以故士誉翕然咸归之。有诗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温，饶州人。父应极，至大间，仁宗为皇太子，召见，献《皇元颂》，为言于武宗，以为翰林待制。后为皇太子说书，日侍英? H 首诩次唬□□□痛□疲□粘刂萋吠□□芄芨□隆 2 □□杂状踊拢□尉

┤Γ□牍□B□□仙嵘□□□旨案叩取Ｈィ□詮J授将仕郎、南海县主簿，三转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伯琦为宣文阁授经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进讲，辄称旨，且日被顾问。帝以伯琦工书法，命篆“宣文阁宝”，仍题扁宣文阁；及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文》，刻石阁中。自是累转官，皆宣文、崇文之间，而眷遇益隆矣。帝尝呼其字伯温而不名。会御史奏风宪宜用近臣，特命佥广东廉访司事。八年，召入为翰林待制，预修后妃、功臣列传，累升直学士。

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台。除伯琦兵部侍郎，遂与贡师泰同擢监察御史。两人皆南士之望，一时荣之。时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军南讨，而失律丧师，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刘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誉，希曾等皆坐左迁，补郡判官，由是不为公论所与。

十三年，迁崇文太监，兼经筵官，代祀天妃。丁内艰。十四年，起复为江东肃政廉访使。长枪锁南班陷宁国，伯琦与僚佐仓皇出见之，寻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书，未行，改浙西肃政廉访使。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余观纠言伯琦失陷宁国，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承制假伯琦参知政事，招谕平江张士诚。士诚既降，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辩释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士诚留之，未行，拜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于是留平江者十余年。士诚既灭，伯琦乃得归鄱阳，寻卒。

伯琦仪观温雅，粹然如玉，虽遭时多艰，而善于自保。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尝著《六书正伪》、《说文字原》二书，又有诗文稿若干卷。

○吴当

吴当，字伯尚，澄之孙也。当幼承祖训，以颖悟笃实称。长精通经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补国子生。久之，澄既捐馆，四方学子从澄游者，悉就当卒业焉。至正五年，以父文廕，授万亿四库照磨，未上，用荐者改国子助教。勤讲解，严肄习，诸生皆乐从之。会诏修辽、金、宋三史，当预编纂。书成，除翰林修撰。七年，迁国子博士。明年，升监丞。十年，升司业。明年，迁朝林待制。又明年，改礼部员外郎。十三年，擢监察御史，寻复为国子司业。明年，迁礼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学士。

时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荐当世居江西，习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诏特授江西肃政廉访使，偕江西行省参政火你赤、兵部尚书黄昭，招捕江西诸郡，便宜行事。当以朝廷兵力不给，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闽。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孙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进攻南丰，渠凶郑天瑞遁，郑原自刎死。十六年，调检校章迪率本部兵，与黄昭夹攻抚州，剿杀首寇胡志学，进兵复崇仁、宜黄。于是建、抚两郡悉定。是时，参知政事朵歹总兵抚、建，积年无功。因忌当屡捷，功在己上，又以为南人不宜总兵，则构为飞语，谓当与黄昭皆与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当抚州路总管，昭临江路总管，并供亿平章火你赤军。火你赤杀当从事官范淳及章迪，将士皆愤怒不平，当谕之曰："上命不可违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难任牧民。"寻有旨当与昭皆罢总管，除名。

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还龙兴，当、昭皆随军不敢去。先是，当与昭平贼功状，自广东由海道未达京师，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牍乃先至，故朝廷责当、昭，皆左迁。及得当、昭功状，乃始知其诬，诏拜当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昭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命未下，而陈友谅已陷江西诸郡。火你赤弃城遁，当乃戴黄冠，著道士服，杜门不出，日以著书为事。友谅遣人辟之，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遂隐居庐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书，有《周礼纂言》及《学言稿》。

列传第七十五

○董抟霄弟昂霄

董抟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国子生辟陕西行台掾。时天大旱，从侍御史郭贞谳狱华阴县，有李谋兒累杀商贾于道，为贼十五年，至百余事。事觉，狱已具，贿赂有司，谓徒党未尽获，五年不决，人皆以为愤。抟霄知之，以言于贞，即以尸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肃政廉访司知事，除泾阳县尹。入为户部主事，升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又出佥辽东肃政廉访司事，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迁浙东宣慰副使。其历官所至，往往理冤狱，革弊政，才誉益著称于时。

至正十一年，除济宁路总管，奉旨从江浙平章教化征进安丰，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贼，大破之。时硃皋、固始贼复猖獗，军少不足以分讨。有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军，抟霄皆奖劳而约束之，遂得障蔽硃皋。我军屯硃家寺，贼至，追杀之。乃遣进士程明仲往谕贼中，招徕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虚实。夜缚浮桥于淝水，既渡，贼始觉。贼众数万据磵南，我军渡者，辄为其所败。抟霄乃麾骑士，别渡浅滩袭贼后。贼回东南向，与骑士迎敌，抟霄忽跃马渡磵，扬言于众曰：“贼已败。”诸军皆渡，一鼓而击之。贼大败，亟追杀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复安丰。

十二年，有旨命抟霄攻濠州，又命移军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县，而徽、饶贼已陷杭州。教化问抟霄计，抟霄曰：“贼皆野人，见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纵欲，不暇为备，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设使贼乘锐直趋京口，则江南不可为矣。”教化犹豫未决，而诸将亦难其行。抟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于贼，今可取而不取，谁任其咎?备窗谓９酥罱□唬骸爸罹□晒□穸鳎□□倌压睹猓□裣嗑□谑牵□矣新□钫哒丁！奔颇司觥Ｋ旖□□汲恰Ｔ粲□校□裂吻牛□蚁鲼庾呈客磺埃□渡笔□叮□□罹□嗉碳谢髦□□财哒剑□飞敝燎搴臃弧Ｔ舯冀哟□拢□□涿哦□僦□□艚运溃□旄春贾荨Ｒ讯□嗪肌⑽淇怠５.虑宕蔚谝云剑□蚁鲆嗍艽□ァ？

徽、饶贼复自昱岭关寇于潜，行省乃假抟霄为参知政事，俾复提兵讨之。抟霄曰：“必欲除残去暴，所不敢辞。若假以重爵，则不敢受。”即日引兵至临安新溪，是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进兵至叫口及虎槛，遇贼，皆大破之，追杀至于潜，遂复其县治。既又克复昌化县及昱岭关，降贼将潘大ＣＯ二千人。贼又有犯千秋关者，抟霄还军守于

潜，而贼兵大至，焚倚郭庐舍。抟霄按军不动，左右请出兵，抟霄曰：“未也。”遣人执白旗登山望贼，约曰：“贼以我为怯，必少懈；伺其有间，则麾所执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砲，复约曰：“见旗动，砲即发。”已而旗动，砲发，兵乃尽出，斩首数知级，遂复千秋关。未几，贼复攻独松、百丈、幽岭三关，抟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关要路也。既又分为三军：一出独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岭。然后会兵捣贼巢，遂乘胜复安吉，七战而克之，贼将以其徒来降者数百人。既数日，贼复来窥独松。抟霄即以兵守苦岭及黄沙岭。贼帅梅元来降，且言复有帅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将余思忠至贼寨谕之。贼皆入暗室潜议，思忠持火投入室内，拔剑语众曰：“元帅命我来活汝，汝复何议?币讯□鹌穑□倨湔□□吃舻成⑷亻□□□羲Ю唇怠C魅眨□□□愕拢□酥□S修□粲肴摹3.刂钤舾捶富罩荨T糁杏械朗浚□茏魇□□镂怼^蚁鲆员□髦□□讯□□砜□恚□罘□□云穑□□舯□螅□舸罄B遥□妒资□蚣叮□芮в嗳恕；竦朗浚□倨溲□槎□吨□K炱交罩荨?

十四年，除水军都万户。俄升枢密院判官，从丞相脱脱征高邮，分戍盐城、兴化。贼巢在大纵、德胜两湖间，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即其地筑芙蓉寨，贼入，辄迷故道，尽杀之，自是不复敢犯。贼恃习水，渡淮北，据安东州。抟霄招善水战者五百人，与贼战安东之大湖，大败之，遂复安东。十六年，剿平北沙、庙湾、沙浦等寨。寻进兵泗州，不利。贼乘胜东下，断我军粮道，乃回军屯北沙，粮且绝，与贼死战，凡七昼夜。贼败走，夺贼船七十余，乃得渡淮，保泗州。时方暑雨，湖水溢，诸营皆避去，而抟霄独守孤城，贼环绕数十里攻之。抟霄坐城上，遣偏将以骑士由四门突出贼后，约曰：“旗一麾即还。”既而旗动，骑士还，步卒自城中出，夹击之，贼大败。然贼寨犹阻西行之路，乃结阵而往，翊以奇兵，转战数十合，军始得至海宁。朝廷嘉其功，升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抟霄建议于朝曰：

淮安为南北襟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为今日计，莫若于黄河上下，并濒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阳，北抵沂、莒、赣榆诸州县，布连珠营，每三十里设一总寨，就三十里中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逻往来，遇贼则并力野战，无事则屯种而食。然后进有援，退有守，此善战者所以常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又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惟可陆运，而凡濒淮海之地，人民屡经盗贼，宜加存抚，权令军人搬运。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

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给米一升，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东、海宁、沭阳、赣榆等州县俱废，其民壮者既为军，老弱无所依归者，宜设置军民防御司，择军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职，而籍其民，以屯故地。于是练兵积谷，且耕且战，内全山东完固之邦，外御淮海出没之寇，而后恢复可图也。

十七年，毛贵陷益都、般阳等路，有旨命抟霄从知枢密院事卜兰奚讨之。而济南又告急，抟霄乃提兵援济南。贼众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按兵城中，先以数十骑挑之，贼众悉来斗，骑兵少却，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战，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阳贼复约泰安之党，逾南山来袭济南。抟霄列兵城上，弗为动。贼夜攻南门，独以矢石御之。黎明，乃默开东门，放兵出贼后。既旦，城上兵皆下，大开南门合击之，贼败走。复追杀之，贼众悉无遗者。于是济南始宁。诏就升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兼山东宣慰使都元帅，仍赐上尊、金带、楮币、名马以劳之。有疾其功者，谮于总兵太尉纽的该，令抟霄依前诏，从卜兰奚同征益都。抟霄即出济南城，属老且病，请以其弟昂霄代领其众，朝廷从之。授昂霄淮南行枢密院判官。未几，有旨命抟霄守河间之长芦。

十八年，抟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济南必不可保。"既而济南果陷。抟霄方驻兵南皮县之魏家庄，适有使者奉诏拜抟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贵兵已至，而营垒犹未完。诸将谓抟霄曰："贼至当如何？"抟霄曰："我受命至此，当以死报国耳。"因拔剑督兵以战。而贼众突至抟霄前，捽而问曰："汝为谁？"抟霄曰："我董老爷也?敝诖躺敝□□扪□□□□溆邪灼□逄臁J侨眨□合鲆嗨乐□J挛牛□□□沂卣□＝诠T肌⑷俾淮蠓颉10.幽闲惺Σ秸抡□隆⒅□□□贩馕汗□□□种叶ā0合鲈□瞥闲13.诠T肌12.我榇蠓颉16.癫可惺椤⑸锨岢刀嘉荆□贩饴の骺ず睿□种乙恪?

抟霄早以儒生起家，辄为能吏，会天下大乱，乃复以武功自奋，其才略有大过人者，而当时用之不能尽其才，君子惜之。

○刘哈剌不花

刘哈剌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傥好义，不事家产，有古侠士风。居燕赵有年，遂为探马赤军户。至正十二年，颍、亳盗起，朝迁以泰不花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兵讨之。哈剌不花上书陈十事，其七言兵机及攻守方略。泰不花大喜，即辟为掾史。未几，奏除左右司都事。泰不花

以哈剌不花尝为探马赤，有膂力，善骑射，俾统前八翼军，为先锋将。明号令，信赏罚，士皆乐为之用，而料敌成败，所向无失。是时，答失八都鲁军溃于长葛，收集散卒，复屯中牟。哈剌不花军于汴梁南彭子冈。有自长葛来者言，总兵官已为贼所败，次中牟。哈剌不花曰："贼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驰报：夜四鼓，贼从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剌不花曰："是必袭答失八都鲁营耳。我行已缓，不及事，不若以精锐断贼归路，覆之必矣。"于是领军徐行。天未明，伏军其归路。贼果袭答失八都鲁营，大掠辎重而回。哈剌不花伏军四起，贼大败，尽俘获之。当是时，答失八都鲁虽以平章政事总大兵，而哈剌不花功名与之相埒。

十七年，山东毛贵率其贼众，由河间趋直沽，遂犯漷州，至枣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然，独左丞相太平执不可。哈剌不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奉诏以兵拒之，与之战于柳林，大捷。贵众悉溃退，走据济南，京师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哈剌不花后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

初，哈剌不花与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为掾史。晦涉书史，精文墨，机识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无不从；而哈剌不花或有所论白，多沮不行，由是心衔泰不花。及泰不花事败，走诣哈剌不花求援，而哈剌不花不能曲为保全，乃缚泰不花送京师，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王英

王英，字邦杰，益都人。性刚果，有大节，膂力绝人，善骑射。袭父职，为莒州翼千户。父子皆善用双刀，人号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枢密院命帅师南雄，讨贼丘大老。贼六百余人突至，英与战，杀其渠帅刘把东，获九十余人。元贞元年，从左丞董士选讨大山贼刘贵，擒之。二年，讨永新、安福二州贼，余党皆息。延祐二年，宁都贼起，行省命英率各万户军讨之。贼势甚张，英屡战皆胜，斩获不可胜数，积尸盈野，水为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迓江浙平章张闾所领军于闽境，至木麻坑，擒贼蔡五九。又追贼至上虎嶂，遇贼三千余人，尽歼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荐，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莱万户府副千户。天历元年，授宣武将军。至顺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阳州贼张思进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请降。元统元年，授怀远大将军、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

至元三年，万安军贼吴汝期等作乱，聚众三千人。英至，贼皆就擒。未几，李志甫起漳州，刘虎仔起潮州，诏命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讨之。方贼起时，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谓僚佐曰：“是虽鼠窃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虽投老，必可以义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国家有事，吾虽老，其可坐视乎?本莅昂衢茫□□穹啥□□鄹把伞＜霸羝剑□ 9. □佣唷?

至正中，毛贵陷益都，英时年九十有六，乃谓其子弘曰：“我世受国恩，美官厚禄，备尝享之。今老矣，纵不能事戎马以报天子，尚忍食异姓之粟以求生乎?彼□□蝗肟谡呤□眨□熳洹Ｃ□笪胖□□咕吖佐酪栽帷＝□玻□倨涫□欢□□傧阕Ｔ唬骸肮□雍肭牍□樵嵯溶恪！弊１希□□炱穑□壅吣□痪□臁Ⅰ蕉□□渴蛊昭詹换□跋芩厩胄舻溆诔□□性唬骸安皇晨芩冢□鏊狼廴□□幸摹⑵胫□纾□□贾□逭咭病！鼻廴□□让□□⑺□右病?

○石抹宜孙迈里古思

石抹宜孙，字申之。其先辽之迪烈糺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为御史大夫，自有传。也先之曾孙曰继祖，字伯善，袭父职，为沿海上副万户。初以沿海军分镇台州，皇庆元年，又移镇婺、处两州。驭军严肃，平宁都寇，有战功；且明达政事，讲究盐策，多合时宜。为学本于经术，而兼通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术数、方技、释老之说，见称荐绅间。宜孙其子也。

宜孙性警敏，嗜学问，于书务博览，而长于诗歌。尝借嫡弟厚孙廕，袭父职，为沿海上副万户，守处州。及弟长，即让其职还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国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孙守温州，宜孙即起任其事。其年闽寇犯处州，复檄宜孙以兵平之。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顷之，处之属县山寇并起，宜孙复奉省檄往讨之。至则筑处州城，为御敌计。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铁睦迩承制升宜孙行枢密院判官，总制处州，分院治于处。又以江浙儒学副提举刘基为其院经历，萧山县尹苏友龙为照磨，而宜孙又辟郡人胡深、叶?⒄乱绮文逼渚□隆４ξ□ぃ□焦攘□纾□猎羝揪菹兆瑁□□苑iii□灰灼街巍Ｒ怂镉没□饶保□虻芬员□□蛴找约疲□醇福□约唛逦抟爬唷Ｑ吧□□菪惺嗝茉菏隆５笔侵□保□煜乱讯喙剩□□谑亟□髯晕□葡啾Ｊ亍Ｓ谑钦愣□蛞怂镌诖χ荩□趵锕潘荚谏苄宋□剖住?

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兰溪，且逼婺，而宜孙母实在婺城。宜孙泣曰：“义莫重于君亲，食禄而不事其事，是无君也；母在难而不赴，是

无亲也。无君无亲，尚可立天地间哉?奔辞埠□畹冉□癖□□蛲□霸□□□茁示□裎□□睢１□伶模□氪竺鞅□□樱□窗芗ǘ□埂Ｊ本□允估罟□镏琳愣□□兄瓢菀怂锝□阈惺〔沃□□拢□字蟹畲蠓颉Ｃ髂辏□竺鞅□氪χ荩□怂锝□□□镒吒＝ň成希□□急ù矗□□□寥诵囊焉iii□虏豢筛次□Ｌ驹唬骸按χ荩□崴□卣咭病＝裎崾埔亚睿□匏□谕□□蝗缁勾χ菥常□酪辔□χ茛矶□ 奔然梗□链χ□煸□兀□□冶□□ＡＪ挛牛□□⒃□瞥闲□πЬI诠Ｔ肌12.□痛笱□俊⑷俾淮蠓颉⑸现□□□贩庠焦□□□种翼□?

迈里古思者，宁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进士，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苗军主将杨完者在杭，纵其军钞掠，莫敢谁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绍兴城中强夺人马者，迈里古思擒斩数人，苗军乃惧，不敢复至其境。迈里古思名声遂大振。会江南行台移治绍兴，檄迈里古思为行台镇抚，乃大募民兵，为守御计。处州山贼焚掠婺之永康、东阳，迈里古思提兵往击之，与石抹宜孙约期夹攻其巢穴，山贼以平。擢江东廉访司经历，仍留绍兴，以兵卫台治。时浙东、西郡县多残破，独迈里古思保障绍兴，境内晏然，民爱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枢密院判官，分院治绍兴。

会方国珍遣兵侵绍兴属县，迈里古思曰：“国珍本海贼，今既降，为大官，而复来害吾民，可乎?庇□时□□首铩Ｏ惹膊拷□浦腥∩嫌荩□谢梗□胍姹□Ｊ鞘背□⒎揭兄毓□洌□势渲垡栽肆福□□□反蠓虬葑「纾□牍□渌赝α呗福□楹蒙鹾瘢□呗趵锕潘忌镁俦□□智疑□拢□词谷苏俾趵锕潘贾疗渌降冢□爰剖拢□猎蛎□笥乙蕴□澄嗡乐□□掀渫罚□啦掬阒小３侵忻裎胖□□晃誓信□嫌祝□薏烩□拚摺；浦心寺势渲诟闯穑□∩卑葑「缂胰思疤ù□僭鞭蚴罚□懒舭葑「绮簧保□愿嬗谡攀砍希□砍夏饲财浣□员□厣苄恕０葑「缪扒Ｌ行□□菏梗□嗖煊□氛嫱□姥裕骸鞍葑「缫鹾λＣ迹□钢录ㄔ洌□环ú恢遥□□刮□酢Ｒ嘶□钜偷洌□糜谘闲獭！庇谑勤□靼葑「绻僦埃□仓贸敝荩□□趵锕潘贾□□及住?

列传第七十六 儒学一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隶之，为《儒学传》。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进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枢与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留帐中共宿。既觉，月色皓然，惟寝衣在，遽驰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际，则见复已被发徒跣，仰天而号，欲投水而未入。枢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硃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

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硃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硃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硃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硃之学，自复始。

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复家江汉之

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

张□，字达善，其先蜀之导江人。蜀亡，侨寓江左。金华王柏，得硃熹三传之学，尝讲道于台之上蔡书院，□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注，以及周、程、张氏之微言，硃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究极根柢。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致江宁学官，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硃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辟私塾迎之。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曰导江先生。大臣荐诸朝，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邹、鲁之人，服诵遗训，久而不忘。

□气宇端重，音吐洪亮，讲说特精详，子弟从之者，诜诜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夹谷之奇、杨刚中尤显。□无子。有《经说》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书，以为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俨然新安硃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及郝经、吴澄皆尝留仪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贤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其先本刘氏，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更为金氏。履祥从曾祖景文，当宋建炎、绍兴间，以孝行著称，其父母疾，斋祷于天，而灵应随至。事闻于朝，为改所居乡曰纯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ＯＥ，而ＯＥ亲承硃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诣益邃。

时宋之国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Ｈ桓浩渚□弥□裕□辔慈体嵬□故酪病；嵯宸□□θ占保□稳俗□佣□桓揖龋□南橐蚪□Ｖ频沸橹□撸□胍灾乇□珊５乐鼻餮唷12.唬□蛳宸□□Γ□□还ザ□越狻Ｇ冶感鸷２八□□□仓菘は匾兀□轮辆扪蟊鹞耄□岩自督□□□□删菀孕小Ｋ沃漳□苡谩＜昂蟪ｐ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然后人服其精确。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弗就。宋将改物，所在盗起，履祥屏居金华山中，兵燹稍息，则上下岩谷，追逐云月，寄情啸咏，视世故泊如也。平居独处，终日俨然；至与物接，则盎然和怿。训迪后学，谆切无倦，而尤笃于分义。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倾赀营购，卒赎以完；其子后贵，履祥终不自言，相

见劳问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丧，履祥率其同门之士，以义制服，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

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书，曰《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谦为益加校定，皆传于学者。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

初，履祥既见王柏，首问为学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举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及见何基，基谓之曰："会之屡言贤者之贤，理欲之分，便当自今始。"会之，盖柏字也。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

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统初，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移书学官，祠履祥于乡学。至正中，赐谥文安。

许谦，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寿，宋刑部尚书。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进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时。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师法终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华，至谦五世，为金华人。父觥，登淳祐七年进士第，仕未显以殁。

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语之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醯酱既加，则酸咸顿异。子来见我已三日，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鼻□胖□枞弧＞邮□辏□〉闷渌□□□隆S谑槲薏欢粒□钐绞丿iii□洳形南塾铮□圆桓液觥S胁豢赏ǎ□虿桓仪浚挥谙热逯□担□兴□窗玻□嗖还锻□病?

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硃子，顾其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倍痢妒□□□罚□小睹□锍□钒司恚□□湟羰停□计涿□锒仁□□圆瓜热逯□幢福□源嫫湟菀澹□圆稍对□□□约阂庵罩□6痢妒榧□□罚□小洞运怠妨□怼F涔凼罚□小吨魏黾肝i罚□率芳夷昃□□持□ǎ□鹛□偷希□□卧□v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备其世数，总其年岁，原其兴亡，著其善恶。盖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诚理乱之几也。故附于续经而书孔子卒之义，以致其意焉。

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尝谓：“学者孰不曰辟异端，苟不深探其隐，而识其所以然，能辨其同异，别其是非也几希。”又尝句读《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于其宏纲要领，错简衍文，悉别以铅黄硃墨，意有所明，则表而见之。其后吴师道购得吕祖谦点校《仪礼》，视谦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条而已。谦不喜矜露，所为诗文，非扶翼经义，张维世教，则未尝轻笔之书也。

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被蛴兴□誓眩□□什荒茏源铮□蛭□□云渌□□裕□□馄渌□蟆L致劢补幔□杖詹痪耄□闫浯质瑁□胗诿芪iN耪叻角愣□□埽□□涑鲇□媲小6枵咦髦□□裾咭种□□姓呖□□□耪咴贾□<懊胖□浚□□颊咔в嗳耍□嫫洳姆郑□逃兴□谩H欢啦灰钥凭僦□氖谌耍□唬骸按艘濉16.□□□煞忠病！鼻□朴谛⑮眩□芯□酥□小F浯κ啦唤河诠牛□涣饔谒住2怀隼镢陶咚氖□辏□姆街□浚□圆患懊盼□埽□粕鹣壬□□□湎绨钫撸□丶雌浼掖嫖恃伞；蚍靡缘淅裾□拢□□燮浠嵬ǎ□□□壑裕□耪呶薏谎岱□?

大德中，荧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谦以为灾在吴、楚，窃深忧之。是岁大昆，谦貌加瘠，或问曰：“岂食不足邪？”谦曰：“今公私匮竭，道殣相望，吾能独饱邪?逼浯π母侨绱恕A□檬沽跬ブ薄8.笔拐院晡埃□灾兄菅磐□□谇□罴油品□□奂鲇诔□恢型饷□剂衅湫幸逭撸□昂笳率□□希欢□じ匆砸乓萦□□幌玢谴蟊龋□胨酒湮暮狻＝阅□苤隆V疗渫斫冢□酪陨砣握□e□兀□督□д撸□云渖碇□卜瘢□□沟乐□√嫜伞V猎□□曜洌□炅□□恕3⑭园自粕饺俗院牛□莱莆□自葡壬□3□4. 挖治能病?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硃熹之世適。江浙行中书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学官。

同郡硃震亨，字彦修，谦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陈栎，字寿翁，徽之休宁人。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尝以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硃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硃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硃熹之说大明于世。

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栎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性孝友，尤刚正，日用之间，动中礼法。与人交，不以势合，不以利迁。善诱学者，谆谆不倦。临川吴澄，尝称栎有功于硃氏为多，凡江东人来受业于澄者，尽遣而归栎。栎所居堂曰定宇，学者因以定宇先生称之。元统二年卒，年八十三。

揭傒斯志其墓，乃与吴澄并称，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道远而章，尊而明。栎居万山间，与木石俱，而足迹未尝出乡里，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是可谓豪杰之士矣。"世以为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易》。初，饶州德兴沈贵宝，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硃熹之《易》黄ＯＥ，而一桂之父方平及从贵宝、梦程学，尝著《易学启蒙通释》。一桂之学，出于方平，得硃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领乡荐，试礼部不敏，退而讲学，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所著书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硃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并行于世。

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义通释》，而于硃熹所著《四书》，用力尤深。余干饶鲁之学，本出于硃熹，而其为

说，多与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指异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峰先生。炳文尝用荐者，署明经书院山长，再调兰溪州学正。

黄泽，字楚望，其先长安人。唐末，舒艺知资州内江县，卒，葬焉，子孙遂为资州人。宋初，延节为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累赠金紫光禄大夫，泽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与二兄播、揆，同年登进士第，蜀人荣之。父仪可，累举不第，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乱，不能归，因家焉。泽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颜渊仰高钻坚论》。蜀人治经，必先古注疏，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硃，作《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

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闻其名，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其禄以施教。又为山长于洪之东湖书院，受学者益众。始泽尝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屡梦见之，最后乃梦夫子手授所较《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所解经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于文王、周公。秩满即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言仕。

尝以为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故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括，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于《春秋》以明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核三传，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络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辩》，凡如是者十余通，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尝言："学者必悟经旨废失之由，然后圣人本意可见，若《易象》与《春

秋》书法废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又惧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乃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礼学，则谓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作《礼经复古正言》。如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赵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庙之社，胡宏家学不信《周礼》，以社为祭地之类，皆引经以证其非。其辩释诸经要旨，则有《六经补注》；诋排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不当言而言之义，作《翼经罪言》。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

吴澄尝观其书，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谓人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比辉笱抛陨髦兀□闯⑶嵊肴搜浴@顩s使过九江，请北面称弟子，受一经，且将经纪其家，泽谢曰：“以君之才，何经不可明，然亦不过笔授其义而已。若余则于艰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洄叹息而去。或问泽：“自閟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泽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子以为区区人力所致耶??

泽家甚窭贫，且年老，不复能教授，经岁大侵，家人采木实草根以疗饥，晏然曾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书存于世者十二三。门人惟新安赵汸为高第，得其《春秋》之学为多。

萧渼,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为奉元人。渼性至孝，自为兒时，翘楚不凡。稍出为府史，上官语不合，即引退，读书面山者三十年。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辄倚其榻，玩诵不少置，于是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靡不研究。侯均谓元有天下百年，惟萧?┓肺□蹲秩恕Ｑд呒捌涿攀芤嫡呱踔凇３３.觯□鲆桓救耍□Ы痤蔚琅裕□蓽勰爸□□皆唬骸笆馕匏□耍□牢叹雍蠖□！睖劻钏嬷撩牛□〖翌我猿ァＦ涓竞蟮盟□蓬危□⑫换怪□Ｏ缛擞凶猿侵心汗檎撸□隹埽□□雍Γ□钛浴拔蚁粝壬□病保□芫□凳腿ァ?

世祖分籓在秦，辟渼与杨恭懿、韩择侍秦邸，渼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不赴。省宪大臣即其家具宴为贺，使一从史先诣渼舍，渼方汲水灌园，从史至，不知其为渼也，使饮其马，即应之不拒，及冠带迎宾，从史见渼，有惧色，渼殊不为意。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谕德，扶病至京师，入觐东宫，书《酒诰》为献，以朝廷时尚酒故也。寻以病力请去职，人问其故，则曰：“在礼，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今可行乎？”俄除集

贤学士、国子祭酒，依前右谕德，疾作，固辞而归。卒年七十八，赐谥贞敏。

渼制行甚高，真履实践，其教人，必自《小学》始。为文辞，立意精深，言近而指远，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关辅之士，翕然宗之，称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及《勤斋文集》，行于世。

韩择者，字从善，亦奉元人。天资超异，信道不惑，其教学者，虽中岁以后，亦必使自《小学》等书始。或疑为陵节勤苦，则曰："人不知学，白首童心，且童蒙所当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择尤邃礼学，有质问者，口讲指画无倦容。士大夫游宦过秦中，必往见择，莫不虚往而实归焉。世祖尝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门人为服缌麻者百余人。

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独与继母居，卖薪以给奉养。积学四十年，群经百氏，无不淹贯，旁通释、老外典。每读书，必熟诵乃已。尝言："人读书不至千遍，终于己无益。"故其答诸生所问，穷索极探，如取诸箧笥。名振关中，学者宗之。用荐者起为太常博士，后以上疏忤时相意，不待报可，即归休田里。

均貌魁梧，而气刚正，人多严惮之，及其应接之际，则和易款洽。虽方言古语，世所未晓者，莫不随问而答，世咸服其博闻。

同恕，字宽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迁秦中，遂为奉元人。祖升。父继先，博学能文，廉希宪宣抚陕右，辟掌库钥。家世业儒，同居二百口，无间言。恕安静端凝，羁丱如成人，从乡先生学，日记数千言。年十三，以《书经》魁乡校。至元间，朝廷始分六部，选名士为吏属，关陕以恕贡礼曹，辞不行。仁宗践阼，即其家拜国子司业，阶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中书奏恕领教事，制可之。先后来学者殆千数。延祐设科，再主乡试，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议大夫、太子左赞善召，入见东宫，赐酒慰问。继而献书，厉陈古谊，尽开悟涵养之道。明年春，英宗继统，以疾归。致和元年，拜集贤侍读学士，以老疾辞。

恕之学，由程、硃上溯孔、孟，务贯浃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为开导，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洁，平居虽大暑，不去冠带。母张夫人卒，事异母如事所生。父丧，哀毁致目疾，时祀斋肃详至。尝曰："养生有不

备，事犹可复，追远有不诚，是诬神也，可逭罪乎?庇肴私唬□渫馕奘誓□□□杏猩□摺@锶私杪舛□溃□テ渲保□皇埽□唬骸拔镏□□玻□我猿丿□ 奔椅拶偈□□iii□□凼槭□蚓恚□馑□釉婚扳帧丿毕鱿劫幽仙较拢□嘁缘栏叩笔溃□氤歉□□刂魉〖遥□柯鄢浦□弧跋敉□薄?

恕自京还，家居十三年，缙绅望之若景星麟凤，乡里称为先生而不姓。至顺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文贞。其所著曰《榘庵集》，二十卷。

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师萧渼，弱冠从恕受学。博通经史，躬率子弟致力农亩，而学徒满门。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尝行田间，遇有窃其桑者，居仁辄避之。乡里高其行义，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游其门者，不惟学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门人相与议易名之礼，私谥之曰静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学行淑其乡人。熙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焉。熙家与因所居相去数百里，因亦闻熙力于为已之学，深许与之。熙方将造其门，而因己殁，乃从因门人乌叔备问其绪说。盖自因得宋儒硃熹之书，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硃氏。然因之为人，高明坚勇，其进莫遏。熙则简靓和易，务为下学之功。其《告先圣文》有曰："追忆旧闻，卒究前业。洒扫应对，谨行信言。余力学文，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发轫圣途，以存诸心，以行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乡。"其用功平实切密，可谓善学硃氏者。

熙遭时承平，不屑仕进，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既殁，乡人为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镇。其门人苏天爵，为辑其遗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见刘氏，廓之以高明，厉之以奋发，则刘氏之学，当益昌大于时矣。"

列传第七十七 儒学二

胡长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当唐之季，其先自天台来徙。宋南渡后，以进士科发身者十人　，持节分符，先后相望。曾祖襜，钦州司法参军，脱略豪隽，轻赀急施，人以郑庄称之。祖岩，起嘉定甲戌进士，知福州闽县事，卓行危论，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间，士大夫皆自以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赣州之难于指顾之顷，全活数十万人。父居仁，淳祐丁未进士，知台州军州事，文辞政事，亦绝出于四方。至长孺，其学益大振，《九经》、诸史，下逮百氏，名、墨、纵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无不包罗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为荆湖四川宣抚参议官，长孺从之入蜀，铨试第一名，授迪功郎、监重庆府酒务。俄用制置使硃□孙之辟，兼总领湖广军马钱粮所佥□，与高彭、李湜、梅应春等，号南中八士。已而复拜福宁州倅之命，会宋亡，退栖永康山中。

至元二十五年，诏下求贤，有司强起之，至京师，待诏集贤院。既而召见内殿，拜集贤修撰，与宰相议不合，改教授扬州。元贞元年，移建昌，适录事阙官，檄长孺摄之。程文海方贵显，其家气焰薰灼，即违法，人不敢呵问，其树外门，侵官道，长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阶将仕佐郎。大德丁未，浙东大昆，戊申，复无麦，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给之，至县，以余钱二十五万属长孺藏去，乃行旁州。长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于民。阅月再至，索其钱，长孺抱成案进曰："钱在是矣。"脱欢察怒曰："汝胆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若此?背と嬖唬骸懊褚蝗詹皇常□庇兴勒撸□喜患耙晕牛□还偈榫咴冢□烧饕病！蓖鸦恫焖渑□□桓椅省Ｏ赜型□遥□裆倌昃阉牌浼洌瑙a出钞道，为过客患，官不能禁。长孺伪衣商人服，令苍头负货以从，阴戒驺卒十人蹑其后。长孺至，岩中人突出要之，长孺方逊辞以谢，驺卒俄集，皆成擒，俾尽逮其党置于法，夜行无虞。民荷溺器粪田，偶触军卒衣，卒抶伤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来诉，长孺阳怒其诬，械于市，俾左右潜侦之，向抶者过焉，戟手称快，执诣所隶，杖而偿其器。群妪聚浮屠庵，诵佛书为禳祈，一妪失其衣，适长孺出乡，妪讼之。长孺以牟麦置群妪合掌中，命绕佛诵书如初，长孺闭目叩齿，作集神状，且曰："吾使神监之矣，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一妪屡开掌视，长孺指缚之，还所窃衣。长孺白事帅府归，吏言有奸事屡问弗伏者，长孺曰："此易易尔。"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讯之，辞愈坚，长孺佯谓令长曰："颇闻国家有诏，盍迎之。"叱隶卒缚奸者东西楹，空县而出，庭无一人。奸者相谓曰："事至

此，死亦无承，行将自解矣。”语毕，案下吏哗而出，奸者惊，咸叩头服罪。永嘉民有弟质珠步摇于兄者，赎焉，兄妻爱之，绐以亡于盗，屡讼不获直，往告长孺，长孺曰：“尔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几，治盗，长孺嗾盗诬兄受步摇为赃，逮兄赴官，力辨数弗置，长孺曰：“尔家信有是，何谓诬耶?毙植只试唬骸坝泄逃兄□□说芩□收摺！比こ种裂橹□□羝涞苁驹唬骸暗梅嵌□椅锖酰俊钡茉唬骸叭弧！彼旃檠伞F湫惺露嗬啻耍□荒芫≡亍Q拥v元年，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阶将仕郎，未上，以病辞，不复仕，隐杭之虎林山以终。

长孺初师青田余学古，学古师王梦松，梦松亦青田人，传龙泉叶味道之学，味道则硃熹弟子也。渊源既正，长孺益行四方，访求其旨趣，始信涵养用敬为最切，默存静观，超然自得，故其为人，光明宏伟，专务明本心之学，慨然以孟子自许。唯恐斯道之失其传，诱引不倦，一时学者慕之，有如饥渴之于食饮。方岳大臣与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绎经义，环听者数百人。长孺为言：“人虽最灵，与物同产，初无二本。”皆跃跃然兴起，至有太息者。为辞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发其和平之音，海内来求者，如购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虽一金易一字，毅然不与。乡闱取士，屡司文衡，贵实贱华，文风为之一变。

晚寓武林，病喘上气者颇久。一旦具酒食，与比邻别，云将返故乡，门人有识其微意者，问曰：“先生精神不衰，何为遽欲观化乎？”长孺曰：“精神与死生，初无相涉也。”就寝，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驹排户视之，则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书有《瓦缶编》、《南昌集》、《宁海漫抄》、《颜乐斋稿》行于世。

其从兄之纲、之纯，皆以经术文学名。之纲字仍仲，尝被荐书。其于声音字画之说，自言独造其妙，惜其书不传。之纯字穆仲，咸淳甲戌进士，践履如古独行者，文尤明洁可诵。人称之为三胡云。

熊朋来，字与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进士第第四人，授从仕郎、宝庆府佥书判官□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以故相留梦炎为尚书，召甲戌状元王龙泽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朋来，龙泽榜下进士，而声名不在龙泽下，然不肯表襮苟进，隐处州里间，生徒受学者，常百数十人。取硃子《小学》书，提其要领以示之，学者家传其书，几遍天下。豫章为江西会府，行中书?⑻嵝贪床焖窘栽谘桑□簿邮枪僬撸□喑□19.□□洌□砸员隼裱蛹□A□O苤□詅□□沃□□拢□允□袷屡罄矗□丈沓泼湃恕A跣□□嵝贪床焓梗□燃永窬础E罄春

投□凰粒□槎□会□□肴合徒猜劬□逦扌槿眨□逭呦桃幸晕□匮伞?

会朝廷遣治书侍御史王构铨外选于江西，于是参政徐琰、李世安列荐朋来为闽海提举儒学官，使者报闻，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唯福建、庐陵最盛，特起朋来连为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既满考，以常格调建安县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来视之，漠如也。四方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乐。尝著《瑟赋》二篇，学者争传诵之。门人归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满，至不能容。朋来恳恳为说经旨文义，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为闻人。

延祐初，诏以进士科取士，时科举废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称明诏为惧，行省官主其事者，谘问于朋来，动中轨度，因以申请，四方得遵用之。及请为考试官，则曰："应试者十九及吾门，不可。"其后江浙、湖广，皆卑词致礼，请为主文，朋来屡往应之。及对大廷，其所选士居天下三之一焉。

初，朋来以《周礼》首荐乡郡，而元制，《周官》不与设科，治《戴记》者又鲜，朋来屡以为言。盖朋来之学，诸经中《三礼》尤深，是以当世言礼学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礼，亲御衮冕祠太庙，锐意于制礼作乐之事，翰林学士元明善，扬言于朝，以朋来为荐，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

朋来动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宾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礼乐之事，关于世教，其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数，靡不精究。

子太古，乡贡进士。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咸淳中，入太学，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

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篆而辞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

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

其门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

表元晚年，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当表元时，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应龙，字伯成，其先蜀人，后徙居吴兴。祖子才仕宋，赠光禄大夫，谥清忠。父巘，为大理少卿。应龙幼警敏过人，日记数千言，文章有浑厚之气。应龙当以世赏补京官，尽让诸从弟，而擢咸淳进士第。时贾似道当国，自僭伊、周，谓马廷鸾曰："君故与清忠游，其孙幸见之，当处以高第。"应龙拒之不见。及对策，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国势危急之状，考官不敢置上第。调光州定城尉，应龙曰："昔吾祖对策，以直言忤史弥远，得洪雅尉，今固当尔，无愧也。"沿海制置司辟为属，以疾辞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梦炎事世祖，为吏部尚书，以书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应龙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阳州，晚以上元县主簿致仕。初，宋亡时，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于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应龙为文，长于叙事，时人求其文者，车辙交于门，以文章大家称于东南，人儗之为眉山苏氏父子，而学者因应龙所自号，称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郑滁孙，字景欧，处州人。宋景定间，登进士第，知温州乐清县，累历宗正丞、礼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孙名荐者，世祖召见，授集贤直学士。寻升侍讲学士，又升学士。乞致仕，归田里。

弟陶孙，字景潜，亦登进士第，监西岳祠。先，陶孙征至阙，奏对称旨，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会纂修国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孙曰："臣尝仕宋，宋是年亡，义不忍书，书之非义矣。"终不书，世祖嘉之。升应奉翰林文字，后出为江西儒学提举。

滁孙兄弟在当时，最号博洽，儒学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宫以其兄弟前朝士，乃制衣亲赐，人以为异遇焉。滁孙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赞》、《周易记玩》等书。陶孙有文集若干卷。

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幼清峻颖悟，读书过目辄成诵，终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为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选南士为介，朝臣荐孚博学有气节，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曾副。陛辞，赐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陈日燇以忧制不出郊，遣陪臣来迎，又不由阳明中门入，曾与孚回馆，致书诘日燇以不庭之罪，且责日燇当出郊迎诏，及讲新朝尚右之礼，往复三书，宣布天子威德，辞直气壮，皆孚笔也。其所赠，孚悉却之。详见《梁曾传》中。使还，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嫉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再迁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满，复请为乡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诏遣奉使宣抚循行诸道。时台州旱，民饥，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东元帅脱欢察兒发粟赈济，而脱欢察兒怙势立威，不恤民隐，驱胁有司，动置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脱欢察兒也。"遂诣宣抚使，诉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条。宣抚使按实，坐其罪，命有司亟发仓赈饥，民赖以全活者众，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

孚天材过人，性任侠不羁，其为诗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斫，有文集行于世。

子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致仕。女长妫，适藁城董士楷，太常礼仪院太祝宗缉之母也；末檀，适同里韩戒之，行枢密院经历谏之母也。俱有贞节，朝廷旌表其门闾。

攸州冯子振，其豪俊与孚略同，孚极敬畏之，自以为不可及。子振于天下之书，无所不记。当其为文也，酒酣耳热，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子振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K涫铝厢x郁，美如簇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董朴，字太初，顺德人。自幼强记，比冠，师事乐舜咨、刘道济，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荐，起家为陕西知法官。未几，以亲老归养。寻召为太史院主事，复辞不赴。皇庆初，朴年已逾八十，诏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无疾而终，年八十有五。

朴所为学，自《六经》及孔、孟微言，与凡先儒所以开端阐幽者，莫不研极其旨而会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贯之妙。其事亲孝，与人交，智愚贵贱，一待以诚，或有犯之者，夷然不与之校。中山王结

曰：“朴之学，造诣既深，充养交至；其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龙冈，学者因称之曰龙冈先生云。

杨载，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后徙杭，因为杭人。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年四十，不仕，户部贾国英数荐于朝，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调管领系官海船万户府照磨，兼提控案牍。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载首应诏，遂登进士第，授承务郎、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以卒。

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自其诗出，一冼宋季之陋。

建康之上元有杨刚中，字志行，自幼厉志操，及为江东宪府照磨，风采凛凛，有足称者。其为文，奇奥简涩，动法古人，而不屑为世俗平凡语。元明善极叹异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

其甥李桓，字晋仲，同郡人，由乡贡进士，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亦以文鸣江东，纡余丰润，学者多传之。载与刚中同辈行，而桓则稍后云。

刘诜，字桂翁，吉安之庐陵人。性颖悟，幼失父，知自树立。年十二，作为科场律赋论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气象，宋之遗老巨公一见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师道自居，教学者有法，声誉日?＝□闲杏□诽□乓越坦俟葜啊⒁乓菁觯□圆槐ａＺ肺□模□□堋读□□罚□秕戎钭影偌遥□谝航窆牛□□宦镀漉掷鞣绶⒅□础Ｋ姆角笪恼撸□罩劣诿拧Ｆ渌□□□模□弧豆鹨□□贰９鹨□□匪□乓病Ｖ琳□□曜洌□臧耸□□?

同郡龙仁夫，字观复。刘岳申，字高仲。其文学皆与诜齐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丽，所著《周易集传》多发前儒之所未发。岳申用荐者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仁夫江浙儒学副提举，皆不就。

韩性，字明善，绍兴人。其先家安阳，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献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从南渡，家于越。性天资警敏，七岁读书，数行俱下，日记万言。九岁通《小戴礼》，作大义，操笔立就，文意苍古，老生宿学，皆称异焉。及长，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说，尤深造其阃域。

其为文辞，博达俊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言。四方学者，受业其门，户外之履，至无所容。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学者多以文法为请，性语之曰：“今之贡举，悉本硃熹私议，为贡举之文，不知硃氏之学，可乎？《四书》、《六经》，千载不传之学，自程氏至硃氏，发明无余蕴矣，顾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场屋，直其末事，岂有他法哉?狈簿□淇谑谥富□□晃□醺呗鄱□謇碜允ι□黄谖闹□ざ□荒懿还ι□杂τ兴局□螅□辔词疾缓掀渖□咭病Ｊ坑幸簧疲□匚□□佑□灰眩□氨嫖鍪欠牵□蛞闳挥胁豢煞钢□□?

性出无舆马仆御，所过，负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称之曰“韩先生、韩先生”云。宪府尝举为教官，谢曰：“幸有先人之敝庐可庇风雨，薄田可具饘粥，读书砥行，无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愿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韬晦，然未尝忘情于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达，辄往咨访，性从容载导，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天历中，赵世延以性名上闻。后十年，门人李齐为南台监察御史，力举其行义，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后，南台御史右丞月鲁不花，尝学于性，言性法当得谥，朝廷赐谥庄节先生。其所著有《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当性时，庆元有程端礼、端学兄弟者。端礼，字敬叔，幼颖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九渊氏之学，而硃熹氏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硃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仕为衢州路儒学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学，字时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进士第，授仙居县丞，寻改国子助教。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严方正，咸严惮之。迁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后以子徐贵，赠礼部尚书。所著有《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

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自羁狖知学，即善记览。工词章，才思涌溢，发为歌诗，清丽俊逸。弱冠，因读宋儒真德秀遗书，乃幡然有志于为己之学，刮摩淬砺，日长月益，尝以持敬致知之说质于同郡许谦，谦复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广，造履益深，大抵务在发挥义理，而以辟异端为先务。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高邮县丞，明达文法，吏不敢欺。再调宁国路录事。会岁大旱，饥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万口，师道劝大家得粟三万七千六百石，以赈饥民；又言于部使者，转闻

于朝，得粟四万石、钞三万八千四百锭赈之，三十余万人赖以存活。迁池州建德县尹。郡学有田七百亩，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师道究治之，即为按其图籍，悉以归于学。建德素少茶，而榷税尤重，民以为病，即为极言于所司，榷税为减。中书左丞吕思诚、侍御史孔思立列荐之，召为国子助教，寻升博士。其为教，一本硃熹之旨，而遵许衡之成法，六馆诸生，人人自以为得师。丁内忧而归，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终于家。所著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辨》、《战国策校注》、《敬乡录》，及文集二十卷。

师道同郡又有王余庆，字叔善，仕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以儒学名重当世云。

陆文圭，字子方，江阴人。幼而颖悟，读书过目成诵，终身不忘。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乡？K瓮觯□□映嵌□□д叱浦□磺蕉□壬□Q拥v设科，有司强之就试，凡一再中乡举。文圭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东南学者，皆宗师之。朝廷数遣使驰币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

文圭为人，刚明超迈，以奇气自负。于地理考核甚详，凡天下郡县沿革、人物土产，悉能默记，如指诸掌。先属纩一日，语门人曰：“以数考之，吾州二十年后必有兵变，惨于五代、建炎，吾死，当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树，使人不知吾墓，庶无暴骨之患。”其后江阴之乱，冢墓尽发，人乃服其先知。有《墙东类稿》二十卷。

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经史，而工于文辞。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务，学徒不远千里从之。自文圭既卒，浙以西称学术醇正、为世师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书，有《三山稿》、《诗绪余》、《史传姓氏纂》，又有《诗传旁通》，发挥硃熹氏之学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荣，字本心，台州临海人。父敬孙，宋太学生。初，金华王柏以硃熹之学主台之上蔡书院，敬孙与同郡杨珏、陈天瑞、车若水、黄超然、硃致中、薛松年师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孙尝著《易象占》、《尚书补遗》、《春秋类例》。仁荣承其家学，又师珏、天瑞，治《易》、《礼》、《春秋》，而工为文章。用荐者署美化书院山长。美化在处州万山中，人鲜知学，仁荣举行乡饮酒礼，士俗为变。后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国子博士，迁翰林修

撰，升集贤待制。奉旨代祀岳渎，至会稽，以疾作，不复还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为名人，而泰不华实为进士第一。

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进士第，终奉议大夫、惠州路总管府判官。与其兄俱以文学名。

仁荣同郡有孟梦恂者，字长文，黄岩人。与仁荣同师事杨珏、陈天瑞。梦恂讲解经旨，体认精切，务见行事，四方游从者皆服焉。部使者荐其行义，署本郡学录。至正十三年，以设策御寇救乡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兴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赐谥号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书辨疑》、《汉唐会要》、《七政疑解》，及《笔海杂录》五十卷。

陈旅，字众仲，兴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学称。旅幼孤，资禀颖异。其外大父赵氏学有源委，抚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业为务，惟笃志于学，于书无所不读。稍长，负笈至温陵，从乡先生傅古直游，声名日著。用荐者为闽海儒学官，适御史中丞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见奇之，谓旅曰：“子，馆阁器也，胡为留滞于此?币蛳嗝阌尉┫A＜戎粒□擦质探惭□坑菁□□渌□□模□热惶驹唬骸按怂□轿依辖□荩□蹲铀刮恼咭印！奔囱又凉葜校□□σ缘酪逖□氏嘟蚕埃□晕降寐弥□□□唷Ｓ胱娉＝豢谟斡□谥罟□洌□桃晕□貌┮Φ辔牛□司邮Ψ吨□。□惺槠秸抡□抡允姥佑至□鲋□□□□又□獭＞尤□辏□悸□□钌□蝗唐淙ィ□胗诔□□偃窝伞Ｔ□扯□辏□鑫□□闳逖Ц碧峋佟Ｖ猎□哪辏□胛□Ψ詈擦治淖帧Ｖ琳□□辏□ü□蛹嘭□□孜牧掷伞Ｓ侄□曜洌□晡迨□辛□?

旅于文，自先秦以来，至唐、宋诸大家，无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洁，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

旅平生于师友之义尤笃，每感虞集为知己。其在浙江时，集归田已数载，岁且大比，请于行省参知政事孛术鲁翀，亲奉书币，请集主文乡闱，欲为问候计，乃冲冒炎暑，千里访集于临川。集感其来，留旬日而别，惓藐以斯文相勉，惨然若将永诀焉。集每与学者语，必以旅为平生益友也。一日，梦旅举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见尔。”既而闻旅卒，集深悼之。

同时有程文、陈绎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礼部员外郎。作文明洁而精深，集亦多称之。绎曾字伯敷，处州人。为人虽口吃，而精敏异常，诸经注疏，多能成诵。文辞汪洋浩博，其气烨如也。

官至国子助教。论者谓二人皆与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闻，泰不华以师事之，南行台监察御史阖辞屡荐居馆阁。至正七年，诏征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与完者图、执礼哈琅、董立同应诏赴京师，见帝于宣文阁，进《孝经图说》，帝大悦，赐上尊。明年，升文林郎、秘书监丞。卒于官，年五十三。

孝光以文章负名当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趋世尚，非先秦、两汉语，弗以措辞。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谅，字子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吴兴，今为吴兴人。公谅通经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兴富民延为子弟师，夜将半，闻有叩门者，问之，乃一妇人，公谅厉声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辞归，终不告以其故。至顺四年，登进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艰，改同知余姚州事。夏不雨，公谅出祷辄应，岁以有年，民颂之，以为别驾雨。摄会稽县，申明冤滞，所活者众。省檄察实松江海涂田，公谅以潮汐不常，后必贻患，请一概免科，省臣从之。迁高邮府推官，未几，除国子助教，日与诸生辩析诸经，六馆之士，资其陶甄者往往出为名臣。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得告。后召为国子监丞，除江浙儒学提举，改佥岭南廉访司事，以疾请老。

公谅平居，虽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尝挟手记一册，识其编首曰："昼有所为，暮则书之，其不可书，即不敢为，天地鬼神，实闻斯言。"其检饬之严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观光集》、《辟水集》、《以斋诗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凡若干卷。门人私谥曰纯节先生。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从里儒授《孝经》、《论语》，即成诵。蚤丧父，其兄曲出，买经传等书以资之，日夜诵不?Ⅰ猿ι□芤邓谓□拷ò不铺梗□乖唬骸按俗佑蔽蚬□耍□侵钌□杀取！币蛎□匝瘴□希□颐□□种□伞＞弥□□勾窃唬骸坝嗖荒芪□□Γ□壕□谐p子说具在，归而求之可也。"伯颜自弱冠，即以斯文为己任，其于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乡之学者，来相质难，随问随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益众。

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西廉访佥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之来学者，至千余人。盖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士出其门，不问知其为伯颜氏学者。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而贼兵大至，伯颜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以见贼将，诱以富贵，伯颜骂不屈，引颈受刃，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既死，人或剖其腹，见其心数孔，曰："古称圣人心有七窍，此非贤士乎?蹦四尚钠涓怪校□睬蕉□谥□S兴旧掀涫拢□□钜榇蠓颉①萏□@褚窃菏拢□治慕凇L□Z忠樵唬骸耙猿鞘芈壑□□□瘴蕹鞘刂□鸲□溃□捎虢□菔乩铐胍宦桑灰苑缂吐壑□□□瘴拊诠僦□鸲□溃□捎胛魈屮□氛呕覆12.荨R云缴□杏弥□B□闪僖宀欢嶂□冢□斯胖□□骄□尤苏摺！笔币晕□仿邸2□掌缴□□藜□读□□罚□嗨□□觯□曰儆诒□?

赡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国既内附，大父鲁坤，乃东迁丰州。太宗时，以材授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因家真定。父斡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轻财重义，不干仕进。赡思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延祐初，诏以科第取士，有劝其就试者，赡思笑而不应。既而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论荐之。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见帝于龙虎台，眷遇优渥。时倒剌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赡思独不往见。倒剌沙屡使人招致之，即以养亲辞归。

天历三年，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进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以论议不合求去，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谕留之，赡思坚以母老辞，遂赐币遣之。复命集传旨曰："卿且暂还，行召卿矣。"至顺四年，除国子博士，丁内艰，不赴。

后至元三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条，曰：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网。时奸臣变乱成宪，帝方虚己以听，赡思所言，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赵承庆见之，叹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执政陕西行省者，恣为非道，赡思发其罪而按之，辄弃职夜遁。会有诏勿逮问，然犹杖其私人。及分巡云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

印以去，远籓为之震悚。襄、汉流民，聚居宋之绍熙府故地，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赡思乃擒其魁，而释其党。复上言："绍熙土饶利厚，流户日增，若以其人散还本籍，恐为边患，宜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宣抚司。三年，除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即按问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赃罪，浙右郡县，无敢为贪墨者。复以浙右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谓道人、道民、行童者，类皆渎常伦，隐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兴一路，为数已二千七百，乃建议请勒归本族，俾供王赋，庶以少宽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为令。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以病免归。

赡思历官台宪，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平反大辟之狱，先后甚众，然未尝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尝与五府官决狱咸宁，有妇宋娥者，与邻人通，邻人谓娥曰："我将杀而夫。"娥曰："张子文行且杀之。"明日，夫果死，迹盗数日，娥始以张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为非共杀，且既经赦宥，宜释之，赡思曰："张子文以为娥固许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与张同谋，度不能终隐，故发之也，岂赦可释哉？"枢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阴德也。御史勿执常法。"赡思曰："是谓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种阴德于生者，奈死者何?蹦硕郎弦樾滩浚□湔□鹱铩F渖笮痰弊锒嗬啻恕?

至正四年，除江东肃政廉访副使。十年，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事，皆辞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抚军冀宁，承制封拜，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恆山郡侯，谥曰文孝。

赡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饘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列传第七十八 良吏一

自古国家上有宽厚之君，然后为政者得以尽其爱民之术，而良吏兴焉。班固有曰："汉兴，与民休息，凡事简易　，禁罔疏阔，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先，故文、景以后，循吏辈出。"其言盖识当时之治体矣。

元初风气质实，与汉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劝农使，又用五事课守令，以劝农系其衔。故当是时，良吏班班可见，亦宽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后，循良之政，史氏缺于纪载。今据其事迹之可取者，作《良吏传》。

谭澄，字彦清，德兴怀来人。父资荣，金末为交城令。国兵下河朔，乃以县来附，赐金符，为元帅左都监，仍兼交城令。未几，赐虎符，行元帅府事，从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袭职。澄幼颖敏，为交城令时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阳郭帅专其利而堰之，讼者累岁，莫能直，澄折以理，令决水，均其利于民。豪民有持吏短长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岁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赋，逃窜殆尽，官为称贷，积息数倍，民无以偿。澄入觐，因中书耶律楚材，面陈其害，太宗恻然，为免其逋，其私负者，年虽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归者，复三年。诏下，公私便之。壬子，复大籍其民，澄尽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赋以时集。

甲寅，世祖还自大理，澄进见，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阜为交城令。时世祖以皇弟开藩京兆，总天下兵。岁丁巳，有间之者，宪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蓝答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计局百四十二条以考核之，罪者甚众，世祖每遣左丞阔阔与澄周旋其间，以弥缝其缺，及亲入朝，事乃释。中统元年，世祖即位，擢怀孟路总管，俄赐金符，换金虎符。岁旱，令民凿唐温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饥。教之种植，地无遗利。至元二年，迁河南路总管，改平滦路总管。七年，入为司农少卿，俄出为京兆总管。居一年，改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

四川佥省严忠范守成都，为宋将昝万寿所败，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则葬暴骸，修焚室，赈饥贫，集逋亡，民心稍安。会西南夷罗罗斯内附，帝以抚新国宜择文武全才，遂以澄为副都元帅，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

世祖尝与太保刘秉忠论一时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张耕，怀之谭澄，何忧不治哉?庇蜗孕□T竺□□⑽□盥纷芄芮蠡7.□□椋□沃林惺榇窃唬骸盎噬喜皇短烦我□磕宋□运□伲 敝惺樘匚□ブ□F浣槿绱恕?

子克修，历湖北、河南、陕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许维祯，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为淮安总管府判官。属县盐城及丁溪场，有二虎为害，维祯默祷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维祯祷而雨，蝗亦息。是年冬，无雪，父老言于维祯曰：“冬无雪，民多疾，奈何?蔽□踉唬弧拔岬蔽□□弧！币讯□□钊□摺3□⑽牌涫拢□接□弥□□洌□晁氖□摹W右蟆?

许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从元裕学，年十五，以儒生中词赋选，河东宣抚司又举楫贤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师，平章王文统命为中书省掾，以不任簿书辞，改知?X□喟餐□⒆筘┬砗馍钇髦刂□R蝗眨□邮〕剂5.钕拢□雷婕□涿厉卓□埃□试唬骸叭晷悴乓□俊遍□偈自唬骸俺佳□悴哦□□锤易晕叫悴乓病！钡凵破涠裕□谥惺槭〖芨罂夤芄矗□娉蟹⑺臼隆N醇福□4.笏九┤荆□蚤□□芭└笔埂J鄙掏ξ□参魍跸啵□鲇谕荆□□蜓裕骸熬┳字□鳎□囊笆□□辏□巍13.鸾猿⒅猛停□缒济窳⑼吞铮□昕傻霉龋□□醺□□琛！蓖σ云溲匀胱啵□又□H□辏□统桑□□衿淅□Q芭褰鸱□□□挛鞯廊芭┤埂?

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宪行中书于荆南府，以楫为左右司员外郎。荆南父老舆金帛求见，楫曰：“汝等已为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抚字汝辈，奚用金帛以求见?泵髂辏□□氡焙□咸嵝贪床旄笔埂N涓愿幻裼信顾莱稣骶□苏撸□跻约也浦□胗掌涞枵撸□□嚎罘□ⅰ□蟮闷淝椋□偷枵撸□蹈幻瘢□朔□涿鳌8慕□鞯捞嵝贪床旄笔梗□惺：□刑止□禾峙言舳□欤□□糠□由踔冢□□□康昧济窳□倏冢□不瓜缋铩?

二十三年，授中议大夫、徽州总管。桑哥立尚书，会计天下钱粮，参知政事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倚势刻剥，遣吏征徽州民钞，多输二千锭，巨济怒其少，欲更益千锭，楫诣巨济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虽万锭可征也。”巨济怒解，徽州赖以免。楫考满去。徽之绩溪、歙县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岁饥阻险为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谕之。三八等曰：“但得许总管来，我等皆降矣。”行省为驿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单骑趋贼垒，众见楫来，皆拜曰：“我公既来，请署榜以付我。”楫白教化，请退军一舍，听其来降。不听。会以参政高兴代教化，楫复以前言告之，兴从其计，贼果降。

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东平总管，谢事二年卒，寿七十。十一子：余庆，重庆，崇庆，余失其名。

田滋，字荣甫，开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总管府知事入为御史台掾。十二年，拜监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渔，宜立行御史台以镇之。”诏从其言。遂超拜行御史台侍御史。历两淮盐运使、河南路总管。大德二年，迁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彧者，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俯首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祠祷曰：“张彧坐事有冤状，愿神相滋，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之，烬中得其遗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辜，张彧得释。十年，改济南路总管，寻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时陕西不雨三年，道过西岳，因祷曰：“滋奉命来参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饥而死，滋将何归！愿神降甘泽，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即开仓，以麦五千余石给小民之无种者，俾来岁收成以偿官，民大悦。未几，以疾卒于位。赠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追封开封郡公，谥庄肃。

卜天璋，字君璋，洛阳人。父世昌，仕金为河南孔目官。宪宗南征，率众款附，授镇抚，统民兵二千户，升真定路管民万户。宪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余人，俾专领之，遂家汴。天璋幼颖悟，长负直气，读书史，识成败大体。至元中，为南京府史。时河北饥民数万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诏令民复业，勿渡，众汹汹不肯还。天璋虑其生变，劝总管张国宝听其渡，国宝从之，遂以无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贤，辟为宪史，声闻益著。后为中台掾，有侍御史倚势贪财，御史发其赃，天璋主文牍，未及奏，顾为所谮，俱拘内廷，御史对食悲哽，天璋问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怜之，闻吾系，不食数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职，义也，奈何为兒女子泣耶?庇□凡研弧６砑□□狻Ｘ□嗨车峦醯惫□□□蛑惺椋□□峥兀□掠锌煞瘢□亓Ｐ纾□□嗯□□扈把圆恢茫□蹙勾悠湟椋□以唬骸稗蚰苋缡牵□岣春斡牵？

大德四年，为工部主事。蔚州有刘帅者，豪夺民产，吏不敢决，省檄天璋往讯之，帅服，田竟归民。大德五年，以枢密大臣暗伯荐，授都事，赞其府。引见，赐锦衣、鞍辔、弓刀。后以扈从劳，加奉训大夫，赐侍燕服二袭。秩满当代，枢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为增员。武宗时，迁宗正府郎中。尚书省立，迁刑部郎中。适盗贼充斥，时议犯者并家属咸服青衣巾，以别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毕辔蚨□埂Ｓ懈嬷詈钔跄辈还煺撸□诽扈把墩□□□完阌配住Ｉ惺槭〕嫉米铮□

首谡偬扈叭爰□□毙耸ㄡ□笤谧□□壑冈唬骸按瞬惶盎卟诽扈耙病！币蛭式窈喂伲□扈岸栽唬骸俺即□镄滩坷芍小！备次仕□□稣撸□栽唬骸俺疾徊牛□竺蛇□谩！钡墼唬骸跋瘸□孕恢俸臀□惺椋□湮□芍校□噪耷准鲆病Ｈ暌朔钪拔鸬。 奔匆灾惺樾滩坑≌赂吨□＜仁邮拢□腙睿□途坡「９□□敖跻氯□□：蟊幻□畏从□□酃俗笥以唬骸熬□埃□□魅艘玻□氐闷淝椤！碧扈俺忻□□□挡辉□?

皇庆初，天璋为归德知府，劭农兴学，复河渠，河患遂弭。时群盗据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数人，悉磔以徇，盗为止息。升浙西道廉访副使，到任阅月，以更田制，改授饶州路总管。天璋既至，听民自实，事无苛扰，民大悦，版籍为清。时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县争赂之，觊免谴，饶独无有。省臣衔之，将中以危法，求其罪无所得。县以饥告，天璋即发廪赈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饥如是，必俟得请而后赈，民且死矣。失申之责，吾独任之，不以累诸君也。”竟发藏以赈之，民赖全活。其临事无所顾虑若此。火延饶之东门，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势遂熄。鸣山有虎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获之。以治行第一闻。升广东廉访使。先是，豪民濒海堰，专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赂置不问，天璋至，发卒决去之。岭南地素无冰，天璋至，始有冰，人谓天璋政化所致云。寻乞致事。

天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复拜山南廉访使。人谓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国步方艰，吾年八十，恆惧弗获死所耳，敢避难乎?彼煨小Ｖ猎蚶鞣缂停□謇糁危□菘に嗳弧Ｊ鞘保□燃巯栌唬□讼铝钗鹚鸸燃郏□□褡员悖□谑侵鄢嫡□□□准鄱偌酢８粗瓜芩驹叻？忡徘□皇溆谔ǎ□粲藐饧iii□□分粒□裾诘莱扑獭；嶷□□饭傺允闭□檬Ｂ□蛄猩隙□□拢□餐蛴嘌裕□恐□弧吨行思弥尾摺罚□灾惺辈　Ｒ蜃砸□ァ＜裙殂辏□杂嗦皇┣渥宓常□椅蕻Ｘ储，天璋处之，晏如也。至顺二年卒。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河南郡侯，谥正献。

列传第七十九 良吏二

耶律伯坚，字寿之，桓州人。气豪侠，喜与名士游。用荐举入官，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　，转保定路清苑县尹。初，安肃州苦徐水之害，诉于大司农司，大司农司欲夺水故道，导水使东。东则清苑境也，地势不利，果导之，则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为灾。伯坚陈其形势，图其利害，要大司农司官及郡守行视可否，事遂得已。县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广，势家据以为硞，民以失利来诉。伯坚命毁硞，决其水而注之田，许以溉田之余月，乃得堰水置硞。仍以其事闻于省部，著为定制。县居南北之冲，岁为亲王大官治供帐于县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复撤而新之，吏得并缘侵渔，其费不赀。伯坚命筑公馆，以代供帐，其弊遂绝。凡郡府赋役，于县有重于他县者，辄曰："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必诣府力争之。在清苑四年，民亲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犹思之，立石颂其德焉。擢为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泽州晋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其众归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帅府右监军。其后论功行赏，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为泽州长官。泽民多避兵未还者，直命籍其田庐于亲戚邻人之户，且约曰："俟业主至，当析而归之。"逃民闻之，多来还者，命归其田庐如约，民得安业。素无产者，则出粟赈之；为他郡所俘掠者，出财购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瘗之。未几，泽为乐土。大修孔子庙，割田千亩，置书万卷，迎儒士李俊民为师，以招延四方来学者。不五六年，学之士子，以通经被选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举本州学校事，未拜而卒。

谙都剌，字瑞芝，凯烈氏。祖阿思兰，尝从大将阿术伐宋，仕至冀宁路达鲁花赤，子孙因其名兰，遂以兰为氏。谙都剌通经史，兼习诸国语。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职书制诰。会有旨命书籓王添力圣旨，谙都剌曰："此旨非惟有亏国体，行且为民殃矣。"帝闻之，谓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难得也。"事乃止。寻授应奉翰林文字，凡蒙古传记，多所校正。升待制。时方选守令，除辽州达鲁花赤，以最闻，赐上尊名币，除集贤直学士。至顺元年，迁襄阳路达鲁花赤。山西大饥，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为变，檄守武关，谙都剌验其良民，辄听其度关。吏曰："得无违上命乎？"谙都剌曰："吾防奸耳，非仇良民也，可不开其生路耶?奔扔种笾嘁允持□□□钍□蛉恕Ｓ殖橇俸核□□暧兴□迹□□□坛峭猓□

煲晕抻荨Ｔ□扯□辏□□娑悸纷芄堋Ｋ灼暮拂铮□□隙钾菸裥搜□＃□云揭字沃□Ｓ猩下碓舭字缃偃耍□貌荒懿叮□隙钾萆□苤□□涞陈感□渴孤薰□□芤酝骺保□萜湓簟Ｒ讯□艚俸蛹洌□幢换瘢□司∈淦淝椋□□隙钾葜□苁及祝□略偃我豢肌Ｇ淄趼蚺□蛞娑迹□涓□舨：瘢□隙钾莶靡种□□褚晕奕拧Ｖ琳□□曜洌□昶呤□?

子燮彻坚，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称。

杨景行，字贤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进士第，授赣州路会昌州判官。会昌民素不知井饮，汲于河流，故多疾疠；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灾。景行教民穿井以饮，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于疾疠火灾。豪民十人，号十虎，干政害民，悉捕置之法。乃创学舍，礼师儒，劝民斥腴田以膳士，弦诵之声遂盛。调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核民田租，除划宿弊，奸欺不容，细民赖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转抚州路宜黄县尹，理白冤狱之不决者数十事。升抚州路总管府推官，发擿奸伏，郡无冤狱。金溪县民陶甲，厚积而凶险，尝屡诬陷其县长吏罢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诘治，陶遂暴横于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绳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云住，发人冢墓取财物，事觉，官吏受贿，缓其狱，景行急按之，僧以贿动之，不听，乃赂当道者，以危语撼之，一不顾，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获安。转湖州路归安县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无欺弊。景行所历州县，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颂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兴祖，字宗起，福州罗源人。至治二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奔凑虐窠□痹煺撸□伊⑸湍济袷赘妗６碛懈嬲咧粒□鹨圆皇党馊ィ挥钟懈婊裎痹於□瞬⒃哒撸□索吨□□畛伞Ｓ盐淖灾凉伲□□□□龋□俗婷□⒅粗□Ｐ媵Ｂ□此哂盐恼甙儆嗳耍□衿渲刈镆欢□瞒吨□□□14.撸□□镀涞扯□儆嗳耍□ぶ弥□ā Ｃ窈□热ィ□□□□酢＝□阈惺∝┫啾饍呵硬换□鲋畛□□□涎糁□□□慕ǖ侣吠□□□阄慈巍Ｖ琳□四辏□刂记ㄎ□乐萋纷芄埽□兄脸峭猓□苍粢哑绕浜螅□嗳ソ龆□□铩Ｊ焙□细笔构□萏□緝和捅□峭猓□旁糁粒□苑□□瑁□□吮□□俗嫖牛□匆挂杷盗糁□９□萏□緝涸唬骸懊魅盏贸□迩ΦＡ⑼□芪灏伲□丝善圃簟！毙俗嫘碇□Ｃ魅崭θ氤鞘邮拢□匆远餍湃摆脱紊蹋□□□迩ΦＢ□胰】ぢゾ赏┌逦□埽□罩薪员浮９□萏□緝旱贸□6.埽□笙玻□炝簦□□□艏啤Ｔ粑判伦芄苤粒□蝗站呶灏俣埽□晕□缶□

抑粒□邢X萑ァS烂飨囟瘁媛徘苑⑽□窈Γ□俗嬉允职褛椭□＝栽唬骸傲肿芄芰□□□瘢□豢煞敢病！比□瓴蝗刖场4汉担□媸陈竺纾□俗嫖□牡恢□□笥耆□眨□嫠蓝□箫□R讯□招俗鳎□馄斗Γ□後姹×玻□忒写笾危□芩究伎危□缘乐菸□睢R阅昀现率耍□沼诩摇?

观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进士第。由户部主事，再转而知归德府。廉明刚断，发擿如神。民有衔冤不直者，虽数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诉，观音奴立为剖决，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阳，驴毙，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殴郄，经宿而死。郄有妻王氏、妾孙氏，孙诉于官，官吏纳任贿，谓郄非伤死，反抵孙罪，置之狱。王来诉冤，观音奴立破械出孙于狱，呼府胥语之曰：“吾为文具香币，若为吾以郄事祷诸城隍神，令神显于吾。”有睢阳小吏，亦预郄事，畏观音奴严明，且惧神显其事，乃以任所赂钞陈首曰：“郄实伤死，任赂上下匿其实，吾亦得赂，敢以首。”于是罪任商而释孙妾。宁陵豪民杨甲，夙嗜王乙田三顷，不能得。值王以饥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还，则田为杨据矣。王妻诉之官，杨行贿，伪作文凭，曰：“王在时已售我。”观音奴令王妻挽杨，同就崔府君神祠质之。杨惧神之灵，先期以羊酒浼巫嘱神勿泄其事，及王与杨诣祠质之，果无所显明。观音奴疑之，召巫诘问，巫吐其实曰：“杨以羊酒浼我嘱神曰：‘我实据王田，幸神勿泄也。’”观音奴因讯得其实，坐杨罪，归其田王氏，责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观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诉，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饮，是岁蝗不为灾。后升为都水监官。

周自强，字刚善，临江路新喻州人。好学能文，练于吏事，以文法推择为吏。泰定间，广西洞徭反，自强往见徭酋，说以祸福，中其要害，徭酋立为罢兵，贡方物，纳款请命。事闻于朝，特旨超授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事。转饶州路经历，迁婺州路义乌县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宽厚，不为刻深。民有以争讼诉于庭者，一见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责，必取经典中语，反覆开譬之，令其诵读讲解。若能悔悟首实，则原其罪；若迷谬怙恶不悛，然后绳之以法不少贷。民畏且爱，狱讼顿息。民间田税之籍多失实，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亩核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考，于是赋役平均，贫富乐业。其听讼决狱，物无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声誉籍甚。部使者数以廉能举于朝，选授抚州路金溪县尹，阶奉议大夫，政绩愈著。以亚中大夫、江州路总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阳人。明法律，善书算。由征东行省译史有劳，超迁南恩知州，升沔阳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总管。先是，

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景亮深知其弊，乃始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郡学之政久弛，从祀诸贤无塑像，诸生无廪膳，祭服乐器有缺，景亮皆为备之，儒风大振，缙绅称颂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俭约，惟以脱粟对饭而已。部使者尝上其事，特诏褒美，赐以宫锦，改授台州路总管。卒于官。

王艮，字止善，绍兴诸暨人。尚气节，读书务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说。淮东廉访司辟为书吏，迁淮西。会例革南士，就为吏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以岁月及格，授庐州录事判官。淮东宣慰司辟为令史，以廉能称。再调峡州总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会朝廷复立诸市舶司，艮从省官至泉州，建言："若买旧有之船以付舶商，则费省而工易集，且可绝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书省报如艮言。凡为船六□宗，省官钱五十余万缗。

历建德县尹，除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经历。绍兴路总管王克敬，以计口食盐不便，尝言于，行省，未报，而克敬为转运使，集议欲稍损其额，以纾民力。沮之者以为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实寡而强赋多民之钱，今死、徙已众矣，顾重改成籍而轻弃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贾辐辏，未尝以口计也。移其所赋，散于商旅之所聚，实为良法。"于是议岁减绍兴食盐五千六百引。寻有复排前议者，艮欲辞职去，丞相闻之，亟遣留艮，而议遂定。

迁海道漕运都万户府经历。绍兴之官粮入海运者十万石，城距海十八里，岁令有司拘民船以备短送，吏胥得并缘以虐民。及至海次，主运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艮执言曰："运户既有官赋之直，何复为是纷纷也?蹦嗽鹪嘶ё栽亓溉朐舜□Ｔ舜□□缢□苷撸□焙耸党□涫□□莆耐□担□□□瓴痪□□奕±綦古□模□闯□淞肝逋蚨□Ｏ税偈□ ３. □□傥迨□蜱牛□嘶□嗣庥谄萍摇?

迁江浙行省检校官。有诣中书诉松江富民包隐田土，为粮一百七十余万石；沙荡，为钞五百余万缗；宜立官府纠察收追之。中书移行省议，遣官验视，而松江独当十九。艮至松江，条陈曲折，以破其诳妄，言其"不过欲竦朝廷之听而报宿怨，且冀创立衙门，为徼名爵计耳。万一民心动摇，患生不测，岂国家培养根本之策哉?濒扪陨希□滤烨蕖?

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诬民欺隐诡寄田租九

千余石，初止八家，前后数十年，株连至千家，行省数遣官按问，吏已伏其虚诳，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复勒其民报合征粮六百余石，宪司援诏条革去，终莫能止。艮到官，首言：“是州之粮，比元经理已增一千一百余石，岂复有欺隐诡寄者乎？准宪司所拟可也。”行省用艮言，悉蠲之。艮在任岁余，以中宪大夫、淮东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卢琦，字希韩，惠安人，登至正二年进士第。十二年，稍迁至永春县尹。始至，赈饥馑，止横敛，均赋役，减口盐一百余引，蠲包银榷铁之无征者。已而讼息民安，乃新学宫，延师儒课子弟，月书季考，文风翕然。邻邑仙游盗发，琦适在邑境，盗遥见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长乃以暴毒驱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马喻以祸福，众皆投刃槊，请缚其酋以自新，琦许之。酋至，琦械送帅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饥，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胜计。十四年，安溪寇数万人来袭永春。琦闻，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战则与之战，不能，则我当独死之尔。”众皆感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贼邪！且彼寇方将虏掠我妻子，焚毁我室庐，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使君其勿以为忧。”因踊跃争奋。琦率以攻贼，大破之。明日，贼复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余战，斩获一千二百余人，而邑民无死伤者。贼大衄，遂遁去。时兵革四起，列郡皆汹汹不宁，独永春晏然，无异承平时。十六年，改调宁德县尹而去。

邹伯颜，字从吉，高唐人。为建宁崇安县尹。崇安之为邑，区别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为粮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都，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颜曰：“贫弱之受困，一至此乎?蹦巳Σ淞讣□□旨拼樱□辛敢皇□撸□芤皇□□郏□辛干□氛撸□苌□分□邸L锒嗾呤苁□贾□鄱□豢纱牵□锷僬叱破渌□龆□扌颐狻F兑蛭薷嬷□瘢□嫉靡孕菹i 3绨哺骋壑□□□煳□姆阶睢R赜兴握話\所凿沟，溉民田数千亩。岁久，沟湮而田废。伯颜修长沟十里，绕枫树陂，累石以为固，沟悉复抃遗迹，而田为常稔，民赖其利。安庆路尝得造伪钞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党而执之，囚与卒结谋，望风入良民家肆虐。伯颜捕讯得其状，即执而归诸安庆，自是伪造之连逮无滥及崇安者。于是行省帅府、御史宪府咸举其能。选调漳州路判官。

刘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来为卫辉路总管，平徭

役，兴教化，敦四民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独。贼劫汲县民张聚钞一千二百锭而杀之，贼不获，秉直具词致祷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莲者，战怖仆地，具言贼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袭之，果得贼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患之，秉直祷于八蜡祠，虫皆自死。岁大饥，人相食，死者过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馁者食之，病者与药，死者与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诣城北太行之苍峪神祠，具词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观者异之。辞神而还，行及数里，雷雨大至。秩满，以亲老，去官侍养。

许义夫，砀山人。为夏邑县尹，每亲诣乡社，教民稼穑。见民勤谨者，出己俸赏之，怠惰者罚之。三年之间，境内丰足。后为封丘县尹，值至正四年大饥，盗贼群起，抄掠州县。义夫闻贼至近境，乃单马出郊十里外迎之，见贼数百人，义夫力言："封丘县小民贫，皆已惊惶逃窜，幸无入吾境也。"言辞愿款，贼遂他往。封丘之民，得免于难。

列传第八十 忠义一

李伯温，守贤之孙，彀之子也。长兄惟则，怀远大将军、平阳征行万户；次伯通。岁甲戌，锦州张致叛 ，国王木华黎命击之，大战城北，伯通死焉。伯温行平阳元帅府事，镇青龙堡，专任东征。知平阳已陷，弟守忠被执，选骁勇拒守，久之，金人尽锐来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开水门导敌入，伯温登堞楼，谓左右曰："吾兄弟仗节拥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当以死报国。吾弟已被执，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犹豫不忍去，伯温即拔剑杀家属，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楼，见伯温抱柱如生，无不嗟叹。

子守正，自幼时尝质于木华黎，后为平阳守，活俘虏甚众，以功授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岁庚寅，上党、晋阳合兵攻汾州，将陷，守正以义赴援，众寡不敌，别遣老弱百人，曳薪扬尘，多张旗帜，敌惧，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绝，且泣谢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愿奉是州以从。"关中兵屯吉州，酋领杨铁枪以数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轩成据隰州，守正往击之，中矢伤足，及归，疮甚，会金人完颜合达攻平阳，守正裹疮战殁。大帅以其兄守忠代之。

守忠官至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兼知平阳府事。壬午冬，平阳公胡景山以青龙堡降。尝从攻益都，北还，军将彭智孙乘间据义州叛，守忠闻之，长驱抵城下，力战，复之。丁亥夏四月，金纥石烈真袭击平阳行营招讨使权国王按察兒于洪洞，守忠出援之，会于高梁，师溃入城。平阳副帅夹谷常德潜献东门以纳金兵，城遂陷。金人执守忠至汴，诱以高爵，使降，守忠骂之，语恶，金人怒，置守忠铁笼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徕先生守道之裔孙也，世以读书力田为业。体貌魁伟，膂力过人，倜傥不羁。金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壮，负险自保，与滕阳陈敬宗聚兵山东，破张都统、李霸王兵于龟蒙山。宋将郑元龙以兵迎敌，珪败之于亳阳，遂乘胜引兵入盱眙。会宋贾涉诱杀涟水忠义军统辖季先，人情不安，众迎珪为帅，呼为太尉。

岁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与宋议和。己卯，珪令麾下刘顺直抵寻斯干城，入觐，太祖慰劳顺，且敕珪曰："如宋和议不成，吾与尔永结一家，吾必荣汝。"顺还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弃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剑渡淮。宋将追之曰："太尉回，完汝妻

子。”珪不顾，宋将沉珪妻子于淮。遂率顺及李温，因孛里海归木华黎。木华黎悦之，谓曰：“若得东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华黎承制授珪光禄大夫、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路行元帅，佩金虎符，便宜从事。后金弃东平，珪与严实分据，收辑济、兖、沂、滕、单诸州。癸未，太祖诏曰：“石珪弃妻子，提兵归顺，战胜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都元帅，余如故。”

秋七月，珪领兵破曹州，与金将郑从宜连战数昼夜，粮绝，援兵不至，军无叛意，珪临阵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壮其为人，诱以名爵，欲使揖，珪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禄，复能受封他国耶！假我一朝，当缚尔以献。”金主大怒，蒸杀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变。其麾下立社兖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兴哥。世农家，善射，以武断乡井。金末，避地大宁。国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猎以食。屡夺大营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国王木华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国兵围城，下令曰：“能斩攸兴哥首以降，则城中居民皆获生。”守者召谓曰：“汝奇男子，吾宁忍断汝首以献，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灵，无噍类矣。”兴哥乃折矢出降。诸将怒，欲杀之，木华黎曰：“壮士也，留之为吾用。”俾隶麾下。从木华黎攻通州，献计，一夕造砲三十、云梯数十，附城，州将惧，出宝货以降。木华黎命兴哥恣取之，兴哥独取良马三，以赏兵士。木华黎以其功闻太祖，赐名哈剌拔都。从木华黎略地燕南，为先锋，至大名，金将徒单登城督战，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将开门南奔，追杀将? B酃Γ□徒鸱□□渌嬗□嗖臁N煲□□诮鸹7.□17.□⑽郎辖□□10.佣□甭繁□矶荚□B□蛱□□?

时太原新破，哈剌拔都修城池，缮兵甲，招降属邑，市肆不改，远近闻之，皆相率来归。尝微服夜出，闻民间语曰：“吾属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复生，生者无以为赎，奈何?泵魅眨□铝罹□校□卜□裼星渍咛□辏□揸哒吖傥□曛□□竦猛昃壅咧凇8□蕉□拢□鹆褐□□⑽鞣缯□□峋用窀□＃□袢核咧□□□莅味剂焓□铮□飞绷褐□□□墒孜髅牛□□□；埂D净□栌奢缰荻珊游餍校□□莅味加□□□榔期糁菁靶□ぁ5.囟粗钫□P了热□拢□鸨□ナ傺粝赝鹾□□□蛊疲□弊笥荫越□鞣直□叵眨□侵屑□洳宦□伲□□莅味家拱胍□灼锸□嗳司戎□5廊□唬□□鸨□俜槎□⑽髁缴剑□□莅味记髦□□笳健L旖□鳎□鸨□萑亻□诽□□□椋□晌髅欧□窆□莅味技沂簟9□莅味嘉胖□□肚魑魃剑□炊嵋曰埂N逶拢□鹫匀ù□时□□蛭□□□□□莅味冀□锶□□□鑫髅牛□钇镆凡裱锍荆□□栽唬骸肮□□□蛑烈印！苯鸨□澹□Hァ9镂矗□鹇砦渚├垂又□认厣h髡□□□莅味忌璺□谙眨□□崞锍迤湔螅□□iii□蟀苤□J碧

□□钜亟云剑□去□野杭坝壑萘昃□□⑫弥萸迦□□□嫵荩□圆幌隆＜咨晔□拢□□□亮昃□□沧溥嫡□牛□□荒闪港唬□卣吒丿颍□牌簦□度耄□寮□□□诶＃□淝醭ぷ呤□野海□炱搅昃□□Ｒ矣隙□拢□迦□□醭ね蹩墙担□□野阂嘟怠６『丿逶拢□槿艘瓜滋□□□庞谖湎桑□梢□□耄□□莅味槛檎健Ｏ杀□笾粒□罱□猿峭夕粼唬骸柏□□莅味迹□甑背觯　惫□莅味荚唬骸罢娑厶诽炷撸□窖衾钍刂遥□糁萏镄郏□允□匾樱□矣制□□□□□蚊婺考□魃霞肮□鹾酰〖沂羧喂□人□□□□莅味际挠氤峭□嫱觥！彼扉庥谡蟆？

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复立太原。己丑，攻凤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长子忙兀台，嗣镇太原。

任志，潞州人。岁戊寅，太师、国王木华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国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帅，收辑山寨。数与金兵战，比有功。金尝擒其长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则尔子得生，不降则死。”志曰：“我为大朝之帅，岂爱一子?鼻咨淦渥娱熘□Ｄ净□璩⑰僦罱□槭拢□疽嘣ふ鳎□谰□浒玻□湎匾逊次□穑□舅乐□９□蹉芍□□钇渥哟嫦□８□□辏□鸾□湎晒彡褐荩□嬲剿馈Ｐ撩□□拢□兄悸褐菰□□未嫫捩奂沂簦□钣兴锯薷□□源偷谝跃又□Ｊ□辉拢□源娓缸铀朗拢□恿⑸杏祝□裙倨渲冻晌□褐莩す伲□□ 3. ざ□故谥□３勺洌□诹18.褐莩す伲□褰鸱□：罄□笾菀□□ǔ轮荩□洹？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辽为都统，辽亡，不屈节，夫妇俱死焉。金主悯其忠义，授忒末都统。岁甲戌，国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众三万内附，授帅府监军，天祐招讨使，从元帅史天倪略赵州平棘、栾城、元氏、柏乡、赞皇、临城等县，籍其民五千余，置吏安辑焉。岁辛巳，太师木华黎统领诸道兵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帅，与天祐略邢、洺、磁、相、怀、孟，招花马刘元帅，有功。木华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抚使、洺州元帅，进兵临泽潞，降其民六千余户，以功迁河北西路安抚使，兼泽潞元帅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

天祐袭职，从天倪攻取益都诸城，略沧、棣，得户七千，兼沧、棣州达鲁花赤，佩金符。时金盐山卫镇盐场未下，天祐以计克之，岁运盐四千席，以佐军储。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杀守将史天倪。忒末父子夜逾城而出，将以闻，会天倪弟天泽还自北京，遇诸满城，合蒙古诸军南与贼战，走武仙，复真定。朝廷以天泽袭兄爵，而以天祐镇赵州。明年，仙复犯真定，天泽潜师出藁城，忒末与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仆刘揽兒持书诱天祐曰：“汝能诛赵州官吏以降，当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帅；不尔，尽烹

之。”忒末密令揽兒语天祐曰：“仙贼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堕其机阱，以亏忠节。且忠孝难两全，汝能固守，不失国家大计，我视刀锯甘如蜜矣。”天祐恸哭承命，驰至藁城，以贼书示天泽。天泽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册，汝能遵父命，忠诚许国，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趋还赵壁，率众殊死战。仙怒，尽杀忒末家一十八人。战于栾城、元氏、高邑、柏乡，仙兵屡挫。监军张林密构仙党，启关纳贼。天祐仓皇巷战，手杀数十人，身被十余疮，斩关出，复收散卒围城。丁亥，贼弃城走，追至藁城，会天泽兵夹击，杀林。加奉国上将军、洺州征行元帅，兼赵州安抚使。以伤惫致仕，居赵，卒。孙世枻，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转运使。

伯八，晃合丹氏。祖明里也赤哥，尝隶太祖帐下。初，怯列王可罕与太祖为邻国，誓相亲好，既而败盟，与其子先髡潜谋，欲袭太祖，因遣使通问，许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诈，谏止之。王可罕知谋泄，遂谋入寇，后为太祖所灭。父脱伦阁里必，扈从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八旧臣子孙，擢为万户，命领诸部军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亲王昔列吉、脱铁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闻，且愿提兵往讨之，未得命，为彼所袭，死焉。脱铁木兒虏其二子八剌、不兰奚，分置左右，居岁余，待之颇厚。八剌阴结脱铁木兒近侍也里伯秃，谋报父仇，后为也伯里秃家人泄其谋。八剌知事不成，将家族南奔，脱铁木兒遣骑追之。至一河，八剌马惊，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数人，力穷，兄弟就擒。脱铁木兒责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为此耶?卑素菰唬骸叭瓯撑丫□希□ξ腋福□游仪资簦□沂挠□比辏□员ň□钢□穑□窳η畋恢矗□尤晁□□ 北屏罟颍□磺□□蕴□嗡槠湎ィ□詹还颍□氲懿焕嫁赏□缓A S鬃雍味钾 3 啵□僦梁颖焙幽系浪嗾□□檬埂?

合剌普华，岳璘帖木尔子也。幼侍母奥敦氏居益都，尝叹曰：“幼而不学，有不坠吾宗者乎?备甘币远鲜鹿俳く辣 6 ǎ□县萜栈□□灼渲尽 8 钙嬷□□孪拔坟 J 榧熬□罚□撬芯□簦□鲇谔煨浴@瞽f畔，其母携季子脱烈普华避地登、莱间，音问隔绝，号泣彻昼夜。继从从叔父撒吉思平贼山东，卒奉其母以归。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谓其才不及，言于世祖，召给宿卫。尝以事至益都，于四脚山下置广兴、商山二冶，以劳授金符，为商山铁冶都提举；未及代，以职让其弟。时兵南伐，馈运繁兴，被选为行都漕运使，帅诸翼兵万五千人，从事飞挽。江南平，上疏言：“亲肺腑，礼大臣，以存国家之体。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士。正名分，严考课，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币，却贡献，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旧族，力穑通商，弛征薄入，以抚驯其民，不然，

恐尚烦宵旰之虑。”帝多采用其言。属漕米二十万，由邗沟达于河，舟覆，损十之一，而又每斛视都斛亏三升。时阿合马专政，责偿舟人。合剌普华伏阙抗言：“量之踦赢，出于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虽罄其家，不足以偿，苟朝廷必不任亏损，臣独当其辜。”诏勿治。阿合马愤之，乃出合剌普华为宁海路达鲁花赤，后迁江西宣慰使，未至官，改广东都转运盐使，兼领诸番市舶。

时盗梗盐法，陈良臣扇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为乱，江西行省命与招讨使答失蛮讨捕之，先驱斩渠魁，以讯馘告，躬抵贼巢，招诱余党复业，仍条言盐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脱欢大为奸利，遂奏罢之。群盗欧南喜僭王号，伪署丞相、招讨，众号十万。因图上其山川形势，及攻取之策三十余条，遂与都元帅课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帅白佐、万户王守信等，分兵搤之。未几，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属护饷道。比至东莞、博罗二界中，遇剧贼欧、钟等，横绝石湾，其锋锐甚。合剌普华身先士卒，且战且行，矢竭马创，徒步格斗，杀数十人，勇气益厉，以众寡不敌，为所执。贼欲奉之为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冈。是夕，其妻希台特勒氏梦其来告曰：“吾死矣。”知事张德、刘闰亦梦之，二人相继死。而军中往往见其乘骓督战云。后赠户部尚书、守忠全节功臣，谥忠愍。

子二人：偰文质，越伦质。偰文质官至吉安路达鲁花赤，赠宣惠安远功臣、礼部尚书，追封云中郡侯，谥忠襄。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坚、偰哲笃、偰朝吾、偰列篪，皆第进士。偰哲笃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学政事称于时。越伦质子善著，偰哲笃子偰百僚逊，善著子正宗、阿兒思兰，皆相继登第。一门世科之盛，当时所希有，君子盖以为其忠义之报云。

刘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书译史为东平总管府判官，改都漕运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许州，所至有治绩。时检核屯田，临颍邓艾口民稻田三百顷，有欲害之者，指为古屯。陈于中书，请复筑之。中书下天孚按实，天孚为辨其非，章数上，乃止。襄城与叶县接壤，其南为湛河，襄城民食沧盐，叶县民食解盐，刻石河南岸以为界。叶县令有贪污者，妄徙石于北二里，诬其民食私盐，系治百余家。两县斗辩，叶县倚陕漕势以凌襄城。中书遣官察其实，天孚为考其元界，移石故处，而叶县令被罪去。岁大旱，天孚祷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乌来，啄蝗为？C髂曷笫焓保□星喑嫒珞保□陈螅□宋蘅赡魏危□錾□蠡ǔ妫□〗乐□ P 砣肆 1.□萄伞？

转万亿宝源库同提举，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忧。服除，起知河中府。视事始两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为乱，举兵至河中。时事起不虞，达鲁花赤朵兒只趋晋宁告乱，天孚日夜治战守具，选丁壮，分守要害。令河东县达鲁花赤脱因都守大庆关津口，尽收船舫东岸。令判官孙伯帖木兒守汾阴，推官程谦守禹门，河东县尹王文义守风陵等渡。阿思罕军列栅河西岸，使来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晋宁乞援兵，不报。居七日，阿思罕缚筏河上，欲纵火屠城。同知府事铁哥与河东廉访副使明安答见事急，且患城中人逼，乃诣阿思罕军。阿思罕囚之，而敛船济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锁舟楫为天孚罪，欲胁使附己。方坐府治，号令诸军，天孚佩刀直前，众遏之，不得进。退谓幕僚王从善等曰：“吾家本微贱，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变，吾何忍从之而负上恩哉！且与其辱于阿思罕之手，吾宁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时天寒，河冰方坚，天孚拔所佩刀斫冰开，北望为国语若祝谢者，再拜已，脱衣帽岸浒，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事平，诏其弟天惠，给驿以归其柩，葬于大名。赠推诚秉节功臣、中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护军、彭城郡侯，谥忠毅。

萧景茂，漳州龙溪人也。性刚直孝友。家贫力农。重改至元四年，南胜县民李智甫作乱，掠龙溪。景茂与兄佑集乡丁拒之，据观音山桥险，与贼战。众败，景茂被执。贼胁使从己，景茂骂曰：“狗盗！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岂从汝为逆耶?备糁蓿□渌□永镆病Ｔ襞□□烤懊□谑鳎□跗淙猓□棺脏i＞懊□娣呗睿□羲煲缘毒銎淇冢□炼□□□懊□畈痪□□□馈Ｓ兴旧掀涫拢□□19.□□碇□□愿□□栽帷?

列传第八十一 忠义二

张桓，字彦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宁府，因家焉。桓以国子生释褐 ，授滑之白马丞，入补中书掾，擢国子典簿。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几，汝宁盗起，桓避之确山。贼久知桓名，袭获之，罗拜请为帅，弗听。囚六日，拥至渠魁前，桓直趋据榻坐，与之抗论逆顺。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弥厉，且屡唾贼面。贼犹不忍杀，谓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真目曰：“吾恨不能手斩逆首，肯听汝诱胁而折腰哉?痹糁□詹豢汕□□齑讨□D晁氖□恕T艉笥锶嗽唬骸罢庞□氛嫣□海□χ□上B笔挛牛□□癫可惺椋□种医唷?

李黼，字子威，颍人也。工部尚书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诸子极严，每一饮酒，辄半月醉不解，黼百计承顺，求宁亲心，终不可得，跪而自讼，往往达旦，无几微厌怠之意。初补国学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经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岳，省臣谓黼曰：“敕使每后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虽微，《春秋》序于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后乎?笔〕疾桓叶浴8暮幽闲惺〖煨9伲□g癫恐魇拢□菁嗖煊□贰J籽裕骸岸^祠烝尝，古今大祭，今太庙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礼也，宜据经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当隶集贤，宜属省臣兼领。诸侯王岁赐有定额，分封易代之际，陈请恩例，世系戚疏，无成书可考，宜仿先代，修正玉牒。”皆不报。转江西行省郎中，入为国子监丞，迁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官。数与劝讲，每以圣贤心法为帝言之。俄中书命黼巡视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转输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溃为灾，宜按故迹修浚。他日东河或有不测之阻，江、淮运物，当由此分道达京，万世之利也。”亦不报。升秘书太监，拜礼部侍郎。奉旨详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议内外官通调，授黼江州路总管。

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盗起河南，北据徐、蔡，南陷蕲、黄，焚掠数千里，造船北岸，锐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实江东、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壮，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请兵屯江北，以扼贼冲，庶几大江之险，贼不得共之，不报。黼叹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独椎牛飨士，激忠义以作士气，数日之间，纪纲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贼渡江，陷武昌，威顺王及省臣相继遁，舳舻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贼乘胜破瑞昌，右丞孛罗帖木兒方军于江，闻之，遁。黼虽孤立，辞气愈奋厉。时黄梅县主簿也孙帖木兒，愿出击贼，黼大喜，向

天沥酒与之誓。言始脱口，贼游兵已至境，急檄诸乡落聚木石于险塞处，遏贼归路。仓卒无号，乃墨士卒面，统之出战，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阵，也孙帖木兒继进，贼大败，逐北六十里。乡丁依险阻，乘高下木石，横尸蔽路，杀获二万余。黼还，谓左右曰：“贼不利于陆，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备御，吾属无唯类矣。”乃以长木数千，冒铁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贼舟，谓之七星桩。会西南风急，贼舟数千，果扬帆顺流鼓噪而至，舟遇桩不得动，进退无措，黼帅将士奋击，发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无算，余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请拜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军民都总管，便宜行事。已而贼势更炽，西自荆湖，东际淮甸，守臣往往弃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斩馘扶伤，无日不战，中外援绝。二月甲申，贼将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秃坚不花自北门遁。黼引兵登陴，布战具，贼已至甘棠湖，焚西门，乃张弩箭射之。贼趑趄未敢进，转攻东门。黼救东门，贼已入，与之巷战，知力不敌，挥剑叱贼曰：“杀我！毋杀百姓?痹糇韵锉忱矗□添攵槁恚□胗氪幼颖□丫懵钤舳□馈？っ裎彭胨溃□魃□鹛欤□嗦示吖祝□嵊诙□磐狻m胨烙庠拢□握□□□枷拢□晡迨□濉?

黼兄冕居颍，亦死于贼。秉昭，冕季子也。事闻，赠黼摅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德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陇西郡公，谥忠文。诏立庙江州，赐额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贤待制。

李齐，字公平，广平人。家甚贫，客于江南，工辞章。元统元年进士第一。历佥河南淮西廉访司事，移知高邮府，有政声。至正十年，盗突入府驿，取十二马去，齐躬追谢长等杀之。十一年，州人秦观保造兵仗，将图劫掠，复获而行诛。十三年，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为乱，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齐往招降，被拘。久之，贼酋自相杀，始纵齐来归。泰州平，贼徒尚蜂聚，士诚复鼓变，杀参知政事赵琏，掠官库民财，走入得胜湖，俄陷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偰哲笃偕宗王镇高邮，使齐出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数贼入城，一噪呼而省宪官皆遁。齐急还救城，贼已闭门拒我，遂连兴化接得胜湖，舟舰四塞，蔓延入宝应县。已而有诏：凡叛逆者赦之。诏至高邮，不得入，贼绐曰：“请李知府来，乃受命。”行省强齐往，至则下齐狱中，齐益辩说，士诚本无降意，特迁延为缮饬计耳。官军谍知之，乃进攻城，士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笔砍吓□□笾□颍□肓6.□钢□□艘返梗瑩€碎其膝而呙之。

论者谓大科三魁，若泰不华没海上，李黼陨九江，洎齐之死，皆不负所学云。

褚不华，字君实，隰州石楼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补中瑞司译史，授海道副千户，转嘉兴路治中，连拜南台、西台监察御史，迁河西道廉访佥事，移淮东。未几，升副使。汝、颍盗发，势张甚。不华行郡至淮安，极力为守御计。贼至，多所斩获。且请知枢密院老章、判官刘甲守韩信城，相掎角为声援。复上章，劾总兵及诸将逗挠之罪。朝廷录其功，升廉访使，阶中奉大夫。甲有智勇，与贼战辄胜，贼惮之，号曰刘铁头，不华颇赖之。总兵者闻不华劾己，益恚嫉，乃檄甲别将兵击贼，冀以困不华。甲去，韩信城陷，贼乃掘堑相衔，揵水寨以围我。既而天长青军叛，普颜帖木尔所统黄军复叛，贼皆挟之来攻不华知事危，退入哈剌章营。贼稍引去，乃出，抵杨村桥，贼奄至，杀廉访副使不达失里，啖其尸。不华以余兵入淮安。时城之东、西、南三面皆贼，惟北门通沭阳，阻赤鲤湖，指挥使魏岳、杨暹驻兵沭阳，淮安倚其刍饷，而赤鲤湖为贼据，沭阳之路又绝。贼计孤城可取，进栅南琐桥。不华与元帅张存义出大西门，会佥事忽都不花兵突贼栅，殊死战，贼败走，追北二十余里。城中食且绝，元帅吴德琇运粮万斛入河，竟为贼所掠，德琇仅以身免。贼与青军攻围，日益急，总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辈告急，皆不听。城中饿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鱼蛙、燕乌，及靴皮、鞍鞯、革箱、败弓之筋皆尽，而后父子夫妇老稚更相食，撤屋为薪，人多露处，坊陌生荆棘。力既尽，城陷，不华犹据西门力斗，中伤见执，为贼所脔。次子伴哥，冒刃护之，亦见杀。时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

不华守淮安五年，殆数十百战，精忠大节，人比之张巡云。朝廷闻之，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卫国公，谥曰忠肃，赙钞二百锭，以恤其家。

郭嘉，字元礼，濮阳人。祖昂，父惠，俱以战功显。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国子生登泰定三年进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除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未几，入为京畿漕运使司副使，寻拜监察御史。会朝廷以海寇起，欲于浙东温、台、庆元等路立水军万户镇之，众论纷纭莫定。擢嘉礼部员外郎，乘驿至庆元，与江浙行省会议可否。嘉至，首询父老，知其弗便，请罢之。会方择守令绥靖辽东，乃授嘉广宁路总管，兼诸奥鲁劝农防御。属盗起，军旅数兴，供饷无虚日。民苦和籴转输，而吏胥得因时为奸。嘉设法计其户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诏团结义兵，嘉招集民数千，教以坐作进退，万、千、百夫各统以长，号令齐一，赏罚明信。故东方诸郡，钱粮之富，甲兵之精，称嘉为最。

十八年，寇陷上京，嘉闻之，躬率义兵出御。既而辽阳陷，嘉将众巡逻，去城十五里，遇青号队伍百余人，始言官军，嘉疑其诈，俄果脱青衣变红。嘉出马射贼，分兵两队而夹攻之，生擒贼数百，死者无算。嘉见贼势日炽，孤城无援，乃集同官议攻守之计，众皆失措，嘉曰：“吾计决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财物犒义士，以励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勋王室，今之尽忠，吾分内事也。况身守此土，当生死以之，余不足恤矣。”顷之，贼至，围城亘数十里，有大呼者曰：“辽阳我得矣，何不出降?奔瓮旃□浜粽撸□衅渥蠹眨□槁硭溃□羯砸□耍□嗡炜□髅胖鹬□□舸笾粒□φ揭运馈J挛牛□□缁□□πe夜T肌⑲噬拼蠓颉10.幽辖□钡却π惺∽筘□⑸匣ぞ□□馓□□す□□种伊摇?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为后宫卫士，众称其才，选充承徽寺经历，再调南阳县达鲁花赤。居二岁，妖贼起，陷邓州，人情汹汹。俄而贼锋抵南阳，南阳无城无兵，贼入之若虚邑。喜同以计获数贼，诘之，云贼将大至。悉斩之，以安众心，昼夜督丁壮巡逻守备。时大司农钱木尔，以兵驻于诸葛庵，为贼所袭，死之。贼遂乘锐取南阳。喜同守西门，望见贼势盛，即以死自许，与家人诀曰：“吾与汝等不能相顾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报国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厉义兵，奋力与贼搏，贼退去。明日复至，与战甚力，杀贼凡数百。贼知无后援，战愈急，南阳遂陷。喜同突围将自拔，贼横刺其马，马蹶，喜同鞭马跃而起，手斩刺马者。俄而为他贼所追，身被数创，不能斗，遂见执，为所杀。妻邢氏，闻喜同力战死，帅家僮数人出走，遇贼，夺贼刀斫之，且骂且前，亦见杀。一家死者二十余人。赠南阳路判官。

时襄阳录事司达鲁花赤塔不台字彦晖者，元统元年进士。魏王军汝、亳，塔不台来供饷。王嗜酒，轻战备。一夕，贼劫王，王卧未能起，为所执。塔不台驰骑夺王，亦为贼所得。比明，见贼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犹欲生乎?痹舾辞□浒荩□□惶ň芏□钢□□矣敫空呓牵□熘Ы狻?

韩因，字可宗，汴梁人。少习举子业，负气不群。盗据汝宁，官军讨之，久不下。会朝廷诏赦叛逆，募可持诏入贼者，即借以官。因应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焉。贼渠恐其党心摇，导因止于外，纳诏不读，诘问再三，因答以“恩宥宽大，祸福所系”，甚切。不听，乃纵因归报。因出，乘马周贼屯，大言曰：“汝辈好百姓，何不出降归田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敝阢淀粝喙恕；蛞愿嬖羟□□□芬颍□鹌渌□浴R蚣□谒令海□襞□□绺钜颉?

卞琛，大名人。世为农夫，早游学京师，得补国子生，既而丁母忧，治农于家。至正十二年，邻郡盗起。未几，来剽掠，琛与从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协谋，统丁壮数百人击贼。丁壮皆民兵，无弓矢之备，直以钩锄白铤当贼。贼矢雨集，琛众溃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贼素知琛，谕之曰：“汝从我，解汝缚；不从，杀汝。”琛唾骂曰：“我国子生也。视汝逆贼，真狗彘也。吾宁义死，不从贼生?甭畈恢埂Ｔ袈判膊惶□□敝□?

乔彝，字仲常，晋宁人。性高介有守，一时名称籍甚。至正十八年，贼由绛州垣曲县袭晋宁。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辈循次投井中，而己随赴之。彝既死，贼首王士诚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则彝已死矣。贼平，朝廷赠彝临汾县尹，赐谥纯洁。

有张岩起、王佐者，皆士人也，并以不屈贼而死。岩起字傅霖，汾州人。累举不中，尝用荐者征为国子助教。居一岁，免归。盗既去晋宁，复陷汾州，岩起与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辅，晋宁人。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与时俯仰。会贼至，仓卒不能避，为所获，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诟贼不辍，因见害。又有吴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医，留京师，久之，尝往宁夏。会盗至，德新见执，胁使降，德新厉声曰：“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痹裟烁科淞绞郑□影兹芯鄙希□绕湮非□□滦侣畈灰选Ｄ艘分□□希□粲□分□５滦屡嫉每恚□醋酝毒□校□雎钤簟Ｔ粝律洌□腹崞涠ィ□钜媪ＡＴ襞□□猿で勾讨□Ｈ灰嘧称渲荆□□渌溃□唬骸按苏嬲煞蛞玻 币酝谅窬□□ァ?

颜瑜，字德润，兖州曲阜人，兖国复圣公五十七代孙也。以行谊用举者，为邹及阳曲两县教谕。至正十八年，田丰起山东，瑜携家走郓城，道遇贼，以刃来胁瑜曰：“尔何人？”瑜曰：“我东鲁书生也。”贼执瑜曰：“尔书生，吾不尔杀，可从我见主帅。”瑜骂曰：“尔贼，何主帅邪?痹襞□□□辫ぃ□の蘧迳□８词怪□雌欤□ご筅冈唬骸岸□笤□傩眨□煜侣遥□级□□□□□次□涯妗Ｎ彝罂啥希□衲芪□□雌齑幽婧酰　痹粢郧勾惕ぃ□了缆畈痪□凇Ｆ淦拮咏晕□□Ａ?

又有曹彦可者，亳州人。会妖寇起里中，多田野无赖子，目不知书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趋彦可家劫之，使写旗。彦可力辞，乃迫以刀斧。彦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宁死耳，岂为汝写旗者耶?痹襞□□旒□ｒ□昶呤□印Ｆ浼宜仄叮□炙烙诼遥□婚肫涫□Ｔ艏榷ǎ□兴揪咭允挛牛□惺槲□□咭栽幔□挖纸陧□?

王士元，字尧佐，恩州人。泰定四年进士，由棣州判官累迁知磁州。值军兴，馈饷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力为区画，至为将士陵辱诃责，弗避也。改知浚州。州滨黄河，尝经盗贼，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元邑邑不得志，而临事未尝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贼复迫浚州，州兵悉溃散，士元坐堂上，顾其子致微使避贼，曰："吾守臣，居此，职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贼前问曰："尔为谁？"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强贼识我否？"贼欲缚士元，士元奋拳殴贼，贼怒，并其子杀之。

杨朴，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学得推择为吏，任至滁州全椒县尹。滁界庐江，庐江陷于寇，滁人震动。行省参政也先总兵于滁，不理军事，唯纵饮，至暮，城门不钥，寇入纵火，犹张烛挥杯，急逾城出走。朴度必死，乃尽杀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盗欲降之，朴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属，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蹦肆□僦□Ｔ趑昶樱□剐□魃希□□钇淙庵辆。□檀舐罡ゾ□?

赵琏，字伯器，宏伟之孙也。至治元年，登进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调汴梁路祥符县尹。入为国子助教。累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总管。杭于东南为剧郡，地大民夥，长吏多不称其职。琏为人强毅开敏，精力绝人，吏莫不服其明决，而不敢欺。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议便民之法，琏献议以属县坊正为雇役，里正用田赋以均之，民咸以为便。有盗诱其同恶，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户敛以予之，人无敢言者。琏曰："此不可长也。"遣卒掩捕之，尽戮诸市。逾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绩于碑。历中书左司郎中，除礼部尚书。寻迁户部，拜参议中书省事。出为山北辽东道廉访使。是时河南兵起，湖广、荆襄皆陷，而两淮亦骚动。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扬州，以琏参知政事。琏方病水肿，即舆疾而行。既至，分省镇淮安，又移镇真州。

会张士诚为乱，突起海滨，陷泰州。兴化，行省遣兵讨之，不克。乃命高邮知府李齐往招谕之。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遂移琏镇泰州，琏乃趣士诚治戈船，趋濠、泗。士诚疑惮不肯发，又觇知琏无备，遂复反。夜四鼓，纵火登城。琏力疾扪佩刀上马，与贼斗市衢。贼围琏，邀至其船，琏诘之曰："汝辈罪在不赦，今既宥尔诛戮，又锡以名爵，朝廷何负于汝，乃既降复反邪！汝弃信逆天，灭不旋踵。我执政大臣，岂为汝贼辈屈乎?奔闯燮锓芑髟簦□粢蚤米茬鲎沟兀□□ǖ瞧渲郏□鳋□婺看舐睿□焖乐□Ｆ淦脱飪阂陨肀午觯□嗑闼馈＜奥叶ǎ□菝袷掌涫□□殚胗谡嬷荨Ｊ挛牛□绯□□俣Ｂ□怨倨渥予煚?

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总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国瑛以舟挟琬至黄岩。琬潜登白龙奥，舍于民家，绝粒不食。人劝之食，辄瞑目却之，七日而死。

孙捻，字自谦，曹州人。至正二年进士，授济宁路录事。张士诚据高邮叛，或谓其有降意，朝廷择乌马兒为使，招谕士诚，而用捻辅行。捻家居，不知也。中书借捻集贤待制，给驿，就其家起之。捻强行抵高邮，士诚不迓诏使。捻等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等皆竦然以听。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馈食，或间日一馈食，欲以降捻，捻唯诟斥而已。乃令其党捶捻，肆其陵辱，捻不恤也。及士诚徙平江，捻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将捻所授站马札子，遣壮士浦四、许诚赴镇南王府，约日进兵复高邮。谋泄，执捻讯问，捻骂声不绝，竟为所害。后贼中见失节者，辄自相嗤曰："此岂孙待制耶?笔挛牛□□擦质潭裂□俊⑱蟹畲蠓颉11.ぞ□□贩獠苣峡す□□种伊摇4吞锶□晷羝浼摇?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国史院编修官，改经正监经历。淮东、西盗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将略称，同佥枢密院事董钥尝荐其材，会丞相脱脱讨徐州，以普从行。徐平录功，迁兵部主事，寻升枢密院都事，从枢密院官守淮安。时张士诚据高邮，普诣丞相，面陈破贼之策，且曰："高邮负重湖之险，地皆沮洳，骑兵卒莫能前，与普步兵三万，保取之。高邮既平，则濠、泗易破，普请先驱，为天下忠义倡。"丞相壮之，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民义万人以行。而汝中柏者方用事，阴沮之，减其军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听淮南行省节制。普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军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衔枚趋宝应，其营中更鼓如平时。抵县，即登城，树帜城上，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由是诸将疾普功，水陆进兵，乘胜拔十余寨，斩贼数百。将抵高邮城，分兵三队：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夺兵，虞后；一普自将，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烧关门，贼惧，谋弃城走。而援军望之，按不进。且忌普成功，总兵者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贼以死捍，蒙古军恇怯，即驰回，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率坠水中。普军乱，贼乘之。普勒余兵，血战良久，仗剑大呼曰："大丈夫当为国死，有不进前者，斩?狈芑鳎□比朐粽笾校□诱呓鋈□□恕V寥瘴鳎□□□□淮炊槁恚□床秸绞□稀T粢嬷粒□糁冈唬骸按吮赝纺浚□豢墒挂荩□肷□轮□！逼者吃唬骸八涝襞□□壹词□际拢□卧仆纺浚 弊笮参□羟顾□校□淌治掌淝梗□皆羲馈T糁谠芮挂源唐眨□沼氪诱呓粤φ剑□闼乐□?

盛昭，字克明，归德人。由儒学官累迁淮南行省照磨。会诏使往高

邮，不得达而还，谬称贼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邮，授所与士诚官。士诚拒不听，拘诸舟中。昭语所从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军逼高邮，士诚授昭以兵，使出拒官军，昭叱曰：“吾奉命招谕汝，汝拘留诏使，罪不容斩，又欲吾从汝为贼耶?贝舐畈痪□淞Ｔ襞□□蓉嗥浔廴猓□□箜葜□?

杨乘，字文载，滨州渤海人。至正初，为介休县尹，民饥散为盗，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弃兵顿首，愿为良民。其后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张士诚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绶言乘于士诚，士诚遣张经招乘，乘曰：“良弼、绶皆名臣，今已失节，顾欲引我，以济其恶邪?鼻胰镁□饺斩潦樵坪危□□□撞荒芏浴３巳沼肟屯匆□□谷詹谎浴？臀剩骸邦列泻酰俊背嗽唬骸俺艘砸恍±糁律硐怨伲□兴蓝□眩□泻涡兄□校 本□倨湫杏□保□四苏□鹿冢□跃□溃□炅□□摹?

纳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马合木，从征襄阳，以劳擢浚州达鲁花赤，因家大名。纳速剌丁起身乡贡进士，补淮东廉访司书吏。丁母忧，服阕，补两浙盐运司掾，复辟掾淮东宣慰司。

至正十年，贼发真州，纳速剌丁以民兵往袭之，获贼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贼大起，镇南王府宣慰司请参议军事，纳速剌丁建议筑四城，立外寨，揵堤穿河，募兵与贼抗。行省檄其提战舰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护蒙古军五百往江宁，道遇贼，斩击二百余级，生获十八人，遂抵龙潭而还。未几，出逻江上，贼突至，驰船来斗，纳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贼，夺其放火小船二百，贼因遁走。俄复据龙潭口，又击走之，追斩三百余级。其子宝童擒首贼陈亚虎等及其号旗。捷闻，赏赉良渥，且召纳速剌丁还真州。而贼犯芜湖，南行台檄使来援，乃以兵赴。及至，贼船已薄岸，遂三分战舰，纵击之，贼奔溃，俘斩甚众。贼不得渡江者，多纳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芜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邮得胜湖。贼船七十余柁，乘风而来，即前击之，焚其二十余船，贼溃去。李二失援，遂降。其党张士诚杀李二，复为乱，戕参政赵琏，入据兴化，而水陆袭高邮，屯兵东门。纳速剌丁以舟师会诸军讨之。距三垛镇，贼众猝至，纳速剌丁麾兵挫其锋。后贼鼓噪而前，乃发火筒火镞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贼缭船于背，尽力来攻，而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见贼势炽，皆遁走。纳速剌丁顾必死，谓其三子宝童、海鲁?⑽魃铰吭唬骸叭瓯部赏炎摺！北ν□炔豢先亻□旖运乐□Ｊ∠芪□缙浼摇Ｊ挛牛□□伤儇荻』次髟□Ц□□□?

列传第八十二 忠义三

伯颜不花的斤，字苍崖，畏吾兒氏，驸马都尉、中书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孙，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倜傥好学　，晓音律。初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会徽寇犯遂安，伯颜不花的斤将义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贼方清之，以功升本路总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达鲁花赤。明年，行枢密院判官阿鲁灰引兵经衢州，军无纪律，所过辄大剽掠。伯颜不花的斤曰：“阿鲁灰以官军而为民患，此国贼也，可纵之乎?蹦怂Π□鹬□鼍常□だ狄阅□Ⅰ□愣□荚□B□赜□橹荨Ｇ曛□□□□□懒□酶笔梗□字写蠓颉?

十八年二月，江西陈友谅遣贼党王奉国等，号二十万，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国城东，力战，破走之。时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闻伯颜不花的斤至，争开门出迎，罗拜马前。伯颜不花的斤登城四顾，誓以破贼自许。后数日，贼复来攻城，伯颜不花的斤大飨士卒，约曰：“今日破贼，不用命者斩?蹦嗣□蠖笺探□⑺僦罹□懊褚逦□笠恚□瞿厦牛桓咭濉7.对蛑医□叛粢痪□□乙恚□霰泵牛蛔杂牒龆疾换ń□睾Ｖ罹□□芯□□鑫髅拧2课榧日□□蚍芑魅朐粲□□妒资□Ъ叮□袈遥□盖芊罟□Ｊ试艚□恢粒□揖□肫溆□呦堂唬□涫平□□□龆疾换ù蠢毡□φ剑□笃浦□６□拢□蚜碌苡训掠□诔嵌□□瞥侵材菊ι□丿乙婕薄Ｓ智参蓖蚧e懿□卫此到担□咭迩庇胫□ǎ□□龆疾换ǖ龋□接敕罟□嗉□虮□瓶山狻：龆疾换Ч胖□□试蛑业仁□送□□□罟□糁□磺病Ｃ魅眨□罟□罡咭逡约评从詹□詹换ǖ慕铮□辈□詹换ǖ慕镒□巧希□□咭宓テ锢矗□□詹换ǖ慕镂皆唬骸叭暧帐□Ｂ□抟蝗嘶梗□窀蠢从瘴乙□课彝房啥希□悴豢梢疲　蹦耸□渥铮□吨□Ｓ墒侨找褂朐赭檎剑□附呤妇。□□□簧偎ァＯ乃脑拢□写蠛粲诔窍抡撸□唬骸坝汹□！辈文焙Ｂ扯×俪俏手□唬骸昂卫矗俊痹唬骸敖□骼础！焙Ｂ扯≡唬骸叭绱耍□嗽舳□Ｎ嵩□□甲樱□墒芏□壁□酰俊焙粽咴唬骸拔抑魑判胖菥貌幌拢□□□乙澹□世蹿□６□绞乜粘牵□□挝□□俊焙Ｂ扯≡唬骸叭晡耪蓬⊙羰潞酰俊蔽笔拐卟淮鸲□ァ２□詹换ǖ慕镄υ唬骸霸粲□医刀□３谴嬗氪妫□峭鲇胪觯□峒浦□煲印！笔本□裎厶巢菝绮柚剑□染。□くサ字笫持□□志。□蚴舐奕福□吧崩先跻允场Ｎ逶拢□笃圃舯□Ａ□拢□罟□桌垂コ牵□缫共幌⑰哂庋□Ｔ艚匝ǖ匕儆嗨□□蛴愎崽莩嵌□稀２□詹换ǖ慕锏浅牵□獗□苤□Ｒ讯□孔淞ζ＃□荒苷剑□蚧Ч寺韭阂猿桥眩□撬煜荨Ｏ□虺鼋担□笫ヅ□⑩Ｂ扯〗运乐□□□詹换ǖ慕锪φ讲皇ι□熳载亍Ｆ洳拷□坛希□∩逼拮樱□敖□惴芰o镎健３嫌龊λ溃□阄□罟□□矗□□阌赂遥□怪□担□阍唬骸拔夷□□宜溃□晃□瞪□Ｈ甑炔葜幸坏炼□□

崞袂□旰酰 痹襞□□茛阌诟停□愦舐疃□□?

有陈受者，信小民也。伯颜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为义兵。寻战败，为贼擒，痛骂不屈，贼焚杀之。

先是，伯颜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尝南望泣下，曰：“我为天子司宪，视彼城之危急，忍坐视乎！吾知上报天子，下拯生民，余皆无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鲜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尔为忠臣，吾即死，复何憾?毕视谑希□□ 5 洳臼嘀□□病 2 □詹换ǖ慕镆蛎□右蚕炔换ǎ□钇淠讣涞廊敫 = ǎ□越□□□盟居 : : 托杏□诽ǎ□炝κ毓鲁嵌□馈 3 □ 4. 挖衷换该簟?

樊执敬，字时中，济宁郓城人。性警敏好学，由国子生擢授经郎。尝见帝师不拜，或谂之曰：“帝师，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见必俯伏作礼，公独不拜，何也？”执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异教为？”历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访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运于平江，卜日将发，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验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为海寇也。既入港，即纵火鼓噪。时变起仓猝，军民扰乱，贼竟焚舟劫粮以去。执敬既走入昆山，自咎于失防，心郁郁不解。及还省，而昱岭关有警，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兒引军拒之，贼不得进。月鲁帖木兒俄以疾卒，贼遂犯余杭。执敬时已被命讨贼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与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调兵出战，皆不利。掾史苏友龙素抗直有为，进言于执敬曰：“贼且至，城内空虚无备，奈何？”执敬曰：“吾淬砺戈矛，当歼贼以报国，傥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倍肀彳粢阎粒□淳村嵘下恚□e诙□觥Ⅴ型居朐粲觯□松渌涝羲娜耍□粲种鹬□□渌廊□恕Ｒ讯□衾捶绞iii□钛式窒铮□易莼穑□诮岳Ｈァ Ｔ糁□湮拊□□糁淳唇担□淳磁□持□唬骸澳嬖簦∈毓乩舨唤鳎□甑弥链耍□薏凰槿晖蚨危□挝浇狄□ 蹦朔艿俄皆簦□蛑星苟□椤 4 悠吞镆蚕瘸劬戎□□嘀星顾馈Ｊ挛牛□□擦盅□砍兄肌⑷俾淮蠓颉⒅□□□贩饴彻□□□种伊摇?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为中书省检校，时太师汪家奴擅权用事，台谏无敢言者，普庵撒里独于众中历数其过，谔谔无惧色。拜监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见黜。然而气节益自振，不以摧衄遂阻，历诋权贵，朝臣莫不畏栗。出为广东廉访使，寻除兵部尚书。未几，授赣州路达鲁花赤。至郡，发摘奸恶，一郡肃然。至正十一年，颍州盗起，即修筑城垒，旬月之间，守御之具毕备。于是发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练习之，皆可用。属邑有为贼所陷者，往往遣兵复

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分省于赣。十八年，江西下流诸郡皆为陈友谅所据，乃与总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谅遣其将幸文才率兵围赣，使人胁之降。普庵撒里斩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战凡四月，兵少食尽，义兵万户马合某沙欲举城降贼，普庵撒里不从，遂自刭。事闻，朝廷赠谥曰儆哀。

哈海赤守赣尤有功，城陷之日，贼将胁之使降，哈海赤谓之曰："与汝战者我也，尔贼毋杀赣民，当速杀我耳。"遂见杀。

周镗，字以声，浏阳州人。笃学通《春秋》，登泰定四年进士第，授衡阳县丞，再调大冶县尹。县有豪民，持官府短长，号为难治，镗状若尪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强，惠穷民，治行遂为诸县最。累迁国子助教。会修《功臣列传》，擢翰林国史编修官。乃出为四川行省儒学提举，便道还家。无何，盗起，湖南、北郡县皆陷。浏阳无城守，盗至，民皆惊窜。镗告其兄弟使远引，自谓"我受国恩，脱不幸，必死，毋为相累也"。贼至，得镗，欲推以为主，镗唯瞠目厉声大骂，贼知其不可屈。乃杀之。

镗同时有谢一鲁字至道者，亦浏阳人。至元乙亥乡贡进士，尝为石林书院山长。贼陷潭州，一鲁奉亲匿岩谷中。官兵复郡邑，亡者稍归，乃还理故业。俄而贼复至，生缚一鲁。一鲁骂贼甚厉，举家咸遇害。

聂炳，字韫夫，江夏人。元统元年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适，自平昌还，始知之，即迎其母以归。久之，转宝庆路推官。会峒徭寇边，湖广行省右丞秃赤统兵讨之，屯于武冈，以炳摄分省理问官。悍卒所至掠民为俘，炳言于秃赤，释其无验者数千人。至正十二年，迁知荆门州，才半岁，淮、汉贼起，荆门不守，炳出，募土兵，得众七万，复荆门。又与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复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蕲、黄、安陆之贼，其势复振，贼将俞君正合兵来攻荆门，炳率孤军昼夜血战，援绝城陷，为贼所执。极口骂不绝，贼以刀抉其齿尽，乃断左臂而支解之。

未几，贼陷潜江县，达鲁花赤明安达尔率勇敢出击，擒其伪将刘万户。进营芦伏，贼众奄至，出斗死，其家歼焉。一子桂山海牙怀印绶去，得免。明安达尔，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进士，由宿州判官再转为潜江云。

刘耕孙，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顺元年进士，授承事郎、桂阳路临

武县尹。临武近蛮獠，耕孙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为汝邑尹，尔父老当体吾教，训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则事《诗》、《书》，毋自弃以干吾政。”乃为建学校，求民间俊秀教之，设俎豆，习礼让，三年文化大兴。邑有茶课，岁不过五锭，后增至五十锭，耕孙言于朝，除其额。历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详谳疑狱，其政绩卓然者甚众。至正十二年春，蕲黄贼攻破湖南。耕孙倾家赀募义丁，以援茶陵，贼至辄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转儒林郎、宁国路推官。岁饥，劝富民发粟赈之，活者万计。会长枪琐南班、程述、谢玺等攻宁国，耕孙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参知政事吉尼哥兒来援，至则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为备。琐南班知之，夜四鼓，引众缘堞而上，城遂陷。耕孙力战遇害。

弟焘孙，以国学生下第，授常宁州儒学正。湖南陷，常宁长吏弃城走，民奉印请焘孙为城守，城赖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绝，死之。长子硕，为武昌江夏县鲁湖大使，起义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绍芳，庆元象山人。由翰林书写考满，调广东元帅府都事，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已而出为沔阳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蕲黄贼迫州境，述祖领民兵守绿水洪，并力捍御之。兵力不支，沔阳城陷，民兵悉溃。述祖为贼所执，械至其伪主徐寿辉所，诱之使降。述祖骂不辍，寿辉怒，支解之。有子方五岁，亦死。事闻，赠奉训大夫、礼部郎中、象山县男。

桂完泽者，永嘉人。尝从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师，得为平江路管军镇抚，为仇家所诉，免官。会贼攻昱岭关，行省遂假前官，令从征。完泽勇于讨贼，凡再战关下，皆胜。寻又与贼斗，为所执，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缚于树，临以白刃，胁之降。金德意未决，完泽呼曰：“金舅，男子汉即死，不可听贼。”德曰：“此言最是。”因大骂。贼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闾，字时中，蒙古氏。登元统元年进士第。累官京畿漕运副使，出知安陆府。至正十二年，蕲贼曾法兴犯安陆，时丑闾募兵得数百人，帅以拒贼。败贼前队，乘胜追之。而贼自他门入，亟还兵，则城中火起，军民溃乱，计不可遏，乃归，服朝服，出坐公堂。贼胁以白刃，丑闾犹喻以逆顺。一贼排丑闾下，使拜，不屈，且怒骂。贼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从乱，丑闾疾叱曰：“吾守土臣，宁从汝贼乎?痹襞□□缘俄匠筱套笮玻□隙□馈T舴咂洳唤担□匆圆寄夷移涫□□囟闷浼摇3筱唐藓钍铣觯□罂蓿□伊芯迫饴□埃□收吡钜□疲□⒄吡钍橙猓□早□糁□环兰骸

V烈梗□跃□馈J挛牛□□筱毯幽闲惺〔沃□□拢□□钍夏□目し蛉恕A ⒈砥涿旁凰□淞?

有冯三者，湖广省一公使也，素不知书。湖广为寇陷，阜隶辈悉起，剽杀为盗，亦拉三以从。三辞曰：“贼名恶，我等岂可为?敝诔跚恐□□崭ゴ樱□□□敝□□□焱俾睢T裟烁恐钍□帜荆□ㄖ□孕校□鸯l其肉，三益骂不止。抵江上，断其喉，委去。其妻随三号泣，俯拾刲肉，纳布裙中。伺贼远，收三血骸，脱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孛罗帖木兒，字国宾，高昌人。由宿卫补官，十三转而为江东廉访副使。以选为襄阳路达鲁花赤。至正十一年，盗起汝、颍，均州郧县人田端子等亦聚众杀官吏，孛罗帖木兒将民兵捕斩之。未几，行?17.□盟就□□寐尢□緝海□云渌□毂□嶂罹□诰□ ⒎客□衷簦□羰纪恕6□瘸恰9.饣□约备妫□此Π□鞴瘸牵□□智卜□侵鞑就岩虻惹鞴饣□□仪彩骨罅赣谙逖簦□挥Γ磺餐□□蚕炔换ù僦□□植挥A＞□κ常□荒苄校□俗び诓竦辍8辞泊幼勇砉□Яν□妫□噬蹩嗲小A□梅炙就踬菔隆1.韭纷芄懿袼忱衽□湓鹜□□抵□J逝φ胬聪坠饣□□袷准叮□已裕骸柏寐尢□緝涸诠瘸怯朐粝喑郑□粗□骈猓□思奔闷淞福□倩海□指ゼ耙印！庇谑峭讯□诵担□不梗□□□蚕炔换屮胪蚧б蚕忍□径□适□□耍□嶝寐尢□緝阂蕴衷簟C髂暾□拢□逖羰□兀□蚕炔换ǖ任胖□□！X寐尢□緝毫煲灞□□偃耍□艺角乙□良嗬□兀□鲢嫜舾□锫郴ǔ嘁ё⑼□□□健□猜礁□□□嘀徊换ā⒁O逄峋傧喔缡Яχ□AJ北踅□写□в啵□司篮现钜灞□~乘□の迩в嗳耍□□跃□牛□□缘堕茫□呱诼砦迨□□□郊探□1戎潦□紫兀□胖行寺芬嘞荩□艘榍髟乐菥驮□□□睿□□雷璨坏们埃□郧飨逖簟T舴阶ぱ詈□郏□似洳挥莼髦□□衿浯□□□咚遥□□茉舻沉跻□骸Q兜闷淝椋□□吻苯□兀□终对羰□偌叮□袢□□啻□□稍艚□跬蚧A⑿硖弥鞯取J侨眨□χ贡□词扯□舸笾粒□胝降帜海□ё〉染□鞯币幻妫□荒芫取X寐尤□緝罕恢卮矗□饴砉□Яκ谷ィ□唬骸拔嵋运辣ü□□晡蘖舸恕！甭砉□Яζ□唬骸八郎□邮甯浮！奔榷□寐尢□緝罕恢矗□羟胪□□妫□寐尤□緝号□钪□□煊龊AB砉□Яλъ遗□笃涫□□从朐粽剑□忝挥谡蟆＞偌宜勒撸□捕□□□恕?

彭庭坚，字允诚，温州瑞安人。擢至正四年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事。毁牛皇神祠，驱邻郡上马贼，免民横急征敛，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狱囚忤上官意，遂弃去。十年，诏选守令，以建宁路崇安县尹起庭坚于家。属铅山寇周良窃发，犯闽关，庭坚御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升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江西寇炽，庭坚率民兵克复建阳，又进兵平浦城。十二年，摄佥都元帅府事，与邵武路总管吴按摊不花夹攻邵武，庭坚设云梯火砲，昼夜攻击，寇遁，追斩渠凶董元帅、铁和尚、童昌，邵武悉平。总兵官江浙参政章嘉上功于朝，升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

副都元帅，镇邵武。冬，寇陷建宁县。十三年，庭坚统建阳、崇安、浦城三县民兵，次泰宁。寇惧请降，复建宁县，还师邵武。江浙行省檄庭坚节制建宁、邵武二郡诸军。十四年，盗侵政和、松溪，江南行台中丞吴铎督军建宁，檄庭坚至。时镇抚万户岳焕隶麾下，焕素悍，纵卒为暴，庭坚欲绳以法，焕惧，使部卒乘其不备，诈为贼兵，突入交锋，众皆溃，庭坚独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张椿，儒士夏志行、江晃，奉柩还崇安，民哀泣如丧父母，立祠像，岁时祭祷，数降灵响，旁邑立祠亦如之。南行台监察御史余观行部巡察，获其贼斩之。为上其事，赠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封忠愍侯。

王伯颜，字伯敬，滨州沾化人。由湖广省宣使历永州祁阳、湖州乌程县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迁知福宁州。居三岁，升福建盐运副使，将行，宪府以时方俶扰，留伯颜仍领州事。未几，贼自邵武间道逼福宁，乃与监州阿撒都剌募壮兵五万，分扼险阻。贼至杨梅岭，立栅，伯颜与子相驰破之。贼帅王善，俄拥众直压州西门，胥隶皆解散，伯颜麾下唯白梃市兒数百人尔。伯颜射贼，不复反顾，贼以长枪舂马，马仆，遂见执。善说伯颜曰：“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公为我尹，可乎？”伯颜诃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义当死，肯从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搤以跪，弗屈，遂殴之。伯颜嚼舌出血噀善面，骂曰；“反贼，杀即杀，何以殴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亲讨叛逆，百万之师，雷击电扫，汝辈小丑，将无遗种，顾敢尔邪?痹粢嘀窗⑷龆钾葜粒□评魃□鹌渚芏罚□洳荒芏浴２□崭赐偕圃唬骸拔疑痹簦□窝跃苄埃‖宜溃□蔽□褚陨比辍！毖云□□□笔苋校□倍希□堪滓喝缛椤１┤□□眨□□槐洌□萑丝奚□□铩Ｔ艏壬卑⑷龆钾荩□□拖喙僦□□囝涸唬弧拔嵊肴瓴还泊魈欤□薏淮缯度辏□沂苋旯傩埃　痹羯敝□Ｏ嗥夼耸希□□□□□□羲□瘢□嗦钤簦□缸油□馈?

伯颜既死，贼时睹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诚者，起兵讨贼，乃望空嘘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阴兵助我斩贼。”时贼正祠神，睹红衣军来，以为伪帅康将军，亟往迎之，无有也，四面皆青衣官军，贼大败。斩其酋江二蛮，福宁遂平。事闻，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刘濬，字济川，其先兴州人。曾祖海，金进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于国难，子孙遂家河南。濬由廉访司书吏调连江县宁善乡巡检。

至正十三年，江西贼帅王善寇闽，官军守罗源县拒之。罗源与连江接壤，势将迫。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识，谓濬曰：“事急

矣，可聚兵以捍一方。”于是尽出奁中物，募壮士百余，命仲子健将之。浃旬间，众至数万。贼寻破罗源，分两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战三捷。俄闻福州陷，众多溃去，濬独帅健兵进。遇贼于中麻，突其阵，斩前锋五人，贼兵大至。鏖战三时顷，濬中箭堕马，健下马掖之，俱被获。濬忿，戟手大骂。贼缚濬阶下，先斫手一指，骂弥厉，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尽，斫两腕，次及两足，濬色不少变，骂声犹不绝，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贼，善义之，舍健，使敛濬尸瘗之。

健归，请兵于帅府，以复父仇，弗听。健尽散家赀，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贼中，夜半，发火大噪，贼惊扰，自相屠戮，健手斩杀其父者张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陈伯祥来献，磔之。事闻，赠濬福建行省检校官，授健古田县尹。官为濬立祠福州北门外，有司岁时致祭云。

朵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为宿卫官，累历显要，擢辽阳行省右丞，升平章政事。陈友谅陷江西，诏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与平章政事阿兒浑沙等分道进讨。遂泛海南下，趋广东，驻师揭阳，降土寇金元祐，招复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长，俾治贼以给兵食。又别规粟四千石，输送京师。自是英、肇、钦、连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岭以图江西。而元祐有异志，托以镇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书命刘巨海佥广东元帅府事，未发，元祐窃取，易其名，私畀徭贼刘文远，诱与偕乱。事觉，文远伏诛，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荣，窜匿不获。俄荣率外贼突入，夺符信，杀官吏，变起仓卒，众莫能支。朵里不花与参政杨泰元等，勒兵拒战，而贼来益众，朵里不花为枪所中，创甚。其子达兰不花率麾下力与抗，死之。朵里不花遂被执，拥至太平桥，骂不绝口，遂为贼杀。其妻卜颜氏、妾高丽氏在侧，不去，皆大骂曰：“我平章遇尔父子厚矣，尔父子何暴逆至此?币嘟杂龊A F洳拷□□颉⑽馄昭铡□⑳莶换ā 4. 醪换ǔ龋□阏剿馈?

野峻台，其父世延，自有传。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台监察御史、河西廉访使转黄州路总管。湖广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参政，命与平章咬住讨贼。咬住军五千，及分锐卒八百，使野峻台为前驱。贼方据巴东县，攻拔之。是时，归、峡等州皆为贼所守，野峻台破贼江上，斩溺无算，已而归、峡平。又进拔枝江、松滋两县，乘胜趋江陵。贼出阵清水门，鏖战至夕，贼退入城，乃据其门，俟咬住军至。黎明，贼出战，三时顷，咬住军止百步外，不救，贼飞枪刺之，遂死。事闻，赠荣禄大夫、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凉国公，谥忠壮。

陈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负气，勇猛过人。红巾起江淮，由

抚、盱入闽，闽阃授君用南平县尹，给钱五万缗，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财继之，导官军复建阳、浦城等县。以功授同知建宁路事。亡何，贼围福州，尹用率兵往援，大败贼众，廉访佥事郭兴祖，佩君用明珠虎符，使权同知副都元帅。遂引兵逾北岭，至连江，阻水而阵。君用曰："今日不尽杀贼，吾不复生还矣。"乃率壮士六十人，徒涉斩杀。贼稍溃，既而复合，君用大呼转战，中枪而死。事闻，赠怀远大将军、浙东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帅、轻车都尉、颍川郡侯，谥忠毅。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访使，治中兴。中兴为江汉藩屏，卜理牙敦每按临所部，威惠翕然。至正十二年，寇犯中兴，卜理牙敦以兵与抗，射贼多死，贼稍退。明日，复拥众来袭东门，卜理牙敦力与之战，被执，不屈而死。

又明日，贼复来攻，前中兴判官上都统兵出击之。既而东门失守，上都仓黄反斗，力屈，贼执之使降，上都大骂，贼怒，刳其腹、刲其肉而死。

潮海，扎剌台氏，由国子生入官，为靖安县达鲁花赤。至正十二年，蕲黄贼起，潮海与县尹黄绍同集义兵，为御贼计。未几，贼兵数万由武宁来寇，绍赴行省求援，潮海独率众与战于象湖，大破之。乃起进士胡斗元、涂渊、舒庆远、甘棠等谋画，而以勇士黄云为前锋。自二月至于八月，战屡捷，擒贼将洪元帅。而贼党益盛，黄云战死，我军挫衄，潮海遂被围，寻为贼所执，杀于富州。

子民安图，袭父职，为本县达鲁花赤。十三年，帅众败走贼将，复县治。十四年，贼兵复至，民安图迎战，力竭，贼执而吊之。

绍字仲先，临川人。登至正八年进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绝，遇官军，护绍得入龙兴。而龙兴亦被围，其后围解，绍乃与民安图招谕叛境，过建昌之高坪，遇贼，绍与战不胜，正衣冠怒骂，为贼所害。

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领江西乡荐第一，下第，署鳌溪书院山长。贼至靖安，掠斗元乡里，斗元以乡兵击败之。入县治，与潮海共图战守。及潮海被执，贼胁之使降，斗元骂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缚置暗室。斗元仆墙以出，逃入深山，狂骂而死。

黄云，抚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称，每接战，独以身当敌。尝为

数十人所围，即奋身跃出。至是，身中数十枪，喷血骂贼而死。

魏中立，字伯时，济南人。由国子伴读历官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迁守饶州。贼既陷湖广，分攻州郡，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在无赖子多乘间窃发，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中立闻警，即率丁壮，分塞险要，戒守备。俄而贼至，达鲁花赤马来出战，不能发一矢，贼愈逼。中立以义兵击却之。已而贼复合，遂为所执，以红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须髯尽张。贼执归蕲水，欲屈其从己。中立大骂不已，遂被害。

未几，贼又犯信州，信州总管于大本以土兵备御。贼首项甲破东门而入，执大本，至蕲水为俘献。伪主释其缚，畀伪印一纽，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伪主痛詈之，遂亦遇害。大本字德中，密州人，始由儒学教谕入官云。

列传第八十三 忠义四

普颜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傥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国子生登右榜进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 ，调河南行省员外郎。十一年，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蕲黄徐寿辉来寇，普颜不花战守之功为多，语在《道童传》。十六年，除江西廉访副使。顷之，召还，授益都路达鲁花赤，迁山东廉访使，再转为中书参知政事。十八年，诏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同经略江南。至建宁，江西陈友谅遣邓克明来寇，而平章政事阿鲁温沙等皆夜遁。国凤时分镇延平，城陷，遁去。普颜不花曰："我承制来此，去将何之？誓与此城同存亡耳。"命筑各门甕城，前后拒战六十四日，既而大败贼众。明年，召还，授山东宣慰使，再转知枢密院事、平章山东行省，守御益都。大明兵压境，普颜不花捍城力战。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颜不花还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两全，有二弟，当为终养。"拜母，趋官舍，坐堂上。主将素闻其贤，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缚之，普颜不花曰："我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不屈，死之。

先是，其妻阿鲁真，历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国恩，我亦封齐国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家人莫不叹息泣下。已而普颜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鲁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孙女，皆随溺焉。

是时有申荣者，平章山东行省，守东昌，荣见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间，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为？"荣曰："城中兵少不敌，战则万人之命由兒而废，但有一死报国耳。"遂自经。

闵本，字宗先，河内人。性刚正敏给，而刻志于学。早岁得推择为礼部令史，御史大夫不花奇本之才，辟以为掾，平反冤狱，甚有声。擢御史台照磨。顷之，迁枢密院都事，拜监察御史，迁中书左司都事，五转为吏部尚书，移刑、户二部，皆以能见称。本素贫，且有目疾，尝上章乞谢事，不允，诏授集贤侍讲学士。大明兵薄京师，本谓其妻程氏曰："国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补报，敢爱六尺躯苟活哉?背淌显唬骸熬□芩乐遥□疑杏邪□诰□酰　北灸顺□□□氤淌媳毕蛟侔荩□笫橛谖荼谠唬骸霸□蟹畲蠓颉12.□褪探惭□裤杀舅馈！彼旄麋搜伞6 □□撼ふ嬲妫□闻□□□□舅溃□籼旌牌□□嘧早擞谄浒□?

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字闻善。以材累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为太

子司经。兵至，拜住谓家人曰：“吾始祖海蓝伯封河东公者，与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诸部落，吾祖引数十骑驰西北方，太祖使人追问之，曰：‘昔者与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灭，欲为之报仇，则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则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于远地，以没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长中原，读书国学，而可不知大义乎！况吾上世受国厚恩，至吾又食禄，今其国破，尚忍见之！与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人瘗之舍东，悉以其书籍焚之为殉云。

赵弘毅，字仁卿，真定晋州人。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始辟翰林书写，再转为国史院编修官，调大乐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叹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语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报国耳。”乃与妻解氏皆自缢。

其子恭，中书管勾，与妻子诀曰：“今乘舆北奔，我父子食禄，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爱死乎?被蛑怪□唬骸拔也芄俦埃□巫钥嗳绱恕！惫H吃唬骸岸□俏彝揭病 9 耪撸□乙迦烁骶∽孕模□裎手爸□绫昂酰 彼旃□□毕蛟侔荩□噻怂馈?

恭女官奴，年十七，见恭死，方大泣，适邻妪数辈来，相率出避，曰：“我未适人，避将何之？”不听，妪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岁亦须一死。”乃潜入中堂，解衣带自经。

郑玉，字子美，徽州歙县人。幼敏悟嗜学，既长，覃思《六经》，尤邃于《春秋》，绝意仕进，而勤于教。学者门人受业者众，所居至不能容。学者相与即其地构师山书院以处焉。玉为文章，不事雕刻煅炼，流传京师，揭傒斯、欧阳玄咸加称赏。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议大夫，遣使者赐以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辞疾不起，而为表以进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遗陛下，使与天下贤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职，臣非其才，不敢受。酒与币，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与人，酒与币，臣不敢辞也。”玉既不仕，则家居，日以著书为事，所著有《周易纂注》。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将将要致之，玉曰：“吾岂事二姓者耶?币虮痪星簟＞弥□□灼菖笥研□哜弥□□虼尤菸□□』叮□腋嬉员厮雷础Ｆ淦尬胖□□褂镏□唬骸熬□端溃□崞湎啻拥叵乱印！庇袷刮街□唬骸叭艄□游崴溃□崞湮藓兑印！泵魅眨□咭鹿冢□毕蛟侔荩□早硕□馈?

黄冔，字殷士，抚州金溪人。博学明经，善属文，尤长于诗。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转国子博士，升监丞，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冔叹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国恩，为胄子师，代言禁林。今纵无我戮，何面目见天下士乎?彼旄熬□□溃□炅□□弧S惺□拇□谑馈?

柏帖穆尔，字君寿，蒙古人。家世历履无所考。居官所至，以廉能著声。至正中，累迁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大明以骑兵出杉关，取邵武，以舟师由海道趣闽，奄至城下。柏帖穆尔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楼上，慷慨谓曰：“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今城且陷，吾必死于是，若等能吾从乎？”皆泣曰：“有死而已，无他志也。”缢而死者六人。

有十岁女，度其不能自死，则绐之曰：“汝稽颡拜佛，庶保我无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压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尔熟视之，叹曰：“父死国，母死夫，妾与女，从父者也，皆当死。汝三岁兒，于义何所从乎？为宗祀计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敛金珠畀之曰：“即有缓急，可以此赎兒命。”有顷，兵入城，即举灯自燃，四围窗火大发，遂自焚死。

迭里弥实，字子初，回回人。性刚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犹不仕，或问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卫年劳，授行宣政院崇教，三迁为漳州路达鲁花赤，居三年，居甚安之。时陈有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大明兵既取福州，兴化、泉州皆纳款。或以告，迭里弥实仰天叹曰：“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谕使者至，请出城迓之，迭里弥实从容语之曰：“尔第往，吾行出矣。”乃诣□事，具公服，北面再拜毕，引斧斫其印文，又大书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剸喉中以死。既死，犹手执刀按膝坐，俨然如生时。郡民相聚哭庭中，敛其尸，葬东门外。

时又有获独步丁者，回回人，旧进士，累官佥广东廉访司事；有吕复者，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闲居，寓福州。而复以行省命，摄长乐县尹。福州既下，获独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四十年，今虽无官守，然大节所在，其可辱乎?币允□韵灯溲□□毒□馈8匆嘣唬骸拔崾朗尘□唬□袼渖愎伲□舨灰运辣ü□□蛭抟约□热擞诘叵隆！币□□跃□馈；穸啦蕉∩衷荒侣扯≌撸□俳□担辉缓B扯≌撸□傩胖荨O仁牵□嘟

运拦□言啤?

朴赛因不花，字德中，肃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骑射。由速古兒赤授利器库提点，再转为资正院判官，累迁同知枢密院事，迁翰林学士，寻升承旨，赐虎符，兼巡军合浦全罗等处军民万户都元帅，除大司农，出为岭北行省右丞，升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甘肃行省以孛罗帖木兒矫弑皇后、皇孙，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谕众榜，朴赛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轻信，况非符验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妄传。会皇太子抚军冀宁，承制拜朴赛因不花翰林学士承旨，迁集贤大学士，又为宣政院使，遂拜中书平章政事。大明兵逼京师，诏朴赛因不花以兵守顺承门，其所领兵仅数百羸卒而已。乃叹息谓左右曰："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城陷被执，以见主将，唯请速死，不少屈。主将命留营中，终不屈，杀之。

是时有张庸者，字存中，温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数，会世乱，以策干经略使李国凤，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员外郎，治兵杉关。顷之，计事赴京师，因进《太乙数图》，顺帝喜之，擢秘书少监。皇太子立大抚军院，命庸团结房山，迁同佥将作院事，又除刑部尚书，仍领团结。会诸寨既降，庸守骆驼谷，遣从事段祯请援于扩廓帖木兒，不报。庸独坚守拒战，众将溃，庸无去志。已而寨民李世杰执庸出降，以见主将，庸不屈，与祯同被杀。

丁好礼，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试吏于户部，辟中书掾，授户部主事，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复入户部为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又入户部为郎中，升侍郎。除京畿漕运使，建议置司于通州，重讲究漕运利病，著为成法，人皆便之。除户部尚书。时国家多故，财用空乏，好礼能撙节浮费，国家用度，赖之以给。拜参议中书省事，迁治书侍御史，出为辽阳行省左丞，未行，留为枢密副使。至正二十年，遂拜中书参知政事。时京师大饥，天寿节，庙堂欲用故事大宴会，好礼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当修省，以弭大患，燕会宜减常度。"不听，乞谢事，乃以集贤大学士致仕，给全俸家居。扩廓帖木兒扈从皇太子还京，输山东粟以遗朝贵，馈好礼麦百石，好礼不受。二十七年，复起为中书平章政事，寻以论议不合，谢政去，特封赵国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谒大将，好礼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后数日，大将召好礼，不肯行，舁至齐化门，抗辞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是日，中书参知政事郭庸亦舁至齐化门，众叱之拜，庸曰："臣各为

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庇锊簧偾□□馈S棺衷手校□晒攀希□晒□□□秃殖錾恚□矍ㄎ□挛餍刑□嗖煊□罚□胪□雄乐□嗝茉菏乱蚕忍□緝荷ナΓ□笄囚行俗芄芨□泄佟F浜笠蚕忍□緝阂宰秣恚□侔菁嗖煊□罚□圩□握□惺椋□浣谝逵牒美癫⒃啤?

列传第八十四 孝友一

世言先王没，民无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义闻者，盖不乏焉。岂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 ，终不可泯欤！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复加劝奖而兴起之，则三代之治，亦可以渐复矣。

今观史氏之所载，其事亲笃孝者，则有临江刘良臣，汴梁陈善，同官强安，沈州高守质，安丰高泽，巩昌王钦，修武员思忠，榆县王士宁，河南硃友谅，泉州叶森，宁陵吕德，汲县刘淇，建昌郑佛生，堂邑张复亨，保定邢政，宁夏赵那海，临潼任居敬，陇西周庆、徐德兴，汝宁李从善，华州要敬，色目氏沙的。其居丧庐墓者，则有太原王构，莱州任梓，平滦王振，北京张洪范，登封王佐，下蔡许从政、张鐩，富平王贾僧，郑州段好仁、赵璧、薛明善、张齐，汴梁韩荣、刘斌、张裕、何泰、史？8.叱伞5.诵⑲妗16.钗脑ā 6. 盘祺搿⑰畔宰妫□□粽殴□椋□影餐鲢F，东昌张翚，永平梁讷，高唐郑荣、刘居敬，同州赵良，南阳周郁、陈介、刘权，大同高著、江郁、毛翔，归德葛祥、张德成、张逊、王珪、刘弼，汲县徐昌祖，真定宋贞、王世贤，晋宁史贵，保定耿德温、张行一、贾秉实、张勖，河南王宗道、孙裔、夹谷天祐，赵州赵德隆，安丰王德新、石思让、翼宁、何溥，大都王麟、李简，华阴李宁、屈秀，怀庆侯荣、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阎让，曹州邓渊、吕政，徐州胡居仁、张允中，卫辉王庆，福建硃虞龙，随州高可焘，济宁魏铎，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諟，汶上赵恆，须城许时中，衡山欧阳诚复，江陵穆坚，苏州王钦，定陶元显祖，绛州姚好智，宿州孙克忠，集庆傅霖，济南宋怀忠、牟克孝，汝宁张郁，泉州黄道贤、谷城王福，解州靖与曾，般阳戴贞，兖州王治，沔阳徐胜祖，兴中石抹昌龄，峡州秦桂华，蒙古、色目氏纳鲁？3.嗨悸怼8.淖 □10.下怼□葑 20.景素荨⑮窳□□緝骸⑺□ ⑻曝4酢⑵讨桓纭16.疃渎薮酢⑺□□即酢F淅凼劳□诱撸□蛴行菽□p震雷，池州方时发，河南李福，真定杜良，华州王显政，建宁王贵甫，句容王荣、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开平温义，大同王瑞之，平江汤文英，鄜州员从政，江州范士奇，泾州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财周急者，则有河南高颜和，台州程远大，潭州汤居恭、李孔英，建康汤大有，吉州刘如翁、严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梦贤、夏椿，江陵陈一宁，中兴傅文鼎，永州唐必荣，济南李恭，宁夏何惠月。天子皆尝表其门闾，或复其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于篇端。择其事迹尤彰著者，复别为之传云。

王闰，东平须城人。父素多资，既老，尽废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鱼肉，闰朝夕勤苦入市，营奉无阙。父性复乖戾，闰左右承顺，甚得其欢心，乡里称焉。父尝卧疾，夜燃长明灯室中，火延篱壁间。闰闻火声，惊起驰救，火已炽，烟焰蔽寝户。闰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体灼烂，而父无少伤。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统二年，复其役。

郭道卿，兴化莆田人。四世祖义重至孝，宋绍兴间有诏旌之，乡里为立孝子祠。至元初内附。闽盗起，居人窜匿，道卿与弟佐卿独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执。盗将杀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长，弟弱子幼，请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赖兄以理，请杀我。"道卿固引颈请刃。盗相顾曰："汝孝门兄弟若此，吾何忍害。"两释之。

道卿年八十，子廷炜为建宁路平准行用库使，辞归侍养。道卿尝病疝，危甚，廷炜忧瘁扶护，一夕发尽白。有司言状，旌之。

萧道寿，京兆兴平人。家贫，鬻巉以自给。母年八十余，道寿事养尽礼。每旦，候母起，夫妇亲侍盥栉。日三饭，必待母食，然后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寝，然后退就寝。出外必以告，母许乃敢出。母或怒，欲罚之，道寿自进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复再拜，谢违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尝有疾，医累岁不能疗，道寿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赐羊酒，表其门。

郭狗狗，平阳翼城人。父宁，为钦察先锋使首领官，戍大良平。宋将史太尉来攻，夜陷大良平，宁全家被俘。史将杀宁，狗狗年五岁，告史曰："勿杀我父，当杀我。"史惊问宁曰："是兒几岁耶？"宁曰："五岁。"史曰："五岁兒能为是言，吾当全汝家。"即以骑送宁等往合州。道遇国兵，骑惊散，宁家俱得还。御史以事闻。命旌之。

张闰，延安延长县人，隶军籍。八世不异爨，家人百余口，无间言。日使诸女诸妇各聚一室为女功，工毕，敛贮一库，室无私藏。幼稚啼泣，诸母见者即抱哺。一妇归宁，留其子，众妇共乳，不问孰为己兒，兒亦不知孰为己母也。闰兄显卒，即以家事付侄聚，聚辞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闰曰："侄，宗子也，侄宜主之。"相让既久，卒以付聚。缙绅之家，自谓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门。

又有芜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峡州向存义、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县请于朝，并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祷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

同县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宁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余，患风疾，药饵不效，猪狗割股肉进啖，遂愈。岁余复作，不能行，猪狗手涤溷秽，护视甚周，造板舆载母，夫妇共舁，行园田以娱之。后卒，居丧有礼，乡闾称焉。

潭州万户移剌琼子李家奴，九岁，母病，医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进，病乃痊。抚州路总管管如林、浑州民硃天祥，并以母疾刲割股，旌其家。

毕也速答立，迷里氏，家秦州。父丧，庐墓次，昼夜悲号，有飞鸟翔集，坟土踊起。

又有尹梦龙，中兴人。母丧，负土为坟，结庐居其侧。手书《孝经》千余卷，散乡人读之。有群乌集其冢树。

樊渊，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笃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杀其母。渊抱母号哭，以身代死，兵两释之。三十年，江东廉访使者辟为吏。母亡，奔丧，哀感行路。服阕，奉神主事之，起居饮食，十年如平生。台宪交荐，渊不忍去坟墓，终不起。

延祐间，汀州宁化人赖禄孙，母病，值蔡五九作乱，负母从邑人避南山。盗至，众散走，禄孙守母不去。盗将刃其母，禄孙以身翼蔽曰：“勿伤吾母，宁杀我。”母渴，不得水，禄孙含唾煦之。盗相顾骇叹，不忍害，反取水与之。有掠其妻去者，众责之曰：“奈何辱孝子妇?笔构橹□?

事闻，并赐褒表。

刘德泉，汴梁杞县人。早丧母，父荣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抚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爱。至元末，岁饥，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业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约同爨，和好如初。

至治三年，真定硃显，自至元间其祖父已分财。至显，念侄彦昉等年幼无恃，谓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气，可异处乎?蹦嘶岚葑婺瓜拢□》秩□僦□□从胪□印?

延祐间，蔚州吴思达兄弟六人，尝以父命析居。思达为开平县主簿，父卒，还家。治葬毕，会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别处十余年矣，今多破产，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乐不均耶?奔匆约也拼□テ溴停□□垂簿印Ｄ缸洌□Ⅲ偕酢Ｕ□罅□□恚□艘晕□岩逅□小?

又有硃汝谐，濮州人。父子明尝命与兄汝弼别产。子明卒，汝弼家尽废，汝谐泣请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贫病，汝谐迎至家，奉汤药甘旨甚谨。后卒，丧葬尽礼。乡人贤之。

州县各以名闻，表其闾。

郭回，邵武人。素贫，年六十无妻，奉母寄宿神祠中，营养甚艰。母年九十八卒，回佣身得钱葬之。每旦诣坟哭祭，十四年不?Ｖ萆献矗□□□铝干募茫□员硪熘□?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后卒，居丧尽哀。庐墓左，负土为坟，日六十肩，风雨有亏，俟霁则补之。三年，起坟广一亩，高三丈余。

张子夔，安西人。父丧，每夜半，以背负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筛细土为坟。

陈乞兒，归德夏邑人。年九岁，母丧，衣毁，亲负土为坟，高一丈，广十六步。人悯其幼，欲助之，则泣拜而辞。

又有峨眉赵国安、解州张?20.涎衾钔卜稹⑾⑱菀曝莶□铡20.涎羟恿掖酰□跃由ビ兄列校□□勾危□和廖□亍２⒁杂兴舅□耄□硪熘□?

杨一，怀孟人。至元间，怜其叔清家贫，密以分契诣神祠焚之，与清同居者三十年，无间言。

张本，东昌茌平人。笃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谨。伯父尝病，本昼夜不去侧。复载以巾车，步挽诣岱岳祷之。

张庆，真定人。善事继母。伯父泰异居河南，庆闻其贫，迎归养之。供膳丰备，过于所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贫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寻其骸骨，并迎弟侄等一十五丧而归，改葬祖父母，以诸

丧序列祔于茔次。

州县以闻，并旌其家。

赵毓，唐州人。父福迁郑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狱，满归，以母老不复仕。一日，会诸弟，泣申遗训，愿世世无异处，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无间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长兄瑞早世，嫂刘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选继殁，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许归改嫁，王氏曰："妇无再嫁之义，愿终事姑。"毓妹赘王佑，佑亡，妹念佑母无子，乞归硃氏养之。人谓孝友节义，萃毓一家。元贞初，旌之。

胡光远，太平人。母丧庐墓。一夕，梦母欲食鱼，晨起号天，将求鱼以祭，见生鱼五尾列墓前，俱有啮痕。邻里惊异，方共聚观，有獭出草中，浮水去。众知是獭所献。以状闻于官，表其闾。

至顺间，永平庞遵，母病肿，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鱼，遵求于市不得。归途叹恨，忽有鲤跃入其舟。作羹以献，母悦，病瘥。

陈韶孙，广州番禺人。父浏以罪流肇州。韶孙年十岁，不忍父远谪，朝夕号泣愿从。父不能夺，遂与俱往。跋涉万里，不惮劳苦。道过辽阳，平章塔出见而悯焉，语之曰："天子宽仁，罚不及嗣。边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乡，汝愿之乎？"韶孙曰："既不能以身代父，当死生以之，归非所愿也。"塔出惊异，以钱赏之。大德六年，浏死，韶孙哀恸，见者皆为之泣下。肇州万户府以闻，命遣还乡里，仍旌异之。

李忠，晋宁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过居民庐舍，皆摧压倾圮。将近忠家，分为二，行五十余步复合，忠家独完。

吴国宝，雷州人。性孝友，父丧庐墓。大德八年，境内蝗害稼，惟国宝田无损。人皆以为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扬州。父兴寿临卒，语茂曰："吾病且死，尔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谨。母尝病目失明，茂祷于泰安山，三年复明。又愿母寿，每夕祝天，乞损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殁，居丧哀恸，闻者伤之。大德九年，扬州再火，延烧千余家，火及茂庐，皆风返而灭。事闻，旌之。

羊仁，庐州庐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为所掠，父被杀，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岁，卖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余年，子安怜之，纵为良。仁踪迹得母于颍州蒙古军塔海家，兄于睢州蒙古军岳纳家，弟于邯郸连大家，皆为役，尚无恙。乃遍恳亲故，贷得钞百锭，历诣诸家求赎之。经营百计，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余口，复聚居为良，孝友甚笃，乡里美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

又有黄觉经，建昌人。五岁，因乱失母。稍长，誓天诵佛书，愿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冲冒风雨，备历艰苦，至汝州梁县春店，得其母以归。

章卿孙，蜀人，本刘氏。幼为章提刑养子，与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访于江西诸郡，迎归养之。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卖为刘饈家奴。后获为良，自汴步归杭，寻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闻。

李鹏飞，池州人。生母姚氏，为嫡母不容，改嫁为硃氏妻。鹏飞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学医以济人，愿早见母。行求三岁，至蕲州罗田县得焉。时硃氏家方疫，鹏飞起之，遂迎还奉养。久之，复归硃氏，时渡江省觐。既卒，岁时携子孙往祭墓，终其身。

并以有司所请，旌其闾。

赵一德，龙兴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国兵南伐，被俘至燕，为郑留守家奴。历事三世，号忠干。至大元年，一日，拜请于其主郑阿思兰及其母泽国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门下者，三十余年矣，故乡万里，未获归省，虽思慕刻骨，未尝敢言。今父母已老，脱有不幸，则永为天地间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兰母子皆感动，许之归，期一岁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没，惟母在，年八十余。一德卜地葬二柩毕，欲少留事母，惧得罪，如期还燕。阿思兰母子叹曰：“彼贱隶，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奔戳讶□菸□肌R坏陆□枪椋□岚⑺祭家栽┍恢铮□□韭计浼摇H号□魍鋈亻□坏露婪茉唬骸爸骷矣谢觯□崛掏□啡艘□奔戳舨蝗亻□胝沤跬□柚惺椋□咄髯矗□谜蜒□□蛊渌□□L□蛉死鸵坏略唬骸暗崩艏□峒沂保□灼莶幌喙耍□甓烂跋找园孜嵬鳎□卜缇2.荩□谌昙□□A钗峒乙导壬ザ□创嬲撸□匀炅σ玻□岷我员匚辏俊币蚍置捞锫□胖□R坏滦辉唬骸耙坏滤浔扇耍□怯欣□谑且病V匕□嶂魑拮锒□苈荆□柿粢员囗鳌＝窭夏赴耸□啵□霉槭萄□□髦□鸵押褚樱□我蕴锫□□ 彼觳皇芏□ァ；是煸

□辏□浩涿拧?

王思聪，延安安塞人。素力田，农隙则教诸生，得束修以养亲。母丧，尽哀。父继娶杨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别筑室曰养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 8 赋 2.【纾□即嫌巧酰□萜碛谔欤□钕ソ猿纱□□蒙袢□□□□□：蟾词□鳎□即象轮□□茨苁印O厣献矗□□硪熘□?

彻彻，捏古思氏。幼丧父，事母笃孝。稍壮，母殁，恸哭顿绝，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丧有礼，每节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时。年四十余，思慕犹如孩童。每见人父母，则呜咽流涕。人问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独无，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异。

王初应，漳州长泰人。至大四年二月，从父义士樵刘岭山，有虎出丛棘中，搏义士，伤右肩，初应赴救，抽镰刀刺虎鼻杀之，义士得生。

泰定二年，同县施合德，父真祐尝出耘，为虎扼于田，合德与从弟发仔持斧前杀虎，父得生。

并旌其门。

郑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至大间表其门。

文嗣殁，从弟大和继主家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进。拜跪奉觞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趋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见者嗟慕，谓有三代遗风。状闻，复其家。部使者余阙为书"东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丧葬，必稽硃熹《家礼》而行执。亲丧，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孙从化，皆孝谨。虽尝仕宦，不敢一毫有违家法。诸妇唯事女工，不使预家政。宗族里闾，皆怀之以恩。家畜两马，一出，则一为之不食，人以为孝义所感。有《家范》三卷，传于世。

王荐，福宁人。性孝而好义。父尝疾甚，荐夜祷于天，愿减己年益父寿。父绝而复苏，告其友曰："适有神人，黄衣红帕首，恍惚语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锡汝十二龄。'疾遂愈，后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语荐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时冬月，求于乡不得，行至深奥岭，值大雪，荐避雪树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见岩石间青蔓离披，有二瓜焉，因摘归奉母。母食之，渴顿止。兄孟韪早世，嫂林氏更适刘

仲山。仲山尝以田鬻于荐，及死，不能葬，且无子，族以其贫，莫肯为之后。荐即以田还之，使置后，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时民贫未葬者众，畏令，悉焚柩，弃骨野中。荐哀之，以地为义阡收瘗之。有死不能敛者，复买棺以赠，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乡旱，民艰籴，荐尽出储粟赈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饥欲死，荐闻，恻然欲济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谷百石分给之。福等德其活己，每月朔，会佛祠为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状旌之。

郭全，辽阳人。幼丧母，哀戚如成人。及壮，父庭玉又卒，居庐三载，啜粥面墨。事继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养。既长娶妇，各求分财异居，全不能止，凡田庐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无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余，哀痛毁瘠，庐其墓终丧。

又有刘德，奉元人。父娶后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贫，佣工取直，寸钱尺帛皆上之。四弟并何出，德抚爱尤笃。年五十未娶，称贷得钱先为弟求妇，诸弟亦化其德，一门蔼然。乡里称为刘佛子。

马押忽，也里可温氏。素贫，事继母张氏、庶母吕氏，克尽子职。

刘居敬，大都人。年十岁，继母郝氏病，居敬忧之，恳天以求代。

状闻，并褒表之。

杨皞，扶风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尝病剧，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后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复如故。牛氏殁，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独皞墓前后数里，密云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悦。葬毕，令妻卫氏家居养清，皞独庐墓上，负土为坟，蔬食水饮，终其丧。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许州偃城人，业鼓冶。母和氏疾，与弟文孝竭力调侍。母卒，文忠庐墓侧，不与妻面者三年。父贵又疾，医不能疗，文忠造车一辆，兄弟共御之，载父祷于嵩山、五台、泰安、河渎诸祠，途遇异僧遗药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丧庐墓。母继殁，河决，不克葬，殡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侧，风雨不去。友人哀之，为缚草舍庇之，前后居庐六年，两髀俱成湿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其后又有永平李彦忠，父丧庐墓，八年不至家。

茶陵谭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庐其墓十年。

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丧，食粥庐墓一年，朝夕哭临。人哀其老而能孝。

扈铎，汴梁兰阳人。蚤孤，育于伯父。及壮，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无子，铎为买妾，岁余，产一女。其妾性颇不慧，熟寐，压女死。久之，伯父卒，铎丧之甚哀。遗腹生一男，铎惩前失，告其母及妻妹护视之，己复庐户外，中夜审察，不敢安寝。弟能食，常自抱哺，与同卧起，十年不少？5苡屑玻□煲够□□嵌钒У辉唬骸疤觳环ビ嗉遥□旄缸蛹淇扇匕蝗耍□鹕丿岬埽□共□肝藓笠病！泵鞯□□苡□Ｄ缸洌□Ш儆饫瘢□□谀共啵□焕砑沂拢□谧迦爸□椋□煸唬骸敖袼晷锥嗟粒□峒宜淦叮□仓□怪形蘅捎□酰√染□崆字□椋□渖□挝□ 弊涫芈□蝗ァ？

孙秀实，大宁人。性刚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尝托秀实贷富人钞二千锭，贫不能偿，弃其亲逃去。数年，其亲思之，疾，秀实日馈薪米存问，终不乐。秀实哀之，悉为代偿，取券还其亲，复命奴控马赍金，访仲和使归，父子欢聚，闻者莫不嗟美。又李怀玉等贷秀实钞一千五百锭，度无以偿，尽还其券不征。

复有贾进，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伤，且乏食，进给酒药炭米济之。每岁冬，制木绵裘数百袭衣寒者。买地为义阡，使无墓者葬之。

李子敬，陕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余人，葬不能葬者五十余丧，焚逋券四万余贯。

有司以名闻，并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内宰卒，擗踊号泣，绝而复苏，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哀气伤心，遂成疾。伏卧床榻，犹哭不止，泪尽，继之以血。既葬，疾转甚。杞有继母，无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遗书嘱其妻杨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杨氏遗腹生一男，人以为孝感，天不绝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门。

赵荣，扶风人。母强氏有疾，荣割股肉啖之者三。复负母登太白山，祷于神，得圣水饮之，乃痊。后年七十五卒，荣号痛不食，三日方

饮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云庇其墓前后十五里，葬毕而散。荣负土成坟，庐其侧终丧。

吴好直，华州蒲城人。父殁，事继母孝，兄弟尝求分财，好直劝谕不能止，即以己所当得，悉推与之。出从师学，淡泊三十年，无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陈舜咨，皆能孝友，以己产分让兄弟。县令言状，并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丧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结庐古山下，殡其中，日闭户守视。有牧童遗火，延殡庐，丙与子慈亟扑不止，欲投身火中，与柩俱焚。俄暴雨，火灭。

徐钰，镇江人。始冠，侍父镇，将之婺源，过丹阳小溪，镇乘桥失足，堕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钰投溪拥镇出，镇得挽行舟以升。钰力惫，且水势湍急，遂溺死，尸流四十五里，得于滩。江浙行省言状，表异之。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游学于京师，忽梦母疾，心怪之。驰归，母已亡。居庐蔬食，哀毁骨立。每鸡鸣而起，手治祭馔，诣墓所哭奠之，风雪不废。父辅臣尝病疫，莘侍奉汤药，衣不解带，尝其粪以验差剧，夜则祷于天曰："莘母亡不能见，父病不能治，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于世，愿死以代父命。"数日愈，乡里嗟异之。

又有高唐孙希贤，母病痢，希贤阅方书，有曰"血温身热者死，血冷身凉者生"。希贤尝之，其血温，乃号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高邮卜胜荣，母痢，不能药，日尝痢以求愈。兄疾，礼北辰，乞减己年延之。并痊。

刘廷让，大宁武平人。至顺初，北方兵起，民被杀掠。廷让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怀，兵急，廷让乃弃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驱得免。事闻，旌之。

刘通，亳州谯县人。家贫业农。母卜氏，好声乐，每眩技者以箫鼓至门，必令娱侍，或自歌舞，以悦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断酒肉，祷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复明。

至大间鄱阳黄镒，皇庆间诸暨丁祥一，皆以亲丧明，以舌舐之，复能视。并命褒表。

张旺舅，安丰霍丘人。幼失父，母陈氏居贫守志。旺舅九岁，卖锡以养。及长，母病，伏枕数月，旺舅无赀命医，惟日夜痛哭，礼天求代，未几遂愈。又自以生业微不能多给，竟不娶，以终母年。县令言于朝，旌之。

张思孝，华州人。母丧，以孝闻。父疾，调护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垂泣尽饮之，复洁斋致祷，乞以身代，未几，遂痊。至顺三年，表其门。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为三叉口水、马站提领。父成病于家，佑忽心惊，举体沾汗，即弃职归。父病始三日，遂祷神求代，且尝粪以验疾。父卒，庐墓尽哀，有驯兔之瑞。

长寿，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长山寿早世，次即长寿，次永寿、福寿、忙古海牙。元统间，帖住殁，长寿哀毁尽礼。服阕，当廕叙，与弟罗拜母前曰："吾父廉贫，诸弟未有所立，愿以职让永寿。"永寿让福寿，福寿曰："二兄能让，福寿独不能耶?币匀妹□藕Q溃□复又□C□藕Q浪旄鎖J，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礼佐郎，阶奉议大夫。兄弟奉母尤笃，邦闾美之。

至大间，河中梁外僧，亲丧庐墓，兄那海为奥鲁官，自以尝远仕，不得养其亲，即弃职，举外僧代之。人称外僧能孝，那海能义。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进，皆以侍亲不愿仕，以祖父廕让叔父昆弟云。

孙瑾，镇江丹徒人。父丧，哀毁，严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载，衣不解带，常食粥，诵佛书。及葬，载柩渡江，潮波方涌，俄顺风翼帆，如履平地。事继母唐氏尤孝，尝患痈，瑾亲吮之；又丧目，瑾舐之复明。唐氏卒，卜日将葬，时春苦雨，瑾夜号天乞霁，至旦，云日开朗。甫掩圹，阴气复合，雨注数日不止。

又有吴希曾，睢宁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炽，雨止。既葬，庐于墓左。

县上状，并旌之。

张恭，河南偃师人。以兵部符署鹰房府案牍，亲老，辞归侍养，垦理先墓，身负水灌松柏。父丧，过哀。侍母冯氏尤谨。岁凶，恭夫妇采野菜为食，而营奉甘旨无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秽，喂哺饮食，且尝粪

以验疾势。天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窜。恭守视母病，项中一剑，不去。母惊悸而殁，恭居丧尽礼，人称孝焉。有诏旌其闾。

訾汝道，德州齐河人。父兴卒，居丧，以孝闻。母高氏治家严，汝道承顺甚恭。母尝寝疾，昼夜不去侧。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无私蓄，我一旦不讳，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艰难，成家业，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无以报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本勾侵□D缸洌□Щ伲□丈ゲ挥□迫狻?

性尤友爱，二弟将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庐让之；二弟早世，抚诸孤如己子。乡人刘显等贫无以为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终身。里中尝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历户馈之。或曰：“疠气能染人，勿入也。”不听，益周行问所苦，然卒无恙。有死者，复赠以槥椟，人咸感之。尝出麦粟贷人，至秋，蝗食稼，人无以偿，汝道聚其券焚之。县令李让为请旌其家。

列传第八十五 孝友二

王庸，字伯常，雄州归信人。事母李氏以孝闻。母有疾，庸夜祷北辰，至叩头出血　　，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毁几绝，露处墓前，旦夕悲号。一夕，雷雨暴至，邻人持寝席往，欲蔽之，见庸所坐卧之地独不沾湿，咸叹异而去。复有蜜蜂数十房，来止其家，岁得蜜蜡，以供祭祀。

黄赟，字止敬，临江人。父君道，延祐间求官京师，留赟江南。时赟年幼，及既长，闻其父娶后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则父殁已三年矣。庶母闻赟来，尽挟其赀去，更嫁，拒不见赟。赟号哭语人曰："吾之来，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殁，思奉其柩归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见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遗财邪?本弥□□攀□妇雍１酰□焦□竿□Ｊ□父淳苤□□□詹荒伞Ｊ□钢□芰□□□胭芍劣榔绞粝乩滞ｃ蟾改梗□指サ谩ＺＳ哭祷于神，一夕梦老父以杖指葬处曰："见片砖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敛时有某物可验。"启朽棺，得父骨以归。

石明三者，与母居余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归，觅母不见，见壁穿而卧内有三虎子，知母为虎所害。乃尽杀虎子，砺巨斧立壁侧，伺母虎至，斫其脑裂而死。复往倚岩石傍，执斧伺候，斫杀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张目如生，所执斧牢不可拔。

刘琦，岳州临湘人。生二岁而母刘氏遭乱陷于兵，琦独事其父。稍长，思其母不置，常叹曰："人皆有母，而我独无?遍鼩[欷泣下。及冠，请于父，往求其母。遍历河之南北、淮之东西，数岁不得。后求得于池州之贵池，迎以归养。其后十五年而父殁，又三年而母殁，终丧犹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门曰"孝义"。

刘源，归德中牟人。母吴氏，年七十余，病甚不能行。适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邻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号泣，趋入抱母，为火所焚而死。

祝公荣，字大昌，处州丽水人。隐居养亲，事母甚孝。母殁，居丧尽礼。灶突失火，公荣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灭，乡里异之。塑二亲像于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陆思孝，绍兴山阴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医祷久之，不

效。思孝方欲刲股肉为糜以进，忽梦寐间怳若有神人者授以药剂，思孝得而异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严州淳安人。七岁而孤，与二兄养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几绝。既葬，独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饮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陈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闻兼之行，惭感而悔，皆迎养焉。

胡伴侣，钧州密县人。其父实尝患心疾数月，几死，更数医俱莫能疗。伴侣乃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于右胁傍刲其皮肤，割脂一片，煎药以进，父疾遂瘳，其伤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门。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抟有疾，士弘倾家赀求医，见医即拜，遍祷诸神，叩额成疮。父殁，哀毁尽礼，庐墓三年，足未尝至家。墓庐上有奇鹊来巢，飞鸟翔集，与士弘亲近，若相狎然，众咸异之。终丧，复建祠于茔前，朔望必往奠祭，虽风雨不废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从义，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从义庐于墓侧，旦夕哀慕，不脱绖带，不食菜果，惟啖疏食而已。事父世荣、母王氏，孝养尤至。伯祖温、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贺氏，叔祖让、叔祖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光氏，皆无子。比其亡也，从义咸为治葬，筑高坟，祭奠以礼，时人义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笃孝。幼孤，养母，母尝有疾，医治不痊，哈都赤砺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劳，今当捐身报之。”乃割开左胁，取肉一片，作羹进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笔□斩□∮□?

高必达，建昌人。五岁时，父明大忽弃家远游，莫知所适。必达既长，昼夜哀慕，乃娶妻以养母，而历往四方求其父。十余年不得见，心愈悲。忽相传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虚明子者，学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为道人云。必达询问，知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己之所生岁月，大父母之丧葬始末，因哀号叩头不已。虚明犹瞑坐不顾，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为？”必达留侍左右不少懈，辞气哀恻可矜。其徒谓虚明曰：“师有子如此，忍弗归乎？”虚明不得已，乃还家。必达孝养笃至，乡里称之。

曾德，渔阳人，宗圣公五十七代孙。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游襄阳，乐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乱兵陷襄阳，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广海间，奉迎以归，孝养甚至。有司以闻，诏旌复其家。

靳昺，字克昌，绛州曲沃人。兄荣为奎章阁承制学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殁，昺与兄荣护丧还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骤至，昺伏柩上，荣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为水所漂没。后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昺尸于五里外。诏赐《孝子靳昺碑》。

黄道贤，泉州人。嫡母唐无子，道贤在襁褓而生母苏以疾去。既长，思念生母，屡请于父，得召之归。道贤竭力养二母，得其欢心。父病笃，道贤昼夜奉汤药，不离膝下，遍求良医，莫效。乃夜祷于天，愿减己一纪之算，以益父寿，其父遂愈。至元统二年乃殁，果符一纪之数。道贤居丧尽礼，负土筑坟，庐于墓侧，疏食终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门曰“孝子黄氏之门”。

史彦斌，邳州人。嗜学，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乡、鱼台坟墓多坏。彦斌母卒，虑有后患，乃为厚棺，刻铭曰“邳州沙河店史彦斌母柩”，仍以四铁环钉其上，然后葬。明年，墓果为水所漂，彦斌缚草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处，愿天矜怜哀子之心，假此刍灵，指示母棺。”言讫，涕泣横流，乃乘舟随草人所之。经十余日，行三百余里，草人止桑林中，视之，母柩在焉，载归复葬之。

张绍祖，字子让，颍州人。读书力学，以孝行闻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学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间，贼至，执其父将杀之，绍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当害，请杀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痹襞□□愿昊髦□□暧κ执於郏□蚋卸□辔皆唬骸按苏嫘⑲樱□豢珊A！蹦耸椭□?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县人。读书有志操，孝行笃至。至正十四年，乱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执其父欲杀之，明德泣告曰：“子岂不能代父乎，愿勿害吾父也?北□焐泵鞯拢□□馄涓福□笠愿呤僦铡?

张缉，字士明，益都胶州人。性孝友，能诗文。至正七年，与兄绅、弟经同领乡荐，由泽州儒学正转泰州幕职，弃之，养亲居扬州。十五年，扬州乱，缉母姬氏方卧病，贼突入卧内，举枪欲刺姬，缉以身蔽姬，枪中缉胁，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丧，哀毁骨立。素好施与，有男女失时者，出赀财为之嫁娶；岁凶，老弱之饥者，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仅十六顷，一日语其子曰：“自吾买四庄村之田十顷，环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给，吾深悯焉。今将以田归其人，汝谨守余田，可无馁也。”乃呼四庄村民谕之曰：“吾买若等业，使若等贫不聊生，有亲无以养，吾之不仁甚矣，请以田归若等。”众闻，皆愕眙不敢受，强与之，乃受而言诸有司。有司以闻于中书，请加旌表。丞相贺太平叹曰：“世乃有斯人哉??

汤霖，字伯雨，龙兴新建人。早丧父，事母至孝。母尝病热，更数医弗能效。母不肯饮药，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尔时天气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号哭于池上。忽闻池中戛戛有声，拭泪视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孙抑，字希武，世居晋宁洪洞县。抑登进士第，历仕至刑部郎中。关保之变，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阳之柏村。有乱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吓抑母，求财不得，举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请代受斫，母乃得释。而抑父被虏去，不知所之。或语之曰：“汝父被驱而东矣，然东军得所掠民皆杀之，汝慎无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弃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屡濒危殆，卒得父以归。

石永，绍兴新昌人。性淳厚，事亲至孝。值乱兵掠乡里，永父谦孙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负父匿山谷中。乱兵执其父，欲杀之，永亟前抱父请以身代，兵遂杀永而释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殁，克己负土筑坟，庐于墓侧。貊高纵兵暴掠，县民皆逃窜，克己独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报吾亲，虽死不可弃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见其身衣衰绖，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彼觳蝗毯Γ□怪丈ザ□椤?

刘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继母沙氏、杜氏，孝养之至，无异亲母。父年八十，两目俱丧明，会乱兵剽掠其乡，思敬负父避于岩穴中。有兵至，欲杀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无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怜其孝，不忍杀，父子皆免于难。

吕祐，字伯通，晋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胁其母林氏索财宝不得，挥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夺其刃，手指尽裂，被伤仆地。良久而苏，开目视母曰：“母幸无恙，我死无憾

矣。”遂瞑目死。

周乐，温州瑞安人。宋状元坦之后，父日成，通经能文。海贼窃据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乐随往，事其父甚谨。一日贼酋遣人沉日成于水，乐泣请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养，请以己代父死。”不听，乐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列传第八十六 隐逸

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　，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

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自是以隐逸称者，盖往往而有，今摭其可传者，作《隐逸传》。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时升，《金史》有传。瑛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地河南缑氏山中。时兵后，文物凋丧，瑛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关转徙，教授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瑛赴其聘，遂家焉。与良田千亩，辞不受。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发视，辄止之。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岁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辩□慈暗凼□拢□晕绞虏蝗绱耍□蟮比绫恕5勰芍□□南顽□□娇纱笥茫□□有校□约哺ス□V型吵酰□□麋□J鼍跷耐撤接檬拢□遣痪汀W筘┳盼那□□Ⅲ颖保□辔□趁稀⑰玫隆4.竺□嚷诽峋傺□9伲□执牵□胖凑□椋□渎栽唬骸跋韧踔□啦幻鳎□於诵八岛χ□玻□崃鞅挤牛□炖聿痪□缦摺＝裉熳由袷ィ□□V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庇谑嵌琶胖□椋□徊灰郧钔ǖ蒙ザ□渲荆□庞蔚酪眨□灾掌渖怼D昶呤□□琶□渥哟αi4.υ冈唬骸拔峒此溃□北砦崮乖弧□

蒙蕉糯κ俊□ L 炖□校□□实麓蠓颉10.擦盅□俊⑸匣ぞ□□贩馕嚎す□□治南住?

所著书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于律，则究其始，研其义，长短清浊，周径积实，各以类分，取经史之说以实之，而折衷其是非。其于历，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无朔虚，无闰余，率以三百六十为岁，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长，不能出乎其中矣。论闭物开物，则曰开于己，闭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纪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过之初六；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交小过之九四。多先儒所未发，掇其要著于篇云。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初名永，避金卫绍王讳，易今名。中泰和进士，为偃师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国戚，号难治，特立至官，俱往谒之。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闾里，遂过将军家，温言诱之曰："将军宅宁有盗羊者邪，聊视之以杜众口。"潜使人索其后庭，得羊数十。遂缚其奴系狱，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减死论。豪贵由是遵法，民赖以全。正大初，迁洛阳令。时军旅数起，郡县窘迫，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会移镇陕右，道经洛阳，见特立淳古，不礼之，遽责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后期如军法。县民素贤特立，争输于庭，帅大奇之。既而拜监察御史，首言世宗诸孙不宜幽囚；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细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皆当罢黜。执政者忌之。会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诉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实，世宗宥之，遂归田里。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诸生，东平严实每加礼焉。岁丙午，世祖在潜邸受王印，首传旨谕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养素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又谕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壬子岁，复降玺书谕特立曰："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统二年，诏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特立所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

江人。本博学，善属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为御史大夫，力荐于武宗。尝被召至京师，未几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上尊酒，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称疾固辞，而致书于丞相曰："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本湛静寡欲，无疾言遽色。与人交尤笃于义，有贫无以养亲、无赀以为学者，皆济之。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隶。所著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时有张枢子长者，婺之金华人，亦屡征不起。枢幼聪慧，外家潘氏蓄书数万卷，枢尽取而读之，过目辄不忘。既长，肆笔成章，顷刻数千言。有问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礼乐之废兴，以至帝号官名、岁月先后，历历如指诸掌。其为文，务推明经史，以扶翼教道，尤长于叙事。尝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劝讲，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交荐之，前后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辟枢本府长史，力辞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复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召枢，俾与讨论，复避不就。使者强之行，至杭州，固辞而归。尝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敝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孙辙，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辙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盛。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辙与人言，一以孝弟忠信为本，辞温气和，闻者莫不油然感悟。待亲戚乡里礼意周洽，言论间未尝几微及人过失长短。士子至郡者必来见，部使者长吏以下仁且贤者，必造焉。辙乐易庄敬，接之以礼，言不及官府。宪司屡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遗逸举辙一人。辙善为文章，吴澄尝叙其集曰；"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见称许如此。元统二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

同郡吴定翁字仲谷，其先当宋初自金陵来徙。定翁幼岁俨如成人，

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与孙辙齐名。而最善为诗，揭

傒斯称其幽茂疏淡，可比卢挚。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荐相望，终身不为动。程钜夫尝贻书曰：“临川士友及门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见乎?倍丂坛⑯唬弧笆课耷笥糜谑溃□□笪蘩⑮谑馈！比艘晕□□浴?

何中，字太虚，抚之乐安人。少颖拔，以古学自任，家有藏书万卷，手自校雠。其学弘深该博，广平程钜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东平王构，同郡吴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顺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同郡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师事汤汉，博览群书，好读《易》，尤工于诗。至元初，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皆弗起。隐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荐入国学肄业。明宗在潜邸，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出镇云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陕西，恪谏曰：“太子北行，于国有君命，于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书太子反。”左右恶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还京师，居陋巷，教训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书监典簿。秩满，丁内艰，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县尹，皆不起。人或劝之仕，恪曰：“向为亲屈，今亲已死，不复仕矣。”居数岁，会朝廷选守令，泰不华举恪为平阳沁水县尹，亦不赴。近臣又荐为授经郎，恪遂阳为喑哑，不就。

恪好读《周易》，每日坚坐。或问之曰：“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曰：“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其从之学者多有所成，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

列传第八十七 列女一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师保为陈诗书图史以训之。凡左右佩服之仪，内外授受之别，与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盖无所不备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 ，诸侯之夫人，躬行于上，以率化之。则其居安而有淑顺之称，临变而有贞特之操者，夫岂偶然哉。后世此道既废，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苟于是时而有能以懿节自著者焉，非其生质之美，则亦岂易致哉。史氏之书，所以必录而弗敢略也。

元受命百余年，女妇之能以行闻于朝者多矣，不能尽书，采其尤卓异者，具载于篇。其间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杀以从之者，虽或失于过中，然较于苟生受辱与更适而不知愧者，有间矣。故特著之，以示劝励之义云。

崔氏，周术忽妻也。丁亥岁，从术忽官平阳。金将来攻城，克之，下令官属妻子敢匿者死。时术忽以使事在上党，崔氏急即抱幼子祯以诡计自言于将，将信之，使军吏书其臂出之。崔氏曰：“妇人臂使人执而书，非礼也。”以金赂吏，使书之纸。吏曰：“吾知汝诚贤妇，然令不敢违。”命崔自揎袖，吏悬笔而书焉。既出，有言其诈者，将怒，命追之。崔与祯伏土窖三日，得免，既与术忽会。未几，术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恸柩前，誓不更嫁，斥去丽饰，服皁布弊衣，放散婢仆，躬自纺绩，悉以资产遗亲旧。有权贵使人讽求娶，辄自爬毁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尝妄言笑，预吉会。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妇云。

周氏，平滦石城人。年十六适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监丰润县，国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终。周氏与易被虏，谓偕行者曰：“人苟爱其生，万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堑。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体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间关至汴，绩纪以自给，教易读书有成。

杨氏，东平须城人。夫郭三，从军襄阳，杨氏留事舅姑，以孝闻。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夺嫁之，杨氏号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鳏处地下耶?苯□罄锶送雠□呛橡□□Q钍衔牛□姹□□皇澄迦眨□跃□溃□煊敕蚬苍嵫伞?

胡烈妇，渤海刘平妻也。至元七年，平当戍枣阳，车载其家以行。

夜宿沙河傍，有虎至，衔平去。胡觉起追及之，持虎足，顾呼车中兒，取刀杀虎，虎死，扶平还至季阳城求医，以伤卒。县官言状，命恤其母子，仍旌异之。

至大间，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识父声，惊趋救，以父所弃锄击豹脑，杀之，父乃得生。

阚文兴妻王氏，名丑丑，建康人也。文兴从军漳州，为其万户府知事，王氏与俱行。至元十七年，陈吊眼作乱，攻漳州，文兴率兵与战，死之。王氏被掠，义不受辱，乃绐贼曰："俟吾葬夫，即汝从也。"贼许之，遂脱，得负尸还，积薪焚之。火既炽，即自投火中死。至顺三年，事闻，赠文兴侯爵，谥曰英烈；王氏曰贞烈夫人。有司为立庙祀之，号"双节"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进士硃甲妻也。硃尝仕浙东，以郎氏从。至元间，硃殁，郎氏护丧还至玉山里，留居避盗。势家柳氏欲强聘之，郎誓不从，夜弃装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复死拒，得免。家居，养姑甚谨。姑尝病，郎祷天，刲股肉进啖而愈。后姑丧，以哀闻。大德十一年，旌美之。

又有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体肉疗姑??

秦氏二女，河南宜阳人，逸其名。父尝有危疾，医云不可攻。姊闭户默祷，凿己脑和药进饮，遂愈。父后复病欲绝，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苏。

孙氏女，河间人。父病癞十年，女祷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脓血，旬月而愈。

许氏女，安丰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

张氏女，庐州人，嫁为高垕妻。母病目丧明，张氏归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视。

州县各以状闻，褒表之。

焦氏，泾阳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从军役，祖母杨氏、母焦氏并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复从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来，皆守节

义，岂可至吾而遂废乎！吾生为袁氏妇，死则葬袁氏土尔，终不能改容事他人也。”众不敢复言。

周氏，泽州人，嫁为安西张兴祖妻。年二十四，兴祖殁，舅姑欲使再适，周氏弗从，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并以贞操闻，妾或中道易节，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义，辱先人不孝，不孝不义，妾不为也。”遂居嫠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无违礼。其父与外祖皆无后，葬祭之礼亦周氏主之。

有司以闻，并赐旌异。

赵孝妇，德安应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贫，佣织于人，得美食必持归奉姑，自啖粗粝不厌。尝念姑老，一旦有不讳，无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钱百缗，买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邻失火，时南风烈甚，火势及孝妇家，孝妇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抚膺大哭曰：“吾为姑卖兒得棺，无能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毖员希□缱□□保□ 8. 炯业貌环伲□艘晕□ 8. 兴□隆?

霍氏二妇尹氏、杨氏，夫家郑州人。至元间，尹氏夫耀卿殁，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妇之行一节而已，再嫁而失节，妾不忍为也。”姑曰：“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尔。”姑不能强。杨氏夫显卿继殁，虑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闻娣姒犹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姒既留，妾可独去乎，愿与共修妇道，以终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庇谑峭□X□□嗄辏□越谛⑽拧?

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一妇，俱少寡誓不他适，戮力蚕桑，以养舅姑。

事闻，并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张氏孝谨，以女仪闻于乡。及笄，富贵家慕之，争求聘，张氏不许。时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余，貌甚古陋，张氏以贫不能教二子，欲纳德政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愿顺母志。既婚，与德政相敬如宾，嘱教二弟有成。未几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余，励节自守，甚有贞名。大德间表其家。

只鲁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养舅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殁，尘衣垢面，庐于墓终身。至元间旌之。

其后，又有翼城宋仲荣妻梁氏，舅殁，负土为坟；怀孟何氏、大名赵氏，并以夫殁守志，养舅姑以寿终，亲负土筑其坟，高三丈余。

段氏，隆兴霍荣妻也。荣无子，尝乞人为养子。荣卒，段氏年二十六，养舅姑以孝称。舅姑殁，荣诸父仲汶贪其产，谓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归宗。汝无子，宜改适，霍氏业汝无预焉。"段曰："家资不可计，但再醮非义，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寝室，引针刺面，墨渍之，誓死不? 4 蟮露□辏□□献粗惺椋□□蚓票也□□悦□好牛□匆廴缰啤?

又有兴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纪谢思明妻赵氏，自髡其发；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各以有司为请旌之。

硃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间，虎官都水监，坐罪籍其家，吏录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师。太医提点师甲乞归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从，母子三人以裾相结连，昼夜倚抱号哭，形貌销毁。师知不可夺，释之。茅氏托居永明尼寺，忧愤不食卒。

闻氏，绍兴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殁，闻氏年尚少，父母虑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闻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妇所耻。妾可无生，可无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当令谁视也？"即断发自誓。父知其志笃，乃不忍强。姑久病风，且失明，闻氏手涤溷秽不怠，时漱口上堂舐其目，目为复明。及姑卒，家贫，无资佣工，与子亲负土葬之，朝夕悲号，闻者惨恻。乡里嘉其孝，为之语曰："欲学孝妇，当问俞母。"

又有刘氏，渤海李伍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从。舅患疽，刘祷于天，数日溃，吮其血，乃愈。既而亲挽小车，载舅诣岳祠以答神贶。

马英，河内人，性孝友。父丧哀毁，二兄继殁，英独事母甚谨，又奉二寡嫂与居，使得保全嫠节。及丧母，卜地葬诸丧，亲负土为四坟，手植松柏，庐墓侧终身。

赵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尝许为李氏妇，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养父母。父母殁，负土为坟，乡里称孝焉。

冯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阴县尹山东李如忠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数岁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笃，谓冯曰："吾已矣，其奈汝何？"冯氏引刀断发，自誓不他适。如忠殁两月，

遗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闻如忠殁于官，家多遗财，相率来山阴。冯氏方病，乘间尽取其赀及子任以去。冯不与较，一室萧然，唯余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邻里不忍闻。久之，鬻衣权厝二柩蕺山下，携其子庐墓侧。时年始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父母来视之，怜其孤苦，欲使更事人，冯爪面流血，不肯从。居二十年，始护丧归葬汶上。齐鲁之人闻之，莫不叹息。

李君进妻王氏，辽阳人。大德八年，君进病卒，卜葬，将发引，亲戚邻里咸会。王氏谓众曰：“夫妇死同穴，义也。吾得从良人逝，不亦可乎?币蚋Ч状筲□□谎□□恚□雌陀诘厮馈Ｖ谖□仓□□敕蛄□殉鲈幔□驼呤□偃耍□□蝗髌□?

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殁，割耳自誓。既葬，庐墓侧，悲号不食死。

赵氏名哇兒，大宁人。年二十，夫萧氏病剧，谓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宽，脱有不可讳，妾不独生，必从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殁，即自经死，家人同棺敛葬焉。

又有雷州硃克彬妻周氏，大都费岩妻王氏、买哥妻耶律氏，曹州郑腊兒妻康氏，陕州陈某妻别娥娥，大同宋坚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晋州刘恕妻赵氏，冀宁王思忠妻张氏，饶州刘楫妻赵氏，东平徐顺妻彭氏，大宁赵沄兒妻安氏、陈恭妻张氏、武寿妻刘氏、宋敬先妻谢氏、撒里妻萧氏，古城魏贵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赵氏，枣阳硃某妻丁氏，叶县王保子妻赵氏，兴州某氏妻魏氏，滦州裴某妻董贵哥，成都张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杨某妻卢氏，蒙古氏太术妻阿不察、相兀孙妻脱脱真，并以早寡不忍独生，以死从夫者。

事闻，悉命褒表，或赐钱赠谥云。

硃淑信，山阴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净，幼哭父双目并失明。及长，择偶者不至，家贫岁凶，母子相依，以苦节自厉。士人王士贵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岁，闻日者言，母年五十当死，妙真即悲忧祝天，誓不嫁，终身斋素，以延母年。母后年八十一卒。

畏吾氏三女，家钱塘。诸兄远仕不归，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断发誓天，终身不嫁以养母，同力侍护四十余年。母竟以寿终。

事上，并赐旌异。

王氏，燕人张买奴妻也。年十六，买奴官钱塘病殁，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发步往奠之，伏墓大恸欲绝，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阕，舅姑谓之曰：“吾子已殁，新妇年尚少，宜自图终身计，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于张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岂可复履他人门乎?惫滩淮印丶渚尤□□辏□臧孜奚夔琛?

又有冯翊王义妻卢氏、睢阳刘泽妻解氏、东平杨三妻张氏，并守志有节。命旌其门。

张义妇，济南邹平人，年十八归里人李伍。伍与从子零戍福宁、未几死戍所。张独家居，养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丧葬无遗礼。既而叹曰：“妾夫死数千里外，妾不能归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无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终暴弃远土，使无妾即已，妾在，敢爱死乎?蹦宋曰□□希□脑唬骸疤烊粜礞□》蚬牵□浜□酰□钡貌凰馈！庇庠拢□共凰馈O缛艘熘□□讼嗦试□郧□□笫槠涫掠谝乱孕小P兴氖□眨□粮D□□□悖□史蛟岬兀□蜷幻□娜□□豢墒丁U虐p□□□7蚝鼋涤谕□□远□抟炱渖□保□嬲潘朗笔拢□醣□□抑甘竟撬□诖AU湃缙溲苑5.弥□□止亲T唬骸岸□沛□蛞□咳肟诘比绫□□□と缃骸！币讯□□弧9僖逯□□嫌诖蟾□□沽慊どセ梗□□□乖幔□造好牛□雌湟邸?

丁氏，新建郑伯文妻也。大德间，伯文病将殁，丁氏与诀曰：“妾自得侍巾栉，誓与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脱有不讳，妾当从。但君父母已老，无他子妇侍养，妾苟复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则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余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负君于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丧哀毁。服既除，父母屡议夺嫁之，丁氏每闻必恸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与良人约，将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无恙，妾可弃去而不信于良人乎?备杆熘埂＞斯贸2.。□∈腺硪够な樱□虏唤獯□＜八溃□ピ峋±瘛J律希□砥涿拧?

白氏，太原人。夫慕释氏道，弃家为僧。白氏年二十，留养姑不去，服勤绩纪，以供租赋。夫一日还，迫使他适，白断发誓不从，夫不能夺，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营葬，画姑像祀之终身。

赵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忠，舅姑念其年少无子，欲使更适人。王氏曰：“妇义无再醮，且舅姑在，妾可弃而去耶?本斯媚擞□宰逯队爰袒椋□跏暇懿淮印＞斯闷戎□Γ□跏现□幻猓□匆

□□跃□馈?

李冬兒，甄城人，丁从信妻也。年二十三，从信殁，服阕，父母呼归问之，曰：“汝年少居孀，又无子，何以自立，吾为汝再择婿何如？”冬兒不从，诣从信冢哭，欲缢墓树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还从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经死。

李氏，滨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殁，父欲夺归嫁之，李氏不从，自缢而死。

脱脱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刃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亲戚惊叹，为医疗百日乃愈。

状上，并旌之。

赵彬妻硃氏，名锦哥，洛阳人也。天历初，西兵掠河南，硃氏遇兵五人，被执，逼与乱。硃氏拒曰：“我良家妇，岂从汝贼耶?北□□□嵋烽3.□□3 p氏度不能脱，即绐谓之曰：“汝幸释我，舍后井傍有瘗金，当发以遗汝。”兵信之，乃随其行。硃氏得近井，即抱三岁女踊身赴井中死。

是岁，又有偃师王氏女名安哥，从父避兵邙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见安哥色美，驱使出，欲污之。安哥不从，投涧死。

有司言状，并表其庐。

贵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罗五十三妻也。天历初，五十三得罪，贬海南，籍其家，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卯罕亲率车骑至其家迎之。贵哥度不能免，令婢仆以饮食延卯罕于□事，如厩自经死。

台叔龄妻刘氏，顺宁人也。粗知书，克修妇道。一日地震屋坏，压叔龄不能起，家复失火，叔龄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龄望见，呼曰：“吾已不可得出，当亟救吾母。”刘谓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复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灭，家人得二尸烬中，犹手相握不开。官嘉其烈，上于朝，命录付史臣。

李智贞，建宁浦城人。父子明，无子。智贞七岁能读书。九岁母病，调护甚谨。及卒，哀恸欲绝，不茹荤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乡里称为孝女。父尝许为郑全妻，未嫁，从父客邵武。邵武豪陈良悦其慧，强纳采求聘，智贞断发拒之，且数自求死，良不能夺，卒归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间，全病殁，智贞悲泣不食，数日而死。

蔡三玉，龙溪陈端才妻也。盗起漳州，掠龙溪，父广瑞与端才各窜去，三玉独偕夫妹出避邻祠中。盗入，斫夫妹，见三玉美，不忍伤，与里妇欧氏同驱纳舟中。行至柳营江，迫妻之。三玉佯许诺，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尸流至广瑞舟侧，广瑞识为女，收敛之。欧氏脱归言状，有司高其操，为请表之。乃命旌门复役，仍给钱以葬。

列传第八十八 列女二

武用妻苏氏，真定人，徙家京师。用疾，苏氏刲股为粥以进，疾即愈。生子德政　，四岁而寡。夫之兄利其资，欲逼而嫁之，不听。未几夫兄举家死，惟余三弱孙，苏氏取而育之。德政长，事苏氏至孝。苏氏死时，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跃出，德政因默祷焉。二蛇一东一北，随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复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宁海人。家甚贫，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风疾，不良于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谨，抚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岁而卒。

江文铸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归于江。及门，未合卺，夫忽以蒐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门，即江氏妇也，岂以夫亡有异志哉?彼炀咏□现□遥□e钪督□□13.□廊缂鹤印W淠昃攀□濉?

有柳氏者，苏郡人，为户部主事赵野妻。未示成婚而野卒，柳哭之尽哀，誓不再嫁。其兄将夺其志，柳曰：“业已归赵氏，虽未成婚，而夫妇之礼已定矣。虽冻饿死，岂有他志哉?焙笄藜玻□豢戏□□□唬骸拔夷甓□□□□眩□褚延獍氚伲□盟来思残乙印！彼熳洹?

姚氏，余杭人，居山谷间。夫出刈麦，姚居家执爨。母何氏往汲涧水，久而不至。俄闻覆水声，亟出视，则虎衔其母以走。姚仓卒往逐之，即以手殴其胁，邻人竞执器械以从，虎乃置之而去。姚负母以归，求药疗之，奉养二十余年而卒。

又方宁妻官胜娘者，建宁人。宁耨田，胜娘馐之，见一虎方攫其夫，胜娘即弃馐奋梃连击之，虎舍去，胜娘负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闻，为旌复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刚妻。志刚卒，贫而无子，有司给以棺木。衣氏绐匠者曰：“可宽大其棺，吾夫有遗衣服，欲尽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鸡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邻里及同居王媪，曰：“吾闻一马不被两鞍，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刭死。

有侯氏者，钧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语人曰：“年少夫亡，妇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乱离如此，其能免乎?彼扃怂烙谀埂?

又周经妻吴氏、郭惟辛妻郝氏、陈辉妻白氏、张顽住妻杜氏、程二

妻成氏、李贞妻武氏、暗都剌妻张氏，并以夫死，不忍独生，自缢而死。

事闻，咸旌异之。

汤辉妻张氏，处州龙泉人。会兵乱，其家财先已移入山寨，夫与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张归任药膳，且以舆自随。既而贼至，即命以舆载其舅，而己遇贼。贼以刀胁之曰："从我则生，否则死。"张掠发整衣请受刃，贼未忍杀，张惧污，即夺其刃自剸死，年二十七。

又汤婍者，亦龙泉人，有姿容。贼杀其父母，以刃胁之。婍不胜悲咽，乞早死，因以头触刃。贼怒，斫杀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俞士渊妻童氏，严州人。姑性严，待之寡恩，童氏柔顺以事之，无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贼陷威平，官军复之，已乃纵兵剽掠。至士渊家，童氏以身蔽姑。众欲污之，童氏大骂不屈。一卒以刀击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断其右臂，骂犹不绝。众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张氏女，高邮人。城乱，贼知张女有姿艳，叩其家索之。女方匿复宇间，贼将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贼。贼即伏地呼其父母为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从之。过桥，投水死。

有高氏妇者，同郡人也。携其女从夫出避乱，见道旁空舍，入其中，脱金缠臂与女，且语夫，令疾行。夫挈女稍远，乃解足纱自经。贼至，焚其舍。夫抵仪真，夜梦妇来告曰："我已缢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闻病者粪苦则愈。"乃尝其粪，颇甘，王氏色愈忧。士玄嘱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护之。待此子稍长，即从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为出此言耶！设有不讳，妾义当死，尚复有他说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数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侧，蓬首垢面，哀毁逾礼，常以妾子置左右，饮食寒暖惟恐不至。岁余，妾子亦死，乃哭曰："无复望矣。"屡引刀自杀。家人惊救，得免。至终丧，亲旧皆携酒礼祭士玄于墓。祭毕，众欲行酒，王氏已经死于树矣。

又有王氏者，良乡费隐妻也。隐有疾，王氏数尝其粪。及疾笃，嘱王氏曰："我一子一女，虽妾所生，无异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抚育之。"遂殁。王氏居丧，抚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谓其亲属

曰：“妾闻夫乃妇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为?蹦酥磁□郑□镏□唬骸叭杲褚殉ぃ□灾□耸拢□茉吭诖耍□曜运局□！彼煜啾p□蕖Ｊ且梗□怂烙谠爸小?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鸾，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经史，每诵文天祥《六歌》，必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贼寇浦城，徐氏从嗣源逃旁近山谷。贼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宁杀我。”贼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语父曰：“兒义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贼拘徐氏至桂林桥，拾炭题诗壁间，有“惟有桂林桥下水，千年照见妾心清”之句。乃厉声骂贼，投于水。贼竞出之。既而乘间复投水死。

周妇毛氏，松阳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随其夫避乱麻鹭山中，为贼所得。胁之曰：“从我多与若金，否则杀汝。”毛氏曰：“宁剖我心，不愿汝金。”贼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呙贼，汝碎则臭，我碎则香。”贼怒，刳其肠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贤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余，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贼至，欲虏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义门，岂能从贼以辱身乎?庇谑倾孛湃□儆嗫诰惚缓?

。

李顺兒者，许州儒士李让之女也。性聪慧，颇涉经传，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贼陷钧州，密迩许昌。父谓其母曰：“吾家以诗礼相传，此女必累我。”女闻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难，勿以我为忧。”须臾于后园内自经而死。

吴守正妻禹氏，名淑静，字素清，绍兴人。至正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门。淑静尝从容谓守正曰：“方今群盗蜂起，万一不测，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盗陷崇德，淑静仓皇携八岁女登舟以避。有盗数辈奔入其舟，将犯淑静，淑静乃抱幼女投河死。

黄仲起妻硃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寇杭州，其女临安奴仓皇言曰：“贼至矣，我别母求一死也。”俄而贼驱诸妇至其家，且指硃氏母子曰：“为我看守，日暮我当至也。”硃氏闻之，惧受辱，遂与女俱缢死。

妾冯氏，见其母子已死，叹曰：“我生何为，徒受辱耳?币嘧早怂馈＜潭□倨鸬芷薏淌希□в鬃有□□□肴槟柑朗辖宰早恕＜澳海□糁粒□□钍□□

遥□粗倨鸾□敝□□□蟮猛选Ｔ羲炀÷悠浼也贫□ァ?

焦士廉妻王氏，博兴人，养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贵作乱，官军竞出虏掠。王氏被执，绐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随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实无藏金，汝可于此杀我。”乃与妾杜氏皆遇害。

又有赵氏者，平阳人，年二十，未嫁。寇乱，赵被驱迫以行，度不能免，绐贼曰：“吾取所藏金以遗汝。”贼信之，遂还，投于厕而死。

陈淑真。富州陈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乱移家龙兴。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至正十八年，陈友谅寇龙兴，淑真见邻妪仓皇来告，乃取琴坐牖下弹之。曲终，泫然流涕曰：“吾绝弦于斯乎?备改腹郑□手□□缯嬖唬骸俺窍荼卦馊瑁□蝗缭缢馈！泵魅赵糁粒□渚恿俣□□□炷缪伞Ｋ□巢凰溃□舫槭感仓□习叮□缯娌淮樱□羯渖敝□?

时同郡李宗颐妻夏氏，名婉常，亦儒家女。与女匿居后圃中，贼至，挟其女共投井死。

秦闰夫妻柴氏，晋宁人。闰夫前妻遗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几柴氏有子，闰夫病且死，嘱柴氏曰：“我病不复起，家贫，惟二幼子，汝能抚其成立，我死亦无憾矣。”闰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纺绩，遣二子就学。至正十八年，贼犯晋宁，其长子为贼驱迫，在围中，既而得脱。初在贼时，有恶少与张福为仇，往灭其家。及官军至，福诉其事，事连柴氏长子，法当诛。柴氏引次子诣官泣诉曰：“往从恶者，吾次子，非吾长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于兄乎?摈吨□了啦灰灼溲浴９俜匆纱巫臃遣袷纤□觯□吨□□簦□嫉闷淝椤９僖宀袷现□校□□□栽唬骸案局匆宀煌□浞蛑□□□忧魉蓝□艹赡钢□荆□颂炖砣饲橹□烈病！彼焓兔馄涑ぷ樱□□巫右嗟貌凰馈Ｊ比私砸晕□选６□□哪辏□兴旧掀涫拢□浩涿哦□雌浼摇?

也先忽都，蒙古钦察氏，大宁路达鲁花赤铁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云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宁。至正十八年，红巾贼至，也先忽都与妾玉莲走尼寺中，为贼所得，令与众妇缝衣，拒不肯为。贼吓以刃，也先忽都骂曰：“我达鲁花赤妻也，汝曹贼也，我不能为针工以从贼。”贼怒杀之。玉莲因自缢者凡三，贼并杀之。

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与父出城，见执于贼。完者拜

哭，请以身代父死。贼爱完者姿秀，遂挈以从。久之，乃获脱归，访母尸并玉莲葬焉。

吕彦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贼犯陵州，彦能与家人谋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彦能家，先曰："我丧夫二十年，又无后，不死何为？苟辱身，则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刘氏语彦能曰："妾为君家妇二十八年，兹不幸逢乱离，必不负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彦能二女及子妇王氏、二孙女，皆随刘氏溺井。一门死者七人。

刘公翼妻萧氏，济南人，有姿色，颇通书史。至正十八年，闻毛贵兵将压境，豫与夫谋曰："妾诗书家女，誓以冰雪自将，傥城陷被执，悔将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于泉下耳?狈蛟唬骸笆挛粗粒□渭庇诖耍 本油龊危□窍荩□艚馓凶早怂馈?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严氏，孀居极贫，病瘫痪卧于床者数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邻妇强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彼烊胧冶□福□卜俣□馈?

徐允让妻潘氏，名妙圆，山阴人。至正十九年，与其夫从舅避兵山谷间。舅被执，夫泣以救舅脱，夫被兵所杀，欲强辱潘氏。潘氏因绐之曰："我夫既死，我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无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炽，潘氏且泣且语，遂投火以死。

又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陷诸暨，蔡氏避之长宁乡山中，兵猝至，有造纸镬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赵洙妻许氏，集贤大学士有壬之侄女也。至正十九年，红巾贼陷辽阳，洙时为儒学提举，夫妇避乱匿资善寺。洙以叱贼见害，许氏不知也。贼甘言诱许氏，令指示金银之处，许氏大言曰："吾诗书冠冕故家，不幸遇难，但知守节而死，他皆不知也。"贼以刃胁之，许氏色不变。已而知其夫死，因恸哭仆地，骂声不绝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贼，吾女兄弟亦死贼，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报汝，当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见许氏死状，哀其贞烈，贼退，与洙合葬之。

张正蒙妻韩氏，绍兴人。正蒙尝为湖州德清税务提领。至正十九年，绍兴兵变，正蒙谓韩氏曰："吾为元朝臣子，于义当死。"韩氏曰："尔果能死于忠，吾必能死于节。"遂俱缢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独生?币嗤堆露□馈?

又何氏者，处之龙泉县季锐妻也。因避兵于邑之绳门岩，贼至，何氏被执。欲污之，乃与子荣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刘氏二女，长曰贞，年十九；次曰孙，年十七。龙兴人，皆未许嫁。陈友谅寇龙兴，其母泣谓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宁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楼，相继自缢。婢郑奴，亦自缢。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间，同祖在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闻妇女多被驱逐，谓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义不辱身，以累汝也。顾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刭死。妾李氏惊，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刭，绝而复苏，曰："得从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义妻刘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县大饥，平章刘哈剌不花兵乏食，执仲义欲烹之。仲义弟马兒走报刘氏，刘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于兵曰："所执者是吾夫也，乞矜怜之，贷其生，吾家有酱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从，刘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闻妇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愿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释其夫而烹刘氏。闻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宁人。至正二十年，贼陷冀宁，申语弘益曰："君当速去，勿以我妇人相累。若贼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讫，投井死。

弘益既免于难，再娶安氏。居二岁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时年三十，泣谓诸亲曰："女子一适人，终身不改。不幸夫死，虽生亦何益哉?蹦饲匀肭奘遥□嚆遛股眩□早擞阼巡唷?

郑琪妻罗氏，名妙安，信州弋阳人。幼聪慧，能暗诵《列女传》。年二十，归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余口，罗氏执妇道无间言。琪以军功擢铅山州判官，罗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罗氏度弋阳去州不远，必不免于难，辄取所佩刀淬砺，令銛甚。琪问何为，对曰："时事如此，万一遇难，为自全计耳。"已而兵至，罗氏自刎死，时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适人。至正二十年，乡民作乱，如砥与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岭，女为贼所执。贼曰："吾未娶，当以汝为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岂能从汝耶?痹羲焐敝□H珥剖蔽□苄诵虏

□涫贰?

狄恆妻徐氏，天台人。恆早没，徐氏守节不再醮。至正二十年，乡民为乱，避难于牛囤山，为贼所执，驱迫以前。徐绐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贼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时年十八。

柯节妇陈氏者，长乐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贼劫石梁，其夫适在县郭。陈氏出避贼，道与贼遇，被执以行。陈氏且行且骂，贼乱捶之，挟以登舟，骂不已，忽振厉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见其女至，呼之不应，骇曰：“吾岂梦耶?奔榷□凶栽糁泄檎撸□猿率纤雷矗□酥□涔硪病Ｃ魅帐□媪鞫□希□故□喊栋□Ｊ笔⑹睿□□驯洌□浞蜓槠浔秤泻谧樱□蒜□拊唬骸笆俏崞抟玻 濒ü榱仓□?

李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殁，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养舅姑。有王成者，闻袁氏有姿色，挟势欲娶之，袁氏曰：“吾闻烈女不更二夫，宁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缢死树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赛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贞军至县，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执。士明随至军，军怒逐之。李氏谓其女曰：“汝父既为军所逐，吾与汝必不得脱。与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杀我。”李氏即以军所遗镮刀杀其女，遂自杀。竹贞闻之，为之葬祭，仍书其门曰“王士明妻李氏贞节之门”。有司上其事，为树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归杜四载而夫亡，矢志守节。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丧，忍死护柩，为游军所执，迫胁之，媛曰：“我若畏死，岂留此耶！任汝杀我，以从姑于地下尔?彼煊龊A?

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丽氏，宣慰副使孛罗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于兵，谓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复事人乎?蹦嘶□饺□B□曰鹱苑俣□馈?

张讷妻刘氏，蓝田人。讷为监察御史，早卒，刘守志不二。河东受兵，刘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脱，遂与二妇孙氏、姚氏决死，尽发赀囊分给家人，妇姑同缢焉。

有华氏者，大同张思孝妻，为貊高兵所执，以不受辱见杀。其妇刘氏，僵压姑尸，大骂不已，兵并杀之。后家人殓其尸，妇姑之手犹相持

不舍。

观音奴妻卜颜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闾之女。大都被兵，卜颜的斤谓其夫曰：“我乃国族，且年少，必不容于人，岂惜一死以辱家国乎?彼熳早硕□馈?

时张栋妻王氏语家人曰：“吾为状元妻，义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恸，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刘氏，顺州人。志道及刘氏之弟明理，并登进士第。刘氏避兵匿岩穴中，军至，欲污之，刘氏曰：“我弟与夫皆进士也，我岂受汝辱乎?本□恳员□テ涮澹□醮舐畈魂∩□□□□□斯扯掀渖啵□□□□馈?

宋谦妻赵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赵氏子妇温氏、高氏，孙妇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谋曰：“兵且至矣，我等岂可辱身以苟全哉?闭约醋跃□溃□罡舅娜耍□钏锬信□□耍□阪□□耍□愿熬□□馈?

齐关妻刘氏，河南人。关应募为千夫长，战死泽、潞间。刘氏贫无所依，守志不夺。有来强议婚者，刘氏绐曰：“吾三月三日有心愿，偿毕，当从汝所言。”是日，径往彰德天宁寺，登浮图绝顶，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刘氏女，遭世乱，适湖南齐关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节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进士宋褧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从夫避于铧子山。夫妇为军所虏，行至玉田县，有窥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谓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讫，遂携一女投井死，时年二十九。

王履谦妻齐氏，太原人。治家严肃，克守妇道。至正十八年，贼陷太原，齐氏与二妇萧氏、吕氏及二女避难于赵庄石岩。贼且至，度不能免，顾谓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号为清白，岂可亏节辱身以苟生哉?背づ□唬骸拔岱蛞阉溃□裎□赐鋈耍□盟牢□摇！甭朗显唬骸拔嵛□惺樽筘┳□铮□宀皇苋琛！逼胧洗罂蓿□擞攵□径□□岸□锱□□阃堆蚁乱运馈?

王时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孙女也。至正十九年，时以参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从之。二十年，贼兵寇太原，城陷，众皆逃，安氏与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闻，赠梁国夫人，谥庄洁。

徐猱头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驱

逐，将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妇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详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谓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妇，汝儒家女又进士妻，不可受辱。”抱二岁子及女赴井死。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适，以其夫从兄之子元圭为后。元圭时始三岁，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垕，有子燕山。燕山卒时，妻李氏年二十四，无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夺而嫁之，不听。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节辛勤，不坠家业。故人贤汪氏之门，而称曰三节。

同郡歙县吴子恭之妻蒋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门闾。

列传第八十九 释老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　，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C□泼晒判伦郑□殖缮现□F渥纸銮в啵□淠阜菜氖□幸弧F湎喙嘏X□勺终撸□蛴性瞎刂□ǎ黄湟远□先□纤暮隙□勺终撸□蛴杏镌现□ǎ欢□笠□蛞孕成□□谝病V猎□□辏□□湫杏谔煜隆Z□唬骸半尬┳忠允檠裕□砸约褪拢□斯沤裰□囗啤N夜□艺鬟□贩剑□咨屑蚬牛□村刂谱鳎□彩┳梦淖郑□蛴煤嚎□拔肺嶙郑□源锉境□□浴？贾盍伞13.穑□约板诜街罟□□□饔凶郑□裎闹谓□耍□□质橛秀冢□谝淮□贫龋□滴□幢浮9侍孛□□Π怂及痛次□晒判伦郑□胄匆磺形淖郑□谟谒逞源锸露□选W越褚酝□□灿戌羰榘浣嫡撸□⑮妹晒判伦郑□愿饕云涔□指敝□！彼焐□虐怂及驮淮蟊Ψ巛酰□□陀裼？

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云。

亦怜真嗣为帝师，凡六岁，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剌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节兒嗣，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又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贝蟮缕吣曜洹C髂辏□蚤□婕嗖厮茫□置髂曜洹O嗉野嗨茫□是於□曜洹O鄡杭铀及退茫□拥v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监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嗣，赐玉印，降玺书谕天下，其年卒。天历二年，以辇真吃剌失思嗣。

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之。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既复召还，谪之潮州。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而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己还朝期，后皆验。元贞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剌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与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曰："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厌之。"未几，风雨大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其后又有必兰纳识里者，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夫。是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而竟莫测其何所从授，或者以为神悟云。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厚其廪饩，俾得以养母焉。至治三年，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三年，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兒等谋为不轨，坐诛。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

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⑻ā⒃汗僖约鞍偎臼□□□ 7. □□笾仕铩Ｓ妹克甓□掳巳沼□穑□□峭□拢□颐□癫可惺椤16.芍凶ǘ接□印＜捌渥涠□樵嵘崂□□置□俟俪龉□澜ぁ４蟮戮拍辏□冂财秸抡□绿□緝撼舜□に停□缃鹞灏倭健⒁□Ｙ健1. 也□蚱ァ３.□□ΦＡ；是於□辏□又陵缃鹞迩Ｙ健⒁□煌蛭迩Ｙ健13.蹒苍硬使惨煌蚱咔□ァＫ淦淅サ茏有罩□□矗□兴疽喙┳谖薹ＡＬ□□洌□缘凼Φ芄□缫嗨技嘟□粒□□惺槌盅蚓平祭停欢□湫炙瞿喜夭匪焐泄□鳎□獍桌纪酰□徒鹩。□□卜□Ｆ涞茏又□潘究铡⑺就健9.□□□褰鹩裼≌抡撸□昂笙嗤□Ｎ□渫秸撸□锸祈ь。□招略率iii□□嫜□疲□佑谒姆剑□□Σ豢墒ぱ浴Ｓ醒铉稣婕诱撸□雷嬗梦□□鲜徒套芡常□14. 蚬仕握允现盍曛□谇□啤⑸苄苏呒捌浯蟪稼Ｄ狗惨话僖凰□汇奚逼矫袼娜耍皇苋讼酌琅□ξ镂匏悖磺胰炼岬寥〔莆铮□平鹨磺□甙倭健⒁□□Ｏ税倭健⒂翊□拧⒂衿鞔笮“僖皇□幸弧⒃颖Ｐ窗傥迨□卸□ 4. 笾槲迨□健3.□皇□煌蛄□Φ□俣Ａ⑻锒□蛉□□叮凰奖悠矫癫皇涔□痴叨□蛉□ЩＡＫ□□啬湮绰墩卟宦垡病Ｓ种链笤□辏□隙伎□□挛魃□渴忻裥剑□袼咧盍羰乩铊怠ｈ捣窖□势溆桑□□崖势涞吵职阻柰蝗牍□□□舭敢□捣iii瑨壑畹兀□菲私幌拢□ｅ□怨椋□罩羁帐遥□媚说猛眩□妓哂诔□□錾庖悦狻６□辏□从猩□□碌仁□巳耍□胫钔鹾蠕喊素蒎□鐾撼嗟慕镎□溃□□□槌蹬怪□□矣蟹干系扔铮□挛牛□□筒晃省６□□□撼挤阶嗳≈迹悍裁衽刮魃□撸□仄涫郑活褐□撸□掀渖唷Ｊ比首诰佣□□□胖□□阶嗲奁淞睢?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不报。必兰纳识里之诛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以及妇人七宝装具，价直巨万万云。

若岁时祝釐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曰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有曰搠思串卜，华言护城也。有曰朵兒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华言回遮也。有曰笼哥兒，华言风轮也。有曰喒朵四，华言作施食也。月曰出朵兒，华言出水济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华言回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华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静，有曰鲁朝，华言狮子吼道场也。有曰黑牙蛮答哥，华言黑狱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兒麻，华言护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华言自

受主戒也。有曰镇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华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斟惹，华言文殊菩萨也。有曰古林朵四，华言至尊大黑神回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华言大喜乐也。有曰必思禅，华言无量寿也。有曰睹思哥兒，华言白伞盖咒也。有曰收札沙剌，华言《五护陀罗尼经》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华言《八千颂般若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阔兒鲁弗卜屯，华言《大轮金刚咒》也。有曰且八迷屯，华言《无量寿经》也。有曰亦思罗八，华言《最胜王经》也。有曰撒思纳屯，华言《护神咒》也。有曰南占屯，华言《怀相金刚》也。有曰卜鲁八，华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刚者。其作答兒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

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为布施，而任其人，可谓滥矣。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者，故今备著焉。

若夫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曰禅，曰教，曰律，则固各守其业，惟所谓白云宗、白莲宗者，亦或颇通奸利云。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兒时，有相者谓其异日当为神仙宗伯。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仑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重阳一见处机，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

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兒、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仑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岁乙酉，荧惑犯尾，其占在燕，处机祷之，果退舍。丁亥，又为旱祷，期以三日雨，当名瑞应，已而亦验。有旨改赐宫名曰长春，且遣使劳问，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东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尽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处机叹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彼熳洌□臧耸□F渫揭□酒降仁婪铉羰橄□破浣蹋□链蠹浼哟徒鹩？

处机之四传有曰祁志诚者，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及罢还第，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以为有得于志诚之言。其后安童复被召入相，辞，不可，遂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见世祖，辞曰：“臣昔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师友。今事臣者，皆进与臣俱，则臣之为政能有加于前乎?笔雷嬖唬骸八□□溲允牵俊倍栽唬骸捌钫嫒恕！笔雷嫣疽煺呔弥□?

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锡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J□四辍6.□□迥暝偃腙睢J雷娉19.□Σ渥嫣焓λ□□裼　1.□9壑□□锸坛荚唬骸俺□□□滓巡恢□浼福□□焓□S〈□尤羲锷兄两袢眨□涔□猩衩髦□嘁雍酰　编堤揪弥□6□□拍曜洌□佑腴λ茫□□□□叽□□□平□系澜獭H□□荒耆腙睿□溆诰┤AT□暝□辏□苡氩乃茫□□□□舜□□□频澜獭J背蹦鲅喂佟10.Q瘟街荩□□继厣酰□氩囊允踔沃□R幌Y罄椎缫哉穑□魅占□形镉闶坠

晷握唔萦谒□幔□被妓煜i 4 蟮挛迥辏□偌□谏隙坚5.睢 0 四辏□谡□唤讨鳎□髁烊□椒□偷Ｎ渥诩次唬□搓睿□厥诮鹱瞎饴淮蠓颍□饬艄□□□□鹩　Ｈ首诩次唬□卮捅□凇⒆橹□慕鹬□□Ｑ拥v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为三十九代，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如故。

其徒张留孙者，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从天师张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遂留侍阙下。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孙请祷。既而后梦有硃衣长髯，从甲士，导硃辇白兽行草间者。觉而异之，以问留孙，对曰：“甲士导辇兽者，臣所佩法箓中将吏也；硃衣长髯者，汉祖天师也；行草间者，春时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焙竺□::□禄□褚越□□又□□沃兴□□摺5酆蟠笤茫□疵□羲镂□焓Γ□羲锕檀遣桓业保□撕胖□锨洌□□蟹街□□Ｒ源停□ǔ缯婀□诹骄□□铝羲锞又□□尸旗羰隆Ｊ□迥辏□谛□套谑Γ□□□　Ｓ痔厝纹涓感胖萋分沃校□案瓷□□□劳□□□克臼隆Ｊ鞘碧煜麓蠖ǎ□雷嫠加朊裥菹iii□羲锎□□蟹剑□蚵刍评现蔚拦笄寰弧⑹卜嗽阱短煜轮□迹□钇踔髦浴＜敖□酝暝笪□啵□□羲矬咧□□谩锻□恕分□对ァ罚□羲锝□唬骸啊□锻□恕罚□岬梦欢□□跚□□□□贾□弦玻弧□对ァ罚□□ê睢□□□嘀□乱病：渭□缰□□副菹挛鹨伞！奔鞍萃暝螅□煜鹿□晕□孟拖唷4蟮轮校□雍判□檀笞谑Γ□□□□驮旱澜淌拢□易贩馄淙□□晕汗□□□俳灼肪愕谝弧Ｎ渥诹iii□偌□□妥□□□笳嫒耍□□□驮海□淮笱□可稀Ｑ坝旨犹亟□＝□怖献油泼髑□弥□馈＜叭首诩次唬□虐a诵其言，且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尔。”进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历元年，追赠道祖神德真君。其徒吴全节嗣。

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雕玉蟠螭环一，敕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师，锡银印，视二品。至大元年，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三年，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里曰具庆。至治元年，留孙卒。二年，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全节尝代祀岳渎还，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洛阳，太守卢挚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忆其人。”即日召拜集贤学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怀孟，有狂士以危言讦翰林学士阎复者，事叵测。全节

力为言于李孟，孟以闻，仁宗意解，复告老而去。当时以为朝廷得敬大臣体，而不以口语伤贤者，全节盖有力焉。全节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全节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也。五传而至郦希成，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成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又三传而至张清志，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清志事亲孝，尤耐辛苦，制行坚峻。东海珠、牢山旧多虎，清志往结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颇为人害。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彼烊ブ□：缶恿俜冢□卮笳穑□枪□匚荽菅梗□勒卟豢墒ぜ疲□狼逯舅□恿盐□□□奚偎鹧伞D吮檠材臼□洌□□胍魃□□然钫呱踔凇3□⑱仄涿□□□渲轮□平淌隆G逯旧岽□讲街辆┫Γ□罹蛹虺觯□嘶虿皇镀涿妗9笕舜锕倮醇□□矢娌。□□阅诓黄稹V劣诘赖络粕鹣壬□□蚰慑镎儒鹎蠹□□灰晕□选J比烁咂浞纾□粱□□家韵啻□伞?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四传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R岳希□胧诘茏永罹邮僬破浣淌隆V猎□□荒辏□ㄉ□还□诹骄□□□邮倬又□□祆羰拢□业氷肓□。□约烫□A醣□抑□酢J□□辏□吞□徽平套谑τ　J□□晔□滦脸螅□轮痹□剑□肪邮凫趱矗□喑嗾掠谔欤□参逯缫埂J卤希□邮偾爰湓唬骸盎侍□哟呵锒κiii□瞬卧す□□！鼻矣忠虻淙鸲□闹乙晕□裕□雷嫦苍唬骸靶薪□爸□！逼浜筅□□硬尉龀□□□□陆韵绕艉笪耪撸□蔷邮傥□□纫病?

列传第九十 方技（工艺附）

自昔帝王勃兴，虽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莫不过绝于人，类非后来所及，盖天运也。元有中土　，巨公异人，身兼数器者，皆应期而出，相与立法创制，开物成务，以辅成大业，亦云盛哉。若道流释子，所挟多方，事适逢时，既皆别为之传。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旧史多阙弗录，今取其事迹可见者，为《方技篇》。而以工艺贵显，亦附见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阳赵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学，通儒家、杂家言。尝识太保刘秉忠于微时。秉忠荐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视其状貌步趋，顾谓侍臣曰："是虽以阴阳家进，必将为国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谓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对曰："鸡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萦心，汝试占之。"对曰："以臣术推之，当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国师也。"遂遣左侍仪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台，给笔札，令秉忠试星历、遁甲诸书。秉忠奏曰："所试皆通，司天诸生鲜有及者。"诏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决，奈何？"忠良对曰："在酉年矣。"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请率十万众渡江，朝议难之，帝密问曰："汝试筮之，济否？"忠良对曰："济。"帝猎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众，顾忠良曰："今拜一大将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环视左右，目一人，对曰："是伟丈夫，可属大事。"帝笑曰："此伯颜也，为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识朕心。"赐钞五百贯、衣一袭。七月十五日夜，白气贯三台，帝问何祥，忠良对曰："三公其死乎?蔽醇福□□Ａ醣□易洹０嗽拢□鄢隽裕□ら□僦伊荚唬骸半抻兴□牛□曛□挝铮□箍筛吹梅瘢俊倍栽唬骸捌涫□楹酰棵魅眨□□□锿馊说庇械枚□聪渍摺！币讯□□弧５巯玻□鸵怎豸谩Ｊ□拢□兄嘉手伊迹骸澳险鹘□磕芏山□瘢坷褪Ψ巡疲□奚跤侵□！敝伊甲嘣唬骸懊髂暾□碌弊嘟菀印！？

十二年正月，师取鄂州，丞相伯颜遣使来献宋宝，有玉香炉，辍以赐忠良，及金织文十匹。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谓曰："或言朕今岁不嘉，汝术云何？"忠良对曰："圣体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赐银五百两、衣材三十匹。五月，车驾清暑上都，遣使来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与和礼霍孙率众往视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围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众夜归，敌殊不觉，和礼霍孙以为

神，白其事于帝，赐黄金十两。八月，以海都为边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将有叛者。”帝不悦。十二月，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几信谗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祷，虽黄金朕所不吝。”忠良对曰：“无事于神，皇子未年当还。”后果然。十四年八月，车驾驻隆兴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卫之士，日食一瓜，岂能充饥，窃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宪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对曰：“应在皇太子宫矣。”帝语符宝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征也。”

十八年，特命为太常丞。少府为诸王昌童建宅于太庙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问忠良，对曰：“太庙前岂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庙前无驰道，非礼也。”即敕中书辟道。国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庙。或请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面为牺牲，后如何耶？”从之。迁太常少卿。二十年，将征日本国，召忠良择日出师，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劳天戈。”不听。二十四年，请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坛于国南。俄兼引进使。二十九年，迁太常卿。

大德元年，迁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持异谋，将以皇后教，祔成宗于庙。忠良争曰：“嗣皇帝祔先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敝伊季共淮印＜榷□首谝蕴□芊罨侍□笾磷曰持荩□庇朊苣敝锇10.鎏ǖ取Ｎ渥诩次唬□□俾淮蠓颉4.笏就剑□鸵□ Ｈ首诩次唬□纸□饴淮蠓颍□焯□＠褚窃菏隆Ｑ拥v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赠推忠守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献。

子天泽，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靳德进，其先潞州人，后徙大名。祖璇，业儒。父祥，师事陵川郝温，兼善星历。金末兵乱，与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访得之，舐其目，百日复明，人称其孝。国初，玉出干刘敏行省于燕，辟祥置幕下，佩以金符。时藩帅得擅生杀，无辜者多赖祥以免。赠集贤大学士，谥安靖。

德进为人材辨，幼读书，能通大义，父殁，益自刻励，尤精于星历之学。世祖命太保秉忠选太史官属，德进以选授天文、星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蚀躔次、六气侵沴，所言休咎辄应。时因天象以进规谏，多

所裨益。累迁秘书监，掌司天事。从征叛王乃颜，揆度日时，率中机会。诸将欲剿绝其党，德进独陈天道好生，请缓师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宜括天下术士，设阴阳教官，使训学者，仍岁贡有成者一人。"帝从之，遂著为令。

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帝遣使授皇太子宝，德进预在行，凡攻战取胜，皆豫克期日，无不验者。亦间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历陈世祖进贤纳谏、咨询治乱之原，帝嘉纳之。授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赐金带宴服。都城以荻苫廪，或请以瓦易之，帝以问德进，对曰："若是役骤兴，物必踊贵，民力重困，臣愚未见其可。"议遂寝。敕中书自今凡集议政事，必使德进预焉。所建明多见于施行。寻以病丐闲。仁宗时在东宫，特令中书加官以留之。会车驾自上京还，召见白海行宫，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领太史院事，力辞不允。以疾卒于位。赠推诚赞治功臣、荣禄大夫、大司徒、柱国、魏国公，谥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张康，字汝安，号明远，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孤力学，旁通术数。宋吕文德、江万里、留梦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隐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岳，就访隐逸。彧兄湖南行省参政崔斌言康隐衡山，学通天文地理。彧还，具以闻，遣使召康，与斌偕至京师。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见帝，亲试所学，大验，授著作佐郎，仍以内嫔松夫人妻之。凡召对，礼遇殊厚，呼以明远而不名。尝面谕：凡有所问，使极言之。

十八年，康上奏："岁壬午，太一理艮宫，主大将客、参将囚，直符治事，正属燕分。明年春，京城当有盗兵，事干将相。"十九年三月，盗果起京师，杀阿合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从之。尝赐太史院钱，分千贯以与康，不受，众服其廉。久之，乞归田里，优诏不许，迁奉直大夫、秘书监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镇人也，世以赀雄乡里。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

北京人王善甫，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

膝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且不下，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杲谓众医曰："疾深矣。《内经》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今用渗泄之剂而病益甚者，是气不化也。启玄子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甘淡渗泄皆阳药，独阳无阴，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阴之剂投，不再服而愈。

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妻，目翳暴生，从下而上，其色绿，肿痛不可忍。杲云："翳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也。绿非五色之正，殆肺与肾合而为病邪。"乃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之药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翳色各异。乃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不调，经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如所论而治之，疾遂不作。

冯叔献之侄栎，年十五六，病伤寒，目赤而顿渴，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汤下之，已煮药，而杲适从外来，冯告之故。杲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兒。《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而《会要大论》云：'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传而为阴证矣。令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处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变，顿服者八两，汗寻出而愈。

陕帅郭巨济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长针刺骫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药三月，病良已。裴择之妻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已喘嗽矣。医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药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阴为阳所搏，温剂太过，故无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药，则经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设施多类此。当时之人，皆以神医目之。所著书，今多传于世云。

工艺

孙威，浑源人。幼沉鸷，有巧思。金贞祐间，应募为兵，以骁勇称。及云中来附，守帅表授义军千户，从军攻潞州，破凤翔，皆有功。善为甲，尝以意制蹄筋翎根铠以献，太祖亲射之，不能彻，大悦。赐名也可兀兰，佩以金符，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从攻邠、乾，突战不避矢石，帝劳之曰：“汝纵不自爱，独不为吾甲胄计乎?币蛎□罱□缕浼渍呶试唬骸叭甑戎□□□胤瘢俊敝罱□裕□允e家狻Ｌ□谠唬骸澳芎幢味□惨杂胛夜□伊9.φ撸□峭□□滓□《□□惭圆患按耍□我玻俊备匆越跻麓屯□Ｃ看诱椒ィ□置裼泻岜煌缆菊撸□□运鸭蚬ぞ澄□裕□□□钪□Ｋ旮□樱□洌□晡迨□恕Ｖ链蠖□辏□□蟹畲蠓颉⑩浔冈菏埂⑸翊□す□□种一荨?

子拱，为监察御史，后袭顺天安平怀州河南等路甲匠都总管。巧思如其父，尝制甲二百八十袭以献。至元十一年，别制叠盾，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世祖以为古所未有，赐以币帛。丞相伯颜南征，以甲胄不足，诏诸路集匠民分制。拱董顺天、河间甲匠，先期毕工，且象虎豹异兽之形，各殊其制，皆称旨。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适岁饥，议开仓赈民，或曰：“宜请于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缓也，若得请而后发粟以赈之，则民馁死矣。苟见罪，吾自任之。”遂发粟四千五百石以赈饥民。高阳土豪据沙河桥取行者钱，人以为病，拱执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备少卿，迁大都路军器人匠总管，升工部侍郎。成宗即位，典朝会供给，赐银百两、织纹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钞万贯。元贞二年，授大同路总管，兼府尹。大德五年，迁两浙都转运使。盐课旧二十五万引，岁不能足，拱至增五万引，遂为定额。九年，改益都路总管，兼府尹，仍出内府弓矢宝刀赐之。卒于官。赠大司农、神川郡公，谥文庄。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⒁嗨悸硪蛴□□□□司偌页坻渲辆┤Γ□□怨偕帷Ｊ自齑蟪h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段。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十七年，陛见，赐钞五千贯。十八年，命屯田于南京。二十二年，枢密院奉旨，改元帅府为回回砲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老瓦丁为副万户。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谋只，袭副万户。皇庆元年卒，子马哈马沙袭。

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砲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

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砲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袭职。

时国兵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布伯于北岸竖砲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砲手都元帅。明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迁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元降虎符，官广威将军。布伯俄进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五千贯，俾养老焉。

子哈散，廕授昭信校尉、高邮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枢密院檄亦不剌金所部军匠至京师，赐钞二千五百贯、金绮四端，与马哈马沙造砲。天历二年，以疾卒。子亚古袭。

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幼敏悟异凡兒，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之久，问曰："汝来大国，得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楫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镔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搏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由是两赐宫女为妻，命

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征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元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搏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云。

列传第九十一 宦者

前世宦者之祸尝烈矣，元之初兴，非能有鉴乎古者，然历十有余世，考其乱亡之所由 ，而初不自阉人出，何哉？盖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为之长，号四怯薛。故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之生而贵者，而宦官之擅权窃政者不得有为于其间。虽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败。此其诒谋，可谓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宁者，以亡国阉竖，遭遇世祖，进齿荐绅，遂跻极品，然其言亦有可称者焉。至于朴不花，乃东夷之人，始以西宫同里，因缘柄用，遂与权奸同恶相济，讫底于诛戮，则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宁，字叔固，钱唐人，初名保宁，宋故小黄门也。宋亡，从瀛国公入见世祖，命给事内庭，警敏称上意。令学国书及诸蕃语，即通解，遂见亲任。授御带库提点，升章佩少监，迁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成宗即位，进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帝尝寝疾，邦宁不离左右者十余月。武宗立，命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宁辞曰："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帝大悦，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帝尝奉皇太后燕大安阁，阁中有故箧，问邦宁曰："此何箧也？"对曰："此世祖贮裘带者。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帝命发箧视之，叹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时有宗王在侧，遽曰："世祖虽神圣，然啬于财。"邦宁曰："不然。世祖一言，无不为后世法；一予夺，无不当功罪。且天下所入虽富，苟用不节，必致匮乏。自先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数会宗藩，资费无算，旦暮不给，必将横敛掊怨，岂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农，领太医院事，阶金紫光禄大夫。

太庙旧尝遣官行事，至是复欲如之，邦宁谏曰："先朝非不欲亲致飨祀，诚以疾废礼耳。今陛下继成之初，正宜开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习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称善。即日备法驾，宿斋宫，且命邦宁为大礼使。礼成，加恩三代：曾祖颐，赠银青光禄大夫、司徒，谥敬懿；祖德懋，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谥忠献；父

捻，赠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谥文穆。

仁宗即位，以邦宁旧臣，赐钞千锭，辞弗受。国学将释奠，敕遣邦宁致祭于文宣王。点视毕，至位立，殿户方辟，忽大风起，殿上及两庑烛尽灭，烛台底铁鐏入地尺，无不拔者，邦宁悚息伏地，诸执事者皆伏。良久风定，乃成礼，邦宁因惭悔累日。

初，仁宗为皇太子，丞相三宝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宁揣知其意，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悦曰："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邦宁惭惧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请诛之，仁宗曰："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加邦宁开府仪同三司，为集贤院大学士。以疾卒。

朴不花，高丽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相为依倚。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于是不花以阉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正院使。资正院者，皇后之财赋悉隶焉。

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师，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誉一时，请于帝，市地收瘗之，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隆福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赐金银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无算；不花出玉带一、金带一、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以为费。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深及泉，男女异圹，人以一尸至者，随给以钞，舁负相踵。既覆土，就万安寿庆寺建无遮大会。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又于大悲寺修水陆大会三昼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之棺。翰林学士承旨张翥为文颂其事，曰《善惠之碑》。

于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军国之事，皆其所临决。皇后乃谋内禅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罢去，而独搠思监为丞相。时帝益厌政，不花乘间用事，与搠思监相为表里，四方警报、将臣功状，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薰灼，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脱欢，与之同恶相济，为国大蠹。

二十三年，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让等乃劾奏朴不花、脱欢奸邪，当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闻，皇太子执不下，

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迁。治书侍御史陈祖仁，连上皇太子书切谏之，而台臣大小皆辞职，皇太子乃为言于帝，令二人皆辞退。而祖仁言犹不已，又上皇帝书言："二人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藩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此二人始，将士孰不效力，寇贼亦皆丧胆，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优柔不断，彼恶日盈，将不可制。臣宁饿死于家，誓不与同朝，牵联及祸。"语具《陈祖仁传》。会侍御史李国凤亦上书皇太子，言："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骎骎有赵高、张让、田令孜之风，渐不可长，众人所共知之，独主上与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亲上，使少得志，未有不为国家祸者。望殿下思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投之西夷，以快众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由是帝大怒，国凤、祖仁等亦皆左迁。

时老的沙执其事颇力，皇太子因恶之，而皇后又谮之于内，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为雍王，遣归国。已而复以不花为集贤大学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罗帖木兒军中。是时，搠思监、朴不花方倚扩廓帖木兒为外援，怨孛罗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诬孛罗帖木兒与老的沙谋不轨。二十四年，诏削其官，使解兵柄归四川。孛罗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监、朴不花所为，怒不奉诏。宗王不颜帖木兒等为表言其诬枉，而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复下诏数搠思监、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听之罪，屏搠思监于岭北，窜朴不花于甘肃，以快众愤，而复孛罗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监、朴不花皆留京城，实未尝行。未几，孛罗帖木兒遣秃坚帖木兒以兵向阙，声言清君侧之恶。四月十二日，驻于清河，帝遣达达国师问故，往复者数四，言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势不可解，不得已，执两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为孛罗帖木兒所杀。事具搠思监、孛罗帖木兒传。

列传第九十二 奸臣

古之为史者，善恶备书，所以示劝惩也。故孔子修《春秋》，于乱臣贼子之事，无不具载 ，而楚之史名《梼杌》，皆以戒夫为恶者，使知所惧而不敢肆焉。后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之传，良有以也。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然奸巧之徒，挟其才术，以取富贵、窃威福，始则毒民误国而终至于殒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犹有《春秋》之意存焉。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而叛逆之臣，亦各以类附见云。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世祖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阿合马奏降条画，宣谕各路运司。明年，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世祖升开平府为上都，又以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阿合马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是年秋八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久之，制国用使司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然，请遣官采?！庇盅裕骸肮□曳延煤品保□袼曜猿导葜炼迹□阎C□那ΦB□掷此甓戎P蛔悖□肆拷诰□谩！笔□辉拢□乒□檬顾咀啵骸盎钢萦□□梢□螅□咽□□蚪铮□俳锟傻靡□□健⑽□□□褰铩2煽笏□瑁□魑□愿□□！毕ご悠淝搿?

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纟泉真、史天泽等争辨，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于世祖曰：“臣近言尚书?⑹嗝茉骸⒂□诽ǎ□烁餮□Ⅴ谱嗍拢□浯笳叽映嫉纫槎卩辔牛□延兄加嵩省＝裆惺槭∫磺幸晕牛□莆デ白唷！

笔雷嬖唬骸叭晁□允恰F癜10.下硪噪奁男庞茫□胰缡且□Σ洳挥肭湟榉鞘牵□巳缜渌□浴！庇盅裕骸鞍10.下硭□貌抗伲□筘┬砗庖晕□喾瞧淙耍□灰训弥甲汕胄□叮□绮挥耄□忠烊沼写恰R耸云淠芊瘢□玫弊约□！笔雷嫒恢□N逶拢□惺槭∽嗬勹煜禄Э冢□榷□□诽く裕□□诓痘龋□傩绽腿牛□α□乱松倩骸K熘埂?

初立尚书省时，有旨：“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至是，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以为言，世祖令问阿合马。阿合马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世祖俱从之。八年三月，尚书省再以阅实户口事，奏条画诏谕天下。是岁，奏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仍令本路兼领。九年，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总管以次多不称职，乞选人代之。寻又奏：“阿合马、张惠，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阿合马曰：“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安童进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征毕当显黜之。”既而枢密院奏以忽辛同佥枢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

十二年，伯颜帅师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世祖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贸易药材事。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谓‘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诚皆言：‘以中统钞易其交会，保难之有。’”世祖曰：“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又奏：“北盐药材，枢与公履皆言可使百姓从便贩鬻。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世祖曰：“善，其行之。”

十二年，阿合马又言：“比因军兴之后，减免编民征税，又罢转运司官，令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程，以致国用不足。臣以为莫若验户数多寡，远以就近，立都转运司，量增旧额，选廉干官分理其事。应公私铁鼓铸，官为局卖，仍禁诸人毋私造铜器。如此，则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矣。”乃奏立诸路转运司，以亦必烈金、札马剌?⑰艜薄8.猾暨2.痰氯蟆㈡□□液唷□16.锖驼摺⑨暄盏稀13.□恪□16.贤叨 5.关萆车任□埂S幸嗦矶级

ㄟ撸□愿汗僖□米锒□眨□人溃□□□荷卸啵□惺槭∽嘁椴么Ａ Ｊ 雷嬖唬骸按瞬乒仁拢□溆氚10.下硪橹□！？

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饥，发粟万石赈之。又谕阿合马宜广贮积，以备阙乏。阿合马奏：“自今御史台非白省，毋擅召仓库吏，亦毋究索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其沮抑台察如此。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马先自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亏公道。”有旨并罢黜之。然终不以是为阿合马罪。世祖尝谓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其为上所称道如此。

十六年四月，中书奏立江西榷茶运司，及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未几，以忽辛为中书右丞。明年，中书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课提举司，官吏至五百余员。左丞陈岩、范文虎等言其扰民，且侵盗官钱。乞罢之。”阿合马奏：“昨有旨籍江南粮数，屡移文取索，不以实上。遂与枢密院、御史台及廷臣诸老集议，谓设立运司，官多俸重，宜诸路立提举司，都?⑿惺「魑□蝗巳纹涫隆＝裥惺||闯⑽□耍□辞氚罩□□斯榫坛嫉取Ｈ怀妓□□耍□兄琳呓隽皆拢□破淝钟梅睬б话俣Ｂ□员怂□芩哪杲现□□值奔负危拷窳⑻峋偎荆□醇叭□露□眨□穹强直思楸壮事叮□氏茸匝砸跃□Ｒ□恳肆钣□诽冂材艹纪□□□灿蟹欠ǎ□咭允滴拧！笔雷嬖唬骸鞍10.下硭□允牵□淞钐囗醒∪艘酝□Ｈ艏耗茏园祝□娇稍鹑恕！？

阿合马尝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岂卿辈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奏遣不鲁合答兒、刘思愈等往检核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及铸造铜印等事，以闻。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为辞？”阿合马曰：“彼谓行省昔尝铸印矣。臣谓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与昔时事异。又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奏罢宣课提举司及中书遣官理算，征钞万二千锭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

时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祯、耿仁，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

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有宿卫士秦长卿者，慨然上书发其奸，竟为阿合马所害，毙于狱。事见长卿传。

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兒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请囚。中丞也先帖木兒驰奏世祖，时方驻跸察罕脑兒，闻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驰驿至大都，讨为乱者。庚辰，获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罗等至都。壬午，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著临刑大呼曰："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阿合马死，世祖犹不深知其奸，令中书毋问其妻子。及询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具存，一阉竖专掌其扃鐍，讯问莫知为何人，但云"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又以绢二幅，画甲骑数重，围守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如击刺之为者。画者陈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尝推算阿合马所生年月。王台判者，妄引图谶。皆言涉不轨。事闻，敕剥四人者皮以徇。

卢世荣，大名人也。阿合马专政，世荣以贿进，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荐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辨，论所当为之事，右丞相和礼霍孙等守正不挠，为强词所胜，

与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皆罢，复起安童为右丞相，以世荣为右丞，而左丞史枢，参政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参议中书省事拜降，皆世荣所荐也。

世荣既骤被显用，即日奉旨中书整治钞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窃见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宜官给衣粮，委各路正官提举其事。"又奏怀孟竹园、江湖鱼课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荣所陈数事，乞诏示天下。"世祖曰："除给丐者衣食外，并依所陈。"乃下诏云："金银系民间通行之物，自立平准库，禁百姓私相买卖，今后听民间从便交易。怀孟诸路竹货，系百姓栽植，有司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江湖鱼课，已有定例，长流采捕，贫民恃以为生，所在拘禁，今后听民采用。军国事务往来，全资站驿，马价近增，又令各户供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官为支给。"既而中书省又奏："盐每引十五两，国家未尝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八十贯，京师亦百二十贯，贫者多不得食。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世祖从之。

世荣居中书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为相，大忤旨，下彧吏按问，罢职。世荣言："京师富豪户酿酒酤卖，价高味薄，且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荣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议，臣请与台院面议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荣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自王文统诛后，钞法虚弊，为今之计，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因以所织绫券上之。世祖曰："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恆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

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帝曰：“汝先言数事皆善，固当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时亦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世荣因奏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汝无防朕，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汝之职分既定，其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遂谕丞相安童增其从人，其为帝所倚眷如此。

又十有余日，中书省请罢行御史台，其所隶按察司隶内台。又请随行省所在立行枢密院。世祖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议，由阿合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于事为宜。”明日，奏升六部为二品。又奏令按察司总各路钱谷，择干济者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台，钱谷由部申？J雷嬖唬骸叭暧肜铣脊惨椋□缓笮兄□梢病！倍□滦劣希□□诽卩啵骸爸惺槭Π氚招刑ǎ□陌床煳□嵝套□怂荆□录媲□取3嫉惹晕□撼踔眯刑厶保□□16.铣技□椋□晕□幸妫□裎匏□穑□豢砷□铡G野床焖炯孀□耍□蚓赖□□胺稀G胗邑┫喔从氤□16.铣技□椤！钡弥既缢□搿H尚纾□□诽卩啵骸扒胺钪迹□畛嫉纫榘招刑□凹孀□耸隆J廊傺园床焖舅□危□猿げ啪僦爸□耍□杉媲□取6□3.冀砸晕□豢桑□怂□U耍□疾桓抑梗□□孕刑ú豢砂照撸□谝榻匀弧！笔雷嬖唬骸笆廊僖晕□稳纾俊弊嘣唬骸坝□罩□□！笔雷嬖唬骸捌湟朗廊傺浴！敝惺槭∽嗔9.娲胨□□任迤罚□□竟倮簦□陨萍终呶□□J雷嬖唬骸按撕沃埃俊笔廊俣栽唬骸肮婊□□日摺！彼齑又□S肿啵骸疤煜履芄嬖饲□日撸□蛉战栽诎10.下碇□牛□窦□家晕□劾模□似窨删》稀3加□衿渫ú趴捎谜撸□痪逵醒猿加米锶恕！笔雷嬖唬骸昂伪匮源耍□捎谜哂弥□！彼煲郧昂蛹渥□耸拐潘礁佟⑷龆级　2.宦澈仙i⑺锘福□⑽□蛹洹⑸蕉□嚷范甲□搜问埂F渌□□谜呱踔凇?

世荣既以利自任，惧怒之者众，乃以九事说世祖诏天下：其一，免民间包银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其三，免大都地税；其四，江淮民失业贫困、鬻妻子以自给者，所在官为收赎，使为良民；其五，逃移复业者，免其差税；其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其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释怨要誉而已，世祖悉从之。

既而又奏：“立真定、济南、江淮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程，仍立条例，禁诸司不得追摄管课官吏，及遣人辄至办课处沮扰，按

察司不得检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众比京师，当居三分之二，酒课亦当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总计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隐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责各官增旧课二十倍，后有不如数者，重其罪。”皆从之。三月庚子，世荣奏以宣德、王好礼并为浙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恶。”世荣奏：“彼入状中书，能岁办钞七十五万锭，是以令往。”从之。四月，世荣奏曰：“臣伏蒙圣眷，事皆委臣。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昔无田之者，草生其间。臣今创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种，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为物蹂践，则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则田者亦徒劳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则亦终无成。所谓天雨者，陛下与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怜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从之。

世荣居中书才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左司郎中周ρ与世荣稍不合，坐以废格诏旨，奏而杀之，朝中凛凛。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劾之，大概言其“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时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状闻，世祖始大悟，即日遣唆都八都兒、秃剌帖木兒等还大都，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世荣听天祥弹文，仍令世荣、天祥同赴上都。

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兒，参政撒的迷失等，以世荣所伏罪状奏曰：“不白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效李璮令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以沙全代万户宁玉戍浙西吴江。用阿合马党人潘杰、冯珪为杭、鄂二行省参政，宣德为杭州宣慰，余分布中外者众。以钞虚，闭回易库，民间昏钞不可行。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调出县官钞八十六万余锭。”丞相安童言：“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憸人，紊乱选法。”翰林学士赵孟頫等，亦以为“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及今观之，不过如御史所言。更张之机，正在今日。若复恣其所行，为害非细”。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与

世荣对于世祖前，一一款伏。遣忽都带兒传旨中书省，命丞相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处。遂下世荣于狱。十一月乙未，世祖问忽剌出曰："汝于卢世荣有何言？"对曰："近汉人新居中书者，言世荣款伏，罪无遗者，狱已竟矣，犹日养之，徒费廪食。"有旨诛世荣，割其肉以食禽??

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及后贵幸，乃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台尝欲以章闾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尝言之。"及卢世荣见用，亦由桑哥之荐。中书省尝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且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桑哥后以所营息钱进，和礼霍孙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论和雇和买事，因语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尝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进，廷中有所建置，人才进退，桑哥咸与闻焉。

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遂以桑哥与铁木兒为平章政事。诏告天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于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桑哥尝奉旨检核中书省事，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即自伏，参政杨居宽微自辩，以为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寻亦引服。参议伯降以下，凡钩考违惰耗失等事，及参议王巨济尝言新钞不便忤旨，各款伏。遣参政忻都奏闻，世祖令丞相安童与桑哥共议，且谕："毋令麦术丁等他日得以胁问诬伏为辞，此辈固狡狯人也。"数日，桑哥又奏："鞫中书参政郭佑，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臣谓中书之务，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殴辱之，今已款服。"世祖命穷诘之。佑与居宽后皆弃市，人咸冤焉。台吏王良弼，尝与人议尚书省政事，又言："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之，捕良弼至，与中书台院札鲁忽赤鞫问，款服，谓此曹诽谤，不诛无以惩后。遂诛良弼，籍其家。有吴德者，尝为江宁县达鲁花赤，求仕不遂，私与人非议时政，又言："尚书今日核正中书之弊，他日复为中书所核，汝独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问，杀之，没其妻子入官。

桑哥尝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兒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于世祖曰："臣前言，

凡任省臣与行省官，并与丞相安童共议。今奏用沙不?⑽诼韭旱龋□守┣嗷勾蠖迹□患巴丁椋□伎钟幸郧白辔□哉摺！笔雷嬖唬骸鞍餐□辉冢□蓿□糁饕病ｋ抟言市校□醒哉撸□淞铍耷把灾□！？

时江南行台与行省，并无文移，事无巨细，必咨内台呈省闻奏。桑哥以其往复稽留误事，宜如内台例，分呈各?Ｓ盅裕骸鞍床焖疚陌福□舜痈髀访窆偌旌耍□菹嗑谰佟Ｇ易蕴□媸庇兄迹□擦俟偈抡呋八嗑醪欤□斯适乱病！贝又□?

十月乙酉，世祖遣谕旨翰林诸臣：“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咸对曰：“有之。”翌日，左丞叶李以翰林、集贤诸臣所对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为右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于是桑哥奏以平章铁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浑撒里升平章政事，叶李迁右丞，参政马绍升左丞。

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逼笞责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皆勋贤旧臣之子，宜取圣裁。”敕罢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肃行尚书省参政铁木哥无心任事，又不与协力，奏乞牙带代之。未几，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兒不职，奏而罢之。兵部尚书忽都答兒不勤其职，桑哥殴罢之而后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罢，汝事何由得行也。”万亿库有旧牌条七千余条，桑哥言岁久则腐，宜析而他用。赐诸王出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万匹，载以官驴，至则并以为赐。桑哥言：“不若以驴载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结知如此。

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尝巡察沿河诸仓，致盗诈腐败者多，桑哥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书省，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先摘委六部官，复以为不专，乃置征理司，以治财谷之当追者。时桑哥以理算为事，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广行省钱谷，已责平章要束木自首偿矣。外省欺盗必多，乞以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参议尚书省事阿散、山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何荣祖、札鲁忽赤秃忽鲁、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12.嗖煊□啡忠妗①菔嗝茉菏麓迩□⑸惺槭《鲜鹿傺嗾妗⑫滩可惺榘驳v、监察御史伯颜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给印章与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废，拟选人为代，听食元俸。理算之间，宜给兵以备使令，且以为卫。”世祖皆从之。

当是时，天下骚然，江淮尤甚，而谀佞之徒，方且讽都民史吉等为桑哥立石颂德，世祖闻之曰：“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于是翰林制文，题曰《王公辅政之碑》。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J雷嫖仕□煤稳耍□栽唬骸俺加胪岩颉！庇谑敲□8缫钥□□峭□□尽⑸惺橛邑┣嗉嫘□□梗□旃Φ率顾臼拢□岩蛲□□埂J雷娉⒄偕8缥皆唬骸半抟砸独钛裕□□猎□□□□谜叻ǎ□□笳咝牛□晡抟澡□又□□浔静豢墒B□暌耸吨□！?

二十六年，桑哥请钩考甘肃行尚书?12.耙娑甲屠程越鹱芄芨□□菔≌匀嗜佟⒆芄苊骼锏龋□砸宰锇铡J雷嫘疑隙迹□8缪裕骸叭二瓯菹滦疑隙迹□既帐幽卩□羁猓□袼暧□诵∮咭孕校□吮厍砸椤！笔雷嬖唬骸疤□艘橹□□瓿酥□梢病！鄙8缬肿啵骸敖□□〕技煸鹱笥宜疚牟荆□簿□嗖煊□坊□照撸□乓萆卸唷W越竦绷罴嗖煊□芳词〔炕□眨□樾彰□诰砟□□队幸乓荩□子诠樽铩H悦□逃□芳嵬□又□□r蛄□□！笔雷娲又□□梭准嗖煊□匪娜恕J呛蠹嗖煊□犯笆〔空撸□蛄钍酚胫□估瘢□□残±舫治牟局冒付□ィ□嗖煊□繁樵闹□□□ù俜弦印2握□枚技热ィ□罢俑般凇R曰P可惺橥蹙藜米匚卫硭悖□□词∽筘┣嗝ω4□苤□?

闰十月，《桑哥辅政碑》成，树于省前，楼覆其上而丹臒之。桑哥言：“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恆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何则？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矣，臣忧之。臣愚以为盐课每引今直中统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茶每引今直五贯，宜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宜增为全赋。如此，则国用庶可支，臣等免于罪矣。”世祖曰：“如所议行之。”

桑哥既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其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S墒且孕叹粑□醵□分□□套咂涿牛□牍蠹垡月蛩□□9蠹廴耄□虻毙陶咄眩□缶粽叩茫□偌痛蠡担□诵暮c怠?

二十八年春，世祖畋于漷北，也里审班及也先帖木兒、彻里等，劾奏桑哥专权黩货。时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觐于行殿，世祖以问，不忽木对曰：“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留守贺伯颜亦尝为世祖陈其奸欺。久而言者益众，世祖始决意诛之。

二月，世祖谕大夫月兒鲁曰："屡闻桑哥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其所罪者何事，当与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验辨论，往复数四，桑哥等辞屈。明日，帝驻跸大口，复召御史台暨中书、尚书两省官辨论。尚书省执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监烧钞受赃至千锭，尝檄台征之，二年不报。"思敬曰："文之次第，尽在卷中，今尚书省拆卷持对，其弊可见。"速古兒赤阇里抱卷至前奏曰："用硃印以封纸缝者，防欺弊也。若辈为宰相，乃拆卷破印与人辨，是教吏为奸，当治其罪。"世祖是之。责御史台曰："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其奸赃暴著非一，汝台臣难云不知。"中丞赵国辅对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当何罪？"思敬等对曰："夺官追俸，惟上所裁。"数日不决。大夫月兒鲁奏："台臣久任者当斥罢，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辅政碑》，下狱究问。至七月，乃伏诛。

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党，在湖广时，正月朔日，百官会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贺毕，方诣省望阙，贺如常仪。又阴召卜者有不轨言。至是，中书列其罪以闻，世祖命械致湖广，即其省戮之。

铁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尝逮事世祖。成宗大德间，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为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云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载，擅离职赴阙，尚书省奏，奉旨诘问，寻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东宫，以丞相三宝奴等变乱旧章，诛之。用完泽及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锐欲更张庶务。而皇太后在兴圣宫，已有旨，召铁木迭兒为中书右丞相。逾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铁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完泽等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师者，出入得张盖。今右丞相铁木迭兒大都居守，时方盛暑，请得张盖如故事。"许之。是年冬，制赠铁木迭兒曾祖唆海翊运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谥武烈；祖不怜吉带推诚保德定远功臣、太尉，谥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师，谥忠贞。并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归德王。

皇庆元年三月，铁木迭兒奏："臣误蒙圣恩，擢任中书，年衰且病，虽未能深达政体，思竭忠力，以图报效，事有创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与更新。钦惟列圣相承，混一区宇，日有万几，若非整饬，恐致解驰。继今朝夕视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者，当论决，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托故侥幸他职者，亦不叙。"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职。

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勋族姓，幸逢陛下为宰相，如丞相

铁木迭兒，练达政体，且尝监修国史，乞授其印，俾领翰林国史院，军国重务，悉令议之。”仁宗曰：“然。卿其启诸皇太后。与之印，大事必使预闻。”遂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居数月，复拜中书右丞相，合散为左丞相。铁木迭兒奏：“蒙陛下怜臣，复擢为首相，依阿不言，诚负圣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请敕诸司，自今中书政务，毋辄干预。又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又，经用不给，苟不预为规画，必至愆误。臣等集诸老议，皆谓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已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又，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皆从之。寻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

明年，铁木迭兒奏：“天下庶务，虽统于中书，而旧制，省臣亦分领之。请以钱制、钞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参政赵世延等领之。其粮储、选法、造作，驿传，委平章张律、右丞萧拜?2.握□艽痈锏攘熘□！钡弥既缢□搿F咴拢□□椭型猓□□邑┤嗵□镜鼍鹤苄□□菏隆J□拢□□惶□AJ□辉拢□笞谡□□啵骸袄鄢□芍疲□惨橹匦蹋□鼐鲇诿晒糯蟪迹□褚颂□谔□τ邑┤唷！贝又□?

铁木迭兒既再入中书，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于是萧拜住自御史中丞为中书右丞，寻拜平章政事，稍牵制之。而杨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上都富人张弼杀人系狱，铁木迭兒使家奴胁留守贺伯颜，使出之，伯颜持正不可挠。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张弼赂有显征，乃与拜住及伯颜奏之：“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共劾铁木迭兒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詻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合兒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且既已位极人臣，又领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为之使。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陵虐官府，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山移地震，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

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诏逮问，铁木迭兒匿兴圣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乐者数日，又恐诚出皇太后意，不忍重伤咈之，乃仅罢其相位而已。铁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中外闻之，莫不惊骇。参政赵世延为御史中丞，率诸御史论其不法数十事，而内外御史论其不可辅导东宫者又四十余人。然以皇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

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铁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复入中书为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犹在东宫，铁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萧拜住与朵兒只至徽政院，与徽政院使失里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遽称旨，执二人弃市。是日，白昼晦冥，都人恟惧。

英宗将行即位礼，铁木迭兒恆病足，中书省启：“祖宗以来，皇帝登极，中书率百官称贺，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铁木迭兒为之。”既即位，铁木迭兒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征理在京仓库所贮粮，亏七十八万石，责偿于仓官及监临出内者。所贡币帛纰缪者，责偿于本处官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严督，违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铁木迭兒嫉留守贺伯颜素不附己，乃奏其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下五府杂治，竟杀之。都民为之流涕。赵世延时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迭兒怒其昔尝论己，方入相时，即从东宫启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铁木迭兒使讽世延，啖以美官，令告引同时异己者，世延不肯从。至是，坐以违诏不敬，令法司穷治，请置极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释免。”铁木迭兒对曰：“昔世延与省台诸人谋害老臣，请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问。”后数日，又奏世延当处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风旨，锻炼欲使自裁，世延终无所屈，赖英宗素闻其忠良，得免于死。

铁木迭兒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英宗觉其所谮毁者，皆先帝旧人，滋不悦其所为，乃任拜住为左丞相，委以心腹。铁木迭兒渐见疏外，以疾死于家。御史盖继元、宋翼，言其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乃命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子班丹，知枢密院事，寻以赃败，不叙；锁南，尝为治书侍御史，其后铁失弑英宗，锁南以逆党伏诛。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秃鲁，母为宁宗乳母，秃鲁以故封冀国公，加太尉，阶金紫光禄大夫。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备宿卫，顺帝深眷宠之。而哈麻有口才，尤为帝所亵幸，累迁官为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贤学士。帝每即内殿，与哈麻以双陆为戏，一日，哈麻服新衣侍侧，帝方啜茶，即噀茶于其衣。哈麻视帝曰："天子固当如是耶?钡垡恍X□选Ｆ浔话□遥□抻胛□取Ｓ墒枪□樯□迫帐iii□曰O王戚里，皆遗赂之。寻以谋害脱脱，出贬南安，召入为礼部尚书，俄迁同知枢密院事。至正初，脱脱为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为御史大夫，哈麻日趋附其兄弟之门。会脱脱去相位，而别兒怯不花为丞相，与脱脱有旧怨，颇欲中伤之，哈麻每于帝前力营护之，以故得免。

初，别兒怯不花与太平、韩嘉纳、秃满迭兒等十人结为兄弟，情好甚密。及别兒怯不花既罢，九年，太平为左丞相，韩嘉纳为御史大夫，乃谋黜哈麻，讽监察御史斡勒海寿，列其罪恶劾奏之：其小罪，则受宣让王等驼马诸物；其大者，则设帐房于御幄之后，无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调宁徽寺为名，出入脱忽思皇后宫闱无间，犯分之罪尤大。宁徽寺者，掌脱忽思皇后钱粮，而脱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于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韩嘉纳所摭拾。及韩嘉纳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纳。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仅夺哈麻、雪雪官职，居之草地。而斡勒海寿为陕西廉访副使，于是太平罢为翰林学士承旨，韩嘉纳罢为宣政使，寻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顷，脱忽思皇后泣诉帝，谓御史所劾哈麻事为侵己，帝益怒，乃诏夺海寿官，屏归田里，禁锢之。已而脱脱复为丞相，也先帖木兒复为御史大夫，而谪太平居陕西，而加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别兒怯不花既罢，犹出居般阳，而秃满迭兒自中书右丞出为四川右丞，亦诬以罪，追至中道杀之。已而哈麻复见召用，而脱脱兄弟尤德之。

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书添设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时脱脱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为参议中书，自平章政事以下，见其议事，皆唯唯而已。独哈麻性刚决，与之论，数不合，汝中柏因谮哈麻于脱脱。八月，出哈麻为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衔脱脱。

初，哈麻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兒法。演揲兒，华言大喜乐也。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兒，故有宠于帝，与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兒礻等十人，俱号倚纳。秃鲁帖木兒性奸狡，帝爱之，言听计从，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

兒，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兒等所为，欲去之未能也。

十四年秋，脱脱领大军讨高邮，哈麻乘间遂复入中书为平章政事。脱脱之出师也，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俾辅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当屏斥，不然必为后患，而也先帖木兒不从。哈麻知之，恐终不自保，因诉于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册宝及郊庙之礼不行者，脱脱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颇信之，哈麻复与汪家奴之子桑哥实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谮诸皇太子。会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于是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风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恶，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诏收御史台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门听旨。而遂以知枢密院事汪家奴为御史大夫。寻降诏数脱脱老师费财之罪，即军中夺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脱脱、也先帖木兒皆就贬逐以死，并籍其家赀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赐哈麻。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枢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书左丞相，国家大柄，尽归其兄弟二人矣。

明年二月，哈麻既为相，自以前所进蕃僧为耻，告其父秃鲁曰：“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兒专媚上以淫亵，天下士大夫必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其妹闻之，归告其夫。秃鲁帖木兒恐皇太子为帝，则己必先见诛，即以闻于帝，然不敢斥言淫亵事，第曰“哈麻谓陛下年老故耳”。帝大惊曰：“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钡奂从胪郝程□緝耗比ス□椤⒀┓□□埔讯ǎ□郝程□緝鹤吣淠崴轮小Ｃ魅眨□矍彩勾□脊□橛胙┓□□阍缛氤□□浼揖犹□肌Ｓ□反蠓蜣魉技嘁蜊雷喙□橛胙┳┳锒瘢□墼唬骸肮□椤⒀┳┳值芏□怂溆凶铮□皇屉奕站茫□矣腚薜苘箔Ｕ质班皇帝实同乳，可姑缓其罚，令其出征。”已而中书右丞相定?⑵秸抡□律８缡Ю锔淳累拦□椤⒀┳┳□锊灰眩□嗣□湫值艹龀鞘苴□□熠□□橛诨葜莅仓茫□□□谡刂莅仓谩１刃校□阏人馈９□榧人溃□约□浼也疲□蚕忍□緝核□庵□獠兀□浞馐豆涛闯⑵粢病９□樾值艹栊曳焦蹋□□坏┼峒□贤猓□私晕降叟□溱诤ν淹研值苤□剩□□恢□渥锔怯捎诓还臁Ｆ湫值苤□溃□宋扌糁□摺?

搠思监，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孙，亦怜真之子也。早岁，性宽厚，

简言语，皆以远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袭长宿卫，为必阇赤怯薛官。至顺二年，除内八府宰相。元统初，出为福建宣慰使都元帅。居三年，通达政治，威惠甚著。后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国用所倚，海运为重，是岁，搠思监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余万石，悉达京师，无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盐法久坏，诏搠思监往究其私鬻、盗鬻及出纳之弊，至则悉廉得其利病，为罢行之。

至正元年，改山东肃政廉访使，寻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三月，复为中政使。八月，调太府卿。四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寻升右丞。六年，迁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学士承旨，俄复为中丞。又由资政使迁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鲁火赤，宗王国人咸称其明果。寻复入中书为右丞。十年正月，升平章政事，阶光禄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进银青荣禄大夫。十二年四月，复为中书平章，从丞相脱脱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复拜御史大夫，寻又为中书平章。十四年九月，奉命率师讨贼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为动。十五年，迁陕西行省平章，复召还，拜知枢密院事。俄复拜中书平章，兼大司农分司，提调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见其面有箭瘢，深叹闵焉。进为首平章。十六年，复迁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书左丞相，明年五月，进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诏封其曾祖孛鲁海为云王，祖也先不花为瀛王，父亦怜真为冀王。

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于是搠思监居相位久，无所匡救，而又公受贿赂，贪声著闻，物议喧然。是年冬，监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搠思监任用私人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伪钞，事将败，令朵列自杀以灭口。搠思监乃请谢事，解机务，诏止收其印绶。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彝言不已，帝终不听也。会辽阳贼势张甚，明年，遂起为辽阳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复拜中书右丞相，仍降诏谕天下。

时帝益厌政，而宦者资正院使朴不花乘间用事为奸利，搠思监因与结构相表里，四方警报及将臣功状，皆壅不上闻。孛罗帖木兒、扩廓帖木兒各拥强兵于外，以权势相轧，衅隙遂成。搠思监与朴不花党于扩廓帖木兒，而诬孛罗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诏削夺其官爵，且命扩廓帖木兒以兵讨之。而宗王不颜帖木兒、秃坚帖木兒等皆称兵与孛罗帖木兒合，表言其无罪。于是帝为降诏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贼窃发，属尝选命将相，分任乃职，视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岂

期搠思监、朴不花夤缘为奸，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体；在内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复奋其私雠，诬构孛罗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谋不轨。朕以信任之专，失于究察，遂调兵往讨。孛罗帖木兒已尝陈词，而乃寝匿不行。今宗王不颜帖木兒等，仰畏明威，远来控诉，以表其情，朕为恻然兴念，而搠思监、朴不花犹饰虚词，簧惑朕听。其以搠思监屏诸岭北，朴不花窜之甘肃，以快众愤。孛罗帖木兒等，悉与改正，复其官职。”然诏书虽下，而搠思监、朴不花仍留京师。四月，孛罗帖木兒乃遣秃坚铁木兒称兵犯阙，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缚二人畀之，遂皆为孛罗铁木兒所杀。已而监察御史复奏言：“搠思监矫杀丞相太平，盗用钞板，私家草诏，任情放选，鬻狱卖官，费耗库藏，居庙堂前后十数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沦陷。乃误国之奸臣，究其罪恶，大赦难原。曩者，奸臣阿合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监之罪，视阿合马为有过。今其虽死，必剖棺戮尸为宜。”有旨从之。而台臣言犹不已，遂复没其家产，而窜其子宣徽使观音奴于远方。

怯烈氏四世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鲜与比盛。而搠思监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为，遭时多事，顾乃守之以懦，济之以贪，遂使天下至于乱亡而不可为。论者谓元之亡，搠思监之罪居多云。

列传第九十三 叛臣

李鋋，小字松寿，潍州人，李全子也。或曰鋋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扬州司理参军　，全盖养之为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举山东州郡归附，太师、国王孛鲁承制拜全山东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为副元帅。太宗三年，全攻宋扬州，败死，鋋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宪宗七年，又调其兵赴行在，鋋亲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帝然之，命鋋归取涟海数州。鋋遂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加鋋江淮大都督。鋋言："近获生口，知宋调兵将攻涟水。且谍见许浦、射阳湖舟舰相望，势欲出胶西，向益都，请缮城堑以备。"诏出金符十、银符五授鋋，以赏将士有功者，且赐银三百锭，降诏奖谕。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鋋复扬言："宋吕文德合淮南兵七万五千，来攻涟水，且规筑堡以临我。及得贾似道、吕文德书，辞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内顾之忧，必将肆志于我。乞选将益兵，臣当帅先渡淮，以雪慢书之辱。"执政得奏，谕以"朝廷方通和议，边将惟当固封圉。且南人用间，其诈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动"。鋋乃上言："臣所领益都，土旷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载，将士未尝释甲，转挽未尝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时。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众寡不侔，人所共患。赖陛下神武，既克涟、海二州，复破夏贵、孙虎臣十余万之师。然臣岂敢恃此必敌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无掣肘，宜得并力而东。若以水陆缀涟，而遣舟师遵海以北，捣胶、莱之虚，然后帅步骑直指沂、莒、滕、峄，则山东非我有矣，岂可易视而不为备哉。臣昨追敌至淮安，非不能乘胜取扬、楚，徒以执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枣阳、唐、邓、陈、蔡诸军攻荆山，取寿、泗，以亳、宿、徐、邳诸军，合臣所统兵，攻扬、楚，则两淮可定。两淮既定，则选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宽民力，将无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将校冯泰等功第状，诏以益都官银分赏之。

二年正月，鋋言于行中书省，以宋人聚兵粮数十万，列舰万三千艘于许浦，以侵内郡，而宣抚司转输不继，恐一旦水陆道绝，缓急莫报。请选精骑，倍道来援，表里协攻，乘机深入，江淮可图也。既而来献涟水捷，诏复奖谕，仍给金符十七、银符二十九，增赐将士。庚寅，鋋辄发兵修益都城堑，且报宋人来攻涟水。诏遣阿术、哈剌拔都、爱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谕度宜益兵赴调。鋋遂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

器，中书议与矢三万，诏给矢十万。

三年四月，又以宋贾似道诱总管张元、张进等书来上。盖鋋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初以其子彦简质于朝，而潜为私驿，自益都至京师质子营。至是，彦简遂用私驿逃归。鋋遂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歼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舰，还攻益都。甲午，入之，发府库以犒其党，遂寇蒲台。民闻鋋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

癸卯，帝闻鋋反，遂下诏暴其罪。甲辰，命诸军讨鋋。己酉，以鋋故，戮中书平章王文统。壬子，鋋盗据济南。癸酉，命史枢、阿术帅师赴济南。鋋帅众出掠辎重，将及城，官军邀击，大败之，斩首四千级，鋋退保济南。五月庚申，筑环城围之；甲戌，围合。鋋自是不得复出，犹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鋋知城且破，乃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缚至诸王合必赤帐前。丞相史天泽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遂与蒙古军官囊家并诛焉。

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遍干诸侯，无所遇，乃往见李鋋。鋋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鋋。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树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

世祖在潜藩，访问才智之士，素闻其名。及即位，厉精求治，有以文统为荐者，亟召用之。乃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首擢文统为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建元为中统，诏谕天下，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寻诏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交钞，立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军。是年冬，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

明年二月，世祖在开平，召行中书省事礻礻与文统，亲率各路宣抚使俱赴阙。世祖自去秋亲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及振旅还宫，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于用兵，事多不暇讲究，所当振其纪纲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统等至，责以成效，用游显、郑鼎、赵良弼、董文炳等为各路宣抚司，复以所议

条格诏谕各路，俾遵行之。未几，又诏谕宣抚司，并达鲁花赤管民官、课税所官，申严私盐、酒醋、曲货等禁。

文统为人忌刻，初立中书时，张文谦为左丞。文谦素以安国利民自负，故凡讲论建明，辄相可否，文统积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谦竟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而去。时姚枢、窦默、许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统讽世祖授枢为太子太师，默为太子太傅，衡为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实不欲使朝夕备顾问于左右也。默尝与王鹗及枢、衡俱侍世祖，面诋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可处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则谁可为者？"默以许衡对，世祖不怿而罢。鹗尝请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监修《辽史》，文统监修《金史》。世祖曰："监修阶衔，俟修史时定之。"

又明年二月，李鋋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先是，其子彦简，由京师逃归，鋋遣人白之中书。及反书闻，人多言文统尝遣子荛与鋋通音耗。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鋋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犹欲缓颊于朕耶？"会鋋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洺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鋋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鋋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犹召窦默、姚枢、王鹗、僧子聪及张柔等至，示以前书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柔独疾声大言曰："宜剐?笔雷嬗衷唬骸叭晖□茄灾□！敝畛冀栽唬骸暗彼馈！笔雷嬖唬骸扒□嘧苑□耷耙印！？

文统乃伏诛。子荛并就戮。诏谕天下曰："人臣无将，垂千古之彝训；国制有定，怀二心者必诛。何期辅弼之僚，乃蓄奸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统，起由下列，擢置台司，倚付不为不深，待遇不为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焉知李鋋之同谋，潜使子荛之通耗。迩者获亲书之数幅，审其有反状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诛，以著滔天之恶。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将反臣王文统并其子荛，正典刑讫。於戏！负国恩而谋大逆，死有余辜；处相位而被极刑，时或未喻。咨尔有众，体予至怀。"然文统虽以反诛，而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

阿鲁辉帖木兒，灭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灭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亲为王，灭里其一也。灭里生脱忽，脱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秃满，至大元年，始封阳翟王，赐金印螭纽，俾镇北藩。秃满传曲春，曲春传太平，太平传帖木兒赤，而阿鲁辉帖木兒袭其封。

会兵起汝、颍，天下皆震动，帝屡诏宗王，以北方兵南讨。阿鲁辉帖木兒知国事已不可为，乃乘间拥众数万，屯于木兒古兀彻之地，而胁宗王以叛。且遣使来言于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帝闻，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于是降诏开谕，俾其悔罪。阿鲁辉帖木兒不听。乃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等击之。行至称海，起哈剌赤万人为军。其人素不习为兵，而一旦驱之使战，既阵，兵犹未接，皆脱其号衣，奔阿鲁辉帖木兒军中，秃坚帖木兒军遂败绩，单骑还上都。至正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枢密院事老章以兵十万击之，且俾阿鲁辉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从征军中，遂大败其众。阿鲁辉帖木兒遂谋东遁。其部将脱欢知其势穷，乃与宗王囊加、玉枢虎兒吐华擒阿鲁辉帖木兒送阙下，帝命诛之。于是加老章太傅，脱欢知辽阳行枢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袭封阳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议加封。寻又诏加封老章和宁王，以岭北行省丞相知行枢密院事，俾镇北藩云。

列传第九十四 逆臣

铁失者，当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为太医院使。未逾月，特命领中都威卫指挥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赐。三月，特授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依前太医院使。英宗尝御鹿顶殿，谓铁失曰："徽政虽隶太皇太后，朕视之与诸司同，凡簿书宜悉令御史检核。"既而又命领左右阿速卫。冬十月，英宗亲祀太庙，以中书左丞相拜住为亚献官，铁失为终献官。

明年冬十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疾请于朝，未得旨辄去职，铁失奏罢之，杖六十七，谪居云南。治书侍御史锁南，铁木迭兒之子也，罢为翰林侍讲学士，铁失奏复其职，英宗不允。十二月，铁失以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

英宗尝谓台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兒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又明年正月，申命大夫铁失，振举台纲，诏谕中外。既而御史台请降旨开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尝不开，但卿等选人未当尔。朕知向所劾者，率因宿怨，罗织成狱，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终身不得伸。监察御史尝举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几以贪墨伏诛。若此者，言路选人当乎，否乎？"时铁木迭兒既死，罪恶日彰，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铁失以奸党不自安，潜蓄异图。

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还，驻跸南坡。是夕，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兒、大司农失秃兒、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兒、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兒、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幄，手弑英宗于卧所。九月四日，晋王即位，铁失及其党皆伏诛。

孛罗帖木兒，答失八都鲁之子也。从父讨贼，屡立战功，其语见父传。父既殁，孛罗帖木兒引兵退驻井陉口。至正十八年正月，命孛罗帖木兒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总领其父元管诸军。三月，击刘福通于卫辉，走之，进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刘

等，败之。九月，命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遣参政匡福统苗军自西门入，孛罗帖木兒自北门入，四门并进，克复曹州，擒杀伪官武宰相、仇知院，获伪印信金牌等物。

十九年二月，过代州，收山东溃将孟本周诸军。三月，诏孛罗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农司，专督屯种，以孛罗帖木兒领之。当月领兵丰州、云内，与关先生战，关军奔溃。时有杨诚者，据蔚州，六月，诏遣平章月鲁不花、枢密同知八剌火者，督兵捕之，七月，围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剿捕。二十年正月，孛罗帖木兒追诚至飞狐县东关，诚弃军遁，降其溃卒，回驻大同。二月，除中书平章政事。三月，命讨上都程思忠，兵次兴和，思忠奔溃。七月，击败田丰伪将王士诚于台州。诏总领一应达达、汉人诸军，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岭关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兒欲得冀宁，遣兵自石岭关直趋围其城，三日，复退屯交城。十月，诏孛罗帖木兒守冀宁，遣保保、殷兴祖、高脱因倍道趋之，守者不纳。察罕帖木兒遣锁?3.卤□币员□凑□□寐尢□緝翰拷□蚜胁□桨苤□6□□荒暾□拢□□秸麓鹗□□緝骸2.握□呤□□徒庵□□寐尢□緝喊毡□拐颉＞旁拢□□寐尢□緝河诒6丁远□10.蛹湟阅贤吞铩6□□□甓□拢□逼秸伦罄钋惭钊僮嬷链笸□怠H□拢□寐尢□緝呵柴越□菜俨换ǖ日斜□逋颍□□笸□I□寐尢□緝禾□尽⒅惺槠秸拢□痪拥谝弧U帕煎隼词芙谥疲□钏计肭脖□チ煎鲇谖涔Γ□煎龇□□笃浦□?

二十三年十月，孛罗帖木兒复南侵扩廓帖木兒所守地，遂据真定。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东胜州，帝别遣宦官密谕孛罗帖木兒，令留军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孛罗帖木兒匿不发。二十四年正月，孛罗帖木兒阴使人杀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为不知，往吊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三月辛卯，诏罢孛罗帖木兒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兒杀使者，拒命，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兒提兵犯阙，扬言索右丞相搠思监、资正院使朴不花二人。

先是，朝廷立卫屯田，尝命中书右丞也先不花提督，与秃坚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扰及其亲里。构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谮秃坚帖木兒诋毁朝政，孛罗帖木兒与秃坚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诬，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与秃坚帖木兒交通，又匿不轨之臣，遂与丞相搠思监议，请诏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领之。孛罗帖木兒谓非帝意，故不听命，举兵助秃坚帖木兒。

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营，将犯阙。帝遣达达国师、

蛮子院使往问故，乃命屏搠思监于岭北，窜朴不花于甘肃，实执送与之。庚戌，秃坚帖木兒自健德门入，见帝延春阁，恸哭请罪，帝赐宴慰勉，诏赦其罪。仍以孛罗帖木兒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以秃坚帖木兒为中书平章政事。辛亥，孛罗帖木兒还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征扩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师。五月，诏扩廓帖木兒总兵，调诸道军分讨大同。扩廓帖木兒自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时，与孛罗帖木兒连年相仇杀，朝廷累命官讲和，二军已还兵，各守其地。至是，扩廓帖木兒乃大发兵，诸道夹攻大同，调麾下锁住守护京师，兵不满万，以其部下青军杨同佥守居庸，扩廓帖木兒自将至太原，调督诸军。

七月，孛罗帖木兒率兵，与秃坚帖木兒、老的沙等复犯阙，京师震骇。丙戌，皇太子亲统兵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军于昌平。也速军士无斗志，青军杨同佥被杀于居庸，不兰奚战败走，皇太子亦驰入城。丁亥夜，锁住胁东宫官僚从太子出奔太原。戊子，孛罗帖木兒兵至，驻健德门外，欲追袭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见帝宣文阁，泣拜诉冤，帝亦为之泣，乃赐宴。庚寅，就命孛罗帖木兒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布列台省，总揽国柄。八月壬寅，诏加孛罗帖木兒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数月间，诛狎臣秃鲁帖木兒、波迪哇兒礽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数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至太原，拘留不报。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谋除内难，承制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及扩廓帖木兒等军，进讨孛罗帖木兒。孛罗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秃坚帖木兒率军讨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兒军。也速次良乡不进，而归永平，遣人西连太原，东连辽阳，军声大振。孛罗帖木兒患之，遣骁将姚伯颜不花统兵出御，至通州，河溢，营虹桥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袭而破之，擒姚伯颜，杀之。孛罗帖木兒大恐，自将出通州，三日大雨而还。孛罗帖木兒先尝以自疑杀其将保安，既又失姚伯颜，郁郁不乐，乃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不测，人皆畏忌。威顺王子和尚，受帝密旨，与徐士本谋，结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颜达兒、帖古思不花、火兒忽达、洪宝宝等，阴图刺之。七月乙酉，值秃坚帖木兒遣人来告上都之捷，孛罗帖木兒起入奏，行至延春阁李树下，伯颜达兒自众中奋出，斫孛罗帖木兒，中其脑，上都马及金那海等竞前斫死。老的沙伤额，趋出，得马，走其家，拥孛罗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宝奴北遁。有旨令民间尽杀其部党。明日，遣使函孛罗帖木兒首级往太原，诏皇太子还朝。诸道兵闻诏，罢

归。九月，皇太子朝京师。十二月，获秃坚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诛。

列传第九十五 外夷一

○高丽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等领众九万余窜入其国。十二年九月，攻拔江东城据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札剌等领兵征之。国人洪大宣诣军中降，与哈只吉等同攻围之。高丽王名缺 奉牛酒出迎王师，且遣其枢密院使、吏部尚书、上将军、翰林学士承旨赵冲共讨灭六哥。札剌与冲约为兄弟。冲请岁输贡赋，札剌曰："尔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十二月，札剌移文取兵粮，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权知阁门祗候尹公就、中书注书崔逸以结和牒文送札剌行营，札剌遣使报之。高丽王以其侍御史朴时允为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岱也持诏往谕之，高丽王迎拜设宴。九月，皇太弟、国王及元帅合臣、副元帅札剌等各以书遣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贡，寻以方物进。十五年九月，大头领官堪古苦、首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仍进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谕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陈贺。八月，着古欤使其国。十月，喜速不瓜等继使焉。十七年十月，诏遣着古欤等十二人至其国，察其纳款之实。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术□等十二人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贡献。十九年二月，着古欤等复使其国；十二月，又使焉，盗杀之于途，自是连七岁绝信使矣。

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礼塔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得福源所率编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师者。撒礼塔即与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秃与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皞，皞遣其弟怀安公王侹请和，许之。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十一月，元帅蒲桃、迪巨、唐古等领兵至其王京，皞遣使奉牛酒迎之。十二月一日，复遣使劳元帅于行营。明日，其使人与元帅所遣人四十余辈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皞遣王侹等诣撒礼塔屯所犒师。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玺书

谕皞。三月，皞遣中郎将池义源，录事洪巨源、金谦等赍国赆牒文送撒礼塔屯所。四月，皞遣其将军赵叔昌、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复下诏谕之。六月，皞尽杀朝廷所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诸州县民窜海岛。洪福源集余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复遣撒礼塔领兵讨之，至王京南，攻其处仁城，中流矢卒。别将铁哥以军还。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领之。十月，皞遣其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章上表陈情。五年四月，诏谕皞悔过来朝，且数其五罪："自平契丹贼、杀札剌之后，未尝遣一介赴阙，罪一也。命使赍训言省谕，辄敢射回，罪二也。尔等谋害着古欤，乃称万奴民户杀之，罪三也。命汝进军，仍令汝弼入朝，尔敢抗拒，窜诸海岛，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集见数，辄敢妄奏，罪五也。"十月，皞复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处降民，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请，领其降民迁居东京，赐佩金符。七年，命唐古与洪福源领兵征之。九年，拔其龙冈、咸从等十余城。

十年五月，其国人赵玄习、李元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东京，受洪福源节制，且赐御前银符，使玄习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户。又李君式等十二人来降，待之如玄习焉。十二月，皞遣其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诏征皞入朝，皞以母丧辞。六月，乃遣其礼宾卿卢演、礼宾少卿金谦充进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谕皞，征其亲朝于明年。十二月，皞遣其新安公王佺与宝鼎、彦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贡。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谏议大夫赵修、阁门祗候金成宝等奉表入贡。五月，复下诏谕之。十二月，皞遣其礼宾少卿宋彦琦、侍御史权韪充行李使入贡。是岁，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秋，皞以族子綧为己子人质。当定宗、宪宗之世，岁贡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宪宗末，皞遣其世子倎入朝。

世祖中统元年三月，皞卒，命倎归国为高丽国王，以兵卫送之，仍赦其境内。制曰：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藩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以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用是已尝戒敕边将，敛兵待命，东方既定，则将回戈于钱塘。迨余半载，乃知尔国内乱渝盟，边将复请戒严，此何故也？以谓果内乱耶，

权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孙？以谓传闻之误耶，世子何不之国而盘桓于境上也？岂以世子之归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忧过计而然耶？重念岛屿残民，久罹涂炭，穷兵极讨，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推赤心置人腹中，则反侧之辈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边阃，断自予衷，无以逋逃间执政，无以飞语乱定盟。惟事推诚，一切勿问。宜施旷荡之恩，一新遐迩之化。自尚书金仁隽以次，中外枝党、官吏、军民，圣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应据国人但曾犯法，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四月，复降旨谕倎曰："朕祗若天命，获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焘，一视同仁，无遐迩小大之间也。以尔归款，既册为王还国，今得尔与边将之书，因知其上下之情，朕甚悯焉。"倎求出水就陆，免军马侵扰，还被虏及逃民，皆从之。诏班师，乃赦其境内。六月，倎遣其子永安公亻喜、判司宰事韩即入贺即位，以国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赐之。是月，又下诏抚谕之。

二年三月，遣使入贡，四月，倎入朝。六月，倎更名禎，遣其世子忄甚奉表以闻。八月，赐禎玉带一，遣侍卫将军孛里察、礼国郎中高逸民护愖还国。九月，禎遣其侍御史张镒奉表入谢。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诏，谕以开榷场事。三年正月，罢互市。诸王塔察兒请置铁冶，从之。请立互市，不从。赐禎历，后岁以为常，禎遣使入谢，优诏答之。四月，禎遣其左谏议大夫朴伦、郎将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贡。八月，朴伦等还，赐西锦三段、间金熟绫六段。十月，诏谕禎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是月，禎遣使入贡。四年二月，以禎不答诏书，诘其使者。禎表乞俟民生稍集，然后惟命。帝以其辞意恳实，允之。朝贡物数，亦命称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禎凡三遣使入贡，赐禎羊五百。十一月，禎以免置驿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学士韩就奉表入谢。五年正月丁丑朔，禎遣使奉表入贺，谕还使，令禎亲朝京师。四月，以西北诸王率众款附，拟今岁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又遣必阇赤古乙独征禎入朝，修世见之礼。五月，禎遣其借国子祭酒张镒从古

乙独入见，六月乃亲朝。九月，帝以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与禎郎将康允绍颁其国。十月，禎入朝。十二月，遣禎还国。是年春，禎遣使入贡。自是终世祖三十一年，其国入贡者凡三十有六。

至元三年二月，立沈州，以处高丽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丽与日本邻国，可为乡导，八月，遣国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丽谕旨。十二月，禎遣其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还。四年正月，禎遣君斐等奉表从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禎饰辞，令去使徒还，复遣黑的与君斐等以诏谕禎，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九月，禎遣其起居舍人潘阜、书状官李挺充国信使，持书诣日本。

五年正月，禎遣其弟淐入朝。帝以禎见欺，于淐面数其事切责之，特遣北京路总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孙脱、礼部郎中孟甲持诏谕

禎，其略曰："向请撤兵，则已撤之矣。三年当去水就陆，而前言无征也。又太祖法制，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已尝明谕之，而稽延至今，终无成言。在太宗时，王綧等已入质，驿传亦粗立，余率未奉行。今将问罪于宋，其所助士卒舟舰几何？输粮则就为储积，至若设官及户版事，其意谓何？故以问之。"三月，于也孙脱等至其国。四月，禎遣其门下侍郎李藏用奉表与也孙脱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帝又曰："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岂不可行乎？"又敕藏用曰："归可以此言谕尔主。"七月，诏都统领脱朵兒、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等使其国，与其来朝者大将军崔东秀偕行。八月，至其国，禎出升天府迎之，盖谕以阅军造船也。九月，以禎表奏潘阜等奉使无功而还，复遣黑的等使日本，诏禎遣重臣导送。十二月，禎遣其知门下省事申思全、礼部侍郎陈井、起居舍人潘阜等从国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礼部侍郎张镒奉表从脱朵兒入朝。

六年正月，禎遣其大将军康允绍奉表奏诛权臣金俊等。三月，禎复

遣申思佺奉表从黑的入朝。六月，禎遣其世子愖入朝。赐禎玉带一，愖金五十两，从官银币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将军都统领脱朵兒、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相视耽罗等处道路，诏禎选官引达，以人言耽罗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

八月，世子愖至朝，奏本国臣下擅废禎立其弟安庆公淐事。诏遣使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至其国详问之。九月，其枢密院副使金方庆奉表从斡朵思不花等入朝。枢密院御史台奏，世子愖言："朝廷若出征，能办军三千，备粮五月，如官军入境，臣宜同往，庶不惊扰。"帝然之。诏授世子愖特进、上柱国，敕愖率兵三千赴其国难。命抄不花往征其国，以病不果行，诏遣蒙哥都代之。十月，帝以禎、淐废置乃林衍所为，遣中宪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莱路总管府判官徐世雄诏禎、淐、衍等以十二月同诣阙下，面陈情实，听其是非。又遣国王头辇哥等率兵压境，如逾期不至，即当穷治首恶，进兵剿戮。命赵璧行中书省于东京，仍诏谕高丽国军民。十一月，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五十余城入附。遣断事官别同瓦驰驿于王綧、洪茶丘所管实科差户内签军至东京，付枢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丽西京都统李延龄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

枢密院臣议征高丽事。初，马亨以为："高丽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虽来朝，其心难测。莫若严兵假道，以取日本为名，乘势可袭其国，定为郡县。"亨又言："今既有衅端，不宜遣兵伐之。万一不胜，上损国威，下损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减其贡献，以安抚其民，庶几感慕圣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诛之，亦未晚也。"前枢密院经历马希骥亦言："今之高丽，乃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并而为一。大抵藩镇权分则易制，诸侯强盛则难臣。验彼州城军民多寡，离而为二，分治其国，使权侔势等，自相维制，则徐议良图，亦易为区处耳。"黑的等至其国，禎受诏复位，遣借礼部侍郎朴杰从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亲朝京师。

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诏，臣已复位，令从七百人入觐。"诏令从四百人来，余留之西京。诏西京内属，改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以忙哥都为安抚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诏谕其国僚属军民以讨林衍之故，其略曰："朕即位以来，闵尔国久罹兵乱，册定尔主，撤还兵戍，十年之间，其所以抚护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图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废易国王禎，胁立安庆公淐，诏令赴阙，复稽延不出，岂可释而不诛。已遣行省率兵东下，惟林衍一身是讨。其安庆公氵昌本非得已，在所宽宥。自余胁从诖误，一无所问。"二月，遣军送禎就国，诏谕高丽国官吏

军民曰；“朕惟臣之事君，有死无二，不意尔国权臣，辄敢擅废国主。彼既驱率兵众，将致尔众危扰不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护送国王禛还国，奠居旧京，命达鲁花赤同往镇抚，以靖尔邦。惟尔东土之人，不知为汝之故，必生疑惧，尔众咸当无畏，按堵如故。已别敕将帅，严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动，汝妻子及汝身当致俘略，宜审思之。”

初，有旨令头辇哥行省驻西京，而以忙哥都、赵良弼充安抚使，与禛俱入其京；既而复令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脱朵兒充其国达鲁花赤，罢安抚司。四月，东京行尚书省军近西京，遣彻彻都等同禛之臣郑子玙等持省札召高丽国令公林衍。使还，言：“衍已死，子惟茂袭令公位。其国侍郎洪文系、尚书宋宗礼，杀惟茂及衍婿崔宗绍。惟茂弟惟椳自刭。衍党裴仲孙等复集余众，立禛庶族承化侯为王，窜入珍岛。”大军次王京西关城，遣人收系林衍妻子。行省与禛议迁江华岛居民于王京，仍宣诏抚绥之，禛弗从，至入居其旧京，始从行省之议。六月，禛遣人报有朝廷逃军与承化侯者以三别抄军叛。世子愖复言：“叛兵据江华岛，宜率军水陆进击之。”禛复报叛兵悉遁去。世子愖言：“叛兵劫府库，烧图籍，逃入海中。”行省使人觇江华岛中百姓皆空，岛之东南，相距约四十里，叛兵乘船候风，势欲遁。于是即命乃颜率众追击之。七月，丞相安童等言，头辇哥等遣大托、忙古□来言，令阿海领军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国中。遂以阿海为安抚使。十一月，中书省臣言于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以忻都、史枢为凤州等处经略使，佩虎符，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以旧领民二千屯田，阿剌帖木兒为副经略司，总辖之，而罢阿海军。

闰十一月，世子愖还。有诏谕禛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头辇哥国王为头行省官员数事，及其国私与南宋、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谓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马、船舰、资粮，早宜措置。是月，又诏禛曰：“向尝遣信使通问日本，不谓执迷固难以善言开谕，此卿所知。将经略于彼，敕有司发卒屯田，为进取之计，庶免尔国他日转输之劳。仍遣使持书，先示招怀。卿其悉心尽虑，俾赞方略，期于有成，以称朕意。”初，林衍之变，百姓惊扰，至是下诏抚慰之。

十二月，诏谕禛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故尝诏卿导达去使，讲信修睦，为其疆吏所梗，竟不获明谕朕心。后以林衍之乱，故不暇及。今既辑宁尔家，遣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驻。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

供给，并鸠集金州旁左船舰，于金州需待，无致稽缓匮乏。”

八年正月，禎遣其枢密使金炼奉表入见，请结婚。安抚使阿海略地珍岛，与逆党遇，多所亡失。中书省臣言谍知珍岛余粮将竭，宜乘弱攻之，诏不许。二月，命忽都答兒持诏谕裴仲孙。三月，仲孙乞诸军退屯，然后内附，忻都未从其请，有诏谕之。四月，忻都言仲孙稽留诏使，负固不服，乞与虎林赤、王国昌分道进讨，从之。以讨珍岛谕禎。五月，忻都与史枢、洪茶丘大败珍岛贼，获承化侯斩之，其党金通精走耽罗。七月，禎遣其上将军郑子玙奉表谢平珍岛。世子愖率其尚书右丞宋玢、军器监薛公俭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八月，忽林赤赴镇边合浦县屯所。九月，禎遣其通事别将徐称导送宣抚赵良弼使日本。帝遣愖还国。十一月，禎遣其同知枢密院事李昌庆奉表谢许婚事。九年正月，禎遣其别将白琚偕张铎等十二人奉表入见。世子愖以其国尚书右丞宋玢、玢父上将军宗礼讨林惟茂状，言其功于中书?G怖芍胁换ā18.憝U使高丽，谕以供战船输军粮事。二月，禎致书日本，使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属城诸达鲁花赤及质子金镒等归国。十年正月，禎遣其世子愖入朝。四月，经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领兵入海，攻拔耽罗城，禽金通精等，奉诏诛之。六月，禎遣其大将军金忻表奏攻破济州。九月，禎屡言：“小国地狭，比岁荒歉，其生券军乞驻东京。”诏令营北京界，仍敕东京路运米二万石赈之。达鲁花赤焦天翼还朝。

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禎遣其少卿李义孙等入贺。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七月，其枢密院副使奇蕴奉表告王禎薨，命世子愖袭爵，诏谕高丽国王宗族及大小官员百姓人等，其略曰：“国王禎存日，屡言世子愖可为继嗣。今令愖袭爵为王。凡在所属，并听节制。”八月，世子愖还至其国袭位。九月，遣其齐安侯王淑上表谢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愖复遣其判阁门事李信孙等奉表入谢。十二月，以黑的为高丽达鲁花赤，李益受代还。十二年七月，黑的还朝。十一月，遣使谕忄甚改官职名号，愖遣其带方侯王澄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达鲁花赤。

十三年七月，愖遣其佥议中赞金方庆奉表贺平宋。十一月，愖遣其判秘书寺事硃悦奉表，奏改名賰。十四年正月，金方庆等为乱，命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饬兵御备。十五年一月，賰以达鲁花赤石抹天衢秩满未代，请复留三年，从之。东征元帅府上言：“以高丽侍中金方庆与其子忄受、愃、恂，婿赵卞等，阴养死士四百人，匿铠仗器械，造战舰，积粮饷，欲谋作乱，捕方庆等按验得实，已流诸海岛。然高丽初

附，民心未安，可发征日本还卒二千七百人，置长吏，屯忠清、全罗诸处，镇抚外夷，以安其民；复令士卒备牛畜耒耜，为来岁屯田之计。”七月，改铸驸马高丽王印赐賰。十六年正月，敕其国置大灰艾州、东京、柳石、孛落四驿。十七年五月，賰以民饥，乞贷粮万石，从之。七月，以其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十月，加賰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十八年二月，賰言本国必阇赤不谙行移文字，请除郎中员外各一员以为参佐。賰又请易宣命职衔，增驸马字，从之。六月，賰言本国置驿四十，民畜凋弊。敕并为二十站，仍给马价八百锭。八月，升其佥议府为从三品。十一月，金州等处置镇边万户府，以控制日本。十九年正月，賰以日本寇其边海郡邑，烧居室掠子女而去，请发阇里帖木兒麾下蒙古军五百人戍金州，又从之。二十年五月，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五月，以賰子謜为世子，授特进、上柱国，赐银? J □拢□云涔□iii□□悦锥□□蝓□?

三十年二月，賰遣使入奏，复更名昆，及乞功臣号。制曰：“特进、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驸马高丽王昆，世守王爵，选尚我家。载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宠。可赐号推忠宣力定远功臣，余如故。益懋厥勋，对扬休命。”十一月，昆入朝。成宗元贞二年七月，升其佥议司为二品。大德元年十一月，封昆为逸寿王，以世子謜为高丽王，从所请也。二年七月，中书省臣奏謜有罪当废，复以其父昆为王。

三年正月，昆遣使入贡。丞相完泽等言：“世祖时，或言高丽僭设?⑯骸⑧ǎ□兄及罩□□涔□旄牧①菀楦□19.苤彼尽12.嗖焖尽 = 裰w加其臣赵仁规司徒、司空、侍中之职。又昆给仁规赦九死奖谕文书。又擅写皇朝帝系，及自造历，加其女为令妃。又立资政院，以崔冲绍为兴禄大夫。又尝奉太后旨，公主与謜两位下怯薛□合并为一。謜不奉旨。謜又擅杀千户金吕而以其金符给宦者术合兒。又仁规进女侍謜，有巫蛊事。今乞将仁规、冲绍发付京兆、巩昌两路安置，不得他适。昆行事不法，謜年少妄杀无辜，乞降诏戒饬。”帝命杖仁规、冲绍而遣之。二月，诏谕昆并阖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国之规，益谨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协力匡赞，毋蹈前非，自干刑宪。缁黄士庶，各安其业。”

五月，哈散使高丽还，言昆不能服其众，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复立征东行省，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九月，昆遣使入贡，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陈情，其略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余年，岁修职贡。尝以世子入侍，得联婚帝室，遂为甥舅，实感至恩。使小国不

替祖风，永修侯职，是所望也。”

四年二月，征东行省平章阔里吉思言：“高丽国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员，衣食皆取之民，复苛征之。又其大会，王曲盖、龙扆、警跸，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仪，僭拟过甚。”遣山东宣尉使塔察兒、刑部尚书王泰亨赍诏谕之，使厘正以闻。三月，阔里吉思复上言：“佥议司官不肯供报民户版籍、州县疆界。本国横科暴敛，民少官多，刑罚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五年二月，为眶罢行省官，有诏谕眶。秋七月，眶上表言：“昔居海岛时，尝用山呼，后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诏，一切皆罢。又革官府九十余所，汰官吏二百七十余员。他如杂徭病民、驿骑烦扰驿传者，亦皆省之。”诏曰：“卿其谕朕意，所言当始终行之，或有不然，宁不羞惧？”

眶自大德二年复位，八年而薨。子謜复袭王位。成宗初年，尚宝塔实怜公主。十一年，进爵沈阳王，继袭位高丽国王，生子焘。焘受逊位，以仁宗皇庆二年四月封高丽国王。是年，其弟暠立为世子，以其父沈阳王请于朝故也。自皞传其子禛，禛传其子眶，眶传其子謜，謜传其子焘，焘传其弟暠。禛初名倎；眶初名愖，又名賰，后乃名眶；謜则更名璋云。

○耽罗

耽罗，高丽与国也。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将军都统领脱脱兒、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往视耽罗等处道路，诏高丽国王王禛选官导送。时高丽叛贼林衍者，有余党金通精遁入耽罗。九年，中书省臣及枢密院臣议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见其逆顺之情。恐有后辞，可先平耽罗，然后观日本后否，徐议其事。且耽罗国王尝来朝覲，今叛贼逐其主，据其城以乱，举兵讨之，义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经略使忻都、史枢及洪茶丘等率捕船大小百有八艘，讨耽罗贼党。六月，平之，于其地立耽罗国招讨司，屯镇边军千七百人。其贡赋岁进毛施布百匹。招讨司后改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

三十一年，高丽王上言，耽罗之地，自祖宗以来臣属其国；林衍逆党既平之后，尹邦宝充招讨副使，以计求径隶朝廷，乞仍旧。帝曰：“此小事，可使还属高丽。”自是遂复隶高丽。

○日本

日本国在东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国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与国王世系及物产风俗，见《宋史》本传。日本为国，去中土殊远，又隔大海，自后汉历魏、晋、宋、隋皆来贡。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并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暐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职贡，并献铜器十余事。暐然善隶书，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其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暐然还后，以国人来者曰滕木吉，以僧来者曰寂照。寂照识文字，缮写甚妙。至熙宁以后，连贡方物，其来者皆僧也。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书曰：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黑的等道由高丽，高丽国王王禃以帝命遣其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还。四年六月，帝谓王禃以辞为解，令去使徒还，复遣黑的等至高丽谕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禃以为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书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领而归。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复持书往，至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执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六年六月，命高丽金有成送还执者，俾中书省牒其国，亦不报。有成留其太宰府守护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往使。书曰："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良弼

将往，乞定与其王相见之仪。廷议与其国上下之分未定，无礼数可言。帝从之。

七年十二月，诏谕高丽王禃送国信使赵良弼通好日本，期于必达。仍以忽林失、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驻。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丽迂路导引国使，外有捷径，倘得便风，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则不敢同往；若大军进征，则愿为乡导。"帝曰："如此则当思之。"九月，高丽王禃遣其通事别将徐称导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弥四郎者入朝，帝宴劳遣之。九年二月，枢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赵良弼遣书状官张铎来言，去岁九月，与日本国人弥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护所。守者云，曩为高丽所绐，屡言上国来伐；岂期皇帝好生恶杀，先遣行人下示玺书。然王京去此尚远，愿先遣人从奉使回报。"良弼乃遣铎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师求见。帝疑其国主使之来，云守护所者诈也。诏翰林承旨和礼霍孙以问姚枢、许衡等，皆对曰："诚如圣算。彼惧我加兵，故发此辈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宽仁，且不宜听其入见。"从之。是月，高丽王禃致书日本。五月，又以书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报。十年六月，赵良弼复使日本，至太宰府而还。

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十二年二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亦不报。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五月，召范文虎，议征日本。八月，诏募征日本士卒。

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二月，诸将陛辞。帝敕曰："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参议裴国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与忻都、茶丘入朝。时同院官议定，领舟师至高丽金州，与忻都、茶丘军会，然后入征日本。又为风水不便，再议定会于一岐岛。今年三月，有日本船为风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画地图，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周围皆水，可屯军船。此岛非其所防，若径往据此岛，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来会，进讨为利。"帝曰："此间不

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辈必知，令其自处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总军事。八月，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未几，败卒于阊脱归，言：“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者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阊辈是也。”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久之，莫青与吴万五者亦逃还，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二十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兒右丞、刘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劳，乞寝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积翁与补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时，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宁一山者，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列传第九十六 外夷二

○安南

安南国，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之。汉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后女子征侧叛，遣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筦，安南隶焉。宋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其子琏亦为王，传三世为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昱，陈日煚为昊昱婿，遂有其国。

元宪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从世祖平大理。世祖还，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谕之，不返，乃遣彻彻都等各将千人，分道进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复遣其子阿术往为之援，并觇其虚实。交人亦盛陈兵卫。阿术遣军还报，兀良合台倍道兼进，令彻彻都为先锋，阿术居后为殿。十二月，两军合，交人震骇。阿术乘之，败交人水军，虏战舰以还。兀良合台亦破其陆路兵，又与阿术合击，大败之，遂入其国。日煚窜海岛。得前所遣使于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比释缚，一使死，因屠其城。国兵留九日，以气候郁热，乃班师。复遣二使招日煚来归。日煚还，见国都皆已残毁，大发愤，缚二使遣还。

八年戊午二月，日煚传国于长子光昺，改元绍?O模□鈺m遣其婿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兀良合台送诣行在所，别遣讷剌丁往谕之曰；“昔吾遣使通好，尔等执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师。以尔国主播在草野，复令二使招安还国，尔又缚还吾使。今特遣使开谕，如尔等矢心内附，则国主亲来，若犹不悛，明以报我。”光昺曰：“小国诚心事上，则大国何以待之？”讷剌丁还报。时诸王不花镇云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复遣讷剌丁往谕，使遣使偕来。光昺遂纳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为质。”王命讷剌丁乘传入奏。

世祖中统元年十二月，以孟甲为礼部郎中，充南谕使，李文俊为礼部员外郎，充副使，持诏往谕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朕缵承丕绪，鼎新革故，务一万方。适大理国守臣安抚聂只陌丁驰驿表闻，尔邦有向风慕义之诚。念卿昔在先朝，已尝臣服，远贡方物，故颁诏旨，谕尔国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埸，乱尔人民。卿国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复谕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觐，当善视之，毋致寒暑失节，重劳苦

之也。二年，孟甲等还，光昺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陈奉公、员外郎诸卫寄班阮?⑯蓖饫扇钛菀桡谙资椋□蛉□暌还薄5鄞悠淝耄□旆夤鈺m为安南国王。

三年九月，以西锦三、金熟锦六赐之，复降诏曰："卿既委质为臣，其自中统四年为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硃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磁盏等物同至。"仍以讷剌丁充达鲁花赤，佩虎符，往来安南国中。四年十一月，讷剌丁还，光昺遣杨安养充员外郎及内令武复桓、书舍阮求、中翼郎范举等奉表入谢，帝赐来使玉带、缯帛、药饵、鞍辔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还，复优诏答之，仍赐历及颁改元诏书。三年十二月，光昺遣杨安养上表三通，其一进献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愿请讷剌丁长为本国达鲁花赤。四年九月，使还，答诏许之，仍赐光昺玉带、金缯、药饵、鞍辔等物。未几，复下诏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十一月，又诏谕光昺，以其国有回鹘商贾，欲访以西域事，令发遣以来。是月，诏封皇子为云南王，往镇大理、鄯阐、交趾诸国。五年九月，以忽笼海牙代讷剌丁为达鲁花赤，张庭珍副之，复下诏征商贾回鹘人。六年十一月，光昺上书陈情，言："商旅回鹘，一名伊温，死已日久，一名婆婆，寻亦病死。又据忽笼海牙谓陛下须索巨象数头。此兽躯体甚大，步行甚迟，不如上国之马，伏候敕旨，于后贡之年当进献也。"又具表纳贡，别奉表谢赐西锦、币帛、药物。七年十一月，中书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诏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礼，遂引《春秋》之义以责之，且令以所索之象与岁贡偕来，又前所贡药物品味未佳，所征回鹘辈，托辞欺诳，自今已往，其审察之。八年十二月，光昺复书言："本国钦奉天朝，已封王爵，岂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复称：王人与之均礼，恐辱朝廷。况本国前奉诏旨，令依旧俗，凡受诏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别室，此本国旧典礼也。来谕索象，前恐忤旨，故依违未敢直对，实缘象奴不忍去家，难于差发。又谕索儒、医、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见之日，咫尺威光，不闻诏谕，况中统四年已蒙原宥，今复谕及，岂胜惊愕，惟阁下其念之。"

九年，以叶式捏为安南达鲁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叶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卒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书省复牒光昺言：

比岁奉使还者言，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今览来书，自谓既受王爵岂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于诸侯之上，《释例》云：王人盖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

臣之贵者也。下士，内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贵者之上，盖以王命为重也。后世列王为爵，诸侯之尤贵者，顾岂有以王爵为人者乎？王宁不知而为是言耶，抑辞令之臣误为此言耶？至于天子之诏，人臣当拜受，此古今之通义，不容有异者也。乃云前奉诏旨，并依旧俗，本国遵奉而行，凡受诏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别室，此旧典礼也。读之至此，实顿惊讶。王之为此言，其能自安于心乎？前诏旨所言，盖谓天壤之间不啻万国，国各有俗，骤使变革，有所不便，故听用本俗，岂以不拜天子之诏而为礼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国中，臣子有受而下拜者，则王以为何如？君子贵于改过，缅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隐来贡。十二年正月，光昺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其文曰：

微臣僻在海隅，得沾圣化与函生，欢忭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国，十有余年，虽奉三年一贡，然迭遣使臣，疲于往来，未尝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达鲁花赤，辱临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动有所恃，凌轹小国。虽天子与日月并明，安能照及覆盆。且达鲁花赤可施于边蛮小丑，岂有臣既席王封为一方藩屏，而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宁不见笑于诸侯之国乎？与其畏监临而修贡，孰若中心悦服而修贡哉。臣恭遇天朝建储、册后，大恩{□滂}霈，施及四海，辄敢哀鸣，伏望圣慈特赐矜恤。今后二次发遣纲贡，一诣鄯阐奉纳，一诣中原拜献。凡天朝所遣官，乞易为引进使，庶免达鲁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实一国苍生之幸也。

二月，复降诏，以所贡之物无补于用，谕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达鲁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昺遣黎克复、文粹入贡，以所奏就鄯阐输纳贡物，事属不敬，上表谢罪，并乞免六事。

十四年，光昺卒，国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彦、中亮大夫吴德邵来朝。十五年八月，遣礼部尚书柴椿、会同馆使哈剌脱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员外郎董端，同黎克复等持诏往谕日烜入朝受命。初，使传之通也，止由鄯阐、黎化往来，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达交趾。闰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进书，谓："今闻国公辱临敝境，边民无不骇愕，不知何国人使而至于斯，乞回军旧路以进。"椿回牒云："礼部尚书等官奉上命与本国黎克复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导护军兵，合乘驿马，宜来界首远迓。"日烜差御史中赞兼知审刑院事杜国计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入馆。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馆见使者。四日，日烜拜读诏书。椿等传旨曰："汝国内附二

十余年，向者六事犹未见从。汝若弗朝，则修尔城，整尔军，以待我师。”又云：“汝父受命为王，汝不请命而自立，今复不朝，异日朝廷加罪，将何以逃其责？请熟虑之。”日烜仍旧例设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归馆，日烜遣范明字致书谢罪，改宴于集贤殿。日烜言：“先君弃世，予初嗣位。天使之来，开谕诏书，使予喜惧交战于胸中。窃闻宋主幼小，天子怜之，尚封公爵，于小国亦必加怜。昔谕六事，已蒙赦免。若亲朝之礼，予生长深宫，不习乘骑，不谙风土，恐死于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谨上表达诚，兼献异物。”椿曰：“宋主年未十岁，亦生长深宫，如何亦至京师？但诏旨之外，不敢闻命。且我四人实来召汝，非取物也。”椿等还，日烜遣范明字、郑国瓒、中赞杜国计奉表陈情，言：“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天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兼贡方物及二驯象。

十六年三月，椿等先达京师，留郑国瓒待于邕州。枢密院奏：“以日烜不朝，但遣使臣报命，饰辞托故，延引岁时，巧佞虽多，终违诏旨，可进兵境上，遣官问罪。”帝不从，命来使入觐。十一月，留其使郑国瓒于会同馆。复遣柴椿等四人与杜国计持诏再谕日烜来朝，“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颜铁木兒为参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帅，别设僚佐有差。是月，诏以光昺既殁，其子日烜不请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为辞，止令其叔遗爱入觐，故立遗爱代为安南国王。

二十年七月，日烜致书于平章阿里海牙，请还所留来使，帝即遣还国。是时，阿里海牙为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粮以讨占城，令以己意谕之。行省遣鄂州达鲁花赤赵翥以书谕日烜。十月，朝廷复遣陶秉直持玺书往谕之。十一月，赵翥抵安南。日烜寻遣中亮大夫丁克绍、中大夫阮道学等持方物从翥入觐，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请郎杜抱直等赴省计事，且致书于平章，言：

添军一件：占城服事小国日久，老父惟务以德怀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继承父志。自老父归顺天朝，三十年于兹，于戈示不复用，军卒毁为民丁，一资天朝贡献，一示心无二图，幸阁下矜察。助粮一件：小国地势濒海，五谷所产不多，一自大军去后，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饱暮饥，食不暇给；然阁下之命，所不敢违，拟于钦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输纳。续谕孤子亲身赴阙，面奉圣训。老父在时，天朝矜悯，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殁，孤子居忧，感病至今，尚未复常，况孤子生长遐

陬，不耐寒暑，不习水土，艰难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国陪臣往来，尚为阁气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过半，阁下亦已素知。惟望曲为爱护，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贪生之意。岂但孤子受赐，抑一国生灵赖以安全，共祝阁下享此长久自天之大福也。

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使还，日烜复上表陈情，又致书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与前书略同。又以琼州安抚使陈仲达听郑天祐言“交趾通谋占城，遣兵二万及船五百以为应援”，又致书行省，其略曰：“占城乃小国内属，大军致讨，所当哀吁，然未尝敢出一言，盖天时人事小国亦知之矣。今占城遂为叛逆，执迷不复，是所谓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与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谋，虽三尺兒童亦知其弗与，况小国乎？幸贵省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陈璨致书于荆湖占城行省，自愿纳款归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戍，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转输之劳。”

二十二年月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镇南王昨奉旨统军征占城，遣左丞唐兀□驰驿赴占城，约右丞唆都将兵会合。又遣理问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国使阮道学等，持行省公文，责日烜运粮送至古城助军；镇南王路经近境，令其就见。”比官军至衡山县，闻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陈德钧、朝散郎陈嗣宗以日烜书至，言其国至占城水陆非便，愿随力奉献军粮。及官军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贡期拟取十月，　请前途预备丁力，若镇南王下车之日，希文垂报。”行省命万户赵修己以己意复书，复移公文，令开路备粮、亲迎镇南王。及官军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领兵屯可兰韦大助等处。至思明州，镇南王复令移文与之。至禄州，复闻日烜调兵拒守丘温、丘急岭隘路，行省遂分军两道以进。日烜复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舆、朝请郎阮文翰奉书与镇南王，言：“不能亲见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钦蒙圣诏云别敕我军不入尔境；今见邕州营站桥梁，往往相接，实深惊惧，幸昭仞忠诚，少加矜恤。”又以书抵平章政事，乞保护本国生灵，庶免逃窜之患。镇南王命行省遣总把阿里持书与德舆同往谕日烜以兴兵之故实为占城，非为安南也。至急保县地，安南管军官阮盉屯兵七源州，又村李县短万劫等处，俱有兴道王兵，阿里不能进。行省再命倪闰往觇虚实，斟酌调军，然不得杀掠其民。未几，撒答兒、李邦宪、孙祐等言：至可离隘，遇交兵拒敌，祐与之战，擒其管军奉御杜尾、杜祐，始知兴道王果领兵迎敌。官军过可离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与战败之，其首将秦岑中伤死。闻兴道王在内傍隘，又进兵至变住村，谕其收

兵开路，迎拜镇南王，不从。至内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从。官军遂分六道进攻，执其将大僚班段台。兴道王逃去。追至万劫，攻诸隘，皆破之。兴道王尚有兵船千余艘，距万劫十里。遂遣兵士于沿江求船，及聚板木钉灰，置场创造，选各翼水军，令乌马兒拔都部领，数与战，皆败之。得其江岸遗弃文字二纸，乃日烜与镇南王及行省平章书，复称："前诏别敕我军不入尔境，今以占城既臣复叛之故，因发大军，经由本国，残害百姓，是太子所行违误，非本国违误也。伏望勿外前诏，勒回大军，本国当具贡物驰献，复有异于前者。"行省复以书抵之，以为："朝廷调兵讨占城，屡移文与世子俾开路备粮，不意故违朝命，俾兴道王辈提兵迎敌，射伤我军，与安南生灵为祸者，尔国所行也。今大军经尔国讨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详思尔国归附已久，宜体皇帝涵洪慈悯之德，即令退兵开道，安谕百姓，各务生理。我军所过，秋毫无扰，世子宜出迎镇南王，共议军事。不然，大军止于安南开府。"因令其使阮文翰达之。及官军获生口，乃称日烜调其圣翊等军，船千余艘，助兴道王拒战。镇南王遂与行省官亲临东岸，遣兵攻之，杀伤甚众，夺船二十余艘。兴道王败走，官军缚筏为桥，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栅，见官军至岸，即发砲大呼求战。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镇南王及行省官书，请小却大军。行省复移文责之，遂复进兵。日烜乃弃城遁去，仍令阮效锐奉书谢罪，并献方物，且请班师。行省复移文招谕，遂调兵渡江，壁于安南城下。

明日，镇南王入其国，宫室尽空，惟留屡降诏敕及中书牒文，尽行毁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边将报官军消息及拒敌事情。日烜僭称大越国主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陈威晃，禅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为皇后，上显慈顺天皇太后表章，于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宝"。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见立安南国王系日烜之子，行绍宝年号。所居宫室五门，额书大兴之门，左、右掖门；正殿九间书天安御殿；正南门书朝天阁。又诸处张榜云："凡国内郡县，假有外寇至，当死战。或力不敌，许于山泽逃窜，不得迎降。"其险隘拒守处，俱有库屋以贮兵甲。其弃船登岸之军犹众，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长、长安屯聚，兴道王、范殿前领兵船复聚万劫江口，阮盛驻西路永平。

行省整军以备追袭，而唐兀□与唆都等兵至自占城，与大军会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初，败其昭明王兵，击其昭孝王、大僚护皆死，昭明王远遁不敢复出。又于安演州、清化、长安获亡宋陈尚书婿、交趾梁奉御及赵孟信、叶郎将等四百余人。万户李邦宪、刘世英领军开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

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复令世英立堡，专提督寨驿公事。右丞宽彻引万户忙古□、孛罗哈答兒由陆路，李左丞引乌马兒拔都都由水路，败日烜兵船，禽其建德侯陈仲。日烜逃去，追至胶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义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婿彰怀侯并彰宪侯、亡宋官曾参政、苏少保子苏宝章、陈尚书子陈丁孙，相继率众来降。唐兀□、刘珪皆言占城无粮，军难久驻。镇南王令唆都引元军于长安等处就粮。日烜至安邦海口，弃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军获船一万艘，择善者乘之，余皆焚弃，复于陆路追三昼夜。获生口，称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兴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师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报：日烜、太师走清化。乌马兒拔都以军一千三百人、战船六十艘，助唆都袭击其太师等兵。复令唐兀□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国王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宪侯、文义侯及其弟明诚侯、昭国王子义国侯入朝。文义侯得北上，彰宪侯、义国侯皆为兴道王所杀，彰宪侯死，义国侯脱身还军中。

官军聚诸将议："交人拒敌官军，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官军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遂弃其京城，渡江北岸，决议退兵屯思明州。镇南王然之，乃领军还。是日，刘世英与兴道王、兴宁王兵二万余人力战。又官军至如月江，日烜遣怀文侯来战，行至册江，系浮桥渡江，左丞唐兀□等军未及渡而林内伏发，官军多溺死，力战始得出境。唐兀□等驰驿上奏。七月，枢密院请调兵以今年十月会潭州，听镇南王及阿里海牙择帅总之。

二十三年正月，诏省臣共议，遂大举南伐。二月，诏谕安南官吏百姓，数日烜罪恶，言其戕害叔父陈遗爱及弗纳达鲁花赤不颜铁木兒等事。以陈益稷等自拔来归，封益稷为安南国王，赐符印，秀嵬为辅义公，以奉陈祀。申命镇南王脱欢、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国，以兵纳益稷。五月，发忙古台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军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复弃城遁。

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连岁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罢于转输，赋役烦重，士卒触瘴疠多死伤者，群生悉叹，四民废业，贫者弃子以偷生，富者鬻产而应役，倒悬之苦，日甚一日。今复有事交趾，动百万之众，虚千金之费，非所以恤士民也。且举动之间，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尝遣使纳表称藩，若从其请，以苏民力，计之上也。无已，则宜宽百姓之赋，积粮饷，缮甲兵，俟来岁天时稍利，然后大举，亦未为晚。"湖广行省臣纟泉哥是其议，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镇戍凡七十余所，连岁征战，士卒精锐者罢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过二百人。

窃恐奸人得以窥伺虚实。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输粮三万石，民且告病，今复倍其数。官无储畜，和籴于民间，百姓将不胜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缓师南伐。”枢密院以闻，帝即日下诏止军，纵士卒还各营。益稷从师还鄂。

二十四年正月，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置征交趾行尚书省，奥鲁赤平章政事，乌马兒、樊楫参知政事总之，并受镇南王节制。五月，命右丞程鹏飞还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枢密院复奏，令乌马兒与樊参政率军士水陆并进。九月，以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南宁军民总管谢有奎、延栏军民总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并令从征。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贡。十一月，镇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万户贺祉统之，以守辎重。程鹏飞、孛罗合答兒以汉、券兵万人由西道永平，奥鲁赤以万人从镇南王由东道女兒关以进。阿八赤以万人为前锋，乌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经玉山、双门、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余艘，击之，斩首四千余级，生擒百余人，夺其舟百艘，遂趋交趾。程鹏飞、孛罗合答兒经老鼠、陷沙、茨竹三关，凡十七战，皆捷。十二月，镇南王次茅罗港，交趾兴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鹏飞、阿里以兵二万人守万劫，且修普赖山及至灵山木栅。命乌马兒将水兵，阿八赤将陆兵，径趋交趾城。镇南王以诸军渡富良江，次城下，败其守兵。日烜与其子弃城走敢喃堡，诸军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复走入海。镇南王以诸军追之，次天长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还交趾城。命乌马兒将水兵由大滂口迓张文虎等粮船，奥鲁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粮。闻交趾集兵个沉、个黎、磨山、魏寨，发兵皆破之，斩万余级。二月，镇南王引兵还万劫。阿八赤将前锋，夺关系桥，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斩数万余级，得船二百艘、米十一万三千余石。乌马兒由大滂口趋塔山，遇贼船千余，击破之；至安邦口，不见张文虎船，复还万劫，得米四万余石。普赖、至灵山木栅成，命诸军居之。诸将因言：“交趾无城池可守、仓庾可食，张文虎等粮船不至，且天时已热，恐粮尽师老，无以支久，为朝廷羞，宜全师而还。”镇南王从之。命乌马兒、樊楫将水兵先还，程鹏飞、塔出将兵护送之。三月，镇南王以诸军还。

张文虎粮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击之，所杀略相当。至绿水洋，贼船益多，度不能敌，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趋琼州。费拱辰粮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风不得进，漂至琼州，与张

文虎合。徐庆粮船漂至占城，亦至琼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粮万四千三百石有奇。

镇南王次内傍关，贼兵大集，王击破之。命万户张均以精锐三千人殿，力战出关。谍知日烜及世子、兴道王等，分兵三十余万，守女兒关及丘急岭，连亘百余里，以遏归师。镇南王遂由单己县趋盉州，间道以出，次思明州。命爱鲁引兵还云南，奥鲁赤以诸军北还。日烜寻遣使来谢，进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刘庭直、李思衍、万奴等使安南，持诏谕日烜来朝。二十六年二月，中书省臣奏既罢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K脑拢□諢@遣其中大夫陈克用等来贡方物。

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来贡。二十八年十一月，镇守永州两淮万户府上千户蔡荣上书，言军事大要，以朝廷赏罚不明，士不用命，将帅不和，坐失事机，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书上，不报。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书梁曾、礼部郎中陈孚持诏再谕日燇来朝。诏曰："省表具悉。去岁礼部尚书张立道言，曾到安南，识彼事体，请往开谕使之来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国罪愆既已自陈，朕复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来朝，且有生之类宁有长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复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当具闻。徒以虚文岁币，巧饰见欺，于义安在？"

三十年，梁曾等使还，日燇遣陪臣陶子奇等来贡。廷臣以日燇终不入朝，又议征之。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刘国杰与诸侯王亦吉里□等同征安南，敕至鄂州与陈益稷议。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广安南行省，给二印，市蜑船百斛者千艘，用军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人、粮三十五万石、马料二万石、盐二十一万斤，预给军官俸津、遣军人水手人钞二锭，器仗凡七十余万事。国杰设幕官十一人，水陆分道并进。又以江西行枢密院副使彻里蛮为右丞，从征安南，陈岩、赵修己、云从龙、张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益稷随军至长沙，会寝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罢征。遣陶子奇归国。日燇遣使上表慰国哀，并献方物。六月，遣礼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持诏往抚绥之，其略曰："先皇帝新弃天下，朕嗣守大统，践祚之始，大肆赦宥，无间远近。惟尔安南，亦从宽宥，已敕有司罢兵，遣陪臣陶子奇归国。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审思之。"

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诏责以大义。三月，遣礼部尚书马合马、礼部侍郎乔宗亮持诏谕日燇，大意以"汝霖等所为不法，所宜穷治，朕以天下为度，敕

有司放还。自今使价必须选择；有所陈请，必尽情悃。向以虚文见绐，曾何益于事哉，勿惮改图以贻后悔”。中书省复移牒取万户张荣实等二人，与去使偕还。

武宗即位，下诏谕之，屡遣使来贡。至大四年八月，世子陈日脊遣使奉表来朝。

仁宗皇庆二年正月，交趾军约三万余众，马军二千余骑，犯镇安州云洞，杀掠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又陷禄洞、知洞等处，虏生口孳畜及居民赀产而还，复分兵三道犯归顺州，屯兵未退。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四月，复得报：交趾世子亲领兵焚养利州官舍民居，杀掠二千余人，且声言：“昔右江归顺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余人；知养利州事赵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余顷，故来仇杀。”六月，中书省俾兵部员外郎阿里温沙，枢密院俾千户刘元亨，同赴湖广行省询察之。元亨等亲诣上、中、下由村，相视地所，询之居民农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黄嵩寿往诘之，谓是阮蟊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于是牒谕安南国，其略曰：“昔汉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实声教所及之地。况献图奉贡，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来，怀抚之惠亦至。圣朝果何负于贵国，今胡自作不靖，祸焉斯启。虽由村之地所系至微，而国家舆图所关甚大。兼之所杀所虏，皆朝廷系籍编户，省院未敢奏闻。然未审不轨之谋谁实主之？”安南回牒云：“边鄙鼠窃狗偷辈，自作不靖，本国安得而知？”且以货赂偕至。元亨复牒责安南饰辞不实，却其货赂，且曰：“南金、象齿，贵国以为宝，而使者以不贪为宝。来物就付回使，请审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辽远，情辞虚诞，终莫得其要领。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尝侵永平边境，今复仿效成风。兼闻阮蟊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为今之计，莫若遣使谕安南，归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当国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谋，开衅之人戮于境上，申饬边吏毋令侵越。却于永平置寨募兵，设官统领，给田土牛具，今自耕食，编立部伍，明立赏罚，令其缓急首尾相应，如此则边境安静，永保无虞。事闻，有旨，俟安南使至，即以谕之。

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埸宁谧，贡献不绝。泰定元年，世子陈日爌遣陪臣莫节夫等来贡。

益稷久居于鄂，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当成宗朝，赐田二百顷；武宗朝，进银青荣禄大夫，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加仪同三司。文宗天历二年夏，益稷卒，寿七十有六，诏赐钱五千缗。至顺元年，谥忠懿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陈日□阜遣其臣邓世延等二十四人来贡方物。

列传第九十七 外夷三

○缅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

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乞□脱因等使缅国，招谕其主内附。四月，乞□脱因等导其使价博来，以闻。十年二月，遣勘马剌失里、乞□脱因等使其国，持诏谕之曰："间者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差乞□脱因导王国使价博诣京师，且言向至王国，但见其臣下，未尝见王，又欲观吾大国舍利。朕矜悯远来，即使来使觐见，又令纵观舍利。益询其所来，乃知王有内附意。国虽云远，一视同仁。今再遣勘马剌失里及礼部郎中国信使乞□脱因、工部郎中国信副使卜云失往谕王国。诚能谨事大之礼，遣其子弟若贵近臣僚一来，以彰我国家无外之义，用敦永好，时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谁所好，王其思之。"

十二年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言得金齿头目阿郭之言曰："乞□脱因之使缅，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缅王恨父阿必，故领兵数万来侵，执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献其国，乃得释之。因知缅中部落之人犹群狗耳。比者缅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视国家动静也。今白衣头目是阿郭亲戚，与缅为邻。尝谓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界，俱会缅之江头城。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以为引道。"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六月，枢密院以闻。帝曰："姑缓之。"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使消息，而蒲贼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达缅俱安。"

十四年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腾越、永昌之间。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总管信苴日、总把千户脱罗脱孩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部族，驻札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遇一河边，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忽都等军仅七百人。缅人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ＣＰ，置短枪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击刺。忽都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军。"亲率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交战

良久，贼败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门，旋泞而退。忽南面贼兵万余，绕出官军后。信苴日驰报，忽都复列为三阵，进至河岸，击之，又败走。追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日暮，忽都中伤，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额，不及而还。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官军负伤者虽多，惟一蒙古军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

十月，云南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四十余人征缅，至江头，深蹂酋首细安立寨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余寨，土官曲蜡蒲折户四千、孟磨爱吕户一千、磨柰蒙匡里答八剌户二万、蒙忙甸土官甫禄堡户一万、木都弹秃户二百，凡三万五千二百户，以天热还师。

十七年二月，纳速剌丁等上言："缅国舆地形势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庆诸郡平，然后有事缅国。今四川已底宁，请益兵征之。"帝以问丞相脱里夺海，脱里夺海曰："陛下初命发合剌章及四川与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万人征缅，今纳速剌丁止欲得万人。"帝曰："是矣。"即命枢密缮甲兵，修武备，议选将出师。五月，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剌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十九年二月，诏思、播、叙诸郡及亦奚不薛诸蛮夷等处发士卒征缅。

二十年十一月，官军伐缅，克之。先是，诏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兵征缅。是年九月，大军发中庆。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罗必甸进军。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于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头城，断缅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与太卜军会。令诸将分地攻取，破其江头城，击杀万余人。别令都元帅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积粮饷以给军士，遣使持舆地图奏上。

二十二年十一月，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来纳款，为孟乃甸白衣头目□塞阻道，不得行，遣□誊马宅者持信搭一片来告，骠甸土官匿俗乞报上司免军马入境，匿俗给榜遣□誊马宅回江头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报镇西、平缅、丽川等路宣慰司、宣抚司，差三掺持榜至江头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卜算二人，期以两月领军来江头城，宣抚司率蒙古军至骠甸相见议事。阿必立相乞言于朝廷，降旨许其悔过，然后差大官赴阙。朝廷寻遣镇西平缅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使其国。

二十三年十月，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兒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云南王以行省右丞爱鲁奉旨征收金齿、察罕迭吉连地，拨军一千人。是月，发中庆府，继至永昌府，与征缅省官会，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缅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执，囚于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为逆，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军五百人于彼。云南省请今秋进讨，不听。既而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

大德元年二月，以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尝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帛千匹、驯象二十、粮万石，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赐银印，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虎符。三年三月，缅复遣其世子奉表入谢，自陈部民为金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供金币不能如期输纳。帝悯之，止命间岁贡象，仍赐衣遣还。四年四月，遣使进白象。

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杀，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诣京师。令忙完秃鲁迷失率师往问其罪。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忙完秃鲁迷失请益兵，又命薛超兀而等将兵万二千人征之，仍令诸王阔阔节制其军。六月，诏立窟麻剌哥撒八为王，赐以银? G锲咴拢□逶舭⑸ 8.缫驳苷咚盏染攀□蝗烁鞣罘轿锶氤□□□嗳酥弥星欤□舱咚盏壤瓷隙肌 0 嗽拢□骞□⑸ 12.□赖壤サ芨般冢□匝陨敝髦□铮□照髅灞□?

五年九月，云南参知政事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伏诛。初，庆等从薛超兀而围缅两月，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庆等受其重赂，以炎暑瘴疫为辞，辄引兵还。故诛之。十月，缅遣使入贡。

○占城

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世祖至元间广南西道宣慰使马成旺尝请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左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内附意，诏降虎符，授荣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万户孙胜夫与唆都等使占城，谕其王入朝。

十七年二月，占城国王保宝旦拏啰耶邛南ＯＦ占把地罗耶遣使贡方

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曩岁遣使来朝，称臣内属，遂命右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抚安之。既而其子补的专国，负固弗服，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亚阑等使马八兒国，舟经占城，皆被执，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无罪，逆命者乃其子与一蛮人耳。苟获此两人，当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

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广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连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国大州，东南止山，西旁木城。官军依海岸屯驻。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棚，立回回三梢砲百余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孛由补剌者吾亲率重兵屯守应援。行省遣都镇抚李天祐、总把贾甫招之，七往，终不服。十二月，招真腊国使速鲁蛮请往招谕，复与天祐、甫偕行，得其回书云："已修木城，备甲兵，刻期请战。"

二十年正月，行省传令军中，以十五日夜半发船攻城。至期，分遣琼州安抚使陈仲达、总管刘金、总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总把张斌、百户赵达以三百人攻东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为风涛所碎者十七八。贼开木城南门，建旗鼓，出万余人，乘象者数十，亦分三队迎敌，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贼败北，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之，杀溺死者数千人。守城供饷馈者数万人悉溃散。国主弃行宫，烧仓廪，杀永贤、亚阑等，与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国主使报答者来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东南，遣报答者回，许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鲁班者来言："奉王命，国主、太子后当自来。"行省传檄召之，官军复驻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宝脱秃花等三十余人，奉国王信物杂布二百匹、大银三锭、小银五十七锭、碎银一甕为质，来归款。又献金叶九节标枪曰："国主欲来，病未能进，先使持其枪来，以见诚意。长子补的期三日请见。"省官却其物。宝脱秃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闻。

宝脱秃花复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子世利印德剌来见，且言："先有兵十万，故求战。今皆败散。闻败兵言，补的被伤已死。国主颊中箭，今小愈，愧惧未能见也，故先遣二子来议赴阙进见事。"省官疑其非真子，听其还。谕国主早降，且以问疾为辞，遣千户林子全、总把栗全、李德坚偕往觇之。二子在途先归。子全等入山两程，国主遣人来拒，不果见。宝脱秃花谓子全曰："国主迁延不肯出降，今反扬言欲杀我，可归告省官，来则来，不来，我当执以往。"子全等回营。是日，又杀何子志、皇甫杰等百余人。

二月八日，宝脱秃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为国主，至吾兄，今孛由补剌者吾杀而夺其位，斩我左右二大指。我实怨之。愿禽孛由补剌者吾、补的父子，及大拔撒机兒以献。请给大元服色。”行省赐衣冠，抚谕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来言：“国主逃于大州西北鸦候山，聚兵三千余，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将与官军交战。惧唐人泄其事，将尽杀之。延等觉而逃来。”十五日，宝脱秃花偕宰相报孙达兒及撮及大师等五人来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见，宝脱秃花诘之，曰：“延等奸细人也，请系缧之。国主军皆溃散，安敢复战。”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处，每州遣一人招之。旧州水路，乞行省与陈安抚及宝脱秃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谕攻? B铰吩蚱蛐惺」俪掳哺в爱和□苠□鳌2.沟募肮テ涑恰！毙惺∮绦牌溲裕□鞅□磺□桶肷剿□□沧尤□ 5. 录岬攘炀□偃耍□氡ν淹夯巛□按笾萁□郑□加屑痹虮ò肷骄□W尤□缺戎脸俏鳎□ν淹夯ū吃技湫校□员泵懦讼蠖萑肷健9倬□竦□咴唬骸肮□魇翟谘缓蛏搅⑰□□郾□级□蛴啵□彩菇恢骸⑰胬啊穴^婆等国借兵，及征宾多龙、旧州等军未至。”十六日，遣万户张颙等领兵赴国主所楼之境。十九日，颙兵近木城二十里。贼浚濠堑，拒以大木，官军斩刈超距奋击，破其二千余众。转战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进，贼旁出截归路，军皆殊死战，遂得解还营。行省遂整军聚粮，创木城，遣总管刘金，千户刘涓、岳荣守御。

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领军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军万户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旧制行省舒眉莲港，见营舍烧尽，始知官军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户陈奎招其国主来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者来称纳降。忽都虎等谕令其父子奉表进献。国主遣文劳邛大巴南等来称，唆都除荡其国，贫无以献，来年当备礼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国主令其孙济目理勒蛰、文劳邛大巴南等奉表归款。

是年，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镇南王脱欢发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国，当成宗元贞元年，进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国。比其表至，已先遣使，盖彼未之知也。赐来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诏使同往。以暹人与麻里予兒旧相仇杀，至是皆归顺，有旨谕暹人“勿伤麻里予兒，以践尔言”。

大德三年，暹国主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及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帝以丞相完泽答剌罕言“彼小国而赐以马，恐其邻忻

都辈讥议朝廷”，仍赐金缕衣，不赐以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视占城益远。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其风俗土产不可考，大率海外诸蕃国多出奇宝，取贵于中国，而其人则丑怪，情性语言与中国不能相通。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诏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平章政事，征爪哇；会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凡二万，设左右军都元帅府二、征行上万户四，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备功赏。亦黑迷失等陛辞。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军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以此进讨。”九月，军会庆元。弼、亦黑迷失领省事，赴泉州；兴率辎重自庆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

三十年正月，至构栏山议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并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杨梓、全忠祖，万户张塔剌赤等五百余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大军继进于吉利门。弼、兴进至爪哇之杜并足，与亦黑迷失等议，分军下岸，水陆并进。弼与孙参政帅都元帅那海、万户宁居仁等水军，自杜并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节涧。兴与亦黑迷失帅都元帅郑镇国、万户脱欢等马步军，自杜并足陆行。以万户申元为前锋。遣副元帅土虎登哥，万户褚怀远、李忠等乘钻锋船，由戎牙路，于麻喏巴歇浮梁前进，赴八节涧期会。

招谕爪哇宣抚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阇耶举国纳降，土罕必阇耶不能离军，先令杨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等五十余人来迎。三月一日，会军八节涧。涧上接杜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又其谋臣希宁官沿河泊舟，观望成败，再三招谕不降。行省于涧边设偃月营，留万户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领水军，郑镇国、省都镇抚伦信等领马步军水陆并进。希宁官惧，弃船宵遁，获鬼头大船百余艘。令都元帅那海、万户宁居仁、郑珪、高德诚、张受等镇八节涧海口。

大军方进，土罕必阇耶遣使来告，葛郎王追杀至麻喏巴歇，请官军救之。亦黑迷失、张参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阇耶，郑镇国引军赴章孤接

援。兴进至麻喏巴歇，却称葛郎兵未知远近，兴回八节涧。亦黑迷失寻报贼兵今夜当至，召兴赴麻喏巴歇。

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阇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孙参政率万户李明迎贼于西南，不遇。兴与脱欢由东南路与贼战，杀数百人，余奔溃山谷。日中，西南路贼又至，兴再战至晡，又败之。十五日，分军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会答哈，听砲声接战。土虎登哥等水军溯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兴等由东道进，士罕必阇耶军继其后。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国主以兵十余万交战，自卯至未，连三战，贼败奔溃，拥入河死者数万人，杀五千余人。国主入内城拒守，官军围之，且招其降。是夕，国主哈只葛当出降，抚谕令还。

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阇耶还其地，具入贡礼，以万户捏只不?8.手莶换□时□□倩に汀Ｊ□湃眨□梁北仃^耶背叛逃去，留军拒战。捏只不?8.手莶换ā⑹∞蚍胂榻杂龊Ａ６□□娜眨□□埂５霉□桓鸬逼拮庸偈舭儆嗳耍□暗赝蓟Ъ□⑺□辖鹱直硪曰埂Ｊ录□峰觥８.咝舜□?

○琉求

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彭湖已下，遇飓风发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汉、唐以来，史所不载，近代诸蕃市舶不闻至其国。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朝廷从其请。继有书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礼部员外郎，阮鉴兵部员外郎，并给银符，往使琉求。诏曰：“收抚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诸蕃罔不臣属。惟琉求迩闽境，未曾归附。议者请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国，先遣使招谕，来则按堵如故，否则必致征讨。今止其兵，命杨祥、阮鉴往谕汝国。果能慕义来朝，存尔国祀，保尔黎庶；若不效顺，自恃险阻，舟师奄及，恐贻后悔。尔其慎择之。”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

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众，不亲上，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责鉴、志斗“已至琉求”文字，二人不从。明日，不见志斗踪迹，觅之无有也。先，志斗尝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贵，其言诞妄难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顾称志斗初言琉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琉求而还，志斗惧罪逃去。志斗妻子诉于官。有旨，发祥、鉴还福建置对。后遇赦，不竟其事。

成宗元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今立省泉州，距琉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兴请就近试之。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琉求国，禽生口一百三十余人。

○三屿

三屿国，近琉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选人招诱之。平章政事伯颜等言：“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帝从之。

马八兒等国

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兒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兒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

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兒国俱奉表称籓，余俱蓝诸国未下。行省议遣使十五人往谕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专也，若无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入贡。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兒国，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兒国新村马头，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与其宰相不阿里相见，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辞。五月，二人蚤至馆，屏人，令其官者为通情实：“乞为达朝廷，我

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我大必阇赤赴算弹华言国主也 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得免。今算弹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议与俱蓝交兵；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此间诸国皆有降心，若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书招之，可使尽降。”时哈撒兒海牙与庭璧以阻风不至俱蓝，遂还。哈撒兒海牙入朝计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风再举。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独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剌国，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二人入朝。

二十年，马八兒国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将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诸途。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兒，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来来，曰急兰亦暲，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附录

○进元史表

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臣李善长等言：

伏以纪一代以为书，史法相沿于迁、固；考前王之成宪，周家有监于夏、殷。盖因已往之废兴，用作将来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国，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争强，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为食，擅雄长于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时，聚会斡难河之上，方尊位号，始定教条。既近取于乃蛮，复远攻于回纥。渡黄河以蹴西夏，逾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继之，而金源为墟；世祖承之，而宋篆遂讫。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爰及成、仁之主，见称愿治之君。唯祖训之式遵，思孙谋之是遗。自兹以降，亦号隆平。丰亨豫大之言，壹倡于天历之世；离析涣奔之祸，驯致于至正之朝。徒玩细娱，浸忘远虑。权奸蒙蔽于外，嬖幸蛊惑于中。周纲遽致于陵迟，汉网实因于疏阔。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风波徒沸于重溟，海岳竟归于真主。

臣善长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

民。建万世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辉；迅雷鸣而众响销，鸿音斯播。载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佥言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此皆天语之丁宁，足见圣心之广大。于是命翰林学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祎协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宽、臣胡翰、臣宋喜、臣陶凯、臣陈基、臣赵埙、臣曾鲁、臣赵访、臣张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篪、臣傅?3.纪蹊熁3.几抵□ 3. 夹换铡3.几咂舴挚菩拮搿Ⅰ献蕴□妫□缕□□冢□菔□□□德贾□模□砂儆嗑泶滞曛□贰Ｈ糇栽□骋院螅□蚱湓丶□掖妫□亚彩苟□郧螅□剐□喽□纤汀@⑵洳攀吨□邢蓿□コ迫□ぃ患嬉约褪鲋□粗埽□馕薮绮埂３忌瞥ゃ盟揪□幔□叶贸墒椤Ｐ糯□哦□纱□桑□隹吮嗄τ谒暝拢槐试虮识□髟蛳鳎□已园□嵊凇洞呵铩贰Ｑ龀疽乙怪□郏□谧髑□镏□□Ｋ□□对□贰罚□炯退氖□呔恚□疚迨□□恚□砹□恚□□攀□呔恚□柯级□恚□□贫□偈□恚□惨话偃□□蛄□ｂ嘧郑□魃尚醋颁瓿梢话俣□□幔□姹砩辖□晕拧３忌瞥は虑槲奕渭で衅劣□□痢３忌瞥さ瘸匣坛峡郑□偈锥偈祝□餮浴?

洪武二年八月十一日，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臣李善长上表。

●纂修元史凡例

一、本纪

按两汉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书》、《春秋》之义。及唐本纪，则书法严谨，全仿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

一、志

按历代史志，为法间有不同。至唐志，则悉以事实组织成篇，考核之际，学者惮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今修《元史》，志准《宋史》。

一、表

按汉、唐史表所载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金史据所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今修《元史》，表准辽、金史。

一、列传

按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败之归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诸臣之传，历代名目又自增减不同。今修《元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

一、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

明史

本纪第一 太祖一

本纪第二 太祖二

本纪第三 太祖三

本纪第四 恭闵帝

本纪第五 成祖一

本纪第六 成祖二

本纪第七 成祖三

本纪第八 仁宗

本纪第九 宣宗

本纪第十 英宗前纪

本纪第十一 景帝

本纪第十二 英宗后纪

本纪第十三 宪宗一

本纪第十四 宪宗二

本纪第十五 孝宗

本纪第十六 武宗

本纪第十七 世宗一

本纪第十八 世宗二

本纪第十九 穆宗

本纪第二十 神宗一

本纪第二十一 神宗二

本纪第二十二 熹宗

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

本纪第二十四 庄烈帝二

志第一 天文一

志第二 天文二

志第三 天文三

志第四 五行一（水）

志第五 五行二（火 木）

志第六 五行三（金 土）

志第七 历一

志第八 历二

志第九 历三

志第十 历四

志第十一 历五

志第十二 历六

志第十三 历七

志第十四 历八

志第十五 历九

志第十六 地理一

志第十七 地理二

志第十八 地理三

志第十九 地理四

志第二十 地理五

志第二十一 地理六

志第二十二 地理七

志第二十三 礼一（吉礼一）

志第二十四 礼二（吉礼二）

志第二十五 礼三（吉礼三）

志第二十六 礼四（吉礼四）

志第二十七 礼五（吉礼五）

志第二十八 礼六（吉礼六）

志第二十九 礼七（嘉礼一）

志第三十 礼八（嘉礼二）

志第三十一 礼九（嘉礼三）

志第三十二 礼十（嘉礼四 宾礼）

志第三十三 礼十一（军礼）

志第三十四 礼十二（凶礼一）

志第三十五 礼十三（凶礼二）

志第三十六 礼十四（凶礼三）

志第三十七 乐一

志第三十八 乐二

志第三十九 乐三

志第四十 仪卫

志第四十一 舆服一

志第四十二 舆服二

志第四十三 舆服三

志第四十四 舆服四

志第四十五 选举一

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

志第四十七 选举三

志第四十八 职官一

志第四十九 职官二

志第五十 职官三

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

志第五十二 职官五

志第五十三 食货一

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志第五十六 食货四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志第五十九 河渠一

志第六十 河渠二

志第六十一 河渠三

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志第六十三 河渠五

志第六十四 河渠六

志第六十五 兵一

志第六十六 兵二卫所 班军

志第六十七 兵三

志第六十八 兵四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志第七十 刑法二

志第七十一 刑法三

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

志第七十三 艺文二

志第七十四 艺文三

志第七十五 艺文四

表第一 诸王世表一

表第二 诸王世表二

表第三 诸王世表三

表第四 诸王世表四

表第五 诸王世表五

表第六 功臣世表一

表第七 功臣世表二

表第八 功臣世表三

表第九 外戚恩泽侯表

表第十 宰辅年表一

表第十一 宰辅年表二

表第十二 七卿年表一

表第十三 七卿年表二

列传第一 后妃

列传第二 后妃二

列传第三

列传第四 诸王

列传第五 诸王二

列传第六 诸王三

列传第七 诸王四

列传第八 诸王五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郭子兴 韩林儿

列传第十一 陈友谅 张士诚 方国珍 明玉珍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徐达 常遇春

列传第十四 李文忠 邓愈 汤和 沐英

列传第十五 李善长 汪广洋

列传第十六 刘基（子璉璟） 宋濂 叶琛 章溢（子存道）

列传第十七 冯胜（兄国用） 傅友德 廖永忠（赵庸） 杨璟 胡美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盛庸 平安 何福 顾成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

列传第六十

列传第六十一

列传第六十二

列传第六十三

列传第六十四

列传第六十五

列传第六十六

列传第六十七

列传第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九

列传第七十

列传第七十一

列传第七十二

列传第七十三

列传第七十四

列传第七十五

列传第七十六

列传第七十七

列传第七十八

列传第七十九

列传第八十

列传第八十一

列传第八十二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冀元亨）

列传第八十四 张璁（胡鐸） 桂萼 方献夫 夏言

列传第八十五

列传第八十六

列传第八十七

列传第八十八

列传第八十九

列传第九十

列传第九十一

列传第九十二

列传第九十三

列传第九十四

列传第九十五

列传第九十六

列传第九十七

列传第九十八

列传第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

列传第一百一

列传第一百二

列传第一百三

列传第一百四

列传第一百五

列传第一百六

列传第一百七

列传第一百八

列传第一百九

列传第一百十

列传第一百十一

列传第一百十二

列传第一百十三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列传第一百十五

列传第一百十六

列传第一百十七

列传第一百十八

列传第一百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鈐等）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五十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曹文诏（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一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张慎言（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学龙 高倬（黄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何腾蛟（章旷　傅作霖）　瞿式耜（汪皞等）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循吏

列传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儒林二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文苑二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文苑三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忠义一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二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忠义三

列传第一百八十 忠义四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忠义五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忠义六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忠义七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孝义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孝义二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阉党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佞幸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土司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四川土司

列传第二百 四川土司二

列传第二百一 云南土司

列传第二百二 云南土司二

列传第二百三 云南土司三

列传第二百四 贵州土司

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土司

列传第二百六 广西土司二

列传第二百七 广西土司三

列传第二百八 外国一

列传第二百九 外国二

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

列传第二百十一 外国四

列传第二百十二 外国五

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

列传第二百十四 外国七

列传第二百十五 外国八鞑靼

列传第二百十六 外国九瓦剌 朵颜（福余 泰宁）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一

列传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西番诸卫（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三

列传第二百二十 西域四

附录：张廷玉上明史表

返回主目录

本纪第一 太祖一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姓硃氏。先世家沛，徙句容 ，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 ，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颍，徐寿辉僭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

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遂妻以所抚马公女，即高皇后也。子兴与德崖龃龉，太祖屡调护之。秋九月，元兵复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赵均用奔濠，德崖等纳之。子兴礼大而易均用，均用怨之。德崖遂与谋，伺子兴出，执而械诸孙氏，将杀之。太祖方在淮北，闻难驰至，诉于彭大。大怒，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拥盾，发屋出子兴，破械，使人负以归，遂免。是冬，元将贾鲁围濠。太祖与子兴力拒之。

十三年春，贾鲁死，围解。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兴喜，署为镇抚。时彭、赵所部暴横 ，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是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与耿再成军瓦梁垒，救之。力战 ，卫老弱还滁。元兵寻大至，攻滁，太祖设伏诱败之。然度元兵势盛且再至，乃还

所获马，遣父老具牛酒谢元将曰：“守城备他盗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赖以完。脱脱既破士诚，军声大振，会中谗，遽解兵柄，江淮乱益炽。

十五年春正月，子兴用太祖计，遣张天祐等拔和州，檄太祖总其军。太祖虑诸将不相下，秘其檄　　，期旦日会厅事。时席尚右，诸将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后至，就左。比视事，剖决如流，众瞠目不能发一语，始稍稍屈。议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诸将皆后。于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总诸公兵，今甓城皆后期，如军法何？”诸将皆惶恐谢。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元兵十万攻和，拒守三月，食且尽，而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分屯新塘、高望、鸡笼山以绝饷道。太祖率众破之，元兵皆走渡江。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夏四月，常遇春来归。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　，往抚其众。而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舟师不得出。忽大雨，太祖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水涨，　从小港纵舟还。因击海牙于峪溪口，大败之，遂定计渡江。诸将请直趋集庆。太祖曰：“取集庆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镇，守必固，牛渚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可必克也。”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诸将以和州饥，争取资粮谋归。太祖谓徐达曰：“渡江幸捷，若舍而归，江东非吾有也。”乃悉断舟缆，放急流中，谓诸将曰：“太平甚近，当与公等取之。”遂乘胜拔太平，执万户纳哈出。总管靳义赴水死，太祖曰：“义士也”，礼葬之。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改路曰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孰口，陈野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太祖遣徐达、邓愈、汤和逆战，别将潜出其后，夹击之，擒野先，并降其众，阿鲁灰等引去。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集庆，野先叛，二人皆战死，于是子兴部将尽归太祖矣。野先寻为民兵所杀，从子兆先收其众，屯方山，与海牙掎角以窥太平。冬十二月壬子，释纳哈出北归。

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大破海牙于采石。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降其众三万六千人　，皆疑惧不自保。太祖择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众心始安。庚寅，再败元兵于蒋山。元御史大夫福寿，力

战死之，蛮子海牙遁归张士诚，康茂才降。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氵卖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葬御史大夫福寿，以旌其忠。

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　，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太祖既定集庆，虑士诚、寿辉强，江左、浙右诸郡为所并，于是遣徐达攻镇江，拔之，定定战死。夏六月，邓愈克广德。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贻书张士诚，士诚不报　，引兵攻镇江。徐达败之，进围常州，不下。九月戊寅，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寻还应天。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克长兴。三月，徐达克常州。夏四月丁卯，自将攻宁国，取之　　，别不华降。五月，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六月，赵继祖克江阴。秋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八思尔不花遁。冬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张明鉴降。十二月己丑，释囚。是年，徐寿辉将明玉珍据重庆路。

十八年春二月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三月己酉，录囚。邓愈克建德路。夏四月，徐寿辉将陈友谅遣赵普胜陷池州。是月，友谅据龙兴路。五月　，刘福通破汴梁，迎韩林儿都之。初，福通遣将分道四出，破山东，寇秦晋，掠幽蓟，中原大乱，太祖故得次第略定江表。所过不杀，收召才隽，由是人心日附。冬十二月，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将往击之。石抹宜孙遣将率车师由松溪来援，太祖曰：“道狭，车战适取败耳。”命胡德济迎战于梅花门，大破之，婺州降，执厚孙。先一日，城中人望见城西五色云如车盖，以为异，及是乃知为太祖驻兵地。入城，发粟振贫民，改州为宁越府。辟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戊子，遣使招谕方国珍。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　，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庚申，胡大海克诸暨。是月，命宁越知

府王宗显立郡学。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丁巳，方国珍以温、台、庆元来献，遣其子关为质，不受。夏四月，俞通海等复池州。时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皆数败士诚兵。太祖以故久留宁越，徇浙东。六月壬戌，还应天。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儿复汴梁，福通以林儿退保安丰。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擒宋伯颜不花。冬十月，遣夏煜授方国珍行省平章，国珍以疾辞。十一月壬寅，胡大海克处州，石抹宜孙遁。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遂西与友谅邻。

二十年春二月，元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以福宁降。三月戊子，征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夏五月，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于池州。闰月丙辰，友谅陷太平，守将硃文逊，院判花云、王鼎，知府许瑗死之。未几，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约士诚合攻应天，应天大震。诸将议先复太平以牵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难复也。"或请自将迎击，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师缀我，而全军趋金陵，顺流半日可达，吾步骑急难引还，百里趋战，兵法所忌，非策也。"乃驰谕胡大海捣信州牵其后，而令康茂才以书绐友谅，令速来。友谅果引兵东。于是常遇春伏石灰山，徐达阵南门外，杨璟屯大胜港，张德胜等以舟师出龙江关，太祖亲督军卢龙山。乙丑，友谅至龙湾，众欲战，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击之。"须臾，果大雨，士卒竞奋，雨止合战，水陆夹击，大破之，友谅乘别舸走。遂复太平，下安庆，而大海亦克信州。初，太祖令茂才绐友谅，李善长以为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敌，惟速其来而先破之，则士诚胆落矣。"已而士诚兵竟不出。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六月，耿再成败石抹宜孙于庆元，宜孙战死，遣使祭之。秋九月，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降。冬十二月，复遣夏煜以书谕国珍。

二十一年春二月甲申，立盐茶课。己亥，置宝源局。三月丁丑，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元将薛显以泗州降。戊寅，国珍遣使来谢，饰金玉马鞍以献。却之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秋七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八月，遣使于元平章察罕帖木儿。时察罕平山东，降田丰，军声大振，故太祖与通好。会察罕方攻益都未下，太祖乃自将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友谅将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次湖口，追败友谅于江州，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分徇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皆下。冬十一月己未，克抚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龙兴降。乙卯，如龙

兴，改为洪都府。谒孔子庙。告谕父老，除陈氏苛政　，罢诸军需，存恤贫无告者，民大悦。袁、瑞、临江、吉安相继下。二月，还应天。邓愈留守洪都。癸未，降人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郎中王恺死之，英叛降张士诚。处州降人李祐之闻变，亦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反，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元帅硃文刚死之。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反，陷洪都，邓愈走应天，知府叶琛、都事万思诚死之。是月，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国号夏。夏四月己卯，邵荣复处州。甲午，徐达复洪都。五月丙午，硃文正、赵德胜、邓愈镇洪都。六月戊寅，察罕以书来报，留我使人不遣。察罕寻为田丰所杀。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逆，伏诛。冬十二月，元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不受。察罕子扩廓帖木儿致书归使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丙寅，遣汪河报之。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是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士诚将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三月辛丑，太祖自将救安丰，珍败走，以韩林儿归滁州，乃还应天。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附于士诚。五月，筑礼贤馆。友谅分兵陷吉安，参政刘齐、知府硃叔华死之。陷临江，同知赵天麟死之。陷无为州，知州董会死之。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觜，遏友谅归路，檄信州兵守武阳渡。友谅闻太祖至，解围，逆战于鄱阳湖。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于康郎山，太祖分军十一队以御之。戊子，合战，徐达击其前锋，俞通海以火砲焚其舟数十，杀伤略相当。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舟胶于沙，不得退，危甚，常遇春从旁射中定边，通海复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乃得脱。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诸将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亲麾之，不前，斩退缩者十余人，人皆殊死战。会日晡，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友谅兵大乱，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焚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辛卯，复战，友谅复大败。于是敛舟自守，不敢更战。壬辰，太祖移军扼左蠡，友谅亦退保渚矶。相持三日，其左、右二金吾将军皆降。友谅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趋南湖觜，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泾江。泾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矢死。张定边以其子理奔武昌。九月，还应天，论功行赏。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壬午，自将征陈理。是月，张

士诚自称吴王。冬十月壬寅，围武昌，分徇湖北诸路，皆下。十二月丙申，还应天，常遇春留督诸军。

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还应天。丁卯，置起居注。庚午，罢诸翼元帅府，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材。夏四月，建祠，祀死事丁普郎等于康郎山，赵德胜等于南昌。秋七月丁丑，徐达克卢州。戊寅，常遇春徇江西。八月戊戌，复吉安，遂围赣州。达徇荆、湘诸路。九月甲申，下江陵，夷陵、潭、归皆降。冬十二月庚寅，达克辰州，遣别将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达下宝庆，湖湘平。常遇春克赣州，熊天瑞降。遂趋南安，招谕岭南诸路，下韶州、南雄。甲申，如南昌，执大都督硃文正以归，数其罪，安置桐城。二月己丑，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侵处州，参军胡深击败之，遂下浦城。丙午，士诚将李伯升攻诸全之新城，李文忠大败之。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汉诸路。五月乙亥，克安陆。己卯，下襄阳。六月壬子，硃亮祖、胡深攻建宁，战于城下，深被执，死之。秋七月，令从渡江士卒被创废疾者养之，死者赡其妻子。九月丙辰，建国子学。冬十月戊戌，下令讨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乃命徐达、常遇春等先规取淮东。闰月，围泰州，克之。十一月，张士诚寇宜兴，徐达击败之，遂自宜兴还攻高邮。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诚窥江阴，太祖自将救之，士诚遁，康茂才追败之于浮子门。太祖还应天。二月，明玉珍死，子升自立。三月丙申，令中书严选举。徐达克高邮。夏四月乙卯，袭破士诚将徐义水军于淮安，义遁，梅思祖以城降。濠、徐、宿三州相继下，淮东平。甲子，如濠州省墓，置守冢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置酒召父老饮，极欢，曰："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皆顿首谢。辛未，徐达克安丰，分兵败扩廓于徐州。夏五月壬午，至自濠。庚寅，求遗书。秋八月庚戌，改筑应天城，作新宫钟山之阳。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御戟门誓师曰："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既而召问达、

遇春，用兵当何先。遇春欲直捣平江。太祖曰：“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为士诚臂指，平江穷蹙，两人悉力赴援，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疲于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势孤，立破矣。”甲戌，败张天骐于湖州，士诚亲率兵来援，复败之于皁林。九月乙未，李文忠攻杭州。冬十月壬子，遇春败士诚兵于乌镇。十一月甲申，张天骐降。辛卯，李文忠下余杭，潘原明降，旁郡悉下。癸卯，围平江。十二月，韩林儿卒。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宫室，祭告山川。所司进宫殿图，命去雕琢奇丽者。是岁，元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构怨，屡相攻击，朝命不行，中原民益困。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戌，谕中书省曰：“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　，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二月丁未，傅友德败扩廓将李二于徐州，执之。三月丁丑，始设文武科取士。夏四月，方国珍阴遣人通扩廓及陈友定，移书责之。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是月，以旱减膳素食，复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及新附地田租三年。六月戊辰，大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虽雨，伤禾已多，其赐民今年田租。”癸酉，命朝贺罢女乐。秋七月丙子，给府州县官之任费，赐绮帛，及其父母妻长子有差，著为令。己丑，雷震宫门兽吻，赦罪囚。庚寅，遣使责方国珍贡粮。八月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坛成。九月甲戌，太庙成。硃亮祖帅师讨国珍。戊寅，诏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辛巳，徐达克平江，执士诚，吴地平。戊戌，遣使致书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辛丑，论平吴功，封李善长宣国公，徐达信国公，常遇春鄂国公，将士赐赉有差。硃亮祖克台州。癸卯，新宫成。

冬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吴琳、魏观以币求遗贤于四方。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右相国。辛亥，祀元臣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壬子，置御史台。癸丑，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讨国珍。甲寅，定律令。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

庚申，召诸将议北征。太祖曰：“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枭张猜忌，元祚将亡　　，中原涂炭。今将北伐，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遇春对曰：“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太祖曰：“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

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诸将皆曰善。

甲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　，北取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己巳，硃亮祖克温州。十一月辛巳，汤和克庆元，方国珍遁入海。壬午，徐达克沂州，斩王宣。己丑，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自海道会和讨国珍。乙未，颁《大统历》。辛丑，徐达克益都。十二月甲辰，颁律令。丁未，方国珍降，浙东平。张兴祖下东平，兖东州县相继降。己酉，徐达下济南。胡廷瑞下邵武。癸丑，李善长帅百官劝进，表三上，乃许。甲子，告于上帝。庚午，汤和、廖永忠由海道克福州。

本纪第二 太祖二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 ，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进爵有差。丙子，颁即位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辛巳，李善长、徐达等兼东宫官。甲申，遣使核浙西田赋。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庚子，邓愈为征戍将军，略南阳以北州郡。汤和克延平，执元平章陈友定，福建平。是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以为常。癸卯，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硃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广东。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戊申，祀社稷。壬子，诏衣冠如唐制。癸丑，常遇春克东昌，山东平。甲寅，杨璟克宝庆。三月辛未，诏儒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壬申，周德兴克全州。丁酉，邓愈克南阳。己亥，徐达徇汴梁，左君弼降。夏四月辛丑，蕲州进竹簟，却之，命四方毋妄献。廖永忠师至广州，元守臣何真降，广东平。丁未，祫享太庙。戊申，徐达、常遇春大破元兵于洛水北，遂围河南。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丁巳，杨璟克永州。甲子，幸汴梁。丙寅，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遁。五月己卯，廖永忠下梧州，浔、贵、容、郁林诸州皆降。辛卯，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庚子，徐达朝行在。甲辰，海南、海北诸道降。壬戌，杨璟、硃亮祖克靖江。秋七月戊子，廖永忠下象州，广西平。庚寅，振恤中原贫民。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丙申，命冯胜留守开封。闰月丁未，至自开封。己酉，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壬子，常遇春克德州。丙寅，克通州，元帝趋上都。是月，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免吴江、庆德、太平、宁国、滁、和被灾田租。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壬申，以京师火，四方水旱，诏中书省集议便民事。丁丑，定六部官制。御史中丞刘基致仕。己卯，赦殊死以下。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逋逃许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杀。输赋道远者，官为转运，灾荒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

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学校毋事虚文。平刑，毋非时决囚。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复。他利害当兴革不在诏内者，有司具以闻。壬午，幸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征元故臣。癸未，诏徐达、常遇春取山西。甲午，放元宫人。九月癸亥，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乙丑，常遇春下保定，遂下真定。冬十月庚午，冯胜、汤和下怀庆，泽、潞相继下。丁丑，至自北京。戊寅，以元都平，诏天下。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庚子，始祀上帝于圜丘。癸亥，诏刘基还。十二月丁卯，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己巳，置登闻鼓。壬辰，以书谕明升。

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庙于鸡笼山。丁未，享太庙。庚戌，诏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　，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逞。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是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壬午，耕耤田。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振陕西饥，户米三石。丙午，常遇春至凤翔，李思齐奔临洮。夏四月丙寅，遇春还师北平。己巳，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学。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徐达下巩昌。丙子，赐秦、陇新附州县税粮。丁丑，冯胜至临洮，李思齐降。乙酉，徐达袭破元豫王于西宁。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徐达下平凉、延安。张良臣以庆阳降，寻叛。癸卯，始祀地于方丘。六月己卯，常遇春克开平，元帝北走。壬午，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秋七月己亥，鄂国公常遇春卒于军，诏李文忠领其众。辛亥，扩廓帖木儿遣将破原州、泾州。辛酉，冯胜击走之。丙辰，明升遣使来。八月丙寅，元兵攻大同，李文忠击败之。己巳，定内侍官制。谕吏部曰："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癸酉，《元史》成。丙子，封

王颛为高丽国王。癸未，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是月，命儒臣纂礼书。九月辛丑，召徐达、汤和还，冯胜留总军事。癸卯，以临濠为中都。戊午，征南师还。冬十月壬戌，遣杨璟谕明升。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请告庙，不许。辛卯，诏天下郡县立学。是月，遣使贻元帝书。十一月乙巳，祀上帝于圜丘，以仁祖配。十二月甲戌，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甲申，振西安诸府饥，户米二石。己丑，大赉平定中原及征南将士。庚寅，扩廓帖木儿攻兰州，指挥于光死之。是年，占城、安南、高丽入贡。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分道北征。二月癸未，追封郭子兴滁阳王。戊子　，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是月，李文忠下兴和，进兵察罕脑儿，执元平章竹贞。三月庚寅，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樉为秦王，□晋王，棣燕王，橚吴王，桢楚王，榑齐王，梓潭王，□巳赵王，檀鲁王，从孙守谦靖江王。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尽降其众，扩廓走和林。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是月，慈利土官覃垕作乱。五月己丑，徐达取兴元。分遣邓愈招谕吐蕃。丁酉，诏守令举学识笃行之士。己亥，设科取士。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五万余人，穷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丁未，诏行大射礼。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辛亥，徐达下兴元。邓愈克河州。丁巳，诏开国时将帅无嗣者禄其家。是月旱，斋戒，后妃亲执爨，皇太子诸王馈于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屦，步祷山川坛，露宿凡三日，还斋于西庑。辛酉，赉将士，省狱囚，命有司访求通经术明治道者。壬戌，大雨。壬申，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丙子，告捷于南郊。丁丑，告太庙，诏示天下。辛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是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秋七月丙辰，明升将吴友仁寇汉中，参政傅友德击却之。中书左丞杨宪有罪诛。八月乙酉，遣使瘗中原遗骸。冬十月丙辰，诏儒士更直午门，为武臣讲经史。癸亥，周德兴为征南将军，讨覃垕，垕遁。辛巳，贻元嗣君书。十一月壬辰，北征师还。甲午，告武成于郊庙。丙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己

亥，设坛亲祭战没将士。庚戌，有事于圜丘。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乙卯，封中书右丞汪广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诚意伯。十二月癸亥，复贻元嗣君书，并谕和林诸部。甲子，建奉先殿。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己卯，赐勋臣田。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屡有黑子，诏廷臣言得失。是年，占城、爪哇、西洋入贡。

四年春正月丙戌，李善长罢，汪广洋为右丞相。丁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副之 ，率舟师由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副之，率步骑由秦陇伐蜀。魏国公徐达练兵北平。戊子，卫国公邓愈督饷给征蜀军。庚寅，建郊庙于中都。丁未，诏设科取士，连举三年，嗣后三年一举。戊申，免山西旱灾田租。二月甲戌，幸中都。壬午，至自中都。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是月，蠲太平、镇江、宁国田租。三月乙酉朔，始策试天下贡士，赐吴伯宗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丁未，诚意伯刘基致仕。夏四月丙戌，傅友德克阶州，文、隆、绵三州相继下。五月，免江西、浙江秋粮。六月壬午，傅友德克汉州。辛卯，廖永忠克夔州。戊戌，明升将丁世贞破文州，守将硃显忠死之。癸卯，汤和至重庆，明升降。戊申，倭寇胶州。是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秋七月辛亥，徐达练兵山西。辛酉，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乙丑，明升至京师，封归义侯。八月甲午，免中都、淮、扬及泰、滁、无为田租。己酉，振陕西饥。是月，高州海寇乱，通判王名善死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申，征蜀师还。十一月丙辰，有事于圜丘。庚申，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是月，免陕西、河南被灾田租。十二月，徐达还。是年，安南、浡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待制王祎使云南，诏谕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祎至，不屈死。乙丑，徙陈理、明升于高丽。甲戌 ，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征扩廓帖木儿。靖海侯吴祯督海运，饷辽东。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副之，分道讨湖南、广西洞蛮。二月丙戌，安南陈叔明弑其主日煜自立，遣使入贡，却之。三月丁卯，都督佥事蓝玉败扩廓于土剌河。夏四月己卯，振济南、莱州饥。戊戌，始行乡饮酒礼。庚子，邓愈平散毛诸洞蛮。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战于岭北，败绩。是月，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

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丁丑，定宫官女职之制。戊寅，冯胜克甘肃，追败元兵于瓜、沙州。癸巳，定六部职掌及岁终考绩法。壬寅，吴良平靖州蛮。甲辰，李文忠败元兵于阿鲁浑河，宣宁侯曹良臣战没。乙巳，作铁榜诫功臣。是月，振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秋七月丙辰，汤和及元兵战于断头山，败绩。八月丙申，吴良平五开、古州诸蛮。甲辰，元兵犯云内，同知黄理死之。九月戊午，周德兴平婪凤、安田诸蛮。冬十月丁酉，冯胜师还。是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田租。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圜丘。甲子，征南师还。壬申，纳哈出犯辽东。是月，召徐达、李文忠还。十二月甲戌，诏以农桑学校课有司。辛巳，命百官奏事启皇太子。庚子，邓愈为征西将军，征吐番。壬寅，贻元嗣君书。是年，琐里、占城、高丽、琉球、乌斯藏入贡。高丽贡使再至，谕自后三年一贡。

六年春正月甲寅，谪汪广洋为广东参政。二月乙未，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壬寅，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颁《昭鉴录》，训诫诸王。戊申，太阅。壬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备边山西、北平。甲子，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备倭。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六月壬午，盱眙献瑞麦，荐宗庙。壬辰，扩廓帖木儿遣兵攻雁门，指挥吴均击却之。是月，免北平、河间、河南、开封、延安、汾州被灾田租。秋七月壬寅，命户部稽渡江以来各省水旱灾伤分数，优恤之。壬子，胡惟庸为右丞相，八月乙亥，诏祀三皇及历代帝王。冬十月辛巳，召徐达、冯胜还。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犯大同，徐达遣将击败之，达仍留镇。甲子，遣兵部尚书刘仁振真定饥。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闰月乙亥，录故功臣子孙未嗣者二百九人。壬午，有事于圜丘。庚寅，颁定《大明律》。是年，暹罗、高丽、占城、真腊、三佛齐入贡。命安南陈叔明权知国事。

七年春正月甲戌，都督佥事王简、王诚、平章李伯升屯田河南、山东、北平。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于显副之，巡海捕倭。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是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旱蝗，并免租税。夏四月己亥，都督蓝玉败元兵于白酒泉，遂拔兴和。壬寅，金吾指挥陆龄讨永、道诸州蛮，平之。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祎府州县被灾田租。辛巳，振苏州饥民

三十万户。癸巳，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六月，陕西平凉、延安、靖宁、鄜州雨雹，山西、山东、北平、河南蝗，并蠲田租。秋七月甲子，李文忠破元兵于大宁、高州。壬申，倭寇登、莱。八月甲午朔，祀历代帝王庙。辛丑，诏军士阵殁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为存养。百姓避兵离散或客死，遗老幼，并资遣还。远宦卒官，妻子不能归者，有司给舟车资送。庚申，振河间、广平、顺德、真定饥，蠲租税。九月丁丑，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归，遗元嗣君书。冬十一月壬戌，纳哈出犯辽阳，千户吴寿击走之。辛未，有事于圜丘。十二月戊戌，召邓愈、汤和还。是年，阿难功德国、暹罗、琉球、三佛齐、乌斯藏、撒里、畏兀儿入贡。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鸡笼山功臣庙一百八人。癸酉，命有司察穷民无告者，给屋舍衣食。辛巳，邓愈、汤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陕西、河南。丁亥　　，诏天下立社学。是月，河决开封，发民夫塞之。二月甲午，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癸丑，耕耤田。召徐达、李文忠、冯胜还，傅友德等留镇北平。三月辛酉，立钞法。辛巳，罢宝源局铸钱。

夏四月辛卯，幸中都。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临洮、平凉、河州被灾田租。罢营中都。致仕诚意怕刘基卒。五月己巳，永嘉候硃亮祖偕傅友德镇北平。六月壬寅，指挥同知胡汝平贵州蛮。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庙。壬戌，召傅友德、硃亮祖还，李文忠、顾时镇山西、北平。戊辰，诏百官奔父母丧不俟报。京师地震。丁丑，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及蕲、黄诸府被灾田租。八月己酉，元扩廓帖木儿卒。

冬十月丁亥，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壬子，命皇太子诸王讲武中都。十一月丁丑，有事于圆丘。十二月戊子，京师地震。甲寅，遣使振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杭州水灾。是月，纳哈出犯辽东，指挥马云、叶旺大败之。

是年，撒里、高丽、占城、暹罗、日本、爪哇、三佛齐入贡。

九年春正月，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都督佥事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备边延安。三月己卯，诏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军需甲仗，皆资山、陕，又以秦、晋二府宫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来，闾阎未息。国都始建，土木屡兴。畿辅既极烦劳，外郡疲于转

运。今蓄储有余，其淮、扬、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今年租赋，悉免之。”

夏四月庚戌，京师自去年八月不雨，是日始雨。五月癸酉，自庚戌雨，至是日始霁。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辛丑，李文忠还。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月，蠲苏、松、嘉、湖水灾田租，振永平旱灾。元将伯颜帖木儿犯延安，傅友德败降之。八月己酉，遣官省历代帝王陵寝，禁刍牧，置守陵户。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时葺治。分遣国子生修岳镇海渎祠。西番朵儿只巴寇罕东，河州指挥甯正击走之。闰九月庚寅，以灾异诏求直言。

冬十月己未，太庙成，自是行合享礼。丙子，命秦、晋、燕、吴、楚、齐诸王治兵凤阳。十一月壬午，有事于圆丘。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十二月甲寅，振畿内、浙江、湖北水灾。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传诣陕西问民疾苦。

是年，览邦、琉球、安南、日本、乌斯藏、高丽入贡。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卫军益秦、晋、燕三府护卫。是春，振苏、松、嘉、湖水灾。

夏四月己酉，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番，大破之。是月，振太平、宁国及宜兴、钱塘诸县水灾。五月庚子，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癸卯，振湖广水灾。丙午，户部主事赵乾振荆、蕲迟缓，伏诛。六月丁巳，诏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丙寅，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是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于南郊。癸丑，选武臣子弟读书国子监。九月丙申，振绍兴、金华、衢州水灾。辛丑，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四平侯。辛酉，赐百官公田。十一月癸未，卫国公邓愈卒。丁亥，合祀天地于奉天殿。是月，免河南、陕西、广东、湖广田租。威茂蛮叛，御史大夫丁玉为平羌将军，讨平之。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丁未，录故功臣子孙百百余人，授官有差。

是年，占城、三佛齐、暹罗、爪哇、真腊入贡。高丽使五至，以嗣

王未立，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模汉王，植卫王。改封吴王橚为周王。己卯，进封汤和信国公。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来朝。二月，指挥胡渊平茂州蛮。三月壬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是月，第来朝官为三等。

夏四月，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五月丁酉，存问苏、松、嘉、湖被水灾民，户赐米一石，蠲逋赋六十五万有奇。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己巳，五开蛮叛，杀靖州指挥过兴，以辰州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讨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阳饥。是月，苏、松、扬、台海溢，遣官存恤。八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诸府州秋粮。九月丙申，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

冬十月甲子，大祀殿成。十一月庚午，征西将军西平侯沐英率都督蓝玉、玉弼讨西番。是月，五开蛮平。

是年，暹罗、阇婆、高丽、琉球、占城、三佛齐、朵甘、乌斯藏、彭亨、百花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礼天地于南郊。甲申，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讨之。丙申，丁玉平松州蛮。二月戊戌，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乙巳，诏曰："今春雨雪经旬。天下贫民困于饥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给以钞。"丙寅，信国公汤和率列候练兵临清。

夏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六月丁卯，都督马云征大宁。秋七月丙辰，丁玉回师讨眉县贼，平之。己未，李文忠还掌大都督府事。八月辛巳，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九月己亥，沐英大破西番，擒其部长三副使。

冬十一月甲午，沐英班师，封仇成、蓝玉等十二人为侯。庚申，大宁平。十二月，汪广洋贬广南，赐死。徵天下博学老成之士至京师。

是年，占城、爪哇、暹罗、日本、安南、高丽入贡。高丽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以不如约，却之。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

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二月壬戌朔，诏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术数之士。发丹符，验天下金谷之数。戊辰，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三月壬辰，减苏、松、嘉、湖重赋十之二。壬寅，燕王隶之国北平。壬子，沐英袭元将脱火赤于亦集乃，擒之，尽降其众。

夏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乙未，大赦。丙申，释在京及临濠屯田输作者。己亥，免天下田租。吏以过误罢者还其职。壬寅，都督濮英进兵赤斤站，获故元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而还。是月，罢御史台。命从征士卒老疾者许以子代，老而无子及寡妇，有司资遣还。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门，避正殿省愆。丁卯，罢王府工役。丁丑，置谏院官。

秋八月，命天下学校师生，日给廪膳。九月辛卯，景川侯曹震、营阳侯杨璟、永城侯恭显屯田北平。乙巳，天寿节，始受群臣朝贺，赐宴于谨身殿，后以为常。丙午，置四辅官，告于太庙。以儒士王本、估佑、袭斅、杜斅、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是月，诏陕西卫军以三分之二屯田。安置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冬十一月乙未，徐达还。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犯永平，指挥刘广战没，千户王辂击败之，擒完者不花。十二月，天下府州县所举士至者八百六十余人，授官有差。南雄侯赵庸镇广东，讨阳春蛮。

是年，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真腊、爪哇入贡，日本以无表却之。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汤和、傅友德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乃儿不花。命新授官者各举所知。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罢天下岁造兵器。癸丑，命公候子弟入国学。丙辰，诏求隐逸。二月庚辰，核天下官田。三月丙戌，大赦。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

夏四月庚午，徐达率诸将出塞，至北黄河，击破元兵，获全宁四部以归。五月，五溪蛮叛，江夏侯周德兴讨平之。

秋八月丙子，诏求明经老成之士，有司礼送京师。庚辰，河决原

武、祥符、中牟。辛巳，徐达还。九月壬午朔，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征支南。徐达镇北平。丙午，周德兴移师讨施州蛮，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癸丑，命法司录囚，会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甲寅，免应天、太平、应德、镇江、宁国田租。癸亥，分遣御史录囚。己卯，延安侯唐胜宗帅师讨浙东山寇，平之。十一月壬午，吉安侯陆仲亨镇成都。庚戌，赵庸讨广州海寇，大破之。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戊辰，傅友德大败元兵于白石江，遂下曲靖。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走普宁自杀。

是年，暹罗、安南、爪哇、朵甘、乌斯藏入贡。以安南寇思明，不纳。

本纪第三 太祖三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乐。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下威楚路。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中庆、澄江、武定诸路俱降，云南平。己丑 ，减大辟囚。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二月壬子。河决河南，命驸马都尉李祺振之。甲寅，以云南平，诏天下。闰月癸卯，蓝玉、沐英克大理，分兵徇鹤庆、丽江、金齿，俱下。三月庚午，河决朝邑。

夏四月甲申，迁元梁王把匝剌瓦儿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家属于耽罗。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壬辰，免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税粮。五月乙丑，太学成 ，释奠于先师孔子。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丁丑，遣行人访经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决荥泽、阳武。辛酉，罢四辅官。乙亥，傅友德、沐英击乌撒蛮，大败之。八月丁丑 ，复设科取士，三年一行，为定制。丙戌，皇后崩。己丑，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屯田陕西。丁酉，擢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辛丑，命徵至秀才分六科试用。九月己酉，吏部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令举所知，复遣使徵之。赐韬等钞，寻各授布政使、参政等官有差。庚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丙申，录囚。甲辰，徐达还。是月，广东群盗平 ，诏赵庸班师。十一月戊午，置殿阁大学士，以邵质、吴伯宗、宋讷、吴沉为之。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灾屯田士卒。乙亥，永城侯薛显理山西军务。

是年，爪哇、琉球、乌斯藏、占城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午，徐达镇北平。二月丙申，初命天下学校岁贡士于京师。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丙寅，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

夏五月庚申，免畿内各府田租。六月辛卯，免畿内十二州县养马户田租一年，滁州免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录囚。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九月癸亥，申国

公邓镇为征南将军，讨龙泉山寇，平之。

冬十月丁丑，召徐达等还。十二月甲午，刑部尚书开济有罪诛。

是年，琉球、占城、西番、打箭炉、暹罗、须文达那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太祀天地于南郊。戊申，徐达镇北平。壬戌，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三月戊戌朔，颁科举取士式。曹国公李文忠卒。甲子，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论平云南功，进封傅友德颍国公，陈桓恒等侯者四人，大赉将士。庚寅，收阵亡遗骸。增筑国子学舍。五月丙寅，凉州指挥宋晟讨西番于亦集乃，败之。

秋七月戊戌，禁内官预外事，敕诸司毋通内官监文移。癸丑，诏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丁巳，免畿内今年田租之半。庚申，录囚。壬戌，盱贻人献天书，斩之。八月丙寅，河决开封。壬申，决杞县，遣官塞之。己丑，蠲河南诸省逋赋。

冬十月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驸马都尉李祺等振之。闰月癸丑，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后奏决。是月，召徐达还。十二月壬子，蠲云南逋赋。

是年，琉球、暹罗、安南、占城入贡。

十八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癸酉，朝觐官分五等考绩，黜陟有差。二月甲辰，以久阴雨雷雹，诏臣民极言得失。己未，魏国公徐达卒。三月壬戌，赐丁显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诏中外官父母殁任所者，有司给舟车归其丧，著为令。乙亥，免畿内今年田租。命天下郡县瘗暴骨。丙子，初选进士为翰林院、承敕监、六科庶吉士。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夏四月丁酉，吏部尚书余熂以罪诛。丙辰，思州蛮叛，汤和为征虏将军，周德兴为副将军，帅师从楚王桢讨之。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为令。

秋七月甲戌，封王禩为高丽国王。庚辰，五开蛮叛。八月庚戌，冯胜、傅友德、蓝玉备边北平。是月，振河南水灾。

冬十月己丑，颁《大诰》于天下。癸卯，召冯胜还。甲辰，诏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岂礼先贤之意哉。其加意询访，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是月，楚王桢、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东、北平田租。十二月丙午，诏有司举孝廉。癸丑，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都督冯诚败绩，千户王升死之。

是年，高丽、琉球、安南、暹罗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灾。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月，征蛮师还。二月丙申，耕耤田，癸丑，振河南饥。

夏四月甲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六月甲辰，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与县官均祀，复其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士卒战伤除其籍，赐复三年。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岩穴之士，以礼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郑州饥。

秋七月癸未，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备顾问，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九月庚申，屯田云南。

冬十月，命官军已亡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给全俸，著为令。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是月，命宋国公冯胜分兵防边。发北平、山东、山西、河南民运粮于大宁。

是年，高丽、琉球、暹罗、占城、安南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师征纳哈出。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二月壬午，阅武。乙未，耕耤田。三月辛亥，冯胜率师出松亭关，城大宁、宽

河、会州、富峪。

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六月庚子，临江侯陈镛从征失道，战没。癸卯，冯胜兵逾金山。丁未，纳哈出降。闰月庚申，师还次金山，都督濮英殿军遇伏，死之。

秋八月癸酉，收冯胜将军印，召还，蓝玉摄军事。景川侯曹震屯田云南品甸。九月戊寅，封纳哈出海西侯。癸未，置大宁都指挥使司。丁酉，安置郑国公常茂于龙州。丁未，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副之，北征沙漠。是月，城西宁。

冬十月戊申，封硃寿为舳舻侯，张赫为航海侯。是月，冯胜罢归凤阳，奉朝请。十一月壬午，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屯田定边、姚安、毕节诸卫。己丑，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十二月，振登、莱饥。

是年，琉球、安南、高丽、占城、真腊、朵甘、乌斯藏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蛮思伦发入寇马龙他郎甸，都督甯正击败之。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午，振青州饥，逮治有司匿不以闻者。三月乙亥，赐任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振东昌饥。甲辰，沐英讨思伦发败之。

夏四月丙辰，蓝玉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王公以下数万人而还。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甲辰，信国公汤和归凤阳。甲子，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桓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东川叛蛮。

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丁卯，蓝玉师还，大赉北征将士。戊辰，封孙恪为全宁侯。是月，御制八谕饬武臣。九月丙戌，秦、晋、燕、周、楚、齐、湘、鲁、潭九王来朝。癸巳，越州蛮阿资叛，沐英会傅友德讨之。

冬十月丁未，东川蛮平。十二月壬戌，进封蓝玉凉国公。

是年，高丽、古城、琉球、暹罗、真腊、撒马儿罕、安南入贡。诏安南三岁一朝，象犀之属毋献。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炜。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以秦王樉为宗人令，晋王□、燕王棣为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桢为左、右宗人。丁亥，大祀天地于南郊。乙未，傅友德破阿资于普安。二月己未，蓝玉练兵四川。壬戌，禁武臣预民事。癸亥，湖广千户夏得忠结九溪蛮作乱，靖宁侯叶升讨平之，得忠伏诛。是月，阿资降。三月庚午，傅友德帅诸将分屯四川，湖广，防西南蛮。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赐钞备农具，复三年。癸丑，魏国公徐允恭、开国公常升等练兵湖广。甲寅，徙元降王于眈罗。是月，遣御史按山东官匿灾不奏者。五月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

秋七月，傅友德等还。八月乙卯，诏天下举高年有德识时务者。是月，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镇等练兵湖广。己卯，思伦发入贡谢罪，麓川平。十二月甲辰，周王橚有罪，迁云南，寻罢徙，留居京师。定远侯王弼等练兵山西、河南、陕西。

是年，高丽、安南、占城、暹罗、真腊入贡。元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而立坤帖木儿。高丽废其主禑，又废其主昌。安南黎季犛复弑其主日焜。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晋王□、燕王棣帅师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贵州蛮叛，延安侯唐胜宗讨平之。乙酉，齐王榑帅师从燕王棣北征。赣州贼为乱，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为副将，讨平之。唐胜宗督贵州各卫屯田。二月戊申，蓝玉讨平西番叛蛮。丙辰，耕耤田。癸亥，河决归德，发诸军民塞之。三月癸巳，燕王棣师次迤都，咬住等降。

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坐胡惟庸党下狱。丙申，潭王梓自焚死。闰月丙子，蓝玉平施南、忠建叛蛮。五月甲午，遣诸公侯还里，赐金币有差。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六月乙丑，蓝玉遣凤翔侯张龙平都匀、散毛诸蛮。庚寅，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秋七月壬辰，河决开封，振之。癸巳，崇明、海门风雨海溢，遣官

振之，发民二十五万筑堤。八月壬申，诏毋以吏卒充选举。蓝玉还。是月，振河南、北平、山东水灾。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卯，振湖广饥。十一月癸丑，免山东被灾田租。十二月癸亥，令殊死以下囚输粟北边自赎。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是年，墨刺、哈梅里、高丽、占城、真腊、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申，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将军，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副之，备北平边。丁巳，免山东田租。二月壬申，耕耤田。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等备边陕西。乙未，靖宁侯叶升练兵甘肃。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旃为庆王，权宁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韩王，模王，楹安王，桱唐王，栋郢王，□彝伊王。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五月戊戌，汉、卫、谷、庆、宁、岷六王练兵临清。六月己未，诏廷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甲子，久旱录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实京师。辛丑，免畿内官田租之半。八月乙卯，秦王樉有罪，召还京师。乙丑，皇太子巡抚陕西。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讨哈梅里，败之。九月乙酉，遣使谕西域。是月，倭寇雷州，百户李玉、镇抚陶鼎战死。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间被水田租。十一月甲午，五开蛮叛，都督佥事茅鼎讨平之。庚戌，皇太子还京师，晋王□来朝。辛亥，振河南水灾。十二月庚午，周王橚复国。辛巳，阿资复叛，都督佥事何福讨降之。

是年，天下郡县赋役黄册成，计户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琉球、暹罗、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入贡。以占城有篡逆事，却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河决阳武，发军民塞之，免被水田租。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何福讨都匀、毕节诸蛮，平之。辛丑，令死困输粟塞十。壬寅，晋王□、燕王棣、楚王桢、湘王柏来朝。二月戊午，召曹国公李景隆等还京师。靖宁侯叶升等练兵于河南及临、巩、甘、凉、延庆。都督茅鼎等平五开蛮。丙寅，耕耤田。庚辰，

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三月癸未，冯胜等十四人分理陕西、山西、河南诸卫军务。庚寅，改封豫王桂为代王，汉王楧为肃王，卫王植为辽王。

夏四月壬子，凉国公蓝玉征罕东。癸丑，建昌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叛，指挥鲁毅败之。丙子，皇太子标薨。戊寅，都督聂纬、徐司马、瞿能讨月鲁帖木儿，俟蓝玉还，并听节制。五月辛巳，蓝玉至罕东，寇遁，遂趋建昌。己丑，振陈州原武水灾。六月丁卯，西平候沐英卒于云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樉复国。癸未，指挥瞿能败月鲁帖木儿于双狼寨。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兴坐事诛。丁卯，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甲戌，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丙子，靖宁侯叶升坐胡惟庸党诛。九月庚寅，立皇孙允炆为皇太孙，高丽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立，以国人表来请命，诏听之，更其国号曰朝鲜。

冬十月乙亥，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十一月甲午，蓝玉擒月鲁帖木儿，诛之，召玉还。十二月甲戌，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兼东宫师保官。闰月戊戌，冯胜为总兵官，傅友德副之，练兵山西、河南、兼领屯卫。

是年，琉球中山、山南、高丽，哈梅里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来朝。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丑，晋王□统山西、河南军出塞，召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等还。乙酉，蜀王椿来朝。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硃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庚寅，耕耤田。三月辛亥，代王桂率护卫兵出塞，听晋王节制。长兴侯耿炳文练兵陕西。丙辰，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庚申，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壬戌，会宁侯张温坐蓝玉党诛。

夏四月乙亥，孝感饥，遣使乘传发仓贷之。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旱，诏群臣直言得失，省狱囚。丙申，以安南擅废立，绝其朝贡。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官分直

文华殿，侍皇太孙。八月，秦、晋、燕、周、齐五王来朝。九月癸丑，代、肃、辽、庆、宁五王来朝。赦胡惟庸、蓝玉余党。

冬十月丙申，擢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十二月，颁《永鉴录》于诸王。

是年，琉球、爪哇、暹罗入贡。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酉，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发天下仓谷贷贫民。三月庚子，赐张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备倭浙江。庚戌，课民树桑枣木棉。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复用。

秋八月甲戌，吴杰及永定侯张铨率致仕武臣，备倭广东。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丙戌，阶、文军乱，都督甯正为平羌将军讨之。九月，徐辉祖节制陕西沿边诸军。

冬十一月乙丑，颍国公傅友德坐事诛。阿资复叛，西平侯沐春击败之。十二月乙亥，定远侯王弼坐事诛。

是年，乌斯藏、琉球、缅、朵甘、爪哇、撒马儿罕、朝鲜入贡。安南来贡，却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阶、文寇平，甯正以兵从秦王樉征洮州叛番。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子，西平侯沐春擒斩阿资，越州平。是月，周王橚、晋王、□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燕王棣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二月丁卯，宋国公冯胜坐事诛。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辛巳，周兴等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己丑，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刵、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

秋八月丁卯，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指挥韩观、都督佥事宋晟副

之，讨龙州土官赵宗寿。戊辰，信国公汤和卒。辛巳，赵宗寿伏罪来朝，杨文移兵讨奉议、南丹叛蛮。九月丁酉，免畿内、山东秋粮。庚戌，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十一月乙亥，奉议、南丹蛮悉平。十二月壬辰，诏河南、山东桑枣及二十七年后新垦田，毋徵税。

是年，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卯，征虏前将军胡冕讨郴、桂蛮，平之。辛亥，燕王棣帅师巡大宁，周世子有燉帅师巡北平关隘。三月辛酉，楚王桢、湘王柏来朝。甲子，燕王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

秋八月丁未，免应天、太平五府田租。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余人入朝，大赉之，各进秩一级。

是年，琉球、安南、朝鲜、乌斯茂入贡。

三十年春正月丙辰，耿炳文为征西将军，郭英副之，巡西北边。丙寅，大祀天地于南郊。丁卯，置行太仆寺于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掌马政。己巳，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是月，沔县盗起，诏耿炳文讨之。二月庚寅，水西蛮叛，都督佥事顾成为征南将军，讨平之。三月癸丑，赐陈安阝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蛮叛，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战死。

夏四月己亥，都指挥齐让为平羌将军，讨之。壬寅，水西蛮平。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卯，楚王桢、湘王柏帅师讨古州蛮。六月辛巳，赐礼部覆试贡士韩克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

秋八月丁亥，河决开封。甲午，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练兵河南。九月庚戌，汉、沔寇平。戊辰，麓川平缅土酋刀干孟逐其宣慰使思伦发以叛。乙亥，都督杨文为征虏将军，代齐让。

冬十月戊子，停辽东海运。辛卯，耿炳文练兵陕西。乙未，重建国子监先师庙成。十一月癸酉，沐春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何福等副之，讨刀干孟。

是年，琉球、占城、朝鲜、暹罗、乌斯藏、泥八剌入贡。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丑，遣使之山东、河南课耕。二月乙酉，倭寇宁海，指挥陶鐸击败之。辛丑，古州蛮平，召杨文还。甲辰，都督佥事徐凯讨平么些蛮。

夏四月庚辰，廷臣以朝鲜屡生衅隙请讨，不许。五月丁未，沐春击刀干孟，大败之。甲寅，帝不豫。戊午，都督杨文从燕王棣，武定侯郭英从辽王植，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

闰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遗诏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辛卯，葬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圆，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

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

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本纪第四 恭闵帝

恭闵惠皇帝讳允炆。太祖孙，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母妃吕氏。帝生颖慧好学，性至孝。年十四，待懿文太子疾，昼夜不暂离。更二年，太子薨，居丧毁瘠。太祖抚之曰："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立为皇太孙。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见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即皇帝位。太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是日，葬高皇帝于孝陵。诏行三年丧。群臣请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饘粥，郊社宗庙如常礼。"遂命定仪以进。丙申，诏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各举所知，非其人者坐之。六月，省并州县，革冗员。兵部侍郎齐泰为本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

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九月，云南总兵官西平侯沐春卒于军，左副将何福代领其众。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诏求直言，举山林才德之士。十二月癸卯，何福破斩刀干孟，麓川平。是月，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

是年，暹罗、占城入贡。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举乐。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修《太祖实录》。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曰皇太后，册妃马氏为皇后。封弟允熥为吴王，允熙衡王，允熙徐王。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卫所军户绝都除勿勾。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三月，释奠于先师孔子。罢天下诸司不急务。都督宋忠、徐凯、耿王瓛帅兵屯开平、临

清、山海关。调北平、永清二卫军于彰德、顺德。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甲午，京师地震，求直言。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平。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护卫百主户倪谅上变，燕旗校于谅等伏诛。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北平都指挥张信叛附于燕。

秋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杀布政使张昺、都司谢贵。长史葛诚、指挥卢振、教授余逢辰死之。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降于燕。指挥马宣走蓟州，佥瑱走居庸。宋忠趋北平，闻变退保怀来。通州、遵化、密云相继降燕。丙子，燕兵陷蓟州，马宣战死。己卯，燕兵陷居庸关。甲申，陷怀来，宋忠、俞瑱被执死，都指挥彭聚、孙泰力战死，永平指挥使郭亮等叛降燕。壬辰，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师。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甯忠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燕。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削燕属籍。诏曰："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朕以亲亲故，止正橚罪。今年齐王榑谋逆，又与棣、柏同谋，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今乃称兵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是用简发大兵，往致厥罚。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怀忠守义，与国同心，扫兹逆氛，永安至治。"寻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分道并进。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尚书暴昭掌司事。

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徐凯屯河间，潘忠、杨松屯鄚州。壬子，燕兵陷雄县，潘忠、杨松战于月漾桥，被执。鄚州陷。壬戌，耿炳文及燕兵战于滹沱河北，败绩，李坚、甯忠、顾成被执，炳文退保真定。燕兵攻之不克，引去。召辽王植、宁王权归京师，权不至，诏削护卫。丁卯，曹国公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代耿炳文。九月戊辰，吴高、耿瓛、杨文帅辽东兵，围永平。戊寅，景隆兵次河间，燕兵援永平，吴高退保山海关。

冬十月，燕兵自刘家口间道袭陷大宁，守将硃鉴死之。总兵官刘真、都督陈亨援大宁，亨叛降燕。燕以宁王权及朵颜三卫卒归北平。辛亥，李景隆重围北平，燕兵还救。十一月辛未，李景隆及燕兵战于郑村坝，败绩，奔德州，诸军尽溃。燕王棣再上书于朝。帝为罢齐泰、黄子澄官，仍留京师。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诏天下来朝官勿贺。丁卯，释奠于先师孔子。二月，燕兵陷蔚州，进攻大同。李景隆自德州赴援，燕兵还北平。保定知府雒佥叛降燕。甲子，复以都察院为御史府。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赐胡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未，李景隆及燕兵战于白沟河，败之。明日复战，败绩，都督瞿能、越嶲侯俞渊、指挥滕聚等皆战死，景隆奔德州。五月辛未，奔济南。燕兵陷德州，遂攻济南。庚辰，景隆败绩于城下，南走。参政铁铉、都督盛庸悉力御之。六月己酉，遣尚宝丞李得成谕燕罢兵。

秋八月癸巳，承天门灾，诏求直言。戊申，盛庸、铁铉击败燕兵，济南围解，复德州。九月，诏录洪武中功臣罪废者后。辛未，封盛庸历城侯，擢铁铉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寻进兵部尚书。以庸为平燕将军，都督陈晖、平安副之。庸屯德州，平安及吴杰屯定州，徐凯屯沧州。

冬十月，召李景隆还，赦不诛。庚申，燕兵袭沧州，徐凯被执。十二月甲午，燕兵犯济宁，薄东昌。乙卯，盛庸击败之。斩其将张玉。丙辰，复战，又败之，燕兵走馆陶。庸军势大振，檄诸屯军合击燕，绝其归路。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宝成，告天地宗庙，御奉天殿受朝贺。乙丑，吴杰、平安邀击燕兵于深州，不利。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丁丑，享太庙，告东昌捷。复齐泰、黄子澄官。三月辛巳，盛庸败燕兵于夹河，斩其将谭渊。再战不利，都指挥庄得、楚智等力战死。壬午，复战，败绩，庸走德州。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癸巳，贬齐泰、黄子澄、谕燕罢兵。闰月己亥，吴杰、平安及燕战于藁城，败绩，还保真定。燕兵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棣上书读召还诸将息兵，遣大理少卿薛岩报之。是月，《礼制》成，颁行天下。

夏五月甲寅，盛庸以兵扼燕饷道，不克。棣复遣使上书，下其使于狱。六月壬申，燕将李远寇沛县，焚粮艘。壬午，都督袁宇邀击之，败绩。

秋七月己丑，燕兵掠彰德。丁酉，平安自真定攻北平。壬寅，大同守将房昭帅兵由紫荆关趋保定，驻易州西水寨。九月甲辰，平安及燕将

刘江战于北平，败绩，还保真定。

冬十月丁巳，真定诸将遣兵援房昭，及燕王战于齐眉山，败绩。十一月壬辰，辽东总兵官杨文攻永平，及刘江战于昌黎，败绩。己亥，平安败燕将李彬于杨村。十二月癸亥，燕兵焚真定军储。诏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系治。是月，驸马都尉梅殷镇淮安。《太祖实录》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师。燕兵连陷东阿、东平、汶上、兖州、济阳，东平吏目郑华，济阳教谕王省皆死之。甲申，魏国公徐辉祖帅师援山东。燕兵陷沛县，知县颜伯玮、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死之。癸丑，薄徐州。二月甲寅，都督何福及陈晖、平安军济宁，盛庸军淮上。己卯，更定品官勋阶。三月，燕兵攻宿州，平安追及于淝河，斩其将王真，遇伏败绩，宿州陷。

夏四月丁卯，何福、平安败燕兵于小河，斩其将陈文。甲戌，徐辉祖等败燕兵于齐眉山，斩其将李斌，燕兵惧，谋北归。会帝闻讹言，谓燕兵已北，召辉祖还，何福军亦孤。庚辰，诸将及燕兵大战于灵璧，败绩，陈晖、平安、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卿彭与明皆被执。五月癸未，杨文帅辽东兵赴济南，溃于直沽。己丑，盛庸军溃于淮上，燕兵渡淮，趋扬州。指挥王礼等叛降燕，御史王彬、指挥崇刚死之。辛丑，燕兵至六合，诸军迎战，败绩。壬寅，诏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练子宁、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召齐泰、黄子澄还。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各起兵入卫。甲辰，遣庆成郡主如燕师，议割地罢兵。

六月癸丑，盛庸帅舟师败燕兵于浦子口，复战不利。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燕。乙卯，燕兵渡江，盛庸战于高资港，败绩。戊午，镇江守将童俊叛降燕。庚申，燕兵至龙潭。辛酉，命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如燕军，申前约。壬戌，复遣谷王橞、安王楹往。皆不听。甲子，遣使齐蜡书四出，促勤王兵。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

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本纪第五 成祖一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北平。王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　　，能推诚任人。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王自北平入奔丧　，闻诏乃止。时谙王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帝纳齐泰、黄子澄谋，欲因事以次削除之。惮燕王强，未发，乃先废周王橚，欲以牵引燕。于是告讦四起，湘、代、齐、岷皆以罪废。王内自危，佯狂称疾。泰、子澄密劝帝除王，帝未决。

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鐸等伏诛。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称疾笃。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王密与僧道衍谋　，令指挥张玉、硃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

秋七月癸酉，匿壮士端礼门，绐贵，昺入，杀之　，遂夺九门。上书天子指泰、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

八月，天子以耿炳文为大将军，帅师致讨。己酉，师至真定，前锋抵雄县。壬子　，王夜渡白沟河，围雄，拔其城，屠之。甲寅，都指挥潘忠、杨松自鄚州来援，伏兵擒之，遂据鄚州，还驻白沟。大将军部校张保来降，言大将军军三十万，先至者十三万，半营滹沱河南，半营河北。王惧与北军战，南军且乘之也，乃纵保归，俾扬言王帅兵且至，诱其军尽北渡河。壬戌，王至真定，与张玉、谭渊等夹击炳文军，大破之，获其副将李坚、甯忠及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级。进围真定，二日不下，乃引去。天子闻炳文败，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九月戊辰，江阴侯吴高以辽东兵围永平。戊寅，景隆合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王语诸将曰：“景隆色厉而中馁，闻我在必不敢遽来，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师。吴高怯不任战，我至必走，然后还击景隆。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丙戌，燕师援永平。壬辰，吴高闻王至，果走，追击败这。

遂北趋大宁。

冬十月壬寅，以计入其城。居七日，挟宁王权，拔大宁之众及朵颜三卫卒俱南。乙卯，至会州。始立五军　　，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副之，硃能将左军，硃荣、李浚副之，李彬将右军，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将前军，陈文、吴达副之；房宽将后军，和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关。景隆闻王征大宁，果引军围北平，筑垒九门，世子坚守不战。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逻骑还报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祷于神，至则冰合，乃济师。景隆遣都督陈晖侦敌，道左，出王军后。王分军还击之，晖众争渡河，冰忽解，溺死无算。辛未，与景隆战于郑村坝。王以精骑先破其七营，诸将继至，景隆大败，奔还。乙亥，复上书自诉。十二月，景隆调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举。王乃谋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赴救，大同苦寒，南军脆弱，且不战疲矣。"庚申，降广昌。

二年春正月丙寅，克蔚州。二月癸丑，至大同。景隆果由紫荆关来援。王已旋军居庸，景隆兵多冻馁死者，不见敌而还。

夏四月，景隆进兵河间，与郭英、吴杰、平安期会白沟河。乙卯，王营苏家桥。己未，遇平安兵河侧。王以百骑前，佯却，诱安阵动，乘之，安败走。遂薄景隆军，战不利。暝收军，王以三骑殿，夜迷失道，下马伏地视河流，乃辨东西，渡河去。庚申，复战。景隆横阵数十里，破燕后军。王自帅精骑横击之，斩瞿能父子。令丘福冲中坚，不得入。王荡其左，景隆兵乃绕出王后，大战良久，飞矢雨注。王三易马，矢尽挥剑，剑折走登堤，佯引鞭若招后继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高煦救至，乃解。时南军益集，燕将士皆失色。王奋然曰："吾不进，敌不退，有战耳。"乃复以劲卒突出其背，夹攻之。会旋风起，折景隆旗，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郭英溃而西，景隆溃而南，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走德州。五月癸酉，王入德州，景隆走济南。庚辰，攻济南，败景隆军城下。铁铉、盛庸坚守，不克。

秋八月戊申，解围还北平。九月，盛庸代李景隆将，复取德州，与吴杰、平安、徐凯相掎角，以困北平。时徐凯方城沧州，王佯出兵攻辽东，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

冬十月戊午，袭执徐凯，破其城，夜坑降卒三千人。遂渡河过德州。盛庸遣兵来袭，击败之。十一月壬申，至临清。十二月丁酉，袭破盛庸将孙霖于滑口。乙卯，及庸战于东昌，庸以火器劲弩歼王兵。会平安军至，合围数重，王大败，溃围以免，亡数万人，张玉战死。

三年春正月辛酉，败吴杰、平安于威县，又败之于深州，遂还北平。二月乙巳，复帅师南下。三月辛巳，与盛庸遇于夹河，谭渊战死。硃能、张武殊死斗，庸军少却。会日暮，各敛兵入营。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是日复战，自辰至未，两军相胜负，东北风忽起，尘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风纵击，庸大败。走德州。吴杰、平安自真定引军与庸会，未至八十里，闻败引还。王以计诱之，杰、安出兵袭王。闰月戊戌，遇于藁城。己亥，与战，大风拔木，杰、安败走，追至真定城下。癸丑，至大名，闻齐泰、黄子澄已罢，上书请召还吴杰、平安、盛庸兵。天子使大理少卿薛岩来报，谕王释甲，王不奉诏。

夏五月，杰、安、庸分兵断燕饷道，王遣指挥武胜上书，诘其故。天子怒，下胜狱。王遂遣李远略沛县，焚粮舟万计。

秋七月己丑，掠彰德。丙申，降林县。平安乘虚捣北平，王遣刘江迎战，安败走。房昭屯易州西水寨，攻保定，王引兵围之。

冬十月丁巳，都指挥花英援昭，败之峨眉山下，斩首万级，昭弃寨走。己卯，还北平。十一月乙巳，王自为文祭南北阵亡将士。当是时，王称兵三年矣。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无何，中官被黜者来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王乃慨然曰："频年用兵，何时已平？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十二月丙寅，复出师。

四年春正月乙未，由馆陶渡河。癸丑，徇徐州。三月壬辰，平安以四万骑蹑王军，王设伏淝河，大败之。丙午，遣谭清断徐州饷道，还至大店，为铁铉军所围。王引兵驰援，清突围出，合击败之。

夏四月丙寅，王营小河，为桥以济，平安趋争桥，陈文战死。平安军桥南，王军桥北，相持数日。平安转战，遇王于北坂，王几为安槊所及。番骑王骐跃入阵，掖王逸去。王曰："南军饥，更一二日饷至，猝未易破。"乃令千余人守桥，夜半渡河而南，绕出安军后。比旦，安始觉，适徐辉祖来会。甲戌，大战齐眉山下。时燕连失大将，淮士盛暑蒸湿，诸将请休军小河东，就麦观衅。王曰："今敌持久饥疲，遮其饷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将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诸将争趋左。王怒曰："任公等所之。"乃无敢复言。丁丑，何福等营灵璧，燕遮其饷道，平安分兵六万人护之。己卯，王帅精锐横击。断其军为二。何福空壁来

援，王军少却，高煦伏兵起，福败走。辛巳，进薄其垒，破之，生擒平安、陈晖等三十七人，何福走免。五月己丑，下泗州，谒祖陵，赐父老牛酒。辛卯，盛庸扼淮南岸，硃能、丘福潜济袭走之，遂克盱眙。

癸巳，王集诸将议所向，或言宜取凤阳，或言先取淮安。王曰："凤阳楼橹完，淮安多积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诸将皆曰善。己亥，徇扬州，驻军江北。天子遣庆成郡主至军中，许割地以和，不听。六月癸丑，江防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王。甲寅，祭大江。乙卯，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戊午，下镇江。庚申，次龙潭。辛酉，天子复遣大臣议割地，诸王继至，皆不听。乙丑，至金川门，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纳王，都城遂陷。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丙寅，诸王群臣上表劝进。己巳，王谒孝陵。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呼万岁。王升辇，诣奉天殿即皇帝位。复周王橚、齐王榑爵。壬申，葬建文皇帝。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戊寅，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滁、扬三州蠲租一年，馀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癸未，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左副都御史，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甲申，复官制。癸巳，改封吴王允熥广泽王，衡主允熙怀恩王，徐王允□熙敷惠王，随母妃吕氏居懿文太子陵园。癸卯，江阴侯吴高督河南、陕西兵备，抚安军民。甲辰，尚书严震直、王钝，府尹薛正言等巡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

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故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执兵部尚书铁铉至，不屈，杀之。左军都督刘真镇辽东。丁巳，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戊午，都督何福为征虏将军，镇宁夏，节制陕西行都司。都督同知韩观练兵江西，节制广东、福建。甲子，西平侯沐晟镇云南。九月甲申，论靖难功，封丘福淇国公，硃能成国公，张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论欵附功，封驸马都尉王宁为侯，茹瑺、陈瑄及都督同知王佐皆为伯。甲午，定功臣死罪减禄例。乙未，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韩观为征南将军，镇广西。

冬十月丁巳，命北平州县弃官避靖难兵者硃宁等二百一十九人入粟免死，戍兴州。己未，脩《太祖实录》。丙寅，镇远侯顾成镇贵州。壬申，徙封谷王橞于长沙。甲戌，诏从征将士掠民间子女者还其家。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为皇后。废广泽王允熥、怀恩王允熞为庶人。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县明年夏税。

本纪第六 成祖二

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乙酉，享太庙。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复周王橚、齐王榑、代王桂、岷王楩旧封。以北平为北京。癸巳，何定侯孟善镇辽东。丁酉，宋晟为平羌将军，镇甘肃。二月庚戌，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己未，徙封宁王权于南昌。贻书鬼力赤可汗，许其遣使通好。癸亥，耕耤田。乙丑，遣使徵尚师哈立麻于乌斯藏。己巳，振北京六府饥。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壬申，瘗战地暴骨。甲戌，高阳王高煦备边开平。三月庚辰，江阴侯吴高镇大同。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保定，始以大宁地畀兀良哈。戊子，平江伯陈瑄、都督佥事宣信充总兵官，督海运，饷辽东、北京，岁以为常。甲午，振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

夏四月丁未朔，安南胡□气袭陈氏封爵，遣使察实以闻。己酉，户部尚书夏原吉治苏、松、嘉、湖水患。辛未，岷王楩有罪，降其官属。甲戌，襄城伯李濬镇江西。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癸未，宥死罪以下，递减一等。庚寅，捕山东蝗。丁酉，河南蝗，免今年夏税。是月，再论靖难功，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懋等六人为伯。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护卫。癸丑，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抚安军民，有司好贪者逮治。丁巳，改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谥。戊辰，武安侯郑亨镇宣府。

秋七月庚寅，复贻书鬼力赤。八月己巳，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九月癸未，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庚寅，初遣中官马彬使爪哇诸国。乙未，夺历城侯盛庸爵，寻自杀。庚子，岷王楩有罪，削其护卫。

冬十一月乙亥朔，颁历于朝鲜诸国，著为令。壬辰，罢遣浚河民夫。甲午，北京地震。乙未，命六科办事官言事。丙申，韩观讨柳州山贼，平之。闰月丁卯，封胡□为安南国王。

是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朝鲜入贡者六，自是岁时贡贺为常。琉球中山、山北、山南，暹罗，占城，爪哇西王，日本，剌泥，安南入贡。

二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己巳，召世子高炽及高阳王高

煦还京师。三月乙巳，赐曾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始选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庚戌　，吏部请罪千户违制荐士者，帝曰：“马周不因常何进乎？果才，授之官，否则罢之可耳。”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瓯宁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东宫官属。壬申，僧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共姓姚，赐名广孝。甲戌　，立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汉王，高燧赵王。壬午，封汪应祖为琉球国山南王。五月壬寅，丰城侯李彬镇广东，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率舟师巡海。六月丁亥，汰冗官。辛卯，振松江、嘉兴、苏州、湖州饥。甲午，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

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丙寅，振江西、湖广水灾。八月丁酉　，故安南国王陈日煃弟天平来奔。九月丙午，周王橚来朝，献驺虞，百官请贺。帝曰：“瑞应依德而至，驺虞若果为祥，在朕更当修省。”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命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贤否皆具实迹以闻。

冬十月丁丑，河决开封。乙酉，蒲城、河津黄河清。是月，籍长兴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杀。十一月甲辰　，御奉天门录囚。癸丑，京师及济南、开封地震，敕群臣修省。戊午，蠲苏、松、嘉、湖、杭水灾田租。十二月壬辰，同州、韩城黄河清。是月，下李景隆于狱。

是年，占城，别失八里，琉球山北、山南，爪哇　　，真腊入贡。暹罗，日本，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寅，遣使责谕安南。庚申，复免顺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二月己巳，行部尚书雒佥以言事涉怨诽诛。癸未　，赵王高燧居守北京。三月甲寅，免湖广被水田租。

夏六月己卯，中官郑和帅舟师使西洋诸国。庚辰，中官山寿等帅兵出云州觇敌。甲申，夏原吉等振苏、松、嘉、湖饥。免天下农民户口食盐钞。庚寅，胡□谢罪　，请迎陈天平归国。

秋九月丁酉，蠲苏、松、嘉、湖水灾田租，凡三百三十八万石。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冬十月，盗杀驸马都尉梅殷。丁卯，齐王榑有罪，三赐书戒之。戊子，颁《祖训》于诸王。十二月戊辰，沐晟讨八百，降之。庚辰，都督佥事黄中、吕毅以兵纳陈天平于安南。

是年，苏门答剌、满剌加、古里、浡泥来贡，封其长为王。日本贡马，并俘获倭寇为边患者。爪哇东、西，占城，碟里，日罗夏治，合猫里，火州回回入贡。暹罗，琉球山南、山北入贡者再，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四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丙辰，初御午朝，令群臣奏事得从容陈论。三月辛卯朔，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乙巳，赐林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胡□袭杀陈天平于芹站，前大理卿薛岩死之，黄中等引兵还。

夏四月己卯，遣使购遗书。五月丁酉，振常州、庐州、安庆饥。庚戌，齐王榑有罪，削官属护卫，留之京师。六月己未朔，日当食，阴云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丙寅，南阳献瑞麦，谕礼部曰："比郡县屡奏祥瑞，独比为丰年之兆。"命荐之宗庙。

秋七月辛卯，硃能为征夷将军，沐晟、张辅副之，帅师分道讨安南，兵部尚书刘俊参赞军务，行部尚书黄福、大理卿陈洽督饷。诏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恶必诛，他胁从者释之。罪人既得，立陈氏子孙贤者。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禾稼，毋攘财货掠子女，毋杀降。有一于此，虽功不宥。"乙巳，申诽谤之禁。闰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八月丁酉，诏通政司，凡上书奏民事者，虽小必以闻。癸丑，齐王榑废为庶人。九月戊辰，振苏、松、常、杭、嘉、湖流民复业者十二万余户。

冬十月戊子，成国公硃能卒于军，张辅代领其众。乙未，克隘留关。庚子，沐晟率师会于白鹤。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乐观，荐之太庙，赐百官。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张辅大破安南兵于嘉林江。丙申，拔多邦城。丁酉，克其东都。癸卯，克西都，贼遁入海。辛亥，瓯宁王允□熙邸第火，王薨。

是年，暹罗，占城，于阗，浡泥，日本，琉球中山、山南、婆罗入贡。爪哇东、西，真腊入贡者再。别失八里入贡者三。琉球进阉人，还之，回回结牙曲进玉碗，却之。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己巳，张辅大败安南兵于木丸江。二月庚寅，出翰林学士解缙为广西参议。三月丁巳，封尚师哈立麻为大实法王。辛巳，张辅大破安南兵于富良江。

夏四月己酉，振顺天、河间、保定饥。五月甲子，张辅擒黎季犛、黎苍献京师，安南平，河南饥，逮治匿灾有司。敕都察院，凡灾伤不以实闻者罪之。六月癸未，以安南平，诏天下，置交阯布政司。己丑，山阳民丁珏讦其乡人诽谤，擢为刑科给事中。甲午，诏自永乐二年六月后犯罪去官者，悉宥之。乙未，张辅移师会韩观讨浔、柳叛蛮。癸卯，命张辅访交阯人才，礼遣赴京师。

秋七月乙卯，皇后崩。丁卯，河溢河南。八月乙酉，左都督何福镇甘肃。庚子，录囚，杂犯死罪减等论戍，流以下释之。九月壬子，郑和还。乙卯，御奉天门，受安南俘，大赉将士。

冬十月，浔、柳蛮平。

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儿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复有罪，罢其官属。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未，除北京永乐五年以前逋赋，免诸色课程三年。三月癸丑，宁阳伯陈懋镇宁夏。乙卯，除河南、山东、山西永乐五年以前逋赋。

夏四月丙申，始命云南乡试。五月壬戌夜，京师地震。六月庚辰，诏罢北京诸司不急之务及买办，以甦民困；流民来归者复三年。丁亥，张辅、沐晟还。

秋七月癸丑，论平交阯功，进封张辅英国公，沐晟黔国公，王友清远侯，封都督佥事柳升安远伯，余爵赏有差。八月乙酉，交阯简定反，沐晟为征夷将军，讨之，刘俊仍参赞军务。九月己酉，命刑部疏滞狱。癸亥，郑和复使西洋。

冬十一月丁巳，录囚。十二月丁酉，沐晟及简定战于生厥江，败绩，刘俊及都督佥事吕毅、参政刘昱死之。是月，柳升、陈瑄、李彬等率舟师分道沿海捕倭。

是年，鬼力赤为其下所弑，立本雅失里为可汗。浡泥国王来朝。瓦剌，占城，于阗，暹罗，撒马儿罕，榜葛剌，冯嘉施兰，日本，爪哇，琉球中山、山南入贡。

七年春正月癸丑，赐百官上元节假十日，著为令。乙卯，大祀天地

于南郊。二月乙亥，遣使于巡狩所经郡县存问高年，八十以上赐酒肉，九十加帛。丙子，徵致仕知府刘彦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县。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庙社稷。壬午，发京师，皇太子监国。张辅、王友率师讨简定。戊子，谒凤阳皇陵。三月甲辰，次东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恒山。乙卯，平安自杀。壬戌，至北京。癸亥，大赉官吏军民。丙寅，诏起兵时将士及北京效力人民杂犯死罪咸宥之，充军者官复职，军民还籍伍。壬申，柳升败倭于青州海中，敕还师。

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摄享太庙。壬午，海寇犯钦州，副总兵李珪遣将击败之。闰月戊申，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丙辰，谕行在法司，重罪必五覆奏。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乙未，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六月壬寅，察北巡郡县长吏，擢汶上知县史诚祖治行第一，下易州同知张腾于狱。

辛亥，给事中郭骥使本雅失里，为所杀。丁卯，斥御史洪秉等四人，诏自今御史勿用吏员。

秋七月癸酉，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讨本雅失里。八月甲寅，丘福败绩于胪朐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庚申，张辅败贼于咸子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张辅败贼于太平海口。甲戌，赠北征死事李远莒国公、王聪漳国公，遂决意亲征。丙子，武安侯郑亨率师巡边。壬午，成安候郭亮备御开平。

冬十月丁未，削丘福封爵，徙其家于海南。十一月戊寅，张辅获简定于美良，送京师，诛之。十二月庚戌，赐济宁至良乡民频年递运者田租一年。乙丑，召张辅还。

是年，满剌加，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古里，占城，苏门答剌，琉球中山、山南入贡。暹罗、榜葛剌入贡者再。

八年春正月辛未，召宁阳侯陈懋随征漠北。己卯，皇太子摄祀天地于南郊。癸巳，免去年扬州、淮安、凤阳、陈州水灾田租，赎军民所鬻子女。二月辛丑，以北征诏天下，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乙巳，皇太子录囚，奏贯杂犯死罪以下，从之。丁未，发北京。癸亥，遣祭所过名山大川。乙丑，大阅。三月丁卯，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

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甲戌，次鸣銮戍。乙亥，誓师。

夏四月庚申，次威虏镇，以橐季驼所载水给卫士，视军士皆食，始进膳。五月丁卯，更名胪朐河曰饮马。甲戌，闻本雅失里西奔，遂渡饮马河追之。己卯，及于斡难河，大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遁。丙戌，还次饮马河，诏移师征阿鲁台。丁亥，回回哈剌马牙杀都指挥刘秉谦，据肃州卫以叛，千户硃迪等讨平之。六月甲辰，阿鲁台伪降，命诸将严阵以待，果悉众来犯。帝自将精骑迎击。大败之，追北百余里。丁未，又败之。己酉，班师。

秋七月丁卯，次开平。帝在军，念士卒艰苦，每蔬食，是日宴赉，始复常膳。西宁侯宋琥镇甘肃。辛巳，振安庆、徽州、凤阳、镇江饥。壬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甲午，论功行赏有差。八月壬寅，进封柳升安远侯。乙卯，何福自杀。庚申，河溢开封。九月己巳，幸天寿山。

冬十月丁酉，发北京。是月，倭寇福州。十一月甲戌，至京师。十二月癸巳，阿鲁台遣使贡马。戊午，陈季扩乞降，以为交阯右布政使，季扩不受命。

是年，失捏干寇黄河东岸，宁夏都指挥王亻叔败没。浡泥、吕宋、冯嘉施兰、苏门答剌、榜葛剌入贡。占城贡象。琉球山南、爪哇、暹罗贡马。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九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丙子，柳升镇宁夏。巳卯，张辅为征虏副将军，会沐晟讨交阯。丙戌，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率浙江、福建兵捕海寇。二月辛亥，陈瑛有罪，下狱死。丙辰，诏赦交阯。丁巳，倭陷昌化千户所。己未，工部尚书宋礼开会通河。三月甲子，赐萧时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浚祥符县黄河故道。戊子，刘江镇辽东。

夏六月乙巳，郑和还自西洋。是月，下交阯右参议解缙于狱。

秋七月丙子，张辅败贼于月常江。九月戊寅，谕法司，凡死罪必五覆奏。壬午，命屯田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著为令。

冬十月乙未，宽北京谪徙军民赋役。癸卯，封哈密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乙巳，复修《太祖实录》。十一月戊午，蠲陕西逋赋。癸亥，张

辅败贼于生厥江。丁卯，立皇长孙瞻基为皇太孙。壬申，韩观为征夷副将军，改镇交阯，都指挥葛森镇广西。丙子，敕法司决遣罪囚毋淹滞。是月，遣使督瘗战场暴骨。十二月壬辰，敕宥福余、朵颜、泰宁三卫罪，令入贡。闰月丁巳，命府部诸臣陈军民利弊。

是年，浙江、湖广、湖南、顺天、扬州水，河南、陕西疫，遣使振之。满剌加王来朝。爪哇、榜葛剌、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暹罗入贡。阿鲁台来贡马，别失八里献文豹。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十年春正月己丑，命入觐官千五百余人各陈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勿问。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癸丑，振平阳饥，逮治布政使及郡县官不奏闻者。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逋赋。庚辰，辽王植有罪，削其护卫。三月丁亥，丰城侯李彬讨甘肃叛寇八耳思朵罗歹。戊子，赐马鐸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辰，免北京水灾租税。

夏六月甲戌，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

秋七月癸卯，禁中官干预有司政事。八月癸丑，张辅大破交阯贼于神投海。己未，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濠堑。

冬十月戊辰，猎城南武冈。十一月壬午，侍讲杨荣经略甘肃。丙申，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浡泥、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剌、苏门答剌、南浡利、球琉山南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辛己朔，日有食之，诏罢朝贺宴会。壬午，谕通政使、礼科给事中，凡朝觐官境内灾伤不能闻为他人所奏者，罪之。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丑，丰城侯李彬镇甘肃，召宋琥还。二月辛亥，始设贵州布政司。癸亥，令北京民户分养孳生马，著为令。甲子，幸北京，皇太孙从。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皇太子监国。乙丑，发京师，命给事中、御史所过存问高年，赐酒肉及帛。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长陵。辛未，次凤阳，谒皇陵。

夏四月己酉，至北京。五月丁未，曹县献驺虞，礼官请贺，不许。

秋七月戊寅，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八月甲子，北京地震。乙丑，镇

远侯顾成讨思州、靖州叛苗。九月壬午，诏自今郡县官每岁春行视境内，蝗蝻害稼即捕绝之，不如诏者二司并罪。

冬十月丙寅，以玺书命皇太子录囚。十一月戊寅，以野蚕茧为衾，命皇太子荐太庙。壬午，瓦剌马哈木兵渡饮马河，阿鲁台告警，命边将严守备。甲申，宁阳侯陈懋，都督谭青、马聚、硃崇巡宁夏、大同、山西边，简练士马。寻命陕西、山西及潼关等五卫兵驻宣府，中都、辽东、河南三都指挥使司及武平等四卫兵会北京。乙巳，应城伯孙岩备开平。十二月壬子，张辅、沐晟大败交阯贼于爱子江。

是年，马哈木弑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为可汗。别失八里、满剌加、占城、爪哇西王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四。琉球山南入贡者再。

本纪第七 成祖三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辛丑，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二月己酉，大阅。庚戌 ，亲征瓦剌，安远侯柳升领大营，武安侯郑亨领中军，宁阳侯陈懋、丰城侯李彬领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谭青领左、右掖，都督刘江、硃荣为前锋。庚申，振凤翔、陇州饥，按长吏不言者罪。三月癸未，张辅俘陈季扩于老挝以献，交阯平。庚寅，发北京，皇太孙从。

夏四月甲辰朔，次兴和，太阅。己酉，颁军中赏罚号令。庚戌，设传令纪功官。丁卯 ，次屯云谷，孛罗不花等来降。五月丁丑，命尚书、光禄卿、给事中为督阵官，察将士用命不用命者。六月甲辰，刘江遇瓦剌兵，战于康哈里孩，败之。戊申，次忽兰忽失温，马哈木帅众来犯，大败之，追至土剌河，马哈木宵遁。庚戌，班师，宣捷于阿鲁台。戊午，次三峰山，阿鲁台遣使来朝。己巳，以败瓦剌诏天下。

秋七月戊子，次红桥。诏六师入关有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使来迎。八月辛丑朔 ，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丙午，蠲北京州县租二年。戊午，赏从征将士。九月癸未，郭亮、徐亨备开平。丙戌，靖州苗平。甲午，费瓛镇甘肃，刘江镇辽东。闰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徵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正字金问及洗马杨溥、芮善下狱，未几释士奇复职。甲子，召吴高还。丁卯，都督硃荣镇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录因。庚戌，废晋王济熺为庶人。庚申，蠲苏、松、杭、嘉、湖水灾田租四十七万九千余石。

是年，泥八剌国沙的新葛来朝，封为王。彭亨、乌斯茂入贡。真腊进金缕衣。琉球中山王贡马。榜葛剌贡麒麟。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丁未，马哈木谢罪请朝贡，许之。壬子，北京午门灾。戊午，敕内外诸司蠲诸宿逋，将士军官犯罪者悉宥之。二月癸酉，遣指挥刘斌、给事中张磐等十二人巡视山西、山东、大同、陕西、甘肃、辽东军操练、屯政，核实以闻。甲戌，命行在礼部会试天下贡士。癸未，张辅等师还。戊子，论平交阯功，赏赉有差。三月己亥，策士于北京，赐陈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广西蛮叛，指挥同知葛森讨平之。

夏四月戊辰，张辅镇交阯。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乙丑，凿清江浦，通北京漕运。六月，振北京、河南、山东水灾。

秋七月癸卯，郑和还。乙巳，四川戎县山都掌蛮平。八月庚辰，振山东、河南、北京顺天州县饥。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猎于近郊。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粮者，帝怒，命戮之。及覆奏，帝曰："朕过矣，仍论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为令。"十二月，蠲顺天、苏州、凤阳、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州县水旱田租。

是年，琉球山南、山北，爪哇西王，占城，古里，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忽鲁谟斯，哈密，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苏门答剌，俺都淮，失剌思入贡。麻林及诸番进麒麟、天马、神鹿。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北京、河南、山东饥，免永乐十二年逋租，发粟一百三十七万石有奇振之。辛酉，都督金玉讨山西广灵山寇，平之。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镇胡广、贵州。壬寅，阿鲁台败瓦剌，来献捷。

夏四月壬申，礼部尚书吕震请封禅。帝曰："今天下虽无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谓太平。且《六经》无封禅之文，事不师古，甚无谓也。"不听。乙亥，胡广为文渊阁大学士。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备倭山东。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东州县蝗。壬寅，河决开封。乙巳，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有罪伏诛。八月癸酉旦，寿星见，礼臣请上表贺，不许。丁亥，作北京西宫。九月癸卯，京师地震。戊申，发北京。

冬下月丁丑，次凤阳，祀皇陵。癸未，至自北京，谒孝陵。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丙午，召张辅还。戊申，汉王高煦有罪，削二护卫。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巫里、浡泥、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麻林、忽鲁谟斯、柯枝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平江伯陈瑄督漕，运

木赴北京。二月癸亥，谷王橞有罪，废为庶人。丁卯，丰城侯李彬镇交阯。壬申，泰宁侯陈珪董建北京，柳升、王通副之。三月丁亥，交阯始贡士至京师。丙申，杂犯死罪以下囚，输作北京赎罪。丙午，汉王高煦有罪，徙封乐安州。壬子，北巡，发京师，皇太子监国。

夏四月己巳，次邾城。申禁军士毋践民田稼，有伤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癸未，西宫成。五月丙戌，至北京。六月丁酉，李彬讨交阯贼黎核，斩之。己亥，中官张谦使西洋还。败倭寇于金乡卫。

秋八月甲午，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旧。"九月丁卯，曲阜孔了庙成，帝亲制文勒石。

冬十月，李彬败交阯贼杨进江，斩之。十一月癸酉，礼部尚书赵羽兵部尚书，巡视塞北屯戍军民利弊。

是年，西洋苏禄东西峒王来朝。琉球中山、别失八里、琉球山南、真腊、氵孛泥、占城、暹罗、哈烈，撒马儿人贡。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交阯黎利反，都督硃广击败之。甲戌，倭陷松门卫，按察司佥事石鲁坐诛。兴安伯徐亨、都督夏贵备开平。二月辛丑，交阯四忙县贼杀知县欧阳智以叛，李彬遣将击走之。三月甲寅，赐李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都督佥事刘鉴备边大同。夏五月庚戌，重修《太祖实录》成。丁巳，胡广卒。

秋七月己巳，敕责陕西诸司："比闻所属岁屡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视不恤，又不以闻，其咎安在。其速发仓储振之。"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辅导皇太子有阙，皆下狱死。

冬十二月戊子，谕法司："朕屡敕中外官洁己爱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农必去稂莠者，为害苗也。继今，犯赃必论如法。"辛丑，成山侯王通驰传振陕西饥。

是年，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剌、泥八剌、满剌加、南渤利、哈烈、沙哈鲁、千里达、撒马儿罕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兴安伯徐亨备兴和、开平、大同。

夏五月丙午，都督方政败黎利于可蓝栅。六月壬午，免顺天府去年

水灾田租。戊子，刘江歼倭寇于望海埚，封江广宁伯。

秋七月庚申，郑和还。八月，中官马骐激交阯乂安土知府潘僚反。九月丙辰，庆云见，礼臣请表贺，不许。

冬十二月庚辰，谕法司曰："刑者，圣人所慎。匹夫匹妇不得其死，足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甚非朕宽恤之意。自今，在外诸司死罪，咸送京师审录，三覆奏然后行刑。"乙未，工部侍郎刘仲廉核实交阯户口田赋，察军民利病。

是年，哈密、土鲁番、失剌思、亦思弗罕、真腊、占城、哈烈、阿鲁、南渤利、苏门答剌、八答黑商、满剌加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四。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挥孙霖、徐謜败黎利于磊江。闰月丙子，翰林院学士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庚辰，擢人材，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使、参政、参议。二月己酉，薄台妖妇唐赛儿作乱，安远侯柳升帅师讨之。三月辛巳，败贼于御石栅寨，都指挥刘忠战没，赛儿逸去。甲申，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败贼于安丘，指挥王真败贼于诸城，献俘京师。戊子，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坐纵盗诛。戊戌，以逗留徵柳升下吏，寻释之。

夏五月壬午，左都督硃荣镇辽东。庚寅，交阯参政侯保、冯贵御贼，战死。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徐亨备开平。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九月己巳，召皇太子。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指挥使方政败黎利于老挝。十一月戊辰，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是月，振青、莱饥。十二月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孙至北京。癸亥，北京郊庙宫殿成。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刺事。古麻剌朗王来朝。暹罗、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苏禄西王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寅，大赦天下。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二月辛丑，都督佥事胡原帅师巡海捕倭。三月辛巳，赐曾鹤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诏群臣直陈阙失。乙巳，诏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蠲十七年以前逋赋，免去年被灾田粮。己酉，万寿节，以三殿灾止贺。癸丑，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五月乙丑，出建言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郑维桓、罗通等为知州。庚寅，令交阯屯田。

秋七月己巳，帝将北征，敕都督硃荣领前锋，安远侯柳升领中军，宁阳侯陈懋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吴克忠领马队，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领左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领左右掖。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杨实、御史戴诚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丙子，议北征军饷，下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于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辛巳，下侍读李时勉于狱。甲申，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及南畿应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壮运粮，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是年，瓦剌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来朝。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东、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苏禄、榜葛剌、浡泥、古麻剌朗王入贡。暹罗入贡者再。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贺，诏群臣修省。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壬申，丰城侯李彬卒于交阯。二月乙巳，隆平侯张信、兵部尚书李庆分督北征军饷，役民夫二十三万五千有奇，运粮三十七万石。三月丙寅，诏有司遇灾先振后闻。乙亥，阿鲁台犯兴和，都指挥王唤战死。丁丑，亲征阿鲁台，皇太子监国。戊寅，发京师。辛巳，次鸡鸣山，阿鲁台遁。

夏四月乙卯，次云州，大阅。五月乙丑，猎于偏岭。丁卯，大阅。辛未，次西凉亭。壬申，大阅。乙酉，次开平。六月壬辰，令军行出应昌，结方阵以进。癸巳，谍报阿鲁台兵攻万全，诸将请分兵还击，帝曰："诈也。彼虑大军捣其巢穴，欲以牵制我师，敢攻城哉。"甲午，次阳和谷，寇攻万全者果遁去。

秋七月己未，阿鲁台弃辎重于阔栾海侧北遁，发兵焚之，收其牲畜，遂旋师。谓诸将曰："阿鲁台敢悖逆，恃兀良哈为羽翼也。当还师翦之。"简步骑二万，分五道并进。庚午，遇于屈裂儿河，帝亲击败之，追奔三十里，斩部长数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斩甚众。甲戌，兀良哈余

党诣军门降。是月，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山东、河南郡县水灾粮刍共六十一万有奇。八月戊戌，诸将分道者俱献捷。辛丑，以班师诏天下。壬寅，郑亨、薛禄守开平。郑和还。九月壬戌，至京师。癸亥，下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于狱。丙寅，下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吕震于狱，寻俱释之。辛未，录从征功，封左都督硃荣武进伯，都督佥事薛贵安顺伯。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粮出纳之数。十二月辛卯，硃荣镇辽东。闰月戊寅，乾清宫灾。

是年，暹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遣使随贡方物。占城、琉球中山、卜花儿、哈密、瓦剌、土鲁番、爪哇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大礼天地于南郊。癸卯，交阯参将荣昌伯陈智追败黎利于车来。二月己巳，都指挥使鹿荣讨柳州叛蛮，平之。三月庚子，御史王愈等会决重囚，误杀无罪四人，坐弃市。

夏五月癸未，免开封、南阳、卫辉、凤阳等府去年水灾田租。己丑，常山护卫指挥孟贤等谋逆，伏诛。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戊戌，复亲征阿鲁台，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领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领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领右哨，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领右掖，宁阳侯陈懋领前锋。庚子，释李时勉，复其官。辛丑，皇太子监国。壬寅，发京师。戊申，次宣府，敕居庸关守将止诸司进奉。八月己酉，大阅。庚申，塞黑峪、长安岭诸边险要。丁丑，皇太子免两京、山东郡县水灾田租。九月戊子，次西阳河。癸巳，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驻师不进。

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庚午，班师。十一月甲申，至京师。

是年，锡兰山王来朝，又遣使入贡。占城、古里、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失剌思、榜葛剌、琉球中山入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鲁台犯大同、开平，诏群臣议北征，敕边将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洮、岷各卫兵，期三月会北京及宣府。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三月戊寅，大阅，谕诸将亲征。命柳升、陈英领中军，张辅、硃勇领左掖，王通、徐亨领右掖，郑亨、孟瑛领左哨，薛禄、谭忠领右哨、陈懋、金忠领前锋。己卯，赐邢宽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监国。己酉，发京师。庚午，次隰宁，谍报阿鲁台走答兰纳木儿河，遂趋进师。五月己卯，次开平，使使招谕阿鲁台诸部。乙酉，瘗道中遗骸。丁酉，宴群臣于应昌，命中官歌太祖御制词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后嗣也，虽在军旅何敢忘。"己亥，次威远州。复宴群臣，自制词五章，命中官歌之。皇太子令免广平、顺德、扬州及湖广、河南郡县水灾田租。六月庚申，前锋至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命张辅等穷搜山谷三百里无所得，进驻河上。癸亥，陈懋等引兵抵白邙山，以粮尽还。甲子，班师，命郑亨等以步卒西会于开平。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于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吕震以旋师谕太子，诏告天下。己丑，次苍崖戍，不豫。庚寅，至榆木川，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丧礼一如高皇帝遗制。辛卯，崩，年六十有五。太监马云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谋，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熔锡为椑以敛，载以龙举，所至朝夕上膳如常仪。壬辰，杨荣偕御马监少监海寿驰讣皇太子。壬寅，次武平镇，郑亨步军来会。八月甲辰，杨荣等至京师，皇太子即日遣太孙奉迎于开平。己酉，次雕鹗谷，皇太孙至军中发丧。壬子，及郊，皇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辛宫。九月壬午，上尊谥曰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嘉靖十七年九月，改上尊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

赞曰："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本纪第八 仁宗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讳高炽，成祖长子也。母仁孝文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寤而生帝。幼端重沉静，言动有经。稍长习射 ，发无不中。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

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尝命与秦、晋、周三世子分阅卫士，还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又命分阅章奏，独取切军民利病者白之。或文字谬误，不以闻。太祖指示之曰：“儿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又尝问：“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太祖喜曰：“孙有君人之识矣。”

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先是 ，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而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成祖践阼，以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

永乐二年二月，始召至京，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 ，辄遣振恤，仁闻大著。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平？”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

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徵宫僚黄淮竺下狱。十五年 ，高煦以罪徙乐安。明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崩于榆木川。八月甲辰，遗诏至，遣皇太孙迎丧开平。丁未，出夏原吉等于狱。丁巳 ，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洪熙元年。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戊午，复夏原吉、吴中官。己未，武安侯郑亨镇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硃荣镇辽东。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为

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辛酉，镇远侯顾兴祖充总兵官，讨广西叛蛮。甲子，汰冗官。乙丑，召汉王高煦赴京。戊辰，官吏谪隶军籍者放还乡。己巳，诏文臣年七十致仕。九月癸酉，交阯都指挥方政与黎利战于茶笼州，败绩，指挥同知伍云力战死。丙子，召尚书黄福于交阯。庚辰，河溢开封，免税粮，遣右都御史王彰抚恤之。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癸未，礼部尚书吕震请除服，不许。乙酉，增诸王岁禄。丙戌，以风宪官备外任，命给事中萧奇等三十五人为州县官。丁亥，黎利寇清化，都指挥同知陈忠战死。戊子，始设南京守备，以襄城伯李隆为之。乙未，散畿内民所养官马于诸卫所。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谕以协心赞务，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

冬十月壬寅，罢市民间金银，革两京户部行用库。癸卯，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戊申，通政使请以四方雨泽章奏送给事中收贮。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泽　，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积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闻。”己酉，册妃张氏为皇后。壬子，立长子瞻基为皇太子。封子瞻埈为郑五，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卫王。乙卯，诏中外官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丁巳，令三法司会大学士、府、部、通政、六科于承天门录囚，著为令。庚申，增京官及军士月廪。丁卯，擢监生徐永潜等二十人为给事中。十一月壬申朔，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癸酉，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阿鲁台来贡马。甲戌，诏群臣言时政阙失。乙亥，赦兀良哈罪。始命近畿诸卫官军更番诣京师操练。丙子，遣御史巡察边卫。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丙戌，赐户部尚书夏原吉“绳愆纠缪”银章。己丑，礼部奏冬至节请受贺，不许。庚寅，敕诸将严边备。辛卯，禁所司擅役屯田军士。壬辰，都督方政同荣昌伯陈智镇交阯。是月，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曰：“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联与卿等当用为戒。”又谕士奇曰：“顷群臣颇怀忠爱，朕有过方自悔，而进言者已至，良愜朕心。”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诸臣外亲全家戍边者，留一人，余悉放还。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门西序。癸丑，免被灾税粮。庚申，葬文皇帝于长陵。丙寅，镇远侯顾兴祖破平乐、浔州蛮。

是年，丁阗、琉球、占城、哈密、古麻剌朗、满剌加、苏禄、瓦剌入贡。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门受朝，不举乐。乙亥，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己卯，享太庙。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癸未，以时雪不降，敕群臣修省。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太宗配。壬辰，朝臣予告归省者赐钞有差，著为令。己亥，布政使周干、按察使胡概、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二月辛丑，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戊申，祭社稷。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丙辰，耕耤田。丙寅，太宗神主祔太庙。是月，南京地屡震。三月壬申，前光禄署丞权谨以孝行擢文华殿大学士。丁丑，求直言。戊子，隆平饥，户部请以官麦贷之。帝曰："即振之，何贷为。"己丑，诏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导民于善，非务诛杀也。吏或深文傅会，以致冤滥，朕深悯之。自今其悉依律拟罪。或朕过于嫉恶，法外用刑，法司执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必允乃已。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入宫刑。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非谋反。勿连坐亲属。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儆。今奸人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练成狱。刑之不中，民则无措，其余诽谤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庚寅，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率师巡开平、大同边。辛卯，参将安平伯李安与荣昌伯陈智同镇交阯。戊戌，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是月，南京地屡震。

夏四月壬寅，帝闻山东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税方急，乃御西角门诏大学士杨士奇草诏，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须户、工二部预闻。"帝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趣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就门楼书诏。帝览毕，即用玺付外行之。顾士奇曰："今可语部臣矣。"设北京行都察院。壬子，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戊午，如天寿山，谒长陵。己未，还宫。是月，振河南及大名饥。南京地屡震。五月己卯，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寻下狱。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于南京。辛巳，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是日，崩于饮安殿，年四十有八。

秋七月己巳，上尊谥，庙号仁宗，葬献陵。

赞曰："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

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本纪第九 宣宗

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讳瞻基，仁宗长子也。母诚孝昭皇后。生之前夕，成祖梦太祖授以大圭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既弥月，成祖见之曰：“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比长，嗜书，智识杰出。

永乐七年，从幸北京，令观农具及田家衣食，作《务本训》授之。八年，成祖征沙漠，命留守北京。九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始冠。自是，巡幸征讨皆从。尝命学士胡广等即军中为太孙讲论经史。每语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仁宗即位，立为皇太子。

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辛亥，谕边将严守备。甲寅，趣中官在外采办者还，罢所市物。

秋七月乙亥，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辛卯，镇远侯顾兴祖讨大藤峡蛮，平之。乙未，谕法司慎刑狱。闰月戊申，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督马英、都指挥梁成帅师巡边。乙丑，杨溥入直文渊阁。八月戊辰，都指挥李英讨安定曲先叛番，大败之，定定王桑儿加失夹诣阙谢罪。壬申，诏内外群臣举廉洁公正堪牧民者。癸未，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九月壬寅，葬昭皇帝于献陵。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学士、给事中审覆重囚。十一月戊戌，顾兴祖讨平思恩蛮。辛酉，恭禄为镇朔大将军巡边。十二月甲申，顾兴祖讨平宜山蛮。

是年，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乌斯藏、瓦剌、浡泥入贡。

宣德元年春正月癸卯，享太庙。丁未，太祀天地于南郊。癸丑，赦死罪以下运粮宣府自赎。己未，遣恃郎黄宗载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后遣使，著为令。二月戊辰，祭社稷。丁丑，耕耤田。丙戌，谒长陵、献陵。丁亥，还宫。三月己亥，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讨黎利，败绩于茶笼州，乂安知府琴彭死之。癸丑，行在礼部侍郎张瑛兼华盖殿大学士，直文渊阁。

夏四月乙丑，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讨黎利，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陈智、方政夺官从立功。五月甲午朔，录囚。丙申，诏赦交阯，许黎利自新。丙午，敕郡县瘗遗骸。庚申，召薛禄还。

秋七月癸巳，京师地震，乙未，免山东夏税。己亥，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壬子，罢湖广采木。八月壬戌，汉王高照反。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罪，复其官。己巳，亲征高煦，命郑王瞻、襄王瞻墡居守，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大赉五军将士。辛未，发京师。辛巳，至乐安，帝两遣书谕降，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祸福。壬午，高煦出降。癸未，改乐安曰武定州。乙酉，班师。九丙申。”至自武定州，锢高煦于西内。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谋者，词连晋王、赵王，诏勿问。

冬十月戊寅，释李时勉，复为侍读。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击黎利于应平，败绩，尚书陈洽死之。十二月辛酉，免六师所过秋粮。辛未，录囚，宥免三千余人。乙酉，征南将军总兵官黔国公沐晟帅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征虏副将军安远侯柳升帅保定伯梁铭都督崔聚，由云南、广西分道讨黎利，兵部尚书李庆参赞军务。

是年，爪哇、暹罗、琉球、苏门答剌、满剌加、白葛达、撒马儿罕、土鲁番、哈密、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丁未，有司奏岁问囚数。帝谓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二月癸亥，行在户部待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直文渊阁。乙丑，黎利攻交阯城，王通击败之。三月辛卯，赐马愉等进士及第、出身秀差。

夏四月庚申，黎利陷昌江，都指挥李任，指挥顾福、刘顺，知府刘子辅，中官冯智死之。甲子，晋王济熿有罪，废为庶人。己巳，王通许黎利和。五月癸巳，薛禄督饷开平。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庙。丙午，录囚。六月戊寅，录囚。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不救，逮治之。庚子，录囚。辛丑，命都督同知陈怀充总兵官，帅师讨松潘蛮。丁未，薛禄败敌于开平。八月甲子，黄淮致仕。免两京、山西、河南州县被灾税粮。九月壬辰，录囚。乙未，柳升师次倒马坡，遇伏战死。是日，保定伯梁铭病卒。丙申，尚书李庆病卒。师大溃，参将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李宗昉死之。

冬十月戊寅，王通弃交阯，与黎利盟。十一月乙酉，赦黎利，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立陈暠为安南国王，悉如文武吏士还。己亥，以皇长子生大赦天下，免明年税粮三之一。十二月丁丑，振陕西饥。并给绢布十五万疋。

是年，爪哇、占城、暹罗、琉球、瓦剌、哈密、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三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丙申，陈怀平松潘蛮。二月戊午，立皇长子祁镇为皇太子。是月，作《帝训》成。三月癸未，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壬辰，录囚。

夏四月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尚书、都御史、给事中会议以闻，勿讳。闰月壬寅，录囚。免山西旱灾税粮。甲辰，命有司振恤。庚戌，论弃交阯罪，王通等及布政使弋谦、中官山寿、马骐下狱论死，籍其家，镇远侯顾兴祖并下狱。五月壬子，李琦、罗汝敬还。黎利表陈暠卒，子孙并绝，乞守国俟命。辛酉，录囚。己巳，复遣罗汝敬等谕黎利立陈氏后。辛未，赠交阯死事诸臣。壬申，免北京被灾夏税。六月丙戌，免陕西被灾夏税。丁未，都御史刘观巡视河道。

秋七月戊辰，录囚。八月辛卯，罢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丁未，帝自将巡边。九月辛亥，次右门驿。兀良哈寇会州，帝帅精卒三千人往击之。己卯，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帝亲射其前锋，殪三人，两翼军并发，大破之。寇望见黄龙旂，下马罗拜请降，皆生缚之，斩渠酋。甲子，班师。癸酉，至自喜峰口。

冬十一月癸酉，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帝曰："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十二月庚子，广西总兵官山云讨擒忻城蛮。

是年，占城、暹罗、爪哇、琉球、瓦剌、哈密、安南、曲先、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四年春正月，两京地震。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丑，南京献驺虞二，礼部请表贺，不许。三月甲戌，遣李琦再谕黎利访立陈氏后。

夏四月辛巳，山云讨平柳、浔蛮。戊子，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经略漕运。五月壬子，录囚。六月甲午，罢文吏犯赃赎罪例。己亥，寇犯开平，镇抚张信等战死。庚子，薛禄督饷开平。

秋七月己未，幸文渊阁。八月己卯，起复杨溥。九月癸亥，释顾兴祖于狱。

冬十月庚辰，幸文渊阁。癸未，以天寒谕法司录囚。丙戌，制《猗兰操》赐廷臣，谕以荐贤为国之道。庚寅，张瑛、陈山罢。甲午，阅武于近郊。乙未，猎于峪口。戊戌，还宫。十一月癸卯，薛禄及恭顺侯吴克忠帅师巡宣府。十二月乙亥，京师地震。壬辰，罢中官松花江造船。

是年，爪哇、占城、琉球、榜葛剌、哈密、土鲁番、亦力把里、撒马儿罕入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大祀天地于南郊。戊辰，尚书夏原吉卒。二月壬辰，罢工部采木。癸巳，颁宽恤之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逋欠薪刍，招流民赐复一年，罢采买，减官田旧科十之三，恤工匠，禁司仓官包纳，戒法司慎刑狱。乙未，奉皇太后谒陵。三月戊申，道见耕者，下马问农事，取耒三推，顾侍臣曰："朕三推已不胜劳，况吾民终岁勤动乎。"命赐所过农民钞，己酉，还宫。辛亥，李琦还，黎利称陈氏无后，上表请封。丙辰，免山西去岁被灾田租。丁巳，赐林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薛禄帅师筑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团山城堡。五月癸卯，追夺赃吏诰敕，著为令。丙辰，修预备仓，出官钱收籴备荒。癸亥，擢郎中况钟、御史何文渊九人为知府，赐敕遣之。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谕户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减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诗》示之。

秋七月癸亥，甄别守令。八月己巳朔，日食，阴雨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九月丙午，擢御史于谦、长史周忱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乙卯，巡近郊。己未，还宫。

冬十月乙亥，阿鲁台犯辽东，辽海卫指挥同知皇甫斌力战死。丙子，巡近郊。己卯，猎于坌道。丙戌，至洗马林，遍阅城堡兵备。壬辰，还宫。十二月癸巳，曲先叛番平。闰月己未，敕内外诸司，久淹狱囚者罪之。

是年，占城、琉球、爪哇、瓦剌、哈密、罕东、土鲁番、撒马儿罕、亦力把里入贡。

六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大雨雷电。二月丁酉，

侍郎罗汝敬督陕西屯田。己亥，浚金龙口，引河达徐州以便漕。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为令。

夏四月己酉，侍郎柴车经理山西屯田。六月己亥，遣使诏黎利权署安南国事。

秋七月己巳，录囚。壬午，许朵颜三卫市易。冬十月甲辰，陈怀平松潘蛮。十一月丙子，始命官军兑运民粮。乙酉，分遣御史往逮贪暴中官袁琦等。十二月乙未，袁琦等十一人弃市，榜其罪示天下。丁未，金幼孜卒。庚戌，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屯田水利。

是年，占城、琉球、瓦剌、哈密、苏门答剌、亦力把里入贡。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谕法司录囚。三月庚申，下诏行宽恤之政。辛酉，谕礼部曰："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夏四月辛丑，免山西逋赋。壬寅，募商中盐输粟入边。六月癸卯，录囚。癸丑，罢中官入番市马。是月，作《官箴》成，凡三十五篇，示百官。

秋八月乙未，敕京官三品以上举才行文学之士，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职者。九月庚午，诸将巡边。是秋，免两畿及嘉兴。湖州水灾税粮。

冬十一月辛酉，召督漕平江伯陈瑄、侍郎赵新等岁终至京议粮赋利弊。

是年，占城、琉球、哈密、哈烈、瓦剌、亦力把里入贡。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子，录囚，宥免五千余人。三月丙辰，赐曹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谕内外优恤军士，违者风宪官察奏罪之。是春，以两京、河南、山东、山西久旱，遣使振恤。

夏四月戊戌，诏蠲京省被灾逋和、杂课，免今年夏税，赐复一年。理冤狱。减殊死以下，赦军匠在逃者罪。有司各举贤良方正一人。巡按

御史、按察使纠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五月丁巳，总兵官都督萧授讨平贵州乌罗蛮。丁卯，山云讨平宜山蛮。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辛丑，诏中外疏决罪囚。是夏，复振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湖广饥，免税粮。

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灾税粮。八月癸巳，汰京师冗官。闰月辛亥，西域贡麒麟。戊午，景星见。礼官请表贺，皆不许。九月乙酉，遣官录天下重囚。己亥，阿鲁台部昝卜寇凉州，总兵官刘广击斩之。

冬十二月乙亥，谕法司宥京官过犯。

是年，暹罗、占城、琉球、安南、满剌加、天方、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阿丹、锡兰山、佐法儿、甘巴里、加异勒、忽鲁谟斯、哈密、瓦剌、撒马儿罕、亦力把里入贡。

九年春正月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戌，振凤阳、淮安、扬州、徐州饥。乙卯，申两京、山东、山西、河南宽恤之令。三月戊寅，山云讨症思恩叛蛮。

夏四月己未，黎利死，子麟来告丧，命麟权署安南国事。戊辰，录囚。五月壬午，瘗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督捕两畿、山东、山西、河南蝗。八月庚戌，振湖广饥。甲子，敕两京、湖广、江西、河南巡抚、巡按御史、三司官行视灾伤，蠲秋粮十之四。乙丑，罢工部采办。己巳，瓦剌脱欢攻杀阿鲁台，来告捷。九月癸未，自将巡边。乙酉，度居庸关。丙戌，猎于坌道。乙未，阿鲁台子阿卜只俺来归。丁酉，至洗马林，阅城堡兵备。己亥，大猎。

冬十月丙午，还宫。丙辰，都督方政讨平松潘叛蛮。甲子，罢陕西市马。丁卯，两畿、浙江、湖广、江西饥，以应运南京及临清仓粟振济。十一月戊戌，停刑。庚子，免四川被灾税粮。十二月甲子，帝不豫，卫王瞻埏摄享太庙。

是年，暹罗、占城、琉球、苏门答剌、哈密、瓦剌入贡。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视朝，命群臣谒皇太子于文华殿。甲戌，大渐。罢买、营造诸使。乙亥，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八。遗诏国家重务白皇太后。丁酉，上尊谥，庙号宣宗，葬景陵。

赞曰：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本纪第十 英宗前纪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讳祁镇，宣宗长子也。母贵妃孙氏。生四月，立为皇太子，遂册贵妃为皇后。

宣德十年春正月，宣宗崩，壬午，即皇帝位。遵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行。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始罢午朝。丁亥，尚书蹇义卒。辛丑，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守备机务。二月戊申，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为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钰为郕王。甲寅，罢诸司冗费。三月戊寅，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辛巳，罢山陵夫役万七千人。丙申，谕三法司，死罪临决。三覆奏然后加刑。

夏四月壬戌，以元学上吴澄从祀孔子庙庭。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戊辰，遣给事中、御史捕畿南、山东、河南、淮安蝗。五月壬午，户部言浙江、苏、松荒田税粮减除二百七十七万余石，请加覆核。帝以核实必增额为民患。不许。六月丁未，令天下瘗暴骸。辛酉，葬章皇帝于景陵。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税之半。八月丙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九月壬辰，诏督漕总兵及诸巡抚官，岁以八月至京会廷臣议事。是月，王振掌司礼监。

冬十月壬寅，遣使谕阿台朵儿只伯。辛亥，诏天下卫所皆立学。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儿只怕犯凉州镇番，总兵官陈懋败之于黑山。

是年，琉球中山、暹罗、日本、占城、安南、满剌加、哈密、瓦剌入贡。

正统元年春正月丙戌，罢铜仁金场。庚寅，发禁军三万人屯田畿辅。三月己巳，赐周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亥，御经筵。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庙。五月丁卯，阿台朵儿只伯寇肃州。壬辰，设提督学校官。

秋八月甲戌，右都督蒋贵充总兵官，都督同知赵安副之，帅师讨阿台朵儿只伯。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硃与言督两淮、长芦、浙江盐课。钦差巡盐自此始。庚申，封黎利子麟为安南国

王。

冬十一月乙卯，诏京官三品以上举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从言官举堪任知县者，各一人。免湖广被灾税粮。十二月丁丑，以边议稽缓，下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野于狱，寻释之。乙酉，湖广、贵州总兵官萧授讨广西蒙顾十六洞贼，平之。

是年，琉球中山、爪哇、安南、乌斯藏、占城、瓦剌入贡。遣宣德时来贡古里、苏门答剌十一国使臣还国。

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庙。己亥，大同总兵官方政、都指挥杨洪会宁夏、甘肃兵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三月甲午，录囚。戊午，御史金敬抚辑大名及河南、陕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灾田粮。五月庚寅，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边务。壬寅，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边务。丁未，免陕西平凉六府旱灾夏税。六月乙亥，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庭。庚辰，副都御史贾谅、侍郎郑辰振河南、江北饥。

冬十月甲子，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都督蒋贵、都督同知赵安为左、右副总兵，兵部侍郎柴车，佥都御史曹翼、罗亨信参赞军务，讨阿台朵儿只伯。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饥，免税粮。

是年，琉球中山、撒马儿罕、暹罗、土鲁番、瓦剌、哈密入贡。

三年春三月己亥，京师地震。辛丑，振陕西饥。

夏四月乙卯，王骥、任礼、蒋贵、赵安袭击阿台朵儿只伯，大破之，追至黑泉还。癸未，立大同马市。六月癸酉，以旱谳中外疑狱。乙亥，都督方政、佥事张荣同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晟、右都督沐昂，讨麓川叛蛮思任发。

秋七月癸未，下礼部尚书胡濙于狱。辛卯，下户部尚书刘中敷于狱。寻俱释之。八月乙亥，以陕西饥，令杂犯死囚以下输银赎罪，送边吏易米。九月癸巳，蠲两畿、湖广逋赋。

冬十月癸丑，再振陕西饥。十二月丙辰，下刑部尚书魏源、右都御史陈智等于狱。

是年，榜葛剌贡麒麟，中外表贺。琉求中山、进罗、占城、瓦剌入贡四年春正月壬午，方政破麓川蛮于大寨，追至空泥，败没。二月丁巳，总兵官萧授平贵州计砂叛苗。闰月辛丑，释魏源、陈智等，复其官，并宥弃交阯王通、马骐罪。三月己酉诏赦天下。壬子，赐施槃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废辽王贵焓为庶人。丁卯，黔国公沐晟卒于军。癸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军俸廪。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讨思任发。丁卯，录中外囚。六月乙未，京师地震。丁酉，以京畿水灾祭告天地，谕群臣修省。戊戌，下诏宽恤，求直言。

秋七月庚戌，免两畿、山东、江西、河南被灾税粮。壬申，汰冗官。八月戍戌，增设沿海备倭官。己亥，京师地震。

冬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总兵官，佥都御史王翱参赞军务，讨松潘祈命族叛番。

是年，琉球、占城、安南、瓦剌、榜葛剌、满剌加、哈密入贡。

五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亥，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入阁预机务。甲申，佥都御史张纯、大理少卿李畛振抚畿内流民。三月戊申，建北京宫殿。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赋。丙戌，祈命簇番降。五月，征麓川，参将张荣败绩于芒市。六月丁丑，免两畿被来田粮。戊寅，录囚。

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备荒之政。壬寅，杨荣卒。八月乙未，令各边修举荒政。九月壬寅，蠲云南逋赋。

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饥。壬子，免苏、松、常、镇、嘉、湖水灾税粮。丁巳，广西僧杨行祥伪称建文帝，械送京师，锢锦衣卫狱死。乙丑，沐昂讨平师宗叛蛮。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东、河南被灾税粮。

是年，占城、琉球中山、哈密、乌斯藏入贡。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当食，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卯，以庄浪地屡震，躬礼郊庙，遣使祭西方岳镇。大举征麓川，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同知李安、佥事刘聚副之，兵

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于谦于狱。

夏四月甲午，以灾异遣使省天下疑狱。五月甲寅，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录在京刑狱，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录南京刑狱。释于谦为大理少卿。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广饥。

冬十月丁丑，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璋荷校于长安门，旬余释还职。庚寅，免畿内被灾税粮。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癸卯，王骥拔麓川上江寨。癸丑，免河南、山东及凤阳等府被灾税粮。闰月甲戌，复下刘中敷、吴玺、陈璋于狱。逾年，释中敷为民，玺、璋戍边。十二月，王骥克麓川，思任发走孟养。丁未，班师。右副总兵李安攻余贼于高黎贡山，败绩。

是年，占城、瓦剌、哈密入贡。

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申，如天寿山。三月甲子，还宫。乙亥，免陕西屯粮十之五。戊寅，赐刘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午，振陕西饥。是月，免山西、河南、山东被灾税粮。五月壬申，论平麓川功，进封蒋贵为侯，王骥靖远伯。戊寅，立皇后钱氏。丁亥，倭陷大嵩所。六月壬子，户部侍郎焦宏备倭浙江。

秋七月丙寅，振陕西饥民，赎民所鬻子女。八月壬寅，复命王骥总督云南军务。九月甲戌，陕西进嘉禾，祀臣请表贺，不许。

冬十月壬辰，兀良哈犯广宁。乙巳，太皇太后崩。十二月，葬诚孝昭皇后于献陵。

是年，占城、瓦剌、哈密、琉球中山、安南、爪哇、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丑，汰南京冗官。戊戌，淮王瞻墺来朝。丙午，荆王瞻堈来朝。

夏五月己巳，复命平蛮将军蒋贵、王骥帅师征麓川思任发子思机

发。戊寅，雷震奉天殿鸱吻，敕修省。壬午，大赦。六月丁亥，侍讲刘球陈十事，下锦衣卫狱，太监王振使指挥马顺杀之。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狱。

秋七月戊午，祭酒李时勉荷校于国子监门三日。九月甲子，思机发请降。

冬十一月，宣宗废后胡氏卒。十二月癸未，免山东复业民税粮二年。丙戌，驸马都尉焦敬荷校于长安右门。

是年，占城、安南、瓦剌、哈密、爪哇入贡。

九年春正月甲寅，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宁夏边。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辛未，成国公硃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同太监僧保、曹吉祥、刘永诚、但住分道讨兀良哈。二月丙午，王骥击走思机发，俘其孥以献。召骥还。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子，硃勇等师还。杨士奇卒。乙丑，叙征兀良哈功，封陈怀平乡伯，马亮招远伯，成国公硃勇等进秩有差。

夏四月丙戌，翰林学士陈循直文渊阁，预机务。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饥。五月己未，命法司录在京刑狱，刑部侍郎马昂录南京刑狱。六月壬午，振湖广、贵州蛮饥。

秋七月己酉，下驸马都尉石璟于狱。处州贼叶宗留资福安银矿，杀福建参议竺渊。癸丑，免河南被灾税粮。闰月戊寅，复开福建、浙江银场。甲申，瘗暴骸。壬寅，雷震奉先殿鸱吻。八月庚戌，免陕西被灾税粮，赎民所鬻子女。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鉴经理西北边备。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午，兀良哈贡马谢罪。

是年，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大水，江河皆溢。暹罗、琉球中山、瓦剌、安南、乌斯藏、满剌加入贡。

十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子，诏举智勇之士。二月丁巳，京师地震。己未，免陕西逋赋。丙寅，兀良哈贡马，请贷犯边者罪，不许。壬申，如天寿山。三月丙子，还宫。庚辰，思机发入贡谢罪。庚寅，赐商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庚申，诏所在有司饲逃民复业及流移就食者。六月乙丑，振陕西饥。免田租三之二。

秋七月乙未，减粜河南、怀庆仓粟、济山、陕饥。八月癸丑，免湖广旱灾秋粮。丙辰，免苏、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灾秋粮。

冬十月戊辰，侍读学士苗衷为兵部侍郎，侍讲学士高谷为工部侍郎，并入阁预机务。十二月丙辰，缅甸获思任发，斩其首送京师。壬戌，输河南粟振陕西饥。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讨平庆远叛蛮。

是年，琉球中山、哈密、亦力把里、安南、占城、满剌加、锡兰山、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予太监王振等弟侄世袭锦衣卫官。二月辛酉，异气见华盖、奉天殿，遣官祭告天地。癸亥，诏恤刑狱。三月戊辰，下户部尚书王佐、刑部尚书金濂、右都御史陈镒等于锦衣卫狱，寻释之。壬申，御史柳华督福建、浙江、江西兵讨矿贼。癸酉，如天寿山。庚辰，还宫。

夏六月丙辰，京师地震。

秋七月癸酉，增市廛税钞。庚辰，杨溥卒。八月戊戌，免湖广被灾秋粮。庚申，下吏部尚书王真等于狱，寻释之。九月辛巳，广西瑶叛，执化州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

冬十月甲寅，遣给事中、御史分赉诸边军士。十一月壬申，减殊死以下罪。

是年，琉球中山、暹罗、安南、爪哇、回回哈密、占城、亦力把里、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癸亥，如天寿山。庚午，还宫。丙子，免杭嘉、湖被灾秋粮。

夏四月丁巳，免苏、松、常、镇被灾秋粮。五月己亥，大理少卿张骥振济宁及淮、扬饥。

秋七月甲辰，敕各边练军备瓦剌。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九月乙未，马榆卒。

是年，琉球中山、安南、占城、瓦剌、爪哇、哈密、暹罗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戊子，诏责孟养宣慰司献思机发。壬寅，赐彭时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王骥仍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帅师讨思机发。

夏四月，免浙江、江西、湖广被灾秋粮。五月丙戌，遣使捕山东蝗。甲辰，刑部侍郎丁铉抚辑河南、山东灾民。

秋七月乙酉，河决大名，没三百余里，遣使蠲振。己酉河决河南、没曹、濮、东昌，溃寿张沙湾，坏运这，工部侍郎王永和治之。八月乙卯，福建贼邓茂七作乱。甲戌，命御史丁瑄捕之。

冬十一月丙戌，宁阳侯陈懋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瑀、平江伯陈豫副之，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讨邓茂七。甲辰，处州贼流劫金华诸县。庚戌，永康侯徐安备倭山东。十二月庚午，广东瑶贼作乱。

是年，琉球中山、安南、占城入贡。瓦剌贡使三千人，赏不如例，遂构衅。

十四年春正月申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乙巳，免浙江、福建银课。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挥刘福击斩邓茂七于延平。己巳，王骥破思机发于金沙江，又破之鬼哭山，班师。辛未，指挥佥事徐恭元总兵官，讨处州贼叶宗留，工部尚书石璞参赞军务。三月戊子，如天寿山，癸巳，还宫。

夏四月庚戌，处州贼犯崇安，杀都指挥吴刚。壬戌，湖广、贵州苗贼大起，命王骥讨之，乙丑，遣御史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银课。五月丙戌，陈懋击破沙县贼。壬辰，旱，太监金英同法司录囚。己亥，侍读学士张益直文渊阁，预机务。庚子，巡按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挥高亮战死。丙辰，南京谨身诸殿灾。甲子，修省，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赴大同、宣府。乙丑，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己巳，赦天下。戊寅，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王贵、吴克勤，太监林寿，分练京军于大同、宣府，备瓦剌。

秋七月己丑，瓦剌也先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下诏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帅群臣谏，不听。癸巳，命郕王居守。是日，西宁侯宋瑛、武进

伯硃冕与瓦剌战于阳和，败没。甲午，发京师。乙未，次龙虎台。军中夜惊。丁酉，次居庸关。辛丑，次宣府。群臣屡请驻跸，不许。丙午，次阳和。八月戊申，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谏，议旋师。己酉，广宁伯刘安为总兵官，镇大同。庚戌，师还。丁巳，次宣府。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战没，成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救之，至鹞儿岭遇伏，全军尽覆。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驸马都尉并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死，帝北狩。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器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戊辰，帝至大同。己巳，皇太后命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辛未，帝至威宁海子。甲戌，至黑河。九月癸未，郕王即位，遥尊帝为太上皇帝。

本纪第十一 景帝

恭仁康定景皇帝，讳祁钰，宣宗次子也。母贤妃吴氏。英宗即位，封郕王。

正统十四年秋八月，英宗北狩，皇太后命王监国。丙寅，移通州粮入京师。徵两畿、山东、河南备倭运粮诸军入卫，召宁阳侯陈懋帅师还。戊辰，兵部侍郎于谦为本部尚书。令群臣直言时事，举人材。己巳，皇太后诏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恤阵亡将士。庚午，籍王振家。辛未，右都御史陈镒抚安畿内军民。壬申，都督石亨总京营兵。乙亥，谕边将，瓦剌秦驾至，不得轻出。输南京军器于京师。修撰商辂、彭时入阁预机务。是月，广东贼黄萧养作乱。九月癸未，王即皇帝位，遥尊皇帝为太上皇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甲申，夷王振族。庚寅，处州贼平。癸巳，指挥佥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达于上皇。甲午，祭宣府、土木阵亡将士，瘗遗骸。乙未，总兵官安乡伯张安讨广州贼，败死。指挥佥事王清被执，死之。辛丑，给事中孙祥、郎中罗通为右副都御史，守紫荆居庸关。甲辰，遣御史十五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都督同知陈友帅师讨湖广、贵州叛苗。乙巳，遣使奉书上皇。丙午，苗围平越卫，调云南、四川兵会王骥讨之。参议杨信民为右佥都御史，讨广东贼。

冬十月戊申，也先拥上皇至大同。壬子，诏诸王勤王。乙卯，于谦提督诸营，石享及诸将分守九门。丙辰，也先陷紫荆关，孙祥死之，京师戒严。丁巳，诏宣府、辽东总兵官，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巡抚及募兵御史将兵入援。戊午，也先薄都城，都督高礼、毛福寿败之于彰义门。己未，右通政王复、太常少卿赵荣使也先营，朝上皇于土城。庚申，徵兵于朝鲜，调河州诸卫士军入援。于谦、石亨等连败也先众于城下。壬戌，寇退。甲子，出紫荆关，丁卯，诏止诸王兵。瓦剌可汗脱脱不花使来。辛未，昌平伯杨洪充总兵官，都督孙镗、范广副之，剿畿内余寇。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辛卯，毛福寿为副总兵，讨辰州叛苗。壬辰，上皇至瓦剌。乙未，侍郎耿九畴抚安南畿流民，赐复三年。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为上圣皇太后。辛亥，王骥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讨贵州叛苗。都督同知董兴为左副总兵，讨广东贼，户部侍郎孟鉴参赞军务。癸丑，尊母贤妃为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为皇后。丙辰，大赦。己未，石亨、杨洪、柳溥分练京营兵。戊辰，祭阵亡官军于西直门外。

是年，琉球中山、占城、乌斯藏、撒马儿罕入贡。

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罢朝贺。辛巳，城昌平。壬午，享太庙。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闰月甲寅，瓦剌寇宁夏。癸亥，诏会试取士毋拘额。庚午，大同总兵官郭登败瓦剌于沙窝，又追败之于栲栳山，封登定襄伯。是月，免大名、真定、开封、卫辉被灾税粮。二月戊寅，耕耤田。癸未，悬赏格招陷敌军民。丙戌，石亨为镇朔大将军，帅师巡大同。都指挥同知杨能充游击将军，巡宣府。壬辰，太监喜宁伏诛。三月己酉，瓦剌寇朔州。辛亥，录土木死事诸臣后。癸丑，瓦剌寇宁夏、庆阳。乙卯，寇朔州。癸亥，免畿内逋赋及夏税。

夏四月丙子，广东都指挥李升、何贵帅兵捕海贼，战死。辛巳，瓦剌寇大同，官军击却之。丁亥，保定伯梁珤代王骥讨贵州叛苗。戊子，大理寺丞李茂录囚南京，考黜百司，访军民利病。丙申，瓦剌寇雁门。己亥，都督同知刘安充总兵官，练兵于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佥都御史曹泰参赞军务。庚子，振山东饥。辛丑，振畿内被寇州县。癸卯，瓦剌寇大同，郭登击却之。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灾税粮。瓦剌掠河曲、代州，遂南犯，诏刘安督涿、易诸军御之。戊申，瓦剌寇雁门，益黄花镇戍兵卫陵寝。癸丑，董兴击破广东贼，黄萧养伏诛。壬戌，振大同被寇军民。丙寅，侍郎侯璡、副总兵田礼大破贵州苗。辛未，瓦剌遣使请和。六月壬午，瓦剌寇大同，郭登击却之。丙戌，也先复拥上皇至大同。丁亥，左都御史陈镒、王文以鞫太监金英家人不实下狱，寻释之。戊子，瓦剌寇宣府，都督硃谦、参将纪广御却之。戊戌，免山东被灾州县税粮。乙亥，给事中李实、大理寺丞罗绮使瓦剌。

秋七月庚戌，尚书侯璡、参将方瑛破贵州苗，擒其酋献京师。庚申，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使瓦剌。停山西民运粮大同。癸亥，李实、罗绮还。己巳，杨善至瓦剌，也先许上皇归。八月癸酉，上皇发瓦剌。戊寅，祀社稷。甲申，遣侍读商辂迎上皇于居庸关。丙戌，上皇还京师。帝迎于东安门，入居南宫。帝帅百官朝谒。庚寅，赦天下。辛卯，刑部右侍郎江渊兼翰林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九月癸丑，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来总督湖广、贵州军务，讨叛苗。

冬十月辛卯，录囚。癸巳，免畿内逋赋。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

是年，朝鲜贡马者三。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礼天地于南郊。壬子，诏天下朝觐官当黜者运粮口外。二月辛未，释奠于先师孔子。辛卯，以星变修省，诏廷臣条议宽恤诸政。癸巳，诏畿内及山东巡抚官举廉能吏专司劝农，授民荒田，贷牛种。三月壬寅，赐柯潜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乙酉，梁珤、王来等破平越苗，献俘京师。甲午，瓦剌寇宣府马营，敕游击将军石彪等巡边。乙未，命石亨选京营兵操练，尚书石璞总督军务。五月乙巳，城固原。六月戊辰朔，日当食不见。己卯，诏贵州各卫修举屯田。

秋七月戊申，普定、永宁、毕节诸苗复叛，梁珤等留军讨之。八月壬申，南京地震。辛巳，复午朝。九月乙卯，禁诸司起复。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灾税粮。十二月庚寅，礼部左侍郎王一宁、祭酒萧兼翰林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是月，也先弑其主脱脱不花。

是年，安南、琉球中山、瓦剌、哈密入贡。

三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酉，副都御史刘广衡录南京囚。戊子，户部尚书金濂以违诏下狱，寻释之。三月戊午，毛福寿讨湖广巴马苗，克之。

夏五月甲午，废皇太子见深为沂王，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废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为皇后。封上皇子见清荣王，见淳许王。大赦天下。丙申，筑沙湾堤成。辛丑，河南流民复业者，计口给食五年。乙巳，官颜、孟二氏子孙各一人。六月乙亥，罢各省巡抚官入京议事。是月，大两，河决沙湾。

秋七月乙未，左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壬寅，王一宁卒。八月乙丑，振徐、兖水灾。戊辰，都御史洪英，尚书孙原贞、薛希琏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丁丑，振两畿水灾州县，免税粮。乙酉，振南畿、河南、山东流民。九月庚寅，江渊起复。辛卯，以南京地震，两淮大水，河决，命都御史王文巡视安辑。乙未，振两畿、山东、山西、福建、广西、江西、辽东被灾州县。闰月癸未，开处州银场。是月，福建盗起。

冬十月戊戌，左都御史王文兼翰林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丙辰，都督孙镗、佥事石彪协守大同，都督同知卫颖，佥事杨能、张钦协守宣府，备也先。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戊辰，都督方瑛平白石崖诸苗。甲戌，安辑畿内、山东、山西逃民，复赋役五年。是月，免山东

及淮、徐水灾税粮。十二月癸巳，始立团营，太监阮让、都督杨俊等分统之，听于谦、石亨、太监刘永诚、曹吉祥节制。是月，免河南及永平被灾秋粮。

是年，瓦剌、琉球中山、爪哇、暹罗、安南、哈密、乌斯藏入贡。

四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戊子，五开、清浪诸苗复叛，梁珤、王来讨之。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灾秋粮。三月戊寅，开建宁银场。

夏四月戊子，筑沙湾决口。运南京仓粟振徐州。五月丁巳，发徐、淮仓振饥民。己巳，王文起复。甲戌，徐州复大水，民益饥。发支运及盐课粮振之。丁丑，发淮安仓振凤阳。乙酉，沙湾河复决。六月壬辰，吏部尚书何文渊以给事中林聪言下狱，寻令致仕。辛亥，瘗土木、大同、紫荆关暴骸。

秋七月庚辰，停诸不急工役。八月己丑，振河南饥。甲午，也先自立为可汗。

冬十月庚寅，诏天下镇守、巡抚官督课农桑。甲午，谕德徐有贞为左佥都御史，治沙湾决河。戊戌，也先遣使来。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见济薨。十二月乙未，免山东被灾税粮。乙巳，赉边军。

是年，琉球中山、安南、爪哇、日本、占城、哈密、瓦剌入贡。

五年春正月戊午，黄河清，自龙门至于芮城。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壬申，罢福州，建宁银场。甲戌，平江侯陈豫、学士江渊抚辑山东、河南被灾军民。二月乙巳，以雨旸弗时，诏修省，求直言。三月壬子，赐孙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酉，学士江渊振淮北饥民。王文抚恤南畿。甲子，总督两广副都御史马昂破泷水瑶。庚辰，缅甸执献思机发。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辛卯，方瑛破草塘苗，封瑛南和伯。五月甲子，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以请复沂王为皇太子下锦衣卫狱。六月戊子，录囚。

秋七月癸酉，振南畿水灾。八月丁酉，复命天下巡抚官赴京师议事。九月壬戌，免苏、松、常、扬、杭、嘉、湖漕粮二百余万石。

冬十月庚辰，副都御史刘广衡巡抚浙江、福建，专司讨贼。十一月戊午，罢苏、松、常、镇织造采办。十二月，免南畿、浙江被灾税粮。

是年，安南、琉球中山、爪哇入贡。也先为知院阿剌所杀。

六年春正月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午，太监王诚同法司、刑科录囚。大理少卿李茂等录南京、浙江囚。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辛巳，敕户、兵二部及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抚、按、三司官条宽恤事，罢不急诸务。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六月乙亥，宋儒硃熹裔孙梃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癸未，河决开封。

秋七月乙亥。沙湾决口堤成。庚寅，以南京灾异屡见，敕群臣修省。八月庚申，南京大理少卿廖庄又请复沂王为皇太子，杖于阙下，并杖章纶、钟同于狱，同卒。九月乙亥，振苏、松饥民米麦一百余万石。

冬十月戊午，免陕西被灾税粮。十一月乙亥，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讨湖广苗。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灾秋粮。

是年，琉球中山、暹罗、哈密、满剌加入贡。

七年春正月己卯，尚书石璞抚安湖广军民。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申，皇后崩。甲子，营寿陵。三月戊寅，免云南被灾税粮。

夏五月戊寅，以水旱灾异，敕内外诸臣修省。辛卯，宋儒周敦颐裔孙冕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六月庚申，葬肃孝皇后。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饥。十二月己亥，方瑛大破湖广苗。戊午，振畿内、山东、河南水灾。癸亥，帝不豫，罢明年元旦朝贺。是冬，免畿内、山东被灾税粮，并蠲逋赋。

是年，琉球中山、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八年春正月戊辰，免江西被灾税粮。丁丑，帝舆疾宿南郊斋宫。己卯，群臣请建太子，不听。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上皇复位。二月乙未，废帝为郕王，迁西内。皇太后吴氏以下悉仍旧号。癸丑，王薨于西宫，年三十。谥曰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子，制曰：“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遂上尊谥。敕有司缮陵寝，祭飨视诸陵。

赞曰：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本纪第十二 英宗后纪

天顺元年春正月壬午，昧爽，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张軏，左都御史杨善 ，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以兵迎帝于南宫，御奉天门，朝百官。徐有贞以原官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下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锦衣卫狱。太常寺卿许彬、大理寺卿薛瑄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丙戌，诏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论夺门迎复功，封石亨忠国公，张軏太平侯，张輗文安伯，杨善兴济伯，曹吉祥嗣子钦都督同知。丁亥，杀于谦、王文，籍其家。陈循、江渊、俞士悦谪戍，萧鎡、商辂除名。己丑，复论夺门功，封孙镗怀宁伯，董兴海宁伯，钦天监正汤序礼部右侍郎，官舍旂军晋级者凡三千余人。辛卯，罢巡抚提督官。壬辰，榜于谦党人示天下。甲午，杀昌平侯杨俊。二月乙未朔，废景泰帝为郕王。庚子，高谷致仕。汤序请除景泰年号，不许。癸卯，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杀都督范广。戊申，柳溥破广西蛮。癸丑，郕王薨。戊午，方瑛、石璞大破湖广苗。召璞还。壬戌，免南畿被灾秋粮。三月己巳，复立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封皇子见潾为德王，见澍秀王，见泽崇王，见浚吉王。癸酉，封徐有贞武功伯。乙亥，大赉文武军民。庚辰，赐黎淳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石亨为征虏副将军，剿寇延绥。丁亥，振山东饥。

夏四月甲午朔，以灾异数见求直言。乙未，免浙江被灾税粮。丁酉，方瑛攻铜彭藕洞苗，悉平之。丁未 ，录囚。癸丑，罢团营。乙卯，孛来寇宁夏，参将种兴战死。五月辛未，安远侯柳溥备宣、大边。是月，以石亨言下御史杨瑄、张鹏狱。六月甲午，下右都御史耿九畴、副都御史罗绮锦衣卫狱。己亥，下徐有贞、锦衣卫狱。是日，大风雨雹，坏奉天门鸱吻，敕修省。庚子，徐有贞、李贤、罗绮、耿九畴谪外任，杨瑄、张鹏戍边。通政司参议兼侍讲吕原入阁预机务。壬寅，薛瑄致仕。癸卯，修撰岳正人阁预机务。甲辰，复李贤为吏部侍郎。乙巳，巡抚贵州副都御史蒋琳坐于谦党弃市。

秋七月乙丑，复下徐有贞于狱。丙寅，承天门灾。丁卯，躬祷于南郊。戊辰，敕修省。庚午 ，李贤复入阁。改许彬南京礼部侍郎。辛未，出岳正为钦州同知，寻下狱，谪戍。癸酉，大赦。癸未，放徐有贞于金齿。辛卯，大赉诸边军士。八月甲午，以彗星屡见，躬祷于上帝。九月甲子，太常少卿彭时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

冬十月丁酉，赐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壬寅，徵江西处士吴

与弼。丙辰，释建文帝幼子文圭及其家属 ，安置凤阳。十一月甲戌，广西总兵官硃瑛讨田州叛蛮。己丑，免山东被灾夏税。十二月壬辰，封曹钦昭武伯。辛丑，安远侯柳溥充总兵官，御孛来于甘、凉。

是年，琉球中山、安南、暹罗、占城、哈密、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书陈汝言有罪下狱。乙丑，享太庙。甲戌，太祀天地于南郊。己卯，上皇太后尊号。二月戊申，开云南、福建、浙江银场。中官市云南珍宝。闰月己卯，瘗土木暴骸。

夏四月，复设巡抚官。五月壬寅，授处士吴与弼左谕德，辞不拜，寻送还乡。

秋七月癸卯，定远伯石彪为平夷将军，充总兵官，御寇宁夏。八月戊辰，孛来寇镇番。

冬十月甲子，猎南海子。壬午，武平伯陈友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剿寇宁夏。十一月甲寅，免山东秋粮。

是年，安南、乌斯藏、占城、哈密入贡。

三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辰，定远伯石彪、彰武伯杨信败孛来于安边营，都督佥事周贤、都指挥李鉴战死。进彪为侯。二月丁卯，遣御史及中官采珠广东。

夏四月壬子，巡抚两广佥都御史叶盛破泷水瑶。己巳，南和侯方瑛克贵州茵。六月辛酉，复命巡抚官以八月集京师议事。

秋八月庚戌，石彪有罪，下锦衣卫狱。己未，禁文武大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官往来交通，违者依铁榜例论罪。乙亥，免湖广被灾秋粮。

冬十月己未，幸南海子。庚午，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是月，命法司会廷臣，每岁霜降录囚，后以为常。十一月癸巳，振湖广饥。

是年哈密、琉球中山、锡兰山、满剌加入贡。

四年春正月丁亥，太祀天地于南郊。癸卯，石亨有罪下狱，寻死。二月壬子，僮陷梧州。丁卯，石彪弃市。三月庚辰，赐王一夔等进士及

第、出身有差。戊戌，免南畿被灾秋粮。

夏四月己酉，分遣内臣督浙江、云南、福建、四川银课。壬子，襄王瞻墡来朝。五月壬午，免畿内、浙江被灾秋粮。己亥，罢中官督苏、杭织造。六月癸亥，免湖广被灾税粮。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辛卯，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决，没军民田庐，遣使振恤。八月甲子，孛来三道入寇，大同总兵官李文、宣府总兵官杨能御之。癸酉，孛来入雁门，掠忻、代、朔诸州。九月庚辰，孛来围大同右卫。庚寅，抚宁伯硃永，都督白玉、鲍政备宣府边。甲午，免江西被灾秋粮。

冬十月甲子，阅京营将领骑射于西苑。戊幸南海子。十一月丁酉，阅随操武臣骑射于西苑。闰月己未，幸郑村坝，阅甲仗军马。

是年，琉球中山、安南、占城、爪哇、哈密、乌斯藏入贡。

五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卯，免山东被灾税粮。丙申，都督佥事颜彪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讨两广瑶贼。三月壬子，免苏、松、常、镇被灾税粮。甲寅，湖广、贵州总兵官李震会广西军剿瑶、僮，悉破之。

夏四月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陕西诸边。讨孛来。五月丁未，免河南被灭秋粮。六月丙子，孛来寇河西，官军败绩。壬午，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帅京营军御之。

秋七月庚子，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及昭武伯曹钦反，左都御史寇深、恭顺侯吴瑾被杀，怀宁伯孙镗师兵讨平之。癸卯，磔吉祥于市，夷其族，其党汤序等悉伏诛。丁未，免南畿被灾税粮。庚戌，大赦，求直言。丁巳，河决开封，侍郎薛远往治之。戊午，都督冯宗充总兵官，御寇于河西，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参赞军务。辛酉，孛来上书乞和。九月壬戌，京师地震有声。

冬十月壬申，以西边用兵，令河南、山西、陕西士民纳马者予冠带。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壬戌，幸南海子。

是年，安南、流球中山、哈密、亦力把里入贡。

六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戊申，孛来遣使入贡。二月癸

酉，谕孛来。三月癸丑，召冯宗等还。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被灾秋粮。五月庚子，颜彪讨平两广诸瑶。己未，免陕西被灾秋粮。六月戊辰，淮王祁铨来朝。

秋七月，淮安海溢。九月乙未，皇太后崩。

冬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

是年，琉球中山、哈密、乌斯藏、暹罗入贡。

七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戌，詹事陈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三月壬寅，旱，诏行宽恤之政，停各处银场。

夏四月壬午，逮宣、大巡按御史李蕃，荷校于长安门，寻死。丙戌，复遣中官督苏、杭织造。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辽东巡按御史杨璂以擅挞军职逮治。六月丁卯，逮山西巡按御史韩祺，荷校于长安门，数日死。

秋七月庚戌，免陕西被灾税粮。闰月甲戌，上宣宗废后胡氏尊谥。戊寅，命湖广、贵州会师讨洪江叛苗。九月甲戌，敕广东总兵官欧信会广西兵讨瑶贼。

冬十月丁酉，振西安诸府饥。丁未，巡抚广西佥都御史吴桢节制两广诸军，诸瑶贼。十一月癸酉，贼陷梧州，致仕布政使宋钦死之。壬午，下右都御史李宾、副都御史林聪于锦衣卫狱。十二月辛卯，下刑部尚书陆瑜，侍郎周瑄、程信于锦衣卫狱，寻释之。

是年，琉球中山、哈密、安南、乌斯茂入贡。

八年春正月乙卯，帝不豫。己未，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己巳，大渐，遗诏罢宫妃殉葬。庚午，崩，年三十有八。二月乙未，上尊谥，庙号英宗，葬裕陵。

赞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已，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

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本纪第十三 宪宗一

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讳见深，英宗长子也。母贵妃周氏。初名见浚。英宗留瓦剌，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景泰三年，废为沂王。天顺元年 ，复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崩。乙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免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临清镇守内外官，诸边镇守内官 ，正统间所无者悉罢之。下番使者、缉事官校皆召还。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三月甲寅朔，尊皇后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戊午，放宫人。丙寅，毁锦衣卫新狱。庚午，赐彭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酉，诏内阁九卿考核天下方面官。戊寅，复立团营。

夏四月癸未朔，日当食，不见。五月丁巳，大风雨雹，敕群臣修省。庚申 ，葬睿皇帝于裕陵。

秋七月壬申，立吴氏为皇后。八月癸未，御经筵。甲申，命儒臣日讲。癸卯，废皇后吴氏。下太监牛玉于狱。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为皇后。甲辰，立武举法。十二月甲辰，免京官杂犯罪。

是年，两畿、川、广、荆、襄盗贼大起。道路不通。安南、乌斯藏入贡。

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庙。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子，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佥都御史韩雍赞理军务，讨广西叛瑶。二月戊子，祭社稷。甲午，耕耤田。三月庚戌，四川山都掌蛮乱。丁巳，释奠于先师孔子。

夏五月辛酉，大雨雹。壬戌，避正殿减膳，敕群臣修省。

秋七月己酉，免天下军卫屯粮十之三。甲子，振两畿、浙江、河南饥。八月丁丑，工部侍郎沈义、佥都御史吴琛振抚两畿饥民。辛巳，瘗暴骸。庚寅，毛里孩犯延绥，总兵官房能败之。

冬十二月癸卯，抚宁伯硃永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唐慎监

军，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讨荆、襄贼。是月，韩雍大破大藤峡瑶，改名峡曰“断藤”。

是年，琉球、哈密、爪哇、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戊申，罢团营。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酉，英宗神主祔太庙。二月癸未，礼部侍郎邹干巡视畿内饥民。三月甲辰，赐罗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李贤父卒，乞终制，不许。乙卯，硃永大破荆、襄贼刘通于南漳。闰月癸，振南畿饥。乙未，硃永击擒刘通，其党石龙遁，转掠四川。

夏五月癸酉，修撰罗伦以论李贤起复谪福建市舶司提举。己卯，禁侵损古帝王、忠臣、烈士、名贤陵墓。六月甲辰，赵辅师还。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粮十之三。壬子，杨信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裴当监督军务，御寇延绥。

秋七月辛巳，封弟见治为忻王，见沛徽王。戊戌，毛里孩犯固原。八月丁巳，犯宁夏，都指挥焦政战死。丁卯，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

冬十月丁未，硃永击擒石龙，贼平，进永爵为侯。十二月甲寅，李贤卒。丙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入阁预机务。是月，断藤峡贼复起。

是年，哈密、琉球、安南、乌斯藏、瓦剌入贡。

三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丙申，抚宁侯硃永为平胡将军，充总兵官，会杨信讨毛里孩。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丁巳，湖广总兵官李震讨破靖州苗。三月戊辰，召商辂为兵部侍郎，复入阁。己巳，毛里孩犯大同。辛巳，复开浙江、福建、四川、云南银场，以内臣领之。

夏四月，四川地屡震，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乙巳，录囚。癸丑，复立团营。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门，敕群臣修省。辛酉，襄城伯李瑾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兵部尚书程信提督军务，太监刘恒监军，讨山都掌蛮。

秋七月乙酉，停河南采办。九月辛未，振湖广、江西饥。

冬十二月庚子，左庶子黎淳追论景泰废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

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切责之。辛丑，杖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谪官有差。是月，程信破山都掌蛮，平之。

是年，琉球、哈密、占城、乌斯藏入贡。朝鲜献海青、白鹊，谕毋献。

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甲子，免湖广被灾秋粮。甲申，诏中外势家毋得擅请田土。

夏四月丁巳，录囚。陈文卒。五月癸未，遣使录天下囚。六月丙午，免江西被灾秋粮。辛亥，开城贼满俊反，陕西总兵官宁远伯任寿、巡抚都御史陈价讨之。甲寅，慈懿皇太后崩。

秋七月癸酉，都督同知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刘祥监军，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讨满俊。八月癸巳，京师地震。乙卯，硃永代刘玉为总兵官。是月，任寿、陈价、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及满俊战，败绩，都指挥蒋泰、申澄被杀。九月庚申，葬孝庄睿皇后于裕陵。辛酉，振陕西饥。壬申，以地震、星变下诏自责，敕群臣修省。甲申，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九人请罢商辂及礼部尚书姚夔，下狱，杖之。

冬十月乙未，项忠败贼于石城，伏羌伯毛忠战死。十一月，项忠击擒满俊，送京师，伏诛。壬戌，毛里孩犯辽东，指挥胡珍战没。十二月己酉，辽东总兵官赵胜奏：“十一月初六日，虏贼千余攻指挥傅斌营，指挥胡珍率军来援，被贼射死。”毛里孩犯延绥，都指挥佥事许宁击败之。

是年，琉球、乌斯藏、哈密、日本、满剌加入贡。、五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辛丑，赐张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辛丑，礼部侍郎万安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辛酉，录囚。

秋八月辛酉，刘定之卒。

冬十一月乙未，毛里孩犯延绥。

是年冬，阿罗出入居河套。琉球、哈密、乌斯藏、满剌加、安南、土鲁番入贡。

六年春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己亥，大同总兵官杨信败毛里孩于胡柴沟。二月辛未，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翠、原杰、黄琛，副

都御史滕昭巡视畿南、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考察官吏，访军民疾苦。其余直省有巡抚等官者，命亦如之。丁丑，祷雨于郊坛。戊寅，振广西饥。三月甲申，免湖广、山东被灾税粮。壬寅，诏延绥屯田。硃永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傅恭、顾恒监军，王越参赞军务，备阿罗出于延绥。

夏五月丙申，振畿内、山东、河南饥。丁酉，王越败阿罗出于延绥东路。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午，硃永败阿罗出于双山堡。丙戌，都御史项忠、侍郎叶盛振畿辅饥民。都督李□抚治屯营。甲辰，总兵官房能败阿罗出于开荒川。是月，免南畿、四川被灾税粮，八月辛亥，振山西饥。癸丑，以水旱相仍，下诏宽恤。

冬十月，免畿内、河南、山东被灾税粮。十一月癸未，荆、襄流民作乱，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之。是月，孛罗忽渡河与阿罗出合。十二月庚戌，遣使十四人分振畿辅。

是年，琉球、哈密、乌斯藏入贡。

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给事中、御史各举堪州县者一人。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夏四月己巳，录囚。五月辛巳，瘗京师暴骸。

秋八月甲辰，振山东、浙江水灾。闰九月己未，浙江潮溢，漂民居、盐场，遣工部侍郎李颙往祭海神，修筑堤岸。

冬十月乙亥，王恕为刑部侍郎，总理河道。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极为皇太子，大赦。己未，荆、襄贼平，流民复业者一百四十余万人。十二月甲戌，彗星见，下诏自责，敕群臣修省，条时政得失。壬午，彗星入紫微垣，避正殿，撤乐，御奉天门听政。癸未，召硃永还，王越总督延绥军务。辛卯，减死罪以下。

是年，□□加思兰入居河套，与阿罗出合。安南黎灏攻占城，破之。琉球、安南入贡。

八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癸亥，皇太子薨。是月，延绥参将钱亮御毛里孩于安边营，败绩，都指挥柏隆、陈英战死。□□加思兰

犯固原、平凉。三月癸丑，赐吴宽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京师久旱，运河水涸。癸酉，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乙酉，录囚。丁亥，遣使录天下囚。五月癸丑，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节制各边军马，同王越御□□加思兰。

秋九月丙午，谕安南黎灏还占城侵地。

冬十一月己酉，宁晋伯刘聚代赵辅为将军，屯延绥。十二月癸酉，振京师饥民。是年，孛罗忽、□□加思兰屡入安边营、花马池，犯固原、宁夏、平凉、临巩、环庆，南至通渭。琉球、哈密、安南入贡。

九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刘聚、王越败□□加思兰于漫天岭。是月，土鲁番速檀阿力破哈密，据之。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子，福余三卫寇辽东，总兵官欧信击败之。戊辰，尽免山东税粮。瘗京畿暴骸。壬午，阅武臣骑射于西苑。

秋七月壬辰，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败□□加思兰于榆林涧。九月辛卯，镇守浙江中官李义杖杀宁波卫指挥马璋，诏勿问。庚子，王越袭满都鲁、孛罗忽、□□加思兰于红盐池，大破之。诸部渐出河套。

冬十一月丁酉，复阅骑射于西苑。

是年，免湖广、畿内、山西、南畿、陕西被灾税粮。振畿内、陕西饥，振山西者再，山东者三。哈密、琉球、暹罗入贡。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师贫民。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卯，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固原。丙午，召刘聚还。三月，免南畿、湖广被灾秋粮。

夏五月戊申，申藏妖书之禁。是月，免山西、陕西被灾秋粮。闰六月乙巳，筑边墙自紫城砦至花马池。

秋七月甲寅，免江西被灾秋粮。八月辛卯，都督同知赵胜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刘恒、覃平监军。讨□□加思兰。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免南畿水灾秋粮。

冬十一月丙子，免河南被灾税粮。十二月己丑，罢宝庆诸府采金。甲午，录妖书名示天下。

是年，琉球、乌斯藏、土鲁番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癸亥，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申，禁酷刑。三月壬子，赐谢迁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彭时卒。

夏四月乙酉，吏部侍郎刘珝、礼部侍郎刘吉并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壬辰，乾清门灾。己亥，录囚。五月癸酉，免湖广被灾秋粮。

秋八月辛巳，浚通惠河。丁亥，满都鲁、□□加思兰遣使来朝。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皇子祐樘为皇太子，大赦。十二月戊子，复郕王帝号。丁酉，申自宫之禁。

是年，土鲁番、琉球、暹罗、满剌加、安南入贡。命琉球贡使二年一至。

本纪第十四 宪宗二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声。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甲午，敕群臣修省。三月壬子 ，减内府供用物。壬戌，李震大破靖州苗。

夏五月丁卯，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庚申，录囚。

秋七月庚戌，黑眚见。乙丑，躬祷天地于禁中，以用度不节、工役劳民、忠言不闻、仁政不施四事自责。戊辰，遣使录天下囚。

冬十月辛巳，京师地震。十一月，巡抚四川都御史张瓒讨湾溪苗，破之。十二月己丑，置郧阳府，设行都司卫所，处流民。

是年，土鲁番、撒马儿罕、琉球、乌斯藏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己巳，置西厂，太监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夏四月，汪直执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下西厂狱。五月甲戌，执左通政方贤下西厂狱。丙子，大学士商辂、尚书项忠请罢西厂，从之。六月甲辰，罢项忠为民。庚戌，复设西厂。丁巳，商辂致仕。

秋八月壬戌，锦衣卫官校执工部尚书张文质系狱，帝知而释之。

冬十月戊申，复立哈密卫于苦峪谷，给士田牛种。十一月，张瓒破松潘叠溪苗。

是年，免浙江、山东、河南、江西、福建被灾税粮。振山东、南畿州县饥。安南、琉球、乌斯藏、暹罗、日本入贡。满者鲁、□□加思兰各遣使贡马。

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戊辰，免浙江被灾秋粮。己卯，赐曾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巳，罢乌撒卫银场。丙戌，复开辽东马市。丁亥，以浙江饥罢采花木。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东被灾秋粮。六月癸卯，太监汪直行辽东边。

秋七月丁丑，遣使振畿南、山东饥。八月癸巳，以直隶、山东灾伤，诏六部条恤民事宜。南京刑部侍郎金绅巡视江西水灾。庚戌，免湖广被灾秋粮。甲寅，下巡抚苏、松副都御史牟俸于锦衣卫狱，谪戍。十二月甲午，免畿内被灾秋粮。

是年，占城、乌斯藏、撒马儿罕入贡。

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巳，振山东饥。免秋粮。二月，免湖广被灾秋粮。甲寅，诏修开国勋臣墓，无后者置守冢一人。

夏四月丙午，免南畿被灾税粮。壬子，下驸马都尉马诚于锦衣卫狱。五月壬戌，汪直劾侍郎马文升，下文升狱，谪戍。癸酉，以马文升、牟俸事，杖给事中李俊、御史王浚五十六人于阙下。己卯，免湖广、河南被灾税粮。

秋七月癸酉，汪直行大同、宣府边。

冬十月丁亥，抚宁侯硃永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汪直监军，御伏当加。十二月辛未，论功封硃永保国公，加汪直岁禄，升赏者二千六百余人。是月，免四川、江西被灾税粮。

是年，琉球、安南、乌斯藏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丁酉，保国公硃永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御亦思马因于延绥。二月癸酉，免湖广被灾税粮。戊寅，王越袭亦思马因于威宁海子，破之。三月戊子，以岁歉减光禄寺供用物。

夏六月癸丑，禁势家侵占民田。

秋八月辛酉，申存恤孤老之令。

冬十二月庚申，亦思马因犯大同。丙寅，硃永、汪直、王越帅京军御之。是月，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硃英、总兵官平乡伯陈政讨广西瑶，破之。

是年，免两畿、湖广、河南、山东、云南被灾税粮。琉球、暹罗、苏门答剌、土鲁番、撒马儿罕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戌，核天下库藏出纳

之数。是月，免浙江、山西被灾税粮。三月辛卯，赐王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风霾敕群臣修省。戊辰，谕法司慎刑狱。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自是每五岁遣内臣审录以为常。癸酉，亦思马因犯宣府。五月己亥，汪直监督军务，王越为平胡将军。充总兵官，御之。

秋七月甲戌，免南畿披灾秋粮。甲午，命所在镇守总兵、巡抚听汪直、王越节制。

冬十月壬戌，振河南饥。十一月戊子，取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

是年，安南、占城、满剌加、乌斯藏入贡。安南黎灏侵老挝宣慰司，赐敕谕之。

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太祀天地于南郊。庚寅，刘吉起复。三月己巳朔，振南畿饥。壬申，罢西厂。

夏四月癸丑，罕慎复哈密城。甲子，免山西被灾夏税。五月，免山东、南畿被灾税粮。六月壬寅，亦思马因犯延绥，汪直、王越调兵御败之。

秋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内、山东饥。辛酉，免河南被灾税粮。闰月壬申，仓副使应时用请罢饶州烧造御器内臣，下狱，赎还职。

冬十一月，免畿内、陕西、辽东被灾秋粮。十二月庚午，御制《文华大训》成。

是年，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丙辰，免湖广被灾税粮。

夏四月丁丑，免河南被灾税粮。六月乙亥，汪直有罪，调南京御马监。丁丑，陈政破广西瑶。

秋七月辛丑，迤北小王子犯大同。癸卯，总兵官许宁御之。败绩。己未，硃永为镇朔大将军，充总兵官，帅京军御之。八月甲子，犯宣府，巡抚都御史秦纮、总兵官周玉御却之。乙丑，户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乔新巡视边关。壬申，谪汪直为奉御，其党王越、戴缙等贬黜有

差。是月，硃永败寇于大同、宣府。

冬十月壬申，召硃永还。

是年，撒马儿罕贡狮子。

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师地震。壬辰，敕群臣修省。诏减贡献，饬备边，罢营造，理冤狱，宽银课、工役、马价，恤大同阵亡士卒。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庚寅，赐李旻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太监张善监督军务，定西侯蒋琬充总兵官，同总督尚书余子俊备大同、宣府。

夏四月戊午，录囚。五月甲午，再录囚，减死罪以下。六月，免南畿、陕西被灾税粮。

秋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是月，寇复入居河套。是秋，陕西、山西大旱饥。人相食。停岁办物料，免税粮，发帑转粟。开纳米事例振之。

冬十月丁巳，杖刑部员外郎林俊、都督府经历张黻，并谪官。癸酉，罢云南元江诸府银坑。十二月，免山西、河南被灾夏税。

是年，安南、日本、琉球、哈密、土鲁番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变。丙戌，诏群臣极言时政。庚寅，赦天下。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乙巳，遣侍郎李贤、何乔新、贾俊振陕西、山西、河南饥。二月己未，放免传奉文武官五百六十余人。丁丑，免陕西被灾税粮。

夏四月戊午，以泰山屡震遣使祭告。壬戌，转漕四十万石，振陕西饥。是月，免南畿、山东被灾税粮。五月壬戌，京师地震。丙子，振京师饥民。六月辛巳，令武臣纳粟袭职。癸未，诏盛暑祁寒廷臣所奏毋得过五事。

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甲子，刘珝致仕。

冬十月，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被灾税粮。十一月丙寅，京师地震。十二月甲申，詹事彭华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甲午，振南畿饥。是冬，小王子犯兰州、庄浪、镇番、凉州。

是年，哈密、乌斯藏入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未，太祀天地于南郊。乙丑，免河南被灾秋粮。二月庚辰，免畿南及湖广被灾秋粮。

夏四月乙未，清畿内勋戚庄田。六月，免南畿、陕西被灾税粮。乙亥，敕群臣修举职业。甲午，谕法司慎刑。

秋七月，小王子犯甘州，指挥姚英等战死。九月，免河南、广东被灾税粮。丁卯，兵部左侍郎尹直为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

冬十一月癸丑，占城为安南所侵，王子古来来奔。十二月，免江西、广西被灾税粮。

是年，哈密、琉球入贡。

二十三年春正月，免陕西、湖广被灾税粮。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酉，副都御史边镛、通政司参议田景贤巡视大同诸边。三月丁未，彭华致仕。丁巳，赐费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亥，免山东被灾税粮。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灾秋粮。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祷天下山川。丙辰，敕群臣修省。是月，朵颜三卫避那孩入辽东，令驻牧近边。给米布。六月，免陕西、南畿被灾秋粮。

秋七月戊申，封皇子祐杭为兴王，祐榆岐王，祐槟益王，祐楎衡王，祐枟雍王。八月庚辰，帝不豫。甲申，皇太子摄事于文化殿。己丑，崩，年四十有一。九月乙卯，上尊谥，庙号宪宗，葬茂陵。

赞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本纪第十五 孝宗

孝宗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堂，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

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九月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谪戍有差。冬十月丁卯，汰传奉宫，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乙亥，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丙子，立妃张氏为皇后。丁亥，万安罢。壬辰，追谥母淑妃为孝穆皇太后。癸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入阁预机务。十一月癸丑，尹直罢。乙卯，詹事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戊午，下梁芳、李孜省于狱。十二月壬午，葬纯皇帝于茂陵。是月，免江西、湖广被灾税粮。是年，安南、暹罗、哈密、土鲁番、乌斯藏、琉球入贡。封占城王子古来为王，谕安南黎灏还占城侵地。

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庙。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己未，始考察镇守武臣。二月戊戌，祭社稷。丁未，耕耕田。封哈密卫左都督罕慎为忠顺王。丙辰，禁廷臣请托公事。三月乙丑，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华殿壁。癸酉，释奠于先师孔子。乙亥，小王子寇兰州，都指挥廖斌击败之。丙子，御经筵。丁丑，命儒臣日讲。夏四月甲寅，以天暑录囚。嗣后岁以为常。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戊辰，减浙江银课，汰管理银场官。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亥，犯独石、马营。冬十月乙卯，振湖广、四川饥。十一月甲申，妖僧继晓伏诛。乙酉，免河南被灾秋粮。是年，土鲁番杀忠顺王罕慎，复据哈密。琉球、占城、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内臣赐田，给百姓。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巳，振四川饥。三月己未，免陕西被灾秋粮三分之二。戊寅，闭会川卫银矿。

夏五月庚申，河决开封，入沁河，役五万人治之。秋七月癸亥，以京师霪雨、南京大风雷修省，求直言。戊寅，振畿内水灾。免税粮，给

贫民麦种。八月丁酉，复四川流民复业者杂役三年。己酉，宪宗神主祔太庙。十一月戊午，顺天饥，发粟平粜。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卯，赐于谦谥，立祠曰“旌功”。是年，土鲁番入贡。撒马儿罕贡狮子、鹦鹉，却之。三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灾秋粮。甲午，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上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悉从之。三月丙辰，命天下预备仓积粟，以里数多寡为差，不及额者罪之。庚午，赐钱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戌，侍郎张海、通政使元守直阅边。秋九月庚戌，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闰月癸巳，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冬十一月甲辰，停工役，罢内官烧造瓷器。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见，敕群臣修省，陈军民利病。己未，京师地震。壬戌，减供御品物，罢明年上元灯火。是年，琉球、安南、哈密、撒马儿罕、天方、土鲁番入贡。

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罢上元节假。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停庆成宴。二月己巳，敕法司曰：“曩因天道示异　　，敕天下诸司审录重囚，发遣数十百人。朕以为与其宽之于终，孰若谨之于始。嗣后两京三法司及天下问刑官，务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详审其情罪所当，庶不背于古圣人钦恤之训。”六月辛亥，京师地震。

秋八月庚戌，苏、松、浙江水，停本年织造。乙卯，南京地震。己未，封皇弟祐□耆为寿王　　，祐椁汝王，祐橓泾王，祐枢荣王，祐楷申王。冬十月丙辰，以皇长子生，诏天下。戊午，河溢，振河南被灾者。乙丑，礼部尚书丘濬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灾。十二月甲子，土鲁番以哈密地及金印来归。是年，暹罗入贡。

五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丙寅，命陕巴袭封忠顺王。庚午，减陕西织造绒毼之半。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为皇太子　，大赦。录太祖庙配享功臣绝封者后。辛卯，广西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讨古田叛僮，遇伏死。夏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灾税粮。秋七月甲午，振南京、浙江、山东饥。八月癸卯，刘吉致仕。乙丑，停苏、松、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冬十月壬戌，湖广总兵官镇远侯顾溥、贵州巡抚都御史邓廷瓒、太监江悳会师讨贵州黑苗。十一月丙申，闭温、处银坑。十二月丁巳，荆王见潚有罪，废为庶人。是年，琉球、乌斯藏、土鲁番入贡。火剌札国贡方物，不受，给廪食遣还。

六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寅，录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后裔，世袭指挥使。丁巳，擢布政使刘大夏右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三月癸未，赐毛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己

亥，土鲁番速檀阿黑麻袭执陕巴，据哈密。己酉，侍郎张海、都督同知缑谦经略哈密。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五月丙寅，小王子犯宁夏，杀指挥赵玺。闰月乙未，免南京被灾秋粮。六月庚午，捕蝗。壬申，都御史闵珪击破古田叛僮。秋八月甲戌，免顺天被灾夏税。九月丁酉，免陕西被灾夏税。冬十月丙寅，以灾伤罢明年上元灯火。庚辰，停甘肃织造绒毼。十一月庚申，振京师流民。十二月己卯，敕天下镇巡官修省。

是年，安南、乌斯藏、土鲁番、暹罗入贡。

七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子，以去年冬孝陵风雷之变，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内外慎刑狱，决轻系。三月癸巳，贵州黑苗平。戊申，两畿捕蝗。夏五月甲辰，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同刘大夏治张秋决河。秋七月乙巳，京师地震。丙午，工部侍郎徐贯、巡抚副都御史何鉴经理南畿水利。九月丁亥，以水灾停苏、松诸府所办物料，留关钞、户盐备振。冬十一月壬子，京师地震。十二月甲戌，张秋河工成。乙卯，振甘、凉被兵军民，给牛种。是年，免北京、河南、湖广、陕西、山西被灾税粮。琉球入贡。以土鲁番据哈密，却其贡使。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庆成宴。壬子，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戊午，丘濬卒。乙丑，礼部侍郎李东阳、少詹事谢迁入阁预机务。己卯，黄陵冈河口工成。三月壬辰，免湖广被灾税粮。己亥，宁夏地震。夏四月甲寅，苏、松各府治水工成。壬戌，谕吏部、都察院，人材进退，考察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灾秋粮。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杨时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庭。戊子，广西副总兵欧磐击破平乐叛瑶。八月癸亥，以四方灾异数见，敕群臣修省。冬十一月己酉，免直隶被灾秋粮。十二月辛酉，巡抚甘肃佥都御史许进、总兵官刘宁入哈密，土鲁番遁，遂班师。是年，爪哇、占城、乌斯藏入贡。乜克力诸部款肃州塞求入贡，却之。

九年春正月壬辰，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灾税粮。辛未，右通政张璞、大理少卿马中锡阅边。三月丙申，赐硃希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戊子，以岷王膺鉞奏，逮武冈知州刘逊。给事中、御史庞泮、刘绅等谏，下锦衣卫狱，寻释之。六月庚子，免江西被灾税粮。秋八月壬寅，免湖广被灾秋粮。九月己酉，禁势家侵夺民利。是年，日本、琉球、乌斯藏入贡。

十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辛亥，以旱霾修省，求直言。甲子，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于文华殿议庶政，后以为常。夏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六月己卯，侍郎刘大夏、李介理宣府、大同军饷。秋七月癸丑，都督杨玉帅京营军，备永平。冬十一月庚子，土鲁番归陕巴，乞通贡。是年，免南畿、山西、陕西被灾税粮，振山东、四川水灾。安南、暹罗、乌斯藏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贡。夏五月戊申，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秋七月己酉，总制三边都御史王越袭小王子于贺兰山后，败之。癸亥。徐溥致仕。八月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团营军士。甲戌，清宁宫灾。丁亥，敕群臣修省，求直言，罢明年上元灯火。十一月壬子，免陕西织造羊绒。闰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乙酉，罢福建织造彩布。十二月庚子。禁中外奢靡逾制。壬子，以清宁宫灾诏赦天下。是年，免山西、陕西、两畿、广西、广东被灾税粮。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免庆成宴。二月壬辰，免山东被灾夏税。戊申，严左道惑众之禁。三月丁丑，赐伦文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癸巳，敕宣、大、延绥备边。是月，免湖广、江西被灾税粮。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灾秋粮。六月甲辰，阙里先师庙灾，遣使慰祭。秋八月，免河南、南畿被灾夏税。九月壬午，普安贼妇米鲁作乱。甲申，重建清宁宫成。是年，占城、乌斯藏、土鲁番、爪哇、撒马儿罕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灾税粮，庚寅，定问刑条例。乙未，严旌举连坐之法。夏四月，火筛寇大同，游击将军王杲败绩于威远卫。乙巳，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金辅监军，户部左侍郎许进提督军务，御之。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丙辰，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于平台，议京营将领。癸亥，火筛大举入寇大同左卫，游击将军张俊御却之。六月甲申，免江西被灾秋粮，停山、陕采办物料。庚子，召陈锐、金辅还，保国公硃晖、太监扶安往代，益兵御寇。秋七月己巳，京师地震。八月辛卯，振江西水灾。冬十月戊申，两京地震。是月，小王子诸部寇大同。十二月辛丑，火筛寇大同，南掠百余里。是年，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绥神木堡。琉球、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陕西地大震。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

己亥，罢陕西织造中官。夏四月庚辰，工部侍郎李鐩总督延绥边饷。戊子，保国公硃晖、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监军太监苗逵分道进师延绥。戊戌，免陕西、山西物料。是月，火筛诸部寇固原。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军民，免税粮。辛酉，免陕西被灾税粮。戊辰，修阙里先师庙。命各布政使司上地里图。秋七月丁未，泰宁卫贼犯辽东，掠长胜诸屯堡。癸亥。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兼左副都御史提督军务，讨贵州贼妇米鲁。丁卯，硃晖、史琳袭小王子于河套。庚午，分遣给事中、御史清理屯田。闰月乙酉，都指挥王泰御小王子于盐池，战死。戊戌，振两畿、江西、山东、河南水灾。八月己酉，免河南被灾税粮。是月，火筛诸部犯固原，大掠韦州、环县、萌城、灵州。己巳，减光禄寺供应，如元年制。火筛诸部犯宁夏东路。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丁亥，遣使募兵于延绥、宁夏、甘、凉。甲辰，召史琳还，起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代之。冬十一月癸巳，分遣侍郎何鉴、大理寺丞吴一贯振恤两畿、山东、河南饥民。十二月戊辰，辽东大饥，振之。是月，寇出河套。是年，免湖广、江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畿内被灾税粮。安南、琉球入贡。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硃晖帅师还。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丑，免河南被灾税粮。三月癸未，罢饶州督造瓷器中官。庚寅，赐康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壬寅，振京师贫民。五月庚子，免湖广被灾秋粮。秋七月己卯，录刘基后裔世袭指挥使。己丑，王轼破斩米鲁，贵州贼平。辛卯，命各边卫设养济院、漏泽园。八月庚戌，以南京、凤阳霪雨大风，江溢为灾。遣使祭告，敕两京群臣修省。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戊子，放减内府所畜鸟兽。冬十月癸卯，罢明年上元灯火。十一月壬申，琼州黎贼作乱。甲午，罢广东采珠。十二月己酉，《大明会典》成。辛亥，以疾不视朝。是月，免南畿被灾秋粮。是年，琉球、安南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庙。二月辛丑，视朝。戊申，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癸巳，免山西被灾税粮。夏四月辛亥，敕宣、大严边备。五月戊子，以云南灾变敕群臣修省。刑部侍郎樊莹巡视云、贵，察官吏，问民疾苦。

秋七月，广东官军讨黎贼，败之。九月丁丑，振两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被灾军民。冬十一月甲戌，罢营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烟火。是月，免南畿被灾秋粮。十二月丙午，免淮、扬、浙江物料。是年，安南、暹罗、哈密、土鲁番、撒马儿罕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高铨振应天饥。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午，严诬告之禁。二月甲寅，减供用物料。己未，严谶纬妖书之禁。庚申，免浙江被灾税粮。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崩。癸未，定太庙各室一帝一后之制。夏四月己酉，葬孝肃皇太后。闰月辛酉，阙里先师庙成，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庚午，免山东被灾税粮。乙亥，以四方灾荒敕群臣修省。庚辰，命诸司详议害民弊政。五月壬辰，罢南京、苏、杭织造中宫。六月乙亥，始命两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辛巳，召刘健、李东阳于暖阁，议边务。癸未，火筛入大同，指挥郑瑀力战死。秋七月癸巳，工部侍郎李鐩、大理少卿吴一贯、通政司参议便丛兰分道经略边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阎仲宇、通政司参议熊伟分理边饷。八月戊辰，命天下抚、按、三司官奏军民利病，土民建言可采者，所司以闻。甲申，免南畿被灾夏税。丁亥，召马文升、戴珊于暖阁，谕以明年考察，务访实迹，以求至当。九月庚寅，谕法司不得任情偏执，致淹狱囚。甲寅，太常少卿孙交经略宣、大边务。丁巳，御暖阁，谕刘健、李东阳、谢迁："诸边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动淹岁年，非所以示劝。自今奏报，以远近立限。违者诘治。"谕讲官进讲直言毋讳。冬十一月戊子，罢云南银场。十二月庚午，申闭籴之禁。甲申，免湖广被灾秋粮。是年，琉球、撒马儿罕、哈密、乌斯藏入贡。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诸部围灵州，入花马池，遂掠韦州、环县。户部侍郎顾佐理陕西军饷。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辰，小王子陷宁夏清水营。二月戊辰，御奉天门，谕户、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齿渐繁，而户口、军伍日就耗损，此皆官司抚恤无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议弊政以闻。"三月癸卯，赐顾鼎臣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戊寅，刑部侍郎何鉴抚辑荆、襄流民。甲申，帝不豫。五月庚寅，大渐，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辛卯，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六。六月庚申，上尊谥，庙号孝宗，葬泰陵。

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本纪第十六 武宗

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讳厚照，孝宗长子也。母孝康敬皇后。弘治五年，立为皇太子。性聪颖，好骑射。

十八年五月，孝宗崩。千寅，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赋。戊申，小王子犯宣府，总兵官张俊败绩。庚戌，太监苗逵监督军务，保国公硃晖为征虏将军，充总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军务，御之。秋八月甲寅，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丙子，召硃晖等还。九月甲午，南京地震。丁酉，振陕西饥。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肃。庚午，葬敬皇帝于泰陵。十一月甲申，御文华殿日讲。是年，占城、安南入贡。

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庙。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壬子，御经筵。乙丑，耕耤田。三月甲申，释奠于先师孔子。夏五月丙申，减苏、杭织造岁币。六月辛酉，禁吏民奢靡。免陕西被灾税粮。是日，大风雨坏郊坛兽瓦。庚午，谕群臣修省。秋八月乙卯，复遣内官南京织造。戊午，立皇后夏氏。冬十月丁巳，户部尚书韩文帅廷臣请诛乱政内臣马永成等八人，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主之。戊午，韩文等再请，不听。以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刘健、李东阳、谢迁乞去，健、迁是日致仕。己未，东阳复乞去，不允。壬戌，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戊辰，停日讲。十一月甲辰，罢韩文。十二月丁巳，命锦衣卫官点阅给事中。癸酉，除曲阜孔氏田赋。是年，哈密、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乙酉，大祀天地于南郊。闰月庚戌，杖给事中艾洪、吕翀、刘蒨及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戊戌，杖御史王良臣于午门，御史王时中荷校于都察院。三月辛未，以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五十三人党比，宣戒群臣。是月，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夏五月戊午，度僧道四万人。己巳，复宁王宸濠护卫。六月甲戌，孝宗神主祔太庙。戊寅，罢修边垣，输其费于京师。秋八月丙戌，作豹房。冬十月甲申，逮各边巡抚都御史及管粮郎中下狱。丙戌，南京户部尚书杨廷和为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十二月壬辰，开浙江、福建、四川银矿。是年，琉球入贡。

三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辛亥，大计外吏，中旨罢翰林学士吴俨、御史杨南金。二月己巳，令京官告假违限及病满一年者皆致仕。三月乙卯，赐吕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乙亥，军民纳银，得授都指挥佥事以下官。六月壬辰，得匿名文书于御道，跪群臣奉天门外诘之。下三百余人于锦衣卫狱，寻释之。秋七月壬子，命天下选乐工送京师。八月辛巳，立内厂，刘瑾领之。庚寅，下韩文锦衣卫狱，罚输米千石于大同。是月，山东盗起。九月癸卯，削致仕尚书雍泰、马文升、许进、刘大夏籍。辛酉，逮刘大夏下狱，戍肃州。癸亥，振南京饥。冬十月辛未，南京工部侍郎毕亨振湖广、河南饥。十一月乙未，振凤阳诸府饥。是年，安南、哈密、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四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丙戌，削刘健、谢迁籍。三月甲辰，振浙江饥。己酉，吏部侍郎张彩请不时考察京官，从之。夏四月乙亥，王鏊致仕。六月戊子，吏部尚书刘宇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秋八月辛酉，遣使核各边屯田。是月，义州军变。闰九月，小王子犯延绥，围总兵官吴江于陇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马池，总制尚书才宽战死。十二月庚戌，夺刘健、谢迁等六百七十五人诰敕。是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琉球、安南、哈密、土鲁番、撒马儿罕入贡。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籍故尚书秦纮家。二月癸巳，兵部尚书曹元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三月辛未，祷雨，释狱囚，免正德三年逋赋。乙酉，江西贼炽，右都御史王哲巡视南、赣，刑部尚书洪钟总制川、陕、河南、郧阳军务兼振恤湖广。夏四月庚寅，安化王寘鐇反，杀巡抚都御史安惟学、总兵官姜汉。丙午，起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讨寘鐇。辛亥，诏赦天下。太监张永总督宁夏军务。是日，游击将军仇钺袭执寘鐇，宁夏平。五月癸未，焦芳致仕。六月庚子，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丙午，刘宇罢。秋七月壬申，洪钟讨沔阳贼，平之。八月甲午，刘瑾以谋反下狱。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悉如旧。戊戌，治刘瑾党，吏部尚书张彩下狱。己亥，曹元罢。丁未，革宁王护卫。戊申，刘瑾伏诛。己酉，释谪戍诸臣。九月丙辰，论平寘鐇功，封仇钺咸宁伯。戊午，吏部尚书刘忠、梁储并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己未，以平寘鐇、刘瑾功，封太监张永兄富、弟容皆为伯。癸酉，封义子指挥同知硃德、太监谷大用兄大宽、马永成兄山、魏彬弟英皆为伯。冬十月己亥，戮张彩尸于市。十二月己丑，贼陷江津，佥事吴景死之。是年，日本、占城、哈密、撒马儿罕、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六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酉，贼陷营山，杀佥事王源。二月丙申，寘鐇伏诛。己酉，起左都御史陈金总制江西军务讨贼。三月戊辰，赐杨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右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讨直隶、河南、山东贼。丙子，免被寇州县税粮一年。是月，小王子入河套，犯沿边诸堡。夏四月癸未，刘忠乞省墓归。是月，淮安盗起。六月，山西盗起。秋七月壬申，贼犯文安，京师戒严。癸酉，调宣府、延绥兵入援。八月己卯，兵部侍郎陆完将边军讨贼。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擒斩贼首蓝廷瑞、鄢本恕。甲申，贼刘六犯固安。丙戌，召张伟、马中锡还。九月丙寅，再调宣府及辽东兵益陆完军。冬十月癸未，贼陷长山，典史李暹战死。甲申，贼焚粮艘于济宁州。丁酉，甘州副总兵白琮败小王子于柴沟。十一月庚戌，太监谷大用、张忠、伏羌伯毛锐帅京军会陆完讨贼。丙辰，户部侍郎丛兰、王琼振两畿、河南、山东。戊午，京师地震。辛酉，敕修省。乙亥，瘗暴骨。十二月癸巳，礼部尚书费宏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甲午，清河口至柳铺，黄河清三日。辛丑，贼掠苍溪，兵备副使冯杰败死。是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琉球、哈密入贡。

七年春正月甲寅，贼犯霸州，京师戒严。丁巳，陷大城，知县张汝舟、主簿李铨战死。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丑，副都御史彭泽、咸宁伯仇钺提督军务，太监陆誾监军，讨河南贼。己卯，贼犯莱州，指挥佥事蔡显等力战死。三月辛未，副总兵时源败绩于河南，都督佥事冯祯力战死。夏五月丙午，陆完败贼于莱州，山东贼平。甲寅，左都御史陈金讨平抚州贼。丙寅，贼杀副都御史马炳然于武昌江中。闰月壬辰，仇钺败贼于光山，河南贼平。秋七月癸巳，江西贼杀副使周宪于华林。丁酉，振四川饥。八月癸亥，陆完追歼刘七等贼于狼山。九月乙酉，陈金讨平华林贼。戊子，召洪钟还。都御史彭泽总制四川军务。丙申，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国姓。冬十月，免河南、江西、浙江被灾寇者税粮。十一月壬申，时源为平贼将军，会彭泽讨四川贼。丁亥，留大同、宣府、辽东兵于京营，李东阳谏，不听。十二月丁卯，李东阳致仕。是月，免两畿、山东、山西、陕西被灾寇者税粮。是年，安南、日本、哈密入贡。

八年春正月癸酉，右副都御史俞谏代陈金讨江西贼。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乙酉，以边将江彬、许泰分领京营，赐国姓。寻设两官厅军，命彬、泰分领之。癸巳，户部侍郎丛兰、佥都御史陈玉巡边。二月丙午，以平贼功，封太监谷大用弟大亮、陆誾侄永皆为伯。三月戊子，

置镇国府处宣府官军。甲午，以旱敕群臣修省。夏四月乙丑，彭泽破贼于剑州。五月辛巳，仇钺充总兵官，帅京营兵御敌于大同。六月戊戌，河决黄陵冈。乙卯，俞谏破贼于贵溪。秋八月，免南畿水灾税粮。土鲁番袭据哈密。冬十月丁未，俞谏连破贼于东乡，江西贼平。十二月，南京刑部侍郎邓璋振江西饥。是年，哈密入贡。

九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乾清宫灾。二月庚子，帝始微行。丙午，礼部尚书靳贵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癸丑，彭泽、时源讨平四川贼。三月辛巳，赐唐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丁酉，复宁王护卫，予屯田。五月乙丑，费宠致仕。己丑，彭泽总督甘肃军务，经理哈密。六月乙卯，开云南银矿。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太监张永提督军务，都督白玉充总兵官，帅京营兵御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乙巳，京师地震。己未，小王子入宁武关，掠忻州、定襄、宁化。九月壬戌，犯宣府、蔚州。庚午，帝狎虎被伤，不视朝，编修王思以谏谪饶平驿丞。冬十月己酉，遣使采木于川、湖。十一月辛酉，废归善王当沍为庶人，自杀。十二月甲寅，建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是年，安南、哈密、乌斯藏入贡。十年春正月癸亥，薄暮，享太庙。戊辰，薄暮，祀天地于南郊。三月壬申，杨廷和以忧去。夏闰四月辛酉，吏部尚书杨一清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戊寅，召彭泽还。秋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冬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己卯，免南畿旱灾秋粮。是年，琉球、安南、哈密、撒马儿罕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夏四月，振河南饥。五月庚寅，土鲁番以哈密来归。甲辰，录自宫男子三千四百余人充海户。是月，振陕西饥。秋七月乙未，小王子犯蓟州白羊口，太监张忠监督军务，左都督刘晖充总兵官，帅东西官厅军御之。丙午，工部侍郎赵璜、俞琳饬畿内武备。八月丁巳，左都御史彭泽、成国公硃辅帅京营兵防边。庚申，赐宛平县被寇者人米二石。甲子，杨一清致仕。丁丑，礼部尚书蒋冕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九月，土鲁番复据哈密，侵肃州，杀游击芮宁。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庙，遣使代行礼。十一月甲申，免湖广被灾税粮。是年，琉球、天方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猎于南海子，夜中还，御奉天殿受朝贺。三月癸巳，赐舒芬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以两淮、浙江、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夏四月壬子，靳贵致仕。丙辰，副总兵郑廉败土鲁番于瓜州。五月丙子，礼部尚书毛纪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八月甲辰，微服如昌平。乙

巳，梁储、蒋冕、毛纪追及于沙河，请回跸，不听。己酉，至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乃还。丙辰，至自昌平。戊午，夜视朝。癸亥，副都御史吴廷举振湖广饥。丙寅，夜微服出德胜门，如居庸关。辛未，出关，幸宣府，命谷大用守关，毋出京朝官。九月辛卯，河决城武。壬辰，如阳和，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庚子，输帑银一百万两于宣府。冬十月癸卯，驻跸顺圣川。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十一月丁亥，召杨廷和复入阁。戊子，还至宣府。十二月癸亥，群臣赴行在请还宫，不得出关而还。闰月丁亥，迎春于宣府。是年，琉球、乌斯藏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帝在宣府。丙午，至自宣府，命群臣具彩帐、羊酒郊迎，御帐殿受贺。丁未，罢南郊致斋。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猎于南海子。辛亥，还宫。辛酉，复如宣府。是月，振两畿、山东水灾。给京师流民米，人三斗。瘗死者。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壬午，至自宣府。三月戊辰，如昌平。夏四月己巳朔，谒六陵，遂幸密云。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驻跸喜峰口。戊申，至自喜峰口。六月庚辰，太皇太后梓宫发京师，帝戎服从。甲申，葬孝贞纯皇后。乙酉，至自昌平。秋七月己亥。录应州功，叙廕升赏者五万余人。丙午，复如宣府。八月乙酉，如大同。九月庚子，次偏头关。癸丑，敕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甲寅，封硃彬为平虏伯，硃泰为安边伯。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调西官厅及四卫营兵赴宣、大。壬子，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是年，琉球、天方、瓦剌入贡。

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在太原。甲辰，改卜郊。壬子，还宣府。二月壬申，至自宣府。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遂猎于南海子。是日，京师地震。己丑，帝自加太师，谕礼部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硃寿将巡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其具仪以闻。"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是日，风霾昼晦。夏四月甲子，免南畿被灾税粮。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五月己亥，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六月丙子，宁王宸濠反，巡抚江西右副都

御史孙燧、南昌兵备副使许逵死之。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秋七月甲辰，帝自将讨宸濠，安边伯硃泰为威武副将军。帅师为先锋。丙午，宸濠犯安庆，都指挥杨锐、知府张文锦御却之。辛亥，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副都御史王守仁帅兵复南昌。丁巳，守仁败宸濠于樵舍，擒之。八月癸未，车驾发京师。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贺于太监张阳第。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是岁，淮、扬饥，人相食。撒马儿罕入贡。

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帝在南京。癸巳，改卜郊。夏四月己未，振淮、扬诸府饥。六月丁巳。次牛首山，诸军夜惊。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八月癸未，免江西税粮。闰月癸巳，受江西俘。丁酉，发南京。癸卯，次镇江，幸大学士杨一清第，临故大学士靳贵丧。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冬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一月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执吏部尚书陆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诛。甲午，还京师，告捷于郊庙社稷。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初献疾作，不克成礼。是年，琉球、占城、佛郎机、土鲁番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二月己亥，巡抚云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讨平弥勒州苗。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庚申，改西宫厅为威武团营。乙丑，大渐，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丙寅，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遗诏召兴献王长子嗣位。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戊辰，颁遗诏于天下，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庚午，执江彬等下狱。世宗入立。五月己未，上尊谥，庙号武宗，葬康陵。

赞曰：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本纪第十七 世宗一

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讳厚□□，宪宗孙也。父兴献王祐杬，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 ，以世子理国事。

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袭封。丙寅，武宗崩，无嗣 ，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以遗诏迎王于兴邸。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如礼臣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会皇太后趣群臣上笺劝进，乃即郊外受笺。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恤录正德中言事罪废诸臣，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蒋氏。召费宏复入阁。戊申，命礼臣集议兴献王封号。五月乙卯，罢大理银矿。丙辰，梁储致仕。壬戌，吏部侍郎袁宗皋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乙未，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丁酉，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戊戌，振江西灾。壬寅，革传升官。癸卯，振辽东饥。秋七月壬子，进士张璁言，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初，礼臣议考孝宗，改称兴献王皇叔父，援宋程颐议濮王礼以进，不允。至是，下璁奏，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皆不听。癸丑，命自今亲丧不得夺情，著为令。丁巳，小王子犯庄浪，指挥刘爵御却之。丙子，革锦衣卫所及监局寺厂司库、旗校、军士、匠役投充新设者，凡十四万八千余人。丁丑，宁津盗起。德平知县龚谅死之。九月乙卯，袁宗皋卒。庚午，葬毅皇帝于康陵。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为兴献后。壬午，兴献后至自安陆。十一月庚戌，振江西灾。丁巳，录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甲戌，乾清宫成。罢广西贡香。谕各镇巡守备官，凡额外之征悉罢之。

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庙。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清宁宫后殿灾。命称孝宗皇考，慈寿皇太后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己巳 ，甘州兵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二月己卯，耕耤田。三月辛亥，弗提卫献生豹，却之。甲寅，释奠于先师孔子。丁巳，上慈寿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曰庄肃皇后。戊午，上皇太后尊号曰寿安皇太

后，兴献后曰兴国太后。夏四月壬辰，命各边巡按御史三年一阅军马器械。秋七月己酉，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旱，诏抚按官讲求荒政。九月辛未，立皇后陈氏。冬十月辛卯，振南畿、湖广、江西、广西灾，免税粮有差。壬辰，以灾伤敕群臣修省。十一月庚申，寿安皇太后崩。十二月戊寅。振陕西被寇及山东矿贼流劫者。是年，琉球入贡。

二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丁卯，小王子犯沙河堡，总兵官杭雄战却之。二月癸未，振辽东饥。壬辰　，总督军务右都御史俞谏、总兵官鲁纲讨平河南、山东贼。三月乙巳，俺答寇大同。甲寅，武宗神主祔太庙。戊午，赐姚涞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壬申，以灾异敕群臣修省。癸未，以宋硃熹裔孙墅为《五经》博士。癸巳，命两京三品以上及抚、按官举堪任守令者。五月庚午，小王子犯密云石塘岭，杀指挥使殷隆。六月癸丑，以灾伤免嘉靖元年天下税粮之半。秋八月辛酉，小王子犯丁字堡，都指挥王纲战死。冬十一月丁卯，免南畿被灾税粮。己丑，振河南饥。是年，撒马儿罕、土鲁番、天方入贡。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丙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请改称孝宗皇伯考，下廷臣议。是月　，朵颜入寇。二月丙午，杨廷和致仕。庚戌，南京地震。三月壬申，振淮、扬饥。辛巳，振河南饥。夏四月己酉，上昭圣皇太后尊号曰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庚戌，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癸丑，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大赦。辛酉，编修邹守益请罢兴献帝称考立庙，下锦衣卫狱。五月乙丑，蒋冕致仕。修撰吕柟言大礼未正，下锦衣卫狱。丁丑，遣使迎献皇帝神主于安陆。己卯，吏部尚书石珤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六月，御史段续、陈相请正席书、桂萼罪，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鸿胪少卿胡侍言张璁等议礼之失，俱下狱。秋七月乙亥，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戊寅，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甲申，奉安献皇帝神主于观德殿。己丑，毛纪致仕。辛卯，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于廷。原死，慎等戍谪有差。是月，免南畿、河南被灾税粮。八月癸巳，大同兵变，杀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乙卯，吏部侍郎贾咏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九月丙寅，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丙子，诏天下。丙戌，土鲁番入寇，围肃州。兵部尚书金献民总制军务，署都督佥事杭雄充总兵官，太监张忠提督军务，御之。冬十一月己卯，户部侍郎胡瓒提督宣、大军务，都督鲁纲充总兵官，讨大同叛

卒。十二月壬子，甘、凉寇退，召金献民还。戊午，起致仕大学士杨一清为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是年，琉球入贡，鲁迷国贡狮子、犀牛。

四年春正月丙寅，西海卜儿孩犯甘肃，总兵官姜奭击败之。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卯，禁淹狱囚。三月壬午，仁寿宫灾。夏五月甲戌，赐庐州知府龙诰官秩，诏天下仿诰备荒振济法。庚辰，作世庙祀献皇帝。八月戊子，作仁寿宫。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宫。十二月辛丑，《大礼集议》成，颁示天下。闰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乙亥，振辽东灾。是年，天方入贡。

五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寅，命道士邵元节为真人。庚辰，免山西被灾税粮。壬午，振京师饥。三月辛丑，赐龚用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定有司久任法。夏五月庚子，杨一清复入阁。秋七月庚寅，免四川被灾税粮。八月丙寅，振湖广饥。九月己亥，章圣皇太后有事于世庙。冬十月辛亥朔，亲享如太庙礼。壬子，振南畿、浙江灾，免税粮物料。庚午，颁御制《敬一箴》于学宫。是年，暹罗入贡。

六年春正月癸未，命群臣陈民间利病。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参将王经战死。癸亥，费宏、石珤致仕。庚午，召谢迁复入阁。三月庚辰，寇复犯宣府，参将关山战死。甲午，礼部侍郎翟銮为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夏四月己巳，免广西被灾税粮。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丁亥，前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兼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讨田州叛蛮。秋八月庚戌，以议李福达狱，下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于锦衣卫狱，侍郎桂萼、张璁，少詹事方献夫署三法司，杂治之。总制尚书王宪击败小王子于石臼墩。癸亥，贾咏致仕。庚午，振湖广水灾。九月己卯，免江西、河南、山西被灾秋粮。壬午，颁《钦明大狱录》于天下。冬十月戊申，兵部侍郎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是年，鲁迷入贡。

七年春正月癸未，考核天下巡抚官。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三月戊寅，谢迁致仕。癸巳，右都御史伍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军务，侍郎梁材督理粮储，讨云南叛蛮。夏四月甲寅，甘露降，告于郊庙。六月辛丑，《明伦大典》成，颁示天下。癸卯，定议礼诸臣罪，追削杨廷和等籍。丁卯，云南蛮平。秋七月己卯，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辛巳，尊章圣皇太后为章圣慈仁皇

太后。戊子，诏天下。八月壬子，免河南被灾税粮。九月甲戌，王守仁讨广西蛮，悉平之。壬午，振嘉兴、湖州灾。冬十月丁未，皇后崩。十一月丙寅，立顺妃张氏为皇后。十二月丙子，小王子犯大同，指挥赵源战死。是年，琉球入贡。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灾。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酉，吏部尚书桂萼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丁丑　，振襄阳饥。甲申，旱，躬祷于南郊。乙酉，祷于社稷。三月丙申，葬悼灵皇后。戊戌，振河南饥。甲寅，赐罗洪先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甲午，以议狱不当，下郎中魏应召等于狱，右都御史熊浃削籍。八月丙子，张璁、桂萼罢。壬午，始亲祭山川，著为令。九月癸巳，召张璁复入阁。癸丑，杨一清罢。是月，免两畿、河南被灾税粮，振江西、湖广饥。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己巳，除外戚世封，著为令。十一月庚子，召桂萼复入阁。甲辰，振浙江灾。戊申，祷雪。己酉，雪。丁巳，亲诣郊坛告谢。百官表贺。是年，天方、撒马儿罕、土鲁番入贡。

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丙午，作先蚕坛于北郊。丁巳，振山西饥。二月戊辰，耕耤田。乙亥　，振京师饥。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逾制。三月丁巳，皇后亲蚕于北郊。夏四月丙戌，振延绥饥。五月己亥，更建四郊。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颜、孟三氏学。秋八月壬午，免江西被灾税粮。九月壬辰，罢云南镇守中官。乙未，免南畿被灾秋粮。冬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孔子。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成，大赦。是年，琉球入贡。

十年春正月辛卯，祈谷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甲午，更定庙祀，奉德祖于祧庙。乙巳　，桂萼致仕。二月甲戌，免庐、凤、淮、扬被灾秋粮。壬申，赐张璁名孚敬。三月戊申，罢四川分守中官。夏四月丁巳，皇后亲蚕于西苑。甲子，禘于太庙。五月壬子，祀皇地祇于方泽。闰六月己丑，罢浙江、湖广、福建、两广及独石、万全、永宁镇守中官。秋七月癸丑，侍郎叶相振陕西饥。戊午，张孚敬罢。辛巳，郑王厚烷献白雀，荐之宗庙。八月辛丑，改安陆州曰承天府。九月乙丑，西苑宫殿成，设成祖位致祭，宴群臣。丙寅，礼部尚书李时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壬申，幸西苑，御无逸殿，命李时、翟銮进讲，宴儒臣于豳风亭。冬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戊辰，免陕西被灾秋粮。丁丑，召张孚敬复入阁。十二月戊子，御史喻希礼、石金因修醮请宥议礼诸臣罪，下锦衣卫狱。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谷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二月戊

戌，免湖广被灾税粮。三月戊辰，赐林大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辛卯，续封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后为侯。五月丙子，前吏部尚书方献夫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六月壬午，免畿内被灾秋粮。甲申，续封刘基后诚意伯。秋七月戊辰，免南畿被灾夏税。八月戊子，以星变敕群臣修省。辛丑，张孚敬罢。九月丁巳，振陕西饥。冬十月甲申，编修杨名以灾异陈言，下狱谪戍。是月，免山东被灾税粮，振山西饥。十一月甲寅，四川巡抚都御史宋沧献白兔，群臣表贺。庚申，祀天于南郊。十二月己亥，免畿内被灾税粮。是年，琉球、哈密、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湖南巡抚都御史吴山献白鹿，群臣表贺。自后，诸瑞异表贺以为常。丙辰，召张孚敬复入阁。是月，免浙江、河南被灾税粮。二月乙酉，振云南饥。三月丙辰，释奠于先师孔子。秋八月乙未，以皇子生，诏赦天下。九月庚戌，广东巢贼乱，提督侍郎陶谐讨平之。冬十月乙亥，大同兵乱，杀总兵官李瑾，代王奔宣府。丙子，下建昌侯张延龄于狱。十一月己亥，振辽东灾。癸丑，翟銮以忧去。十二月己卯，吉囊犯宁夏，总兵官王效、副总兵梁震击败之。是年，土鲁番、天方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废皇后张氏。壬子，立德妃方氏为皇后。二月己丑，总督宣大侍郎张瓒抚定大同乱卒。辛卯，代王返国。三月壬申，振大同被兵者。乙酉，吉囊犯响水堡，参将任杰击败之。夏四月己酉，方献夫致仕。六月甲子，南京太庙灾。秋八月壬子，寇犯花马池，梁震御却之。冬十一月庚午，祀天于南郊。是年，琉球入贡。

十四年春正月壬申，罢督理仓场中官。丙戌，庄肃皇后崩。二月己亥，作九庙。丁未，禁冠服非制。三月戊子，葬孝静皇后于康陵。己丑，辽东军乱，执都御史吕经。夏四月甲午，张孚敬致仕，召费宏复入阁。丙申，赐韩应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广宁兵乱。六月，吉囊犯大同，总兵官鲁纲御却之。秋七月甲申，广宁乱卒平。八月乙巳，诏九卿会推巡抚官，著为令。冬十月戊申，费宏卒。十一月乙亥，祀天于南郊。是年，乌斯藏入贡。

十五年春二月癸巳，振湖广灾。三月丙子，奉章圣皇太后如天寿山谒陵，免昌平今年税粮三之二，赐高年粟帛。癸未，谒恭让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还宫。夏四月癸巳，诏建山陵。癸卯，诣七陵祭告。癸丑，还宫。是月，吉囊犯甘、凉，总兵官姜奭击败之。秋九月庚午，如天寿山。丁丑，还宫。是秋，吉囊犯延绥，官军四战皆败之。冬十月己

亥，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戊申，如天寿山。壬子，还宫。十一月戊午，以皇长子生，诏赦天下。辛巳，祀天于南郊。十二月辛卯，九庙成。闰月癸亥，以定庙制，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诏赦天下。乙丑，礼部尚书夏言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丙寅，享九庙。是年，免山西、山东被灾税粮。琉球、乌斯藏入贡。

十六年春二月壬子，安南黎宁遣使告莫登庸之难。癸酉，如天寿山。三月甲申，还宫。丙午，幸大峪山视寿陵。夏四月癸丑，还宫。六月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挥赵镗战死。秋八月，复寇宣府，杀参将张国辅。冬十一月，故昌国公张鹤龄下狱，瘐死。是年，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入贡。

十七年春二月戊辰，如天寿山。壬申，还宫。三月壬辰，赐茅瓒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咸宁侯仇鸾为征夷副将军。充总兵官，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讨安南莫登庸。夏四月庚戌，如天寿山。甲寅，还宫。戊午，罢安南师。甲子，祷雨于郊坛。戊辰，雨。六月，寇犯宣府，都指挥周冕战死。丙辰，定明堂大飨礼。下户部侍郎唐胄于狱。秋七月辛卯，开河南、云南银矿。癸巳，慈宁宫成。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总督都御史刘天和御却之。丙辰，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顾鼎臣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九月戊寅，免畿内被灾税粮。辛巳，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庙，跻武宗上。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配。乙未，如天寿山。丁酉，还宫。冬十一月辛未朔，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号。还诣太庙，上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号。辛卯，礼天于南郊。诏赦天下。乙未，免江西被灾税粮。十二月癸卯，章圣皇太后崩。壬子，如大峪山相视山陵。甲寅，还宫。乙卯，李时卒。戊午，振宁夏灾。是年，琉球、土鲁番入贡。

十八年春二月庚子朔，立皇子载壑为皇太子，封载为裕王，载圳景王。辛丑，诏赦天下。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壬寅，起翟銮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充行边使。丁未，祈谷于玄极宝殿。先贤曾子裔孙质粹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壬子，振辽东饥。癸丑，安南莫方瀛请降。乙卯，幸承天，太子监国。辛酉，次真定，望于北岳。丁卯，次卫辉，行宫火。三月己巳，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钧州，望于中岳。甲戌，免畿内被灾税粮。庚辰，至承天。辛巳，谒显陵。甲申，享上帝于龙飞殿，奉睿宗配。秩于国社、国稷，遍群祀。戊子，御龙飞殿受贺，诏赦天下。给复承天三年，免湖广明年田赋五之二，畿内、河南三之一。夏四月壬子，至自承天。壬戌，免湖广被灾税粮。甲子，幸大峪山。丙寅，还宫。秋闰七月庚申，葬献皇后于显陵。辛酉，复命仇

鸾、毛伯温征安南。九月辛酉，如天寿山。侍郎王杲振河南饥。冬十月丙寅，还宫。十一月丙申，祀天于南郊。是年，日本、哈密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召翟銮复入阁。辛亥，吉囊寇大同，杀指挥周岐。三月戊戌，诏修仁寿宫。夏六月辛巳　　，瓦剌部长款塞。秋七月癸卯，吉囊入万全右卫，总兵官白爵逆战于宣平，败之。壬子，又败之于桑乾河。戊午，振江西灾。八月丁丑，太仆卿杨最谏服丹药，予杖死。九月，吉囊犯固原，周尚文败之于黑水苑。延绥总兵官任杰追击于铁柱泉，又败之。己酉，召仇鸾还。冬十月庚申，罢矿场。甲子，顾鼎臣卒。十一月丙辰，慈庆宫成。是年，琉球、日本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免南畿被灾税粮。二月乙丑，显陵成，给复承天三年。丙寅，御史杨爵言时政　，下锦衣卫狱。三月乙巳，赐沈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春，吉囊寇兰州，参将郑东战死。夏四月己未，莫登庸纳款，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登庸为都统使。辛酉，九庙灾，毁成祖、仁宗主。丙子，诏行宽恤之政。五月戊子，采木于湖广、四川。甲寅，振辽东饥。六月，振畿内、山西饥。秋七月丁酉，俺答、阿不孩遣使款塞求贡，诏却之。是月，免河南、陕西、山东被灾税粮。八月辛酉，昭圣皇太后崩。庚辰，夏言罢。是月，俺答、阿不孩、吉囊分道入寇，总兵官赵卿帅京营兵，都御史翟鹏理军务，御之。九月乙未，翊国公郭勋有罪，下狱死。辛亥，俺答犯山西，入石州。冬十月癸丑，振山西被寇者，复徭役二年。丁卯，召夏言复入阁。十一月辛卯，葬敬皇后于泰陵。丙申，免四川被灾税粮。是年，琉球入贡。

二十一年夏四月庚申，大高玄殿成。闰五月戊辰，俺答、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塞，巡抚都御史龙大有诱杀之。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壬寅，入雁门关。丁未，犯太原。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夏言罢。己未，俺答寇潞安，掠沁、汾、襄垣、长子，参将张世忠战死。八月辛巳，募兵于直隶、山东、河南。壬午，振山西被兵州县，免田租。癸巳，礼部尚书严嵩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九月癸亥，员外郎刘魁谏营雷殿，予杖下狱。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端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是年，免畿内、陕西、河南、福建被灾税粮。安南入贡。

本纪第十八 世宗二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复遣使采木湖广。是春，俺答屡入塞。秋八月，犯延绥　，总兵官吴瑛等击败之。冬十月，朵颜入寇，杀守备陈舜。十二月乙酉，免南畿被灾税粮。是年，占城、土鲁番、撒马儿罕、天方、乌斯藏入贡。

二十三年春正月丙寅，俺答犯黄崖口。二月戊寅，犯大水谷。三月癸丑，犯龙门所。丁巳，赐秦鸣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　，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周尚文战于黑山，败之。八月甲午，翟銮罢。九月癸卯，免浙江被灾税粮。丁未，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张璧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壬子，振湖广灾。冬十月戊辰，免河南被灾税粮。甲戌，小王子入万全右卫。戊寅，掠蔚州，至于完县。京师戒严。乙酉，逮总督宣大兵部尚书翟鹏、巡抚蓟镇佥都御史硃方下狱，鹏谪戍，方杖死。十一月庚子，京师解严。加方士陶仲文少师。十二月丙子，振江西灾。是年，安南入贡，日本以无表却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戊申，诏流民复业，予牛种，开垦闲田者给复十年。三月壬午，逮总督宣大兵部侍郎张汉下狱　，谪戍。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六月壬辰，太庙成。是夏，免畿辅、山西、陕西被灾税粮。秋七秋壬戌，有事于太庙，赦徒罪以下。八月丙午，瘗暴骸。己酉，张璧卒。庚戌，俺答犯松子岭，杀守备张文瀚。是月，犯大同，参将张凤、指挥刘钦等战死。九月丁丑，召夏言入阁。冬十一月辛巳，许赞罢。是年，安南、琉球、乌斯藏入贡。

二十五年春三月戊辰，四川白草番乱。夏五月戊辰，俺答款大同塞，边将杀其使。六月甲辰，犯宣府　，千户汪洪战死。秋七月癸酉，以醴泉出承华殿，廷臣表贺，停诸司封事二十日。嗣后，庆贺斋祀悉停封奏。是月，俺答犯延安、庆阳。八月壬子，免山东被灾税粮。九月，俺答犯宁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击高极战死。癸巳，代府奉国将军充灼谋反，伏诛。甲午，杀故建昌侯张延龄。十二月丁未，免河南被灾税粮。是年，土鲁番入贡。

二十六年春三月庚午，赐李春芳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乙巳，巡抚四川都御史张时彻、副总兵何卿讨平白草叛番。己酉，俺答求贡，拒之。秋七月丙辰　，河决曹县。八月丙戌，免陕西被灾税粮。九月戊辰，户部尚书王杲以科臣劾其通贿下狱，遣戍。闰月丙午，振成都

饥。冬十一月壬午，大内火，释杨爵于狱。乙未，皇后崩。十二月辛酉，逮甘肃总兵官仇鸾。乙亥，海寇犯宁波、台州。是年，琉球入贡。

二十七年春正月，把都儿寇广宁，参将阎振战死。癸未，以议复河套，逮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　　，杖给事中御史于廷。罢夏言。三月癸巳，杀曾铣，逮夏言。癸卯，出仇鸾于狱。夏五月丙戌，葬孝烈皇后。秋七月戊寅，京师地震。庚子，西苑进嘉谷，荐于太庙。八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指挥顾相等战死，周尚文追败之于次野口。九月壬午，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隆庆，守备鲁承恩等战死。乙未，免陕西被灾税粮。冬十月癸卯，杀夏言。十一月乙未，诏抚按官采生沙金。是年，日本入贡。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巳，振陕西饥。辛亥，南京吏部尚书张治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祭酒李本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壬子　，俺答犯宣府，指挥董暘等败没，遂东犯永宁，关南大震。乙卯，周尚文败俺答于曹家庄。丙辰，宣府总兵官赵国忠又败之于大滹沱。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皇太子薨。秋七月，浙江海贼起。九月，朵颜三卫犯辽东。冬十月辛丑，免畿内被灾税粮。是年，日本、琉球入贡。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午，赐唐汝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琼州黎贼平。夏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是夏　，免陕西、河南、江北被灾夏税。秋八月丙寅，封方士陶仲文为恭诚伯。丁丑，俺答大举入寇，攻古北口，蓟镇兵溃。戊寅，掠通州，驻白河，分掠畿甸州县，京师戒严。召大同总兵官仇鸾及河南、山东兵入援。壬午，薄都城。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提督军务，左谕德赵贞吉宣谕诸军。癸未，始御奉天殿，戒敕群臣。甲申，寇退。逮守通州都御史王仪。丙戌，京师解严。杖赵贞吉，谪外任。丁亥，仇鸾败绩于白羊口。兵部尚书丁汝夔、巡抚侍郎杨守谦有罪，弃市。杖左都御史屠侨、刑部侍郎彭黯。九月辛卯，振畿内被寇者。乙未，罢团营，复三大营旧制，设戎政府，以仇鸾总督之。丁酉，罢领营中官。戊申，免畿内被灾税粮。壬子，废郑王厚烷为庶人。冬十月甲戌，张治卒。十一月癸巳，分遣御史选边军入卫。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庙。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年春三月壬辰，开马市于宣府、大同，兵部侍郎史道经理之。夏四月壬午，下经略京城副都御史商大节于狱。秋九月乙未，京师地震，诏修省。冬十一月，俺答犯大同。是年，免两畿、河南、江西、辽

东、贵州、山东、山西被灾税粮。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辰，俺答犯大同。甲午，入弘赐堡。二月癸丑，振宣、大饥。辛酉，俺答犯怀仁川，指挥佥事王恭战死。己巳，建内府营，操练内侍。三月戊子，大将军仇鸾帅师赴大同。辛卯，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夏四月丙寅，把都儿、辛爱犯新兴堡，指挥王相等战死。丙子，倭寇浙江。五月甲申，召仇鸾还。戊申，倭陷黄岩。秋七月丙申，免陕西被灾夏税。壬寅，以倭警命山东巡抚都御史王忬巡视浙江。八月己未，收仇鸾大将军印，寻病死。乙亥，戮仇鸾尸，传首九边。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应、山阴、马邑。九月乙酉，犯山西三关。壬辰，犯宁夏。丁酉，河决徐州。庚子，兵部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卿以冒边功杖于廷。癸卯，罢各边马市。冬十月己未，兵部尚书赵锦坐仇鸾党戍边。壬戌，免江西被灾税粮。十二月丁巳。光禄少卿马从谦坐诽谤杖死。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阴云不见。己卯，侍郎吴鹏振淮、徐水灾。二月甲子，倭犯温州。壬申，俺答犯宣府，参将史略战死。三月丁丑，振陕西饥。辛巳，吉能犯延绥，杀副总兵李梅。壬午，兵部侍郎杨博巡边。甲申，振山东饥。甲午，赐陈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辰，俺答犯宣府，副总兵郭都战死。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浙海诸郡，至六月始去。秋七月戊午，俺答大举入寇，犯灵丘、广昌。乙丑，河套诸部犯延绥。己巳，俺答犯浮图峪，游击陈凤、硃玉御之。庚午，河南贼师尚诏陷归德及柘城、鹿邑。八月丙子，小王子犯赤城。丙申，师尚诏攻太康，官军与战于鄢陵，败绩。戊戌，振山东灾，免税粮。九月丙午，俺答犯广武，巡抚都御史赵时春败绩，总兵官李涞、参将冯恩等力战死。辛酉，以敌退告谢郊庙。冬十月甲戌，振河南、山东饥。庚子，师尚诏伏诛，贼平。辛丑，京师外城成。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贺疏违制，杖六科给事中于廷。戊辰，官军围倭于南沙，五阅月不克，倭溃围出，转掠苏、松。二月庚辰，官军败绩于松江。三月乙丑，倭犯通、泰，余众入青、徐界。夏四月甲戌，振畿内饥。乙亥，倭犯嘉兴，都司周应桢等战死。乙酉，陷崇明，知县唐一岑死之。五月壬寅，倭掠苏州。丁巳，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讨倭。六月癸酉，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岳懋战死。己丑，侍郎陈儒振大同军士。秋八月癸未，倭犯嘉定，官军败之。庚寅，复战，败绩。九月丁卯，俺答犯古北口，总督杨博御却之。是年，暹罗、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乌斯藏入贡。

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倭陷崇德，攻德清。二月丙戌，工部侍郎赵文华祭海，兼区处防倭。是月　，俺答犯蓟镇，参将赵倾葵等战死。三月甲寅，苏松兵备副使任环败倭于南沙。夏四月戊子，俺答犯宣府，参将李光启被执，不屈死。五月甲午，总督侍郎张经、副总兵俞大猷击倭于王江泾，大破之。乙巳，倭分道掠苏州属县。己酉，逮张经下狱。六月壬午，兵部侍郎杨宜总督军务，讨倭。秋七月乙巳，倭陷南陵，流劫芜湖、太平。丙辰，犯南京。八月壬辰，苏松巡抚都御史曹邦辅败倭于浒墅。九月乙未，赵文华及巡按御史胡宗宪击倭于陶宅，败绩。丙午，俺答犯大同、宣府。戊午，犯怀来，京师戒严。辛酉，参将马芳败寇于保安。是秋，免江北、山东被灾秋粮。冬十月庚寅，杀张经及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辛卯，倭掠宁波、台州，犯会稽。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庚申，倭犯兴化、泉州。闰月丁丑，免畿内水灾税粮。十二月甲午，开山东、四川银矿。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溢，死者八十三万有奇。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官军击倭于松江，败绩。二月甲午，振平阳、延安灾。己亥。杨宜罢。戊午，吏部尚书李默坐诽谤下锦衣卫狱　，论死。巡抚侍郎胡宗宪总督军务，讨倭。三月丁丑，赐诸大绶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丙申，振陕西灾。甲辰，倭寇无为州，同知齐恩战死。辛亥，游击宗礼击倭于崇德，败没。五月乙丑，赵文华提督江南、浙江军务。丁亥，左通政王槐采矿银于玉旺峪。六月丙申，总兵官俞大猷败倭于黄浦。辛丑，俺答犯宣府，杀游击张纮。秋七月辛巳，胡宗宪破倭于乍浦。八月壬寅，诏采芝。辛亥，胡宗宪袭破海贼徐海于梁庄。九月乙丑，徽王载埨有罪，废为庶人。免南畿被灾税粮。壬午，以平浙江倭，祭告郊庙社稷。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午，打来孙犯广宁，总兵官殷尚质等战死。十二月丁未，犯环庆。

三十六年春二月，俺答犯大同。三月壬午，把都儿寇迁安，副总兵蒋承勋力战死。是月，吉能寇延绥　　，杀副总兵陈凤。夏四月丙申，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壬寅，下诏引咎修斋五日，止诸司封事，停刑。五月癸丑，倭犯扬、徐，入山东界。癸亥，采木于四川、湖广。辛未，倭犯天长、盱眙，遂攻泗州。丙子，犯淮安。六月乙酉，兵备副使于德昌、参将刘显败倭于安东。甲午，罢陕西矿。秋七月庚午，诏广东采珠。九月，俺答子辛爱寇应、朔，毁七十余堡。冬十一月丁丑，辛爱围右卫城。是冬，免山东、浙江被灾税粮。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七年春正月癸亥，罢河南矿。三月辛未，始免三大营听征官军营造工役。夏四月癸未，振辽东饥。辛巳，倭分犯浙江、福建。秋八月

己未　，吉能犯永昌、凉州，围甘州。冬十月癸丑，礼部进瑞芝一千八百六十本，诏广求径尺以上者。十一月丁亥，谕法司恤刑。是年，琉球、暹罗入贡。

三十八年春二月庚午，把都儿犯潘家口，渡滦河，逼三屯营。三月己卯，掠迁安、蓟州、玉田。庚寅　，赐丁士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倭犯浙东，海道副使谭纶败之。甲午，逮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夏四月丁未，倭犯通州。甲寅，倭攻福州。庚申，倭攻淮安，巡抚凤阳都御史李遂败之于姚家荡，倭退据庙湾。丙寅，副使刘景韶大破倭于印庄。五月辛巳，逮总督蓟辽右都御史王忬下狱。甲午，刘景韶破倭于庙湾，江北倭平。六月乙巳，辛爱犯大同。秋八月己未，李遂、胡宗宪破倭于刘家庄。甲子，振辽东饥，给牛种。是月，俺答犯土木，游击董国忠等战死。九月，犯宣府。是年，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鲁迷、哈密、暹罗入贡。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戌，俺答犯宣府。二月丁巳，南京振武营兵变，杀总督粮储侍郎黄懋官。戊午，振顺天、永平饥。倭犯潮州。三月癸未，大同总兵官刘汉袭败兀慎于灰河。丁亥，打来孙犯广宁，陷中前所。杀守备武守爵、黄廷勋。夏五月壬午，振山西三关饥。壬辰，盗入广东博罗县，杀知县舒颛。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儿犯蓟西，游击胡镇御却之。庚午，刘汉袭俺答于丰州，破之。九月己巳，俺答犯朔州、广武。冬十二月，土蛮犯海州东胜堡。是月，闽、广贼犯江西。是年，免畿内、山西、山东、湖广、陕西被灾税粮。暹罗入贡。

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当食，不见。振山东饥。丁未，景王之国。三月壬戌，振京师饥。夏四月丁未　，振山西饥。五月乙亥，李本以忧去。闰月丙辰，贼犯泰和，杀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秋七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庚戌，俺答犯宣府，副总兵马芳御却之。九月庚子，犯居庸关，参将胡镇御却之。辛丑，振南畿灾。冬十一月甲午，礼部尚书袁炜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庚戌，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辛亥，万寿宫灾。十二月丙寅，把都儿犯辽东盖州。是年，乌斯藏入贡。

四十一年春三月辛卯，白兔生子，礼部请告庙，许之，群臣表贺。壬寅　，赐申时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重作万寿宫成。夏五月壬寅，严嵩罢。壬子，土蛮攻汤站堡，副总兵黑春力战死。秋九月壬午，三殿成，改奉天曰皇极，华盖曰中极，谨身曰建极。冬十月，免南畿、江西被灾税粮。十一月乙酉，分遣御史访求方士、法书。丁亥，逮

胡宗宪，寻释之。辛丑，吉能犯宁夏，副总兵王勋战死。己酉，倭陷兴化。是月，延绥总兵官赵岢分部出塞袭寇，败之。免陕西、湖广被灾及福建被寇者税粮。是年，琉球入贡。

四十二年春正月戊申，俺答犯宣府，南掠隆庆。夏四月庚申，倭犯福清，总兵官刘显、俞大猷合兵歼之。丁卯　，副总兵戚继光破倭于平海卫。秋八月乙亥，总兵官杨照袭寇于广宁塞外，力战死。冬十月丁卯，辛爱、把都儿破墙子岭入寇，京师戒严，诏诸镇兵入援。戊辰，掠顺义、三河，总兵官孙膑败死。乙亥，大同总兵官姜应熊御寇密云，败之。十一月丁丑，京师解严。是年，琉球入贡。

四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土蛮黑石炭寇蓟镇，总兵官胡镇、参将白文智御却之。二月己酉，伊王典楔有罪，废为庶人。戊午　，倭犯仙游，总兵官戚继光大败之，福建倭平。闰月丙申，盗据漳平，知县魏文瑞死之。三月己未，官军击潮州倭，破之。夏四月乙亥，免畿内被灾税粮。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获桃于御幄，群臣表贺。六月辛卯，倭犯海丰，俞大猷破之。冬十二月，南韶贼起，守备贺鐸、指挥蔡胤元被执死之。俺答犯山西，游击梁平、守备祁谋战死。是年，西番、哈密、安南入贡，鲁迷国贡狮子。

四十四年春三月丁巳，赐范应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袁炜致仕。辛酉，严世蕃伏诛。是月，土蛮犯辽东　，都指挥纟泉补衮、杨维籓战死。夏四月庚辰，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并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壬午，俺答犯肃州，总兵官刘承业御却之。六月甲戌，芝生睿宗原庙柱，告庙受贺，遂建玉芝宫。秋八月壬午，获仙药于御座，告庙。冬十一月癸卯，严讷致仕。戊申，奉安献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宫。是年，琉球入贡。

四十五年春二月癸亥，户部主事海瑞上疏，下锦衣卫狱。是月，俞大猷讨广东山贼，大破之。浙江、江西矿贼陷婺源。三月己未　，吏部尚书郭朴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高拱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戌，俺答犯辽东。六月丙子，旱，亲祷雨于凝道雷轩，越三日雨，群臣表贺。秋七月乙未，俺答犯万全右卫。冬十月丁卯，犯固原，总兵官郭江败死。癸酉，犯偏头关。闰月甲辰，犯大同。参将崔世荣力战死。十一月己未，帝不豫。十二月庚子，大渐，自西苑还乾清宫。是日崩，年六十。遗诏裕王嗣位。隆庆元年正月，上尊谥，庙号世宗，葬永陵。

赞曰：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 ，寻兴大狱。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不已过乎！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本纪第十九 穆宗

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讳载垕，世宗第三子也。母杜康妃。嘉靖十八年二月封裕王，与庄敬太子、景恭王同日受册。已而庄敬薨，世宗以王长且贤，继序已定，而中外危疑，屡有言者，乃令景王之国。

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世宗崩。壬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是年，土鲁番入贡。

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戊辰，复郑王厚烷爵。丁丑，追尊母康妃为孝恪皇太后。二月戊子，祭大社大稷。乙未，册妃陈氏为皇后。吏部侍郎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三月壬申，葬肃皇帝于永陵。乙酉，土蛮犯辽阳，指挥王承德战殁。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庙。丙午，禁属国毋献珍禽异兽。丁未，御经筵。五月己未，黄河决口工成。辛酉，祀地于北郊。丁丑，高拱罢。六月戊戌，以霪雨修省，素服避殿，御皇极门视事。是月，新河复决。秋七月辛巳，招抚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五年。八月癸未朔，释奠于先师孔子。九月乙卯，俺答寇大同，诏严战守。癸亥，俺答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采，掠交城、文水。壬申，土蛮犯蓟镇，掠昌黎、卢龙，至于滦河。诏宣大总督侍郎王之诰还驻怀来，巡抚都御史曹亨驻兵通州。甲戌，郭朴致仕。免襄阳、郧阳被灾秋粮。乙亥，总兵官李世忠援永平，与敌战于抚宁，京师戒严。冬十月丙戌，寇退，京师解严。甲辰，谕群臣议边防事宜。宁夏总兵官雷龙出塞邀击河套部，败之。十一月癸亥，祀天于南郊。是年，广东贼大起。琉球入贡。

二年春正月己卯，给事中石星疏陈六事，杖阙下，斥为民。二月丁酉，寇犯柴沟堡，守备韩尚忠战死。己亥，耕耤田。丁未，如天寿山，谒长陵、永陵。庚戌，还宫，免所过田租有差。三月辛酉，立皇子翊钧为皇太子，诏赦天下。乙丑，广西总兵官俞大猷讨广东贼。戊辰，赐罗万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子，幸南海子。戊寅，京师地震，命百官修省。夏六月庚辰，遣使两畿录囚。己丑，广东贼曾一本寇广州，杀知县刘师颜。秋七月己酉，贼入廉州。丙寅，徐阶致仕。冬十月戊寅，

免南畿被灾秋粮，振淮、徐饥。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甲辰，免畿内、河南被灾秋粮，十一月壬子，宣府总兵官马芳袭俺答于长水海子，又败之鞍子山。辛酉，免江西被灾税粮，戊辰，祀天于南郊。己巳，命广东、福建督抚将领会剿曾一本。十二月庚寅，世宗神主祔太庙。丁酉，限勋戚庄田。是年，琉球入贡。

三年春正月壬子，大同总兵官赵岢败俺答于弘赐堡。二月庚辰，免陕西被灾秋粮。三月戊辰，曾一本陷碣石卫，裨将周云翔杀参将耿宗元叛　　，附于贼。夏四月己丑，总兵官雷龙出塞袭河套部，败之。五月庚戌，总兵官郭成等破贼于平山，周云翔伏诛。甲寅，御史詹仰庇请罢靡费，斥为民。秋七月壬午，河决沛县。乙酉，诏天下有司实修积谷备荒之政。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灾州县。八月癸丑，广东贼平，曾一本伏诛。壬戌，礼部尚书赵贞吉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丁卯，振南畿、浙江、山东水灾。九月丙子，俺答犯大同，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辛卯，大阅。冬十一月甲戌，祀天于南郊。庚辰，京师地震有声，敕修省。十二月己亥，命厂卫密访部院政事。庚申，召高拱复入阁。乙丑，尚宝寺丞郑履淳以言事廷杖下狱。是冬，免两畿、山东、浙江、河南、湖广税粮。是年，陕西贼起。琉球、土鲁番入贡。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贺。辛未，避殿修省。是月，倭入广海卫城。二月乙丑　，分设三大营文武提督六人。夏四月戊戌，京师地震。丙午，俺答寇大同、宣府，官兵拒却之。是月，陕西贼寇四川。五月癸酉，给事中李己谏买金宝，廷杖下狱。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冗。命抚、按官严禁有司酷刑。戊子，陈以勤致仕。乙未，免四川被灾税粮。八月庚戌，宣、大告警，敕边备。九月癸酉，陕西水灾，蠲振有差。甲戌，河决邳州。壬午，免北畿、湖广被灾税粮。癸未，寇犯大同，副总兵钱栋战死。戊子，犯锦州，总兵官王治道等战死。甲午，罢京营文武提督，置总督协理大臣。冬十月癸卯，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丁未，以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壬戌，考察给事中、御史。十一月丁丑，俺答乞封。己卯，祀天于南郊。乙酉，赵贞吉罢。己丑，礼部尚书殷士儋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十二月丁酉，俺答执叛人赵全等九人来献，诏遣把汉那吉归，厚赐之。乙卯，受俘，磔赵全等于市。

五年春二月甲午，廷臣及朝觐官谒皇太子于文华左门。己未，封皇子翊镠为潞王。三月己卯，赐张元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夏四月甲午　，河复决邳州。五月壬戌，古田僮贼平。戊寅，李春芳致仕。六月辛卯，京师地震者三，敕修省。甲辰，授河套部长吉能为都督同知。甲寅，顺义王俺答贡马，告庙受贺。丙辰，俺答执

赵全余党十三人来献。秋八月癸卯，许河套部互市。九月癸未，三镇贡市成。冬十月己亥，河南、山东大水，申饬河防。十一月己巳，殷士儋致仕。是年，琉球、土鲁番入贡。

六年春正月辛未，筑徐州至宿迁堤三百七十里。二月丙申，倭寇广东，陷神电卫，大掠。山寇复起。闰月丁卯，御皇极殿门，疾作，遽还宫。乙亥，倭寇高、雷，官军击败之。夏四月戊辰，礼部尚书高仪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五月壬辰，免广东用兵诸郡逋赋。己酉，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庚戌，崩于乾清宫，年三十有六。七月丙戌，上尊谥，庙号穆宗，葬昭陵。

赞曰：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本纪第二十 神宗一

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

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有苗裔者恤录。庚午，罢高拱。丁丑，高仪卒。壬午，礼部尚书吕调阳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秋七月丁亥，初通漕运于密云。庚寅，察京官。己亥，戒谕廷臣，诏曰："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诋老成为无用，矜便佞为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报复之资。用是薄示惩戒，余皆曲贷。诸臣宜祓除前愆，共维新政。若溺于故习，背公徇私，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庚子，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八月戊午，祀大社大稷。九月甲午，葬庄皇帝于昭陵。冬十月己未，侍郎王遴、吴百朋、汪道昆分阅边防。辛酉，停刑。十一月乙未，河工成。十二月辛酉，振榆林、延绥饥。甲戌，以大行未期，罢明年元夕灯火及宫中宴。

万历元年春二月癸丑，御经筵。三月丙申，诏内外官举将材。夏四月乙丑，潮、惠贼平。庚午，旱，谕百官修省。五月甲申，诏内外官慎刑狱。六月壬申，振淮安水灾。秋七月，河决徐州。九月癸未，振荆州、承天及济南灾。丙戌，四川都掌蛮平。癸卯，停刑。冬十一月庚辰，命诸司立程限文簿，以防稽缓。十二月己未，振辽东饥。是年，暹罗、琉球入贡。

二年春正月甲午，召见朝觐廉能官于皇极门。二月甲寅，振四川被寇诸县。三月癸巳，赐孙继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丙寅，诏内外官行久任之法。五月辛丑，穆宗神主祔太庙。八月己巳，振山西灾。庚午，振淮、扬、徐水灾。冬十月甲寅，决囚。丁卯，视朝阅铨选。闰十二月庚寅，诏罢明年元夕灯火。是年，琉球入贡。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庙。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辛巳，诏南京职务清简，官不必备。丙申，始命日讲官分直记注起居，纂缉章奏，临朝侍班。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既。壬申，书谨天戒、任贤能、亲

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于座右，以自警。五月庚子，淮、扬大水，诏察二府有司，贪酷老疾者罢之。六月戊辰，浙江海溢。戊寅，命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是夏，苏、松、常、镇大水。秋八月丙子，礼部侍郎张四维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丁丑，河决高邮、砀山。戊子，免淮、扬、凤、徐被水田租。九月戊午，京师地震。冬十月丁卯，地再震，敕群臣修省。戊辰，停刑。十一月乙巳，祀天于南郊。十二月辛未，诏罢明年元夕灯火。是年，安南、琉球、暹罗、土鲁番入贡。

四年春正月丁巳，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以论张居正逮下狱，削籍。夏五月戊申，祀地于北郊。六月庚辰，复遣内臣督苏、杭织造。秋七月丁酉，谕吏、户二部清吏治，蠲逋赋有差，明年漕粮折收十之三。壬寅，遣御史督修江、浙水利。甲辰，修泗州祖陵。辛亥，草湾河工成。八月壬戌，释奠于先师孔子。是秋，河决崔镇。冬十月乙亥，振徐州及丰、沛、睢宁、金乡、鱼台、单、曹七县水灾，蠲租有差。是年，安南、琉球、乌斯藏、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鲁迷、哈密入贡。

五年春正月己酉，诏凤阳、淮安力举营田。二月乙丑，振广西饥。三月乙巳，赐沈懋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癸巳，广东罗旁瑶平。秋八月癸亥，河复决崔镇。闰月乙酉朔，日食，阴云不见。九月己卯，起复张居正。冬十月乙巳，以论张居正夺情，杖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罢黜谪戍有差。丁未，杖进士邹元标，戍边。十一月癸丑，以星变考察百官。是年，琉球入贡。

六年春正月，筑决河堤。二月戊戌，免兖、青、登、莱所属逋赋。庚子，立皇后王氏。三月甲寅，礼部尚书马自强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侍郎申时行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甲子，张居正葬父归。夏四月乙未，免湖广、四川逋赋。丙午，诏户部岁增金花银二十万两。六月乙未，张居正还京师。秋七月乙卯，吕调阳致仕。丙子，诏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以上无田者，官给牛一头、田五十亩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庚午，诏苏州诸府开垦荒田，六年后起科。辛未，停刑。冬十月辛卯，马自强卒。十一月辛酉，礼天于南郊。是年，乌斯藏入贡。

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二月己丑，遣使分阅边防。三月甲子，免淮、扬逋赋。夏五月癸亥，祀地于北郊。六月辛卯，核两畿、山东、陕西勋戚田赋。秋七月壬子，振苏、松水灾，蠲税粮。戊午，京师地震。是年，乌斯藏入贡。

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子，耕耤田。戊戌，河工成。三月辛亥，奉两宫皇太后如天寿山谒陵　　，免所过田租。甲寅，还宫。丁卯，赐张懋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闰四月庚申，广西八寨贼平。冬十月辛丑，汰内外冗官。乙巳，振苏、松、常、镇饥。十一月丙子，诏度民田。是年，琉球入贡。

九年春正月庚午，敕边臣备警。辛未，裁诸司冗官。癸酉，土蛮犯锦州，游击周之望败没。己卯　，命翰林官日四人入直。辛巳，裁南京冗官。甲申，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袭败土蛮于袄郎兔。三月丙寅，大阅。是月，土蛮犯辽阳，副总兵曹簠御之，败绩。夏四月丁酉，振山西被灾州县。乙卯，振苏、松、淮、凤、徐、宿灾。户部进《万历会计录》。秋八月丁未，扬州大水。九月丁亥，停刑。冬十月己亥，土蛮犯广宁、义州，李成梁御却之。十一月丙戌，振真定、顺德、广平灾，免税粮。是年，裁各省冗官，核徭赋，汰诸司冒滥冗费。琉球、安南、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鲁迷、哈密、乌斯藏入贡。

十年春二月癸巳，顺义王俺答卒。丁酉，免天下积年逋赋。三月庚申，杭州兵变，执巡抚吴善言。丁卯　，兵部侍郎张佳胤巡抚浙江，讨定之。丙子，泰宁卫部长速把亥犯义州，李成梁击斩之。己卯，倭寇温州。夏四月戊子朔，谕礼部，令民及时农桑，勿事游惰。甲午，宁夏土军马景杀参将许汝继，巡抚都御史晋应槐讨诛之。庚子，以久旱敕修省。五月庚申，免先师孔子及宋儒硃熹、李侗、罗从彦、蔡沈、胡安国、游酢、真德秀、刘子翚，故大学士杨荣后裔赋役有差。庚辰，振畿内饥。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寅，振太原、平阳、潞安饥。乙巳，前礼部尚书潘晟兼武英殿大学士，吏部侍郎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晟寻罢。丙午，张居正卒。秋七月庚午，振平、庆、延、临、巩饥。九月丙辰，以皇长子生，诏赦天下。甲子，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冬十月丙申，苏、松大水，蠲振有差。十二月壬辰，太监冯保谪奉御，籍其家。壬寅，复建言诸臣职。是年，免畿内、山西被灾税粮。哈密、乌斯藏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敕严边备。闰二月甲子，俺答子乞庆哈袭封顺义王。缅甸寇永昌。乙丑，如天寿山谒九陵，免所过田租。庚午　，如西山谒恭让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还宫。乙酉，振临、巩、平、延、庆五府旱灾，免田租。三月甲申，追夺张居正官阶。庚子，赐硃国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丁巳，张四维以忧去。己未，吏部侍郎许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甲戌，承天大雨，江溢。是月，广东罗定兵变。五月，我大清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兰，克图伦城。

六月乙丑，振承天、汉阳、郧阳、襄阳灾。秋八月丙辰，免山西被灾税粮。九月甲申，如天寿山谒陵。己丑，还宫。冬十月癸亥，停刑。辛未，河南水灾，蠲振有差。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庚午，慈宁宫灾，敕修省。是年，琉球入贡。

十二年春二月丁卯，京师地震。己巳，释建文诸臣外亲谪戍者后裔。三月己亥，减江西烧造瓷器。夏四月乙卯，籍张居正家。丁巳，游击将军刘綎讨平陇川贼。五月甲午，京师地震。六月辛亥，以云南用兵，免税粮及逋赋。秋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九月丙戌，奉两宫皇太后如天寿山谒陵。己丑，作寿宫。辛卯，还宫。冬十月丁巳，停刑。丙寅，免湖广、山东被灾税粮。十一月己丑，余有丁卒。十二月甲辰，前礼部侍郎王锡爵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侍郎王家屏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癸亥，罢开银矿。是年，安南、乌斯藏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辛卯，四川建武所兵变，击伤总兵沈思学。二月丁未，南京地震。京师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己丑，李成梁出塞袭把兔儿炒花，大破之。壬辰，减杭州织造及尚衣监料银。尚宝司少卿徐贞明督治京畿水田。夏四月丙午，大雩。戊申，以旱诏中外理冤抑，释凤阳轻犯及禁锢年久罪宗。戊午，步祷于南郊，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蠲天下被灾田租一年。五月丙戌，雨。六月辛丑，慈宁宫成。壬寅，建武所乱卒伏诛。是月，四川松、茂番作乱。秋八月己酉，京师地震。闰九月戊戌，振淮、凤灾。癸卯，如天寿山阅寿宫。戊申，还宫。庚申，停刑。冬十二月丁卯，汰惜薪司内官冗员。是月，顺义王乞庆哈卒。是年，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严外官馈遗。三月戊戌，以旱霾，谕廷臣陈时政。癸卯，禁部曹言事，罢治京畿水田。癸丑，赐唐文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午，久旱，敕修省。夏四月癸酉，京师地震。六月癸未，松茂番平。是夏，振直隶、河南、陕西及广西浔、柳、平乐，广东琼山等十二县饥。山西盗起。秋七月癸卯，振江西灾。戊申，敕户、兵二部抚安灾民，严保甲。是月，淇县贼王安聚众流劫，寻剿平之。九月壬辰，王家屏以忧去。乙卯，停刑。己未，发帑遣使振河南、山东、直隶、陕西、辽东、淮、凤灾。冬十月丙寅，礼部主事卢洪春以疏请谨疾，杖阙下，削籍。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是年，土鲁番入贡。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发帑振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诸宗室。三月

乙卯，乞庆哈子搀力克袭封顺义王。夏四月，京师旱，大疫。六月戊辰，禁廷臣奢僭。是月，京师大雨。振恤贫民。秋七月，江北蝗，江南大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旱，河决开封，蠲振有差。八月庚申，以灾沴频仍，敕抚、按官惩贪吏，理冤狱，蠲租、振恤。九月丁亥朔，日当食，阴云不见。己丑，停刑。冬十月庚申，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十一月戊子，郧阳兵噪，巡抚都御史李材罢。是年，哈密、琉球、乌斯藏入贡。

十六年春三月壬辰，诏改《景皇帝实录》，去郕戾王号，不果行。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夏四月，振江北、大名、开封诸府饥。五月　，四川建昌番作乱，讨平之。乙巳，以军储仓火及各省灾伤，敕内外官修省。六月庚申，京师地震。甲子，以灾伤停减苏、杭织造。秋七月乙卯，免山东被灾夏税。庚午，定边臣考绩法。八月乙未，诏取太仓银二十万充阅陵赏费。九月己未，停刑。庚申，如天寿山阅寿宫。甲子，次石景山观浑河。乙丑，还宫。庚午，甘肃兵变，巡抚都御史曹子登罢。是月，青海部长他不囊犯西宁，杀副将李魁。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是年，乌斯藏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巳，太湖、宿、松贼刘汝国等作乱，安庆指挥陈越讨之，败死。二月丙申　，吴淞指挥陈懋功讨平之。三月丙辰，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癸亥，云南永昌兵变。乙丑，赐焦竑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己亥，王家屏复入阁。始兴妖僧李圆朗作乱，犯南雄，有司讨诛之。六月甲申，浙江大风，海溢。己丑，永昌乱卒平。乙巳，南畿、浙江大旱，太湖水涸，发帑金四十万振之。秋八月壬寅，严匿名揭之禁。冬十月癸未，停刑。癸卯，黄河决口工成。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勿得忿争求胜。是年，安南、乌斯藏入贡。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召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长子见之。夏四月甲申，振湖广饥。六月己卯，免畿内被灾夏税。甲申　，青海部长火落赤犯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败没。乙酉，更定宗籓事例，始听无爵者得自便。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乙丑，召见阁臣议边事，命廷臣举将材。己巳，兵部尚书郑雒经略陕西四镇及山西、宣、大边务。是月，火落赤再犯河州、临洮，总兵官刘承嗣败绩。八月癸酉，停搀力克市赏。冬十月戊寅，振临洮被兵军民。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阅边。是年，安南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顷甸寇永昌、腾越。二月乙酉，总兵官尤继先败火

落赤余众于莽剌川。闰三月丁丑，以彗星见，敕修省。己卯　　，责给事中、御史风闻讪上，各夺俸一年。夏四月丙申，享太庙。是后庙祀皆遣代。五月壬午，四川四哨番作乱，巡抚都御史李尚思讨平之。六月壬子，王锡爵归省。秋七月癸未，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八月丁酉，免河南被灾田赋。九月壬申，许国致仕。甲戌，申时行致仕。丁丑，吏部侍郎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前礼部侍郎张位为吏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冬十月癸巳，京营军官哗于长安门。十二月甲午，诏定戚臣庄田。癸丑，河套部敌犯榆林、延绥，总兵官杜桐败之。是年，畿内蝗，南畿、浙江大水，蠲振有差。琉球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给事中孟养浩以言建储杖阙下，削籍。三月戊辰，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杀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反。辛未　，王家屏致仕。壬申，总督军务兵部尚书魏学曾讨宁夏贼。戊寅，赐翁正春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甲辰，总兵官李如松提督陕西讨贼军务。甲寅，甘肃巡抚都御史叶梦熊帅师会魏学曾讨贼。擒力克擒贼，叩关献俘，复还二年市赏。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公奔义州求救。六月丁未，诸军进次宁夏，贼诱河套部入犯，官军击却之。秋七月癸酉，免陕西逋赋。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甲申，罢三边总督魏学曾，以叶梦熊代之，寻逮学曾下狱。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己酉，诏天下督抚举将材。九月壬申，宁夏贼平。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是月，振畿内、浙江、河南被灾诸府蠲租有差。十一月戊辰，御午门，受宁夏俘。十二月甲午，以宁夏贼平，告天下。是年，暹罗、土鲁番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辛未，王锡爵还朝。辛巳，诏并封三皇子为王　，廷臣力争，寻报罢。壬午，李如松进攻王京，遇倭于碧蹄馆，败绩。二月甲寅，敕劳东征将士。夏四月癸卯，倭弃王京遁。六月丁酉，诏天下每岁夏月录囚，减释轻系，如两京例。癸卯，倭使小西飞请款。秋七月癸丑，召援朝鲜诸边镇兵还。乙卯，慧星见，敕修省。八月丙戌，以灾异敕戒内外诸臣修举实政。冬十月丙申，停刑。十二月丙辰，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是年，振江北、湖广、河南、浙江、山东饥。河南矿贼大起。乌斯藏入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诏以各省灾伤，山东、河南、徐、淮尤甚，盗贼四起，有司玩愒　　，朝廷诏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盗为抚按有司黜

陟。二月癸丑，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甲子，遣使振河南，免田租。三月癸卯，诏修国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五月辛卯，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庚子，王锡爵致仕。六月己酉，雷雨，西华门灾。敕修省。秋七月丙申，河套部长失兔犯延绥。是月，延绥总兵官麻贵败河套部敌于下马关。冬十月己未，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总督川、贵军务，讨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丁卯，诏倭使入朝。是月，炒花犯辽东，总兵官董一元败之。是年，琉球、乌斯藏入贡。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佥事李宗城、指挥杨方亨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三月乙未，赐硃之蕃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丁酉，京师地震，敕修省。秋九月戊寅　，青海部长永邵卜犯甘肃，参将达云败之。乙酉，诏复建文年号。冬十一月辛未，湖广灾，蠲振有差。十二月辛丑，大学士赵志皋等请发留中章奏，不报。是年，江北大水，淮溢，浸泗州祖陵。

二十四年春二月戊申，麻贵袭河套部，败之。三月乙亥，乾清、坤宁两宫灾，敕修省。壬辰　，下诏自责。是月，火落赤犯洮河，总兵官刘綎破走之。夏四月己亥，李宗城自倭营奔还王京。五月戊辰，河套部敌犯甘肃，总兵官杨浚击破之。庚午，复议封倭，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往。六月，振福建饥。秋七月丁卯，吏部尚书孙丕扬请发推补官员章疏，不报。戊寅，仁圣皇太后崩。乙酉，始遣中官开矿于畿内。未几，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悉令开采，以中官领之。群臣屡谏不听。闰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卯，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罢采矿，不报。九月乙未，杨方亨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乙卯，葬孝安庄皇后。是月，河套部犯宁夏。总兵官李如柏击败之。是秋，河决黄堌口。冬十月丙子，停刑。乙酉，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群臣屡谏不听。十二月乙亥，陈于陛卒。

本纪第二十一 神宗二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夏六月戊寅，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癸未，罢修国史。秋七月癸巳，诫谕群臣。丁酉，诏赦天下。是月，杨应龙叛，掠合江、綦江。八月丁丑，倭破朝鲜闲山，遂薄南原，副总兵杨元弃城走，倭逼王京。甲申，京师地震。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冬十月甲戌，安南黎惟潭篡立，款关请罪，诏授安南都统使。是年，琉球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三月癸卯，赐赵秉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子，群臣诣文华门疏请皇长子冠婚，不允。夏四月丁卯，辽东总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战死。壬申，京师旱，敕修省。六月丁巳，杨镐罢。戊午，中官李敬采珠广东。丙寅，张位罢。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秋七月丙戌，中官鲁保鬻两淮余盐。八月丁丑，京师地震。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灾田租。冬十月乙卯，总兵官刘綎、麻贵分道击倭，败之。董一元攻倭新寨，败绩。十一月戊戌，倭弃蔚山遁，官军分道进击。十二月，总兵官陈璘破倭于乙山，朝鲜平。是年，乌斯藏入贡。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领浙江、福建、广东市舶司。是月，贵州巡抚江东之遣兵讨杨应龙，败绩。三月己亥，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川、湖、贵州军务，讨杨应龙。夏四月甲戌，御午门，受倭俘。是月，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暑，杀其参随三十四人。闰月丙戌，以倭平，诏天下，除东征加派田赋。己丑，久旱，敕修省。丙申，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匮，命严核天下积储。六月己亥，杨应龙陷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战死。秋八月甲午，陕西狄道县山崩。九月，土蛮犯锦州。

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饥民。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广田赋。戊子，贵州宣慰使安疆臣有罪，诏讨贼自赎。十一月己酉，免河南被灾田租。癸酉，振畿辅及凤阳等处饥。十二月丁丑，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戊子，振京师就食流民。是年，琉球入贡。

二十八年春二月戊寅，京师地震。丙戌，李化龙帅师分八路进讨播

州。夏六月丁丑，克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死　　，播州平。秋七月辛亥，旱，敕修省。八月辛未，慈庆宫成。丙子，罢朝鲜戍兵。九月甲寅，停刑。是秋，炒花犯辽东，副总兵解生等败没。冬十月辛未，贵州皮林苗叛，总兵官陈璘讨之。丙子，云南税监杨荣开采阿瓦、孟密宝井。十二月乙未，御午门，受播州俘。是年，两畿各省灾伤，民饥盗起，内外群臣交章请罢矿税诸监，皆不听。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子，以播州平，诏天下，蠲四川、贵州、湖广、云南加派田租逋赋，除官民诖误罪。是月　，皮林苗贼平。二月甲戌，振大同、宣府饥。三月乙卯，赐张以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夏四月乙酉，征陈奉还，以守备承天中官杜茂代之。五月，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六月，京师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是月乙亥始雨。山东、山西、河南皆大旱。丁亥，法司请热审，不报。是夏，振畿内饥。秋九月壬寅，河决开封、归德。丁未，赵志皋卒。癸丑，振贵州饥。戊午，前礼部尚书沈鲤、硃赓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壬辰，加上慈圣皇太后尊号。十二月辛未，诏复朵颜马市。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灾异敕修省。二月己卯，不豫，召大学士沈一贯于启祥宫，命罢矿税　　，停织造，释逮击，复建言诸臣职。翼日，疾瘳，寝前诏。甲申，重建乾清、坤宁宫。闰月丙申，复河套诸部贡市。戊午，河州黄河竭。三月甲申，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夏四月辛丑，振顺天、永平饥。五月乙亥，法司请热审，不报。秋七月辛巳，边饷缺，命严催积逋。是月，缅贼陷蛮莫宣抚司，宣抚思正奔腾越，贼追至，有司杀正以谢贼，始解。冬十月戊戌，振江北灾。丙辰，停刑。是年，琉球、哈密入贡。

三十一年春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是月，播州余贼吴洪等作乱，有司讨平之。夏四月丁亥朔　，日有食之。五月丙辰，阁臣请热审，不报。戊寅，京师地震。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是夏，河决苏家庄，北浸丰、沛、鱼台、单县。秋九月甲子，江北盗起。冬十月甲申，停刑。丙申，睢州贼杨思敬作乱，有司讨擒之。十一月甲子，获妖书，言帝欲易太子，诏五城大索。十二月丙戌，召见皇太子于启祥宫，赐手敕慰谕。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三

月甲子，乾清宫成。乙丑，赐杨守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辛巳朔 ，日有食之。是月，浚泇河工成。五月癸酉，雷火焚长陵明楼。六月丙戌，以陵灾，命补阙官恤刑狱。丁酉，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秋七月庚戌，京师大雨，坏城垣。辛酉，振被水居民。八月辛丑，群臣伏文华门，疏请修举实政，降旨切责。丙午，分水河工成。九月戊申，振畿南六府饥。闰月辛丑，武昌宗人蕴鉴等作乱，杀巡抚都御史赵可怀。冬十月甲寅，始叙平播州功。

是年，琉球、乌斯藏入贡。

三十三年春正月，重修京师外城。庚辰，银定、歹成犯镇番，总兵官达云击败之。夏四月辛亥，蕴鉴等伏诛。五月丙申，凤阳大风雨，毁陵殿神座。庚子，雷击圜丘望灯高杆。六月乙巳，以雷警，敕修省。秋八月己巳，停刑。九月甲午，昭和殿灾。丙申，京师地震。

冬十一月辛巳，免淮阳被灾田租。十二月壬寅，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岁输所入之半于内府，半户、工二部。丙午，免河南被灾田租。乙卯，以皇长孙生，诏赦天下。开宗室科举入仕例。罢采广东珠池、云南宝井。

三十四年春二月庚戌，加上皇太后徽号。辛亥，大学士沈鲤、硃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三月己卯，云南人杀税监杨荣，焚其尸。丁酉，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蠲振有差。夏四月癸亥，浚硃旺口河工成。五月癸酉，河套部犯延绥，官军击走之。六月癸卯，缅甸陷木邦。是月，畿内大蝗。秋七月癸未，沈一贯、沈鲤致仕。九月甲午，诏陕西严敕边备。冬十月丙申，停刑。十一月己巳，朵颜入犯，总兵官姜显谟御却之。十二月壬子，南京妖贼刘天绪谋反，事觉伏诛。是年，安南、琉球入贡。蒙古喀尔喀诸部悉归我大清。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二月戊戌，安南贼武德成犯云南，总兵官沐睿御却之。三月辛巳，赐黄士俊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戊戌，银定、歹成犯凉州，副总兵柴国柱击走之。壬子，顺义王擒力克卒。五月戊子，前礼部尚书于慎行及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吏部侍郎叶向高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六月，湖广及徽、宁、太平、严州大水。闰月辛巳，复河套诸部贡市。秋七月庚子，京师久雨。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八月丙寅，振畿内饥。九月甲午，停刑。冬十月癸酉，山东旱饥，蠲振有差。十一月壬子，于慎行卒。十二月，金沙江蛮阿克叛，

陷武定，攻围云南，别陷嵩明、禄丰。安南贼犯钦州。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六年春正月，河南、江北饥。二月戊辰，京师地震。夏六月己卯，南畿大水。秋七月丁酉，京师地震。郴州矿贼起。八月癸亥，治云南失事诸臣罪，巡抚都御史陈用宾、总兵官沐睿下狱，论死。庚辰，振南畿及嘉兴、湖州饥。九月甲午，四川巡抚都御史乔璧星奏擒阿克于东川，贼平。冬十一月壬子，硃赓卒。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税粮。是年，琉球入贡。

三十七年春三月辛卯，拱兔陷大胜堡，游击于守志战于小凌河，败绩。己酉，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不报。夏四月，倭寇温州。秋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丁未，停刑。是秋，福建、浙江、江西大水。湖广、四川、河南、陕西、山西旱。畿内、山东、徐州蝗。冬十二月己巳，留畿内、山东诸省税银三分之一振饥民。徐州贼杀如皋知县张籓。是年，日本入琉球，执其国王尚宁。哈密入贡。

三十八年春三月癸巳，赐韩敬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丁丑，正阳门楼灾。辛卯，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辛丑，振畿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四川饥。五月，河南贼陈自管等作乱，有司讨擒之。冬十月辛丑，停刑。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丁卯，以军乏饷，谕廷臣陈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是年，乌斯藏入贡。

三十九年春二月庚子，河套部敌犯甘州之红崖、青湖，官军御却之。夏四月，京师旱。戊子，怡神殿灾。丙申，设边镇常平仓。五月壬寅，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广西、广东大水。六月，自徐州北至京师大水。是夏，停热审。冬十月丁卯，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甲申，停刑。阁臣请释轻犯，不报。是年，暹罗入贡。

四十年春二月癸未，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三月丙午，振京师流民。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不报。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河决徐州。九月庚戌，李廷机拜疏自去。冬十月甲申，停刑。是年，琉球中山王尚宁遣使报归国。

四十一年春正月庚申，谕朝鲜练兵防倭。三月癸酉，赐周延儒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己巳，谕吏部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六月乙未，卜失兔袭封顺义王。秋七月甲子，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壬申，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前吏部左侍郎吴道南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庚辰，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是年，两畿、山东、江西、河南、广西、湖广、辽东大水。乌斯藏入贡。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总兵官刘綎讨建昌叛蛮，平之。二月辛卯，慈圣皇太后崩。己酉，振畿内饥。三月丙子，福王之国。夏四月丙戌，以皇太后遗命赦天下。六月甲午，葬孝定皇后。秋八月甲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癸卯，叶向高致仕。是年，安南、土鲁番入贡。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决河工成。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下狱。丁巳，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揭言张差狱情，梃击之案自是起。己巳，严皇城门禁。癸酉，召见廷臣于慈宁宫。御史刘光复下狱。甲戌，张差伏诛。六月戊寅，久旱，敕修省。秋七月己酉，振畿内饥。甲戌，停刑。闰八月庚戌，重建三殿。丁巳，山东大旱，诏留税银振之。丁卯，河套诸部犯延绥，官军御之，败绩，副将孙弘谟被执。冬十月辛酉，京师地震。十一月戊寅，振京师饥民。

四十四年春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乙酉，赐钱上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蠲振有差。夏四月戊午，河南盗起，谕有司抚剿。六月壬寅，河套诸部犯延绥，总兵官杜文焕御却之。丁卯，河决祥符硃家口，浸陈、杞、睢、柘诸州县。秋七月乙未，河套部长吉能犯高家堡，参将王国兴败没。是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扬、常、镇蝗，山东盗贼大起。冬十月丁未，停刑。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灾。

四十五年春二月戊午，以去冬无雪，入春不雨，敕修省。三月辛未，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乙亥，振江西饥。夏五月丙子，久旱，再谕修省。六月丙申，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是月，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秋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丁卯，吴道南以忧去。是年，两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灾。暹罗、乌斯藏入贡。

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振广东饥。夏四月甲辰，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庚戌，总兵官张承胤帅师援抚顺，败没。闰月庚申，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六月壬午，京师地震。是夏，有司请热审，不报。秋七月丙午，大清兵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死之。八月壬申，海运饷辽东。庚辰，乃蛮等七部款塞。辛巳，停刑。九月壬辰，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辛亥，加天下田赋。乙卯，京师地震。冬十一月甲午，以灾异敕修省。十二月丁巳，河套部长猛克什力来降。是年，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鲁迷、哈密、乌斯藏入贡。

四十七年春二月乙丑，经略杨镐誓师于辽阳，总兵官李如柏、杜松、刘綎、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早，杜松遇大清兵于吉林崖，战死。乙酉，马林兵败于飞芬山，兵备佥事潘宗颜战死。庚寅，刘綎兵深入阿布达里冈，战死。辛丑，赐庄际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癸酉，盔甲厂灾。六月丁卯，大清兵克开原，马林败没。癸酉，大理寺丞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甲戌，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不报。秋八月乙卯，山东蝗。癸亥，逮杨镐。九月庚辰，停刑。戊子，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冬十月丁巳，振京师饥民。十二月，再加天下田赋。辛未，镇江、宽奠、磏阳新募援兵溃。是年，暹罗入贡。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鲜乞援。三月庚寅，复加天下田赋。夏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戊午，帝不豫，召见方从哲于弘德殿。秋七月壬辰，大渐，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侍郎孙如游于弘德殿，勉诸臣勤职。丙申，崩，年五十有八。遗诏罢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诸项。九月甲申，上尊谥，庙号神宗，葬定陵。

◎光宗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讳常洛，神宗长子也。母恭妃王氏。万历十年八月生。神宗御殿受贺，告祭郊庙社稷，颁诏天下，上两宫徽号。未几，郑贵妃生子常洵，有宠。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二十九年十月，乃立为皇太子。

三十一年，获妖书，言神宗欲易太子，指斥郑贵妃。神宗怒。捕逮株连者甚众，最后得皦生光者，磔之。狱乃解。四十一年六月，奸人王曰乾上变，告孔学等为巫蛊，将谋不利于东宫，语连郑贵妃、福王，事

具《叶向高传》。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事复连贵妃内珰。太子请以属吏。狱具，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自是遂有“梃击”之案。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八月丙午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蠲直省被灾租赋。己酉，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飏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辽东大旱。庚申，兰州黄河清，凡三日。甲子，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乙丑，南京礼部尚书硃国祚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召叶向高。遣使恤刑。丙寅，帝不豫。戊辰，召对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等十有三人于乾清宫，命皇长子出见。甲戌，大渐，复召从哲等受顾命。是日，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九月乙亥朔，崩于乾清宫，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熹宗即位，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冬十月，上尊谥，庙号光宗，葬庆陵。

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本纪第二十二 熹宗

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讳由校，光宗长子也。母选侍王氏。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神宗以元孙生，诏告天下。

四十八年，神宗遗诏皇长孙及时册立，未及行。九月乙亥，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己卯，选侍移仁寿殿。庚辰，即皇帝位。诏赦天下，以明年为天启元年。己丑，以是年八月以后称泰昌元年。辛卯，逮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甲午，廕太监魏进忠兄锦衣卫千户。封乳保客氏为奉圣夫人，官其子。冬十月丙午，葬显皇帝、孝端显皇后于定陵。戊申，辽东巡抚都御史袁应泰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代熊廷弼。辛酉，御经筵。壬戌，礼部尚书孙如游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丁卯，哕鸾宫灾。十一月丙子，追谥皇妣孝元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十二月辛酉，方从哲致仕。

天启元年春正月庚辰，享太庙。壬辰，追谥伍文定等七十三人。壬寅，御史王心一请罢客氏香火土田，魏进忠陵工叙录，不报。二月甲辰，言官请复当朝口奏及召对之典，从之。己未，御经筵。闰月乙酉，以风霾谕群臣修省。丁亥，孙如游致仕。丙申，除齐泰、黄子澄戚属戍籍。戊戌，昭和殿灾。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阳，总兵官尤世功、贺世贤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帅诸将援辽，战于浑河，皆败没。壬戌，大清兵取辽阳，经略袁应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丙寅，谕兵部：“国家文武并用，顷承平日久，视武弁不啻奴隶，致令豪杰解体。今边疆多故，大风猛士深轸朕怀，其令有司于山林草泽间慎选将材。”丁卯，京师戒严。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甲戌，禁抄发军机。丙子，辽东巡抚佥都御史薛国用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参议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戊寅，募兵于通州、天津、宣府、大同。甲午，募兵于陕西、河南、山西、浙江。戊戌，册皇后张氏。五月丁未，贵州红苗平。甲寅，禁讹言。辛酉，陕西都指挥陈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溃于临洺。未几，宁夏援辽兵溃于三河。六月癸酉，何宗彦入阁。丙子，硃国祚入阁。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辛巳，兵部尚书王象乾总督蓟、辽军务。秋七月乙巳，沈飚入阁。八月丙子，擢参将毛文龙为副总兵，驻师镇江城。戊子，杭州大火，诏停强造。癸巳，停刑。九月壬寅，葬贞皇帝于庆陵。乙卯，永宁

宣抚使奢崇明反，杀巡抚徐可求，据重庆，分兵陷合江、纳溪、泸州。丁卯，陷兴文，知县张振德死之。冬十月戊辰，御史周宗建请出客氏于外，不听。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等相继言，皆谪外任。丙子，史继偕入阁。乙酉，奢崇明围成都，布政使硃燮元固守。寻擢燮元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石砫宣抚使女土官秦良玉起兵讨贼。壬辰，叶向高入阁。十二月丁丑，巡抚河南都御史张我续为兵部侍郎，提督川、贵军务。陕西巡抚移驻汉中，郧阳巡抚移驻夷陵。湖广官军由巫峡趋忠、涪讨贼。庚辰，援辽浙兵哗于玉田。辛卯，以熊廷弼、王化贞屡议战守不合，遣使宣谕。是年，安南、土鲁番、乌斯藏入贡。

二年春正月丁未，延绥总兵官杜文焕、四川总兵官杨愈懋讨永宁贼。丁巳，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将罗一贵死之。镇武营总兵官刘渠、祁秉忠逆战于平阳桥，败没。王化贞走闾阳，与熊廷弼等俱入关。参政高邦佐留松山，死之。壬戌，振山东流徙辽民。癸亥，兵部尚书张鹤鸣视师辽东。乙丑，京师戒严。河套部犯延绥。永宁贼将罗乾象约降，与官军共击贼，成都围解。二月癸酉，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平坝、沾益、龙里，遂围贵阳，巡抚都御史李桠、巡按御史史永安固守。戊寅，免天下带征钱粮二年及北畿加派。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己丑，孙承宗兼理兵部事。三月丁酉朔，刘一燝致仕。甲辰，阳武侯薛濂管理募兵。兵部侍郎王在晋为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蓟、天津、登、莱军务。甲寅，赐文震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敕湖广、云南、广西官军援贵州。是春，举内操。夏四月甲申，京师旱。五月戊戌，复张居正原官。己亥，录方孝孺遗嗣，寻予祭葬及谥。丙午，山东白莲贼徐鸿儒反，陷郓城。癸亥，秦良玉、杜文焕破贼于佛图关，官军合围重庆，复之。六月戊辰，徐鸿儒陷邹县、滕县，滕县知县姬文胤死之。加毛文龙为总兵官。贵州总兵官张彦芳为平蛮总兵官，从巡抚都御史王三善讨水西贼。己巳，前总兵官杨肇基、游击陈九德帅兵讨山东贼。秋七月甲辰，松潘副使李忠臣约总兵官杨愈懋谋复永宁，不克，皆死之。贼攻大坝，游击龚万禄战死，遂陷遵义。癸丑，沈飚致仕。乙卯，神宗神主祔太庙。庚申，援黔兵溃于新添。癸亥，武邑贼于弘志作乱，寻伏诛。八月庚辰，孙承宗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九月甲午朔，光宗神主祔太庙。壬寅，御史冯英请设州县兵，按亩供饷，从之。乙卯，封皇弟由检为信王。停刑。冬十月辛未，水西贼犯云南，官军击败之。辛巳，官军复邹县，擒徐鸿儒等，山东贼平。壬午，总兵官鲁钦代杜文焕为总理，援贵州。十一月癸丑，硃燮元总督四川军务。十二月己巳，王三善、副总兵刘超败贼于龙里，贵阳围解。是年，暹罗入贡。

三年春正月己酉，礼部侍郎硃国祯，尚书顾秉谦，侍郎硃延禧、魏广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乙卯，红夷据澎湖。贵州官军三路进讨水西，副总兵刘超败绩于陆广河。二月乙酉，赠恤邹县死难博士孟承光及母孔氏，子弘略。是月，停南京进鲜。三月癸卯，朝鲜废其主李珲。是春，振山东被兵州县。夏四月庚申朔，京师地震。己巳，硃国祚致仕。五月辛丑，四川官军败贼于永宁，奢崇明走红崖。秋七月辛卯，南京大内灾。壬辰，奢崇明走龙场，与安邦彦合。丁酉，安南寇广西，巡抚都御史何士晋御却之。己亥，史继偕致仕。九月癸巳，给事中陈良训疏陈防微四事，下镇抚司狱。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丁丑，停刑。闰月壬寅，以皇子生，诏赦天下。是月，王三善剿水西，屡破贼，至大方。十一月丁巳朔，祀天于南郊。十二月癸巳，封李倧为朝鲜国王。戊戌，京师地震。庚戌，魏忠贤总督东厂。是年，暹罗、琉球入贡。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长兴民吴野樵杀知县石有恒、主簿徐可行，寻伏诛。乙丑，王三善自大方旋师遇伏，被执死之，诸官将皆死。庚午，何宗彦卒。二月丁酉，蓟州、永平、山海关地震，坏城郭庐舍。甲寅，京师地震，宫殿动摇有声。帝不豫。三月丁巳，疾愈。庚申，杭州兵变。是月，京师屡地震。夏五月甲寅朔，福宁兵变，有司抚定之。六月癸未，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论忠贤者相继，皆不纳。丙申，大雨雹。杖杀工部郎中万燝，逮杖御史林汝翥。秋七月辛酉，叶向高致仕。癸亥，河决徐州。振山东饥。冬十月，削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籍。十一月己巳，韩爌致仕。是月，贵州官兵败贼于普定，进至织金，破之。十二月辛巳，逮内阁中书汪文言下镇抚司狱。丙申，硃国祯致仕。癸卯，南京地震如雷。是月，两当民变，杀知县牛得用。

五年春正月癸亥，大清兵取旅顺。戊寅，以庆陵工成，予魏忠贤等廕赉。是月，总理鲁钦、刘超等自织金旋师，为贼所袭，诸营兵溃。三月甲寅。释奠于先师孔子。丙寅，赐余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戌，硃燮元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讨安邦彦。丁丑，谳汪文言狱，逮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削尚书赵南星等籍。未几，涟等逮至，下镇抚司狱，相继死狱中。夏四月己亥，削大学士刘一燝籍。五月癸亥，给事中杨所修请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次成书，从之。乙丑，祀地于北郊。庚午，行宗室限录法。六月丙戌，硃延禧致仕。秋七月壬戌，毁首善书院。壬申，韩爌削籍。甲戌，追论万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尚书李三才、顾宪成等削籍。

八月壬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削尚书孙慎行等籍。戊子，礼部尚书周如磐兼东阁大学士，侍郎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少詹事冯铨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己亥，魏广微罢。壬寅，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九月壬子，辽东副总兵鲁之甲败没于柳河。冬十月己卯，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蓟、登、莱、天津军务。丙戌，停刑。庚寅，孙承宗致仕。丙申，逮中书舍人吴怀贤下镇抚司狱，杖杀之。庚子，以皇子生，诏赦天下。十一月壬子，周如磐致仕。十二月乙酉，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戊子，戍前尚书赵南星。是年，琉球、乌斯藏入贡。

六年春正月戊午，修《三朝要典》。丁卯，大清兵围宁远，总兵官满桂、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固守。己巳，围解。二月乙亥，袁崇焕为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仍驻宁远。戊戌，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奏，逮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攀龙赴水死，起元等下镇抚司狱，相继死狱中。己亥。祭日于东郊。三月丁未，设各边镇监军内臣。太监刘应坤镇守山海关，大学士丁绍轼、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屡谏不听。论宁远解围功，封魏忠贤从子良卿肃宁伯。庚戌，安邦彦犯贵州，官军败绩，总理鲁钦死之。壬子，袁崇焕巡抚辽东、山海。夏四月丁丑，命南京守备内臣搜括应天各府贮库银，充殿工、兵饷。戊戌，丁绍轼卒。五月戊申，王恭厂灾，死者甚众。己酉，以旱灾敕群臣修省。癸亥，朝天宫灾。六月丙子，京师地震，灵丘地震经月。壬午，河决广武。辛卯，《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闰月辛丑，巡抚浙江佥都御史潘汝桢请建魏忠贤生祠，许之。嗣是建祠几遍天下。壬寅，冯铨罢。壬子，硃燮元以忧去，偏沅巡抚都御史闵梦得代之。是夏，京师大水，江北、山东旱蝗。秋七月辛未朔，日当食，阴云不见。辛巳，下前扬州知府刘鐸诏狱，杀之。丙戌，礼部侍郎施凤来、张瑞图，詹事李国□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八月，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九月庚寅，顾秉谦致仕。壬辰，皇极殿成，停刑。己亥，魏良卿进封肃宁侯。是月，参将杨明辉赍敕招谕水西贼，被杀。是秋，江北大水，河南蝗。冬十月戊申，进魏忠贤爵上公，魏良卿宁国公，予诰券，加赐庄田一千顷。己酉，以皇极殿成诏天下，官匠杂流升授者九百六十五人。癸丑，改修《光宗实录》。十一月庚寅，予魏良卿铁券。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甲子，浔州贼杀守备蔡人龙。是年，安南、乌斯藏、琉球入贡。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凤阳饥。乙亥，太监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辛卯，免榷

潼关、咸阳商税。二月壬戌，修隆德殿。三月癸酉，丰城侯李承祚请开采珠池、铜矿，不许。戊子，澄城民变，杀知县张斗耀。是春，大清兵征朝鲜。夏四月丁酉，下前侍郎王之寀镇抚司狱，死狱中。五月己巳，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祀礼如孔子，许之。丙子，大清兵围锦州。癸巳，攻宁远。六月庚子，锦州围解。秋七月乙丑朔，帝不豫。丙寅，罢袁崇焕。己卯，封魏忠贤孙鹏翼为安平伯。壬午，戍孙慎行。丁亥，海贼寇广东。是月，浙江大水。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师，魏鹏翼少师。戊戌，中极、建极二殿成。乙巳，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封忠贤侄良栋为东安侯。甲寅，大渐。乙卯，崩于乾清宫，年二十三。遗诏以皇第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冬十月庚子，上尊谥，庙号熹宗，葬德陵。

赞曰：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

庄烈愍皇帝，讳由检，光宗第五子也，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母贤妃刘氏，早薨。天启二年 ，封信王。六年十一月，出居信邸。

明年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以明年为崇祯元年。九月甲申，追谥生母贤妃曰孝纯皇后。丁亥，停刑。庚寅，册妃周氏为皇后。冬十月甲午朔，享太庙。癸丑，南京地震。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戊辰，撤各边镇守内臣。己巳，魏忠贤缢死。癸酉，免天启时逮死诸臣赃，释其家属。癸巳，黄立极致仕。十二月，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俱伏诛。

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壬午，尊熹宗后为懿安皇后。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二月乙未，禁章奏冗蔓。癸丑 ，御经筵。丁巳，戒廷臣交结内侍。三月己巳，葬悊皇帝于德陵。癸未，施凤来、张瑞图致仕。乙酉，赠恤冤陷诸臣。夏四月癸巳，赐刘若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庚戌，指挥卓铭请开矿，不许。五月己巳，李国□普致仕。庚午，毁《三朝要典》。甲戌，裁各部添注官，辛巳，祷雨。乙酉，复外吏久任及举保连坐之法，禁有司私派。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壬寅，许显纯伏诛。壬子，来宗道、杨景辰致仕。秋七月癸酉，召对廷臣及袁崇焕于平台。壬午，浙江风雨，海溢，漂没数万人。癸未，海寇郑芝龙降。甲申，宁远兵变，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八月乙未，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九月丁卯，京师地震。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南郊。十二月丙申，韩爌复入阁。是年，革广宁及蓟镇塞外诸部赏。诸部饥，告籴，不许。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

二年春正月丙子，释奠于先师孔子。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二月戊子，祀社稷。庚寅 ，皇长子慈烺生，赦天下。三月戊寅，蓟州兵变，有司抚定之。夏四月甲午，裁驿站。闰月癸亥，流贼犯三水，游击高从龙战殁。癸未，祀地于北郊。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庚子，议改历法。六月戊午，袁崇焕杀毛文龙于双岛。癸亥，以久旱，斋居文华殿，敕群臣修省。秋八月甲子，总兵官侯良柱、兵备副使刘可训击斩奢崇明、安邦彦于红土川，水西贼平。甲戌，熹宗神主祔太庙。

九月丁未，杨镐弃市。冬十月戊寅，大清兵入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师戒严。乙酉，山海关总兵官赵率教战没于遵化。甲申，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死之。丁亥，总兵官满桂入援。己丑，吏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召前大学士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辛卯，袁崇焕入援，次蓟州。戊子，宣、大、保定兵相继入援。征天下镇巡官勤王。辛丑，大清兵薄德胜门。甲辰，召袁崇焕等于平台，崇焕请入城休兵，不许。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十二月辛亥朔，再召袁崇焕于平台，下锦衣卫狱。甲寅，总兵官祖大寿兵溃，东出关。乙卯，孙承宗移驻山海关。庚申，谕廷臣进马。丁卯，遣中官趋满桂出战，桂及前总兵官孙祖寿俱战殁。总兵官马世龙总理援军。壬申，钱龙锡罢。癸酉，山西援兵溃于良乡。丁丑，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三年春正月甲申，大清兵克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等死之。丙戌，瘗城外战士骸。戊子，大清兵克滦州。庚寅，逮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下狱，论死。乙未，禁抄传边报。韩爌致仕。壬寅，兵部右侍郎刘之纶败没于遵化。是月，陕西诸路总兵官吴自勉等帅师入卫，延绥、甘肃兵溃西去，与群寇合。二月庚申，立皇长子慈烺为皇太子，大赦。三月壬午，李标致仕。戊申，流贼犯山西。夏四月乙卯，以久旱，斋居文华殿，谕百官修省。丁丑，流贼陷蒲县。五月辛卯，马世龙、祖大寿诸军入滦州。壬辰，大清兵东归，永平、迁安、遵化相继复。六月癸丑，流贼王嘉胤陷府谷，米脂贼张献忠聚众应之。己未，授宋儒邵雍后裔《五经》博士。辛酉，礼部尚书温体仁、吴宗达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九月己卯，逮钱龙锡下狱。冬十月癸亥，停刑。丙寅，巡抚延绥副都御史洪承畴、总兵官杜文焕败贼张献忠于清涧。十一月壬辰，破贼于怀宁。甲午，山西总兵官王国梁追贼于河曲，败绩。十二月乙巳朔，增田赋充饷。戊午，流贼陷宁塞。是年，乌斯藏入贡。

四年春正月己卯，流贼陷保安。丁酉，御史吴甡振延绥饥民。己亥，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于文华殿。命都察院严核巡按御史。二月壬子，流贼围庆阳，分兵陷合水。三月丁丑，副将张应昌等击败之，庆阳围解。癸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侍郎杨鹤招抚流贼于宁州，群贼伪降，寻复叛。己丑，赐陈于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戌，祷雨。辛酉，诏廷臣条时政。是月，延绥副将曹文诏击贼于河曲，王嘉胤败死。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庚辰，戍钱龙锡。六月丁

未，钱象坤致仕。秋七月甲戌，总兵官王际恩败贼于鄜州，降贼首上天龙。八月癸卯，总兵官贺虎臣击斩贼刘六于庆阳。丁未，大清兵围祖大寿于大凌城。丙辰，何如宠致仕。九月庚辰，内臣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甲午，逮杨鹤下狱，论戍。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丁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给事中宋可久等相继谏，不听。戊戌，山海总兵官宋伟等援大凌，败于长山，监军太仆少卿张春被执。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戊辰，祖大寿杀副将何可纲。己巳，大寿自大凌脱归，入锦州。十一月丙戌，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视登岛兵粮、海禁，群臣合疏谏，不听。壬辰，孙承宗致仕。癸巳，召对廷臣于文华殿，历询军国诸务。语及内臣，帝曰："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己亥，流贼罗汝才犯山西。闰月乙丑，陕西降贼复叛，陷甘泉，杀参政张允登。丁卯，登州游击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陷陵县，连陷临邑、商河、齐东，屠新城。十二月丙子，济南官军御贼于阮城店，败绩。丁丑，以大凌筑城招衅夺孙承宗官。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

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游击陈良谟战死，总兵官张可大死之。巡抚都御史孙元化、副使宋光兰等被执，寻纵还。辛亥　，孔有德陷黄县。丙寅，总兵官杨御蕃、王洪率师讨孔有德，败绩于新城镇。二月己巳朔，孔有德围莱州，巡抚都御史徐从治固守。辛巳，孔有德陷平度。三月壬寅，兵部侍郎刘宇烈督理山东军务，讨孔有德。夏四月甲戌，刘宇烈败绩于沙河。癸未，徐从治中伤卒。是月，总兵官曹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五月丙午，参政硃大典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辛亥，礼部尚书郑以伟、徐光启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六月，京师大雨水。壬申，河决孟津。秋七月辛丑，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癸卯，孔有德伪降，诱执登莱巡抚都御史谢琏，莱州知府硃万年死之。己未，孙元化弃市。逮刘宇烈下狱，论戍。八月甲戌，洪承畴败贼于甘泉，贼首白广恩降。甲申，硃大典督军救莱州，前锋参将祖宽败贼于沙河。乙酉，莱州围解。癸巳，官军大败孔有德于黄县，进围登州。九月丁酉，海贼刘香寇福建。是秋，陕西贼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分部走河北，犯怀庆，陷修武。冬十一月戊戌，刘香寇浙江。

六年春正月癸卯，曹文诏节制山、陕诸将讨贼。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庚申　，遣使分督直省逋赋。是月，曹文诏击山西贼，屡败之。二月壬申，削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籍。癸酉，流贼犯畿南。戊子，总兵官陈洪范等克登州水城。辛卯，孔有德

遁入海，山东平。三月癸巳，敕曹文诏诸将限三月平贼。夏四月己巳，免延安、庆阳、平凉新旧辽饷。壬申，总兵官邓□巳、左良玉剿河南贼。五月乙巳，太监陈大金等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巳军。壬子，孔有德及其党耿仲明等航海降于我大清。癸丑，河套部犯宁夏，总兵官贺虎臣战没。六月辛酉朔，太监高起潜监视宁、锦兵饷。乙丑，郑以伟卒。庚辰，周延儒致仕。甲申，延绥副将李卑援剿河南。庚寅，太监张彝宪请催逋赋一千七百余万，给事中范淑泰谏，不听。秋七月甲辰，大清兵取旅顺，总兵官黄龙死之。癸丑，改曹文诏镇大同，山西巡抚都御史许鼎臣请留文诏剿贼，不许。八月己巳，曹文诏败贼于济源，又败之于怀庆。九月庚戌，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冬十月戊辰，徐光启卒。十一月癸巳，礼部侍郎王应熊、何吾驺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辛亥，诏保定、河南、山西会兵剿贼。壬子，贼渡河。乙卯，陷渑池。十二月，连陷伊阳、卢氏，分犯南阳、汝宁，遂逼湖广。是年，安南入贡。

七年春正月己丑，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于我大清。设河南、山、陕、川、湖五省总督，以延绥巡抚陈奇瑜兼兵部侍郎为之。庚寅，总兵官张应昌渡河，败贼于灵宝。壬辰　，贼自郧阳渡汉。癸巳，犯襄阳，连陷紫阳、平利、白河，南入四川。二月戊寅，陷夔州，大宁诸县皆失守。甲申，耕耤田。乙酉，张献忠突商、雒，凡十三营流入汉南。是月，振登、莱饥，蠲逋赋。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甲辰，赐刘理顺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张应昌击贼于五岭山，败绩。庚戌，贼自四川走湖广，副将杨世恩追败之于石河口。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民大饥。夏四月，贼自湖广走卢氏、灵宝。癸酉，发帑振陕西、山西饥。五月丙申，副将贺人龙等败贼于蓝田。六月辛未，总督侍郎陈奇瑜、郧阳抚治都御史卢象升会师于上津，剿湖广贼。甲戌，河决沛县。是夏，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贼于兴安之车箱峡两月。贼食尽，伪降。陈奇瑜受之，纵出险。复叛，陷所过州县。张应昌自清水追贼，败绩。秋七月壬辰，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乙未，诏总兵官陈洪范守居庸，巡抚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门。辛丑，京师戒严。庚戌，大清兵克保安，沿边诸城堡多不守。八月，分遣总兵官尤世威等援边。戊辰，宣大总督侍郎张宗衡节制各镇援兵。闰月甲申，贼陷隆德、固原，参议陆梦龙赴援，败没。丁亥，大清兵克万全左卫。庚寅，旋师出塞。壬寅，李自成围贺人龙于陇州。九月庚申，盔甲厂灾。庚辰，洪承畴解陇州围。甲戌，以贼聚陕西，诏河南兵入潼、华，湖广兵入商、雒，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合剿。冬十月庚戌，湖广兵援汉中，副将杨正芳战死。十一月庚辰，逮陈奇瑜下狱，论戍。乙

酉，洪承畴兼摄五省军务。是冬，陕西贼分犯湖广、河南，李自成陷陈州。是年，暹罗入贡。

八年春正月乙卯，贼陷上蔡，连陷汜水、荥阳、固始。己未，洪承畴出关讨贼。辛酉，张献忠陷颍州。丙寅　，陷凤阳，焚皇陵楼殿，留守硃国相等战死。壬申，徐州援兵至凤阳。张献忠犯庐州，寻陷庐江、无为。李自成走归德，与罗汝才复入陕西。二月，张献忠陷潜山、罗田、太湖、新蔡，应天巡抚都御史张国维御却之。甲午，以皇陵失守，逮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下狱，寻弃市。丁酉，总兵官邓□巳败贼于罗山。是月，曹文诏败贼于随州。夏四月，张献忠复走汉中，犯平凉、凤翔。丁亥，郑芝龙击败海贼刘香，香自杀，众悉降。辛卯，洪承畴会师于汝州，分部诸将防豫、楚要害。乙巳，川兵变于樊城，邓□巳自杀。丙午，洪承畴西还，驻师灵宝。五月乙亥，吴宗达致仕。六月己丑，官军遇贼于乱马川，败绩。壬辰，副将艾万年、柳国镇击李自成于宁州之襄乐，战没。丙午，曹文诏追贼至真宁之湫头镇，遇伏，力战死之。秋七月甲戌，少詹事文震孟、刑部侍郎张至发俱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是月，张献忠突硃阳关，总兵官尤世威败绩，贼复走河南。八月，李自成陷咸阳，贼将高杰降。壬辰，诏撤监视总理内臣，惟京营及关、宁如故。辛丑，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九月辛亥，洪承畴督副将曹变蛟等败贼于关山镇。李自成东走，与张献忠合。壬戌，官军败绩于沈丘之瓦店，总兵官张全昌被执。壬申，王应熊致仕。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丙戌，户部尚书侯恂请严征新旧逋赋，从之。辛卯，李自成陷陕州。十一月庚戌，何吾驺、文震孟罢。庚申，祀天于南郊。总兵官祖宽破贼于汝州。十二月戊寅，城凤阳。乙酉，卢象升、祖宽败李自成于确山。戊子，左良玉败贼于阌乡。癸巳，贼犯江北，围滁州。乙巳，老回回诸贼自河南犯陕西，洪承畴败之于临潼。是年，安南、暹罗、琉球入贡。

九年春正月甲寅，总理侍郎卢象升、祖宽援滁，大败贼于硃龙桥。丁卯，前礼部侍郎林钎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二月　，前副将汤九州及贼战嵩县，败没。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辛卯，以武举陈起新为给事中。三月，卢象升、祖大乐剿河南贼。高迎祥、李自成分部入陕西，余贼自光化走湖广。振南阳饥，蠲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夏四月戊子，钱士升致仕。五月壬子，诏赦协从诸贼。愿归者，护还乡，有司安置；原随军自效者，有功一体叙录。丙辰，延绥总兵官俞冲霄击李自成于安

定，败绩，死之。李自成犯榆林，贺人龙击败之。癸酉，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六月乙亥，林钎卒。甲申，吏部侍郎孔贞运，礼部尚书贺逢圣、黄士俊，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己亥，总兵官解进忠抚贼于淅川，被杀。秋七月甲辰，内臣李国辅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庚戌，成国公硃纯臣巡视边关。癸丑，诏诸镇星驰入援。己未，大清兵入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等死之。壬戌，巡抚陕西都御史孙传庭击擒贼首高迎祥于盩厔，送京师伏诛。癸亥，谕廷臣助饷。甲子，兵部尚书张凤翼督援军，高起潜为总监。是月，大清兵入宝坻，连下近畿州县。八月癸酉，括勋戚文武诸臣马。乙未，卢象升入援，次真定。丙申，唐王聿键起兵勤王，勒还国，寻废为庶人。是月，大清兵出塞。九月辛酉，改卢象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冬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刘宗周以论内臣及大学士温体仁削籍。甲申，张献忠犯襄阳。丙申，命开银铁铜铅诸矿。十一月丁未，蠲山东五年以前逋赋。十二月，大清兵征朝鲜。是年，洪承畴败贼于陇州，贼走庆阳、凤翔。暹罗入贡。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丙午，老回回诸贼趋江北，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犯安庆，南京大震。二月甲戌　，遣使督直省逋赋。丁酉，贼犯潜山，总兵官左良玉、副使史可法败之于枫香驿。是月，朝鲜降于我大清。三月辛亥，振陕西灾。丁巳，赐刘同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官军援安庆，败绩于酆家店。夏四月戊寅，大清兵克皮岛，副总兵金日观力战死之，总兵官沈冬魁走石城岛。癸巳旱，清刑狱。是月，洪承畴剿贼于汉南。闰月壬寅，敕群臣洁己爱民，以回天意。江北贼分犯河南，总督两广都御史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南京、河南、山、陕、川、湖军务，驻郧阳讨贼。五月戊寅，李自成自秦州犯四川。六月戊申，温体仁致仕。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八月己酉，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俱礼部尚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庚申，阅城。九月丙子，左良玉败贼于虹县。辛卯，洪承畴败贼于汉中。癸巳，李自成陷宁羌。冬十月丙申，自成自七盘关入西川。壬寅，陷昭化、剑州、梓潼，分兵趋潼川、江油、绵州，总兵官侯良柱战死，遂陷彰明、盐亭诸县。庚戌，逼成都。十一月庚辰，以星变修省，求直言。十二月癸卯，黄士俊致仕。癸亥，洪承畴、曹变蛟援四川，次广元。是年，安南、琉球入贡。

本纪第二十四 庄烈帝二

十一年春正月丁丑，洪承畴败贼于梓潼，贼还走陕西。丁亥，裁南京冗官。二月甲辰，改河南巡按御史张任学为总兵官。三月戊寅 ，贺逢圣致仕。是月，李自成自洮州出番地，总兵官曹变蛟追破之，复入塞，走西和、礼县。夏四月辛丑，张献忠伪降于谷城，熊文灿受之。戊申，张至发致仕。己酉，荧惑逆行，谕廷臣修省。五月癸亥朔，策试考选官于中左门。六月癸巳，安民厂灾，坏城垣，伤万余人。壬寅，孔贞运致仕。乙卯，兵部尚书杨嗣昌、户部尚书程国祥、礼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国用俱礼部尚书，大理少卿范复粹为礼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嗣昌仍掌兵部。是月，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秋七月乙丑，少詹事黄道周以论杨嗣昌夺情，谪按察司照磨。八月戊戌，以灾异屡见，斋居永寿宫，谕廷臣修省。癸丑，傅冠致仕。戊午，停刑。流贼罗汝才等自陕州犯襄阳。九月，陕西、山西旱饥。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癸未，京师戒严。冬十月癸巳，卢象升入援，召对于武英殿。甲午，括马。卢象升、高起潜分督援军。是月，洪承畴、曹变蛟大破贼于潼关南原，李自成以数骑遁。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刘宇亮自请视师，许之。是月，罗汝才降。十二月庚子，方逢年罢。卢象升兵败于巨鹿，死之。戊申，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是年，土鲁番、琉球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时事多艰，却廷臣贺。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 ，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二月乙未，刘宇亮罢。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丙子，加上孝纯皇太后谥，诏天下。夏四月戊申，程国祥致仕。是月，左良玉击降贼首李万庆。五月甲子，礼部侍郎姚明恭、张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乙丑，张献忠叛于谷城，罗汝才等起应之，陷房县。乙亥，削孙传庭籍，寻逮下狱。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己酉，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秋七月壬申，左良玉讨张献忠，败绩于罗猴山，总兵官罗岱被执死之。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己亥，免唐县等四十州县去年田租之半。壬子，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冬十月甲申朔，杨嗣昌誓师襄阳。甲午，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丙申，

《钦定保民四事全书》成，颁布天下。十一月辛巳，祀天于南郊。十二月，罗汝才犯四川。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是年，琉球入贡。

十三年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二月壬子朔，祀日于东郊。戊午，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郑崇俭大破张献忠于太平县之玛瑙山，献忠走归州。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丙戌，大风霾，诏清刑狱。戊子，罢各镇内臣。丙申，赐魏藻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振畿内饥。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夏四月戊午，逮江西巡抚佥都御史解学龙及所举黄道周。己卯，吏部尚书谢升为礼部尚书，礼部侍郎陈演以原官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五月，罗汝才犯夔州，石砫女官秦良玉连战却之。甲申，祀地于北郊。庚戌，姚明恭致仕。六月辛亥朔，总兵官贺人龙等分道逐贼，败之，罗汝才走大宁。庚午，蔡国用卒。辛未，薛国观罢。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辛卯，左良玉及京营总兵官孙应元等大破罗汝才于兴山。汝才走巫山，与张献忠合。八月甲戌，振江北饥。九月，陕西官军围李自成于巴西鱼腹山中，自成走免。癸巳，张献忠陷大昌，总兵官张令战死。寻陷剑州、绵州。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十一月，杨嗣昌进军重庆。丁亥，祀天于南郊。戊子，南京地震。十二月丁未朔，严军机抄传之禁。辛亥，张献忠陷泸州。乙卯，逮薛国观。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连陷宜阳、永宁，杀万安王采崿，陷偃师，势大炽。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祈谷于南郊。己丑，总兵官猛如虎追张献忠及于开县之黄陵城，败绩，参将刘士杰等战死，贼遂东下。丙申，李自成陷河南，福王常洵遇害，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等死之。二月己酉，诏以时事多艰，灾异叠见，痛自刻责，停今岁行刑，诸犯俱减等论。庚戌，张献忠陷襄阳，襄王翊铭、贵阳王常法并遇害，副使张克俭等死之。戊午，李自成攻开封，周王恭枵、巡按御史高名衡拒却之。乙丑，张献忠陷光州。己巳，召阁臣、九卿、科道于乾清宫左室。命驸马都尉冉兴让等赍帑金振恤河南被难宗室。三月丙子朔，杨嗣昌自四川还，至荆州卒。乙酉，祷雨。丙申，洪承畴会八镇兵于宁远。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夏四月壬子，大清兵攻锦州，祖大寿拒守。己未，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讨贼。五月庚辰，范复粹致仕。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李自成。戊子，祀地于北郊。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山东寇起。秋七月己卯，李自成攻邓州，杨文岳、总兵官虎大威击败之。壬寅，洪承畴援

锦州，驻师松山。是月，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八月乙巳，援兵战于松山，阳和总兵官杨国柱败没。辛亥，赐薛国观死。辛酉，重建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子，总兵官吴三桂、王朴自松山遁，诸军夜溃。是月，左良玉大败张献忠于信阳。九月丁丑，傅宗龙帅师次新蔡，与总督保定侍郎杨文岳军会。己卯，遇贼，贺人龙师溃，宗龙被围，文岳走陈州。甲申，周延儒、贺逢圣复入阁。辛卯，封皇子慈炯为定王。壬辰，傅宗龙溃围出，趋项城，被执死之。贼屠项城及商水、扶沟。戊戌，李自成、罗汝才陷叶县，守将刘国能死之。是月，官军破张献忠于英山之望云寨。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子，李自成陷南阳，唐王聿镆遇害，总兵官猛如虎等死之。十二月，李自成连陷洧川、许州、长葛、鄢陵。甲子，戍解学龙、黄道周。李自成、罗汝才合攻开封，周王恭枵、巡抚都御史高名衡拒守。

十五年春正月癸未，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京军救开封。乙酉，杨文岳援开封，贼解去　　，南陷西华。戊子，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赋。是月，山东贼陷张秋、东平，劫漕艘。太监王裕民、刘元斌帅禁兵会兖东官军讨平之。二月戊申，振山东就抚乱民。癸丑，总督陕西都御史汪乔年次襄城，遇贼，贺人龙等奔入关，乔年被围。丁巳，城陷，被执死之。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畴降，巡抚都御史丘民仰，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副总兵江翥、饶勋等死之。是月，孙传庭总督三边军务。三月，李自成陷陈州。丁丑，魏照乘致仕。己卯，祖大寿以锦州降于大清。辛卯，李自成陷睢州、太康、宁陵、考城。壬辰，封皇子慈炤为永王。丙申，李自成陷归德。是春，江北贼陷含山、和州，南京戒严。夏四月癸亥，李自成复围开封。乙丑，削谢升籍。五月己巳，孙传庭入关，诛贺人龙。甲戌，张献忠陷庐州。丁亥，王朴弃市。六月戊申，贺逢圣致仕。癸丑，张四知致仕。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己未，詹事蒋德璟、黄景昉，戎政侍郎吴甡，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庚申，诏孙传庭出关。兵部侍郎侯恂督左良玉军援开封。壬戌，以会推阁臣下吏部尚书李日宣六人于狱，谪戍有差。甲子，祀地于北郊。是月，筑坛亲祭死事文武大臣。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援开封，溃于沁水，宁武兵溃于覃怀。秋七月己巳，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兵溃于硃仙镇。八月庚戌，安庆兵变，杀都指挥徐良宪，官军讨定之。乙丑，释黄道周于戍所，复其官。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九月壬午，贼决河灌开封。癸未，城圮，士民溺死者数十万人。己丑，孙传庭帅师赴河南。辛卯，凤阳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大败张献忠于潜山。冬十月辛酉，孙传庭败绩于郏县，走入关。十一月丁卯，援汴总兵官刘超据永城反。庚午，发帑振开封被难宗室兵民。壬申，大清兵分道入

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征诸镇入援。庚辰，大清兵克蓟州。丁亥，蓟镇总督赵光抃提调援兵。戊子，张献忠陷无为。己丑，辽东督师侍郎范志完入援。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壬寅，大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丁巳，起废将。是月，李自成陷汝宁，前总督侍郎杨文岳、佥事王世琮不屈死。十二月，大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下，鲁王以派自杀。己巳，李自成陷襄阳，据之。左良玉奔承天，寻走武昌。贼分兵下德安、彝陵、荆门，遂陷荆州。癸巳，焚献陵。

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李自成陷承天，巡抚都御史宋一鹤、留守沈寿崇等死之。庚申，张献忠陷蕲州。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己巳 ，范志完、赵光抃会师于平原。三月庚子，李自成杀罗汝才，并其众。壬寅，命大学士吴甡督师讨贼。丁未，贼陷武冈，杀岷王企㬎。张献忠陷黄州。夏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辛卯，大清兵北归，战于螺山，总兵官张登科、和应荐败没，八镇兵皆溃。是月，刘超平。五月癸巳朔，张献忠陷汉阳。壬寅，周延儒还京师。丙午，修撰魏藻德为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戊申，吴甡罢。丁巳，周延儒罢。壬戌，张献忠陷武昌，沈楚王华奎于江，在籍大学士贺逢圣等死之。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己卯，逮范志完下狱。丙戌，雷震奉先殿兽吻，敕修省。秋七月丁酉，亲鞫范志完于中左门。乙卯，亲鞫前文选郎中吴昌时于中左门，征周延儒听勘。己未，戒廷臣私谒阁臣。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八月壬戌朔，左良玉复武昌、汉阳。丙寅，张献忠陷岳州。丙戌，陷长沙。庚寅，陷衡州。九月丙申，张献忠陷宝庆。己亥，黄景昉致仕。辛丑，孙传庭复宝丰，进次郏县，李自成迎战，击败之。庚戌，张献忠陷永州，巡按御史刘熙祚死之。辛亥，赐杨廷鉴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子，孙传庭兵以乏食引退，贼追及之，还战大败，传庭以余众退保潼关。是月，凤阳地屡震。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庙。丙寅，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贼连陷华州、渭南、临潼。命有司以赎锾充饷。戊辰，李自成屠商州。庚午，张献忠陷常德。壬申，李自成陷西安，秦王存枢降，巡抚都御史冯师孔、按察使黄絅等死之。丁丑，张献忠陷吉安。十一月甲午，李自成陷延安，寻屠凤翔。壬寅，祀天于南郊。辛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癸丑，范志完、赵光抃弃市，戍吴甡于金齿。丁巳，李自成陷榆林，兵备副使都任、在籍总兵官尤世威等死之。宁夏、庆阳相继陷，韩王亶□脊被执。十二月壬戌，张献忠陷建昌。乙丑，周延儒有罪赐死。丁卯，张献忠陷抚州。辛巳，贼渡河，陷平阳，山西州县相继溃降。甲

申，贼陷甘州，巡抚都御史林日瑞、总兵官马爌等死之。丙戌，左良玉复长沙。是年，暹罗，琉球、哈密入贡。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风霾，凤阳地震。庚子，李建泰自请措饷治兵讨贼，许之。乙卯，幸正阳门楼，饯李建泰出师。南京地震。丙辰，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丘瑜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是月，张献忠入四川。二月辛酉，李自成陷汾州，别贼陷怀庆。丙寅，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都御史蔡懋德等死之。壬申，下诏罪己。癸酉，潞安陷。乙亥，议京师城守。李自成攻代州，总兵官周遇吉力战，食尽，退守宁武关。丁丑，贼别将陷固关，犯畿南。己卯，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壬午，真定知府丘茂华杀总督侍郎徐标，檄所属降贼。甲申，贼至彰德，赵王常氵臾降。丁亥，诏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许。戊子，陈演致仕。李自成陷宁武，周遇吉力战死之。三月庚寅，贼至大同，总兵官姜瑰降贼，代王传□齐遇害，巡抚都御史卫景瑗被执，自缢死。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蒋德璟致仕。癸巳，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甲午，征诸镇兵入援。乙未，总兵官唐通入卫，命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戊戌，太监王承恩提督城守。己亥，李自成至宣府，监视太监杜勋降，巡抚都御史硃之冯等死之。癸卯，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贼遂入关。甲辰，陷昌平。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丙辰，贼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大清兵破贼于山海关，五月，入京师，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　，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志第一 天文一

自司马迁述《天官》，而历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辽史》独否，谓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变既著本纪，则天文志近于衍。其说颇当。夫《周髀》、《宣夜》之书，安天、穷天、昕天之论，以及星官占验之说，晋史已详，又见《隋志》，谓非衍可乎。论者谓天文志首推晋、隋，尚有此病，其他可知矣。然因此遂废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谈天之家，测天之器，往往后胜于前。无以志之，使一代制作之义泯焉无传，是亦史法之缺漏也。至于彗孛飞流，晕适背抱，天之所以示儆戒者，本纪中不可尽载，安得不别志之。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而《实录》所载天象星变殆不胜书，择其尤异者存之。日食备载本纪，故不复书。

▲两仪

《楚词》言“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浑天家言“天包地如卵里黄”，则天有九重，地为浑圆，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故表出之。

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为宗动天，无星辰，每日带各重天，自东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岁星天，次曰荧惑天，次曰太阳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阴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随宗动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东，与蚁行磨上之喻相符。其右旋之度，虽与古有增减，然无大异。惟恒星之行，即古岁差之度。古谓恒星千古不移，而黄道之节气每岁西退。彼则谓黄道终古不动，而恒星每岁东行。由今考之，恒星实有动移，其说不谬。至于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命日为九十六刻，使每时得八刻无奇零，以之布算制器，甚便也。

其言地圆也，曰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隐。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以周径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径为二万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又以南北纬度定天下之纵。凡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四时寒暑靡不同。若南极出地之度与北极出地之度同，则其昼夜永短靡不同。惟时令相反，此之春，彼为秋，此之夏，彼为冬耳。

以东西经度定天下之衡，两地经度相去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其说与《元史》札马鲁丁地圆之旨略同。

▲七政

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与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数，皆以地半径准之。太阳最高距地为地半径者一千一百八十二，最卑一千一百零二。太阴最高五十八，最卑五十二。填星最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二，最卑九千一百七十五。岁星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卑五千九百一十九。荧惑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卑二百二十二。太白最高一千九百八十五，最卑三百。辰星最高一千六百五十九，最卑六百二十五。若欲得七政去地之里数，则以地半径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四里通之。

又谓填星形如瓜，两侧有两小星如耳。岁星四周有四小星，绕行甚疾。太白光有盈缺，如月之弦望。用窥远镜视之，皆可悉睹也。余详《历志》。

▲恒星

崇祯初，礼部尚书徐光启督修历法，上《见界总星图》。以为回回《立成》所载，有黄道经纬度者止二百七十八星，其绘图者止十七座九十四星，并无赤道经纬。今皆崇祯元年所测，黄赤二道经纬度毕具。后又上《赤道两总星图》。其说谓常现常隐之界，随北极高下而殊，图不能限。且天度近极则渐狭，而《见界图》从赤道以南，其度反宽，所绘星座不合仰观。因从赤道中剖浑天为二，一以北极为心，一以南极为心。从心至周，皆九十度，合之得一百八十度者，赤道纬度也。周分三百六十度者，赤道经度也。乃依各星之经纬点之，远近位置形势皆合天象。

至于恒星循黄道右旋，惟黄道纬度无古今之异，而赤道经纬则岁岁不同。然亦有黄赤俱差，甚至前后易次者。如觜宿距星，唐测在参前三度，元测在参前五分，今测已侵入参宿。故旧法先觜后参，今不得不先参后觜，不可强也。

又有古多今少，古有今无者。如紫微垣中六甲六星今止有一，华盖十六星今止有四，传舍九星今五，天厨六星今五，天牢六星今二。又如天理、四势、五帝内座、天柱、天床、大赞府、大理、女御、内厨，皆

全无也。天市垣之市楼六星今二。太微垣之常陈七星今三，郎位十五星今十。长垣四星今二。五诸侯五星全无也。角宿中之库楼十星今八。亢宿中之折威七星今无。氐宿中之亢池六星今四，帝席三星今无。尾宿中天龟五星今四。斗宿中之鳖十四星今十三，天籥、农丈人俱无。牛宿中之罗堰三星今二，天田九星俱无。女宿中之赵、周、秦、代各二星今各一，扶匡七星今四，离珠五星今无。虚宿中之司危、司禄各二星今各一，败臼四星今二，离瑜三星今二，天垒城十三星今五。危宿中之人五星今三，杵三星今一，臼四星今三，车府七星今五，天钩九星今六，天钞十星今四，盖屋二星今一。室宿中之羽林军四十五星今二十六，螣蛇二十二星今十五，八魁九星今无。壁宿中之天厩十星今三。奎宿中之天溷七星今四。毕宿中之天节八星今七，咸池三星今无。觜宿中之座旗九星今五。井宿中之军井十三星今五。鬼宿中之外厨六星今五。张宿中之天庙十四星今无。翼宿中之东瓯五星今无。轸宿中之青丘七星今三，其军门、土司空、器府俱无也。

又有古无今有者。策星旁有客星，万历元年新出，先大今小。南极诸星，古所未有，近年浮海之人至赤道以南，往往见之，因测其经纬度。其余增入之星甚多，并详《恒星表》。

其论云汉，起尾宿，分两派。一经天江、南海、市楼，过宗人、宗星，涉天津至螣蛇。一由箕、斗、天弁、河鼓、左右旗，涉天津至车府而会于螣蛇，过造父，直趋附路、阁道、大陵、天船，渐下而南行，历五车、天关、司怪、水府，傍东井，入四渎，过阙丘、弧矢、天狗之墟，抵天社、海石之南，逾南船，带海山，置十字架、蜜蜂，傍马腹，经南门，络三角、龟、杵，而属于尾宿，是为带天一周。以理推之，隐界自应有云汉，其所见当不诬。又谓云汉为无数小星，大陵鬼宿中积尸亦然。考《天官书》言星汉皆金之散气，则星汉本同类，得此可以相证。又言昴宿有三十六星，皆得之于窥远镜者。

凡测而入表之星共一千三百四十七，微细无名者不与。其大小分为六等：内一等十六星，二等六十七星，三等二百零七星，四等五百零三星，五等三百三十八星，六等二百一十六星。悉具黄赤二道经纬度。列表二卷，入光启所修《崇祯历书》中。

兹取二十八宿距星及一二等大星存之，其小而有名者，间取一二，备列左方。

表格略

▲黄赤宿度

崇祯元年所测二十八宿黄赤度分，皆不合于古。夫星既依黄道行，而赤道与黄道斜交，其度不能无增减者，势也。而黄道度亦有增减者，或推测有得失，抑恒星之行亦或各有迟速欤。谨列其数，以备参考。

赤道宿度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黄道同 黄道宿度

角，一十一度四十四分。 一十度三十五分。

亢，九度一十九分。 一十度四十分。

氐，一十六度四十一分。 一十七度五十四分。

房，五度二十八分。 四度四十六分。

心，六度零九分。 七度三十三分。

尾，二十一度零六分。 一十五度三十六分。

箕，八度四十六分。 九度二十分。

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 二十三度五十一分。

牛，六度五十分。 七度四十一分。

女，一十一度零七分。 一十一度三十九分。

虚，八度四十一分。 九度五十九分。

危，一十四度五十三分。 二十度零七分。

室，一十七度。 一十五度四十一分。

壁，一十度二十八分。 一十三度一十六分。

奎，一十四度三十分。 一十一度二十九分。

娄，一十二度零四分。 一十三度。

胃，一十五度四十五分。 一十三度零一分。

昴，一十度二十四分。 八度二十九分。

毕，一十六度三十四分。 一十三度五十八分。

参，二十四分。 一度二十一分。

觜，一十一度二十四分。 一十一度三十三分。

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 三十度二十五分。

鬼，二度二十一分。 五度三十分。

柳，一十二度零四分。 一十六度零六分。

星，五度四十八分。 八度二十三分。

张，一十七度一十九分。 一十八度零四分。

翼，二十度二十八分。 一十七度。

轸，一十五度三十分。 一十三度零三分。

▲黄赤宫界

十二宫之名见于《尔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如娄、奎为降娄，心为大火，硃鸟七宿为鹑首、鹑尾之类。故宫有一定之宿，宿有常居之宫，由来尚矣。唐以后始用岁差，然亦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宫与星仍旧不易。西洋之法，以中气过宫，如日躔冬至，即为星纪宫之类。而恒星既有岁进之差，于是宫无定宿，而宿可以递居各宫，此变古法之大端也。兹以崇祯元年各宿交宫之黄赤度，分列于左方，以志权舆云。

赤道交宫宿度 黄道交宫宿度

箕，三度零七分，入星纪。 箕，四度一十七分，入星纪。

斗，二十四度二十一分，入玄枵。 牛，一度零六分，入玄枵

危，三度一十九分，入娵訾。 危，一度四十七分，入娵訾。

壁，一度二十六分，入降娄。 室，一十一度四十分，入降娄。

娄，六度二十八分，入大梁。 娄，一度一十四分，入大梁。

昴，八度三十九分，入实沈。 昴，五度一十三分，入实沈。

觜，一十一度一十七分，入鹑首。 觜，一十一度二十五分，入鹑首。

井，二十九度五十三分，入鹑火。 井，二十九度五十二分，入鹑火。

张，六度五十一分，入鹑尾。 星，七度五十一分，入鹑尾。

翼，一十九度三十二分，入寿星。 翼，一十一度二十四分，入寿星。

亢，一度五十分，入大火。 亢，初度四十六分，入大火。

心，初度二十二分，入析木。 房，二度一十二分，入析木。

▲仪象

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然不见用于三代。《周礼》有圭表、壶漏，而无玑衡，其制遂不可考。汉人创造浑天仪，谓即玑衡遗制，其或然欤。厥后代有制作。大抵以六合、三辰、四游、重环凑合者，谓之浑天仪；以实体圆球，绘黄赤经纬度，或缀以星宿者，谓之浑天象。其制虽有详略，要亦青蓝之别也。外此则圭表、壶漏而已。迨元作简仪、仰仪、窥几、景符之属，制器始精详矣。

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洪武十七年，造观星盘。十八年，设观象台于鸡鸣山。二十四年，铸浑天仪。正统二年，行在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奏言："南京观象台设浑天仪、简仪、圭表以窥测七政行度，而北京乃止于齐化门城上观测，未有仪象。乞令本监官往南京，用木做造，挈赴北京，以较验北极出地高下，然后用铜别铸，庶几占测有凭。"从之。明年冬，乃铸铜浑天仪、简仪于北京。御制《观天器铭》。其词曰："粤古大圣，体天施治，敬天以心，观天以器。厥器伊何？璇玑玉衡。玑象天体，衡审天行。历世代更，垂四千祀，沿制有作，其制寝备。即器而观，六合外仪，阳经阴纬，方位可稽。中仪三辰，黄赤二道，日月暨星，运行可考。内仪四游，横箫中贯，南北东西，低昂旋转。简仪之

作，爰代玑衡，制约用密，疏朗而精。外有浑象，反而观诸，上规下矩，度数方隅。别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气序，考景咸得。县象在天，制器在人，测验推步，靡忒毫分。昔作今述，为制弥工，既明且悉，用将无穷。惟天勤民，事天首务，民不失宁，天其予顾。政纯于仁，天道以正，勒铭斯器，以励予敬。”十一年，监臣言：“简仪未刻度数，且地基卑下，窥测日星，为四面台宇所蔽。圭表置露台，光皆四散，影无定则。壶漏屋低，夜天池促，难以注水调品时刻。请更如法修造。”报可。明年冬，监正彭德清又言：“北京北极出地度、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冬夏昼长夜短亦异。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有旨，令内官监改造。景泰六年又造内观象台简仪及铜壶。成化中，尚书周洪谟复请造璇玑玉衡，宪宗令自制以进。十四年，监臣请修晷影堂，从之。

弘治二年，监正吴昊言：“考验四正日度，黄赤二道应交于壁轸。观象台旧制浑仪，黄赤二道交于奎轸，不合天象，其南北两轴不合两极出入之度，窥管又不与太阳出没相当，故虽设而不用。所用简仪则郭守敬遗制，而北极云柱差短，以测经星去极，亦不能无爽。请修改或别造，以成一代之制。”事下礼部，覆议令监副张绅造木样，以待试验，黄道度许修改焉。正德十六年，漏刻博士硃裕复言：“晷表尺寸不一，难以准测，而推算历数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请敕大臣一员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于河南阳城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处，以测四方之影。然后将内外晷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撰成定法，庶几天行合而交食不谬。”疏入不报。嘉靖二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七年始立四丈木表以测晷影，定气朔。由是钦天监之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盘晷诸式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

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仁和李之藻撰《浑天仪说》，发明制造施用之法，文多不载。其制不外于六合、三辰、四游之法。但古法北极出地，铸为定度，此则子午提规，可以随地度高下，于用为便耳。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请造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已，又言：

定时之法，当议者五事：一曰壶漏，二曰指南针，三曰表臬，四曰仪，五曰晷。

漏壶，水有新旧滑濇则迟疾异，漏管有时塞时磷则缓急异。正漏之初，必于正午初刻。此刻一误，靡所不误。故壶漏特以济晨昏阴晦仪晷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时之本。

指南针，术人用以定南北，辨方正位咸取则焉。然针非指正子午，曩云多偏丙午之间。以法考之，各地不同。在京师则偏东五度四十分。若凭以造晷，冬至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十一分有奇。

若表臬者，即《考工》匠人置{埶木}之法，识日出入之影，参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后累测日影，以求相等之两长影为东西，因得中间最短之影为正子午，其术简甚。

仪者，本台故有立运仪，测验七政高度。臣用以较定子午，于午前屡测太阳高度，因最高之度，即得最短之影，是为南北正线。

既定子午卯酉之正线，因以法分布时刻，加入节气诸线，即成平面日晷。又今所用员石欹晷是为赤道晷，亦用所得正子午线较定。此二晷皆可得天之正时刻，所为昼测日也。若测星之晷，实《周礼》夜考极星之法。然古时北极星正当不动之处，今时久渐移，已去不动处三度有奇，旧法不可复用。故用重盘星晷，上书时刻，下书节气，仰测近极二星即得时刻，所谓夜测星也。

七年，督修历法右参政李天经言：

辅臣光启言定时之法，古有壶漏，近有轮钟，二者皆由人力迁就，不如求端于日星，以天合天，乃为本法，特请制日晷、星晷、望远镜三器。臣奉命接管，敢先言其略。

日晷者，砻石为平面，界节气十三线，内冬夏二至各一线，其余日行相等之节气，皆两节气同一线也。平面之周列时刻线，以各节气太阳出入为限。又依京师北极出地度，范为三角铜表置其中。表体之全影指时刻，表中之锐影指节气。此日晷之大略也。

星晷者，治铜为柱，上安重盘。内盘镌周天度数，列十二宫以分节气，外盘镌列时刻，中横刻一缝，用以窥星。法将外盘子正初刻移对内盘节气，乃转移铜盘北望帝星与句陈大星，使两星同见缝中，即视盘面锐表所指，为正时刻。此星晷之大略也。

若夫望远镜，亦名窥筒，其制虚管层叠相套，使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砲，有大用焉。

至于日晷、星晷皆用措置得宜，必须筑台，以便安放。

帝命太监卢维宁、魏国徵至局验试用法。

明年，天经又请造沙漏。明初，詹希元以水漏至严寒水冻辄不能行，故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协天运，乃以斗轮之外复加四轮，轮皆三十六齿。厥后周述学病其窍太小，而沙易堙，乃更制为六轮，其五轮悉三十齿，而微裕其窍，运行始与晷协。天经所请，殆其遗意欤。

夫制器尚象，乃天文家之首务。然精其术者可以因心而作。故西洋人测天之器，其名未易悉数，内浑盖、简平二仪其最精者也。其说具见全书，兹不载。

▲极度晷影

宣城梅文鼎曰：

极度晷影常相因。知北极出地之高，即可知各节气午正之影。测得各节气午正之影，亦可知北极之高。然其术非易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则分秒难明，表长则影虚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体甚大，竖表所测者日体上边之影，横表所测者日体下边之影，皆非中心之数，郭守敬所以于表端架横梁以测之也，其术可谓善矣。但其影符之制，用铜片钻针芥之孔，虽前低后仰以向太阳，但太阳之高低每日不同，铜片之欹侧安能俱合。不合则光不透，临时迁就，而日已西移矣。须易铜片以圆木，左右用两板架之，如车轴然，则转动甚易。更易圆孔以直缝，而用始便也。然影符止可去虚淡之弊，而非其本。必须正其表焉，平其圭焉，均其度焉，三者缺一，不可以得影。三者得矣，而人心有粗细，目力有利钝，任事有诚伪，不可不择也。知乎此，庶几晷影可得矣。

西洋之法又有进焉。谓地半径居日天半径千余分之一，则地面所测太阳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实高，于是有地半径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气，能升卑为高，则晷影所推太阳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实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减。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渐高渐减，以至于无，地半径差至天顶而无，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无也。

崇祯初，西洋人测得京省北极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度，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立算，下同。南京三十二度半，山东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陕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广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广东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广西二十五度，云南二十二度，贵州二十四度。以上极度，惟两京、江西、广东四处皆系实测，其余则据地图约计之。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测京师各节气午正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种、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满、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谷雨、处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惊蛰、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

▲东西偏度

以京师子午线为中，而较各地所偏之度。凡节气之早晚，月食之先后，胥视此。盖人各以见日出入为东西为卯酉，以日中为南为午。而东方见日早，西方见日迟。东西相距三十度则差一时。东方之午乃西方之巳，西方之午乃东方之未也。相距九十度则差三时。东方之午乃西方之卯，西方之午乃东方之酉也。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时刻俱反对矣。东方之午乃西方之子。西洋人汤若望曰："天启三年九月十五夜，戌初初刻望，月食，京师初亏在酉初一刻十二分，而西洋意大里雅诸国望在昼，不见。推其初亏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时二刻八分，以里差计之，殆距京师之西九十九度半也。故欲定东西偏度，必须两地同测一月食，较其时刻。若早六十分时之二则为偏西一度，迟六十分时之二则为偏东一度。节气之迟早亦同。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陕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四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

右偏度，载《崇祯历书》交食历指。其时开局修历，未暇分测，度数实多未确，存之以备考订云。

▲中星

古今中星不同，由于岁差。而岁差之说，中西复异。中法谓节气差而西，西法谓恒星差而东，然其归一也。今将李天经、汤若望等所推崇

祯元年京师昏旦时刻中星列于后。

春分，戌初二刻五分昏，北河三中；寅正一刻一十分旦，尾中。清明，戌初三刻十三分昏，七星偏东四度；昏旦时或无正中之星，则取中前、中后之大星用之。距中三度以内者，为时不及一刻，可勿论。四度以上，去中稍远，故纪其偏度焉。寅正初刻二分旦，帝座中。谷雨，戌正一刻七分昏，翼偏东七度；寅初二刻八分旦，箕偏东四度。立夏，戌正三刻二分昏，轸偏东五度；寅初初刻十三分旦，箕偏西四度。小满，亥初初刻十二分昏，角中；丑正三刻三分旦，箕中。芒种，亥初一刻十二分昏，大角偏西六度；丑正二刻三分旦，河鼓二中。

夏至，亥初二刻五分昏，房中；丑正一刻一十分旦，须女中。小暑，亥初一刻十二分昏，尾中；丑正二刻三分旦，危中。大暑，亥初初刻十二分昏，箕偏东七度；丑正三刻三分旦，营室中。立秋，戌正三刻二分昏，箕中；寅初三刻十三分旦，娄偏东六度。处暑，戌正一刻七分昏，织女一中；寅初二刻八分旦，娄中。白露，戌初三刻十三分昏，河鼓二偏东四度；寅正初刻二分旦，昴偏东四度。

秋分，戌初二刻五分昏，河鼓二中；寅正一刻十一分旦，毕偏西五度。寒露，戌初初刻十四分昏，牵牛中；寅正三刻一分旦，参四中。霜降，酉正三刻十一分昏，须女偏西五度；卯初初刻四分旦，南河三偏东六度。立冬，酉正二刻一十分昏，危偏东四度；卯初一刻五分旦，舆鬼中。小雪，酉正一刻十二分昏，营室偏东七度；卯初二刻二分旦，张中。大雪，酉正一刻五分昏，营室偏西八度；卯初二刻一十分旦，翼中。

冬至，酉正一刻二分昏，土司空中；卯初二刻十三分旦，五帝座中。小寒，酉正一刻五分昏，娄中；卯初二刻一十分旦，角偏东五度。大寒，酉正一刻十三分昏，天囷一中；卯初二刻二分旦，亢中。立春，酉正二刻一十分昏，昴偏西六度；卯初一刻五分旦，氐中。雨水，酉正三刻十一分昏，参七中；卯初初刻四分旦，贯索一中。惊蛰，戌初初刻十四分昏，天狼中；寅正三刻一分旦，心中。

▲分野

《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唐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因《汉书》十二次度数以唐州县配，而一行则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北两界，其说详矣。洪武十七

年，《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颁赐秦、晋二王。其书大略谓“《晋天文志》分野始角、亢者，以东方苍龙为首也。唐始女、虚、危者，以十二支子为首也。今始斗、牛者，以星纪为首也。古言天者皆由斗、牛以纪星，故曰星纪，是之取耳。”兹取其所配直隶十三布政司府州县卫及辽东都司分星录之。

斗三度至女一度，星纪之次也。直隶所属之应天、太平、宁国、镇江、池州、徽州、常州、苏州、松江九府暨广德州，属斗分。凤阳府寿、滁、六安三州，泗州之盱眙、天长二县，扬州府高邮、通、泰三州，庐州府无为州，安庆府和州，皆斗分。淮安府，斗、牛分。浙江布政司所属之杭州、湖州、嘉兴、严州、绍兴、金华、衢州、处州、宁波九府皆牛、女分。台州、温州二府，斗、牛、须、女分。江西布政司所属皆斗分。福建布政司所属皆牛、女分。广东布政司所属之广州府亦牛、女分。惠州，女分。肇庆、南雄二府，德庆州，皆牛、女分。潮州府，牛分。雷州、琼州二府，崖、儋、万三州，高州府化州，广西布政司所属梧州府之苍梧、藤、岑溪、容四县，皆牛、女分。

女二度至危十二度，玄枵之次也。山东布政司所属之济南府乐安、德、滨三州，皆危分。泰安州、青州府，皆虚、危分。莱州府胶州、登州府宁海州、东昌府高塘州，皆危分。东平州之阳谷、东阿、平阴三县，北平布政司所属之沧州，皆须、女、虚、危分。

危十三度至奎一度，娵訾之次也。河南布政司所属之卫辉、彰德、怀庆三府，北平之大名府开州，山东东昌之濮州，馆陶、冠、临清三县，东平州之汶上、寿张二县，皆室、壁分。

奎二度至胃三度，降娄之次也。山东济宁府之兖州滕、峄二县，青州府之莒州、安丘、诸城、蒙阴三县，济南府之沂州，直隶凤阳府之泗、邳二州，五河、虹、怀远三县，淮安府之海州，桃源、清河、沭阳三县，皆奎、娄分。

胃四度至毕六度，大梁之次也。北平之真定府，昴、毕分。定、冀二州，皆昴分。晋、深、赵三州，皆毕分。广平、顺德二府，皆昴分。祁州，昴、毕分。河南彰德府之磁州，山东高唐州之恩县，山西布政司所属之大同府应、朔、浑源、蔚四州，皆昴、毕分。

毕七度至井八度，实沈之次也。山西之太原府石、忻、代、平定、保德、岢岚六州，平阳府，皆参分。绛、蒲、吉、隰、解、霍六州皆

觜、参分。泽、汾二州，皆参分。潞、沁、辽三州，皆参、井分。

井九度至柳三度，鹑首之次也。陕西布政司所属之西安府同、华、乾、耀、邠五州，凤翔府陇州，延安府鄜、绥德、葭三州，汉中府金州，临洮、平凉二府，静宁州，皆井、鬼分。泾州，鬼分。庆阳府宁州，巩昌府阶、徽、秦三州，皆井、鬼分。四川布政司所属惟绵州觜分，合州参、井分，余皆井、鬼分。云南布政司所属皆井、鬼分。

柳四度至张十五度，鹑火之次也。河南之河南府陕州，皆柳分。南阳府邓、汝、裕三州，汝宁府之信阳、罗山二县，开封府之均、许二州，陕西西安府之商县，华州之洛南县，湖广布政司所属德安府之随州，襄阳府之均州、光化县，皆张分。

张十六度至轸九度，鹑尾之次也。湖广之武昌府兴国州，荆州府归、夷陵、荆门三州，黄州府蕲州，襄阳、德安二府，安陆、沔阳二州，皆翼、轸分。长沙府轸旁小星曰长沙，应其地。衡州府桂阳州，永州府全、道二州，岳州、常德二府，澧州，辰州府沅州，汉阳府靖、郴二州，宝庆府武冈、镇远二州，皆翼、轸分。广西所属除梧州府之苍梧、藤、容、岑溪四县属牛、女分，余皆翼、轸分。广东之连州、廉州府钦州、韶州府，皆翼、轸分。

轸十度至氐一度，寿星之次也。河南之开封府，角、亢分。郑州，氐分。陈州，亢分。汝宁府光州，怀庆府之孟、济源、温三县，直隶寿州之霍丘县，皆角、亢、氐分。

氐二度至尾二度，大火之次也。河南开封府之杞、太康、仪封、兰阳四县，归德、睢二州，山东之济宁府，皆房、心分。直隶凤阳府之颍州，房分。徐、宿二州，寿州之蒙城县，颍州之亳县，皆房、心分。

尾三度至斗二度，析木之次也。北平之北平府，尾、箕分。涿、通、蓟三州，皆尾分。霸州、保定府，皆尾、箕分。易、安二州，皆尾分。河间府、景州，皆尾、箕分。永平府，尾分。滦州，尾、箕分。辽东都指挥司，尾、箕分。朝鲜，箕分。

志第二 天文二

▲月掩犯五纬

洪武元年五月甲申，犯填星。十二年三月戊辰朔，犯辰星。十四年十一月甲午，犯填星。十九年五月己未，犯岁星。二十三年四月丁酉，掩太白。十一月癸卯及永乐四年正月戊午，五年六月丙午，七年十二月壬子，俱犯荧惑。八年十二月壬子，九年四月庚子，十六年七月戊辰，俱犯岁星。十八年十一月辛卯，掩太白。二十年三月辛未，掩填星。二十二年八月乙丑，犯荧惑。

洪熙元年二月己未，掩填星。

宣德元年十二月丙子，掩荧惑。二年正月癸卯，犯荧惑。四月甲申，犯太白。六年十月丙申，掩太白。七年二月甲寅，犯填星。八年二月癸巳，掩岁星。四月戊子，犯岁星。

正统二年正月辛亥，掩岁星。四月癸酉、五月庚子，俱犯岁星。七月戊申，犯荧惑。四年正月乙酉，掩填星。八年三月庚申，犯填星。十一月丙寅，掩岁星。十年十一月辛卯，犯荧惑。十一年十二月甲寅，犯岁星。十二年正月辛巳，闰四月庚午，俱犯岁星。十四年四月壬子，犯太白。五月癸未，掩太白。

景泰二年四月戊子，犯岁星。九月甲辰，犯岁星于斗。五年二月丁亥，犯太白。六年正月甲寅，犯岁星。七年四月癸丑，犯填星。乙丑，犯太白。

天顺五年十一月己亥，犯太白于斗。

成化五年二月丙申、癸亥，俱犯岁星。六年三月癸未，八年正月癸亥，俱犯太白。十二年十一月戊申，犯岁星于室。十三年十月乙卯，犯填星。十二月丁酉，犯太白。十四年三月戊辰，十八年二月戊午，俱犯填星。八月己酉，二十三年四月乙亥，俱掩荧惑。五月戊午，六月乙酉，俱犯岁星。十月甲戌，掩岁星。

弘治四年二月壬子，犯岁星。七年十一月戊申，犯荧惑。八年正月癸卯，犯岁星。十二月丙辰，掩填星。十一年四月甲申、九月庚子，俱犯岁星。十二年八月壬寅，犯荧惑。十四年七月丁卯，九月己丑，俱犯

岁星。丙辰，掩岁星。十二月癸丑，犯荧惑。十七年十一月甲辰，犯岁星。十八年二月丙寅，掩岁星。九月乙巳，掩填星。

正德元年十一月己卯，犯太白。四年闰九月癸亥，犯岁星。八年正月己丑，犯填星。十六年二月丙戌，掩太白。

嘉靖二年五月戊子，掩岁星。十一月壬申，犯岁星。十七年十二月己未，犯填星。十八年十月丙戌，犯荧惑。二十年五月辛卯，犯岁星。二十一年四月甲寅，二十七年七月丁丑，俱犯太白。九月庚子，犯太白于角。三十一年五月辛丑，犯填星。九月庚寅，掩填星。十二月丁卯，犯岁星。四十二年五月庚辰，掩岁星。四十四年七月丁巳，犯荧惑。

万历二年九月己卯，犯荧惑于箕。十年八月戊申，犯荧惑于井。十四年八月己丑，犯太白于角。十五年六月乙丑，十九年九月辛未，俱犯荧惑。十二月甲辰，犯填星于井。二十四年正月甲申，犯填星于张。二十七年九月辛亥，犯太白。三十一年五月癸未，犯太白，三十五年六月乙未，犯填星于斗。三十七年八月辛酉，犯填星。四十一年九月癸未，犯岁星。

崇祯三年八月辛亥，掩太白。十一年四月己酉，掩荧惑于尾。

▲五纬掩犯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荧惑犯填星。六月壬辰，太白犯岁星。八年三月癸亥，荧惑犯填星。二十二年六月丙辰，辰星犯太白。二十七年三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于奎。

永乐三年三月戊戌，太白犯岁星。十一月癸巳朔，太白犯辰星于箕。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岁星。五年七月甲子。荧惑犯填星。十二年十一月丁卯，太白犯岁星。十四年七月乙巳，太白犯填星。二十年九月乙亥，太白犯岁星。十月己酉，太白犯填星。

洪熙元年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填星。

宣德元年十一月戊戌，辰星犯填星。七年六月己酉，太白犯岁星。七月辛巳，太白犯荧惑。九年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填星。十年十月庚子，荧惑犯填星。

正统元年五月戊寅，太白犯荧惑于井。二年五月辛丑，荧惑犯填

星。三年十二月戊寅，太白犯岁星。五年五月丙午，太白犯填星。七年九月戊午，太白犯荧惑于氐。十一年九月丁亥，太白犯岁星。十二年七月戊午，荧惑犯填星。十四年二月己卯，太白犯荧惑。七月丙午，荧惑犯填星。

景泰元年闰正月丁卯，荧惑犯岁星。

天顺七年十一月乙卯朔，荧惑犯填星。

成化六年九月乙亥，太白犯岁星。十一年七月戊辰，太白犯填星。十三年九月丙寅，荧惑犯填星。十六年六月壬申，太白犯岁星。

弘治二年正月戊辰，太白犯岁星。十一月壬午，太白犯填星。三年正月庚申，太白犯填星。五年八月丁未，荧惑犯岁星。六年十一月己未，太白犯填星。七年九月甲寅及十年正月丙辰，荧惑犯岁星。十二月庚辰，辰星犯岁星。十七年闰四月癸酉，岁星犯填星。

正德二年十月癸未，荧惑犯填星。八年正月壬午及十六年十二月丙午，俱太白犯岁星。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太白犯岁星。十二月甲戌，太白犯填星。三年正月癸酉，太白犯岁星。二十九年六月庚辰，荧惑犯岁星守井。

万历五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填星于斗。九年十二月癸巳，太白犯填星入危。十一年六月丁丑，太白犯荧惑。十五年五月己亥，太白犯填星。二十四年四月己酉，太白犯岁星。二十五年七月甲辰，荧惑犯岁星。二十七年闰四月庚寅，辰星犯太白于井。三十四年十一月庚辰，荧惑掩岁星于危；甲辰，荧惑犯岁星。三十八年十一月辛亥，太白犯填星于虚。四十七年三月壬子，太白犯岁星于壁。

天启元年八月丙申，荧惑与太白同度者两日。

崇祯九年六月己亥，太白犯岁星于张。

▲五纬合聚

洪武十四年六月癸未，辰星、荧惑、太白聚于井。十七年六月丙戌，岁星、填星、太白聚于参。十八年二月乙巳，五星并见。三月戊子，填星、岁星、太白聚于井。二十年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见。二十四

年七月戊子，太白、荧惑、填星聚于翼。十一月乙未，辰星、岁星合于斗。十二月甲子，荧惑、辰星合于箕。二十五年正月辛丑，荧惑、岁星合于牛。二十六年十月壬辰，太白、填星同度。

永乐元年五月甲辰，五星俱见东方。二年四月戊子，太白、荧惑合于井。

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寅，太白、填星、荧惑聚于翼。十二月辛未，太白、岁星合于尾。

景泰元年十月壬申，太白、岁星合于箕。十二月己丑，辰星、岁星同度。二年九月庚申，太白、荧惑、填星聚于轸。四年三月乙丑，太白、岁星合于壁。五年正月戊辰，太白、岁星合于奎。六月己酉，荧惑、岁星合于胃。十一月己未，太白、填星合于氐。七年三月戊戌，太白、荧惑合于奎。十月戊申，岁星、荧惑合于鬼。

天顺元年五月乙丑，太白、岁星合于井。十二月丙辰，太白、填星合于心。二年九月甲寅，太白、填星合于斗。三年九月乙巳，太白、岁星合于角。四年十月壬申，岁星、荧惑、辰星、太白聚于氐。五年十一月己亥，填星、荧惑合于牛。甲子，太白、荧惑合于虚。六年九月甲午，太白、荧惑合于张。七年十月庚寅，岁星、荧惑合于女。庚戌，太白、岁星合于女。八年二月丙午，填星、岁星、太白聚于危。

成化四年四月癸巳，岁星、荧惑合于井。壬子及七年七月庚子，太白、岁星合于井。十一年八月甲午，荧惑、填星同度。

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荧惑、太白、辰星聚于井。十六年八月庚申，荧惑、岁星、填星聚于井。十八年五月丙申，太白、岁星合于星。九月乙未，太白、岁星同度。

正德二年九月戊辰，辰星、岁星、太白聚于亢。

嘉靖三年正月壬午，五星聚于营室。十九年九月乙卯，太白、辰星、填星聚于角。二十三年正月癸卯，荧惑、岁星、填星聚于房。四十二年七月戊戌，太白、岁星、填星聚于井。四十三年四月庚子，岁星、填星、荧惑、太白聚于柳。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辛卯，太白、荧惑同度。二十年六月壬子，太白、辰星、填星聚于井。三十二年九月辛酉，岁星、填星、荧惑聚于

危。

天启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于张。

崇祯七年闰八月丙午至九月壬申，填星、荧惑、太白聚于尾。十年十一月己卯，岁星、荧惑合于亢。甲午，填星、辰星同度。

▲五纬掩犯恒星

△岁星

洪武六年九月庚申，犯鬼。十一月壬子，退行犯鬼。七年八月乙巳，犯轩辕大星。九年二月乙丑，退入太微，犯左执法。十年六月戊寅及戊戌，犯亢。十一月甲辰，犯房。十一年四月戊申，犯键闭。七月甲申，犯牛。八月丙午，犯房。十四年四月壬戌，犯垒壁。十七年闰十月癸卯，犯井。十九年四月丙申，入鬼。八月壬辰，犯轩辕。二十一年四月丁未，留太微垣。十一月甲戌，入亢。二十二年三月辛卯，退入亢。九月丁卯，犯氐。十一月甲午，入房。十二月壬戌，犯东咸。二十三年五月己未，守房。八月乙丑，犯东咸。二十六年二月丙子朔，犯垒壁。二十九年六月庚子，犯井钺。七月丙辰朔，入井。十月癸卯，退入井。三十年八月庚辰朔，入鬼。

建文四年七月乙未，退犯东咸。十月丙辰，犯天江。

永乐元年正月丁未，犯建。十二月己丑，犯罗堰。六年三月己巳，犯诸王西第二星。四月甲午，犯东第一星。六月丙申，犯井。八年九月乙亥，犯灵台。十八年七月己丑，犯天樽西北星。八月庚子，犯东北星。二十一年正月庚戌，犯上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寅，入氐。

宣德三年闰四月己酉，犯垒壁西第六星。十一月丙寅，又犯。七年七月丙寅，犯天樽。九年五月庚子，犯轩辕大星。

正统五年六月甲寅，犯垒壁。十一年十月戊戌，犯右执法。十四年正月丙申，犯房北第一星。二月丙子，退犯房。九月己卯，犯进贤。丙戌，犯房。

景泰元年闰正月庚午，与荧惑递入斗杓。八月戊子，犯秦。二年二月庚午朔，犯牛。三年十月辛丑，犯亢。六年六月庚子，犯诸王。八月庚申，犯井钺。七年九月癸未，入鬼。

天顺元年九月癸亥，犯轩辕大星。二年八月癸未，犯右执法。十月己丑，三年正月辛卯，俱犯左执法。六月辛未，犯右执法。十二月癸亥，犯亢。四年闰十一月丙寅，犯房北第一星。庚午，犯钩钤。五年三月丁卯，退犯房上星。八月癸酉，犯钩钤。七年二月庚申朔，犯牛。八年二月丙午，犯垒壁。三月辛巳，又犯。

成化二年六月丁未，守昴。五年七月己酉，犯轩辕大星。六年三月癸卯，留守轩辕。七年三月丁丑，退入太微垣，犯执法。四月乙卯，入太微垣，留守端门。六月甲寅，犯右执法。十一月己亥，犯亢。八年十一月辛亥，犯房北第一星。癸丑，犯钩钤。九年三月丙辰，犯东咸。五月己酉，犯钩钤。六月乙丑，犯房第一星。十二年三月丁巳，犯垒壁。十三年闰二月己未，犯外屏。十五年三月甲子，犯天街。九月乙卯，犯井。辛巳，守井。十七年正月己卯，犯鬼。三月甲午，入鬼。庚子，犯积尸。十八年五月庚戌，犯灵台。闰八月壬辰，犯左执法。二十年五月乙巳，守亢。八月癸酉，犯氐。

弘治四年七月癸巳，犯井。十一月壬辰，又犯。六年八月庚寅，犯灵台。七年正月癸卯，犯垒壁。五月甲辰，犯灵台。八年二月丁巳，犯进贤。七月辛丑，又犯。十月丁卯，犯亢。十一月己酉，犯氐。九年二月至三月庚寅，守氐。十二年五月己亥，犯垒壁。十三年八月戊申，又犯。十五年七月丙子，犯诸王。十六年七月己巳，犯井。八月壬子，犯天樽。十八年九月丁未，犯太微垣上相。

正德元年二月壬子，退犯右执法及上将。三月壬午，犯灵台。十一月戊辰，犯牛。六年四月丁未，十二月壬午，俱犯垒壁。九年八月丙辰，犯诸王。十四年十月癸未，犯氐。

嘉靖元年四月戊寅，犯牛。十一月丙寅，犯罗堰。二年十一月壬辰，犯垒壁。二十年十一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丁未，俱犯左执法。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犯房北第一星。二十三年四月戊寅，又犯。三十五年五月壬戌，退行又犯。四十五年五月辛卯，退留守左执法。

隆庆元年二月戊午，退守亢。

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己巳，天启三年九月甲辰，俱犯轩辕。四年正月丙寅，犯轩辕大星。五年正月庚戌朔，退行犯左执法。七年三月乙酉，退行犯房北第一星。

崇祯七年闰八月丁未，犯积尸。九年冬，犯右执法。

△荧惑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犯太微西垣上将。九月戊申，犯右执法。二年正月乙卯，犯房。六月壬辰，犯东咸。三年九月丙申，入太微垣。乙卯，留太微垣。四年九月乙卯，犯垒壁。五年十一月庚午，犯钩钤。九年三月辛酉，犯井。四月戊申，犯鬼。十年八月丙寅，犯天樽。十月乙卯，犯鬼。十一年二月壬戌，犯五诸侯。三月甲午，犯积尸。六月壬戌，犯右执法。十二年八月乙亥，犯鬼。戊寅，犯积尸。十二月庚寅，犯轩辕大星。十四年十月丙子，犯太微垣。十五年三月乙亥，犯右执法。九月乙丑，犯南斗。十六年八月辛卯，行轩辕中。九月辛酉，犯太微西垣上将。十七年正月乙卯，入氐。三月戊午，犯氐。十八年正月戊辰，犯外屏。十月丁酉，犯进贤。十九年正月壬戌，犯罚，二月丁未，犯箕。四月己亥，留斗。七月辛巳，犯斗。八月丁亥，犯斗。十月辛亥，十一月己巳，犯垒壁。二十一年正月丙申，入斗。四月丁未，七月庚辰，俱犯垒壁。十一月癸巳，犯外屏。二十二年正月丙戌，犯天阴。二月癸卯，行昴中。十月庚申，入氐。十一月甲午，犯东咸。十二月癸丑，犯天江。二十三年正月甲戌，入斗。三月辛卯，犯垒壁。五月戊戌，犯外屏。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子，与辰星同犯箕。二十五年二月己卯，犯垒壁。九月己卯朔，入井。二十六年三月庚戌，犯积薪。五月丙辰，犯轩辕。六月己丑，犯右执法。二十七年六月辛未，犯天街。八月癸巳，犯积薪。九月乙巳，犯鬼。二十八年二月壬午，又犯。四月戊子，入轩辕。五月戊午，犯灵台。闰九月乙丑，犯东咸。二十九年五月丙寅，犯诸王。六月甲午，犯司怪。十月辛亥，犯上将。十二月癸卯，守太微垣。三十年三月壬午，入太微垣。五月戊午，犯右执法。八月丁亥，入氐。丁未，入房。十月癸未，犯斗杓。三十一年十月，守心。

建文四年八月戊辰，犯上将。甲戌，入太微垣右掖门。九月辛巳朔，犯右执法。壬辰，犯左执法。十月甲寅，犯进贤。甲子，入角。十一月壬午，入亢。己亥，入氐。

永乐元年五月癸未，犯垒壁西第四星。十月甲戌，犯东第五星。二年四月乙酉，犯天樽。九月乙卯，犯角。十一月壬子，犯钩钤。三年三月癸丑，犯垒壁。四年正月甲午，犯天阴。戊午，犯月星。五年七月癸酉，犯诸王。八月己酉，犯司怪南第二星。六年二月庚辰朔，犯北第二星。四月辛卯，犯鬼。七月辛亥，入太微垣右掖门。丙辰及八年六月丙午，十年五月壬辰，俱犯右执法。十一年十月戊午，犯上将。十二年二

月癸酉，退入太微垣，犯上相。十三年九月丁酉，犯灵台上星。癸卯，犯上将。十月庚午，犯左执法。十二月甲午朔，犯进贤。十五年九月庚申，犯左执法。十二月甲午，入房北第一星。十六年九月壬申，犯垒壁。十七年十二月庚辰，犯钩钤。二十年十月壬子，退犯天街上星。二十一年三月庚戌，犯积薪。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卯，退犯五诸侯。

洪熙元年正月庚辰，留井。四月癸卯，入鬼。

宣德元年十二月戊寅，犯轩辕。三年六月甲戌，犯积尸。十月戊子，犯太微西垣上将。四年三月癸亥，犯灵台。戊辰，犯上将。四月丙申、戊戌，俱犯右执法。九月丙辰，犯天江。五年九月乙丑，犯灵台。十月癸酉，犯上将。十一月己亥，犯左执法。丙午，犯进贤。六年三月乙卯，犯亢。六月甲寅、乙卯，俱犯氐。七月甲戌，犯房。九月癸亥，犯斗杓。七年九月辛酉，犯上将。十月己酉，犯进贤。八年正月丁卯，犯房。庚辰，犯东咸。八月丙午，犯斗魁。十月甲戌，犯垒壁。九年十一月己卯，犯氐。十二月己酉，犯钩钤。十年三月丁亥，犯垒壁。

正统元年二月乙丑，犯天街。十二月甲子，犯天江。二年四月乙亥，犯垒壁。三年三月甲辰，犯井。五月庚寅，犯积尸。四年闰二月己卯朔，犯垒壁。五年二月庚辰，三月辛未，俱犯井。七年五月己丑，犯右执法。八年八月辛丑，犯积尸。九年五月癸酉，犯左执法。十年十月辛丑，犯上将。十一年二月乙卯，三月丁酉，俱犯平道。七月丁亥，犯氐。九月辛未，犯天江。十三年正月丙午，犯房北第一星。二月戊午，犯罚。九月甲午，犯狗。十四年七月己卯朔，留守斗。九月壬寅，犯左执法。十月乙丑，犯进贤。十一月乙未，犯亢。十二月丁未朔，犯氐。丙子，犯房。

景泰元年九月丁未，犯垒壁西第三星。辛亥，犯第四星。庚申，犯第六星。十月辛未朔又犯。十二月己丑，犯第五星。二年十一月丙申，犯氐。癸亥，犯钩钤。三年四月甲申，与岁星同犯危。四年正月庚午，犯昴。五年六月戊戌，犯诸王。六年三月丙辰，犯井。五月乙巳朔，犯积尸。七年七月丁酉，入井。十月壬寅，犯鬼。

天顺元年二月癸未，又犯。二年八月戊辰，入鬼。三年正月辛卯，犯轩辕。四月乙卯，犯灵台。五月癸卯，犯右执法。四年七月戊子，犯天樽。八月丙辰，入鬼。十月庚午，犯上将。闰十一月庚申，犯上相。五年正月戊午，退入太微垣。三月癸亥，犯右执法。六年七月丙午，入鬼。九月乙卯，犯上将。十一月丙午，犯进贤。七年正月辛亥，入氐。

四月辛酉，退犯氐西南星。七月壬辰，犯东南星。甲寅，犯房北第二星。八月己巳，犯斗杓。

成化元年正月丁巳，犯东咸。二月癸卯，犯天籥。五月戊午，留守斗。己巳，退犯魁第四星。七月癸酉，又犯。二年二月癸巳，犯天阴。三年八月乙未，犯垒壁。四年二月己亥，犯月星。己酉，犯天街。五月庚辰，犯鬼。癸未，犯积尸。十一年七月甲戌，犯积薪。八月癸未，入鬼。甲申，犯积尸。十月乙未，犯灵台。十二年四月壬辰，犯上将及建。十三年九月癸未，犯上将。十一月庚辰，犯进贤。十四年正月乙丑，犯亢。二月甲辰，又犯。十五年九月乙丑，犯灵台。闰十月庚申，犯进贤。十六年正月壬午朔，犯房。三月乙酉，犯天江。十月戊辰，犯垒壁。十七年三月庚辰，犯昴。十八年王月甲戌，八月丙辰，十月戊辰，俱犯垒壁。十九年十月庚辰，犯氐。十一月己酉，犯钩钤。壬子，犯东咸。二十一年正月戊子，犯天阴。十一月壬戌，犯天江。二十三年二月丁酉，犯井。

弘治元年六月庚戌，犯诸王。八月庚申，犯积薪。九月癸酉，犯鬼。甲戌，犯积尸。三年三月辛酉，犯鬼。四年六月戊子，犯诸王。五年六月己亥，犯积尸。七月癸酉，入井。十月乙巳，犯灵台。十一月丙申，犯上相。六年二月庚子，犯平道。三月甲戌，犯上相。四月丙申，犯左执法。七年十二月癸亥，犯亢。八年二月戊寅，犯房。四月癸酉、六月癸亥，俱犯氐。十二月癸丑，犯垒壁。九年十二月己丑，犯钩钤。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犯亢。十三年正月壬戌，犯天阴。十四年四月庚子，犯垒壁。十月乙卯，犯天街。十五年二月戊辰，犯井。十六年七月丁丑，犯诸王。十七年四月癸卯，十八年九月癸未，正德二年七月戊辰，俱犯积尸。十月癸未，犯上将。三年四月乙丑，犯右执法。四年十一月己未，犯进贤。五年三月癸亥，犯亢。六月丁卯，犯房北第二星。七月丙子，犯天关。八月乙未，犯天江。十六年二月庚子，犯鬼。六月壬午，犯右执法。

嘉靖元年八月乙未，犯积尸。二年正月庚戌，入太微垣，犯内屏。闰四月丙寅，犯右执法。三年十月癸巳，犯上将。十一月甲子，犯左执法。十二月癸丑，犯进贤。四年二月戊午，犯平道。五年九月癸未，犯上将。十八年十一月辛未，犯上相。十九年九月乙卯，二十一年八月戊戌，俱犯斗。二十三年正月壬寅，犯房北第一星。三月丁巳，入斗。六月乙亥，入箕退行二舍。二十四年十月丁巳，犯氐。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自毕退行至胃。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退守井。三十一年九月辛卯，犯鬼。三十五年九月丁丑，犯上将。三十六年二月壬辰，自角退入

轸。四月戊子，自轸退行二舍余。三十九年十二月甲寅，犯钩钤。四十二年十月辛亥，自胃退行抵娄。四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自井退二舍。

隆庆二年六月乙未，犯右执法。三年八月丁未，犯鬼。四年五月己卯，犯右执法。

万历二年二月癸亥，犯房。五月己卯，犯氐。五年十月辛丑，又犯。九年二月辛酉，犯井。十二年十二月辛亥，退行张次。十三年正月庚辰，退入轩辕。二月戊申，犯张，又自张历柳。十五年正月丁酉，退入轸。二月丁卯，退行翼次。四月，犯翼。十七年二月己丑，犯氐。四月丁亥，自氐退入角。七月辛酉，犯房第二星。九月辛亥，犯斗杓。十九年四月乙巳，六月壬子，俱犯箕。七月丁亥，犯斗。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犯氐。二十一年七月辛巳，九月甲戌，俱犯室。二十二年五月，犯角。二十七年八月甲辰，犯奎。二十八年二月庚寅，犯鬼。三十年正月丁巳，退入太微垣。三十二年二月丁酉，退入角。三十四年四月己巳，犯心。五月戊寅，犯房。癸未，自心退入氐。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犯氐。三十八年八月辛卯，退行娄次。四十二年十月，犯柳。四十四年十二月，犯翼。四十五年二月庚子，退行星度。四十七年正月，犯轸。二月丁巳，退入轸。辛未，退入翼。

泰昌元年八月辛亥，犯太微右将。

天启元年闰二月癸巳，退入氐。三年正月甲午，犯房北第一星。四月，守斗百日。八月甲子，犯狗国。十月甲申，犯垒壁。四年二月，守斗。五年九月乙卯，自壁退入室。

崇祯三年三月己酉，入井，退舍复秬。居数月，又入鬼，犯积尸。四月己卯，复犯积尸。八月辛亥，犯斗魁。八年九月丁丑，犯太微垣。十一年，自春至夏守尾百余日。四月己酉，退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退尾入心。十五年五月，守心。

△填星

洪武十五年六丁亥，九月乙未，俱犯毕。十六年八月己卯，犯天关。十七年闰十月丙辰，犯井。十八年七月己巳，十九年三月甲戌，俱犯天樽。九月甲寅，入鬼。十月甲午，留鬼。二十二年二月癸卯，退行轩辕。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五月壬子，俱犯灵台。二十四年十月己未，犯太微东垣上相。二十五年二月辛酉，退犯上相。己卯，退入太微左

掖。二十八年正月癸丑，守氐。四月乙丑，退入氐。二十九年十一月甲子，犯罚。三十年正月丙辰，犯东咸。五月壬子朔，又犯罚。

永乐元年九月丁丑，躔女留代。十二年七月戊子，犯井。十四年七月辛亥，犯鬼。十七年九月丙子，犯上将。

洪熙元年十一月辛酉，宣德元年三月庚戌，九月壬辰，俱犯键闭。

正统元年八月丁亥，退犯垒壁。三年十一月乙酉，犯外屏。八年十一月庚午，十二月壬子，俱犯井。十年三月丁丑，犯天樽。十三年九月丁亥，犯灵台。

景泰元年闰正月己酉，入太微垣。九月庚戌，二年二月戊子，俱犯上相。庚寅，退入太微左掖。三年十月辛丑，犯亢。四年三月己未，退犯亢。七年七月己丑，犯罚。

天顺三年正月辛卯，犯建。四月癸酉，守犯建。七年闰七月戊午朔，退犯垒壁。十月癸丑，又犯。

成化四年七月甲子，犯天囷。七年闰九月戊午，犯斗魁。辛酉，犯天高。十二年十月辛卯，守轩辕大星。十五年四月己丑，犯上将。十七年二月己未，犯进贤。二十一年正月庚戌，犯罚。

弘治六年三月壬申，八年十二月戊午，十年九月乙丑，俱犯垒壁。十四年十一月辛卯，犯诸王。十五年六月壬子，十二月辛丑，十六年正月己卯，俱犯井。七月辛卯，犯天樽。十七年七月辛亥，犯积尸。九月甲午，犯鬼。

正德二年八月癸巳，犯灵台。十月甲戌，犯上将。三年五月甲子，犯灵台。五年二月戊申，六月壬辰，俱犯上相。七年四月甲申，犯亢。十五年二月丁卯，犯罗堰。十六年七月乙卯，退犯代。

嘉靖元年八月庚辰，退犯垒壁。二十二年五月甲子，退守氐三十七日。

隆庆三年三月庚午，退犯上相。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至六月，退留斗。四十八年八月癸丑，犯井。

天启元年正月丙戌，退入井。二年八月壬辰，犯守鬼。五年十月丙

戌，犯上将。

△太白

洪武元年七月己巳朔，犯井。三年十一月甲寅，犯垒壁。九年六月丁亥，犯毕。庚戌，犯井。八月，犯上将。九月己未，犯右执法。十年十月壬子，犯进贤。十一年九月丁丑，犯氐。十二月辛丑，犯垒壁。十二年三月壬子，犯昴。六月丁亥，犯井。七月乙巳，犯鬼。十三年八月丙戌，犯心。十六年十一月乙卯，犯垒壁。十七年七月癸卯，犯天樽。十二月丙申，犯垒壁。十八年十月壬子，犯亢。十九年正月庚午，犯牛。二月己丑，犯垒壁。七月己卯，二十年八月己巳，俱入太微垣。二十一年六月壬戌，犯左执法。二十二年正月己卯，犯建。五月癸巳，犯诸王。十一月辛未，入斗。十二月丁巳，犯垒壁。二十三年四月壬戌，犯五诸侯。六月丁丑，留井。十月庚午，入亢。二十四年七月庚戌，入太微垣右掖。辛卯，犯右执法。十月丙辰，入斗。二十五年闰十一月乙酉，入垒壁。二十六年二月癸卯，犯天街。三月丙子朔，犯诸王。二十八年六月癸酉，犯毕。七月丙午，犯井。己酉，出井，犯东第三星。闰九月壬申，入角。十月戊申，犯东咸。二十九年七月戊辰，入角。八月癸丑，犯心中星。三十年正月壬戌，犯建。十二月戊戌，入垒壁。三十一年正月乙亥，犯外屏。五月丁未朔，犯五诸侯。

建文四年六月庚子，入太微右掖。八月甲子，入角。九月癸未，入氐。丙申，入房。十月癸亥，入斗杓。

永乐元年六月丙辰，犯毕。七月甲申，入井。八月己酉，犯鬼。九月丙子朔，犯轩辕左角。十月辛未，入氐。十一月丙戌，犯键闭。二年五月辛丑朔，犯鬼。七月己酉，入角。八月丁亥，入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丁巳，犯东咸。三年三月丙申朔，犯垒壁东第五星。十二月己巳，犯西第三星。四年二月癸未，犯天阴。五月庚寅朔，犯五诸侯。七月庚戌，犯井。八月丙申，犯御女。九月戊寅，犯进贤。十月乙卯，犯房北第一星。五年七月癸丑，犯右执法。八月己亥，犯氐。九月癸丑，犯东咸。十月癸未，犯斗魁。十一月辛未朔，犯秦。六年六月甲申，犯诸王。丙申，与岁星同犯井。七月戊申，犯天樽。七年二月丙戌，犯外屏。十一月丁亥，犯罚。八年九月壬辰，犯天江。十二年五月癸酉朔，犯五诸侯。闰九月己酉，犯左执法。十三年八月庚寅，犯房北第二星。十月乙丑朔，犯斗魁。十四年六月丁卯，犯诸王。十六年十一月甲子，犯垒壁。十七年七月戊午，犯天樽。八月癸巳，犯轩辕大星。十八年八月乙丑，犯心后星。十九年十月癸卯，犯天江。十二月丁酉，犯垒壁。

洪熙元年三月乙酉，犯昴。四月丙辰，犯井。十月辛未，犯平道。辛巳，犯亢。

宣德元年十月戊辰，犯斗杓。十一月己巳，犯垒壁。丙辰，又犯。二年正月丙申，犯外屏。七月癸巳，犯东井。八月丙辰朔，犯鬼。丁巳，又犯。乙亥，犯轩辕大星。九月丁巳，犯右执法。三年十一月甲子，犯罚。五年二月丁酉，犯昴。九月丁未，犯轩辕左角。十一月壬戌，犯键闭。六年九月丙戌，犯斗。七年七月乙酉，犯轩辕。八年十月癸亥，犯亢。十一月辛卯，犯罚。九年十一月壬辰，犯垒壁。十年正月甲戌，犯外屏。六月庚申，犯天关。八月丙辰，犯轩辕。九月壬申，犯上将。

正统三年九月己丑，十一年九月辛未，俱犯轩辕左角。己丑，犯右执法。十月乙未朔，犯左执法。丙午，犯进贤。十二年六月乙亥，犯上将。七月癸丑，犯讥。十四年正月丁亥，犯垒壁。四月庚申，犯井。五月丁亥，犯鬼。七月癸犯，犯亢。九月庚辰，犯天江。十一月丁亥，犯亢。

景泰元年正月丁亥，犯亢。闰正月庚申，入垒壁。八月甲申，犯亢。九月乙巳，犯钩钤。壬戌，犯天江。十一月辛酉，犯垒壁。二年六月戊辰朔，犯毕。八月壬寅，入太微右掖。三年四月丁卯，犯诸王。戊子，犯井。五月壬子，犯鬼。六月乙酉，犯灵台。戊子，犯上将。庚寅，入太微右掖。七月壬寅，犯左执法。五年九月癸丑，掩犯轩辕左角。甲戌，犯左执法。六年六月辛巳，犯井。己丑，与荧惑同入太微右掖。八月戊午，犯房北第二星。九月甲午，犯斗魁。七年七月辛未，犯鬼。

天顺元年十二月甲午，犯键闭。丁酉，犯罚。二年正月丁卯，犯建。七月丙申，行太微垣中。九月甲寅，犯斗杓。三年五月庚戌，犯毕。十月甲寅，犯亢。四年七月丁丑，犯右执法。甲申，犯左执法。六年九月乙未，犯轩辕左角。己未，犯左执法。十月己巳，犯进贤。七年九月丁丑，犯斗魁。乙酉，犯狗。八年二月丙午，与岁星同犯垒壁。

成化元年十二月丙午，犯键闭。二年正月乙卯，犯斗。三年二月丁未，犯娄。三月戊子，犯外屏。五月壬辰，犯毕。六月壬戌，犯井。七月甲申，入鬼，犯积尸。八月癸卯，入轩辕。四年六月戊申，犯灵台。五年二月癸巳，犯牛。六年九月丙子朔，犯轩辕左角。甲午、庚子，俱犯左执法。七年九月壬午，犯房北第二星。闰九月戊午，犯斗魁。十二

月乙未，犯牛及罗堰。八年二月甲申，犯垒壁。六月庚午，入井。十二月丙戌，犯垒壁。九年四月己卯，犯五诸侯。十月甲子，犯左执法。十一年三月甲戌，犯外屏。七月庚戌，犯天樽。八月丁酉，犯灵台。庚子，犯上将。九月癸丑，犯左执法。十二年三月庚午，犯月星。四月甲午，犯井。十三年十二月甲午朔，犯垒壁。十五年九月庚辰，犯天江。十月庚子，犯斗魁。辛亥，犯狗。十七年二月丁卯，犯天阴。五月丁酉，犯轩辕。十九年八月丙寅，又犯。九月甲午，犯左执法。十月庚辰，犯房。二十年六月壬午，犯左执法。十二月庚辰，犯垒壁。二十二年六月庚子，犯井。八月甲午，犯轩辕。十一月乙亥，犯进贤。十二月庚戌，犯房。二十三年八月甲申，犯亢。

弘治元年二月癸丑，犯垒壁。六月庚戌，犯鬼。七月丙子，犯轩辕大星。癸未，犯左角。戊子，犯灵台。二年正月庚辰，犯外屏。二月丁未，犯垒壁。十月己丑，犯左执法。三年正月壬申，犯罗堰。十一月戊戌，犯垒壁。四年六月癸丑，犯天关。六年二月庚子，犯罗堰。甲子，犯垒壁西第六星。三月甲申，犯东第四星。七年二月辛未，犯昴。七月壬子，犯鬼。八月辛巳，犯轩辕左角。九月丁亥，犯灵台。壬寅，犯亢。十一月壬辰，犯房。乙未，犯罚。丙午，犯天江。九年二月戊午，犯罗堰。七月己未，犯轩辕大星。十年十月辛未，犯左执法。十二月戊辰朔，犯东咸。十一年十月辛未，犯天江。十二年七月辛未，犯鬼。九月戊午朔，犯左执法。十三年十一月乙未，犯罚。十四年正月辛酉，犯建。二月壬午，犯罗堰。十一月己亥，犯垒壁。十五年二月甲寅，犯昴。五月己丑，犯天高。十一月癸酉，犯牛。十六年三月辛卯，犯诸王。九月甲申，犯天江。十月丁未，犯斗魁。丁丑，犯狗。十一月辛巳，犯罗堰。十七年五月己亥，犯诸王。七月丙辰，犯上将。十八年九月丙午，犯右执法。

正德元年春，守轩辕。十二月癸丑，犯垒壁。二年三月壬申，犯外屏。五月己巳，犯天高。九月辛丑朔，犯进贤。三年十月丙戌，犯亢。四年正月己酉，犯建。五年八月己亥，犯轩辕大星。十月丙申，犯亢。六年七月辛酉，犯左执法。十月丁亥，犯斗。十一月癸亥，犯罗堰。七年闰五月丁酉，犯钺。六月甲子，犯积尸。八年正月丙戌，犯外屏。七月丁亥，犯酒旗。八月戊申，犯轩辕右角。十年八月丁卯，犯上将。丁丑，犯左执法。十三年七月戊戌，犯井。己未，犯鬼。十四年十月戊辰，犯斗。癸未，犯狗。十六年四月癸卯，犯鬼。八月己丑，犯轩辕右角。九月乙亥，犯左执法。十月戊子，犯进贤。十一月丁卯，犯键闭。十二月庚子，犯建。

嘉靖元年正月丙辰，犯牛。十月戊子，犯斗杓。二年六月癸丑，犯井。七月丙子，犯鬼。八月辛酉，犯左执法。四年正月丁卯，犯建。五年六月庚辰，犯井。六年六月丁卯，犯灵台。八年二月庚寅，犯天街。

隆庆元年十月甲申，入斗。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戊午，犯井。三十四年二月甲子，犯昴。四十六年四月乙卯，犯御女。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犯太微垣勾己。

天启三年九月，犯心中星。五年九月壬申，犯左执法。甲申，犯御女。

△辰星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庚戌，犯斗。十五年四月丁亥，犯东井。十八年八月丁酉，入太微垣。二十一年十月壬子，入氐。二十二年十月癸卯，犯氐。二十五年八月庚午，犯上将。二十七年七月辛丑，犯鬼。十一月庚子，犯键闭。二十八年正月丁酉，犯垒壁。五月甲辰，犯天樽。三十年十二月甲辰，犯建。

建文四年六月庚午，犯积薪。

永乐二年四月丁酉，犯毕。癸卯，犯诸王。五月丁卯，犯轩辕大星。十月己丑，犯斗杓。三年六月己卯，犯轩辕大星。六年正月庚戌朔，犯垒壁。二月癸巳，又犯。十六年六月戊子，犯轩辕大星。

宣德元年五月丁未，犯鬼。二年十一月丙戌，犯氐。五年闰十二月丁酉，犯建。戊戌，又犯。七年五月辛巳，犯积尸。

正统十三年十月丙辰，犯亢。

景泰四年五月己未，犯积薪。

成化十二年三月壬戌，犯昴。

弘治五年十一月庚辰，犯罚。十二年六月壬子，犯鬼。十月壬子，犯房北第一星。十七年七月丙辰，犯灵台。十八年五月庚子，犯鬼。十一月戊子，犯键闭。

正德七年六月丙寅，犯鬼。

嘉靖元年正月戊午，犯罗堰。二年八月壬寅，犯上将。

天启七年三月辛未，退犯房。

按两星经纬同度曰掩，光相接曰犯，亦曰凌。纬星出入黄道之内外，凡恒星之近黄道者，皆其必由之道，凌犯皆由于此。而行迟则凌犯少，行速则多，数可预定，非如彗孛飞流之无常。然则天象之示炯戒者，应在彼而不在此。历代史志凌犯多系以事应，非附会即偶中尔。兹取纬星之掩犯恒星者次列之。比事以观，其有验者，十无一二，后之人可以观矣。至于月道与纬星相似，而行甚速，其出入黄道也，二十七日而周，计其掩犯恒星殆无虚日，岂皆有休咎可占，今见于《实录》者不及百分之一，然已不可胜书，故不书。

志第三 天文三

▲星昼见

恒星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亥，二十年五月丁丑，七月壬寅，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俱三辰昼见。弘治十八年九月甲午申刻，河鼓、北斗见。庚子，星昼见。正德元年二月癸酉，星斗昼见。天启二年五月壬寅，有星随日昼见。崇祯十六年十二月辛酉朔，星昼见。

岁星　景泰二年九月甲辰，昼见。三年六月壬戌，四年五月丁丑，六月甲辰，五年七月庚戌、壬子、癸亥，六年七月丁酉，天顺元年五月丙子，五年七月乙卯，六年八月庚午，七年三月乙巳，成化十四年六月庚子，八月丁酉，十六年七月丙申，十八年九月癸亥，二十年八月壬申，弘治元年六月甲寅，二年五月癸亥，六月甲午，五年十月己酉，六年九月癸卯，七年十一月癸卯，九年二月辛亥至甲寅，四月壬午，十年正月甲寅至丙辰，十一年八月甲申，十三年四月庚子至乙巳，十四年六月壬辰至乙未，并如之。十五年六月，连日昼见。十六年七月辛卯，十七年七月壬子，十八年五月乙未，八月辛巳至九月癸未，正德元年十一月乙酉，二年十一月辛酉至丁卯，六年三月壬寅至四月壬申，九年八月乙巳至甲寅，十二年十月甲子至乙巳，并如之。嘉靖二年三月辛未，二十九年八月戊寅，昼见守井。崇祯十一年四月壬子，昼见。

荧惑 景泰三年八月甲子，昼见于未位。

太白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昼见。四月戊申，六月壬午朔，五年六月甲申至丁亥，十二月甲申，八年八月丁巳，九年二月乙巳至己酉，三月壬申，十二年闰五月戊戌，十三年七月甲午，十五年四月丁亥，七月戊申、辛酉，九月丁未朔，十六年十月壬辰至乙未，十八年四月己亥至辛丑，六月丙申至辛丑、辛亥，并如之。九月戊寅，经天与荧惑同度。乙酉，昼见。丁亥，又见，犯荧惑。十月癸巳至丙申，昼见。戊戌至辛丑，十九年十月甲申朔至庚寅，并如之。二十年六月戊戌，经天。七月壬寅至甲辰，昼见。二十一年四月己巳，七月丙申，二十三年三月丁亥，二十四年八月辛巳，二十五年二月辛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并如之。八月庚子，与太阴同昼见。建文四年七月庚子，经天。永乐元年五月癸未、癸卯，俱与太阴同昼见。六月壬申，与太阴昼见。四年七月壬寅，昼见。五年八月丙申，六年二月甲辰，八年十月庚戌，十二年九月癸未，十五年七月己酉，八月庚戌，洪熙元年六月戊戌，七月乙巳，八

月癸巳，宣德六年十月乙巳，八年九月戊戌至甲寅，九年十二月甲子，十年七月丁亥，正统四年七月壬子，十月丙申，六年五月庚戌，并如之。十一年七月甲申，经天。十三年二月辛酉，昼见。十四年正月辛亥，八月丙子，景泰元年十月乙酉，二年五月庚子、辛亥，并如之。壬子，经天。三年五月丁巳，昼见。十一月壬戌，五年正月甲戌，二月丙戌，六月癸卯，七年正月戊戌，天顺元年四月甲午，八月壬子，二年十月己未，三年四月癸亥、癸酉，四年十一月庚寅，十二月丙戌，五年正月丁未，十二月癸巳，六年六月己丑，八月庚午，七年闰七月辛酉、癸未，八年正月庚申，成化元年二月癸未，三年四月癸丑，四年六月丙申，六年六月丙戌，七年八月癸卯，并如之。八年正月乙卯，经天，与日争明。十一年五月己未，昼见。十二年十月丙戌，十三年十二月甲午，并如之。十四年六月庚子，与岁星俱昼见。八月甲午，昼见。十五年十二月丙子，十七年三月癸未，八月癸亥，十八年九月庚戌，十九年四月癸亥朔，并如之。二十年八月壬申，与岁星俱昼见。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昼见。二十二年六月己丑，二十三年九月丙午，弘治元年五月庚午，二年正月壬戌，三月庚申，五月丙戌，八月癸巳、庚子，四年四月辛未，五年五月乙亥，十月辛酉，六年十二月乙丑，七年五月庚戌，八年七月戊子，九年二月己酉朔，十年正月甲子至丁卯，并如之。六月丙子未刻，经天。八月癸未及十一年十月辛巳，昼见。十二年三月戊辰至壬申，八月庚寅，并如之。十三年四月庚子至乙巳，与岁星同昼见。十月丁未、己酉，十四年十二月庚戌，十五年五月庚寅至癸巳，十六年七月壬辰，十七年二月戊戌及六月癸亥，十八年二月壬戌，并昼见。五月辛亥，经天。八月癸亥至戊辰，昼见。正德元年十月己未，如之。二年正月庚辰，经天。三月戊辰，昼见。三年五月乙巳至丁未，十月己卯、庚辰，四年十月戊戌至乙巳，五年五月丙子，六年七月壬申至八月癸未，八年正月丙戌至己丑，四月壬戌、癸亥，八月庚戌至乙卯，九年十一月甲申至十二月壬辰，十一年六月甲寅至己未，十四年八月丙寅至庚辰，十五年正月己未至二月辛酉，十六年八月丁亥，嘉靖元年九月辛未，并如之。二年三月辛未，与岁星俱昼见。三年四月庚戌，昼见。五年五月庚子，十一年四月癸巳，十月辛巳、戊子，十一月甲寅，十三年闰二月庚申，并如之。五月癸巳，与月同昼见。十七年九月辛卯，昼见。十八年四月癸亥，十一月壬寅，二十年十一月乙巳至丁未，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二十三年二月辛巳，二十四年闰正月戊寅，二十五年十月辛卯，二十六年四月丙申，二十七年四月丁巳，十一月丙戌至乙未，二十八年十一月乙酉至己丑，二十九年六月戊申、甲寅，三十年六月丙子至辛巳，三十一年正月丙戌至丙申，三十二年二月辛未至甲戌，七月戊辰至辛未，三十五年五月壬午，十月癸卯至丙午，三十六年十二月庚辰

朔，三十八年七月癸酉，三十九年正月庚寅至壬辰，并如之。四十年三月丙子，昼见，历二十四日。八月辛未，昼见。四十一年九月乙未，四十二年四月己巳至壬申，四十三年五月甲寅，并如之。十月戊子，昼见，历二十二日。四十五年正月己亥，昼见。隆庆元年七月辛酉，二年正月甲寅，并如之。三年三月甲子，昼见，历二十二日，四年十一月乙丑至丁卯，昼见。万历十一年七月辛丑，十二年七月癸巳，十六年九月丁丑，二十一年八月甲午，二十四年十月丙寅，并如之。二十七年九月辛卯，经天。三十七年三月辛丑，昼见。三十八年十月辛巳，四十年五月壬寅，天启二年二月丙戌，三年三月丁巳，十二月乙丑，五年四月癸未，并如之。?咴鹿镉希□□臁3珈踉□昶咴氯尚纾□缂□H□晁脑录好□□□□卤□剑□(4)缰□?

▲客星

《史记·天官书》有客星之名，而不详其形状。叙国皇、昭明诸异星甚悉，而无瑞星、妖星之名。然则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殆诸异星之总名，而非有专属也。李淳风志晋、隋天文，始分景星、含誉之属为瑞星，彗、孛、国皇之类为妖星，又以周伯老子等为客星，自谓本之汉末刘睿《荆州占》。夫含誉，所谓瑞星也，而光芒则似彗；国皇，所谓妖星也，而形色又类南极老人。瑞与妖果有定哉？且周伯一星也，既属之瑞星，而云其国大昌。又属之客星，而云其国兵起有丧。其说如此，果可为法乎？马迁不复区别，良有以也。今按《实录》，彗、孛变见特甚，皆别书。老人星则江以南常见，而燕京必无见理，故不书。余悉属客星而编次之。

洪武三年七月，太史奏文星见。九年六月戊子，有星大如弹丸，白色。止天仓，经外屏、卷舌，入紫微垣，扫文昌，指内厨，入于张。七月乙亥灭。十一年九月甲戌，有星见于五车东北，发芒丈余。扫内阶，入紫微宫，扫北极五星，犯东垣少宰，入天市垣，犯天市。至十月己未，阴云不见。十八年九月戊寅，有星见太微垣，犯右执法，出端门。乙酉，入翼，彗长丈余。至十月庚寅，犯军门，彗扫天庙。二十一年二月丙寅，有星出东壁，占曰“文士效用”。帝大喜，以为将策进士兆也。

永乐二年十月庚辰，辇道东南有星如盏，黄色，光润而不行。二十二年九月戊戌，有星见斗宿，大如碗，色黄白，光烛地，有声，如撒沙石。

宣德五年八月庚寅，有星见南河旁，如弹丸大，色青黑，凡二十六

日灭。十月丙申，蓬星见外屏南，东南行，经天仓、天庾，八日而灭。十二月丁亥，有星如弹丸，见九斿旁，黄白光润，旬有五日而隐。六年三月壬午，又见。八年闰八月戊午，景星三，见西北方天门，青赤黄各一，大如碗，明朗清润，良久聚半月形。丁丑，有黄赤色见东南方，如星非星，如云非云，盖归邪星也。

景泰三年十一月癸未，有星见鬼宿积尸气旁，徐徐西行。

天顺二年十一月癸卯，有星见于星宿，色白，西行，至丙午，其体微，状如粉絮，在轩辕旁。庚戌，生芒五寸，犯爟位西北星，至十二月壬戌，没于东井。五年六月壬辰，天市垣宗正旁，有星粉白，至乙未，化为白气而消。六年六月丙寅，有星见策星旁，色苍白，入紫微垣，犯天牢，至癸未，居中台下，形渐微。

弘治三年十二月丁巳，有星见天市垣，东南行。戊辰，见天仓下，渐向壁。七年十二月丙寅，有星见天江旁，徐行近斗，至八年正月庚戌，入危。十二年七月戊辰，有星见天市垣宗星旁，入紫微垣东簿，经少宰、尚书，抵太子后宫，出西簿少辅旁，至八月己丑灭。十五年十月戊辰，有星见天庙旁，自张抵翼，复退至张，戊寅灭。

正德十六年正月甲寅朔，东南有星如火，变白，长可六七尺，横亘东西，复变勾屈状，良久乃散。

嘉靖八年正月立春日，长星亘天。七月又如之。十一年二月壬午，有星见东南，色苍白，有芒，积十九日灭。十三年五月丁卯朔，有星见螣蛇，历天厩入阁道，二十四日灭。十五年三月戊午，有星见天棓旁，东行历天厨，西入天汉，至四月壬辰没。二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有星出天棓，入箕，转东北行，逾月没。

万历六年正月戊辰，有大星如日，出自西方，众星皆西环。十二年六月己酉，有星出房。三十二年九月乙丑，尾分有星如弹丸，色赤黄，见西南方，至十月而隐。十二月辛酉，转出东南方，仍尾分。明年二月渐暗，八月丁卯始灭。三十七年，有大星见西南，芒刺四射。四十六年九月乙卯，东南有白气一道，阔尺余，长二丈余，东至轸，西入翼，十九日而灭。十一月丙寅，旦有花白星见东方。天启元年四月癸酉，赤星见于东方。

崇祯九年冬，天狗见豫分。

▲彗孛

彗之光芒傅日而生，故夕见者必东指，晨见者必西指。孛亦彗类，其芒气四出，天文家言其灾更甚于彗。

洪武元年正月庚寅，彗星见于昴、毕。三月辛卯，彗星出昴北大陵、天船间，长八尺余，指文昌，近五车，四月己酉，没于五车北。六年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二十四年四月丙子，彗星二，一入紫微垣阊阖门，犯天床；一犯六甲，扫五帝内座。

永乐五年十一月丙寅，彗星见。

宣德六年四月戊戌，有星孛于东井，长五尺余。七年正月壬戌，彗星出东方，长丈余，尾扫天津，东南行，十月始灭。是月戊子，又出西方，十有七日而灭。八年闰八月壬子，彗星出天仓旁，长丈许。己巳，入贯索，扫七公。己卯，复入天市垣，扫晋星，二十有四日而灭。

正统四年闰二月己丑，彗星见张宿旁，大如弹。丁酉，长五丈余，西行，扫酒旗，迤北，犯鬼宿。六月戊寅，彗星见毕宿旁，长丈余，指西南，计五十有五日乃灭。九年七月庚午，彗星见太微东垣，长丈许，累日渐长，至闰七月己卯，入角没。十四年十二月壬子，彗星见天市垣市楼旁，历尾度，长二尺余，至乙亥没。

景泰元年正月壬午，彗星出天市垣外，扫天纪星。三年三月甲午朔，有星孛于毕。七年四月壬戌，彗星东北见于胃，长二尺，指西南。五月癸酉，渐长丈余。戊子，西北见于柳，长九尺余，扫犯轩辕星。甲午，见于张，长七尺余，扫太微北，西南行。六月壬寅，入太微垣，长尺余。十二月甲寅，彗星复见于毕，长五寸，东南行，渐长，至癸亥而没。

天顺元年五月丙戌，彗星见于危，若动摇者，东行一度，芒长五寸，指西南。六月癸巳朔，见室，长丈余，由尾至东壁，犯天大将军、卷舌第三星，井宿水位南第二星。十月己亥，彗星见于角，长五寸余，指北，犯角北星及平道东星。五年六月戊戌，彗见东方，指西南，入井度。七月丙寅始灭。

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见。三月，又见西北，长三丈余，三阅月而没。四年九月己未，有星见星五度，东北行，越五日，芒长三丈余，尾指西南，变为彗星。其后晨见东方，昏见室，南犯三公、北斗、瑶光、

七公，转入天市垣。出垣渐小，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庚辰，始灭。七年十二月甲戌，彗星见天田，西指，寻北行，犯右摄提，扫太微垣上将及幸臣、太子、从官，尾指正西，横扫太微垣郎位。己卯，光芒长大，东西竟天。北行二十八度余，犯天枪，扫北斗、三公、太阳，入紫微垣内，正昼犹见。自帝星、北斗、魁、庶子、后宫、勾陈、天枢、三师、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卫、阁道、文昌、上台，无所不犯。乙酉，南行犯娄、天河、天阴、外屏、天囷。八年正月丙午，行奎宿外屏，渐微，久之始灭。

弘治三年十一月戊戌，彗星见天津南，尾指东北。犯人星，历杵臼。十二月戊申朔，入营室。庚申，犯天仓。十三年四月甲午，彗星见垒壁阵上，入室壁间，渐长三尺余。指离宫，扫造父，过太微垣，渐微。入紫微垣，近女史，犯尚书，六月丁酉没。

正德元年七月己丑，有星见紫微西藩外，如弹丸，色苍白。越数日，有微芒见参、井间，渐长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庚子，彗星见，有光，流东南，长三尺。越三日，长五尺许，扫下台上星，入太微垣。十五年正月，彗星见。

嘉靖二年六月，有星孛于天市。十年闰六月乙巳，彗星见于东井，长尺余，扫轩辕第一星。芒渐长，至翼，长七尺余。东北扫天樽，入太微垣，扫郎位，行角度，东南扫亢北第二星，渐敛，积三十四日而没。十一年八月己卯，彗星见东井，长尺许。后东北行，历天津，渐至丈余。扫太微垣诸星及角宿、天门，至十二月甲戌，凡一百十五日而灭。十二年六月辛巳，彗星见于五车，长五尺余，扫大陵及天大将军。渐长丈余，扫阁道，犯螣蛇，至八月戊戌而灭。十八年四月庚戌，彗星见，长三尺许，光指东南。扫轩辕北第八星，旬日始灭。三十三年五月癸亥，彗星见天权旁，犯文昌，行入近浊，积二十七日而没。三十五年正月庚辰，彗星见进贤旁，长尺许，西南指，渐至三尺余。扫太微垣，次相东北，入紫微垣，犯天床，四月二日灭。三十六年九月戊辰，彗星见天市垣列肆旁，东北指，至十月二十三日灭。

隆庆三年十月辛丑朔，彗星见天市垣，东北指，至庚申灭。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见西南，苍白色，长数丈，气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经月而灭。八年八月庚申，彗星见东南方，每夜渐长，纵横河汉凡七十日有奇。十年四月丙辰，彗星见西北，形如匹练，尾指五车，历二十余日灭。十三年九月戊子，彗星出羽林旁，长尺

许。每夕东行，渐小，至十月癸酉灭。十九年三月丙辰，西北有星如彗，长尺余。历胃、室、壁，长二尺。闰三月丙寅朔，入娄。二十一年七月乙卯，彗星见东井。乙亥，逆行入紫微垣，犯华盖。二十四年七月丁丑，彗星见西北，如弹丸。入翼，长尺余，西北行。三十五年八月辛酉朔，彗星见东井，指西南，渐往西北。壬午，自房历心灭。四十六年十月乙丑，彗星出于氐，长丈余，指东南，渐指西北。扫犯太阳守星，入亢度，西北扫北斗、璇玑、文昌、五车，逼紫微垣右，至十一月甲辰灭。四十七年正月杪，彗见东南，长数百尺，光芒下射，末曲而锐，未几见于东北，又未几见于西。

崇祯十二年秋，彗星见参分。十三年十月丙戌，彗星见。

▲天变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戌至甲子，天鼓鸣，昼夜不止。二十八年三月戊午，昏刻天鸣，如风水相搏，至一鼓止。九月戊戌，初鼓，天鸣如泻水，自东北而南，至二鼓止。宣德元年八月戊辰，昏刻天鸣，如雨阵迭至，自东南而西南，良久乃息。辛未，东南天鸣，声如万鼓。正统十年三月庚寅，西北天鸣，如鸟群飞。正德元年二月壬子，夜东北天鸣，如风水相搏者五七次。隆庆二年八月甲辰，绛州西北天裂，自丑至寅乃合。万历十六年九月乙丑，甘肃石灰沟天鸣，云中如犬状乱吠，有声。崇祯元年三月辛巳，昧爽，天赤如血，射窗牖皆红。十年九月，每晨夕天色赤黄。

▲日变月变

洪武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中有黑子。三年九月戊戌，十月丁巳，十一月甲辰，四年三月戊戌，五月壬子至辛巳，九月戊寅，五年正月庚戌，二月丁未，五月甲子，七月辛未，六年十一月戊戌朔，七年二月庚戌至甲寅，八年二月辛亥，九月癸未，十二月癸丑，十四年二月壬午至乙酉，十五年闰二月丙戌，十二月辛巳，并如之。

正统元年八月癸酉至己卯，月出入时皆有游气，色赤无光。十四年八月辛未，月昼见，与日争明。十月壬申，日上黑气如烟，寻发红光，散焰如火。

景泰二年四月己卯，月色如赭。七年九月丙子，日色变赤。

天顺二年闰二月己巳，日无光，旋赤如赭。三年八月丁卯，日色如

赭。六年十月丙子，日赤如血。七年四月癸未，如之。乙酉，日色变白。八年二月己亥，日无光。

成化五年闰二月己卯，日色变白。十一年二月己亥，日色如赭。四月辛卯，如之。十三年三月壬申，日白无光。十月辛卯，十四年三月庚午，十六年三月丙戌，并如之。十七年三月丁酉，日赤如赭。十八年四月壬寅，日赤无光。十二月癸酉，日赤如赭。二十年二月癸酉，如之。

弘治元年十一月己卯，月生芒如齿，长三尺余，色苍白。十八年八月癸酉至九月甲午，日无光。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日惨白，变青，无光。二十八年三月丙申至庚子，日色惨白。三十四年十二月庚申，晦，日忽暗，有青黑紫日影如盘数十相摩，久之千百，飞荡满天，向西北而散。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黑日二三十余，回绕日旁，移时云隐不见。五月辛卯朔，日光转荡，旋为黑饼。三十年三月甲申，日光照地黄赤。三十五年十一月丙午，日赤无光，烛地如血。四十二年三月庚辰，日赤黄如赭如血者累日。四十四年八月戊辰，日中有黑光。四十六年闰六月丙戌至戊子，黑气出入日中摩荡。

天启四年正月癸未，日赤无光，有黑子二三荡于旁，渐至百许，凡四日。二月壬子，日淡黄无光。癸丑，黑日摩荡日旁。四月癸酉，日中黑气摩荡。十二月辛巳，午刻，非烟非雾，覆压日上，摩荡如盖如吞，通天皆赤。

崇祯四年正月戊戌，日色如血，照人物皆赤。二月乙巳朔，日赤如血，无光。十月丙午，月昼见。十一年十一月癸亥，日中有黑子及黑青白气。日入时，日光摩荡如两日。十二年正月己未朔，日白无光。辛酉，日光摩荡竟日，有气从日中出，如镜黛喷花。二月庚子，日旁有红白丸，又白芒黑气交掩，日光摩荡。十三年九月己巳，两日并出，辰刻乃合为一，入时又分为二。十四年正月壬寅，日青无光。后三年正月癸丑，有星入月。三月壬寅，日色无光者两旬。

▲晕适

洪武六年三月戊辰，日交晕。十年正月己巳，白虹贯日。十二月甲子，白虹贯月。十二年四月庚申，日交晕。二四年正月壬子，日有珥，白虹贯之。九月甲辰，白虹贯日。十五年正月丁未，十九年三月己巳，

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并如之。二十三年正月壬辰，日晕，白虹贯珥。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日上赤气长五丈余，须臾又生直气、背气，皆青赤色。又生半晕，两白虹贯珥，已而弥天贯日。三十年二月辛亥，白虹亘天贯日。

永乐十八年闰正月癸未，日生重半晕，上有青赤背气，左右有珥，白虹贯之，随生黄气、璚气。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日生两珥，白虹贯之。四月丁未，如之，复生交晕。

宣德元年正月庚戌，日生青赤璚气，随生交晕，色黄赤。二月己卯，日两珥，又生交晕，左右有珥，上重半晕及背气。昏刻，月生两珥，白虹贯之。二年十二月甲戌，月生交晕，左右珥，白虹贯之。三年三月庚寅，日生交晕，色黄赤，两珥及背气、戟气各一，色皆青赤。丁酉，日晕，又交晕及戟气二道。十二月己卯，日生交晕。五年正月癸亥，日晕，随生交晕。二月甲午，日交晕，随生戟气。四月庚辰，日生两珥，白虹贯之。六年二月甲寅，日晕，随生交晕及重半晕璚气。八年九月戊戌，辰刻，日晕，两珥背气，申刻诸气复生。十年十二月辛亥，日晕，白虹贯两珥，有璚气，随生重半晕及背气。

正统元年二月己酉，白虹贯月。九月丁未，如之。十二月丙戌，月生背气，左右珥，白虹贯之。三年四月庚辰，日生两珥，白虹贯之，随晕。十二月癸酉，月生两珥，白虹贯之，随生背气。七年十二月辛丑，月晕，白虹贯之。十一年正月乙未，日生背气，白虹弥天。十四年八月戊申，日晕，旁有戟气，随生左右珥及戴气，东北虹霓如杵。

景泰元年二月壬午，酉刻，日上黑气四道，约长三丈，离地丈许，两头锐而贯日，其状如鱼。十二月甲午，日交晕，上下背气各一道，两旁戟气各一道。二年正月癸卯，日生左右珥，白虹贯之，随生背气。二月丙戌，日交晕。三年正月丙辰，日生左右珥及背气、白虹。五年十一月壬戌，月晕，左右珥及背气，又生白虹，贯右珥。七年六月丁丑，日晕，随生重半晕及左右珥。

天顺元年二月庚戌，辰刻，日交晕，左右珥，旋生抱气及左右戟气，白虹贯日。未刻，诸气复生。辛亥，日交晕，左右珥及戟气，白虹贯日，弥天者竟日。二年二月乙卯，日交晕，上有背气，白虹贯日。七年正月戊戌，月生连环晕。

成化二年四月壬寅，日交晕，右有珥。十一年六月己酉，日重晕，左右珥及背气。十二年正月甲子，日交晕。二十年二月己未，日生白虹，东北亘天。二十一年十月癸巳，巳刻，日晕，左右珥。未刻，复生，又生抱气背气。二十三年十二月癸巳，日晕，左右珥，又生背气及半晕。

弘治二年正月甲戌，午刻，日晕，白虹弥天。丙戌，日交晕，左右珥，白虹弥天。二月壬寅，日生左右珥及背气，又生交晕、半晕及抱、格二气。十一月戊辰，月晕连环，贯左右珥。四年二月庚戌，午刻，日交晕，左右珥，下生戟气，白虹弥天。六年十一月乙巳，月晕，左右珥，连环贯之。十八年二月己巳，月晕，左右珥，白虹弥天。

正德元年正月乙酉，日晕，上有背气，左右有珥，白虹弥天。十二月辛酉，月晕，白虹弥天，甲子，如之。

嘉靖元年四月癸未，月生连环晕。二年正月己酉，月晕，连环左右珥。七年正月乙亥，日重晕，两珥及戟气，白虹弥天。十三年二月壬辰，白虹亘天，日晕，左右珥及戟气。十八年十二月壬午，立春，日晕右珥，白虹亘天。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月晕连环。四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日晕，左右珥，上抱下戟，白虹弥天。

隆庆五年三月辛巳，日晕，有珥，白虹亘天。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庚午，日晕，黑气蔽天。四十八年二月癸丑，日连环晕，下有背气，左右戟气，白虹弥天。

天启元年二月甲午，日交晕，左右有珥，白虹弥天。三年十月辛巳，日生重半晕，左右珥。

崇祯八年二月丙午，白虹贯日。

▲星变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辛巳，垒壁阵疏拆复聚。二十九年八月戊子，钦天监言，井宿东北第二星，近岁渐暗小，促聚不端列。三十一年五月癸亥，垒壁阵疏者就聚。正统元年九月丁巳，狼星动摇。十四年十月辛亥，如之。成化六年丁巳，荧惑无光。十三年九月乙丑朔，岁星光芒炫耀而有玉色。正德元年八月，大角及心中星动摇，北斗中璇、玑、权三星不明。万历四十四年，权星暗小，辅星沉没。四十六年九月，太白光

芒四映如月影。天启五年七月壬申，荧惑色赤，体大，有芒。崇祯九年十二月，荧惑如炬，在太微垣东南。十二年十月甲午，填星昏晕。十三年六月，泰阶拆。九月，五车中三柱隐。十月，参足突出玉井。后四年二月，荧惑怒角。三月壬辰，钦天监正戈承科奏，帝星下移。已，又轩辕星绝续不常，太小失次。文昌星拆，天津拆，瑶光拆，芒角黑青。

▲星流星陨

灵台候簿飞流之记，无夜无有，其小而寻常者无关休咎，择其异常者书之。

洪武三年十月庚辰，有赤星如桃，起天桴至垒壁阵，抵羽林军，爆散有声。五小星随之，至士司空旁，发光烛天，忽大如碗，曳赤尾至天仓没，须臾东南有声。二十一年八月乙巳，赤星如杯，自北斗杓东南行三丈余，分为二，又五丈余，分为三，经昴宿复为二，经天廪合为一，没于天苑。

永乐元年闰十一月丁卯，有星色苍，大如斗，光烛地，出中天云中。西南行，隆隆有声，入云中。二年五月丙午，有赤星大如斗，光烛地，出中天，西北行入云中。十六年，有星大如斗，色青赤，光烛地，自柳东行至近浊。二十二年五月己亥，有星如盏，色青白，光烛地，起东南云中。西北行，入云中，有声如砲。七月庚寅，有星如碗，色赤有光，自奎入参炸散，众星摇动。

宣德元年十二月己巳，有星大如碗，光赤，出卷舌，东行过东井坠地，有声如雷。

正统元年八月乙酉，昏刻至晓，大小流星百余。四年八月癸卯，大小流星数百。十四年十月癸丑，有星大如杯，赤光烛地，自三师西北抵少弼，尾迹化苍白气，长五尺余，曲曲西行。十二月戊申，有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声，光烛地。自太乙旁东南行丈余，发光大如斗，至天市西垣没，四小星随之。

景泰二年六月丙申，太小流星八十余。八月壬午，有赤星二，一如桃，一如斗，光烛地。一出紫微西籓北行，至阴德，三小星随之；一出天津，东南行至河南，十余小星随之。尾迹炸散，声如雷。

天顺三年四月癸丑，有星大如碗，赤光烛地，自左旗东南行抵女宿，尾迹炸散。八年二月壬子，有星如碗，光烛地，自天市至天津，尾

化苍白气，如蛇形，长丈余，良久散。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乙丑，延绥波罗堡有星二，形如辘轴，一坠樊家沟，一坠本堡，红光烛天。二十年五月丙申，有大星坠番禺县东南，声如雷，散为小星十余。既而天地皆晦，良久乃复。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坠，化白气，复曲折上腾有声。逾时，西方有赤星大如碗，自中天西行近浊，尾迹化白气，曲曲如蛇行良久，正西轰轰如雷震。

弘治元年八月戊申，巳刻，南方流星如盏，自南行丈余，大如碗，西南至近浊，尾化白云，屈曲蛇行而散。四年十月丁巳，有星赤，光如电，自西南往东北，声如鼓。陨光山县，化为石如斗。光州商城亦见大星飞空，如光山所见。十一月甲戌，星陨真定西北，红光烛天。西南天鸣如鼓，又若奔车。七年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有星昼陨。八年四月辛未，有星如轮，流至西北，陨于铅山县，其声如雷。九年闰三月戊午，平凉东南有流星如月，红光烛地，至西北止，既而天鼓鸣。十年正月壬子，有星大如斗，色黄白，光长三十余丈，一小星随之，陨于宁夏西北隅。天鸣如雷者数声。九月乙巳，有星如斗，光掩月，流自西北，陨于永平，有声。十一年正月癸亥，有流星陨于肃州，大如房，响如雷，良久灭。十月壬申，晓，东方赤星如碗，行丈余，光烛地，东南行，小星数十随之。十四年闰七月辛巳，山东有星大如车轮，赤光烛天，自东南往西北，陨于寿光。天鼓鸣。十六年正月己酉，南京有星昼流。

正德元年十二月庚午，有星如碗，陨宁夏中卫，空中有红光大二亩。二年八月己亥，宁夏有大星，自正南流西南而坠，后有赤光一道，阔三尺，长五丈。五年四月丁亥，雷州有大星如月，自东南流西北，分为二，尾如彗，随没，声如雷。六年八月癸卯，有流星如箕，尾长四五丈，红光烛天。自西北转东南，三首一尾，坠四川崇庆卫。色化为白，复起绿焰，高二丈余，声如雷震。十五年正月丁未，酉刻，有星陨于山西龙舟谷巡检司厅事，四月丙戌，陕西巩昌府有星如日，色赤，自东方流西南而陨。天鼓鸣。

嘉靖十二年九月丙子，流星如盏，光照地，自中台东北行近浊，尾迹化为白气。四更至五更，四方大小流星，纵横交行，不计其数，至明乃息。十四年九月戊子，开封白昼天鼓鸣。有星如碗，东南流，众小星从之如珠。十九年五月辛丑，星陨枣强，为石四。

万历三年五月癸亥，昼，景州天鼓鸣。陨星二，化为黑石。四年十一月甲午，有四星陨费县，火光照地。质明，落赤点于城西北，色如硃砂，长二里，阔一二尺。是月，临漳有星长尺许，白昼北飞。十三年七月辛巳，有星如碗，陨于沈丘莲花集。天鼓鸣。十五年六月丙寅，平阳昼陨星。丁卯，辰刻，有星如斗，陨于平阴，震响如雷。十七年正月庚申，有星陨西宁卫，大如月。天鼓鸣。二十年二月丙辰，有三星陨闽县东南。二十二年正月戊戌，保定青山口有大飞星，余光若彗，长二十余丈。二十七年三月庚子，盖州卫天鼓鸣，连陨大星三。三十年九月己未朔，有大星见东南，赤如血，大如碗，忽化为五，中星更明，久之会为一，大如簏。辛巳，有大小星数百交错行。十月壬辰，五更，流星起中天，光散七道，有声如雷。三十三年九月戊子，有星如碗，坠于南京龙江后营，光如火，至地游走如萤，移时灭。明日，复有星如月，从西北流至阅兵台，分为三，坠地有声。十一月，有星陨南京教场，入地无迹。三十五年十一月癸巳，有星陨于泾阳、淳化诸县，大如车轮，赤色，尾长丈余，声如轰雷。三十八年二月癸酉，有星大如斗，坠阳曲西北，碎星不绝。天鼓齐鸣。四十一年正月庚子，真定天鼓鸣。流星昼陨有光。四十三年三月戊申，昼，星坠清丰东流邨，声如雷。四十六年十月，辛酉，有星如斗，陨于南京安德门外，声如霹雳，化为石，重二十一斤。

天启三年九月甲寅，固原州星陨如雨。

崇祯十五年夏，星流如织。后二年三月己丑朔，有星陨于御河。

▲云气

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五色云见。戊申、乙酉，十一月壬戌，五年正月庚午、丙子，六月辛巳，七月己酉、壬子，八月己亥，六年六月丁丑，七月癸卯，七年四月丙午，五月丙戌、癸巳、甲午，六月乙未、乙卯，七月己卯，八月辛酉，八年正月壬申，四月丁未，五月庚午、癸未，六月壬辰、己亥，十月庚戌，九年八月癸巳，十四年九月甲申，十五年正月甲申，五月庚申，九月乙卯、丙寅，十一月辛酉，十八年四月癸巳、乙未，五月辛未、甲申，六月癸丑，十九年九月壬午，二十年十一月丁亥，五月乙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并如之。

永乐元年六月甲寅，日下五色云见。八月壬申，日珥随五色云见。八年二月庚戌，车驾次永安甸，日下五色云见。十一年六月戊申朔，武当山顶五色云见。十七年九月丙辰、十二月癸未，庆云见。二十二年十

一月丙戌，月下五色云见。

洪熙元年二月癸酉、庚辰，三月乙未，俱五色云见。

宣德元年八月庚辰，白云起东南，状如群羊惊走。十一月丙辰，北方有苍白云，东西竟天。二年十一月乙未，日下五色云见。四年六月戊子，夜五色云见。六年二月壬子，昏，西方有苍白云，南北竟天。十年三月丁亥，月生五色云。

正统二年七月庚子，月生五色云。十月己丑，日生五色云。十二月癸亥，如之。三年七月己亥，夜，中天有苍白云，南北竟天，贯南北斗。八年十一月戊辰，夜，东南方有苍白云，东西亘天。九年十一月甲午，月生五色云。十年九月丁酉，日生五色云。十一月甲午，月生五色云。十四年十月庚申，昼生苍白云，复化为三，东西南北竟天。

景泰元年六月乙酉，赤云四道，两头锐如耕垅状，徐徐东北行而散。八月甲戌，黑云如山，化作龙虎麋鹿状。九月丙寅，有苍白云气，南北亘天。二年六月戊寅，日上五色云。九月辛酉，夜苍白云三，东西竟天。三年正月癸亥，东南有黑云，如人戴笠而揖。四年十一月丁卯，月生五色云。天顺二年十月壬申，四年十月戊午，亦如之。

成化二年三月辛未，白云起南方，东西竟天。十一年正月丙寅，月生五色云。十八年十月庚午，五色云见于泰陵。二十一年闰四月壬辰，开、濮二州，清丰，金乡，未、申时黑云起西北，化为五色，须臾晦如夜。

弘治二年正月辛巳，日生五色云。十四年三月己酉朔，嘉靖十七年九月戊子，并如之。十八年二月庚子朔，当午，日下有五色云见，长径二寸余，形如龙凤。

万历五年六月庚辰，祥云绕月。

天启四年六月癸巳，午刻，南方五色云见。

志第四 五行一（水）

史志五行，始自《汉书》，详录五行传说及其占应。后代作史者因之。粤稽《洪范》，首叙五行，以其为天地万物之所莫能外。而合诸人道，则有五事，稽诸天道，则有庶徵。天人相感，以类而应者，固不得谓理之所无。而传说则条分缕析，以某异为某事之应，更旁引曲证，以伸其说。故虽父子师弟，不能无所抵牾，则果有当于叙畴之意欤。夫苟知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庶几一言一动皆有所警惕。以此垂戒，意非不善。然天道远，人道迩，逐事而比之，必有验有不验。至有不验，则见以为无徵而怠焉。前贤之论此悉矣。孔子作《春秋》，纪异而说不书。彼刘、董诸儒之学，颇近于术数禨祥，本无足述。班氏创立此志，不得不详其学之本原。而历代之史，往往取前人数见之说，备列简端。揆之义法，未知所处。故考次洪武以来，略依旧史五行之例，著其祥异，而事应暨旧说之前见者，并削而不载云。

《洪范》曰“水曰润下”。水不润下，则失其性矣。前史多以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雷震、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疴、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水，今从之。

▲恒寒

景泰四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是春，罗山大寒，竹树鱼蚌皆死。衡州雨雪连绵，伤人甚多，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成化十三年四月壬戌，开原大雨雪，畜多冻死。十六年七八月，越嶲雨雪交作，寒气若冬。弘治六年十一月，郧阳大雪，至十二月壬戌夜，雷电大作，明日复震，后五日雪止，平地三尺余，人畜多冻死。正德元年四月，云南武定陨霜杀麦，寒如冬。万历五年六月，苏、松连雨，寒如冬，伤稼。四十六年四月辛亥，陕西大雨雪，橐驼冻死二千蹄。

▲恒阴

洪武十八年二月，久阴。正统五年七月戊午、己未及癸亥，晓刻阴沉，四方浓雾不辨人。八年，邳、海二州阴雾弥月，夏麦多损。景泰六年正月癸酉，阴雾四塞，既而成霜附木，凡五日。八年正月甲子，阴晦大雾，咫尺不辨人物。成化四年三月，昏雾蔽天，不见星日者累昼夜。

九年三月甲午，四月丁卯，山东黑暗如夜。二十年五月丙申，番禺天晦，良久乃复。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大雾不辨人。弘治十五年十一月，景东昼晦者七日。十六年四月辛亥，甘肃昏雾障天，咫尺不辨人物。十八年秋，广昌大雨雾凡两月，民病且死者相继。正德十年四月，巨野阴雾六日，杀谷。十四年三月戊午，阴晦。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日午，昏雾四塞。三年，江北昏雾，其气如药。天启六年六月丙戌，雾重如雨。闰六月己未，如之。

▲雨雪陨霜

洪武十四年五月丁未，建德雪。六月己卯，杭州晴日飞雪。二十六年四月丙申，榆社陨霜损麦。景泰四年，凤阳八卫二三月雨雪不止，伤麦。天顺四年三月乙酉，大雪，越月乃止。成化二年四月乙巳，宣府陨霜杀青苗。十九年三月辛酉，陕西陨霜。弘治六年十月，南京雨雪连旬。八年四月庚申，榆社、陵川、襄垣、长子、沁源陨霜杀麦豆桑。辛酉，庆阳诸府县卫所三十五，陨霜杀麦豆禾苗。九年四月辛巳，榆次陨霜杀禾。是月，武乡亦陨霜。十七年二月壬寅，郧阳、均州雨雪雹，雪片大者六寸。六月癸亥，雨雪。正德八年四月乙巳，文登、莱阳陨霜杀稼。丙辰，杀谷。十三年三月壬戌，辽东陨霜，禾苗皆死。嘉靖二年三月甲子，郯城陨霜杀麦。辛未，杀禾。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固原陨霜杀麦。隆庆六年三月丁亥，南宫陨霜杀麦。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己亥，林县雪。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亥，彰德陨霜，不杀草。三十八年四月壬寅，贵州暴雪，形如土砖，民居片瓦无存者。四十四年正月，雨红黄黑三色雪，屋上多巨人迹。崇祯六年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十一年五月戊寅，喜峰口雪三尺。十三年四月，会宁陨霜杀稼。十六年四月，鄢陵陨霜杀麦。

▲冰雹

洪武二年六月庚寅，庆阳大雨雹，伤禾苗。三年五月丙辰，蔚州大雨雹，伤田苗。五年五月癸丑夜，中都皇城万岁山雨冰雹，大如弹丸。七年八月甲午，平凉，延安绥德、米脂雨雹。九月甲子，巩昌雨雹。八年四月，临洮、平凉、河州雹伤麦。十四年七月己酉，临洮大雨雹，伤稼。十八年二月，雨雹。

永乐七年秋，保定、浙东雨雹。十二年四月，河南一州八县雨雹，杀麦。

正统三年，西、延、平、庆、临、巩六府及秦、河、岷、金四州，自夏逮秋，大雨雹。四年五月壬戌，京师大雨雹。五年四月丁酉，平凉诸府大雨雹，伤人畜田禾。六月壬申至丙子，山西行都司及蔚州连日雨雹，其深尺余，伤稼。八月庚辰，保定大雨雹，深尺余，伤稼。

景泰五年六月庚寅，易州大方等社雨雹甚大，伤稼百二十五里，人马多击死。六年闰六月乙巳，束鹿雨雹如鸡子，击死鸟雀狐兔无算。

天顺元年六月己亥，雨雹大如鸡卵，至地经时不化，奉天门东吻牌摧毁。八年五月丁巳，雨雹。

成化元年四月庚寅，雨雹大如卵，损禾稼。五月辛酉，又大雨雹。五年闰二月癸未，琼山雨雹大如斗。八年七月丙午，陇州雨雹大如鹅卵，或如鸡子，中有如牛者五，长七八寸，厚三四寸，六日乃消。九年五月丁巳，雨雹如拳。十三年春，湖广大雨冰雹，牛死无算。十九年六月乙亥，潞州雨雹，大者如碗。二十年二月丙子，清远雨雹，大如拳。丙戌，大雷电，复雨雹。二十一年三月己丑夜，番禺、南海风雷大作，飞雹交下，坏民居万余，死者千余人。二十二年三月甲寅，南阳雨雹，大如鹅卵。

弘治元年三月壬申夜，融县雨雹，坏城楼垣及军民屋舍，死者四人。二年三月戊寅，宾州雨雹如鸡子，击杀牧竖三人，坏庐舍禾稼。庚辰，贵州安庄卫大雷，雨雪雹，坏麦苗。四月辛卯，洮州卫雨冰雹，水涌三丈。四年三月癸卯，裕、汝二州雨雹，大者如墙杵，积厚二三尺，坏屋宇禾稼。四月己酉，洮州卫雨雹及冰塊。水高三四丈，漫城郭，漂房舍，田苗人畜多淹死。五年四月乙丑，莒、沂二州，安丘、郯城二县，雨雹大如酒杯，伤人畜禾稼。六年八月己巳，长子雨雹，大者如拳，伤禾稼，人有击死者。辛未，雨雹，大如弹丸，平地壅积。八年二月壬申，永嘉暴风雨，雨雹，大如鸡卵，小如弹丸，积地尺余，白雾四起，毁屋杀黍，禽鸟多死。三月己亥，桐城雨雹，深五尺，杀二麦。己酉，淮、凤州县暴风雨雹，杀麦。四月乙亥，常州、泗、邳雨雹，深五寸，杀麦及菜。丙子，沂州雨雹，大者如盘，小者如碗，人畜多击死。六月乙卯，雨雹。七月乙酉，洮州卫雨冰雹，杀禾。暴水至，人畜多溺死者。丙戌，甘肃西宁大雨雹，杀禾及畜。九年五月丙辰，雨雹。十年二月己卯，江西新城雨冰雹，民有冻死者。三月丁卯，北通州雨冰，深一尺。十三年八月戊子，雨雹。丙午，又雨雹。九月壬戌，又雨雹。十四年四月丁酉，徐州、清河、桃源、宿迁雨冰雹，平地五寸，夏麦尽烂。五月乙亥，登、莱二府雨雹杀禾。七月辛卯，雨雹。

正德元年六月戊辰，宣府马营堡大雨雹，深二尺，禾稼尽伤。三年四月辛未，泾州雨雹，大如鸡卵，坏庐舍菽麦。四年五月甲午，费县大雨雹，深一尺，坏麦谷。八年十月戊戌，平阳、太原、沁、汾诸属邑，大雨雹，平地水深丈余，冲毁人畜庐舍。十一年六月甲戌，宣府大雨雹，禾稼尽死。九月丙申，贵州大雨雹。十二年五月己亥，安肃大雨雹，平地水深三尺，伤禾，民有击死者。十三年四月壬午，衡州疾风迅雷，雨雹，大如鹅子，棱利如刀，碎屋，断树木如剪。

嘉靖元年四月甲申，云南左卫各属雨雹，大如鸡子，禾苗房屋被伤者无算。五月己未，蓬溪雨雹，大如鹅子，伤亦如之。二年五月丁丑，大同前卫雨雹。四年四月丁未，大同卫雨雹。五月戊子，固安雨雹。五年五月甲辰，满城雨雹。六月丁巳，大同县雨冰雹，俱大如鸡子。丁卯，万全都司及宣府皆雨雹，大者如瓯，深尺余。七月癸未，南丰雨雹，大如碗，形如人面。遂昌雨雹，顷刻二尺，大杀麻豆。六年六月癸丑，镇番卫大雨雹，杀伤三十余人。十四年三月辛巳，汉中雨雹陨霜杀麦。四月庚子，开封、彰德雨雹杀麦。十八年五月壬辰，庆都、安肃、河间雨冰雹，大如拳，平地五寸，人有死伤者。二十八年三月庚寅，临清大冰雹，损房舍禾苗。六月丁卯，延川雨雹如斗，坏庐舍，伤人畜。三十四年五月庚子，凤阳大冰雹，坏民田舍。三十六年三月癸未，沂州雨雹，大如盂，小如鸡卵，平地尺余，径八十里，人畜伤损无算。四十三年闰二月甲申，雨雹。四月庚寅，又雨雹。

隆庆元年七月辛巳，紫荆关雨雹，杀稼七十里。三年三月辛未，平溪卫雨雹。平地水涌三尺，漂没庐舍。四月己丑，郧阳县雨雹。平地水深二尺。五月癸丑，延绥口北马营堡雨雹，杀稼七十里。四年四月辛酉，宣府、大同雨雹，厚三尺余，大如卵，禾苗尽伤。五年四月戊午，大雨雹。六年八月乙丑，祁、定二州大雨雹，伤损禾菽，击毙三人。

万历元年五月辛巳，雨雹。四年四月丙午，博兴大雨雹，如拳如卵，明日又如之，击死男妇五十余人，牛马无算，禾麦毁尽。兖州相继损禾。五月乙巳，定襄雨雹，大者如卵，禾苗尽损。九年八月庚子，辽东等卫雨雹，如鸡卵，禾尽伤。十一年闰二月丁卯，泰州、宝应雨雹如鸡子，杀飞鸟无算。五月庚子，大雨雹。十三年五月乙酉，宛平大雨雹，伤人畜千计。十五年五月癸巳，喜峰口大雨雹，如枣栗，积尺余，田禾瓜果尽伤。十九年四月壬子，雨雹。二十一年二月庚寅，贵阳府大雨雹。十月丙戌，武进、江阴大冰雹，伤五谷。二十三年五月乙酉，临邑雨雹，尽作男女鸟兽形。二十五年八月壬戌，风雹。二十八年六月，山东大风雹，击死人畜，伤禾苗。河南亦雨冰雹，伤禾麦。三十年四月

己未，大雨雹。三十一年五月戊寅，凤阳皇陵雨雹。七月丁丑，大雨雹。三十四年七月丙戌，又大雨雹。平地水深三尺。三十六年五月戊子，雨雹。四十一年七月丁卯，宣府大雨雹，杀禾稼。四十六年三月庚辰，长泰、同安大雨雹，如斗如拳，击伤城郭庐舍，压死者二百二十余人。十月壬午，云南雨雹。

天启二年四月壬辰，大雨雹。

崇祯三年九月辛丑，大雨雹。四年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盈丈，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六月丙申，大雨雹。七年四月壬戌，常州、镇江雨雹，伤麦。八年七月己酉，临县大冰雹三日，积二尺余，大如鹅卵，伤稼。十年四月乙亥，大雨雹。闰四月癸丑，武乡、沁源大雨雹，最大者如象，次如牛。十一年六月甲寅，宣府乾石河山场雨雹，击杀马四十八匹。九月，顺天雨雹。十二年八月，白水、同官、雒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十六年六月丁丑，乾州雨雹，大如牛，小如斗，毁伤墙屋，击毙人畜。

▲雷震

洪武六年十一月戊申，雷电交作。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门。十月甲戌，雷电。十二月己巳，广州大风雨雷电。十八年二月甲午，雷电雨雪。二十一年五月辛丑，雷震玄武门兽吻。六月癸卯，暴风，雷震洪武门兽吻。

宣德九年六月甲子，雷震大祀坛外西门兽吻。

正统八年五月戊寅，雷震奉天殿鸱吻。七月辛未，雷震南京西角门楼兽吻。是日，大同巡警军至沙沟，风雷骤至，裂肤断指者二百余人。九年正月辛亥朔，雷电大雨。闰七月壬寅，雷震奉先殿鸱吻。十一年十二月壬寅，大雨雷电，翼日乃止。十四年六月丙辰，南京风雨雷电，谨身殿灾。

景泰三年六月庚寅，雷击宫庭中门，伤人。

天顺二年六月己卯，雷震大祀殿鸱吻。四年六月癸丑，雷毁蓟州仓廒四。

成化三年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门正楼。五年二月乙卯，又震山川坛具服殿之兽吻。八年四月辛未，始雷。十二年十一月癸亥，南京大雷

雨。十三年二月甲戌，安庆大雪，既而雷电交作。十一月辛未冬至，杭州大雷雨。戊寅，荆门州大雷电雨雪。十七年七月己亥，雷震郊坛承天门脊兽。十一月丁酉，江南大雷雨雪。

弘治元年五月丙子，辰刻，南京震雷坏洪武门兽吻。巳刻，坏孝陵御道树。六月己酉，又坏鹰扬卫仓楼，聚宝门旗杆。二年四月庚子，又毁神乐观祖师殿。三年七月壬子，又坏午门西城墙。六年闰五月丁未，蓟州大风雷，拔木偃禾，牛马有震死者。十二月壬戌，南京雷雨，拔孝陵树。七年六月癸酉，如之。七月丙辰，福州雷毁城楼。八年十二月丙子，长沙大雷电雨雪。丁丑，南昌、彭水俱大雷电，雨雪雹，大木折。十年四月，雷震宣府西横岭之南山，倾三十余丈。七月乙卯，雷击吉王府端礼门兽吻。十二年四月丙午，雷震楚府承运殿。十四年闰七月庚辰，福州大风雷，击坏教场旗杆、城楼、大树。

正德元年五月壬辰，雷震青州衣甲库兽吻，有火起库中。六月辛酉，雷击西中门柱脊，暴风折郊坛松柏，大祀殿及斋宫兽瓦多堕落者。丙子，南京暴风雨，雷震孝陵白土冈树。十二月己巳朔，南通州雷再震。四年十二月壬寅，杭州大雨雷电，越二日复作。五年六月丙申，雷震万全卫柴沟堡，毙墩军四人。七年五月戊辰，雷震余干万春寨旗杆，状如刀劈。闰五月丁亥，雷震成都卫门及教场旗杆。十年闰四月甲申，蓟州赚狗崖、东墩及新开岭关雷火，震伤三十余人。十二年八月癸亥，南京祭历代帝王，雷雨大作，震死斋房吏。十二月庚辰，瑞州大雷电。十六年八月，雷击奉天门。

嘉靖二年五月丁丑，雷击观象台。四年七月己丑，雷击南京长安左门兽吻。五年四月戊寅，雷击阜城门城楼南角兽吻及北九铺旗杆。十年六月丁巳，雷击德胜门，破民屋柱，毙者四人。癸亥，雷击午门角楼及西华门城楼柱。十五年六月甲申，雷击南京西上门兽吻，震死男妇十余人。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谨身殿鸱吻。二十八年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左吻及东室门槅。三十三年四月乙亥，始雷。三十八年六月丙寅，雷击奉先殿门外南西二墙。

隆庆元年八月，大暑雷震。次日，大寒，如严冬。是夕，雷震达旦。四年六月辛酉，雷击圜丘广利门鸱吻。

万历三年六月己卯，雷击建极殿鸱吻。壬辰，雷击端门鸱尾。六年七月壬子，雷击南京承天门左檐。十三年七月戊子，雷震郊坛广利门，震伤榜题“利”字及斋宫北门兽吻。十六年八月壬午，雷震南京旧西安门

钟鼓楼兽头。十九年五月甲戌，太平路、喜峰路并雷击，墩台折，伤官军。二十一年四月戊戌，雷震孝陵大木。二十二年六月己酉，雷雨，西华门灾。七月壬辰，雷击祈谷坛东天门左吻。二十四年二月己酉夜，酃县大雷雨，火光遍十余里。二十五年七月庚寅朔，雷毁黄花镇台垣及火器。三十二年五月癸酉，雷毁长陵楼，又毁蓟镇松棚路墩台。三十三年五月庚子，大雷电，击毁南郊望灯高杆。三十七年八月甲寅，雷劈西城上旗杆。

泰昌元年十月己未，雷毁淮安城楼。

崇祯六年十二月丁亥，大风雪，雷电。九年正月甲戌，雷毁孝陵树。十年四月乙亥，蓟州雷火焚东山二十余里。十二年七月，雷击破密云城铺楼，所贮砲木皆碎。十月乙未立冬，雷电大作。十四年四月癸丑，雷火起蓟州西北，焚及赵家谷，延二十余里。六月丙午，雷震宣府西门城楼。十五年四月癸卯，雷震南京孝陵树，火从树出。十六年五月癸巳朔，雷震通夕不止。次日，见太庙神主横倒，诸铜器为火所铄，熔而成灰。六月丙戌，雷震奉先殿鸱吻，槅扇皆裂，铜镮尽毁。

▲鱼孽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乙亥，德州九龙庙雨鱼，大者数寸。崇祯十年三月，钱塘江木鐭化为鱼，有首尾未变者。

▲蝗蝻

洪武五年六月，济南属县及青、莱二府蝗。七月，徐州、大同蝗。六年七月，北平、河南、山西、山东蝗。七年二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蝗。六月，怀庆、真定、保定、河间、顺德、山东、山西蝗。八年夏，北平、真定、大名、彰德诸府属县蝗。建文四年夏，京师飞蝗蔽天，旬余不息。永乐元年夏，山东、山西、河南蝗。三年五月，延安、济南蝗。十四年七月，畿内、河南、山东蝗。宣德四年六月，顺天州县蝗。九年七月，两畿、山西、山东、河南蝗蝻覆地尺许，伤稼。十年四月，两京、山东、河南蝗蝻伤稼。正统二年四月，北畿、山东、河南蝗。五年夏，顺天、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应天、凤阳、淮安、开封、彰德、兖州蝗。六年夏，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淮安、凤阳蝗。秋，彰德、卫辉、开封、南阳、怀庆、太原、济南、东昌、青、莱、兖、登诸府及辽东广宁前、中屯二卫蝗。七年五月，顺天、广平、大名、河间、凤阳、开封、怀庆、河南

蝗。八年夏，两畿蝗。十二年夏，保定、淮安、济南、开封、河南、彰德蝗。秋，永平、凤阳蝗。十三年七月，飞蝗蔽天。十四年夏，顺天、永平、济南、青州蝗。景泰五年六月，宁国、安庆、池州蝗。七年五月，畿内蝗蝻延蔓。六月，淮安、扬州、凤阳大旱蝗。九月，应天及太平七府蝗。天顺元年七月，济南、杭州、嘉兴蝗。二年四月，济南、兖州、青州蝗。成化三年七月，开封、彰德、卫辉蝗。九年六月，河间蝗。七月，真定蝗。八月，山东旱蝗。十九年五月，河南蝗。二十二年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弘治三年，北畿蝗。四年夏，淮安、扬州蝗。六年六月，飞蝗自东南向西北，日为掩者三日。七年三月，两畿蝗。嘉靖三年六月，顺天、保定、河间、徐州蝗。隆庆三闰六月，山东旱蝗。万历十五年七月，江北蝗。十九年夏，顺德、广平、大名蝗。三十七年九月，北畿、徐州、山东蝗。四十三年七月，山东旱蝗。四十四年四月，复蝗。七月，常州、镇江、淮安、扬州、河南蝗。九月，江宁、广德蝗蝻大起，禾黍竹树俱尽。四十五年，北畿旱蝗。四十六年，畿南四府又蝗。四十七年八月，济南、东昌、登州蝗。天启元年七月，顺天蝗。五年六月，济南飞蝗蔽天，田禾俱尽。六年十月，开封旱蝗。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豕祸

嘉靖七年，杭州民家有豕，肉膜间生字。万历二十三年春，三河民家生八豕，一类人形，手足俱备，额上一目。三十八年四月，燕河路营生豕，一身二头，六蹄二尾。六月，大同后卫生豕，两头四眼四耳。四十七年六月，黄县生豕，双头四耳，一身八足。七月，宁远生豕，身白无毛，长鼻象嘴。天启三年七月，辰州玩平溪生豕，猪身人足，一目。四年三月，神木生豕，额多一鼻逆生，目深藏皮肉，合则不见。四月，榆林生豕，一首二身，二尾八足。六月，霍州生豕，二身二眼，象鼻，四耳四乳。崇祯元年三月，石泉生豕类象，鼻下一目甚大，身无毛，皮肉皆白。六年二月，建昌生豕，二身一首，八蹄二尾。十五年七月，聊城生豕，一首二尾七蹄。

▲龙蛇之孽

成化五年六月，河决杏花营，有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锐上圆，质青白，盖龙卵也。弘治九年六月庚辰，宣府镇南口墩骤雨火发，龙起

刀鞘内。十八年五月辛卯，日午，旋风大起，云翳三殿，若有人骑龙入云者。正德七年六月丁卯夜，招远有赤龙悬空，光如火，盘旋而上，天鼓随鸣。十二年六月癸亥，山阳见黑龙，一龙吸水，声闻数里，摄舟及舟女至空而坠。十三年五月癸丑，常熟俞野村迅雷震电，有白龙一、黑龙二乘云并下，口中吐火，目睛若炬，撤去民居三百余家，吸二十余舟于空中。舟人坠地，多怖死者。是夜红雨如注，五日乃息。十四年四月，鄱阳湖蛟龙斗。嘉靖四十年五月癸酉，青浦佘山九蛟并起，涌水成河。万历十四年七月戊申，舒城大雷雨，起蛟百五十八，迹如斧劈，山崩田陷，民溺死无算。是岁，建昌民樵于山，逢巨蛇，一角，六足如鸡距，不噬不惊，或言此肥□遗也。十八年七月，猗氏大水，二龙斗于村，得遗卵，寻失。十九年六月己未，公安大水，有巨蛇如牛，首赤身黑，修二丈余，所至堤溃。三十一年五月戊戌，历城大雨，二龙斗水中，山石皆飞，平地水高十丈。四十五年八月，安丘青河村青白二龙斗。

▲马异

永乐十八年九月，诸城进龙马。民有牝马牧于海滨，一日云雾晦冥，有物蜿蜒与马接。产驹，具龙文，其色青苍，谓之龙马云。宣德七年五月，忻州民武焕家马生一驹，鹿耳牛尾，玉面琼蹄，肉文被体如鳞。七月，沧州畜官马，一产二驹，州以为祥，献于朝。宣宗曰："物理之常，何足异也。"

成化十七年六月，兴济马生二驹。弘治元年二月，景宁屏风山有异物成群，大如羊，状如白马，数以万计。首尾相衔，迤逦腾空而去。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海盐有海马万数，岸行二十余里。其一最巨，高如楼。

▲人疴

前史多志一产三男事，然近岁多有，不可胜详也，其稍异者志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河南龙门妇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马头之尸复生。宣德元年十一月，行在锦衣卫校尉綦荣妻皮氏一产四子。天顺四年四月，扬州民妇一产五男。成化十三年二月，南京鹰扬卫军陈僧儿妻硃氏一产三男、一女。十七年六月，宿州民张珍妻王氏脐下右侧裂，生一子。二十年十二月，徐州妇人肋下生瘤，久之渐大，儿从瘤出。二十一年，嘉善民邹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弘治十一年六月，腾骧左卫百户黄盛妻宜氏一产三男一女。十六年五月，应山民张本华妻崔氏生须长三寸。是时，郑阳商妇生须三缭，约百余茎。嘉靖二年六

月，曲靖卫舍人胡晟妻生一男，两头四手三足。四年，横泾农孔方协下产肉塊，剖视之，一儿宛然。五年，江南民妇生妖，六目四面，有角，手足各一节，独爪，鬼声。十一年，当涂民妇一产三男一女。十二年，贵州安卫军李华妻生男，两头四手四足。二十七年七月，大同右卫参将马继舍人马录女，年十七化为男子。隆庆二年十二月，静乐男子李良雨化为妇人。五年二月，唐山民妇生儿从左胁出。万历十年，淅川人化为狼。十八年，南宿州民妇一产七子，肤发红白黑青各色。三十七年六月，繁峙民李宜妻牛氏一产二女，头面相连，手足各分。四十六年，广宁卫民妇产一猴，二角四齿。是时，大同民妇一产四男。崇祯八年夏，镇江民妇产一子，顶载两首，臀赘一首，与母俱毙。十五年十一月，曹县民妇产儿，两头，顶上有眼，手过膝。

▲疾疫

永乐六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八年，登州宁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户。九年七月，河南、陕西疫。十一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正统九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景泰四年冬，建昌、武昌、汉阳疫。六年四月，西安、平凉疫。七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天顺五年四月，陕西疫。成化十一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正德元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十二年十月，泉州大疫。嘉靖元年二月，陕西大疫。二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四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三十三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四十四年正月，京师饥且疫。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十五年五月，又疫。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东疫。

▲鼓妖

洪武五年八月己酉，徐沟西北空中有声如雷。十一年，瑞昌有大声如钟，自天而下，无形。天顺六年九月乙巳夜，天无云，西北方有声如雷。七年二月晦夜，空中有声。大学士李贤奏，无形有声谓之鼓妖，上不恤民则有此异。成化十三年正月甲子，代州无云而雷。十四年八月戊戌，早朝，东班官若闻有甲兵声者，辟易不成列，久之始定。弘治六年六月丁卯，石州吴城驿无云而震者再。十七年六月甲申，江西庐山鸣如

雷。嘉靖二十九年二月甲子，隆庆州张山营堡山鸣。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己未，萧县山鸣如惊涛澎湃，竟夜不止。二十八年八月戊戌，西北方有声如雷。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庄烈即位，朝时，空中有声如天鼓，发于殿西。崇祯十二年十二月乙未，萧县山鸣。是月，西山大鸣如雷，如风涛。十三年二月壬子，浙江省城门夜鸣。十六年冬，建极殿鸱吻中有声似鹁鸠，曰“苦苦”，其声渐大，复作犬吠声，三日夜不止。明年三月辛丑，孝陵夜有哭声，亦鼓妖也。

▲陨石

成化六年六月壬申，阳信雷声如啸，陨石一，碎为三，外黑内青。十四年六月辛亥，临晋天鸣，陨石县东南三十里，入地三尺，大如升，色黑。二十三年五月壬寅，束鹿空中响如雷，青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鸡卵。弘治三年三月，庆阳雨石无数，大小不一，大者如鹅卵，小者如芡实。四年十月丁巳，光山有红光如电，自西南往东北，声如鼓，久之入地，化为石，大如斗。十年二月丙申，修武黑气入地，化为石，状如羊首。十二年五月戊寅，朔州有声，如迅雷，白气腾上，陨大石三。正德元年八月壬戌，夜有火光落即墨，化为绿石，圆高尺余。九年五月己卯，滨州有声陨石。十三年正月己未，邻水陨石一。嘉靖十二年五月丁未，祁县有声如鼓，火流坠地为石。四十二年三月癸卯，怀庆陨石。隆庆二年三月己未，保定新城陨黑石二。万历三年五月癸亥，有二流星昼陨景州城北，化为黑石。十七年九月戊午，万载黑烟腾起，陨石演武厅畔。十九年四月辛酉，遵化陨石二。四十四年正月丁丑，易州及紫荆关有光化石崩裂。崇祯九年九月丁未，太康陨石。

▲水潦

洪武元年六月戊辰，江西永新州大风雨，蛟出，江水入城，高八尺，人多溺死。事闻，使赈之。三年六月，溧水县江溢，漂民居。四年七月，南宁府江溢，坏城垣。衢州府龙游县大雨，水漂民庐，男女溺死。五年八月，嵊县、义乌、余杭山谷水涌，人民溺死者众。六年二月，崇明县为潮所没。七月，嘉定府龙游县洋、雅二江涨，翼日南溪县江涨，俱漂公廨民居。七年八月，高密县胶河溢，伤禾。八年七月，淮安、北平、河南、山东大水。十二月，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浙江杭州俱水。九年，江南、湖北大水。七月，湖广、山东大水。十年六月，永平滦、漆二水没民庐舍。七月，北平八府大水，坏城垣。十一年七月，苏、松、扬、台四府海溢，人多溺死。十月丙辰，河决兰阳。十二年五月，青田山水没县治。十三年十一月，崇

明潮决沙岸，人畜多溺死。十四年八月庚辰，河决原武。十五年二月壬子，河南河决。三月庚午，河决朝邑。七月，河溢荥泽、阳武。是岁，北平大水。十七年八月丙寅，河决开封，横流数十里。是岁，河南、北平俱水。十八年八月，河南又水。是年，江浦、大名水。二十三年正月庚寅，河决归德。七月癸巳，河决开封，漂没民居。又海门县风潮坏官民庐舍，漂溺者众。是岁，襄阳、沔阳、安阳水。二十四年十月，北平、河间二府水。二十五年正月，河决阳武，开封州县十一俱水。二十六年十一月，青、兖、济宁三府水。二十七年三月，宁阳汶河决。二十八年八月，德州大水，坏城垣。三十年八月丁亥，河决开封，三面皆水，犯仓库。

永乐元年五月，章丘漯河决岸、伤稼。南海、番禺潮溢。八月，安丘县红河决。二年六月，苏、松、嘉、湖四府俱水。七月，湖广、江西水。九月，河决开封，坏城。三年三月，温县水决堤四十余丈。济、涝二水溢。八月，杭州属县多水，淹男妇四百余人。七年五月，安陆州江溢，决渲马滩圩岸千六百余丈。六月，寿州水决城。是岁，泰兴江岸沦于江者三千九百余丈。浑河决固安。八年五月，平度州潍水及浮糠河决，浸百十三所。七月，平阳县潮溢，漂庐舍。八月庚申，河溢开封。十二月戊戌，河决汴梁，坏城。九年正月，高邮甓社等九湖及天长诸水暴涨。六月，扬州属州县五江潮涨四日，漂人畜甚众。七月，海宁潮溢，漂溺甚众。八月，漳、卫二水决堤淹田。九月，雷州飓风暴雨，淹遂溪、海康，坏田禾八百余顷，溺死千六百余人。是岁，湖广、河南水。十年七月，庐沟水涨，坏桥及堤岸，溺死人畜。保定县决河岸五十四处。十一月，吴桥、东光、兴济、交河、天津决堤伤稼。十二月，安州水决直亭等河口八十九处。十二年十月，临晋涑河逆流，决姚暹渠堰，流入硝池，淹没民田，将及盐池。崇明潮暴至，漂庐舍五千八百余家。十三年六月，北畿、河南、山东水溢，坏庐舍，没田禾，临清尤甚。滏、漳二水漂磁州民舍。十四年夏，南昌诸府江涨，坏民庐舍。七月，开封州县十四河决堤岸。永平滦、漆二河溢，坏民田禾。福宁、延平、邵武、广信、饶州、衢州、金华七府，俱溪水暴涨，坏城垣房舍，溺死人畜甚众。辽东辽河、代子河水溢，浸没城垣屯堡。十八年夏秋，仁和、海宁潮涌，堤沦入海者千五百余丈。二十年五月，广东诸府潮溢，漂庐舍，坏仓粮，溺死三百六十余人。夏秋，湖广沔阳江涨，河南北及凤阳河溢。二十一年五月，峨眉溪水涨，溺死百三十人。八月，琼州府潮溢，漂溺甚众。二十二年七月，黄岩潮溢，溺死八百人。九月庚辰，河溢开封。

洪熙元年六月，骤雨，白河溢，冲决河西务、白浮、宋家等口堤岸。临漳漳、滏二河决堤岸二十四。真定滹沱河大溢，没三州五县田。七月，容城白沟河涨，伤禾稼。浑河决庐沟桥东狼窝口，顺天、河间、保定、滦州俱水。

宣德元年六七月，江水大涨，襄阳、谷城、均州、郧县，缘江民居漂没者半。黄、汝二水溢，淹开封十州县及南阳汝州、河南嵩县。三年五月，邵阳、武冈、湘乡暴风雨七昼夜，山水骤长，平地高六尺。永宁卫大水，坏城四百丈。六月，浑河水溢，决庐沟河堤百余丈。七月，北畿七府俱水。五年七月，南阳山水泛涨，冲决堤岸，漂流人畜庐舍。六年六月，浑河溢，决徐家等口，顺天、保定、真定、河间州县二十九俱水。河决开封，没八县。七年六月，太原河、汾并溢，伤稼。八年六月，江西濒江八府江涨，漂没民田，溺死男妇无算。九年正月，沁乡沁水涨，决马曲湾，经获嘉、新乡，平地成河。五月，宁海县潮决，徙地百七十余顷。六月，浑河决东岸，自狼河口至小屯厂，顺天、顺德、河间俱水。七月，辽东大水。

正统元年闰六月，顺天、真定、保定、济南、开封、彰德六府俱大水。二年，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和、滁诸州，河南开封，四五月河、淮泛涨，漂居民禾稼。九月，河决阳武、原武、荥泽。湖广沿江六县大水决江堤。三年，阳武河决，武陟沁决，广平、顺德漳决，通州白河溢。四年五月，京师大水，坏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州县及开封、卫辉、彰德三府俱大水。七月，滹沱、沁、漳三水俱决，坏饶阳、献县、卫辉、彰德堤岸。八月，白沟、浑河二水溢，决保定安州堤。苏、常、镇三府俱决，款饶阳、献县、卫辉、彰德堤岸。九月，滹沱复决深州，淹百余里。五年五月至七月，江西江溢，河南河溢。八月，潮决萧山海塘。六年五月，泗州水溢丈余，漂庐舍。七月，白河决武清、淳阝县堤二十二处。八月，宁夏久雨，水泛，坏屯堡墩台甚众。八年六月，浑河决固安。八月，台州、松门、海门海潮泛溢，坏城郭、官亭、民舍、军器。九年七月，扬子江沙洲潮水溢涨，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余人。闰七月，北畿七府及应天、济南、岳州、嘉兴、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卫河，没卫辉、开封、怀庆、彰德民舍，坏卫所城。十年三月，洪洞汾水堤决，移置普润驿以远其害。夏，福建大水，坏延平府卫城，没三县田禾民舍，人畜漂流无算。河南州县多大水。七月，延安卫大水，坏护城河堤。九月，广东卫所多大水。十月，河决山东金龙口阳谷堤。十一年六月，浑河溢固安。两畿、浙江、河南俱连月大雨水。是岁，太原、兖州、武昌亦俱大水。十二年

春，赣州、临江大水。五月，吉安江涨淹田。十三年六月，大名河决，淹三百余里，坏庐舍二万区，死者千余人。河南、济南、青、兖、东昌亦俱河决。七月，宁夏大水。河决汉、唐二坝。河南八树口决，漫曹、濮二州，抵东昌，坏沙湾等堤。十四年四月，吉安、南昌临江俱水，坏坛庙廨舍。

景泰元年七月，应天大水，没民庐。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南畿、河南、山东、陕西、吉安、袁州俱大水。四年春夏，河连决沙湾。五年六月，扬州潮决高邮、宝应堤岸。七月，苏、松、淮、扬、庐、凤六府大水。八月，东、兖、济三府大水，河涨淹田。六年六月，开封、保定俱大水。闰六月，顺天大水，滦河泛溢，坏城垣民舍，河间、永平水患尤甚。武昌诸府江溢伤稼。七年六月，河决开封，河南、彰德田庐淹没。是岁，畿内、山东俱水。

天顺元年夏，淮安、徐州、怀庆、卫辉俱大水，河决。三年六月，谷城、景陵襄水涌泛伤稼。四年夏，湖北江涨，淹没麦禾。北畿及开封、汝宁大水。七月，淮水决，没军民田庐。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砖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六年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盐丁千三百余人。七年七月，密云山水骤涨，军器、文卷、房屋俱没。

成化三年六月，江夏水决江口堤岸，迄汉阳，长八百五十丈有奇。五年，湖广大水。山西汾水伤稼。六年六月，北畿大水。七年闰九月，山东及浙江杭、嘉、湖、绍四府俱海溢，淹田宅人畜无算。九年六月，畿南五府及怀庆俱大水。八月，山东大水。十一年五月，湖广水。十二年八月，浙江风潮大水。淮、凤、扬、徐亦俱大水。十三年二月甲戌，安庆大雪。次日大雨，江水暴涨。闰二月，河南大水。九月，淮水溢，坏淮安州县官舍民屋，淹没人畜甚众。十四年四月，襄阳江溢，坏城郭。五月，陕州大水，人多淹死。七月，北畿、山东水。九月，河决开封护城堤五十丈。十八年七月，昌平大水，决居庸关水门四十九，城垣、铺楼、墩台一百二。八月，卫、漳、滹沱并溢，自清平抵天津。

弘治二年五月，河决开封黄沙冈抵红船湾，凡六处，入沁河。所经州县多灾，省城尤甚。七月，顺、永、河、保四府州县大水。八月，卢沟河堤坏。四年八月，苏、松、浙江水。五年夏秋，南畿、浙江、山东

水。七年七月，苏、常、镇三府潮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九年六月，山阴、萧山山崩水涌，溺死三百余人。十四年五月，贵池水涨，蛟出，淹死二百六十余人，旁邑十二皆大水。七月，廉州及灵山海涨，淹死百五十余人。闰七月，琼山飓风潮溢，平地水高七尺。八月，安、宁、池、太四府大水，蛟出，漂流房屋。十五年七月，南京江水泛溢，湖水入城五尺余。十七年六月，庐山平地水丈余，溺死星子、德安民，及漂没庐舍甚众。

正德元年六月，陕西徽州河溢，漂没居民孳畜。二年六月，固原河涨，平地水高四尺，人畜溺死。三年九月，延绥、庆阳大水。五年九月，安、宁、太三府大水，溺死二万三千余人。十一月，苏、松、常三府水。六年六月，汜水暴涨，溺死百七十六人，毁城垣百七十余堵。十二年，顺天、河间、保定、真定大水。凤阳、淮安、苏、松、常、镇、嘉、湖诸府皆大水。荆、襄江水大涨。十五年五月，江西大水。十六年七月，辽阳汤跕堡大水决城。

嘉靖元年七月，南京暴风雨，江水涌溢，郊社、陵寝、宫阙、城垣吻脊栏楯皆坏。拔树万余株，江船漂没甚众。庐、凤、淮、扬四府同日大风雨雹，河水泛涨，溺死人畜无算。二年七月，扬、徐复大水。夏、秋间，山东州县俱大水。八月，苏、松、常、镇四府大水，开封亦如之。五年六月，陕西五郎坝大水三丈余，冲决官舍。徐、沛河溢，坏丰县城。六年秋，湖广水。十六年秋，两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各被水灾，湖广尤甚。二十六年七月丙辰，曹县河决，城池漂没，溺死者甚众。二十七年正月，氵开阳大水没城。

隆庆元年夏，京师大水。六月，新河鲇鱼口沉运船数百艘。是岁，襄阳、郧阳水。二年七月，台州飓风，海潮大涨，挟天台山诸水入城，三日溺死三万余人，没田十五万亩，坏庐舍五万区。三年闰六月，真定、保定、淮安、济南、浙江、江南俱大水。七月壬午，河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至徐州，坏田庐无算。九月，淮水溢，自清河至通济闸及淮安城西，淤三十里，决二坝入海。莒、沂、郯城之水又溢出邳州，溺人民甚众。四年七月，沙、薛、汶、泗诸水骤溢，决仲家浅等漕堤。八月，陕西大水，河决邳州。五年四月，又决邳州，自曲头集至王家口新堤多坏。是岁，山东、河南大水。

万历元年七月，荆州、承天大水。二年六月，福建永定大水，溺七百余人。是岁，海盐海大溢，死者数千人。八月庚午，淮安、扬州、徐州河溢伤稼。三年四月，淮、徐大水。五月，淮水大决。六月，杭、

嘉、宁、绍四府海涌数丈，没战船、庐舍、人畜不计其数。八月，淮、扬、凤、徐四府州大水，河决高邮、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九月，苏、松、常、镇四府俱水。四年正月，高邮清水堤决。九月，河决丰、沛、曹、单。十一月，淮、黄交溢。五年闰八月，徐州河淤，淮河南徙，决高邮、宝应诸湖堤。六年六月，清河水溢。七年五月，苏、松、凤阳、徐州大水。八月，又水。是岁，浙江大水。九年五月，从化、增城、龙门溪壑泛涨，田禾尽没，淹死男妇无算。七月，福安洪水逾城，漂没庐舍殆尽。八月，泰兴、海门、如皋大水，塘圩坡埂尽决，溺死者甚众。十年正月，淮、扬海涨，浸丰利等盐场三十，淹死二千六百余人。七月，苏、松六州县潮溢，坏田禾十万顷，溺死者二万人。十一年四月，承天江水暴涨，漂没民庐人畜无算。金州河溢没城。十四年夏，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辽东大水。十五年五月，浙江大水。七月，开封及陕州、灵宝河决。是岁，杭、嘉、湖、应天、太平五府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余。七月终，飓风大作，环数百里，一望成湖。十六年八月，河决东光魏家口。十七年六月，浙江海沸，杭、嘉、宁、绍、台属县廨宇多圮，碎官民船及战舸，压溺者三百余人。十九年六月，苏、松大水，溺人数万。七月，宁、绍、苏、松、常五府滨海潮溢，伤稼淹人。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浸三尺。淮水高于城，祖陵被浸。十月，扬州湖淮涨溢，决邵伯堤五十余丈，高邮南北闸俱冲。二十年夏秋，真、顺、广、大四府水。二十一年五月，邳州、高邮、宝应大水决湖堤。二十二年七月，凤阳、庐州大水。二十三年四月，泗水浸祖陵。二十四年秋，杭、嘉、湖三府大水。二十九年八月，沔阳大水入城。三十年六月，京师大水。三十一年五月，成安、永年、肥乡、安州、深泽，漳、滏、沙、燕河并溢，决堤横流。祁州、静海圮城垣、庐舍殆尽。六月，泰安大水，淹八百余人。八月，泉州诸府海水暴涨，溺死万余人。三十二年六月，昌平大水，坏各陵桥道。七月，永平、真、保三府俱水，淹男妇无算。八月，河决苏家庄，淹丰、沛，黄水逆流灌济宁、鱼台、单县。三十五年六月，黄州蛟起，武昌、承天、郧阳、岳州、常德大水，漂没庐舍。徽州、宁国、太平、严州四府山水大涌，漂人口甚众。闰六月，京师大水，长安街水深五尺。三十七年九月，福建、江西大水。四十一年六月，通惠河决。七月，京师大水。南畿、江西、河南俱大水。八月，山东、广西、湖广俱大水。九月，辽东大水。四十二年，浙江、江西、两广俱水。四十四年七月，江西、广东水。四十六年八月，潮州六县海飓大作，溺万二千三百余人，坏民居三万间。

天启三年，睢宁河决。六年秋，河决匙头湾，倒入骆马湖，自新安

镇抵邳、宿，民居尽没。是岁，顺天、永平二府大水，边垣多圮。

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三年，山东大水。四年六月，又大水。五年六月壬申，河决孟津口，横浸数百里。七年五月，邛、眉诸州县大水，坏城垣、田舍、人畜无算。十年八月，叙州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十三年五月，浙江大水。十四年七月，福州风潮泛溢，漂溺甚众。十五年六月，汴水决。九月壬午，河决开封硃家寨。癸未，城圮，溺死士民数十万。

▲水变

洪武五年，河南黄河竭，行人可涉。天顺二年十二月癸未，武强苦井变为甘。弘治十四年八月丙辰，融县河水红浊如黄河。十月丙辰，马湖底涡江水白可鉴，翌日浊如泔浆，凝两岸沙石上者如土粉，十七日乃澄。丁巳，叙州东南二河白如雪、浓如浆者三日。十五年九月丙戌，濮州井溢，沙土随水而出。正德十年七月，文安水忽僵立，是日大寒，结为冰柱，高围俱五丈，中空旁穴。数日而贼至，民避穴中，生全者甚众。隆庆六年五月，南畿龙目井化为酒。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南京正阳门水赤三日。二十五年八月甲申，蒲州池塘无风涌波，溢三四尺。临淄濠水忽涨，南北相向而斗。又夏庄大湾潮忽起，聚散不恒，聚则丈余，开则见底。乐安小清河逆流。临清砖板二闸，无风大浪。三十年闰二月戊午，河州莲花寨黄河涸。四十六年四月，宣武、正阳门外水赤三里，如血，一月乃止。四十七年四月，宣武门响闸至东御河，水复赤。崇祯十年，宁远卫井鸣沸，三日乃止。河南汝水变色，深黑而味恶，饮者多病。十三年，华阴渭水赤。十四年，山西潞水北流七昼夜，势如潮涌。十五年，达州井鸣，濠水变血。十六年，松江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河水尽涸，而泖水忽增数尺。

▲黑眚黑祥

洪武十年正月丁酉，金华、处州雨水如墨汁。十四年正月，黑气亘天。十一月壬午，黑气亘天者再。二十一年二月乙卯，黑气亘天。宣德元年二月戊子，北方黑气东西亘天。八月辛巳，乐安城中有黑气如死灰。正统元年九月辛亥，未刻，黑气亘天，自西南属东北。二年八月甲申，北方黑气东西亘天。十四年十一月己丑，晡时，西方有黑气从地而生。景泰元年二月壬寅，黑气南北亘天。十月辛未，西南黑气如烟火，南北亘天。二年四月庚辰，有黑气如烟，摩地而上。天顺五年七月己亥

朔，东方有黑气，须臾蔽天。成化七年四月丙辰，雨黑沙如漆。八年三月庚子，黑气起西北，临清、德州昼晦。十二年七月庚戌，京师黑眚见。民间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状如犬狸，负黑气入牖，直抵密室，至则人昏迷。遍城惊扰，操刃张灯，鸣金鼓逐之，不可得。帝常朝，奉天门侍卫见之而哗。帝欲起，怀恩持帝衣，顿之乃定。弘治五年二月己巳，北方黑气东西亘天。六年八月壬申，南京有黑气，东西百余丈。十四年四月辛未，应州黑风大作。十六年二月庚子，宜良黑气迷空，咫尺莫辨人形。正德七年六月壬戌，黑眚见顺德、河间及涿，大者如犬，小者如猫，夜出伤人，有至死者。寻见于京师，形赤黑，风行有声，居民夜持刁斗相警达旦，逾月乃息。后又见于封丘。十二年闰十二月丁丑夜，瑞州有红气变白，形如曲尺，中外二黑气，相斗者久之。八年十月癸巳，杭州雨黑水。三十七年三月，衡州黑眚见。隆庆二年四月，天雨黑豆。六年四月，杭州黑雾，有物蜿蜒如车轮，目光如电，冰雹随之。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卯，同安生黑毛。二十五年二月癸亥，湖州黑雨杂以黄沙。崇祯十年，山东雨黑水，新乡亦如之。十一年，京师有黑眚，状如狸，入民家为祟，半岁乃止。十三年正月丁卯，黑气弥空者三日。

志第五 五行二（火 木）

《洪范》曰：“火曰炎上。”火不炎上，则失其性矣。前史多以恒燠、草异、火、木、羽虫之孽、羊祸、火灾、火异、赤眚赤祥皆属之火，今从之。

▲恒燠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京师一冬不雪，诏谕修省。正统九年冬，畿内外无雪。十二年冬，陕西无雪。景泰六年冬，无雪。天顺元年冬，宫中祈雪。是年，直隶、山西、河南、山东皆无雪。二年冬，命百官祈雪。六年冬，直隶、山东、河南皆无雪。成化元年冬，无雪。五年冬，燠如夏。六年二月壬申，以自冬徂春，雨雪不降，敕谕群臣亲诣山川坛请祷。十年二月，南京、山东奏，冬春恒燠，无冰雪。十一年冬，以无雪祈祷。十五年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无雪。十九年冬，京师、直隶无雪。弘治九年冬，无雪。十五年冬，无雪。十八年冬，温如春，无雪。正德元年冬，无雪。永嘉自冬至春，麦穗桃李实。三年冬，无雪。六年至九年，连岁无雪。十一年冬，无雪。嘉靖十四年，冬深无雪，遣官遍祭诸神。十九年冬，无雪。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祷雪于神祇坛。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命诸臣分告宫庙祈雪。三十二年冬，无雪。三十三年十二月壬申，以灾异屡见，即祷雪日为始，百官青衣办事。三十六年冬，无雪。三十九年冬，无雪。明年，又无雪。帝将躬祷，会大风，命亟祷雪兼禳风变。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冬，祈雪无虚岁。隆庆元年冬，无雪。四年冬，无雪。万历四年十二月己丑，命礼部祈雪。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亦如之。崇祯五年十二月癸酉，命顺天府祈雪。六年、七年冬，无雪。

▲草异

永乐十六年正月乙丑，同州、澄城、觔阳、朝邑雨谷及荞麦。正统八年十一月，殿上生荆棘，高二尺。十四年，广州狱竹床逾年忽青生叶。成化六年二月戊寅，湖广应山雨粟。弘治八年二月，枯竹开花，实如麦米。苦荬开莲花。六月甲子，黟县雨豆，味不可食。九年，黄州民家瓜大如斗，瓤皆赤血。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戊寅，石首雨豆，大小不一，色杂红黑。崇祯四年、五年，河南草生人马形，如被甲持矛驰驱战斗者然。十三年，徐州田中白豆，多作人面，眉目宛然。

▲羽虫之孽

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壬午，岳州民家有鸭，含絮裹火，飞上屋，入竹椽茅茨中。火四起，延烧数百家。四十三年四月壬午，双鹤衔火，飞集掖县海神庙殿。明日，庙火。崇祯六年，汝宁有鸟，鸠身猴足。凤阳恶鸟数万，兔头、鸡身、鼠足，供馔甚肥，犯其骨立死。

▲羊祸

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崞县民家羊产羔，一首、二眼、四耳、二尾、八足。三十九年四月，降夷部产羊羔，人面羊身。

▲火灾

洪武元年七月丁酉，京师火，延烧永济仓。三年二月己巳，大河卫火，燔及广积库。七月乙未，宝源局火。甲子，凤台门军营火，延烧武德卫军器局。四年十一月癸亥，京师大军仓灾。五年二月癸未，临濠府火。壬辰至甲午，京师火，毁龙骧等六卫军民庐舍。七月丁卯，永清卫军器库火。十二月丙戌，京师定远等卫火，焚及军器局兵仗。十七年十二月己未，潮州火，官廨民居及仓廪、兵仗、图籍焚荡无遗。二十一年二月戊辰，历代帝王庙火，上元县治亦灾。甲戌，天界、能仁二寺灾。二十九年二月辛丑，通州火，燔屋千九百余。三十年四月甲午，广南卫火，延烧城楼及卫治仓库。

建文二年八月癸巳，承天门灾。

永乐四年十二月辛亥，瓯宁王邸第火，王薨。十三年正月壬子，北京午门灾。十九年四月庚子，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灾。二十年闰十二月戊寅，乾清宫灾。

宣德三年三月己亥，东岳泰山庙火。六年八月，武昌火，延烧楚王宫，谱系敕符俱烬。甲辰，天津右卫北城外火，飞焰入城，烧仓廒。九年二月庚午，京城东南楼火。

正统二年二月，西镇吴山庙火。三年八月辛酉，顺天贡院火，席舍多焚，改期再试。十二月乙亥，韩府承运殿灾。四年三月戊午，代府寝殿火。七年正月，广昌木厂火，焚松木八千八百余株。戊午，南京内府火，燔廊房六十余间，图籍、器用、守卫衣甲皆空。三月辛未，赵城娲皇寝庙火。十年正月庚寅，忠义前后二卫灾。是时太仓屡火，遣官祷祭

火龙及太岁以禳之。五月甲申，忠义后卫仓复火。癸巳，通州右卫仓火。十一月丁酉，御花房火。十一年秋，武昌火。死者数百人。十二月乙未，周府灾。十二年六月，南京山川坛灾。十三年二月癸酉，忠义前卫仓火。十四年六月丙辰夜，南京谨身、奉天、华盖三殿灾。

景泰二年六月丙子，青州废齐府火。三年八月戊寅，秦府火。五年春，南京火，延烧数千家。七年九月壬申，宁府火，延烧八百余家。

天顺元年七月丙寅夜，承天门灾。二年五月戊子，器皿厂火。三年九月庚寅，肃州城中火，延烧五千四百余家，死者六十余人。四年八月己巳，光禄寺大烹内门火。是岁，楚府频火，宫殿家庙悉毁。五年三月丁卯，南京朝天宫灾。六年六月癸未，楚府火。七年正月丁酉，南京西安门木厂火，延烧皇墙。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火作于贡院，御史焦显扃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

成化二年九月癸未，南京御用监火。六年十一月己亥，江浦火，延烧二百六十余家。九年七月庚戌，东直门灾。十一年四月壬辰夜，乾清宫门灾。十三年十一月壬辰，太仓米麦，岁久蒸浥，自焚百余石。十八年八月丙午，合州火，延烧千五百余家。乙卯，楚府火凡三发。十一月戊午，南京国子监火。十二月乙卯，器皿厂火。壬辰，宁河王府火。先有妖夜见，或为神，或为王侯，时举火作欲焚状，是夜燔府第无遗，冠服器用皆烬。二十年正月戊戌，钦天监火。二十二年六月，临海县灾，延烧千七百余家。

弘治元年三月庚寅，南京内花园火。十一月丁丑夜，南京甲字库灾。二年四月乙未，南京神乐观火。四年二月戊午，礼部官舍火。六年四月甲寅，刑部官舍火。辛酉夜，南京旧内灾。八年三月戊子，镇东等堡跃火星如斗，毁公馆仓廒，人马多毙。十一年，自春徂夏，贵州大火。毁官民房舍千八百余所，死伤者六千余人。十月甲戌夜，清宁宫灾。十二年六月甲辰夜，阙里圣庙灾。十二月，建阳县书坊火，古今书板皆烬。十三年二月乙酉，礼部官舍火。七月甲寅，南城县空中有火，乍分乍合，流光下坠十余丈，隐隐有声，毁军民庐舍。庚申，永宁卫雁尾山至居庸关之石纵山，东西四十余里，南北七十余里，延烧七昼夜。闰七月辛巳，福州城楼毁。八月己未，沈府火。十一月庚辰，宁河府火。十六年三月庚午，辽东铁岭卫坠火如斗。丙子，火起，烧房屋二千五百余间，死者百余人。四月戊午，宽河卫仓灾，毁米豆四万余石。九月戊寅，广宁卫城火，燔三百余家。十七年四月丁巳，淮安火焚五百余家。五月癸巳，正阳门内西廊火，燔武功坊。

正德元年二月庚寅，郧阳火，毁谯楼官舍，延百余家。是岁，宁夏左屯卫红气亘天，既而火作，城楼台堡俱烬。六月庚寅，大同平虏城灾，燔藁百万余。十一月己亥，临海县治火，延烧数千家。七年三月己未，峄县有火如斗，自空而陨，大风随之，毁官民房千余间。火逸城外，延及丘木。庚申，成山卫秦皇庙火，屋宇悉毁，像设如故。是月，文登大桑树火，树燔而枝叶无损。五月癸酉至闰五月丙子，辽东懿路城火三作，焚官民庐舍之半。九月壬午，玉山火，燔学舍及民居三百余家。八年六月辛酉，丰城县西南连陨火星，如盆如斗。既而火作，至七月初始熄，燔二万余家。七月戊子，火陨龙泉县，焚四千余家。十月壬寅，饶州及永丰、浮梁火，各燔五百余家。浮梁学舍灾。庚申，临江火，燔官舍，延八百余家。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火。十一年八月丁丑，黔阳火，毁城楼官廨，延七百余家。十二年正月甲辰，清宁宫小房火。四月，裕陵神宫监火。八月丁卯，南昌火，燔三百家。九月壬午，建安火，燔二百五十余家。十三年二月己卯，夷陵火，燔七百余家。八月庚辰，献陵明楼灾。丁酉，延平火，燔五百余家。十四年四月乙巳，淮安新城火。七月丙辰，泰宁火，燔五千余家。十五年五月辛卯，静乐火，燔八百余家。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宫后三小宫灾。杨廷和言废礼之应，不报。二月己丑，南京针线厂火。己亥，通州城楼火。二年五月丙子，荣府火。九月戊辰，秦府宫殿火。四年三月壬午夜，仁寿宫灾，玉德、安喜、景福诸殿俱烬。五年三月乙酉，赵府家庙火。六年三月丁亥，西库火。八年十月癸未，大内所房灾。十年正月辛亥，大内东偏火。四月庚辰，兵、工二部公廨灾，毁文籍。十三年六月甲子，南京太庙火，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库。十五年四月癸卯，山西平虏卫火，尽毁神机官库军器。十八年二月乙丑，赵州及临洺镇行宫俱火。丁卯，驾幸卫辉，行宫四更火，陆炳负帝出，后宫及内侍有殒于火者。六月丁酉，皇城北鼓楼灾。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庙灾。毁成、仁二庙主。二十五年五月壬申，盔甲厂火。二十六年十一月壬午，宫中火，释杨爵于狱。三十一年八月乙丑，南京试院火。三十五年九月戊辰，杭州大火，延烧数千家。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文武二楼，午门、奉天门俱灾。三十七年正月，光禄寺灾。三十八年正月癸未，前军都督府火。四十年十一月辛亥夜，万寿宫灾。四十四年三月己亥夜，大明门内西千步廊火。

隆庆二年正月，浙江省城外灾。毁室庐舟舰以千计。三月乙亥，乾清、坤宁两宫，一时俱烬。五年二月壬子，南京广、惠二仓火。

万历元年十一月己亥，慈宁宫后舍火。三年四月甲戌，工部后厂火。五年十月丙申，禁中火。十一月癸未，宗人府灾。十一年十二月庚午夜，慈宁宫灾。十二年二月己酉，无逸殿灾。十二月癸卯朔，又灾。十五年五月甲子，司设监火。十八年三月辛酉，辽东寨山儿堡火，毁城堡器械，伤九十余人。十九年十二月甲辰，万法宝殿灾。二十一年六月望，太仓公署后楼有砲声，火药器械俱烬。二十二年五月壬寅，天火燔铁岭卫千余家。二十四年二月甲寅，潞府门火。三月乙亥，火发坤宁宫，延及乾清宫，俱烬。二十五年二月壬午，杭州火，烧官民房千三百余间。丙戌，马湖屏山灾，延燔八百余家，毙二十四人。三月癸卯，泗州大火。烧民房四千余。盱眙火，燔民房百六十余间。拨漕粮二万石以振。六月戊寅，三殿灾。火起归极门，延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周遭廊房，一时俱烬。十二月甲寅，吏部文选司署火。二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内府火，延烧尚宝司印绶监、工部廊，至银作局山墙而止。二十八年三月，南阳火，延烧唐府。二十九年正月己巳，铁岭卫火，车辆火药俱烬。八月己卯，大光明东配殿灾。三十年二月乙酉，魏国公赐第火。十月丙申，孝陵灾。十二月庚子，南海普陀山寺灾。三十一年九月戊寅，通州漕艘火。三十三年二月乙丑，御马监火。五月辛巳，洗白厂火。九月甲午，昭和殿火。丙申，官军于盔甲厂支火药，药年久凝如石，用斧劈之，火突发，声若震霆，刀枪火箭迸射百步外，军民死者无数。十一月丁卯，刑部提牢厅火。三十五年二月乙卯，易州神器库火。四月丁酉，通州西仓火。十月己卯，南京行人司署毁。三十七年正月庚子，庆府火，燔寝宫及帑藏。三月丙戌，武昌火，越二日又火，共燔二百六十余家。六月，庆府灾。十月戊午，朝日坛火。三十八年四月丁丑夜，正阳门箭楼火。三十九年四月戊子，怡神殿灾。四十一年五月壬戌，蜀府灾，门殿为烬。四十三年四月壬午，黄花镇柳沟火，延烧数十里。甲午，蜀府殿庭灾。辽东长宁堡自二月至五月，火凡五发，毁房屋人畜无算。闰八月辛亥，通州粮艘火。九月丁丑，湖口税廨毁。四十四年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灾。丁亥，南城延喜宫灾。四十五年正月壬午，东朝房火，延毁公生门。十一月丙戌，宣禧宫灾。四十六年闰四月丁丑夜，开原殷家庄堡台杆八同时烬。甲申，暖阁厂膳房火。九月壬子，茂陵火。四十七年四月癸酉，盔甲厂火。

泰昌元年十月丁卯，哕鸾宫灾。

天启元年闰二月丙戌，昭和殿灾。三月甲辰，杭州火，延烧六千余家。八月戊子，复灾，城内外延毁万余家。二年五月丙申，旗纛庙正殿灾，火药尽焚，匠役多死者。三年七月辛卯，南京大内左傍宫灾。六年

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烟尘障空，白昼晦冥，凡四五里。五月癸亥，朝天宫灾。七月庚寅，登州城楼火。七年十月庚子，宁远前屯火，伤男妇二百余人。

崇祯元年四月乙卯，左军都督府灾。五月乙亥，鹰坊司火。丁亥，丁字库火。七月己卯，公安县火，毁文庙，延五千余家。二年十一月庚子，火药局灾。三年三月戊戌，又灾。八月癸酉，头道关灾，火器轰击无余。六年正月癸丑，济南舜庙灾。七年九月庚申，盔甲厂灾。十一年四月戊戌，新火药局灾。伤人甚众。六月癸巳，安民厂灾，震毁城垣廨舍，居民死伤无算。八月丁酉，火药局又灾。

▲火异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有火光自中天而少西，坠于下，化为白气，复曲折上腾，声如雷。

弘治三年三月庚午，仪陇空中有红白火焰，长三丈余，自县治东北流，至正东六十余里而坠，声震如雷。八年三月辛卯，广宁右卫台杆火，高五寸，杆如故。十年四月辛丑，阜平有火光，长八九尺，大如辘轴，有声，自东南至西南而坠。

正德元年三月戊申夜，太原有火如斗大，坠宁化王殿前。广宁墩台火发旗杆，凡六。七月壬戌夜，火光坠即墨民家，化为绿石，圆高尺余。七年三月丁卯夜，大风雷电，余干仙居寨有光如箭，坠旗竿上，俄如烛龙，光照四野。士卒撼其旗，飞上竿首，既而其火四散，枪首皆有光如星。十二年五月己亥夜，火陨都察院狱，旋转久之始灭。十五年六月癸未夜，台州火陨三，大如盘，触草木皆焦。

嘉靖五年七月甲申，有火球三，大五六尺，从北坠于东，其光烛天。二十年七月丙戌，火球如斗，陨左军都督府中门东，良久乃灭。

隆庆二年三月戊午，延绥保宁堡城角旗杆出火，灼灼有声。

万历十四年，保定府民间墙壁内出火，三日夜乃熄。十五年二月，绥靖边城各堡，脊兽旗杆俱出火。军士以杖扑之，杖亦生火，三更乃熄。二十年三月，陕西空中有火，大如盆，后生三尾，陨于西北。二十一年二月庚辰夜分，大毛山楼上各兽吻俱有火，如鸡卵，赤色，即时雨雪，火上嗟嗟有声。二十三年九月癸巳夜，永宁有火光，形如屋大，陨于西北。永昌、镇番、宁远所见同。二十四年二月戊申夜，鄠县雷雨，

遍地火光，十有余里。二十五年二月癸亥，平凉瓦兽口出火，水灌不灭。八月甲申，肃、凉二州火光在天，形如车轮，尾分三股，约长三丈。

天启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载门火神庙红球滚出，前门城楼角有数千萤火，并合如车轮。

崇祯元年，西安有火如碾如斗者数十，色青，焰高尺许，尝入民居，留数日乃去。用羊豕禳之，不为害，自五月至七月而止。十三年六月壬申，镇安火光如斛，自西坠地，士木皆焦。

▲赤眚赤祥

成化十三年二月甲午，浙江山阴涌泉如血。

正德元年正月乙酉夜，崇明空中有红光，曳尾如虹，起东北至西南没，声如雷。辛丑，凤阳红光发，与日同色，声如雷。二年八月己亥，赤光见宁夏，长五丈。八年七月甲申，龙泉有赤弹二，自空陨于县治，形如鹅卵，跃入民居，相斗久之。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戊子，慈溪民家涌血高尺余。三十七年五月戊辰，东阳民张思齐家地裂五六处，出血如线，高尺许。血凝，犬就食之，掘地无所见。三十九年二月己未，竹溪民家出血。

隆庆六年闰二月癸酉，辽东赤风扬尘蔽天。

万历六年七月丁丑，松门卫金铛家涌血三尺，有声。十三年四月乙丑，虹民王禄投宿姚垒家，见血出于地，惊走至市，市亦流血。乡人击器物噪之，乃止。十九年六月庚戌，慈溪茅家浦涌血八处，大如盆，高尺许。血溅船，船即出血，溅人足，足亦出血，数刻乃绝。二十六年九月甲辰，萧山贾九经家出血，高尺许。

天启元年六月庚寅，肇庆民王体积中庭喷血，如跑突泉。

崇祯七年二月戊午，海丰雨血。八年八月戊寅，宣城池中出血。

《洪范》曰：“木曰曲直。”木不曲直，则失其性矣。前史多以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皆属之木，今从之。

▲恒雨

洪武十三年七月，海康大雨，坏县治。二十三年十一月，山东二十九州县久雨，伤麦禾。

建文元年三月乙卯夜，燕王营于苏家桥，大雨，平地水三尺，及王卧榻。

永乐元年三月，京师霪雨，坏城西南隅五十余丈。七月，建宁卫霪雨坏城。二年七月，新安卫霪雨坏城。八月，霪雨坏北京城五千余丈。六年七月，思明霪雨坏城。七年九月，浙江卫所五，飓风骤雨，坏城，漂流房舍。八年七月，金乡卫飓风骤雨，坏城垣公廨。十二年九月，密云后卫霪雨坏城。二十年正月，信丰雨水坏城，瞿城卫如之。二十一年二月，六安卫霪雨坏城。是岁，建昌守御所，淮安、怀来等卫，皆霪雨坏城。二十二年二月，寿州卫雨水坏城。三月，赣州、振武二卫雨水坏城。四月，霪雨坏密云及蓟州城。是岁，南、北畿、山东州县，霪雨伤麦禾甚众。

洪熙元年夏，苏、松、嘉、湖积雨伤稼。闰七月，京师大雨，坏正阳、齐化、顺成等门城垣。

九月，久雨坏密云中卫城。

宣德元年五月，永嘉、乐清飓风急雨，坏公私廨宇及坛庙。

正统元年七月，顺天、山东、河南、广东霪雨伤稼。四年夏，居庸关及定州卫霪雨坏城。五年二月，南京大风雨，坏北上门脊，覆官民舟。七年，济南、青、莱、淮、凤、徐州，五月至六月霪雨伤稼。九年闰七月，野狐岭等处霪雨坏城及濠堑墩台。十一年春，江西七府十六县霪雨，田禾淹没。十二年六月，瑞金霪雨，市水丈余，漂仓库，溺死二百余人。十三年四月，雨水坏顺天古北口边仓。五月至六月，凤阳、徽州久雨伤稼。九月，宁都大雨坏城郭庐舍，溺死甚众。

景泰三年，永平、兖州久雨伤禾。大嵩等二十卫所久雨坏城。四年，南畿、河南、山东府十州一，自五月至于八月霪雨伤稼。五年，杭、嘉、湖大雨伤苗，六旬不止。七月，京师久雨，九门城垣多坏。六年，北畿府五、河南府二久雨伤稼，云南大理诸府如之。七年，两畿、江西、河南、浙江、山东、山西、湖广共府三十，恒雨淹田。

天顺元年，济、兖、青三府大雨阅月，禾尽没。四年，安庆、南阳雨，自五月至七月，淹禾苗。七年五月，淮、凤、扬、徐大雨，腐二麦。武昌、汉阳、荆州庐舍漂没，民皆依山露宿。

成化元年六月，畿东大雨，水坏山海关、永平、蓟州、遵化城堡。八月，通州大雨，坏城及运仓。二年，定州积雨，坏城垣及墩台垛口百七十三。八年七月，南京大风雨，坏天、地坛、孝陵庙宇。凤阳大雨，坏皇陵墙垣。九年三月，南京大风雨，拔太庙、社稷坛树。十三年七月，京城大雨。十四年八月，凤阳大雨，没城内民居以千计。十七年七月乙酉，南京大风雨，社稷坛及太庙殿宇皆摧。十八年，河南、怀庆诸府，夏秋霪雨三月，塌城垣千一百八十余丈，漂公署、坛庙、民居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一万一千八百余人。

弘治二年七月，京师霪雨，求直言。三年七月，南京骤雨，坏午门西城坛。七年七月庚寅，南京大风雨，坏殿宇、城楼兽吻，拔太庙、天、地、社稷坛及孝陵树。自五月至八月，义州等卫连雨害稼。八年五月，南京阴雨逾月，坏朝阳门北城堵。九月，潮州诸府，飓风暴雨坏城垣庐舍。十年七月，安陆霪雨，坏城郭庐舍殆尽。十一年七月，长安岭暴风雨，坏城及庐舍。十四年六月，义、锦、广宁霪雨，坏城垣、墩堡、仓库、桥梁，民多压死者。十五年六七月，南京大风雨，孝陵神宫监及懿文陵树木、桥梁、墙垣多摧拔者。十六年五月，榆林大风雨，毁子城垣，移垣洞于其南五十步。十八年三月，双山堡大雷雨坏城。六月至八月，京畿连雨。

正德元年七月，凤阳诸府大雨，平地水深丈五尺，没居民五百余家。二年七月，武平大风雨，毁城楼。长泰、南靖大风雨三日夜，平地水深二丈，漂民居八百余家。十二年，苏、松、常、镇、嘉、湖大雨，杀麦禾。十三年，应天、苏、松、常、镇、扬大雨弥月，漂室庐人畜无算。十六年，京师久雨伤稼。

嘉靖四年六月，登州大雨坏城。十六年，京师雨，自夏及秋不绝，房屋倾倒，军民多压死。二十五年八月，京师大雨，坏九门城垣。三十三年六月，京师大雨，平地水数尺。四十五年九月，郧阳大霪雨，平地水丈余。坏城垣庐舍，人民溺死无算。

隆庆元年六月，京师霪雨，辽东自五月至七月雨不止，坏垣墙禾黍。

万历元年七月，霪雨。十一年四月，承天大雨水。十二年正月，喜峰口大风雨，坏各墩台。十五年五月至七月，苏、松诸府霪雨，禾麦俱伤。六月，京师大雨。二十四年，杭、嘉、湖霪雨伤苗。二十八年七月，兴化、莆田、连江、福安大雨数日夜，城垣、桥梁、堤岸俱圮。二十九年春夏，苏、松、嘉、湖霪雨伤麦。三十二年七月，京师霪雨，城崩。三十三年五月丙申，凤阳大风雨，损皇陵正殿御座。三十九年春，河南大雨。夏，京师、广东大雨。广西积雨五阅月。四十二年，浙江霪雨为灾。

天启六年闰六月，大雨连旬，坏天寿山神路，都城桥梁。是岁，辽东霪雨，坏山海关内外城垣，军民伤者甚众。七年，山东州县二十有八积雨伤禾。

崇祯五年六月，大雨。八月，又雨，冲损庆陵。九月，顺天二十七县霪雨害稼。十一年夏，雨浃旬，圮南山边垣。十二年十二月，浙江霪雨，阡陌成巨浸。十三年四月至七月，宁、池诸郡霪雨，田半为壑。十五年十月，黄、蕲、德安诸郡县霪雨。十六年二月戊辰，亲祀社稷，大风雨，仅成礼而还。

▲狂人

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于奉天门。有一人自外竟入，执红棍击香亭曰："先打东方甲乙木。"嘉靖十八年，驾将南幸，有军人孙堂从御路中桥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久，守门官役无知者。升堂大呼，觉而捕之，乃病狂者。

▲服妖

正德元年，妇女多用珠结盖头，谓之瓔珞。十三年正月，车驾还京，令朝臣用曳撒大帽鸾带。给事中硃鸣阳言，曳撒大帽，行役所用，非见君服。皆近服妖也。十五年十二月，帝平宸濠还京，俘从逆者及悬诸逆首于竿，皆标以白帜，数里皆白。时帝已不豫，见者识其不祥。崇祯时，朝臣好以纱縠、竹箨为带，取其便易。论者谓金银重而贵，纱箨贱而轻，殆贱将乘贵也。时北方小民制帻，低侧其檐，自掩眉目，名曰"不认亲"。其后寇乱民散，途遇亲戚，有饮泣不敢言，或掉臂去之者。

▲鸡祸

弘治十四年，华容民刘福家鸡雏三足。十七年六月，崇明民顾孟文家鸡生雏，猴头而人形，身长四寸，有尾，活动无声。嘉靖四年，长垣民王宪家鸡抱卵，内成人形，耳目口鼻四肢皆具。万历二十二年六月，靖边营军家雌鸡化为雄。崇祯九年，淮安民家牝鸡啼跃，化为雄。十年，宣武门外民家白鸡，喙距纯赤，重四十斤。或曰此皦也，所见之处国亡。十四年，太仓卫指挥姜周辅家鸡伏子，两头四翼八足。

▲鼠妖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常、镇、淮、扬诸郡，土鼠千万成群，夜衔尾渡江，络绎不绝，几一月方止。四十五年五月，南京有鼠万余，衔尾渡江，食禾稼。崇祯七年，宁夏鼠十余万，衔尾食苗。十二年，黄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绝。时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亦鼠妖也。至甲申元旦后，鼠始屏迹。又秦州关山中鼠化鹌鹑者以数千计。十五年二月，群鼠渡江，昼夜不绝。十月，榆林、定边诸堡鼠生虾蟆腹中，一生数十，食苗如割。

▲木冰

洪武四年正月戊申，木冰。六年十二月乙丑，雨木冰。十一年正月丁亥，雨木冰。二十二年正月甲戌，雨木冰。正统三年十月丁丑晓，木介。天顺七年十月甲辰，雨木冰。八年正月乙丑，雨木冰。成化十六年正月辛卯晓，雨木冰。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晓，木介。隆庆三年十一月癸巳，木冰。万历十四年冬，苏、松木冰。崇祯元年十一月，陕西木冰，树枝尽折。其后大河以北，岁有此异。

▲木妖

弘治八年，长沙枫生李实，黄莲生黄瓜。九年三月，长宁楠生莲花，李生豆荚。嘉靖三十七年十月戊辰，泗水沙中涌出大杉木，围丈五尺，长六丈余。隆庆五年四月，杭州栗生桃。万历十八年五月丁卯，祖陵大松树孔中吐火，竟日方灭。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皇陵树颠火出，延烧草木。天启六年四月癸巳，白露著树如垂绵，日中不散。十月辛酉，南京西华门内有烟无火。礼臣往视，乃旧宫材木，瘗土中久，烟自生，土石皆焦。以水沃之，三日始灭。崇祯六年五月癸巳，霍山县有木甑飞堕，不知所自来。七年二月丁巳，太康门牡自开者三，知县集邑绅议其事，梁堕而死。

▲青眚青祥

宣德元年八月辛巳，东南天有青气，状如人叉手揖拜。

志第六 五行三（金 土）

《洪范》曰：“金曰从革。”金不从革，则失其性矣。前史多以恒暘、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皆属之金，今从之。

▲恒暘

洪武三年，夏旱。六月戊午朔，步祷郊坛。四年，陕西、河南、山西及直隶常州、临濠、北平、河间、永平旱。五年夏，山东旱。七年夏，北平旱。二十三年，山东旱。二十六年，大旱，诏求直言。

永乐十三年，凤阳、苏州、浙江、湖广旱。十六年，陕西旱。

宣德元年夏，江西旱。湖广夏秋旱。二年，南畿、湖广、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旱。七年，河南及大名夏秋旱。八年，南、北畿、河南、山东、山西自春徂夏不雨。九年，南畿、湖广、江西、浙江及真定、济南、东昌、兖州、平阳、重庆等府旱。十年，畿辅旱。

正统二年，河南春旱。顺德、兖州春夏旱。平凉等六府秋旱。三年，南畿、浙江、湖广、江西九府旱。四年，直隶、陕西、河南及太原、平阳春夏旱。五年，江西夏秋旱。南畿、湖广、四川府五，州卫各一，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六年，陕西旱。南畿、浙江、湖广、江西府州县十五，春夏并旱。七年，南畿、浙江、湖广、江西府州县卫二十余，大旱。十年夏，湖广旱。十一年，湖广及重庆等府夏秋旱。十二年，南畿及山西、湖广等府七夏旱。十三年，直隶、陕西、湖广府州七夏秋旱。十四年六月，顺天、保定、河间、真定旱。

景泰元年畿辅、山东、河南旱。二年，陕西府四、卫九旱。三年，江西旱。四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广府三，数月不雨。五年，山东、河南旱。六年，南畿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湖广府三十三、州卫十五皆旱。七年，湖广、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府十七旱。

天顺元年夏，两京不雨，杭州、宁波、金华、均州亦旱。三年，南北畿、浙江、湖广、江西、四川、广西、贵州旱。四年，济南、青州、登州、肇庆、桂林、甘肃诸府卫夏旱。五年，南畿府四、州一，及锦衣等卫连月旱，伤稼。七年，北畿旱。济南、青州、东昌、卫辉，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

成化三年，湖广、江西及南京十一卫旱。四年，两京春夏不雨。湖广、江西旱。六年，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府县卫多旱。八年，京畿连月不雨，运河水涸，顺德、真定、武昌俱旱。九年，彰德、卫辉、平阳旱。十三年四月，京师旱。是岁，真定、河间、长沙皆旱。十五年，京畿大旱，顺德、凤阳、徐州、济南、河南、湖广皆旱。十八年，两京、湖广、河南、陕西府十五、州二旱。山西大旱。十九年，复旱。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旱。二十二年六月，陕西旱，虫鼠食苗稼，凡九十五州县。八月，北畿及江西三府旱。九月，温、台大旱，长沙诸府亦旱。

弘治元年，南畿、河南、四川及武昌诸府旱。三年，两京、陕西、山东、山西、湖广、贵州及开封旱。四年，浙江府二，广西府八，及陕西洮州卫旱。六年，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及襄阳、徐州旱。七年，福建、四川、山西、陕西、辽东旱。八年，京畿、陕西、山西、湖广、江西大旱。十年，顺天、淮安、太原、平阳、西安、延安、庆阳旱。十一年，河南、山东、广西、江西、山西府十八旱。十二年夏，河南四府旱。秋，山东旱。十三年，庆阳、太原、平阳、汾、潞旱。十四年，辽东镇春至秋不雨，河沟尽涸。十六年夏，京师大旱，苏、松、常、镇夏秋旱。十八年，北京及应天四十二卫旱。

正德元年，陕西三府旱。二年，贵州、山西旱。三年，江南、北旱。四年，旱，自三月至七月，陕西亦旱。七年，凤阳、苏、松、常、镇、平阳、太原、临、巩旱。八年，畿辅及开封、大同、浙江六县旱。九年，顺天、河间、保定、庐、凤、淮、扬旱。十一年，北畿及兖州、西安、大同旱。十五年，淮、扬、凤阳州县三十六及临、巩、甘州旱。十六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

嘉靖元年，南畿、江西、浙江、湖广、四川、辽东旱。二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及嘉兴、大同、成都俱旱，赤地千里，殍殣载道。三年，山东旱。五年，江左大旱。六年，北畿四府，河南、山西及凤阳、淮安俱旱。七年，北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大旱。八年，山西及临洮、巩昌旱。九年，应天、苏、松旱。十年，陕西、山西大旱。十一年，湖广、陕西大旱。十七年夏，两京、山东、陕西、福建、湖广大旱。十九年，畿内旱。二十年三月，久旱，亲祷。二十三年，湖广、江西旱。二十四年，南、北畿、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河南俱旱。二十五年，南畿、江西旱。二十九年，北畿、山西、陕西旱。三十三年，兖州、东昌、淮安、扬州、徐州、武昌旱。三十四年，陕西五府及太原旱。三十五年夏，山东旱。三十七年，

大旱，禾尽槁。三十九年，太原、延安、庆阳、西安旱。四十年，保定等六府旱。四十一年，西安等六府旱。

隆庆二年，浙江、福建、四川、陕西及淮安、凤阳大旱。四年夏，旱，诏诸司停刑。六年夏，不雨。

万历十一年八月庚戌朔，河东盐臣言，解池旱涸，盐花不生。十三年四月戊午，因久旱，步祷郊坛。京师自去秋至此不雨，河井并涸。十四年三月乙巳，以久旱，命顺天府祈祷。十七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为平陆。浙江、湖广、江西大旱。十八年四月，旱。二十四年，杭、嘉、湖三府旱。二十六年四月，旱。二十七年夏，旱。二十九年，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及贵州黔东诸府卫旱。三十年夏，旱。三十四年夏，亢旱。三十七年，楚、蜀、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旱。三十八年夏，久旱。济、青、登、莱四府大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二年夏，不雨。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旱。秋冬，广东大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四十七年，广西梧州旱，赤地如焚。

泰昌元年，辽东旱。

天启元年，久旱。五年，真、顺、保、河四府，三伏不雨，秋复旱。七年，四川大旱。

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择日亲祷。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十六年五月辛丑，祈祷雨泽，命臣工痛加修省。

▲诗妖

太祖吴元年，张士诚弟伪丞相士信及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用事。时有十七字谣曰“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乾鳖。”未几，苏州平，士信及三人者皆被诛，此其应也。建文初年，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是靖难之谶也。

正统二年，京师旱，街巷小儿为土龙祷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说者谓“雨帝”者，与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来”、“还土地”者，复辟也。

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又成都东门外镇江桥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余一龙所修也。张献忠破蜀毁之，穿地取砖，得古碑。上有篆书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汉元兴元年，丞相诸葛孔明记。”本朝大兵西征，献忠被射而死，时肃王为将。又有谣曰：“鄴台复鄴台，曹操再出来。”贼罗汝才自号曹操，此其兆也。

▲毛虫之孽

弘治九年八月，有黑熊自都城莲池缘城上西直门，官军逐之下，不能获。啮死一人，伤一人。十一年六月，有熊自西直门入城，郎中何孟春曰：“当备盗，亦宜慎火。宋绍兴间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则以熊字能火，戒郡中慎火，果延烧庐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内多火灾。嘉靖五年七月，南城县有虎，具人手足。四十五年六月，太医院吏目李乾献兔，体备五色，以为瑞兔。

▲犬祸

嘉靖二十年，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怀宁民家产一犬，长五寸，高四寸，一头二身八脚，状如人。

▲金异

洪武十一年正月元旦甲戌，早朝，殿上金钟始叩，忽断为二。六月丁卯夜，宁夏卫风雨，兜鍪旗槊皆有火光。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徐州卫谯楼铜壶自鸣。乙丑，复鸣。是岁，胡惟庸井中生石笋，去之，笋复旁出者三。次年，惟庸伏诛。建文二年四月乙卯，燕王营于苏家桥，兵端火光如球，上下相击，金铁铮铮，弓弦自鸣。成化十三年六月壬子，雨钱于京师。正德四年三月甲寅，盖州卫城楼钟自鸣者三。七年，文登秦始皇庙钟鼓自鸣。成山卫如之。嘉靖六年五月甲午，京师雨钱。隆庆六年七月七日，有物轰轰，飞至直隶华亭海滨坠于地，乃钟也。铸时年月具在，识者谓其来自闽云。万历二十一年十月甲申，山东督抚令旗及刀枪头皆火出，且有声。二十六年五月庚寅，古浪城楼大钟自鸣者三。天启六年五月丁未，京城石狮掷出城外。银、钱、器皿飘至昌平阅武场

中。崇祯六年五月癸巳，有铁斧飞落霍山县。八年十二月辛巳，夜四鼓，山东镇南城楼大砲鸣如钟，至黎明，大吼一声乃止。十三年三月丙申，蕲州城隍庙古钟自鸣。

▲白眚白祥

洪熙元年六月庚戌，中天有白气，东西竟天。宣德元年六月癸未夜，有苍白气，东西竟天。八月庚辰，东南有白气，状如群羊惊走。既灭，有黑气如死蛇，顷之分为二。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亥夜，东方有白气，南北亘天，去地五丈。正德元年三月戊申夜，太原空中见红光，如弯弓，长六七尺。旋变黄，又变白，渐长至二十余丈，光芒亘天。嘉靖七年十二月望，白气亘天津。

《洪范》曰："土爰稼穑。"稼穑不成，则土失其性矣。前史多以恒风、风霾、晦冥、花妖、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皆属之土，今从之。

▲恒风

宣德六年六月，温州飓风大作，坏公廨、祠庙、仓库、城垣。正统四年七月，苏、松、常、镇四府大风，拔木杀稼。

天顺二年二月，暴风拔孝陵松树，懿文陵殿兽脊、梁柱多摧。三年四月，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广平、济南连日烈风，麦苗尽败。成化十四年八月丁未，南京大风，拔太庙树。十五年八月辛卯，大风拔孝陵木。二十一年五月，南京大风拔太庙树，摧大祀殿及皇城各门兽吻。弘治三年六月壬午朔，陕西靖虏卫大风，天地昏暗，变为红光如火，久之乃息。七年三月己亥，广宁诸卫狂风，沈阳、锦州城仆百余丈。正德元年六月辛酉，暴风折郊坛松柏，坏大祀殿、斋宫兽瓦。二年闰正月癸亥，卢龙、迁安大风拔树毁屋。乙丑，大风坏奉天门右吻。三年二月己丑，大同暴风，屋瓦飞动，三日而止。九年二月丁巳，长乐大雨雹，狂风震电，屋瓦皆飞。五月戊辰，曲阜暴风毁宣圣庙兽吻。十二年四月丙辰，来宾大风雨雹，毁官民庐舍，屋瓦皆飞。十一月癸巳，南京大风雪，仆孝陵殿前树及围墙内外松柏。十二月己酉，大理卫大风，坏城楼。十三年三月甲寅，庆符大风雹，坏学宫。十六年十二月辛卯，甘肃行都司狂风，坏官民庐舍树木无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南京暴风雨，郊社、陵寝、宫阙、城垣兽吻、脊栏皆坏，拔树万余株。五年，陕西屡发大风，卷掣庙宇、民居百数十家，了无踪迹。万历十八年三月甲辰，

大名狂风，天色乍黑乍赤。二十六年十月癸亥，喜峰路台西北楼内，旋风大作，黑气冲天，楼内有火光。三十四年七月丙戌，大风拔朝日坛树。四十一年八月乙未，青州大风拔树，倾城屋。天启元年三月辛亥，大风扬尘四塞。四年五月癸亥，乾清宫东丹墀旋风骤作，内官监铁片大如屋顶者，盘旋空中，陨于西墀，铿訇若雷。八月戊戌，蓟州寒风杀人。崇祯十四年五月，南阳大风拔屋。七月乙亥，福州大风，坏官署、民舍。十五年五月，保定广平诸县怪风，麦禾俱伤。十六年正月丁酉，大风，五凤楼前门闩风断三截，建极殿榱桷俱折。

▲风霾晦冥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起兵，风云四起，咫尺不辨人。少焉东方露青天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天顺八年二月壬子，风霾昼晦。成化六年二月丁丑，开封昼晦如夜，黄霾蔽天。三月辛巳，雨霾昼晦。九年三月癸未，济南诸府狂风昼晦，咫尺莫辨。二十一年三月戊子，大名风霾，自辰迄申，红黄满空，俄黑如夜。已而雨沙，数日乃止。京师自正月至三月，风霾不雨。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开封昼晦如夜。三月，黄尘四塞，风霾蔽天者累日。四年八月乙卯，南京晦冥。七年三月己亥，广宁诸卫昼晦。正德五年三月甲子，大风霾，天色晦冥者数日。十六年十一月辛酉，甘肃行都司黑风昼晦，翌日方散。嘉靖元年九月己巳，大风霾，昼晦。八年正月戊戌朔，风霾，晦如夕。二十六年七月乙丑，甘州五卫风霾昼晦，色赤复黄。二十八年三月丙申，风霾四塞，日色惨白，凡五日。三十年正月辛卯，大风扬尘蔽天，昼晦。四十年二月己酉，亦如之。四月癸巳，大风雨，黄土昼晦。四十三年三月望，异风作，赤黄霾，至二十一日乃止。隆庆二年正月元旦，大风扬沙走石，白昼晦冥，自北畿抵江、浙皆同。万历十七年正月乙丑，盖州卫风霾昼晦，坏廨宇、庐舍。二十五年二月戊寅，京师风霾。二十九年四月，连日风霾。三十八年四月戊戌，崇阳风霾昼晦，至夜转烈，损官民屋木无算。四十八年八月以前，云南诸府时昼晦。天启元年四月乙亥午，宁夏洪广堡风霾大作，坠灰片如瓜子，纷纷不绝，逾时而止。日将沈，作红黄色，外如炊烟，围罩亩许，日光所射如火焰，夜分乃没。四年二月辛丑，风霾昼晦，尘沙蔽天，连日不止。崇祯元年正月癸亥，永年县昼晦，咫尺不辨人物。七年三月戊子，黄州昼晦如夜。十三年闰正月丙申，南京日色晦朦，风霾大作，细灰从空下，五步外不见一物。后四年三月丙申，风霾昼晦。

▲花孽

弘治十六年九月，安陆桃李华。正德元年九月，宛平枣林庄李花盛开。其冬，永嘉花尽放。六年八月，霸州桃李华。

▲虫孽

景泰五年三月，畿南五府有虫食桑，春蚕不育。弘治六年八月己巳，临晋雨虫如雪。七年三月，广宁诸卫有黑虫堕地，大如蝇，久之入于土。

▲牛祸

正德十二年，徐州牛产犊，一头二舌，两尾八足。嘉靖五年七月，南阳牛产犊，一首两身。六年十一月，漳浦有牛产犊，三目三角。十一年二月，铜仁黄牸产犊，满身有纹，即死。十二年，山东平山卫牛犊有纹，前两足及尾悉具鳞甲，中皆毳毛。万历十三年九月，光山牛产一物，火光满地，鳞甲森然，一夕毙。三十七年五月，历城、高苑二县牛各产犊，双头三眼，两鼻二口。三十八年三月，获嘉牛产犊，一身两头，四眼四耳，两口两足，一尾。三十九年二月，汲县牛产犊，一膊两头，两口四眼，两耳七蹄。四月降夷部牛产犊，人头羊耳。四十五年八月，开州牛产犊，两口三眼。天启元年十月，会宁牛产异兽，遍体鳞甲，有火光。三年十月，沅陵牸生犊，一身两头三尾。七年三月，莒州牛产犊如麟。崇祯十三年，襄阳牛产犊，两头二日。

▲地震

洪武四年正月己丑。巩昌、临洮、庆阳地震。五年四月戊戌，梧州府苍梧、贺州、恭城、立山等处地震。六月癸卯，太原府阳曲县地震。七月辛亥，又震。壬戌，京师风雨地辰。八月癸未，太原府徐沟县西北中有声如雷，地震凡三日。戊戌，阳曲县地又震。九月壬戌，又震者再。十月戊寅、辛卯，复震。是年，阳曲地凡七震。自六年至十四年，复八震。八年七月戊辰，京师地震。十二月戊子，又震。十一年四月乙巳，宁夏地震，坏城垣。十三年二月甲戌，福州府、广州府、河州地震。十九年六月辛丑，云南地震。十一月己卯，复震，有声。二十三年正月庚辰，山东地震。

建文元年三月甲午，京师地震，求直言。

永乐元年十一月甲午，北京地震。山西、宁夏亦震。二年十一月癸丑，京师、济南、开封并震，有声。六年五月壬戌、十一年八月甲子，

京师复震。十三年九月壬戌、十四年九月癸卯，京师地震。十八年六月丙午，北京地震。二十二年六月壬申，南京地震。

洪熙元年二月戊午，六安卫地震，凡七日。是岁，南京地震，凡四十有二。

宣德元年七月癸巳，京师地震，有声，自东南迄西北。是岁，南京地震者九。二年春，复震者十。三年，复屡震。四年，两京地震。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

正统三年三月己亥，京师地震。庚子，又震。甲辰，又震者再。四年六月乙未，复震。八月己亥，又震。五年十月庚午朔，兰州、庄浪地震十日。十月、十一月屡震，坏城堡庐舍，压死人畜。十年二月丁巳，京师地震。

景泰二年七月癸丑，京师地震。三年七月，永新珠坑村地陷十七所。是年，南京地震。五年十月庚子，京师地震，有声，起西北迄东南。六年二月甲午，安福大雷雨。白泉陂羊塘地陷二，一深三丈，广十余丈，一深六尺，广一丈有奇。

天顺元年十月乙巳，南京地震。

成化元年四月甲申，钧州地震，二十三日乃止。三年，四川地震，凡三百七十五。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地震，有声，威远、朔州亦震，坏墩台墙垣，压伤人。四年八月癸巳，京师地震，有声。十二月戊戌，湖广地震。五年十二月丙辰，汝宁、武昌、汉阳、岳州同日地震。六年正月丁亥，河南地震。是年，湖广亦震。十年四月壬午，鹤庆地震。九月己巳，自寅至申，复十五震，坏廨舍民居，伤人畜。十月丁酉，灵州大沙井驿地震，有声如雷。自后昼夜屡震，至十一月甲寅，一日十一震，城堞房屋多圮。十二年正月辛亥，南京地震。十月辛巳，京师地震。十三年正月己巳，凤阳、临淮地震，有声。闰二月癸卯，临洮、巩昌地震，城有颓者。四月戊戌，甘肃地裂，又震，有声。榆林、凉州亦震。宁夏大震，声如雷。城垣崩坏者八十三处。甘州、巩昌、榆林、凉州及沂州、郯城、滕、费、峄等县，同日俱震。九月甲戌，京师地三震。十四年六月，广西太平府地震，至八月乙巳，凡七震。七月，四川盐井卫地连震，廨宇倾覆，人畜多死。十六年八月丁巳，四川越嶲卫一日七震，越数日连震。十七年二月甲寅，南京、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和州、兖州及河南州县，同日地震。五月戊戌，直隶蓟州遵化县地

震。六月甲辰，又震，日三次。永平府及辽东宁远卫亦三震。二十年正月庚寅，京师及永平、宣府、辽东皆震。宣府地裂，涌沙出水。天寿山、密云、古北口、居庸关城垣墩堡多摧，人有压死者。五月甲寅，代州地七震。九月辛巳，费县地陷，深二尺，纵横三丈许。二十一年二月壬申，泰安地震。三月壬午朔，复震，声如雷，泰山动摇。后四日复微震，癸巳、乙未、庚子连震。闰四月癸未，巩昌府、固原卫及兰、河、洮、岷四州，地俱震，有声。癸巳，蓟州遵化县地震，有声，越数日复连震，城垣民居有颓仆者。五月壬戌，京师地再震。九月丙辰，廉州、梧州地震，有声，连震者十六日。十一月丙寅，京师地震。二十二年六月壬辰，汉中府及宁羌卫地裂，或十余丈，或六七丈。宝鸡县裂三里，阔丈余。九月辛亥，成都地日七八震，俱有声。次日，复震。

弘治元年八月壬寅，汉、茂二州地震，仆黄头等寨碉房三十七户，人口有压死者。戊申，宣府葛峪堡地陷深三尺，长百五十步，阔一丈。沙河中涌鳞，高一尺，长七十步。十二月辛卯，四川地震，连三日。二年五月庚申，成都地震，连三日，有声。三年十二月己未，京师地再震。四年六月辛亥，复三震。八月乙卯，南京地震，屋宇皆摇。淮、扬二府同日震。六年三月，宁夏地震，连三年，共二十震。四月甲辰，开封、卫辉、东昌、兖州同日地震，有声。七年二月丁丑，曲靖地震，坏房屋，压死军民。是岁，两京并六震。八年三月己亥，宁夏地震十二次，声如雷，倾倒边墙、墩台、房屋，压伤人。九月甲午至辛丑，安南卫地十二震。十月壬戌至甲子，海州九震。是岁，南京地再震。九年，两京地震者各二次。十年正月戊午，京师、山西地震。六月乙亥，海丰地震，声如雷，数日乃止。是岁，真定、宁夏、榆林、镇番、灵州、太原皆震。屯留尤甚，如舟将覆，屋瓦皆落。十一年六月丙子，桂林地有声若雷，旋陷九处，大者围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十三年七月己巳，京师地震。十月戊申，两京、凤阳同时地震。十四年正月庚戌朔，延安、庆阳二府，同、华诸州，咸阳、长安诸县，潼关诸卫，连日地震，有声如雷。朝邑尤甚，频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压死人畜甚众。县东地拆，水溢成河。自夏至冬，复七震。是日，陕州，永宁、卢氏二县，平阳府安邑、荣河二县，俱震，有声。蒲州自是日至戊午连震。丁丑，福、兴、泉、漳四府地俱震。二月乙未，蒲州地又震，至三月癸亥，凡二十九震。八月癸丑，四川可渡河巡检司地裂而陷，涌泉数十派，冲坏桥梁、庄舍，压死人畜甚众。癸酉，贵州地三震。十月辛酉，南京地震。十五年九月丙戌，南京、徐州、大名、顺德、济南、东昌、兖州同日地震，坏城垣、民舍。濮州尤甚，地裂涌水，压死百余人。是日，开封、彰德、平阳、泽、潞亦震。十月甲子，山西应、朔、

代三州，山阴、马邑、阳曲等县，地俱震，声如雷。丁卯，南京地震。十六年二月庚申，南京地震。十八年六月癸亥，宁夏地震，声如雷，城倾圮。九月癸巳，杭、嘉、绍、宁四府地震，有声。甲午，南京及苏、松、常、镇、淮、扬、宁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辛丑，蒲、解二州，绛、夏、平陆、荣河、闻喜、芮城、猗氏七县地俱震，有声。而安邑、万全尤甚，民有压死者。

正德元年二月癸酉至乙亥，勉阳地震者十余，有声如雷。四月癸丑，云南府连日再震。木密关地震如雷凡五，坏城垣、屋舍，压伤人。八月丁巳，莱州府鰲山卫地震，声如雷，城垛坏，以后屡震。莱州自九月至十二月，地震四十五，俱有声如雷。二年九月庚午，云南府安州、新兴州三日连震，摇撼民居，人有死者。四年三月甲寅，广宁大兴堡地陷，长四尺，宽三尺，深四丈余。五月己亥夜，武昌见碧光如电者六，有声如雷，已而地震。六年四月乙未，楚雄地三日五震，至明年五月又连震十三日。十月甲辰，大理府邓川州、剑川州、洱海卫地震。鹤庆、剑川尤甚，坏城垣、房廨，人有压死者。十一月戊午，京师地震。保定、河间二府及八县三卫，山东武定州，同日皆震。霸州连三日十九震。七年五月壬子，楚雄府自是日至甲子，地连震，声如雷。八月己巳，腾冲卫地震两日，坏城楼、官民廨宇。赤水涌出，田禾尽没，死伤甚众。八年十二月戊戌，成都、重庆二府，潼川、邛二州，地俱震。九年六月甲辰，凤阳府地震有声。八月乙巳，京师大震。十月壬辰，叙州府，太原府代、平、榆次等十州县，大同府应州山阴、马邑二县，俱地震，有声。十年五月壬辰，云南赵州永宁卫地震，逾月不止，有一日二三十震者。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计，死者数千人，伤倍之。八月丁丑，大理府地震，至九月乙未，复大震四日。十一年八月戊辰，南京地震，武昌府亦震。十二月己未，楚雄、大理二府，蒙化、景东二卫俱震。十二年四月甲子，抚州府及余干、丰城二县，泉州府，俱地震。浙江金乡卫自是日至七月己丑，凡十有五震。六月戊辰，云南新兴州及通海、河西、{山習}峨诸县地震，坏城楼、房屋，民有压死者。九月己卯，济、青、登、莱四府地震。是岁，泉州二月至六月，金华二月至七月，皆数震。十三年六月己巳，大理府及赵、邓川二州，浪穹县地震。是日，蒙化府亦震。十月甲午、十一月癸卯，又震。十四年二月丁丑，京师地震。九月丙午，昌平州、宣府、开平等卫亦震。丙辰，福、兴、泉三府地震。十五年三月丙申，安宁、姚安、宾州、蒙化、鹤庆俱地震。蒙化震二日，仆城垣、庐舍，民有压死者。八月辛酉，景东卫地震，声如雷。摇仆城墙、廨宇，地多拆裂。乙丑，济南、东昌、开封地震。

嘉靖二年正月，南京、凤阳、山东、河南、陕西地震。七月壬申，浙江定海诸卫地震，城堞尽毁。三年正月丙寅朔，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二月辛亥，苏、常、镇三府地震。是年，南京震者再。四年八月癸卯，徐州、凤阳一卫三州县及怀庆、开封二府俱地震，声如雷。九月壬申，凤阳、徐州及开封二县复震。五年四月癸亥，永昌、腾冲、腾越同日地震。贵州安南卫地震，声如雷。坏城垣。壬申，复震。六年十月戊辰，京师地震。十二年八月丁酉，京师地震。十五年十月庚寅，京师地震。顺天、永平、保定、万全都司各卫所，俱震，声如雷。十六年九月癸酉，云南地震。十八年七月庚寅，楚雄、临安、广西地震。十九年四月庚午，洮州、甘肃俱震。二十一年九月甲戌，平阳、固原、宁夏、洮州同日地震，有声。十一月丁巳，巩昌、固原、西安、凤翔地震。二十二年三月乙巳，太原地震，有声，凡十日。明年三月，复如之。四月庚辰，福、兴、泉、漳四府地震。二十三年三月朔，太原地震有声者十日。二十七年七月戊寅，京师地震，顺天、保定二府俱震。八月癸丑，京师复震，登州府及广宁卫亦震。三十年九月乙未，京师地震，有声。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凤阳府地震，有声。三月丙戌，山西地震，有声。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三十七年正月庚申，陕西地震。三月丁丑，昌平州地震。五月丁卯，蒲州地连震三日，声如雷。六月甲申，又震。十月丙午，华州地震，声如雷。至壬子又震，戊午复大震，倾陷庐舍甚多。三十八年七月辛巳，南京地震，有声。三十九年四月，嘉兴、湖州地震，屋庐摇动如帆。河水撞激，鱼皆跃起。四十年二月戊戌，甘肃山丹卫地震，有声，坏城堡庐舍。六月壬申，太原、大同、榆林地震，宁夏、固原尤甚。城垣、墩台、府屋皆摧，地涌黑黄沙水，压死军民无算，坏广武、红寺等城。四十一年正月丙申，京师地震。是岁，宁夏地震，圮边墙。四十五年正月癸巳，福建福、兴、泉三府同日地震。

隆庆二年三月甲寅，陕西庆阳、西安、汉中、宁夏，山西蒲州、安邑，湖广郧阳及河南十五州县，同日地震。戊寅，京师地震。是日，山东登州、四川顺义等县同日震。乐亭地裂三丈余者二，黑沙水涌出。宁远城崩。四月癸未，怀庆、南阳、汝宁、宁夏同日地震。乙酉，凤翔、平凉、西安、庆阳地震，坏城伤人。七月辛酉，陵川地裂三十余步。三年十一月庚辰，京师地震。四年四月戊戌，京师地震。五年二月丙午，广西靖江王府及宗室所居、布政司官署，俱地陷。六月辛卯朔，京师地

震者三。

万历元年八月戊申，荆州地震，至丙寅方止。二年二月癸亥，长汀地震，裂成坑，陷没民居。三年二月甲戌，湖广、江西地震。五月戊戌朔，襄阳、郧阳及南阳府属地震三日。己亥，信阳亦震。六月戊子，福、汀、漳等府及广东之海阳县俱地震。九月戊午，京师地震。十月丁卯，又震。己卯，岷州卫地震。己丑至壬午，连百余震。四年二月庚辰，蓟、辽地震。辛巳，又震。五年二月辛巳，腾越地二十余震，次日复震。山崩水涌，坏庙庑、仓舍千余间，民居圮者十之七，压死军民甚众。六年二月辛卯，临桂村田中青烟直上，随裂地丈余，鼓声轰轰，民居及大树石皆陷。七年七月戊午，京师地震。八年五月壬午，遵化数震，七日乃止。七月甲午，井坪路地大震，摧城垣数百丈。九年四月己酉，蔚州地震，声如雷。房屋震裂。大同镇堡各州县，同时地震，有声。十一年二月戊子，承天府地震。十二年二月丁卯，京师地震。五月甲午，又震。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扬州、庐州及上元、江宁、江浦、六合俱地震。江涛沸腾。三月戊寅，山西山阴县地震，旬有五日乃止。八月己酉，京师地震。十四年四月癸酉，又震。十五年三月壬辰，开封府属地震者三，彰德、卫辉、怀庆同日震。五月，山西地震。十六年六月庚申，京师地再震。十七年七月己未，杭州、温州、绍兴地震。十八年六月丙子，甘肃临洮地震，坏城郭、庐舍，压死人畜无算。八月，福建地屡震。十九年闰三月己巳，昌平州地震。十月戊戌，山丹卫地震，坏城垣。二十三年五月丁酉，京师地震。十二月癸亥，陕西地震，声若雷。二十四年十一月，福建地震。二十五年正月壬辰朔，四川地震三日。八月己卯，辽阳、广宁诸卫地震，涌水三日。甲申，京师地震，宣府、蓟镇等处俱震。十二月乙酉，京师地震。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宁夏地震。次日，长乐地陷五丈。八月丁丑，京师地震，有声。二十七年七月辛未，承天、沔阳、岳州地震。二十八年二月戊寅，京师地震，自艮方西南行，如是者再。三十一年四月丙午，承天府钟祥县地震，房屋摧裂。五月戊寅，京师地震。三十二年闰九月庚辰，巩昌及醴泉地一日十余震，城郭民居并摧。白阳、吴泉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余。三十三年五月辛丑，陆川地震，有声，坏城垣、府屋，压死男妇无算。六月庚午，灵川社坛有声，陷地十余丈，深丈余。九月丙申，京师地震者再，自东北向西南行。三十四年六月丙辰，陕西地震。三十五年七月乙卯，松潘、茂州、汶川地震数日。三十六年二月戊辰，京师地震。七月丁酉，又震。三十七年六月辛酉，甘肃地震，红崖、清水诸堡压死军民八百四十余人，圮边墩八百七十里，裂东关地。四十年二月乙亥，云南大理、武定、曲靖地大震，次日又震。缅甸亦震?N逶挛

煨纾□颇洗罄怼⑶□父创笳穑□捣课荨K氖□□昃旁赂□纾□轿鳌10.幽系卣稹K氖□□甓□录好□□镏莸卣稹@巧剿碌罨邓□恪0嗽乱液亻□□鄣卣鹑缋祝□嗣窬□妗J□滦劣希□□Φ卣稹K氖□迥晡逶录仔纾□镅舾□卣稹R液亻□凑稹0嗽拢□媚系亓颜叨□K氖□□炅□氯晌纾□□Φ卣稹>旁乱颐□□□Φ卦僬穑□芨ā⑸轿髦菹匾皇□衅呒白暇9兀□硭□⒀睾佣□冢□□贰⑸癯赝□战哉稹K氖□四甓□赂□纾□颇霞罢厍臁11.葜荨14.V荨⑪逖簟3.刑臁□嫜簟14.┤浇缘卣稹?

天启元年四月癸丑，延绥孤山城陷三十五丈，入地二丈七尺。二年二月癸酉，济南、东昌、河南、海宁地震。三月癸卯，济南、东昌属县八，连震三日，坏民居无数。九月甲寅，平凉、隆德诸县，镇戎、平虏诸所，马刚、双峰诸堡，地震如翻，坏城垣七千九百余丈，屋宇万一千八百余区，压死男妇万二千余口。十一月癸卯，陕西地震。三年四月庚申朔，京师地震。十月乙亥，复震。闰十月乙卯，云南地震。十二月丁未，南畿六府二州俱地震，扬州府尤甚。是月戊戌，京师地又震。四年二月丁酉，蓟州、永平、山海地屡震，坏城郭庐舍。甲寅，乐亭地裂，涌黑水，高尺余。京师地震，宫殿动摇有声，铜缸之水，腾波震荡。三月丙辰、戊午，又震。庚申，又震者三。六月丁亥，保定地震，坏城郭，伤人畜。八月己酉，陕西地震。十二月癸卯，南京地震。六年六月丙子，京师地震。济南、东昌及河南一州六县同日震。天津三卫、宣府、大同俱数十震，死伤惨甚。山西灵丘昼夜数震，月余方止。城郭、庐舍并摧，压死人民无算。七月辛未，河南地震。九月甲戌，福建地震。十二月戊辰，宁夏石空寺堡地大震。礌山石殿倾倒，压死僧人。是年，南京地亦震。七年，宁夏各卫营屯堡，自正月己巳至二月己亥，凡百余震，大如雷，小如鼓如风，城垣、房屋、边墙、墩台悉圮。十月癸丑，南京地震，自西北迄东南，隆隆有声。

崇祯元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三年九月戊戌，南京地震。四年六月乙丑，临洮、巩昌地震，坏庐舍，损民畜。五年四月丁酉，南京、四川地震。十月丁卯，山西地震。十一月甲寅，云南地震。六年正月丁巳，镇江地裂数丈。七月戊戌，陕西地震。八年冬，山西地震。九年三月戊辰，福建地震。七月丁未，清江城陷。十年正月丙午，南京地震。七月壬午，云南地震。十月乙卯，四川地震。十二月，陕西西安及海剌同时地震，数月不止。十一年九月壬戌，辽东地震。十二年二月癸巳，京师地震。十三年十一月戊子，南京地震。十四年三月戊寅，福建地震。四月丙寅，湖广地震。五月戊子，甘肃地震。六月丙午，福建地震。九月甲午，四川地震。十五年五月丙戌，两广地震。七月甲申，山

西地震。十六年九月，凤阳地屡震。十一月丙申，山东地震。明年正月庚寅朔，凤阳地震。乙卯，南京地震。三月辛卯，广东地震。

▲山颓

洪武六年正月壬戌夜，伏羌高山崩。正统八年十一月，浙江绍兴山移于平田。是岁，陕西二处山崩。十三年，陕西夏秋霪雨，通渭、平凉、华亭三县山倾，军民压死者八十余口。天顺四年十月，星子山裂。成化八年七月，陇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沟，长半里，寻复合。十六年四月壬子，巨津州金沙江北岸白石雪山断裂里许，两岸山合，山上草木如故。下塞江流，禾黍尽没。久之其下渐开，水始泄。六月，长乐平地出小阜，人畜践之辄陷。明年，复涌一高山。十七年十二月辛丑，寿阳县城南山崩，声如牛吼。弘治三年六月乙巳，河州山崩地陷。九年六月庚寅，山阴、萧山二县同日大雨山崩。十四年闰七月，乌撒军民府大雨山崩。十五年八月戊申，宣府合河口石山崩。十八年六月丙子，河州沙子沟夜大雷雨，石岸山崩，移七八里，崩处裂为沟，田庐民畜俱陷。正德元年十二月癸亥，即墨三表山石崩。四年三月甲寅，辽东东山大家峪山崩二处，约丈余。五年六月癸巳，秦州山崩，伤室庐、禾稼甚众。龙王沟口山亦崩。六年七月丙寅，夔州麇子溪骤雨，山崩。十三年五月癸亥，云南黑盐井山崩，井塞。十五年八月丁丑，云南赵州大雨，山崩。嘉靖四年七月乙酉，清源贾家山崩。五年四月壬申，贵州歹苏屯山崩。十九年十二月己巳，峨眉宋皇观山鸣，震裂，涌泉水八日。二十一年六月乙酉，归州沙子岭大雷雨，崖石崩裂，塞江流二里许。二十六年七月癸酉，澄城麻陂山界头岭，昼夜吼数日。山忽中断，移走，东西三里，南北五里。隆庆二年五月庚戌，永宁州山崩。是岁，乐亭地裂三处，俱涌黑沙水。四年八月，湖州山崩，成湖。万历二十五年六月，泰山崩。二十七年八月甲午，狄道城东山崩，其下冲成一沟。山南耕地涌出大小山五，高二十余丈。三十三年八月丙午，镇江西南华山裂二三尺。三十七年六月辛酉，甘肃南山崩。天启三年闰十月乙卯，仁寿长山声震如雷，裂七里，宽三尺，深不可测。崇祯九年十二月，镇江金鸡岭土山崩。后八年，秦州有二山，相距甚远，民居其间者数百万家。一日地震，两山合，居民并入其中。

▲雨毛、地生毛

洪武十九年九月丙子，天雨絮。宣德元年七月甲午，地生毛，长尺余。正统八年，浙江地生白毛。成化十三年四月，甘肃地裂，生白毛。十五年五月，常州地生白毛。十七年四月，南京地生白毛。弘治元年五

月丙寅，泸州长宁县雨毛。正德十二年四月，金华地生黑白毛，长尺余。

▲年饥

洪武二年，湖广、陕西饥。四年，陕西洊饥。五年，济南、东昌、莱州大饥，草实树皮，食为之尽。六年，苏州、扬州、真定、延安饥。七年，北平所属州县三十三饥。十五年，河南饥。十九年春，河南饥。夏，青州饥。二十年，山东三府饥。二十三年，湖广三府、二州饥。二十四年，山东及太原饥，徐、沛民食草实。二十五年，山东洊饥。

永乐元年，北畿、山东、河南及凤阳、淮安、徐州、上海饥。二年，苏、松、嘉、湖四府饥。四年，南畿、浙江、陕西、湖广府州县卫十四饥。五年，顺天、保定、河间饥。十年，山东饥。十二年，直省州县二十四饥。十三年，顺天、青州、开封三府饥。十四年，平阳、大同二府饥。十八年，青、莱二府大饥。时皇太子赴北京，过邹县，命亟发官粟以赈。

洪熙元年，北畿饥。山东、河南、湖广及南畿州县三十四饥。

宣德元年，直省州县二十九饥。二年，直省县十四饥。三年，直省州县十五饥。六年直省县十饥。八年，以水旱告饥者，府州县七十有六。九年，南畿、山东、浙江、陕西、山西、江西、四川多告饥，湖广尤甚。十年，扬、徐、滁、南昌大饥。

正统三年春，平凉、凤翔、西安、巩昌、汉中、庆阳、兖州七府及南畿三州、二县，江西、浙江六县饥。四年，直省州县卫十八及山西隰州、大同、宣府、偏头诸关饥。五年，直省十府、一州、二县饥。陕西大饥。六年，直省州县二十六饥。八年夏，湖南饥。秋，应天、镇江、常州三府饥。九年春，苏州府饥。是岁，云南、陕西乏食。十年，陕西、山西饥。十二年夏，淮安、岳州、襄阳、荆州、郴州俱洊饥。十三年，宁、绍二府及州县七饥。

景泰元年，大名、顺德、广平、保定、处州、太原、大同七府饥。二年，大名、广平又饥。顺天、保定、西安、临洮、太原、大同、解州饥。三年，淮、徐大饥，死者相枕藉。四年，徐州洊饥。河南、山东及凤阳饥。五年，两畿十府饥。六年春，两畿、山东、山西、浙江、江西、湖广、云南、贵州饥，苏、松尤甚。七年，北畿、山东、江西、云

南又饥。河南亦饥。

天顺元年，北畿、山东并饥，发茔墓，斫道树殆尽。父子或相食。二年，长沙、辰州、永州、常德、岳州五府及铜鼓、五开诸卫饥。四年，湖广及镇远府，都匀、平越诸卫饥。六年，陕西饥。

成化元年，两畿、浙江、河南饥。二年，南畿饥。四年，两畿、湖广、山东、河南无麦。凤阳及陕西、宁夏、甘、凉饥。五年，陕西洊饥。六年，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饥，食草木殆尽。山西、两广、云南并饥。八年，山东饥。九年，山东又大饥，骼无余胔。十三年，南畿、山东饥。十四年，北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饥。十五年，江西饥。十六年，北畿、山东、云南饥。十八年，南畿、辽东饥。十九年，凤阳、淮安、扬州三府饥。二十年，陕西饥，道殣相望。畿南及山西平阳饥。二十一年，北畿、山东、河南饥。二十三年，陕西大饥。武功民有杀食宿客者。淮北、山东亦饥。

弘治元年，应天及浙江饥。六年，山东饥。七年，保定、真定、河间三府饥。八年，苏、松、嘉、湖四府饥。十四年，顺天、永平、河间、河南四府饥。辽东大饥。十五年，辽东洊饥。兖州饥。十六年，浙江、山东及南畿四府、三州饥。十七年，淮、扬、庐、凤洊饥，人相食，且发瘗胔以继之。十八年，延安诸府饥。

正德三年，庐、凤、淮、扬四府饥。四年，苏、松、常、镇四府饥。五年，山东饥。七年，嘉兴、金华、温、台、宁、绍六府乏食。八年，河间、保定饥。九年春，永平诸府饥，民食草树殆尽，有阖室死者。秋，关、陕亦饥。十一年，顺天、河间饥。河南大饥。十二年春，顺天、保定、永平饥。十三年，苏、松、庐、凤、淮、扬六府饥。十四年冬，辽东饥，南畿、淮、扬诸府尤甚。十六年，辽东饥。

嘉靖二年，应天及滁州大饥。三年，湖广、河南、大名、临清饥。南畿诸郡大饥，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弥千里。四年，河间、沈阳、大同三卫饥。五年，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大饥。六年，辽东大饥。八年，真定、庐、凤、淮、扬五府，徐、滁、和三州及山东、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饥，襄阳尤甚。九年，畿内、河南、湖广、山东、山西大饥。十二年，北畿、山东饥。十五年，湖广大饥。十七年，北畿饥。河南、郧阳、襄阳三府饥。二十年，保定、辽东饥。二十一年，顺天、永平饥。二十四年，又饥。南畿亦饥。二十五年，顺天饥，江西亦饥。二十七年，巩昌、汉中大饥。三十一年，宣、大二镇大饥，

人相食。三十二年，南畿、庐、凤、淮、扬、山东、河南、陕西并饥。三十三年，顺天及榆林饥。三十六年，辽东大饥，人相食。三十九年，顺天、永平饥。四十年，两畿、山西饥。四十三年，北畿、山东大饥。四十四年，顺天饥。四十五年，淮、徐饥。

隆庆元年，苏、松二府大饥。二年，湖广饥。

万历元年，淮、凤二府饥，民多为盗。十年，延安、庆阳、平凉、临洮、巩昌大饥。十三年，湖广饥。十五年七月，黄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诸县，有以石为粮者。十六年，河南饥，民相食。苏、松、湖三府饥。二十二年，河南大饥，给事中杨明绘《饥民图》以进，巡按陈登云进饥民所食雁粪，帝览之动容。二十八年，山东及河间饥。二十九年，两畿饥。阜平县饥，有食其稚子者。苏州饥，民殴杀税使七人。三十七年，山西饥。四十年，南畿洊饥，凤阳尤甚。四十三年，浙江饥。四十四年，山东饥甚，人相食。河南及淮、徐亦饥。四十五年，北畿民食草木，逃就食者，相望于道。山东属邑多饥。四十六年，陕西饥。四十八年，湖广大饥。

崇祯元年，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二年，山西、陕西饥。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六年，陕西、山西大饥。淮、扬洊饥，有夫妻雉经于树及投河者。盐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缢于官署。七年，京师饥，御史龚廷献绘《饥民图》以进。太原大饥，人相食。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饥。金坛民于延庆寺近山见人云，此地深入尺余，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为粉粥而食，取者日众。又长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类茯苓。又石子涧土黄赤，状如猪肝，俗呼“观音粉”，食之多腹痛陨坠，卒枕藉以死。是岁，畿南、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

▲黄眚黄祥

正统十一年二月辛酉，有异气现华盖殿金顶及奉天殿鸱吻之上。成化九年四月乙亥，两京雨土。十三年四月戊戌，陕西、甘肃冰厚五尺，间以杂沙，有青红黄黑四色。弘治十年三月己酉，雨土。十一年四月辛巳，雨土。十七年二月甲辰，郧阳、均州雨沙。嘉靖元年正月丁卯，雨

黄沙。十三年二月己未，雨微土。二十一年，象山雨黄雾，行人口耳皆塞。隆庆元年三月甲寅，南郑雨土。万历二十五年二月癸亥，湖州雨黄沙。四十六年三月庚午，暮刻，雨土，濛濛如雾如霰，入夜不止。四十七年二月甲戌，从未至酉，尘沙涨天，其色赤黄。四十八年，山东省城及泰安、肥城皆雨土。崇祯十二年二月壬申，浚县有黑黄云起，旋分为二。顷之四塞。狂风大作，黄埃涨天，间以青白气。五步之外，不辨人踪，至昏始定。十四年正月壬寅，黄埃涨天。

志第七 历一

后世法胜於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著。《唐志》谓天为动物，久则差忒，不得不屡变其法以求之。此说似矣 ，而不然也。《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盖天行至健，确然有常，本无古今之异。其岁差盈缩迟疾诸行，古无今有者，因其数甚微，积久始著。古人不觉，而后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使天果久动而差忒，则必差参凌替而无典耍，安从修改而使之益密哉？观传志所书，岁失其次、日度失行之事，不见於近代，亦可见矣。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之智力有限，持寻尺之仪表，仰测穹苍，安能洞悉无遗。惟合古今人心思，踵事增修，庶几符合。故不能为一成不易之法也。

黄帝迄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统历》 ，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馀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如俞正己、冷守中不知妄作者无论已，而华湘、周濂、李之藻、刑云路之伦颇有所见。郑世子载堉撰《律历融通》，进《圣寿万年历》，其说本之南部御史何瑭，深得《授时》之意，而能补其不逮。台官泥於旧闻，当事惮於改作，并格而不行。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馀卷，多发古人所未发。时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诏立两愕扒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然亦未及颁行。由是观之，历固未有行之久而差者，乌可不随时修改，以求合天哉。

今采扣家论说，有裨於历法者，著於篇端。而《大统历》则述立法之原，以补《元志》之未备。《回回历》始终隶於钦天监，与《大统》参用 ，亦附录焉。

▲历法沿革

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率其属高翼上戊申《大统历》。太祖谕曰："古者季冬颁历，太迟。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十月朔，著为令。"洪武元年改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诏徵元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共十四人，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有至京，议历法。三年改监为钦天，设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统历》，曰《回回历》。以监令、少监统之。岁造《大统民历》、《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四季天象占验

历》、《御览天象录》，各以时上。其日月交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先期以闻。十年三月，帝与群臣论天与七政之行，皆以蔡氏旋之说对。帝曰："朕自起以来，仰观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历家之论，确然不易。尔等犹守蔡氏之说，岂所谓格物致知学乎？"十五年九月，诏翰林李翀、吴伯宗译《回回历书》。

十七年闰十月，漏刻博士元统言："历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踵《授时》之数，非所以重始敬正也。况《授时》以元辛巳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七政运行不齐，其理深奥。闻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报可。擢统为监令。统乃取《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之说，析其条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命曰《大统历法通轨》。二十二年改监令、丞为监正、副。二十六年，监副李德芳言："监正统孜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以考鲁献公十五年戊寅岁天正冬至，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半强。今当复用辛巳为元及消长之法。"疏入，元统奏辨。太祖曰："二说皆难凭，但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自是《大统历》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时》法。三十一年在罢回回钦天监，其《回回历》科仍旧。

永乐迁都顺天，仍用应天冬夏昼夜时刻，至正统十四年始改用顺天之数。其冬，景帝即位，天文生马轼奏，昼夜时刻不宜改。下廷臣集议。监正许惇等言："前监正彭德清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四十度，比南京高七度有奇，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奏准改入《大历》，永为定式。轼言诞妄，不足听。"帝曰："太阳出入度数，当用四方之中。今京师在尧幽都之地，宁可为准。此后造历，仍用洪、永旧制。"

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致失救护。下法司，论徒。诏宥之。成化十年，以监官多不职，擢云南提学童轩为太常寺少卿，掌监事。十五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监推又误，帝以天象微渺，不之罪也。十七年，真定教论俞正己上《改历议》，诏礼部及轩参考。尚书周洪谟等言："正己止据《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历志推算气朔，又以己意创为八十七年约法，每月大小相间。轻率狂妄，宜正其罪。"遂下正己诏狱。十九年，天文生张升上言改历。钦天监谓祖制不可变，升说遂寝。弘治中，月食屡不应，日食亦舛。

正德十二、三年，连推日食起复，皆弗合。于是漏刻博士硃裕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岁久不能无差，若不量加损益，恐愈久愈舛。乞简大臣总理其事，令本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两相交

验，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测节气早晚。往复参较，则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齐。”部覆言：“裕及监官历学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与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请至期考验。”既而濂等言：“日躔岁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岁差，当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经改正，推步岂能有合。臣参较德验，得正德丙子岁前天正冬至气应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五十秒，黄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为历元。其气闰转交四应，并周天黄赤道，诸类立成，悉从岁差，随时改正。望敕礼臣并监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轻变，请仍旧法。别选精通历学者，同濂等以新法参验，更为奏请。”从之。

十五年，礼部员外郎郑善夫言：“日月交食，日食最为难测。盖月食分数，但论距交远近，别无四时加减，且月小暗虚大，八方所见皆同。若日为月所掩，则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远而月近。日行有四时之异，月行有九道之分。故南北殊观，时刻亦异。必须据地定表，因时求合。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历官报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闽、广之地，遂至食既。时刻分秒，安得而同？今宜按交食以更历元，时刻分秒，必使奇零剖析详尽。不然，积以岁月，躔离朓朒，又不合矣。”不报。十六年以南京户科给事中乐頀、工部主事华湘通历法，俱擢光禄少卿，管监事。

嘉靖二年，湘言：“古今善治历者三家，汉《太初》以钟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时》以晷景为近。欲正历而不登台测景，皆空言臆见也。望许臣暂朝参，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诣观象台，昼夜推测，日记月书，至来年冬至，以验二十四气、分至合朔、日躔月离、黄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余之度，视元辛巳所测，离合何如，差次录闻。更敕礼部延访精通理数者徵赴京师，令详定岁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礼部集议，而护谓历不可改，与湘颇异。礼部言：“湘欲自行测候，不为无识。请二臣各尽所见，穷极异同，以协天道。”从之。

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隆庆三年，掌监事顺天府丞周相刊《大统历法》，其历原历叙古今诸历异同。万历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礼科给事中侯先春因言：“迩年月食在酉而曰戌，月食将既而曰未九分，差舛甚矣。《回回历》科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为精

密，何妨纂人《大统历》中，以备考验。”诏可。二十年五月戌夜月食，监官推算差一日。

二十三年，郑世子载堉进《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疏略曰：“高皇帝革命时，元历未久，气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讨论润色而已。积年既久，气朔渐差。《后汉志》言‘三百年斗历改宪’。今以万历为元，而九年辛巳岁适当‘斗历改宪’之期，又协‘乾元用九’之义，历元正在是矣。臣尝取《大统》与《授时》二历较之，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夫差虽九刻，处夜半之际，所差便隔一日。节气差天一日，则置闰差一月。闰差一月，则时差一季。时差一季，则岁差一年。其失岂小小哉？盖因《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因和会两家，酌取中数，立为新率，编撰成书，大旨出于许衡，而与历不同。黄钟乃律历本原，而旧历罕言之。新法则以步律吕爻象为首。尧时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须、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虚间，元人历议亦云在女、虚之交。而《授时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统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与《尧典》合。新法上考尧元年甲辰岁，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与承天、一行二家之说合。此皆与旧历不同大者，其余详见《历议》。望敕大臣名儒参订采用。”

其法首曰步发敛。取嘉靖甲寅岁为历元，元纪四千五百六十，期实千四百六十一，节气岁差一秒七十五忽，岁周气策无定率，各随岁差求而用之。律应即气应五十五日六十刻八十九分，律总旬周六十日。次曰步朔闰。朔望弦策与《授时》同，闰应十九日三十六刻十九分。次曰步日躔。日平行一度，躔周即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躔中半之，象策又半之，辰策十二分躔周之一。黄、赤道岁差，盈初缩末限，缩初盈末限，俱与《授时》同，周应二百三十八度二十二分三十九秒。按《授时》求日度法，以周应加积度，命起虚七，其周应为自虚七度至箕寸十度之数。《万年历法》以周应减积度，命起角初，其周应为箕十度至角初度之数，当为二百八十六度四十五分。今数不合，似误。次曰步晷漏。北极出地度分，冬、夏至中晷恒数，并二至昼夜长短刻数，俱以京师为准。参以岳台，以见随处里差之数。次曰步月离。月平行、转周、转中，与《授时》同。离周即迟疾限三百三十六限十六分六十秒，离中半之，离象又半之。转差一日九十刻六十分。转应七日五十刻三十四分。次曰步交道。正交、中交与《授时》同。距交十四度六十六分六十六秒。交周、交中、交差，与《授时》同。交应二十日四十七刻三十四

分。次曰步交食。日食交外限六度，定法六十一，交内限八度定法八十一。月食限定法与《授时》同。次曰步五纬。合应：土星二百六十二日三千二十六分，木星三百一十一千八百三十七分，火星三百四十三日五千一百七十六分，金星二百三十八千三百四十七分，水星九十一日七千六百二十八分。历应：土星八千六百四日五千三百三十八分，木星四千一十八日六千七十三分，火星三百一十四日四十九分，金星六十日一千九百七十五分，水星二百五十三日七千四百九十七分。周率、度率及晨夕伏见度，俱与《授时》同。

其议岁余也，曰："阴阳消长之理，以渐而积，未有不从秒起。《授时》考古，于百年之际顿加一分，于理未安。假如鲁隐公三年酉岁，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年，以《授时》本法算之，于岁实当加二十分，得庚午日六刻，为其年天正冬至。次年壬戌岁，下距至元辛巳一千九百九十年，本法当加十九分，得乙亥日五十刻四十四分，为其年天正冬至。两冬至相减，得相距三百六十五日四十四刻四十四分，则是岁余九分日之四，非四分日之一也。历法之廖，莫甚于此。新法酌量，设若每年增损二秒，推而上之，则失昭公己丑；增损一秒至一秒半，则失僖公辛亥。今约取中数，其法置定距自相乘，七因八归，所得百，约之为分，得一秒七十五忽，则辛亥、己丑皆得矣。"

其议日躔也，曰："古历见于《六经》，灼然可考者莫如日躔及中星。而推步家鲜有达者，盖由不知夏时、周正之异也。大抵夏历以节气为主，周历以中气为主。何承天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为上元，进乖夏朔，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与古合。尝以新法岁差，上考《尧典》中星，则所谓四仲月，盖自节气之始至于中气之终，三十日内之中星耳后世执者于二分二至，是亦误矣。"

其议侯极也，曰："自汉至齐、梁，皆谓纽星即不动处。惟祖□恒之测知纽星去极一度有余。自唐至宋，又测纽星去极三度有余。《元志》从三度，盖未有说也。新法不测纽星，以日景验之，于正方案上，周天度内权指一度为北极，自此度右旋，数至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为夏至日躔所在。复至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为冬至日躔所在。左旋，数亦如之。四处并中心五处，各识一针。于二至日午中，将案直立向南取景，使三针景合，然后县绳界取中绵，又取方十字界之，视横界上距极出地度分也，即极出地度分也。"

其议晷景也，曰："何承天立表测景，始知自汉以来，冬至皆后天三日。然则推步晷景，乃治历之要也。《授时历》亦凭晷景为本，而《历

经》不载推步晷景之术，是为缺略，今用北极出地度数，兼弧矢二术以求之，庶尽其原。又随地形高下，立差以尽变，前此所未有也。”又曰：“《授时历》议据《前汉志》鲁献公十五年戊寅岁正月甲寅朔旦冬至，引用为首。夫献公十五年下距隐公元年己未，岁百六十一年，其非春秋时明矣。而《元志》乃云‘自春秋献公以来’，又云‘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验’，误矣。夫献公甲寅冬至，别无所据，惟刘歆《三统历》言之。岂左传不足信，而歆乃可信乎？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歆乃以为甲子，差天三日，尚不能知，而能逆知上下数百年乎？故凡春秋前后千载之间，气朔交食，《长历》、《大衍》所推近是，刘歆、班固所说全非也。”又曰：“《大衍历》议谓宋元嘉十三年一月甲戌，景长为日度变行，《授时历》议亦云，窃以为过矣。苟日度失行，当如岁差，渐渐而移。今岁既已不合，来岁岂能复合耶？盖前人所测，或未密耳。夫冬至之景一丈有余，表高晷长，则景虚而淡，或设望筒、副表、景符之类以求实景。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景符或一前却，所据之表或稍有倾欹，圭面或稍有斜侧，二至前后数日之景，进退只在毫厘之间，耍亦难辨。况委托之人，未智当否。九服之远，既非自挚，所报晷景，宁足信乎？”

其议漏刻也，曰：“日月带食出入，五星晨昏伏见，历家设法悉因晷漏为准。而晷漏则随地势南北，辰极高下为异焉。元人都燕，其《授时历》七曜出没之早晏，四时昼夜之永短，皆准大都晷漏。国初都金陵，《大统历》晷漏改徒南京，冬夏至相差三刻有奇。今推交食分秒，南北东西等差及五星定伏定见，皆因元人旧法，而独改其漏刻，是以互神舛误也。故新法晷漏，照依元旧。”

其议日食也，曰：“日道与月道相交处有二，若正会于交，则食既，若但在交前后相近者，则食而不既。此天之交限也。又有人之交限，假令中国食既，戴日之下，所亏才半，化外之地，则交而不食。易地反观，亦如之。何则？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丸，共县一绵，日上而下，即其下正望之，黑丸必掩赤丸，似食之既；及旁观有远近之差，则食数有多寡矣。春分已后，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内偏少。秋分已后，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内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已后，日行黄道东畔，午前偏多，午后偏少。夏至已后，日行黄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后偏多。是故有东西差。日中仰视则高，旦暮平视则低。是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见早，食于中后见迟。是故有时差，凡此诸差，唯日有之，月则无也。故推交食，惟日颇难。欲推九服之变，必各据其处，考晷景之短长，揆辰极之高下，庶几得之。《历经》推定之数，徒以燕

都所见者言之耳。旧云：‘月行内道，食多有验。月行外道，食多不验。’又云：‘天之交限，虽系内道，若在人之交限之外，类同外道，日亦不食。’此说似矣，而未尽也。假若夏到前后，日食于寅卯酉戌之间，人向东北、西北观之，则外道食分反多于内道矣。日体大于月，月不能尽掩之，或遇食既，而日光四溢，形如金环，故日无食十分之理。虽既，亦止九分八十秒。《授时历》日食，阳历限六度，定法六十，阴历限八度，定法八十。各置其限度，如其定法而一，皆得十分。今于其定法下，各加一数以除限度，则得九分八十余秒也。”

其议月食也，曰：“暗虚者，景也。景之蔽月，无早晚高卑之异，四时九服其之殊。譬如县一黑丸于暗室，其左燃烛，其右县一白丸，若烛光为黑丸所蔽，则白丸不受其光矣。人在四旁观之，所见无不同也。故月食无时差之说。自《纪元历》妄立时差，《授时》因之，误矣。”

其议五纬也，曰：“古法推步五纬，不如变数之加减。北齐张子信仰观岁久，知五纬有盈缩之变，当加减以求逐日之躔。盖五纬出入黄道内外，各自有其道，视日远近为迟疾，其变数之加减，如里路之径直斜曲也。宋人有言曰：‘五星行度，惟留退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台循柳叶，两末锐于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星行两末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行度稍速，以其径捷故也。’前代修历，止增损旧法而已，未尝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去阴云昼见日数外，可行三年实行，然后可以算术缀之也。”

书上，礼部尚范谦奏：“岁差之法，自虞喜以来，代有差法之议，竟无昼一之规。所以求之者，大约有三：考月令之中星，测二至之日景，验交食之分秒。考以衡管，测以臬表，验以漏刻，斯亦危得之矣。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纪七政之行，又析度为百分，分为百秒，可谓密矣。然浑象之体，径仅数尺，布周天度，每度不及指许，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表之树不过数尺，刻漏之筹不越数寸。以天之高且广也，而以寸之物求之，欲其纤微不爽，不亦难乎？故方其差在公秒之间，无可验者，至蹬逾一度，乃可以管窥耳。此所以穷古今之智七巧，不能尽其变欤？即如世子言，以《大统》、《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必刻。夫时差九刻，在亥子之间则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则移一月，此可验之于近也。设移而前，则生明在二日之昏，设移而后，则生明在四日之夕矣。今似未至此也。其书应发钦天监参订测验。世子留心历学，博通今古，宜赐奖谕。”从之。

河南佥事刑云路上书言："治历之耍治历之耍，无逾观象、测景、候时、筹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测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统》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适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统》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统》推癸巳；立冬巳酉，而《大统》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直元日于子半，则当退履端于月穷，而朝贺大礼在月正二日矣。岂细故耶？闰八月朔，日食，《大统》推初亏巳正二刻，食几既，而臣候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则闰应及转应、交应，各宜增损之矣。"钦天监见云路疏，甚恶之。监正张应候奏诋，谓其僭妄惑世。礼部尚书范谦乃言："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之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监官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所当和衷共事，不宜妒忌。乞以云路提叔钦天监事，督率官属，精心测候，以成钜典。"议上，不报。

三十八年，监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亏圆之候，职方郎范守己疏驳其误。礼官因请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庶几历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峨、熊三拨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玛窦进贡土物，而迪峨、三拨及能华同、邓玉函、汤若望等先后至，俱精究天文历法。礼部因奏："精通历法，如云路、守己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迪峨、三拨等同译西洋法，俾云路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乞敕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疏入，留中。未几云路、之藻皆召至京，参预历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

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略言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之谬。而力荐迪峨、三拨及华民、阳玛诺等，言："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今迪峨等年龄向衰，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礼科姚永济亦以为言。时庶务因循，未暇开局也。

四十四年，云路献《七政真数》，言："步历之法，必以两交相对。两交正，而中间时刻分秒之度数，一一可按。日月之交食，五星之凌犯，皆日月五星之相交也。两交相对，互相发明，七政之能事毕矣。"天启元年春，云路复详述古今时刻，与钦天监所推互异。症新法至密，章

下礼部。四月壬申朔日食，云路所推食分时刻，与钦天监所推互异。自言新法至密，至期考验，皆与天下不合。云路又尝论《大统》宫度交界，当以岁差考定，不当仍用《授时》三百年前所测之数。又月建月关半杓所指，斗杓有岁差，而月建无改移。皆笃论也。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时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国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佑，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光启言：近世言历诸家，大都宗郭守敬法，至若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视会，皆古所未闻，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

已而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其一，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短之数，以正古来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异之说。其二，议岁实小余，昔多今少，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岁岁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气明朔。其三，每日测验日行经度，以定盈缩加减真率，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离。其四，夜测月行经纬度数，以定交转迟疾真率，东西北高下之差，以步月离。其五，密测列宿以纬行度，以定七政盈缩、迟疾、顺逆、违离、远近之数。其六，密测五星经纬行度，以定小轮行度迟疾、留逆、伏见之数，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变黄道、赤道广狭度数，密测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与黄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转。其八，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视会之因，以定距午时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测日行，考知二极出入地度数，以定周天纬度，以齐七政。因月食考知东西相距地轮经度，以定交食时刻。其十，依唐、元法，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地轮经纬，以求昼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无、先后、多寡之数。因举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能华民、邓玉涵。报可。九月癸卯开历局。三年，玉函卒，又徵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译书演算。光启进本部尚书，仍督修历法。

时巡按四御史马如蚊荐资县诸生冷守中精历学以所呈历书送局。光启力驳其谬，并预推次年四月川食时刻，令其临时比测。四年正月，光启进《历书》二十四卷。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启预推分秒时刻方

位。奏言："日食随地不同，则用地纬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经度算其加时早晏。月食分秒，海内并同，止用地经度推求先后时刻。臣从舆地图约略推步，开载各布政司月食初亏度分，盖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则余率可以类推，不若日食之经纬各殊，心须详备也。又月体一十五分，则尽入暗虚亦十五分止耳。今推二十六分六十六十秒者，盖暗虚体大于月，若食时去交稍远，即月体不能全入暗虚，止从月体论其分数。是夕之食，极近於交，故月入暗虚十五分方为食既，更进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历》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略同此法也。"已四川报次序守中所推月食实差二时，而新法密合。

光启又进《历书》二十一卷。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顺天见食二分一十二秒，应天以南下食，大汉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光启言：

月食在夜，加时早晚，若无定据。惟日食按晷定时，无可迁就。故历法疏密，此为的症。臣等纂辑新法，渐次就绪，而向生交食为期尚远，此时不与监臣共见，至成历后，将何徵信？且是食之必当测俟，更有说焉。

旧法食在正中，则无时差。今此食既在日中，而新法仍有时差者，盖以七政运行皆依黄道，不由赤道。旧法所谓中乃道之午中，非黄道之正中也。黄赤道二道之中，独冬夏至加时正午，乃得同度。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数尚远，两中之差，二下三度有奇，岂可因加时近午，不加不减乎？适际此日，又值此时，足可验时差之正术，二也。

本方之地经度，未得真率，则加时难定，其法心从交食时测验数次，乃可较勘昼一。今此食依新术测候，其加时刻分，或后未合，当取从前所记地经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

时差一法，但知中无加减，而不知中分黄赤，今一经目见，人人知加时之因黄道，因此推彼，他术皆然，足以知学习之甚易，三也。

即分数甚少，宜详加测候，以求显验。帝是其言。至期，光启率监臣预点日晷，调壶漏，用测高仪器测食甚日晷高度。又于密室中斜开一隙，置窥筒、远镜以测亏圆，昼日体分板分数图板以定食分，其时刻、高度悉合，惟食甚分数未及二分。于是光启言："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则经度里差已无烦更定矣。独食分未合，原推者盖因太阳光大，能减月魄，必食及四五分以上，乃得与原推相合，然此测，用密室窥筒，故能

得此分数，倘止凭目力，或水盆照映，则眩耀不定，恐少尚不止此也。”

时有满城布衣魏文魁，著《历元》、《历测》二书，令其子象乾进《历元》於朝，通政司送局考验。光启摘当极论者七事：其一，岁实自汉以来，代有减差，到《授时》减为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依郭法百年消一，今当为二十一秒有奇。而《历元》用赵知微三十六秒，翻覆骤加。其一，弧背求弦矢，宜用密率。今《历测》中犹用径一围三之法，不合弧矢真数。其一，盈缩之限，不在冬夏至，宜在冬夏至后六度。今考日躔，春分迄夏至，夏至迄秋分，此两限中，日时刻分不等。又立春迄立夏，立秋迄立冬，此两限中，日时刻分亦不等。测量可见。其一，言太阴最高得疾，最低得迟，且以圭表测而得之，非也。太阴迟疾是入转内事，表测高下是入交内事，岂容混推。而月行转周之上，又复左旋，所以最高向西行极迟，最低向东行乃极疾，旧法正相反。其一，言日食正午无时差，非也。时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黄道限东西各九十度之中也。黄道限之中，有距午前后二十余度者，但依午正加减，焉能必合。其一，言交食定限，阴历八度，阳历六度，非也。日食，阴历当十七度，阳历当八度。月食则阴阳历俱十二度。其一，《历测》云：“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尽如钩，昼星见。今以《授时》推之，止食六分九十六秒，郭历舛矣。”夫月食天下皆同，日食九服各异。南宋都于金陵，郭历造于燕地，北极出地差八度，时在十一月则食差当得二分弱，其云“不尽如钩”，当在九分左右。郭历推得七分弱，乃密合，非舛也。本局今定日食分数，首言交，次言地，次言时，一不可阙。已而文魁反覆论难，光启更申前说，著为《学历浊辨》。

其论岁实小余及日食变差尤明晰。曰：“岁实小余，自汉迄元渐次消减。今新法定用岁实，更减于元。不知者必谓不惟先天，更先《大统》。乃以推壬申冬至，《大统》得已亥寅正一刻，而新法得辰初一刻十八分。何也？盖正岁年与步月离相似，冬至无定率，与定朔、定望无定率一也。朔望无定率，宜以平朔望加减之，冬至无定率，宜以平年加减之。故新法之平冬至，虽在《大统》前，而定冬至恒在《大统》后也。”又曰：“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岁，五月丁亥朔，历官推当食不食，诸历推算皆云当食。夫于法则实当食，而于时则实不食。今当何以解之？盖日食有变差一法，月在阴历，距交十度强，于法当食。而独此日此之南北差，变为东西差，故论天行，则地心与日月相参直，实不失食。而从人目所见，则日月相距近变为远，实不得食。顾独汴京为然，若从汴以东数千里，则渐见食，至东北万余里外，则全见食也。夫变差时不同，或多变为少，或少变为多，或有变为无，或无变为有。推历之

难，全在此等。”未几，光启入愉阁。

五年九月十五日，月食，监推初亏在卯初一刻，光启等推在卯初三刻，回回科推在辰初初刻。三法异同，致奉诘问。至期测候，阴云不见，无可徵验。光启具陈三法不同之故，言：

时刻之加减，由于盈缩、迟疾两差。而盈缩差，旧法起冬夏至，新法起最高，最高有行分，惟宋绍兴间与夏至同度。郭守敬后此百年，去离一度有奇，故未觉。今最高在夏至后六度。此两法之盈缩差所不同也。迟疾差，旧法只用一转周，新法谓之自行轮。自行之外，又有两次轮。此两法之迟疾差所以不同也。至于《回回历》又异者，或由於四应，或由于里差，臣实未晓其故。总之，三家俱依本法推步，不能变法迁就也。

将来有宜讲求者二端：一曰食分多寡。日食时，阳晶晃耀，每先食而后见。月食时，游气纷侵，每先见而后食。其差至一分以上。今欲灼见实分，有近造窥筒，日食时，于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尺素之上，初亏至复圆。分数真确，书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观二体离合之际，鄞鄂著明。与目测迥异。此定分法也。一曰加时早晚。定时之术，壶漏为古法，轮钟为新法，然不若求端於日星，昼则用日，夜则任用一星。皆以仪器测取经纬度数，推算得之。此定时法也。二法既立，则诸术之疏密，毫末莫遁矣。

古今月食，诸史不载。日食，自汉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人，无晦食者，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一。至加时差至四五刻者，当其时已然。可知高速无穷之事，必积时累世，仍稍见其端儿。故汉至今千七百岁，立法者十有三家，而守敬为最优，尚不能无刻之差，而况于沿习旧法者，何能现其精密哉？

是年，光启又进《历书》三千卷。明年冬十月，光启以病辞历务，以山东参政李天经代之。逾月而光启卒。七年，魏文魁上言，历官所推交食节气皆非是。于是命魁入京测验。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炙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天经缮进《历书》凡二十九卷，并星屏一具，俱故辅光启督率西人所造也。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言：“闰八月二十四，木犯积履尸

气。九月初四昏初，火土同度。初七卯正，金土同度。十一昏初，金火同度。旧法推火土同度，在初七，是后天三日。金火同度在初三，是先天八日。”而文魁则言，天经所报，木星犯积尸不合。天经又言：“臣于闰八月二十五日夜及九月初一日夜，同体臣陈六韦等，用窥管测，见积尸为数十小星围聚，木与积尸，共纳管中。盖窥圆径寸许，两星相距三十分内者，方得同见。如觜宿三星相距二十七分，则不能同见。而文魁但据臆算，未经实测。据云初二日木星已在柳前，则前此岂能越鬼宿而飞渡乎？”天经又推木星退行、顺行，两经鬼宿，其度分晷刻，已而皆验，于是文魁说绌。

天经又进《历书》三十二卷，并日晷、星晷、窥筒诸仪器。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历》及《参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

某七政公说之议七：一曰诸曜之应宜改。盖日月五星平行起算之根则为应，乃某曜某日某时躔某宫次之数。今新法改定诸应，悉从崇祯元年戊辰前，冬至后，己卯日子正为始。二曰测诸曜行度，应用黄道仪。盖太阳由黄道行，月星各有本道，出入黄道内外，不行赤道。若用赤道仪测之，所得经纬度分，须通以黄、赤通率表，不如用黄道仪，即得七政之本度为便也。三曰诸方七政行度，随地不等。盖日月东西见食，其时各有先后，既无庸疑矣。则太阳之躔二十四节气，与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与交食同一理乎？故新法水成诸表，虽以顺天府为主，而推算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诸曜加减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尚不足。盖加减平行以求自行，乃历家要务。第天实圆体，与平行异类，旧所用三差法，俱从句股平行定者，于天体未合。即扣盈缩损益之数，未得其真。今新法加减诸表，乃以圆齐圆，始可合天。五曰随时随地可求诸曜之经度。旧法欲得某日曜经度，必先推各曜冬至日所行宫度宿次，后乃以各段日度比算始得。今法不拘时日方所，只简本表推步即是。六曰径一围三，非弧矢真法。盖古历家以直绵测圆形，名曰弧矢法，而算用径一围三，廖也。今立割圆八绵表，其用简而大。弧矢等绵，但乘除一次，使能得之。七曰球上三角三弧形，非句股可尽。盖古法测天以句股为本，然句股能御直角，不能御斜角。且天为圆球，其面上与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句股不足以尽之。

恒星之议四：一曰恒星本行，即所谓岁差，从黄道极起算。盖各星距赤极度分，古今不同。其距赤道内外地也，亦古今不同。而距黄极或距黄道内外，则皆终古如一，所以知日月五星俱依黄道行。其恒星本行，应从黄极起算，以为岁差之率。二曰古今各宿度不同。盖恒星以黄道极为极，故各宿距星行度，与赤道极时近时远。行渐近极，即赤道所

出过距星绵渐密，其本宿赤道弧则较小。渐远极，即过距星绵渐疏，其本宿赤道弧则较大。此缘二道二极不同，非距星有异行，亦非距星有易位也。如觜宿距星，汉测距参二度，唐测一度，宋崇宁测半度，元郭守敬五分。今测之，不啻无分，且侵入参宿二十四分，非一症乎？三曰夜中测星定时。盖太阳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为一小时。今任测一星距子午圈前后度分，又以本星经行与太阳经行查加减，得太阳距子午圈度分，因以变为真时刻。四曰宋时所定十二宫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于某宿度。盖因恒星有本行，宿度已右移故也。

太阳之议四：一太阳盈缩之限，非冬、夏二至，所谓最高及最高冲出也。此限年年右行，今已过二至后六度有奇。二曰以圭表测冬夏二至，非法之善。盖二至前后，太阳南北之行度甚微，计一丈之表，其一日之影差不过一分三十秒，则一秒得六刻有奇，若测差二三秒，即差几二十刻，安所得准乎？今法独用春、秋二分，盖以此时太阳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一日之景差一寸二分，即测差一二秒，算不得满一刻，较二至为最密。三曰日出入分，应从顺天府起算。盖诸方北极出地不同，晨昏时刻亦因以异。《大统》依应天府算，上以昼夜长短，日月东刃西带食，所推不准。今依天罕改定。四曰平节气，非上天真节气。盖旧法气策，乃岁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阳之行有盈有缩，不得平分。如以平分，则春分后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

太阴之议四：一曰朔望之外，别有损益分，一加减不足以尽之。盖旧定太阴平行，算朔望加减，大率五度有奇，然两弦时多寡不一，即《授时》亦言朔望外，平行数不定，明其理未著其法。今于加减外，再用一加减，名为二三均数。二曰纬度不能定于五度，时多时寡。古今历家以交食分数及交泛等，测量定黄白二道相距约五度。然朔望外两道距度，有损有益，大距计五度三公度之一。若一月有两食，其弦时用仪求距黄道度五度，未能合天。三曰交行有损益分。盖罗喉、计都即正交、中交行度，古今为平行。今细测之，月有时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因设一加减，为交行均数。四曰天行无紫气。旧谓生于闰余，又为木之余气。今细考诸曜，无象可明，知为妄增。

交食之议四：一曰日月景径分恒不一。盖日月时行最高，有时行最高，有时行最卑，因相距有远近，见有大小。又因远近竿太阴过景，时有厚薄，所以径分不能为一。二曰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黄道九十度限为中限。盖南北东西差俱依黄道，则时差安得不从黄道道论其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黄道出地平上，两象限自有其高，亦自有其中。此理未明，或宜加反减，宜减反加，凡加进不合者由此也。三曰日食初亏复圆，时

刻多寡恒不等，非二时折半之说。盖视差能变实行为视行，则以视差较食甚前后，鲜有不参差者。夫视差既食甚前后不一，又安能令视行前后一乎？今以视行推变时刻，则初亏复圆，其不能相等也明矣。四曰诸方各依地经推算时刻及日食分。盖地面上东西见日月出没，各有前后不同即所得时刻亦不同。故见食虽一而时刻异，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日食则因视差随地不一，即太阴视距不一，所见食分亦异焉。

五纬之议三：一曰五星应用太阳视行，不得以段目定之。盖五星皆以太阳为主，与太阳合则疾行，冲则退行。且太阳之行有迟疾，则五星合伏日数，时寡时多，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曰五星应加纬行。盖五星出入黄道，各有定距度。又木、土、火三星冲太阳纬大，合太阳纬小。金、水二星顺伏纬小，逆伏纬大。三曰测五星，当用恒星为准则。盖测星用黄道仪外，宜用弧矢等仪。以所测纬星视距二恒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方得本星真经纬度分。或绘图亦可免算。

是时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多方阴挠，内官实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决，谕天经同监局虚心详究，务祈书一。是年，天经推水星伏见及木星所在之度，皆与《大统》各殊，而新法为合。又推八月二十七日寅正二刻，木、火、月三曜同在张六度，而《大统》推木在张四度，火、月张三度。至期，果同在张六度。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天经及《大统》、《回回》、东局，各顶推亏圆食甚分秒时刻。天经恐至期云掩难见，乃按里差，推河南、山西所见时刻，奏遣官分行测验。其日，天经与罗雅谷、汤若望、大理评事王应遴、礼臣李焻及监局守登、文魁等赴台测验，惟天经所推独合。已而，河南所报尽合原推，山西则食时云掩无从考验。

帝以测验月食，新法为近，但十五日雨水，而天经以十三日为雨水，令再奏明。天经覆言：

谕节气有二法：一为平节气，一为定节气。平节气者，以一岁之实，二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日有奇，为一节气。故从岁前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为雨水。旧法所推十五日子正一刻者此也，定节气者，以三百六十为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之，每得一十五度为一节气。从岁前冬至起算，历五十九日二刻有奇，而太阳行满六十度为雨水。新法所推十三日卯初二刻八分者此也。太阳之行胡盈有缩，非用法加减之，必不合天，安得平分岁实为节气乎？以春分症之，其理更明。分者，黄赤相交之点，太阳行至此，乃昼夜平分。旧法于二月十四日下，注昼五十刻、夜五十刻是也。夫十四日书夜已平分，则新

法推十四日春分者为合天，而旧法推十六日者，后天二日矣。知春分，则秋分及各节气可知，而无疑於雨水矣。

已而天经于春分屈期，每午赴台测午正太阳高度。二月十四日高五十度八分，十五日高五十度三十分。末经乃言：

京师北极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则赤道应高五十度五分，春分日太阳正当赤道上，其午正高度与赤道高度等，过此则太阳高度必渐多，今置十四日所测高度，加以地半经差二分，较赤道已多五分。盖原推春分在卯正二五分弱，是时每日纬行二十四分弱，时差二十一刻五分，则纬行应加五分强。至十五日，并地半径较赤道高度已多至三十分，况十六日乎？是春分当在十四，不当在十六也。秋风京然。又出《节气图》曰：

内规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日度也。外规公三百六十度者，天度也。自冬至起算，越九十一日三十一刻六分，而始历春分者，日为之限敢，乃在天则已逾二度余矣。又越二百七十三日九十三刻，一十九分，而即交秋分者，亦日为之限也，乃在天不及二度余。岂非旧法春分每后天二日，秋分先天二日耶？

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经等预推京师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应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云南、太原则不见食。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亦各异。《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馀秒。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时将废《大统》，用新法，于上管理另局历务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十一年正月，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上年，进天经光禄寺卿，仍管历务，十四年十二月，天经言："《大统》置闰，但论月无中气，新法尤视合朔后先。今所进十五年新历，其十月、十二月中气，适交次月合朔时刻之前，所以月内虽无中气，而实非闰月。盖气在朔前，则此气尚属前月之晦也。至十六年第二月止有惊蛰一节，而春分中气，交第三月合朔之后，则第二月为闰正月，第三月为第二月无疑。"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本朝用为宪历。

按明制，历官皆世业，成、弘间尚能建修改之议，万历以后则皆专己守残而已。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郑世子而外，唐顺之、周述学、陈

壤、袁黄、雷宗皆有著述。唐顺之未有成书，其议论散见周述学之《历宗通议》、《历宗中经》。袁黄著《历法新书》，其天地人三元，则本之陈壤。而雷宗亦著《合壁连珠历法》皆会通回回历以入《授时》，虽不能如郑世子之精微，其于中西历理，亦有所发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或言本出魏文魁手，文魁学本虑浅，无怪其所疏《授时》，皆不得其旨也。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唐之《九执律》，元之《万年历》，及洪武间所译《回回历》，皆西域也。盖尧命义、和仲叔分宅四方，义仲、义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百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则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欲为之也。义、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秀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也。

志第八 历二

▲大统历法一上法原

造历者各有本原，史宜备录，使后世有以考。如《太初》之起数钟律，《大衍》之造端蓍策，皆详本志。《授时历》以测算术为宗，惟求合天，不牵合律吕、卦爻。然其法所以立，数之所从出，以及晷影、星度，皆有全书。郭守敬、齐履谦传中，有书名可考。《元史》漫无采摭，仅存李谦之《议禄》、《历经》之初稿。其后改三应率及立成之数，与夫割圆弧矢之法，平立定三差之原，尽削不载。使作者精意湮没，识者憾焉。今据《大统因通轨》及《历草》诸书，稍为编次，首法原，次立成，次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测望，曰弧矢割圆，曰黄赤道内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

▲句股测望

北京立四丈表，冬至日午正，测得景辰七丈九尺八寸五分。随以简仪测到太阳南至地平二十六度四十六分半，为半弧背。求得矢度，五度九十一分半。置周天半径，截矢余五十四度九十六分为股，乃本地支戴日下之度。以弦股别句术，求得句二十六度一下七分六十六秒，为日出地半弧弦。

北京立四丈表，夏至日午正，测得景长一丈一尺七寸一分。随以简仪测到太阳南至地平七十四度二十六分半，为半弧背。求得矢度，四十三度七十四分少。置周天半径，截矢余一十七度一十三分二十五秒为句，乃本地去戴日下之度。以句弦别股术，求得股五十八度四十五分半，为日出地半弧弦。

以二至日度相并，得一百度七十三分，折半得五十度三十六分半，为北京赤道出地度。以赤道出地度转减周天四之一，余四十度九十四分九十三秒七十五微，为北京北极出地度。

▲弧矢割圆

周天经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少。少不用。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半。又为黄赤道大弦。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背二十四度。所测就整。二至黄赤道弧矢四度八十四分十二秒。黄赤道大句二十三度八十分七十秒。黄赤道大股五十六度零二分六十八秒。半径内减去矢度之数。

割圆求矢术置半弧度自之，为半弧背幕，周天径自之，为上廉。上廉乘半弧背幕，为正实。上廉乘径，为益从方。半弧背倍之，乘径，为下廉。以初商乘上廉，得数以减益从方，余为从方。置初商自之以下廉，余以初商乘之，为从廉。从方、从廉相并，为下法。下法乘初商，以减正实，实不足减，改初商。实有不尽，次第商除之。倍初商数，与次商相并以乘上廉，得数以减益从方，余为从方。并初商次商而自之，又以初商自之，并二数以减下廉，余以初商倍数并次商乘之，为从廉。从方、从廉相并，为下法。下法乘次商，以减余实，而定次商。有不尽者，如法商之，皆以商得数为矢度之数。黄赤道同用。

如以半弧背一度求矢。术曰：置半弧背一度自之，得一度，为半弧幕。置周天径一百二十一度太自之，得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三度零六分二十五秒，为上廉。上廉乘半弧背幕，得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三度零六分二五，为正实。上廉又乘径，得一百八十零万四千七百零七度八十五分九十三秒七五，为益从方。半弧背一度倍之，得二度，以乘径得二百四十三度五十分，为下廉。初商八十秒。置初商八十秒乘上廉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三度零六二五，得一百一十八度五八四五，以减益从方一百八十零万四千七百零七度八五九三七五，余一百八十零万四千五百八十九度二七四八七五，为从方。又置初商八十秒自之，得六十四微，以减下廉余二百四十三度四九九三六。仍以八十秒乘之，得一度九四七九九九四八八，为从廉。以从廉、从方并之，共得一百八十零万四千五百九十一度二二二八七四四八八，为下法。下法乘初商，得一万四千四百三十六度七十二分九七八二九九五九零四，以减正实，余实三百八十六度三十三分二七一七零零四零九六。次商二秒。置初商八十秒倍之，得一分六十秒。加次商二委六十二秒，乘上廉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三度零六二五，得二百四十零度一三三六一二五，以减益从方，余一百八十零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二五七六二五，为从方。又置初次商八十二秒自之，得六十七微。加初商八十秒自之之数，得一秒三十一微，以减下廉，余二百四十三度四九九八六九。以前所得一分六十二秒乘之，得三度九十四分四六九七八七七八，为从廉。以从廉、从方并，得一百八十零万四千四百七十一度六十七分零四六零三七八，为下法。下法乘次商，得三百六十零度八九四三三四零九二零七五五六，以减余实，仍余二十五度四三八三八二九一二零二零四四。不足一秒叶不用，下同。

凡求得矢度八十二秒，余度各如上法，求到矢度，以为黄赤相求及其内外度之根。数详后。

▲黄赤道差

求黄赤道各度下赤道积度术。置周天半径内减去黄道矢度，余为黄赤道小弦。置黄赤道小弦，以黄赤道大股乘之大股见割圆为实。黄赤道大弦半径为法。实如法而一，为黄赤道小股。直黄道矢自乘为实，以周天全径为法，实如法而一，为黄道半背弦差。以差去减黄赤道积度，即黄道半弧背。余为黄道半弧弦。置黄赤道半弧弦自之为股幕，黄赤道小股自之为句幕，二幕并之，以开平方法除之，为赤道小弦。置黄赤道半弧弦，以周天半径亦为赤道大弦乘之为实，以赤道小弦为法而一，为赤道半弧弦。置黄赤道小股，亦为赤道横小句以赤道大弦即半径乘之为实，以赤道小弦为法而一，为赤道横大句，以减半径，余为赤道磺弧矢。横弧矢自之为实，以全径为法而一，为赤道半背弦差。以差加赤道半弧，为赤道积度。

如黄道半弧背一度，求赤道积度。术曰："置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五十秒，即黄赤道大弦。内减黄道矢八十二秒余六十零度八六六八，为黄赤道小弦。置黄赤道小弦，以黄赤道大股五十六度零二六八乘之，得三千四百一十零度一七二零三零二四为实，以黄赤道大弦六十零度八七五为法，实如法而一，得五十六度零一分九十二秒，为黄赤道小股。又为赤道小句。置矢度八十二秒自之，得六十七微，以全径一百二十一度七五为法，除之得五十五纤，为黄道平半背弦差。置黄道半弧弦一度，内减黄道半背弦差，余为半弧弦，因因差在微以下不减，即用一度为半弧弦。置黄道半弧弦一度自之，得一度为股幕。黄赤道小股五十六度零一矣二自之，得三千一百三十八度一五零七六八六四为句幕。二幕并得三千一百三十九度一五零七六八六四为弦实，平方开之，得五十六度零二八一，为赤道小弦。置黄道半弧弦一度，以半径即赤道大弦乘之，得六十零度八七五为实，以赤道小股五十六度零二八一为法除之，得一度零八分六十五秒，为赤道半弧弦。置黄赤道小股五十六度零一九二，又为赤道小句。以赤道大弦半径六十零度八七五乘之，得三千四百一十零度一六八八为实，以赤道小弦为法除之，得六十零度八十六分五十三秒，为赤道横大句。置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五十秒，内减赤道大句六十零度八十六分五十三秒，余九十七秒，为赤道横弧矢。置赤道横弧矢九十七秒自之，得九十四微零九，以全径为法除之，得七十纤，为赤道背弦差。置赤道半弧弦一度零八分六十五秒，加赤道背弦差，为赤道积度，今差在微已下不加，即用半弧弦为积度。

凡求得赤道积度一度零八分六十五秒。余度各如上法，求到各黄道度下赤道积，两数相减，即得黄赤道差，乃至后之率。其分后，以赤道度求黄道，反此求之，其数并同。

▲黄赤道相求弧矢诸率立成上

表格略

▲黄赤道相求弧矢诸率立成下

表格略

按郭敬创法五端，内一曰黄道差，此其根率也。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乘。《授时》立术，以句股、弧矢、方圆、斜直所容，求其数差，合於浑象之理，视古为密。顾《至元历经》所载略，又误以黄道矢度为积差，黄道矢差为率，今正之。

▲割圆弧矢图

凡浑圆中剖，则成平圆。任割平圆之一分，成弧矢形，皆有弧背，有弧弦，有矢。剖弧矢形而半之，则有半弧背，有半弧弦，有矢。因弦矢句股形，以半弧弦为句，矢减半径之余为股，半径为弦。句股内成小句股，则有小句、小股、小弦、而大小可互求，平侧可互用，浑圆之理，斯为密近。

平者为赤道，斜者为黄道。因二至黄道赤之距，生大句股。因各度黄赤之距，生小句股。

外大圆为赤道。从北极平视，则黄道在赤道内，有赤道各度，即各有其半弧弦，以生大名股。又各有其相当之黄道半弧弦，以生小句股。此二者皆可互求。

按旧史无图，然表亦图之属也。今句股割弧矢之法，实为历家测算之本。非图不明，因存其要者数端。

▲黄赤道内外度

推黄道各度，距赤道内外及去极远近术。置半径内减去赤道小弦，余为赤道二弦差。又为黄赤道小弧矢，又为内外矢，又为股弦差。置半径内外减去黄道矢度，余为黄赤道小弦，以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乘之为实，以黄赤道大弦为法，即半径。除之为黄赤道小弧弦。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又为黄赤道小句。置黄赤道小弧矢自之，即赤道二弦差。以全径除之，为半背弦差。以差加黄赤道小弧弦为黄赤道小弧半背，即黄

赤道内外度。置黄赤道内外度，视在盈初缩末限以加，在缩初盈天限以减，皆加减象限度，即各得太阳去北极度分。

如冬至后四十四度，求太阳去赤道内外及去极度。术曰："置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半，内减黄道四十四度下赤道小弦五十八度三十五分六十九秒，余二度五十一分八十一秒，为黄赤道小弧矢。即内外矢。置半径六十零度八七五，内减黄道四十四度，矢一十六度五十六分八十二秒，余四十四三十零分六十八秒，为黄赤道小弦。置黄赤道小弦，以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乘之，得一千零五十零度五十一分四二三八为实，以黄赤道大弦六十零度八七五为法除之，得一十七度二十五分十九秒为黄赤道小弧弦。即内外半弧弦。置黄赤道小弧矢二度五十一分八十一秒自之为实，以全径地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除之，得五分二十一秒为背弦差，以差加黄赤道小弧弦一十七度二十五分六十九秒，得一十七度三十零分八十九秒，为二至前后四十四度，太阳去赤道内外度。置象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四十三秒七五，以内外度一十七度三零八九加之，得一百零八度六十二分三十二秒七五，为冬至后四十四度太阳去北极度。

▲黄道每度去赤道内外及去北极立成

表格略

▲白道交周

推白赤道正交，距黄赤道正交北极数。术曰："置实测白道出入黄道内外六度为半径弧弦，又为大图弧矢，又为股弦差。置半径六十零度七五自之，得三千七百零五度七六五六二五，以矢六度而一，得六百一十七度六十三分为股弦和，加矢六度，共六百二十三度六十三分为大圆径。依法求得容阔五度七十分，又为小句。又以二至出入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为大句。以大句为法，除大股五十六度零六分五十秒，得二度三十七分就整为度差。以度差乘小句，得小股一十三度四十七分八十二秒，为容半长。置半径六十零度八七五为大弦，以乘小句五度七十分为实，以大句二十三度七十一分为法除之，得一十四度六十三分为小弦，又为白赤道正交，距黄赤道正交半弧弦。依法求行半弧背一十四度六十六分，为白赤道正交距黄赤道正交极娄数。

志第九 历三

▲大统历法一下法原

日月五星平定三差

太阳盈缩平立定三差之原。

冬至前后盈初缩末限，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就整。离为六段，每段各得一十四日八十二刻。就整。各段实测日躔度数，与平行相较，以为积差。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四日八二 七千零五十八分零二五

第二段 二十九日六四 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三九二

第三段 四十四日四六 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三七四六二

第四段 五十九日二八 二万一千一百四十八七三二八

第五段 七十四日一零 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九九七

第六段 八十八日九二 二万四千零二十六一八四

各置其段积差，以其段积日除之，为各段日平差。置各段日平差，与后段日平差相减，为一差。置一差，与后段一差相减，为二差。

日平差 一差 二差

第一段 四百七十六分二五 三十八分四五 一分三八

第二段 四百三十七分八零 三十九分八三 一分三八

第三段 三百九十七分九七 四十一分二一 一分三八

第四段 三百五十六分七六 四十一分五九 一分三八

第五段 三百一十四分一七 四十三分九七

第六段 二百七十零分二零

置第一段日平差，四百七十六分二十五秒，为凡平积。以第二段二差一分三十八秒，去减第一段一差十八分四十五秒，余三十七分零七秒，不凡平积差。另置第一段二差一分三十八秒，折半得六十九秒，为凡立积差。以凡平积差三十七分零七秒，加入凡平积四百七十六分二十五秒，共得五百一十三分三十二秒，为定差。

以凡立积差六十九秒，去减凡平积差三十七分零七秒，余三十六分三十八秒为实，以段日一十四日八十二刻为法除之，得二分四十六秒为平差。置凡立积差六十九秒为实，以段日为法除二次，得三十一微，为立差。

夏至前后缩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一刻，就整。离为六段，每段各得一十五日六十二刻。就整。各段实测日躔度数，与平行相较，以为积差。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五日六二 七千零五十八分九九零四

第二段 三十一日二四 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八六五八

第三段 四十六日八六 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六六七九

第四段 六十二日四八 二万万一千一百五十零七二九六

第五段 七十八日一零 二万三千二百七十八四八六

第六段 九十三日七二 二万四千零百一十七六二四四

推日平差、一差、二差术，与盈初缩末同。

日平差 一差 二差

第一段 四百五十一分九二 三十六分四七 一分三三

第二段 四百一十五分四五 三十七分八零 一分三三

第三段 三百七十七分六五 三十九分一二 一分三三

第四段 三百三十八分五二 四十零分四六 一分三三

第五段 二百九十八分零六 四十一分七九

第六段 二百五十六分二七

置第一段日平差，四百五十一分九十二秒，为凡平积。以第一段二差一分三十三秒，去减第一段一差三十六分四十七秒，余三十一分一十四秒，为凡平积差。另置第一段二差一分三十三秒折半，得六十六秒五十微，为凡立积差。以凡平积差三十五分一十四秒，加入凡平积四百五十一分九十二秒，共四百八十七分零六秒，为定差。以凡‘立积差六十六秒五十微，去减凡平差三十五分一十四秒，余三十四分四十七秒五十微为实，以段日一十五日六二为法除之，得二分二十一秒，为平差。置凡立积差六十六秒五十微为实，以段日为法，除二次，得二十七微，为立差。

凡求盈缩，以入历初末日乘立差，得数以加平差，再以初末日乘之，得数以减定差，余数以初末日乘之，为盈缩积。

凡盈历以八十日九零九二二五为限，缩历以九十三日七一二零二五为限。在其限已下为初，以上转减半岁周馀不末。盈初是人冬至后顺推，缩末是从冬至前逆溯，其距冬至同，故其盈积同。缩初是从夏至后顺推，盈末是从夏至前逆溯，其距夏至同，故其缩积同。

表格略

▲盈缩招差图说

盈缩招生，本为一象限之法。如盈历则以八十八日九十一刻为象限，缩历则以九十三日七十一刻为象限。今止作九限者，举此为例也。其空格九行定差本数，为实也。其斜绵以上平差立差之数，为法也。斜绵以下空格之定差，乃余实也。假如定差为一万，平差为一百，立差为单一。今求九限法，以九限乘定差得九万为实。另置平差，以九限乘二次，得八千一百。置立差，以九限乘三次，得七百二十九。并两数得八百二十九为法。以法减实，余八万一千一百七十一，为九限积。又法，以九限乘平差行九百，又以九限乘立差二次得八十一，并两数得九进八十一为法，定差一万为实，以法减实，余矣千零一十九，即九限末位所书之定差也。于是瑞以九限乘余实，得八万一千一百七十一，为九限积，与前所不所得不同。盖前法是先乘后减，又法是先减后乘，其理一

也。

按《授时历》于七政盈缩，并以垛积招差立算，其污七巧合天行，与西人用小轮推步之法，殊途同归。然世所传《九章》诸书，不载其术，《历草》载其术，而不言其故。宣城梅文鼎为之图解，于平差、立差之理，垛积之法，皆有以发明其所以然。有专书行于世，不能备录，谨录《招生图说》，以明立法之大意云。

盈初缩末　置立差三十一微，以六因之，得一秒八十六微，为加分立差。置平差二分四十六秒，倍之，得四分九十二秒，加入加分立差，得四分九十二秒八十六微，为平立合差。

置定差五百一十三分三十二秒，内减平差二分四十六秒，再减立差三十一微，余五百一十零分八十五秒六十九微，为加分。

缩初盈末置立差二十七微，以六因之，得一秒六十二微，为加分立差。置平差二分二十一秒，倍之，得四分四十二秒，加入加分立差，得四分四十三秒六十二微，为平立合差。

置定差四百八十七分零六秒，内减平差二分二十一秒，再减立差二十七微，余四百八十四分八十四秒七十三微，为加分。

已上所推，皆初日之数。其推次日，皆以加分立差，累加平立合差，为次日平立合差。以平立合差减其日加分，为次日加分，盈缩并同。其加分累积之，即盈缩积，其数并见立成。

▲太阴迟疾平立三差之原

太阴转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六。测分四象，象各七段，四象二十八段，每段十二限，每象八十四限，凡三百三十六限，而四象一周。以四象为法，除转周日，得每象六日八八八六五，分为七段，每段下实测月行迟疾之数，与平行相较，以求积差。

积限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二 一度二十八分七一二

第二段 二十四 二度四十五分九六一六

第三段 三十六 三度四十八分三七九二

第四段 四十八 四度三十二分五九五二

第五段 六十 四度九十五分二四

第六段 七十二 五度三十二分九四四

第七段 八十四 五度四十二分三三七六

各置其段积差，以其段积限为法除之，为各段限平差。置各段限平差，与后段相减为一差。置一差，与后段一差相减为二差。

限平差 一差 二差

第一段 一十零分七二六零 四十七秒七六 九秒三六

第二段 一十零分二四八四 五十七秒一二 九秒本六

第三段 九分六七七二 六十六秒四八 九秒三六

第四段 九分零一二四 七十五秒八四 九秒三六

第五段 八分二五四零 八十五秒二零 九秒三六

第六段 七分四零二零 九十四秒五六

第七段 六分四五六四

置第一段限平差一十零分七二六为凡平积。置第一段一差四十七秒七六，以第一段二差九秒三六减之，余三十八秒四十微，为凡平积差。另置第一段二差九秒三十六微折半，得四秒六十八微，为凡立积差。以凡平积差三十八秒四十微，加凡平积一十零分七二六，得一十一分一十一秒，为定差。置凡平积差三十八秒四十微，以凡立积差四秒六十八微减之，余三十三秒七十二微为实，以十二限为法除之，得二秒八十一微，为平差。置凡立积差四秒六十八微为实，十二限为法，除二次，得三微二十五纤，为立差。

凡求迟疾，皆以入历日乘十二限二十分，以在八十四限已下为初，已上转减一百六十八限余为末。各以初末限乘立差，得数以加平差，再以初末限乘之，得数以减定差，余以初末限乘之，为迟疾积。其初限是从最迟最疾处顺推至后，末限是从最迟最疾处逆溯至前，其距其距最迟

疾处同，故其积度同。太阴与太阳立法同，但太阳以定气立限，故盈缩异数。太阴以平行立限，故迟疾同原。

布立成法置立差三微二十五纤，以六因之，得一十九微五十纤，为损益立差。置平差二秒八十一微，倍之，得五秒六十二微，再加损益立差一十九微五十纤，共得五秒八十一微，为初限平立合差。自此以损益立差，累加之，即每限平立合差。至八十限下，积至二十一秒四一五，为平立合差之极。八十一限下差一秒七八零九，八十二限下一秒七八零八，至八十三限下，平立合差，与益分中分，为益分之终。八十四限下差，亦与损分中分，为损分之始。至八十六限下差，亦二十一秒四一五，自此以损益立差累减之，即每限平立合差，至末限与初限同。置定差一十一分一十一秒，内减平差二秒八十一微，再减立差三微二十五纤，余一十一分零八秒一十五微七十五纤为加分定差，即初限损益分。置损益分，以其限平立合差益减损加之。即为次限损益分。以益分积之，损分减之，便为其下迟疾度。以八百二十分为一限日率，累加八百二十分为每限日率。以上俱详立成。

五星平立定三差之原凡五星各以实测，分其行度为八段，以求积差，略如日月法。

木星立差加，平差减。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一日五十刻 一度二一五二九七一一二

第二段 二十三日 二度三四零五二一四

第三段 三十四日五十刻 三度三五四一三七二六五

第四段 四十六日 四度二三四六零九一二

第五段 五十七日五十刻 四度九六零四零一三七五

第六段 六十九日 五度五零九九七八四四

第七段 八十零日五十刻 五度八六一八零四七二五

第八段 九十二日 五度九九四三四四六四

凡平差 凡平较 凡立较

第一段 一十分五六七八零一 三十九秒一六二一 六秒二四二二

第二段 一十分一七六一八 四十五秒四零四三 六秒二四二二

第三段 九分七二二一三七 五十一秒六四六五 六秒二四二二

第四段 九分二零五六七二 五十七秒八八八七 六秒二四二二

第五段 八分六二六七八五 六十四秒一三零九 六秒二四二二

第六段 七分九八五四七六 七十零秒三七二一 六秒二四二二

第七段 七分二八一七四五 七十六秒六一五三

第八段 六分五一五五九二

各置其段所测积差度为实，以段日为法除之，为凡平差。各以凡平差与次段凡平差相较，为凡平较。又以凡平较与次段凡平较相较，为凡立较。置第一段凡平较三十九秒一六二一，减其下凡立较六秒二四二二，余三十二秒九一九九，为初段平立较。加初段凡平差一十分五六七八零一，共得一十零分八十九秒七十零微，为定差。秒置万位。置初段平立较差三十二秒九一九九，内减凡立较之半，三秒一二一一，余二十九秒七九八八，以段日一十一日五十刻除之，得二秒五十九微一十二纤为平差。置凡立差之半，三秒一二一一，以段日为法除二次，得二微三十六纤为立差。

已上为木星平立定三差之原。

火星盈初缩末。立差减，平差减。

积日

第一段 七日六十二刻五十分

第二段 一十五日二十五刻

第三段 二十二日八十七刻五十分

第四段 三十零日五十零刻

第五段 三十八日一十二刻五十分

第六段 四十五日七十五刻

第七段 五十三日三十七刻五十分

第八段 六十一日

积差

第一段 六度二六八二五一二二八一八五五九三七五

第二段 一十一度六零零一七五七四三五九三七五

第三段 一十六度零二五九六三七九二五一九五三一二五

第四段 一十九度六六九零一三六二一二五

第五段 二十二度二七九八九一四七六零七四二一八七五

第六段 二十四度一六八二二八六零三二八一二五

第七段 二十五度三三一五五六二四九二六零一五六二五

第八段 二十五度六一九五一五六六

凡平差

第一段 八十二分零六五七三四八四三七五

第二段 七十六分零六六七二六一六七五

第三段 七十零分零五八八五八一零九三七五

第四段 六十四分一八二九六九二五

第五段 五十八分四三九零五九六零九三七五

第六段 五十二分八二七一二九一八七五

第七段 四十七分三四七一七七九八四三七五

第八段 四十一分九九九二零六

凡平较

第一段 六分一三九八四七二九六八七五

第二段 六分零零七八六八零七八一二五

第三段 五分八七五八八八八五九三七五

第四段 五分七四三九零九六四零六二五

第五段 五分六一一九三零四二一八七五

第六段 五分四七九九五一二零三一二五

第七段 五分三四七九七一九八四三七五

凡立较

第一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第二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第三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第四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第五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第六段 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

凡平较前多后少，应加凡立较。置初段下凡平较六分一三九八四七二九六八七五，加凡立较一十三秒一九七九二一八七五，得六分二七一八二六五一五六二五，为初日下平立较。置初段凡平差八十二分二十零秒六五七三四八四三七五，加初日下平立较六分二七一八二六五一五六二五，得八十八分四十七秒八十四微，为定差。置初日下平立较六分二七一八二六五一五六二五，加凡立较之半，六秒五九八九六零九三七五，得分三三七八一六一二五为实，以段日而一，得八十三秒一十一微八十九纤为平差。置凡立较之半，六秒五九八九六零九三七五，以段日七日六十二刻五十分为法除二次，得一十一微三十五纤为立差。

火星缩初盈末平差负减，立差减。

积日

第一段 一十五日二十五刻

第二段 三十零日五十刻

第三段 四十五日七十五刻

第四段 六十一日

第五段 七十六日二十五刻

第六段 九十一日五十刻

第七段 一百零六日七十五刻

第八段 一百二十二日

积差

第一段 四度五三一二五一八五七九六八七五

第二段 九度一零二九六一四五一二五

第三段 一十三度五三一六七零九零一七七三七五

第四段 一十七度四七八九七九零四

第五段 二十零度八四三六六三零六六四零六二五

第六段 二十三度四三一三三六二四一二五

第七段 二十五度零九二四三五二八三四六八七五

第八段 二十五度六一八三七四七二

凡平差

第一段 二十九分七一三一二六九三七五

第二段 二十九分八四五七七五二五

第三段 二十九分五七八三五五零六二五

第四段 二十八分六五四零六四

第五段 二十七分三三三九五一五六二五

第六段 二十五分六一八零一七七五

第七段 二十三分五零六二六二五六二五

第八段 二十零分九九八六八六

凡平较 凡立较

第一段 一十三秒二六四八三一二五 一十三秒五七六九七七五

第二段 二十六秒八四一八零八七五 六十五秒五八七二九七五

第三段 九十二秒四二九一零六二五 三十九秒五八二一三七五

第四段 一分三二零一一二四三七五 三十九秒五八二一三七五

第五段 一分七一五九三三八一二五 三十九秒五八二一三七五

第六段 二分一一一七五五一八七五 三十九秒五八二一三七五

第七段 二分五零七五七六二五

取凡立较停者，三十九秒五八二一三七五，以较一段下凡平较一十三秒二六四八三一二五，余二十六秒三一七三零六二五为较较，以加一段下凡平差二十九分七一三一二六九三七五，得二十九分九十七秒六十三微，为定差。置较较二十六秒三一七三零六二五，以段日一十五日二十五刻而一，得一秒七二五七二五。再置凡立较之半一十九秒七九一零六八七五，以段日而一，得一秒二九七七七五。两数并得三秒零二微三十五纤为平差。置凡立较之半一十九秒七九一零六八七五，以段日一十五日二五为法除二次，得八微五十一纤，为立差。

已上为火星平立定三差之原。

▲土星盈历立差加，平差减。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一日五十刻 一度六八三二四五八二八七五

第二段 二十三日 三度二三二一六四零一

第三段 三十四日五十刻 四度六二零九三零零八六二五

第四段 四十六日 五度八二三七一九六

第五段 五十七日五十刻 六度八一四七零八六六八七五

第六段 六十九日 七度五六八零七一一一

第七段 八十零日五十刻 八度零五七九八四一九一二五

第八段 九十二日 八度二五八六二二八八

凡平差 凡平较 凡立较第一段 一十四分六三六九二零二五 五十八秒四零三三二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二段 一十四分零五二八八七 六十五秒八八八六七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三段 一十三分三九四零零零二五 七十三秒三七四零二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四段 一十二分六六零二六 八十零秒八五九三七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五段 一十一分八五一六六六二五 八十八秒三四四七二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六段 一十一分九六八二一九 九十五秒八三零零七五 七秒四八五三五第七段 一十零分零零九九一八二五 一分零三秒三一五四二五第八段 八分九七六七六四

置第一段下凡平较，内减其下凡立较，余五十零秒九一七九七五，为平立较。以平立较，加本段凡平差，得一十五分一十四秒六十一微，为定差。置平立较，内减凡立较之半，三秒七四二六七五，余四十七秒一七五三，以段日十一日五十刻而一，得四秒一十零微二十二纤，为平差。置凡立较之半，以段日除二次，得二微八十三纤，为立差。

▲土星缩历立差加，平差减。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一日五十刻 一度二四一九七四二六八七五

第二段 二十三日 二度四一三七三五六九

第三段 三十四日五十刻 三度四八五零七九六八六二五

第四段 四十六日 四度四二五八零一六八

第五段 五十七日五十刻 五度二零五六九七零九三七五

第六段 六十九日 五度七九四五六一三五

第七段 八十零日五十刻 六度一六二四一一零零四七五

第八段 九十二日 六度二七八三七八零八

凡平差 凡平较 凡立较第一段 一十分七九九七七六二五 三十零秒五二七三二五 八秒七五四九五第二段 一十分四九四五零三 三十九秒二八二二七五 八秒七五四九五第三段一十分一零一六八零二五 四十八秒零三七二二五 八秒七五四九五第四段 九分六二一三零八 五十六秒七九二一七五 八秒七五四九五第五段 九分零五三三八六二五 六十五秒五四七一二五 八秒七五四九五第六段 八分三九七九一五 七十四秒三零三零七五八秒七五四九五第七段 七分六五四八九四二五 八十三秒零五七零七五第八段 六分八二四三二四

置一段凡平较，内减其下凡立较，余二十一秒七七二三七五，为平立较。以平立较加入本段凡平差，得一十一分零一秒七十五微，为定差。置平立较，内减凡立较之半，四秒三七七四七五，余一十七秒三九四九，以段日一十一日五十刻为法除之，得一秒五十一微二十六纤，为平差。置凡立较之半，以段日为法除二次，得三微三十一纤为立差。

已上为土星平定三差之原。

金星立差加，平差减。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一日五十刻 空度四零二一三四零九八七五

第二段 二十三日 空度七九一三九三六六

第三段 三十四日五十刻 一度一五四九一二零八一二五

第四段 四十六日 一度七四九八二二七六

第五段 五十七日五十刻 一度七五三二五九零九三七五

第六段 六十九日 一度九六二三五四四八

第七段 八十零日五十刻 二度零九四二四二三一六二五

第八段 九十二日 二度一三六零五六

凡平差 凡平较 凡立较第一段 三分四九六八一八二五 五秒五九七六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第二段 三分四四零八四二零零 九秒三二七零七五三秒七二九四五第三段三分三四七五七一二五 一十三秒零六五五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第四段 三分二一七零零六 一十六秒七八五九七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第五段 三分零四九一四六二五 二十零秒五一五四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第六段

二分八四三九九二 二十四秒二四四八七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第七段二分六零一五四三二五 二十七秒九七四三二五第八段 二分三二一八

置一段下凡平较，与其凡立较相减，余一秒八六一七五为平立较，以加凡平差，得三分五十一秒五十五微，为定差。置平立较，与凡立较之半，一秒八六四七二五相减，余三十四纤，以段日一十一日五十刻为法除之，得三纤，为平差。置凡立较之半，以段日为为法除二次，得一微四十一纤，为立差。

已上为金星平立定三差之原。

▲水星立差加，平差减。

积日 积差

第一段 一十一日五十刻 空度四四零八四七三五三七五

第二段 二十三日 空度八六三一零一六八

第三段 三十四日五十刻 一度二五三八九六三七六二五

第四段 四十六日 一度六零零三六四八四

第五段 五十七日五十刻 一度八八九六三一零四三七五

第六段 六十九日 二度一零八八六六六

第七段 八十零日五十刻 二度二四五二九二一一三七五

第八段 九十二日 二度二八五六四四三二

凡平差 凡平较 凡立较

第一段 三分八三三四五五二五 八秒零八三九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二段 三分七五二六一六 一十一秒八一三三七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三段 三分六三四四八二二五 一十五秒五四二八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四段 三分四七九零五四 一十九秒二七二二七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五段 三分二八六三三一二五 二十三秒零零一七二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六段 三分零五六三一四 二十六秒七三二一七五 三秒七二九四五

第七段 二分七八九零零二二五 三十零秒四六零六二五

第八段 二分四八四三九六

术同金星，求得定差三分八十七秒九十微，平差二十一微六十五纤，立差一微四十一纤。

已上为水星平立定三差之原。

在五星，皆以立差为秒，平差为本，定差为总。五星各以段次因秒，木土金水四星并本，惟火星较本，各以积日而积，五星皆较总，又各以积日乘之，得各实测之度分。

五星积日，皆本度率，除周日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太。各以四分之一为象限，惟火星用象限三之一，减象限为盈初缩末限，加象限为缩初盈末限。其命度为日者，为各取盈缩历乘除之便，其实积日之数，即积度也。

▲里差刻漏

求二至差股及出入差。术曰：置所测北极出地四十度九十五分为半弧背，以前割圆弧矢法，推得出地半弧弦三十九度二十六分，为大三斜中股。置测到二至黄赤道内外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为半弧背，以前法推得内外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又为黄赤道大句，又为小三斜弦。置内外半弧弦自之为句幂，半径自之为弦幂，二幂相减，开方得股，以股转减半径，余四度八十一分为二至出入矢，即黄赤道内外矢。夏至日，南至地平七十四度二十六分半为半弧背，求得日下至地半弧弦五十八度四十五分。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半，为大三斜中弦。置大三斜中股三十九度二十六分，以二至内外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乘之为实，以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半为法除之，得一十五度二十九分，为小三斜中股又为小股。置小三斜中股一十五度二十九分，去减日下至地半弧弦五十八度中十一分，余四十三度一十六分，为大股。以出入矢四度八十一分，去减半径六十零度八十七分半，余五十六度零六分半，为大股弦。置大股弦，以小股一十五度二九乘之为实，大股四十三度一六为法除之，得一十九度八十七分为小弦，即为二至出入差半弧弦。置二至出入差半弧弦，依法求到二至出入差半弧背一十九度九十六分一十四秒。置二至出入差半弧背一十九度九十六一四秒，置二至出入半弧背一十九度九六一四，以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除之，得八十四分一十九秒，为度差分。

求黄道每度书夜刻。术曰：置所求每度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以二至出入差半弧背乘之为实，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为法除之，为每度出入差半弧背。又术：置黄赤道内外半弧弦，　以度差八十四分一十九秒乘之，亦得出入差半弧背。置半径内减黄赤道内外矢，即赤道二弦差，见前条立成。余数倍之，又三因之，得数加一度，为日行百刻度。又术：以黄赤道内外矢倍之，以减全径余数，三因加一度，为日行百刻度，亦同。置每度出入半弧背，以百刻乘之为实，日行百刻为法除之，得数为出入差刻。置二十五刻，以出入差刻视黄道，在赤道内加之，在赤道外减之，得数为半昼刻，倍之为昼刻，以减百刻，为夜刻。

如求冬至后四度昼刻。术曰：置冬至后四十四度黄赤道内外半弧一十七度二十五分六十九秒，又为黄赤道小弧弦，前立成中取之。以二至出入差半弧背一十九度九十六分一十四秒乘之为实，以二至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二十三度七十一分为法除之，得一十四度五十二分八十五秒，为出入半弧背。又法：置黄赤道内外半弧弦一十七度二五六九，以度差零度八四一九乘之，亦得一十四度五二八五，为出入半弧背。置半径六十

零度八七五，以四十四度黄赤道内外矢二度五十一分八十一秒又为赤道二弦差，前立成中取之。减之，余五十八度三十五分六十九秒，即赤道小弦。倍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七十一分三十八秒，三因之，加一度，得三百五十一度一十四分一十四秒，为日行百刻度。又术：倍黄赤道内外矢得五度零三分六十二秒，以减全径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亦得一百一十六度七十一分三十八秒，三因加一度，为日行百刻度，亦同。置出入半弧背一十四度五十二分八十五秒，以百刻乘之为实，以日行百刻度三百五十一度一十四分一十四秒为法除之，得四刻一十三分七十五秒，为出入差刻。置二十五刻，以出入差刻四刻一十三分七十五秒减之，因冬至后四十四度，黄道在赤道外，故减。余二十零刻八十六分二十五秒，为半昼刻。倍之得四十一刻七十二分半，为昼刻。以昼刻减百刻，余五十八刻二十七分半，为夜刻。又术：置出入差刻四刻一十三分七十五秒，倍之，得八刻二十七分半，以减春秋分昼夜五十刻，得四十一刻七十二分半，为昼刻。以倍刻加五十刻，得五十八刻二十七分半，为夜刻。昼减故废加，余仿此。

表格略

右《历草》所载昼夜刻分，乃大都即燕京晷漏也。夏昼、冬夜极长，六十一刻八十四分，冬昼、夏夜极短，三十八刻一十六分。明既迁都于燕，不知遵用。惟正统己巳奏准颁历用六十一刻，而群然非之。景泰初仍复用南京晷刻，终明之世未能改正也。

志第十 历四

大统历法二立成

立成者，以日月五星盈缩迟疾之数，预为排定，以便推步取用也。《元志》、《历经》步七政盈缩迟疾，皆有二术。其一术以三差立算者，即布立成法也。其又术云，以其下盈缩分，乘入限分万约之，以加其下盈缩积者，用立成法也。而遣立成未载，无从入算。今依《大统历通轨》具录之。其目四：曰太阳盈缩，曰晨昏分，曰太阴迟疾，曰五星盈缩。余详《法原》及《推步》卷中。按《元史》，至正十七年《授时历》成。十九年王恂卒，时历虽颁，然立成之数尚皆有定藁。郭守敬比类编次，整齐分秒，裁为二卷。而今钦天监本，载嘉议大夫太史令臣王恂奉敕撰。意者王先有藁，而郭卒成之欤？

太阳盈初缩末限立成冬至前后二象限同用

表格略

晨分加二百五十分，为日出分。日周一万分，内减晨分为昏分。昏分减二百五十分，为日入分，又减五千分，为半昼分。故立成只列晨昏分，则出入及半昼分皆具，不必尽列也。

以下表格略

志第十一 历五

大统历法三上推步

大统推步，悉本《授时》，惟去消长而已。然《通轨》诸捷法，实为布算所须，其间次序，亦有与《历经》微别者。如气朔发敛，《授时》原分二章，今古合为一。《授时》盈缩差在日躔，迟疾差在月离，定朔、经朔离为二处。今则经朔后，即求定朔，于用殊便。其目七：曰气朔，曰日躔，曰月离，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曰四余。

▲步气朔发敛附

洪武十七年甲子岁为元。上距至元辛巳一百零四算。

岁周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实测无消长。半之为岁周，四分之为气象限，二十四分之为气策。

日周一万。即一百刻，刻有百分，分有百秒，以下微纤，皆以百递析。

气应五十五万零三百七十五分。

置距算一百零四，求得中积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加辛巳气应五十五万零六百分，得通积三亿七千六百七十五万零三百七十五分，满纪法六十去之，余为《大统》气应。

开应一十八万二千零百七十零分一十八秒。

置中积，加辛巳闰应二十零万二千零五十分，得闰积三亿七千六百四十零万一千八百二十五分，满朔实去之，余为《大统》闰应。

转应二十零万九千六百九十零分。

置中积，加辛巳转应一十三万零二百零五分，共得三亿七千六百三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分，满转终去之，余为《大统》转应。

交应一十一万五千一百零五分零八秒。

置中积加辛巳交应二十六万零三百八十八分，共得三亿七千六百四

十六万零一百六十三分，满交终去之，余为《大统》交应。

按《授时历》既成之后，闰转交三应数，旋有改定，故《元志》、《历经》闰应二十零万一千八百五十分，而《通轨》载闰应二十零万二千零五十分，实加二百分，是当时经朔改早二刻也。《历经》转应一十三万一千九百零四分，《通轨》载转应一十三万零二百零五分，实减一千六百九十九分，是入转改迟一十七刻弱也。《历经》交应二十六万零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通轨》交应二十六万零三百八十八分，实加二百分一十四秒，是正交改早二刻强也。或以《通轨》辛巳三应，与《元志》互异，目为元统所定，非也。夫改宪必由测验，即当具详始末，何反追改《授时历》，自没其勤乎？是故《通轨》所述者，乃《授时》续定之数，而《历经》所存，则其未定之初藁也。

通余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朔策二十九万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一名朔宝。半之为望策，一名交望。又半之为弦策。

通闰一十零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月闰九千零百六十二分八十二秒。

闰限一十八万六千五百五十二分零九秒。一名闰准。

盈初缩末限八十八万九千零百九十二分二十五秒。

缩初盈末限九十三万七千一百二十零分二十五秒。

转终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分，半之为转中。

朔转差一万九千七百五十九分九十三秒。

日转限一十二限二十。

转中限一百六十八限零八三零六零。以日转限乘转中。一名限总。

朔转限二十四限一零七一一四六。以日转限乘朔转差。

弦转限九十零限零六八三零八六五。以日转限乘弦策。一名限策。

交终二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朔交差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三分六十九秒。

气盈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

朔虚四千六百九十四分零七秒。

没限七千八百一十五分六十二秒五十微。

盈策九万六千六百九十五分二十八秒。

虚策二万九千一百零四分二十二秒。

土王策三万零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

宿策一万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

纪法六十万。即旬周六十日。

推天正冬至置距洪武甲子积年减一，以岁周乘之为中积，加气应为通积，满纪法去之，至不满之数，为天正冬至。以万为日，命甲子算外，为冬至日辰。累加通余，即得次年天正冬至。

推天正闰余置中积，加闰应，满朔策去之，至不满之数，为天正闰余。累加通闰，即得次年天正闰余。

推天正经朔置冬至，减闰余，遇不及减，加纪法减之，为天正经朔。无闰加五十四万三六七一一六。十二朔策纪法。有闰，加二十三万八九七七零九。十三朔实去纪法。满纪法仍去之，即得次年天正经朔视天正闰余在闰限已上，其年有闰月。

推天正盈缩置半岁周，内减其年闰余全分，余为所求天正缩历。如径求次年者，于天正缩历内减通闰，即得。减后，视在一百五十三日零九已下者，复加朔实，为次年天正缩历。

推天正迟疾置中积，加转应，减去其年闰余全分，余满转终去之，即天正入转。视在转中已下为疾历，已上去之为迟历。如径求次年者，加二十三万七一一九一六，十二转差之积。经闰再加转差，皆满转终去之，迟疾各仍其旧。若满转中去之，为迟疾相代。

推天正入交置中积，减闰余，加交应，满交终去之，即天正入交凡日。如径求次年者，加六千零八十二分零四秒，十二交差内去交终。经闰加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五分七十三秒，十三交差内去交终。皆满交终仍去之，即得。

推各月经朔及弦望置天正经朔策，满纪法去之，即得正月经朔。以弦策累加之，去纪法，即得弦望及次朔。

推各恒气置天正冬至，加三气策，满纪法去之，即得立春恒日。以气策累加之，去纪法，即得二十四气恒日。

推闰在何月置朔策，以有闰之年之闰余减之，余为实，以月闰为法而一，得数命起天正次月算外，即得所闰之月。闰有进退，仍以定朔无中气为定。如减余不及月闰，或仅及一月闰者，为闰在年前。

推各月盈缩历置天正缩历，加二朔策，去半岁周，即得正月经朔下盈历。累加弦策，各得弦望及次朔，如满半岁周去之交缩，满半周又去之即复交盈。

推初末限视盈历在盈初缩末限已下，缩历在缩初盈末限已下，各为初。已上用减半岁周为末。

推盈缩差置初末历小余，以立成内所有盈缩加之乘之为实，日周一万为法除之，得娄数以加其下盈缩积，即盈缩差。

推各月迟疾历置天正经朔迟疾历，加二转差，得正月经朔下迟疾历。累加弦策，得弦望及次朔，皆满转中去之，为迟疾相代。

推迟疾限各置迟次历，以日转限乘之，即得限数。以弦转限累加之，满转中限去之，即各弦望及次朔限。如径求次月，以朔转限加之，亦满转中去之，即得。又法：视立成中日率，有与迟疾历较小布相近者以减之，余在八百二十已下，即所用限。

求迟疾差置迟疾历，以立成日率减之，如不及减，则退一位。余以其下损益分乘之为实，八百二十分为法除之，得数以加其下迟疾积，即迟疾差。

推加减差视经朔弦望下所得盈缩差、迟疾差，以盈遇迟、缩遇疾为同相并，盈遇疾、缩遇迟为异相较，各以八百二十分乘之为实，再以迟

疾限行度内减去八百于二十分，为定限度为法，法除实为加减差。盈迟为加，缩疾为减，异名相较者，盈多疾为加，疾多于盈为减，缩多於迟减，迟多於缩加。

推定朔望各置经朔弦望，以加减差加减之，即为定日。视定朔干名，与后朔同者月大，不同者月小，内无中气者为闰月。其弦望在立成相同日日出分已下者，则退一日命之。

推各月入交置天正经朔入交凡日加二交差，得正月经朔下入交凡日。累加交望，满交终去之，即得各月下入交凡日。径求次月，加交差即得。

推土王用事置谷雨、大暑、霜降、大寒恒气日，减土王策，如不及减，加纪法减之，即各得土王用事日。

推发敛加时各置所推定朔弦望及恒气之小余，以十二乘之，满万为时，命起子正。满五千，又进一时，命起子初。算外得时不满者，以一千二百除之为刻，命起初刻。初正时之刻，皆以初一二三四为好，于算外命之。其第四刻为畸零，得刻法三之一，凡三时成一刻，以足十二时百刻之数。

按古因及《授时》，皆以发敛为一章。发敛去者，日道发南敛北之细数也，而加时附焉，则又所以纪发敛之辰刻，故曰发敛加时也。《大统》取其便算，故合发敛与气朔共为一章，或以乘除疏发敛，非其质矣。

推盈日视恒气小余，在没限已上，为有盈之气。置策余一万零一四五六二五，以十五日除气策。以有盈之气小余减之，余以六十八分六六以气盈除十五日。乘之，得数以加恒气大余，满纪法去之，命甲子算外，得盈日。求盈日及分秒，以盈策加之，又去纪法，即得。

推虚日视经朔小余在朔虚已下，为有虚之朔。置有虚之朔小余，以六十三分九一以朔虚除三十日。乘之，得数以加经朔大余，满纪法去之，命甲子算外为虚日。求次虚。置日及分秒，以虚策加之，又去纪法，即得。

推直宿置通积，以气应加中积。减闰应，以宿会二十八万累去之，馀命起翼宿算外，得天正经朔直宿。置天正经宿直宿，加两宿策，为正月经朔直宿。以宿策累加，得各月经朔直宿。再以各月朔下加减差加减

之，为定朔直宿。

▲步日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半之为半周天，又半之为象限。

岁差一分五十秒。

周应三百一十五度一十分七十五秒。

按此系至元辛巳之周应，乃自虚七度至箕十之度数也。洪武甲子相距一百四年，岁差已退天五十四分五十秒，而周应仍用旧数，殆传习之误耳。

推天正冬至日躔赤道宿次置中积，加周应，应减距历元甲子以来岁差。满周天去之，不尽，起虚七度，依各宿次去之，即冬至加时赤道日度。如求次年，累减岁差，即得。

表格略

推天正冬至日躔黄道宿次置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以至后赤道积度减之，余以黄道率乘之。如赤道率而一，得数以加黄道积度，即冬至加时黄道日度。黄赤道积度及度率，俱见《法原》。

表格略

推定象限度以冬至加时赤道日度，与冬至加时黄道日度相减，为黄赤道差。以本年黄赤道差，与次年黄赤道相减，余以四而一，加入气象限内，为定象限度。

推四正定气日置所推冬至分，即为冬正定气，加盈初缩末限，满纪法去之，余为人正定气。加缩初盈末限，去纪法，余为秋正定气。加缩初盈末限，去纪法，余为次年冬正定气。

推四正相距日以前正定气大余，减次正定气大余，加六十日，得相距日。如次正气不及减者，加六十日减之，再加六十日，为相距日。

推四正加时黄道积度置冬至加时黄道日度，累加定象限，各得四正加时黄道积度。

推四正加时减分置四正定气小余，以其初日行度乘之，如日周而一，为各正加时减分。

冬正行一度零五一零八五。春正距夏正九十三日者，行零度九九九七零三，距九十四日者行一度。夏正行零度九五一五一六。秋正距冬正八十八日者，行一度零零零五零五，距八十九日者行一度。

推四正夜半积度置四正加时黄道积芭，减去其加时减分，即得。

推四正夜半黄道宿次置四正夜半黄道积度，满黄道宿度去之，即得。

推四正夜半相距度置次正夜半黄道积度，以前正夜半黄道积度减之，余为两正相距度，遇不及减者，加周天减之。

推四正行度加减日差双相距度与相距日下行积度相减，余如相距日而一，为日差。从相距度人减去行积度者为加，从积度内减去相距度者为减。

秋正距冬至，冬至距春正八十八日，行积度九十度四零零九，八十九日行积度九十一度四零一四。春正距夏至，夏至距秋秋正九十三日，行积度九十度五九九零，九十四日行积十五九八七。

推每日夜度置四正后每日行度，在立成。以日差加减之，为每日行定度。置四正夜半日度，以行定度每日加之，满黄道宿度去之，即每日夜半日度。

黄道十二次宿度

危十二度六四九一，入娵訾，辰在亥。

奎一度七三六二，入降娄，辰在戌。

奎度四五六，入大梁，辰在酉。

胃三七度七四五六，入大梁，辰在酉。

毕六度八八零五，入实沈，辰在申。

井八度三四九四，入鹑首，辰在未。

柳三度八六八零，入鹑火，辰在午。

张十五度二六零六，入鹑尾，辰在巳。

轸十度零七九七，入寿星，辰在辰。

氐一度一四五二，入大火，辰在卯。

尾三度一一五，入析木，辰在寅。

斗三度七六八五，入星纪，辰在丑。

女二度零六三八，入玄枵，辰在子。

推日躔黄道入十二次时刻置入次宿度，以入次日夜，以入次日夜半日度减之，余以日周乘之，一分作百分。为实。以入次日夜半日度，与明日夜半日度相减，余为法。实如法而一，各数，以发敛加时求之，即入次时刻。

▲步月离

月平行度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

周限三百三十六、半之为中限，又半之为初限。

限平行度零九分六十二秒。

太阳限行八分二十秒。

上弦九十一度三十一发四十三秒太。

望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八十七秒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九十四分三十一秒少。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一九六。

朔平行度三百九十四度七八七一一五一六八七五。

推朔后平交日置交终分，风气朔历。减天正经朔交凡分，为朔后平交日。如推次月，累减交差二日三一八六九，得次月朔平交日。不及减

交差者，加交终减之，其交又在本月，为重交月朔后平交日。每岁必有重交之月。

推平交入转迟疾历置经朔迟疾历，加入朔后平交日为平交入转。在转中已下，其迟疾与经朔同，已上减去转中疾交迟，迟交疾。如推次月，累减交转差三千四百二十三分七六，交差内减转差数。即得。如不及减，加转中减之，亦迟疾相代。

推平交入限迟疾差置平交入转迟疾历，依步气朔内，推迟疾差，那得。

推平交加减定差置平交入限迟疾差，双日率八百二十分乘之，以所入迟疾限下行度而一，即得。在迟为加，在疾为减。

推经朔加时积置经朔盈缩历，见步气朔内。在盈历即为加时中积，在缩历加半岁周。如推次月，累加朔策，满岁周去之，即各朔加时中积，命日为度。若月内有二交，后交即注前交经朔加时中积。

推正交距冬至加时黄道积度及宿次置朔后平交日，以月平行乘之为距后度，加以经朔加时中积，为各月正交距冬至加时黄道积度。加冬至加时黄道日度，见日躔。以黄道积度钤减之，至不满宿次，即正交月离。如推次月，累减月平交朔差一度四六三一零二。以交终度减天周，其数宜为一度四六四零八零。遇重交月，同次朔。后仿此。

▲黄道积度钤

表格略

推正交日辰时刻置朔后症交日，加经朔，去纪法，以平交定差加减之，其日命甲子算外，小余依发敛加时求之，即得正交日辰时刻。如推次月，累加交终，满纪去之。如遇重交，再加交终。

推四正赤道宿次置冬至赤道日度，以气象限累加之，满赤道积度去之，为四正加时赤道日度。

▲赤道积度钤

表格略

推正交黄道在二至后初末限置正交距冬至加时黄道积度，在半岁周

已下为冬至后，已上减去半岁周，余为夏至后。又视二至后度分，在气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用减半岁周，余为末限。推次月者，若本月初限，则累减月平交朔差，余为次月初限。不及减者，反减月平交朔差，余为次月末限。若本月末限则累加月平交朔差，为次月天限，至满气象限，以减半岁周，余为次月初限。

推定差度置初末限，以象极总差一分六零五五零八乘之，即为定差度。象极总差，是以象限除极差，其数宜为一十六分零五四四二。如推次月初限则累减，末限则累加，俱以极平差二十三分四九零二加减之。极平差，是以月平交朔差，乘象极总差，其数宜为二十三分五零四九。

推距差度置极差十四度六六，减去定差度，即得。求次月，以极平差加减之。初限加，末限减。

推定限度置定差度，以定极总差一分六三七一零七乘之，定极总差，是以极差除二十四度，其数宜为一度六三七一零七。所得视正交在冬至后为减，夏至后为加，皆置九十八度加减之，即得。

推月道与赤道正交宿度正交在冬至后，置春正赤道积度，以距差度初限加末限减之，在夏至后，置秋正赤道积度，以距差初限减末限加之。得数，满赤道积度钤去之，即得。

推月道与赤道正交后积度并入初末限视月道与赤道正交所入某宿次，即置本宿赤道全度，减去月道与赤道正交宿度，差为正后积度。以赤道各宿全度累中之，满气象限去之，为半交后。又满去之，为中交后。再满去之，为半交后。视各交积度，在半象限以焉为初限，以上覆减象限，余为末限。

推定差置每交定限度，与初末限相乘，得数，千约之为度，即得。正交、中交后为加，半交后为减。

推月道定积度及宿次置月道与赤道各交后每宿积度，以定差加减之，为各交月道积度。加月道与赤道正交定宿度，共为正交后宿度。以前宿定积度减之，即得各交月道宿次。

▲活象限例

置正交后宿次，加前交后半交末宿定积度。为活象限。如正交后宿次度少，加前交不及数，却置正交后宿次加气象限即是。如遇换交之

月，置正交后宿次，以前交前半交末宿定积度加之，为换交活象限。假如前交正交是轸，后交正交是角，其前交欠一轸。求活象限者，置正交后宿次，不从翼下取定积度加之，仍于轸下取定积度也。又如前交、正交是轸，后交、正交是翼，其前交多一翼。求活象限者，置正交后宿次，不从翼下取定积度加之，仍于张下取定积度也。

推相距日置定上弦大余，减去定朔大余，即得。上弦至望，望至下弦，下弦至朔仿此。不及减者，加纪法减之。

推定朔弦望入盈历及盈缩定差置各月朔弦望入盈缩历，以朔弦望加减差加减之，并在步气朔内。为定盈缩历。视盈历在盈初限下为盈初已上用减半岁周，余为盈末限。缩历在缩初限已下为缩初限，已上用减半岁周，余为缩末限。依步气朔内求盈缩差，为盈缩定差。

推定朔弦望加时中积置定盈缩历，如是盈历在朔，便为加时中积，在上弦加气象限，在望加半岁周，在下弦加三象限。如是缩历在朔，加半岁周。在上弦加三象限，在望便为加时中积，在下弦加气象限，加后满周天去之。

推黄朔弦望加时中定积度置定朔弦望加时中积，以其下盈缩定差盈加缩之，即得。

推赤道加时积度及宿次置黄道加时定积度，在周天象限已下为至后，已上去之为分后，满两象限去之为至后，满三象限去之为分后。置分至后黄道积度，以立成内分至后积度减之，余以其下赤道度率乘之，如黄道度率而一，得数加入分至后积度，次以所去象限合之，为赤道加时定积度。置赤度加时定积度，加入天正冬至加时赤道日度，满赤道积度钤去之，得定朔弦望赤道加时宿次。

推正半合交后积度置定朔弦望加时赤道宿次，视朔弦望在何交后，正半、中半。即以交生积度，在朔望加时赤道宿前一宿者加之，即为正半中交后积度，满气象限去之，为正半中换交。

推初末限视正半中交后积度，在半象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气象限，余为末限。

推月道与赤道定差置其交定限度，与初末限相减相乘，所得，千约之为度，即定差。在正交、中交为加。在半交为减。

推定朔弦望加时月道宿次置定朔弦望加时月道定积度，取交后月道定积度，取交后月道定积度，在所置罕前一宿者减之，即得。遇转交则前积度多，所置积度少为不及减。从半转正，加其交活象限减之。从正转半，从半转中，从中转半，皆加气象限减之。

推夜半入转日置经朔弦望迟疾历，以定朔弦望加减差加减之。大疾历，便为定朔弦望加时入转日。在迟历，用加转中置定朔弦望加时入转日，以定朔弦望小余减之，为夜半入转日，遇入转日少不及减者，加转终减之。

推加时入转度置定朔弦望小余，去秒，取夜半入转日下转定度乘之，万约之为分，即得。

▲迟疾转定度钤

表格略

推定朔弦望夜半入转积度及宿次置定朔弦望加时月道定积度，减去加时入转度，为夜半积度。如朔弦望加时定积度初换交，则不及减，半正相接，用活象限，正半、中半相接，用气象限加之，然后减加时入转度，则正者为后年，后年为中，中为前半，前半为正。置朔弦望夜半月道定积度，依推定朔弦望加时月道宿次法减之，为夜半宿次。

推晨昏入转日及转度置夜半入转日，以定盈缩历检立成日下晨分加之，为晨入转日满转终去之。置其日晨分，取夜半入转日下转定度乘之，万约为分，为晨转度。如求昏转日转度，依法检日下昏分，即得。

推晨昏转积度及宿次置朔弦望夜半月道定积度，加晨转度，为晨转积度。如求昏转积度，则加昏转度，满气象限去之，则换交。若推夜半积度之时，因朔弦望加时定积不及减转度，以半正相接，而加活象限之者，今复换正交，则以活象限减之。置晨转积度，依前法减之，为晨分宿次。置昏转积度，依法减之，为昏分宿次。

推相距度朔与上弦相距，上弦与望相距，用昏转积度。望与下弦相距，下弦与朔相距，用晨转积度。置后段晨昏转积度，视与前段同交者，竟以前段晨昏转积度减之，余为相距度。若后段与前段接两交者，从正入半，从半入中，从中入半，加气象限。从半入正，加活象限。然后以前段晨昏转积度减之。若后段与前段接三交者，其内无从半入正，则加二气象限，其内有从半入正，则加一活象限，一气象限，以前段晨

昏转积度减之。

推转定积度置晨昏入转日，朔至弦，弦至望，用昏。望至弦，弦至朔，用晨。以前段减后段，不及减者，加二十八日减之，为晨昏相距日。从前段下，于钤内验晨昏相距日同者，取其转定积度。若朔弦望相距日少晨昏相距日一日者，则于晨昏相距日同者，取其转积度，减去转定极差一十四度七一五四，余为前段至后段转定积度。

▲转定积度钤

以下表格略

推加减差以相距度与转定积度相减为实，以其朔弦望相距目为法除之，所得视相距度多为加差，少为减差。

推每日太阴行定度置朔弦望晨昏入转日，视迟疾转定度钤日下转定度，累日以加减差加减之，至所距日而止，即得。

推每日月离晨昏宿次置朔弦望晨昏宿次，以每日太阴行度加之，满月道宿次减之，即得。

▲赤道十二宫界宿次

表格略

推月与赤道正交后宫界积度视月道与赤道正交后，各宿积度宫界，某宿次在后，即以加之，便为某宫正交后宫界积度。求次宫者，累加宫率二十度四三八一，满气象限去之，各得某宫下半产交后宫界积度。

推宫界定积度视宫界度在半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覆减气象限，余为末限。置某交定限度，与初末限相减、相乘，所得，千约之为度，在正交、中交为加差，在半交为减差。置宫界正半中交后积度，以定差加减之，为宫界定积度。

推宫界宿次置宫界定积度，于月道内取其在所置前一宿者减之之不及减者，加气象限减之。

推每月每日下交宫时刻置每月宫界宿次，减入交宫日下月离晨昏宿次。如不及减者，加宫界宿次前宿减之，余以日周乘之，以其日太阴行定度而一，得数，又视定盈缩历取立成日下晨昏分加之。晨加晨分，昏

加昏分。

如满日周交宫在次日，不满在本日，依发敛推之，即交宫时刻。

▲步中星

推每日夜半赤道置推到每日夜半黄道，见日躔。依法以黄道积度减之，余如黄道率而一，以加赤道积度。又以天正科至赤道加之，如在春正后，再加一象限，夏至后加半周天，秋正后加三象限，为每日夜半赤道积度。

推夜半赤道宿度置夜半赤道度，以赤道宿度挨次减之，为本日夜半赤道宿度。

推晨距度及更差度置立成内每日晨分，以三百六十六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乘之为实，如日周而一，为晨距度。倍晨距度，以五除之，为更差度。

推每日夜半中星置推到每日夜半赤道宿度，加半周天，即夜半中唾积度。以赤道度挨次减之，为夜半中星宿度。

推昏旦中星置夜半中星积度，减晨距度，为昏中星积度。以更差度累加之，为遂更及旦中星积度。俱满赤道宿度去之，即得。以晨分五之一，加们为更率。更率五而一为点率。凡昏分，即一更一点，累加更率为各更。凡交更即为一点，累加点率为各点。

志第十二 历六

大统历法三下推步

▲步交食

交周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二二四。半之为交中日。

交终度三百六十三度七九三四一九六。半之为交中日度。

正交度三百五十七度六四。

中交度一百八十八度零五。

前准一百六十六度三九六八。

后准一十五度五。

交差二日三一八三六九。

交望一十四日七六五二九六五。

日食阳历限六度。定法六十。

日食阴历限八度。定法八十。

月食十三度五分。定法八十七。

阳食限视定朔入交。

零日六零已下一十三日一零已上在一十四日，不问小余，皆入食限。

一十五日二零已下二十五日六零已上在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不问小余，皆入食限。

▲阴食限视定望入交。

一日二零已下一十二日四零已上在零日一十三日，不问小余，皆入食限。又视定朔小余在日出前、日入后二十分已上者，日食在夜。定望

小余在日入前、日出后八刻二十分已上者，月食在昼。皆不必布算。

推日食用数

经朔盈缩历盈缩差迟疾历迟疾差加减差定朔入交凡分以上皆全录之。定入迟疾历以加减差，加减迟疾即是。迟疾定限置定入迟疾历，以日转限一十二限二十分乘之，小余不用。定限行度以定限，取立成内行度，迟用迟，疾用疾，内减日行分八分二十秒，得之。日出分以盈缩历，从立成内取之，下同。日入分半昼分取立成内昏分，减去五千二百五十分，得之。岁前冬至时黄道宿次

推交常度置有食之朔入交凡分，以月平行度乘之，即得。

推交定度置交常度，以朔下盈缩差盈加缩减之，即得。

推日食正交限度视交定度在七度已下，三百四十一度已上者，食在正交。在一百七十五度已上，二百零二度已下者，食在中交。不在限内不食。

推中前中后分视定朔小余，在半日周已下，用减半日周，余为中前分。在半日周已上，减去半日周，余为中后分。

推时差置半日击，以中前、中后分减之，余以中后分乘之，所得以九千六百而一为时差。在中前为减，中后为加。

推食甚定分置定朔小余，以时差加减之，即得。

推距午定分置中前、中后分，加时差即得。但加不减。

推食甚入盈缩历置原得盈缩历，加入定朔大余及食甚定分，即得。

推食甚盈缩差依步气朔求之。

推食甚入盈缩历行定度置食甚入盈缩历，盈缩差，盈加缩减之，即得。

推南北凡差视食甚人盈缩历行定度，在周天象限已下为初限，已上与半岁周相减为末限。以初末限自之，如一千八百七十度而一，得数，置四度四十六分减之，余为南北凡差。

推南北定差置南北凡差，以距午定分乘之，如半昼分而一，以减凡差，余为南北定差。若凡差数少，即反减之。盈初缩末食在正交为减，中交为加。缩初盈末，食在正交为加，中交为减。如系凡差反减而得者，则其加减反是。

推东西凡差置半岁周，减去食甚入盈缩历行定度，余食甚入盈缩历行定度乘之，以一千八百七十除之为度，即东西凡差。

推东西定差置东西凡差，以距午定分乘之，如二千五百度而一，视得数在东西凡差以下，即为东西定差。若在凡差已上，倍凡差减之，余为定差。盈历中前，缩历后者，正交减，中交加。盈历中后，缩中前者，正交加，中交减。

推正交中定限度视日食在正交者置正交度，在中交者置中交度，以南北东西二定差加减之，即得。

推日食入阴阳历去闪前后度视交定在正交定限度已下，减去交定度，余为阴历交前度。已上，减去正交定限度，余为阳历交后度。在中交定限度已下，减去交定度，余为阳历闪前度。已上，减去中交定限度，余为阴历后度。若交定在七度已下者加交终度，减去正交定限度，余为阳历交后度。

推日食分秒在阳历者，置阳食限六度，减去阳历交前、交后度，不及减者，不食。阴历同。余以定法六十而一。在阴历者，置阴食限八度，减去阴历交前、交后度，余以定法八十而一，即得。

推定用分置日食分秒与二十分相减相乘，为开方积。以平方法开之，为开方数。用五千七百四十分七因八百二十分也。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即得。

推初亏复圆时刻置食甚定分，以定用分减为初亏，加为复圆。各依发敛加时，即时刻。

推日食起复方位阳历初亏西南，甚于正南，复于东南。阴历初亏西北，甚于正北，复于东北。若在八分以上，不分阴阳历皆亏正西，复东位。据午地而论

推食甚日躔黄道宿次置食甚入盈缩历行定度，在盈就为定积度，在缩加半岁周为定积度。置定积度，以岁前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之，满黄

道积度钤去之，至不满宿次即食甚日躔。

推日带食视初亏食甚分，有在日出分已下，为晨刻带食。食甚复圆分，有在日入分已上，为昏刻带食。在晨置日出分，在昏昏置日入分，皆以食甚分与之相减，余为带食差。置带带差，以日食分秒乘之，以定用分而一，所得减日食分秒，余为所见带食分秒。

▲推月食用数

经望 盈缩历 盈缩差 迟疾历

迟疾差 加减差 定望 入交凡分

定入迟疾历 定限 定限行度 晨分

日出分 昏分 日入分 限数

▲岁前冬至加时黄道宿次

推交常度置望下入交凡分，乘月平行，如日食法。

推交定度置交常度，以望下盈缩差盈加缩减之即得。不及减者，加交终度减之。

推食甚定分不用时差，即以定望分为食甚分。

推食甚入盈缩历行定度法同推日食。

推月食入阴阳历视交定度在交中度已下为阳历，已上减去交中度，余为队历。

推交前交后度视所得入阴阳历，在后准已下为交后，在前准已上置交中度减之，余为交前。

推月食分秒置月食限一十三度零五，减去前交后度，不及减者不食。馀以定法八十七分而一，即得。

推月食用分置三十分，与月食分秒相减相乘，为开方积。依平方法开之，为开方数。又以四千九百二十乃六因八百二十分数。分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即得。

推月食三限初亏、食甚、复圆。时刻置食甚分定分，以用分减为初亏，加为复圆。依发敛得时刻如日食。

推月食五限时刻月食十分已上者，用五限推之，初亏、食既、食甚、生光、复圆也。置月食分秒，减去十分，余与十分相减相乘，为开方积。平方开之，为开方数。又以四千九百二十分乘之，如定限行度而一为既内分。与定用分相减，余为既外分。置食甚定分，减既内分为既分，又减既外分为初亏分。再置食甚定分，加既内分为生光分，又加既外分为复圆分。各依以敛得时刻。

推更点置晨分们之，五分之为更法，又五分之为点法。

推月食入更点各置三限或五限，在昏分已上减去昏分，在晨分已下加入晨分，不满更法为初更，不满点法为一点，以次求之，各得更点之数。

推月食起复方位阳历初亏东北，甚于正北，复于西北。阴历初亏东南，甚于正南，复于西南。若食在八分已上者，皆初亏正东，复于正西。

推食甚月离黄道宿次置食甚入盈缩历定度，在盈加半周天，在缩减去七十五秒为定积度。置定积度，加岁前冬至加时黄道日度，以黄道积度钤去之，即得。

推月带食视初亏、食甚、复圆等分，在日入分以下，为昏刻带食。在日出分已上，为晨刻带食。推法同日食。

▲步五星

历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半之为历中，又半之为历策。

△木星

合应二百四十三万二三零一。置中积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七七五，加辛巳合应一百一十九七二六， 得三亿七行七百三十七万九五零一， 满木星周率去之，余为《大统》合应。

历应五百三十八万二五七七二二一五。置中积，加辛巳历应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九四八一，得三亿九千五百一十九万娥二五六，满木星历率

去之，余为《大统》历应。

周率三百九十八万八八。

历率四千三百三十一万二九六四八六五。

度率一十一万八五八二。

伏见一十三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六日八六 三度八六 二度九三 二十三分

晨疾初 二十八日 六度二一 四度六四 二十二分

晨疾末 二十八日 五度五一 四度六四 二十二分

晨迟初 二十八日 四度三一 三度二八 一十八分

晨迟末 二十八日 一度九一 一度四五 一十二分

晨留 二十四日

晨退 四十六日五八 四度八八一二五 零度三二八七五

夕退 四十六日五八 四度八八一二五 零度三二八七五 一十六分

夕留 二十四日

夕迟初 二十八日 一度九一 一度四五

夕迟末 二十八日 四度三一 三度二八 一十二分

夕疾初 二十八日 五度五一 四度一九 一十八分

夕疾末 二十八日 六度一一 四度六四 二十一分

夕伏 一十六日八六 三度八六 二度九三 二十二分

△火星

合应二百四十零万一四。置中积，加辛巳合应五十六万七五四五，得三亿七千六百七十六万七三二，满火星周率去之，为《大统》合应。中积见木星，五星并同。

历应三百八十四万五七八九三五。置中积，加辛巳历应五百四十七万二九三八，得三亿八千一百六十七万二七一三，满火星历率去之。

周率七百七十九万九二九。

历率六百八十六万九五八零四三。

度率一万八八零七五。

伏见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六十九日 五十度 四十六度五零 七十三分

晨疾初 五十九日 四十一度八零 三十八度八七 七十二分

晨疾末 五十七日 三十九度零八 三十六度三四 七十分

晨次疾初 五十三日 三十四度一六 三十一度七七 六十七分

晨次疾末 四十七日 二十七度零四 二十五度一五 六十二分

晨迟初 三十九日 一十七度七二 一十六度四八 五十三分

晨初末 二十九日 六度二零 五度七七 三十八分

晨留 八日

晨退 二十八日六九四五 八度六五六七五 六度四六三二五

夕退 二十八日九六四五 八度六五六七五 六度四六三二五四十四分

夕留 八日

夕迟初 二十九日 六度二零 五度七七

夕迟末 三十九日 一十七度七二 一十六度四八 三十八分

夕次疾初 四十七日 二十七度零四 二十五度一五 五十三分

夕迟疾末 五十三日 三十四度一六 三十一度七七 六十二分

夕疾初 五十七日 三十九度零八 三十六度三四 六十七分

夕疾末 五十九日 四十一度八零 三十八度八七 七十分

夕伏 六十九日 五十度 四十六度五零 七十二分

△土星

合应二百零六万四七三四。置中积，加辛巳合应一十七万五六四三，得三亿七千六百三十七万五四一八，满土星周率去之。

历应一亿零六百零零万三七九九零二。置中积，加辛巳历应五千二百二十四万零五六一，得四亿二千八百四十四万零三三六，满土星历率去之。

周率三百七十八万零九一六。

历率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八八四五六六。

度率二十九万四二五五。

伏见一十八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二十日四零 二度四零 一度四九 一十二分

晨疾 三十一日 三度四零 二度一一 一十一分

晨次疾 二十九日 二度七五 一度七一 一十分

晨迟 二十六日 一度五零 零度八三 八分

晨留 三十日

晨退 五十二日六四五八 三度六二五四五 零度二八四五五

夕退 五十二日六四五八 三度六二五四五 零度二八四五五 一十分

夕留 三十日

夕迟 二十六日 一度五零 零度八三

夕次疾 二十九日 二度七五 一度七一 八分

夕疾 三十一日 三度四零 二度一一 一十分

夕伏 二十日四零 二度四零 一度四九 一十一分

△金星

合应二百三十七万九四一五。置中积，加辛巳合应五百七十一万六三三零，得三亿八千一百九十一万六一零五，满金星周率去之。

历应一十零万四一八九。置中积，加辛巳历应一十一万九六三九，得三亿七千六百三十一万九四一四，满金星历率去之。

周率五百八十三万九零二六。

历率三百六十五万二五七五。

度率一万。

伏见一十度半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三十九日 四十九度五零 四十七度六四 一度二七五

夕疾初 五十二日 六十五度五零 六十三度零四 一度二七五

夕疾末 四十九日 六十一度 五十八度七一 一度二五五

夕次疾初 四十二日 五十度二五 四十八度三六 一度二三五

夕次疾末 三十九日 四十二度五零 四十度九零 一度一六

夕迟初 三十三日 二十七度 二十五度九九 一度零二

夕初末 一十六日 四度二五 四度零九 六十二分

夕留 五日

夕退 一十日九五三一 三度六九八七 一度五九一三

夕退伏 六日 四度三五 一度六三 六十一分

合退伏 六日 四度三五 一度六三 八十二分

晨退 一十日九五三一 三度六九八七 一度五九一三 六十一分

晨留 五日

晨迟初 一十六日 四度二五 四度零九

晨迟末 三十三日 二十七度 二十五度九九 六十二分

晨次疾初 三十九日 四十二度五零 四十度九零 一度零二

晨次疾末 四十二日 五十度二五 四十八度三六 一度一六

晨疾初 四十九日 六十一度 五十八度七一 一度二三五

晨疾末 五十二日 六十五度五零 六十三度零四 一度二五五

晨伏 三十九日 四十九度五零 四十七度六四 一度二六五

△水星

合应三十零万三二一二。置中积，加辛巳合应七十零万零四三七，得三亿七千六百九十零万零二一二，满水星周率去之。

历应二百零三万九七一一。置中积，加辛巳历应二百零五万五一六一，得三亿七千八百二十五万四九三六，满水星历率去之。

周率一百一十五万八七六。

历率三百六十五万二五七五。

度率一万。

晨伏夕见一十六度半。

夕伏晨见一十九度。

段目 段日 平度 限度 初行率

合伏 一十七日七五 三十四度二五 二十九度零八 二度一五五八

夕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一度三八 一十八度一六 一度七零三四

夕迟 一十二日 一十度一二 八度五九 一度一四七二

夕留 二日

夕退伏 一十一日一八八 七度八一二 二度一零八

合退伏 一十一日一八八 七度八一二 二度一零八 一度零三四六

晨留 二日

晨迟 一十二日 一十度一二 八度五九

晨疾 一十五日 二十一度三八 一十八度一六 一度一四七二

晨伏 一十七日七五 三十四度二五 二十九度零八 一度七零三四

推五星前后合置中积，加合应，满周率去之，余为前合。再置周率，以前合减之，于为后合。如满岁周去之，即其年无后合分。

推五星中积日中星度　置各星后合，既为合伏下中积中星。命为日，曰中积。命为度，曰中星。累加段日，为各段中积。皆满岁周去之。以各段下平度，累加各段下平度，满岁周去。退则减之，不及减，加岁周减之。次复累加之，为各段中星。

推五星盈缩历置中积，加历应及生合，满历率去之，余以度率而一为度。在历中已下为盈，已上减去历中为缩。置各星合伏下盈缩历，以段下限度累加之之满历中去之，盈交缩，缩交盈，即各段盈缩历。

推五星盈缩差置各段盈缩历，以历策除之为策数，不尽，为策余。

以其下损益分见立成。乘之，以历策而一，所得益加损减其盈缩积分，即盈缩差。金星倍之，水星三之。

推定积日置各段中积，以其段盈缩差盈加缩减之，即得。满岁周去之，如中积不及减者，加岁周减之。本段原无差者，借前段差加之，则金水二星，亦只用所得盈缩差，不用三之倍之。

推加时定日　置定积日，以岁前天正冬至分加之，满纪法去之，余命甲子算外，即为定日。视定积日会满岁周去者，用本年冬至，会加岁周减者，用岁前冬至。

推所入月日置合伏下定积，以加天正闰馀满朔策除之，为月数。起岁前十一月，其不满朔策者，即入月已来日分也。视其月定朔甲子，与加时定日甲子相去即合伏日，累加相距日，满各月大小去之，即各段所入月日。

推定星置各段中星，依推定积日法，以盈缩差加减之。

推加时定星置定星，以岁前冬至加时黄道日度加之，满周岁天去之。若定积日会加岁周者，用岁前黄道日度。遇减岁周者，用本年黄道目度，如原无中星度，段下亦无定星星及加时定星度分。

推加减定分置定日小余，以其段初行率乘之，满万为分，所得诸段为减分，退段为加分。

推夜半定星及宿次置加时定星，以加减定分加减之，为夜半定星。以黄道积度钤减之，为夜半宿次。其留段即用时定星，为夜半一星。

推日度率置各段定日，与次段定日相减为日率。次段不及减，加纪法减之。置各段夜半 - 定星，与次段夜半定星相减为度涨。次段不及减，加周天减之。凡近留之段，皆用留段加时定星，与本段夜半定星相减。如星度逆者，以后段减前段，即各得度率。

推平行分置度率，以日率除之，即得。

推凡差及增减总差日差以本段前后之平行分相减，为本段凡差。凡五星之伏段及近留之迟段及退段，皆无凡差。倍凡差，退一位为增减差。倍增减差为总差。置总差，以日率减一日除之为日差。初日行分多，为减差。末日行分多，为加差。

推初日行分末日行分以增减差加减其段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视本段平行分与次段平行分相较，前多后少者，加为初，减为末。前少后多者，减为初，加为末。

推抚心差诸段为增减差总差日差合伏者，置次段初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亦次段日差。为末日行分。晨伏、夕伏者，置前段本段之前。末日行分，加其日差之半，亦前段日差。为二伏初日行分。置伏段呼得初末日行分，皆与本段平行分相减，馀为增减差。又以增差加减平行分，为初末日行分。视合伏末日行全较平行分，少则加，多则减，为初日行分。晨伏、夕伏初日行分较平行分，亦少加多减，为末日行分。木、火之晨迟末，土之晨迟，金之夕迟末，水之夕迟，皆置其前末日行分，锐其日差减之，即前段日差。馀为初日行分。木、火之夕迟初，土之夕迟，金之晨初，水之晨迟，皆置其后段初日行分，倍其日差减之，后段日差。馀为末日行分。木、火、土之夕伏，金、水之晨伏，皆置其前段末日行分，内加其前段日差之半，为钛段初日行分，皆与平行分相减，馀为增减差。木、火之晨退、夕退，置其平行分，退一位、六因之，为增减差。晨退减为初，加为末。夕退加为初，减为末。晨加夕减，二段相比较。金之夕退伏合伏，置其平行分，退一位，三因之折半。水之夕退伏合退伏，以平行分折半，各为增减差。金之夕退，置其平分，退一位，三在之折半。水之夕退伏合退伏，以平行分折半，各为增减差。金之夕退，置其后段禄日行分，减日差，后段日差。为末日行分。金之晨退，置其前段末日行分，减日差，前段日差。为初日行分。皆与平行分相减，馀为增减差。凡增减差，倍之为总差，以相距日率减一除之，为日差。其初末日行分有其一者，以增减差加减，更求其一，如伏段法，馀依前后平行分相较增减之。金、火之夕迟末，晨迟初，置其段平行分，以相距日率下不伦分乘之，不伦分之秒，与平行之分对。即为增减差。置平行分，夕者以增减差，加为初日行分，减为末日行分。晨者反是。

不伦分金、火星之夕迟末，与晨迟初，其增减差，多於平行分者，为不伦分也。

十七日 八十八秒八八五

十六日 八十八秒二三一

十五日 八十七秒四九六

十四日 八十六秒七六一

推五星每日细行，置各段夜半宿次，以初日行分顺加退减之，为次日宿次。又以日差加减其初日行分，为每日行分，亦顺加退减於次日宿次，满黄道宿次去之，至次段宿次而止，为每日夜半宿次。

推五星顺逆交宫时刻视逐日五星细行，与黄道十二宫界宿次同名，其度分又相近者以相减。视其馀分，在本日行分以下者，为交宫在本日也。顺行者，以本日夜半星行宿次度分减宫界度分。退行者，以宫界度分减本日夜半星行宿次度分。扣以日周乘之为实，以本日行分为法，法除实，得数，依发敛加时法，得交宫时刻。

推五星伏见凡取伏见，伏者要在已下，见者要在已上。晨见晨伏者，置其日太阳行度，内减各星行度。夕见夕伏者，置其日各星行度，内减太阳行度。即为其日晨昏伏见度。置本日伏见度，与次日伏见度相减，馀四而一，即得晨昏伏见分。视本日伏见度较次日伏见度为多者减，少者加。晨者，置本日伏见度，以伏见分加减之，为晨伏见度。夕者，三因伏见分，置伏见度加减之，为夕伏见度。视在各星伏见度上下取之。

△步四馀

紫气周日一万零二百二十七日一七九二。

紫气度率二十八日，日行三分五七一四二九。

紫气至后策八千一百九十四万九六二三。

月孛周日三千二百三十一日九六八四。

月孛度率八日八四八四九二，日行十一分三零一三六一。

月孛至后策一千二百二十万四六五九。

罗计周日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四四三二。

罗计度率一十八日五九九一零七七六，日行五分三七六六零二。

罗□至后策五千三百三十三万六二一七。

计都至后策一千九百三十六万九零零一。

推四馀至后策置中积，加各馀至后策，满周日去之，即得。

推四馀周后策以至后策，减立成内各宿初末度积日，即得。

推四馀入各宿次初末度积日置各馀周后策，加入其年冬至分，满纪法去之，即各馀末度积日。紫气、月孛为各宿初，罗喉、计都为各宿末。气孛顺行，罗计逆行。

推四馀初末度积日所入月日置各馀周后策，加入天正闰馀满期策减之，起十一月至不满朔策，即所入月也。其初末度积日即满纪法去者。命甲子算外，为日辰小馀，以发敛求之为时刻。视定朔某甲女，即知入月已来日也。

推四馀每日行度置各馀初末度积日，气孛以度率日累加之，至末度加其宿零日及分，即次宿之初度。罗计先加其宿零日及分，后以度率日累加之，即次宿之末度。徊以其大馀，命甲子算外为日辰。其交次宿，以小馀以敛为时刻。

推四馀交宫以至后策减各宿交宫积日，馀为入某宫积中天正闰馀，满朔策去之，起十一月至不满朔策，即所入月。又置入宫积日，加冬至分，满纪法去之，为日辰，小馀以敛为时刻。视定朔甲子，即知交宫及时刻。

▲紫气宿次日分立成入箕初度。

以下表格略

至后策少者用前氐下积日，多者用后氐下积日。

志第十三 历七

▲回回历法一

《回回历法》，西域默狄纳国王马哈麻所作。其地北极高二十四度半，经度偏西一百零七度，约在云南之西八千馀昊。其历元用隋开皇己未，即其建国之年也。洪武初，得其书於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一十十月有闰日。凡有闰闰凡百二十八年而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此其立法之大概也。

按西域历术见於史者，在唐有《九执历》，元有札马鲁丁之《万年历》。《九执因》最疏，《万年历》行之未久。唯《回回历》设科，隶钦天监，与《大统》参用二百七十馀年。虽於交食之有无深浅，时有出入，然胜於《九执》、《万年》远矣。但其书多脱误。盗盖其人之隶籍台官者，类以土盘布算，仍用其本国之书。而明之习其术者，如唐顺之、陈壤、袁黄辈之所论著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译之本不行於世，其残缺宜也。今为博访专门之裔，考究其原书，以补其脱落，正其讹舛，为《回回历尖》，著於篇。

积年起西域阿喇必年，隋开皇己未。下至洪武甲子，七百八十六年。

用数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微纤以下俱准此。宫十二。每宫三十度。目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时二十四，每时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宫度起白羊，节气首春分，命时起午正。午初四刻属前日。

七曜数日一，月二，火三，水四，木五，金六，土七。以七曜纪不用甲子。

宫数白羊初，金牛一，阴阳二，世蟹三，狮子四，变女五，天秤六，天蝎七，人马八，磨羯九，实宝瓶十，变鱼十一。

宫日白羊戌宫三十一日。金牛酉宫三十一日。阴阳申宫三十一日。

巨蟹未宫三十二日。狮子午宫三十一日。娈女巳宫三十一日。天秤辰宫三十一日。天蝎卯宫三十日。人马寅宫二十九日。磨羯丑宫二十九日。宝瓶子宫三十日。变鱼亥宫三十日。已上十二宫，所谓不动之月，凡三百六十五日，乃岁周之日也。若遇宫分有闰之年，於变鱼宫加一日，凡三百六十六日。

月分大小单月大，变月小。凡十二月，所谓动之月也。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乃十二月之日也。遇月分有闰之处，於第十二月内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

太阳五星最高行度隋己未测定。太阳二宫二十九度二十一分。土星八宫十四度四十八分。木星六宫初度八分。火星四宫十五度四分。金星二宫十七度六分。水星七宫六度十七分。

求宫分闰日无之馀日。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五十九乘之，一百二十八年内，闰三十一日故以总数乘。内加一十五，闰应。以一百二十八屡减之，馀不满之数，若在九十七已上，闰限。其年宫分有闰日，已下无闰日。於除得之数内加五，宫分立成起火三，故须加五。满七去之，馀即所求年白羊宫一日七曜。有闰加一日，后同。

求月分闰日朔之馀日。　置西域岁前积年，减一，以一百三十一年乘之，总数乘。内加一百九十四，闰应。以三十为法屡减之，馀在十九已上，闰限。其年月分有闰闰已下则无。於除得之数，满七去之，馀即所求年第一月一日七曜。

加次法置积日，全积并宫闰所得数。减月闰内加三百三十一日，己未春正前日。以三百五十四一年数除之，馀数内减去所加三百三十一，又减二十三，足成一年日数。又减二十四，洪武甲子加次。又减一，改应所损之一日。为实距年己未至今得数。又法：以气积宫闰并通闰为气积内减月闰，置十一，以距年乘之，外加十四，以三十除之，得月闰数。以三百五十四除之，馀减洪武加次二十四，又减补日二十三，又减改应损日一，得数如前。求通闰，置十一日，以距年乘之。求宫闰前见。

▲太阳行度

求最高总度置西域岁前积年，入总年零年月分日期立成内，各取前年前月前日最高行度并之。如求十年，则取九年之类。盖立成中行度，

俱本年本月日足数也。如十年竟求十年，则逾数矣。月日义同。后仿此。

求最高行度置求到最高总度，加测定太阳最高行度，二宫二十九度二十一分。即年求年白羊宫最高行度。如求次宫，累加五秒零六微。求次月，加四秒五十六微。

求中心行度日平行度。置积年入总年零年月日立成内，各取日中心行度并之，取法同前。内减一分四秒，即所求白羊宫第一日中心行度。求各宫月日，按每日行度五十九分八秒累加之。内减一分四秒，或云西域中国里差，非是，盖系己未年之末日度应也。

求自行度置其日中心行度，减其宫最高行度，即得。即入盈缩历度也。

求加减差。即盈缩差。以自行宫度为引数，入太阳加减立成内，照引数宫度取加减差。是名未定差。其度下小馀，用比例法，以本加减差，与后度加减差相减，馀数通为秒，如一分通为六十秒。与引数小馀亦通秒相乘，得数为纤，秒乘秒，得纤。以六十收之，为微、为秒、为分。如数多，先以六十收之为微，又以六十收之为秒，又以六十收之为分。视前所得未定加减差数较，少於后数者后度加减差加之，多於后数者减之，是为加减定差分。如无小馀，竟用未定差为定差。后准此。

求经度黄道度。置其日中心行度，以加减定差分加减之，视定差引数自行宫度，在初宫至五宫为减差，六宫至十一宫为加差。即得。

求七曜置积年入立成内，取总年零年月日下七曜数并之，累去七数，馀即所求白羊宫一日七曜。如求次宫者，内加各宫七曜数。如求逐日，累加一数，满七去之。求太阴、五星、罗计七曜并准此。

▲太阴行度

求中心行度置积年入立成内，取总零年月日下中心行度并之，得数，内减一十四分，己未应转。即所求年白羊宫一日中心行度。如求逐日，累加日行度。十三度一零三五。

求加倍相离度月体在小轮行度，合朔后，与日相离。置积年入立成内，取总年零年月日下加倍相离度并之，内减二十六分，即所求白羊宫一日度也。如逐日，累加倍离日行度。二十四度二二五三二二，半之，

即小轮心离太阳数。

求本轮行度即月转度。置积年入立成内，取总零年月日下本轮行度并之，内减一四分，即所求白羊宫一日度也。如求各日，累加本轮日行度。十三度三分五四。

求第一加减差又名倍离差。以加倍相离宫度为引数，入太阴第一加减立成内，取加减差。未定差。又与下差相减，余乘引数小余，得数为秒，分乘分以六十收之为分，用加减未定差，后差多加少减，同太阳。得第一分差。

求本轮行度置其日本轮行度，以第一差分加减之。视倍离度，前六宫加，后六宫减。

求第二加减差以本轮行定度度为引数，入太阴第二加减立成内，取未定差，依比例法，同前。求得零数加减之为第二加减差分。视引数，六宫已前为减差，后为加差。

求比数分以们离宫度，入第一加减立成内，取比数分。如们离零分在三十分已上者，取下度比敷分。

求远近度以本轮行定宫度为引敷，入阴第二加减立成内，取远近度分。其引数零分，亦依比例法取之。

求凡差定差置比敷分，以远近度通分乘之，以六十约之为分，即凡差。以凡差加入第二加减差，即为定差。

求经度　置其日太阴中心行度，以定差加减之，即太阴经度。视本轮行定前减，以后加。

▲太阴纬度

求计都与月相离度入交定度。置其日太限经度，内减其日计都行度，即计都与月相离度分。

求纬以计都与月相离宫度为引数，入太阴纬度立成，上宫用右行顺度，下宫用左行逆度。取其度分，依比例法求得零分加减之，上六宫加，下六宫减。得纬度分。引数在六宫已前为黄道北，六宫后为黄道南。

求计罗行度置积年入总年零年月日立成内，取罗计中心行度并之，为其年白羊宫一日行度。求各宫一日，以各宫日行度加之，与十二宫相减，馀即所求宫一日计都行度。如求计都逐日细行，以前后二段行度相减，馀以相距日数除之，为日差。又置前段计都行度，以日差累减之。如求罗喉行度，置其日计都行度内。

▲五星经度

求最高总度数同太阳，依前太阳术求之。

求最高行度置所求本星最高总度，加测定本星最高行度，见前。为其年白羊最高行度。求扣宫各日，加各宫日行度。

求日中心行度依太阳术求之。

求自行度置积年入立成总零年月日下，各取自行度并之，得其年白羊宫一日自行度。土、木、金三星减一分，水星减三分，火星不减。如求各宫各日，照本星自行度累加之。水星如自行度遇三宫初度，作五日一段算，至九宫初度，作十日一段算纬度亦然。

求中心行度中轮心度即入历度五星本轮。土、木、火三星，置太阳中心行度，减其星自行度，为三星中心行度。内又减最高行度，为三星小轮心度。金、水二星，其中心行度即太阳中心行度，内减其星最高行度，馀为其星小轮心度。不及减，加十二宫减之。

求第一加减差盈缩差。以其星小轮心宫度为引数，入本星第一加减立成，依比例法求之。法同太阳、太阴。

求自行定度及小轮心定度视第一加减差引数，在初宫至五宫，用加减差，加自行度，减小轮心度，各为定度。在六宫至一宫，用加减差，减自行度，加小轮心度，各为定度。

求第二加减差以其星自行定度，入本第二加减立成内，取其度分，用比例法加减之。同前。

求比敷分如土、木、金、水星，以本星小轮心一宫度，入第一加减立成内，取比敷分，如引数小馀在三十分已上，取手行经敷分。如火星，则必用比例法求之。

求远近度以自行定宫度，入第二加减立成内，取远近度，依比例法求之。

求凡差定差法同太阴。

求经度　置小轮心定度，以定差加减之，视引数自行定度，在六宫已前加，已后减。内加其星最高行度。

求留段以其段小轮心，定宫谍为引数，即立成内各星入历定限。入五星顺退留立成内，於同宫近度，取本星度分，与前后行查减。若取得在初宫至六宫，本行与后行相减。六宫至初宫，本行与与前行相减。又以引数宫度，减立成内同宫近度，两减，馀通分相乘，用六度除之，立成内每隔六度。六十分收之，顺加逆减於前取度分，得数与其日自行定度同者，即本日留。如自行定度多者已过留日，少者未到留日。欲得细率，以所得数与其人日自行定度相减，馀以各星一日自行度约之，如土星一日自行五下七分有奇之类。即得留日在本日前后数也。土星留七日，其留日前三日，后三日，皆与留日数同。木星留五日，其留日前二日，后二二与留日数同。火、金、水三星不留，退而即退，但於行分极处留耳。

求细行分土、木、金、火四星，以前后两段经度相减，以相距除之为日行分。水星以白羊宫初日经度，又与前一日经度相减，馀为初日行分。又置前后二段经度相减，馀以相距日除之，为平行分。与初日行分加减，倍之，以前段前一日与后段相距日数除之之为日差。以加减初日行分，初日行分少於平行分加，多减。为日行分。五星各置前段经度，以逐日行分顺加退减之，为各星逐日经度。

求伏见视各星自行定度，在伏见立成内限度已上者，即五星晨夕伏见也。

五星纬度求最高总行度、中心行度、自行度、小轮度，并依五星比经度术求之。

求自行定度置自行宫度分，其宫以一十乘为度。如一宫，以十乘之得十度，此用约法折算，以造纬度立成。其度以二十乘之为分，满六十约之为度。其分亦以二十乘之为秒，满六十约之属分。并之即得。

求小轮心定度置小轮心宫度分，其宫以五乘之为度。如一宫以五乘之，得五度。其度以一十乘之为分，满六十约之迷度。其分亦以一十乘

之为秒，满六十约之为分。并之即得。

求纬度以小轮心定度及自行度，入本星纬度立成内两取，一纵一横。得数与后行相减。若遇交黄道者，与后行相并。又以小轮心定立成上小轮心定相减，上横行。两减馀相乘，以立成上小轮心度累加数除之。如土星上横行小轮心度每隔三度，火星每隔二度之类。满六十收之为分，用加减两取数，多於后行减，少加。若遇交黄道者，即后行数多亦减。寄左。复以自行定度与立成上自行定度相减，首直行。又以两取数，与下行相减，若遇交黄道埏，与下行并。两减馀相乘，以立成上自行度累加数除之，如土星直行，自行度每隔十度，火星每隔四度之类。收之为分。与前寄左数相加减，如两取数多於下行者减，少加。若遇交黄者，所得分多於寄左数，置所得分内，减寄左数，馀为交过黄道南北分也。即得黄道南北纬定分。

求纬度细行分置其星前段纬度，与后段纬度相减，馀以相距日除之，为日差。置前段纬度，以日差顺加退减，即逐日纬度分。按纬度前段少於后段者，以日差顺加退减。若前段多於后段者，宜以日差顺减退加。非可一例也。若前后段南北不同者，置其星前后段纬度并之，以相距日除之，为日差。置前段纬度，以日差累减之，至不及减者，於日差内减之，馀以日差累加之，即得逐日纬度。

推日食法日食诸数，如午前合朔，用前一日数推，午后合朔，用次日数推。

辨日食限视合朔太阴纬度，在黄道南四十五分已下，黄道北九十分已下，为人食。若合朔为尽，则全见食。若膈朔在日未出三时及日已入十五分，一时四分之一。皆有带食。若合朔在夜刻者不算。

求食甚凡时即合朔。置午正太阴行过太阳度，求法见后月食太阴逐时行过太阳分。通秒，以二十四乘之为实，置太阴日行度，减太阳日行度，通秒为法，除之为时。时下零数以六下通之为分，分下零数以六十通之为秒，三十秒已上收为一分，六十分收为一时，共为食甚凡时。

求各朔太阳经度以食甚凡时通分，以太阳日行度通秒乘之，以二十四除之为秒，满六十约之为秒分，用加减午正太阳度，午前合朔减之，午后加之。得合朔时太阳经度。即食甚日躔黄道度。

求加减分视合朔时太阳宫度，入昼夜加减立成内，取加减分，依比

例法求之。

求子正至合朔时分秒置食甚凡时，以加减分分加减之，午前合朔减，午后加。用加减十二时，午前合朔用减十二时，午后用加十二时。即子正至合朔时分秒。按命时起子正，乃变其术以剑《大统》，非其本法也。

求第一东西差经差。视合朔时，太阳宫在立成经纬时加减立成右七宫取上行时，顺行。在左七宫取下行时，逆行。以子正至合朔时，取经差，依比例法求之。止用时下小馀求之。下同。第一东西差。

求第二东西差视合朔时，太阳宫在立成内，同上。取次宫子正至合朔时经差，依比例法求之，为第二东西差。

求第一南北差纬差。以合朔时，太阳宫及子正，至合朔时入立成内，同上。取纬差，依比例法求之，为第一南北差。

求第二南北差以合朔太阳宫，取次宫子正至合朔时纬差，依比例法求之，为第二南北差。

求第二时差以膈朔太阳宫及子正至膈朔时，入立成取时差，依比例法求之。

第二时差公合朔太阳宫，取次宫子正至合朔时时差差，依比例法求之。

求合朔时东西差以第一东西差与第二东西差相减，馀通秒，以乘合朔时太阳度分，亦通秒。以三十度除之为纤，以六十收之为微、为秒、为分、经加减第一东西差，视第一东西差数少於第二差者加已，多者减之，下同。为合朔时东西差。

求合朔时南北差以第一南北差与第南北差相减，馀通秒，以乘太阳度分，以三十除之为纤，依率收之为微、秒、分，以加减第一南北差，为各朔时南北差。

求合朔时差以第一第二两时差相减，乘太阳度分，以三十除之，依率帐之，用加减第一时差，为合朔时差。

求合朔时本轮行度以本轮日行度一十三度四分通分，以乘食甚凡

时，亦通分。以二十四除之为秒，依率收之为分、为度，以加减午正本轮行度，午前减，午后加。为合朔时行度。

求比敷分以本轮行度入立成，太阳、太阴时行影径分立成。取同宫近度太阴比敷分，依比例法求之。

求东西定差置合朔时东西差通秒，以比敷分通秒乘之为纤以六十收之为微、为秒、为分，以加合朔东西差，有加、无减。为定差。

求南北定差法同东西定差。

求食甚定时即食甚定分。视其日合朔时，太阳度在立成经纬时加减立成左七宫，其时差，黑字减，白字加，在右七宫，白字减，黑字加，皆加减於子正至合朔时，得数命起正减之，得某时初正。馀通为秒，以一千乘之，以一百四下四除之，六十分为一时，每日一千四百四十分，故以千乘之，又以一四四除之。以六十约之，满百为刻，即食甚定时。

求食甚太阴经度於合朔太阳经度内，加减东西定差，即得食甚太阴经度。其加减视食甚定时时差加减。

求合朔计都度置食甚凡时通分，以计都日行度三分一十一秒通秒乘之，以二十四除之为微，满六十收之为秒、为分，以加减其日午时计都行度，罗计逆行，午前合朔加，午后减。为合朔时计都度。

求合朔太阴纬度食甚时，太降经度内加减合朔时计都度，馀为计都与月相离度，入太阴纬度立成取之。

求食甚太阴纬度南北定差内。加减合朔时太阴纬度，在黄道南加，北减。得食甚纬度。

求合朔时太阳自行度用太阳日行度五十九分八秒通秒，以乘食甚凡时，亦通分。用二十四除之，得数为微，满六十收之为秒、为分，以加减其日午正自行度，午前合朔减，午后加。得合朔自行度。

求太阳径分以合朔太阳自行度为引数，入立成影径分立成内同宫近度，取太阳径分，依比例法求之。

求太阴径分以合朔时本轮行度为引数，入立成同上内取同宫近度太阴径分，依比例法求之。

求二半径分并太阳、太阴雨径分，半之。

求太阳食限分置二半径分，内减食甚太阴纬度，馀为太阳食限。如不及减者不食。如太阴无纬度者，食既。如太阴无纬度而日径大於月径者，食有金环。

求太阳食甚定分以太阳食限分通秒，以一千乘之为实，以太阳径分通秒为法除之，以百约之为分，为太阳食甚定分。

求时差即定用分。食甚太阴纬度通秒自乘，二半径分亦通秒自乘，两自乘数相减，馀以平方开之，以二十四乘之为实，以其日太阴日行度内减太阳日行度通分为法。实如法而一，得数为分，满六十分为一时，为时差。

求初亏置食甚定时，内减时差，馀时命起子正减之，得初正时。馀分通秒，以一千乘之，以一百四十四除之，以六十约之，满百为刻，为初亏时刻。

求复圆置食甚定时，内加时差，命起子正，如初亏法，得复圆时刻。

求初亏食甚圆方位与《大统》法同。

推月食法月食诸数，午前望，用前一日推，午后望，用次一日推。

辨月食限视望日太阴经度与罗喉或计都度相离二十三度之内，太阳纬度在一度八分之下，为有食。又视合望在太阴未出二量，未入二时，其限有带食。其在二时已上者不算。

求食甚凡时即经望。置其日太阴经度内减六宫，如不及减，加十二宫减以减其日午正太阳度为午前望。如太阳度不及减，加入六宫减之，为午后望。置相减馀数相通秒，以二十四乘之为实，置其日太阴经度，内减前一日太阴经度，若在午后望者，减后一日太阳度。馀为太阳日行度。两日行度相减，馀通秒为法，除实得数为时。其时下馀数，以六十通之为分、秒，即所求食甚凡时。

求食甚月离黄道宫度置食甚凡时，与太阳日行度俱通秒相乘，以二十四除之，得数为纤潢六十收之为微、为秒、为分，以加减其日午正太阳度，午前望减，午后望加。为望时太阳度，加六宫，即得所求。

求昼夜加减差以望时太阳宫度为引数，入昼夜加减立成内，取加减分，依比例法求之。

求食甚定时置食甚凡时，以昼夜加减差法加减之。午前望减，午后望加。得数，用加减一十二时，如午后望加十二时，午前望与十二时相减。命起子正，得初正时。其小馀，如法收为刻，法详日食。得定时。

求望时计都度置食甚凡时，通秒为实，以计都日行度三分一十一秒通秒乘之，以二十四除之，得数为纤以六十收之为微、为秒、为分，用加减其日午正计都行度，罗计逆行，午前望加，午后望减。即得。

求望时太阴纬度置食甚月离黄道度，内减望时计都度，如不及减，加十二宫减。馀为计都与月相离度，入太阴纬度立成取之。

求望时本轮行度即入迟疾历。置太阴本轮日行度，十三四分。通分，以食甚凡时通秒乘之，以二十四除之为微，以六十收之为秒、为分、为度，用加减其日午正本轮行度，午前望减，午后加。即得。

求太阴径分以望时本轮行宫度，入影径分立成求之。法详日食。

求太阴影径分以望时本轮行宫度，放影径分立成，取之。

求望时太阳自行度以太阳日行度五十九分八秒与食甚凡时俱通秒相乘，以二十四除之，得数为纤，满六十收为微、为秒、为分，以减其日午正太阳自行度。法同日食求太阳经度。

求影径减差以其日太阳自行範度为引数，入影径立成内，於同宫近度取太阴影径差分，依比例法求之。法详前。

求影径定分置太阴影径分，内减影径减差分。

求二半径分置太阴径分，加影径定分，半之。

求太阴食限置二半径分，内减望时太阴纬度。

求食甚定分置食限分，通秒，以一千乘之为实，以太阴径分秒为法，除之，以百约之灾分，为食甚定分。

求太阴逐时行过太阳分置太阴望时经度，减前一日太阴经度，又置望时太阳自行度，减前一日太阳自行度，以两馀数相减，为太阴昼夜行

过太阳度。通秒以二十四除之，满六十收之，得逐时行过太阳分。

求时差以太阴纬度分，通秒自乘，又以二半径分通秒自乘，两数相减，馀开平方为实，以太阴行过太阳度通秒为法除之，得数即时刻差。即初亏至食甚定用分。

求初亏复圆时刻以时差减食甚定时，得初亏时刻。加食甚定时，得复圆时刻。其命时收刻之法，并同日食。

求食既至食甚时差置二半径分，减太阴径分，通秒自乘，又置太阴纬度亦通秒自乘，相减，平方开之为实。以太阴逐时行过太阳度通秒为法除之，得数即时差。

求食既生光时刻以食既至食甚时差，减食甚定时，为食既时刻。加食甚定时，为生光时刻。

求初亏食甚复圆方位与《大统》法同。

求日出入时以午正太阳经度为引数，入西域昼夜时立成，取其度分，依比例法求之，为未定分。又引於数相对宫度内，取其度分，如初宫三度，向六宫三度取之。亦依比例法求之，为后未定分。两未定分相减，不及减，加三百六十度减。馀通秒，用十五除之，六十收之为分、为时，得其日昼时分秒。半之为其日半昼时分秒。以半昼时分秒减十二时，馀为日出时分秒，加十二时为日入时分秒。

求日月出入带食分秒视其日日出时分秒，较多於初亏时分秒，少於食甚定时及复时分秒者，即有带食。置其日日出时或日入时，与食甚定时分秒相减，馀为带食差。置日月食甚定分，以带食差通秒乘之，以时差通秒除之，得数为带食分。於食甚定分内减带食分，馀为日月带食所见之分。

求月食更点置二十四时，内减昼时，又减晨昏时，七十二分，即中历之五刻弱也。馀不夜时，通秒五约之为更法。寺分更法为点法。如食在子正以前者，置初亏食甚复圆等时，内减日入时，又减半晨昏时，三十六分。馀通就，以更法减之为更数。不满更法者，以点法减之为点数。食在子正已后者，置夜时半之，加初亏食甚复圆等时，以更法减之为更数。不满更法者，以点法减之为点数。皆命起初更、初点。更法减之，减一次为一更，其减馀不满法者，亦虚命为一更。点法仿此。

▲太阴五星凌犯

求太阴昼夜行度以本日经度与次日经度相减，馀即本日昼夜行度。

求太阴晨昏刻度置其日午太阴经度，内加立成太阴出入晨昏加减立成其日昏刻加差，即为其日太阴昏刻经度。置其次日午正太阴经度，减立成其日晨刻减差，即为其日太阴晨刻经度。

求月出入度置其日午正太阴经度，加立成内即前立成其日月入加差，即为其日月入时太阴经度。加立成内其日月出加差，即其日月出时太阴经度。

耀太阴所犯星座朔后视昏刻度至月入度，望后视月出度至晨刻度，入黄道南北各像星立成内，经纬度相近在一度已下者，取之。

求时刻置其日午正太阴经度，与取到各像星经度相减，通分，以二十四乘之，以太阴昼夜行度亦通分除之，得初正时。其小馀，以六十通之为分，以一竿千乘之，一百国十四除之，以百约之为刻，即得所求时刻。

求上下相离分置太阴纬度与年犯星纬度相减，馀为上下相离分。若月星同在南，月多为下离。同在北，月多为上离，下为下离。若南北不同，月在北为上离，南为下离。

求五星凌犯各星相离置其日五星经纬度，入黄道立成内，视各像内外星经纬度，在一度已下和取之。其五星纬度与各星纬度相减，馀即上下相离分。

求月犯五星，五星相犯视太阴经纬度，五星经纬度相近在一度已下者，取之。

志第十四 历八

▲回回历法二

日五星中心行度立成造法原本总年零年月分日期，及十二宫初日，凡五立成。每立成内，首列本信立成处月日宫各纪数，次刑七曜，次刑日中心行度，及土、木、火、金、水各自行度日五星最高行度，交多不禄。禄其造立成之法於左。

日中心行长日期立成一日行五十九分八秒，按日累加之，小月二十九日，得二十八度三十五分二秒，大月三十日，得二十九度三十四分一十秒。

月分立成。单月大，变月小，末置一闰日。大月，二十妨度三十四分十秒。小月二十八度三十五分二秒。按月累加之，十二月计十一宫十八度五十五分九秒，闰日加五十九分八秒。

宫分初日立成。於白羊宫初日起算，至金牛宫初日，凡三十一日，得一宫一度三十三分十八秒。五十九分八秒之积。视宫分日数多少，日数见前。累加积之，至变鱼宫初日，得十一宫一度十一秒。自白羊至此凡三百三十五日之积。

零年立成。每年十一宫十八度五十五分九秒，三十年闰十一日，故二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皆闰日。约法，每一年减十一度四分五十一秒，闰年减十度五分四十三秒，三十年为一宫八度二十玢三十一秒。每年三百五十四日，计一万六百二十日，加闰十一日，共一万六百三十一日。

总年立成。第一年为三宫二十六度五分十九秒。每三十年加一宫八度二十五分三十一秒，至一千四百罩十年，得五宫十五分三十三秒。

▲五星自行度立成造法

土星日期立成一日五十七分，按日递加。小月二十七度三十七分，大月二十八度三十四分。其五日、十二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增一分者，乃秒数所积也。

月分立成。大月加二十八度三十四分，小月加二十七度三十革分。按月累加，十二月计十一宫七度四分，闰日加五十七分。

宫分初日立成。金牛宫初日为二十九度三十一分，自行三十一日之积。馀四星准此。视宫分日数累加之，至变鱼宫禄日为十宫十八度五十八分。

零年立成。每年十一宫七度四分，其闰日有无，视日中行度，零年有加本星一日行分，下四星准此。至三十年，共一宫十二度一十六分。

总年立成。第一年十一宫二十九十度十八分，此隋己未测定根数，一云即洪武甲子年数，加次在内。下四星准此。六百年四宫四度四十四分。每三十年加一宫十二度二十七分，至一千四百四十年，计七宫十八度二十分。

木星日期立成一日五十四分，按日递加。小月二十六度十分，大月二十七度五分。其四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增一分者，秒数所积也。

月分立成　按大、小月累加，十二月计十宫十九度二十九分，闰日加五十四分。

宫分初日立成　金牛宫初日二十七度五十九分，至变鱼宫初日为十宫二十九度二十六分。

零年立成 每年十宫十九度，至三十年，计七宫二十四度三十九分。

总年立成　第一年四宫二十五度十九分，六百年五宫八度二十七分。每三十年加七宫二四三九，至千四百四十年，计八吕八度五十分。

火星日期立成一日二十八分，按日递加。小月十三度二十三分，大月十三度五十一分。其二日、五日、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各减一分。

月分立成　按大小月累加，十二月计五宫十三度二十四分，闰日加二十八分。

宫分初日立成　金牛宫初日十四度九分，至变鱼宫初日五宫十八度二十九分。

零年立成　　每年五宫十三度二十四分，至三十年，计七宫十七度一分。

总年立成　第一年八宫三十四度六分，六百年四宫四工三十三分。每三十年加七宫度一分，至一千四百四十年，计一度一十一分。

金星日期立成一日三十七分，按日递加。小月十七度五十三分，大月十八度三十分。

月分立成　按大小月累加，十二月计七宫八度十五分，闰日加三十七分。

宫分初日立成　金牛宫初日十九度七分，至变鱼宫初日七宫十五度二分。

零年立成 每年七宫八度十五分，至三十年，计二宫十四度十五分。

总年立成　第一年一宫十五度二十九分，六百年三宫零三十四分。每三十年加二宫十四度十五分，一百四十年，计九度五十一分。

水星日期立成一日三度六分，按日递加。小月三宫初度六分，大月三宫三度十二分。其二日、四日、七日、九日、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各增一分。

月分立成　按大小月累加，十二月计初宫十九度四十七分，闰月加三度六分。

宫分初日立成　金牛宫初日三宫六度十九分，至变鱼宫初日十宫二十度四十五分。

零年立成　每年初宫十九度四十七分，至三十年，计八宫二十七度四十四分。

总年立成　第一年二宫二十五度三十四分，六百年一宫十度九分。每三十年加八宫二十七度四十四分，至一千四百四十年，计十一宫六度三十五分。

▲日五星最高行度立成造法日五星同用。

最高行日分立成。一日一十微，按日递加。其四日、十一日、十八

日、二十五日。各减一微，大月四秒五十六微，小月四秒四十六微。

月分立成　　按大小月累加，十二月计五十八秒一十微。有闰日加十微。

宫分初日立成 金牛宫初日五秒六微，至变鱼宫初日五十五秒五微。

零年言成　每年五十八秒，去二十微。按年递加，三年积六十微加一秒，三十年计二十九分十秒。

总年立成　一年初宫十度四十分二十八秒，洪武甲子加次。六百年五十八分十三秒。每三十年加二十九分七秒，一千四百四十年，计十二度三十六分五十五秒。

▲太阴经度立成造法

日期立成。中心行度，一日十三度十一分，按日累加。大月一宫五度十七分，小月初宫二十二度工分。内二日、四日、六日、九日、十一、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三十日。各减一分，共减十三分。加倍相离度，一日二十四度二十三分，按日递加。大月初宫十一度二十七分，小月十一宫十七度四分。内五日、十四日、二十三日，各减一分。七轮行度，一日十三度四分，按日递加。大月一宫一度五十七分，小月十八度五十三分。其中逢五，皆减一分。罗计中心行度，一日三分，按日递加。大月一度三十五分，小月一度三十二分。内三日、九日、十五、二十、二十六日，各增一分。

月分立成。中心行度，大月一宫五度十七分，小月二十二度七分，按月加之，十二月计十一宫十四度二十七分。内三月、七月、十一月，各增一分。有闰日，加十三度十一分。加倍相离度，大月十一度二十七分，小月一宫十牙度四分，十二月计十一宫二十一度三分。内二、六、十月，各减一分。有闰日，加二十四度二十三分。本轮行度，大月一宫一度五十七分，小月十八度五十三分，十二月计十宫五度零分。有闰日，加十三行度四分。罗计行度，大月一度三十五分，小月一度三十二分，十二月十八度四十五分。内三、七、十一月，各增一分。有闰日，加三分。

协零年立成。中心行度，每年十一宫十四度二十七分，三十年一宫八度十五分。三十年闰十一日，与太阳零年同。下准此。锐离度，每年十一宫二十一度三分，三十年十一宫二十九度四十分。闰日，加二十四

度二十三分。本轮行度，每年十宫五度，三十年九宫二十三度四十七分。闰日，加十三度四分。罗计行度，每年十八度四十五分，三十年六宫二十二度五十八分。闰日，加三分。

总年立成。中心行度，第一年四宫二十八度四十九分，六百年六宫八度四十二分，每三十加一宫八度十五分，一千四百四十年，五宫二十九度四十七分。倍离度，第一年，一宫二十五度二十八分，六百年一宫十八度三十三分。每三十年加十一宫二直九度四十分，一千四百四十年，一宫九度二十一分。本轮行度，第一年，四宫十二度二分，六百年八宫八度分。每三十年加二十三度六分，六百年十一宫十度三十四分。每三十年加六宫二十二度五十八分，一千寂百四十年，八宫十五度五十分。

▲总零年宫月日七曜立成造法

总年立成，第一年起金六，六百年起日一，每三十年加寺数。零年立成，起水四。宫分立成，金牛宫起火三。月分立成，起月二。日期立成，起日一。求法：有闰日，满岁七曜。不满岁，用月七曜。并之，得逐月末日七曜。

太阳加减立成自行宫度为引数。原本宫纵列首行，度横列上行，每三宫顺布三十度，内列加减差，又列加减分。其加减分，乃本度加减差与次度加减差之较也。今去之，止列加减差数，将引数宫列上横行，度列首直行，用顺逆查之，得数无异，而简捷过之。月、五星加减立成，准此。

志第十五 历九

▲回回历法三

土星黄道南北纬度立成上横行，以小轮心定度为引数，起五十度，异累加三度。累加三度。首直行以自行定度为引数，累加十度。求法：简两引数近度，纵横相遇度分，次各用比例法，得细率。

表格略

志第十六 地理一

自黄帝画野置监，唐、虞分州建牧，沿及三代，下逮宋、元，废兴因革，前史备矣。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东兼吴、会，然后遣将北伐，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四出，芟除秦、晋，讫於岭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

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后乃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而於京师建五军都督府，俾外都指挥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北京，北倚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乃以北平为直隶，又增设贵州、交址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际，南交屡叛，旋复弃之外徼。

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其分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两京都督府分统都指挥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挥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陕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属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

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论者谓交趾之弃，未为失图，而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然睿皇自以失律蒙尘，非由经制未备。景帝任贤才，修守御，国步未移，乘舆旋复。由是观之，三卫者，一隅之隘，而无关大计也审矣。至其季世，流

寇首祸於西陲，浸寻蔓延，中原为之糜烂。金汤之固不足以制土崩，皈宇之广不足以成掎角。疆圉不蹙於曩时，形胜无亏於初盛，而强弱悬殊，兴亡异数者，天降丧乱，昏椓内讧，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语曰："在德不在险"，讵不信夫!今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　具著於篇。作《地理志》。

京师 南京

京师　《禹贡》冀、兖、豫三州之域，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四月分属河南、山东两行中书省。二年三月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治北平府。先属山东、河南者皆复其旧。领府八，州三十七，县一百三十六。八月置燕山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北平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元年正月建北京於顺天府，称为"行在"。二月罢北平布政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行部；罢北平都指挥使司，以所领直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十九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罢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后军都督府。卫所有实土者附见，无实土者不载。罢北京行部，直隶六部。洪熙初，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十一月罢称行在，定为京师。府八，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一十六。为里三千二百三十有奇。府州县建置沿革，俱自元始。其沿革年月已见《元史志》者，不载。其未见《元史志》及明改元旧，并新增、新废者，悉书。北至宣府，外为边地。东至辽海，与山东界。南至东明，与山东、河南界。西至阜平，与山西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口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五。

顺天府元大都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八月改为北平府。十月属山东行省。二年三月改属北平。三年四月建燕王府。永乐元年正月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曰顺城，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彰仪，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嘉靖三十二年筑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为左安，南之右为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领州五，县二十二。弘治四年编户一十万五百一十八，口六十六万九千三十

三。万历六年，户一十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八百六十一。

大兴倚。东南有大通河，亦日通惠河，水自玉河出，绕都城东南，下流至高丽庄，入白河，即元运河也。又有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

宛平倚。西山在西。有桑乾河出山西马邑县，流千里入京师宛平县境。出卢沟桥下，又东南分为二：一至通州，入白河；一至武清小直沽，合卫河，入於海。又有沙河、高梁河、清河，皆在西北。西又有沿河口守御千户所，有卢沟、王平口、石港口、齐家庄四巡检司。

良乡府西南。有琉璃河，即古圣水，下流入淀。北有天津关。

固安府西南。元固安州。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西南有拒马河，即涞水。源自代郡，下流合易水为白沟，入三角淀。

永清府南。南有拒马河。

东安府东南。元东安州，治在西。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三年徙今治。南有凤河，即桑乾分流，南入三角淀。

香河府东南。元属漷州。洪武十年二月省入州。十三年二月复置，改属府。西有板罾口河，源出通州东之孤山，经县界，入於白河。

通州　　洪武初，以州治潞县省入。西有通惠河，西南有浑河，即桑乾，至州东张家湾，俱合於白河。有张家湾巡检司。西南有弘仁桥巡检司。西距府四十里。领县四：

三河州东。北有泃河。又西有洳河，西南有鲍丘河，一名矣榆河，即东潞水，俱流入於泃河。西有泥洼铺巡检司，后移於夏店铺。

武清州南。元属漷州。洪武十二年来属。有三角淀，在县南，即古之雍奴，周二百余里，诸水所聚。有直沽，在县东南，卫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入海。有巡检司。又东北有河西务、东南有杨村二巡检司。

漷县州南。元漷州。洪武十四年二月降为县来属。有漷河，一名新河，东入于白河，即卢沟之下流。

宝坻州东南。元直隶大都路。洪武十年二月来属。东有潮河。南有

沟河。又县东南有梁城守御千户所，建文二年，燕王置。有芦台巡检司。

霸州　洪武初，以州治益津县省入。拒马河旧在北，后徙治南。又南有沙河。东有苑家口巡检司。北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三：

文安州南少东。西有易水。东北有得胜、火烧等淀。

大城州东南。东北有黄汊河，源自交河，分流至县境，入三角淀。

保定州南少西。洪武七年九月省入霸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玉带河在北，东流入会通河。西南有磁河，东南与玉带河合。

涿州　洪武初以州治范阳县省入。西有独鹿山。北有涿水，西北有挟河，合焉。南有范水。东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一。

房山州北，少西。西有大房山。北有大安山。西南有青龙潭，其下流为挟河，一名韩村河，至涿州与胡良河合。北有磁家务巡检司。

昌平州元昌平县，直隶大都路。正德元年七月升为州，旋罢。八年复升为州。旧治白浮图城，景泰元年筑永安城於东，三年迁县治焉。北有天寿山，成祖以下陵寝咸在。东南有白浮山。西南有驻跸山。又南有榆河，一名温余河，下流为沙河，入於白河。又东南有巩华城，嘉靖十九年筑。东北有黄花镇。弘治中，置渤海守御千户所於此，万历元年移於慕田峪，四年复故。西有镇边城，又有常峪城，俱正德十年五月筑，各置守御千户所。又有白阳守御千户所，亦正德中置。西北有居庸关。南距府九十里。领县三：

顺义州东少南。元顺州。洪武元年十二月改为顺义县，属府。正德元年七月来属。东有白河，西南有榆河，又有潮河，俱流入焉。

怀柔州东北。洪武元年十一月省入檀州。十二月复分密云、　昌平二县地置，属府。正德元年七月来属。东有黍谷山。西有白河。

密云州东北。元檀州，后置县，为州治。洪武元年十一月省县入州。十二月复置县，省州入焉，属府。正德元年七月来属。南有白檀山。西有白河。东有潮河。北有古北口，洪武十二年九月置守御千户所於此。三十年改为密云后卫。又有石塘岭、墙子岭等关。

蓟州　洪武初，以州治渔阳县省入。西北有盘山。东北有崆峒山。又洵水在北，沽河在南。州北有黄崖峪、宽佃峪等关。东又有石门镇。西距府二百里。领县四：

玉田州东南。东北有无终山，又有徐无山。又东有梨河。北有浭水。东南有兴州左屯卫，永乐元年自故开平境移置于此。

丰润州东南。南有沙河。西南有浭水。

遵化州东。东北有五峰山。南有灵灵山及龙门峡。又东有滦河。西南有梨河。北有喜峰口、马兰峪、松亭等关。

平谷州西北。洪武十年二月省入三河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南有洵河，又有洳河。西北有营州中屯卫，永乐元年自故龙山县移置於此。又东有黄松峪关，与密云县将军石关相接。

保定府元保定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九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三，县十七。东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六百三十九，口五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五十二万五千八十三。

清苑倚。北有徐河，一名大册水，自满城经县北至安州，东入淀。又西有清苑河。又南有张登巡检司，嘉靖十三年自满城县方顺桥移置於此。

满城府西少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庆都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北有徐河。南有方顺河。

安肃府北少东。元安肃州。洪武二年七月降为县。易水在北。曹河在南。徐河在西。西南又有鲍河。又西有遂州，元属保定路。洪武初降为县。八年二月省。

定兴府北少东。元属易州。洪武六年五月改属府。西有拒马河，即涞水也。又易水自西来，合焉，谓之白沟河。南有河阳巡检司，后移於清苑县界之固城镇。

新城府东北。元属雄州。洪武初属北平府。六年五月改属府。南有白沟河。西南有巨河镇巡检司。

雄府东北。元雄州。洪武二年七月省州治归信县入焉。七年四月降为县。北有白沟河。南有瓦济河。

容城府东北。元属雄州。洪武七年四月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旧治在拒马河南，景泰二年迁於河北。西有易水，又有濡水。

唐府西，少南。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东麓有岳岭口巡检司。又唐河在西，源出恒山，流经定州曰滱水，下流合於南易水。又西北有倒马关，有巡检司，后移於县西之横河口。又有周家铺、军城镇二巡检司。

庆都府西南，南有唐河。北有祁水。

博野府南。旧治在今蠡县界，直隶保定路。洪武元年从今治，改属祁州。六年五月还属府。西北有博水。南有唐河，亦曰滱水。又有永安镇巡检司，有铁灯盏巡检司。

蠡府南少东。元蠡州，属真定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八年正月降为县。杨村河在南，滋、沙、唐三河之下流也，俗亦谓之唐河。

完府西。元完州。洪武二年七月降为县。西有伊祁山，祁水出焉，其下流为方顺河。

祁州　洪武二年七月以州治蒲阴县省入。北有唐河，西南有滋河，至州东南合沙河， 流入易水。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深泽州南少西。西有滋河。

束鹿州东南。北有故城。今治，天启二年所徙。滹沱河在南。又南有百天口巡检司。

安州　洪武二年七月以州治葛城县省入。七年降为县。十三年十一月复升为州。北有易水，府境九河之水所汇也，下流至雄县南，为瓦济河。西距府七十里。领县二：

高阳州南。元属安州，洪武六年五月改属府。寻属蠡州。八年正月省入蠡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还属。故城在东，洪武三年圮於水，迁於今治。东有马家河，其上流为蠡县之杨村河。

新安州东少北。元直隶保定路。洪武七年七月省入安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西有长流河，一名长沟河，其上源为鲍河。南有曹河，又有徐河，经县南，合流为温义河，又南与长流河合，又东南入於瓦济河。

易州　洪武初，以州治易县省入。西南有五回山，雷溪出焉，徐河之上源也。西北有穷独山，濡水所出。又南有易水，出州境之西山，与濡水并东流，而为白沟河，所谓北易水也。又有雹水，一名鲍河，出县西南，东南流为长流河，所谓南易水也。西有紫荆关，洪武中置守御千户所於此。又有安座岭、五回岭、金陂镇、奇峰口、塔崖口五巡检司。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一：

涞水州东北。东有涞水，亦曰拒马河，源出山西代郡，下流合易水。北有乾河口、西北有黄儿庄二巡检司。

河间府元河间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十月为府，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二，县十六。北距京师四百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四万二千五百四十八，口三十七万八千六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二十四，口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二。

河间倚。西南有滹沱河。西有滱水。西南有景和镇巡检司。

献府南。元献州。洪武初，省州治乐寿县入焉。八年四月降为县。有滹沱河自代郡流入境，经县南，至青县合卫河达於海。有单家桥巡检司。

阜城府南。元属景州。洪武七年改属府。西北有胡卢河，即《禹贡》衡漳水。

肃宁府西。中堡河在县东。

任丘府北少西。元属莫州。洪武七年改属府。西北有瓦济河，下流为五官淀，注於滹沱河。北有莫州，元治莫亭县，属河间路。洪武七年七月，州县俱省。

交河府东南。元属献州。洪武八年四月改属府。十年五月省入献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有卫河，源自卫辉，流入故城境，经县东，过沧州，又东北至直沽入海，一名御河。又西北有高河，经县南，合滹沱，谓之交河，下流入卫县，以此名。又南有洚河。又东有泊头镇巡检

司。

青府东北。元清州。洪武初，以州治会川县省入。八年四月降为县，寻改清为青。滹沱河自县南流入卫，谓之岔河口。其支流经县之北者，曰独流河。

兴济元属清州。洪武初省。十三年复置，属府。卫河在城西。

静海府东北。元曰靖海，属清州。洪武初，更名。八年四月改属北平府。十年五月来属。县北有小直沽，卫河自西来，与白河合，入於海。又有丁字沽、碱水沽。又北有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一月置。

宁津府东南。南有土河，自山东德州流入，又东入山东乐陵县界。

景州　洪武初，以州治蓨县省入。东有卫河。东北有胡卢河。又东有安陵、西北有宋门二巡检司。又东北有李晏镇。西北距府百八十五里。领县三：

吴桥州东，少南。西有卫河。

东光州东北。洪武七年七月省入阜城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卫河，又有胡卢河。

故城州南少西。有卫河，自山东武城县流入境。又西南有索卢枯河。

沧州　洪武初，以州治清池县省入。旧治在东南。洪武二年五月徙於长芦，即今治也。东滨海。西有卫河。南有浮河。北有长芦巡检司。西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三：

南皮州西南。卫河在县西。

盐山州东南。东滨海，产盐。东南有盐山。

庆云州东南。洪武六年六月析山东乐安州北地置，来属。

真定府元真定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十月为府。属河南分省。二年正月属山东。三月来属。领州五，县二十七。东北距京师六百三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九，口五十九万七千六百七十三。万历六年，户七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口一百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一。

真定倚。滹沱河在城南。又北有滋河，自山西灵丘县流入，经行唐县之张茂村伏流不见，至府北南孟社复出，下流合於南易水。

井径府西南。元属广平路威州。洪武二年来属。东南有城山，又有甘淘河，亦名冶河。南与绵蔓水合。又故关在其西。

获鹿府西南。西有抱犊山，有西屏山。又有莲花山，白鹿泉出焉，东流为西河，即洨水上源也。又有土门关在西，亦曰井径关。

元氏府西南。西北有封龙山，泜水所出，下流入胡卢河。西南有槐水，下流曰野河。

灵寿府西北。东北有卫水，源出恒山，《禹贡》“恒、卫既从”即此。俗名雷沟河，东北入於滹沱。北有叉头镇巡检司，后迁於慈峪镇。

藁城府东南。北有滹沱河，又有滋河。

栾城府南，县北有故城，今治洪武初所徙。西有洨河。

无极府东少北。元属中山府。洪武初废。四年七月复置，属定州。七年四月改属府。南有滋河。

平山府西少北。北有滹沱河，东北有冶河入焉。西北有房山。西有十八盘、下口村巡检司。

阜平府西北。东北有大茂山。北有派河。西有龙泉关。

行唐府北。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属定州，正统十三年十月直隶真定府。西有滋河。西北有两岭口巡检司。

定州元中山府。洪武二年正月改曰定州。三年以州治安喜县省入。氵寇水在北，沙河在南，下流合於滱水。西北有倒马关守御千户所。景泰二年置关，与紫荆、居庸为内三关。北有清风店巡检司。西南距府百三十里。领县二：

新乐州西南。西南有沙河。

曲阳州西北。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来属。恒山在西北，恒水出焉。又沙河在南，自山西繁峙县流入。

冀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信都县省入。西北有漳水。北有滹沱河。成化十八年，滹沱挟漳南注为州患。正德十二年，二水自宁晋县南北流，患始息。又北有洚水，一名枯洚，下流合於漳。西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四：

南宫州南少西。故城在县西北，成化十六年迁於今治。漳水在北。洚水在南。东南有董家庙堡巡检司。

新河州西少南。有清水河，成化后堙。

枣强州东少北。西北有索卢水，乃卫河之支流也，亦曰黄卢河。

武邑州东北。西有洚水。西北有漳水。

晋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西距府九十里。领县三：

安平州东北。滹沱河旧在县南，万历二十三年自束鹿县南行，始不经县境。

饶阳州东北。北有滹沱河。西南有饶河，即滹沱河支流也。

武强州东。漳河在县东。又南有滹沱河，旧合於漳，万历二十六年北出饶阳县境，而县之滹沱河始涸。

赵州　洪武元年以州治平棘县省入。南有洨河，下流入於胡卢河。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六：

柏乡州南。东北有野河，即槐水也，下流入於胡卢河。

隆平州东南。洪武六年九月省入柏乡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有泮水，东北与沙河合，下流入於胡卢河。沙河，亦槐水之别名也。又东北有大陆泽，亦曰广阿，漳水所汇。

高邑州西南。北有黑水，即槐水也，流合县南之□水。

临城州西南。南有敦舆山。西南有铁山。西北有泜水，东经钓盘山下，与水合。

赞皇州西南。西南有赞皇山，□水出焉，亦曰沙水。又城北有槐水。

西北有黄沙岭巡检司。

宁晋州东少南。东南有胡卢河，其上流即漳水也，深、冀群川悉汇於此。东北有百尺口巡检司。

深州　洪武二年以州治静安县省入。南有故城，今治本吴家庄，永乐十年迁於此。滹沱河在东北。胡卢河在东南。有傅家池巡检司，后废。西距府二百五十里。领县一：

衡水州南少东。故城在县西南，永乐十三年迁於今治。西有漳水，南有洚水。又北有滹沱河，旧与漳合，成化八年北徙，不经县界。西南有盐池。

顺德府元顺德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县九。距京师一千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四，口一十八万一千八百二十五。万历六年，户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口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五十七。

邢台倚。西北有夷仪山，又有封山，一曰西山。又有黄榆岭，上有黄榆关。又漳水在东南，自河南临漳县流入，下流为胡卢河，至交河县合滹沱河，此为漳水经流也。又东南有百泉水，其下流为沣河，一名涡水，又名鸳鸯水。西有西王社巡检司。

沙河府南。弘治四年以沙壅迁县於西山小屯。十八年六月复还旧治。西南有磬口山，产铁。南有沙河，亦名溃水。

南和府东少南。南有漳河，合县西之沣河，又县西北有泜水，盖伏流而旁出者。

任府东北。东北有泜水。东有沣水。

内丘府北。东南有泜水。

唐山府东北。西北泜水。

平乡府东少南。西南有漳河，西有沙河，又有洺河。东有滏阳河。万历三十年，漳挟滏阳河北出，会於沙、洺名诸河，而漳水之旧流益乱。

钜鹿府东北。漳水旧在县东，有大小二河，亦谓之新旧二河，其后

北徙，不复至县境，而二河遂成平陆。北有钜鹿泽，即隆平县之大陆泽也，泽畔旧有盐泉。

广宗府东少北。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平乡、钜鹿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漳水旧在西。又东有枯洚河。

广平府元广平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县九。东北距京师千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口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四十六。万历六年，户三万一千四百二十，口二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八。

永年倚。北有沙河。又有洺水，自河南武安县流入。西南又有滏水，自河南临漳县流入，亦曰滏阳河。西有临洺镇巡检司。西南又有黄龙镇。

曲周府东北。西南有漳水。东有滏阳河。

肥乡府东南。漳河在县西北。

鸡泽府东北。漳河在县东。又西有洺河，又有沙河自南来合焉。

广平府东南。北有漳河。

成安安府南。元属磁州。洪武初废。四年六月复置，来属。西南有洹水，自河南临漳县流入，其下流合於卫河。又南有漳水，亦自河南临漳县流入。

威府东北。元威州。至正间，省州治洺水县入州。洪武二年四月降为县。漳水旧在南，洺水自西流入焉。

邯郸府西南。元属磁州。洪武元年来属。西北有洺河。东有滏阳河。

清河府东北。元属大名路。洪武六年九月来属。东有卫河。

大名府元大名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一，县十。东北距京师千一百六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六万六千二百七，口五十七万四千九百七十二。万历六年，户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口六十九万二千五十八。

元城倚。故城在东，洪武三十一年圮於卫河，徙此。东有沙麓山。西有漳河。北有卫河，即永济渠也，自河南汲县流入，下流合漳河。东北有小滩镇巡检司。

大名府南少东。元与元城县同为大名府治。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魏县。十五年二月复置。永乐九年移於今治。北有愜山，东南有卫河。

魏府西少北。旧治在县西。洪武三年迁於此。南有魏河，又有新旧二漳河，下流俱合於卫河。

南乐府东。南有繁水，北入於卫河。

清丰府东南。元属开州。洪武七年三月改属府。西南有澶水，伏流至古繁水城西南，谓之繁水。

内黄府西南。元属滑州。洪武七年三月改属府。北有卫河。东有繁水。西有洹水。西北有回隆镇，有回龙庙巡检司。嘉靖三十六年，漳河决於此，入卫。

浚府西南。元浚州治在浮丘山之西。洪武二年四月降为县，徙治於山东北之平坡。嘉靖二十九年复徙城於山巅，即今治也。东有大伾山，一名黎阳山，又名清澶山。西有卫河。北有淇水，自河南淇县流入，经县南，东入於卫，谓之黎水，亦谓之浚水。又西有长丰泊。西南有新镇巡检司。

滑府西南。元滑州。洪武二年四月省州治白马县入焉。七年三月降为县。西北有卫河。东南有老岸镇巡检司。

开州　洪武二年四月以州治氵仆阳县省入。大河故道在城南，正统十三年，河决入焉。景泰五年塞。北距府百六十里，领县二：

长垣州南。旧治在县东北，洪武二年以河患迁於古蒲城。南有黄河故道。东南有硃家口，正统十三年，河决於此。又南有大社口，万历十五年，河复决焉。又东南有大冈巡检司，本治永丰里，寻徙竹林，后徙大冈。

东明州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州及长垣县。弘治三年九月复置，属府。万历中，仍属州，其旧治在今县南。洪武初，徙今县西。弘治三年始徙於今治。南有黄河，有杜胜集巡检司。

永平府元永平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改为平滦府。四年三月为永平府。领州一，县五。西距京师五百五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九，口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四十四。万历六年，户二万五千九十四，口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四十六。

卢龙倚。东南有阳山。西有滦河，自开平流经县境，有漆河自北来入焉。东有肥如河，经城西入於漆。北有桃林口关。

迁安府西北。北有都山。东有滦河。又北有刘家口、冷口、青山口等关。

抚宁府东少南。旧治在阳河西，洪武六年十二月所徙。十三年又迁於兔耳山东。东南滨海。又东有榆河，又有阳河，一名洋河，俱自塞外流入，俱东南注於海。东有山海关。洪武十四年九月置山海卫於此。北有抚宁卫，永乐元年二月置。又有董家口、义院口等关。东有一片石口，一名九门水口。

昌黎府东南。西北有碣石山。东南有溟海，亦曰七里海，有黑阳河，自天津达县之海道也。又有蒲泊，旧产盐，置惠民盐场於此。北有界岭口、箭捍岭等关。

滦州　洪武二年九月以州治义丰县省入。南滨海。东有滦河，又南有开平中屯卫，永乐元年二月自沙峪移置於此。东北距府四十里，领县一：

乐亭州东南。南滨海。西有滦河，经县北岳婆港分为二，东曰胡卢河，西曰定流河，各入於海。景泰中，胡卢河塞，定流河独自入海，其水清碧，亦谓之绿洋沟。又西南有新桥海口巡检司。万历四十三年移於滦州西之榛子镇。

延庆州元龙庆州，属大都路。洪武初，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永乐十二年三月置隆庆州，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隆庆元年改曰延庆州。西有阪泉山。南有八达岭。东北有妫川，俗名清水河，下流注於桑乾河。又西南有沽河。东南有岔道口，与居庸关相接。关口有居庸关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年置。建文四年，燕王改为隆庆卫，隆庆元年曰延庆卫。东南又有柳沟营，隆庆初，置城於此，为防御处。领县一。东南距京师百八十里。弘治四年编户一千七百八十七，口二千五百四十四。万历六年，户二千七百五十五，口一万九千二

百六十七。

永宁本永宁卫，洪武十二年九月置。永乐十二年三月置县於卫城。妫川在西。东有四海冶堡，天顺八年置。西北有靖胡堡，东南有黑汉岭堡，北有周四沟堡，俱嘉靖中置。又有刘斌堡，万历三十二年所置也。

保安州元属上都路之顺宁府。洪武初，废。永乐二年闰九月置保安卫。十三年正月复置州於卫城，属北京行部。十八年十一月直隶京师。旧州城在西南山下，景泰二年移於雷家站，即今治也。西南又有涿鹿山，涿水出焉。西北有磨笄山，亦曰鸡鸣山，又有鹞儿岭。又桑乾河在西南，自山西蔚州流入，东有妫川来入焉，谓之合和口。西有甯川，亦入於桑乾。东有东八里堡、良田屯堡、麻谷口堡，俱洪武二十五年置。南有美峪守御千户所，本在州西之美峪岭，永乐十二年置。十六年二月徙於董家庄。景泰二年又移於此，与山西蔚州界。东南距京师三百里。弘治四年编户四百四十五，口一千五百六十。万历六年，户七百七十二，口六千四百四十五。

万全都指挥使司元顺宁府，属上都路。洪武四年三月，府废。宣德五年六月置司於此。领卫十五，蔚州、延庆左、永宁、保安四卫俱设于本州县，守御千户所三，广昌、美峪二所，亦设於本处，堡五。东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

宣府左卫元宣德县，为顺宁府治。洪武四年，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二十八年四月改为宣府护卫，属谷王府。三十五年十一月罢宣府护卫，复置，徙治保定。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还故治，改属。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建谷王府，永乐元年迁於湖广长沙。西有滦河，源自炭山，下流入开平界。南有桑乾河，洋河东流入之。又有顺圣川，延袤二百余里，下流亦合於桑乾河。北有东西二城，其东城为顺圣县，元属顺宁府，西城为弘州，元属大同路，洪武中俱废。天顺四年修筑二城。又东北有大白阳、小白阳及龙门关等堡。东南有鸡鸣驿堡。北有葛峪堡。西北有长峪口、青边口、羊房等堡。

宣府右卫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与左卫同城，属山西行都司。二十八年四月改为宣府护卫，属谷王府。三十五年十一月罢宣府护卫，复置，徙治定州。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还故治，改属。

宣府前卫　洪武二十六年置，治宣府城，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万全左卫元宣平县，属顺宁府。洪武四年，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乐元年二月徙治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寻还故治。宣德五年改属。北有洋河，西海子自西来，流入之。又西北有沙城堡。西有会河堡。东有宁远站堡。东距都司六十里。

万全右卫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与左卫同城，属山西行都司。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元元年二月徙治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二年徙治德胜堡。宣德五年改属。北有翠屏山，又有野狐岭。西北有西阳河，下流入滦河。东有张家口堡。西有新河口堡。北有膳房堡、上庄堡。西北有新开口、柴沟、洗马林等堡。西南有渡口堡，又有西阳河堡。东距都司八十里。

怀安卫元怀安县，属兴和路。洪武三年属兴和府，改属山西大同府，寻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西北有花山。北有荨麻岭。南有水沟口河，东入於洋河。东北有威宁县，元属兴和路，洪武中废。又西有李信屯堡，嘉靖十六年置。东距都司百二十里。

保安右卫　永乐十五年置於顺圣川，直隶后军都督府。十七年移治西沙城。二十年徙怀安城内。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怀来卫元怀来县，属龙庆州。洪武二年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寻废。三十年正月置怀来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五年改为怀来左卫，明年曰怀来卫，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北有螺山，或云即滏山也。东南有妫川。西有沽河。又西南有土木堡。东南有榆林堡，又有殷繁水。西北距都司百五十里。

延庆右卫　　本隆庆右卫，永乐二年置於居庸关北口，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来属，徙治怀来城。隆庆元年更名。

开平卫　本独石堡，宣德五年筑。六月自开平故城移卫，置於此。东有东山，韭菜川出焉，经城南，与氈帽山水合。又南有独石水，下流合於龙门川。南有半壁店、猫儿峪等堡。东北有清泉堡。西南距都司三百里。

龙门卫　宣德六年七月置於故龙门县。东有红石山，红石水出焉，下流合於龙门川。西有大松山。北有洗马岭。西北有金家庄堡。东有三岔口堡。西距都司百二十里。

兴和守御千户所　永乐二十年自兴和旧城徙宣府城内。宣德五年六月改属。

龙门守御千户所　　宣德六年七月置於李家庄。西有西高山。东有白河。北有牧马堡。东有宁远堡。东北有长伸地、滴水涯等堡。东南有样田堡。西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

长安岭堡永乐九年置。弘治二年置守御千户所於此。有长安岭，名枪桿岭。西北有鹰窝山泉。西南距都司一百四十里。

雕鹗堡宣德五年六月置。北有浩门岭。南有南河，下流入於白河。西南距都司一百七十里。

赤城堡宣德五年六月置。东有赤城山，又有东河，即通州白河之上源也，又有西河，合焉。西北有镇宁堡，弘治十一年置。西南距都司二百里。

云州堡元云州，属上都路。洪武三年七月属北平府。五年七月废。宣德五年六月置堡。景泰五年置新军千户所於此。东北有龙门山，亦曰龙门峡，下为龙门川。又北有滦河。东北有金莲川。西北有鸳鸯泊。又金莲川东有镇安堡，成化八年置。西南距都司二百十里。

马营堡宣德七年置。西北有冠帽山。南有滦河。又西北有君子堡。西有松树堡。东南有仓上堡。西南距都司二百里。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　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二十一年七月更名。领卫十。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景泰四年，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天顺后，遂入於三卫。西南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

大宁卫元大宁路，治大定县，属辽阳行省。洪武十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寻废。二十年八月置卫。九月分置左、右、中三卫，寻又置前、后二卫。二十八年四月改左、右、后三卫为营州左、右、中三护卫。永乐元年二月省，又徙中、前二卫於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宁王府建於此，永乐元年迁於江西南昌。南有土河。东

南有大碱场。东北有惠和县，又有武平县。东有和众县。元俱属大宁路，洪武中俱废。

新城卫 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距行都司六十里。

富峪卫本富峪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二十四年五月改为卫。永乐元年二月徙置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会州卫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南有冷岭。西北有马孟山，广袤千里，土河之源出焉，下流合於潼河，又南入於辽水。距行都司里。

榆木卫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永乐元年废。距行都司里。

全宁卫元全宁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中废。二十二年四月置卫。永乐元年废。有潢河，又有黑龙江。西南距行都司二百里。

营州左屯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顺义县，属大宁都司。南有塔山。距行都司里。

营州右屯卫元建州，属大宁路。洪武中，州废。二十六年二月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蓟州，属大宁都司。西北距行都司四百里。

营州中屯卫元龙山县，属大宁路。洪武中，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平谷县西，属大宁都司。南有榆河。距行都司里。

营州前屯卫元兴州，属上都路。洪武三年七月属北平府。五年七月废。二十六年置此卫。永乐元年三月徙治香河县，属大宁都司。西有新开岭。南有老河，源出马孟山，流经此，又经行都司城南，东北入於潢河。西南有兴安县，元属兴州，顺帝后至元五年四月废。距行都司里。

营州后屯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永乐元年三月徙治三河县，属大宁都司。距行都司里。

兴州左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玉田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右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迁安县，直隶后军都督

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中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良乡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前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丰润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兴州后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三河县，直隶后军都督府。距行都司里。

开平卫元上都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迁治独石堡，改属万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备於此，后废。西北有卧龙山。南有南屏山，又有滦河。东北有香河，又有簸箕河、闾河，西南有兔儿河，下流俱合於滦河。又东有凉亭、沈阿、赛峰、黄崖四驿，路接大宁、古北口；西有桓州、威虏、明安、隰宁四驿，路接独石。俱洪武中置，宣德后废。又西北有宁昌路，东北有应昌路，北有泰宁路，又有德宁路，元俱直隶中书省。西有桓州，元属上都路。洪武中皆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左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七合营。永乐元年废。距都司里。

开平右屯卫洪武二十九年置於军台。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中屯卫洪武二十九年置於沙峪。永乐元年二月徙治真定府，直隶后军都督府。寻徙治滦州西石城废县。距都司里。

开平前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偏岭。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开平后屯卫洪武二十九年八月置於石塔。永乐元年废。距北平都司里。

兴和守御千户所元隆兴路，直隶中书省。皇庆元年十月改为兴和路。洪武三年为府，属北平布政司。四年后，府废。三十年正月置所。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二十年为阿鲁台所攻，徙治宣府卫城，而所地遂虚。东北有凌霄峰。南有威远川。西有鱼儿泺。又西有集宁

路，元直隶中书省。西北有宝昌州，元属兴和路。又有高原县，元为兴和路治。洪武中俱废。□距北平都司里。

宽河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置。永乐元年二月徙治遵化县，仍属大宁都司。又侨置宽河卫於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东南有宽河，一名豹河，下流经迁安县西北，又东合於滦河。距北平都司里。

宜兴守御千户所元宜兴县，属兴州。致和元年八月升为宜兴州。洪武二年兼置卫，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六月改卫为守御千户所。五年七月，州废，存所。永乐元年，所废。距北平都司里。

南京《禹贡》扬、徐、豫三州之域。元以江北地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又分置淮东道宣慰使司治扬州路属焉；江南地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明太祖丙申年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治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南京，罢行中书省，以应天等府直隶中书省，卫所直隶大都督府。十一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十三年正月己亥罢中书省，以所领直隶六部。癸卯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以所领直隶中军都督府。永乐元年正月仍称南京。统府十四，直隶州四，属州十七，县九十有七。为里万三千七百四十有奇。北至丰、沛，与山东、河南界。西至英山，与河南、湖广界。南至婺源，与浙江、江西界。东至海。距北京三千四百四十五里。

应天府元集庆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申年三月曰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师。永乐元年仍曰南京。洪武二年九月始建新城，六年八月成。内为宫城，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宫城之外门六：正南曰洪武，东曰长安左，西曰长安右，东之北曰东华，西之北曰西华，北曰玄武。皇城之外曰京城，周九十六里，门十三：南曰正阳，南之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钟阜，东曰朝阳，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仪凤。后塞钟阜、仪凤二门，存十一门。其外郭，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建，周一百八十里，门十有六：东曰姚坊、仙鹤、麒麟、沧波、高桥、双桥，南曰上方、夹冈、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西曰江东，北曰佛宁、上元、观音。领县八。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口一百十九万三千六百二十。弘治四年，户一十四万四千三百六十八，口七十一万一千三。万历六年，户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七，口七十九万五百一十三。

上元倚。太祖丙申年迁县治淳化镇，明年复还旧治。东北有钟山，

山南有孝陵卫，洪武三十一年置。北有覆舟山。西北有鸡鸣山、幕府山。又东北有摄山。东南有方山。北滨大江。东南有秦淮水，北流入城，又西出，入大江。又北有玄武湖。东有青溪，又有淳化镇巡检司。

江宁倚。南有聚宝山、牛首山。西南有三山、烈山、慈姥山。西滨大江。东北有靖安河。西南有大胜关、江宁镇。东南有秣陵关。西有江东四巡检司。北有龙江关，置户分司於此。

句容府东。南有茅山。北有华山，秦淮水源於此。北滨大江。西北有龙潭巡检司。

溧阳府东南。元溧阳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东南有铁山、铜山。西南有铁冶山。北有长荡湖，一名洮湖，与宜兴、金坛二县分界。西北有溧水，一名濑水，上承丹阳湖，东流为宜兴县荆溪，入太湖，旧名永阳江，又曰中江也。西北有上兴埠巡检司，后废。

溧水府东。元溧水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东南有东庐山，秦淮水别源出焉。南有石臼湖，西连丹阳湖，注大江。

高淳府南。弘治四年以溧水县高淳镇置。西南有固城、丹阳、石臼诸湖。东南有广通镇，俗曰东坝，有广通镇巡检司。

江浦府西。本六合县浦子口巡检司，洪武九年六月改为县，析和、滁二州及江宁县地益之。二十五年七月移於江北新开路口，仍置巡检司於旧治。东南滨大江，有江淮卫，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置。又有西江口巡检司。

六合府西北。元属真州。洪武三年直隶扬州府。二十二年二月来属。东有瓜步山，滨大江，滁河水自西来，入焉。有瓜埠巡检司。

凤阳府元濠州，属安丰路。太祖吴元年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建中都，置留守司於此。六年九月曰中立府。七年八月曰凤阳府。洪武二年九月建中都城於旧城西，三年十二月始成。周五十里四百四十三步。立门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东曰北左甲第，西曰后右甲第，正东曰独山，东之左曰长春，右曰朝阳，正西曰涂山。中为皇城，周九里三十步，正南门曰午门，北曰玄城，东曰东华，西曰西华。领州五，县十三。距南京三百三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万九千一百七，口四十二万七千三百三。弘治四年，户九万五千一十，口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八。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一千七十，口

一百二十万二千三百四十九。

凤阳倚。洪武七年八月析临淮县地置，为府治。十一年又割虹县地益之。北滨淮，南有镆铘山，西濠水出焉。又西南有皇陵城，洪武二年置卫。西北有长淮关，洪武六年置长淮卫於此。东北有洪塘湖屯田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一年置。

临淮府东北。元曰钟离，为濠州治。洪武二年九月改曰中立。三年十一月改曰临淮。七年为府属。北滨淮。有二濠水，东源出濠塘山，西源出镆铘山，至城西南合流，东入淮。

怀远府西北。荆山在县西南。涂山在县东南。淮水经两山峡间，有北肥水入焉。又北有涡水亦入淮，谓之涡口。又西南有洛水，与寿州分界，径县南新城村入淮。有洛河镇巡检司。

定远府南。南有池河。。西有洛河。又有英武卫在北，飞熊卫在东北，俱洪武十一年置。

五河府东北。元属泗州。洪武四年二月来属。旧治在县南，永乐元年圮於水，徙治西北界。嘉靖二十五年迁於浍河北，即今治也。东滨淮。东南有漴河，西北有浍河、沱河，东北有潼河，并流合淮，谓之五河口。又西有上店巡检司，后废。

虹府东北。元属泗州。洪武七年七月来属。南有汴河。东南有潼河。西有沱河。

寿州元安丰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丙午年曰寿春府。吴元年曰寿州，属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直隶中书省。四年二月还属，后以州治寿春县省入。北滨淮。淮水经山硖中，谓之硖石山，有西肥水来合焉。东北有八公山，东肥水经其下，西入淮，谓之肥口。又西北有颍水，亦入淮。又南有芍陂水，西有淠水，俱入淮。又北有下蔡县，南有安丰县，俱洪武中省，有下蔡镇巡检司。又东有北炉镇、西有正阳镇二巡检司。东距府一百八十里，领县二：

霍丘州西南。西南有大别山。北滨淮，史河、沣河俱流入焉。南有开顺镇、丁塔店，西有高唐店三巡检司。

蒙城州北。北有涡水，又有北肥水。

泗州元属淮安路。太祖吴元年属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直隶中书省。四年二月还属府，后以州治临淮县省入。南滨淮，有汴水自城北南流入焉。西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二：

盱眙州南。东南有都梁山。东北有龟山。西有浮山。北滨淮，有池河自西来入焉。又东北有洪泽湖，淮水之所汇也。又西有旧县巡检司。

天长州东南。冶山在县南。西北有石梁河，下流为五湖，接高邮州界。东北有城门乡巡检司。

宿州元属归德府。洪武四年二月来属。龙山在西南，北肥水出焉。又北有睢河，自河南永城县流入，下流至宿迁县合淮，亦曰小河也。南有汴河，亦自永城县流入，又有浍河与涣水合。又东南有沱水。东南距府二百三十三里。领县一：

灵璧州东。西南有齐眉山。北有磬石山。黄河在东北。南有汴河。北有睢河。又南有固镇巡检司。

颍州元属汝宁府。洪武四年二月来属。淮河在南，自河南固始县流入，下流合大河入海。又南有汝水，自河南息县流入，经硃皋镇入淮。又北有颍河，自河南沈丘县流入。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於河南，由陈州合颍，径太和县，又经州城北，又经颍上县，至寿州同入於淮。永乐九年，河复故道。宣德、正统、成化、正德间，河、颍时通时塞，俗亦称颍为小黄河。西北又有沈丘镇巡检司。东距府四百四十里。领县二：

颍上州东南。东有颍河。南有淮河。东北有西肥水。

太和州西北。南有颍水，亦名沙河。北有西肥水。又有洪山、北原和二巡检司。

亳州元属归德府。洪武初，以州治谯县省入，寻降为县，属归德州。六年属颍州。弘治九年十月复升为州。西有涡河，自河南鹿邑县流入，北有马尚河，流合焉。南有西肥水，即夏肥水也。又东南有城父县，洪武中废。又有义门巡检司。东南距府四百五十里。

淮安府元淮安路，属淮东道宣慰司。太祖丙午年四月为府。领州二，县九。西南距南京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八万六百八十九，口六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一。弘治四年，户二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口二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七。万历六年，户一十万九千二百五，口九十万六

千三十三。

山阳倚。北滨淮。高家堰在其西南。南有运河，永乐中浚。西南有永济河，万历九年开，长六十五里，亦谓之新运河。东南有射阳湖。东北有马逻乡、庙湾镇、羊寨乡三巡检司。

清河府西。县治滨黄河，崇祯末，迁治县东南之甘罗城。南有淮河，东北与黄河合，谓之清口，旧谓之泗口。自徐州至此，皆泗水故道，为黄河所夺者也。南有洪泽湖，有洪泽巡检司。又东有马头镇巡检司。

盐城府东南。东滨海，有盐场。北有射阳湖。西有清沟、西北有喻口镇二巡检司。

安东府东北。元安东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东北朐山在南。东北有郁洲山，在海中，洪武初，置东海巡检司於此，后移於州南之新坝。西南有涟河，又有桑墟湖，滨海。南有淮水，东北过云梯关，折旋入於海。自清口至此，皆淮水故道，为黄河所夺者也。又涟水自西北来，东南流入淮。又西北有硕项湖。东北有五港口、长乐镇，东南有坝上三巡检司。

桃源府西北。元曰桃园。洪武初，更名。北有大河，即泗水故道。西北有古城巡检司。东有三义镇巡检司，崇祯末，移於县西之白洋河镇。

沭阳府北。元属海宁州。洪武初改属。东南有沭水，自山东郯城县流入，其下流为涟水。又北有桑墟湖。海州元曰海宁州。洪武初，复曰海州，以州治朐山县省入。北有于公、白沟等浦，皆产盐。南有惠泽、西北有高桥二巡检司。南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一：

赣榆州北。西北有羽山。东滨海。东北有荻水镇、南有临洪镇二巡检司。

邳州元属归德府。洪武初，以州治下邳县省入。四年二月改属中都。十五年来属。北有艾山，接山东沂水县界。西有沂水，自沂州西流，至下邳入泗。又西北有泇河。万历三十五年开泇以通运，自沛县夏镇迄直河口，长二百六十余里，避黄河险者三百余里。有直河口巡检司。又西有新安巡检司。东南距府四百五十里。领县二：

宿迁州东南。北有峒峿山。南有大河，即泗水故道。又东南有睢水，入大河，曰睢口，亦曰小河口。又东南有白洋河，西北有骆马湖，皆入大河。东北有刘家庄巡检司。

睢宁州南。北滨大河。有睢水自西来，经县界，至睢口入河。

扬州府元扬州路，属淮东道宣慰司。太祖丁酉年十月曰淮海府。辛丑年十二月曰维扬府。丙午年正月曰扬州府。领州三，县七。西距南京二百二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二万三千九十七，口七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五。弘治四年，户一十万四千一百四，口六十五万六千五百四十七。万历六年，户一十四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口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六。

江都倚。元末废。太祖辛丑年复置。西有蜀冈。东有官河，即古邗沟，今运河也。南滨大江。东北有艾陵湖。北有邵伯湖，有邵伯镇巡检司。又东有万寿镇、西北有上官桥、南有瓜洲镇三巡检司。又东有归仁镇巡检司，后迁便益河口。

仪真府西。元真州，治扬子县。洪武二年，州废，改县曰仪真。西北有大、小铜山。南滨江。南有运河。东南有旧江口巡检司，寻移於县南汊河口。

泰兴府南。南滨江。西北有口岸镇、东有黄桥镇、南有印庄三巡检司。

高邮州元高邮府，属淮东道宣慰司。洪武元年闰七月降为州，以州治高邮县省入。西有运河。西北有樊梁、甓社、新开等湖。西南有白马塘。北有张家沟、东北有时堡二巡检司。又西有北阿镇。东有三垛镇。西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宝应州北。西有运河，又有氾光、白马、射阳等湖。南有槐楼镇、西南有衡阳二巡检司。

兴化州东。南有运河。东有得胜湖。东北有安丰巡检司。又东北有盐场。

泰州洪武初，以州治海陵县省入。东滨海。南滨江。西有运河。东北有西溪镇、北有宁乡镇、东南有海安镇三巡检司。西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一：

如皋州东南。大江在县南。运河在县北。东有掘港、南有石庄、北有西场三巡检司。又东南有白浦镇。

通州洪武初，以州治静海县省入。南有狼山，临大江，有狼山巡检司。东南滨海，旧有海门岛及布州夹。西有运盐河。又东北有石港巡检司。城南有利丰监，宋置。西距府四百里。领县一：

海门州东。旧治礼安乡圮於海，正德七年徙治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八月迁於金沙场以避水患。海在东，大江於此入海。又西有张港、东有吴陵、又有安东坝上、又有白塔河四巡检司。东南有料角嘴。

苏州府元平江路，属江浙行省。太祖吴元年九月曰苏州府。领州一，县七。西距南京五百八十八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万历六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吴倚。西有姑苏山。西南有横山，又有穹窿、光福等山。又有太湖。湖纵广三百八十三里，周三万六千顷，跨苏、常、嘉、湖四府之境，亦曰具区，亦曰五湖，中有包山、莫厘山。又南有吴淞江，亦曰松江，亦曰松陵江，亦曰笠泽，自太湖分流，东入海。又西有运河。西南有木渎、东山、甪头三巡检司。又有横金巡检司，后废。

长洲倚。西北有虎丘山，又有阳山，又有长荡、阳城等湖。东有娄江，源出太湖。东南有运河。又北有吴塔、东南有陈墓二巡检司。又东有唐湖巡检司。后废。

吴江府东南。元吴江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滨太湖。东有吴淞江，又有运河。又东南有白蚬江。又东有同里，南有平望，西南有震泽，东南有简村、汾湖五巡检司。又东有长桥、西南有澜溪、东南有因渎三巡检司，后废。

昆山府东。元昆山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有吴淞江。西有女娄江。东南有淀山湖。又南有千墩浦，东有夏驾浦，皆注於娄江。东南有石浦巡检司，后移於千墩浦口。西北有巴城巡检司，后移於县西之真义镇。

常熟府北。元常熟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万历末避讳曰尝熟。西北有虞山。北有福山，下临大江。有福山浦，又东有白茆浦，东北有许

浦，西北有奚浦、黄泗浦，为五大浦。皆分太湖西北之水，注於大江。南有运河。有许浦、白茅、黄泗、福山四巡检司。

嘉定府东。元嘉定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东滨海，南有运河。又南有吴淞江，东南有白鹤江，西南有青龙江，南有蟠龙江，皆汇吴淞江入海。又刘河在县北，即娄江也。又东南有吴淞江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九年置。又有宝山守御千户所，本协守吴淞中千户所，嘉靖三十六年置，万历五年更名。又东有顾径、东南有江湾二巡检司。又西南有吴塘、南有南翔二巡检司，后废。

太仓州本太仓卫，太祖吴元年四月置。弘治十年正月置州於卫城，析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地益之。东滨海。海口有镇海卫，洪武十二年十月置，后移於太仓卫城。南有刘河，其入海处曰刘河口，有刘家港巡检司。北有七鸦浦，亦东入海。又东北有甘草巡检司。又有唐茜泾口巡检司，后移於东花浦口，寻废。又有茜泾巡检司，亦废。西距府一百零五里。领县一：

崇明州东。元崇明州，属扬州路。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改属苏州府。弘治十年正月来属。旧治在县东北曰东沙，为海所圮。永乐十九年、嘉靖八年、三十三年三迁，亦俱圮於水。万历十三年迁於平洋沙巡检司，即今治也。四面环海。西有西沙、北有三沙二巡检司。

松江府元直隶江浙行省。太祖吴元年正月因之。领县三。西北距南京七百七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弘治四年，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一十三。万历六年，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一十四。

华亭倚。昆山在县西北。东南滨海，有盐场。又西北有淀山湖，西有泖湖。东南有黄浦，西北有赵屯、大盈、顾会、松子、磐龙等五浦，俱会吴淞江入海。东南有金山卫，又东有青村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年二月置。西北有小贞村、西南有泖桥二巡检司。南有金山巡检司，本治张堰，后徙胡家巷。东南有南桥巡检司，本戚睦，后徙治更名。又有陶宅巡检司，后废。又东南有柘林镇，嘉靖间筑城戍守。

上海府东北。东滨海，有盐场。北有吴淞江，有巡检司。东有黄浦，有巡检司。东南有南汇觜守御中、后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又有三林庄巡检司。又有南跄巡检司，后废。嘉靖三十六年筑城曰川沙

堡，置兵戍守焉。

青浦府西北。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以今县东北之新径巡检司置，析华亭、上海二县地益之。三十二年废为青龙镇，仍置新径巡检司。万历元年复於唐行镇置县，即今治也。北有吴淞江。东有顾会等浦。西南有淀山湖。又西有安庄镇，殿山巡检司置於此。

常州府元常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丁酉年三月丁亥曰长春府，己丑曰常州府。万历末，避讳曰尝州府。领县五。西北距南京三百六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一十三。弘治四年，户五万一百三十一，口二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三。万历六年，户二十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口一百万二千七百七十九。

武进倚。东为晋陵县，元时同治郭内。太祖丁酉年三月改武进县曰永定，晋陵县曰京临。寻以京临省入永定。壬寅年八月仍改永定曰武进。东南有马迹山，滨太湖。北有大江。西有孟渎，又有得胜新河，俱北入江。南有运河。西南有氵鬲湖。与宜兴界。东有阳湖，与无锡界。西有魏村闸守御百户所，洪武三年置。又有奔牛巡检司。西北有小河巡检司，旧在郑港，后移小河寨，寻复迁孟河城。北有澡江巡检司，旧在江北沙新河，后迁县北於塘村。

无锡府东。元无锡州。洪武二年四月降为县。西有慧山，梁溪出焉，西南入太湖，其别阜曰锡山。西南有太湖。东南有运河。又西北有高桥、东南有望亭二巡检司。

宜兴府南。元宜兴州。太祖戊戌年十月曰建宁州，寻复曰宜兴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南有荆南山，又有国山，又有龙池山。又东南有香兰山，临太湖。又有唐贡山，产茶。西北有掞山，有长荡湖。北有运河。南有荆溪。西南有百渎，疏荆溪之下流，注於太湖，后多堙废。东北有下邾、北有钟溪、东南有湖氵父、西南有张渚四巡检司。

江阴府西北。元江阴州，直隶江浙行省。太祖甲辰年曰连洋州，寻复曰江阴州。吴元年四月降为县，来属。北有君山，滨大江。西南又有秦望山。东有香山。南有运河。又申浦在西，又有黄田等港，俱注大江。东有石头港巡检司。西有利港巡检司，后移於夏港。又东有范港巡检司，后废。又有杨舍镇，嘉靖三十七年筑城。

靖江府东北。成化七年闰九月以江阴县马驮沙置。大江旧分二派，

绕县南北。天启后，潮沙壅积，县北大江渐为平陆。西南有新港巡检司。

镇江府元镇江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申年三月曰江淮府，十二月曰镇江府。领县三。西距南京城二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八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口五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弘治四年，户六万八千三百四十四，口一十七万一千五百八。万历六年，户六万九千三十九，口一十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九。

丹徒倚。北有北固山，滨大江。江中西北有金山，东北有焦山。又城西江口有蒜山。又京岘山在东，圌山在北，滨江为险。又南有运河。西有高资镇、东北有安巷、东有丹徒镇、北有姜家觜四巡检司。

丹阳府东南。北滨大江，又有练湖。南有运河。又东有吕城镇巡检司，寻移镇东。又有包港巡检司，寻移顾巷。

金坛府东南。西有茅山。东南有长荡湖，一名洮湖，有湖溪巡检司。北有白鹤溪。

庐州府元庐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七月为府，置江淮中书行省於此，寻罢。领州二，县六。距南京五百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口三十六万七千二百。弘治四年，户三万六千五百四十八，口四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九。万历六年，户四万七千三百七十三，口六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八。

合肥倚。西有鸡鸣山，肥水所出，东南流入巢湖。西南有紫篷山。东有浮槎山、横山。又东南有四顶山，俯瞰巢湖，湖周四百余里，中有姥山、孤山。又东北有滁水，源出龙潭，下流至六合县入江。又东有店阜河，南有三汊河，皆入巢湖。东北有梁县，洪武初省。西南有庐镇关巡检司，后徙於县东之石梁镇。

舒城府西南。西南有龙眠山，与桐城县界。西有三角山。又巢湖在东。又南有北峡关，亦与桐城界。

庐江府南。元属无为州。洪武初，改属府。东北有冶父山。东有巢湖。东南有黄陂湖。西有冷水关，有巡检司。

无为州洪武中，以州治无为县省入。大江在东南。东有濡须水，一名天河，自巢湖分流，东北入江。又东有奥龙河镇，东南有泥汊河镇、

土桥河镇，北有黄落河镇四巡检司。西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

巢州北。东南有七宝山，与含山县濡须山相对峙，有西关在其上。巢湖在西，西北有柘皋河流入焉。南有石梁河，即濡须上流也，东南有清溪入焉。西南有焦湖巡检司。

六安州洪武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以州治六安县省入。十五年改属。西有淠水，亦曰沘水，下流至寿州入淮。西南有麻埠巡检司，后废。又西北有和尚滩巡检司，弘治间属霍山县，后移於新店，仍来属。东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二：

英山州西南。县治本直河乡，崇祯十二年徙於西北之章山，十六年又迁於北境之添楼乡。多云山在西北，接湖广罗田县界。西有英山河，湖广浠水之上源也。

霍山州西南。本六安州故埠镇巡检司，弘治二年改为县。南有霍山，亦曰天柱山，亦曰衡山，又谓之南岳也。东南有铁炉山，多铁冶。又西南有四十八盘山，又淠河在东，源出霍山，下流至寿州入淮。西北有千罗畈、西南有上土市二巡检司。

安庆府元安庆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辛丑年八月曰宁江府，壬寅年四月曰安庆府。领县六。北距南京六百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五千五百七十三，口四十二万二千八百四。弘治四年，户四万六千五十，口六十一万六千八十九。万历六年，户四万六千六百九，口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六。

怀宁倚。南滨大江，西有皖水流入焉，曰皖口。西北有观音港巡检司。东有长风沙镇巡检司。

桐城府东北。东有浮山，一名浮度山。西北有龙眠山。北有北峡山，与舒城界，有北峡关巡检司。又北有西峡山，亦谓之南峡石，对寿州峡石则此为南也。东南滨江，有枞阳河，自西北流入焉。又东有六百丈、东南有马踏石、源子港三巡检司。

潜山府西北。元末废。洪武初复置 。西北有灊山，亦曰天柱山， 亦曰皖公山，即霍山也，皖水出焉，别流曰灊水，合流注大江。又有天堂山，后部河所出，有天堂寨巡检司。

太湖府西北。西北有司空山。城西有马路河，即后部河之下流也，

东合于灊水。又西北有南阳、白沙，东北有小池，北有后部四巡检司。

宿松府西南。东有马头山。又小姑山在县南大江中，与江西彭泽县界，有小姑山巡检司。又西南有归林滩、南有泾江口二巡检司。

望江府西南。南滨江。东有雷池，南入江，曰雷江口，亦曰雷港，有巡检司。西有泊湖，北有慈湖，东北有漳湖，下流俱入江。又西南有杨湾镇巡检司。

太平府元太平路，属江浙行省江东道。太祖乙未年六月为府。领县三。东距南京百三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万九千二百九十，口二十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弘治四年，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六，口一十七万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历六年，户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二，口一十七万六千八十五。

当涂倚。城北有采石山，一名牛渚山，临大江。西南有博望山，与和州梁山夹江相对，亦曰东梁山。又丹阳湖在东南，周三百余里，分流芜湖，西入江。南有姑熟溪，又有黄池河，西南有大信河，北有慈湖，皆入大江。有采石、大信二巡检司。

芜湖府西南。西南有战鸟山，在大江中，西北有七矶。南有鲁明江，一名鲁港，又有石滄河，俱注大江。西有河口镇巡检司，后移於鲁港镇。

繁昌府西南。西北有磕山，在江中。又三山矶在东北，滨江。又西有荻港，入大江。有三山、荻港二巡检司。

池州府元池州路，属江浙行省江东道。太祖辛丑年八月曰九华府，寻曰池州府。领县六。东北距南京五百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六，口一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四。弘治四年，户一万四千九十一，口六万九千四百七十入。万历六年，户一万八千三百七十七，口八万四千八百五十一。

贵池倚。南有齐山。北滨江。东有梅根港。西有池口河，即贵池也，又西有李阳河，俱流入大江。有池口镇、李阳河二巡检司。

青阳府东。西南有九华山。北有青山。西有五溪水，出九华山，又南有临城河，俱会流大通河入江。

铜陵府东北。南有铜官山。东有城山。西滨大江。又南有大通河，北有荻港河，俱入大江，有大通巡检司。

石埭府东南。北有陵阳山。西有栎山，官溪出焉，即池口河之源也。又舒溪在南，下流合芜湖县之鲁港入江。

建德府西南。南有龙口河，东南入饶州府之独山湖。又有尧城溪，下流为东流县之江口河，入江。又西南有永丰镇巡检司。

东流府西。西南有马当山，枕大江，与江西彭泽县界。南有香口河，流入江，有香口镇巡检司，后移於吉阳镇。

宁国府元宁国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丁酉年四月曰宁国府。辛丑年四月曰宣城府。丙午年正月曰宣州府。吴元年四月仍曰宁国府。领县六。北距南京三百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九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口五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九。弘治四年，户六万三百六十四，口三十七万一千五百四十三。万历六年，户五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口三十八万七千一十九。

宣城倚。北有敬亭山。西有清弋江，西北至芜湖县入江。又东有宛溪，与东北之句溪合，北流入大江。又南湖亦在东北，流注於句溪。北有黄池镇、东北有水阳镇二巡检司。

南陵府西。西有工山。南有吕山，淮水出焉。东有青弋江。又西南有漳水，与淮水合，入於青弋江。又南有峨岭巡检司。

径府西。南有承流山。西有赏溪，亦曰泾溪，其上流即舒溪也。又东南有藤溪来合焉，下流入青弋江。东南有茹{艹麻}岭巡检司。

宁国府东南。西有紫山。西北有文脊山。东南有千秋岭，有关。东有东溪，出浙江於潜县天目山。西有西溪，出绩溪县巃丛山，即句溪上源也。东南有岳山巡检司，旧置岳山下，洪武中迁於纽口，复移於石口镇。又西南有胡乐巡检司。

旌德府南。北有石壁山。西有正山。西南有箬岭，与太平、歙二县界。东有徽水，自绩溪县流入，即藤溪上流也。东北有乌岭巡检司，废。又北有三溪巡检司。

太平府西南。南有黄山，与歙县分界。西有龙门山，有巡检司。南

有麻川，与舒溪合流入泾县，为赏溪。西南有宏潭巡检司，后移於郭岩前。

徽州府元徽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丁酉年七月曰兴安府。吴元年曰徽州府。领县六。北距南京六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十二万五千五百四十八，口五十九万二千三百六十四。弘治四年，户七千二百五十一，口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一。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口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

歙倚。西北有黄山，亦曰黟山，新安江出焉，东南流为歙浦。又东曰新安江，至浙江建德县，与东阳江合为浙江上源。又杨之水在西，亦曰徽溪，合於歙浦。东南有街口镇、王干寨二巡检司。西北有黄山巡检司。

休宁府西。东北有松萝山。西有白岳山。东南有率山，率水出焉，新安江别源也。西南有浙溪，东流与率水合。又西有吉阳水，亦曰白鹤溪，下流合於浙溪。西南有黄竹岭巡检司，寻废。东南有□太厦巡检司，后移於屯溪。

婺源府西南。元婺源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北有浙岭，浙溪水出焉，一名渐溪，新安江别源也。西北有大广山，婺水所出，南流达於鄱阳湖。又西南有太白、东有大镛岭二巡检司。又西有项村巡检司。旧治浇岭，后移县西北之严田。万历九年复故。

祁门府西。东北有祁山。西有新安山，又有武陵岭。北有大共山，大共水出焉，南流入江西浮梁县界。有大共岭巡检司。又西南有良禾岭巡检司，后移於苦竹港。

黟府西。西南有林历山。又有武亭山，横江水出焉。又东北有吉阳山，吉阳水所出。南有鱼亭山，鱼亭水出焉。俱流合横江。

绩溪府东北。西北有徽岭山。东有大鄣山，浙水出焉，亦新安江别源也。又巃丛山在东北，杨之水出焉，流合大鄣山水。有丛山关，与宁国县界。东有西坑寨巡检司，寻废。西北有濠寨巡检司。

徐州元属归德府。洪武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十四年十一月直隶京师。东南有云龙山。天启四年迁州治於云龙山。东北有盘马山，产铁。又有铜山。东南有吕梁山，泗水所经。大河自萧县流入，经州城北，遂夺泗水之道，东经百步洪、吕梁洪而入邳州界。有吕梁洪巡检

司。又睢水在南。领县四。南距南京一千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三，口一十八万八百二十一。弘治四年，户三万四千八百八十六，口三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一。万历六年，户三万七千八百四十一，口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

萧州西南。旧治在县西北，今治，万历五年徙。南有永固山。北有大河，旧汴河所经道也。南有睢水。又西北有赵家圈巡检司。嘉靖四十四年，大河决於此。

沛州西北。元属济宁路。太祖吴元年来属。南有大河。东有泗河，自山东鱼台县流入境。又泡河在西，薛河在东，又北有南沙河、北沙河，皆会於泗。又昭阳湖在县东。又东北有夏镇。

丰州西北。元属济宁路。太祖吴元年来属。大河在南。北有丰水，即泡河也。

砀山州西。元属济宁路。太祖吴元年来属。东南有砀山。其北有芒山。大河自河南虞城县流入，旧经县南，嘉靖三十七年徙在北。又南有睢水。

滁州元属扬州路。洪武初，以州治清流县省入。七年属凤阳府。二十二年二月直隶京师。南有琅邪山。西南有清流山，清流关在其南，清流水出焉，合於滁水。又滁水自全椒县流入，下流至六合县入江。西有大枪岭巡检司。领县二。东距南京一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千九百四十四，口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七。弘治四年，户四千八百四十，口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万历六年，户六千七百一十七，口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七。

全椒州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南有九斗山。西北有桑根山。又滁水在南，自合肥县流入，有襄水自北流合焉。

来安州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五湖山，下有五湖。北有石固山。又来安水在东，东南合清流河。又东南有汤河，南入滁河。东北有白塔镇巡检司。

和州元治历阳县，属卢州路。洪武初，省州入县。二年九月复改县为州，仍属庐州府。七年属凤阳府，寻直隶京师。梁山在南，与当涂县博望山夹江相对，谓之天门山，亦曰西梁山。又东南有横江，南对当涂县之采石矶。西南有栅江，即濡须水，入江之口也。南有白石水，又有

裕溪河，源出巢湖，皆南流注於江。西有麻湖，亦曰历湖，永乐中堙。东北有乌江县，洪武初省。东有浮沙口、南有裕溪镇二巡检司。又南有牛屯河巡检司，后移於乌江镇，即故乌江县也。领县一。东南距南京百三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九千五百三十一，口六万六千七百一十一。弘治四年，户七千四百五十，口六万七千一十六。万历六年，户八千八百，口一十万四千九百六十。

含山州西。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白石山，白石水出焉。西南有濡须山，与无为州界。西对巢县之七宝山，濡须水出其间，即东关口也。又南有三义河，东合裕溪入江。

广德州元广德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申年六月曰广兴府。洪武四年九月曰广德州。十三年四月以州治广德县省入，直隶京师。西有横山。南有灵山。西北有桐川，汇丹阳湖入江，亦名白石水。南有广安、西南有陈阳、北有杭村三巡检司。又东南有苦岭关，路通浙江安吉州。又有四安镇。领县一。北距南京五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七，口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九。弘治四年，户四万五千四十三，口一十二万七千七百九十五。万历六年，户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六，口二十二万一千五十三。

建平州西北。西南有桐川，又有南碕湖，亦谓之南湖，与宣城县界，流入丹阳湖。北有梅渚、南有陈村二巡检司。

志第十七 地理二

○山东山西

山东《禹贡》青、兖二州地。元直隶中书省，又分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路属焉。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治济南府。三年十二月置青州都卫。治青州府。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东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六，属州十五，县八十九。为里六千四百有奇。南至郯城，与南直界。北至无棣，与北直界。西至定陶，与北直、河南界。东至海。距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京师九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五百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弘治四年，户七十七万五百五十五，口六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七十五。万历六年，户一百三十七万二千二百六，口五百六十六万四千九十九。

济南府元济南路，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太祖吴元年为府。领州四，县二十六：

历城倚。天顺元年建德王府。南有历山。东有华不注山。有大清河在西北，即济水故道，自寿张县流经县界，东北至利津入海。又小清河，即济之南源，一名泺水，出城西趵突泉，经城北，下流至乐安县入海。又大明湖在城内。又东北有堰头镇巡检司。

章丘府东。东有长白山，又有黉山。南有东陵山，又有长城岭。又小清河在北。又东有淆河，一名绣江，合诸泉西北汇为白云湖，下流入小清河。

邹平府东北。西南有长白山，接章丘、长山二县界。北有小清河。

淄川府东。元般阳路治此，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太祖吴元年改路为淄川州，县仍为附郭。二年七月，州废，来属。西南有夹谷山。南有原山，与莱芜县界，其山阴淄水出焉。又西有孝妇河，自益都县流入，合泷、萌、般诸水，下流入小清河。

长山府东北。元属般阳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西南有长白山。西北有小清河。南有孝妇河。

新城府东北。元属般阳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七年十二月省入长

山、高苑二县，后复置。北有小清河。西北有孝妇河。东有乌河，其上流即时水，下流至高苑县入小清河。

齐河府西。元属德州。洪武二年七月改属府。有大清河。

齐东府东。元属河间路。洪武初来属。北有大清河。东有减水河，成化元年开浚，泄小清河涨溢入大清河。

济阳府北。南有大清河。

禹城府西北。元属曹州。洪武二十年来属。西有漯水枯河，俗名土河。

临邑府北。元属河间路。洪武初来属。西北有盘河。

长清府西南。元属泰安州。洪武二年七月改属府。东南有青崖山、隔马山、方山。西南有大清河。又有沙河，自县南流入焉，亦曰沙沟河。又东南有石都寨巡检司。

肥城府西南。元属济宁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西北有巫山，一名孝堂山，肥水出焉，西流入大清河。

青城府东北。元属河间路。洪武二年省入邹平、齐东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北有大清河。北有大石关，旧置巡检司，后废。

陵府西北。元德州，治安德县，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省安德县入州。七年七月移州於故陵县。十三年十一月置陵县於此。东有德河，下流西入卫河。

泰安州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初来属，以州治奉符县省入。北有泰山，即岱宗也，亦曰东岳，汶水出焉，下流至汶上县合大清河。又东南有徂徕山。南有梁父山。又城西有泰安巡检司。北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二：

新泰州东南。西北有宫山，本名新甫。西南有龟山。东北有小汶河，西流合汶水。又西有上四庄巡检司。

莱芜州东。洪武初，改属济南府。二年仍来属。东北有原山，其山阳汶水别源出焉。又西南有冠山。西北有韶山。诸山多产铜铁锡。

德州元陵州，属河间路。洪武元年降为陵县，属济宁府。二年七月改属德州。七年七月省陵县，移德州治焉。西有卫河。东南有故笃马河，俗名土河。东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二：

德平州东。东北有般河，亦曰盘河，或以为古钩盘也。

平原州东南。

武定州元棣州，治厌次县，属济南路。洪武初，州县俱废。六年六月复置州，改名乐安。宣德元年八月改为武定州。永乐十五年，汉王府迁於此。宣德元年除。南有大清河，又有土河，又有商河。东南有清河巡检司。西南距府二百四十里。领县四：

阳信州北。元属棣州。东有商河。

海丰州东北。洪武六年六月析乐安州南地置，属滨州，后来属。东北滨海。又北有鬲津河，又有无棣县，元属棣州，洪武初省。东北有大沽河口巡检司。

乐陵州西北。旧治在县之咸平镇，属沧州，洪武元年改属济宁府，二年移治富平镇，七月来属。南有般河及鬲津河，又有土河。西南又有商河。西北有旧县镇巡检司。

商河州西南。南有商河。

滨州洪武初，以州治渤海县省入。东北滨海，产盐。南有大清河。北有土伤河，即鬲津别名也。西南距府三百五十里。领县三：

利津州东。东北滨海，有永阜等盐场。东有大清河，流入海。又东北有丰国镇巡检司。

沾化州西北。东北滨海，有富国等盐场。又有久山镇巡检司。

蒲台州南。元属般阳路。洪武二年七月来属。东滨海。北有大清河。

兖州府元兖州，属济宁路。洪武十八年升为兖州府。领州四，县二十三。东北距布政司三百五十里。

滋阳倚。洪武三年四月建鲁王府。元曰嵫阳。洪武初，省入州。十

八年复置。成化间，改为滋阳。泗水在东，又有沂水，自曲阜县西流来合焉。

曲阜府东。东南有尼山，沂水所出。又东有防山。北有泗水。又有洙水，西南流入於沂水。又北有孔林。

宁阳府北。西北有汶水，支流为洸水。洸水者，洙水也，洸、洙相入受，通称也，俱西南入运河。又东北有堽城堰，即汶、洸分流处也。

邹府东南。元属滕州。洪武二年七月改属。东南有峄山，亦曰邾峄，又曰邹峄。东北有昌平山。西南有凫山。又有泗河。

泗水府东。东有陪尾山，泗水出焉，经县北，下流至南直清河县入淮。

滕府东南。元滕州，治滕县，属益都路。洪武二年七月，州废，县属济宁府。十八年来属。东南有桃山。东北有连青山。又西南有新运河，北自南阳，南至境山，长一百九十四里，嘉靖四十四年所开，又薛水，源自县东高、薛二山间，西南流，合漷水，一名南沙河，至沛县入运。又有北沙河在县北，西流经鱼台入招湖。又南有沙沟集巡检司。

峄府东南。元峄州，属益都路。洪武二年降为县，属济宁府，后来属。东南有柱子山，旧名葛峄山，水流其下。又北有君山，一名抱犊山，西泇水所出，东南流至三合村，有东泇河自沂水来会焉。又南合武河、彭、诸水注於泗，谓之泇口。万历中，改为运道，自夏镇至直河口，凡二百六十余里，避黄河之险者三百三十里。又西北有邹坞镇巡检司，嘉靖中，移於县西拖梨沟。又东南有台庄巡检司，万历三十四年置。

金乡府西南。元属济宁路。洪武十八年来属。金莎岭在东。大河在西南。

鱼台府西南。元属济州。洪武元年属徐州。二年七月属济宁府。十八年来属。泗河在东，即运道也。北有菏水，一名五丈沟，东入泗。又东有谷亭镇，嘉靖九年，黄河决於此。又南有塌场口，洪武、永乐间，为运道所经。

单府西南。元单州，属济宁路。洪武元年省州治单父县入州。二年七月乃降州为县，属济宁府。十八年来属。旧城在南，正德十四年五月

因河决改迁。南滨大河。

城武府西南。元属曹州。洪武四年属济宁府。十八年来属。县城，正德十四年五月因河决改迁。南有故黄河，即洪武间之运道也，弘治后堙。

济宁州元任城县，为济州治。至正八年罢济州，徙济宁路治此。太祖吴元年为济宁府。十八年降为州，以州治任城县省入。南临会通河。西有马肠湖。又东南有鲁桥镇巡检司。东距府六十里。领县三：

嘉祥州东。元属单州。洪武二年来属。南有塔山。东有会通河。北有故黄河，一名塔章河，即塌场口之上流也。

钜野州西北。元为济宁路治，至正八年徙路治任城县，以县属焉。南有高平山。东有钜野泽，元末为黄河所决，遂涸。东南有会通河。西南有故黄河，弘治后堙。西有安兴集巡检司。

郓城州西北。西有灉水，又有故黄河，又有故济水在西南。

东平州元东平路，直隶中书省。太祖吴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属济宁府，以州治须城县省入。十八年改属。北有瓠山。东北有危山。西南有安山，亦曰安民山。下有积水湖，一名安山湖。山南有安山镇，会通河所经也。汶水在南，西流入安山湖。又西北有金线闸巡检司。东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五：

汶上州东南。西南有蜀山，其下为蜀山湖。又西为南旺湖，其西北则马踏河，运道经其中而北出，即会通河也。又汶水在东北，旧时西流入大清河。永乐中，开会通河，堰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

东阿州西北。故城在县西南。今治本故谷城县也，洪武八年徙於此。南有碻磝山。西有鱼山。会通河自西南而北经此，始与大清河分流。又西有马颊河，俗名小盐河，东流入大清河。又张秋镇在西南，弘治二年，河决於此。七年十二月塞，赐名安平镇。

平阴州东北。南有汶河。西南有大清河，又有滑口镇巡检司，后废。

阳谷州西北。东有会通河。又东有阿胶井。

寿张州西。洪武三年省入须城、阳谷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济宁府，后来属。东南有故城，元时县治在焉。今治本王陵店，洪武十三年徙置。南有梁山氵乐，即故大野泽下流。东北有会通河，又有沙湾，弘治前黄河经此，后堙。西南有梁山集巡检司。

曹州正统十年十二月以曹县之黄河北旧土城置。东有旧黄河，洪武初，引河入泗以通运处也。永乐中，亦尝条浚。南有灉河。东南有菏泽，流为菏水。东北距府三百里。领县二：

曹州东南。元曹州，治济阴县，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省济阴县入州。二年，州治自北徙於盘石镇。四年降为县，属济宁府。正统十年十二月置州，以县属焉。西南有黄陵冈，与河南仪封县界。弘治五年，黄河决於此，河遂在县南，东入单县界，至南直徐州，合泗入淮。又西有贾鲁河，嘉靖前犹为运道，后废。东南有楚丘县，元属曹州，洪武初省。又西北有安陵镇巡检司。

定陶州东南。元属曹州。洪武元年属济宁府。十年五月省入城武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仍属济宁府。正统十年十二月来属。西有黄河故道。弘治前，河经此，至张秋之沙湾入会通河。

沂州元属益都路，后省州治临沂县入州。洪武元年属济宁府。五年属济南府。七年十二月属青州府。十八年来属。弘治四年八月建泾王府，嘉靖十六年除。西有艾山。东有沂水，源自青州沂水县，南流至州境，与枋水合，下流入泗。又有沭水，流经南直安东县为涟水，入淮。又西南有洳水，亦曰东洳水，下流合峄县之西洳水入运。西南有罗藤镇巡检司。西距府五百六十里。领县二：

郯城州东南。洪武初置。东有马陵山，又有羽山，与南直赣榆县界。又沭水在东。沂水在西。西有磨山镇巡检司，后废。

费州西北。西北有蒙山。西南有大沫涸，又有祊水，东北有蒙阳水，下流俱入於沂河。西南有关阳镇、西北有毛阳镇二巡检司。

东昌府元东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初为府。领州三，县十五。东距布政司二百九十里。

聊城倚。城东有会通河。西南有武水枯河，即漯河也，为会通河所截，中堙。

堂邑府西。东北有会通河。西有旧黄河。

博平府东北。洪武三年三月省，寻复置。西南有会通河。东北有故黄河。

茌平府东北。西有故黄河。又西北有故马颊河。

莘府西南。北有弇山，旧有泉涌出，曰弇山泉。

清平府北。元属德州。洪武元年属恩州。二年七月属高唐州。三年三月省，寻复置，改属。西有会通河。西南有魏家湾巡检司。

冠府西南。元冠州，直隶中书省。洪武三年降为县，来属。西北有卫河。又东有贾镇堡，东北有清水镇堡，俱嘉靖二十二年筑。

临清州元临清县，属濮州。洪武二年七月改属。弘治二年升为州。旧治在南，洪武二年徙治临清闸。景泰元年又于闸东北三里筑城，徙治焉。会通河在城南，有卫河自西来会，至天津直沽入海，为北运河。东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丘州西。元直隶东昌路。弘治二年改属州。东南有卫河，又有漳河。

馆陶州西南。元属濮州。洪武二年七月属东昌府，三年三月省，寻复置，仍属东昌府。弘治二年改属州。西有卫河，自元城县流入。又西南有漳河。又西南有南馆陶镇巡检司。

高唐州元直隶中书省。洪武初，以州治高唐县省入，来属。西有漯河，溢涸无常。又有马颊河，　一名旧黄河。西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三：

恩州北。元恩州，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降为县，来属。西有故城。今治本许官店，洪武七年七月徙於此。西北有卫河。东南有马颊枯河。又高鸡泊亦在县西北。

夏津州西。洪武三年三月省，寻复置。西南有卫河。又东有马颊故河。又西有裴家圈巡检司。

武城州西北。西有卫河。东南有沙河。东北有甲马营巡检司。

濮州元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以州治鄄城县省入，来属。故城在东，景泰三年以河患迁於王村，即今治也。东南有故黄河，永乐中，河流由此入会通河，后堙。又西南有濮水，一名洪河。东北距府二百里。领县三：

范州东北。洪武三年三月省，寻复置。东南有故城，洪武二十五年圮於河，始迁今治。又东南有水保寨巡检司。

观城州西北。洪武三年三月省，寻复置。又东有马颊河，有黑羊山水自西北流入焉。

朝城州北。洪武三年三月省，寻复置。西南有故漯河。

青州府元益都路，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太祖吴元年为青州府。领州一，县十三。西距布政司三百二十里。

益都倚。洪武三年四月建齐王府，永乐四年废。十三年建汉王府，十五年迁於乐安。成化二十三年建衡王府。南有云门山，与劈山连。西北有尧山。又西有九回山，北阳水出焉，亦曰渑水，经治岭山麓，曰五龙口，下流经乐安县，入巨淀。又有南阳水，源出县西南石膏山，流经城北，又东北合北阳水。又西有淄水，下流至寿光入海。又西南有颜神镇，孝妇河出焉，入淄川县界。有颜神镇巡检司，嘉靖三十七年筑城。镇西南有青石关。

临淄府西北。南有牛山。又有鼎足山，女水出焉，下流合北阳水。又有蒨山。又有南郊山，其下为天齐渊。城东有淄水，又西有渑水，又有系水，下流俱入时水。其时水自西南而东北，亦曰耏水，又有澅水流入焉，下流俱至乐安县入海。南有淄河店巡检司，后废。

博兴府西北。元博兴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有小清河，有时水。

高苑府西北。东南有商山。西南有小清河。西北有田镇巡检司。后废。

乐安府北。东北滨海，有盐场。北有小清河。东有时水。又东南有淄水，又有北阳水，又有巨洋水，俱汇流於县东北之高家港入海。港即古之马车渎也。有高家港巡检司。又西北有乐安镇巡检司。又东北有塘头寨，有百户所驻焉。

寿光府东北。北滨海，有盐场。西有淄水，又有北阳水。又东有巨洋水。又西北有清水泊，即古之钜定湖也，其北接乐安县之高家港。又东北有广陵镇巡检司。

昌乐府东。元属潍州，寻省，后复置，仍属潍州。洪武初，改属。西北有故城。洪武中，徙於今治。东南有方山，东丹水所出，北径昌乐故城，西丹水流合焉，下流至寿光县入於海。又南有白狼水，至潍县入海。

临朐府东。南有朐山，又有大岘山，上有穆陵关巡检司。又东有沂山，一名东泰山，沭水、氵弥水俱发源於此。氵弥水，一名巨洋水，西合石沟水，至寿光入海。又东北有丹山，一名丸山，西丹河及白狼水出焉。

安丘府东南。元属密州。洪武二年七月，州废，属府。西南有牟山，又有峿山。又东北有岝山。东有潍水，下流经潍县入海。又北有汶水，源亦出沂山，下流合潍水。

诸城府东南。元为密州治，属益都路。洪武二年七月，州废，属府。东南有琅邪山。西南有常山，又有马耳山。北有潍水，东北有卢水，流合焉。南有信阳镇巡检司。又南有南龙湾海口巡检司。

蒙阴府西南。元属莒州。洪武二年七月改属府。南有蒙阴山。东有长山，有蒙水，北流入沂水。东南有紫荆关巡检司。万历间废。

莒州元属益都路。洪武初，以州治莒县省入。西有浮来山。又西北有箕屋山，潍水出焉。又西南有沭水，流入沂州界。南有十字路、西南有葛沟店二巡检司。北距府二百里。领县二：

沂水州西北。西北有大弁山，与雕厓山连，沂水出焉，南流经沂州界入泗。东北有沭水。

日照州东北。东滨海，有盐场。东南有夹仓镇巡检司。

莱州府元莱州，属般阳路。洪武元年升为府。六年降为州。九年五月复升为府。领州二，县五。西距布政司六百四十里。

掖　倚。北滨海，有盐场。又有三山岛，在海南岸。东北有万里沙。西南有掖水，北入海。东南有小沽河。又东北有王徐砦守御千户所，嘉

靖中置。又西有海仓、北有柴葫寨二巡检司。

平度州元胶水县。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改置。北有莱山。西有胶水，下流至昌邑北入海。东有大沽河，源自黄县蹲犬山，流经州，与小沽河合，通名为沽河，至即墨县入海。小沽，即尤水也。又西南有亭口镇巡检司。北距府百里。领县二：

潍州西。元潍州，属益都路。洪武元年以州治北海县省入。九年属莱州府。十年五月降为县。二十二年正月改属州。南有潍水，东北入海。又东北有固堤店巡检司。

昌邑州西北。元属潍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潍县。二十二年正月复置，来属。东有潍水。东北有胶河。北有鱼儿镇巡检司。

胶州元属益都路。洪武初，以州治胶西县省入。九年来属。西南有铁橛山，胶水所出，亦曰胶山。东北有沽河，南流入海。又东南海口有灵山卫，又有安东县，俱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又有夏河寨千户所，在灵山卫西南。石臼岛寨千户所，在安东卫南。俱弘治后置。又西南有古镇巡检司。北有逢猛镇巡检司。北距府二百二十里。领县二：

高密州西北。元属胶州。洪武元年属青州府。九年五月属莱州府，寻复属州。东有胶水。西有潍水。又西南有密水，一名百尺沟，北会於潍水。

即墨州东。元属胶州。洪武初，属青州府。九年五月属莱州府。十年五月仍属州。东南有劳山，在海滨。又有田横岛，在东北海中。东有鰲山卫，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置。又东北有雄崖守御千户所，南有浮山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中置。又东北有栲栳岛巡检司。又即墨营旧在县南，宣德八年移置县北，有城。

登州府元登州，属般阳路。洪武元年属莱州府。六年直隶山东行省。九年五月升为府。领州一，县七。西距布政司一千零五十里。

蓬莱倚。洪武初废。九年五月复置。北有丹崖山，临大海。南有密神山，密水所出。西南有黑石山，黑水所出，经城南合流，北入於海。西有龙山，产铁。东有高山巡检司，本置於海中沙门岛，后迁硃高山下。又东南有杨家店巡检司。

黄府西南。东南有莱山。西南有蹲犬山，大沽水出焉。又东有黄

水，东南有洚水，合流入海。又西有马停镇巡检司。

福山府东南。东北有之罘山，三面临海。西南有义井河，北入海。又奇山守御千户所在东北，洪武三十一年置。又北有孙夼镇巡检司。

栖霞府东南。东有岠□禺山，尝产金，亦名金山。又有百涧山，西北有北曲山，二山旧皆产铁。又南有翠屏山，大河出焉，即义井河之上源也。

招远府西南。元属莱州。洪武九年五月来属。东北有原疃河，北入海。西有东良海口巡检司。

莱阳府南。元属莱州。洪武九年五月来属。东南有昌水，源发文登县之昌山，一名昌阳水，南入海。东有豯养泽。又东南有大嵩卫，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卫西有大山千户所，成化中置。又南有行村寨巡检司。

宁海州元直隶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洪武初，以州治牟平县省入，属莱州府。九年改属。东有金水河，一名沁水，西南有五丈河，俱北入海。又西南有乳山寨巡检司。西距府二百二十里。领县一：

文登州东南。元属宁海州。洪武初，改属莱州府。九年五月属登州府，后仍属州。东南有斥山。南有成山，又有铁槎山。又西有铁官山。东南滨海。南有靖海卫，东有成山卫，北有威海卫，皆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又宁津守御千户所在东南，亦洪武三十一年置。又东有海阳守御千户所，在靖海卫南。金山守御千户所，在威海卫西。百尺崖守御千户所，在威海卫北。寻山守御千户所，在成山卫东南。俱成化中置。又北有辛汪寨、东北有温泉镇、东有赤山镇三巡检司。

辽东都指挥使司元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洪武四年七月置定辽都卫。六年六月置辽阳府、县。八年十月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定辽中卫，领卫二十五，州二。十年，府县俱罢。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由海道至山东布政司，二千一百五十里。距南京一千四百里，京师一千七百里。

定辽中卫元辽阳路，治辽阳县。洪武四年罢。六年复置。十年复罢。十七年置卫。西南有首山。南有千山。又东南有安平山，山有铁场。又西有辽河，自塞外流入，至海州卫入海。又西北有浑河，一名小辽水，东北有太子河，一名大梁水，又名东梁水，下流俱入於辽水。又

东有鸭绿江，东南入海。又东有凤凰城，在凤凰山东南，成化十七年筑，为朝鲜入贡之道。又南有镇江堡城。又连山关亦在东南。

定辽左卫、定辽右卫俱洪武六年十一月置。

定辽前卫洪武八年二月置。

定辽后卫本辽东卫，洪武四年二月置。八年二月改。九年十月徙治辽阳城北，寻复。

东宁卫本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洪武十三年置。十九年七月改置。

自在州永乐七年置於三万卫城，寻徙。

以上五卫一州，同治都司城内。

海州卫本海州，洪武初，置於旧澄州城。九年置卫。二十八年四月，州废。西南滨海，有盐场。西有辽河，汇浑河、太子河入海，谓之三岔河。又西有南、北通江，亦合於辽河。东有大片岭关，有盐场。东北距都司百二十里。

盖州卫元盖州，属辽阳路。洪武四年废。五年六月复置。九年十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州复废。东北有石城山。又北有平山，其下有盐场。又东有驻跸山，西滨海，有连云岛，上有关。又东有泥河，南有清河，东南有毕里河，下流皆入於海。又南有永宁监城，永乐七年置。又西北有梁房口关，海运之舟由此入辽河，旁有盐场。又东有石门关。西有盐场。北有铁场。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

复州卫本复州，洪武五年六月置於旧复州城。十四年九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州废。西滨海。西南有长生岛。又南有沙河，合麻河，西注於海。东有得利嬴城，元季士人筑，洪武四年二月置辽东卫於此，寻徙。又南有乐古关。西有盐场。北有铁场。北距都司四百二十里。

金州卫本金州，洪武五年六月置於旧金州。八年四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州废。东有大黑山，小沙河出焉。又有小黑山，骆马河、澄沙河俱出焉。卫东西南三面皆滨海。南有南关岛。东有莲花岛。东南有金线岛。又东有皮岛，又有长行岛。南有双岛及三山岛。西南有铁山岛。东北有萧家岛，有关。又旅顺口关在南，海运之舟由此登岸，有南、北

二城，其北城有中左千户所，洪武二十年置。又东南有望海埚石城，永乐七年置。又卫东有铁场。东北有盐场。北距都司六百里。

广宁卫元广宁府路。江武初废。二十三年五月置卫。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建辽王府。建文中改封湖广荆州府。西有医无闾山。南滨海。东有路河，东北有珠子河，下流皆注於辽河。又板桥河在西，南流入海。北有白土厂关，又有分水岭关。西北有魏家岭关。又北有懿州，元属辽阳路。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广宁后屯卫於此。永乐八年，州废。徙卫於义州卫城。又西南有闾阳关，东北有望平县，元俱属广宁路。又西北有川州，元属大宁路。又东北有顺州，西北有成州，元俱属东宁路。又西南有钟秀城，元置千户所於此。俱洪武中废。东距都司四百二十里。

广宁中卫、广宁左卫俱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二十八年四月废。三十五年十一月复置。

广宁右卫本治大凌河堡，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二十八年四月废。三十五年十一月复置。

以上三卫，俱在广宁卫城。

广宁前卫、广宁后卫俱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后俱废。

义州卫元义州，属大宁路。洪武初，州废。二十年八月置卫。西北有大凌河，下流入海。东北有清河，下流合大凌河。东南距都司五百四十里。

广宁后屯卫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於旧懿州。永乐八年徙治义州卫城。

广宁中屯卫元锦州，属大宁路。洪武初，州废。二十四年九月置卫。东有木叶山。西有东、西红螺山。西南有杏山。东南有乳峰山。又东有大凌河、小凌河。又西有女儿河，与小凌河合。又南有松山堡，在松山西，宣德五年正月置中左千户所於此，辖杏山驿至小凌河驿。东有大凌河堡，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广宁右卫，二十八年四月废。宣德五年正月置中右千户所於此，辖凌河驿至十三山驿。又城南有盐场二，铁场一。又西有铁场。东南距都司六百里。

广宁左屯卫洪武二十四年九月置於辽河西，后徙广宁中屯卫城。

广宁右屯卫元广宁府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置於十三山堡。二十七年迁於旧闾阳县之临海乡。北有十三山。山西有十三山堡。西有大凌河。又西南有望梅岭。又南有盐场，东有铁场。东南距都司五百四十里。

广宁前屯卫元瑞州，属大宁路。洪武初，属永平府。七年七月，州废。二十六年正月置卫。西北有万松山。北有十八盘山。西有麻子峪，有铁场。东南为山口峪，有盐场。东北有六州河，下流至蛇山务入海。西有山海关，与北直抚宁县界。又有急水河堡，宣德五年正月置中前千户所於此，辖山海东关至高岭驿。又东有杏林堡，宣德五年正月置中后千户所於此，辖沙河驿至东关驿。东距都司九百六十里。

宁远卫宣德五年正月分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置，治汤池。西北有大团山。东北有长岭山。南滨海。东有桃花岛。东南有觉华岛城。西有宁远河，即女儿河也，又名三女河。又东有塔山，有中左千户所，辖连山驿山至杏山驿，西有小沙河中右千户所，辖东关驿至曹庄驿，俱宣德五年正月置。又南有盐、铁二场。东距都司七百七十里。

沈阳中卫元沈阳路。洪武初废。三十一年闰五月置卫。洪武二十四年建沈王府。永乐六年迁於山西潞州。东有东牟山。南有浑河，又东有沈水入焉。又西有辽河。又东北有抚顺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置。所东有抚顺关。北有蒲河千户所，亦洪武二十一年置。南距都司百二十里。

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俱洪武中置。建文初废。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复置，后仍废。

沈阳中屯卫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置。建文中废。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复置，属北平都司，后属后军都督府，寄治北直河间县。

铁岭卫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以古铁岭城置。二十六年四月迁於古鼐州之地，即今治也。西有辽河，南有泛河，又南有小清河，俱流入於辽河。又南有懿路城，洪武二十九年置懿路千户所於此。又范河城在卫南，亦曰泛河城，正统四年置泛河千户所於此。东南有奉集县，即古铁岭城也，接高丽界，洪武初置县，寻废。又有咸平府，元直隶辽东行省。至正二年正月降为县。洪武初废。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

三万卫元开元路。洪武初废。二十年十二月置三万卫於故城西，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二十一年，府罢，徙卫於开元城。洪武

二十四年建韩王府。永乐二十二年迁於陕西平凉。西北有金山。东有分水东岭。北有分水西岭。西有大清河，东有小清河，流合焉，下流入於辽河。又北有上河，东北有艾河，流合焉，谓之辽海，即辽河上源也。又北有金水河，北流入塞外之松花江。又镇北关在东北。广顺关在江。又西有新安关。西南有清河关。南有山头关。又北有北城，即牛家庄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辽海卫於此。二十六年，卫徙。又南有中固城，永乐五年置。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

辽海卫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於牛家庄。二十六年徙三万卫城。

安乐州永乐七年置，在三万卫城。

山西《禹贡》冀州之域。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治大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太原路。三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直隶州三，属州十六，县七十九。为里四千四百有奇。东至真定，与北直界。北至大同，外为边地。西南皆至河，与陕西、河南界。距南京二千四百里，京师千二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十九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口四百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弘治四年，户五十七万五千二百四十九，口四百三十六万四百七十六。万历六年，户五十九万六千九十七，口五百三十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九。

太原府元冀宁路，属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二月改为太原府，领州五，县二十：

阳曲倚。洪武三年四月建晋王府於城外东北维。西有汾水，自静乐县流经此，下流至荥河县合大河。西北有天门关巡检司。东北有石岭关巡检司。

太原府西南。元曰平晋，治在今东北。洪武四年移於汾水西，故晋阳城之南关。八年更名太原。西有悬甕山，一名龙山，又名结绌山，晋水所出，下流入於汾。西北有蒙山。东有汾水。东南有洞涡水，源自乐平，下流入汾。

榆次府东南。东南有涂水，合小涂水西北流，入洞涡水。

太谷府东南。东南有马岭，路出北直邢台县，上有马岭关，有巡检司。西有太谷，一名咸阳谷。东北有象谷水，流入汾。

祁府南少西。东南有胡甲山，隆舟水出焉，下流至平遥入汾。南有隆舟峪巡检司。又东有团柏镇。

徐沟府南。北有洞涡水，至此合汾。

清源府西南。北有清源水，东流，南入汾。

交城府西南。东北有羊肠山。东南有汾水。又西有文水。

文水府西南。西南有隐泉山。东有文水，南入汾。又东北有猷水，或以为即郇泽也。

寿阳府东。西有杀熊岭。南有洞涡水，黑水流合焉。

孟府东北。元孟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东北有白马山。北有滹沱河，东入北直平山县界。东北有伏马关，一名白马关。又东有榆枣关。

静乐府西北。元管州。洪武二年改为静乐县。东北有管涔山，汾水所出。又东北有燕京山，上有天池。又北有宁化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年置。又东南有两岭关，置故镇巡检司於此，后移於稍东顺水村。又南有楼烦镇巡检司。又东北有沙婆岭巡检司，后移於阳曲县天门关。

河曲府西北。元省。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有火山，临大河。河滨有娘娘滩、太子滩，皆套中渡河险要处也。北有关河，以经偏头关而名，西北流入大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置偏头关守御千户所，与宁武、雁门为三关。

平定州东有绵山，泽发水出焉，即冶河上源，合沾水，东流至平山县入滹沱。西南有洞涡水，合浮化水，西流入汾。东南有新固关守御千户所。又东有故关，即井陉关也，洪武三年置故关巡检司於此。又有苇泽、盘石二关在县东北，俱接井陉县界。西北距府一百八十里。领县一：

乐平州东南。东有皋落山，一名灵山。西南有少山，一名沾岭，为沾水、清漳二水之发源。沾东流入泽发水，漳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顺县之梁榆水。又西有陡泉岭，洞涡水所出。又静阳镇在县东南。

忻州洪武初，以州治秀容县省入。北有滹沱河，又有忻水，一名肆卢川，自北流入焉。西南有牛尾庄巡检司，后移於州北十里。又西有寨

西巡检司，西北有沙沟巡检司，后俱废。又忻口寨亦在州北。又东南有赤塘关。南距府百六十里。领县一：

定襄州东少北。北有滹沱河。又南有丛象山，有三会水流合焉。东北有胡谷砦巡检司，后废。

代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复升为州。句注山在西，亦名西陉，亦曰雁门山，其北为雁门关，有雁门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二年十月置。又於关北置广武营城。又东有夏屋山，一名下壶。又南有滹沱河，源自繁峙入州界，西南流经崞、忻、定襄，又东经五台、盂，入真定界。又北有太和岭、水勤口二巡检司，后俱废。西南距府三百五十里。领县三：

五台州东南。元台州。洪武二年改为五台县。八年二月来属。东北有五台山，有清水河，东北流，合虒阳河，南入於滹沱。又东南有高洪口巡检司。又东北有大谷口、饭仙山二巡检司，后俱废。

繁峙州东。元坚州。洪武二年改为繁峙县。八年二月来属。旧治在县南，成化三年二月移治东义村。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徙於河北之石龙岗。东北有秦戏山，滹沱河所出也，回环千三百七十里，至北直静海县入海。又北有茹越口、东北有北楼口、东有平刑岭三巡检司，后俱废。又东有郎岭关城，洪武十七年筑。

崞州西南。元崞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来属。西南有崞山。东南有石鼓山，又有滹沱河。又西北有宁武关，有宁武守御千户所，景泰元年置。又有八角守御千户所，嘉靖三年八月置。又西南有芦板寨巡检司。又西北有杨武峪、吊桥岭、胡峪北口三巡检司。

岢岚州本岢岚县，洪武七年十月置。八年十一月升为州。北有岢岚山，其东为雪山。西南有岚漪河，北有蔚汾水，下流俱入大河。又西北有岢岚镇巡检司，后废。又北有天涧堡隘，路通朔州。西北有于坑堡隘，又有洪谷堡隘，俱通保德州。东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二：

岚州南少东。元岚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南有黄尖山，蔚汾水所出。又北有二郎关、鹿径岭二巡检司。

兴州西南。元兴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十一月来属。东北有石楼山。西滨大河，南有蔚汾水流入焉。又东有界河口、西南有孟家峪二巡检司。

保德州洪武七年降为县。八年十一月属岢岚州。九年正月复升为州西滨大河。东北有得马水巡检司，后废。东南距府五百里。

平阳府元晋宁路，属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洪武元年改为平阳府。领州六，县二十八。东北距布政司五百九十里。

临汾倚。西有姑射山。西南有平山，晋水、平水皆出於此，东流入於汾。

襄陵府西南。西南有三隥山。东有汾水，南有太平关，有巡检司。

洪洞府北少东。东有九箕山。西有汾水。

浮山府东少南。西有浮山。北有涝水，东南有潏水，下流俱入汾。

赵城府北。元属霍州。洪武三年改属。西有罗云山，又有汾水、霍水，自东南流入焉。

太平府西南。元属绛州。洪武二年改属。东有汾水。

岳阳府东北。东有沁水，流入泽州界。北有涧水。又南有赤壁水，西北流，会涧水入汾河。

曲沃府南。元属绛州。洪武二年改属。南有紫金山，产铜。北有乔山。西有汾水。西南有浍水，下流入汾。

翼城府东南。元属绛州。洪武二年改属。东南有浍高山，产铜，下有滦泉。又东有乌岭山，浍水出焉。

汾西府北，少西。西有青山，产铁。东有汾水。

蒲府西北。元属隰州。洪武二年改属。西有第一河，西流入大河。东有张村岔巡检司。

灵石府北。元属霍州。万历二十三年五月改属汾州府。四十三年还属府。东有绵山，即介山也。城北有汾水，又东有谷水流入焉。又北有灵石口巡检司。西南有阴地关，又有汾水关。

蒲州元河中府。洪武二年改为蒲州，以州治河东县省入。中条山在东南，即雷首山也，又名首阳山，跨临晋、闻喜、垣曲、平陆、芮城、

安邑、夏县、解州之境。又南有历山。又大河自榆林折而南，经州城西，又经中条山麓，又折而东，谓之河曲。临河有风陵关巡检司。又东南有涑水，即绛水下流，又南有妫汭水，俱注於大河。东北距府四百五十里。领县五：

临晋州东北。东南有王官谷。西有大河。南有涑水。又西有吴王寨巡检司。

荥河州北少东。大河在城西，汾水至此入河。

猗氏州东北。南有涑水。东南有盐池。

万泉州东北。南有介山。

河津州东北。西北有龙门山，夹河对峙，下有禹门渡巡检司。汾水旧由荥河县北睢丘入河，隆庆四年东徙，经县西南葫芦滩入河。

解州洪武初，以州治解县省入。南有檀道山，又有石锥山。东南有白径岭。南滨大河。东有盐池。西北又有女盐池。东北有长乐镇巡检司。东南有盐池巡检司。东北距府三百四十里。领县五：

安邑州东北。西有司盐城。北有鸣条冈。又有涑水。西南有盐池。南有圣惠镇巡检司。西南有西姚巡检司。

夏州东北。北有涑水。

闻喜州东北。东南有汤山，产铜。南有涑水。又东北有乾河，又有董泽。

平陆州东南。东北有虞山，一名吴山。又东有傅岩。南滨大河，中有底柱山。东有大阳津，上有关，亦曰茅津。有沙涧茅津渡巡检司。又有白浪渡巡检司。

芮城州西南。大河南经县，西折而东。东南有陌底渡巡检司。西北有万寿堡。东有襄邑堡。

绛州洪武初，以州治正平县省入。西北有九原山。南有汾水，浍水自东南流入焉。西有武平关。东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三：

稷山州西。南有稷神山，又有汾水。

绛州东南。东有太行山。东南有太阴山，又有陈村峪，涑水出焉，经闻喜、夏、安邑等县，至蒲州入黄河。又西北有绛山，绛水出焉，西流入涑。又东南有教山，教水出焉，即乾河之源也。绛山产铁。

垣曲州东南。西北有折腰山，山有铜冶。又东北有王屋山。南滨河，西有清水流入焉。又北有乾河。西北有横岭背巡检司。西南有留庄隘。

霍州洪武初，以州治霍邑县省入。东南有霍山，亦曰霍太山。西有汾水，又有霍水、彘水，俱出霍山，下流俱入汾。南距府百四十五里。

吉州西有孟门山，大河所经。西南有壶口山。又乌仁关在西，平渡关在西北，俱有巡检司。东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一：

乡宁州东南。西南有两乳山。西有黄河。西北有龙尾碛巡检司。

隰州洪武初，以州治隰川县省入。西有蒲水，南入大河。东北有广武庄巡检司。东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二：

大宁州西南。西滨大河。又东南有昕川，西注於河。西有马斗关，大河经其下，有巡检司。

永和州西。西滨大河。西北有永和关，有巡检司。又有兴德关。西南有铁罗关。三关俱与陕西滨河为界。

汾州府元汾州，属冀宁路。洪武九年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升为府。领州一，县七。东北距布政司二百里。

汾阳倚。元曰西河。洪武初，省入州。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复置，更名。东有汾水。又东北有文水，一名万谷河，自文水县东南流入焉。西有金锁关、黄芦岭二巡检司。

教义府南少东。西北有狐岐山，胜水出焉，东流入汾。又县南有雀鼠谷，与介休县界，汾水自东北来经此。又西有温泉镇巡检司。

平遥府东。南有麓台山，一名蒙山，又名谒戾山。西有汾河。东有中都水，又有原祠水，合流注於汾河。又南有普同关巡检司，后移於县东北之洪善镇。

介休府东南。有介山，亦曰绵山。西有汾水，东有石洞水，西流入

焉。东北有郓城泊，与平遥、文水二县界，即昭馀祁薮之馀浸也，或亦谓之蒿泽。东南有关子岭镇巡检司。

石楼府西少南。元属晋宁路之隰州。万历四十年改属。东南有石楼山。西有黄河，又有土军川流入焉。又西北有上平关、西有永和关、东北有窟龙关三巡检司。

临府西北。元临州，属冀宁路。洪武二年降为县。万历二十三年五月来属。北滨黄河，东北有榆林河流入焉。西北有克狐寨巡检司。

永宁州元石州，属冀宁路。洪武初，以州治离石县省入。隆庆元年更名。万历二十三年五月来属。大河在西。东有谷积山，下有石窟村，东川河出焉。北有赤坚岭，一名离石山，离石水出焉，亦曰北川河，合流注於大河。又西有青龙流、北有赤坚岭二巡检司。又西有孟门关。东南距府百六十里。领县一：

宁乡州南。东南有楼子台山。西有黄河。

潞安府元潞州，属晋宁路。洪武二年直隶行中书省。九年直隶布政司。嘉靖八年二月升为潞安府。领县八。西北距布政司四百五十里。

长治倚。永乐六年，沈王府自沈阳迁此。元上党县。洪武二年省入州。嘉靖八年二月复置，更名。东南有壶关山，旧置壶口关於山下。西南有潞水，即浊漳水，自长子县流入，下流至河南临漳县，合清漳水。又西有蓝水，东流与浊漳水合。

长子府西少南。东南有羊头山。西南有发鸠山，一名鹿谷山，浊漳水发源於此。西北有蓝水，南有梁水，皆流入漳水。

屯留府西北。西北有三峻山。又西南有盘秀山，蓝水出乎其阳，绛水出乎其阴，下流俱合浊漳水。

襄垣府北，少西。南有浊漳水。西北有小漳水，又有涅水，自武乡县流入界，合小漳水，下流入浊漳水。西有五□赞山巡检司。

潞城府东北。西有三垂山。北有浊漳水，又有绛水，流合焉，谓之交漳。

壶关府东北。南有赵屋岭，西南有大峪岭，俱产铁。东南有羊肠

板。西北有壶水，西入浊漳。

黎城府东北。西北有浊漳水，东南入河南林县界。东北又有清漳水，流入河南涉县界。又东北有吾儿峪巡检司。

平顺嘉靖八年二月以潞城县青羊里置，析黎城、壶关、潞城三县地益之。东北有浊漳水。东南有虹梯关、玉峡关二巡检司。

大同府元在同路，属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洪武二年为府。领州四，县七。南距布政司六百七十里。

大同倚。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建代王府。北有方山。西北有雷公山。东有纥真山。又东北有白登山。又西有大河。又南有桑乾河，自马邑县流经此，其下流至蔚州入北直境，为卢沟河。又西北有金河，又有紫河，皆流入大河。又西有武州山，武州川水出焉。又东有御河，一名如浑水，南有十里河流合焉，即武州川也，俗曰合河，南入於桑乾。北有威宁海子。又有孤店、开山、虎峪、白阳等口，俱在东北。又北有猫儿庄。

怀仁府西南。西有清凉山，西南有锦屏山，旧皆有铁冶。南有桑乾河。西南有偏岭等口。

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与北直曲阳县界。东有五峰山。又南有翠屏山，滱水出焉，与呕夷水合，下流为唐河。又北有桑乾河。西南有浑源川，下流入桑乾河。又东有乱岭关、南有瓷窑口、东南有峪口巡检司。西北距府百三十里。

应州洪武初，以州治金城县省入。北有桑乾河。西有小石口巡检司。东南有胡峪口巡检司。南有茹越口巡检司。又有北娄、大石等口，路通繁峙县。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一：

山阴州西南。北有桑乾水。

朔州洪武初，以州治鄯阳县省入。西南有翠峰山。西北有黄河。又南有灰河，下流入桑乾河。又西有武州，元属大同路，洪武初省。北有沙净口、西南有神池口二巡检司。东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

马邑州东，少北。西北有洪涛山，汊垒水出焉，俗名洪涛泉，即桑乾河上源也，至北直武清县入海。东南有雁门关。又北有白阳。

蔚州元属上都路之顺宁府。至大元年十一月升为蔚昌府，直隶上都路。洪武二年仍为州。四年来属，以州治灵仙县省入。东有九宫山，又有雪山。又东南为小五台山。北有桑乾水，东入北直保安州界。又北有壶流水，一名胡卢水，西南有滋水流入焉，下流入北直真定府界。东北有定安县，元属州，洪武初废。西南有石门口，东南有神通沟镇，东北有鸳鸯口、长宁镇四巡检司。又东有九宫口巡检司，后移於州南黑石岭。又东北有美峪口巡检司，寻徙於董家庄。又有兴宁口巡检司。后移於北口关。西北距府三百五十里。领县三：

广灵州西，少北。北有九层山。东南有丰水，即葫芦河上源也。又西南有滋水。北有平岭关巡检司，后徙於县西南之林关口。

广昌州东南。元曰飞狐，洪武初更名。东南有白石山。东有雕窠崖，旧有洞产银。又桑乾河在北。唐河在南，即滱水也。又涞水在东，源出北崖古塔，与县南之拒马河合，东入北直涞水县界。又紫荆关在东北，接北直易州界。倒马关在南，接北直定州界。又飞狐关在北，今为黑石岭堡，与蔚州界。

灵丘州西南。东南有隘门山，西北有枪峰岭，即高是山也，呕夷水出焉。又有枚回岭，滋水出焉。

泽州元泽州，属晋宁路。洪武初，以州治晋城县省入。二年直隶行中书省。九年直隶布政司。东南有马牢山。南有太行山，山顶有天井关，关南即羊肠坂。又东北有丹水，南有白水流入焉，下流注於沁河。东南有柳树店、南有横望岭二巡检司。领县四。西北距布政司六百二十里。

高平州北少东。西北有仙公山，丹水出焉。又西南有空仓堡巡检司。西北有长平关，又有磨磐寨。

阳城州西。西南有析城山，南有王屋山，与垣曲县及河南济源县界。东有沁河，又西北有濩泽水入焉。

陵川州东北。西北有蒲水，西流入於丹水。南有永和隘巡检司，后废。

沁水州西北。东有沁河。又西有芦河，下流入於沁水。西北有东乌岭巡检司。

沁州元属晋宁路。洪武初，以州治铜鞮县省入。二年直隶行中书省。九年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三年五月改属汾州府，三十二年仍直隶布政司。西南有护甲山，涅水出焉。南有铜鞮山。正西有铜鞮水，有二流，一名小漳河，一名西漳河，下流入襄垣县，合浊漳水。领县二。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十里。

沁源州西少南。北有绵山，沁水出焉，经县东，下流至河南修武县入大河，行九百七十余里。又北有绵上巡检司。

武乡州东北。西有涅水，又西有武乡水入焉。

辽州元属晋宁路。洪武初，以州治辽山县省入。二年直隶行中书省。九年直隶布政司。东南有太行山，洛水所出，上有黄泽岭，岭有十八盘巡检司。又东有清漳水，分二流，至东南交漳村而合，南入黎城县界。又西北有辽阳水，流合清漳水。领县二。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四十里。

榆社州西。西有榆水。西南有武乡水。又西北有黄花岭、马陵关二巡检司。

和顺州北。东有黄榆岭，北有松子岭，西有八赋岭，俱有巡检司。又清漳水在西北，松岭水及八赋水、梁榆水俱流入焉。

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本大同都卫，洪武四年正月置。治白羊城。八年十月更名。二十五年八月徙治大同府。二十六年二月领卫二十六，宣府左、右，万全左、右，怀安五卫，改属万全都司。后领卫十四。朔州卫治州城，安东中屯卫寄治应州城。

大同前卫洪武七年二月置，与行都司同城。

大同后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与行都司同城，寻罢。二十六年二月复置，治行都司东，后仍徙行都司城。东有聚落城，天顺三年筑。嘉靖二年九月置聚落守御千户所於此，来属。

大同中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与行都司同城，后罢。

大同左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与行都司同城。三十五年罢。永乐元年九月复置。七年徙治镇朔卫城。

大同右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与行都司同城。三十五年罢。永乐元年九月复置。七年徙治定边卫城。

镇朔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蓟州，直隶后军都督府，而卫城遂虚。七年徙大同左卫来治。正统十四年又徙云川卫来同治。东有雕岭山。北有兔毛川，即武州川也。又西北有御河，自塞外流入，下流入於桑乾河。又北有盐池。东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定边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通州，直隶后军都督府，而卫城遂虚。七年徙大同右卫来治。正统十四年又徙玉林卫来同治。西有大青山。东北有海子窊，兔毛川出焉，分为二，其一东南流入左卫界，其一西北流自杀虎口出塞。又有南大河，经卫东南，合於兔毛川。东南距行都司一百九十里。

阳和卫元白登县，属大同路。洪武初，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宣德元年徙高山卫来同治。北有雁门山，雁门水出焉。南有桑乾河。西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天成卫元天成县，属兴和路。洪武四年五月改属大同府，县寻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卫，后徙镇虏卫来同治。桑乾河在南。南洋河在北，即雁门水也，东入宣府西阳和堡界。西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威远卫正统三年三月以净水坪置。南有大南山。西有小南山。又南有南大河，下流入於兔毛川。东距行都司一百八十里。

平虏卫成化十七年置，与行都司同城。嘉靖中徙今治。西有小青山，又有黄河自东胜卫流入。北有南大河。西北有云内县，本元云内州，属大同路，洪武五年废。宣德中复置县，属丰州，正统十四年复废。西北有平地县，元属大同路，亦洪武中废。东北距行都司二百四十里。领千户所一：

井坪守御千户所成化二十年七月置。

云川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内，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元年还旧治，仍属行都司。正统十四年徙治旧镇朔卫城，与大同左卫同治，而卫城遂虚。东距行都司二百十里。

玉林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

内，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元年还旧治，仍属行都司。正统十四年徙治旧定边卫城，与大同右卫同治，而卫城遂虚。东有玉林山，玉林川出焉。东距行都司二百四十里。

镇虏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内，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元年还旧治，仍属行都司。正统十四年徙治天成卫城，与天成卫同治，而卫城遂虚。东距行都司百十里。

高山卫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属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内，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元年徙阳和卫城，与阳和卫同治，仍属行都司，而卫城遂虚。嘉靖二年九月置高山守御千户所於此，属大同前卫。东有高山。西有兔毛川。东距行都司三十里。

宣德卫元宣宁县，属大同路。洪武中，县废。二十六年二月置宣德卫，后废。东南距行都司八十里。

东胜卫元东胜州，属大同路。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二十五年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罢中、前、卫三卫。永乐元年二月徙左卫於兆直卢龙县，右卫於北直遵化县，直隶后军都督府。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於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正统三年九月复置，后仍废。北有赤儿山。西有黄河。西北有黑河，源出旧丰州之官山，西流入云内州界，又东经此入於黄河。又有兔毛川，亦入於黄河。又有紫河，源出旧丰州西北之黑峪口，下流至云内州界，入於黑河。又西有金河泊，上承紫河，下流亦入於黄河。西北有丰州，元属大同路，洪武中废，宣德元年复置；正统中内徙，复废。又有净州路，元直隶中书省，亦洪武中废。西距行都司五百里。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干鲁忽奴千户所、燕只千户所、甕吉剌千户所，俱洪武四年正月置。

志第十八 地理三

○河南陕西

河南《禹贡》豫、冀、扬、兖四州之域。元以河北地直隶中书省，河南地置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治汴梁路。洪武元年五月置中书分省。治开封府。二年四月改分省为河南等处行中书省。三年十二月置河南都卫。八年十月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府八，直隶州一，属州十一，县九十六。为里三千八百八十有奇。北至武安，与北直、山西界。南至信阳，与江南、湖广界。东至永城，与山东、江南界。西至陕州，与山西、陕西界。距南京一千一百七十五里，京师一千五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二。弘治四年，户五十七万五千二百四十九，口四百三十六万四百七十六。万历六年，户六十三万三千六十七，口五百一十九万三千六百二。

开封府元汴梁路，属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元年五月曰开封府。八月建北京。十一年，京罢。领州四，县三十：

祥符倚。洪武十一年正月建周王府。大河旧在城北。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东过城西南，而城遂在河北。东为开封县，元时同治郭内，洪武中省。南有硃仙镇。东北有陈桥镇。

陈留府东少南。北有大河。东北有睢水，下流至南直宿迁县合泗水。

□巳府东南。北有睢水，又有旧黄河，洪武二十五年河决之故道也。嘉靖三十六年，全河合淮入海，而县遂无河患。

通许府东南。西南有故黄河，弘治后北徙，不经县界。

太康府东南。北有涡水，自通许县流入，下流至南直怀远县入淮。东有马厂集，正统十三年河决，自□巳县经此。

尉氏府南少西。西南有大沟，东北合康沟，入於黄河。

洧川府西南。南有故城，洪武二年以河患迁今治。又南有洧水，下流至西华县合颍水。东南有南席店，弘治九年，河入栗家口，南行经

此。

鄢陵府南少西。北有洧水。

扶沟府南少东。东有沙河，一名惠民河，又名小黄河，即宋蔡河故道也。成化中浚，下流达南直太和县界。又北有洧水，自西流入焉。又东北有黄河故道，弘治二年淤。

中牟府西。东有故城，天顺中，徙今治。大河在县北。又有汴河，旧自荥阳而东，下流经祥符县南，又东南至南直泗州入於淮。正统六年改从此入河，后淤。西北有圃田泽。

阳武府西北。北滨大河，自此至南直徐州，大河所行，皆唐、宋汴河故道。

原武府西北。北有黑阳山，下临大河。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於此。正统十二年复决焉。东南有安城县，洪武初置，正统中废。

封丘府北。南有大河。西南有荆隆口，一名金龙口。弘治二年、五年，万历十五年，崇祯四年、五年，河屡决於此。又西北有沁河，弘治六年淤。西南有中栾镇巡检司。

延津府西北。大河旧经县北。成化十四年，河决，徙流县南，而县北之流遂绝。西北有沙门镇，弘治十一年移项城县西之香台巡检司於此。

兰阳府东少北。北滨大河，有李景高口。万历十七年，河决於此。

仪封府东少北。元属睢州。洪武十年五月改属南阳府，后来属。故城在县北，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圮於河，徙日楼村，即今治也。东北有黄陵冈，大河旧经其下，入曹县界。弘治五年，河决于此，寻塞之，改徙冈南入睢州界。又贾鲁故河亦在县北，正德四年，河决入焉。

新郑府西南。元属均州。隆庆五年七月改属。西南有大隗山，一名具茨山，氵异水出焉，一名鲁固河，下流入颍。又南有陉山。北有大河。又有溱水，一曰浍水，流合县南之洧水。

陈州洪武初，以州治宛丘县省入。南有颍水。又西有沙水，亦曰小黄河，至颍岐口，与颍水合，下流分为二。崇祯间，屡决於西南之苑家

埠口。又南有故黄河，喜靖时，黄河南出之道也。西北距府二百六十五里。领县四：

商水州西南。洪武初废。四年七月复置。北有颍水，又有氵隐水，亦曰大氵隐水。

西华州西少北。北有颍水，又有沙水，即小黄河也。西南有氵隐水，又有常社镇巡检司。

项城州南。东北有故城。今治本南顿县之殄寇镇也，宣德三年迁。东有颍水，西有溵水流入焉。洪武二十四年，大河自陈州经县界合颍，下入於淮。永乐九年，河始复故道。又东北有沙水。

沈丘州东南。元属颍州。洪武初废。弘治十年改乳香台巡检司置，来属。东北有颍水，东入南直颍州界。又北有沙河，东入南直太和县界。又东有界首巡检司。又北有南顿县，洪武初废。景泰初，置南顿巡检司於此。

许州洪武初，以州治长社县省入。西有颍水。北有氵异水。又东有东湖，一名秋湖。又西北有石固镇，与长葛县界。东北距府二百二十里。领县四：

临颍州东南。西有颍水，氵异水自县北流入焉。又西南有小氵隐水。

襄城州西南。南有首山。东北有颍水。南有汝河。

郾城州东南。南有沙水，亦曰大溵水，上流即故汝水也，又东南有澧水来入焉。

长葛州西北。北有洧水。西有氵异水。

禹州元曰钧州。洪武初，以州治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成化二年七月建徽王府。嘉靖三十五年除。北有禹山，又西北有矿山，有铁母山，旧俱产铁。又北有颍水，下经襄城，一名渚水，至临颍合沙河。东北距府三百二十里。领县一：

密州西北。南有洧水，又有溱水。

郑州洪武初，以州治管城县省入。西南有梅山，郑水出焉，下流旧

入汴水，后堙。又西有须水，源出荥阳县，旧亦入於汴水。正统八年尝浚以分决河之流，后亦堙。东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四：

荥阳州西。南有大周山，汴水出焉。又东南有嵩渚山，京水出焉。又有索水，源出小径山，北流与京水合，下流入於郑水。又大河在北。东有须水镇，崇祯十年筑城。

荥泽州北少西。元直隶汴梁路。洪武中，改属州。北有故城。洪武八年因河患徙於南。成化十五年正月又徙北，滨大河。东南有孙家渡，正统十三年，大河决於此。

河阴州西北。旧治在大峪口，洪武三年为水所圮，徙於此。东北有广武山，与三皇山连。西有敖仓，北滨大河。

汜水州西。故城在县东，洪武十一年七月徙於成皋。崇祯十六年又迁西北。北滨河，洛水自西，东至满家沟合汜水入焉。又西有虎牢关，洪武四年九月改曰古崤关，有巡检司。

河南府元河南府路，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十三。东距布政司三百八十里。

洛阳倚。洪武二十四年建伊王府。嘉靖四十三年废。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建福王府。北有北邙山，西南有阙塞山，亦曰阙口山，亦曰伊阙山，俗曰龙门山。又西北有谷城山，亦曰簪亭山，涇水所出。又东南有大谷，谷口有关。又大河在北。又有洛水，源自洛南冢岭山，东经卢氏、永宁诸县，至洛阳、偃师、巩县入於河。又东有伊水，自卢氏县东北流至偃师县而入洛。又北有瑕水，西有涧水，俱流会於洛。又西南有孝水。

偃师府东少北。南有缑氏山。又有洛水，西有伊水流合焉。

巩府东北。西南有轩辕山，上有关。北滨河。西北有洛水，旧经县北入河，谓之洛汭，亦曰洛口。嘉靖后，东过汜水县入河。又南有鄩水，会洛入河，亦曰鄩口也。又东南有石子河，西南有长罗川，皆流入洛水。又西南有黑石渡巡检司。

孟津府东北。旧治在县东，今治本圣贤庄，嘉靖十四年七月迁於此。西北有大河。又西有硖石津，又西有委粟津，又有高渚、马渚、陶渚，皆大河津济处。东北有孟津巡检司。

宜阳府西南。西有女几山。东南有鹿蹄山，一名非山，甘水出焉。又北有洛水。西有宜水，又有昌谷水，与甘水俱流注於洛。又西南有赵保镇、木册镇二巡检司。

永宁府西南。北有崤山，崤水出焉，北注於河。其东曰谷阳谷，谷水所出焉。又南有洛水。东北有刀轩川，下流为昌谷水。又有大宋川，下流为宜水。又西有崇阳镇、又有高门关、东有崤底关三巡检司。

新安府西。西有缺门山。北有大河。又南有涧水，谷水自北流入焉。东有慈涧水，亦流入谷水。又有函谷新关。

渑池府西。元属陕州。洪武中改属。东北有广阳山，亦曰渑池山，北溪水出焉。又有白石山，涧水所出。西北滨河。南有谷水。又西北有南村巡检司。

登封府东南。北有嵩山，即中岳也，亦曰太室山。又西有少室山，颍水中源出焉；又有右源，出於山之南溪，又有左源，出於西南之阳乾山，合流至南直寿州入淮。又北有阳城山，洧水所出，下流至扶沟县入沙河。又东南有崿岭，即箕山也，上有崿坂关。又东南有五渡水，流入颍，亦曰三交水。又西南有少阳河，亦流入颍。

嵩府西南。元嵩州，属南阳府。洪武二年四月降为县，来属。三涂山在西南。陆浑山在东北。又东有筛山，北有露宝山，西有大矿山，皆产锡。西南有伏牛山，即天息山也，山有分水岭，汝水出焉，下流至南直颍州入淮，行千三百五十余里。又南有伊水，西北有高都川流入焉。又西南有旧县镇巡检司。西有没大岭巡检司。

卢氏府西南。元属嵩州。洪武元年四月属南阳府。三年三月属陕州。万历初，改属府。西南有熊耳山，洛水自陕西商州流入境，经此。东南有峦山，一名闷顿岭，伊水所出。北有铁岭，东涧水出焉，东南入洛。又东北有马回川，亦入於洛。又东南有栾州镇、西南有硃阳镇、北有杜管镇三巡检司。又西有白华关。

陕州元属河南府路。洪武元年四月改属南阳府，以州治陕县省入。东有底柱山，在大河中。山有三门，中曰神门，南曰鬼门，北曰人门，惟人门修广可行舟，鬼门最险。又南有橐水，一名永定涧，亦曰漫涧，西北入河。又东南有硖石关，有巡检司。又有雁翎关。东距府三百里。领县二：

灵宝州西少南。北滨河。又西有弘农涧。南有虢略镇巡检司。又有函谷故关。西南又有洪关。

阌乡州西南。东南有夸父山，一名秦山，中有大谷关。北滨河，自山西芮城县流入，东南至永城县，入南直砀山县界。西有湖水，又有盘涧水北流入焉。又西有潼关，与陕西华阴县分界。

归德府元直隶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元年五月降为州，属开封府。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升为府。领州一，县八。西距布政司三百五十里。

商丘倚。元曰睢阳。洪武初省。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复置，更名。旧治在南，弘治十五年圮於河，十六年九月迁於今治。北滨河。正统后，河决而南。城尝在河北，正德后，仍在河南。北有丁家道口巡检司。东南有武津关巡检司。

宁陵府西。南有睢水。北有桃源集巡检司。

鹿邑府南。元属亳州。洪武中改属。南有颍水，又蔡河自西流入，谓之蔡河口，即沈丘县之沙河也。又北有涡水，东流入南直亳州境。

夏邑府东。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北滨大河。又东南有睢水。

永城府东南。洪武元年五月属开封府。十一月来属。北有砀山，又有芒山，皆与南直砀山县界，又睢水、浍水皆在县南。又南有泡水，弘治间淤塞。

虞城府东北。元属济宁路。洪武二年正月来属。南有故城。嘉靖九年迁於今治。北有黄河。

睢州元属汴梁路。洪武初，属开封府，以州治襄邑县省入。十年五月降为县。十三年十一月复升为州。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来属。北滨河。又有睢水亦在州东北。东距府百七十里。领县二：

考城州北。元末省。洪武四年八月复置，属开封府。十年五月复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州。旧治在县东南。正统十三年徙。北滨大河。

柘城州东南。元末省。洪武四年八月复置，属开封府。十年五月省入宁陵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州。北有睢水。南有涡水。

汝宁府元直隶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初，因之。领州二，县十二。距布政司四百六十里。

汝阳倚。天顺元年三月建秀王府，成化八年除。十年建崇王府。洪武初，县废，四年七月复置。北有汝水，源出天息山，东流入境，过新蔡东南入淮。又南有澺水，又有汶水，又有溱水，又西北有犋水，俗名泥河，下流俱入於汝。又城南有柴潭。东有阳埠巡检司。

真阳府东。元属息州。洪武四年省入汝阳县。景泰四年置真阳镇巡检司於此。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仍置县，而徙巡检司於县南铜钟店，仍故名，寻废。南有淮水。又汝水在县东，北有滇水流入焉。

上蔡府北。洪武初废，四年五月复置。西有汝水，西南有沙水流合焉。

新蔡府东少南。元属息州，后废。洪武四年五月复置，改属。南有汝水，又澺水自城北流合焉。又东北有瓦店巡检司。

西平府西北。北有汝水，源出县西南云庄、诸石二山。自元末堨断故汝，而此水遂为汝源。嘉靖九年复塞，改为洪河之上流。

确山府西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汝阳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成化十一年九月改属信阳州。弘治二年八月仍属府。西北有郎山，亦曰乐山。北有黄酉河，下流为练河，流入汝。又西有竹沟巡检司。南有明港巡检司。

遂平府西少北。西南有查牙山，其东南相接者曰马鞍山。又西有洪山，龙陂之源出焉，自西平县云庄诸山之水既塞，遂以此为汝源。南有濯水，又有沙河，又北有石洋河，其下流皆入於汝。

信阳州元为信阳县，属信阳州，后废。洪武元年十月置信阳州于此，属河南分省。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七年八月改属。十年五月降为县。成化十一年九月复升为州。西南有贤首山。南有士雅山，又有岘山。东南有石城山，亦曰冥山。北有淮水，又南有溮水流入焉。东北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一：

罗山州东。元信阳州治，后州县俱废。洪武元年十月置州於旧信阳县，复置罗山县属焉。十年五月直隶汝宁府。成化十一年九月还属州。北有淮水，又南有小黄河入焉。东南有大胜关巡检司，与湖广黄陂界。

西南有九里关，好黄岘关，义阳三关之一，有巡检司，与湖广应山县界。

光州洪武初，以州治定城县省入。四年二月改属中都临濠府。十三年仍来属。北有淮水。又南有潢水，北流入淮水。西南有阴山关。西北距府三百里。领县四：

光山州西南。南有石盘山。北滨淮。南有潢水，亦曰官渡河。又南有木陵关。西南又有白沙、土门、斗木岭、黄土岭、修善冲等五关，与湖广麻城县界。东南有牛山镇巡检司，后移於长潭。又有沙窝镇巡检司，后废。

固始州东北。南有白鹿崖。北滨淮。东有史河，西有淠河，俱入南直霍丘县界，下流入淮。又东北有硃皋镇，与南直颍州界，有巡检司。

息州西北。元息州，洪武四年二月属中都临濠府。寻降为县，属颍州。七年仍来属。南滨淮。东北有汝水。北有杨庄店巡检司，后移於县东北之固城仓。

商城州东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县地置。南有金刚台山。又东南有竹根山。东有大苏山，灌水出焉，流入南直霍丘县。又东有牛山河，即史河上源也。西南有五水关河。又南有五河，下流俱入於史河。又南有金刚台巡检司，本置金刚台山下，嘉靖二十七年移於县东南之水东案。又南有长岭关，东南有松子关，俱接湖广罗田县界。

南阳府元直隶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初，因之。领州二，县十一。距布政司六百八十里。

南阳倚。洪武二十四年建唐王府。城南有精山。北有百重山、雉衡山。又有分水岭，其水北流入於汝水，南流入於淯水。西南有卧龙冈。东有淯水，一名白河，下流至湖广襄阳县界入汉水。西南有湍水，西北有洱水，皆流入淯水。

镇平府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南阳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北有五朵山，产铜。东有潦河，流入淯河。

唐府东南。洪武三年以故比阳县地置。南有唐子山。东北有大狐山，亦曰壶山，沘水所出。又西有黄淳水，又有泌水，下流皆入淯水。又东北有石夹口关。

泌阳府东。元为唐州治。洪武二年二月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州废，复置县。东有铜山，泌水出焉。又北有潕水，东北有瀙水，下流俱入汝水。又象河关在县东北，有巡检司。

桐柏府东南。本唐县之桐柏镇巡检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置县，而移巡检司於毛家集。东有桐柏山，淮水所经，下流至南直安东县入海，行二千三百余里。又东有大复山。西北有胎簪山，淮水所出。又西有澧水，亦曰醴水，下流入泌水。

南召府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以南阳县南召堡置。北有丹霞山，一名留山。北有鲁阳关，即三鸦路口也，与鲁山县界。有鸦路镇巡检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移於窪石口。

邓州元治穰县。洪武二年二月，县废。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县。十四年五月复省入州。南有析隈山。西北有白崖山。北有湍水，又东有涅水，亦名赵河，自北来入焉。东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三：

内乡州北少西。东有熊耳山，湍水所出。西南有淅水，又有丹水。又北有菊潭。东北有金斗山巡检司，后废。又西北有西硖口关巡检司。又西南有党子口关。又西有武关，路出陕西商州。

新野州东南。西有清水，又有湍水，又北有沘水，东有棘水，皆流入於淯水。

淅川州西。成化六年析内乡县地置。东南有太白山。又有丹崖山。东有均水，又西南有淅水，北有丹水俱流入焉，南入於汉水。西北有花园头巡检司，又有荆子口关。又西有峡口镇，南接湖广均州界。

裕州洪武初，以州治方城县省入。东北有方城山，渚水出焉，下流入沘水。西南距府百二十里。领县二：

舞阳州东北。汝水在县北，旧入西平县界，元末於涡河堨断其流，使东归颍，而西平之水始别为汝源。南有潕水，亦曰舞水，又有瀙水，下流俱入於汝宁府之汝水。西南有沙水，即□水也。又北有澧水，下流归故汝水。

叶州北少东。北有黄城山，一名长城山，有汝水。又北有湛水，流入汝。东北有沙水，一名□水，又名泜水，又北有昆水入焉，下流入於汝。又北有昆阳关。

怀庆府元怀庆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十月为府，属河南分省。领县六。东南距布政司三百里。

河内倚。永乐二十二年建卫王府。正统三年除。八年，郑王府自陕西凤翔府迁此。北有太行山，又有碗子城山，上有关。又有沁河，源出山西沁源县，流入府境，下流至武陟入大河。又有丹河，自泽州流入，注於沁河。又西有柏乡城，崇祯四年筑。

济源府西。元属孟州。洪武十年五月改属府。南滨大河。西有王屋山，接山西垣曲县界，济水出焉。西北有琮山，溴水出焉。又东北有沁水，经两山之间，一名枋口水。又西北有轵关。西有邵原镇巡检司。

修武府东少北。西有沁水。

武陟府东。大河在县南。东有沁河，至南贾口入焉。又东北有莲花池，万历十五年，沁河决此。又西北有宁郭城，景泰中筑。

孟府南少西。元孟州。洪武初，以州治河阳县省入。十年五月降为县。西南滨大河。

温府东南。元属孟州。洪武十年五月改属府。南滨大河，溴水自西北流入焉。又西南有济水，旧自济源县流经沇河镇，南注於河，后其道尽入河中。

卫辉府元卫辉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八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领县六。东南距布政司一百六十里。

汲倚。弘治四年八月建汝王府。嘉靖二十年除。隆庆五年二月建潞王府。北有卫河，源出辉县，下流至北直静海县入海，行二千余里，又东北有淇门镇。

胙城府东少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汲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

新乡府西南。北有卫河。西北有清水。又西南有大河故道，正统十三年河决县之八柳树由此，寻塞。西有古沁河，永乐十三年后，时决时涸。

获嘉府西少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新乡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大河旧在县南。天顺六年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县界之流绝。北有清

水，又有小丹河合焉。

淇府北。元淇州，后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十二月降为县。西北有淇水，又清水自东北流入焉，下流入於卫河。

辉府西北。元辉州，后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十二月降为县。西有太行山。西北有白鹿山。又有苏门山，一名百门山，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其下流为卫水，故又名卫源。又西南有清水。又西北有侯赵川、西有鸭子口二巡检司。

彰德府元彰德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闰七月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领州一，县六。南距布政司三百六十里。

安阳倚。永乐二年四月建赵王府。元末，县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东北有韩陵山。西北有铜山，旧产铜。北有安阳河，本名洹水，自林县流入，至北直内黄县入卫河。又北有浊漳水。

临漳府东北。元末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西有清、浊二漳水，合流於此，曰交漳口，入北直界。又有滏水，下流入於漳河。西南又有洹水。

汤阴府南。元末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西有荡水，经县治北，下流入卫水。

林府西，少南。元林州，后废。洪武元年九月复置。二年四月降为县。西北有隆虑山，亦曰林虑，洹水出焉。又西南有天平山。西有太行山。又北有浊漳水，自山西平顺县流入。

磁州元治滏阳县，属广平路，后州县俱废。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州，属广平府。二年四月来属。西北有神麇山，滏水出焉。又南有清漳水。北有车骑关巡检司。南距府七十里。领县二：

武安州西北。元末废。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东南有滏山，滏水出焉。西南有磁山，产磁石。东北有洺河，流入北直邯郸县界。又西有固镇巡检司。

涉州西少北。元属真定路，后废。洪武元年十一月复置，属真定府。二年四月来属。南有涉水，即清漳水也，自山西黎城县流入。又东北有偏店巡检司，后移於县西南之吾而峪口。

汝州元属南阳府。洪武初，以州治梁县省入。成化十二年九月直隶布政司。东南有霍山。又有鱼齿山，涉水出於此，入叶县界。又西南有鸣皋山。又有空峒山。南有汝水。西有广成泽。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四百九十里。

鲁山州西南。东有鲁山。西有尧山，□水所出，西南有波水流入焉。又西北有歇马岭关巡检司。

郏州东少南。东南有汝水，西有扈涧水流入焉。

宝丰州东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汝州地置。南有汝水，又有□水。

伊阳州西少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以汝州之伊阙故县置，析嵩及鲁山二县地益之。西有伊阳山。又有尧山，即天息山也，上有分水岭，□水出焉，俗又名沙水。又南有汝水。西有伊水。西南有上店镇巡检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移於常界岭。又有普涑关巡检司，废。

陕西《禹贡》雍、梁二州之域。元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奉元路。又置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路。洪武二年四月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西安府。三年十二月置西安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陕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八，属州二十一，县九十有五。为里三千五百九十七。东至华阴，与河南、山西界。南至紫阳，与湖广、四川界。北至河套，西至肃州。外为边地。距南京二千四百三十里，京师二千六百五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口二百三十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九。弘治四年，户三十万六千六百四十四，口三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万历六年，户三十九万四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五十万二千六十七。

西安府元奉元路，属陕西行省。洪武二年三月改为西安府。领州六，县三十一：

长安倚。治西偏。洪武三年四月建秦王府。北有龙首山。南有终南山。西南有太一山，又有子午谷，谷中有关。北有渭水，源出鸟鼠山，流经县界，至华阴入黄河。又西有沣水。又西北有镐水，合澎水，又南有潏水，亦曰氵穴水，合涝水，俱北流入渭。

咸宁倚。治东偏。渭水在南。东有滻水，合霸水流入渭。

咸阳府西北。旧治在渭河北，洪武二年徙於渭南。东北有泾水，东

入渭。东南有沣水，北入渭。

泾阳府北。西北有甘泉山。南有泾水，源自□开头山，流经县界，至高陵县入谓。又北有冶谷水，合清谷水，下流入谓。

兴平府西少北。南有渭水。

临潼府东少北。东南有骊山，有温泉。北有渭水。西有潼水，又东有戏水，俱北入渭。又东有泠水，一曰零水，至零口镇亦入渭。又南有煮盐驿，旧产盐。

渭南府东。元属华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府。北有渭水。

蓝田府东南。南有七盘山，旁有纟争坡，谓之七盘十二纟争，蓝关之险道。又有峣山。东南有蓝田山，有关。西有霸水，西北有长水，亦曰荆溪，又南有辋谷水，亦曰辋川，俱注於霸水。

鄠府西南。南有牛首山，涝水出焉。北有渭水。西南有甘泉，西有氵美陂，俱流合涝水，注於渭。又沣水在南，合高观谷、太平谷诸水，入长安县界。

盩厔府西南。西南有骆谷，谷长四百二十里，谷口有关。谷中有十八盘、又有柴家关二巡检司。北有渭水。南有龙水，西南有黑水流入焉。又东有骆谷水，东南有芒水，并北入谓。

高陵府东北。西南有渭水，泾水自西北流合焉。

富平府东北。元属耀州。万历三十六年改属府。西南有荆山。西北有漆沮水，旧经白水县南入洛，自郑渠堙废，不复东入洛矣。东北有美原巡检司，寻废。

三原府北少东。元属耀州。弘治三年十一月改属府。西北有尧门山。东北有漆沮水。西有清水，下流注於渭。

醴泉府西北。元属乾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府。西北有九峻山，又有武将山。东有泾水，又有甘谷水，流合焉。

华州南有少华山。北有渭水，与同州界。西有赤水，分大小二流，又有石桥水，俱北注渭。西距府二百里。领县二：

华阴州东。南有华山，亦曰太华，即西岳也。东有牛心谷。西南有车箱谷。东北有大河，自朝邑县流入，至渭口，与渭水合，所谓渭汭也。南有敷水，北入渭。东北有潼水，入於大河。东有潼关。洪武七年置潼关守御千户所。九年十一月升为卫，属河南都司。永乐六年直隶中军都督府。

蒲城州西北。东有洛水。又西有西卤池，南有东卤池，旧产盐。

商州洪武七年五月降为县。成化十三年三月仍为州。东南有商洛山。西有熊耳山，伊水所出。南有丹崖山，旧产铜。又有冢岭山，洛水所出，下流至河南汜水县入大河。又南有丹水，流入河南内乡县界。东有武关、西有秦岭二巡检司。又东有龙驹寨。西北距府二百二十里。领县四：

商南州东少南。成化十三年三月以商县之层峰驿置，寻徙治於沭河西。西南有两河，即丹水也，东有沭河，南有挟川，俱入焉。东有富水堡巡检司。

雒南州北少东。元曰洛南，属商州。洪武七年五月改属华州。成化十三年三月复来属。天启初，改洛为雒。东北有鱼难山，鱼难水出焉，西北有玄扈山，玄扈水出焉，俱北入於洛。东南有三要、东北有石家坡二巡检司。

山阳州南少东。本商县之丰阳巡检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为县，而移巡检司於县东南之漫川里，仍故名。东南有天柱山。西南有甲河，流入湖广上津县界，注於汉水。又东有竹林关巡检司。

镇安州西南。景泰三年以咸宁县野猪坪置，属府。天顺七年二月迁治谢家湾。成化十三年三月改属州。西有洚水，合县南洵水入洵阳县界，注於汉江。北有旧县、西有五郎坝二巡检司。

同州北有商原。南有渭水。西南有沮水，一名洛水。西南距府二百六十里。领县五：

朝邑州东。东有大河。南有渭水。又有洛水，旧自县南经华阴县西北葫芦滩入谓；成化中，自县南赵渡镇径入於河，不复入渭。东北有临晋关，一名大庆关，即浦津关也，旧属浦州，洪武九年八月来属。有浦津关巡检司。

郃阳州东北。东有黄河。

韩城州东北。西有梁山，一名吕梁山，滨大河。东北有龙门山，夹河对峙。

澄城州北，西有洛水。

白水州西北。南有故城。洪武初，徙於今治。西有洛水，白水流入焉。西北有马莲滩巡检司。

耀州东有沮水，西有漆水流入焉。又有清水，流入三原县界。南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一：

同官州东北。北有神水峡，峡内有金锁关巡检司。又西北有北高山，漆水出焉，东南流与同官川水合。又东有沮水，南有安公谷水，其下流合於沮水。

乾州西北有梁山，接岐山县界。其南有漠谷，漠谷水经其下，流为武水。又东北有甘谷水。又西有武亭水。东南距府百六十里。领县二：

武功州西南。西南有太白山，又有武功山。东南有亻享物山。南有渭水。又西有漠谷水，又有武亭水，自县东北流合焉。俱汇於漳水。

永寿州北。东有泾水。西南有锦川河，下流为漠谷水。有土副巡检司。又有穆陵关。

邠州元直隶陕西行省。洪武中来属，以州治新平县省入。北有泾水。西南有白土川，亦名漆水，东南注於渭水。与入洛之漆异。东南距府三百五十里。领县三：

淳化州东。南有黄嵌山。西有泾水。东有清水，南流入耀州界。

三水州东北。成化十三年九月析淳化县地置。东南有石门山。东有三水河，一名汛水，西南流入泾水。东南有石门巡检司。

长武州西北。万历十一年三月以邠州宜禄镇置。北有泾水，自泾州流入。南有汭水，一名宜禄水，亦自泾州流入，径县东停口镇，与黑水河合，入於泾水。西有窑店巡检司，本名宜禄，治宜禄镇。弘治十七年迁於正东之冉杏，仍故名。万历十一年又迁，更名。

凤翔府元属陕西行省。洪武二年三月因之。领州一，县七。东距布政司三百四十里。

凤翔倚。永乐二十二年建郑王府。正统八年迁於河南怀庆府。东北有杜阳山，杜水所出。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下流合漆水入渭。又东南有横水，亦曰横渠，东入渭。

岐山府东。东北有岐山。又有梁山。又北有武将山。南有渭水，西北有岐水，又东有漳水，俱流入扶凤县界。又南有斜谷水，北入渭。

宝鸡府西南。东南有陈仓山。西南有大散岭，大散关在焉。又有和尚原，接凤县界。南有渭河，东有汧河流入焉。又东南有箕谷水，有洛谷水，俱北入渭。西南有益门镇二里散关、东南有虢川二巡检司。又东南有金牙关。

扶凤府东。西南有渭河。东有漆河，又有雍水自东南流入焉，又南有漳河，俱流入武功县界。

郿府东南。元属奉元路。洪武二年来属。西有衙岭山，褒水出其南，流入沔，斜水出其北，流入渭。西有五丈原。又西南有斜谷，南入汉中，有斜谷关。北有渭水。

麟游府东北。西有漆水，南有麟游水，下流俱入於渭。西南又有杜水，亦曰杜阳川，东入漆。西北有石窑关巡检司。

汧阳府西少北。元属陇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府。旧治在县西，嘉靖二十七年徙於今治。南有汧河。

陇州元属巩昌总帅府。延祐四年十一月省州治汧源县入州。洪武二年来属。西北有陇山，上有关曰陇关，亦曰大震关，一名故关，有故关大寨巡检司。又有安夷关，亦曰新关。又西有小陇山，一名关山。又西南有岍山，汧水出焉。南有吴山，即吴岳，古文以为岍山。西南有白环谷，白环水出焉。西有弦蒲薮，汭水出焉，下流合於泾水。南有渭水。西南有方山原。又南有陇安、西南有香泉二巡检司。东南距府百八十里。

汉中府元兴元路，属陕西行省。洪武三年五月为府。六月改名汉中府。领州一，县八。东北距布政司九百六十里。

南郑倚。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建瑞王府。西南有巴岭山，南连孤云、两角、米仓诸山，达四川之巴州。南滨汉水，又曰沔水，源自嶓冢，经县界，下流至湖广汉阳府入大江。又有沮水，汉水别源也，又西北有褒水，俱流入汉水。南有青石关巡检司。

褒城府西北。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南郑县，后复置。东北有褒谷，自此出连云栈，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即汉水也。又有廉水，又城东有褒水，西南有让水，一名逊水，下流俱入沔水。北有鸡头关巡检司。又有虎头关。西北有汉阳关。

城固府东少北。南有汉水。东北有壻水，又名智水，下流入汉水。又西北有黑水，或云即褒水之上源。

洋府东南。元洋州。洪武三年降为县。十年六月省入西乡，后复置。北有兴势山。东有黄金谷。南有汉水。西北有壻水，西有瀼水，亦曰骆谷水，又东有酉水，俱南入汉。

西乡府东南。东有饶风岭，有关。北有汉水。东有洋水，即清凉川也，西北合木马河入汉。东南有盐场关、西南有大巴山、东北有子午镇三巡检司。

凤府西北。元凤州。洪武七年七月降为县。南有武都山。北有嘉陵江，源出县之嘉陵谷，下流至四川巴县入於大江。又东有大散水，亦注於嘉陵江。东北有清风阁巡检司。南有留坝巡检司，后迁废丘关，又迁柴关，仍故名。南有仙人关。西有马岭关。

沔府西。元沔州，属四川广元路。洪武三年改属汉中府，省州治鐸水县入州。七年七月降为县。十年六月省入略阳，后复置。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属宁羌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仍属府。北有铁山。东南有定军山。南有汉水。西有沮水，又有大安水，南入於汉。西南有大安县，洪武初废。又西有石顶关。

宁羌州本宁羌卫。洪武三十年九月以沔县之大安地置。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置州，属府。东北有五丁山，亦曰金牛峡。北有嶓冢山，汉水出焉，亦曰漾水，下流至湖广汉阳县合大江。又东有嘉陵江，西有西汉水合焉。西南有白水，自洮州卫流经此，亦曰葭萌水，有白水关，其下流至四川昭化县合於嘉陵江。又东北有泯水，流入漾水，谓之泯口。又东有沮水。北有阳平关巡检司。东北距府三百里。领县一：

略阳州北。元属沔州。洪武三年属府。成化二十一年六月改来属。西有盘龙山。东南有飞仙岭，栈道所经也。东有沮水，为汉水之别源。南有嘉陵江，西北有犀牛江，即西汉水也。又西有白水江。东北有九股树、西有置口二巡检司。又西北有白水镇巡检司，后废。

延安府元延安路，属陕西行省。洪武二年五月为府。领州三，县十六。南距布政司七百四十里。

肤施倚。东有延水，又有清化水流入焉。

安塞府西北。西有洛水。北有延水，出县西北之芦关岭，又东南有西川水，北有金明川，俱流入焉。又北有塞门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二年置。西南有敷政巡检司。

甘泉府西南。北有野猪峡。西有洛河，南有伏陆水流入焉。又东北有库利川。

安定府东北。北有高柏山，怀宁河出焉，东流入於无定河。西北有白洛城，洪武三年筑。

保安府西北。西南有洛河，有吃莫河流入焉。北有大盐池。又西有靖边守御千户所，隆庆元年二月置。北有顺宁巡检司。

宜川府东。南有孟门山，在大河中流。又西南有银川水，北有汾川水，西南有丹阳诸川，俱流入大河。

延川府东少北。东滨大河。北有吐延川，合清涧水，流注於大河。又东北有永宁关，临河。

延长府东。东滨河。南有延水，流入大河。

青涧府东北。元属绥德州。嘉靖四十一年改属府。东有黄河，东北有无定河流入焉。又西有青涧河。

鄜州东有洛水，南与单池水合，又名三川水。西有直罗巡检司。北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三：

洛川州东南。西南有洛水。东南有鄜城巡检司。

中部州南。北有桥山，亦曰子午岭，沮水出焉。西北有谷河及子午

水，俱入於沮水。又东北有洛水。

宜君州南。西南有玉华山，又有凤凰谷。东有洛水。东北有沮水。

绥德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府，后复置。南有魏平关。东有黄河。城东有无定河，一名奢延水，亦曰水，西北有大理水流入焉。东北有官菜园渡口巡检司。西南距府三百六十里。领县一：

米脂州北。西有无定河。有大理水，又有小理水，西北有明堂川，俱流入无定河。北有碎金镇、西南有克戎寨二巡检司。又西有银州关，成化七年修筑。

葭州洪武七年十一月降为县，属绥德州。十三年十一月复升为州，属府。东滨大河，西有葭芦河，城东有真乡川流合焉。西南距府五百八十里。领县三：

吴堡州南。元属州。洪武七年十一月改属绥德，寻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还属。东滨河。

神木州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北有杨家城，正统五年移县治焉。成化中，复还故治。南有大河。北有浊轮川。西南有屈野川。

府谷州东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滨大河，北有清水川入焉。

庆阳府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五月直隶行省。领州一，县四。东南距布政司五百七十里。

安化倚。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建庆王府。二十六年迁於宁夏卫。元省。洪武中复置。东北有白於山，洛水所出。又城东有东河，西有西河，流合焉，下流为马莲河。又西有黑水河，源出县北之太白山，下流至长武县合於泾河。东北有槐安、北有定边二巡检司。又西南有驿马关、又有灵州、又有大盐池三巡检司，废。

合水府东南。东有建水，西有北岔河，流合焉，谓之合水，西南入马莲河。又东北有华池水，有平戎川流合焉，东入鄜州之洛河。有华池巡检司。

环府西北。元环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初，降为县，来属。西有环河，出县北青冈峡，下流为府城之西河。又南有黑水河，又有碱河，西南有甘河，俱注於环河。又西有葫芦泉。西北有清平关。西北有安边守御千户所，弘治中置。

真宁府东南。元属宁州。万历二十九年改属府。西有马莲河。南有大陵、小陵诸水，即九陵川之上源也。东有雕山岭巡检司。

宁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中来属。东有横岭，又有九龙川，亦曰宁江，亦曰九陵川，西南流，会上流群川，而南注於泾河。东北有襄乐巡检司。北距府百五十里。

平凉府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三年五月直隶行省。领州三，县七。东南距布政司六百五十里。

平凉倚。洪武二十四年建安王府。永乐十五年除。二十二年，韩王府自辽东开原迁此。西南有可蓝山。西有崆峒山。又有笄头山，泾水出焉，下流至高陵县入渭。又西有横河，东有湫峪河，俱流入泾河。又西有群牧监。洪武三十年置陕西行太仆寺。永乐四年置陕西苑马寺，领长乐等六监，开成等二十四苑，俱在本府及庆阳、巩昌境内。正统三年又并甘肃苑马寺入焉。又东有通梢关。

崇信府东南。北有汭水。西南有赤城川，南有白石川流合焉。下流合於泾水。

华亭府南。西有小陇山。西北有瓦亭山，有瓦亭关巡检司，所谓东瓦亭也。东北有泾河。东南有汭水。又东南有三乡镇，北有马铺岭二巡检司。

镇原府东北。元镇原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初，降为县，来属。西北有胡卢河，分二流，一北注於黄河，其支流东南注於泾河。南有高平川，流入胡卢河。西有安平寨巡检司。西北有萧关。西南有木峡关。又西有石峡关。南有驿藏、木靖二关。

隆德府西南。元属靖宁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府。东有好水，西流与苦水合。西北有武延川，流入好水。东南有捺龙川，流入苦水。

泾州元直隶陕西行省。洪武三年以州治泾川县省入，来属。旧治在

泾水北。今治本皇甫店，洪武三年徙於此。北有泾河，有汭水。东有金家凹巡检司。西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一：

灵台州东南。西北有白石原。东北有三香水，一名三交川，下流至邠州合泾水。又西南有细川水，东北流合於三交川。

静宁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中来属。南有陇山。北有横山，即陇山支阜。南有水洛川，一名石门水，下流至秦州入略阳川。又西有苦水河，即高平川之上源。东距府二百三十里。领县一：

庄浪州东南。元庄浪州，直隶陕西行省。洪武三年属凤翔府。八年三月降为县，来属。西有苦水川。

固原州本固原守御千户所，景泰三年以故原州城置。成化四年升为卫。弘治十五年置州，属府。西南有六盘山，上有六盘关，东北有清水河出焉，下流合镇原县之胡卢河。又北有黑水，北流入於大河。又东西有二朝那湫，其下流注於高平川。南有开成州，元直隶陕西行省，治开成县。洪武二年省州，以县属平凉府。成化三年废县。又东南有广安州，元属开成州，洪武二年省。又西有甘州群牧所，永乐中置。又西北有西安守御千户所，成化五年以旧西安州置。北有镇戎守御千户所，成化十二年以葫芦峡城置。东北有平虏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四年以旧豫望城置。又北有下马关，嘉靖五年置。东南距府百七十里。

巩昌府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四月直隶行省。领州三，县十四。东距布政司千六十里。

陇西倚。西有首阳山，上有关。北滨渭水，东有赤亭水，西流入焉。

安定府北。元定西州，属巩昌总帅府。至正十二年三月改名安定州。洪武十年降为县，属府。北有车道岘。西有西河，东有东河，流合焉。北有巉口巡检司。

会宁府东北。元会州，属巩昌总帅府。至正十二年三月改为会宁州。洪武十年降为县，属府。东有响水，北流入大河。东有青家巡检司。

通渭府东北。北滨渭，西有华川，东流入焉。

漳府南。西南有故城。今治，正统中所徙。西北有西倾山。南有漳水，北流入渭。东南有盐井。

宁远府东。南有太阳山，旧产铁。北有桃花峡，两山夹峙，渭水经其中。西有广吴水，又有山丹水，俱源出岷州，并流北注渭。

伏羌府东。西南有硃圉山，俗名白崖山。北有渭水，西南有永宁河，西有洛门川，俱东北注於渭。

西和府东南。元西和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十年降为县，属府。旧治在西南白石镇，洪武中，移於今治。北有祁山。南有黑谷山，上有关。西北有西汉水，亦曰盐官水。西南有浊水，即白硃江也。东北有盐井。

成府东南。元成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十年降为县，属府。西北有仇池山。东南有西汉水。西南有浊水，又西有建安水，又有洛谷川，俱流入西汉水。又东有泥阳水，下流至徽州界入嘉陵江。又北有黄渚关巡检司。

秦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属府，省州治成纪县入州。西南有嶓冢山，西汉水出焉，下流至宁羌州合嘉陵江。东北有渭水，有秦水东流入渭。又西有西谷水，下流入西汉水。又南有籍水，西南有段谷水流入焉。又东有长离水，即瓦亭川下流也，俱流入於渭。南有高桥巡检司。又有石榴关。又有现子关。西距府三百里。领县三：

秦安州北。东有大陇山。又东北有瓦亭山，所谓西瓦亭也。城南有渭水。又西有陇水，瓦亭川自东北流合焉。又东有松多川，下流入於秦水。又东有陇城关巡检司。

清水州东。东有陇山，有盘岭巡检司。西南又有小陇山。西有渭水。东有秦水，南有清水流入焉。

礼州西南。元礼店文州军民元帅府，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十一月置礼店千户所。十一年属岷州卫。十五年改属秦州卫。成化九年十二月置礼县於所城，属州。故城在东。洪武四年移於今治。东南有西汉水。西南有岷峨山，岷江出焉，东南流入阶州界合於西汉水。又西有漩水镇、南有板桥山二巡检司。

阶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四年降为县，属府。十年六月复为州。

旧城在东南坻龙冈上。今城，洪武五年所置。北有白水江。东北有犀牛江，即西汉水也。又西北有羌水，下流合白水江。又东有七防关巡检司。西北距府八百里。领县一：

文州东南。元文州。至元九年十月置，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降为县，属府。十年六月改属州。二十三年三月省。成化九年十二月复置，仍属州。东南有青唐岭，路入四川龙安府。东有白水，西有黑水，流合焉。又北有羌水，一名太白水。东有文县守御千户所，本文州番汉千户所，洪武四年四月置。二十三年改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成化九年更今名。又东有玉垒关。西北有临江关。

徽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十年六月降为县，属府，后复升为州。东南有铁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关巡检司。西南有小河关。西北距府四百八十里。领县一：

两当州东。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徽县，后复置，属州。南有嘉陵江。

临洮府元临洮府，属巩昌总帅府。泰定元年九月改为临兆路。洪武二年九月仍为府。领州二，县三。南距布政司千二百六十里。

狄道倚。西南有常家山，与西倾山相接。北有马寒山，浩尾河出於其北，阿干河出於其南，俱东流入大河。又西南有洮河，自洮州卫流入。又东有东峪河，南有邦金川，皆流会洮河。北有摩云岭巡检司。又北有打壁峪关，有结河关。南有南关，有下衬关，有八角关、十八盘关。西有三坌关，有分水岭关。

渭源府东少南。西有南谷山，渭水所出。又有鸟鼠山，渭水所经，东至华阴县入大河。又西有分水岭，东流者入渭，西流者入洮，上有分水岭关巡检司。又西南有五竹山，清源河出焉，迳县东南入渭。

兰州元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九月降为县，来属。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建文元年，肃王府自甘州卫迁此。南有皋兰山。北滨大河，所谓金城河也，湟水自西，洮水、阿干河俱自南，先后流入焉。又西南有漓水，合於洮水。北有金城关，下有镇远浮桥，有河桥巡检司。西北有京玉关，南有阿干镇关。西南有凤林关。南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一：

金州东少南。元金州，属巩昌总帅府。洪武二年九月降为县，属府。成化十三年改属州。旧城在南，洪武中，移於今治。北有大河，东北流乱山中，入靖虏卫界。又南有浩尾河，一名闪门河，入於大河。东

北有一条城，万历二十五年置。

河州元河州路，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河州卫，属西安都卫。六年正月置河州府，属陕西行中书省。七年七月置西安行都卫於此，领河州、朵甘、乌斯藏三卫。八年十月改行都卫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九年十二月，行都指挥使司废，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十年分卫为左右。十二年七月，府废，改左卫于洮州，升右卫为军民指挥使司。成化九年十二月置州，属府，改军民指挥使司为卫。西南有雪山，与洮州界。西北有小积石山，上有关。大河自塞外大积石山东北流，迳此，又迳榆林卫北，折而南，与山西中流分界，至潼关卫北，折而东，入河南界，回环陕西境四千余里。南有大夏河，即漓水也，亦曰白石川。又西北有积石州，元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改置积石州千户所。西南有贵德州，元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八年正月改置归德守御千户所。又南有宁河县，东北有安乡县，元俱属河州路，洪武三年废，六年复置。十二年复废。又东南有定羌巡检司。东北距府百八十里。

灵州元属宁夏府路。洪武三年罢。弘治十三年九月复置，直隶布政司。大河在城北，洛浦河自南流入焉。南有小盐池。距布政司九百九十三里。

兴安州元金州，属兴元路。万历十一年八月更名。二十三年直隶布政司。旧治汉水北，后迁水南。万历十一年又迁故城南三里许。北有汉水。又西有衡河，亦曰恒河，下流入汉江。东北有乾祐关巡检司，废。领县六。西北距布政司六百四十里。

平利州南少东。元末省。洪武三年置，属四川大宁州。五年二月来属。十年六月复省，后复置。东有女娲山，灌溪水出焉，西北与黄洋河合，入於汉。南有镇坪巡检司。

石泉州西。元末省。洪武三年置，属四川大宁州。五年二月来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汉中府。万历十一年还属州。南有十八盘山，有汉江。西有饶风河，东有迟河，俱入汉。又西有饶风岭巡检司，本治县东迟河口，后迁下饶风铺，更名。

洵阳州东。元末省。洪武三年复置。五年二月来属。东北有水银山，产水银、硃砂。南有汉江，东有旬水流入焉。又有乾祐河，自西北流入旬水。东有闾关、西北有三岔二巡检司。

汉阴州西少北。元末省。洪武三年复置。十年六月省入石泉县，后复置，属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属汉中府。万历十一年还属州。南有汉水。东北有直水，又有恒河，俱流入汉水。又西有方山关。

白河州东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以洵阳县白河堡置，属湖广郧阳府。十三年九月来属。北有汉江，东入湖广郧西县界。南有白石河，分二流，俱北注於汉。

紫阳州西南。正德七年十一月以金州紫阳堡置。初治紫阳滩之左，嘉靖三十五年迁於滩右。西有汉江。

洮州卫元洮州，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洮州军民千户所，属河州卫。十二年二月升为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都司。西南有西倾山，桓水出焉，下流为白水江，又强川亦出焉，一名洮水。又北有石岭山，上有石岭关。东有黑松岭，上有松岭关。又东有黑石关、三岔关、高楼关。北有羊撒关。西南有新桥关、洮州关。东南有旧桥关。南距布政司千六百七十里。

岷州卫元岷州，以旧祐川县地置，属吐番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岷州千户所，属河州卫。十一年七月升为卫，属陕西都司。十五年四月升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二十四年又置州，改军民指挥使司为卫。四十年闰五月，州废，仍置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四年建岷王府。二十六年迁云南。北有岷山，洮河经其下。南有白水，一名临江。又东有石关。东北有铁州，元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铁城千户所，属河州卫，后废。领所一。南距布政司千五百五十里。

西固城守御军民千户所卫南。本西固城千户所，洪武七年三月置，属巩昌府。十五年四月改置，来属。南有白水。北有化石关。西北有平定关。

榆林卫成化六年三月以榆林川置。其城，正统二年所筑也。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自宁夏卫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洪武中，为内地。天顺后，元裔阿罗出、毛里孩、孛罗出相继居之。西南有盐池，旧属宁夏卫，嘉靖九年来属。又卫东有长盐池、红盐池。西有西红盐池、锅底池。又东有长乐堡，分辖双山等十二营堡，为中路。又有神木堡，分辖镇羌等九营堡，为东路。西有安边营，分辖永

济等十二营堡，为西路。俱成化后置。又北有边墙，成化九年筑，长一千七百七十余里，东起清水营，接山西偏头关界，西抵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界。南距布政司千一百二十里。

宁夏卫元宁夏府路，属甘肃行省。洪武三年为府。五年，府废。二十六年七月置卫。二十八年四月罢。永乐元年正月复置。洪武二十六年，庆王府自庆阳府迁此。西有贺兰山。又西南有峡口山，黄河流其中，一名青铜硖。黄河出硖东流，亦曰三岔河。又东有黑水河，南有清水河，即葫芦河下流也，俱注於黄河。有宁夏群牧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置。领千户所四。东南距布政司千四百里。

灵州守御千户所卫东南。洪武十六年十月置，治在河口。宣德三年二月徙於城东。弘治十三年九月复置灵州於所城。

兴武守御千户所卫东南。正德元年以兴武营置。

韦州守御千户所卫东南。弘治十年以故韦州置。西有大蠡山。南有小蠡山。东有东湖。

平虏千户所卫北少东。嘉靖三十年以平虏城置。东北有老虎山，滨大河。北有镇远关。

宁夏前卫在宁夏城内，洪武十七年置。

○宁夏左屯卫

宁夏右屯卫亦俱在宁夏城内，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置，后废。三十五年十二月复置。

宁夏后卫本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成化十五年置。正德元年改卫。其城，正统九年所筑也。东北有方山。西有花马池。西北有大盐池。又西有小盐池。东有长城关，正德初置。东南距布政司千一百二十里。

宁夏中卫元应理州，属宁夏府路。洪武三年州废。永乐元年正月置卫。西有沙山，一名万斛堆。大河在南。又西南有温围水，流入大河。又有裴家川。又东南有鸣沙州，元属宁夏府路。洪武初废。南距布政司千一百十里。

靖虏卫正统二年以故会州地置，属陕西都司。南有乌兰山，上有乌

兰关。北有大河。西南有祖厉河，东北有亥刺河，皆注於大河。西南有会宁关。南距布政司千二百二十里。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路。洪武五年十一月置甘肃卫。二十五年罢。二十六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自庄浪徙置於此。领卫十二，守御千户所四。距布政司二千六百四十五里。

甘州左卫倚。元甘州路。洪武初废。二十三年十二月置甘州左卫。二十七年十一月罢。二十八年六月复置。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建肃王府。建文元年迁於兰县。西南有祁连山。西北有合黎山。东北有人祖山，山口有关，曰山南，嘉靖二十七年置。又东北有居延海。西有弱水，出西南山谷中，下流入焉。又有张掖河，流合弱水，其支流曰黑水河，仍合於张掖河。又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

甘州右卫、甘州中卫俱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置。

甘州前卫、甘州后卫俱洪武二十九年置。四卫俱与甘州左卫同城。

肃州卫元肃州路，属甘肃行省。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置卫。西有嘉峪山，其西麓即嘉峪关也。弘治七年正月扁关曰镇西。西南有小昆仑山，亦曰雪山，与甘州山相接。北有讨来河，东会於张掖河。西南有白水，又西北有黑水，东南有红水，俱流入白水，下流入西宁卫之西海。又东北有威虏卫，洪武中置，永乐三年三月省。东距行都司五百十里。

山丹卫元山丹州，直隶甘肃行省。洪武初废。二十三年九月置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东南有焉支山。西有删丹河，即弱水也。北有红盐池。西距行都司百八十里。

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北有金山，丽水出焉。西南有白岭山，亦曰雪山。西有水磨川，上有水磨关。又东南有蹇占河。西北距行都司三百十里。

凉州卫元西凉州，属永昌路。洪武九年十月置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南有天梯山，三岔河出焉。东南有洪池岭。又东北有白亭海，有潴野泽。又西有土弥干川，即五涧水也，亦出天梯山，下流合於三岔河。又东有杂木口关。又有凉州土卫，洪武七年十月置。西北距行都司五百里。

镇番卫本临河卫，洪武中，以小河滩城置。三十年正月更名。建文中罢。永乐元年六月复置。西有黑河，即张掖河下流也。又东有三岔河。南有小河。西有盐池。西南有黑山关。西距行都司五百五十里。

庄浪卫洪武五年十一月以永昌地置。十二年正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於卫城。二十六年，行都司徙於甘州。建文中，改卫为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复改所为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东有大松山。其北有小松山。西有分水岭，南出者为庄浪河，北出者为古浪河。又南有大通河，与庄浪河合，北流经卫西，入於沙漠。北距行都司九百四十里。

西宁卫元西宁州，直隶甘肃行省。洪武初废。六年正月置卫。宣德七年十一月升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都司，后来属。西南有小积石山，与河州接界。东南有峡口山，亦曰湟峡。南有大河，自西域流入，回环於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布政司，及南直隶之地，几至万里，至淮安府清河县，南合长淮，又东至安东县南入於海。又北有湟水，即苏木连河也，东入大河。又西南有赐支河，又城北有西宁河，皆流入大河。又西北有浩亹水，西南有宗哥川，俱流合於湟水。又西有西海，亦名卑禾羌海，俗呼青海。西北有赤海。又有乌海盐池。东南有绥远关。西北距行都司千三百五十里。

碾伯守御千户所本碾北地。洪武十一年三月置庄浪分卫。七月改置碾北卫，后废，而徙西宁卫右千户所於此。成化中更名。南有碾伯河。西北距行都司千二百三十里。

沙州卫元沙州路，属甘肃行省。洪武初废。永乐元年置卫。正统间废。南有鸣沙山。东南有三危山。又东有龙勒山，又有渥洼水。西有瓜州，元属沙州路，洪武初废。东距行都司千三百六十里。

镇夷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年以甘州卫地置。建文二年罢。永乐元年复置所，旧在西北，天顺八年移於今治。南有黑河，即张掖河也。西南有盐池。北有兔儿关。东南距行都司三百里。

古浪守御千户所正统三年六月以庄浪卫地置。古浪河在东。又南有古浪关。东有石峡关。东南距行都司六百四十里。

高台守御千户所景泰七年以甘州卫之高台站置。弱水在北。又西有合黎山。西南有白城山。东南距行都司一百六十里。

志第十九 地理四

○四川江西

四川《禹贡》梁、荆二州之域。元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成都路。又置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治建昌路。属云南行中书省。洪武四年六月平明升。七月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九月置成都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四川都指挥使司。领招讨司一，宣慰司二，安抚司五，长官司二十二及诸卫所。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三，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为里千一百五十有奇。北至广元，与陕西界。东至巫山，与湖广界。南至乌撒、东川，与贵州、云南界。西至威茂，与西番界。距南京七千二百六十里，京师一万七百一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十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九，口一百四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八。弘治四年，户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三，口二百五十九万八千四百六十。万历六年，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成都府元成都路。洪武四年为府。领州六，县二十五：

成都倚。洪武十一年建蜀王府。

华阳倚。北有武担山。又有外江，自灌县分流经城北，绕城而南，一名清远江。又有内江，亦自灌县分流经城南，绕城而东，亦名石犀渠。合流南注於大江。此府城之内、外江也。东有宁州卫，洪武十一年四月置。东南有马军寨巡检司。

双流府西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华阳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南有牧马川，即府在内、外江下流也。

郫府西。有内江，一名郫江，即府城内江之上流也。

温江府西少南。西南有阜江，亦曰内江。

新繁府西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成都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北有沱江。又西有湔氵臾口。

新都府北。东有雒水，自什邡县流经此，下流至泸州入大江，亦曰中水。北有湔水，即大江别流，自灌县东北出，流经此，至汉州入雒

水。东北有绵水，自汉州流至此入雒江。三水同流，亦曰郫江也。

彭府北。元彭州。洪武十年五月降为县。北有九陇山，有葛王贵山，又有大隋山、中隋山。南有沱江，又北有濛水流合焉。又东有濛阳县，元属彭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又北有白石沟巡检司。

崇宁府西北。元属彭州。洪武四年属府。十年五月省入灌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沱江。

灌府西少北。元灌州。洪武中，降为县。西北有灌口山。又有玉垒山，下有玉垒关，一名七盘关。又西南有青城山。又西有湔江，亦曰都江，亦曰湔堋江，古离堆也。岷江经此，正流引而南，支流分三道，绕成都境。有石渠水口。又有白沙水，下流入都江。又南有沱江，即郫江上源也。又西有蚕崖关巡检司。西南有獠泽关。

金堂府东。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新都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三学山。南有云顶山。有金堂峡，雒水经此，曰金堂河。东南又有怀口巡检司。

仁寿府南少东。东有丽甘山，下有盐井。东有三嵎山，又有蟠溪，下流入资江。又南有陵井，产盐，亦曰仙井。

井研府南少东。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十年五月省入仁寿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铁山，旧产铁。南有盐井。

资府东。明玉珍置资州。洪武初，降为县。南有珠江，即雒江也，东流为资江。东有银山镇巡检司。

内江府东南。洪武中置。西有中江，即雒之异名。南有椑木镇巡检司。

安府北少东。元安州，治在西北。洪武中，降为县，移於今治。南有浮山，黑水出焉，南流入罗江县界。北有曲山关。东有小东坝关。又东南有睢水关，关西有绵堰堡，绵水发源处也。

简州洪武六年降为县。正德八年又升为州。旧治在绛河北。正德八年徙治河南。东北有石鼓山。西有分栋山。东有雁水，即雒水也，绛水自北来合焉，一名赤水，亦曰牛鞞水。又城内有牛皮井，产盐。西有龙泉镇巡检司。西南有阳安关。西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一：

资阳州东。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属府。十年五月省入简县。成化元年七月复置，仍属府。正德中，改属州。西有资溪，流入雁水。东有资阳镇巡检司，后移治濛溪河。

崇庆州元治晋原县。洪武中省县入州。西有鹤鸣山。西北有鄩江，东流入新津界。又北有味江，东北有白马江，皆岷江南出之别名也。西北有永康县。东南有江源县，明玉珍复置，洪武初省。西有清溪口巡检司。东北距府百十里。领县一：

新津州东。南有天社山。南枕大江，一名阜江。东有北江，亦曰新穿水，自府城南流经此合大江。

汉州明玉珍复置雒县，为州治。洪武四年省县入州。东有雒水，有绵水。又西南有湔水，流入雒。又北有雁水，亦流入雒，故雒水亦兼雁水之名。又东北有石亭水，流合绵水。东南有三水关巡检司。西南距府百十里。领县三：

什邡州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绵竹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北有章山，雒水出此，亦名雒通山。南有高镜关，雒水经其南。又西有大逢山。

绵竹州西北。西北有紫岩山，绵水出焉。又有紫溪河，一名射水河。又北有睢水关。

德阳州东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汉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北有鹿头山，上有鹿头关。东有绵水。西南有石亭水。南有白马关巡检司。

绵州元属潼川府。洪武三年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州。东有富乐山。西有涪水，源出松潘卫，泫经此，亦曰绵江，下流至合州，合於嘉陵江。又西北有安昌水，一名龙安水，东南流合涪水。又东有潺水，亦合於涪水。东有魏城巡检司。西南距府三百六十里。领县二：

罗江州南。洪武六年十二月省入绵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罗江，涪水与安昌水会流处也。又西有黑水，自安县流入界。又西南有白马关巡检司，关与德阳县鹿头关相对。

彰明州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绵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太华山。西有涪江，北有廉水，西有让水，俱流入焉。

茂州元治汶山县，属陕西行省吐番宣慰司。洪武中省县入州。十六年复置县，后复省。南有岷山，即陇山之南首也。汶江自松潘卫流入，经山下，又东经州城西，东南流，回环於四川、湖广、江西三布政司及南直隶之地，入於海，几七千余里。南有鸡宗关、东有积水关、北有魏磨关三巡检司。又南有七星关，又有雁门关。东有桃坪关。北有实大关。西北有黄崖关，有汶山长官司，又南有静川长官司，东南有陇木头长官司，西南有岳希蓬长官司，俱洪武七年五月置，属重庆卫。又北有长宁堡，本长宁安抚司，宣德中，平历日诸蛮置，属松潘卫。正统元年二月改属垒溪所。八年六月改属茂州卫。后废为堡。东南距府五百五十里。领县一：

汶川州西南。北有七盘山。西有玉轮江，即汶江也，有汶川长官司，洪武七年五月置。西有寒水关巡检司。又南有彻底关。

威州元以州治保宁县省入。明玉珍复置县。洪武二十年五月复省县入州。旧治在西北凤坪里，宣德三年六月迁於保子冈河西。十年六月又迁於保子冈河东千户所城内。东南有定廉山，盐溪出焉。又西南有雪山，亦曰西山。北有汶江，西北有赤水，北有平谷水，俱流入焉。东有通化县，洪武三年省。西北有保子关、彻底关。西南有镇夷关。东南距府四百五十里。领县一：

保州西北。洪武六年分保宁县地置。东有汶江。西北有镇安关。

保宁府元属广元路。洪武四年直隶行省。领州二，县八。西南距布政司七百里。

阆中倚。成化二十三年建雍王府。弘治三年迁於湖广衡州府。四年八月建寿王府。正德元年迁於湖广德安府。旧治在县东，明玉珍徙於此。东有蟠龙山，其北有锯山关。又有灵山，其麓为梁山关。南有嘉陵江，即西汉水，自陕西宁羌州流入，至巴县合大江，亦曰阆水，又曰巴水，其下流曰渝水。有南津关在城南，临嘉陵江。又有滴水关，在城北玉台山下。又东南有和溪关。

苍溪府西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阆中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大获山在东，宋江环其下。东南有云台山。西南有嘉陵江，宋江自西流入焉。北有八字堡巡检司。

南部府南少东。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阆中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

有南山，一名跨鰲山。东南有离堆山。东北有嘉陵江。

广元府北少西。元广元路，治绵谷县。洪武四年改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来属，以绵谷县省入。十三年十一月复置绵谷县。二十二年六月降州为县，复省绵谷县入焉。北有潭毒山，上有潭毒关，下临大江。又有朝天岭，上有朝天关。又有七盘岭，上有七盘关，为陕西、四川分界处。又东北有大漫天岭，其北有小漫天岭。西有嘉陵江。北有渡口，在大、小二漫间。东有百丈关，北有望云关，有龙门阁，北达陕西宁羌州。

昭化府西北。元属广元路。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广元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府。西南有长宁山，有白卫岭。又西有九曲山。东有嘉陵江，其津口曰桔柏津，渡口关在焉。北有白水，自陕西文县流入，亦曰葭萌水，合於嘉陵江。又北有马鸣阁，又有石柜阁。

剑州元属广元路。洪武六年以州治普安县省入，来属。九年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北有大剑山，亦曰梁山，西北接小剑山，飞阁通衢，谓之剑阁，有大、小剑门关在其上。又有汉阳山。东有嘉陵江。西南有涪江。北有大剑溪、小剑溪，又有泥溪。东南距府三百二十里。领县一：

梓潼州西南。西有梓潼水，亦日潼江水，下流入於涪江。又北有扬帆水，流合潼江水。又东有小潼水，下流入嘉陵江。

巴州元属广元路。洪武九年四月以州治化城县省入，又改州为县，来属。正德九年复为州。东北有小巴山，与汉中大巴山接，巴江水出焉，经州东南，分为三，下流至合州入嘉陵江。南有清水江，流合巴江。东有曾口县，元属州，后废。又北有米仓关巡检司。本治小巴山之巅，寻徙大巴山下，后废。东北距府三百五十里。领县二：

通江州东少北。元至正四年置，属府。正德九年改属州。旧治在赵口坪，洪武中，徙於今治。东有得汉山。南有巴江。又有宕水，在县西壁山下，亦曰诺水，流入巴江。东北有濛坝、北有羊圈山二巡检司。又东北有桐柏关，相对樗林关。

南江州北。正德十一年置。北有两角山。南有难江，源出南郑县米仓山，下流入巴江。西北有大坝巡检司。

顺庆府元顺庆路。洪武中，为府。领州二，县八。西南距布政司六

百里。

南充倚。北有北津渡，县旧治也。洪武中，徙今治。南有清居山。西有大、小方山。东有嘉陵江。西有曲水，又有流溪水，东有清水溪，又有大斗溪，俱流注於嘉陵江。又西有昆井，产盐。府境州县多盐井。北有北津渡巡检司。

西充府西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南充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南岷山，上有九井、十三峰。西有西溪，即流溪也。

蓬州元属顺庆路。洪武中，以州治相如县省入。东南有云山。西有嘉陵江。东北有巴江。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二：

营山州东少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蓬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大、小蓬山。东有巴江。

仪陇州北少东。洪武十年五月省入蓬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有伏虞山。北有金城山，一名金粟山。东有巴江。北有鰲水，流入嘉陵江。

广安州元广安府，属顺庆路。洪武四年降为州，来属。十年五月以州治渠江县省入。东北有篆江，即巴江，合渠江之下流也。江中有三十六滩，亦名洄水。又北有浓水，南流合於环水，至州南合洄水，并注合州之嘉陵江。西北距府二百十里。领县四：

岳池州西北。东有岳池水。

渠州东北。元渠州，属顺庆路。至元二十六年五月省州治流江县入焉。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县。东北有八濛山。东有宕渠山，有渠江，下流合巴江。又北有卫渠关，正德中置。

邻水州东少南。成化元年七月置。东南有邻山，产铁。有邻水，下流入大江，县以此名。

大竹州东少北。元属渠州。洪武九年来属。西有九盘山。东有东流溪，下流合於渠江。

夔州府元夔州路，属四川南道宣慰司。洪武四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属重庆府。十年五月直隶布政司。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府。领州

一，县十二。西距布政司千九百里。

奉节倚。洪武九年四月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赤甲山。东有白帝山，又有白盐山。南滨江。东出为瞿唐峡，峡口曰滟澦堆。又西有南乡峡、虎须滩，东有龙脊滩，皆江流至险处。又东有大氵襄水、东氵襄水，俱流入江。南有尖山、又有金子山二巡检司。又东有瞿唐关。东南有江关。南有八阵碛，碛旁有盐泉。

巫山府东。东有巫山，亦曰巫峡，大江经其中，东入湖广巴东县界。东有大宁河，又有万流溪，皆流入大江。

大昌府东。洪武十三年十一月置。西有千顷池。又有当阳镇巡检司。

大宁府东北。元大宁州。洪武九年降为县。北有宝源山，有石穴，盐泉出焉。又有马连溪，亦曰昌溪。东北有袁溪巡检司。北有青崖关。

云阳府西。元云阳州。洪武六年十二月降为县。南滨江。东有汤溪，源自湖广竹山，流经此，至奉节汤口入江。西有檀溪，上承巴渠水，入於汤水。北有盐井。又西北有五溪、北有铁檠二巡检司。

万府西少南。元万州。洪武六年十二月降为县。南滨江。西有苎溪。东有彭溪。又西有武宁县，洪武四年省，有武宁巡检司。又西南有铜罗关巡检司。又西北有西柳关。

开府西少北。元开州。洪武六年八月置，九月降为县。南有开江，彭溪之上流，有清江自县东流合焉，亦曰叠江。又南有垫江，一名浊水，亦合流於开江。

梁山府西。元梁山州，治梁山县。洪武六年十二月省州，存县。 十年五月改属忠州，后来属。北有高梁山，又有高都山。西南有桂溪，南有蟠龙溪，下流俱入於江。

新宁元属达州。洪武三年改属重庆府。十年五月省入梁山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东有雾山，开江出焉。又东有豆山关。

建始府东南。元属施州。洪武中来属。西有石乳山，产麸金，上有石乳关，与湖广施州卫界。南有清江，自施州卫流入，又东入湖广巴东县界。

达州元治通川县。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县，省通川县入焉。正德九年复升为州。西有石城山。东有渠江，通川江之下流，西南入渠县界，合於巴江，中有南昌滩，有土副巡检司。又西有铁山关。东北有深溪关。东南距府八百里。领县二：

东乡州东少北。成化元年七月置。通川江在城东。

太平州东北。正德十年析东乡县地置。东北有万顷池，渠江、通川江出焉，下流为渠江。北有北江，又北入陕西紫阳县界，名任河，入於汉江，东北有明通巡检司。

重庆府元重庆路，属四川南道宣慰司。洪武中，为府。领州三，县十七。西北距布政司五百五十里。

巴倚。东有涂山。大江经城南，又东经明月峡，至城东，与涪江合。西北有鱼鹿峡，涪江所经。东南有丹溪，东北有交龙溪，俱流入大江。东有大红江巡检司。西有佛图关。西南有二郎关。东有铜锣关。又南有南坪关。

江津府西南。北滨大江。东南有僰溪口，僰溪入江处，有清平巡检司。

壁山成化十九年三月析巴县地置。大江在南。涪江在北。又北有壁山巡检司。

永川府西少南。洪武六年十二月置。

荣昌府西少南。洪武六年十二月置。西有雒江，即中水。西北有昌宁县，明玉珍置，洪武七年省。

大足明玉珍置，属合州。洪武四年改属府。东有米粮关。北有化龙关。

安居成化十七年九月析铜梁、遂宁二县地置。东有安居溪，一名琼江，下流入涪江。

綦江府南少东。元綦江长官司，属播州。明玉珍改为县。洪武中来属。南有綦江，即僰溪之上流，一名东溪，有东溪巡检司，后徙县南之趕水镇。又南有三溪渡，有綦市关。

南川府东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綦江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南江，北流为綦江，中有龙床滩，在县北。又东有四十八渡水，流入南江。又南有马劲关、雀子岗关。北有冷水关。

长寿府东少北。洪武六年九月置，属涪州，寻改属府。北滨大江。南有乐温山，下有乐温滩，大江所经。又东有桃花溪。

黔江府东。元属绍庆府。洪武五年十二月省入彭水县。十一年九月置黔江守御千户所。十四年九月复置县，来属。南有黔江，源出贵州思州府界，正流自涪江合大江，支流经此，下流为湖广施州卫之清江。又东有石胜关，又有石牙关。西有白岩关。东南有老鹰关，与湖广施州界。

合州府北。元治石照县。明玉珍省县入焉。东有钓鱼山，嘉陵江经其北，涪江经其南。又东北有嘉渠口，嘉陵江与渠江合流处，经城东南，涪江自西流合焉，亦曰三江口，并流而南，入於大江。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二：

铜梁州南。北有涪江。

定远州北。有旧城。今城本庙儿坝，嘉靖三十年徙此。东有武胜山。西南有涪江。东有嘉陵江。

忠州府东。元治临江县。洪武中，以县省入。南滨大江，江中有倒须滩，西北有鸣玉溪流入江。西有临江巡检司。西距府八百里。领县二：

酆都州西南。元曰丰都。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涪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曰酆都。南滨大江，有葫芦溪自西南流入焉。东南有南宾县，洪武中省。又有沙子关巡检司。

垫江州西少北。明玉珍置，属州。南有高滩溪，西南入长寿界，为桃花溪。

涪州大江自长寿县流入，东迳黄草峡，又东迳铁柜山，又东迳州城北，绕城而东，又南有涪陵江流合焉，江口有铜柱滩。又东南有清溪关。西南有白云关。又西有阳关。西距府四百三十里。领县二：

武隆州南。元曰武龙。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彭水县。十三年十一月复

置，曰武隆。西南有涪陵江，亦曰黔江，亦曰巴江。

彭水州南。元绍庆府治此，属四川南道宣慰司。洪武四年，府废，改属重庆府。洪武十年五月来属。东有伏牛山，山左右有盐井。城西有涪陵江。又东南有水德江，源自贵州思南流入涪陵江。东南有天池关。东北有亭子关。

遵义军民府元播州宣慰司，属湖广行省。洪武五年正月改属四川。十五年二月改属贵州都司。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布政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置遵义军民府。领州一，县四。西北距布政司千七百里。

遵义倚。元播州总管。洪武五年正月改为播州长官司。 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县，与府同徙治白田坝，在故司城之西。北有龙岩山。其东为定军山，又有大楼山，上有太平关，亦曰楼山关。又东有乌江，源自贵州水西，即涪陵江上源，中有九接滩，其南有乌江关。又东南有仁江，东有湘江、洪江，皆流合於乌江。又西南有落闽水，东有乐安水，亦俱流入焉。又东南有河度关。西南有老君关。又东有三度关。西有落濛关。西北有崖门关、黑水关。北有海龙囤，有白石口隘。

桐梓府东。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以旧夜郎县望草地置。北有僰溪，源出山箐，綦江之上流。

真安州元珍州思宁长官司。明玉珍改真州。洪武十七年置真州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置。南有芙蓉江，自乌江分流，东北入於黔江。又有三江，东南流合於虎溪，亦注於黔江。西南距府二百里。领县二：

绥阳府东北。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以旧绥阳县地置。东有水德江，亦曰涪江，亦曰小乌江，流入彭水县界。

仁怀州西。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以旧怀阳县地置。东南有芙蓉江，西南有仁水，其下流俱注於乌江。

叙州府元叙州路，属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至元二十三年正月降为县。洪武六年六月置府。领州一，县九。北距布政司千二百里。

宜宾倚。弘治四年八月建申王府，未之国，除。西有失提山，旧产银。西南有石城山。又西北有朝阳崖，大江经其下，又东经城东南，马湖江来合焉。又西南有石门江，俗呼横江，北入马湖江。又东南有黑

水，一名南广溪，北入江。又西北有宣化县，洪武中省，有宣化巡检司。又西南有横江镇巡检司。又南有摸索关。

南溪府东。东滨大江，中有石笋滩，在县西。又有铜鼓滩，在县东。又南有青衣水，流入大江。

庆符府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宜宾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南有石门山，石门江经其下。又西北有马鸣溪，流入马湖江。

富顺府东北。元富顺州。洪武中降为县。西南有虎头山。东有金川，亦曰中水，即雒江也。又西有荣溪，东有鰲溪，俱流合焉。又西有盐井。东有赵化镇巡检司。

长宁府东南。元长宁军，属马湖路。泰定二年十月改为州。洪武五年降为县。治东西有二溪，并冷水溪，三溪合流入大江，曰三江口。又东出虞公峡，曰淯溪，亦曰武宁溪，其下流入於大江。又治北有淯井，产盐。东有梅洞堡巡检司。

兴文府东南。元戎州，属马湖路。洪武四年降为县，来属。万历二年二月改曰兴文。南有南寿山，又有思早江，又东有水车河，俱流入淯溪。西有武宁城，万历二年二月筑，置建武守御千户所於此。所南有九丝城，所东南有李子关。县东北有板桥巡检司，后迁两河口，仍故名。

隆昌府东北。本富顺县隆桥马驿。隆庆元年置县，析荣昌、富顺二县及泸州地属之。西南有雒江。

高州元属叙南宣抚司。洪武五年降为县，属府。正德十三年四月复为州。旧治怀远寨。正德十三年迁治中坝。东有复宁溪，即黑水之上流。南有江口巡检司。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二：

筠连州西。元筠连州，治腾川县，属永宁路，寻废县存州。洪武四年降州为县，属叙州府。六年十二月改属绵州，寻仍属叙州府。十年五月省入高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仍属叙州府。正德十三年四月来属。西有定川溪，下流与淯溪合。东南有三岔巡检司。

珙州东。元下罗计长官司，属叙南宣抚司。明玉珍改为珙州。洪武四年降为县。十年五月省入高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府。正德十三年四月来属。西南有珙溪，下流入淯溪。南有盐水坝巡检司，后迁歇马堡，仍故名。

龙安府元龙州，属广元路。明玉珍置龙州宣慰司。洪武六年十二月复置龙州。十四年正月改松潘等处安抚司。二十年正月仍改为龙州。二十二年九月改龙州军民千户所。二十八年十月升龙州军民指挥使司，后复曰龙州。宣德七年改龙州宣抚司，直隶布政司。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改曰龙安府。领县三。南距布政司四百八十里。

平武倚。本名宁武，万历十八年四月置，后更名。州旧治在江油县界之雍村。洪武六年徙於青州所。二十二年又徙於盘龙坝箭楼山之麓，即今治也。东南有马盘山，又有石门山。东有涪江，有青川溪，下流合白水，入嘉陵江。西北有胡空关，又有黄阳关。东有铁蛇关，西有大鱼关，羊昌关、和平关，俱永乐中置。又东有栈阁，道出陕西文县。又西有永济桥，铁索为之，达松潘卫。又东有青川守御千户所，洪武四年十月以旧青川县置，属四川都司。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来属。所东有白水江。东北有明月关巡检司。南有杲阳关。北有北雄关，接陕西文县界。又有控夷关，万历中置。

江油府东南。元省。明玉珍复置。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梓潼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剑州。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来属。西有大匡山，与彰明县界。东北有窦圈山。北有涪水，水上有涪水关。

石泉府西南。元属安州。洪武中，州废，改属成都府。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来属。北有三面山，龙安水出焉。又东有湔水，东至江阳入江，有马坪口巡检司。北有松岭关。西有石板关。东有奠边关。东北有大方关。西北有上雄关。

马湖府元马湖路，属叙南宣抚司。洪武四年十二月为府。领县一，长官司四。东北距布政司千一百里。

屏山倚。本泥溪长官司，洪武四年十二月置。万历十七年三月改县。西有雷番山。南有马湖江，其上源自黎州西徼外流入界，至此合金沙江，经府城东入宜宾县界。中有结发滩、铁锁滩、鸡肝石滩，俱在府西。又有马湖，湖在山顶，亦曰龙湖。东有悔泥溪巡检司。又东有龙关。西有凤关。又北有新乡镇，万历十七年三月建城，置戍焉。

平夷长官司府西。洪武四年十二月置。旧治在司东。万历中，移於今治。南有马湖江，又南有大汶溪，东有小汶溪，俱流合焉。

蛮夷长官司府西少南。洪武四年十二月置。南滨马湖江，西有什葛

溪，东有大鹿溪，俱流合焉。南有戎宁巡检司。

沐川长官司府西少北。元置。洪武四年十二月改为州，寻复。北有沐川，下流入大江。东有芭蕉溪，下流入马湖江。

雷坡长官司府西南。洪武四年十二月置。二十六年省。

镇雄府元芒部路，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十六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司。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嘉靖五年四月改府名。万历三十七年五月罢称军民府。北有乐安山，与叙州府界。又西有白水，亦曰八匡河，源出乌撒界，流经此，境内诸川俱流入焉，下流至叙州府入大江。又南有苴斗河，下流入乌撒之七星关河。又北有碱泉二，俱产盐。有益良州、强州，元俱属芒部路，洪武十七年后废。又有阿头、易溪、易娘三蛮部，元属乌撒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芒部府。十七年又改阿头部为阿都府，属四川布政司。后俱废。南有阿赫关，与乌撒界。领长官司五。北距布政司千五百八十里。

白水江肸酬长官司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置。

怀德长官司府西。本却佐寨。

威信长官司府南。本母响寨。

归化长官司府西南。本夷良寨。

安静长官司府西北。本落角寨。四司，俱嘉靖五年四月改置。

乌蒙军民府元乌蒙路，后至元元年九月属四川行省。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十六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司。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西有凉山。北有界堆山，与叙州府界。西南有金沙江，下流合於马湖江。南有索桥，金沙江渡处。北有罗佐关。有归化州，洪武十五年三月置，属府，寻废。东北距布政司千三百里。

乌撒军民府元乌撒路，后至元元年九月属四川行省。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十六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司。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西有盘江，出府西乱山中，经府南为可渡河，入贵州毕节卫界。有可渡河巡检司。又西有赵班巡检司。又有阿赫关、邬撒二巡检司。东南有七星关。东有老鸦关，又有善欲关，皆与贵州毕节卫界。又南有倘唐驿，路出云南沾益州。东北距布政司千八百五十里。

东川军民府元东川路，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改属四川布政司。二十一年六月废。二十六年五月复置。西南有马鞍山，府旧治在焉。寻移治万额山之南。又西南有绛云弄山，接云南禄劝州界，下临金沙江。又东南有牛栏江，自云南寻甸府流入，至府北合金沙江。有藤索桥，在东北牛栏江上。东北距布政司千四百里。

潼川州元潼川府，直隶四川行省。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郪县省入，直隶布政司。北有涪江，南有中江流合焉。又西南有郪江，有盐井。西南距布政司三百里。领县七：

射洪州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盐亭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有涪江。又东南有射江，亦曰瀰江，亦曰梓潼水，自盐亭县流入，经县东南之独坐山，合於涪江。又东南有沈水，亦入涪江。有盐井。

中江州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南有可蒙山、铜官山，南有赖应山、私熔山，俱产铜。东南有中江，南有郪江，有盐井。

盐亭州东少北。北有紫金山。南有梓潼水。东有盐亭水，自剑州南境流入，亦谓之瀰江。城东有盐井。

遂宁州东南。元遂宁州。明玉珍省州治小溪县入焉。洪武九年四月降州为县。东有铜盘山，又有涪江，北有郪江流入焉，谓之郪口。西有倒流溪，有盐井。

蓬溪州东南。元属遂宁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遂宁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徙治故城之西南。西有明月山，下为明月池。又有伏龙山，下有火井。北有蓬溪，下流合於涪江，有盐井。

安岳州南。洪武四年於县置普州。九年，州废。西有岳阳溪，下流合於涪江，有盐井。

乐至州南少西。成化元年七月置，属州。正德九年改属简州。嘉靖元年四月还属。有盐井。

眉州元属嘉定府路。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县，仍属嘉定州。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州，直隶布政司。东有蟆颐山，西面临江，下为蟆颐津。南有峨眉山。东有玻璃江，即大江也。南有思濛江，西南有金流江，一名难

江，下流俱入大江。东南有鱼耶镇巡检司。北距布政司百八十里。领县三：

彭山州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眉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有彭亡山，亦曰平无山，俗呼为平模山。北有天社山。南有打鼻山。东北滨大江，内江自双流县流入焉，即牧马川也，合流而南，亦曰武阳江，江中有鼓楼滩。又有赤水，亦自东北流入大江。

丹棱州西。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属嘉定府。十年五月省入眉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来属。东南有青衣水，源出卢山县，流经此，下流至嘉定州入大江。

青神州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嘉定州。十三年十一月复还属。西有熊耳山，青衣水经其下。又东有大江。东南有松柏滩。东有犁头湾巡检司。

邛州元属嘉定府路。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县，仍属嘉定州。成化十九年二月复为州，直隶布政司。西有古城山，产铁。又东南有铜官山，产铜。西有相台山，下有火井，又有盐井。南有邛水，自雅州流入，至新津县入大江。南有夹门关巡检司。西有火井坝巡检司。后移於州南二十五里。东北距布政司三百里。领县二：

大邑州北少东。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邛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嘉定州。成化十九年二月还属。西北有鹤鸣山，与崇庆州界。东有牙江，下流入邛水。

蒲江州东南。元省入州。洪武六年十二月复置，属嘉定府。成化十九年二月还属。南有蒲水，源出名山县，流经此，东入邛州界。西有双路巡检司。

嘉定州元嘉定府路。洪武四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龙游县省入，直隶布政司。东有三龟山。又有九顶山。大江在城东，亦曰通江。又西有阳江，即大渡河，自峨眉县流入，经城东乌尤山下，合於大江。又西南有青衣水，至城西双湖，与阳江合。东南有金石井巡检司，后废。北距布政司二百六十里。领县六：

峨眉州西。西南有峨眉山，有大峨、中峨、小峨，罗目江出焉。阳江在县南，自黎州所夷界流入，与罗目江合。又西南有中镇巡检司，后徙治大围山。又有土地关，接蛮界。

夹江州西北。西有青衣水，又有洪雅川，合焉。

洪雅州西北。元省入夹江。成化十八年五月复置。西北有青衣水。西有洪雅川。又有竹箐山巡检司。

犍为州东南。旧治玉津镇。今治惩非镇，洪武中徙此。东有大江。东北有四望溪流入焉。有四望溪口巡检司。又北有石马关巡检司。

荣州东。本荣州。洪武六年十二月置。九年四月降为县。东有荣川水，有甕溪关、飞水关，俱洪武间置。又有大坪隘口，成化十二年八月置。

威远州东。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属嘉定府。十年五月省入荣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

泸州元属重庆路。洪武六年直隶四川行省。九年直隶布政司。旧治在州东茜草坝。洪武中徙此。城西有宝山。西南有方山。大江在东，一名泸江，又名汶江，资水自州北来合焉，亦曰中江。又有泸州卫，洪武二十一年十月置於州城，成化四年四月徙於州西南之渡船铺。南有石棚镇、北有李市镇二巡检司。又有江门、水流崖、洞扫等关堡，俱成化四年四月置。又南有龙透关，崇祯间修筑。西北距布政司千五百五十里。领县三：

纳溪州西南。北滨大江，城西有纳溪水，自蕃部西南流合焉。有纳溪口巡检司。南有倒马关、石虎关，俱通云南、交址路。

江安州西少南。北滨大江，有绵水西南流入之，谓之绵水口。又南有淯溪，又有泾滩，俱流合於绵水。有板桥巡检司。

合江州东少北。旧治在神臂山南。洪武初徙安乐山之麓，即今治也。又南有榕山，俗名容子山。北滨大江，西有之溪、北溪入焉，因谓之合江。又南有安乐溪，西北流入江安县。

雅州元属陕西行省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以州治严道县省入，直隶布政司。东有蔡山，一名周公山，其下有经水，一名周公水。又东南有荣水，一名长瀆河，又有小溪，一名百丈河，至州界，俱合流於青衣江。北有金鸡关。东北有金沙关。东北距布政司四百五十里。领县三：

名山州东北。洪武十年省入州。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东北有百丈

山，旁有百丈县，元属州，洪武中省。西有蒙山。南有青衣江。

荣经州西南。明玉珍省入严道县。洪武中复置。东北有铜山。东有邛崃山，与黎州所界，上有九折坂。西有大关山，邛崃关在焉。北有长濆河，南有周公水，并流入州界。西北有紫眼关，地接西番。又有碉门砦，亦曰和川镇，元置碉门安抚司。洪武五年设碉门百户所於此，其地兴天全界。

芦山州西北。元曰泸山，后省。洪武六年十二月复置，改为芦山。东有卢山，青衣水出焉。南有三江渡，其水经多功峡，下流入平羌江。西北有临关，旧曰灵关，正统初更名。有临关巡检司。又南有飞仙关。

永宁宣抚司元永宁路。洪武七年为永宁长官司。八年正月升宣抚司。天启三年废，地属叙州府。故城在西。洪武十五年迁於今治。东南有狮子山。西北有青山。南有永宁河，东北流经泸州境，入於大江。又东南有赤水河。东有鱼浮关，洪武四年置。领长官司二。距布政司千八百里。

九姓长官司司城西南。元九姓罗氏党蛮夷长官千户。洪武六年十二月改置。天启六年改属泸州。南有通江溪，东北会於纳溪之江门峡。西南有金鹅池。

太平长官司元大坝军民府，洪武中废。成化四年四月改置。

天全六番招讨司元六番招讨司。洪武六年十二月改置，直隶四川布政司。二十一年二月改隶都司。东有多功山。南有和水，一名始阳河，亦名多功河，流入雅州青衣江。又西番境内有可跋海，其下流合云南样备水，流入交址。又禁门关、紫石关亦俱在司西。又东有善所、张所、泥山、天全、思经、乐蔼、始阳、乐屋、在城、灵关凡十百户所。东距布政司五百五十里。

松潘卫元松州，属云南行省。洪武初因之。十二年四月兼置松州卫。十三年八月罢卫。未几，复置卫。二十年正月罢州，改卫为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都司。嘉靖四十二年罢军民司，止为卫。东有雪栏山，上有关。南有红花山。西北有甘松岭。又北有大、小分水岭。西有岷江，自陕西洮州卫流经此，亦曰潘州河。又东有涪江，出小分水岭，东南流，入小河所界。北有潘州卫，洪武中，以故潘州置。二十年省入。又西有镇夷关，永乐四年七月置。又西北有流沙关。又东有望

山、雪栏、风洞、黑松林、三舍、小关子关。南有西宁、归化、安化、新塘、北定、浦江六关。又有平夷关，万历十四年置。又南为镇平关。又西北有漳腊堡，洪武十一年置。领千户所一，长官司十六，官抚司五。东南距布政司七百六十里。

小河守御千户所宣德四年正月置。北有师家山，一名文山，山麓有文山关。南有小河，即涪水也，东流入龙安府界，有铁索桥跨其上。

占藏先结簇长官司、蜡匝簇长官司、白马路簇长官司、山洞簇长官司、阿昔洞簇长官司、北定簇长官司、麦匝簇长官司、者多簇长官司、牟力结簇长官司、班班簇长官司、祈命簇长官司、勒都簇长官司、包藏先结簇长官司以上十三司，俱洪武十四年正月置。，阿用簇长官司宣德十年五月置。，潘斡寨长官司正统五年七月置。，别思寨长官司宣德十年五月置。，八郎安抚司永乐十五年二月置。，麻儿匝安抚司宣德二年三月，以阿乐地置。，阿角寨安抚司、芒儿者安抚司二司俱正统五年七月置。，思曩日安抚司正统十一年七月置。

叠溪守御军民千户所本叠溪右千户所，洪武十一年以古翼州置，属茂州卫。二十五年改置。直隶都司。南有排栅山。西有汶江，南有黑水流合焉，谓之翼水。又南有南桥、中桥、彻底三关，北有永镇桥关、镇平关，西有叠溪桥关，东有小关，俱洪武十一年置。领长官司二。东南距布政司五百八十里。

叠溪长官司所城北。、郁即长官司所城西。俱永乐元年正月置。

黎州守御军民千户所本黎州长官司，洪武九年七月置。十一年六月升安抚司，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四年降为千户所，直隶都司。东北有圣钟山，下有黎州，元属陕西行省吐蕃宣慰司。洪武五年省州治汉源县入州。永乐后废。西北有飞越山，两面皆接生羌界。西南有大田山，东麓为大田坝，万历二十四年立黎州土千户所於此。又东有冲天山。南有避瘴山。西北又有笋筻山。南有大渡河，即古若水。洪武十五年六月置大渡河守御千户所，后徙司城西北隅。又西南有汉水，源出飞越山之仙人洞，亦曰流沙河，下流至试剑山，入大渡河。河南即清溪关，与建昌行都司界。西有黑崖关，洪武十六年置。又有椒子关，路通长河西等处。东北距布政司六百九十里。

平茶洞长官司元溶江、芝子、平茶等处长官司。洪武八年正月置，属酉阳宣抚司。十七年直隶布政司。西有百岁山。哨溪出於其东，满溪

出於其西，合流入买赛河。北距布政司千六百七十里。

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元溶江、芝子、平茶等处长官司。洪武八年改置，属湖广思南宣慰司。十七年五月直隶四川布政司。

安宁宣抚司成化十三年二月置，领长官司二：

怀远长官司、宣化长官司俱成化十三年二月，与宣抚司同置。

酉阳宣慰司元酉阳州，属怀德府。明玉珍改沿边溪洞军民宣慰司。洪武五年四月仍置酉阳州，兼置酉阳宣慰司，州寻废。八年正月改宣慰司为宣抚司，属四川都司。永乐十六年改属重庆卫。天启元年升为宣慰司。东南有酉水，流合平茶水，至湖广辰州府合流於江，有宁俊江巡检司。西北距重庆府四百九十里。领长官司三：

石耶洞长官司司东南。元石耶军民府。洪武八年正月改为长官司。邑梅洞长官司司南。元佛乡洞长官司。明玉珍改邑梅沿边溪洞军民府。洪武八年正月改置。北有凯歌河，一名买赛河，自贵州平头著可司流入，东入酉阳司界。麻兔洞长官司洪武八年正月置。

石砫宣慰司元石砫军民宣抚司。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八年正月为宣抚司，属重庆卫。嘉靖四十二年改属夔州卫。天启元年升为宣慰司。东有石砫山。又有三江溪，即葫芦溪之上流也。西南距夔州府七百五十里。

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元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治建昌路，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罢宣慰司。二十七年九月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治建昌卫。领卫五、所八、长官司四。东北距布政司千四百八十里。

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元建昌路，属罗罗蒙庆宣慰司。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兼置卫，属云南都司。十月，卫府俱改属四川。二十五年六月，府废，升卫为军民指挥使司。二十七年九月来属。领守御千户所四、长官司三。南有泸水，流入金沙江。又北有长河，南有怀远河，西南有宁远河，下流俱合於泸水。又东有建安州、永宁州，又东有里州，东南有阔州，西南有泸州、隆州，元俱属建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俱属建昌府。东有北社县，元属永宁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寻改为碧舍县。又西有德州，元属德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德昌府。二十七年后，府州县俱废。又有建昌前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置，与建昌军民卫同城，九月属四川行都司，万历三年省。又东有

建昌土卫，洪武十五年置，万历后废。北有泸沽巡检司，即故泸沽县也。又南有麻剌巡检司。又西南有打冲河、东南有白水、东有龙溪三巡检司，后废。又东北有老君关，有太平关。东南有甸沙关。又有金川堡。

○守御礼州后千户所

守御礼州中中千户所卫北。元礼州，属建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建昌府，兼置二守御所，属卫。二十七年后，州废。北有泸沽县，元属礼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亦二十七年后废。

守御打冲河中前千户所卫西。洪武二十七年二月置。西有打冲河，蛮名黑惠江，一名纳夷江，源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东北有水砦关。南有天星砦。

守御德昌千户所卫南。洪武十五年置。南有德昌路，元属罗罗蒙庆宣慰司，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十月改属四川布政司，二十七年后废。

昌州长官司卫南。元属德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德昌府。永乐二年七月改置。

威龙长官司卫东南。元威龙州，属德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以“龙”为“隆”，属德昌府。永乐二年七月改置。

普济长官司卫西南。元普济州，属德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德昌府。永乐二年七月改置。

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元苏州，属建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建昌府。二十一年十月兼置苏州卫，属四川都司。二十五年六月，州废，升卫为军民指挥使司。二十六年三月更名，属四川都司。二十七年九月来属。南有南山，产铜。东有长河，亦名白沙江，南流会於泸水。又有中县，元属建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属永宁州。十七年改属苏州，后废。又有沙陀关、罗罗关、九盘关。南有乌角关。北有北山关。又西有定番堡，万历十五年置。南距行都司百九十里。领千户所一：

守御冕山桥后千户所卫东。正统七年以冕山堡置。东有东河，与泸沽河合，下流入金沙江。北有冕山关。

越嶲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五年七月置，属四川都司。二十七年九月来属。西有阿露山，亦曰大雪山。北有大渡河，与黎州界。又有鱼洞河，南有罗罗河，合流入大渡河。又北有青冈关，有海棠关，有晒经关。南有小相公岭关。西北有刺伯关。南距行都司百九十里。领千户所一、长官司一：

镇西后千户所卫北。弘治中置。

邛部长官司卫东。元邛部州，属建昌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建昌府，二十七年四月升军民府，后仍为州，属越嶲卫。永乐元年五月改为长官司。东有平夷、归化二堡，万历十五年开部夷地增置。

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元柏兴府，治闰盐县，属罗罗蒙庆宣慰司。洪武十五年三月属云南布政司。二十四年二月降为州，省闰盐县入焉。二十六年六月，州废，置卫，属四川都司。二十七年九月来属。南有柏林山。西有斛僰和山，产金。又西有铁石山，出砮石。东北有打冲河，上有索桥。西有双桥河，东有越溪河，俱流入打冲河。又治东有盐井。北有金县，元属柏兴府，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十七年后废。又东有双桥关。西有古德关。东南距行都司三百里。领千户所一、长官司一：

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卫东北。洪武二十五年置。

马刺长官司卫南。永乐初置。

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本会川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五年置，属建昌卫。二十五年六月升军民千户所。十一月升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都司。二十七年九月来属。东南有土田山，产石碌，有葛砧山，产石青，东有密勒山，产银矿。西南有金沙江，自云南武定府流入界。又西有泸水，南入焉，南有泸沽河，亦流入焉。又南有搭甲渡巡检司。东南有泸津关。南有迷郎关，又有松坪关。西有永昌关，有大龙关。北有甸沙关，接建昌卫界。有会川路，元属罗罗蒙庆宣慰司。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十月改属四川布政司。二十六年四月，府废。堕其城。二十七年四月复置府，后复废。又西有永昌州，南有武安州，又有黎汉州，元俱属会川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俱属会川府，十月俱改为县，二十四年二月复俱为州。东南有姜州，元属建昌路，又有会理州，元属会川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俱改属东川府。北有麻龙州，元属会川路，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属东川府。又有麻龙县，洪武十七年改属麻龙州。二十七年后，府州县俱废。西北距行都司五百里。领千户所一：

守御迷易千户所卫西北。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一月置。

江西《禹贡》扬州之域。元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治龙兴路。太祖壬寅年正月因之。正月治吉安府。二月还治洪都。洪武三年十二月置江西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三，州一，县七十七。为里九千九百五十六有奇。北至九江，与江南、湖广界。东至玉山，与浙江界。南至安远，与福建、广东界。西至永宁，与湖广界。距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京师四千一百七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口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二。弘治四年，户一百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万九千八百。万历六年，户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口五百八十五万九千二十六。

南昌府元龙兴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正月为洪都府。癸卯年八月改南昌府。领州一、县七：

南昌倚。洪武十一年建豫王府。二十五年改为代王，迁山西大同。永乐初，宁王府自大宁卫迁此，正德十四年除。故城在东。今城，明太祖壬寅年改筑。东湖在城东南隅。西有赣江，自丰城县流入，东北入鄱阳湖，出湖口县，入大江，亦曰章江。又东南有武阳水，上源自南丰县汙江，北流经此，又东北入宫亭湖。南有市汊巡检司。

新建倚。西有西山，跨南昌、新建、奉新、建昌四县之境。北有吴城山，临赣江。东有鄱阳湖，即彭蠡也，俗谓之东鄱湖；其西与宫亭湖相接，谓之西鄱湖西南有筠水，一名蜀江，自高安县流入，合於章江。东北有赵家围、西有乌山、北有吴城、西北有昌邑四巡检司。

丰城府南少西。元富州。洪武九年十二月改为丰城县。南有罗山，富水所出。又有柸山，丰水所出。西南有章江，丰水自南，富水自东南，俱流入焉。又东有云韶水，自抚州流入，亦入於章江。南有沛源、西南有江浒口二巡检司。又有河湖巡检司，废。又北有港口巡检司，治大江口，后迁县东北小江口，废。

进贤府东南。西南有金山，产金。北有三扬水，又有军山湖，又北有日月湖，下流俱入於鄱阳湖。东有润陂、东北有邬子寨、北有龙山、东南有花园四巡检司。

奉新府西。西有百丈山，冯水所出，下流入於章江。又西有华林

山，华林水出焉。又西北有药王山，龙溪水出焉。二水合流，注於冯水。西有罗坊巡检司。又有白沙巡检司，废。

靖安府西北。西有毛竹山，接宁州界，双溪水出焉，下流入於冯水。北有桃源山，桃源水所出，流与双溪水合。又西北有长溪，源出名山，下流入於修水。

武宁府西北。西有太平山。西北有九宫山。南有修水。

宁州府西。元分宁县，为宁州治。洪武初，改县为宁县，省州入焉。弘治十六年，升县为州。西有幕阜山，修水发源於此，下流入鄱阳湖。又东有鹤源水，源发九宫山，下流合修水。西有杉市巡检司，后迁於崇乡北村。南有定江、又有八叠岭二巡检司，废。东南距府三百六十里。

瑞州府元瑞州路，属江西行省。洪武二年为府。领县三。东北距布政司二百里。

高安倚。北有米山。西北有华林山。又北有蜀江，自上高县流入，东流汇於南昌之象牙潭而入章江，一名锦水。此别一蜀江，非出岷山之大江也。又南有曲水，亦东入章江。南有阴冈岭、又有洪城二巡检司，废。

上高府西南。南有蒙山，旧产银铅。西有天岭。又西有蜀江，自万载县流入，至县西北凌江口合新昌县之盐溪水。又有斜口水，源出蒙山，至县西亦流入焉。西有离娄桥、又有麻塘二巡检司。

新昌府西。元新昌州。洪武初，降为县。西有盐溪水，一名若耶溪，南流至上高县入於蜀江。又北有藤江，下流与盐溪水合。西有黄冈洞、北有大姑岭二巡检司。

九江府元江州路，属江西行省。太祖辛丑年为九江府。领县五。南距布政司三百里。

德化倚。南有庐山，亦曰匡庐。东南有鄱阳湖，湖中有大孤山。县北滨大江，亦曰浔阳江，北岸为湖广黄梅县，南岸经湖口、彭泽二县，而入南直东流县境。江中有桑落州，与南直宿松县界。又西有湓浦，自瑞昌县流入，经城西，注於大江，所谓湓口也。又东南有女儿浦，源出庐山，东北入鄱阳湖。西有城子镇巡检司。又东有南湖觜、西有龙开河

二巡检司，后废。

德安府西南。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博阳川出焉，东南流入於鄱阳湖。东北有谷帘水，源出庐山，下流亦入鄱阳湖。

瑞昌府西。西有清溢山，溢水出焉。北有大江，北岸与湖广广济县分界。

湖口府东。北滨大江。南有上石钟山。北有下石钟山。又南有青山，在鄱阳湖中。西南即鄱阳湖，汇章、贡群川之水，由此入江。南有湖口镇巡检司，后迁上石钟山。西北有茭石矶镇巡检司，后迁於黄茅潭。

彭泽府东少北。滨大江。北有小孤山在江中，江滨有彭浪矶，与小孤对。东北有马当山，横枕大江。有马当镇巡检司。西南有峰山、矶镇二巡检司。

南唐府元南唐路，属江西行省。太祖辛丑年八月为西宁府。壬寅年四月改曰南康府。领县四。南距布政司三百里。

星子倚。西北有庐山。北有鞋山，在鄱阳湖中。湖东为宫亭湖，西北为落星湖。又西有谷帘水，下流入鄱阳湖。东有长岭巡检司，后迁县南渚溪镇，又迁县东北青山镇，仍故名。

都昌府东。西南有石壁山，临章江，东南为鄱阳湖，北有后港河，合诸水入焉。西北有左蠡巡检司，滨湖。东南有柴棚巡检司，在湖中。

建昌府西南。元建昌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南有长山，南有修水，自宁州流入，亦谓之西河。东有芦潭巡检司。

安义府西南。正德十三年二月析建昌县安义等五乡置。东有东阳新迳水，南有龙江水，俱流合於修水。

饶州府元饶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辛丑年八月为鄱阳府，隶江南行省。寻曰饶州府，来隶。领县七。西南距布政司二百四十里。

鄱阳倚。正统元年，淮王府自广东韶州府迁此。西北有鄱阳山，在鄱阳湖中。湖长三百里，阔四十里，亘南康、饶州、南昌、九江四府之境。南有鄱江，源出南直婺源县及祁门县，下流会於城东。又南则广信

上饶江来合焉，环城西北出，复分为二，俱入鄱阳湖，亦名双港水。又东有东湖，一名督军湖，流入鄱江。西北有棠阴巡检司，迁於双港口。北有石门镇巡检司。又东北有大阳埠。西有八字脑。

馀干府南。元饶干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北有康郎山，滨鄱阳湖南涯，因名其水曰康朗湖。又西有族亭湖。又南有余水，亦曰三余水。又南有龙窟河，合於余水，下入鄱江。有康山巡检司，旧在康郎山上，后迁黄埠。西有瑞虹镇，在鄱阳湖滨。

乐平府东。元乐平州。洪武初，降为县。东北有凤游山。南有乐安江，即鄱江之上流也。北有八涧镇巡检司。南有仙鹤镇巡检司，后迁万年县之苛溪镇。

浮梁府东。元浮梁州，洪武初降为县。南有昌江，南直祁门县之水俱流汇焉，鄱江之别源也。西北有桃树镇巡检司，后迁县东北勒上市。西南有景德镇，宣德初，置御器厂於此。

德兴府东。东有银山，旧产银。北有铜山，山麓有胆泉，浸铁可以成铜。西南有建节水，自弋阳县流入。北有大溪，自南直婺源县流入。下流俱合於乐安江。东有白沙巡检司。西南有永泰巡检司，废。

安仁府南少东。南有锦江，亦名安仁港，自贵溪县流入，西北入余干境，为龙窟河。又东有白塔河，流合於锦江。南有白塔、东有田南二巡检司，后废。

万年府东南。正德七年以余干县之万春乡置，析鄱阳、　乐平及贵溪三县地益之。北有万年山。东有桃源洞，桃源水出焉，经县西南，下流为余水。东北有荷溪镇、北有石头街二巡检司，后俱废。

广信府元信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庚子年五月为广信府。领县七。西北距布政司六百三十里。

上饶倚。西北有灵山，旧产水晶。南有丁溪山，产铁。又南有铜山。北有上饶江，自玉山县流入，经城北，下流至鄱阳县合於鄱江。又西有槠溪，源出灵山，亦曰灵溪，流入上饶江。南有八坊场、东北有郑家坊二巡检司。

玉山府东。有三清山。又有怀玉山，玉溪出焉，分二流，东入浙，西为上饶江。东南有柳都寨巡检司。

弋阳府西。南有军阳山，旧产银。东有弋阳江，即上饶江下流也，又有弋溪流合焉。又有葛溪，源出上饶县灵山，下流入鄱江。又有信义港，自福建邵武流入，合於葛溪。

贵溪府西。西南有象山，又有龙虎山，上清宫在焉。其南为仙严。又南有芗溪，亦名贵溪，上流即上饶江也。又有须溪，自福建光泽县流入，来合焉。南有管界寨巡检司。西有神前街巡检司，本神峰寨，在县北，后迁潭溪，更名。

铅山府南。元铅山州，直隶江浙行省，治在八树岭之南。洪武初，降为县，迁於今治。西南有铜宝山，涌泉浸铁可以为铜。又有铅山，产铅铜及青绿。北有鹅湖山。南有分水岭，与福建崇安县界，上有分水关巡检司。又有紫溪岭，紫溪水出焉。北有上饶江，至汭口，与紫溪、桐木、黄蘖诸水合流，入弋阳县界，谓之铅山河口。又东北有石溪，亦流合上饶江。西南有石佛寨巡检司，后迁善政乡湖坊街。又西有驻泊巡检司，治汭口镇，废。

永丰府南。东南有平洋山，旧产银矿。南有永丰溪，源出福建浦城县界，下流至上饶县界合玉溪。又东有永平溪，西会杉溪及诸溪谷之水，注於永丰溪。东有柘阳寨巡检司。又有杉溪寨巡检司，废。

兴安府西。嘉靖三十九年八月以弋阳县之横峰寨置，析上饶、贵溪二县地益之。县南有宋溪，源并出灵山，下流入上饶江。东有丫严寨巡检司，后废。

建昌府元建昌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正月为肇庆府，寻曰建昌府。领县五。西北距布政司四百里。

南城倚。永乐二十二年建荆王府。正统十年迁於湖广蕲州。成化二十三年建益王府。西南有麻姑山。东有旴江，一名建昌江，自南丰县流入，下流入金溪县。东有蓝田、北有伏牛二巡检司。又南有曾潭、北有岳口二巡检司，废。又东南有杉关，接福建光泽县界。

南丰府南少西。元南丰州，直隶江西行省。洪武初，降为县，南有军山。又东南有百丈岭，与福建建宁县分界。又有旴水。东南有龙池巡检司，本黄沙源坪，在县西南，后迁县南双港口，又迁县东南百丈岭，又迁刊都，寻又迁於此，更名。又南有太平、北有仙君二巡检司，废。

新城府东南。西有福山，黎水出焉，经县西，下流会於旴江。又东

有飞猿岭，飞猿水出焉，下流至南城县入於日于江。又有五福港，源出杉关，流与飞猿水合。东南有极高巡检司，迁水口村，后迁县南德胜关，又迁县东洵口，仍故名。西南有同安巡检司，后迁县西樟村，寻复。

广昌府西南。西北有金嶂山。西南有梅岭。又南有血木岭，盱水出焉，经城南，流入南丰县。西南有秀岭、南有泉镇二巡检司。

泸溪府东南。本南城县泸溪巡检司，万历六年十二月改为县。东有泸溪，源出福建崇安县之五凤山，流至县，又北入於安仁港。

抚州府元抚州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正月为临川府，寻曰抚州府。领县六。北距布政司二百四十里。

临川倚。南有灵谷山。西有铜山，旧产铜。城东有汝水，上源接盱江，自金谿县流入，东合於章江。又西有临水，源出崇仁县，流合汝水。北有温家圳、南有青泥、西有清远三巡检司。又有白竿巡检司，后废。

崇仁府西。南有巴山，一名临川山，临水出焉，亦曰巴水。又南有华盖山，西宁水出焉，下流俱合於汝水。又西南有宝唐山，宝唐水出其下，北合县境诸溪，入於临水。东有周坊巡检司。又西北有丁坊、南有河亭二巡检司，废。

金谿府东南。东有金窟山，旧产金。又有云林山，跨抚、信、建昌三府境。又有崖山，接贵溪县界。南有福水，即盱水下流也，自南城县流入，北合清江水，又北合石门港水。又北流为苦竹水，又西流为临川县之汝水。

宜黄府西南。东有宜黄水，下流入汝。南有止马寺巡检司。又有上胜巡检司，废。

乐安府西南。西北有大盘山，与新淦、永丰二县界，宝唐水出焉，下流合於临水。东有芙蓉山，鰲溪水出焉，下流合於赣水。北有龙义、又有望仙二巡检司。又西北有南平巡检司，后废。

东乡府东。正德七年八月以临川县之孝冈置，析金溪、进贤、余干、安仁四县地益之。西南有汝水。东北有横山、西北有古煽二巡检司，后废。

吉安府元吉安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为府。领县九。东北距布政司五百九十里。

庐陵倚。北有螺山，南有神冈山，两山相望，赣江经其下。又北经城东，又北经虎口石，流入峡江县，为清江。南有富田、西有井冈、西南有敖城三巡检司。

泰和府南少西。元太和州。洪武二年正月改为泰和县。东有王山，亦名匡山。赣江在城南，自万安县流入，经县西之牛吼石，而东北入庐陵县界。又南有云亭江，一名缯水，源出兴国县，北流至珠林口注於赣江。西有旱禾市、东北有花石潭、东南有三顾山三巡检司。

吉水府东北。元吉水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东有东山。北有王岭。又东北有吉文水，赣水之支流。北有白沙巡检司，迁县西北三曲滩上，仍故名。

永丰府东。东有郭山。南有石空岭，又有恩江，下流入於赣江。东南有层山、南有沙溪、又有表湖三巡检司。又东北有视田巡检司，后废。

安福府西少北。元安福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西有卢萧山，卢水出焉，经城北，东流与王江合，又东合禾水，至庐陵县神冈山下入於赣江。南有黄茆巡检司，治黄陂寨，后迁县西时砻镇，西有罗塘巡检司，治洋泽，后迁江背，俱仍故名。

龙泉府西南。东南有钱塘山。西有石含山。南有遂水，东流入於赣江。西北有北乡巡检司。西南有禾源巡检司，后迁县西左安司，仍故名。西有秀洲巡检司，本金田，在县北，后迁治，更名。

万安府南。东有蕉源山，产铁。城西有赣江，江之滩三百里，在县境者十八滩，皇恐为最险。又南有阜口江，自赣县北注於赣江。有造口巡检司，在县西南。又东北有滩头巡检司，又东南有西平山巡检司，废。

永新府西南。元永新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东南有义山。西有秋山，一名禾山，禾水出焉，一名永新江，下流至泰和县入於赣江。东南有上坪寨、西北有栗传寨、又有禾山寨、又有新安寨四巡检司。

永宁府西南。北有七溪岭。西有浆山水，源自湖广茶陵州界，流经

县南，合於永新县之禾江。西有升乡寨巡检司。西南有砻头寨巡检司，寻废。

临江府元临江路，属江西行省。太祖癸卯年为府。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二百七十里。

清江倚。东有阁阜山，亘二百余里。南有赣江，一名清江，有清江镇巡检司。又有袁江，自新喻县流入，至县南合焉。西有萧水，南有淦水，至县东清江镇，亦俱合於赣江。西南有太平市巡检司，废。

新淦府南。元新淦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北有离岭，淦水出焉。又西有清江。又南有象江，有泥江，俱流入於清江。东有枉山巡检司，后迁蓝桥，寻复。

新喻府西。元新喻州，洪武初，降为县。西有铜山，旧产铜。北有蒙山。南有渝水，即袁江，颍江水北流入焉。北有水北墟巡检司。

峡江府南。本新淦县之峡江巡检司，嘉靖五年四月改为县，析新淦县六乡地益之。南有玉笥山，又有赣江，亦名峡江，有黄金水流合焉。

袁州府元袁州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庚子年为府。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三百九十里。

宜春倚。南有蟠龙山，又有仰山。又秀江在城北，源出萍乡县，流经府西，亦曰稠江，即袁江之上源也。西有黄圃、南有涧富岭二巡检司。

分宜府东。东有钟山峡。西有昌山峡。秀江经两峡中，入新喻县境，为渝水。

萍乡府西。元萍乡州，洪武初降为县。东有罗霄山，罗霄水出焉，分二派。东流者为卢溪水，下流为秀江，入宜春县界。西流者入湖广醴陵县界，合渌水。又西有萍川水，亦曰杨岐水，西流经县南，下流合渌水。北有安乐镇、东南有大安里二巡检司。又西有草市巡检司，后迁於插岭关，仍故名。又西有湘东市。东有卢溪镇。

万载府北。北有龙江，下流即瑞州府之蜀江。东北有康乐水入焉。西有铁山界巡检司。又有高村镇巡检司，寻废。

赣州府元赣州路，属江西行省。太祖乙巳年为府。领县十二。西北距布政司一千一百八十里。

赣倚。南有崆峒山，章、贡二水夹山左右，经城之东西。贡水一名东江，自福建长汀县流入府界。章水一名西江，自湖广宜章县流入府界。至城北，合流为赣江。北有桂源巡检司，后迁攸镇。东北有磨刀寨巡检司，后迁石院铺。南有长洛巡检司，后迁县西黄金镇。俱仍故名。

雩都府东。东北有高沙宝山。又北有雩山，雩水出焉，合宁都、会昌诸水，绕城而西，至赣县，合於贡水。东北有平头寨巡检司。又有印山、又有青塘二巡检司，后废。

信丰府东南。东有桃江，自龙南县流入，经县北，为信丰江，下流入於贡水。东南有新田巡检司。西有桃枝墟，又有黄田、覃塘，又东有新设四巡检司，后废。

兴国府东北。北有覆笥山。东北有潋江，西南流，合雩水入贡江。东有衣锦乡、东北有回龙寨二巡检司。

会昌府东少南。元会昌州，洪武初降为县。南有四望山，下有羊角水隘。北有湘洪水，即贡水，西北流，会雩水。南有湘乡寨、北有承乡镇二巡检司。又西有河口巡检司，后废。

安远府南。元属宁都州，洪武初改属府。西有安远水，亦曰廉水，流入会昌县之贡水。又南有三百坑水，下流入广东龙川县。西北有板口巡检司。

宁都府东北。元宁都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北有金精山。北有梅岭。南有宁都水，与散水、筻笪、曲阳、黄沙、长乐五水合，又东北有虔化水，下流俱入於雩水。又有梅川水，出梅岭，下流亦经雩都县入贡水。东南有下河寨巡检司。

瑞金府东。元属会昌州，洪武初改属府。东北有陈石山，绵江出焉，流至县南入贡水，又西入会昌县，为湘洪水。西北有瑞林、东北有湖陂二巡检司。东南有古城镇，路出福建长汀县。

龙南府南。元属宁都州，洪武初改属府。西南有冬桃山，桃水出焉，东北流会诸水，至县北宫山下，与渥、濂二水合为三江口，又北流为信丰县之桃江。有冬桃隘，崇祯初，移定南县下历巡检司驻焉。

石城府东北。元元贞元年十一月属宁都州，洪武初改属府。北有牙梳山。东有霸水，西南合虔化水，入贡江。北有捉杀寨巡检司，后迁县西赤江市，仍故名。

定南府东南。隆庆三年三月以龙南县之莲莆镇置。析安远、信丰二县地益之。西北有程岭，又南有神仙岭。东有指挥峰。东北有九洲河，下流会於信丰县之桃江。东北有下历巡检司，后迁高砂莲塘，又迁龙南县冬桃隘。

长宁府东南。万历四年三月以安远县之马蹄冈置，析会昌县地益之。东南有顶山，又南有大帽山，俱接闽、广境。又东有寻邬水，流入广东龙川县界。西北有黄乡巡检司。南有新坪巡检司，本大墩，后更名。北有双桥、南有丹竹楼二巡检司，后废。

南安府元南安路，属江西行省。太祖乙巳年为府。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一千五百二十里。

大庾倚。西南有大庾岭，五岭之一，亦名梅岭，上有关曰梅关。又有章江，亦曰南江，亦曰横江，下流与贡水合。西有郁林镇巡检司，治晶都村，后迁浮江隘，又迁黄泥港，东北有赤石岭巡检司，治峰山里，后迁小溪城，又迁峰山新城，后迁峰山水西村，俱仍故名。又县南有水南城，与府城隔江对峙，嘉靖四十年筑。西北有新田城。又北有凤凰城，又西有杨梅城，俱嘉靖四十四年筑。又东有九所城。亦嘉靖四十四年筑。

南康府东北。西北有禽山，禽水出焉，东流至南野口入於章江。北有羊岭山。南有芙蓉江，即章江。东北有潭口镇、北有相安镇二巡检司。

上犹府东北。元永清县，洪武初更名。西有书山，一名太傅山。东有大犹山，犹水出焉，下流至南康县，入於章江。西有浮龙巡检司，后迁太傅村，仍故名。

崇义府北。正德十四年三月以上犹县之崇义里置，析大庾、南康二县地益之。西南有聂都山。西有桶冈。又有章江，自湖广宜章县流入，又有横水，经县南，又西南有左溪，下流俱合章江。西北有上保巡检司，本过步，后迁治，更名。西南有铅厂巡检司，本在铅山，后迁聂都，东南有长龙巡检司，本治降平里，后迁县东北尚德里江头，俱仍故

名。

志第二十 地理五

○湖广浙江

湖广《禹贡》荆、扬、梁、豫四州之域。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又分置湖南道宣慰司治天临路属焉。又以襄阳等三路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又分置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路并属焉。太祖甲辰年二月平陈理，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三年十二月置武昌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湖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五，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有八，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二十一，蛮夷长官司五。为里三千四百八十有奇。北至均州，与河南、陕西界。南至九疑，与广东、广西界。东至蕲州，与江南、江西界。西至施州，与四川、贵州界。距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京师五千一百七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六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口三百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历六年，户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一十，口四百三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五。

武昌府元武昌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二月为府。领州一，县九：

江夏倚。洪武三年四月建楚王府於城内黄龙山。东有黄鹄山，下为黄鹄矶，临大江。又南有金水，一名涂水，西流至金口入江，有金口镇巡检司。又北有浒黄洲、西南有鲇鱼口镇二巡检司。

武昌府东。西有樊山，一名西山，产银铜铁及紫石英。南有神人山，其下为白鹿矶。西有西塞山，与大冶县界。北滨江，中有芦洲，亦曰罗洲。又西南有樊港，一名樊溪，又名袁溪，汇县南湖泽凡九十九，北入大江，曰樊口。又东有南湖，一名五丈湖，通大江。东有金子矶镇、又有赤土矶镇、西南有白湖镇三巡检司。南有金牛镇、西有三江口镇二巡检司，后废。

嘉鱼府西南。西有赤壁山，与江夏县界。北岸对乌林。西北滨大江，有陆水流入焉，曰陆口，亦曰蒲圻口。东北有簰洲镇、西南有石头口镇二巡检司。

蒲圻府西南。西有蒲首山。南有蒲圻河，即陆水也。又西有蒲圻湖。　西南有新店等湖，下流至嘉鱼县之石头口，注於大江。西南有羊楼

巡检司。

咸宁府东南。陈友谅时徙治河北。洪武中复还故城，即今治也。西有淦水，即金水之别名。

崇阳府南。西有岩头山。西南有龙泉山。东北有壶头山，下有壶头港，亦曰崇阳港，汇群川西合陆水，又名隽水。

通城府西南。南有锡山，旧产银锡。北有陆水，自巴陵县流入。

兴国州元兴国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二月为府。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永兴县省入，来属。北有银山，西有黄姑山，旧俱产银。南有太平山，与九宫山接。东有大坡山，产茶。东北有大江。东有富池湖，亦曰富水，北流注於江，有富池镇巡检司。又东北有黄颡口镇巡检司。西北距府三百八十里。领县二：

大冶州西北。北有铁山，又有白雉山，出铜矿。又东有围炉山，出铁。又西南有铜绿山，旧产铜。大江在北。有道士洑巡检司。

通山州西少南。东南有九宫山，宝石河出焉，下流合於富水。东有黄泥垅巡检司。

汉阳府元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属武昌府。十三年五月复为府。属湖广布政司，寻属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湖广。领县二。西北距布政司，隔江仅七里。

汉阳倚。洪武九年四月省。十三年五月复置。大别山在城东北，一名翼际山，又名鲁山。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迳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於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於大江，即今之汉口也，有汉口巡检司。大江自巴陵县西北接洞庭之水，流入府境，至此与汉水会。又西南有沔水，即汉水支流也，仍合汉入江。又有沌水，大江支流也，自沔阳州流入，仍入大江，谓之沌口，有沌口巡检司。又有弇水，在大江南岸，至弇口入江。又北有滠水，亦汉水支流也，有沦水流合焉，下流注于大江。又西有太白湖，江北诸水多汇焉。西有蔡店镇、西南有新滩镇二巡检司。又西南有百人矶镇巡检司，后迁於东江脑。

汉川府西少北。元属汉阳路。洪武九年四月改属武昌府。十三年五月还属。南有小别山，一名甑山，又有阳台山。西南有汉水。东有涢水，自云梦县来，南入汉，谓之涢口。北有刘家塥巡检司。

黄州府元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属湖广行省。九年属湖广布政司，寻改属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属湖广。领州一，县八。西南距布政司百八十里。

黄冈倚。南有故城。洪武初，徙於今治。南滨大江，西北岸有赤鼻矶，非嘉鱼之赤壁。西有三江口，其上流水分三派，至此合流。中有新生洲，又有峥嵘洲。东有巴河，西有举水，俱入於江。江滨西有阳逻镇、北有团风镇、又西北有中和镇三巡检司。又有鹿城关，有大活关。又东北有阴山关。

麻城府北。东有龟峰山，举水出焉，流入黄冈县。东南有长河，又南有县前河流入焉，下流注於江西。有双城镇、鹅笼镇，东北有虎头关三巡检司。又西北有木陵关，在木陵山上。东北有阴山关，在阴山上。又北有黄土关，与木陵、虎头、白沙、大城为五关。又西有岐亭镇，嘉靖五年筑城。

黄陂府西。东南滨大江，有武湖自西来，入於江，曰武口，又曰沙武口，亦曰沙洑口。又西有滠水，自汉阳流入江，曰滠口。北有大城潭镇巡检司。又北有白沙关，即麻城五关之一也。

黄安府西北。嘉靖四十二年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析黄冈、黄陂二县地益之。东有三角山，接蕲水、罗田、蕲州界。又有东流河，下流出团风口入江。西有西河，又有双河，合流出滠口，入汉。又北有双山关巡检司。西北有金扃关，亦曰金山关，与河南罗山县界。

蕲水府东少南。元属蕲州路。洪武九年四月属蕲州。十一年十月改属府。西南滨大江。南有浠水，源出英山县，流经县境西南入江。又东有兰溪，东南流入浠水。又北有巴水，源出县之板石山，流入黄冈县界。有兰溪镇、巴河镇二巡检司。

罗田府东北。元属蕲州路。洪武九年四月属蕲州。十一年十月改属府。东南有浠水。西北有平湖水。南有官渡河，亦名县前河，平湖水流入焉，下流合黄冈县之巴河，入大江。东北有多云镇巡检司，又有栗子关，又有上岐岭、中岐岭、下岐岭等关。西北又有平湖关。

蕲州元蕲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蕲春县省入，来属。正统十年，荆王府自江西建昌迁此。东北有百家冶山，产蕲竹。南滨江。东北有蕲水，出大浮山，经州北，汇

为赤东湖，西南流，接蕲水县界，注於大江。西有茅山镇、北有大同镇二巡检司。西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二：

广济州东北。南滨江，江中有中洲。崇祯末迁治於此，寻复故。又有武山湖、马口湖皆流通大江。南有武家穴镇、西南有马口镇二巡检司。

黄梅州东北。东南有矿山，旧产铁。大江在南，江滨有太子洑。又南有县前河，由小池口入江。西南有新开口镇巡检司，屡圮於江，内徙。又南有靖江觜镇巡检司。

承天府元安陆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太祖乙巳年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直隶湖广布政司。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弘治四年，兴王府自德安府迁此。嘉靖十年升州为承天府。十八年建兴都留守司於此。领州二，县五。东南距布政司五百七十里。

钟祥倚。洪武二十四年建郢王府，永乐十二年除。二十二年建梁王府，正统六年除。元曰长寿县，元末废。洪武三年复置。九年四月省入州。嘉靖十年八月复置，更名。东有□两木山，一名青泥山。北有松林山，兴献王陵寝在焉，嘉靖十年赐名纯德山，置显陵县於此。明末，县废。西滨汉水。北有直河，自随州流入，有溆水流合焉。又有丰乐水，又东有臼水，俱注於汉水。

京山府东。南有县河，下流至景陵县，入汉江。又东北有撞河，自随州流入，至汉川县入汉江，或谓之富水。

潜江府东南。元属中兴路。洪武十年八月来属。北有汉水。西北有潜水，即汉水分流，经县东南入於汉。又东南有深江，又南有恩江，皆汉水支分也。西南有沱水，为江水之分流，经县南，有重湖环绕，又东汇於汉水。

荆门州元治长林县，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洪武九年四月改为县，省长林县入焉，属荆州府。十三年五月复为州，仍属荆州府。嘉靖十年八月来属。东南有章山，即内方山也。汉水迳其东，亦曰沔水。又西有权水，东南有直江，一名直河，又有阳水，一名建水，皆流入焉。南有荆门守御千户所。北有宜阳守御千户所。东南有建阳镇、新城镇，西北有仙居口，北有乐仙桥四巡检司。东北距府九十里。领县一：

当阳州西。元属荆门州。洪武九年改属荆州府。十年五月省入荆门

县。十三年五月复置，仍属州。东南有方城，洪武初移治於此。十三年复故。南有玉泉山，玉泉水出焉。北有沮水，源出房县，迳县东南，合榕渡，与漳水会，下流至枝江县，入於大江。北有漳河口巡检司。

沔阳州元沔阳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玉沙县省入，直隶湖广布政司，寻直隶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直隶湖广。嘉靖十年十二月来属。东南有黄蓬山，其下为黄蓬湖。南有大江。北有汉水。东有太白湖，州西十四湖之水悉汇焉，由汉阳县之沌口入於大江。又南有长夏河，江水支流也，亦曰夏水。西北有襄水，汉水支流也，至州东北潴口合流，东入於沔水。东有沙镇、西南有茅镇二巡检司。西北距府三百二十五里。领县一：

景陵州西北。南有沔水。西南有杨水，北注沔，谓之杨口，亦曰中夏口，又曰杨林口。又有中水，流合杨水，曰中口。东有乾镇巡检司。

德安府元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月属湖广行省。九年四月降为州，属黄州府。十一月属武昌府。十三年五月复为府，属湖广布政司。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领州一，县五。东南距布政司四百里。

安陆倚。成化二十三年建兴王府。弘治四年迁於安陆州。八年建岐王府，十四年除。正德元年，寿王府自四川保宁府迁此，嘉靖二十四年除。四十年建景王府，四十四年除。洪武初，县省。十三年五月复置。东有章山，即豫章山。涢水在城西，俗称府河，亦曰石潼河，又西有漳水入焉，谓之漳口。南有高核镇巡检司，后移於随州之合河店。

云梦府东南。西南有涢水。东有兴安镇巡检司，后废。

应城府西南。洪武九年四月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云梦县。十三年五月复置。西北有西河，下流入汉水。又峙山镇巡检司亦在西北。

孝感府东南。洪武九年四月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德安州。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有澴水，下流入於汉水。南有沦河，自涢河分流至汉阳，合滠水入江。北有小河溪、东南有马溪河二巡检司。

随州洪武二年正月以州治随县省入。九年四月降为县，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应山县。十三年五月复升为州。西有大溪山，氵员水出焉，下流至汉川县入汉水。又西有大洪山，漳水所出。西北有淀水，源出栲栳山，又有氵厥水流入焉。又南有浪水，源出大猿山，下流俱注於

溃水。又西北有合河店、东北有出山镇二巡检司。东南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一：

应山州东。洪武初省。十三年五月复置。西有鸡头山，澴水出焉。西南有溃水。东有白泉河，与澴水合，入孝感县界。西北有杏遮关巡检司，即平靖关，义阳三关之一。又西南有平里市巡检司。又东北有武阳关，一名武胜关，又名礼山关，亦义阳三关之一。

岳州府元岳州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直隶布政司。十四年正月复为府。领州一，县七。东北距布政司五百里。

巴陵倚。洪武九年四月省，十四年复置。西南有巴丘山。又有君山，在洞庭湖中。大江在西北。洞庭湖上纳湘、澧二水，自西南来合，谓之三江口。湖之南有青草湖，又西曰赤沙湖，谓之三湖。沅、渐、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皆汇於此，故亦名九江。东南有洞邕湖，亦名翁湖。南有鹿角巡检司。

临湘府东北。东南有龙窖山，跨临湘、通城、当阳、蒲圻四县界。西南有城陵矶，又有道人矶，皆滨大江，有城陵矶巡检司。又南有土门镇、东北有鸭栏矶二巡检司。

华容府西北。东有东山，又有石门山。大江在北。又有华容河，自大江分流，南达洞庭湖。南有澧水，东流入洞庭湖。西南有赤沙湖，与洞庭湖接。南有明山古楼巡检司。又东北有黄家穴巡检司，后移於塔市。北有北河渡巡检司，后废。

平江府东南。元平江州，洪武三年降为县。北有永宁山。东北有幕阜山。东有汨水，西南流，昌水北流入焉。东北有长寿巡检司。

澧州元澧州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澧阳县省入，属常德府。三十年三月来属。元元贞末徙治新城。洪武五年复旧治。东有关山。西南有大浮山，跨石门、武陵、桃源三县界。南有澧水，一名兰江，亦曰绣水。其东有澹水，北有涔水，俱流入焉。东有嘉山镇巡检司。东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三：

安乡州东南。西有澧水，一名长河。北有涔水。

石门州西。南有澧水。西北有渫水，亦名添平河，自添平所南流入

焉。

慈利州西少南。元慈利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南有天门山，有槟榔洞，与瑶分界。又西有崇山。又有历山，澧水出焉，下流至华容县入於洞庭湖。又西有漊水，源出四川巫山县，东流合诸溪涧之水，至县西汇於澧水，亦曰后江。西南有永定卫，洪武中置，二十三年八月徙於永顺宣慰司之芋岸坪。西北有龙伏关，东南有后平关、黑崇关，谓之永定三关。所属曰大庸守御千户所，本大庸卫，在卫西，洪武九年四月置，三十一年改为所，曰茅冈长官司，在卫东北，正统中永定卫置。北有九溪卫，洪武二十三年六月置，有九渊、野牛、三江口、闸口四关。所属曰守御添平千户所，在卫北，洪武二年置。曰守御安福千户所，在卫西北，洪武二十三年九月置。曰守御麻寮千户所，在卫北，洪武四年置。曰桑植安抚司，本桑植、荒溪等处宣抚司，在卫西北，太祖丙午年二月置，后废，永乐四年十一月改置。

荆州府元中兴路，属荆湖北道。太祖甲辰年九月改为荆州府，属湖广行省。吴元年十月置湖广分省於此，寻罢。九年属湖广布政司，寻改属河南。二十四年还属。领州二，县十一。东距布政司千二百一十里。

江陵倚。洪武十一年正月建湘王府，建文元年四月除。永乐元年，辽王府自辽东广宁迁於此，隆庆二年十月除。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建惠王府。南滨江。东南有夏水，至沔阳州合於沔水，故沔水亦兼夏水之名。又有阳水，东北至景陵县，入沔水。又东北有三海，沮、漳水汇流处。北有柞溪。又东有灵溪，亦曰零水，南入江，谓之零口。东北有龙弯市、东南有沙头市、南有郝穴口、西南有虎渡口四巡检司。

公安府东南。东北有旧城。今治崇祯元年所迁。北滨江，西北有油河流入焉，谓之油口，有油口巡检司。东北有夏水。

石首府东南。元末治楚望山北，洪武中徙绣林山左，本宋时旧治也。北滨江，江中有石首山。又东有焦山，下有港，通洞庭湖。有调弦口巡检司。

监利府东少南。南滨江。东南有鲁洑江，亦曰夏水，自大江分流，下至沔阳州入沔。又西有涌水，南入江，谓之涌口。又东有瓦子湾、西有窑所、南有白螺矶、北有毛家口、又有分盐所五巡检司。

松滋府西南。西南有巴山。北滨大江。南有红崖子巡检司。又有西

坪塞巡检司，后废。

枝江府西。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松滋县。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滨大江，江中有百里洲，江水经此而分，故曰枝江。北有沮水，南入江，谓之沮口。

夷陵州元峡州路，属荆湖北道宣慰司。太祖甲辰年为府。九月降为州，直隶湖广行省。九年四月改州名夷陵，以州治夷陵县省入，来属。大江在南。西北有关曰下牢关，夹江为险。又有西陵、明月、黄牛三峡，峡中有使君、虎头、狼尾、鹿角等滩，皆江流至险处也。西北有赤谿，东合大江。南有南津口巡检司。又东有金竹坪巡检司，后废。又西有西津关。东北有白虎关。东距府三百四十里。领县三：

长阳州西南。东南有清江。西有旧关堡、西南有蹇家园、南有渔洋关三巡检司。南有古捍关。西有梅子八关。

宜都州东南。西北有荆门山，下临大江，其对岸即虎牙山也。又西有清江，东流合大江，有清江口巡检司。又西北有古江关、东北有普通镇二巡检司。

远安州东北。旧治亭子山下。成化四年迁於东庄坪。崇祯十三年又迁凤凰山麓，即今治也。东北有沮水。

归州元治秭归县，直隶湖广行省。洪武九年四月废州入秭归县，属夷陵州。十年二月改县名长宁。十三年五月复改县为归州。旧治江北，后治白沙南浦。洪武初，徙治丹阳。四年徙长宁，在江南楚王台下。嘉靖四十年复还江北旧治。东有马肝、白狗、空舲等峡。大江在州北，经峡中，入夷陵界。其西有叱滩、莲花滩、新滩，皆滨江。西北有牛口巡检司，后迁於巴东县利洲。东南有南逻口巡检司，后迁於新滩。东距府五百二十里。领县二：

兴山州西北。洪武九年改属夷陵州，后还属。正统九年三月省入州。弘治三年五月复置。南有香溪，亦曰县前河，南流入江。东北有高鸡寨巡检司。又东有桑林坪巡检司，后废。又北有猫儿关，达郧、襄。

巴东州西。元属归州。洪武九年改属夷陵州。隆庆四年还属。北滨大江，自四川巫山县流入，东经门扇、东奔、破石，谓之巴东三峡，下流至黄梅县入南直宿松县界。又南有清江，一名夷水，自四川建始县流入，下流入於大江。又北有盐井。西南有连天关巡检司。南有野山关巡

检司，本治石柱，隆庆四年更名。

襄阳府元襄阳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属湖广行省。九年属湖广布政司。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湖广。领州一，县六。东南距布政司六百八十里。

襄阳倚。正统元年，襄王府自长沙迁此。南有虎头山，又有岘山。东南有鹿门山。又西有隆中山。汉水在城北，亦曰襄江。白河在城东北，与唐河合，南入汉，谓之白河口，亦曰三州口。又西北有青泥河，南有浮河，西南有檀溪，下流皆入於汉。北有樊城，有樊城关巡检司，后移於县东北之柳树头。又东北有双沟口巡检司。又西有油坊滩巡检司，嘉靖十九年移於县西北之北泰山庙镇。

宜城府东南。东有汉水。西有蛮水，亦曰夷水，源出房县，流至县界，入汉水，其支流曰长渠。又有沶水，自汉中流入，合於蛮水，谓之沶口。又有疏水，在县东北，自南漳县流入，注汉，谓之疏口。

南漳府西南。西北有荆山。南有蛮水，又有沮水，又有漳河，流入当阳县，合於沮水。东有方家堰、西南有金厢坪二巡检司。又西有七里头巡检司，后移於保康县之常平堡。

枣阳府东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宜城县，后复置。东南有白水，南有淠水流合焉，西流於沔水，此县内之白水也。又西南有滚河，流入襄阳之白河。东北有鹿头店巡检司。

谷城府西少北。东北有汉水，又有均水流入焉，谓之均口。又有筑水，经县治东南，注於汉水，曰筑口。西有石花街巡检司。

光化府西北。洪武十年省入谷城县。十三年五月复置。旧治在西。隆庆末，改建於阜城卫，即今治也。东有马窟山。北有汉水。东有白河，即氵肓水，自河南新野县流入，有泌河流合焉。西北有左旗营巡检司，万历中，徙於县旧城。

均州洪武二年七月以州治武当县省入。南有武当山，永乐中，尊为太岳太和山。山有二十七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北有汉江，一名沧浪水。东北有均水，自河南淅川县流入。又东南有黑虎庙巡检司。东南距府三百九十里。

郧阳府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置。领县七。又置湖广行都指挥使司於

此。卫所俱无实土。东南距布政司千二百里。

郧倚。元属均州。成化十二年置郧阳府，治此。汉水在南。东南有龙门山，龙门河出焉，下流入於汉水。西北有青桐关。东北有雷峰、桠镇二巡检司。

房府南少西。元房州，属襄阳路。洪武十年五月以州治房陵县省入，又降州为县，仍属襄阳府。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来属。西南有景山，一名雁山，沮水出焉，流入远安县界。又南有粉水，亦曰彭水，又有筑水，俱流入谷城县，注汉。西南有板桥山巡检司，后移於县东南之博磨坪。

竹山府西南。元属房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房县。十三年五月复置，属襄阳府。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来属。东有方城山。西有筑山，筑水出焉，流入房县界。又有上庸山，上庸水所出，南合孔阳水，下流入汉。又南有堵水，源出陕西平利县界，东流入汉。西北有黄茅关、吉阳关二巡检司。

竹溪府西南。本竹山县之尹店巡检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置县，而移巡检司於县东之县河镇，寻又迁巡检司於白土关。南有竹溪河。

上津府西北。洪武初置，属襄阳府。十年五月省入郧阳。十三年五月复置，仍属襄阳府。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来属。西有十八盘山，又有吉水，西南流入汉，俗谓之夹河。南有江口镇巡检司。

郧西府西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以郧县之南门保置。南有汉江，自陕西白河县流入，下流至汉阳县入於江。

保康府东南。弘治十年十一月以房县之潭头坪置。北有粉水，东南有常平堡，嘉靖十九年移南漳县之七里头巡检司於此。

长沙府元天临路，属湖南道宣慰司。太祖甲辰年为潭州府。洪武五年六月更名长沙。领州一，县十一。东北距布政司八百八十里。

长沙倚。治西北。洪武三年四月建潭王府，二十三年除。永乐元年，谷王府自北直宣府迁於此，十五年除。二十二年建襄王府，正统元年迁於襄阳。天顺元年三月建吉王府。县旧治城外，洪武初，徙城中。十八年复徙北门外。万历二十四年徙朝宗门内。西有湘水，源出广西兴安县，流入境，合潇水、烝水北流，环府城，东北出至湘阴县，达青草

湖，注洞庭湖，行二千五百余里。北有浏阳水，西流入湘，谓之浏口。又有麻溪，流入湘水，曰麻溪口。又西北有乔口巡检司，乔江与濆江合流处。

善化倚。治东南。旧治在城外，洪武四年徙於城中。十年五月省入长沙县。十三年五月复置，治在南门外。成化十八年仍徙城中。西南有岳麓山，湘江绕其东麓。又有靳江，流入湘江。西有橘洲，在湘江中。南有暮云市巡检司。

湘阴府北。元湘阴州。洪武初降为县。北有黄陵山。西有湘水，北达青草湖，谓之湘口。湖在县北，与洞庭连，亦曰重湖。南有哀江。又北有汨罗江，汨水自平江县流入，分流为罗水，会於屈潭，西流注湘，谓之汨罗口。西北有营田巡检司。

湘潭府西南。元湘潭州。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东有昭山，下有昭潭。西有湘水，西南有涓水流入焉。南有下滠市巡检司。

浏阳府东。元浏阳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北有道吾山。东北有大光山。又有大围山，浏水出焉，经县南，入长沙县界，曰浏阳水。东南有渠城界、梅子园二巡检司。又有翟家寨巡检司，后废。

醴陵府东南。元醴陵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有渌水，亦曰漉水，西北注於湘水，有渌口巡检司。

宁乡府西。西有大沩山。北有濆江，源出绥宁县，经此入沅江县界，注洞庭。

益阳府西北。元益阳州。洪武初降为县。西南有濆江，亦曰益水。东有乔江，濆江之分流也，下流复合於濆江。

湘乡府西南。元湘乡州。太祖甲辰年降为县。西有龙山，涟水出焉，经县东南，下流入於湘水。又西有湄水，南有丰溪水，俱入於涟水。西南有武障市巡检司。又有永丰市、虞磨市二巡检司，后废。

攸府南少东。元攸州。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南有司空山。东有攸水，自江西安福县流入，东南有洭水流合焉，下流至衡山县，入於湘水。南有凤岭巡检司，后废。

安化府西。东有浮泥山，有大峰山。西北有辰山，西有濆江。又南

有善溪，自武陵县流注於濆江。

茶陵州元直隶湖南道。太祖甲辰年降为县。成化十八年十月复为州。西有云阳山。西北有洭水，自酃县流入。又东南有茶水，源出江西永新县之景阳山，西流来合焉，北入攸县之攸水。东有视渡口巡检司。北距府四百五十里。

常德府元常德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一千零五十里。

武陵倚。弘治四年八月建荣王府。东南有善德山。南有沅水，又有朗水流入焉，谓之郎口。又东北有渐水，即鼎水也，自九溪卫流入。

桃源府西。元桃源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有壶头山，接武陵、沅陵界。南有沅水，东有朗溪，西南有泥溪，俱流入焉。又西南有高都巡检司。又南有白马巡检司，本名苏溪，治县东后春村，寻徙，更名，后废。

龙阳府东少南。元龙阳州。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旧治在东，今治景泰元年十二月所徙。东有军山。北有沅水，东北有鼎水流入焉，谓之鼎口，有鼎港口巡检司。又东南有赤沙湖，一名蠡湖。又西北有小江口巡检司。

沅江府东南。元属龙阳州。洪武三年州废，来属。十年五月省入龙阳县。十三年五月复置。西南有沅水。又有濆水、澧水，并流入县境，至县东北入洞庭湖。

衡州府元衡州路，属湖南道宣慰司。太祖甲辰年为府。领州一，县九。东北距布政司一千三百里。

衡阳倚。弘治十二年，雍王府自四川保宁府迁此，正德二年除。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建桂王府。南有回雁峰，北有岣嵝峰。衡山之峰七十二，在县者凡七，而二峰最著。东有湘水，又有蒸水自西南流入焉，谓之蒸口。又东北有耒水，注湘，谓之耒口。又东有酃湖。又东有新城县，元末置。洪武十年五月省为新城市，江东巡检司治此。西南有松柏市巡检司。

衡山府东北。元属天临路。洪武间改属。西有衡山，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岳、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峰之最大

者曰祝融、紫盖、云密、石廪、天柱，惟祝融为最高。东有湘江。东南有茶陵江，即洣水也，自攸县合攸水流入境，注於湘，曰茶陵口。东有草市、东南有雷家埠二巡检司。

耒阳府东南。元耒阳州，直隶湖南道。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耒水在北。东有侯计山，肥水出焉，西南入耒水。又西南有罗渡巡检司。

常宁府南。元常宁州，直隶湖南道。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西北有湘水，东有舂陵水合焉。

安仁府东少北。西有杨梅峰。南有小江水，自郴州流入，西北流至衡山县，合於洣水。南有安平、北有潭湖二巡检司。

灵阝府东。洣水在县东，源出洣泉，西有云秋水流合焉。

桂阳州元桂阳路，治平阳县，属湖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县，省平阳县入焉。十三年五月升为州。西有大凑山。南有晋岭山。北有潭流岭。旧皆产银铅砂矿。西有蓝山。西北有舂陵水，又西有岿水流合焉。北有泗州寨、南有牛桥镇二巡检司。西北距府三百里。领县三：

临武州南。西北有舜峰山。西有西山，武水出焉，经宜章县合於章水。东北有两路口巡检司。又东有赤土巡检，后废。

蓝山州西南。旧治在县北，洪武元年徙於此，属郴州。二年来属。南有黄檗山。东南有华阴山。西南有九疑山，山有杞林峰，岿水出焉，亦名舜水，北流合舂陵水。又西有守御宁溪千户所，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置。东有毛俊镇、北有乾溪镇、西南有大桥镇三巡检司。又西有小山堡、张家陂二巡检司，后废。

嘉禾州西南。崇祯十二年以桂阳州之仓禾堡置，析临武县地益之。东南有岿水，自蓝山县流入，北经石门山，又东北入州界。

永州府元永州路，属湖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七。东北距布政司千八百二十里。

零陵倚。北有湘水，经城西，潇水自南来合焉，谓之湘口，有湘口关。又南有永水，源出县西南之永山，北流入於湘水。北有黄杨堡巡检司，本高溪市，隆庆元年徙治，更名。

祁阳府东北。旧治在县西，景泰元年十二月徙於今治。北有祁山，上有黄罴镇。西北有四望山。西有湘水。又城北有祁水，源出邵阳县，东北流入焉。南有浯溪，下流亦入湘水。又东有归阳市、东南有白水市、西北有水隆太平市三巡检司。又东北有湘江市巡检司，后移於县东北之排山。

东安府西北。八十四渡山在县东。又东南有湘水，自广西全州流入。又有卢洪江，源出县北九龙岩，经城东，下流入湘水。有卢洪市巡检司。又有结陂市巡检司，后废。

道州元道州路，属湖南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复降为州，以州治营道县省入，来属。西有营山，营水出焉，至泥江，与江华县之沲水合。东有潇江，至青口，合于沲水。又西有濂溪，源出州西安定山下，东北合宜水，谓之龙滩，下流俱入湘水。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四：

宁远州东少北。南有九疑山，介衡、永、郴、道之间。山有硃明峰，潇水出焉。又南有舜源水，北流与江华县沲、潇二水合为三江口。南有九疑、鲁观巡检司，在九疑、鲁观二峒口。

江华州南。东南有故城。今治本宁远卫右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置。天顺六年徙县来同治。西有白芒岭，即萌渚岭，五岭之第四岭也。东有沲水，源出九疑山之石城、娥皇二峰，下流合於潇水。又东南有砯水，源出九疑山之女英峰，流合沲水。又东有守御锦田千户所，洪武二十九年置。又有锦田巡检司。又西南有锦冈巡检司，又有涛墟市巡检司，后移於宁远县之九疑、鲁观。

永明州西少南。北有永明岭，即都庞岭，五岭之第三岭也。南有遨水，自广西富川县流入，下流注於潇水。东南有枇杷守御千户所，西南有桃川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九年置。又有桃川市巡检司。又西南有白面墟巡检司。

新田州东北。崇祯十二年以宁远县之新田堡置。西北有舂陵山，与宁远县界，舂陵水出焉，下流至常宁县，合於湘水。东南有白面寨巡检司。

宝庆府元宝庆路，属湖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四。东北距布政司千二百五十里。

邵阳倚。南有高霞山，东有烝水。又北有濆水，邵水自东流合焉，有五十三滩，又有四十八滩，皆濆水所经。西北有龙回巡检司。又北有巨口关。东北有白马关。

新化府北。南有上梅山，其下梅山在安化县境。东南有濆水。西南有长鄄巡检司，寻废。又北有苏溪巡检司。

城步府西南。本武冈州之城步巡检司。弘治十七年改置县，析绥宁县地益之，而迁巡检司於县东北之茅坪铺，寻又迁山口，后废。东南有罗汉山，又有巫水，下流入於濆水。

武冈州元武冈路，属湖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武冈县省入，来属。永乐二十二年，岷王府自云南迁於此。北有武冈山。南有云山。又有濆水。西南有都梁水，东北流入焉。北有蓼溪隘、峡口镇，南有石门隘，东有紫阳关四巡检司。东有石羊关。东距府二百八十里。领县一：

新宁州东南。旧治在县东。景泰二年移於沙洲原。南有夫夷水，北流合都梁水。东南有靖位、西有新寨二巡检司。

辰州府元辰州路，属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领州一，县六。东北距布政司千七百里。

沅陵倚。西北有大酉山、小酉山。东有壶头山。西南有沅水，辰水自东北流入焉。又东有百曳、高涌、九矶、清浪等滩。又酉水在西北，东南入沅水。东有大刺、西北有明溪、又有会溪、东北有池蓬四巡检司。又有高岩巡检司，后废。

卢溪府西少南。南有沅水。西有武溪，即溆溪也，下流合於沅水。又西有镇溪军民千户所，洪武三十年二月置。又南有溪洞巡检司。又西有河溪、西南有院场坪二巡检司，后废。

辰溪府西南。东南有五城山。西北有沅水。西有辰水。又东有渡口镇、南有晋市镇二巡检司，后废。

溆浦府东南。东有红旗洞。西有溆水，下流入沅水。南有龙潭、东北有镇宁二巡检司。

沅州元沅州路，直隶湖广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

州，以州治卢阳县省入，来属。北有明山。南有沅江，其源出四川遵义县，下流至沅江县，入洞庭湖。西有舞水，即无水也，流入於沅水。西有晃州巡检司。又西南有西关渡口巡检司，后废。东北距府二百七十里。领县二：

黔阳州东南。东南有罗公山。南有双石崖，一名屏风崖。景泰中，筑寨置戍於此，名安江双崖城。北有沅水。又东有洪江，西有郎江，南有黔江，俱流入焉。东有安江巡检司。又西有托口寨。东有洪江寨。

麻阳州北少西。东有包茅山。西有蜡尔山，与保靖司及四川、贵州界，诸苗蛮在山下者凡七十四寨。南有辰水，自贵州铜仁府流入。西有锦水，下流入於辰州。东北有岩门巡检司。

郴州元郴州路，属湖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州治郴阳县省入，直隶布政司。南有黄岑山，与宜章县界，亦曰骑田岭，五岭之第二岭也，其支岭曰摺岭。又东北有云秋山，与灵阝县界，云秋水出焉。东有郴水，发源黄岑山，流合桂阳县之耒水，下流入於湘水。又西南有桂水，下流合於耒水。西南有石陂巡检司。领县五。北距布政司千八百八十里。

永兴州北少西。东南有土富山，旧有银井。西有高亭山。东有郴水，又有白豹水，自西南流入焉，谓之森口。西有高亭、北有安福二巡检司。

宜章州南。西南有莽山。东有漏天山。北有章水，支流曰小章水，源俱出黄岑山，有武水自西来合焉，下流入江西崇义县界。东有赤石、南有白沙二巡检司。

兴宁州东北。南有耒水，东南有资兴水流合焉。东有州门巡检司。东南有滁口巡检司，后移於西南之黄家摐。

桂阳州西南。南有耒山，耒水所出，西北会於郴水。又东有孤山水，流入江西崇义县，达於赣水。东有守御广安千户所，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置，后废。宣德八年六月复置。东有益将、西有镇安、南有长乐山口、北有濠村四巡检司。

桂东州东。西北有小桂山，桂水所出，南有沤江来合焉。又南有高分岭巡检司。

靖州元靖州路，直隶湖广行省。太祖乙巳年七月为靖州军民安抚司。元年降为州。三年升为府。九年四月复降为州，以州治永平县省入，直隶布政司。南有侍郎山，与广西融县分界。东有渠水，下流合会同县之郎江而入沅水。西有零溪巡检司。领县四。东北距布政司千八百五十里。

会同州东北。西有沅水，又西南有郎水，自贵州黎平府流入，又东有雄溪，一名洪江，下流俱入於沅水。南有若水巡检司。

通道州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州。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有福湖山。西有渠水，西北有播扬河，自贵州黎平府流合焉。有播扬巡检司。又西南有收溪寨巡检司。

绥宁州东。元属武冈路。洪武元年属武冈府。三年来属。东有双溪，即城步县巫水之下流也。东北有青坡巡检司，后移於武阳。西南有临口巡检司。

天柱州西北。本天柱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五月置。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县，析绥宁、会同二县地益之。崇祯十年东迁龙塘，名龙塘县。后东迁雷寨县。后还旧治，复故名。东有沅水。西北有屯镇汶溪后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置。东有镇远巡检司，后移上新市，又有江东巡检司。

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元施州，属四川行省夔州路。洪武初省。十四年五月复置，属夔州府。六月兼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都司。十二月属湖广都司。后州废，存卫。北有都亭山。东有连珠山，五峰关在山下。又东南有东门山。东北有清江，自四川黔江县流入，一名夷水，亦曰黔江，卫境诸水皆入焉，下流至宜都县入於大江。领所一，宣抚司四，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三，蛮夷官司五。东北距布政司千七百里。

大田军民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以散毛宣抚司之大水田置。东有小关山。西南有万顷湖，与酉阳界。又南有深溪关。北有硝场，产硝。东北距卫二百二十里。

施南宣抚司元施南道宣慰司。洪武四年十二月因之，后废。十六年十一月复置，属施州卫。二十七年后复废。永乐二年五月改置长官司，属大田军民千户所。四年三月升宣抚司，仍属卫。东有旧治。后迁夹壁

龙孔，即今治也。西有前江，发源七药山，西南流与后江合，入四川彭水县界。北距卫一百里。领安抚司五：

东乡五路安抚司元东乡五路军民府。洪武四年十二月改置长官司，后升安抚司。领长官司三，蛮夷官司二。

摇把峒长官司元又把峒安抚司，后废。宣德三年五月改置。

○上爱茶峒长官司

下爱茶峒长官司二长官司俱元容美洞地。至大二年置怀德府，属四川南道宣慰司。至顺二年正月升宣抚司。至正中，升军民宣慰司。太祖甲辰年六月改军民宣抚司，后废。宣德三年五月改置。

镇远蛮夷官司宣德三年五月置。

隆奉蛮夷官司元隆奉宣抚司。洪武四年十二月改长官司，后废。宣德三年五月改置官司。

忠路安抚司明玉珍忠路宣抚司。洪武四年改安抚司，二十三年废。永乐五年复置，领长官司一。

剑南长官司宣德三年五月置。

忠孝安抚司元置。洪武四年十二月改置长官司，寻复故。二十三年废。永乐五年复置。

金峒安抚司元置。洪武四年十二月改长官司。永乐五年复故。宣德三年五月领蛮夷官司一。隆庆五年正月降为峒长。

西坪蛮夷官司宣德三年五月置。

中峒安抚司嘉靖初置。

散毛宣抚司元至元三十年四月置散毛洞蛮夷官。三十一年五月升为府，属四川行省。至正六年七月改散毛誓厓等处军民宣慰司。明玉珍改散毛宣慰使司都元帅。洪武七年五月改散毛沿边宣慰司，属四川重庆卫。二十三年废。永乐二年五月置散毛长官司，属大田军民千户所。四年三月升宣抚司，属施州卫。南有白水河，一名酉溪，自忠建宣抚司流入，又东南入永顺司界。东北距卫二百五十里。领安抚司二：

龙潭安抚司元龙潭宣抚司。明玉珍改长官司。洪武八年十二月改龙潭安抚司，属四川重庆卫。二十三年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来属。南有清江。

大旺安抚司明玉珍大旺宣抚司。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之，属四川。永乐五年改置，领蛮夷官司二。

东流蛮夷官司洪武八年十二月置东流安抚司，属四川，后废。宣德三年五月改置，来属。

臈壁峒蛮夷官司宣德三年五月置。

忠建宣抚司元忠建军民都元帅府。明玉珍因之。洪武五年正月改长官司。六年升宣抚司。二十七年四月改安抚司，寻废。永乐四年复置宣抚司，属施州卫。南有白水河，源出将军山，西南流，车东河自容美司来合焉。北距卫二百五十里。领安抚司二：

忠峒安抚司元湖南镇边宣慰司。明玉珍改沿边溪洞宣抚司。洪武五年正月改沿边溪洞长官司，后废。永乐四年改置。西南有酉溪。

高罗安抚司元高罗宣抚司。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六年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领长官司一。

思南长官司成化后置。

容美宣抚司元容美等处宣抚司，属四川行省。太祖丙午年二月因之。吴元年正月改黄沙、靖安、麻寮等处军民宣抚司。洪武五年二月改置长官司。七年十一月升宣慰司，后废。永乐四年复置宣抚司，属施州卫。西南有山河，即溇水之上源，东入九溪卫界。西北距卫二百十里。领长官司五：

盘顺长官司元元统二年正月置盘顺府。至正十五年四月升军民安抚司。洪武五年三月改为长官司。

椒山玛瑙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四长官司，俱洪武七年十一月置，十四年废。永乐五年复置。

木册长官司元木册安抚司。明玉珍改长官司。洪武四年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属高罗安抚司。宣德九年六月直隶施州卫。

镇南长官司元宣化镇南五路军民府，寻改湖南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明玉珍改镇南宣抚司。太祖丙午年二月因之，寻废。洪武八年二月复置，属施州卫。二十三年复废。永乐五年改置，直隶施州卫。有酉溪。

唐崖长官司元唐崖军民千户所。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七年四月改长官司，后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直隶施州卫。南有黔水，即清江之上源。

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元至元中，置永顺路，后改永顺保靖南渭安抚司。至大三年四月改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至正十一年四月升宣抚司，属四川行省。洪武二年为州。十二月置永顺军民安抚司。六年十二月升军民宣慰使司，属湖广行省，寻改属都司。西南有水溪，即酉水也，下流入沅陵县界。领州三，长官司六。东北距布政司二千里。

南渭州司西。元属新添葛蛮安抚司，后废。洪武二年复置，改属。

施溶州司东南。元会溪施溶等处长官司，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后废。洪武二年改置，来属。

上溪州司西。洪武二年置

臈惹洞长官司、麦著黄洞长官司、驴迟洞长官司、施溶溪长官司四长官司，元俱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洪武三年改属。

白崖洞长官司元属新添葛蛮安抚司。洪武三年改属。

田家洞长官司洪武三年置。

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元保靖州，属新添葛蛮安抚司。太祖丙午年二月置保靖州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九月改宣慰司。六年十二月升军民宣慰使司，直隶湖广行省，寻改属都司。北有北河，自酉阳司流入，东入永顺司界。又有峒河，下流与卢溪县之武溪合。领长官司二。东北距布政司千九百七十里。

五寨长官司司南。元置，洪武七年六月因之。

筸子坪长官司司南。太祖甲辰年六月置竿子坪洞元帅府，后废。永乐三年七月改置。

浙江《禹贡》扬州之域。元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路。又分

置浙东道宣慰使司，治庆元路。属焉。太祖戊戌年十二月置中书分省。治宁越府。癸卯年二月移治严州府。丙午年十二月罢分省，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府。洪武三年十二月置杭州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浙江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一，属州一，县七十五。为里一万零八百九十九。西至开化，与江南界。南至平阳，与福建界。北至太湖，与江南界。东至海。距南京九百里，京师三千二百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百一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五，口一千四十八万七千五百六十七。弘治四年，户一百五十万三千一百二十四，口五百三十万五千八百四十三。万历六年，户一百五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口五百一十五万三千五。

杭州府元杭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领县九：

钱塘倚。洪武三年四月建吴王府。十一年正月改封周王，迁河南开封府。南有凤凰山，有秦望山。西南有灵隐山。南有钱塘江，亦曰浙江，有三源：曰新安江，出南直歙县；曰信安江，出开化县；曰东阳江，出东阳县。汇而东为钱塘江，至会稽县三江海口入海。西有西湖，源出武林泉。又北有运河，至秀水县北，而接南直运河。又有安溪，即苕溪也，自余杭县流入，下流至乌程县东北，注於太湖。

仁和倚。东北有皋亭山，有临平山，下有临平湖，后塞。北有北新关，成化中设户部分司於此。又有塘栖镇。

海宁府东少北。元海宁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滨海，有捍海塘。西南有赭山，与萧山县龛山相对，浙江经其中，东接大海，谓之海门。东南有石墩镇巡检司，本置县东北硖石镇，后迁於此，更名。西南有赭山镇巡检司，本置县西陈桥北，寻迁赭山，更名，又迁文堂山上，仍故名。又西北有长安镇。

富阳府西。东有观山。西南有湖洑山。东南临富春江，即钱塘江也。西南有东梓巡检司，后废。

余杭府西北。西南有大涤山。西北有径山。南有苕溪，源出於潜县天目山。东北有石濑巡检司，后废。

临安府西。旧治在县西西墅镇。洪武初徙於今所，本吴越衣锦军也。西有天目山，亦曰东天目，其在於潜境者为西天目。西北有南溪，即东苕溪也，源出天目山，经县南，亦曰新溪。

於潜府西。北有天目山，浮溪出焉。县南为紫溪，下流至桐卢县入浙江。

新城府西南。西有葛溪，又东北有松溪合焉，至岘口入於浙江。

昌化府西。东南有柳相山。南有铜坑山。西北有千顷山。西有昱岭，上有关。又西北有黄花岭，上亦有关。东南有柳溪，东流合於於潜之紫溪。又有双溪，自县治南流入柳溪。西有手甗岭巡检司，迁县西南株柳村，又迁县西湛村，又迁杨家塘，仍故名。

严州府元建德路，属江浙行省。太祖戊戌年三月为建安府，寻曰建德府。壬寅年二月改曰严州府。领县六。东北距布政司二百七十里。

建德倚。北有乌龙山。西有铜官山。又新安江自淳安县流入，经城南，东阳江自西南来合焉。又东北有胥溪，来入江，谓之胥口，亦曰建德江。东有管界巡检司。

桐庐府东北。西有富春山，一名严陵山。桐江在南，即浙江也，亦曰睦江。自建德县流入，经富春山之钓台下，曰七里濑，又东经桐君山下，曰桐江。有桐溪自县东北流入焉，谓之桐江口，其上源即分水县之天目溪也。有桐江巡检司，后迁桐君山，又迁窄溪埠。

淳安府西。南有云濛山。西有都督山，又有威平洞，亦曰青溪洞，又名帮源洞。南有新安江，自南直歙县流入，亦曰青溪。西有街口、又有永平、南有港口三巡检司，后废。东有锦溪关，嘉靖中置。

遂安府西少南。西有武强溪，有双溪流合焉，曰三渡口，经城南，东北注於淳安之青溪。南有凤林巡检司，后废。

寿昌府西南。东南有岩峒山。西有寿昌溪，东北流至建德县，入新安江。南有常乐溪，东南流至兰溪县，入东阳江。西有社田、西南有上梅二巡检司。

分水府东北。东有天目溪，上源即於潜县之紫溪及昌化县柳溪也，下流为桐庐县之桐溪。又东南有前溪，自淳安县流入，东流於天目溪。东有吴村巡检司，后废。

嘉兴府元嘉兴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直隶京师。十四年十一月改隶浙江。领县七。西南距布政司百七十五里。

嘉兴倚。南有南湖，亦曰鸳鸯湖，流合运河。又有长水塘，西南接海宁，东北接海盐县界。又东有双溪，东出为华亭塘，南直松江府之漕舟，由此入运河。

秀水倚。宣德五年三月析嘉兴县地置。西有运河，北经闻家湖，达南直吴江县之运河。东北有杉青闸、又有王江泾二巡检司。

嘉善府东。本嘉兴县魏塘镇巡检司，宣德五年三月改为县。南有华亭塘河，东有魏塘河，东北有清风泾，皆流合焉。西北有分湖，与南直吴江县分界。又北有章练塘水，亦流合华亭塘河，达华亭县之泖湖。东北有风泾、西北有陶庄二巡检司，废。

崇德府西南。元崇德州。洪武二年降为县。西北有运河，自德清县流入。东南有语溪，一名语儿中泾，又名沙渚塘。又东北有石门塘水，东南接运河，北达归安之乌镇。

桐乡府西少南。宣德五年三月以崇德县之凤鸣乡置。北有运河，与崇德县接界。又有烂溪，北达吴江县之莺脰湖，西达湖州府浔溪。北有皁林镇巡检司。

平湖府东。宣德五年三月以海盐县之当涂镇置。东南有故邑山。南有雅山，俗曰瓦山。又当湖在县治东，下流出海盐澉浦口入海。其西为市西河，自嘉兴县流入，入於当湖。其分流南出者，则由县东南乍浦入海；北出者，则由县东北芦沥浦入海。浦傍有芦沥盐场。又北有东泖，即华亭三泖之上流。东有白沙湾巡检司，治广陈墅，后迁县东南独山。又东南有乍浦镇巡检司，后迁梁庄，仍故名。

海盐府东南。元海盐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有秦驻山，又有长墙山。西南有凤凰山。东北有汤山，又有独山，旧置盐场於此。东临海，有防海塘，洪武初，以石为之，南北计四千八百丈。又有东、西、南三海口，而西海口在县东北，尤冲要。东北有吕港，港口有盐场。西南有鲍郎市，有盐课司。东北有守御乍浦千户所，东南有澉浦守御千户所，俱洪武十九年十月置。城东有海口巡检司，后徙砂腰村，南有澉浦巡检司，后迁秦驻山，俱仍故名。

湖州府元湖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直隶京师。十四年十一月改隶浙江。领州一，县六。南距布政司百九十里。

乌程倚。北有卞山，亦曰弁山。西南有石城山。南有岘山，本名显

山。西南有铜山，一名铜岘山。北有太湖，接南直苏、常二府界。东北有大钱湖、小梅湖二口，府境群水皆於此入太湖。又西有苕溪，源自孝丰天目之阴，流经毘山下，出大钱湖口。又南有余不溪，即杭州境内之苕溪，自德清县流经府南，汇为玉湖，复东北出而汇於苕水，亦曰霅溪。东有后潘村巡检司，后迁南浔镇，仍故名。东北有大钱湖口巡检司。

归安倚。南有金盖山，亦名何山。又有衡山。东有升山，亦曰乌山，一名欧余山。又运河在城东，源自苕溪、余不溪二水，分流为运河，东北经南浔镇，入吴江县界，合嘉兴之运河。又南有荻塘，亦曰荻港，东北接运河。其枝流东南出乌镇，合桐乡之烂溪。又东有浔溪，即余不溪支流也，流经南浔。东南有琏市巡检司。又西南有上沃埠巡检司，后废。

长兴府西北。元长兴州。太祖丁酉年三月改名长官州，壬寅年复曰长兴。洪武二年降为县。西北有顾渚山，产茶，一名西顾山，一名吴望山。东北有太湖，与南直宜兴县分中流为界。西有箬溪，下流入太湖。西南有荆溪，东南入於苕溪。东北有皋塘、西南有四安二巡检司。又西有合溪、南有和平二巡检司，废。

德清府南少东。东北有敢三山。东南有运河，有余不溪，亦曰霅溪，即苕溪别名。东北有新市镇巡检司。又东有下塘巡检司，后迁五柳港口。又东有荷叶浦巡检司，废。

武康府西南。东有封山，一名防风山。又有禺山。西南有覆舟山。南有前溪，东北有后溪流入焉，下流入德清余不溪。

安吉州元安吉县。正德元年十一月升为州。西南有故城。洪武徙於今治。东南有白阳山，旧产锡。西有苕溪。又有龙溪，即苕溪支流。东南有独松关巡检司，又有递铺巡检司，废。东北距府二十里。领县一：

孝丰州西南。成化二十三年析安吉县地置，属府。正德二年改属州。南有天目山，有天目山巡检司。又西南为金石山，即天目最高处。又南有苕溪，出天目山，此为苕溪之别源。又西有松坑巡检司。

绍兴府元绍兴路，属浙东道宣慰司。太祖丙午年十二月为府。领县八。西北距布政司百三十八里。

山阴倚。南有会稽山，其支山为云门山，又有法华山。西南为兰亭

山。西北有涂山。北滨海，有三江口。三江者，一曰浙江；一曰钱清江，即浦阳江下流，其上源自浦江县流入，至县西钱清镇，曰钱清江；一曰曹娥江，即剡溪下流，其上源自嵊县流入，东折而北，经府东曹娥庙，为曹娥江，又西折而北，会钱清江、浙江而入海。又西有运河，自萧山县流入，又东南迳会稽县，又东入上虞县界。又南有鉴湖，长十四五里，俗曰白塔洋，有若耶溪合焉。又北有白水湖，旁通运河。北有三江守御千户所，在浮山之阳，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又有三江巡检司，在浮山桃松庄。又西北有白洋巡检司。

会稽倚。东南为会稽山，其东接宛委、秦望、天柱诸山。又东有银山、锡山，旧产银砂及锡。东南有若耶山。东有曹娥江。东南有平水溪，南合剡溪。东北有沥海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又有黄家堰巡检司，寻迁沥海所西，后迁上虞县界纂风镇，仍故名。

萧山府西北。西南有虎爪山，东南有龛山，俱下临浙江。龛山傍有小山曰鳖子山，浙江自县西东北流，出其中，东接大海，亦曰海门。东南有峡山，钱清江经其中，复北折而东，入山阴县界。城西有运河，东接钱清江。又有湘湖。西南有渔浦巡检司。又西有西兴，亦曰西陵，往钱塘者由此渡江。

诸暨府西南。元诸暨州。大祖己亥年正月改诸全州。丙午年十二月降为诸暨县。西南有新城，在五指山下，太祖癸卯年，李文忠所筑。西有长山，又有五泄山。南有句乘山。又有浣江，即浦阳江，亦曰青弋江。又西南有长清关、西有阳塘关二巡检司，废。

余姚府东北。元余姚州。洪武初，降为县。南有新城，与县城隔江对峙，姚江经其中。南有四明山，北濒海。姚江源自县西南太平山，一名舜江，西北流至上虞县，乃东北出，经县南。又东为慈溪之前江。东北有烛溪湖，引流为东横河。西有牟山湖，引流为西横河，俱注於姚江。又西北有临山卫，洪武二十年二月置。东北有三山守御千户所，一名浒山，亦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又东北有三山巡检司，治金家山上，寻迁破山。北有眉山巡检司，治眉山寨，寻迁县西北湖海头。又有庙山巡检司，治庙山寨，寻迁上虞县界中源堰，仍故名。

上虞府东。西北有夏盖山，北枕海，南临夏盖湖。西南有东山。东有覆卮山，接嵊县界。又东有通明江，即姚江上流。又有运河，在县治前。又西北有白马湖，北接夏盖湖，其相连者有上妃湖，亦曰上陂湖，引流为五夫湖，东北达於余姚之西横河。又西有梁湖巡检司，本治梁

湖，寻迁百官市，仍故名。

嵊府东南。东有丹池山。东北有嵊山。北有□雩山，又有清风岭。西有太白山。南有剡溪，源出天台诸山，下流为曹娥江。西有长乐镇、西北有管解寨二巡检司，废。

新昌府东南。东有沃州山。东南有天姥山。又东有东溪，源出天台山，西北流入嵊县界。南有彩霞镇、又有丰乐、又有善政三巡检司，后废。

宁波府元庆元路，属浙东道宣慰司。太祖吴元年十二月为明州府。洪武十四年二月改宁波。领县五。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六十里。

鄞倚。东有鄮山。西南有四明山，周八百余里。东有灌顶山，旧产铁。东南有阿育王山，有太白、天童诸山。东北滨海。有鄞江，一名甬江。东南有奉化江，西北有慈溪，皆流合焉。西南有小江湖，又西有广德湖，东有东钱湖，皆引流入鄞江。北有龙山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东有甬东巡检司，治甬东隅，后迁定海县东南竹山海口，仍故名。又有岱山、又有螺峰二巡检司，后废。

慈谿府西北。元曰慈谿。永乐十六年改“谿”为“溪”。西南有车厩山。东北滨海。南有慈溪，一曰前江，即姚江下流也，蓝溪、文溪诸水皆流合焉。西北有鸣鹤盐课司。又观海卫亦在西北，洪武十九年一月置。又有松浦巡检司，治浦东，寻迁浦西。又有向头巡检司，治向头寨，寻迁洋浦，废，后复。

奉化府南。元奉化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南有蓬岛山，又有天门山。西北有雪窦山。北有奉化江，亦曰北渡江，又谓之剡溪。东有市河，东北有赵河，皆南流入焉。东有塔山、东南有鲒琦二巡检司。又有公棠、连山、栅□虚、东宿四巡检司，废。

定海府东北。东有候涛山，一名招宝山，上有威远城，山麓有靖海城，俱嘉靖三十九年置。东北皆滨海。海中有舟山，有金塘山，有蛟门山，又有普陀落伽山，有大谢、小谢山。南有大浃江，其上流即鄞江，分流为小浃江，并入海。南有清泉等盐场。又东北有定海卫，本定海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四年四月置，二十年二月升为卫。东南有穿山后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置。又有霩衢守御千户所，大嵩守御千户所，俱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又有舟山中中千户所，舟山中左千户所，本元昌

国州，洪武二年降为县，二十年六月，县废。改置。南有上岸太平岙、西有管界寨二巡检司。又西北有施公山、南有长山二巡检司，后废。又南有霞屿巡检司，本名崎头，正统间更名，后废。又舟山东南有宝陀、西北有岑港，又舟山东有岱山、西南有螺峰四巡检司，后废。

象山府东南。南有石坛山，亦曰坛头山。东南北三面皆滨海。其南有三萼山，一名三仙岛，俱在海中。南有玉泉盐场。又西南有昌国卫，本昌国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二年十月置於舟山，十七年九月改为卫。二十年来徙县南天门山，二十七年迁县西南后门山。又山西南有石浦守御前、后二千户所，俱洪武二十年置。西北有钱仓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置。西有爵溪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年十二月置。北有陈山巡检司，治陈山，寻迁县东南。西有爵溪巡检司，迁治姜屿渡。南有石浦巡检司，迁治青山头。又东有赵岙巡检司，自宁海县迁此。俱仍故名。

台州府元台州路，属浙东道宣慰司。洪武初，为府。领县六。西北距布政司四百四十里。

临海倚。西南有括苍山，一名真隐山。又东南有海门山，有金鰲山，皆滨海。南有澄江，一名灵江，流合天台、仙居诸山之水，至黄岩县入海。又大海在东，中有芙蓉山、高丽头山。又有杜渎盐场。又海门卫亦在县江，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其北为前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置。东北有桃渚前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东有蛟湖巡检司，迁治海口陶屿。又有连盘巡检司，迁治海口长沙。俱仍故名。

黄岩府东南。元黄岩州。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南有委羽山。东有大海。西北有永宁江，即澄江下流。东南有盐场，又有长浦巡检司。

天台府西南。西有天台山。北有赤城山，又有石桥山，皆天台支阜也，其绝顶曰华顶峰。又西南有始丰溪，即澄江上源。又东有楢溪，产铁。其东为甬溪。又西有胡窦巡检司，废。

仙居府西南。西北有苍岭，即括苍山。又有永安溪，下流亦会於澄江。又西南有曹溪，东有彭溪，俱流合於永安溪。西有田寺巡检司，后废。

宁海府东北。北有天门山。西北有龙须山，旧产铜铁。东滨海。东北有鄞江，与象山县界。南有海游溪，有宁和溪，又有东溪，东有铁砂，冶之成铁，俱导流入海。又有梅岙镇，旧有铁场。又南有健跳千户

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东有越溪、又有长亭、北有铁场、南有曼岙、东南有窦岙五巡检司。

太平府东南。成化五年十二月以黄岩县之太平乡置，析乐清地益之。南有大雷山。西北有王城山。西南有灵山，与玉环山接。东南滨海，曰大闾洋，中有松门、石塘、大陈等山。又东有迁江，一名新建河，至县北曰官塘河，北抵黄岩县，东入海。东有松门卫，本松门千户所，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置，二十年六月升为卫。东北有新河千户所，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置。南有隘顽千户所，西南有楚门千户所，俱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又东有盘马、西有二山、又有蒲岐三巡检司。南有沙角巡检司，本治岐头山下，后迁今治。西南有小鹿巡检司，迁治楚门所之横山后。西有温岭巡检司，废。

金华府元婺州路，属浙东宣慰司。太祖戊戌年十二月为宁越府。庚子年正月曰金华府。领县八。东北距布政司四百五十里。

金华倚。北有金华山。南有铜山，旧产铜。城南有东阳江，亦曰婺港，自东阳县流经此。又有南溪，自缙云县来合焉，谓之双溪，亦曰縠溪，合流至兰溪而会於信安江。

兰谿府西。元兰谿州。洪武三年三月降为县。东有铜山，旧产铜。西南有兰溪，即彀溪也，亦曰大溪，一自衢州之衢港，一自金华之婺港，会於西南兰阴山下，北入严州界。西北有平渡巡检司。北有灵泉乡、龙岩乡二巡检司，废。

东阳府东。东南有大盆山，东阳江出焉，经县北，谓之北溪，亦曰东溪，西南有画溪，下流至义乌县入焉。东有永宁巡检司。又东南有瑞山、玉山。南有兴贤、仁寿二巡检司，废。

义乌府东少北。南有乌伤溪，即东阳江。西有智者同义乡、南有双林明义乡、北有龙祈镇三巡检司，废。

永康府东南。东南有铜山，旧产铜。南有南溪，亦曰永康溪。又东有孝义寨、南有义丰乡、东南有合德乡三巡检司，后废。

武义府南少东。东北有永康溪，又有茭道市。西有苦竹市。又北有白溪口市。

蒲江府东北。西有深袅山，蒲阳江出焉，东流入诸暨县界。东有杨

家埠巡检司，后废。

汤溪府西南。成化七年正月析兰溪、金华、龙游、遂昌四县地置。南有银岭。西北有穀江，即信安江。

衢州府元衢州路，属浙东道宣慰司。太祖己亥年九月为龙游府。丙午年为衢州府。领县五。东北距布政司五百六十里。

西安倚。永乐二十二年建越王府，宣德二年除。西有岩山。南有烂柯山，又有爵豆山，旧出银。又西北有铜山，旧出铜、锡、铅。城西南有衢江，其上源曰大溪，自江山县流入。又有西溪，亦曰信安溪，自开化县发源，流至此与大溪合焉，曰双港口。又东有定阳溪，一名东溪，自遂昌县流入，合於衢江。西南有严剥、东南有板固二巡检司。

龙游府东。东有龙丘山。北有梅岭。又有穀溪，即衢江也，一名盈川溪，又南有灵溪，自遂昌县流经县南灵山下，又东北入焉。东有湖头镇巡检司。又北有水北、南有灵山二巡检司，废。

常山府西。有三衢山。东有常山，即信安岭也。北有金川，一名马金溪，自开化县流入。东有文溪，自江山县流入，合於金川，为信安溪上源。北有下坑、东南有镇平二巡检司，废。

江山府西。东南有江郎山，有仙霞岭，仙霞关在其上。城东有大溪，仙霞岭水所汇也。又西有文溪。南有东山巡检司，本治仙霞岭下，后迁岭上。又有小竿岭巡检司，废。

开化府西北。金溪在城东，其源一出马金岭，一出百际岭，至城北合流而南，即金川上源也。北有金竹岭巡检司。又西有云台、北有低坂、又有马金、南有华埠四巡检司，废。

处州府元处州路，属浙东道宣慰司。太祖己亥年十一月为安南府，寻曰处州府。领县十。北距布政司七百三十里。

丽水倚。大溪在城南，一名洄溪，自龙泉县流经此，下流至永嘉县，入於海。又东有好溪，本名恶溪，东南达於大溪。

青田府东南。西有大、小连云山。南有南田山。又有南溪，即大溪也，亦曰青溪，自丽水县流入。西南有小溪流合焉。南有淡洋巡检司，又北有黄坛巡检司，废。

缙云府北。东有仙都山，亦名缙云山。又有管溪官山。西南有冯公岭，一名木合岭，一名桃花隘。又东有好溪，源出县东北之大盆山，有管溪自东流合焉。又北有南源溪，亦曰南溪，下流为永康溪，入於东阳江。

松阳府西。北有竹□客岭。西有松溪，南有竹溪流入焉，下流至丽水县，入於大溪。又西南有净居巡检司，废。

遂昌府西。南有双溪，有二源，至县南合流。又东经西明山南，分为二，其一入龙泉县之大溪，其一为东溪，入松阳县，为松溪。北有马步巡检司。

龙泉府西南。南有匡山，建溪之水出焉。南有大溪，源出台湖山，又有灵溪，自县北流合焉，东入云和县界。南有庆元巡检司，治查田市。

庆元府西南。洪武三年三月省。十三年十一月复置。西南有松源水，南流入福建，为松溪县之松溪。

云和府西南。景泰二年析丽水县地置。南有大溪，西有黄溪流入焉，东入丽水县界。又西有七赤渡。东有石塘隘。

宣平府北。本丽水县之鲍村巡检司。景泰三年改为县，而徙巡检司於县之后陶，仍故名，寻废。西北有砻坑山，旧产银。南有玉岩山，又有会高山，产矿。又南有虎蹐溪，会流於丽水县之大溪。

景宁府南。景泰五年析青田县置。南有敕木山。东有矿坑岭。西有彪溪，东北有大汇滩，下流皆注於青田县之大溪。北有沐溪巡检司，迁县南大漈仍故名。又西有卢山巡检司，后废。东有龙首关，又有龙汇关、白鹿关，俱嘉靖中置。

温州府元温州路，属浙东道宣慰司。洪武初，为府。领县五。西北距布政司八百九十里。

永嘉倚。西有岷冈山，又有铁场岭。南有大罗山。东滨海。又永宁江在城北，一名瓯江，一名永嘉江，自苍括诸溪汇流入府界，又东注於海。江中有孤屿山，与北岸罗浮相望。又西北有安溪，东北有楠溪，俱注於瓯江。城西南又有会昌湖，东有宁村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二月置。东南有中界山巡检司，后迁县东永昌堡。

瑞安府南。元瑞安州。洪武二年降为县。正德六年五月徙县城於故城西，去海三丈五尺，以避潮患。西有陶山。北有帆游山。城南有安阳江，源出福建政和县及青田县界，合流至此，曰瑞安江，亦曰飞云江，渡处有飞云关，东接海口。又县东海岸中有凤凰诸山。又县东北有海安守御千户所，县东南有沙园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年二月置。东有东山巡检司，本名梅头，治梅头寨，后迁，更名。

乐清府东北。东有北雁荡山。南滨海，有玉环山，在海中。又西北有荆溪。又县治傍有东、西二溪。西南有馆头江。西有象浦河，东北有石马港，下流皆达海。有长林盐场。又西有盘石卫，洪武二十年二月置。东有盘石守御后千户所，成化五年置。东北有蒲岐守御千户所，亦洪武二十年二月置。西有馆头巡检司，迁治县西南岐头寨。后复。东南有北监巡检司，治玉环山下，寻迁县东北蔡岙，又迁县东白沙岭，又迁鹗头，又迁窑岙山下，仍故名。

平阳府西南。元平阳州。洪武三年降为县。西南有南雁荡山，有玉苍山。又东南海中有大岩头山，有南麂山。又西有前仓江，亦曰横阳江，东南经江口关注於海。南有天富南盐场。又南有金乡卫，有蒲门守御千户所，东北有壮士守御千户所，皆洪武二十年二月置。东南有舥艚、又有斗门二巡检司。南有江口巡检司，治下埠，后迁渡头。又东有仙口巡检司，迁县南麦城山，仍故名。又东南有龟峰巡检司，废。

泰顺府西南。景泰三年以瑞安县罗洋镇置，析平阳县地益之。南有分水山，上有关，为浙、闽分界处。又西有白溪，下流至福建宁德县入海。又东有仙居溪，流入瑞安境入海。北有池村巡检司。南有三冠巡检司，本洋望，后更名。东南有鸦阳巡检司，后废。又罗阳第一关在县东。

志第二十一 地理六

○福建 广东 广西

福建《禹贡》扬州之域。元置福建道宣慰使司，治福州路。属江浙行中书省。至正十六年正月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太祖吴元年十二月平陈友定。洪武二年五月仍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七年二月置福州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福州都卫为福建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八，直隶州一，属县五十七。为里三千七百九十七。北至岭，与浙江界。西至汀州，与江西界。南至诏安，与广东界。东至海。距南京二千八百七十二里，京师六千一百三十三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八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口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八百六。弘治四年，户五十万六千三十九，口二百一十万六千六十。万历六年，户五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口一百七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三。

福州府元福州路，属福建道。太祖吴元年为府。领县九：

闽倚。南有钓台山，亦曰南台山。东南有鼓山。南有方山，一名甘果山，下有官母屿，有巡检司。东南滨海。南有闽江，亦曰建江，自南平县流入府界。东南纳群川之水，至府西曰洪塘江，分二流，南出曰陶江，东出曰南台江，至鼓山下复合为一。又东南有马头江，自永福县流入，曰西峡江，又东有东峡江流合焉，又东南至五虎门，入於海。东有闽安镇巡检司。

侯官倚。西有旗山，有雪峰山，有建江，又有西禅浦。西南有阳崎、吴山、凤冈、泽苗、延泽、仙坂等六浦，皆建江支分，仍合正流入海。西北有怀安县，洪武十二年移入郭内，与闽、侯官同治，万历八年九月省。西北有竹崎、又有五县寨二巡检司。

长乐府东少南。东滨海，有海堤。北有马头江。又东有守御梅花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东北有石梁蕉山、东南有松下镇二巡检司。又东有小祉山巡检司，后移治大祉澳。

福清府南少东。元福清州。洪武二年二月降为县。东南际海，有盐场，海中有海坛山，又有小练山。南有龙江，又有迳江。东南有海口，江皆汇流入海。又东有镇东卫，东南有守御万安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又有泽郎山、有牛头门、又南有壁头山三巡检司。又东有海口镇巡检司，洪武二十年移於长乐县之松下镇。

连江府东北。东北滨海，海中有北茭镇巡检司。南有连江，东入海。东北有守御定海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

罗源府东北。东滨海。西有罗川，南流分三派入海。南有应德镇。

古田府西北。建江在县南，自南平县流入，经城南，有大溪流合焉，谓之水口。又东南迳模天岭下，江流至此始出险就平，东入闽清县界。东有杉洋镇，出银坑，有巡检司，后废。又西南有谷口镇、西北有西溪镇二巡检司，寻废。

闽清府西北。西南有大帽山。北有建江，西南有梅溪流合焉。东有青窑镇巡检司，废。

永福府西南。西南有高盖山，又南有陈山。东有东溪，汇诸山溪之水，下流会於福清之龙江而入海。又有漈门巡检司，后移於嵩口埕，寻复故。

兴化府元兴化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二。北距布政司二百八十里。

莆田倚。东南滨海，海中有湄洲屿，又有南日山，俱东与琉球国相望。又南有木兰溪，北有延寿溪，东北有荻芦溪，又有通应港，俱会流入海。又西北有兴化县，正统十三年四月省。东有平海卫，东南有守御莆禧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东有嵌头、西北有大洋寨、东南有吉了三巡检。东有冲沁巡检司，本治寻阳，后徙兴福。又有青山巡检司，本治武盛里南哨，后徙奉国里。东南有南日山巡检司，后徙新安。东北有迎仙寨巡检司，后移鼓楼山。东有峙头、东南有小峙二巡检司，后废。

仙游府西。北有二飞山。东北有何岭。南临九鲤湖，湖在万山中，下流入莆田县界，合於延寿溪。西有三会溪，即木兰溪上源。西有白岭巡检司，后迁於文殊寨。南有枫亭市、西有潭边市二巡检司，后废。

建宁府元建宁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八。四年正月置建宁都卫於此。八年十月改为福建行都指挥使司。东南距布政司五百二十五里。

建安倚。东北有凤凰山，产茶。东有东溪，即建江，自浙江庆元县流经此，又西合於西溪。又东南有寿岭巡检司。

瓯宁倚。西有西溪，源出崇安县，东会诸溪之水，流入县境，又东合於东溪，南入延平府界。西北有营头街巡检司。

建阳府西北。西北有西山。东南有锦江，亦曰交溪，有二源，合流於县东东山下，南流达於建溪。

崇安府西北。南有武夷山，中有清溪，九曲流入崇溪。西北有分水岭，上有分水关巡检司。其水西流者入江西境，东流者入县境，即崇溪源。俗谓之大溪，经城西而南出，亦谓之西溪。其别源出县东北之岑阳山，亦曰东溪，西南流合於西溪，又南合武夷水而入建阳县界，即锦江之上源也。又西北有温林、岑阳、桐木、焦岭、谷口、寮竹、观音等关，与分水关为崇安入关。

浦城府东北。北有渔梁山，建溪之源出焉。又有盖仙山，有黎岭，又有枫岭，一名大竿岭，皆浙、闽通途。又东北有柘岭，与浙江丽水县分界，柘水出焉，流合大溪。又南有南浦溪，亦曰大溪，即建溪也，下合建阳之交溪。东有高泉、东北有溪源、西北有盆亭三巡检司。

松溪府东。东有万山。东北有鹫峰山，接浦城及浙江之龙泉界。南有松溪，源出浙江庆元县，亦谓之松源水，又西有杉溪，下流俱入於建溪。北有二十四都巡检司。南有东关巡检司，后迁於乌鞍岭，又迁於铁岭，又迁於峡桥。

政和府东。南有七星溪，源出县东之铜盘山，下流合於松溪。又东有丹溪，流经福安县入海。又东南有赤岩巡检司。

寿宁府东。景泰六年八月以政和县杨海村置，析福安县地益之。东有蟾溪，即福宁州长溪上源也。东有渔溪巡检司，后迁县北之官台山，又迁斜滩镇。

延平府元延平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七。东南距布政司四百五里。

南平倚。南有九峰山。东北有衍仙山。城东南有剑溪，即建江也，亦曰东溪，自建宁府流入，南经黯淡滩，又西迳剑津，与西溪合。西溪出汀、邵二府之境，至县西，合於沙县之沙溪，为沙溪口；又东至剑津，合於东溪；又南至尤溪口，合於大溪，亦名南溪；又东至福州府，入於海；俗亦谓之三溪。东南有苍峡、西北有大历二巡检司。

将乐府西。南有天阶山。西北有百丈山。南有将溪，亦曰大溪，即西溪之上源也。又西北有梅溪，自邵武界流入，合於大溪。又北有万安寨巡检司。

沙府西南。西北有幼山。县治南有沙溪，亦名太史溪，自永安县流入，经县东，有霹雳等滩，下流合於西溪。北有北乡寨巡检司。

尤溪府南。北有丹溪岭，一名桃木岭，下有丹溪。东有尤溪，其上源一出龙岩县，一出德化县，合流於县西南，又北流会汤泉等二十溪，北出尤口，入建溪，亦曰湖头溪。西有英果砦、又有高才坂二巡检司。

顺昌府西少北。南有徘徊岭。西北有顺阳溪，源出建阳县，又东经县南，与将溪合，又东经沙口，合邵武县之沙溪，又东经县西，与西溪合，西溪即邵武县之紫云溪也，又东入南平县界，为南平之西溪。又西北有仁寿镇巡检司。

永安府西南。本沙县之浮流巡检司，正统十四年置永安千户所於此。景泰三年改置县，析尤溪县地益之。东北有贡川山。东南有石罗山。西有燕溪，四源合流，经城东北，下流为沙县之沙溪。又西有安砂镇、西南有湖口寨二巡检司。又西北有黄杨巡检司，废。

大田府西南。嘉靖十五年二月以尤溪县之大田置，析永安、漳平、德化三县地益之。北有五台山。南有大仙山。东有银瓶山，产银铁。又南有尤溪，自龙岩县流入，又东入尤溪县境。又东南有花桥巡检司。又西南有桃源店巡检司，本属漳平县，后来属。北有英寨、西南有安仁隘二巡检司，后废。

汀州府元汀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八。东距布政司九百七十五里。

长汀倚。北有卧龙山。又北有新乐山，贡水出焉，流入江西界。西有新路岭。东有鄞江，即东溪，亦曰左溪，自宁化县流入，下流经广东大埔县入海，中有五百滩，亦谓之汀水。又东南有正溪，西有西溪，北有北溪，南有南溪，俱合於东溪。又西有古城寨巡检司。

宁化府东北。南有潭飞漈。又有大溪，源出县北万斛泉，分流为清流县之清溪，其正流入长汀县，为鄞江上流。北有安远寨巡检司。

上杭府南。西有金山，上有胆泉，浸铁能成铜。西南有羊厨山，产

矿。南有大溪。

武平府西南。北有黄公岭。南有化龙溪，下流入广东程乡县。西南有武平城，洪武二十四年正月置武平千户所於此。东南有象洞巡检司，后移於县西南之悬绳隘。北有永平寨巡检司，后移县西北之贝寨。

清流府东北。南有丰山，东南有铁石山，南临九龙溪，有铁石矶头巡检司。西南有清溪，自宁化县流入，东北合半溪，又东南经九龙滩而入永安县界，亦曰龙溪，即燕溪之上源。

连城府东南。本曰莲城，洪武十七年后改“莲”曰“连”。东有莲峰山。南有文溪，下流达於清流县之清溪。西南有北园寨巡检司，后迁於县南之朗村隘，后又迁於县西南之新泉隘。

归化府东北。成化七年正月以清流县之明溪镇置，析将乐、沙县、宁化三县地益之。北有铁岭。南有归化溪，下流合将乐县之将溪。东有夏阳巡检司。

永定府南。成化十四年以上杭县溪南里之田心地置，析胜运等四里益之。西有大溪，即汀水，自上杭县流经此，又东入广东大埔县界。东南有三层岭巡检司。东北有太平巡检司，后徙高坡。西南有兴化巡检司，治溪南里古镇，寻废，复置，后迁於上杭县之峰头。

邵武府元邵武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太祖吴元年为府。领县四。东南距布政司六百七十里。

邵武倚。东有三台山。东南有七台山，又有道人峰。又有樵溪，源自樵岚山，经城内，出北门，合紫云溪，流至顺昌县为顺阳溪。又东南有水口巡检司。又东有拿口、南有同巡、东北有杨坊三巡检司，废。

光泽府西北。北有云际岭。西北有杉岭，杉关在其上，与江西南城县接界。杭川出焉，亦名大溪，下流入紫云溪。又有大寺寨巡检司，在杉关东。又西北有黄土关。

泰宁府西南。西有金饶山。西北有大杉岭。西有二十四溪，南有滩江流合焉，下流会於樵溪。

建宁府西南。北有百丈岭，蓝溪出焉。南有绥江，源出金饶山，一名濉江，亦名宁溪，至绥城口，合蓝溪流入泰宁县界。西有西安巡检

司，本治里心保，后迁丘坊隘，寻废，后复置，后又迁新安保之黄泥铺。

泉州府元泉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七。东距布政司四百十里。

晋江倚。东北有泉山，一名清源。东南有宝盖山。南有灵源山。东南滨海，有盐场。海中有彭湖屿。南有晋江，自南安县流入，经城西石塔山下，又东南至岱屿入海。东北有洛阳江，南流入海。又东南有永宁卫，南有守御福泉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东南有祥芝、又有乌浔、南有深滬、又有围头四巡检司。西南有安平城，嘉靖中筑。东南有石湖城，万历中筑。

南安府西少北。东南滨海。南有黄龙溪，即晋江之上流，西有桃林溪流入焉。南有石井巡检司。又西北有澳头、西南有达河二巡检司，后废。

同安府西南。西有文圃山。南滨海，有盐场。西北有西溪，流合县东之东溪、县西之苎溪，又东南注於海。西南有守御金门千户所，西有守御高浦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又西南有永宁中左千户所，在嘉禾屿，即厦门也，洪武二十七年二月置。西有苎溪、南有塔头山、东南有田浦、又有陈坑四巡检司。又西南有白礁巡检司，后移於县西之珝口寨。东南有烈屿巡检司，后移於石浔港口。又有官澳巡检司，后移於踏石寨。又有峰上巡检司，后移於县西之下店港口。

惠安府东北。东南滨海，有盐场。西有洛阳江。又东南有守御崇武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嘉靖中移於县东北。城东有黄崎、南有獭窟、东南有小氵乍、东北有峰尾四巡检司。又东北有涂岭、又有沙格、东南有小兜三巡检司，洪武二十年废。

安溪府西。西北有佛耳山。南有蓝溪。又西北有源口渡巡检司，后迁白华堡，寻复。

永春府西北。西北有雪山，桃林溪出焉，东迳南安县，北合蓝溪，为双溪口，又东迳南安县，南合於黄龙溪。西有陈岩寨巡检司，洪武中废。

德化府西北。西北有戴云山。西有太湖山。南有丁溪，又有滻溪，合而北流，入兴化仙游境。又西北有高镇巡检司，本东西团，后徙治，

更名。东南有虎豹关。

漳州府元漳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十。东北距布政司七百里。

龙溪倚。东有岐山。西有天宝山。北有华封岭，一名龙头岭。东南滨海，海中有丹霞等屿。又东北有九龙江，亦名北溪，其上源出长汀及沙县，流入县界，历龙头岭下，谓之峡中，至县东出峡，为柳营江，又南有南溪流入焉。又东南为镇门港，入於海。有柳营江巡检司。又南有九龙岭巡检司。

漳浦府南。南有梁山，又东南有良山，与梁山相峙。东北有大武山。县东南两面皆滨海。南有漳江，亦曰云霄溪，合李澳溪入於海。又有石塍溪。东北又有镇海卫，东有守御六鰲千户所。澳东南有古雷、又有后葛、东有井尾澳、西南有盘陀岭四巡检司。又东南有青山巡检司，后徙治月峙，又西南有云霄镇，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内置。

龙岩府西。东有龙岩山，又有东宝山，旧产银铅。西有紫金山。北有九侯山。又南有龙川，下流入漳平界，为九龙江上源。东北有雁石巡检司，后移於皞林口。

长泰府东。南有长泰溪，下流入九龙江。东南有朝天岭巡检司，后移於溪口。

南靖府西。旧治在西南，双溪之北。嘉靖四十五年北徙大帽山麓。万历二十三年复还旧治。北有欧寮山。南有双溪，入龙溪县界，为南溪。北有永丰、西北有和溪二巡检司。又有小溪、寒溪二巡检司，后废。

漳平府西北。成化六年以龙岩县九龙乡置，析居仁等五里地益之。东南有象湖山。南有百家畲洞，踞龙岩、安溪、龙溪、南靖、漳平五县之交。又有九龙溪，自龙岩县流经此，下流入龙溪县。南有归化巡检司，后移於县东之析溪口。又东北有溪南巡检司，后废。

平和府西南。正德十四年六月以南靖县之河头大洋陂置，析漳浦县地益之。东南有三平山。东有大峰山，河头溪所出，分数流达海，又西有卢溪流合焉。有卢溪巡检司，后迁枋头板，改名漳汀巡检司。

诏安府南。本南诏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八年置。嘉靖九年十二月改

为县。南临海，海滨有川陵山，海中有南澳山。又东有东溪，为河头溪分流，东南流入海。又南有守御玄钟千户所，东有守御铜山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东有金石、洪淡二巡检司。西南有分水关，漳、潮分界，巡检司治焉。

海澄府东南。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龙溪县之靖海馆置，析漳浦县地益之。东北滨海。西有南溪，自龙溪县流入，与柳营江合流入海。东有海门巡检司，后迁於青浦社。东北有濠门巡检司，本治海沧洋，后迁县东北之嵩屿。东有岛尾巡检司。又西北有石马镇。

宁洋府西北。本龙岩县之东西洋巡检司，正统十一年置。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改置县，又析大田、永安二县地益之。南有香寮山。东南有东洋，溪流所汇也。

福宁州元属福州路。洪武二年八月降为县，属福州府。成化九年三月升为州，直隶布政司。北有龙首山。东有松山，山下有烽火门水寨，正统九年自海中三沙堡移此。东北有大姥山。东南滨海，海中有嵛山、台山、官澳山、屏风屿。东有白水江。西有长溪，源出寿宁县界，至县西南古镇门入海。东有福宁卫，南有守御大金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西北有柘洋巡检司，又有芦门巡检司，后移桐山堡。又东北有大筼筜巡检司，后移秦屿堡。又东有清湾巡检司，后徙牙里堡。南有高罗巡检司，后移闾峡堡。又有延亭巡检司，后移下浒堡。又东北有蒋洋，又有小澜，西北有小澳、库溪，西南有蓝田，南有西臼六巡检司，后废。领县二。西南距布政司五百四十五里。

宁德州西南。洪武二年属福州府。成化九年来属。北有霍童山，有龟屿。东南滨海，中有官扈山，下有官井洋。又东有瑞峰，亦在海中。西有穹窿溪，西南有赤鉴湖，北有外渺溪，下流俱达於海。北有东洋麻岭巡检司，后徙涵村，又徙县东北之云淡门，又徙县东之黄湾，后还故治。南有南靖关。东有长崎镇。

福安州西北。洪武二年属福州府。成化九年来属。西南有城山。海在南。西北有长溪，东南入福宁州境。西北有白石巡检司，后徙於县东南之黄崎镇。

广东《禹贡》扬州之域及扬州徼外。元置广东道宣慰使司，治广州路。属江西行中书省。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治雷州路。属湖广行中书省。洪武二年三月以海北海南道属广西行中书省。四月改广东道为

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六月以海南海北道所领并属焉。四年十一月置广东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广东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直隶州一，属州七，县七十五。为里四千二十八。北至五岭，与江西界。东至潮州，与福建界。西至钦州，与广西界。南至琼海。距南京四千三百里，京师七千八百三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六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九，口三百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弘治四年，户四十六万七千三百九十，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四。万历六年，户五十三万七百一十二，口五百四万六百五十五。

广州府　元广州路，属广东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十五：

南海倚。西北有石门山、双女山。南滨海。又南有三江口。三江者，一曰西江，上流合黔、郁、桂三水，自广西梧州府流入；一曰北江，即浈水；一曰东江，即龙川水。俱与西江会，经番禺县南，入於南海。西北有三江巡检司，本治侧水村，后迁村堡。又有金利、西南有神安、又有黄鼎、又有江浦四巡检司。又南有五斗口巡检司，后迁磨刀口，又迁佛山镇。

番禺倚。在城有番、禺二山，县是以名。东有鹿步、南有沙湾、北有慕德、东南有茭塘、又有狮岭五巡检司。

顺德府西南。景泰三年，以南海县大良堡置，析新会县地益之。西北有西江，南有马宁、北有紫泥二巡检司。西有江村巡检司，后迁县西北查浦。北有宁都巡检司，后迁都粘堡。又东南有马冈巡检司，后废。

东莞府东南。南滨海，海中有三洲，有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等澳。北有东江。西有中堂、西南有白沙、又有缺口镇三巡检司。东北有京山巡检司，本治茶园，后迁京口村，更名。又西南有虎头山关，洪武二十七年置。

新安府东南。本东莞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四年八月置。万历元年改为县。南滨海。有大鹏守御千户所，亦洪武十四年八月置。东南有官富、西北有福永二巡检司。

三水府北。嘉靖五年五月以南海县之龙凤冈置，析高安县地益之。西江在南，北江在西。又西南有三江、北有胥江、东有西南镇三巡检司。又南有横石巡检司。

增城府东。东有增江，南有东江。西南有乌石、西北有茅田二巡检司。

龙门府东。弘治六年以增城县七星冈置，析博罗县地益之。南有龙门水，亦曰九淋水，流入东江。东有上龙门巡检司。

香山府南。南滨海。东有零丁洋。北有黄圃巡检司。西北有大揽巡检司，本名香山，后更名。

新会府西南。南滨海，中有崖山。东北有西江。西南有恩平江，一名岘冈水。东南有潮连、西有牛肚湾二巡检司。又西北有乐迳巡检司，后迁县北之石螺冈。又东北有大瓦巡检司，本治中乐都，后迁鸾台村。又南有沙村巡检司，本治大神冈，后迁仙洞村，又迁长沙村，后复故治。

新宁府西南。弘治十一年以新会县德行都之上坑蔺置，析文章等五都地益之。南滨海。北有恩平江，一名长沙河。又南有广海卫，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置。西有望高巡检司，西南有城冈巡检司，后废。

从化府东北。弘治二年以番禺县横潭村置，析增城县地益之。九年迁於流溪马场曲。东北有流溪巡检司，本治县北石潭村，后迁神冈村。

清远府北。东有中宿峡。西有大罗山。又浈水在县东北，东南有湟水来合焉，谓之湟江口，有湟江巡检司。又西南有回岐、西北有滨江二巡检司。东北有横石矶巡检司，后废。

连州元桂阳州，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三月省入连州。四月，连州废，地属连山。三年九月，连山废，地属阳山。十四年置连州於此，属府。东北有桂水。西有湟水，亦曰洭水，自湖广宁远县流入，东南合浈水。西北有硃冈巡检司。又有西岸巡检司，治仁内乡，后徙阳山县境。东南距府五百六十里。领县二：

阳山州东北。元属桂阳州。洪武二年三月，桂阳州废，属连州。四月，连州废，属韶州府。十四年四月改为连州，徙州於桂阳州旧治，复置县，属焉。南有阳溪，即洭水。西北有星子巡检司。东有西岸巡检司，自连州移此，治青莲水口。又北有湟谿、阳山二关。

连山州西。元连州治此，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四月，州废，属韶州府。三年九月省入阳山。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十四年四月属州。旧治

在县西北钟山。永乐元年徙县西程山下。天顺六年又徙小坪。南有黄连山。北有高良水，又名大荻水，东至州界入湟水。西有宜善巡检司，即程山下旧县治。

肇庆府元肇庆路，属广江道。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十一。南距布政司二百三十里。

高要倚。北有石室山。南有铜鼓山。东有高峡山、烂柯山。城南有西江，又南有新江，东南有苍梧水，俱流入焉。东南有古耶巡检司，治龙池都之冯村，后迁县东之横槎下都。东有禄步巡检司，初在下村，后迁上村水口。东有横槎巡检司，初治上半都，后迁水口，寻废。

高明府东南。本高要县高明镇巡检司，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改为县，析清泰等都益之。南有仓步水，一名沧江，下流入於西江。东北有太平巡检司，治太平都，后迁县东都含海口。又迁县西南山台寺，又迁县东清溪申石奇海滨。

四会府北。南有北江。东有南津巡检司，治黄冈村，寻迁县东南南津水口。

新兴府南。元新州治，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四月州废来属。东有新江。西南有立将巡检司。又南有禄缘巡检司，后废。

开平府南。本恩平县之开平屯。明末改为县，析新兴、新会二县地益之。南有恩平江，源出旧恩平县西北平城山，东流合乌石水，下流入广州新会县界。东南有沙冈巡检司，本治沙冈　　村，后迁平康都之长沙村。又南有松柏、 北有四合二巡检司。

阳春府南。元属南恩州。洪武元年属新州。二年四月，新州废，属府。西有漠阳江。北有古良巡检司，寻废，后复置於县西，又迁南乡都小水口。又北有思良巡检司，后废。

阳江府南。元南恩州治此，直隶广东道。洪武元年，南恩州废，改属新州。二年四月，新州废，属府。南滨海。中有海陵山，山西北为鹤州山，海陵巡检司在焉。西有漠阳江，源出古铜陵县北云浮山下，南流过阳春县，会诸水，经南恩旧城，直通北津港门，入於海。东南有海朗守御千户所，西南有双鱼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七年置。又东北有莲塘堡，西有太平堡，俱嘉靖间筑。

恩平府南。本阳江县之恩平巡检司，初治县东北之恩平故县，后迁恩平堡。成化十四年六月改堡为县，析新兴、新会二县地益之，而迁巡检司於县东南之城村，仍故名，后又迁白蒙屯。县南有恩平江。

广宁府西北。嘉靖三十八年十月以四会县地置。初治县东南潭圃山下，后迁大圃村福星山下，即今治也。北有绥江，又有龙口屯田千户所，亦嘉靖三十八年置。西北有金溪巡检司。南有扶溪巡检司，初治东乡水口，后迁扶溪口，又迁官埠。

德庆州元德庆路，属广东道。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以府治端溪县省入，来属。西有小湘峡，西江经其中，端溪自东北流入焉。东有悦城乡巡检司，治悦城故县，后迁灵溪水口。东距府二百十里。领县二：

封川州西。元封州治此，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三月，州废，改属。南有西江，西有贺江，西北有东安江，俱流入焉。北有文德巡检司，初治县西北大洲口，后迁县西贺江口，后又迁於此。

开建州西北。元属封州。洪武二年三月改属。西有开江，一名封溪，即贺江之下流。北有古令巡检司，治古令村，后迁县东北之褥村。

韶州府元韶州路，属广东道宣尉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六。西距布政司八百里。

曲江倚。永乐二十二年建淮王府，正统元年迁於江西饶州府。南有莲花山。东北有韶石山。西有桂山。浈水在东，东南有曹溪水，西有武水，俱流入焉，抱城回曲，故谓之曲江，下流即始兴江。东北有平圃、南有蒙浬二巡检司。

乐昌府西北。南有昌山。东北有灵君山。西有三泷水，即武水。北有九峰、西北有黄圃、又有罗家湾三巡检司。东有高胜巡检司，后废。

英德府西南。元英德州，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三月降为县，来属。南有皋石山，一名浈阳峡。又浈水在县东，一名溱水，涯水在县西，一名洸水，至县西南合流，谓之洸口，有洸口巡检司。又南有泷头水，与浈水合。又东有象冈、北有清溪、西有含洸三巡检司。又南有南崖巡检司，废。

仁化府东北。治水西村，后迁城口村。西北有吴竹岭，吴溪水出

焉，下流为潼溪，入浈。东北有扶溪巡检司。又北有恩村巡检司。

乳源府西。本治虞塘，洪武元年迁於洲头津。西有臈岭，五岭之一。西北有武水，自湖广宜章县流入，有武阳巡检司。

翁源府东南。元属英德州。洪武二年三月改属。故城在西北，今治本长安乡也，洪武初，迁於此。北有宝山。东有灵池山，滃溪出焉，即泷头水。东有桂丫山巡检司，初治茶园铺，后迁南浦。

南雄府元南雄路，属广东道。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二。西距布政司千九十里。

保昌倚。大庾岭在北，亦曰梅岭，上有梅关，浈水所出。西北有凌江水，流合焉，南至番禺入海，谓之北江。又县东有小庾岭。西北有百顺、东南有平田二巡检司。又东北有红梅巡检司，旧治梅关下，后迁於此。

始兴府西。西有始兴江，即浈水。南有清化径巡检司。又东北有黄塘巡检司，本治瓔珞铺，后迁黄塘江口，又迁黄田铺。

惠州府元惠州路，属广东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十。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六十里。

归善倚。南滨海。西江在西南。东有东江，自江西安远县流入府境，亦曰龙川江，西南至番禺县，会西江入海。东南有平海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置。又有内外管理、又有碧甲二巡检司。

博罗府西北。西北有罗浮山。南有东江。西有石湾、又西北有善政里二巡检司。

长宁府西。隆庆三年正月以归善县鸿雁洲置 ，析韶州府英德、 翁源二县地益之。万历元年徙治君子峰下。南有新丰江，下流入龙江。西有□乍坪巡检司。又北有黄峒巡检司，后废。

永安府东北。隆庆三年正月以归善县安民镇置，析长乐县地益之。西有东江。西南有宽仁里巡检司，治苦竹派，后迁桃子园。又有驯雉里巡检司，治凤凰冈，后迁县东乌石屯。寻俱还故治。

海丰府东。北有五坡岭。南滨海，一名长沙海。又东南有碣石卫，

东有甲子门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南有捷胜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二月置，初名捷径，三月更名。有甲子门巡检司。又西有鹅埠岭巡检司。又西南有长沙港巡检司，后迁谢道。

龙川府东北。元循州治此，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四月，州废来属。东有霍山。南有龙江，即东江上流，自江西安远县流入。东有通衢巡检司，后迁老龙埠，寻还故治。东北有十一都巡检司。

长乐府东北。元属循州。洪武四年四月来属。旧治在紫金山北。洪武初，徙於今治。东南有兴宁江。南有十二都巡检司。又西有清溪巡检司，后废。

兴宁府东北。元属循州。洪武二年四月来属。南有兴宁江，东入潮州府程乡县界。东南有水口巡检司，治水口隘，后废，复置於下岸，寻迁於上岸水东。又北有十三都巡检司，后迁白水砦，寻复故。

连平州本连平县。崇祯六年以和平县惠化都置，析长宁、河源二县及韶州府翁源县地益之。寻升为州。西有银梅水，源出杨梅坪，即浈水上源。南有长吉里、东南有忠信里二巡检司。东北距府百八十里。领县二：

河源州北。旧属府，崇祯六年改属州。故城在西南。洪武二年徙於寿春市。万历十年迁於今治。南有槎江，即龙川江，下流为东江。又北有新丰江入焉。又东北有蓝口巡检司 。

和平州少北。正德十三年八月以龙川县之和平司置，析河源县地益之，属府。崇祯六年改属州。北有九连山。西北有浰头山，三浰水出焉，亦名和平水，有浰头巡检司。

潮州府元潮州路，属广东道宣慰司。洪武二年为府。领县十一。西距布政司千一百九十里。

海阳倚。南滨海，有急水门。东有鳄溪，一名恶溪，亦名韩江，又名意溪，东入於海。西北有潘田巡检司。又有枫洋巡检司，寻迁县南园头村。

潮阳府南。东南滨海。西南有练江。南有海门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东有招宁、西北有门辟、北有桑田三巡检司。又有吉安巡检司，治氵戎水都南山下，后迁贵屿村。

揭阳府西。西北有揭岭。南有古溪。东南滨海。西有南寨巡检司，本名湖口，治湖口村，后迁棉湖寨，更名。东有北寨巡检司，本治县西北冈头山，后迁县东北鸟石山南，寻还旧治，后又迁县东桃山铺前。

程乡府西北。元梅州治此，直隶广东道。洪武二年四月，州废来属。南有梅溪，即兴亭江之下流，一名恶溪，西北有程江合焉。西有太平乡巡检司，治梅塘堡，后迁县西北石镇村旁。东南有丰顺乡巡检司，本在县西北平远县界，后迁松口市。

饶平府东北。成化十二年十月以海阳县三饶地置，治下饶。东南滨海，海中有南澳山，有大成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南有黄冈、西有凤凰山二巡检司。又东南有柘林寨。

惠来府西南。嘉靖三年十月以潮阳县惠来都置，析惠州府海丰县地益之。南滨海。西有三河，以大河、小河、清远河三水交会而名，即韩江之上源。东南有靖海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南有神泉巡检司，本名北山，治县西北山村，后迁神泉村，更名。

镇平府北。本平远县石窟巡检司，崇祯六年改为县，析程乡县地益之。西有石窟溪，下流入於程江。东有蓝坊巡检司，自石窟司迁治，更名。

大埔府东。嘉靖五年以饶平县大埔村置，析氵恋洲，清远二都地益之。南有神泉河，即福建汀州府之鄞江。又西有恶溪。东北有虎头沙、西有三河镇二巡检司。又南有大产巡检司，后迁黄沙。西南有乌槎巡检司，后迁高陂。

平远府西北。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以程乡县豪居都之林子营置，析福建之武平、上杭，江西之安远，惠州府之兴宁四县地益之，属江西赣州府。四十二年正月还三县割地，止以兴宁程乡地置县，来属。

普宁府西南。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以潮阳县氵戎水都置，析洋乌、黄坑二都地益之，寄治贵山都之贵屿。万历十年移治黄坑，以洋乌、氵戎水二都还潮阳。西有冬瓜山，冬瓜水出焉，下流为揭阳县之古溪，与南、北二溪合，下流至澄海县入於海。西南有云落径巡检司。

澄海府东南。本海阳县之辟望巡检司。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改为县，析揭阳、饶平二县地益之，而徙辟望巡检司於县北之南洋府，仍故名。南滨海，亦曰鸣洋海。西南有蓬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置。

又有驼浦巡检司。

高州府元高州路，属海北海南道，治电白。洪武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九年四月复为府。后徙治茂名。领州一，县五。东南距布政司一千里。

茂名倚。洪武七年十一月省，十四年五月复置。南滨海。城西有窦江，源出信宜县，东北流，鉴江入焉，西南流入化州界。南有赤水巡检司。东南有平山巡检司，治红花堡，后迁县东北之电白故县。又西南有博茂巡检司，后废。

电白府东。旧治在西北。今治本神电卫，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成化三年九月迁於此。东滨海。西北有立石巡检司，后废。

信宜府北。南有窦江。东北有中道巡检司，治在怀德乡黄僚寨之左，废，后复置於罗马村，寻又迁於三桥。

化州元化州路，属海北海南道。洪武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以州治石龙县省入。九年四月又降为县，来属。十四年五月复为州。北有石城山，又有来安山。东北有茂名水，窦江之下流。又有陵水、罗水，俱自广西北流县流入，与茂名水合，至吴川县为吴川水，南入於海。北有梁家沙巡检司。东南距府九十里。领县二：

吴川州南。元属化州路。洪武九年四月属高州府。十四年五月改属州。南滨海，中有□冈洲。有□冈洲巡检司，在洲南滨海，后迁洲上。东南有宁川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置。又北有宁村巡检司，治川氵窖，后迁县西北之地聚村，又迁於芷皞口。

石城州西。元属化州路。洪武九年四月属高州府。十四年五月改属州。南滨海。西有零缘巡检司。

雷州府元雷州路，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三。东距布政司千四百五十里。

海康倚。东滨海。南有擎雷水，自擎雷山南流，东入於海。西有海康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西南有清道、东南有黑石二巡检司。

遂溪府北。东西滨海。西南有乐民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十月

置。西北有湛川巡检司，治故湛川县，后迁县东南故铁杷县。又西南有涠洲巡检司，治海岛中博里村，后迁蚕村。

徐闻府南。东西南三面滨海。西有海安守御千户所，东有锦囊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置。西南有东场、东有宁海二巡检司。又西北有遇贤巡检司，废。

廉州府元廉州路，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九年四月属雷州府。十四年五月复为府。领州一，县二。东距布政司千二百十里。

合浦倚。洪武七年十一月省，十四年五月复置。东有大廉山，州以此名。东南滨海，亦曰珠母海，以海中有珠池也。又城北有廉江，亦曰合浦江，自广西容县流入，迳州，江口分为五，西南注於海。又北有石康县，成化八年省。东有永安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东南有珠场、东北有永平二巡检司。又北有高仰巡检司，治马栏墟，后迁於县西南。

钦州元钦州路，属海北海南道。洪武二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以州治安远县省入。九年四月降为县，来属。十四年五月复为州。西南滨海，中有乌雷山，入安南之要道也。又有分茅岭，亦与安南分界。龙门江在城东，又东有钦江，俱入於海。南有淞海、西南有长墩、西北有管界三巡检司。又西有如昔、又有佛淘二巡检司，与交址接界，宣德二年入於安南，嘉靖二十一年复。又西南有千金镇。东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一：

灵山州北。元属钦州。洪武九年四月属廉州。十四年五月仍属钦州。北有洪崖山，洪崖江出焉，经县东，与罗阳山水合，为南岸江，南流为钦江。又南有林墟、西有西乡二巡检司。

琼州府元乾宁军民安抚司。元统二年十月改为乾宁安抚司，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月改为琼州府。二年降为州。三年仍升为府。领州三，县十。东北距布政司千七百五十里。

琼山倚。南有琼山。北滨海，有神应港，亦曰海口渡，有海口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年十月置。又西南有水蕉村，万历二十八年置水会守御千户所於此。南有石山。又有清澜巡检司，废。

澄迈府西。北滨海。南有黎母江。东有澄江。西北有澄迈巡检司，

治石□矍都。南有兔颖巡检司，治曾家东都，后迁南黎都，废。西南有铜鼓巡检司，治新安都，后迁西黎都，废。又有那拖巡检司，治那拖市，后迁县西森山市，废。

临高府西。北滨海。南有黎母江。南有田牌巡检司，后迁坟横冈。又东有定南、北有博铺二巡检司，废。

安定府南。元至元二十九年六月置。天历二年十月升为南建州。洪武元年十月复为县。南有五指山，亦曰黎母山，黎人环居山下，外为熟黎，内为生黎。北有建江，绕郡境西北流，入南渡江。东有潭览屯田千户所，元置，洪武中因之，永乐四年废。西有青宁巡检司。又东有宁村巡检司，治潭览村，后迁县东南南资都，仍故名。

文昌府东。西北有七星山。南有紫贝山。东北滨海。东南有文昌江，入於海。又东北有清澜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八月置，万历九年迁县东南南□毛都陈家村。西北有铺前巡检司。东北有青蓝头巡检司，后迁县东抱凌港。

会同府东南。元至元二十九年六月置。东滨海。西有黎盆溪，东有调嚣巡检司，治端赵都，寻迁县东南南沧村。

乐会府东南。西有白石山。东滨海。西北有万泉河，有黎盆水流入焉。

儋州元南宁军，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月改为儋州，属府。正统四年六月以州治宜伦县省入。西北有龙门岭。西滨海。北有伦江。西南有镇南、又有安海二巡检司。又东有归姜巡检司，废。东北距府三百七十里。领县一：

昌化州南。旧城在东南，今城本昌化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置。正统六年五月徙县治焉。西滨海。南有昌江。

万州元万安军，属海北海南道。洪武元年十月改为万州，属府。正统四年六月以州治万安县省入。北有六连山，龙滚河出焉。东南海中有独洲山。东有莲塘巡检司，后废。西北距府四百七十里。领县一：

陵水州南。东北有旧县城，今治本南山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正统间，迁县於此。西有小五指山。东滨海，海中有双女屿。东北有牛岭巡检司。

崖州元吉阳军，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月改为崖州，属府。正统四年六月以州治宁远县省入。南有南山。北有大河，自五指山分流，南入海。东有滕桥、西有抱岁、又西北有通远三巡检司。北距府千四百一十里。领县一：

感恩州西北。旧属儋州。正统五年来属。西滨海。南有南湘江，源自黎母山，西南入於海。东南有延德巡检司。

罗定州元泷水县，属德庆路。洪武元年属德庆州。万历五年五月升为罗定州，直隶布政司。西南有泷水，源出瑶境。又有泷水、新宁、从化三千户所，俱万历七年置。又有函江守御千户所，万历五年五月置於西宁县境，十六年迁於州界之鴶沟驿。南有开阳乡、西北有晋康乡二巡检司。又东有建水巡检司，治建水乡，后迁县东南古模村，又迁高要县白坭村，寻复还白模。领县二。东距布政司五百三十里。

东安州东。万历五年十一月以泷水县东山黄姜峒置，析德庆州及高要、新兴二县地益之。北有西江，西有泷水流入焉。东北有南乡守御千户所，西南有富霖守御千户所，俱万历五年五月置。东南有罗苛巡检司。

西宁州西。万历五年十一月以泷水县西山大峒置，析德庆州及封川县地益之。东北有西江，与德庆州分界。东南有泷水。西南有封门守御千户所，万历五年五月置。北有都城乡巡检司。又西南有怀乡巡检司，后废。

广西　《禹贡》荆州之域及荆、扬二州之徼外。元置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治静江路。属湖广行中书省。至正末，改宣慰使司为广西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二年三月因之。六年四月置广西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一，州四十有八，县五十，长官司四。为里一千一百八十三。北至怀远，与湖广、贵州界。东至梧州，与广东界。西至太平，与贵州、云南界。南至博白，与广东界。距南京四千二百九十五里，京师七千四百六十二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二十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四十八万二千六百七十一。弘治四年，户四十五万九千六百四十，口一百六十七万六千二百七十四。万历六年，户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二，口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七十九。

桂林府元静江路。洪武元年为府。五年六月改为桂林府。领州二，

县七：

临桂倚。洪武三年七月建靖江王府於独秀峰前。东有桂山。东北有尧山。又有桂江，亦曰漓江，南有阳江来合焉，至苍梧县合於左、右江。东有芦田市、西有两江口二巡检司。南有湘山渡巡检司，后废。

兴安府北。南有海阳山，湘水出其北，流入湖广永州府界，漓水出其南，南入梧州府界。北有越城岭，亦曰始安峤，五岭之最西岭，下有始安水流入漓水。西南有融江六峒、西有盐砂寨、北有唐家铺三巡检司。又西南有岩关。

灵川府北。北有百丈山。东北有融江，源出融山二洞中，一名银江，流经县境，又南入灵川县界，合於漓江。南有白石潭、东北有千秋峡二巡检司。

阳朔府南。北有阳朔山。东有漓江。东南有伏荔市、南有都乐墟二巡检司。西有白竹寨巡检司，废。

全州元全州路，属湖广道。洪武元年为府。九年四月降为州，省州治清湘县入焉，属湖广永州府。二十七年八月来属。西有湘山。南有湘水，又北有洮水流合焉。又西有西延、西南有建安、东北有柳浦三巡检司。又东北有平塘巡检司，废。南距府二百五十里。领县一：

灌阳州南少东。南有灌水，经州界，合於湘水。西南有吉宁乡崇顺里巡检司。

永宁州元古县。洪武十四年改为古田县。隆庆五年三月升为永宁州。县旧治在今州南三十里。洪武初，移於今州南八里。成化十八年又移今治。又有黄源水，下流入漓江。南有桐木镇、又有常安镇、西南有富椽镇三土巡检司。东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二：

永福州东南。旧属府，隆庆五年三月改属州。西南有太和山，太和江环其下，东入柳州府，为雒清江。又西南有理定县，元属静江旧路，正统五年九月省。又有兰麻镇、东北有铜鼓市二巡检司，废。

义宁州东北，旧属府，隆庆五年三月改属州。北有丁岭，义江出焉，下流分为二，东流者为临桂县之相思水，入於漓江，南流者为永福县之白石水，即太和江也。西北有桑江口巡检司。

平乐府元大德五年十一月置。洪武元年因之。领州一，县七。北距布政司百九十里。

平乐倚。东南有鲁溪山。西北有漓江，又北有乐川水，东经昭潭流合焉。又东有榕津寨巡检司，又有水滻营土巡检司。又东有龙平寨巡检司、昭平堡土巡检司，废。又东有团山堡，东南有广运堡、足滩堡，又南有甑滩堡，俱弘治后置。

恭城府东北。南有乐川水，又东有势江，南有南平江，北有平川江，西南有西水江，俱流合焉。东北有镇峡寨、东有势江源二巡检司。又有白面寨、西岭寨二土巡检司。

富川府东少北。元属贺州。洪武十年五月改属浔州府，后来属。西南有钟山县，旧治於此，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移治霭石山下，而置边蓬寨巡检司於旧治。北有秦山，接湖广道州界。东北有氓渚岭，即临贺岭，与湖广江华县分界。又东有富江，南合贺水。西南有白霞寨、西北有寨下市二巡检司。

贺府东南。元贺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初，以州治临贺县省入，属浔州府。十年五月降为县，后来属。东北有临贺岭，亦曰桂岭，下有桂岭县，元末废。东有贺江，至广东封川县合於西江。南有信都乡巡检司。北有沙田寨巡检司，后迁县西点灯寨，寻废。又东北有大宁寨、樊字寨、白花洞三土巡检司，后废。

荔浦府西少南。旧属桂林府，弘治四年来属。旧治在今县西。景泰七年移於后山，即今治。东有铜鼓岭，一名火焰山。又荔江在南，下流入漓江。东南有峰门寨巡检司，后迁中峒。西北有南原寨巡检司，后迁县东南下峒，又迁县东延滨江。又西南有华盖城，万历中筑。

修仁府西少南。旧属桂林府，弘治四年来属。旧治在今县西马浪坪。景泰初，迁今县南霸寨村。成化十五年迁於五福岭，即今治。东北有荔江，有丽壁市土巡检司。西南有石墙堡，万历间筑。

昭平府南少东。万历四年四月析平乐、富川二县地置。五年又析贺县地益之。东有五指山。又有漓江。又有思勤江，下流入於漓江。东南有龙平县，元属府，洪武十八年废。

永安州元立山县，属府。洪武十八年废为立山乡，属荔浦县。成化十三年二月置州，曰永安，属桂林府。弘治三年九月改为长官司。五年

复为州，来属。东有蒙山，下有蒙水。南有古眉寨土巡检司。北有群峰寨土巡检司，后迁州西北杜莫寨，又迁州北猫儿堡。东南有仙回营，万历中置。东北距府百二十里。

梧州府元梧州路。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九。北距布政司五百八十里。

苍梧倚。城西南有大江，江即黔、郁二水，合流於浔州府城东，为浔江；入府界，东经立山下，又东经此，与桂江合，谓之三江口，下流为广东之西江。东有长行、西有安平、北有东安、西南有罗粒四巡检司。

藤府西。元藤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九月省州治镡津县入焉。十月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北有藤江，亦曰镡江，即浔江也。东南有绣江，西有幕僚江，俱流入焉。又西北有五屯守御千户所，嘉靖初置。西有白石寨、南有窦家寨、东北有赤水镇三巡检司。又东有溻洲、南有周村、西南有驿面、又南有思罗四巡检司，废。

容府西南。元容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十月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省州治普宁县入焉。西北有容山。南有容江，亦名绣江。又东有波罗里大洞、西南有粉壁寨二巡检司。

岑溪府南少西。元属藤州。洪武十年五月改属府。东北有乌峡山。西有绣江。东南有上里平河村、西南有南渡二巡检司。又东南有连城乡义平巡检司，废。

怀集府东北。元属贺州。洪武初，属平乐府。十年五月来属。西南有怀溪水。东有武城乡、西有慈乐寨、西北有兰峒寨三巡检司。

郁林州元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九月以州治南流县省入。十月来属。南有南流江，至广东合浦县入海。有横岭、文俊二巡检司，废。东北距府三百三十里。领县四：

博白州西南。西有双角山，绿珠江出其下，流合县南饮马水，下流入南流江。南有周罗、西南有沙河二巡检司。又有安定、春台、平山、兆常四土巡检司，寻废。又东南有海门镇，旧为入安南之道。

北流州北。元属容州。洪武十年五月来属。东北有勾漏山。东有铜石山，产水银、硃砂。又南有扶来山，陵水出焉，西南有峨石山，罗水

出焉，俱流入广东化州界。又北有绿蓝山，绿蓝水出焉，分为二。东流者经城东登龙桥，与广东高州府流入之绣江合，又东经容县，为容江。西流者入郁林州，为南流江。南有双威寨巡检司。西有都陇、又有中山、又有清湾三巡检司，废。又西有天门关，本名鬼门关，洪武初，改为桂门关；宣德中，更今名。

陆川州南少东。元属容州。洪武十年五月来属。旧为入安南之道。东有龙化江，下流合容江。南有温水寨巡检司。

兴业州西少北。南有铁城山。北有翻车岭，龙母江出焉，下流入南流江。南有赵家寨、西有长宁寨、北有平安寨、又有棠木寨四巡检司，后俱废。

浔州府元浔州路。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三。东北距布政司九百八十里。

桂平倚。南有白石山。西北有大藤峡。北有黔江，一名北江，亦曰右江，南有郁江，一名南江，亦曰左江，至城东汇为浔江。东北有武靖州，成化三年置，万历末废。又东有大黄江口、北有靖宁乡、东北有大宣乡、又有思隆乡、又有木盘浦、西南有常林乡六巡检司。又南有罗秀土巡检司，又北有碧滩堡、镇峡堡，俱成化中置。东有牛屎湾 堡，西有淹冲堡、秀江堡，俱嘉靖中置。

平南府东。东南有龚江，即浔江也，东有白马江流入焉。又有奉议卫，洪武二十八年八月置於奉议州，正统六年五月迁於此。东北有大同、西北有泰川、西南有武林三巡检司。又南有峒心、东南有三堆、东北有大峡、西北有平岭四土巡检司。

贵府西。元贵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十月降为县，来属。南山在南。又有东、西、北三山。南有郁江，亦曰南江，群川悉流入焉。有向武军民千户所，本向武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八年十月置於向武州，三十年三月升军民所，正统六年五月来迁县北门外，万历二十三年又迁县西北谢村镇。东南有新安寨、北有北山寨二巡检司。又南有桥头墟、西有瓦塘渡、又有五州寨、又有东鋋渡、又有郭东里五巡检司，废。又东南有三江城，万历中筑。

柳州府元柳州路。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二，县十。东北距布政司四百里。

马平倚。元为府属，洪武元年徙府治於此。南有柳江，亦曰浔水，亦曰黔江，上流自贵州黎平府流入府境，下流至桂平县合於郁江，亦曰右江。南有新兴镇、都博镇二巡检司。又有归化镇巡检司，废。

洛容府东北。旧治白龙岩，天顺中，徙於硃峒。正德时，为瑶、僮所据，嘉靖三年十一月复，万历四年正月迁於灵塘，以硃峒旧治为平乐镇，留兵百名守之。城南有洛清江，至马平县入於柳江。西南有江口镇、又有运江二巡检司。东有平乐镇巡检司，治石榴江，后迁县东北中渡。又西南有章洛镇巡检司，废。

柳城府西北。旧治龙江南，元为府治。洪武元年迁治龙江东，而府徙治马平县。龙江自天河县流入，合於融江，即柳江上流。东有东泉镇巡检司。北有古枿镇巡检司，初治融江东岸，后迁马头驿。又东北有古清镇、西有洛好镇、又有廖洞镇三巡检司。

罗城府西北。洪武二年十月以罗城乡置，属融州。十年五月来属。北有武阳江，下流合於融江。北有武阳镇、又有莫离镇、又有通道镇三巡检司。又旧有安湘镇、乐善镇、中峒镇三巡检司，废。

怀远府北。元属融州。洪武十年废，置三江镇巡检司。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县，来属，治大融江、浔江之汇。万历十九年移治丹阳镇。西北有九曲山，山南为石门山，两山夹峙。福禄江自贵州永从县流迳其中，至融县为融江，至柳城县为柳江。又东北有浔江，自湖广靖州流合焉，有浔江镇巡检司。又西北有万石镇，又有宜良镇、丹阳镇三巡检司。

融府西北。元融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十月以州治融水县省入，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东南有灵岩山。北有云际山。其西曰上石门，以两山夹峙，融江中流也。又东有宝积山，产铁。东北有思管镇、东南有清流镇、西南有鹅头隘三巡检司。又北有长安镇巡检司，本在融江东岸，后迁西岸。又有大约镇土巡检司。又有保江镇、理源镇、西峒镇三巡检司，废。

来宾府南。元属象州。洪武十年五月来属。西南有白牛洞。北有白云洞。南有大江，亦曰都泥江。西有界牌镇巡检司，后迁县南之南冈。

象州元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十月来属，以州治阳寿县省入。西有象山。东有雷山。南有象江，即柳江。东北有龙门寨巡检司。又有鹅颈镇、尖山镇二巡检司，废。西北距府百十三里，领县一：

武宣州南。元曰武仙。宣德六年更名。旧治阴江。宣德六年三月徙於高立。东南有大藤峡，后名永通峡。西有柳江，又有都泥江，亦谓之横水江，来入焉，下流为浔州府之右江，亦入於柳江。西北有安永镇、西南有县郭镇二巡检司。又东有东乡、又有周冲、又有闲得三巡检司，废。

宾州元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九月以州治领方县省入。十月来属。东南有镇龙山。西南有灯台山。西有古漏山，下有古漏关，古漏水出焉，入於宾水。宾水在南，即都泥江也。东有安城镇巡检司。又东有梁村巡检司，后废。北距府三百里。领县二：

迁江州北。西有古党山，有峒。东北有大江，即都泥江。东有迁江屯田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置。东南有清水镇巡检司，又有罗目镇、李广镇二巡检司，废。又东有石零堡，北有都历堡，俱正德中筑。

上林州西少北。西有大明山，澄江出焉，亦名南江，东合北江，又东入迁江县之大江。西北有三里营，南丹卫在焉。卫旧在南丹州，洪武二十八年八月置，二十九年正月升军民指挥使司，寻罢军民，止为卫。永乐二年十二月徙上林县东，正统六年五月徙宾州城，与宾州千户所同治，万历八年徙於此。西南有周安堡，在八寨中，旧为瑶、僮所据，嘉靖三年讨平之，万历七年改属南丹卫。西北有三畔镇巡检司。又东北有琴水桥、东南有思龙镇、又有三门滩镇三巡检司。

庆远府元庆远路。洪武元年为府。二年正月改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三年六月复曰庆远府。领州四，县五，长官司三。东北距布政司五百七十里。

宜山倚。北有龙江，东流入融县，合於融江。西有河池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置於河池县，永乐六年徙於此。东有大曹镇、西有怀远镇、又有德胜镇、又有东江镇四巡检司。

天河府北少东。旧县在高寨。洪武二年迁於兰石。正统七年又迁甘场。嘉靖十三年又迁福禄镇。万历十九年始移今治。西南有龙江，自贵州独山州流入。北有东禅镇巡检司，又有思农镇、归仁镇二土巡检司。

忻城府南少东。西有乌泥江，即都泥江。北有三寨堡土巡检司。

河池州元河池县。弘治十七年五月升为州。县旧治在州北怀德故城。天顺六年迁屏风山。成化十三年还治怀德。嘉靖四年又迁凤仪山

南。西有智州山。东有金城江，下流合於都泥江。江北有金城镇巡检司。又东有都铭镇、土堡镇二巡检司，后废。东距府二百五十里。领县二：

思恩州东北。旧属府，正德元年二月改属州。旧治在环江洲。永乐末，迁於清潭村。宣德三年十一月迁於白山寨。成化八年迁於欧家山。南有环江，北有带溪，皆合流於龙江。有安化镇、归思镇二巡检司。又有普义镇、吉安镇、北兰镇三巡检司，废。

荔波州西北。洪武十七年九月析思恩县地置，属府。正统十二年改属南丹州。成化十一年九月又属府。正德元年来属。州东南有劳村江，源出贵州陈蒙烂土长官司，流入州界，为金城江。又东有穷来、南有蒙石、又有方村三土巡检司，后废。

南丹州洪武七年七月置。二十八年废，寻复置。西有孟英山，旧产银。南有都泥江，自贵州定番州流入。东距府二百四十里。

东兰州洪武十二年置。以西兰州省入，又省安习、忠、文三州入焉。东南有隘洞江，一名都泥江，又名红水河，又名乌泥江。东北距府四百二十里。

那地州元地州。洪武元年改置。北有都泥江，有布柳水流合焉。南有那州，洪武元年省。东北距府二百四十里。

永顺长官司府西南。

永定长官司府南。二司皆弘治五年析宜山县地置。

永安长官司弘治九年九月析天河县十八里地置。

南宁府元南宁路。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七，县三。东北距布政司千二百里。

宣化倚。东有昆仑山，上有昆仑关。又有横山，又有思玉山。北有马退山。东南有望仙坡，与青、罗二山相对。城西南有大江，即郁江，一曰夜郎豚水。其上流有二：一为南盘江，经府城南，曰右江；一为丽江，经府城西南，曰左江。合流处谓之合江镇，下流为浔州府之左江。东有金城寨、西有那南寨、又有那龙寨、又有迁隆寨、南有八尺寨五巡检司。

隆安府西北。嘉靖十二年四月析宣化县那久地置。东有火焰山。城北有盘江，亦曰右江。西南有那楼寨、西北有驮演寨二巡检司。

横州元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九月以州治宁浦县省入，属浔州府。十年五月降为县，来属。十三年十一月复为州，仍置宁浦县为州治，县寻废。东有乌蛮山。南有郁江，又东南有武流江，源自广东灵山县，流入境合焉。东有古江口、西有南乡二巡检司。又南有太平关，成化四年置。西北距府二百四十里。领县一：

永淳州西。元属横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横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属州。西临郁江。南有南里乡、北有武罗乡二巡检司。又东北有修德乡巡检司，景泰间迁於县西，后废。

新宁州隆庆六年二月以宣化县定禄洞地置。北有三峰山。城西有丽江，一名定禄江，又名文字水。东南有渠乐寨巡检司。东距府二百里。

上思州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废。二十一年正月复置，属思明府。弘治十八年来属。南有十万山，上思江出焉，东流合西小江，西即交址所出之左江也。又有明江，亦出十万山，西流入思明府界。又西有迁隆峒土巡检司。东南距府三百里。

归德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弘治十八年来属。郁江在西南。东南距府三百五十里。

果化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嘉靖九年十二月来属。南盘江在西。东南距府三百二十里。

忠州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废。二十一年正月复置，属思明府。万历三年九月来属。东北距府四百余里。

下雷州元下雷峒。洪武初，属镇安府。嘉靖四十三年来属。万历十八年升为州。南有逻水，自镇安府流入，南宁府左江之别源也。东距府五百八十里。

思恩军民府元思恩州，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后属云南广西府。永乐二年八月直隶广西布政司。正统四年十月升为府。六年十一月升军民府。旧治在府西北。正统七年迁府东北之乔利。嘉靖七年七月又迁武缘县止戈里之荒田驿，因割止戈二里属之。西北有都阳山。东南有靖远峰。北有红水江，又有驮蒙江，一名清水江，流合焉。又有大揽

江，出城东北大名山，下流俱入於郁江。东有凤化县，正德六年七月置，嘉靖八年十月废。东有古零，西有定罗、那马、下旺，北有兴隆，东北有白山、安定，西北有旧城、都阳九土巡检司。领州二，县二。东北距布政司千二百里。

奉议州元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五年省入来安府。七年二月复置，直隶行省。二十八年复废，寻复置，直隶布政司。嘉靖六年二月来属。东有旧城。今治本砦林村也，洪武初，迁於此。北滨南盘江，有州门渡。距府百十里。

上映州元属镇安路。洪武五年废为洞。万历三十二年复置，来属。东北距府四百七十里。

上林府西南。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嘉靖七年七月来属。北有南盘江，南有大罗溪，东流合焉，即枯榕江之下流也。

武缘府南。元属南宁路。万历五年十月来属。西有西江，即大榄江也，东南有南流江合焉。东有镆鎯寨、又有博涩寨、西有高井寨、西北有西舍寨四巡检司。又南有横山寨巡检司，废。

太平府元太平路，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置。洪武二年七月为府。领州十七，县三。东北距布政司二千五十里。

崇善倚。府治驮卢村，洪武二年徙治丽江。旧县治在府西北，嘉靖十九年迁入郭内。北有青连山。东有将军山，下有威震　　关，一名伏波关。南有府前江，即丽江，又西有逻水流入焉。北有壶关，正德三年置。又东北有保障关。

陀陵府东北。东有渌空山，渌空江出焉，亦名绿甕江。又南有丽江。

罗阳府东北。南有丽江。西有驮排江，源出永康县，下流入於丽江。以上三县，元俱属太平路。

左州东有旧治。成化十三年迁於思崖村。正德十五年迁於今治，本古揽村也。西北有金山。南有丽江。西南距府百里。

养利州有旧州三，一在州北，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又西北有养水。北有通利江，至崇善县注於丽江。以上二州，元属太平路。南距府

百五十里。

永康州元永康县，属太平路。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升为州。北有故城。万历中迁於今治。西有绿甕江，下流亦合丽江焉。西南有思同州，旧属府。万历二十八年六月省。西南距府二百里。

上石西州元属思明路。洪武末省。永乐二年复置。万历三十八年来属。东有明江，西北流入丽江。东北距府三百三十里。

太平州自此以下十一州，元属太平路。逻水在西，下流入丽江。东南距府八十里。

思城州南有教水，下流合於陇水。东南距府五百里。

安平州南有陇水，下流合於逻水。东南距府百十里。

万承州西南有绿降水，亦名玉带水。西南距府五十里。

全茗州西有通利江，一名大利江。南距府百六十里。

镇远州北有杨山。南有岩磨水。西南距府二百八十里。

茗盈州南有观音岩，涧水出焉，下流入於丽江。西南距府六十里。

龙英州南有通利江，有三源，下流入於丽江。南距府二百十里。

结安州西有堰水，下流入丽江。西南距府二百二十里。

结伦州南有咘毕水。即堰水之上流。西南距府三百三十里。

都结州南有咘毕水。西南距府三百三十里。

上下冻州元属龙州万户府。洪武初来属。西有八峰山，太源水出焉。又北有青连山。南有拱天岭。东距府二百二十里。

思明州元属思明路。洪武二年属思明府。万历十六年三月来属。东有逐象山。东北有明江，自思明府流入。东北距府二百十里。

思明府元思明路。洪武二年七月为府，直隶行省。九年直隶布政司。南有明江，有永平寨巡检司。领州三。北距布政司二千二百里。

下石西州元属思明路。洪武二年属府。旧治在东南。万历间，始迁今治。西距府百四十里。

西平州元属思明路。洪武三年省。永乐二年复置。宣德元年与安南。

禄州元属思明府。洪武三年省。二十一年正月复置，寻没於交址。永乐三年收复。宣德元年与安南。

镇安府元镇安路。洪武二年为府。西有镇安旧城。洪武二年徙於废冻州，即今治也。南有驮命江，下流合郁江。又有逻水，发源府北土山峡中，下流至胡润寨，与归顺州之逻水合，有湖润寨巡检司。距布政司二千二百里。

田州元田州路。洪武二年七月为府。嘉靖七年六月降为州，徙治八甲，而置田宁府於府城。八年十月，府废，州复还故治，直隶布政司。东南有南盘江。西有来安路，元属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七月为府，领归仁州、罗博州、田州，十七年复废。北有上隆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府，成化三年徙治浔州府东北，更名武靖州。又有恩城州，元属路，洪武初属府，弘治五年废。东有床甲、拱甲、婪凤，西有武隆、累彩，北有岜马甲、篆甲，东北有下隆，东南有砦桑，西北有凌时，西南有万冈阳院，又有大甲、子甲，又有县甲、怕河、怕牙、思郎、思幼、候周十九土巡检司。距布政司千六百里。

归顺州元属镇安路。洪武初，废为洞。弘治九年八月复置，属镇安府。嘉靖初，直隶布政司。东北有龙潭水，南入交址高平府界。又南有逻水，发源西北鹅槽隘界。距布政司二千三百二十里。

泗城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七年直隶行中书省。九年直隶布政司。旧州在西南，洪武六年移於古勘洞。西有南盘江，自贵州慕役长官司流入，下流为南宁府之右江。又北有红水江。东北有程县，洪武二十一年以泗城州之程丑庄置，属州，寻属庆远府，宣德初，还属州，嘉靖元年废。西南有利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七年十一月直隶布政司，正统六年五月徙治泗城州古那甲，嘉靖二年废。又西有上林长官司，永乐七年以州之上林洞置，直隶布政司，万历中，省入州，崇祯六年分司西地入云南广南府。有罗博关巡检司。北距布政司一千八百一十五里。

向武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七月属田州府。二十八年废。建文二

年复置，直隶布政司。旧州在东。万历四十五年迁於乃甲。南有枯榕江，下流入於右江。北有富劳县，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寻为夷僚所据，建文四年复置，后废。东有武林县，元亦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永乐初省入富劳县。距布政司二千四百里。

都康州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属田州府，后为夷僚所据。建文元年复置，直隶布政司。西有岜炉江，下流合於通利江。距布政司二千五百四十里。

龙州元龙州万户府。洪武二年七月仍为州，属太平府。九年六月直隶布政司。南有龙江，自交址广源州流入，即丽江也，有明江流入焉，下流为南宁府之左江。距布政司二千三百里。

江州元属思明路。洪武二十年直隶布政司。东有归安水，西有绿眉水，下流俱合於丽江。领县一。距布政司二千一百十里。

罗白州东北。洪武三年置，属思明府，后来属。南有陇冬水，下流入於丽江。

思陵州元属思明路。洪武三年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正月复置，直隶布政司。南有角硬山，角硬水出焉，又有淰削水合之，下流入思明府界。距布政司二千一百二十里。

凭祥州本凭祥县。永乐二年五月以思明府之凭祥镇置，属思明府。成化十八年升为州，直隶布政司。西北有丽江，自交址广源州流入。又南有镇南关，一名大南关，即界首关也。距布政司二千四十里。

安隆长官司元致和元年三月置安隆州，属云南行省。后废为寨，属泗城州。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置安隆长官司，仍属泗城州，后直隶布政司。西有坝达山，浑水河经其下，即红水江也，东入泗城州界。又西南有同舍河。距布政司里。

志第二十二 地理七

○云南 贵州

云南《禹贡》梁州徼外。元置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治中庆路。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福州，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师一万六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

云南府元中庆路。洪武十五年正月改为云南府。领州四，县九：

昆明倚。洪武二十六年，岷王府自陕西岷州迁於此。永乐二十二年迁岷王府於湖广武冈州，建滕王府於此，宣德元年除。东有金马山，与西南碧鸡山相对，俱有关，山下即滇池。池在城南，周五百里，其西南为海口，至武定府北，注於金沙江。又东有盘龙江，西注滇池。东有赤水鹏、清水江二巡检司。

富民府西北。东有螳□良川，源自滇池，下流入金沙江。东南有安宁河。

宜良府东少南。东有大池江，一名大河，亦曰巴盘江。西有汤池巡检司。

罗次府西北。旧属安宁州，弘治十三年八月改属府。西有星宿河，自武定府流入。又有沙摩溪，即安宁河。南有鍊象关巡检司。

晋宁州西有大堡河，下流入滇池。北距府百里。领县二：

归化东北有交七浦，滇池下流。

呈贡州北。西有滇池，北有落龙河，南流入焉。

安宁州西有呀嵕山，有煎盐水，设盐课提举司，辖盐井四。天启三

年改设於琅井，此司遂废。又南有螳□良川。西有安宁河。又有禄腄、贴琉二巡检司。东距府八十里。领县一：

禄丰州西。西有南平山，上有关。东有大溪，即安宁河。西有星宿河，河东有老鸦关巡检司。又西有兰谷关。

昆阳州东南有渠滥川，东北入於滇池。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二：

三泊州西北。西有三泊溪，流入滇池。

易门州西。南有易门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四年置，旧县治在焉。万历三年复还县治於此。又南有黎崖山，产异马，一名马头山。西有九渡河，即禄丰县大溪，下流入元江府界。

嵩明州洪武十五年三月改曰嵩盟。成化十八年复故。东北有罗锦山。东有秀嵩山。西北有东葛勒山。东南有乌纳山，牧漾水出焉，西南入滇池。又东南有嘉利泽，亦曰杨林泽。又西有邵甸河，汇九十九泉，至昆明为备龙江。西有邵甸县，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州，寻废。东南有杨林县，成化十七年十月废。又东有杨林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置。又西有兔儿关巡检司。西南距府百二十里。

曲靖府元曲靖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二十七年四月升为军民府。领州四，县二。西距布政司二百九十里。

南宁倚。东南有石堡山，山西有元越州治，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废。北有白石江，流合城南之潇湘江，又东南合左小江，亦谓之南盘江，下流环云南、澂江、广西三府之境，至罗平州入贵州界。东北有白水关巡检司。

亦佐府东。元属罗雄州。永乐初，改属府。西南有塊泽江。

沾益州东南有堆涌山。北有北盘江，其上流即贵州毕节卫之可渡河，流入州境，又东南入贵州安南卫。其西南又有南盘江，即南宁县之东山河。南有交水县，东南有罗山县，东北有石梁县，元皆属州，洪武十五年皆废。南有平夷卫，本平夷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置，二十三年四月改为卫，后废，永乐元年复置卫。卫当贵州西入之冲，东有峦冈，西有定南岭，北有豫顺关、宣威关。州东南又有越州卫，洪武二十三年七月置，二十四年十二月徙於陆凉州，二十八年与州同废，永乐元年九月复置。又州南有松韶铺、阿幢桥二巡检司。又南有炎方城，西

南有松株城，俱天启五年筑。西南距府二百十三里。

陆凉州东有丘雄山，下有中涎泽，即南盘江所汇也。西北有木容山，有关。又西有部封山。又西有芳华县，南有河纳县，元皆属州，永乐初皆废。西南有陆凉卫，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以古鲁昌地置，西南有乔甸，万历二年立营置戍於此。四十八年复设法古甸、龙峒等营，协守其地。北距府百二十里。

马龙州东南有木容箐山，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置宁越堡於此。山下有木容溪，下流即潇湘江。又西有杨磨山，一名关索岭，上有关。西南有通泉县，元属州，永乐初废。北有马隆守御千户所，本马隆卫，洪武二十三年七月置，二十八年十月改为所。南有鲁婆伽岭巡检司。又有马龙县，元属州，洪武十五年废。西南有分水岭关。东有三叉口关。东距府七十里。

罗平州元罗雄州。万历十五年四月更名。北有禄布山。东南有盘江，下流入贵州慕役长官司界。南有定雄守御千户所，万历十四年九月置。西北距府二百七十里。

寻甸府元仁德府。洪武十六年十月辛未升为仁德军民府。丁丑改寻甸军民府。成化十二年改为寻甸府。旧治在东。今治在凤梧山下，嘉靖七年十月徙。西南有落陇雄山，又有哇山。西有果马山，其泉流为龙巨江，下流入滇池。又西南有三棱山，上有九十九泉，即盘龙江之上源。又东有阿交合溪。又北有为美县，西有归厚县，元属府，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寻废。东南有木密关，一名易龙堡，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於此。西南距布政司二百六十里。

临安府元临安路。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领州六，县五，长官司九。北距布政司四百二十里。

建水州倚。元时府在州北，洪武中移府治此。西南有宝山。西北右有火焰山。东有石岩山，泸江水自石屏州流经此，伏流入岩洞中，东出为乐蒙河。又东北有曲江，东入於盘江，有曲江巡检司。又西有礼社江，源出赵州，流经此。又有宁远州，万历十四年析建水州置，四十八年废。东南有纳更山土巡检司。

石屏州元曰石坪。洪武十五年三月改曰石平，后改今名。南有钟秀山。东有菜玉山，产石似玉。有曲江。又有异龙湖，周百五十里，中有

大、小、中三岛，其大岛、中岛上皆有城，其水引流为泸江。西有宝秀关巡检司。东距府七十里。

阿迷州元阿甯万户。洪武十五年三月置州。东南有买吾山，万历初，改名雷公山。又南有盘江，东有乐蒙河流入焉。又东有火井，有东山口土巡检司。又有部旧村巡检司，后废。又有阿迷守御城，万历二年筑。西距府百二十里。

宁州东南有登楼山。东有水角甸山，产芦甘石。又东有婆兮江，源出澂江府抚仙湖，下流入盘江，又西南有浣江，流合焉。又东有西沙县，元属州，后省，洪武十五年三月复置，仍属州，寻复省。西北有甸直巡检司。西南距府百八十里。

通海府西北。元属宁州，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属府。南有秀山。北有通海湖。东有守御通海前前、右右二千户所，本元临安路治。洪武初，徙府治建水州。十五年置守御千户所於此。

河西府西北。东有曲江。又西有禄卑江，自新兴州流入，合於曲江。又东北有绿溪河，其下流即通海湖。又北有曲陀关巡检司，后废。

嶍峨府西北。元属宁州。洪武十五年二月改属府。东有曲江，自新兴州流入，又南有合流江，西北有丁癸江，俱流合焉。又西南有伽罗关、西有兴衣乡二巡检司。

蒙自府东南。西有目则山。东有云龙山，又有羡裒山。又东南有黎花江，即礼社江也，东南注於交址清水江。有黎花旧市栅，宣德五年五月置临安卫右千户所於此。又西南有西溪二，出银矿。又南有莲花滩，即澜沧江下流，交址洮江上流。西南有箐口关巡检司，又有大窝关、杨柳河关。东南有废果寨，又有贺谜寨，俱道通交址。

新平府西北。万历十九年置。东南有鲁奎山。东有平甸河。南有南峒巡检司。

新化州本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洪武十七年四月置，直隶布政司。弘治八年改为新化州。万历十九年来属。北有彻崇山。西有马笼山，蛮酋结寨处，元置马笼部千户於此，属元江路，洪武十五年废。又北有法龙山，亦蛮酋结寨处。又东南有马笼江，即礼社江，亦曰摩沙勒江，有摩沙勒巡检司。东北有阿怒甸。东南距府五百三十里。

宁远州元至治三年二月置，直隶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来属。宣德元年与安南。

纳楼茶甸长官司府西南。本纳楼千户所，洪武十五年置，属和泥府。十七年四月改置。北有羚羊洞，产银矿。又有禄丰江，即礼社江下流。又东有倘甸。

教化三部长官司府东南。元强现三部，洪武中改置。西南有鲁部河，源出礼社江，下流合蒙自县梨花江。

王弄山长官司府东南。元王弄山大小二部，洪武中改置。

亏容甸长官司府西南。元铁容甸，属元江路。洪武中改置，来属。西有亏容江，源出沅江府，东经车人寨，出宁远州境。

溪处甸长官司府西南。元溪处甸军民副万户，属元江路。洪武中改置，来属。

思佗甸长官司府西南。元和泥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领纳楼千户所伴溪、七溪、阿撒三蛮部，十七年废，后改置。

左能寨长官司府西南。本思佗甸寨，洪武中改置。

落恐甸长官司府西南。元伴溪落恐部军民万户。洪武中改置。

安南长官司府东南。元舍资千户，后改安南道防送军千户。洪武十五年三月仍曰舍资千户所，寻改置长官司。正德六年省入蒙自县。天启二年复置。

澂江府元澂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府。领州二，县三。西北距布政司八十里。

河阳倚。旧治在西。洪武中，迁绣球山上。弘治中，又迁县东金莲山。正德十三年又迁县东暘溥山麓。嘉靖二十年又迁金莲山南。隆庆四年又迁舞凤山下，即今治。北有罗藏山。南有抚仙湖，一名罗伽湖，下流东会於盘江。又东有铁池河，源出陆凉州，流至此，会抚仙湖，复引流为铁赤河，入於盘江。

江川府西南。南有故城，崇祯七年圮於水，迁於旧江川驿，即今治。又南有星云湖，东南入抚仙湖。北有关索岭巡检司。

阳宗府东北。北有明湖，一名阳宗湖，源出罗藏山，流入於盘江。

新兴州东北有罗麽山，一名石崖山。西北有大棋山。又有蒙习山，山与晋宁州交界。又有大溪，下流至嶍峨县，入於曲江。有罗麽溪，源出罗麽山，入於大溪。又北有普舍县，南有研和县，元俱属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寻废。又北有铁炉关巡检司。东距府二百里。

路南州西南有竹子山。东有答刂龙山，石可炼铜。西有巴盘江，源自陆凉州。又有铁赤河合焉。东南有邑市县，元属州，弘治三年九月废。东北有革泥巡检司。西距府百三十里。

广西府元广西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西有阿卢山。西北有巴盘江。又西有南盘江。又南有矣邦池，一名龙甸海，跨弥勒州界，南入盘江。领州三。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十里。

师宗州西有龟山，万历四十八年筑督捕城於此。东有英武山。西有盘江，又西北有巴盘江合焉，东北入罗平州界。西南距府八十里。

弥勒州南有卜龙山。西有阿欲山。东南有盘江山，南盘江经其下。又东有八甸溪，南合南盘江。又西有十八寨山，嘉靖元年二月置十八寨守御千户所於此，直隶云南都司。又南有捏招巡检司。东北距府九十里。

维摩州元大德四年二月置。东北有小维摩山。东南有大维摩山，又有阿母山。又东北有宝宁溪，下流经广南府界，合西洋江。西有三乡城，万历二十二年筑。西北距府二百二十里。

广南府元广南西路宣抚司。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改置广南府。西北有牌头山，土人筑砦其上。南有西洋江，东南至广西田州府，入於左江。领州一。西北距布政司七百九十里。

富州元至元十三年置，属广南西路。洪武十五年改属府。东南有者鹞山。东北有西宁山。又东有楠木溪，至州南与南汪溪合，伏流十五里，东出於西洋江。西南有安宁州，东北有罗佐州，俱元至元十三年置，属广南西路。洪武十五年因之，后俱废。西距府二百里。

元江军民府元元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永乐初，升军民府。领州二。东北距布政司七百九十里。

奉化州倚。本因远罗必甸长官司，洪武十八年四月置。嘉靖中，改州。东有罗盘山，亦名玉台山。又有路通山。东南有元江，亦曰礼社江，东南入纳楼茶甸长官司界。西南有澜沧江，与车里宣慰司分界。又西有步日部，洪武中废。又东有禾摩村巡检司。

恭顺州本他郎寨长官司，嘉靖中改州。

楚雄府元威楚开南路。洪武十五年三月改为楚雄府。领州二，县五。东距布政司六百里。

楚雄倚。元曰威楚。洪武十五年二月更名。西有薇溪山，又有龙川江，经城北青峰下，曰峨□录江，下流入武定府，合金沙江。西有波罗涧，其麓有滷水，元设盐课司於此，明废。西北有吕合巡检司。

广通府东。元属南安州。洪武十五年因之，后改属府。东北有盘龙山，亦曰九盘山。西有罗苴甸山。东有盐仓山，旧产盐。又有卧象山，东南有卧狮山，俱产银矿。又东北有阿陋雄山，有阿陋井、猴井，俱产盐。又东有舍资河，自武定府流入，下流入於元江。又北有大河，西北入定远县之龙川江。东有舍资巡检司，东北有沙矣旧，西有回蹬关二土巡检司。

定远府西北。西有赤石山。东有龙川江。又有黑盐井，设提举於此。又有琅井提举司，本置於安宁州，天启三年移此，有黑井、琅井二巡检司。又西南有罗平关、南有会基关二巡检司。

定边府西。元至元十二年置，属镇南州。洪武中，改属。北有螺盘山，上有自普关。又有无量山。南有定边河，又有阳江，自蒙化府流合焉。

柷嘉府南。元置。西有黑初山。东北有卜门河，在卜门山下，又东北合马龙江，流入新化州。又西有上江河，接南安州界。

南安州东有健林苍山。又西南有表罗山，产银。北有舍资河。西北距府五十里。

镇南州东北有石吠山。东有五楼山。西南有马龙江，其上流为定边河，又东南入柷嘉县界。又西有平夷川，龙川江之上流。又有沙桥巡检司。又有镇南关、英武关、阿雄关三土巡检司。东南距府五十里。

姚安军民府元姚安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二十七年四月升军民府。领州一，县一。东南距布政司七百里。

姚州倚。元属大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来属。东有东山，一名饱烟萝山。东北有金沙江。南有青蛉河，源出三窠山，下流合大姚河。北有守御姚安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置。东有箭场、西有普昌、南有三窠、西南有普溯四巡检司。

大姚府北。元属姚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后改属府。西北有赤石崖。北有大姚河，源出书案山。西北有龙蛟江，源出铁索箐，一名苴泡江，产金。俱东北流入金沙江。南有白盐井提举司，辖盐井九。又有白盐井巡检司。东有姚安中屯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置。

武定府元武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寻升军民府。隆庆三年闰六月徙治狮子山。万历中，罢称军民。领州二，县一。东南距布政司百五十里。

和曲州倚。旧城在南，元州治於此。隆庆三年十二月徙州为府附郭，令吏目领兵守焉。西北有三台山。北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龙川犁牛石，下流经丽江、鹤庆二府，至本府北界，东流入黎溪州，又东入四川会川卫界。有金沙江土巡检司。又有乌龙河，流入金沙江。又西北有西溪河，即楚雄府龙川江下流。又有只旧、草起二盐井。东有南甸县，元路治，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属州，成化二十年仍属府，正德元年七月省。西北有乾海子、又有罗摩洱、又南有小甸关三巡检司。西北有龙街关土巡检司。

元谋府西北。西北有住雄山，又有竹沙雄山。北有金沙江，西有西溪河流入焉。

禄劝州北有法塊山，又有哇匿歪山。东北有幸丘山，又有乌蒙山，一名绛云露山。北有金沙江，与四川东川府界。又东有普渡河，即螳□良川，下流会掌鸠河水，入於金沙江。北有易笼县，元属州，洪武十七年省。东有石旧县，元属州，天启元年七月省。又北有普渡河巡检司。南有撒墨巡检司，后废。西距府二十里。

景东府元至顺二年二月置。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因之。三月降为州，属楚雄府。十七年正月仍升为府。西有景董山，洪武中筑景东卫城於其上，又筑小城於山颠，谓之月城。北有蒙落山，一名无量山。西南有澜

沧江，源出金齿，流经府西南二百余里，南注车里，为九龙江，下流入交址，东南有大河，即定边河之下流，又东入镇南州，为马龙江。又南有土井，产盐。北有开南州，元属威楚开南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楚雄府，寻省。又东有三汊河、西北有保甸二土巡检司。又北有安定关。南有母瓜关。东南有景兰关。西南有兰津桥，铁索为之。东北距布政司千一百八十里。

镇沅府本镇沅州。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置。永乐四年四月升为府。西有波弄山，山上下有盐井六。南有杉木江，源出者乐甸，下流合威远州之谷宝江。领长官司一。北距布政司千五十里。

禄谷寨长官司府东北。永乐十年四月以禄平寨置。北有马容山。南有南浪江，西南流合杉木江。

大理府元大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领州四，县三，长官司一。东南距布政司八百九十里。

太和倚。西有点苍山。东有西洱河，一名洱海，自浪穹县流入，经天桥下，又东合点苍山之十八川汇於此，中有三岛、四洲、九曲。西有样备江，一曰漾鼻水，自剑川州流入，经点苍山后，合於西洱河，又西南流入澜沧江。南有太和土巡检司。又北有龙首关，亦曰上关。南有龙尾关，亦曰下关。

赵州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名赵喜州，寻复。南有九龙顶山。又有定西岭，大江之源出焉，一名波罗江，西北入西洱河。又西南有样备江，南入蒙化府界。东南有白崖江，源出定西岭，下流为礼社江。有旧白崖城，嘉靖四十三年修筑，更名彩云城。又东有乾海子、南有迷度市二巡检司。又有定西岭上巡检司。西北距府三十里。领县一：

云南州东。元云南州。洪武十五年三月改为县，属府。十七年改属州。西北有宝泉水，有一泡江。东北有周官些海子。西有品甸，洪武十九年四月置洱海卫於此。又东北有你场、又有楚甸、南有安南坡三巡检司。

邓川州北有钟山，又有普陀江，一名蒲萄江，又名弥苴佉江，南入西洱河。又东有豪猪洞，一名银坑。又有青索鼻土巡检司。南距府七十里。领县一：

浪穹州东。东北有佛光山，山半有洞，可容万人，山后险仄，名一

女关。又有莲花山，有蒙次和山，皆险峻。西南有凤羽山。北有罢谷山，洱水所出。西有样备江。西北有宁湖，亦曰明河，即普陀江上源。又有五盐井提举司，洪武十六年置，万历四十二年废。西南有凤羽县，洪武十五年三月置，属邓川州，寻省。有凤羽乡巡检司。又东南有晋陀崆巡检司，后废。西有上江嘴、西南有下江嘴二土巡检司。

宾川州弘治六年四月析赵州及太和、云南二县地置。西有鸡足山，一名九曲岩。东北有金沙江，东入姚安府界。西有金龙湫，流入西洱河。又东有大罗卫，在钟英山下，弘治六年四月与州同置。又东北有赤石崖、西南有宾居二巡检司。西有神摩洞。又南有蔓神寨、北有白羊市二巡检司，后废。又北有金沙江土巡检司。西距府百里。

云龙州元云龙甸军民府，至元末置。洪武十七年改为州，来属。正统间属蒙化府，后仍来属。西有三峰山。东有澜沧江。又西北有诺邓等盐井，东南有大井等盐井，旧俱辖於五井提举司，后改属州。东有云龙甸巡检司，后废。东北有顺荡井、又有上五井、东有师井、北有箭捍场四巡检司，又东有十二关土巡检司，旧俱属浪穹县，后改属。东南距府六十里。

十二关长官司府东。元十二关防送千户所。洪武中改置。嘉靖元年五月徙於一泡江之西。

鹤庆军民府元鹤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三十年十一月升军民府。南有方丈山，又有半子山，产矿。东有金沙江。东南有漾共江，即鹤川，其下流入金沙江。有木按州，又有副州，元俱属府，洪武十五年俱废。东北有宣化关、西南有观音山、又有清水江三巡检司。领州二。东南距布政司千一百六十里。

剑川州元剑川县。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十七年正月升为州。西南有石宝山。南有剑川湖，俗呼海子，样备江之下流。又西南有弥沙井盐课司。又有弥沙井巡检司。东距府九十里。

顺州元属丽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北胜府，寻来属。西有金沙江。东有浴海浦，与北胜州分界。西距府百二十里。

丽江军民府元丽江路宣抚司。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三十年十一月升军民府。领州四。东南距布政司千二百四十里。

通安州倚。西北有玉龙山，一名雪岭。又有金沙江，古名丽水，源

出吐蕃界犁牛石下，名犁水，“犁”讹“丽”，流经巨津、宝山二州，至武定府，北流入四川大江。西有石门关巡检司。

宝山州西南有阿那山。南有金沙江。西距府二百四十里。

兰州元属丽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丽江府，寻属鹤庆府，后仍来属。北有福源山。西北有澜沧江，源出吐蕃嵯和歌甸，流入境，南入云龙州界。东北距府三百六十里。

巨津州南有华马山。北有金沙江，流入州界，有铁桥跨其上。西北有临西县，元属州，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弘治后废。又东北有雪山关。东南距府三百里。

永宁府元永宁州，属丽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北胜府。十七年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永乐四年四月升为府。金沙江在西。又东有泸沽湖，周三百里，中有三岛。又东南有鲁窟海子，在干木山下，下流入四川盐井卫之打冲河。又北有勒汲河，自吐蕃流入，亦东流入打冲河。又南有罗易江，自蒗蕖州流入，注於泸沽湖。领长官司四。东南距布政司千四百五十里。

剌次和长官司府东北、革甸长官司府西北、香罗甸长官司府西、瓦鲁之长官司府北。四司，俱永乐四年四月置。

北胜州元北胜府，属丽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寻降为州，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正统七年九月直隶布政司。弘治九年徙治澜沧卫城。澜沧卫旧在州南，本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置，属都司。弘治九年徙州来同治。寻罢军民司，止为卫。西南有澜沧山。南有九龙山。西有金沙江，环绕州治，亦曰丽江。又南有陈海，又有呈湖，东南有浪峨海，下流俱入金沙江。东有罗易江，下流入永宁府界。北有蒗蕖州，元属丽江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北胜府，寻属鹤庆军民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天启中废。东有宁番土巡检司。南距布政司千二十五里。

永昌军民府元永昌府，属大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十八年二月兼置金齿卫，属都司。二十三年十二月省府，升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元年十月罢军民司，止为卫，复置永昌军民府。领州一，县二，安抚司四，长官司三。东距布政司千二百里。

保山倚。本金齿千户所，洪武中置。永乐元年九月又置永昌府守御

千户所，俱属金齿军民司。嘉靖三年三月改二所为保山县，东有哀牢山，本名安乐，夷语哀牢。西有九隆山。又东北有罗岷山，澜沧江经其麓。又南有潞江，旧名怒江，一名喳里江，自潞江司流入。又北有清水河，经县东南峡口山下，伏流东出，入澜沧江。又有潞江州，宣德八年六月置，直隶布政司，正统二年五月废。又东北有沙木和、西北有清水关二巡检司。又北有甸头、南有水眼二土巡检司。

永平府东北。元属永昌府。洪武二十三年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仍属府。西南有博南山，一名金浪巅山，俗讹为丁当丁山，上有关。又有花桥山，产铁矿。又东北有横岭山，驿道所经。东有银龙江，下流入澜沧江。又东北有胜备江，下流入蒙化府样备江。又西南有花桥河，源出博南山，流入银龙江，上有花桥关，亦曰玉龙关。又东北有上甸定夷关巡检司。东有打牛坪土巡检司。

腾越州元腾冲府，属大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布政司，寻废。永乐元年九月置腾冲守御千户所，属金齿军民司。宣德六年八月直隶都司。正统十年三月升所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三年十月置腾越州，属府。十年十二月罢司为腾冲卫。东有球牟山。东南有罗生山。南有罗佐冲山，上有镇夷关，有巡检司。又东北有高黎共山，一名昆仑冈。西北有明光山，有银矿铜矿。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车江，自徼外流入，下流至比苏蛮界，注於金沙江。又东北有龙川江，源出徼外蛾昌蛮地之七藏甸，下流合於大盈江，有藤桥在其上。有龙川江关巡检司。又西南有叠水河，即大盈江之支流。又有腾冲土州，宣德五年六月置，属金齿军民司，后直隶布政司，正统三年五月仍属金齿军民司，寻废。又西有古勇关。东北距府二百七十五里。

潞江安抚司元柔远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属麓川平缅司。永乐元年正月析置潞江长官司，直隶都司。十六年六月升安抚司。宣德元年六月改隶布政司。正统三年六月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十月属府。北有潞江，一名怒江，源出吐蕃雍望甸，南流经此，折而东南入府界。东岸有潞江关，北岸有细甸。又西有镇姚守御千户所，万历十三年置，治老姚关凤山之阿。又西有全胜关。东北距府三百五十里。

镇道安抚司、杨塘安抚司二司地旧属西番，与丽江府接界。俱永乐四年正月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属府。

瓦甸安抚司本瓦甸长官司。宣德二年置，属金齿军民司。九年二月直隶都司。正统三年五月仍属金齿军民司。五年十一月升为安抚司。嘉

靖元年属府。

凤溪长官司府东。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改属府。

施甸长官司府南。元石甸长官司。洪武十七年五月更名，属府。二十三年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仍属府。西有坪市河，下流入於怒江。东南有猛淋寨，万历十三年置镇安守御千户所於此。南有金齿巡检司，治浦关。又南有石甸巡检司。

茶山长官司永乐五年析孟养地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属府。东有高黎共山。

蒙化府元蒙化州，属大理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正统十三年六月升为府。北有龙宇图山、又有甸头山，一名天耳山。南有甸尾山。西有阳江，源出甸头涧，下流至定边县，入定边河。又西有样备江，一名神庄江，与永平县分界，南入顺宁府境，为黑惠江。西南有澜沧江。有甸头、甸尾、样备、澜沧江四巡检司。又西南有备溪江土巡检司。又东有迷渡市，嘉靖初筑。东距布政司八百六十里。

顺宁府元泰定四年十一月置。洪武十五年三月庚戌因之。己未降为州，属大理府。十七年正月仍升为府。西北有乐平山。南有把边山，中有把边关。东北有澜沧江，又有黑惠江，即样备江也，又名墨会江，南流至府东泮山下，合於澜沧江。又城东有顺宁河，源出甸头村山箐，流入云州之孟祐河。南有宝通州，又有庆甸县，元俱与府同置，洪武十五年省。又西南有矣堵寨，万历三十年置右甸守御士千户所於此。北有锡铅寨、又有牛街、又有猛麻、又有锡蜡寨、董甕寨、蟒水寨、亦壁岭七巡检司。领州一。东距布政司千五百五十里。

云州本大侯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直隶都司。宣德三年五月升为大侯御夷州，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年更名，来属。旧治在南。万历三十年移於今治。南有澜沧江，东有孟祐河流入焉。有腊丁乡巡检司，后废。西距府百五十里。领长官司一：

孟缅长官司州西南。宣德五年六月以景东府之孟缅、孟梳地置，属景东府，后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年来属。有大猛麻、又有猛撒二土巡检司，与猛缅称为“三猛”。

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元车里路，泰定二年七月置，即大彻里。洪武十

五年闰二月为军民府。十九年十一月改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中废。宣德六年复置。东北有澜沧江，与九龙江会，达於交址，为富良江，而入於海。又有沙木江。东有小彻里部，永乐十九年正月置车里靖安宣慰使司，宣德九年十月省入车里。又有元耿冻路，至正七年正月置，又有耿当、孟弄二州，亦元末置，洪武十五年俱省入车里。西北距布政司三十四程。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本缅中宣慰司。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置，寻废。永乐元年十月复置，更名。北有大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也，源出青石山，自孟养境内流经司北江头城下，下流注於南海。东有阿瓦河，自孟养流入境，下流入大金沙江。又北有江头城、太公城、马来城、安正国城、蒲甘缅王城，谓之“缅中五城”。元后至元四年十二月置邦牙宣慰司於蒲甘缅王城，至正二年六月废。至元二十六年置太公路於太公城，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领长官司一。东北距布政司三十八程。

东倘长官司宣德八年九月置。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元木邦路，至顺元年三月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三十五年十二月复置。永乐二年六月改军民宣慰司。北有慕义山。西有喳里江，即潞江，自芒市流入境，又西南入缅甸界。又北有蒙怜路、蒙来路，俱元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俱为府，后俱废。又西北有孟炎甸，有天马关。东北距布政司三十五程。

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元八百等处宣慰使司。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改置。东北有南格剌山，下有河，与车里分界。有八百者乃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四月分八百大甸地置，后废。又有蒙庆宣慰司，元泰定四年闰月置，至正二年四月罢，洪武十五年三月复置府，后废。又有孟绢路，元元统元年置，属八百宣慰司，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又有木按、孟杰二路，俱元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俱为府，后俱废。北距布政司三十八程。

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元云远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十七年改为孟养府，后废。三十五年十二月复置。永乐二年六月改军民宣慰使司。正统十三年废。万历十三年改置长官司。东有鬼窟山，又有茫崖山。又有大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南流入於缅甸。又南有密堵城，有速送城。又南有戛撒寨。西有猛伦，西南有孟拱、戛里、猛别、盏西诸部。东北距布政司三十七程。

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四月置。东南有三关，与安南界。西北距布政司六十八程。

南甸宣抚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属腾冲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二年正月置州，直隶布政司。正统三年五月改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九年六月升宣抚司，仍直隶布政司。东有丙弄山，又有蛮干山。南有沙木笼山，上有沙木笼关。西有大盈江。东北有小梁河，西南经南牙山下，曰南牙江，入干崖境内。又东南有孟乃河，即腾越州之龙川江。又南有黄连坡关。东北有小陇川关。东北距布政司二十二程。

十崖宣抚司元镇西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属麓川平缅司。永乐元年正月析置干崖长官司，直隶都司，后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宣德五年六月复属都司。正统三年五月复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九年六月升宣抚司，直隶布政司。东有云笼山。西有大盈江，又南有槟榔江，自吐蕃界流合焉。东有安乐河，即小梁河，下流经云笼山下，曰云笼江，经司治北，折而西，合於槟榔江。又西北有南赕，元置，洪武中废。又西有雷弄、盏达等部。东北距布政司二十三程。

陇川宣抚司本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正统六年废，九年九月改置，治陇把。元平缅路，在陇把东北。洪武十五年闰三月置平缅宣慰使司。三月又改路为府，未几府废。十七年八月丙子升司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甲午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省麓川路入焉。元麓川路在陇把南，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未几府废。十七年八月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治所，正统中，司废，曰平麓城，亦曰孟卯城，万历十二年置宣抚同知於此。又西南有通西军民总管府，元至元二十六年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又东南有遮放城，万历十二年置宣抚副使於此。北有马鞍山。西北有大金沙江。又有麓川江，即龙川江，自南甸流入，与芒市分界，西南入於大金沙江。东北距布政司六十六程。

孟定御夷府元孟定路，至元三十一年四月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东北有无量山，又有喳哩江，与麓川江合。东南有谋粘路，元泰定三年七月置。有木连路，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俱因之，后俱废。领安抚司一。东北距布政司十八程。

耿马安抚司万历十三年析孟定地置。西有三尖山。南有喳哩江，与孟定分界。北距府百里。

孟艮御夷府永乐三年七月置，直隶都司，后直隶布政司。东有木朵路，又有孟隆路，俱元泰定三年九月置。东北有孟爱等甸军民府，元至元二十六年置。洪武十五年三月俱为府，后俱废。北距布政司三十八程。

威远御夷州元威远州，属威楚路，后改威远蛮栅府。洪武十五年三月仍为威远州，属楚雄府。十七年升为府，后废。三十五年十二月复置州，直隶布政司。北有蒙乐山，接景东府界。西北有威远江，一名谷宝江，下流合澜沧江。东北距布政司十九程。

湾甸御夷州本湾甸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直隶都司。三年四月升为州，直隶布政司。西北有高黎共山。北有姚关，与顺宁府界。东北距布政司二十程。

镇康御夷州元镇康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十七年降为州，后废，以其地属湾甸州。永乐七年七月复置，直隶布政司。西有喳哩江，接潞江安抚司界。南有昔剌寨。西南有控尾寨。东北距布政司二十三程。

孟密宣抚司本孟密安抚司。成化二十年六月析木邦地置。万历十三年升为宣抚司。东北有南牙山，与南甸分界。西南有摩勒江，有大金沙江，俱与缅甸分界。又有宝井。北有猛乃、猛哈，东北有孟广等部。东北距布政司三十三程。

蛮莫安抚司万历十三年析孟密地置。东北有等练山。西南有那莫江，下流入大金沙江。又西有孟木寨。东北距布政司三十一程。

者乐甸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直隶都司，后改隶布政司。南有澜沧江。又东有景来河，自景东府流入，下流入马龙江。东北距布政司千一百七十里。

钮兀御夷长官司宣德八年十月以和泥之钮兀、五隆二寨置，北距布政司十六程。

芒市御夷长官司元芒施路。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后废。正统八年四月改置，属金齿军民指挥司，后直隶布政司。西南有永昌干山，又有孟契山。又有大盈江，西南经青石山下，又西有麓川江来合焉。东北距布政司二十三程

孟琏长官司旧为麓川平缅司地，后为孟定府。永乐四年四月置，直隶都司。东南有木来府，元置，洪武十五年三月因之，后废。东北距布政司二十三程。

大古剌军民宣慰使司在孟养西南。亦曰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军民宣慰使司在大古剌东南、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孟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皆在西南极边俱永乐四年六月置。

剌和庄长官司永乐四年十月置，直隶都司。

○促瓦长官司

散金长官司旧俱为麓川平缅司地。永乐六年四月置。

里麻长官司永乐六年七月析孟养地置，直隶都司。

八寨长官司永乐十二年九月置，直隶都司。

底兀剌宣慰使司永乐二十二年三月置。地旧为大古剌所据，上谕还之，故置司。

广邑州本金齿军民司之广邑寨。宣德五年五月升为州。八年十一月直隶布政司。正统元年三月徙於顺宁府之右甸。

贵州《禹贡》荆、梁二州徼外。元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中书省地。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治贵州宣慰司。其民职有司则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与都指挥司同治。领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长官司三十九。后领府十，州九，县十四，宣慰司一，长官司七十六。北至铜仁，与湖广、四川界。南至镇宁，与广西、云南界。东至黎平，与湖广、广西界。西至普安，与云南、四川界。距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京师七千六百七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七，口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万历六年，户四万三千四百五，口二十九万九百七十二。

贵阳军民府本程番府。成化十二年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置，治程番长官司。隆庆二年六月移入布政司城，与宣慰司同治。三年三月改府名贵阳。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升为军民府。领州三，县二，长官司十六：

新贵倚。本贵竹长官司，洪武五年正月置，属宣慰司。万历十四年

二月改置县，来属。西有狮子山。西北有木阁箐山，在水西境内。北有贵人峰。又西有白龙洞。北有乌江，源出水西，与四川遵义府分界，北流至四川彭水县，入涪陵江。西北有陆广河，下流入於乌江，有陆广河巡检司。又西有宅溪。又西北有蔡家关，一名响水关，又有阔水关。

贵定倚。万历三十六年析新贵县及定番州地置。东有铜鼓山，有石门山。南有高连山，有南门河。又东有龙洞河，下流俱入陆广河。

开州崇祯四年十一月以副宣慰洪边旧地置。西南距府一百二十里。

广顺州本金筑长官司。洪武五年三月置，属四川行省。十年正月改安抚司。十九年十二月属广西。二十七年仍属四川。二十九年属贵州卫。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成化十二年七月属程番府。隆庆二年六月属贵阳府。万历四十年置州。东南有天台山。北有天生桥。南距府一百一十里。

定番州元程番武胜军安抚司。洪武五年罢。成化十二年七月置程番府，领金筑安抚司，上马桥、大龙番、小龙番、程番、方番、韦番、卧龙番、洪番、小程番、卢番、罗番、金石番、卢山、木瓜、大华、麻响十六长官司。隆庆二年六月移府入布政司城。万历十四年三月置州。距府八十五里，领长官司十六：

程番长官司倚。洪武五年三月置，属贵州卫。正统三年八月属贵州宣慰司。成化十二年七月属程番府。万历十四年三月属州。北有青岩。南有都泥江，源出州西北乱山中，曰濛潭，经司南，州境之水皆流合焉，入广西南丹州界。下十二司所属亻放此。

小程番长官司州西北。元小程番安抚司。洪武六年正月改置。

上马桥长官司州西北。洪武十五年六月置。

卢番长官司州北。元卢番静海军安抚司。洪武六年正月改置，省元卢番蛮夷军民长官司入焉。

韦番长官司州南。元韦番蛮夷长官司。洪武十五年六月改置。

方番长官司州南。元方番河中府安抚司。洪武五年改置。

洪番长官司州西。元洪番永盛军安抚司。洪武六年正月改置。

卧龙番长官司州南。元卧龙番南宁州安抚司。洪武五年改置。

小龙番长官司州东南。元小龙番静蛮军安抚司。洪武六年正月改置。

大龙番长官司州东南。元大龙番应天府安抚司。洪武五年改置。

金石番长官司州东。元金石番太平军安抚司。洪武五年改置。

罗番长官司州南。元罗番大龙遏蛮军安抚司。洪武五年改置。

卢山长官司州南。元卢山等处蛮夷军安抚司。洪武六年正月改置。

木瓜长官司元木瓜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属贵州卫。正统三年八月属金筑安抚司。成化十二年七月，属程番府。万历十四年三月属州。下二司仿此。

麻响长官司洪武七年六月置。

大华长官司洪武七年六月置。

贵州宣慰使司元改顺元路军民安抚司置，属湖广行省。洪武五年正月属四川行省。九年六月属四川布政司。永乐十一年二月来属。有沙溪、的澄河二巡检司。又有黄沙渡、龙谷二土巡检司。领长官司七：

水东长官司宣慰司北。元水东寨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后废。永乐元年六月置，属都司，后来属。

中曹蛮夷长官司宣慰司东南。元中曹白纳等处长官司，属管番民总管。洪武五年改置，来属。

龙里长官司宣慰司东南。元龙里等寨长官司，属管番民总管。洪武五年改置，来属。

白纳长官司宣慰司东南。元茶山白纳等处长官司。洪武五年并入中曹司。永乐四年五月置，来属。

底寨长官司宣慰司北。元底寨等处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

乖西蛮夷长官司宣慰司东北。元乖西军民府，属管番民总管。洪武

五年改置，后废。永乐元年六月复置，属都司，后来属。

养龙坑长官司宣慰司北。元养龙坑宿徵等处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

安顺军民府元安顺州，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十八年直隶云南布政司。二十五年八月属四川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成化中，徙州治普定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升安顺军民府。普定卫旧在州西北，洪武十五年正月置，属四川都司。三月升军民指挥使司，正统三年改属贵州都司。成化中，州自卫东南来同治。西北有旧坡山，两峰相对，中有石关。东有岩孔山。北有欢喜岭，又有思腊河，接水西界。西南有北盘江，自云南沾益州流入。东南有九溪河。又东有元普定路，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并军民府，改属四川布政司，十八年七月废。领州三，长官司六。东距布政司百五十里。

宁谷寨长官司府西南。洪武十九年置，属安顺州。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仍来属。下仿此。东南有乾海子。

西堡长官司府西北。建置所属同上。北有浪伏山，元置习安州於山下，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后废。又北有白石岩。东南有楚油洞山。北有谷龙河，下流合乌江。

镇宁州元至正十一年四月以火烘夷地置，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后侨治卫城。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嘉靖十一年六月徙州治安庄卫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属府。安庄卫旧在州西，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置，属贵州都司。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州自卫东来同治。南有白水河，又有乌泥江，即都泥江，源出山箐中，东南流，入金筑安抚司境。东距府五十五里。领长官司二：

十二营长官司州北。洪武十九年置，属安顺州。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来属。下仿此。东北有天生桥，又有公具河。北有阿破河。

康佐长官司州东。建置所属同上。

永宁州元以打罕夷地置，属普定路。洪武十五年三月属普定府。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后侨治卫城。正统三年八月直隶贵州布政司。嘉靖十一年三月徙州治关索岭守御千户所城。万历三十年九月属府。关索

所旧在州西南，洪武二十五年置，属安庄卫。万历三十年九月，州自所东北来同治。西北有红崖山。西有北盘江，自普安州流入，有盘江河巡检司。东北距府一百二十里。领长官司二：

慕役长官司州西。洪武十九年置，属安顺州。二十五年八月属普定卫。正统三年八月来属。下仿此。北有安笼箐山。西北有象鼻岭。东有北盘江，与永宁州分界，东南流，南盘江自云南罗平州来合焉，又南入广西泗城州界。

顶营长官司州北。洪武四年置，所属同上。东有关索岭。西有盘江。

普安州本贡宁安抚司。建文中置，属普安军民府。永乐元年正月改普安安抚司，属四川布政司。十三年十二月改为州，直隶贵州布政司。万历十四年二月徙治普安卫城。三十年九月属府。普安卫旧在州南，洪武十五年正月置，属云南都司，后改属贵州都司。二十二年三月升军民指挥使司。万历十四年二月，州自卫北来同治。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东北有格孤山。又西北有番纳牟山，一名云南坡。又东南有得都山，一名白崖，产雄黄水银。又东有盘江。东南有者卜河，下流入於盘江。东有芭蕉关。西有分水岭关。东南有安笼箐关。又西南有乐民守御千户所，西有平夷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二年置，又东南有安南守御千户所，又有安笼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二十三年置，皆属普安卫。正统十年四月徙安南所於罗渭江。东北距府三百三十五里。

都匀府本都匀安抚司。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置。二十三年十月改都匀卫，属贵州都司。二十九年四月升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布政司。永乐十七年仍属贵州都司。弘治七年五月置都匀府於卫城。西有龙山。南有独山镇巡检司。北有平定关，西有威镇关，俱洪武二十四年置。领州二，县一，长官司八。西北距布政司二百六十里。

都匀长官司府南。元上都匀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十六年更名。南有都匀河，亦名马尾河。

邦水长官司府西。元中都云板水等处军民长官司，属管番民总管。洪武十六年更名。邦水河在东南，本名扳河，即都匀河上源。

平浪长官司府西。洪武十六年置。西南有凯阳山，上有灭苗镇，即故凯口囤。东南有麦冲河。

平洲六洞长官司府西南。洪武十六年置。西南有六洞山。南有平洲河，中有沙洲。

麻哈州本麻哈长官司。洪武十六年置，属平越卫。弘治七年五月升为州，来属。南有麻哈江，即邦水河之上源。南距府六十里。领长官司二。

乐平长官司州西北。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置，属云南，后属平越卫。弘治七年五月来属。东北有马场山。南有乐平溪。

平定长官司州西北。洪武二十二年置，属平越卫。三十年属清平卫。弘治七年五月来属。东有山江河。

独山州本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洪武十六年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五月升为独山州，属府。南有独山，有独山江，即都匀河下流，南入广西天河县界，为龙江。北距府百五十里。领县一，长官司二：

清平府北。本清平长官司，洪武二十二年置，属平越卫。三十年属清平卫。弘治七年五月改为县，属麻哈州，后来属。东有香炉山，嘉靖十二年四月徙清平卫中左所於此。北有云溪洞。南有木级坡。又东有山江河，源出香炉山，有舟溪江流合焉，亦都匀河上源。又南有鸡场关，北有罗冲关，俱洪武二十五年置。又东北有黎树等寨。

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州东。洪武十六年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五月属州。东南有梅花洞。

丰宁长官司州西南。洪武二十三年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五月属州。西南有行郎山。

平越军民府元平月长官司。洪武十四年置平越守御千户所。十五年闰二月改为平越卫。十七年二月升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属四川布政司，寻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置平越军民府於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东有峨黎山，又有七盘坡。东南有麻哈江，其上源即黄平州之两岔江。南有马场江，又有羊场河，俱东入於麻哈江。南有武胜关。西南有通津关。东南有羊场关。领卫二，州一，县三，长官司二。西距布政司百八十里。

清平卫洪武二十三年六月置，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来属。卫治在清平县北一里。西南距府六十里。

兴隆卫洪武二十二年六月置，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来属。北有龙岩山，亦名龙洞山。又有截洞，其深险。东有飞云岩。西南距府百二十里。

黄平州本黄平安抚司。洪武七年十一月置，属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为州，来属。东有七里谷。西南有两岔江，以两源合流而名。又东有冷水河。西北有黄平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一年正月置，十五年正月改为卫，闰二月仍为千户所。南距府三十里。

余庆州西。本余庆长官司，洪武十七年置，属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改为县，来属。东有白泥长官司，亦洪武十七年置，属播州宣卫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省入余庆县。南有小乌江，下流入於乌江。东南有白泥河，下流合於思南河。又有走马坪寨，嘉靖三十四年置。

甕安州西北。本甕水安抚司，洪武初置。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为县，来属。东有草塘安抚司，洪武十七年六月置，又有重安长官司，永乐四年九月置，俱属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俱省入甕安县。东南有万丈山。西有乌江，县境诸山溪之水皆流合焉。又有黄滩关。东北有飞练堡，有天邦囤，西有西坪等寨。

湄潭州北。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以播州湄潭地置。西有容山长官司，洪武中置，属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九年省入湄潭县。南有湄潭水，又西有三江水，下流俱入於乌江。

凯里长官司府东北。本凯里安抚司，嘉靖八年二月分播州宣慰司地置，属清平卫。万历二十九年来属。三十五年六月改为长官司。

杨义长官司府东南。洪武初置，属平越卫。万历二十九年属府。西有杉木箐山。又有清水江，上流自新添卫流入，经城西，又名皮陇江，北经乖西、巴香诸苗界，而入乌江。

黎平府本思州宣慰司地。洪武十八年正月置五开卫，属湖广都司，后废。三十五年十一月复置。永乐十一年二月置黎平府於卫城，属贵州布政司。弘治十年徙府治卫南。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改府属湖广。三十一年四月还属贵州。南有宝带山。东有摩天岭。东北有铜鼓岩。西有新化江。又有福禄江，其上源为古州江，下流入广西怀远县境。西南有黎

平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置，属五开卫。领县一，长官司十三。西距布政司六百三十里。

永从府南。本元福禄永从军民长官司。洪武中改置福禄永从蛮夷长官司，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正统六年九月改为县。南有福禄江，有彩江流合焉。又有永从溪。

潭溪蛮夷长官司府东南。元潭溪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改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改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西南有铜关铁寨山。南有潭溪。

八舟蛮夷长官司府北。元八舟军民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西南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为三十里江，北流经此，又东北为新化江。

洪舟泊里蛮夷长官司府东南。元洪舟泊里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置，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三年三月来属。北有洪舟江，下流合於湖广靖州之渠河。西南有中潮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置，属五开卫。

曹滴洞蛮夷长官司府西北。元曹滴等洞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置，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西南有容江，源出苗地，北流入福禄江。

古州蛮夷长官司府西北。元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改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改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有古州卫，洪武二十六年置，寻废。东北有古州江。

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府西南。洪武初置，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来属。西北有大岩山，大岩江出焉，东南入於福禄江。

新化蛮夷长官司府东北。元新化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改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改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一年二月置新化府於此，领湖耳、亮寨、欧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六蛮夷长官司，赤溪湳洞长官司。宣德九年十一月府废，以所领俱属黎平府。西有六叠山。东南有新化江，又西北合於清水江。又东有新化亮寨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置，西南有新化屯千户所，

洪武二十五年置，俱属五开卫。

湖耳蛮夷长官司府东北。元湖耳洞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改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改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属新化府，府废来属。西有铜鼓卫，本铜鼓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置，属五开卫，三十年改所为卫，属湖广都司，后二年废，三十五年十一月复置，属湖广都司。

亮寨蛮夷长官司府东北。本八万亮寨蛮夷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改名，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属新化府，府废来属。

欧阳蛮夷长官司府东北。元欧阳寨长官司。洪武三年正月改置，属湖广辰州卫。三月改属湖广靖州卫，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属贵州卫。十二年三月属新化府，府废来属。

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府北。洪武初置，后废。永乐元年正月复置。十二年三月属新化府，府废来属。下二司仿此。

赤溪湳洞蛮夷长官司府东北。

龙里蛮夷长官司府北。南有龙里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五年置，属五开卫。

思南府元思南宣慰司，属湖广行省。洪武四年改属四川。六年十二月升为思南道宣慰使司，仍属湖广。永乐十一年二月改为府，属贵州布政司。隆庆四年三月徙治平溪卫。寻复故。有都儒、五堡、二坑等处巡检司。又有覃韩偏力水土巡检司。又有板桥巡检司，旧属石阡府，后来属。领县三，长官司三。西南距布政司六百二十里。

安化倚。本水犄姜长官司，元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曰水德江，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府。万历三十三年改置安化县。西南有崖门山。南有万胜山。又有乌江，自石阡府流入，经城西鲇鱼峡北，入四川彭水县界，合涪陵江。东南有水德江，即乌江之分流，又有思印江流合焉，下流亦入於涪陵江。旧有洪安、化济二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洪武二十六年五月省。东有水胜关。南有武胜关。北有太平关。

蛮夷长官司倚。洪武十年十月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

属府。

婺川府北。元属思州安抚司。洪武五年属镇远州。十七年后仍属思州。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东有河只水，又有罗多水，下流俱注於水德江。

印江府东。本思印江长官司，元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府。弘治七年六月改为印江县。

沿河祐溪长官司府东北。洪武七年十月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府。

朗溪蛮夷长官司府东。洪武七年十月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乌罗府。正统三年五月，府废，来属。有厥溪蛮夷长官司，亦洪武七年十月置，寻废。

思州府元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二月改为府，属贵州布政司。领长官司四。西距布政司七百五十里。

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倚。洪武六年置，二十五年省。永乐十二年三月复置。南有峨山。西北有江头山。东有异溪。东北有平溪，上有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置平溪卫於此，属湖广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改属贵州，三十一年四月还属湖广。又有鲇鱼关。南有黄土关。又东北有晃州驿，路出湖广沅州。

都素蛮夷长官司府西。永乐十二年三月置，属府。

施溪长官司府北。元施溪样头长官司。洪武五年改名，属湖广沅州卫。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东有施溪。

黄道溪长官司府东北。元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府。西南有黄道溪。

镇远府元镇远府，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四年降为镇远州，属思南宣慰司。五年六月直隶湖广。永乐十一年二月置镇远府於州治，属贵州布政司。正统三年五月省州入焉。领县二，长官司三。西距布政司五百三十里。

镇远倚。本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洪武二年二月置，属思

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州。正统三年五月改属府。弘治七年十月改为镇远县。北有石崖山。东有中河山，以两水夹流而名。东北有铁山。又东有观音山，有马场坡。东南有巴邦山。西有平冒山。南有镇阳江，一名镇南江，亦曰潕水，上受兴隆、黄平诸水，东流三百里，入於沅江。又东北有铁溪，出铁山，下流入镇阳江。又西有油榨关。有焦溪关、梅溪关。又有清浪关，清浪卫治於此，又西有偏桥，偏桥卫在焉，俱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置。西南有镇远卫，洪武二十二年七月置。俱属湖广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俱改属贵州，三十一年四月还属湖广。

施秉府西南。本施秉蛮夷长官司，洪武五年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州。正统九年七月改为县。天启元年四月省。崇祯四年十一月复置。南有洪江，即镇阳江。

偏桥长官司府西。元偏桥中寨蛮夷军民长官司。洪武五年改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

邛水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府东。元邛水县。洪武五年改置团罗、得民、晓隘、陂带、邛水五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二十九年以四司并入邛水司，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府。

臻剖六洞横坡等处长官司府西。本臻剖、六洞、横坡三长官司，洪武二十二年置，属镇远卫，后并为一司。

铜仁府本思州宣慰司地。永乐十一年二月置铜仁府。领县一，长官司五。西南距布政司七百七十里。

铜仁倚。元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置铜仁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置府治於此。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改为县。南有铜崖山。又有新坑山，产硃砂水银。西南有铜仁大江，西北有小江流合焉，下流入沅州界，注於沅江。

省溪长官司府西。元省溪坝场等处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名，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西有桀逻江，即省溪，产金。

提溪长官司府西。元提溪等处军民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名，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东有印江。西有提溪，产砂金。

大万山长官司府南。元大万山苏葛办等处军民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名，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

乌罗长官司府西。元乌罗龙干等处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更名，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二月置乌罗府，领朗溪蛮夷长官司，乌罗、答意、治古、平头著可四长官司治於此。正统三年五月，府废来属。西有九龙山，铜仁大江源於此。又西南有观音囤，亦曰乌罗洞。南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亦曰九十九溪，下流亦入沅江。

平头著可长官司府西北。元平头著可通达等处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七年十月改置，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属乌罗府，府废来属。又有答意长官司，治古寨长官司，俱永乐三年七月置，属贵州宣慰司，十二年三月改属乌罗府，正统三年五月俱与府同废。

石阡府本思州宣慰司地。永乐十一年二月置石阡府。领县一，长官司三。西南距布政司六百三十里。

石阡长官司倚。元石阡等处军民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洪武初改置，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为石阡府治。西有崖门山。南有秋满洞。西有乌江，自四川遵义府流入，东北入思南府界。有石阡江，下流入於乌江。

龙泉府西。本龙泉坪长官司，元为思州安抚司治。洪武七年七月复置，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为县。北有腾云洞。南有邓坎等寨。

苗民长官司府西南。洪武七年十月置，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

葛彰葛商长官司府南。元属思州安抚司。洪武中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来属。

龙里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置卫。二十九年四月升军民指挥使司。西有莲花泾，又有加牙河，下流入甕首河。东南有平伐长官司，本元平伐等处长官司，洪武十五年改置，属贵州卫，二十八年属龙里卫，万历十四年二月省入新贵县。又西有长冲关。东有巃耸关。领长官司一。西距布政司五十里。

大平伐长官司卫南。洪武十九年置，属贵州卫。二十八年来属。东

北有谷峡山。东南有甕首河，下流合清水江。

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元新添葛蛮安抚司，后废。洪武二十二年置新添千户所，属贵州卫。二十三年二月改为新添卫，属贵州都司。二十九年四月升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西距布政司百十里。

新添长官司倚。洪武四年置。东有凭虚洞，一名猪母洞。西北有清水江。西南有甕城河，有甕城河土巡检司。又东有谷忙关。

小平伐长官司卫西南。洪武十五年六月置，属贵州卫，寻属龙里卫。二十九年来属。

把平寨长官司卫南。洪武十五年六月置，属贵州卫，寻属龙里卫。二十九年来属。

丹平长官司卫西南。洪武三十年置，寻省。永乐二年复置。

丹行长官司卫西南。洪武三十年置，寻省。永乐二年复置。

安南卫洪武十五年正月置尾洒卫於此，寻废。二十三年十二月复置，更名，属贵州都司。南有尾洒山。东有盘江山，有清源洞。又有北盘江，自云南沾益州流入，又南入安顺府界。东南有者卜河，自普安州流入，注於盘江。西有江西陂，初置栅屯守於此，寻徙於尾洒，筑城为卫。南有乌鸣关，亦洪武中置。东北距布政司三百四十里。

威清卫洪武二十三年六月置，属贵州都司。北有羊耳山。西有的澄河，即陆广河上流。西北有鸭池河，即乌江。西距布政司六十里。

平坝卫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置，属贵州都司。东南有南仙洞，有马头山。东有东溪。西南距布政司八十里。

毕节卫洪武十七年二月置，属贵州都司。东有木稀山，有关。又有响水河。南有善欲关，西有老鸦关，俱洪武中置。东北有层台卫，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置，二十七年六月废。领守御所一。东南距布政司四百五十里。

守御七星关后千户所卫西。洪武二十一年置，属乌撒卫。永乐中来属。有七星关河，亦曰可渡河，源出四川乌撒府，即北盘江上流，七星关在其上，下流入云南沾益州界。

赤水卫洪武二十一年十月置，北有雪山，上有关。东有赤水河，有赤水关。领所四。距布政司六百二十里。

摩尼千户所卫北、白撒千户所卫东南。二所俱洪武二十二年九月置、阿落密千户所卫南、前千户所卫南。二所俱洪武二十七年置。

普市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析永宁宣抚司地置，直隶贵州都司。东有木案山。西南有水脑洞。又东南有龙泉涧。距布政司七百二十里。

敷勇卫本答刂佐长官司。洪武五年改元落邦札佐等处长官司置，属贵州宣慰司。崇祯三年改置，属贵州都司。东有阳明洞。西有三湘水。北有乌江，有陆广河。领所四。南距布政司五十里。

於襄守御千户所卫西。本青山长官司，洪武五年改元青山远地等处长官司置，属贵州宣慰司。崇祯三年改置。

息烽守御千户所卫东北。崇祯三年以贵州前卫故绝六屯并割底寨司地置。西有西望山。南有石天洞。北有乌江。

濯灵守御千户所卫北。西有陆广河，北流合乌江、修文守御千户所卫东北。二所俱宣慰司水西地，崇祯三年同置。

镇西卫崇祯三年以宣慰司水西地置。北有天柱洞，又有鸭池河，即乌江异名。领所四。西南距布政司六十里。

威武守御千户所卫东、赫声守御千户所卫北。有鸭池河、柔远守御千户所卫□、定远守御千户所卫□。以上俱水西地，崇祯三年与卫同置。

志第二十三 礼一（吉礼一）

《周官》、《仪礼》尚已，然书缺简脱，因革莫详。自汉史作《礼志》，后皆因之，一代之制，始的然可考。欧阳氏云：“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要其用之郊庙朝廷，下至闾里州党者，未尝无可观也。惟能修明讲贯，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又屡敕议礼臣李善长、傅瓛、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硃升、乐韶凤、李原名等，编辑成集。且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同修礼书。在位三十余年，所著书可考见者，曰《孝慈录》，曰《洪武礼制》，曰《礼仪定式》，曰《诸司职掌》，曰《稽古定制》，曰《国朝制作》，曰《大礼要议》，曰《皇朝礼制》，曰《大明礼制》，曰《洪武礼法》，曰《礼制集要》，曰《礼制节文》，曰《太常集礼》，曰《礼书》。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而诸神封号，悉改从本称，一洗矫诬陋习，其度越汉、唐远矣。又诏定国恤，父母并斩衰，长子降为期年，正服旁服以递而杀，斟酌古今，盖得其中。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当时将顺之臣，各为之说。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今以五礼之序，条为品式，而随时损益者，则依类编入，以识沿革云。

坛壝之制 神位祭器玉帛牲牢祝册之数 笾豆之实

祭祀杂议诸仪 祭祀日期 习仪 斋戒 遣官祭祀

○分献陪祀

五礼，一曰吉礼。凡祀事，皆领于太常寺而属于礼部。明初以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农、朝日、夕月为中祀。凡天子所亲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若国有大事，则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庙及孔子庙，则传制特遣焉。每岁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祇，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岁、风云雷雨、四季月将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于教场，仲秋祭城南旗纛庙，仲春祭先农，仲秋祭天神地祇于山川坛，仲春仲秋祭历代帝王庙，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小祀八：孟春祭司户，孟夏祭司灶，季夏祭中霤，孟秋祭司门，孟冬祭司井，仲春祭司马之神，清明、十月朔祭泰厉，又于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至京师十庙、南京十五庙，各以岁时遣官致祭。其非常祀而间行之者，若新天子耕耤而享先农，视学而行释奠之类。嘉靖时，皇后享先蚕，祀高禖，皆因时特举者也。

其王国所祀，则太庙、社稷、风云雷雨、封内山川、城隍、旗纛、五祀、厉坛。府州县所祀，则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厉坛、先师庙及所在帝王陵庙，各卫亦祭先师。至于庶人，亦得祭里社、谷神及祖父母、父母并祀灶，载在祀典。虽时稍有更易，其大要莫能逾也。

至若坛壝之制，神位、祭器、玉帛、牲牢、祝册之数，笾豆之实，酒齐之名，析其彼此之异同，订其初终之损益，胪于首简，略于本条，庶无缺遗，亦免繁复云尔。

○坛壝之制

明初，建圜丘于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圜丘坛二成。上成广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级，正南广九尺五寸，东、西、北八尺一寸。下成周围坛面，纵横皆广五丈，高视上成，陛皆九级，正南广一丈二尺五寸，东、西、北杀五寸五分。甃证砖阑盾，皆以琉璃为之。壝去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四面灵星门，南

三门，东、西、北各一。外垣去壝十五丈，门制同。天下神祇坛东门外。神库五楹，在外垣北，南向。厨房五楹祇，在外坛东北，西向。库房五楹，南向。宰牲房三楹，天池一，又在外库房之北。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南。坊二，在外门外横甬道之东西，燎坛在内壝外东南丙地，高九尺，广七尺，开上南出户。方丘坛二成。上成广六丈，高六尺，四出陛，南一丈，东、西、北八尺，皆八级。下成四面各广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丈二尺，东、西、北一丈，皆八级。壝去坛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余制同。南郊有浴室，瘗坎在内壝外壬地。

洪武四年，改筑圜丘。上成广四丈五尺，高五尺二寸。下成每面广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二成通径七丈八尺。坛至内壝墙，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内壝墙至外壝墙，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东、西各十一丈七尺。方丘，上成广三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每面广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通径七丈四寸。坛至内壝墙，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内壝墙至外壝墙，四面各八丈二尺。

十年，改定合祀之典。即圜丘旧制，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凡十二楹。中石台设上帝、皇地祇座。东、西广三十二楹。正南大祀门六楹，接以步廊，与殿庑通。殿后天库六楹。瓦皆黄琉璃。厨库在殿东北，宰牲亭井在厨东北，皆以步廊通殿两庑，后缭以围墙。南为石门三洞以达大祀门，谓之内坛。外周垣九里三十步，石门三洞南为甬道三，中神道，左御道，右王道。道两旁稍低，为从官之地。斋宫在外垣内西南，东向。其后殿瓦易青琉璃。二十一年增修坛壝，坛后树松柏，外壝东南凿池二十区。冬月伐冰藏凌阴，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成祖迁都北京，如其制。

嘉靖九年，复改分祀。建圜丘坛于正阳门外五里许，大祀殿之南，方泽坛于安定门外之东。圜丘二成，坛面及栏俱青琉璃，边角用白玉石，高广尺寸皆遵祖制，而神路转远。内门四。南门外燎炉毛血池，西南望燎台。外门亦四。南门外左具服台，东门外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泰神殿。正殿以藏上帝、太祖之主，配殿以藏从祀诸神之王。外建四天门：东曰泰元，南曰昭亭，西曰广利。又西銮驾库，又西牺牲所，其北神乐观。北曰成贞。北门外西北为斋宫，迤西为坛门，坛北，旧天地坛，即大祀殿也。十七年撤之，又改泰神殿曰皇穹宇。二十四年，又即故大祀殿之址建大享殿。方泽亦二成，坛面黄琉璃，陛增为九级，用白石围以方坎。内，北门外西瘗位，东灯台，南门外皇祇室。外，西门外迤西神库、神厨、宰牲亭、祭器库，北门外西北

斋宫。又外建四天门，西门外北为銮驾库、遣官房、内陪祀官房。又外为坛门，门外为泰折街牌坊，护坛地千四百余亩。

太社稷坛，在宫城西南，东西峙，明初建。广五丈，高五尺，四出陛，皆五级。坛土五色随其方，黄土覆之。坛相去五丈，坛南皆树松。二坛同一壝，方广三十丈，高五尺，甃砖，四门饰色随其方。周坦四门，南灵星门三，北戟门五，东西戟门三。戟门各列戟二十四。洪武十年，改坛午门右，社稷共一坛，为二成。上成广五丈，下成广五丈三尺，崇五尺。外壝崇五尺，四面各十九丈有奇。外垣东西六十六丈有奇，南北八十六丈有奇。垣北三门，门外为祭殿，其北为拜殿。外复为三门，垣东、西、南门各一。永乐中，建坛北京，如其制。帝社稷坛在西苑，坛址高六寸，方广二丈五尺，甃细砖，实以净土。坛北树二坊，曰社街。王国社稷坛，高广杀太社稷十之三。府、州、县社稷坛，广杀十之五，高杀十之四，陛三级。后皆定同坛合祭，如京师。

朝日、夕月坛，洪武三年建。朝日坛高八尺，夕月坛高六尺，俱方广四丈。两壝，壝各二十五步。二十一年罢。嘉靖九年复建，坛各一成。朝日坛红琉璃，夕月坛用白。朝日坛陛九级，夕月坛六级，俱白石。各建天门二。

先农坛，高五尺，广五丈，四出陛。御耕耤位，高三尺，广二丈五尺，四出陛。

山川坛，洪武九年建。正殿、拜殿各八楹，东西庑二十四楹。西南先农坛，东南具服殿，殿南耤田坛，东旗纛庙，后为神仓。周垣七百余丈，垣内地岁种谷蔬，供祀事。嘉靖十年，改名天神地祇坛，分列左右。

太岁坛与岳渎同。岳镇海渎山川城隍坛，据高阜，南向，高二尺五寸，方广十倍，四出陛，南向五级，东西北三级。王国山川坛，高四尺，四出陛，方三丈五尺。天下山川所在坛，高三尺，四出陛，三级，方二丈五尺。

○神位祭器玉帛牲牢祝册之数

神位　圜丘。洪武元年冬至，正坛第一成，昊天上帝南向。第二成，东大明，星辰次之，西夜明，太岁次之。二年，奉仁祖配，位第一成，西向。三年，坛下壝内，增祭风云雷雨。七年更定，内壝之内，东西各

三坛。星辰二坛，分设于东西。其次，东则太岁、五岳，西则风云雨、五镇。内壝之外，东西各二坛。东四海，西四渎。次天下神祇坛，东西分设。

方丘。洪武二年夏至，正坛第一成，皇地祇，南向。第二成，东五岳，次四海，西五镇，次四渎。三年，奉仁祖配，位第一成，西向。坛下壝内，增祭天下山川。七年更定，内壝之内，东西各二坛。东四海，西四渎。次二坛，天下山川。内壝之外，东西各设天下神祇坛一。

十二年正月，合祀大祀殿。正殿三坛，上帝、皇地祇并南向。仁祖配位在东，西向。从祀十四坛。丹陛东一坛曰大明，西一坛曰夜明。两庑坛各六：星辰二坛；次东，太岁、五岳、四海，次西，风云雷雨、五镇、四渎二坛；又次天下山川神祇二坛。俱东西向。二十一年，增修丹墀内石台四，大明、夜明各一，星辰二。内壝外石台二十：东十坛，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太岁、帝王、山川、神祇、四渎；西十坛，北海、西岳、西镇、西海、中岳、中镇、风云雷雨、南岳、南镇、南海。俱东西向。台高三尺有奇，周以石栏，陟降为磴道。台上琢石凿龛，以置神位。建文时，撤仁祖，改奉太祖配，位第一成。西向。洪熙元年，增文皇帝于太祖下。

嘉靖九年，复分祀之典。圜丘则东大明，西夜明。次东，二十八宿、五星、周天星辰。次西，风云雷雨。共四坛。方丘则东五岳，基运、翊圣、神烈三山，西五镇，天寿、纯德二山。次东四海，次西四渎。南北郊皆独奉太祖配。太社稷配位别见。先农正位南向，后稷配位西向。

凡神位，天地、祖宗曰“神版”，余曰“神牌”。圜丘神版长二尺五寸，广五寸，厚一寸，趺高五寸，以栗木为之，正位题曰昊天上帝，配位题曰某祖某皇帝，并黄质金字。从祀风云雷雨位版，赤质金字。神席，上帝用龙椅龙案，上施锦褥，配位同。从祀，位置于案，不设席。方丘正位曰皇地祇，配位及从祀，制并同圜丘。奉先殿帝后神主高尺二寸，广四寸，趺高二寸，用木，饰以金，镂以青字。龛高二尺，广二尺，趺高四寸，硃漆镂金龙凤花版，开二窗，施红纱，侧用金铜环，内织金文绮为藉。社稷，社玉用石，高五尺，广五尺，上微锐。立于坛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洪武十年，皆设木主，丹漆之。祭毕，贮于库，仍用石主埋坛中，微露其末。后奉祖配，其位制涂金牌座，如先圣椟用架罩。嘉靖中，藏于寝庙。帝社稷神位以木，高一尺八寸，广三寸，硃漆质金书。坛南置石龛，以藏神位。王府州县社主皆用

石，长二尺五寸，广尺五寸。日月坛神位，以松柏为之。长二尺五寸，广五寸，趺高五寸。硃漆金字。余仿此。

祭器　南郊。洪武元年定，正位，登一，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爵三；坛上，太尊二，著尊、牺尊、山罍各一；坛下，太尊一，山罍二。从祀位，登一，笾豆各下，簠簋各二，东西各设著尊二，牺尊二。北郊同。七年增圜丘从祀，共设酒尊六于坛西，大明，夜明位各三。天下神祇，铏三，笾豆各八，簠簋各二，壝内外东西各设酒尊三，每位爵三。方丘、岳镇，各设酒尊三，壝内东西各设酒尊三，壝外东西各设酒尊三，每位爵三。神祇与圜丘同。八年，圜丘从祀，更设登一、铏二。每位增酒睟，星辰、天下神祇各三十，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各十五。方丘，从祀同。十年，定合祀之典，各坛陈设如旧，惟太岁、风云雷雨酒盏各十，东西庑俱共设酒尊三、爵十八于坛南。

二十一年更定，正殿上三坛，每坛登一，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设酒尊六、爵九于殿东南，西向。丹墀内四坛，大明、夜明各登一，笾豆十，簠簋二，酒尊三，爵三。星辰二坛，各登一，铏二，酒盏三十，余与大明同。壝外二十坛，各登一，铏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盏十，酒尊三，爵三。神祇坛，铏三，笾豆各八。帝王、山川、四渎、中岳、风云雷雨神祇坛，酒盏各三十，余并同岳镇。

太庙时享。洪武元年定，每庙登一，铏三，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东西向。二十一年更定，每庙登二，铏二。弘治时，九庙通设酒尊九，祫祭加一，金爵十七，祫祭加二，瓷爵三十四，祫祭加四。亲王配享，洪武三年定，登铏各三，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酒尊三，酒注二。二十一年更定，登铏各一，爵各三，笾豆各十，簠簋各二，共用酒尊三于殿东。功臣配享，洪武二年定，每位笾豆各二，簠簋各二。三年增定，共用酒尊二，酒注二。二十一年更定，十坛，每坛铏一，笾豆各二，簠簋各一，爵三，共用酒尊于殿西。

太社稷。洪武元年定，铏三，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配位同。正配位皆设酒尊三于坛东。十一年更定，每位登一，铏二，笾豆十二，正配位共设酒尊三，爵九。后太祖、成祖并配时，增酒尊一，爵三。府、州、县社稷，铏一，笾豆四，簠簋二。

朝日、夕月。洪武三年定，太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坛上东南隅，北面。象尊、壶尊、山罍各二，在坛下，笾豆各十，簠簋各二，登

铏各三。

先农，与社稷同，加登一，笾豆减二。

神祇。洪武二年定，每坛笾豆各四，簠簋登爵各一。九年更定，正殿共设酒尊三，爵七，两庑各设酒尊三，爵三，余如旧。二十一年更定，每坛登一，铏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盏三十。星辰，正殿中登一，铏二。余九坛，铏二。每坛笾豆十，簠簋各一，酒盏三十，爵一，共设酒尊三。太岁诸神，笾豆各八，簠簋各二，酒尊三。岳渎山川同。

历代帝王。洪武四年定，登一，铏二，笾豆各八，簠簋各一，俎一，爵三，尊三。七年更定，登、铏、簠簋各一，笾豆各十，爵各三，共设酒尊五于殿西阶，酒尊三于殿东阶。二十一年增定，每位铏二，簠簋各二，五室共设酒尊三，爵四十八。配位每坛笾豆各二，簠簋各一，馈盘一，每位铏一，酒盏三。三皇，笾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铏各二，爵三，牺尊、象尊、山罍各一。配位，笾豆各四，簠簋各二，铏一，爵三，牺尊、象尊各一。

至圣先师。洪武元年定，笾豆各六，簠簋各二，登一，铏二，牺尊、象尊、山罍各一。四配位，笾豆各四，簠簋各一，登一。十哲，两庑，笾豆二。四年更定，正位，笾豆各十，酒尊三，爵三，余如旧。四配，每位酒尊一，余同正位。十哲，东西各爵一，每位笾豆各四，簠簋各一，铏一，酒盏一。两庑，东西各十三坛，东西各爵一，每坛笾豆各四，簠簋各一，酒盏四。十五年更定，正位，酒尊一，爵三，登一，铏二，笾豆各八，簠簋各二。四配位，共酒尊一，各爵三，登一，铏二，笾豆各六，簠簋各一。十哲，共酒尊一，东西各爵五，铏一，笾豆各四，簠簋各一。东西庑，每四位爵四，笾豆各二，簠簋各一。景泰六年增两庑笾豆各二，簠簋各一。成化十二年，增正位笾豆为十二。嘉靖九年，仍减为十。

旗纛，与先农同。马神，笾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壶尊各一。

○玉帛牲牢

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祇，黄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帛五等：曰郊祀制帛，郊祀正配位用之。上帝，苍；地祇，黄；配位，白。曰礼神制帛，社稷以下用之。社稷，黑；大

明，赤；夜明、星辰、太岁、风云雷雨、天下神祇俱白；五星，五色；岳镇、四海、陵山随方色；四渎，黑；先农，正配皆青；群神，白；帝王先师皆白；旗纛，洪武元年用黑，七年改赤，九年定黑二、白五。曰奉先制帛，太庙用之，每庙二。曰展亲制帛，亲王配享用之。曰报功制帛，功臣配享用之。皆白。每位各一。惟圜丘，嘉靖九年用十二，而周天星辰则共用十，孔庙十哲、两庑东西各一云。又洪武十一年，上以小祀有用楮钱者为不经。礼臣议定，在京，大祀、中祀用制帛，有篚。在外，王国府州县亦如之。小祀惟用牲醴。

牲牢三等：曰犊，曰羊，曰豕。色尚骍，或黝。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大祀前一月之朔，躬诣牺牲所视牲，每日大臣一人往视。洪武二年，帝以祭祀省牲，去神坛甚迩，于人心未安，乃定省牲之仪，去神坛二百步。七年定制，大祀，皇帝躬省牲；中祀、小祀，遣官。嘉靖十一年更定，冬、夏至，祈谷，俱祭前五日亲视，后俱遣大臣。圜丘，苍犊；方丘，黄犊；配位，各纯犊。洪武七年，增设圜丘配位。星辰，牛一，羊豕三。太岁，牛羊豕一。风云雷雨、天下神祇，羊豕各五。方丘配位，天下山川，牛一，羊豕各三。太庙禘，正配皆太牢，祫皆太牢。时享每庙犊羊豕各一。亲王配位，洪武三年定，共牛羊豕一。二十一年更定，每坛犊羊豕各一。功臣配位，洪武二年定，每位羊豕体各一。二十一年更定，每坛羊豕一。太社稷，犊羊豕各一，配位同。府州县社稷，正配位，共羊一、豕一。洪武七年增设，各羊一、豕一。朝日、夕月，犊羊豕各一。先农与太社稷同。神祇，洪武二年定，羊六、豕六。二十一年更定，每坛犊羊豕各一。嘉靖十年，天神左，地祇右，各牲五。星辰，每坛羊一、豕一。帝王，每室犊羊豕各一。配位，每坛羊豕各一。先师如帝王，四配如配位，十哲东西各豕一分五，两庑东西各豕一，后增为三。府州县学先师，羊一、豕一。四配。共羊一、豕一，解为四体。十哲东西各豕一，解为五体。两庑豕一，解为百八分。旗纛，洪武九年定犊羊豕，永乐后，去犊。王国及卫所同。五祀马神俱用羊豕。

○祝册

南北郊，祝板长一尺一分，广八寸，厚二分，用楸梓木。宗庙，长一尺二寸，广九寸，厚一，用梓木，以楮纸冒之。群神帝王先师，俱有祝，文多不载。祝案设于西。

○笾豆之实

凡笾豆之实，用十二者，笾实以形盐、ＡＫ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餈。豆实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胉、赩食、糝食。用十者，笾则减糗饵、粉餈，豆则减赩食、糝食。用八者，笾又减白、黑饼，豆又减脾析、豚胉。用四者，笾则止实以形盐、ＡＫ鱼、枣、栗，豆则止实以芹菹、兔醢、菁菹、鹿醢。各二者，笾实栗、鹿脯，豆实菁菹、鹿醢。簠簋各二者，实以黍稷、稻粱。各一者，实以稷粱。登实以太羹，铏实以和羹。

洪武三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壘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

酒齐仿周制，用新旧醅，以备齐三酒。其实于尊之名数，各不同。

○祭祀杂议诸仪

其祭祀杂议诸仪，凡版位，皇帝位，方一尺二寸，厚三寸，红质金字。皇太子位，方九寸，厚二寸，红质青字。陪祀官位，并白质黑字。

拜褥。初用绯。洪武三年定制，郊丘席为表，蒲为里。宗庙、社稷、先农、山川，红文绮为表，红木棉布为里。

赞唱。凡皇帝躬祀，入就位时，太常寺奏中严，奏外办。盥洗、升坛、饮福、受胙，各致赞辞。又凡祀，各设爵洗位，涤爵拭爵。初升坛，唱再拜，及祭酒，唱赐福胙。洪武七年，礼部奏其烦渎，悉删去。

上香礼。明初祭祀皆行。洪武七年以翰林詹同言罢。嘉靖九年复行。

拜礼。初，每节皆再拜。洪武九年，礼臣奏："《礼记》一献三献五献七献之文，皆不载拜礼。唐、宋郊祀，每节行礼皆再拜。然亚献终献，天子不行礼，而使臣下行之。今议大祀中祀，自迎神至饮福送神，宜各行再拜礼。"帝命节为十二拜，迎神、饮福受胙、送神各四拜云。

登坛脱舄。初未行。洪武八年诏翰林院臣考定大祀登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杂考汉、魏以来朝祭仪，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祭

日，大驾入幕次，脱舄升坛。其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并分献陪祀官，皆脱舄于外，以次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依前跣袜就位。祭毕，降坛纳舄。从之。嘉靖十七年罢其礼。

○祭祀日期

钦天监选择，太常寺预于十二月朔至奉天殿具奏。盖古卜法不存，而择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洪武七年，命太常卿议祭祀日期，书之于版，依时以祭，著为式。其祭日，遣官监祭，不敬失仪者罪之。

○习仪

凡祭祀，先期三日及二日，百官习仪于朝天宫。嘉靖九年更定，郊祀冬至，习仪于先期之七日及六日。

○斋戒

洪武二年，学士硃升等奉敕撰斋戒文曰："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七日，前四日戒，后三日斋。"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为天下祈福，宜下令百官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民事者，不下令。"又曰："致斋以五日七日，为期太久，人心易怠。止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可格神明。"遂著为令。是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大祀前七日，部祀官诣中书省受誓戒。各扬其职，不共其事，国有常刑。宗庙社稷，致斋三日，不誓戒。三年，谕礼部尚书陶凯曰："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牙简，大祀则书致斋三日，中祀则书致斋二日于简上，太常司进置斋所。四年，定天子亲祀斋五日，遣官代祀斋三日，降香斋一日。五年，命诸司各置木牌，以警亵慢，刻文其上曰："国有常宪，神有鉴焉。"凡祭祀，则设之。又从陶凯奏，凡亲祀，皇太子宫中居守，亲王戎服侍从。皇太子亲王虽不陪祀，一体斋戒。

六年，建陪祀官斋房于北郊斋宫之西南，后定斋戒礼仪。凡祭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后，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早，百官于奉天门观誓戒牌。次日，告仁祖庙，退处斋宫，致斋三日。享宗庙，正祭前四日午后，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日为始，致斋三日。祭社稷、朝日、夕月、

周天星辰、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等神，致斋二日，如前仪。凡传制降香，遣官代祀，先一日沐浴更衣，处外室。次日遣官。七年定制，凡大礼前期四日，太常卿至天下神祇坛奠告，中书丞相诣京师城隍庙发咨。次日，皇帝诣仁祖庙请配享。二十一年定制，斋戒前二日，太常司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请致斋。又次日，进铜人，传制谕文武百官斋戒。是日，礼部太常司官檄城隍神，遍请天下当祀神祇，仍于各庙焚香三日。

二十六年，定传制誓戒仪。凡大祀前三日，百官诣阙，如大朝仪，传制官宣制云："某年月日，祀于某所，尔文武百官，自某日为始，致斋三日，当敬慎之。"传制讫，四拜，奏礼毕。宣德七年，大祀南郊，帝御斋宫，命内官使饮酒食荤入坛唾地者，皆罪之，司礼监纵容者同罪。斋之日，御史检视各官于斋次，仍行南京，一体斋戒。弘治五年，鸿胪少卿李燧言："分献陪祭等官，借居道士房榻，贵贱杂处，且宣召不便。乞于坛所隙地，仿天寿山朝房礼制，建斋房。"从之。嘉靖九年，定前期三日，帝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听誓戒。万历四年十一月，礼部以二十三日冬至祀天，十八日当奏祭，十九日百官受誓戒。是日，皇太后圣旦，百官宜吉服贺。一日两遇礼文，服色不同，请更奏祭、誓戒皆先一日。帝命奏祭、誓戒如旧，而以十八日行庆贺礼。

○遣官祭祀

洪武二十六年，定传制特遣仪。是日，皇帝升座如常仪，百官一拜。礼毕，献官诣拜位四拜，传制官由御前出宣制。如祭孔子，则曰："某年月日，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命卿行礼。"祭历代帝王，则曰："某年月日，祭先圣历代帝王，命卿行礼。"俯伏，兴，四拜，礼毕出。其降香遣官仪，前祀一日清晨，皇帝皮弁服，升奉天殿。捧香者以香授献官。献官捧由中陛降中道出，至午门外，置龙亭内。仪仗鼓吹，导引至祭所。后定祭之日，降香如常仪，中严以待。献官祭毕后命，解严还宫。嘉靖九年大祀遣官，不行饮福礼。

○分献陪祀

凡分献官，太常寺豫请旨。洪武七年，太祖谓学士詹同曰："大祀，终献方行分献礼，未当。"同乃与学士宋濂议以上，初献奠玉帛将毕，分献官即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嘉靖九年，四郊工成，帝谕太常寺曰："大祀分献官豫定，方可习仪。"乃用大学士张璁等于大明、夜明、星辰、风云雷雨四坛。旧制，分献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共二十四

人，今定四人，法司官仍旧例不兴。

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礼》及唐制，拟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疮疥刑馀丧过体气者不与。从之。后定郊祀，六科都给事中皆与陪祀，馀祭不与。又定凡南北郊，先期赐陪祀执事官明衣布，乐舞生各给新衣。制陪祀官入坛牙牌，凡天子亲祀，则佩以入。其制有二，圆者与祭官佩之，方者执事人佩之。俱藏内府，遇祭则给，无者不得入坛。洪武二十九年，初祀山川诸神，流官祭服，未入流官公服。洪武二十九年，从礼臣言，未入流官，凡祭皆用祭服，与九品同。

志第二十四 礼二（吉礼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仪注 祈谷 大雩 大飨 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

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硃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硃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

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硃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硃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

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

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迎神后瘞毛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其冬，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同元年。其奠玉帛、进俎、三献，皆先诣上帝前，次诣仁祖神位前，行礼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后诣各祠庙行香三日。次日，驾诣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还斋宫。七年，去中严、外办及赞唱上香之缛节，定十二拜礼。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进俎、三献，俱先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馀悉仍旧仪。

嘉靖八年，罢各庙焚香礼。九年，复分祀之制，礼部上大祀圆丘仪注：前期十日，太常寺题请视牲。次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日，锦衣卫备随朝驾，帝诣牺牲所视牲。其前一日，常服告于庙。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进铜人如常仪。太常博士请太祖祝版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诣太庙，请太祖配。帝还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日，太常光禄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亲填祝版。前期一日免朝，锦衣卫备法驾，设版舆于奉天门。常服告庙，乘舆诣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

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太常卿导至圜丘，恭视坛位，次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升舆，至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请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祭之日，三鼓，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至神路东大次。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讫，退。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导引官导由左灵星门入内。赞对引官导行至内壝，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礼毕，其仪悉如旧。至大次易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于皇穹宇。还斋宫，少憩。驾还，诣庙参拜毕。回宫。诏如拟。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日，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欲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日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日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氈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

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日，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欲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春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熟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

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日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硃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硃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乱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

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先议配帝之礼，言："考季秋成物之指，严父配天之文，宜奉献皇帝配帝侑食。"因请奉文皇帝配祀于孟春

祈谷。帝从献皇配帝之请，而却文皇议不行。已复以称宗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言："《礼》称：'祖有功，宗有德。'释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曰：'祖之称始，始受命也。宗之称尊，有德可尊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肃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说也。古者天子七庙。刘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宗不在数中，宗变也。'硃熹亦以歆之说为然。陈氏《礼书》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礼也。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义也。'此宗无数之说，礼以义起者。今援据古义，推缘人情，皇考至德昭闻，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圣子神孙，传授无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号曰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殿在宫右乾隅，旧名钦安殿。礼成，礼部请帝升殿，百官表贺，如郊祀庆成仪。帝以大享初举，命赐宴群臣于谨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贺礼。礼官以表闻，并罢宴，令光禄寺分给。

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礼典，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明年，礼部尚书费寀以大享殿工将竣，请帝定殿门名，门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于玄极宝殿，遣官行礼以为常。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享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为钦安殿。

○令节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旧仪，每日宫中行拜天礼。后以为渎，罢之。遇正旦、冬至、圣诞节，于奉天殿丹陛上行礼。既定郊祀，遂罢冬至之礼。惟正旦、圣诞节行礼于玄极宝殿。隆庆元年正旦，命宫中拜天，不用在外执事，祭品亦不取供于太常。

志第二十五 礼三（吉礼三）

社稷 朝日夕月 先农 先蚕 高禖 祭告 祈报 神祇 星辰灵星寿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禄 太岁月将风云雷雨 岳镇海渎山川 城隍

○社稷

社稷之祀，自京师以及王国府州县皆有之。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洪武元年，中书省臣定议："周制，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社稷之祀，坛而不屋。其制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而亲之，与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为群姓立者曰太社。其自为立者曰王社。又胜国之社屋之，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后世天子惟立太社、太稷。汉高祖立官太社、太稷，一岁各再祀。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阳宗庙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腊，一岁三祀。唐因隋制，并建社稷于含光门右，仲春、秋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为大祀，仍令四时致祭。宋制如东汉时。元世祖营社稷于和义门内，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是年二月，太祖亲祀太社、太稷。社配以后土，西向。稷配以后稷，东向。帝服皮弁服，省牲；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帝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

十年，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官议，尚书张筹言：

按《通典》，颛顼祀共工氏子句龙为后土。后土，社也。烈山氏子柱为稷。稷，田正也。唐、虞、夏因之。此社稷所由始也。商汤因旱迁社，以后稷代柱。欲迁句龙，无可继者，故止。然王肃谓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祇。而陈氏《礼书》又谓社祭五土之祇，稷祭五谷之神。郑康成亦谓社为五土总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有平水土功，故配社，后稷有播种功，故配稷。二说不同。汉元始中，以夏禹配官社，后稷配官稷。唐、宋及元又以句龙配社，周弃配稷。此配祀之制，初无定论也。至社稷分合之义，《书召诰》言'社于新邑"，孔注曰："社稷共牢。"《周礼》"封人掌设王之社壝"，注云："不言稷者，举社则稷从之。"陈氏《礼书》曰："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山堂考索》曰："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其宜合祭，古有明证。请社稷共为一坛。至

句龙，共工氏之子也，祀之无义。商汤欲迁未果。汉尝易以夏禹，而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弃稷亦配先农。请罢句龙、弃配位，谨奉仁祖淳皇帝配享，以成一代盛典。□遂改作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

初，社稷列中祀，及以仁祖配，乃升为上祀。具冕服以祭，行奉安礼。十一年春，祭社稷行新定仪。迎神、饮福、送神凡十二拜，馀如旧。建文时，更奉太祖配，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旧制，上丁释奠孔子，次日上戊祀社稷。弘治十七年八月，上丁在初十日，上戊在朔日，礼官请以十一日祀社稷。御史金洪劾之，言如此则中戊，非上戊矣。礼部覆奏言："洪武二十年尝以十一日为上戊，失不始今日。"命遵旧制，仍用上戊。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坛配位礼，告太庙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寝庙，更定行八拜礼。其坛在西苑豳风亭之西者，曰帝社稷。东帝社，西帝稷，皆北向。始名西苑土谷坛。嘉靖十年，帝谓土谷坛亦社稷耳，何以别于太社稷？张璁等言："古者天子称王，今若称王社、王稷，与王府社稷名同。前定神牌曰五土谷之神，名义至当。"帝采帝耤之义，改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后改次戊，次戊在望后，则仍用上巳。春告秋报为定制。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

中都亦有太社坛，洪武四年建。取五方土以筑。直隶、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府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爽之地。

王国社稷，洪武四年定。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壝如初式。十八年，定王国祭社稷山川等仪，行十二拜礼。

府州县社稷，洪武元年颁坛制于天下郡邑，俱设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十一年，定同坛合祭如京师。献官以守御武臣为初献，文官为亚献、终献。十三年，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定制，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帝曰："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是有司故为苟简也。百司所以能理其职而尽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

耳。神犹忽之，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乃敕礼部下天下郡邑，凡祭祀必备物，苟非地产、无从市鬻者，听其缺。十四年，令三献皆以文职长官，武官不与。

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部言：

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翰日于东门之外”，《祭义》曰：“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四也。《觐礼》：“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五也。“霜雪风雨之不时，则禜日月”，六也。说者谓因郊祀而祀之，非正祀也。类禜而祀之，与觐诸侯而礼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自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庙。汉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质明出行宫，东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东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日，莱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东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于国城东西。宋人因之，升为大祀。元郊坛以日月从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庆中议建立而未行。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祔祭于月坛。□从之。其祀仪与社稷同。二十一年，帝以大明、夜明已从祀，罢朝日夕月之祭。嘉靖九年，帝谓“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义所不安”。大学士张璁亦以为缺典。遂定额春秋分之祭如旧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坛制有隆杀以示别。朝日，护坛地一百亩；夕月，护坛地三十六亩。朝日无从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坛，南向祔焉。春祭，时以寅，迎日出也。秋祭，时以亥，迎月出也。十年，礼部上朝日、夕月仪：朝日迎神四拜，饮福受胙两拜，送神四拜；夕月迎神饮福受胙送神皆再拜。馀并如旧仪。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

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

○先农

洪武元年，谕廷臣以来春举行耤田礼。于是礼官钱用壬等言：“汉郑玄谓王社在耤田之中。唐祝钦明云：“先农即社。”宋陈祥道谓：“社自社，先农自先农。耤田所祭乃先农，非社也。至享先农与躬耕同日，礼无明文，惟《周语》曰：“农正陈耤礼。”而韦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至汉以耤田之日祀先农，而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之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耤，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耤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耤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

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耤田北。亲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与社稷同。祀毕，行耕耤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石阶九级。西瘗位，东斋宫、銮驾库，东北神仓，东南具服殿，殿前为观耕之所。护坛地六百亩，供黍稷及荐新品物地九十余亩。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耤礼，则亲祭。

弘治元年，定耕耤仪：前期百官致斋。顺天府官以耒耜及穜ＡＬ种进呈，内官仍捧出授之，由午门左出。置彩舆，鼓乐，送至耤田所。至期，帝翼善冠黄袍，诣坛所具服殿，服衮冕，祭先农。毕，还，更翼善冠黄袍。太常卿导引至耕耤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户部尚书北向跪进耒耜，顺天府官北向跪进鞭。帝秉耒，三推三反讫，户部尚书跪受耒耜，顺天府官跪受鞭，太常卿奏请复位。府尹挟青箱以种子播而覆之。帝御外门，南向坐，观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太常卿奏耕毕，帝还具服殿，升座。府尹率两县令耆老人行礼毕，引上中下农夫各十人，执农器朝见，令其终亩。百官行庆贺礼，赐酒馔。三品以上丹陛上东西坐，四品以下台下坐，并宴劳耆老于坛旁。宴毕，驾还宫。大乐鼓吹振作，农夫人赐布一匹。

嘉靖十年，帝以其礼过烦，命礼官更定。迎神送神止行二拜。先二

日，顺天府尹以耒耜穜ＡＬ种置彩舆，至耕耤所，并罢百官庆贺。后又议造耕根车载耒耜，府尹于祭日进呈毕，以耒耜载车内前玉辂行。其御门观耕，地位卑下，议建观耕台一。诏皆可。后又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曰省耕，曰省敛，仓曰恒裕。礼部上郊庙粢盛支给之数，因言："南郊耤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宣其力，较西苑为重。西苑虽农官督理，皇上时省耕敛，较耤田为勤。请以耤田所出，藏南郊圆廪神仓，以供圜丘、祈谷、先农、神祇坛、长陵等陵、历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恒裕仓，以供方泽、朝日、夕月、太庙、世庙、太社稷、帝社稷、禘佩、先蚕及先师孔子之祀。"从之。十六年，谕凡遇亲耕，则户部尚书先祭先农。皇帝至，止行三推礼。三十八年，罢亲耕，惟遣官祭先农。四十一年，并令所司勿复奏。隆庆元年，罢西苑耕种诸祀，皆取之耤田。

○先蚕

明初未列祀典。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请改各宫庄田为亲蚕厂公桑园。令有司种桑柘，以备宫中蚕事。九年，复疏言，耕蚕之礼，不宜偏废。帝乃敕礼部："古者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其考古制，具仪以闻。"大学士张璁等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詹事霍韬以道远争之。户部亦言："安定门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无浴蚕所。皇城内西苑中有太液、琼岛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宫中，宜仿行之。"帝谓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于是礼部尚书李时等言："大明门至安定门，道路遥远，请凤辇出东华、玄武二门。"因条上四事：一、治茧之礼，二、坛壝之向，三、采桑之器，四、掌坛之官。帝从其言，命自玄武门出。内使陈仪卫，军一万人，五千围坛所，五千护于道，余如议。

二月，工部上先蚕坛图式，帝亲定其制。坛方二丈六尺，叠二级，高二尺六寸，四出陛。东西北俱树桑柘，内设蚕宫令署。采桑台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銮驾库五间。后盖织堂。坛围方八十丈。礼部上皇后亲蚕仪：蚕将生，钦天监择吉巳日以闻。顺天府具蚕母名数送北郊，工部以钩箔筐架诸器物给蚕母。顺天府以蚕种及钩筐一进呈，内官捧出，还授之。出玄武右门，置彩舆中，鼓乐送至蚕室。蚕母受蚕种，浴饲以待。命妇文四品、武三品以上俱陪祀，携一侍女执钩筐。皇后斋三日，内执事并司赞、六尚等女官及应入坛者斋一日。先一日，太常寺具祝版，祭物，羊、豕、笾豆各六、黑帛，送蚕宫令。是日，分授执事女官。日未明。宿卫陈兵备，女乐司设监备仪仗及重翟车，俱候玄武门外。将明，内侍诣坤宁宫奏请。皇后服常服，导引女官导出宫门，乘肩

舆，至玄武门。内侍奏请降舆，升重翟车。兵卫仪仗及女乐前导，出北安门，障以行帷，至坛内壝东门。内侍奏请降车，乘肩舆，兵卫、仪仗停东门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礼服，出，至坛。司赞奏就位。公主、内外命妇各就拜位。祭先蚕，行三献礼，女官执事如仪。迎神四拜，赐福胙二拜，送神四拜。凡拜跪兴，公主、内外命妇皆同。礼毕，皇后还具服殿，更常服。司宾引外命妇先诣采桑坛东陛下，南北向。尚仪奏请，皇后诣采桑位，东向。公主以下位皇后位东，亦南北向，以西为上。执钩者跪进钩，执筐者跪奉筐受桑。皇后采桑三条，还至坛南仪门坐，观命妇采桑。三公命妇采五条，列侯、九卿命妇采九条。讫，各授女侍。司宾引内命妇一人，诣桑室，尚功率执钩筐者从。尚功以桑授蚕母。蚕母受桑，缕切之，以授内命妇。内命妇食蚕，洒一箔讫，还。尚仪奏礼毕，皇后还坐具服殿。司宾率蚕母等叩头讫，司赞唱班齐。外名妇序立定，尚仪致词云："亲蚕既成，礼当庆贺。"四拜毕，赐宴命妇，并赐蚕母酒食。公主及内命妇于殿内，外命妇文武二品以上于台上，三品以下于丹墀，尚食进膳。教坊司女乐奏乐。宴毕，公主以下各就班四拜。礼毕，皇后还宫，导从前。诏如拟。

四月，蚕事告成，行治茧礼。选蚕妇善缫丝及织者各十人。卜日，皇后出宫，导从如常仪，至织堂。内命妇一人行三盆手礼，布于织妇，以终其事。蚕宫令送尚衣织染监局造祭服，其祀先蚕，止用乐，不用舞，乐女生冠服俱用黑。

十年二月，礼臣言："去岁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风励天下。今先蚕坛殿工未毕，宜且遣官行礼。"帝初不可，令如旧行。已而以皇后出入不便，命改筑先蚕坛于西苑。坛之东为采桑台，台东为具服殿，北为蚕室，左右为厢房，其后为从室，以居蚕妇。设蚕宫署于宫左，令一员，丞二员，择内臣谨恪者为之。四月，皇后行亲蚕礼于内苑。帝谓亲耕无贺，此安得贺，第行叩头礼，女乐第供宴，勿前导。三十八年罢，亲蚕礼。四十一年，并罢所司奏请。

○高禖

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时飏请祠高禖，以祈圣嗣。礼官覆以闻。帝曰："高禖虽古礼，今实难行。"遂寝其议。已而定祀高禖礼。设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台上，皇天上帝南向，骅犊，苍璧。献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禖在坛下西向，牲数如之，礼三献。皇帝位坛下北向，后妃位南数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陈弓矢、弓韣如后妃嫔之数。祭毕，女官导后妃嫔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嫔，后妃嫔受

而纳于弓韣。

○祭告

明制，凡登极、巡幸及上谥、葬陵、册立、册封、冠婚等事，皆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凡营造宫室，及命将出师，岁时旱潦，祭告天地、山川、太庙、社稷、后土。凡即位之初，并祭告阙里孔庙及历代帝王陵寝。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圜丘、方丘、大祀，前期亲告太庙，仍遣使告百神于天下神祇坛。六年，礼部尚书牛谅奏，太岁诸神，凡祈报，则设一十五坛，有事祭告，则设神位二十八坛。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凡五坛。东，四渎、京畿、湖广、山东、河南、北平、广西、四川、甘肃山川，夏冬二季月将，京都城隍，凡十二坛。西，钟山，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广东、辽东山川，春秋二季月将，旗纛、战船等神，凡十一坛。若亲祀，皇帝皮弁服行一献礼，每三坛行一次礼。八年，帝驻跸中都，祭告天地于中都之圜丘。九年，以诸王将之藩，分日告祭太庙、社稷、岳镇海渎及天下名山大川，复告祀天地于圜丘。初，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神于端门，用豕九、羊九、制帛等物，祭护卫旗纛于承天门，亦如之。二十六年，帝以其礼太繁，定制豕一、羊一，不用帛。寻又罢端门祭，惟用荤素二坛祭于承天门外。

永乐七年，巡狩北京，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嘉靖八年秋，以躬祭山川诸神，命先期不必遣官告太庙。凡出入，必亲告祖考于内殿。圣诞前一日，以酒果告列圣帝后于奉先殿，至日，以酒脯告皇天上帝于玄极宝殿，遣官以牲醴祭神烈、天寿、纯德诸陵山，及东岳、都城隍，以素羞祭真武及灵济宫，又告修斋于道极七宝帝尊。隆庆三年，以亲祭朝日坛，预告奉先、弘孝、神霄殿。

○祈报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祇。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坛。东设钟山、两淮、江西、两广、海南北、山东、燕南燕蓟山川、旗纛诸神，凡七坛。西设江东、两浙、福建、湖广荆襄、河南北、河东、华州山川、京都城隍，凡六坛。中五坛奠帛。初献，帝亲行礼，两庑命官分献。三年夏，旱。六月朔，帝素服草履，步祷于山川坛。藁席露坐，昼曝于日，夜卧于地，凡三日。六年，从礼部尚书牛谅

言，太岁诸神，春祈秋报，凡十五坛。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东，四渎、京畿山川，春秋二季月将，京都各府城隍。西，钟山、甘肃山川，夏冬二季月将，旗纛战船等神。各五坛。时甘肃新附，故附其山川之祭于京师。其亲祀之仪与祭告同。正统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天地、社稷、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弘治十七年，畿内、山东久旱，命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

嘉靖八年春，帝谕礼部："去冬少雪，今当东作，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言："《周礼·大宗伯》：'以荒礼哀凶札。'释者谓：'君膳不举，驰道不除，祭事不县，皆所以示贬损之意。"又曰：'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释者曰：'故谓凶灾。旅，陈也，陈其祭祀以祷焉，礼不若祀之备也。'今陛下闵劳万姓，亲出祈祷。礼仪务简约，以答天戒。常朝官并从，同致省愆祈吁之诚。"随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馀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是秋，帝欲亲祀山川诸神。礼部尚书李时言："旧例山川等祭，中夜行礼，先一日出郊斋宿。祭毕，清晨回銮，两日毕事，礼太重。宜比先农坛例，昧爽行礼。"因具仪以进。制可。祭服用皮弁，迎神、送神各两拜。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以圣嗣未降，请廷臣诣岳镇名山祝祷。帝欲分遣道士赍香帛行，令所在守臣行礼，在廷大臣分诣地祇坛祈告。于是礼部尚书夏言言："我朝建地祇坛，自岳镇海渎以及远近名山大川，莫不怀柔，即此而祷，正合古人望衍之义。但辅臣所请，止于岳镇。窃以山川海渎，发祥效灵，与岳镇同功，况基运、翊圣、神烈、天寿、纯德诸山，又祖宗妥灵之地，祈祷之礼，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诣坛分祀。

○神祇坛

洪武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言，建天下神祇坛于圆丘壝外之东，及方丘壝外之西。郊祀前期，帝躬诣坛，设神位，西向，以酒脯祭告。郊之日，俟分献从祀将毕，就坛以祭。后定遣官预告。又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外天地坛西，合祀诸神。凡设坛十有九，太岁、春夏秋冬四季月将为第一，次风云雷雨，次五岳，次五镇，次四海，次四渎，次京都钟山，次江东，次江西，次湖广，次淮东、淮西，次浙东、浙西、福建，次广东、广西、海南、海北，次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次北平、陕西，次左江、右江，次安南、高丽、占城诸国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纛大

神、旗纛大将、五方旗神、战船、金鼓、铳砲、弓弩、飞枪飞石、阵前阵后诸神，皆躬自行礼。先祭，礼官奏："祝文，太岁以下至四海，凡五坛，称臣者亲署御名。其钟山诸神，称余者请令礼官代署。"帝曰："朋友书牍，尚亲题姓名，况神明乎？"遂加亲署。后又定惊蛰、秋分后三日，遣官祭山川坛诸神。七年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以祭。九年，复定山川坛制，凡十三坛。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七坛。东西庑各三坛，东，京畿山川、夏冬二季月将。西，春秋二季月将、京都城隍。十年，定正殿七坛，帝亲行礼，东西庑遣功臣分献。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壝。乃敕十三坛诸神并停春祭，每岁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礼部更定祭山川坛仪，与社稷同。永乐中，京师建山川坛，并同南京制，惟正殿钟山之右，益以天寿山之神。嘉靖十一年，改山川坛名为天神地祇坛，改序云师、雨师、风伯、雷师。天神坛在左，南向，云、雨、雷，凡四坛。地祇坛在右，北向，五岳、五镇、基运翊圣神烈天寿纯德五陵山、四海、四渎，凡五坛。从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东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亲祭，馀年遣大臣摄祭。其太岁、月将、旗纛、城隍，别祀之。十七年，加上皇天上帝尊称，预告于神祇，遂设坛于圜丘外壝东南，亲定神祇坛位，陈设仪式。礼部言："皇上亲献大明坛，则四坛分献诸臣，不敢并列。请先上香毕，命官代献。"帝裁定，上香、奠帛、献爵复位后，分献官方行礼。亚、终二献，执事官代，馀坛俱献官三行。隆庆元年，礼臣言："天神地祇已从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之祭不宜复举。"令罢之。

○星辰坛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祔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朝日夕月祭周天星辰，俱于是行礼。朝日夕月仍以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正殿共十坛，中设周天星辰位，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禜星之祭。

○灵星诸神

洪武元年，太常司奏："《周礼》'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天府》'若祭天则祀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受而藏之。'汉高帝命郡国立灵星祠。唐制，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遣官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以少牢。宋祀如唐，而于秋分日祀寿星。今拟如唐制，分日而祀，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示与民同

受其福也。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三年，罢寿星等祀。

○太岁月将风云雷雨之祀

古无太岁、月将坛宇之制，明始重其祭。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亦自明始。太祖既以太岁诸神从祀圜丘，又合祭群祀坛。已而命礼官议专祀坛壝。礼臣言："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步从戌。木星一岁行一次，历十二辰而周天，若步然也。阴阳家说，又有十二月将，十日十二时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太冲之类。虽不经见，历代因之。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直于太史院。若风师、雨师之祀，见于《周官》，后世皆有祭。唐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宋、元因之。然唐制各以时别祭，失享祀本意。宜以太岁、风云雷雨诸天神合为一坛，诸地祇为一坛，春秋专祀。"乃定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于城南。三年后以诸神阴阳一气，流行无间，乃合二坛为一，而增四季月将。又改祭期，与地祇俱用惊蛰、秋分后三日。

嘉靖十年，命礼部考太岁坛制。礼官言："太岁之神，唐、宋祀典不载，元虽有祭，亦无常典。坛宇之制，于古无稽。太岁天神，宜设坛露祭，准社稷坛制而差小。"从之。遂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祫祭之日，遣官致祭。王国府州县亦祀风云雷雨师，仍筑坛城西南。祭用惊蛰、秋分日。

○岳镇海渎山川之祀

洪武二年，太祖以岳渎诸神合祭城南，未有专祀。又享祀之所，屋而不坛，非尊神之道。礼官言："虞舜祭四岳，《王制》始有五岳之称。《周官》："兆四望于四郊"，《郑注》以四望为五岳四镇四渎。《诗序》巡狩而礼四岳河海，则又有四海之祭。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则各祀之。奏罢封建，岳渎皆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天子无与。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废，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始有使者持节祠岳渎之礼。由魏及隋，岳镇海渎，即其地立祠，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县令之祀，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祀，又有遣使之祀。元遣使祀岳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为五道。今宜以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地祇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前期一日，皇帝躬省牲。至日，服通天冠绛纱袍，诣岳镇海渎前，行三献礼。山川城隍，分献官行礼。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帝皮弁御奉天

殿，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书省，使者奉以行。黄金合贮香，黄绮幡二，白金二十五两市祭物。

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封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六年，礼官言："四川未平，望祭江渎于峡州。今蜀既下，当遣人于南渎致祭。"从之。十年，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赐之制。

万历十四年，巡抚胡来贡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官言："《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

其他山川之祀。洪武元年躬祀汴梁诸神，仍遣官祭境内山川。二年，以天下山川祔祭岳渎坛。帝又以安南、高丽皆臣附，其国内山川，宜与中国同祭。谕中书及礼官考之。安南之山二十一，其江六，其水六。高丽之山三，其水四。命著祀典，设位以祭。三年，遣使往安南、高丽、占城，祀其国山川。帝斋戒，亲为祝文。仍遣官颁革正山川神号诏于安南、占城、高丽。六年，琉球诸国已朝贡，祀其国山川。八年，礼部尚书牛谅言："京都既罢祭天下山川，其外国山川，亦非天子所当亲祀。"中书及礼臣请附祭各省，从之。广西附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锁里，广东附祭三佛齐、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辽东附祭高丽，陕西附祭甘肃、朵甘、乌斯藏，京城不复祭。又从礼官言，各省山川居中南向，外国山川东西向，同坛共祀。其王国山川之祀，洪武十三年定制。十八年定王国祭山川。仪同社稷，但无瘞埋之文。凡岳镇海渎及他山川所在，令有司岁二祭，以清明、霜降。

○城隍

洪武二年，礼官言："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殿无之，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

城隍，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祠遍天下，或锡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按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乃命加以封爵。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为王。其馀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衮章冕旒俱有差。命词臣撰制文以颁之。

三年，诏去封号，止称其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六年，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官赍香币奉安。京师城隍既附飨山川坛，又于二十一年改建庙。寻以从祀大礼殿，罢山川坛春祭。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嘉靖九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

志第二十六 礼四（吉礼四）

历代帝王陵庙 三皇 圣师 国先师孔子 旗纛 五祀 国马神南京神庙 功臣庙 京师九庙 诸神祠 厉坛

○历代帝王陵庙

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凡七十有九。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后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宪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

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岁祭用仲春、仲秋朔。于是遣使诣各陵致祭。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有司守之。已而命有司岁时修葺，设陵户二人守视。又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视前去周宣王，汉明帝、章帝，而增祀娲皇于赵城，后魏文帝于富平，元世祖于顺天，及宋理宗于会稽，凡三十六帝。后又增祀隋高祖于扶风，而理宗仍罢祀。又命帝王陵庙所在官司，以春秋仲月上旬，择日致祭。

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太祖、宋太祖、元世

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终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七年，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八月，帝躬祀于新庙。已而罢隋高祖之祀。

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岁八月中旬，择日遣官祭于本庙，其春祭停之。又定每三年遣祭各陵之岁，则停庙祭。是年，诏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李原名奏拟三十六人以进。帝以宋赵普负太祖不忠，不可从祀。元臣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祀孙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则阿术不必祀。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善始终，可祀。于是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七人，从祀于东西庑，为坛四。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至是，罢庙祭，去王号。

永乐迁都，帝王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九年，罢历代帝王南郊从祀。令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岁以仲春秋致祭。后并罢南京庙祭。十年春二月，庙未成，躬祭历代帝王于文华殿，凡五坛，丹陛东西名臣四坛。礼部尚书李时言："旧仪有赐福胙之文。赐者自上而下之义，惟郊庙社稷宜用。历代帝王，止宜云答。"诏可。十一年夏，庙成，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五室，东西两庑，殿后祭器库，前为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街东西二坊，曰景德街。用八月壬辰亲祭。帝由中门入，迎神、受福胙、送神各两拜。嗣后岁遣大臣一员行礼，四员分献。凡子、午、卯、酉祭于陵寝之岁，则停秋祭。二十四年，以礼科陈棐言，罢元世祖陵庙之祀，及从祀木华黎等，复迁唐太宗与宋太祖同室。凡十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二人。

○三皇

明初仍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洪武元年，令以太牢祀。二年，命以句芒、祝融、风后、力牧左右配，俞跗、桐君、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十大名医从祀。仪同释奠。四年，帝以天下郡邑通祀三皇为渎。礼臣议："唐玄宗尝立三皇五帝庙于京师。至元成宗时，乃立三皇庙于府州县。春秋通祀，而以医药主之，甚非礼也。"帝曰："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汨于药

师可乎？”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

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成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雄奏也。嘉靖间，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其从祀，东庑则僦贷季、岐伯、伯高、鬼臾区、俞跗、少俞、少师、桐君、雷公、马师皇、伊尹、扁鹊、淳于意、张机十四人，西庑则华陀、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孙思邈、韦慈藏、王冰、钱乙、硃肱、李杲、利完素、张元素、硃彦修十四人。岁仲春、秋上甲日，礼部堂上官行礼，太医院堂上官二员分献，用少牢。复建圣济殿于内，祀先医，以太医官主之。二十一年，帝以规制湫隘，命拓其庙。

○圣师

圣师之祭，始于世宗。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九圣南向。左先圣周公，右先师孔子，东西向。每岁春秋开讲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释奠礼。用羹酒果脯帛祭于文华殿东室。

初，东室有释像，帝以其不经，撤之，乃祀先圣先师。自为祭文，行奉安神位礼。辅臣礼卿及讲官俟行礼讫，入拜。先是洪武初，司业宋濂建议欲如建安熊氏之说，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列焉。秩祀天子之学，则道统益尊。太祖不从。至是，世宗仿其意行之。十六年，移祀于永明殿后，行礼如初。其后常遣官代祭。隆庆初，仍于文华殿东室行礼。

○至圣先师子孔庙祀

汉晋及隋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唐谥文宣王，宋加至圣号，元复加号大成。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临行谕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又定制，每岁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先期，皇帝斋戒。献官、陪祀、执事官皆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献官行礼。三年，诏革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旧。且命曲阜庙庭，岁官给牲币，俾衍圣公供祀事。四年，礼部奏定仪物。改初制笾豆之八为十，笾用竹。其簠簋登铏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瓷。牲易以

熟。乐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礼部请选京民之秀者充乐舞生，太祖曰："乐舞乃学者事，况释奠所以崇师，宜择国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学者，豫教肄之。"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七年二月，上丁日食，改用仲丁。

十五年，新建太学成。庙在学东，中大成殿，左右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星门。自经始以来，驾数临视。至是落成，遣官致祭。帝既亲诣释奠，又诏天下通祀孔子，并颁释奠仪注。凡府州县学，笾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杀于国学。三献礼同，十哲两庑一献。其祭，各以正官行之，有布政司则以布政司官，分献则以本学儒职及老成儒士充之。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行事。初，国学主祭遣祭酒，后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到官，必遣一祭。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以下诣学行香。二十六年，颁大成乐于天下。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益以董仲舒。三十年，以国学孔子庙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规画。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皆八楹，宰牲所六楹。永乐初，建庙于太学之东。

宣德三年，以万县训导李译言，命礼部考正从祀先贤名位，颁示天下。十年，慈利教谕蒋明请祀元儒吴澄。大学士杨士奇等言当从祀，从之。正统二年，以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三年，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无繇、子晰、伯鱼，父也，从祀廊庑。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纥元已追封启圣王，创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颜、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鱼、子晰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颜、孟父俱配启圣王殿。"帝命礼部行之，仍议加伯鱼、子晰封号。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广川伯，胡安国建宁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十二年，从祭酒周洪谟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八年，追封杨时将乐伯。从祀，位司马光之次。九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十二年，阙里孔庙毁，敕有司重建。十七年，庙成，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并立御制碑文。正德十六年，诏有司改建孔氏家庙之在衢州者，官给钱，董其役。令博士孔承义奉祀。

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言："先师祀典，有当更正者。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晰、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庙庭，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请于大成殿后，别立室祀叔梁纥，而以

颜路、曾晥、孔鲤配之。”帝以为然。因言：“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祀天仪，亦非正礼。其谥号、章服悉宜改正。”璁缘帝意，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祀宇宜称庙，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止称先贤先儒。其从祀申党、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罢，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于其乡，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蔡元定宜从祀。”

帝命礼部会翰林诸臣议。编修徐阶疏陈易号毁像之不可。帝怒，谪阶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大略谓孔子以鲁僭王为非，宁肯自僭天子之礼？复为《正孔子祀典申记》，俱付史馆。璁因作《正孔子庙祀典或问》奏之。帝以为议论详正，并令礼部集议。于是御史黎贯等言：“圣祖初正祀典，天下岳渎诸神皆去其号，惟先师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拟祀天之礼。夫子以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虽拟诸天，亦不为过。自唐尊孔子为文宣王，已用天子礼乐。宋真宗尝欲封孔子为帝，或谓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而罗从彦之论，则谓加帝号亦可。至周敦颐则以为万世无穷王祀孔子，邵雍则以为仲尼以万世为王。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吴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群言，务求至当。”时贯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师。陛下敬天尊亲，不应独疑孔子王号为僭。”帝因大怒，疑贯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诋为奸恶，下法司会讯，褫其职。给事中王汝梅等亦极言不宜去王号，帝皆斥为谬论。

于是礼部会诸臣议：“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凡学别立一祠，中叔梁纥，题启圣化孔氏神位，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俱称先贤某氏，至从祀之贤，不可不考其得失。申党即申枨，厘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罢祀。林放、蘧瑗、卢植、郑众、郑玄、服虔、范宁各祀于其乡。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议行。又以行人薛侃议，进陆九渊从祀。

初，洪武时，司业宋濂请去像设主，礼仪乐章多所更定，太祖不

允。成、弘间，少詹程敏政尝谓马融等八人当斥。给事中张九功推言之，并请罢荀况、公伯寮、蘧瑗等，而进后苍、王通、胡瑗。为礼官周洪谟所却而止。至是以璁力主，众不敢违。毁像盖用濂说，先贤去留，略如九功言。其进欧阳修，则以濮议故也。

明年，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从尚书李时言，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晌、硃松、蔡元定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遂定制，殿中先师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后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皆东西向。两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公西赤、有若、琴张、申枨、陈亢、巫马施、梁鳣、公晓哀、商瞿、冉孺、颜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孙龙、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颜高、商泽、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ＡＭ、罕父黑、颜祖、荣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郑国、公祖句兹、原亢、县成、廉洁、燕亻及、叔仲会、颜之仆、邽巽、乐欬、公西舆如、狄黑、孔忠、公西ＡＭ、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颜哙，先儒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后苍、杜子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硃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凡九十一人。

隆庆五年，以薛瑄从祀。万历中，以罗从彦、李侗从祀。十二年，又以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从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颐父辅成从祀启圣祠。又定每岁仲春、秋上丁日御殿传制，遣大臣祭先师及配位。其十哲以翰林官、两庑以国子监官各二员分献。每月朔，及每科进士行释菜礼。司府州县卫学各提调官行礼。牲用少牢，乐如太学。京府及附府县学，止行释菜礼。崇祯十五年，以左丘明亲授经于圣人，改称先贤。并改宋儒周、二程、张、硃、邵六子亦称先贤，位七十子下，汉唐诸儒之上。然仅国学更置之，阙里庙廷及天下学宫未遑颁行也。

○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礼官奏：“军行旗纛所当祭者，旗谓牙旗。黄帝出军诀曰：‘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侯。凡始竖牙，必祭以刚日。’纛，谓旗头也。《太白阴经》曰：‘大将中营建纛。天子六军，故用六纛。牦牛尾为之，在左騑马首。’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

今宜立庙京师，春用惊蛰，秋用霜降日，遣官致祭。”乃命建庙于都督府治之后，以都督为献官，题主曰军牙之神、六纛之神。七年二月，诏皇太子率诸王诣阅武场祭旗纛，为坛七，行三献礼。后停春祭，止霜降日祭于教场。其二，岁暮享太庙日，祭旗纛于承天门外。其三，旗纛庙在山川坛左。初，旗纛与太岁诸神合祭于城南。九年，别建庙。每岁仲秋，天子躬祀山川之日，遣旗手卫官行礼。其正祭，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砲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等众，凡七位，共一坛，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献官奉以从事。祭物视先农，帛七，黑二白五。瘗毛血、望燎，与风云雷雨诸神同。祭毕，设酒器六于地。刺雄鸡六，沥血以衅之。其四，永乐后，有神旗之祭，专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机营提督官祭于教场。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内府，祭则设之。

王国祭旗纛，则遣武官戎服行礼。天下卫所于公署后立庙，以指挥使为初献官。僚属为亚献、终献。仪物杀京都。

○五祀

洪武二年定制，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八年，礼部奏：“五祀之礼，周、汉、唐、宋不一。今拟孟春祀户，设坛皇宫门左，司门主之。孟夏祀灶，设坛御厨，光禄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设坛乾清宫丹墀，内官主之。孟秋祀门，设坛午门左，司门主之。孟冬祀井，设坛宫内大庖井前，光禄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庙之日，季夏于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从定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楼前。又岁暮合祭五祀于太庙西庑下，太常寺官行礼。

○马神

洪武二年命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筑坛后湖。礼官言：“《周官》春祭马祖，天驷星也；夏祭先牧，始养马者；秋祭马社，始乘马者；冬祭马步，乃神之灾害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致祀。为坛四，乐用时乐，行三献礼。”四年，蜀明升献良马十，其一白者，长丈余，不可加鞯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马祖，囊沙四百斤压之，令人骑而游苑中，久之渐驯。帝乘之以夕月于清凉山。比还，大悦，赐名飞越峰。复命太常祀马祖。五年，并诸神为一坛，岁止春祭。永乐十二年，立北京马神祠于莲花池。其南京马神，则南太仆主之。

○南京神庙

初称十庙。北极真武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道林真觉普济禅师宝志以三月十八日，都城隍以八月祭帝王后一日，祠山广惠张王渤以二月十八日，五显灵顺以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皆南京太常寺官祭。汉秣陵尉蒋忠烈公子文、晋成阳卞忠贞公壶、宋济阳曹武惠王彬、南唐刘忠肃王仁瞻、元卫国忠肃公福寿俱以四孟朔，岁除，应天府官祭。惟蒋庙又有四月二十六日之祭。并功臣庙为十一。后复增四：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建于鸡笼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以四孟岁暮，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太仓神庙，以仲春、秋望日，南京户部官祭。司马、马祖、先牧神庙，以春、秋仲月中旬，择日南京太仆寺官祭。诸庙皆少牢，真武与真觉禅师素羞。

○功臣庙

太祖既以功臣配享太庙，又命别立庙于鸡笼山。论次功臣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正殿：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阳武靖王李文忠、宁河武顺王邓愈、东瓯襄武王汤和、黔宁昭靖王沐英。羊二，豕二。西序：越国武庄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巢国武壮公华高、虢国忠烈公俞通海、江国襄烈公吴良、安国忠烈公曹良臣、黔国威毅公吴复、燕山忠愍侯孙兴祖。东序：郢国公冯国用、西海武壮公耿再成、济国公丁德兴、蔡国忠毅公张德胜、海国襄毅公吴桢、蕲国武义公康茂才、东海郡公茅成。羊二，豕二。两庑各设牌一，总书“故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之灵”。羊十，豕十。以四孟岁暮，遣驸马都尉祭。

初，胡大海等殁，命肖像于卞壶、蒋子文之庙。及功臣庙成，移祀焉。永乐三年，以中山王勋德第一，又命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遣太常寺官祭于大功坊之家庙，牲用少牢。

○京师九庙

京师所祭者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建，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改为灵明显佑宫，在海子桥之东，祭日同南京。

东岳泰山庙，在朝阳门外，祭以三月二十八日。

都城隍庙，祭以五月十一日。

汉寿亭侯关公庙，永乐间建。成化十三年，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

京都太仓神庙，建于太仓，户部官祭。

司马、马祖、先牧神庙，太仆寺官祭。

宋文丞相祠，永乐六年从太常博士刘履节请，建于顺天府学之西。元世祖庙，嘉靖中罢。皆以二月，八月中旬顺天府官祭。

洪恩灵济宫，祀徐知证、知谔。永乐十五年，立庙皇城之西，正旦、冬至圣节，内阁礼部及内官各一员祭。生辰，礼部官祭。弘治中，大学士刘健等请毋遣阁臣。嘉靖中，改遣太常寺官。

其荣国公姚广孝，洪熙元年从祀太庙。嘉靖九年撤庙祀，移祀大兴隆寺，在皇城西北隅。后寺毁，复移崇国寺。

东岳、都城隍用太牢，五庙用少牢，真武、灵济宫素羞。

○诸神祠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弘治元年，礼科张九功言："祀典正则人心正。今朝廷常祭之外，又有释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金玉阙真君元君、神父神母，诸宫观中又有水官星君、诸天诸帝之祭，非所以法天下。"帝下其章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

释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国。宗其教者，以本性为法身，德业为报身，并真身为三，其实一人耳。道家以老子为师。硃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报身，设有二像，又非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盖仿释氏而又失之者也。"自今凡遇万寿等节，不令修建吉祥斋醮，或遇丧礼，不令修建荐扬斋醮。其大兴隆寺、朝天宫俱停遣官祭告。

北极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北极五星在紫微垣中，正统初，建紫微殿，设像祭告。夫幽禜祭星，古礼也。今乃像之如人，称之为帝，稽之祀典，诚无所据。

雷声普化天尊者，道家以为总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夫风云雷雨，南郊合祀，而山川坛复有秋报，则此祭亦当罢免。

祖师三天扶教辅玄大法师真君者，传记云："汉张道陵，善以符治病。唐天宝，宋熙宁、大观间，累号正一靖应真君，子孙亦有封号。国朝仍袭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然宋邵伯温云："张鲁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号师君。"今岁以正月十五日为陵生日，遣官诣显灵宫祭告，亦非祀典。

大小青龙神者，记云："有僧名卢，寓西山。有二童子来侍。时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龙，遂得雨。后赐卢号曰感应禅师，建寺设像，别设龙祠于潭上。宣德中，建大圆通寺，加二龙封号，春秋祭之。"迩者连旱，祈祷无应，不足崇奉明矣。

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

北极佑圣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后人以为真君，作龟蛇于其下。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图志云："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皁纛玄旗。"此道家附会之说。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当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今请止遵洪武间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余皆停免。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以崇恩姓萨名坚，西蜀人，宋徽宗时尝从王侍宸、林灵素辈学法有验。隆恩，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传符法。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能传灵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二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每年

换袍服，所费不訾。近今祈祷无应，亦当罢免。

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者，志云："闽县灵济宫祀五代时徐温子知证、知谔。国朝御制碑谓太宗尝弗豫，祷神辄应，因大新闽地庙宇，春秋致祭。又立庙京师，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君。正统、成化中，累加号为上帝。朔望令节俱遣官祀，及时荐新，四时换袍服。"夫神世系事迹，本非甚异，其僭号宜革正，妄费亦宜节省。神父圣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阙元君者，即二徐父母及其配也。宋封其父齐王为忠武真人，母田氏为仁寿仙妃，配皆为仙妃。永乐至成化间，屡加封今号，亦宜削号罢祀。

东岳泰山之神者，泰山五岳首，庙在泰安州山下。又每岁南郊及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今朝阳门外有元东岳旧庙，国朝因而不废。夫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此庙之祭，实为烦渎。

京师都城隍之神者，旧在顺天府西南，以五月十一日为神诞辰，故是日及节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诞辰？况南郊秋祀俱已合祭，则诞辰及节令之祀非宜，凡此俱当罢免。

议上，乃命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并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号，仍旧封，冠袍等物换回焚毁，余如所议行之。

按祀典，太祖时，应天祀陈乔、杨邦乂、姚兴、王鉷，成都祀李冰、文翁、张咏，均州祀黄霸，密县祀卓茂，松江祀陆逊、陆抗、陆凯，龙州祀李龙迁，建宁祀谢夷甫，彭泽祀狄仁杰，九江祀李黼，安庆祀余阙、韩建之、李宗可。宣宗时，高邮祀耿遇德。英宗时，豫章祀韦丹、许逊，无锡祀张巡。宪宗时，崖山祀张世杰、陆秀夫。孝宗时，新会祀宋慈元杨后，延平祀罗从彦、李侗，建宁祀刘子翚，乌撒祀潭渊，庐陵祀文天祥，婺源祀硃熹，都昌祀陈澔，饶州祀江万里，福州祀陈文龙，兴化祀陈瓒，湖广祀李芾，广西祀马慨。武宗时，真定祀颜杲卿、真卿，韶州附祀张九龄子拯，沂州祀诸葛亮，萧山祀游酢、罗从彦。皆历代名臣，事迹显著。守臣题请，礼官议覆，事载实录，年月可稽。至若有明一代之臣抗美前史者，或以功勋，或以学行，或以直节，或以死事，胪于志乘，刻于碑版，匪一而足。其大者，鄱阳湖忠臣祠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南昌忠臣祠祀赵德胜等十四人，太平忠臣庙祀花云、王鼎、许瑗，金华忠臣祠祀胡大海，皆太祖自定其典。其后，通州祀常遇春，山海关祀徐达，苏州祀夏原吉、周忱，淮安祀陈瑄，海州卫祀卫青、徐安生，甘州祀毛忠，榆林祀余子俊，杭州祀于谦，萧山祀魏骥，

汀州祀王得仁，广州祀杨信民、毛吉，云南祀沐英、沐晟，贵州祀顾成，庐陵祀刘球、李时勉，广信祀邓颙，宝庆祀贺兴隆，上杭祀伍骥、丁泉，庆远祀叶祯，云南祀王祎、吴云，青田祀刘基，平阳祀薛瑄，杭州祀邹济、徐善述，金华祀章懋，皆众著耳目，炳然可考。其他郡县山川龙神忠烈之士，及祈祷有应而祀者，《会典》所载，尤详悉云。

○厉坛

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士丧礼》：“疾病祷于厉’，《郑注》谓“汉时民间皆秋祠厉”，则此祀达于上下矣，然后世皆不举行。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设京省城隍神位于坛上，无祀鬼神等位于坛下之东西，羊三，豕三，饭米三石。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里社则祭乡厉。后定郡邑厉、乡厉，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

志第二十七 礼五（吉礼五）

庙制 禘佩 时享 荐新 加上谥号 庙讳

○宗庙之制

明初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皇高祖居中，皇曾祖东第一，皇祖西第一，皇考东第二，皆南向。每庙中室奉神主。东西两夹室，旁两庑。三门，门设二十四戟。外为都宫。正门之南斋次，其西馔次，俱五间，北向。门之东，神厨五间，西向。其南宰牲池一，南向。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集儒臣议祀典，李善长等言：

周制，天子七庙。而《商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知天子七庙，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亲尽而迁。此有天下之常礼。若周文王、武王虽亲尽宜祧，以其有功当宗，故皆别立一庙，谓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迁。

汉每帝辄立一庙，不序昭穆，又有郡国庙及寝园庙。光武中兴，于洛阳立高庙，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于长安故高庙中，祀成、哀、平三帝。别立四亲庙于南阳舂陵，祀父南顿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遗诏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帝相承，皆藏于世祖之庙。由是同堂异室之制，至于元莫之改。

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庙于长安。太宗议立七庙，虚太祖之室。玄宗创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时，礼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百代不迁。亲尽之主，礼合祧迁，至禘佩则合食如常。其后以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世十一室。

宋自太祖追尊僖、顺、翼、宣四祖，每遇禘，则以昭穆相对，而虚东向之位，神宗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至徽宗时增太庙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宁中，取王肃说，谓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庙。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宁宗，始别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东向之位。

元世祖建宗庙于燕京，以太祖居中，为不迁之祖。至泰定中，为七世十室。

今请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为一庙。

于是上皇高祖考谥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裕玄皇后。皇曾祖考谥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谥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曰裕皇后。皇考谥曰淳皇帝，庙号仁祖，皇妣陈氏曰淳皇后。

诏制太庙祭器。太祖曰："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随时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无谓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于是造银器，以金涂之。酒壶盂盏皆八，硃漆盘碗二百四十，及楎椸枕簟箧笥帏幔浴室皆具。后又诏器皿以金涂银者，俱易以金。

二年，诏太庙祝文止称孝子皇帝，不称臣。凡遣皇太子行礼，止称命长子某，勿称皇太子。后称孝玄孙皇帝，又改称孝曾孙嗣皇帝。初，太庙每室用币一。二年，从礼部议，用二白缯。又从尚书崔亮奏，作圭瓒。

八年，改建太庙。前正殿，后寝殿。殿翼皆有两庑。寝殿九间，间一室，奉藏神主，为同堂异室之制。九年十月，新太庙成。中室奉德祖，东一室奉懿祖，西一室奉熙祖，东二室奉仁祖，皆南向。十五年，以孝慈皇后神主祔享太庙，其后皇后祔庙仿此。建文即位，奉太祖主祔庙。正殿神座次熙祖。东向。寝殿神主居西二室，南向。成祖迁都，建庙如南京制。

宣德元年七月，礼部进太宗神主祔庙仪：先期一日，遣官诣太庙行祭告礼。午后，于几筵殿行大祥祭。翼日昧爽，设酒果于几筵殿，设御辇二、册宝亭四于殿前丹陛上。皇帝服浅淡服，行祭告礼毕，司礼监官跪请神主升辇，诣太庙奉安。内使二员捧神主，内使四员捧册宝，由殿中门出，安奉于御辇、册宝亭。皇帝随行至思善门，易祭服，升辂。至午门外，仪卫伞扇前导，至庙街门内，皇帝降辂。监官导诣御辇前奏，跪请神主奉安太庙，俯伏，兴。内使捧神主册宝，皇帝从，由中门入，至寝庙东第三室，南向奉安。皇帝叩头，毕，祭祀如时祭仪。文武官具祭服行礼。其正殿神座，居仁祖之次，西向。二年五月，仁宗神主祔庙，如前仪。寝殿，西第三室，南向。正殿，居高祖之次，东向。其后大行祔庙仿此。正统七年十二月，奉昭皇后神主祔庙，神主诣列祖神位前谒庙。礼毕，太常寺官唱赐座，内侍捧衣冠，与仁宗同神位。唱请宣宗皇帝朝见，内侍捧宣宗衣冠置褥位上，行四拜礼讫，安奉于座上。

孝宗即位，宪宗将升祔。时九庙已备，议者咸谓德、懿、熙、仁四庙，宜以次奉祧。礼臣谓："国家自德祖以上，莫推世次，则德祖视周后稷，不可祧。宪宗升祔，当祧懿祖。宜于太庙寝殿后，别建祧殿，如古夹室之制。岁暮则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礼。"吏部侍郎杨守陈言："《礼》，天子七庙，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报乙、周亚圉，非契、稷比。议者习见宋儒尝取王安石说，遂使七庙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礼之正。今请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为七庙，异时祧尽，则太祖拟契、稷，而祧主藏于后寝，祫礼行于前殿。时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则功德并崇，恩义亦备。"帝从礼官议，建祧庙于寝殿后，遣官祭告宗庙。帝具素服告宪宗几筵，祭毕，奉迁懿祖神主衣冠于后殿，床幔、御座、仪物则贮于神库。其后奉祧仿此。

嘉靖九年春，世宗行特享礼。令于殿内设帷幄如九庙，列圣皆南向，各奠献，读祝三，余如旧。十年正月，帝以庙祀更定，告于太庙、世庙并祧庙三主。迁德祖神主于祧庙，奉安太祖神主于寝殿正中，遂以序进迁七宗神位。丁酉，帝诣太庙行特享礼。九月，谕大学士李时等，以"宗庙之制，父子兄弟同处一堂，于礼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专庙，南向。"尚书夏言奏："太庙两傍，隙地无几，宗庙重事，始谋宜慎。"未报。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庙于两庑之地。有都宫以统庙，不必各为门垣。有夹室以藏主，不必更为寝庙。第使列圣各得全其尊，皇上躬行礼于太祖之庙，余遣亲臣代献，如古诸侯助祭之礼。"帝悦，命会议。言等言："太庙地势有限，恐不能容，若小其规模，又不合古礼。且使各庙既成，陛下遍历群庙，非独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给，古者宗伯代后献之文，谓在一庙中，而代后之亚献。未闻以人臣而代主一庙之祭者也。且古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执事者，可拟古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丘浚谓宜间日祭一庙，历十四日而遍。此盖无所处，而强为之说耳。若以九庙一堂，嫌于混同。请以木为黄屋，如庙廷之制，依庙数设之，又设帷幄于其中，庶得以展专奠之敬矣。"议上，不报。

十三年，南京太庙灾。礼部尚书湛若水请权将南京太庙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主。帝召尚书言与群臣集议。言会大学士张孚敬等言："国有二庙，自汉惠始。神有二主，自齐桓始。周之三都庙，乃迁国立庙，去国载主，非二庙二主也。子孙之身乃祖宗所依，圣子神孙既亲奉祀事于此，则祖宗神灵自当陟降于此。今日正当专定庙议，一以此地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当合并供奉如常。太庙遗址当仿古坛墠遗意，高筑墙垣，谨司启闭，以致尊严之

意。”从之。

时帝欲改建九庙。夏言因言：“京师宗庙，将复古制，而南京太庙遽灾，殆皇天列祖佑启默相，不可不灵承者。”帝悦，诏春和兴工。诸臣议于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寝稍崇，纵横深广，与群庙等。列庙总门与太庙戟门相并，列庙后垣与太庙祧庙后墙相并。具图进。帝以世室尚当隆异，令再议。言等请增拓世室前殿，视群庙崇四尺有奇，深广半之；寝殿视群庙崇二尺有奇，深广如之。报可。十四年正月，谕阁臣：“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则皇考世庙字当避。”张孚敬言：“世庙著《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称太宗庙。其余群庙不用宗字，用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从之。二月，尽撤故庙改建之。诸庙各为都宫，庙各有殿有寝。太祖庙寝后有祧庙，奉祧主藏焉。太庙门殿皆南向，群庙门东西向，内门殿寝皆南向。十五年十二月，新庙成，更创皇考庙曰睿宗献皇帝庙。帝乃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庙，太祖神主于太庙，百官陪祭如仪。翌日，奉安太宗以下神主，列于群庙，命九卿正官及武爵重臣，俱诣太宗庙陪祭。文三品以上，武四品以上，分诣群庙行礼。又择日亲捧太祖神主，文武大臣捧七宗神主，奉安于景神殿。

二十年四月，太庙灾，成祖、仁宗主毁，奉安列圣主于景神殿。遣大臣诣长陵、献陵告题帝后主，亦奉安景神殿。二十二年十月，以旧庙基隘，命相度规制。议三上，不报。久之，乃命复同堂异室之旧，庙制始定。二十四年六月，礼部尚书费寀等以太庙安神，请定位次。帝曰：“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七月，以庙建礼成，百官表贺，诏天下。新庙仍在阙左，正殿九间，前两庑，南戟门。门左神库，右神厨。又南为庙门，门外东南宰牲亭，南神宫监，西庙街门。正殿后为寝殿，奉安列圣神主，又后为祧庙，藏祧主，皆南向。

二十七年，帝欲祔孝烈皇后方氏于太庙，而祧仁宗。大学士严嵩、礼部尚书徐阶等初皆持不可，既而不能坚其议。二十九年十一月，祧仁宗，遂祔孝烈于西第四室。隆庆六年八月，穆宗将祔庙，敕礼臣议当祧庙室。礼科陆树德言：“宣宗于穆宗仅五世，请仍祔睿宗于世庙，而宣宗勿祧。”疏下礼部，部议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安。因言：“古者以一世为一庙，非以一君为一世，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宋自太祖上追四祖至徽宗，始定为九世十一室之制，以太祖、太宗同为一世故也。其后徽宗祔以与哲宗同一世，高宗祔以与钦宗同一世，皆无所祧，及光宗升祔，增为九世十二室。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

合二祖仅八世，准以宋制，可以无祧，但于寝殿左右各增一室，则尊祖敬宗，并行不悖矣。”帝命如旧敕行，遂祧宣宗。天启元年七月，光宗将祔庙。太常卿洪文衡请无祧宪宗，而祧睿宗。不听。

○禘佩

洪武元年祫飨太庙。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懿祖皇考妣东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东向。仁祖皇考妣东第二位，西向。七年，御史答禄与权言：“皇上受命七年而禘祭未举。宜参酌古今，成一代之典。”诏下礼部、太常司、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故禘礼可行。汉、唐以来，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谓禘祭，不过祫已祧之祖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尝曰：‘禘者，所以审谛祖之所自出。’是则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礼不可行也。今国家追尊四庙，而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禘难遽行。”太祖是其议。弘治元年，定每岁暮奉祧庙懿祖神座于正殿左，居熙祖上，行祫祭之礼。

嘉靖十年，世宗以禘祫义询大学士张璁，令与夏言议。言撰《禘义》一篇献之，大意谓：“自汉以下，谱牒难考，欲如虞夏之禘黄帝，商周之禘帝喾，不能尽合。谨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论，宜为虚位以祀。”帝深然之。会中允廖道南谓硃氏为颛顼裔，请以《太祖实录》为据，禘颛顼。遂诏礼部以言、道南二疏，会官详议。诸臣咸谓：“称虚位者茫昧无据，尊颛顼者世远难稽。庙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当禘德祖为正。”帝意主虚位，令再议。而言复疏论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为太庙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庙之始祖。帝并下其章。诸臣乃请设虚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礼臣因言，大祫既岁举，大禘请三岁一行，庶疏数适宜。帝自为文告皇祖，定丙、辛岁一行，敕礼部具仪择日。四月，礼部上大禘仪注。前期告庙，致斋三日，备香帛牲醴如时享仪。锦衣卫设仪卫，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庙正殿，安设如图仪。至日行礼，如大祀圜丘仪。及议祧德祖，罢岁除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祫礼。太常寺设德祖神位于太庙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东西向。

十五年，复定庙飨制。立春犆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飨太祖殿，为时祫。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及太祖、成祖七宗主，飨太祖殿，为大祫。祭毕，各归主于其寝。十七年定大祫祝文。九庙帝后谥号俱全书，时祫止书某祖、某宗某皇帝。更定季冬大祫日，奉德、懿、熙、仁及太祖异室皆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仁宗以下七宗东西相向。二十年十一月，礼官议，岁暮大祫，当陈祧主，而

景神殿隘，请暂祭四祖于后寝，用连几，陈笾豆，以便周旋。诏可。二十二年，定时享、大祫，罢出主、上香、奠献等仪，临期捧衣冠出纳。太常及神宫监官奉行。二十四年，罢季冬中旬大祫，并罢告祭，仍以岁除日行大祫，礼同时享。二十八年，复告祭仪。穆宗即位，礼部以大行皇帝服制未除，请遵弘治十八年例，岁暮大祫、孟春时享两祭，皆遣官摄事。乐设而不作，帝即丧次致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内，宜令暂免。从之。

○时享

洪武元年，定宗庙之祭，每岁四孟及岁除，凡五享。学士陶安等言："古者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庙，惟春祭于各庙。自汉而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四时皆合祭。今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太祖命孟春特祭于各庙，三时及岁除则祫佩祭于德祖庙。二年，定时享之制，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岁除如旧。三年，礼部尚书崔亮言："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变，致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过荐新而已。既行郊祀，则庙享难举，宜改从旧制。其清明等节，各备时物以荐。"从之。九年，新建太庙。凡时享，正殿中设德祖帝后神座，南向。左懿祖，右熙祖，东西向。仁祖次懿祖。凡神座俱不奉神主，止设衣冠。礼毕，藏之。孟春择上旬日，三孟用朔日，及岁除皆合享。自是五享皆罢特祭，而行合配之礼。二十一年，定时享仪。更前制，迎神四拜，饮福四拜，礼毕四拜。二十五年，定时享。若国有丧事，乐备而不作。

正统三年正月，享太庙。礼部言，故事，先三日，太常寺奏祭祀，御正殿受奏。是日，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鸣钟鼓，第视事西角门。帝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馀悉遵永乐间例行之。天顺六年，阁臣以皇太后丧，请改孟冬时享于除服后。从之。成化四年，礼部以慈懿太后丧，请改孟秋享庙于初七日。不从。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张孚敬等言："太庙祭祀，但设衣冠。皇上改行出主，诚合古礼。但遍诣群庙，躬自启纳，不免过劳。今请太祖神主，躬自安设。群庙帝后神主，则以命内外捧主诸臣。"帝从其请。十七年，定享祫礼，凡立春特享，亲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献诸帝，内臣八人分献诸后。立夏时祫，各出主于太庙。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序七宗之上，仁、宣、英、宪、孝、睿、武宗东西相向。秋冬时祫，如夏礼。二十四年，新庙成，复定享祫止设衣冠，不出主。隆庆元年，孟夏时享，以世宗几筵未撤，遵正德元年例，先一日，帝常服祭告几筵，祗请诸庙

享祀。其后，时享、祫祭在大祥内者，皆如之。

○荐新

洪武元年，定太庙月朔荐新仪物：正月，韭、荠、生菜、鸡子、鸭子。二月，水芹、蒌蒿、台菜、子鹅。三月，茶、笋、鲤鱼、鲨鱼。四月，樱桃、梅、杏、鲥鱼、雉。五月，新麦、王瓜、桃、李、来禽、嫩鸡。六月，西瓜、甜瓜、莲子、冬瓜。七月，菱、梨、红枣、蒲萄。八月，芡、新米、藕、茭白、姜、鳜鱼。九月，小红豆、栗、柿、橙、蟹、鳊鱼。十月，木瓜、柑、橘、芦菔、兔、雁。十一月，荞麦、甘蔗、天鹅、鹚老□、鹿。十二月，芥菜、菠菜、白鱼、鲫鱼。其礼皆天子躬行。未几，以属太常。二年诏，凡时物，太常先荐宗庙，然后进御。三年，定朔日荐新，各庙共羊一、豕一、笾豆八、簠簋登铏各二、酒尊三，及常馔鹅羹饭。太常卿及与祭官法服行礼。望祭，止常馔鹅羹饭，常服行礼。又有献新之仪，凡四方别进新物，在月荐外者，太常卿与内使监官常服献于太庙。不行礼。其后朔望祭祀，及荐新、献新，俱于奉先殿。

○加上谥号

洪武元年，追尊四庙谥号，册宝皆用玉。册简长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五分，简数从文之多寡。联以金绳，藉以锦褥，覆以红罗泥金夹帕，册匣硃漆镂金，龙凤文。其宝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金盘龙纽，系以锦绶，裹以红锦，加帕纳于盝，盝装以金。德祖册文曰："孝玄孙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臣闻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子孙，子孙有天下，追尊祖父，此古今通义也。臣遇天下兵起，躬披甲胄，调度师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广。皆承祖宗之庇。臣庶推臣为皇帝，而先世考妣未有称号。谨上皇高祖考府君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伏惟英爽。鉴此孝思。"其宝文曰"德祖玄皇帝之宝"。玄皇后、懿祖以下，帝后册宝并同。建文时，追尊谥册之典，以革除无考。

永乐元年五月，进高皇帝、高皇后谥议。前一日，于奉天殿中设谥议案。是日早，帝衮冕升殿，如常仪。文武官朝服四拜。礼部官奏进尊谥议。序班二员引班首升丹陛，捧谥议官以谥议文授班首，由中门入，至殿中。赞进尊谥议。驾兴，诣谥议文案。班首进置于案，跪，百官皆跪。帝览毕，复坐。班首与百官俯伏兴，复位，再行四拜。礼毕。帝亲举谥议，付翰林院臣撰册文。

六月，以上尊谥，先期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鸿胪寺设香案于奉天殿。是日早，内侍以册宝置于案。太常寺于太庙门外丹陛上，皇考、皇妣神御前各设册宝案。鸿胪寺设册宝舆于奉天门外，卤簿、乐悬如常仪。百官祭服诣太庙门外立俟，执事官并宣册宝官，先从太庙右门入，序立殿右。帝衮冕御华盖殿，捧册宝官四员祭服，于奉天殿东西序立。鸿胪寺奏请行礼。帝出奉天殿册宝案前，捧册宝官各捧前行，置彩舆内，卤簿大乐前导。帝乘舆，随彩舆行。至午门外降舆，升辂，至太庙门。百官跪俟彩舆过，兴。帝降辂，随彩舆至太庙中门外。捧册宝官各捧前行，帝随行，至丹陛上。捧册宝置于案，典仪传唱如常，内赞奏就位，典仪奏迎神奏乐。乐止，内赞奏帝四拜，百官同。典仪奏进册宝，捧册宝官前行，驾由左门入，至庙中，诣皇考神御前。奏跪，搢圭。奏进册，捧册官跪进于帝左，帝受册以授执事官，置于案左，奏出圭，赞宣册，宣册官跪宣于帝左。册文曰："惟永乐元年，岁次癸未，六月丁未朔，越十一日丁巳，孝子嗣皇帝臣某，谨拜手稽首言：臣闻俊德赞尧，重华美舜，禹、汤、文、武，列圣相承，功德并隆，咸膺显号。钦惟皇考皇帝，统天肇运，奋自布衣，戡定祸乱，用夏变夷，以孝治天下。四十馀年，民乐永熙，礼乐文章，垂宪万世，德合乾坤，明同日月，功超千古，道冠百王。谨奉册宝，上尊谥曰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伏惟神灵陟降，阴骘下民，覆帱无极，与天常存。"宣册讫，奏搢圭。奏进宝，捧宝官以宝跪进于帝左。帝受宝，以授执事官，置于案右。奏出圭。赞宣宝，宣宝官跪宣于帝右，宝文如谥号。宣宝讫，奏俯伏，兴。帝诣皇妣神御前，进宣册宝如前仪。册文曰："臣闻自古后妃，皆承世绪。妫汭嫔虞，发祥帝室，周姜辅治，肇基邦君。钦惟皇妣孝慈皇后，以圣辅圣，同起侧微，弘济艰难，化家为国。克勤克俭，克敬克诚，克孝克慈，以奉神灵之统，理万物之宜。正位中宫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归仁。谨奉册宝，上尊谥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伏惟圣灵陟降，膺慈显名，日月光华，照临永世。"宝文如谥号。宣宝讫，帝复位。奏四拜，百官同。行祭礼如常仪。翌日，颁诏天下。以上谥礼成，赐陪祀执事官宴，馀官人赐钞一锭。

仁宗即位，九月，礼部同诸臣进大行皇帝仁孝皇后谥议。仁宗立受之，览毕，流涕不已，以付翰林院撰谥册。礼部奏上谥仪，前期斋戒遣祭如常，内侍置册宝舆于奉天门。厥明，捧册宝置舆中。帝衰服诣奉天门，内侍举册宝舆，帝随舆后行，降阶，升辂。百官立金水桥南，北向跪。俟舆过，兴。随至思善门外，序立，北向。帝降辂。册宝舆由中门入，至几筵殿丹陛上。帝由左门入，就丹陛上拜位。捧册宝官由殿左门

入，至几筵前。导引官奏四拜，皇太孙、亲王、皇孙陪拜丹陛上，百官陪拜思善门外。帝由殿左门入，诣大行皇帝位前，跪进册、进宝。宣册宝官跪宣毕，奏俯伏、兴。帝诣仁孝皇后神位前，礼并同。奏复位四拜，皇太孙以下同。礼毕，行祭礼。是日，改题仁孝皇后神主，诏颁天下。是后，上皇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谥，皆仿此。

嘉靖十七年，世宗用丰坊奏，加献皇帝庙号，称宗配帝，乃改奉太宗为成祖。命制二圣神位于南宫，遂诣景神殿，奉册宝。尊文皇帝曰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献皇帝曰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又上皇天上帝大号。十一月朔，帝诣南郊，恭进册表。礼成，还诣太庙，奉册宝，加上高皇帝尊号曰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加上高皇后尊号曰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是日，中宫捧高皇后主，助行亚献礼，文武官命妇陪祀。复择日诣太庙，行改题神主礼。

○庙讳

天启元年正月，从礼部奏，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从木加交字者，俱改为“较”。惟督学称较字未宜，应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庙讳御名者，悉改之。

志第二十八 礼六（吉礼六）

奉先殿 奉慈殿 献皇帝庙 新王从飨 功臣配飨 王国宗庙 群臣家庙

○奉先殿

洪武三年，太祖以太庙时享，未足以展孝思，复建奉先殿于宫门内之东。以太庙象外朝，以奉先殿象内朝。正殿五间，南向，深二丈五尺。前轩五间，深半之。制四代帝后神位、衣冠，定仪物、祝文。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诸王二次朝享。皇后率嫔妃日进膳羞，诸节致祭，月朔荐新，其品物视元年所定。惟三月不用鯊鱼，四月减鲥鱼，益以王瓜彘，五月益以茄，九月减柿蟹，十月减木瓜芦菔，益以山药，十一月减天鹅鹚老□，益以麞。皆太常奏闻，送光禄寺供荐。凡遇时新品物，太常供献。又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成祖迁都北京，建如制。宣德元年，奉太宗祔庙毕，复遣郑王瞻埈诣奉先殿，设酒果祭告，奉安神位。天顺七年，奉孝恭皇后祔庙毕，帝还行奉安神位礼，略如祔庙仪。弘治十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言："南京进鲜船，本为奉先殿设。挽夫至千人，沿途悉索。今扬、徐荒旱，愿仿古凶年杀礼之意，减省以苏民困。"命所司议行之。武宗即位，祧熙祖。奉先殿神位亦迁德祖之西，其衣冠、床幔、仪物贮于神库。

嘉靖十四年，定内殿之祭并礼仪。清明、中元、圣诞、冬至、正旦，有祝文，乐如宴乐。两宫寿旦，皇后并妃嫔生日，皆有祭，无祝文、乐。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旧无祝文，今增告词。旧仪，但一室一拜，至中室跪祝毕，又四拜，焚祝帛。今就位四拜，献帛爵，祝毕，后妃助亚献，执事终献，撤馔又四拜。忌祭，旧具服作乐，今更浅色衣，去乐。凡祭方泽、朝日夕月，出告、回参，及册封告祭，朔望行礼，皆在焉。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等奏："悼灵皇后神主，先因祔于所亲，暂祔奉慈殿孝惠太后之侧。兹三后神主既拟迁于陵殿，则悼灵亦宜暂迁奉先殿旁室，享祀祭告，则一体设馔。"从之。隆庆元年，礼部言："旧制，太庙一岁五享，而节序忌辰等祭，则行于奉先殿。今孝洁皇后既祔太庙，则奉先殿亦宜奉安神位。"乃设神座、仪物于第九室，遣官祭告如仪。万历三年，帝欲以孝烈、孝恪二后神位奉安于奉先殿。礼官谓世宗时，议祔陵祭，不议祔内殿。帝曰："奉先殿见有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位，俱皇祖所定，宜遵行祔安。"盖当时三后既各祔陵庙，仍并祭于奉先殿，而外廷莫知也。命辅臣张居正等入视。居正等言："奉先殿奉安列圣祖妣，凡

推尊为后者，俱得祔享内殿，比之太庙一帝一后者不同，今亦宜奉安祔享。”从之。

先是，册封告祭，以太常寺官执事，仍题请遣官。到万历元年，帝亲行礼，而遣官之请废。二年，太常寺以内殿在禁地，用内官供事便。帝俞其请。凡圣节、中元、冬至、岁暮，嘉靖初俱告祭于奉先殿。十五年，罢中元祭。四十五年，罢岁暮祭。隆庆元年，罢圣节、冬至祭。其方泽、朝日、夕月，出告、回参，嘉靖中行于景神殿。隆庆元年，仍行于奉先殿。诸帝后忌辰，嘉靖以前行于奉先殿。十八年，改高皇帝、后忌辰于景神殿，文皇帝、后以下于永孝殿。二十四年，仍行于奉先殿。凡内殿祭告，自万历二年后，亲祭则祭品告文执事，皆出内监。遣官代祭，则皆出太常。惟品用脯醢者，即亲祭亦皆出太常。万历十四年，礼臣言：“近年皇贵妃册封，祭告奉先殿，祝文执事出内庭，而祭品取之太常，事体不一。夫太常专主祀享，而光禄则主膳羞。内庭祭告，盖取象于食时上食之义也。宜遵旧制，凡祭告内殿，无论亲行、遣官，其祭品光禄寺供；惟告文执事人，亲行则办之内庭，遣官则暂用太常寺。”从之。

○奉慈殿

孝宗即位，追上母妃孝穆太后纪氏谥，祔葬茂陵。以不得祔庙，遂于奉先殿右别建奉慈殿以祀。一岁五享，荐新忌祭，俱如太庙奉先殿仪。弘治十七年，孝肃周太后崩。先是成化时，预定周太后祔葬、祔祭之议，至是召辅臣议祔庙礼。刘健等言：“议诚有之，顾当年所引唐、宋故事，非汉以前制也。”帝以事当师古，乃援孝穆太后别祭奉慈殿为言，而命廷臣议。健退，复疏论其事，以坚帝心。于是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马文升等言：“宗庙之礼，乃天下公议，非子孙得以私之。殷、周七庙，父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礼之正仪。《春秋》书‘考仲子之宫’，胡安国《传》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以此见鲁秉周礼，先王之制犹存，祖庙无二配故也。伏睹宪宗敕谕，有曰‘朕心终不自安’。窃窥先帝至情，以重违慈意，因勉从并配之议。群臣欲权以济事，亦不得已而为此也。据礼区处，上副先帝在天遗志，端有待于今日。稽之《周礼》，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诗》所谓‘閟宫’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庙者，则别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宫之义。我朝祖宗迄今已溢九庙，配皆无二。今宜于奉先殿外建一新庙，如《诗》之閟宫，宋之别殿，岁时荐享，仍称太皇太后，则情义两尽。”议上，复召健等至素幄，袖出《奉先殿图》，指西一区曰：“此奉慈殿也。”又指东一区曰：“此神厨也。”欲于此地别建庙，奉迁孝穆神

主，并祭于此。健等皆对曰：“最当。”已而钦天监奏，年方有碍，廷议暂奉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

及孝宗崩，武宗即位，礼部始进奉安孝肃神主仪。前期致斋三日，告奉先殿及孝宗几筵。是日早，帝具黑翼善冠、浅淡色服、黑犀带，告孝穆神座。礼毕，帝诣神座前，请神主降座。帝捧主立，内执事移神座于殿左间。帝奉安讫，行叩头礼，至午，帝诣清宁宫孝肃几筵，行礼毕，内侍进神主舆于殿前，衣冠舆于丹陛上。帝诣拜位，亲王吉服后随，四拜，兴。帝捧神主由殿中门出，奉安舆内。执事捧衣冠置舆后随。帝率亲王步从。至宝善门外，太皇太后、皇太后率宫妃迎于门内。先诣奉慈殿，序立于殿西。神主舆至奉先殿门外，少驻。帝诣舆前跪，请神主诣奉先殿，俯伏，兴，捧神主由殿左门入，至殿内褥位，跪，置神主。帝行五拜三叩头礼毕，捧神主，仍由左门出，安舆内。至奉慈殿门外，帝捧神主由中门入，奉安于神座讫，行安神礼，三献如常仪。太皇太后以下四拜。礼毕，内侍官设褥位于殿正中之南。帝诣孝穆皇太后神座前，跪请神主谒孝肃太皇太后，跪置于褥位上，俯伏，兴，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帝捧主兴，仍安于神座讫，行安神礼如前，皇太后以下四拜。

嘉靖元年，世宗奉孝惠邵太后祔祀。八年二月，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悼灵皇后，礼宜祔享太庙，但今九庙之制已备。考唐、宋故事，后于太庙未有本室，则创别庙。故《曲台礼》有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之文。又《礼记·丧服小记》：‘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释之者曰：‘亲者谓舅所生母也。’今孝惠太皇太后实皇考献皇帝之生母，则悼灵皇后当祔于侧。”诏可。三月，行祔庙礼。先期祭告诸殿。至期，请悼灵后主诣奉慈殿奉安。内侍捧神主、谥册、衣冠随帝至奉先殿谒见。帝就位，行五拜三叩头礼。次诣崇先殿，次诣奉慈殿，谒三太后，内侍捧主安神座，皇妃以下四拜。

十五年，帝以三太后别祀奉慈殿，不若奉于陵殿为宜，廷臣议：“古天子宗庙，惟一帝一后，所生母，荐于寝，身殁而已。孝宗奉慈殿之祭，盖子祀生母，以尽终身之孝焉耳。然《礼》‘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谓子祭之，于孙则止。’明继祖重，故不复顾其私祖母也。今陛下于孝肃，曾孙也；孝穆，孙属也；孝惠，孙也。礼不世祭，议当祧。考宋熙宁罢奉慈庙故事，与今同。宜迁主陵庙，岁时祔享如故。”报可。奉慈殿遂罢。世宗孝烈后，隆庆时祀弘孝殿，万历三年迁祔奉先殿。穆宗母孝恪皇太后，隆庆初祀神霄殿，又祔孝懿后于其侧。六年，孝懿祔太庙，万历三年，孝恪迁祔奉先殿，二殿俱罢。

○献皇帝庙

嘉靖二年四月，始命兴献帝家庙亭祀，乐用八佾。初，礼官议庙制未决，监生何渊上书，请立世室于太庙东。礼部尚书汪俊等皆谓不可。帝谕奉先殿侧别立一室，以尽孝思。礼官集议言："奉慈之建，礼臣据姜嫄特庙而言。至为本生父立庙大内，古所未有，惟汉哀为定陶共王建庙京师，不可为法。"詹事石珤等亦言不可。不听。葺奉慈殿后为观德殿以奉之。四年四月，渊已授光禄寺署丞，复上书请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礼部尚书席书等议："天子七庙，周文、武并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穆之上。献皇帝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渊妄为谀词，乞寝其奏。"帝令再议，书等言："将置主于武宗上。则武宗君也，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则献皇叔也，神终未安。"时廷臣于称考称伯，异同相半，至议祔庙，无一人以为可者。学士张璁、桂萼亦皆以为不可，书复密疏争之。帝不听，复令会议。乃准汉宣故事，于皇城内立一祢庙，如文华殿制。笾豆乐舞，一用天子礼。帝亲定其名曰世庙。五年七月，谕工部以观德殿窄隘，欲别建于奉天殿左。尚书赵璜谓不可，不听。乃建于奉先之东，曰崇先殿。十三年，命易承天家庙曰隆庆殿。十五年，以避渠道，迁世庙，更号曰献皇帝庙，遂改旧世庙曰景神殿，寝殿曰永孝殿。

十七年，以丰坊请，称宗以配明堂。礼官不敢违，集议者久之，言："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数。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庙，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今皇考与孝宗当同一庙。"遂奉献皇帝祔太庙。二十二年，更新太庙，廷议睿宗、孝宗并居一庙，同为昭。帝责诸臣不竭忠任事，寝其议。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请迁皇考庙于穆庙首，以当将来世室，与成祖庙并峙。右赞善郭希颜又欲于太祖庙文世室外，止立四亲庙，而祧孝宗、武宗。以礼臣斥其妄而止。二十四年六月，新太庙成，遂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而罢特庙之祀。四十四年，以旧庙柱产芝，更号曰玉芝宫，定日供时享仪。穆宗初，因礼臣请，乃罢时享及节序、忌辰、有事奉告之祭，但进日供而已。隆庆元年，礼科王治请罢献皇祔庙，而专祀之世庙，章下所司。万历九年，礼科丁汝谦请仍专祭玉芝宫，复奉宣宗帝后冠服于太庙。帝责汝谦妄议，谪外任。天启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奏祧庙宜议，言："睿宗入庙，世宗无穷之孝思也，然以皇上视之，则远矣。俟光宗升祔时，或从旧祧，或从新议。盖在孝子固以恩事亲，而在仁人当以义率祖。"章下礼部，卒不能从。

○亲王从飨

洪武三年，定以皇伯考寿春王、王夫人刘氏为一坛；皇兄南昌王、

霍丘王、下蔡王、安丰王、霍丘王夫人翟氏、安丰王夫人赵氏为一坛；皇兄蒙城王、盱眙王、临淮王、临淮王夫人刘氏为一坛，后定夫人皆改称妃；皇侄宝应王、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阳王、昭信王为一坛，凡一十九位。春夏于仁祖庙东庑，秋冬及岁除于德祖庙东庑，皇帝行初献礼，时献官诣神位分献。四年，进亲王于殿内东壁。九年，新太庙成，增祀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正德中，御史徐文华言："族有成人而无后者，祭终兄弟之孙之身。诸王至今五六世矣，宜祧。"礼官议不可。嘉靖间，仍序列东庑。二十四年，新建太庙成，复进列东壁，罢分献。万历十四年，太常卿裴应章言："诸王本从祖祔食。今四祖之庙已祧，而诸王无所于祔，宜罢享，而祔之祧庙。"礼部言："祧以藏毁庙之主，为祖非为孙。礼有祧，不闻有配祧者。请仍遵初制，序列东庑为近礼。"报可。

○功臣配飨

洪武二年，享太庙，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得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配。设青布帏六于太庙庭中，遣官分献。俟皇帝亚献将毕，行礼。每岁春秋享庙，则配食于仁祖庙之东庑。三年，定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春夏于仁祖庙西庑，秋冬于德祖庙西庑，设位东向，遂罢帏次之设。更定三献礼，皇帝初献，时献官即分诣行礼，不拜。四年，太祖谓中书省臣："太庙之祭，以功臣配列庑间。今既定太庙合祭礼，朕以祖宗具在，使功臣故旧殁者得少依神灵，以同享祀，不独朝廷宗庙盛典，亦以寓朕不忘功臣之心。"于是礼官议："凡合祭时，为黄布幄殿，中祖考神位，旁设两壁，以享亲王及功臣，令大臣分献。"制可。已而命去布幄。九年，新太庙成，以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俞通海、张德胜、胡大海、赵得胜、耿再成、桑世杰十二位配于西庑，罢廖永安。建文时，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鸡笼山庙，请罢太庙配享。"帝以先帝所定，不从。且令候太庙享毕，别遣官即其庙祭之。洪熙元年，以张玉、硃能、姚广孝配享太庙。遣张辅、硃勇、王通及尚宝少卿姚继各祭其父。嘉靖九年，以廖道南言，罢姚广孝。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议，进刘基，位次六王。十六年，以武定侯郭勋奏，进其祖英。初，二庙功臣，位各以爵，及进基位公侯上，至是复令礼官议合二庙功臣叙爵。于是列英于桑世杰上，张玉、硃能于沐英下，基于世杰下。二十四年，进诸配位于新太庙西壁，罢分献。万历十四年，太常卿裴应章言："庙中列后在上，异姓之臣礼当别嫌。且至尊拜俯于下，诸臣之灵亦必不安。"命复改西庑，遣官分献。天启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言："前代文臣皆有从祀。我朝不宜独阙。"下礼部议，不

行。

○王国宗庙

洪武四年，礼部尚书陶凯等议定，王国宫垣内，左宗庙，右社稷。庙制，殿五间，寝殿如之，门三间。永乐八年，建秦愍王享堂，命视晋恭王制，加高一尺。因定享堂七间，广十丈九尺五寸，高二丈九尺，深四丈三尺五寸。弘治十三年，宁王宸濠奏庙祀礼乐未有定式，乞颁赐遵守。礼部议："洪武元年，学士宋濂等奏定诸王国祭祀礼乐，用清字，但有曲名，而无曲辞，请各王府稽考。于是靖江王长史具上乐章，且言四孟上旬及除夕五祭所用品物、俎豆、佾舞，礼节悉遵国初定制。"从之。嘉靖八年，秦王充燿言："代懿王当祔庙，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庙之数，请定祧庙之制。"礼臣言："亲王祧庙，古制未闻，宜推太庙祧祔之礼而降杀之。始封居中，百世不迁，以下四世，亲尽而祧。但诸侯无祧庙，祧主宜祔始祖之室，置椟藏之，每岁暮则出祧主合祭。"诏如议。

○群臣家庙

明初未有定制，权仿硃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神主，以四仲之月祭之，加腊月忌日之祭与岁时俗节之荐。其庶人得奉祖父母、父母之祀，已著为令。至时享于寝之礼，略同品官祠堂之制。堂三间，两阶三级，中外为两门。堂设四龛，龛置一桌。高祖居西，以次而东，藏主椟中。两壁立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旁亲无后者，以其班附。庶人无祠堂，以二代神主置居室中间，无椟。

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以下豕一，皆分四体熟荐。不能具牲者，设馔以享。所用器皿，随官品第，称家有无。前二日，主祭者闻于上，免朝参。凡祭，择四仲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前期一日，斋沐更衣，宿外舍。质明，主祭者及妇率预祭者诣祠堂。主祭者捧正祔神主椟，置于盘，令子弟捧至祭所。主祭开椟，捧各祖妣神主，以序奉安。子弟捧祔主，置东西壁。执事者进馔，读祝者一人，就赞礼，以子弟亲族为之。陈设神位讫，各就位，主祭在东，伯叔诸兄立于其前稍东，诸亲立于其后，主妇在西，母及诸母立于其前稍西，妇女立于后。赞拜，皆再拜。主祭者诣香案前跪，三上香，献酒奠酒，执事酌酒于祔位前。读祝者跪读讫，赞拜，主祭者复位，与主妇皆再拜。再献终献并如之，惟不读祝。每献，执事者亦献于祔位。礼毕，再拜，焚祝并纸钱

于中庭，安神主于椟。

成化十一年，祭酒周洪谟言：“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道尚右之说，惟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帝下礼臣参酌更定。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言：“按三代有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制者，以其有诸侯、卿、大夫上中下之爵也。后世官职既殊，无世封采邑，岂宜过泥于古。至宋儒程颐乃始约之而归于四世，自公卿以及士庶，莫不皆然。谓五服之制，皆至高祖，则祭亦当如之。今定官自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皆四庙。为五庙者，亦如唐制。五间九架，厦旁隔板为五室，中祔五世祖，旁四室，祔高曾祖祢。为四庙者，三间五架，中一室祔高曾，左右二室祔祖祢。若当祀始祖，则如硃熹所云，临祭时，作纸牌，祭讫焚之。其三品以上者，至世数穷尽，则以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从之。

志第二十九 礼七（嘉礼一）

登极仪 大朝仪 常朝仪 皇太子亲王朝仪诸王来朝仪 诸司朝觐仪中宫受朝仪 朝贺东宫仪 大宴仪 上尊号徽号仪

二曰嘉礼。行于朝廷者，曰朝会，曰宴飨，曰上尊号、徽号，曰册命，曰经筵，曰表笺。行于辟雍者，曰视学。自天子达于庶人者，曰冠，曰婚。行于天下者，曰巡狩，曰诏赦，曰乡饮酒。举其大者书之。仪之同者，则各附于其类云。

○登极仪

汉高帝即位汜水之阳，其时绵蕞之礼未备。魏、晋以降，多以受禅改号。元世祖履尊既久，一统后，但举朝贺。明兴，太祖以吴元年十二月将即位，命左相国李善长等具仪。善长率礼官奏。

即位日，先告祀天地。礼成，即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具卤簿导从，诣太庙，上追尊四世册宝，告祀社稷。还，具衮冕，御奉天殿，百官上表贺。

先期，侍仪司设表案于丹墀内道之西北，设丞相以下拜位于内道东西，每等异位，重行北面。捧表、展表、宣表官位于表案西，东向。纠仪御史二人于表案南，东西向。宿卫镇抚二人于东西陛下，护卫百户二十四人于其南，稍后。知班二人，于文武官拜位北，东西向。通赞、赞礼二人于知班北，通赞西，赞礼东。引文武班四人于文武官拜位北，稍后，东西向。引殿前班二人于引文武班南。举表案二人于引文武班北。举殿上表案二人于西陛下，东向。丹陛上设殿前班指挥司官三人，东向。宣徽院官三人，西向。仪鸾司官于殿中门之左右，护卫千户八人于殿东西门，俱东西向。鸣鞭四人于殿前班之南，北向。将军六人于殿门左右，天武将军四人于陛上四隅，俱东西向。殿上，尚宝司设宝案于正中，侍仪司设表案于宝案南。文武侍从两班于殿上东西，文起居注、给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宝卿，武悬刀指挥，东西向。受表官于文侍从班南，西向。内赞二人于受表官之南，卷帘将军二人帘前，俱东西向。

是日，拱卫司陈卤簿，列甲士于午门外，列旗仗，设五辂于奉天门外，侍仪舍人二，举表案入。鼓初严，百官朝服立午门外。通赞、赞礼、宿卫官、诸侍卫及尚宝卿侍从官入。鼓三严，丞相以下入。皇帝衮冕升御座，大乐鼓吹振作。乐止，将军卷帘，尚宝卿置宝于案。拱卫司

鸣鞭，引班导百官入丹墀拜位。初行乐作，至位乐止。知班赞班，赞礼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捧表以下官由殿西门入。内赞赞进表。捧表官跪捧。受表官搢笏，跪受，置于案。出笏，兴，退立，东向。内赞赞宣表。宣表官前，搢笏，跪，展表官搢笏，同跪。宣讫，展表官出笏，以表复于案，俱退。宣表官俯伏兴。俱出殿西门，复位。赞礼赞拜。乐作，四拜，乐止。搢笏，鞠躬三，舞蹈。拱手加额，呼万岁者三。出笏，俯伏兴。乐作，四拜，贺毕。遂遣官册拜皇后，册立皇太子，以即位诏告天下。

成祖即位仓猝，其议不详。仁宗即位，先期，司设监陈御座于奉天门，钦天监设定时鼓，尚宝司设宝案，教坊司设中和韶乐，设而不作。是日早，遣官告天地宗社，皇帝具孝服告几筵。至时，鸣钟鼓，设卤簿。皇帝衮冕，御奉天门。百官朝服，入午门。鸿胪寺导执事官行礼，请升御座。皇帝由中门出。升座，鸣鞭。百官上表，行礼，颁诏，俱如仪。宣宗以后，储宫嗣立者并同。正德十六年，世宗入承大统。先期造行殿于宣武门外，南向。设帷幄御座，备翼善冠服及卤簿大驾以候。至期，百官郊迎。驾入行殿，行四拜礼。明日，由大明门入。省诏草，改年号，素服诣大行几筵谒告。毕，设香案奉天殿丹陛上。皇帝衮冕，行告天地礼。诣奉先殿、奉慈殿谒告，仍诣大行几筵、慈寿皇太后、庄肃皇后前各行礼，遂御华盖殿。百官朝服入。传旨免贺，五拜三稽首。鸿胪寺官请升殿，帝由中门出御奉天殿。鸣鞭，赞拜，颁诏，如制。

○大朝仪

汉正会礼，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卿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宴飨。晋《咸宁注》，有晨贺昼会之分。唐制，正旦、冬至、五月朔、千秋节，咸受朝贺。宋因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会仪，与登极略相仿。其后屡诏更定，立为中制。凡正旦冬至，先日，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及宝案于御座东，香案于丹陛南。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北向。翌明，锦衣卫陈卤簿、仪仗于丹陛及丹墀，设明扇于殿内，列车辂于丹墀。鸣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陈大乐于丹陛东西，北向，仪礼司设同文、玉帛两案于丹陛东。金吾卫设护卫官于殿内及丹陛，陈甲士于丹墀至午门外，锦衣卫设将军于丹陛至奉天门外，陈旗帜于奉天门外，俱东西列。典牧所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向。司晨郎报时位于内道东，近北。纠仪御史二，位于丹墀北，内赞二，位于殿内，外赞二，位于丹墀北，传制、宣表等官位于殿内，俱东西向。鼓初严，百官朝服，

班午门外。次严，由左、右掖门入，诣丹墀东西，北向立。三严，执事官诣华盖殿，帝具衮冕升座，钟声止。仪礼司奏执事官行礼，赞五拜，毕，奏请升殿。驾兴，中和乐作。尚宝司捧宝前行，导驾官前导，扇开帘卷，宝置于案，乐止。鸣鞭报时，对赞唱排班，班齐。赞礼唱鞠躬，大乐作。赞四拜，兴，乐上。典仪唱进表，乐作。给事中二人，诣同文案前，导引序班举案由东门入，置殿中，乐止。内赞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讫，俯伏，兴。唱宣表，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帘前，外赞唱，众官皆跪。宣表讫，内外皆唱，俯伏，兴。序班举表案于殿东，外赞唱众官皆跪。代致词官跪丹陛中，致词云："具官臣某，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冬至则云："律应黄种，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纳祜，奉天永昌。"贺毕，外赞唱，众官皆俯伏，兴。乐作，四拜，兴。乐止。传制官跪奏传制，由东门出，至丹陛，东向立，称有制。赞礼唱，跪，宣制。正旦则云："履端之庆，与卿等同之。"冬至则云："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万寿圣节则致词曰："具官臣某，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不传制。赞礼唱俯伏，兴。乐止。赞搢笏，鞠躬三，舞蹈。赞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额曰"万岁"；唱山呼，曰"万岁"；唱再山呼，曰"万万岁"。凡呼万岁，乐工军校齐声应之。赞出笏，俯伏，兴，乐作。赞四拜，兴，乐止。仪礼司奏礼毕，中和乐作。鸣鞭，驾兴。尚宝官捧宝，导驾官前导，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洪武三十年，更定同文、玉帛案俱进安殿中，宣表讫，举置于宝案之南。嘉靖十六年，更定蕃国贡方物案入于丹陛中道左右，设定时鼓于文楼上，大乐陈奉天门内东西，北向。他仪亦略有增损。

立春日进春，都城府县举春案由东阶升，跪置于丹陛中道，俯伏，兴。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文武官北向立，致词官诣中道之东，跪奏云："新春吉辰，礼当庆贺。"赞拜，乐作。五拜三叩头，兴，乐止。仪礼司奏礼毕。正统十一年，正旦立春，礼部议顺天府官进春后，百官即诣班行贺正旦礼。旧制，冬至日行贺礼。嘉靖九年，分祀二郊，以冬至大报，是日行庆成礼。次日，帝诣内殿，行节祭礼。又诣母后前行贺礼讫，始御奉天殿受贺。

○常朝仪

古礼，天子有外朝、内朝、燕朝。汉宣帝五日一朝。唐制，天子日御紫宸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御宣政殿见群臣曰入阁。宋则侍从官日朝垂拱谓之常参，百司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在京朝官朔望朝紫宸为朔

参、望参。

明洪武三年定制，朔望日，帝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于丹墀东西，再拜。班首诣前，同百官鞠躬，称“圣躬万福”。复位，皆再拜，分班对立。省府台部官有奏，由西阶升殿。奏毕降阶，百官出。十七年，罢朔望起居礼。后更定，朔望御奉天殿，常朝官序立丹墀，东西向，谢恩见辞官序立奉天门外，北向。升座作乐。常朝官一拜三叩头，乐止，复班。谢恩见辞官序立奉天门外，北向。升座作乐。常朝官一拜三叩头，乐止，复班。谢恩见辞官于奉天门外，五拜三叩头毕，驾兴。

又凡早朝，御华盖殿，文武官于鹿顶外东西立，鸣鞭，以次行礼讫。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内，五品以下仍前北向立。有事奏者出班，奏毕，鸣鞭以次出。如御奉天殿，先于华盖殿行礼。奏事毕，五品以下诣丹墀，北向立，五品以上及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于中左、中右门候鸣鞭，诣殿内序立，朝退出。凡百官于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毕复坐。后皇帝行丹墀，常北面，不南向，左右周旋不背北。皇帝升奉天门及丹陛，随从官不得径由中道并王道。二十四年，定侍班官：东则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应天府、翰林院、春坊、光禄寺、钦天监、尚宝司、太医院、五军断事及京县官，西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各卫掌印指挥、给事中、中书舍人。又令礼部置百官朝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上，依序立。二十六年，令凡入殿必履鞋。

永乐初，令内阁官侍朝立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移御道，东西对立。四年谕六部及近侍官曰：“早朝多四方所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自今有事当商榷者，皆于晚朝。”四年，谕行在礼部曰：“北京冬气严凝，群臣早朝奏事，立久不胜。今后朝毕，于右顺门内便殿奏事。”

景泰初，定午朝仪。凡午朝，御左顺门，设宝案。执事奏事官候于左掖门外。驾出，以次入。内阁、五府、六部奏事官，六科侍班官，案西序立；侍班御史二，序班二，将军四，案南面北立；鸣赞一，案东，西向立；锦衣卫、鸿胪寺东向立；管将军官、侍卫官立于将军西。府部奏事毕，撤案，各官退。有密事，赴御前奏。

嘉靖九年，令常朝官礼毕，内阁官由东陛、锦衣卫官由西陛升，立于宝座东西。有钦差官及外国人领敕，坊局官一人奉敕立内阁后，稍上，候领敕官辞，奉敕官承旨由左陛下，循御道授之。隆庆六年，诏以

三六九日视朝。万历三年，令常朝日记注起居官四人，列于东班给事中上，稍前，以便观听。午朝，则列于御座西，稍南。

凡入朝次第，洪武二十四年，令朝参将军先入，近侍次之，公、侯、驸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又次之。成化十四年令进士照办事衙门次第，立见任官后。

○皇太子亲王朝仪

前史多不载。明洪武元年十月定制，凡正旦等大朝，皇帝御奉天殿，先设皇太子、亲王次于文楼，设拜位并拜褥于丹陛上正中。皇帝升座，殿前执事班起居讫。引进引皇太子及亲王由奉天东门入，百官齐入。乐作，皇太子、亲王升自东阶，至丹陛拜位，乐止。赞四拜，乐作，兴，乐止。引进导由殿东门入，乐作。内赞引至御座前位，乐止。唱跪，皇太子跪称贺云："长子某，兹遇履端之节"，冬至则云"履长"，"谨率诸弟某等，钦诣父皇陛下称贺"。传制如前，赞俯伏，兴。皇太子、诸王由东门出，乐作。引进引复丹陛位，乐止。赞四拜，乐作，兴，乐止。降自东阶，乐作。至文楼，乐止。百官随入贺。其朝皇后则于坤宁宫，略如朝皇帝仪。

二十六年，改定朝贺于乾清宫。其日，皇帝、皇后升座，侍从导引如仪，引礼引皇太子及妃、亲王及妃诣上位前，赞礼赞四拜，兴。赞礼引皇太子诣前，赞跪，引礼赞太了妃、诸王及妃皆跪。皇太子致词，同前，不传制。赞礼赞皇太子俯伏，兴，引礼赞诸王俯伏，兴，太子妃、诸王妃皆兴。赞礼引皇太子复位。赞拜，皇太子以下皆四拜。礼毕，引礼引至皇后前，其前后赞拜，皆如朝皇帝仪。致词称"母后殿下"。礼毕，出。七年更定，不致贺辞，止行八拜礼。朝贺皇太后礼皆同。

○诸王来朝仪

古者，六年五服一朝。汉法有四见仪。魏制，藩王不得入觐。晋泰始中，令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唐以后，亲藩多不就国。明代仿古封建，亲王之藩不常入朝，朝则赐赉甚厚。

明初，凡来朝，先期陈御座于奉天殿，如常仪。诸王次于奉天门外东耳房。鼓三严，百官入就侍立位。引礼导王具衮冕，由东门入，升东陛，就位。王府从官就丹墀位。赞拜，乐作，王与从官皆四拜。兴，乐止。王从殿东门入，乐作。内赞导至御前，乐止。王跪，王府官皆跪。

王致辞曰："第几子某王某，兹遇某时入觐，钦诣父皇陛下朝拜。"赞俯伏，兴。王由东门出。乐作，复拜位，乐止。赞拜，王兴。从官皆四拜，兴。乐作，驾兴，王及各官以次出。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诸王大朝，行八拜礼。常朝，一拜。凡伯叔兄见天子，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伯叔兄西向坐，受天子四拜。天子居中南面坐，以尚亲亲之义，存君臣之礼。凡外戚朝见，皇后父母见帝行君臣礼，后见父母行家人礼。皇太子见皇后父母，皇后父母西向立，皇太子东向行四拜礼，皇后父母立受两拜，答两拜。

○诸司朝觐仪

明制，天下官三年一入朝。自十二月十六日始，鸿胪寺以次引见。二十五日后，每日方面官随常朝官入奉天门行礼，府州县官及诸司首领官吏、土官吏俱午门外行礼。正旦大朝以后，方面官于奉天殿前序立，知府以下，奉天门金水桥南序立，如常朝仪。天顺三年，令凡方面官入朝，递降京官一等。万历五年，令凡朝觐，南京府尹、行太仆寺苑马寺卿、布按二司，俱于十二月十六日朝见，外班行礼。由右掖门至御前，鸿胪寺官以次引见。其盐运司及知府以下官吏，浙江、江西十七日，山东、山西十八日，河南、陕西十九日，湖广、南直隶二十日，福建、四川二十一日，广东、广西二十二日，云南、贵州二十三日，北直隶二十四日，各外班行礼，至御前引见。免朝则止，仍候御朝日引见。正旦朝贺，俱入殿前行礼。凡朝觐官见辞谢恩，具公服，正旦具朝服，不著硃履。常朝俱锦绣。

○中宫受朝仪

惟唐《开元礼》有朝皇太后及皇后受群臣贺，皇后会外命妇诸仪。明制无皇后受群臣贺仪，而皇妃以下，正旦、冬至朝贺仪，则自洪武元年九月诏定。

凡中宫朝贺，内使监设皇后宝座于坤宁宫。丹陛仪仗，内使执之，殿上仪仗，女使执之。陈女乐于宫门外。设皇贵妃幄次于宫门外之西，近北；设公主幄次于宫门外之东，稍南；设外命妇幄次于门外之南，东西向。皇后服祎衣出閤，仗动，乐作。升座，乐止。司宾导外命妇由东门入内道，东西班侍立，讫。导皇贵妃、众妃由东门入，至陛上拜位。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导由殿东门入，乐作。内赞接引至殿上拜位，乐止。赞跪，妃皆跪。皇贵妃致祠曰，"妾某氏等，遇兹履端之

节”，冬至则云“履长”，“恭诣皇后殿下称贺”。致词毕，皆俯伏，兴，乐作，复位，乐止。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降自东阶出。司宾导公主由东门入，至陛下拜位，以次立，行礼如皇妃仪。司宾导外命妇入殿前中道拜位。赞拜如仪。班首由西陛升，入殿西门，乐作。内赞接引至殿上拜位，班首及诸命妇皆跪。班首致词曰：“某国夫人妾某氏等称贺。”贺毕，出复位。司言跪承旨，由殿中门出，立露台之东，南向，称有旨。命妇皆跪，司言宣旨曰：“履端之庆，与夫人等共之。”赞兴。司言奏宣旨毕。皇后兴，乐作。入内閤门，乐止。诸命妇出。太皇太后、皇太后朝贺仪同。

洪武二十六年，重定中宫朝贺仪：先日，女官设御座香案。至日内官设仪仗、陈女乐于丹陛东西，北向，设笺案于殿东门。命妇至宫门，司宾引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尚宫、尚仪等官诣内奉迎，皇后具服出，作乐，赞拜如前仪。女官举笺案由殿东门入，乐作。至殿中，乐止。赞跪，命妇皆跪。赞宣笺目，女官宣讫，赞展笺，宣笺女官诣案前，展宣讫，举案于殿东。命妇皆兴，司宾引班首由东阶升入殿东门，乐作。内赞引至殿中，乐止。赞跪，班首及诸命妇皆跪。班首致词讫，皆兴，由西门出。赞拜及司言宣旨，皆如仪，礼毕。千秋节致词云：“兹遇千秋令节，敬诣皇后殿下称贺。”不传旨。凡朔望命妇朝参，是日设御座于宫中，陈仪仗女乐。皇后升座，引礼女官引命妇入班，文东武西，各以夫品。赞拜，乐作，四拜。礼毕，出。阴雨、大寒暑则免。后命妇朝贺，俱于仁智殿。朝东宫妃，仪如朝中宫，不传令。

○朝贺东宫仪

汉以前无闻。隋文帝时，冬至百官朝太子，张乐受贺。唐制，宫臣参贺皇太子，皆舞蹈。开元始罢其礼。故事，百官诣皇太子止称名，惟宫臣称臣。明洪武十四年，给事中郑相同请如古制，诏下群臣议。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也。臣子尊敬之礼，不得有二。请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从之。

凡朝东宫，前期，典玺官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锦衣卫设仪仗于殿外，教坊司陈大乐于文华门内东西，北向，府军卫列甲士旗帜于门外，锦衣卫设将军十二人于殿中门外及文华门外，东西向，仪礼司官设笺案于殿东门外，设百官拜位于殿下东西，设传令宣笺等官位于殿内东西。是日，百官诣文华门外。导引官启外备，皇太子具冕服出，乐作。升座，乐止。百官入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丞相升自西阶，至殿内拜位，俱跪。丞相致词曰：“某等兹遇三阳开泰，万物维新。敬惟皇太子

殿下，茂膺景福。”毕，俯伏，兴，复位。舍人举笺案入殿中，其捧笺、展笺、宣笺、传令，略与皇后同。令曰：“履兹三阳，愿同嘉庆。”余俱如仪。冬至致词，则易“律应黄钟，日当长至”。传令则易“履长之节。”千秋节致词则云“兹遇皇太子殿下寿诞之辰，谨率文武群官，敬祝千岁寿。”不传令。凡朔望，百官朝退，诣文华殿门外，东西立。皇太子升殿，乐作。百官行一拜礼。其谢恩见辞官亦行礼。

洪武元年十二月，帝以东宫师傅皆勋旧大臣，当待以殊礼，命议三师朝贺东宫仪。礼官议曰：“唐制，群臣朝贺东宫，行四拜礼，皇太子答后二拜。三公朝贺，前后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礼不行，而三师之礼不可不重。今拟凡大朝贺，设皇太子座于大本堂，设答拜褥位于堂中，设三师、宾客、谕德拜位于堂前。皇太子常服升座，三师、宾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赞四拜，皇太子答后二拜。”

六年，诏百官朝见太子，朝服去蔽膝及佩。二十九年，诏廷臣议亲王见东宫仪。礼官议，诸王来见，设皇太子位于正殿中，设诸王拜位于殿门外及殿内，设王府官拜位于庭中道上之东西，设百官侍立位于庭中，东西向。至日，列甲士，陈仪仗，设乐如常。诸王诣东宫门外幄次，皇太子常服出，乐作。升座，乐止。引礼导诸王入就殿门外位。初行，乐作，就位，乐止。导诣殿东门入，乐作。内赞引至位，北向立，乐止。赞跪，王与王府官皆跪，致词曰：“兹遇某节，恭诣皇太子殿下。”致词毕，王与王府官皆俯伏，兴，乐作。复位，乐止。赞拜，乐作，王与王府官皆四拜。兴，乐止。礼毕，王及各官以次出。王至后殿，叙家人礼。东宫及王皆常服，王由文华殿东门入，至后殿。王西向，东宫南向。相见礼毕，叙坐，东宫正中，南面，诸王列于东西。

嘉靖二十八年，礼部奏，故事，皇太子受朝贺，设座文华殿中，今易黄瓦，似应避尊。帝曰：“东宫受贺，位当设文华门之左，南向。然侍卫未备，已之。”隆庆二年册皇太子，诏于文华殿门东间设座受贺。

○大宴仪

汉大朝会，群臣上殿称万岁，举觞。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唐大飨登歌，或于殿庭设九部伎。宋以春秋仲月及千秋节，大宴群臣，设山楼排场，穷极奢丽。明制，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

洪武元年，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三品以上升殿，余列于丹墀，遂定正旦、冬至圣节宴谨身殿礼。二十六年，重定大宴礼，陈于奉天殿。永

乐元年，以郊祀礼成，大宴。十九年，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大宴。宣德、正统间，朝官不与者，给赐节钱。凡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不用乐。立春日赐春饼，元宵日团子，四月八日不落荚，嘉靖中，改不落荚为麦饼。端午日凉糕粽，重阳日糕，腊八日面，俱设午门外，以官品序坐。宣德五年冬，久未雪，十二月大雪，帝示群臣《喜雪》诗，复赐赏雪宴。群臣进和章，帝择其寓警戒者录之，而为之序。皇太后圣诞，正统四年赐宴午门。东宫千秋节，永乐间，赐府部堂上、春坊、科道、近侍锦衣卫及天下进笺官，宴于文华殿。宣德以后，俱宴午门外。凡祀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耕耤、经筵日讲、东宫讲读，皆赐饭。亲蚕，赐内外命妇饭。纂修校勘书籍，开馆暨书成，皆赐宴。阁臣九年考满，赐宴于礼部，九卿侍宴。新进士赐宴曰恩荣。

凡大飨，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锦衣卫设黄麾于殿外之东西，金吾等卫设护卫官二十四人于殿东西。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光禄寺设酒亭于御座下西，膳亭于御座下东，珍羞醯醢亭于酒膳亭之东西。设御筵于御座东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东，西向，诸王以次南，东西相向。群臣四品以上位于殿内，五品以下位于东西庑，司壶、尚酒、尚食各供事。至期，仪礼司请升座。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鸣鞭，皇太子亲王上殿。文武官四品以上由东西门入，立殿中，五品以下立丹墀，赞拜如仪。光禄寺进御筵，大乐作。至御前，乐止。内官进花。光禄寺开爵注酒，诣御前，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之曲》。乐作，内外官皆跪，教坊司跪奏进酒。饮毕，乐止。众官俯伏，兴，赞拜如仪。各就位坐，序班诣群臣散花。第二爵奏《皇风之曲》。乐作，光禄寺酌酒御前，序班酌群臣酒。皇帝举酒，群臣亦举酒，乐止。进汤，鼓吹响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起立，光禄寺官进汤，群臣复坐。序班供群臣汤。皇帝举箸，群臣亦举箸，赞馔成，乐止。武舞入，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奏《眷皇明之曲》。乐作，进酒如初。乐止，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初，奏《百戏承应舞》。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八蛮献宝舞》。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初，奏《采莲队子舞》。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鱼跃于渊舞》。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初。光禄寺收御爵，序班收群臣盏。进汤，进大膳，大乐作，群臣起立，进讫复坐，序班供群臣饭食。讫，赞膳成，乐止。撤膳，奏《百花队舞》。赞

撤案，光禄寺撤御案，序班撤群臣案。赞宴成，群臣皆出席，北向立。赞拜如仪，群臣分东西立。仪礼司奏礼毕，驾兴，乐止，以次出。其中宴礼如前，但进七爵。常宴如中宴，但一拜三叩头，进酒或三或五而止。

凡宴命妇，坤宁宫设仪仗、女乐。皇后常服升座，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亦常服随出閤，入就位，大小命妇各立于座位后。丞相夫人率诸命妇举御食案。丞相夫人捧寿花，二品外命妇各举食案于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前。大小命妇各就座位，奉御执事人分进寿花于殿内及东西庑。酒七行，上食五次，酌酒、进汤、乐作止，并如仪。

○上尊号徽号仪

子无爵父之道。汉高帝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悦非之。晋哀帝欲尊崇皇太妃，江ＡＮ以为宜告显宗之庙，明事不在己。宋、元志俱载皇太后上尊号仪，而不行告庙，非礼也。明制，天子登极，奉母后或母妃为皇太后，则上尊号。其后或以庆典推崇皇太后，则加二字或四字为徽号。世宗时，上两宫皇太后，增至八字。上徽号致词，而上尊号则止进宝册。

上尊号，自宣宗登极尊皇太后始。先期遣官祭告天地宗社，帝亲告太宗皇帝、大行皇帝几筵。是日，鸣钟鼓，百官朝服。奉天门设册宝彩舆香亭。中和韶乐及大乐，设而不作。内官设皇太后宝座，陈仪仗于宫中。设册宝案于宝座前，设皇帝拜位于丹陛正中，亲王拜位于丹墀内。女乐设而不作。皇帝冕服御奉天门。奉册宝官以册宝置舆中，内侍举舆，皇帝随舆降阶升辂。百官于金水桥南，北向立，舆至皆跪，过兴。随至思善门外桥南，北向立。皇帝至思善门内降辂。皇太后升座。舆至丹陛。皇帝由左门入，至陛右，北向立。亲王冕服各就位。奏四拜，皇帝及王以下皆四拜。奉册宝官以册宝由殿中门入，立于左。皇帝由殿左门入，至拜位跪，亲王百官皆跪。奏搢圭，奏进册。奉册官以册跪进，皇帝受册献讫，执事官跪受，置案左。奏进宝，奉宝官以宝跪进。皇帝受宝，献讫，执事官跪受，置案右。奏出圭，奏宣册，执事官跪宣读。皇帝俯伏，兴，由左门出，至拜位。奏四拜，传唱百官同四拜。礼毕，驾兴。是日，皇帝奉皇太后谒奉先殿及几筵，行谒谢礼。礼毕，皇太后还宫，服燕居冠服，升座。皇帝率皇后、皇妃、亲王、公主及六尚等女官行庆贺礼。翌日，外命妇四品以上行进表笺礼。宣德以后，仪同。正统初，尊太皇太后仪同。天顺八年二月，增命妇致词云：“某夫人妾某氏

等，恭惟皇太后陛下尊居慈极，永膺福寿。”弘治十八年，上两宫尊号，改皇太后致词云：“尊居慈闱，茂隆福寿。”

嘉靖元年二月上尊号，以四宫行礼过劳，分为二日。又以武宗服制未满，庄肃皇后免朝贺，命妇贺三宫，亦分日。

上徽号，自天顺二年正月奉皇太后始。致词云：“嗣皇帝臣，伏惟皇太后陛下，功德兼隆，显崇徽号，永膺福寿，率土同欢。”命妇进表庆贺致词云：“某夫人妾某氏等，恭惟皇太后陛下德同坤厚，允协徽称，寿福无疆，舆情欢戴。”馀如常仪。后上徽号及加上徽号，仿此。成化二十三年，礼部具仪上，未及皇太子妃礼，特命增之。

志第三十 礼八（嘉礼二）

册皇后仪册妃嫔仪附　册皇太子及皇太子妃仪册亲王及王妃仪册公主仪附 皇帝 加元服仪 册皇太子皇子冠礼品官冠礼 庶人冠礼

○册皇后仪

古者立后无册命礼。至汉灵帝立宋美人为皇后，始御殿，命太尉持节，奉玺绶，读册。皇后北面称臣妾，跪受。其后沿为定制，而仪文代各不同。明仪注大抵参唐、宋之制而用之，太祖初，定制。

凡册皇后，前期三日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庙。前一日，侍仪司设册宝案于奉天殿御座前，设奉节官位于册案之东，掌节者位于其左，稍退，设承制官位于其南，俱西向。设正副使受制位于横街于南，北向。设承制宣制官位于其北，设奉节奉册奉宝官位于其东北，俱西向。设正副使受册宝褥位于受制位之北，北向。典仪二人位丹陛上南，赞礼二人位正副使北，知班二人位赞礼之南，俱东西相向。百官及侍从位，如朝仪。

是日早，列卤簿，陈甲士，设乐如仪。内官设皇后受册位及册节宝案于宫中，设香案于殿上，设权置册宝案于香案前，设女乐于丹陛。质明，正副使及百官入。鼓三严，皇帝衮冕御奉天殿。礼部官奉册宝，各置于案。诸执事官各人就殿上位立。乐作，四拜，兴，乐止。承制官奏发皇后册宝，承制讫，由中门出，降自中陛，至宣制位，曰“有制”。正副使跪，承制官宣制曰：“册妃某氏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展礼。”宣毕，由殿西门入。正副使俯伏，兴。执事者举册宝案，由中门出，降自中陛。奉节官率掌节者前导，至正副使褥位，以案置于北。掌节者脱节衣，以节授奉节官。奉节官以授正使，正使以授掌节者，掌节者跪受，兴，立于正使之左。奉节官退。引礼引正使诣受册位，奉册官以册授正使，正使跪受，置于案。退，复位。副使受宝亦如之。乐作，正副使四拜。兴，乐止。正使随册，副使随宝，掌节者前导，举案者次之，乐作。出奉天门，乐止。侍仪奏礼毕，驾兴，百官出。掌节者加节衣，奉册宝官皆搢笏，取册宝置龙亭内，仪仗大乐前导，至中宫门外，乐作。皇后具九龙四凤冠，服祎衣，出閤，至殿上，南向立。乐止，正副使奉册宝权置于门外所设案上。引礼引正副使及内使监令俱就位。正使诣内使监令前，称册礼使臣某，副使臣某，奉制授皇后册宝。内使监令入告皇后，出，复位。引礼引内外命妇入就位。正使奉册授内使监令，内使

监令跪受，以授内官。副使授宝亦如之。各复位。内使监令率奉册奉宝内官入，各置于案。尚仪引皇后降陛，诣庭中位立。内官奉册宝立于皇后之东西。内使监令称“有制”，尚仪奏拜。皇后拜，乐作。四拜，兴，乐止。宣制讫，奉册内官以册授读册内官读讫，以授内使监令。内使监令跪以授皇后，皇后跪受，以授司言。奉宝如前仪。受讫，以授司宝。尚仪奏拜，皇后拜如前。内使监令出，诣正副使前，称“皇后受册礼毕”。使者退诣奉天殿横街南，北面西上立，给事中立于正副使东北，西向。正副使再拜复命曰：“奉制册命皇后礼毕。”又再拜，给事中奏闻，乃退。皇后既受册宝，升座。引礼引内命妇班首一人，诣殿中贺位跪，致词曰：“兹遇皇后殿下膺受册宝，正位中宫，妾等不胜欢庆，谨奉贺。”赞拜，乐作。再拜，兴，乐止。退，复位。又引外命妇班首一人，入就殿上贺位，如内命妇仪。礼毕俱出。皇后降座，乐作。还閤，乐止。

次日，百官上表笺称贺。皇帝御殿受贺，如常仪。遂卜日，行谒庙礼，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将祗见之意。前期，皇后斋三日，内外命妇及执事内官斋一日。设皇后拜位于庙门外及庙中，设内命妇陪祀位于庙庭南，外命妇陪祀位于内命妇之南。司赞位皇后拜位之东西，司宾位内命妇之北，司香位香案右。陈盥洗于阶东，司盥洗官位其所。至日，内外命妇各翟衣集中宫内门外。皇后具九龙四凤冠，服祎衣。出内宫门，升舆，至外门外降舆，升重翟车。鼓吹设而不作。尚仪陈仪卫，次外命妇，次内命妇，皆乘车前导。内使监扈从，宿卫陈兵仗前后导从。皇后至庙门，司宾引命妇先入。皇后降车，司赞导自左门入，就位，北向立。命妇各就位，北向立。司赞奏拜，司宾赞拜，皇后及命妇皆再拜，兴。司赞请诣盥洗位，盥手帨抉手，由东陛升，至神位前。司赞奏上香者三，司香捧香于右，皇后三上讫，导复位，赞拜如前。司赞奏礼毕，皇后出自庙之左门，命妇以次出。皇后升车，命妇前导，如来仪。过庙，鼓吹振作，皇后入宫。是日，皇帝宴群臣于谨身殿，皇后宴内外命妇于中宫。皆如正旦宴会仪。

及成祖即位，册皇后徐氏，其制小异。皇帝皮弁服御华盖殿，翰林院官以诏书用宝讫，然后御奉天殿，传制皇后受册。礼毕，翰林官以诏书授礼部官，礼部官奉诏书于承天门开读。皇帝还宫，率皇后具服诣奉先殿谒告毕。皇后具服于内殿，俟皇帝升座。赞引女官导诣拜位，行谢恩礼，乐作。八拜，兴，乐止。礼毕。次日，皇帝皇后受贺宴会，如前仪。天顺八年，增定亲王于皇帝前庆贺，次诣皇太后庆贺，次诣皇后前八拜仪。嘉靖十三年，册皇后方氏，礼臣具仪注，有谒告内殿仪，无谒

告太庙世庙之礼，帝命议增。于是礼臣以仪上。先期斋三日，所司陈设如时祫仪。至日，皇帝御辂，皇后妃御翟车，同诣太庙。命官奉七庙主升神座讫。皇帝奉高皇帝主，皇后奉高皇后主，出升神座。迎神、上香、奠帛、祼献，乐作止，皆如仪。次诣世庙行礼，同上仪。隆庆元年增定，颁诏次日，命妇行见皇后礼。

册妃之仪。自洪武三年册孙氏为贵妃，定皇帝不御殿，承制官宣制曰："妃某氏，特封某妃，命卿等持节行礼。"但授册，无宝，馀并如中宫仪。永乐七年，定册妃礼。皇帝皮弁服御华盖殿，传制。至宣宗立孙贵妃，始授宝，宪宗封万贵妃，始称皇，非洪武之旧矣。嘉靖十年，帝册九嫔，礼官上仪注。先日，所司陈设仪仗如朔望仪。至期，皇帝具衮冕，告太庙、世庙讫，易皮弁服，御华盖殿。百官公服入行礼。正、副使朝服承制，举节册至九嫔宫。九嫔迎于宫门外，随至拜位。女官宣册，九嫔受册，先后八拜。送节出宫门复命。九嫔随具服候，皇后率诣奉先殿谒告，及诣皇帝、皇后前谢恩，俱如册妃礼。惟圭用次玉，谷文、银册少杀于皇妃五分之一。二十年，册德妃张氏，以妃将就室，而帝方静摄，不传制，不谒告内殿，馀并如旧。

○册皇太子及皇太子妃仪

自汉代始称皇太子，明帝始有临轩、册拜之仪。唐则年长者临轩册授，幼者遣使内册。宋惟用临轩。元惟用内册，不以长幼。

明兴，定制，册皇太子，所司陈设如册后仪。设皇太子拜位于丹陛上。中严，皇帝衮冕御谨身殿，皇太子冕服俟于奉天门。外办，皇帝升奉天殿，引礼导皇太子入奉天东门。乐作，由东阶升至丹陛位，乐止。百官各就丹墀位。乐作，皇太子再拜，兴，乐止。承制官由殿中门出，立于门外，曰："有制"。皇太子跪。宣制曰："册长子某为皇太子。"皇太子俯伏，兴，乐作。再拜。乐止。引礼导皇太子由殿东门入，乐作。内赞导至御座前，乐止。内赞赞跪，赞宣册。宣毕，赞搢圭，赞授册。皇太子搢圭，跪受册，以授内侍。复赞授宝，如授册仪。赞出圭，皇太子出圭，俯伏，兴，由殿东门出。执事官举节册宝随出。皇太子复位，乐作。四拜兴，乐止。由东阶降，乐作。至奉天门，乐止。仪仗、鼓乐迎册宝至文华殿，持节官持节复命，礼部官奉诏书赴午门开读，百官迎诏至中书省，颁行。侍仪奏礼毕，驾兴，还宫。皇太子诣内殿，候皇后升座，行朝谢礼，四拜，恭谢曰："小子某，兹受册命，谨诣母后殿下恭谢。"复四拜，礼毕。亲王、世子、郡王俟于文华殿陛上。皇太子升座，亲王以下由东陛升，就拜位四拜。长王恭贺曰："小弟某，兹遇长兄皇太

子荣膺册宝，不胜欣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贺毕，皆四拜。皇太子兴，以次出。诸王诣中宫四拜，长王致词贺毕，皆四拜出。是日，皇太子诣武英殿见诸叔，行家人礼，四拜，诸叔西向坐受。见诸兄，行家人礼，二拜，诸兄西向立受。次日，百官进表笺庆贺，内外命妇庆贺中宫，如常仪。乃择日，太子谒太庙。

洪武二十八年，皇太子、亲王俱授金册，不用宝。永乐二年定，先三日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庙，受册宝毕，先诣太庙谒告，后至奉天殿谢恩，乃入谢中宫。二十二年十月，册东宫，以梓宫在殡，乐设而不作。奉先殿行礼毕，仍诣几筵谒告。宣德二年十一月，皇子生，群臣表请立太子，三年二月行礼，以太子尚幼，乃命正、副使授册宝于文华门。成化十一年以册立皇太子礼成，文武官分五等，赐彩缎有差。嘉靖十八年二，月册东宫，帝诣南郊告上帝，诣太庙告皇祖，自北郊及列圣宗庙以下皆遣官。时太子方二岁，保姆奉之，迎册宝于文华殿门，诣皇帝前谢恩，皇后、贵妃代太子八拜。诣皇后前，贵妃代八拜。诣贵妃前，保姆代四拜。馀如常仪。

其皇太子妃受册，与皇太子同日传制。节册将至内殿，妃降自东阶，迎置于案。赞就拜位，赞跪，妃跪。赞宣册，女官跪取册，立宣毕。赞授册，赞搢圭。女官以册授妃，妃搢圭，受册讫，以授女官。女官跪受，捧立。赞出圭，兴，四拜。礼毕，内官持节出，妃送至殿外，正副使持节复命。是日，妃具礼服诣奉先殿行谒告礼。随诣宫门，俟皇帝、皇后升座，入谢恩，行八拜礼。又诣各宫皇妃前，行四拜礼。还宫，诣皇太子前，亦四拜。礼毕，升座，王妃、公主、郡主及外命妇，于丹墀拜贺如仪。

○册亲王及王妃仪

汉册亲王于庙。唐临轩册命，礼极详备。宋有册命之文，皆上表辞免，惟迎官诰还第。元亦降制命之，不行册礼。

明洪武三年定制，册命亲王，先期告宗庙，所司陈设如册东宫仪。至日，皇帝御奉天殿，皇太子、亲王由奉天东门入。乐作，升自东陛。皇太子由殿东门入，内赞导至御前，侍立位。亲王入至丹陛拜位，乐止。赞拜，乐作。再拜，兴，乐止。承制官承制如仪，诸王皆跪，宣制曰：“封皇子某为某王，某为某王。”宣毕，诸王俯伏，兴。赞拜，乐作。再拜，兴，乐止。引礼导王由殿东外入，乐作。内赞引至御座前拜位，乐止。王跪。赞授册，捧册官以册授读册官，读讫，以授丞相。丞

相授王，王搢圭受，以授内使。授宝如上仪。讫，王出圭，俯伏，兴。引礼导王出，复位。以次引诸王入殿，授册宝如仪。内使以册宝置彩亭讫，赞拜，乐作。诸王皆四拜，兴，乐止。内使举亭前行，亲王由东阶降，乐作。出奉天东门，乐止。礼部尚书请诏书用宝，赴午门开读。礼毕，皇帝还宫，皇太子出。王年幼，则遣官赍册宝授之。丞相承制至王所，东北立，西南向，宣制。最幼者行保抱之礼。是日，亲王朝谢皇后、太子，与东宫受册朝谢同。亲王各自行贺，幼者诣长者，行四拜礼。百官诣亲王贺，亦行四拜礼。丞相至殿上跪，文武官于庭中。丞相致词曰："某官某等，兹遇亲王殿下荣膺册宝，封建礼成，无任欣忭之至。"贺毕，丞相及百官复四拜。次日，皇太子冕服于奉天殿朝贺皇帝，太子致词曰："长子某，兹遇诸弟某等受封建国，谨诣父皇陛下称贺。"贺中宫，致词曰："谨诣母后殿下称贺。"百官进表笺贺皇帝及中宫、东宫，如东宫受册仪。内外命妇贺中宫，致词曰："妾某氏等，兹遇亲王受封建国，恭诣皇后殿下称贺。"是日，百官及命妇各赐宴。择日，诸王谒太庙。时秦、晋、燕、楚、吴五王皆长，而齐、潭、赵、鲁四王方幼，故兼具其制。靖江王则以亲王封，故视秦、晋仪。

二十八年定制，亲王嫡长子，年十岁，授金册宝，立为王世子。次嫡及庶子皆封郡王。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朝廷遣人行册命之礼。成化末，封兴、岐、益、衡、雍五王，帝亲告奉先殿，遣使就各王府册之，罢临轩礼。而诸王当袭封者，俱于岁终遣官册封。嘉靖中，改于孟春，著为令。册王妃与册太子妃仪同。

册公主仪。洪武九年七月，命使册公主。设册案于清乾宫御座之东南，册用银字镀金。皇帝、皇后升御座，遣使捧册传制如仪。使者至华盖殿，公主拜受，其仪略与册太子妃同。凡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郡主以下，受诰封，不册命。

○皇帝加元服仪

古者冠必于庙，天子四加。魏以后始冠于正殿，又以天子至尊，礼惟一加，历代因之。

明洪武三年定制。先期，太史院卜日，工部制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礼部具仪注。中书省承制，命某官摄太师，某官摄太尉。既卜日，遣官告天地、宗庙。前一日，内使监令陈御冠席于奉天殿正中，其南设

冕服案及香案宝案。侍仪司设太师、太尉起居位于文楼南，西向，设拜位于丹墀内道，设侍立位于殿上御席西，设盥洗位于丹陛西。其百官及诸执事位次如大朝仪。是日质明，鼓三严，百官入。皇帝服空顶帻、双童髻、双玉导、绛纱袍，御舆以出。侍卫警跸奏如仪。皇帝升座。鸣鞭报时讫，通班赞各供事。太师太尉先入，就拜位，百官皆入。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引礼导太师先诣盥洗位，搢笏盥帨讫，出笏，由西陛升。内赞接引至御席西，东向立。引礼复导太尉盥搢讫，入立于太师南。侍仪奏请加元服。太尉诣皇帝前，少右，跪搢笏。脱空顶帻以授内使，置于箱。进栉设ＡＯ毕，出笏，兴，退立于西。太师前，北向立。内使监令取冕立于左，太师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寿考维祺，以介景福。"内使监令捧冕，跪授太师。太师搢笏，跪受冕。加冠、加簪纓讫，出笏，兴，退立于西。御用监令奏请皇帝著衮服，皇帝兴，著衮服。侍仪奏请就御座，内赞赞进醴，乐作。太师诣御前北面立，光禄卿奉酒进授太师，太师搢笏受酒，祝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承天之休，寿考不忘。"祝讫，跪授内使。内使跪受酒，捧进。皇帝受，祭少许，啐酒讫，以虚盏授内使，乐止。内使受盏降，授太师。太师受盏兴，以授光禄卿，光禄卿受盏退。太师出笏，退，复位。内赞导太师太尉出殿西门，乐作，降自西阶。引礼导至丹墀拜位，乐止。赞拜，乐作。太师太尉及文武官皆四拜，兴，乐止。三舞蹈，山呼，俯伏，兴，乐作。复四拜，乐止。礼毕，皇帝兴，鸣鞭，乐作。入宫，乐止。百官出。皇帝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拜谒太后，如正旦仪。择日谒太庙，与时祭同。明日，百官公服称贺，赐宴谨身殿。

万历三年正月，帝择日长发，命礼部具仪。大学士张居正等言："礼重冠婚，皇上前在东宫已行冠礼，三加称尊，执爵而酳。巨礼既成，可略其细。不必命部臣拟议。第先期至奉先殿、弘孝殿、神霄殿以长发告。礼毕，诣两宫皇太后，行五拜三叩头礼，随御乾清宫受贺。"帝是之，遂著为令。

○皇太子皇子冠礼

《礼》曰："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历代用之。明皇太子加元服，参用周文王、成王冠礼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嘉靖二十四年，穆宗在东宫，方十岁，欲行冠礼。大学士严嵩、尚书费寀初皆难之，后遂阿旨以为可行，而请稍简烦仪，止取成礼。帝以冠当具礼，至二十八年始行之。

其仪洪武元年定。前期，太史监卜日，工部置衮冕诸服，翰林院撰祝文。中书省承制。命某官为宾，某官赞。既卜日，遣官告天地宗庙。前一日，陈御座香案于奉天殿，设皇太子次于殿东房，宾赞次于午门外。质明，执事官设罍洗于东阶，设皇太子冠席于殿上东南，西向，设醴席于西阶上，南向，张帷幄于东序内，设褥席于帷中，又张帷于序外。御用监陈服于帷内东，领北上，衮服九章、远游冠、绛纱袍、折上巾、缁ＡＯ犀簪在服南，栉又在南。司尊实醴于侧尊，加勺冪，设于醴席之南。设坫于尊东，置二爵。进馔者实馔，设于尊北。诸执事者各立其所。鼓三严，文武官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座如常仪。宾赞就位，乐作。四拜兴，乐止。侍仪司跪承制，降至东阶，诣宾前，称有敕。宾赞及在位官皆跪。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礼。"皆俯伏，兴，四拜。文武侍从班俱就殿内位，宾赞执事官诣东阶下位。东宫官及太常博士诣殿前东房，导皇太子入就冠席，二内侍夹侍，东宫官后从，乐作。即席西南向，乐止。宾赞以次诣罍洗，乐作。搢笏，盥帨，出笏，乐止。升自西阶，执事者奉折上巾进，宾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面祝毕，跪冠，乐作。宾兴，席南北面立。赞冠者进席前，北面跪，正冠，兴，立于宾后。内侍跪进服，皇太子兴，服讫，乐止。宾揖皇太子复坐。宾赞降，诣罍洗讫，赞进前跪，脱折上巾，置于箱，兴，以授内侍。执事者奉远游冠进，宾降二等受之，乐作，进冠如前仪。赞进前，北面跪，簪结纮，内侍跪进服，乐止。宾揖皇太子复坐。又诣罍洗，赞脱冠，执事者奉衮冕进，宾降三等受之，乐作。进冠结纮，内侍跪进服，如前仪，乐止。太常博士导皇太子降自东阶，乐作。由西阶升，即醴席，南向坐，乐止。宾诣罍洗盥帨讫，赞冠者取爵、盥爵、帨爵，诣司尊所酌醴，授宾。宾受爵，跪进于皇太子。祝毕，皇太子搢圭，跪受爵，乐作。饮讫，奠爵，执圭。进馔者奉馔于前，皇太子搢圭，食讫，执圭，兴，乐止。彻爵与馔。博士导皇太子降自西阶，至殿东房，易朝服，诣丹墀拜位，北向。东宫官属各复拜位。宾赞诣皇太子位稍东，西向。宾少进字之辞曰："奉敕字某。"皇太子再拜，跪听宣敕。复再拜，兴。进御前跪奏曰："臣不敏，敢不祗承。"奏毕，复位。侍立官并降殿复位，四拜礼毕，皇帝兴。内给事导皇太子入内殿，见皇后，如正旦仪。明日谒庙，如时享礼。又明日，百官朝服诣奉天殿称贺，退易公服，诣东宫称贺，锡宴。

成化十四年，续定皇太子冠礼。先日，设幕次于文华殿东序，设节案、香案、冠席、醴席、盥洗、司尊所等，具如仪。内侍张帷幄，陈袍服、皮弁服、衮服、圭带、舄、翼善冠、皮弁、九旒冕。质明，皇帝御奉天殿传制，遣官持节。皇太子迎于文华殿门外，捧入，置于案，退。

礼部官导皇太子诣香案前，乐作。四拜，乐止。行初加冠礼。内侍奉翼善冠，宾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乐作。宾跪进冠，兴，乐止。礼部官启易服，皇太子入幄，易袍服出，启复坐。行再加冠礼。内侍奉皮弁，宾祝曰："冠礼申举，以成令德。敬慎威仪，惟民之式。"冠毕，入幄，易皮弁服舄出，启复坐。行三加冠礼。内侍奉冕旒，宾祝曰："章服咸加，饬敬有虔。永固皇图，于千万年。"冠毕，入幄，易衮服出，启复坐。行醮礼，皇太子诣醴席，乐作。即坐，乐止。光禄寺官举醴案，乐作。赞酌醴授宾，宾执爵诣席前，乐止。宾祝曰："旨酒孔馨，加荐再芳。受天之福，万世其昌。"宾跪进爵，皇太子搢圭，受爵，置于案。教坊司作乐，奏《喜千春之曲》。次启进酒，皇太子举爵饮讫，奠爵于案，乐止。光禄寺官进馔，乐作。至案，乐止。馔讫，出圭，彻案，宾赞复位。鸣赞赞受敕戒。皇太子降阶，乐作。至拜位，乐止。宣敕戒官诣皇太子前稍东，西向立，曰"有制"。皇太子跪，宣敕戒曰："孝事君亲，友于兄弟。亲贤爱民，居由仁义。毋怠毋骄，茂隆万世。"乐作。四拜兴，乐止。持节官捧节出，乐作。皇太子送节至殿门外，还东序。内侍导还宫，乐止。宾赞等官持节复命，余如旧仪。是日，皇太子诣皇太后、皇帝、皇后前谢，俱行五拜三叩头礼，用乐。明日，皇帝及皇太子受群臣贺，如仪。

皇子冠礼。初加，进网巾，祝词曰："兹惟吉日，冠以成人。克敦孝友，福禄来骈。"再加，进翼善冠，祝词曰："冠礼斯举，宾由成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三加，进衮冕，祝词曰："冠至三加，命服用章。敬神事上，永固藩邦。"酌醴祝曰："旨酒嘉荐，载芬载芳。受兹景福，百世其昌。"敕戒词曰："孝于君亲，友于兄弟。亲贤爱民，率由礼义。毋溢毋骄，永保富贵。"其陈设执事及传制谒谢，并如皇太子仪。初，皇子冠之明日，百官称贺毕，诣王府行礼。成化二十三年，皇子冠之次日，各诣奉天门东庑序坐，百官常服四拜。

万历二十九年，礼部尚书冯琦言："旧制皇太子冠，设冠席、醴席于文华殿内。今文华殿为皇上临御遣官之地，则皇太子冠醴席，应移于殿之东序。又亲王冠，旧设席于皇极门之东庑。今皇太子移席于殿东序，则亲王应移席于殿西序。"从之。

永乐九年十一月，命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冠于华盖殿，其仪与皇太子同。

○品官冠礼

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而后爵，故无大夫冠礼。唐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逮九品之子以爵弁，皆仿士礼而增益之。

明洪武元年定制，始加缁布冠，再加进贤冠，三加爵弁。其仪，前期择日，主者告于家庙，乃筮宾。前二日，戒宾及赞冠者。明日，设次于大门外之右，南向。至日，夙兴，设洗于阼阶东南，东西当东霤，六品以下当东荣，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东，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实巾一于篚，加冪。设席于东房西牖下，陈服于席东，领北上。莞筵四，加藻席四，在南。侧尊ＡＰ醴在服北，加勺冪，设坫在尊北。四品以下，设篚无坫，馔陈于坫北。设先于东房，近北。罍在洗西，篚在洗东北，肆实以巾。质明，宾赞至门外，掌次者引之次。宾赞公服，诸行事者各服其服，就位。冠各一笥，人执之，侍于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设主席于阼阶上，西面；设宾席于西阶，东面；冠者席于主者东北，西面。主者公服立于阼阶下，当东序，西面。诸亲公服立于罍洗东南，西面北上。尊者在别室。傧者公服立于门内道东，北面。冠者双童髻、空顶帻、双玉导、彩褶、锦绅、乌皮履，六品以下，导不以玉，立于房中，南面。主者、赞冠者公服立于房内户东，西面。宾及赞冠者出次，立于门西，东面北上。傧者进受命，出立门东，西面，曰：“敢请事。”宾曰：“某子有嘉礼，命某执事。”傧者入告，主者迎宾于大门外之东，西面，再拜，宾答拜。主者揖赞冠者，赞冠者报揖。又揖宾，宾报揖。主者入，宾赞次入，及内门至阶。主者请升，宾三辞，乃升。主者自阼阶，立于席东，西向；宾自西阶，立于席西，东向。宾赞冠者及庭，盥于洗，升自西阶，入于东房，立于主赞冠者之南，西面。主赞冠者导冠者立于房外之西，南面。宾赞冠者取ＡＯ栉簪，跪奠于筵南端，退立于席北，少东，西面。宾揖冠者，冠者进升席，西向坐。宾赞冠者进筵前，东西跪，脱双童髻，栉毕，设ＡＯ，兴，复位立。宾降至罍，洗盥讫，诣西阶。主者立于席后西面，宾立于西阶上，东面。执缁布冠者升，宾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冠者筵前，东向立。祝用士礼祝词，祝毕，跪冠。兴，复位。宾赞冠者进筵前，东面跪，结缨，兴，复位。冠者兴，宾揖之适房，宾主皆坐。冠者衣青衣素裳出户西，南面立，宾主俱兴。宾揖冠者，冠者进升席，西向坐。宾赞冠者跪，脱缁布冠，栉毕，设ＡＯ。宾进进贤冠，立祝，如初加礼。祝毕，跪冠，兴，复位。宾赞冠者跪，脱进贤冠，栉毕，设ＡＯ。宾进爵弁，立祝，如再加礼。宾赞冠者，设簪结缨如前。冠者适房，著爵弁之服出。主赞冠者彻ＡＯ栉及筵，入于房。又设筵于室户西，南向。冠者出房户西，南面立。主赞洗觯于房，酌醴出，南面立。宾揖冠者就筵西，南面立。宾受醴，进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毕，冠者拜受觯，宾复西阶上答拜。

执馔者进馔于筵，冠者左执觯，右取脯，祭于笾豆间。赞者取胙一以授冠者，奠觯于荐西以祭。冠者坐取觯，祭醴，奠觯，再拜，宾答拜。冠者执觯兴，宾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觯于荐东。兴，进，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阶。入见母，进奠脯于席前。退，再拜出。母不在，则使人受脯于西阶下。

初，冠者入见母，宾主俱兴。宾降，当西序东面立，主者降，当东序西面立。冠者出，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少进字之，辞同士礼。冠者再拜，跪曰："某不敏，夙夜祗承。"宾出，主者送于内门外，西向，请礼从者。宾就次，主者入。

初，宾出，冠者东面见诸亲，诸亲拜之，冠者答拜。冠者西向拜宾赞，宾赞亦答拜。见诸尊于别室，亦如之。宾主既释服，入醴席，一献讫，宾与众宾出次，立于门东，西面。主者出揖宾，宾报揖。主者先入，宾及众宾从之。至阶，宾立于西阶上，主者立于东阶上，众宾立于西阶下。主者授币篚于宾赞，复位，还阼阶上，北面拜送。宾赞降自西阶，主者送宾于大门外，西面，再拜而入。孤子则诸父诸兄戒宾。冠之日，主者紒而迎宾，冠于阼阶下，其仪亦如之。明日见庙，冠者朝服入南门中庭道西，北面再拜出。

○庶人冠礼

古冠礼之存者惟士礼，后世皆推而用之。明洪武元年诏定冠礼，下及庶人，纤悉备具。然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

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将冠，筮日，筮宾，戒宾，俱如品官仪。是日，夙兴，张幄为房于厅事东，皆盛服。设盥于阼阶下东南，陈服于房中西牖下。席二在南，酒在服北次。幞头巾帽，各盛以盘，三人捧之，立于堂下西阶之西，南向东上。主人立于阼阶下，诸亲立于盥东，傧者立于门外以俟宾。冠者双紒袍，勒帛素履待于房。宾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于房，执事者请行事。宾之赞者取栉总篦幧头，置于席南端。宾揖冠者，即席西向坐。赞者为之栉，合紒施总，加幧头。宾降，主亦降，立于阼阶下。宾盥，主人揖让，升自西阶，复位。执事者进巾，宾降一等受之，诣冠者席前，东向。祝词同品官。祝讫，跪著巾。兴，复位。冠者兴，宾揖之入房，易服，深衣大带，出就冠席。宾盥如初。执事者进帽，宾降二等受之。进祝，跪，冠讫，兴，复位。揖冠者入房，易服，襕衫要带，出就冠席。宾盥如初。执事者进

幞头，宾降三等受之。进祝，跪，冠讫，兴，复位。揖冠者入房，易公服出。执事者彻冠席，设醴席于西阶，南向。赞者酌醴出房，立于冠者之南。宾揖冠者即席，西向立。宾受醴，诣席前北面祝。冠者拜受，宾答拜。执事者进馔，冠者即席坐，饮食讫，再拜。宾答拜。冠者离席，立于西阶之东，南向。宾字之，如品官词。冠者拜，宾答拜。冠者拜父母，父母为之起。拜诸父之尊者，遂出见乡先生及父之执友。先生执友皆答拜。宾退，主人请礼宾，固请，乃入，设酒馔。宾退，主人酬宾赞，侑以币。礼毕，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再拜出。

志第三十一 礼九（嘉礼三）

天子纳后仪 皇太子纳妃仪 亲王婚礼 公主婚礼品官婚礼 庶人婚礼 皇帝视学仪 经筵 日讲 东宫出阁讲学仪诸王读书仪

○天子纳后仪

婚礼有六，天子惟无亲迎礼。汉、晋以来，皆遣使持节奉迎，其礼物仪文，各以时损益。明兴，诸帝皆即位后行册立礼。正统七年，英宗大婚，始定仪注。

凡纳采问名，前期择日，遣官告天地宗庙。至期，设御座、制案、节案、卤簿、彩舆、中和大乐如仪。礼部陈礼物于丹陛上及文楼下。质明，皇帝冕服升座，百官朝服行礼讫，各就位。正副使朝服四拜，执事举制案、节案，由中门出，礼物随之，俱置丹陛中道。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副使四拜，驾兴。举制、节案由奉天门中门出。正副使取节及制书置彩舆中，仪仗大乐前导，出大明门。释朝服，乘马行，诣皇后第。第中设使者幕次于大门外左，南向，设香案于正堂，设制、节案于南，别设案于北。使者至，引礼导入幕次，执事官陈礼物于正堂。使者出次，奉制书于案。礼官先入，立于东；主婚朝服出，立于西。礼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纳采问名礼。"引主婚者出迎。使者捧制书及节，主婚者随至堂，置制书及节于案。正副使分立案左右。主婚者四拜，诣案前跪。正使取纳采制，宣曰："朕承天序，钦绍鸿图。经国之道，正家为本。夫妇之伦，乾坤之义，实以相宗祀之敬，协奉养之诚，所资惟重。祗遵圣母皇太后命，遣使持节，以礼采择。"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授执事者，置于北案上稍左。副使取问名制，宣曰："朕惟夫妇之道，大伦之本。正位乎内，必资名家。特遣使持节以礼问名，尚伫来闻。"宣讫，授如前，置案上稍右。主婚者俯伏，兴。执事举表案，以表授主婚者。主婚者跪授正使，表曰："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重宣制诏，问臣名族。臣女，臣夫妇所生，先臣某官某之曾孙，先臣某官某之孙，先臣某官某之外孙。臣女今年若干，谨具奏闻。"主婚者俯伏，兴，退四拜。使者出，置表彩舆中。主婚者前曰："请礼从者。"酒馔毕，主婚者捧币以劳使者。使者出，主婚者送至大门外。使者随彩舆入大明门左门，至奉天门外，以表节授司礼监，复命。

次纳吉、纳徵、告期，传制遣使，并如前仪。但纳徵用玄纁、束

帛、六马、谷圭等物，制词曰：“兹聘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吉、纳徵、告期礼。”皇后第，陈设如前，惟更设玉帛案。使者至，以制书、玉帛置案上，六马陈堂下。执事先设皇后冠服诸物于正堂。礼官入，主婚者出迎，执事举玉帛案，正使捧纳吉、纳徵制书，副使捧告期制书，执节者捧节，以次入，各置于案。主婚者四拜，诣案前跪。正使取制书，宣曰：“大婚之卜，龟筮师士协从。敬循礼典，遣使持节告吉。”又宣曰：“卿女有贞静之德，称母仪之选，宜共承天地宗庙。特遣使持节，以礼纳徵。”宣讫，授主婚者。正副使又捧圭及玄纁以授主婚者，俱如前仪。副使取制书，宣曰：“岁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婚维宜。特遣使持节，以礼告期。”宣讫，授如前仪。主婚者四拜，使者持节出，主婚者礼使者，使者还，复命如初。

次发册奉迎，所司陈设如前仪。礼部陈雁及礼物于丹陛上，内官监陈皇后卤簿车辂于奉天门外。制词曰：“兹册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正副使以册宝置彩舆中，随诣皇后第。至门，取制书册宝置案上。礼官先入，主婚者朝服出见。礼官曰：“奉制册后，遣使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主婚者出迎。执事者举案前行，使者捧制书及节，执事者以雁及礼物从之。至堂中，各置于案。使者左右立，主婚者四拜，退立于西南。

女官以九龙四凤冠祎衣进皇后。内官陈仪仗于中堂前，设女乐于堂下，作止如常仪。使者以节册宝授司礼监官，内赞导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阁，诣香案前，向阙立，四拜。赞宣册，皇后跪。宣册官宣讫，以授皇后。皇后搢圭，受册，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于西。赞宣宝，如宣册仪。赞出圭，赞兴，四拜讫，皇后入阁。司礼监官持节出，授使者，报受册宝礼毕。主婚者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讫，授主婚者。副使进雁及礼物。主婚者皆跪受，如前仪。主婚者兴，使者四拜出。主婚者礼使者如初。女官奏请皇后出阁。自东阶下，立香案前，四拜。升堂，南向立。主婚者进立于东，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退立于东阶。母进，立于西，东向，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退立于西阶。内执事请乘舆，皇后降阶升舆。导从出，仪仗大乐前行，次彩舆，正副使随，次司礼监官拥导，从大明门中门入。百官朝服于承天门外班迎，候舆入，乃退。皇后至午门外，鸣钟鼓，卤簿止。正副使以节授司礼监，复命。捧册宝官捧册宝，仪仗女乐前导，进奉天门。至内庭幕次，司礼监以册宝授女官。皇后出舆，由西阶进。皇帝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帝诣更服处，具衮冕。后诣更服处，更礼服。同诣奉先殿，行谒庙礼。祭毕，还宫。合卺，帝更皮弁，升内

殿。后更衣，从升。各升座，东西相向。执事者举馔案于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进。既饮，进馔。复进酒、进饭讫，女官以两卺酌酒，合和以进。既饮，又进馔毕，兴，易常服。帝从者馂后之馔，后从者馂帝之馔。

次日早，帝后皆礼服，候太后升座。帝后进座前。宫人以腶修盘立于后左，帝后皆四拜。执事举案至，宫人以腶修盘授后，后捧置于案。女官举案，后随至太后前，进讫，复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礼服，同诣太后宫，行八拜礼。还宫，帝服皮弁，升座。女宫导后，礼服诣帝前，行八拜礼。后还宫，升座。引礼导在内亲属及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礼；次各监局内官内使，行八拜礼。是日，皇帝御奉天殿。颁诏如常仪。四日早，皇帝服衮冕御华盖殿，亲王八拜，次执事官五拜，遂升奉天殿，百官进表，行庆贺礼。是日，太后及皇后各礼服升座。亲王入，八拜出，次内外命妇庆贺及外命妇进表笺，皆如常仪。五日行盥馈礼，尚膳监具膳修。皇后礼服诣太后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进于案，复位，四拜，退立于西南。俟膳毕，引出。

○皇太子纳妃仪

历代之制与纳后同。隋、唐以后，始亲迎，天子临轩醮戒。宋始行盥馈礼，明因之，洪武元年定制，凡行礼，皆遣使持节，如皇帝大婚仪。

纳采、问名。制曰："奉制纳某氏女为皇太子妃，命卿等行纳采问名礼。"至妃第，傧者出，诣使者前曰："敢请事。"使者曰："储宫纳配，属于令德。邦有常典，使某行纳采之礼。"傧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昧于壶仪，不足以备采择。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使者入，陈礼物于庭，宣制曰："某奉诏采择。"奠雁礼毕，使者出。傧者复诣使者前曰："敢请事。"使者曰："储宫之配，采择既谐。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傧者入告，主婚者曰："制以臣某之女，可以奉侍储宫，臣某不敢辞。傧者出告。使者复入，陈礼奠雁如仪，宣制曰："臣某奉诏问名，将谋诸卜筮。"主婚者曰："臣某第几女，某氏出。"

次纳吉。傧者请事如前，使者曰："谋诸卜筮，其占协从，制使某告吉。"傧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蠢愚，惧弗克堪。卜筮云吉，惟臣之幸，臣谨奉典制。"傧者出告。使者入，陈礼奠雁如仪，宣制曰："奉制告吉。"

又次纳徵。傧者出告，使者入陈玉帛礼物，不奠雁，宣制曰："某奉制告成。"

又次请期。辞曰："询于龟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曰："敢不承命。"陈礼奠雁如仪。

又次告庙。遣使持节授册宝仪注，悉见前。

又次醮戒。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奉天殿，百官侍立。引进导皇太子至丹陛，四拜。入殿东门就席位，东向立。司爵以醆进，皇太子跪，搢圭，受醆祭酒。司馔以馔进，跪受亦如之。兴，就席坐，饮食讫，导诣御座前跪。皇帝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皇太子曰："臣某谨奉制旨。"俯伏，兴。出至丹陛，四拜毕，皇帝还宫，皇太子出。

又次亲迎。前一日，有司设皇太子次于妃氏大门外，南向，东宫官次于南，东西相向。至日质明，东宫官具朝服陈卤簿鼓吹于东宫门外。皇太子冕服乘舆出，侍卫导从如仪。至宫门降舆升辂，东宫官皆从至妃第，回辕南向，降辂升舆。至次，降舆入就次，东宫官皆就次。先是，皇太子将至，主婚者设会宴女。至期，妃服褕翟花钗，出就阁南面立，傅姆立于左右。主婚者具朝服立于西阶之下。引进导皇太子出次，立于大门之东，西向。傧者朝服出，立于门东曰："敢请事。"引进跪启讫，皇太子曰："某奉制亲迎。"引进受命兴，承传于傧者。傧者入告，导主婚者出迎于大门外之西，东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引进导皇太子入门而左，执雁者从。傧者导主婚者入门而右。皇太子升东阶进，立于阁门户前，北向立。主婚者升西阶，立于西，东向。引进启奠雁，执雁者以雁进。皇太子受雁，以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兴，以授左右，退立于西。皇太子再拜，降自东阶，出至次以伺。主婚者不降送。初，皇太子入门，妃母出，立于阁门外，奠雁位之西，南向。皇太子拜讫，宫人傅姆导妃出，立于母左。主婚者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母命之曰："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庶母申之曰："恭听父母之言。"宫人傅姆擎执导从，妃乘舆出门，降舆，乘凤轿。皇太子揭帘讫，遂升辂，侍从如来仪。至东宫门外，降辂乘舆。至阁，降舆入，俟于内殿门外之东，西面。司闺导妃诣内殿门外之西，东面。皇太子揖妃入，行合卺礼，如中宫仪。

又次朝见。其日，妃诣内殿陛下，候皇帝升座。司闺导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阶升。宫人奉枣栗盘，进至御座前授妃。妃奠于御前，

退复位，再拜。礼毕，诣皇后前，奉瑕修盘，如上仪。

又次醴妃，次盥馈，次谒庙，次群臣命妇朝贺，皆如仪。

四年，册开平王常遇春女为皇太子妃。礼部上仪注，太祖览之曰："贽礼不用笄，但用金盘，翟车用凤轿，雁以玉为之。古礼有亲迎执绥御轮，今用轿，则揭帘是矣。其合卺，依古制用匏。妃朝见，入宫中，乘小车，以帷幕蔽之。谒庙，则皇太子俱往。礼成后三日，乃宴群臣命妇。"著为令。

成化二十二年，更定婚礼。凡节册等案，俱由奉天左门出。皇太子亲迎，由东长安门出。亲迎日，妃服燕居服，随父母家庙行礼。执事者具酒馔，妃饮食讫。父母坐堂上，妃诣前各四拜。父命之曰："尔往大内，夙夜勤慎，孝敬无违。"母命之曰："尔父有训，尔当敬承。"合卺前，于皇太子内殿各设拜位。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拜，妃四拜，然后各升座。庙见后，百官朝贺，致词曰："某官臣某等，恭惟皇太子嘉礼既成，益绵宗社隆长之福。臣某等不胜欣忭之至，谨当庆贺。"帝赐宴如正旦仪。命妇诣太后皇后前贺，亦赐宴，致词曰："皇太子嘉聘礼成，益绵景福。"余大率如洪武仪。

○亲王婚礼

唐制，皇子纳妃，命亲王主婚。宋皆皇帝临轩醮戒，略与皇太子同。明因之。

其宣制曰："册某氏为某王妃。"纳采，致词曰："某王之俪，属于懿淑，使某行纳采礼。"问名词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筮协从，使某告吉。"主婚者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辞。"纳吉词曰："卜筮协从，使某告吉。"主婚者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卜贶之吉，臣与有幸，谨奉典制。"纳徵词曰："某王之俪，卜既协吉，制使某以仪物告成。"主婚者曰："奉制赐臣以重礼，臣某谨奉典制。"请期词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曰："谨奉命。"醮戒命曰："往迎尔相，用承厥家，勖帅以敬。"其亲迎、合卺、朝见、盥馈，并如皇太子。盥馈毕，王皮弁服，妃翟衣，诣东宫前，行四拜礼。东宫坐受，东宫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与妃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从之。至堂，王立于东，妃父母立于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余亲属见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余序家人礼。

太祖之世，皇太子、皇子有二妃。洪武八年十一月，徵卫国公邓愈女为秦王次妃，不传制，不发册，不亲迎。正副使行纳徵礼，冠服拟唐、宋二品之制，仪仗视正妃稍减。婚之日，王皮弁服，导妃谒奉先殿。王在东稍前，妃西稍后。礼毕入宫，王与正妃正坐，次妃诣王前四拜，复诣正妃前四拜。次妃东坐，宴饮成礼。次日朝见，拜位如谒殿。谒中宫，不用枣栗腶修，余并同。

○公主婚礼

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诸侯主之，故曰公主。唐犹以亲王主婚。宋始不用，惟令掌婚者于内东门纳表，则天子自为主矣。明因之。

凡公主出降，行纳采问名礼，婿家备礼物表文于家庭，望阙再拜。掌婚者奉至内东门，诣内使前曰："朝恩贶室于某官某之子，某习先人之礼，使臣某请纳采。"以表跪授内使。内使跪受，奉进内殿，执雁及礼物者从入。内使出，掌婚者曰："将加卜筮，使臣某问名。"进表如初，内使出曰："有制。"掌婚者跪，内使宣曰；"皇帝第几女，封某公主。"掌婚者俯伏，兴。入就次，赐宴出。

纳吉仪与纳采同。掌婚者致词曰："加诸卜筮，占曰从吉，谨使臣某敢告纳徵。"婿家具玄纁、玉帛、乘马、表文如仪。掌婚者致词曰："朝恩贶室于某官某之子某，有先人之礼，使臣某以束帛、乘马纳徵。"请期词曰："某命臣某谨请吉日。"

亲迎日，婿公服告庙曰："国恩贶室于某，以某日亲迎，敢告。"将行，父醮于厅，随意致戒。婿再拜出，至内东门内。内使延入次，执雁及奉礼物者各陈于庭。其日，公主礼服辞奉先殿，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随意训戒。受命讫，又四拜。降阶，内命妇送至内殿门外，公主升辇。至内东门，降辇。婿揭帘，公主升轿。婿出次立。执雁者以雁跪授婿，婿受雁，跪进于内使。内使跪受以授左右。婿再拜，先出，乘马还。公主卤簿车辂后发，公侯百官命妇送至府。婿先候于门。公主至，婿揭帘。公主降，同诣祠堂。婿东，公主西，皆再拜。进爵，读祝，又再拜。出，诣寝室。婿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婿东，公主西。进馔合卺如仪，复相向再拜。明日，见舅姑。舅姑坐于东，西向。公主立于西，东向，行四拜礼。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驸马朝见谢恩，行五拜礼。

初，洪武九年，太祖以太师李善长子祺为驸马都尉，尚临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册公主。册后次日，谒奉先殿。又定驸马受诰仪，吏部官捧诰命置龙亭，至太师府，驸马朝服拜受。次日，善长及驸马谢恩。后十日，始请婚期。二十六年，稍更仪注。然仪注虽存，其拜姑舅及公主驸马相向拜之礼，终明之世实未尝行也。明年，又更定公主、郡主封号、婚礼，及驸马、仪宾品秩。

弘治二年，册封仁和长公主，重定婚仪。入府，公主驸马同拜天地，行八拜礼。堂内设公主座于东，西向，驸马东向座，余如前仪。嘉靖二年，工科给事中安磐等言："驸马见公主，行四拜礼，公主坐受二拜。虽贵贱本殊，而夫妇分定，于礼不安。"不听。崇祯元年，教习驸马主事陈钟盛言："臣都习驸马巩永固，驸马黎明于府门外月台四拜，云至三月后，则上堂、上门、上影壁，行礼如前。始视膳于公主前，公主饮食于上，驸马侍立于旁，过此，方议成婚。驸马馈果肴书臣，公主答礼书赐，皆大失礼。夫既合卺，则俨然夫妇，安有跪拜数月，称臣侍膳，然后成婚者？《会典》行四拜于合卺之前，明合卺后无拜礼也。以天子馆甥，下同隶役，岂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即择日成婚。

凡选驸马，礼部榜谕在京官员军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齐整、行止端庄、有家教者报名，司礼内臣于诸王馆会选。不中，则博访于畿内、山东、河南。选中三人，钦定一人，余二人送本处儒学，充廪生。自宣德时，驸马始有教习，用学官为之。正统以后，令驸马赴监读书习礼。嘉请六年，始定礼部主事一人，专在驸马府教习。

○品官婚礼

周制，凡公侯大夫士之婚娶者，用六礼。唐以后，仪物多以官品为降杀。明洪武五年诏曰："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故其时品节详明，皆有限制，后克遵者鲜矣。

其制，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皆使媒氏通书。女氏许之，择吉纳采。主婚者设宾席。至日，具祝版告庙讫，宾至女氏第。主婚者公服出迎，揖宾及媒氏人。雁及礼物陈于厅。宾左主右，媒氏立于宾南，皆再拜。宾诣主人曰："某官以伉俪之重施于某，某率循典礼，谨使某纳采。"主婚者曰："某之子弗娴姆训，既辱采择，敢不拜嘉。"宾主西东相向坐，彻雁受礼讫，复陈雁及问名礼物。宾兴，诣主婚者曰："某官慎重婚礼，将加卜筮，请问名。"主婚者进曰："某第几女，妻某氏出。"或以

红罗，或以销金纸，书女之第行年岁。宾辞，主婚者请礼从者。礼毕，送宾至门外。

纳吉如纳采仪。宾致词曰："某官承嘉命，稽诸卜筮，龟筮协从，使某告吉。"主婚者曰："某未教之女，既以吉告，其何敢辞。"纳徵如纳吉仪，加玄纁束帛、函书，不用雁。宾致词曰："某官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礼。有不腆之币，敢请纳徵。"主婚者曰："某官贶某以重礼，某敢不拜受。"宾以函书授主婚者，主婚者亦答以函书。请期，亦如纳吉仪。

亲迎日，婿父告于祢庙。婿北面再拜立，父命之曰："躬迎嘉偶，釐尔内治。"婿进曰："敢不承命。"再拜，媒氏导婿之女家。其日，女氏主婚者告庙讫，醴女如家人礼。婿至门，下马，就大门外之次。女从者请女盛服，就寝门内，南向坐。婿出次，主婚者出迎于门外，揖而入。主婚者入门而右。婿入门而左，执雁者从，至寝户前，北面立。主婚者立于户东，西向。婿再拜，奠雁，出就次。主婚者不降送。婿既出，女父母南向坐，保母导女四拜。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顺为正，无忘肃恭。"母命之曰："必恭必戒，毋违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尔忱听于训言，毋作父母羞。"保姆及侍女翼女出门，升车。仪卫导前，送者乘车后。婿先还以俟。妇车至门，出迎于门内，揖妇入。及寝门，婿先升阶，妇从升。入室，婿盥于室之东南，妇从者执巾进水以沃之；妇盥于室之西北，婿从者执巾进水以沃之。盥毕，各就坐，婿东，妇西。举食案，进酒，进馔。酒食讫，复进如初。侍女以卺注酒，进于婿妇前。各饮毕，皆兴，立于座南，东西相向，皆再拜。婿妇入室，易服。婿从者馂妇之余，妇从者馂婿之余。

明日见宗庙，设婿父拜位于东阶下，婿于其后；主妇拜位于西阶下，妇于其后。诸亲各以序分立。其日夙兴，婿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赞礼引妇至庭中，北面立。婿父升自东阶，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读祝，兴，立于西。妇四拜，退，复位。婿父降自西阶就拜位，婿父以下皆再拜，礼毕。次见舅姑。其日，妇立堂下，伺舅姑即座，就位四拜。保姆引妇升自西阶，至舅前，侍女奉枣栗授妇。妇进讫，降阶四拜。诣姑前，进腶修，如前仪。次舅姑醴妇，如家人礼。次盥馈。其日，妇家备馔至婿家。舅姑即座，妇四拜。升自西阶，至舅前。从者举食案以馔授妇，妇进馔，执事者加匕箸。进馔于姑，亦如之。食讫，彻馔，妇降阶就位，四拜，礼毕。舅姑再醴妇，如初仪。

○庶人婚礼

《礼》云："婚礼下达。"则六礼之行，无贵贱一也。硃子《家礼》无问名、纳吉，止纳采、纳币、请期。洪武元年定制用之，下令禁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其纳采、纳币、请期，略仿品官之仪。有媒无宾，词亦稍异。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俗谓之铺房。至若告词、醮戒、奠雁、合卺，并如品官仪。见祖祢舅姑，舅姑醴妇，亦略相准。

○皇帝视学仪

《礼》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周末沦丧，礼废不行。汉明帝始幸辟雍。唐以后，天子视学，始设讲榻。洪武十五年，太祖将幸国子监。议者言，孔子虽圣，乃人臣，礼宜一奠而再拜。太祖不从，命礼部尚书刘仲质定其制。

前期设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设御座于彝伦堂。至日，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皇帝入御幄，具皮弁服，诣先师神位，再拜。献爵，复再拜。四配、十哲、两庑分献，如常仪。皇帝入御幄，易常服。升舆，至彝伦堂升座。学官诸生五拜叩头，东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从官，以次入堂，东西序立。赞进讲，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四人由西门入，至堂中。赞举经案于御前，礼部官奏，请授经于讲官。祭酒跪受。赐讲官坐。及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几榻坐讲。赐大臣翰林儒臣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圜立以听。讲毕，叩头，退就本位。司业、博士、助教，各以次进讲。出堂门，复位。赞宣制，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宣谕，五拜叩头。礼毕，学官诸生出成贤街送驾。明日，祭酒率学官上表谢恩。

永乐四年，礼部尚书郑赐引宋制，请服靴袍，再拜。帝不从，仍行四拜礼。进讲毕，赐百官茶。礼部请立视学之碑，帝亲制文勒石。祭酒等表谢。帝御奉天门，赐百官宴，仍赐祭酒、司业纟宁丝罗衣各二袭，学官三十五人各纟宁丝衣一袭，监生三千余人各钞五锭。正统九年，帝幸国子监，如仪。礼毕，赐公、侯、伯、驸马、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至检讨、国子监祭酒至学录宴。

先是，视学祭先师，不设牲，不奏乐。至成化元年，始用牲乐。视学之日，乐设而不作。礼毕，百官庆贺，赐衣服，赐宴，皆及孔、颜、孟三氏子孙。弘治元年，定先期致斋一日，奠加币，牲用太牢，改分献官为分奠官。嘉靖元年，定衍圣公率三氏子孙，祭酒率学官诸生，上表

谢恩，皆赐宴于礼部。十三年，以先师祀典既正，再视学，命大臣致奠启圣公祠。万历四年，定次日行庆贺礼，颁赏如旧，免赐宴。

初，宪宗取三氏子孙赴京观礼，又命衍圣公分献。至世宗，命衍圣公及颜、孟二博士，孔氏老成者五人，颜、孟各二人，赴京陪祀。

○经筵

明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其制，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一赞礼，序班四举案，勋臣或驸马一人领将军侍卫。

礼部择吉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设御案于座东稍南，设讲案于案南稍东。是日，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一册置讲案，皆《四书》东，经、史西。讲官各择撰讲章置册内。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拜三叩头。后每讲止行叩头礼。以次上殿，东西序立。序班二员，举御案于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南正中。鸿胪官赞进讲。讲官二员从东西班出，诣讲案前，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至御案南铜鹤下，相向立。鸿胪官赞讲拜，兴。东班展书官诣御案前，跪展《四书》，退立于东鹤下。讲官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讲毕退。展书官跪掩书，仍退立鹤下。西班展书官展经或史，讲官进讲，退，如初。鸿胪官赞讲官拜，兴。各退就东西班，展书官随之，序班彻御案讲案。礼毕，命赐酒饭。各官出至丹陛，行叩头礼。至左顺门，酒饭毕，入行叩头礼。

隆庆元年，定先一日告奉先殿，告几筵。是日，帝诣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讲章于前两日先进呈览。万历二年，定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

○日讲

日讲，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开读初，吉服，五拜三叩首，后常服，一拜三叩首。阁臣同侍于殿内，候帝口宣“先生来”，同进，叩首，东西立。读者先至御前

一揖，至案展书，压金尺，执牙签。读五过，掩书一揖退。先书，次经，次史，进讲如读仪。侍书官侍习书毕，各叩头退。于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

午讲，隆庆六年定。每日早讲毕，帝进暖阁少憩，阅章奏。阁臣等退西厢房，久之，率讲官再进午讲，讲《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讲毕，帝还宫。凡三、六、九视朝日，暂免讲读。

又嘉靖六年定制，月三、八日，经筵日讲官二员，讲《大学衍义》。十年，定无逸殿讲仪。质明，帝常服乘辇至殿门，众官于门外迎候。帝降辇，乘板舆，至殿升座。各官于殿门外一拜三叩首，入内，东西序立。赞进讲，讲官大学士一员出班叩首。命赐坐，一叩首，乃坐。讲毕，展书官跪掩讲章，讲官叩头复班。又学士一员承旨坐讲，如初礼毕。各官至豳风亭候驾至，亭内赐宴。

○东宫出阁讲学仪

太祖命学士宋濂授皇太子、诸王经于大本堂，后于文华后殿。世宗改为便殿，遂移殿东厢。天顺二年，定出阁仪。是日早，侍卫侍仪如常。执事官于文华后殿四拜，鸿胪官请皇太子升殿，师保等于丹陛上四拜。各官退出，内侍导皇太子至后殿升座，以书案进。侍班侍读讲官入，分班东西立。内侍展书，侍读讲官以次进读讲，叩头而退。

其每日讲读仪，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班。次读经或史，则西班伴读，亦如之。读毕，各官退。至巳时，各官入，内侍展书，侍讲官讲早所读《四书》毕，退班。次讲经史亦然。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

弘治十一年更定，三师三少并宫僚于丹陛四拜毕，从殿左右门入，东西立。候讲读毕，叩头退。隆庆六年，改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之东厢，正中西向。每日讲读各官，先诣文华门外东西向，序立。候帝御日讲经筵毕，皇太子出阁升座。凡东宫初讲时，阁臣连侍五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先拜出，然后各官入。崇祯十一年，署礼部事学士顾锡畴言："东宫嘉礼告成，累朝锡赉有据。《实录》载成化十五年，皇太子出阁讲学，六卿皆加保、傅。弘治十年，皇太子出阁讲学，内阁徐溥等

四人、尚书马文升等七人，俱加宫保。”帝命酌议行之。

○诸王读书仪

书堂在皇极门右厢。讲官选部曹或进士改授翰林官充之。天顺二年定，初入书堂，其日早，王至右顺门之北书堂，面东，中坐。提督讲读并讲读官行四拜礼。内官捧书展于案上，就案左坐。讲读官进立于案右。伴读十遍，叩头退。每日讲读，清晨，王至书堂，讲读官行叩头礼，伴读十遍，出。饭后，复诣堂伴看写字。讲书毕，仍叩头退。万历六年定，书堂设中座，书案在左，写字案在右。辅臣率讲读侍书官候于门外。王入书堂，传令旨“先生进”。辅臣率各官入，四拜，分班侍立。讲读官以次授书各十遍讫，令旨“先生吃酒饭”，各官出，王暂入堂南间少憩。辅臣各率官入。令旨“先生进”，遂入分班侍立。侍书官看写字，讲读以次进讲毕，各官一拜出。

志第三十二 礼十（嘉礼四 宾礼）

巡狩 东宫监国 皇长孙监国 颁诏仪 迎接诏赦仪 进书仪 进表笺仪乡饮酒礼 蕃王朝贡礼 遣使之蕃国仪 蕃国遣使进表仪 品官相见礼 庶人相见礼

○巡狩之制

永乐六年北巡，礼部行直省，凡有重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所，小事达京师启闻。车驾将发，奏告天地、社稷、太庙、孝陵，祭大江、旗纛等神，ＡＱ祭于承天门。缘途当祭者，遣官祭。将至北京，设坛祭北京山川等神。车驾至，奏告天地，祭境内山川。扈从马步军五万。侍从，五府都督各一，吏、户、兵、刑四部堂上官各一，礼、工二部堂上官各二，都察院堂上官一，御史二十四，给事中十九，通政、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堂上官共二十，翰林院、内阁官三，侍讲、修撰、典籍等官六，六部郎官共五十四，余不具载。车驾将发，宴群臣，赐扈从官及军校钞。至北京，宴群臣、耆老，赐百官及命妇钞。所过郡县，官吏、生员、耆老朝见，分遣廷臣核守令贤否，即加黜陟。给事、御史存问高年，赐币帛酒肉。

嘉靖十八年，幸承天。先期亲告上帝于玄极宝殿。同日，告皇祖及睿宗庙，遣官分告北郊及成祖以下诸庙、社稷、日月、神祇。驾出正阳门，后妃辇轿从。锦衣卫设钦制武阵驾，卫卒八千，奉舆辇，执仪仗。卫指挥前驱。武重臣二员留守，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各赐敕行事。分命文武重臣，出督宣大、蓟州、山海关，行九边，亦各赐敕。皇城及京城诸门，皆命文武大臣各一员坐守。设警备扈驾官军六千。驾发，百官吉服送于彰义关外。扈从官军，略如永乐时数。先发在途者免朝参，惟礼兵二部、鸿胪、太常、科道纠仪官及光禄寺从行。过真定，望祭北岳。帝常服，从臣大臣及巡抚都御史吉服行礼。卫辉，遣官祭济渎。钧州，望祭中岳；荥泽，祭河，礼如北岳。南阳，遣祭武当山。途次古帝王、圣贤、忠臣、烈士祠墓，遣官致祭。抚、按、三司迎于境上，至行宫，吉服朝见。生员耆老，俱三十里外迎。所过王府，亲王常服候驾，随至行宫，冕服朝见。赐宴，宗室不许出。至承天，诣献皇帝庙谒告。越四日，行告天礼于龙飞殿丹陛上，奉献皇帝配。更皮弁服，诣国社稷及山川坛行礼，次日，谒显陵。次日，从驾官上表贺，遂颁诏如仪。回京，亲谢上帝、皇祖、皇考，分遣官告郊、庙、社稷、群神，行礼如初。

○东宫监国

古制，太子出曰“抚军”，守曰“监国”。三代而下，惟唐太子监国结双龙符，而其仪不著。

永乐七年，驾幸北京，定制，凡常朝，皇太子于午门左视事。左右侍卫及各官启事如常仪。若御文华殿，承旨召入者方入。凡内外军机及王府急务，悉奏请。有边警，即调军剿捕，仍驰奏行在。皇城及各门守卫，皆增置官军。遇圣节、正旦、冬至，皇太子率百官于文华殿前拜表，行十二拜礼。表由中门出，皇太子由左门送至午门，还宫。百官导至长安右门外，文五品、武四品以上，及近侍官、监察御史，俱乘马导三山门外，以表授进奏官。至期，告天祝寿，行八拜礼。其正旦、冬至、千秋节，百官于文华殿庆贺如常仪。凡享太庙及社稷诸神之祭，先期敕皇太子摄祭。其祀典神祇，太常寺于行在奏闻，遣官行礼。凡四夷来朝，循例赐宴，命礼部遣送行在所。凡诏书至，设龙亭仪仗大乐，百官朝服，出三山门外奉迎。皇太子冕服迎于午门前，至文华殿，行五拜三叩头礼，升殿展读。使者捧诏置龙亭中，皇太子送至午门外。礼部官置诏书云舆中，文武二品以上官迎至承天门，开读如仪。以鼓乐送使者诣会同馆。使者见皇太子，行四拜礼，赐宴于礼部。

十二年北征，复定制。常朝于文华殿视事，文武启事，俱达北京。嘉靖十八年南巡，命皇太子监国。时太子幼，命辅臣一人居守，军国机务悉听启行。

○皇太孙监国

永乐八年，帝自北京北征。时皇太子已监国于南，乃命皇长孙居北京监国。时宣宗未冠，及冠始加称皇太孙云。

其制，每日皇长孙于奉天门左视事，侍卫如常仪。诸司有事，具启施行。若军机及王府要务，一启皇太子处分，一奏闻行在所。圣节，设香案于奉天殿，行礼如常仪。天下诸司表文俱诣北京。四夷朝贡俱送南京，武选及官民有犯，大者启皇太子，小者皇长孙行之。皇亲有犯，启皇太子所。犯情重及谋逆者，即时拘执，命皇亲会问。不服，乃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会皇亲再问，启皇太子，候车驾回京，奏请处分。

○颁诏仪

凡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敕符等，则使者赍付所授官，秘不敢发。开读迎接，仪各不同。

洪武二十六年，定颁诏仪。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案于殿东，陈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午门及承天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清晨，校尉擎云盖于殿内帘前，百官朝服班承天门外，公侯班午门外，东西向。皇帝皮弁服，升殿如仪。礼部官捧诏书诣案前，用宝讫，置云盖中。校尉擎云盖，由殿东门出。大乐作，自东陛降，由奉天门至金水桥南午门外，乐作，公侯前导，迎至承天门上。鸣赞唱排班，文武官就位，乐作。四拜，乐止。宣读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跪。礼部官捧诏书，授宣读官。宣讫，礼部官捧置云盖中。赞礼唱俯伏兴，乐作。四拜，乐止。舞蹈山呼，又四拜。仪礼司奏礼毕，驾兴。礼部官捧诏书分授使者，百官退。

嘉靖六年续定，鸿胪官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彩舆于午门外，鸿胪官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百官入丹墀侍立，帝冕服升座，如朝仪。翰林院官捧诏书从，至御座前东立。百官入班，四拜，出至承天门外。赞颁诏，翰林院官捧诏书授礼部官，捧至云盘案上。校尉擎云盖，俱从殿左门出，至午门外，捧诏置彩舆内。公侯伯三品以上官前导，迎至承天门上，宣读赞拜，俱如上仪。礼部官捧诏书授锦衣卫官，置云匣中，以彩索系之龙竿，颁降。礼部官捧置龙亭内，鼓乐迎至礼部，授使者颁行。隆庆六年，诏出至皇极门，即奏礼毕，驾还。

○迎接诏赦仪

洪武中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使者下马，奉诏书置龙亭中，南向，本处官朝服行五拜礼。众官及鼓乐前导，使者上马随龙亭后，至公廨门。众官先入，文武东西序立，候龙亭至，排班四拜。使者捧诏授展读官，展读官跪受，诣开读案。宣读讫，捧诏授朝使，仍置龙亭中。众官四拜，舞蹈山呼，复四拜毕。班首诣龙亭前，跪问皇躬万福，使者鞠躬答曰："圣躬万福。"众官退，易服见使者，并行两拜礼。复具鼓乐送诏于官亭。如有出使官在，则先守臣行礼。

○进书仪

进书仪惟《实录》最重。皇帝具衮冕，百官朝服，进表称贺。其馀纂修书成，则以表进。重录书及玉牒，止捧进。兹详载进《实录》仪，馀可推见云。

建文时，《太祖实录》成，其进仪无考。永乐元年，重修《太祖实录》成。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正中，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于奉天门，设卤簿大乐如仪。史官捧《实录》置舆中，帝御殿如大朝仪。百官诣丹墀左右立，鸿胪官引宝舆至丹陛上，史官举《实录》置于案，遂入班。鸿胪官奏进《实录》，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殿中门入，班首由左门入。帝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序班并内侍官举《实录》案入谨身殿，置于中。帝复座。赞俯伏，班首俯伏，兴。复位，赞四拜。赞进表，序班举表案，由左门入，置于殿中。赞宣表，赞众官皆跪。宣讫，俯伏，兴，四拜，进《实录》官退于东班，百官入班。鸿胪官奏庆贺，各官四拜兴。赞有制，史官仍入班。赞跪，宣制云："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功德光华，纂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俯伏兴，三舞蹈，又四拜，礼毕。

万历五年，《世祖实录》成，续定进仪。设宝舆、香亭、表亭于史馆前，帝衮冕御中极殿，百官朝服侍班。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置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舆中，鸿胪官导迎。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监修、总裁等官随表亭后，由二桥行至皇极门。《实录》舆由中门入，表亭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监修官捧表置于案，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俱侍立于石墀东。内殿百官行记讫，帝出御皇极殿。监修、总裁等官入，进《实录》、进表俱如永乐仪。次日，司礼监官自内殿送《实录》下殿，仍置宝舆中，用伞盖，与监修总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

○进表笺仪

明初定制，凡王府遇圣节及冬至、正旦，先期陈设毕。王冕服就位四拜，诣香案前跪。进表讫，复位，四拜，三舞蹈，山呼，又四拜。百官朝服随班行礼。进中宫笺仪如之，惟不舞蹈山呼。进皇太子笺，王皮弁服，行八拜礼，百官朝服随班行礼。

凡进贺表笺，皇子封王者，于天子前自称曰"第几子某王某"，称天子曰"父皇陛下"，皇后曰"母后殿下"。若孙，则自称曰"第几孙某王某"，称天子曰"祖父皇帝陛下，"皇后曰"祖母皇后殿下"。若弟，则自称曰"第几弟某封某"，称天子曰"大兄皇帝陛下"，皇后曰"尊嫂皇后殿

下”。侄则自称曰“第几侄某封某”，称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若尊属，则自称曰“某封臣某”，称天子曰“皇帝陛下”，皇后曰“皇后殿下”。若从孙以下，则称“从孙、再从孙、三从孙某封某”，皆称皇帝皇后曰“伯祖、叔祖皇帝陛下”，“伯祖母、叔祖母皇后殿下”。至世宗时，始令各王府表笺，俱用圣号，不得用家人礼。

凡在外百官进贺表笺，前一日，结彩于公廨及街衢。文武官各斋沐，宿本署。清晨，设龙亭于庭中，设仪仗鼓乐于露台，设表笺案于龙亭前，香案于表笺案前，设进表笺官位于龙亭东。鼓初严，各官具服。次严，班首具服诣香案前，涤印用印讫，以表笺置于案，退立幕次。三严，各官入班四拜，班首诣香案前。赞跪，众官皆跪。执事者以表笺跪授班首，班首跪授进表官，进表官跪受，置龙亭中。班首复位，各官皆四拜，三舞蹈，山呼，四拜。金鼓仪仗鼓乐百官前导，进表官在龙亭后东。至郊外，置龙亭南向，仪仗鼓乐陈列如前，文武官侍立。班首取表笺授进表官，进表官就于马上受表，即行，百官退。

○乡饮酒礼

《记》曰：“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故《仪礼》所记，惟乡饮之礼达于庶民。自周迄明，损益代殊，而其礼不废。洪武五年，诏礼部奏定乡饮礼仪，命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十六年，诏班《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

其仪，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为宾。择年高有德者为僎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教职为司正。赞礼、赞引、读律，皆使能者。前期，设宾席于堂北两楹之间，少西，南面；主席于阼阶上，西面；介席于西阶上，东面；僎席于宾东，南面；三宾席于宾西，南面。皆专席不属。众宾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东面北上。宾多则设席于西阶，北面东上；僚佐席于东序，西面北上。设众宾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阶之西，当序，东面北上。宾多则又设位于西阶之南，北面东上。司正及读律者，位于堂下阼阶之南，北面西上。设主之赞者位于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设主及僚佐以下次于东廊，宾介及众宾次于庠门之外，僎次亦在门外。设酒尊于堂上东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阶下东南；篚一于洗西，实以爵觯；盥洗在爵洗东。设卓案于堂上下席位前，陈豆于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宾之数，皆实以

菹醢。至期，宾将及门，执事者进报曰：“宾至。”主人率僚属出迎于门外，主西面，宾以下皆东面。三揖三让，而后升堂，相向再拜，升坐。执事者报僎至，迎坐如前仪。赞礼唱司正扬觯。司正诣盥洗位，次诣爵洗位，取觯于篚，洗觯。升自西阶，诣尊所酌酒，进两楹之间，北面立。在坐者皆起，司正揖，僎宾以下皆报揖。司正乃举觯，言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言毕，赞礼唱司正饮酒。饮毕，揖报如初。司正复位，僎宾以下皆坐。赞礼唱读律令，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皆如扬觯仪。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赞礼唱供馔，执事者举馔案至宾前，次僎，次介，次主，三宾以下各以次举讫。赞礼唱献宾，主降诣盥洗及爵洗位，洗爵酌酒，至宾前，置于席。稍退，两拜，宾答拜。又诣僎前，亦如之。主退复位。赞礼唱宾酬酒，宾起，僎从之，诣盥洗爵洗位如仪。至主前，置爵。宾、僎、主皆再拜，各就坐。执事者于介、三宾、众宾以下，以次斟酒讫。赞礼唱饮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汤三品毕。赞礼唱彻馔，在坐者皆兴。僎、主、僚属居东，宾、介、三宾、众宾居西，皆再拜。赞礼唱送宾，以次下堂，分东西行，仍三揖出庠门而退。里中乡饮略同。

二十二年，命凡有过犯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著为令。

三曰宾礼，以待蕃国之君长与其使者。宋政和间，详定五礼，取《周官·司仪》掌九仪宾客摈相，诏王南乡以朝诸侯之义，故以朝会仪列为宾礼。按古之诸侯，各君其国，子其民，待以客礼可也，不可与后世之臣下等。兹改从其旧，而百官庶人相见之礼附焉。

○蕃王朝贡礼

蕃王入朝，其迎劳宴飨之礼，惟唐制为详。宋时，蕃国皆遣使入贡，所接见惟使臣而已。

明洪武二年定制：凡蕃王至龙江驿，遣侍仪、通赞二人接伴。馆人陈蕃王座于厅西北，东向。应天府知府出迎，设座于厅东南，西向。以宾主接见。宴毕，知府还，蕃王送于门外。明日，接伴官送蕃王入会同馆，礼部尚书即馆宴劳。尚书至，蕃王服其国服相见。宴飨迎送俱如龙江驿。酒行，用乐。明日，中书省奏闻，命官一员诣馆，如前宴劳。侍仪司以蕃王及从官具服，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设蕃王及从官

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中道东西。知班二，位于蕃王拜位北，引蕃王舍人二，位于蕃王北，引蕃王从官舍人二，位于蕃王从官北，俱东西相向。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俟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主物案置拜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蕃王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御前。赞拜，蕃王再拜，跪，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制官宣制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见皇太子于东宫正殿，设拜位于殿外。皇太子皮弁服升座，蕃王再拜，皇太子立受。蕃王跪称贺，致词讫，复位再拜，皇太子答拜。蕃王出，其从官行四拜礼。见亲王，东西相向再拜，王答拜。俱就座，王座稍北。礼毕，揖而出。见丞相、三公、大都督、御史大夫皆钧礼。蕃王陛辞，如朝见仪，不传制。中书省率礼部官送龙江驿，宴如初。

二十七年四月，以旧仪烦，命更定。凡蕃国来朝，先遣礼部官劳于会同馆。明日，各具其国服，如尝赐朝服者则服朝服，于奉天殿朝见。行八拜礼毕，即诣文华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礼。见亲王亦如之，王立受，答后二拜。从官随蕃王后行礼。凡遇宴会，蕃王居侯伯之下。

凡蕃国遣使朝贡，至驿，遣应天府同知礼待。明日至会同馆，中书省奏闻，命礼部侍郎于馆中礼待如仪。宴毕，习仪三日，择日朝见。陈设仪仗及进表，俱如仪。承制官诣使者前，称有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问使者来时，尔国王安否？"使答毕，俯伏，兴，再拜。承制官称有后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又问，尔使者远来勤劳。"使者俯伏，兴，再拜。承制官复命讫，使者复四拜。礼毕，皇帝兴，乐作止如仪。见东宫四拜，进方物讫，复四拜。谒丞相、大都督、御史大夫，再拜。献书，复再拜。见左司郎中等，皆钧礼。

凡锡宴，陈御座于谨身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东，诸王座于皇太子下，西向，设蕃王座于殿西第一行，东向，设文武官座于第二、第三行，东西向。酒九行，上食五次，大乐、细乐间作，呈舞队。蕃国从官坐于西庑下，酒数食品同，不作乐。东宫宴蕃王，殿上正中设皇太子座，设诸王座于旁，东西向；蕃王座于西偏，诸王之下，东向；三师、宾客、谕德位于殿上第二行，东西向；蕃王从官及东宫官位于西庑，东向北上。和声郎陈乐，光禄寺设酒馔，俱如谨身殿仪。或宰相请旨宴劳，则设席于中书省后堂，宾西主东。设蕃王从官及左右司官坐于左司。教坊司陈乐于堂及左司南楹。蕃王至省门外，省官迎入，从官各从

其后。升阶就坐，酒七行，食五品，作乐，杂陈诸戏。宴毕，省官送至门外。都督府御史台宴如之。其宴蕃使，礼部奉旨锡宴于会同馆。馆人设坐次及御酒案，教坊司设乐舞，礼部官陈龙亭于午门外。光禄寺官请旨取御酒，置龙亭，仪仗鼓乐前导。至馆，蕃使出迎于门外。执事者捧酒由中道入，置酒于案。奉旨官立于案东，称有制，使者望阙跪。听宣毕，赞再拜。奉旨官酌酒授使者，北面跪饮毕，又再拜。各就坐，酒七行，汤五品，作乐陈戏如仪。宴毕，奉旨官出，使者送至门外。皇太子锡宴，则遣宫官礼待之。省府台亦置酒宴会，酒五行，食五品，作乐，不陈戏。

○遣使之蕃国仪

凡遣使、赐玺绶及问遣庆吊，自汉始。唐使外国，谓之入蕃使，宋谓之国信使。明祖既定天下，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币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而不伤国体，视前代为得。

，凡遣使，翰林院官草诏。至期，陈设如常仪。百官入侍，皇帝御奉天殿。礼部官捧诏书，尚宝司奏用宝，以黄销金袱裹置盘中，置于案。使者就拜位四拜，乐作止如仪。承制官至丹陛称有制，使者跪。宣制曰："皇帝敕使尔某诏谕某国，尔宜恭承朕命。"宣讫，使者俯伏，兴，四拜。礼部官奉诏降自中陛，以授使者。使者拜出午门，置龙亭内。驾兴，百官出。

使者入蕃国境，先遣人报于王，王遣使远接。前期于国门外公馆设幄结彩，陈龙亭香案，备金鼓仪仗大乐。又于城内街巷结彩，设阙亭于王殿上，设香案于其前。设捧诏官位殿陛之东北，宣诏展诏官以次南，俱西向。诏使至，迎入馆。王率国中官及耆老出迎于国门外，行五拜礼。仪仗鼓乐导龙亭入，使者随之。至殿上，置龙亭于正中。使者立香案东，蕃王位殿庭中北向，众官随之。使者南向立，称有制，蕃王以下皆四拜。蕃王升自西阶，诣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兴，众官同。蕃王复位。使者诣龙亭前，取诏书授捧诏官。捧诏官捧诣开读案，授宣诏官。宣诏官受诏，展诏官对展，蕃王以下皆跪听。宣讫，仍以诏置龙亭。蕃王以下皆俯伏，兴，四拜，三舞蹈，复四拜。凡拜皆作乐。礼毕，使者以诏书付所司颁行。蕃王与使者分宾主行礼。

其赐蕃王印绶及礼物，宣制曰："皇帝敕使尔某，授某国王印绶，尔其恭承朕命。"至蕃国，宣制曰："皇帝敕使某，持印赐尔国王某，并赐礼物。"余如仪。

○蕃国遣使进表仪

洪武二年定。所司于王宫及国城街巷结彩，设阙庭于殿上正中。前设表笺案，又前设香案。使者位于香案东，捧表笺二人于香案西。设龙亭于殿庭南正中，仪仗鼓乐具备。清晨，司印者陈印案于殿中，涤印讫，以表笺及印俱置于案。王冕服，众官朝服。诣案前用印毕，用黄袱裹表，红袱裹笺，各置于匣中，仍各以黄袱裹之。捧表笺官捧置于案。引礼引王至殿庭正中，众官位其后。赞拜，乐作。再拜，乐止。王诣香案前跪，众官皆跪，三上香讫。捧表官取表东向跪进王，王授表以进于使者。使者西向跪受，兴，置于案。赞兴，王复位。赞拜，乐作，王与众官皆四拜。乐止，礼毕。捧表笺官捧表前行。置于龙亭中，金鼓仪仗鼓乐前导。王送至宫门外，还；众官朝服送至国门外。使者乃行。

○品官相见礼

凡官员揖拜，洪武二十年定，公、侯、驸马相见，各行两拜礼。一品官见公、侯、驸马，一品官居右，行两拜礼，公、侯、驸马居左，答礼。二品见一品亦如之。三品以下仿此。若三吕见一品，四品见二品，行两拜礼。一品二品答受从宜，余品仿此。如有亲戚尊卑之分，从行私礼。三十年令，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品近者行礼，则东西对立，卑者西，高者东。其品越二、三等者，卑者下，尊者上。其越四等者，则卑者拜下，尊者坐受，有事则跪白。

凡文武官公聚，各依品级序坐。若资品同者，照衙门次第。若王府官与朝官坐立，各照品级，俱在朝官之次。成化十四年定，在外总兵、巡抚官位次，左右都督与左右都御史并，都督同知与副都御史并，都督佥事与佥都御史并，俱文东武西。伯以上则坐于左。十五年重定，都御史系总督及提督军务者，不分左右副佥，俱坐于左。总兵官虽伯，亦坐于右。

凡官员相遇回避，洪武三十年定，驸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驸马，引马侧立，须其过。二品见一品，趋右让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驸马，引马回避，遇一品引马侧立，遇二品趋右让道而行。四品遇一品以上官，引马回避，遇二品引马侧立，遇三品趋右让道而行。五品至九品，皆视此递差。其后尽遵行。文职虽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勋戚大臣；而其相回避者，亦论官不论品秩矣。

凡属官见上司，洪武二十年定，属官序立于堂阶之上，总行一揖，

上司拱手，首领官答揖。其公干节序见上司官，皆行两拜礼，长官拱手，首领官答礼。

凡官员公座，洪武二十年定，大小衙门官员，每日公座行肃揖礼。佐贰官揖长官，长官答礼。首领官揖长官、佐贰官，长官、佐贰官拱手。

○庶人相见礼

洪武五年令，凡乡党序齿，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十二年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二十六年定，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其师，奴婢见家长，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其余亲戚长幼悉依等第，久别行两拜礼，近别行揖礼。平交同。

志第三十三 礼十一（军礼）

亲征 遣将 禡祭 受降 奏凯献俘 论功行赏 大阅 大射 救日伐鼓

四曰军礼。亲征为首，遣将次之。方出师，有禡祭之礼。及还，有受降、奏凯献俘、论功行赏之礼。平居有阅武、大射之礼。而救日伐鼓之制，亦以类附焉。

○亲征

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军礼。中书省臣会儒臣言：古者天子亲征，所以顺天应人，除残去暴，以安天下。自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亲征，则类于上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庙，禡于所征之地，及祭所过山川。师还，则奏凯献俘于庙社。后魏有宣露布之制。唐仍旧典，宋亦间行焉。于是历考旧章，定为亲征礼奏之。前期，择日祭告天地神祠行禡祭礼。凡所过山川岳镇海渎用太牢，其次少牢，又次特牲。若行速，止用酒脯，祭器笾豆各一。前期，斋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视涤。祭之日，服武弁，行一献礼。凯旋，告祭宗社，礼与出师同。献俘庙社，以露布诏天下，然后论功行赏。永乐、宣德、正统间，率遵用之。

正德十四年，帝亲征宸濠，礼部上祭告仪注如旧。帝令祭祀俱遣官代。及疏请遣官，有旨勿遣。其颁诏，亦如旧制。明年十一月将凯旋，礼臣言："宸濠悖逆，皇上亲统六师，往正其罪，与宣德间亲征汉庶人高煦故事相同。但一切礼仪无从稽考。请于师还之日，圣驾从正阳门入，遣官告谢天地庙社。驾诣奉先殿、几筵殿，谒见毕，朝见皇太后。次日早，御午门楼，百官朝见，行献俘礼。择日诏告天下。"十二月，帝还京，百官迎于正阳门外，帝戎服乘马入。

○遣将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会官议奏，王者遣将，所以讨有罪，除民害也。《书》称大禹徂征，《诗》美南仲薄伐。《史记》引《兵书》曰："古王者之遣将，跪而推毂。"汉高命韩信为将，设坛具礼。北齐亲授斧钺。唐则告于庙社，又告太公庙。宋则授旌节于朝堂，次告庙社，又禡祭黄帝。今定遣将礼，皇帝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将军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节钺授大将军。大将军受之，以授执事者，俯伏，兴，再拜出。降陛，复位，四拜。驾还宫，大

将军出。至午门外勒所部将士，建旗帜，鸣金鼓，正行列，擎节钺。奏乐前导，百官以次送出。造庙宜社之礼，即命大将军具牲币，行一献礼，与遣官祭告庙社仪同。其告武成王庙仪，前二日，大将省牲。祭日，大将于幕次佥祝版，入就位，再拜。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进熟酌献，读祝，再拜。诣位，再拜。饮福受胙，复再拜。彻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将行礼。两庑陪祀，诸将分献。

○禡祭

亲征前期，皇帝及大将陪祭官皆斋一日。前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诣神厨，视鼎镬涤溉。执事设军牙六纛于庙中之北，军牙东，六纛西，笾豆十二，簠簋各二，铏登俎各三。设瘗坎位于神位西北，设席于坎前。上置酒碗五，雄鸡五，余陈设如常仪。祭日，建牙旗六纛于神位后。皇帝服武弁，自左南门入。至庙庭南，正中北向立。大将及陪祭官分文武重行班于后。迎神，再拜，奠币。行初献礼，先诣军牙神位前，再诣六纛神位前，俱再拜。亚献、终献如之。惟初献读祝，诣饮福位，再拜饮福，受胙，又再拜。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复再拜。执事官各以祝币，掌祭官取馔诣燎所，太常奏请望燎。执事杀鸡，刺血于酒碗中，酹神。燎半，奏礼毕，驾还。若遣将，则于旗纛庙坛行三献礼。大将初献，诸将亚献、终献。

○受降

洪武四年七月，蜀夏明升降表至京师，太祖命中书集议受降礼。省部请如宋太祖受蜀主孟昶降故事，拟明升朝见日，皇帝御奉天门，升等于午门外跪进待罪表。侍仪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读讫，承制官出传制。升等皆俯伏于地，侍仪舍人掖升起，其属官皆起，跪听宣制释罪。升等五拜，三呼万岁。承制官传制，赐衣服冠带。侍仪舍人引升入丹墀中四拜。侍仪使传旨，升跪听宣谕，俯伏四拜，三呼万岁，又四拜出。百官行贺礼。帝以昶专治国政，所为奢纵，升年幼，事由臣下，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礼，惟命升及其官属朝见，百官朝贺。

○奏凯献俘

凡亲征，师还，皇帝率诸将陈凯乐俘馘于庙南门外，社北门外。告祭庙社，行三献礼，同出师仪。祭毕，以俘馘付刑部，协律郎导乐以退。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午门楼，以露布诏天下，百官具朝服以听，仪与开读诏赦同。

大将奏凯仪。先期，大都督以露布闻。内使监陈御座于午门楼上前楹，设奏凯乐位于楼前，协律郎位于奏凯乐北，司乐位于协律郎南。又设献俘位于楼前少南，献俘将校位于其北，刑部尚书奏位于将校北，皆北向。又设刑部尚书受俘位于献俘位西，东向。设露布案于内道正中，南向。受露布位于案东，承制位于案东北，俱西向。宣露布位于文武班南，北向。至日清晨，先陈凯乐俘馘于庙社门外，不奏歌曲。俟告祭礼毕，复陈乐于午门楼前，将校引俘侍立于兵仗之外，百官入侍立位。皇帝常服升楼，侍卫如常仪。大将于楼前就位，四拜。诸将随之，退，就侍立位。赞奏凯乐，协律郎执麾引乐工就位，司乐跪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振作，编奏乐曲。乐止，赞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引礼引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讫，付中书省颁示天下。将校引俘至位，刑部尚书跪奏曰："某官某以某处所俘献，请付所司。"奏讫，退复位。其就刑者立于西厢，东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楼上承制官宣旨，有敕释缚。楼下承旨，释讫，赞礼赞所释之俘谢恩，皆四拜三呼，将校以所释俘退。如有所赐，就宣旨赐之。大将以下就拜位，舞蹈山呼如常仪。班前稍前跪，称贺致词讫，百官复四拜，礼毕还宫。

洪武三年六月，左副将军李文忠北征大捷，遣官送所俘元孙买的里八剌及宝册至京师。百官请行献俘礼。帝不许，事详《本纪》。止令服本俗服，朝见毕，赐中国衣冠就谢。复谓省臣曰："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见中宫，赐中国服就谢。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及文忠等师还，车驾出劳于江上。明日，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帝御奉天殿，皇太子亲王侍，百官朝服陪列，达、文忠奉表贺。礼成，退自西阶。皇太子亲王入贺。后定，凡大捷，择日以宣，其日不奏事，百官吉服贺，即日遣官荐告郊庙。中捷以下，止宣捷，不祭告庆贺。

永乐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闻，大将在军则进露布官行礼，次日行开读礼，第三日行庆贺礼，余如前仪。武宗征宸濠还，礼部上献俘仪，值帝弗豫，不果行。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叛贼王三屡导吉囊入犯大同，官军计擒之。遣官谢南北郊、景神殿、太社稷。择日献俘，百官表贺。天启二年，四川献逆犯樊友邦等，山东献逆犯徐鸿儒等，俱遣官告祭郊庙，御楼献俘。

○论功行赏

凡凯还，中书省移文大都督府，兵部具诸将功绩，吏部具勋爵职

名，户、礼二部具赏格。中书集六部论定功赏，奏取上裁。前期，陈御座香案于奉天殿，设宝案诏书案于殿中，诰命案于丹陛正中之北，宣制案于诰命案之北。吏、户、礼三部尚书位于殿上东南，大都督、兵部尚书位于殿上西南，应受赏官拜位于丹墀中，序立位于丹墀西南，受赏位于诰命案之南，受赏执事位于受赏官序立位之西。每官用捧诰命、捧礼物各一人，俱北向。余陈设如朝仪。是日，鼓三严，执事官各就位。皇帝衮冕升座，皇太子诸王衮冕，自殿东门入侍立，受赏官入就拜位，四拜。承制官跪承制，由殿中门出，吏、户、礼尚书由殿西门出，立于诰命案东。承制官南向称有制，受赏官皆跪，宣制曰："朕嘉某等为国建功，宜加爵赏。今授以某职，赐以某物，其恭承朕命。"宣毕，受赏官俯伏，兴，再拜。唱行赏，受赏官第一人诣案前跪，吏部尚书捧诰命，户部尚书捧礼物，各授受赏官。受赏官以授左右，俯伏，兴，复位。余官以次受赏讫，承制官、吏部尚书等俱至御前复命，退复位。受赏官皆再拜，三舞蹈，山呼。俯伏，兴，复四拜。礼毕，皇帝还宫。各官出，至午门外，以诰命礼物置于龙亭，用仪仗鼓乐各送还本第。明日进表称谢，如常仪。

○大阅

宣德四年十月，帝将阅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文武各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正统间，或阅于近郊，于西苑，不著令。隆庆二年，大学士张居正言："祖宗时有大阅礼，乞亲临校阅。"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请行之。命于明年八月举行。及期，礼部定仪。

前期一日，皇帝常服告于内殿，行四拜礼，如出郊仪。司设监设御幄于将台上，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至日早，遣官于教场祭旗纛之神。三大营官军具甲仗，将官四员统马兵二千扈驾。文臣各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礼兵二科、礼部仪制司、兵部四司官、纠仪监射御史、鸿胪寺供事官，武臣都督以上、锦衣卫堂上及南镇抚司掌印佥书官，俱大红便服，关领扈从，牙牌悬带，先诣教场。是日免朝。锦衣卫备卤簿。皇帝常服乘辇由长安左门出，官军导从，钲鼓振作。出安定门，至阅武门外。总协戎政官率大小将佐戎服跪迎，入将台下，北向序立。驾进阅武门，内中军举号砲三，各营钲鼓振作，扈从官序立于行宫门外。驾至门，降辇。兵部官导入行宫，鸣金止鼓，候升座。扈从官行一拜礼，传赐酒饭。各官谢恩出，将台下东西序立。兵部官奏请大阅。兵部、鸿胪寺官导驾登台，举砲三。京营将士叩头毕，东西侍立。总协戎政官列于扈从官之北，诸将列从官之南。兵部尚书奏请，令各营整搠人马。台上吹号笛，麾黄旗，总协戎政及将佐等官各归

所部。兵部尚书请阅阵，举砲三。马步官军演阵，如常法。演毕，复吹号笛，麾黄旗，将士俱回营。少顷，兵部尚书请阅射。总协戎政官以下及听射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俱于台下较射。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鸣鼓以报，御史、兵部官监视纪录。把总以下及家丁、军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于东西厅较阅。枪刀火器等艺，听总协戎政官量取一队，于御前呈验。兵部尚书奏大阅毕，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及诸将领俱诣台下，北向序立。鸿胪寺官奏传制，赞跪。宣制讫，赞叩头。各官先退，出门外，赞扈从官行叩头礼。礼毕，驾回行宫，少憩，扈从等官趋至门内立。皇帝升辇。中军举砲三，各营皆鼓吹，卤簿及马兵导从如来仪，钲鼓与大乐相应振作。总协戎政以下候驾至，叩头退。马兵至长安左门外止。卤簿、大乐至午门外止。驾还，仍诣内殿参谒，如前仪。百官不扈从者，各吉服于承天门外桥南序立恭送，驾还，迎如之。次日，总协戎政官以下表谢，百官侍班行称贺礼，如常仪。兵部以将士优劣及中箭多寡、教练等第奏闻。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赐敕勉励将士。总协戎政官捧至彩舆，将士迎导至教场，开读行礼如仪。是日，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次日，总协戎政官率将佐复谢恩。

诏如议行。驾还，乐奏《武成之曲》。

万历九年大阅，如隆庆故事。

○大射

大射之礼，后世莫讲，惟《宋史》列于嘉礼。至《明集礼》则附军礼中，《会典》亦然。

其制洪武三年定。凡郊庙祭祀，先期行大射礼，工部制射侯等器。其射鹄有七。虎鹄五采，天子用之。熊鹄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鹄五采，亲王用之。豹鹄四采，文武一品、二品者用之。糁鹄三采，三品至五品用之。狐鹄二采，六品至九品用之。布鹄无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用之。凡射时，置乏于鹄右。乏又名容，见《周礼·大司马》服不氏，职执旗及待获者以蔽身。设楅及韦，当射时置于前，以齐矢。设射中五。皮树中，天子大射用之。闾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亲王射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职事，设司正官二，掌验射者品级尊卑人力强弱而定耦，其中否则书于算，兵部官职之。司射二，掌先以强弓射鹄诱射，以鼓众气，武职官充之。司射器官二，掌辨弓力强弱，分为三等，

验人力强弱以授，工部官职之。举爵者，掌以马湩授中者饮，光禄寺官职之。请射者，掌定耦射。射毕，再请某耦射，侍仪司职之。待获者、掌矢纳于司射器者，以隶仆供其役。执旗者六人，掌于容后执五色旗。如射者中的，举红旗应之。中采，举采旗应之。偏西，举白旗。偏东，举青旗。过于鹄举黄旗。不及鹄，举黑旗。军士二人掌之。引礼二，掌引文武官进退，侍仪司舍人职之。

太祖又以先王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诏国学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颁仪式于天下。朔望则于公廨或闲地习之。其官府学校射仪，略仿大射之式而杀其礼。射位初三十步，自后累加至九十步。射四矢，以二人为耦。

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十一年五月五日幸东苑，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分击球官为两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赐中者币布有差。

○救日伐鼓

洪武六年二月，定救日食礼。其日，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书省设香案，百官朝服行礼。鼓人伐鼓，复圆乃止。月食，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常服行礼，不伐鼓，雨雪云翳则免。

二十六年三月更定，礼部设香案于露台，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设乐于露台下，各官拜位于露台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乐作，四拜兴，乐止，跪。执事者捧鼓，班首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候复圆，复行四拜礼。月食，则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护如仪。在外诸司，日食则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月食则于都指挥使司、卫所，如仪。

隆庆六年，大丧。方成服，遇日食。百官先哭临，后赴礼部，青素衣、黑角带，向日四拜，不用鼓乐。

志第三十四 礼十二（凶礼一）

○山陵

次五曰凶礼。凡山陵、寝庙与丧葬、服纪及士庶丧制，皆以类编次。其谒陵、忌辰之礼，亦附载焉。

○山陵

太祖即位，追上四世帝号。皇祖考熙祖，墓在凤阳府泗州蠙城北，荐号曰祖陵。设祠祭署，置奉祀一员，陵户二百九十三。皇考仁祖，墓在凤阳府太平乡。太祖至濠，尝议改葬，不果。因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刘英等二十家守视。洪武二年荐号曰英陵，后改称皇陵。设皇陵卫并祠祭署，奉祀一员、祀丞三员，俱勋旧世袭。陵户三千三百四十二，直宿洒扫。礼生二十四人。四年，建祖陵庙。仿唐、宋同堂异室之制，前殿寝殿俱十五楹，东西旁各二，为夹室，如晋王肃所议。中三楹通为一室，奉德祖神位，以备祫祭。东一楹奉懿祖，西一楹奉熙祖。十九年，命皇太子往泗州修缮祖陵，葬三祖帝后冠服。

三十一年，太祖崩。礼部定议，京官闻丧次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于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命妇孝服，去首饰，由西华门入哭临。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俱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凡临朝视事，素服、乌纱帽、黑角带，退朝衰服。群臣麻布员领衫麻布冠、麻绖、麻鞋。命妇麻布大袖长衫，麻布盖头。明器如卤簿。神主用栗，制度依家礼。行人颁遗诏于天下。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读讫，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旦设香案哭临，三日除。各遣官赴京致祭，祭物礼部备。孝陵设神宫监并孝陵卫及祠祭署。建文帝诏行三年丧，事在《本纪》。以遭革除，丧葬之制皆不传。

文帝崩于榆木川，遗诏一遵太祖遗制。京师闻讣，皇太子以下皆易服。宫中设几筵，朝夕哭奠。百官素服，朝夕哭临思善门外。礼部定丧礼，宫中自皇太子以下及诸王、公主，成服日为始，斩衰三年，二十七月除。服内停音乐、嫁娶、祭礼，止停百日。文武官闻丧之明日，诣思善门外哭，五拜三叩头，宿本署，不饮酒食肉。四日衰服，朝夕哭临三日，又朝临十日。衰服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视事，白布裹纱帽、垂带、

素服、腰绖、麻鞋。退朝衰服，二十七日外，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十七月而除。听选办事等官衰服，监生吏典僧道素服，赴顺天府，朝夕哭临三日，又朝临十日。命妇第四日由西华门入，哭临三日，俱素服，二十七日除。凡音乐祭祀，并辍百日。婚嫁，官停百日，军民停一月。军民素服，妇人素服不妆饰，俱二十七日。在外以闻丧日为始，越三日成服，就本署哭临，余如京官。命妇素服举哀三日，二十七日除。军民男女皆素服十三日，余俱如京师。凡京官服，给麻布一匹自制。四夷使臣，工部造与。诸王公主遣官及内外文武官诣几筵祭祀者，光禄寺备物，翰林院撰文，礼部引赴思善门外行礼。京城闻丧日为始，寺观各鸣钟三万杵，禁屠宰四十九日。丧将至，文武官衰服，军民素服赴居庸关哭迎。皇太子、亲王及群臣皆衰服哭迎于郊。至大内，奉安于仁智殿，加敛，奉纳梓宫。遣中官奉大行皇帝遗衣冠。作书赐汉王、赵王。礼臣言："丧服已逾二十七日，请如遗命，以日易月。"帝以梓宫在殡，不忍易，素冠、麻衣、麻绖视朝，退仍衰服，群臣听其便。

十二月，礼部进葬祭仪：发引前三日，百官斋戒。遣官以葬期告天地宗社，皇帝衰服告几筵，皇太子以下皆衰服随班行礼。百官衰服朝一临，至发引止。前一日，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德胜门并所过河桥、京都应祀神祇及经过应祀神祠，仪用酒果肴馔。是夕，设辞奠，帝后太子以下皆衰服，以序致祭。司礼监、礼部、锦衣卫命执事者设大昇轝、陈葬仪于午门外并大明门外。将发，设启奠。皇帝暨皇太子以下衰服四拜。奠帛、献酒、读祝，四拜。举哀，兴，哀止，望瘗。执事者升，彻帷幙，拂拭梓宫，进龙輴于几筵殿下。设神亭、神帛舆、谥册宝舆于丹陛上，设祖奠如启奠仪。皇帝诣梓宫前，西向立。皇太子、亲王以次侍立。内侍于梓宫前奏，请灵驾进发，捧册宝、神帛置舆中；次铭旌出；执事官升梓宫，内执事持翣左右蔽。降殿，内侍官请梓宫升龙輴，执事官以彩帷幕梓宫，内侍持伞扇侍卫如仪。旧御仪仗居前，册宝、神帛、神亭、铭旌以次行。皇帝由殿左门出，后妃、皇太子、亲王及宫妃后随。至午门内，设遣奠，如祖奠仪。内侍请灵驾进发，皇帝以下哭尽哀，俱还宫。梓宫至午门外，礼官请梓宫升大升轝。执事官奉升轝讫，礼官请灵驾进发。皇太子、亲王以下哭送出端门外，行辞祖礼。执事官设褥位于太庙帛香案前。皇太子易常服，捧神帛，由左门入，至褥位跪，置神帛于褥，兴，正立于神后跪。礼官跪于左，奏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谒辞。皇太子俯伏，兴。赞五拜三叩头毕，皇太子捧神帛兴，以授礼官。礼官安舆中，请灵驾进发。皇太子仍丧服，亲王以下随行。梓宫由大明中门出，皇太子以下由左门出，步送至德胜门外，乘马至陵，在途朝夕哭奠

临。诸王以下及百官、军民耆老、四品以上命妇，以序沿途设祭。文武官不系山陵执事者悉还。至陵，执事官先陈龙輴于献殿门外，俟大升輦至。礼官请灵驾降輦，升龙輴诣献殿。执事官奉梓宫入，皇太子、亲王由左门入，安奉讫，行安神礼。皇太子四拜，兴，奠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亲王以下陪拜，如常仪。遣官祀告后土并天寿山，设迁奠礼，如上仪。将掩玄宫，皇太子以下诣梓宫前跪。内侍请灵驾赴玄宫，执事官奉梓宫入皇堂。内侍捧册宝置于前，陈明器，行赠礼。皇太子四拜兴，奠酒，进赠。执事官捧玉帛进于右，皇太子受献，以授内执事，捧入皇堂安置。俯伏，兴，四拜，举哀，遂掩玄宫。行飨礼，如迁奠仪。遣官祀谢后土及天寿山。设香案玄宫门外，设题主案于前，西向。设皇太子拜位于前，北向。内侍盥手奉主置案上，题主官盥手西向题毕，内侍奉主安于神座，藏帛箱中。内侍奏请太宗文皇帝神灵上神主。赞四拜，兴，献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内侍启椟受主讫，请神主降座升舆。至献殿，奏请神主降舆升座，行初虞礼。皇太子四拜，初献，奠帛酒，读祝，俯伏，兴。亚献、终献，四拜，举哀，望瘗。内官捧神帛箱埋于殿前，焚凶器于野。葬日初虞，柔日再虞，刚日三虞，后间日一虞，至九虞止。在途，皇太子行礼。还京，皇帝行礼。

神主将还，内侍请神主降座升舆，仪仗侍卫如仪。皇太子随，仍朝夕奠。至京，先于城外置幄次，列仪卫，鼓吹备而不作。百官衰服候城外，主入幄次，百官序列，五拜三叩首。神主行，百官从。至午门外，皇帝衰服迎于午门内，举哀，步导主升几筵殿。皇帝立殿上，内侍请神主降舆升座，行安神礼。皇帝四拜，兴，奠酒，读祝。俯伏，兴，四拜，举哀。皇太子以下陪拜。百官于思善门外行礼如仪。明日，百官行奉慰礼。

卒哭用虞祭后刚日，礼同虞祭，自是罢朝夕奠。祔飨用卒哭之明日，太常寺设醴馔于太庙，如时飨仪，乐设而不作。设仪卫伞扇于午门外，内侍进御辇于几筵殿前，皇帝衰服四拜，举哀。兴，哀止，立于拜位之东，西向。内侍请神主降座升辇，诣太庙祔飨。至思善门外，皇帝易祭服，升辂，随至午门外，诣御辇前跪。太常卿奏请神主降辇，皇帝俯伏，兴，捧主由左门入，至丹陛上。典仪唱“太宗文皇帝谒庙”。至庙前，内侍捧主至褥位，皇帝于后行八拜礼。每庙俱同。内侍捧主北向，太常卿立坛东，西向。唱“赐坐”，皇帝搢圭，奉神主安于座，诣拜位行祭礼，如时飨仪。太常卿奏请神主还几筵，皇帝捧主由庙左门出，安奉于御辇。皇帝升辂随，至思善门降辂，易衰服，随至几筵殿前。内侍请神主降辇，升座。皇帝由殿左门入，行安神礼毕，释服还宫。明日，百

官素服行奉慰礼。

大祥，奉安神主于太庙，礼详庙制。皇帝祭告几筵殿，皇太后、皇后以下各祭一坛，王府遣官共祭一坛，在京文武官祭一坛。自神主出几筵殿，内侍即撤几筵、帷幄，焚于思善门外。禫祭，遣亲王诣陵行礼。

洪熙元年，仁宗崩。皇太子还自南京，至良乡，宫中始发丧，宣遗诏。文武官常服于午门外四拜。宣毕，举哀，复四拜。易素服，迎皇太子于卢沟桥，桥南设幕次香案。皇太子至，常服，诣次四拜。听宣遗诏，复四拜，哭尽哀。易素服至长安右门下马，步哭至宫门外，释冠服，披发诣梓宫前，五拜三叩首，哭尽哀。宫中自皇后以下皆披发哭。皇太子就丧次东，见母后。亲王以次见皇太子毕，各居丧次，行祭告礼。丧仪俱如旧。惟改在京朝夕哭临三日，后又朝临止七日，在外止朝夕哭临三日，无朝临礼。文武官一品至四品命妇入哭临。服除，礼臣请帝服浅淡色衣、乌纱翼善冠、黑角带，于奉天门视事。百官皆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如常仪。退朝，仍终太宗服制。帝曰："朕心何能忍，虽加一日愈于已。"仍素服坐西角门，不鸣钟鼓，令百日后再议。已百日，礼臣复请御奉天门。帝命候山陵事毕。

先是，诏营献陵，帝召尚书蹇义、夏原吉谕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亲，岂惜劳费。然古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孝子思保其亲体魄于永久，亦不欲厚葬。况皇考遗诏，天下所共知，宜遵先志。"于是建寝殿五楹，左右庑神厨各五楹，门楼三楹。其制较长陵远杀，皆帝所规画也。吏部尚书蹇义等请祔庙后，素服御西角门视事。至孟冬岁暮，行时飨礼。鸣钟鼓，黄袍御奉天门视朝。禫祭后，始释素服。从之。

宣宗崩，丧葬如献陵故事。惟改命妇哭临，自三品以上。英宗崩，遗命东宫过百日成婚，不得以宫妃殉葬。宪宗即位，百日御奉天门视朝，礼仪悉用吉典。宪宗崩，孝宗既除服，仍素翼善冠、麻衣、腰绖视朝，不鸣钟鼓，百官素服朝参，百日后如常。弘治元年正旦，时未及小祥，帝黄袍御殿受朝。次日，仍黑翼善冠，浅淡服、犀带。及大祥，神主奉安太庙及奉先殿。至禫祭，免朝。择日遣官诣陵致祭。

孝宗崩，工部言："大行遗诏，惓惓以节用爱民为本。乞敕内府诸司，凡葬仪冥器并山陵殿宇，务从减省。"礼部言："百日例应变服，但梓宫未入山陵，请仍素翼善冠、麻布袍服、腰绖，御西角门视事，不鸣钟鼓，百官仍素服朝参。"从之。自辞灵至虞祔，荣王俱在陪列。既而王以疾奏免。礼部请以驸马等官捧帛朝祖，帝曰："朝祖捧帛，朕自

行。”发引，亲王止送至大明门外。其在途及至陵临奠，俱护丧官行礼。后遂为例。

世宗崩，令旨免命妇哭临。隆庆元年正月，未及二十七日，帝衰服御宣治门，百官素服、腰绖奉慰。发引，帝行遣奠礼。至朝祖，则遣官捧帛行礼。梓宫至顺天府，皇亲命妇及三品以上命妇祭，余如旧制。光宗即位，礼部言：“丧服列代皆有制度，而断自孝宗。盖孝宗笃于亲，丧礼详且备，故武、世、穆三庙皆宗之。今遵旧制，以衰服御文华门视事，百官素服朝参，候梓宫发引除。”从之。

明自仁宗献陵以后，规制俭约。世宗葬永陵，其制始侈。及神宗葬定陵，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巡视陵工，费至八百余万云。

志第三十五 礼十三（凶礼二）

皇后陵寝 兴宗帝后陵寝 睿宗帝后陵寝 皇妃等丧葬 皇太子及妃丧葬 诸王及妃公主丧葬

○皇后陵寝

洪武十五年，皇后马氏崩。礼部引宋制为请。于是命在京文武官及听除官，人给布一匹，令自制服，皆斩衰二十七日而除，服素服百日。凡在京官，越三日素服至右顺门外，具丧服入临毕，素服行奉慰礼，三日而止。武官五品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命妇，亦于第四日素服至乾清宫入临。用麻布盖头，麻布衫裙鞋，去首饰脂粉。其外官服制与京官同。闻讣日于公厅成服，命妇服亦与在京命妇同，皆三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三日。禁屠宰，在京四十九日，在外三日。停音乐祭祀百日。嫁娶，官停百日，军民一月。将发引，告太庙，遣官祭金水桥、午门等神及钟山之神。帝亲祭于几筵，百官丧服诣朝阳门外奉辞。是日，安厝皇堂。皇太子奠，玄纁玉璧，行奉辞礼。神主还宫，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仍行奉慰礼。帝复以醴馔祭于几筵殿，自再虞至九虞，皆如之。遣官告谢钟山之神。卒哭，以神主诣庙行祔享礼。丧满百日，帝辍朝，祭几筵殿，致钦不拜。东宫以下奠帛爵，百官素服行奉慰礼。东宫、亲王、妃、主以牲醴祭孝陵，公侯等从。命妇诣几筵殿祭奠。自后凡节序及忌日，东宫亲王祭几筵及陵。小祥，辍朝三日。禁在京音乐屠宰，设醮于灵谷寺、朝天宫各三日。帝率皇太子以下诣几筵殿祭。百官素服，诣宫门。进香讫，诣后右门奉慰。外命妇诣几筵殿进香。皇太子、亲王熟布练冠九衤取，皇孙七衤取，皆去首绖。负版辟领衰。见帝及百官则素服、乌纱帽、乌犀带。妃、主以下，熟布盖头，去腰绖。宗室驸马练冠，去首绖。内尚衣、尚冠，以所释服于几筵殿前丙位焚之。皇太子、亲王复诣陵行礼。大祥，奉安神主于奉先殿，预期斋戒告庙。百官陪祀毕，行奉慰礼。

成祖皇后徐氏崩，自次日辍朝，不鸣钟鼓。帝素服御西角门，百官素服诣思善门外哭临毕，行奉慰礼。三日成服，哭临如上仪。自次日为始，各就公署斋宿，二十七日止。文武四品以上命妇成服日为始，诣思善门内哭临三日。听选办事官，俱丧服。人材监生、吏典、僧道、坊厢耆老各素服。自成服日始，赴应天府举哀三日，余悉遵高后时仪。又定诸王、公主等服制，世子郡王皆齐衰不杖期。世子郡王妃、郡主皆大功。周、楚诸王及宁国诸公主及郡王之子皆小功。遣中官讣告诸王府，

造祔里，谒太庙。祭器、谥册、谥宝悉用檀香。将册，帝躬告天地于奉天殿丹陛上。御华盖殿，鸿胪寺官引颁册宝官入行礼，传制曰："永乐五年十月十四日，册谥大行皇后，命卿行礼。"四拜毕，序班举册宝案至奉天殿丹陛上，置彩舆中，由中道出，入右顺门至几筵殿，以册宝置案，退俟于殿外。尚仪女官诣香案前，跪进曰："皇帝遣某官册谥大行皇后，谨告。"赞宣册，女官捧册宣于几筵之右，置册于案，宣宝如之。尚仪奏礼毕，女官以册宝案置几筵之左。内官出报礼毕，颁册宝官复命。百日，礼部请御正门视朝，鸣钟鼓，百官易浅淡色服。帝以梓宫未葬，不允。至周期，帝素服诣几筵致祭，百官西角门奉慰，辍朝三日。在京停音乐、禁屠宰七日。礼部官于天禧寺、朝天宫斋醮。其明日，帝吉服御奉天门视朝，鸣钟鼓。百官服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退朝署事仍素服。遇朔望，朝见庆贺如常仪。几筵祭祀，熟布练冠。及发引，斋三日，遣官以葬期告郊庙社稷。帝素服祭告几筵，皇太子以下衰服行礼，遣官祭所过桥门及沿途祀典诸神。百官及命妇俱素服，以次路祭。梓宫至江滨，百官奉辞于江滨。皇太子送渡江，汉王护行，途中朝夕哭奠。官民迎祭者，皆素服。既葬，赐护送官军及舁梓官军士钞米有差。

正统中，仁宗皇后张氏崩，礼部定大行太皇太后丧礼。皇帝成服三日后，即听政。祀典皆勿废，诸王以下内外各官及命妇哭临如前仪，衰服二十七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十三日。诸王勿会葬，外官勿进香，臣民勿禁音乐嫁娶。及葬，遣官告太庙。帝亲奉太后衣冠谒列祖帝、后及仁宗神位，又奉宣宗衣冠谒太后神位，其礼视时享。天顺中，宣帝皇后孙氏崩，仪如故事，止改哭临于清宁门。英宗皇后钱氏崩，礼如旧，惟屠宰止禁七日，外国使臣免哭临。正德元年，景帝后汪氏薨。礼部会群臣言，宜如皇妃例，辍朝三日，祭九坛。太后、中宫、亲王以下文武大臣命妇皆有祭。制可。

宪宗废后吴氏，正德四年薨，以大学士李东阳等言，礼如英宗惠妃故事。宪宗皇后王氏，正德十三年崩。越三日，帝至自宣府，乃发丧。百官具素服，于清宁宫门外听宣遗诰。及发引，先期结平台，与顺天府交衢相值。帝晨出北安门迎，皇太后及皇后御平台候殡。复入至清宁宫，亲奉梓宫朝祖。百官步送德胜门外，惟送丧官骑送。明日，帝奉神主还京，百官迎于德胜门。帝素服、腰绖御西角门，百官奉慰。卒哭，始释服。孝宗母纪氏，宪宗妃也。成化中薨，辍朝如故事。自初丧及葬，帝及皇太后、中宫、妃、主、皇子皆致祭。遣皇子奉祝册行礼，茔域、葬仪俱从厚。皇亲百官及命妇送葬设祭，皆如仪。

世宗祖母邵氏，嘉靖元年崩。服除，部臣毛澄等请即吉视事。议再

上，命考孝肃太皇太后丧礼。澄等言："孝肃崩时，距葬期不远，故暂持凶服，以待山陵事竣，与今不同。况当正旦朝元，亦不宜缟衣临见万国。若孝思未忘，第毋御中门及不鸣钟鼓足矣。"从之，仍免朔望日升殿。既葬四日，帝御奉天门，百官行奉慰礼，始从吉。嘉靖中，孝宗皇后张氏崩，礼臣以旧制上。帝谓郊社不宜渎，罢祭告。又谓躬行诸礼，前已谕代，亦罢谒庙礼。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庙，请各庙捧主官，诏主俱不必出，盖从杀也。

先是，武宗皇后夏氏崩，礼部上仪注，有素冠、素服、绖带举哀及群臣奉慰礼。帝曰："朕于皇兄后无服，矧上奉两宫，又迫圣母寿旦，忍用纯素。朕青服视事，诸仪再拟。"于是尚书夏言等言："庄肃皇后丧礼，在臣民无容议。惟是皇上以天子之尊，服制既绝，不必御西角门。群臣成服后，不当素服朝参。"及上丧葬仪，帝复谕："毅皇后事宜与累朝元后不同，无几筵之奉，当即行祔庙，令皇后摄事于内殿。"言等议："按礼，卒哭乃行祔里告。盖以新主当入，旧主当祧，故预以告也。此在常典则然，非今日议例。毅皇后神主诚宜即祔太庙，以妥神灵，而祔告之礼宜免。"因具上其仪。制可。

嘉靖七年，世宗皇后陈氏崩。礼部上丧祭仪，帝疑过隆。议再上，帝自裁定，概从减杀，欲九日释服。阁臣张璁等言："夫妇之伦，参三纲而立。人君乃纲常之主，尤不可不慎。《左传》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寿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盖古礼，父为子，夫为妻，皆服报服三年。后世，夫为妻，始制为齐衰杖期，父母在则不杖。《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然特为旁期言。若妻丧，本自三年报服，杀为期年，则固未尝绝者。今皇上为后服期，以日易月，仅十二日。臣子为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仅二十七日。较诸古礼，已至杀矣。皇上宜服期，十二日，臣子素服，终二十七日。不然，则恩纪不明，典礼有乖。"礼臣方献夫亦杂引《仪礼·丧服》等篇，反覆争辨，并《三朝圣谕》所载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后，仍服数月白衣冠故事以证之。帝言："文皇后丧时，上无圣母，下有东宫，从重尽礼为宜。今不敢不更其制。"已，詹事霍韬言："今百官遭妻丧，无服衰莅事之礼。盖妻丧内而不外，阴不可当阳也。圣谕云：'素服十日，仿辍朝之义。'于内廷行之则可。若对临百官，总理万几，履当阳之位，行中宫之服则不可。百官为皇后服衰，为其母仪天下也。礼，父在为母，杖不上于堂，尊父也。于朝廷何独不然？臣请陛下玄冠素服，御西角门十日，即玄冠玄服御奉天门，百官入左掖门则乌纱帽、青衣侍班。退出公署及私室，则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若曰于礼犹有未慊，则山陵

事毕而除。”帝从其言。

寻定进册谥仪，礼部议：“先期，帝衮冕告奉先殿、崇先殿。至期，帝常服御奉天门，正副使常服，百官浅淡色衣、黑角带，入班行礼如仪。节册至右顺门，内侍捧入正门，至几筵前置于案。内赞赞就位上香，宣册官立宣讫，复置册于案。内侍持节由正门出，以节授正副使，报礼毕，正副使持节复命。”次日，礼部誊黄颁示天下。

时中宫丧礼自文皇后而后，至是始再行。永乐时典礼毁于火，《会典》所载皆略，乃断自帝心，著为令。梓宫将葬，帝新定诸仪，亦从减损。以思善门逼近仁智殿，命百宫哭临止一日，亦罢辞祖礼，丧由左王门出。

二十六年，皇后方氏崩，即日发丧，谕礼部：“皇后尝救朕危，其考元后丧礼行之。”礼部定仪：“以第四日成服，自后黑冠素服，十日后易浅色衣，俱西角门视朝。百官十日素服绖带，自后乌纱帽、黑角带、素服，通前二十七日。帝常服于奉天门视朝，百官浅色衣，鸣钟鼓、鸣鞭如常，朔望不升殿。梓宫发引，百官始常服。帝于奉先等殿行礼，俱常服。于几筵祭则服其服。服满日，命中官代祭。”从之。寻谕：“皇妃列太子后非礼，其改正。”及葬，部臣以旧仪请。诏梓宫由中道行，虞祭如制用九数。安玄宫居左，他日即配祀。部臣复上仪注，改席殿曰行享殿。又以孝洁皇后自发引至神主还京将半载，遇令节百官常服，今孝烈皇后初十日发引，十五日即还，事礼不同，以诸臣服制请。帝命随丧往来者，仍制服。祭毕，乌纱帽素服入朝，素冠素服办事。迎主仍制服，思善门外行安神礼，更素冠素服从事。先是，帝命孝烈居左，而迁孝洁。既而以孝洁久安，不宜妄动，罢不行。乃更命孝烈居右，而虚其左以自待。

穆宗母杜氏，三十三年薨。礼部言：“宜用成化中淑妃纪氏丧制。且裕王已成婚，宜持服主丧，送葬出城。”乃议辍朝五日，裕王遵《孝慈录》斩衰三年。钦遣大臣题主，开茔掩圹，祠谢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仪仗人数皆增于旧。帝谓非礼之正，令酌考贤妃郑氏例。于是尚书欧阳德等复上仪注，辍朝二日，不鸣钟鼓。帝服浅淡色衣，奉天门视事，百官浅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命裕王主馈奠之事，王率妃入宫，素服哭尽哀，四拜视殓。成服后，朝夕哭临三日。后每日一奠，通前二十七日而止。仍于燕居尽斩衰三年之制。册谥焚黄日，陈祭仪，裕王诣灵前行礼。丧出玄武门，裕王步送至京城门外，路祭毕，还宫。帝谓焚黄乃制命，非王可行，仍如常仪。礼部覆奏：“皇妃焚黄仪，传讹已久。

皆拜献酒，跪读祝，乃参用上尊谥之仪，而未思赐谥为制命，其祭文称皇帝遣谕，与上尊谥不同。今奉旨以常礼从事，当改议赐谥，如赐祭礼。读祝、宣册皆平立不拜。”报可，著为令。

穆宗皇后李氏，裕邸元妃也，先薨，葬西山。隆庆元年，加谥孝懿皇后，亲告世宗几筵。御皇极门，遣大臣持节捧册宝诣陵园上之。神宗母皇太后李氏，万历四十二年崩。帝谕礼部从优具仪，帝衰服行奠祭礼。穆庙皇妃、中宫妃嫔、太子、诸王、公主以下皆成服。百官诣慈宁宫门外哭临。命妇入宫门哭临。馀俱如大丧礼。

○兴宗帝后陵寝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薨，命礼部议丧礼。侍郎张智等议曰：“丧礼，父为长子服齐衰期年。今皇帝当以日易月，服齐衰十二日，祭毕释之。在内文武官公署斋宿。翌日，素服入临文华殿，给衰麻服。越三日成服，诣春和门会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礼。其当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绖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乐，至复土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官易服，于公署发哀。次日，成服行礼。停大小祀事及乐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内外官致祭者，帝令光禄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礼。建文帝即位，追谥为兴宗孝康皇帝，所荐陵号不传。

元妃常氏，先兴宗薨。太祖素服，辍朝三日。中宫素服哀临，皇太子齐衰。葬毕，易常服。皇孙斩衰，祭奠则服之。诸王公主服如制。建文初，追谥曰孝康皇后。永乐初，皆追削。福王立南京，复帝后故号。

○睿宗帝后陵寝

睿宗帝后陵寝在安陆州。世宗入立，追谥曰睿宗献皇帝。葺陵庙，荐号曰显陵。既而希进之徒屡言献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寿山。帝不听。嘉靖十七年，帝母蒋太后崩。礼部言：“岁除日，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满，适遇正旦，请用黑冠、浅淡服受朝。”疏未下，帝谕大学士夏言：“元旦玄极殿拜天，仍具祭服，先期一日宜变服否？”礼部请“正旦拜天、受朝，及先一日俱青服，孟春时享，前三日斋，青服，臣下同之，馀仍孝贞皇太后丧礼例”。不从。于是定议，岁除日变服玄色吉衣，元旦祭服玄极殿行告祀礼，具翼善冠、黄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词，鸣钟鼓、鸣鞭，奏堂上乐。

是时议南北迁祔，久不决。帝亲诣承天。及归，乃定议梓宫南祔。

礼部上葬仪，自常典外，帝复增定太庙辞谒、承天门辞奠、朝阳门遣奠、题主后降神飨神，及梓宫登舟、升岸等祭。梓宫发引，帝衰服行诸礼如仪。百官步送朝阳门外，奠献，使行遣奠礼。至通州，题主官复命。神主回京，百官奉迎于门外，帝衰服率皇后以下哭迎午门内，奉安于几筵殿。梓宫所过河渎江山神祇，俱牲醴致祭。勋臣青服行礼，梓宫升席殿。先诣睿宗旧陵，奉迁于祾恩殿，复奉梓宫至殿，合葬于新寝。

○皇妃等丧葬

洪武七年九月，贵妃孙氏薨。无子，太祖命吴王橚主丧事，服慈母服，斩衰三年。东宫诸王皆服期。由是作《孝慈录》。

永乐中，贵妃王氏薨。辍朝五日，御祭一坛，皇后、皇妃、皇太子各祭一坛，亲王共祭一坛，公主共祭一坛。七七、百日期、再期，皆祭赠谥册，行焚黄礼。开茔域，遣官祠后土。发引前期，辞灵祭坛与初丧同，惟增六尚司及内官、内使各一坛。启奠、祖奠、遣奠各遣祭一坛。发引日，百官送至路祭所，皇亲驸马共一坛，公侯伯文武共一坛，外命妇共一坛。所过城门祭祀，内门遣内官，外门遣太常寺官。下葬，遣奠、遣祭一坛。掩圹，遣官祀后土，迎灵轿至享堂，行安神礼，遣祭一坛。

天顺七年，敬妃刘氏薨。辍朝五日，帝服浅淡黄衣于奉天门视事，百官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册文置灵柩前，皇太子以下行三献礼。灵柩前仪仗，内使女乐二十四人，花幡、雪柳女队子二十人，女将军十一人。自初丧至期年辞灵，各于常祭外增祭一坛。

弘治十四年，宪庙丽妃章氏发引，辍朝一日。

凡陪葬诸妃，岁时俱享于殿内。其别葬金山诸处者，各遣内官行礼。嘉靖间，始命并入诸陵，从祭祾恩殿之两旁，以红纸牌书曰“某皇帝第几妃之位”，祭毕，焚之。后改用木刻名号。嘉靖十三年，谕礼工二部：“世妇、御妻皆用九数。九妃同一墓，共一享殿，为定制。”

○皇太子及妃丧葬

自洪武中懿文太子后，至成化八年悼恭太子薨，年甫三岁。帝谕礼部，礼宜从简，王府及文武官俱免进香帛。礼部具仪上。自发丧次日，辍朝三日。帝服翼善冠、素服，七日而除。又三日，御西角门视朝，不鸣钟鼓，祭用素食。文武群臣，素服、麻布、绖带、麻鞋、布裹纱帽，

诣思善门哭临，一日而除。第四日，素服朝西角门奉慰。在外王府并文武官，素服举哀，二日而除。

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薨。礼部上丧礼。帝曰："天子绝期。况十五岁外方出三殇，朕服非礼，止辍朝十日。百官如制成服，十二日而除。诣停柩所行，罢诣门哭临。葬遣戚臣行礼。"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皇太子才人王氏薨，命视皇太子妃郭氏例。辍朝五日，不鸣钟鼓。帝服浅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带朝参，皇长孙主馈奠。

○诸王及妃公主丧葬诸仪

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樉讹薨，诏定丧礼。礼部尚书任亨泰言："考宋制，宜辍朝五日。今遇时享，请暂辍一日。皇帝及亲王以下，至郡主及靖江王宫眷服制，皆与鲁王丧礼同。皇太子服齐衰期，亦以日易月，十二日而除，素服期年。"从之。

定制：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院撰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造铭旌，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御祭一，皇太后、皇后、东宫各一，在京文武官各一。自初丧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坛，封内文武祭一。其服制，王妃、世子、众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宫人，斩衰三年，封内文武官齐衰三日，哭临五日而除。在城军民素服五日。郡王、众子、郡君，为兄及伯叔父齐衰期年，郡王妃小功。凡亲王妃丧，御祭一坛，皇太后中宫、东宫、公主各祭一坛。布政司委官开圹合葬。继妃、次妃祭礼同。其夫人则止御祭一坛。俱造圹祔葬。郡王丧，辍朝一日。行人司遣掌行丧葬礼，余多与亲王同，无皇太后、皇后祭。郡王妃与亲王妃同，无公主祭。合葬郡王继妃次妃丧礼，俱与正妃同。凡世子丧，御祭一，东宫祭一。遇七及百日、下葬、期年、除服，御祭各一。凡世孙丧礼，如世子，减七七及大祥祭。凡镇国将军，止闻丧、百日、下葬三祭，奉国将军以下，御祭一。

初，洪武九年五月，晋王妃谢氏薨，命议丧服之制。侍讲学士宋濂等议曰："按唐制，皇帝为皇妃等举哀。宋制，皇帝为皇亲举哀。今参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宫服大功，诸妃皆服小功，南昌皇妃服大功，东宫、公主、亲王等皆服小功，晋王服齐衰期，靖江王妃小功，王妃服缌麻，辍朝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丧次，十五举音。百官奉慰，皇帝

出次释服，服常服。”制曰“可”。其后，王妃丧视此。

正统十三年，定亲王茔地五十亩，房十五间。郡王茔地三十亩，房九间。郡王子茔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茔地十亩，房三间。天顺二年，礼部奏定，亲王以下，依文武大臣例。或王、或妃先故者，合造其圹。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安葬。继妃则祔葬其旁，同一享堂。

成化八年二月，忻王见治薨。发引日，帝不视朝。及葬，辍朝一日。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彭韶言：“亲王郡王薨逝，皆遣官致祭，使臣络绎，人夫劳扰。自后惟亲王如旧，其郡王初丧遣官一祭，馀并遣本处官。凡王国母妃之丧，俱遣内官致祭。今宗妇众多，其地有镇守太监者，宜遣行礼。又王国茔葬，夫妇同穴。初造之时，遣官监修，开圹合葬，乞止命本处官司。”帝从礼部覆奏，王妃祭礼如旧，馀依议行。弘治十六年七月，申王祐楷薨。礼部言：“前沂穆王薨，未出府。申王已出府而未之国，拟依沂穆参以在外亲王例行之。”

王妃葬地载于《会典》者，明初追封寿春等十王及妃，坟在凤阳府西北二十五里白塔，设祠祭署、陵户。南昌等五王及妃祔葬凤阳皇陵，有司岁时祭祀，皆与享。怀献世子以下诸王未之国者，多葬于西山，岁时遣内官行礼。

永乐十五年正月，永安公主薨。时初举张灯宴，遂罢之。辍朝四日，赐祭，命有司治丧葬。二月，太祖第八女福清公主薨，辍朝三日。定制，凡公主丧闻，辍朝一日。自初丧至大祥，御祭凡十二坛。下葬，辍朝一日。仪视诸王稍杀，丧制同，惟各官不成服，其未下嫁葬西山者，岁时遣内官行礼。

志第三十六 礼十四（凶礼三）

谒祭陵庙 忌辰 受蕃国王讣奏仪 为王公大臣举哀仪 临王公大臣丧仪 中宫为父祖丧仪 遣使临吊仪 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 赐祭葬 丧葬之制碑碣 赐谥品官丧礼 士庶人丧礼 服纪

○谒祭陵庙

洪武元年三月，遣官致祭仁祖陵，二年，加号英陵。礼部尚书崔亮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博士孙吾与言："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初未有祭告之礼。盖庙号、陵号不同。庙号易大行之号，必上册谥，告之神明，陵号则后嗣王所以识别先后而已，愿罢英陵祭告。"亮言："汉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加高、曾、祖、考陵曰钦、康、定、安。盖尊祖考由尊其陵，尊其制则必以告，礼缘人情，告之是。"廷议皆是亮。从之。熙祖陵，每岁正旦、清明、中元、冬至及每月朔望，本署官供祭行礼。又即其地望祭德祖、懿祖二陵。英陵后改称皇陵，多孟冬一祭，俱署官行礼；朔望，中都留守司官行礼。

八年，诏翰林院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学士乐韶凤等言："汉诸庙寝园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后汉都洛阳，以关西诸陵久远，但四时用特牲祀。每西幸，即亲诣。岁正月祀郊庙毕，以次上洛阳诸陵。唐园陵之制，皇祖以上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永徽二年，定献陵朔望、冬夏至、伏腊、清明、社等节，皆上食。开元中，敕献、昭、乾、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各设一祭。宋每岁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诸陵。我朝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塔二处，则用少牢，中官行礼，今拟如旧仪，增夏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从之。

十六年，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清晨陈祭仪毕，皇太子、亲王由东门入，就殿中拜位，皆四拜。皇太子少前，三上香，奠酒，读祝曰："园陵始营，祭享之仪未具。今礼殿既成，奉安神位，谨用祭告。"遂行亚献、终献礼，皇太子以下皆四拜，执事行礼皆内官。二十六年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建文初，定孝陵每岁正旦、孟冬、忌辰、圣节，俱行香，清明、中

元、冬至，俱祭祀。勋旧大臣行礼，文武官陪祀。若亲王之藩，过京师者谒陵。官员以公事至，入城者谒陵，出城者辞陵。国有大事，遣官祭告。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及忌辰，凡九祭。

永乐元年，工部以泗州祖陵黑瓦为言。帝命易以黄，如皇陵制。宣宗即位，遣郑王谒祭孝陵。正统二年谕，天寿山陵寝，剪伐树木者重罪，都察院榜禁，锦衣卫官校巡视，工部钦天监官环山立界，十年，谒三陵，谕百官具浅色衣服，如洪武、永乐例。南京司礼太监陈祖圭言："魏国公徐俌每祭孝陵，皆由红券门直入，至殿内行礼，僭妄宜改。"俌言："入由红券门者，所以重祖宗之祭，尊皇上之命。出由小旁门者，所以守臣下之分。循守故事，几及百年，岂敢擅易。"下礼部议，言："长陵及太庙，遣官致祭，所由之门与孝陵事体相同，宜如旧。"从之。

弘治元年，遣内官监护凤阳皇陵，凡官员以公事经过者俱谒陵。十七年，更裕陵神座。初，议以孝肃太皇太后祔葬裕陵，已遣官分告诸陵及天寿山后土，而钦天监以为岁杀在北，方向不利。内官监亦谓英庙陵寝，难以轻动，遂议别建庙，奉安神主。帝心未慊，卒移英庙居中，孝庄居左，孝肃祔其右云。

正德间，定长陵以下诸陵，各设神宫监并卫及祠祭署。凡清明、中元、冬至，俱分遣驸马都尉行礼，文武官陪祭。忌辰及正旦、孟冬、圣节，亦遣驸马都尉行礼。亲王之藩，诣诸陵辞谒。恭让章皇后陵，清明、中元、冬至、忌辰内官行礼。西山景皇帝陵，祭期如上，仪宾行礼。

初，成祖易黄土山名天寿山。嘉靖十年，名祖陵曰基运山，皇陵曰翌圣山，孝陵曰神烈山，显陵曰纯德山，及天寿山，并方泽从祀，所在有司祭告各陵山祇。礼官因奏："神祇坛每年秋祭，有钟山、天寿山之神，今宜增基运等山。"从之。

十四年，谕礼部尚书夏言："清明节既遣官上陵，内殿复祭，似涉烦复。"言因言："我朝祀典，如特享、时享、祫享、禘祭，足应经义，可为世法。惟上陵及奉先殿多沿前代故事。上陵之祀，每岁清明、中元、冬至凡三。中元俗节，事本不经。往因郊祀在正首，故冬至上陵，盖重一气之始，伸报本之义。今冬至既行大报配天之礼，则陵事为轻。况有事南郊，乃辍陪祀臣僚，远出山陵，恐于尊祖配天之诚未尽。可罢冬至

上陵，而移中元于霜降，惟清明如旧。盖清明礼行于春，所谓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礼行于秋，所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凄怆之心者也。二节既遣官上陵，则内殿之祭，诚不宜复。”遂著为令。

十五年，谕言曰：“庙重于陵，其礼严。故庙中一帝一后，陵则二三后配葬。今别建奉慈殿，不若奉主于陵殿为宜。且梓宫配葬，而主乃别置，近于黜之，非亲之也。”乃迁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主于陵殿。又谕言曰：“三后神主称皇太后、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奉尊称。今既迁陵殿，则名实不准。”言等议曰：“三后神主，礼不祔庙，义当从祧。迁奉陵殿，深合典礼。其称皇太后、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上尊号。今已迁奉于陵，则当从夫妇之义，改题孝肃神主，不用睿字，孝穆、孝惠神主，俱不用纯字，则嫡庶有别，而尊亲并隆矣。”命如拟行。又谕：“祭告长陵等七陵俱躬叩拜，恭让章皇后、景皇帝陵亦展拜一次，以慰追感之情。”十七年，改陵殿曰祾恩殿，门曰祾恩门。又建成祖圣迹亭于平台山，率从官行祭礼。二十一年，工部尚书顾璘请以帝所上显陵圣制歌诗，制为乐章，享献陵庙。礼部言：“天寿山诸陵，岁祀皆不用乐。”已而承天府守备太监傅霖乞增显陵岁暮之祭。部议言：“诸陵皆无岁暮祀典。”诏并从部议。

隆庆二年，帝诣天寿山春祭。前一日，告世宗几筵及奉先、弘孝、神霄殿。驾至天寿山红门降舆，由左门入，升舆，驻跸感思殿。越二日，质明行礼。帝青袍，乘板舆至长陵门外，东降舆，由殿左门入，至拜位，上香，四拜。至神御前献帛、献爵讫，复位。亚献、终献，令执爵者代，复四拜。馀如常祭之仪。随诣永陵行礼。是日遣官六员，俱青服，分祭六陵。

万历八年，谒陵礼如旧。十一年，复谒陵。礼部言：“宜遵世宗彝宪，酌分二日，以次展拜。”乃定长、永、昭三陵，上香，八拜，亲奠帛。初献，六陵二寝，上香，四拜。其奠帛三献，俱执事官代。十四年，礼部言：“诸妃葬金山诸处者，嘉靖中俱配享各陵殿，罢本坟祭。今世庙诸妃安厝西山者，宜从其例。至陵祭品物，九陵、恭让、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越、靖诸王及诸王妃则又有牲果祝文，反从其厚者，盖以九陵帝后，岁暮已祫祭于庙，旬日内且复有孟春之享，故元旦陵殿止用酒果，非俭也；诸王诸妃则祫祭春祭皆不与，元旦一祭不宜从简，故用牲帛祝文，非丰也。特恭让、恭仁既不与祫享于庙中，又不设牲帛于陵殿，是则礼文之缺，宜增所未备。而诸王诸妃祝文，尚仍安厝时所用，宜改叙岁时遣官之意，则情顺礼安。”报可。

凡山陵规制，有宝城，长陵最大，径一百一丈八尺。次永陵，径八十一丈。各陵深广丈尺有差。正前为明楼，楼中立帝庙谥石碑，下为灵寝门。惟永陵中为券门。左右墙门各一楼。明楼前为石几筵，又前为祾恩殿、祾恩门。殿惟长陵重檐九间，左右配殿各十五间。永陵重檐七间，配殿各九间。诸陵俱殿五间，配殿五间。门外神库或一或二，神厨宰牲亭，有圣迹碑亭。诸陵碑俱设门外，率无字。长陵迤南有总神道，有石桥，有石像人物十八对，擎天柱四，石望柱二。长陵有《神功圣德碑》，仁宗御撰，在神道正南。南为红门，门外石牌坊一。门内有时陟殿，为车驾更衣之所。永陵稍东有感思殿，为驻跸之所。殿东为神马厂。

○忌辰

洪武八年四月，仁祖忌日，太祖亲诣皇陵致祭。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定，高皇帝忌辰前二日，帝服浅淡色衣，御西角门视事。不鸣钟鼓，不行赏罚，不举音乐，禁屠宰。百官浅淡色衣、黑角带朝参。至日，亲祀于奉先殿，仍率百官诣孝陵致祭。高皇后忌辰如之。

宣德四年令，凡遇忌辰，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勿引囚奏事。五年，敕百官朝参辍奏事仪。

英宗即位，召礼臣及翰林院议忌辰礼。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议："每岁高庙帝后、文庙帝后、仁宗忌辰，服浅淡色服，不鸣钟鼓，于奉天门视事。宣宗忌辰，小祥之日，于西角门视事。"从之。

弘治十四年令，凡遇忌辰，朝参官不得服纟宁丝纱罗衣。景皇帝、恭让皇后忌辰，遇节令，服青丝花样。宣宗忌辰，遇祭祀，服红。十六年八月，吏部尚书马文升言："宣德间，仁宗忌辰，诸司悉免奏事。自太祖至仁宗生忌，俱辍朝。其后不知何时，仁宗忌辰，依前奏事。惟太祖至宪宗忌辰，百官浅淡色服、黑角带。朝廷亦出视朝，鸣钟鼓，奏事。臣思自仁至宪，世有远近，服有隆杀。请自仁宗忌辰、英宗生忌日，视朝，鸣钟鼓。若遇宪宗及孝穆皇太后忌日，不视朝，著浅淡服，进素膳，不预他事。或遵宣宗时例，自太祖至宪宗生忌，俱辍朝一日。宪宗、孝穆忌日，如臣所拟。"帝下礼部议。部臣言："经传所载，忌日为亲死之日。则死日为忌，非谓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为他事也。曰忌日不乐，是不可举吉事也，此日当专意哀思父母，余事皆不举。但先朝事例，迄今见行，未敢更易。"帝乃酌定以浅淡服色视事。

嘉靖七年令，忌辰只祭本位。十八年令，高庙帝后忌辰祭于景神殿，列圣帝后忌辰祭于永孝殿。二十四年令，仍祭于奉先殿。

○乘舆受蕃国王讣奏仪

凡蕃国王薨，使者讣奏至，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皇帝素服乘舆诣幄。太常卿奏："某国世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国王臣某薨。"承制官至使者前宣制曰："皇帝致问尔某国王某，得何疾而逝。"使者答故。其仪大略如临王公大臣丧仪，但不举哀。

凡塞外都督等官讣至，永乐间遣官赍香钞谕祭。后定例，因其奏请，给与表里祭文，令携归自祭。来京病故者，遣官谕祭或赐棺赐葬。后定年终类奏，遣官祭之。若在边殁于战阵者，不拘此例。凡外国使臣病故者，令所在官司赐棺及祭，或欲归葬者听。

○乘舆为王公大臣举哀仪

洪武二年，开平王常遇春卒于军。讣至，礼官请如宋太宗为赵普举哀故事。遂定制，凡王公薨，讣报太常司，示百官，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陈御座，置素褥。设讣者位于前，设百官陪哭位东西向，奉慰位于讣者位北，北向。赞礼二人，位于讣者位之北，引讣者二人，位于赞礼之南，引百官四人，位于陪位之北，皆东西向。其日，备仪仗于奉天门迎驾。皇帝素服乘舆诣幄，乐陈于幄之南，不作。太常卿奉："某官来讣，某年月日，臣某官以某疾薨，请举哀。"皇帝哭，百官皆哭。太常卿奏止哭，百官奉慰讫，分班立。讣者四拜退，太常卿奏礼毕。乘舆还宫，百官出。东宫为王公举哀仪同，但设幄于东宫西门外，陪哭者皆东宫属。

○乘舆临王公大臣丧仪

凡王公大臣讣奏，太史监择皇帝临丧日期。拱卫司设大次于丧家大门外，设御座于正厅中。有司设百官次于大次之左右。侍仪司设百官陪立位于厅前左右，引礼四人位于百官之北，东西向。设丧主以下拜位于厅前，主妇以下哭位于殡北幔中。其日，銮驾至大次，降辂，升舆，入易素服。百官皆易服，先入就厅前，分班侍立。御舆出次。丧主以下免绖去杖，衰服，出迎于大门外。望见乘舆，止哭，再拜，入于门内之西。乘舆入门，将军四人前导，四人后从。入至正厅，降舆，升诣灵座前，百官班于后。皇帝哭，百官皆哭。太常卿奏止哭，三上香，三祭

酒。出至正厅御座，主丧以下诣厅下拜位，再拜。承制官诣丧主前云“有制”。丧主以下皆跪。宣制讫，皆再拜，退立于厅西。太常卿奏礼毕，皇帝升舆，出就大次，易服。御舆出，丧主以下诣前再拜退。皇帝降舆升辂，丧主杖哭而入。诸仪卫赞唱，大略如常。

其公、侯卒葬辍朝礼，洪武二十三年定。凡公、侯卒于家者，闻丧辍朝三日。下葬，一日。卒于外者，闻丧，一日。柩至京，三日。下葬，仍一日。凡辍朝之日，不鸣钟鼓，各官浅淡色衣朝参。初制，都督至都指挥卒，辍朝二日。永乐后更定，惟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辍朝一日。

○中宫为父祖丧仪

凡中宫父母薨，讣报太常寺，转报内使监。前期，设荐于别殿东壁下，为皇后举哀位及内命妇以下哭位。皇后出诣别殿，内使监令奏：“考某官以某月某日薨”，母则云“妣某夫人”，祖考、妣同。皇后哭，内命妇以下皆哭尽哀。皇后问故，又哭尽哀。乃素服，内命妇皆素服，止哭，还宫。

内使监令奏闻。得旨：“皇后奔丧。”丧家设荐席于丧寝之东，从临内命妇哭位于其下，主丧以下哭位于丧寝之西，主妇以下哭位于丧寝之北幔下。至日，内使监进垩车，备仪仗导引。皇后素服出宫，升舆，三面白布行帷。至阁外，降舆，升垩车。至丧家大门内，降车哭入，仍以行帷围护。从临者皆哭入。丧主以下，降诣西阶下立哭。皇后升自东阶，进至尸东，凭尸哭。从临者皆哭。丧主升自西阶，俱哭于尸西。皇后至哭位，内使监令跪请止哭。应奉慰者诣皇后前，奉慰如常礼。如皇后候成服，则从临命妇应还者先还。如本日未即奔丧，则是晡复哭于别殿。尚服制皇后齐衰及从临命妇孝服，俟丧家成服日进之。诣灵前再拜，上香，复位，再拜。如为诸王外戚举哀，仍于别殿南向，不设荐位。

○遣使临吊仪

太常司奉旨遣吊。前期，设宣制位于丧家正厅之北，南向；丧主受吊位于南，北向；妇人立哭位于殡北幕下。其日，使者至。丧主去杖，免绖衰服，止哭，出迎于中门外。复先入，就厅前拜位。内外止哭，使者入，就位称有制。丧主以下再拜跪。宣制曰；“皇帝闻某官薨，遣臣某吊。”丧主以下复再拜。礼毕，内外皆哭。使者出，丧主至中门外，拜

送，杖哭而入。宫使则称有令。至遣使赙赠及致奠，其仪节亦相仿云。赙赠之典，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二品以五，三品、四品以四，五品、六品以三，公侯则以百。永乐后定制，公、侯、驸马、伯皆取上裁。凡阵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及出海运粮病故半支。

其遣百官会王公大臣丧仪。前期，有司于丧家设位次。其日，百官应会吊者素服至。丧主以下就东阶哭位，主妇以下就殡北哭位。百官入，就殡前位哭，主丧主妇以下皆哭。止哭，再拜，主丧以下答拜。班首诣丧主前展慰毕，百官出，丧主拜送，杖哭而入。会葬仪同。

○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

前期，礼部奏请制册，翰林院取旨制文，中书省礼部奏请某官为使。其日，祠祭司设龙亭、香亭于午门前正中，执事于受册者家设宣制官位于正厅之东北，南向；丧主代受册命者位于厅前，北向。礼部官封册文，以盝匣盛之，黄袱裹置龙亭中。仪仗、鼓乐前导，至其家。代受册者出迎于大门外。执事舁龙亭置厅上正中，使者入，立于东北。代受册者就拜位，再拜。使者稍前，称“有制”。代受册者跪。宣制曰：“皇帝遣臣某，册赠故某官某为某勋某爵。”宣讫，代受册者复再拜。使者取册授之，代受册者捧置灵座前。使者出，代受册者送至大门外。如不用册者，吏部用诰命，丧家以册文录黄，设祭仪于灵前。代受册者再拜，执事者展黄立读于左。丧主以下皆再拜，焚黄。

○赐祭葬

洪武十四年九月，衍圣公孔希学卒，遣官致祭。其后，群臣祭葬，皆有定制。太祖谕祭群臣文，多出御笔。嘉靖中，世宗为礼部尚书席书、兵部尚书李承勋亲制祭文。皆特典，非常制也。

隆庆元年十二月，礼部议上恤典条例：凡官员祭葬，有无隆杀之等，悉遵《会典》。其特恩，如侍从必日侍讲读、军功必躬履行阵、东宫官必出阁讲授有劳者。据嘉靖中事例，祭葬加一等，无祭者与祭一坛，无葬者给半葬，半葬者给全葬。讲读官五品本身有祭，四品及父母，三品及妻。军功四品得祭葬，三品未满及父母。讲读年久、启沃功多、军旅身歼、勋劳茂著者，恩恤加厚，临期请旨。

《会典》，凡一品官，祭九坛。父母妻加祭。或二坛、一坛，或妻止一坛者，恩难预拟，遇有陈乞，酌拟上请。二品，二坛。加东宫三

少，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至四坛，父母妻俱一坛，致仕加三少者加一坛，加太子太保者加三坛，妻未封夫人者不祭。三品祭葬，在任、致仕俱一坛，兼学士赠尚书者二坛，未及考满病故者一坛减半。造葬悉如旧例。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故四品官由六七品升者，父母有祭。由五品升者，以例不重封，遂不得祭。今定四品官，凡经考满者，父母虽止授五品封，亦与祭一坛。四品以上官，本身及父母恩典，必由考满而后得。然有二品、三品共历四五年，父母未授三品封，终不得沾一祭者，宜并叙年资。二品、三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未考三品满，本身及父母俱与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历三年以上者，虽未考四品满，本身用三品未考满例，祭一坛半，葬父母祭一坛。凡被劾闲住者，虽遇覃恩，复致仕，仍不给祭葬。

勋臣祭葬，皇亲出自上裁。驸马都尉祭十五坛。公、侯、伯在内掌府事坐营、在外总兵有殊勋加太子太保以上者，遵《会典》。公、侯十六坛，伯十五坛，掌府坐营总兵有勋劳者七坛，掌府坐营年劳者五坛，掌府坐营而政迹未著者四坛，管事而被劾勘明闲住者二坛，被劾未经勘实者一坛。勘实罪重者，并本爵应得祭葬皆削。又正德间，公、侯、伯本祭俱三坛，嘉靖间二坛。今遵嘉靖例，以复《会典》之旧。武臣祭葬，遵正德、嘉靖例，都督同知佥事、锦衣卫指挥祭三坛，署都督同知佥事一坛，馀推类行之。

帝从其议。万历六年更定，凡致仕养病终养听用等官，祭葬俱与现任官同。十二年续定，被劾自陈致仕官，有日久论定原无可议者，仍给祭葬，父母妻视本身为差等。

○丧葬之制

洪武五年定。凡袭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饭含，五品以上饭稷含珠，九品以上饭粱含小珠。铭旌、绛帛，广一幅，四品以上长九尺，六品以上八尺，九品以上七尺。敛衣，品官朝服一袭，常服十袭，衾十番。灵座设于柩前，作白绢结魂帛以依神。棺椁，品官棺用油杉硃漆，椁用土杉。墙翣，公、侯六，三品以上四，五品以上二。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引者，引车之绋也；披者，以纁为之，击于輴车四柱，在旁执之，以备倾覆者也；鐸者，以铜为之，所以节挽歌者。公、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鐸。一品、二品三引四披，左右各六鐸。三品、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四鐸。五品以下，二引二披，左右各二鐸。羽幡竿长九尺，五品以上，一人执

之以引柩，六品以下不用。功布，品官用之，长三尺。方相，四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两目，八品以下不用。柳车上用竹格，以彩结之，旁施帷幔，四角重流苏。志石二片，品官皆用之。其一为盖，书某官之墓；其一为底，书姓名、乡里、三代、生年、卒葬月日及子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二石相向，铁束埋墓中。祭物，四品以上羊豕，九品以上豕。

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钲二，鼓四，红旗，拂子各二，红罗盖、鞍、笼各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炉各一，俱以木为之。水罐、甲、头盔、台盏、杓、壶、瓶、酒甕、唾壶、水盆、香炉各一，烛台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箸二，香匙箸瓶、茶钟、茶盏各一，箸二，匙二，匙箸瓶一，碗二，楪十二，橐二，俱以锡造，金裹之。班剑、牙仗各一，金裹立瓜、骨朵戟、响节各二，交椅、脚踏、马杌各一，诞马六，枪、剑、斧、弩、食桌、床、屏风、柱杖、箱、交床、香桌各一，凳二，俱以木为之。乐工十六，执仪伏二十四，控士六，女使十，青龙、白虎、硃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杂物，罂六，璧一，筐、笥、楎、椸、衿、鞶各一，笣二，筲二，粮浆瓶二，油瓶一，纱厨、暖帐各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长一丈八尺。后定制，公、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余以次减杀。

○碑碣

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其制自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详定其制。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四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高六尺。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

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

当太祖时，盱眙扬王坟置守户二百一十，宿州徐王坟置坟户九十三，滁州滁阳王坟亦置坟户。四年，又赐功臣李善长、徐达、常茂、冯胜坟户百五十，邓愈、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顾时、陈德、耿炳文、吴桢、孙恪、郭兴坟户百。成化十五年，南京礼部言："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四人勋臣坟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孙萼等，以岁久颓坏为言，请命工修治。"帝可其奏，且令无子孙者，复墓旁一人守护之。

○赐谥

亲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同。与否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从有劳，或以死勤事者，特赐谥，非常例。洪武初，有应得谥者，礼部请旨，令礼部行翰林院拟奏。弘治十五年定制，凡亲王薨，行抚、按，郡王病故，行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核勘以奏，乃议谥。文武大臣请谥，礼部取旨，行吏兵部考实蹟。礼部定三等，行业俱优者为上，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送翰林院拟谥。有应谥而未得者，抚、按、科道官以闻。

按明初旧制，谥法自十七字至一字，各有等差。然终高帝世，文臣未尝得谥，武臣非赠侯伯不可得。鲁、秦二王曰荒、曰愍。至建文谥王祎，成祖谥胡广，文臣始有谥。迨世宗则滥及方士，且加四字矣。定例，三品得谥，词臣谥"文"。然亦有得谥不止三品，谥"文"不专词臣者，或以勋劳，或以节义，或以望实，破格崇褒，用示激劝。其冒滥者，亦间有之。

万历元年，礼臣言："大臣应得谥者，宜广询严核。应谥而未请者，不拘远近，抚、按、科道举奏，酌议补给。"十二年，礼臣言："大臣谥号，必公论允服，毫无瑕疵者，具请上裁。如行业平常，即官品虽崇，不得概予。"帝皆从之。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请严谥典。议夺者四人：许论、黄光升、吕本、范廉；应夺而改者一人：陈瓒；补者七人：伍文定、吴悌、鲁穆、杨继宗、邹智、杨源、陈有年。阁臣沈一贯、硃赓力庇吕本，不从其议。未几，御史张邦俊请以吕柟从祀孔庙，而论应补谥者，雍泰、魏学曾等十四人。部议久之，共汇题先后七十四人，留中不发。天启元年，始降旨俞允，又增续请者十人，而邦俊原请九人不与。正域所请伍文定等亦至是始定。凡八十四人。其官卑得谥者，邹智、刘台、魏良弼、周天佐、杨允绳、沈炼、杨源、黄巩、杨慎、周

怡、庄鹅、冯应京皆以直谏，孟秋、张元忭、曹端、贺钦、陈茂烈、马理、陶望龄皆以学行，张铨以忠义，李梦阳以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硃冠、傅新德、张允济皆以清节，杨慎之文宪，庄鹅之文节，则又兼论文学云。

三年，礼部尚书林尧俞言："谥典五年一举，自万历四十五年至今，蒙恤而未谥者，九卿台省会议与臣部酌议。"帝可之。然是时，迟速无定。六年，礼科给事中彭汝楠言："耳目近则睹记真，宜勿逾五年之限。"又谓："三品以上为当予谥，而建文诸臣之忠义，陶安等之参帷幄，叶琛等之殉行间，皆宜补谥。"事下礼部，以建文诸臣未易轻拟，不果行。至福王时，始从工科给事中李清言，追谥开国功臣李善长等十四人，正德谏臣蒋钦等十四人，天启惨死诸臣左光斗等九人，而建文帝之弟允熥、允ＡＲ、允□熙，子文奎，亦皆因清疏追补。

○品官丧礼

品官丧礼载在《集礼》、《会典》者，本之《仪礼·士丧》，稽诸《唐典》，又参以硃子《家礼》之编，通行共晓。兹举大要，其仪节不具录。

凡初终之礼，疾病，迁于正寝。属纩，俟绝气乃哭。立丧主、主妇，护丧以子孙贤能者。治棺讣告。设必尸床、帷堂，掘坎。设沐具，沐者四人，六品以下三人，乃含。置虚座，结魂帛，立铭旌。丧之明日乃小敛，又明日大敛，盖棺，设灵床于柩东。又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后朝哭相吊。既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乃择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圹。刻志石，造明器，备大举，作神主。既发引，至墓所，乃窆。施铭旌志石于圹内，掩圹复土，乃祠后土于墓。题主，奉安。升车，反哭。

凡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柔日再虞，刚日三虞。若去家经宿以上，则初虞于墓所行之。墓远，途中遇柔日，亦于馆所行之。若三虞，必俟至家而后行。三虞后，遇刚日卒哭。

明日祔家庙。期而小祥。丧至此凡十三月，不计闰。古卜日祭，今止用初忌，丧主乃易练服。再期而大祥。丧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陈禫服，告迁于祠堂。改题神主，递迁而西，奉神主入于祠堂。彻灵座，奉迁主埋于墓侧。大祥后，间一月而禫。丧到此计二十有七月。卜日，丧主禫服诣祠堂，祗荐禫事。

其在远闻丧者，始闻，易服，哭而行。至家，凭殡哭，四日而成服。若未得行，则设位，四日而变服。若既葬，则先哭诸墓，归诣灵座前哭，四日成服。齐衰以下闻丧，为位而哭。若奔丧，则至家成服。若不奔丧，四日成服。凡有改葬者，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缌麻服，周亲以下素服。不设祖奠，无反哭，无方相魌头，余如常葬之仪。既葬，就吉帷灵座前一虞。孝子以下，出就别所，释缌服素服而还。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除期服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伯叔、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丧不许奔，但遣人致祭。"从之。

○士庶人丧礼

《集礼》及《会典》所载，大略仿品官制，稍有损益。洪武元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师人民，循习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竟无哀戚之情，甚非所以为治。乞禁止以厚风化。"乃令礼官定民丧服之制。

五年诏定："庶民袭衣一称，用深衣一、大带一、履一双，裙袴衫袜随所用。饭用粱，含钱三。铭旌用红绢五尺。敛随所有，衣衾及亲戚襚仪随所用。棺用坚木，油杉为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硃红。明器一事。功布以白布三尺引柩。柳车以衾覆棺。志石二片，如官之仪。茔地围十八步。祭用豕，随家有无。"又诏："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夸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又谕礼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

○服纪

明初颁《大明令》，凡丧服等差，多因前代之旧。洪武七年，《孝慈录》成，复图列于《大明令》，刊示中外。

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仪

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院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通丧。观愿服三年，视愿服期年者倍，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仍命以五服丧制，并著为书，使内外遵宁。其制服五。曰斩衰，以至粗麻布为之，不缝下边。曰齐衰，以稍粗麻布为之，缝下边。曰大功，以粗熟布为之。曰小功，以稍粗熟布为之。曰缌麻，以稍细熟布为之。

其叙服有八。曰斩衰三年者：子为父母，庶子为所生母，子为继母，谓母卒父命他妾养己者，子为养母，谓自幼过房与人者；女在室为父母，女嫁被出而反在室为父母；嫡孙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及为所后祖父母承重；夫为后则妻从服，妇为舅姑；庶子之妻为夫之所生母；妻妾为夫。

曰齐衰杖期者：嫡子众子为庶母；嫡子众子之妻为夫之庶母，为嫁母、出母、父卒继母改嫁而已从之者；夫为妻。

曰齐衰不杖期者：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父母为女在室者，继母为长子及众子，慈母为长子及众子；孙为祖父母，孙女虽适人不降，高曾皆然；为伯叔父母；妾为夫之长子及众子，为所生子；为兄弟，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为姑及姊妹在室者；妾为嫡妻；嫁母、出母为其子；女在室及虽适人而无夫与子者，为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继母改嫁为前夫之子从己者；为继父同居两无大功之亲者；妇人为夫亲兄弟之子，妇人为夫亲兄弟子女在室者；女出嫁为父母；妾为其父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女适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祖为嫡孙；父母为长子妇。

曰齐衰五月者：为曾祖父母。

曰齐衰三月者：为高祖父母，为继父昔同居而今不同者，为继父虽同居而两有大功以上亲者。

曰大功九月者：为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为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为众子妇，为女之出嫁者；祖为众孙；为兄弟之子妇；妇人为夫之祖父母，为夫之伯叔父母，为夫之兄弟之子妇，为夫兄弟之女

嫁人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及为兄弟与兄弟之子，为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妻为夫本生父母；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

曰小功五月者：为伯叔祖父母，为同堂伯叔父母，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子，为祖姑在室者，为从祖姑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为兄弟之妻；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适人者；为嫡孙妇，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为孙女适人者，为兄弟之孙及兄弟之女孙在室者，为外祖父母，为母之兄弟姊妹，为同母异父之兄弟姊妹，为姊妹之子；妇人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为夫兄弟之孙及夫兄弟之女孙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曰缌麻三月者：为族曾祖父母，为族伯叔祖父母，为族父母，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为族曾祖姑在室者，为族祖姑及族姑在室者，为兄弟之曾孙，女在室同，为曾孙玄孙，为同堂兄弟之孙，女在室同，为再从兄弟之子，女在室同，为祖姑、从祖姑及从祖姊妹之出嫁者，为兄弟之孙女出嫁者，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为乳母，为舅之子，为姑之子，为姨之子，为外孙，为婿，为妻之父母，为兄弟孙之妇，为同堂兄弟子之妇，为同堂兄弟之妻，为外孙妇，为甥妇；妇人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为夫之叔伯祖父母，为夫之同堂伯叔父母，为夫兄弟之曾孙，为夫之同堂兄弟，为夫同堂兄弟之孙，孙女同，为夫再从兄弟之子，为夫兄弟之孙妇，为夫同堂兄弟子之妇，为夫同堂兄弟之妻，为夫同堂姊妹，为夫之外祖父母，为夫之舅及姨，为夫之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叔伯祖父母，为本宗同堂叔伯父母，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为本宗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为人后者为本生外祖父母。

嘉靖十八年正月，谕辅臣："昨居丧理疾，阅《礼记·檀弓》等篇，其所著礼仪制度俱不归一，又不载天子全仪。虽曰'三年之丧，通乎上下'，而今昔亦有大不同者。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之丧，亦未免因仍为礼。至于冠裳衰绖，所司之制不一，其与礼官考定之。自初丧至除服，冠裳轻重之制具为仪节，俾归至当。"于是礼部议丧服诸制奏之。帝令更加考订，画图注释，并祭葬全仪，编辑成书备览。

志第三十七 乐一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盖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

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硃升、范权引乐舞生入见，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哂其误，命乐生登歌一曲而罢。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取石灵璧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制琴瑟。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乐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

洪武元年春，亲祭太社、太稷。夏祫享于太庙。其冬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明年，祀皇地祇于方丘，又以次祀先农、日月、太岁、风雷、岳渎、周天星辰、历代帝王、至圣文宣王，皆定乐舞之数，奏曲之名。

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瘞。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

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

先农：迎神、奠帛，奏《永和之曲》。进俎，奏《雍和之曲》。初献、终献，并奏《寿和之曲》。彻豆、送神，并奏《永和之曲》。望瘞，奏《太和之曲》。

朝日：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中和之曲》，终献，奏《肃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寿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与朝日同，曲词各异。

太岁、风雷、岳渎：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献，奏《保和》。亚献，奏《肃和》。终献，奏《凝和》。彻豆，奏《寿和》。送神，奏《豫和》。望燎，奏《熙和》。

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别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

太庙：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册宝，奏《熙和之曲》。进俎，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献则德、懿、熙、仁各奏乐舞，亚、终献则四庙共之。

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洪武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宁和》。初献，奏《安和》。亚献、终献，奏《景和》。彻馔、送神，奏《咸和》。

历代帝王：迎神，奏《雍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凝和》。送神，奏《寿和》。望瘞，奏《豫和》。

又定王国祭祀乐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献，奏《寿清之曲》。亚献，奏《豫清之曲》。终献，奏《熙清之曲》。彻馔，奏《雍清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其社稷山川，易迎神为《广清》，增奉瘞曰《时清》。

此祭祀之乐歌节奏也。

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飨之制。

凡圣节、正旦、冬至、大朝贺，和声郎陈乐于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驾出，仗动。和声郎举麾，奏《飞龙引之曲》，乐作，升座。乐止，偃麾。百官拜，奏《风云会之曲》，拜毕，乐止。丞相上殿致词，奏《庆皇都之曲》，致词毕，乐止。百官又拜，奏《喜升平之曲》，拜毕，乐止。驾兴，奏《贺圣朝之曲》，还宫，乐止。百官退，和声郎、乐工以次出。

凡宴飨，和声郎四人总乐舞，二人执麾，立乐工前之两旁；二人押乐，立乐工后之两旁。殿上陈设毕，和声郎执麾由两阶升，立于御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乐工由两阶升，立于丹陛上之两旁，东西向。舞师二人执旌，引武舞士立于西阶下之南；又二人执翿，引文舞士立于东阶下之南；又二人执幢，引四夷舞士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祸乱也；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远人也。此大乐二人，执戏竹，引大乐工陈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乐工列于丹陛之东，四夷乐工列于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驾将出，仗动，大乐作。升座，乐止。进第一爵，和声郎举麾，唱奏《起临濠之曲》。引乐二人引歌工、乐工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毕，偃麾，押乐引众工退。第二，奏《开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业之曲》。第四，奏《大一统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典》。第六，奏《抚四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赏之曲》。第八，奏《大一统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举麾、偃麾，歌工、乐工进退，皆如前仪。进第一次膳，和声郎举麾，唱奏《飞龙引之乐》，大乐作。食毕，乐止，偃麾。第二，奏《风云会之乐》。第三，奏《庆皇都之乐》。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贺圣朝之乐》。第六，奏《抚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欢之乐》。第八，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九，奏《万年春之乐》。其举麾、偃麾如前仪。九奏三舞既毕，驾兴，大乐作。入宫，乐止，和声郎执麾引众工以次出。

宴飨之曲，后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行》，九曰《乐清宁》。其词，詹同、陶凯所制也。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开运》，二曰《皇风》，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传》，五曰《振皇纲》，六曰《金陵》，

七曰《长杨》，八曰《芳醴》，九曰《驾六龙》。

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驾兴，中和韶乐奏《圣安之曲》。升座进宝，乐止。百官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表，大乐作。进讫，乐止。宣表目，致贺讫，百官俯伏，大乐作。拜毕，乐止。宣制讫，百官舞蹈山呼，大乐作。拜毕，乐止。驾兴，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导驾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其大宴飨，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文武官入列于殿外，北向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御筵，乐作。进讫，乐止。进花，乐作。进讫，乐止。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开运之曲》，乐作。内外官拜毕，乐止。散花，乐作。散讫，乐止。第二爵，教坊司奏《皇风之曲》。乐止，进汤。鼓吹飨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汤馔成，乐止。武舞入，教坊司请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教坊司请奏《眷皇明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教坊司请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百戏承应。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八蛮献宝承应。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采莲队子承应。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鱼跃于渊承应。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收爵。进汤，进大膳，乐作。供群臣饭食讫，乐止，百花队舞承应。宴成彻案。群臣出席，北向拜，乐作。拜毕，乐止。驾兴，大乐作、鸣鞭，百官以次出。

此朝贺宴飨之乐歌节奏也。

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歌工十二；协律郎一从执麾以引之。七年复增籥四，凤笙四，壎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

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

朝贺。洪武三年定丹陛大乐：箫四，笙四，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琵琶四，闟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中韶乐：箫十二，笙十二，排箫四，横笛十二，壎四，篪四，琴十，瑟四，编钟二，编磬二，应鼓二，柷一，敔一，捕拊二，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头管十二，闟八，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妇朝贺中宫，设女乐：戏竹二，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头管十四，闟十，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节。其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并用之。朔望朝参：戏竹二，箫四，笙四，笛四，头管四，闟二，琵琶二，二十弦二，方响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

大宴。洪武元年定殿内侑食乐：箫六，笙六，歌工四。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琵琶六，闟六，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乐器：笙二，横管二，闟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乐：腰鼓二，琵琶二，胡琴二，箜篌二，头管二，羌笛二，闟二，水盏一，板一。二十六年又定殿内侑食乐：祝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箫四，笙四，笛四，壎二，篪二，排箫一，钟一，磬一，应鼓一。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头管二，琵琶二，闟二，二十弦二，方响二，杖鼓八，鼓一，板一。迎膳乐：戏竹二，笙二，笛四，头管二，闟二，杖鼓十，鼓一，板一。进膳乐：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一。太平清乐：笙四，笛四，头管二，闟四，方响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

乐工舞士服色之制。郊庙，洪武元年定；朝贺，洪武三年定。文武两舞：武舞士三十二人，左干右戚，四行，行八人，舞作发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舞师二人执旌以引之；文舞士三十二人，左籥右翟，四行，行八人，舞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舞师二人执翿以引之。四夷之舞：舞士十六人，四行，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舞师二人执幢以引之。

此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也。

当太祖时，前后稍有增损。乐章之鄙者，命儒臣易其词。二郊之作，太祖所亲制。后改合祀，其词复更。太社稷奉仁祖配，亦更制七奏。尝谕礼臣曰："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尝命儒臣撰回銮乐歌，所奏《神降祥》、《神

贶》、《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然当时作者，惟务明达易晓，非能如汉、晋间诗歌，铿锵雅健，可录而诵也。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哓，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

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更定宴飨乐舞：初奏《上万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书会同之舞》；四奏《民乐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集祯应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其失。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肄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官言而罢。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幸角宠窃权

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是时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如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馔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子礼乐，而自降杀之矣。"乃从璁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县于北郊坛壝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暘《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阴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汉蚕东郊，魏蚕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礼官因请广求博访，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闻。授之太常，考定雅乐。给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乐之正，乃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子相乘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若拘于器以求气，则气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黄钟、起历元？须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依法而取。如众管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

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顾命知历官一人，同臣参候，庶几元声可得，而古乐可复。

又言：

古人制为十六编钟，非徒事观美，盖为旋宫而设。其下八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已；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是已。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具十六钟，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谱之，去古益远。且如黄钟为合似矣，其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高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高工之类，皆以两律兼一字，何以旋宫取律，止黄钟一均而已。

且黄钟、大吕、太族、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宫，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徵，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

宋胡瑗知此义，故四清声皆小其围径以就之。然黄钟、太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

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为荐神之乐者，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巳申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所谓降神之乐者，冬至祀天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

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

在琴中角弦第十徽，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井东舆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徽弦第五徽，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习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观，亦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

并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徽，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

疏下礼部。礼官言："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等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称。今以祀母之乐，奏以祀子，恐世庙在天之灵，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谱是乐者，何所见也。臣观旧谱乐章，字用黄钟，声同太庙。但审听七声，中少一律，今更补正。使依奏格，则祖孙一气相为流通，函黄二宫不失均调。尊亲之分两得，神人之心胥悦矣。"诏下礼官。

李时等覆奏，以为："鹗所言，与臣等所闻于律吕诸书者，深有所合。盖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宾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黄钟之六，此旧乐章之失也。若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之半声为变徵，太簇之

半声为徵，姑洗之半声为羽，蕤宾之半声为变宫。迩者沈居敬更协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黄钟也；四，太簇之正声也；一，姑洗之正声也；六，黄钟之子声也。以林钟为宫，而所用为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声，则谬甚矣。况林钟一调，不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世庙，不宜异调，鹗见尤真。自今宜用旧协音律，惟加以蕤宾勾声，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以成黄钟一均，庶于感格之义，深有所补。”

乃命鹗更定庙享乐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鹗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为少卿，掌教雅乐。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皛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时七庙既建，乐制未备，礼官因请更定宗庙雅乐，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旧章弗协。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垂之万蜺。若特享，若祫享，若大祫，诗歌颂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其乐器、乐舞、各依太庙成式，备为规制。”制可。已而尊献帝为睿宗，祔享太庙。于是九庙春特、三时祫、季冬大祫乐章，皆更定焉。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祫，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张鹗迁太常卿，复申前说，建白三事：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一请复宫县以备古制；一请候元气以定钟律。事下礼官，言：“特钟、特磬宜造乐悬，在庙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黄钟为声气之元，候气之法，实求中气以定中声，最为作乐本原。其说，若重室墐户，截管实灰，覆缇，按历气至灰飞，证以累黍，具有成法可依。其法，筑室于圜丘外垣隙地，选知历候者往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后委官考验。”从之。仍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

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志第三十八 乐二

○乐章一

洪武元年圜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昊天苍兮穹窿，广覆焘兮庞洪。建圜丘兮国之阳，合众神兮来临之同。念蝼蚁兮微衷，莫自期兮感通。思神来兮金玉其容，驭龙鸾兮乘云驾风。顾南郊兮昭格，望至尊兮崇崇。

奠玉帛，《肃和之曲》：圣灵皇皇，敬瞻威光。玉帛以登，承筐是将。穆穆崇严，神妙难量。谨兹礼祭，功徵是皇。

进俎，《凝和之曲》：祀仪祗陈，物不于大。敢用纯犊，告于覆载。惟兹菲荐，恐未周完。神其容之，以享以观。

初献，《寿和之曲》：眇眇微躬，何敢请于九重，以烦帝聪。帝心矜兮，有感而通。既俯临于几筵，神缤纷而景从。臣虽愚蒙，鼓舞欢容，乃子孙之亲祖宗。酌清酒兮在钟，仰至德兮玄功。

亚献，《豫和之曲》：荷天之宠，眷驻紫坛。中情弥喜，臣庶均懽。趋跄奉承，我心则宽。再献御前，式燕且安。

终献，《熙和之曲》：小子于兹，惟父天之思，惟恃天之慈，内外殷勤。何以将之？奠有芳齐，设有明粢。喜极而抃，奉神燕娭。礼虽止于三献，情悠长兮远而。

彻馔，《雍和之曲》：烹饪既陈，荐献斯就。神之在位，既歆既右。群臣骏奔，彻兹俎豆。物倘未充，尚幸神宥。

送神，《安和之曲》：神之去兮难延，想遐袂兮翩翩。万灵从兮后先，卫神驾兮回旋。稽首兮瞻天，云之衢兮眇然。

望燎，《时和之曲》：焚燎于坛，灿烂晶荧。币帛牲黍，冀彻帝京。奉神于阳，昭祀有成。肃然望之，玉宇光明。

洪武八年御制圜丘乐章。

迎神：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职兮迓迎。幸来临兮坛中，上下护卫兮

景从。旌幢缭绕兮四维，重悦圣心兮民获年丰。

奠玉帛：民依时兮用工，感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将兮以奠，望纳兮微衷。

进俎：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献，愿享兮以歆。

初献：灵兮皇皇，穆严兮金床。臣令乐舞兮景张，酒行初献兮捧觞。

亚献：载斟兮再将，百辟陪祀兮具张。感圣情兮无已，拜手稽首兮愿享。

终献：三献兮乐舞扬，肴羞具纳兮气蔼而芳。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

彻馔：粗陈菲荐兮神喜将，感圣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气昂，臣拜手兮谢恩光。

送神：旌幢烨烨兮云衢长，龙车凤辇兮驾飞扬。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烝民兮永康。

望燎：进罗列兮诣燎方，炬焰发兮煌煌。神变化兮物全于上，感至恩兮无量。

洪武二年方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坤德博厚，物资以生。承天时行，光大且宁。穆穆皇祇，功化顺成。来御方丘，严恭奉迎。

奠玉帛，《肃和之曲》：地有四维，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币以黄。敬存于中，是荐是将。奠之几筵，临鉴洋洋。

进俎，《凝和之曲》：奉将纯牡，其牡童犊。烹饪既严，登俎惟肃。升坛昭荐，神光下烛。眷佑邦家，报效惟笃。

初献，《寿和之曲》：午为盛阳，阴德初萌。天地相遇，品物光荣。吉日令辰，明祀攸行。进以醇醴，展其洁清。

亚献，《豫和之曲》：至广无边，道全持载。山岳所凭，海渎咸

赖。民次水土，既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惟大。

终献，《熙和之曲》：庸眇之资，有此疆宇。匪臣攸能，仰承佑助。恩崇父母，臣欢鼓舞。八音宣扬，叠侑明醑。

彻馔，《雍和之曲》：牲牷在俎，笾豆有实。临之蕣爰，匪惟饮食。登歌乃彻，荐献爰毕。执事奉承，一其严粟。

送神，《安和之曲》：神化无方，妙用难量。其功显融，其礼攸长。飚轮云旋，龙探鸾翔。拜送稽首，瞻礼余光。

望瘞，《时和之曲》：牲醴制币，馂馔惟馨。瘞之于坎，以达坤灵。奉神于阴，典礼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宽平。

洪武八年御制方丘乐章。

迎神：仰皇祇兮驾来，川岳从迎兮威灵备开，香烟缭绕兮神临御街。渐升坛兮穆穆，霭瑞气兮应结楼台。以微衷兮率职，幸望圣悦兮心谐。但允臣兮固请，愿嘉烝民兮永怀。

奠玉帛：臣奉兮以筐，玉帛是进兮岁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声琅琅。惟南薰兮解愠，映燎炎兮煌煌。

进俎：庖人兮净汤，大烹牲兮气霭而芳。以微衷兮献上，曰享兮曰康。

初献：初献行兮捧觞，圣灵穆穆兮洋洋。为烝民兮永康，鉴丰年兮耿光。

亚献：杂肴羞兮已张，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醴兮载觞。

终献：爵三献兮礼将终，臣心眷恋兮无穷。恐肴羞兮未具，将何报兮神功。

彻馔：俎豆彻兮神熙，鸾舆驾兮旋归。百神翼翼兮云衣。敬奉行兮弗敢违。

送神：祥风兴兮悠悠，云衢开兮民福留。岁乐烝民兮大有，想洋洋兮举觞载酒。

望瘗：肴羞玉帛兮瘗坎中，遥瞻隐隐兮龙旗从。祀事成兮尽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洪武十二年合祀天地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荷蒙天地兮君主华夷，钦承踊跃兮备筵而祭，诚惶无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愿来期。想龙翔凤舞兮庆云飞，必昭昭穆穆兮降坛壝。

奠玉帛，《肃和之曲》：天垂风露兮雨泽沾，黄壤氤氲兮气化全。民勤亩兮束帛鲜，臣当设宴兮奉来前。

进俎以后，咸同八年圜丘词。

嘉靖九年复定分祀圜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仰惟玄造兮于皇昊穹，时当肇阳兮大礼钦崇。臣惟蒲柳兮蝼蚁之衷，伏承春命兮职统群工。深怀愚昧兮恐负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衷。遥瞻天阙兮宝辇临坛，臣当稽首兮祗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万神翊卫兮以西以东。臣俯伏迎兮敬瞻帝御，愿垂歆鉴兮拜德曷穷。

奠玉帛，《肃和之曲》龙舆既降兮奉礼先，爰有束帛兮暨瑶瑄。臣谨上献兮进帝前，仰祈听纳兮荷苍乾。

进俎，《凝和之曲》：肴羞珍馔兮荐上玄，庖人列鼎兮致精虔。臣盍祗献兮馨醴牷，愿垂歆享兮民福渊。

初献，《寿和之曲》：礼严初献兮奉觞，臣将上进兮圣皇。圣皇垂享兮穆穆，臣拜手兮何以忘。

亚献，《豫和之曲》：礼觞再举兮荐玉浆，帝颜歆悦兮民福昂。民生有赖兮感上苍，臣惟鞠拜兮荷恩长。

终献，《熙和之曲》：三献兮礼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情。景张乐舞兮响锽鋐，仰瞻圣容兮俯锡恩泓。

彻馔，《雍和之曲》：祀礼竣兮精意禋，三献备兮诚已申。敬彻弗迟兮肃恭寅，恐多弗备兮惟赖洪仁。

送神，《清和之曲》：禋事讫终兮百辟维张，帝垂歆鉴兮沐泽汪洋。龙车冉冉兮宝驾旋云，灵风鼓舞兮瑞露清瀼。洪恩浩荡兮无以为酬，粗陈菲荐兮已感歆尝。香气腾芳兮上彻帝座，仰瞻圣造兮赐福群方。臣同率土兮载欢载感，祗回宝辇兮凤啸龙翔。诚惶诚恐兮仰恋弥切，愿福生民兮永锡亨昌。

望燎，《时和之曲》：龙驾宝辇兮升帝乡，御羞菲帛兮奉燎方。环珮铿锵兮罗坛壝，炬焰特举兮气辉煌。生民蒙福兮圣泽沾，臣荷眷佑兮拜谢恩光。

嘉靖九年复定方丘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俯瞻兮凤辇来，灵风兮拂九垓。川岳从兮后先，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愿临享兮幸哉。

奠玉帛，《广和之曲》：祀礼有严兮奉虔，玉帛在笥兮来前。皇灵垂享兮以纳，烝民率土兮乐丰年。

进俎，《咸和之曲》：肴羞馨兮气芳，庖人奉役兮和汤。奉进兮皇祇歆慰，臣稽首兮敬将。

初献，《寿和之曲》：酒行初献兮乐舞张，齐醴明洁兮氙香。愿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亚献，《安和之曲》：载献兮奉觞，神颜和懿兮以尝。功隆厚载兮配天，民感德兮无量。

终献，《时和之曲》：三进兮玉露清，百职奔绕兮佩环鸣。凫钟鹭鼓兮韵铮鍧，愿留福兮群生。

彻馔，《贞和之曲》：礼告终兮彻敢违，深惟一念兮诚意微。神垂博容兮听纳，恐未备兮惟慈依。

送神，《宁和之曲》：礼成兮诚已伸，驾还兮法从陈。灵祇列兮以随，百辟拜兮恭寅。望坤宫兮奉辞，愿普福兮烝民。

望燎，曲同《宁和》。

洪武三年朝日乐章。二十一年罢。

迎神，《熙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纯阳之精，惟是大明。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币，《保和之曲》：灵旗莅止，有赫其威。一念潜通，幽明弗违。有币在篚，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享之。

初献，《安和之曲》：神兮我留，有荐必受。享祀之初，奠兹醴酒。晨光初升，祥徵应候。何以侑觞，乐陈雅奏。

亚献，《中和之曲》：我祀维何？奉兹牺牲，爰酌醴齐，贰觞载升。洋洋如在，式燕以宁。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终献，《肃和之曲》：执事有严，品物斯祭，稷非馨，式将其意。荐兹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顾歆，永言乐只。

彻馔，《凝和之曲》：春祈秋报，率为我民。我民之生，赖于尔神。维神佑之，康宁是臻。祭祀云毕，神其乐忻。

送神，《寿和之曲》：三献礼终，九成乐作。神人以和，既燕且乐。云车风驭，灵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

望燎，《豫和之曲》：俎豆既彻，礼乐已终。神之云旋，倏将焉从。以望以燎，庶几感通。时和岁丰，维神之功。

嘉靖九年复定朝日乐章。

迎神，《熙和之曲》：仰瞻兮大明，位奠兮王宫。时当仲春兮气融，爰遵祀礼兮报功。微诚兮祈神昭鉴，愿来享兮迓神聪。

奠玉帛，《凝和之曲》：神灵坛兮肃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神兮祈享以纳，予躬奠兮忻以颙。

初献，《寿和之曲》：玉帛方奠兮神歆，酒行初献兮舞呈。齐芳馨兮牺色骍，神容悦兮鉴予情。

亚献，《时和之曲》：二齐升兮气芬芳，神颜怡和兮喜将。予令乐舞兮具张，愿垂普照兮民康。

终献，《保和之曲》：殷勤三献兮告成，群职在列兮周盈。神锡休兮福民生，万世永赖兮神功明。

彻馔，《安和之曲》：一诚尽兮予心怿，五福降兮民获禧。仰九光兮诚已申，终三献兮彻敢迟。

送神，《昭和之曲》：祀礼既周兮乐舞扬，神享以纳兮还青乡。予当拜首兮奉送，愿恩光兮普万方。永耀熹明兮攸赖，烝民咸仰兮恩光。

望燎之曲：睹六龙兮御驾，神变化兮凤翥鸾翔。束帛肴羞兮诣燎方，佑我皇明兮基绪隆长。

洪武三年夕月乐章。周天星辰附。二十一年罢。

迎神，《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阴夜明，以及星辰。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四年，星辰别祀，改“以及星辰”句为“惟德孔神”。

奠帛以下，咸同朝日。

嘉靖九年复定夕月乐章。

迎神，《凝和之曲》：阴曰配合兮承阳宗，式循古典兮斋以恭。睹太阴来格兮星辰罗从，予拜首兮迓神容。

初献，《寿和之曲》：神其来止，有严其诚。玉帛在筐，清酤方盈。奉而奠之，愿鉴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群氓。

亚献，《豫和之曲》：二觞载斟，乐舞雍雍。神歆且乐，百职惟供。愿顺轨兮五行，祈民福兮惟神必从。

终献，《康和之曲》：一诚以申，三举金觥。钟鼓鍧鍧，环珮琤琤。鉴予之情，愿永保我民生。

彻馔，《安和之曲》：礼乐肃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纳兹藻蘋。彻之弗迟，仪典肃陈。神其鉴之，佑我生民。

送神，《保和之曲》：礼备告终兮神喜旋，穹碧澄辉兮素华鲜。星辰从兮返神乡，露气清兮霓裳蹁跹。

望瘞之曲：肴羞兮束帛，荐之于瘞兮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愿永贶兮民乐丰年。

嘉靖十年，定祈谷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为民请命兮祀礼昭诸。备筵率职兮祈洪庥，臣衷微眇兮悃恳诚摅。遥瞻驾降兮霁色辉，欢迎鼓舞兮迓龙舆。臣愧菲才兮后斯民，愿福斯民兮圣恩渠。

奠玉帛，《肃和之曲》：烝民勤职兮农事颛，蚕工亦慎兮固桑阡。玉帛祗奉兮暨豆笾，仰祈大化兮锡以丰年。

进俎，《咸和之曲》：鼎烹兮气馨，香羞兮旨醽。帝垂享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宁。

初献，《寿和之曲》：礼严兮初献行，百职趋跄兮佩琤鸣。臣谨进兮玉觥，帝心歆鉴兮岁丰亨。

亚献，《景和之曲》：二觞举兮致虔，清醴载斟兮奉前。仰音容兮忻穆，臣感圣恩兮实拳拳。

终献，《永和之曲》：三献兮一诚微，禋礼告成兮帝鉴是依。烝民沐德兮岁丰禨，臣拜首兮竭诚祈。

彻馔，《凝和之曲》：三献周兮肃乃仪，俎豆敬彻兮弗敢迟。愿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旸兮若时。

送神，《清和之曲》：祀礼告备兮帝鉴彰，臣情上达兮感昊苍。云程肃驾兮返帝乡，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风瑞霭兮弥坛壝，烝民率土兮悉获丰康。

望燎，《太和之曲》：遥睹兮天衢长，邈彼寥廓兮去上方。束帛荐火兮升闻，悃愊通兮沛泽长。乐终九奏兮神人以和，臣同率土兮咸荷恩光。

嘉靖十七年，定大飨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于皇穆清兮弘覆惟仁，既成万宝兮惠此烝民。祗受厥明兮欲报无因，爰稽古昔兮式展明禋。肃肃广庭兮遥遥紫旻，笙镛始奏兮祥风导云。臣拜稽首兮中心孔勤，爰瞻宝辇兮森罗万神。庶几昭格兮眷命其申，徘徊顾歆兮鉴我恭寅。

奠玉帛，《肃和之曲》：捧珪币兮瑶堂，穆将愉兮圣皇。秉予心兮

纯一，荷帝德兮溥将。

进俎，《凝和之曲》：岁功阜兮庶类成，黍稷飶兮濡鼎馨。敬荐之兮惭菲轻，大礼不烦兮惟一诚。

初献，《寿和之曲》：金风动兮玉宇澄，初献觞兮交圣灵。瞻玄造兮怀鸿祯，曷以酬之心怦怦。

亚献，《豫和之曲》：帝眷我兮居歆，纷繁会兮五音。再捧觞兮莫殚臣心，惟帝欣怿兮生民是任。

终献，《熙和之曲》：绥万邦兮屡丰年，眇眇予躬兮实荷昊天。酒三献兮心益虔，帝命参舆兮勿遽旋。

彻馔，《雍和之曲》：祀礼既洽兮神人肃雍，享帝享亲兮勉歆臣衷。惟洪恩兮罔极，俨连蜷兮圣容。

送神，《清和之曲》：《九韶》既成兮金玉铿锵，百辟森立兮戚羽期藏。皇天在上兮昭考在旁，严父配天兮祗修厥常。殷荐既终兮神去无方，玄云上升兮鸾鹄参翔。灵光回照兮郁乎芬芳，载慕载瞻兮愿锡亨昌。子孙庶民兮惟帝是将，于昭明德兮永怀不忘。

望燎，《时和之曲》：龙舆杳杳兮归上方，金风应律兮燎斯扬，达精诚兮合灵光。帝廷纳兮玉帛将，顾下土兮春不忘，愿锡吾民兮长阜康。

嘉靖十八年，兴都大飨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围之遍覆兮罔止西东。王者出王游衍兮必奉天顾，愚臣之此行兮亶荷帡幪。

初献，《寿和之曲》：于昭帝庥兮臣感恩渊渊，巡省旧籓之地兮实止承天。下情思报兮此心拳拳，琼卮苍币兮捧扣坛前。

亚献，《敷和之曲》：乐奏兮三成，觞举兮再呈。帝鉴几微兮曰尔诚，小臣顿首兮敢不严于此精。

终献，《承和之曲》：臣来兹土，本之思亲。思亲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菲戴帝之临汝夫何因。

彻馔，《永和之曲》：肃其具兮祀礼行，备彼仪兮乐舞张。退省进止兮臣疏且狂，沐含仁兮何以量。

送神，《感和之曲》：王之狩兮典有禋望，于维柴祀兮首重上苍。臣情罔殚兮夙夜惶惶，祗伸愚悃兮允赖恩光。遥瞻兮六龙腾翔，帝垂祉兮万世永昌。

嘉靖十一年，定雩祀乐章，十七年罢。

迎神，《中和之曲》：于穆上帝，爰处瑶宫。咨尔黎庶，覆悯曷穷。旗幢戾止，委蛇云龙。霖泽斯溥，万宝有终。

奠币，《肃和之曲》：神之格思，奠兹文纁。盛乐斯举，香气氤氲。精禋孔□，彻于紫冥。恳祈膏泽，渥我嘉生。

进俎，《咸和之曲》：百川委润，名山出云。愆旸孔炽，膏泽斯屯。祈年于天，载牲于俎。神之格思，报以甘雨。

初献，《寿和之曲》：有严崇祀，日吉辰良。酌彼罍洗，椒馨飶香。元功溥济，时雨时旸。惟神是听，绥以多穰。

亚献，《景和之曲》：皇皇禋祀，孔惠孔明。瞻仰来歆，拜首钦承。有醴维醽，有酒维清，去韶侑献，肃雍和鸣。圣灵有赫，鉴享精诚。

终献，《永和之曲》：灵承无斁，骏奔有容。嘉玉以陈，酌鬯以供。礼三再称，诚一以从。备物致志，申荐弥恭。神昭景贶，佑我耕农。

彻馔，《凝和之曲》：有赫旱□，民劳瘁斯。于牲于醴，载舞载诗。礼成三献，敬彻不迟。神之听之，雨我公私。

送神，《清和之曲》：爰迪寅清，昭事昊穹。仰祈甘雨，惠我三农。既歆既格，言归太空。式沾下土，万方其同。

望燎，《太和之曲》：赤龙旋驭，礼洽乐成。燔燎既举，昭格精禋。维帝降康，雨施云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祭毕，乐舞童群歌《云门之曲》：景龙精兮时见，测鹑纬兮宵悬。肆广乐兮铿鍧，列皇舞兮蹁跹。祈方社兮不莫，荐圭璧兮孔虔。需密云

兮六漠，霈甘澍兮九玄。慰我农兮既渥，锡明昭兮有年。

洪武元年，太社稷异坛同壝乐章。

迎神，《广和之曲》：五土之灵，百谷之英。国依土而宁，民以食而生。基图肇建，祀礼修明。神其来临，肃恭而迎。

奠币，《肃和之曲》：有国有人，社稷为重。昭事云初，玉帛虔奉。维物匪奇，敬实将之。以斯为礼，冀达明祇。

进俎，《凝和之曲》：崇坛北向，明禋方阐。有洁牺牲，礼因物显。大房载设，中情以展。景运既承，神贶斯衍。

初献，《寿和之曲》：太社云，高为山林，深为川泽。崇丘广衍，亦有原隰。惟神所司，百灵效职。清醴初陈，颙然昭格。句龙配云，平治水土，万世神功。民安物遂，造化攸同。嘉惠无穷，报祀宜丰。配食尊严，国家所崇。太稷云，黍稷稻粱，来牟降祥，为民之天。丰年穰穰，其功甚大，其恩正长。乃登芳齐，以享以将。后稷配云，皇皇后稷，克配于天。诞降嘉种，树艺大田。生民粒食，功垂万年。建坛于京，歆兹吉蠲。

亚献，《豫和之曲》：太社云，广厚无偏，其体弘兮。德侔坤顺，万物生兮。锡民地利，神化行兮。恭祀告虔，国之祯兮。句龙配云，周览四方，伟烈昭彰。九州既平，五行有常。坛位以妥，牲醴之将。是崇是严，焕然典章。太稷云，亿兆林林，所资者谷。雨暘应时，家给人足。仓庾坻京，神介多福。祇荐其仪，昭事维肃。后稷配云，躬勤稼穑，有相之道。不稂不莠，实坚实好。农事开国，王基永保。有年自今，常奉苹藻。

终献，《豫和之曲》，词同亚献。

彻豆，《雍和之曲》：礼展其勤，乐奏其节。庶品苾芬，神明是达。有严执事，俎豆乃彻。穆穆雍雍，均其欣悦。

送神，《安和之曲》：维坛洁清，维主坚贞。神之所归，依兹以宁。土宇靖安，年谷顺成。祀事昭明，永致升平。

望瘞，《时和之曲》：晨光将发，既侑既歆。瘞兹牲币，达于幽阴。神人和悦，实获我心。永久禋祀，其始于今。

洪武十一年，合祭太社稷乐章。

迎神，《广和之曲》：予惟土谷兮造化工，为民立命兮当报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备筵率职兮候迓迎。想圣来兮祥风生，钦当稽首兮告年丰。

初献，《寿和之曲》：氤氲气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阴功。予将玉帛兮献微衷，初斟醴荐兮民福洪。

亚献，《豫和之曲》：予令乐舞兮再捧觞，愿神昭格兮军民康。思必穆穆兮灵洋洋，感恩厚兮拜祥光。

终献，《熙和之曲》：干羽飞旋兮酒三行，香烟缭绕兮云旌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颜悦兮霞彩彰。

彻馔，《雍和之曲》：粗陈微礼兮神喜将，琅然丝竹兮乐舞扬。愿祥普降兮遐迩方，烝民率土兮尽安康。

送神，《安和之曲》：氤氲氤氲兮祥光张，龙车凤辇兮驾飞扬。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时雨旸。

望瘗，《时和之曲》：捧肴羞兮诣瘗方，鸣銮率舞兮声铿锵。思神纳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谢恩光。

嘉靖十年，初立帝社稷乐章。

迎神，《时和之曲》：东风兮地脉以融，首务兮稼穑之工。秋祭云："金风兮万宝以充，忻成兮稼穑之工。祀神于此兮苑中，愿来格兮慰予衷。

初献，《寿和之曲》：神兮临止，礼荐清醇。菲币在笥，初献式遵。神其鉴兹，享斯藻苹。我祀伊何？祈报是因。神兮锡祉，则阜吾民。

亚献。《雍和之曲》：二觞载举，中此殷勤。神悦兮以纳，祥霭兮氤氲。

终献，《宁和之曲》：礼终兮酒三行，喜茂实兮黍稷粱。农事待兮丰康，予稽首兮以望。

彻馔，《保和之曲》：祀事告终，三献既周。彻之罔迟，惠注田畴。迓以休贶，庇兹有秋。

送神，《广和之曲》：耕耨伊首，秋祭云："耕耨告就。"力事豆笾。粢盛赖之，于此大田。予将以祀，神其少延。愿留嘉祉，副我洁虔。肃驾兮云旋，普予兮有年。

望瘞，曲同。

洪武二年，分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天神，奏《中和之曲》：吉目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迎地祇，奏《中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惟地之祇，百灵缤纷。岳镇海渎，山川城隍，内而中国，外及四方。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洪武六年，合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神，《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太岁尊神，雷雨风云，岳镇海渎，山川城隍。内而中国，外及四方。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咸同朝日。

嘉靖九年，复分祀天神地祇乐章。

迎天神，《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景灵甘雨，风雷之神。赫赫其灵，功著生民。参赞玄化，宣布苍仁。爰兹报祀，鉴斯藻苹。

奠帛以后，俱如旧。

迎地祇，《保和之曲》：吉日良辰，祀典式陈。灵岳方镇，海渎之神，京畿四方，山泽群真。毓灵分隅，福我生民。荐斯享报，鉴我恭

寅。

奠帛以后，亦如旧。

洪武四年，祀周天星辰乐章。

迎神，《凝和之曲》：星辰垂象，布列玄穹，择兹吉日，祀礼是崇。濯濯厥灵，昭鉴我心。谨候以迎，庶几来歆。

奠帛，《保和之曲》，词同朝日。

初献，《保和之曲》：神兮既留，品物斯荐。奉礼之初，醴酒斯奠。仰惟灵耀，以享以歆。何以侑觞？乐奏八音。

亚献，《中和之曲》：神既初享，亚献再升。以酌醴齐，仰荐于神。洋洋在上，式燕以宁。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终献，《肃和之曲》：神既再享，终献斯备。不腆菲仪，式将其意。荐兹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顾歆，永言乐只。

彻豆，《豫和之曲》：祀事将毕，神既歆只。彻兹俎豆，以成其礼。惟神乐欣，无间始终。乐音再作，庶在微悰。

送神，《雍和之曲》，词同朝日。

望燎，《雍和之曲》：神既享祀，灵驭今旋。燎烟既升，神帛斯焚。巍巍霄汉，倏焉以适。拳拳余衷，瞻望弗及。

嘉靖八年，祀太岁月将乐章。

迎神：吉日良辰，祀典式陈。辅国佑民，太岁尊神。四时月将，功曹司辰。濯濯厥灵，昭鉴我心。以候以迎，来格来歆。

奠帛以后，俱同神祇。

洪武元年宗庙乐章。

迎神，《太和之曲》：庆源发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开基建功。京都之中，亲庙在东。惟我子孙，永怀祖风。气体则同，呼吸相通。来格来崇，皇灵显融。

奉册宝，《熙和之曲》：时享不用维水有源，维木有根。先世积善，福垂后昆。册宝镂玉，德显名尊。祗奉礼文，仰答洪恩。

进俎，《凝和之曲》：时享不用明明祖考，妥神清庙。荐以牲牷，匪云尽孝。愿通神明，愿成治效。此帝王之道，亦祖考之教。

初献，《寿和之曲》：德祖庙，初献云：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远历年，其神在天。尊临太室，余庆绵绵。歆于几筵，有永其传。懿祖庙初献云：思皇曾祖，清勤纯古。田里韬光，天笃其祜。佑我曾孙，弘开土宇。追远竭虔，勉遵前矩。熙祖庙初献云：维我皇祖，淑后贻谋。盛德灵长，与泗同流。发于孙枝，明禋载修。嘉润如海，恩何以酬。仁祖庙初献云：惟我皇考，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克开嗣人。子有天下，尊归于亲。景运维新，则有其因。

亚献，《豫和之曲》：对越至亲，俨然如生。其气昭明，感格在庭。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爱而敬之，发乎中情。

终献，《熙和之曲》：承先人之德，化家为国。毋曰予小子，基命成绩。欲报其德，昊天罔极。殷勤三献，我心悦怿。

彻豆，《雍和之曲》：乐奏具肃，神其燕嬉。告成于祖，亦右皇妣。敬彻不迟，以终祀礼。祥光焕扬，锡以嘉祉。

送神，《安和之曲》：显兮幽兮，神运无迹。鸾驭逍遥，安其所适。其灵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孙孙，孝思无斁。

二十一年，更定其初献合奏，余并同。

思皇先祖，耀灵于天。源衍庆流，由高逮玄。玄孙受命，追远其先。明禋世崇，亿万斯年。

永乐以后，改迎神章“致我眇躬”句为“助我祖宗”。又改终献章首四句为“惟前人之功，肇膺天历。延及于小子，爰受方国”。余并同。

嘉靖十五年，孟春九庙特享乐章。

太祖庙。迎神，《太和之曲》：于皇于皇兮仰我圣祖，乃武乃文，攘夷正华，为天下大君。比隆于古，越彼放勋。肇造王业，佑启予子孙。功德超迈，大室攸尊。首称春祀，诚敬用申。维神格思，万世如

存。

初献。《寿和之曲》：荐帛于筐，洁牲于俎，嘉我黍稷，酌我清酤。愚孙毖祀，奠献初举。翼翼精诚，对越我皇祖。居然顾歆，永锡纯祜。

亚献，《豫和之曲》：籥舞既荐，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醴载羞，齐明其将之。永佑于子孙，岁事其承之。俾嗣续克承，百世其保之。

终献，《宁和之曲》：三爵既崇，礼秩有终。盈溢孚颙，显相肃雍。惟皇祖格哉，以绎以融，申锡无穷。暨于臣民，万福攸同。

彻馔，《豫和之曲》：礼毕乐成，神悦人宜。笾豆静嘉，敬彻不迟。穆穆有容，秩秩有仪。益祗以严，矧敢斁于斯。

还宫，《安和之曲》：于皇我祖，陟降在天。清庙翼翼，禋祀首虔。明神既留，寝祏静渊。介福绥禄，锡胤绵绵。以惠我家邦，于万斯年。

成祖庙。迎神，《太和之曲》：于惟文皇，重光是宣。克戡内难，转坤旋乾。外詟百蛮，威行八埏。贻典则于子孙，不忘不愆。圣德神功，格于皇天。作庙奕奕，百世不迁。祀事孔明，亿万斯年。

初献、亚献、终献、彻馔、还宫，俱与太祖庙同。

仁宗庙。迎神，《太和之曲》：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訏谟，遹骏有声。专奠致享，惟古经是程。春祀有严，以迓圣灵。惟陟降在庭，以赉我思成。

初献，《寿和之曲》：币牲在陈，金石在悬。清酒方献，百执事有虔。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孙，德音孔宣。

亚献，《豫和之曲》：中诚方殷，明神如存。醴齐孔醇，再举罍尊。福禄穰穰，攸介攸臻。追远报酬，罔极之恩。

终献，《宁和之曲》：乐比声歌，佾舞婆娑。称彼玉爵，酒旨且多。献享维终，神听以和。

彻馔，《雍和之曲》：牷牲在俎，稷黍在簠。孝享多仪，格我皇

祖。称歌进彻，髦士ＡＳＡＳ。孝孙受福，以敷锡于下土。

还宫，《安和之曲》：犆享孔明，物备礼成。于昭在天，以莫不听。神明即安，维华寝是凭。肇祀迄今，百世祗承。

宣庙、英庙、宪庙俱与仁庙同。

孝庙。迎神，《太和之曲》：列祖垂统，景运重熙。于惟孝皇，敬德允持。用光于大烈，化被烝黎。专庙以享，经礼攸宜。俎豆式陈，庶几来思。

初献，《寿和之曲》：粢盛孔蠲，腯肥牲牷。考鼓雱雱，万舞跹跹。清醑初酌，对越在天。明神居歆，式昭厥虔。

亚献，《豫和之曲》：祀事孔勤，精意未分。乐感凤仪，礼虔骏奔。醞齐挹清，载奠瑶尊。神其格思，福禄来臻。

终献，《宁和之曲》：乐舞既成，献享维终。明明对越，弥笃其恭。笃恭维何？明德是崇。神之听之，万福来同。

彻馔，《雍和之曲》：牲牢醴陈，我享我将，黍稷苹藻，洁白馨香。彻以告成，降禧穰穰。神锡无疆，祐我万方。

还宫，《安和之曲》：礼享既洽，神御聿兴。庙寝煌煌，以凭以宁。维神匪遐，上下在庭。于寝孔安，永底我烝民之生。

武庙。迎神，《太和之曲》：列祖垂统，景运重熙。于惟武皇，昭德敕威。用剪除奸ＡＴ，大业弗隳。专庙以享，经礼攸宜。俎豆式陈，庶几来思。

初献、亚献、终献及彻馔、还宫，俱与孝庙同。

睿庙。迎神，《太和之曲》：于穆神皇，秉德凝道。仁厚积累，配于穹昊。流庆显休，萃于眇躬。施于无穷，以似以续，以光绍我皇宗。惟兹气始，俎豆是供。循厥典礼，式敬式崇。神其至止，以鉴愚衷。

初献，《寿和之曲》：制帛牲牢，庶羞芬□□。玉戚硃干，协于韶箫。清醑在筵，中情缠绵。神之格思，仪形僾然。

亚献，《豫和之曲》：瑶爵再陈，侑以工歌。籥舞跄跄，八音谐

和。孝思肫肫，感格圣灵。致悫则存，如闻其声。

终献，《宁和之曲》：仪式弗逾，奠爵维三。乐舞雍容，以雅以南。仰仁源德泽，岳崇海渊。愿启我子孙，缉熙光明，维两仪是参。

彻馔，《雍和之曲》：嘉馔甘只，亦既歆只。登歌迅彻，敬终惟始。维神孔昭，赉永成于孝矣。

还宫，《安和之曲》：幽显莫测，神之无方。祀事既成，神返诸帝乡。申发休祥，俾胤嗣蕃昌。宜君兮宜王，历世无疆。

○九庙时祫乐章

孟夏。迎神，《太和之曲》：序届夏首兮风气薰，礼严时祫兮拏击钟{卉鼓}。迎群主来合享交欣，于皇列圣正南面，以申崇报皇勋。

初献，《寿和之曲》：瞻曙色方昕，仰列圣在上，奠金觥而捧币纹。小孙执盈兮敢不惧慇。

亚献，《豫和之曲》：思皇祖，仰圣神。来列主，会太宸。时祫修，循古伦。惟圣鉴歆，愚孙忱恂。

终献，《宁和之曲》：齐醴清兮麦熟新，笾豆洁兮孝念申。仰祖功兮宗德，愿降祐兮后人。

彻馔，《雍和之曲》：乐终兮礼成，告玉振兮讫金声。彻之弗违，以肃精诚。

还宫，《安和之曲》：三献就兮祖宗鉴享，一诚露兮念维长。思弗尽兮思弗忘，深荷德泽之启佑，小孙惟赖以馀光。神返宫永安，保家国益昌。

孟秋。迎神：时兮孟秋火西流，感时毖祀兮爽气回。喜金风兮飘来，仰祖宗兮永慕哉。秋祫是举兮希鉴歆，小孙恭迓兮捧素裁。

初献：皇祖降筵，列圣灵联。执事恐蹎，乐舞蹁跹。小孙捧盈兮敢弗虔。

亚献：再酌兮玉浆，洁净兮馨香。祖宗垂享兮锡胤昌，万岁兮此礼行。

终献：进酒三觥，歌舞雍韺，钟鼓轰铮。皇祖列圣，永享愚诚。

彻馔：秋尝是举，稌黍丰农。三献既周，圣灵显容。小孙时思恩德兮惟忡。

还宫：仰皇祖兮圣神功，祀典陈兮报莫穷。尝祫告竣，鸾驭旋宫。皇灵在天主在室，万祀陟降何有终。

孟冬。迎神：时兮孟冬凛以凄，感时毖祀兮气潜回。溯朔风兮北来，仰祖宗兮永慕哉。冬祫是举兮希鉴歆，小孙恭迓兮捧素裁。

初、亚、终献，俱同孟秋。

撤馔：冬烝是举，俎豆维丰。三献既周，圣灵显容。小孙时思，恩德兮惟忡。

还宫。同孟秋，惟改“尝祫”为“烝祫。”

大祫乐章。

迎神：仰庆源兮大发祥，惟世德兮深长。时惟岁残，大祫洪张。祖宗圣神，明明皇皇。遥瞻兮顿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献：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捧来前兮栗栗，仰歆纳兮是幸已而。

亚献：再举瑶浆，乐舞群张。小孙在位，陪助贤良。百工罗从，大礼肃将。惟我祖宗，显锡恩光。

终献：思祖功兮深长，景宗德兮馨香。报岁事之既成兮典则先王，惟功德之莫报兮何以量。

彻馔：三酌既终，一诚感通。仰圣灵兮居歆，万礻异是举兮庶乎酬报之衷。

还宫：显兮幽兮，神运无迹。神运无迹兮化无方，灵返天兮主返室。愿神功圣德兮启佑无终，玄孙拜送兮以谢以祈。

嘉靖十年大禘乐章。

迎神，《元和之曲》：于维皇祖，肇创丕基。钟祥有自，曰本先之。奄有万方，作之君师。追报宜隆，以申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初献，《寿和之曲》：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报德兮礼莫先，仰希鉴兮敢弗虔。

亚献，《仁和之曲》：中觞载升，于此瑶觥。小孙奉前，愿歆其诚。乐舞在列，庶职在庭。祖鉴孔昭，锡祐攸亨。

终献，《德和之曲》：于维兮先祖，延庆兮深高。追报兮曷能，三进兮香醪。

彻馔，《太和之曲》：芬兮豆笾，洁兮黍粢。祖垂歆享，彻乎敢迟。礼云告备，以讫陈辞。永裕后人，亿世丕而。

送神，《永和之曲》：禘祀兮具张，佳气兮郁昂。皇灵锡纳兮喜将，一诚通兮万载昌。祈鉴祐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曷以量。小孙顿首兮以望，遥瞻冉冉兮圣灵皇皇。

洪武七年，御制祀历代帝王乐章。

迎神，《雍和之曲》：仰瞻兮圣容，想銮舆兮景从。降云衢兮后先，来俯鉴兮微衷。荷圣临兮苍生有崇，眷诸帝兮是临，予顿首兮幸蒙。

奠帛，《保和之曲》：秉微诚兮动圣躬，来列坐兮殿庭。予今愿兮效勤，奉礼帛兮列酒尊。鉴予情兮忻享，方旋驾兮云程。

初献，《保和之曲》：酒行兮爵盈，喜气兮雍雍。重荷蒙兮载瞻载崇，群臣忻兮跃从，愿睹穆穆兮圣容。

亚献，《中和之曲》：酒斟兮礼明，诸帝熙和兮悦情。百职奔走兮满庭，陈笾豆兮数重，亚献兮愿成。

终献，《肃和之曲》：献酒兮至终，早整云鸾兮将旋宫。予心眷恋兮神圣，欲攀留兮无从。蹑云衢兮缓行，得遥瞻兮达九重。

彻馔，《凝和之曲》：纳肴羞兮领陈，烝民乐兮幸生。将何以兮崇报，惟岁时兮载瞻载迎。

送神，《寿和之曲》：幡幢缭绕兮导来踪，銮舆冉冉兮归天宫。五云拥兮祥风从，民歌圣佑兮乐年丰。

望燎，《豫和之曲》：神机不测兮造化功，珍羞礼帛兮荐火中。望瘞庭兮稽首，愿神鉴兮寸衷。

洪武六年定祀先师孔子乐章。

迎神，《咸和之曲》：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纯益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容。

奠帛，《宁和之曲》：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帛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惟王”，后改曰“惟师”。

初献，《安和之曲》：太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亚、终献，《景和之曲》：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戏成礼。

彻馔，《咸和之曲》：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咸和之曲》：有严学宫，四方来宗。恪恭祀事，威仪雍雍。歆格惟馨，神驭旋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洪武二年享先农乐章。

迎神，《永和之曲》：东风启蛰，地脉奋然。苍龙挂角，烨烨天田。民命惟食，创物有先。圜钟既奏，有降斯筵。

奠帛，《永和之曲》：帝出乎震，天发农祥。神降于筵，蔼蔼洋洋。礼神有帛，其色惟苍。岂伊具物，诚敬之将。

进俎，《雍和之曲》：制帛既陈，礼严奉牲。载之于俎，祀事孔明。簠簋攸列，黍稷惟馨。民力普存，先穑之灵。

初献，《寿和之曲》：九谷未分，庶草攸同。表为嘉种，实在先农。黍稌斯丰，酒醴是供。献奠之初，以祈感通。配位云：厥初生民，

粒食其天。开物惟智，邃古奚传。思文后稷，农官之先。侑神作主，初献惟蠲。

亚献，《寿和之曲》：倬彼甫田，其隰其原。耒耜云载，骖驭之间。报本思享，亚献惟虔。神其歆之，自古有年。配位云：后稷配天，兴于有邰。诞降嘉种，有栽有培。俶载南亩，祗事三推。佑神再献，歆我尊罍。

终献，《寿和之曲》：帝耤之典，享祀是资，洁丰嘉栗，咸仰于斯。时维亲耕，享我农师。礼成于三，以讫陈词。配位云：嘉德之荐，民和岁丰。帝命率育，报本之功。陈常时夏，其德其功。齐明有格，惟献之终。

彻馔，《永和之曲》：于赫先农，歆此洁修。于篚于爵，于馔于羞。礼成告彻，神惠敢留。馂及终亩，丰年是求。

送神，《永和之曲》：神无不在，于昭于天。曰迎曰送，于享之筵。冕衣在列，金石在悬。往无不之，其佩翩翩。

望瘞，《太和之曲》：祝帛牲醴，先农既歆。不留不亵，瘞之厚深。有幽其瘞，有赫其临。曰礼之常，匪今斯今。

嘉靖九年定享先蚕乐章。

迎神，《贞和之曲》：于穆惟神，肇启蚕桑。衣我万民，保我家邦。兹举旷仪，春日载阳。恭迎霞驭，灵气洋洋。

奠帛，《寿和之曲》：神其临只，有苾有芬。乃献玉歆，乃奠文纁。仰祈昭鉴，淑气氤氲。顾兹蚕妇，祁祁如云。

初献，曲同奠帛。

亚献，《顺和之曲》：载举清觞，蚕祀孔明。以格以享，鼓瑟吹笙。阴教用彰，坤仪允贞。神之听之，鉴此禋诚。

终献，《宁和之曲》：神之格思，桑土是宜。三缫七就，惟此茧丝。献礼有终，神不我遗。锡我纯服，藻绘皇仪。

彻馔，《安和之曲》：俎豆具彻，式礼莫愆。既匡既敕，我祀孔虔。我思古人，葛覃惟贤。明灵歆只，永顾桑阡。

送神，《恒和之曲》：神之升矣，日霁霞蒸。相此女红，杼轴其兴。兹返玄宫，鸾凤翔腾。瞻望弗及，永锡嘉徵。

望燎，曲同送神。

志第三十九 乐三

○乐章二

洪武三年定朝贺乐章。

升殿，奏《飞龙引之曲》。百官行礼，奏《风云会之曲》。丞相致词，奏《庆皇都之曲》。复位，百官行礼，奏《喜升平之曲》。还宫，奏《贺圣朝之曲》。俱见后宴飨九奏中。

二十六年更定。

升殿，韶乐，奏《圣安之曲》：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庆太平。龙楼凤阁中，扇开帘卷帝王兴。圣感天地灵，保万寿，洪福增。祥光王气生，升宝位，永康宁。

还宫，韶乐，奏《定安之曲》：九五飞圣龙，千邦万国敬依从。鸣鞭三下同，公卿环珮响玎□东，掌扇护御容。中和乐，音吕浓，翡翠锦绣，拥还华盖赴龙宫。

公卿入门，奏《治安之曲》：忠良为股肱，昊天之德承主恩，森罗拱北辰。御炉烟绕奉天门，江山社稷兴。安天下，军与民，龙虎会风云。后不用。

洪武二十六年定中宫正旦、冬至、千秋节朝贺乐章。

中宫《天香凤韶之曲》：宝殿光辉晴天映，悬玉钩珍珠帘栊，瑶觞举时箫韶动。庆大筵，来仪凤，昭阳玉帛齐朝贡。赞孝慈贤助仁风，歌谣正在升平中，谨献上齐天颂。

宣德以后增定慈宫朝贺乐章。

《天香凤韶之曲》：龙楼凤阁彤云晓，开绣帘天香芬馥，瑶阶春暖千花簇。寿圣母，齐颂祝，御筵奏献长生曲。坤道宁品类咸育，和气四时调玉烛，享万万年太平福。

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

一奏《起临濠之曲》，名《飞龙引》：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

虎。提剑起淮西，将勇师雄，百战收强虏。　驱驰鞍马经寒暑，将士同甘苦。次第静风尘，除暴安民，功业如汤武。

二奏《开太平之曲》，名《风云会》：玉垒瞰江城，风云绕帝营。驾楼船龙虎纵横，飞砲发机驱六甲，降虏将，胜胡兵。　谈笑掣长鲸，三军勇气增。一戎衣，宇宙清宁。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

三奏《安建业之曲》。名《庆皇都》：虎踞龙蟠佳丽地，真主开基，千载风云会。十万雄兵屯铁骑，台臣守将皆奔溃。　一洗烦苛施德惠，里巷讴歌，田野腾和气。王业弘开千万世，黎民咸仰雍熙治。

四奏《削群雄之曲》，名《喜升平》：持黄钺，削平荆楚清吴越。清吴越，暮秦朝晋，几多豪杰。　幽燕齐鲁风尘洁，伊凉蜀陇人心悦。人心悦，车书一统，万方同辙。

五奏《平幽都之曲》，名《贺圣朝》：天运推迁虏运移，王师北讨定燕畿。百年礼乐重兴日，四海风云庆会时。　除暴虐，抚疮痍，漠南争睹旧威仪。君王圣德容降虏，三恪衣冠拜玉墀。

六奏《抚四夷之曲》，名《龙池宴》：海波不动风尘静，中国有真人。文身交阯，氈裘金齿，重译来宾。　奇珍异产，梯山航海，奉表称臣。白狼玄豹，九苞丹凤，五色麒麟。

七奏《定封赏之曲》，名《九重欢》：乾坤清廓，论功定赏，策勋封爵。玉带金符，貂蝉簪珥，形图麟阁。　奉天洪武功臣，佐兴运，文经武略。子子孙孙，尊荣富贵，久长安乐。

八奏《大一统之曲》，名《凤凰吟》：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九奏《守承平之曲》，名《万年春》：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山河磐固，万方黎庶欢悦。　长想创业艰难，君臣曾共扫四方豪杰。露宿宵征鞍马上，历尽风霜冰雪。朝野如今，清宁无事，任用须贤哲。躬勤节俭，万年同守王业。以上九奏，前三奏和缓，中四奏壮烈，后二奏舒长。其曲皆按月律。

十二月按律乐歌。

正月太簇，本宫黄钟商，俗名大石，曲名《万年春》：奏天承运秉黄麾，志在安民除慝。曾睹中天腾王气，五色虹霓千尺。龙绕兜鍪，神迎艘舰，嘉应非人力。凤凰山上，废云长绕峰石。　天助神武成功，人心效顺，所至皆无敌。手握乾符开宝祚，略定山河南北。饮马江淮，列营河汉，四海风波息。师雄将猛，万方齐仰威德。

二月夹钟，本宫夹钟宫，俗名中吕，曲名《玉街行》：山林豺虎，中原狐兔，四海英雄无数。大明真主起临濠，震于赫戎衣一怒。　星罗玉垒，云屯铁骑，一扫乾坤烟雾。黎民重睹太平年，庆万里山河磐固。

三月姑洗，本宫太簇商，俗名大石，曲名《贺圣朝》：云气朝生芒砀间，虹光夜起凤凰山。江淮一日真主出，华夏千年正统还。　瞻日角，睹天颜，云龙风虎竞追攀。君臣勤苦成王业，王业汪洋被百蛮。

四月仲吕，本宫无射徵，俗名黄钟正徵，曲名《喜升平》：风云密，濠梁千载真龙出。真龙出，鲸鲵豺虎，扫除无迹。　　江河从此波涛息，乾坤同庆承平日。承平日，华夷万里，地图归一。

五月蕤宾，本宫姑洗商，俗名中管双调，曲名《乐清朝》：中原鹿走英雄起，回首四郊多垒。英主倡兵淮水，将士皆雄伟。　百灵护助人心喜，一呼万人风靡。谈笑扫除蝼蚁，王业从兹始。

六月林钟，本宫夹钟角，俗名中吕角，曲名《庆皇都》：王气呈祥飞紫凤，虎啸龙兴，千里旌旗动。四海欢呼师旅众，天戈一指风云从。将士争先民乐用，驾御英雄，圣德皆天纵。率土华夷归职贡，词臣拜献河清颂。

七月夷则，本宫南吕商，俗名中管商角，曲名《永太平》：凤凰佳气好，王师起义，乾坤初晓。淮水西边，五色庆云缭绕。三尺龙泉似水，更百万貔貅熊豹。军令悄，鱼丽鹅鹳，风云蛇鸟。　赳赳电掣鹰扬，在伐罪安民，去残除暴。天与人归，豪杰削平多少。万里烟尘净洗，正红日一轮高照。膺大宝，王业万年相保。

八月南吕，本宫南吕宫，俗名中管仙吕，曲名《凤凰吟》：紫微翠盖拥蓬莱，圣天子，帝图开。历数应江淮，看五色云生上台。　　栉风沐雨，攻坚击锐，将士总英才。跃马定尘埃，创万古山河壮哉。

九月无射，本宫无射宫，俗名黄钟，曲名《飞龙引》，词同前《起临濠》之曲。

十月应钟，本宫姑洗徵，俗名中吕正徵，曲名《龙池宴》：大明英主承天运，倡义拥天戈。星辰旋绕，风云围护，龙虎麾诃。　旌旗所指，羌夷纳款，江海停波。从今平定，万年疆宇，百二山河。

十一月黄钟，本宫夷则角，俗名仙吕角，曲名《金门乐》：庆皇明圣主开宝祚，起临濠。正汝颍尘飞，江淮浪卷，赤子呼号。天戈奋然倡义，拥神兵百万总英豪。貔虎朝屯壁垒，虹霓夜绕弓刀。　凤凰同势耸层霄，佳气五云高。爱士伍同心，君臣协力，不惮勤劳。风云一时相会，看鱼龙飞舞出波涛。静扫八方氛祲，咸听九奏箫韶。

十二月大吕，本宫大吕宫，俗名高宫，曲名《风云会》：天眷顾淮西，真人起布衣，正乾刚九五龙飞。驾驭英雄收俊杰，承永命，布皇威。　一剑立鸿基，三军拥义旗，望云霓四海人归。整顿乾坤除暴虐，歌圣德，庆雍熙。

武舞曲，名《清海宇》：拔剑起淮土，策马定寰区。王气开天统，宝历应乾符。武略文谟，龙虎风云创业初。将军星绕弁，勇士月弯弧。选骑平南楚，结阵下东吴，跨蜀驱胡，万里山河壮帝居。

文舞曲，名《泰阶平》：乾坤清宁，治功告成，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郊则致其礼，庙则尽其诚。卿云在天甘露零，风雨时若百谷登。礼乐雍和，政刑肃清。储嗣既立，封建乃行。谗佞屏四海，贤俊立朝廷。玉帛钟鼓陈两楹，君臣赓歌扬颂声。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大明君，定宇寰，圣恩宽，掌江山，东虏西戎，北狄南蛮，手高擎，宝贝盘。其二，《殿前欢》：五云宫阙连霄汉，金光明照眼。玉沟金水声潺潺，颟囟观，趋跄看，仪銮严肃百千般，威人心胆寒。其三，《庆新年》：虎豹关，文武班，五彩间庆云朝霞灿。黄金殿，喜气增，丹墀内，仰圣颜。翠绕红围锦绣班，高楼十二栏。笙箫趁紫坛，仙音韵，瑶闉按，拜舞齐，歌谣缵，吾皇万寿安。其四，《过门子》：定宇寰，定宇寰，掌江山，抚百蛮。讴歌拜舞仰祝缵，万万年，帝业安。

洪武十五年重定宴飨九奏乐章。

一奏《炎精开运之曲》：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大明御极，远绍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僚，德被戎羌。八珍有荐，九鼎馨香。鼓钟鐄鐄，宫徵洋洋。怡神养寿，理阴顺阳。保兹遐福，地久天

长。

二奏《皇风之曲》：皇风被八表，熙熙声教宣。时和景象明，紫宸开绣筵。龙衮曜朝日，金炉袅祥烟。济济公与侯，被服丽且鲜。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羔豚升华俎，玉馔充方圆。初筵奏《南风》，继歌赓载篇。瑶觞欣再举，拜俯礼无愆。同乐及斯辰，于皇千万年。

奏《平定天下之舞》，曲名《清海宇》。同前。

三奏《眷皇明之曲》：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荣。厥本伊何？育德春宫。厥支伊何？藩邦以宁。庆延百世，泽被群生。及时为乐，天禄是膺。千秋万岁，永观厥成。

奏《抚安四夷之舞》，曲名《小将军》、《殿前欢》、《庆新年》、《过门子》。俱同前。

四奏《天道传之曲》：马负图兮天道传，龟载书兮人文宣。羲画卦兮禹畴叙，皇极建兮合自然。绵绵历数归明主，祥麟在郊威凤舞。九夷入贡康衢谣，圣子神孙继祖武，垂拱无为迈前古。

奏《车书会同之舞》，曲名《泰阶平》。同前

五奏《振皇纲之曲》：《周南》咏麟趾，《卷阿》歌凤凰。蔼蔼称多士，为桢振皇纲。赫赫我大明，德尊逾汉唐。百揆修庶绩，公辅理阴阳。峨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纮内，熙熙民乐康。气和风雨时，田畴岁丰穰。献礼过三爵，欢娱良未央。

六奏《金陵之曲》：钟山蟠苍龙，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气都，于今归圣主。六代繁华经几秋，江流东去无时休。谁言天堑分南北，英雄岂但嗤曹刘。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锡真人服，提兵乘势渡江来，语臣早献《金陵曲》。歌金陵，进珍馔，皆八音，继三叹。请观汉祖用兵时，为尝冯异滹沱饭。

七奏《长杨之曲》：长杨曳绿，黄鸟和鸣。菡萏呈鲜，紫燕轻盈。千花浥露，日丽风清。及时为乐，芳尊在庭。管音嘒嘒，丝韵泠泠，玉振金声，各奏尔能。皤皤国老，载劝载惩。明德惟馨，垂之圣经。《唐风》示戒，永保嘉名。无已太康，哲人是听。

八奏《芳醴之曲》：夏王厌芳醴，商汤远色声。圣人示深戒，千春

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荣。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群生。天庖具丰膳，鼎鼐事调烹，岂但资肥甘，亦足养遐龄。达人悟兹理，恒令五气平。随时知有节，昭哉天道行。

九奏《驾六龙之曲》：日丽中天漏下迟，公卿侍宴多令仪。箫韶九奏觞九献，炉烟细逐祥风吹。群臣舞蹈天颜喜，岁熟民康常若此。六龙回驾凤楼深，宝扇齐开扶玉几。景星呈瑞庆云多，两曜增晖四序和。圣人道大如天地，岁岁年年奈乐何。

进膳曲，《水龙吟》：宝殿祥云紫气濛，圣明君，龙德宫。氤氲雾霭，桧柏间青松。龙楼凤阁，雕梁画栋，此是蓬莱洞。

太平清乐曲，《太清歌》：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　　《上清歌》：一愿四时风调雨顺民心喜。摄外国，将宝贝；摄外国，将宝贝；见君王，来朝宝殿里，珊瑚、玛瑙、玻璃，进在丹墀。　《开天门》：托长生，日月光天德，万万岁永固皇基。公卿文武来朝会，开玳筵，捧金杯。

迎膳，奏《水龙吟曲》，与进膳同。升座、还宫、百官行礼，奏《万岁乐》、《朝天子》二曲，与朝贺同。

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缨鞭得胜队舞》。

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

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永乐十八年定宴飨乐舞。

一奏《上万寿之曲》：龙飞定万方，受天命，振纪纲。彝伦攸叙四海康，普天率土尽来王。臣民舞蹈，嵩呼载扬，称觞奉吾皇，圣寿天长。

《平定天下舞曲》，其一，《四边静》：威伏千邦，四夷来宾纳表章。显祯祥，承乾象，皇基永昌，万载山河壮。其二，《刮地风》：圣主过尧、舜、禹、汤，立五常三纲。八蛮进贡朝今上，顿首诚惶。朝中

宰相，变理阴阳。五谷收成，万民欢畅。贺吾皇，齐赞扬，万国来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皇天眷圣明，五辰顺，四海宁，风调雨顺百谷登，臣民鼓舞乐太平。贤良在位，邦家永祯。吾皇仰洪恩，夙夜存诚。

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曲，曰《豆叶黄》：雨顺风调，五谷收成，仓廪丰盈，大利民生。托赖著皇恩四海清，鼓腹讴歌，白叟黄童，共乐咸宁。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顺天心，圣德诚，化番邦，尽朝京。四夷归伏，舞于龙廷。贡皇明，宝贝擎。其二，《殿前欢》：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其三，《庆丰年》：和气增，鸾凤鸣，紫雾生，祥云朝霞映。爇金炉，香味馨，列丹墀，御驾盈。弦管箫韶五音应，龙笛间凤笙。其四，《渤海令》：金杯中，酒满盛。御案前，列群英。君德成，皇图庆，嵩呼万岁声。其五，《过门子》：圣主兴，圣主兴，显威灵，蛮夷静。至仁至德至圣明，万万年，帝业成。

三奏《感地德之曲》：皇心感地灵，顺天时，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钟奇毓秀产俊英。河清海宴，麟来凤鸣，阴阳永和平，相我文明。

《车书会同舞曲》，其一，《新水令》：锦衣花帽设丹墀，具公服百司同会。麟至舞，凤来仪，文武班齐，朝贺圣明帝。其二，《水仙子》：八方四面锦华夷，天下苍生仰圣德。风调雨顺升平世，遍乾坤，皆赞礼，托君恩民乐雍熙。万万年皇基坚固，万万载江山定体，万万岁洪福天齐。

四奏《民乐生之曲》：世间的万民，荷天地，感圣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臣父子正大伦。皇风浩荡，人心载醇，熙熙乐天真，永戴明君。

《表正万邦舞曲》，其一，《庆太平》：奸邪浊乱朝纲，构祸难，煽动戈ＡＵ。赫怒吾皇，亲征灞上，指天戈，敌皆降。其二，《武士欢》：白沟战场，旌旗云合迷日光。令严气张，三军踊跃齐奋扬，扫除残甲如风荡，凯歌传四方。仁圣不杀降，望河南，失欃枪。其三，《滚绣球》：肆旅拒，恃力强，一心构殃，筑沧洲百尺城隍。骋蛊毒，恣虎

狼，孰能御当。顺天心有德隆昌，倒戈敛甲齐归降，抚将生还达故乡，自此仁闻愈彰。其四，《阵阵赢》：不数孙吴兵法良，神谋睿算合阴阳，八阵堂堂行天上，虎略龙韬孰敢当。俘囚十万皆疏放，感荷仁恩戴上苍。其五，《得胜回》：两傍四方，展鸟翼风云雁行。出奇兵，敌难量，士强马强。遍百里，眠旌卧枪。胜兵回，乐洋洋。其六，《小梁州》：敌兵战败神魂丧，拥貔貅，直渡长江。开市门，肆不移，宣圣恩，如天旷。纶音颁降，普天下，仰吾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当今四海宁，颂声作，礼乐兴。君臣庆会跻太平，衣冠济济宴彤庭。文臣武将，共荷恩荣，忠心尽微诚，仰答皇明。

《天命有德舞曲》，其一，《庆宣和》：雨顺风调万物熙，一统华夷。四野嘉禾感和气，一干百穗，一干百穗。其二，《窄砖儿》：梯航万国来丹陛，太平年，永固洪基。正东西南北来朝会，洽寰宇，布春晖，四夷咸宾声教美。自古明王在慎德，不须威武服戎狄。祥瑞集，凤来仪。佳期万万岁，圣明君，主华夷。

六奏《庆丰年之曲》：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丰年时序雨露均，穰穰五谷货财殷。酣歌击壤，风清俗淳，四夷悉来宾，正统皇仁。

七奏《集祯应之曲》：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驺虞出现甘露零，野蚕成茧嘉禾生，醴泉涌地河水清。乾坤万万年，四海永宁。

八奏《永皇图之曲》：天心眷圣皇，正天位，抚万邦。仁风宣布礼乐张，戎夷稽首朝明堂。皇图巩固，贤臣赞襄。太平日月光，地久天长。

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恩被八纮，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岁屡登，含哺鼓腹皆欢声。民歌帝力，唐尧至仁。乾坤永清，共乐太平。

导膳、迎膳、进膳及升座、还宫、百官行礼诸曲，俱与洪武间同。

大祀庆成，用《缨鞭得胜蛮夷队舞》；万寿圣节，《九夷进宝队舞》；冬至节，《赞圣喜队舞》；正旦节，《百戏莲盆队舞》。

○嘉靖间续定庆成宴乐章

升座，乐曲《万岁乐》：五百昌期嘉庆会，启圣皇，龙飞天位。九州四海重华日，大明朝，万万世。

百官行礼，乐曲《朝天子》：满前瑞烟，香绕蓬莱殿，风回韶律鼓渊渊，列陛上，旌旗绚，日至硃躔。阳生赤甸气和融，彻上元。历年万千，长庆天宫宴。

上护衣、上花，乐曲《水龙吟》：宝殿金炉瑞霭浮，陈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曜翠云裘。鸾歌凤舞，虞庭乐奏，万岁君王寿。

一奏《上万岁之曲》：圣主垂衣裳，兴礼乐，迈虞唐。箫韶九成仪凤凰，日月中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时和岁康。上奉万年觞，胤祚无疆。

奏《平定天下舞曲》，其一，《四边静》：天启嘉祥，圣主中兴振纪纲。颂洋洋，功荡荡，国运隆昌，万岁皇图壮。其二，《凤鸾吟》：维皇上天佑圣明，景命宣，五云辉，三台润，七纬光悬。协气生，嘉祥见。正万民，用群贤。垂衮御经筵，宵衣勤政殿。礼圜丘大祀精虔，明水洁，苍璧圆。秉周文，承殷荐，眷皇家亿万斯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皇穹启圣神，钦乾运，祗郊禋。一阳初动霭先春，万福来同仰至仁。祥开日月，瑞见星辰。礼乐协神人，宇宙咸新。

迎膳曲，《水龙吟》：春满雕盘献玉桃，葭管动，日轮高。熹微霁色，遥映衮龙袍。千官舞蹈，钧韶迭奏，曲度升平调。

进膳曲，《水龙吟》：紫禁琼筵暖应冬，骖八螭，乘六龙，玉卮琼斝，黼座献重瞳。尧天广运，舜云飞动，喜听赓歌颂。

进汤曲，其一，《太清歌》：长至日，开黄道，喜乾坤佳气，阳长阴消。奏钧韶，音调凤轸，律协鸾箫。仰龙颜，天日表，如舜如尧。金炉烟暖御香飘，玉墀晴霁祥光绕。宫梅苑柳迎春好，燕乐蓬莱岛。其二，《上清歌》：云捧宸居，五星光映三台丽。仰日月，层霄霁；仰日月，层霄霁。中兴重见唐虞际，太和元气自阳回，兆姓欢愉。其三，《开天门》：九重霄，日转皇州晓。宴天家，共歌《鱼藻》。龙鳞雉尾高，祝圣寿，庆清朝。

奏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曲，《御銮歌》：雅奏乐升平，瞻绛阙，

集瑶京。黄童白叟喜气盈，讴歌鼓舞四海宁。金枝结秀，玉树含英。听康衢击壤声，帝力难名。

三奏《感昊德之曲》：帝德运光明，一阳动，万物生。升中大报苍璧陈，礼崇乐畅歆太清。星悬紫极，日丽璇庭，乾坤瑞气盈，海宇安宁。

奏《抚安四夷舞曲》，其一，《贺圣朝》：华夷一统，万国来同。献方物，修庭贡，远慕皇风，自南自北，自西自东。望天宫，佳气郁重重，四灵毕至，麟凤龟龙。其二，《殿前欢》：瑞云晴霭浮宫殿，一脉阳和转。礼成交泰开周宴，凤笙调，龙幄展，天心感格人欢忭，四海讴歌遍。其三，《庆丰年》：赖皇天，锡丰年，勤禹稼，力舜田，喜慰三农愿。嘉禾秀，瑞麦鲜，赋九州，贡八埏。神仓御廪咸充满，养民以养贤。其四，《新水令》：圣德精禋格昊穹，大一统。四夷来贡，玉帛捧。文轨同，世际昌隆，共听舆人颂。其五，《太平令》：诞明禋，天鉴元后，光四表，惠泽周流。来四裔，趋前拥后，献万宝，充庭满囿。稽首顿首，天高地厚，祝圣人，多男福寿。

四奏《民乐生之曲》：大报礼初成，象乾德，运皇诚。神州赤县永清宁，灵雨和风乐太平。阴阳交畅，品物咸亨，元化自流行，允殖群生。

迎膳曲，《水龙吟》：五色祥云捧玉皇，开阊阖，坐明光。钧天乐奏，冬日御筵张。文恬武熙，太平气象，人在唐虞上。

进膳曲，《水龙吟》：玉律阳回景运新，燕镐京，蔼皇仁。光昭云汉，一气沸韶韺。锦瑟和声，瑶琴清韵，瞻仰天颜近。

进汤曲，《太清歌》：万方民，乐时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风动。喜今逢，南蛮北貊，东夷西戎，来朝贡。大明宫，星罗斗拱。九重天上六飞龙，五色云间双彩凤，普天率土效华封，允协河清颂。

奏《车书会同舞曲》，其一，《新水令》：五云深护九重城，感洪恩。一人有庆，阳初长，礼方行。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其二，《水仙子》：万方安堵乐康宁，九域同仁荷圣明。千年抚运承天命，露垂甘，河献清，见双岐秀麦连茎，喜灵雪随冬应，睹祥云拂曙生，神与化并运同行。

五奏《感皇恩之曲》：双阙五星光，霓旌树，紫盖张。璇台玉历转

新阳，钧天广乐谐宫商。恩深露湛，喜溢霞觞，日月焕龙章，地久天长。

奏《表正万邦舞曲》，其一，《庆太平》：维天眷我圣明，礼圜丘，至德精诚。乾元永清，洪膺景命，休徵应，泰阶平。其二，《千秋岁》：圣主乘龙御万邦，庆云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称寿觞，载歌《天保》章。其三，《滚绣球》：五云车，度九重，利见飞龙。耀衮章，火藻华虫。击虎敔，考凫钟，鼍鼓逢逢。八珍列，九鼎丰隆。尧眉扬彩舜重瞳，万国咸熙四海雍，齐歌颂圣德神功。其四，《殿前欢》：万年礼乐中兴日，大化睹重熙。河清海宴臻祥瑞，五行顺，七政齐，超三迈五贞元会，既醉颂凫鹥。其五，《天下乐》：万灵朝拱接清都，享南郊，钦天法祖。愿圣人，承乾纳祜，中和位育，龟献范，马陈图。其六，《醉太平》：礼乐万年规，讴歌四海熙。衣冠蹈舞九龙墀，丽正仰南离。紫云高捧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镐鸟岐凤呈嘉瑞，真个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庆丰年之曲》：圣人懋承乾，绥万邦，屡丰年。神仓御廪登天田，明粢郁鬯祀孔虔。舆情咸豫，协气用宣，万古帝图传，璧合珠联。

七奏《集祯应之曲》：天保泰阶平，宝露降，浑河清，喜禾秀麦集休祯，遐陬绝域喜气盈。一人有庆，百度惟贞，万国颂咸宁，丽正重明。

八奏《永皇图之曲》：镐燕集天京，颂《鱼藻》，歌《鹿鸣》。边陲安堵万国宁，重译来庭四海清。咸池日曙，昧谷云征，帝座仰前星，豫大丰亨。

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极永登祥，乾符启，泰运昌。玉管回春动一阳，金銮锡燕歌九章，虞庭兽舞，岐山凤翊，日丽衮龙裳，主圣臣良。

迎膳曲，《水龙吟》：香雾氤氲紫阁重，仰天德，瞻帝容。星辉海润，甘雨间和风。乐比鸢鱼，瑞呈麟凤，永献《卷阿》颂。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万户千门启建章，台阶峻，帝座张。三垣九道，北斗玉衡光。元气调和，雅韵铿锵，昭代庆明良。其二，《太清歌》：万方国，尽来庭。稽首歌帝仁，仰荷生成。振乾纲，阴阳

顺序，民物乐生。逢明圣，万年春，永膺休命。华夷蛮僚咸归正，苍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囿太平，九有享清宁。

奏《天命有德舞曲》，其一，《万岁乐》：太平天子兴隆日，履初长，阳回元吉。醴泉芝草休徵集，曾闻道五星聚室。其二，《贺圣朝》：一人元良，百度维新。握赤符，凝玄应，享太清。大礼方行，祀事孔明感天心，亿载恒承庆。明王慎德，四裔咸宾。

奏《缨鞭得胜蛮夷队舞承应曲》，其一，《醉太平》：星华紫殿高，云气彤楼绕。九夷重译梯航到，皇图光八表。玉宇无尘明月皎，银河自转扶桑晓，平平荡荡归王道。百兽舞，凤鸣箫韶。其二，《看花会》：普天下，都赖吾皇至圣。看玉关频款，天山已定。四夷效顺归王命。《天保》歌，群黎百姓。其三，《天下乐》：九重乐奏万花开，望龙楼，云蒸雾霭。仰天工，雍熙帝载，臣民欢戴。溥仁恩，遍九垓。其四，《清江引》：黄钟既奏阳和长，德盛天心贶。人文日月明，国势山河壮，衢室民谣频击壤。

奏致语曲，其一，《清江引》：钧天毕奏日方中，既醉欢声动。云章傍衮龙，飙势翔威凤，万方安乐兴嘉颂。其二，《千秋岁》：上下交欢燕礼成，一阳奋，万汇咸亨。风云会合开明运，紫极转璇衡。

宴毕，百官行礼曲，《朝天子》：文班武班，欢动承明殿，礼成乐备颂声喧。真咫尺，仰天颜，日照龙筵。风回雉扇翠蕤旋，奉仙銮，云间斗间，五色金章灿。

还宫曲，《万岁乐》：天回北极云成瑞，望层霄，重华日丽。九垓八极乐雍熙，祝圣寿，万万岁。

永乐间小宴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混兮沌兮，水土成元气，不分南北与东西，未辨天和地。万象包涵，其中秘密，难穷造化机，是阴阳本体。乃为之太极，两仪因而立。

二奏《仰大明之曲》，《归朝欢》：太极分，混然方始见仪形，清浮浊偃乾坤定。日月齐兴，照青霄，万象明。阳须动，阴须静，阴与阳，皆相应。流行二气，万物俱生。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乾坤清，宇宙宁，六合

净，四维正，万象原来一气生。定三才五行，民与物，共成群。其二，《太平令》：为一类不分人品，竟生食岂晓庖烹，避寒暑巢居穴遁，披树叶相寻趁，如何是爱亲。世情治生。虽混然各安其性。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黎民生世间，万物长尘寰，阴阳交运转循环，久远时庶繁。相传气候应无间，品物交错凭谁鉴。望圣人出世整江山，主万民得安。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人心久仰生圣君，天使人生圣。圣人受天机，体天居中正，御六龙，驿明登九重。其二，《碧玉箫》：君坐神京，海岳共从新。民仰君恩，圣治有人伦。人品分，万物增，圣承乾，百福臻。垂法明，尊天命，兴后朝，皆从正。

六奏《泰阶平之曲》，《十二月》：圣乃有言天，天是无言圣。圣人临正，万物亨通，恩威盛，社稷安，仁德感，江山定。选用英贤兴王政，分善恶赏罚均平。三公九卿，左右股肱，庶事康宁。

七奏《君德成之曲》，其一，《十二月》：皇基以兴，圣帝修身，奉天体道，圣德愈明。敬天地，勤劳万民；立法度，上下咸宁。其二《尧民歌》：风俗礼乐厚彝伦，爱兴学校进儒经，贤臣良将保朝廷，四野人民颂欢声。用的是贤英，贤英定太平，寰海皆归正。

八奏《圣道行之曲》，其一，《金殿万年欢》：三纲既定，九畴复兴。圣道如天，嘉禾齐秀，寒暑和平。圣威无边皇基稳，胜磐石，庆云生。景星长现，三光辉耀，百谷收成，万姓安宁。其二，《得胜令》：圣德感皇乾，甘露降山川。万邦来朝贡，奇珍摆布全，玉阶下鸣鞭。仰圣主，升金殿，丹墀列英贤，赞吾皇，丰稔年。

九奏《乐清宁之曲》，其一，《普天乐》：万邦宁，皇图正。父君母后，天下咸钦。君治外，永圣明；后治内，长安静。后圣承乾皆从正，德相传，圣子神孙。天威浩荡，江山永固，洪福无穷。其二，《沽美酒》：和气生，满玉京；祥烟起，映皇宫。明圣开基整万民，风云会帝庭。奏箫韶，九韵成。其三，《太平令》：紫雾隐金鸾彩凤，祥光罩良将贤臣。玉案列珍羞美酝，宝鼎爇龙涎香喷。至尊永宁，储嗣守成，贺万万岁一人有庆。

右二奏至八奏，俱奏百戏承应；第九奏，《鱼跃于渊》承应。奉天门宴百官，止用《本太初》、《仰大明》、《民初生》三奏曲，其进

酒、进膳乐同。惟百官叩头礼，用《朝天子》曲。宴毕，导驾还宫，用《御銮歌》。

嘉靖间仁寿宫落成宴飨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帝诚帝明，宝位基昌命。仙苑开筵歌《鹿鸣》，亭殿天章映。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示周行，昭德音。日升月恒，万载皇图正。

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欢》：天保定圣人，多寿多男庆。修和礼乐协中兴，丽正重明，如山阜，如冈陵，如川方至莫不增。协气生，祯祥应，百神受命，万国来庭。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黄河清，宝露凝，瑞麦呈，灵鹊鸣，诸福来同仰圣明。喜万宝告成，占景纬，泰阶平。其二，《太平令》：念农桑，衣食之本；仰君德，独厚民生。事耕凿，群黎百姓。歌《鹿鸣》，神人胥庆。明主宴嘉宾，承筐鼓瑟吹笙，继自今福增天定。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瑶宫怡圣颜，阆苑隔人寰。吹笙鼓瑟宾，旨酒天开宴，《鹿鸣》歌舞黄金殿，赖吾皇锡福万民安，醉歌《天保》欢。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圣主有道乐升平，宴会延休庆。务本轸民生，弘化凝天命。欣落成，万载开鸿运。其二，《碧玉箫》：帝重农桑，法驾起明光。麟游凤翔，宴陈《天保》章。开玳筵，荐瑶觞，既醉颂洋洋。圣德巍，皇恩荡，世际唐虞上。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宝瑟瑶笙鼓吹喧，圣天子，御华筵。南山万寿，瑞日正中天。百谷丰年，八方珍膳，人乐升平宴。其二，《太清歌》：祥麦嘉瓜臻瑞，仰荷尧舜主，爱育群黎，感天意五风十雨。秋报春祈遍尔德，劝农桑，日用衣食。嘉宾和乐开筵地，红云捧雕盘珍味。山呼万岁福无疆，日升川至。其三，《上清歌》：仰赖吾皇，参天两地凝和气。四三王，六五帝，四三王，六五帝，国家兴，贤才为上瑞。养万民，九域熙，百禄咸宜。其四，《开天门》：宝殿辉，龙虎风云会。瞻丹陛，觐紫微，周诗歌《既醉》，《螽斯》《麟趾》开祥瑞，仰飞龙，在天位。

豳风亭宴讲官乐章。

一奏《本太初之曲》，《朝天子》：九重诏传，殿阁开秋宴。授衣时节肃霜天，禾稼登场遍。鼓瑟吹笙，升平重见，工歌《七月》篇。春酒当筵献，愿吾皇万年，岁岁临西苑。

二奏《仰大明之曲》，《殿前欢》：凤苑御筵开，黄花映玉阶。《鹿鸣》《天保》歌三代，古调新裁，奉君王寿杯。日月明，乾坤大，看年年秋报赛。太平有象，元首明哉。

三奏《民初生之曲》，其一，《沽美酒》：熙春阳，化日长。执懿筐，采柔桑。拾茧缲丝有万箱。染红黄孔阳，为公子制衣裳。其二，《太平令》：勤树艺，岁年丰穰，九十月禾黍登场。为春酒甕浮新酿，村田乐齐歌齐唱。飨公堂，杀羊举觞，继进著兕觥，祝圣寿，万灵扶相。

四奏《品物亨之曲》，《醉太平》：纳嘉禾满场，酿御酒盈缸，公桑蚕绩制玄黄，服龙衣衮裳。螽斯蟋蟀谐清唱，水光山色明仙仗，幽风亭殿进霞觞，祝圣寿无疆。

五奏《御六龙之曲》，其一，《清江引》：九月风光何处有？凤苑在龙池右。农夫稼已登，公子衣方授，万岁君王频进酒。其二，《碧玉箫》：凡我生民，农桑最苦辛，终岁经营。气候变冬春，田畯欣，妇子勤。讠永豳诗，仰化钧，场圃新，风雨顺。宴御墀，龙颜近。

进膳曲，其一，《水龙吟》：养老休农敞御筵，泻春酒，介耆年，刲羊剪韭，社鼓正阗阗。香粳米颗，升堂拜献，此乐真堪羡。其二，《太清歌》：九月天，开西苑，宸居无逸殿，讲幄张筵。集儒流，云蒸星炫，璧纬珠躔。睹御制，焕天章，昭回云汉。尧天舜日民安宴，御廪神仓百谷登，金辉玉灿休征见，大有丰年。其三，《上清歌》：凤苑宸居，公桑帝耤今方举。躬耕蚕，劝士女，躬耕蚕，劝士女。献羊羔，升堂奏乐舞，葵菽枣壶上珍厨，万寿山呼。其四，《开天门》：豳风亭，共仰吾皇圣。百谷登，万国咸宁。民康物阜祯祥应，仰乾运，俯坤灵。

隆庆三年大阅礼成回銮乐章。

《武成之曲》：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

嘉靖间皇后亲蚕宴内外命妇乐章。

升座，奏《天香凤韶之曲》：春云缭绕芳郊曙，喜乾坤万象感舒，兰皋蕙圃迎仙驭。采桑条，攀茂树。蚕宫茧馆亲临御。璧月珠星照太虚，开筵还驻翠旖ＡＶ，万载垂贞誉。

进膳曲，《沽美酒》：蚕礼成，凤辇停，荐霞觞，列云屏。宫妃世妇仰坤宁。祥云映紫冥，同祝颂，耀前星。

回宫，《御銮歌》：惟天启圣皇，君耕耤，后躬桑，身先田织率万邦。天清地宁民阜康，百谷用成，四夷来王。治化登虞唐，世发祯祥。

永乐间定东宫宴飨乐章。

一奏《喜千春之曲》，《贺圣朝》：开国承天，圣感极多，总一统，封疆阔。百姓快活，万物荣光，共沐恩波。仙音韵，合赞升平咏歌。齐朝拜，千千岁东宫，满国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水仙子》：洪基永固海波清，盛世明时礼乐兴，华夷一统江山静。民通和，乐太平。赞东宫仁孝贤明，秉钧衡端正，顺乾坤泰亨，坐中华万世昌宁。

三奏《桂枝香之曲》，《蟾宫曲》：晓光融，宴飨春宫，日朗风和，喜气葱葱。镇领台枢，规宏纲宪，礼节至公。事圣上柔声婉容，问安宁勤孝虔恭。果断宽洪，刚健文明，圣德合同。

四奏《初春晓之曲》，《小梁州》：端拱严宸事紫微，秉运璇玑，四时百物总相宜。仰赖明君德，大业胜磐石。皇储仁孝明忠义，美遐方顺化朝仪。孝能欢慈爱心，敬笃上尊卑意，礼上和下睦民，鼓舞乐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曲》，《满庭芳》：春和玳筵，安邦兴国，钦圣尊贤，文英武烈于民便。礼乐成全，享大业中庸不偏，顺天常节俭为先，达文献严仪训典，孝敬亿千年。

六奏《昌运颂之曲》，《喜秋风》：文武安，军民乐。宴文华，会班僚，五云齐动钧天乐。贺春宫，赞皇朝。

右二奏至六奏，俱奏百戏承应。

七奏《泰道开之曲》，《沽美酒》：布春风，满画楼，对嘉景，凤

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瓯，设威仪左右，分品从，列公侯。其二，《太平令》：效圣上诚心勤厚，主宗器严备《春秋》，谐律吕仙音齐奏，钦王政皇天保佑。拜舞顿首，赞祝进酒，千千岁康宁福寿。

迎膳乐曲，《水龙吟》：方响笙闛鼓乐喧，排宝器，开玳筵。鸾仪旌工，锦绣景相连。簪缨趋进，皆来朝见，春满文华殿。

升座、还宫、百官行礼，奏《千秋岁曲》：尧年舜日胜禹周，庆云生缭绕凤楼。风调雨顺五谷收，万民畅歌讴。朔望朝参同。

志第四十 仪卫

《周官》，王之仪卫分掌于天官、春官、夏官之属，而跸事则专属于秋官。汉朝会，则卫官陈车骑，张旗帜。唐沿隋制，置卫尉卿，掌仪仗帐幕之事。宋卫尉领左右金吾卫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主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元置拱卫司，领控鹤户以供其事。历代制度虽有沿革异同，总以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整肃，是故文谓之仪，武谓之卫。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而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则君臣并得通称也。明初诏礼官，卤簿弥文，务从省节，以示尚质去奢之意。凡正、至、圣节、朝会，及册拜、接见蕃臣，仪鸾司陈设仪仗。而中宫、东宫、亲王皆有仪仗之制。后或随时增饰，要以洪武创制为准则焉。兹撮《集礼》所载大凡，以备考核。其郡王及皇妃、东宫妃以下仪仗，载在《会典》者，并著于篇云。

皇帝仪仗：吴元年十二月辛酉，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以即位礼仪进。是日清晨，拱卫司陈设卤簿，列甲士于午门外之东西，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龙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布旗六十四：门旗、日旗、月旗，青龙、白虎、风、云、雷、雨、江、河、淮、济旗，天马、天禄、白泽、硃雀、玄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星旗，五岳旗，熊旗，鸾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执旗，四人执弓弩。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俱并列。丹墀左右布黄麾仗、黄盖、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雉扇、硃团扇、羽葆幢、豹尾、龙头竿、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绛引幡、戟氅、戈氅、仪锽氅等，各三行。丹陛左右陈幢节、响节、金节、烛笼、青龙白虎幢、班剑、吾杖、立瓜、卧瓜、仪刀、镫杖、戟、骨朵、硃雀玄武幢等，各三行。殿门左右设圆盖一、金交椅、金脚踏、水盆、水罐、团黄扇、红扇。皆校尉擎执。

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贺仪：金吾卫于奉天门外分设旗帜。宿卫于午门外分设兵仗。卫尉寺于奉天殿门及丹陛、丹墀设黄麾仗。内使监擎执于殿上。凡遇冬至、圣节、册拜、亲王及蕃使来朝，仪俱同。其宣诏赦、降香，则惟设奉天殿门及丹陛仪仗、殿上擎执云。其陈布次第，午门外，刀、盾、殳、叉各置于东西，甲士用赤。奉天门外中道，金吾、宿卫二卫设龙旗十二，分左右，用青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黑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门旗二，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

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二行，月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青龙旗一，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三行，风、云、雷、雨旗各一，每旗用黑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天马、白泽、硃雀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其甲木青、火红、土黄、金白、水黑、熊旗、鸾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五行角、亢、氐、房、心、尾、箕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六行斗、牛、女、虚、危、室、壁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右前第一行，门旗二，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二行，日旗一，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白虎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三行，江、河、淮、济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其甲江红、河白、淮青、济黑；天禄、白泽、玄武旗各一，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天禄、白泽红甲，玄武黑甲。第四行，东、南、中、西、北五岳旗各一，随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其甲东岳青、南岳红、中岳黄、西岳白、北岳黑；熊旗、麟旗各一，每旗用红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第五行，奎、娄、胃、昴、毕、觜、参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弓箭。第六行，井、鬼、柳、星、张、翼、轸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内一人执旗，旗下四人执弩。奉天门外，拱卫司设五辂。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俱并列。典牧所设乘马于文武楼之南，各三，东西相向。丹墀左右布黄麾仗凡九十，分左右，各三行。左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雉扇四，硃团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龙头竿二，信幡二，传教幡二，告止幡二，绛引幡二，黄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氅五，戈氅五，仪锽氅五。右前第一行，十五：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一，紫方伞一，红方伞一，雉扇四，硃团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龙头竿二，信幡二，传教幡二，告止幡二，绛引幡二，黄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氅五，戈氅五，仪锽氅五。皆校尉擎执。丹陛左右，拱卫司陈幢节等仗九十，分左右，为四行。左前第一行，响节十二，金节三，烛笼三。第二行，青龙幢一，班剑三，吾杖三，立瓜三，卧瓜三，仪刀三，镫杖三，戟三，骨朵三，硃雀幢一。右前第一行，响节十二，金节三，烛笼三。第二行，白虎幢一，班剑三，吾杖三，立瓜三，卧瓜三，仪刀三，镫杖三，戟三，骨朵三，玄武幢

一。皆校尉擎执。奉天殿门左右，拱卫司陈设：左行，圆盖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团黄扇三，红扇三；右行，圆盖一，金交椅一，金水罐一，团黄扇三，红扇三。皆校尉擎执。殿上左右内使监陈设：左，拂子二，金唾壶一，金香合一；右，拂子二，金唾盂一，金香炉一。皆内使擎执。和声郎陈乐于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其器数详见《乐志》内。

三年，命制郊丘祭祀拜褥。郊丘用席表蒲里为褥，宗庙、社稷、先农、山川用红文绮表红木棉布里为褥。十二年，命礼部增设丹墀仪仗，黄伞、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各二　　，雉扇、红团扇各四，羽葆幢、龙头竿、绛引、传教、告止、信幡各六，戟氅、戈氅、仪锽氅各十。

永乐元年，礼部言卤簿中宜有九龙车一乘，请增置。帝曰："礼贵得中，过为奢，不及为俭　，先朝审之精矣。当遵用旧章，岂可辄有增益，以启后世之奢哉？九龙车既先朝所无，其仍旧便。"宣德元年，更造卤簿仪仗，有具服幄殿一座，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盆一，金罐一，金马杌一，鞍笼一，金香炉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壶一，御杖二，摆锡明甲一百副，盔一百，弓一百，箭三千，刀一百。其执事校尉，每人鹅帽，只孙衣，铜带靴履鞋一副。常朝，各色罗掌扇四十，各色罗绢伞十，万寿伞一，黄双龙扇二。筵宴，销金罗伞四，销金雨伞四，金龙响节二十四。

皇后仪仗，洪武元年定：丹陛仪仗三十六人：黄麾二，戟五色绣幡六，戈五色绣幡六，锽五色锦幡六　，小雉扇四，红杂花团扇四，锦曲盖二，紫方伞二，红大伞四。丹墀仪仗五十八人：班剑四，金吾杖四，立瓜四，卧瓜四，仪刀四，镫杖四，骨朵四，斧四，响节十二，锦花盖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金水罐一，方扇八。宫中常用仪卫二十人：内使八人，色绣幡二，金斧二，金骨朵二，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宫女十二人，金水盆一，金水罐一，金香炉一，金香合一，金唾壶一，金唾盂一，拂子二，方扇四。永乐元年增制红杖一对。太皇太后、皇太后仪仗与皇后同。

皇太子仪仗，洪武元年定：门外中道设龙旗六，其执龙旗者并戎服。黄旗一居中，左前青旗一，右前赤旗一　　，左后黑旗一，右后白旗一，每旗执弓弩军士六人，服各随旗色。殿下设三十六人：绛引幡二，戟氅六，戈氅六，仪锽氅六，羽葆幢六，青方伞二，青小方扇四，青杂花团扇四，皆校尉擎执。殿前设四十八人：班剑四，吾杖四，立瓜四，卧瓜四，仪刀四，镫杖四，骨朵四，斧四，响节十二，金节四，皆校尉

擎执。殿门设十二人：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罐一，金水盆一，青罗团扇六，红圆盖二，皆校尉擎执。殿上设六人：金香炉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壶一，拂子二，皆内使擎执。永乐二年，礼部言，东宫仪仗，有司失纪载，视亲王差少，宜增制金香炉、金香合各一，殳二，叉二，传教、告止、信幡各二，节二，幢二，夹槊二，槊、刀、盾各二十，戟八，红纸油灯笼六，红罗销金边圆伞、红罗绣圆伞各一，红罗曲盖绣伞、红罗素圆伞、红罗素方伞、青罗素方伞各二，红罗绣孔雀方扇、红罗绣四季花团扇各四，拂子二，唾盂、唾壶各一，鞍笼一，诞马八，红令旗二，清道旗四，ＡＷ弩一，白泽旗二，弓箭二十副。从之。

亲王仪仗，洪武六年定：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人服随旗色，并戎服。殿下　，绛引幡二，戟氅二，戈氅二，仪锽氅二，皆校尉执。殿前，班剑二，吾杖二，立瓜二，卧瓜二，仪刀二，镫杖二，骨朵二，斧二，响节八，皆校尉执。殿门，交椅一，脚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团扇四，盖二，皆校尉执。殿上，拂子二，香炉一，香合一，唾壶一，唾盂一。十六年诏，亲王仪仗内交椅、盆、罐用银者，悉改用金。建文四年，礼部言，亲王仪仗合增红油绢销金雨伞一，红纱灯笼、红油纸灯笼各四，敔灯二，大小铜角四。从之。永乐三年命工部，亲王仪仗内红销金伞，仍用宝珠龙文。凡世子仪仗同。

郡王仪仗：令旗二，清道旗二，ＡＷ弩一，刀盾十六，弓箭十八副，绛引、传教、告止、信幡各二，吾杖、仪刀、立瓜、卧瓜、骨朵、斧各二，戟十六，槊十六，麾一，幢一，节一，响节六，红销金圆伞一，红圆伞一，红曲柄伞二，红方伞二，青圆扇四，红圆扇四，诞马四，鞍笼一，马机一，拂子二，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红纱灯笼二，敔灯二，帐房一座。

皇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戈氅、戟氅、仪锽氅、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镫杖、骨朵、金钺各二，响节四　，青方伞四，红绣圆伞一，绣方扇四，红花圆扇四，青绣圆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壶一，红纱灯笼四。

东宫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仪锽氅、戈氅、戟氅、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镫杖、骨朵、金钺各二，响节四，青方伞二，红素圆伞二，红绣圆伞一，红绣方扇四，红绣花圆扇四，青绣圆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水盆一，水罐一，香炉一，香合一，红纱灯笼四。永乐二年，礼部言，东宫妃仪仗如亲王妃，惟香

炉、香合如中宫，但亦不用金，其水盆、水罐皆用银，从之。

亲王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戟氅、吾杖、仪刀、班剑、立瓜、卧瓜、骨朵、镫杖各二，响节四，青方伞二，红彩画云凤伞一，青孔雀圆扇四，红花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红纱灯笼四，拂子二。公主、世子妃仪仗俱同。

郡王妃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绛引幡二，戟氅、吾杖、班剑、立瓜、骨朵各二，响节二，青方伞二，红圆伞一，青圆扇二，红圆扇二，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红纱灯笼二，水盆一，水罐一。

郡主仪仗：红杖二，清道旗二，班剑、吾杖、立瓜、骨朵各二，响节二，青方伞一，红圆伞一，青圆扇二，红圆扇二，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红纱灯笼二，拂子二。

旧例，郡王仪仗有交椅、马杌，皆木质银裹；水盆、水罐及香炉、香合，皆银质抹金；量折银三百二十两。郡王妃仪仗，有交椅等大器，量折银一百六十两。馀皆自备充用。嘉靖四十四年定，除亲王及亲王妃初封仪仗照例颁给外，其初封郡王及郡王妃折银等项，并停止。万历十年定，郡王初封系帝孙者，仪仗照例全给，系王孙者免。盖宗室分封渐多，势难遍给也。

志第四十一 舆服一

大辂 玉辂 大马辇 小马辇 步辇 大凉步辇 板轿 耕根车后妃车舆皇太子亲王以下车舆 公卿以下车舆 伞盖 鞍辔

有虞氏御天下，车服以庸。夏则黻冕致美。商则大辂示俭。成周有巾车、典辂、弁师、司服之职，天子以之表式万邦，而服车五乘，下逮臣民。汉承秦制，御金根为乘舆，服袀玄以承大祀。东都乃有九斿、云罕、旒冕、絇屦之仪物，踵事增华，日新代异。江左偏安，玉辂栖宝凤，采旄衔金龙。其服冕也，或饰翡翠、珊瑚、杂珠。岂古所谓法驾、法服者哉？唐武德间著车舆、衣服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宋初，衮冕不缀珠玉。政和中诏修车辂，并建旂常，议礼局所厘定，用为成宪。元制，郊祀则驾玉辂，服衮冕；巡幸，或乘象轿，四时质孙之服，各随其宜。明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礼，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迄于世宗，耤田造耕根，燕居服燕弁，讲武用武弁，更为忠靖冠以风有位，为保和冠以亲宗簿，亦一王之制也。若夫前代伞扇、鞍勒之仪，门戟、旌节之属，咸别等威，至宋加密。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乃命儒臣稽古讲礼，定官民服舍器用制度。历代守之，递有禁例。兹更以朝家册宝、中外符信及宫室器用之等差，附叙于后焉。

天子车辂：明初大朝会，则拱卫司设五辂于奉天门，玉居中，左金，次革，右象，次木。驾出则乘玉辂，后有腰舆，以八人载之。其后太祖考《周礼》五辂，以询儒臣，曰："玉辂太侈，何若祗用木辂？"博士詹同对曰："孔子云'乘殷之辂'，即木辂也。"太祖曰："以玉饰车，古惟祀天用之，常乘宜用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太祖曰："孔子斟酌四代礼乐，以为万世法，木辂宁不可祀？祀在诚敬，岂泥仪文。"洪武元年，有司奏乘舆服御，应以金饰，诏用铜。有司言费小不足惜。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　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六年，命礼官考五辂制，为木辂二乘。一以丹漆，祭祀用之；一以皮鞔，行幸用之。是冬，大辂成。命更造大辂一，象辂十，中宫辂一，后宫车十，饰俱以凤。以将幸中立府，故造之，非常制也。二十六年，始定卤簿大驾之制。玉辂一，大辂一，九龙车一，步辇一。后罢九龙车。永乐三年更定卤簿大驾，有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各一，具服、幄殿各一。

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座高四尺一寸有奇，上平盘。前后车棂并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辕长二丈二尺九寸有奇，红髹。镀金铜龙头、龙尾、龙鳞叶片装钉。平盘下方箱，四周红髹，匡俱十二槅。内饰绿地描金，绘兽六，麟、狻猊、犀、象、天马、天禄；禽六，鸾、凤、孔雀、硃雀、翟、鹤。盘左右下有护泥板及车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其辋皆红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轮内车心，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皆红髹。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一寸九分，广二尺四寸九分，四周装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槅各二及明欱，俱红髹，以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编以黄线条。后红髹屏风，上雕描金云龙五，红髹板戗金云龙一。屏后地沉香色，上四槅雕描金云龙四，其次云板如之。下三槅雕描金云龙三，其次云板亦如之。俱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亭外青绮缘边红帘十扇。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盘上以红髹，其下外四面地沉香色，描金云；内四角地青，绘五彩云。以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红髹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层，皆红髹，上安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八十一片，内绿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八十一片。盘下四周，黄铜钉装，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圆盘四角连辂坐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并贴金木鱼。辂亭前有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内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贴金蹲龙及线金五彩莲花抱柱。阑干内四周布花毯。亭后树太常旗二，以黄线罗为之，皆十有二斿，每斿内外绣升龙一。左旗腰绣日月北斗，竿首用镀金铜龙首。右旗腰绣黻字，竿首用镀金铜戟。各缀抹金铜铃二，垂红缨十二，缨上施抹金铜宝盖，下垂青线帐鐍。踏梯一，红髹，以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行马架二，红髹，上有黄绒匾条，用抹金铜叶片装钉。有黄绢幰衣、即遮尘。油绢雨衣、青氈衣及红油合扇梯、红油托叉各一。辂以二象驾之。

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而无平盘下十二槅之饰。辂亭前二柱，饰以搏换贴金升龙。屏风后无上四槅云龙及云板之饰。天轮内用青地雕木饰玉色云龙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马之类，悉与大辂同。

大马辇，古者辇以人挽之。《周礼·巾车》后五辂，其一“辇车，组挽”。然《县师》有“车辇之稽”，《黍苗》诗云“我任我辇”，则臣民所乘亦名辇。至秦始去其轮，而制乃尊。明诸辇有轮者驾以马，以别于步辇焉。其制，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长二丈五寸有奇，辇座高三尺四寸有奇，馀同大辂。辇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高与辂同，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枨，皆红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心编以黄线条。亭内制与大辂同，第软座上不用花毯，而用红毯。亭外用红帘十二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红髹，以青饰辇盖。其铜龙、莲座、宝盖、黄屋及天轮、辇亭，制悉与大辂同。太常旗、踏梯、行马之属，亦同大辂。驾以八马，备鞍鞯、鞦辔、铃缨之饰。

小马辇，视大马辇高广皆减一尺，辕长一丈九尺有奇，馀同大马辇。辇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槅各二及明枨，后屏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外用红帘四扇，驾以四马。馀同大马辇。

步辇者，古之步挽。明制，高一丈三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二寸有奇。辇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雕木五彩云浑贴金龙板十二片，间以浑贴金仰覆莲座，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十二片。辕四，红髹。中二辕长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辕长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辇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长六尺二寸有奇。槛座红髹，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前左右有门，高五尺七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槅各二扇，雕饰沉香色描金云龙板八片，下云板如其数。后红髹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屏后雕沉香色描金云龙板三片，又云板如其数，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馀同马辇，惟红帘用十扇。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莲座、辇盖、天轮、ＡＷ衣之属，俱同马辇。

大凉步辇，高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广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红髹匡，装雕木五彩云板二十片，间以贴金仰覆莲座，下红髹如意条环板，如其数。红髹辕六：中二辕长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辕长四丈有奇，外二辕长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后俱饰以雕木贴金龙头、龙尾。辇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广八尺五寸有奇，四柱红髹。前左右有门，高五尺八寸有奇，广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门旁槅各二，后槅三及明枨皆红髹，编以黄线条。亭底上施垫氈，加红锦褥并席。红髹

坐椅一，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宝相花，靠背、褥、裙、帷幔与马辇同。内设红髹桌二；红髹阑干香桌一，阑干四，柱首俱雕木贴金蹲龙；镀金铜龙盖香炉一，并香匙、箸、瓶；红锦墩二。外红帘三扇。辇顶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攀顶黄线圆条四。顶用丹漆，上冒红氈，四垂以黄氈为如意云，黄氈缘条；四周施黄绮沥水三层，每层百三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或用大红罗冒顶，以黄罗为如意云缘条，沥水亦用黄罗。顶下四周以红氈为帷，黄氈缘条，四角镀金铜云四。亭内宝盖绣五龙，顶以红髹木匡，冒以黄绮为黄屋，顶心四周绣云龙各一。辇亭四角至辇座，用攀顶黄线圆条四，并贴金木鱼。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皆红髹，雕木浑贴金龙，间以五彩云板。阑干内四周布席。其阑干十二柱之饰及踏梯之属，俱与马辇同。

轿者，肩行之车。宋中兴以后，皇后尝乘龙肩舆。又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元皇帝用象轿，驾以二象。至用红板轿，则自明始也。其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顶红髹。近顶装圆匡蜊房窗，镀金铜火焰宝，带仰覆莲座，四角镀金铜云朵。轿杠二，前后以镀金铜龙头、龙尾装钉，有黄绒坠角索。四周红髹板，左右门二，用镀金铜钉铰。轿内红髹匡坐椅一，福寿板一并褥。椅内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铺席并踏褥。有黄绢轿衣、油绢雨衣各一，青氈衣，红氈缘条云子。嘉靖十三年谒庙，帝及后妃俱乘肩舆出宫，至奉天门降舆升辂。隆庆四年设郊祀庆成宴，帝乘板舆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至殿上降舆。

车驾之出，有具服幄殿。按《周官》大小次，木架苇障，上下四旁周以幄坝，以象宫室。明卤簿载具服幄殿，仪仗有黄帐房，仍元制也。帐并帷幕，以黄木棉布为之。上施兽吻，柱竿红髹，竿首彩装蹲狮，氈顶。

耕根车，世宗朝始造。汉有耕车，晋曰耕根车，俱天子亲耕所用。嘉靖十年，帝将耕耤田，诏造耕根车。礼官上言：“考《大明集礼》，耕耤用宋制，乘玉辂，以耕根车载耒耜同行。今考仪注，顺天府官奉耒耜及穜ＡＬ种置彩舆，先于祭前二日而出。今用耕根车以载耒耜，宜令造车，于祭祀日早进呈，置耒耜，先玉辂以行。第稽诸礼书，只有图式，而无高广尺寸。宜依今置车式差小，通用青质。”从之。

皇后辂：一，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盘。前后车棂并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辕长一丈九尺六寸，皆红髹。辕用抹金铜凤头、凤尾、凤

翎叶片装钉。平盘左右垂护泥板及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辋以抹金鈒花铜叶片装钉。轮内车毂，用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辂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沉香色线金菱花槅各二，下条环板，有明欱，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后红髹五山屏风，戗金鸾凤云文，屏上红髹板，戗金云文，中装雕木浑贴金凤一。屏后红髹板，俱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线金五彩装凤一，上下香草云板各一，红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黄绮帷幔。或黄线罗。外用红帘十二扇。前二柱，戗金，上宝相花，中鸾凤云文，下龟文锦。辂顶并圆盘，高二尺有奇，抹金铜立凤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四。盘上红髹，下四周沉香色描金云文，内青地五彩云文，以青饰辂盖。内宝盖，红髹匡，斗以八顶，冒以黄绮；顶心及四周绣凤九，并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鸾凤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下四周黄铜装钉，上施黄绮沥水三层，间绣鸾凤文。四垂青绮络带，绣鸾凤各一。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黄线圆条四。辂亭前后有左右转角阑干各二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二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其踏梯、行马之属，与大马辇同。

安车，本《周礼》后五辂之一。应劭《汉官卤簿图》有五色安车。晋皇后乘云母安车。唐皇后安车，制如金辂。明皇后安车独简素。其制，高九尺七寸有奇，平盘，前后车棂并雁翅板。辕二，长一丈六尺七寸有奇，皆红髹，用抹金铜凤头、凤尾、凤翎叶片装钉。平盘左右垂护泥板及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有八，皆红髹，轴中缠黄绒驾辕诸索。车亭高四尺四寸，红髹方柱四，上装五彩花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门，高三尺七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门旁红髹十字槅各二。后三山屏凤，屏后壁板俱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板，上施红花毯、红锦褥，四周施黄绮帷幔，外用红帘四扇。车盖用红髹抹金铜宝珠顶，带莲座，高六寸，四角抹金铜凤头，用攀条四，并红髹木鱼。盖施黄绮沥水三层，销金鸾凤文，凤头下垂红帕鐍。其踏梯、行马、ＡＷ衣与辂同。

行障：坐障，自唐、宋有之。皇后重翟车后，皆有行障六，坐障三，左右夹车宫人执之。而《唐书》、《宋史》不载其制。《金史》：行障长八尺，高六尺；坐障长七尺，高五尺。明皇后用行障、坐障，皆以红绫为之，绘升降鸾凤云文；行障绘瑞草于沥水，坐障绘云文于顶。

太皇太后、皇太后辂及安车、行障、坐障，制与皇后同。

皇妃车曰凤轿，与历代异名。其制，青顶，上抹金铜珠顶，四角抹金铜飞凤各一，垂银香圆宝盖并彩结。轿身红髹木匡，三面篾织纹簟，绘以翟文，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红髹□，饰以抹金铜凤头、凤尾。青销金罗缘边红帘并看带，内红交床并坐踏褥。红销金罗轿衣一顶，用销金宝珠文；沥水，香草文；看带并帏，皆凤文。红油绢雨轿衣一。

自皇后以下，皆用行障二，坐障一，第别以彩绘。皇妃行障、坐障，俱红绫为之，绘云凤，而行障沥水绘香草。

皇太子金辂，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广八尺九寸。辕长一丈九尺五寸。辂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平盘、滴珠板、轮辐、轮辋悉同玉辂。辂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红髹四柱，长五尺四寸。槛座上四周线金五彩香草板。前左右有门，高五尺有奇，广二尺四寸有奇。门旁槅各二，编红线条及明欓，皆红髹。后五山屏凤，青地上雕木贴金龙五，间以五彩云文。屏后红髹板，皆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红髹匡软座，红绒坠座，大索四，下垂莲花坠石，上施红毯红锦褥席。红髹椅一，纳板一并褥。椅中红织金绮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红罗帷幔，外用青绮缘边。红帘十二扇。椅雕贴金龙彩云，下线金彩云板一。亭内编红线条。辂顶并圆盘，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九寸，垂攀顶红线圆条四。盘上丹漆，下内外皆青地绘云文，以青饰辂盖。亭内周围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红绮，顶心绣云龙，馀绣五彩云文。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七十二片，内饰青地雕木贴金云龙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七十二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七十二摺，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之饰与大辂同，第圆条用红线。辂亭前一字阑干一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左右阑干二扇，内嵌五彩云板，皆丹漆。计十四柱，柱首制与大辂同。亭后建红旗二，以红罗为之。九斿，每斿内外绣升龙一。左旗腰绣日月北斗，竿用抹金铜龙首。右旗腰绣黻字，竿用抹金铜戟。缀抹金铜铃二，垂红缨。其踏梯、行马之属，与玉辂同。帐房用青木棉布，竿首青绿蹲猊，馀同乘舆帐房。

东宫妃车，亦曰凤轿、小轿，制同皇妃。行障、坐障之制亦同。

亲王象辂，其高视金辂减六寸，其广减一尺。辕长视大辂减一尺。辂座高三尺有奇，馀饰同金辂。辂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红髹四柱。槛座上四周红髹条环板。前左右有门，高四尺五寸有奇，广二尺二寸有奇。

门旁槅各二及明欱、后五山屏风，皆红髹，用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底红髹，施红花毯、红锦褥席。其椅靠、坐褥、帷幔、红帘之制，俱同金辂。辂顶并圆盘，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铜宝珠顶，馀同金辂。天轮三层，皆红髹，上雕木贴金边耀叶板六十三片，内饰青地雕木五彩云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六十三片，四周黄铜装钉。上施红绮沥水三层，每层八十一摺，绣瑞草文。前垂青绮络带二，俱绣升龙五彩云文。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红线圆条四，并红髹木鱼。亭前后阑干同金辂，左右阑干各一扇，内嵌条环板，皆红髹。计十四柱，柱首雕木红莲花，线金青绿装莲花抱柱，前阑干内布花毯。红旗二，与金辂所树同，竿上只垂红缨五。其踏梯、行马之属，亦同金辂。帐房用绿色螭头，馀与东宫同。

亲王妃车，亦曰凤轿、小轿，制俱同东宫妃。惟凤轿衣用木红平罗。小轿衣二：一用矾红素纻丝，一用木红平罗。行障、坐障，制同东宫妃。

公主车，宋用厌翟车，明初因之。其后定制，凤轿、行障、坐障，如亲王妃。

皇孙车，永乐中，定皇太孙婚礼仪仗如亲王，降皇太子一等，而用象辂。

郡王无辂，只有帐房，制同亲王。

郡王妃及郡主俱用翟轿，制与皇妃凤轿同，第易凤为翟。行障、坐障同亲王妃，而绘云翟文。

百官乘车之制：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缦。轿同车制。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阜缦，禁用云头。六年令，凡车轿禁丹漆，五品以上车止用青缦。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永乐元年，驸马都尉胡观越制乘晋王济□熹硃□□棕轿，为给事中周景所劾。有诏宥观而赐济□熹书，切责之。惟文职大臣乘轿，庶官亦乘马。又文臣皆许乘车，大臣得乘安车。后久废不用。正德四年，礼部侍

郎刘机言，《大明集礼》，公卿大臣得乘安车，因请定轿扇伞盖品级等差。帝以京城内安车伞盖久不行，却其请，而命轿扇俱如例行。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隆庆二年，给事中徐尚劾应城伯孙文栋等乘轿出入，骄僭无状。帝命夺文栋等俸。乃谕两京武职非奉特恩不许乘轿，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轿者，禁如例。万历三年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至若破格殊典，则宣德中少保黄淮陪游西苑，尝乘肩舆入禁中。嘉靖间，严嵩奉诏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舆。武臣则郭勋、硃希忠特命乘肩舆扈南巡跸，后遂赐常乘焉。皆非制也。

伞盖之制：洪武元年，令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但许用油纸雨伞。三年，令京城内一品二品用伞盖，其余用雨伞。十六年，令尚书、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应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学士许张伞盖。二十六年定一品、二品伞用银浮屠顶，三品、四品用红浮屠顶，俱用黑色茶褐罗表，红绢裹，三檐；雨伞用红油绢。五品红浮屠顶，青罗表，红绢裹，两檐；雨伞同。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红浮屠顶，青绢表，红绢裹，两檐；雨伞俱用油纸。三十五年，官员伞盖不许用金绣，硃丹装饰。公、侯、驸马、伯与一品、二品同。成化九年，令两京官遇雨任用油伞，其凉伞不许张于京城。

鞍辔之制：洪武六年，令庶民不得描金，惟铜铁装饰。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用银ＡＹ，铁事件，□占用描银。三品至五品，用银ＡＹ，铁事件，□占用油画。六品至九品，用摆锡，铁事件，□占用油画。三十五年，官民人等马颔下缨并鞦辔俱用黑色，不许红缨及描金、嵌金、天青、硃红装饰。军民用铁事件，黑绿油□占。

志第四十二 舆服二

皇帝冕服 后妃冠服 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

皇帝冕服：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太祖曰：“此礼太繁。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三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十六年，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玄表纁里。前后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缫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红丝组为纓，黈纩充耳，玉簪导。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白罗大带，红里。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玉革带，玉佩。大绶六采，赤、黄、黑、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白罗中单，黻领，青缘襈。黄袜黄舄，金饰。二十六年，更定衮冕十二章。冕版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硃里，馀如旧制。圭长一尺二寸。衮，玄衣纁裳，十二章如旧制。中单以素纱为之。红罗蔽膝，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织火、龙、山三章。革带佩玉，长三尺三寸。大带素表硃里，两边用缘，上以硃锦，下以绿锦。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织成，纯玄质五百首。凡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织三玉环。硃袜，赤舄。永乐三年定，冕冠以皁纱为之，上覆曰綖，桐板为质，衣之以绮，玄表硃里，前圆后方。以玉衡维冠，玉簪贯纽，纽与冠武足前体下曰武，绥在冠之下，亦曰武。并系纓处，皆饰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纩充耳，用黄玉。系以玄紞，承以白玉瑱硃纮。馀如旧制。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镇之山，盖周镇圭之制，异于大圭不□彖者也。以黄绮约其下，别以囊韬之，金龙文。衮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褾者袖端。襈者衣缘。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前后不相属，共腰，有辟积，本色綼裼。裳侧有纯谓之綼，裳下有纯谓之裼，纯者缘也。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彖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金钩二。有二小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三小绶，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纯，以黄饰舄首。

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鞶。革带以纛佩ＡＸ，然后加以大带，而笏搢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ＡＸ，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璁以变更祖制为疑。璁对曰："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礼》及《会典》与古制不异。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注，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帝意乃决。因复谕璁曰："衣有六章，古以绘，今当以织。朕命织染局考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当从之。裳六章，古用绣，亦当从之。古色用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纁，于义无取，当从古。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蔽膝随裳色，其绣上龙下火，可不用山。卿与内阁诸臣同考之。"于是杨一清等详议："衮冕之服，自黄、虞以来，玄衣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自周以后浸，变其制，或八章，　　或九章，已戾于古矣。我太祖皇帝复定为十二章之制，司造之官仍习舛讹，非制作之初意。伏乞圣断不疑。"帝乃令择吉更正其制。冠以圆匡乌纱冒之，旒缀七采玉珠十二，青纩充耳，缀玉珠二，馀如旧制。玄衣黄裳，衣裳各六章。洪武间旧制，日月径五寸，裳前后连属如帷，六章用绣。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系于革带，大带素表硃里，上缘以硃，下以绿。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中单及圭，俱如永乐间制。硃袜，赤舄，黄条缘玄缨结。

皇帝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　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

皇帝皮弁服：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外官朝觐、策士传胪皆服之。嘉靖以后，祭太岁山川诸神亦服之。其制自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每缝缀五采玉十二以为

饰，玉簪导，红组缨。其服绛纱衣，蔽膝随衣色。白玉佩革带。玉钩苾，绯白大带。白袜，黑舄。永乐三年定，皮弁如旧制，惟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但不织章数。中单，红领褾衤巽裾。馀俱如冕服内制。

皇帝武弁服：明初亲征遣将服之。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云：“《会典》纪亲征、类禡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备。”璁对：《周礼》有韦弁， 谓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国朝视古损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当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纱冒之，武弁当以绛纱冒之。”随具图以进。帝报曰：“览图有韠形，但无系处。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则圆。朕惟上锐取其轻利，当如古制。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谓？且佩绶俱无，于祭用之，可乎？”璁对：“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带，以前系ＡＸ，后系绶。韦弁之韠，正系于革带耳。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帝复报璁：“冠服、衣裳、韠舄俱如古制，增革带、佩绶及圭。”乃定制，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韐，俱上系于革带。舄如裳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

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琥珀、透犀。永乐三年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其后名翼善冠。袍黄，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又《会典》载皇太孙冠礼有云：“掌冠跪加网巾”，而皇帝、皇太子冠服，俱阙而不载。

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尚沿习俗，谕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礼书》“玄端深衣”之文，图注以进。帝为参定其制，谕璁详议。璁言：“古者冕服之外，玄端深衣，其用最广。玄端自天子达于士，国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达于庶人，圣贤之法服也。今以玄端加文饰，不易旧制，深衣易黄色，不离中衣，诚得帝王损益时中之道。”帝因谕礼部曰：“古玄端上下通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因酌古制，更名曰“燕弁”，寓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之意。其制，冠匡如皮弁之制，冒以乌纱，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硃条为组缨，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色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袪共龙文五九。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衬用深衣

之制，色黄。袂圆袪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硃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玄履，硃缘红缨黄结。白袜。

皇后冠服：洪武三年定，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祎衣，深青绘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黻领，硃罗縠逯襈裾。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硃里纰其外，上以硃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青袜、青舄，以金饰。永乐三年定制，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馀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皁罗额子一，描金龙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彖谷文，黄绮约其下，韬以黄囊，金龙文。玉革带，青绮鞮，描金云龙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里俱青红相半，末纯红，下垂织金云龙文，上硃缘，下绿缘，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彖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二璜相触有声；上有金钩，有小绶五采以副之，纁质，织成。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皁纯，每舄首加珠五颗。

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四年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永乐三年更定，冠用皁縠，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珠。翠凤二，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二，花八蕊，翠叶三十六。珠翠穰花鬓二，珠翠云二十一，翠口圈一。金宝钿花九，饰以珠。金凤二，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二。珊瑚凤冠觜一副。大衫霞帔，衫黄，霞帔深青，织金云霞龙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彖龙文。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深青，金绣团龙文。鞠衣红色，前后织金云龙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馀或青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衤巽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襈裙，红色，绿缘襈，织金采色云龙文。玉带，如翟衣内制，第减金事件一。玉花采结绶，以红绿

线罗为结，玉绶花一，□彖云龙文。绶带玉坠珠六，金垂头花瓣四，小金叶六。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榼二，如佩制，有金钩，金如意云盖一，下悬红组五贯，金方心云板一，俱鈒云龙文，衬以红绮，下垂金长头花四，中小金钟一，末缀白玉云朵五。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

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洪武三年定，皇妃受册、助祭、朝会礼服。冠饰九翟、四凤花钗九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九钿。翟衣，青质绣翟，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青纱中单，黻领，硃縠逯襈裾。蔽膝随裳色，加文绣重雉，为章二等，以緅为领缘。大带随衣色。玉革带。青韈舄、佩绶。常服：鸾凤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翠。诸色团衫，金绣鸾凤，不用黄。带用金、玉、犀。又定山松特髻，假鬓花钿，或花钗凤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裙，褙子，衣用织金及绣凤文。永乐三年更定，礼服：九翟冠二，以皁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冠中宝珠一座，翠顶云一座，其珠牡丹、翠穰花鬓之属，俱如双凤翊龙冠制,第减翠云十。又翠牡丹花、穰花各二，面花四，梅花环四，珠环各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中宫，第织金绣□彖，俱云霞凤文，不用云龙文。

九嫔冠服：嘉靖十年始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

内命妇冠服，洪武五年定，三品以上花钗、翟衣，四品、五品山松特髻，大衫为礼服。贵人视三品，以皇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礼服，以珠翠庆云冠，鞠衣、褙子、缘襈袄裙为常服。

宫人冠服，制与宋同。紫色，团领，窄袖，遍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络缝金带红裙。弓样鞋，上刺小金花。乌纱帽，饰以花，帽额缀团珠。结珠鬓梳。垂珠耳饰。

皇太子冠服：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则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衮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导，红组缨，两玉瑱。圭长九寸五分。玄衣纁裳，衣五章，织山、龙、华虫、宗彝、火；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黻领。蔽膝随裳色，织火、山二章。革带，金钩苾，玉佩。绶五采赤、白、玄、缥、绿织成，纯赤质，三百三十首。小绶三，色同。间织三玉环。大带，白表硃里，上缘以红，下缘以绿。白袜，赤舄。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硃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九旒。每旒五采繅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硃纮

缨。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上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彖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上有金钩。小绶四采赤、白、缥、绿以副之，纁质。大带，素表硃里，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硃，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纯，黑饰舄首。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外国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永乐三年定，皮弁，冒以乌纱，前后各九缝，每缝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纓处，皆饰以金。金簪硃纓。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韈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其常服，洪武元年定，乌纱折上巾。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王、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玉带、靴，以皮为之。

皇太子妃冠服：洪武三年定，礼服与皇妃同。永乐三年更定，九翟四凤冠，漆竹丝为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翟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 大珠花九树，小珠花数如之。双博鬓，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九，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珠皁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翟衣，青质，织翟文九等，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緅为领缘，织金云凤文。其玉圭、带绶、玉佩、袜舄之制，俱同皇妃。洪武三年又定常服。犀冠，刻以花凤。首饰、钏镯、衫带俱同皇妃。四年定，冠亦与皇妃同。永乐三年定燕居冠，以皁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宝珠一座，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二，花八蕊，翠叶三十六。珠翠穰花鬓二。珠翠云十六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金凤一对，口衔珠结。双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十八，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觜一副。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皇妃。

亲王冠服：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服皮弁。洪武二十六年定，冕服俱如东宫，第冕旒用五采，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青衣纁裳。永乐三年又定冕服、皮弁制，俱与东宫同，其常服亦与东宫同。

嘉靖七年，谕礼部："朕仿古玄端，自为燕弁冠服，更制忠静冠服，锡于有位，而宗室诸王制犹未备。今酌燕弁及忠静冠之制，复为式具图，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长子以上，其式已明。镇国将军以下至奉国中尉及长史、审理、纪善、教授、伴读，俱用忠静冠服，依其品服之。仪宾及馀官不许概服。夫忠静冠服之异式，尊贤之等也。保和冠服之异式，亲亲之杀也。等杀既明，庶几乎礼之所保，保斯和，和斯安，此锡名之义也。其以图说颁示诸王府，如敕遵行。"保和冠制，以燕弁为准，用九衤取，去簪与五玉，后山一扇，分画为四。服，青质青缘，前后方龙补，身用素地，边用云。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里绿缘。履用皁绿结，白袜。

亲王妃冠服：受册、助祭、朝会服礼服。洪武三年定九翟四凤冠。永乐三年又定九翟冠，制同皇妃。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同东宫妃，第金事件减一，玉绶花，□彖宝相花文。

公主冠服，与亲王妃同，惟不用圭。

亲王世子冠服：圣节、千秋节并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及父王生日诸节庆贺，皆服衮冕。洪武二十六年定，衮冕七章，冕三采玉珠，七旒。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织华虫、火、宗彝。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素纱中单，青领襈，赤ＡＸ。革带，佩白玉，玄组绶。绶紫质，用三采紫、黄、赤织成，间织三白玉环。白袜，赤舄。永乐三年更定，冕冠前后各八旒，每旒五采缫八就，贯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玉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火在肩，华虫、宗彝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褾袜裾。其纁裳、玉佩、带、绶之制，俱与亲王同，第领织黻文减二。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八缝，每缝缀三采玉八，馀制如亲王。其圭佩、带绶、韈舄如冕服内制。常服亦与亲王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服，以燕弁为准，用八衤取，去簪玉，后山以一扇分画为四，服与亲王同。

世子妃冠服：永乐三年定，与亲王妃同，惟冠用七翟。

郡王冠服：永乐三年定，冕冠前后各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贯三

采玉珠七。圭长九寸。青衣三章，粉米在肩，藻、宗彝在两袖，皆织成。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中单，领织黻文七，馀与亲王世子同。皮弁，前后各七缝，每缝缀三采玉七，馀与亲王世子同。其圭佩、带绶、袜舄如冕服内制。常服亦与亲王世子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服，冠用七衤取，服与亲王世子同。

郡王妃冠服：永乐三年定，冠用七翟，与亲王世子妃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亲王妃，第绣云霞翟文，不用盘凤文。

郡王长子朝服：七梁冠，大红素罗衣，白素纱中单，大红素罗裳及蔽膝，大红素罗白素纱二色大带，玉朝带，丹矾红花锦，锦鸡绶，玉佩，象笏，白绢袜，皁皮云头履鞋。公服：皁绉纱幞头，大红素纻丝衣，玉革带。常服：乌纱帽，大红纻丝织金狮子开衤癸，圆领，玉束带，皁皮铜线靴。其保和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衤取；服与郡王同，补子用织金方龙。

郡主冠服：永乐三年定，与郡王妃同。惟不用圭，减四珠环一对。

郡王长子夫人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红纻丝大衫，深青纻丝金绣翟褙子，青罗金绣翟霞帔，金坠头。

镇国将军冠服，与郡王长子同。镇国将军夫人冠服，与郡王长子夫人同。辅国将军冠服，与镇国将军同，惟冠六梁，带用犀。辅国将军夫人冠服，与镇国将军夫人同，惟冠用四翟，抹金银坠头。奉国将军冠服，与辅国将军同，惟冠五梁，带用金鈒花，常服大红织金虎豹。奉国将军淑人冠服，与辅国将军夫人同，惟褙子、霞帔，金绣孔雀文。镇国中尉冠服，与奉国将军同，惟冠四梁，带用素金，佩用药玉。镇国中尉恭人冠服，与奉国将军淑人同。辅国中尉冠服，与镇国中尉同，惟冠三梁，带用银鈒花，绶用盘雕，公服用深青素罗，常服红织金熊罴。辅国中尉宜人冠服，与镇国中尉恭人同，惟冠用三翟，褙子、霞帔，金绣鸳鸯文，银坠头。奉国中尉冠服，与辅国中尉同，惟冠二梁，带用素银，绶用练鹊，幞头黑漆，常服红织金彪。奉国中尉安人冠服，与辅国中尉宜人同，惟大衫用丹矾红，褙子、霞帔金绣练鹊文。

县主冠服：珠翠五翟冠，大红纻丝大衫，深青纻丝金绣孔雀褙子，青罗金绣孔雀霞帔，抹金银坠头。郡君冠服，与县主同，惟冠用四翟，褙子、霞帔金绣鸳鸯文。县君冠服，与郡君同，惟冠用三翟。乡君冠服，与县君同，惟大衫用丹矾红，褙子、霞帔金绣练鹊文。

志第四十三 舆服三

文武官冠服 命妇冠服 内外官亲属冠服 内使冠服 侍仪以下冠服士庶冠服

乐工冠服 军隶冠服 外蕃冠服 僧道服色

群臣冠服：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时礼部言：“各官先授散官，与见任职事高下不同。如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职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亚中大夫黄州知府，而任五品职事。散官与见任之职不同，故服色不能无异，乞定其制。”乃诏省部臣定议。礼部复言：“唐制，服色皆以散官为准。元制，散官职事各从其高者，服色因之。国初服色依散官，与唐制同。”乃定服色准散官，不计见职，于是所赐袍带亦并如之。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

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俱用梁冠，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 赤罗蔽膝，大带赤、白二色绢，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一品至九品，以冠上梁数为差。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后金蝉。伯七梁，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四柱，香草二段，前后玳瑁蝉。俱插雉尾。驸马与侯同，不用雉尾。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玉绶环二。二品，六梁，革带，绶环犀，馀同一品。三品，五梁，革带金，佩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云鹤花锦，下结青丝网，金绶环二。四品，四梁，革带金，佩药玉，馀同三品。五品，三梁，革带银，鈒花，佩药玉，绶用黄、绿、赤、紫织成盘雕花锦，下结青丝网，银镀金绶环二。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七品，二梁，革带银，佩药玉，绶用黄、绿、赤织成练鹊三色花锦，下结青丝网，银绶环二。独御史服獬廌。八品、九品，一梁，革带乌角，佩药玉，绶用黄、绿织成鸂氵鶒二色花锦，下结青丝网，铜绶环二。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其武官应直守卫者，别有服色。杂职未入流品者，大朝贺、进表行礼止用公服。三十年令视九品官，用朝服。嘉靖八年，更定朝服之制。梁冠如旧式，上衣赤罗青缘，长过腰指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缀革带。绶，

各从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从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不以织于绶。大带表里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绿，又以青组约之。革带俱如旧式。珮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下药玉，及袜履俱如旧式。万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贺毋僭蹑硃履。故事，十一月百官戴暖耳。是年朝觐外官及举人、监生，不许戴暖耳入朝。

凡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皁领缘。赤罗裳，皁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差，并同朝服。又定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珮绶。嘉靖八年，更定百官祭服。上衣青罗，皁缘，与朝服同。下裳赤罗，皁缘，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其制，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幞头：漆、纱二等，展角长一尺二寸；杂职官幞头，垂带，后复令展角，不用垂带，与入流官同。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袜用青革，仍垂挞尾于下。靴用皁。其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凡武官应直守卫者，别有服色，不拘此制。公、侯、驸马、伯服色花样、腰带与一品同。文武官花样，如无从织造，则用素。百官入朝，雨雪许服雨衣。奉天、华盖、武英诸殿奏事，必蹑履鞋，违者御史纠之。万历五年，令常朝俱衣本等锦绣服色，其朝觐官见辞、谢恩，不论已未入流，公服行礼。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凡致仕及侍亲辞闲官，纱帽、束带。为事黜降者，服与庶人同。至二十四年，又定公、侯、伯、驸马束带与一品同，杂职官与八品、九品同。朝官常服礼鞋，洪武六年定。先是，百官入朝，遇雨皆蹑钉靴，声彻殿陛，侍仪司请禁之。太祖

曰："古者入朝有履，自唐始用靴。其令朝官为软底皮鞋，冒于靴外，出朝则释之。"

礼部言近奢侈越制。诏申禁之，仍参酌汉、唐之制，颁行遵守。凡职官，一品、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以金绣为之者听。礼部又议："品官见尊长，用朝君公服，于理未安。宜别制梁冠、绛衣、绛裳、革带、大带、大白袜、乌舄、佩绶，其衣裳去缘襈。三品以上佩绶，三品以下不用。"从之。

二十二年，令文武官遇雨戴雨帽，公差出外戴帽子，入城不许。二十三年定制，文官衣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公、侯、驸马与文官同。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氵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又令品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朝见人员，四时并用色衣，不许纯素。三十年，令致仕官服色与见任同，若朝贺、谢恩、见辞，一体具服。

景泰四年，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正德十一年设东、西两官厅，将士悉衣黄罩甲。中外化之。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其后巡狩所经，督饷侍郎、巡抚都御史无不衣罩甲见上者。十三年，车驾还京，传旨，俾迎候者用曳撒大帽、鸾带。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时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异事也。

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

者，亦禁绝之。”嘉靖六年复禁中外官，不许滥服五彩装花织造违禁颜色。

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阁臣张璁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诡异之徒，竞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法古玄端，别为简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贵贱有等。”帝因复制《忠静冠服图》颁礼部，敕谕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第常人之情，多谨于明显，怠于幽独。古圣王慎之，制玄端以为燕居之服。比来衣服诡异,上下无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忠静’，庶几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焉。朕已著为图说，如式制造。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馀不许滥服。”礼部以图说颁布天下，如敕奉行。按忠静冠仿古玄冠，冠匡如制，以乌纱冒之，两山俱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忠静服仿古玄端服，色用深青，以纻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如古大夫之带制，青表绿缘边并里。素履，青绿絛结。白袜。

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其大红纻丝纱罗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五品堂上官、经筵讲官许服。五品官及经筵不为讲官者，俱服青绿锦绣。遇吉礼，止衣红布绒褐。品官花样，并依品级。锦衣卫指挥，侍卫者仍得衣麒麟，其带俸非侍卫，及千百户虽侍卫，不许僭用。

历朝赐服：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衍圣公秩正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自是以为常。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麒麟本公、侯服，而内阁服之，则嘉靖中严嵩、徐阶皆受赐也。仙鹤，文臣一品服也，嘉靖中成国公硃希忠、都督陆炳服之，皆以玄坛供事。而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词，亦赐仙鹤。寻谕供事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乃上用服色也；又赐徐阶教子升天蟒。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武清侯李伟以太后父，亦受赐。

仪宾朝服、公服、常服：俱视品级，与文武官同，惟笏皆象牙；常服花样视武官。弘治十三年定，郡主仪宾鈒花金带，胸背狮子。县主仪

宾鈒花金带，郡君仪宾光素金带，胸背俱虎豹。县君仪宾鈒花银带，乡君仪宾光素银带，胸背俱彪。有僭用者，革去冠带，戴平头巾，于儒学读书习礼三年。

状元及诸进士冠服：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白绢中单，锦绶，蔽膝，纱帽，槐木笏，光银带，药玉佩，朝靴，氈袜，皆御前颁赐，上表谢恩日服之。进士巾如乌纱帽，顶微平，展角阔寸馀，长五寸许，系以垂带，皁纱为之。深蓝罗袍，缘以青罗，袖广而不杀。槐木笏，革带、青鞮，饰以黑角，垂挞尾于后。廷试后颁于国子监，传胪日服之。上表谢恩后，谒先师行释菜礼毕，始易常服，其巾袍仍送国子监藏之。

命妇冠服：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冠花钗九树。两博鬓，九钿。服用翟衣，绣翟九重。素纱中单，黼领，硃縠逯襈裾。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加文绣重翟，为章二等。玉带。青袜舄，佩绶。二品，冠花钗八树。两博鬓，八钿。服用翟衣八等，犀带，馀如一品。三品，冠花钗七树。两博鬓，七钿。翟衣七等，金革带，馀如二品。四品，冠花钗六树。两博鬓，六钿。翟衣六等，金革带，馀如三品。五品，冠花钗五树。两博鬓，五钿。翟衣五等，乌角带，馀如四品。六品，冠花钗四树。两博鬓，四钿。翟衣四等，乌角带，馀如五品。七品，冠花钗三树。两博鬓，三钿。翟衣三等，乌角带，馀如六品。自一品至五品，衣色随夫用紫。六品、七品，衣色随夫用绯。其大带如衣色。四年，以古天子诸侯服衮冕，后与夫人亦服祎翟。今群臣既以梁冠、绛衣为朝服，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服翟衣以朝。命礼部议之。奏定，命妇以山松特髻、假鬓花钿、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朝服。以硃翠角冠、金珠花钗、阔袖杂色绿缘为燕居之用。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三品，衣金绣大杂花霞帔，珠翠妆饰，金坠子。四品，衣绣小杂花霞帔，翠妆饰，金坠子。五品，衣销金大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金坠子。六品、七品，衣销金小杂花霞帔，生色画绢起花妆饰，镀金银坠子。八品、九品，衣大红素罗霞帔，生色画绢妆饰，银坠子。首饰，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镀银，间用珠。

五年，更定品官命妇冠服：一品，礼服用山松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衔珠结。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云喜花三朵；后鬓珠梭球一，珠翠飞翟一，珠翠梳四，金云头连三钗一，珠帘梳一，金簪二；珠梭环一双。大袖衫，用真红色。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霞帔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鈒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

霞翟文。常服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三，金翟一，口衔珠结；鬓边珠翠花二，小珠翠梳一双，金云头连三钗一，金压鬓双头钗二，金脑梳一，金簪二；金脚珠翠佛面环一双；镯钏皆用金。长袄长裙，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长袄缘襈，或紫或绿，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文。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文。二品，特髻上金翟七，口衔珠结，馀同一品。常服亦与一品同。三品，特髻上金孔雀六，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一，后鬓翠孔雀二。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文，鈒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文，馀同二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三，金孔雀二，口衔珠结。长袄缘衤巽。看带，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文。长裙，横竖襕并绣缠枝花文，馀同二品。四品，特髻上金孔雀五，口衔珠结，馀同三品。常服亦与三品同。五品，特髻上银镀金鸳鸯四，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一，小珠铺翠云喜花三朵；后鬓翠鸳鸯二，银镀金云头连三钗一，小珠帘梳一，镀金银簪二；小珠梳环一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文，镀金银鈒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文，馀同四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鸳鸯三，镀金银鸳鸯二，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二朵，云头连三钗一，梳一，压鬓双头钗二，镀金簪二；银脚珠翠佛面环一双。镯钏皆用银镀金。长袄缘襈，绣云霞鸳鸯文。长裙，横竖襕绣缠枝花文，馀同四品。六品，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鹊四，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鹊一，小珠翠花四朵；后鬓翠梭球一，翠练鹊二，翠梳四，银云头连三钗一，珠缘翠帘梳一，银簪二。大袖衫，绫罗□绢随所用。霞帔施绣云霞练鹊文，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鹊文，馀同五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三，又镀金银练鹊二，挑小珠牌；镯钏皆用银。长袄缘襈。看带，或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长裙，横竖襕绣缠枝花文，馀同五品。七品，礼服、常服俱同六品。其八品、九品礼服，惟用大袖衫、霞帔、褙子。大衫同七品。霞帔上绣缠枝花，鈒花银坠子。褙子上绣摘枝团花。通用小珠庆云冠。常服亦用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三，又银间镀金银练鹊二，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一，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二，银间镀金脑梳一，银间镀金簪二。长袄缘襈、看带并绣缠枝花，馀同七品。又定命妇团衫之制，以红罗为之，绣重雉为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馀不用绣雉。

二十四年定制，命妇朝见君后，在家见舅姑并夫及祭祀则服礼服。公侯伯夫人与一品同。大袖衫，真红色。一品至五品，纻丝绫罗；六品至九品，绫罗□绢。霞帔、褙子皆深青段。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三品、四品，金绣云霞孔雀文；五品，绣云霞鸳鸯文；六品、七品，绣云霞练鹊文。大袖衫，领阔三寸，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

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二条，各绣禽七，随品级用，前四后三。坠子中鈒花禽一，四面云霞文，禽如霞帔，随品级用。笏以象牙为之。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三，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金翟二，口衔珠结二。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四，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金翟二，口衔珠结二。一品、二品，霞帔、褙子俱云霞翟文，鈒花金坠子。三品、四品，霞帔、褙子俱云霞孔雀文，鈒花金坠子。五品、六品，冠用抹金银事件，珠翟三，珠牡丹开头二，珠半开五，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抹金银宝钿花八，抹金银翟二，口衔珠结子二。五品，霞帔、褙子俱云霞鸳鸯文，镀金鈒花银坠子。六品，霞帔、褙子俱云霞练鹊文，鈒花银坠子。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银事件，珠翟二，珠月桂开头二，珠半开六，翠云二十四片，翠月桂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抹金银宝钿花八，抹金银翟二，口衔珠结子二。七品，霞帔、坠子、褙子与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绣缠枝花，坠子与七品同，褙子绣摘枝团花。

内外官亲属冠服：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品官祖母及母、与子孙同居亲弟侄妇女礼服，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通用漆纱珠翠庆云冠，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襈袄裙，惟山松特髻子止许受封诰敕者用之。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伯叔、弟侄、子婿，皆许穿靴。

内使冠服：明初置内使监，冠乌纱描金曲脚帽，衣胸背花盘领窄袖衫，乌角带，靴用红扇面黑下樁。各宫火者，服与庶人同。洪武三年谕宰臣，内使监未有职名者，当别制冠，以别监官。礼部奏定，内使监凡遇朝会，依品具朝服、公服行礼。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帽；犀角带。无品从者，常服团领衫，无胸背花，不拘颜色；乌角带；乌纱帽，垂软带。年十五以下者，惟戴乌纱小顶帽。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又有膝衤阑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言："国朝品官无蟒

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乃下诏禁之。十七年，谕阁臣刘健曰：“内臣僭妄尤多。”因言服色所宜禁，曰：“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玄、黄、紫、皁乃属正禁，即柳黄、明黄、姜黄诸色，亦应禁之。”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姿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初，太祖制内臣服，其纱帽与群臣异，且无朝冠、幞头，亦无祭服。万历初，穆宗主入太庙，大榼冠进贤，服祭服以从，盖内府祀中霤、灶井之神，例遣中官，因自创为祭服，非由廷议也。

侍仪舍人冠服：洪武二年，礼官议定。侍仪舍人导礼，依元制，展脚幞头，窄袖紫衫，涂金束带，皁纹靴。常服：乌纱唐帽，诸色盘领衫，乌角束带，衫不用黄。四年，中书省议定，侍仪舍人并御史台知班，引礼执事，冠进贤冠，无梁，服绛色衣，其蔽膝、履、袜、带、笏，与九品同，惟不用中单。

校尉冠服：洪武三年定制，执仗之士，首服皆缕金额交脚幞头，其服有诸色辟邪、宝相花裙袄，铜葵花束带，皁纹靴。六年，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十四年改用金鹅帽，黑漆戗金荔枝铜钉样，每五钉攒就，四面稍起边襕，鞓青紧束之。二十二年，令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榼脑。二十五年，令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

刻期冠服：宋置快行亲从官，明初谓之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诸色阔匾丝绦，大象牙雕花环，行縢八带鞋。洪武六年，惟用雕刻象牙绦环，馀同庶民。

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皁缘，皁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洪武末，许戴遮阳帽，后遂私戴之。洪熙中，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著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嘉靖二十二年，礼部言士子冠服诡异，有凌云等巾，甚乖礼制，诏所司禁之。万历二年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静冠巾，锦绮镶履及张伞盖，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庶人冠服：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

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十四年令农衣□、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纱。二十二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二十五年，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诏礼部严禁庶人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札□翁，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十六年，禁军民衣紫花罩甲，或禁门或四外游走者，缉事人擒之。

士庶妻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士庶妻，首饰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绢。五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女子在室者，作三小髻，金钗，珠头鬫窄袖褙子。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成化十年，禁官民妇女不得僭用浑金衣服，宝石首饰。正德元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

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袍，展脚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荔枝带，皁靴；文舞生红袍，武舞生绯袍，俱展脚幞头，革带，皁靴。朝会大乐九奏歌工：中华一统巾，红罗生色大袖衫，画黄莺、鹦鹉花样，红生绢衬衫，锦领，杏红绢裙，白绢大口袴，青丝绦，白绢袜，茶褐鞋。其和声郎押乐者：皁罗阔带巾，青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皁靴。其三舞：

一、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舞士皆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生色画舞鹤花样窄袖衫，白生绢衬衫，锦领、红罗销金大袖罩袍，红罗销金裙，皁生色画花缘襈，白罗销金汗袴，蓝青罗销金缘，红绢拥项，红结子，红绢束腰，涂金束带，青丝大绦，锦臂韝，绿云头皁靴。舞师，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大袖衫，白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绿云头皁靴。

一、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舞士皆黑光描金方山冠，青丝缨，红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红罗拥项，红结子，涂金束带，白绢大口袴，白绢袜，茶褐鞋。舞师冠服与舞士同，惟大袖衫用青罗，

不用红罗拥项、红结子。

一、文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傍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袖，红罗销金裙，青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西戎四人，间道锦缠头，明金耳环，红纻丝细摺袄子，大红罗生色云肩，绿生色缘，蓝青罗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系腰合钵，十字泥金数珠，五色销金罗香囊，红绢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南蛮四人，绾朝天髻，系红罗生色银锭，红销金抹额，明金耳环，红织金短袄子，绿织金细摺短裙，绒锦袴，间道纻丝手巾，泥金顶牌，金珠璎珞缀小金铃，锦行缠，泥金狮蛮带，绿销金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北翟四人，戴单于冠，貂鼠皮檐，双垂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诸色细摺袄子，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红销金汗袴，系腰合钵，皁皮靴。其舞师皆戴白卷檐氈帽，涂金帽顶，一撒红缨，紫罗帽襻，红绿金绣袄子，白销金汗袴，蓝青销金缘，涂金束带，绿拥项，红结子，赤皮靴。

凡大乐工及文武二舞乐工，皆曲脚幞头，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涂金束带，红绢拥项，红结子，皁皮靴。四夷乐工，皆莲花帽，诸色细摺袄子，白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红绿绢束腰，红罗拥项，红结子，花靴。

永乐间，定殿内侑食乐。奏《平定天下之舞》，引舞、乐工，皆青罗包巾，青、红、绿、玉色罗销金胸背袄子，浑金铜带，红罗褡裢，云头皁靴，青绿罗销金包臀。舞人服色如之。奏《抚安四夷之舞》，高丽舞四人，皆笠子，青罗销金胸背袄子，铜带，皁靴；琉球舞四人，皆棉布花手巾，青罗大袖袄子，铜带，白碾光绢间道踢袴，皁皮靴；北番舞四人，皆狐帽，青红纻丝销金袄子，铜带；伍鲁速回回舞四人，皆青罗帽，比里罕棉布花手巾，铜带，皁靴。奏《车书会同之舞》，舞人皆皁罗头巾，青、绿、玉色皁沿边襕，茶褐线条皁皮四缝靴。奏《表正万邦之舞》，引舞二人，青罗包巾，红罗销金项帕，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销金通袖袄子，青线绦铜带，织锦臂韝，云头皁靴，各色销金包臀，红绢褡裢。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奏《天命有德之舞》，引舞二人，青幪纱如意冠，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各色绢采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彩云头皁靴，白布袜。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

洪武五年，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斋郎，黑介帻，漆布为之，无花样；服红绢窄袖衫，红生绢为里；皁皮四缝靴；黑角带。文舞

生及乐生，黑介帻，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红绢大□袍，胸背画缠枝方葵花，红生绢为里，加锦臂韝二；皁皮四缝靴；黑角带。武舞生，武弁，以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饰、靴、带并同文舞生。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服制：圜丘服青纻丝，方泽服黑绿纱，朝日坛服赤罗，夕月坛服玉色罗。

宫中女乐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凡中宫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皪髻，青罗圆领。提调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花圆领，镀金花带，皁靴。歌章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裙袄，胸带，大红罗抹额，青绿罗彩画云肩，描金牡丹花皁靴。奏乐女乐，服色与歌章同。嘉靖九年，祀先蚕，定乐女生冠服。黑绉纱描金蝉冠，黑丝缨，黑素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黑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白袜，黑鞋。

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绿褡㦸。乐妓，明角冠，皁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长，鼓吹冠，红罗胸背小袖袍，红绢褡㦸，皁靴。色长，鼓吹冠，红青罗纻丝彩画百花袍，红绢褡㦸。歌工，弁冠，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锦脚袴，皁皮琴鞋，白棉布夹袜。乐工服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同；至御前供奉，执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襕袍，黑角偏带，皁靴。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㦸，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俳、色长，乐工，俱皁头巾，杂色绦。

王府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韝，皁靴，抹额以红罗彩画，束腰以红绢。其馀乐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绢彩画，束腰以红绢。

军士服：洪武元年令制衣，表里异色，谓之鸳鸯战袄，以新军号。二十一年，定旗手卫军士、力士俱红袢袄，其馀卫所袢袄如之。凡袢袄，长齐膝，窄袖，内实以棉花。二十六年，令骑士服对襟衣，便于乘马也。不应服而服者，罪之。

皁隶公人冠服：洪武三年定，皁隶，圆顶巾，皁衣。四年定，皁隶公使人，皁盘领衫，平顶巾，白褡㦸，带锡牌。十四年，令各卫门祗禁，原服皁衣改用淡青。二十五年，皁隶伴当不许着靴，止用皮札□翁。

外国君臣冠服：洪武二年，高丽入朝，请祭服制度，命制给之。二十七年，定蕃国朝贡仪，国王来朝，如赏赐朝服者，服之以朝。三十一年，赐琉球国王并其臣下冠服。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视二品秩。宣德三年，朝鲜国王李瀁言："洪武中，蒙赐国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比朝廷递降二等，故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永乐初，先臣芳远遣世子禔入朝，蒙赐五梁冠服。臣窃惟世子冠服，何止同陪臣一等，乞为定制。"乃命制六梁冠赐之。嘉靖六年，令外国朝贡入，不许擅用违制衣服。如违，卖者、买者同罪。

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絛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絛浅红袈裟。教僧，皁常服，黑絛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

志第四十四 舆服四

皇帝宝玺 皇后册宝 皇妃以下册印 皇太子册宝 皇太子妃册宝亲王以下册宝册印 铁券 印信 符节 宫室制度 臣庶室屋制度 器用

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成祖又制“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

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藉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

嘉靖十八年，新制七宝：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尚宝司官掌之。

皇后之册：用金册二片，依周尺长一尺二寸，广五寸，厚二分五厘。字依数分行，镌以真书。上下有孔，联以红绦，开阖如书帙，藉以红锦褥。册盛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绉丝衬里，内以红罗销金小袱裹册，外以红罗销金夹袱包之，五色小绦萦于外。宝用金，龟纽，篆文曰“皇后之宝”，依周尺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宝池用金，阔取容。宝箧二副，一置宝，一置宝池。每副三重：外箧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绉丝衬里；中箧用金鈒蟠龙；内小箧饰如外箧，内置宝座，

四角雕蟠龙，饰以浑金。座上用锦褥，以销金红罗小夹袱裹宝，其箧外各用红罗销金大夹袱覆之。临册之日，册宝俱置于红髹舆案，案顶有红罗沥水，用担床举之。

皇贵妃而下，有册无宝而有印。妃册，用镀金银册二片，广长与后册同。册盝饰以浑金沥粉蟠凤。其印用金，龟纽，尺寸与诸王宝同，文曰“皇妃之印”。箧饰以蟠凤。宣德元年，帝以贵妃孙氏有容德，特请于皇太后，制金宝赐之，未几即诞皇嗣。自是贵妃授宝，遂为故事。嘉靖十年，立九嫔，册用银，杀皇妃五分之一，以金饰之。

皇太子册宝：册用金，二片，其制及盝箧之饰与皇后册同。宝用金，龟纽，篆书“皇太子宝”。其制及池箧之饰与后宝同。

皇太子妃册宝：其册用金，两叶，重百两，每叶高一尺二寸，广五寸。藉册以锦，联册以红丝绦，垫册以锦褥，裹册以红罗销金袱。其盝饰以浑金沥粉云凤，内有花银钉铰，嵌金丝铁筦龠；外以红罗销金袱覆之。其金宝之制未详。洪武二十八年更定，止授金册，不用宝。

亲王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池箧之饰，与皇太子宝同。宝盝之饰，则雕蟠螭。

亲王妃册印：其金册，高视太子妃册减一寸，馀制悉同，册文视亲王。其金印之制未详。洪武二十八年更定，止授金册。

公主册印：银册二片，镌字镀金，藉以红锦褥。册盝饰以浑金沥粉蟠螭。其印同宋制，用金，龟纽，文曰“某国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广取容。印外箧用木，饰以浑金沥粉盘凤，中箧用金鈒蟠凤，内小箧，饰如外箧。

亲王世子金册金宝：承袭止授金册，传用金宝。

世子妃亦用金册。洪武二十三年铸世子妃印，制视王妃，金印，龟纽，篆文曰“某世子妃印”。

郡王，镀金银册、镀金银印，册文视世子。其妃止有镀金银册。

功臣铁券：洪武二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镠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

焉。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左右，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焉。三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鐸、硃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二十五年，改制铁券，赐公傅友德，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永乐初，靖难功臣亦有赐者。

百官印信：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并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馀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圣公以正二品，三台银印，则景泰三年赐也。顺天、应天二府俱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其馀正三品、从三品官，俱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仆、光禄寺并在外盐运司，俱从三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四品、从四品，俱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从五品，俱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惟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六品、从六品，俱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正七品、从七品，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从八品，俱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正从九品，俱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未入流者，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以上俱直纽，九叠篆文。初，杂职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条记。凡百官之印，惟文渊阁银印，直纽，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诚重之也。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洪武中，尝用上公佩将军印，后以公、侯、伯及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有事征伐，则命总兵佩印以往，旋师则上所佩印于朝。此外，惟漕运总兵印同将军。其在外镇守总兵、参将挂印，则洪熙元年始也。有文臣挂将军印者，王骥以兵部尚书征湖、贵苗，挂平蛮将军印；王越以左都御史守大同，挂征西将军印。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虽宰相行边，与部曹无异。惟正德时，张永征安化王，

用金铸，嘉靖中，顾鼎臣居守，用牙镂关防，皆特赐也。初，太祖重御史之职，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铸二印，文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内府，有事则受以出，复命则纳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类。乃命改制某道监察御史，其奉差者，则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成祖初幸北京，有一官署二三印者，夏原吉至兼掌九卿印，诸曹并于朝房取裁，其任重矣。

明初，赐高丽金印，龟纽，方三寸，文曰“高丽国王之印”，赐安南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安南国王之印”。赐占城镀金银印，驼纽，方三寸，文曰“占城国王之印”。赐吐蕃金印，驼纽，方五寸，文曰“白兰王印”。

符牌：凡宣召亲王，必遣官赍金符以往。亲王之藩及镇守、巡抚诸官奏请符验，俱从兵部奏，行尚宝司领之。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公差，以军情重务及奉旨差遣给驿者，兵部既给勘合，即赴内府，关领符验，给驿而去，事竣则缴。嘉靖三十七年定制：南京、凤阳守备内外官，并各处镇守总兵、巡抚，及各守一方不受镇守节制内外守备，并领符验奏事。凡监枪、整饬兵备，并一城一堡守备官，不许关领符验。其制，上织船马之状，起马者用马字号，起船者水字号，起双马者达字号，起单马者通字号，起站船者信字号。洪武四年，始制用宝金牌。凡军机文书，自都督府、中书省长官而外，不许擅奏。有诏调军，中书省同都督府覆奏，乃各出所藏金牌，入请用宝。又造军中调发符牌，用铁，长五寸，阔半之，上鈒二飞龙，下鈒二麒麟，首为圜窍，贯以红丝绦。尝遣官赍金牌、信符诣西番，以茶易马。其牌四十一，上号藏内府，下号降各番，篆文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二十二年又颁西番金牌、信符。其后番官款塞，皆赍原降牌符而至。永乐二年制信符、金字红牌给云南诸蛮。凡历代改元，则所颁外国信符、金牌，必更铸新年号给之。此符信之达于四裔者也。

其武臣悬带金牌，则洪武四年所造。阔二寸，长一尺，上鈒双龙，下鈒二伏虎，牌首尾为圆窍，贯以红丝绦。指挥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素云银牌符。太祖亲为文鈒之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夏，实凭虎臣。赐尔金符，永传后嗣。”天子祀郊庙，若视学、耤田，勋卫扈从及公侯、驸马、五府都督日直、锦衣卫当直，及都督率诸卫千百户夜巡内皇城，金吾诸卫各轮官随朝巡绰，俱给金牌，有龙者、虎者、麒麟者、狮者、云者，以官为差。

其扈驾金字银牌，则洪武六年所造。寻改为守卫金牌，以铜为之，涂以金，高一尺，阔三寸，分字号凡五。仁字号，上鈒独龙蟠云花，公、侯、伯、都督佩之。义字号，鈒伏虎盘云花，指挥佩之。礼字号，獬貂豸蟠云花，千户、卫镇抚佩之。智字号，鈒狮子蟠云花，百户、所镇抚佩之。信字号，鈒蟠云花，将军佩之。牌下铸“守卫”二篆字，背铸“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等二十四字，牌首窍贯青丝。镇抚及将军随驾直宿卫者佩之，下直则纳之。凡夜巡官，于尚宝司领令牌，禁城各门、金吾等卫指挥、千户，分领申字号牌，午门自一至四，长安左右门、东华门自五至八，西华门自九至十二，玄武门自十三至十六。五城兵马指挥亦日领令牌，东西南北中城，分领木、金、火、水、土五字号。留守五卫、巡城官并金吾等卫守卫官，俱领铜符。留守卫指挥所领承字及东西北字号牌，俱左半字阳文，左比。金吾等卫，端门、承天门、东西北安门指挥千户所领承字及东西北字号，俱右半字阴文，右比。铜符字号比对相同，方许巡行。内官、内使之出，亦须守门官比对铜符而后行。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锦衣校尉上直及光禄寺吏典厨役，遇大祀，俱佩双鱼铜牌。永乐六年驾幸北京，扈从官俱带牙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各铸印信，通政司、鸿胪寺各铸关防，谓之行在卫门印信关防。其后命内府印绶监收贮。嘉靖十八年南巡，礼部领出，以给扈从者焉。凡郊庙诸祭陪祀供事官及执事者，入坛俱领牙牌，洪武八年始也。圆花牌，陪祀官领之。长花牌，供事官领之。长素牌，执事人领之。又谓之祀牌。凡驾诣陵寝，扈从官俱于尚宝司领小牙牌。嘉靖九年，皇后行亲蚕礼，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妇及使人，俱于尚宝司领牙牌，有云花圜牌、鸟形长牌之异。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礼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职官得悬。比来权奸侵柄，传旨升官者辄佩牙牌，宜清核以重名器。”乃命文职不朝参者，毋得滥给牙牌；武官进御侍班、佩刀、执金炉者给与。嘉靖二十八年，内府供事匠作、武职官皆带朝参牙牌，尝奉旨革夺，旋复给之。给事中陈邦修以为言，礼部覆奏：“《会典》所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期而领，如期而缴。惟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非徒为关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虚衔带俸、供事、执事者，不宜概领。第出入禁闼，若一切革夺，何由讥察？尚宝司所贮旧牌数百，上有‘入内府’字号，请以给之。至于卫所武官，掌印、佥书侍卫之外，非属朝参供役者，尽革夺之。其纳粟、填注冒赐牙牌及罢退闲住官旧所关领不缴者，俱逮问。”报

可。

洪武十五年，制使节，黄色三檐宝盖，长二尺，黄纱袋笼之。又制丹漆架一，以节置其上。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之以复命。二十三年，诏考定使节之制，礼部奏："汉光武时，以竹为节，柄长八尺，其毛三重。而黄公绍《韵会》注：汉节柄长三尺，毛三重，以旄牛为之。"诏从三尺之制。

宫室之制：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前曰奉天门，殿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宫殿之外，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时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乃导予奢丽乎？"言者惭而退。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阙门曰午门，翼以两观。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午门内曰奉天门，门内奉天殿，尝御以受朝贺者也。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殿左、右门，左曰中左，右曰中右，两庑之间，左曰文楼，右曰武楼。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殿后则乾清宫之正门也。奉天门外两庑间有门，左曰左顺，右曰右顺。左顺门外有殿曰文华，为东宫视事之所。右顺门外有殿曰武英，为皇帝斋戒时所居。制度如旧，规模益宏。二十五年改建大内金水桥，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及长安东、西二门。永乐十五年，作西宫于北京。中为奉天殿，侧为左右二殿，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其南为午门，又南为承天门。殿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千六百三十馀楹。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丹墀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左曰东角门，右曰西角门，东庑曰左顺门，西庑曰右顺门，正南曰午门。中三门，翼以两观，观各有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又正南曰承天门，又折而东曰长安左门，折而西曰长安右门。东后曰东安门，西后曰西安门，北后曰北安门。正南曰大明门，中为驰道，东西长廊各千步。奉天殿之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谨身殿左曰后左门，右曰后右门。正北曰乾清门，内为乾清宫，是曰正寝。后曰交泰殿。又后曰坤宁宫，为中宫所居。东曰仁寿宫，西曰清宁宫，以奉太后。左顺门之东曰文华殿。右顺门之西曰武英殿。文华

殿东南曰东华门，武英殿西南曰西华门。坤宁宫后曰坤宁门，门之后曰玄武门。其他宫殿，名号繁多，不能尽列，所谓千门万户也。皇城内宫城外，凡十有二门：曰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上南门、东中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上南门、西中门、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中门。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街。宣宗留意文雅，建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游观所至，悉置经籍。正统六年重建三殿。嘉靖中，于清宁宫后地建慈庆宫，于仁寿宫故基建慈宁宫。三十六年，三殿门楼灾，帝以殿名奉天，非题扁所宜用，敕礼部议之。部臣会议言："皇祖肇造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尔。既以名，则是昊天监临，俨然在上，临御之际，坐以视朝，似未安也。今乃修复之始，宜更定，以答天庥。"明年重建奉天门，更名曰大朝门。四十一年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文楼曰文昭阁，武楼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大朝门曰皇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又改乾清宫右小阁名曰道心，旁左门曰仁荡，右门曰义平。世宗初，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建亭曰省耕，曰省敛，每岁耕获，帝辄临观。十三年，西苑河东亭榭成，亲定名曰天鹅房，北曰飞霭亭，迎翠殿前曰浮香亭，宝月亭前曰秋辉亭，昭和殿前曰澄渊亭，后曰ＡＺ台坡，临漪亭前曰水云榭，西苑门外二亭曰左临海亭、右临海亭，北闸口曰涌玉亭，河之东曰聚景亭，改吕梁洪之亭曰吕梁，前曰?}金亭，翠玉馆前曰撷秀亭。

亲王府制：洪武四年定，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四城正门，以丹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栱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为龙。立山川、社稷、宗庙于王城内。七年定亲王所居殿，前曰承运，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太祖曰："使诸王睹名思义，以藩屏帝室。"九年定亲王宫殿、门庑及城门楼，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书省臣，惟亲王宫得饰硃红、大青绿，其他居室止饰丹碧。十二年，诸王府告成。其制，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西门、堂库等室在其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弘治八年更定王府之制，颇有所增损。

郡王府制：天顺四年定。门楼、厅厢、厨库、米仓等，共数十间而

已。

公主府第：洪武五年，礼部言：“唐、宋公主视正一品，府第并用正一品制度。今拟公主第，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栱、檐桷彩色绘饰，惟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石础、墙砖，镌凿玲珑花样。”从之。

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员任满致仕，与见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殁，子孙许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三十五年，申明禁制，一品、三品厅堂各七间，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祗用粉青饰之。

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基物力，但不许过三间。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限。

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馀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馀皆磁、漆。木器不许用硃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馀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风、槅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硃漆。军官、军士，弓矢黑漆，弓袋、箭囊，不许用硃漆描金装饰。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许硃红金饰。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馀与庶民同。

志第四十五 选举一

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则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是四者厘然具载其本末，而二百七十年间取士得失之故可睹已。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廕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廕监也，有官生，有恩生。

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选国琦、王璞等十馀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入对谨身殿，姿状明秀，应对详雅。太祖喜，因厚赐之。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昶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馆诸生，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禀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馀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惟朔望给假，馀日升堂会馔，乃会讲、复讲、背书，轮课以为常。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馀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工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夜必宿监，

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以白祭酒。监丞置集衍簿，有不遵者书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其学规条目，屡次更定，宽严得其中。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例。省亲、毕姻回籍，限期以道里远近为差。违限者谪选远方典史，有罚充吏者。司教之官，必选耆宿。宋讷、吴颙等由儒士擢祭酒，讷尤推名师。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任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讷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每岁天下按察司选生员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监考留。会试下第举人，入监卒业。又因谏官关贤奏，设为定例。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各一人，翰林考试经、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一等入国子监，二等达中都，不中者遣还，提调教官罚停廪禄。于是直省诸士子云集辇下。云南、四川皆有士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至成化、正德时，琉球生犹有至者。中都之置国学也，自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乃革，以其师生并入京师。永乐元年始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

太祖虑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命大都督府选入国学，其在凤阳者即肄业于中都。命韩国公李善长等考定教官、生员高下，分列班次，曹国公李文忠领监事以绳核之。嗣后勋臣子弟多入监读书。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经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监读书，寻令已任者亦送监，而年少勋戚争以入学为荣矣。

六堂诸生，有积分之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提调三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第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超异者，奏请上裁。

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

初，以北方丧乱之馀，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

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虽积分历事不改初法，南北祭酒陈敬宗、李时勉等加意振饬，已渐不如其始。众情所趋向，专在甲科。宦途升沉，定于谒选之日。监生不获上第，即奋自镞砺，不能有成，积重之势然也。迨开纳粟之例，则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以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于是同处太学，而举、贡得为府佐贰及州县正官，官、恩生得选部、院、府、卫、司、寺小京职，尚为正途。而援例监生，仅得选州县佐贰及府首领官；其授京职者，乃光禄寺、上林苑之属；其愿就远方者，则以云、贵、广西及各边省军卫有司首领，及卫学、王府教授之缺用，而终身为异途矣。

举人入监，始于永乐中。会试下第，辄令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给以教谕之俸。是时，会试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监者亦食其禄也。宣德八年尝命礼部尚书胡濙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选副榜举人龙文等二十四人，送监进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与庶吉士同，颇示优异。后不复另试，则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职，年未及者，或依亲，或入监读书。既而不拘年齿，依亲、入监者皆听。依亲者，回籍读书，依亲肄业也。又有丁忧、成婚、省亲、送幼子，皆仿依亲例，限年复班。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十三年，御史万节请敕礼部多取副榜，以就教职。部臣以举人愿依亲入监者十之七，愿就教职者仅十之三，但宜各随所欲，却其请不行。至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言："天下教官率多岁贡，言行文章不足为人师范，请多取举人选用，而罢贡生勿选。"部议岁贡如其旧，而举人教官仍许会试。自后就教者亦渐多矣。嘉靖中，南北国学皆空虚，议尽发下第举人入监，且立限期以趣之。然举人不愿入监者，卒不可力强。于是生员岁贡之外，不得不频举选贡以充国学矣。

贡生入监，初由生员选择，既命各学岁贡一人，故谓之岁贡。其例亦屡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二十五年，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永乐八年，定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岁一人，县间岁一人。十九年，令岁贡照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复照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六年，更定府学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间岁一人。弘治、嘉靖间，仍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遂为永制。后孔、颜、孟三氏，及京学、卫学、都司、土官，川、云、贵诸远省，其按年充贡之法，亦间有增减云。岁

贡之始，必考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以充之。其后但取食廪年深者。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馀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八九。举人坐监，又每后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乃下部议行之。此选贡所由始也。选贡多英才，入监课试辄居上等，拨历诸司亦有干局。岁贡颓老，其势日绌，则惟愿就教而不愿入监。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请将廷试岁贡惟留即选者于部，而其馀尽使入监。报可。岁贡诸生合疏言，家贫亲老，不愿入监。礼部复请从其所愿，而尽使举人入监。又从之。举人入监不能如期，南京祭酒潘晟至请设重罚以趣其必赴。于是举人、选贡、岁贡三者迭为盛衰，而国学之盈虚亦靡有定也。万历中，工科郭如心言：“选贡非祖制，其始欲补岁贡之乏，其后遂妨岁贡之途，请停其选。”神宗以为然。至崇祯时，又尝行之。恩贡者，国家有庆典或登极诏书，以当贡者充之。而其次即为岁贡。纳贡视例监稍优，其实相仿也。

廕子入监，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方得请廕，谓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谓之恩生。或即与职事，或送监读书。官生必三品京官，成化三年从助教李伸言也。时给事中李森不可。帝谕，责其刻薄；第令非历任年久政绩显著者，毋得滥叙而已。既得廕叙，由提学官考送部试，如贡生例，送入监中。时内阁吕原子翾由廕监补中书舍人，七年辛卯乞应顺天乡试。部请从之。给事中芮畿不可。帝允翾所请，不为例。然其后以廕授舍人者，俱得应举矣。嘉、隆以后，宰相之子有初授即为尚宝司丞，径转本司少卿，由光禄、太常以跻九列者，又有以军功廕锦衣者，往往不由太学。其他并入监。恩生之始，建文元年录吴云子黼为国子生，以云死节云南也。正德十六年定例，凡文武官死于忠谏者，一子入监。其后守土官死节亦皆得廕子矣。又弘治十八年定例，东宫侍从官，讲读年久辅导有功者，殁后，子孙乞恩，礼部奏请上裁。正德元年复定，其祖父年劳已及三年者，一子即授试中书舍人习字；未及三年者，一子送监读书。八年复定，东宫侍班官三年者，一子入监。又万历十二年定例，三品日讲官，虽未考满，一子入监。

例监始于景泰元年，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罢。成化二年，南京大饥，守臣建议，欲令官员军民

子孙纳粟送监。礼部尚书姚夔言："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帝以为然，为却守臣之议。然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此举、贡、廕、例诸色监生，前后始末之大凡也。

监生历事，始于洪武五年。建文时，定考核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永乐五年，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九年辛卯，钟英等五人成进士，俱改庶吉士。壬辰、乙未以后，译书中会试者甚多，皆改庶吉士，以为常。历事生成名，其蒙恩遇如此。仁宗初政，中军都督府奏监生七人吏事勤慎，请注选授官。帝不许，仍令入学，由科举以进。他历事者，多不愿还监。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满日，例应还监，仍愿就科办事。帝复召二十人者，谕令进学。盖是时，六科给事中多缺，诸生觊得之。帝察知其意，故不授官也。宣宗以教官多缺，选用监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以都御史顾佐之荐，使于各道历政三月，选择任之，所谓试御史也。监生拨历，初以入监年月为先后，丁忧、省祭，有在家延留七八年者，比至入监，即得取拨。陈敬宗、李时勉先后题请，一以坐监年月为浅深。其后又以存省、京储、依亲、就学、在家年月，亦作坐堂之数。其患病及他事故，始以虚旷论。诸生互争年月资次，各援科条。成化五年，祭酒陈鉴以两词具闻，乞敕礼部酌中定制，为礼科所驳。鉴复奏，互争之。乃下部覆议，请一一精核，仍计地理远近、水程日月以为准。然文称往来，纷错繁揉，上下伸缩，弊端甚多，卒不能画一也。初令监生由广业升率性，始得积分出身。天顺以前，在监十馀年，然后拨历诸司，历事三月，仍留一年，送吏部铨选。其兵部清黄及随御史出巡者，则以三年为率。其后，以监生积滞者多，频减拨历岁月以疏通之。每岁拣选，优者辄与拨历，有未及一年者。弘治八年，监生在监者少，而吏部听选至万馀人，有十馀年不得官者。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拨历，请开科贡。礼部尚书倪岳覆奏，科举已有定额，不可再增，惟请增岁贡人数，而定诸司历事，必须日月满后，方与更替，使诸生坐监稍久，选人亦无壅滞。及至嘉靖十年，监生在监者不及四百人，诸司历事岁额以千计。礼部尚书李时引岳前议言："岳权宜二法，一增岁额以足坐班生徒，一议差历以久坐班岁月。于是府、州、县学以一岁二贡、二岁三贡、一岁一贡为差，行之四岁而止。其诸司历事，三月考勤之后，仍历一年，其馀写本一年，清黄、写诰、清军、清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项，俱如旧例日月。今国学缺人，视弘治间更甚，请将前件事例，参酌举行。"并从之，

独不增贡额。未几，复以祭酒许诰、提学御史胡时善之请，诏增贡额，如岳、时前议。隆、万以后，学校积弛，一切循故事而已。崇祯二年，从司业倪嘉善言，复行积分法。八年，从祭酒倪元璐言，以贡选为正流，援纳为闰流。贡选不限拨期，以积分岁满为率，援纳则依原定拨历为率。而历事不分正杂，惟以考定等第为历期多寡。诸司教之政事，勿与猥杂差遣。满日，校其勤惰，开报吏部。不率者，回监教习。时监规颓废已久，不能振作也。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三月上选，满日增减不定。又有诸司写本，户部十名，礼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俱四名，随御史出巡四十二名，谓之杂历。一年满日上选。又有诸色办事，清黄一百名，写诰四十名，续黄五十名，清军四十名，天财库十名，初以三年谓之长差，后改一年上选；承运库十五名，司礼监十六名，尚宝司六名，六科四十名，初作短差，后亦定一年上选。又有随御史刷卷一百七十八名，工部清匠六十名，俱事完日上选。又有礼部写民情条例七十二名，光禄寺刷卷四名，修斋八名，参表二十名，报讣二十名，赍俸十二名，锦衣卫四名，兵部查马册三十名，工部大木厂二十名，后府磨算十名，御马监四名，天财库四名，正阳门四名，崇文、宣武、朝阳、东直俱三名，阜城、西直、安定、德胜俱二名，以半年满日回?唷?

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期　，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馀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十五年，颁学规于国子监，又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

十。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土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凡初入学者，止谓之附学，而廪膳、增广，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之。非廪生久次者，不得充岁贡也。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举人屡广额，科举之数亦日增。及求举者益众，又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以收士心。凡督学者类然。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令，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赐敕谕十八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提学，有所辖太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以属分巡道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以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以属湖南道，辰、靖以属辰沅道，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某肃卫所以属巡按御史，亦皆专敕行事。万历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上下江，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二十六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其待教官之严如此。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至正统十四年申明其制而稍更之。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

米。其待诸生之严又如此。然其后教官之黜降，生员之充发，皆废格不行，即卧碑亦具文矣。诸生上者中式，次者廪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其累试不第、年逾五十、愿告退闲者，给与冠带，仍复其身。其后有纳粟马捐监之例，则诸生又有援例而出学者矣。提学官岁试校文之外，令教官举诸生行优劣者一二人，赏黜之以为劝惩。此其大较也。诸生应试之文，通谓之举业。《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其后标新领异，益漓厥初。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馀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

指也。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

自儒学外，又有宗学、社学、武学。宗学之设，世子、长子、众子、将军、中尉年未弱冠者俱与焉。其师，于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择学行优长者除授。万历中，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若宗子众多，分置数师，或于宗室中推举一人为宗正，领其事。令学生诵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而《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亦相兼诵读。寻复增宗副二人。子弟入学者，每岁就提学官考试，衣冠一如生员。已复令一体乡试，许得中式。其后宗学浸多，颇有致身两榜、起家翰林者。

社学，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时，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然其法久废，浸不举行。

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正统中，成国公硃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五十一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员，始命两京建武学以训诲之。寻命都司、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成化中，敕所司岁终考试入学

武生。十年以上学无可取者，追廪还官，送营操练。弘治中，从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刑《武经七书》分散两京武学及应袭舍人。嘉靖中，移京城东武学于皇城西隅废寺，俾大小武官子弟及勋爵新袭者，肄业其中，用文武重臣教习。万历中，兵部言，武库司专设主事一员管理武学，近者裁去，请复专设。教官升堂，都指挥执弟子礼，请遵《会典》例，立为程式。诏皆如议。崇祯十年，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生员，提学官一体考取。已又申《会典》事例，簿记功能，有不次擢用、黜退、送操、奖罚、激厉之法。时事方棘，无所益也。

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硃子《集注》，《易》主程《传》、硃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硃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廷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主考，乡、会试俱二人。同考，乡试四人，会试八人。提调一人，在内京官，在外布政司官。会试，礼部官监试二人，在内御史，在外按察司官。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举子，则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枝。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及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硃，谓之硃卷。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廷试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候临轩。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传制唱第。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

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终明之世，右文左武。然亦尝设武科以收之，可得而附列也。

初，太祖起事，首罗贤才。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　　，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洪武三年，诏曰："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于是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高丽、安南、占城，诏许其国士子于本国乡试，贡赴京师。明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帝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擢吴伯宗第一。午门外张挂黄榜，奉天殿宣谕，赐宴中书省。授伯宗为礼部员外郎，馀以次授官有差。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又擢其年少俊异者张唯、王辉等为翰林院编修，萧韶为秘书监直长，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等为之师。帝听政之暇，辄幸堂中，评其文字优劣，日给光禄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赐白金、弓矢、鞍马及冬夏衣，宠遇之甚厚。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其后试额有增减，条例有变更，考官有内外轻重，闱事有是非得失。其细者勿论，其有关于国是者不可无述也。

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　，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嘉靖间，增至四十，而贵州亦二十名。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馀名，他省渐增，无出

百名者。交阯初开以十名为额，迨弃其地乃止。会试之额，国初无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后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损不一，皆临期奏请定夺。至成化乙未而后，率取三百名，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

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试，擢陈安阝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安阝亦与焉。帝犹怒不已，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景泰初，诏书遵永乐间例。二年辛未，礼部方奉行，而给事中李侃争之，言："部臣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罗绮亦助侃言。事下礼部，覆奏："臣等奉诏书，非私请也。"景帝命遵诏书，不从侃议。未几，给事中徐廷章复请依正统间例。五年甲戌，会试，礼部奏请裁定，于是复从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成化二十二年，万安当国，周洪谟为礼部尚书，皆四川人，乃因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益于中。弘治二年，复从旧制。嗣后相沿不改。惟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鐸承刘瑾指，请广河南、陕西、山东、西乡试之额。乃增陕西为百，河南为九十五，山东、西俱九十。而以会试分南、北、中卷为不均，乃增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馀并入北卷，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盖瑾陕西人，而阁臣焦芳河南人，票旨相附和，各徇其私。瑾、芳败，旋复其旧。

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监临官又往往侵夺其职掌。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各省俱视两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谕礼部严饬私弊，而不从其请。屡戒外帘官毋夺主考权，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又令提学考定教官等第，以备聘取。然相沿既久，积习难移。弘治十四年，掌国子监谢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即卑，听其指使，以外帘官预定去取，名为防闲，实则关

节，而科举之法坏矣。乞敕两京大臣，各举部属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员主考，庶几前弊可革。”时未能从。嘉靖七年，用兵部侍郎张璁言，各省主试皆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初，两京房考亦皆取教职，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员，阅两科、两京房考，复罢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至万历十一年，诏定科场事宜。部议复举张璁之说，言：“彼时因主考与监临官礼节小嫌，故行止二科而罢，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皆用编修、检讨，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甲科，教职仅取一二而已。盖自嘉靖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精聘教官，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以益之。四十三年，又从南京御史奏，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士，《易》、《诗》、《书》各二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馀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复议两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北京取足于观政进士、候补甲科，南京于附近知县、推官取用。至是教官益绌。

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 ，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易经》、《书经》各四，《春秋》、《礼记》各二。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事，其一言会试同考，例用讲读十一人，今讲读止十一人，当尽入场，方足供事。乞于部科再简三四人，以补翰林不足之数。世宗命如所请。然偶一行之，辄如其旧。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

洪武初，赐诸进士宴于中书省。宣德五年，赐宴于中军都督府。八年，赐宴于礼部，自是遂著为令。

庶吉士之选，自洪武乙丑择进士为之，不专属于翰林也。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复命学士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缙等选修撰棨，编修述、孟简，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庶吉士周忱自陈少年愿学。帝喜而俞之，增忱为二十九人。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帝时至馆召试。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是年所选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陈敬宗、李时勉等，名传后世者，不下十馀人。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额。永乐十三年乙未选六十二人，而宣德

二年丁未止邢恭一人，以其在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久，他人俱不得与也。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选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选，所选者未必皆才，若更拘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又多弃而不用也。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神宗常命间科一选。礼部侍郎吴道南持不可。崇祯甲戌、丁丑，复不选，馀悉遵例。其与选者，谓之馆选。以翰、詹官高资深者一人课之，谓之教习。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

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辅臣子弟，国初少登第者。景泰七年，陈循、王文以其子北闱下第，力攻主考刘俨，台省哗然论其失。帝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体会试，而心薄之。正德三年，焦芳子黄中会试中式，芳引嫌不读卷。而黄中居二甲之首，芳意犹不慊，至降调诸翰林以泄其忿。六年，杨廷和子慎廷试第一，廷和时亦引嫌不读卷。慎以高才及第，人无訾之者。嘉靖二十三年廷试，翟銮子汝俭、汝孝俱在试中。世宗疑二人滥首甲，抑第一为第三，以第三置三甲。及拆卷，而所拟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因劾会试考官少詹事江汝璧及诸房考朋私通贿，且追论顺天乡试考官秦鸣夏、浦应麒阿附銮罪，乃下汝璧等镇抚司狱。狱具，诏杖汝璧、鸣夏、应麒，并革职闲住，而勒銮父子为民。神宗初，张居正当国。二年甲戌，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遂不选庶吉士。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

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御史魏允贞疏陈时弊，言辅臣子不宜中式。帝为谪允贞。十六年，右庶子黄洪宪主顺天试，王锡爵子衡为榜首。礼部郎中高桂论劾举人李鸿等，并及衡，言："自故相子一时并进，而大臣之子遂无见信于天下者。今辅臣锡爵子衡，素号多才，青云不难自致，而人犹疑信相半，宜一体覆试，以明大臣之心迹。"锡爵怒甚，具奏申辨，语过激。刑部主事饶伸复抗疏论之。帝为谪桂于外，下伸狱，削其官。覆试所劾举人，仍以衡第一，且无一人黜者。二十年会试，李鸿中式。鸿，大学士申时行婿也。榜将发，房考给事中某持之，以为宰相之婿不当中。主考官张位使十八房考公阅，皆言文字可取，而给事犹持不可。位怒曰："考试不凭文字，将何取衷？我请职其咎。"鸿乃获收。王衡既被论，当锡爵在位，不复试礼闱。二十九年乃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自后辅臣当国，其子亦无登第者矣。

科场弊窦既多，议论频数。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帖服。陈循、王文之齮刘俨也，高谷持之，俨亦无恙。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考官。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字。给事中林廷玉复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寅，江左才士，戊午南闱第一，论者多惜之。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严嵩连摘应天、广东试录语，激世宗怒。应天主考及广东巡按御史俱逮问。二十二年，帝手批山东试录讥讪，逮御史叶经杖死阙下，布政以下皆远谪，亦嵩所中伤也。四十年，应天主考中允无锡吴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与副考胡杰俱谪外。南畿翰林遂不得典应天试矣。万历四年，顺天主考高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吏部侍郎王篆子之衡、之鼎。居正既死，御史丁此吕追论其弊，且言："汝愚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当国者恶此吕，谪于外，而议者多不直汝愚。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与各房互换闱卷，共十八人。明年，御史孙居相劾宾尹私韩敬，其互换皆以敬故。时吏部方考察，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敬于察典。敬颇有文名，众亦惜敬，而以其宣党，谓其宜斥也。四十四年会试，吴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赵鸣阳第六。同和素不能文，文多出鸣阳手，事发觉，两人并谪戍。天启四年，山东、江西、湖广、福建考官，皆以策问讥刺，降谕切责。初命贬调，既而褫革，江西主考丁乾学至下狱拟罪，盖触魏忠贤怒也。先是二年辛酉，中允钱谦益典试浙江，所取举人钱千秋卷七篇大结，迹涉关节。榜后为人所讦，谦益自检举，千秋谪戍。未几，赦还。崇祯二年会推阁臣，谦益以礼部侍郎与焉，而尚书温体仁不与。体仁摘千秋事，出疏攻谦益。谦益由此罢，遂终明世不复起。其他指摘科场事

者，前后非一，往往北闱为甚，他省次之。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

历科事迹稍异者：永乐初，兵革仓猝，元年癸未，始令各省乡试。二年甲申会试，以事变不循午未之旧。七年己丑会试，中陈燧等九十五人。成祖方北征，皇太子令送国子监进学，俟车驾还京廷试。九年辛卯，始擢萧时中第一。宣德五年庚戌，帝临轩发策毕，退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取士不尚虚文，有若刘蕡、苏辙辈直言抗论，朕当显庸之。"乃赋《策士歌》以示读卷官，顾所擢第一人林震，亦无所表见也。八年癸丑，廷试第一人曹鼐，由江西泰和典史会试中式。正统七年壬戌，刑部吏南昱、公陵驿丞郑温亦皆中式。十年乙丑，会试、廷试第一皆商辂。辂，淳安人，宣宗末年乙卯，浙榜第一人。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为三元，明代惟辂一人而已。廷试读卷尽用甲科，而是年兵部尚书徐晞、十三年户部侍郎余亨乃吏员，天顺元年丁丑读卷左都御史杨善乃译字生，时犹未甚拘流品也。迨后无杂流会试及为读卷官者矣。七年癸未试日，场屋火，死者九十馀人，俱赠进士出身，改期八月会试。明年甲申三月，始廷试。时英宗已崩，宪宗以大丧未逾岁，御西角门策之。正德三年戊辰，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示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十五年庚辰，武宗南巡，未及廷试。次年，世宗即位，五月御西角门策之，擢杨维聪第一。而张璁即是榜进士也，六七年间，当国用事，权侔人主矣。嘉靖八年己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等遂选顺之、束、瀚及胡经等共二十人为庶吉士，疏其名上，请命官教习。忽降谕云：吉士之选，祖宗旧制诚善。迩来大臣徇私选取，市恩立党，于国无益，自今不必选留。唐顺之等一切除授，吏、礼二部及翰林院会议以闻。"尚书方献夫等遂阿旨谓顺之等不必留，并限翰林之额，侍读、侍讲、修撰各三员，编修、检讨各六员。著为令。盖顺之等出张璁、霍韬门，而心以大礼之议为非，不肯趋附，璁心恶之。璁又方欲中一清，故以立党之说进，而故事由此废。迨十一年壬辰，已罢馆选，至九月复举行之。十四年乙未，帝亲制策问，手自批阅，擢韩应龙第一。降谕论一甲三人及二甲第一名次前后之由。礼部因以圣谕列登科录之首，而十二人对策，俱以次刊刻。二十年辛丑，考选庶吉士题，文曰《原政》，诗曰《读大明律》，皆钦降也。四十四年乙丑廷试，帝始不御殿。神宗时，御殿益稀矣。天启二年壬戌会试，命大学士何宗彦、硃国祚为主考。故事，阁臣典试，翰、詹一人副之。时已推礼部尚书顾秉谦，特旨命国祚。国祚疏辞，帝曰："今岁，朕首科，特用二辅臣以光重典，卿不

必辞。”嗣后二辅臣典试以为常。是年开宗科，硃慎□成进士，从宗彦、国祚请，即授中书舍人。崇祯四年，硃统饰成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饰宗室，不宜官禁近，请改中书舍人。统饰疏争，命仍授庶吉士。七年甲戌，知贡举礼部侍郎林钎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

武科，自吴元年定。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天顺八年，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骑、步所中半焉者次之。成化十四年，从太监汪直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会场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起送考验监试张榜，大率仿文闱而减杀之。其后倏罢倏复。又仿文闱南北卷例，分边方、腹里。每十名，边六腹四以为常。万历三十八年，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其后有奉诏增三十名者，非常制也。穆、神二宗时，议者尝言武科当以技勇为重。万历之末，科臣又请特设将材武科，初场试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报可而未行也。崇祯四年，武会试榜发，论者大哗。帝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再试，取翁英等百二十人。逢年、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悉如文例。乃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举殿试自此始也。十四年，谕各部臣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无应者。

志第四十七 选举三

太祖下金陵，辟儒士范祖干、叶仪。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处之。以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溢、琛为营田佥事，基留帷幄预谋议。甲辰三月，敕中书省曰："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于是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既而严选举之禁，有滥举者逮治之。吴元年，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六年，复下诏曰："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　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是年，遂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于是罢科举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辈，年九十馀，征至京，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斅、赵民望、吴源，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颙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瑧、王廉为布政使。孝弟

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馀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馀人。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擢为翰林应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举复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建文、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簿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资格又如此。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

宣宗尝出御制《猗兰操》及《招隐诗》赐诸大臣，以示风励。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正统元年，行在吏部言："宣德间，尝诏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迄今尚举未已，宜止之。"帝以朝廷求贤不可止，自今来者，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中者录用，不中者黜之。荐举者益稀矣。天顺元年诏："处士中，有学贯天人、才堪经济、高蹈不求闻达者，所司具实奏闻。"御史陈迹奏崇仁儒士吴与弼学行，命江西巡抚韩雍礼聘赴京。至则召见，命为左谕德。与弼辞疾不受。帝又命李贤引见文华殿，从容顾问曰："重卿学行，特授宫僚，烦辅太子。"与弼固辞。赐宴文华殿，命贤侍宴，降敕褒赉，遣行人送归，盖殊典也。至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荐，授翰林院检讨，而听其归，典礼大减矣。其后弘治中浙江儒士潘辰，嘉靖中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皆以荐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中，湖广举人瞿九思亦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皆被荐，下之礼部而已。崇祯九年，吏部复议举孝廉，言："祖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果有孝廉、怀才抱德、经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达巡按，覆核疏闻，验试录用。"于时荐举纷纷遍天下，然皆授以残破郡县，卒无大效。至十七年，令豫、楚被陷州县员缺悉听抚、按官辟选更置，不拘科目、杂流、生员人等。此则皇遽求贤，非承平时举士之典。至若正德四年，浙江大吏荐馀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刘瑾以四人皆谢迁同乡，而草诏出于刘健，矫旨下礼等镇抚司，谪戍边卫，勒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二百石，并削健、迁官，且著令，馀姚人不得选京官。此则因

荐举而得祸者，又其变也。

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重。吏部凡四司，而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重。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廕生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此其大凡也。其参差互异者，可推而知也。初授者曰听选，升任者曰升迁。选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选。凡引选六，类选六，远方选二。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双月大选，其序定于单月。改授、改降、丁忧、候补者，单月急选。其拣选，三岁举行。举人乞恩，岁贡就教，无定期。凡升迁，必满考。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曰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各衙门由各掌印。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监、司则序迁。其防边兵备等，率由选择保举，付以敕书，边府及佐贰亦付敕。蓟辽之昌平、蓟州等，山西之大同、河曲、代州等，陕西之固原、静宁等六十有一处，俱为边缺，尤慎选除。有功者越次擢，误封疆者罪无赦。内地监司率序迁，其后亦多超迁不拘次，有一岁中四五迁、由佥事至参政者。监、司多额外添设，守巡之外往往别立数衔，不能画一也。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后虽有讥其失者，终明世不复更也。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永、宣以后，渐循资格，而台省尚多初授。至弘、正后，资格始拘，举、贡虽与进士并称正途，而轩轾低昂，不啻霄壤。隆庆中，大学士高拱言："国初，举人跻八座为名臣者甚众。后乃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问其出身。"然势已积重，不能复返。崇祯间，言者数申"三途并用"之说。间推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者，置之要地，

卒以倾覆。用武举陈启新为给事，亦声名溃裂。于是朝端又以为不若循资格。而甲榜之误国者亦正不少也。

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科五十员，道百二十员。明初至天顺、成化间，进士、举贡、监生皆重选补。其迁擢者，推官、知县而外，或由学官。其后监生及新科进士皆不得与。或庶吉士改授，或取内外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考选，内则两京五部主事、中、行、评、博，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外则推官、知县。自推、知入者，谓之行取。其有特荐，则俸虽未满，亦得与焉。考选视科道缺若干，多寡无定额。其授职，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给事皆实补，御史必试职一年始实授，惟庶吉士否。嘉靖、万历间，常令部曹不许改科道，后亦间行之。举贡、推、知，例得与进士同考选，大抵仅四之一。嘉靖间，尝令监生与选。已罢不行。万历中，百度废弛。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三十六年，科止数人，道止二人。南科以一人摄九篆者二岁，南道亦止一人。内台既空，外差亦缺，淮、扬、苏、松、江西、陕西、广东西、宣大、甘肃、辽东巡按及陕西之茶马，河东之盐课，缺差至数年。给事中陈治则请急考选，不报。三十九年，考选疏上，复留中不下。推、知拟擢台省，候命阙下，去留不得自如。四十六年，掌河南道御史王象恒复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给事中止五人，而册封典试诸差，及内外巡方报满告病求代者踵至，当亟议变通之法。"大学士方从哲亦言："考选诸臣，守候六载，艰苦备尝。吏部议咨礼部、都察院按次题差，盖权宜之术。不若特允部推，令诸臣受命供职，足存政体。"卒皆不报。至光宗初，前后考选之疏俱下，而台省一旦森列矣。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虽临时考试，而先期有访单，出于九卿、台省诸臣之手，往往据以为高下。崇祯三年，吏部考选毕，奏应擢给事、御史若干人，而以中书二人访单可否互异,具疏题请。帝责其推诿，令更确议，而不责访单之非体也。京官非进士不得考选，推、知则举贡皆行取。然天下守令，进士十三，举贡十七；推、知行取，则进士十九，举贡才十一。举贡所得，又大率有台无省，多南少北。御史王道纯以为言。帝谓用人当论才，本不合拘资格，下所司酌行之。初制，急缺风宪，不时行取。神宗时，定为三年，至是每年一举。帝从吏部尚书闵洪学请，仍以三年为期。此选择言路之大凡也。

保举者，所以佐铨法之不及，而分吏部之权。自洪武十七年命天下朝觐官举廉能属吏始。永乐元年，命京官文职七品以上，外官至县令，各举所知一人，量才擢用。后以贪污闻者，举主连坐，盖亦尝间行其法。然洪、永时，选官并由部请。至仁宗初，一新庶政，洪熙元年，特

申保举之令。京官五品以上及给事、御史，外官布、按两司正佐及府、州、县正官，各举所知。惟见任府、州、县正佐官及曾犯赃罪者，不许荐举，其他官及屈在下僚，或军民中有廉洁公正才堪抚字者，悉以名闻。是时，京官势未重，台省考满，由吏部奏升方面郡守。既而定制，凡布按二司、知府有缺，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宣德三年，况钟、赵豫等以荐擢守苏、松诸府，赐敕行事。十年用郭济、姚文等为知府，亦如之。其所奏保者，郎中、员外、御史及司务、行人、寺副皆与，不依常调也。后多有政绩。部曹及御史，由堂上官荐引，类能其官。而长吏部者，蹇义、郭璡亦屡奉敕谕。帝又虑诸臣畏连坐而不举，则语大学士杨溥以全才之难，谓："一言之荐，岂能保其终身，欲得贤才，尤当厚教养之法。"故其时吏治蒸蒸，称极盛焉。沿及英宗，一遵厥旧。然行之既久，不能无弊，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比者。方面大吏方正、谢庄等由保举而得罪。而无官保举者，在内御史，在外知府，往往九年不迁。正统七年，罢荐举县令之制。十一年，御史黄裳言："给事、御史，国初奏迁方面郡守。近年方面郡守率由廷臣保升，给事、御史以纠参为职，岂能无忤于一人。乞敕吏部仍按例奏请除授。"帝是其言，命部议行。明年，给事中余忭复指正、庄等事败，谓宜坐举主。且言方面郡守有缺，吏部当奏请上裁。尚书王直、英国公张辅等言，方面郡守，保举升用，称职者多，未可擅更易。英宗仍从辅、直言，而采忭疏，许言官指劾。十三年，御史涂谦复陈，举荐得方面郡守，辄改前操之弊。请仍遵洪武旧制，于内外九年考满官内拣择升授，或亲择朝臣才望者任之。诏可。大臣举官之例遂罢。景泰中，复行保举。给事中林聪陈推举骤迁之弊，言："今缺参政等官三十馀员，请暂令三品以上官保举。自后惟布、按两司三品以上官连名共举，其馀悉付吏部。"诏并从之。成化五年，科道官复请保举方面，吏部因并及郡守。帝从言官请，而命知府员缺仍听吏部推举。逾年，以会举多未当，并方面官第令吏部推两员以闻，罢保举之令。既而都御史李宾请令在京五品以上管事官及给事、御史，各举所知以任州县。从之。弘治十二年，复诏部院大臣各举方面郡守。吏部因请依往年御史马文升迁按察使、屠滽迁佥都御史之例，超擢一二，以示激劝，而未经大臣荐举者亦兼采之。并从其议。当是时，孝宗锐意求治，命吏、兵二部，每季开两京府部堂上及文武方面官履历，具揭帖奏览.第兼保举法行之，不专恃以为治也。正德以后，具帖之制渐废。嘉靖八年，给事中夏言复请循弘治故事，且及举劾贤否略节，每季孟月，部臣送科以达御前，命著为令。而保举方面郡守之法，终明世不复行矣。

至若坐事斥免、因急才而荐擢者，谓之起废。家居被召、因需缺而

预补者，谓之添注。此又铨法之所未详，而中叶以后间尝一行者也。

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诸部寺所属，初止署职，必考满始实授。外官率递考以待核。杂考或一二年，或三年、九年。郡县之繁简或不相当，则互换其官，谓之调繁、调简。

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课朝觐官殿最。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朝觐考核之始也。十四年，其法稍定。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听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验其勤怠。其四品以上，及一切近侍官与御史为耳目风纪之司，及太医院、钦天监、王府官不在常选者，任满黜陟，取自上裁。直隶有司首领官及属官，从本司正官考核，任满从监察御史覆考。各布政使司首领官，俱从按察司考核。其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俱从布政司考核，仍送按察司覆考。其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内外入流并杂职官，九年任满，给由赴吏部考核，依例黜陟。果有殊勋异能、超迈等伦者，取自上裁。

又以事之繁简，与历官之殿最，相参互核，为等第之升降。其繁简之例，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处，俱为事简。在京诸司，俱从繁例。

十六年，京官考核之制稍有裁酌，俱由其长开具送部核考。十八年，吏部言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称职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称职者十之一，而贪污阗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阗茸者免为民。永、宣间，中外官旧未有例者，稍增入之。又从部议，初考称职、次考未经考核、今考称职者，若初考平常、次考未经考核、今考称职者，俱依称职例升用。自时厥后，大率遵旧制行之。中间利弊不可枚举，而其法无大变更也。

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

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自弘治时，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岁计，上之布政司。至三岁，抚、按通核其属事状，造册具报，丽以八法。而处分察例有四，与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废，谓之大计。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洪武四年命工部尚书硃守仁廉察山东莱州诸郡官吏。六年，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此考察之始也。洪熙时，命御史考察在外官，以奉命者不能无私，谕吏部尚书蹇义严加戒饬，务矢至公。景泰二年，吏部、都察院考察当黜退者七百三十馀人。帝虑其未当，仍集诸大臣更考，存留者三之一。成化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纶、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帝以各衙门掌印官不同佥名，疑有未当，令侍郎叶盛、都给事中毛弘从公体勘，亦有所更定。弘治六年考察，当罢者共一千四百员，又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帝谕："方面知府必指实迹，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任未三年者，亦通核具奏。"尚书王恕等具陈以请，而以府、州、县官贪鄙殃民者，虽年浅不可不黜。帝终谓人才难得，降谕谆谆，多所原宥。当黜而留者九十馀员。给事、御史又交章请黜遗漏及宜退而留者，复命吏部指实迹，恕疏各官考语及本部访察者以闻。帝终以考语为未实，谕令复核。恕以言不用，且疑有中伤者，遂力求去。至十四年，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次考察，两京及在外武职官，亦五年一考选，惟两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大阔略。旨下，吏部覆请如瀚言，而京官六年一察之例定矣。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兵部凡四司，而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凡武职，内则五府、留守司，外则各都司、各卫所及三宣、六慰。流官八等，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留守。世官九等：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试百户。直省都指挥使二十一，留守司二，卫九十一，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此外则苗蛮土司，皆听部选。自永乐初增立三大营，各设管操官，各哨有分管、坐营官、坐司官。景泰中，设团营十，已复增二，各有坐营官，俱特命亲信大臣提督之，非兵部所铨择也。凡大选，曰色目，曰状貌，曰才行，曰封赠，曰袭廕。其途有四，曰世职，曰武举，曰行伍，曰纳级。初，武职率以勋旧。太祖虑其不率，以《武士训戒录》、

《大诰武臣录》颁之。后乃参用将材，三岁武举，六岁会举，每岁荐举，皆隶部除授。久之，法纪隳坏，选用纷杂。正德间，冒功升授者三千有奇。嘉靖中，詹事霍韬言："成化中，增太祖时军职四倍，今又增几倍矣。锦衣初额官二百五员，今至千七百员，殆增八倍。洪武初，军功袭职子弟年二十者比试，初试不中，袭职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试，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充军。其法至严，故职不冗而俸易给。自永乐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此军职所以日滥也。永乐平交阯，赏而不升。迩者不但获馘者升，而奏带及缉妖言捕盗者亦无不升，此军职所以益冗也。宜命大臣循清黄例，内外武职一切差次功劳，考其祖宗相承，叔侄兄弟继及。或洪、永年间功，或宣德以后功，或内监弟侄恩廕，或勋戚驸马子孙，或武举取中，各分数等，默寓汰省之法。或许世袭，或许终身，或许继，或不许继，各具册籍，昭示明白，以为激劝。"于是命给事中夏言等查核冒滥。言等指陈其弊，言："镇守官奏带旧止五名，今至三四百名，盖一人而奏带数处者有之，一时而数处获功者有之。他复巧立名色，纪验不加审核，铨选又无驳勘，其改正重升、并功加授之类，弊端百出，宜尽革以昭神断。"部核如议。恩幸冗滥者，裁汰以数千计，宿蠹为清。万历十五年，复诏严加察核。且尝命提、镇、科道会同兵部，品年资，课技艺，序荐剡，分为三等，名曰公选。然徒饰虚名，终鲜实效也。

武官爵止六品，其职死者袭，老疾者替，世久而绝，以旁支继。年六十者子替。明初定例，嫡子袭替，长幼次及之。绝者，嫡子庶子孙次及之；又绝者，以弟继。永乐后，取官舍旗军馀丁曾历战功者，令原带俸及管事袭替，悉因之。其降级子孙仍替见降职事。弘治时，令旁支减级承袭。正德中，令旁支入总旗。嘉靖间，旁支无功者，不得保送。凡升职官舍，如父职。其阵亡保袭者，流官一等。凡袭替官舍，以骑射试之。大抵世职难核，故例特详，而长弊丛奸，亦复不少。

官之大者，必会推。五军都督府掌印缺，于见任公、侯、伯取一人。佥书缺，于带俸公、侯、伯及在京都指挥，在外正副总兵官，推二人。锦衣卫堂上官及前卫掌印缺，视五府例推二人。都指挥、留守以下，上一人。正德十六年，令五府及锦衣卫必由都指挥屡著勋猷者升授。诸卫官不世，独锦衣以世。

武之军政，犹文之考察也。成化二年，令五年一行，以见任掌印、带俸、差操及初袭官一体考核。十三年令两京通考以为常。五府大臣及锦衣卫堂上官自陈候旨，直省总兵官如之。在内五府所属并直省卫所官，悉由巡视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缴部。

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抚，咨部考举题奏。锦衣卫管戎务者倍加严考，南、北镇抚次之。各卫所及地方守御并各都司隶巡抚者，例同。惟管漕运者不与考。

志第四十八 职官一

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军制肃然。永乐间，设内监监其事，犹不敢纵。沿习数代，勋戚纨袴司军纪，日以惰毁。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迹其兴亡治乱之由，岂不在用人之得失哉！至于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详列后简。览者可考而知也。

宗人府 三公三孤 太子三师三少 内阁 吏部 户部 附总督仓场礼部

兵部 附协理京营戎政 刑部 工部 附提督易州山厂

宗人府。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并正一品掌皇九族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宗室子女適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之事。凡宗室陈请，为闻于上，达材能，录罪过。初，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二十二年改为宗人府，并以亲王领之。秦王樉为令，晋王□、燕王棣为左、右宗正，周王隶、楚王桢为左、右宗人。其后以勋戚大臣摄府事，不备官，而所领亦尽移之礼部。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五品典出纳文移。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无定员，无专授。洪武三年，授李善长太师，徐达太傅。先是，常遇春已赠太保。三孤无兼领者。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复设。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宣德三年，敕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

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各辍所领，侍左右，咨访政事。公孤之官，几于专授。逮义、原吉卒，士奇还领阁务。自此以后，公、孤但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辞不受。其后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从一品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并正二品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太子宾客，正三品掌侍太子赞相礼仪，规诲过失。皆东宫大臣，无定员，无专授。洪武元年，太祖有事亲征，虑太子监国，别设宫僚或生嫌隙，乃以朝臣兼宫职：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三年，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罢兼领，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帝谕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立法兼领，非无谓也。由是东宫师傅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惟永乐间，成祖幸北京，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少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

中极殿大学士，旧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并正五品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凡车驾郊祀、巡幸则扈从。御经筵，则知经筵或同知经筵事。东宫出阁讲读，则领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职业。冠婚，则充宾赞及纳征等使。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春秋上丁释奠先师，则摄行祭事。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进士题名，则大学士一人撰文，立石于太学。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已定，则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颁诏则捧授礼部。会敕则稽其由状以请。宗室请名、请封，诸臣请谥，并拟上。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先是，太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洪武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

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甲辰十月以都镇抚司隶大都督府。吴元年革参议府。洪武元年革考功所。二年革照磨、检校所、断事官。七年设直省舍人十人，寻改中书舍人。

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其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九月，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袭斅为春官，杜斅、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亦罢。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悉罢诸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仁宗始置，阁职渐崇。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吏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洪武三十一年增设文选司主事一人。正统十一年增设考功司主事一人。

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盖古冢宰之职，视五部为特重。侍郎为之贰。

司务，掌催督、稽缓、勾销、簿书。明初，设主事、司务各四人，为首领官，有主事印。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为司官，裁司务二人。各部并同。

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凡选，每岁有大选，有急选，有远方选，有岁贡就教选，间有拣选，有举人乞恩选。选人或登资簿，厘其流品，平其铨注，而序迁之。凡升必考满，若员缺当补，不待考满，曰推升。类推上一人，单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内阁，吏、兵二部尚书，廷推上二人。凡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属同族则以下避上。外官才地不相宜，则酌其繁简互换之。有传升、乞升者，并得执奏。以署职、试职、实授奠年资，以开设、裁并、兼摄适繁简，以荐举、起废、征召振幽滞，以带俸、添注寄恩冗，以降调、除名驭罪过，以官程督吏治，以宁假悉人情。

验封，掌封爵、袭廕、褒赠、吏算之事，以赞尚书。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或世或不世，皆给诰券。衍圣公及戚里恩泽封，不给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内府，右给功臣之家。袭封则征其诰券，稽其功过，核其宗支，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土官则勘其应袭与否，移文选司注拟。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诸司领士兵者，则隶兵部。凡廕叙，明初，自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禄。洪武十六年，定职官子孙廕叙。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正二品子，正六品用。从二品子，从六品用。正三品子，正七品用。从三品子，从七品用。正四品子，正八品用。从四品子，从八品用。正五品子，正九品用。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子，于未入流上等职内叙用。从六品子，于未入流中等职内叙用。正从七品子，于未入流下等职内叙用。后乃渐为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廕一子曰官生，其出自特恩者曰恩生。凡封赠，公、侯、伯之追封，皆递进一等。三品以上政绩显异及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官。其见任则初授散阶，京官满一考，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一品，三代四轴。二品、三品，二代三轴。四品、五品、六品、七品，一代二轴。八品以下流内官，本身一轴。一品轴以玉，二品轴以犀，三品、四品轴以鋈金，五品以下轴以角。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公、侯、伯视一品。外内命妇视夫若子之品。生曰封，死曰赠。若先有罪谴则停给。文之散阶四十有二，以历考为差。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

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加授资德大夫。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从四品，初授朝列大夫，升授朝议大夫，加授朝请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吏材干出身授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吏材干授宣议郎。从七品，初授从仕郎，升授征仕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从八品，初授迪功佐郎，升授修职佐郎。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外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凡封赠之次，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初制有四品一次，后省。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三母不并封，两封从优品。父职高于子，则进一阶。父应停给及子为人后者，皆得移封。嫡在不封生母，生母未封不先封其妻。妻之封，止于一嫡一继。其封赠后而以墨败者，则追夺。

稽勋，掌勋级、名籍、丧养之事，以赞尚书。凡文勋十。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正二品，正治上卿。从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资治尹。从三品，资治少尹。正四品，赞治尹。从四品，赞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从五品，协正庶尹。自五品以上，历再考，乃授勋。凡百官迁除、降调皆开写年甲、乡贯、出身。每岁十二月贴黄，春秋清黄，皆赴内府。有故，揭而去之。凡父母年七十，无兄弟，得归养。凡三年丧，解职守制，纠擿其夺丧、匿丧、短丧者。惟钦天监官奔丧三月复任。

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惟王官及钦天、御用等监官不

考。凡内外官弹章，稽其功过，拟去留以请上裁。荐举、保留，则核其政绩旌异焉。

明初，设四部于中书省，分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之务。洪武元年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仍隶中书省。六年，部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吏部设总部、司勋、考功三属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二人。十三年，罢中书省，仿《周官》六卿之制，升六部秩，各设尚书、侍郎一人。惟户部侍郎二人。每部分四属部，吏部属部加司封。每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寻增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选部。二十九年，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并五部属，皆称清吏司。建文中，改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正二品位侍郎上，除去诸司清吏字。成祖初，悉复旧制。

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置六曹清吏司。吏、户、礼、兵、工五曹，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刑曹，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四人，照磨、检校各一人，司狱一人。寻户曹亦增设主事三人。后又分置六部，各称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北京，罢行部及六曹，以六部官属移之北，不称行在。其留南京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复置各部官属于南京，去“南京”字，而以在北京者加“行在”字，仍置行部。宣德三年复罢行部。正统六年，于北京去“行在”字，于南京仍加“南京”字，遂为定制。景泰中，吏部尝设二尚书。天顺初，复罢其一。

按吏部尚书，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永乐初，选翰林官入直内阁。其后大学士杨士奇等加至三孤，兼尚书衔，然品叙列尚书蹇义、夏原吉下。景泰中，左都御史王文升吏部尚书，兼学士，入内阁，其班位犹以原衔为序次。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

户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宣德以后增设山西司郎中三人，陕西、贵州、云南三司郎中各二人，山东司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宣德七年增设四川、云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后仍革。主事二人，正六品宣德以后增设云南司主

事七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福建、河南、山西七司主事各二人，山东、四川、贵州三司主事各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所辖，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副提举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副提举、典史俱革。钞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革副使。印钞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俱革。宝钞广惠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中革。广积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典史一人，嘉靖中，副使、典史俱革。赃罚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中革。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库，大使五人，正九品，副使六人，从九品，丁字库二人，嘉靖中革一人，并革乙字、戊字二库副使。广盈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二人。嘉靖中革。外承运库，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大使、副使俱革。承运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中革。行用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后俱革。太仓银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嘉靖中，革副使。御马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军储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大使、副使俱革。长安、东安、西安、北安门仓，各副使一人，东安门仓旧二人，万历八年革一人。张家湾盐仓检校批验所，大使、副使各一人。隆庆六年并革。

尚书，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侍郎贰之。稽版籍、岁会、赋役实征之数，以下所司。十年攒黄册，差其户上下畸零之等，以周知其登耗。凡田土之侵占、投献、诡寄、影射有禁，人户之隐漏、逃亡、朋充、花分有禁，继嗣、婚姻不如令有禁。皆综核而纠正之。天子耕耤，则尚书进耒耜。以垦荒业贫民，以占籍附流民，以限田裁异端之民，以图帐抑兼并之民，以树艺课农官，以刍地给马牧，以召佃尽地利，以销豁清赔累，以拨给广恩泽，以给除差优复，以钞锭节赏赉，以读法训吏民，以权量和市籴，以时估平物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以山泽、陂池、关市、坑冶之政佐邦国，赡军输，以支兑、改兑之规利漕运，以蠲减、振贷、均籴、捕蝗之令悯灾荒，以输转、屯种、籴买、召纳之法实边储，以禄廪之制驭贵贱。洪武二十五年，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俸之制。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八百八十八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从二品，五百七十六石。正三品，四百二十石。从三品，三百一十二石。正四品，二百八十八石。从四品，二百五十二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从五品，一百六十八石。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六品，九十六石。正七品，九十石。从七品，八十四石。正八品，七十八石。从八品，七十二石。正九品，六十六石。从九品，六十石。未入流，三十六石。俱米钞本折兼支。

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禄俸，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浙江司带管在京羽林右、留守左、龙虎、应天、龙骧、义勇右、康陵七卫，神机营。 江西司带管在京旗手、金吾前、金吾后、金吾左、济阳五卫。 湖广司带管国子监、教坊司，在京羽林前、通州、和阳、豹韬、永陵、昭陵六卫，及兴都留守司。 福建司带管顺天府，在京燕山左、武骧左、武骧右、骁骑右、虎贲右、留守后、武成中、茂陵八卫，五军、巡捕、勇士、四卫各营，及北直隶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七府，延庆、保安二州，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并北直隶所辖各卫所，山口、永盈、通济各仓。 山东司带管在京锦衣、大宁中、大宁前三卫及辽东都司，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 山西司带管在京燕山前、镇南、兴武、永清左、永清右五卫，及宣府、大同、山西各镇。 河南司带管在京府军前、燕山右、大兴左、裕陵四卫，牧马千户所及直隶潼关卫、蒲州千户所。 陕西司带管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京卫武学、文思院、皮作局，在京留守右、长陵、献陵、景陵四卫，神枢、随侍二营，及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各镇。 四川司带管在京府军后、金吾右、腾骧左、腾骧右、武德、神策、忠义后、武功中、武功左、武功右、彭城十一卫及应天府、南京四十九卫，南直隶安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十三府，徐、滁、和、广德四州，中都留守司并南直隶所辖各卫所。 广东司带管在京羽林左、留守中、鹰扬、神武左、义勇前、义勇后六卫，蕃牧、奠靖二千户所。 广西司带管太常寺、光禄寺、神乐观、牺牲所、司牲司、太仓银库、内府十库，在京沈阳左、沈阳右、留守前、宽河、蔚州左五卫，及二十三马房仓，各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 云南司带管在京府军、府军左、府军右、虎贲左、忠义右、忠义前、泰陵七卫，及大军仓、皇城四门仓、并在外临清、德州、徐州、淮安、天津各仓。贵州司带管上林苑监，宝钞提举司，都税司，正阳门、张家湾各宣课司，德胜门、安定门各税课司，崇文门分司，在京济州、会州、富峪三卫，及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各镇，临清、许墅、九江、淮安、北新、扬州、河西务各钞关。

条为四科：曰民科，主所属省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瘠宽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之数；曰度支，主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运及赏赉、禄秩之经费；曰金科，主市舶、鱼

盐、茶钞税课，及赃罚之收折；曰仓科，主漕运、军储出纳料粮。凡差三等，由吏部选授曰注差，疏名上请曰题差，答刂委曰部差。或三年，或一年，或三月而代。

初，洪武元年置户部。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为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惟总科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八年，中书省奏户、刑、工三部事繁，户部五科，每科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内会总科主事六人，外牵照科主事二人，司计四人，照磨二人，管勾一人。又置在京行用库，隶户部。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典史一人，都监二人。十三年，升部秩，定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分四属部：总部，度支部，金部，仓部。每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主事四人，度支部、金部主事各三人，仓部主事二人。寻罢在京行用库。二十二年，改总部为民部。二十三年，又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四川部兼领云南。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各领一布政司户口、钱粮等事，量其繁简，带管京畿。每一部内仍分四科管理。又置照磨、检校各一人，稽文书出入之数而程督之。十九年，复置宝钞提举司。洪武七年，初置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七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吏目一人，省注。所属钞纸、印钞二局，各大使一人，正八品；副使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省注。宝钞、行用二库，各大使二人，正八品；副使二人，正九品；典史一人，省注。寻升提举为正四品。十三年罢，至是年复置，秩正八品。二十六年，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二十九年，改十二部为十二清吏司。建文中，仍为四司。馀见吏部。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改北平司为北京司。十八年，革北京司，设云南、贵州、交阯三清吏司。宣德十年，革交阯司，定为十三司。其后归并职掌。凡宗室、勋戚、文武官吏之廪禄，陕西司兼领之。北直隶府州卫所，福建司兼领之。南直隶府州卫所，四川司兼领之。天下盐课，山东司兼领之。关税，贵州司兼领之。漕运及临、德诸仓，云南司兼领之。御马、象房诸仓，广西司兼领之。明初，尝置司农司，寻罢吴元年置司农司。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庸田署令，正五品；典簿、司计，正七品。洪武元年罢。三年复置司农司，开治所于河南，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录事各二人。四年又罢。后置判录司，亦罢。洪武十三年置判录司，掌在京官吏俸给、文移、勘合。设判录一人，正七品；副判二人，从七品。寻改判录为司正，副判为左，右司副。十八年罢。皆不隶户部。

总督仓场一人，掌督在京及通州等处仓场粮储。洪武初，置军储仓二十所，各设官司其事。永乐中，迁都北京，置京仓及通州诸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宣德五年，始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督其事，遂为定制。以后，或尚书，或侍郎，俱不治部事。嘉靖十五年，又命兼督西苑农事。隆庆初，罢兼理。万历二年，另拨户部主事一人陪库，每日偕管库主事收放银两，季终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复设。二十五年，以右侍郎张养蒙督辽饷。四十七年，增设督饷侍郎。崇祯间，有督辽饷、寇饷、宣大饷，增设三四人。天启五年，又增设督理钱法侍郎。

礼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增设仪制、祠祭二司主事各一人。又增设仪制司主事一人，教习驸马。弘治五年增设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会同馆。所辖，铸印局，大使一人，副使二人。万历九年革一人。

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侍郎佐之。

仪制，分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天子即位，天子冠、大婚，册立皇太子、妃嫔、太子妃，上慈宫徽号，朝贺、朝见，大飨、宴飨，大射、宴射，则举诸仪注条上之。若经筵、日讲、耕耤、视学、策士、传胪、巡狩、亲征、进历、进春、献俘、奏捷，若皇太子出阁、监国，亲王读书、之藩，皇子女诞生、命名，以及百官、命妇朝贺皇太子、后妃之礼，与诸王国之礼，皆颁仪式于诸司。凡传制、诰，开读诏、敕、表、笺及上下百官往来移文，皆授以程式焉。凡岁请封宗室王、郡王、将军、中尉、妃、主、君，各以其亲疏为等。百官于宗王，具官称名而不臣。王臣称臣于其王。凡宗室、驸马都尉、内命妇、蕃王之诰命，则会吏部以请。凡诸司之印信，领其制度。内阁，银印，直纽，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征西、镇朔、平羌、平蛮等将军，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宗人府、五军都督府，俱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各都司，俱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衍圣公、张真人、中都留守司，俱正二品，各布政司，从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后赐衍圣公三台银印。顺天、应天二府，俱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京卫、各按察司、各卫，俱正三品，苑马寺、宣慰司，俱从三品，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太仆寺、光禄寺、各盐运司，俱从三品，铜印，

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厘。鸿胪寺各府，俱正四品，国子监、宣抚司，俱从四品，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翰林院、左右春坊、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六部各司、宗人府经历司、王府长史司、各卫千户所，俱正五品，司经局、五府经历司、招讨司、安抚司，俱从五品，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各州，从五品，铜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都察院经历司、大理寺左右司、五城兵马司，大兴、宛平、上元、江宁四县，僧录司、道录司、中都留守司经历司、断事司，各都司经历司、断事司，各卫百户所、长官司，王府审理所，俱正六品，光禄司各署，各布政司经历司、理问所，俱从六品，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经历司、工部营缮所、太常寺典簿厅、上林苑监各署、各按察司经历司、各县，俱正七品，中书舍人，顺天应天二府经历司、京卫经历司、光禄寺典簿厅、太仆寺主簿厅、詹事府主簿厅、各卫经历司、各盐运司经历司、苑马寺主簿厅、宣慰司经历司，俱从七品，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兵部典牧所，国子监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鸿胪寺主簿厅，钦天监主簿厅，各布政司照磨所，各府经历司，王府纪善、典宝、典膳、奉祀、良医、工正各所，宣抚司经历司，俱正从八品，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刑部、都察院各司狱司，顺天、应天二府照磨所、司狱司，鸿胪寺各署，国子监典籍厅，上林苑监典簿厅，内府宝钞等各库，御马仓、草仓，会同馆，织染所，文思院，皮作局，颜料局，鞍辔局，宝源局，军器局，都税司，教坊司，留守司司狱司，各都司司狱司，各按察司照磨所、司狱司，各府照磨所、司狱司，王府长史司典簿厅、教授、典义所，各府卫儒学、税课司，阴阳学、医学、僧纲司、道纪司、各巡检司，俱正从九品，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各州县儒学、仓库、驿递、闸坝批验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织染局、税课局、阴阳学、医学、僧正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司，俱未入流，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已上俱直纽，九叠篆文。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总制、总督、巡抚并镇守、公差等官，铜关防，直纽，阔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外国王印三等：曰金，曰镀金，曰银。刓敝则换给之。凡祥瑞，辨其名物，无请封禅以荡上心。以学校之政育士类，以贡举之法罗贤才，以乡饮酒礼教齿让，以养老尊高年，以制度定等威，以恤贫广仁政，以旌表示劝励，以建言会议悉利病，以禁自宫遏奸民。

祠祭，分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辨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饬其坛□遗、祠庙、陵寝

而数省阅之。蠲其牢醴、玉帛、粢羹、水陆瘗燎之品，第其配侑、从食、功德之上下而秩举之。天下神祇在祀典者，则稽诸令甲，播之有司，以时谨其祀事。督日官颁历象于天下。日月交食，移内外诸司救护。有灾异即奏闻，甚者乞祭告修省。凡丧葬、祭祀，贵贱有等，皆定其程则而颁行之。凡谥，帝十七字，后十三字，妃、太子、太子妃并二字，亲王一字，郡王二字，以字为差。勋戚、文武大臣请葬祭赠谥，必移所司，核行能，傅公论，定议以闻。其侍从勤劳、忠谏死者，官品未应谥，皆得特赐。凡帝后愍忌，祀于陵，辍朝不废务。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僧道人，并籍领之，有兴造妖妄者罪无赦。

主客，分掌诸蕃朝贡接待给赐之事。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物货，则给直。若蕃国请嗣封，则遣颁册于其国。使还，上其风土、方物之宜，赠遗礼文之节。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事，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精膳，分掌宴飨、牲豆、酒膳之事。凡御赐百官礼食，曰宴，曰酒饭，为上中下三等，视其品秩。番使、土官有宴，有下程，宴有一次，有二次，下程有常例，有钦赐。皆辨其等。亲王之籓，王、公、将军来朝，及其使人，亦如之。凡膳羞、酒醴、品料，光禄是供，会其数，而程其出纳焉。凡厨役，佥诸民，以给使于太常、光禄；年深者，得选充王府典膳。凡岁藏冰、出冰，移所司谨洁之。

初，洪武元年置礼部。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四属部：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三人。十三年，升部秩，设尚书、侍郎各一人，每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寻复增置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仪部。二十九年，改仪部、祠部、膳部为仪制、祠祭、精膳，惟主客仍旧，俱称为清吏司。

按周宗伯之职虽掌邦礼，而司徒既掌邦教，所谓礼者，仅鬼神祠祀而已。至合典乐典教，内而宗籓，外而诸蕃，上自天官，下逮医师、膳夫、伶人之属，靡不兼综，则自明始也。成、弘以后，率以翰林儒臣为之。其由此登公孤任辅导者，盖冠于诸部焉。

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正统十年，增设武选、职方二司郎中各一人。成化三年，增设车驾司郎中一人。万历九年并革。员外郎一人，从五品。正统十年增设武选司员外郎一人。弘治九年增设武库司员外郎一人。后俱革。嘉靖十二年，增设职方司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正六品。洪武、宣德间，增设武选司主事三人，职方司主事四人。正统十四年，增设车驾、武库二司主事各一人。后革。万历十一年，又增设车驾司主事一人。所辖，会同馆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大通关大使、副使各一人，俱未入流。

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侍郎佐之。

武选，掌卫所土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凡武官六品，其勋十有二。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正二品，上护军。从二品，护军。正三品，上轻车都尉。从三品，轻车都尉。正四品，上骑都尉。从四品，骑都尉。正五品，骁骑尉。从五品，飞骑尉。正六品，云骑尉。从六品，武骑尉。散阶三十。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从二品，初授镇国将军，升授定国将军，加授奉国将军。正三品，初授昭勇将军，升授昭毅将军，加授昭武将军。从三品，初授怀远将军，升授定远将军，加授安远将军。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从四品，初授宣武将军，升授显武将军，加授信武将军。正五品，初授武德将军，升授武节将军。从五品，初授武略将军，升授武毅将军。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从六品，初授忠显校尉，升授忠武校尉。岁凡六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皆有袭职，有替职。其幼也，有优给。其不得世也，有减革，有通革。流官八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以世官升授，或由武举用之，皆不得世。即有世者，出特恩。非真授者曰署职，署职，递加本职一级作半级，不支俸，非军功，毋得实授。曰试职，试职作一级，支半俸，不给诰。曰纳职，纳职带俸，不莅事。战功二等：奇功为上，头功次之。首功四等：迤北为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又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凡比试，有旧官，洪武三十一年以前为旧。有新官，成祖以后为新。军政，五年一考选，先期抚、按官上功过状，覆核而去留之。五府、锦衣卫堂上各

总兵官，皆自陈，取上裁。推举上二人，都指挥以下上一人。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附塞之官，自都督至镇抚，凡十四等，皆以诰敕辨其伪冒。赠官死于王事，加二等；死于战阵，加三等。凡除授出自中旨者，必覆奏然后行之。以贴黄征图状，以初绩征诰敕，以效功课将领，以比试练卒徒，以优养恩故绝，以褒恤励死战，以寄禄驭恩幸，以杀降、失陷、避敌、激叛之法肃军机，以典刑、败伦、行劫、退阵之科断世禄。

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凡天下地里险易远近，边腹疆界，俱有图本，三岁一报，与官军车骑之数偕上。凡军制内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征发。自都督府，都指挥司，留守司，内外卫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仪卫司，土司，诸番都司卫所，各统其官军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以时修浚其城池而阅视之。凡镇戍将校五等：曰镇守，曰协守，曰分守，曰守备，曰备倭。皆因事增置，视地险要，设兵屯戍之。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若将军营练，将军四卫营练，及勇士、幼官、舍人等营练，则讨其军实，稽其什伍，察其存逸闲否，以教其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金鼓、麾旗之号。征讨请命将出师，悬赏罚，调兵食，纪功过，以黜陟之。以堡塞障边徼，以烽火传声息，以关津诘奸细，以缉捕弭盗贼，以快壮简乡民，以勾解、收充、抽选、并豁、疏放、存恤之法整军伍。

车驾，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凡卤簿大驾，大典礼、大朝会设之；丹陛驾，常朝设之；武陈驾，世宗南巡时设之。皆辨其物数，以授所司。慈宫、中宫之卤簿，东宫、宗藩之仪仗，亦如之。凡侍卫，御殿全直，常朝番直，守卫、亲军卫，画前、后、左、右四门为四行，而日夜巡警之。守卫皇城，前午门为一行，后玄武门为一行，左东华门为一行，右西华门为一行。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凡马政，其专理者，太仆、苑马二寺，稽其簿籍，以时程其登耗，惟内厩不会。

武库，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凡内外官军有征行，移工部给器仗，籍纪其数，制敕下各边征发。及使人出关，必验勘合。军伍缺，下诸省府州县勾之。以跟捕、纪录、开户、给除、停勾之法，核其召募、垛集、罪谪、改调营丁尺籍之数。凡武职幼官，及子弟未嗣官者，于武学习业，以主事一人监督之。考稽学官之贤否、肄习之勤怠以闻。诸司官署供应有柴薪，直衙有皁隶，视官品为差。

初，洪武元年置兵部。六年，增尚书一人，侍郎一人。置总部、驾部并职方三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如吏部之数。十三年，升部秩，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又增置库部为四属部，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十四年，增试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司马部。二十九年，定改四部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惟职方仍旧名。景泰中，增设尚书一人，协理部事，天顺初罢。隆庆四年添注侍郎二人，寻罢。万历末年复置。

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或尚书，或侍郎，或右都御史。掌京营操练之事。永乐初，设三大营，总于武将。景泰元年始设提督团营，命兵部尚书于谦兼领之，后罢。成化三年复设，率以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之。嘉靖二十年，始命尚书刘天和辍部务，另给关防，专理戎政。二十九年，以“总督京营戎政”之印畀仇鸾，而改设本部侍郎协理戎政，不给关防。万历九年裁革，十一年复设。天启初，增设协理一人，寻革。崇祯二年复增一人，以庶吉士刘之纶为兵部侍郎充之。

刑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十三司俱增设主事一人。成化元年增设四川、广西二司主事各一人，后革。万历中，又革湖广、陕西、山东、福建四司主事各一人。照磨所，照磨，正八品检校，正九品各一人。司狱司，司狱六人，从九品。

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侍郎佐之。

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浙江司带管崇府、中军都督府、刑科、内官、御用、司设等监，在京金吾前、腾骧左、沈阳右、留守中、神策、和阳、武功右、广洋八卫，蕃牧千户所，及两浙盐运司，直隶和州，涿鹿左、涿鹿中二卫。　江西司带管淮、益、弋阳、建安、乐安五府，前军都督府，御马监，火药、酒醋、面觔等局，在京府军前、燕山左、留守前、龙骧、宽河、忠义前、忠义后、永清右、龙江左、龙江右十卫，及直隶庐州府，庐州、六安、九江、武清、宣府前、龙门各卫。　湖广司带管楚、岷、吉、荣、辽五府，右军都督府，司礼、尚宾、尚膳、神宫等监，天财库，在京留守右、虎贲右、忠义右、武功左、茂陵、永陵、江淮、济川、水军右九卫，及兴都留守司，直隶宁国、池州二府，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保安左、保安右各卫，渤海千户所。福建司带管户部、太仆寺、户科、宝钞提举司、

印绶、都知等监，甲字第十库，在京金吾后、应天、会州、武成中、武功中、孝陵、献陵、景陵、裕陵、泰陵十卫，牧马千户所，及福建盐运司，直隶常州府、广德州，中都留守左、留守中、定边、开平中屯各卫，美峪千户所。　山东司带管鲁、德、衡、泾四府，左军都督府，宗人府，兵部，尚宝司，兵科，典牧所，会同馆，供用库，戈戟司，司苑局，在京羽林右、沈阳左、长陵三卫，奠靖千户所，及山东盐运司，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辽东行太仆寺，直隶凤阳府，滁州、凤阳、皇陵、长淮、泗州、寿州、滁州、沂州、德州、德州左、保定后各卫，安东中护卫，潮河、龙门、宁靖各千户所。　山西司带管晋、代、沈、怀仁、庆成五府，翰林院，钦天监，上林苑监，南、北二城兵马司，混堂司，甜食房，在京旗手、金吾右、骁骑右、龙虎、大宁中、义勇前、义勇后、英武八卫，及直隶镇江府、徐州，镇江、徐州、沈阳中屯各卫，沈阳中护卫，倒马关、平定各千户所。河南司带管周、唐、赵、郑、徽、伊、汝七府，礼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国子监，礼科，中书舍人，神乐观，牺牲所，兵仗局，灵台、钟鼓等司，东城兵马司，教坊司，在京羽林左、府军右、武德、留守后、神武左、彭城六卫，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淮安、扬州二府，淮安、大河、邳州、扬州、高邮、仪真、宿州、武平、归德、宁山、神武右各卫，海州、盐城、通州、汝宁各千户所。　陕西司带管秦、韩、庆、肃四府，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尚衣监，针工局，西城兵马司，在京府军后、腾骧右、豹韬、鹰扬、兴武、义勇右、康陵、昭陵、龙虎左、横海、江阴十一卫，及河东盐运司，陕西行太仆寺，甘肃行太仆寺，直隶太平府，建阳、保定左、保定右、保定中、保定前各卫，平凉中护卫。　四川司带管蜀府，工部，工科，巾帽、织染二局，僧道录司，在京府军、金吾左、济川、武骧右、大宁前、蔚州左、永清左、广武八卫，及直隶松江、大名二府，金山、怀安、怀来各卫，神木千户所。　广东司带管应天府，在京锦衣、府军左、虎贲左、济阳、留守左、水军左、飞熊七卫，及直隶延庆州，怀来千户所。　广西司带管靖江府，通政司，五军断事司，中城兵马司，宝钞、银作二局，在京羽林前、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通州、武骧左、镇南、富峪八卫，及直隶安庆、徽州二府，安庆、新安、通州左、通州右、延庆、延庆左、延庆右各卫。　云南司带管顺天府，太医院，仪卫、惜薪等司，承运库，及直隶永平、广平二府，镇海、真定、永平、山海、卢龙、东胜左、东胜右、抚宁、密云中、密云后、大同中屯、潼关、营州五屯、万全左、万全右各卫，宽河、武定、蒲州各千户所。　贵州司带管吏部，吏科，司菜局，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苏州、保定、河间、真定、顺德五府，苏州、太仓、蓟州、遵化、镇朔、兴州五屯，忠义中、涿鹿、河间、天津、天津左、天

津右、德州、宣府左、宣府右、开平、保安、蔚州、永宁各卫，梁城、兴和、广昌各千户所。

照磨、检校，照刷文卷，计录赃赎。司狱，率狱吏，典囚徒。凡军民、官吏及宗室、勋戚丽于法者，诘其辞，察其情伪，傅律例而比议其罪之轻重以请。诏狱必据爰书，不得逢迎上意。凡有殊旨、别敕、诏例、榜例，非经请议著为令甲者，不得引比。凡死刑，即决及秋后决，并三覆奏。两京、十三布政司，死罪囚岁谳平之。五岁请敕遣官，审录冤滞。霜降录重囚，会五府、九卿、科道官共录之。矜疑者戍边，有词者调所司再问，比律者监候。夏月热审，免笞刑，减徒、流，出轻系。遇岁旱，特旨录囚亦如之。凡大祭止刑。凡赎罪，视罪轻重，斩、绞、杂犯、徒末减者，听收赎。词诉必自下而上，有事重而迫者，许击登闻鼓。四方有大狱，则受命往鞫之。四方决囚，遣司官二人往莅。凡断狱，岁疏其名数以闻，曰岁报；月上其拘释存亡之数，曰月报。狱成，移大理寺覆审，必期平允。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修葺囹圄，严固扃钥，省其酷滥，给其衣粮。囚病，许家人入视，脱械锁医药之。簿录俘囚，配没官私奴婢，咸籍知之。官吏有过，并纪录之。岁终请湔涤之。以名例摄科条，以八字括辞议，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以五服参情法，以墨涅识盗贼。籍产不入茔墓，籍财不入度支，宗人不即市，宫人不即狱，悼耄疲癃不即讯。详《刑法志》。

洪武元年置刑部。六年，增尚书、侍郎各一人。设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惟都官各一人。总部、比部主事各六人，都官、司门主事各四人。八年，以部事浩繁，增设四科，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十三年，升部秩，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仍分四属部，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比部主事各四人，都官、司门主事各二人，寻增侍郎一人。始分左、右侍郎。二十二年，改总部为宪部。二十三年，分四部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浙江部兼领云南。部各设官，如户部之制。二十九年，改为十二清吏司。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十八年，革北京司，增置云南、贵州、交阯三司。宣德十年，革交阯司，遂定为十三清吏司。

工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后增设都水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后增设营膳司员外郎二人，虞衡司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正六品，后增设都水司主事五人，营膳司主事三人，虞衡司主事二人，屯田司主事一人。所

辖，营缮所，所正一人，正七品所副二人，正八品所丞二人。正九品文思院，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皮作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革。鞍辔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隆庆元年，大使、副使俱革。宝源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间革。颜料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后革。军器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后革一人。节慎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八年设。织染所、杂造局，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广积、通积、卢沟桥、通州、白河各抽分竹木局，大使各一人，副使各一人。大通关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万历二年革。副提举二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副提举、典史俱革。柴炭司，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

尚书，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侍郎佐之。

营缮，典经营兴作之事。凡宫殿、陵寝、城郭、坛场、祠庙、仓库、廨宇、营房、王府邸第之役，鸠工会材，以时程督之。凡卤簿、仪仗、乐器，移内府及所司，各以其职治之，而以时省其坚洁，而董其窳滥。凡置狱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有稍食。工役二等，以处罪人输作者，曰正工，曰杂工。杂工三日当正工一日，皆视役大小而拨节之。凡物料储偫，曰神木厂，曰大木厂，以蓄材木，曰黑窑厂，曰琉璃厂，以陶瓦器，曰台基厂，以贮薪苇，皆籍其数以供修作之用。

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置罘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阱获之，赏有差。凡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开窑冶、置墓坟。凡帝王、圣贤、忠义、名山、岳镇、陵墓、祠庙有功德于民者，禁樵牧。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凡军装、兵械，下所司造，同兵部省之，必程其坚致。凡陶甄之事，有岁供，有暂供，有停减，籍其数，会其入，毋轻毁以费民。凡诸冶，饬其材，审其模范，付有司。钱必准铢两，进于内府而颁之。牌符、火器，铸于内府，禁其以法式泄于外。凡颜料，非其土产不以征。

都水，典川泽、陂池、桥道、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水利曰转漕，曰灌田。岁储其金石、竹木、卷埽，以时修其闸坝、洪浅、堰圩、堤防，谨蓄泄以备旱潦，无使坏田庐、坟隧、禾稼。舟楫、硙碾者

不得与灌田争利，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凡诸水要会，遣京朝官专理，以督有司。役民必以农隙，不能至农隙，则僝功成之。凡道路、津梁，时其葺治。有巡幸及大丧、大礼，则修除而较比之。凡舟车之制，曰黄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转漕于海，曰浅船，以转漕于河，曰马船、曰风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备倭船、曰战船，以御寇贼，曰大车，曰独辕车，曰战车，皆会其财用，酌其多寡、久近、劳逸而均剂之。凡织造冕服、诰敕、制帛、祭服、净衣诸币布，移内府、南京、浙江诸处，周知其数而慎节之。凡公、侯、伯铁券，差其高广。制式详《礼志》。凡祭器、册宝、乘舆、符牌、杂器皆会则于内府。凡度量、权衡，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

屯田，典屯种、抽分、薪炭、夫役、坟茔之事。凡军马守镇之处，其有转运不给，则设屯以益军储。其规办营造、木植、城砖、军营、官屋及战衣、器械、耕牛、农具之属。凡抽分征诸商，视其财物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或征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节之。夫役伐薪、转薪，皆雇役。凡坟茔及堂碑、碣兽之制,第宗室、勋戚、文武官之等而定其差。坟茔制度， 详《礼志》。

洪武初，置工部及官属，以将作司隶焉。吴元年置将作司，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左、右提举司提举，正六品，同提举，从六品，司程、典簿、副提举，正七品。军需库大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洪武元年，以将作司隶工部。六年，增尚书、侍郎各一人，设总部、虞部、水部并屯田为四属部。总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馀各一人。总部主事八人，馀各四人。又置营造提举司。洪武六年，改将作司为正六品，所属提举司，改正七品。寻更置营造提举司及营造提举分司，每司设正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隶将作司。八年，增立四科，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照磨二人。十年，罢将作司。十三年定官制，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四属部，以屯田部为屯部，各郎中、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十五年增侍郎一人。二十二年，改总部为营部。二十五年，置营缮所。改将作司为营缮所，秩正七品，设所正、所副、所丞各二人，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二十九年，又改四属部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嘉靖后添设尚书一人，专督大工。

提督易州山厂一人，掌督御用柴炭之事。明初，于沿江芦洲并龙江、瓦屑二场，取用柴炭。永乐间，迁都于北，则于白羊口、黄花镇、红螺山等处采办。宣德四年始设易州山厂，专官总理。景泰间，移于平山，又移于满城，相继以本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天顺元年仍移于易

州。嘉靖八年罢革，改设主事管理。

志第四十九 职官二

都察院附总督巡抚 通政司 大理寺 詹事府附左右春坊司经局 翰林院 国子监 衍圣公附五经博士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初设四人，后革二人。照磨所，照磨，正八品检校，正九品司狱司，司狱，从九品。初设六人，后革五人。各一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正七品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重者加总督。他如整饬、抚治、巡治、总理等项，皆因事特设。其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后改科员。在外巡按，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军，提督学校，两京各一人，万历末，南京增设一人。巡盐，两淮一人，两浙一人，长芦一人，河东一人。茶马，陕西。巡漕，巡关，宣德四年设立钞关御史，至正统十年始遣主事。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

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十三道各协管两京、直隶衙门；而都察院衙门分属河南道，独专诸内外考察。浙江道协管中军都督府，在京府军左、金吾左、金吾右、金吾前、留守中、神策、应天、和阳、广洋、武功中、武功后、茂陵十二卫，牧马千户所，及直隶庐州府，庐州、六安二卫。　江西道协管前军都督府，在京府军前、燕山左、龙江左、龙江右、龙骧、豹韬、天策、宽河八卫，及直隶淮安府，淮安、大河、邳州、九江、武清、龙门各卫。　福建道协管户部，宝钞提举司，钞纸、印钞二局，承运、广惠、广积、广盈、赃罚、甲乙丙丁戊字、天财、军储、供用、行用各库，在京金吾后、武成中、飞熊、武功左、武功右、武功前、献陵、景陵、裕陵、泰陵十卫，及直隶常州、池州二府，定边、开平中屯二卫，美峪千户所。　四川道协管工部，营缮所，文思院，御用、司设、神宫、尚衣、都知等监，惜薪司，兵仗、银作、巾帽、针工、器皿、盔甲、军器、宝源、皮作、鞍辔、织染、柴炭、抽分竹木各局，僧、道录司，在京府军、济州、大宁前、蔚州左、永清左五卫，蕃牧千户所，及直隶松江府、广德州，金山、怀安、怀来各卫，神木千户所，播州宣慰司，石砫、西阳等宣抚司，天全六番招讨司。　陕西道协管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在京府军后、鹰扬、兴武、义勇右、横海、江阴、康陵、昭陵八卫，敢勇、报效二营，韩、秦、庆、安化四府，及直隶和州，保定左、右、中、前四卫。　云南道协管顺天府，广备库，在京羽林前、通州二卫，及直隶永平、广平二府，通州左、通州右、涿鹿、涿鹿左、涿鹿中、密云中、密云后、永平、山海、卢龙、抚宁、东胜左、东胜右、大同中屯、营州五屯、延庆、延庆左、延庆右、万全左、万全右各卫，居庸关、黄花镇、宽河、武定各千户所。　河南道协管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酒醋面局，钟鼓司，教坊司，在京羽林左、留守前、留守后、神武左、神武前、彭城六卫，伊、唐、周、郑四府，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扬州、大名二府，扬州、高邮、仪真、归德、宁山、潼关、神武右各卫，泰州、通州、汝宁各千户所。　广西道协管通政司，六科，在京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腾骧左、腾骧右、武骧左、镇南、沈阳左、会州、富峪、忠义前、忠义后十二卫，及直隶安

庆、徽州、保定、真定四府，安庆、新安、镇武、真定各卫，紫荆关、倒马关、广昌各千户所。　　广东道协管刑部，应天府，在京虎贲左、济阳、武骧右、沈阳右、武功左、武功右、孝陵、长陵八卫，及直隶延庆州，开平中屯卫。　　山西道协管左军都督府，在京锦衣、府军右、留守左、骁骑左、骁骑右、龙虎、龙虎左、大宁中、义勇前、义勇后、英武、水军左十二卫，晋府长史司，及直隶镇江、太平二府，镇江、建阳、沈阳中屯各卫，平定、蒲州二千户所。　山东道协管宗人府，兵部，会同馆，御马监，典牧所，大通关，在京羽林右、永清右、济川三卫，及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直隶凤阳府，徐、滁二州，中都留守左、留守中、凤阳、凤阳中、凤阳右、皇陵、长淮、怀远、徐州、滁州、泗州、寿州、宿州、武平、沂州、德州、德州左、保定后、沈阳中各卫，洪塘千户所。　　湖广道协管右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在京留守右、武德、忠义右、虎贲右、广武、水军右、江淮、永陵八卫，辽、梁、岷、吉、华阳五府，荆、襄、楚三府长史司，及兴都留守司，直隶宁国府，宁国、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各卫。　贵州道协管吏部，太仆寺，上林苑监，内官、印绶二监，在京旗手卫，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保安州、苏州、太仓、镇海、蓟州、遵化、镇朔、兴州五屯，忠义中、河间、天津、天津左、天津右、宣府前、宣府左、宣府右、开平、保安右、蔚州、永宁各卫，嘉兴、吴淞江、梁城、沧州、兴和、长安、龙门各千户所。

初，吴元年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察院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历，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以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谕之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洪武九年汰侍御史及治书、殿中侍御史。十年七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十三年，专设左，右中丞，正二品左、右侍御史。正四品寻罢御史台。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秩正九品。每道铸印二，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内府，有事受印以出，既事纳之，文曰"绳愆纠缪"。以秀才李原名、詹徽等为都御史，吴荃等为试监察御史。试御史，一年后实授。又有理刑进士、理刑知县，理都察院刑狱，半年实授。正德中革。十六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

御史各二人，正五品，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十七年，升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佥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二十三年，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同，虑有诈伪。"乃更铸监察御史印曰"某道监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建文元年，改设都御史一人，革佥都御史。二年，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止设御史二十八人。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洪熙元年，称行在都察院，同六部，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宣德十年，罢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中，去"行在"字。嘉靖中，以清屯，增副都御史三人，寻罢。隆庆中，以提督京营，增右都御史三人，寻亦罢。

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一员。太祖时，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洪武元年置漕运使，正四品，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属官监运，正九品，都纲，省注。十四年罢。永乐间，设漕运总兵官，以平江伯陈瑄治漕。宣德中，又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运。至景泰二年，因漕运不断，始命副都御史王竑总督，因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成化八年，分设巡抚、总漕各一员。九年复旧。正德十三年又分设。十六年又复旧。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都御史。四十年归并，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万历七年加兼管河道。

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置。先是，蓟、辽有警，间遣重臣巡视，或称提督。至是以边患益甚，始置总督，开府密云，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兼理粮饷。万历九年加兼巡抚顺天等处。十一年复旧。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正统元年，始遣佥都御史巡抚宣大。景泰二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成化、弘治间，有警则遣。正德八年设总制。嘉靖初，兼辖偏、保。二十九年，去偏、保，定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衔。三十八年令防秋日驻宣府。四十三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移驻阳和。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火筛入寇，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后，或设或罢。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

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一员。永乐二年，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十九年，遣郭瑄、艾广巡抚广东。景泰三年，苗寇起，以两广宜协济应援，乃设总督。成化元年，兼巡抚事，驻梧州。正德十四年，改总督为总制，寻改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另设广东巡抚，改提督为总督，止兼巡抚广西，驻肇庆。隆庆三年，又设广西巡抚，除兼职。四年，革广东巡抚，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仍改总督，加带管盐法。

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正德五年设，寻罢。嘉靖二十七年，以苗患，又设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四十二年罢。天启元年，以土官奢崇明反，又设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五省总督。四年，兼巡抚贵州。

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制江西军务一员。嘉靖三十三年，以倭犯杭州置。四十一年革。

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一员。崇祯七年置，或兼七省。十二年后，俱以内阁督师。

总督凤阳地方兼制河南、湖广军务一员。崇祯十四年设。

总督保定地方军务一员。崇祯十一年设。

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兼巡抚河南一员。崇祯十六年设。

总督九江地方兼制江西、湖广军务一员。崇祯十六年设。

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一员。崇祯八年设，以卢象升为之，与总督或分或并。

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一员。永乐九年遣尚书治河，自后间遣侍郎、都御史。成化后，始称总督河道。正德四年，定设都御史。嘉靖二十年，以都御史加工部职衔，提督河南、山东、直隶河道。隆庆四年，加提督军务。万历五年，改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八年革。

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一员。宣德五年，初命侍郎总督粮储兼巡抚。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海警，加提督

军务，驻苏州。万历中，移驻句容，已复驻苏州。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永乐初，遣尚书治两浙农事。以后或巡视或督鹾，有事则遣。嘉靖二十六年，以海警，始命都御史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海道地方，提督军务。二十七年，改巡抚为巡视。二十八年罢。三十一年复设。

巡抚福建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嘉靖二十六年，既设浙江巡抚兼辖福、兴、漳、泉等处，三十五年，以闽、浙道远，又设提督军务兼巡福、兴、漳、泉、福宁海道都御史。后改巡抚福建，统辖全省。

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兼整饬蓟州等处边备一员。成化二年，始专设都御史赞理军务，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寻兼抚河间、真定、保定，凡五府。七年，兼理八府。八年，以畿辅地广，从居庸关中分，设二巡抚，其东为巡抚顺天、永平二府，驻遵化。崇祯二年，又于永平分设巡抚兼提督山海军务，其旧者止辖顺天。

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管河道一员。成化八年，分居庸关以西，另设巡抚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提督紫荆、倒马、龙泉等关，驻真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

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兼管河道提督军务一员。宣德五年，遣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正统十四年，以左副都御史王来巡抚湖广、河南。景泰元年，始专设河南巡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军务。

巡抚山西地方兼提督雁门等关军务一员。宣德五年，以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三年，始命都御史专抚山西，镇守雁门。天顺、成化间暂革，寻复置。

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提督军务一员。正统五年始设巡抚。十三年，定遣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加督理营田。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军务。

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驻山海关，后又驻宁远。

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命都御史出巡塞北，因奏设巡抚兼理大同。景泰二年，另设大同巡抚，后复并为一。成化十年，

复分设。十四年，加赞理军务。

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初与宣府共一巡抚，后或分或并。成化十年，复专设，加赞理军务。

巡抚延绥等处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十年，遣都御史出镇。景泰元年，专设巡抚加参赞军务。成化九年，徙镇榆林。隆庆六年，改赞理军务。

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以右佥都御史郭智镇抚宁夏，参赞军务。天顺元年罢。二年复设，去参赞。隆庆六年，加赞理军务。

巡抚甘肃等处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十年，命侍郎镇守。正统元年，甘、凉用兵，命侍郎参赞军务。景泰元年，定设巡抚都御史。隆庆六年，改赞理军务。

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宣德初，遣尚书、侍郎出镇。正统间，命右都御史陈镒、王文等出入更代。景泰初，耿九畴以刑部侍郎出镇，文移不得径下按察司，特改都御史巡抚。成化二年，加提督军务，后改赞理，驻西安，防秋驻固原。

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宣德五年，命都御史镇抚，后停遣。正统十四年，始设巡抚。万历十一年，加提督军务。

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赞理军务一员。正统三年，命都御史贾谅镇守，以后或侍郎或大理卿出抚。景泰元年定设巡抚都御史兼赞理军务。万历八年，改为提督军务。十二年，仍为赞理。

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一员。永乐后，间设巡抚镇守。成化以后，定为巡抚，或有时罢遣。嘉靖六年始定设。四十年加兼理军务。

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弘治十年，始设巡抚。正德十一年，改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定巡抚衔，所辖南安、赣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驻赣州。

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一员。永乐中，设巡抚，后以总督兼巡抚事，遂罢不设。嘉靖四十五年，复另设巡抚，加赞理军务。隆庆四年又罢。

巡抚广西地方一员。广西旧有巡抚，沿革不常。隆庆三年复专设。

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督川、贵粮饷一员。正统九年，命侍郎参赞军务。十年，设镇抚。天顺元年罢。成化十二年复设。嘉靖三十年，加兼理军务。四十三年，改赞理。隆庆二年，兼抚建昌、毕节等处。

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正统十四年，以苗乱置总督，镇守贵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设贵州巡抚。成化八年罢。十一年复设。正德二年又罢。五年又复设。嘉靖四十二年，裁革总督，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军务。

巡抚天津地方赞理军务一员。万历二十五年，以倭陷朝鲜暂设，寻为定制。

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天启元年设。崇祯二年罢。三年复设。

巡抚安庐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崇祯十年设，以史可法为之。十六年，又增设安、太、池、庐四府巡抚。

巡抚偏沅地方赞理军务一员。万历二十七年，以征播暂设，寻罢。天启二年后，或置或罢。崇祯二年定设。

巡抚密云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崇祯十一年设。

巡抚淮扬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崇祯十一年设。

巡抚承天赞理军务一员。崇祯十六年设。

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员，成化十二年，以郧、襄流民屡叛，遣都御史安抚，因奏设官抚治之。万历二年以抚治事权不专，添提督军务兼抚治职衔。九年裁革，十一年复设。

赞理松潘地方军务一员。正统四年，以王翱为之。

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誉黄右通政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

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奏闻。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即五军、六部、都察院等衙门，有事关机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诸司公文、勘合辨验允当，编号注写，公文用“日照之记”、勘合用“验正之记”关防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有径自封进者则参驳。午朝则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机密则不时入奏。有违误则籍而汇请。凡抄发、照驳诸司公移及勘合、讼牒、勾提件数、给繇人员，月终类奏，岁终通奏。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

初，洪武三年置察言司，设司令二人，掌受四方章奏，寻罢。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为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十二年，拨承敕监给事中、殿廷仪礼司、九关通事使隶焉。建文中，改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参议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一人。成祖复旧制。成化二年，置提督誊黄右通政，不理司事，录武官黄卫所袭替之故，以征赞事。万历九年革。

大理寺。卿一人，正三品左、右少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寺丞各一人。正五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正六品寺副二人，从六品，后革右寺副一人。评事四人。正七品。初设右评事八人，后革四人。

卿，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少卿、寺丞赞之。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布政司刑名之事。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左、右寺寺正，各随其所辖而覆审之。既按律例，必复问其款状，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拟具奏。不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有牾律失入者，调他司再讯，曰番异。犹不愜，则请下九卿会讯，曰圆审。已评允而招由未明，移再讯，曰追驳。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曰制决。凡狱既具，未经本寺评允，诸司毋得发遣。误则纠之。

初，吴元年置大理司卿，秩正三品。洪武元年革。三年，置磨勘司，凡诸司刑名、钱粮，有冤滥隐匿者，稽其功过以闻。寻亦革。洪武三年置磨勘司，设司令、司丞。七年增设司令一人，司丞五人，首领官五人，分为四科。十年革。十四年复置磨勘司，设司令一人，左、右司丞各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二十年复罢。十四年，复置大理寺，改

卿秩正五品，左、右少卿从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其属，左、右寺正各一人，寺副各二人，左评事四人，右评事八人。又置审刑司，共平庶狱。凡大理寺所理之刑，审刑司复详议之。审刑司设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详议各三人，正七品。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十九年罢审刑司。二十二年复，卿秩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丞三人，正五品。其左、右寺官如故。二十九年又罢，尽移案牍于后湖。建文初复置，改左、右寺为司，寺正为都评事，寺副为副都评事，司务为都典簿。司务，洪武二十六年置。成祖初，仍置大理寺，其左、右寺设官，复如洪武时。又因左、右二寺评事多寡不等，所治事亦繁简不均，以二寺评事均分，左、右各六人，如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带管直隶地方审录。初，太祖设左评事四员，分管在京诸司及直隶卫所、府州县刑名。右评事八员，分管在外十三布政司、都司、卫所、府州县刑名。永乐二年，仍复旧。后定都北京，又改分寺属。两京、五府、六部、京卫等衙门刑名，属左寺。顺天、应天二府，南、北直隶卫所、府州县并在外浙江等布政司、都司、卫所刑名，属右寺。弘治元年，裁减右评事四人。时天下罪囚，类不解审，右寺事顾简于左寺。万历九年，更定左、右寺分理天下刑狱。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贵州六司道，左寺理之。江西、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广西、云南七司道，右寺理之。以能按律出人罪者为称职。大理寺之设，为慎刑也。三法司会审，初审，刑部、都察院为主，覆审，本寺为主。明初，犹置刑具、牢狱。弘治以后，止阅案卷，囚徒俱不到寺。司务典出纳文移。

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厅，主簿一人，从七品录事二人，正九品通事舍人二人。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正五品左谕德，从五品各一人，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从六品，后不常设。各二人，左清纪郎一人，从八品，不常设左司谏二人，从九品，不常设。右春坊，亦如之。司经局，洗马一人，从五品校书，正九品正字，从九品各二人。

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前期纂辑成章进御，然后赴文华殿讲读。讲读毕，率其僚属，以朝廷所处分军国重事及抚谕诸蕃恩义，陈说于太子。凡朝贺，必先奏朝廷，乃具启本以进。凡府僚暨坊、局官与翰林院职互相兼，试士、修书皆与焉。

通事舍人，典东宫朝谒、辞见之礼，承令劳问之事，凡廷臣朝贺、

进笺、进春、进历于太子，则引入而举案。春坊大学士，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皆审慎而监省之。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各奉其职以从。凡东宫监国、抚军、出狩，及朝会出入，覆启，画诺，必审署以移詹事。诸祥眚必启告。内外庶政可为规鉴者，随事而赞谕。伶人、仆御有改变新声、导逢非礼者，则陈古义，申典制，纠正而请斥远之。司直、清纪郎，掌弹劾宫僚，纠举职事。文华殿讲读毕，诸臣班退，有独留奏事及私谒者，则共纠之。司谏，掌箴诲鉴戒，以拾遗补过。凡有启事于东宫，与司直、清纪执笔纪令旨，规正其伪缪者。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校书、正字，掌缮写装潢，诠其讹谬而调其音切，以佐洗马。

先是，洪武初，置大本堂，充古今图籍其中，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亲王。诸儒专经面授，分番夜直。已而太子居文华堂，诸儒迭班侍从，又选才俊之士入充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榷今古，评论文学。是时东宫官属，自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宾客外，则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同知左、右率府事，左、右率府副使，谕德，赞善大夫，皆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又有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及赞读等官。十五年，更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又各设大学士。寻定司经局官，设洗马、校书、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联无统，始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为府，定詹事秩正三品，春坊大学士正五品，司经局洗马从五品。虽各有印，而事总于詹事府。二十九年，增设左、右春坊清纪郎、司谏、通事舍人。建文中，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读、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典籍各一人。成祖复旧制。英宗初，命大学士提调讲读官。

按詹事府多由他官兼掌。天顺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成化以后，率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其协理者无常员。春坊大学士，景泰间，倪谦、刘定之而后，仅杨廷和一任之，后不复设。其司直、司谏、清纪郎亦不常置。惟嘉靖十八年以陆深为詹事，崔铣为少詹事，王教、罗洪先、华察等为谕德、赞善、洗马，皇甫涍、唐顺之等为司直、司谏，皆天下名儒。自明初宋濂诸人后，宫僚莫盛于此。嗣是，出阁讲读，每点别员，本府坊局仅为翰林官迁转之阶。

翰林院。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并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并正六品《五经》博士九人，正八品，并世袭，别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后不常设。待诏六人，从九

品，不常设。孔目一人，未入流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庶吉士，无定员。

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诰敕，以学士一人兼领。正统中，王直、王英以礼部侍郎兼学士，专领诰敕，后罢。弘治七年复设。正德中，白钺、费宏等由礼部尚书入东阁，专典诰敕。嘉靖六年复罢，以讲、读、编、检等官管之。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于四品京卿上。

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初置五人，各掌专经讲义，继以优给圣贤先儒后裔世袭，不治院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庶吉士，读书翰林院，以学士一人教习之。侍书，掌以六书供侍。待诏，掌应对。孔目掌文移。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修撰，正六品。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十三年，增设检阅。从九品十四年，定学士为正五品，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设孔目、《五经》博士、侍书、待诏、检讨。令编修、检讨、典籍同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十八年，更定品员，如前所列，独未有庶吉士。以侍读先侍讲。建文时，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两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改孔目为典簿，改中书舍人为侍书，以隶翰林。又设文渊阁待诏及拾遗、补阙等官。成祖初复旧。其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简用无定员。谓之内阁。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至洪熙以后，杨士奇等加至师保，礼绝百僚，始不复署。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不设杨士奇、杨溥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乃命工部具椅案，礼部定位次，以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

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坊大学士不常设，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等则带讲、读学士以下至编、检衔。

史官，自洪武十四年置修撰三人，编修、检讨各四人。其后由一甲进士除授及庶吉士留馆授职，往往溢额，无定员。嘉靖八年，复定讲、读、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皆从吏部推补，如诸司例。然未几即以侍从人少，诏采方正有学术者以充其选，因改御史胡经、员外郎陈束、主事唐顺之等七人俱为编修。以后仍循旧例，由庶吉士除授，卒无定额。崇祯七年，又考选推官、知县为编修、检讨，盖亦创举，非常制也。

庶吉士，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永乐二年，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宣德五年，始命学士教习。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

明初，尝置弘文馆学士，洪武三年置，以胡铉为学士，又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弘文馆学士，未几罢。宣德间，复建弘文阁于思善门右，以翰林学士杨溥掌阁印，寻并入文渊阁。秘书监，洪武三年置，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十三年并入翰林院典籍。起居注，甲辰年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注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至万历间，命翰林院官兼摄之。已复罢。寻皆罢。

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饌厅，掌饌二人。未入流

祭酒、司业，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凡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土官、外国生、幼勋臣及勋戚大臣子弟之入监者，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

正、成均之师道。有不率者，扑以夏楚，不悛，徙谪之。其率教者，有升堂积分超格叙用之法。课业仿书，季呈翰林院考校，文册岁终奏上。每岁仲春秋上丁，遣大臣祀先师，则总其礼仪。车驾幸学，则执经坐讲。新进士释褐，则坐而受拜。监丞掌绳愆厅之事，以参领监务，坚明其约束，诸师生有过及廪膳不洁，并纠惩之，而书之于集愆册。博士掌分经讲授，而时其考课。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助教、学正、学录掌六堂之训诲，士子肄业本堂，则为讲说经义文字，导约之以规矩。典簿，典文移金钱出纳支受。典籍，典书籍。掌馔，掌饮馔。

明初，即置国子学。乙巳九月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洪武十四年，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吴元年，定国子学官制，增设祭酒、司业、典簿。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八年，又置中都国子学，秩正四品命国子学分官领之。十三年，改典膳为掌馔。十五年，改为国子监，秩从四品，设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典簿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十六人，学正、学录各三人，掌馔一人。各官品秩，如前所列。中都国子监制亦如之。十六年，以宋讷为祭酒，敕谕之曰："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卿夙学耆德，故特命为祭酒。尚体朕立教之意，俾诸生有成，士习丕变，国家其有赖焉。"又命曹国公李文忠领监事，车驾时幸。以故监官不得中厅而坐，中门而行。二十四年，更定国子监品秩、员数。俱如前所列。中都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博士、学正、学录、掌馔各一人，助教二人，品秩与在京同。二十六年，罢中都国子监。建文中，升监丞为堂上官，革学正、学录。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置国子监于北京，设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博士、学正、学录、掌馔各一人，助教二人。后增设不常，助教至十五人，学正至十一人，学录至七人。后革助教二人，学正四人，学录二人。万历九年，又革助教四人，学录一人。宣德九年，省司业。弘治十五年复设。明初，祭酒、司业，择有学行者任之，后皆由翰林院官迁转。

衍圣公，孔氏世袭，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洪武元年授孔子五十六代孙希学袭封。其属，掌书、典籍、司乐、知印、奏差、书写各一人。皆以流官充之。曲阜知县，孔氏世职。洪武元年授孔子裔孙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二人，正

德元年授孔子五十九世孙彦绳主衢州庙祀。宋孔端友从高宗南渡，家于衢州，此孔氏南宗也。正德二年，授孔闻礼奉子思庙祀。颜氏一人，景泰三年，授颜子五十九世孙希惠。曾氏一人，嘉靖十八年，授曾子六十代孙质粹。仲氏一人，万历十五年，授子路裔孙仲吕。孟氏一人，景泰三年，授孟子裔孙希文。周氏一人，景泰七年，授先儒周敦颐裔孙冕。程氏二人，景泰六年，授先儒程颐裔孙克仁。崇祯三年，授先儒程颢裔孙接道。邵氏一人，崇祯三年，授先儒邵雍裔孙继祖。张氏一人，天启二年，以先儒张载裔孙文运为博士。硃氏二人，景泰六年，授先儒硃熹裔孙梴。嘉靖二年又授墅为博士，主婺源庙祀。刘氏一人，景泰七年，授诚意伯刘基七世孙禄，后革。教授司，教授，从九品学录、学司，并未入流孔、颜、曾、孟四氏，各一人。又尼山、洙泗二书院，各学录一人。

先是，元代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赐三品印。洪武元年，太祖既以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因谓礼臣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待其后嗣，秩止三品，弗称褒崇，其授希学秩二品，赐以银印。"又命复孔、颜、孟三家子孙徭役。十八年，敕工部询问，凡有圣贤子孙以罪输作者，释之。永乐二十二年，赐衍圣公宅于京师，加一品金织衣。正统元年，诏免凡圣贤子孙差役，选周、程、张、硃诸儒子孙聪明俊秀可教养者，不拘名数，送所在儒学读书，仍给廪馔。成化元年，给孔、颜、孟三氏学印，令三年贡有学行者一人，入国子监。六年，命衍圣公始袭者在监读书一年。

志第五十 职官三

太常寺附提督四夷馆 光禄寺 太仆寺 鸿胪寺 尚宝司 六科中书舍人 行人司 钦天监 太医院 上林苑监 五城兵马司顺天府附宛平大兴二县 武学 僧道录司 教坊司 宦官 女官

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六品其属，典簿厅，典簿二人，正七品博士二人，协律郎二人，正八品，嘉靖中增至五人。赞礼郎九人，正九品，嘉靖中增至三十三人，后革二人。司乐二十人。从九品，嘉靖中增至三十九人，后革五人。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帝王庙、祈谷殿、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显陵、康陵、永陵、昭陵各祠祭署，俱奉祀一人，从七品祀丞二人。从八品牺牲所，吏目一人。从九品

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属，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凡天神、地祇、人鬼，岁祭有常。先冬十二月朔，奏进明年祭日，天子御奉天殿受之，乃颁于诸司。天子亲祭，则赞相礼仪。大臣摄事，亦如之。凡国有册立、册封、冠婚、营缮、征讨、大丧诸典礼，岁时旱涝大灾变，则请告宗庙社稷。荐新则移光禄寺供其品物。祭祀先期请省牲，进祝版、铜人，上殿奏请斋戒，亲署御名。省牲偕光禄卿。惟大祀车驾亲省，大臣日一省之。凡祭，涤器、爨埋、香烛、玉帛，整拂神幄，必恭洁。掌燎、看燎、读祝、奏礼、对引、司香、进俎、举麾、陈设、收支、导引、设位、典仪、通赞、奉帛、执爵、司樽、司罍洗，卿贰属各领其事，罔有不共。凡玉四等：曰苍璧，以祀天曰黄琮，以祀地曰赤璋、白琥，以朝日、夕月曰两圭有邸。以祭太社、太稷帛五等：曰郊祀制帛，祀天地曰奉先制帛，荐祖考曰礼神制帛，祭社稷、群神、帝王、先师曰展亲制帛，祭享亲王曰报功制帛，祭享功臣。牲四等：曰犊，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骍或黝。大祀入涤三月，中祀一月，小祀一旬。乐四等：曰九奏，用祀天地曰八奏，神祇、太岁，曰七奏，大明、太社、太稷、帝王曰六奏。夜明、帝社、帝稷、宗庙、先师。舞二：曰文舞，曰武舞。乐器不徙。陵园之祭无乐。岁终合祭五礼之神，则少卿摄事。

初，吴元年置太常司，设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典簿、协律郎、博士，正七品赞礼郎。从八品洪武初，置各祠祭署，设署令、署丞。十三年，更定协律郎等官品秩。协律郎正八品，赞礼郎正九品，司乐从九品。三十四年改各署令为奉祀，署丞为祀丞。二十年改司

为寺，官制仍旧。二十五年已定司丞正六品。建文中，增设赞礼郎二人，太祝一人，以及各祠祭署俱有更革。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各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成祖初，惟易天坛为天地坛，馀悉复洪武间制。建文时，南郊祠祭署为郊坛祠祭署，已又改为天地坛祠祭署。洪熙元年置牺牲所，吏目典掌文移。先是，洪武三年置神牲所，设廪牲令、大使、副使等官。四年革。世宗厘祀典，分天地坛为天坛、地坛，山川坛、耤田祠祭署为神祇坛，大祀殿为祈谷殿，增置朝日、夕月二坛，各设祠祭署。又增设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员。隆庆三年，革协律郎等官四十八员，万历六年复设，如嘉靖间制。万历四年，改神祇坛为先农坛。

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八百国兰者哥进贡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按太常寺卿在南京者，多由科目。北寺自永乐间用乐舞生，累资升至寺卿，甚或加礼部侍郎、尚书掌寺，后多沿袭。至隆庆初，乃重推科甲出身者补任。译字生，明初甚重。与考者，与乡、会试额科甲一体出身。后止为杂流。其在馆者，升转皆在鸿胪寺。

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其属，典簿厅，典簿二人，从七品录事一人，从八品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各署正一人，从六品署丞四人，从七品监事四人，从八品司牲司，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革司牧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嘉靖七年革。银库，大使一人。

卿，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率少卿、寺丞官属，辨其名数，会其出入，量其丰约，以听于礼部。凡祭祀，同太常省牲；天子亲祭，进饮福受胙；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丧葬供奠馔。所用牲、果、菜物，取之上林苑；不给，市诸民，视时估十加一，其市直季支天财库。四方贡献果鲜厨料，省纳惟谨。器皿移工部及募工兼作之，岁省其成败。凡筵宴酒食及外使、降人，俱差其等而供给焉。传奉宣索，籍记而覆奏之。监以科道官一员，察其出入，纠禁其奸弊。岁四月至九月，凡御用物及祭祀之品皆用冰。大官，供祭品宫膳、节令筵席、蕃使宴犒

之事。珍羞，供宫膳肴核之事。良酝，供酒醴之事。掌醢，供饧、油、醯、酱、梅、盐之事。司牲养牲，视其肥瘠而蠲涤之。司牧亦如之。

初，吴元年置宣徽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以尚食、尚醴二局隶之。局设大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洪武元年改为光禄寺，设光禄卿，正四品少卿，正五品寺丞，正六品主簿。正八品所属尚食等局，又移太常司供需库隶之。局库官品仍旧。二年，设直长四人，遇百官赐食御前者，则令供事。四年，置法酒库。设内酒坊大使，从八品，副使，从九品。八年，改寺为司，升卿秩，卿从三品，少卿从四品。以寺丞为司丞，从六品主簿为典簿，从七品增设录事。从八品又置所属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每署令一人，从六品丞一人，从七品监事一人。从八品孳牧所，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未入流十年，定光禄司散官品秩。时所用光禄司官，或内官，或流官，或庖人，出身不同，同授散官。至是定，内官除授者，照内官散官给授。流官除授者，照文官散官给授。庖人除授者，卿从三品，授尚膳大夫；少卿正五品，授奉膳大夫；司丞从六品，授司膳郎；客署丞从七品，授掌膳郎；监事从八品，授执膳郎。寻罢各局库，置司牲司，又改孳牧所为司牧司。后为司牧局。三十年，复改为光禄寺，官制仍旧。少卿已定正五品。建文中，升少卿、寺丞品秩。少卿升四品，寺丞升五品。增设司圃所，改司牲司为孳牲所。升其品级成祖复旧制。正统六年，裁四署冗员。先是，光禄卿奈享以供应事繁，奏增各署官，至是复奏裁之。裁署正四人，署丞五人，监事七人。嘉靖七年，革司牧局。万历二年，添设银库大使一人。

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正德十一年增设一人。寺丞四人。正六品其属，主簿厅，主簿一人。从七品常盈库，大使一人。所辖，各牧监，监正一人，正九品监副一人，从九品录事一人。后监正、监副、录事俱革。各群，群长一人。后革

卿，掌牧马之政令，以听于兵部。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寺丞分理京卫、畿内及山东、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马匹。济南、兖州、东昌、开封、彰德、卫辉。凡军民孳牧，视其丁产，授之种马。牡十之二，牝十之八，为一群。南方以四牝一牡为群。岁征其驹，曰备用马，齐其力以给将士。将士足，则寄牧于畿内府州县，肥瘠登耗，籍其毛齿而时阅之。三岁偕御史一人印烙，选其健良而汰其羸劣。其草场已垦成田者，岁敛其租金，灾祲则出之以佐市马。其赔偿折纳，则征马金输兵部。主簿典勾省文移。大使典贮库马金。

初，洪武四年置群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司牧养。六年，更置群牧监于滁州，旋改为太仆寺，秩从三品，设卿、少卿、寺丞，又设首领官知事、主簿各一人。七年，增设牧监、群官二十七处，隶太仆寺。寻定群牧监品秩。令，正五品，丞，正六品，镇抚，从六品，群头十人、吏目一人，省注。十年，增置滁阳等各牧监及所属各群。改牧监令、丞为监正、监副。监正，从八品，监副，正九品，御良，从九品。后又定监正为正九品。二十二年，定滁阳等十二牧监，每监设监正一人，监副二人，录事一人。来安等一百二十七群，每群设群长一人。初设群副二人，至是革。二十三年，增置江东、当涂二牧监及所属各群。又罢乌衣等五十四群，改置永安等七群，定为牧监十四，滁阳、大兴、香泉、仪真、定远、天长、长淮、江都、句容、溧阳、江东、溧水、当涂、舒城。群九十有七。大胜关、柏子、骝兴、保宁、草堂五群，隶滁阳监。永安、如皋、沿海、保全、朝阳、永昌、安定七群，隶大兴监。大钱、铜城、永丰、龙胜、龙山、永宁、新安、庆安、襄安九群，隶香泉监。华阳、寿宁、广陵、善应四群，隶仪真监。龙江、龙安、万胜、龙泉四群，隶定远监。天长、怀德、招信、得胜、武安五群，隶天长监。长安、白石、荆山、南山、团山、草平六群，隶长淮监。万宁、广生、万骥、顺德、大兴、骥宁、崇德七群，隶江都监。句容、易风、仍信、福胙、通德、承佩、上容、政仁、练塘、寿安十群，隶句容监。举福、从山、明义、永定、福贤、崇来、永城、永泰、奉安九群，隶溧阳监。开宁、泉水、惟政、清化、神泉、新亭、长泰、光泽八群，隶江东监。仪凤、仙坛、立信、归政、丰庆、安兴、游山、永宁八群，隶溧水监。石城、永保、化洽、姑熟、繁昌、多福、丹阳、德政八群，隶当涂监。枣林、海亭、伏龙、龙河、会龙、九龙、万龙七群，隶舒城监。二十八年，悉罢群牧监，以其马隶有司牧养。三十年，置行太仆寺于北平，秩如太仆寺。建文中，升寺丞品秩，旧六品，升五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增设录事，及典厩、典牧二署，□肃驗等十八群，滁阳等八牧监，龙山等九十二群。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改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十八年定都北京，遂以行太仆寺为太仆寺。洪熙元年，复称北京行太仆寺。正统六年，定为太仆寺。其旧在滁州者，改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初置四人。正统中，又增八人，共十二人，以一人领京卫，一人领顺德、广平二府，一人领开封、卫辉、彰德三府，九人分领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大名、济南、兖州、东昌九府孳牧、寄牧各马匹。弘治六年革四人。正德九年复增一人，专领寄牧之事。嘉靖八年又革三人，共六人分领，三年更代，而以寄牧者令府州县兼理。隆庆三年又革三人，止设三人，以一人提督库藏兼协理京边，二人分理东西二路各马政。

鸿胪寺。卿一人，正四品左、右少卿各一人，从五品左、右寺丞各一人。从六品其属，主簿厅，主簿一人。从八品司仪、司宾二署，各署丞一人，正九品鸣赞四人，从九品，后增设五人。序班五十人。从九品。嘉靖三十六年革八人。万历十一年复设六人。

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长至赐假、赐宴，四月赐字扇、寿缕，十一月赐戴暖耳，陪祀毕，颁胙赐，皆赞百官行礼。司仪，典陈设、引奏，外吏来朝，必先演仪于寺。司宾，典外国朝贡之使，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仪节。鸣赞，典赞仪礼。凡内赞、通赞、对赞、接赞、传赞咸职之。序班，典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

初，吴元年置侍仪司，秩从五品。洪武四年定侍仪使，从七品引进使，正八品奉班都知，正九品通赞、通事舍人，从九品俱为七品以下官。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设使一人，正七品副三人，正八品丞奉一人，从八品鸣赞二人，正九品序班十六人，从九品九关通事使一人，正八品副六人。从八品十三年，改使为司正，分左、右司副各一人，增序班至四十四人，革承奉，增设司仪四人。二十二年，增设左、右司丞四人。正九品三十年，始改为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以下员数、品级如前所列。又设外夷通事隶焉。建文中，升少卿以下品秩。少卿升正五品，寺丞升正六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与鸣赞、序班皆升品级。罢司仪、司宾二署，而以行人隶鸿胪寺。成祖初，悉复旧制。

尚宝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吴元年但设一人，后增二人。掌宝玺、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宝二十有四。旧宝十有七，嘉靖十八年增制者七。曰“皇帝奉天之宝”，为唐、宋传玺，祀天地用之。若诏与赦，则用“皇帝之宝”；册封、赐劳，则用“皇帝行宝”；诏亲王、大臣及调兵，则用“皇帝信宝”；上尊号，则用“皇帝尊亲之宝”；谕亲王，则用“皇帝亲亲之宝”。其“天子之宝”，以祀山川、鬼神；“天子行宝”，以封外国及赐劳；“天子信宝”，以招外服及征发。诏用“制诰之宝”；敕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用“敬天勤民之宝”。若“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则图书文史等用之。世宗增制，为“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为“大明受命之宝”，为“巡狩天下之宝”，为“垂训之宝”，为“命德

之宝”，为“讨罪安民之宝”，为“敕正万民之宝。”。太子之宝一，曰“皇太子之宝”。凡宝之用，必奏请而待发。每大朝会，本司官二员，以宝导驾，俟升座，各置宝于案，立待殿中。礼毕，捧宝分行，至中极殿，置案而出。驾出幸，则奉以从焉。岁终，移钦天监，择日和香物入水，洗宝于皇极门。籍奏一岁用宝之数。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俱。

凡金牌之号五，以给勋戚侍卫之扈从及班直者、巡朝者、夜宿卫者：曰仁，其形龙，公、侯、伯、驸马都尉佩之；曰义，其形虎，勋卫指挥佩之；曰礼，其形麟，千户佩之；曰智，其形狮，百户佩之；曰信，其形祥云，将军佩之。半字铜符之号四，以给巡城寺卫官：曰承，曰东，曰西，曰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点察焉。令牌之号六：曰申，以给金吾诸卫之警夜者；曰木，曰金，曰土，曰火，曰水，以给五城之警夜者。铜牌之号一，以稽守卒，曰勇。牙牌之号五，以察朝参：公、侯、伯曰勋，驸马都尉曰亲，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乐。嘉靖中，总编曰官字某号，朝参佩以出入，不则门者止之。私相借者，论如律。有故，纳之内府。祭牌之号三：陪，祀官曰陪，供事官曰供，执事人曰执。双鱼铜牌之号二：曰严，以肃直卫锦衣校尉之止直者；曰善，以饰光禄胥役之供事者。符验之号五：曰马，曰水，曰达，曰通，曰信。符验之制，上织船马之状，起马用“马”字，双马用“达”字，单马用“通”字。起船者用“水”字，并船用“信”字。亲王之藩及文武出镇抚、行人通使命者，则给之。御史出巡察则给印，事竣，咸验而纳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数，其职至迩，其事至重也。

太祖初，设符玺郎，秩正七品。吴元年改尚宝司卿，秩正五品，以侍从儒臣、勋卫领之，如耿瑄以散骑舍人、黄观以侍中、杨荣以庶子为卿。非有才能不得调。勋卫大臣子弟奉旨乃得补丞。其后多以恩廕寄禄，无常员。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后增、减员数不常。万历九年裁兵科五人，户、刑二科各四人，礼科二人。十一年复设户、兵、刑三科各二人，礼科一人。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吏科，凡吏部引选，则掌科即都给事中，以掌本科印，故名，六科同。同至御前请旨。外官领文凭，皆先赴科画字。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拾遗

纠其不职者。户科，监光禄寺岁入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与各科兼莅之，皆三月而代。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礼科，监订礼部仪制，凡大臣曾经纠劾削夺、有玷士论者纪录之，以核赠谥之典。兵科，凡武臣贴黄诰敕，本科一人监视。其引选画凭之制，如吏科。刑科，每岁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数，岁终类上一岁蔽狱之数，阅十日一上实在罪囚之数，皆凭法司移报而奏御焉。工科，阅试军器局，同御史巡视节慎库，与各科稽查宝源局。而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虽分隶六科，其事属重大者，各科皆得通奏。但事属某科，则列其科为首。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珥笔记旨。凡题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送内阁，备编纂。其诸司奉旨处分事目，五日一注销，核稽缓。内官传旨必覆奏，复得旨而后行。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蕃或告谕外国，充正、副使。朝参门籍，六科流掌之。登闻鼓楼，日一人，皆锦衣卫官监莅。洪武元年，以监察御史一人监登闻鼓，后令六科与锦衣卫轮直。受牒，则具题本封上。遇决囚，有投牒讼冤者，则判停刑请旨。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

明初，统设给事中，正五品，后数更其秩。与起居注同。洪武六年，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铸给事中印一，推年长者一人掌之。九年，定给事中十人。十年，隶承敕监。十二年，改隶通政司。十三年，置谏院，左、右司谏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从七品十五年，又置谏议大夫。以兵部尚书唐鐸为之。寻皆罢。二十二年，改给事中为源士，增至八十一人。初，魏敏、卓敬等凡八十一人为给事中。上以其适符古元士之数，改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为事之本源，改为源士。未几，复为给事中。二十四年，更定科员，每科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二人，从八品。给事中共四十人，正九品。各科分设员数，如前所列。建文中，改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不置左、右给事中。增设拾遗、补阙。成祖初，革拾遗、补阙，仍置左、右给事中，亦从七品。寻改六科，置于午门外直房莅事。六科衙门旧在砖门内尚宝司西。永乐中灾，移午门外东西，每夜一科直宿。宣德八年，增户科给事中，专理黄册。

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人，从七品直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制敕房中书舍人。并从七品，无定员。

中书科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凡草请诸翰林，

宝请诸内府，左券及勘籍，归诸古今通集库。诰敕，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六品至九品敕命。勘合籍，初用二十八宿，后用《急就章》为号。诰敕之号，曰仁、义、礼、智，公、侯、伯、蕃王、一品、二品用之；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文官三品以下用之；曰千字文，武官、续诰用之。皆以千号为满，满则复始。王府及驸马都尉不编号，土官以文武类编。凡大朝会，则侍班。东宫令节朝贺，则导驾侍班于文华殿。册封宗室，则充副使。其乡试、会试、殿试，间有差遣，充授并如科员。大祀南郊，则随驾而供事。员无正贰，印用年深者掌之。文华殿舍人，职掌奉旨书写书籍。武英殿舍人，职掌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内阁诰敕房舍人，掌书办文官诰敕，番译敕书，并外国文书、揭帖，兵部纪功、勘合底簿。制敕房舍人，掌书办制敕、诏书、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一应机密文书，各王府敕符底簿。

洪武七年，初设直省舍人十人，秩从八品，隶中书省。九年，为中书舍人，改正七品，寻又改从七品。十年，与给事中皆隶承敕监。建文中，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升正七品，入文翰馆，隶翰林院。成祖复旧制。寻设中书科署于午门外，定设中书舍人二十人。其恩廕带俸者，不在额内。宣德间，内阁置诰敕、制敕两房，皆设中书舍人。嘉靖二十年，选各部主事，大理寺评事，带原衔直诰敕、制敕两房。四十四年，两房员缺，令吏部考选举人为中书舍人。隆庆元年，令两房办事官不得升列九卿。按洪武间，置承敕监、洪武九年置，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寻改令正七品，丞正八品。十年改令、丞为承敕郎，设二人，从七品。给事中、中书舍人咸隶焉。后罢。司文监、洪武九年置，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寻改令正七品，丞正八品。十年罢。考功监，洪武八年置，设令、丞。九年定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寻改令正七品，丞正八品。十八年罢。参掌给授诰敕之事。永乐初，命内阁学士典机务，诏册、制诰皆属之。而誊副、缮正皆中书舍人入办，事竣辄出。宣德初，始选能书者处于阁之西小房，谓之西制敕房。而诸学士掌诰敕者居阁东，具稿付中书缮进，谓之东诰敕房。此系办事。若知制诰衔，惟大学士与诸学士可带。正统后，学士不能视诰敕，内阁悉委于中书、序班、译字等官，于是内阁又有东诰敕房。因刘铉不与辅臣会食始。嘉靖末，复以翰林史官掌外制，而武官诰敕仍自其属为之。若诏赦、敕革之类，必由阁臣，翰林诸臣不得预。其直文华、武英两殿供御笔札者，初为内官职，继以中书分直，后亦专举能书者。大约舍人有两途，由进士部选者，得迁科道部属，其直两殿、两房舍人，不必由部选，自甲科、监生、生儒、布衣能书者，俱可为

之。不由科甲者，初授序班，及试中书舍人，不得迁科道部属，后虽加衔九列，仍带衔办事。楷书出身者，或加太常卿衔，沈度、沈粲、潘辰等有加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者。洪武初，又有承天门待诏一人，阁门使四人，观察使十人，后俱革。

行人司。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旨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精微册，批缴内府。

初，洪武十三年置行人司，设行人，秩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七年升品秩，以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奉使率不称旨，定设行人司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非奉旨，不得擅遣，行人之职始重。建文中，罢行人司，而以行人隶鸿胪寺。成祖复旧制。

钦天监。监正一人，正五品监副二人。正六品其属，主簿厅，主簿一人，正八品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人，正六品五官灵台郎八人，从七品，后革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正八品，后革一人。五官挈壶正二人，从八品，后革一人。五官监候三人，正九品，后革一人。五官司历二人，正九品五官司晨八人，从九品，后革六人。漏刻博士六人。从九品，后革五人。

监正、副，掌察天文、定历数、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率其属而测候焉。有变异，密疏以闻。凡习业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阴阳人，各分科肄业。每岁冬至日，呈奏明岁《大统历》，成化十五年改颁明岁历于十月朔日。移送礼部颁行。其《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四季天象录》，并先期进呈。凡历注，御历注三十事，如祭祀、颁诏、行幸等类。民历三十二事，壬遁历七十二事。凡祭日，前一年会选以进，移知太常。凡营建、征讨、冠婚、山陵之事，则选地而择日。立春，则预候气于东郊。大朝贺，于文楼设定时鼓、漏刻报时，司晨、鸡唱，各供其事。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秒时刻、起复方位以闻，下礼部，移内外诸司救之，仍按占书条奏。若食不及一分，与《回回历》虽食一分以上，则奏而不救。监官毋得改他官，子孙毋得徙他业。乏人，则移礼部访取而试用焉。五官正推历法，定四时。司历、监候佐之。灵台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变。观象台四面，面四天文生，轮司测候。保章正专志天文之变，定其吉凶之占。挈

壶正知刻漏。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以考中星昏旦之次。漏刻博士定时以漏，换时以牌，报更以鼓，警晨昏以钟鼓。司晨佐之。

明初，即置太史监，设太史令，通判太史监事，佥判太史监事，校事郎，五官正，灵台郎，保章正、副，挈壶正，掌历，管勾等官。以刘基为太史令。吴元年，改监为院，秩正三品。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五官正，正六品，典簿、雨旸司、时叙郎、纪候郎，正七品，灵台郎、保章正，正八品，副，从八品，掌历、管勾，从九品。洪武元年，征元太史张佑、张沂等十四人，改太史院为司天监，设监令一人，正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监丞一人，正六品主簿一人，正七品主事一人，正八品五官正五人，正五品五官副五人，正六品灵台郎二人，正七品保章正二人，从七品监候三人，正八品司辰八人，正九品漏刻博士六人。从九品又置回回司天监，设监令一人，正四品少监二人，正五品监丞二人。正六品征元回回司天监郑阿里等议历。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四年，诏监官职专司天，非特旨不得升调。又定监官散官。监令，正仪大夫；少监，分朔大夫；五官司，司玄大夫；监丞，灵台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灵台郎，司正郎；五官挈壶正，挈壶郎。十四年，改钦天监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属官五官正以下，员数如前所列。俱从品级授以文职散官。二十二年，改令为监正，丞为监副。三十一年，罢回回钦天监，以其历法隶本监。明初，又置稽疑司，以掌卜筮，未几罢。洪武十七年，置稽疑司，设司令一人，正六品，左、右丞各一人，从六品，属官司筮，正九品，无定员。寻罢。

太医院。院使一人，正五品院判二人。正六品其属，御医四人，正八品，后增至十八人，隆庆五年定设十人。生药库、惠民药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太医院掌医疗之法。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妇人，曰疮疡，曰针灸，曰眼，曰口齿，曰接骨，曰伤寒，曰咽喉，曰金镞，曰按摩，曰祝由。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黜陟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四方解纳药品，院官收贮生药库，时其燥湿，礼部委官一员稽察之。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连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与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王府请医，本院奉旨遣官或医士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疾，亦奉旨往视。其治疗可否，皆具本覆奏。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

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

太祖初，置医学提举司，设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学正、官医、提领。从九品寻改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丞。正六品吴元年，改监为院，设院使，秩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六年，置御药局于内府，始设御医。御医局，秩正六品，设尚药、奉御二人，直长二人，药童十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设御医四人，以太医院医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贡献名药及储蓄药品，奉御一人掌之。凡供御药饵，医官就内局修制,太医院官诊视。十四年， 改太医院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吏目一人。属官御医四人，俱如文职授散官。二十二年，复改令为院使，丞为院判。嘉靖十五年，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库，诏御医轮直供事。

上林苑监。左、右监正各一人，正五品左、右监副各一人，正六品，监正、监副后不常设，以监丞署职。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七品其属，典簿厅，典簿一人。正九品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典署一人，正七品署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

监正掌苑囿、园池、牧畜、树种之事。凡禽兽、草木、蔬果，率其属督其养户、栽户，以时经理其养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宾客、宫府之膳羞。凡苑地，东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关，西南至浑河，并禁围猎。良牧，牧牛羊豕，蕃育，育鹅鸭鸡，皆籍其牝牡之数，而课孳卵焉。林衡，典果实、花木，嘉蔬，典莳艺瓜菜，皆计其町畦、树植之数，而以时苞进焉。

洪武二十五年，议开上林院，度地城南。自牛首山接方山，西并河涯。比图上，太祖谓有妨民业，遂止。永乐五年，始置上林苑监，设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鉴及典察左右前后十属署。洪熙中，并为蕃育、嘉蔬二署。以良牧、川衡并蕃育，冰鉴、林衡并嘉蔬，典察四署分并入。宣德十年，始定四署。正德间，增设监督内臣共九十九员。嘉靖元年，裁汰八十员，革蕃育、嘉蔬二署典署，林衡、嘉蔬二署录事。

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各指挥一人，正六品副指挥四人，正七品吏目一人。

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画境而分领之。境内有游民、奸民则逮治。若车驾亲郊，则率夫里供事。凡亲、郡王妃父无官者，亲王授兵马指挥，郡王授副指挥，不管事。

明初，置兵马指挥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改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各城门设兵马。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五年，又设兵马指挥司分司于中都。十年，定京城及中都兵马指挥司秩俱正六品。先是秩正四品。改为指挥、副指挥，职专京城巡捕等事，革知事。二十三年，定设五城兵马指挥司，惟中城止称中兵马指挥司。俱增设吏目。建文中，改为兵马司，改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永乐元年复旧。二年，设北京兵马指挥司。嘉靖四十一年，诏巡视五城御史，每年终，将各城兵马指挥会本举劾。隆庆间，御史赵可怀言："五城兵马司官，宜取科贡正途，职检验死伤，理刑名盗贼，如两京知县。不职者，巡城御史纠劾之。"

顺天府。府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六人，正六品，嘉靖后革三人。推官一人，从六品儒学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九品检校一人。所辖，宛平、大兴二县，各知县一人，正六品县丞二人，正七品主簿无定员，正八品典史一人。司狱司，司狱一人。从九品都税司，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宣课司，凡四，正阳门外、正阳门、张家湾、卢沟桥。税课司，凡二，安定门外、安定门。各大使一人。从九品税课分司，凡二，崇文门、德胜门。各副使一人。递军所、批验所，各大使一人。

府尹，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劝农问俗，均贡赋,节征徭，谨祭祀， 阅实户口，纠治豪强，隐恤穷困，疏理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岁立春，迎春、进春，祭先农之神。月朔望，早朝，奏老人坊厢听宣谕。孟春、孟冬，率其僚属行乡饮酒礼。凡勋戚家人文引，每三月一奏。市易平其物价。遇内官监征派物料，虽有印信、揭帖，必补牍面奏。若天子耕耤，行三推礼，则奉青箱播种于后。礼毕，率庶人终亩。府丞，贰京府，兼领学校。治中，参理府事，以佐尹丞。通判，分理粮储、马政、军匠、薪炭、河渠、堤涂之事。推官，理刑名，察属吏。二县，职掌如外县，以近莅辇下，故品秩特优。

顺天府即旧北平府。洪武二年置北平行省。九年改为北平布政司，

皆以北平为会府。永乐初，改为顺天府。十年，升为府尹，秩正三品，设官如应天府。顺天府通判，旧六人，内一人管粮，一人管马，一人清军，一人管匠，一人管河，一人管柴炭。嘉靖八年革管河、管柴炭二人。万历九年革清军、管匠二人。十一年复设一人，兼管军匠。

武学。京卫武学，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卫武学，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或一人。掌教京卫各卫幼官及应袭舍人与武生，以待科举、武举、会举，而听于兵部。其无武学者，凡诸武生则隶儒学。

建文四年始置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启忠等十斋，各训导二人。永乐中罢，正统六年复设。后渐置各卫武军，设官如儒学之制。

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

导录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嘉靖中革。龙虎山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洪武元年，张正常入朝，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隆庆间革真人，止称提点。万历初复之。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阜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提点一人。

僧、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

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给僧道度牒。十一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初，提点从六品，知观从九品。洪武十五年升提点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司左善世之下，道录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所列。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

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舞承应。以乐户充之，隶礼部。嘉靖中，又设显陵供祀教坊司，设左、右司乐各一人。

宦官。十二监。每监各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典簿一员，正六品，长随、奉御无定员，从六品。此洪武旧制也。后渐更革，详见各条下。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郎掌司、典簿无定员。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内官监，掌印太监一员，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窖诸事。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典簿、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又有仁智殿监工一员，掌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册等，奏进御前。司设监，员同内官监，掌卤簿、仪仗、帷幕诸事。御马监，掌印、监督、提督太监各一员。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掌司、典簿、写字、拿马等员。象房有掌司等员。神宫监，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掌司、管理无定员，掌太庙各庙洒扫、香灯等事。尚膳监，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光禄太监一员，总理一员，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及各牛羊等房厂监工无定员，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诸事。尚宝监，掌印一员，佥书、掌司无定员，掌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凡用宝，外尚宝司以揭帖赴监请旨，至女官尚宝司领取，监视外司用讫，存号簿，缴进。印绶监，员同尚宝，掌古今通集库，并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诸事。直殿监，员同上，掌各殿及廊庑扫除事。尚衣监，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掌御用冠冕、袍服及屦舄、靴袜之事。都知监。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掌司、长随、奉御无定员，旧掌各监行移、关知、勘合之事，后惟随驾前导警跸。

四司。旧制每司各司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五品。后渐更易，详下。惜薪司，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掌道、掌司、写字、监工及外厂、北厂、南厂、新南厂、新西厂各设佥书、监工，俱无定员，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

房、学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管理、监工无定员，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监工无定员，掌沐浴之事。

八局。旧制每局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兵仗局，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之。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掌印太监一员，佥书、监工无定员。凡宫人年老及罢退废者，发此局居住。惟此局不在皇城内。巾帽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掌宫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员同巾帽局，掌造宫中衣服。内织染局，员同上，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城西蓝靛厂为此局外署。酒醋面局，员同上，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与御酒房不相统辖。司苑局。员同上，掌蔬菜、瓜果。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其外有内府供用库，掌印太监一员，总理、管理、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宫内及山陵等处内官食米及御用黄蜡、白蜡、沉香等香。凡油蜡等库俱属之。旧制各库设官同八局。司钥库，员同上，掌收贮制钱以给赏赐。内承运库，掌印太监一员，近侍、佥书太监十员，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掌大内库藏，凡金银及诸宝货总隶之。十库，甲字，掌贮银硃、黄丹、乌梅、藤黄、水银诸物。乙字，掌贮奏本等纸及各省所解胖袄。丙字，掌贮丝绵、布匹。丁字，掌贮生漆、桐油等物。戊字，掌贮所解弓箭、盔甲等物。承运，掌贮黄白生绢。广盈，掌贮纱罗诸帛匹。广惠，掌造贮巾帕、梳笼、刷抿、钱贯、钞锭之类。赃罚，掌没入官物。已上各掌库一员，贴库、佥书无定员。御酒房，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无定员。掌造御用酒。御药房，提督太监正、副二员，分两班。近侍、医官无定员。职掌御用药饵，与太医院官相表里。御茶房，提督太监正、副二员，分两班。近侍无定员。职司供奉茶酒、瓜果及进御膳。牲口房，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无定员。收养异兽珍禽。刻漏房，掌房一员，佥书无定员。掌管每日时刻，每一时即令直殿监官入宫换牌，夜报刻水。更鼓房，有罪内官职司之。甜食房，掌房一员，协同无定员。掌造办虎眼、窝丝等糖及诸甜食，隶御用监。弹子房，掌房一员，佥书数员。专备泥弹。灵台，掌印太监一员，佥书近侍、看时近侍无定员。掌观星气云物，测候灾祥。条作，掌作一员，协同无定员。掌造各色兜罗绒及诸绦绶，隶御用监。盔甲厂，即旧鞍辔局，掌造军器。安民厂，旧名王恭厂，各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无定员。掌造铳

砲、火药之类。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奉天门，玄武门，左、右顺门，左、右红门，皇宫门，坤宁门，宫左、右门。东宫春和门，后门，左、右门，皇城、京城内外诸门，各门正一员，管事无定员。司晨昏启闭，关防出入。旧设门正、门副各一员。提督东厂，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提督西厂，不常设，惟汪直、谷大用置之。刘瑾又设西内厂。寻俱罢革。提督京营，提督太监，坐营太监，监枪、掌司、佥书俱无定员。始于景泰元年。文书房，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籓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 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礼仪房，提督太监一员，司礼、掌印或秉笔摄之，掌司、写字、管事、长随无定员。掌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中书房，掌房一员，散官无定员。掌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扇柄等件，承旨发写，完日奏进。御前近侍，曰乾清宫管事，督理御用诸事，曰打卯牌子，掌随朝捧剑，俱位居司礼、东厂提督守备之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曰管柜子，曰赞礼,曰答应长随，曰当差听事，曰拿马，尚冠、尚衣、尚履， 皆近侍也。南京守备，正、副守备太监各一员。关防一颗，护卫留都，为司礼监外差。天寿山守备，太监一员。辖各陵守陵太监，职司护卫。湖广承天府守备，太监一员。辖承德、荆、襄地方，护卫兴宁。织造，提督太监南京一员，苏州一员，杭州一员。掌织造御用龙衣。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市舶，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各设太监提督，后罢浙江、福建二司，惟存广东司。监督仓场，各仓、各场俱设监督太监。诸陵神宫监，各陵俱设神宫监太监守陵。其外之监军、采办、粮税、矿关等使，不常设者，不可胜纪也。

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

南京宗人府 吏部 户部附总督粮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察院附提督操江 通政司 大理寺 詹事府 翰林院 国子监 太常寺 光禄寺太仆寺 鸿胪寺 尚宝司 六科 行人司 钦天监 太医院 五城兵马司应天府附上元江宁二县 已上南京官 王府长史司 布政司 按察司 各道行太仆寺 苑马寺 都转运盐使司 盐课提举司 市舶提举司 茶马司 府州 县 儒学 巡检司 驿 税课司 仓库 织染局 河泊所附闸坝官批验所 递运所 铁冶所 医学 阴阳学 僧纲司 道纪司

南京宗人府。经历司，经历一人。南京官品秩，俱同北京。

吏部。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六部侍郎，至弘治后始专设右。万历三年俱革。十一年复设。天启中，每部增侍郎一人。崇祯间革。其属，司务厅，司务一人。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主事一人。验封、稽勋二司主事，后并革。凡南京官，六年考察，考功掌之，不由北吏部。

户部。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照磨一人。十三司，郎中十三人，员外郎九人，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云南九司各一人，嘉靖三十七年，革山西、陕西三司员外郎各一人，隆庆中又革广西、云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十七人，山西、广东、广西、云南四司各二人，隆庆三年革广东司主事一人。所辖，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广积库、承运库、赃罚库、甲乙丙丁戊五字库、宝钞广惠库、军储仓，各大使一人。长安门仓、东安门仓、西安门仓、北安门仓各副使一人。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大使一人。隆庆三年，革宝钞司提举、军储仓大使。

总督粮储一人。嘉靖以前，特设都御史。二十六年革，以户部右侍郎加都御史衔领之。

礼部。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各郎中一人。仪制、祠祭二司，各主事一人。所辖，铸印局，副使一人。教坊司，右韶舞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

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二人，武选、武库无员外郎。主事五人。车驾主事二人。所辖，典牧所，提领一人。正八品会同馆、大胜

关，各大使一人。按参赞机务，自宣德八年黄福始。成化二十三年，始奉敕谕，专以本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官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故其职视五部为特重云。

刑部。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照磨各一人。十三司郎中十三人，员外郎五人，惟浙江、江西、河南、陕西、广东五司设。主事十四人，广东司二人。分掌南京诸司，及公、侯、伯、五府、京卫所刑名之事。司狱二人。

工部。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郎中四人，员外郎二人，营缮司一人，都水司一人，嘉靖三十七年，革都水员外郎。主事八人。营缮司三人，屯田司一人，馀各二人。所辖，营缮所，所正、所副、所丞各一人。龙江、清江二提举司，各提举一人。副提举后革。文思院、宝源局、军器局、织染所、龙江抽分竹木局、瓦屑坝抽分竹木局，各大使一人。嘉靖三十七年，革文思院大使。

都察院。右都御史一人，右副都御史一人，右佥都御史一人，司务、经历、都事、照磨各一人，司狱二人。嘉靖三十七年，革司狱一人。隆庆四年，革都事。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九道，各御史二人。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各御史三人。嘉靖后不全设，恒以一人兼数道。凡刷卷、巡仓、巡江、巡城、屯田、印马、巡视粮储、监收粮斛、点闸军士、管理京营、比验军器，皆叙而差之。清军，则偕兵部、兵科。核后湖黄册，则偕户部、户科。

提督操江一人。以副佥都御史为之，领上、下江防之事。

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右通政一人，右参议一人，掌收呈状，付刑部审理。经历一人。

大理寺。卿一人，右寺丞一人，司务一人，左、右寺正各一人，左、右评事各三人。隆庆三年，革左、右评事各一人。

詹事府。主簿一人。

翰林院。学士一人，不常置，以翰林坊局官署职。孔目一人。

国子监。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三人，

助教六人，学正五人，学录二人，典籍一人，学馔一人。嘉靖三十七年，革助教二人及掌馔。隆庆四年，革博士一人，学正一人。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一人，协律郎二人，赞礼郎七人，嘉靖中，革赞礼郎一人。司乐二人。各祠祭署合奉祀八人，祀丞七人。天、地坛奉祀一、祀丞一。山川坛、耤田奉祀一。祖陵奉祀、祀丞各一。皇陵奉祀、祀丞各二。孝陵、扬王坟、徐王坟各奉祀一，祀丞一。嘉靖后，革天地坛、祖陵、扬王坟三祠祭署祀丞。

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一人，隆庆四年，革少卿。典簿一人。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各署正一人，署丞一人。嘉靖中，革良酝、掌醢二署署丞。万历中，革珍羞署丞。

太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隆庆中，革少卿一人，寺丞一人。主簿一人。

鸿胪寺。卿一人，主簿一人。司仪、司宾二署，各署丞一人，鸣赞四人，序班九人。

尚宝司。卿一人。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六人。又户科给事中一人，管理后湖黄册。

行人司。左司副一人。

钦天监。监正一人，监副一人，主簿一人。五官正一人，五官灵台郎二人，五官监候一人，五官司历一人。

太医院。院判一人，吏目一人。惠民药局、生药库，各大使一人。

五城兵马司。指挥各一人，副指挥各三人，吏目各一人。万历中，革副指挥每城二人。

应天府。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二人，推官一人，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各一人。儒学教授一人，训导六人。所辖，上元、江宁二县，各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司狱司，司狱一人。织染局，大使一人，左、右副使各一人。都税司、宣课司，凡四，龙江、江东、聚宝门、太平门。税课局，凡二，龙江、龙

潭。各大使一人，副使或一人或二人。龙江递运所，大使、副使各一人。批验所，大使一人。河泊所，官一人。龙江关、石灰山关，各大使一人，副使四人。洪武三年，改应天府知府为府尹，秩正三品，赐银印。十三年，始立儒学。

南京官，自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置行部尚书，备行在九卿印以从。是时，皇太子监国，大小庶务悉以委之。惟封爵、大辟、除拜三品以上文武职，则六科都给事中以闻，政本故在南也。十八年，官属悉移而北，南京六部所存惟礼、刑、工三部，各一侍郎，在南之官加“南京”字于职衔上。仁宗时补设官属，除“南京”字。正统六年，定制复如永乐时。

王府长史司。左、右长史各一人。正五品其属，典簿一人，正九品所辖，审理所，审理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正七品典膳所，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典乐一人，正九品典宝所，典宝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纪善所，纪善二人，正八品良医所，良医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典仪所，典仪正一人，正九品副一人，从九品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以上各所副官，嘉靖四十四年并革。伴读四人，从九品，后止设一人。教授无定员，从九品引礼舍二人，后革二人。仓大使、副使各一人，库大使、副使各一人。仓、库副使后俱革。郡王府，教授一人，从九品典膳一人。正八品镇国将军教授一人。从九品

长史，掌王府之政讼，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凡请名、请封、请婚、请恩泽，及陈谢、进献表启、书疏，长史为王奏上。若王有过，则诘长史。曾经过犯之人，毋得选用是职。审理，掌推按刑狱，禁诘横暴，无干国纪。典膳，掌祭祀、宾客，王若妃之膳羞。奉祠，掌祭祀乐舞。典宝，掌王宝符牌。纪善，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良医，掌医。典仪，掌陈仪式。工正，掌缮造修葺宫邸、廨舍。伴读，掌侍从起居，陈设经史。教授，掌以德义迪王，校勘经籍。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引礼，掌接对宾客，赞相威仪。

洪武三年，置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从二品参军府，参军一人，正五品录事二人，正七品纪善一人。正七品各以其品秩列朝官之次。又置典签司、谘议官。寻以王府武相皆勋臣，令居文相上，王相府官属仍与朝官更互除授。是年置王府教授。四年，更定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从二品，参军，从五品，录

事，正七品，审理正，正六品，副，正七品，纪善，正七品，各署典祠正、典宝正、典仪正、典膳正、典服正、工正、医正，并正七品，副，并从七品，牧正，正八品，副，从八品，引礼舍人，省注。九年，改参军为长史，罢王傅府及典签司、谘议官，增设伴读四人，选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任之，侍读四人，收掌文籍，少则缺之。寻改王相府所属奉祠、典宝、典膳、良医、工正各所正并纪善俱正八品，副，从八品。十三年，并罢王相府，升长史司为正五品，置左、右长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定王府孳牲所、仓库等官俱为杂职。二十八年，置靖江王府谘议所，谘议、记室、教授各一人。建文中，增置亲王宾辅二人，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三人。郡王宾友二人，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官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其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见时，侍坐，称名而不称臣，礼如宾师。成祖初，复旧制，改靖江王府谘议所为长史司。万历间，周府设宗正一人。后各府亦渐置。郡王府增设教授一人。又洪武七年，公主府设家令一人，正七品司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二十三年，改家令司为中使司，以内使为之。

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无定员。从四品。参政、参议因事添设，各省不等，详诸道。经历司，经历一人，从六品都事一人。从七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理问所，理问一人，从六品副理问一人，从七品提控案牍一人。司狱司，司狱一人，从九品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各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所辖衙门各省不同，详见杂职。

布政使，掌一省之政，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凡僚属满秩，廉其称职、不称职，上下其考，报抚、按以达于吏部、都察院。三年，率其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十年，会户版以登民数、田数。宾兴贡，合省之士而提调之。宗室、官吏、师生、军伍，以时班其禄俸、廪粮。祀典神祇，谨其时祀。民鳏寡孤独者养之，孝弟贞烈者表扬之，水旱疾疫灾祲，则请于上蠲振之。凡贡赋役，视府州县土地人民丰瘠多寡而均其数。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其国庆国哀，遣僚贰朝贺吊祭于京师。天子即位，则左布政使亲至。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并分司协管京畿。两京不设布、按，无参政，参议、副使、佥事，故于旁近布、按分司带管，详见各道。经历、

都事，典受发文移，其详巡按、巡盐御史文书，用经历印。照磨、检校典勘理卷宗。理问典刑名。

初，太祖下集庆，自领江南行中书省。戊戌，置中书分省于婺州。后每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略与中书省同。设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员外郎，从六品都事、检校，从七品照磨、管勾。从八品理问所，正理问，正四品副理问，正五品，知事，从八品寻改知事为提控案牍。省注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秩正二品，左、右参政，从二品，改左、右司为经历司。十三年改布政使，正三品，参政，从三品。十四年，增置左、右参议，正四品。寻增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十五年，置云南布政司。二十二年，定秩从二品。建文中，升正二品，裁一人。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五年，置交阯布政司。十一年，置贵州布政司。止设使一人，馀官如各布政司。宣德三年，罢交址布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司。初置藩司，与六部均重。布政使入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宣德、正统间犹然，自后无之。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无定员。正五品。详见诸道。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照磨所，照磨一人，正九品检校一人。从九品司狱司，司狱一人，从九品

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大者暨都、布二司会议，告抚、按，以听于部、院。凡朝觐庆吊之礼,具如布政司。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置，并分员巡备京畿。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十三年，改使秩正四品，寻罢。十四年复置，并置各道按察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人按二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十六年，尽罢试佥事，改按察使为从三品，副使二人，从四品，佥事从五品，多寡从其分道之数。二十二年，复定按察使为正三品。二十九年，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直隶六：曰淮西道，曰淮东道，曰苏松道，曰建安徽宁道，曰常镇道，曰京畿道。浙江二：

曰浙东道，曰浙西道，四川三：曰川东道，曰川西道，曰黔南道。山东三：曰济南道、曰海右道，曰辽海东宁道。河南二：曰河南道，曰河北道。北平二：曰燕南道，曰燕北道。陕西五：曰关内道，曰关南道，曰河西道，曰陇右道，曰西宁道。山西三：曰冀宁道，曰冀北道，曰河东道。江西三：曰岭北道，曰两江道，曰湖东道，广东三：曰岭南道，曰海南道，曰海北道。广西三：曰桂林苍梧道，曰左江道，曰右江道。福建二：曰建宁道，曰福宁道。湖广四：曰武昌道，曰荆南道，曰湖南道，曰湖北道。三十年，始置云南按察司。先是，命布政司兼理。建文时，改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成祖初，复旧。永乐五年，置交阯按察司，又增设各按察司佥事。因督军卫屯粮，增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广、河南、云南、四川各一人，陕西、福建、山东、山西各二人。此增设监司之始。十二年，置贵州按察司。宣德五年革交阯按察司。除两京不设，共十三按察司。正统三年，增设理仓副使、佥事，又设佥事与布政司参议各一员于甘肃，监收仓粮。八年，增设佥事，专理屯田。景泰二年，增巡河佥事。自后，各省因事添设，或置或罢，不可胜纪。今总布、按二司所分诸道详左。

布政司参政、参议分司诸道。督粮道，十三布政司各一员，俱驻省城。督册道，江西、陕西等间设。分守道：浙江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俱驻省江西南瑞道，驻省湖东道，驻广信湖西道，驻临江饶南九江道，驻九江赣南道。驻南安山东济南道，东兖道，海右道。俱驻省山西冀宁道，驻省河东道，驻蒲州冀北道，驻大同冀南道。驻汾州陕西关内道，驻省关西道，驻凤翔西宁道，驻凉州关南道，驻兴安，河西道，驻庆阳陇右道。驻巩昌河南大梁道，驻省河南道，驻河南汝南道，驻南阳河北道。驻怀庆湖广武昌道，下荆南道，驻郧阳上荆南道，兼兵备，驻澧州。荆西道，兼兵备，驻安陆。上湖南道，下湖南道，上江防道，或驻荆州、岳州。下江防道。福建兴泉道，驻泉州福宁道，驻兴化漳南道，驻漳州建南道，驻延平汀漳道。驻上杭县广东岭东道，驻潮州岭西道，驻高州罗定道，兼兵备，驻罗定州。岭北道，岭南道。驻南雄四川川西道，川北道，驻保宁上下川东道，驻涪州上川南道，雅州、嘉定二署。下川南道，叙州、泸州署广西桂平道，驻省苍梧道，驻梧州左江道，驻浔州右江道，驻柳州贵州安平道，贵宁道，驻省新镇道，驻平越思仁道，驻思南云南临安道，腾冲道，澜沧道。以上或参政，或参议

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司诸道。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十三布政司俱各一员，惟湖广提学二员，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西、贵

州清军兼驿传，江西右布政使清军。

分巡道：浙江杭严道，宁绍道，嘉湖道，金衢道。江西饶南九江道，驻饶州湖西道，驻吉安南昌道，湖东道，岭北道。山东兖州道，驻沂州济宁道，青州海防道，济南道，移德州海右道，驻省海道，驻莱州登莱道，辽海道。山西冀宁道，冀南道，驻潞安雁门道。陕西关内道，驻邠州，关西道。驻平凉陇右道，驻秦州河西道，驻鄜州西宁道。河南大梁道，汝南道，驻信阳州河南道，驻汝州河北道。驻磁州湖广武昌道，荆西道，驻沔阳上荆南道，下荆南道，湖北道，上湖南道，下湖南道，沅靖道。福建巡海道，兼理粮储福宁道，兴泉道，驻泉州建南道，驻建宁武平道，漳南道，驻上杭县建宁道，海道，驻漳州汀漳道。广东岭东道，驻惠州岭西道，驻肇庆岭南道，驻省海北道，驻雷州海南道。驻琼州四川上东道，驻重庆下东道，驻达州川西道，川北道，驻保宁下川南道，上川南道。广西府江兵巡道。驻平乐桂林兵巡道，驻省苍梧兵巡道，驻梧州，移郁林州。左江兵巡道，驻南宁右江兵巡道，驻宾州。上五道俱兼兵备。贵州贵宁道，思石道，驻铜仁都清道。兼兵备，驻都匀云南安普道，临沅道，洱海道，金沧道。

整饬兵备道：浙江宁绍道，嘉兴道，温处道，台海道。江西南瑞道，广建道，驻建昌山东临清道，武德道，驻武定州曹濮道，驻曹州沂州道，辽东道。山西雁北道，驻代州大同道，二员，一驻大同，一驻朔州。阳和道，潞安道，岢岚道。陕西肃州道，固原道，临洮道，驻兰州洮岷道，驻岷州靖远道，榆林中路道，榆林东路道，驻神木县宁夏河西道，驻宁夏宁夏河东兵粮道，驻花马池庄浪道，汉羌道，潼关道。湖广辰沅道。河南睢东道。福建兵备道，巡海道。广东南韶道，南雄道。四川松潘道，威茂道，建昌道，重夔道，安绵道，叙泸道。广西，分巡兼兵备。五道俱见分巡贵州威清道，驻安顺毕节道。云南曲靖道。

其外又有协堂道，副使，河南、浙江间设。水利道，浙江屯田道，江西、河南、四川三省屯田兼驿传。管河道，河南盐法道，抚治道，陕西抚治商洛道，湖广又有抚民、抚苗道。监军道，因事，不常设招练道。山东间设其北直隶之道寄衔于山东者，则为密云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寄衔于山西者，则为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井陉道，蓟州、永平等道。南直隶之道寄衔于山东者，太仓道，颍州道，徐州道；寄衔浙江、江西、湖广者，苏松道，漕储道，常镇道，庐凤道，徽宁池太道，淮扬道。

按明初制，恐守令贪鄙不法，故于直隶府州县设巡按御史，各布政

司所属设试佥事。已罢试佥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分巡之始也。分守起于永乐间，每令方面官巡视民瘼。后遂定右参政、右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兵道之设，仿自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至弘治中，本兵马文升虑武职不修，议增副佥一员敕之。自是兵备之员盈天下。两京不设布、按二司，故督学以御史。后置守、巡诸员无所属，则寄衔于邻近省布、按司官。

行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属，主簿一人，从七品掌各边卫所营堡之马政，以听于兵部。凡骑操马匹印烙、亻表散、课掌、孳牧，以时督察之。岁春秋，阅视其增耗、齿色，三岁一稽比，布、按二司不得与。有瘠损，则听兵部参罚。苑马寺亦如之。

洪武三十年，置行太仆寺于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山西、北平、陕西，每寺设少卿一人，丞三人；甘肃、辽东，每寺设少卿、丞各一人，择致仕指挥、千百户为之。永乐四年，许令寺官按治所辖卫所镇抚首领官吏。十八年，以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宣德七年，发杂犯死罪应充军者，于陕西行太仆寺养马。弘治十年，简推素有才望者补本寺官，视太仆寺官升擢。嘉靖三年，从御史陈讲请，增设陕西、甘肃二寺各少卿一员，分管延绥、宁夏。二十九年，令寺官遇圣节，轮年赍进表文。

苑马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属，主簿一人，从七品各牧监，监正一人，正九品监副一人，从九品录事一人。各苑，圉长一人。从九品掌六监二十四苑之马政，而听于兵部。凡苑，视广狭为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凡牧地，曰草场，曰荒地，曰熟地，严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军，曰队军，曰改编之军，曰充发之军，曰召募之军，曰抽选之军，皆籍而食之。凡马驹，岁籍其监苑之数，上于兵部，以听考课。监正、副掌监苑之牧事，圉长帅群长而阜蕃马匹。

永乐四年，置苑马寺凡四：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五年，增设北直隶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顺义、长春、咸和、驯良四苑，隶清河监。水州、隆萃、大牧、遂宁，隶金台监。汧池、鹿鸣、龙河、长兴，隶涿鹿监。辽阳、龙山、万安、蕃昌，隶卢龙监。清流、广蕃、龙泉、松林，隶香山监。河阳、崇义、兴宁、永成，隶通州监。六年增甘肃、平凉二寺监。每寺各六监二十四苑。十八年，革北京苑马寺，并入太

仆。正统四年，革甘肃苑马寺，改牧恩军于黑水口，隶长乐监。弘治二年革平凉寺丞一员。十七年，都御史杨一清奏请行太仆、苑马二寺员缺，简选才望参政、副使补升卿，参议、佥事补升少卿，以振马政。十八年又请添设寺员。嘉靖三十二年，以辽东寺卿张思兼辖金、复、盖州三卫军民。四十二年，又命带理兵备事。

都转运盐使司。都转运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从四品副使一人，从五品判官无定员。从六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各场盐课司大使、副使，各盐仓大使、副使，各批验所大使、副使，并一人。俱未入流

都转运使。掌盐监之事。同知、副判分司之。都转运盐使司凡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河东，曰山东，曰福建。分司十四：泰州、淮安、通州隶两淮，嘉兴、松江、宁绍、温台隶两浙，沧州、青州隶长芦，胶莱、滨乐隶山东，解盐东场、西场、中场隶河东。分副使若副判莅之，督各场仓盐课司，以总于都转运使，共奉巡盐御史或盐法道臣之政令。福建、山东无巡盐御史，馀详《食货志·盐法》中。

盐课提举司。提举一人，从五品同提举一人，从六品副提举无定员。从七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库大使、副使一人。所辖，各盐仓大使、副使，各场、各井盐课司大使、副使，并一人。提举司凡七：曰四川，曰广东海北，廉州曰黑盐井，楚雄曰白盐井，姚安曰安宁，曰五井，大理曰察罕脑儿。又有辽东煎盐提举司。提举，正七品，同提举，正八品，副提举，正九品。其职掌皆如都转运司。

明初，置都转运司于两淮。吴元年，置两浙都转运司于杭州，定都转运使秩正三品，设同知，正四品副使，正五品运判，正六品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纲官，正九品盐场设司令，从七品司丞，从八品百夫长。省注洪武二年置长芦、河东二都转运司，及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寻又置山东、福建二都转运司。三年，又于陕西察罕脑儿之地置盐课提举司，后渐增置各处。建文中，改广东提举为都转运司。永乐初复故。十四年，初命御史巡盐。景泰三年，罢长芦、两淮巡盐御史，命抚、按官兼理。已复遣御史，其无御史者，分按察司理之。又洪武中，于四川置茶盐都转运司，洪武五年置，设官如都转运盐使司。十年罢。纳溪、白渡二盐马司，洪武五年置，以常选官为司令，内使为司丞。十三年罢，寻复置。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并革。又有顺龙盐马司，亦革。

市舶提举司。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

吴元年，置市舶提举司。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永乐元年复置，设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茶马司。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掌市马之事。洪武中，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寻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又洪武中，置四川永宁茶马司，后革，复置雅州碉门茶马司。又于广西置庆远裕民司，洪武七年置，设大使一人，从八品，副使一人，正九品。市八番溪洞之马，后亦革。

府。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无定员，正六品推官一人。正七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九品检校一人。司狱司，司狱一人。所辖别见

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每三岁，察属吏之贤否，上下其考，以达于省，上吏部。凡朝贺、吊祭，视布政使司，直隶府得专达。凡诏赦、例令、勘答刂至，谨受之，下所属奉行。所属之政，皆受约束于府，剂量轻重而令之，大者白于抚、按、布、按，议允乃行。凡宾兴科贡，提调学校，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若籍帐、军匠、驿递、马牧、盗贼、仓库、河渠、沟防、道路之事，虽有专官，皆总领而稽核之。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无常职，各府所掌不同，如延安、延绥同知又兼牧民，馀不尽载。无定员。边府同知有增至六、七员者。推官理刑名，赞计典。各府推官，洪武三年始设。经历、照磨、检校受发上下文移，磨勘六房宗卷。

明初，改诸路为府。洪武六年，分天下府三等：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正四品；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已，并为正四品。七年，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十三年，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为府州县官。六月罢各府照磨。二十七年复置。自宣德三年弃交阯布政司，计天下府凡一百五十有九。

州。知州一人，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无定员，从七品。里不及三十而无属县，裁同知、判官。有属县，裁同知。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所辖别见。

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同知、判官，俱视其事州之繁简，以供厥职。计天下州凡二百三十有四。

县。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属，典史一人。所辖别见

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编户不及二十里者并裁。

吴元年，定县三等：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已，并为正七品。凡新授郡县官，给道里费。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为府州县职，敕命厚赐，以励其廉耻，又敕谕之至于再。三十七年，定府州县条例八事，颁示天下，永为遵守。是时，天下府州县官廉能正直者，必遣行人赍敕往劳，增秩赐金。仁、宣之际犹然，英、宪而下日罕。自后益重内轻外，此风绝矣。计天下县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

儒学。府，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凡生员廪膳、增广，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附学生无定数。儒学官月课士子之艺业而奖励之。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其殿最视乡举之有无多寡。

明初，置儒学提举司。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十三年，改各州学正为未入流。先是从九品二十四年，定儒学训导位杂职上。三十一年诏天下学官改授旁郡州县。正统元年始设提督学校官，又有都司

儒学，洪武十七年置，辽东始。行都司儒学，洪武二十三年置，北平始。卫儒学，洪武十七年置，岷州卫，二十三年置，大宁等卫始。以教武臣子弟。俱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河东又设都转运司儒学，制如府。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

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初，洪武二年，以广西地接瑶、僮，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遂增置各处。十三年二月，特赐敕谕之，寻改为杂职。

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巡检、驿丞，各府州县有无多寡不同。

税课司。府曰司，县曰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典税事。凡商贾、僧屠、杂市，皆有常征，以时榷而输其直于府若县。凡民间贸田宅，必操契券请印，乃得收户，则征其直百之三。明初，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后改通课司为税课司、局。

仓。大使一人，府从九品，州县未入流副使一人，库大使一人。州县设。

织染杂造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州织染局未入流。副使一人。

河泊所官，掌收鱼税；闸官、坝官，掌启闭蓄泄。洪武十五年，定天下河泊所凡二百五十二。岁课粮五千石以上至万石者，设官三人；千石以上设二人；三百石以上设一人。

批验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验茶盐引。

递运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戍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长。

铁冶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洪武七年初置。凡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人。初，大使，正八品，副使，正九品，后俱为未入流。

医学。府，正科一人。从九品州，典科一人。县，训科一人。洪武十七年置，设官不给禄。

阴阳学。府，正术一人。从九品州，典术一人。县，训术一人。亦洪武十七年置，设官不给禄。

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僧会司，僧会一人。府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设官不给禄。

志第五十二 职官五

公侯伯 驸马都尉附仪宾 五军都督府 京营 京卫 锦衣卫附旗手等卫南京守备 南京五军都督府 南京卫 王府护卫附仪卫司 总兵官 留守司都司附行都司 各卫 各所 宣慰司 宣抚司 安抚司 招讨司长官司附蛮夷长官司 军民府附土州土县

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以功为差。已封而又有功，仍爵或进爵，增禄。其才而贤者，充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掌佥书，南京守备，或出充镇守总兵官，否则食禄奉朝请而已。年幼而嗣爵者，咸入国子监读书。嘉靖八年，定外戚封爵毋许世袭，其有世袭一二代者，出特恩。

驸马都尉，位在伯上。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其尚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者，并曰仪宾。岁禄各有差，皆不得与政事。明初，驸马都尉有典兵出镇及掌府部事者。建文时，梅殷为镇守淮安总兵官，李坚为左副将军。成祖时，李让掌北京行部事。仁宗时沐昕，宣宗时宋琥，并守备南京。英宗时，赵辉掌南京左府事。其馀惟奉祀孝陵，摄行庙祭，署宗人府事。往往受命，一充其任。若恩亲侯李贞，永春侯王宁，京山侯崔元，以恩泽封侯，非制也。

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恩功寄禄，无定员。其属，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各一人。

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详见《兵志·卫所》中以达于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所属上之府，移兵部请选。既选，移府，以下之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吏部选授，给由亦如之。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而综理之。凡各省、各镇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并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之。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既事，纳之。其各府之掌印及佥书，率皆公、侯、伯。间有属老将之实为都督者，不能十一也。

初，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寻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硃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又增设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并设断事官。定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品，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统军元帅府元帅正三品，同知元帅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又以都镇抚司隶大都督府，先是属中书省秩从四品。寻罢统军元帅府。吴元年，更定官制，罢大都督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正一品同知都督，从一品副都督，正二品佥都督，从二品俱升品秩。其属，设参议，正四品经历，断事官，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从七品洪武九年，罢副都督，改参议为掌判官。十二年，升都督佥事为正二品，掌判官为正三品。十三年，始改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惟锦衣等亲军，上直卫不隶五府。及在外各都司、卫所，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十五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十七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二人，提控案牍一人，并从九品二十三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军刑狱。分为五司，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人，俱正七品，各理其军之刑狱。二十九年，置五军照磨所，专掌文牍。建文中，革断事及五司官。永乐元年，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无定员，经历、都事各一人。后又分五府，称行在五军都督府。十八年，除“行在”字，在应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复称行在，仍设行后府。宣德三年又革。正统六年，复除“行在”字。

京营，永乐二十二年，置三大营，曰五军营，曰神机营，曰三千营。五军、神机各设中军、左右哨、左右掖；五军、三千各设五司。每营俱选勋臣二人提督之。其诸营管哨、掖官，曰坐营，曰坐司。各哨、掖官，亦率以勋臣为之。又设把总、把司、把牌等官。又有围子手、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俱附五军营中。景泰元年选三营精锐立十团营，莅以总兵，统以总督，监以内臣。其旧设者，号为老营。三老营凡六提督，内选其二领团营。成化三年，分团营为十二，每营又各分五军、三千统骑兵，神机统火器。其各营统领，俱择都督、都指挥或列爵充之，以总督统辖之。正德中，又选团营精锐，置东西两官厅，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嘉靖二十九年，革团营官厅，仍并三大营，改三千曰神枢，设副、参、游、佐、坐营、号头、中军、千把总等官。五军营：战兵一营，左副将一；战兵二营，练勇参将一；车兵三营，参将一；车兵四营，游击将军一；城守五营，佐击将军一；战兵六营，右副将一；战兵七营，练勇参将一；车兵八营，参将一；车兵九营，游击将军一；城

守十营，佐击将军一；备兵坐营官一，大号头官一。已上部推。监枪号头官一，中军官十一，随征千总四，随营千总二十，选锋把总八，把总一百三十八。已上俱营推。神枢营：战兵一营，左副将一；战兵二营，练勇参将一；车兵三营，参将一；车兵四营，游击将军一；城守五营，佐击将军一；战兵六营，右副将一；车兵七营，练勇参将一；执事八营，参将一；城守九营，佐击将军一；城守十营，佐击将军一；备兵坐营官一，大号头官一。已上部推。监枪号头官一，中军官十一，千总二十，选锋把总六，把总一百五十七。已上俱营推。神机营：战兵一营，左副将一；战兵二营，练勇参将一；车兵三营，游击将军一；车兵四营，佐击将军一；城守五营，佐击将军一；战兵六营，右副将一；车兵七营，练勇参将一；城守八营，佐击将军一；城守九营，佐击将军一；城守十营，佐击将军一；备兵坐营官一，大号头官一。已上部推。监枪号头官一，中军官十一，千总二十，选锋把总六，把总一百二十八。已上俱营推。通计三大营，共五百八十六员。统以提督总兵官一员。已，改提督曰总督，铸“总督京营戎政”印，俾仇鸾佩之。更设侍郎一人，协理京营戎政。定巡视科道官岁一代更，悉革内侍官。增设巡视主事，寻亦革。隆庆初，仍以总督为提督，改协理为阅视，寻并改阅视为提督。四年二月，更京营制，三营各设提督，又各设右都御史一员提督之。九月，罢六提督，仍复总督戎政一人。天启初，增设协理一人，已，仍革一人。崇祯初，复增一人。

京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二人，从五品其属，经历司，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千户所，多寡各不等。

京卫有上直卫，有南、北京卫，品秩并同。各有掌印，有佥书。其以恩廕寄禄，无定员。凡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二十有六。曰锦衣卫，曰旗手卫，曰金吾前卫。曰金吾后卫，曰羽林左卫，曰羽林右卫，曰府军卫，曰府军左卫，曰府军右卫，曰府军前卫，曰府军后卫，曰虎贲左卫。是为上十二卫，洪武中置。曰金吾左卫，曰金吾右卫，曰羽林前卫，曰燕山左卫，曰燕山右卫，曰燕山前卫，曰大兴左卫，曰济阳卫，曰济州卫，曰通州卫。是为上十卫，永乐中置。曰腾骧左卫，曰腾骧右卫，曰武骧左卫，曰武骧右卫。宣德八年置。番上宿卫名亲军，以护宫禁，不隶五都督府。其京卫隶都督府者，三十有三。曰留守左卫，曰镇南卫，曰骁骑右卫，曰龙虎卫，曰沈阳左卫，曰沈阳右卫，隶左军都督府。曰留守右卫，曰虎贲右卫，曰武德卫，隶右军都督府。曰留守中

卫，曰神策卫，曰应天卫，曰和阳卫，及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俱隶中军都督府。曰留守前卫，曰龙骧卫，曰豹韬卫，隶前军都督府。曰留守后卫，曰鹰扬卫，曰兴武卫，曰大宁中卫，曰大宁前卫，曰会州卫，曰富峪卫，曰宽河卫，曰神武左卫，曰忠义右卫，曰忠义前卫，曰忠义后卫，曰义勇右卫，曰义勇前卫，曰义勇后卫，曰武成中卫，曰蔚州左卫，隶后军都督府。又京卫非亲军而不隶都督府者，十有五。曰武功中卫，曰武功左卫，曰武功右卫，已上三卫以匠故，隶工部。曰永清左卫，曰永清右卫，曰彭城卫，曰长陵卫，曰献陵卫，曰景陵卫，曰裕陵卫，曰茂陵卫，曰泰陵卫，曰康陵卫，曰永陵卫，曰昭陵卫。

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后改置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设都护，从二品经历，正六品知事，从七品照磨。从八品。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正三品同知指挥使，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千户所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镇抚、百户。正六品因置武德、龙骧、豹韬、飞龙、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此设亲军卫之始。寻罢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洪武、永乐间，增设亲军诸卫，名为上二十二卫，分掌宿卫。而锦衣卫主巡察、缉捕、理诏狱，以都督、都指挥领之，盖特异于诸卫焉。留守五卫，旧为都镇抚司，总领禁卫，先属中书省，改隶大都督府，设都镇抚，从四品副镇抚，从五品知事，从八品寻改宿卫镇抚司，设宿卫镇抚、宿卫知事。洪武三年，改为留守卫指挥使司，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城与城垣造作之事。后升为留守都卫，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水军左、右十卫。八年，复为留守卫，与天策等八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惟水军左、右二卫为指挥使司。并隶大都督府。十一年，改为留守中卫，增置留守左、右、前、后四卫，仍为亲军。十三年，始分隶五都督府。

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廕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并枪，同兵部莅视。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

明初，置拱卫司，秩正七品，管领校尉，属都督府。后改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寻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而设仪鸾司隶焉。四年，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成祖时复置。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成化间，刻印畀之，狱成得专达，不关白锦衣，锦衣官亦不得干预。而以旧所设为南镇抚司，专理军匠。

旗手卫，本旗手千户所，洪武十八年改置。掌大驾金鼓、旗纛，帅力士随驾宿卫。校尉、力士，佥民间壮丁为之。校尉专职擎执卤簿仪杖，及驾前宣召官员，差遣干办，隶锦衣卫。力士专领金鼓、旗帜，随驾出入，及守卫四门，隶旗手卫。凡岁祭旗头六纛之神，八月于坛，十二月于承天门外，皆卫官莅事，统所五。

府军前卫，掌统领幼军，轮番带刀侍卫。明初，有带刀舍人。洪武时，府军等卫皆有习技幼军。永乐十三年，为皇太孙特选幼军，置府军前卫，设官属，指挥使五人，指挥同知十人，指挥佥事二十人，卫镇抚十人，经历五人。统所二十有五。

金吾、羽林等十九卫，掌守卫巡警，统所凡一百有二。

腾骧等四卫，掌帅力士直驾、随驾，统所三十有二。

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洪熙元年，始以内臣同守备。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

南京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不全设。其掌印、佥书，皆以勋爵及三等都督为之。分掌南京卫所，以达于南京兵部。凡管领大教场及江上操备等事，各府奉敕分掌之。城门之管钥，中府专掌之。初设城门郎，洪武十八年革，以门禁锁钥铜牌，命中军都督府掌之。其属，经历、都事各一人。

南京卫指挥使司，设官详京卫凡四十有九。分隶五都督府者三十有二。曰留守左卫，曰镇南卫，曰水军左卫，曰骁骑右卫，曰龙虎卫，曰龙虎左卫，曰英武卫，曰龙江右卫，曰沈阳左卫，曰沈阳右卫，隶左府。曰留守右卫，曰虎贲右卫，曰水军右卫，曰武德卫，曰广武卫，隶右府。曰留守中卫，曰神策卫，曰广洋卫，曰广天卫，曰和阳卫，及牧马千户所，隶中府。曰留守前卫，曰龙江左卫，曰龙骧卫，曰飞熊卫，曰天策卫，曰豹韬卫，曰豹韬左卫，隶前府。曰留守后卫，曰横海卫，曰鹰扬卫，曰兴武卫，曰江阴卫，隶后府。又亲军卫指挥使司十有七：曰金吾前卫，曰金吾后卫，曰金吾左卫，曰金吾右卫，曰羽林左卫，曰羽林右卫，曰羽林前卫，曰府军卫，曰府军左卫，曰府军右卫，曰府军后卫，曰虎贲左卫，曰锦衣卫，曰旗手卫，曰江淮卫，曰济州卫，曰孝陵卫。与左府所属十卫，右府所属五卫，前府所属七卫，后府所属五卫，并听中府节制。各卫领所一百一十有八。

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

王府仪卫司。仪卫正一人，正五品仪卫副二人，从五品典仗六人。正六品仪卫，掌侍卫仪仗。护卫，掌防御非常，护卫王邸。有征调，则听命于朝。明初，诸王府置护军府。洪武三年，置仪卫司，司设正、副各一人，秩比正、副千户；司仗六人，秩比百户。四年，改司仗为典仗。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九年，罢护军府。建文中，改仪卫司为仪仗司，增置吏目一人。成祖初复旧制。

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领班、备倭等名。

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阯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诸印，洪熙元年制颁。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亻赞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宣德间，又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设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改设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又添设浙江总兵。万历间，又增设于临洮、山海。天启间，增设登莱。至崇祯时，益纷不可纪，而

位权亦非复当日。盖明初，虽参将、游击、把总，亦多有充以勋戚都督等官，至后则杳然矣。

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旧设。隆庆二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三屯营。协守副总兵三人。东路副总兵，隆庆二年添设，驻建昌营，管理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四路。中路副总兵，万历四年改设，驻三屯营，带管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四路。西路副总兵，隆庆三年添设，驻石匣营，管理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四路。分守参将十一人，曰通州参将，曰山海关参将，曰石门寨参将，曰燕河营参将，曰石塘岭参将，曰台头营参将，曰太平寨参将，曰马兰峪参将，曰墙子岭参将，曰古北口参将，曰喜峰口参将。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营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

镇守昌平总兵官一人，旧设副总兵，又有提督武臣。嘉靖三十八年，裁副总兵，以提督改为镇守总兵，驻昌平城，听总督节制。分守参将三人，曰居庸关参将，曰黄花镇参将，曰横岭口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坐营官三人，守备十人，提调官一人。

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广宁。隆庆元年，令冬月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应援海州、沈阳。协守副总兵一人，辽阳副总兵旧为分守，嘉靖四十五年改为协守，驻辽阳城，节制开原、海州、险山、沈阳等处。分守参将五人。曰开原参将，曰锦义右参将，曰海盖右参将，曰宁远参将，曰宽奠堡参将。游击将军八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备御十九人。

镇守保定总兵官一人。弘治十八年，初设保定副总兵，后改为参将。正德九年，复为分守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三十年，改设镇守总兵官。万历元年，令春秋两防移驻浮图峪，遇有警，移驻紫荆关，以备入援。分守参将四人，曰紫荆关参将，曰龙固二关参将，曰马水口参将，曰倒马关参将。游击将军六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七人，把总七人，忠顺官二人。

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旧亦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分守参将七人，曰北路独石马营参将，曰东路怀来永宁参将，曰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曰南路顺圣蔚广参将，曰中路葛峪堡参将，曰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曰南山参将。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八

年革。

镇守大同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大同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旧为左副总兵，万历五年去左字，驻左卫城。分守参将九人，曰东路参将，曰北东路参将，曰中路参将，曰西路参将，曰北西路参将，曰井坪城参将，曰新坪堡参将，曰总督标下左掖参将，曰威远城参将，万历八年革。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九人。

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设，驻宁武关。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关。协守副总兵一人，嘉靖四十四年添设，初驻偏关，后移驻老营堡。分守参将六人，曰东路代州左参将，曰西路偏头关右参将，曰太原左参将，曰中路利民堡右参将，曰河曲县参将，曰北楼口参将。游击将军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三人，操守二人。

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定边右副总兵，嘉靖四十一年添设，分守安定、镇静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分守参将六人，曰孤山参将，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中路参将，曰清平参将，曰榆林保宁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守备十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

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亦旧设，同驻镇城。分守参将四人，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灵州左参将，曰北路平虏城参将。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万历八年革守备三人，备御领班二人，万历九年革，坐营中军官二人，管理镇城都司一人，领班都司二人万历九年革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

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甘肃左副总兵，旧设，嘉靖四十四年，移驻高台防御，隆庆四年，回驻镇城。分守副总兵一人，凉州右副总兵，旧设。分守参将四人，曰庄浪左参将，曰肃州右参将，曰西宁参将，曰镇番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

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旧驻会城，后移驻固原。分守副总兵一人，洮泯副总兵，万历六年改设，驻洮州。分守参将五人，曰河州参将，曰兰州参将，曰靖虏参将，曰陕西参将，曰阶文西固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

镇守四川总兵官一人，隆庆五年添设，驻建武所。分守副总兵一人，松潘副总兵，旧设协守参将二人，曰松潘东路左参将，曰松潘南路右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守备六人。

镇守云南总兵官一人，旧设，驻云南府。分守参将三人，曰临元参将，曰永昌参将，曰顺蒙参将，守备二人。巡抚中军坐营官一人。

镇守贵州总兵官一人，旧设，嘉靖三十二年，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驻铜仁府。分守参将二人，曰提督清浪右参将，曰提督川贵迤西左参将。守备七人，巡抚中军官一人。

镇守广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五年改设，驻桂林府。分守参将五人，曰浔梧左参将，曰柳庆右参将，曰永宁参将，曰思恩参将，曰昭平参将。守备三人，坐营官一人。

镇守湖广总兵官一人，旧设，嘉靖十年罢，十二年复设，万历八年又罢，十二年仍复设，驻省城。分守参将三人，曰黎平参将，曰镇　　参将，曰郧阳参将。守备十一人，把总一人。

镇守广东总兵官一人。旧为征蛮将军、两广总兵官。嘉靖四十五年分设，驻潮州府。协守副总兵一人，潮漳副总兵，万历三年添设，驻南澳。分守参将七人，曰潮州参将，曰琼崖参将，曰雷廉参将，曰东山参将，曰西山参将，曰督理广州海防参将，曰惠州参将。练兵游击将军一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二人，把总四人。

提督狼山副总兵一人，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驻通州。镇守江南副总兵一人，旧系总兵官，驻福山港，后移驻镇江、仪真二处。嘉靖八年裁革。十九年复设。二十九年仍革。三十二年，改设副总兵，驻金山卫。四十三年移驻吴淞。分守参将二人，曰徐州参将，曰金山参将。游击将军一人，守备六人，凤阳军门中军官一人，把总十三人。

镇守浙江总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设，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镇守浙直。四十二年，改镇守浙江，旧驻定海县，后移驻省城。分守参将四人，曰杭嘉湖参将，曰宁绍参将，曰温处参将，曰台金严参将。游击将军二人，总捕都司一人，把总七人。

分守江西参将一人，曰南赣参将，嘉靖四十三年改设，驻会昌县。守备四人，把总六人。

镇守福建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二年改设，驻福宁州。分守参将一人，曰南路参将守备三人，把总七人，坐营官一人。

镇守山东总兵官一人，天启中增设。总督备倭都司一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又河南守备三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

总督漕运总兵官一人。永乐二年，设总兵、副总兵，统领官军海运。后海运罢，专督漕运。天顺元年又令兼理河道。协同督运参将一人，天顺元年设把总十二人，南京二，江南直隶二，江北直隶二，中都一，浙江二，山东一，湖广一，江西一。

留守司。正留守一人，正二品副留守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各一人。掌中都、兴都守御防护之事。洪武二年，诏以临濠为中都，置留守卫指挥使司，隶凤阳行都督府。十四年，始置中都留守司，统凤阳等八卫，凤阳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皇陵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长淮卫，怀远卫。防护皇陵，设留守一人，左、右副留守各一人。属官经历以下，如前所列。嘉靖十八年，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置兴都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设官如中都焉。

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各一人。司狱司，司狱。从九品仓库、草场，大使、副使各一人。行都指挥使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同。

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凡都司并流官，或得世官，岁抚、按察其贤否，五岁考选军政而废置之。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常以一人统司事，曰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曰佥书。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诸杂务，并选充之，否则曰带俸。凡备倭守备行都指挥事者，不得建牙、升公座。凡朝廷吉凶表笺，序衔布、按二司上。经历、都事，典文移。断事，理刑狱。

明初，置各行省行都督府，设官如都督府。又置各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四年，置各都卫断事司，以理军官、军人词讼。又以都卫节制方面，职系甚重，从朝廷选择升调，不许世袭。七年，置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于河州。八年十月，诏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凡改设都司十有

三，燕山都卫为北平都司，西安都卫为陕西都司，太原都卫为山西都司，杭州都卫为浙江都司，江西都卫为江西都司，青州都卫为山东都司，成都都卫为四川都司，福州都卫为福建都司，武昌都卫为湖广都司，广东都卫为广东都司。广西都卫为广西都司，定辽都卫为辽东都司，河南都卫为河南都司。行都司三，西安行都卫为陕西行都司，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司，建宁都卫为福建行都司。十五年，增置贵州、云南二都司。后以北平都司为北平行都司。永乐元年改为大宁都司。宣德中，增置万全都司。计天下都司凡十有六。十三省都司外，有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又于建昌置四川行都司，于郧阳置湖广行都司。计天下行都司凡五。

明初，又于各行省置都镇抚司，设都镇抚，从四品副镇抚，从五品知事。从八品吴元年改都镇抚正五品，副镇抚正六品，知事为提控案牍，省注。洪武六年罢。

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品秩并同外卫各统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率世官，或有流官。凡袭替、升授、优给、优养及属所军政，掌印、佥事报都指挥使司，达所隶都督府，移兵部。每岁抚、按察其贤否，五岁一考选军政，废置之。凡管理卫事，惟属掌印、佥书。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考选其才者充之。分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诸杂务，曰见任管事；不任事入队，曰带俸差操。征行，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

所，千户所，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其属，吏目一人。所辖百户所凡十，共百户十人，正六品。升授、改调、增置无定员。总旗二十人，小旗百人。其守御千户所，军民千户所设官并同。凡千户，一人掌印，一人佥书，曰管军。千户、百户，有试，有实授。其掌印，恒以一人兼数印。凡军政，卫下于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总旗、小旗，率其卒伍以听令。镇抚无狱事，则管军，百户缺，则代之。其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自达于都司。凡卫所皆隶都司，而都司又分隶五军都督府。浙江都司、山东都司、辽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隶右军都督府。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隶中军都督府。兴都留守司、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后军都督府。

明初，置千户所，设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镇抚、百户。

正六品又立各万户府，设正万户，正四品副万户，从四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寻以名不称实，遂罢万户府，而设指挥使及千户等官。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使，千人者为千户，百人者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洪武二年，置刻期百户所，选能疾行者二百人，以百户领之。七年，申定卫所之制。先是，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至是更定其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二十年，始命各卫立掌印、佥书，专职理事，以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娴、器械不利者，皆责所领之官。二十三年，又设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千户所，计天下内外卫凡五百四十有七，所凡二千五百九十有三。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继，为一代定制。

土官，宣慰使司，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正四品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都事一人。正八品

宣抚司，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一人。从九品

安抚司，安抚使一人，从五品同知一人，正六品副使一人，从六品佥事一人。正七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

招讨司，招讨使一人，从五品副招讨一人。正六品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

长官司，长官一人，正六品副长官一人，从七品其属，吏目一人。未入流蛮夷长官司，长官、副长官各一人。品同上又有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

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

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

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详见《兵志·卫所》中。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

志第五十三 食货一

《记》曰：“取财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国之本，在於农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 ，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於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於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於篇。

○户口 田制屯田 庄田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

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

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於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馀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户，每户徵银三两，与厢民助役。嘉靖中减为二两，以充边饷。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

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於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於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於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於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需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

无顷亩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是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糜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蓟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皆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著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於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於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於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於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於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於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於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

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於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於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於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於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馀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馀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乞革去管庄之人，付小民耕种，亩徵银三分，充各宫用度。"帝命戒饬庄户。又因御史言，罢仁寿宫庄，还之草场，且命凡侵牧地者，悉还其旧。

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气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於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於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徵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是

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籓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馀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地八千三百馀顷，领以中官，又听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徵税，旁午於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

○赋役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莜，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莜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

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

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部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於是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帝纳之。既而谕德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

一曰察理田粮旧额。请责州县官，於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取每岁实徵、起运、存留、

加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会计已定，张榜晓谕。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一曰催徵岁办钱粮。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宜令户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纵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催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

其二则议遣官综理及复预备仓粮也。疏下，户部言："所陈俱切时弊，令所司举行。"迁延数载如故。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区正副二名轮充。宣德间，复永充。科敛横溢，民受其害，或私卖官粮以牟利。其罢者，亏损公赋，事觉，至陨身丧家。景泰中，革粮长，未几又复。自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在州里间颇滋害，故鼎臣及之。

未几，御史郭弘化等亦请通行丈量，以杜包赔兼并之弊。帝恐纷扰，不从。给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赋，有受地於官，岁供租税者，谓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有流移亡绝，田弃粮存者，谓之事故。官田贫民佃种，亩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虚粮，里甲赔纳，或数十石或百馀石者有之。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贫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粮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虚粮，又令摊纳，追呼敲扑，岁无宁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请定均粮、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与蠲免。而合官民田为一，定上、中、下三则起科以均粮。富人不得过千亩，听以百亩自给，其羡者则加输边税。如此，则多寡有节，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议："疆土民俗各异，令所司熟计其便。"不行。

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馀石，然那

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於是应天巡抚欧阳鐸检荒田四千馀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六万馀石补之，馀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民田裒益之。履亩清丈，定为等则。所造经赋册，以八事定税粮：曰元额稽始，曰事故除虚，曰分项别异，曰归总正实，曰坐派起运，曰运馀拨存，曰存馀考积，曰徵一定额。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庆贺，曰祭祀，曰乡饮，曰科贺，曰恤政，曰公费，曰备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银差，曰力差，曰马差。著为例。

徵一者，总徵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重者不能尽损，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为徵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为母，户为子。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

时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

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策，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屑，非国体。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是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不能减。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

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皁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

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捐纳事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

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志第五十五 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廪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於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馀则皆民运云。

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馀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輓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馀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惟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道远数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於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於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给官军。惟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赴京仓，不用支运。寻令南阳、怀

庆、汝宁粮运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

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於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军与民兑米，往往恃强勒索。帝知其弊，敕户部委正官监临，不许私兑。已而颇减加耗米，远者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粮斛面锐，耗粮俱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贮十四，通仓贮十六。临、徐、淮三仓各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万馀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仍属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兑运法行久，仓入觊耗馀，入庾率兑斛面，且求多索，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平准，石加耗不过五升。今运军愿明加，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军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后从督仓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收如故，屡禁不能止也。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十万，加耗在外。浙赋视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杀焉。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馀石，悉支兑运米。而临、德二仓，贮预备米十九万馀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以补运，务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然是时，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罚，运军展转称贷不

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言："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虑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馀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夺。今宜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庶军困少苏。"诏从其议。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言："苏、松诸府，连岁荒歉，民买漕米，每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供宣、大二边粮料，每石亦银一两。去岁，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今请推行於诸府，而稍差其直。灾重者，石七钱，稍轻者，石仍一两。俱解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岁供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京仓，则费省而事易集。"从之。自后岁灾，辄权宜折银，以水次仓支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率，无复至一两者。

先是，成化间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省加耗输輓之费，得馀米十万石有奇，贮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至是，巡抚都御史以兑支有弊，请令如旧上仓而后放支。户部言："兑支法善，不可易。"诏从部议，以所馀就贮各卫仓，作正支销。又从户部言，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民自运临、德二仓，令官军支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疏通水次仓储，言："往时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以待卫军支运，后改附近州县水次交兑。已而并支运七十万石亦令改兑。但七十万石之外，犹有交兑不尽者，民仍运赴四仓，久无支销，以致陈腐。请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京，而令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支运如所折之数。则诸仓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运。岁漕额外，又得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具矣。"帝命部臣议，如其请。六年，户部侍郎邵宝以漕运迟滞，请复支运法。户部议，支运法废久，不可卒复，事遂寝。

临、德二仓之贮米也，凡十九万，计十年得百九十万。自世宗初，灾伤拨补日多，而山东、河南以岁歉，数请轻减，且二仓囤积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议屡兴，而仓储渐耗矣。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以轻赍银听运官道支，为顾僦舟车之费，不必装鞘印封，计算羡馀，以苦漕卒。给事、御史交驳之。户部言："科道官之论，主于防奸，是也。但轻赍本资转般费，今虑官军侵耗，尽取其赢馀以归太仓，则以脚价为正粮，非立法初意也。"乃议运船至通州，巡仓御史核验，酌量支用实数，

著为定规。有羡馀，不输太仓，即用以修船，官旗渔蠹者重罪。轻赍银者，宪宗以诸仓改兑，给路费，始各有耗米；兑运米，俱一平一锐，故有锐米；自随船给运四斗外，馀折银，谓之轻赍。凡四十四万五千馀两。后颇入太仓矣。隆庆中，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复海运。由淮安清江浦口，历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报，以水多沙碛而止。

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言："国家两都并建，淮、徐、临、德，实南北咽喉。自兑运久行，临、德尚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请自今山东、河南全熟时，尽徵本色上仓。计临、德已足五十馀万，则令纳於二仓，亦积五十万石而止。"从之。当是时，折银渐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百三十八万馀石。而抚臣议载留漕米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争之，言："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盖灾伤折银，本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其时混支以给边饷，遂致银米两空，故世卿争之。自后仓储渐匮，漕政亦益驰。迨於启、祯，天下萧然烦费，岁供愈不足支矣。

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徵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

宪宗立运船至京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七月初一日，其过江支兑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九月初一日。通计三年考成，违限者，运官降罚。武宗列水程图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违限之米，顿德州诸仓，曰寄囤。世宗定过淮程限，江北十二月者，江南正月，湖广、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时改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缩一月，七八九月者，递缩两月。后又通缩一月。神宗初，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兑竣，大县限船到十日，小县五日。十二月开帮，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入闸。皆先期以样米呈户部，运粮到日，比验相同乃收。

凡灾伤奏请改折者，毋过七月。题议后期及临时改题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换食米。大江漂流为大患，河道为小患；二百石外为大患，二百石内为小患。小患把总勘报，大患具奏，其后不计多寡，概行奏勘矣。

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后船数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载夹

带日多，所在稽留违限。一遇河决，即有漂流，官军因之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盗，妄称水火，至有凿船自沉者。

明初，命武臣督海运，尝建漕运使，寻罢。成祖以后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员外分理，主事督兑，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漕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军相准。初，宣宗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岁八月赴京，会议明年漕运事宜，及设漕运总督，则并令总督赴京。至万历十八年后始免。凡岁正月，总漕巡扬州，经理瓜、淮过闸。总兵驻徐、邳，督过洪入闸，同理漕参政管押赴京。攒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则有主事，清江、卫河有提举。兑毕过淮过洪，巡抚、漕司、河道各以职掌奏报。有司米不备，军卫船不备，过淮误期者，责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即验放，非河梗而压帮停泊，过洪误期因而漂冻者，责在漕司。船粮依限，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坐启闭失时，不得过洪抵湾者，责在河道。

明初，於漕政每加优恤，仁、宣禁役漕舟，宥迟运者。英宗时始扣口粮均摊，而运军不守法度为民害。自后漕政日弛，军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而粮长率搀沙水於米中，河南、山东尤甚，往往蒸湿浥烂不可食。权要贷运军银以罔取利，至请拨关税给船料以取偿。漕运把总率由贿得。仓场额外科取，岁至十四万。世宗初政，诸弊多厘革，然漂流、违限二弊，日以滋甚。中叶以后，益不可究诘矣。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馀石，内折色八千馀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馀石，内折色八千八百馀石，令民运。谓之白粮船。自长运法行，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穆宗时，陆树德言："军运以充军储，民运以充官禄。人知军运之苦，不知民运尤苦也。船户之求索，运军之欺陵，洪闸之守候，入京入仓，厥弊百出。嘉靖初，民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后无不破矣。以白粮令军带运甚便。"疏入，下部议。不从。

凡诸仓应输者有定数，其或改拨他镇者，水次应兑漕粮，即令坐派镇军领兑者给价，州县官督车户运至远仓，或给军价就令关支者，通谓之窎运。九边之地，输粮大率以车，宣德时，饷开平亦然，而兰、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负。永乐中，又尝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给交址云。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临濠、临清二

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钞法行，颇有省革。二十四年储粮十六万石於临清，以给训练骑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门仓，储粮给守御军。增京师诸卫仓凡四十一。又设北平、密云诸县仓，储粮以资北征。永乐中，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迨会通河成，始设仓於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既，又移德州仓於临清之永清坝，设武清卫仓於河西务，设通州卫仓於张家湾。宣德中，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增置北京及通州仓。京仓以御史、户部官、锦衣千百户季更巡察。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者以卫所仓属之，无仓者以卫所改隶。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及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其旧。正统中，增置京卫仓凡七。自兑运法行，诸仓支运者少，而京、通仓不能容，乃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景泰初，移武清卫诸仓於通州。成化初，废临、德预备仓在城外者，而以城内空廒储预备米。名临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丰。凡京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皆有仓，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

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振济，即令掌之。天下州县多所储蓄，后渐废驰。于谦抚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抚南畿，别立济农仓。他人不能也。正统时，重侵盗之罪，至佥妻充军。且定纳谷千五百石者，敕奖为义民，免本户杂役。凡振饥米一石，俟有年，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弘治三年限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卫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考满之日，稽其多寡以为殿最。不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降调。十八年令赎罪赃罚，皆籴谷入仓。正德中，令囚纳纸者，以其八折米入仓。军官有犯者，纳谷准立功。初，预备仓皆设仓官，至是革，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领其事。嘉靖初，谕德顾鼎臣言：“成、弘时，每年以存留馀米入预备仓，缓急有备。今秋粮仅足兑运，预备无粒米。一遇灾伤，辄奏留他粮及劝富民借谷，以应故事。乞急复预备仓粮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设法多积米谷，仍仿古常平法，春振贫民，秋成还官，不取其息。府积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万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万石。其后积粟尽平粜，以济贫民，储积渐减。隆庆时，剧郡无过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数益减，科罚亦益轻。万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仅百石。有司沿为具文，屡下诏申饬，率以虚数欺罔

而已。

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振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

两京库藏，先后建设，其制大略相同。内府凡十库：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岁进百万两有奇。广积库，贮硫黄、硝石。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贮甲仗。赃罚库，贮没官物。广惠库，贮钱钞。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绢。六库皆属户部，惟乙字库属兵部，戊字、广积、广盈库属工部。又有天财库，亦名司钥库，贮各衙门管钥，亦贮钱钞。供用库，贮粳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谓之内库。其在宫内者，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谓之里库。凡里库不关於有司。其会归门、宝善门迤东及南城磁器诸库，则谓之外库。若内府诸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皆各以所掌，收贮应用诸物。太仆则马价银归之。明初，尝置行用库於京城及诸府州县，以收易昏烂之钞。仁宗时罢。

英宗时，始设太仓库。初，岁赋不徵金银，惟坑冶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偶折金银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禄。而各边有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改折漕粮，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馀万两外，皆为御用。所谓金花银也。七年乃设户部太仓库。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又置南京银库。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用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馀万两，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者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隆庆中，数取太仓银入内库，承运库中官至以空扎下户部取之。廷臣疏谏，皆不听。又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

书硃衡极谏，不听。初，世宗时，太仓所入二百万两有奇。至神宗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馀万两，而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馀两。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凡甲字诸库，主事偕科道巡视。太仓库，员外郎、主事领之，而以给事中巡视。嘉靖中，始两月一报出纳之数。时修工部旧库，名曰节慎库，以贮矿银。尚书文明以给工价，帝诘责之，令以他银补偿，自是专以给内用焉。

其在外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皆有库，以贮金银、钱钞、丝帛、赃罚诸物。巡按御史三岁一盘查。各运司皆有库贮银，岁终，巡盐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县税课司局、河泊所，岁课、商税、鱼课、引由、契本诸课程，太祖令所司解州县府司，以至於部，部札之库，其元封识，不擅发也。至永乐时，始委验勘，中，方起解；至部复验，同，乃进纳。嘉靖时，建验试厅，验中，给进状寄库。月逢九，会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堪者驳易。正统十年设通济库於通州。世宗时罢。隆庆初，密云、蓟州、昌平诸镇皆设库，收贮主客年例、军门公费及抚赏、修边银云。

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稽留八载，至乞食於市。内府收粮，增耗尝以数倍为率，其患如此。诸仓初不设中官，宣德末，京、通二仓始置总督中官一人，后淮、徐、临、德诸仓亦置监督，漕輓军民被其害。世宗用孙交、张孚敬议，撤革诸中官，惟督诸仓者如故。久之，从给事中管怀理言，乃罢之。

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於内，京师不收括於外。成化时，巡盐御史杨澄始请发各盐运提举司赃罚银入京库。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贮征徭羡银，尽输太仓。尚书周经力争之，以为有不足者，以识造、赏赉、斋醮、土木之故，必欲尽括天下财，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刘瑾用事，遂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世宗时，闽、广进羡馀，户部请责他省巡按，岁一奏献如例。又以太仓库匮，运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实之。而户部条上理财事宜，临、德二仓积银二十万两，录以归太仓。隆庆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御史萧重望请核府县岁额银进部，未报上。千户何其贤乞敕内官与己督之，帝竟从其请，由是外储日就耗。至天启中，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策，下敕督岁进，收括靡有遗矣。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

空。内外匮竭，遂至於亡。

志第五十六 食货四

○盐法 茶法

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复初制。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

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曰淮安；盐场三十，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正统中，贵州亦食淮盐。成化十八年，湖广衡州、永州改行海北盐。正德二年，江西赣州、南安、吉安改行广东盐。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诸堡。上供光禄寺、神宫监、内官监。岁入太仓馀盐银六十万两。

两浙所辖分司四，曰嘉兴，曰松江，曰宁绍、曰温台；批验所四，曰杭州，曰绍兴，曰嘉兴，曰温州；盐场三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二十二万四百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盐行浙江，直隶之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微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之广信府。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馀盐银十四万两。

明初，置北平河间盐运司，后改称河间长芦。所辖分司二，曰沧州，曰青州；批验所二，曰长芦，曰小直沽；盐场二十四，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六万三千一百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十八万八百馀引。万历时同。盐行北直隶，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所输边，宣府、大同、蓟州。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给百官有司。岁入太仓馀盐银十二万两。

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十四万三千三百馀引。弘治时，

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九万六千一百馀引。盐行山东，直隶徐、邳、宿三州，河南开封府，后开封改食河东盐。所输边，辽东及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馀盐银五万两。

福建所辖盐场七，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馀引。弘治时，增七百馀引。万历时，减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纳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时亦改折色。盐行境内。岁入太仓银二万二千馀两。

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於安邑，成祖时，增设西场於解州，寻复并於东。正统六年复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洪武时，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时，增入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地有两见者，盐得兼行。隆庆中，延安改食灵州池盐。崇祯中，凤翔、汉中二府亦改食灵州盐。岁入太仓银四千馀两，给宣府镇及大同代府禄粮，抵补山西民粮银，共十九万两有奇。

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奇，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奇，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时同。万历时，三处共办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馀斤。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饷银三万六千馀两。

广东所辖盐场十四，海北所辖盐场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广东四万六千八百馀引，海北二万七千馀引。弘治时，广东如旧，海北万九千四百馀引。万历时，广东小引生盐三万二百馀引，小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馀引；海北小引正耗盐一万二千四百馀引。盐有生有熟，熟贵生贱。广东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岁入太仓盐课银万一千馀两。

四川盐井辖盐课司十七。洪武时，岁办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馀斤。弘治时，办二千一十七万六千馀斤。万历中，九百八十六万一千馀斤。盐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顺庆、保宁、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广安、雅、广元五州县。岁解陕西镇盐课银七万一千余两。

云南黑盐井辖盐课司三，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盐课司一，五井辖盐课司七。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万七千八百馀引。弘治时，各井多寡不一。万历时与洪武同。盐行境内。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

成祖时，尝设交阯提举司，其后交阯失，乃罢。辽东盐场不设官，军馀煎办，召商易粟以给军。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

有明盐法，莫善於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於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於京卫开中。惟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於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

仁宗立，以钞法不通，议所以敛之之道。户部尚书夏原吉请令有钞之家中盐，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引三百贯，河东、山东半之，福建、广东百贯。宣德元年停中钞例。三年，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北京。户部尚书郭敦言："中盐则例已减，而商来者少，请以十分为率，六分支与纳米京仓者，四分支与辽东、永平、山海、甘肃、大同、宣府、万全已纳米者。

他处中纳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虚冒，请按引给钞十锭。”帝皆从之，而命倍给其钞。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独石、永平道险远，趋中者少，许寓居官员及军馀有粮之家纳米豆中盐。

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与盐百引，次马八十引。既而定边诸卫递增二十引。其后河州中纳者，上马二十五引，中减五引；松潘中纳者，上马三十五引，中减五引。久之，复如初制。中马之始，验马乃掣盐，既而纳银於官以市马，银入布政司，宗禄、屯粮、修边、振济展转支销，银尽而马不至，而边储亦自此告匮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长庐盐以纳之，令甘肃中盐者，淮盐十七，浙盐十三。淮盐惟纳米麦，浙盐兼收豌豆、青稞。因淮盐直贵，商多趋之，故令淮、浙兼中也。

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置仓於场，岁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兑军馀米以待给，兼支钱钞，以米价为准。寻定钞数，淮、浙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引二贯。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后设总催，多朘削灶户。至正统时，灶户贫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负课六十馀万。民诉於朝，命直隶巡抚周忱兼理盐课。忱条上铸铁釜、恤卤丁、选总催、严私贩四事，且请於每年正课外，带徵逋课。帝从其请。命分逋课为六，以六载毕徵。

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乃议仿洪武中例，而加钞锭以偿之，愿守支者听。又以商人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议他盐司如旧制，而淮、浙、长芦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贮於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常股、存积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然人甚苦守支，争趋存积，而常股壅矣。景帝时，边圉多故，存积增至六分。中纳边粮，兼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三当谷草二。

广东之盐，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关吏，越市广西。巡抚叶盛以为任之则废法，禁之则病商，请令入米饷边，乃许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岁洊灾，京储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仓中盐。

旧例中盐，户部出榜召商，无径奏者。富人吕铭等托势要奏中两淮存积盐，中旨允之。户部尚书马昂不能执正，盐法之坏自此始。势豪多搀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军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贩盐。乃为重

法，私贩、窝隐俱论死，家属徙边卫，夹带越境者充军。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常股七分，而存积三分。然商人乐有见盐，报中存积者争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盐犹不能给，乃配支长庐、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边商辄贸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内商之盐不能速获，边商之引又不贱售，报中寝怠，存积之滞遂与常股等。宪宗末年，阉宦窃势，奏讨淮、浙盐无算，两淮积欠至五百馀万引，商引壅滞。

至孝宗时，而买补馀盐之议兴矣。馀盐者，灶户正课外所馀之盐也。

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馀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其盐召商开中，不拘资次给与。成化后，令商收买，而劝借米麦以振贫灶。至是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而免其劝借，且停各边开中，俟逋课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直，二充边储，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由是以馀盐补充正课，而盐法一小变。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武宗之初，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执不可，中旨许之。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学士刘健等力争，李东阳语尤切。帝不悦。健等复疏争，乃从部议。权要开中既多，又许买馀盐，一引有用至十馀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旧引角之令，立限追缴，而每引增纳纸价及振济米麦。引价重而课壅如故矣。

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韩雍於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立抽盐厂，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馀盐四引，引抽银一钱。都御史秦纮许增带馀盐六引，抽银六钱。及是增至九钱，而不复抽官引。引目积滞，私盐通行，乃用户部郎中丁致祥请，复纮旧法。而他处商人夹带馀盐，掣割纳价，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

淮、浙、长芦引盐，常股四分，以给各边主兵及工役振济之需；存积六分，非国家大事，边境有警，未尝妄开。开必边臣奏讨，经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请及专请淮盐者。弘治间，存积盐甚多。正德时，权幸遂奏开残盐，改存积、常股皆为正课，且皆折银。边臣缓急无备，而势要占中卖窝，价增数倍。商人引纳银八钱，无所获利，多不愿中，课日耗绌。奸黠者夹带影射，弊端百出。盐臣承中珰风旨，复列零盐、所盐诸目以假之。世宗登极诏，首命裁革。未几，商人逯俊等夤缘近幸，以增价为名，奏买残馀等盐。户部尚书秦金执不允，帝特令中两淮额盐三十万引於宣府。金言："奸人占中淮盐，卖窝罔利，使山东、长芦等盐别无搭配，积之无用。亏国用，误边储，莫此为甚。"御史高世魁亦争之。诏减淮引十万，分两浙、长芦盐给之。金复言："宣、大俱重镇，不宜令奸商自择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请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从其请。

嘉靖五年从给事中管律奏，乃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然是时馀盐盛行，正盐守支日久，愿中者少；馀盐第领勘合，即时支卖，愿中者多。自弘治时以馀盐补正课，初以偿逋课，后令商人纳价输部济边。至嘉靖时，延绥用兵，辽左缺饷，尽发两淮馀盐七万九千馀引於二边开中。自是馀盐行。其始尚无定额，未几，两淮增引一百四十馀万，每引增馀盐二百六十五斤。引价，淮南纳银一两九钱，淮北一两五钱，又设处置、科罚名色，以苛敛商财。於是正盐未派，先估馀盐，商灶俱困。奸黠者藉口官买馀盐，夹贩私煎。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

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言："盐法之坏，其弊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召籴之难也。势豪大家，专擅利权，报中之难也。官司科罚，吏胥侵索，输纳之难也。下场挨掣，动以数年，守支之难也。定价太昂，息不偿本，取赢之难也。私盐四出，官盐不行，市易之难也。有此六难，正课壅矣，而司计者因设馀盐以佐之。馀盐利厚，商固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部，虽岁入距万，无益军需。尝考祖宗时，商人中盐纳价甚轻，而灶户煎盐工本甚厚，今盐价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故欲通盐法，必先处馀盐，欲处馀盐，必多减正价。大抵正盐贱，则私贩自息。今宜定价，每引正盐银五钱，馀盐二钱五分，不必解赴太仓，俱令开中关支，馀盐以尽收为度。正盐价轻，既利於商；馀盐收尽，又利於灶。未有商灶俱利，而国课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户部覆，以为馀盐银仍解部如故，而边饷益虚矣。至二十年，帝以变乱盐法由馀盐，敕罢之。淮、浙、长芦悉复旧法，夹带者割没入官，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然令甫下，

吏部尚书许讠赞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户部覆从之，馀盐复行矣。

先是，十六年令两浙僻邑，官商不行之处，山商每百斤纳银八分，给票行盐。其后多侵夺正引，官商课缺，引壅二百万，候掣必五六载。於是有预徵、执抵、季掣之法。预徵者，先期输课，不得私为去留。执抵者，执现在运盐水程，复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则以纳课先后为序，春不得迟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纳税即掣卖，预徵诸法徒厉引商而已。灵州盐池，自史昭中马之议行，边饷亏缺，甘肃米直石银五两，户部因奏停中马，召商纳米中盐。

二十七年令开中者止纳本色粮草。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额，合正馀盐为一，而革馀盐名。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议：两淮灶户馀盐，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令商人中额盐二引，带中工本盐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万六千两有奇。从其请。

初，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为正盐，后益馀盐纳银解部。至是通前额凡一百五万引，额增三之一。行之数年，积滞无所售，盐法壅不行。言事者屡陈工本为盐赘疣。户部以国用方绌，年例无所出，因之不变。江西故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南安、赣州、吉安改行广盐，惟南昌诸府行淮盐二十七万引。既而私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则私食广盐，抚州、建昌私食福盐。於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绌。巡抚马森疏其害，请於峡江县建桥设关，扼闽、广要津，尽复淮盐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未久桥毁，增额二十万引复除矣。

三十九年，帝欲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懋卿，严嵩党也，苞苴无虚日。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自设工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诩为奇功。乃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私盐有定数；不及数，辄削其亻雇役钱。逻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乃共为私贩，以矣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流毒遍海滨矣。嵩失势，巡盐御史徐爌言：“两淮盐法，曰常股，曰存积，曰水乡，共七十万引有奇。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关支，四散发卖，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盐之外，加以馀盐；馀盐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单；添单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趋利目前，不顾其后，是误国乱政之尤者。方今灾荒叠告，盐场淹没，若欲取盈百万，必至逃亡。弦急欲绝，不棘於此。”於是悉罢懋

卿所增者。

四十四年，巡盐御史硃炳如奏罢两淮工本盐。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末年，工本盐行，内商有数年不得掣者，於是不乐买引，而边商困，因营求告掣河盐。河盐者，不上廪囷，在河径自超掣，易支而获利捷。河盐行，则守支存积者愈久，而内商亦困，引价弥贱。於是奸人专以收买边引为事，名曰囤户，告掣河盐，坐规厚利。时复议於正盐外附带馀盐，以抵工本之数，囤户因得贱卖馀盐而贵售之，边商与内商愈困矣。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疏言："边商报中，内商守支，事本相须。但内商安坐，边商远输，劳逸不均，故掣河盐者以惠边商也。然河盐既行，淮盐必滞，内商无所得利，则边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盐，但别边商引价，自见引及起纸关引到司勘合，别为三等，定银若干。边商仓钞已到，内商不得留难。盖河盐停则淮盐速行，引价定则开中自多，边商内商各得其愿矣。"帝从之。四年，御史李学诗议罢官买馀盐。报可。

是时广西古田平，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出资本买广东盐，至桂林发卖，七万馀包可获利二万二千有奇。从之。

自嘉靖初，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之制。后因各边多故，常股、存积并开，淮额岁课七十万五千馀引，又增各边新引岁二十万。万历时，以大工搜远年违没废引六十馀万，胥出课额之外，无正盐，止令商买补馀盐。馀盐久尽，惟计引重科，加煎飞派而已。时两淮引价馀银百二十馀万增至百四十五万，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户尹英请配卖没官盐，可得银六万两。大学士张位等争之。二十六年，以鸿胪寺主簿田应璧奏，命中官鲁保鬻两淮没官馀盐。给事中包见捷极陈利害。不听。保既视事，遂议开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言："明旨核没官盐，而存积非没官也。额外加增，必亏正课。保奏不可从。"御史马从骋亦争之。俱不听。保乃开存积八万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压正盐不行。商民大扰，而奸人蜂起。董琏、吴应麒等争言盐利。山西、福建诸税监皆领盐课矣。百户高时夏奏浙、闽馀盐岁可变价三十万两，巡抚金学会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银万三千两有奇，浙江解三万七千两有奇，借名苛敛，商困引壅。户部尚书赵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额外多取一分，则正课少一分，而国计愈绌，请悉罢无名浮课。"不报。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额逋百馀万，保亦惶惧，请罢存积引盐。保寻死。有旨罢之，而引斤不能减矣。

李太后薨，帝用遗诰蠲各运司浮课，商困稍苏，而旧引壅滞。户部

上盐法十议，正行见引，附销积引，以疏通之。巡盐御史龙遇奇立盐政纲法，以旧引附见引行，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计十馀年，则旧引尽行。从之。天启时，言利者恣搜括，务增引超掣。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论者比之绝流而渔。崇祯中，给事中黄承昊条上盐政，颇欲有所厘革。是时兵饷方大绌，不能行也。

初，诸王府则就近地支盐，官民户口食盐皆计口纳钞，自行关支。而官吏食盐多冒增口数，有一官支二千馀斤，一吏支五百馀斤者。乃限吏典不得过十口，文武官不过三十口；大口钞十二贯支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盐折给官吏俸粮，以百四十斤当米一石。京官岁遣吏下场，恣为奸利。锦衣吏益暴，率联巨舰私贩，有司不能诘。巡盐御史乃定百司食盐数，攟束以给吏，禁毋下场。纳钞、僦輓，费无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陆光祖言於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停支食盐，惟户部及十三道御史岁支如故。军民计口纳钞者，浙江月纳米三升，卖盐一斤，而商贾持盐赴官，官为敛散，追徵之急过於租赋。正统时，从给事中鲍辉言，令民自买食盐於商，罢纳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盐论，而盐钞不除。后条鞭法行，遂编入正赋。

巡盐之官，洪、永时，尝一再命御史视盐课。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硃与言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几，以盐法已清，下敕召还。后遂令御史视鹾，依巡按例，岁更代以为常。十一年以山东诸盐场隶长芦巡盐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盐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明请增设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盐法坏，户部尚书李敏请简风宪大臣清理，乃命户部侍郎李嗣於两淮，刑部侍郎彭韶於两浙，俱兼都御史，赐敕遣之。弘治十四年，佥都御史王璟督理两淮盐法。正德二年，两淮则佥都御史王琼，闽、浙则佥都御史张宪。后惟两淮赋重，时遣大臣。十年，则刑部侍郎蓝章。嘉靖七年，则副都御史黄臣。三十二年，则副都御史王绅。至三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四运司，事权尤重。自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后，遂无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徵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

初，太祖令商人於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

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馀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之。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於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馀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宜别立茶局，徵其税，易红缨、氈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於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

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定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民不敢私采，课额每亏，民多赔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货。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

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严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碉门茶课司给之。番商往复迂远，而给茶太多。严州卫以为言，请置茶马司於严州，而改贮碉门茶於其地，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诏茶马司仍旧，而定上马一匹，给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

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敕右军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於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毋致失利。"

当是时，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尝谓户

部尚书郁新："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贩鬻之禁，不可不严。"以故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察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馀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驭番如此。

永乐中，帝怀柔远人，递增茶斤。由是市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馀斤，仅易马七十匹，又多瘦损。乃申严茶禁，设洮州茶马司，又设甘肃茶马司於陕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陕西茶马。

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复给。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

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宁，而支盐於淮、浙以偿费。商人恃文凭恣私贩，官课数年不完。正统初，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乃罢运茶支盐例，令官运如故，以京官总理之。

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於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馀者始令货卖，可得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数足而止。"从之。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言："自中茶禁开，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马不利。请停粮茶之例。异时或兵荒，乃更

图之。”部覆从其请。四川茶课司旧徵数十万斤易马。永乐以后，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浥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粮茶停二年。延绥饥，复召商纳粮草，中四百万斤。寻以御史王绍言，复禁止，并罢正额外召商开中之例。

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帝从所请。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

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徵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软论。”奏

上，报可。於是茶法稍饬矣。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旂等，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兵部议，番族变诈不常，北狄抄掠无已，金牌亟给亟失，殊损国体。番人纳马，意在得茶，严私贩之禁，则番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集也。若私贩盛行，吾无以系其心、制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乃定议发勘合予之。

其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颇逋课额。三十六年，户部以全陕灾震，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上言："先时，正额茶易马之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万斤者。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并课茶、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宜下巡茶御史议，召商多中。"御史杨美益言："岁祲民贫，即正额尚多亏损，安有赢羡。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凡通内地以息私贩，增开中以备振荒，悉从停罢，毋使与马分利。"户部以帑藏方匮，请如弘治六年例，易马外仍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诏从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停松潘引目，申严入番之禁。"皆报可。

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以三万引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万四千余两，解部济边以为常。

五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中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逾三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款塞，请开茶市。御史李时成言："番以茶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部议给百馀篦，而勿许其市易。自刘良卿驰内地之禁，杨美益以为非，其后复禁止。十三年，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其禁，招商给引，抽十三入官，馀听自卖。御史钟化民以私茶之阑出多也，请分任责成。陕之汉中，关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川之保宁，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鸡猴坝。率州、县官兵防守。"从之。

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

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愿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言：“课茶徵输，岁有定额。先因茶多馀积，园户解纳艰难，以此改折。今商人绝迹，五司茶空。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马万一千九百馀匹。”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共易马九千六百匹，著为令。天启时，增中马二千四百匹。

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於是俱坏矣。

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卢、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中引则於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自苏、常、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徵钞，云南则徵银。

其上供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凡贡茶，第按额以供，不具载。

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钱钞 坑冶附铁冶铜场 商税 市舶 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

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是时，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ＣＡ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徵之民，则每贯徵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

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二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每七百当银一两。武宗之初，部臣请察核侵蚀；又以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三之一，请於承运库给银。时中官方用事，皆不听。已而司钥库太监庞□栗言："自弘治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昺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

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鑢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非利也。”遂开局铸钱。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饶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硃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硃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

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嗥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鍊，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硃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

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明年令以野兽皮输鱼课，制裘以给边卒。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监生於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

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於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亻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亻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於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帝令核除之。及钞法通，减北京蔬地课钞之半，船料百贯者减至六十贯。

正统初，诏凡课程门摊，俱遵洪武旧额，不得藉口钞法妄增。未几，以兵部侍郎於谦奏，革直省税课司局，领其税於有司；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钞关於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九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景泰元年，於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减涨家湾及辽阳课税之半。大理卿薛瑄忻言：“抽分薪炭等匿不报者，准舶商匿番货罪，尽没之，过重。请得比匿税律。”帝从之。成化七年增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钞，其后易以银，至是渐益至数万两。寻遣御史榷税。孝宗初，御史陈瑶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乃命客货外，车辆毋得搜阻。又从给事中王敞言，取回芜湖、荆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贰官监收其税。十三年复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於顺德、广平。工部尚书李鐩依阿持两端，横征之端复起。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馀贯，钱二百八十八万馀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嘉靖三年，诏如弘治初年例，仍减钱三十万。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其后复收钱钞。八年复收银，遂为定制。始时钞关估船料定税，既而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太监李能请於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主事邬阅

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既有榷场，不宜再榷。"罢之。其后复山海关税，罢八里铺店钱。四十二年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馀饶悉入公帑。隆庆二年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寻令钞关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远者，令佐贰官收贮府库，季解部。主事掌核商所报物数以定税数，收解无有所与。

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其不进京者，河西务止收正税，免条、船二税。万历十一年革天下私设无名税课。然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荆州，马堂於临清，陈增於东昌，孙隆於苏、杭，鲁坤於河南，孙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陕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於卢沟桥，沈永寿於广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馀。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四万，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又听福府承奉谢文铨言，设官店於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世卿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事闻，诏法司治之，监竖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三俊悔，疏争不能已。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而折色、本色递年轮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於太仓黄渡，寻罢。复设於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於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於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剌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浙

江巡抚硃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直，转鬻牟利，而直不时给，以是构乱。乃严海禁，毁馀皇，奏请镌谕戒大姓，不报。二十八年，纨又言："长澳诸大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乱，而巨奸关通射利，因为向导，躏我海滨，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纨辄以便宜诛之。御史陈九德劾纨措置乖方，专杀启衅。帝逮纨听勘。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宪遣其客蒋洲、陈可愿使倭宣谕。还报，倭志欲通贡市。兵部议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福建开而复禁。万历中，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

大同马市始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令军民平价市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通译语，禁市兵器、铜铁。帝从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辄近塞垣。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於宣府、大同开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理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不从。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币未出境，警报随至。帝始悔之，召道还。然诸部嗜马市利，未敢公言大举，而边臣亦多畏慑，以互市啖之。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抄掠不已，乃并绝之。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於是封贡互市之议起。而宣、大互市复开，边境稍静。然抚赏甚厚，朝廷为省客兵饷、减哨银以充之。频年加赏，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复从中乾没，边费反过当矣。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事具李化龙传。二十六年从巡抚张思忠奏罢之，遂并罢马市。其后总兵李成梁力请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亦疏於朝。二十九年复开马、木二市，后以为常。

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上供采造 采造 柴炭 采木 珠池 织造 烧造 俸饷 会计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酒醴膳羞则掌之光禄寺，采办成就则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差职之，柴炭则掌之惜薪司。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

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达政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宣宗时，罢永乐中河州官买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给屯军。命御史二人察视光禄寺，凡内外官多支及需索者，执奏。英宗初政，三杨当轴，减南畿孳牧黄牛四万，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粳糯、粟米、药材皆减省有差，撤诸处捕鱼官。即位数月，多所撙节。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万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龙凤白瓷诸器，饶州造，□硃红膳盒诸器，营膳所造，以进宫中食物，尚膳监率乾没之。帝令备帖具书，如数还给。景帝时，从於谦言，罢真定、河间采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鱼内使。

天顺八年，光禄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万八千馀斤，增旧额四之一。成化初，诏光禄寺牲口不得过十万。明年，寺臣李春请增。礼部尚书姚夔言："正统间，鸡鹅羊豕岁费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四倍，暴殄过多。请从前诏。"后二年，给事中陈钺言："光禄市物，概以势取。负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禄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过额，侵渔妄费也。"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於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禄减增加供应。初，光禄俱预支官钱市物，行头吏役因而侵蚀。乃令各行先报纳而后偿价，遂有游手号为报头，假以供应为名，抑价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鸾以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禄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等，减省有差，存者减其食料。自成化时，添坐家长随八十馀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馀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井负累。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

武宗之世，各宫日进、月进，数倍天顺时。厨役之额，当仁宗时仅六千三百馀名，及宪宗增四之一。世宗初，减至四千一百名，岁额银撙节至十三万两。中年复增至四十万。额派不足，借支太仓。太仓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数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没，下礼部问状，责光禄寺具数以奏。帝复降旨诘责，乃命御史稽核月进揭帖，两月间省银二万馀两，自是岁以为常。

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於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二十七年，户部言："京师召商纳货取直，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请核实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言："诸商所以重困者，物价贱则减，而贵则不敢增。且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多致赔累。既收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直，或竟沈阁。幸给直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齮齕于下，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诸弊若除，商自乐赴，奚用编审。"帝虽纳其言，而仍编审如户部议。

穆宗朝，光禄少卿李键奏十事，帝乃可之，颇有所减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兽，罢宝坻鱼鲜。凡荐新之物，领於光禄寺，勿遣中官。又从太监李芳请，停徵加增细粳米、白青盐，命一依成、弘间例。御史王宗载请停加派。部议悉准原额，果品百七万八千馀斤，牲口银五万八千馀两，免加派银二万馀。未行，而神宗立，诏免之。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二万，止十五万馀，经费省约矣。万历初年，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蜜钩，若缉奸盗。宛平知县刘曰淑言："京民一遇佥商，取之不遗毫发，赀本悉罄。请厚估先发，以苏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职，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时，商累益重，有输物於官终不得一钱者。

洪武时，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其损上益下如此。永乐初，斥言采五色石者，且以温州输矾困民，罢染色布。然内使之出，始於是时。工役繁兴，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军器之需尤无算。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罢闸办金银，其他纸靛、纟宁丝、纱罗、ＢＦ缎、香货、银□硃、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硃红戗金龙凤器物，多所罢减。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给买办物料价，十不偿一，无异空取。"帝嘉纳之，谕工部察惩。又因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言，悉召还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许辄遣，自军器、军需外，凡买办者尽停止。

然宽免之诏屡下，内使屡敕撤还，而奉行不实，宦者辄名采办，虐取於民。诛袁琦、阮巨队等十馀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正统八年，以买办扰民，始令於存留钱粮内折纳，就近解两京。

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宪宗时益甚，购书采药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遗。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太岳、太和山降真诸香，通三岁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言："镇守、分守内外官竞尚贡献，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名曰采办，实扣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奇珍。且设膳乳诸房，佥厨役造酥油诸物。比及起运，沿途骚扰，乞悉罢之。"报可，然其后靡费渐多。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多非土产。诸布政使来朝，各陈进贡之害，皆不省。

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馀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馀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馀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泽、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西边境，遣使觅於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於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硃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给事中李己、陈吾德疏谏。己下狱，吾德削籍。自是供亿浸多矣。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户部尚书陈蕖言库藏已竭，宜加撙节。中旨切责。而顺天府尹以大珠鸦青购买不如旨，镌级。至於末年，内使杂出，采造益繁。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

永乐中，后军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卫所军士采之边关。宣宗初，以边木以扼敌骑，且边军不宜他役，诏免其采伐，令岁纳银二万馀两，后府召商买纳。四年置易州山厂，命工部侍郎督之，佥北直、山东、山西民夫转运，而后府输银召商如故。

初，岁用薪止二千万馀斤。弘治中，增至四千万馀斤。转运既艰，北直、山东、山西乃悉输银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万馀两。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辄私加数倍。逋负日积，至以三年正供补一年之耗。尚书李鐩议，令正耗相准，而主收者复私加，乃以四万斤为万斤，又有输纳浮费，民弗能堪。世宗登极，乃酌减之。隆庆六年，后府采纳艰苦，改属兵部武库司。万历中，岁计柴价银三十万两，中官得自徵比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为陷阱云。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达於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坛殿宇，复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采木湖广。未几，因旱灾已之。寻复采大木湖广，而谕工部酌省，未几复罢。其他处亦时采时罢。弘治时，发内帑修清宁宫，停四川采木。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太监刘养劾其不中梁栋，责丙陈状，工部尚书李鐩夺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於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馀两。又遣官核诸处遣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於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馀万两，徵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宣宗时，有请令中官采东莞珠池者，系之狱。英宗始使中官监守，天顺间尝一采之。至弘治十二年，岁久珠老，得最多，费银万馀，获珠二万八千两，遂罢监守中官。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复诏采，两广巡抚林富言："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馀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给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少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非圣政所宜有。"皆不听。隆庆六年诏云南进宝石二万塊，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

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

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於仪直、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未几悉罢。又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於后湖置局织造。永乐中，复设歙县织染局。令陕西织造驼毹。正统时，置泉州织造局。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资请减之，下锦衣狱，谪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其后复设，乃给中官盐引，鬻於淮以供费。

正德元年，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帝可之。乃造万七千馀匹。盖成、弘时，颁赐甚谨。自刘瑾用事，幸珰陈乞渐广，有未束发而僭冒章服者，滥赏日增。中官乞盐引、关钞无已，监督织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时，其祸未讫。即位未几，即令中官监织於南京、苏、杭、陕西。穆宗登极，诏撤中官，已而复遣。

万历七年，苏、松水灾，给事中顾九思等请取回织造内臣，帝不听。大学士张居正力陈年饥民疲，不堪催督，乃许之。未几复遣中官。居正卒，添织渐多。苏、杭、松、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馀匹。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纻丝、纱罗、绫□、绢帛，山西潞□，皆视旧制加丈尺。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部臣科臣屡争，皆不听。末年，复令税监兼司，奸弊日滋矣。

明初设南北织染局，南京供应机房，各省直岁造供用，苏、杭织造，间行间止。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陕西织造绒袍，弘、正间偶行，嘉、隆时复遣，亦遂沿为常例。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沧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赵府祭器。逾年，善以罪诛，罢其役。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馀，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

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弘治十五年复撤。正德末复遣。

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馀万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给事中陈皋谟言其大为民害，请罢之。帝不听。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后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是时营建最繁，近京及苏州皆有砖厂。隆庆时，诏江西烧造瓷器十馀万。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自后役亦渐寝。

国家经费，莫大於禄饷。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后乃令止给禄米。

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仁宗即位，增减诸王岁禄，非常典也。时郑、越、襄、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暂给米岁三千石，遂为例。正统十二年定王府禄米，将军自赐名受封日为始，县主、仪宾自出閤成婚日为始，於附近州县秋粮内拨给。景泰七年定郡王将军以下禄米，出閤在前，受封在后，以受封日为始；受封在前，出閤在后，以出閤日为始。

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颇给以粮。嘉靖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一石。

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赋有限。其始禄米尽支本色，既而本钞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则不同。厥后势不能给，而冒滥转益多。奸弊百出，不可究诘。自弘治间，礼部尚书倪岳即条请节减，以宽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於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下部覆议，从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於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而将军以下益不能自存矣。

明初，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其后令还田给禄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岁禄数，刻石官署，取给於江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米、俸钞之制，而杂流吏典附焉。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勒之石。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

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

二十五年更定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

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则米钞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军，并全支米。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永乐二年乃命公、侯、伯视文武官吏，米钞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濙掌户部，议每石减十贯，而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等以为仁宗在春宫久，深悯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讵可违？濙不听，竟请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赡矣。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时钞价日贱，每石十五贯者已渐增至二十五贯，而户部尚书王佐复奏减为十五贯。成化二年从户部尚书马昂请，又省五贯。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七年从户部尚书杨鼎请，以甲字库所积之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直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仅直二三十钱，而布直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后粗阔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极细者犹直银二两，粗布仅直三四钱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银三钱。于是官员俸给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增至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职府卫官，惟本色米折银例，每石二钱五分，与文臣异，馀并同。其三大营副将、参、游、佐员，每月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参将亦如之。巡捕中军、把总官，月支口粮九斗，旗牌官半之。

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民匠

充军者八斗，牧马千户所一石，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江阴横海水军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籍没免死充军者谓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又给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永乐中，始令粮多之地，旗军月粮，八分支米，二分支钞。后山西、陕西皆然，而福建、两广、四川则米七钞三，江西则米钞中半，惟京军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广军，仍全支米。已而定制，卫军有家属者，月米六斗，无者四斗五升，馀皆折钞。

凡各卫调至京操备军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后增损不一，而本折则例，各镇多寡不同，不能具举。凡各镇兵饷，有屯粮，有民运，有盐引，有京运，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粮者，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民运者，屯粮不足，加以民粮。麦、米、豆、草、布、钞、花绒运给戍卒，故谓之民运，后多议折银。盐引者，召商入粟开中，商屯出粮，与军屯相表里。其后纳银运司，名存而实亡。京运，始自正统中。后屯粮、盐粮多废，而京运日益矣。主兵有常数，客兵无常数。初，各镇主兵足守其地，后渐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税及经费出入之数，见於掌故进，皆略可考见。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弘治时，官民田总六百二十二万八千馀顷。夏税，米麦四百六十二万五千馀石，钞五万六千三百馀锭，绢二十万二千馀匹；秋粮，米二千二百十六万六千馀石，钞二万一千九百馀锭。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

岁入之数，内承运库，慈宁、慈庆、乾清三宫子粒银四万九千馀两，金花银一百一万二千馀两，金二千两。广惠库、河西务等七钞关，钞二千九百二十八万馀贯，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馀文。京卫屯钞五万六千馀贯。天财库、京城九门钞六十六万五千馀贯，钱二百四十三万馀

文。京、通二仓，并蓟、密诸镇漕粮四百万石。京卫屯豆二万三千馀石。太仓银库，南北直隶、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派剩麦米折银二十五万七千馀两。丝绵、税丝、农桑绢折银九万馀两，绵布、苎布折银三万八千馀两。百官禄米折银二万六千馀两。马草折银三十五万三千馀两。京五草场折银六万三千馀两。各马房仓麦豆草折银二十馀万两。户口盐钞折银四万六千馀两。蓟、密、永、昌、易、辽东六镇，民运改解银八十五万三千馀两。各盐运提举馀盐、盐课、盐税银一百万三千馀两。黄白蜡折银六万八千馀两。霸、大等马房子粒银二万三千馀两。备边并新增地亩银四万五千馀两。京卫屯牧地增银万八千馀两。崇文门商税、牙税一万九千馀两，钱一万八千馀贯。张家湾商税二千馀两，钱二千八百馀贯。诸钞关折银二十二万三千馀两。泰山香税二万馀两。赃罚银十七万馀两。商税、鱼课、富户、历日、民壮、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粮银十四万四千馀两。北直隶、山东、河南解各边镇麦、米、豆、草、盐钞折银八十四万二千馀两。诸杂物条目繁琐者不具载。所载岁入，但计起运京边者，而存留不与焉。

岁出之数，公、侯、驸马、伯禄米折银一万六千馀两。官吏、监生俸米四万馀石。官吏折俸绢布银四万四千馀两，钱三千三百馀贯。仓库、草场、官攒、甲斗，光禄、太常诸司及内府监局匠役本色米八万六千馀石，折色银一万三千馀两。锦衣等七十八卫所官吏、旗校、军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二十万六千馀两。官员折俸绢布银二十六万八千馀两。军士冬衣折布银八万二千馀两。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将卒本色米十二万馀石，冬衣折布银二千馀两，官军防秋三月口粮四万三千馀石，营操马匹本色料二万四千馀石，草八十万馀束。巡捕营军粮七千馀石。京营、巡捕营，锦衣、腾骧诸卫马料草折银五万馀两。中都留守司，山东、河南二都司班军行粮及工役盐粮折银五万馀两。京五草场商价一万六千馀两。御马三仓象马等房，商价十四万八千馀两。

诸边及近京镇兵饷。

宣府：主兵，屯粮十三万二千馀石，折色银二万二千馀两，民运折色银七十八万七千馀两，两淮、长芦、河东盐引银十三万五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五千两；客兵，淮、芦盐引银二万六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七万一千两。

大同：主兵，屯粮本色七万馀石，折色银一万六千馀两，牛具银八千馀两，盐钞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米七千馀石，折色银四十五万六千

馀两，屯田及民运本色草二百六十八万馀束，折草银二万八千馀两，淮、芦盐四万三千馀引，京运年例银二十六万九千馀两；客兵，京运银十八万一千两，淮、芦盐七万引。

山西：主兵，屯粮二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草九万五千馀束，民运本色米豆二万一千馀石，折色银三十二万二千馀两，淮、浙、山东盐引银五万七千馀两，河东盐课银六万四千馀两，京运银十三万三千馀两；客兵，京运银七万三千两。

延绥：主兵，屯粮五万六千馀石，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粮料九万七千馀石，折色银十九万七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六万九千馀束，淮、浙盐引银六万七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五万七千馀两；客兵，淮、浙盐引银二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馀两。

宁夏：主兵，屯粮料十四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粮千馀石，折色银十万八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一百八十三万馀束，淮、浙盐引银八万一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五千两；客兵，京运年例银万两。

甘肃：屯粮料二十三万二千馀石，草四百三十馀万束，折草银二千馀两，民运粮布折银二十九万四千馀两，京运银五万一千馀两，淮、浙盐引银十万二千馀两。

固原：屯粮料三十一万九千馀石，折色粮料草银四万一千馀两，地亩牛具银七千一百馀两，民运本色粮料四万五千馀石，折色粮料草布花银二十七万九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二十万八千馀束，淮、浙盐引银二万五千馀两，京运银六万三千馀两，犒赏银一百九十馀两。

辽东：主兵，屯粮二十七万九千馀石，荒田粮四百馀两，民运银十五万九千馀两，两淮、山东盐引银三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万七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十万二千馀两。

蓟州：主兵，民运银九千馀两，漕粮五万石，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六千馀两；客兵，屯粮料五万三千馀石，地亩马草折色银万六千馀两，民运银万八千馀两，山东民兵工食银五万六千两，遵化营民壮工食银四千馀两，盐引银万三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八千馀两，抚赏银一万五千两，犒军银一万三千馀两。

永平：主兵，屯粮料三万三千馀石，民运粮料二万七千馀石，折色

银二万八千馀两，民壮工食银万二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二千馀两；客兵，屯草折银三千馀两，民运草三十一万一千馀束，京运银十一万九千馀两。

密云：主兵，屯粮六千馀石，地亩银二百九十两，民运银万两有奇，漕粮十万四千馀石，京运银十六万两有奇；客兵，民运银万六千馀两，民壮工食银九百馀两，漕粮五万石，京运银二十三万三千馀两。

昌平：主兵，屯粮折色银二千四百馀两，地亩银五百馀两，折草银一百馀两，民运银二万两有奇，漕粮十八万九千馀石，京运年例银九万六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四万七千馀两。

易州：主兵，屯粮二万三千馀石，地亩银六百馀两，民运银三十万六千馀两；客兵，京运银五万九千两。

井陉：主兵，屯粮万四千馀石，地亩银八千馀两，民运本色米麦一万七千馀石，折色银四万八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三千馀两。

他杂费不具载。

志第五十九 河渠一

○黄河上

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馀里。贾鲁为总制，导使南，汇淮入海。

明洪武元年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引河入泗以济运，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场者，济宁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鱼台南阳道也。八年，河决开封太黄寺堤。诏河南参政安然发民夫三万人塞之。十四年决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请兴筑。帝以为天灾，令护旧堤而已。十五年春，决朝邑。七月决荥泽、阳武。十七年决开封东月堤，自陈桥至陈留横流数十里。又决杞县，入巴河。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二十二年，河没仪封，徙其治於白楼村。二十三年春，决归德州东南凤池口，迳夏邑、永城。发兴武等十卫士卒，与归德民并力筑之。罪有司不以闻者。其秋，决开封西华诸县，漂没民舍。遣使振万五千七百馀户。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於淮。而贾鲁河故道遂淤。又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明年复决阳武，汜陈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兰阳、陈留、通许、太康、扶沟、杞十一州县，有司具图以闻。发民丁及安吉等十七卫军士修筑。其冬大寒，役遂罢。三十年八月决开封，城三面受水。诏改作仓库於荥阳高阜，以备不虞。冬，蔡河徙陈州。先是，河决，由开封北东行，至是下流淤，又决而之南。

永乐三年，河决温县堤四十丈，济、涝二水交溢，淹民田四十馀里，命修堤防。四年修阳武黄河决岸。八年伙，河决开封，坏城二百馀丈，民被患者万四千馀户，没田七千五百馀顷。帝以国家藩屏地，特遣侍郎张信往视。信言："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馀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使循故道，则水势可杀。"因绘图以进。时尚书宋礼、侍郎金纯方开会通河。帝乃发民丁十万，命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偕纯相治，并令礼总其役。九年七月，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於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遂议罢海运，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已而决阳武中盐堤，漫中牟、祥符、尉氏。工部主事兰芳按视，言："堤当急流之冲，夏

秋泛涨，势不可骤杀。宜卷土树椿以资捍御，无令重为民患而已。”又言：“中滦导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诚万世利。但缘河堤埽，止用蒲绳泥草，不能持久。宜编木为囤，填石其中，则水可杀，堤可固。”诏皆从其议。十四年决开封州县十四，经怀远，由涡河入於淮。二十年，工部以开封土城堤数溃，请浚其东故道。报可。

宣德元年霪雨，溢开封州县十。三年，以河患，徙灵州千户所於城东。六年从河南布政使言，浚祥符抵仪封黄陵冈淤道四百五十里。是时，金龙口渐淤，而河复屡溢开封。十年从御史李懋言，浚金龙口。

正统二年筑阳武、原武、荥泽决岸。又决濮州、范县。三年，河复决阳武及邳州，灌鱼台、金乡、嘉祥。越数年，又决金龙口、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而徐、吕二洪亦渐浅，太黄寺巴河分水处，水脉微细。十三年方从都督同知武兴言，发卒疏浚。而陈留水夏涨，决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筑垂竣，复决。其秋，新乡八柳树口亦决，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遂浅涩。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东，修沙湾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决自卫辉，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责之，令山东三司筑沙湾，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树，疏金龙口，使河由故道。明年正月，河复决聊城。至三月，永和浚黑洋山西湾，引其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修筑沙湾堤大半，而不敢尽塞，置分水闸，设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设分水闸二空於沙湾西岸，以泄上流，而请停八柳树工。从之。是时，河势方横溢，而分流大清，不耑向徐、吕。徐、吕益胶浅，且自临清以南，运道艰阻。

景泰二年特敕山东、河南巡抚都御史洪英、王暹协力合治，务令水归漕河。暹言：“黄河自陕州以西，有山峡，不能为害；陕州以东，则地势平缓，水易泛溢，故为害甚多。洪武二十四年改流，从汴梁北五里许，由凤阳入淮者为大黄河。其支流出徐州以南者为小黄河，以通漕运。自正统十三年以来，河复故道，从黑洋山后径趋沙湾入海明，但存小黄河从徐州出。岸高水低，随浚随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饱水。臣自黑洋山东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浚。临清以南，请以责英。”未几，给事中张文质劾暹、英治水无绩，请引塌场水济徐、吕二洪，浚潘家渡以北支流，杀沙湾水势。且开沙湾浮桥以西河口，筑闸引水，以灌临清，而别命官以责其成。诏不允，仍命暹、英调度。

时议者谓：“沙湾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运河。请引耐牢坡水以灌运，而勿使经沙湾，别开河以避其冲决之势。”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

去，则自此以北枯涩矣。”甚者言：“沙湾水湍急，石铁沉下若羽，非人力可为。宜设齐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忧念，命工部尚书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号。

璞至，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乃命中官黎贤、阮洛，御史彭谊协治。璞等筑石堤於沙湾，以御决河，开月河二，引水以益运河，且杀其决势。三年五月，河流渐微细，沙湾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於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六月，大雨浃旬，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近河地皆没。命英督有司修筑。复敕中官黎贤、武艮，工部侍郎赵荣往治。四年正月，河复决新塞口之南，诏复加河神封号。至四月，决口乃塞。五月，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帝复命璞往。乃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决口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行舟。工毕奏闻。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处置，而命谕德徐有贞为佥都御史耑治沙湾。

时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巡抚暹言：“黄河旧从开封北转流东南入淮，不为害。自正统十三年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入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没田数十万顷，而开封患特甚。虽尝筑大小堤於城西，皆三十馀里，然沙土易坏，随筑随决，小堤已没，大堤复坏其半。请起军民夫协筑，以防后患。”帝可其奏。太仆少卿黄仕亻隽亦言：“河分两派，一自荥泽南流入项城，一自新乡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并经六七州县，约二千馀里。民皆荡析离居，而有司犹徵其税。乞敕所司覆视免徵。”帝亦可其奏。巡抚河南御史张澜又言：“原武黄河东岸尝开二河，合黑洋山旧河道引水济徐、吕。今河改决而北，二河淤塞不通，恐徐、吕乏水，必妨漕运，黑洋山北，河流稍纡回，请因决口改挑一河以接旧道，灌徐、吕。”帝亦从之。

有贞至沙湾，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闸门。臣闻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凿龙门，辟伊阙，为疏导计也。故汉武堙瓠子终弗成功，汉明疏汴河逾年著绩。今谈治水者甚众，独乐浪王景所述制水门之法可取。盖沙湾地土皆沙，易致坍决，故作坝作闸皆非善计。请依景法损益其间，置闸门於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则拘之以济运，大则疏之使趋海，则有通流之利，无堙塞之患矣。一开分水河。凡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黄河势大恒冲决，运河势小恒乾浅，必分黄水合运河，则有利无害。请度黄河可分之地，开广济河一道，下穿濮阳、博陵

及旧沙河二十馀里，上连东、西影塘及小岭等地又数十里，其内则有古大金堤可倚以为固，其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为泄。至新置二闸亦颇坚牢，可以宣节，使黄河水大不至泛溢为害，小亦不至乾浅以阻漕运。”其一挑深运河。帝谕有贞，如其议行之。

有贞乃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势，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险固而之夷斥，水势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适当其冲，於是决焉，而夺济、汶入海之路以去。诸水从之而泄，堤以溃，渠以淤，涝则溢，旱则涸，漕道由此阻。然骤而堰之，则溃者益溃，淤者益淤。今请先疏其水，水势平乃治其决，决止乃浚其淤。”於是设渠以疏之，起张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阳泺，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寿张之沙河，又八里至东、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岭湾，又三里至李鞬，凡五十里。由李鞬而上二十里至竹口莲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逾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数百里，经澶渊以接河、沁，筑九堰以御河流旁出者，长各万丈，实之石而键以铁。六年七月，功成，赐渠名广济。沙湾之决垂十年，至是始塞。亦会黄河南流入淮，有贞乃克奏功。凡费木铁竹石累数万，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馀日。自此河水北出济漕，而阿、鄄、曹、郓间田出沮洳者，百数十万顷。乃浚漕渠，由沙湾北至临清，南抵济宁，复建八闸於东昌，用王景制水门法以平水道，而山东河患息矣。

七年夏，河南大雨，河决开封、河南、彰德。其秋，畿辅、山东大雨，诸水并溢，高地丈馀，堤岸多冲决。仍敕有贞修筑。未几，事竣，还京入见。奖劳甚至，擢副都御史。

天顺元年修祥符护城大堤。五年七月，河决汴梁土城，又决砖城，城中水丈馀，坏官民舍过半。周王府宫人及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军民溺死无算。襄城亦决县城。命工部侍郎薛远往视，恤灾户、蠲田租，公廨民居以次修理。明年二月，开祥符曹家溜，河势稍平。

七年春，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辉考满至京，上言：“国初，黄河在封丘，后徙康王马头，去城北三十里，复有二支河：一由沙门注运河，一由金龙口达徐、吕入海。正统戊辰，决荥泽，转趋城南，并流入淮，旧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浅涩。景泰癸酉，因水迫城，筑堤四十里，劳费过甚，而水发辄溃，然尚未至决城壕为人害也。至天顺辛巳，水暴至，土城砖城并圮，七郡财力所筑之堤，俱委诸无用，人心惶惶，未知所底。夫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是为妄行。今急宜疏导以杀其势。若

止委之一淮，而以堤防为长策，恐开封终为鱼鳖之区。乞敕部檄所司，先疏金龙口宽阔以接漕河，然后相度旧河或别求泄水之地，挑浚以平水患，为经久计。”命如其说行之。

成化七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奉敕总理河道。总河侍郎之设，自恕始也。时黄河不为患，恕耑力漕河而已。

十四年，河决开封，坏护城堤五十丈。巡抚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开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浅旧河口七里壅塞，以泄杏花营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顿，分导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陈、归德之灾。乃敕衍酌行之。明年正月迁荥泽县治以避水，而开封堤不久即塞。

弘治二年五月，河决开封及金龙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大发卒筑之。九月命白昂为户部侍郎，修治河道，赐以特敕，令会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巡抚，自上源决口至运河，相机修筑。

三年正月，昂上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势，抵河南中牟等县，见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决者，自中牟杨桥至祥符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於淮；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於淮。

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积，决口已淤，因并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势也。合颍、涡二水入淮者，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入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流金龙诸口虽暂淤，久将复决，宜於北流所经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但原敕治山东、河南、北直隶，而南直隶淮、徐境，实河所经行要地，尚无所统。”於是并以命昂。

昂举郎中娄性协治，乃役夫二十五万，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引中牟决河出荥泽阳桥以达淮，浚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至宿迁以会漕河，上筑长堤，下修减水闸。又疏月河十馀以泄水，塞决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

达海。水患稍宁。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复於鱼台、德州、吴桥修古长堤；又自东平北至兴济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盖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云。

六年二月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先是，河决张秋戴家庙，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陈政督治。政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荥泽孙家渡口，经硃仙镇直抵陈州；一在归德州饮马池，与亳州地相属。旧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冲激，势尽北趋。自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铜瓦厢决为数道，俱入运河。於是张秋上下势甚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请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政方渐次修举，未几卒官。帝深以为忧，命廷臣会荐才识堪任者。佥举大夏，遂赐敕以往。

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升言："黄河为患，南决病河南，北决病山东。昔汉决酸枣，复决瓠子；宋决馆陶，复决澶州；元决汴梁，复决蒲口。然汉都关中，宋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专藉会通河岁漕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臣博采与论，治河之策有四：

"一曰疏浚。荥、郑之东，五河之西，饮马、白露等河皆黄河由涡入淮之故道。其后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泄，或河身狭隘难容，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滥北决。今惟□丽上流东南之故道，相度疏浚，则正流归道，馀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既杀水势於东南，必须筑堤岸於西北。黄陵冈上下旧堤缺坏，当度下流东北形势，去水远近，补筑无遗，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入海，则张秋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荐河南佥事张鼐。四曰久任，则请专信大夏，且於归德或东昌建公廨，令居中裁决也。帝以为然。

七年五月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大夏共治张秋。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成。初，河流湍悍，决口阔九十馀丈，大夏行视之，曰："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於是即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乃浚仪封黄陵冈南贾鲁旧河四十馀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馀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又浚祥符四府营淤河，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於淮。然后沿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至决口，去窒沉舰，压以大埽，且合且决，随决随筑，连昼夜不

息。决既塞，缭以石堤，隐若长虹，功乃成。帝遣行人赍羊酒往劳之，改张秋名为安平镇。

大夏等言："安平镇决口已塞，河下流北入东昌、临清至天津入海，运道已通，然必筑黄陵冈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廷议如其言。乃以八年正月筑塞黄陵冈及荆隆等口七处，旬有五日而毕。盖黄陵冈居安平镇之上流，其广九十馀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之上流，其广四百三十馀丈。河流至此宽漫奔放，皆喉襟重地。诸口既塞，於是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迳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於海，南流故道以复。而大名府之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其西南荆隆等口新堤起于家店，历铜瓦厢、东桥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大小二堤相翼，而石坝俱培筑坚厚，溃决之患於是息矣。帝以黄陵冈河口功成，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其秋，召大夏等还京。荆隆即金龙也。

十一年，河决归德。管河工部员外郎谢缉言：黄河一支，先自徐州城东小浮桥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迁。今黄河上流於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河道浅阻。且徐、吕二洪，惟赖沁水接济，自沁源、河内、归德至徐州小浮桥流出，虽与黄河异源，而比年河、沁之流合而为一。今黄河自归德南决，恐牵引沁水俱往南流，则徐、吕二洪必至浅阻。请亟塞归德决口，遏黄水入徐以济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济徐、吕，则水深广而漕便利矣。"帝从其请。

未几，河南管河副使张鼐言："臣尝请修筑侯家潭口决河，以济徐、吕二洪。今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潭口决啮弥深，工费浩大，卒难成功。臣尝行视水势，荆隆口堤内旧河通贾鲁河，由丁家道口下徐、淮，其迹尚在。若於上源武陟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旧河，俟河流南迁，则引之入渠，庶沛然之势可接二洪，而粮运无所阻矣。"帝为下其议於总漕都御史李蕙。

越二岁，兖州知府龚弘上言：'副使鼐见河势南行，欲自荆隆口分沁水入贾鲁河，又自归德西王牌口上下分水亦入贾鲁河，俱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但今秋水从王牌口东行，不由丁家口而南，顾逆流东北至黄陵冈，又自曹县入单，南连虞城。乞令守臣亟建疏浚修筑之策。"於是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言："徐、吕二洪藉河、沁二水合流东下，以相接济。今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有二处，共阔三百馀丈，而河淤三十馀里。

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浚筑诚急务也。”部覆从之，乃修丁家口上下堤岸。

初，黄河自原武、荥阳分而为三：一自亳州、凤阳至清河口，通淮入海；一自归德州过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桥；一自洼泥河过黄陵冈，亦抵徐州小浮桥，即贾鲁河也。迨河决黄陵冈，犯张秋，北流夺漕，刘大夏往塞之，仍出清河口。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

是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决黄陵冈、尚家等口，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馀里。督漕及山东镇巡官恐经钜野、阳谷故道，则夺济宁、安平运河，各陈所见以请。议未定。明年九月，河复冲黄陵冈，入贾鲁河，泛溢横流，直抵丰、沛。御史林茂达亦以北决安平镇为虞，而请浚仪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势，然后塞决口，筑故堤。

工部侍郎崔岩奉命修理黄河，浚祥符董盆口、荥泽孙家渡，又浚贾鲁河及亳州故河各数十里，且筑长垣诸县决口及曹县外堤、梁靖决口。功未就而骤雨，堤溃。岩上疏言：“河势冲荡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杀水势，决口恐难卒塞。莫若於曹、单、丰、沛增筑堤防，毋令北徙，庶可护漕。”且请别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议。於是帝责岩治河无方，而以侍郎李堂代之。堂言：“兰阳、仪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贾鲁河，经黄陵冈至曹县，决梁靖、杨家二口。侍郎岩亦尝修浚，缘地高河淀，随浚随淤，水杀不多，而决口又难筑塞。今观梁靖以下地势最卑，故众流奔注成河，直抵沛县，藉令其口筑成，而容受全流无地，必致回激黄陵冈堤岸，而运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复疏，请起大名三春柳至沛县飞云桥，筑堤三百馀里，以障河北徙。”从之。六年二月，功未竣，堂言：“陈桥集、铜瓦厢俱应增筑，请设副使一人耑理。”会河南盗起，召堂还京，命姑已其不急者。遂委其事於副使，而堤役由此罢。

八年六月，河复决黄陵冈。部议以其地界大名、山东、河南，守土官事权不一，请耑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刘恺兼理其事。恺奏，率众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尚书李鐩因请祭河，且赐恺羊酒。恺於治河束手无策，特归功於神。曹、单间被害日甚。

世宗初，总河副都御史龚弘言：“黄河自正德初载，变迁不常，日渐

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归入黄陵冈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运河。黄陵岁初筑三埽，先已决去其二，惧山、陕诸水横发，加以霖潦，决而趋张秋，复由故道入海。臣尝筑堤，起长垣，由黄陵冈抵山东杨家口，延袤二百馀里。今拟距堤十里许再筑一堤，延袤高广如之。即河水溢旧堤，流至十里外，性缓势平，可无大决。”从之。自黄陵冈决，开封以南无河患，而河北徐、沛诸州县河徙不常。

嘉靖五年，督漕都御史高友玑请浚山东贾鲁河、河南鸳鸯口，分泄水势，毋偏害一方。部议恐害山东、河南，不允。其冬，以章拯为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治河。

先是，大学士费宏言：“河入汴梁以东分为三支，虽有冲决，可无大害。正德末，涡河等河日就淤浅，黄河大股南趋之势既无所杀，乃从兰阳、考城、曹、濮奔赴沛县飞云桥及徐州之溜沟，悉入漕河，泛溢弥漫，此前数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县浮沙涌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阳湖。春夏之交，湖面浅涸，运道必阻，涡河等河必宜亟浚。”御史戴金言：“黄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长淮曰涡河；自开封经葛冈小坝、丁家道口、马牧集鸳鸯口至徐州小浮桥口曰汴河；自小坝经归德城南饮马池抵文家集，经夏邑至宿迁曰白河。弘治间，涡、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独受其害。宜自小坝至宿迁小河并贾鲁河、鸳鸯口、文家集壅塞之处，尽行疏通，则趋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杀矣。”御史刘栾言：“曹县梁靖口南岸，旧有贾鲁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黄沙淤平，必宜开浚。武家口下至马牧集鸳鸯口百十七里，即小黄河旧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亦宜疏通。”督漕总兵官杨宏亦请疏归德小坝、丁家道口、亳州涡河、宿迁小河。友玑及拯亦屡以为言。俱下工部议，以为浚贾鲁故道，开涡河上源，功大难成，未可轻举，但议筑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

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

明年，拯言：“荥泽北孙家渡、兰阳北赵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涡，东入淮，又东至凤阳长淮卫，经寿春王诸园寝，为患叵测。惟宁陵北坌河一道，通饮马池，抵文家集，又经夏邑至宿州符离桥，出宿迁小河口，自赵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馀里，浚而通之，水势易杀，而园寝无患。”乃为图说以闻。命刻期举工。而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

进。御史吴仲以闻，因劾拯不能办河事，乞择能者往代。其冬，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是时，光禄少卿黄绾、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各献治河之议。绾言："漕河资山东泉水，不必资黄河，莫若浚兖、冀间两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

韬言："议者欲引河自兰阳注宿迁。夫水溢徐、沛，犹有二洪为之束捍，东北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极，若道兰阳，则归德、凤阳平地千里，河势奔放，数郡皆壑，患不独徐、沛矣。按卫河自卫辉汲县至天津入海，犹古黄河也。今宜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审视地形，引河水注於卫河，至临清、天津，则徐、沛水势可杀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丘北，陆运百八十里至淇门，入御河达京师。御河即卫河也。今导河注卫，冬春溯卫河沿临清至天津，夏秋则由徐、沛，此一举而运道两得也。"

世宁言："河自汴以来，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荥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一出汴城东祥符，经陈留、亳州，至怀远入淮。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州，经虹县、睢宁，至宿迁出其东，分五道：一自长垣、曹、郓至阳谷出；一自曹州双河口至鱼台塌场口出；一自仪封、归德至徐州小浮桥出；一自沛县南飞云桥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沟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会於淮。今诸道皆塞，惟沛县一道仅存。合流则水势既大，河身亦狭不能容，故溢出为患。近又漫入昭阳湖，以致流缓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势，汴西则浚孙家渡抵寿州以杀上流，汴东南出怀远、宿迁及正东小浮桥、溜沟诸道，各宜择其利便者，开浚一道，以泄下流。或修武城南废堤，抵丰、单接沛北庙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务也。至为运道计，则当於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馀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

承勋言："黄河入运支流有六。自涡河源塞，则北出小黄河、溜沟等处，不数年诸处皆塞，北并出飞云桥，於是丰、沛受患，而金沟运道遂淤。然幸东面皆山，犹有所障，故昭阳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则径奔入海，安平镇故道可虑，单县、谷亭百万生灵之命可虞。又益北，则自济宁至临清运道诸水俱相随入海，运何由通？臣愚以为相六道分流之势，导引使南，可免冲决，此下流不可不疏浚也。欲保丰、沛、单县、谷亭之民，必因旧堤筑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

其论昭阳湖东引水为运道，与世宁同。乃下总督大臣会议。

七年正月，应期奏上，如世宁策，请於昭阳湖东改为运河。会河决，於庙道口三十馀里，乃别遣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溜沟以杀上流，堤武城迤西至沛县南，以防北溃。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乃召应期还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希曾抵官，言："迩因赵皮寨开浚未通，疏孙家渡口以杀河势，请敕河南巡抚潘埙督管河副使，刻期成功。"帝从其奏。希曾又言："漕渠庙道口以下忽淤数十里者，由决河西来横冲口上，并掣闸河之水东入昭阳湖，致闸水不南，而飞云桥之水时复北漫故也。今宜於济、沛间加筑东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筑西堤以防黄河之冲，则水不散缓，而庙道口可永无淤塞之虞。"帝亦从之。

八年六月，单、丰、沛三县长堤成。九年五月，孙家渡河堤成。逾月，河决曹县。一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谷亭入运河。单、丰、沛三县长堤障之，不为害。希曾上言："黄由归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乐间，浚开封支河达鱼台入漕以济浅。自弘治时，黄河改由单、丰出沛之飞云桥，而归德故道始塞，鱼台支河亦塞。今全河复其故道，则患害已远，支流达於鱼台，则浅涸无虞，此漕运之利，国家之福也。"帝悦，下所司知之，乃召希曾还京。自是，丰、沛渐无患，而鱼台数溢。

十一年，总河佥都御史戴时宗请委鱼台为受水之地，言："河东北岸与运道邻，惟西南流者，一由孙家渡出寿州，一由涡河口出怀远，一由赵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丰、沛、曹、单、鱼台以次受害。今患独钟於鱼台，宜弃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阳湖，过新开河，出留城、金沟、境山，乃易为力。至塞河四道，惟涡河经祖陵，未敢轻举，其三支河颇存故迹，宜乘鱼台壅塞，令开封河夫卷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则鱼台水势渐减，俟水落毕工，并前三河共为四道，以分泄之，河患可已。"

明年，都御史硃裳代时宗，条上治河二事，大略言："三大支河宜开如时宗计，而请塞梁靖口迤东由鱼台入运河之岔口，以捍黄河，则谷亭镇迤南二百馀里淤者可浚，是谓塞黄河之口以开运河。黄河自谷亭转入运河，顺流而南，二日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谷亭，黄水之利莫大於此。恐河流北趋，或由鱼台、金乡、济宁漫安平镇，则运河堤岸冲决；或三支一有壅淤，则谷亭南运河亦且冲决。宜缮筑堤岸，束黄

入运，是谓借黄河之水以资运河。”诏裳相度处置。

十三年正月，裳复言：

“今梁靖口、赵皮寨已通，孙家渡方浚。惟涡河一支，因赵皮寨下流睢州野鸡冈淤正河五十馀里，漫於平地，注入涡河。宜挑浚深广，引导漫水归入正河，而於睢州张见口筑长堤至归德郭村，凡百馀里，以防泛溢。更时疏梁靖口下流，且挑仪封月河入之，达於小浮桥，则北岸水势杀矣。

夫河过鱼台，其流渐北，将有越济宁、趋安平、东入於海之渐。尝议塞岔河之口以安运河，而水势汹涌，恐难遽塞。塞亦不能无横决，黄陵冈、李居庄诸处不能无患。徐州迤上至鲁桥泥沙停滞，山东诸泉水微，运道必涩。请创筑城武至济宁缕水大堤百五十馀里，以防北溢。而自鲁桥至沛县东堤百五十馀里修筑坚厚，固之以石。自鱼台至谷亭开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杀鱼台、城武之患，此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地者也。

孙家渡、涡河二支俱出怀远，会淮流至凤阳，经皇陵及寿春王陵至泗州，经祖陵。皇陵地高无虑，祖陵则三面距河，寿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筑土堤，寿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体重大，不敢轻举也。清江浦口正当黄、淮会合之冲，二河水涨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滞运，宜浚深广。而又筑堤以防水涨，筑坝以护行舟，皆不可缓。往时淮水独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东上下又有涧河、马逻诸港以分水入海。今黄河汇入於淮，水势已非其旧，而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泄，下壅上溢，梗塞运道。宜将沟港次第开浚，海口套沙，多置龙爪船往来爬荡，以广入海之路，此所谓杀其下流者也。

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旦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於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乾涸，虽岔河口塞亦无虞矣。”工部覆如其议，帝允行之。未几，裳忧去，命刘天和为总河副都御史代裳。

是岁，河决赵皮寨入淮，谷亭流绝，庙道口复淤。天和役夫十四万浚之。已而河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天和言：“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舟通利者数十年，而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既改冲从虞城、萧、砀，下小浮桥，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运者，俱淤塞断流，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馀里之淤塞。”制可。

十四年从天和言，自曹县梁靖口东岔河口筑压口缕水堤，复筑曹县八里湾至单县侯家林长堤各一道。是年冬，天和条上治河数事，中言："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南徙，弘治间淤塞，屡开屡淤，卒不能通。今赵皮寨河日渐冲广，若再开渡口，并入涡河，不惟二洪水涩，恐亦有陵寝之虞，宜仍其旧勿治。旧议祥符盘石、兰阳铜瓦厢、考城蔡家口各添筑月堤。臣以为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当择其去河远者大堤中堤各一道，修补完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则前勘应筑诸堤举在其中，皆可罢不筑。"帝亦从之。

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皮寨二支各入清河，汇於新庄闸，遂灌里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来本浊，而涡、淮、泗清，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请於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从之。

十六年冬从总河副都御史于湛言，开地丘店、野鸡冈诸口上流四十馀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旧黄河，截涡河水入河济洪。十八年，总河都御史胡缵宗开考城孙继口、孙禄口黄河支流，以杀归、睢水患，且灌徐、吕，因於二口筑长堤，及修筑马牧集决口。

二十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协总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计议。先一岁，黄河南徙，决野鸡冈，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旧决口俱塞。其由孙继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罪。以旂至，上言："国初，漕河惟通诸泉及汶、泗，黄河势猛水浊，迁徙不常，故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力排之，不资以济运也。今幸黄河南徙，诸闸复旧，宜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而筑长堤沛县以南，聚水如闸河制，务利漕运而已。"明年春，持平请浚孙继口及扈运口、李景高口三河，使东由萧、砀入徐济运。其秋，从以旂言，於孙继口外别开一渠泄水，以济徐、吕。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奖，遂召以旂还。未几，李景高口复淤。

先是，河决丰县，迁县治於华山，久之始复其故治。河决孟津、夏邑，皆迁其城。及野鸡冈之决也，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而临淮当祖陵形胜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贾太亨言，敕河抚二臣亟浚砀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

二十六年秋，河决曹县，水入城二尺，漫金乡、鱼台、定陶、城

武，冲谷亭。总河都御史詹瀚请於赵皮寨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势。诏可。

三十一年九月，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总河副都御史曾钧上治河方略，乃浚房村至双沟、曲头，筑徐州高庙至邳州沂河。又言："刘伶台至赤晏庙凡八十里，乃黄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浚宜先。次则草湾老黄河口，冲激淹没安东一县，亦当急筑，更筑长堤矶嘴以备冲激。又三里沟新河口视旧口水高六尺，开旧口有沙淤之患，而为害稍轻；开新口未免淹没之虞，而漕舟颇便。宜暂闭新口，建置闸座，且增筑高家堰长堤，而新庄诸闸甃石以遏横流。"帝命侍郎吴鹏振灾户，而悉从钧奏。

三里沟新河者，督漕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今黄河入海，下流涧口、安东俱涨塞，河流壅而渐高，泻入清河口，沙停易淤，屡浚屡塞。沟在淮水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故闭清河口而开之，使船由通济桥溯沟出淮，以达黄河者也。

时浚徐、邳将讫工，一夕，水涌复淤。帝用严嵩言，遣官祭河神。而鹏、钧复共奏请急筑浚草湾、刘伶台，建闸三里沟，迎纳泗水清流；且於徐州以上至开封浚支河一二，令水分杀。其冬，漕河工竣，进钧秩侍郎。

三十七年七月，曹县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历夏邑、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萧县蓟门出小浮桥，此贾鲁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别开支河出小河以杀水势，而本河渐涩。至是遂决，趋东北段家口，析而为六，曰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曰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馀里遂淤不可复矣。自后，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泻者数年，不至壅溃。然分多势弱，浅者仅二尺，识者知其必淤。

至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馀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十三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於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乃命硃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明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

衡巡行决口，旧渠已成陆，而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尚在，地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而季驯则以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复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鸣至沛，还，上言："旧河之难复有五。黄河全徙必杀上流，新集、庞家屯、赵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赀之财，投於河流已弃之故道，势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为巨浸，无所施工，二也。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栖身，三也。挑浚则淖隐，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难保不污，五也。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廷臣议定，衡乃决开新河。

时季驯持复故道之议，廷臣又多以为然。遂勘议新集、郭贯楼诸上源地。衡言：

"河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馀里间，乃两利而无害。自黄河横流，砀山郭贯楼支河皆已淤塞，改从华山分为南北二支：南出秦沟，正在境山南五里许，运河可资其利；惟北出沛县西及飞云桥，逆上鱼台，为患甚大。

朝廷不忍民罹水灾，拳拳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两河口皆平原高阜，无尺寸故道可因，郭贯楼抵龙沟颇有河形，又系新淤，无可驻足，其不可一也。黄河所经，鲜不为患，由新集则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贯楼则萧、砀受之，今改复故道，则鱼、沛之祸复移萧、砀，其不可二也。河西注华山，势若建瓴，欲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必当筑坝横截，遏其东奔，於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为力甚难，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兴，工费数百万，一有不继，前功尽隳，其不可五也。惟当开广秦沟，使下流通行，修筑南岸长堤以防奔溃，可以苏鱼、沛昏垫之民。"

从之。衡乃开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百四十馀里，而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馀里，由此与黄河会。又筑马家桥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趋秦沟以入洪。於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败马家桥堤。论者交章请罢衡。未几，工竣。帝大喜，赋诗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诸臣。

隆庆元年五月加衡太子少保。始河之决也，支流散漫遍陆地，既而南趋浊河。迨新河成，则尽趋秦沟，而南北诸支河悉并流焉。然河势益大涨。三年七月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受其

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已虽少通，而黄河水横溢沛地，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硃衡已召还，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皆请於梁山之南别开一河以漕，避秦沟、浊河之险，后所谓泇河者也。诏令相度地势，未果行。

四年秋，黄河暴至，茶城复淤，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溢，决仲家浅运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黄河。大立复请因其势而浚之。是时，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庙至七里沟淤十馀里，而水从诸家沟傍出，至清河县河南镇以合於黄河。大立又言："开新庄闸以通回船，复陈瑄故道，则淮可无虞。独黄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寝可虞。请浚古睢河，由宿迁历宿州，出小浮桥以泄二洪之水。且规复清河、鱼沟分河一道，下草湾，以免冲激之患，则南北运道庶几可保。"时大立已内迁，方受代，而季驯以都御史复起总理河道。部议令区画。

九月，河复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粮艘阻不进。大立言："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开萧县河以杀河流者，正谓浮沙壅聚，河面增高，为异日虑耳。今秋水洊至，横溢为灾。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乞决择於二者。部议主塞决口，而令大立条利害以闻。大立遂以开泇口、就新冲、复故道三策并进，且言其利害各相参。会罢去，策未决，而季驯则主复故道。

时茶城至吕梁，黄水为两崖所束，不能下，又不得决。至五年四月，乃自灵璧双沟而下，北决三口，南决八口，支流散溢，大势下睢宁出小河，而匙头湾八十里正河悉淤。季驯役丁夫五万，尽塞十一口，且浚匙头湾，筑缕堤三万馀丈，匙头湾故道以复。旋以漕船行新溜中多漂没，季驯罢去。

六年春，复命尚书衡经理河工，以兵部侍郎万恭总理河道。二人至，罢泇河议，专事徐、邳河，修筑长堤，自徐州至宿迁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缮丰、沛大黄堤，正河安流，运道大通。衡乃上言："河南屡被河患，大为堤防，今幸有数十年之安者，以防守严而备御素也。徐、邳为粮运正道，既多方以筑之，则宜多方以守之。请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铺，四铺一老人巡视。伏秋水发时，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愿携家居住者听。"诏如议。六月，徐、邳河堤工竣，遂命衡回部，赏衡及总理河道都御史万恭等银币有差。

是岁，御史吴从宪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冲流

之会。河潦内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时，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时浚治，则下流疏畅，泛溢自平。”帝即命衡与漕臣勘议。而督理河道署郎中事陈应荐挑穵海口新河，长十里有奇，阔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用夫六千四百馀人。

衡之被召将还也，上疏言：“国家治河，不过浚浅、筑堤二策。浚浅之法，或爬或涝，或逼水而冲，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胜者。然茶城与淮水会则在清河，茶城、清河无水不浅。盖二水互为胜负，黄河水胜则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胜，则冲沙而通。水力盖居七八，非专用人力也。筑堤则有截水、缕水之异，截水可施於闸河，不可施於黄河。盖黄河湍悍，挟川潦之势，何坚不瑕，安可以一堤当之？缕水则两岸筑堤，不使旁溃，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盖以顺为治，非以人力胜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为永赖焉。清河之浅，应视茶城，遇黄河涨落时，辄挑河、潢，导淮水冲刷，虽遇涨而塞，必遇落而通，无足虑也。惟清江浦水势最弱，出口处所适与黄河相值。宜于黄水盛发时，严闭各闸，毋使沙淤。若口则自隆重庆三年海啸，壅水倒灌低洼之地，积潴难泄。宜时加疏浚，毋使积塞。至筑黄河两岸堤，第当缕水，不得以拦截为名。”疏上，报闻而已。

志第六十 河渠二

○黄河下

万历元年，河决房村，筑堤ＡＨ子头至秦沟口。明年，给事中郑岳言：“运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馀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发，淮口出水之际，海沙渐淤，今且高与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浅，房村决，吕、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筑徐、沛间堤岸，桃、宿而下，听其所之。民之为鱼，未有已时也。”因献宋李公义、王令图浚川爬法。命河臣勘奏，从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并溢。明年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总河都御史傅希摯改筑砀山月堤，暂留三口为泄水之路。其冬，并塞之。

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芒言：“淮、扬洪潦奔冲，盖缘海宾汊港久堙，入海止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可收拾。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请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审度地利，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哉？”帝优诏报可。

桂芳复言：“黄水抵清河与淮合流，经清江浦外河，东至草湾，又折而西南，过淮安、新城外河，转入安东县前，直下云梯关入海。近年关口多壅，河流日浅，惟草湾地低下，黄河冲决，骎骎欲夺安东入海，以县治所关，屡决屡塞。去岁，草湾迤东自决一口，宜於决口之西开挑新口，以迎埽湾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筑堤束水。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只文庙、县署仅存椽瓦，其势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八月，工竣，长万一千一百馀丈，塞决口二十二，役夫四万四千。帝以海口开浚，水患渐平，赉桂芳等有差。

未几，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帝从桂芳请，迁县治、筑土城避之。於是御史陈世宝请复老黄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义镇历清河县北，至大河口会淮入海。运道自淮安天妃庙乱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从三义镇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馀里，是为老黄河。至嘉靖初，三义镇口淤，而黄河改趋清河县南与淮

会，自此运道不由大河口而径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镇屡决，河势渐趋故道。若仍开三义镇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与淮流合，或从清河西别开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则运道无恐，而淮、泗之水不为黄流所涨。”部覆允行。

桂芳言：“淮水向经清河会黄河趋海。自去秋河决崔镇，清江正河淤淀，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强，不能夺草湾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横灌山阳、高、宝间，向来湖水不逾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过之。宜急护湖堤以杀水势。”部议以为必淮有所归，而后堤可保，请令桂芳等熟计。报可。

开河、护堤二说未定，而河复决崔镇，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时五年八月也。希挚议塞决口，束水归漕。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决口，而俟水势稍定，乃从桂芳言。时给事中汤聘尹议导淮入江以避黄，会桂芳言：“黄水向老黄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驶，淮遂乘虚涌入清口故道，淮、扬水势渐消。”部议行勘，以河、淮既合，乃寝其议。

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

“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阳，从黄浦口入海。浦口不能尽泄，浸淫高、宝邵伯诸湖，而湖堤尽没，则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缘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缘黄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让河而南徙也。盖淮水并力敌黄，胜负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废坏，而清口内通济桥、硃家等口淮水内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黄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独淤於今岁也。下流既淤，则上流不得不决。

每岁粮艘以四五月毕运，而堤以六七月坏。水发之时不能为力，水落之后方图堵塞。甫及春初，运事又迫，仅完堤工，於河身无与。河身不挑则来年益高。上流之决，必及於徐、吕，而不止於邳、迁；下流之涸，将尽乎邳、迁，而不止於清、桃。须不惜一年粮运，不惜数万帑藏，开挑正河，宽限责成，乃为一劳永逸。

至高家堰、硃家等口，宜及时筑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敌黄，则淮水之故道可复，高、宝之大患可减。若兴、盐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减水大闸，堤下多开支河。要未有不先黄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诸臣会议。

淮之出清口也，以黄水由老黄河奔注，而老黄河久淤，未几复塞，淮水仍涨溢。给事中刘铉请亟开通海口，而简大臣会同河漕诸臣往治。乃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而裁总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

六年夏，潘季驯代。时给事中李涞请多浚海口，以导众水之归。给事中王道成则请塞崔镇决口，筑桃、宿长堤，修理高家堰，开复老黄河。并下河臣议。季驯与督漕侍郎江一麟相度水势，言：

“海口自云梯关四套以下，阔七八里至十馀里，深三四丈。欲别议开凿，必须深阔相类，方可注放，工力甚难。且未至海口，乾地犹可施工，其将入海之地，潮汐往来，与旧口等耳。旧口皆系积沙，人力虽不可浚，水力自能冲刷，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归海，则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导，惟当缮治堤防，俾无旁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即导河之策也。

频年以来，日以缮堤为事，顾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杂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决崔镇，水多北溃，为无堤也。淮决高家堰、黄浦口，水多东溃，堤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备，而咎筑堤为下策，岂通论哉！上流既旁溃，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趋云梯入海口者，譬犹强弩之末耳。水势益分则力益弱，安能导积沙以注海？

故今日浚海急务，必先塞决以导河，尤当固堤以杜决，而欲堤之不决，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钜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镇口塞，则黄不旁决而冲漕力专。高家堰筑，硃家口塞，则淮不旁决而会黄力专。淮、黄既合，自有控海之势。又惧其分而力弱也，必暂塞清江浦河，而严司启闭以防其内奔。姑置草湾河，而专复云梯以还其故道。仍接筑淮安新城长堤，以防其末流。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於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又言：“黄水入徐，历邳、宿、桃、清，至清口会淮而东入海。淮水自洛及凤，历盱、泗，至清口会河而东入海。此两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则由扬州直北庙湾入海，未尝溯淮。陈瑄始堤管家诸湖，通淮为运道。虑淮水涨溢，则筑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经大、小涧至阜宁湖，而淮不东侵。又虑黄河涨溢，则堤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钵池山、柳浦湾迤东，而黄不南侵。

其后，堤岸渐倾，水从高堰决入，淮郡遂同鱼鳖。而当事者未考其

故，谓海口壅闭，宜亟穿支渠。讵知草湾一开，西桥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阔二十馀丈，深仅丈许，较故道仅三十之一，岂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溃，此崔镇诸口所由决也。今新河复塞，故河渐已通流，虽深阔未及原河十一，而两河全下，沙随水刷，欲其全复河身不难也。河身既复，阔者七八里，狭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东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别凿他所，即草湾亦可置勿浚矣。

故为今计，惟修复陈瑄故迹，高筑南北两堤，以断两河之内灌，则淮、扬昏垫可免。塞黄浦口，筑宝应堤，浚东关等浅，修五闸，复五坝，则淮南运道无虞。坚塞桃源以下崔镇口诸决，则全河可归故道。黄、淮既无旁决，并驱入海，则沙随水刷，海口自复，而桃、清浅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捞之说，仅可行诸闸河，前入屡试无功，徒费工料。”

於是条上六议：曰塞决口以挽正河，曰筑堤防以杜溃决，曰复闸坝以防外河，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曰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曰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帝悉从其请。

七年十月，两河工成，赉季驯、一麟银币，而遣给事中尹瑾勘实。八年春进季驯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廕一子。一麟等迁擢有差。是役也，筑高家堰堤六十馀里，归仁集堤四十馀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馀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馀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馀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於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费帑金五十六万有奇。其秋擢季驯南京兵部尚书。季驯又请复新集至小浮桥故道，给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抚周鉴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驯时罢总河不设，其后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

至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大学士申时行言：“河所决地在三省，守臣画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坏，不必设都御史，宜遣风力老成给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给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请修筑大社集东至白茅集长堤百里。从之。

初，黄河由徐州小浮桥入运，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利於运道。后渐徙沛县飞云桥及徐州大、小溜沟。至嘉靖末，决邵家口，出秦沟，由浊河口入运，河浅，迫茶城，茶城岁淤，运道数害。万历五年冬，河复南趋，出小浮桥故道，未几复堙。潘季驯之塞崔镇也，厚筑堤

岸，束水归漕。嗣后水发，河臣辄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漕佥都御史杨一魁欲复黄河故道，请自归德以下丁家道口浚至石将军庙，令河仍自小浮桥出。又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水可灌。宜测河身深浅，随处挑浚，而於黄河分流故道，设减水石门以泄暴涨。"给事中王士性则请复老黄河故道。大略言：

"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黄、淮合，今黄强而淮益缩，不复合矣。黄强而一启天妃、通济诸闸，则灌运河如建瓴。高、宝一梗，江南之运坐废。淮缩则退而侵泗。为祖陵计，不得不建石堤护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折而后入海。淮安、高、宝、盐、兴数百万生灵之命托之一丸泥，决则尽成鱼暇矣。

纷纷之议，有欲增堤泗州者，有欲开颜家、灌口、永济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筑滚水坝者。总不如复河故道，为一劳永逸之计也。河故道由三义镇达叶家冲与淮合，在清河县北别有济运河，在县南盖支河耳。河强夺支河，直趋县南，而自弃北流之道，然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滩凡九十里，ＡＨ下不耕，无室庐填墓之碍，虽开河费钜，而故道一复，为利无穷。"

议皆未定。居敬及御史乔璧星皆请复专设总理大臣。乃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

时帝从居敬言，罢老黄河议，而季驯抵官，言："亲集故道，故老言'铜帮铁底'，当开，但岁俭费繁，未能遽行。"又言："黄水浊而强，汶、泗清且弱，交会茶城。伏秋黄水发，则倒灌人漕，沙停而淤，势所必至。然黄水一落，漕即从之，沙随水去，不浚自通，纵有浅阻，不过旬日。往时建古洪、内华二闸，黄涨则闭闸以遏浊流，黄退则启闸以纵泉水。近者居敬复增建镇口闸，去河愈近，则吐纳愈易。但当严闸禁如清江浦三闸之法，则河渠永赖矣。"帝方委季驯，即从其言，罢故道之议。未几，水患益甚。

十七年六月，黄水暴涨，决兽医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冲入夏镇内河，坏田庐，没人民无算。十月，决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积城中者逾年。众议迁城改河。季驯浚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苏伯湖至小河口，积水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阳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庐浸伤。

工部尚书曾同亨上其事，议者纷起。乃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往泗州勘视水势，而从给事中杨其休言，放季驯归，用舒应龙为工部尚书总督河道。

二十年三月，季驯将去，条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两行，新河不当开，支渠不当浚。又著书曰河防一览，大旨在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上流既急，则海口自辟而无待於开。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流，有遥堤以宽其势，有滚水坝以泄其怒。法甚详，言甚辩。然当是时，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驯谓当自消，已而不验。於是季驯言诎，而分黄导淮之议由此起矣。

贞观抵泗州言："臣谒祖陵，见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祖陵自神路至三桥、丹墀，无一不被水。且高堰危如累卵，又高、宝隐祸也。今欲泄淮，当以辟海口积沙为第一义。然泄淮不若杀黄，而杀黄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杀於未合。但杀於既合者与运无妨，杀於未合者与运稍碍。别标本，究利害，必当杀於未合之先。至於广入海之途，则自鲍家口、黄家营至鱼沟、金城左右，地势颇下，似当因而利导之。"贞观又会应龙及总漕陈於陛等言："淮、黄同趋者惟海，而淮之由黄达海者惟清口。自海沙开浚无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无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宝，而兴、泰运堤亦冲决矣。今议辟清口沙，且分黄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地，去口不远，不至为运道梗。分於上，复合於下，则冲海之力专。合必於草湾之下，恐其复冲正河，为淮城患也。塞鲍家口、黄家营二决，恐横冲新河，散溢无归。两岸俱堤，则东北清、沭、海、安ＡＨ下地不虞溃决。计费凡三十六万有奇。若海口之塞，则潮汐莫窥其涯，难施畚锸。惟淮、黄合流东下，河身涤而渐深，海口刷而渐辟，亦事理之可必者。"帝悉从其请。乃议於清口上流北岸，开腰铺支河达於草湾。

既而淮水自决张福堤。直隶巡按彭应参言："祖陵度可无虞，且方东备倭警，宜暂停河工。"部议令河臣熟计。应龙、贞观言："为祖陵久远计，支河实必不容已之工，请候明春倭警宁息举行。"其事遂寝。

二十一年春，贞观报命，议开归、徐达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导浊河入小浮桥故道，以纾镇口之患。下总河会官集议，未定。五月，大雨，河决单县黄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口闸。邳城陷水中，高、宝诸湖堤决口无算。明年，湖堤尽筑塞，而黄水大涨，清

口沙垫，淮水不能东下，於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没。二十三年，又决高邮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涧，而水患益急矣。

先是，御史陈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利，而反致冲决。法当用浚，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浅夫乘时捞浅，则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来，船尾悉系钯犁，乘风搜涤，则沙不宁而去，二也。仿水磨、水碓之法，置为木机，乘水滚荡，则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不可不会黄，故高堰断不可弃。湖溢必伤堤，故周家桥溃处断不可开。已弃之道必淤满，故老黄河、草湾等处断不可。"疏下所司议。户部郎中华存礼则请复黄河故道，并浚草湾。而是时腰铺犹未开，工部侍郎沈节甫言："复黄河未可轻议，至诸策皆第补偏救弊而已，宜概停罢。"乃召应龙还工部，时二十二年九月也。

既而给事中吴应明言："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二堤束水归漕，及水过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尽在水底。今清口外则黄流阻遏，清口内则淤沙横截，强河横灌上流约百里许，淮水仅出沙上之浮流，而潴蓄於盱、泗者遂为祖陵患矣。张贞观所议腰铺支河归之草湾，或从清河南岸别开小河至骆家营、马厂等地，出会大河，建闸启闭，一遇运浅，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则有议开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闸以时启闭，拆张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无南向。部议下河漕诸臣会勘。直隶巡按牛应元因谒祖陵，目击河患，绘图以进，因上疏言：

"黄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河臣凿徐、吕二洪巨石，而沙日停，河身日高，溃决由此起。当事者计无复之，两岸筑长堤以束，曰缕堤。缕堤复决，更於数里外筑重堤以防，曰遥堤。虽岁决岁补，而莫可谁何矣。

黄、淮交会，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骆家营，折而东至大河口会淮，所称老黄河是也。陈瑄以其迂曲，从骆家营开一支河，为见今河道，而老黄河淤矣。万历间，复开草湾支河，黄舍故道而趋，以致清口交会之地，二水相持，淮不胜黄，则窜入各闸口，淮安士民於各闸口筑一土埂以防之。嗣后黄、淮暴涨，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称门限沙是也。当事者不思挑门限沙，乃傍土埂筑高堰，横亘六十里，置全淮正流之口不事，复将从旁入黄之张福口一并筑堤塞之，遂倒流而为泗陵患矣。前岁，科臣贞观议辟门限沙，裁张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铺之开。

总之，全口淤沙未尽挑辟，即腰铺工成，淮水未能出也，况下流

鲍、王诸口已决，难以施工。岂若复黄河故道，尽辟清口淤沙之为要乎？且疏上流，不若科臣应明所议，就草湾下流浚诸决口，俾由安东归五港，或於周家桥量为疏通，而急塞黄堌口，挑萧、砀渠道，浚符离浅阻。至宿迁小河为淮水入黄正路，急宜挑辟，使有所归。”

应龙言：“张福堤已决百馀丈，清口方挑沙，而腰铺之开尤不可废。”工部侍郎沈思孝因言：“老黄河自三义镇至叶家冲仅八千馀丈，河形尚存。宜亟开浚，则河分为二，一从故道抵颜家河入海，一从清口会淮，患当自弭。请遣风力科臣一人，与河漕诸臣定画一之计。”乃命礼科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而以水患累年，迄无成画，迁延糜费，罢应龙职为民，常居敬、张贞观、彭应参等皆谴责有差。御史高举请11111111111

“疏周家桥，裁张福堤，辟门限沙，建滚水石坝於周家桥、大小涧口、武家墩、绿杨沟上下，而坝外浚河筑岸，使行地中。改塘埂十二闸为坝，灌闸外十二河，以辟入海之路。浚芒稻河，且多建滨江水闸，以广入江之途。然海口日壅，则河沙日积，河身日高，而淮亦不能安流。有灌口者，视诸口颇大，而近日所决蒋家、鲍家、畀家三口直与相射，宜挑浚成河，俾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议辟海口，而言：“旧海口决不可浚，当自鲍家营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从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请并委企程勘议。

是时，总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被论，乞罢，因言：“清口宜浚，黄河故道宜复，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水闸坝不必用。”帝不允辞，而诏以尽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则言：“海口沙不可劈，草湾河不必浚，腰铺新河四十里不必开，云梯关不必辟，惟当急开高堰，以救祖陵。”且言：“历年以来，高良涧土堤每遇伏秋即冲决，大涧口石堤每遇汹涌即崩溃。是高堰在，为高、宝之利小；而高堰决，则为高、宝之害大也。孰若明议而明开之，使知趋避乎？”给事中黄运泰则又言：“黄河下流未泄，而遽开高堰、周桥以泄淮水，则淮流南下，黄必乘之，高、宝间尽为沼，而运道月河必冲决矣。不如浚五港口，达灌口门，以入於海之为得也。”诏并行勘议。

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为陵患，自隆庆末年高、宝、淮、扬告急，当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迨后甃石加筑，堙塞愈坚，举七十二溪之水汇於泗者，仅留数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蓄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为泗陵患乎？今议疏淮以安陵，疏黄以导淮者，言人人殊。而谓高堰当决者，臣以为

屏翰淮、扬，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开周家桥注草子湖，大加开浚，一由金家湾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婴沟入广洋湖达之海，则淮水上流半有宣泄矣。於其北十五里开武家墩，注永济河，由窑湾闸出口直达泾河，从射阳湖入海，则淮水下流半有归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义也。”会是时，祖陵积水稍退，一魁以闻，帝大悦，仍谕诸臣急协议宣泄。

於是企程、一魁共议欲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而督漕尚书褚鈇则以江北岁祲，民不堪大役，欲先泄淮而徐议分黄。御史应元折衷其说，言：“导淮势便而功易，分黄功大而利远。顾河臣所请亦第六十八万金，国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陈煃尝令宝应，虑周家桥既开，则以高邮、邵伯为壑，运道、民产、盐场交受其害，上疏争之，语甚激，大旨分黄为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开入海之路，令高、宝诸湖之水皆东，而后周家桥、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马化龙复进分黄五难之说。颍州兵备道李弘道又谓宜开高堰。鈇遂据以上闻。给事中林熙春驳之，言：“淮犹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则河身既高，而淮受倒灌，此导淮固以为淮，分黄亦以为淮。”工部乃覆奏云：“先议开腰铺支河以分黄流，以倭儆、灾伤停寝，遂贻今日之患。今黄家坝分黄之工若复沮格，淮壅为害，谁职其咎？请令治河诸臣导淮分黄，亟行兴举。”报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兴工未竣，复条上分淮导黄事宜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隶巡按御史蒋春芳以闻，复条上善后事宜十六事。乃赏赉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二十万，开桃源黄河坝新河，起黄家嘴，至安东五港、灌口，长三百馀里，分泄黄水入海，以抑黄强。辟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石闸，泄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矣。

然是时一魁专力桃、清、淮、泗间，而上流单县黄堌口之决，以为不必塞。鈇及春芳皆请塞之。给事中李应策言：“漕臣主运，河臣主工，各自为见。宜再令析议。”一魁言：“黄堌口一支由虞城、夏邑接砀山、萧县、宿州至宿迁，出白洋河，一小支分萧县两河口，出徐州小浮桥，相距不满四十里。当疏浚与正河会，更通镇口闸里湖之水，与小浮桥二水会，则黄堌口不必塞，而运道无滞矣。”从之。於是议浚小浮桥、沂河口、小河口以济徐、邳运道，以泄砀、萧漫流，掊归仁堤以护陵寝。

是时，徐、邳复见清、泗运道不利，鈇终以为忧。二十五年正月，复极言黄堌口不塞，则全河南徙，害且立见。议者亦多恐下啮归仁，为

二陵患。三月，小浮桥等口工垂竣，一魁言：

“运道通利，河徙不相妨，已有明验。惟议者以祖陵为虑，请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东南至寿州入淮。永乐九年，河北入鱼台。未几复南决，由涡河经怀远入淮。时两河合流，历凤、泗以出清口，未闻为祖陵患。正统十三年，河北冲张秋。景泰中，徐有贞塞之，复由涡河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冲，白昂、刘大夏塞之，复南流，一由中牟至颍、寿，一由亳州至涡河入淮，一由宿迁小河口会泗。全河大势纵横颍、亳、凤、泗间，下溢符离、睢、宿，未闻为祖陵虑，亦不闻堤及归仁也。

正德三年后，河渐北徙，由小浮桥、飞云桥、谷亭三道入漕，尽趋徐、邳，出二洪，运道虽济，而泛溢实甚。嘉靖十一年，硃裳始有涡河一支中经凤阳祖陵未敢轻举之说。然当时犹时浚祥符之董盆口、宁陵之五里铺、荥泽之孙家渡、兰阳之赵皮寨，又或决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野鸡冈，宁陵之杨村铺，俱入旧河，从亳、凤入淮，南流未绝，亦何尝为祖陵患？

嘉靖二十五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或由秦沟入漕，或由浊河入漕。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堤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贻盱、泗祖陵之患。此实由内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冲射也。万历七年，潘季驯始虑黄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挟诸河水冲射祖陵，乃作归仁堤为保障计，复张大其说，谓祖陵命脉全赖此堤。习闻其说者，遂疑黄堌之决，下啮归仁，不知黄堌一决，下流易泄，必无上灌之虞。况今小河不日竣工，引河复归故道，云归仁益远，奚烦过计为？”报可。

一魁既开小浮桥，筑义安山，浚小河口，引武沂泉济运。及是年四月，河复大决黄堌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府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旧河济运。上源水枯，而义安束水横坝复冲二十馀丈，小浮桥水脉微细，二洪告涸，运道阻涩。一魁因议挑黄堌口迤上埽湾、淤嘴二处，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浊河，救小浮桥上流数十里之涸。复上言：“黄河南旋至韩家道、盘岔河、丁家庄，俱岸阔百丈，深逾二丈，乃铜帮铁底故道也。至刘家ＡＨ，始强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涸湖以为壑，出溪口入符离河，亦故道也。惟徐、邳运道浅涸，所以首议开小浮桥，再加挑辟，必大为运道之利。乃欲自黄堌挽回全河，必须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筑三百里南岸之长堤，不惟所费不赀，窃恐后患无已。”御史杨光训等亦议挑埽湾直渠，展济浊河，及筑山西坡归仁堤，与

一魁合，独鈇异议。帝命从一魁言。

一魁复言："归仁在西北，泗州在东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冈叠嶂。且归仁之北有白洋河、硃家沟、周家沟、胡家沟、小河口泄入运河，势如建瓴，即无归仁，祖陵无足虑。浊河淤垫，高出地上，曹、单间阔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横流，徐、邳间仅百丈，深止丈馀，徐西有浅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韩家道口至符离，河阔深视曹、单，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弃，自古难复。且运河本籍山东诸泉，不资黄水，惟当仿正统间二洪南北口建闸之制，於镇口之下，大浮桥之上，吕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各建石闸，节宣汶、泗，而以小浮桥、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镇口西筑坝截黄，开唐家口而注之龙沟，会小浮桥入运，以杜灌淤镇口之害，实万全计也。"报可。

二十六年春，从杨光训等议，撤鈇，命一魁兼管漕运。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刘东星为工部侍郎，总理河漕。

二十七年春，东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浊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驯议复开之，以工费浩繁而止。今河东决黄堌，由韩家道口至赵家圈百馀里，冲刷成河，即季驯议复之故道也。由赵家圈至两河口，直接三仙台新渠，长仅四十里，募夫五万浚之，逾月当竣，而大挑运河，小挑浊河，俱可节省。惟李吉口故道尝挑复淤，去冬已挑数里，前功难弃，然至镇口三百里而遥，不若赵家圈至两河口四十里而近。况大浮桥已建闸蓄汶、泗之水，则镇口济运亦无藉黄流。"报可。十月，功成，加东星工部尚书，一魁及馀官赏赉有差。

初，给事中杨廷兰因黄堌之决，请开泇河，给事中杨应文亦主其说。既而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言之。东星既开赵家圈，复采众说，凿泇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东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氵殿日高，北流遂绝，而赵家圈亦日就淤塞，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馀，粮艘阻塞。

二十九年秋，工科给事中张问达疏论之。会开、归大水，河涨商丘，决萧家口，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南岸蒙墙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没，河势尽趋东南，而黄堌断流。河南巡抚曾如春以闻，曰："此河徙，非决也。"问达复言："萧家口在黄堌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萧家口而能行於黄堌以东者，运艘大可虑。"帝从

其言，方命东星勘议，而东星卒矣。问达复言："运道之坏，一因黄堌口之决，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泇河，以致赵家圈淤塞断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浅，而萧家口遂决，全河奔溃入淮，势及陵寝。东星已逝，宜急补河臣，早定长策。"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桂有根皆趣简河臣。

御史高举献三策。请浚黄堌口以下旧河，引黄水注之东，遂塞黄堌口，而遏其南，俟旧河冲刷深，则并塞新决之口。其二则请开泇河及胶莱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当选择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吴崇礼则请自蒙墙寺西北黄河湾曲之所，开浚直河，引水东流。且浚李吉口至坚城集淤道三十馀里，而尽塞黄堌以南决口，使河流尽归正漕。工部尚书一魁酌举崇礼之议，以开直河、塞黄堌口、浚淤道为正策，而以泇河为旁策，胶莱为备策。帝命急挑旧河，塞决口，且兼挑泇河以备用。下山东抚按勘视胶莱河。

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抚如春疏言："黄河势趋邳、宿，请筑汴堤自归德至灵、虹，以障南徙。且疏小河口，使黄流尽归之，则弥漫自消，祖陵可无患。"帝喜纳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黄堌口，致冲祖陵，斥为民。复用崇礼议，分设河漕二臣，命如春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如春议开虞城王家口，挽全河东归，须费六十万。

三十一年春，山东巡抚黄克缵言："王家口为蒙墙上源，上流既达，则下流不可旁泄，宜遂塞蒙墙口。"从之。时蒙墙决口广八十馀丈，如春所开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虑不任受。有献策者言："河流既回，势若雷霆，藉其势冲之，浅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缓，旋淤。夏四月，水暴涨，冲鱼、单、丰、沛间，如春以忧卒。乃命李化龙为工部侍郎，代其任。

给事中宋一韩言："黄河故道已复，陵、运无虞。决口惧难塞，宜深浚坚城以上浅阻，而增筑徐、邳两岸，使下流有所容，则旧河可塞。"给事中孟成己言："塞旧河急，而浚新河尤急。"化龙甫至，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缕堤，又决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化龙议开泇河，属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险。给事中侯庆远因言："泇河成，则他工可徐图，第毋纵河入淮。淮利则洪泽水减，而陵自安矣。"

三十二年正月，部覆化龙疏，大略言："河自归德而下，合运入海，其路有三：由兰阳道考城至李吉口，过坚城集，入六座楼，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浊河，为中路；由曹、单经丰、沛，出飞云桥，泛昭阳湖，入龙塘，出秦沟而向徐、邳，是名银河，为北路；由潘家口过司家

道口，至何家堤，经符离，道睢宁，入宿迁，出小河口入运，是名符离河，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运，惟中路既远於陵，且可济运，前河臣兴役未竣，而河形尚在。”因奏开泇有六善。帝从其议。

工部尚书姚继可言：“黄河冲徙，河臣议於坚城集以上开渠引河，使下流疏通，复分六座楼、苑家楼二路杀其水势，既可移丰、沛之患，又不至沼砀山之城。开泇分黄，两工并举，乞速发帑以济。”允之。八月，化龙奏分水河成。事具《泇河志》中。加化龙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会化龙丁艰候代，命曹时聘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是秋，河决丰县，由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出镇口，上灌南阳，而单县决口复溃，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

三十三年春，化龙言：“丰之失，由巡守不严，单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苏家庄之决。南直、山东相推诿，请各罚防河守臣。至年来缓堤防而急挑浚，堤坏水溢，不咎守堤之不力，惟委浚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县以下无入张秋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无入淮之路，惟由徐、邳达镇口为运道。故河北决曹、郓、丰、沛间，则由昭阳湖出李家口，而运道溢；南决虞、夏、徐、邳间，则由小河口及白洋河，而运道涸。今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镇，与黄河隔绝，山东、直隶间，河不能制运道之命。独硃旺口以上，决单则单沼，决曹则曹鱼，及丰、沛、徐、邳、鱼、砀皆命悬一线堤防，何可缓也？至中州荆隆口、铜瓦厢皆入张秋之路，孙家渡、野鸡冈、蒙墙寺皆入淮之路，一不守，则北坏运，南犯陵，其害甚大。请西自开封，东至徐、邳，无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县，无不守之人，庶几可息河患。”乃敕时聘申饬焉。

其秋，时聘言：“自苏庄一决，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丰、沛，继沼单、鱼，陈灿之塞不成，南阳之堤尽坏。今且上灌全济，旁侵运道矣。臣亲诣曹、单，上视王家口新筑之坝，下视硃旺口北溃之流，知河之大可忧者三，而机之不可失者二。河决行堤，泛溢平地，昭阳日垫，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渐微缓，势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则孙家渡、野鸡冈皆入淮故道，毋谓蒙墙已塞，而无忧於陵。溢於北，则芝麻庄、荆隆口皆入张秋故道，毋谓泇役已成，而无忧於运。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插，其祸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谓灾止鱼、济，而无忧于民。顾自王家口以达硃旺，新导之河在焉。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桥，则三百里长河畅流，机可乘者一。

自徐而下，清黄并行，沙随水刷，此数十年所未有，因而导水归徐，容受有地，机可乘者二。臣与诸臣熟计，河之中路有南北二支：北

出浊河，尝再疏再壅；惟南出小浮桥，地形卑下，其势甚顺，度长三万丈有奇，估银八十万两。公诸虚耗，乞多方处给。”疏上留中。时聘乃大挑硃旺口。十一月兴工，用夫五十万。三十四年四月，工成，自硃旺达小浮桥延袤百七十里，渠广堤厚，河归故道。

六月，河决萧县郭暖楼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镇口。三十五年，决单县。三十九年六月，决徐州狼矢沟。四十年九月，决徐州三山，冲缕堤二百八十丈，遥堤百七十馀丈，梨林铺以下二十里正河悉为平陆，邳、睢河水耗竭。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开韩家坝外小渠引水，由是坝以东始通舟楫。四十二年，决灵璧陈铺。四十四年五月，复决狼矢沟，由蛤鳗、周柳诸湖入泇河，出直口，复与黄会。六月，决开封陶家店、张家湾，由会城大堤下陈留，入亳州涡河。四十七年九月，决阳武脾沙堽，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旧河。时朝政日驰，河臣奏报多不省。四十二年，刘士忠卒，总河阅三年不补。四十六年闰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防日以废坏，当事者不能有为。

天启元年，河决灵譬双沟、黄铺，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总河侍郎陈道亨役夫筑塞。时淮安霪雨连旬，黄、淮暴涨数尺，而山阳里外河及清河决口汇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蚁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河并淤，吕梁城南隅隐，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四年六月，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於云龙，河事置不讲矣。六年七月，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宿。

崇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圮。总河侍郎李若星请迁城避之，而开邳州坝泄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头湾，逼水北注，以减睢宁之患。从之。四年夏，河决原武湖村铺，又决封丘荆隆口，败曹县塔儿湾大行堤。六月黄、淮交涨，海口壅塞，河决建义诸口，下灌兴化、盐城，水深二丈，村落尽漂没。逡巡逾年，始议筑塞。兴工未几，伏秋水发，黄、淮奔注，兴、盐为壑，而海潮复逆冲，坏范公堤。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至六年，盐城民徐瑞等言其状。帝悯之，命议罚河曹官。而是时，总河硃光祚方议开高堰三闸。淮、扬在朝者合疏言：“建义诸口未塞，民田尽沉水底。三闸一开，高、宝诸邑荡为湖海，而漕粮盐课皆害矣。高堰建闸始於万历二十三年，未几全塞。今高堰日

坏，方当急议修筑，可轻言开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寝。又从御史吴振缨请，修宿、宁上下西北旧堤，以捍归仁。七年二月，建义决口工成，赐督漕尚书杨一鹏、总河尚书刘荣嗣银币。

八年九月，荣嗣得罪。初，荣嗣以骆马湖运道溃淤，创挽河之议，起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运。计工二百馀里，金钱五十万。而其所凿邳州上下，悉黄河故道，浚尺许，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经宿沙落，河坎复平，如此者数四。迨引黄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随水下，率淤浅不可以舟。及漕舟将至，而骆马湖之溃决适平，舟人皆不愿由新河。荣嗣自往督之，欲绳以军法。有入者辄苦淤浅，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於义劾其欺罔误工，南京给事中曹景参复重劾之，逮问，坐赃，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琏分工独多，亦坐死。其后骆马湖复溃，舟行新河，无不思荣嗣功者。

当是时，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惩下，李若星以修浚不力罢官，硃光祚以建义苏嘴决口逮系。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给事中王家彦尝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继荣嗣者周鼎修泇利运颇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浅，用故决河防例，遣戍烟瘴。给事中沈胤培、刑部侍郎惠世扬、总河侍郎张国维各疏请宽之，乃获宥免云。

十五年，流贼围开封久，守臣谋引黄河灌之。贼侦知，预为备。乘水涨，令其党决河灌城，民尽溺死。总河侍郎张国维方奉诏赴京，奏其状。山东巡抚王永吉上言：“黄河决汴城，直走睢阳，东南注鄢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运河必涸。”帝令总河侍郎黄希宪急往捍御，希宪以身居济宁不能摄汴，请特设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赓督修汴河。

十六年二月，堪赓上言：“河之决口有二：一为硃家寨，宽二里许，居河下流，水面宽而水势缓；一为马家口，宽一里馀，居河上流，水势猛，深不可测。两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之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怒涛千顷，工力难施，必广浚旧渠，远数十里，分杀水势，然后畚锸可措。顾筑浚并举，需夫三万。河北荒旱，兖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满万人，河南万死一生之馀，未审能应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抚镇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议，而令堪赓刻期兴工。至四月，塞硃家寨决口，修堤四百馀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尽漂没。堪赓请停东岸而专事西岸。帝令急竣工。

六月，堪赓言：“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馀

丈，水深流急，难以措手，请俟霜降后兴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涨，故道沙滩壅涸者刷深数丈，河之大势尽归於东，运道已通，陵园无恙。”疏甫上，决口再溃。帝趣鸠工，未奏绩而明亡。

志第六十一 河渠三

○运河上

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馀里。综而计之，自昌平神山泉诸水，汇贯都城，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经张秋至临清，会卫河，南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济宁出天井闸，与汶合流，至南阳新河，旧出茶城，会黄、沁后出夏镇，循泇河达直口，入黄济运者，泗、洸、小沂河及山东泉水也。自茶城秦沟，南历徐、吕，浮邳，会大沂河，至清河县入淮后，从直河口抵清口者，黄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仪者，淮、扬诸湖水也。过此则长江矣。长江以南，则松、苏、浙江运道也。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其逾京师而东若薊州，西北若昌平，皆尝有河通，转漕饷军。

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淮、扬诸水所汇，徐、兖河流所经，疏瀹决排，繫人力是系，故闸、河、湖於转漕尤急。

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泉源之派有五。曰分水者，汶水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井者，济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鲁桥者，泗河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二十有八。曰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诸泉所汇为湖，其浸十五。曰南旺，东西二湖，周百五十馀里，运渠贯其中。北曰马蹋，南曰蜀山，曰苏鲁。又南曰马场。又南八十里曰南阳，亦曰独山，周七十馀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小昭阳，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杀三之一，周八十馀里。由马家桥留城闸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吕孟，曰张王诸湖，连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沟出，会於赤龙潭，并趋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又为坝二十有一，所以防运河之泄，佐闸以为用者也。其后开泇河二百六十里，为闸十一，为坝四。运舟不出镇口，与黄河会於

董沟。

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其道有三：中路曰浊河，北路曰银河，南路曰符离河。南近陵，北近运，惟中路去陵远，於运有济。而河流迁徙不常，上流苦溃，下流苦淤。运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经桃、宿，溯二洪，入镇口，陟险五百馀里。自二洪以上，河与漕不相涉也。至泇河开而二洪避，董沟辟而直河淤，运道之资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沟以上，河又无病於漕也。

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山阳则有管家、射阳，宝应则有白马、汜光，高邮则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诸山之源，巨浸连亘，由五塘以达於江。虑淮东侵，筑高家堰拒其上流，筑王简、张福二堤御其分泄。虑淮侵而漕败，开淮安永济、高邮康济、宝应弘济三月河以通舟。至扬子湾东，则分二道：一由仪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广、江西；一由瓜洲通西江嘴，以漕下江两浙。本非河道，专取诸湖之水，故曰湖漕。

太祖初起大军北伐，开蹋场口、耐牢坡，通漕以饷梁、晋。定都应天，运道通利：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凤、泗之粟，浮淮；河南、山东之粟，下黄河。尝由开封运粟，溯河达渭，以给陕西，用海运以饷辽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鲜。淮、扬之间，筑高邮湖堤二十馀里，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护之。他小修筑，无大利害也。

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於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亦艰。九年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转漕故道也，元末已废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尽淤，至是复之。由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四泉并发，西流至兖州城东，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宫山下；大汶河出泰安仙台岭南，又出莱芜原山阴及寨子村。俱至静丰镇合流，饶徂徕山阳，而小汶河来会。经宁阳北堌城，西南流百馀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堌城西南，流三十里，会宁阳诸泉，经济宁东，与泗合。元初，毕辅国始於堌城左汶水阴作斗门，导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济，由寿张至临清，通漳、御入海。

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济宁九十里，合沂、泗以济；

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馀里，无他水，独赖汶。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坝东平之戴村，遏汶使无入洸，而尽出南旺，南北置闸三十八。又开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其秋，礼还，又请疏东平东境沙河淤沙三里，筑堰障之，合马常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於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纯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运道以定。

其后宣宗时，尝发军民十二万，浚济宁以北自长沟至枣林闸百二十里，置闸诸浅，浚湖塘以引山泉。正统时，浚滕、沛淤河，又於济宁、胜三州县疏泉置闸，易金口堰土坝为石，蓄水以资会通。景帝时，增置济宁抵临清减水闸。天顺时，拓临清旧闸，移五十丈。宪宗时，筑汶上、济宁决堤百馀里，增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闸。命工部侍郎杜谦勘治汶、泗、洸诸泉。武宗时，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铺石闸，浚南旺淤八十里，而闸漕之治详。惟河决则挟漕而去，为大害。

陈瑄之督运也，於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般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盘五坝过淮。仁、义二坝在东门外东北，礼、智、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坝口，其外即淮河。清江浦者，直淮城西，永乐二年尝一修闸。其口淤塞，则漕船由二坝，官民商船由三坝入淮，輓输甚劳苦。瑄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瑄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并浚仪真、瓜洲河以通江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达大江。筑高邮河堤，堤内凿渠四十里。久之，复置吕梁石闸，并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水涩舟胶，俾之导行。增置浅船三千馀艘。设徐、沛、沽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等闸。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

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浚金龙口，引河水达徐州以便漕。末年至英宗初再浚，并及凤池口水，徐、吕二洪，西小河，而会通安流，自永、宣至正统间凡数十载。至十三年，河决荥阳，东冲张秋，溃沙湾，运道始坏。命廷臣塞之。

景泰三年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马头复决，掣漕流以东。清

河训导唐学成言："河决沙湾，临清告涸。地卑堤薄，黄河势急，故甫完堤而复决也。临清至沙湾十二闸，有水之日，其势甚陡。请於临清以南浚月河通舟，直抵沙湾，不复由闸，则水势缓而漕运通矣。"帝即命学成与山东巡抚洪英相度。工部侍郎赵荣则言："沙湾抵张秋岸薄，故数决。请於决处置减水石坝，使东入盐河，则运河之水可蓄。然后厚堤岸，填决口，庶无后患。"

明年四月，决口方毕工，而减水坝及南分水墩先败，已，复尽冲墩岸桥梁，决北马头，掣漕水入盐河，运舟悉阻。教谕彭埙请立闸以制水势，开河以分上流。御史练纲上其策。诏下尚书石璞。璞乃凿河三里，以避决口，上下与运河通。是岁，漕舟不前者，命漕运总兵官徐恭姑输东昌、济宁仓。及明年，运河胶浅如故。恭与都御史王竑言："漕舟蚁聚临清上下，请亟敕都御史徐有贞筑塞沙湾决河。"有贞不可，而献上三策，请置水闸，开分水河，挑运河。

六年三月，诏群臣集议方略。工部尚书江渊等请用官军五万以浚运。有贞恐役军费重，请复陈瑄旧制，置捞浅夫，用沿河州县民，免其役。

五月，浚漕工竣。七月，沙湾决口工亦竣，会通复安。都御史陈泰一浚淮、扬漕河，筑口置坝。黄河尝灌新庄闸至清江浦三十馀里，淤浅阻漕，稍稍浚治，即复其旧。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济宁南北为二，侍郎郑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贾谅治其北。

成化七年，又因廷议，分漕河沛县以南、德州以北及山东为三道，各委曹郎及监司专理，且请简风力大臣总理其事。始命侍郎王恕为总河。二十一年敕工部侍郎杜谦浚运道，自通州至淮、扬，会山东、河南抚按相度经理。

弘治二年，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命户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金龙口决口已淤，河并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而去。其间河道浅隘，宜於所经七县，筑堤岸以卫张秋。下工部议，从其请。昂又以漕船经高邮甓社湖多溺，请於堤东开衤复河西四十里以通舟。越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坏张秋东堤，夺汶水入海，漕流绝。时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集夫十五万，治未效而卒。

六年春，副都御史刘大夏奉敕往治决河。夏半，漕舟鳞集，乃先自决口西岸凿月河以通漕。经营二年，张秋决口就塞，复筑黄陵冈上流。

於是河复南下，运道无阻。乃改张秋曰安平镇，建庙赐额曰显惠神祠，命大学士王鏊纪其事，勒於石。而白昂所开高邮礻复河亦成，赐名康济，其西岸以石甃之。又甃高邮堤，自杭家闸至张家镇凡三十里。高邮堤者，洪武时所筑也。陈瑄因旧增筑，延及宝应，土人相沿谓之老堤。正统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时，遣官筑重堤於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老堤之东。而王恕为总河，修淮安以南诸决堤，且浚淮、扬漕河。重湖□需民盗决溉田之罚，造闸□达以储湖水。及大夏塞张秋，而昂又开康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馀年。

十六年，巡抚徐源言："济宁地最高，必引上源洸水以济，其口在堌城石濑之上。元时治闸作堰，使水尽入南旺，分济南北运。成化间，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则遏以入洮，水大则闭闸以防沙壅，听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横溢，石堰既坏，民田亦冲。洸河沙塞，虽有闸门，压不能启。乞毁石复土，疏洸口壅塞以至济宁，而筑堌城迤西春城口子决岸。"帝命侍郎李遂往勘，言："堌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为南旺湖之害，一可杀水势，不虑戴村坝之冲，不宜毁。近堰积沙，宜浚。堌城稍东有元时旧闸，引洸水入济宁，下接徐、吕漕河。东平州戴村，则汶水入海故道也。自永乐初，横筑一坝，遏汶入南旺湖，漕河始通。今自分水龙王庙至天井闸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若洸河更浚而深，则汶流尽向济宁而南，临清河道必涸。洸口不可浚。堌城口至柳泉九十里，无关运道，可弗事。柳泉至济宁，汶、泗诸水会流处，宜疏者二十馀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内防民田，堤卑岸薄，宜与戴村坝并修筑。"从之。正德四年十月，河决沛县飞云桥，入运。寻塞。

世宗之初，河数坏漕。嘉靖六年，光禄少卿黄绾论泉源之利，言："漕河泉源皆发山东南旺、马场、樊村、安山诸湖。泉水所钟，亟宜修浚，且引他泉并蓄，则漕不竭。南旺、马场堤外孙村地洼，若潴为湖，改作漕道，尤可免济宁高原浅涩之苦。"帝命总河侍郎章拯议。而拯以黄水入运，运船阻沛上，方为御史吴仲所劾。拯言："河塞难遽通，惟金沟口迤北新冲一渠可令运船由此入昭阳湖，出沙河板桥。其先阻浅者，则西历鸡□冢寺，出庙道北口通行。下部并议，未决。给事中张嵩言："昭阳湖地庳，河势高，引河灌湖，必致弥漫，使湖道复阻。请罢拯，别推大臣。"部议如嵩言。拯再疏自劾，乞罢，不许。卒引运船道湖中。其冬，诏拯还京别叙，而命择大臣督理。

诸大臣多进治河议。詹事霍韬谓："前议役山东、河南丁夫数万，疏浚淤沙以通运。然沙随水下，旋浚旋淤。今运舟由昭阳湖入鸡鸣台至沙河，迂回不过百里。若沿湖筑堤，浚为小河，河口为闸，以待蓄泄，水

溢可避风涛，水涸易为疏浚。三月而土堤成，一年而石堤成，用力少，取效速。黄河愈溢，运道愈利，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劳逸大不侔也。”尚书李承勋谓：“於昭阳湖左别开一河，引诸泉为运道，自留城沙河为尤便。”与都御史胡世宁议合。七年正月，总河都御史盛应期奏如世宁策，请於昭阳湖东凿新河，自汪家口南出留城口，长百四十里，刻期六月毕工。工未半，而应期罢去，役遂已。其后三十年，硃衡始循其遗迹，浚而成之。是年冬，总河侍郎潘希会加筑济、沛间东西两堤，以拒黄河。

十九年七月，河决野鸡冈，二洪涸。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请浚山东诸泉以济运，且筑长堤聚水，如闸河制。遂清旧泉百七十八，开新泉三十一。以旂复奏四事。一请以诸泉分隶守土官兼理其事，毋使堙塞。一请於境山镇、徐、吕二洪之下，各建石闸，蓄水数尺以行舟，旁留月河以泄暴汛；筑四木闸於武家沟、小河口、石城、匙头湾，而置方船於沙坊等浅，以备捞浚。一言漕河两岸有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湖，名为水柜，所以汇诸泉济漕河也。豪强侵占，蓄水不多，而昭阳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初意。宜委官清理，添置闸、坝、斗门，培筑堤岸，多开沟渠，浚深河底，以复四柜。一言黄河南徙，旧闸口俱塞，惟孙继一口独存。导河出徐州小浮桥，下徐、吕二洪，此济运之大者。请於孙继口多开一沟，及时疏瀹，庶二洪得济。帝可其奏，而以管泉专责之部曹。

徐、吕二洪者，河漕咽喉也。自陈瑄凿石疏渠，正统初，复浚洪西小河。漕运参将汤节又以洪迅败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升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凿外洪败船恶石三百，而平筑里洪堤岸，又甃石岸东西四百馀丈。十六年增甃吕梁洪石堤、石坝二百馀丈，以资牵挽。及是建闸，行者益便之。

四十四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馀里。督理河漕尚书硃衡循览盛应期所凿新河遗迹，请开南阳、留城上下。总河都御史潘季驯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沟，有所束隘。伏秋黄水盛，昭阳受之，不为壑也。”乃决计开浚，身自督工，重惩不用命者。给事中郑钦劾衡故兴难成之役，虐民幸功。朝廷遣官勘新旧河孰利。给事中何起鸣勘河还，言：“旧河难复有五，而新河之难成者亦有三。顾新河多旧堤高阜，黄水难侵，睃而通之，运道必利。所谓三难者，一以夏村迤北地高，恐难接水，然地势高低，大约不过二丈，一视水平加深，何患水浅。一以三河口积沙深厚，水势湍急，不无阻塞，然建坝拦截，岁一挑浚之，何患沙壅。一以马家桥筑堤，微山取土不

便，又恐水口投埽，势必不坚，然使委任得人，培筑高厚，无必不可措力之理。开新河便。”下廷臣集议，言新河已有次第，不可止。况百中桥至留城白洋浅，出境山，疏浚补筑，亦不全弃旧河，群议俱合。帝意乃决。时大雨，黄水骤发，决马家桥，坏新筑东西二堤。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皆劾衡欺误，起鸣亦变其说。会衡奏新旧河百九十四里俱已流通，漕船至南阳出口无滞。诏留衡与季驯详议开上源、筑长堤之便。

隆庆元年正月，衡请罢上源议，惟开广秦沟，坚筑南长堤。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旧河自留城以北，经谢沟、下沽头、中沽头、金沟四闸，过沛县，又经庙道口、湖陵城、孟阳、八里湾、谷亭五闸，而至南阳闸。新河自留城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鲇鱼诸泉及薛河、沙河注其中，而设坝於三河之口，筑马家桥堤，遏黄水入秦沟，运道乃大通。未几，鲇鱼口山水暴决，没漕艘。帝从衡请，自东邵开支河三道以分泄之，又开支河於东邵之上，历东沧桥以达百中桥，凿豸里沟诸处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归吕孟湖，下境山而去。

衡召入为工部尚书，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漕河资泉水，而地形东高西下，非湖潴之则涸，故漕河以东皆有柜；非湖泄之则溃，故漕河以西皆有壑。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漫之区；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地。宜由回回墓开通以达鸿沟，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阳湖，即浚鸿沟废渠，引昭阳湖水沿渠东出留城。其湖地退滩者，又可得田数千顷。”大立又言：“薛河水湍悍，今尽注赤山湖，入微山湖以达吕孟湖，此尚书衡成绩也。惟吕孟之南为邵家岭，黄流填淤，地形高仰，秋水时至，翕纳者小，浸淫平野，夺民田之利。微山之西为马家桥，比草创一堤以开运道，土未及坚而时为积水所撼，以寻丈之址，二流夹攻，虑有倾圮。宜凿邵家岭，令水由地浜沟出境山以入漕河，则湖地可耕，河堤不溃。更於马家桥建减水闸，视旱涝为启闭，乃通漕长策也。”并从之。

三年七月，河决沛县，茶城淤塞，粮艘二千馀皆阻邳州。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即所谓泇河也。请集廷议，上即命行之。未几，黄落漕通，前议遂寝。时淮水涨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馀里，决礼、信二坝出海，宝应湖堤多坏。山东诸水从直河出邳州。大立以闻。其冬，自淮安板闸至清河西湖嘴开浚垂成，而里口复塞。督漕侍郎赵孔昭言：“清江一带黄河五十里，宜筑堰以防河溢；淮河

高良涧一带七十馀里，宜筑堰以防淮涨。”帝令亟浚里口，与大立商筑堰事宜，并议海口筑塞及宝应月河二事。

四年六月，淮河及鸿沟境山疏浚工竣。大立方奏闻，诸水忽骤溢，决仲家浅，与黄河合，茶城复淤。未几，自泰山庙至七里沟，淮河淤十馀里，其水从硃家沟旁出，至清河县河南镇以合於黄河。大立请开新庄闸以通回船，兼浚古睢河，泄二洪水，且分河自鱼沟下草湾，保南北运道。帝命新任总河都御史潘季驯区画。顷之，河大决邳州，睢宁运道淤百馀里。大立请开泇口、萧县二河。会季驯筑塞诸决，河水归正流，漕船获通。大立、孔昭皆以迟误漕粮削籍，开泇之议不果行。

五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馀，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馀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於是胶、莱海运之议纷起。会季驯奏邳河功成。帝以漕运迟，遣给事中雒遵往勘。总漕陈炌及季驯俱罢官。

六年，从雒遵言，修筑茶城至清河长堤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铺，铺十夫，设官画地而守。又接筑茶城至开封两岸堤。从硃衡言，缮丰、沛大黄堤。衡又言：“漕河起仪真讫张家湾二千八百馀里，河势凡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临清以北，皆远隔黄河，不烦用力。惟茶城至临清，则闸诸泉为河，与黄相近。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故自茶城至邳、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缺口，盖以防黄水之出，则正河必淤，昨岁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沟口至丰、沛、曹、单，创筑增筑以接缕水旧堤，盖以防黄水之入，则正河必决，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处告竣，故河深水束，无旁决中溃之虞。氵市县之窑子头至秦沟口，应筑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之间，堤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别筑遥堤。”诏如其议，以命总河侍郎万恭。

万历元年，恭言：“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拏，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拏，六拏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今不务遵行，而竟雇船搭运。雇船有三害，搭运有五害，皆病河道。请悉遵旧制。”从之。

恭又请复淮南平水诸闸，上言：“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馀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使无疏泄，是溃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数十小闸於长堤之间，又为令曰：“但许深湖，不许高堤”，故

设浅船浅夫取湖之淤以厚堤。夫闸多则水易落而堤坚，浚勤则湖愈深而堤厚，意至深远也。比年畏修闸之劳，每坏一闸即堙一闸，岁月既久，诸闸尽堙，而长堤为死障矣。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且湖漕勿堤与无漕同，湖堤勿闸与无堤同。陈瑄大置减水闸数十，湖水溢则泻以利堤，水落则闭以利漕，最为完计。积久而减水故迹不可复得，湖且沉堤。请复建平水闸，闸欲密，密则水疏，无涨懑患；闸欲狭，狭则势缓，无啮决虞。”尚书衡覆奏如其请。於是仪直、江都、高邮、宝应、山阳设闸二十三，浚浅凡五十一处，各设捞浅船二，浅夫十。

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陈瑄浚至天妃祠东，注於黄河。运艘出天妃口入黄穿清特半饷耳。后黄涨，逆注入口，清遂多淤。议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之，令淮水勿与黄值。开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浊流，可不淤也”。不知黄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发，则西拥淮流数十里，并灌新开河。彼天妃口，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会於新闸开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会之浅。岁役丁夫千百，浚治方毕，水过复合。又使运艘迂八里浅滞而始达於清河，孰与出天妃口者之便且利？请建天妃闸，俾漕船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乃建天妃庙口石闸。

恭又言：“由黄河入闸河为茶城，出临清板闸七百馀里，旧有七十二浅。自创开新河，汶流平衍，地势高下不甚相悬，七十浅悉为通渠。惟茶、黄交会间，运盛之时，正值黄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是以有茶城黄家闸之浅，连年患之。祖宗时，尝建境山闸，自新河水平，闸没泥淖且丈馀。其闸上距黄家闸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因故基累石为之，可留黄家闸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内十里之下流，且挟二十里水势，冲十里之狭流，蔑不胜矣。”乃复境山旧闸。

恭建三议，尚书衡覆行之，为运道永利。而是时，茶城岁淤，恭方报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给事中硃南雍以回空多阻，劾恭隐蔽溺职。帝切责恭，罢去。

三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请开泇河以避黄险，不果行。希挚又请浚梁山以下，与茶城互用，淤旧则通新而挑旧，淤新则通旧而挑新，筑坝断流，常通其一以备不虞。诏从所请。工未成，而河决崔镇，淮决高家堰，高邮湖决清水潭、丁志等口，淮城几没。知府邵元哲开菊花潭，以泄淮安、高、宝三城之水，东方刍米少通。

明年春，督漕侍郎张翀以筑清水潭堤工钜不克就，欲令粮船暂由圈子田以行。巡按御史陈功不可。河漕侍郎吴桂芳言："高邮湖老堤，陈瑄所建。后白昂开月河，距湖数里，中为土堤，东为石堤，首尾建闸，名为康济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东，民田数万亩，所谓圈子田也。河湖相去太远，老堤缺坏不修，遂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溃坏，东堤独受数百里湖涛，清水潭之决，势所必至。宜遵弘治间王恕之议，就老堤为月河，但修东西二堤，费省而工易举。"帝命如所请行之。是年，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盐城石□达口下流入海。

五年二月，高邮石堤将成，桂芳请傍老堤十数丈开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济月河去老堤太远，人心狃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复一年，不加省视，老、中二堤俱坏，而东堤不能独存。今河与老堤近，则易於管摄。"御史陈世宝论江北河道，请於宝应湖堤补石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东复筑一堤，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并议行。其冬，高邮湖土石二堤、新开漕河南北二闸及老堤加石、增护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又与元哲增筑山阳长堤，自板闸至黄浦亘七十里，闭通济闸不用，而建兴文闸，且修新庄诸闸，筑清江浦南堤，创板闸漕堤，南北与新旧堤接。板闸即故移风闸也。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固。

六年，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筑高家堰，及清江浦柳浦湾以东加筑礼、智二坝，修宝应、黄清等八浅堤，高、宝减水闸四，又拆新庄闸而改建通济闸於甘罗城南。明初运粮，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不相通。及开清江浦，设闸天妃口，春夏之交重运毕，即闭以拒黄。岁久法驰，闸不封而黄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以就淮水。已又从万恭言，复天妃闸。未几又从御史刘光国言，增筑通济，自仲夏至季秋，隔日一放回空漕船。既而启闭不时，淤塞日甚，开硃家口引清水灌之，仅通舟。至是改建甘罗城南，专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

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以运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艰险，乃自浦西开永济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湾，历龙江闸，至杨家涧出武家墩，折而东，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闸三，以备清江浦之险。是时漕河就治，淮、扬免水灾者十馀年。初，黄河之害漕也，自金龙口而东，则会通以淤。迨塞沙湾、张秋闸，漕以安，则徐、氵市间数被其害。至崔镇高堰之决，黄、淮交涨而害漕，乃在淮、扬间，湖溃则败漕。季驯以高堰障洪泽，俾堰东四湖勿受淮侵，漕始无败。而河漕诸臣惧湖害，日夜常惴惴。

十三年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议，开宝应月河。宝应汜光湖，诸湖中

最湍险者也，广百二十馀里。槐角楼当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钩湾翼其北。西风鼓浪，往往覆舟。陈瑄筑堤湖东，蓄水为运道。上有所受，下无所宣，遂决为八浅，汇为六潭，兴、盐诸场皆没。而淮水又从周家桥漫入，溺人民，害漕运。武宗末年，郎中杨最请开月河，部覆不从。嘉靖中，工部郎中陈毓贤、户部员外范韶、御史闻人诠、运粮千户李显皆以为言，议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许应逵建议，世达用其言以奏，乃决行之。浚河千七百馀丈，置石闸三，减水闸二，筑堤九千馀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馀丈。工成，赐名弘济。寻改石闸为平水闸。应逵又筑高邮护城堤。其后，弘济南北闸，夏秋淮涨，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督漕侍郎陈荐於南北各开月河以杀河怒，而溜始平。

十五年，督漕侍郎杨一魁请修高家堰以保上流，砌范家口以制旁决，疏草湾以杀河势，修礼坝以保新城。诏如其议。一魁又改建古洪闸。先是，汶、泗之水由茶城会黄河。隆庆间，浊流倒灌，稽阻运船，郎中陈瑛移黄河口於茶城东八里，建古洪、内华二闸，漕河从古洪出口。后黄水发，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从给事中常居敬言，令增筑镇口闸於古洪外，距河仅八十丈，吐纳益易，粮运利之。

工部尚书石星议季驯、居敬条上善后事宜，请分地责成：接筑塔山缕堤，清江浦草坝，创筑宝应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浚里河淤浅，当在淮、扬兴举；察复南旺、马踏、蜀山、马场四湖，建筑坎河滚水坝，加建通济、永通二闸，察复安山湖地，当在山东兴举。帝从其议。未几，众工皆成。

十九年，季驯言："宿迁以南，地形西ＡＨ，请开缕堤放水。沙随水入，地随沙高，庶水患消而费可省。"又请易高家堰土堤为石，筑满家闸西拦河坝，使汶、泗尽归新河。设减水闸於李家口，以泄沛县积水。从之。十月，淮湖大涨，江都淳家湾石堤、邵伯南坝、高邮中堤、硃家墩、清水潭皆决。郎中黄日谨筑塞仅竣，而山阳堤亦决。

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泛溢，溃济宁及淮河诸堤岸。总河尚书舒应龙议：筑堽城坝，遏汶水之南，开马踏湖月河口，导汶水之北。开通济闸，放月河土坝以杀汹涌之势。从其奏。数年之间，会通上下无阻，而黄、淮并涨，高堰及高邮堤数决害漕。应龙卒罢去。建议者纷纷，未有所定。

杨一魁代应龙为总河尚书，力主分黄导淮。治逾年，工将竣，又请

决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宝诸湖本沃壤也，自淮、黄逆壅，遂成昏垫。今入江入海之路即浚，宜开治泾河、子婴沟、金湾河诸闸及瓜、仪二闸，大放湖水，就湖疏渠，与高、宝月河相接。既避运道风波之险，而水涸成田，给民耕种，渐议起科，可充河费。"命如议行。时下流既疏，淮水渐帖，而河方决黄堌口。督漕都御史褚鈇恐泄太多，徐、邳淤阻，力请塞之。一魁持不可，浚两河口至小浮桥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复大挑黄堌下之李吉口，挽黄以济之，非久辄淤。

一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刘东星继之，守一魁旧议，李吉口淤益高。岁冬月，即其地开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即淤。乃复开赵家圈以接黄，开泇河以济运。赵家圈旋淤，泇河未复，而东星卒。於是凤阳巡抚都御史李三才建议自镇口闸至磨儿庄仿闸河制，三十里一闸，凡建六闸於河中，节宣汶、济之水，聊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复能如期矣。东星在事，开邵伯月河，长十八里，阔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险。又开界首月河，长千八百馀丈。各建金门石闸二，漕舟利焉。

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馀里，尽避黄河之险。化龙忧去，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疏叙泇河之功，言："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刘东星大开良城、侯家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李化龙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行运过半，而路始开，故臣得接踵告竣。"因条上善后六事，运道由此大通。其后每年三月开泇河坝，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粮艘及官民船悉以为准。

四十四年，巡漕御史硃堦请修复泉湖，言："宋礼筑坝戴村，夺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复导洙、泗、洸、沂诸水以佐之。汶虽率众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远而竭，已自难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卫，力分益薄。况此水夏秋则涨，冬春而涸，无雨即夏秋亦涸。礼逆虑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诸湖设立斗门，名曰水柜。漕河水涨，则潴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则决而注之漕。积泄有法，盗决有罪，故旱涝恃以无恐。及岁久禁弛，湖浅可耕，多为势豪所占，昭阳一湖已作籓田。比来山东半年不雨，泉欲断流，按图而索水柜，茫无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筑堤坝斗门以广蓄储。"帝从其请。

方议浚泉湖，而河决徐州狼矢沟，由蛤鳗诸湖入泇河，出直口，运船迎溜艰险。督漕侍郎陈荐开武河等口，泄水平溜。后二年，决口长淤沙，河始复故道。总河侍郎王佐加筑月坝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佐

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请以水柜之废兴为河官殿最。"从之。

天启元年，淮、黄涨溢，决里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统殷、山阳知县练国事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复决数口，寻塞。是年冬，浚永济新河。自凌云翼开是河，未几而闭。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尝开坝以济运，已复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议先挑新河，通运船回空，乃浚正河，自许家闸至惠济祠长千四百馀丈，复建通济月河小闸，运船皆由正河，新河复闭。时王家集、磨儿庄湍溜日甚，漕储参政硃国盛谋改浚一河以为漕计，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东抵宿迁陈沟口，复氵斥骆马湖，上至马颊河，往回相度。乃议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氵加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馀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计河五十七里，名通济新河。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明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开陈沟地十里，以竟前工。

崇祯二年，淮安苏家嘴、新沟大坝并决，没山、盐、高、泰民田。五年，又决建义北坝。总河尚书硃光祚浚骆马湖，避河险十三处，名顺济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为平陆，漕运愆期，夺光祚官，刘荣嗣继之。

八年，骆马湖淤阻，荣嗣开河徐、宿，引注黄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继之，乃专力于泇河，浚麦河支河，筑王母山前后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厓十字河拦水壩，挑良城闸抵徐塘口六千馀丈。九年夏，泇河复通，由宿迁陈沟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沟漾田营堤，增筑天妃闸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礓，浚刘吕庄至黄林庄百六十里。而是时黄、淮涨溢日甚，倒灌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运阻削职。继之者侍郎张国维，甫莅任，即以漕涸被责。

十四年，国维言："济宁运道自枣林闸溯师家庄、仲家浅二闸，岁患淤浅，每引泗河由鲁桥入运以济之。伏秋水长，足资利涉。而挟沙注河，水退沙积，利害参半。旁自白马河汇邹县诸泉，与泗合流而出鲁桥，力弱不能敌泗，河身半淤，不为漕用。然其上源宽处正与仲家浅闸相对，导令由此入运，较鲁桥高下悬殊，且易细流为洪流，又减沙渗之患，而济仲家浅及师庄、枣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八州县泉源，由汶入运，故运河得通。今东平、平阴、肥城淤沙中断，请亟浚之。"复上疏

运六策：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一改挑沧浪河从万年仓出口以利四闸，一展浚汶河、陶河上源以济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并利邳、宿，其二即开三州县淤沙及改挑白马湖也。皆命酌行。国维又浚淮、扬漕河三百馀里。当是时，河臣竭力补苴，南河稍宁，北河数浅阻。而河南守臣壅黄河以灌贼。河大决开封，下流日淤，河事益坏，未几而明亡矣。

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运河下 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皁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ＢＣ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1111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

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捻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

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

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耍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硃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

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ＢＧ1111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ＡＨ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阛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

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艘，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廕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硃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硃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瀕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

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鰲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母□已岛，自□母□已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蓥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硃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志第六十三 河渠五

○淮河 泇河 卫河 漳河 沁河 滹沱河 桑乾河 胶莱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经桐伯，其流始大。东至固始，入南畿颍州境，东合汝、颍诸水。经寿州北，肥水入焉。至怀远城东，涡水入焉。东经凤阳、临淮，濠水入焉。又经五河县南，而纳浍、沱、淙、潼诸水，势盛流疾。经泗州城南，稍东则汴水入焉。过龟山麓，益折而北，会洪泽、阜陵、泥墩、万家诸湖。东北至清河，南会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谓黄、淮交会之冲。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谓清江浦口。又东经淮安北、安东南而达於海。

永乐七年，决寿州，泛中都。正统三年，溢清河。天顺四年，溢凤阳。皆随时修筑，无钜害也。正德十二年，复决漕堤，灌泗州。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东云梯关入海，无旁溢患。迨与黄会，黄水势盛，夺淮入海之路，淮不能与黄敌，往往避而东。陈瑄凿清江浦，因筑高家堰旧堤以障之。淮、扬恃以无恐，而凤泗间数为害。嘉靖十四年用总河都御史刘天和言，筑堤卫陵，而高堰方固，淮畅流出清口，凤、泗之患弭。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复奏浚淮工竣，淮益无事。

至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高、宝、兴、盐为巨浸。而黄水蹑淮，且渐逼凤、泗。乃命建泗陵护城石堤二百馀丈，泗得石堤稍宁。於是，总漕侍郎吴桂芳言："河决崔镇，清河路淤。黄强淮弱，南徙而灌山阳、高、宝，请急护湖堤。"帝令熟计其便。给事中汤聘尹议请导淮入江。会河从老黄河奔入海，淮得乘虚出清口。桂芳以闻，议遂寝。

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言："高堰，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欲导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决，则浊流停滞，清口亦堙。河必决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凤、泗皆为巨浸。是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势也。"於是筑高堰堤，起武家墩，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不得东。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简、张福二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浅，且黄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筑堤捍之。使淮无所出，黄无所入，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然淮水虽出清口，亦西淫凤、泗。

八年，雨涝，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陈用宾以闻。给事中

王道成因言："黄河未涨，淮、泗间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泄。宜令河臣疏导堵塞之。"季驯言："黄、淮合流东注，甚迅驶。泗州冈阜盘旋，雨潦不及宣泄，因此涨溢。欲疏凿，则下流已深，无可疏；欲堵塞，则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驯相度，卒听之而已。十六年，季驯复为总河，加泗州护堤数千丈，皆用石。

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关以防内灌。於是，城中积水不泄，居民十九淹没，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然是时建义诸口数决，下灌兴、盐，淮患日棘矣。

泇河，二源。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东南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二泇河。南会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良城，至泇口镇，合蛤鳗、连汪诸湖。东会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东直河。东南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引泗合沂济运道，以避黄河之险，其议始於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於李化龙、曹时聘。

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硃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硃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言："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於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挖。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子所以资漕也。诚能捐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则黄河无虑壅决，茶城无虑填淤，二洪无虑艰险，运艘无虑漂损，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吕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有馀者也。臣以为开泇河便。"乃命都给事中侯于赵往会希挚及巡漕御史刘光国，确议以闻。于赵勘上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内，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馀里，无赖於泇，事在可已。惟徐、吕至直河上下二百馀里，河冲萧、砀则涸二洪，冲睢宁则淤邳河，宜开以避其害，约费百五十馀万金。特良城伏石长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性义岭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处既开，则丰、沛河决，必至灌入。宜先凿良城石，预修丰、沛堤防，可徐议兴功也。"部覆如其言，而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帝不阅，责于赵阻扰，然议亦遂寝。

二十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韩庄以泄湖水，泇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黄河决黄堌口南徙，徐、吕而下几断流。方议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建闸引水以通漕，而论者谓非永久之计。於是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皆谓当开泇河，工部覆议允行。帝命河漕官勘报，不果。二十八年，御史佴祺复请开泇河。工部覆奏云："用黄河为漕，利与害参用；泇河为漕，有利无害。但泇河之外，由微山、吕孟、周柳诸湖，伏秋水发虞风波，冬春水涸虞浅阻，须上下别凿漕渠，建闸节水。"从之。总河尚书刘东星董其事，以地多沙石，工艰未就。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以为言。御史张养志复陈开泇河之说有四：

一曰开黄泥湾以通入泇之径。邳州沂河口，入泇河门户也。进口六七里，有湖名连二汪，其水浅而阔，下多淤泥。欲挑浚则无岸可修，欲为坝埽则无基可筑。湖外有黄泥湾，离湖不远，地颇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约二十馀里，於此开一河以接泇口，引湖水灌之，运舟可直达泇口矣。

一曰凿万家庄以接泇口之源。万家庄，泇口迤北地也。与台家庄、侯家湾、良城诸处，皆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塊，极难为工。东星力凿成

河。但河身尚浅，水止二三尺，宜更凿四五尺，俾韩庄之水下接泇口，则运舟无论大小，皆沛然可达矣。

一曰浚支河以避微口之险。微山湖在韩庄西，上下三十馀里，水深丈馀。必探深浅，立标为向导，风正帆悬，顷刻可过，突遇狂飚，未免败没。今已傍湖开支河四十五里，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牵挽有路。当再疏浚，庶无漂溺之患。

其一则以万庄一带势高，北水南下，至此必速。请即其地建闸数座，以时蓄泄。诏速勘行。而东星病卒。御史高举献河漕三策，复及泇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覆言："泇河经良城、彭河、葛墟岭，石礓难凿，故口仅丈六尺，浅亦如之，当大加疏凿。其韩庄渠上接微山、吕孟，宜多方疏导，俾无淤浅。顺流入马家桥、夏镇，以为运道接济之资。"帝以泇河既有成绩，命河臣更挑浚。

三十年，工部尚书姚继可言泇河之役宜罢，乃止不治。未几，总河侍郎李化龙复议开泇河，属之直河，以避河险。工科给事中侯庆远力主其说，而以估费太少，责期太远，请专任而责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龙疏，言："开泇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主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硃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帝深善之，令速鸠工为久远之计。八月，化龙报分水河成，粮艘由泇者三之二。会化龙丁艰去，总河侍郎曹时聘代，上言颂化龙功。然是时，导河、浚泇，两工并兴，役未能竟。而黄河数溢，坏漕渠。给事中宋一韩遂诋化龙开泇之误，化龙愤，上章自辩。时聘亦力言泇可赖，因画善后六事以闻。部覆皆从其议。且言："泇开於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泇而废黄；漕利於泇成之后，亦不可因黄而废泇。两利俱存，庶几缓急可赖。"因请筑郗山堤，削顿庄嘴，平大泛口湍溜，浚猫儿窝等处之浅，建钜梁吴冲闸，增三市徐塘坝，以终泇河未就之功。诏如议。越数年，泇工未竟，督漕者复舍泇由黄。舟有覆者，迁徙黄、泇间，运期久逾限。

三十八年，御史苏惟霖疏陈黄、泇利害，请专力於泇，略言："黄河自清河经桃源，北达直河口，长二百四十里。此在泇下流，水平身广，运舟日行仅十里。然无他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历邳、徐达镇

口，长二百八十馀里，是谓黄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镇。其东自猫窝、泇沟达夏镇，止二百六十馀里，是谓泇河。东西相对，舍此则彼。黄河三四月间浅与泇同。五月初，其流汹涌，自天而下，一步难行。由其水挟沙而来，河口日高。至七月初，则浅涸十倍。统而计之，无一时可由者。溺人损舟，其害甚剧。泇河计日可达，终鲜风波，但得实心任事之臣，不三五年缺略悉补，数百年之利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亦言：“运道最险无如黄河。先年水出昭阳湖，夏镇以南运道冲阻，开氵加之议始决。避浅涩急溜二洪之险，聚诸泉水，以时启闭，通行无滞者六年。乃今忽欲舍泇由黄，致仓皇损坏粮艘。或改由大浮桥，河道淤塞，复还由泇。以故运抵湾迟，汲汲有守冻之虑，由黄之害略可见矣。顾泇工未竟，阔狭深浅不齐。宜拓广浚深，与会通河相等。重运空回，往来不相碍，回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无留行。岁捐水衡数万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然后循骆马湖北岸，东达宿迁，大兴畚锸，尽避黄河之险，则泇河之事讫矣。或谓泉脉细微，太阔太深，水不能有。不知泇源远自蒙、沂，近挟徐塘、许池、文武诸泉河，大率视济宁泉河略相等。吕公堂口既塞，则山东诸水总合全收，加以闸坝堤防，何忧不足？或谓直抵宿迁，此功迂而难竟，是在任用得人，综理有法耳。”疏入，不报。

明年，部覆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泇黄便宜疏》，言：“泇渠春夏间，沂、武、京河山水冲发，沙淤溃决，岁终当如南旺例修治。顾别无置水之地，势不得不塞泇河坝，令水复归黄流。故每年三月初，则开泇河坝，令粮艘及官民船由直河进。至九月内，则开召公坝，入黄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往来。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黄，此两利之道也。因请增驿设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隶猫窝浅，为沂下流，河广沙淤，不可以闸，最为泇患。宜西开一月河，以通沂口。凡水挟沙来，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则聚於洄伏之处，捞刷较易，而泇患少减矣。”俱报可，其后，无河遂为永利，但需补葺而已。然氵加势狭窄，冬春粮艘回空仍由黄河焉。

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鹭言：“无河属夏镇者有闸九座，属中河者止藉草坝。分司官议於直口等处建闸，请举行之。”诏从其议。崇祯四年，总漕尚书杨一鹏浚泇河。九年，总河侍郎周鼎奏重浚泇河成。久之，鼎坐决河防远戍。给事中沈胤培讼其修泇利运之功，得减论。

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新乡、汲县而东，至畿南浚县境，淇水入焉，谓之白沟，亦曰宿胥渎。宋、元时名曰御河。由内黄东出，至山东馆陶西，漳水合焉。东北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历德、

沧诸州，至青县南，合滹沱河。北达天津，会白河入海。所谓卫漕也。其河流浊势盛，运道得之，始无浅涩虞。然自德州下渐与海近，卑窄易冲溃。

初，永乐元年，沈阳军士唐顺言："卫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才五十里。若开卫河，而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运粮饷，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乃命廷臣议，未行。其冬，命都督佥事陈俊运淮安、仪真仓粮百五十万馀石赴阳武，由卫河转输北京。五年，自临清抵渡口驿决堤七处，发卒塞之。后宋礼开会通河，卫河与之合。时方数决堤岸，遂命礼并治之。礼言："卫辉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务堤筑，恐复溃决，劳费益甚。会通河抵魏家湾，与土河连，其处可穿二小渠以泄於土河。虽遇水涨，下流卫河，自无横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盖自卫河岸东北至旧黄河十有二里，而中间五里故有沟渠，宜开道七里，泄水入旧黄河，至海丰大沽河入海。"诏从之。

英宗初，永平县丞李祐请闭漳河以防患，疏卫河以通舟。从之。正统四年筑青县卫河堤岸。十三年从御史林廷举请，引漳入卫。十四年，黄河决临清四闸，御史钱清请浚其南撞圈湾河以达卫。从之。

景泰四年，运艘阻张秋之决。河南参议丰庆请自卫辉、胙城洎於沙门，陆挽三十里入卫，舟运抵京师。命漕运都督徐恭覆报，如其策。山东佥事江良材尝言："通河于卫有三便。古黄河自孟津至怀庆东北入海。今卫河自汲县至临清、天津入海，则犹古黄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黄河东北入海，宇宙全气所钟。河南徙，气遂迁转。今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导河入卫，以达天津，不独徐、沛患息，而京师形胜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丘，陆运抵淇门入卫。今导河注卫，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阴，顺流达卫。夏秋水迅，仍从徐、沛达临清，以北抵京师。且修其沟洫，择良有司任之，可以备旱涝，捍戎马，益起直隶、河南富强之势，便三。"詹事霍韬大然其画，具奏以闻。不行。

万历十六年，总督河漕杨一魁议引沁水入卫，命给事中常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言："卫河流塞，惟挽漳、引沁、辟丹三策。挽漳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势与沁同，而丹口既辟，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

崇祯十三年，总河侍郎张国维言："卫河合漳、沁、淇、洹诸水，北流抵临清，会闸河以济运。自漳河他徙，卫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议，建

而未行。宜导辉县泉源，且酌引漳、沁，辟丹水，疏通滏、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抚、按勘议以闻。”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长子曰浊漳，乐平曰清漳，俱东经河南临漳县，由畿南真定、河间趋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东馆陶西南五十里，与卫河合。洪武十七年，河决临漳，敕守臣防护。复谕工部，凡堤塘堰坝可御水患者，皆预修治。有司以黄、沁、漳、卫、沙五河所决堤岸丈尺，具图计工以闻。诏以军民兼筑之。永乐七年，决固安县贺家口。九年，决西南张固村河口，与滏阳河合流，下田不可耕。临漳主簿赵永中乞令灾户於漳河旁垦高阜荒地。从之。是年筑沁州及大名等府决堤。十三年，漳、滏并溢，漂没磁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广宗。洪熙元年，漳、滏并溢，决临漳三□家村等堤岸二十四处，发军民修筑。宣德八年复筑三□家村堤口。

正统元年，漳、滏并溢，坏临漳杜村西南堤。三年，漳决广平、顺德。四年，又决彰德。皆命修筑。十三年，御史林廷举言：“漳河自沁州发源，七十馀沟会而为一，至肥乡，堤岩逼隘，水势激湍，故为民患。元时分支流入卫河，以杀其势。永乐间堙塞，旧迹尚存，去广平大留村十八里。宜发丁夫凿通，置闸，遏水转入之，而疏广肥乡水道。则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卫河水增，便漕。”从之。漳水遂通於卫。

正德元年浚滏阳河。河旧在任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永年、曲周、平乡，至穆家口，会百泉等河北流。永乐间，漳河决而与合，二水每并为患。至景泰间，又合漳，冲曲周诸县，沿河之地皆筑堤备之。成化间，旧河淤，冲新店西南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亦筑堤备之。英宗时，漳已通卫。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弃滏堤不理。其后，漳水复入新河，两岸地皆没。任县民高旸等以为言，下巡抚官勘奏，言：“穆家口乃众河之委，当从此先，而并浚新旧河，令分流。漳、滏缺堤，以渐而筑。”从之。自此漳、滏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矣。

万历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言：“漳河决小屯，东经魏县、元城，抵馆陶入卫，为一变，其害小。决高家口，析二流於临漳之南北，俱至成安东吕彪河合流，经广平、肥乡、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县口方入漕河，为再变，其害大。滏水不胜漳，而今纳漳，则狭小不能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卫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则细缓不能卷沙泥，病涸而患在运。塞高家河口，导入小屯河，费少利多，为上策。仍回龙镇至小滩入卫，费钜害少，为中策。筑吕彪河口，固堤漳水，运道不资利，地方不罹害，为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议行之。直隶巡按佴祺亦请引

漳河。并下督臣，急引漳会卫，以图永济。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县绵山东谷。穿太行山，东南流三十里入河南境。饶河内县东北，又东南至武陟县，与黄河会而东注，达徐州以济漕。其支流自武陟红荆口，经卫辉入卫河。元郭守敬言："沁馀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卫之故迹也。

明初，黄河自荥泽趋陈、颍，径入於淮，不与沁合。乃凿渠引之，令河仍入沁。久之，沁水尽入黄河，而入卫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黄交会处也。永乐间，再决再筑。宣德九年，沁水决马曲湾，经获嘉至新乡，水深成河，城北又汇为泽。筑堤以防，犹不能遏。新乡知县许宣请坚筑决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从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复入於卫。正统三、四年间，武陟沁堤复再决再筑。十三年，黄河决荥泽，背沁而去。乃从武陟东宝家湾开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达淮。自后，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卫者渐淤。

景泰三年，佥事刘清言："自沁决马曲湾入卫，沁、黄、卫三水相通，转输颇利。今决口已塞，卫河胶浅。运舟悉从黄河，尝遇险阻。宜遣官浚沁资卫，军民运船视远近之便而转输之。"诏下巡抚集议。

明年，清复言："东南漕舟，水浅弗能进。请自荥泽入沁河，浚冈头百二十里以通卫河。且张秋之决，由沁合黄，势遂奔急。若引沁入卫，则张秋无患。"行人王晏亦言："开冈头置闸，分沁水，使南入黄，北达卫。遇涨则闭闸，漕可永无患。"并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核实以闻。明年，给事中何升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临清屯聚胶浅之舟，宜使从此入黄，度二旬可达淮。"诏竑及都御史徐有贞阅之。既而罢引沁河议。初，王晏请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争。吏部尚书王直请遣官行河，命侍郎赵荣同晏往。荣亦言不利，议乃寝。天顺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辉复请浚陈桥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长垣、曹州、钜野，以达漕河。诏按实以闻，未能行也。

弘治二年夏，黄河决埽头五处，入沁河。其冬，又决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一年，员外郎谢缉以黄河南决，恐牵沁水南流，徐、吕二洪必涸。请遏黄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议，明年漕运总兵官郭鋐上副使张鼐《引沁河议》，请於武陟木栾店凿渠抵荆隆口，分沁水入贾鲁河，由丁家道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即引沁水入渠，以济二洪之运。帝即令鼐理之。而曹县知县邹鲁又驳鼐议，谓引沁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无归，必漫田庐。若俟下流既通而始

塞之，水势捣虚，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於黄陵。且起木栾店至飞云桥，地以千里计，用夫百万，积功十年，未能必其成也。兖州知府龚弘主其说，因上言："鼐见河势南行，故建此议。但今秋水逆流东北，亟宜浚筑。"乃从河臣抚臣议，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鼐议卒罢。

至万历十五年，沁水决武陟东岸莲花池、金屹□当，新乡、获嘉尽淹没。廷议筑堤障之。都御史杨一魁言："黄河从沁入卫，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与俱南，卫水每涸。宜引沁入卫，不使助河为虐。"部覆言："沁入黄，卫入漕，其来已久。顷沁水决木栾莲花口而东，一魁因建此议。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卫辉府治卑於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不如坚筑决口，广辟河身'。"乃罢其议。

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己复言："嘉靖六年，河决丰、沛。胡世宁言：'沁水自红荆口分流入卫，近年始塞。宜择武陟、阳武地开一河，北达卫水，以备徐、沛之塞。'会盛应期主开新渠，议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栾店东决岸，奔流入卫，则世宁红荆口之说信矣。彼时守土诸臣塞其决口，筑以坚堤，仍导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卫浒，至今存也。请建石闸於堤，分引一支，由所决河道东流入卫。漕舟自邳溯河而上，因沁入卫，东达临清，则会通河可废。"帝命总河及抚、按勘议，不行。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泰戏山。循太行，掠晋、冀，逶迤而东，至武邑合漳。东北至青县岔河口入卫，下直沽。或云九河中所称徒骇是也。

明初，故道由藁城、晋州抵宁晋入卫，其后迁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势洪大。左右旁近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挟众流而溃，往往成巨浸。水落，则因其浅淤以为功。修堤浚流，随时补救，不能大治也。洪武间一浚。建文、永乐间，修武强、真定决岸者三。至洪熙元年夏，霪雨，河水大涨，晋、定、深三州，藁城、无极、饶阳、新乐、宁晋五县，低田尽没，而滹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山水复暴泛，冲坏堤岸，发军民浚之。正统元年溢献县，决大郭鼋窝口堤。四年溢饶阳，决丑女堤及献县郭家口堤，淹深州田百馀里，皆命有司修筑。十一年复疏晋州故道。

成化七年，巡抚都御史杨璇言："霸州、固安、东安、大城、香河、宝坻、新安、任丘、河间、肃宁、饶阳诸州县屡被水患，由地势平衍，水易潴积。而唐、滹沱、白沟三河上源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辄溃。官吏东西决放，以邻为壑。宜求故迹，随宜浚之。"帝即命璇董其事，水患稍

宁。至十八年，卫、漳、滹沱并溢，溃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决口八十六。因循者久之。

弘治二年修真定县白马口及近城堤三千九百馀丈。五年又筑护城堤二道。后复比年大水，真定城内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

嘉靖元年筑束鹿城西决口，修晋州紫城口堤。未几，复连岁被水。十年冬，巡按御史傅汉臣言："滹沱流经大名，故所筑二堤冲败，宜修复如旧。"乃命抚、按官会议。其明年，敕太仆卿何栋往治之，栋言："河发浑源州，会诸山之水，东趋真定，由晋州紫城口之南入宁晋泊，会卫河入海，此故道也。晋州西高南下，因冲紫城东溢，而束鹿、深州诸处遂为巨浸。今宜起藁城张村至晋州故堤，筑十八里，高三丈，广十之，植椿榆诸树。乃浚河身三十馀里，导之南行，使归故道，则顺天、真、保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於真定浚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导束鹿、武强、河间、献县诸水，循滹沱以出。皆从之。自后数十年，水颇戢，无大害。

万历九年，给事中顾问言："臣令任丘，见滹沱水涨，漂没民田不可胜纪。请自饶阳、河间以下水占之地，悉捐为河，而募夫深浚河身，坚筑堤岸，以图永久。"命下抚、按官勘议。增筑雄县横堤八里，任丘东堤二十里。

桑乾河，卢沟上源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乾。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舟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沣入漕河，曰卢沟河，亦曰浑河。河初过怀来，束两山间，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东，地平土疏，冲激震荡，迁徙弗常。《元史》名卢沟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上流在西山后者，盈涸无定，不为害。

嘉靖三十三年，御史宋仪望尝请疏凿，以漕宣、大粮。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进以大同缺边储，亦请"开桑乾河以通运道。自古定桥至卢沟桥务里村水运五节，七百馀里，陆运二节，八十八里。春秋二运，可得米二万五千馀石。且造浅船由卢沟达天津，而建仓务里村、青白口八处，以备拨运。"皆不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堤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乐七年，决固安贺家口。十年，坏卢沟桥及堤岸，没官田民庐，溺死人畜。洪熙元年，决东狼窝口。宣德三年，溃卢沟堤。皆发卒治之。六年，顺天府尹李庸言："永乐中，运河决新城，高从周口遂致淤塞。霸州桑圆里上下，每年水涨无所泄，漫涌倒流，北灌海子凹、牛栏佃，请亟修筑。"从之。七年，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务河道浅狭，张家湾西旧有浑河，请疏浚。"帝以役重止之。九年，决东狼窝口，命都督郑铭往筑。正统元年复命侍郎李庸修筑，并及卢沟桥小屯厂溃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沟、运河二水俱溢，决保定县安州堤五十馀处。复命庸治之，筑龙王庙南石堤。七年筑浑河口。八年筑固安决口。

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蒋恺言："城北草桥界河，上接浑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乐间，浑河改流，西南经固安、新城、雄县抵州，屡决为害。近决孙家口，东流入河，又东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请因其自然之势，修筑堤岸。"诏顺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年命侍郎杜谦督理卢沟河堤岸。弘治二年，决杨木厂堤，命新宁伯谭祐、侍郎陈政、内官李兴等督官军二万人筑之。正德元年筑狼窝决口。久之，下流支渠尽淤。

嘉靖十年从郎中陆时雍言，发卒浚导。三十四年修柳林至草桥大河。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礼言："卢沟东南有大河，从丽庄园入直沽下海，沙淀十馀里。稍东岔河，从固安抵直沽，势高。今当先浚大河，令水归故道，然后筑长堤以固之。决口地下水急，人力难骤施。西岸故堤绵亘八百丈，遗址可按，宜并筑。"诏从其请。明年旋工，东西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

万历十五年九月，神宗幸石景山，临观浑河。召辅臣申时行至幄次，谕曰："朕每闻黄河冲决，为患不常，欲观浑河以知水势。今见河流汹涌如此，知黄河经理倍难。宜饬所司加慎，勿以劳民伤财为故事。至选用务得人，吏、工二部宜明喻朕意。"

胶莱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自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平度州至掖县海仓口入海。议海运者所必讲也。元至元十七年，莱人姚演献议开新河，凿地三百馀里，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寻以劳费难成而罢。

明正统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浅，军卒穷年不休。往者江

南常海运，自太仓抵胶州。州有河故道接掖县，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部覆寝其议。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以马家墩数里皆石冈，议复寝。十七年，山东巡抚胡缵宗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惟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馀里。"命从其议。

至十九年，副使王献言："劳山之西有薛岛、陈岛，石砑林立，横伏海中，最险。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东，逾登抵莱，然后出直沽。考胶莱地图，薛岛西有山曰小竺，两峰夹峙。中有石冈曰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饶海之险。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今凿马壕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献乃於旧所凿地迤西七丈许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海波流汇，麻湾以通，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达於胶莱。逾年，复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势深阔，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馀里。时总河王以旂议复海运，请先开平度新河。帝谓妄议生扰，而献亦适迁去，於是工未变而罢。

三十一年，给事中李用敬言："胶莱新河在海运旧道西，王献凿马家壕，导张鲁、白、现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湾，即新河南口也，从海仓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馀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济。其当疏浚者百馀里耳，宜急开通。"给事中贺泾、御史何廷钰亦以为请。诏廷钰会山东抚、按官行视。既而以估费浩繁，报罢。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复请开浚，诏遣给事中胡槚会山东抚、按官议。槚言："献所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细流不足灌注。他若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皆潢污不深广。胶河虽有微源，地势东下，不能北引。诸水皆不足资。上源则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下流则浮沙易溃，不能持久。扰费无益。"巡抚梁梦龙亦言："献误执元人废渠为海运故道，不知渠身太长，春夏泉涸无所引注，秋冬暴涨无可蓄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滞而不通。"乃复报罢。

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复议海运，言："难海运者以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浚地百里，无高山长坂之隔，杨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综而计之，开

创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可开无疑。”乃命栻任其事。应节议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则胶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馀里，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费百万。诏切责栻，谓其以难词沮成事。会给事中光懋疏论之，且请令应节往勘。应节至，谓南北海口水俱深阔，舟可乘潮，条悉其便以闻。

山东巡抚李世达上言：“南海麻湾以北，应节谓沙积难除，徙古路沟十三里以避之。又虑南接鸭绿港，东连龙家屯，沙积甚高，渠口一开，沙随潮入，故复有建闸障沙之议。臣以为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沙又安从障也？北海仓口以南至新河闸，大率沙淤潮浅。应节挑东岸二里，仅去沙二尺，大潮一来，沙壅如故，故复有筑堤约水障沙之议。臣以为障两岸之沙则可耳，若潮自中流冲激，安能障也？分水岭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费千五百金。下多□冈□句石，掣水甚难。故复有改挑王家丘之议。臣以为吴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概多□冈□句石，费当若何？而舍此则又无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远，亦止及陈村闸、杨家圈，不能更进。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难恃也。河道纡曲二百里，张鲁、白、胶三水微细，都泊行潦，业已干涸。设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难恃也。元人开浚此河，史臣谓其劳费不赀，终无成功，足为前鉴。”巡按御史商为正亦言：“挑分水岭下，方广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数尺为□冈□句石，又下皆沙，又下尽黑沙，又下水泉涌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须挑深一丈。虽二百馀万，未足了此。”给事中王道成亦论其失。工部尚书郭朝宾覆请停罢。遂召应节、栻还说，罢其役。嗣是中书程守训，御史高举、颜思忠，尚书杨一魁相继议及之，皆不果行。

崇祯十四年，山东巡抚曾樱、户部主事邢国玺复申王献、刘应节之说。给内帑十万金，工未举，樱去官。十六年夏，尚书倪元璐请截渍粮由胶莱河转饷，自胶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岭，车盘岭脊四十里达於莱河，复用小船出海，可无岛礁漂损之患。山东副总兵黄廕恩献议略同。皆未及行。

志第六十四 河渠六

○直省水利

三代疆理水土之制甚详。自井田废，沟遂堙，水常不得其治，於是穿凿渠塘井陂，以资灌溉。明初，太祖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越二十七年，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乃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明年冬，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其恤民者至矣。嗣后有所兴筑，或役本境，或资邻封，或支官料，或采山场，或农隙鸠工，或随时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终明世水政屡修，可具列云。

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馀里。四年修兴安灵渠，为陡渠者三十六。渠水发海阳山，秦时凿，溉田万顷。马援葺之，后圮。至是始复。六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开上海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泾千二百馀丈，以通海船，且浚海盐澉浦。八年开登州蓬莱阁河。命耿炳文浚泾阳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馀里。九年修彭州都江堰。十二年，李文忠言："陕西病咸卤，请穿渠城中，遥引龙首渠东注。"从其请，甃以石。十四年筑海盐海塘。十七年筑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灌民田。十九年筑长乐海堤。二十三年修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馀丈，役夫二十五万人。四川永宁宣慰使言："所辖水道百九十滩，江门大滩八十二，皆被石塞。"诏景川侯曹震往疏之。二十四年修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馀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灌田数万顷。二十五年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由十字港抵沙子河胭脂坝四千三百馀丈，役夫三十五万九千馀人。二十七年浚山阳支家河，郁林州民言："州南北二江相去二十馀里，乞凿通，设石陡诸闸。"从之。二十九年修筑河南洛堤。复兴安灵渠。时尚书唐鐸以军兴至其地，图渠状以闻。请浚深广，通官舟以饷军。命御史严震直烧凿陡涧之石，饷道果通。三十一年，洪渠堰圮，复命耿炳文修治之。且浚渠十万三千馀丈。建文四年疏吴淞江。

永乐元年，修安陆京山汉水塌岸，章丘漯河东堤，高密、潍决岸，安阳河堤，福山护城决堤，浙江赭山江塘，馀干龙窟坝塘岸，临颍褚河决口，潍县白浪河堤，潜山、怀宁陂堰，高要青岐、罗婆圩，通州徐灶、食利等港，平遥广济渠，句容杨家港、王旱圩等堤，肇庆、凤翔遥头冈决岸，南阳高家、屯头二堰及沙、澧等河堤，夏县古河决口三十馀里。修筑和州保大等圩百二十余里，蓄水陡门九。浚昌邑河渠五所，凿

嘉定小横沥以通秦、赵二泾，浚昆山葫芦等河。

命夏原吉治苏、松、嘉兴水患，浚华亭、上海运盐河，金山卫闸及漕泾分水港。原吉言："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颇高，环以太湖，绵亘五百里。纳杭、湖、宣、歙溪涧之水，散注淀山诸湖，以入三泖。顷为浦港堙塞，涨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浚吴淞诸浦。按吴淞江袤二百馀里，广百五十馀丈，西接太湖，东通海，前代常疏之。然当潮汐之冲，旋疏旋塞。自吴江长桥抵下界浦，百二十馀里，水流虽通，实多窄浅。从浦抵上海南仓浦口，百三十馀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陆，氵艳沙游泥，难以施工。嘉定刘家港即古娄江，径入海，常熟白茆港径入江，皆广川急流。宜疏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其势分。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难浚。旁有范家浜，至南仓浦口径达海。宜浚深阔，上接大黄浦，达泖湖之水，庶几复《禹贡》"三江入海"之旧。水道既通，乃相地势，各置石闸，以时启闭。每岁水涸时，预修圩岸，以防暴流，则水患可息。"帝命发民丁开浚。原吉昼夜徙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二年，修泰州河塘万八千丈，兴化南北堤、泰兴沿江圩岸、六合瓜步等屯。浚丹徒通潮旧江，又修象山茭湖塘岸，海康、徐闻二县那隐坡、调黎等港堤岸，黄严混水等十五闸、六陡门，孟津河堤，分宜湖塘，武陟马田堤岸，香山竹径水陂，复兴安分水塘。兴安有江，源出海阳山。江中横筑石埭，分南北渠，溉民田甚溥。埭上叠石如鳞，以防冲溢。严震直撤石增埭，水迫无所泄，冲塘岸，尽趋北渠，南渠浅涩，民失利。至是修复如旧。

海门民请发淮安、苏、常民丁协修张墩港、东明港百馀里溃堤。帝曰："三郡民方苦水患，不可重劳。"遣官行视，以扬州民协筑之。当涂民言："慈湖濒江，上通宣、歙，东抵丹阳湖，西接芜湖。久雨浸淫，潮涨伤农，宜遣勘修筑。"帝从其请，且谕工部，安、徽、苏、松，浙江、江西、湖广，凡湖泊卑下，圩岸倾颓，亟督有司治之。夏原吉复奉命治水苏、松，尽通旧河港。又浚苏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顾浦、陆皎浦、尤泾、黄泾共二万九千馀丈，松江大黄浦、赤雁浦、范家浜共万二千丈，以通太湖下流。

先是，修含山崇义堰。未几，和州民言："铜城闸上抵巢湖，下扬子江，决圩岸七十馀处，乞修治。"其吏目张良兴又言："水淹麻、澧二湖田五万馀顷，宜筑圩埂，起桃花桥，讫含山界三十里。"俱从之。

三年，修上虞曹娥江坝埂，温县驮坞村堤堰四千馀丈，南海卫莲塘、四会县鸦鹊水等堤岸，无为州周兴等乡及鹰扬卫乌江屯江岸。筑昌黎及历城小清河决堤，应天新河口北岸，从大胜关抵江东驿三千三百丈。浚海州北旧河，上通高桥，下接临洪场及山阳运盐河十八里。

四年，修筑宣城十九圩，丰城穆湖圩岸，石首临江万石堤，溧水决圩。修怀宁斗潭河、彭滩圩岸，顺天固安，保定荆岱，乐亭鲁家套、社河口，吉水刘家塘、云陂，江都刘家圩港。筑湖广广济、武家穴等江岸。新建石头冈圩岸、江浦沿江堤。开泰州运盐河、普定秦潼河、西溪南仪阡三处河口，导流兴化、盐城界入海。浚常熟福山塘三十六里。

五年，修长洲、吴江、昆山、华亭、钱塘、仁和、嘉兴堤岸，馀姚南湖坝，筑高要银冈、金山等溃堤，溉田五百馀顷。治杭州江岸之沦者。六年浚浙江平阳县河。七年修安陆州渲马滩决岸、海盐石堤，筑泰兴拦江堤三千九百馀丈。且浚大港北淤河，抵县南，出大江，四千五百馀丈。八年修丹阳练湖塘，汝阳汝河堤岸，南陵野塘圩、蚌荡坝，松滋张家坑、何家洲堤岸，平度州潍水、浮糠河决口百十二，堤堰八千馀丈，吴江石塘官路桥梁。

九年，修安福丁陂等塘堰，安仁铙家陂、寿光堤，安陆京山景陵圩岸，长乐官塘，长洲至嘉兴石土塘桥路七十馀里，泄水洞百三十一处，监利车水堤四千四百馀丈，高安华陂屯陂堤，仁和、海宁、海盐土石塘岸万馀丈。筑沂州沭河口决岸，并瀹述阳述河。。筑直隶新城张村等口决堤，仁和黄濠塘岸三百馀丈，孙家围塘岸二十馀里。浚潍县干丹河、定襄故渠六十三里，引滹沱水灌田六百馀顷。疏福山官渠，浚江阴青阳河道，邹平白条沟河三十馀里。

丽水民言："县有通济渠，截松阳、遂昌诸溪水入焉。上、中、下三源，流四十八派，溉田二千馀顷。上源民泄水自利，下源流绝，沙壅渠塞。请修堤堰如旧。"部议从之。齐东知县张升言："小清河洪水冲决，淹没诸盐场及青州田。请浚上流，修长堤，使水行故道。"皇太子遣官经理之。鄜州民言："洛水横决而西，冲塌州城东北隅。请浚故道，循州东山麓南流。"从之。

十年，修浙江平阳捍潮堤岸，黄梅临江决岸百二十馀里，海门捍潮堤百三十里。筑新会圩岸二千馀丈，献县、饶阳恭俭等岸，安丘红河决岸，安州直亭等河决口八十九，华容、安津等堤决口四十六。浚上海蟠龙江、潍县白浪河。北京行太仆卿杨砥言："吴桥、东光、兴济、交河及

天津等卫屯田，雨水决堤伤稼。德州良店驿东南二十五里有黄河故道，与州南土河通。穿渠置闸，分杀水势，大为民便。”命侍郎兰芳往理之。

十一年，修芜湖陶辛、政和二圩，保定、文安二县河口决岸五十四，应天新河圩岸，天长福胜、戚家庄二塘，荥泽大滨河堤。浚昆山太平河。十二年修凤阳安丰塘水门十六座及牛角坝、新仓铺塌岸，武陟郭村、马曲堤岸，聊城龙湾河，濮州红船口，范县曹村河堤岸。筑三河决堤。浚海州官河二百四十里。解州民言：“临晋涑水河逆流，决姚暹渠堰，入砂地，淹民田，将及盐池。”寻又言：“硝池水溢，决豁口，入盐池。”以涑水渠、姚暹渠并流，故命官修筑如其请。

十三年，修兴济决岸、南京羽林右卫刁家圩屯田堤。吴江县丞李升言：“苏、松水患，太湖为甚，急宜泄其下流。若常熟白茆诸港，昆山千墩等河，长洲十八都港汊，吴县、无锡近湖河道，皆宜循其故迹，浚而深之。乃修蔡泾等闸，候潮来往，以时启闭。则泛滥可免，而民获耕种之利。”从之。十五年修固安孙家口及临漳固冢堤岸。十六年，修魏县决岸。

十七年，萧山民言：“境内河渠四十五里，溉田万顷，比年淤塞。乞疏浚，仍置闸钱清小江坝东，庶旱潦无忧。”山东新城民言：“县东郑黄沟源出淄川，下流壅沮，霖潦妨农。陈家庄南有乾河，上与沟接，下通乌江，乞浚治。”并从之。十八年，海宁诸县民言：“潮没海塘二千六百馀丈，延及吴家等坝。”通政岳福亦言：“仁和、海宁坏长降等坝，沦海千五百馀丈。东岸赭山、严门山、蜀山旧有海道，淤绝久，故西岸潮愈猛。乞以军民修筑。”并从之。明年修海宁等县塘岸。

二十一年，修嘉定抵松江潮圮圩岸五千馀丈、交耻顺化卫决堤百馀丈。文水民言：“文谷山常稔渠分引文谷河流，袤三十馀里，灌田。今河溃泄水。”从其奏，葺治之。二十二年，修临海广济河闸。

洪熙元年修黄岩滨海闸坝。视永乐初，增府判一员，专其事。修献县、饶阳恭俭堤及窑堤口。

宣德二年，浙江归安知县华嵩言：“泾阳洪渠堰溉五县田八千四百馀顷。洪武时，长兴侯耿炳文前后修浚，未久堰坏。永乐间，老人徐龄言於朝，遣官修筑，会营造不果。乞专命大臣起军夫协治。”从之。三年修灌县都江等堰四十四。临海民言：“胡嶲诸闸潴水灌田，近年闸坏而金鳌、大浦、湖涞、举屿等河遂皆壅阻，乞为开筑。”帝曰：“水利急务，

使民自诉於朝，此守令不得人尔。”命工部即饬郡县秋收起工。仍诏天下：“凡水利当兴者，有司即举行，毋缓视。”

巡按江西御史许胜言：“南昌瑞河两岸低洼，多良田。洪武间修筑，水不为患。比年水溢，岸圮二十馀处。丰城安沙绳湾圩岸三千六百馀丈，永乐间水冲，改修百三十馀丈。近者久雨，江涨堤坏。乞敕有司募夫修理。”中书舍人陆伯伦言：“常熟七浦塘东西百里，灌常熟、昆山田，岁租二十馀万石。乞听民自浚之。”皆诏可。

四年，修献县柳林口堤岸。潜江民言：“蚌湖、阳湖皆临襄河，水涨岸决，害荆州三卫、荆门、江陵诸州县官民屯田无算。乞发军民筑治。从之。福清民言：“光贤里官民田百馀顷，堤障海水。堤坏久，田尽荒。永乐中，尝命修治，迄今未举，民不得耕。”帝责有司亟治，而谕尚书吴中严饬郡邑，陂池堤堰及时修浚，慢者治以罪。

五年，巡抚侍郎成均言：“海盐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馀丈，水啮其石，皆已刓敝。议筑新石於岸内，而存其旧者以为外障。乞如洪武中令嘉、严、绍三府协夫举工。”从之。

六年，修浏阳、广济诸县堤堰，丰城西北临江石堤及西南七圩坝，石首临江三堤。浚馀姚旧河池。巡抚侍郎周忱言：“溧水永丰圩周围八十馀里，环以丹阳、石臼诸湖。旧筑埂坝，通陟门石塔，农甚利之。今颓败，请葺治。”教谕唐敏言：“常熟耿泾塘，南接梅里，通昆承湖，北达大江。洪武中，浚以溉田。今壅阻，请疏导。”并从之。

七年，修眉州新津通济堰。堰水出彭山，分十六渠，溉田二万五千馀亩。河东盐运使言：“盐池近地姚暹河，流入五星湖转黄流河，两岸洼下。比岁雨溢水涨，冲至解州。浪益急，遂溃南岸，没民田三十馀里，盐池护堤皆坏。复因下流涑水河高，壅淤逆流，姚暹以决。乞起民夫疏瀹。”从之。苏州知府况钟言：“苏、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庞山、阳城、沙湖、昆承、尚湖。永乐初，夏原吉浚导，今复淤。乞遣大臣疏浚。”乃命周忱与钟治之。是岁，汾河骤溢，败太原堤。镇守都司李谦、巡按御史徐杰以便宜修治，然后驰奏。帝嘉奖之。

八年，葺湖广偏桥卫高陂石洞，完县南关旧河。复和州铜城堰闸。修安阳广惠等渠，磁州滏阳河、五爪济民渠。九年修江陵枝江沿江堤岸。筑蓟州决岸。毁苏、松民私筑堤堰。十年筑海盐潮决海塘千五百馀丈。主事沈中言：“山阴西小江，上通金、严，下接三江海口，引诸暨、

浦江、义乌诸湖水以通舟。江口近淤，宜筑临浦戚堰障诸湖水，俾仍出小江。”诏部覆夺。

正统元年，修吉安沿江堤。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决堤。浚陕西西安灞桥河。二年筑蠡县王家等决口。修新会鸾台山至瓦塘浦颓岸，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潜江、监利近江决堤。又修湖广老龙堤，以为汉水所溃也。三年疏泰兴顺德乡三渠，引湖溉田；潞州永禄等沟渠二十八道，通於漳河。四年修容城杜村口堤。设正阳门外减水河，并疏城内沟渠。荆州民言：“城西江水高城十馀丈，霖潦坏堤，水即灌城。请先事修治。”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言：“镇有五渠，资以行溉，今明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久塞。请用夫四万疏浚，溉芜田千三百馀顷。”并从之。

五年，修太湖堤，海盐海岸，南京上中下新河及济川卫新江口防水堤，漷县、南宫诸堤。筑顺天、河间及容城杜村口、郎家口决堤。塞海宁蛎岩决堤口。浚盐城伍祐、新兴二场运河。初，溧水有镇曰广通，其西固城湖入大江，东则三塔堰河入太湖。中间相距十五里，洪武中凿以通舟。县地稍ＡＨ，而湖纳宁国、广德诸水，遇潦即溢，乃筑坝於镇以御之，而堰水不能至坝下。是岁，改筑坝於叶家桥。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苏、松船皆由以达，沙石壅塞，因并浚之。山阳泾河坝，上接漕河，下达盐城，旧置绞关以通舟，岁久且敝，又恐盗泄水利，遂筑塞河口。是岁，从民请，修坝并复绞关。

六年，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并浚京城西南河。筑丰城沙月诸河堤、芜湖陶辛圩新埂。浚海宁官河及花塘河、硖石桥塘河，筑瓦石堰二所。疏南京江洲，杀其水势，以便修筑塌岸。高邮知州韩简言：“官河上下二闸皆圮，河亦不通，且子婴沟塞，减水阴洞闭，致旱涝无所济。俱乞浚治。”诏部核实以行。

七年，修江西广昌江岸、萧山长山浦海塘、彭山通济堰。筑南京浦子口、大胜关堤，九江及武昌临江塌岸。浚江陵、荆门、潜江淤沙三十馀里。八年修兰溪卸桥浦口堤，弋阳官陂三所。浚南京城河。

九年，修德州耿家湾等堤岸、杞县离沟堤。筑容城杜村堤决口。易上虞菱湖土坝为石闸。挑无锡里谷、苏塘、华港、上村、李走马塘诸河，东南接苏州苑山湖塘，北通扬子江，西接新兴河，引水灌田。浚杞县牛墓冈旧河，武进太平、永兴二河。疏海盐永安河，茶市院新泾、陶泾塘诸河。都御史陈镒言：“朝邑多沙鹾，难耕。县治洛河，与渭水通，

请穿渠灌之。”新安民言：“城南长沟河，西通徐、漕二水，东连雄县直沽，沙土淤塞，请发丁夫疏浚。”海阳民萧瑶言：“县有长溪，源出山麓，流抵海口，周袤潮郡，故登隆等都俱置沟通溉。惟隆津等都陆野绝水，岁旱无所赖。乞开沟如登隆。”长乐民刘彦梁言：“严湖二十馀里，南接稠菴溪，西通倒流溪，可备旱溢。又有张塘涵、塘前涵、大塘涵、陈塘港，其利如严湖。乞令有司疏浚。”广济民言：“县与邻邑黄梅，岁运粮三万石於望牛墩。小车盘剥，不堪其劳。连城湖港廖家口有沟抵墩前，淤浅不能行船。请与黄梅合力浚通，以便水运。”并从之。

十一年，修洞庭湖堤。筑登州河岸。浚通州金沙场八里河，以通运渠。任丘民言：“凌城港去县二十五里，内有定安桥河，北十八里通流，东七里沙塞。宜疏通与港相接。入直沽张家湾。”巡抚周忱言：“应天、镇江、太平、宁国诸府，旧有石臼等湖。其中沟港，岁办鱼课。其外平圩浅滩，听民牧放孳畜、采掘菱藕，不许种耕。故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遇泛溢，害即及民，宜悉禁革。”并从之。

十二年，疏平度州大湾口河道，荆州公安门外河，以便公安、石首诸县输纳。浙江听选官王信言：“绍兴东小江，南通诸暨七十二湖，西通钱塘江。近为潮水涌塞，江与田平，舟不能行，久雨水溢，邻田辄受其害。乞发丁夫疏浚。”从之。

十三年，筑宁夏汉、唐坝决口。疏山西涑水河、南海县通海泉源。凿宣府城濠，引城北山水入南城大河。湖广五开卫言：“卫与苗接，山路峻险。去卫三十里有水通靖州江，乱石沙滩，请疏以便输运。”云南邓川州言：“本州民田与大理卫屯田接壤湖畔，每岁雨水沙土壅淤，禾苗淹没。乞命州卫军民疏治。”并从之。

十四年，浚南海潘埇堤岸，置水闸。和州民言：“州有姥镇河，上通麻、澧二湖，下接牛屯大河，长七十里许，广八丈。又有张家沟，连铜城闸，通大江，长减姥镇之半，广如之，灌溉降福等七十馀圩及南京诸卫屯田，近年河溃闸圮，率皆淤塞。请兴役疏浚，仍於姥镇、丰山嘴、叶公坡各建闸以备旱涝。”从之。

景泰元年，筑丹阳甘露等坝。二年修玉河东、西堤。浚安定门东城河，永嘉三十六都河，常熟顾新塘，南至当湖，北至扬子江。三年修泰和信丰堤。筑延安、绥德决河，绵州西岔河通江堤岸。浚常熟七浦塘，剑州海子。疏孟渎河浜泾十一。工部言：“海盐石塘十八里，潮水冲决，

浮土修筑，不能久。”诏别筑石塘捍之。

四年，浚江阴顺塘河十馀里，东接永利仓大河，西通夏港及扬子江。云南总兵官沐璘言：“城东有水南流，源发邵甸，会九十九泉为一，抵松花坝分为二支：一绕金马山麓，入滇池；一从黑窑村流至云泽桥，亦入滇池。旧於下流筑堰，溉军民田数十万顷，霖潦无所泄。请令受利之家，自造石闸，启闭以时。”报可。五年疏灵宝黎园庄渠，通鸿泸涧，溉田万顷。六年浚华容杜预渠，通运船入江，避洞庭险。修容城白沟河杜村口、固安杨家等口决堤。

七年，尚书孙原贞言：“杭州西湖旧有二闸，近皆倾圮，湖遂淤塞。按宋苏轼云‘杭本江海故地，水泉碱苦。自唐李泌引湖水入城为六井，然后井邑日富，不可许人佃种。’周淙亦言：‘西湖贵深阔。’因招兵二百，专一捞湖。其后，豪户复请佃，湖日益填塞，大旱水涸。诏郡守赵与亹开浚，芰荷茭荡悉去，杭民以利。此前代经理西湖大略也。其后，势豪侵占无已，湖小浅狭，闸石毁坏。今民田无灌溉资，官河亦涩阻。乞敕有司兴浚，禁侵占以利军民。”从之。

天顺二年，修彭县万工堰，灌田千馀顷。五年，佥事李观言：“泾水出泾阳仲山谷，道高陵，至栎阳入渭，袤二百里。汉开渠溉田，宋、元俱设官主之。今虽有瓠口郑、白二渠，而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利。”乃命有司浚之。

八年，永平民言：“漆河绕城西南流入海，城趾皆石，故水不能决。其馀则沙土易溃，前人於东北筑土堤，西南甓岸。今岁久日塌，宜作堤於东流，横以激之，使合西流，庶无荡析患。”都御史项忠言：“泾阳之瓠口郑、白二渠，引泾水溉田数万顷，至元犹溉八千顷。其后渠日浅，利因以废。宣德初，遣官修凿，亩收四三石。无何复塞，渠旁之田，遇旱为赤地。泾阳、醴泉、三原、高陵皆患苦之。昨请於泾水上源龙潭左侧疏浚，讫旧渠口，寻以诏例停止。今宜毕其役。西安城西井泉碱苦，饮者辄病。龙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筑不易，且利止及城东。西南阜河去城一舍许，可凿，令引水与龙首渠会，则居民尽利。”邳州知州孟琳言：“榆行诸社俱临沂河，久雨岸崩二十八处，低田尽淹。乞与修筑。并从之。

成化二年，修寿州安丰塘。四年，疏石州城河。六年，修平湖周家泾及独山海塘。七年，潮决钱塘江岸及山阴、会稽、萧山、上虞，乍浦、沥海二所，钱清诸场。命侍郎李颙修筑。八年，堤襄阳决岸。十

年，廷臣会议：江浦北城圩古沟，北通滁河浦子口；城东黑水泉古沟，南入大江。二沟相望，冈垅中截。宜凿通成河，旱引涝泄。从之。

十一年，浚杭州钱塘门故渠，左属涌金门，建桥闸以蓄湖水。巡抚都御史牟俸言："山东小清河，上接济南趵突诸泉，下通乐安沿海高家港盐场。大清河，上接东平坎河诸泉，下通滨州海丰、利津，沿海富国盐场。淤塞，苦盘剥，雨水又患淹没。劝农参政唐虞浚河造闸，请令兼治水利。"诏可。

十二年，巡按御史许进言："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几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於势豪。宜设官专理。"诏屯田佥事兼之。

十四年，俸言："直隶苏、松与浙西各府，频年旱涝，缘周环太湖，乃东南最洼地，而苏、松尤最下之冲。故每逢积雨，众水奔溃，湖泖涨漫，淹没无际。按太湖即古震泽，上纳嘉、湖、宣、歙诸州之水，下通娄、东、吴淞三江之流，东江今不复见，娄、淞入海故迹具存。其地势与常熟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导太湖入江海，使民无垫溺，而土可耕种，历代开浚具有成法。本朝亦常命官修治，不得其要。而滨湖豪家尽将淤滩栽莳为利。治水官不悉利害，率於泄处置石梁，壅土为道，或虑盗船往来，则钉木为栅。以致水道堙塞，公私交病。请择大臣深知水利者专理之，设提督水利分司一员随时修理，则水势疏通，东南厚利也。"帝即令俸兼领水利，听所浚筑。功成，乃专设分司。

十五年，修南京内外河道。十八年，浚云南东西二沟，自松华坝黑龙潭抵西南柳坝南村，灌田数万顷。修居庸关水关、城券及隘口水门四十九，楼铺、墩台百二。二十年，修嘉兴等六府海田堤岸，特选京堂官往督之。二十二年，浚南京中下二新河。

弘治三年，从巡抚都御史丘鼐言，设官专领灌县都江堰。六年，敕抚民参政硃瑄浚河南伊、洛，彰德高平、万金，怀庆广济，南阳召公等渠，汝宁桃陂等堰。

七年，浚南京天、潮二河，备军卫屯田水利。七月命侍郎徐贯与都御史何鉴经理浙西水利。明年四月告成。贯初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随。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贯乃令苏州通判张旻疏各河港水，潴之大坝。旋开白茆港沙面，乘潮退，决大坝水冲激之，沙泥刷尽。潮水荡激，日益阔深，水达海无阻。又令浙江参政周季麟修嘉兴旧堤三十馀里，易之以石，增缮湖州长兴堤岸七十馀里。贯乃上言："东南财赋所出，而水患

为多。永乐初，命夏原吉疏浚。时以吴淞江氵艳沙浮荡，未克施工。迨今九十馀年，港浦愈塞。臣督官行视，浚吴江长桥，导太湖散入氵殿山、阳城、昆承等湖泖。复开吴淞江并大石、赵屯等浦，泄氵殿山湖水，由吴淞江以达於海。开白茆港白鱼洪、鲇鱼口，泄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开斜堰、七铺、盐铁等塘，泄阳城湖水，由七丫港以达於海。下流疏通，不复壅塞。乃开湖州之漤泾，泄西湖、天目、安吉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开常州之百渎，泄溧阳、镇江、练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开诸陡门，泄漕河之水，由江阴以入於大江。上流亦通，不复堙滞。”是役也，修浚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百三十五道，役夫二十馀万，祝萃之功多焉。

巡抚都御史王珣言：“宁夏古渠三道，东汉、中唐并通。惟西一渠傍山，长三百馀里，广二十馀丈，两岸危峻，汉、唐旧迹俱堙。宜发卒浚凿，引水下流。即以土筑东岸，建营堡屯兵以遏寇冲。请帑银三万两，并灵州六年盐课，以给其费。”又请於灵州金积山河，开渠灌田，给军民佃种。并从之。

十八年，修筑常熟塘坝，自尚湖口抵江，及黄、泗等浦，新庄等沙三十馀处。浚杭州西湖。

正德七年，修广平滏阳河口堤岸。十四年浚南京新江口右河。十五年，御史成英言：“应天等卫屯田在江北滁、和、六合者，地势低，屡为水败。从金城港抵浊河达乌江三十馀里，因旧迹浚之，则水势泄而屯田利。”诏可。

嘉靖元年，筑浚束鹿、肥乡、献、魏堤渠。初，苏、松水道尽为势家所据。巡抚李充嗣画水为井地，示开凿法，户占一区，计工刻日。造浚川爬，用巨筏数百，曳木齿，随潮进退，击汰泥沙。置小艇百馀，尾铁帚以导之。浚故道，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帝嘉其劳，赉以银币。二年，修德胜门东、朝阳门北城垣河道，筑仪真、江都官塘五区。

十年，工部郎中陆时雍言：“良乡卢沟河，涿州琉璃、胡良二河，新城、雄县白沟河，河间沙河，青县滹沱河，下流皆淤。宜以时浚，使达於海。”诏巡抚议之。

十一年，太仆卿何栋勘畿封河患有二。一论滹沱河。其一言：“真定鸭、沙、磁三河，俱发源五台。会诸支水，抵唐河兰家圈，合流入河

间。东南经任丘、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河间东南高，东北下，故水决兰家口，而肃宁、新安皆罹其害。宜筑决口，浚故道。涿州胡良河，自拒马分流，至州东入浑河。良乡琉璃河，发源磁家务，潜入地中，至良乡东入浑河。比者浑河壅塞，二河不流。然下流淤沙仅四五里，请亟浚之。”部覆允行。

郎中徐元祉受命振灾，上言：“河本以泄水，今反下壅；淀本以潴水，今反上溢。故畿辅常苦水，顺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於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间全受其害。弘、正间，尝筑长堤，排决口，旋即溃败。今惟疏浚可施，其策凡六。一浚本河，俾河身宽邃。九河自山西来者，南合滹沱而不侵真定诸郡，北合白沟而不侵保定诸郡。此第一义也。一浚支河。令九河之流，经大清河，从紫城口入；经文都村，从涅槃口入；经白洋淀，从兰家口入；经章哥ＡＨ，从杨村河入。直遂以纳细流，水力分矣。一浚决河。九河安流时，本支二河可受，遇涨则岸口四冲。宜每冲量存一口，复浚令合成一渠，以杀湍急，备淫溢。一浚淀河。令淀淀相通，达於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泄。一浚淤河。九河东逝，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据曲防者抵罪。一浚下河。九河一出青县，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於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渐有成效，然后次第举行，庶减诸郡水害。”帝嘉纳之。

明年，香河郭家庄自开新河一道，长百七十丈，阔五十丈，近旧河十里馀。诏河官亟缮治。

十三年，巡抚都御史周金言：“兰家圈决口，塞之则东溢，病河间；不塞则东流渐淤，病保定。宜存决口而浚广新河，使水东北平流，无壅涸患。”从之。

二十四年，浚南京后湖。初，胡体乾按吴，以松江泛溢，进六策：“曰开川，曰浚湖，曰杀上流之势，曰决下流之壑，曰排潮涨之沙，曰立治田之规。是年，吕光洵按吴，复奏苏、松水利五事：

一曰广疏浚以备潴泄。三吴泽国，西南受太湖诸泽，水势尤卑。东北际海，冈陇之地，视西南特高。高苦旱，卑苦涝。昔人於下流疏为塘浦，导诸湖水北入江，东入海，又引江潮流衍於冈陇外。潴泄有法，水旱无患。比来纵浦横塘，多堙不治，惟黄浦、刘河二江颇通。然太湖之水源多势盛，二江不足以泄之。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以资灌溉。於是高下俱病，岁常告灾。宜先度要害，於氵殿山等茭芦地，导太湖水散入阳城、昆承、三泖等湖。又开吴淞江及大石、赵屯等浦，泄淀山之水以

达於海。浚白茆、鲇鱼诸口，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开七浦、盐铁等塘，泄阳城之水以达於江。又导田间之水，悉入小浦，以纳大浦，使流者皆有所归，潴者皆有所泄。则下流之地治，而涝无所忧矣。乃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顾浦、吴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昆山之东，浚许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浚臧村等港以溉金坛，浚澡港等河以溉武进。凡陇冈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广，使复其旧。则上流之地亦治，而旱无所忧矣。此三吴水利之经也。

一曰修圩岸以固横流。苏、松、常、镇东南下流，而苏、松又常、镇下流，易潴难泄。虽导河浚浦引注江海，而秋霖泛涨，风涛相薄，则河浦之水逆行田间，冲啮为患。宋转运使王纯臣尝令苏、湖作田塍御水，民甚便之。司农丞郏亦云："治河以治田为本。"故老皆云，前二三十年，民间足食，因馀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无暇修缮，故田圩渐坏，岁多水灾。合敕所在官司专治圩岸。岸高则田自固，虽有霖涝，不能为害。且足制诸湖之水咸归河浦中，则不待决泄，自然湍流。而冈陇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亩引以资灌溉，不特利於低田而已。

一曰复板闸以防污氵殿。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潮急，以故沙随浪涌，其势易淤。昔人权其便宜，去江海十里许夹流为闸，随潮启闭，以御淤沙。岁旱则长闭以蓄其流，岁涝则长启以宣其溢，所谓置闸有三利，盖谓此也。近多堙塞，惟常熟福山闸尚存。故老以为河浦入海之地，诚皆置闸，自可历久不壅。

一曰量缓急以处工费。

一曰重委任以责成功。

诏悉如议。光洵因请专委巡抚欧阳必进。从之。二十六年，给事中陈斐请仿江南水田法，开江北沟洫，以祛水患，益岁收。报可。

三十八年，总督尚书杨博请开宣、大荒田水利。从之。巡抚都御史翁大立言："东吴水利，自震泽浚源以注江，三江导流以入海，而苏州三十六浦，松江八汇，毘陵十四渎，共以节宣旱涝。近因倭寇冲突，汊港之交，率多钉栅筑堤以为捍御，因致水流停潴，淤滓日积。渠道之间，仰高成阜。且具区湖泖，并水而居者杂莳茭芦，积泥成荡，民间又多自起圩岸。上流日微，水势日杀。黄浦、娄江之水又为舟师所居，下流亦淤。海潮无力，水利难兴，民田渐硗。宜於吴淞、白茆、七浦等处造成石闸，启闭以时。挑镇江、常州漕河深广，使输挽无阻，公私之利

也。”诏可。

四十二年，给事中张宪臣言：“苏、松、常、嘉、湖五郡水患叠见。请浚支河，通潮水；筑圩岸，御湍流。其白茆港、刘家河、七浦、杨林及凡河渠河荡壅淤沮洳者，悉宜疏导。”帝以江南久苦倭患，民不宜重劳，令酌浚支河而已。四十五年，参政凌云翼请专设御史督苏、松水利。诏巡盐御史兼之。

隆庆三年，开湖广竹筒河以泄汉江。巡抚都御史海瑞疏吴淞江下流上海淤地万四千丈有奇。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明年春，瑞言：“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北止白茆，中止刘河。刘河通达无滞，吴淞方在挑疏。土人请开白茆，计浚五千馀丈，役夫百六十四万馀。”又言：“吴淞役垂竣，惟东西二坝未开。父老皆言昆山夏驾口、吴江长桥、长洲宝带桥、吴县胥口及凡可通流下吴淞者，逐一挑毕，方可开坝。”并从之。是年筑海盐海塘。越四年，从巡抚侍郎徐栻议，复开海盐秦驻山，南至澉浦旧河。

万历二年，筑荆州采穴，承天泗港、谢家湾诸决堤口。复筑荆、岳等府及松滋诸县老垸堤。

四年，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言：“三吴水势，东南自嘉、秀沿海而北，皆趋松江，循黄浦入海；西北自常、镇沿江而东，皆趋江阴、常熟。其中太湖潴蓄，汇为巨浸，流注庞山、渎墅、淀山、三泖，阳城诸湖。乃开浦引湖，北经常熟七浦、白茆诸港入於江，东北经昆山、太仓穿刘家河，东南通吴淞江、黄浦，各入於海。诸水联络，四面环护，中如仰盂。杭、嘉湖、常、镇势绕四隅，苏州居中，松江为诸水所受，最居下。乞专设水利佥事以裨国计。”部议遣御史董之。

六年，巡抚都御史胡执礼请先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先是，巡按御史林应训言：

“苏、松水利在开吴淞江中段，以通入海之势。太湖入海，其道有三：东北由刘河，即古娄江故道；东南由大黄浦，即古东江遗意；其中为吴淞江，经昆山、嘉定、青浦、上海，乃太湖正脉。今刘河、黄浦皆通，而中江独塞者，盖江流与海潮遇，海潮浑浊，赖江水迅涤之。刘河独受巴、阳诸湖，又有新洋江、夏驾浦从旁以注；大黄浦总会杭、嘉之水，又有淀山、泖荡从上而灌。是以流皆清驶，足以敌潮，不能淤也。

惟吴淞江源出长桥、石塘下，经庞山、九里二湖而入。今长桥、石塘已堙，庞山、九里复为滩涨，其来已微。又有新洋江、夏驾浦掣其水以入刘河，势乃益弱，不能胜海潮汹涌之势而涤浊浑之流，日积月累，淤塞仅留一线。水失故道，时致淫滥。支河小港，亦复壅滞。旧熟之田，半成荒亩。

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群议，挑自上海江口宋家桥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自艾祁至昆山慢水港六十馀里，则俱涨滩，急宜开浚，计浅九千五百馀丈，阔二十丈。此江一开，太湖直入於海，滨江诸渠得以引流灌田，青浦积荒之区俱可开垦成熟矣。”

并从之。至是，工成。应训又言：

“吴江县治居太湖正东，湖水由此下吴淞达海。宋时运道所经，畏风阻险，乃建长桥、石塘以通牵挽。长桥百三十丈，为洞六十有二。石塘小则有窦，大则有桥，内外浦泾纵横贯穿，皆为泄水计也。石塘泾窦半淤，长桥内外俱圮，仅一二洞门通水。若不疏浚，虽开吴淞下流，终无益也。宜开庞山湖口，由长桥抵吴家港。则湖有所泄，江有所归，源盛流长，为利大矣。

松江大黄浦西南受杭、嘉之水，西北受氵殿、泖诸荡之水，总会於浦，而秀州塘、山泾港诸处实黄浦来源也。氵殿山湖入黄浦道渐多淤浅，宜为疏瀹。而自黄浦、横涝、洙泾，经秀州塘入南泖，至山泾港等处，万四千馀丈，待浚尤急。

他如苏之茜泾、杨林、白茆、七浦诸港，松之蒲汇、官绍诸塘，常、镇之澡港、九曲诸河，并宜设法开导，次第修举。”

八年，又言：“苏、松诸郡干河支港凡数百，大则泄水入海，次则通湖达江，小则引流灌田。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旸港俱已告成，支河数十，宜尽开浚。”俱从其请。

久之，用仪望议，特设苏、松水利副使，以许应逌领之。乃浚吴淞八十馀晨，筑塘九十馀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发帑金二十万。应逌以其半讫工。三十七、八年间，霪雨浸溢，水患日炽。越数年，给事中归子顾言：“宋时，吴淞江阔九里。元末淤塞。正统间，周忱立表江心，疏而浚之。崔恭、徐贯、李充嗣、海瑞相继浚者凡五，迄今四十馀年，废而不讲。宜使江

阔水驶，塘浦支河分流四达。”疏入留中。巡按御史薛贞复请行之，下部议而未行。至天启中，巡抚都御史周起元复请浚吴淞、白茆。崇祯初，员外郎蔡懋德、巡抚都御史李待问皆以为请。久之，巡抚都御史张国维请疏吴江长桥七十二谼及九里、石塘诸洞。御史李谟复请浚吴淞、白茆。俱下部议，未能行也。

十年，增筑雄县横堤八里，御滹沱暴涨。

十三年，以尚宝少卿徐贞明兼御史，领垦田使。贞明为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议：“畿辅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泄於猫儿一湾，海口又极束隘，故所在横流。必多开支河，挑浚海口，而后水势可平，疏浚可施。然役大费繁，而今以民劳财匮，方务省事，请罢其议。”乃已。后贞明谪官，著《潞水客谭》一书，论水利当兴者十四条。时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方开水利於蓟、永有效，於是给事中王敬民荐贞明，特召还，赐敕勘水利。贞明乃先治京东州邑，如密云燕乐庄，平谷水峪寺、龙家务庄，三河塘会庄、顺庆屯地。蓟州城北黄厓营，城西白马泉、镇国庄，城东马伸桥，夹林河而下别山铺，夹阴流河而下至於阴流。遵化平安城，夹运河而下沙河铺西，城南铁厂、涌珠湖以下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百馀里。丰润之南，则大寨、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东则榛子镇，西则鸦红桥，夹河五十馀里。玉田青庄坞、后湖庄、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於濒海之地，自水道沽关、黑严子墩至开平卫南宋家营，东西百馀里，南北百八十里。垦田三万九千馀亩。至真定将治滹沱近堧地，御史王之栋言：“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财扰民。”帝入其言，欲罪诸建议者。申时行言：“垦田兴利谓之害民，议甚舛。顾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闲，惮於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归於业户，隶於有司，则已利尽失，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势，体察人情，沙碱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应用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谋国长策耳。”於是贞明得无罪，而水田事终罢。

巡抚都御史梁问孟筑横城堡边墙，虑宁夏有黄河患，请堤西岔河，障水东流。从之。十九年，尚宝丞周弘禴言：“宁夏河东有汉、秦二坝，请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於渠外疏大渠一道，北达鸳鸯诸湖。”诏可。

二十三年，黄、淮涨溢，淮、扬昏垫。议者多请开高家堰以分淮。宝应知县陈煃为御史，虑高堰既开，害民产盐场，请自兴、盐迤东，疏

白涂河、石□达口、廖家港为数河，分门出海；然后从下而上，浚清水、子婴二沟，且多开瓜、仪闸口以泄水。给事中祝世禄亦言：“议者欲放淮从广阳、射阳二湖入海。广阳阔仅八里，射阳仅二十五丈，名为湖，实河也。且离海三百里，迂回浅窄，高、宝七州县水惟此一线宣泄之，又使淮注焉，田庐盐场，必无幸矣。广阳湖东有大湖，方广六十里，湖北口有旧官河，自官荡至盐城石□达口，通海仅五十三里，此导淮入海一便也。”下部及河漕官议，俱格不行。既而总河尚书杨一魁言：“黄水倒灌，正以海口为阻。分黄工就，则石□达口、廖家港、白驹场海口，金湾、芒稻诸河，急宜开刷。”乃命如议行之。

三十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言：“易水可溉金台，滹水可溉恒山，溏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国，漳水可溉鄴下，而瀛海当众河下流，故号河中，视江南泽国不异。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设坝建闸，通渠筑堤，高者自灌，下则车汲。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内，得水田数万顷，畿民从此饶，永无旱涝之患。不幸滨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利也。”报可。应蛟乃于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令防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馀亩，水稻二千亩，收多，因上言：“垦地七千顷，岁可得谷二百馀万石，此行之而效者也。”

是年，真定知府郭勉浚大鸣、小鸣泉四十馀穴，溉田千顷。邢台达活、野狐二泉流为牛尾河，百泉流为澧河，建二十一闸二堤，灌田五百馀顷。

天启元年，御史左光斗用应蛟策，复天津屯田，令通判卢观象管理屯田水利。明年，巡按御史张慎言言：“自枝河而西，静海、兴济之间，万顷沃壤。河之东，尚有盐水沽等处为膏腴之田，惜皆芜废。今观象开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馀亩，沟洫芦塘之法，种植疏浚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惮而不为？大抵开种之法有五：一官种。谓牛、种、器具、耕作、雇募皆出於官，而官亦尽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种。谓民愿垦而无力，其牛、种、器具仰给於官，待纳稼之时，官十而取其四也。一民种。佃之有力者，自认开垦若干，迨开荒既熟，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十一而取是也。一军种。即令海防营军种葛沽之田，人耕四亩，收二石，缘有行、月粮，故收租重也。一屯种。祖宗卫军有屯田，或五十亩，或百亩。军为屯种者，岁入十七於官，即以所入为官军岁支之用。国初兵农之善制也。四法已行，惟屯种则今日兵与军分，而屯仅存其名。当选各卫之屯馀，垦津门之沃土，如官种法行之。”章下所司，命太仆卿董应举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规画数年，开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

崇祯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泺河诸水，逶迤宽衍，可疏渠以防旱潦。山坡隙地，便栽种。宜令有司相地察源，为民兴利。”从之。

志第六十五 兵一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制，然内臣观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今取其一代规制之详，及有关于军政者，著于篇。

京营 侍卫上直军皇城守卫 京城巡捕 四卫营

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其制皆备于永乐时。

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已，又分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洪武四年，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

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又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岁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兵番上京师隶之。设提督内臣一，武臣二，掌号头官二，大营坐营官一，把总二，中营坐营官一，马步队把总各一。左右掖、哨官如之。又有十二营，掌随驾马队官军，设把总二。又有围子手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设坐营官一，统四司，以一、二、三、四为号，把总各二。又有幼官舍人营，掌操练京卫幼官及应袭舍人，坐营官一，四司把总各一。此五军营之部分也。已，得边外降丁三千，立营分五司。一，掌执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负御宝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军。一，掌执左右二十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上直官军。一，掌传令营旗牌，御用监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官军。一，掌执大驾勇字旗、五军红盔贴直军上直官军。一，掌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明甲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提督内臣二，武臣二，掌号头官二，坐司官五，见操把总三十四，上直把总十六，明甲把总四。此三千营之部分也。已，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

皆视三千营，亦分为五军。中军，坐营内臣一，武臣一。其下四司，各监枪内臣一，把司官一，把总官二。左右掖、哨皆如之。又因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置营名五千下，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坐营内臣、武臣各一，其下四司，各把司官二。此神机营之部分也。居常，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大驾征行，则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三大营之制如此。

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宣德五年，以成国公硃勇言，选京卫卒隶五军训练。明年，命科道及锦衣官核诸卫军数。帝之征高煦及破兀良哈，皆以京营取胜焉。正统二年，复因勇言，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馀悉归三大营。土木之难，京军没几尽。

景帝用于谦为兵部尚书，谦以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都督一，号头官一，都指挥二，把总十，领队一百，管队二百。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充总兵官，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英宗复辟，谦死，团营罢。

宪宗立，复之，增为十二。成化二年复罢。命分一等、次等训练。寻选得一等军十四万有奇。帝以数多，令仍分十二营团练，而区其名，有奋、耀、练、显四武营，取、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提督以勋臣，名其军曰选锋。不任者仍为老家以供役，而团营之法又稍变。二十年，立殚忠、效义二营；练京卫舍人、余丁。二营，永乐间设，后废，至是复设。未几，以无益罢。帝在位久，京营特注意，然缺伍至七万五千有奇，大率为权贵所隐占。又用汪直总督团营，禁旅专掌于内臣，自帝始也。

孝宗即位，乃命都御史马文升为提督。是时营军久苦工役。成化末，余子俊尝言之，文升复力陈不可。又请于每营选马步锐卒二千，遇警征调。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以三日演武。从之。时尚书刘大夏陈弊端十事，复奏减修乾清宫卒。内臣谓其不恤大工，大学士刘健曰：“爱惜军士，司马职也。”帝纳之。会户部主事李梦阳极论役军之害，并及内臣主兵者。以语侵寿宁侯，下诏狱，遂格不行。

武宗即位，十二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而已。给事中葛嵩请选五军、三千营精锐归团练，而存八万余人于营以供役。惠安伯张伟谬引旧制以争，事遂已，隐占如故。ＢＨ鐇反，太监张永将京军往讨，中官权益重。及流寇起，边将江彬等得幸，请调边军入卫。于是集九边突骑家丁数万人于京师。名曰外四家。立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于西官厅操练，正德元年所选官军操于东官厅。自是两官厅军为选锋。而十二团营且为老家矣。武宗崩，大臣用遗命罢之。当是时，工作浩繁，边将用事，京营戎政益大坏。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存者不及十四万，中选者仅二万余。

世宗立，久之，从廷臣言，设文臣知兵者一人领京营。是时额兵十万七千余人，而存者仅半。专理京营兵部尚书李承勋请足十二万之数。部议遵弘治中例，老者补以壮丁，逃、故者清军官依期解补。从之。十五年，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团营，条上三弊：一，军士多杂派，工作终岁，不得入操。虽名团营听征，实与田夫无异。二，军士替代，吏胥需索重贿，贫军不能办，老羸苟且应役，而精壮子弟不得收练。三，富军惮营操征调，率贿将弁置老家数中，贫者虽老疲，亦常操练。语颇切中。既而两郊九庙诸宫殿之工起，役军益多。兵部请分番为二，半团操，半放归，而收其月廪雇役。诏行一年。自后边警急，团营见兵少，仅选骑卒三万，仍号东西官厅。馀者悉老弱，仍为营帅、中官私役。

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汝夔坐诛。大学士严嵩乃请振刷以图善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因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有意振饬。然将领恶其害己，阴谋阻挠，军士又习于骄惰，竞倡流言，事复中止，酿害至今。乞大振乾纲，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议兴革。

于是悉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更三千曰神枢。罢提督、监枪等内臣。设武臣一，曰总督京营戎政，以咸宁侯仇鸾为之；文臣一，曰协理京营戎政，即以邦瑞充之。其下设副参等官二十六员。已，又从部议，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

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备城守；参将二员，备征讨。帝以营制新定，告于太庙行之。又遣四御史募兵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得四万人，分隶神枢、神机。各设副将一，而增能战将六员，分领操练。大将所统三营之兵，居常名曰练勇，有事更定职名。五军营：大将一员，统军一万，总主三营副、参、游击、佐击及坐营等官；副将二员，各统军七千；左右前后参将四员，各六千；游击四员，各三千。外备兵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人。神枢营：副将二员，各统军六千；佐击六员，各三千。外备兵四万人。神机营亦如之。已，又定三大营官数：五军营一百九十六员，神枢营二百八员，神机营一百八十二员，共五百八十六员。在京各卫军，俱分隶三营。分之为三十营，合之为三大营。终帝世，其制屡更，最后中军哨掖之名亦罢，但称战守兵兼立车营。

故事，五军府皆开府给印，主兵籍而不与营操，营操官不给印，戎政之有府与印，自仇鸾始。鸾方贵幸，言于帝，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分番入卫，与京军杂练，复令京营将领分练边兵，于是边军尽隶京师。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边事益坏。鸾死，乃罢其所置戎政厅首领官之属，而入卫军则惟罢甘肃者。

隆庆四年，大学士赵贞吉请收将权，更营制。极言戎政之设府铸印，以数十万众统于一人，非太祖、成祖分府分营本意。请以官军九万分五营，营择一将，分统训练。诏下廷臣议。尚书霍冀言："营制，世宗熟虑而后定，不宜更。惟大将不当专设，戎政不宜有印，请如贞吉言。"制曰"可"。于是三大营各设总兵一，副将二。其参佐等官，互有增损，各均为十人。而五军营兵，均配二营，营十枝，属二副将分统。以侯伯充总兵，寻改曰提督。又用三文臣，亦称提督。自设六提督后，各持意见，遇事旬月不决。给事中温纯言其弊，乃罢，仍设总督、协理二臣。

万历二年，从给事中欧阳柏请，复给戎政印，汰坐营官二员。五年，巡视京营科臣林景旸请广召募，立选锋。是时，张居正当国，综核名实，群臣多条上兵事，大旨在足兵、选将，营务颇饬。久之，帝厌政，廷臣渐争门户，习于偷惰，遂日废弛。三十六年，尚书李化龙理戎政，条上京营积弊。敕下部议，卒无所振作。及兵事起，总督京营赵世新请改设教场城内，便演习。太常少卿胡来朝请调京军戍边，可变弱为强。皆无济于用。

天启三年，协理侍郎硃光祚奏革老家军，补以少壮。老家怨，以瓦砾投光祚，遂不果革。是时，魏忠贤用事，立内操，又增内臣为监视及

把牌诸小内监，益募健丁，诸营军多附之。

庄烈帝即位，撤内臣，已而复用。戎政侍郎李邦华愤京营弊坏，请汰老弱虚冒，而择材力者为天子亲军。营卒素骄，有疑其为变者。勋戚中官亦恶邦华害己，蜚语日闻。帝为罢邦华，代以陆完学，尽更其法。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帝皆以御马监、司礼、文书房内臣为之，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十年八月，车驾阅城，铠甲旌旗甚盛，群臣悉鸾带策马从。六军望见乘舆，皆呼万岁。帝大悦，召完学入御幄奖劳，酌以金卮，然徒为容观而已。

时兵事益亟。帝命京军出防剿，皆监以中官。廪给优渥，挟势而骄，多夺人俘获以为功，轻折辱诸将士，将士益解体。周延儒再入阁，劝罢内操，撤诸监军。京兵班师还。时营将率内臣私人，不知兵。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帝屡旨训练，然日不过二三百人，未昏遂散。营兵十万幸抽验不及，玩愒佚罚者无算。帝尝问戎政侍郎王家彦，家彦曰："今日惟严买替之禁，改操练之法，庶可救万一，然势已晚。"帝不怿而罢。十六年，襄城伯李国祯总戎政，内臣王承恩监督京营。明年，流贼入居庸关，至沙河。京军出御，闻砲声溃而归。贼长驱犯阙，守陴者仅内操之三千人，京师遂陷。

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袴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

京营之在南者，永乐北迁，始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在南诸卫所。洪熙初，以内臣司守备。宣德末，设参赞机务官。景泰间，增协同守备官。成化末，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视五部特重。先是，京师立神机营，南京亦增设，与大小二教场同练。军士常操不息，风雨方免。有逃籍者，宪宗命南给事御史时至二场点阅。成国公硃仪及太监安宁不便，诡言军机密务，御史诘问名数非宜。帝为罪御史，仍令守备参赞官阅视，著为令。

嘉靖中，言者数奏南营耗亡之弊。二十四年冬，诏立振武营，简诸营锐卒充之，益以淮扬趫〗捷者。江北旧有池河营，专城守，护陵寝。二营兵各三千，领以勋臣，别设场训练。然振武营卒多无赖子。督储侍郎黄懋官抑削之，遂哗，殴懋官至死。诏诛首恶，以户部尚书江东为参赞。东多所宽假，众益骄，无复法纪。给事中魏元吉以为言，因举浙直副总兵刘显往提督。未至，池河兵再变，殴千户吴钦。诏显亟往，许以川兵五百自随，事始定。隆庆改元，罢振武营，以其卒千余仍隶二场及

神机营。

万历十一年，参赞尚书潘季驯言："操军原额十有二万，今仅二万余。祖军与选充参半，选充例不补，营伍由是虚。请如祖军收补。"已而王遴代季驯，言："大小二场，新旧官军二万三千有余。请如北京各边，三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得兵七枝。馀置旗鼓下，备各营缺。"从之。巡视科臣阮子孝极论南营耗弊，言颇切中，然卒无振饬之者。已，从尚书吴文华请，增参赞旗牌，得以军法从事，兼听便宜调遣。三十一年，添设南中军标营，选大教场卒千余，设中军参将统练。规制虽具，而时狃苟安，阛茸一如北京。及崇祯中，流寇陷庐、凤，踞上流，有窥留都意。南中将士日夜惴惴，以护陵寝、守京城为名，幸贼不东下而已。最后，史可法为参赞尚书，思振积弊，未久而失，盖无可言焉。

侍卫上直军之制。太祖即吴王位，其年十二月设拱卫司，领校尉，隶都督府。洪武二年，改亲军都尉府，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军，而仪銮司隶焉。六年，造守卫金牌，铜涂金为之。长一尺，阔三寸。以仁、义、礼、智、信为号。二面俱篆文：一曰"守卫"，一曰"随驾"。掌于尚宝司，卫士佩以上直，下直纳之。十五年，罢府及司，置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所，所隶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已又择公、侯、伯、都督、指挥之嫡次子，置勋卫散骑舍人，而府军前卫及旗手等十二卫，各有带刀官。锦衣所隶将军，初名天武，后改称大汉将军，凡千五百人。设千、百户，总旗七员。其众自为一军，下直操练如制，缺至五十人方补。月糈二石，积劳试补千、百户，亡者许以亲子弟魁梧材勇者代，无则选民户充之。

永乐中，置五军、三千营。增红盔、明甲二将军及叉刀围子手之属，备宿卫。校尉、力士佥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力士先隶旗手卫，后改隶锦衣及腾骧四卫，专领随驾金鼓、旗帜及守卫四门。校尉原隶仪銮司，司改锦衣卫，仍隶焉。掌擎执卤簿仪仗，曰鉴舆，曰擎盖，曰扇手，曰旌节，曰旗幢，曰班剑，曰斧钺，曰戈戟，曰弓矢，曰驯马，凡十司，及驾前宣召差遣，三日一更直。设总旗、小旗，而领以勋戚官。官凡六：管大汉将军及散骑舍人、府军前卫带刀官者一，管五军营叉刀围子手者一，管神枢营红盔将军者四。圣节、正旦、冬至及大祀、誓戒、册封、遣祭、传制用全直，直三千人，余则更番，器仗衣服位列亦稍殊焉。凡郊祀、经筵、巡幸侍从各有定制，详《礼志》中。居常，当直将军朝夕分候午门外，夜则司更，共百人。而五军叉刀官军，悉于皇城直宿。掌侍卫官输直，日一员。惟掌锦衣卫将军及叉刀手者，

每日侍。尤严收捕之令，及诸脱更离直者。共计锦衣卫大汉将军一千五百七人，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十，神枢营红盔将军二千五百，把总指挥十六，明甲将军五百二，把总指挥二，大汉将军八，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三千，把总指挥八，勋卫散骑舍人无定员，旗手等卫带刀官一百八十，此侍卫亲军大较也。

正统后，妃、主、公、侯、中贵子弟授官者，多寄禄锦衣中。正德时，奏带传升冒衔者，又不下数百人。武宗好养勇士，尝以千、把总四十七人，注锦衣卫带俸舍、余千一百人充御马监家将勇士，食粮骑操。又令大汉将军试百户，五年实授，著为令。幸窦开而恩泽滥，宿卫稍轻矣。至万历间，卫士多占役、买闲，其弊亦与三大营等。虽定离直者夺月糈之例，然不能革。

太祖之设锦衣也，专司卤簿。是时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锦衣卫鞫实，本卫参刑狱自此始。文皇入立，倚锦衣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自达，不关白卫帅。用法深刻，为祸甚烈，详《刑法志》。又锦衣缉民间情伪，以印官奉敕领官校。东厂太监缉事，别领官校，亦从本卫拨给，因是恒与中官相表里。皇城守卫，用二十二卫卒，不独锦衣军，而门禁亦上直中事。京城巡捕有专官，然每令锦衣官协同。地亲权要，遂终明之世云。初，太祖取婺州，选富民子弟充宿卫，曰御中军。已，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后复省，置都镇抚司，隶都督府，总牙兵巡徼。而金吾前后、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军左右前后十卫，以时番上，号亲军。有请，得自行部，不关都督府。及定天下，改都镇抚司为留守，设左右前后中五卫，关领内府铜符，日遣二人点阅，夜亦如之，所谓皇城守卫官军也。

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门禁约。凡朝参，门始启，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千百户、镇抚、舍人入后，百官始以次入。上直军三日一更番，内臣出入必合符严索，以金币出者验视勘合，以兵器杂药入门者擒治，失察者重罪之。民有事陈奏，不许固遏。帝念卫士劳苦，令家有婚丧、疾病、产子诸不得已事，得自言情，家无余丁，父母俱病者，许假侍养，愈乃复。

先是，新宫成，诏中书省曰："军士战斗伤残，难备行伍，可于宫墙外造舍以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其后，定十二卫随驾军上直者，人给钱三百。二十八年，复于四门置舍，使恩军为卫士执爨。恩军者，得罪免死及诸降卒也。

永乐中，定制，诸卫各有分地。自午门达承天门左右，逮长安左右门，至皇城东西，属旗手、济阳、济川、府军及虎贲右、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东华门左右至东安门左右，属金吾、羽林、府军、燕山四左卫。西华门左右至西安门左右，属四右卫。玄武门左右至北安门左右，属金吾、府军后及通州、大兴四卫。卫有铜符，颁自太祖。曰承，曰东，曰西，曰北，各以其门名也。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守官遇巡官至，合契而从事。各门守卫官，夜各领铜令申字牌巡警，自一至十六。内皇城卫舍四十，外皇城卫舍七十二，俱设铜鐸，次第循环。内皇城左右坐更将军百，每更二十人，四门走更官八，交互往来，钤印于籍以为验。都督及带刀、千百户日各一人，领申字牌直宿，及点各门军士。后更定都督府，改命侯、伯佥书焉。

洪熙初，更造卫士悬牌。时亲军缺伍，卫士不获代。帝命选他卫军守端、直诸门，尚书李庆谓不可。帝曰："人主在布德以属人心，苟心相属，虽非亲幸，何患焉。"宣德三年，命御史点阅卫卒。天顺中，复增给事中一人。成化十年，尚书马文升言："太祖置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文皇帝复设亲军十二卫，又增勇士数千员，属御马监，上直，而以腹心臣领之。比者日废弛，勇士与诸营无异，皇城之内，兵卫无几，诸监门卒尤疲羸，至不任受甲。宜敕御马监官，即见军选练。仍敕守卫官常严步伍，讥察出入，以防微销萌。"帝然其言，亦未能有所整饬。

正德初，严皇城红铺巡徼，日令留守卫指挥五员，督内外夜巡军。而兵部郎中、主事各一人，同御史、锦衣卫稽阅，毋摄他务。嘉靖七年，增直宿官军衣粮，五年一给。万历十一年，于皇城内外设把总二员，分东西管理。时门禁益弛，卫军役于中官，每至空伍，赁市儿行丐应点阅。叉刀、红盔日出始一入直，直庐虚无人。坐更将军皆纳月镪于所辖。凡提号、巡城、印簿、走更诸事悉废。十五年，再申门禁。久之，给事中吴文炜乞尽复旧制。不报。末年，有失金牌久之始觉者。梃击之事，张差一妄男子，得阑入殿廷，其积弛可知。是后中外多事，启、祯两朝虽屡申饬，竟莫能挽，侵寻以至于亡。

京城巡捕之职，洪武初，置兵马司，讥察奸伪。夜发巡牌，旗士领之，核城门扃鐍及夜行者。已改命卫所镇抚官，而掌于中军都督府。永乐中，增置五城兵马司。宣德初，京师多盗，增官军百人，协五城逐捕。已，复增夜巡候卒五百。成化中，始命锦衣官同御史督之。末年，拨给团营军二百。弘治元年，令三千营选指挥以下四员，领精骑巡京城外，又令锦衣官五、旗手等卫官各一，分地巡警，巡军给牌。五年，设把总都指挥，专职巡捕。正德中，添设把总，分画京城外地，南抵海

子，北抵居庸关，西抵卢沟桥，东抵通州。复增城内二员，而益以团营军，定官卒赏罚例。末年，逻卒增至四千人，特置参将。

嘉靖元年，复增城外把总一员，并旧为五，分辖城内东西二路，城外西南、东南、东北三路，增营兵马五千。又十选一，立尖哨五百骑，厚其月糈。命参将督操，而监以兵部郎。是时京军弊坏积久，捕营亦然。三十四年，军士仅三百余。以给事中丘岳等言，削指挥樊经职，而禁以军马私役骑乘。万历十二年，从兵部议，京城内外盗发，自卯至申责兵马司，自酉至寅责巡捕官，贼众则协力捕剿。是后，军额倍增，驾出及朝审、录囚皆结队驻巷口。籍伍虽具，而士马实凋弊不足用。捕营提督一，参将二，把总十八，巡军万一千，马五千匹。盗贼纵横，至窃内中器物。获其□童索，竟不能得也。庄烈帝时，又以兵部左侍郎专督。然营军半虚廪，马多雇人骑，失盗严限止五日，玩法卒如故。

四卫营者，永乐时，以迤北逃回军卒供养马役，给粮授室，号曰勇士。后多以进马者充，而听御马监官提调，名隶羽林，身不隶也。军卒相冒，支粮不可稽。宣德六年，乃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凡三千一百余人。寻改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选本卫官四员为坐营指挥，督以太监，别营开操，称禁兵。器械、衣甲异他军，横于辇下，往往为中官占匿。弘治末，勇士万一千七百八十人，旗军三万一百七十人，岁支廪粟五十万。孝宗纳廷臣言，核之。又令内臣所进勇士，必由兵部验送乃给廪，五年籍其人数，著为令。省度支金钱岁数十万。武宗即位，中官宁瑾乞留所汰人数。言官及尚书刘大夏持不可，不听。后两官厅设，遂选四卫勇士隶西官厅，掌以边将江彬、太监张永等。

世宗入立，诏自弘治十八年存额外，悉裁之，替补必兵部查驳。而御马监马牛羊，令巡视科道核数。既而中旨免核，马多虚增。后数年，御马太监闵洪复矫旨选四卫官。给事中郑自璧劾其欺蔽，不报。久之，兵部尚书李承勋请以选核仍隶本部，中官谓非便。帝从承勋言。十六年，又命收复登极诏书所裁者，凡四千人。后五年，内臣言，勇士仅存五千余，请令子侄充选，以备边警。部臣言："故额定五千三百三十人。八年清稽，已浮其数，且此营本非为备边设者。"帝从部议。然隐射、占役、冒粮诸弊率如故。万历二年，减坐营官二员。已，复定营官缺由兵部择用。其后复为中官所挠，仍属御马监。廷臣多以为言，不能从。四十二年，给事中姚宗文点阅本营，言："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仅及其半。马一千四十三，则无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余。马亦如之。乞下法司究治。"帝不能问。天启末，巡视御史高弘图请视三大营例，分弓弩、短兵、火器，加以训练。至庄烈帝时，提督内臣曹化淳

奏改为勇卫营，以周遇吉、黄得功为帅，遂成劲旅，出击贼，辄有功。得功军士画虎头于皁布以衣甲，贼望见黑虎头军，多走避，其得力出京营上云。

志第六十六 兵二卫所 班军

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罢诸翼统军元帅，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

洪武三年，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卫，复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卫。四年，造用宝金符及调发走马符牌。用宝符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出宝用之。走马符牌，铁为之，共四十，金字、银字者各半，藏之内府。有急务调发，使者佩以行。寻改为金符。凡军机文书，自都督府、中书省长官外，不许擅奏。有诏调军，省、府同覆奏，然后纳符请宝。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三护卫，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所，千户二，百户十。围子手所二；所，千户一。七年，申定兵卫之政，征调则统于诸将，事平则散归各卫。

八年，改在京留守都卫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在外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凡十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又行都指挥使司二：甘州、大同。俱隶大都督府。九年，选公、侯、都督、各卫指挥嫡长次子为散骑、参侍舍人，隶都督府，充宿卫，或署各卫所事。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反诛，革中书省，因改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明年，复置中都留守司及贵州、云南都指挥使司。十五年三月，颁军法定律。十六年，诏各都司上卫所城池水陆地里图。二十年，置大宁都指挥使司。是年，命兵部置军籍勘合，载从军履历、调补卫所年月、在营丁口之数，给内外卫所军士，而藏其副于内府。三十年，定武官役军之制：指挥、同知、佥事四，千户三，百户、镇抚二，皆取正军，三日一番上，下直归伍操练。卫所直厅六，守门二，守监四，守库一，皆任老军，月一更。

建文帝嗣位，置河北都司、湖广行都司。文皇入立，皆罢之，而升

燕山三护卫为亲军，并建文时所立孝陵卫　，皆不隶五府。后诸陵设卫皆如之。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设卫屯种。永乐元年，罢北平都司，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迁大宁都司于保定。明年，更定卫所屯守军士。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平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皆屯多于守。七年，置调军勘合，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百号。制敕调军及遣将，比号同，方准行。十八年，北京建，在南诸卫多北调。宣德五，年从平江伯陈瑄言，以卫官职漕运，东南之卒由是困。八年，减卫军余丁，正军外每军留一，余悉遣归。已，复以幼军备操者不足，三丁至七八丁者选一，余听治生，给军装。正军有故，即令补伍，毋再勾摄。

当是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　，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崇祯三年，范景文以兵部侍郎守通州，上言："祖制，边腹内外，卫所棋置　，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后失其制，军外募民为兵，屯外赋民出饷，使如鳞尺籍，不能为冲锋之事，并不知带甲之人。陛下百度振刷，岂可令有定之军数付之不可问，有用之军糈投之不可知？"因条上清核数事，不果行。

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　，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其后措置不一，今区别其名于左，以资考镜。

○上十二卫

金吾前卫 金吾后卫 羽林左卫 羽林右卫 府军卫 府军左卫

府军右卫 府军前卫 府军后卫 虎贲左卫 锦衣卫 旂手卫

◎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

◎左军都督府

○在京凡本府在京属卫，曾经永乐十八年调守北京者，各注其下

曰“调北京”，其年月不重出。后四府同。

留守左卫调北京 镇南卫调北京水军左卫 骁骑右卫调北京龙虎卫调北京英武卫 沈阳左卫调北京 沈阳右卫调北京

○在外

△浙江都司

杭州前卫 杭州右卫 台州卫 宁波卫 处州卫 绍兴卫 海宁卫 昌国卫温州卫 临山卫 松门卫 金乡卫 定海卫 海门卫 盘石卫 观海卫 海宁千户所 衢州千户所 严州千户所 湖州千户所

△辽东都司

定辽左卫 定辽右卫 定辽中卫 定辽前卫 定辽后卫 铁岭卫 东宁卫沈阳中卫 海州卫 盖州卫 金州卫 复州卫 义州卫 辽海卫 三万卫 广宁左屯卫 广宁右屯卫 广宁前屯卫 广宁后屯卫 广宁中护卫后改为屯卫

△山东都司

青州左护卫后为天津右卫 青州护卫革 兖州护卫革 兖州左护卫后为临清卫 登州卫 青州左卫 莱州卫 宁海卫 济南卫 平山卫德州卫后改属后府 乐安千户所后改名武定，属后府 胶州千户所 诸城千户所 滕县千户所

◎右军都督府

○在京

虎贲右卫调北京 留守右卫调北京 水军右卫 武德卫调北京广武卫

○在外

△云南都司

云南左卫 云南右卫 云南前卫 大理卫 楚雄卫 临安卫 景东卫 曲靖卫 金齿卫 洱海卫 蒙化卫 马隆卫改云南右护卫，革 平夷卫 越州卫 六凉卫 鹤庆千户所革

△贵州都司

贵州卫 永宁卫 普定卫 平越卫 乌撒卫 普安卫 层台卫革 赤水卫 威清卫 兴隆卫 新添卫 清平卫 平坝卫 安庄卫 龙里卫 安南卫 都匀卫 毕节卫 黄平千户所

△四川都司

成都左护卫 成都右护卫后为龙虎左卫，隶南京左府 成都中护卫后为豹韬左卫，隶南京前府 成都左卫革 成都右卫 成都前卫 成都后卫成都中卫 宁川卫 茂州卫 建昌卫后属行都司 重庆卫 叙南卫 苏州卫后为宁番卫，属行都司，革 泸州卫 松潘军民指挥使司 岩州卫革青川千户所 威州千户所 大渡河千户所

△陕西都司

西安左护卫后为神武右卫 西安右护卫 西安中护卫后为神武前卫西安左卫西安右卫改西安中护卫 西安前卫 西安后卫 华山卫改西安左护卫，又改神武右卫 泰山卫改西安右护卫 延安卫 绥德卫 平凉卫 庆阳卫宁夏卫 临洮卫 巩昌卫 西宁卫后属行都司 汉中卫 凉州卫后属行都司庄浪卫后属行都司 兰州卫 秦州卫 岷州军民指挥使司洮州卫 河州军民指挥使司 甘肃卫后为甘州后卫山丹卫后属行都司永昌卫后属行都司 凤翔千户所 金州千户所 宁夏中护卫 西河中护卫后改云南中护卫，革

△广西都司

桂林左卫后为广西护卫 桂林右卫 桂林中卫 南宁卫 柳州卫 驯象卫 梧州千户所

○中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中卫调北京 神策卫调北京 广洋卫 应天卫调北京 和阳卫调北京 牧马千户所调北京

○在外

△直隶

扬州卫 和州卫后改为宁夏中屯卫，革 高邮卫 淮安卫 镇海卫 滁州卫 太仓卫 泗州卫 寿州卫 邳州卫 大河卫 沂州卫 金山卫 新安卫苏州卫 仪真

卫 徐州卫 安庆卫 宿州千户所

△中都留守司

凤阳右卫 凤阳中卫 皇陵卫 凤阳卫 留守左卫 留守中卫 长淮卫 怀远卫 洪塘千户所

△河南都司

归德卫后属中府 陈州卫 弘农卫 汝宁卫后改千户所，属中府潼关卫后属中府 河南卫 睢阳卫 宣武卫 信阳卫 彰德卫 武平卫后属中府 南阳卫 宁国卫后为涿鹿卫，后属后府 怀庆卫 宁山卫后属后府 颍州卫 安吉卫后为通州卫亲军 颍上千户所 河南左护卫 河南中护卫 河南右护卫三护卫后并彭城卫

◎前军都督府

○在京

天策卫后分为保安卫及保安右卫 龙骧卫调北京 豹韬卫调北京龙江卫后改为龙江左卫 飞熊卫调北京

○在外

△直隶

九江卫

△湖广都司

武昌卫 武昌左卫 黄州卫 永州卫 岳州卫 蕲州卫 施州卫 长沙护卫革 辰州卫 安陆卫后属行都司，改承天卫 襄阳卫 襄阳护卫后俱属行都司 常德卫 沅州卫 宝庆卫 沔阳卫后属兴都留守司 长沙卫茶陵卫衡州卫 瞿塘卫后属行都司 镇远卫 平溪卫 清浪卫 偏桥卫五开卫 九溪卫 荆州左护卫后为荆州左卫，属行都司，改显陵卫 荆州中护卫革靖州卫 永定卫 郴州千户所 夷陵千户所后属行都司 桂阳千户所 德安千户所后改属兴都留守司 忠州千户所后属行都司 安福千户所 道州千户所革 大庸千户所 西平千户所革 麻寮千户所 枝江千户所后属行都司 武冈千户所 崇山千户所革 长宁千户所后属行都司 武昌左、右、中三护卫左改东昌卫，右改徐州左卫，中改武昌护卫。

△福建都司

福州中卫 福州左卫 福州右卫 兴化卫 泉州卫 漳州卫 福宁卫 镇东卫 平海卫 永宁卫 镇海卫

△福建行都司

建宁左卫 建宁右卫 建阳卫革 延平卫 邵武卫 汀州卫 将乐千户所

△江西都司

南昌左卫 南昌前卫 袁州卫 赣州卫 吉安卫后为千户所 饶州千户所 安福千户所 会昌千户所 永新千户所 南安千户所 建昌千户所 抚州千户所 铅山千户所 广信千户所

△广东都司

广州前卫 广州左卫 广州右卫 南海卫 潮州卫 雷州卫 海南卫 清远卫 惠州卫 肇庆卫 广州后卫 程乡千户所 高州千户所 廉州千户所后为廉州卫 万州千户所 儋州千户所 崖州千户所 南雄千户所 韶州千户所德庆千户所 新兴千户所 阳江千户所 新会千户所 龙川千户所

◎后军都督府

○在京

横海卫 鹰扬卫 兴武卫调北京 江阴卫 蒙古左卫革 蒙古右卫革

○在外

△北平都司

燕山左卫 燕山右卫 燕山前卫 大兴左卫 永清左卫 永清右卫 济州卫 济阳卫 彭城卫 通州卫已上俱改为亲军 蓟州卫 密云卫后为密云后卫，属后府真定卫 永平卫 山海卫 遵化卫 居庸关千户所后为隆庆卫已上俱属后府

△北平行都司后为大宁都司大宁左卫 大宁右卫 二卫后为营州左、右护卫，改延庆左、右卫 大宁中卫 大宁前卫 大宁后卫后为营州中护卫，改宽河卫 会州卫俱改调京卫 已上俱属后府 营州中护卫 兴州中护卫革

△山西都司

太原左卫 太原右卫 太原前卫 振武卫 平阳卫 镇西卫 潞州卫 蒲州千户所 广昌千户所 沁州千户所 宁化千户所 雁门千户所

△山西行都司

大同左卫 大同右卫 大同前卫 蔚州卫 朔州卫

△北平三护卫

燕山左护卫 燕山右护卫 燕山中护卫 俱为亲军

△山西三护卫

太原左护卫 太原右护卫 太原中护卫俱革

后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仪卫司三十三，自仪卫司以下，旧无，后以次渐添设。宣慰使司二，招讨使司二，宣抚司六，安抚司十六，长官司七十，原五十九。番边都司卫所等四百七。后作四百六十三。

亲军上二十二卫，旧制止十二卫，后增设金吾左以下十卫，俱称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府。又设腾骧等四卫，亦系亲军，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长陵等十五卫，俱不属府。

金吾前卫 金吾后卫 羽林左卫 羽林右卫 府军卫 府军左卫 府军右卫 府军前卫 府军后卫 虎贲左卫 锦衣卫 旗手卫以上旧为上十二卫 金吾右卫 羽林前卫以上北平三护卫，洪武三十五年升 燕山左卫 燕山右卫燕山前卫 大兴左卫 济阳卫 济州卫 通州卫旧为安吉卫 已上北平都司七卫，永乐四年升，俱为亲军 腾骧左卫 腾骧右卫旧为神武前卫 武骧左卫 武骧右卫 已上四卫，宣德八年以各卫养马军士及神武前卫官军开设武功中卫洪武年间设 武功左卫宣德二年设 武功右卫宣德六年设永清左卫 永清右卫 彭城卫已上北平三卫，改常山三护卫，宣德初复为本卫，又并河南三护卫多余官军于彭城卫 长陵卫旧为南京羽林右卫，永乐二十二年改 献陵卫旧武成左卫，宣德元年改 景陵卫旧武成右卫，宣德十年改 裕陵卫旧武成前卫，天顺八年改 茂陵卫旧武成后卫，成化二十三年改泰陵卫旧忠义左卫，弘治十八年改 康陵卫旧义勇中卫，正德十六年改 永陵卫旧义勇左

卫，嘉靖二十七年改 昭陵卫旧神武后卫，隆庆六年改 定陵卫 庆陵卫德陵卫 奠靖千户所嘉靖二十一年设 牺牲千户所属太常寺辖 已上俱不属五府

◎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

◎左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左卫 镇南卫 骁骑右卫 龙虎卫 沈阳左卫 沈阳右卫俱南京旧制，永乐十八年分调

○在外

△浙江都司

杭州前卫 杭州后卫 台州卫 宁波卫 处州卫 绍兴卫 海宁卫 昌国卫温州卫 临山卫 松门卫 金乡卫 海门卫 定海卫 盘石卫 观海卫 海宁千户所 衢州千户所 严州千户所 湖州千户所 金华千户所 澉浦千户所以下各所，旧无，后添设 乍浦千户所 三江千户所 定海后千户所 定海中左千户所 定海中中千户所 沥海千户所 三山千户所 大嵩千户所 霩甿千户所 龙山千户所 石浦前千户所 石浦后千户所 爵谿千户所 钱仓千户所水军千户所 新河千户所 桃渚千户所 健跳千户所 隘顽千户所 楚门千户所平阳千户所 瑞安千户所 海安千户所 蒲门千户所 壮士千户所 沙园千户所 蒲岐千户所 宁村千户所 新城千户所旧有，后革

△辽东都司

定辽左卫 定辽右卫 定辽中卫 定辽前卫 定辽后卫 铁岭卫 东宁卫沈阳中卫 海州卫 盖州卫 金州卫 复州卫 义州卫 辽海卫 三万卫 广宁左屯卫 广宁右屯卫 广宁中屯卫 广宁前屯卫 广宁后屯卫 广宁卫 已下添设 广宁左卫 广宁右卫 广宁中卫 宁远卫 抚顺千户所 蒲河千户所宁远中左千户所 宁远中右千户所 广宁中前千户所 广宁中后千户所 广宁中左千户所 金州中左千户所 铁岭左右千户所 铁岭中左千户所 三万前前千户所 三万后后千户所 三万中中千户所 辽海中中千户所 辽海右右千户所 辽海前前千户所 辽海后后千户所 东宁中左千户所

△山东都司旧有青州左护卫，后改天津右卫。旧有贵州护卫，革

登州卫 青州左卫 莱州卫 宁海卫 济南卫 平山卫 安东卫 已下添设灵山卫 鰲山卫 大嵩卫 威海卫 成山卫 靖海卫 东昌卫 临清卫旧兖州左护卫，后改 任城卫济宁卫旧武昌左护卫，后改 兖州护卫 胶州千户所 诸城千户所滕县千户所 肥城千户所已下添设 海阳千户所 东平千户所 宁津千户所 雄崖千户所 浮山前千户所 福山中前千户所 奇山千户所 濮州千户所 金山左千户所 寻山后千户所 百尺崖后千户所 王徐寨前千户所 夏河寨前千户所 鲁府仪卫司 德府仪卫司 泾府仪卫司 衡府仪卫司德府群牧所 泾府群牧所 衡山群牧所

◎右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右卫 虎贲右卫 武德卫俱南京旧卫，永乐十八年分调

○在外

△直隶

宣州卫旧无，后设

△陕西都司旧有阶州卫、沙州卫、灵山千户所，后俱革。

西安右护卫旧泰山卫改 西安左卫 西安前卫 西安后卫 延安卫 汉中卫 平凉卫 绥德卫 宁夏卫 庆阳卫 巩昌卫 临洮卫 兰州卫 秦州卫岷州卫旧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二十四年添设岷州，四十年革，后存卫 河州卫旧军民指挥使司 洮州卫 宁夏中护卫 甘州中护卫 安东中护卫 宁夏前卫已下各卫旧无，后设 宁夏中卫 宁夏中屯卫旧和州卫 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 宁羌卫 靖虏卫 固原卫 榆林卫 宁夏后卫以花马池千户所改兴安千户所旧金州千户所，万历十年改凤翔千户所 礼店前千户所以下各所旧设 沔县千户所 环县千万所 文县千户所 阶州千户所旧属秦州卫，嘉靖二十二年改属都司 灵州千户所 西安千户所 西固城千户所，归德千户所镇羌千户所 安边千户所 平虏千户所 兴武营千户所镇戎千户所 宁夏平虏千户所 秦府仪卫司 庆府仪卫司 肃府仪卫司 韩府仪卫司 宁夏群牧所安东群牧所 甘州群牧所

△陕西行都司洪武十二年添设

甘州左卫 甘州右卫 甘州中卫 甘州前卫 甘州后卫已上陕西甘肃卫分设永昌卫 凉州卫 庄浪卫 西宁卫 山丹卫 已上旧属陕西都司 肃州卫 镇番

卫 镇夷千户所 古浪千户所 高台千户所

△四川都司旧有浦江关军民千户所，后革

成都左护卫 成都右卫 成都中卫 成都前卫 成都后卫 宁川卫 茂州卫 重庆卫 叙南卫 泸州卫 利州卫旧无，后设 松潘卫旧为军民指挥使司，后改 青川千户所 保宁千户所 威州千户所 雅州千户所 大渡河千户所 广安千户所灌县千户所 已下各所后设 黔江千户所 叠溪千户所建武千户所 小河千户所蜀府仪卫司 寿府仪卫司革 寿府群牧所革

△土官

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属都司 陇木头长官司 静州长官司 岳希蓬长官司已上属茂州卫 石砫宣抚司 西阳宣抚司 已上属重庆卫 石耶洞长官司 邑梅洞长官司 已上属酉阳宣抚司 占藏先结簇长官司 蜡匝簇长官司 白马路簇长官司发 山洞簇长官司 阿昔洞簇长官司 北定簇长官司 麦匝簇长官司 者多簇长官司 牟力簇长官司 班班簇长官司 祈命簇长官司 勒都簇长官司 包藏簇长官司 阿思簇长官司 思曩儿簇长官司 阿用簇长官司潘斡寨长官司 八郎安抚司 阿角寨安抚司 麻儿匝安抚司 芒儿者安抚司已上俱属松潘卫 叠溪长官司 郁即长官司已上属叠溪千户所

△四川行都司旧无，后设。旧有建昌前卫，后革

建昌卫旧属四川都司 宁番卫旧为苏州卫，属四川都司已下添设会川卫 盐井卫 越嶲卫 礼州后千户所 礼州中中千户所 建昌打冲河中前千户所 德昌千户所 迷易千户所 盐井打冲河中左千户所 冕山桥后千户所 镇西后千户所

△土官

昌州长官司 威龙长官司 普济长官司俱属建昌卫 马喇长官司属盐井卫 邛部长官司属越嶲卫

△广西都司

桂林右卫 桂林中卫 南宁卫 柳州卫 驯象卫 南丹卫 已下添设庆远卫 浔州卫 奉议卫 广西护卫 梧州千户所 怀集千户所 武缘千户所古田千户所 贵县千户所 贺县千户所 全州千户所 太平千户所 象州千户所平乐千户所 郁林千户所 宾州千户所 来宾千户所 富川千户所 容县千户所 融县千户所

灌阳千户所 河池千户所 武宣千户所 向武千户所 五屯屯田千户所 迁江屯田千户所 靖江府仪卫司

△云南都司旧有鹤庆、通海二千户所，革

云南左卫 云南右卫 云南前卫 大理卫 楚雄卫 临安卫 景东卫 曲靖卫 洱海卫 永昌卫旧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蒙化卫 平夷卫 赵州卫 六凉卫 云南中卫 云南后卫 已下后设 广南卫 大罗卫 澜沧卫以澜沧军民指挥使司改 腾冲卫以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改 安宁千户所 宜良千户所 易门千户所 杨林堡千户所 十八寨千户所 通海前前千户所 通海右右千户所 定远千户所 马隆千户所 姚安千户所 姚安中屯千户所 武定千户所木密关千户所 镇安千户所旧为金齿千户所，万历十三年改，驻守猛淋 镇姚千户所旧为永昌千户所，万历十三年改，驻守老姚关 永平前前千户所 永平后后千户所 腾冲千户所 新安千户所 凤梧千户所

△土官

茶山长官司 潞江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 施甸长官司 镇道安抚司 杨塘安抚司俱属永昌卫 蛮莫安抚司 猛脸长官司 猛养长官司俱万历十三年改设

△贵州都司旧有层台、重安二千户所，俱革。旧有平伐长官司，后隶贵阳府。旧有平浪、九名九姓独山州二长官司，后隶都匀府。

贵州卫 永宁卫 普定卫 平越卫 乌撒卫 普安卫 赤水卫 威清卫 兴隆卫 新添卫 清平卫 平坝卫 安庄卫 龙里卫 安南卫 都匀卫 毕节卫贵州前卫旧无，后设 黄平千户所 普市千户所 重安千户所 安龙千户所白撒千户所摩泥千户所 关索岭千户所 阿落密千户所 平夷千户所 安南千户所 乐民千户所 七星关千户所

△土官

新添长官司 小平伐长官司 把平寨长官司 丹平长官司 丹行长官司 已上属新添卫 杨义长官司属平越卫 大平伐长官司属龙里卫

◎中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中卫 神策卫 应天卫 和阳卫 俱南京旧卫，永乐十八年调 牧马千

户所南京旧所调 蕃牧千户所添设

○在外

△直隶

扬州卫 高邮卫 仪真卫 淮安卫 镇海卫 滁州卫 徐州卫 苏州卫 太仓卫 金山卫 新安卫 泗州卫 寿州卫 邳州卫 大河卫 沂州卫 安庆卫宿州卫旧为千户所 潼关卫 已下旧属河南都司 归德卫 武平卫 镇江卫 已下添设庐州卫 六安卫 徐州左卫 建阳卫 汝宁千户所 松江中千户所 青村中前千户所 南汇嘴中后千户所 嘉兴中左千户所在府 吴淞江千户所 宝山千户所 刘河堡中千户所 崇明沙千户所 兴化千户所 通州千户所 泰州千户所 盐城千户所 东海中千户所 海州中前千户所 莒州千户所

△中都留守司

凤阳卫 凤阳中卫 凤阳右卫 皇陵卫 留守左卫 留守中卫 长淮卫 怀远卫 洪塘千户所

△河南都司旧有洛阳中护卫，后并汝州卫。

河南卫 弘农卫 陈州卫 睢阳卫 宣武卫 信阳卫 彰德卫 南阳卫 怀庆卫 颍川卫 南阳中护卫 已下添设 汝州卫 颍上千户所 禹州千户所旧名钧州，后改 嵩县千户所 卫辉前千户所 林县千户所 邓州前千户所唐县右千户所 周府仪卫司 唐府仪卫司 伊府仪卫司 赵府仪卫司 郑府仪卫司 崇府仪卫司 徽府仪卫司 赵府群牧所 郑府群牧所 崇府群牧所 徽府群牧所

◎前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前卫 龙骧卫 豹韬卫俱南京旧卫，永乐十八年分调

○在外

△直隶

九江卫

○湖广都司旧有武昌右千户所，革。

武昌卫 武昌左卫 黄州卫 永州卫 岳州卫 蕲州卫 施州卫 辰州卫常德卫 沅州卫 宝庆卫 沔阳卫 长沙卫 衡州卫 茶陵卫 镇远卫 偏桥卫

清浪卫 已上三卫在贵州境 平溪卫 五开卫 九溪卫 靖州卫 永定卫 宁远卫已下添设 铜鼓卫 武昌护卫 襄阳护卫 郴州千户所 麻寮千户所 添平千户所 安福千户所 忠州千户所在四川境 大庸千户所 桂阳千户所 武冈千户所 澧州千户所 宁溪千户所 常宁千户所 镇溪千户所桃川千户所 枇杷千户所锦田千户所 宁远千户所 江华千户所 城步千户所天柱千户所 汶溪千户所 宜章千户所 广安千户所 大田千户所 黎平千户所 中潮千户所 新化千户所 新化亮寨千户所 隆里千户所 已上五所在贵州境 平茶千户所 平茶屯千户所 铜鼓千户所 楚府仪卫司 荆府仪卫司雍府仪卫司 荣府仪卫司 岷府仪卫司 吉府仪卫司 荆府群牧所 雍府群牧所荣府群牧所 吉府群牧所

○土官

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属都司 腊惹洞长官司 麦著黄洞长官司 驴迟洞长官司施溶溪长官司 白崖洞长官司 田家洞长官司 已上属永顺宣慰司 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属都司 五寨长官司 筸子坪长官司 俱属保靖宣慰司施南宣抚司属施州卫 东乡五路安抚司属施南宣抚司 摇把洞长官司 上爱茶峒长官司 下爱茶峒长官司 镇远蛮夷长官司 隆奉蛮夷长官司俱属东乡五路安抚司 忠孝安抚司属施南忠路安抚司属施南 金峒安抚司属施南 剑南长官司属忠路 西坪蛮夷长官司属金峒 散毛宣抚司属施州卫 龙潭安抚司 大旺安抚司 俱属散毛 东流蛮夷长官司 腊壁峒蛮夷长官司 俱属大旺 忠建宣抚司属施州卫忠峒安抚司 高罗安抚司属忠建 木册长官司属高罗 镇南长官司 唐崖长官司 容美宣抚司俱属施州卫 椒山玛瑙长官司 五峰石宝长官司 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 石梁下峒长官司俱属容美 桑植安抚司属九溪 臻剖六洞横波等处长官司属镇远卫

○湖广行都司以湖广都司卫所改设

荆州卫 荆州左卫 荆州右卫 瞿塘卫 襄阳卫 襄阳护卫 安陆卫 郧阳卫 夷陵千户所 德安千户所 枝江千户所 长宁千户所 远安千户所 竹山千户所 均州千户所 房县千户所 忠州千户所 辽府仪卫司 襄府仪卫司 兴府仪卫司

○兴都留守司

承天卫旧安陆卫，嘉靖十八年改 沔阳卫旧属都司，嘉靖二十一年改 显陵卫旧为荆州左卫，嘉靖十八年改 德安千户所旧属行都司，嘉靖二十

一年改

○福建都司

福州中卫 福州左卫 福州右卫 兴化卫 泉州卫 漳州卫 福宁卫 镇东卫 平海卫 永宁卫 镇海卫 大金千户所已下添设 定海千户所 梅花千户所 万安千户所 莆禧千户所 福全千户所 金门千户所 中左千户所 高浦千户所 浦城千户所 六鰲千户所 铜山千户所 玄锺千户所 崇武千户所 南诏千户所 龙岩千户所

○福建行都司

建宁左卫 建宁右卫 延平卫 邵武卫 汀州卫 将乐千户所 武平千户所已下添设 永安千户所 上杭千户所 浦城千户所

○江西都司

南昌卫正德十六年，以左、前二卫并改 袁州卫 赣州卫 吉安千户所旧为卫 饶州千户所 安福千户所 会昌千户所 永新千户所 南安千户所建昌千户所 抚州千户所 铅山千户所 广信千户所 信丰千户所 宁府仪卫司 淮府仪卫司 益府仪卫司 淮府群牧所 益府群牧所

○广东都司

广州前卫 广州后卫 广州左卫 广州右卫 南海卫 潮州卫 雷州卫 海南卫 清远卫 惠州卫 肇庆卫 广海卫已下添设 砀石卫 神电卫 廉州卫旧千户所 新会千户所 韶州千户所 南雄千户所 龙川千户所 程乡千户所 德庆千户所 新兴千户所 阳江千户所 高州千户所 儋州千户所 新宁千户所 万州千户所 崖州千户所 增城千户所 东莞千户所已下添设 大鹏千户所 香山千户所连州千户所 河源千户所 长乐千户所 平海千户所海丰千户所 捷胜千户所 甲子门千户所 大城千户所 海门千户所 靖海千户所 蓬州千户所 澄海千户所广宁千户所 四会千户所 阳春千户所 海朗千户所 双鱼千户所 宁川千户所信宜千户所 石城千户所永安千户所 钦州千户所 灵山千户所 海康千户所 乐民千户所 海安千户所 锦囊千户所 清澜千户所 昌化千户所 南山千户所 泷水千户所 从化千户所 封门千户所函口千户所 富霖千户所

◎后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后卫 鹰扬卫 兴武卫俱南京旧卫，永乐十八年分调 大宁中卫大宁前卫 会州卫俱北平行都司旧卫 富峪卫已下添设，并北平山西等卫改调 宽河卫旧大宁后卫 神武左卫 神武后卫改昭陵卫 忠义左卫忠义右卫 忠义前卫 忠义后卫 义勇中卫 义勇左卫 义勇右卫 义勇前卫义勇后卫 武成中卫 蔚州左卫

○在外

△直隶旧为北平都司，有北平三护卫，后俱为亲军。其不系北平旧卫者，俱永乐以后添设。

蓟州卫 真定卫 永平卫 山海卫 遵化卫已上北平旧卫 密云中卫密云后卫以旧密云分 开平中屯卫 兴州左屯卫 兴州右屯卫 兴州中屯卫

兴州前屯卫 兴州后屯卫 延庆卫旧为北平都司居庸关千户所，后改隆庆卫，后又改此 东胜左卫 东胜右卫 镇朔卫 涿鹿卫旧为河南宁国卫，属中府 定边卫 神武右卫 神武中卫 忠义中卫 卢龙卫 武清卫 抚宁卫德州卫 宁山卫旧属河南都司，属中府 大同中屯卫永乐初改调 沈阳中屯卫 定州卫已上旧为北平、山东、山西、河南等处卫所，永乐初改调天津卫已下添设 天津左卫 天津右卫旧青州左护卫 通州左卫 通州右卫 涿鹿左卫 涿鹿中卫 河间卫 潼关卫旧属河南都司 德州左卫 梁城千户所 沧州千户所已下添设 倒马关千户所 潮河千户所 白洋口千户所 渤海千户所 宽河千户所 镇边城千户所 顺德千户所 武定千户所旧乐安千户所，改属 平定千户所 蒲州千户所俱属山西都司，后改

○大宁都司

保定左卫 保定右卫 保定中卫 保定前卫 保定后卫 俱永乐元年设营州左屯卫 营州右屯卫 营州中屯卫 营州前屯卫 营州后屯卫 俱洪武旧卫，永乐改属 茂山卫 紫荆关千户所

○万全都司宣德五年，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所添设。

万全左卫 万全右卫 宣府前卫 宣府左卫 宣府右卫 怀安卫 开平卫延庆左卫旧属北平行都司，后改 延庆右卫旧属北平都司，后改 龙门卫 保安卫旧属前府，后改 保安右卫旧属前府，后改 蔚州卫 永宁卫 怀来卫 兴和千户所美峪千户所 广昌千户所旧属山西都司，后改四海冶千户所 长安千户所 云川千户所 龙门千户所

○山西都司旧有太原三护卫，后革。蒲州千户所，改属直隶，广昌千户所，改属万全都司

太原左卫 太原右卫 太原前卫 振武卫 平阳卫 镇西卫 潞州卫 沈阳中护卫后设 汾州卫后设 沁州千户所 宁化千户所 雁门千户所 保德州千户所已下添设 偏头关千户所 磁州千户所 宁武千户所 八角千户所 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 晋府仪卫司 沈府仪卫司 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 沈府群牧所 代府群牧所

○山西行都司旧有蔚州卫，后改属万全都司

大同左卫 大同右卫 大同前卫 大同后卫 朔州卫已下俱山西大同等处卫所调改及添设 镇虏卫 安东中屯卫 阳和卫 玉林卫 高山卫 云川卫天城卫 威远卫 平虏卫 山阴千户所 马邑千户所 井坪千户所

◎南京卫所亲军卫

金吾前卫 金吾后卫 羽林左卫 羽林右卫 羽林前卫 府军卫 府军左卫 府军右卫 府军前卫 府军后卫 虎贲左卫 锦衣卫 旂手卫 金吾左卫 金吾右卫 江淮卫 济川卫 孝陵卫 牺牲千户所

◎五军都督府属

○左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左府。

留守左卫 镇南卫 水军左卫 骁骑右卫 龙虎卫 龙虎左卫旧为成都右护卫，宣德六年改 英武卫 沈阳左卫 沈阳右卫 龙江右卫

○右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右府。

虎贲右卫 留守右卫 水军右卫 武德卫 广武卫

○中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中府。

留守中卫 神策卫 广洋卫 应天卫 和阳卫 牧马千户所

○前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前府。

留守前卫 龙江左卫 龙骧卫 飞熊卫 天策卫 豹韬卫 豹韬左卫旧为成都中护卫，宣德六年改调

○后军都督府本府所属卫，仍隶北京后府。

留守后卫 横海卫 鹰扬卫 兴武卫 江阴卫

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都司一奴儿干都司

○卫三百八十四

朵颜卫 泰宁卫 建州卫 必里卫旧《会典》作兀里 福馀卫已上洪武间置兀者卫 兀者左卫 兀者右卫 兀者后卫 赤不罕卫 屯河卫 安河卫已上永乐二年置 毛怜卫 虎儿文卫 失里绵卫 奴儿干卫 坚河卫旧《会典》有温河撒力卫 已上永乐三年置 古贲河卫 右城卫 塔鲁木卫 苏温河卫 斡滩河卫旧《会典》有滩纳河 兀者前卫 卜颜卫 亦罕河卫 纳怜河卫 麦兰河卫 兀列河卫双城卫 撒剌儿卫 亦马剌卫 斡兰卫亦儿古里卫 脱木河卫 卜剌罕卫 密陈卫 脱伦卫 嘉河卫 塔山卫 阿速江卫 速平江卫 木鲁罕山卫 马英山卫 土鲁亭山卫 木塔里山卫 朵林山卫兀也吾卫 吉河卫 劄竹哈卫 旧《会典》有撒竹篮 福山卫旧《会典》作福三 肥河卫 哈温河卫旧《会典》作哈里河 木束河卫 撒儿忽卫罕答河卫旧《会典》作忽答河 劄童卫已上永乐四年置 阿古河卫 喜乐温河卫 木阳河卫 哈兰城卫 可令河卫 兀的河卫 哥吉河卫 野木河卫纳剌吉河卫 亦里察河卫 野儿定河卫 卜鲁丹河卫 好屯河卫 喜剌乌河卫旧《会典》作喜速乌 考郎兀卫 亦速里河卫 阿剌山卫 随满河卫 撒秃河卫忽兰山卫 古鲁浑山卫 阿资河卫 甫里河卫答剌河卫旧《会典》作纳剌河 撒只剌河卫 阿里河卫旧《会典》作阿吉河 依木河卫 亦文山卫木兰河卫 朵儿必河卫 甫门河卫 已上永乐五年置 纳木河卫 童宽山卫 兀鲁罕河卫 塔罕山卫 者帖列山卫 木兴卫 友帖卫 牙鲁卫 益实卫 剌鲁卫 乞忽卫 兀里溪山卫 希滩河卫 弗朵秃河卫 阿者迷河卫 撒察河卫斡兰河卫 阿真河卫 木忽剌河卫 钦真河卫 克默河卫 察剌秃山卫 呕罕河卫 阮里河卫 列门河卫 秃都河卫 实山卫 忽里急山卫 莫温河卫 薛列河卫已上永乐六年置 卜鲁兀卫 葛林卫 把城卫 劄肥河卫 忽石门卫 劄岭上卫 木里吉卫 忽儿海卫 伏里其卫 乞勒尼卫 爱河卫 把河卫 和屯吉卫 失里木卫 阿伦卫 古里河卫 塔麻速卫已上永乐七年置 木兴河卫木剌河卫 旧《会典》作木束河卫 喜申卫 使防河卫旧《会典》作使方河 甫儿河卫 亦麻河卫 兀应河卫 法因河卫 阿答赤河卫旧《会典》作阿答 古木山卫 葛称哥卫已上永乐八年置 督罕河卫 建州左卫 只儿蛮卫 兀剌卫顺民卫 囊哈儿卫古鲁卫旧《会典》作古鲁山 满径卫哈儿蛮卫 塔亭卫 也孙伦卫 可木河卫 弗思木卫

弗提卫已上永乐十年置斡朵伦卫永乐十一年置 哈儿分卫 阿儿温河卫速塔儿河卫 兀屯河卫玄城卫 和卜罗卫老哈河卫 失儿兀赤卫 卜鲁秃河卫 可河卫 乞塔河卫兀剌忽卫已上永乐十二年置 渚冬河卫 劄真卫 兀里哈里卫 忽鲁爱卫已上永乐十三年置 吉滩河卫 亦马忽山卫已上永乐十四年置 阿真同真卫 亦东河卫 亦迷河卫已上永乐十五年置 建州右卫 益实左卫 阿答赤卫 塔山左卫旧《会典》作塔山前 城讨温卫旧《会典》作“成”，已上俱正统间置 寄住毛怜卫此下正统已后续置 可木卫 失里卫 失木鲁河卫 忽鲁木卫 塔马速卫失烈木卫 吉滩卫 和屯卫 禾屯吉河卫 亦失卫亦力克卫 纳木卫 弗纳河卫忽失木卫 兀也卫 也速伦卫 巴忽鲁卫 兀牙山卫 塔木卫 忽里山卫 罕麻卫 木里吉河卫 引门河卫 亦里察卫 只卜得卫 塔儿河卫 木忽鲁卫 木答山卫 立山卫 可吉河卫 忽失河卫 脱伦兀卫 阿的纳河卫 兀力卫 阿速卫 速温河卫 纳剌吉卫 撒剌卫 亦实卫 弗朵脱河卫 亦屯河卫 兀讨温河卫 甫河卫 剌山卫 阿者卫 童山宽卫 替里卫 亦里察河卫 哈黑分卫 秃河卫好屯卫 乞列尼卫 撒里河卫 忽思木卫兀里河卫 忽鲁山卫 弗儿秀河卫 没脱伦卫阿鲁必河卫 咬里山卫 亦文卫 写猪洛卫 答里山卫 古木河卫 剌儿卫 兀同河卫 出万山卫 者屯卫喜辰卫 海河卫 兰河卫 朵州山卫 者亦河卫纳速吉河卫 把忽儿卫 镇真河卫 也速河卫 者剌秃卫 也鲁河卫 亦里河卫失里兀卫 斡朵里卫 秃屯河卫 者林山卫 波罗河卫 朵儿平河卫 散力卫 密剌秃山卫 甫门卫细木河卫 没伦河卫 弗秃都河卫 者列帖卫 察札秃河卫出万河卫 者帖列卫兀失卫 忽里河卫失里绵河卫 兀剌河卫 爱河卫 洽剌察卫 卜忽秃河卫没伦卫 卜鲁卫 以哈阿哈卫 速江平卫 兀山卫 弗力卫 失郎山卫 亦屯卫木河卫 竹墩卫 河木卫哈郎卫 岁班卫 失山卫 考郎卫 筑屯卫黑里河卫 右城卫 弗河卫 文东河卫 阿古卫 弗山卫 兀答里卫 纳速河卫 失列河卫 朵儿玉卫 兀鲁河卫 弗郎罕河卫 赤卜罕山卫老河卫 竹里河卫吉答纳河卫 者不登卫 也速脱卫 阿木河卫 颜亦卫已下添设 山答卫塔哈卫 弗鲁纳河卫 行子卫 兀勒阿城卫 阿失卫 吉真纳河卫 法卫 薄罗卫 塔麻所卫布儿哈卫 亦思察河卫 失剌卫 卜忽秃卫 撒里卫 你实卫平河卫 忽里吉山卫 阿乞卫 台郎卫 塞克卫 拜苦卫 所力卫 巴里卫塔纳卫 木郎卫 额克卫 勒伏卫 式木卫 树哈卫 肥哈答卫 盖千卫

英秃卫 乞忽卫 阿林卫 哈儿速卫 巴答卫 脱木卫 忽把卫 速哈儿卫 马失卫塔赛卫 劄里卫 者哈卫 恨克卫 哈失卫 交枝卫 葛卫 艾答卫 亦蛮卫哈察卫 革出卫 卜答卫 蜀河卫 秃里赤山卫 赛因卫 忙哈卫

○所二十四

兀者托温千户所 哈鲁门山千户所 兀者揆野木千户所 兀的罕千户所兀者稳免赤千户所 得的河千户所 鱼失千户所 五年千户所 兀者已河千户

所真河千户所 兀的千户所 屯河千户所 哈三千户所 兀者屯河千户所 古贲河千户所 五音千户所 锁郎塔真河千户所 兀者揆野人千户所 敷答河千户所兀秃河千户所 可里踢千户所 哈鲁门千户所 兀讨温河千户所 兀者撒野人千户所

△站七

别儿真站 黑龙江地方莽亦帖站 弗朵河站 亦罕河卫忽把希站 忽把希站弗答林站 古代替站

○地面七

弗孙河地面 木温河地面 埇坎河地面 撒哈地面 亦马河咬东地面 可木地面 黑龙江地面

○寨一

黑龙江忽里平寨

西北诸部，在明初服属，授以指挥等官，设卫给诰印。

○卫六

赤斤蒙古卫 罕东卫 安定卫 阿端卫 曲先卫 哈密卫

西番即古吐番。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自是番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阐化等王，大乘大宝法王者，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所设有都指挥使司、指挥司。

○都指挥使司二

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

○指挥使司一

陇答卫指挥使司

○宣尉使司三

朵甘宣慰使司 董卜韩胡宣慰使司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

○招讨司六

朵甘思招讨司 朵甘陇答招讨司 朵甘丹招讨司 朵甘仓溏招讨司 朵甘川招讨司 磨儿勘招讨司

○万户府四

沙儿可万户府 乃竹万户府 罗思端万户府 别思麻万户府

○千户所十七

朵甘思千户所 剌宗千户所 孛里加千户所 长河西千户所 多八三孙千户所 加八千户所 兆日千户所 纳竹千户所 伦答千户所 果由千户所 沙里可哈忽的千户所 孛里加思千户所 撒里土儿千户所 参卜郎千户所剌错牙千户所 泄里坝千户所 润则鲁孙千户所

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初，永乐十三年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仁宗初，因英国公张辅等言，调直隶及近京军番上操备，谕以毕农而来，先农务遣归。既而辅言："边军比悉放还，京军少，请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校阅。"制曰"可"。又敕河南、山东、山西、大宁及中都将领，凡军还取衣装者，以三月毕务，七月至京，老弱者选代，官给之马。岁春秋番上，共十六万人：大宁七万七百余，中都、山东递杀，河南最少，仅一万四千有奇。定为例。后允成国公硃勇等请，罢巩昌诸卫及阶、文千户所班军，代以陕西内地卒。山东卫士沿海备倭，沿海卫士复内调，通州卫士漕淮安粟，安庆卫士赴京操，不便，皆更之。已，并放还陕西班军。正统中，京操军皆戍边，乃遣御史于江北、山东、北直选卒，为京师备。景泰初，边事棘，班军悉留京，间岁乃放还取衣装。于是于谦、石亨议三分之，留两番操备。保定、河间、天津放五十日，河南、山东九十日，淮、扬、中都百日，紫荆、倒马、白羊三关及保定诸城戍卒，属山东、河南者，亦如之。逃者，官镌秩三等，卒尽室谪边卫。明年，谦又言："班军分十营团练，久不得休，请仍分两番。"报可。

成化间，河南秋班军二千余不至，下御史趣之。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乃定远限罪，轻者发居庸、密云、山海关罚班六月。重者发边卫罚班至年半。令虽具，然不能革也。

弘治中，兵部言占役之害，罚治如议。于是选卫兵八万团操，内外各半。外卫四万，两番迭上。李东阳极言工作困军，班军逾期不至，大率坐此。帝然之。末年，归大宁卒两班万人。正德中，宣府军及京营互调，春秋番换如班军例。迄世宗立乃已。

嘉靖初，尚书李承勋言："永乐中调军番上京师，后遂踵为故事，卫伍半空，而在京者徒供营造。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御史鲍象贤请分班军为三，二入营操，一以赴役。通政司陈经复请半放之，收其粮募工。皆不行。久之，从翊国公郭勋言，宽河南因灾不至班军，而谕后犯者罪必如法。兵部因条议，军士失期，治将领之罪，以多寡为差，重者至镌秩戍边。报可。其后边警棘，乃并番上军为一班，五月赴京，十一月放还，每岁秋防见兵十五六万。仇鸾用事，抽边卒入卫，凡选士六万八千余。又免大宁等卫军京操，改防蓟镇，班军遂耗减。丰城侯李熙核其数，仅四万人，因请改征银召募，而以见军四万归营操练。严嵩议以"各卫兵虽有折干之弊，然清核令下，犹凛凛畏罪。若奉旨征银，恐借为口实，祖宗良法深意，一旦荡然"。帝是之。折干者，卫卒纳银，将弁以免其行，有事则召募以应。亡何，从平江伯陈圭奏，仍令中都、山东、河南军分春秋两班，别为一营，春以三月至，八月还，秋以九月至，来岁二月还，工作毋擅役。

隆庆初，大发治河，军人惮久役，逃亡多。部议于见役军中，简锐者著伍，而以老弱供畚锸。

万历二年，科臣言，班军非为工作设。下兵部，止议以小工不得概派而已。时积弊已久，军士苦役甚，多愆期不至。故事，失班脱逃者，罚工银，追月糈。其后额外多征，军益逃，中都尤甚。自嘉靖四十三年后，积逋工银至五十余万两。巡抚都御史张翀乞蠲额外工价，军三犯者，不必罚工，竟调边卫。而巡视京营给事中王道成则言："凡军一班不到，即系一年脱伍，尽扣月粮。本军仍如例解京，罚补正班。三年脱班，仍调边卫。"并报可。卫军益大困。

后二十九年，帝以班军多老弱雇倩，令严饬之。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皆佣诸丐，因言："班军本处有大粮，到京有行粮，又有盐斤银，所费十余万金，今皆虚冒。请解大粮贮库，有警可召募，有工可雇役。"部议请先申饬，俟大工竣行之。是时专以班军为役夫，番上之初意尽失矣。

又五年，内庭有小营缮，中官陈永寿请仍用班军，可节省。给事中

宋一韩争之，谓：“班军输操即三大营军，所系甚重。今边鄙多事，万一关吏不谨，而京师团练之军多召募，游徼之役多役占，皇城宿卫多白徒，四卫扈从多厮役。即得三都司健卒三万，犹不能无恐，况动以兴作朘削，名存实亡，缓急何赖哉？”不听。四十年，给事中麻僖请恤班操之苦。后六年，顺天巡抚都御史刘曰梧言班军无济实用，因陈募兵十利。是时，法益弛，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

启、祯时，边事汹汹，乃移班军于边。筑垣、负米无休期，而糗粮缺，军多死，班将往往逮革。特敕兵部右侍郎专督理，铸印给之，然已无及。

志第六十七 兵三

○边防 海防江防 民壮 士兵 乡兵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初，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于紫荆关及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九年，敕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参用南北军士。十五年，又于北平都司所辖关隘二百，以各卫卒守戍。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十七年，命徐达籍上北平将校士卒。复使将核辽东、定辽等九卫官军。是后，每遣诸公、侯校沿边士马，以籍上。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其地在喜峰口外，故辽西郡，辽之中京大定府也；西大同，东辽阳，南北平。冯胜之破纳哈出，还师，城之，因置都司及营州五屯卫，而封皇子权为宁王，调各卫兵往守。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设开平卫及兴和等千户所，东西各四驿，东接大宁，西接独石。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袭陷大宁，以宁王权及诸军归。及即位，封宁王于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畀兀良哈。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先是兴和亦废，开平徙于独石，宣府遂称重镇。然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

洪熙改元，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率兵，修城堡，广屯种。皆不能用。

正统元年，给事中硃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守。”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宁夏总兵官史昭言：“所辖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抵绥德州，沙漠旷远，并无守备。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大同总兵官方政继以马营请，欲就半岭红寺儿废营修筑。宣大巡抚都御史李仪以大同平衍，巡哨宜谨，请以副总兵主东路，参将主西路，而迤北则属之总兵官都指挥。并如议行。后三年，诏塞紫荆关诸隘口，增守备军。时瓦剌渐强，从成国公硃勇请也。既而也先入塞，英宗陷于土木。景帝即位，十余年间，边患日多，索来、毛里孩、阿罗出之属，相继入犯，无宁岁。

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张杰言：“延庆等境广袤千里，所辖二十五营堡，每处仅一二百人，难以应敌，宜选精锐九千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县，龙州、榆林二城，高家、安边二堡，庶缓急有备。”又请分布鄜、庆防秋军二千余人于沿边要害。从之。七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先是，东胜设卫守在河外，榆林治绥德。后东胜内迁，失险，捐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军分戍。天顺中，阿罗出入河套驻牧，每引诸部内犯。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橐驼城。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国公张懋条上边备，言：“居庸关、黄花镇、喜峰口、古北口、燕河营有团营马步军万五千人戍守，请益军五千，分驻永平、密云以策应辽东。凉州镇番、庄浪、贺兰山迤西，从雪山过河，南通靖虏，直至临、巩，俱敌入犯之路，请调陕西官军，益以甘、凉、临、巩、秦、平、河、洮兵，戍安定、会宁，遇警截击；以凉州锐士五千，扼要屯驻，彼此策应。”诏可。二十一年，敕各边军士，每岁九月至明年三月，俱常操练，仍以操过军马及风雪免日奏报。边备颇修饬。

弘治十四年，设固原镇。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以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是时陕边惟甘肃稍安，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乃敕修嘉峪关。

正德元年春，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因上修筑定边营等六事。帝可其奏。旋以忤中官刘瑾罢，所筑塞垣仅四十余里而已。武宗好武，边将江彬等得幸，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

多内调，又以京军六千与宣府军六千春秋番换。十三年，颁定宣、大、延绥三镇应援节度：敌不渡河，则延绥听调于宣、大；渡河，则宣、大听调于延绥。从兵部尚书王琼议也。

初，大宁之弃，以其地畀朵颜、福馀、泰宁三卫，盖兀良哈归附者也。未几，遂不靖。宣宗尝因田猎，亲率师败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云止设都指挥镇守。土木之变，颇传三卫助逆，后因添设太监参将等官。至是，朵颜独盛，情叵测。

嘉靖初，御史丘养浩请复小河等关于外地，以扼其要。又请多铸火器，给沿边州县，募商粜粟，实各边卫所。诏皆行之。初，太祖时，以边军屯田不足，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富商大贾悉自出财力，募民垦田塞下，故边储不匮。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始变法，令商纳银太仓，分给各边。商皆撤业归，边地荒芜，米粟踊贵，边军遂日困。十一年，御史徐汝圭条上边防兵食，谓“延绥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黄河而上，楚粟由郧阳，汴粟由陕、洛，沔粟由汉中，以达陕右。宣、大产二麦，宜多方收粜。紫荆、倒马、白羊等关，宜招商赁车运”。又请“以宣府游兵驻右卫怀来，以援大同。选补游兵于顺圣西城为临期应援，永宁等处游兵卫宣府，备调遣。直隶八府召募勇敢团练，赴边关远近警急。榆林、山、陕游兵，于本处策应”。报可，亦未能行也。

十八年，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头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规画虽密，然兵将率怯弱，其健者仅能自守而已。

二十二年，诏宣府兵乘塞。旧制，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议，入秋悉令赴边，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罢归，犒以帑金。久之，以劳费罢。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请定计决战，尽复套地。”明年，敌犯延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复套，条上十八事。帝嘉奖之。大学士严嵩窥帝意惮兵，且欲杀旧阁臣夏言，因劾铣，并言诛死，自是无敢言边事者。

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从间道黄榆沟入，直薄东直门，诸将不

敢战。敌退，大将军仇鸾力主贡市之议。明年，开马市于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马市罢。

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东尽老营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丫角山迤北而来，历中北路，抵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阳河迤东，历中北路，抵东路之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临巨寇，险在外者，所谓极边也。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紫荆、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界，历高崖、白羊，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冈，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从之。时俺答益强，朵颜三卫为之向道，辽、蓟、宣、大连岁被兵。三十四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既解大同右卫围，因筑牛心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间稍宁息，而蓟镇之患不已。

蓟之称镇，自二十七年始。时镇兵未练，因诏各边入卫兵往戍。既而兵部言："大同之三边，陕西之固原，宣府之长安岭，延绥之夹墙，皆据重险，惟蓟独无。渤海所南，山陵东，有苏家口，至寨篱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筑墙建台，设兵守，与京军相夹制。"报可。时兵力孱弱，有警征召四集，而议者惟以据险为事，无敢言战者。其后蓟镇入卫兵，俱听宣、大督、抚调遣，防御益疏。朵颜遂乘虚岁入。三十七年，诸镇建议，各练本镇戍卒，可省征发费十之六。然戍卒选懦不任战，岁练亦费万余，而临事征发如故。隆庆间，总兵官戚继光总理蓟、辽，任练兵事，因请调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及至，待命于郊，自朝至日中，天雨，军士跬步不移，边将大骇。自是蓟兵以精整称。

俺答已通贡，封顺义王，其子孙袭封者累世。迨万历之季，西部遂不竞，而土蛮部落虎炖兔、炒花、宰赛、□爰兔辈，东西煽动，将士疲于奔命，未尝得安枕也。

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

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

正统初，山西、河南班军守偏头、大同、宣府塞，不得代。巡抚于谦言："每岁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敌骑出没，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边守自足。乞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言："沿边墩台，守了军更番有例，惟坐事谪发者不许，困苦甚。乞如例践更。"并从之。五年，山西总兵官李谦请偏头关守备军如大同例，半岁更番。部议，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有久而后遣者。弘治中，三边总制秦纮言："备御延绥官军，自十二月赴边，既周一岁，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军日多，请岁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边军便之。

嘉靖四十三年，巡抚延绥胡志夔请免戍军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为募兵用。至万历初，大同督、抚方逢时等请修筑费。诏以河南应戍班军，自四年至六年概免，尽扣班价发给，谓之折班，班军遂耗。久之，所征亦不得。宁山、南阳、颍上三卫积逋延绥镇折班银至五万余两。是后诸边财力俱尽，敝极矣。

初，边政严明，官军皆有定职。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诸事，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而其后皆废坏云。

沿海之地，自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

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兴、海盐、海宁皆设兵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万余人，隶各卫为军。且禁沿海民私出海。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从德庆侯廖永忠言，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无事则巡徼，遇寇以大船薄战，快船逐之。诏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京卫及沿海诸卫军悉听节制。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后三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于浙，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场，及青

村、南汇嘴城二千户所，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山、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先已置八千户所，曰平阳、三江、龙山、霩爬、大松、钱仓、新河、松门，皆屯兵设守。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视闽粤，筑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领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鰲、铜山、玄钟。二十三年，从卫卒陈仁言，造苏州太仓卫海舟。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后从山东都司周彦言，建五总寨于宁海卫，与莱州卫八总寨，共辖小寨四十八。已，复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帝素厌日本诡谲，绝其贡使，故终洪武、建文世不为患。

永乐六年，命丰城侯李彬等缘海捕倭，复招岛人、醾户、贾竖、渔丁为兵，防备益严。十七年，倭寇辽东，总兵官刘江歼之于望海埚。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

至嘉靖中，倭患渐起，始设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已，改巡抚为巡视。未几，倭寇益肆。乃增设金山参将，分守苏、松海防，寻改为副总兵，调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兵充战守，而杭、嘉、湖亦增参将及兵备道。三十三年，调拨山东民兵及青州水陆枪手千人赴淮、扬，听总督南直军务都御史张经调用。时倭纵掠杭、嘉、苏、松，踞柘林城为窟穴，大江南北皆被扰。监司任环败之，经亦有王家泾之捷，乃遁出海，复犯苏州。于是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平阳港、黄花澳，据海门之险，使不得犯温、台。守宁海关、湖头湾，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窥宁、绍。守鳖子门、乍浦峡，使不得近杭、嘉。守吴淞、刘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苏、松。且宜修饬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联为一□宗，募惯习水工领之，而充以原额水军，于诸海口量缓急置防。"部是其议。未几，兵部亦言："浙、直、通、泰间最利水战，往时多用沙船破贼，请厚赏招徕之。防御之法，守海岛为上，宜以太仓、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仓、东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陈钱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约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师固守。"报可。已，复令直隶吴淞江、刘家河、福山港、镇江、圌山五总添设游兵，听金山副总兵调度。

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询请"分福建之福、兴为一路，领以参将，驻福宁，水防自流江、烽火门、俞山、小埕至南日山，漳、泉为一路，领以参将，驻诏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屿、铜山、玄钟、走马溪、安边馆。水陆兵皆听节制。福建省城介在南北，去海仅五十里，宜更设

参将，选募精税部领哨船，与主客兵相应援”。部覆从之。广东惠、潮亦增设参将，驻揭阳。福建巡抚都御史游震得言：“浙江温、处与福宁接壤，倭所出没，宜进戚继光为副总兵，守之。而增设福宁守备，隶继光。漳州之月港亦增设守备，隶总兵官俞大猷。延、建、邵为八闽上游，宜募兵以备缓急。”皆允行。既而宗宪被逮，罢总督官，以浙江巡抚赵炳然兼任军事。炳然因请令定海总兵属浙江，金山总兵属南直，俱兼理水陆军务，互相策应。其后，莆田倭寇平，乃复五水寨旧制。

五寨者，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屿，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后废。至是巡抚谭纶疏言：“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复旧。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宗为正兵，铜山、小埕二□宗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改三路参将为守备。分新募浙兵为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县民壮皆补用精悍，每府领以武职一人，兵备使者以时阅视。”帝皆是之。狼山故设副总兵，至是改为镇守总兵官，兼辖大江南北。迨隆庆初，倭渐不为患，而诸小寇往往有之。

万历三年，设广东南澳总兵官，以其据漳、泉要害也。久之，倭寇朝鲜，朝廷大发兵往援，先后六年。于是设巡抚官于天津，防畿甸。后十余年，从南直巡按御史颜思忠言，分淮安大营兵六百守廖角嘴。从福建巡抚丁继嗣言，设兵自浙入闽之三江及刘澳，而易海澄团练营士著军以浙兵。

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砲台以守。先是，万历中，许孚远抚闽，奏筑福州海坛山，因及澎湖诸屿，且言浙东沿海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山俱宜经理，遂设南麂副总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遥峙海中，逶迤如修蛇，多岐港零屿，其中空间可藏巨艘。初为红毛所据，至是因巡抚南居益言，乃夺而守之。

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而诸所防御，于广东则分东、中、西三路，设三参将；于福建则有五水寨；于浙则有六总，一金乡、盘石二卫，一松门、海门二卫，一昌国卫及钱仓、爵溪等所，一定海卫及霸戺、大嵩等所，一观海、临山二卫，一海宁卫，分统以四参将；于南直隶则乍浦以东，金山卫设参将，黄浦以北，吴淞江口设总兵；于淮、扬则总兵驻通州，游击驻庙湾，又于扬州设陆兵游击，待调遣；于山东则登、莱、青三府设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参将，总督沿海兵马备倭之都指挥，于蓟、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而以密云、永平两游击

为应援。山海关外，则广宁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宁前参将为应援，而金、复、海、盖诸军皆任防海。三岔以东，九联城外创镇江城，设游击，统兵千七百，哨海上，北与宽奠参将陆营相接，共计凡七镇，而守备、把总、分守、巡徼会哨者不下数百员。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盖遭倭甚毒，故设防亦最密云。

日本地与闽相值，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故浙、闽为最冲。南寇则广东，北寇则由江犯留都、淮、扬，故防海外，防江为重。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浦子口，相掎角。所辖沿江诸郡。上自九江、广济、黄梅，下抵苏、松、通、泰，中包安庆、池、和、太平，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从锦衣卫佥事冯瑶言，令江兵依地设防，于瓜、仪、太平置将领镇守。后六年，守备定西侯蒋琬奏调建阳、镇江诸卫军补江兵缺伍。十三年，命择武大臣一人职江操，毋摄营务。又五年，从南京都御史白昂言，敕沿江守备官互相应援，并给关防。著为令。弘治中，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嘉靖八年，江阴贼侯仲金等作乱，给事中夏言请设镇守江、淮总兵官。已而寇平，总兵罢不设。十九年，沙贼黄艮等复起。帝诘兵部以罢总兵之故，乃复设，给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后复裁罢。三十二年，倭患炽，复设副总兵于金山卫，辖沿海至镇江，与狼山副总兵水陆相应。时江北俱被倭，于是量调九江、安庆官军守京口、圌山等地。久之，给事中范宗吴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应、凤二巡抚防海。后因倭警，遂以镇江而下，通常、狼、福诸处隶之操江，以故二抚臣得诿其责。操江又以向非本属兵，难遥制，亦漠然视之，非委任责成意。宜以圌山、三江会口为操、抚分界。"报可。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

先是，增募水兵六千。隆庆初，以都御史吴时来请，留四之一，余悉罢遣，并裁中军把总等官。已，复令分汛设守，而责以上下南北互相策应。又从都御史宋仪望言，诸军皆分驻江上，不得居城市。万历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请复设京口总兵。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谓既有吴淞总兵，不宜两设。乃设兵备使者，每春汛，调备倭都督，统卫所水、陆军赴镇江。后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长江千余里，上江列营五，兵备臣三；下江列营五，兵备臣二。宜委以简阅训练，即以精否为兵备殿最。"部议以为然。故事，南北总哨官五日一会哨于适中地，将领官亦月两至江上会哨。其后多不行。崇祯中，复以勋臣任操江，偷惰成习，会

哨巡徼皆虚名，非有实矣。

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

太祖定江东，循元制，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后从山西行都司言，听边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闽、浙苦倭，指挥方谦请籍民丁多者为军。寻以为患乡里，诏闽、浙互徙。时已用民兵，然非召募也。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月粮四斗。景泰初，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而紫荆、倒马二关，亦用民兵防守，事平免归。

成化二年，以边警，复二关民兵。敕御史往延安、庆阳选精壮编伍，得五千余人，号曰土兵。以延绥巡抚卢祥言边民骁果，可练为兵，使护田里妻子，故有是命。

弘治七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二人，五百里三，三百里四，百里以上五。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而禁役占放买之弊。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自为募。或称机兵，在巡检司者称弓兵。后以越境防冬非计，大同巡抚刘宇请免其班操，征银粮输大同，而以威远屯丁、舍、余补役。给事中熊伟亦请编应募民于附近卫所。并从之。十四年，以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遣使赍银二十万及太仆寺马价银四万往募。指挥千百户以募兵多寡为差，得迁级，失官者得复职，即令统所募兵。既而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谓："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岁久逃故，尝选民壮三十余万，又核卫所舍人、余丁八十八万，西北诸边召募士兵无虑数万。请如孟旸奏，察有司不操练民壮、私役杂差者，如役占军人罪。"报可。正德中，流贼扰山东，巡抚张凤选民兵，令自买马团操，民不胜其扰。兵部侍郎杨潭以为言。都御史宁杲所募多无赖子，为御史张璇所劾。

嘉靖二十二年增州县民壮额，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二十九年，京师新被寇，议募民兵，以二万为率。岁四月终，赴近京防御。后五年，兵部尚书杨博请汰老弱，存精锐，在外者发各道为民兵，在京者隶之巡捕参将，逃者不补。帝以影占数多，耗粮无用，遣官核宜罢宜还者以闻。隆庆中，张居正、陈以勤复请籍畿甸民兵，谓："直隶八府人多健悍，总按户籍，除单丁老弱者，父子三人籍一子，兄弟三人籍一弟，州与大县可得千六百人，小县可得千人。中分之为正兵、奇兵，登名尺籍，隶抚臣操练，岁无过三月，月无过三次，练毕即令归农，复其身。岁操外，不得别遣。"命所司议行。然自嘉靖后，山东、河南民兵

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

治河之役，给事中张贞观请益募士兵，捍淮、扬、徐、邳。畿南盗起，给事中耿随龙请复民壮旧制，专捕贼盗。播州之乱，工部侍郎赵可怀请练土著，兵部因言："天下之无兵者，不独蜀也。各省官军、民壮，皆宜罢老稚，易以健卒。军操属印官、操官，民操属正官、捕官，郡守、监司不得牵制。立营分伍，以凭调发。"先后皆议行。

末年，募兵措饷益急。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琏陈调募之害。山西参政徐九翰尤极言民兵不可调。崇祯时，中原盗急，兵部尚书杨嗣昌议令责州县训练土著为兵。工部侍郎张慎言言其不便者数事，而御史米寿图又言其害有十，谓不若简练民兵，增民壮快手，备御地方为便。后嗣昌死，练兵亦不行。

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义乌为最，处次之，台、宁又次之，善狼筅，间以叉槊。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及守蓟门，最有名。曰川兵、曰辽兵，崇祯时，多调之剿流贼。其不隶军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县曰毛葫芦，习短兵，长于走山。而嵩及卢氏、灵宝、永宁并多矿兵，曰角脑，又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运石，远可及百步。闽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击。正统间，郭荣六者，破沙尤贼有功。商灶盐丁以私贩为业，多劲果。成化初，河东盐徒千百辈，自备火砲、强弩、车仗，杂官军逐寇。而松江曹泾盐徒，嘉靖中逐倭至岛上，焚其舟。后倭见民家有鹾囊，辄摇手相戒。粤东杂蛮蜑，习长牌、斫刀，而新会、东莞之产强半。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大滕峡之役，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庄浪鲁家军，旧隶随驾中，洪熙初，令土指挥领之。万历间，部臣称其骁健，为敌所畏，宜鼓舞以储边用。西宁马户八百，尝自备骑械赴敌，后以款贡裁之。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请复其故。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

志第六十八 兵四

清理军伍 训练 赏功 火器 车船 马政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未几，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从兵部尚书俞纶言，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二十一年，诏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其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

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

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范济极言勾军之扰。富峪卫百户钱兴奏言："祖本涿鹿卫军，死，父继，以功授百户。臣已袭父职，而本卫犹以臣祖为逃军，屡行勾取。"帝谓尚书张本曰："军伍不清，弊多类此。"已而宣宗立，军弊益滋，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诬攘良民充伍。帝谕兵部曰："朝廷于军民，如舟车任载，不可偏重。有司宜审实毋混。"乃分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清理天下军卫。三年敕给事、御史清军，定十一条例，榜示天下。明年复增为二十二条。五年，从尚书张本请，令天下官吏、军旗公勘自洪、永来勾军之无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军有亲老疾独子者，编之近地，余丁赴工逋亡者例发口外，改为罚工一年，示优恤焉。八年，免苏州卫抑配军百五十九人，已食粮止令终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苏、常军户绝者，株累族党，动以千计，知府况钟言于朝，又常州民诉受抑为军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抚侍郎周忱清理。

正统初，令勾军家丁尽者，除籍；逃军死亡及事故者，或家本军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挟雠妄报冒解，或已解而赴部声冤者，皆与豁免。定例，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大学士杨士奇谓风土异宜，濒于夭折，请从所宜发戍。署兵部侍郎邝埜以为紊祖制，寝之。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复请补近卫，始议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人分道清军，以十分为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时以罪谪者逃故，亦勾其家

丁。御史江昂谓非“罚弗及嗣”之义，乃禁之。

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兵部尚书胡世宁请“屡经清报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缓急难倚，急改编原籍。卫所有缺伍，则另选舍余及犯罪者充补。犯重发边卫者，责卖家产，阖房迁发，使绝顾念。庶卫卒皆土著，而逃亡益鲜”。帝是其言。其后，用主事王学益议，制勾单，立法详善。久之，停差清军御史，宽管解逃军及军赴卫违限之科。清军官日玩愒，文卷磨灭，议者复请申饬。

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言：“勾军东南，资装出于户丁，解送出于里递，每军不下百金。大困东南之民，究无补于军政。宜视班匠例，免其解补，而重征班银，以资召募，使东南永无勾补之扰，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郧阳巡抚王世贞因言有四便：应勾之户，乐于就近，不图避匿，便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绝，便二；近则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户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贞明议，不行。后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复请各就近地，南北改编。又言“应勾之军，南直隶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请自天顺以前竟与释免”。报可，远近皆悦。然改编令下，求改者相继。明年，兵部言“什伍渐耗，边镇军人且希图脱伍”。有旨复旧，而应聘之议复不行。

凡军卫掌于职方，而勾清则武库主之。有所勾摄，自卫所开报，先核乡贯居止，内府给批，下有司提本军，谓之跟捕；提家丁，谓之勾捕。间有恩恤开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应补军役生员，遣归卒业。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有孙宗皋宜继。时已中乡试，尚书张本言于帝，得免。如此者绝少。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嘉靖三十一年，又编四册，曰军贯，曰兜底，曰类卫、类姓。其勾军另给军单。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然弊政渐丛，而扰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群力，取天下。即位后，屡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议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射以十二矢之半，远可到，近可中为程。远可到，将弁百六十步、军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远可到，蹶张八十步，划车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四十步，划车六十步。枪必进退熟习。在京卫所，以五千人为率，取五之一，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验试，馀以次番试。在外都司

卫所，每卫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余以次番试。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军士给钱六百为道里费。将领自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夺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为军止。都指挥军士四分以上不中，夺俸一年；六分以上罢职。”后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赴京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本卫较射。二十年，命卫士习射于午门丹墀。明年复令：“天下卫所马步军士，各分十班，将弁以廕叙久次升者统之，冬月至京阅试。指挥、千百户，年深惯战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练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娴习者，罚。”明年，诏五军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钞，又各给钞三锭为路费，不中者亦给之。明年再试不如式，军移戍云南，官谪从征，总小旗降为军。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还卫署事，与半俸，二年后仍试如故者，亦降为军。”

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六师尝自较阅。又尝敕秦、晋、周、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遣将统马步军分驻真定、德州操练，侯赴京阅视。

景泰初，立十团营。给事中邓林进《轩辕图》，即古八阵法也，因用以教军。成化间，增团营为十二，命月二次会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内，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营官操练，又自执金鼓演四镇卒。然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

嘉靖六年定，下营布阵，止用三叠阵及四门方营。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铳手各一二人为教师，转相教习。及更营制，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选锋，厚其校艺之赏。总督大臣一月会操者四，余日营将分练。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入一营，校阅赏罚，因以择选锋。帝又置内营于内教场，练诸内使。

隆庆初，命各营将领以教练军士分数多寡为黜陟。全营教练者加都督佥事，以次减；全不教练者降祖职一级，革任回卫。三年内教练有成，操协大臣奖谕恩录；无功绩者议罚。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

先是，浙江参将戚继光以善教士闻，尝调士兵，制鸳鸯阵破倭。至是已官总兵。穆宗从给事中吴时来请，命继光练兵蓟门。蓟兵精整者数十年。继光尝著《练兵实纪》以训士。一曰练伍，首骑，次步，次车，

次辎重；先选伍，次较艺，总之以合营。二曰练胆气，使明作止进退及上下统属、相友相助之义。三曰练耳目，使明号令。四曰练手足，使熟技艺。五曰练营阵，详布阵起行、结营及交锋之正变。终之以练将。后多遵用之。

赏功之制，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及云南、越州之功。赏格虽具，然不豫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一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

永乐初，以将士久劳，命礼部依太祖升赏例，参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赏之轻重次第，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十二年定："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又立功赏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号用宝，贮内府印绶监。当是时，稽功之法甚严。

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北边为上，东北边次之，西番及苗蛮又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

北边，自甘肃迤东，抵山海关。成化十四年例："一人斩一级者，进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斩者，为首进秩同。壮男与实授，幼弱妇女与署职。为从及四级以上，俱给赏。领军官部下五百人者，获五级，进一秩。领千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独斩一级者升一秩。三人共者，首升署一秩，从给赏。四五六人共者，首给赏，从量赏。二人共斩一幼敌者，首视三人例，从量赏。不愿升者，每实授一秩，赏银五十两，署职二十两。"嘉靖十五年定，领军官千、把总，加至三秩止，都指挥以上，止升署职二级，余加赏。

东北边，初定三级当北边之一。万历中，改与北边同。

番寇苗蛮，亦三级进一秩，实授署职，视北边。十级以上并不及数者给赏。万历三年，令陕西番寇功，视成化中例，军官千总领五百人

者，部下斩三十级，领千人者六十级，把总领五百人者十级，领千人者三十级，俱进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蛮贼，宣德九年例，三级以上及斩获首贼，俱升一秩，余加赏。正德十六年，定军官部下斩百级者升署一秩，三百级者实授一秩，四百级者升一秩，余功加赏。

倭贼，嘉靖三十五年定："斩倭首贼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者赏银百五十两。从贼一级，授一秩。汉人胁从一级，署一秩。阵亡者，本军及子实授一秩。海洋遇贼有功，均以奇功论。"万历十二年更定，视旧例少变，以贼众及船之多寡，为功赏之差。复定海洋征战，无论倭寇、海贼，勘是奇功，与世袭。云南夷贼，擒斩功次视倭功。

内地反贼，成化十四年例，六级升一秩，至三秩止，幼男妇女及十九级以上与不及数者给赏。正德七年，定流贼例："名贼一级，授一秩，世袭，为从者给赏。次贼一级，署一秩。从贼三级及阵亡者，俱授一秩，世袭。重伤回营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论功，最多者至升二秩，世袭。先是，五年宁夏功，后嘉靖元年江西功，俱视流贼例。崇祯中，购闯、献以万金，爵封侯，余贼有差，以贼势重，变常格也。

其俘获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给所获者。其论功升秩，成化十四年例，军士升一秩为小旗，舍人升一秩给冠带，以上类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无阶可升者，所应袭男廕冠带。万历十三年定，都指挥使升秩者，不授都督，赏银五十两，升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庆六年定，视军人例。

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条例渐多，幸弊日启。正德间，副使胡世宁言："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时弗能行。故事，镇守官奏带，例止五名。后领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馘之列，别立名目，曰运送神枪，曰赍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

古所谓砲，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

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砲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

要器。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砲架。二十年，从张辅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以御敌。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正统末，边备日亟，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用铁枪头，环以响铃，置火药筒三，发之可溃敌马。应州民师翱制铳，有机，顷刻三发，及三百步外。"俱试验之。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请颁式各边。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砲，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砲，止可夜劫营。"御史张鐸亦进十眼铜砲，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砲，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砲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砲、襄阳砲、盏口砲、碗口砲、旋风砲、流星砲、虎尾砲、石榴砲、龙虎砲、毒火飞砲、连珠佛郎机砲、信砲、神砲、砲里砲、十眼铜砲、三出连珠砲、百出先锋砲、铁捧雷飞砲、火兽布地雷砲、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

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诸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

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

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硃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ＣＡ车千辆，铁索联络，骑卒处中，每车翼以刀牌手五人，贼犯阵，刀牌手击之，贼退则开索纵骑。帝命造成祭而后用。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请用独马小车，时以为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籓。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又以四轮车一，列五色旗，视敌指挥。廷议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帝令亟行。

成化二年，从郭登言，制军队小车。每队六辆，辆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车前置牌画猊首，远望若城垒然。八年，宁都诸生何京上御敌车式，上施铁网，网穴发枪弩，行则敛之。五十车为一队，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请造偏箱车，与鹿角参用。兵部尚书项忠请验阅，以登高涉险不便，已之。十三年，从甘肃总兵官王玺奏，造雷火车，中立枢轴，旋转发砲。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

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请仿郭固、韩琦之制，造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下边镇酌行。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复言全胜车之便，而稍为损益，用四人推挽，所载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为准。箱前画狻猊，旁列虎盾以护骑士。命从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至隆庆中，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以东西路副总兵及抚督标共四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辽总兵二营，驻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昌平。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然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是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设战车营，仿偏箱之制，上设佛郎机二，下置雷飞砲、快枪六，每车步卒二十五人。万历末，经略熊廷弼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砲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天启中，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以御敌，皆罕得其用。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而舟楫之用，则东南所宜。

舟之制，江海各异。太祖于新江口设船四百。永乐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两浙及镇江诸府卫造海风船。成化初，济川卫杨渠献《桨舟图》，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浙之十装标号软风、苍山，亦利追逐。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可掷火球。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砲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苍视福船稍小。开浪船能容三五十人，头锐，四桨一橹，其行如飞，不拘风潮顺逆。艟□乔船视海苍又小。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并用。橹设船傍近后，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闸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下三层，下实土石，上为战场，中寝处。其张帆下椗，皆在上层。戚继光云：“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人谓之苍山铁也。”沙、鹰二船，相胥成用。沙

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接战，无不胜。渔船至小，每舟三人，一执布帆，一执桨，一执鸟嘴铳。随波上下，可掩贼不备。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仅容二三人，遇风涛辄舁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两头船，旋转在舵，因风四驰，诸船无逾其速。盖自嘉靖以来，东南日备倭，故海舟之制，特详备云。

明制，马之属内厩者曰御马监，中官掌之，牧于大坝，盖仿《周礼》十有二闲意。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四十八监意。牧于民者，南则直隶应天等府，北则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保马意。其曰备养马者，始于正统末，选马给边，边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皆有孳生驹。官牧之地曰草场，或为军民佃种曰熟地，岁征租佐牧人市马。牧之人曰恩军，曰队军，曰改编军，曰充发军，曰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万，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马十匹，五十夫设圉长一人。凡马肥瘠登耗，籍其毛齿而时省之。三岁，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转市。边卫、营堡、府州县军民壮骑操马，则掌于行寺卿。边用不足，又以茶易于番，以货市于边。其民牧皆视丁田授马，始曰户马，既曰种马，按岁征驹。种马死，孳生不及数，辄赔补。此其大凡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马。洪武六年，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旋罢，惟存天长、大兴、舒城三监。置草场于汤泉、滁州等地。复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卫，五军养一马，马岁生驹，一岁解京。既而以监牧归有司，专令民牧。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复其身。太仆官督理，岁正月至六月报定驹，七月至十月报显驹，十一、二月报重驹。岁终考马政，以法治府州县官吏。凡牡曰儿，牝曰骒。儿一、骒四为群，群头一人。五群，群长一人。三十年，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定牧马草场。

永乐初，设太仆寺于北京，掌顺天、山东、河南。旧设者为南太仆寺，掌应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统六监，监统四苑。又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所统视陕西、甘肃。十二年，令北畿民计丁养马，选居闲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为事编发者七户一匹，得除罪。寻以寺卿杨砥言，北方人户五丁养

一，免其田租之半，蓟州以东至南海等卫，戍守军外，每军饲种马一。又定南方养马例：凤、庐、扬、滁、和五丁一，应天、太、镇十丁一。淮、徐初养马，亦以丁为率。十八年，罢北京苑马寺，悉牧之民。

洪熙元年，令民牧二岁征一驹，免草粮之半。自是，马日蕃，渐散于邻省。济南、兖州、东昌民养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卫辉、开封民养马，自正统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马二万，寄养近京，充团营骑操，而尽以故时种马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算驹。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是时，民渐苦养马。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言："向时岁课一驹，而民不扰者，以刍牧地广，民得为生也。自豪右庄田渐多，养马渐不足。洪熙初，改两年一驹，成化初，改三年一驹。马愈削，民愈贫。然马卒不可少，乃复两年一驹之制，民愈不堪。请敕边镇随俗所宜，凡可以买马足边、军民交益者，便宜处置。"时马文升抚陕西，又极论边军偿马之累，请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领马者，岁输银一钱，以助赔偿。虽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继文升抚陕者萧祯，请省行太仆寺。兵部覆云："洪、永时，设行太仆及苑马寺，凡茶马、番人贡马，悉收寺、苑放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正统以后，北敌屡入抄掠，马遂日耗。言者每请裁革，是惜小费而忘大计。"于是敕谕祯，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乐以来，马日滋，辄责民牧，民年十五者即养马。太仆少卿彭礼以户丁有限，而课驹无穷，请定种马额。会文升为兵部尚书，奏行其请，乃定两京太仆种马，儿马二万五千，骒马四之，二年纳驹，著为令。时弘治六年也。

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陕右宜牧，设监苑，跨二千余里。后皆废，惟存长乐、灵武二监。今牧地止数百里，然以供西边尚无不足，但苦监牧非人，牧养无法耳。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宜为上苑，牧万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逼窄，清平地狭土瘠，为下苑。万安可五千，广宁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岁给军外，可常牧马三万二千五百，足供三边用。然欲广孳息，必多蓄种马，宜增满万匹，两年一驹，五年可足前数。请支太仆马价银四万二千两，于平、庆、临、巩买种马七千。又养马恩队军不足，请编流亡民及问遣回籍者，且视恩军例，凡发边卫充军者，改令各苑牧马，增为三千人。又请相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还厩，马既得安，敌来亦可收保。"孝宗方重边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辄行。迁总制仍督马政。

诸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者已不及半。一清核之，得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武安苑地二千九百余顷。正德二年闻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时御史王济言："民苦养马。有一孳生马，辄害之。间有定驹，赂医讳之，有显驹坠落之。马亏欠不过纳银二两，既孳生者已闻官，而复倒毙，不过纳银三两，孳生不死则饥饿。马日瘦削，无济实用。今种马、地亩、人丁，岁取有定额，请以其额数令民买马，而种马孳生，县官无与。"兵部是其言。自后，每有奏报，辄引济言县官无与种马事，但责驹于民，遗母求子矣。

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见马给之。自改征银，马日少，而请者相继，给价十万，买马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卿储巏以为言，请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种马盗卖私借之弊。语虽切，不能从。而边镇给发日益繁。延绥三十六营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间，发太仆银二十八万有奇，买补四万九千余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不与焉。至正德七年，遂开纳马例，凡十二条。九年，复发太仆银市马万五千于山东、辽东、河南及凤阳、保定诸府。

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条上马政，请督逋负、明印烙、训医药、均地差，以救目前，而辟场广蓄为经久计。帝嘉纳之。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说，补救一时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仆马缺，复行正德纳马例。已，稍增损之。至四十一年，遂开例至捐马授职。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

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自万历九年始，上马八两，下至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益多，以供团营买马及各边之请。然一骟马辄发三十金，而州县以驽马进，其直止数金。且仍寄养于马户，害民不减曩时。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

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

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

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太祖既设草场于大江南北，复定北边牧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闲平垫，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永乐中，又置草场于畿甸。寻以顺圣川至桑乾河百三十余里，水草美，令以太仆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增至万二千匹。宣德初，复置九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马大蕃息，以色别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种三百六十。其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弘治初，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皆请清核。而旋言：“香河诸县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俱有仁寿宫皇庄，乞罢之，以益牧地。”虽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诸卫牧场亦久废，兵部尚书张鎏请复之。御史胡海言恐遗地利，遂止。京师团营官马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皆分置草场。岁春末，马非听用者，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给事御史阅视马毙军逃者以闻。后上直马不出牧，而骑操马仍岁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警为辞，奏免之，征各场租以充公费，余贮太仆买马。于是营马专仰秣司农，岁费至十八万，户部为诎，而草场益废。议者争以租佃取赢，侵淫至神宗时，弊坏极矣。

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者罪死，虽勋戚无贷。末年，易马至万三千五百余匹。永乐中，禁稍弛，易马少。乃命严边关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统末，罢金牌，岁遣行人巡察，边氓冒禁私贩者多。成化间，定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言：“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及杨一清督理

苑马，遂命并理盐、茶。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灵州盐池增课五万九千，贮庆阳、固原库，以买马给边。又惧后无专官，制终废也，于正德初，请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行太仆、苑马寺官听其提调，报可。御史翟唐岁收茶七十八万余斤，易马九千有奇。后法复弛。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三十年，诏给番族勘合，然初制讫不能复矣。

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后至万历初不废。嘉靖中，开马市于大同，陕边宣镇相继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市马七千余匹，为价九万六千有奇。其价，辽东以米布绢，宣、大、山西以银。市易外有贡马者，以钞币加赐之。

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寿节，内外藩封将帅皆以马为币。外国、土司、番部以时入贡，朝廷每厚加赐予，所以招携怀柔者备至。文帝勤远略，遣使绝域；外国来朝者甚众，然所急者不在马。自后狃于承平，驾驭之权失，马无外增，惟恃孳生岁课。重以官吏侵渔，牧政荒废，军民交困矣。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

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　　《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　，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　，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　，曰索，曰镣。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

重之数。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镣，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罪得递减。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缌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

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 ，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 ，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 ，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

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　　，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ＢＩ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籓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　，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　　，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

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

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 ，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

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硃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

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一十，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每米五斗，纳谷一石。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妇人审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之人，赎罪应钱钞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适均，天下便之。至万历十三年，复申明焉，遂为定制。

凡律赎，若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妇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决杖准讫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余仿此。

其决杖一百，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依幼小论，并得收赎。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

例。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后老疾，合计全赎钞十二贯。除已杖六十，准三贯六百文，剩徒一年，应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赎七百文外，未赎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余仿此。

老幼废疾收赎，惟杂犯五年仍科之。盖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论也

其诬告例，告二事以上，轻实重虚，或告一事，诬轻为重者，已论决全抵剩罪，未论决笞杖收赎，徒流杖一百，余罪亦听收赎。

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实已决，全抵，剩二十之罪未决，收赎一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实已决，全抵，剩四十之罪未决，收赎二贯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实已决，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决，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内止杖六十、徒一年实已决，以总徒四年论，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决，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告实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赎钞六贯。若计剩罪，过杖一百以上，须决杖一百讫，余罪方听收赎。

又过失伤人，淮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死者，准杂犯斩绞收赎，钞四十二贯。内钞八分，应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八千四百文，给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赎。钞三十六贯。若犯徒流，存留养亲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其法实杖一百，不准折赎，然后计徒流年限，一视老幼例赎之。此律自英宗时诏有司行之，后为制。天文生、妇女犯徒流，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者，虽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决杖一百，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议，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诰》减之。至临决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决杖一百，余收赎。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包五徒之数也。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盖收赎余徒者决杖，而赎徒收赎剩杖者，折流归徒，折徒归杖，而照数收

赎之，其法各别也。其妇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若审有力并决杖，亦得以纳钞赎罪。例每杖十，折银一钱为率，至杖一百，折银一两止。凡律所谓收赎者，赎余罪也。其例得赎罪者，赎决杖一百也。徒、杖两项分科之，除妇人，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惟弘治十三年，许乐户徒杖笞罪，亦不的决，此律钞之大凡也。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此上系不亏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此系行止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军丁人等，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时新例，犯奸盗受赃，为行止有亏之人，概不许赎罪。唯军官革职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所以宽武夫，重责文吏也。于是在京惟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项，法令益径省矣。

要而论之，律钞轻，例钞重。然律钞本非轻也。祖制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即当时之银六钱也。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故，按籍勾补。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而军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

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赎军之议卒罢。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许。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志第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两造之词，议定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之。逾年，四辅官罢，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又谕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拟刑名，其间人命重狱，具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拟。著为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及两京州郡，亦分隶之。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参以副使、佥事，分治各府县事。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议。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乃命中书省御史台详谳，改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覆平允，监收侯决。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正统四年，稍更直省决遣之制，徒流就彼决遣，死罪以闻。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乃诏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硃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初制，有大狱必面讯。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

允，然后覆奏论决。至是置政平、讼理二幡，审谕罪囚。谕刑部曰：“自今论囚，惟武臣、死罪，朕亲审之，余俱以所犯奏。然后引至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旨谕之；其无罪应释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录冤者以状闻，无冤者实犯死罪以下悉论如律，诸杂犯准赎。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英国公张辅等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重命法司勘实，因切戒焉。

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初，成祖定热审之例，英宗特行朝审，至是复有大审，所矜疑放遣，尝倍于热审时。内阁之与审也，自宪宗罢，至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故事，朝审吏部尚书秉笔，时拱适兼吏部故也。至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缺，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之。三十二年复缺，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之。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狱，盖出于特旨云。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旷不举，四十四年乃行之。

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论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七年二月，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嘉靖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亦如之。”报可。隆庆五年，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未报。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神宗亦不罪

也。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四十四年不举行。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皆不报。崇祯十五年四月亢旱，下诏清狱。中允黄道周言："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系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系不决，天气冱寒，必有听其冤死者。'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系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纳其言。然永乐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天气冱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　，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正统六年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

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万历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统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改驳数多者听劾。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　，呈堂奏闻，谓之岁报。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在八议者，实封以闻。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讦告问官，必核实乃逮问。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　，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帝曰：“此祖宗旧例，不可废。”命复行之。然旗校提人，率赍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此。帝入寿言，责济以状对，亦无以罪也。天启时，魏忠贤用驾帖提周顺昌诸人，竟激苏州之变。两畿决囚，亦必验精

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

成化时，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辄令府官提问。陕西巡抚项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不得擅勾问。今巡按辄提问六品官，甚乖律意，当闻于朝，命御史、按察司提问为是。"乃下部议，从之。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所属官为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实封径奏。军官犯罪，都督府请旨。诸司事涉军官及呈告军官不法者，俱密以实封奏，无得擅勾问。嘉靖中，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檄府县，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辄发。尚书郑晓考故事，民间词讼非自通政司转达，不得听。而诸司有应问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晓乃言："刑部追取人，府县不当却。存仁违制，宜罪。"存仁亦执自下而上之律，论晓欺罔。乃命在外者属有司，在京者属刑部。然自晓去位，民间词讼，五城御史辄受之，不复遵祖制矣。

洪武时，有告谋反者勘问不实，刑部言当抵罪。帝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若此者罪止杖一百，盖以开来告之路也。"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诬者多矣。自今告谋反不实者，抵罪。"学正孙询讦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讦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谤讪朝廷。帝以告讦非儒者所为，置不问。永乐间定制，诬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迟，家属徙化外。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宣德时，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景泰中，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置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旨下，校尉领驾帖，送所司问理，蒙蔽阻遏者罪。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弘治时，

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乃下其议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命如议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嘉靖六年，给事中周□郎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检验尸伤，照磨司取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

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凡应合钞劄者，曰奸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其《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

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　，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老失养。帝谓可励俗　，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上表诉哀。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

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更执奏　，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　，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覆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进伯硃冕言："比遣

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穷治之。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非常制也。”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诸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科断。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请命各巡抚审录。从之。无巡抚者命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帝是其言，为申警戒。至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之类百余人闻，请宥，俱减死戍边。景泰中，阳谷主簿马彦斌当斩，其子震请代死。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诏法官问狱，一依律令，不许妄加参语。六年，以灾异审录中外刑狱，全活者甚众。天顺中，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然霜降后审录重囚，实自天顺间始。至成化初，刑部尚书陆瑜等以请，命举行之。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列代奉行，人获沾法外恩矣。

宪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十年，当决囚，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侍郎杨宣妻悍妒，杀婢十余人，部拟命妇合坐者律，特命决杖五十。时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嗾法司论斩。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请，不听，竟乘夜斩之。

孝宗初立，免应决死罪四十八人。元年，知州刘概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系。末年，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帝与刘大夏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帝颔之。明日疏下，遂如拟。前后所任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者，海内翕然颂仁德焉。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者二人。时冤滥满狱，李东阳等因风霾以为言，特许宽恤。而刑官惧触刘瑾怒，所上止此。后磔流贼赵鐩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不听。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为甚。

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门灾，疏理冤抑，命再问缓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鹏、王瓛、齐佐等与焉。给事中李复礼等言：“鹏等皆江彬、钱宁之党。王法所必诛。”乃令禁之如故。后皆次第伏法。自杖诸争大礼者，遂痛折廷臣。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摄三法司，变李福达之狱，欲坐马录以奸党律。杨一清力争，乃戍录，而坐罪者四十余人。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讠赞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其后，猜忌日甚，冤滥者多，虽间命宽恤，而意主苛刻。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复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时以为得大体。越数年，大理寺奉诏谳奏狱囚应减死者。帝谓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纵奸坏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自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之典每岁举行。然屡谴怒执法官，以为不时请旨，至上迫冬至，废义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书吴山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中年益肆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

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谕，言：“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尔等宜亟体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诏也，恤恤乎有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忤，刑部当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长系。穆宗立，徐阶缘帝意为遗诏，尽还诸逐臣，优恤死亡，纵释幽系。读诏书者无不叹息。

万历初，冬月，诏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复传旨：“奉圣母谕，大婚期近　　，命阁臣于三覆奏本，拟旨免刑。”张居正言：“祖宗旧制，凡犯死罪鞫问既明，依律弃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斋醮，始有暂免不决之令，或间从御笔所勾，量行取决。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旧制也。臣等详阅诸囚罪状，皆灭绝天理，败伤彝伦，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气，上干天和，所伤必多。今不行刑，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乖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给事中严用和等亦以为言。诏许之。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释革除忠臣外亲。命自齐、黄外，方孝孺等连及者俱勘豁。帝性仁柔，而独恶言者。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内外官杖戍为民者至百四十人。后不复视朝，刑辟罕用，死囚屡停免去。天启中，酷刑多，别见，不具论。

庄烈帝即位，诛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称快。然是时承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锐意综理　，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者矣。六年冬论囚，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而温体仁无所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悯之，体仁不为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郑三俊，因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使情法尽协，犹属可怜，况怵惕于威严之下者。有将顺而无挽回，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九死一生，岂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纳也。是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斩，忽中官本清衔命驰免，因释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责下锦衣狱。盖帝以囚有声冤者，停刑请旨，而景琦仓卒不辨，故获罪。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是时国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绳群臣，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也。

志第七十一 刑法三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硃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至正统中，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璋，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廷杖人二十。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仗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耀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万历五年，以争张居正夺情，杖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辈咸被杖，多者至一百。后帝益厌言者，疏多留中，廷杖寝不用。天启时，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毙于杖下，台省力争不得。阁臣叶向高言："数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见于旬日，万万不可再行。"忠贤乃罢廷仗，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

南京行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帝摘其疏中讹字，令锦衣卫诣南京午门前，人杖二十，守备太监监之。至正德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选

卒习数日，乃杖之，几毙。

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 ，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至宪宗时，尚铭领东厂，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远出卫上。会直数出边监军，大学士万安乃言："太宗建北京，命锦衣官校缉访，犹恐外官徇情，故设东厂，令内臣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规。往者妖狐夜出，人心惊惶，感劳圣虑，添设西厂，特命直督缉，用戒不虞，所以权一时之宜，慰安人心也。向所纷扰，臣不赘言。今直镇大同，京城众口一辞，皆以革去西厂为便。伏望圣恩特旨革罢，官校悉回原卫，宗社幸甚。"帝从之。尚铭专用事，未几亦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

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 ，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张锐领之，与卫使钱宁并以辑事恣罗织。厂卫之称由此著也。

嘉靖二年，东厂芮景贤任千户陶淳，多所诬陷。给事中刘最执奏，谪判广德州。御史黄德用使乘传往。会有颜如环者同行，以黄袱裹装。景贤即奏 ，逮下狱，最等编戍有差。给事中刘济言："最罪不至戍。且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报。是时尽罢天下镇守太监，而大臣狃故事，谓东厂祖宗所设，不可废，不知非太祖制也。然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厂权不及卫使陆炳远矣。

万历初，冯保以司礼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保与张居正兴王大臣狱　，欲族高拱，卫使硃希孝力持之，拱得无罪，卫犹不大附厂也。中年，矿税使数出为害，而东厂张诚、孙暹、陈矩皆恬静。矩治妖书狱，无株滥，时颇称之。会帝亦无意刻核，刑罚用稀，厂卫狱中至生青草。及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而厂卫之毒极矣。

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　，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猥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扌旁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

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之心、化淳叙缉奸功，廕弟侄锦衣卫百户　，而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阁臣薛国观阴事，国观由此死。时卫使慴厂威已久，大抵俯首为所用。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言：“高皇帝设官，无所谓缉事衙门者。臣下不法，言官直纠之，无阴讦也。后以肃清辇毂，乃建东厂。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东厂之比较缓，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

息，积重之势庶几可稍轻。”后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为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 ，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 ，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成祖幸纪纲，令治锦衣亲兵，复典诏狱。纲遂用其党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缘借作奸数百千端。久之，族纲，而锦衣典诏狱如故，废洪武诏不用矣。英宗初，理卫事者刘勉、徐恭皆谨饬。而王振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枷李时勉，杀刘球，皆顺为之。景帝初，有言官校缉事之弊者，帝切责其长，令所缉送法司，有诬罔者重罪。英宗复辟，召李贤，屏左右，问时政得失。贤因极论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阴察皆实，乃召其长，戒之。已缉弋阳王败伦事虚，复申戒之。而是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怙宠，贤亦为罗织者数矣。达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并，以获多为主。千户黄麟之广西，执御史吴祯至，索狱具二百余副，天下朝觐官陷罪者甚众。杲死，达兼治镇抚司。构指挥使袁彬，系讯之，五毒更下，仅免。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辈皆锒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盖自纪纲诛，其徒稍戢。至正统时复张，天顺之末祸益炽，朝野相顾不自保。李贤虽极言之，不能救也。

镇抚司职理狱讼，初止立一司，与外卫等。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理诏狱。然大狱经讯 ，即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参语，法司益掣肘。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即卫所行下者，亦径自上请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初，卫狱附卫治，至门达掌问刑，又于城西设狱舍，拘系狼籍。达败，用御史吕洪言，毁之。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言：“锦衣镇抚司累获妖书图本，皆诞妄不经之言。小民无知，辄被幻惑。乞备录其旧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报可。缉事者诬告犹不止。十三年，捕宁晋人王凤等，诬与瞽者受妖书，署伪职，并诬其乡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通谋，发卒围其家，扌旁掠诬伏。方、鼎家人数声冤，下法司验得实，坐妄报妖言，当斩。帝戒以不得戕害无辜而已，不能罪也。是年，令锦衣卫副千户吴

绶于镇抚司同问刑。绶性狡险，附汪直以进。后知公议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狱者，不复加箠楚，忤直意，黜去。是时惟卫使硃骥持法平，治妖人狱无冤者。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世以是称之。弘治十三年，诏法司："凡厂卫所送囚犯，从公审究，有枉即与辨理，勿拘成案。"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采表里作威福，时称为刘瑾左右翼。然文义常侍瑾，不治事，治事者高得林。瑾诛，文义伏诛，得林亦罢。其后钱宁管事，复大恣，以叛诛。

世宗立，革锦衣传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复谕缉事官校，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他词讼及在外州县事，毋得与。未几，事多下镇抚，镇抚结内侍，多巧中。会太监崔文奸利事发，下刑部，寻以中旨送镇抚司。尚书林俊言："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事无大小，皆听平鞫。自刘瑾、钱宁用事，专任镇抚司，文致冤狱，法纪大坏。更化善治在今日，不宜复以小事挠法。"不听。俊复言："此途一开，恐后有重情，即夤缘内降以图免，实长乱阶。"御史曹怀亦谏曰："朝廷专任一镇抚，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帝俱不听。六年，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厂、锦衣卫以缉盗贼，诘奸宄。自今贪官冤狱仍责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听厂卫觉察。盗贼奸宄，仍责厂卫，亦必送法司拟罪。"诏如议行。然官校提人恣如故。给事中蔡经等论其害，愿罢勿遣。尚书胡世宁请从其议。詹事霍韬亦言："刑狱付三法司足矣，锦衣卫复横挠之。昔汉光武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废之、诛之可也，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及覆案非罪，即冠带立朝班，武夫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执之。'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愿自今东厂勿与朝仪，锦衣卫勿典刑狱。士大夫罪谪废诛，勿加笞杖锁梏，以养廉耻，振人心，励士节。"帝以韬出位妄言，不纳。祖制，凡朝会，厂卫率属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门下纠仪。凡失仪者，即褫衣冠，执下镇抚司狱，杖之乃免，故韬言及之。迨万历时，失仪者始不付狱，罚俸而已。世宗衔张鹤龄、延龄，奸人刘东山等乃诬二人毒魇咒诅。帝大怒，下诏狱，东山因株引素所不快者。卫使王佐探得其情，论以诬罔法反坐。佐乃枷东山等阙门外，不及旬悉死，人以佐比牟斌。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云。世宗中年，卫使陆炳为忮，与严嵩比，而倾夏言。然帝数兴大狱，而炳多保全之，故士大夫不疾炳。

万历中，建言及忤矿税榼者，辄下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言：“监司守令及齐民被逮者百五十余人，虽已打问，未送法司　，狱禁森严，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卫使骆思恭亦言：“热审岁举，俱在小满前，今二年不行。镇抚司监犯且二百，多抛瓦声冤。”镇抚司陆逵亦言：“狱囚怨恨，有持刀断指者。”俱不报。然是时，告讦风衰，大臣被录者寡。其末年，稍宽逮系诸臣，而锦衣狱渐清矣。

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为魏忠贤义子，其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佐之，拷杨涟、左光斗辈，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　，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ＢＫ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显纯叱咤自若，然必伺忠贤旨，忠贤所遣听记者未至，不敢讯也。一夕，令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有当壁挺者。”壁挺，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庄烈帝擒戮逆党，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为文以祭。帝闻之恻然。

自刘瑾创立枷，锦衣狱常用之。神宗时，御史硃应榖具言其惨，请除之。不听。至忠贤，益为大枷　，又设断脊、坠指、刺心之刑。庄烈帝问左右：“立枷何为？”王体乾对曰：“以罪巨奸大憝耳。”帝愀然曰：“虽如此，终可悯。”忠贤为颈缩。东厂之祸，至忠贤而极。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陆炳缉司礼李彬、东厂马广阴事，皆至死，以炳得内阁嵩意。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锦衣卫升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万历初，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　，狱急时，颇赖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姜采、熊开元下狱，帝谕掌卫骆养性潜杀之。养性泄上语，且言：“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阴使臣

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会大臣多为采等言，遂得长系。此养性之可称者，然他事肆虐亦多矣。

锦衣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其后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而厂卫题请辄从。隆庆初，给事中欧阳一敬极言其弊，言：“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刦，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干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覆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时不能用也。

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何文渊、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景泰六年，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不及南京者，因灾创举也。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而各省恤刑之差，亦以是岁而定。十七年辛卯，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弘治九年不遣内官。十三年，以给事中丘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欲从末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部侍郎沈应文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具，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美，而监权之重如此。锦衣卫使亦得与法司午门外鞫囚，及秋后承天门外会审，而大审不与也。每岁决囚后，图诸囚罪状于卫之外垣，令人观省。内臣曾奉命审录者，死则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

成化二年，命内官临斩强盗宋全。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部尚书林俊言：“宫府一体，内臣所犯，宜下法司，

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按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末年焚锦衣刑具，盖示永不复用。而成祖违之，卒贻子孙之患，君子惜焉。

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　，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土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正统间，士奇等言：“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去廾}。”制曰“可”。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并东阁藏书残阙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镌胥归残阙。至明御制诗文，内府镂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书及象魏布告之训，卷帙既夥，文藻复优，当时颁行天下。外此则名公卿之论撰，骚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传。即有怪奇驳杂出乎其间，亦足以考风气之正变，辨古学之源流，识大识小，掌故备焉。挹其华实，无让前徽，可不谓文运之盛欤！

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　，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　，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诸经类，九曰《四书》类，十曰小学类。

硃升《周易旁注前图》二卷、《周易旁注》十卷

梁寅《周易参义》十二卷

赵汸《大易文诠》八卷

鲍恂《大易举隅》三卷又名《大易钩玄》。

林大同《易经奥义》二卷

欧阳贞《周易问辨》三十卷

硃谧《易学启蒙述解》二卷

张洪《周易传义会通》十五卷

程汝器《周易集传》十卷

永乐中敕修《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义例》一卷胡广等纂。

杨士奇《周易直指》十卷

刘髦《石潭易传撮要》一卷

林讠志《周易集说》三卷

李贤《读易记》一卷

刘定之《周易图释》三卷

王恕《玩易意见》二卷

罗伦《周易说旨》四卷

谈纲《读易愚虑》二卷，《易考图义》一卷，《卜筮节要》一卷，《易义杂言》一卷，《易指考辨》一卷

蔡清《周易蒙引》二十四卷

硃绶《易经精蕴》二十四卷

何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

胡世宁《读易私记》四卷

陈凤梧《集定古易》十二卷

刘玉《执斋易图说》一卷

许诰《图书管见》一卷

周用《读易日记》一卷

崔铣《读易余言》五卷，《易大象说》一卷

湛若水《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十卷

张邦奇《易说》一卷

郑善夫《易论》一卷

吕柟《周易说翼》三卷

王崇庆《周易义卦》二卷

唐龙《易经大旨》四卷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四卷一名《周学疏原》、《易占经纬》四卷

钟芳《学易疑义》三卷

王道《周易亻意》四卷

梅鷟《古易考原》三卷

金贲亨《学易记》五卷

舒芬《易笺问》一卷

季本《易学四同》八卷、《图文余辨》一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辨》一卷

林希元《易经存疑》十二卷

陈琛《易经通典》六卷一名《浅说》。

方献夫《周易约说》十二卷

余诚《易图说》一卷

黄芹《易图识漏》一卷

李舜臣《易卦辱言》一卷

叶良珮《周易义丛》十六卷

丰坊《古易世学》十五卷坊云家有《古易》，传自远祖丰稷。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言得朝鲜、倭国二本，合于今文。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亦言丰稷所传。钱谦益谓皆坊伪撰也。

唐枢《易修墨守》一卷

罗洪先《易解》一卷

杨爵《周易辨录》四卷

薛甲《易象大旨》八卷

熊过《周易象旨决录》七卷

胡经《易演义》十八卷

王畿《大象义述》一卷

卢翰《古易中说》四十四卷

陈言《易疑》四卷

陈士元《易象钩解》四卷

《易象汇解》二卷

鲁邦彦《图书就正录》一卷

李贽《九正易因》四卷贽自谓初著《易因》一书，改至八九次而后定，故有“九正”之名。

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

姜宝《周易补疑》十二卷

顾曾唯《周易详蕴》十三卷

孙应ＢＩ《易谈》四卷

邓元锡《易经绎》五卷

颜鲸《易学义林》十卷

陈锡《易原》一卷

王世懋《易解》一卷

徐元气《周易详解》十卷

万廷言《易说》四卷、《易原》四卷

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

来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任惟贤《周易义训》十卷

张献翼《读易韵考》七卷

曾士传《正易学启蒙》一卷

叶山《八白易传》十六卷

金瑶《六爻原意》一卷

李逢期《易经随笔》三卷

方社昌《周易指要》三卷

孙从龙《周易参疑》十卷

沈一贯《易学》十二卷

冯时可《易说》五卷

唐鹤徵《周易象义》四卷

黄正宪《易象管窥》十五卷

郭子章《易解》十五卷

吴中立《易铨古本》三卷

周坦《易图说》一卷

硃篁《易邮》七卷

硃谋□韦《易象通》八卷

陈第《伏羲图赞》二卷

邓伯羔《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

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五卷

林兆恩《易外别传》一卷

王宇《周易占林》四卷

彭好古《易钥》五卷

方时化《易疑》一卷，《易引》九卷，《周易颂》二卷，《学易述谈》四卷

章潢《周易象义》十卷

姚舜牧《易经疑问》十二卷

颜素《易研》六卷

曾朝节《易测》十卷

邹元标《易彀通》一卷

徐三重《易义》一卷

苏浚《周易冥冥篇》四卷，《易经兒说》四卷

沈孚闻《周易日钞》十一卷

屠隆《读易便解》四卷

杨启新《易林疑说》二卷

钟化民《读易钞》十四卷

李廷机《易经纂注》四卷、《易答问》四卷

邹德溥《易会》八卷

钱一本《像象管见》七卷，《易象钞》、《续钞》共六卷，《四圣一心录》四卷

潘士藻《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

岳元声《易说》三卷

顾允成《易图说亻意言》四卷

焦竑《易筌》六卷

高攀龙《大易易简说》三卷，《周易孔义》一卷

郝敬《周易正解》二十卷，《周领》四卷，《周易补》七卷，《学易枝言》二卷

张纳陛《学易饮河》八卷

吴炯《周易绎旨》八卷

万尚烈《易赞测》一卷，《易大象测》一卷

吴默《易说》六卷

姚文蔚《周易旁注会通》十四卷

李本固《古易汇编意辞集》十七卷

杨廷筠《易显》六卷

汤宾尹《易0经翼注》四卷

孙慎行《周易明洛义纂述》六卷，《不语易义》二卷

曹学牷《周易可说》七卷

张汝霖《周易因指》八卷

崔师训《大成易旨》二卷

刘宗周《周易古文钞》三卷，《读易图记》一卷

薛三省《易蠡》二卷

程汝继《周易宗义》十二卷

王三善《周易象注》九卷

魏浚《周易古象通》八卷

樊良枢《易疑》一卷，《易象》二卷

高捷《易学象辞二集》十二卷

陆振奇《易芥》十卷

杨瞿崃《易林疑说》十卷

王纳谏《周易翼注》三卷

陆梦龙《易略》三卷

文翔凤《邵窝易诂》一卷

卓尔康《易学0全书》五十卷

缪昌期《周易会通》十二卷

罗喻义《读易内篇》、《问篇》、《外篇》共七卷

程玉润《周易演旨》六十五卷

钱士升《易揆》十二卷

钱继登《易箕》三卷

吴极《易学》五卷

方孔炤《周易时论》十五卷

徐世淳《易就》六卷

汪邦柱《周易会通》十二卷

叶宪祖《大易玉匙》六卷

方鲲《易荡》二卷

鲍观白《易说》二卷

张伯枢《易象大旨》三卷

吴桂森《像象述》五卷

郑维岳《易经意言》六卷

喻有功《周易悬镜》七卷

潘士龙《演易图说》一卷

洪守美《易说醒》四卷

余叔纯《周易读》五卷

陆起龙《周易易简编》四卷

徐奇《周易卦义》二卷

洪化昭《周易独坐谈》五卷

沈瑞钟《周易广筌》二卷

林有桂《易经观理说》四卷

陈履祥《孔易彀》一卷

许顺义《易经三注粹钞》四卷

王祚昌《周易敝书》五卷

容若春《今易图学心法释义》十卷

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二卷

顾枢《西畴易稿》三卷

陈仁锡《羲经易简录》八卷

黄道周《易象正》十四卷，《三易洞玑》十六卷

倪元璐《兒易内仪》六卷、《外仪》十五卷

龙文光《乾乾篇》三卷

文安之《易佣》十四卷

林胤昌《周易耨义》六卷

张镜心《易经增注》十二卷

李奇玉《易义》四卷

硃之俊《周易纂》六卷

何楷《古周易订诂》十六卷

侯峒曾《易解》三卷

黎遂球《周易爻物当名》二卷

郑赓唐《读易搜》十二卷

陈际泰《易经大意》七卷，《群经辅易说》一卷，《周易翼简捷解》十六卷

秦镛《易序图说》二卷

金铉《易说》一卷

黄端伯《易疏》五卷

来集之《读易偶通》二卷

—右《易》类，二百二十二部，一千五百七十卷。

明太祖注《尚书洪范》一卷帝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因自为注。

仁宗《体尚书》二卷释《尚书》中《皋陶谟》、《甘誓》、《盘庚》等十六篇，以讲解更其原文。

世宗《书经三要》三卷帝以太祖有注《洪范》一篇，因注《无逸》，再注《伊训》，分三册，共为一书。已乃制《洪范序略》一篇，复将《皋陶谟》、《伊训》、《无逸》等篇通加注释，名曰《书经三要》。

洪武中敕修《书传会选》六卷太祖以蔡沈《书传》有得有失，诏刘三吾等订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书成颁刻，然世竟鲜行。永乐中，修《大全》，一依蔡《传》，取便于士子举业，此外不复有所考究也。

硃升《尚书旁注》六卷，

《书传补正辑注》一卷

梁寅《书纂义》十卷

硃右《书集传发挥》十卷，《禹贡凡例》一卷

徐兰《书经体要》一卷

陈雅言《尚书卓跃》六卷

郭元亮《尚书该义》十二卷

永乐中敕修《书传大全》十卷胡广等纂。

张洪《尚书补得》十二卷

彭勖《书传通释》六卷

徐善述《尚书直指》六卷

陈济《书传补注》一卷

徐骥《洪范解订正》一卷

章陬《书经提要》四卷

费希冉《尚书本旨》七卷

杨守陈《书私钞》一卷

黄瑜《书经旁通》十卷

李承恩《书经拾蔡》二卷

杨廉《洪范纂要》一卷

熊宗立《洪范九畴数解》八卷

张邦奇《书说》一卷

吴世忠《洪范考疑》一卷

郑善夫《洪范论》一卷

刘天民《洪范辨疑》一卷

马明衡《尚书疑义》一卷

吕柟《尚书说疑》五卷

韩邦奇《禹贡详略》二卷

王崇庆《书经说略》一卷

舒芬《书论》一卷

郑晓《尚书考》二卷，《禹贡图说》一卷

马森《书传敷言》十卷

张居正《书经直解》八卷

王樵《尚书日记》十六卷，《书帷别记》四卷

陈锡《尚书经传别解》一卷

归有光《洪范传》一卷，《考定武成》一卷

程弘宾《书经虹台讲义》十二卷

屠本畯《尚书别录》六卷

邓元锡《尚书释》二卷

章潢《尚书图说》三卷

陈第《尚书疏衍》四卷

罗敦仁《尚书是正》二十卷

钟庚阳《尚书传心录》七卷

王祖嫡《书疏丛钞》一卷

瞿九思《书经以俟录》六卷

姚舜牧《书经疑问》十二卷

刘应秋《尚书旨》十卷

郭正域《东宫进讲尚书义》一卷

钱一本《范衍》十卷

袁宗道《尚书纂注》四卷

焦竑《禹贡解》一卷

吴炯《书经质疑》一卷

王肯堂《尚书要旨》三十一卷

郝敬《尚书辨解》十卷

卢廷选《尚书雅言》六卷

曹学牷《书传会衷》十卷

谢廷赞《书经翼注》七卷

赵惟寰《尚书蠡》四卷

陆键《尚书传翼》十卷

张尔嘉《尚书贯言》二卷

姜逢元《禹贡详节》一卷

硃道行《尚书集思通》十二卷

史惟堡《尚书晚订》十二卷

杨肇芳《尚书副墨》六卷

潘士遴《尚书苇籥》五十卷

徐大仪《书经补注》六卷

黄道周《洪范明义》四卷

郑鄤《禹贡注》一卷

艾南英《禹贡图注》一卷

傅元初《尚书撮义》四卷

袁俨《尚书百家汇解》六卷

江旭奇《尚书传翼》二卷

硃朝瑛《读书略记》二卷

茅瑞徵《虞书笺》二卷，《禹贡汇疏》十二卷

王纲振《禹贡逆志》一卷

张能恭《禹贡订传》一卷

黄翼登《禹贡注删》一卷

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五卷

罗喻义《洪范直解》一卷，《读范内篇》一卷

—右《书》类，八十八部，四百九十七卷。

周是修《诗小序集成》三卷

梁寅《诗演义》八卷，《诗考》四卷

硃升《诗旁注》八卷

汪克宽《诗集传音义会通》三十卷

曾坚《诗疑大鸣录》一卷

硃善《诗解颐》四卷

高颐《诗集传解》二十卷

张洪《诗正义》十五卷

杨禹锡《诗义》二卷

郑旭《诗经总旨》一卷

永乐中敕修《诗集传大全》二十卷胡广等纂。

范理《诗集解》三十卷

王逢《诗经讲说》二十卷

孙鼎《诗义集说》四卷

李贤《读诗纪》一卷

杨守陈《诗私钞》四卷

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

程楷《诗经讲说》二十卷

陆深《俨山诗微》二卷

张邦奇《诗说》一卷

湛若水《诗厘正》二十卷

吕柟《毛诗序说》六卷

胡缵宗《胡氏诗识》三卷

王崇庆《诗经衍义》一卷

季本《诗说解颐》八卷、《总论》二卷

黄佐《诗传通解》二十五卷

潘恩《诗经辑说》七卷

陆埆《诗传存疑》一卷

薛应旂《方山诗说》八卷

陈锡《诗辨疑》一卷

劳堪《诗林伐柯》四卷

沈一贯《诗经纂注》四卷

冯时可《诗亻意》二卷

郭子章《诗传书例》四卷

硃得之《印古诗说》一卷

袁仁《毛诗或问》二卷

邓元锡《诗绎》三卷

陈第《毛诗古音考》四卷

硃谋□韦《诗故》十卷

凌濛初《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诗逆》四卷

陶其情《诗经注疏大全纂》十二卷

赵一元《诗经理解》十四卷

黄一正《诗经埤传》八卷

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

吴雨《毛诗鸟兽草木疏》三十卷

唐汝谔《毛诗微言》二十卷

瞿九思《诗经以俟录》六卷

姚舜牧《诗经疑问》十二卷

林兆珂《毛诗多识篇》七卷

汪应蛟《学诗略》一卷

徐常吉《毛诗翼说》五卷

吴炯《诗经质疑》一卷

郝敬《毛诗原解》三十六卷、《序说》八卷

张彩《诗原》三十卷

徐必达《南州诗说》六卷

刘宪宠《诗经会说》八卷

曹学牷《诗经质疑》六卷

沈万钶《诗经类考》三十卷

顾起元《尔雅堂诗说》四卷

蔡毅中《诗经补传》四卷

沈守正《诗经说通》十四卷

樊良枢《诗商》五卷

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

赵琮《葩经约说》十卷

庄廷臣《诗经逢源》八卷

邹忠胤《诗传阐》二十四卷

陆化熙《诗通》四卷

胡胤嘉《读诗录》二卷

硃道行《诗经集思通》十二卷

何楷《毛诗世本古义》二十八卷

张次仲《待轩诗记》六卷

张睿卿《诗疏》一卷

唐达《毛诗古音考辨》一卷

张溥《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高承埏《五十家诗义裁中》十二卷

硃朝瑛《读诗略记》二卷

张星懋《诗采》八卷

高鼎熺《诗经存旨》八卷

韦调鼎《诗经考定》二十四卷

赵起元《诗权》八卷

乔中和《葩经旁意》一卷

胡绍曾《诗经胡传》十二卷

范王孙《诗志》二十六卷

—右《诗》类，八十七部，九百八卷。

方孝孺《周礼考次目录》一卷

何乔新《周礼集注》七卷，《周礼明解》十二卷

陈凤梧《周礼合训》六卷

魏校《周礼沿革传》六卷、《官职会通》二卷

杨慎《周官音诂》一卷

舒苍《周礼定本》十三卷

季本《读礼疑图》六卷

陈深《周礼训隽》十卷、《周礼训注》十八卷、《考工》《记句诂》一卷

唐枢《周礼因论》一卷

罗洪先《周礼疑》一卷

王圻《续定周礼全经集注》十四卷

李如玉《周礼会注》十五卷

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

金瑶《周礼述注》六卷

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周礼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

冯时行《周礼别说》一卷

施天麟《周礼通义》二卷

徐即登《周礼说》十四卷

焦竑《考工记解》二卷

陈与郊《考工记辑注》二卷

郝敬《周礼完解》十二卷

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六卷

孙攀古《周礼释评》六卷

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

张采《周礼合解》十八卷

林兆珂《考工记述注》二卷

徐昭庆《考工记通》二卷

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

郎兆玉《注释古周礼》六卷

沈羽明《周礼汇编》六卷

已上《周礼》。

汪克宽《经礼补逸》九卷

黄润玉《仪礼戴记附注》五卷

何乔新《仪礼叙录》十七卷

陈凤梧《射礼集要》一卷

湛若水《仪礼补逸经传测》一卷

徐骏《五服集证》一卷

王廷相《昏礼图》一卷，《乡射礼图注》一卷，《丧礼论》一卷，《丧礼备纂》二卷

舒芬《士相见礼仪》一卷

闻人诠《饮射图解》一卷

硃缙《射礼集解》一卷

胡缵宗《仪礼郑注附逸礼》二十五卷

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

王志长《仪礼注疏删翼》十七卷

已上《仪礼》。

连伯聪《礼记集传》十六卷

硃右《深衣考》一卷

黄润玉《考定深衣古制》一卷

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三十卷胡广等纂。

郑节《礼传》八十卷

岳正《深衣注疏》一卷

杨廉《深衣纂要》一卷

夏时正《深衣考》一卷

王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深衣图论》一卷

夏言《深衣考》一卷

王崇庆《礼记约蒙》一卷

杨慎《檀弓丛训》二卷一名《附注》，《夏小正解》一卷

张孚敬《礼记章句》八卷

戴冠《礼记集说辨疑》一卷

柯尚迁《曲礼全经类释》十四卷

李孝先《投壶谱》一卷

黄乾行《礼记日录》四十九卷

闻人德润《礼记要旨补》十六卷

丘橓《礼记摘训》十卷

徐师曾《礼记集注》三十卷

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

陈与郊《檀弓辑注》二卷

姚舜牧《礼记疑问》十二卷

沈一中《礼记述注》十八卷

王荁《礼记纂注》四卷

郝敬《礼记通解》二十二卷

余心纯《礼经搜义》二十八卷

刘宗周《礼经考次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樊良枢《礼测》二卷

陈有元《礼记约述》八卷

硃泰祯《礼记意评》四卷

汤三才《礼记新义》三十卷

王翼明《礼记补注》三十卷

黄道周《月令明义》四卷，《坊记集传》二卷，《表记集传》二卷，《缁衣集传》二卷

陈际泰《王制说》一卷

张习孔《檀弓问》四卷

卢翰《月令通考》十六卷

杨鼎熙《礼记敬业》八卷

阎有章《说礼》三十一卷

已上《礼记》。

夏时正《三礼仪略举要》十卷

湛若水《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大略以《曲礼》、《仪礼》为经，《礼记》为传。

吴岳《礼考》一卷

刘绩《三礼图》二卷

贡汝成《三礼纂注》四十九卷

李黼《二礼集解》十二卷合《周礼》、《仪礼》为一，集诸家之说以解之

李经纶《三礼类编》三十卷

邓元锡《三礼编释》二十六卷

唐伯玉《礼编》二十八卷

已上通《礼》。

—右《礼》类，一百七部，一千一百二十一卷。

湛若水《古乐经传全书》二卷

张敔《雅乐发微》八卷，《乐书杂义》七卷

韩邦奇《律吕新书直解》一卷、《苑洛志乐》二十卷

周瑛《律吕管钥》一卷

刘绩《六乐图》二卷

黄佐《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

何瑭《乐律管见》一卷一名《律吕管见》。

吕柟《诗乐图谱》十八卷

季本《乐律纂要》一卷，《律吕别书》一卷

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大乐律吕考证》四卷

张谔《大成乐舞图谱》二卷，《古雅心谈》一卷

李文察《乐记补说》二卷，《四圣图解》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典乐要论》三卷，《古乐筌蹄》九卷，《青宫乐调》三卷

刘濂《乐经元义》八卷，《九代乐章》二十三卷

邓文宪《律吕解注》二卷

黄积庆《乐律管见》二卷正李文利之非。

唐顺之《乐论》八卷

蔡宗兖《律同》二卷

杨继盛《拟补乐经》一卷

潘峦《文庙乐编》二卷

李璧《宴飨乐谱》一卷

葛见尧《含少论略》一卷

吕怀《律吕古义》二卷，《韵乐补遗》二卷，《律吕广义》三卷

孙应鳌《律吕分解发明》四卷

王邦直《律吕正声》六十卷

硃载堉《乐律全书》四十卷

乐和声《大成乐舞图说》一卷

何栋如《文庙雅乐考》二卷

史记事《大成礼乐集》三卷

瞿九思《孔庙礼乐考》五卷

李之藻《ＢＬ宫礼乐疏》十卷

黄居中《文庙礼乐志》十卷

梅鼎祚《古乐苑》五十二卷，《衍录》四卷，《唐乐苑》三十卷

黄汝良《乐律志》四卷

王朝玺《律吕新书私解》一卷

王思宗《黄钟元统图说》一卷，《八音图注》一卷

叶广《礼乐合编》三十卷

王正中《律书详注》一卷

—右《乐》类，五十四部，四百八十七卷。

《春秋本末》三十卷洪武中，懿文太子命宫臣傅藻等编

赵汸《春秋集传》十五卷，《附录》二卷，《春秋属辞》十五卷，《左传补注》十卷

梁寅《春秋考义》十卷

张以宁《春秋尊王发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

徐尊生《春秋论》一卷

蔡深《春秋纂》十卷

李衡《春秋释例集说》三卷

石光霁《春秋书法钩玄》四卷

永乐中敕修《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胡广等纂

金幼孜《春秋直指》三十卷，《春秋要旨》三卷

张洪《春秋说约》十二卷

饶秉鉴《春秋会传》十五卷，《提要》一卷

张复《春秋中的》一卷

童品《春秋经传辨疑》一卷

余本《春秋传疑》一卷

郭登《春秋左传直解》十二卷

邵宝《左觿》一卷

杨循吉《春秋经解摘录》一卷

湛若水《春秋正传》三十七卷

金贤《春秋纪愚》十卷

刘节《春秋列传》五卷

刘绩《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

张邦奇《春秋说》一卷

席书《元山春秋论》一卷

江晓《春秋补传》十五卷

魏校《春秋经世书》二卷

蔡芳《春秋训义》十一卷

吕柟《春秋说志》五卷

许诰《春秋意见》一卷

胡世宁《春秋志疑》十八卷

钟芳《春秋集要》二卷

杨慎《春秋地名考》一卷

汤虺《春秋易简发明》二十卷

季本《春秋私考》三十卷

王崇庆《春秋析义》二卷

王道《春秋亻意》四卷

胡缵宗《春秋本义》十二卷

姜絅《春秋曲言》十卷

李濂《夏周正辨疑会通》四卷

陆粲《左传附注》五卷，《春秋左氏觿》二卷，《胡传辨疑》二卷

任桂《春秋质疑》四卷

黄佐《缵春秋明经》十二卷

石琚《左传章略》三卷

唐顺之《春秋论》一卷，《左氏始末》十二卷

赵恒《春秋录疑》十七卷

魏谦吉《春秋大旨》十卷

詹莱《春秋原经》十七卷

林命《春秋订疑》十二卷

姚咨《春秋名臣传》十三卷

袁颢《春秋传》三十卷

袁祥《春秋或问》八卷

袁仁《针胡篇》一卷

邵弁《春秋尊王发微》十卷《属辞比事》八卷，《或问》一卷，《凡例辑略》一卷。

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二十卷，《春秋左传注解辨误》二卷

严讷《春秋国华》十七卷

高拱《春秋正旨》一卷

姜宝《春秋事义全考》二十卷，《春秋读传解略》十二卷疏胡传之义意，以便学者。

王樵《春秋辑传》十五卷，《凡例》三卷

马森《春秋伸义辨类》二十九卷

许孚远《左氏详节》八卷

颜鲸《春秋贯玉》四卷

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

汪道昆《春秋左传节文》十五卷

吴国伦《春秋世谱》十卷以《春秋》列国事实见于《史记》、他书者，分国为诸侯世家。

徐学谟《春秋亻意》六卷

硃睦□挈《春秋诸传辨疑》四卷

王锡爵《左传释义评苑》二十卷

邓元锡《春秋绎》一卷

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二十七卷

黄正宪《春秋翼附》二十卷

冯时可《左氏讨》二卷，《左氏论》二卷，《左氏释》二卷

穆文熙《国概》六卷

余懋学《春秋蠡测》四卷

凌稚隆《左传测义》七十卷

钱时俊《春秋胡传翼》三十卷

冷逢震《周正考》一卷

徐即登《春秋说》十一卷

邹德溥《春秋匡解》八卷

姚舜牧《春秋疑问》十二卷

郝敬《春秋直解》十二卷

郑良弼《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续义》二卷

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一卷

陆曾晔《编春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卷

施仁《左粹类纂》十二卷

陈可言《春秋左传类事》三十六卷

曹宗儒《春秋序事本末》三十卷，《逸传》三卷，《左氏辨》三卷

曹学牷《春秋阐义》十二卷，《春秋义略》三卷

钱世扬《春秋说》十卷

王衡《春秋纂注》四卷

魏靖国《三传异同》三十卷

卓尔康《春秋辨义》四十卷

张国经《春秋比事》七卷

钱应奎《左记》十一卷

张铨《春秋补传》十二卷

冯伯礼《春秋罗纂》十二卷

耿汝忞《春秋愍渡》十五卷

顾懋樊《春秋义》三十卷

王震《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徐允禄《春秋愚谓》四卷

冯梦龙《春秋衡库》二十卷

林嗣昌《春秋易义》十二卷

张溥《春秋三书》三十一卷

余飏《春秋存俟》十二卷

虞宗瑶《春秋提要》二卷

刘城《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

孙范《左传纪事本末》二十二卷

来集之《春秋志在》十二卷，《四传权衡》一卷

贺仲轼《春秋归义》三十二卷，《便考》十卷

——右《春秋》类，一百三十一部，一千五百二十五卷。

宋濂《孝经新说》一卷

孙贲《孝经集善》一卷

孙吾与《孝经注解》一卷

方孝孺《孝经诫俗》一卷

晏璧《孝经刊误》一卷

曹端《孝经述解》一卷

刘实《孝经集解》一卷

薛瑄《定次孝经今古文》一卷

杨守陈《孝经私钞》八卷

余本《孝经集注》三卷

王守仁《孝经大义》一卷

陈深《孝经解诂》一卷

归有光《孝经叙录》一卷

李材《孝经疏义》一卷

杨起元《孝经外传》一卷，《孝经引证》二卷

虞淳熙《孝经迩言》九卷，《孝经集灵》一卷

胡时化《注解孝经》一卷

吴捻谦《重定孝经列传》七卷

硃鸿《孝经质疑》一卷，《集解》一卷

王元祚《孝经汇注》三卷

陈仁锡《孝经小学详解》八卷

黄道周《孝经集传》二卷

何楷《孝经集传》二卷

张有誉《孝经衍义》六卷

江旭奇《孝经疏义》一卷

瞿罕《孝经贯注》二十卷，《孝经存余》三卷，《孝经考异》一卷，《孝经对问》三卷

吕维祺《孝经本义》二卷，《孝经大全》二十八卷，《或问》三卷

—右《孝经》类，三十五部，一百二十八卷。

蒋悌生《五经蠡测》六卷

董彝《经疑》十卷

黄润玉《经书补注》四卷，《经谱》一卷

周洪谟《经书辨疑录》三卷

王恕《石渠意见》二卷，《拾遗》一卷，《补缺》一卷

章懋《诸经讲义》二卷

邵宝《简端录》十二卷

王崇庆《五经心义》五卷

王守仁《五经臆说》四十六卷

吕柟《经说》十卷

杨慎《经说》八卷

詹莱《七经思问》三卷

郑世威《经书答问》十卷

薛治《五经发挥》七十卷

丁奉《经传臆言》二十八卷

唐顺之《五经总论》一卷

胡宾《六经图全集》六卷

陈深《十三经解诂》六十卷

穆相《五经集序》二卷

王觉《五经四书明音》八卷

蔡汝楠《说经劄记》八卷

硃睦□挈《授经图》二十卷，《五经稽疑》六卷，《经序录》五卷

陈士元《五经异文》十一卷

王世懋《经子臆解》一卷

徐常吉《遗经四解》四卷，《六经类雅》五卷

周应宾《九经考异》十二卷，《逸语》一卷

郝敬《九部经解》一百六十五卷

陈禹谟《经言枝指》十卷

蔡毅中《六经注疏》四十三卷

卜大有《经学要义》五卷

杜质明《儒经翼》七卷

陈仁锡《六经图考》三十六卷

杨联芳《群经类纂》三十四卷

杨维休《五经宗义》二十卷

张瑄《五经研硃集》二十二卷

顾梦麟《十一经通考》二十卷

——右诸经类，四十三部，七百三十四卷。

陶宗仪《四书备遗》二卷

刘醇《四书解疑》四卷

周是修《论语类编》二卷

永乐中敕修《四书大全》三十六卷胡广等纂。

孔谔《中庸补注》一卷

黄润玉《学庸通旨》一卷

周洪谟《四书辨疑录》三卷

丁玑《大学疑义》一卷

蔡清《四书蒙引》十五卷

王守仁《古本大学注》一卷

硃绶《四书补注》三卷

夏良胜《中庸衍义》十七卷

湛若水《中庸测》一卷

程嗣光《四书讲义》十卷

吕柟《四书因问》六卷

魏校《大学指归》一卷

王道《大学亻意》一卷

穆孔晖《大学千虑》一卷

季本《四书私存》三十七卷

薛甲《四书正义》十二卷

梁格《集四书古义补》十卷

金贲亨《学庸义》二卷

苏濂《四书通考补遗》六卷

硃润《四书通解》十卷

马森《学庸口义》三卷

廖纪《四书管窥》四卷

陈士元《论语类考》二十卷，《孟子杂记》四卷

许孚远《论语学庸述》四卷

谢东山《中庸集说启蒙》一卷

唐枢《四书问录》二卷

杨时乔《四书古今文注发》九卷

李材《论语大意》十二卷

顾宪成《大学通考》一卷，《大学质言》一卷

管志道《论语订释》十卷，《中庸测义》一卷，《孟子订释》七卷

邹元标《学庸商求》二卷

郑维岳《四书知新日录》三十七卷

王肯堂《论语义府》二十卷

史记事《四书疑问》五卷

郝敬《四书摄提》十卷

姚舜牧《四书疑问》十二卷

李槃《中庸臆说》一卷

吴应宾《中庸释论》十二卷

顾起元《中庸外传》三卷

林茂槐《四书正体》五卷

陈禹谟《谈经苑》四十卷，《汉诂纂》二十卷，《引经绎》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

陶廷奎《四书正学衍说》八卷

刘元卿《四书宗解》八卷

陈仁锡《四书语录》一百卷，《四书析义》十卷，《四书备考》八十卷

张溥《四书纂注大全》三十七卷

——右《四书》类五十九部，七百十二卷

危素《尔雅略义》十九卷

硃睦□挈《训林》十二卷

硃谋□韦《骈雅》七卷

李文成《博雅志》十三卷

张萱《汇雅前编》二十卷，《后编》二十卷

罗曰褧《雅余》八卷

穆希文《蟫史集》十一卷

黄裳《小学训解》十卷

硃升《小四书》五卷集宋元儒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训》、陈栎《历代蒙求》各一卷，黄继善《史学提要》二卷

何士信《小学集成》十卷，《图说》一卷

赵古则《学范》六卷，《童蒙习句》一卷

方孝孺《幼仪杂箴》一卷

张洪《小学翼赞诗》六卷

郑真《学范》六卷

硃逢吉《童子习》一卷

吴讷《小学集解》十卷

刘实《小学集注》六卷

丘陵《婴教声律》二十卷

廖纪《童训》一卷

陈选《小学句读》六卷

王云凤《小学章句》四卷

湛若水《古今小学》六卷

钟芳《小学广义》一卷

黄佐《小学古训》一卷

王崇文《蒙训》一卷

王崇献《小学撮要》六卷

硃载玮《困蒙录》一卷

耿定向《小学衍义》二卷

吴国伦《训初小鉴》四卷

周宪王有燉《家训》一卷

硃勤美《谕家迩谈》二卷

郑绮《家范》二卷

王士觉《家则》一卷

程达道《家教辑录》一卷

周是修《家训》十二卷

杨荣《训子编》一卷

曹端《家规辑略》一卷

杨廉《家规》一卷

何瑭《家训》一卷

程敏政《贻范录》三十卷

周思兼《家训》一卷

孙植《家训》一卷

吴性《宗约》一卷，《家训》一卷

杨继盛《家训》一卷

王祖嫡《家庭庸言》二卷

已上小学。

《女诫》一卷洪武中命儒臣编。

高皇后《内训》一卷

文皇后《劝善书》二十卷

章圣太后《女训》一卷献宗为序，世宗为后序。

慈圣太后《女鉴》一卷，《内则诗》一卷嘉靖中命方献夫等撰。

黄佐《姆训》一卷

王敬臣《妇训》一卷

王直《女教续编》一卷

已上女学。

《洪武正韵》十六卷

孙吾与《韵会订正》四卷

谢林《字学源委》五卷

赵古则《声音文字通》一百卷，《六书本义》十二卷

穆正《文字谱系》十二卷

兰廷秀《韵略易通》二卷

章黻《韵学集成》十二卷，《直音篇》七卷

涂观《六书音义》十八卷

黄谏《从古正文》六卷

顾充《字类辨疑》二卷

张颖《古今韵释》五卷

梁伦《稽古叶声》二卷

周瑛《书纂》五卷

《音释》一卷

王应电《同文备考》九卷

杨慎《转注古音略》五卷，《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附录》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略例》一卷，《六书练证》五卷，《六书索隐》五卷，《古文韵语》二卷，《韵林原训》五卷，《奇字韵》五卷，《韵藻》四卷

方豪《韵补》五卷

龚时宪《玉篇鉴礌》四十卷

刘隅《古篆分韵》五卷

潘恩《诗韵辑略》五卷

张之象《四声韵补》五卷

陈士元《古俗字略》七卷，《韵苑考遗》四卷

田艺蘅《大明同文集》五十卷

茅溱《韵谱本义》十六卷

焦竑《俗书刊误》十二卷

方日升《古今韵会小补》三十卷

程元初《五经词赋叶韵统宗》二十四卷

黄钟《音韵通括》二卷

郝敬《读书通》二十卷

林茂槐《读书字考略》四卷

赵宦光《说文长笺》七十二卷，《六书长笺》十三卷

梅膺祚《字汇》十二卷

吴汝纪《古今韵括》五卷

吴继仕《音声纪元》六卷

吕维祺《音韵日月灯》六十卷

周宇《字考启蒙》十六卷，《认字测》三卷

周伯殷《字义切略》二卷

杨昌文《篆韵正义》五卷

熊晦《类聚音韵》三十卷

杨廉《缀算举例》一卷，《数学图诀发明》一卷

顾应祥《测圆算术》四卷，《弧矢算术》二卷，《释测圆海镜》十卷

唐顺之《句股等六论》一卷

硃载堉《嘉量算经》三卷

李瓒《同文算指通编》二卷，《前编》二卷

杨辉《九章》一卷

已上书数。

一右小学类，一百二十三部，一千六十四卷。

志第七十三 艺文二

史类十：一曰正史类，编年在内。二曰杂史类，三曰史钞类，四曰故事类，五曰职官类 ，六曰仪注类，七曰刑法类，八曰传记类，九曰地理类，十曰谱牒类。

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董伦等修。永乐元年，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日历》一百卷、洪武中，詹同等编，具载太祖征讨平定之绩，礼乐治道之详。《宝训》十五卷《日历》即成，詹同等又请分类更辑圣政为书 ，凡五卷。其后史官随类增至十五卷。

《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宝训》十五卷杨士奇等修。

《仁宗实录》十卷，《宝训》六卷蹇义等修。

《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宝训》十二卷杨士奇等修。

《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成化元年，陈文等修，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宝训》十二卷与《实录》同修。

《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宝训》十卷刘吉等修。

《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刘健、谢迁等修。未几健、迁皆去位，焦芳等续修。《宝训》十卷与《实录》同修。

《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宝训》十卷费宏等修。

《睿宗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嘉靖四年，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言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取付史馆纂修。”从之。

《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宝训》二十四卷隆庆中，徐阶等修，未竣。万历五年，张居正等续修成之。

《穆宗实录》七十卷，《宝训》八卷张居正等修。

《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宝训》二十六卷温体仁等修。

《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

《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修。

《洪武圣政记》二卷

《永乐圣政记》三卷

《永乐年表》四卷

《洪熙年表》二卷

《宣德年表》四卷

储巏《皇明政要》二十卷

郑晓《吾学编》六十九卷

雷礼《大政记》三十六卷

邓元锡《明书》四十五卷

夏浚《皇明大纪》三十六卷

王世贞《国朝纪要》十卷，《天言汇录》十卷。

陈建《皇明通纪》二十七卷，《续通纪》十卷

薛应旂《宪章录》四十六卷

沈越《嘉隆闻见纪》十二卷

唐志大《高庙圣政记》二十四卷

孙宜《国朝事迹》一百二十卷

吴朴《洪武大政记》二十卷

吴瑞登《明绳武编》三十四卷，《嘉隆宪章录》二十卷

黄翔凤《嘉靖大政编年纪》一卷，《嘉靖大政类编》二卷

陈翼飞《史待》五十卷

何乔远《名山藏》三十七卷

硃国祯《史概》一百二十卷，《辑皇明纪传》三十卷

支大伦《永昭二陵编年信史》六卷

尹守衡《史窃》一百七卷

硃睦□挈《圣典》三十四卷

茅维《嘉靖大政记》二卷

吴士奇《皇明副书》一百卷

谭希思《皇明大纪纂要》六十三卷

王大纲《皇明朝野纪略》一千二百卷

雷叔闻《国史》四十卷

周永春《政纪纂要》四卷

张铨《国史纪闻》十二卷

冯复京《明右史略》三十卷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九十二卷

沈国元《天启从信录》三十五卷

江旭奇《通纪集要》六十卷

谈迁《国榷》一百卷

已上明史。

《元史》二百十二卷洪武中宋濂等修。

《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成化中商辂等修

《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弘治中李东阳等修。

周定王橚《甲子编年》十二卷

王祎《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

梁寅《宋史略》四卷，《元史略》四卷

硃右《元史补遗》十二卷

张九韶《元史节要》二卷

胡粹中《元史续编》七十七卷

丘浚《世史正纲》三十二卷

金濂《诸史会编》一百十二卷，《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

柯维骐《宋史新编》二百卷

唐顺之《史纂左编》一百四十二卷，《右编》四十卷

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甲子会纪》五卷

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

安都《十九史节定》一百七十卷

吴琉《史类》六百卷

邓元锡《函史》上编九十五卷、下编二十卷

许诰《纲目前编》三卷

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

黄佐《通历》三十六卷

姜宝《稽古编大政记纲目》八卷，《资治上编大政记纲目》四十卷，《下编大政记纲目》三十卷

邵经邦《学史会同》三百卷，《弘简录》二百五十卷

杨寅冬《历代史汇》二百四十卷

饶伸《学海君道部》二百三十四卷

徐师曾《世统纪年》六卷

吴继安《帝王历祚考》八卷

冯琦《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

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一百九卷，《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六卷

汤桂祯《战国纪年》四十六卷

严衍《资治通鉴补》二百七十卷

已上通史。

—右正史类一百十部，一万二百三十二卷

刘辰《国初事迹》一卷

俞本《记事录》二卷

王祎《造邦勋贤略》一卷

刘基《礼贤录》一卷，《翊运录》二卷

杨仪《垄起杂事》一卷纪张士诚、韩林儿、徐寿辉事

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明玉珍事。

何荣祖《家记》一卷何真子，纪真事。

张紞《云南机务钞黄》一卷

夏原吉《万乘肇基录》一卷

卞璠《兴濠开基录》一卷

陆深《平元录》一卷

童承叙《平汉录》一卷

黄标《平夏录》一卷

姚涞《驱除录》一卷

蔡于谷《开国事略》十卷

孙宜《明初略》二卷

邵相《皇明启运录》八卷

梁亿《洪武辑遗》二卷

范守己《造夏略》二卷

戴重《和阳开天记》一卷

钱谦益《开国群雄事略》十五卷，《太祖实录辨证》三卷

已上皆纪洪武时事。

袁祥《建文私记》一卷

孙交《国史补遗》六卷

姜清《秘史》一卷

黄佐《革除遗事》六卷

张芹《建文备遗录》二卷

何孟春《续备遗录》一卷

冯汝弼《补备遗录》一卷

许相卿《革朝志》十卷

硃睦□挈《逊国记》二卷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

硃鹭《建文书法儗》四卷

陈仁锡《壬午书》二卷

曹参芳《逊国正气纪》九卷

周远令《建文纪》三卷

已上纪建文时事

都穆《壬午功臣爵赏录》一卷，《别录》一卷

袁褧《奉天刑赏录》一卷

郁衮《顺命录》一卷

杨荣《北征记》一卷

金幼孜《北征前录》一卷，《后录》一卷

黄福《安南事宜》一卷

丘浚《平定交南录》一卷

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

已上纪永乐、洪熙、宣德时事。

袁彬《北征事迹》一卷

杨铭《正弦临戎录》一卷，《北狩事迹》一卷

李实《使北录》一卷

刘定之《否泰录》一卷

刘济《革书》一卷塞外无楮，以羊皮书之，故名《革书》。

李贤《天顺日录》二卷

汤韶《天顺实录辨证》一卷

张楷《监国历略》一卷

彭时《可斋笔记》二卷

已上纪正统、景泰、天顺时事。

马文升《西征石城记》一卷，《兴复哈密记》一卷

宋端仪《立斋闲录》四卷

梅纯《损斋备忘录》二卷

李东阳《燕对录》二卷

刘大夏《宣召录》一卷

陈洪谟《治世余闻》四卷弘治、《继世纪闻》四卷正德

许进《平番始末》一卷

硃国祚《孝宗大纪》一卷

费宏《武庙初所见事》一卷

杨廷和《视草余录》二卷

王鏊《震泽纪闻》一卷，《续纪闻》一卷，《震泽长语》二卷，《守溪笔记》二卷

王琼《双溪杂记》二卷

杨一清《西征日录》一卷，《车驾幸第录》二卷

胡世宁《桃源建昌征案》、《东乡抚案》共十卷

祝允明《九朝野记》四卷，《江海歼渠记》一卷纪刘六、刘七、赵风子事

夏良胜《东戍录》一卷

谢蕡《后鉴录》三卷

已上纪成化、弘治、正德时事。

世宗《大礼集议》四卷，《纂要》二卷，《明伦大典》二十四卷，《大狩龙飞录》二卷

王之垣《承天大志纪录事实》三十卷

费宏《宸章集录》一卷

张孚敬《敕谕录》三卷，《谕对录》三十四卷，《大礼要略》二卷，《钦明大狱录》二卷

李时《南城召对录》一卷，《文华盛记》一卷

夏言《圣驾渡黄河记》一卷，《记召对庙廷事》一卷，《扈跸录》一卷

严嵩《嘉靖奏对录》十二卷

毛澄《圣驾临雍录》一卷

陆深《圣驾南巡录》一卷，《北还录》一卷

韩邦奇《大同纪事》一卷

孙允中《云中纪变》一卷

苏祐《云中事纪》一卷

张岳《交事纪闻》一卷

翁万达《平交纪事》十卷

江美中《安南来威辑略》三卷

谈恺《前后平粤录》四卷

王轼《平蛮录》二卷

万表《前后海寇议》三卷

郑茂《靖海纪略》一卷

徐宗鲁《松寇纪略》一卷

李日华《倭变志》一卷

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

硃纨《茂边纪事》一卷

赵汝谦《平黔三记》一卷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

高拱《边略》五卷

刘应箕《款塞始末》一卷

方逢时《平惠州事》一卷

林庭机《平曾一本叙》一卷

查志隆《安庆兵变》一卷

曹子登《甘州纪变》一卷

王尚文《征南纪略》一卷

张居正《召对纪事》一卷

申时行《召见纪事》一卷

王锡爵《召见纪事》一卷

赵志皋《召见纪事》一卷

方从哲《乙卯召对录》三卷

董其昌《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

顾宪成《寤言寐言》一卷

陈惟之《乞停矿税疏图》一卷

郭子章《黔中止榷记》一卷，《西南三征记》一卷，《黔中平播始末》三卷

王禹声《郢事纪略》一卷纪楚中税监激变事。

郭正域《楚事妖书始末》一卷。

硃赓《勘楚始末》一卷

蔡献臣《勘楚纪事》一卷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十四卷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五卷

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五卷哱氏、关白、杨应龙。

曾伟芳《宁夏纪事》一卷

宋应昌《朝鲜复国经略》六卷

萧应宫《朝鲜征倭纪略》一卷

王士琦《封贡纪略》一卷

李化龙《平播全书》十五卷

杨寅秋《平播录》五卷

沈德符《野获编》八卷

李维桢《庚申纪事》一卷

张泼《庚申纪事》一卷

已上纪嘉靖、隆庆、万历时事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天启中，顾秉谦等修。崇祯初，诏毁之。

叶茂才《三案记》一卷

蔡士顺《傃庵野钞》十一卷

李桠《全黔纪略》一卷

张键《平蔺纪事》一卷

李逊之《三朝野记》七卷

蒋德璟《悫书》十卷

李日宣《枚卜始末》一卷

杨士聪《玉堂荟记》四卷

孙承宗《督师全书》一百卷

杨嗣昌《督师纪事》五十卷

夏允彝《幸存录》一卷

夏完淳《续幸存录》一卷

吴伟业《绥寇纪略》十二卷

文秉《先拨志始》六卷，《烈皇小识》四卷

彭孙贻《流寇志》十四卷

李清《南渡录》二卷

以上纪天启、崇祯时事。

黄瑜《双槐岁钞》十卷起洪武讫成化中事。

伦以训《国朝彝宪》二十卷

孙宜《国朝事迹》一百二十卷

高岱《鸿奠录》十六卷

郑晓《今言》四卷，《徵吾录》二卷，《吾学编余》一卷

潘恩《美芹录》二卷

袁帙《皇明献实》二十卷

孙继芳《矶园稗史》二卷

李先芳《安攘新编》三十卷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百卷，《识小录》二十卷，《少阳丛谈》二十卷，《明野史汇》一百卷万历中，董复表汇纂诸集为《弇州史料》，凡一百卷。

邓球《泳化类编》一百三十六卷，《杂记》二卷

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

何栋如《皇明四大法》十二卷

王禅《国朝史略》四十五卷、《别集》二卷

于慎行《谷山笔麈》十八卷

黄汝良《野纪矇搜》十二卷起洪、永，讫嘉、隆。

曹育贤《皇明类考》二十二卷

邹德泳《圣朝泰交录》八卷

张萱《西园闻见录》一百六卷

吴士奇《徵信编》五卷，《考信编》二卷

项鼎铉《名臣宁攘编》三十卷

范景文《昭代武功录》十卷

已上统纪明代事。

宁献王权《汉唐秘史》二卷洪武中奉敕编次。

吴源《至正近记》二卷

权衡《庚申外史》二卷

杨循吉《辽金小史》九卷

杨慎《滇载记》一卷

倪辂《南诏野史》一卷

包宗吉《古史补》二百卷

袁祥《新旧唐书折衷》二十四卷

程敏政《宋纪受终考》一卷

李维桢《韩范经略西夏纪》一卷

王士骐《苻秦书》十五卷

李廷机《宋贤事汇》二卷

姚士粦《后梁春秋》十卷

胡震亨《靖康盗鉴录》一卷

陈霆《唐余纪传》二十一卷

钱谦益《北盟会编钞》三卷

已上纪前代事

—右杂史类，二百十七部，二千二百四十四卷。

杨维桢《史义拾遗》二卷

范理《读史备忘》八卷

陈济《通鉴纲目集览正误》五十九卷

赵弼《雪航肤见》十卷

李裕《分类史钞》二十二卷

吕柟《史约》三十七卷

许诰《宋元史阐幽》三卷

张宁《读史录》六卷

李浩《通鉴断义》七十卷

邵宝《学史》十三卷

王峰《通鉴纲目发微》三十卷

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十七卷

卜大有《史学要义》四卷

周山《师资论统》一百卷

郑晓《删改史论》十卷

柯维骐《史记考要》十卷

王洙《宋元史质》一百卷

戴璟《汉唐通鉴品藻》三十卷

钟芳《续古今纪要》十卷

归有光《读史纂言》十卷

李维桢《南北史小识》十卷

万廷言《经世要略》二十卷

张之象《太史史例》一百卷

徐明勋《史衡》二十卷

于慎行《读史漫录》十四卷

李贽《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

马惟铭《史书纂略》一百卷

赵惟寰《读史快编》六十卷

谢肇淛《史镌》二十一卷

吴无奇《史裁》二十六卷

张溥《史论二编》十卷

杨以任《读史四集》四卷

冯尚贤《史学汇编》十二卷

——右史钞类三十四部，一千四十三卷

太祖《御制永鉴录》一卷训亲藩、《纪非录》一卷训周、齐、潭、鲁诸王。

《祖训录》一卷洪武中编集，太祖制序，颁赐诸王。

《祖训条章》一卷封建王国之制。

《宗藩昭鉴录》五卷洪武中陶凯等编集。

《历代公主录》一卷洪武中编集。

《世臣总录》二卷

《为政要录》一卷

《醒贪简要录》二卷

《武士训戒录》一卷

《臣戒录》一卷俱洪武中颁行。

《存心录》十八卷吴沉等编集。

《省躬录》三卷刘三吾等编集。

《精诚录》三卷吴沉等编集。

《国朝制作》一卷王叔铭等编集。

宣宗《御制历代臣鉴》三十七卷，《外戚事鉴》五卷

万历中重修《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条例全文》三十卷，《增修条例备考》二十六卷

《大明会要》八十卷太祖开国时事，凡三十九则，不知撰人。

李贤《鉴古录》一卷

夏寅《政鉴》三十卷

顾瀷《稽古政要》十卷

王圻《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邓球《续泳化编》十七卷

邹泉《古今经史格要》二十八卷

黄光升《昭代典则》二十八卷

周子义《国朝故实》二百卷一名《国朝典故备遗》。

张居正《帝鉴图说》六卷

焦竑《养正图解》二卷

劳堪《皇明宪章类编》四十二卷

徐学聚《国朝典汇》二百卷

唐瑶《历代志略》四卷

张铨《鉴古录》六卷

乔懋敬《古今廉鉴》八卷

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

邓士龙《国朝典故》一百卷

黄溥《皇明经济录》十八卷

徐奋鹏《古今治统》二十卷

硃健《古今治平略》三十六卷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十八卷

《宗籓条例》二卷李春芳等辑。

戚元佐《宗籓议》一卷

冯柯《历代宗籓训典》十二卷

张志淳《谥法》二卷

何三省《帝后尊谥纪略》一卷

鲍应ＢＩ《皇明臣谥汇考》二卷

叶来敬《皇明谥考》三十八卷

郭良翰《皇明谥纪汇编》二十五卷

郑汝璧《功臣封考》八卷

陆深《科场条贯》一卷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八卷，《明历科殿试录》七十卷，《历科会试录》七十卷

汪鲸《大明会计类要》十二卷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四十三卷

赵官《后湖志》十一卷，《后湖黄志》六卷

刘斯洁《太仓考》十卷

王仪《吴中田赋录》五卷

徐民式《三吴均役全书》四卷

娄志德《两浙赋役全书》十二卷

何士晋《厂库须知》十二卷

邵宝《漕政录》十八卷

席书《漕船志》一卷，《漕运录》二卷

杨宏《漕运志》四卷

王在晋《通漕类编》九卷

陈仁锡《漕政考》二卷

崔旦《海运编》二卷

刘体仁《海道漕运记》一卷

王宗沐《海运志》二卷

梁梦龙《海运新考》三卷

史继偕《皇明兵志考》三卷

侯继高《全浙兵志考》四卷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四卷

何孟春《军务集录》六卷

阎世科《计辽始末》四卷

蔡鼎《边务要略》十卷

周文郁《边事小纪》六卷

王士骐《驭倭录》八卷

方日乾《屯田事宜》五卷

杨守谦《屯田议》一卷

张抱赤《屯田书》一卷

沈㨿《南船记》四卷

倪涷《船政新书》四卷

硃廷立《盐政志》十卷

史启哲《两淮盐法志》十二卷

王圻《两浙盐志》二十四卷

冷宗元《长芦鹾志》七卷

李开先《山东盐法志》四卷

詹荣《河东运司志》十七卷

谢肇淛《八闽鹾政志》十六卷

李涷《粤东盐政考》二卷

陈善《黑白盐井事宜》二卷

傅浚《铁冶志》二卷

胡彦《茶马类考》六卷

陈讲《茶马志》四卷

徐彦登《历朝茶马奏议》四卷

王宗圣《榷政记》十卷

薛侨《南关志》六卷

许天赠《北关志》十二卷

林希元《荒政丛言》一卷

贺灿然《备荒议》一卷

俞汝为《荒政要览》十卷

——右故事类，一百六部，二千一百二十一卷。

《诸司职掌》十卷洪武中翟善等编。

《宪纲》一卷洪武中御史台进。

《官制大全》十六卷

《品级考》五卷

宣宗《御制官箴》一卷

郭子章《官释》十卷

李日华《官制备考》二卷

郑晓《直文渊阁表》一卷，《典铨表》一卷

吕本《馆阁类录》二十二卷

雷礼《列卿表》一百三十九卷

王世贞《公卿表》二十四卷

李维桢《进士列卿表》二卷

徐鉴《续列卿表》十卷

徐鉴《续列卿表》十卷

许重熙《殿阁部院大臣表》十六卷

范景文《大臣谱》十六卷

黄尊素《隆万列卿记》二卷

陈盟《崇祯阁臣年表》一卷，《内阁行略》一卷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

黄佐《翰林记》二十卷

张位《词林典故》一卷，《史职议》一卷

陈沂《翰林志》一卷

焦竑《词林历官表》三卷

董其昌《南京翰林志》十二卷

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六卷

刘昌《南京詹事府志》二十卷

李默《吏部职掌》四卷

张瀚《吏部职掌》八卷

郑汝譬《封司典故》八卷

王士骐《铨曹纪要》十六卷

宋启明《吏部志》四十卷

汪宗伊《南京吏部志》二十卷，《留铨志余》二卷

徐大相《铨曹仪注》五卷

王崇庆《南京户部志》二十卷

谢彬《南京户部志》二十卷

宋端仪《祠部典故》四卷

李廷机《春官要览》六卷

李化龙《邦政条例》十卷

谭纶《军政条例类考》七卷

傅鹗《军政类编》二卷

陈梦鹤《武铨邦政》二卷

李邦华《南枢新志》四卷

范景文《南枢志》一百七十卷

俞汝为《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掌》八卷

张可大《南京锦衣卫志》二十卷

应廷育《刑部志》八卷

庞嵩《刑曹志》四卷

刘文徵《刑部事宜》十卷

陈公相《刑部文献考》八卷

来斯行《刑部狱志》四十卷

江山丽《南京刑部志》二十六卷

曾同亨《工部条例》十卷

周梦旸《水部备考》十卷

刘振《工部志》一百三十九卷

王廷相《申明宪纲录》一卷

刘宗周《宪纲规条》一卷

傅汉《风纪辑览》四卷

符验《西台杂记》八卷

何出光《兰台法鉴录》二十三卷

徐必达《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

硃廷益《通政司志》六卷

夏时正《太常志》十卷

陈庆《太常志》十六卷

卢维祯《太常志》十六卷

吕鸣珂《太常纪》二十二卷

倪嵩《太常典礼总览》六卷

屠本畯《太常典录》六卷

沈若霖《南京太常寺志》四十卷

顾存仁《太仆志》十四卷

杨时乔《马政记》十二卷

李日宣《太仆志》二十二卷

雷礼《南京太仆寺志》十六卷

徐必达《光禄寺志》二十卷

韩鼎《尚宝司实录》一卷

潘焕宿《南京尚宝司志》二十卷

周昆《六科仕籍》六卷

萧彦《掖垣人鉴》十七卷

《国子监规》一卷录洪武以来训谕。

邢让《国子监志》二十二卷

谢鐸《国子监续志》十一卷

吴节《南雍旧志》十八卷

黄佐《南雍志》二十四卷

王材《南雍申教录》十五卷

崔铣《国子监条例类编》六卷

卢上铭《辟雍纪事》十五卷

汪俊《四夷馆则例》二十卷，《四夷馆考》二卷

杨枢《上林记》八卷

王象云《上林汇考》五卷

焦竑《京学志》八卷

——右职官类九十三部，一千四百七十九卷。

《集礼》五十卷洪武中梁寅等纂修。初系写本，嘉靖中，诏礼部校刊。

《孝慈录》一卷宋濂等考定丧服古制为是书，太祖有序。

《行移繁减体式》一卷洪武中，以元季官府文移纷冗，诏廷臣减繁，著为定式。

《稽制录》一卷编辑功臣服舍制度。

《礼制集要》一卷官民服舍器用等式。

《稽古定制》一卷颁示功臣。

《礼仪定式》一卷，《教民榜文》一卷，《乡饮酒礼图式》一卷俱洪武中颁行。

《祭祀礼仪》六卷，《郊坛祭享仪注》一卷皆明初定式

《巡狩事宜》一卷永乐中仪注。

《瑞应图说》一卷永乐中编次。

宪宗《幸学仪注》一卷

世宗《御制忌祭或问》一卷，《祀仪成典》七十一卷嘉靖间更定仪文。

《郊祀通典》二十七卷夏言等编次。

《乘舆冕服图说》一卷嘉靖间考古衣冠之制，张璁为注说

《武弁服制图说》一卷亲征冠服之制，张璁为注说。

《玄端冠服图说》一卷燕居冠服之制，张璁为注说。

《保和冠服图说》一卷宗室冠服之制，张璁为注说。

《圜丘方泽总图》二卷

《圜丘方泽祭器乐器图》二卷

《朝日夕月坛总图》二卷

《朝日夕月坛祭器乐器图》二卷

《神祇社稷雩坛总图》三卷

《太庙总图》一卷

《太庙供器祭器图》一卷

《大享殿图》一卷

《大享殿供器祭器图》一卷

《天寿山诸陵总图》一卷

《泰神殿图》一卷

《帝王庙总图》二卷

《皇史宬景神等殿图》二卷

《圆明阁阳雷轩殿宇图》一卷

《沙河行宫图》一卷已上俱嘉靖间制式。

《皇明典礼》一卷万历中颁。

《朝仪》二卷，《车驾巡幸礼仪》一卷，《亲王昏礼仪注》一卷，《昏礼传制遣官图》一卷，《陵寝仪式》一卷，《王国仪注》一卷，《仪注事例》一卷，《鸿胪仪注》二卷，《出使仪注》二卷，《射礼仪注》一卷已上俱万历间制式

《礼书》四十一卷不知撰人，凡十七册。目录一，吉礼五，军礼、凶礼共一，丧礼三，制度一，考正一，宫制二，公式二，杂礼一。

《大明礼制》二十五卷不知撰人。

《嘉靖祀典》十七卷不知撰人。

硃国祚《册立仪注》一卷

皇甫濂《籓府政令》一卷

郭正域《皇明典礼志》二十卷

硃勤美《王国典礼》八卷

谢鐸《祭礼仪注》二卷

罗青霄《仪注辑录》一卷郡邑庆贺祭祀诸仪。

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

—右仪注类五十七部，四百二十四卷。

《大明律》三十卷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篇目皆准唐律，合六百有六条。九年复厘正十有三条，余仍故。

《更定大明律》三十卷洪武二十八年，命词臣同刑官参考比年律条，以类编附，凡四百六十条。

太祖《御制大诰》一卷、《大诰续编》一卷、《大诰三编》一卷、《大诰武臣》一卷、《武臣敕谕》一卷、《昭示奸党录》一卷、《第二录》一卷、《第三录》三卷已上三《录》皆胡党狱词。

《逆臣录》五卷蓝党狱词。

《彰善瘅恶录》三卷，《瘅恶续录》一卷，《集犯谕》一卷，《戒敕功臣铁榜》一卷已上皆洪武中颁。

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

郑节《续真西山政经》二卷

薛瑄《从政录》一卷

卢雍《祥刑集览》二卷

何文渊《牧民备用》一卷，《司刑备用》一卷

陈廷琏《大明律分类条目》四卷

顾应祥《重修问刑条例》七卷

刘惟谦《唐律疏义》十二卷

张楷《大明律解》十二卷

应槚《大明律释义》三十卷

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三十卷

范永銮《大明律例》三十卷

陈璋《比部招拟》二卷

段正《柏台公案》八卷

应廷育《读律管窥》十二卷

雷梦麟《读律琐言》三十卷

孙存《大明律读法书》三十卷

王樵《读律私笺》二十四卷

林兆珂《注大明律例》二十卷

王之垣《律解附例》八卷

舒化《问刑条例》七卷，《刑书会据》三十卷

王肯堂《律例笺解》三十卷

欧阳东凤《阐律》一卷

熊鸣岐《昭代王章》十五卷

吴讷《祥刑要览》二卷

邹元标《筮仕要诀》一卷

苏茂相《临民宝镜》十六卷

陈龙正《政书》二十卷

曹璜《治术纲目》十卷

——右刑法类，四十六部，五百九卷。

《开国功臣录》三十一卷黄金编次，自徐达至指挥李观，凡五百九

十一人

谢鐸《名臣事略》二十卷洪武至成化时人。

彭韶《名臣录赞》二卷

杨廉《名臣言行录》四卷，《理学名臣言行录》二卷

徐纯《名臣琬琰录》五十四卷

徐咸《名臣言行录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

王道《名臣琬琰录》二卷，《续录》二卷

张芹《备遗录》一卷

何孟春《续遗录》一卷

何乔新《勋贤琬琰集》二卷

唐龙《康山群忠录》一卷，《二忠录》二卷纪王祎、吴云事。

沈庭奎《名臣言行录新编》三十四卷

杨豫孙《补辑名臣琬琰录》一百十卷

雷礼《阁臣行实》八卷，《列卿记》一百六十五卷起洪武，讫嘉靖。礼子映补隆庆一朝。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名卿纪迹》六卷

吴伯与《内阁名臣事略》十六卷

薛应旂《皇明人物考》七卷郑以伟注。

唐枢《国琛集》二卷

史继偕《越章》六卷明代八闽人传。

顾璘《国宝新编》一卷

项笃寿《今献备遗》四十二卷

凌迪知《名臣类苑》四十六卷

钱薇《名臣事实》三十卷

耿定向《先进遗风》二卷

李廷机《阁臣录》六卷

焦竑《国史献徵录》一百二十卷《经籍志》作三百六十卷、《逊国忠节录》八卷

唐鹤徵《辅世编》六卷，《续编》五卷

徐即登《建文诸臣录》二卷

童时明《昭代明良录》二十卷

刘梦雷《名臣考》四卷

林垫《重辑名臣录》二卷

硃谋□韦《籓献记》四卷

硃勤美《公族传略》二卷

过庭训《直省分郡人物考》一百十五卷

王兆云《词林人物考》十六卷

张玺《明尚友集》十六卷

江盈科《明臣小传》十六卷

瞿汝说《臣略纂闻》十二卷

钱士升《皇明表忠录》二卷

余翘《池阳三忠传》一卷纪黄观、金焦、陈敬宗事。

冯复京《先贤事略》十卷

李裁《明臣论世》四卷

林之盛《应谥名臣传》十二卷

杜琼《纪善录》一卷

陈沂《畜德录》一卷

苏茂相《名臣类编》二卷

史旌贤《维风编》二卷

邹期祯《东林诸贤言行录》五卷已上皆纪明代人物。

《相鉴》二十卷

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诏儒臣采历代史所载相臣，贤者自萧何至文天祥八十二人，为传十六卷；不肖者自田□分至贾似道二十六人，为传四卷。太祖制序。

《外戚传》三卷永乐中，编辑汉以后可为法戒者。成祖制序。

《古今列女传》三卷永乐中解缙等编。

宋濂《唐仲友补传》一卷，《浦江人物记》二卷

胡广《文丞相传》一卷

硃右《李鄴侯传》二卷

方槐生《莆阳人物志》三卷

谢应芳《怀古录》三卷，《思贤录》六卷

刘徵《金华名贤传》三卷

丁元吉《陆丞相蹈海录》一卷

贾斌《忠义集》四卷

尹真《南宋名臣言行录》十六卷

杨循吉《吴中往哲记》一卷

谢鐸《尊乡录》十卷

董遵《金华渊源录》二卷

金江《义乌人物志》二卷

金贲亨《台学源流》二卷

王佐《东嘉先哲录》二十卷

南逢吉《越中述传》四卷

周璟《昭忠录》五卷

程敏政《宋遗民录》十五卷

方鹏《昆山人物志》八卷

姜絅《汉名臣言行录》八卷

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守令传》二十四卷，《儒林传》二十卷

陈镐《金陵人物志》六卷

王宾《吴下名贤纪录》一卷

龚守愚《临江先哲言行录》二卷

刘元卿《江右历代名贤录》二卷

黄佐《广州人物志》二十四卷

刘有光《麻沙刘氏忠贤传》四卷

孙承恩《历代圣贤像赞》六卷

杨时伟《诸葛武侯全书》十卷

王承裕《李卫公通纂》四卷

戴铣《硃子实纪》十二卷

祝允明《苏材小纂》六卷

张袴《吴中人物志》十三卷

袁ＢＭ《吴中先贤传》十卷

刘凤《续吴先贤赞》十五卷

欧大任《百粤先贤志》四卷

耿定向《二孝子传》一卷

杨俊民《河南忠臣集》八卷，《烈女集》五卷

桑乔《节义林》六卷

王冥《历代忠义录》十八卷

邹泉《人物尚论编》二十卷

郑瑄《唐忠臣睢阳录》二卷

黄省曾《高士传颂》二卷

皇甫濂《逸民传》二卷

皇甫涍《续高士传》十卷

薛应旂《隐逸传》二卷，《高士传》四卷

黄姬水《贫士传》二卷

钱一本《遁世编》十四卷

李默《建宁人物志》三卷

吕维祺《节孝义忠集》四卷

徐标《忠孝廉节集》四十卷

顾宪成《桑梓录》十卷

李廷机《汉唐宋名臣录》五卷

王鸿儒《掾曹名臣录》一卷

丁明登《古今长者录》八卷

硃睦□挈《中州人物志》十六卷

硃谋□韦《豫章耆旧传》三卷

硃常涝《古今宗籓懿行考》十卷

郭良翰《历代忠义汇编》二十六卷

屠隆《义士传》二卷

沈尧中《高士汇林》二卷

顾枢《古今隐居录》三十卷

陈懋仁《寿者传》三卷

陈继儒《邵康节外纪》四卷，《逸民史》二十二卷

璩之璞《苏长公外纪》十二卷

徐□勃《蔡端明别纪》十卷

范明泰《米襄阳志林》十三卷

徐学聚《两浙名贤录》五十四卷，《外录》八卷

曹学牷《蜀中人物记》六卷

郭凝之《孝友传》二十四卷

王道隆《吴兴名贤续录》六卷

陈克仕《古今彤史》八卷

曹思学《内则类编》四卷

顾昱《至孝通神集》三十卷

张采《宋名臣言行录》十六卷

夏树芳《女镜》八卷

潘振《古今孝史》十二卷

已上皆纪历代人物。

——右传记类，一百四十四部，一千九百九十七卷。

《大明志书》洪武三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卷亡。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景泰中修。

《一统志》九十卷天顺中李贤等修。

《承天大志》四十卷嘉靖中，顾璘修《兴都志》二十四卷。世宗以其载献帝事实，于志体例不合，诏徐阶等重修。

桂萼《历代地理指掌》四卷，《明舆地指掌图》一卷

罗洪先《增补硃思本广舆图》二卷

蔡汝楠《舆地略》十一卷

吴龙《郡县地理沿革》十五卷

卢传印《职方考镜》六卷

张天复《皇舆考》十二卷

蔡文《职方钞》十卷

曹嗣荣《舆地一览》十五卷

郭子章《郡县释名》十六卷，《古今郡国名类》三卷

项笃寿《考定舆地图》十卷

徐枢《寰宇分合志》八卷

曹学牷《一统名胜志》一百九十八卷

陆应阳《广舆记》二十四卷

陈组绶《职方地图》三卷

张元阳《方隅武备》十六卷一作《方隅武事考》。

庞迪我《海外舆图全说》二卷

刘崧《北平八府志》三十卷，《北平事迹》一卷

郭造卿《燕史》一百二十卷

刘侗《帝京景物略》八卷

孙国敉《燕都游览志》四十卷

蒋一葵《长安客话》八卷

沈应文《顺天府志》六卷

唐舜卿《涿州志》十二卷

汪浦《蓟州志》九卷

张钦《保定府志》二十五卷

潘恩《祁州志》六卷

戴诜《易州志》三十卷

樊文深《河间府志》二十八卷

廖纪《沧州志》四卷

项乔《董子故里志》六卷

雷礼《真定府志》三十二卷

倪玑《定州志》四卷

曹安《冀州志》四卷

陈棐《广平府志》十六卷

宋讷《东郡志》十六卷

唐锦《大名府志》二十八卷

王崇庆《开州志》十卷

张廷纲《永平府志》十一卷

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

胡文璧《天津三卫志》十卷

马中锡《宣府志》十卷

毕恭《辽东志》九卷

李辅《重修辽东志》十二卷

《洪武京城图志》一卷

陈沂《南畿志》六十四卷，《金陵世纪》四卷，《金陵古今图考》一卷

顾起元《客座赘语》十卷

王兆云《乌衣佳话》八卷

周晖《金陵琐事》八卷，《剩录》八卷

《留都录》五卷见国子监书目，不著撰人。

程嗣功《应天府志》三十二卷

柳瑛《中都志》十卷

袁又新《凤阳新书》八卷

汪应轸《泗州志》十二卷

王浩《亳州志》十卷

吕景蒙《颍州志》二十卷

潘镗《庐阳志》三十卷

杨循吉《庐阳客记》一卷

潘埙《淮郡文献志》二十六卷

陈文烛《淮安府志》十六卷

高宗本《扬州府志》十卷

沈明臣《通州志》八卷

张珩《高邮州志》三卷

陈奇《泰州志》八卷

卢熊《吴邦广记》五十卷

刘昌《苏州续志》一百卷

王鏊《姑苏志》六十卷

刘凤《续吴录》二卷，《吴郡考》二卷

桑悦《太仓州志》十一卷

钱冈《云间通志》十八卷

顾清《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陈继儒《松江府志》九十四卷

谢应芳《毘陵续志》十卷

王亻与《毘陵志》四十卷

张恺《常州府志续集》八卷

唐鹤徵《常州府志》二十卷

沈敕《荆溪外纪》二十五卷

王樵《镇江府志》三十六卷

胡缵宗《安庆府志》三十一卷

钟城《太平府志》二十卷

李默《宁国府志》十卷

王崇《池州府志》九卷

硃同《新安志》十卷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一百卷

何东序《徽州府志》二十二卷

程一枝《鄣大事记》二卷

李德阳《广德州志》十卷

陈琏《永阳志》二十六卷

胡松《滁州志》四卷

周斯盛《山西通志》三十三卷

张钦《大同府志》十八卷

吕柟《解州志》四卷

孔天胤《汾州府志》八卷

栗应麟《潞安府志》十二卷

周弘禴《代州志》二卷

陆釴《山东通志》四十卷

黄瓒《齐鲁通志》一百卷

彭勖《山东郡邑胜览》九卷

李锦《泰安州志》十卷

邢侗《武定州志》十五卷

于慎行《兖州府志》五十二卷

莫骢《济宁州志》十三卷

舒祥《沂州志》四卷

李珏《东昌府志》九卷

邓ＡＸ《濮州志》十卷

周禧《临清州志》十八卷

冯惟讷《青州府志》十八卷

李时飏《少阳乘》二十卷

钟羽正《青州风土记》四卷

任顺《莒州志》六卷

潘滋《登州府志》十卷

杨循吉《宁海州志》二卷

胡杞忠《莱州府志》八卷

郭维洲《平度州志》二卷

胡諲《河南总志》十九卷

邹守愚《河南通志》四十五卷

李濂《汴京遗迹志》二十四卷，《祥符文献志》十七卷

硃睦□挈《中州文献志》四十卷，《开封府志》八卷

邵宝《许州志》三卷

冯相《陈州志》四卷

吴三乐《郑州志》六卷

徐衍祥《禹州志》十卷万历中，钧州改曰禹州。

李嵩《归德府志》八卷

李孟暘《睢州志》一卷

程应登《睢州志》七卷

崔铣《彰德府志》八卷一名《鄴乘》。

郭朴《续志》三卷

刘湜《磁州志》四卷

李遇春《卫辉府志》七卷

何瑭《怀庆府志》十二卷

乔缙《河南郡志》四十二卷

程绪《陕州志》十卷

叶珠《南阳府志》十卷

张仙《邓州志》六卷

牛孟耕《裕州志》六卷

陈銮《汝宁府志》八卷

李本固《汝南新志》二十二卷

江贵《信阳州志》二卷

张辉《光州志》十卷

方应选《汝州志》四卷

伍福《陕西通志》三十五卷成化中修。

马理《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中修。

何景明《雍大记》三十六卷

李应祥《雍胜略》二十四卷

南轩《关中文献志》八十卷

宋廷佐《乾州志》二卷

乔世宁《耀州志》十一卷

任庆云《商州志》八卷

周易《凤翔府志》五卷

贾凤翔《凤翔府历代事迹纪略》二卷

范文光《豳风考略》三卷

赵时春《平凉府志》十三卷

胡缵宗《汉中府志》十卷，《巩郡记》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

熊爵《临洮府志》十卷

韩鼎《庆阳府志》十卷

胡汝砺《宁夏新志》八卷

郑汝璧《延绥镇志》八卷

杨宁《固原州志》二卷

李泰《兰州志》十二卷

张最《岷州卫志》一卷

李玑《洮州卫志》五卷

郭伸《甘州卫志》十卷

硃捷《河州志》四卷

包节《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

孟秋《潼关卫志》十卷

王崇古《庄浪漫记》八卷

薛应旂《浙江通志》七十二卷

夏时正《杭州府志》六十四卷成化中修。

陈善《杭州府志》一百卷，《外志》一卷、全郡山川原委。《武林风俗略》一卷

吴瓒《武林纪事》八卷

柳琰《嘉兴府志》三十二卷

李日华《□韦李丛谈》四卷

江翁仪《湖州府志》二十四卷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十七卷

江一麟《安吉州志》八卷

李德恢《严州府志》二十三卷

吴堂《富春志》六卷

徐与泰《金华文献志》二十二卷

吾哻《衢州府志》十四卷

何镗《括苍志》五十五卷，《括苍汇纪》十五卷

楼公璩《括苍志补遗》四卷

司马相《越郡志略》十卷

张元忭《绍兴府志》六十卷

李堂《四明文献志》十卷

张时彻《宁波府志》四十二卷

范理《天台要略》八卷

谢鐸《赤城新志》二十三卷

王启《赤城会通记》二十卷

李渐《三台文献志》二十三卷

王瓒《温州府志》二十三卷

林庭□昂《江西通志》三十七卷

王宗沐《江西大志》八卷

赵秉忠《江西舆地图说》一卷

王世懋《饶南九三郡舆地图说》一卷

郭子章《注豫章古今记》一卷，《豫章杂记》八卷，《广豫章灾祥

记》六卷

卢廷选《南昌府志》五十卷

江汝璧《广信府志》二十卷

王时槐《吉安府志》二十六卷

郭子章《吉志补》二十卷

熊相《瑞州府志》十四卷

陈定《袁州府志》九卷

余文龙《赣州府志》二十卷

虞愚《虔台志》十二卷

谈恺《虔台续志》五卷

魏裳《湖广通志》九十八卷

廖道南《楚纪》六十卷

陈士元《楚故略》二十卷

郭正域《武昌府志》六卷

硃衣《汉阳府志》三卷

曹璘《襄阳府志》二十卷

谢瀜《均州志》八卷

颜木《随州志》二卷

舒旌《黄州府志》十卷

甘泽《蕲州志》九卷

王宠怀《荆州府志》十二卷

张春《夷陵州志》十卷

刘玑《岳州府志》十卷

张治《长沙府志》六卷

陆东《宝庆府志》五卷

杨佩《衡州府志》九卷

硃麟《常德府志》二卷

胡靖《沅州志》七卷

姚昺《永州府志》十卷

林球《荆门州志》十卷

童承叙《沔阳州志》十八卷

周绍稷《郧阳府志》二十一卷

王心《郴州志》六卷

黄仲昭《八闽通志》八十七卷，《邵武府志》二十五卷

王应山《闽大记》五十五卷，《闽都记》三十二卷

何乔远《闽书》一百五十四卷

王世懋《闽部疏》一卷

陈鸣鹤《闽中考》一卷，《晋安逸志》三卷

林爌《福州府志》三十六卷

林材《福州府志》七十六卷

周瑛《兴化府志》五十四卷

郑岳《莆阳文献志》七十五卷

黄凤翔《泉州府志》二十四卷

何炯《清源文献志》八卷

陈懋仁《泉南杂记》二卷

徐銮《漳州府志》三十八卷

刘玙《建宁府志》六十卷

游居敬《延平府志》三十四卷

张大光《福宁州志》十六卷

王元正《四川总志》八十卷

杨慎《全蜀艺文志》五十四卷

杜应芳《补蜀艺文志》五十四卷

郭棐《四川通志》三十六卷，《夔州府志》十二卷，《夔记》四卷

曹学牷《蜀汉地理补》二卷，《蜀郡县古今通鐸》四卷，《蜀中风土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

彭韶《成都志》二十五卷

周洪谟《叙州府志》十二卷

金光《涪州志》二卷

陈嘉言《嘉州志》十卷

余承勋《西眉郡县志》十卷

戴璟《广东通志》七十二卷

郭棐《粤大记》三十二卷，《岭南名胜志》十六卷

谢肇淛《百粤风土记》一卷

张邦翼《岭南文献志》十二卷，《补遗》六卷

马焱□《南粤概》四卷

黄佐《广州府志》二十二卷，《香山志》八卷

郑敬甫《惠大记》六卷

郭春震《潮州府志》八卷

郭子章《潮中杂记》十二卷

符锡《韶州府志》十卷

叶春及《肇庆府志》二十卷

王佐《琼台外纪》五卷，《珠崖录》五卷

顾玠《海□差余录》一卷

张诩《厓门新志》十八卷

周孟中《广西通志》六十卷

魏浚《西事珥》八卷，《峤南琐记》二卷

陈琏《桂林志》三十卷

张鸣凤《桂故》八卷，《桂胜》十四卷

谢少南《全州志》七卷

党绪《思恩府志》四卷

田秋《思南府志》八卷

郭棐《右江大志》十二卷

《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诏儒臣考定为书。

李元阳《云南通志》十八卷，《大理府志》十卷

陈善《滇南类编》十卷

杨慎《滇程记》一卷

彭汝实《六诏纪闻》一卷

杨鼐《南诏通志》十卷

诸葛元声《滇史》十四卷

吴懋《叶榆檀林志》八卷

杨士云《黑水集证》一卷，《郡大记》一卷

赵瓒《贵州新志》十七卷

谢东山《贵阳图考》二十六卷

郭子章《黔记》六十卷，《黔小志》一卷

祁顺《石阡府志》十卷

袁表《黎平府志》九卷

周瑛《兴隆卫志》二卷

许论《九边图论》三卷

魏焕《九边通考》十卷

霍冀《九边图说》一卷

范守己《筹边图说》三卷

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十二卷

苏祐《三关纪要》三卷

刘昌《两镇边关图说》二卷

翁万达《宣大山西诸边图》一卷

杨守谦《大宁考》一卷，《紫荆考》一卷，《花马池考》一卷

杨一葵《云中边略》四卷

杨时宁《大同镇图说》三卷，《大同分营地方图》一卷

张雨《全陕边政考》十二卷

刘敏宽《延镇图说》二卷

杨锦《朔方边纪》五卷

詹荣《山海关志》八卷

莫如善《威茂边政考》五卷

方孔炤《全边略记》十二卷

胡宗宪《筹海图编》十三卷

黄光升《海塘记》一卷

仇俊卿《海塘录》十卷

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南经略》八卷

王在晋《海防纂要》十三卷

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十卷

范涞《续编》十卷

李如华《温处海防图略》二卷

安国贤《南澳小记》十二卷，《南日寨小记》十卷

吴时来《江防考》六卷

洪朝选《江防信地》二卷

吴道南《国史河渠志》二卷

刘隅《治河通考》十卷

刘天和《问水集》六卷

吴山《治河通考》十卷

潘季驯《河防一览》十四卷，《宸断大工录》十卷

潘大复《河防榷》十二卷

张光孝《西渎大河志》六卷

黄克缵《疏治黄河全书》二卷

徐标《河患备考》二卷，《河防律令》二卷

王恕《漕河通志》十四卷

王琼《漕河图志》八卷

车玺《漕河总考》四卷

顾寰《漕河总录》二卷

高捷《漕黄要览》二卷

黄承玄《河漕通考》四十五卷，《安平镇志》十一卷，《北河纪略》十四卷

秦金《通惠河志》二卷

谢肇淛《北河纪》八卷，《纪余》四卷

硃国盛《南河志》十四卷

陈梦鹤《济宁闸河类考》六卷

徐源《山东泉志》六卷

王宠《东泉志》四卷，《济宁闸河志》四卷

张纯《泉河纪略》八卷

胡瓒《泉河史》十五卷

张桥《泉河志》六卷

冯世雍《吕梁洪志》一卷

陈穆《徐州洪志》十卷

袁黄《皇都水利》一卷

伍余福《三吴水利论》一卷

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四卷

许应夔《修举三吴水利考》四卷

王道行《三吴水利考》二卷

王圻《东吴水利考》十卷

沈揪《吴江水利考》四卷

贾应璧《绍兴水利图说》二卷

何镗《名山记》十七卷

慎蒙《名山一览记》十五卷

都穆《游名山记》六卷

黄以升《游名山记》六卷

查志隆《岱史》十八卷

宋焘《泰山纪事》十二卷

燕汝靖《嵩狱古今集录》二卷

李时芳《华狱全集》十卷

娄虚心《北岳编》五卷

王浚和《恒岳志》二卷

彭簪《衡岳志》八卷

孙存《岳麓书院图志》一卷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洪熙中道士任自垣编。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五十二卷

张莱《京口三山志》十卷

刘大彬《茅山志》十五卷

王鏊《震泽编》八卷

卢雍《石湖志》十卷

谈修《惠山古今考》十卷

潘之恒《新安山水志》十卷，《黄海》二十九卷

方汉《齐云山志》七卷

汪可立《九华山志》二卷

吴之鲸《武林梵刹志》十二卷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

张元忭《云门志略》五卷

周应宾《普陀山志》五卷

僧传灯《天台山志》二十九卷

硃谏《雁山志》四卷

桑乔《庐山纪事》十二卷

刘俊《白鹿洞书院志》六卷

杨亘《武夷山志》六卷

黄天全《九鲤湖志》六卷

刘中藻《洞山九潭志》四卷

乔世宁《五台山志》一卷

李应奇《崆峒志》二卷

僧德清《曹溪志》四卷

左宗郢《麻姑山志》十七卷

陈琏《罗浮志》十五卷

谢肇淛《支提山志》七卷，《鼓山志》十二卷

杨士奇《北京纪行录》二卷

刘定之《代祀录》一卷

陆深《停骖录》二卷

李东阳《东祀录》三卷

张宁《奉使录》二卷

李思聪《百夷传》一卷洪武中出使缅国所纪。

费信《星槎胜览集》二卷，《天心纪行录》一卷永乐中从郑和使西洋所纪。

陈诚《西域行程记》二卷

马欢《瀛涯胜览》一卷

倪谦《朝鲜纪事》一卷，《辽海编》四卷

钱溥《朝鲜杂志》三卷，《使交录》一卷

黄福《安南水程日记》二卷

龚用卿《使朝鲜录》三卷

谢杰《使疏球录》六卷

李文凤《粤峤书》二十卷经安南事。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二卷

张燮《东西洋考》十二卷

李言恭《日本考》五卷

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

卜大同《备倭国记》四卷，《征苗图记》一卷

田汝成《炎徼纪闻》四卷

宁献王权《异域志》一卷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

罗曰褧《咸宾录》八卷

茅瑞徵《象胥录》八卷

尹耕《译语》一卷

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

右地理类，四百七十一部，七千四百九十八卷。

《天潢玉牒》一卷，《宗支》二卷男女各一册、《宗谱》一卷，《主婿谱牒》一卷已上皆明初修。

硃睦□挈《帝系世表》一卷，《周国世系表》一卷，《周乘》一卷，《镇平世系录》二卷

《周宪王年表》二卷

《周定王年表》一卷

《楚王宗支》一卷

《蜀府宗支图谱》一卷

硃宙枝《统宗绳蛰录》十二卷

吴震元《宋相谱》二百卷

硃右《邾子世家》一卷

卢熊《孔颜世系谱》二卷

杨廉《二程年谱》一卷

李默《硃子年谱》四卷

徐渤《蔡忠惠年谱》一卷

郭勋《三家世典》一卷辑徐达、沐英、郭英三家世系勋伐本末。

《中山徐氏世系录》一卷

《李韩公家乘》一卷

李临淮《遐思录》八卷

吴沈《千家姓》一卷

杨信民《姓源珠玑》六卷

邢参《姓氏汇典》二卷

杨慎《希姓录》五卷

王文翰《尚古类氏集》十二卷

李日华《姓氏谱纂》七卷

曹宗儒《郡望辨》二卷

陈士元《姓汇》四卷，《姓觿》二卷，《名疑》四卷

凌迪知《历代帝王姓系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余寅《同姓名录》十二卷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

—右谱牒类，三十八部，五百四卷。

志第七十四 艺文三

子类十二：一曰儒家类，二曰杂家类，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总附杂家。三曰农家类 ，四曰小说家类，五曰兵书类，六曰天文类，七曰历数类，八曰五行类，九曰艺术类，医书附。十曰类书类，十一曰道家类，十二曰释家类。

《圣学心法》四卷永乐中编，为类四：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成祖制序。

《性理大全》七十卷永乐中，既命胡广等纂修《经书大全》，又以周、程、张、硃诸儒性理之书类聚成编。成祖制序。

《传心要语》一卷，《孝顺事实》十卷，《为善阴骘》十卷皆永乐中编

《五伦书》六十二卷宣宗采经传子史嘉言善行为是书。正统中，英宗制序刊行。

宪宗《文华大训》二十八卷纲四，目二十有四，成化中编。嘉靖中，世宗制序刊行。

世宗《敬一箴》一卷，《注程子四箴》、《注范浚心箴》共二卷

孙作《东家子》一卷

叶仪《潜书》一卷

留睿《留子》一卷

叶子奇《太玄本旨》九卷

硃右《性理本原》三卷

张九韶《理学类编》八卷

谢应芳《辩惑编》四卷

周是修《纲常彝范》十二卷

曹端《理学要览》二卷，《夜行烛》一卷，《月川语录》一卷

尤文《语录》二卷

鲍宁《天原发微辨正》五卷

金润《心学探微》十二卷

吴与弼《康斋日录》一卷

薛瑄《读书录》十卷，《续录》十卷

周洪谟《南皋子杂言》二卷，《箐斋读书录》二卷

胡居仁《居业录》八卷

谢鐸《伊洛渊源续录》六卷

程敏政《道一编》五卷

蔡清《性理要解》二卷

杨廉《伊洛渊源录类增》十四卷，《畏轩劄记》三卷

张吉《陆学订疑》二卷

章懋《枫山语录》二卷

周木《延平问答续录》一卷

杨守阯《困学寡闻录》十卷

韩邦奇《性理三解》八卷

王鸿渐《读书记》二卷

王輶《大儒心学录》二十七卷

徐问《读书劄记》八卷，《续记》八卷

方鹏《观感录》十二卷

魏校《庄渠全书》十卷

陈献章《言行录》十卷，《附录》二卷

赵鹤《金华正学编》十卷

王守仁《传习录》四卷，《阳明则言》二卷

罗钦顺《困知记》六卷，《附录》二卷

陈建《学蔀通辨》十卷

许赞《性学编》一卷，《道统溯流录》一卷

湛若水《甘泉明论》十卷，《遵道录》十卷，《问辨录》六卷

黄佐《泰泉庸言》十二卷

吕柟《泾野子内篇》三十三卷，《语录》二十卷

邹守益《道南三书》三卷，《明道录》四卷

何瑭《柏斋三书》四卷

薛蕙《日录》五卷

顾应祥《惜阴录》十二卷

沈霁《语录》四卷

邵经邦《弘道录》五十七卷

唐顺之《儒编》六十卷

薛应旂《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薛子庸语》十卷

王艮《心斋语录》二卷

周思兼《学道记言》六卷

胡直《胡子衡齐》八卷

陆树声《汲古丛语》一卷

金贲亨《道南录》五卷，《台学源流集》七卷

尤时熙《拟学小记》八卷

刘元卿《诸儒学案》八卷

周琦《东溪日谈》十八卷

罗汝芳《明道录》八卷，《近溪集语》十二卷

耿定向《庸言》二卷，《雅言》一卷，《新语》一卷，《教学商求》一卷

李渭《先行录》十卷

王樵《劄记》一卷，《笔记》一卷

许孚远《语要》二卷

硃衡《道南源委录》十二卷

孙应鰲《论学汇编》八卷

梁斗辉《圣学正宗》二十卷

管志道《问辨牍》八卷，《理学酬咨录》八卷

王敬臣《俟后编》四卷

吕坤《呻吟语》四卷

邹德溥《畏圣录》二卷

邓球《理学宗旨》二卷

李材《教学录》十二卷，《南中问辨录》十卷

曾朝节《臆言》八卷

邹元标《仁文会语》四卷，《日新编》二卷

杨起元《证学编》二卷，《识仁编》二卷

徐即登《儒学明宗录》二十五卷

黄时熠《知非录》六卷

钱一本《黾记》四卷

顾宪成《劄记》十八卷，《东林商语》二卷，《证性编》八卷，《当下绎》一卷，《泾阳遗书》二十卷

李多见《学原前后编》八卷

涂宗浚《证学记》三卷

周子义《日录见闻》十卷

吴仕期《大儒敷言》三十三卷

徐三重《信古余论》八卷

来知德《日录》十二卷

方学渐《心学宗》四卷

姚舜牧《性理指归》二十八卷

冯从吾《元儒考略》四卷，《语录》六卷

唐鹤徵《宪世编》六卷

曾凤仪《明儒见道编》二卷

周汝登《圣学宗传》十八卷

高攀龙《就正录》二卷，《高子遗书》十二卷

孙慎行《困思抄》四卷

刘宗周《理学宗要》一卷，《证人要旨》一卷，《刘子遗书》四卷

叶秉敬《读书录钞》八卷

黄道周《榕坛问业》十八卷

章世纯《留书》十卷

黄淳耀《吾师录》一卷，《语录》一卷，《劄记》二卷

—右儒家类，一百四十部，一千二百三十卷。

太祖《资治通训》一卷，凡十四章，首君道，次臣道，又次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皆著劝导之意。《公子书》一卷，训世臣。《务农技艺商贾书》一卷训庶民子弟。

成祖《务本之训》一卷采太祖创业事迹及往古兴亡得失为书，以训太孙

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

宋濂《燕书》一卷

王廉《迂论》十卷

叶子奇《草木子》八卷

王达《笔畴》二卷

曹安《谰言长语》二卷

赵弼《事物纪原删定》二十卷

解延年《物类集说》三十四卷

罗颀《梅山丛书》二百卷，《物原》二卷

谢理《东岑子》四卷

潘府《南山素言》一卷

何孟春《余冬序录》六十五卷，《闲日分义》一百卷

戴鬟《经济考略》二十卷

戴璟《博物策会》十七卷

陆深《同异录》一卷，《传疑录》二卷

孙宜《遁言》二卷

祝允明《前闻记》一卷，《读书笔记》一卷

蔡羽《太薮外史》五卷

刘绘《刘子通论》十卷

高岱《楚汉余谈》一卷

罗虞臣《原子》八卷

王杰《经济总论》十卷

汪坦《日知录》五卷

刘凤《刘子杂组》十卷

王世贞《劄记》二卷，《宛委余编》十九卷

王可大《国宪家猷》五十六卷万历中，御史言内阁丝纶簿猝无可考，惟是书载之。遂取以进。

沈津《百家类纂》四十卷

陈耀文《学圃萱苏》六卷，《学林就正》四卷

陈绛《金罍子》四十四卷

方弘静《千一录》二十六卷

劳堪《史编始事》二卷

陈其力《芸心识余》八卷

周祈《名义考》十二卷

詹景凤《詹氏小辨》六十四卷

穆希文《说原》十六卷，《动植记原》四卷

王三聘《事物考》八卷

徐常吉《诸家要旨》二卷

徐伯龄《蟫精隽》二十卷

赵士登《省身至言》十卷

刘仕义《知新录》二十四卷

屠隆《冥寥子》二卷，《鸿苞》四十八卷

闵文振《异物类苑》五卷

硃谋□韦《玄览》八卷

赵枢生《含玄子》十六卷，《别编》十卷

吴安国《累瓦编》三十二卷

冯应京《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

柯寿恺《语丛》三十八卷

徐三重《鸿洲杂著》十八卷

王纳谏《会心言》四卷

沈节甫《纪录汇编》二百十六卷

祁承□业《国朝徵信录》二百十二卷，《淡生堂余苑》六百四卷

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

郑瑄《昨非庵日纂》六十卷

—右杂家类，六十七部，二千二百八十四卷。

刘基《多能鄙事》十二卷

周定王《救荒本草》四卷

宁献王《癯仙神隐书》四卷

杨溥《水云录》二卷

周履靖《茹草编》四卷

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

顾清《田家月令》一卷

施大经《阅古农书》六卷

俞贞木《种树书》三卷

温纯《齐民要书》一卷

王世懋《学圃杂疏》三卷

黄省曾《稻品》一卷，《蚕经》一卷

李德绍《树艺考》二卷

袁黄《宝坻劝农书》二卷

陈鸣鹤《田家月令》一卷

宋公望《四时种植书》一卷

冯应京《月令广义》二十四卷

王象晋《群芳谱》二十八卷

徐光启《农政全书》六十卷，《农遗杂疏》五卷

张国维《农政全书》八卷

吴嘉言《四季须知》二卷

—右农家类，二十三部，一百九十一卷。

宋濂《萝山杂言》一卷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三卷

陶宗仪《辍耕录》三十卷，《说郛》一百二十卷又有《续说郛》四十六卷，明季人陶珽纂辑。

刘绩《霏雪录》二卷

陶辅《桑榆漫笔》一卷

瞿佑《香台集》三卷

张纶《林泉随笔》一卷

李贤《古穰杂录》二卷

岳正《类博杂言》二卷

叶盛《水东日记》三十八卷

单宇《菊坡丛话》二十六卷

陆容《菽园杂记》十五卷

姚福《青溪暇笔》二十卷

张志淳《南园漫录》十卷，《续录》十卷

梅纯《续百川学海》一百卷

王锜《寓圃杂记》十卷

罗凤《漫录》三十卷

李诩《漫笔》八卷

徐泰《玉池谈屑》四卷

罗钦德《闲中琐录》二卷

王涣《墨池琐录》三卷

沈周《客坐新闻》二十二卷

都邛《三余赘笔》二卷

都穆《奚囊续要》二十卷

徐祯卿《异林》一卷

唐锦《龙江梦余录》四卷

戴冠《笔记》十卷

侯甸《西樵野记》十卷

陆粲《庚巳编》十卷

陆深《俨山外集》四十卷

马攀龙《株守谈略》四卷

陆采《天池声隽》四十卷

胡侍《野谈》六卷

杨慎《丹铅总录》二十七卷，《续录》十二卷，《余录》十七卷，《新录》七卷，《闰录》九卷，《卮言》四卷《谈菀醍醐》九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墐户录》一卷，《清暑录》二卷

陆楫《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

陈霆《两山墨谈》十八卷

司马泰《广说郛》八十卷，《古今汇说》六十卷，《再续百川学

海》八十卷，《三续三十卷，《史流十品》一百卷

王文禄《明世学山》五十卷

尤镗《红箱集》五十卷

硃应辰《漫钞》十卷

李文凤《月山丛谈》十卷

何良俊《语林》三十卷，《丛说》三十八卷

沈仪《麈谈录》十卷

万表《灼艾集》十卷

高鹤《见闻搜玉》八卷

项乔《瓯东私录》六卷

张时彻《说林》二十四卷

袁褧《前后四十家小说》八十卷，《广四十家小说》四十卷

陆树声《清暑笔谈》一卷，《长水日钞》一卷，《耄余杂识》一卷

徐伯相《画暇丛记》二十卷

姚弘谟《锦囊琐缀》八卷

陈师《笔谈》十五卷

石磐《菊径漫谈》十四卷

郎瑛《七修类稿》五十一卷

硃国祯《涌幢小品》二十四卷

李豫亨《自乐编》十六卷

徐渭《路史》二卷

汪云程《逸史搜奇》十卷

孙能传《剡溪漫笔》六卷

王应山《风雅丛谈》六十卷

陈禹谟《说麈》八卷

田艺蘅《留青日札》三十九卷，《西湖志余》二十六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卷，《续》十六卷

林茂槐《说类》六十二卷

焦竑《笔乘》二十卷，《玉堂丛语》八卷，《明世说》八卷

黄汝良《笔谈》十二卷

硃谋□韦《异林》十六卷

汤显祖《续虞初志》八卷

张鼎思《琅琊代醉编》四十卷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二十四卷

顾起元《说略》六十卷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四卷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二卷

商浚《稗海》三百六十八卷

谢肇淛《五杂组》十六卷，《麈余》四卷，《文海披沙》八卷

徐□勃《徐氏笔精》八卷

王兆云《惊座新书》八卷，《王氏青箱余》十二卷

张所望《阅耕余录》六卷

郭良翰《问奇类林》三十六卷

陈继儒《秘笈》一百三十卷

潘之恒《亘史钞》九十一卷

王学海《筠斋温录》十卷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十二卷，《日记》二十卷

包衡《清赏录》十二卷

张重华《娱耳集》十二卷

马应龙《艺林钩微录》二十四卷

李绍文《明世说新语》八卷

张大复《笔谈》十四卷

徐应秋《谈荟》三十六卷

杨崇吾《检蠹随笔》三十卷

来斯行《槎庵小乘》四十六卷

沈弘正《虫天志》十卷

胡震亨《读书杂录》三卷

闵元京《湘烟录》十六卷

茅元仪《杂记》三十二卷

华继善《咫闻录》五卷

王所《日格类钞》三十卷

王勣《纂言钩玄》十六卷

杨德周《随笔》十二卷

吴之俊《狮山掌录》二十八卷

—右小说家类，一百二十七部，三千三百七卷。

刘寅《七书直解》二十六卷，《集古兵法》一卷

宁献王权《注素书》一卷

徐昌会《握机汇钥》六卷

陈元素《古今名将传》十七卷

刘畿《诸史将略》十六卷

何乔新《续百将传》四卷五代讫宋、元。

何瑭《兵论》一卷

王芑《纲目兵法》六卷

穆伯寅《兵鉴撮要》七卷

刘濂《兵说》十二卷

吴从周《兵法汇编》十二卷

唐顺之《武编》十二卷，《兵垣四编》五卷

何东序《益智兵书》一百卷，《武库益智录》六卷

陈禹谟《左氏兵法略》三十二卷

李材《将将纪》二十四卷，《兵政纪略》五十卷，《经武渊源》十五卷

顾其言《新续百将传》四卷一名《明百将传》。

冯孜《古今将略》四卷

尹商《阃外春秋》三十二卷

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

赵本学《韬钤内篇》一卷

俞大猷《韬钤续篇》一卷，《剑经》一卷

叶梦熊《运筹纲目》十卷

王鸣鹤《登坛必究》四十卷

何僎《读史机略》十卷

郑璧《古今兵鉴》三十二卷，《经世宏筹》三十六卷

王有麟《古今战守攻围兵法》六十卷

姚文蔚《省括编》二十二卷

赵大纲《方略摘要》十卷

高折枝《将略类编》二十四卷

施浚明《古今纡筹》十二卷

杨惟休《武略》十卷

孙承宗《车营百八扣》一卷

徐常《阵法举要》一卷

龙正《八阵图演注》一卷

瞿汝稷《兵略纂闻》十二卷

茅元仪《武备志》二百四十卷

孙元化《经武全编》十卷

颜季亨《明武功纪胜通考》八卷

徐标《兵机纂要》四卷

范景文《师律》十六卷

谷中虚《水陆兵律令操法》四卷

张焘《西洋火攻图说》一卷

王应遴《备书》二十卷

冒起宗《守筌》五卷

《讲武全书兵览》三十二卷，《兵律》三十八卷，《兵占》二十四卷

《兵机备纂》十三卷

已上四部，不知撰人。

—右兵书类，五十八部，一千一百二十二卷。

《清类天文分野书》二十四卷洪武中编，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又于郡县之下详载古今沿革之由

《天元玉历祥异赋》七卷仁宗制序。

叶子奇《元理》一卷

刘基《天文秘略》一卷

《观象玩占》十卷不知撰人，或云刘基辑。杨廉《星略》一卷

王应电《天文会通》一卷

周述学《天文图学》一卷

吴琉《天文要义》二卷

范守己《天官举正》六卷

陆侹《天文地理星度分野集要》四卷

王臣夔《测候图说》一卷

黄履康《管窥略》三卷

黄钟和《天文星象考》一卷

杨惟休《天文书》四卷

潘元和《古今灾异类考》五卷

赵宦光《九圜史》一卷

余文龙《祥异图说》七卷，《史异编》十七卷

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二卷

利玛窦《几何原本》六卷，《勾股义》一卷，《表度说》一卷，《圜容较义》一卷，《测量法义》一卷，《天问略》一卷，《泰西水法》六卷

熊三拔《简平仪说》一卷，《测量异同》一卷

李天经《浑天仪说》五卷

王应遴《乾象图说》一卷，《中星图》一卷

陈胤昌《天文地理图说》二卷

李元庚《乾象图说》一卷

陈荩谟《象林》一卷

马承勋《风纂》十二卷

魏浚《纬谈》一卷

吴云《天文志杂占》一卷

艾儒略《几何要法》四卷

《图注天文祥异赋》十卷

《天文玉历璇玑经》五卷

《天文鬼料窍》一卷

《天文玉历森罗记》十二卷

《经史言天录》二十六卷

《嘉隆天象录》四十五卷

《雷占》三卷

《风云宝鉴》一卷

《天文占验》二卷

《物象通占》十卷

《白猿经》一卷

已上十一部，皆不知撰人。

—右天文类，五十部，二百六十三卷。

刘信《历法通径》四卷

马沙亦黑《回回历法》三卷

左赞《历解易览》一卷

吕柟《寒暑经图解》一卷

顾应祥《授时历法》二卷

曾俊《历法统宗》二卷，《历台撮要》二卷

周述学《历宗通议》一卷，《中经测》一卷，《历草》一卷

贝琳《百中经》十卷起成化甲午讫嘉靖癸巳，凡六十年。后人又续至壬戌止。

戴廷槐《革节卮言》五卷

袁黄《历法新书》五卷

何注《历理管窥》一卷

郭子章《枝干释》五卷

硃载堉《律历融通》四卷，《音义》一卷，《万年历》一卷，《万年历备考》二卷，《历学新说》二卷万历二十三年编进。

萧懋恩《监历便览》二卷

邢云路《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

徐光启《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六卷《历书总目》一卷，《日躔历指》四卷，《日躔表》二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图》一卷，《恒星图系》一卷，《恒星历表》四卷，《恒星经纬表》二卷，《恒星出没表》二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六卷，《交食历指》七卷，《交食表》七卷，《五纬历指》九卷，《五纬表》十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表》七卷，《黄赤道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二卷，《元史揆日订讹》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测圆八线立成长表》四卷，《黄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历指》一卷，《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南北高弧表》十二卷、《诸方半昼分表》一卷，《诸方晨昏分表》一卷，《历学小辩》一卷，《历学日辩》五卷。崇祯二年敕光启与李之藻、王应遴及西洋人罗雅谷等陆续成书。

罗雅谷《筹算》一卷

王英《明历体略》三卷

何三省《历法同异考》四卷

贾信《台历百中经》一卷

《历法统宗》十二卷

《历法集成》四卷

《经纬历书》八卷

《七政全书》四卷

已上四部，皆不知撰人。

—右历数类，三十一部，二百九十一卷。

刘基《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

《选择历书》五卷洪武中，钦天监奉敕撰定。

马贵《周易杂占》一卷

胡宏《周易黄金尺》一卷

卢翰《中庵签易》一卷

季本《蓍法别传》二卷

周瑞《文公断易奇书》三卷

蔡元谷《神易数》一卷

张其堤《易卦类选大成》四卷

王宇《周易占林》四卷

钱春《五行类应》八卷

刘均《卜筮全书》八卷

赵际隆《卜筮全书》十四卷

张濡《先天易数》二卷

周视考《阴阳定论》三卷

杨向春《皇极心易发微》六卷

蔡士顺《皇极秘数占验》一卷

吴琉《皇极经世钤解》二卷，《太乙统宗宝鉴》二十卷，《太乙淘金歌》一卷，《六壬金钥匙》二卷

冯柯《三极通》二卷

张干山《古今应验异梦全书》四卷

陈士元《梦占逸旨》八卷

张凤翼《梦占类考》十二卷

池本理《禽遁大全》四卷，《禽星易见》四卷

鲍世彦《奇门微义》四卷，《奇门阳遁》一卷，《阴遁》一卷

刘翔《奇门遁甲兵机书》二十卷

徐之镆《选择禽奇盘例定局》五卷

胡献忠《八门神书》一卷

叶容《太乙三辰显异经》十卷

李元沣《太乙九旗历》三卷

邢云路《太乙书》十卷

李克家《戎事类占》二十一卷

杨瓒《六壬直指捷要》二卷

蒋日新《开云观月歌》一卷

黄公达《凤髓灵文》一卷

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

徐常吉《六壬释义》一卷

黄宾廷《六壬集应钤》六十卷

宁献王权《肘后神枢》二卷，《运化玄枢》一卷

《历法通书》三十卷金溪何士泰景祥《历法》，临江宋鲁珍辉山《通书》合编。

熊宗立《金精鰲极》六卷，《通书大全》三十卷

王天利《三元节要》三卷

徐瓘《阴阳捷径》一卷

刘最《选择类编》八卷

万邦孚《汇选筮吉指南》十一卷，《日家指掌》二卷，《通书纂要》六卷

何瑭《阴阳管窥》一卷

刘黄裳《元图符藏》二卷

已上卜筮阴阳。

刘基《三命奇谈》、《滴天髓》一卷

吴天洪《造命宗镜集》十二卷

洪理《历府大成》二十二卷

欧阳忠《星命秘诀望斗真经》三卷

杨源《星学源流》二十卷

雷鸣夏《子平管见》二卷

李钦《渊海子平大全》六卷

万民英《三命会通》十二卷，《星学大成》十八卷

陆位《星学纲目正传》二十卷

张果《星宗命格》十卷，《文武星案》六卷

西窗老人《兰台妙选》三卷

袁忠彻《古今识鉴》八卷

鲍栗之《麻衣相法》七卷

李廷湘《人相编》十二卷

已上星相。

周继《阳宅真诀》二卷

王君荣《阳宅十书》四卷

陈梦和《阳宅集成》九卷

李邦祥《阳宅真传》二卷

周经《阳宅新编》二卷

《阳宅大全》十卷不知撰人。

刘基《金弹子》三卷，《披肝露胆》一卷，《一粒粟》一卷，《地理漫兴》三卷

赵汸《葬说》一卷

瞿佑《葬说》一卷

谢昌《地理四书》四卷

谢廷柱《堪舆管见》二卷

周孟中《地理真机》十五卷

徐善继《人子须知》三十五卷

董章《堪舆秘旨》六卷

徐国柱《地理正宗》八卷

赵祐《地理紫囊》八卷

郭子章《校定天玉经七注》七卷

陈时旸《堪舆真谛》三卷

王崇德《地理见知》四卷

李迪人《天眼目》九卷

徐之镆《罗经简易图解》一卷，《地理琢玉斧》十三卷

《地理全书》五十一卷不知撰人。

《地理天机会元》三十五卷不知撰人。

李国本《理气秘旨》七卷，《地理形势真诀》三十卷

徐□勃《堪舆辨惑》一卷

已上堪舆。

—右五行类，一百四部，八百六十一卷。

《格古要论》十四卷洪武中曹昭撰。天顺间王均增辑。

沈津《欣赏编》十卷

茅一相《续欣赏编》十卷

吴继《墨蛾小录》四卷

周履靖《艺苑》一百卷，《绘林》十六卷，《画薮》九卷

硃存理《铁网珊瑚》二十卷

硃凯《图画要略》一卷

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寓意编》一卷

唐寅《画谱》三卷

韩昂《明画谱》一卷

杨慎《墨池琐录》一卷，《书品》一卷，《断碑集》四卷

徐献忠《金石文》一卷

周英《书纂》五卷

程士庄《博古图录》三十卷

硃观熰《画法权舆》二卷

刘璋《明书画史》三卷

罗周旦《古今画鉴》五卷

李开先《中麓画品》一卷

王勣《画史》二十卷

王世贞《画苑》十卷，《补遗》二卷

莫是龙《画说》一卷

刘世儒《梅谱》四卷

王稚登《吴郡丹青志》一卷

徐□勃《闽画记》一卷

曹学牷《蜀画苑》四卷

李日华《画媵》二卷，《书画想像录》四十卷

张丑《清河书画舫》十二卷

宁献王权《烂柯经》一卷，《琴阮启蒙》一卷，《神奇秘谱三卷》

袁均哲《太古遗音》二卷

严澂《琴谱》十卷

杨表正《琴谱》六卷

林应龙《适情录》二十卷，《棋史》二卷

叶良贵《歙砚志》四卷

方于鲁《墨谱》六卷

程君房《墨苑》十卷

周应愿《印说》一卷

郑履祥《印林》二卷

臧懋循《六博碎金》八卷

文震亨《长物志》十二卷

已上杂艺。

孝宗《类证本草》三十一卷

世宗《易简方》一卷

赵简王《补刊素问遗篇》一卷世传《素问》王□水注本，中有缺篇，简王得全本，补之。

宁献王权《乾坤生意》四卷，《寿域神方》四卷

周定王《普济方》六十八卷

李絅《集解脉诀》十二卷

刘纯《玉机微义》五十卷，《医经小学》六卷

杨文德《太素脉诀》一卷

李恒《袖珍方》四卷

周礼《医学碎金》四卷

俞子容《续医说》十卷

徐子宇《致和枢要》九卷

刘均美《拔萃类方》二十卷一作四十卷。

胡濒《卫生易简方》四卷永乐中，濒为礼部侍郎，出使四方，辑所得医方进于朝。一作十二卷。

陶华《伤寒六书》六卷，《伤寒九种书》九卷，《伤寒全书》五卷

郑达《遵生录》十卷

杨慎《素问纠略》三卷

阴秉旸《内经类考》十卷

孙兆《素问注释考误》十二卷

张介宾《张氏类经》四十二卷

张世贤《图注难经》八卷

吴球《诸证辨疑》四卷，《用药玄机》二卷

方贤《奇效良方》六十九卷

钱原浚《集善方》三十六卷

邹福《经验良方》十卷

丁毅《医方集宜》十卷

王鏊《本草单方》八卷

钱宝《运气说》二卷

李言闻《四诊发明》八卷

李时珍《濒湖脉学》一卷，《奇经八脉考》一卷时珍《本草纲目》一书，用力深入，详《方伎传》。

虞抟《医学正传》八卷，《方脉发蒙》六卷

楼英《医学纲目》四十卷

陈谏《惸斋医要》十五卷

徐春甫《古今医统》一百卷

方广《丹溪心法附余》二十四卷

傅滋《医学集成》十二卷

薛己《家居医录》十六卷，《外科心法》七卷

王玺《医林集要》八十八卷

钱萼《医林会海》四十卷

方谷《脉经直指》七卷，《本草集要》十二卷

王肯堂《医论》四卷肯堂著《证治准绳全书》，博通医学，见《王樵传》

黄承昊《折肱漫录》六卷

万全《保命活诀》三十五卷

李中梓《颐生微论》十卷

李濂《医史》十卷

杨珣《针炙详说》二卷

徐凤《针炙大全》七卷

徐彪《本草证治辨明》十卷

缪希雍《本草经疏》二十卷，《方药宜忌考》十二卷

熊宗立《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伤寒活人指掌图论》十卷

赵原阳《外科序论》一卷

汪机《外科理论》八卷

吴伦《养生类要》二卷

王銮《幼科类萃》二十八卷

薛铠《保婴撮要》二十卷

周子蕃《小儿推拿秘诀》一卷

吴洪《痘疹会编》十卷

以上医术。

—右艺术类，一百十六部，一千五百六十四卷。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既竣，帝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后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

张九韶《群书备数》十二卷

袁均哲《群书纂数》十二卷，《类林杂说》十五卷杨士奇《文籍志》云明初人所编。

沈易《博文编》四卷

吴相《沧海遗珠》十卷

杨循吉《奚囊手镜》二十卷

《群书集事渊海》四十七卷《百川书志》云弘治时人编。

杨慎《升庵外集》一百卷焦竑编次。

王圻《三才图说》一百六卷

司马泰《文献汇编》一百卷

凌瀚《群书类考》二十二卷

浦南金《修辞指南》二十卷

顾充《古隽考略》十卷

吴琉《经史文编》三十卷，《三才广志》三百卷

唐顺之《稗编》一百二十卷

李先芳《杂纂》四十卷

郑若庸《类隽》三十卷

王世贞《类苑详注》三十六卷

陈耀文《天中记》六十卷

凌迪知《文林绮绣》七十卷，《文选锦字》二十一卷，《左国腴词》八卷，《太史华句》八卷

徐琏《群书纂要》一百九十六卷

曹大同《艺林华烛》一百六十卷

陈禹谟《骈志》二十卷，《补注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茅綯《学海》一百六十四卷

徐常吉《事词类奇》三十卷

徐元泰《喻林》一百二十卷

冯琦《经济类编》一百卷

章潢《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

何三畏《类熔》二十卷

彭大翼《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

卓明卿《藻林》八卷

郭子章《黔类》十八卷

詹景凤《六纬撷华》十卷

焦竑《类林》八卷

彭好古《类编杂说》六卷

王家佐《古今元屑》八卷

况叔祺《考古词宗》二十卷

硃谋□韦《金海》一百二十卷

林濂《词丛类采》八卷，《续》八卷

俞安期《唐类函》二百卷

宋应奎《翼学编》十三卷

陈世宝《古今类腴》十八卷

陈懋学《事文类纂》十六卷

袁黄《群书备考》二十卷

徐鉴《诸书考略》四卷

凌以栋《五车韵瑞》一百六十卷

刘仲达《鸿书》一百八卷

刘胤昌《类山》十卷

黄一正《事物绀珠》四十六卷

汪宗姬《儒函数类》六十二卷

刘国翰《记事珠》十卷

吴楚材《强识略》二十四卷

彭俨《五侯鲭》十二卷

商浚《博闻类纂》二十卷

范泓《典籍便览》八卷

杨淙《事文玉屑》二十四卷

徐袍《事典考略》六卷

硃东光《玉林摘粹》八卷

王光裕《客窗余录》二十二卷

刘业《古今事类通考》十卷

夏树芳《词林海错》十六卷

王路清《珠渊》十卷

唐希言《事言要玄集》二十二卷

钱应充《史学璧珠》十八卷

胡尚洪《子史类语》二十四卷

沈梦熊《三才杂组》五卷

屠隆《汉魏丛书》六十卷

陈仁锡《潜确居类书》一百二十卷，《经济八编类纂》二百五十五卷

林琦《伦史鸿文》二十四卷

程良孺《茹古略》八十卷

雷金科《文林广记》三十一卷

徐应秋《骈字凭霄》二十卷

《枳记》二十八卷

胡震亨《秘册汇函》二十卷

毛晋《津逮秘书》十五集

—右类书类，八十三部，二万七千一百八十六卷。

《道藏目录》四卷

《道经》五百十二函

太祖《注道德经》二卷，《周颠仙传》一卷太祖制。

《神仙传》一卷成祖制。

宁献王权《庚辛玉册》八卷，《造化钳锤》一卷

陶宗仪《金丹密语》一卷

张三丰《金丹直指》一卷，《金丹秘旨》一卷

刘太初《金丹正惑》一卷

黄润玉《道德经注解》二卷

杨慎《庄子阙误》一卷

王道《老子亻意》二卷

硃得之《老子通义》二卷，《庄子通义》十卷，《列子通义》八卷

薛蕙《老子集解》二卷

商廷试《订注参同契经传》三卷

徐渭《分释古注参同契》三卷

皇甫濂《道德经辑解》三卷

孙应鳌《庄义要删》十卷

王宗沐《南华经别编》二卷

田艺蘅《老子指玄》二卷

焦竑《老子翼》二卷，《考异》一卷，《庄子翼》八卷，《南华经余事杂录》二卷，《拾遗》一卷

龚锡爵《老子疏略》一卷

陶望龄《老子解》二卷《庄子解》五卷

郭良翰《南华经荟解》三十三卷

罗勉道《南华循本》三十卷

陆长庚《老子玄览》二卷，《南华副墨》八卷，《阴符经测疏》一卷，《周易参同契测疏》一卷，《金丹就正篇》一卷，《张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一卷，《方壶外史》八卷

李先芳《阴符经解》一卷，《蓬玄杂录》十卷

沈宗霈《阴符释义》三卷

尹真人《性命圭旨》四卷

桑乔《大道真诠》四卷

孙希化《真武全传》八卷

池显方《国朝仙传》二卷

靳昂《龙砂一脉》一卷

硃多鋠《龙砂八百纯一玄藻》二卷

硃载□韦《葆真通》十卷

顾起元《紫府奇玄》十一卷

曹学牷《蜀中神仙记》十卷

傅兆际《寰有诠》六卷

杨守业《洞天玄语》五卷

徐成名《保合编》十二卷

—右道家类，五十六部，二百六十七卷

《释藏目录》四卷

《佛经》六百七十八函

太祖《集注金刚经》一卷成祖制序。

成祖《御制诸佛名称歌》一卷，《普法界之曲》四卷，《神僧传》九卷

仁孝皇后《梦感佛说大功德经》一卷，《佛说大因缘经》三卷

宋濂《心经文句》一卷

姚广孝《佛法不可灭论》一卷，《道余录》一卷

克庵禅师《语录》一卷

一如《三藏法数》十八卷

陈实《大藏一览》十卷

大祐《净土指归》二卷

元瀞《三会语录》二卷

溥洽《雨轩语录》五卷

法聚《玉芝语录》六卷，《内语》二卷

宗泐《心经注》一卷，《金刚经注》一卷

洪恩《金刚经解义》一卷，《心经说》一卷

杨慎《禅藻集》六卷，《禅林钩玄》九卷

弘道《注解楞伽经》四卷

梵琦《楚石禅师语录》二十卷

汪道昆《楞严纂注》十卷

交光法师《楞严正脉》十卷

陆树声《禅林余藻》一卷

管志道《龙华忏法》一卷

王应乾《楞严圆通品》四卷

方允文《楞严经解》十二卷

曾凤仪《金刚般若宗通》二卷，《心经释》一卷，《楞严宗通》十卷，《楞伽宗通》八卷，《圆觉宗通》四卷

沈士荣《续原教论》二卷

杨时芳《心经集解》一卷

何湛之《金刚经偈论疏注》二卷

戚继光《禅家六籍》十六卷

如愚《金刚筏喻》二卷

张有誉《金刚经义趣广演》三卷

李通《华严疏钞》四十卷

方泽《华严要略》二卷

刘琏《无隐集偈颂》三卷

古音《禅源诸诠》一卷

景隆《大藏要略》五卷

刘凤《释教编》六卷

陈士元《象教皮编》六卷，《释氏源流》二卷

方晟《宗门崇行录》四卷

一元《归元直指》四卷

陶望龄《宗镜广删》十卷

沈泰鸿《慈向集》十三卷

陆长庚《楞严述旨》十卷

王肯堂《参禅要诀》一卷

杨惟休《佛宗》一卷

张明弼《兔角诠》十卷

徐可求《禅燕》二十卷

瞿汝稷《指月录》三十二卷

袁宏道《宗镜摄录》十二卷

姚希孟《佛法金汤文录》十二卷

袁中道《禅宗正统》一卷

袾宏《弥陀经疏》四卷，《正讹集》一卷，《禅关策进》一卷，《竹窗三笔》三卷，《自知录》二卷

真可《紫柏语录》一卷

德清《华严法界境》一卷，《楞严通义》十卷，《法华通义》七卷，《观楞伽记》四卷，《肇论略注》三卷，《长松茹退》二卷，《憨山绪言》一卷

李树乾《竺乾宗解》四卷

萧士玮《起信论解》一卷

曹胤儒《华严指南》四卷

俞王言《金刚标指》一卷，《心经标指》一卷，《楞严标指》十二卷，《圆觉标指》一卷

镇澄《楞严正观疏》十卷，《般若照真论》一卷

传灯《楞严玄义》四卷，《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

通润《楞严合辙》十卷，《楞伽合辙》四卷，《法华大窾》七卷

石显《西方合论》十卷

智顺《善才五十三参论》一卷

仁潮《法界安立图》六卷

如卺《禅宗正脉》十卷

章有成《金华分灯录》十卷

钟惺《楞严如说》十卷

沈宗霈《楞严约指》十二卷，《徵心百问》一卷

王正位《赤水玄珠》一卷，《栴檀林》一卷

曾大奇《通翼》四卷

曹学牷《蜀中高僧记》十卷

王应遴《慈无量集》四卷

林应起《全闽祖师语录》三卷

夏树芳《栖真志》四卷

祖心《冥枢会要》四卷

净喜《禅林宝训》四卷

净喜《禅林宝训》四卷

大舣《禅警语》一卷，《宗教答响》一卷，《归正录》一卷，《博山语录》二十二卷

元贤《弘释录》三卷

宗林《寒灯衍义》二卷

—右释家类，一百十五部，六百四十五卷。

志第七十五 艺文四

集类三：一曰别集类，二曰总集类，三曰文史类。

《明太祖文集》五十卷，《诗集》五卷

《仁宗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卷

《宣宗文集》四十四卷，《诗集》六卷，《乐府》一卷

《宪宗诗集》四卷

《孝宗诗集》五卷

世宗《翊学诗》一卷，《宸翰录》一卷，《咏和录》一卷，《咏春同德录》一卷，《白鹊赞和集》一卷

神宗《劝学诗》一卷各籓及宗室自著诗文集，已见本传，不载。

宋濂《潜溪文集》三十卷皆元时作。《潜溪文粹》十卷刘基选。《续文粹》十卷方孝孺郑济同选。《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銮坡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芝园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别集》十卷，《朝天集》五卷。《诗集》五卷

刘基《覆瓿集》二十四卷，《拾遗》二卷、皆元时作。《犁眉公集》四卷，《文成集》二十卷、汇编诸集及《郁离子》、《春秋明经》诸书。词四卷

危素《学士集》五十卷

叶仪《南阳山房稿》二十卷

王冕《竹斋诗集》三卷

范祖干《柏轩集》四卷

戴良《九灵山房集》三十卷

王逢《梧溪诗集》七卷

梁寅《石门集》四卷

杨维桢《东维子集》三十卷，《铁崖文集》五卷，《古乐府》十六卷，《诗集》六卷

陶宗仪《南村诗集》四卷

贡性之《南湖集》二卷

谢应芳《龟巢集》二十卷

《张昱诗集》二卷

杨芾《鹤崖集》二十卷

李祁《云阳先生集》十卷裔孙李东阳传其集。

涂几《涂子类稿》十卷

张宪《玉笥集》十卷

吴复《云槎集》十卷

华幼武《黄杨集》四卷

《陶振赋》一卷洪武初，振献《紫金山》、《金水河》、及《飞龙在天》三赋。

《陶安文集》二十卷

李习《橄榄集》五卷

汪广洋《凤池吟稿》十卷

孙炎《左司集》四卷

刘炳《春雨轩集》十卷、词一卷

《刘迪简文集》五卷

郭奎《望云集》五卷

王祎《忠文集》二十四卷

张以宁《翠屏集》五卷

《詹同文集》三卷

《刘崧文集》十八卷、诗八卷

魏观《蒲山集》四卷

硃善《一斋集》十卷，《辽海集》五卷

顾辉《守斋类稿》三十卷

硃升《枫林集》十二卷

赵汸《东山集》十五卷

汪克宽《环谷集》八卷

唐桂芳《白云集略》四十卷

李胜原《盘谷遗稿》五卷

《胡翰文集》十卷

苏伯衡《苏平仲集》十六卷

《硃廉文集》十七卷

陈谟《海桑集》十卷

周霆《震石初集》十卷

高启《槎轩集》十卷，《大全集》十八卷、词一卷

杨基《眉庵集》十二卷、词一卷

徐贲《北郭集》六卷

张羽《静居集》六卷

陈基《夷白斋集》二十卷

王彝《沩雌子集》四卷

王行《半轩集》十二卷

袁凯《海叟诗集》四卷

孙作《沧螺集》六卷

硃右《白云稿》十二卷

《徐尊生制诰》二卷，《怀归稿》十卷，《还乡稿》十卷

贝琼《清江文集》三十卷、诗十卷

顾禄《经进集》二十卷

《答禄与权文集》十卷

杜斅《拙庵集》十卷

吴源《托素斋集》八卷

《刘驷文集》十卷

宋讷《西隐集》十卷

刘三吾《坦斋集》二卷一作《坦翁集》十二卷。

《张孟兼名丁，以字行。文集》六卷

王翰《敝帚集》五卷，《梁园寓稿》九卷

方克勤《愚庵集》二十卷

《吴伯宗集》二十四卷《南宫》、《使交》、《成均》、《玉堂》凡四种

杜隰《双清集》十卷

郑真《荥阳外史集》一百卷

吴玉林《松萝吟稿》二十卷

方幼学《翚山集》十二卷

唐肃《丹崖集》八卷

谢肃《密庵集》十卷

谢徽《兰庭集》六卷

邵亨贞《蛾术文集》十六卷

乌斯道《春草斋集》十卷

贝翱《舒庵集》十卷

叶颙《樵云集》六卷

沈梦麟《花溪集》三卷

刘荐《盘谷集》十卷

《宋禧文集》三十卷、诗十卷

郑渊《遂初斋稿》十卷

林静《愚斋集》二十卷

刘永之《山阴集》五卷

龚斆《鹅湖集》六卷

王沂《徵士集》八卷

王祐《长江稿》五卷

《解开文集》四十卷

林鸿《鸣盛集》四卷鸿与唐泰、黄玄、周玄、郑定、高棅、王偁、

王褒、王恭、陈亮另有《闽中十才子诗》十卷。

孙蕡《西庵集》九卷蕡与王佐、黄哲、赵介、李德另有《广中五先生诗》四卷。

《蓝仁诗集》六卷

《蓝智诗集》六卷

张适《乐圃集》六卷

浦源《舍人集》十卷

林弼《登州集》六卷

陆中《蒲栖集》二十卷

《林大同文集》九卷

丁鹤年《海巢集》三卷本西域人，后家武昌，永乐中始卒。楚宪王为刻其集。

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黄孔昭、谢鐸同辑。

卓敬《卓氏遗书》五十卷

练子宁《金川玉屑集》五卷

《茅大芳集》五卷

程本立《巽隐集》四卷

王艮吉水人，王充耘孙。《翰林集》十卷

王叔英《静学集》二卷

周是修《刍荛集》六卷

《郑居贞集》五卷

《程通遗稿》十卷

梅殷《都尉集》三卷

《任亨泰遗稿》二卷

《王绅文集》三十卷

王稌《青岩类稿》十卷

《林右集》二卷

《王宾诗集》二卷

张紞《鸀庵集》一卷

楼琏《居夷集》五卷

龚诩《野古集》二卷

高逊志《啬斋集》二卷

解缙《学士集》三十卷，《春雨集》十卷，《似罗隐集》二卷

已上洪武、建文时。

姚广孝《逃虚子集》十卷，《外集》一卷

黄淮《省愆集》二卷、词一卷

《胡广集》十九卷

杨荣《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杨士奇《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

胡俨《颐庵集》三十卷

《金幼孜集》十二卷

《夏原吉集》六卷

王钝《野庄集》六卷

郑赐《闻一斋集》四卷

《赵玒集》三卷

《茹璠诗》一卷

黄福《家集》三十卷，《使交文集》十七卷

邹济《颐庵集》九卷

王达《天游集》二十二卷

《曾棨集》十八卷

《林环文集》十卷、诗三卷

林志《蔀斋集》十五卷

《王汝玉诗集》八卷

《张洪集》二卷

《王绂诗集》五卷

梁潜《泊庵集》十二卷

刘髦《石潭集》五卷

邹缉《素庵集》十卷

王偁《虚舟集》五卷

王褒《养静斋集》十卷

《王恭诗集》七卷

高棅《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

《黄寿生文集》十卷

《杨慈文集》五卷

苏伯厚《履素集》十卷

郑棠《道山集》二十卷

刘均《拙庵集》八卷

《徐永达文集》二十卷、诗十卷

王洪《毅斋集》八卷

《黄裳集》十卷

袁忠彻《符台外集》五卷

陆颙《颐光集》二十卷

瞿佑《存斋乐全集》三卷、词三卷

曾鹤龄《松癯集》三卷

陈叔刚《絅斋集》十卷

柯暹《东冈集》十二卷

《罗亨信集》十二卷

《刘铉诗集》六卷

《金实文集》二十八卷

《王暹奏议》二十卷，《文集》四十卷

苏钲《竹坡吟稿》二十卷

周鸣《退斋稿》六十卷

方勉《怡庵集》十五卷

周叙《石溪集》十八卷

《杨溥文集》十二卷、诗四卷

胡濒《澹庵集》五卷

已上永乐时。

熊概《芝山集》四十卷，《公余集》三十卷

《吴讷文集》二十卷，诗八卷

秦朴《抱拙集》六卷

陈继《怡庵集》二十卷

《黄泽诗集》十四卷

罗纮《兰坡集》十二卷

马愉《淡轩文集》八卷

陈循《芳洲集》十六卷

《高谷集》十卷

廖庄《渔梁集》二卷

林文《澹轩稿》十二卷

龚锜《蒙斋集》十卷

《王训文集》三十卷

《梁萼集》二十卷

姜洪《松冈集》十一卷

杨复《土苴集》五十卷

刘广衡《云庵集》三十卷

陈泰《拙庵集》二十五卷

李奎《九川集》六卷

《徐琦文集》六卷

已上洪熙、宣德时。

《孙原贞奏议》八卷，《岁寒集》二卷

王直《抑庵集》四十二卷

《王英文集》六卷，诗五卷

《钱习礼文集》十四卷，《应制集》一卷

《陈镒文集》六卷

《魏骥摘稿》十卷

周忱《双崖集》八卷

陈琏《琴轩稿》三十卷

《周旋文集》十卷

刘球《两溪集》二十四卷

张楷《和唐音》二十八卷，《和李杜诗》十二卷

《李时勉文集》十一卷、诗一卷

陈敬宗《澹然集》十八卷

张倬《毅斋集》二十卷

郑鲸《云遨摘稿》八卷

《彭时奏疏》一卷，《文集》四卷

《商辂奏议》一卷，《文集》三十二卷

《萧乡兹文集》二十卷、诗十卷

《于谦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

郭登《联珠集》二十二卷景泰初，登封定襄伯，有诗名。是集以其父珏兄武之作，与登诗合编。

《何文渊奏议》一卷，《文稿》四卷

章瑄《竹庄集》四十卷

吴宣《野庵集》十六卷

郑文康《平桥集》十八卷

刘溥《草窗集》二卷溥与蒋主忠、王贞庆、晏鐸、苏平、苏正、汤胤勣、王淮、沈愚、邹亮等称景泰十才子，当时各有专稿。

桑琳《鹤溪集》二十卷

《钱洪诗集》四卷

《刘英诗集》六卷

徐有贞《武功集》八卷

《许彬文集》十卷、诗四卷

薛瑄《敬轩集》四十卷、诗八卷

李贤《古穰集》三十卷，《续集》二十卷

吕原《介轩集》十二卷

岳正《类博稿》十卷

《刘俨文集》三十二卷

吴与弼《康斋文集》十二卷

王宇《厚斋集》三卷

张穆《勿斋集》二十卷

刘昌《五台集》二十二卷《胥台》、《凤台》、《金台》、《嵩

台》、《越台》诸稿汇编。

萧俨《竹轩集》二十卷

周莹《郡斋稿》十卷

罗周《梅隐稿》十八卷

姚绶《云东集》十卷

汤胤勣《东谷集》十卷

《易贵文集》十五卷

已上正统、景泰、天顺时。

《刘定之存稿》二十一卷，《续稿》五卷

《刘珝文集》十六卷

《轩輗奏议》四卷

《彭华文集》十卷

尹直《澄江集》二十五卷

《姚夔奏议》三十卷，《文集》十卷

《李裕奏议》七卷，《文集》四卷

《杨鼎奏议》五卷，《文稿》二十卷

倪谦《玉堂》、《南宫》、《上谷》、《归田》四稿共一百七十卷

《余子俊奏议》六卷

周洪谟《箐斋集》五十卷，《南皋集》二十卷

《林聪奏议》八卷，《文集》十四卷

《张瑄奏议》八卷，《观庵集》十五卷，《关洛纪巡录》十七卷

《谢一夔文集》六卷

《韩雍奏议》一卷，《文集》十五卷

柯潜《竹岩集》八卷

陆釴《春雨堂稿》三十卷

《叶盛奏草》三十卷，《文稿》二卷、诗一卷

《杨守陈全集》三十卷

范理《丹台稿》十卷

《林鹗文稿》十卷

罗伦《一峰集》十卷

庄昶《定山集》十卷

黄仲昭《未轩集》十三卷

陈献章《白沙子》八卷，《文集》二十二卷，《遗编》六卷

《杨起元文编》六卷

《张弼文集》五卷、诗四卷

胡居仁《敬斋集》三卷

陈真晟《布衣存稿》九卷

《夏寅文集》四十卷，《备遗录》二十三卷

《张宁文集》三十二卷

夏时正《留余稿》三十五卷

陆容《式斋集》三十八卷

龙瑄《鸿泥集》二十卷

周瑛《翠渠摘稿》七卷

段正《介庵集》三十卷

《蒋琬文集》十卷

硃翰《石田稿》十四卷

张胄《西溪集》十五卷

《丁元吉文集》六十四卷

刘敔《凤巢稿》六卷

桑悦《两都赋》二卷、《古赋》三卷，《文集》十六卷

祁顺《巽川集》二十卷

《徐溥文集》七卷

丘浚《琼台类稿》五十二卷、诗十二卷

李东阳《怀麓堂前后集》九十卷，《续稿》二十卷

谢迁《归田稿》十卷

陆简《龙皋稿》十九卷

程敏政《篁墩全集》一百二十卷

吴宽《匏庵集》七十八卷

《张元祯文集》二十四卷

《王恕奏稿》十五卷，《文集》九卷

《韩雍奏议》一卷

倪岳《青溪漫稿》二十四卷

《马文升奏议》十六卷，《文集》一卷

王亻与《思轩集》十二卷

杨守阯《碧川文钞》二十九卷、诗二十卷

《张升文集》二十二卷

童轩《枕肱集》二十卷

杭淮《双溪诗集》八卷

黎淳《龙峰集》十三卷

《刘大夏奏议》一卷、诗二卷

《张悦集》五卷

《何乔新文集》三十二卷

《彭韶奏议》五卷，《文集》十二卷

《王珣奏稿》十卷、诗二卷

《闵珪文集》十卷

徐贯《余力集》十二卷

《董越文集》四十二卷

《谢鐸奏议》四卷，《文稿》四十五卷、诗三十六卷

陈音《愧斋集》十二卷

张诩《东所集》十卷

邹智《立斋遗文》四卷

李承箕《大崖集》二十卷

《钱福文集》六卷

《杨循吉遗集》五卷

邵珪《半江集》六卷

赵宽《半江集》六卷

《杭济诗集》六卷

吴元应《诗集》十五卷

顾潜《静观堂集》十四卷

文林《温州集》十二卷

吕翾《九柏集》六卷

沈周《石田诗钞》十卷

史鉴《西村集》八卷

祝允明《祝氏集略》三十卷，《怀里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

《唐寅集》四卷

顾磐《海涯集》十卷

《王鏊文集》三十卷

《杨廷和奏议》一卷，《石斋集》八卷

梁储《郁洲集》九卷

《费宏文集》二十四卷

靳贵《戒庵集》二十卷

《杨一清奏议》三十卷，《石淙类稿》四十五卷、诗二十卷

蒋冕《湘皋集》三十三卷

毛纪《鰲峰类稿》二十六卷

韩文《质庵集》四卷

吴文度《交石集》十卷

《林瀚集》二十五卷

屠勋《东湖稿》十二卷

《罗□奏议》一卷，《文集》十八卷，《续集》十四卷

《储巏文集》十五卷

王鸿儒《凝斋集》九卷

邵宝《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

《章懋文集》九卷

《杨廉奏议》四卷，《文集》六十二卷

乔宇《白岩集》二十卷

《黄瓒文集》十二卷

蔡清《虚斋文集》五卷

《鲁鐸文集》十卷

王云凤《虎谷集》二十一卷

《毛澄类稿》十八卷

《王琼奏议》四卷

彭泽《幸庵行稿》十二卷

《林俊文集》四十卷、诗十四卷

李梦阳《空同全集》六十六卷

康海《对山集》十九卷、《乐府》二卷

王九思《氵美陂集》十九卷、《乐府》四卷

何景明《大复集》六十四卷

《郑善夫奏议》一卷，《少谷全集》二十五卷

徐祯卿《迪功集》十一卷

硃应登《凌溪集》十九卷

王廷陈《梦泽集》三十八卷

景旸《前溪集》十四卷

《陈沂文集》十二卷、诗五卷

《田汝耔奏议》五卷，《永南集》十八卷

伦文叙《迂冈集》十卷，《白沙集》十二卷

颜木《烬余稿》四卷

卢雍《古园集》十二卷

陈霆《水南集》十七卷

王守仁《阳明全书》三十八卷

陆完《水村集》二十卷

唐锦《龙江集》十四卷

《穆孔晖文集》三卷

史学《埭溪集》二十卷

许庄《康衢集》一百卷

汪循《仁峰文集》二十五卷

钱仁夫《水部诗历》十二卷

徐琏《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诗五卷

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

孙一元《太白山人稿》五卷

《谢承举一名璿诗集》十五卷

王宠《雅宜山人集》十卷

傅汝舟《丁戊集》十二卷

高濬《石门集》二卷

萧雍《酌斋遗稿》四卷

已上成化、弘治、正德时。

《廖道南文集》五十卷、诗六卷

罗钦顺《整庵稿》三十三卷

《何孟春疏议》十卷，《文集》十八卷

《顾清文集》四十二卷

刘瑞《五清集》十八卷

吕柟《泾野集》五十卷

《何瑭文集》十一卷

魏校《庄渠文录》十六卷、诗四卷

陈察《虞山集》十三卷

《杨慎文集》八十一卷，《南中集》七卷、诗五卷、词四卷

《胡世宁奏议》十卷

郑岳《山斋稿》二十四卷

《陈洪谟文稿》二卷

《王时中奏议》十卷

《董□文集》六卷

《秦金诗集》十卷

《潘希曾奏议》四卷，《竹涧集》八卷

《刘龙文集》四十八卷

《刘夔奏议》十卷

《陆深全集》一百卷，《续集》十卷

《张邦奇全集》五十卷

《马中锡奏疏》三卷，《东田集》六卷

刘玉《执斋集》二十卷

周伦《贞翁稿》十二卷

刘节《梅国集》四十二卷

《章拯文集》八卷

边贡《华泉集》四卷、诗八卷

《王廷相奏议》十卷，《家藏集》五十四卷顾璘《息园文稿》九卷、诗十四卷

《刘麟文集》十二卷

崔铣《洹词》十二卷

王廙《南渠稿》十六卷

《陈凤梧奏议》十卷，《修辞录》六卷

《张翀文集》二十卷

夏良胜《东洲稿》十二卷诗八卷

《姚镆文集》八卷

《王道文集》十二卷

《徐问文集》二十四卷

万镗《治斋文集》四卷

湛若水《甘泉前后集》一百卷

韩邦奇《苑洛集》二十二卷

刘讱《春冈集》六卷

黄衷《矩斋集》二十卷

《顾应祥文集》十四卷、乐府一卷

乐頀《木亭稿》三十六卷

石珤《熊峰集》四卷

贾讠永《南隖集》十卷

崔桐《东洲集》四十卷

《毛伯温奏议》二十卷，《东塘集》十卷

《王以旂奏议》十卷，《石冈集》四卷

《林廷□昂集》十卷

《孙承恩集》三卷

黄佐《两都赋》二卷，《泰泉集》六十卷

童承叙《内方集》十卷

贡汝成《三大礼赋》一卷嘉靖中献。

林大辂《槐喑集》十六卷

《许宗鲁全集》五十二卷

胡缵宗《鸟鼠山人集》十八卷，《拟古乐府》四卷、诗七卷

《方鹏文集》十八卷、诗八卷

王同祖《太史集》六十卷

邹守益《东郭集》十二卷，《遗稿》十三卷

《顾鼎臣文集》二十四卷

张璧《阳峰集》二十六卷

《张治文集》十四卷

许赞《松皋集》二十六卷

王崇庆《端溪集》八卷

《王邦瑞文集》二十卷

聂豹《双江集》十八卷

薛蕙《考功集》十卷

汪必东《南隽集》二十卷

孙存《丰山集》四十卷

《萧鸣凤文集》十五卷

周佐《北涧集》十卷

《金贲亨文集》四卷

蒋山卿《南泠集》十二卷

李濂《嵩渚集》一百卷

《林士元文集》十卷

林春泽《人瑞翁集》十二卷

《汪应轸文集》十四卷

《陈琛文集》十二卷

王渐逵《青萝集》十六卷

《戴鬣文集》八卷

廖世昭《明一统赋》三卷

《许相卿全集》二十六卷

陆釴《少石子集》十三卷

邵经邦《弘艺录》三十二卷

陈讲《中川集》十三卷

丘养浩《集斋类稿》十八卷

《王用宾文集》十六卷

伦以训《白山集》十卷

伦以谅《石溪集》十卷

伦以诜《穗石集》十卷

顾瀍《寒松斋稿》四卷

黄绾《石龙集》二十八卷

《费寀集》四卷

席书《元山文选》五卷

方献夫《西樵稿》五卷

《霍韬集》十五卷

舒芬《内外集》十八卷

汪佃《东麓稿》十卷

戴冠《邃谷集》十二卷、诗二卷

唐龙《渔石集》四卷

《欧阳鐸集》二十二卷

夏言《桂洲集》二十卷

严嵩《钤山堂集》二十六卷

《张孚敬诗集》三卷

欧阳德《南野集》三十卷

《许诰奏议》二卷

许论《默斋集》四卷

张时彻《芝园全集》八十五卷

吕祯《涧松稿》四卷

《郑晓奏疏》十四卷，《文集》十二卷

潘恩《笠江集》二十四卷

陈儒《芹山集》四十卷

王艮《心斋文集》二十卷

王畿《龙溪文集》二十卷

钱德洪《绪山集》二十四卷

孙宜《洞庭山人集》五十三卷

高叔嗣《苏门集》八卷

吕本《期斋集》十六卷

徐阶《世经堂全集》五十卷

邹守愚《俟知堂集》十三卷

《胡松奏疏》五卷，《文集》十卷

《袁炜诗集》八卷

《严讷表奏》二卷，《文集》十二卷

李春芳《诒安堂稿》十卷

《郭朴文集》五卷

《林庭机文集》十二卷

《茅瓒文集》十五卷

董份《泌园全集》三十七卷

《孙升文集》二十卷

李玑《西野集》十三卷

尹台《洞麓堂集》三十八卷

范钦《天一阁集》十九卷

陈尧《梧冈文集》五卷、诗三卷

雷礼《镡墟堂稿》二十卷

蔡汝楠《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张岳《净峰稿》四十六卷

苏濂《伯子集》十三卷

苏澹《仲子集》七卷

《陆埆文集》十二卷

《谢东山文集》四十卷

李舜臣《愚谷集》十卷

龚用卿《云冈集》二十卷

《王维桢全集》四十二卷

《王材文集》六十五卷

《吕怀类稿》三十三卷

赵时春《浚谷集》十七卷

王慎中《遵岩文集》四十一卷

唐顺之《荆川集》二十六卷

《陈束文集》二卷

熊过《南沙集》八卷

《任瀚逸稿》六卷

吕高《江峰稿》十二卷

李默《群玉楼稿》七卷

《冯恩奏疏》一卷，《刍荛录》四卷

马一龙《游艺集》十九卷

陆粲《贞山集》十二卷

康太和《蛎峰集》二十四卷

余光《两京赋》二卷

杨爵《斛山稿》六卷

冯汝弼《祐山集》十六卷

包节《侍御集》六卷

钱薇《海石集》二十八卷

周怡《讷溪集》二十七卷

《罗洪先全集》二十五卷

唐枢《木钟台集》三十二卷

林春《东城集》二卷

柯维骐《艺余集》十四卷

卢襄《五隖草堂集》十卷

薛甲《艺文类稿》十四卷

薛应旂《方山集》六十八卷

《唐音文集》二十卷

《刘绘奏议》二卷，《嵩阳集》十五卷

乔世宁《丘隅集》十九卷

《孔汝锡文集》十六卷、诗十四卷

袁ＢＭ《胥台集》二十卷

袁尊尼《鲁望集》十二卷

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

文彭《博士集》三卷

文嘉《和州集》一卷

蔡羽《林屋集》二十卷，《南馆集》十三卷

陈淳《白阳诗集》八卷

汤珍《小隐堂诗集》八卷

彭年《隆池山樵集》三卷

田汝成《叔禾集》十二卷

屠应埈《兰晖堂集》八卷

范言《菁阳集》五卷

杨本仁《少室山人集》二十四卷

沈恺《环溪集》二十六卷

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

皇甫冲《子浚集》六十卷

皇甫涍《少玄集》三十六卷

皇甫汸《司勋集》六十卷

皇甫濂《水部集》二十卷

周诗《虚岩山人集》六卷

黄姬水《淳父集》二十四卷

《骆文盛存稿》十五卷

崔廷槐《楼溪集》三十六卷

栗应宏《太行集》十六卷、诗六卷

莫如忠《崇兰馆集》二十卷

《陈昌积文集》三十四卷

何良俊《柘湖集》二十八卷

何良傅《礼部集》十卷

许谷《省中》、《二台》、《武林》、《归田》四稿共十七卷

华钥《水西居士集》十二卷

张之象《剪绡集》二卷

徐献忠《长谷集》十五卷

邬绅《中宪集》六卷

《陈暹文集》四卷

瞿景淳《内制集》一卷，《文集》十六卷

王问《仲山诗选》八卷

侯一元《少谷集》十六卷

《俞宪诗集》二十四卷

南逢吉《姜泉集》十四卷

钱芹《永州集》五卷

《姚涞文集》八卷

华察《岩居稿》八卷

沈东《屏南集》十卷

《茅坤文集》三十六卷

吴维岳《天目山斋稿》二十八卷

李嵩《存笥稿》十卷

冯惟健《陂门集》八卷

冯惟讷《光禄集》十卷

桑介《白厓诗选》十卷

李应元《蔡蒙山房稿》四卷

陈凤《清华堂稿》六卷

吴琉《环山楼集》六卷

沈炼《鸣剑集》十二卷，《青霞山人集》五卷

金大车《子有集》二卷

金大舆《子坤集》二卷

杨继盛《忠愍集》四卷

吕时中《潭西文集》十七卷

林懋和《双台诗选》九卷

王交《绿槐堂稿》二十二卷

《向洪迈诗文集》十卷

卢岐嶷《吹剑集》三十五卷

《周思兼文集》八卷

詹莱《招摇池馆集》三十卷

谢江《岷阳集》八卷

傅夏器《锦泉集》六卷

硃曰藩《山带阁集》三十三卷

岳岱《山居稿》三十卷

高岱《西曹集》九卷

陆楫《蒹葭堂集》七卷

李先芳《东岱山房稿》三十卷

陈宗虞《卧云楼稿》十四卷

《黄伯善文稿》六卷、诗十五卷

胡瀚《今山文集》一百卷

蔡宗尧《龟陵集》二十卷

孙楼《百川集》十二卷

张世美《西谷集》十六卷

邵圭洁《北虞集》六卷

李攀龙《沧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楼诗集》十卷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四部者：一赋、二诗、三文、四说，以拟域中之四部州。汪道昆序之。《续稿》二百十八卷

王世懋《奉常集》五十四卷、诗十五卷

梁有誉《比部集》八卷

徐中行《天目山人集》二十一卷、诗六卷

《宗臣诗文集》十五卷

吴国伦《甔甀洞稿》五十四卷，《续稿》二十七卷、诗十五卷

谢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诗四卷

《卢柟赋》五卷，《蠛蠓集》五卷

《刘凤文集》三十二卷

《陆弼诗集》二十六卷

汪道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南溟副墨》二十四卷

许邦才《梁园集》四卷

《魏学礼集》二十四卷

魏裳《云山堂集》六卷

《张佳胤奏议》七卷，《崌崃文集》六十五卷

张九一《绿波楼集》十卷

《黎民表文集》十六卷

《欧大任虞部集》二十二卷

《俞允文诗文集》二十四卷

《余曰德诗集》十四卷

万表《玩鹿亭稿》八卷

高拱《献忱集》五卷，《诗文集》四十四卷

《赵贞吉文集》二十三卷、诗五卷

《高仪奏议》十卷

杨巍《梦山存稿》四卷

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十四卷

《诸大绶文集》八卷

杨博《献纳稿》十卷，《奏议》七十卷，《诗文集》十二卷

《张瀚诗文集》四十卷

《董传策奏议》一卷，《采薇集》十四卷

《马森文集》二十卷

洪朝选《静庵稿》十五卷

《硃衡文集》二十卷

陈绍儒《司空集》二十卷

何维柏《天山堂集》二十卷

周诗《与鹿集》十二卷

郭汝霖《石泉山房集》十二卷

《王时槐存稿》十四卷

曹大章《含斋稿》二十卷

林大春《井丹集》十五卷

王叔果《半山藏稿》二十卷

王叔杲《玉介园稿》二十卷

徐师曾《湖上集》十四卷

张祥鸢《华阳洞稿》二十二卷

陈善《黔南类稿》八卷

穆文熙《逍遥园集》十卷

胡直《衡庐稿》三十卷

王格《少泉集》十卷

《姚汝循诗文集》二十四卷

张元忭《不二斋稿》十二卷

归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钱谦益订正。

《刘效祖诗稿》六卷

王叔承《吴越游》七卷

《沈明臣诗集》四十二卷

《陈鹤诗集》二十一卷

冯迁《长铗斋稿》七卷

《硃邦宪诗文集》十五卷

《徐渭诗文全集》二十九卷

《王寅诗文集》八卷

郭造卿《海岳山房集》二十卷

俞汝为《缶音集》四卷

谢汝韶《天池稿》十六卷

《谢肇淛文集》二十八卷、诗三十卷

骆问礼《万一楼集》六十一卷，《外集》十卷

王可大《三山汇稿》八卷

沈桐《观颐集》二十卷

王养端《遂昌三赋》一卷

《黄谦诗文稿》十六卷

戴廷槐《锦云集》十六卷

已上嘉靖、隆庆时。

张居正《奏对稿》十卷，《诗文集》四十七卷

张四维《条麓堂集》三十四卷

《马自强文集》二十卷

《陆树声诗文集》二十六卷

《林爊文集》十六卷、诗六卷

汪镗《余清堂定稿》三十二卷

《徐学谟文集》四十二卷、诗二十二卷

《潘季驯奏疏》二十卷，《文集》五卷

《吴桂芳奏议》十六卷，《文集》十六卷

《谭纶奏议》十卷

俞大猷《正气堂集》十六卷

戚继光《横槊稿》三卷

《海瑞文集》七卷

吴时来《悟斋稿》十五卷

《赵用贤奏议》一卷，《文集》三十卷、诗六卷

吴中行《赐余堂集》十四卷

艾穆《熙亭集》十卷

《邹元标奏疏》五卷，《文集》七卷，《续集》十二卷

沈思孝《陆沈漫稿》六卷

《蔡文范文集》十八卷

范槲明《蜀都赋》一卷

《王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

《王崇古奏议》五卷，《山堂汇稿》十七卷

王士性《五岳游草》十二卷

陈士元《归云集》七十五卷

邓元锡《潜学稿》十七卷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八卷

申时行《纶扉奏章》十卷，《赐闲堂集》四十卷

《余有丁诗文集》十五卷

《许国文集》六卷

《王锡爵诗文集》三十二卷

《王家屏文集》二十卷

《赵志皋奏议》十六卷，《文集》四卷、诗五卷

《耿定向文集》二十卷

《姜宝文集》三十八卷、诗十卷

孙应鳌《汇稿》十六卷

《魏学曾文集》十卷

《沈节甫文集》十五卷

王樵《方麓居士集》十四卷

《宋仪望文集》十二卷、诗十四卷

《魏允贞文集》四卷

《魏允中文集》八卷

《顾宪成文集》二十卷

《孟化鲤文集》八卷

叶春及《絅斋集》六卷

《王稚登诗集》十二卷

盛时泰《城山堂集》六十八卷

张凤翼《处实堂前后集》五十三卷

张献翼《文起堂集》十六卷

莫是龙《石秀斋集》十卷

《曹子念诗集》十卷

顾大典《清音阁集》十卷

邬佐卿《芳润斋集》九卷

茅溱《四友斋集》四卷

《莫叔明诗》三卷

《田艺蘅诗文集》二十卷

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

《陈文烛文集》十四卷、诗十二卷

李维桢《大泌山房全集》一百三十四卷

屠隆《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真馆集》三十卷

《屠本畯诗草》六卷

冯时可《元成选集》八十三卷

沈鲤《亦玉堂稿》十八卷

《于慎行文集》十二卷、诗二十卷

《李廷机文集》十八卷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三十卷

王圻《鸿洲类稿》十卷

谢杰《天灵山人集》二十卷

冯琦《宗伯集》八十一卷

曾朝节《紫园草》二十二卷

郭子章《粤草》、《蜀草》、《楚草》、《闽草》、《浙草》、《晋草》、《留草》共五十五卷

许孚远《致和堂集》八卷

田一ＢＮ《钟台遗稿》十二卷

林景旸《玉恩堂集》十卷

邓以赞同《定宇集》四卷

黄洪宪《碧山学士集》二十一卷

《王祖嫡文集》三十七卷

刘日升《慎修堂集》二十三卷

郭正域《黄离草》十卷

唐文献《占星堂集》十六卷

《邹德溥全集》五十卷

沈懋学《郊居稿》六卷

冯梦祯《快雪堂集》六十四卷

邢侗《来禽馆集》二十八卷

余寅《农丈人集》二十卷、诗八卷

虞淳熙《德园全集》六十卷

汤显祖《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诗十六卷

谢廷谅《薄游草》二十四卷

谢廷赞《绿屋游草》十五卷

陈第《寄心集》六卷

《罗大纯文集》十二卷

来知德《瞿塘日录》三十卷

徐即登《正学堂稿》二十六卷

苏浚《紫溪集》三十四卷

罗汝芳《近溪集》十二卷、诗二卷

潘士藻《暗然堂集》六卷

焦竑《澹园集》四十九卷，《续集》三十五卷

袁宗道《白苏斋类稿》二十四卷

《袁宏道诗文集》五十卷

袁中道《珂雪斋集》二十四卷

陶望龄《歇庵集》十六卷

《瞿九思文集》七十五卷

《冯大受诗集》十卷

何三畏《漱六斋集》四十八卷

瞿汝稷《同乡集》十四卷

郝敬《小山草》十卷

许乐善《适志斋稿》十卷

王纳谏《初日斋集》七卷

《姚舜牧文集》十六卷

叶向高《纶扉奏草》三十卷，《文集》二十卷、诗八卷

《丁宾文集》八卷

《区大相诗集》二十七卷

《顾起元文集》三十卷、诗二十卷

汤宾尹《睡庵初集》六卷

王衡《缑山集》二十七卷

公鼐《问次斋集》三十卷

《丘禾实文集》八卷、诗四卷

南师仲《玄麓堂集》五十卷

张以诚《酌春堂集》十卷

《何乔远集》八十卷

张燮《群玉楼集》八十四卷

张萱《西园全集》三十卷

李光缙《景璧集》十九卷

曹学牷《石仓诗文集》一百卷

徐燉《幔亭集》二十卷

徐□勃《鰲峰集》二十六卷

黄汝亨《寓林集》三十二卷

赵宦光《寒山漫草》八卷

俞安期《翛拼集》二十八卷

归子慕《陶庵集》四卷

《赵南星文集》二十四卷

《杨涟文集》三卷

《左光斗奏疏》三卷，《文集》五卷

魏大中《藏密斋集》二十五卷

魏学洢《茅蕸集》八卷

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八卷

李应升《落落斋遗稿》十卷

《周宗建奏议》四卷

《黄尊素文集》六卷

《冯从吾疏草》一卷，《少墟文集》二十二卷

《孙慎行奏议》二卷，《玄晏斋集》十卷

曹于汴《抑节堂集》十四卷

陈于廷《定轩存稿》三卷

张鼐《宝日堂集》六卷

杨守勤《宁澹斋集》十卷

娄坚《学古绪言》二十六卷

唐时升《三易集》二十卷

李流芳《檀园集》十二卷

程嘉燧《松圆浪淘集》十八卷

硃国祚《介石斋集》二十卷

钟惺《隐秀堂集》八卷

谭元春《岳归堂集》十卷

蔡复一《遁庵集》十七卷

《王思任文集》三十卷

董其昌《容台集》十四卷，《别集》六卷

陈继儒《晚香堂集》三十卷

王廷宰《纬萧斋集》六卷

李日华《恬致堂集》四十卷

方应祥《青来阁集》三十五卷

《姚希孟文集》二十八卷

陈仁锡《无梦园集》四十卷

萧士玮《春浮园集》十卷

郑怀魁《葵圃集》三十卷

《谢兆申诗文稿》二十四卷

顾正谊《诗史》十五卷

张采《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诗存》四卷

张溥《七录斋集》十二卷、诗三卷

唐汝询《编篷集》十卷

曾异撰《纺授堂集》二十七卷

《孙承宗奏议》三十卷，《文集》十八卷

贺逢圣《文类》五卷

蒋德璟《敬日草》九卷

黄景昉《瓯安馆集》三十卷

《倪元璐奏牍》三卷，《诗文集》十七卷

《李邦华奏议》六卷，《文集》八卷

《王家彦奏议》五卷，《文集》五卷

《凌义渠文集》六卷

《马世奇文集》六卷、诗三卷

《刘理顺文集》十二卷

《金铉文集》六卷

《鹿善继文稿》四卷

《孙元化文集》一百卷

熊人霖《华川集》二十四卷

陈山毓《靖质居士集》六卷

陈龙正《几亭集》六十四卷

陈际泰《太乙山房集》十四卷

《吴应箕文集》二十八卷

《吕维祺诗文集》二十卷

徐石麒《可经堂集》十二卷

黄道周《石斋集》十二卷

张肯堂《莞尔集》二十卷

袁继咸《六柳堂集》三卷

黄端伯《瑶光阁集》八卷

《金声文集》九卷

陈函辉《寒山集》十卷

艾南英《天慵子集》六卷

《黎遂球文集》二十一卷、诗十卷

《李日宣奏议》十六卷，《敬修堂集》三十卷

黄淳耀《陶庵集》七卷

《侯峒曾文集》四十卷

《侯岐曾文集》三十卷

已上万历、天启、崇祯时。

宗泐《全室外集》十卷，《西游集》一卷洪武中，宗泐为右善世，奉使西域求遗经，往返道中之作。

来复《蒲庵集》十卷

法住《幻住诗》一卷

清{□詹}《兰江望云集》二卷

廷俊《泊川文集》五卷

克新《雪庐稿》一卷

守仁《梦观集》六卷

如兰《支离集》七卷

德祥《桐屿诗》一卷

子楩《水云堂稿》二卷

宗衍《碧山堂集》三卷

妙声《东皋录》七卷

元极《圆庵集》十卷

溥洽《雨轩外集》八卷

善启《江行倡和诗》一卷

大旗《竺庵集》二卷

觉澄《雨华诗集》二卷

明秀《雪江集》三卷

普泰《野庵诗集》三卷

宗林《香山梦ＢＯ集》一卷

方泽《冬溪内外集》八卷

真可《紫柏老人集》十五卷

德清《憨山梦游集》四十卷

弘恩《雪浪斋诗集》二卷

宽悦《尧山藏草》五卷

法杲《雪山诗集》八卷

一元《山居百咏》一卷

如愚《空华集》二卷，《饮河集》二卷，《四悉稿》四卷

智舷《黄山老人诗》六卷

慧秀《秀道人集》十三卷

传慧《浮幻斋诗》三卷，《流云集》二卷

圆复《三支集》二卷，《一苇集》二卷

元贤《禅余集》四卷

张宇初《岘泉文集》二十卷

邓羽《观物吟》一卷

张友霖《铁矿集》二卷

《邵元节集》四卷

汪丽阳《野怀散稿》一卷

张蚩蚩《适适吟》一卷

颜复膺《潜庵咏物诗》六卷

已上方外。

安福郡主《桂华诗集》一卷

周宪王宫人夏云英《端清阁诗》一卷

《陈德懿诗》四卷

《杨夫人词曲》五卷

孟淑卿《荆山居士诗》一卷

《硃静庵诗集》十卷

《邹赛贞诗》四卷

《杨文俪诗》一卷

金文贞《兰庄诗》一卷

马闲卿《芷居集》一卷

端淑卿《绿窗诗稿》四卷

王凤娴《焚余草》五卷

张引元、张引庆《双燕遗音》一卷

《董少玉诗》一卷

周玉如《云巢诗》一卷

邢慈静《非非草》一卷

沈天孙《留香草》四卷

屠瑶瑟《留香草》一卷

袁九淑《伽音集》一卷

姚青蛾《玉鸳阁诗》二卷

王虞凤《罢绣吟》一卷

《刘苑华诗》一卷

陆卿子《考槃集》六卷，《云卧阁稿》四卷，《玄芝集》四卷

徐媛《络纬吟》十二卷

沈纫兰《效颦集》一卷

项兰贞《裁云草》一卷，《月露吟》一卷

薄少君《嫠泣集》一卷

方孟式《纫兰阁集》八卷

方维仪《清芬阁集》七卷

黄幼藻《柳絮编》一卷

桑贞白《香ＢＰ稿》二卷

已上闺秀。

—右别集类，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卷。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永乐中黄淮等奉敕纂辑。

王恕《历代谏议录》一百卷

谢鐸《赤城论谏录》十卷鐸与黄孔昭同辑天台人文之有关治道者，宋十人，明六人。

张瀚《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

张国纲《明代名臣奏疏》二十卷

张卤《嘉隆疏钞》二十卷

吴亮《万历疏钞》五十卷

孙甸《明疏议》七十卷

硃吾弼《明留台奏议》二十卷

庆靖王□旃《文章类选》四十卷

郑渊《续文类》五十卷

郑柏《续文章正宗》四十卷

王稌《国朝文纂》四十卷

赵友同《古文正原》十五卷

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

李伯玙《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二卷

张洪《古今箴铭集》十四卷

程敏政《明文衡》九十八卷

杨循吉《明文宝》八十卷

姚福《明文苑通编》十卷

贺泰《唐文鉴》二十一卷

李梦阳《古文选增定》二十二卷

刘节《广文选》八十二卷

李堂《正学类编》十五卷

谢朝宣《古文会选》三十卷

杨慎《古隽》八卷

林希元《古文类钞》二十卷

唐顺之《文编》六十四卷，《明文选》二十卷

张时彻《明文范》六十八卷

汪宗元《明文选》二十卷

张士氵龠《明文纂》五十卷

慎蒙《明文则》二十二卷

薛甲《大家文选》二十二卷

王逢年《文统》一百卷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

徐师曾《文体明辨》八十四卷《正录》六十卷，《附录》二十四卷

褚鈇《汇古菁华》二十四卷

姚翼《历代文选》五十卷

陈第《屈宋古音义》三卷

郭棐《名公玉屑录》二十卷

胡时化《名世文宗》三十卷

李鐸《西汉菁华》十四卷

申用懋《西汉文苑》十二卷

汤绍祖《续文选》二十七卷

孙幰《今文选》二十五卷

马继铭《广文选》十二卷

刘世教《赋纪》一百卷

潘士达《古文世编》一百卷

陈翼飞《文俪》六十卷

何乔远《明文徵》七十四卷

汪瑗《楚辞集解》十五卷

陈仁锡《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二十四卷，《三续》二十六卷，《四续》五十三卷，《明文奇赏》四十卷

王志坚《古文澜编》二十卷，《续编》三十卷，《四六法海》十二卷

杨瞿崍《明文翼统》四十卷

张灿《拟离骚》二十卷

黄道周《续离骚》二卷

胡震亨《续文选》十四卷

方岳贡《古文国玮集》五十二卷

俞王言《辞赋标义》十八卷

陈山毓《赋略》五十卷

陈子龙《明代经世文编》五百八卷

张溥《古文五删》五十二卷，《汉魏百三名家集》

陈经邦《明馆课》五十一卷

张阳《新安文粹》十五卷

赵鹤《金华文统》十三卷

阮元声《金华文徵》二十卷

张应麟《海虞文苑》二十四卷

钱谷《续吴都文粹》六百卷

董斯张《吴兴艺文补》七十卷

杨慎《尺牍清裁》十一卷，《古今翰苑琼琚》十二卷

王世贞《增集尺牍清裁》二十八卷

梅鼎祚《书记洞诠》一百二十卷

俞安期《启隽类函》一百卷

凌稚隆《名公翰藻》五十二卷

宋公传《元时体要》十四卷南海邓林序称共尝同修东观书，盖永乐初纂修《大典》者。

高棅《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唐诗正声》二十二卷

周叙《唐诗类编》十卷

萧俨《明代风雅广选》三十七卷

杨慎《风雅逸编》十卷，《选诗外编》九卷，《五言律祖》六卷，《近体始音》五卷，《诗林振秀》十一卷，《明诗钞》七卷

何景明《校汉魏诗》十四卷

黄佐《明音类选》十八卷

徐泰《明代风雅》四十卷

程敏政《咏史诗选》十五卷

徐献忠《六朝声偶集》七卷，《百家唐诗》一百卷

黄德水《初唐诗纪》三十卷

李于鳞《古今诗删》三十四卷，《唐诗选》七卷

何乔新《唐律群玉》十六卷

邹守愚《全唐诗选》十八卷

谢东山《明近体诗钞》二十九卷

冯惟讷《诗纪》一百五十六卷，《风雅广逸》七卷

王宗圣《增补六朝诗汇》一百十四卷

张之象《古诗类苑》一百二十卷，《唐诗类苑》二百卷，《唐雅》二十六卷

卓明卿《唐诗类苑》一百卷

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一百卷

毛应宗《唐雅同声》五十卷

俞安期《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

许学彝《诗源辨体》十六卷

俞宪《盛明百家诗》一百卷

卢纯学《明诗正声》六十卷

符观《唐诗正体》七卷，《宋诗正体》四卷，《元诗正体》四卷，《明诗正体》五卷

钟惺《古唐诗归》四十七卷

臧懋循《古诗所》五十二卷，《唐诗所》四十七卷

李腾鹏《诗统》四十二卷

张可仕《补订明布衣诗》一百卷

沈子来《唐诗三集合编》七十八卷

陈子龙《明诗选》十三卷

胡震亨《唐音统签》一千二十四卷甲签帝王诗七卷，乙签初唐诗七十九卷，丙签、盛唐诗一百二十五卷，丁签中唐诗三百四十一卷，戊签晚唐诗二百一卷，又余闰六十四卷，己签五唐杂诗四十六卷，庚签僧诗三十八卷、道士诗六卷、宫闺诗九卷、外国诗一卷，辛签乐章十卷、杂曲五卷、填词十卷、歌一卷、谣一卷、谐谑四卷、谚一卷、语一卷、酒令一卷、题语判语一卷、谶记一卷、占辞一卷、蒙求一卷、章咒一卷、偈颂二十四卷、壬签仙诗三卷、神诗一卷、鬼诗二卷、梦诗一卷、物怪诗一卷，癸签体凡、发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凡三十六卷。

曹学牷《石仓十二代诗选》八百八十八卷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十卷，宋诗一百七卷，元诗五十卷，明诗一集八十六卷，二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卷，六集一百卷。

徐献忠《乐府原》十五卷

胡瀚《古乐府类编》四卷

陈耀文《花草粹编》十二卷

钱允治《国朝诗余》五卷

沈际飞《草堂诗余》十二卷

卓人月《古今词统》十六卷

毛晋《宋六十家词》六十卷

程明善《啸余谱》十卷

黎淳《国朝试录》六百四十卷辑明成化已前试士之文。丘浚为序。

汪克宽《春秋作义要诀》一卷

杨慎《经义模范》一卷

梁寅《策要》六卷

刘定之《十科策略》八卷

张和《筱庵论钞》一卷

黄佐《论原》十卷，《论式》三卷

戴鬟《策学会元》四十卷

唐顺之《策海正传》十二卷

茅维《论衡》六卷，《表衡》六卷，《策衡》二十二卷

陈禹谟《类字判草》二卷

《明状元策》十二卷坊刻本。

《四书程文》二十九卷，《五经程文》三十二卷，《论程文》十卷，《诏诰表程文》五卷，《策程文》二十卷

已上五种，见叶盛《菉竹堂书目》，皆明初举业程式。

—右总集类，一百六十二部，九千八百一十卷

《诗学梯航》一卷宣德中，周叙等奉敕编。

宁献王《癯仙文谱》八卷，《诗谱》一卷，《诗格》一卷，《西江诗法》一卷

宁靖王奠培《诗评》一卷

宋元禧《文章绪论》一卷

唐之淳《文断》四卷

温景明《艺学渊源》四卷

闵文振《兰庄文话》一卷，《诗话》一卷

张大猷《文章源委》一卷

王弘诲《文字谈苑》四卷

硃荃宰《文通》二十卷

瞿佑《吟堂诗话》三卷

怀悦《诗家一指》一卷

叶盛《秋台诗话》一卷

游潜《梦蕉诗话》二卷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一卷

徐祯卿《谈艺录》一卷

《都穆诗话》二卷

强晟《汝南诗话》四卷

沈麟《唐诗世纪》五卷

杨慎《升庵诗话》四卷

程启充《南溪诗话》三卷

安磐《颐山诗话》二卷

黄卿《编苕诗话》八卷

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三卷

硃承爵《诗话》一卷

顾元庆《夷白斋诗话》一卷

陈霆《渚山堂诗话》三卷

皇甫循《解颐新语》八卷

黄省曾《诗法》八卷

梁格《冰川诗式》四卷

邵经邦《律诗指南》四卷

《谢东山诗话》四卷

王世懋《艺圃撷余》一卷

谢榛《诗家直说》四卷

俞允文《名贤诗评》二十卷

胡应麟《诗薮》二十卷

凌云《续全唐诗话》十卷

郭子章《豫章诗话》六卷，《续》十二卷

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四卷

赵宧光《弹雅集》十卷

曹学牷《蜀中诗话》四卷

程元初《名贤诗指》十五卷

王昌会《诗话汇编》三十二卷右文史类，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

表第一 诸王世表一

略

表第二 诸王世表二

略

表第三 诸王世表三

略

表第四 诸王世表四

略

表第五 诸王世表五

略

表第六 功臣世表一

略

表第七 功臣世表二

略

表第八 功臣世表三

略

表第九 外戚恩泽侯表

略

表第十 宰辅年表一

略

表第十一 宰辅年表二

略

表第十二 七卿年表一

略

表第十三 七卿年表二

略

列传第一 后妃

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硃升曰：“治天下者　　，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升等乃编录上之。

五年六月，命礼臣议宫官女职之制。礼臣上言：“周制，后宫设内官以赞内治。汉设内官一十四等，凡数百人。唐设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　　，女史五十余人，皆选良家女充之。”帝以所设过多，命重加裁定。于是折衷曩制，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凡以服劳宫寝、祗勤典守而已。诸妃位号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取药。何其慎也！是以终明之代，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爰自孝慈以迄愍后，考厥族里，次其世代，虽所遇不齐，显晦异致，而凡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妃嫔有事实者，亦附见焉。

○后妃一

太祖孝慈高皇后　孙贵妃　李淑妃　郭宁妃惠帝马皇后成祖仁孝徐皇后　王贵妃　权贤妃仁宗诚孝张皇后宣宗恭让胡皇后　孝恭孙皇后　吴贤妃　郭嫔英宗孝庄钱皇后　孝肃周太后景帝汪废后肃孝杭皇后宪宗吴废后　孝贞王皇后　孝穆纪太后　孝惠邵太后　万贵妃

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早卒。马公素善郭子兴，遂以后托子兴。马公卒，子兴育之如己女。子兴奇太祖，以后归焉。

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太祖有答刂记，辄命后掌之，仓卒未尝忘。子兴尝信谗，疑太祖。后善事其妻，嫌隙得释。太祖既克太平，后率将士妻妾渡江。及居江宁，吴、汉接境，战无虚日，亲缉甲士衣鞋佐军。陈友谅寇龙湾，太祖率师御之，后尽发宫中金帛犒士。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太祖善之。

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帝位，册为皇后。初，后从帝军中，值岁大歉，帝又为郭氏所疑，尝乏食。后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居常贮糗Я脯脩供帝，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及贵，帝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每对群臣述后贤，同于唐长孙皇后。退以语后。后曰：“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

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或言宋过仁厚，后曰：“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教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后尝诵《小学》，求帝表章焉。

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参军郭景祥守和州，人言其子持槊欲杀父，帝将诛之。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帝廉之，果枉。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其不法，帝欲召还。后曰：“严，敌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帝遂已。文忠后卒有功。学士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会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帝尝令重囚筑城。后曰：“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帝乃悉赦之。帝尝怒责宫人，后亦佯怒，令执付宫正司议罪。帝曰：“何为？”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

一日，问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遇岁旱，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帝或告以振恤。后曰：“振恤

不如蓄积之先备也。”奏事官朝散，会食廷中，后命中官取饮食亲尝之。味弗甘，遂启帝曰：“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帝为饬光禄官。帝幸太学还，后问生徒几何，帝曰：“数千。”后曰：“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后始。诸将克元都，俘宝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帝曰：“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后拜谢曰：“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帝叹曰：“至言也。”命女史书之册。其规正，类如此。

帝每御膳，后皆躬自省视。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闻元世祖后煮故弓弦事，亦命取练织为衾裯，以赐高年茕独。余帛颛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天桑艰难。妃嫔宫人被宠有子者，厚待之。命妇入朝，待之如家人礼。帝欲访后族人官之，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然言及父母早卒，辄悲哀流涕。帝封马公徐王，郑媪为王夫人，修墓置庙焉。

洪武十五年八月寝疾。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谓帝曰：“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疾亟，帝问所欲言。曰：“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恸哭，遂不复立后。是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谥曰孝慈皇后。宫人思之，作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永乐元年上尊谥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谥曰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成穆贵妃孙氏，陈州人。元末兵乱，妃父母俱亡，从仲兄蕃避兵扬州。青军陷城，元帅马世熊得之，育为义女。年十八，太祖纳焉。及即位，册封贵妃，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葬褚冈。赐兄瑛田租三百石，岁供礼。后附葬孝陵。

淑妃李氏，寿州人。父杰，洪武初，以广武卫指挥北征，卒于阵。十七年九月，孝慈皇后服除，册封淑妃，摄六宫事。未几，薨。

宁妃郭氏，濠人郭山甫女。山甫善相人。太祖微时过其家，山甫相之，大惊曰：“公相贵不可言。”因谓诸子兴、英曰：“吾相汝曹皆可封侯

者以此。”亟遣从渡江，并遣妃侍太祖。后封宁妃。李淑妃薨，妃摄六宫事。山甫累赠营国公，兴、英皆以功封侯，自有传。

惠帝皇后马氏，光禄少卿全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皇太孙妃。建文元年二月册为皇后。四年六月，城陷，崩于火。

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中山王达长女也。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太祖闻后贤淑，召达谓曰：“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达顿首谢。

洪武九年，册为燕王妃。高皇后深爱之。从王之藩，居孝慈高皇后丧三年，蔬食如礼。高皇后遗言可诵者，后一一举之不遗。

靖难兵起，王袭大宁，李景隆乘间进围北平。时仁宗以世子居守，凡部分备御，多禀命于后。景隆攻城急，城中兵少，后激劝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拒守，城卒以全。

王即帝位，册为皇后。言：“南北每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与休息。”又言：“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又言：“帝尧施仁自亲始。”帝辄嘉纳焉。初，后弟增寿常以国情输之燕，为惠帝所诛，至是欲赠爵，后力言不可。帝不听，竟封定国公，命其子景昌袭，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终弗谢。尝言汉、赵二王性不顺，官僚宜择廷臣兼署之。一日，问：“陛下谁与图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务，翰林职论思。”后因请悉召见其命妇，赐冠服钞币。谕曰：“妇之事夫，奚止馈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汝曹勉之。”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

永乐五年七月，疾革，惟劝帝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骄畜外家。又告皇太子：“曩者北平将校妻为我荷戈城守，恨未获随皇帝北巡，一赉恤之也。”是月乙卯崩，年四十有六。帝悲恸，为荐大斋于灵谷、天禧二寺，听群臣致祭，光禄为具物。十月甲午，谥曰仁孝皇后。七年营寿陵于昌平之天寿山，又四年而陵成，以后葬焉，即长陵也。帝亦不复立后。仁宗即位，上尊谥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祔太庙。

昭献贵妃王氏，苏州人。永乐七年封贵妃。妃有贤德，事仁孝皇后

恭谨，为帝所重。帝晚年多急怒。妃曲为调护，自太子诸王公主以下皆倚赖焉。十八年七月薨，礼视太祖成穆孙贵妃。

恭献贤妃权氏，朝鲜人。永乐时，朝鲜贡女充掖庭，妃与焉。姿质穠农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七年封贤妃，命其父永均为光禄卿。明年十月侍帝北征。凯还，薨于临城，葬峄县。

仁宗诚孝皇后张氏，永城人。父麒以女贵，追封彭城伯，具《外戚传》。洪武二十八年封燕世子妃。永乐二年封皇太子妃。仁宗立，册为皇后。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后始为太子妃，操妇道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太子数为汉、赵二王所间，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恚，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及立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

宣德初，军国大议多禀听裁决。是时海内宁泰，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贡献，虽微物必先上皇太后。两宫慈孝闻天下。三年，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侍，帝亲掖舆登万岁山，奉觞上寿，献诗颂德。又明年谒长、献二陵，帝亲□鞬骑导。至河桥，下马扶辇。畿民夹道拜观，陵旁老稚皆山呼拜迎。太后顾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及还，过农家，召老妇问生业，赐钞币。有献蔬食酒浆者，取以赐帝，曰："此田家味也。"从臣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请见行殿。太后慰劳之，且曰："尔等先朝旧人，勉辅嗣君。"他日，帝谓士奇曰："皇太后谒陵还，道汝辈行事甚习。言辅，武臣也，达大义。义重厚小心，第寡断。汝克正，言无避忤，先帝或数不乐，然终从汝，以不败事。又有三事，时悔不从也。"太后遇外家严，弟升至淳谨，然不许预议国事。

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君臣呼万岁，浮言乃息。大臣请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曰："毋坏祖宗法。第悉罢一切不急务。"时时勖帝向学，委任股肱，以故王振虽宠于帝，终太后世不敢专大政。

正统七年十月崩。当大渐，召士奇、溥入，命中官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举三事。一谓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一谓太宗诏有收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后已崩。遗诏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语甚谆笃。上尊谥曰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合葬献陵，祔太庙。

宣宗恭让皇后胡氏，名善祥，济宁人。永乐十五年选为皇太孙妃。已，为皇太子妃。宣宗即位，立为皇后。时孙贵妃有宠，后未有子，又善病。三年春，帝令后上表辞位，乃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而册贵妃为后。诸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不能争。张太后悯后贤，常召居清宁宫。内廷朝宴，命居孙后上。孙后常怏怏。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崩，后痛哭不已，逾年亦崩，用嫔御礼葬金山。

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天顺六年，孙太后崩，钱皇后为英宗言："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师。其没也，人畏太后，殓葬皆不如礼。"因劝复其位号。英宗问大学士李贤。贤对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实临之。然臣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七年闰七月，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修陵寝，不祔庙。

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已而宣宗婚，诏选济宁胡氏为妃，而以孙氏为嫔。宣宗即位，封贵妃。故事：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妃有宠，宣德元年五月，帝请于太后，制金宝赐焉。贵妃有宝自此始。

妃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宠益重。胡后上表逊位，请早定国本。妃伪辞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三年三月，胡后废，遂册为皇后。英宗立，尊为皇太后。

英宗北狩，太后命郕王监国。景帝即位，尊为上圣皇太后。时英宗在迤北，数寄御寒衣裘。及还，幽南宫，太后数入省视。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英宗复辞，上徽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明兴，宫闱徽号亦自此始。天顺六年九月崩，上尊谥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合葬景陵，祔太庙。而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

吴太后，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为太子时，选入宫。宣德三年封贤妃。景帝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复辟，复称宣庙贤妃。成化中薨。

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贤而有文，入宫二旬而卒。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忄妻忄妻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正统元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

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

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英宗孝庄皇后钱氏，海州人。正统七年立为后。帝悯后族单微，欲侯之，后辄逊谢。故后家独无封。英宗北狩，倾中宫赀佐迎驾。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后无子，周贵妃有子，立为皇太子。英宗大渐，遗命曰："钱皇后千秋万岁後，与朕同葬。"大学士李贤退而书之册。

宪宗立，上两宫徽号，下廷臣议。太监夏时希贵妃意，传谕独尊贵妃为皇太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乃两宫并尊，而称后为慈懿皇太后。及营裕陵，贤、时请营三圹，下廷议。夏时复言不可，事竟寝。

成化四年六月，太后崩，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使夏时、怀恩召大臣议。彭时首对曰："合葬裕陵，主祔庙，定礼也。"翼日，帝召问，时对如前。帝曰："朕岂不知，虑他日妨母后耳。"时曰："皇上孝事两宫，圣德彰闻。礼之所合，孝之所归也。"商辂亦言："不祔葬，损圣德。"刘定之曰："孝从义，不从命。"帝默然久之，曰："不从命尚得为孝耶！"时力请合葬裕陵左，而虚右以待周太后。已，复与大臣疏争，帝再下廷议。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集廷臣九十九人议，皆请如时言。帝曰："卿等言是，顾朕屡请太后未得命。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明日，詹事柯潜、给事中魏元等上疏，又明日，夔等合疏上，皆执议如初。中旨犹谕别择葬地。于是百官伏哭文华门外。帝命群臣退。众叩头，不得旨不敢退。自已至申，乃得允。众呼万岁出。事详时、夔传中。是年七月上尊谥曰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祔太庙。九月合葬裕陵，异隧，距英宗玄堂数丈许，中窒之，虚石圹以待周太后，其隧独通，而奉先殿祭，亦不设后主。

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御便殿，出裕陵图，示大学士刘健、

谢迁、李东阳曰："陵有二隧，若者窒，若者可通往来，皆先朝内臣所为，此未合礼。昨见成化间彭时、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为国如此，先帝亦不得已耳。钦天监言通隧上干先帝陵堂，恐动地脉，朕已面折之。窒则天地闭塞，通则风气流行。"健等因力赞。帝复问祔庙礼，健等言："祔二后，自唐始也。祔三后，自宋始也，汉以前一帝一后。曩者定议合祔，孝庄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且引唐、宋故事为证，臣等以此不敢复论。"帝曰："二后已非，况复三后！"迁曰："宋祔三后，一继立，一生母也。"帝曰："事须师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岂敢忘？顾私情耳。祖宗来，一帝一后。今并祔，坏礼自朕始。且奉先殿祭皇祖，特座一饭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朕生母也，别祀之奉慈殿。今仁寿宫前殿稍宽，朕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后，岁时祭享，如太庙。"于是命群臣详议。议上，将建新庙，钦天监奏年方有碍。廷议请暂祀周太后于奉慈殿，称孝肃太皇太后。殿在奉先殿西，帝以祀孝穆，至是中奉孝肃而徙孝穆居左焉。帝始欲通隧，亦以阴阳家言，不果行。

孝肃周太后，英宗妃，宪宗生母也，昌平人。天顺元年封贵妃。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其年十月，太后诞日，帝令僧道建斋祭。礼部尚书姚夔帅群臣诣斋所，为太后祈福。给事中张宁等劾之。帝是其言，令自后僧道斋醮，百官不得行香。二十三年四月上徽号曰圣慈仁寿皇太后。孝宗立，尊为太皇太后。

先是，宪宗在位，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享必亲。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欢。至钱太后合葬裕陵，太后殊难之。宪宗委曲宽譬，乃得请。孝宗生西宫，母妃纪氏薨，太后育之宫中，省视万方。及孝宗即位，事太后亦至孝。太后病疡，久之愈，诰谕群臣曰："自英皇厌代，予正位长乐，宪宗皇帝以天下养，二十四年犹一日。兹予偶患疡，皇帝夜吁天，为予请命，春郊罢宴，问视惟勤，俾老年疾体，获底康宁。以昔视今，父子两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弘治十一年冬，清宁宫灾，太后移居仁寿宫。明年，清宁宫成，乃还居焉。太后弟长宁伯彧家有赐田，有司请厘正之，帝未许也，太后曰："奈何以我故骫皇帝法！"使归地于官。

弘治十七年三月崩，谥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承圣睿皇后，合葬裕陵。以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议，别祀于奉慈殿，不祔庙，仍称太皇太后。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题主曰皇后，不系帝谥，以别嫡庶。其后穆宗母孝恪、神宗母孝定、光宗母孝靖、熹宗母

孝和、庄烈帝母孝纯，咸遵用其制。

景帝废后汪氏，顺天人。正统十年册为郕王妃。十四年冬，王即皇帝位，册为皇后。后有贤德，尝念京师诸死事及老弱遇害者暴骨原野，令官校掩埋之。生二女，无子。景泰三年，妃杭氏生子见济，景帝欲立为太子，而废宪宗，后执不可。以是忤帝意，遂废后，立杭氏为皇后。七年，杭后崩，谥肃孝。英宗复位，削皇后号，毁所葬陵，而后仍称郕王妃。景帝崩，英宗以其后宫唐氏等殉，议及后。李贤曰："妃已幽废，况两女幼，尤可悯。"帝乃已。

宪宗复立为太子，雅知后不欲废立，事之甚恭。因为帝言，迁之外王府，得尽携宫中所有而出。与周太后相得甚欢，岁时入宫，叙家人礼。然性刚执。一日，英宗问太监刘桓曰："记有玉玲珑系腰，今何在？"桓言当在妃所。英宗命索之。后投诸井，对使者曰："无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数片玉耶！"已，有言后出所携钜万计，英宗遣使检取之，遂立尽。正德元年十二月薨，议祭葬礼。大学士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谥曰贞惠安和景皇后。

宪宗废后吴氏，顺天人。天顺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先是，宪宗居东宫，万贵妃已擅宠。后既立，摘其过，杖之。帝怒，下诏曰："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礼成之后，朕见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立甫逾月耳。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至是下狱戍边。谪玉孝陵种菜，玉从子太常少卿纶、甥吏部员外郎杨琮并除名，姻家怀宁侯孙镗闲住。于是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硃宽、李翱、李钧等合疏言玉罪重罚轻，因并劾大学士李贤。帝怒，徽等皆贬边州判官。

后孝宗生于西宫，后保抱惟谨。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膳皆如母后礼，官其侄锦衣百户。正德四年薨。刘瑾欲焚之。大学士王鏊持不可，乃以妃礼葬。

孝贞皇后王氏，上元人。宪宗在东宫，英宗为择配，得十二人，选后及吴氏、柏氏留宫中。吴氏既立而废，遂册为皇后，天顺八年十月也。万贵妃宠冠后宫，后处之淡如。孝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武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上尊号曰慈圣康寿。十三年二月崩，上尊谥曰孝贞庄懿恭靖仁慈钦天辅圣纯皇后，合葬茂陵，祔太庙。

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贺县人。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时万贵妃专宠而妒，后宫有娠者皆治使堕。柏贤妃生悼恭太子，亦为所害。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令婢钩治之。婢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久之，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稍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时吴后废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帝不知也。

帝自悼恭太子薨后，久无嗣，中外皆以为忧。成化十一年，帝召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帝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乘小舆，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贺，颁诏天下。移妃居永寿宫，数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曰："群小绐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谥恭恪庄僖淑妃。敏惧，亦吞金死。敏，同安人。

孝宗既立为皇太子，时孝肃皇太后居仁寿宫，语帝曰："以儿付我。"太子遂居仁寿。一日，贵妃召太子食，孝肃谓太子曰："儿去，无食也。"太子至，贵妃赐食，曰："已饱。"进羹，曰："疑有毒。"贵妃大恚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因恚而成疾。孝宗即位，追谥淑妃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纯皇后，迁葬茂陵，别祀奉慈殿。帝悲念太后，特遣太监蔡用求太后家，得纪父贵、纪祖旺兄弟以闻。帝大喜，诏改父贵为贵，授锦衣卫指挥同知；祖旺为旺，授锦衣卫指挥佥事。赐予第宅、金帛、庄田、奴婢，不可胜计。追赠太后父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母为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茔之在贺者，置守坟户，复其家。

先是，太后在宫中，尝自言家贺县，姓纪，幼不能知亲族也。太监郭镛闻而识之。太监陆恺者，亦广西人，故姓李，蛮中纪、李同音，因妄称太后兄，令人访其族人诣京师。恺女兄夫韦父成者出冒之，有司待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贵、旺曰："韦犹冒李，况我实李氏。"因诈为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二人既骤贵，父成亦诣阙争辨。帝命郭镛按之。镛逐父成，犹令驰驿归。及帝使治后先茔，蛮中李姓者数辈，

皆称太后家，自言于使者。使者还，奏贵、旺不实。复遣给事中孙珪、御史滕祐间行连、贺间，微服入瑶、僮中访之，尽得其状，归奏。帝谪罚镛等有差，戍贵、旺边海。自此帝数求太后家，竟不得。

弘治三年，礼部尚书耿裕奏曰："粤西当大征之后，兵燹饥荒，人民奔窜，岁月悠远，踪迹难明。昔孝慈高皇后与高皇帝同起艰难，化家为国，徐王亲高皇后父，当后之身，寻求家族，尚不克获，然后立庙宿州，春秋祭祀。今纪太后幼离西粤，入侍先帝，连、贺非徐、宿中原之地，嫔宫无母后正位之年，陛下访寻虽切，安从得其实哉！臣愚谓可仿徐王故事，定拟太后父母封号，立祠桂林致祭。"帝曰："孝穆皇太后早弃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旁求，宁受百欺，冀获一是。卿等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加封立庙，以慰圣母之灵。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敢违。"于是封后父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庆元伯，谥端僖，后母伯夫人，立庙桂林府，有司岁时祀。大学士尹直撰哀册有云："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仁宗之恸。"帝燕闲念诵，辄欷歔流涕也。

孝惠邵太后，宪宗妃，兴献帝母也。父林，昌化人，贫甚，鬻女于杭州镇守太监，妃由此入宫。知书，有容色。成化十二年封宸妃，寻进封贵妃。兴王之藩，妃不得从。世宗入继大统，妃已老，目眚矣，喜孙为皇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已，尊为皇太后。嘉靖元年上尊号曰寿安。十一月崩。帝欲明年二月迁葬茂陵，大学士杨廷和等言："祖陵不当数兴工作，惊动神灵。"不从。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太后，别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称太皇太后。十五年迁主陵殿，称皇后，与孝肃、孝穆等。

恭肃贵妃万氏，诸城人。四岁选入掖廷，为孙太后宫女。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

当是时，帝未有子，中外以为忧，言者每请溥恩泽以广继嗣。给事中李森、魏元，御史康永韶等先后言尤切。四年秋，彗星屡见。大学士彭时、尚书姚夔亦以为言。帝曰："内事也，朕自主之。"然不能用。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纪淑妃之死，实妃为之。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

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久之，帝后宫生子渐多，芳等惧太子年长，他日立，将治己罪，同导妃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

二十三年春，暴疾薨，帝辍朝七日。谥曰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葬天寿山。弘治初，御史曹璘请削妃谥号；鱼台县丞徐顼请逮治诊视纪太后诸医，捕万氏家属，究问当时薨状。孝宗以重违先帝意，已之。

列传第二 后妃二

孝宗孝康张皇后 武宗孝静夏皇后世宗孝洁陈皇后 张废后 孝烈方皇后孝恪杜太后穆宗孝懿李皇后 孝安陈皇后 孝定李太后神宗孝端王皇后刘昭妃孝靖王太后 郑贵妃光宗孝元郭皇后 孝和王太后 孝纯刘太后 李康妃李庄妃 赵选侍 熹宗懿安张皇后 张裕妃 庄烈帝愍周皇后 田贵妃

孝宗孝康皇后张氏，兴济人。父峦，以乡贡入太学。母金氏，梦月入怀而生后。成化二十三年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帝颇优礼外家，追封峦昌国公，封后弟鹤龄寿宁侯，延龄建昌伯，为后立家庙于兴济，工作壮丽，数年始毕。鹤龄、延龄并注籍宫禁，纵家人为奸利，中外诸臣多以为言，帝以后故不问。

武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五年十二月，以寘鐇平，上尊号曰慈寿皇太后。世宗入继，称圣母，加上尊号曰昭圣慈寿。嘉靖三年加上昭圣康惠慈寿。已，改称伯母。十五年复加上昭圣恭安康惠慈寿。二十年八月崩，谥曰孝康靖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合葬泰陵，祔庙。

武宗之崩也，江彬等怀不轨。赖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而世宗事后顾日益薄。元年大婚，初传昭圣懿旨，既复改寿安太后。寿安者，宪宗妃，兴献帝生母也。廷和争之，乃止。三年，兴国太后诞节，敕命妇朝贺，燕赉倍常。及后诞日，敕免贺。修撰舒芬疏谏，夺俸。御史硃淛、马明衡、陈逅、季本，员外郎林惟聪等先后言，皆得罪。竟罢朝贺。

初，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帝颇不悦。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会太后弟延龄为人所告，帝坐延龄谋逆论死，太后窘迫无所出。哀冲太子生，请入贺，帝谢不见。使人请，不许。大学士张孚敬亦为延龄请，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虑伤伯母心，岂不虑伤高、孝二庙心耶？”孚敬复奏曰：“陛下嗣位时，用臣言，称伯母皇太后，朝臣归过陛下，至今未已。兹者大小臣工默无一言，诚幸太后不得令终，以重陛下过耳。夫谋逆之罪，狱成当坐族诛，昭圣独非张氏乎？陛下何以处此！”冬月虑囚，帝又欲杀延龄，复以孚敬言而止。亡何，奸人刘东山者告变，并逮鹤龄下诏狱。太后至衣敝襦席藁为请，亦不听。久之，鹤龄瘐死。及太后崩，帝竟杀延龄，事详《外戚传》。

武宗孝静皇后夏氏，上元人。正德元年册立为皇后。嘉靖元年上尊称曰庄肃皇后。十四年正月崩，合葬康陵，祔庙。初，礼臣上丧仪，帝曰："嫂叔无服，且两宫在上，朕服青，臣民如母后服。"礼部尚书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绝服，则群臣不敢素服见皇上，请暂罢朝参。"许之。已而议谥，大学士张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与累朝元后异，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时曰："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韬等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众议，因奏曰："古人尚质，谥法简，称其行，后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圣元后谥，二四及八，于礼无据。"帝不从，命再议。群臣请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阴数焉。"于是上谥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十五年，帝觉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静皇后谥不备，不称配武宗。乃改谥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

世宗孝洁皇后陈氏，元城人。嘉靖元年册立为皇后。帝性严厉。一日，与后同坐，张、方二妃进茗，帝循视其手。后恚，投杯起。帝大怒。后惊悸，堕娠崩，七年十月也。丧礼从杀。帝素服御西角门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门，谥曰悼灵，葬祆儿峪。葬之日，梓宫出王门，百官一日临。给事中王汝梅谏。不听。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议请改谥。时帝意久释矣，乃改谥曰孝洁。穆宗即位，礼臣议："孝洁皇后，大行皇帝元配，宜合葬祔庙。若遵遗制祔孝烈，则舍元配也，若同祔，则二后也。大行皇帝升祔时，宜奉孝洁配，迁葬永陵，孝烈主宜别祀。"报可。隆庆元年二月上尊谥曰孝洁恭懿慈睿安庄相天翊圣肃皇后。

废后张氏，世宗第二后也。初封顺妃。七年，陈皇后崩，遂立为后。是时，帝方追古礼，令后率嫔御亲蚕北郊，又日率六宫听讲章圣《女训》于宫中。十三年正月废居别宫。十五年薨，丧葬仪视宣宗胡废后。

孝烈皇后方氏，世宗第三后也，江宁人。帝即位且十年，未有子。大学士张孚敬言："古者天子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所以广嗣也。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从之。十年三月，后与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同册为九嫔，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谷文，册黄金涂，视皇后杀五分之一。至期，帝衮冕告太庙，还服皮弁，御华盖殿，传制，遣大臣行册礼。既册，从皇后朝奉先殿。礼成，帝服皮弁，受百官贺，盖创礼也。张后废，遂立为后，而封沈氏为宸妃，阎氏为丽妃。旧制：立后，谒内庙而已。至是，下礼臣议庙见礼。于是群臣以天子立三宫以承宗庙，《礼经》有庙见之文，乃考据《礼经》，参稽《大明集

礼》，拟仪注以上。至期，帝率后谒太庙及世庙。越三日，颁诏天下。明日，受命妇朝。

二十一年，宫婢杨金英等谋弑逆，帝赖后救得免，乃进后父泰和伯锐爵为侯。初，曹妃有色，帝爱之，册为端妃。是夕，帝宿端妃宫。金英等伺帝熟寝，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同事张金莲知事不就，走告后。后驰至，解组，帝苏。后命内监张佐等捕宫人杂治，言金英等弑逆，王宁嫔首谋。又曰：曹端妃虽不与，亦知谋。时帝病悸不能言，后传帝命收端妃、宁嫔及金英等悉磔于市。并诛其族属十余人。然妃实不知也。久之，帝始知其冤。

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后崩。诏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济难，其以元后礼葬。"预名葬地曰永陵，谥孝烈，亲定谥礼，视昔加隆焉。礼成，颁诏天下。及大祥，礼臣请安主奉先殿东夹室，帝曰："奉先殿夹室，非正也，可即祔太庙。"于是大学士严嵩等请设位于太庙东，皇妣睿皇后之次，后寝藏主则设幄于宪庙皇祖妣之右，以从祔于祖姑之义。帝曰："祔礼至重，岂可权就。后非帝，乃配帝者，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从此而主藏彼之礼！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嵩曰："祔新序，非臣下所敢言，且阴不可当阳位。"乃命姑藏主睿皇后侧。

二十九年十月，帝终欲祔后太庙，命再议。尚书徐阶言不可，给事中杨思忠是阶议，余无言者。帝觇知状。及议疏入，谓："后正位中宫，礼宜祔享，但遽及庙次，则臣子之情，不唯不敢，实不忍也。宜设位奉先殿。"帝震怒。阶、思忠惶恐言："周建九庙，三昭三穆。国朝庙制，同堂异室，与《周礼》不同。今太庙九室皆满，若以圣躬论，仁宗当祧，固不待言，但此乃异日圣子神孙之事。臣闻夏人之庙五，商以七，周以九。礼由义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也。请于太庙及奉先殿各增二室，以祔孝烈，则仁宗可不必祧，孝烈皇后可速正南面之位，陛下亦无预祧以俟之嫌。"帝曰："臣子之谊，当祧当祔，力请可也。苟礼得其正，何避豫为！"于是阶等复会廷臣上言："唐、虞、夏五庙，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庙，三昭三穆，然而兄弟相及，亦不能尽足六世。今仁宗为皇上五世祖，以圣躬论，仁宗于礼当祧，孝烈皇后于礼当祔。请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庙第九室。"因上祧祔仪注。

已而请忌日祭，帝犹衔前议，报曰："孝烈继后，所奉者又入继之君，忌不祭亦可。"阶等请益力，帝曰："非天子不议礼。后当祔庙，居朕室次，礼官顾谓今日未宜，徒饰说以惑众听。"因谕严嵩等曰："礼官

从朕言，勉强耳。即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别庙，将来由臣下议处。忌日令奠一卮酒，不至伤情。”于是礼臣不敢复言，第请如敕行。乃许之。后二年，杨思忠为贺表触忌，予杖削籍。隆庆初，与孝洁皇后同日上尊谥曰孝烈端顺敏惠恭诚祗天卫圣皇后，移主弘孝殿。

孝恪杜太后，穆宗生母也，大兴人。嘉靖十年封康嫔。十五年进封妃。三十三年正月薨。是时，穆宗以裕王居邸，礼部尚书欧阳德奏丧仪，请辍朝五日，裕王主丧事，遵高皇帝《孝慈录》，斩衰三年。帝谓当避君父之尊。大学士严嵩言：“高帝命周王橚为孙贵妃服慈母服，斩衰三年。是年，《孝慈录》成，遂为定制，自后久无是事。及兹当作则垂训于后。”帝命比贤妃郑氏故事：辍朝二日。赐谥荣淑，葬金山。穆宗立，上谥曰孝恪渊纯慈懿恭顺赞天开圣皇太后，迁葬永陵，祀主神霄殿。追封后父林为庆都伯，命其子继宗嗣。

穆宗孝懿皇后李氏，昌平人。穆宗为裕王，选为妃，生宪怀太子。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薨。帝以部疏称薨非制，命改称故，葬金山。穆宗即位，谥曰孝懿皇后，封后父铭德平伯。神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懿贞惠顺哲恭仁俪天襄圣庄皇后，合葬昭陵，祔太庙。

孝安皇后陈氏，通州人。嘉靖三十七年九月选为裕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后无子多病，居别宫。神宗即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六年加上贞懿，十年加康静。初，神宗在东宫，每晨谒奉先殿、朝帝及生母毕，必之后所问安，后闻履声辄喜。既嗣位，孝事两宫无间。二十四年七月崩，谥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祀奉先殿别室。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生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

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六年，帝大婚，太

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三月加尊号曰宣文。十年加明肃。十二年同仁圣太后谒山陵。二十九年加贞寿端献。三十四年加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上尊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御史曹学程以建言论死。太后怜其母老，言于帝，释之。后父伟封武清伯。家人尝有过，命中使出数之，而抵其家人于法。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

神宗孝端皇后王氏，余姚人，生京师。万历六年册立为皇后。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光宗在东宫，危疑者数矣，调护备至。郑贵妃颛宠，后不较也。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称。四十八年四月崩，谥孝端。光宗即位，上尊谥曰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会帝崩，熹宗立，始上册宝，合葬定陵，主祔庙。

与后同日册封者有昭妃刘氏。天启、崇祯时，尝居慈宁宫，掌太后玺。性谨厚，抚爱诸王。庄烈帝礼事之如大母。尝以岁朝朝见，帝就便坐，俄假寐。太后戒勿惊，命尚衣谨护之。顷之，帝觉，摄衣冠起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太妃为之泣下。崇祯十五年薨，年八十有六。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大

学士叶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礼宜从厚。”不报。复请，乃得允。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

光宗即位，下诏曰：“朕嗣承基绪，抚临万方，溯厥庆源，则我生母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宫，莫亲温凊，今居禁闼，徒痛栝棬，欲伸罔极之深悰，惟有肇称乎殷礼。其准皇祖穆宗皇帝尊生母荣淑康妃故事，礼部详议以闻。”会崩，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迁葬定陵，祀奉慈殿。后父天瑞，封永宁伯。

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万历二十九年春，皇长子移迎禧宫，十月立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已。

先是，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二十六年秋，或撰《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匿其名，盛传京师，谓坤书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实藉此为立己子之据。其文托“硃东吉”为问答。“东吉”者，东朝也。其名《忧危》，以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讽，盖言妖也。妃兄国泰、侄承恩以给事中戴士衡尝纠坤，全椒知县樊玉衡并纠贵妃，疑出自二人手。帝重谪二人，而置妖言不问。逾五年，《续忧危竑议》复出。是时太子已立，大学士硃赓得是书以闻。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言：“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硃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词尤诡妄，时皆谓之妖书。帝大怒，敕锦衣卫搜捕甚急。久之，乃得皦生光者，坐极刑，语详郭正域、沈鲤传。

四十一年，百户王曰乾又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圣母及太子，语亦及妃。赖大学士叶向高劝帝以静处之，而速福王之藩，以息群言。事乃寝。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神宗崩，遗命封妃皇后。礼部侍郎孙如游争之，乃止。及光宗崩，有言妃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谋垂帘听政者，久之始息。

崇祯三年七月薨，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光宗孝元皇后郭氏，顺天人。父维城以女贵，封博平伯，进侯。卒，兄振明嗣。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册为皇太子妃。四十一年十一月薨，谥恭靖。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元昭懿哲惠庄仁合天弼圣贞皇后，迁葬庆陵，祔庙。

孝和王太后，熹宗生母也，顺天人。侍光宗东宫，为选侍。万历三十二年进才人。四十七年三月薨。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和恭献温穆徽慈谐天鞠圣皇太后，迁葬庆陵，祀奉先殿。崇祯十一年三月以加上孝纯太后尊谥，于御用监得后及孝靖太后玉册玉宝，始命有司献于庙。忠贤党王体乾坐怠玩，论死。盖距上谥时十有八年矣。

孝纯刘太后，庄烈帝生母也，海州人，后籍宛平。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庄烈皇帝。已，失光宗意，被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庄烈帝长，封信王，追进贤妃。时庄烈帝居勖勤宫，问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坟乎？"曰："有。""傍有刘娘娘坟乎？"曰："有。"每密付金钱往祭。及即位，上尊谥曰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毘天毓圣皇太后，迁葬庆陵。

帝五岁失太后，问左右遗像，莫能得。傅懿妃者，旧与太后同为淑女，比宫居，自称习太后，言宫人中状貌相类者，命后母瀛国太夫人指示画工，可意得也。图成，由正阳门具法驾迎入。帝跪迎于午门，悬之宫中，呼老宫婢视之，或曰似，或曰否。帝雨泣，六宫皆泣。

故事：生母忌日不设祭，不服青。十五年六月，帝以太后故，欲追前代生继七后，同建一庙，以展孝思。乃御德政殿，召大学士及礼臣入，问曰："太庙之制，一帝一后，祧庙亦然，历朝继后及生母凡七位皆不得与，即宫中奉先殿亦尚无祭，奈何？"礼部侍郎蒋德璟曰："奉先殿外尚有奉慈殿，所以奉继后及生母者，虽废可举也。"帝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神霄、本恩诸殿。"德璟曰："内廷规制，臣等未悉。孝宗建奉慈殿，嘉靖间废之，今未知尚有旧基否？"帝曰："奉慈已撤，惟奉先尚可拓也。"于是别置一殿，祀孝纯及七后云。

康妃李氏，光宗选侍也。时宫中有二李选侍，人称东、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宠，尝抚视熹宗及庄烈帝。光宗即位，不豫，召大臣入，帝御暖阁，凭几，命封选侍为皇贵妃。选侍趣熹宗出曰："欲封后。"帝不应。礼部侍郎孙如游奏曰："今两太后及元妃、才人谥号俱未上，俟四大礼举行后未晚。"既而帝崩，选侍尚居乾清宫，外廷恟惧，疑选侍欲听政。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

史左光斗等上疏力争，选侍移居仁寿殿。事详一熜、涟传。

熹宗即位，降敕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及妄觊垂帘状。而御史贾继春进安选侍揭，与周朝瑞争驳不已。帝复降敕曰："九月一日，皇考宾天，大臣入宫哭临毕，因请朝见。选侍阻朕暖阁，司礼监官固请，乃得出。既许复悔，又使李进忠等再三趣回。及朕至乾清丹陛，进忠等犹牵朕衣不释。甫至前宫门，又数数遣人令朕还，毋御文华殿也。此诸臣所目睹。察选侍行事，明欲要挟朕躬，垂帘听政。朕蒙皇考令选侍抚视，饮膳衣服皆皇祖、皇考赐也。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皇考自知其误，时加劝慰。若避宫不早，则爪牙成列，朕且不知若何矣。选侍因殴崩圣母，自忖有罪，每使宫人窃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朕之苦衷，外廷岂能尽悉。乃诸臣不念圣母，惟党选侍，妄生谤议，轻重失伦，理法焉在！朕今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敬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已，复屡旨诘责继春，继春遂削籍去。

是时，熹宗初即位，委任司礼太监王安，故敕谕如此。久之，魏忠贤乱政。四年封选侍为康妃。五年修《三朝要典》，涟、光斗等皆得罪死，复召继春，与前旨大异矣。久之，始卒。庄妃李氏，即所称东李者也。仁慈寡言笑，位居西李前，而宠不及。庄烈帝幼失母，育于西李。既而西李生女，光宗改命东李抚视。天启元年二月封庄妃。魏忠贤、客氏用事，恶妃持正，宫中礼数多被裁损，愤郁薨。崇祯初，诏赐妃弟成楝田产。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旨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

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祥符人。父国纪，以女贵，封太康伯。天启元年四月册为皇后。性严正，数于帝前言客氏、魏忠贤过失。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遂诬后非国纪女，几惑帝听。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帝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默然。时宫门有匿名书烈忠贤逆状者，忠贤疑出国纪及被逐诸臣手。其党邵辅忠、孙杰等，欲因此兴大狱，尽杀东林诸臣，而借国纪以摇动中宫，冀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顺天府丞刘志选侦知之，首上疏劾国纪，御史梁梦环继之，会有沮者乃已。及熹宗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庄烈帝上尊号曰懿安皇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都城，后自缢。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命合葬熹宗陵。

裕妃张氏，熹宗妃也。性直烈。客、魏恚其异己，幽于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匐饮檐溜而死。又慧妃范氏者，生悼怀太子不育，复失宠。李成妃侍寝，密为慧妃乞怜。客、魏知之怒，亦幽成妃于别宫。妃预藏食物檐瓦间，闭宫中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崇祯初，皆复位号。

庄烈帝愍皇后周氏，其先苏州人，徙居大兴。天启中，选入信邸。时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之政悉禀成于熹宗张皇后。故事：宫中选大婚，一后以二贵人陪；中选，则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不中，即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侑以银币遣还。懿安疑后弱，昭妃曰："今虽弱，后必长大。"因册为信王妃。帝即位，立为皇后。

后性严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至他政事，则未尝预。田贵妃有宠而骄，后裁之以礼。岁元日，寒甚，田妃来朝，翟车止庑下。后良久方御坐，受其拜，拜已遽下，无他言。而袁贵妃之朝也，相见甚欢，语移时。田妃闻而大恨，向帝泣。帝尝在交泰殿与后语不合，推后仆地，后愤不食。帝悔，使中使持貂裀赐后，且问起居。妃寻以过斥居启祥宫，三月不召。一日，后侍帝于永和门看花，请召妃。帝不应。后遽令以车迎之，乃相见如初。帝以寇乱茹蔬。后见帝容体日瘁，具馔将进，而瀛国夫人奏适至，曰："夜梦孝纯太后归，语帝瘁而泣，且曰：'为我语帝，食毋过苦。'"帝持奏入宫，后适进馔。帝追念孝纯，且感后意，因出奏示后，再拜举匕箸，相向而泣，泪盈盈沾案。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都城陷，帝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乃抚太子、二王恸哭，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世祖章皇帝定鼎，谥后曰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下所司给袁妃居宅，赡养终其身。

有宫人魏氏者，当贼入宫，大呼曰："我辈必遭贼污，有志者早为计。"遂跃入御河死，顷间从死者一二百人。宫人费氏，年十六，自投眢井中。贼钩出，见其姿容，争夺之。费氏绐曰："我长公主也。"群贼不敢逼，拥见李自成。自成命中官审视之，非是，以赏部校罗某者。费氏复绐罗曰："我实天潢，义难苟合，将军宜择吉成礼。"罗喜，置酒极欢。费氏怀利刃，俟罗醉，断其喉立死。因自诧曰："我一弱女子，杀一贼帅足矣。"遂自刎死。自成闻大惊，令收葬之。

恭淑贵妃田氏，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弘遇以女贵，官左都督，好佚游，为轻侠。妃生而纤妍，性寡言，多才艺，侍庄烈帝于信邸。崇祯元年封礼妃，进皇贵妃。宫中有夹道，暑月驾行幸，御盖行日中。妃命作蘧篨覆之，从者皆得休息。又易小黄门之舁舆者以宫婢。帝闻，以为知礼。尝有过，谪别宫省愆。所生皇五子，薨于别宫，妃遂病。十五年七月薨。谥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即思陵也。

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继以文皇后仁孝宽和，化行宫壶，后世承其遗范，内治肃雍。论者称有明家法，远过汉、唐，信不诬矣。万、郑两贵妃，亦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易》曰："闲有家，悔亡。"苟越其闲，悔将无及。圣人之垂戒远矣哉。

列传第三

○兴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 吕太后 睿宗献皇帝献皇后

兴宗孝康皇帝标，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生于太平陈迪家。太祖为吴王，立为王世子，从宋濂受经。

吴元年，年十三矣，命省临濠墓，谕曰："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又命中书省择官辅行。凡所过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过太平访迪家，赐白金五十两。至泗、濠告祭诸祖墓。是冬从太祖观郊坛，令左右导之农家，遍观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帝嘉纳。中书省都督府请仿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历代东宫官制，选勋德老成及新进贤者，兼领东宫官。于是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端、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瓛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桢、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谕之曰："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者，欲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职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识之。"是年，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琦等入对谨身殿，仪状明秀，应对详雅。帝喜，因谓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曰："诸生于文艺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不流浮靡，庶储德亦获裨助。"因厚赐之。未几，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庸、卢德明、张昌为太子

谕德。

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搉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自作《时雪赋》，赐东宫官。令三师、谕德朝贺东宫，东宫答拜。又命东宫及王府官编缉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训谕太子诸王。四年春，制《大本堂玉图记》，赐太子。

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谕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凡此皆心为权度。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时令儒臣为太子讲《大学衍义》。二十二年，置詹事院。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氵霸、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太子元妃常氏，继妃吕氏。生子五：长雄英，次建文皇帝，次允熥，次允熙，次允熙。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

燕王即帝位，复称懿文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开平王遇春女。洪武四年四月册为皇太子妃。十一年十一月薨，谥敬懿。太祖为辍朝三日。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永乐元年复称敬懿皇太子妃。

皇太后吕氏，寿州人。父本，累官太常卿。惠帝即位，尊为皇太后。燕兵至金川门，迓太后至军中，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还，未至，宫中已火。既而随其子允熙居懿文陵。永乐元年复称皇嫂懿文太子妃。

初，太祖册常妃，继册吕妃。常氏薨，吕氏始独居东宫。而其时秦王樉亦纳王保保妹为妃，又以邓愈女为配，皆前代故事所无也。

睿宗兴献皇帝祐杬，宪宗第四子。母邵贵妃。成化二十三年封兴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陆。七年之藩，舟次龙江，有慈乌数万绕舟，至黄州复然，人以为瑞。谢疏陈五事。孝宗嘉之，赐予异诸弟。

王嗜诗书，绝珍玩，不畜女乐，非公宴不设牲醴。楚俗尚巫觋而轻医药，乃选布良方，设药饵以济病者。长史张景明献所著《六益》于王，赐之金帛，曰："吾以此悬宫门矣。"邸旁有台曰阳春，数与群臣宾从登临赋诗。正德十四年薨，谥曰献。

王薨二年而武宗崩，召王世子入嗣大统，是为世宗。礼臣毛澄等援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考孝宗，改称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帝命廷臣集议，未决。进士张璁上书请考兴献王，帝大悦。会母妃至自安陆，止通州不入。帝启张太后，欲避天子位，奉母妃归藩。群臣惶惧。太后命进王为兴献帝，妃为兴献后。璁更为《大礼或问》以进，而主事霍韬、桂萼，给事中熊浃议与璁合。帝因谕辅臣杨廷和、蒋冕、毛纪，帝、后加称"皇"。廷和等合廷臣争之，未决。嘉靖元年，禁中火，廷和及给事中邓继曾、硃鸣阳引五行五事，为废礼之证。乃辍称"皇"，加称本生父兴献帝，尊园曰陵，黄屋监卫如制，设祠署安陆，岁时享祀，用十二笾豆，乐用八佾。帝心终未慊。三年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建庙奉先殿西，曰观德殿，祭如太庙。七月，谕去本生号。九月，诏称孝宗皇伯考，称献皇帝曰皇考。

璁、萼等既骤贵，干进者争以言礼希上意。百户随全、录事钱子勋言献皇帝宜迁葬天寿山。礼部尚书席书议："高皇帝不迁祖陵，太宗不迁

孝陵，盖其慎也。小臣妄议山陵，宜罪。”工部尚书赵璜亦言不可。乃止。尊陵名曰显陵。

明年，修《献皇帝实录》，建世庙于太庙左。六年，以观德殿狭隘，改建崇先殿。七年，命璁等集《明伦大典》，成，加上尊谥曰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亲制《显陵碑》，封松林山为纯德山，从祀方泽，次五镇，改安陆州为承天府。

十七年，通州同知丰坊请加尊皇考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九月，加上尊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祔太庙，位次武宗上。明堂大享，奉主配天，罢世庙之祭。四十四年，芝生世庙柱，复作玉芝官祀焉。穆宗立，乃罢明堂配享。

初，杨廷和等议封益王次子崇仁王厚炫为兴王，奉献帝祀。不允。兴国封除。献帝有长子厚熙，生五日而殇。嘉靖四年赠岳王，谥曰怀献。

皇后蒋氏，世宗母也。父斅，大兴人，追封玉田伯。弘治五年册为兴王妃。世宗入承大统，即位三日，遣使诣安陆奉迎，而令廷臣议推尊礼。咸谓宜考孝宗，而称兴王为皇叔父，妃为皇叔母。议三上，未决。会妃将至，礼臣上入宫仪，由崇文门入东安门，皇帝迎于东华门。不许。再议由正阳门入大明、承天、端门，从王门入宫。又不许。王门，诸王所出入门也。敕曰：“圣母至，御太后车服，从御道入，朝太庙。”故事：后妃无谒庙礼。礼臣难之。时妃至通州，闻考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留不进。帝涕泣愿避位。群臣以慈寿太后命，改称兴献后，乃入。以太后仪谒奉先、奉慈二殿，不庙见。元年改称兴国太后。三年乃上尊号曰本生章圣皇太后。是年秋，用张璁等言，尊为圣母章圣皇太后。五年，献帝世庙成，奉太后入谒。七年，上尊号曰慈仁。九年，颁太后所制《女训》于天下。十五年，奉太后谒天寿山陵，命诸臣进贺行殿。是年加上尊号曰康静贞寿。

十七年十二月崩，谕礼、工二部将改葬献皇帝于大峪山，以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为奉迎行礼使，兵部尚书张瓒为礼仪护行使，指挥赵俊为吉凶仪仗官，翊国公郭勋知圣母山陵事。已，帝亲幸大峪相视，令议奉太后南诣合葬。而礼部尚书严嵩等言：“灵驾北来，慈宫南诣，共一举耳。大峪可朝发夕至，显陵远在承天，恐陛下春秋念之。臣谓如初议便。”帝曰：“成祖岂不思皇祖耶，何以南孝陵？”因止崔元等毋行，而令赵俊往，且启视幽宫。是年上尊谥曰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

后。明年，俊归，谓显陵不吉，遂议南巡。九卿大臣许赞等谏。不听。左都御史王廷相又谏。帝曰："朕岂空行哉，为吾母耳！"已而侍御吕柟、给事中曾烶、御史刘贤、郎中岳伦等复相继疏谏。不听。三月，帝至承天，谒显陵，作新宫焉，曰："待合葬也。"归过庆都，御史谢少南言："庆都有尧母墓，佚于祀典，请祀之。"帝曰："帝尧父母异陵，可知合葬非古。"即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定议葬大峪山。四月，帝谒长陵，谕严嵩曰："大峪不如纯德。"仍命崔元护梓宫南祔。闰七月，合葬显陵，主祔睿宗庙。

赞曰：兴宗、睿宗虽未尝身为天子，而尊号徽称典礼具备，其实有不容泯者。史者所以记事也，记事必核其名与实。曰宗曰帝者，当时已定之名，名定而实著焉矣。爰据《元史》裕宗、睿宗列传之例，别为一卷如右，而各以后附焉。

列传第四 诸王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　　，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考二百余年之间，宗姓实繁，贤愚杂出。今据所纪载，自太祖时追封祔庙十五王以及列朝所封者，著于篇。而郡王以下有行义事实可采者，世系亦得附见焉。

◎诸王一

宗室十五王太祖诸子一秦王樉汧阳王诚洌　晋王□庆成王济炫西河王奇溯　新堞　周王橚镇平王有爌　博平王安氵戍　南陵王睦□英　镇国中尉睦□挈　镇国将军安氵侃　镇国中尉勤熨楚王桢武冈王显槐齐王榑　潭王梓　赵王□巳　鲁王檀归善王当沍　辅国将军当熿　奉国将军健根　安丘王当遂　寿钅林

熙祖，二子。长仁祖，次寿春王，俱王太后生。寿春王四子，长霍丘王，次下蔡王，次安丰王，次蒙城王。霍丘王一子，宝应王。安丰王四子，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下蔡、蒙城及宝应、六安诸王先卒，皆无后。洪武元年追封，二年定从祀礼，祔享祖庙东西庑。寿春、霍丘、安丰、蒙城四王，皆以王妃配食。蒙城王妃田氏早寡，有节行，太祖甚重之。十王、四妃墓在凤阳白塔祠，官岁祀焉。仁祖，四子。长南昌王，次盱眙王，次临淮王，次太祖，俱陈太后生。南昌王二子，长山阳王，无后，次文正。盱眙王一子，昭信王，无后。临淮王无子。太祖起兵时，诸王皆前卒，独文正在。洪武初，诸王皆追封从祀。文正以罪谪死。子守谦，封靖江王，自有传。正德十一年，御史徐文华言：“宋儒程颐曰：‘成人而无后者，祭终兄弟之孙之身。’盖从祖而祔，亦从祖而毁，未有祖祧而祔食之孙独存者。今懿、僖二祖既祧，太庙祔享诸王亦宜罢祀。”廷议不可，文华竟以妄言下狱。嘉靖中建九庙，东西庑如故。九庙灾，复同堂异室之制，祔十五王于两序。盱眙、临淮王二妃配食。南昌王妃王氏，后薨，祔葬皇陵，不配食。

太祖，二十六子。高皇后生太子标、秦王樉、晋王□、成祖、周王

橚。胡充妃生楚王桢。达定妃生齐王榑、潭王梓。郭宁妃生鲁王檀。郭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谷王橞。胡顺妃生湘王柏。韩妃生辽王植。余妃生庆王□旃。杨妃生宁王权。周妃生岷王楩、韩王松。赵贵妃生沈王模。李贤妃生唐王桂。刘惠妃生郢王楝。葛丽妃生伊王□彝。而肃王楧母郜无名号。赵王□巳、安王楹、皇子楠皆未详所生母。

秦愍王樉，太祖第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其年五月赐玺书曰："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十五年八月，高皇后崩，与晋、燕诸王奔丧京师，十月还国。十七年，皇后大祥，复来朝，寻遣还。二十二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樉为宗人令。二十四年，以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藩。

二十八年正月，命帅平羌将军甯正征叛番于洮州，番惧而降。帝悦，赉予甚厚。其年三月薨，赐谥册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樉妃，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次妃，宁河王邓愈女。樉薨，王妃殉。

子隐王尚炳嗣。沔人高福兴等为乱，尚炳巡边境上捕盗。永乐九年，使者至西安，尚炳称疾不出迎，见使者又傲慢。帝逮治王府官吏，赐尚炳书曰："齐王拜胙，遂以国霸；晋候惰玉，见讥无后。王勉之。"尚炳惧，来朝谢罪。明年三月薨。子僖王志垣嗣，二十二年薨。无子，庶兄怀王志均由渭南王嗣，宣德元年薨。妃张氏，未婚，入宫守服。

弟康王志遵嗣。好古嗜学。四年，护卫军张嵩等讦其府中事。志遵不安，辞三护卫。宣宗答书奖谕，予一护卫。志遵顾数听细人，正统十年诬奏镇守都御史陈镒，按问皆虚，而审理正秦弘等又交章奏王凌辱府僚，棰死军役。帝再以书戒饬之。景泰六年薨。子惠王公锡嗣，以贤闻。成化二十二年薨。

子简王诚泳嗣。性孝友恭谨，晋铭冠服以自警。秦川多赐地，军民佃以为业，供租税，岁歉辄蠲之。长安有鲁斋书院，久废，故址半为民居，诚泳别易地建正学书院。又旁建小学，择军校子弟秀慧者，延儒生教之，亲临课试。王府护卫得入学，自诚泳始。所著有《经进小鸣集》。弘治十一年薨，无子。

从弟临潼王诚澯子昭王秉樱嗣。十四年薨。子定王惟焯嗣，有贤行，有司以闻。嘉靖十九年，敕表以绰楔。献金助太庙工，益岁禄二百石，赐玉带袭衣。惟焯尝奏请潼关以西、凤翔以东河堧地，曰："皇祖所赐先臣樉也。"户部尚书梁材执奏："陕西外供三镇，内给四王，民困已极。岂得复夺堧地，滥给宗籓。"诏如材言。二十三年薨，无子。

再从子宣王怀埢由中尉嗣。奏以本禄千石赡诸宗，赐敕奖谕。四十五年薨。子靖王敬镕嗣，万历四年薨。子敬王谊旐嗣，十四年薨。无子，弟谊漶由紫阳王嗣。薨，子存枢嗣。李自成破西安，存枢降于贼，伪授权将军，妃刘氏死之。

汧阳王诚洌，康王诸孙也，事父及继母以孝闻。父疾，经月不解带。及薨，醯酱盐酪不入口。明年，墓生嘉禾，一本双穗，嘉瓜二实并蒂，慈乌异鸟环集。以母马妃早卒，不逮养，追服衰食蔬者三年。雪中萱草生华，咸谓孝感所致。弘治十五年赐敕嘉奖。

时有辅国将军秉桦，亦好学笃行。父病，祷于神，乞以身代，疾竟愈。母丧庐墓，有双鹤集庭中。定王以闻。世宗表其门。晋恭王□，太祖第三子也。学文于宋濂，学书于杜环，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籓太原，中道笞膳夫。帝驰谕曰："吾帅群英平祸乱，不为姑息。独膳夫徐兴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尝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然性骄，在国多不法。或告□有异谋。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二十四年，太子巡陕西归，□冈随来朝，敕归籓。自是折节，待官属皆有礼，更以恭慎闻。是时，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闻。三十一年三月薨，子定王济熺嗣。

永乐初，帝以济熺纵下，黜其长史龙潭。济熺惧，欲上护卫。不许。弟平阳王济熿，幼狠戾，失爱于父。及长，太祖召秦、晋、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长者，教于京师。济熿与燕王子高煦、周王子有□动邪诡相比，不为太祖所爱。济熺既嗣王，成祖封济熿平阳王。济熿追憾父，并憾济熺不为解，嗾其弟庆成王济炫等日诉济熺过于朝，又诱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历年不已。十二年，帝夺济熺爵，及世子美圭皆为庶人，俾守恭王园，而立济熿为晋王。

济熿既立，益横暴，至进毒弑嫡母谢氏，逼烝恭王侍儿吉祥，幽济熺父子，蔬食不给。父兄故侍从宫人多为所害，莫敢言。恭王宫中老媪

走诉成祖，乃即狱中召晋府故承奉左微问之，尽得济熿构济熺状。立命微驰召济熺父子，济熺幽空室已十年矣。左微者，故因济熺牵连系狱，或传微死已久。及至，一府大惊。微入空室，释济熺父子，相抱持大恸。时帝北征，驻驿沙城，济□喜父子谒行在所。帝见济熺病，恻然，封美圭平阳王，使奉父居平阳，予以恭王故连伯滩田。会帝崩，济熿遂不与美圭田。仁宗连以书谕，卒不听。又闻朝廷赐济熺王者冠服及他赉予，益怨望。成祖、仁宗之崩，不为服，使寺人代临，幕中广致妖巫为诅咒不辍。

宣宗即位，济熿密遣人结高煦谋不轨，宁化王济焕告变。比擒高煦，又得济熿交通书，帝未之问也，而济熿所遣使高煦人惧罪及，走京师首实。内使刘信等数十人告济熿擅取屯粮十万余石，欲应高煦，并发其宫中诅咒事。济焕亦至是始知嫡母被弑，驰奏。遣人察实，召至京，示以诸所发奸逆状，废为庶人，幽凤阳。同谋官属及诸巫悉论死。时宣德二年四月也。

晋国绝封凡八年，至英宗即位之二月，乃进封美圭为晋王，还居太原。正统六年薨。子庄王钟铉嗣，弘治十五年薨。世子奇源及其子表荣皆前卒，表荣子端王知烊嗣。知烊七岁而孤，能尽哀，居母丧呕血，芝生寝宫。嘉靖十二年薨。无子，再从子简王新□典嗣。新化王表槏、荥泽王表檟者，端王诸父也。表槏先卒，子知□节嗣为新化王，亦前卒，二子新□典、新墝。端王请新□典嗣新化王，未封而端王薨，表檟谋摄府事。端王妃王氏曰："王无后，次及新化王，新化父子卒，有孙新□典在。"即召入府，拜几筵为丧主。表檟忿曰："我尊行，顾不得王。"上疏言："新□典故新化王长子，不得为人后，新□典宜嗣新化王，新墝宜嗣晋王。"礼部议新□典宜嗣，是为简王。新□典母太妃尚氏严，教子以礼。太妃疾，新□典叩头露祷。长史有敷陈，辄拜受教。其老也，以弟镇国将军新墝子慎镜摄藩事。万历三年薨，慎镜亦卒。弟惠王慎鏦嗣，七年薨。子穆王敏淳嗣，三十八年薨，子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入北京，不知所终。

庆成王济炫，晋恭王子。其生也，太祖方御庆成宴，因以为封。永乐元年徙居潞州，坐擅发驿马，纵军人为盗，被责，召还太原。十年徙汾州，薨，谥庄惠。曾孙端顺王奇浈，正德中，以贤孝闻，赐敕褒奖。生子七十人，嘉靖初，尚书王琼闻于朝。嗣王表栾朴茂寡言，孝友好文学。嘉靖三十年寿八十，诏书嘉奖，赉以金币。辅国将军奇添，端顺王弟也，早卒。夫人王氏守节奉姑六十余年，世宗时以节孝旌。又温穆王曾孙中尉知□恚病笃，淑人贺氏欲先死以殉，取澒一勺咽之，左右救夺，

遂绝饮食，与知□恚同时卒。表栾以闻。礼官言《会典》无旌命妇例，世宗特命旌之，谥曰贞烈。

西河王奇溯，定王曾孙。三岁而孤。问父所在，即恸哭。长，刻栴檀为父顺简王像，祀之。母病渴，中夜稽颡祷天，俄有甘泉自地涌出。母饮泉，病良已。及卒，哀毁骨立。子表相嗣，亦以仁孝闻，与宁河王表楠、河东嗣王奇淮并为人所称。

新堞，恭王七世孙，家汾州。崇祯十四年由宗贡生为中部知县。有事他邑，土寇乘间陷其城，坐免官。已而复任。署事者闻贼且至，亟欲解印去，新堞毅然曰："此我致命之秋也。"即受之。得贼所传伪檄，怒而碎之，议拒守。邑新遭寇，无应者，乃属父老速去，而己誓必死。妻卢氏，妾薛氏、冯氏，请先死。许之。有女数岁，拊其背而勉之缢。左右皆泣下。乃书表封印，使人驰送京师，冠带望阙拜，又望拜其母，遂自经。士民葬之社坛侧，以妻女祔。先是，土寇薄城，县丞光先与战不胜，自焚死。新堞哭之恸，为之诔曰："杀身成仁，虽死犹生。"至是，新堞亦死难。

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十四年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二十二年，橚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炖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敕归藩。建文初，以橚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橚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肃次子汝南王有□动告变。帝使李景隆备边，道出汴，猝围王宫，执橚，窜蒙化，诸子并别徙。已，复召还京，锢之。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永乐元年正月诏归其旧封，献颂九章及佾舞。明年来朝，献驺虞。帝悦，宴赐甚厚。以汴梁有河患，将改封洛阳。橚言汴堤固，无重劳民力。乃止。十四年疏辞所赐在城税课。十八年十月有告橚反者。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橚顿首谢死罪。帝怜之，不复问。橚归国，献还三护卫。仁宗即位，加岁禄至二万石。橚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以国土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救荒本草》。辟东书堂以教世子，长史刘淳为之师。洪熙元年薨。

子宪王有炖嗣，博学善书。弟有□动数讦有炖，宣宗书谕之。有□动与弟有熺诈为祥符王有爝与赵王书，系箭上，置彰德城外，词甚悖。都指挥王友得书以闻。宣宗逮友，讯无迹。召有爝至，曰："必有□动所为。"讯之具服，并得有熺掠食生人肝脑诸不法事，于是并免为庶人。有

炖，正统四年薨，无子。帝赐书有爝曰："周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既而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诏谥妃贞烈，六夫人贞顺。

弟简王有爝嗣，景泰三年薨。子靖王子垕嗣，七年薨。弟懿王子驩嗣，成化二十一年薨。子惠王同镳嗣，弘治十一年薨。世子安氵横未袭封而卒，孙恭王睦□审嗣，谥安氵横悼王。

初，安氵横为世子，与弟平乐王安泛、义宁王安氵矣争渔利，置囹圄刑具，集亡赖为私人。惠王戒安氵横，不从，王怒。安泛因而倾之，安氵横亦持安泛不法事。惠王薨，群小交构，安氵横奏安泛私坏社稷坛，营私第，安泛亦诬奏安氵横诸阴事。下镇、巡官按验。顷之，安氵横死，其子睦□审立而幼。安泛侵陵世子妃，安涘亦讦妃出不正，其子不可嗣。十三年，帝命太监魏忠、刑部侍郎何鉴按治。安泛惧，益诬世子毒杀惠王并世子妃淫乱，所连逮千人。鉴等奏其妄，废安泛为庶人，幽凤阳，安涘亦革爵。

嘉靖十七年，睦□审薨。子勤熄先卒，孙庄王朝堈嗣，三十年薨。子敬王在铤嗣，万历十年薨。子端王肃溱嗣，薨。子恭枵嗣。崇祯十四年冬，李自成攻开封，恭枵出库金五十万，饷守陴者，悬赏格，殪一贼予五十金。贼穴城，守者投以火，贼被爇死，不可胜计，乃解围去。明年正月，帝下诏褒奖，且加劳曰："此高皇帝神灵悯宗室子孙维城莫固，启王心而降之福也。"其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采路绝。九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事闻，赐书慰劳，并赐帑金文绮，命寄居彰德。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诸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书尽沦于巨浸。逾年，乃从水中得所奉高帝、高后金容，迎至彰德奉焉。久之，王薨，赠谥未行，国亡。其孙南走，死于广州。

镇平王有爌，定王第八子。嗜学，工诗，作《道统论》数万言。又采历代公族贤者，自夏五子迄元太子真金百余人，作《贤王传》若干卷。

博平王安氵戍，惠王第十三子。惠王有子二十五人，而安氵戍独贤，尝辑《贻后录》、《养正录》诸书。勤于治生，田园僮奴车马甚具。宾客造门，倾己纳之。其时称名德者，必曰博平。

南陵王睦楱，悼王第九子，敏达有识。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蕃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事下诸王议。明年，睦楱条上七议：请立宗学以崇德教，设科选以励人才，严保勘以杜冒滥，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竞以息饕贪，制拜扫以广孝思，立忧制以省禄费。诏下廷臣参酌之。其后诸藩遂稍稍陈说利弊，尚书李春芳集而上焉。及颁《宗藩条例》，多采睦楱议云。

镇国中尉睦□挈，字灌甫，镇平王诸孙。父奉国将军安河以孝行闻于朝，玺书旌赉。既没，周王及宗室数百人请建祠。诏赐祠额曰"崇孝"。睦□挈幼端颖，郡人李梦阳奇之。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经》，尤邃于《易》、《春秋》。谓本朝经学一禀宋儒，古人经解残阙放失，乃访求海内通儒，缮写藏弆，若李鼎诈《易解》、张洽《春秋传》，皆叙而传之。吕柟尝与论《易》，叹服而去。益访购古书图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书万卷，丹铅历然，论者以方汉之刘向。筑室东坡，延招学者，通怀好士，而内行修洁。事亲晨昏不离侧，丧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亲为教督，尽推遗产与之。万历五年举文行卓异，为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授经图传》四卷，《韵谱》五卷，又作《明帝世表》、《周国世系表》、《建文逊国褒忠录》、《河南通志》、《开封郡志》诸书。巡抚御史褚鈇议稍减郡王以下岁禄，均给贫宗，帝遣给事中万象春就周王议。新会王睦樒号于众曰："裁禄之谋起于睦□挈。"聚宗室千余人击之，裂其衣冠，上书抗诏。帝怒，废睦樒为庶人。睦□挈屡疏引疾乞休，诏勉起之。又三年卒，年七十。宗人颂功德者五百人，诏赐辅国将军，礼葬之，异数也。学者称为西亭先生。

时有将军安氵侃者，一岁丧母，事其父以孝闻。父病革，刲臂为汤饮父，父良已。年七十，追念母不逮养，服衰庐墓三年，诏旌其门。素精名理，声誉大著，人称睦□挈为"大山"，安氵侃为"小山"云。

又勤熨者，镇国中尉也，嘉靖中，上书曰："陛下躬上圣之资，不法古帝王兢业万岁，择政任人，乃溺意长生，屡修斋醮，兴作频仍。数年来朝仪久旷，委任非人，遂至贿赂公行，刑罚倒置，奔竞成风，公私殚竭，脱有意外变，臣不知所终。"帝览疏怒，坐诽谤，降庶人，幽凤阳。子朝已赐名，以罪人子无敢为请封者，上书请释父罪，且陈中兴四事，诏并禁锢。穆宗登极，释归，命有司存恤。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

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洪武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藩武昌。尝录《御注洪范》及《大宝箴》置座右。十八年四月，铜鼓、思州诸蛮乱，命桢与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帅师往讨。和等分屯诸洞，立栅与蛮人杂耕作。久之，擒其渠魁，余党悉溃。三十年，古州蛮叛，帝命桢帅师，湘王柏为副，往征。桢请饷三十万，又不亲莅军。帝诘责之，命城铜鼓卫而还。是年，荧惑入太微，诏谕桢戒慎，桢书十事以自警。未几，桢子巴陵王卒，帝复与敕曰：“旧岁荧惑入太微，太微天庭，居翼轸，楚分也。五星无故入，灾必甚焉。尔子疾逝，恐灾不止此，尚省慎以回天意。”至冬，王妃薨。时初设宗人府，以桢为右宗人。永乐初，进宗正。二十二年薨。

子庄王孟烷嗣，敬慎好学。宣德中，平江伯陈瑄密奏：“湖广，东南大藩，襟带湖、湘，控引蛮越，人民蕃庶，商贾辐聚。楚设三护卫，自始封至今，生齿日繁，兵强国富，小人行险，或生邪心。请选其精锐，以转漕为名，俟至京师，因而留之，可无后患。”帝曰：“楚无过，不可。”孟烷闻之惧。五年上书请纳两护卫，自留其一。帝劳而听之。正统四年薨。

子宪王季垲嗣。事母邓妃至孝。英宗赐书奖谕。著《东平河间图赞》，为士林所诵。八年薨。弟康王季埱嗣。天顺六年薨。再从子靖王均鈚嗣，正德五年薨。子端王荣氵戒嗣，以仁孝著称，武宗表曰“彰孝之坊”。嘉靖十三年薨。子愍王显榕嗣，居丧哀痛，遇庆礼却贺。端王婿仪宾沈宝与显榕有隙，使人诬奏显榕左右呼显榕万岁，且诱显榕设水戏以习水军。世宗下其章，抚臣具言显榕居丧能守礼。宝坐诬，削为民。

显榕妃吴氏，生世子英耀，性淫恶，尝烝显榕宫人。显榕知之，杖杀其所使陶元儿。英耀又使卒刘金纳妓宋么儿于别馆。显榕欲罪金，金遂诱英耀谋为逆。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张灯置酒飨显榕，别宴显榕弟武冈王显槐于西室。酒半，金等从座后出，以铜瓜击显榕脑，立毙。显槐惊救，被伤，奔免。英耀徙显榕尸宫中，命长史孙立以中风报。王从者硃贵抉门出告变，抚、按官以闻。英耀惧，具疏奏辨，且逼崇阳王显休为保奏。通山王英炊不从，直奏英耀弑逆状。诏遣中官及驸马都尉邬景和、侍郎喻茂坚往讯。英耀辞服。诏逮入京。是年九月，告太庙，伏诛，焚尸扬灰。悉诛其党，革显休禄十之三。显槐、英炊皆赉金币，而以显榕次子恭王英□金嗣。隆庆五年薨。

子华奎幼，万历八年，始嗣爵。卫官王守仁上告曰：“远祖定远侯弼，楚王桢妃父也，遗瑰宝数十万寄楚帑，为嗣王侵匿。”诏遣中官清

核。华奎奏辨，且请避宫搜掘。皆不报。久之，系鞫王府承奉等，无所得。时诸珰方以搜括希上意，不欲暴守仁罪。帝颇悟，罢其事。华奎乃奏上二万金助三殿工。

三十一年，楚宗人华□等言："华奎与弟宣化王华壁皆非恭王子。华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抱养宫中。华壁则王如綍家人王玉子也。华□妻，即如言女，知之悉。"礼部侍郎郭正域请行勘。大学士沈一贯右华奎，委抚按讯，皆言伪王事无左验。而华□妻持其说甚坚，不能决，廷议令覆勘。中旨以楚王袭封已二十余年，宜治华□等诬罔。御史钱梦皋为一贯劾正域，正域发华奎行贿一贯事。华奎遂讼言正域主使，正域罢去。东安王英燧、武冈王华增、江夏王华埴等皆言伪迹昭著，行贿有据。诸宗人赴都投揭。奉旨切责，罚禄、削爵有差。华□坐诬告，降庶人，锢凤阳。未几，华奎输贿入都，宗人遮夺之。巡抚赵可怀属有司捕治。宗人蕴鉴等方恨可怀治楚狱不平，遂大哄，殴可怀死。巡按吴楷以楚叛告。一贯拟发兵会剿。命未下，诸宗人悉就缚。于是斩二人，勒四人自尽，锢高墙及禁闲宅者复四十五人。三十三年四月也。自是无敢言楚事者。久之，禁锢诸人以恩诏得释，而华奎之真伪竟不白。

其后，张献忠掠湖广，华奎募卒自卫，以张其在为帅。献忠兵至武昌，其在为内应，执华奎沉之江，诸宗无得免者。

武冈王显槐，端王第三子也。嘉靖四十三年上书条籓政，请"设宗学，择立宗正、宗表，督课亲郡王以下子弟。十岁入学，月饩米一石，三载督学使者考绩，陟其中程式者全禄之，五试不中课则黜之，给以本禄三之二。其庶人暨妻女，月饩六石，庶女勿加恩。"其后廷臣集议，多采其意。

齐王榑，太祖第七子。洪武三年封。十五年就籓青州。二十三年命王帅护卫及山东徐、邳诸军从燕王北征。二十四年复帅护卫骑士出开平。时已令颍国公傅友德调发山东都司各卫军出塞，谕王遇敌当自为队，奏凯之时勿与诸将争功。榑数历塞上，以武略自喜，然性凶暴，多行不法。建文初，有告变者。召至京，废为庶人，与周王同禁锢。

燕兵入金川门，急遣兵护二王。二王卒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成祖令王齐如故，榑益骄纵。帝与书召来朝，面谕王无忘患难时。□尃不悛，阴畜刺客，招异人术士为咒诅，辄用护卫兵守青州城，并城筑苑墙断往来，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急变，榑拘匿以灭口。永乐三年诏索拱，谕榑改过。是时，周王橚亦中浮

言，上书谢罪，帝封其书示榑。明年五月来朝，廷臣劾榑罪。榑厉声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帝闻之不怿，留之京邸。削官属护卫，诛指挥柴直等，尽出榑系囚及所造不法器械。群臣请罪教授叶垣等，帝曰：“王性凶悖，朕温诏开谕至六七，犹不悟，教授辈如王何！垣等先自归发其事，可勿问。”榑既被留，益有怨言。是年八月，召其子至京师，并废为庶人。

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楼濂诡称七府小齐王，谋不轨。事觉，械至京，诛其党数百人。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贤爀安置庐州。景泰五年徙齐庶人、谷庶人置南京，敕守臣慎防。后谷庶人绝，齐庶人请得谷庶人第。嘉靖十三年释高墙庶人长毳，榑曾孙也。万历中有承彩者，亦榑裔。齐宗人多凶狡，独承彩颇好学云。

潭王梓，太祖第八子。洪武三年封。十八年就籓长沙。梓英敏好学，善属文。尝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其高下，赉以金币。妃于氏，都督显女也。显子琥，初为宁夏指挥。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显与琥俱坐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梓大惧，与妃俱焚死。无子，除其封。

赵王□巳，太祖第九子。洪武二年生。次年受封，明年殇。

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籓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饵金石药，毒发伤目。帝恶之。二十二年薨，谥曰荒。子靖王肇煇，甫弥月。母妃汤，信国公和女，抚育教诲有度。永乐元年三月始得嗣。成祖爱重之。车驾北巡过兖，锡以诗币。宣德初，上言：“国长史郑昭、纪善王贞，奉职三十年矣，宜以礼致其事。”帝谓蹇义曰：“皇祖称王礼贤敬士，不虚也。”许之。成化二年薨。

子惠王泰堪嗣，九年薨。子庄王阳铸嗣，嘉靖二年薨。庄王在位久，世子当淞，当淞子健杙皆前卒，健杙子端王观□定嗣。狎典膳秦信等，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砲烙。信等乘势残杀人。馆陶王当溦亦淫暴，与观□定交恶，相讦奏。帝念观□定尚幼，革其禄三之二，逮诛信等，亦革当溦禄三之一。二十八年，观□定薨。子恭王颐坦嗣，有孝行，捐邸中田湖，赡贫民，辞常禄，给贫宗。前后七赐玺书嘉劳。万历二十二年薨。世子寿钅爵先卒，弟敬王寿鐎嗣，二十八年薨。弟宪王寿鋐嗣，崇祯九年薨。弟肃王寿镛嗣，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大清兵克兖州，被执死。弟以海转徙台州，张国维等迎居于绍兴，号鲁监国。顺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绍兴，以海遁入

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

归善王当沍，庄王幼子也。正德中，贼攻兖州，帅家众乘城，取护卫弓弩射却贼。降敕奖谕，遂以健武闻。时有卒袁质与舍人赵岩俱家东平，武断为乡人所恶。吏部主事梁谷，亦东平人，少不检，倚恶少为助，既贵，颇厌苦之，又与千户高乾有怨。正德九年，谷邑人西凤竹、屈昂诳谷云："质、岩且为乱。"谷心动，因并指乾等，告变于尚书杨一清。兵部议以大兵驻济南伺变。先是，当沍数与质、岩校射。至是当沍父庄王听长史马魁谮言当沍结质、岩欲反，虞祸及，奏于朝。帝遣司礼太监温祥、大理少卿王纯、锦衣卫指挥韩端往按问。祥等至，围当沍第，执之。祥等谳谷所指皆平人。魁惧事败，乃讽所厚陈环及术士李秀佐证之，复以书及贿抵镇守太监毕真，使逮二人诘问。已而二人以实对，书贿事亦为真所发。于是御史李翰臣劾谷报怨邀功，长史魁惑王罔奏，宜即讯。诏下翰臣狱，谪广德州判官，免谷罪不问。御史程启充等疏言："谷、魁鼓煽流言，死不蔽罪，纵首祸而谪言者，非国体。"不报。廷臣议当沍罪，卒无所坐。以藏护卫兵器违祖制，废为庶人。戍质等于肃州。所连逮多瘐死，魁坐诬奏斩。凤竹、昂流口外。中官送当沍之高墙，当沍大恸曰："冤乎！"触墙死。闻者伤之。辅国将军当濆，钜野王泰墱诸孙也，慷慨有志节。嘉靖三年上书请停郡县主、郡县君恤典，以苏民困。七年奏辞辅国将军并子奉国将军禄，佐疏运河。赐敕褒谕。又上书言："各籓郡县主、郡县君先仪宾没者，故事仪宾得支半禄。今四方灾伤，边陲多事，民穷财尽，而各仪宾暴横侈肆，多不法，请勿论品级，减其月给。"明年又请以父子应得禄米佐振。因劝帝法祖宗，重国本，裁不急之费，息土木之工。词甚恺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听辞禄。时东瓯王健楸无子，上书言："宗室所以蕃，由诈以媵子为嫡，糜费县官。今臣无嫡嗣，请以所受府第屯厂尽归鲁府，待给新封，省民财万一，乞著为例。"报可。

奉国将军健根，钜野王阳鋈诸孙。博通经术，年七十，犹纵谈名理，亹亹不倦。嘉靖中，诏褒其贤孝。子镇国中尉观熰，字中立，居母丧，蔬食逾年，哀毁骨立。尝绘《太平图》上献。世宗嘉奖之，赐承训书院名额并《五经》诸书。弟观以诗画著名。同时钜野中尉颐塬、安丘将军颐墉，声诗清拔。乐陵王颐□戋亦喜称诗。

安丘王当遂，靖王曾孙，少孤，事祖父母以孝闻。曾孙颐堀好学秉礼，尤谙练典故。籓邸中有大疑，辄就决。一意韬晦，监司守令希见其面。年七十余，犹手不废书。

鲁府宗室寿钅林，家兖州。崇祯中为云南通判，有声绩。永明王由榔在广西，以为右佥都御史，使募兵。值沙定州乱，兵不能集。孙可望兵至，寿钅林知不免，张麾盖往见之，行三揖礼曰："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可望胁之降，不从。系他所，使人诱以官，终不从。从容题诗于壁，或以诗报可望，遂遇害。

列传第五 诸王二

太祖诸子二蜀王椿 湘王柏 代王桂襄垣王逊燂 灵丘王逊烇 成钅具 廷鄣 肃王楧 辽王植 庆王勍 宁王权

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八年命驻凤阳。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帝尝呼为“蜀秀才”。在凤阳时，辟西堂，延李叔荆、苏伯衡商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为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诣讲郡学，知诸博士贫，分禄饩之，月一石，后为定制。造安车赐长史陈南宾。闻义乌王绅贤，聘至，待以客礼。绅父祎死云南，往求遗骼，资给之。

时诸王皆备边练士卒，椿独以礼教守西陲。番人入寇，烧黑崖关。椿请于朝，遣都指挥瞿能随凉国公蓝玉出大渡河邀击之。自是番人詹伏。前代两川之乱，皆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椿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成祖即位，来朝。赐予倍诸藩。谷王橞，椿母弟也，图不轨。椿子悦燇，获咎于椿，走橞所，橞称为故建文君以诡众。永乐十四年，椿暴其罪。帝报曰：“王此举，周公安王室之心也。”入朝，赉金银缯彩钜万。二十一年薨。

世子悦㷭先卒，孙靖王友堉嗣。初，华阳王悦燿谋夺嫡，椿觉之，会有他过，杖之百，将械于朝。友堉为力请，得释。椿之薨，友堉方在京师，悦燿窃王帑，友堉归不问。悦燿更诬奏友堉怨诽。成祖召入讯之，会崩。仁宗察其诬，命归藩。召悦燿，悦燿，犹执奏。仁宗抵其章于地，迁之武冈，复迁澧州。宣德五年，总兵官陈怀奏都司私遗蜀邸砲，用以警夜，非制。诏逮都司首领官。明年献还二护卫。从之。是年薨。妃李、侍姬黄皆自经以殉。无子，弟僖王友□党由罗江王嗣，九年薨。献王第五子和王悦焚由保宁王嗣，天顺五年薨。继妃徐氏，年二十六，不食死，谥静节。子定王友垓嗣，七年薨。子怀王申鈙嗣，成化七年薨。弟惠王申凿嗣，弘治六年薨。子昭王宾瀚嗣，正德三年薨。子成王让栩嗣。

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几百五十年，皆检饬守礼法，好学能文。孝宗恒称蜀多贤王，举献王家范为诸宗法。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

伎，创义学，修水利，振灾恤荒。嘉靖十五年，巡抚都御史吴山、巡按御史金粲以闻。赐敕嘉奖，署坊表曰“忠孝贤良”。二十年建太庙，献黄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酬以玉带币帛。二十六年薨。子康王承□龠嗣，三十七年薨。子端王宣圻嗣，万历四十年薨。子恭王奉铨嗣，四十三年薨。子至澍嗣。崇祯末，京师陷，蜀尚无恙。未几，张献忠陷成都，合宗被害，至澍率妃妾投于井。

湘献王柏，太祖第十二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八年就藩荆州。性嗜学，读书每至夜分。开景元阁，招纳俊乂，日事校仇，志在经国。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三十年五月，同楚王桢讨古州蛮，每出入，缥囊载书以随，遇山水胜境，辄徘徊终日。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建文初，有告柏反者，帝遣使即讯。柏惧，无以自明，阖宫焚死。谥曰戾。王无子，封除。永乐初，改谥献，置祠官守其园。

代简王桂，太祖第十三子。洪武十一年封豫王，二十五年改封代。是年就藩大同。粮饷艰远，令立卫屯田以省转运。明年诏帅护卫兵出塞，受晋王节制。桂性暴，建文时，以罪废为庶人。

成祖即位，复爵。永乐元年正月还旧封。十一月赐玺书曰：“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寻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军民、敛财物，听者治之。已复有告其不轨者，赐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遣还，革其三护卫及官属。王妃中山王徐达女，仁孝文皇后妹也，骄妒，尝漆桂二侍女为癞。事闻，帝以中山王故，不罪。桂移怒世子逊□耑，出其母子居外舍。桂已老，尚时时与诸子逊炓、逊熇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伤人。王府教授杨普上言：“逊炓狎军人武亮，与博戏，致棰杀军人。”朝廷杖治亮，降敕责戒，稍敛戢。十六年四月复护卫及官属。

正统十一年，桂薨。世子逊□耑先卒，孙隐王仕□廛嗣。景泰中，尝上言总兵官郭登守城功，朝廷为劳登。天顺七年薨。子惠王成炼嗣，弘治二年薨。子聪沫先封武邑王，以肆酒革爵。已，居惠王丧，益淫酗，废为庶人，迁太原。久之，惠王妃为疏理，复封武邑王，卒。子懿王俊杖袭封代王。

嘉靖三年，大同军叛，围王宫，俊杖走免。事平，赐书慰问。六年薨。子昭王充耀嗣。十二年，大同军又叛，充耀走宣府，再赐慰问。事平，返国，奏：“乱贼既除，军民交困，乞遣大臣振抚。”诏允行。二十四年，和川奉国将军充灼坐罪夺禄，怨充耀不为解，乃与襄垣中尉充□耿

谋引敌入大同杀王。会应州人罗廷玺等以白莲教惑众，见充灼为妖言，因画策，约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门，取平阳，立充灼为主，事定，即计杀小王子。充灼然之。先遣人阴持火箭，焚大同草场五六所，而令通蒙古语者卫奉阑出边，为总兵周尚文逻卒所获，并得其所献小王子表，鞫实以闻。逮充灼等至京，赐死，焚其尸，王府长史等官皆逮治。总督侍郎翁万达疏言："大同狭瘠，禄饷不支，代宗日繁衍，众聚而贫。且地近边，易生反侧。请量移和川、昌化诸郡王于山、陕隙地。"诏改迁于山西。先是，景泰间，昌化王仕墠乞移封，景帝不许，至是乃迁。代宗自简至懿，封郡王者凡二十有三，而外徙者十王。

二十六年，充耀薨。子恭王廷埼嗣。饶阳王充跼数以事侵廷埼，恐得罪，乃以陈边事为名，三十一年奏镇、巡官之罪。世宗为黜巡抚都御史何思，逮总兵官徐仁等。充跼益骄，遂与廷埼互讦，前后勘官莫能判。巡抚都御史侯钺奏夺其禄，充跼怒不承。三十三年诏遣司礼少监王臻即讯，充跼乃伏，下法司，锢高墙。万历元年，廷埼薨。子定王鼐铉嗣，二十二年薨。无子，弟新宁王鼐钧嗣，薨。子康王鼎渭嗣，崇祯二年薨。再传至孙传□齐。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大同，阖门遇害。

襄垣王逊燂，简王第五子，分封蒲州。诸王就籓后，非请命不得岁时定省。逊燂念大同不置，作《思亲篇》，词甚悲切。其后，宗人聪浼、聪洛、俊□难、俊榷、俊□朵、俊杓、俊噤、充焞，皆娴于文章。俊噤，字若讷，尤博学，有盛名，不慕荣利。姊陵川县君，适裴禹卿，地震城崩，禹卿死。县君以首触棺，呕血卒。年二十有一。诏谥贞节。

灵丘王逊烇，简王第六子。宣宗时封。好学工诗，尤善医，尝施药治瘟疫，全活无算。子仕塝、孙成鈒、曾孙聪滆，三王皆以孝旌。聪滆子俊格，能文善书。嘉靖时，献《皇储明堂》二颂、《兴献帝后挽歌》，赐金帛。聪滆尝乞封其孙廷址为曾长孙，礼官奏无故事。帝以王寿考，特许之。已而复封廷址子鼐镰为玄长孙。聪滆薨，年八十三。鼐镰袭高祖爵。聪滆之从父成钅微亦有孝行，聪滆闻于朝，赐金币奖谕。诏礼官自今宗室中孝行卓异如成钅微者，抚按疏闻。

又成钅具者，隰川王诸孙。父仕□则，坐罪幽凤阳，病死。成钅具微服走凤阳视丧，上疏自劾越禁，乞负父骨归葬泽州，即不得，愿为庶人，止墓侧，岁时省视。诏许归葬。弟成鐎亦好学，有志概。嘉靖十三年上言：'云中叛卒之变幸获销弭。究其衅端，实贪酷官吏激成之。臣虑天下之祸隐于民心，异日不独云中而已。"指陈切直，帝下廷臣饬行。时以其兄弟为二难焉。万历二十年，西夏弗宁，山阴王俊栅奏诗八章，寓

规讽之旨。代处塞上，诸宗洊经祸乱，其言皆忧深思远，有中朝士大夫所不及者。

廷鄣，代府宗室也。崇祯中，为巩昌府通判，署秦州事，有廉直声。十六年冬，贼陷秦州，被执。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头可断，膝不可屈。"贼欲活之，大呼曰："今日惟求一死。"坐自若，遂见害。肃庄王楩，太祖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封汉王。二十四年命偕卫、谷、庆、宁、岷五王练兵临清。明年改封肃。又明年，诏之国，以陕西各卫兵未集，命驻平凉。二十八年始就藩甘州。诏王理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军务。三十年令督军屯粮，遇征伐以长兴侯耿炳文从。建文元年乞内徙，遂移兰州。永乐六年，以捶杀卫卒三人及受哈密进马，逮其长史官属。已，又听百户刘成言，罪平凉卫军，敕械成等京师。十七年薨。子康王瞻焰嗣。宣德七年上一护卫。府中被盗，为榜募告捕者。御史言非制，罪其长史杨威。瞻焰又请加岁禄。敕曰："洪武、永乐间，岁禄不过五百石，庄王不言者，以朝廷念远地转输难故也。仁考即位，加五百石矣。朕守祖制不敢违。"正统元年上言："甘州旧邸改都司，而先王坟园尚在，乞禁近邸樵采。"从之。天顺三年上马五百匹备边，予直不受。帝强予之。八年薨。

子简王禄埤嗣，成化十五年薨。子恭王贡錝嗣，嘉靖十五年薨。世子真淤、长孙弼桓皆早卒，次孙定王弼桄嗣，四十一年薨。子缙炯先卒，孙怀王绅堵嗣，逾二年薨。无子，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辅国将军缙□贵，以属近宜嗣。礼官言，缙□贵，怀王从父，不宜袭。诏以本职理府事，上册宝，罢诸官属。穆宗即位，定王妃吴氏及延长王真漞等先后上言："圣祖刈群雄，定天下，报功之典有隆无替。臣祖庄王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不幸大宗中绝，反拘于昭穆之次，不及勋武继绝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藩卫也。"下部议，议以郡王理藩政。帝不许。隆庆五年，特命缙□贵嗣肃王，设官属之半。万历十六年薨，谥曰懿。子宪王绅尧嗣，四十六年薨。子识鋐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辽简王植，太祖第十五子。洪武十一年封卫王，二十五年改封辽。明年就藩广宁。以宫室未成，暂驻大凌河北，树栅为营。帝命武定侯郭英为筑城郭宫室。英，王妃父也，督工峻急。会高丽自国中至鸭绿江皆积粟，帝虑其有阴谋，而役作军士艰苦，令辍役。至三十年，始命都督杨文督辽东诸卫士缮治之，增其雉堞，以严边卫。复图西北沿边要害，示植与宁王权，谕之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抵鸭绿江，北至大漠，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

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又东至山海卫，凡军民屯种地，毋纵畜牧。其荒旷地及山场，听诸王驸马牧放樵采，东西往来营驻，因以时练兵防寇。违者论之。”植在边，习军旅，屡树军功。建文中，“靖难”兵起，召植及宁王权还京。植渡海归朝，改封荆州。永乐元年入朝，帝以植初贰于已，嫌之。十年削其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二十二年薨。子长阳王贵焓嗣。

初，植庶子远安王贵燮、巴东王贵煊尝告其父有异谋。及父死，又不奔丧。仁宗即位，皆废为庶人。正统元年，府僚乞加王禄。敕曰：“简王得罪朝廷，成祖特厚待，仁宗朝加禄，得支二千石。宣宗又给旗军三百人，亲亲已至。王素乖礼度，府臣不匡正，顾为王请乎！”不许。三年，巡抚侍郎吴政奏王不友诸弟，待庶母寡恩，捶死长史杜述，居国多过。召讯京师，尽得其淫秽黩伦、凶暴诸不法事。明年四月废为庶人，守简王园。弟肃王贵□受嗣，成化七年薨。子靖王豪墙嗣，十四年薨。子惠王恩钅稽嗣。

弘治五年，松滋王府诸宗人恩鑴等阑入荆州府支岁禄，恩钅稽禁之，皆怨。已，仪宾袁镛复诱恩鑴等招群小，夺军民商贾利。恩钅稽发其事，恩鑴等愈怨，谋杀王。朝廷遣官按实，幽恩鑴等凤阳，谪戍其党有差。恩钅稽阴使送者刑梏之，毙八十余人。不数日，世子暴卒。八年，恩钅稽疽发背薨。子恭王宠氵受嗣，与弟光泽王宠氵寰友爱，饮食服御必俱。宠氵寰有令德，宠浸有事必咨之后行。正德十六年薨。子庄王致格嗣，病不视事。妃毛氏明书史，沉毅有断，中外肃然，贤声闻天下。

嘉靖十六年，致格薨。子宪□节嗣，以奉道为世宗所宠，赐号清微忠教真人，予金印。隆庆元年，御史陈省劾宪□节诸不法事，诏夺真人号及印。明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复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往勘，具得其淫虐僭拟诸罪状。帝以宪□节宜诛，念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锢高墙。初，副使施笃臣憾宪□节甚，朝选至湖广，笃臣诈为宪□节书馈朝选，因劫持之。宪□节建白纛，曰“讼冤之纛”。笃臣惊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围王宫。朝选还朝，实王罪，不言王反。大学士张居正家荆州，故与宪□节有隙，嫌朝选不坐宪□节反。久之，属巡抚都御史劳堪罗织朝选，死狱中。其后居正死，宪□节讼冤，籍居正家，而笃臣亦死。辽国除，诸宗隶楚藩，以广元王术□周为宗理。庆靖王□旃，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宁夏。以饷未敷，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宁租赋。二十八年诏王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三十年始建邸。王好学有文，忠孝出天性。成祖善之，令岁一

至韦州度夏。宣德初，言宁夏卑湿，水泉恶，乞仍居韦。不许，令岁一往来，如成祖时。正统初，宁夏总兵官史昭奏王沮边务，占灵州草场畜牧，遣使由绥德草地往还，煽惑土民。章未下，或告王阅兵，造戎器，购天文书。□旃疑皆昭为之。三年上书，请徙国避昭。英宗不可，贻书慰谕。其年薨，子康王秩煃嗣。景泰元年以宁夏屡被兵，乞徙内地，不许。成化五年薨。子怀王邃欻嗣，十五年薨。弟庄王邃塀嗣，弘治四年薨。子恭王寘鋻嗣，十一年薨。子定王台浤嗣。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台浤稽首行君臣礼。诏削护卫，革禄三之一，戍其承奉、长史。嘉靖三年，台浤贿镇守太监李昕、总兵官种勋，求为奏请复禄。昕、勋不纳，台浤衔之。会宁夏卫指挥杨钦等得罪于巡抚都御史张璿，谋藉王杀璿及勋。事觉，下都司、按察司按治，钦等诬台浤不轨，璿以闻。帝使太监扶安、副都御史王时中等复按。上言："台浤他罪有之，无谋不轨事。"诏廷臣定议，坐前屈事寘鐇，蒙恩不悛，煽构群小，谋害守臣，废为庶人，留邸，岁与米三百石，以其叔父巩昌王寘鉚摄府事。

寘鉚裁庆邸宫妃薪米，取邸中金帛万计。台浤子鼐櫍幼失爱于父，逃寘鉚所。寘鉚造台浤谋逆谣语，使寺人诱鼐櫍吟诵，图陷台浤自立。怀王妃王氏奏寘鉚裁减衣食，至不能自存。丰林王台瀚亦欲陷寘鉚，遂发其渎乱人伦诸罪。验实，废为庶人，幽高墙。廷议谓台浤父子乖离，从台浤西安，而封鼐櫍世子，视府事，十一年十月也。十五年以两宫徽号恩复台浤冠带，薨。

鼐櫍先卒，弟惠王鼐枋嗣。好学乐善，以礼饬诸宗。世宗赐之敕，建坊表之。宁夏筑边墙，鼐枋出银米佐工。万历二年薨。子端王倪□贵嗣，十六年薨。子宪王伸域嗣，十九年薨。明年，宁夏贼哱拜反，王妃方氏匿其子帅锌地窖中，自经死。时寿阳嗣王倪□动，哱拜胁降之，不屈，为所囚。镇原王伸埴理府事，谋袭贼弗克，府中人皆被杀。贼平，御史刘芳誉言："诸宗死节者俱应恤录，方妃宜建祠旌表。"诏从之，给银一万五千两，分振诸宗人。帅锌嗣，薨。子倬纮嗣。崇祯十六年，流贼破宁夏，被执。

安塞王秩炅，靖王季子也，十二而孤，母位氏诲之。性通敏，过目不忘，善古文。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日不倦。所著有《随笔》二十卷。

庶人寘鐇，祖秩烽，靖王第四子也。封安化王。父邃墁，镇国将

军，以寘鐇袭王爵。性狂诞，相者言其当大贵，巫王九儿教鹦鹉妄言祸福，寘鐇遂觊望非分。宁夏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卫学诸生孙景文、孟彬、史连辈，皆往来寘鐇所。正德五年，帝遣大理少卿周东度宁夏屯田。东希刘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瑾贿，敲扑惨酷，戍将卫卒皆愤怨。而巡抚都御史安惟学数杖辱将士妻，将士衔刺骨。寘鐇知众怒，令景文饮诸武臣酒，以言激之，诸武臣多愿从寘鐇者。又令人结平虏城戍将及素所厚张钦等。会有边警，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帅兵出防御。总兵官姜汉简锐卒六十人为牙兵，令周昂领之，遂与何锦定约。四月五日，寘鐇设宴，邀抚、镇官饮于第，惟学、东不至。锦、昂帅牙兵直入，杀姜汉及太监李增、邓广于坐，分遣卒杀惟学、东及都指挥杨忠于公署。遂焚官府，释囚系，撤黄河渡船于西岸以绝渡者。遣人招杨英、仇钺。皆佯许之。英率众保王宏堡，众溃，英奔灵州。钺引还，寘鐇夺其军，出金帛犒将士。伪署何锦大将军，周昂、丁广副将军，张钦先锋，魏镇、杨泰等总兵都护。令孙景文作檄，以讨刘瑾为名。

陕西总兵官曹雄闻变，遣指挥黄正驻灵州，檄杨英督灵州兵防黄河。都指挥韩斌、总兵官侯勋、参将时源各以兵会。英密使苍头报仇钺为内应，令史墉浮渡夺西崖船，营河东，焚大、小二坝草。寘鐇惧，令锦等出御，独留昂守城，使使召钺。钺称病，昂来问疾，钺刺昂死。令亲兵驰寘鐇第，击杀景文、连等十余人，遂擒寘鐇，迎英众入。寘鐇反十有八日而擒。锦、广、泰、钦先后皆获，械送伏诛。寘鐇赐死，诸子弟皆论死。有孙鼐材逃出，削发为僧，居永宁山中。未几，为土僧所凌，诣官言状。传至京，安化宫人左宝瓶在浣衣局，使验之，咤曰："此鼐材殿下也。"帝念其自归，免死，安置凤阳。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逾二年，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燕王初起兵，与诸将议曰："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慓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建文元年，朝议恐权与燕合，使入召权，权不至，坐削三护卫。其年九月，江阴侯吴高攻永平，燕王往救。高退，燕王遂自刘家口间道趋大宁，诡言穷蹙来求救。权邀燕王单骑入城，执手大恸，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谢罪。居数日，疑洽不为备。北平锐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阴结三卫部长及诸戍卒。燕王辞去，权祖之郊，伏兵起，拥权行。三卫癀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守将硃鉴不能御，战殁。王府妃妾世子皆随入松亭关，归北平，大宁城为空。权入燕军，时时为燕王草檄。燕王谓权，事成，当中分天下。比即位，王乞改南土。

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诏即布政司为邸，瓴甋规制无所更。已而人告权巫蛊诽谤事，密探无验，得已。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仁宗时，法禁稍解，乃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帝答书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宣德三年请乞近郭灌城乡土田。明年又论宗室不应定品级。帝怒，颇有所诘责。权上书谢过。时年已老，有事多齮齕以示威重。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翀举，自号臞仙。尝奉敕辑《通鉴博论》二卷，又作家训六篇，《宁国仪范》七十四章，汉唐秘史二卷，《史断》一卷，《文谱》八卷，《诗谱》一卷，其他注纂数十种。正统十三年薨。

世子盘烋先卒，孙靖王奠培嗣。奠培善文辞，而性卞急，多嫌猜。景泰七年，弟弋阳王奠壏讦其反逆，巡抚韩雍以闻。帝遣官往谳，不实。时军民连逮者六七百人，会英宗复辟，俱赦释，惟谪戍其教授游坚。奠培由是憾守土官，不为礼。布政使崔恭积不平，王府事多持不行。奠培遂劾奏恭不法。恭与按察使原杰亦奏奠培私献、惠二王宫人，逼内官熊璧自尽。按问皆实，遂夺护卫。逾三年，而奠壏以有罪赐死。初，锦衣卫指挥逯杲听诇事者言，诬奠壏烝母。帝令奠培具实以闻，复遣驸马都尉薛桓与杲按问。奠培奏无是事，杲按亦无实。帝怒，责问杲。杲惧，仍以为实，遂赐奠壏母子自尽，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数尺，众咸冤之。

弘治四年，奠培薨。子康王觐钧嗣，十年薨。子上高王宸濠嗣。其母，故娼也。始生，靖王梦蛇啖其室，旦日鸱鸣，恶之。及长，轻佻无威仪，而善以文行自饰。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城东南有天子气。宸濠喜，时时诇中朝事，闻谤言辄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武宗末年无子，群臣数请召宗室子子之。宸濠属疏，顾深结左右，于帝前称其贤。初，宸濠贿刘瑾，复所夺护卫。瑾诛，仍论夺。及陆完为兵部尚书，宸濠结嬖人钱宁、臧贤为内主，欲奏复，大学士费宏执不可。诸嬖人乘宏读廷试卷，取中旨行之。宸濠益恣，擅杀都指挥戴宣，逐布政使郑岳、御史范辂，幽知府郑□献、宋以方。尽夺诸附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谋不轨。副使胡世宁请朝廷早裁抑之。宸濠连奏世宁罪，世宁坐谪戍，自是无敢言者。

正德十二年，典仪阎顺，内官陈宣、刘良间行诣阙上变。宁、贤等庇之，不问。宸濠疑出承奉周仪，杀仪家及典仗查武等数百人。巡抚都

御史孙燧列其事，中道为所邀，不得达。宸濠又贿钱宁，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宁言于帝，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异色龙笺者，故事所赐监国书笺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贺。复勒诸生、父老奏阙下，称其孝且勤。时边将江彬新得幸，太监张忠附彬，欲倾宁、贤，乘间为帝言："宁、贤盛称宁王，陛下以为何如？"帝曰："荐文武百执事，可任使也。荐藩王何为者？"忠曰："贤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耳。称宁王勤，讥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诏逐王府人，毋留阙下。是时宸濠与士实、养正日夜谋，益遣奸人卢孔章等分布水陆孔道，万里传报，浃旬往返，踪迹大露，朝野皆知其必反。巡抚都御史孙燧七上章言之，皆为所邀沮。诸权奸多得宸濠金钱，匿其事不以闻。

十四年，御史萧淮疏言宸濠诸罪，谓不早制，将来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疏下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谓宜如宣宗处赵府事，遣勋戚大臣宣谕，令王自新。帝命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持谕往，收其护卫，令还所夺官民田。宸濠闻元等且至，乃定计，以己生辰日宴诸守土官。诘旦皆入谢。宸濠命甲士环之，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孙燧及副使许逵不从，缚出斩之。执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参议黄宏、许效廉，布政使胡廉，参政陈杲、刘棐，佥事赖凤，指挥许金、白昂等下狱。参政王纶、季斅，佥事潘鹏、师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皆从逆。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十万。命其承奉涂钦与素所蓄群盗闵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破之。驰檄指斥朝廷。七月壬辰朔，宸濠出江西，留其党宜春王拱□条、内官万锐等守城，自帅舟师蔽江下，攻安庆。

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闻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檄诸郡兵先后至。乃使奉新知县刘守绪破其坟厂伏兵。戊申，直攻南昌。辛亥，城破，拱□条、锐等皆就擒，宫人自焚死。宸濠方攻安庆不克，闻南昌破，大恐，解围还，守仁逆击之。乙卯，遇于黄家渡，贼兵乘风进薄，气骄甚。文定及指挥余恩佯北，诱贼趋利，前后不相及。知府邢珣、徐琏、戴德孺从后急击，文定还兵乘之，贼溃，斩溺万计。又别遣知府陈槐、林瑊、曾玙、周朝佐复九江、南康。明日，复战，官兵稍却，文定帅士卒殊死斗，擒斩二千余级，宸濠乃退保樵舍。明日，官军以火攻之，宸濠大败。诸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并李士实、刘养正、涂钦、王纶等俱就擒。宸濠自举事至败，盖四十有三日。

时帝闻宸濠反，下诏暴其罪，告宗庙，废为庶人。逮系尚书陆完，嬖人钱宁、臧贤等，籍其家。江彬、张忠从舆帝亲征，至良乡，守仁捷

奏至，檄止之。守仁已械系宸濠等，取道浙江。帝留南京，遣许泰、硃晖及内臣张永、张忠搜捕江西余党，民不胜其扰。檄守仁还江西。守仁至杭州，遇张永，以俘付之，使送行在。十五年十二月，帝受所献俘回銮，至通州诛之，封除。初，宸濠谋逆，其妃娄氏尝谏。及败，叹曰："昔纣用妇言亡，我以不用妇言亡，悔何及！"嘉靖四年，弋阳王拱樻等言："献王、惠王四服子孙所共祀，非宸濠一人所自出，如臣等皆得甄别，守职业如故，而二王不获庙享，臣窃痛之。"疏三上，帝命弋阳王以郡王奉祀，乐舞斋郎之属半给之。宁籓既废，诸郡王势颉颃，莫能一，帝命拱□贵摄府事。卒，乐安王拱椤摄。拱椤奏以建安、乐安、弋阳三王分治八支，著为令。

石城王奠堵，惠王第四子。性庄毅，家法甚严。靖王奠培与诸郡王交恶，临川、弋阳皆被构得罪，奠堵独谨约，不能坐以过失。子覲镐，孝友有令誉，早卒。孙宸浮嗣，与母弟宸浦、庶兄宸潣、弟宸灈皆淫纵杀人。弘治十二年互讦奏，宸浮、宸浦并革为庶人，宸灈、宸潣夺禄。宸灈遂从宸濠反，雷震死。嘉靖二十四年，复宸浮、宸浦冠带，宸潣子拱梃上书为父澡雪，亦还爵。

宸灈弟宸浑素方正，宸濠欲屈之，不得，数使人火其居，而讽诸宗资给之以示惠，宸浑辞不受。宸濠败，宸浑得免。子辅国将军拱概，孙奉国将军多□量，曾孙镇国中尉谋□韦，三世皆端谨自好，而谋□韦尤贯串群籍，通晓朝廷典故。诸王子孙好学敦行，自周籓中尉睦坰而外，莫及谋□韦者。万历二十二年，廷议增设石城、宜春管理，命谋□韦以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得劾治不法者。典籓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约束。暇则闭户读书，著《易象通》、《诗故》、《春秋戴记鲁论笺》及他书，凡百十有二种，皆手自缮写。黄汝亨为进贤令，投谒抗礼，剧谈久之，逡巡改席。次日，北面称弟子，人两称之。病革，犹与诸子说《易》。子八人，皆贤而好学。从弟谋晋筑室龙沙，躬耕赋诗以终。

奉国将军拱榣，瑞昌王奠墠四世孙也。父宸渠为宸濠累，逮系中都。兄拱枘请以身代，拱榣佐之，卒得白。嘉靖九年上书请建宗学，令宗室设坛墠，行耕桑礼，谨祀典，加意恤刑，皆得旨俞允。捐田白鹿洞赡学者。其后以议礼称旨。拱枘上《大礼颂》，并赐敕褒谕。诸子群从多知名者。多煴、多炖以孝友著。多熥、多□宁以秉礼严重称。多□贵、多煃、多炘以善词赋名。而多煴与从兄多煡独杜门却扫，多购异书，校仇以为乐。万历中，督抚荐理瑞昌王府事，谢不起。多熥父拱樛以宸濠事被逮，多熥甫十余龄，哭走军门，乞以身代，王守仁见而异之。嘉靖二年疏讼父冤，得释归，复爵。时诸郡王统于弋阳，而瑞昌始王不祀。

多焴自谓小宗宜典宗祏，请于朝，特敕许焉。乃益祭田，修饬家政，俨若朝典。四子皆庄谨嗜学。

奉国将军多煌，惠王第五子弋阳王奠壏五世孙也。孝友嗜学。弋阳五传而绝，宗人举多煌贤能，敕摄府事，瑞昌诸宗皆属焉。性廉静寡欲，淑人熊氏早卒，不再娶，独处斋阁者二十六年。万历四十一年，抚按以行谊闻。诏褒之。会病卒，诏守臣加祭一坛。又多炡者，亦奉国将军，颖敏善诗歌，尝变姓名出游，踪迹遍吴、楚。晚病羸，犹不废吟诵。卒，门人私谥曰清敏先生。子谋堛亦有父风。时乐安辅国将军多靦有诗癖，与谋堛等放志文酒，终其世。

列传第六 诸王三

○太祖诸子三

岷王梗 谷王橞 韩王松 渖王模沁水王珵阶 清源王幼□予安王楹 唐王桱三城王芝垝 文城王弥钳 弥鋠 辅国将军宇浃郢王栋 伊王□彝 皇子楠 靖江王守谦

○兴宗诸子

虞王雄英 吴王允熥 衡王允熞 徐王允□熙

○惠帝诸子

太子文奎 少子文圭

○成祖诸子

高煦 赵王高燧 高爔

岷庄王楩，太祖第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国岷州。二十八年以云南新附，宜亲王镇抚，改云南。有司请营宫殿，帝令斩居棕亭，俟民力稍纾后作。建文元年，西平侯沐晟奏其过，废为庶人，徙漳州。永乐初复王，与晟交恶。帝赐书谕楩，而诏戒晟。楩沉湎废礼，擅收诸司印信，杀戮吏民。帝怒，夺册宝。寻念王建文中久幽系，复予之，而楩不悛。六年，削其护卫，罢官属。仁宗即位，徙武冈，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邸。景泰元年薨。子恭王徽煣嗣。

初，世子徽焲，宣德初，讦其弟镇南王徽煣诽谤仁庙。宣宗疑其诈，并召至京，及所连阉竖面质，事果诬，斩阉竖而遣徽煣等归。徽煣嗣位。弟广通王徽煠有勇力，家人段友洪以技术得宠。致仕后军都事于利宾言徽煠有异相，当主天下，遂谋乱。作伪敕，分遣友洪及蒙能、陈添行入苗中，诱诸苗以银印金币，使发兵攻武冈。苗首杨文伯等不敢受。事觉，友洪为徽煣所执。都御史李实以闻，遣驸马都尉焦敬、中官李琮徵徽煠入京师。湖广总管王来、总兵官梁珤复发阳宗王徽焟通谋状，亦徵入。皆除爵，幽高墙。时景泰二年十月也。

天顺七年，徽煣薨。子顺王音瀼嗣，病疯痹，屡年不起。次子安昌王膺铺侍医药，晨夕不去左右。宪宗闻之，赐敕嘉奖。成化十六年，音

瀼薨。世子膺钅丕居丧，饮博无度，承奉刘忠禁制之，遂杀忠。事闻，验实，革冠带停封。居四年，乃嗣。弘治十三年薨，谥曰简。子靖王彦汰嗣。嘉靖四年，与弟南安王彦泥讦阴事，彦泥废为庶人，彦汰亦坐抗制擅权革爵。八年令世子誉荣摄府事。誉荣上疏恳辞，谓："臣坐享尊荣，而父困苦寂寞，臣心何安！且前曾举臣弟善化王誉桔，廷议以子无制父理，奏寝不行。臣亦人子也，独不愧臣弟乎！"帝览疏怜之，下部议。十二年赐彦汰冠带，理府事。十五年，以两宫徽号恩复王。又八年始薨。子康王誉荣嗣，三十一年薨。子宪王定耀嗣，三十四年薨。曾孙禋洪，天启二年嗣，崇祯元年薨。无子，从父企崟嗣。十六年，流贼陷武冈遇害。谷王□惠，太祖第十九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八年三月就藩宣府。宣府，上谷地，故曰谷王。燕兵起，橞走还京师。及燕师渡江，橞奉命守金川门，登城望见成祖麾盖，开门迎降。成祖德之，即位，赐橞乐七奏，卫士三百，赉予甚厚。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

橞居国横甚，忠诚伯茹瑹过长沙不谒橞，橞白之帝，瑹得罪死。遂益骄肆，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长史虞廷纲数谏，诬廷纲诽谤，磔杀之。招匿亡命，习兵法战阵，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度僧千人，为咒诅。日与都指挥张成，宦者吴智、刘信谋，呼成"师尚父"，智、信"国老令公"。伪引谶书，云："我高皇帝十八子，与谶合。"橞行次十九，以赵王杞早卒，故云。谋于元夕献灯，选壮士教之音乐，同入禁中，伺隙为变。又致书蜀王为隐语，欲结蜀为援。蜀王贻书切责。不听。己而蜀王子崇宁王悦燇得罪，逃橞所。□惠因诡众："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蜀王闻之，上变告。

初，护卫都督佥事张兴见橞为不法，惧祸及，因奏事北京，白其状。帝不信。兴过南京，复启于太子，且曰："乞他日无连坐。"至是，帝叹曰："朕待橞厚，张兴常为朕言，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谕橞归悦燇于蜀，且召橞入朝。橞至，帝示以蜀王章，伏地请死。诸大臣廷劾橞曰："周戮管、蔡，汉辟濞、长，皆大义灭亲，陛下纵念橞，奈天下何？"帝曰："橞，朕弟，朕且令诸兄弟议。"永乐十五年正月，周王橚、楚王桢、蜀王椿等各上议："橞违祖训，谋不轨，踪迹甚著，大逆不道，诛无赦。"帝曰："诸王群臣奉大义，国法固尔，吾宁生橞？"于是及二子皆废为庶人，官属多诛死，兴以先发不坐。韩宪王松，太祖第二十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国开原。性英敏，通古今，恭谨无过。永乐五年薨。以未之国，命葬安德门外。十年，子恭王冲□或嗣。时弃大宁三卫地，开原逼塞不可居。二十二年改封平凉。仁宗即位，召冲□或与弟襄陵

王冲烋、乐平王冲烞入朝，各献诗颂。帝嘉悦，赐金币有差。宣宗初，请徙江南。不许。请蠲护卫屯租，建邸第。许之。遣主事毛俊经度，并建襄陵、乐平二邸及岷州广福寺。陕西守臣言岁歉，请辍工。帝令缮王宫，罢建寺役。平凉接边徼，间谍充斥，冲□或习边鄙利弊，正统元年上书极言边事。赐书褒答。五年薨。子怀王范圯嗣，九年薨。弟靖王范□仰嗣，景泰元年薨。子惠王征钋嗣。初，土木之变，冲烋赴京师勤王，会解严。下书慰劳。及成化六年，寇入河套，冲烋复请率子婿击贼。宪宗止之。冲□或兄弟并急王事，以籓禁严不用。自是宗臣无预兵事者。

成化五年，徵钅卜薨，子悼王偕氵充嗣，十年薨。弟康王偕灊嗣，弘治十四年薨。子昭王旭櫏嗣。性忠孝，工诗，居籓有惠政。韩土瘠禄薄，弟建宁王旭□肴至，以所受金册质于宗室偕泆，事闻，废为庶人。诸贫宗往往凌劫有司，平凉知府吴世良、邝衍、任守德、王松先后被窘辱。嘉靖十三年，旭櫏薨。子定王融燧嗣，惩宗室之横，颇绳以法。不逞者怨之。三十二年，襄陵王融焚及诸宗二百余人讦奏王奸利事。勘无实，革融焚等禄。四十四年，融燧薨。子谟□典先卒。世宗末年，以宗禄不足，诏身不及王者，许其嫡长子继王，余子如故秩。谟□典以世子不及王，王其长子朗锜，余子止镇国将军。万历三十四年，朗锜薨，谥曰端。子孙皆早卒，曾孙亶□脊嗣。崇祯十六年，贼陷平凉，被执。

襄陵王冲烋，宪王第二子，有至性。母病，刲股和药，病良已。及卒，终丧毁瘠。每展墓，必率子孙躬畚锸培冢。先后玺书褒美者六。子范址服其教，母荆罹危疾，亦刲股进之，愈。其后五世同居，门内雍肃。嘉靖十一年赉以羊酒文币。韩诸王以襄陵家法为第一。王孙征鐬病卒，聘杜氏女，未婚，归王家，志操甚历，诏赐旌表。渖简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就籓潞州。宣德六年薨。子康王佶焞嗣。景泰中，数与州官置酒大会，巡抚硃鉴以闻。帝令诸王，非时令寿节，不得辄与有司宴饮，着为令。天顺元年薨。子庄王幼□学嗣，正德十一年薨。子恭王诠钲嗣，嘉靖六年薨。孙允桤摄府事，九年卒。无子，再从弟宪王允栘摄府事，凡十年乃嗣封。当是时，渖府诸郡王勋氵育、诠薙并争袭，帝皆切责之，而令允栘嗣。二十八年薨。子宣王恬姣嗣，好学，工古文词，审声律。弟安庆王恬爧、镇康王恬焯，穆宗时皆以孝义旌。万历十年，恬姣薨。子定王珵尧嗣，仁孝恭慎。弟六人，封郡王者二。余例不得封，朝廷奖王恭，皆封郡王而不与禄。薨，子效钅庸嗣，明亡，国除。

沁水王珵堦、简王七世孙也，工诗喜士，名誉藉甚。前此，有德平王允梃负俊才，与衡府新乐王载玺，周宗人睦□挈、俊噤等齐名。

又清源王幼□予，康王第三子，博学能文词。其后，辅国将军勋涟，从子允杉、允柠、允析，及镇国将军恬烷与诸子珵圻等，并以能诗名，时称渖籓多才焉。

安惠王楹，太祖第二十二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就籓平凉。十五年薨。无子，封除。府僚及乐户悉罢，留典仗校尉百人守园。洪熙初，韩恭王改封平凉，就安王邸。英宗令官校隶韩，长史供安王祀，暇日给韩王子襄陵王冲烁使令。景泰五年，冲烁遂乞承安王祀。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征钤，请乐户祀安王。明年，乐平王征錏援征钤例以请。礼部言："亲王有乐户。郡王别城居者，有事假鼓吹于有司。其附亲王国者，假乐户于长史司。"因并革安王供祀乐户。嘉靖二年，韩王旭櫏复为代请。帝以安王故，报可之。征钤卒，韩王融燧令长史革之。征钤长孙旭□童上言："礼乐自天子出，韩王不宜擅予夺。"融燧亦言："亲王、郡王礼乐宜有降杀。"帝曰："乐户为安王祀也。"给如故。

唐定王桱，太祖第二十三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就籓南阳。十三年薨。子靖王琼烃嗣。综核有矩矱，为成祖所喜。入朝，五日三召见。宣德元年薨。妃高氏未册，自经以殉，诏封靖王妃。无子，弟宪王琼炟嗣，成化十一年薨。子庄王芝址嗣，诸弟三城王芝垝、荡阴王芝□瓦并好学，有令誉。而承休王芝垠，宪王继妃焦氏子也，妃爱之。遇节旦，召乐妇入宫。芝址诘之，语不逊。焦妃怒，持铁锤击宫门，芝址闭不敢出。芝垠与妃弟璟诬王詈继母。按验不实，得芝垠慢母詈兄状，革爵。久之始复。

二十一年，芝址薨。子成王弥鍗嗣。弘治中，疏言："朝廷待亲籓，生爵殁谥，亲亲至矣。间有恶未败闻，殁获美谥，是使善者怠，恶者肆也。自今宜勘实，用寓彰瘅。"礼臣请降敕奖谕，勉励诸王。诏可。武宗喜游幸，弥鍗作《忧国诗》，且上疏以用贤图治为言。弟文城王弥钳有学行，孝友笃至。嘉靖二年，弥鍗薨。无子，弥钳子敬王宇温嗣。二十一年，献金助太庙工，赐玉带，益禄二百石。时承休王芝垠子弥鋠以父与庄王交讦，失令名，折节盖前愆。宇温上其事。玺书褒奖。三十九年，宇温薨。子顺王宙椓嗣，四十三年薨。子端王硕熿嗣。惑于嬖人，囚世子器壏及其子聿键于承奉司，器壏中毒死。

崇祯五年，硕熿薨，聿键嗣。七年，流贼大炽，蠲金筑南阳城，又援潞籓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许。九年秋八月，京师戒严，倡义勤王。诏切责，勒还国。事定，下部议，废为庶人，幽之凤阳。弟聿镆嗣。十四年，李自成陷南阳，聿镆遇害。十七年，京师陷，福王由崧立于南

京，乃赦聿键出。大清顺治二年五月，南都降。聿键行至杭，遇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户部郎中苏观生，遂奉入闽。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定议，奉王称监国。闰六月丁未，遂立于福州，号隆武，改福州为天兴府。进芝龙、鸿逵为侯，封郑芝豹、郑彩为伯，观生、道周俱大学士，肯堂为兵部尚书，余拜官有差。

聿键好学，通典故，然权在郑氏，不能有所为。是年八月，芝龙议简战守兵二十余万，计饷不支其半。请预借两税一年，令群下捐俸，劝绅士输助，征府县银谷未解者。官吏督迫，闾里骚然。又广开事例，犹苦不足。仙霞岭守关兵仅数百人，皆不堪用。聿键屡促芝龙出兵，辄以饷诎辞。久之，芝龙知众论不平，乃请以鸿逵出浙东，彩出江西，各拥兵数千，号数万。既行，托候饷，皆行百里而还。先是，黄道周知芝龙无意出师，自请行，从广信趋婺源，兵溃死，事详《道周传》。

是时，李自成兵败，走死通山。其兄子李锦帅众降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时增兵十余万。侍郎杨廷麟、祭酒刘同升起兵复吉安、临江。于是廷麟等请聿键出江右，腾蛟请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腾蛟可恃，芝龙不可恃，宜弃闽就楚。聿键大喜，授堡给事中，遣观生先行募兵。

先是，靖江王亨嘉僭称监国，不奉聿键命，为巡抚瞿式耜等所擒，以捷闻。而鲁王以海又称监国于绍兴，拒聿键使者，故聿键决意出江西、湖广。十二月发福州，驻建宁。广东布政汤来贺运饷十万，由海道至。明年二月驻延平。三月，大清兵取吉安、抚州，围杨廷麟于赣州。尚书郭维经出闽，募兵援赣。六月，大兵克绍兴，鲁王以海遁入海，闽中大震。芝龙假言海寇至，彻兵回安平镇，航海去。守关将士皆随之，仙霞岭空无一人。七月，何腾蛟遣使迎聿键，将至韶州。唯时我兵已抵闽关，守浦城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八月，聿键出走，数日方至汀州。大兵奄至，从官奔散，与妃曾氏俱被执。妃至九泷投于水，聿键死于福州。给事中熊纬、尚书曹学佺、通政使马思礼等自缢死。郢靖王栋，太祖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之藩安陆。十二年薨。无子封除。留内外官校守园。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逾月，妃恸哭曰：“未亡人无子，尚谁恃？”引镜写容付宫人，曰：“俟诸女长，令识母。”遂自经。妃四女，一夭，其三女封光化、穀城、南漳郡主，岁禄各八百石。宣德四年，以郢故邸封梁王瞻□自，移郢宫人居南京。伊历王鸃，太祖第二十五子。洪武二十一年生，生四年封。永乐六年之藩洛阳，岁禄仅二千石。王好武，不乐居宫中，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奔避不及者，手击之。髡裸男女以为笑乐。十二年薨。礼臣请追削封爵，不许。

二十二年，子简王颙炔始得嗣。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河南知府李骥稍持以法。诬奏，骥被逮治。己而得白，罪王左右。英宗时上表，文不恭，屡被谯让。天顺六年薨。世孙悼王諟钒嗣，成化十一年薨。弟定王諟锊嗣，好学崇礼，居丧哀毁，岁时祀先，致斋于外。郡王、诸将军、中尉非庆贺不亵见。民间高年者，礼下之。正德三年薨。子庄王訏渊嗣，嘉靖五年薨。弟敬王訏淳嗣，居母丧，以孝闻。以禄薄上言："先朝以河南课钞万七千七百贯，准禄米八千石。八年革诸王请乞租税，伊府课钞亦在革中，乞补禄。"户部言："课钞本成、弘间请乞，非永乐时钦赐比。河南一省缺禄者八十余万，宜不许。"帝从部议。二十一年薨。

世子典楩嗣，贪而愎，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指，必构之去，既去复折辱之。御史行部过北邙山外，典楩要笞之。缙绅往来，率纡途取他境。经郭外者，府中人辄追挽其车，詈其不朝，入朝者复辱以非礼。府墙坏，请更筑，乃夺取民舍以广其宫。郎中陈大壮与邸邻，索其居不与，使数十人从大壮卧起，夺其饮食，竟至馁死。所为宫，崇台连城，拟帝阙。有锦衣官校之陕者，经洛阳，典楩忽召官属迎诏，鼓吹拥锦衣入，捧一黄卷入宫。众请开读，曰："密诏也。"遂趣锦衣去。锦衣谓王厚待之，不知所以。其夜大张乐，至曙，府中皆呼千岁，诈谓"天子特亲我也"。闭河南府城，大选民间子女七百余，留其姝丽者九十人。不中选者，令以金赎。都御史张永明、御史林润、给事中丘岳相继言其罪状。再遣使往勘，革禄三之二，令坏所僭造宫城，归民间女，执群小付有司。典楩不奉诏。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见。典楩曰："牒何为者，可用障棂耳！"四十三年二月，抚按官以闻。诏礼部会三法司议。佥谓："典楩淫暴，无藩臣礼，陛下曲赦再四，终不湔改，奸回日甚。宜如徽王载□龠故事，禁锢高墙，削除世封。"诏从其议，与子褒□节俱安置开封。皇子楠，太祖第二十六子。洪武二十六年生，逾月殇。靖江王守谦，太祖从孙。父文正，南昌王子也。当太祖起兵时，南昌王前死，妻王氏携文正依太祖。太祖、高后抚如己子。比长，涉猎传记，饶勇略，随渡江取集庆路。已，有功，授枢密院同佥。太祖从容问："若欲何官？"文正对曰："叔父成大业，何患不富贵。爵赏先私亲，何以服众！"太祖喜其言，益爱之。

太祖为吴王，命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及再定江西，以洪都重镇，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乃命文正统元帅赵得胜等镇其地，儒士郭之章、刘仲服为参谋。文正增城浚池，招集山寨未附者，号令明肃，远近震慑。居无何，友谅帅舟师六十万围洪都。文正数摧其

锋，坚守八十有五日，城坏复完者数十丈。友谅旁掠吉安、临江，俘其守将徇城下，不为动。太祖亲帅兵来援，友谅乃解去，与太祖相拒于彭蠡。友谅掠粮都昌，文正遣方亮焚其舟。粮道绝，友谅遂败。复遣何文辉等讨平未附州县。江西之平，文正功居多。

太祖还京，告庙饮至，赐常遇春、廖永忠及诸将士金帛甚厚。念文正前言知大体，锡功尚有待也，而文正不能无少望。性素卡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卫可达夺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饮冰奏其骄侈觖望，太祖遣使诘责。文正惧，饮冰益言其有异志。太祖即日登舟至城下，遣人召之。文天上仓卒出迎，太祖数曰："汝何为者？"遂载与俱归，欲竟其事。高后力解之曰："儿特性刚耳，无他也。"免官安置桐城，未几卒。饮冰亦以他事伏诛。

文正之被谪也，守谦甫四岁，太祖抚其顶曰："儿无恐，尔父倍训教，贻我忧，我终不以尔父故废尔。"育之宫中。守谦幼名铁柱，吴元年以诸子命名告庙，更名炜。洪武三年更名守谦，封靖江王。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命耆儒赵□熏为长史傅之。既长，之藩桂林。桂林有元顺帝潜邸，改为王宫，上表谢。太祖敕其从臣曰："从孙幼而远镇西南，其善导之。"守谦知书，而好比群小，粤人怨咨。召还，戒谕之。守谦作诗怨望。帝怒，废为庶人。居凤阳七年，复其爵。徙镇云南，使其妃弟徐溥同往，赐书戒饬，语极挚切。守谦暴横如故。召还，使再居凤阳。复以强取牧马，锢之京师。二十五年卒。子赞仪幼，命为世子。

三十年春遣省晋、燕、周、楚、齐、蜀、湘、代、肃、辽、庆、谷、秦十三王，自湘、楚入蜀，历陕西，抵河南、山西、北平，东至大宁、辽阳，还自山东，使知亲亲之义，熟山川险易，习劳苦。赞仪恭慎好学。永乐元年复之国桂林，使萧用道为长史。用道善辅导，赞仪亦敬礼之。六年薨，谥曰悼僖。

子庄简王佐敬嗣。初给银印，宣德中，改用金涂。正统初，与其弟奉国将军佐敏相讦奏，语连大学士杨荣。帝怒，戍其使人。成化五年薨。子相承先卒，孙昭和王规裕嗣，弘治二年薨。子端懿王约麒嗣，以孝谨闻。正德十一年薨。子安肃王经扶嗣，好学有俭德，尝为《敬义箴》。嘉靖四年薨。子恭惠王邦苎嗣，与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讦奏。夺禄米，罪其官校。隆庆六年薨。子康僖王任昌嗣，万历十年薨。子温裕王履焘嗣，二十年薨。无子，从父宪定王任晟嗣，三十八年薨。子荣穆王履祜嗣，薨。子亨嘉嗣。李自成陷京师后，自称监国于广西，为巡抚瞿式耜所诛。时唐王聿键在福建，奏捷焉。

兴宗五子。后常氏生虞怀王雄英、吴王允熥。吕后生惠帝、衡王允熞、徐王允□熙。

虞怀王雄英，兴宗长子，太祖嫡长孙也。洪武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岁。追加封谥。

吴王允熥，兴宗第三子。建文元年封国杭州，未之藩。成祖即位，降为广泽王，居漳州。未几，召还京，废为庶人，锢凤阳。永乐十五年卒。

衡王允熞，兴宗第四子，建文元年封。成祖降为怀恩王，居建昌。与允□通俱召还，锢凤阳，先后卒。

徐王允□熙，兴宗第五子，建文元年封。成祖降为敷惠王，随母吕太后居懿文陵。永乐二年下诏改瓯宁王，奉太子祀。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谥曰哀简。

惠帝二子。俱马后生。

太子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

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英宗复辟，怜庶人无罪久系，欲释之，左右或以为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赞曰："此尧、舜之心也。"遂请于太后，命内臣牛玉往出之。听居凤阳，婚娶出入使自便。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给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几卒。

成祖四子。仁宗、汉王高煦、赵王高燧俱文皇后生。高爔未详所生母。

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性凶悍。洪武时，召诸王子学于京师。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为太祖所恶。及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高煦入临京师。舅徐辉祖以其无赖，密戒之。不听，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成祖起兵，仁宗居守，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成祖以为类

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不法。

成祖即位，命将兵往开平备边。时议建储，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善高煦，时时称高煦功高，几夺嫡。成祖卒以元子仁贤，且太祖所立，而高煦又多过失，不果。永乐二年，仁宗立为太子，封高煦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从成祖巡北京，力请并其子归南京。成祖不得已，听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己，复乘间请益两护卫，所为益恣。成祖尝命同仁宗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高煦长七尺余，轻趫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

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然高煦迁延自如。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瓜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匿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成祖北征晏驾。高煦子瞻圻在北京，觇朝廷事驰报，一昼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潜伺京师，幸有变。仁宗知之，顾益厚遇。遗书召至，增岁禄，赐赉万计，仍命归藩。封其长子为世子，余皆郡王。先是，瞻圻怨父杀其母，屡发父过恶。成祖曰："尔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入朝，悉上瞻圻前后觇报中朝事。仁宗召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遣守凤阳皇陵。

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及帝即位，赐高煦及赵王视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请，并陈利国安民四事。帝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因语群臣曰："皇祖尝谕皇考，谓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可不顺从。"凡有求请，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宣德元年八月，遂反。遣其亲信枚青等潜至京师，约旧功臣为内应。英国公张辅执之以闻。时高煦已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又散弓刀旂

帜于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硃恒后军，诸子各监一军，高煦自将中军。世子瞻坦居守，指挥韦弘、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硃恒等太师、都督、尚书等官。御史李濬以父丧家居，高煦招之，不从，变姓名，间道诣京师上变。帝犹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泰至，高煦盛兵见泰，南面坐，大言曰："永乐中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我岂能郁郁居此！汝归报，急缚奸臣夏原吉等来，徐议我所欲。"泰惧，唯唯而已。比还，帝问汉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不敢以实对。

是月，高煦遣百户陈刚进疏，更为书与公侯大臣，多所指斥。帝叹曰："汉王果反。"乃议遣阳武侯薛禄将兵往讨。大学士杨荣等劝帝亲征。帝是之。张辅奏曰："高煦素懦，愿假臣兵二万，擒献阙下。"帝曰："卿诚足擒贼，顾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于是车驾发京师，过杨村，马上顾从臣曰："度高煦计安出？"或对曰："必先取济南为巢窟。"或对曰："彼曩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护卫军家乐安，必内顾，不肯径趋南京。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高煦初闻禄等将兵，攘臂大喜，以为易与。及闻亲征，始惧。时有从乐安来归者，帝厚赏之，令还谕其众。仍遗书高煦曰："张敖失国，始于贯高；淮南被诛，成于伍被。今六师压境，王即出倡谋者，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前锋至乐安，高煦约诘旦出战。帝令大军蓐食兼行，驻跸乐安城北，壁其四门。贼乘城守，王师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诸将请即攻城。帝不许。再敕谕高煦，皆不答。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大惧。乃密遣人诣行幄，愿假今夕诀妻子，即出归罪。帝许之。是夜，高煦尽焚兵器及通逆谋书。明日，帝移跸乐安城南。高煦将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宁一战死，无为人擒。"高煦绐斌等复入宫，遂潜从间道出见帝。群臣请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顿首言："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为书召诸子，余党悉就擒。赦城中罪，胁从者不问。命薛禄及尚书张本镇抚乐安，改曰武定州，遂班师。废高煦父子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王斌等皆伏诛，惟长史李默以尝谏免死，谪口北为民。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事觉相继诛，凡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帝制《东征记》以示群臣。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

赵简王高燧，成祖第三子。永乐二年封。寻命居北京，诏有司，政务皆启王后行。岁时朝京师，辞归，太子辄送之江东驿。高燧恃宠，多行不法，又与汉王高煦谋夺嫡，时时谮太子。于是太子宫寮多得罪。七年，帝闻其不法事，大怒，诛其长史顾晟，褫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免。择国子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长史辅导之，高燧稍改行。

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护卫指挥孟贤等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造伪诏，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为贤等画谋，谋定告瑜。瑜上变。帝曰："岂应有此！"立捕贤，得为伪诏。贤等皆伏诛，陛瑜辽海卫千户。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

仁宗即位，加汉、赵二王岁禄二万石。明年，之国彰德，辞常山左右二护卫。宣宗即位，赐田园八十顷。帝擒高煦归，至单桥，尚书陈山迎驾，言曰："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复劳圣虑。"帝未决。时惟杨士奇以为不可。山复邀尚书蹇义、夏原吉共请。帝曰："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及高煦至京，亦言尝遣人与赵通谋。户部主事李仪请削其护卫，尚书张本亦以为言。帝不听。既而言者益众。明年，帝以其词及群臣章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持示高燧。高燧大惧，乃请还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仪卫司官校。帝命收其所还护卫，而与仪卫司。宣德六年薨。

子惠王蟾塙嗣，景泰五年薨。子悼王祈镃嗣，天顺四年薨。子靖王见氵爵嗣。惠王、悼王皆颇有过失，至见灂恶尤甚，屡贼杀人，又尝乘醉欲杀其叔父。成化十二年，事闻，诏夺禄米三之二，去冠服，戴民巾，读书习礼。其后二年，见灂母妃李氏为之请，得冠服如故。见灂卒不能改。爱幼子祐枳，遂诬长子祐棌以大逆，复被诏诮让。弘治十五年薨。子庄王祐棌嗣，正德十三年薨。

子康王厚煜嗣，事祖母杨妃以孝闻。嘉靖七年六月，玺书褒予。明年冬，境内大饥。厚煜上疏，请辞禄一千石以佐振。帝嘉王忧国，诏有司发粟，不允所辞。及帝南巡，厚煜远出迎，命益禄三百石。厚煜性和厚，构一楼名"思训"，尝独居读书，文藻赡丽。宗人辅国将军祐椋等数犯法，与有司为难。厚煜庇祐椋。祐椋卒得罪，并见责让。其后有司益务以事裁抑诸宗。洛川王翊鎏奴与通判田时雨之隶争瓜而殴，时雨捕王奴。厚煜请解不得，竟论奴充军。未几，宗室数十人索禄，时雨以宗室

殴府官，白于上官。知府傅汝砺尽捕各府人。厚煜由是忿恚，竟自缢死。三十九年十月也。厚煜子成皋王载垸疏闻于朝，下法司按问。时雨斩河南市，汝砺戍极边。厚煜子载培及载培子翊镒皆前卒。翊镒子穆王常清嗣，以善行见旌。万历四十二年薨。世子由松前卒，弟寿光王由桂子慈夬嗣，薨。无子，穆王弟常氵臾嗣。崇祯十七年，彰德陷，被执。

列传第七 诸王四

○仁宗诸子

郑王瞻𨱗 庐江王载堙 越王瞻墉 蕲王瞻垠 襄王瞻墡枣阳王祐楒 荆王瞻堈 淮王瞻墺 滕王瞻垲 梁王瞻□自 卫王瞻埏

○英宗诸子

德王见潾 许王见淳 秀王见澍 崇王见泽 吉王见浚 忻王见治 徽王见沛

○景帝子

怀献太子见济

○宪宗诸子

悼恭太子祐极 岐王祐棆 益王祐槟 衡王祐楎新乐王载玺 雍王祐枟 寿王祐楮 汝王祐楟 泾王祐橓 荣王祐枢 申王祐楷

○孝宗子

蔚王厚炜

仁宗十子。昭皇后生宣宗、越王瞻墉、襄王瞻墡。李贤妃生郑王瞻𨱗、蕲王瞻垠、淮王瞻墺。张顺妃生荆王蟾堈。郭贵妃生滕王瞻垲、梁王瞻□自、卫王瞻埏。

郑靖王瞻𨱗，仁宗第二子。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封。仁宗崩，皇后命与襄王监国，以待宣宗，宣德元年，帝征乐安，仍命与襄王居守。四年就藩凤翔。正统八年诏迁怀庆，留京邸，明年之国。蟾𨱗暴历，数毙人杖下。英宗以御史周瑛为长史，稍戢。成化二年薨。子简王祁锳嗣。祁锳之为世子也，襄王朝京师，经新乡，祁锳不请命，遣长史往迎。英宗闻之不悦，赐书责让。及嗣王，多不法，又待世子寡恩。长史江万程谏，被责辱，万程以闻。帝遣英国公张懋、太监王允中赍敕往谕，始上书谢罪。弘治八年薨。世子见滋母韩妃不为祁锳所礼，见滋悒悒先卒。子康王祐柃嗣，正德二年薨。无子，从弟懿王祐ＢＴ嗣，十六年薨。子恭王厚烷嗣。

世宗幸承天，厚烷迎谒于新乡，加禄三百石。疏奏母阎太妃贞孝事迹。诏付史馆。其后帝修斋醮，诸王争遣使进香，厚烷独不遣。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上书，请帝修德讲学，进《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演连珠》十章，以神仙、土木为规谏。语切直。帝怒，下其使者于狱。诏曰："前宗室有谤讪者置不治，兹复效尤。王，今之西伯也，欲为为之。"后二年而有祐橏之事，厚烷遂获罪。

初，祁锳有子十人，世子见滋，次盟津王见濍，次东垣王见氵贡。见氵葱母有宠于祁锳，规夺嫡，不得，窃世子金册以去。祁锳索之急，因怨不复朝，所为益不法。祁锳言之宪宗，革为庶人。及康王薨，无子，见濍子祐□善应及，以前罪废，乃立东垣王子祐ＢＴ。至是祐橏求复郡王爵，怨厚烷不为奏，乘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诏驸马中官即讯。还报反无验，治宫室名号拟乘舆则有之。帝怒曰："厚烷讪朕躬，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削爵，锢之凤阳。隆庆元年复王爵，增禄四百石。厚烷自少至老，布衣蔬食。

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万历十九年，厚烷薨。载堉曰："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濍，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后累疏恳辞。礼臣言："载堉虽深执让节，然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宜以载堉子翊锡嗣。"载堉执奏如初，乃以祐橏之孙载玺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二十二年正月，载堉上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诏允行。明年又上历算岁差之法，及所著《乐律书》，考辨详确，识者称之。卒谥端清。崇祯中，载玺子翊钟以罪赐死，国除。

庐江王载堙，简王元孙也。崇祯十七年二月，贼陷怀庆，载堙整冠服，端坐堂上。贼至，被执，欲屈之。历声曰："吾天朝藩王，肯降汝逆贼耶！"诟骂不屈，遇害。贼执其长子翊檭，拥之北行。三月过定兴，于旅店作绝命词，遂不食死。

越靖王瞻墉，仁宗第三子。永乐二十二年封衢州。未之藩，宣宗赐以昌平庄田。正统四年薨。妃吴氏殉，谥贞惠。无后。

蕲献王瞻垠，仁宗第四子。初封静乐王。永乐十九年薨，谥庄献。仁宗即位，追加封谥。无后。

襄宪王瞻墡，仁宗第五子。永乐二十二年封。庄警有令誉。宣德四

年就藩长沙。正统元年徙襄阳。英宗北狩，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不果召。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书至，景帝立数日矣。英宗还京师，居南内，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

英宗复辟，石亨等诬于谦、王文有迎立外藩语，帝颇疑瞻墡。久之，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书，而襄国金符固在太后阁中。乃赐书召瞻墡，比二书于《金滕》。入朝，宴便殿，避席请曰："臣过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贤，以诬逮诏狱，愿皇上加察。"帝立出□，命为大理卿。诏设襄阳护卫，命有司为王营寿藏。及归，帝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瞻墡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何言？"顿首曰："万方望治如饥渴，愿省刑薄敛。"帝拱谢曰："敬受教。"目送出端门乃还。四年复入朝。命百官朝王于邸，诏王诣昌平谒三陵。及辞归，礼送加隆，且敕王岁时与诸子得出城游猎，盖异数也。六年又召，以老辞。岁时存问，礼遇之隆，诸藩所未有。成化十四年薨。

子定王祁镛嗣，弘治元年薨。子简王见淑嗣，三年薨。子怀王祐材嗣。好鹰犬，蓄善马，往返南阳八百里，日犹未晡。妃父井海诱使杀人。孝宗戒谕，戍海及其左右。祐材好道术，赐予无节，又尝与兴邸争地，连逮七十余家，狱久不决。大理卿汪纶两解之，乃得已。十七年薨。弟康王祐檟嗣，亦好道术。嘉靖二十九年薨。无子，从子庄王厚颍由阳山王嗣，定王曾孙也。

时王邸灾，先世蓄积一空。厚颍折节为恭俭，节禄以饷边，进金助三殿工。两赐书币。事嫡母王太妃及生母潘太妃，以孝闻。潘卒，殡之东偏。王太妃曰："汝母有子，社稷是赖，无以我故避正寝。"厚颍泣曰："臣不敢以非礼加臣母。"及葬，跣足扶榇五十里。士大夫过襄者，皆为韦布交。四十五年薨。子靖五载尧嗣，万历二十三年薨。子翊铭嗣。崇祯十四年，张献忠陷襄阳，遇害。

初，大学士杨嗣昌之视师也，以襄阳为军府，增堞浚隍，贮五省饷金及弓刀火器。是年二月，献忠邀杀嗣昌使于道，夺其符验，以数十骑绐入襄城。夜半火作，迟明，贼大至。执翊铭南城楼，属卮酒曰："王无罪，王死，嗣昌得以死偿王。"遂杀王及贵阳王常法，火城楼，焚其尸。贼去，仅拾颅骨数寸，妃妾辈死者四十三人。福清王常澄、进贤王常淦走免。事闻，帝震悼，命所司备丧礼，谥曰忠王。嗣昌朝惠王于荆州，谒者谢之曰："先生惠顾寡人，愿先之襄阳。"谓襄城之破，罪在嗣昌也。十七年以常澄嗣襄王，寄居九江，后徙汀州，不知所终。

枣阳王祐楒，宪王曾孙也，材武善文章，博涉星历医卜之书。嘉靖初上书，请考兴献帝。世宗以其议发自宗人，足厌服群心，褒之。更请除宗人禄，使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用射策应科第。寝不行。时襄王祐櫍病废不事事，承奉邵亨挟权自恣，至捶死镇宁王舅。祐楒诱致之，抉其目。帝遣大理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锦衣往讯。亨论死，祐楒坐夺爵。帝幸承天，念祐楒前疏，复之。

荆宪王瞻堈，仁宗第六子。永乐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就籓建昌。宫中有巨蛇，蜿蜒自梁垂地，或凭王座。瞻堈大惧，请徙。正统十年徙蕲州。景泰二年上书请朝上皇。不许。四年薨。子靖王祁镐嗣，天顺五年薨。子见潇嗣。

靖王三子，长见潇，次都王梁见溥、樊山王见漯。见潇与见溥同母，怨母之□匿见溥也，锢母，夺其衣食，竟死，出柩于窦。召见溥入后园，箠杀之。绐其妃何氏入宫，逼淫之。从弟都昌王见潭妻茆氏美，求通焉。见潭母马氏防之严，见潇髡马氏鞭之，囊土压见潭死，械系茆妃入宫。尝集恶少年，轻骑徽服，涉汉水，掠人妻女。见漯惧其及也，密闻于孝宗，召至京。帝御文华门，命廷臣会鞫。见潇引伏，废为庶人，锢西内。居二年，见潇从西内摭奏见漯罪，诬其与楚府永安王谋不轨。帝遣使往按问，不实。见漯更奏见潇尝私造弓弩，与子祐柄有异谋。验之实，赐见潇死，废祐衲，而以见溥子祐櫚嗣为荆王。时弘治七年也。十七年薨，谥曰和。

子端王厚烇嗣。性谦和，锐意典籍。嘉靖中病，辞禄。不允，令富顺王厚□昆摄朝谒。厚□昆，和王第二子，与弟永新王厚熿以能诗善画名。厚烇子永定王载墒长，厚□昆即谢摄事，人尤以为贤。嘉靖三十二年，厚烇薨。载墒己前卒，其子恭王翊钜嗣。

荆自靖王诸子交恶，失令誉。及厚烇兄弟感先世家难，以礼让训饬宗人。见漯曾孙载垮尤折节恭谨，以文行称。郡王女例请禄于朝，载垮四女皆妻士人，不请封。尝上《应诏》、《正礼》二疏。不报。读《易》穷理，著《大隐山人集》。子翊钅氏、翊踠、翊綯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号花萼社。翊钜表载垮贤以训诸子。诸子不率教，世子常泠尤残恣。翊钜言于朝，革为庶人。

隆庆四年，翊钜薨。次子常氵言嗣，万历四年薨。无子，弟康王常□由安城王嗣，万历二十五年薨。子定王由樊嗣，天启二年薨。子慈畐嗣。崇祯时，流贼革里眼、左金王诡降于楚帅。慈畐欲与为好，召宴，

盛陈女乐。十六年正月，张献忠陷蕲州，慈㬎先一月薨。贼围王宫，尽掠其所见妓乐去。

淮靖王蟾墺，仁宗第七子。永乐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就藩韶州。英宗即位之十月，以韶多瘴疠，正统元年徙饶州。正统十一年薨。子康王祁铨嗣，弘治十五年薨。世子见濂早卒，无子，从子定王祐启嗣。游戏无度，左右倚势暴横，境内苦之。长史庄典以辅导失职自免。诏不许。推官汪文盛数持王府事。有顾嵩者病狂，持刀斧入王门，官校执诘之，谬言出汪指使。典白之守臣。镇守太监黎安尝以事至饶，从骑入端礼门，被挞，衔祐棨甚。先是，祐棨有名琴曰“天风环佩”，宁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滨湖地，不与。至是嗾安奏祐棨过失及文盛被诬事。诏下抚按讯。安与宸濠谋，不待报，遽系典及府中官校鞫之。典辞倨，宸濠箠之，毙狱中，他所连坐甚众。于是祐棨奏安挟仇杀典庇嵩。帝遣都御史金献民、太监张钦往按治。祐棨畏宸濠，不能自明。钦等复言祐棨信奸徒为暴，请严戒之。军校坐戍者二十余人，典冤竟不白。

嘉靖三年，祐棨薨。无子，弟庄王祐楑嗣，十六年薨。子宪王厚焘嗣，四十二年薨。子恭王载垈嗣，万历五年薨。弟顺王载坚嗣，二十三年薨。子翊钅具嗣。翊钅具之未王也，与妓王爱狎，冒妾额入宫，且令抚庶子常洪为子，陈妃与世子常清俱失爱，潜谋易嫡。御史陈王道以理谕王，出之外舍。常洪遂与宗人翊鈏等谋，夜入王宫，盗册宝、资货以出。守臣上其事，王爱论死，勒常洪自尽，翊鈏等削属籍永锢，夺翊钅具四岁禄。久之，薨。子常清嗣，国亡，不知所终。滕怀王瞻垲，仁宗第八子。永乐二十二年封云南，未之国，洪熙元年薨。无后。

梁庄王瞻□自，仁宗第九子。永乐二十二年封。宣德初，诏郑、越、襄、荆、淮五王岁给钞五万贯，惟梁倍之。四年就藩安陆，故郢邸也。襄王瞻墡自长沙徙襄阳，道安陆，与瞻□自留连不忍去。濒别，瞻□自恸曰：“兄弟不复更相见，奈何！”左右皆泣下。正统元年言府卑湿，乞更爽垲地。帝诏郢中岁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六年薨。无子，封除。梁故得郢田宅园湖，后皆赐襄王。及睿宗封安陆，尽得郢、梁邸田，供二王祠祀。

卫恭王瞻埏，仁宗第十子。永乐二十二年封怀庆。幼善病，宣宗抚爱之，未就藩。岁时谒陵，皆命摄祀。孝谨好学，以贤闻。正统三年薨。妃杨氏殉，赐谥贞烈。无子，封除英宗九子。周太后生宪宗、崇王见泽。万宸妃生德王见潾及皇子见氵是、吉王见浚、忻王见治。王惠妃生许王见淳。高淑妃生秀王见澍。韦德妃生徽王见沛。

德庄王见潾，英宗第二子。初名见清。景泰三年封荣王。天顺元年三月复东宫，同日封德、秀、崇、吉四王，岁禄各万石。初国德州，改济南。成化三年就藩。请得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充州闲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宪宗悉予之。复请业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许。又请汉庶人旧牧马地，知府赵璜言地归民间，供税赋已久，不宜夺。帝从之。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徵银三分，岁为常。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户部执山东水旱相仍，百姓凋敝，宜如诏。帝曰："王何患贫！其勿许。"十二年薨。子懿王祐榕嗣。

嘉靖中，户部议核王府所请山场湖陂，断自宣德以后者皆还官。诏允行。于是山东巡抚都御史邵锡奏德府庄田俱在革中，与祐榕相讦奏，锡持之益急。仪卫司军额千七百人，逃绝者以余丁补。锡谓非制，檄济南知府杨抚籍诸补充者勿与饷。军校大哗，毁府门。诏逮问长史杨毅、杨孟法，戍仪卫副薛宁及军校陶荣。谕王守侯度，毋徇群小滋多事。议者谓锡故激致其罪，不尽祐榕过云。此十一年八月事。至十八年，泾、徽二王复请得所革庄田，祐榕援以为请。诏仍与三湖地，使自徵其课。其年薨。孙恭王载墱嗣，万历二年薨。子定王翊馆嗣，十六年薨。子常洁嗣，崇祯五年薨。世子由枢嗣，十二年正月，大清兵克济南，见执。

见湜，英宗第三子。早卒。复辟后，不复追赠。

许悼王见淳，英宗第四子。景泰三年封。明年薨。礼臣请用亲王礼葬。帝以王幼，杀其制。秀怀王见澍，英宗第五子。生于南宫，天顺元年封。成化六年就藩汝宁。长史刘诚献《千秋日鉴录》，见澍朝夕诵之。就藩时，虑途中扰民，令并日行。王居隘，左右请迁文庙广之。见澍不听，曰："居近学宫，时时闻乡玄颂声，顾不美乎！"论《书》至《西伯戡黎》，长史诚主吴氏说，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长史赵锐主孔氏说，曰："实文王事。"争之失色。见澍曰："经义未有定论，不嫌往复。今若此，非先皇帝简二先生意也。"成化八年薨。无子，封除。

崇简王见泽，英宗第六子。生于南宫，天顺元年封。成化十年就藩汝宁，故秀邸也。弘治八年七月，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见王，帝特敕召之。礼部尚书倪岳言："数年来三王之国，道路供亿，民力殚竭。今召王复来，往返劳费，兼水溢旱蝗，舟车所经，恐有他虞。亲王入朝，虽有故事，自宣德来，已鲜举行。英宗复辟，襄王奉诏来朝，虽笃敦叙之恩，实塞疑谗之隙，非故事也。"大学士徐溥亦以为言。帝重违太后意，不允。既而言官交章及之，乃已。十八年薨。子靖王祐檷嗣，正德六年

薨。子恭王厚耀嗣。三王并有贤名，而靖王尤孝友。嘉靖十六年，厚耀薨。子庄王载境嗣，三十六年薨。子端王翊钅爵嗣，万历三十八年薨。孙由樻嗣。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陷汝宁，执由樻去，伪封襄阳伯，令谕降州县之未下者。由樻不从，杀之于泌阳城。弟河阳王由材、世子慈煇等皆遇害。

吉简王见浚，英宗第七子。生于南宫。天顺元年封，时甫二岁。成化十三年就藩长沙，刻《先圣图》及《尚书》于岳麓书院，以授学者。嘉靖六年薨。孙定王厚□冒嗣。请湘潭商税益邸租，不许。十八年薨。子端王载均由光化王嗣，四十年薨。子庄王翊镇嗣，隆庆四年薨。无子，庶兄宣王翊銮由龙阳王嗣，万历四十六年薨。孙由栋嗣，崇祯九年薨。子慈熓嗣。十六年，张献忠入湖南，同惠王走衡州，随入粤。国亡后，死于缅甸。

忻穆王见治，英宗第八子。成化二年封。未就藩，八年薨。无后。

徽庄王见沛，英宗第九子。成化二年封。十七年就藩钧州。承奉司自置吏，左布政使徐恪革之，见沛以闻。宪宗书谕王："置吏，非制也，恪无罪。"正德元年薨。子简王祐枱嗣，嘉靖四年薨。子恭王厚□爵嗣，二十九年薨。子浦城王载埧嗣。

初，厚□爵好琴，斫琴者与知州陈吉交恶，厚□爵庇之，劾吉，逮诏狱。都御史骆昂、御史王三聘白吉冤。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边。议者不直厚□爵。时方士陶仲文有宠于世宗，厚□爵厚结之。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爵太清辅元宣化真人，予金印。及载埧嗣王，益以奉道自媚于帝，命绾其父真人印。南阳人梁高辅自言能导引服食，载埧用其术和药，命高辅因仲文以进帝。封高辅通妙散人，载埧清微翊教辅化忠孝真人。载埧遂益恣，坏民屋，作台榭苑囿。库官王章谏，杖杀之。尝微服之扬州、凤阳，为逻者所获，羁留三月，走归。

时高辅被上宠，不复亲载埧，载埧衔之。已而为帝取药不得，求载埧旧所蓄者，载埧不与，而与仲文。高辅大恨，乘间言载埧私往南中，与他过失。帝疑之，夺真人印。仲文知衅已成，不复敢言。三十五年有民耿安者，奏载埧夺其女，下按治。有司因发其诸不法事。狱成，降为庶人，锢高墙。时载□仑居宫中，所司防守严，狱词不得闻。及帝遣内臣同抚按至，始大惧。登楼，望龙亭后有红板舆，叹曰："吾不能自明，徒生奚为！"遂自缢死。妃沈氏、次妃林氏争取帛自缢。子安阳王翊钅奇、万善王翊钅方并革爵，及未封子女，皆迁开封，听周王约束，国除。景

皇帝一子，怀献太子见济。母杭妃。始为郕王世子。英宗北狩，皇太后命立宪宗为皇太子，而以郕王监国。及郕王即位，心欲以见济代太子，而难于发，皇后汪氏又力以为不可，迟回久之。太监王诚、舒良为帝谋，先赐大学士陈循、高穀百金，侍郎江渊、王一宁、萧镃，学士商辂半之，用以缄其口，然犹未发也。会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赠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冈，灭其家，所司闻于朝。赠惧罪，急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劝帝早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易建东宫，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疏入，景帝大喜，亟下廷臣会议，且令释赠罪，进阶都督。时景泰三年四月也。

疏下之明日，礼部尚书胡濙，侍郎萨琦、邹干集文武群臣廷议。众相顾，莫敢发言。惟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硃英以为不可。吏部尚书王直亦有难色。司礼太监兴安历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濙苳等暨魏国公徐承宗，宁阳侯陈懋，安远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蒋琬，驸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进伯硃瑛，平乡伯陈辅，安乡伯张宁，都督孙镗、张軏、杨俊，都督同知田礼、范广、过兴、卫颖，都督佥事张□儿、刘深、张通、郭瑛、刘鉴、张义，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曹敬，指挥佥事林福，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穀，吏部尚书何文渊，户部尚书金濂，兵部尚书于谦，刑部尚书俞士悦，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杨善，吏部侍郎江渊、俞山、项文耀，户部侍郎刘中敷、沈翼、萧镃，礼部侍郎王一宁，兵部侍郎李贤，刑部侍郎周瑄，工部侍郎赵荣、张敏，通政使李锡，通政栾恽、王复，参议冯贯，诸寺卿萧维祯、许彬、蒋守约、齐整、李宾，少卿张固、习嘉言、李宗周、蔚能、陈诚、黄士俊、张翔、齐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郦镛、杨询、王溢，翰林学士商辂，六科都给事中李讠赞、李侃、李春、苏霖、林聪、张文质，十三道御史王震、硃英、涂谦、丁泰亨、强弘、刘琚、陆厚、原杰、严枢、沈义、杨宜、王骥、左鼎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赠奏是。"制曰："可。礼部具仪，择日以闻。"即日，简置东宫官，公孤詹事僚属悉备。

五月，废汪后，立杭妃为皇后，更封太子为沂王，立见济为太子。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本固于万年。"大赦天下，令百官朔望朝太子，赐诸亲王、公主、边镇、文武内外群臣，又加赐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各黄金五十两。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十一月，以御史张鹏言，简东宫师傅讲读官。

越四日，太子薨，谥曰怀献，葬西山。天顺元年，降称怀献世子，诸建议易储者皆得罪。宪宗十四子。万贵妃生皇第一子。柏贤妃生悼恭太子祐极。纪太后生孝宗。邵太后生兴献帝祐杌、岐王祐棆、雍王祐枟。张德妃生益王祐槟、衡王祐楎、汝王祐桲。姚安妃生寿王祐楮。杨恭妃生泾王祐橓、申王祐楷。潘端妃生荣王祐枢。王敬妃生皇第十子。第一子、第十子皆未名殇。

悼恭太子祐极，宪宗次子。成化七年立为皇太子薨。

岐惠王祐棆，宪宗第五子。成化二十三年与益、衡、雍三王同日封。弘治八年之藩德安。十四年薨。无子，封除。

益端王祐槟，宪宗第六子。弘治八年之藩建昌，故荆邸也。性俭约，巾服浣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嘉靖十八年薨。子庄王厚烨嗣，性朴素，外物无所嗜。三十五年薨。无子，弟恭王厚炫嗣，自奉益俭，辞禄二千石。万历五年薨。孙宣王翊釗嗣，嗜结客，厚炫所积府藏，悉斥以招宾从，通聘问于诸藩，不数年顿尽。三十一年薨。子敬王常氵迁嗣，四十三年薨。子由本嗣，国亡窜闽中。

衡恭王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之藩青州。嘉靖十七年薨。子庄王厚燆嗣，尝辞禄五千石以赡宗室，宗人德之。隆庆六年薨。子康王载圭嗣，万历七年薨。无子，弟安王载封嗣，十四年薨。子定王翊镬嗣，二十年薨。子常氵庶嗣。新乐王载玺，恭王孙也。博雅善文辞，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又撰《洪武圣政颂》、《皇明政要》诸书，多可传者。从父高唐王厚煐、齐东王厚炳皆以博学笃行闻。嘉靖中，赐敕奖谕者再。

雍靖王祐枟，宪宗第八子。初封保宁，弘治十二年之藩衡州。地卑湿，宫殿朽败不可居，邸中数有异，乞移山东东平州。廷臣以择地别建，劳民伤财，四川叙州有申王故府，宜徙居之。诏可。既而以道远不可徙。正德二年，地裂，宫室坏，王薨。无子，封除。

寿定王祐□耆，宪宗第九子。弘治四年与汝、泾、荣、申四王同日封。十一年就藩保宁。正德元年以岐王世绝，改就岐邸于德安。校尉横撄市民，知府李重抑之，奏逮重。安陆民刘鹏随重诣大理对簿，重未之识也，讶之。鹏曰："太守仁，为民受过，民皆得效死，岂待识乎！"重卒得白。祐□耆闻而悔之，后以贤闻。嘉靖二十四年薨。无子，除封。

汝安王祐椁，宪宗第十一子。弘治十四年之籓卫辉。正德十五年请预支食盐十年为婚费。诏别给长芦盐二千引，食盐如故。世宗南巡，迓于途，甚恭。加禄五百石，锡金币。嘉靖二十年薨。无子，封除。

泾简王祐橓，宪宗第十二子。弘治十五年之籓沂州。嘉靖十六年薨。子厚烇未封而卒。无子，封除。荣庄王祐枢，宪宗第十三子。正德初尚留京邸，乞霸州信安镇田，故牧地也。部臣言："永乐中，设立草场，蕃育马匹，以资武备。至成化中，近幸始陈乞为庄。后岐、寿二府相沿，莫之改正。暨孝宗皇帝留神戎务，清理还屯，不以私废公也。今荣王就国有期，所请宜勿与。"三年之籓常德。祐枢状貌类高帝，居国稍骄纵。世宗诏以沅江酉港、天心、团坪河泊税入王邸。嘉靖十八年薨。孙恭王载墐嗣，万历二十三年薨。子翊鈐嗣，四十年薨。子常溒嗣，薨。子宪王由枵嗣，薨。子慈炤嗣。张献忠入湖南，奉母妃姚氏走辰溪，不知所终。

申懿王祐楷，宪宗第十四子。封叙州，未就籓。弘治十六年薨。无子，封除。

孝宗二子。武宗、蔚王厚炜，俱张皇后生。

蔚悼王厚炜，孝宗次子，生三岁薨。追加封谥。

列传第八 诸王五

○世宗诸子

哀冲太子载基 庄敬太子载□ 景王载圳 颍王载商 戚王载沴 蓟王载□匮 均王载□夙

○穆宗诸子

宪怀太子翊鈇 靖王翊铃 潞王翊镠

○神宗诸子

邠王常溆 福王常洵 沅王常治 瑞王常浩 惠王常润 桂王常瀛

○光宗诸子

简王由□学 齐王由楫 怀王田模 湘王由榔 惠王由榰

○熹宗诸子

怀冲太子慈然 悼怀太子慈焴 献怀太子慈炅

○庄烈帝诸子

太子慈烺 怀王慈□亘 定王慈炯 永王慈照 悼灵王慈焕 悼怀王

世宗八子。阎贵妃生哀冲太子载基。王贵妃生庄敬太子载□。杜太后生穆宗。卢靖妃生景王载圳。江肃妃生颍王载商。赵懿妃生戚王载沴。陈雍妃生蓟王载□匮。赵荣妃生均王载□夙。

哀冲太子载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殇。

庄敬太子载□，世宗第二子。嘉靖十八年，世宗将南巡，立为皇太子，甫四岁，命监国，以大学士夏言为傅。尚书霍韬、郎中邹守益献《东宫圣学图册》，疑为谤讪，几获罪。帝既得方士段朝用，思习修摄术，谕礼部，具皇太子监国仪。太仆卿杨最谏，杖死，监国之议亦罢。赞善罗洪先、赵时春、唐顺之请太子出閤，讲学文华殿，皆削籍。太庙成，命太子摄祀。二十八年三月行寇礼，越二日薨。帝命与哀冲太子并建寝园，岁时祭祀，从诸陵后。

景恭王载圳，世宗第四子。嘉靖十八年册立太子，同日封穆宗裕王、载圳景王。其后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当立。帝以前太子不永，迟之。晚信方士语，二王皆不得见。载圳既与裕王并出邸，居处衣服无别。载圳年少，左右怀窥觊，语渐闻，中外颇有异论。四十年之国德安。居四年薨。帝谓大学士徐阶曰："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初，载圳之藩，多请庄田。部议给之。荆州沙市不在请中。中使责市租，知府徐学谟执不与，又取薪税于汉阳之刘家塙，推官吴宗周持之，皆获谴。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王无子，归葬西山，妃妾皆还居京邸，封除。

颍殇王载商，世宗第五子。生未逾月殇。

戚怀王载沴，世宗第六子。

蓟哀王载□匮，世宗第七子。

均思王载□夙，世宗第八子。三王俱未逾岁殇，追加封谥。

穆宗四子。李皇后生宪怀太子翊釴，孝定太后生神宗、潞王翊镠，其靖王翊铃，母氏无考。

宪怀太子翊釴，穆宗长子。生五岁殇，赠裕世子。隆庆元年追谥。

靖悼王翊铃，穆宗第二子。生未逾年殇，赠蓝田王。隆庆元年追加封谥。

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翊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翊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部臣得执奏，不尽从也。景王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云。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

世子常涝幼，母妃李氏理藩事。时福王奏请，辄取中旨，帝于王妃奏，亦从中下，示无异同。部臣言："王妃奏陈四事，如军校月粮之当给

发，义和店之预防侵夺，义所当许；至岁禄之欲先给，王庄之欲更设，则不当许。且于王无丝豪益，徒令邸中人日鱼肉小民，饱私囊。将来本支千亿，请索日频，尽天府之版章，给王邸而不足也。”不报。四十六年，常涝嗣。崇祯中，流贼扰秦、晋、河北。常涝疏告急，言：“卫辉城卑土恶，请选护卫三千人助守，捐岁入万金资饷，不烦司农。”朝廷嘉之。盗发王妃□冢，常涝上言：“贼延蔓渐及江北，凤、泗陵寝可虞，宜早行剿灭。”时诸藩中能急国难者，惟周、潞二王云。后贼躏中州，常涝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神宗八子。王太后生光宗。郑贵妃生福王常洵、沅王常治。周端妃生瑞王常浩。李贵妃生惠王常润、桂王常瀛。其邠王常溆、永思王常溥，母氏无考。

邠哀王常溆，神宗第二子。生一岁殇。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輒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舀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

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走怀庆。贼火王宫，三日不绝。事闻，帝震悼，辍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殡。

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帝亲择宫中宝玉带赐之。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涝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五月庚寅，称监国。以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及士英俱为大学士，士英仍督凤阳军务。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史可法督师江北。召士英入，分淮、扬、凤、庐为四镇，以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领之。

由崧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擢至兵部尚书，巡阅江防。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事详诸臣传中。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壬辰，士英挟由崧母妃奔杭州。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沅怀王常治，神宗第四子。生一岁殇。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初，太子未立，有三王并封之旨，盖谓光宗、福王及常浩也。寻以群臣争，遂寝。二十九年，东宫立，与福、惠、桂三王同日封。常洵以长，先之藩。常浩年已二十有五，尚未选婚。群臣交章言，率不报，而日索部帑为婚费，赢十八万，藏宫中，且言冠服不能备。天启七年之藩汉中。崇祯时，流寇剧，封地当贼冲。七年上书言："臣托先帝骨肉，获奉西藩，未期年而寇至。比西贼再渡河，阑入汉兴，破洵阳，逼兴安，紫阳、平利、白河相继陷没。督臣洪承畴单骑裹甲出入万山，贼始败遁。臣捐犒军振饥银七千余两。此时抚臣练国事移兵商、洛，按臣范复粹驰赴汉中，近境稍宁。既而凤县再陷，蜀贼入秦州，楚贼上兴安。六月遂犯郡界，幸诸将凭江力拒，贼方稍退。臣在万山绝谷中，贼四面至，覆亡无日。臣肺腑至亲，藩封最僻，而于寇盗至迫，惟陛下哀怜。"常浩在宫中，衣服礼秩降等，好佛不近女色。及寇逼秦中，将吏不能救，乞师于蜀。总兵官侯良柱援之，遂奔重庆。

陇西士大夫多挈家以从。十七年，张献忠陷重庆，被执，遇害。时天无云而雷者三，从死者甚众。

惠王常润，神宗第六子。福王之藩，内廷蓄积为空。中官藉诸王冠婚，索部帑以实宫中，所需辄数十万，珠宝称是。户部不能给。常润与弟常瀛年二十，皆未选婚。其后兵事亟，始灭杀成礼。天启七年之藩荆州。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再破夷陵、荆门，常润走湘潭，自成入荆州据之。常润之渡湘也，遇风于陵阳矶，宫人多漂没，身仅以免，就吉王于长沙。十六年八月，张献忠陷长沙，常润走衡州，就桂王。衡州继陷，与吉王、桂王走永州。巡按御史刘熙祚遣人护三王入广西，以身当贼。永州陷，熙祚死之。

桂端王常瀛，神宗第七子。天启七年之藩衡州。崇祯十六年，衡州陷，与吉、惠二王同走广西，居梧州。

大清顺治二年，大兵平江南，福王就擒。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将奉常瀛监国，会唐王自立于福建，遂寝。是年，薨于苍梧。

世子已先卒，次子安仁王由□爱亦未几卒。次由榔，崇祯时，封永明王。

三年八月，大兵取汀州，执唐王聿键。于是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与旧臣吕大器等共推由榔监国。母妃王氏曰：“吾儿不胜此，愿更择可者。”魁楚等意益坚，合谋迎于梧。十月十四日监国肇庆，以魁楚、大器、式耜为大学士，余授官有差。是月大兵取赣州，内侍王坤仓卒奉由榔仍走梧州，式耜等力争，乃回肇庆。十一月，唐王弟聿钊粤自闽浮海至粤。时闽旧臣苏观生撤兵奔广州，与布政使顾元镜、总兵官林察等谋立聿钊粤，伪号绍武，与由榔相拒。是月由榔亦自立于肇庆，伪号永历，遣兵部侍郎林佳鼎讨聿钊粤。会大兵由福建取广州，执聿钊粤，观生自缢，祭酒梁朝钟、太仆卿霍子衡等俱死。肇庆大震，王坤复奉由榔走梧州。

明年二月，由平乐、浔州走桂林。魁楚弃由榔，走岑溪，降于大军。既而平乐不守，由榔大恐。会武冈总兵官刘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请赴之。式耜力谏。不听。乃以式耜及总兵官焦琏留守桂林，封陈邦传为思恩侯，守昭平，遂趋承胤军中。三月封承胤安国公，锦衣指挥马吉翔等为伯。承胤挟由榔归武冈，改曰奉天府，政事皆决焉。

是时，长沙、衡、永皆不守，湖广总督何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六月，由榔遣官召腾蛟至，密使除承胤，顾承胤势盛，腾蛟复还白牙。大兵由宝庆趋武冈，马吉翔等挟由榔走靖州，承胤举城降。由榔又奔柳州。道出古泥。总兵官侯性、太监庞天寿帅舟师来迎。会天雨饥饿，性供帐甚备。九月，土舍覃鸣珂作乱，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先是，大兵趋桂林，焦琏拒守甚力，又广州有警，大兵东向，桂林稍安。既而湖南十三镇将郝永忠、卢鼎等俱奔赴桂林，腾蛟亦至，与式耜议分地给诸将，使各自为守。琏已先复阳朔、平乐，陈邦传复浔州，合兵复梧州，广西全省略定。十二月，由榔返桂林。

五年二月，大兵至灵川，郝永忠溃于兴安，奔还，挟由榔走柳州。大兵攻桂林，式耜、腾蛟拒战。时南昌金声桓等叛，降于由榔。八月，由榔至肇庆。六年春，大兵下湘潭，何腾蛟死。明年，由榔走梧州。是年十二月，大兵入桂林，瞿式耜及总督张同敞死焉。由榔闻报大惧，自梧州奔南宁。时孙可望已据滇、黔，受封为秦王。八年三月，遣兵来卫，杀严起恒等。

九年二月，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龙府。久之，日益穷促，闻李定国与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国，以兵来迎。马吉翔党于可望，侦知之，大学士吴贞毓以下十余人皆被杀。事详《贞毓传》。后二年，李定国败于新会，将由安隆入滇。可望患之，促由榔移贵阳就己。由榔故迟行。定国至，遂奉由榔由安南卫走云南，居可望署中，封定国晋王。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动。明年，由榔送其妻子还黔，遂举兵与定国战于三岔。可望将白文选单骑奔定国军。可望败，挈妻子赴长沙大军前降。

十五年三月，大兵三路入云南。定国厄鸡公背，断贵州道，别将守七星关，抵生界立营，以牵蜀师。大兵出遵义，由水西取乌撒，守将弃关走，李定国连败于安隆，由榔走永昌。明年正月三日，大兵入云南，由榔走腾越。定国败于潞江，又走南甸。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境。缅勒从官尽弃兵仗，始启关，至蛮莫。二月，缅以四舟来迎，从官自觅舟，随行者六百四十余人，陆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余人，期会于缅甸。十八日至井亘。黔国公沐天波等谋奉由榔走户、猎二河，不果。五月四日，缅复以舟来迎。明日，发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缅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硜。陆行者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惟岷王子八十余人流入暹罗。缅人于赭硜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

十七年，定国、文选与缅战，索其主，连败缅兵，缅终不肯出由

榔。十八年五月，缅酋弟莽猛白代立，绐从官渡河盟。既至，以兵围之，杀沐天波、马吉翔、王维恭、魏豹等四十有二人，详《任国玺传》。存者由榔与其属二十五人。十二月，大兵临缅，白文选自木邦降，定国走景线，缅人以由榔父子送军前。明年四月，死于云南。六月，李定国卒，其子嗣兴等降。

永思王常溥，神宗第八子。生二岁殇。光宗七子。王太后生熹宗、简王由□学。王选侍生齐王由楫。李选侍生怀王由模。刘太后生庄烈皇帝。定懿妃生湘王由栩。敬妃生惠王由橏。

简怀王由□学，光宗第二子。生四岁殇。齐思王由楫，光宗第三子。生八岁殇。怀惠王由模，光宗第四子。生五岁殇。湘怀王由栩，光宗第六子。惠昭王由橏，光宗第七子。俱早殇。五王皆追加封谥。熹宗三子。怀冲太子慈然，不详其所生母。皇贵妃范氏生悼怀太子慈焴。容妃任氏生献怀太子慈炅。

怀冲太子慈然，熹宗第一子。悼怀太子慈焴，熹宗第二子。献怀太子慈炅，熹宗第三子。与怀冲、悼怀皆殇。庄烈帝七子。周皇后生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炯。田贵妃生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

太子慈烺，庄烈帝第一子。崇祯二年二月生，三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十年预择东宫侍班讲读官，命礼部尚书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侍班；礼部侍郎方逢年，谕德项煜，修撰刘理顺，编修吴伟业、杨廷麟、林曾志讲读；编修胡守恒、杨士聪校书。十一年二月，太子出閤。十五年正月开讲，阁臣条上讲仪。七月改慈庆宫为端本宫。慈庆，懿安皇后所居也。时太子年十四，议明岁选婚，故先为置宫，而移懿安后于仁寿殿。既而以寇警暂停。京师陷，贼获太子，伪封宋王。及贼败西走，太子不知所终。由崧时，有自北来称太子者，验之，以为驸马都尉王昺孙王之明者伪为之，系狱中，南京士民哗然不平。袁继咸及刘良佐、黄得功辈皆上疏争。左良玉起兵亦以救太子为名。一时真伪莫能知也。由崧既奔太平，南京乱兵拥王之明立之。越五日，降于我大清。

怀隐王慈□亘，庄烈帝第二子。殇。

定王慈炯，庄烈帝第三子。崇祯十四年六月谕礼臣："朕第三子，年已十龄，敬遵祖制，宜加王号。但既受册封，必具冕服，而《会典》开

载，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礼。十龄受封加冠，二礼可并行乎？”于是礼臣历考经传及本朝典故以奏。定于是岁册封，越二年行冠礼。九月封为定王。十一月选新进士为检讨，国子助教等官为待诏，充王讲读官，以两殿中书充侍书。十七年，京师陷，不知所终。

永王慈炤，庄烈帝第四子。崇祯十五年三月封永王。贼陷京师，不知所终。悼灵王慈焕，庄烈帝第五子。生五岁而病，帝视之，忽云：“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遂薨。九莲菩萨者，神宗母，孝定李太后也。太后好佛，宫中像作九莲座，故云。帝念王灵异，封为孺孝悼灵王玄机慈应真君，命礼臣议孝和皇太后、庄妃、懿妃道号。礼科给事中李焻言：“诸后妃，祀奉先殿，不可崇邪教以乱徽称。”不听。十六年十二月，改封宣显慈应悼灵王，去“真君”号。

悼怀王，庄烈帝第六子，生二岁殇。第七子，生三岁殇。名俱无考。赞曰：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当太祖时，宗藩备边，军戎受制，赞仪疏属，且令遍历各国，使通亲亲。然则法网之繁，起自中叶，岂太祖众建屏藩初计哉！

列传第九

○公主

明制，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册，禄二千石，婿曰驸马都尉。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郡主禄八百石，余递减有差。郡主以下，恩礼既杀，无足书者。今依前史例，作《公主传》，而驸马都尉附焉。

○仁祖二女 太祖十六女福成庆阳二主附 兴宗四女 成祖五女 仁宗七女宣宗二女 英宗八女 景帝一女 宪宗五女 孝宗三女 睿宗二女 世宗五女 穆宗六女 神宗十女 光宗九女 熹宗二女 庄烈帝六女仁祖二女

太原长公主，淳皇后所生，嫁王七一，早卒。洪武三年追册，并赠七一荣禄大夫驸马都尉，遣使具衣冠改葬于盱眙。

曹国长公主，太原主母妹，嫁李贞。主性纯孝，助贞理家尤勤俭，早卒。贞携子文忠避兵，依太祖于滁阳。洪武元年二月追册主为孝亲公主，封贞恩亲侯驸马都尉。先是，兵乱，主未葬，命有司具礼葬于李氏先墓。诏曰："公主祠堂碑亭，其制悉视功臣之赠爵为王者。"三年改册主陇西长公主。五年，以文忠贵，加册曹国长公主，并进贞右柱国曹国公。贞性孝友恭谨。初，文忠守严州，屡以征伐事出，皆委贞权掌军务。文忠克桐庐，以所俘卒送严。严城空虚，俘卒谋叛去。贞飨其众，醉而缚之，以归应天。太祖嘉之，累授官如子爵，赐甲第西华门玄津桥之西。帝数临幸，太子诸王时往起居，亲重无与比。晚岁尤折节谦抑，尝曰："富贵而忘贫贱，君子不为也。"十二年冬卒。赠陇西王，谥恭献。文忠自有传。太祖十六女临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李祺，韩国公善长子也。是时始定公主婚礼，先期赐驸马冠诰并朝服，仪从甚盛。主执妇道甚备。祺，功臣子，帝长婿，颇委任之。四方水旱，每命祺往振济。二十三年，善长坐事死。祺前卒，主至永乐十九年薨。

宁国公主，孝慈皇后生。洪武十一年下嫁梅殷。殷字伯殷，汝南侯思祖从子也，天性恭谨，有谋略，便弓马。太祖十六女诸驸马中，尤爱殷。时李文忠以上公典国学，而殷视山东学政，赐敕褒美，谓殷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皆荣之。

帝春秋高，诸王强盛。殷尝受密命辅皇太孙。及燕师日逼，惠帝命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燕兵破何福军，执诸将平安等，遣使假道于殷，以进香为名。殷答曰："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王大怒，复书言："今兴兵诛君侧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纵之，曰："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王为气沮。而凤阳守徐安亦拆浮桥，绝舟檝以遏燕。燕兵乃涉泗，出天长，取道扬州。王即帝位，殷尚拥兵淮上，帝迫公主啮血为书投殷。殷得书恸哭，乃还京。既入见，帝迎劳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耳。"帝默然。

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奏殷畜养亡命，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帝曰："朕自处之。"因谕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仪仗从人之数，而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送辽东。明年冬十月，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帝怒，命法司治深、曦罪，斩之，籍其家。遣官为殷治丧，谥荣定，而封许成为永新伯。

初，公主闻殷死，谓上果杀殷，牵衣大哭，问驸马安在。帝曰："为主迹贼，无自苦。"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赐公主书曰："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都督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瓦剌灰者，降人也，事殷久，谓深、曦实杀殷，请于帝，断二人手足，剖其肠祭殷，遂自经死。十二月进封公主为宁国长公主。宣德九年八月薨，年七十一。

初，主闻成祖举兵，贻书责以大义。不答。成祖至淮北，贻主书，命迁居太平门外，勿罹兵祸。主亦不答。然成祖故重主，即位后，岁时赐与无算，诸王莫敢望。殷孙纯，成化中举进士，知定远县，忤上官，弃归。袭武阶，为中都副留守。

崇宁公主，洪武十七年下嫁牛城，未几薨。

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

汝宁公主，洪武十五年与怀庆、大名二主先后下嫁，而主下嫁陆

贤，吉安侯仲亨子也。

怀庆公主，母成穆孙贵妃。下嫁王宁。宁，寿州人，既尚主，掌后军都督府事。建文中，尝泄中朝事于燕，籍其家，系锦衣卫狱。成祖即位，称宁孝于太祖，忠于国家，正直不阿，横遭诬构，封永春侯，予世券。宁能诗，颇好佛。尝侍帝燕语，劝帝诵佛经饭僧，为太祖资福。帝不怿，自是恩礼渐衰。久之，坐事下狱，见原，卒。子贞亮，官羽林前卫佥事，先宁卒。宣德十年，贞亮子彝援诏书言公主嫡孙当嗣侯。不许，命以卫佥事带俸，奉主祀。宁又有子贞庆，工诗，与刘溥等称“十才子”。

大名公主，下嫁李坚。坚，武陟人。父英，洪武初为骁骑右卫指挥佥事。从征云南阵没，赠指挥使。坚有才勇，既尚主，掌前军都督府事。建文初，以左副将军从伐燕。及战，胜负略相当，封滦城侯，予世券。滹沱河之战，燕卒薛禄刺坚堕马被擒，械送北平，道卒。子庄年七岁，嗣侯。成祖即位，庄父姓名在奸党中，以主故获宥。主惧祸，遂纳侯诰券。宣德元年，主薨。庄在南京师事刘溥，放浪诗酒，以寿终。

福清公主，母郑安妃。洪武十八年下嫁张麟，凤翔侯龙子也。麟未嗣侯卒。永乐十五年，主薨。

寿春公主，洪武十九年下嫁傅忠，颖国公友德子也。先是，九年二月定制：公主未受封者，岁给纟宁丝纱绢布线；已封，赐庄田一区，岁征租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主为太祖所爱，赐吴江县田一百二十余顷，皆上腴，岁入八千石，逾他主数倍。二十一年薨，赐明器仪杖以葬。

十公主，早薨。

南康公主，洪武二十一年下嫁胡观，东川侯海子也。海尝以罪夺禄田。及观尚主，诏给田如故。观初在选中，帝命黄岩，徐宗实教之。既婚，督课益严，又为书数千言，引古义相戒劝。观执弟子礼甚恭。太祖为大喜。建文三年，观从李景隆北征，为燕兵所执。永乐初，奉使晋府还，科道官劾观僭乘晋王所赐棕舆。诏姑宥之。已，都御史陈瑛等劾观强取民间子女，又娶娼为妾，且言：“预知李景隆逆谋，陛下曲加宽宥，绝无悛心，宜正其罪。”遂罢观朝请，寻自经死。宣德中，主为子忠乞嗣，诏授孝陵卫指挥佥事，进同知。正统三年，主薨。永嘉公主，母郭惠妃。洪武二十二年下嫁郭镇，武定侯英子也。英卒，镇不得嗣。宣德

十年，主乞以子珍嗣，语在《英传》。景泰六年，主薨。世宗即位，元孙勋有宠，为主乞追谥，特赐谥贞懿。

十三公主，早薨。

含山公主，母高丽妃韩氏。洪武二十七年下嫁尹清。建文初，清掌后府都督事，先主卒。主至天顺六年始薨，年八十有二。

汝阳公主，永嘉主同母妹，与含山主同年下嫁谢达。达父彦，凤阳人，少育于孙氏，冒其姓。数从征讨有功，累官前军都督佥事，诏复谢姓，迁其子尚主。仁宗即位，主以属尊，与宁国、怀庆、大名、南康、永嘉、含山、宝庆七主皆进称大长公主。自后诸帝即位，公主进封长公主、大长公主皆如制。

宝庆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赵辉。辉父和以千户从征安南阵没，辉袭父官。先是，成祖即位，主甫八岁，命仁孝皇后抚之如女。永乐十一年，辉以千户守金川门，年二十余，状貌伟丽，遂选以尚主。主既为后所抚，装赍视他主倍渥，婚夕特诏皇太子送入邸。主性纯淑，宣德八年薨。辉至成化十二年始卒。凡事六朝，历掌南京都督及宗人府事。家故豪侈，姬妾至百余人，享有富贵者六十余年，寿九十。

福成公主，南昌王女，母王氏。嫁王克恭。克恭尝为福建行省参政，后改福州卫指挥使。

庆阳公主，蒙城王女，嫁黄琛。琛本名宝，武昌人，以帐前参随舍人擢兵马副指挥。太祖爱其谨厚，配以王女。累从征讨，积功至龙江翼守御千户。洪武元年册两王女为公主，授克恭、琛为驸马都尉，迁琛淮安卫指挥使。四年三月，礼官上言："皇侄女宜改封郡主，克恭、琛当上驸马都尉诰。"帝曰："朕惟侄女二人，不忍遽加降夺，其称公主驸马如故。"公主岁给禄米五百石，视他主减三之二，驸马止食本官俸。擢琛中都留守，卒官。子铉至都督佥事。主至建文时，改封庆成郡主。燕师南下，主尝诣军中议和，盖成祖从姊。或谓福成、庆阳皆太祖从姊者，误也。

兴宗四女江都公主，洪武二十七年下嫁耿璿，长兴侯炳文子也。累官前军都督佥事。主为懿文太子长女。初称江都郡主，建文元年进公主，璿为驸马都尉。炳文之伐燕也，璿尝劝直捣北平。会炳文罢归，谋不用。永乐初，称疾不出，坐罪死。主复降为郡主，忧卒。

宜伦郡主，永乐十五年下嫁于礼。

三女，无考。

南平郡主，未下嫁，永乐十年薨，追册。

○成祖五女

永安公主，下嫁袁容。容，寿州人，父洪以开国功，官都督。洪武二十八年选容为燕府仪宾，配永安郡主。燕兵起，有战守功。永乐元年进郡主为公主，容驸马都尉；再论功，封广平侯，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凡车驾巡幸，皆命容居守。

初，都指挥款台乘马过容门，容怒其不下，棰之几死。帝闻之，赐赵王高燧书曰："自洪武来，往来驸马门者，未闻令下马也。昔晋王敦为驸马，纵恣暴横，卒以灭亡。汝其以书示容，令械辱款台之人送京师。"容由是敛戢。

十五年，主薨，停容侯禄。宣宗即位，复故。卒，赠沂国公，谥忠穆。子祯嗣，卒，无子。庶弟瑄，正统初乞嗣。帝曰："容封以公主恩，祯嗣以公主子。瑄庶子，可长陵卫指挥佥事。"天顺元年诏复侯爵，卒。弟□秀，成化十五年嗣，卒。侄辂乞嗣侯，言官持不可。帝曰："诏书许子孙嗣。辂，容孙也，辂后毋嗣，仍世卫佥事。"辂卒，子夔，弘治间乞嗣侯。不许。

永平公主，下嫁李让。让，舒城人，与袁容同岁选为燕府仪宾。燕兵起，帅府兵执谢贵等，取大宁，战白沟河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其父申，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惠帝欲诱致让，曰："让来，吾宥尔父。"让不从，力战破平安兵。帝遂杀申，籍其家，姻族皆坐死或徒边。永乐元年进让驸马都尉，封富阳侯，食禄千石，掌北京行部事。卒，赠景国公，谥恭敏。子茂芳嗣侯。仁宗即位，以茂芳母子在先帝时有逆谋，废为庶人，追夺其父让并三代诰券毁之。是年，茂芳死。正统九年，主薨。天顺元年诏与茂芳子舆伯爵，卒。成化间，授舆子钦长陵卫指挥佥事。

安成公主，文皇后生。成祖即位，下嫁宋琥，西宁侯晟子也。正统八年，主薨。

咸宁公主，安成主同母妹。永乐九年下嫁宋瑛，琥弟也。袭西宁

侯。正统五年，主薨。十四年，瑛与武进伯硃冕御也先于阳和，战死。

常宁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英子。主恭慎有礼，通《孝经》、《女则》。永乐六年薨，年二十二。

○仁宗七女

嘉兴公主，昭皇后生。宣德三年下嫁井源。正统四年薨。后十年，源死土木之难。

庆都公主，宣德三年下嫁焦敬。正统五年薨。

清河公主，宣德四年下嫁李铭。八年薨。

真定公主，母李贤妃，与清河主同年下嫁王谊。景泰元年薨。

德安公主，早薨。仁宗即位之十月，与蕲王瞻垠同日追封，谥悼简。册辞谓第四女，盖早殇，名次未定也。又五女延平公主，六女德庆公主，俱未下嫁薨。

○宣宗二女

顺德公主，正统二年下嫁石璟。璟，昌黎人。天顺五年，曹钦反，璟帅众杀贼，擒其党脱脱。诏奖劳。成化十四年奉祀南京，逾年卒。

常德公主，章皇后生。正统五年下嫁薛桓。成化六年薨。

○英宗八女

重庆公主，与宪宗同母。天顺五年下嫁周景。景字德彰，安阳人，好学能书。英宗爱之，闲燕游幸多从。宪宗立，命掌宗人府事。居官廉慎，诗书之外无所好。主事舅姑甚孝，衣履多手制，岁时拜谒如家人礼。景每早朝，主必亲起视饮食。主之贤，近世未有也。弘治八年，景卒。又四年，主薨，年五十四。子贤历官都指挥佥事，有声。

嘉善公主，母王惠妃。成化二年下嫁王增，兵部尚书骥孙也。弘治十二年薨。

淳安公主，成化二年下嫁蔡震。震行醇谨。正德中，刘瑾下狱，诏廷讯。有问者，瑾辄指其人附己，廷臣无敢诘。震历声曰：“我皇家至

戚，应不附尔！”趣狱卒考掠之，瑾乃服罪，以是知名。嘉靖中卒，赠太保，谥康僖。

崇德公主，母杨安妃。成化二年下嫁杨伟，兴济伯善孙也。弘治二年薨。

广德公主，母万宸妃。成化八年下嫁樊凯。二十年八月薨。

宜兴公主，母魏德妃。成化九年下嫁马诚。正德九年薨。

隆庆公主，母高淑妃。成化九年下嫁游泰。十五年薨。

嘉祥公主，母妃刘氏。成化十三年下嫁黄镛。后六年薨。

○景帝一女

固安公主，英宗复辟，降称郡主。成化时，年已长，宪宗以阁臣奏，五年十一月下嫁王宪。礼仪视公主，以故尚书蹇义赐第赐之。

○宪宗五女

仁和公主，弘治二年下嫁齐世美。嘉靖二十三年薨。

永康公主，弘治六年下嫁崔元。元，代州人，世宗入继，以迎立功封京山侯，给诰券。礼部言：“奉迎乃臣子之分，遽膺封爵，无故事。”帝曰：“永乐初年，太宗入继大统，驸马都尉王宁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得言无故事。”给事中底蕴、御史高越等连章论其不可。皆不听。已，坐张延龄事下诏狱，寻释。元好交文士，播声誉，宠幸优渥，勋臣戚畹莫敢望焉。嘉靖二十八年卒。赠左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傅，谥荣恭。驸马封侯赠官不以军功自元始。主先元薨。

德清公主，弘治九年下嫁林岳。岳字镇卿，应天人，少习举子业，奉母孝，抚弟峦极友爱。主亦有贤行，事姑如齐民礼。岳卒于正德十三年，主孀居三十一年始薨。

长泰公主，成化二十三年薨，追册。

仙游公主，弘治五年薨，追册。

○孝宗三女

太康公主，弘治十一年薨，未下嫁。

永福公主，嘉靖二年下嫁邬景和。景和，昆山人，尝奉旨直西苑，撰玄文，以不谙玄理辞。帝不悦。时有事清馥殿，在直诸臣俱行祝厘礼，景和不俟礼成而出。已而赏赉诸臣，景和与焉。疏言："无功受赏，惧增罪戾。乞容辞免，俾洗心涤虑，以效他日马革裹尸、啣环结草之报。"帝大怒，谓诅咒失人臣礼，削职归原籍，时主已薨矣。三十五年入贺圣诞毕，因言："臣自五世祖寄籍锦衣卫，世居北地。今被罪南徙，不胜犬马恋主之私。扶服入贺，退而私省公主坟墓，丘封翳然，荆棘不剪。臣切自念，狐死尚正首丘，臣托命贵主，独与逝者魂魄相吊于数千里外，不得春秋祭扫，拊心伤悔，五内崩裂。臣之罪重，不敢祈恩，惟陛下幸哀故主，使得寄籍原卫，长与相依，死无所恨。"帝怜而许之。隆庆二年复官。卒赠少保，谥荣简。

永淳公主，下嫁谢诏。

○睿宗二女

长宁公主，早薨。善化公主，早薨。嘉靖四年，二主同日追册。

○世宗五女

常安公主，未下嫁。嘉靖二十八年薨，追册。

思柔公主，后常安主二月薨，年十二，追册。

宁安公主，嘉靖三十四年下嫁李和。

归善公主，嘉靖二十三年薨，追册，葬祭视太康主。

嘉善公主，嘉靖三十六年下嫁许从诚。四十三年薨。

○穆宗六女

蓬莱公主，早薨。

太和公主，早薨。隆庆元年与蓬莱主同日追册。

寿阳公主，万历九年下嫁侯拱辰。国本议起，拱辰掌宗人府，亦具疏力争。卒赠太傅，谥荣康。

永宁公主，下嫁梁邦瑞。万历三十五年薨。

瑞安公主，神宗同母妹。万历十三年下嫁万炜。崇祯时，主累加大长公主。所产子及庶子长祚、弘祚皆官都督。炜官至太傅，管宗人府印。尝以亲臣侍经筵，每文华进讲，佩刀入直。李建泰西征，命炜以太牢告庙，年七十余矣。国变，同子长祚死于贼。弘祚投水死，长祚妻李氏亦赴井死。

延庆公主，万历十五年下嫁王昺。昺尝救御史刘光复，触帝怒，削职。光宗立，复官。

○神宗十女

荣昌公主，万历二十四年下嫁杨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寿宁公主，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主为神宗所爱，命五日一来朝，恩泽异他主。崇祯时，洛阳失守，庄烈帝命兴让同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往慰福世子于河北。都城陷，兴让死于贼。

静乐、云和、云梦、灵丘、仙居、泰顺、香山、天台八公主，皆早世，追册。

○光宗九女

怀淑公主，七岁而薨，追册。余五女皆早世，未封。

宁德公主，下嫁刘有福。

遂平公主，天启七年下嫁齐赞元。崇祯末，赞元奔南京，主前薨。

乐安公主，下嫁巩永固。永固，字洪图，宛平人，好读书，负才气。崇祯十六年二月，帝召公、侯、伯于德政殿，言："祖制，勋臣驸马入监读书，习武经弓马。诸臣各有子弟否？"成国公硃纯臣、定国公徐允祯等皆以幼对。而永固独上疏，请肄业太学。帝褒答之。总督赵光抃以边事系狱，特疏申救。又请复建文皇帝庙谥。事虽未行，时论韪焉。甲申春，贼破宣、大，李邦华请太子南迁，为异议所格。及事急，帝密召永固及新乐侯刘文炳护行。叩头言："亲臣不藏甲，臣等难以空手搏贼。"皆相向涕泣。十九日，都城陷。时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黄绳缚

子女五人系柩旁，曰：“此帝甥也，不可污贼手。”举剑自刎，阖室自焚死。

熹宗二女。皆早世。

○庄烈帝六女

坤仪公主，周皇后生。追谥。

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九死臣妾，跼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诏不许，命显复尚故主，土田邸第金钱车马锡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赐葬广宁门外。

余三女，皆早世，无考。

列传第十 郭子兴 韩林儿

郭子兴，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术游定远，言祸福辄中。邑富人有瞽女无所归，郭公乃娶之，家日益饶。生三子，子兴其仲出。始生，郭公卜之吉。及长，任侠，喜宾客。会元政乱，子兴散家资，椎牛酾酒，与壮士结纳。至正十二年春，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

始，子兴同起事者孙德崖等四人，与子兴而五，各称元帅不相下。四人者粗而戆，日剽掠，子兴意轻之。四人不悦，合谋倾子兴。子兴以是多家居不视事。太祖乘闲说曰："彼日益合，我益离，久之必为所制。"子兴不能从也。

元师破徐州，徐帅彭大、赵均用帅余众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盗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数，子兴与相厚而薄均用。于是德崖等谮诸均用曰："子兴知有彭将军耳，不知有将军也。"均用怒，乘间执子兴，幽诸德崖家。太祖自他部归，大惊，急帅子兴二子诉于大。大曰："吾在，孰敢鱼肉而翁者！"与太祖偕诣德崖家，破械出子兴，挟之归。元师围濠州，乃释故憾，共城守五阅月。围解，大、均用皆自称王，而子兴及德崖等为元帅如故。未几，大死，子早住领其众。均用专狠益甚，挟子兴攻盱眙、泗州，将害之。太祖已取滁，乃遣人说均用曰："大王穷迫时，郭公开门延纳，德至厚也。大王不能报，反听细人言图之，自剪羽翼，失豪杰心，窃为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犹众，杀之得无悔乎？"均用闻太祖兵甚盛，心惮之，太祖又使人赂其左右，子兴用是得免，乃将其所部万余就太祖于滁。

子兴为人枭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方事急，辄从太祖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事解，即信谗疏太祖。太祖左右任事者悉召之去，稍夺太祖兵柄。太祖事子兴愈谨。将士有所献，孝慈皇后辄以贻子兴妻。子兴至滁，欲据以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也。"子兴乃已。及取和州，子兴命太祖统诸将守其地。德崖饥，就食和境，求驻军城中，太祖纳之。有谗于子兴者。子兴夜至和，太祖来谒，子兴怒甚，不与语。太祖曰："德崖尝困公，宜为备。"子兴默然。德崖闻子兴至，谋引去。前营已发，德崖方留视后军，而其军与子兴军斗，多死者。子兴执德崖，太祖亦为德崖军所执。子兴闻之，大惊，立遣徐

达往代太祖，纵德崖还。德崖军释太祖，达亦脱归。子兴憾德崖甚，将甘心焉，以太祖故强释之，邑邑不乐。未几，发病卒，归葬滁州。

子兴三子。长子前战死，次天叙、天爵。子兴死，韩林儿檄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及太祖副之。天祐，子兴妇弟也。太祖渡江，天叙、天祐引兵攻集庆，陈野先叛，俱被杀。林儿复以天爵为中书右丞。已而太祖为平章政事。天爵失职怨望，久之谋不利于太祖，诛死，子兴后遂绝。有一女，小张夫人出者，事太祖为惠妃，生蜀、谷、代三王。

洪武三年追封子兴为滁阳王，诏有司建庙，用中牢祀，复其邻宥氏，世世守王墓。十六年，太祖手书子兴事迹，命太常丞张来仪文其碑。滁人郭老舍者，宣德中以滁阳王亲，朝京师。弘治中，有郭琥自言四世祖老舍，滁阳王第四子，予冠带奉祀。已，为宥氏所讦。礼官言："滁阳王祀典，太祖所定，曰无后，庙碑昭然，老舍非滁阳王子。"夺奉祀。

韩林儿，栾城人，或言李氏子也。其先世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年。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至正十一年五月，事觉，福通等遽入颍州反，而山童为吏所捕诛。林儿与母杨氏逃武安山中。福通据硃皋，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犯叶、舞阳，陷汝宁、光、息，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时皆谓之"红军"，亦称"香军"。

十五年二月，福通物色林儿，得诸砀山夹河；迎至亳，僭称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建元龙凤。拆鹿邑太清宫材，治宫阙于亳。尊杨氏为皇太后，遵道、文郁为丞相，福通、文素平章政事，刘六知枢密院事。刘六者，福通弟也。遵道宠用事。福通嫉之，阴命甲士挝杀遵道，自为丞相，加太保，事权一归福通。既而元师大败福通于太康，进围亳，福通挟林儿走安丰。未几，兵复盛，遣其党分道略地。

十七年，李武、崔德陷商州，遂破武关以图关中，而毛贵陷胶、莱、益都、滨州，山东郡邑多下。是年六月，福通帅众攻汴梁，且分军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北犯。势锐甚。田丰者，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也，叛附福通，陷济宁，寻败走。其秋，福通兵陷大名，遂

自曹、濮陷卫辉。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兴元，遂入凤翔，屡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

十八年，田丰复陷东平、济宁、东昌、益都、广平、顺德。毛贵亦数败元兵，陷清、沧，据长芦镇，寻陷济南；益引兵北，杀宣慰使董搏霄于南皮，陷蓟州，犯漷州，略柳林以逼大都。顺帝征四方兵入卫，议欲迁都避其锋，大臣谏乃止。贵旋被元兵击败，还据济南。而福通出没河南北，五月攻下汴梁，守将竹贞遁去，遂迎林儿都焉。关先生、破头潘等又分其军为二，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遂陷冀宁；攻保定不克，陷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至陷上都，毁诸宫殿，转掠辽阳，抵高丽。十九年陷辽阳，杀懿州路总管吕震。顺帝以上都宫阙尽废，自此不复北巡。李喜喜余党复陷宁夏，略灵武诸边地。

是时承平久，川郡皆无守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然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惟毛贵稍有智略。其破济南也，立宾兴院，选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挽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规画，故得据山东者三年。及察罕帖木儿数破贼，尽复关、陇，是年五月大发秦、晋之师会汴城下，屯杏花营，诸军环城而垒。林儿兵出战辄败，婴城守百余日，食将尽。福通计无所出，挟林儿从百骑开东门遁还安丰，后宫官属子女及符玺印章宝货尽没于察罕。时毛贵已为其党赵均用所杀，有续继祖者，又杀均用，所部自相攻击。独田丰据东平，势稍强。

二十年，关先生等陷大宁，复犯上都。田丰陷保定，元遣使招之，被杀。王士诚又蹦晋、冀。元将孛罗败之于台州，遂入东平与丰合。福通尝责李武、崔德逗挠，将罪之。二十一年夏，两人叛去，降于李思齐。时李喜喜、关先生等东西转战，已多走死，余党自高丽还寇上都，孛罗复击降之。而察罕既取汴梁，遂遣子扩廓讨东平，胁降田丰、王士诚，乘胜定山东。惟陈猱头者，独守益都不下，与福通遥为声援。

二十二年六月，丰、士诚乘闲刺杀察罕，入益都。元以兵柄付扩廓，围城数重，猱头等告急。福通自安丰引兵赴援，遇元师于火星埠，大败走还。元兵急攻益都，穴地道以入，杀丰、士城，而械送猱头于京师，林儿势大窘。明年，张士诚将吕珍围安丰，林儿告急于太祖。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

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年，太祖为吴王。又二年，林儿卒。或曰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初，太祖驻和阳，郭子兴卒，林儿牒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太祖为左副元帅。时太祖以孤军保一城，而林儿称宋后，四方响应，遂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林儿殁，始以明年为吴元年。其年，遣大将军定中原，顺帝北走，距林儿亡仅岁余。林儿僭号凡十二年。

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子兴据有濠州，地偏势弱。然有明基业，实肇于滁阳一旅。子兴之封王祀庙，食报久长，良有以也。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列传第十一 陈友谅 张士诚 方国珍 明玉珍

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有术者相其先世墓地，曰“法当贵”，友谅心窃喜。尝为县小吏，非其好也。徐寿辉兵起，友谅往从之，依其将倪文俊为簿掾。

寿辉，罗田人，又名真一，业贩布。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未几，陷饶、信。明年分兵四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昱岭关，陷杭州。别将赵普胜等陷太平诸路。势大振。然无远志，所得不能守。明年为元师所破，寿辉走免。已而复炽，迁都汉阳，为其丞相倪文俊所制。

十七年九月，文俊谋弑寿辉，不克，奔黄州。时友谅隶文俊麾下，数有功，为领兵元帅。遂乘衅杀文俊，并其兵，自称宣慰使，寻称平章政事。

明年，陷安庆，又破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而自以兵入抚州。已，又破建昌、赣、汀、信、衢。

当是时，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太祖之取太平也，与为邻。友谅陷元池州，太祖遣常遇春击取之，由是数相攻击。赵普胜者，故骁将，号“双刀赵”。初与俞通海等屯巢湖，同归太祖，叛去归寿辉。至是为友谅守安庆，数引兵争池州、太平，往来掠境上。太祖患之，啖普胜客，使潜入友谅军间普胜。普胜不之觉，见友谅使者辄诉功，悻悻有德色。友谅衔之，疑其贰于己，以会师为名，自江州猝至。普胜以烧羊逆于雁汉。甫登舟，友谅即杀普胜，并其军。乃以轻兵袭池州，为徐达等击败，师尽覆。

始友谅破龙兴，寿辉欲徙都之，友谅不可。未几，寿辉遽发汉阳，次江州。江州，友谅治所也，伏兵郭外，迎寿辉入，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江州为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置王府官属。遂挟寿辉东下，攻太平。太平城坚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缘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志益骄。进驻采石矶，遣部将阳白事寿辉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皆仍故官。会大风雨，群臣班沙岸称贺，不

能成礼。

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既僭号，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太祖患友谅与张士诚合，乃设计令其故人康茂才为书诱之，令速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江东桥，呼茂才不应，始知为所绐。战于龙湾，大败。潮落舟胶，死者无算，亡战舰数百，乘轻舸走。张德胜追败之慈湖，焚其舟。冯国胜以五翼军蹙之，友谅出阜旗军迎战，又大败。遂弃太平，走江州。太祖兵乘胜取安庆，其将于光、欧普祥皆降。明年，友谅遣兵复陷安庆。太祖自将伐之，复安庆，长驱至江州。友谅战败，夜挈妻子奔武昌。其将吴宏以饶降，王溥以建昌降，胡廷瑞以龙兴降。

友谅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太祖从子文正及邓愈坚守，三月不能下，太祖自将救之。友谅闻太祖至，撤围，东出鄱阳湖，遇于康郎山。友谅集巨舰，连锁为阵，太祖兵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已，东北风起，乃纵火焚友谅舟，其弟友仁等皆烧死。友仁号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既死，友谅气沮。是战也，太祖舟虽小，然轻驶，友谅军俱艨艟巨舰，不利进退，以是败。

太祖所乘舟樯白，友谅约军士明日并力攻白樯舟。太祖知之，令舟樯尽白。翌日复战，自辰至午，友谅军大败。友谅欲退保□奚山，太祖已先扼湖口，邀其归路。持数日，友谅谋于众。右金吾将军曰："出湖难，宜焚舟登陆，直趋湖南图再举。"左金吾将军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骑蹑我，进退失所据，大事去矣。"友谅不能决，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举所部来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谅益困。太祖凡再移友谅书，其略曰："吾欲与公约从，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计，肆毒于我。我轻师间出，奄有公龙兴十一郡，犹不自悔祸，复构兵端。一困于洪都，再败于康郎，骨肉将士重罹涂炭。公即幸生还，亦宜却帝号，坐待真主，不则丧家灭姓，悔晚矣。"友谅得书忿恚，不报。久之乏食，突围出湖口。诸将自上流邀击之，大战泾江口。汉军且斗且走，日暮犹不解。友谅从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捻，骤中流矢，贯睛及颅死。军大溃，太子善儿被执。太尉张定边夜挟友谅次子理，载其尸遁还武昌。友谅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是。既亡，江西行省以床进。太祖叹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命有司毁之。友谅僭号凡四年。

子理既还武昌，嗣伪位，改元德寿。是冬，太祖亲征武昌。明年二月再亲征。其丞相张必先自岳州来援，次洪山。常遇春击擒之，徇于城下。必先，骁将也，军中号“泼张”，倚为重。及被擒，城中大惧，由是欲降者众。太祖乃遣其故臣罗复仁入城招理。理遂降，入军门，俯伏不敢视。太祖见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库财物恣理取，旋应天，授爵归德侯。

友谅之从徐寿辉也，其父普才止之。不听。及贵，往迎之。普才曰：“汝违吾命，吾不知死所矣。”普才五子：长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谅，又次友仁、友贵。友仁、友贵前死鄱阳。太祖平武昌，封普才承恩侯，友富归仁伯，友直怀恩伯，赠友仁康山王，命所司立庙祀之，以友贵祔。理居京师，邑邑出怨望语。帝曰：“此童孺小过耳，恐细人蛊惑，不克全朕恩，宜处之远方。”洪武五年，理及归义侯明升并徙高丽，遣元降臣枢密使延安答理护行。赐高丽王罗绮，俾善视之。亦徙普才等滁阳。

熊天瑞者，本荆州乐工，从徐寿辉抄略江、湘间。后受陈友谅命，攻陷临江、吉安，又陷赣州。友谅俾以参知政事，守赣，兼统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诸路。久之，阳言东下，署其帜曰“无敌”，自称金紫光禄大夫、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友谅不能制。阴图取广东，造战舰于南雄，帅数万众趋广州。元将何真以兵迎于胥江。会天大雷雨，震其舰樯折，天瑞惧而还。太祖兵克临江，遣常遇春等攻赣，天瑞拒守五越月，至正二十五年正月，乃帅其养子元震肉袒诣军门降。太祖宥之，授指挥使。明年从攻浙西，叛降于张士诚，教士诚飞礮击外军。城中木石俱尽，外军多伤者。士诚灭，天瑞伏诛。

有周时中者，龙泉人，尝为寿辉平章。后帅所部降，策天瑞必叛。后果如其言。时中累官吏部尚书，出为镇江知府，历福建盐运副使。

元震本姓田氏，善战有名。遇春之围赣也，元震窃出觇兵，遇春亦引数骑出，猝与遇。元震不知为遇春也，过之。及遇春还，始觉，遂单骑前袭遇春。遇春遣从骑挥刀击之，元震奋铁挝且斗且走。遇春曰：“壮男子也。”舍之。由是喜其才勇。既从天瑞降，荐以为指挥使。天瑞诛，复故姓云。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

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高邮守李齐谕降之，复叛。杀行省参政赵琏，并陷兴化，结砦德胜湖，有众万余。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受。绐杀李齐，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是岁至正十三年也。

明年，元右丞相脱脱总大军出讨，数败士诚，围高邮，隳其外城。城且下　　，顺帝信谗，解脱脱兵柄，削官爵，以他将代之。士诚乘间奋击，元兵溃去，由是复振。逾年，淮东饥，士诚乃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士诚自高邮来都之。即承天寺为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于栋以识。是岁　　，太祖亦下集庆，遣杨宪通好于士诚。其书曰："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士诚得书，留宪不报。已，遣舟师攻镇江。徐达败之于龙潭。太祖遣达及汤和攻常州。士诚兵来援，大败，失张、汤二将，乃以书求和，请岁输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太祖答书，责其归杨宪，岁输五十万石。士诚复不报。

初，士诚既得平江，即以兵攻嘉兴。元守将苗帅杨完者数败其兵。乃遣士德间道破杭州。完者还救，复败归。明年，耿炳文取长兴　，徐达取常州，吴良等取江阴，士诚兵不得四出，势渐蹙。亡何，徐达兵徇宜兴，攻常熟。士德迎战败，为前锋赵德胜所擒。士德，小字九六，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擒，士诚大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诚。士德间道贻士诚书，俾降元。士诚遂决计请降。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官其将吏有差。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士诚虽去伪号，擅甲兵土地如故。达识帖睦迩在杭与杨完者有隙，阴召士诚兵。士诚遣史文炳袭杀完者，遂有杭州。顺帝遣使征粮，赐之龙衣御酒。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岁以为常。既而益骄，令其下颂功德，邀王爵。不许。

二十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王太妃，置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　　，以士信为浙江行省左丞相，幽达识帖睦迩于嘉兴。元征粮不复与。参军俞思齐者，字中孚，泰州人，谏士诚曰："向为贼，可无贡；今为臣，不贡可乎？"士诚怒，抵案仆地，思齐即引疾去。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

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

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有吴中，吴承平久　，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太祖与士诚接境。士诚数以兵攻常州、江阴、建德、长兴、诸全，辄不利去。而太祖遣邵荣攻湖州，胡大海攻绍兴，常遇春攻杭州，亦皆不能下。廖永安被执　，谢再兴叛降士诚，会太祖与陈友谅相持，未暇及也。友谅亦遣使约士诚夹攻太祖，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太祖既平武昌，师还，即命徐达等规取准东，克泰州、通州，围高邮。士诚以舟师溯江来援，太祖自将击走之。达等遂拔高邮，取淮安，悉定淮北地。于是移檄平江，数士诚八罪。徐达、常遇春帅兵自太湖趋湖州，吴人迎战于毘山，又战于七里桥，皆败，遂围湖州。士诚遣硃暹、五太子等以六万众来援，屯于旧馆，筑五砦自固。达、遇春筑十垒以遮之，断其粮道。士诚知事急，亲督兵来战，败于阜林。其将徐志坚败于东迁，潘元绍败于乌镇，升山水陆寨皆破，旧馆援绝，五太子、硃暹、吕珍皆降。五太子者，士诚养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跃丈余，又善没水，珍、暹皆宿将善战，至是降。达等以徇于湖州。守将李伯升等以城降，嘉兴、松江相继降。潘原明亦以杭州降于李文忠。

二十六年十一月，大军进攻平江，筑长围困之。士诚距守数月。太祖贻书招之曰："古之豪杰，以畏天顺民为贤，以全身保族为智　，汉窦融、宋钱亻叔是也。尔宜三思，勿自取夷灭，为天下笑。"士诚不报，数突围决战，不利。李伯升知士诚困甚，遣所善客逾城说士诚曰："初公所恃者，湖州、嘉兴、杭州耳，今皆失矣。独守此城，恐变从中起，公虽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顺天命，遣使金陵，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开城门，幅巾待命，当不失万户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复失之，于公何损？"士诚仰观良久曰："吾将思之。"乃谢客，竟不降。士诚故有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骁猛善斗，每被银铠锦衣出入阵中，至是亦悉败，溺万里桥下死。最后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汹汹无固志。二十七年九月，城破，士诚收余众战于万寿寺东街，众散走。仓皇归府

第，拒户自缢。故部将赵世雄解之。大将军达数遣李伯升、潘元绍等谕意，士诚瞑目不答。舁出葑门，入舟，不复食。至金陵，竟自缢死，年四十七。命具棺葬之。

方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曰："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齐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亦自缢。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先是，黄敬夫等三人用事，吴人知士诚必败，有"黄菜叶"十七字之谣，其后卒验云。

莫天祐者，元末聚众保无锡州，士诚招之。不从。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诚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诚累表为同佥枢密院事。及平江既围，他城皆下，惟天祐坚守。士诚破，胡廷瑞急攻之，乃降。太祖以其多伤我兵，诛之。

李伯升仕士诚至司徒，既降，命仍故官，进中书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尝将兵讨平湖广慈利蛮，又为征南右副将军，同吴良讨靖州蛮。后坐胡党死。潘元明以平章守杭州降，仍为行省平章，与伯升俱岁食禄七百五十石，不治事。云南平，以元明署布政司事，卒官。

士诚自起至亡，凡十四年。

方国珍，黄岩人。长身黑面，体白如瓠，力逐奔马。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元至正八年，有蔡乱头者，行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讨之，兵败，为所执，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寻叛，寇温州。元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兵往讨，复败，被执。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招之降。已而汝、颍兵起，元募舟师守江。国珍疑惧，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授徽州路治中。国珍不听命，陷台州，焚苏之太仓。元复以海道漕运万户招之，乃受官。寻进行省参政，俾以兵攻张士诚。士诚遣将御之昆山。国珍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降，乃罢兵。

先是，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始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惟都事刘基以国珍首逆，数降数叛，不可赦。朝议不听。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温、台之地，益强不可制。国珍之初作乱也，元出空名宣敕数十道募人击贼。海滨壮士多应募立功。所司邀重贿，不辄与，有一家数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国珍之徒，一再招谕，皆至大官。由是民

慕为盗，从国珍者益众。元既失江、淮，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而无以难也。有张子善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国珍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

太祖已取婺州，使主簿蔡元刚使庆元。国珍谋于其下曰："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况为我敌者，西有吴，南有闽。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变。"众以为然。于是遣使奉书进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绮百匹。太祖复遣镇抚孙养浩报之。国珍请以温、台、庆元三郡献，且遣次子关为质。太祖却其质，厚赐而遣之；复使博士夏煜往，拜国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事。国珍名献三郡，实阴持两端。煜既至，乃诈称疾，自言老不任职，惟受平章印诰而已。太祖察其情，以书谕曰："吾始以汝豪杰识时务，故命汝专制一方。汝顾中怀叵测，欲觇我虚实则遣侍子，欲却我官爵则称老病。夫智者转败为功，贤者因祸成福，汝审图之。"是时国珍岁岁治海舟，为元氵曹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元累进国珍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分省庆元。国珍受之如故，特以甘言谢太祖，绝无内附意。及得所谕书，竟不省。太祖复以书谕曰："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隗嚣、公孙述故辙可鉴。大军一出，不可虚辞解也。"国珍诈穷，复阳为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太祖复却之。

已而苗帅蒋英等叛，杀胡大海，持首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国璋守台，邀击之，为所败，被杀，太祖遣使吊祭。逾年，温人周宗道以平阳来降。国珍从子明善守温以兵争。参军胡深击败之，遂下瑞安，进兵温州。国珍恐，请岁输白金三万两给军，俟杭州下，即纳土来归。太祖诏深班师。

吴元年克杭州。国珍据境自如，遣间谍假贡献名觇胜负，又数通好于扩廓帖木儿及陈友定，图为掎角。太祖闻之怒，贻书数其十二罪，复责军粮二十万石。国珍集众议，郎中张本仁、左丞刘庸等皆言不可从。有丘楠者，独争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公经营浙东十余年矣，迁延犹豫，计不早定，不可谓智。既许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谓信。彼之征师，则有词矣，我实负彼，不可谓直。幸而扶服请命，庶几可视钱亻叔乎？"国珍不听，惟日夜运珍宝，治舟楫，为航海计。

九月，太祖已破平江，命参政硃亮祖攻台州，国瑛迎战败走。进克温州。征南将军汤和以大军长驱抵庆元。国珍帅所部遁入海。追败之盘屿，其部将相次降。和数令人示以顺逆，国珍乃遣子关奉表乞降曰："臣

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盖幕下士詹鼎词也。

太祖览而怜之，赐书曰：“汝违吾谕，不即敛手归命，次且海外，负恩实多。今者穷蹙无聊，情词哀恳，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遂促国珍入朝，面让之曰：“若来得毋晚乎！”国珍顿首谢。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数岁，卒于京师。

子礼，官广洋卫指挥佥事；关，虎贲卫千户所镇抚。关弟行，字明敏，善诗，承旨宋濂尝称之。

刘仁本，字德元，国珍同县人。元末进士乙科，历官浙江行省郎中，与张本仁俱入国珍幕。数从名士赵亻叔、谢理、硃右等赋诗，有称于时。国珍海运输元，实仁本司其事。硃亮祖之下温州也，获仁本。太祖数其罪，鞭背溃烂死。余官属从国珍降者皆徙滁州，独赦丘楠，以为韶州知府。

詹鼎者，宁海人，有才学。为国珍府都事，判上虞，有治声。既至京，未见用，草封事万言，候驾出献之。帝为立马受读，命丞相官鼎。杨宪忌其才，沮之。宪败，除留守经历，迁刑部郎中，坐累死。明玉珍，随州人。身长八尺余，目重瞳子。徐寿辉起，玉珍与里中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及寿辉称帝，使人招玉珍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玉珍引众降，以元帅守沔阳。与元将哈麻秃战湖中，飞矢中右目，遂眇。久之，玉珍帅斗船五十艘掠粮川、峡间，将引还。时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庆，义兵元帅杨汉应募至，欲杀之而并其军，不克。汉走出峡，遇玉珍为言：“重庆无重兵，完者都与右丞哈麻秃不相能，若回船出不意袭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决，部将戴寿曰：“机不可失也。可分船为二，半贮粮归沔阳，半因汉兵攻重庆，不济则掠财物而还。”玉珍从其策，袭重庆，走完者都，执哈麻秃献寿辉。寿辉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至正十七年也。

已而完者都自果州来，会平章朗革歹、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万胜御之。胜，黄陂人，有智勇，玉珍宠爱之，使从己姓，众呼为明二，后乃复姓名。胜攻嘉定，半年不下。玉珍帅众围之，遣胜以轻兵袭陷成都，虏朗革歹及资妻子。朗革歹妻自沉于江。以资妻子徇嘉定，招资降。资引弓射杀妻。俄城破，执资及完者都、朗革歹归于重庆，馆诸治平寺，欲使为己用。三人者执不可，乃斩于市，以礼葬之，蜀人谓之“三忠”。于是诸郡县相次来附。

二十年，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立。玉珍曰：“与友谅俱臣徐氏，顾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绝不与通。立寿辉庙于城南隅，岁时致祀。自立为陇蜀王，以刘桢为参谋。

桢，字维周，泸州人。元进士。尝为大名路经历，弃官家居。玉珍之攻重庆也，道泸，部将刘泽民荐之。玉珍往见，与语大悦，即日延至舟中，尊礼备至。次年，桢屏人说曰：“西蜀形胜地，大王抚而有之，休养伤残，用贤治兵，可以立不世业。不于此时称大号以系人心，一旦将士思乡土，瓦解星散，大王孰与建国乎。”玉珍善之，乃谋于众，以二十二年春僭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立妻彭氏为皇后，子升为太子。效周制，设六卿，以刘桢为宗伯。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蜀兵视诸国为弱，胜兵不满万人。玉珍素无远略，然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既即位，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刘桢为之谋也。

明年，遣万胜由界首，邹兴由建昌，又指挥李某者由八番，分道攻云南。两路皆不至，惟胜兵深入，元梁王走营金马山。逾年，王挟大理兵击胜，胜以孤军无继引还。复遣兴取巴州。久之，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改冢宰戴寿、司马万胜为左、右丞相，司寇向大亨、司空张文炳知枢密院事，司徒邹兴镇成都，吴友仁镇保宁，司寇莫仁寿镇夔关，皆平章事。

是岁，遣胜取兴元，使参政江俨通好于太祖。太祖遣都事孙养浩报聘，遗玉珍书曰：“足下处西蜀，予处江左，盖与汉季孙、刘相类。近者王保保以铁骑劲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谋臣如攸、彧，猛将如辽、合阝，予两人能高枕无忧乎。予与足下实脣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鉴。”自后信使往返不绝。

二十六年春，玉珍病革，召寿等谕曰：“西蜀险固，若协力同心，左

右嗣子，则可以自守。不然，后事非所知也。”遂卒。凡立五年，年三十六。

子升嗣，改元开熙，葬玉珍于江水之北，号永昌陵，庙号太祖。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同听政。升甫十岁，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而万胜与张文炳有隙，胜密遣人杀之。文炳所善玉珍养子明昭，复矫彭氏旨缢杀胜。胜于明氏功最多，其死，蜀人多怜之。吴友仁自保宁移檄，以清君侧为名。升命戴寿讨之。友仁遗寿书谓：“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寿乃奏诛昭，友仁入朝谢罪。于是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专恣，国柄旁落，遂益不振。万胜既死，刘桢为右丞相，后三年卒。是岁，升遣使告哀于太祖，已，又遣使入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报之。

洪武元年，太祖克元都，升奉书称贺。明年，太祖遣使求大木。升遂并献方物。帝答以玺书。其冬，遣平章杨璟谕升归命。升不从。璟复遗升书曰：

古之为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誉无穷，反是者辄败。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佐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我主上仁圣威武，神明响应，顺附者无不加恩，负固者然后致讨。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师，数使使谕意。又以足下年幼，未历事变，恐惑于狂瞽，失远大计，故复遣璟面谕祸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向者如陈、张之属，窃据吴、楚，造舟塞江河，积粮过山岳，强将劲兵，自谓无敌。然鄱阳一战，友谅授首，旋师东讨，张氏面缚。此非人力，实天命也。足下视此何如？友谅子窜归江夏，王师致伐，势穷衔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锡爵，恩荣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无彼之过，而能翻然觉悟，自求多福，则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绝，岂不贤智矣哉？若必欲崛强一隅，假息顷刻，鱼游沸鼎，燕巢危幕，祸害将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临，凡今为足下谋者，他日或各自为身计，以取富贵。当此之时，老母弱子，将安所归？祸福利害，□□然可睹，在足下审之而已。

升终不听。

又明年，兴元守将以城降。吴友仁数往攻之，不克。是岁，太祖遣使假道征云南，升不奉诏。四年正月命征西将军汤和帅副将军廖永忠等以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前将军傅友德帅副将军顾时等以步骑由秦、陇趋成都，伐蜀。初，寿言于升曰："以王保保、李思齐之强，犹莫能与明抗，况吾蜀乎！一旦有警，计安出？"友仁曰："不然，吾蜀襟山带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内修备。"升以为然，遣莫仁寿以铁索横断瞿塘峡口。至是又遣寿、友仁、邹兴等益兵为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凿两岸石壁，引铁索为飞桥，用木板置礋以拒敌。和军至，不能进。傅友德觇阶、文无备，进破之，又破绵州。寿乃留兴等守瞿塘，而自与友仁还，会向大亨之师以援汉州。数战皆大败，寿、大亨走成都，友仁走保宁。时永忠亦破瞿塘关。飞桥铁索皆烧断，兴中矢死，夏兵皆溃。遂下夔州，师次铜罗峡。升大惧，右丞刘仁劝奔成都。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仅延旦夕命。大军所过，势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于是遣使赍表乞降。升面缚衔璧舆榇，与母彭及官属降于军门。和受璧，永忠解缚，承旨抚慰，下令诸将不得有所侵扰。而寿、大亨亦以成都降于友德。升等悉送京师，礼臣奏言："皇帝御奉天殿，明升等俯伏待罪午门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升幼弱，事由臣下，与孟昶异，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仪。"是日授升爵归义侯，赐第京师。

冬十月，和等悉定川、蜀诸郡县，执友仁于保宁，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丁世贞者，文州守将也，友德攻文州，据险力战，汪兴祖死焉。文州破，遁去。已复以兵破文州，杀硃显忠，友德击走之。夏亡，复集余众围秦州五十日。兵败，夜宿梓潼庙，为其下所杀。友仁至京师，帝以其寇汉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国，僇于市。戍他将校于徐州。明年徙升于高丽。

赞曰：友谅、士诚起刀笔负贩，因乱僭窃，恃其富强，而卒皆败于其所恃。迹其始终成败之故，太祖料之审矣。国珍首乱，反覆无信，然竟获良死，玉珍乘势，割据一隅，僭号二世，皆不可谓非幸也。国珍又名谷珍，盖降后避明讳云。

列传第十二

○扩廓帖木儿蔡子英 陈友定伯颜子中等 把匝剌瓦尔密

扩廓帖木儿，沈丘人。本王姓，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汝、颍盗起，中原大乱，元师久无功。至正十二年，察罕起义兵，战河南、北，击贼关中、河东，复汴梁，走刘福通，平山东，降田丰，灭贼几尽。既而总大军围益都，田丰叛，察罕为王士诚所刺，事具《元史》。察罕既死，顺帝即军中拜扩廓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如察罕官。帅兵围益都，穴地而入，克之。执丰、士诚，剖其心以祭察罕，缚陈猱头等二十余人献阙下。东取莒州，山东地悉定。至正二十二年也。

初，察罕定晋、冀，孛罗帖木儿在大同，以兵争其地，数相攻，朝廷下诏和解，终不听。扩廓既平齐地，引军还，驻太原，与孛罗构难如故。会朝臣老的沙、秃坚获罪于太子，出奔孛罗，孛罗匿之。诏削孛罗官，解其兵柄。孛罗遂举兵反，犯京师，杀丞相搠思监，自为左丞相，老的沙为平章，秃坚知枢密院。太子求援于扩廓，扩廓遣其将白锁住以万骑入卫，战不利，奉太子奔太原。逾年，扩廓以太子令举兵讨孛罗，入大同，进薄大都。顺帝乃袭杀孛罗于朝。扩廓从太子入觐，以为太傅、左丞相。当是时，微扩廓，太子几殆。扩廓功虽高，起行间，骤至相位，中朝旧臣多忌之者。而扩廓久典军，亦不乐在内，居两月，即请出治兵，南平江、淮。诏许之，封河南王，俾总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分省中官属之半以自随。卤簿甲仗互数十里，军容甚盛。时太祖已灭陈友谅，尽有江、楚地，张士诚据淮东、浙西。扩廓知南军强，未可轻进，乃驻军河南，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四将军者，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也。

思齐，罗山人，与察罕同起义兵，齿位略相埒。得檄大怒曰："吾与若父交，若发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关。思道等亦皆不听调。扩廓叹曰："吾奉诏总天下兵，而镇将不受节制，何讨贼为！"乃遣其弟脱因帖木儿以一军屯济南，防遏南军，而自引兵西入关，攻思齐等。思齐等会兵长安，盟于含元殿旧基，并力拒扩廓。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顺帝使使谕令罢兵，专事江、淮。扩廓欲遂定思齐等，然后引军东。乃遣其骁将貊高趋河中，欲出不意捣凤翔，覆思齐巢穴。貊高所将多孛罗部曲，行至卫辉，军变，胁貊高叛扩廓，袭卫辉、彰德据

之，罪状扩廓于朝。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不可。及还京师，皇后谕指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胁顺帝禅位。扩廓未至京三十里，留其军，以数骑入朝。由是太子衔之，而顺帝亦心忌扩廓。廷臣哗言扩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关中，今罢兵不奉诏，跋扈有状。及貊高奏至，顺帝乃削扩廓太傅、中书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其军隶诸将；而以貊高知枢密院事兼平章，总河北军，赐其军号“忠义功臣”。太子开抚军院于京师，总制天下兵马，专备扩廓。

扩廓既受诏，退军泽州，其部将关保亦归于朝。朝廷知扩廓势孤，乃诏李思齐等东出关，与貊高合攻扩廓，而令关保以兵戍太原。扩廓愤甚，引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于是顺帝下诏尽削扩廓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之。是时明兵已下山东，收大梁。梁王阿鲁温，察罕父也，以河南降。脱因帖木儿败走，余皆望风降遁，无一人抗者。既迫潼关，思齐等仓皇解兵西归，而貊高、关保皆为扩廓所擒杀。顺帝大恐，下诏归罪于太子，罢抚军院，悉复扩廓官，令与思齐等分道南讨。诏下一月，明兵已逼大都，顺帝北走。扩廓入援不及，大都遂陷，距察罕死时仅六年云。

明兵已定元都，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徇山西。扩廓遣将御之，战于韩店，明师大败。会顺帝自开平命扩廓复大都，扩廓乃北出雁门，将由保安径居庸以攻北平。徐达、常遇春乘虚捣太原，扩廓还救。部将豁鼻马潜约降于明。明兵夜劫营，营中惊溃。扩廓仓卒以十八骑北走，明兵遂西入关。思齐以临洮降。思道走宁夏，其弟良臣以庆阳降，既而复叛，明兵破诛之。于是元臣皆入于明，唯扩廓拥兵塞上，西北边苦之。

洪武三年，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总大兵出西安，捣定西。扩廓方围兰州，趋赴之。战于沈儿峪，大败，尽亡其众，独与妻子数人北走，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时顺帝崩，太子嗣立，复任以国事。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明年，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兵希出塞矣。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

初，察罕破山东，江、淮震动。太祖遣使通好。元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浮海如江东，授太祖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赐以龙衣御酒。甫至而察罕被刺，太祖遂不受，杀马合谋，以张昶才，留官之。及扩廓视师河南，太祖乃复遣使通好，扩廓辄留使者不遣。凡七致书，皆不答。既出塞，复遣人招谕，亦不应。最后使李思齐往。始至，则待以礼。寻使骑士送归，至塞下，辞曰："主帅有命，请公留一物为别。"思齐曰："吾远来无所赍。"骑士曰："愿得公一臂。"思齐知不免，遂断与之。还，未几死。太祖以是心敬扩廓。一日，大会诸将，问曰："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册其妹为秦王妃。

张昶仕明，累官中书省参知政事，有才辨，明习故事，裁决如流，甚见信任。自以故元臣，心尝恋恋。会太祖纵降人北还，昶附私书访其子存亡。杨宪得书稿以闻，下吏按问。昶大书牍背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乃杀之。而扩廓幕下士不屈节纵出塞者，有蔡子英。

子英，永宁人，元至正中进士。察罕开府河南，辟参军事，累荐至行省参政。元亡，从扩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扩廓军败，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太祖闻其名，使人绘形求得之，传诣京师。至江滨，亡去，变姓名，赁舂。久之，复被获。械过洛阳，见汤和，长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须，不动。其妻适在洛，请与相见，子英避不肯见。至京，太祖命脱械以礼遇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书曰："陛下乘时应运，削平群雄，薄海内外，莫不宾贡。臣鼎鱼漏网，假息南山。曩者见获，复得脱亡。七年之久，重烦有司追迹。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无极，非不欲自竭犬马，但名义所存，不敢辄渝初志。自惟身本韦布，智识浅陋，过蒙主将知荐，仕至七命，跃马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尺寸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挈持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寡廉耻之俘囚，厕诸维新之朝、贤士大夫之列哉！臣日夜思维，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礼，臣固不敢卖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禄。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锢海南，毕其余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或王蠋闭户以自缢，李芾阖门以自屠，彼非恶荣利而乐死亡，顾义之所在，虽汤镬有不得避也。渺焉之躯，上愧古人，死有余恨，惟陛下裁察。"帝览其书，益重之，馆之仪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问其

故，曰：“无他，思旧君耳。”帝知不可夺，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清人，徙居汀之清流。世业农。为人沉勇，喜游侠。乡里皆畏服。至正中，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讨贼，友定应募。公安与语，奇之，使掌所募兵，署为黄土砦巡检。以讨平诸山寨功，迁清流县尹。陈友谅遣其将邓克明等陷汀、邵，略杉关。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御之。战于黄土，大捷，走克明。逾年，克明复取汀州，急攻建宁。守将完者帖木儿檄友定入援，连破贼，悉复所失郡县。行省上其功第一，进参知政事。已，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友定尽有福建八郡之地。

友定以农家子起佣伍，目不知书。及据八郡，数招致文学知名士，如闽县郑定、庐州王翰之属，留置幕下。粗涉文史，习为五字小诗，皆有意理。然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漳州守将罗良不平，以书责之曰：“郡县者，国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廪廪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圉仆，擅廪廪如私藏，名虽报国，实有鹰扬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诛良。而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崇安令孔楷、建阳人詹翰拒友定不从，皆被杀。于是友定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顺帝嘉之，下诏褒美。

太祖既定婺州，与友定接境。友定侵处州。参政胡深击走之，遂下浦城，克松溪，获友定将张子玉，与硃亮祖进攻建宁，破其二栅。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万屯锦江，绕出深后，断其归路，而自帅牙将赖政等以锐师搏战，德柔自后夹击。深兵败，被执死。太祖既平方国珍，即发兵伐友定。将军胡廷美、何文辉由江西趋杉关，汤和、廖永忠由明州海道取福州，李文忠由浦城取建宁，而别遣使至延平，招谕友定。友定置酒大会诸将及宾客，杀明使者，沥其血酒甕中，与众酌饮之。酒酣，誓于众曰：“吾曹并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视福州，环城作垒。距垒五十步，辄筑一台，严兵为拒守计。已而闻杉关破，急分军为二，以一军守福，而自帅一军守延平，以相掎角。及汤和等舟师抵福之五虎门，平章曲出引兵逆战败，明兵缘南台蚁附登城。守将遁去，参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佥院柏帖木儿积薪楼下，杀妻妾及二女，纵火自焚死。

廷美克建宁，汤和进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诸将请出战，不许。数请不已，友定疑所部将叛，杀萧院判。军士多出降者。会军器局灾，城中礮声震地，明师知有变，急攻城。友定呼其属诀曰：“大事已去，吾一死报国，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药死。所部争开城门纳明师。师入，趋视之，犹未绝也。舁出水东门，适天大雷雨，友定复苏。械送京师。入见，帝诘之。友定历声曰：“国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海杀之。

海，一名宗海，工骑射，亦喜礼文士。友定既被执，自将乐归于军门，至是从死。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友定既死，兴化、泉州皆望风纳疑。独漳州路达鲁花赤迭里弥实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剸喉而死。时云“闽有三忠”，谓友定、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也。

郑定，字孟宣。好击剑，为友定记室。及败，浮海入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末，累官至国子助教。王翰，字用文，仕元为潮州路总管。友定败，为黄冠，栖永泰山中者十载。太祖闻其贤，强起之，自刎死，有子偁知名。

为友定所辟者，又有伯颜子中。子中，其先西域人，后仕江西，因家焉。子中明《春秋》，五举有司不第，行省辟授东湖书院山长，迁建昌教授。子中虽儒生，慷慨喜谈兵。江西盗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赣州，而陈友谅兵已破赣。子中仓卒募吏民，与斗城下，不胜，脱身间道走闽。陈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员外郎。出奇计，以友定兵复建昌，浮海如元都献捷。累迁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何真兵救闽，至则真已降于廖永忠。子中跳坠马，折一足，致军前。永忠欲胁降之，不屈。永忠义而舍之。乃变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簿录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尝赍鸩自随，久之事浸解，乃还乡里。洪武十二年诏郡县举元遗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朝，以币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为歌七章，哭其祖父师友，饮鸩而死。

当元亡时，守土臣仗节死者甚众。明兵克太平，总管靳义赴水死。攻集庆，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战败，婴城固守。城破，犹督兵巷战，坐伏龟楼指挥。左右或劝之遁，福寿叱而射之，遂死于兵。参政伯家奴、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战死。克镇江，守将段武、平章定定战死。克宁

国，百户张文贵杀妻妾自刎死。克徽州，万户吴讷战败自杀。克婺州，浙东廉访使杨惠、婺州达鲁花赤僧住战死。克衢州，总管马浩赴水死。石抹宜孙守处州，其母与弟厚孙先为明兵所获，令为书招之。不听。比克处，宜孙战败，走建宁，收集士卒，欲复处州。攻庆元，为耿再成所败，还走建宁。半道遇乡兵，被杀，部将李彦文葬之龙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复其处州生祠。又祠福寿于应天，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阙、黼事具《元史》。

其后大军北克益都，平章普颜不花不屈死。克东昌，平章申荣自经死。真定路达鲁花赤钹纳锡彰闻王师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克奉元，西台御史桑哥失里与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终南山，郎中王可仰药死，检校阿失不花自经死。三原县尹硃春谓其妻曰："吾当死以报国。"妻曰："君能尽忠，妾岂不能尽节。"亦俱投缳死。又大军攻永州，右丞邓祖胜固守，食尽力穷，仰药死。克梧州，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战死，张翱赴水死。克靖江，都事赵元隆、陈瑜、刘永锡，廉访使佥事帖木儿不花，元帅元秃蛮，万户董丑汉，府判赵世杰皆自杀。至如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等所破郡县，守吏将帅多死节者，已见《元史》，不具载，载其见《明实录》者。

又有刘谌，江西人，为仁寿教官。明玉珍入蜀，弃官隐泸州。玉珍欲官之，不就。凤山赵善璞隐深山，明玉珍聘为学士，亦不就。而张士诚破平江时，参军杨椿挺身战，刃交于胸，嗔目怒骂死，妻亦自经。士诚又以书币征故左司员外郎杨乘于松江，乘具酒醴告祖祢，顾西日晴明，曰："人生晚节，如是足矣。"夜分自经死。其亲藩死事最烈者，有云南梁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也。封梁王，仍镇云南。顺帝之世，天下多故，云南僻远，王抚治有威惠。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号于蜀，遣兵三道来攻，王走营金马山。明年以大理兵迎战，玉珍兵败退。久之，顺帝北去，大都不守，中国无元尺寸地，而王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

未几，明师平四川，天下大定。太祖以云南险僻，不欲用兵。明年正月，北平守将以所得王遣往漠北使者苏成来献，太祖乃命待制王祎赍诏偕成往招谕。王待祎以礼。会元嗣君遣使脱脱来征饷，脱脱疑王有他意，因胁以危语。王遂杀祎而以礼敛之。逾三年，太祖复遣湖广参政吴云偕大军所获云南使臣铁知院等往。知院以己奉使被执，诱云改制书绐王。云不从，被杀。王闻云死，收其骨，送蜀绐孤寺。

太祖知王终不可以谕降，乃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

副，帅师征之。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下普定。王遣司徒平章达里麻率兵驻曲靖。沐英引军疾趋，乘雾抵白石江。雾解，达里麻望见大惊。友德等率兵进击，达里麻兵溃被擒。先是，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尝倚其兵力，后以疑杀之，遂失大理援。至是达里麻败，失精甲十余万。王知事不可为，走普宁州之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遂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俱自经。太祖迁其家属于耽罗。赞曰：洪武九年，方谷珍死，宋濂奉敕撰墓碑，于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独至察罕，曰齐国李忠襄王，顺逆之理昭然可见矣。扩廓百战不屈，欲继先志，而赍恨以死。友定不作何真之偷生，梁王耻为纳哈出之背国，要皆元之忠臣也。《诗》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易》曰“苦节悔亡”，其伯颜子中、蔡子英之谓欤。尝谓元归塞外，一时从臣必有赋《式微》之章于沙漠之表者，惜其姓字湮没，不得见于人间。然则若子英者，又岂非厚幸哉！

列传第十三 徐达 常遇春

徐达，字天德，濠人，世业农。达少有大志，长身高颧　　，刚毅武勇。太祖之为郭子兴部帅也，达时年二十二，往从之，一见语合。及太祖南略定远，帅二十四人往，达首与焉。寻从破元兵于滁州涧，从取和州，子兴授达镇抚。子兴执孙德崖，德崖军亦执太祖，达挺身诣德崖军请代，太祖乃得归，达亦获免。从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与常遇春皆为军锋冠。从破擒元将陈野先，别将兵取溧阳、溧水，从下集庆。太祖身居守，而命达为大将，帅诸军东攻镇江，拔之。号令明肃，城中宴然。授淮兴翼统军元帅。

时张士诚已据常州，挟江东叛将陈保二以舟师攻镇江。达败之于龙潭，遂请益兵以围常州。士诚遣将来援。达以敌狡而锐，未易力取，乃离城设二伏以待　，别遣将王均用为奇兵，而自督军战。敌退走遇伏，大败之，获其张、汤二将，进围常州。明年克之。进佥枢密院事。继克宁国，徇宜兴，使前锋赵德胜下常熟，擒士诚弟士德。明年复攻宜兴，克之。太祖自将攻婺州，命达留守应天，别遣兵袭破天完将赵普胜，复池州。迁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进攻安庆，自无为陆行，夜掩浮山寨，破普胜部将于青山，遂克潜山。还镇池州，与遇春设伏，败陈友谅军于九华山下，斩首万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达不可，乃以状闻。而遇春先以夜坑其人过半，太祖不怿，悉纵遣余众。于是始命达尽护诸将。陈友谅犯龙江，达军南门外，与诸将力战破之，追及之慈湖，焚其舟。

明年，从伐汉，取江州。友谅走武昌，达追之。友谅出战舰沔阳，达营汉阳沌口以遏之。进中书右丞。明年　，太祖定南昌，降将祝宗、康泰叛。达以沌口军讨平之。从援安丰，破吴将吕珍，遂围庐州。会汉人寇南昌，太祖召达自庐州来会师，遇于鄱阳湖。友谅军甚盛，达身先诸将力战，败其前锋，杀千五百人，获一巨舟。太祖知敌可破，而虑士诚内犯，即夜遣达还守应天，自帅诸将鏖战，竟毙友谅。

明年，太祖称吴王，以达为左相国。复引兵围庐州，克其城。略下江陵、辰州、衡州、宝庆诸路，湖、湘平。召还　，帅遇春等徇淮东，克泰州。吴人陷宜兴，达还救复之。复引兵渡江，克高邮，俘吴将士千余人。会遇春攻淮安，破吴军于马骡港，守将梅思祖以城降。进破安丰，获元将忻都，走左君弼，尽得其运艘。元兵侵徐州，迎击，大破之，俘斩万计。淮南、北悉平。

师还，太祖议征吴。右相国李善长请缓之。达曰：“张氏汰而苛，大将李伯升辈徒拥子女玉帛，易与耳。用事者，黄、蔡、叶三参军　，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以大军蹙之，三吴可计日定。”太祖大悦，拜达大将军，平章遇春为副将军，帅舟师二十万人薄湖州。敌三道出战，达亦分三军应之，别遣兵扼其归路。敌战败返走，不得入城。还战，大破之，擒将吏二百人，围其城。士诚遣吕珍等以兵六万赴救，屯旧馆，筑五寨自固。达使遇春等为十垒以遮之。士诚自以精兵来援，大破之于阜林。士诚走，遂拔升山水陆寨。五太子、硃暹、吕珍等皆降，以徇于城下，湖州降。遂下吴江州，从太湖进围平江。达军葑门，遇春军虎丘，郭子兴军娄门，华云龙军胥门，汤和军阊门，王弼军盘门，张温军西门，康茂才军北门，耿炳文军城东北，仇成军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筑长围困之。架木塔与城中浮屠等。别筑台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台上又置巨礮，所击辄糜碎。城中大震。达遣使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将军谋勇绝伦，故能遏乱略，削群雄。今事必禀命，此将军之忠，吾甚嘉之。然将在外，君不御。军中缓急，将军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既而平江破，执士诚，传送应天，得胜兵二十五万人。城之将破也，达与遇春约曰：“师入，我营其左，公营其右。”又令荅士曰：“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既入，吴人安堵如故。师还，封信国公。

寻拜征虏大将军，以遇春为副，帅步骑二十五万人，北取中原，太祖亲礻冯于龙江。是时称名将　，必推达、遇春。两人才勇相类，皆太祖所倚重。遇春剽疾敢深入，而达尤长于谋略。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诛僇，达所至不扰，即获壮士与谍，结以恩义，俾为己用。由此多乐附大将军者。至是，太祖谕诸将御军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又谓达，进取方略，宜自山东始。师行，克沂州，降守将王宣。进克峄州，王宣复叛，击斩之。莒、密、海诸州悉下。乃使韩政分兵扼河，张兴祖取东平、济宁，而自帅大军拔益都，徇下潍、胶诸州县。济南降，分兵取登、莱。齐地悉定。

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达为右丞相。册立皇太子，以达兼太子少傅。副将军遇春克东昌，会师济南　，击斩乐安反者。还军济宁，引舟师溯河，趋汴梁，守将李克彝走，左君弼、竹贞等降。遂自虎牢关入洛阳，与元将脱因帖木儿大战洛水北，破走之。梁王阿鲁温以河南隆，略定嵩、陕、陈、汝诸州，遂捣潼关。李思齐奔凤翔，张思道奔鹿阝城，遂入关，西至华州。

捷闻，太祖幸汴梁，召达诣行在所，置酒劳之，且谋北伐。达

曰："大军平齐鲁　　，扫河洛，王保保逡巡观望；潼关既克，思齐辈狼狈西奔。元声援已绝，今乘势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帝曰："善。"达复进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达顿首受命。遂与副将军会师河阴，遣裨将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师次临清，使傅友德开陆道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遂引而北。遇春已克德州，合兵取长芦，扼直沽，作浮桥以济师。水陆并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进克通州。顺帝帅后妃太子北去。逾日，达陈兵齐化门，填濠登城。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不降，斩之，其余不戮一人。封府库，籍图书宝物，令指挥张胜以兵千人守宫殿门，使宦者护视诸宫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

捷闻，诏以元都为北平府，置六卫，留孙兴祖等守之，而命达与遇春进取山西。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　　，冯胜、汤和下怀庆，度太行，取泽、潞，达以大军继之。时扩廓帖木儿方引兵出雁门，将由居庸以攻北平。达闻之，与诸将谋曰："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此成擒耳。"诸将皆曰："善。"乃引兵趋太原。扩廓至保安，果还救。达选精兵夜袭其营。扩廓以十八骑遁去。尽降其众，遂克太原。乘势收大同，分兵徇未下州县。山西悉平。

二年引兵西渡河。至鹿台，张思道遁，遂克奉元。时遇春下凤翔，李思齐走临洮，达会诸将议所向。皆曰："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　　，而庆阳易于临洮，请先庆阳。"达曰："不然，庆阳城险而兵精，猝未易拔也。临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备战斗，物产足佐军储。蹙以大兵，思齐不走，则束手缚矣。临洮既克，于旁郡何有？"遂渡陇，克秦州，下伏羌、宁远，入巩昌，遣右副将军冯胜逼临洮，思齐果不战降。分兵克兰州，袭走豫王，尽收其部落辎重。还出萧关，下平凉。思道走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良臣以庆阳降。达遣薛显受之。良臣复叛，夜出兵袭伤显。达督军围之。扩廓遣将来援，逆击败去，遂拔庆阳。良臣父子投于井，引出斩之。尽定陕西地。诏达班师，赐白金文绮甚厚。

将论功大封，会扩廓攻兰州，杀指挥使，副将军遇春已卒，三年春帝复以达为大将军　　，平章李文忠为副将军，分道出兵。达自潼关出西道，捣定西，取扩廓。文忠自居庸出东道，绝大漠，追元嗣主。达至定西，扩廓退屯沈儿峪，进军薄之。隔沟而垒，日数交。扩廓遣精兵从间

道劫东南垒，左丞胡德济仓卒失措，军惊扰，达帅兵击却之。德济，大海子也，达以其功臣子，械送之京师，而斩其下指挥等数人以徇。明日，整兵夺沟，殊死战，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德济至京，帝释之，而以书谕达："将军效卫青不斩苏建耳，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将军诛之，则已。今下廷议，吾且念其信州、诸暨功，不忍加诛。继自今，将军毋事姑息。"达既破扩廓，即帅师自徽州南一百八渡至略阳，克沔州，入连云栈，攻兴元，取之。而副将军文忠亦克应昌，获元嫡孙妃主将相。先后露布闻，诏振旅还京师。帝迎劳于龙江。乃下诏大封功臣，授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明年帅盛熙等赴北平练军马，修城池，徙山后军民实诸卫府，置二百五十四屯，垦田一千三百余顷。其冬，召还。

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时文忠军亦不利，引还。独胜至西凉获全胜，坐匿驼马，赏不行，事具《文忠》、《胜传》。明年，达复帅诸将行边，破敌于答剌海，还军北平，留三年而归。十四年，复帅汤和等讨乃儿不花。已，复还镇。

每岁春出，冬暮召还，以为常。还辄上将印，赐休沐，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旧邸者，太祖为吴王时所居也。达固辞。一日，帝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达醒，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觇之，大悦。乃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胡惟庸为丞相，欲结好于达，达薄其人，不答，则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发之，达亦不问；惟时时为帝言惟庸不任相。后果败，帝益重达。十七年，太阴犯上将，帝心恶之。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达言简虑精。在军，令出不二。诸将奉持凛凛，而帝前恭谨如不能言。善拊循，与下同甘苦，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严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宴然，民不苦兵。归朝之

日，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帝尝称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子四：辉祖、添福、膺绪、增寿。长女为文皇帝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辉祖，初名允恭，长八尺五寸，有才气，以勋卫署左军都督府事。达薨，嗣爵。以避皇太孙讳，赐今名。数出练兵陕西、北平、山东、河南。元将阿鲁帖木儿隶燕府，有异志，捕诛之。还领中军都督府。建文初，加太子太傅。燕王子高煦，辉祖甥也。王将起兵，高煦方留京师，窃其善马而逃。辉祖大惊，遣人追之，不及，乃以闻，遂见亲信。久之，命帅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俄被诏还，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及燕兵渡江，辉祖犹引兵力战。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万历中录建文忠臣，庙祀南都，以辉祖居首。后追赠太师，谥忠贞。

辉祖死逾月，成祖诏群臣：“辉祖与齐、黄辈谋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辉祖死，中山王不可无后。”遂命辉祖长子钦嗣。九年，钦与成国公勇、定国公景昌、永康侯忠等，俱以纵恣为言官所劾。帝宥勇等，而令钦归就学。十九年来朝，遽辞归。帝怒，罢为民。仁宗即位，复故爵，传子显宗、承宗。承宗，天顺初，守备南京，兼领中军府，公廉恤士有贤声。卒，子俌嗣。俌字公辅，持重，善容止。南京守备体最隆，怀柔伯施钅监以协同守备位俌上。亻甫不平，言于朝，诏以爵为序，著为令。弘治十二年，给事中胡易、御史胡献以灾异陈言下狱，俌上章救之。正德中，上书谏游畋，语切直。尝与无锡民争田，贿刘瑾，为时所讥。俌嗣五十二年而卒，赠太傅，谥庄靖。孙鹏举嗣，嬖其妾，冒封夫人，欲立其子为嫡，坐夺禄。传子邦瑞，孙维志，曾孙弘基。自承宗至弘基六世，皆守备南京，领军府事。弘基累加太傅，卒，谥庄武，子文爵嗣。明亡，爵除。

增寿以父任仕至左都督。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兵渡江，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王入，抚尸哭。即位，追封武阳侯，谥忠愍。寻进封定国公，禄二千五百石。以其子景昌嗣。骄纵，数被劾，成祖辄宥之。成祖崩，景昌坐居丧不出宿，夺冠服岁禄，已而复之。三传至玄孙光祚，累典军府，加太师，嗣四十五年卒，谥荣僖。传子至孙文璧，万历中，领后军府。以小心谨畏见亲于帝，数代郊天，加太师。累上书请建储，罢矿

税，释逮系。嗣三十五年卒，谥康惠。再传至曾孙允祯，崇祯末为流贼所杀。洪武诸功臣，惟达子孙有二公，分居两京。魏国之后多贤，而累朝恩数，定国常倍之。嘉靖中诏裁恩泽世封，有言定国功弗称者，竟弗夺也。

添福早卒。膺绪，授尚宝司卿，累迁中军都督佥事，奉朝请，世袭指挥使。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初从刘聚为盗，察聚终无成，归太祖于和阳。未至，困卧田间，梦神人被甲拥盾呼曰："起起，主君来。"惊寤，而太祖适至，即迎拜。时至正十五年四月也。无何，自请为前锋。太祖曰："汝特饥来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请。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及兵薄牛渚矶，元兵陈矶上，舟距岸且三丈余，莫能登。遇春飞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应声，奋戈直前。敌接其戈，乘势跃而上，大呼跳荡，元军披靡。诸将乘之，遂拔采石，进取太平。授总管府先锋，进总管都督。

时将士妻子辎重皆在和州，元中丞蛮子海牙复以舟师袭据采石，道中梗。太祖自将攻之，遣遇春多张疑兵分敌势。战既合，遇春操轻舸，冲海牙舟为二。左右纵击，大败之，尽得其舟。江路复通。寻命守溧阳，从攻集庆，功最。从元帅徐达取镇江，进取常州。吴兵围达于牛塘，遇春往援，破解之，擒其将，进统军大元帅。克常州，迁中翼大元帅。从达攻宁国，中流矢，裹创斗，克之。别取马驼沙，以舟师攻池州，下之，进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从取婺州，转同佥枢密院事，守婺。移兵围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门甕城，毁其战具，急攻之，遂下，得甲士万人，进佥枢密院事。攻杭州，失利，召还应天。从达拔赵普胜之水寨，从守池州，大破汉兵于九华山下，语具《达传》。

友谅薄龙湾，遇春以五翼军设伏，大破之，遂复太平，功最。太祖追友谅于江州，命遇春留守，用法严，军民肃然无敢犯，进行省参知政事。从取安庆。汉军出江游徼，遇春击之，皆反走，乘胜取江州。还守龙湾，援长兴，俘杀吴兵五千余人，其将李伯升解围遁。命甓安庆城。

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至是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事觉，太祖欲宥荣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义不与共生。"太祖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以是益爱重遇春。

池州帅罗友贤据神山寨，通张士诚，遇春破斩之。从援安丰。比至，吕珍已陷其城，杀刘福通，闻大军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军皆

败，遇春横击其阵，三战三破之，俘获士马无算。遂从达围庐州。城将下，陈友谅围洪都，召还。会师伐汉，遇于彭蠡之康郎山。汉军舟大，乘上流，锋锐甚。遇春偕诸将大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舟胶于浅，几殆。遇春射中定边，太祖舟得脱，而遇春舟复胶于浅。有败舟顺流下，触遇春舟乃脱。转战三日，纵火焚汉舟，湖水皆赤，友谅不敢复战。诸将以汉军尚强，欲纵之去，遇春独无言。比出湖口，诸将欲放舟东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溯江而上，诸将从之。友谅穷蹙，以百艘突围。诸将邀击之，汉军遂大溃，友谅死。师还，第功最，赉金帛土田甚厚。从围武昌，太祖还应天，留遇春督军困之。

明年，太祖即吴王位，进遇春平章政事。太祖复视师武昌。汉丞相张必先自岳来援。遇春乘其未集，急击擒之。城中由是气夺，陈理遂降，尽取荆、湖地。从左相国达取庐州，别将兵略定临江之沙坑、麻岭、牛陂诸寨，擒伪知州邓克明，遂下吉安。围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谕遇春："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于是遇春浚壕立栅以困之。顿兵六月，天瑞力尽乃降，遇春果不杀。太祖大喜，赐书褒勉。遇春遂因兵威谕降南雄、韶州，还定安陆、襄阳。复从徐达克泰州，败士诚援兵，督水军壁海安壩以遏之。

其秋拜副将军，伐吴。败吴军于太湖，于毘山，于三里桥，遂薄湖州。士诚遣兵来援，屯于旧馆，出大军后。遇春将奇兵由大全港营东阡，更出其后。敌出精卒搏战，奋击破之。袭其右丞徐义于平望，尽燔其赤龙船，复败之于乌镇，逐北至升山，破其水陆寨，悉俘旧馆兵，湖州遂下。进围平江，军虎丘。士诚潜师趋遇春，遇春与战北濠，破之，几获士诚。久之，诸将破葑门，遇春亦破阊门以入，吴平。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

复拜副将军，与大将军达帅兵北征。帝亲谕曰："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不虑不能战，虑轻战耳。身为大将，顾好与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谢。既行，以遇春兼太子少保，从下山东诸郡，取汴梁，进攻河南。元兵五万陈洛水北。遇春单骑突其阵，敌二十余骑攒□朔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锋，大呼驰入，麾下壮士从之。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降梁王阿鲁温，河南郡邑以次下。谒帝于汴梁，遂与大将军下河北诸郡。先驱取德州，将舟师并河而进，破元兵于河西务，克通州，遂入元都。别下保定、河间、真定。

与大将军攻太原，扩廓帖木儿来援。遇春言于达曰："我骑兵虽集，

步卒未至，骤与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达曰：“善。”会扩廓部将豁鼻马来约降　　，且请为内应，乃选精骑夜衔枚往袭。扩廓方燃烛治军书，仓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马，以十八骑走大同。豁鼻马降，得甲士四万，遂克太原。遇春追扩廓至忻州而还。诏改遇春左副将军，居右副将军冯胜上。北取大同，转徇河东，下奉元路，与胜军合，西拔凤翔。

会元将也速攻通州，诏遇春还备，以平章李文忠副之，帅步骑九万，发北平　，径会州，败敌将江文清于锦州，败也速于全宁。进攻大兴州，分千骑为八伏。守将夜遁，尽擒之，遂拔开平。元帝北走，追奔数百里。获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子女宝货称是。师还，次柳河川，暴疾卒，年仅四十。太祖闻之，大震悼。丧至龙江，亲出奠，命礼官议天子为大臣发哀礼。议上，用宋太宗丧韩王赵普故事。制曰“可”。赐葬钟山原，给明器九十事纳墓中。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二。

遇春沉鸷果敢，善抚士卒，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长于大将军达二岁　，数从征伐，听约束惟谨，一时名将称徐、常。遇春尝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军中又称“常十万”云。

遇春从弟荣，积功为指挥同知，从李文忠出塞，战死胪朐河。遇春二子，茂、升。

茂以遇春功，封郑国公，食禄二千石，予世券，骄稚不习事。洪武二十年命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于金山。胜，茂妇翁也。茂多不奉胜约束，胜数诮责之。茂应之慢，胜益怒，未有以发也。会纳哈出请降，诣右副将军蓝玉营，酒次，与玉相失，纳哈出取酒浇地，顾其下咄咄语。茂方在坐，麾下赵指挥者，解蒙古语，密告茂：“纳哈出将遁矣。”茂因出不意，直前搏之。纳哈出大惊，起欲就马。茂拔刀，砍其臂伤。纳哈出所部闻之，有惊溃者。胜故怒茂，增饰其状，奏茂激变，遂械系至京。茂亦言胜诸不法事。帝收胜总兵印，而安置茂于龙州，二十四年卒。初，龙州土官赵贴坚死，从子宗寿当袭。贴坚妻黄以爱女予茂为小妻，擅州事。茂既死，黄与宗寿争州印，相告讦。或构蜚语，谓茂实不死，宗寿知状。帝怒，责令献茂自赎，命杨文、韩观出师讨龙州。已而知茂果死，宗寿亦输款，乃罢兵。

茂无子，弟升，改封开国公，数出练军，加太子太保。升之没，

《实录》不载。其他书纪传谓，建文末，升及魏国公辉祖力战浦子口，死于永乐初。或谓升洪武中坐蓝玉党，有告其聚兵三山者，诛死。常氏为兴宗外戚，建文时恩礼宜厚，事遭革除，无可考，其死亦遂传闻异词。升子继祖，永乐元年迁云南之临安卫，时甫七岁。继祖子宁，宁子复。弘治五年诏曰："太庙配享诸功臣，其赠王者，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而子孙或不沾寸禄，沦于氓隶。朕不忍，所司可求其世嫡，量授一官，奉先祀。"乃自云南召复，授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嘉靖十一年绍封四王后，封复孙玄振为怀远侯，传至曾孙延龄，有贤行。崇祯十六年，全楚沦陷，延龄请统京兵赴九江协守。又言江都有地名常家沙，族丁数千皆其始祖远裔，请鼓以忠义，练为亲兵。帝嘉之，不果行。南都诸勋戚多恣睢自肆，独延龄以守职称。国亡，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

赞曰：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开平摧锋陷阵，所向必克，智勇不在中山下；而公忠谦逊，善持其功名，允为元勋之冠。身依日月，剖符锡土，若二王者，可谓极盛矣。顾中山赏延后裔，世叨荣宠；而开平天不假年，子孙亦复衰替。贵匹勋齐，而食报或爽，其故何也？太祖尝语诸将曰："为将不妄杀人，岂惟国家之利，尔子孙实受其福。"信哉，可为为将帅者鉴矣。

列传第十四 李文忠 邓愈 汤和 沐英

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儿，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喜甚，抚以为子，令从己姓。读书颖敏如素习。年十九，以舍人将亲军，从援池州，破天完军，骁勇冠诸将。别攻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败元院判阿鲁灰于万年街，复败苗军于于潜、昌化。进攻淳安，夜袭洪元帅，降其众千余，授帐前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寻会邓愈、胡大海之师，取建德，以为严州府，守之。

苗帅杨完者以苗、僚数万水陆奄至。文忠将轻兵破其陆军，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军见之亦遁。完者复来犯，与邓愈击却之。进克浦江，禁焚掠，示恩信。义门郑氏避兵山谷，招之还，以兵护之。民大悦。完者死，其部将乞降，抚之，得三万余人。

与胡大海拔诸暨。张士诚寇严州，御之东门，使别将出小北门，间道袭其后，夹击大破之。逾月，复来攻，又破之大浪滩，乘胜克分水。士诚遣将据三溪，复击败之，斩陆元帅，焚其垒。士诚自是不敢窥严州。进同佥行枢密院事。

胡大海得汉将李明道、王汉二，送文忠所，释而礼之，使招建昌守将王溥。溥降。苗将蒋英、刘震杀大海，以金华叛。文忠遣将击走之，亲抚定其众。处州苗军亦杀耿再成叛。文忠遣将屯缙云以图之。拜浙东行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全军事。

吴兵十万方急攻诸全，守将谢再兴告急，遣同佥胡德济往援。再兴复请益兵，文忠兵少无以应。会太祖使邵荣讨处州乱卒，文忠乃扬言徐右丞、邵平章将大军刻日进。吴军闻之惧，谋夜遁。德济与再兴帅死士夜半开门突击，大破之，诸全遂完。

明年，再兴叛降于吴，以吴军犯东阳。文忠与胡深迎战于义乌，将千骑横突其阵，大败之。已，用深策去诸全五十里别筑一城，以相掎角。士诚遣司徒李伯升以十六万众来攻，不克。逾年，复以二十万众攻新城。文忠帅硃亮祖等驰救，去新城十里而军。德济使人告贼势盛，宜少驻以俟大军。文忠曰：“兵在谋不在众。”乃下令曰：“彼众而骄，我少而锐，以锐遇骄，必克之矣。彼军辎重山积，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会有白气自东北来覆军上，占之曰“必胜”。诘朝会战，天大雾晦

冥，文忠集诸将仰天誓曰：“国家之事在此一举，文忠不敢爱死以后三军。”乃使元帅徐大兴、汤克明等将左军，严德、王德等将右军，而自以中军当敌冲。会处州援兵亦至，奋前搏击。雾稍开，文忠横槊引铁骑数十，乘高驰下，冲其中坚。敌以精骑围文忠数重。文忠手所格杀甚众，纵骑驰突，所向皆披靡。大军乘之，城中兵亦鼓噪出，敌遂大溃。逐北数十里，斩首数万级，溪水尽赤，获将校六百，甲士三千，铠仗刍粟收数日不尽，伯升仅以身免。捷闻，太祖大喜，召归，宴劳弥日，赐御衣名马，遣还镇。

明年秋，大军伐吴，令攻杭州以牵制之。文忠帅亮祖等克桐庐、新城、富阳，遂攻余杭。守将谢五，再兴弟也，谕之降，许以不死。五与再兴子五人出降。诸将请僇之，文忠不可。遂趋杭州，守将潘元明亦降，整军入。元明以女乐迎，麾去之。营于丽谯，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斩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万，粮二十万。就加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氏。大军征闽，文忠别引军屯浦城以逼之。师还，余寇金子隆等聚众剽掠，文忠复讨擒之，遂定建、延、汀三州。命军中收养道上弃儿，所全活无算。

洪武二年春，以偏将军从右副将军常遇春出塞，薄上都，走元帝，语具《遇春传》。遇春卒，命文忠代将其军，奉诏会大将军徐达攻庆阳。行次太原，闻大同围急，谓左丞赵庸曰：“我等受命而来，阃外之事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门，次马邑，败元游兵，擒平章刘帖木，进至白杨门。天雨雪，已驻营，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来劫，文忠坚壁不动。质明，敌大至。以二营委之，殊死战，度敌疲，乃出精兵左右击，大破之，擒其将脱列伯，俘斩万余人，穷追至莽哥仓而还。

明年拜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以十万人出野狐岭，至兴和，降其守将。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真。次骆驼山，走平章沙不丁。次开平，降平章上都罕等。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献捷京师，帝御奉天门受朝贺。大封功臣，文忠功最，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予世券。

四年秋，傅友德等平蜀，令文忠往拊循之。筑成都新城，发军戍诸郡要害，乃还。明年复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

六年行北平、山西边，败敌于三角村。七年遣部将分道出塞。至三不剌川，俘平章陈安礼。至顺宁、杨门，斩真珠驴。至白登，擒太尉不花。其秋帅师攻大宁、高州，克之，斩宗王朵朵失里，擒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氈帽山，击斩鲁王，获其妃及司徒答海等。进师丰州，擒元故官十二人，马驼牛羊甚众，穷追至百干儿乃还。是后屡出备边。

十年命与韩国公李善长议军国重事。十二年，洮州十八番族叛，与西平侯沐英合兵讨平之，筑城东笼山南川，置洮州卫。还言西安城中水碱卤不可饮，请凿地引龙首渠入城以便汲，从之。还掌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

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临阵踔厉历历风发，遇大敌益壮。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初，太祖定应天，以军兴不给，增民田租，文忠请之，得减额。其释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爱重之。家故多客，尝以客言，劝帝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以是积忤旨，不免谴责。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诸医并妻子皆斩。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父贞前卒，赠陇西王，谥恭献。

文忠三子，长景隆，次增枝、芳英，皆帝赐名。增枝初授勋卫，擢前军左都督。芳英官至中都正留守。

景隆，小字九江。读书通典故。长身，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太祖数目属之。十九年袭爵，屡出练军湖广、陕

西、河南，市马西番。进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

建文帝即位，景隆以肺腑见亲任，尝被命执周王橚。及燕兵起，长兴侯耿炳文讨燕失利，齐泰、黄子澄等共荐景隆。乃以景隆代炳文为大将军，将兵五十万北伐。赐通天犀带，帝亲为推轮，饯之江浒，令一切便宜行事。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景隆驰至德州，会兵进营河间。燕王闻之喜，语诸将曰："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遂命世子居守，戒勿出战，而自引兵援永平，直趋大宁。景隆闻之，进围北平。都督瞿能攻张掖门，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及燕师破大宁，还军击景隆。景隆屡大败，奔德州，诸军皆溃。明年正月，燕王攻大同，景隆引军出紫荆关往救，无功而还。帝虑景隆权尚轻，遣中官赍玺书赐黄钺弓矢，专征伐。方渡江，风雨舟坏，赐物尽失，乃更制以赐。四月，景隆大誓师于德州，会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于真定，合军六十万，进营白沟河。与燕军连战，复大败，玺书斧钺皆委弃，走德州，复走济南。斯役也，王师死者数十万人，南军遂不支，帝始诏景隆还。黄子澄惭愤，执景隆于朝班，请诛之以谢天下。燕师渡江，帝旁皇甚，方孝孺复请诛景隆。帝皆不问。使景隆及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如燕军，割地请和。燕兵屯金川门，景隆与谷王橞开门迎降。

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永乐二年，周王发其建文时至邸受赂事，刑部尚书郑赐等亦劾景隆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诏勿问。已，成国公硃能、吏部尚书蹇义与文武群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逆谋有状，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复劾之。诏削勋号，绝朝请，以公归第，奉长公主祀。亡何，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复言："景隆在家，坐受阍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增枝多立庄田，蓄僮仆无虑千百，意叵测。"于是夺景隆爵，并增枝及妻子数十人锢私第，没其财产。景隆尝绝食旬日不死，至永乐末乃卒。

正统十三年始下诏令增枝等启门第，得自便。弘治初，录文忠后，以景隆曾孙璇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卒，子濂嗣。卒，子性嗣。嘉靖十一年诏封性为临淮侯，禄千石。逾年卒，无子，复以濂弟沂绍封。卒，子庭竹嗣。屡典军府，提督操江，佩平蛮将军印，镇湖广。卒，子言恭嗣。守备南京，入督京营，累加少保。言恭，字惟寅，好学能诗，折节寒素。子宗城，少以文学知名。万历中，倭犯朝鲜，兵部尚书石星主封贡，荐宗城才，授都督佥事，充正使，持节往，指挥杨方亨副之。宗城至朝鲜釜山，倭来益众，道路籍籍，言且劫二使。宗城恐，变服逃

归。而方亨渡海，为倭所辱。宗城下狱论戍，以其子邦镇嗣侯。明亡，爵绝。

邓愈，虹人。初名友德，太祖为赐名。父顺兴，据临濠，与元兵战死，兄友隆代之，复病死，众推愈领军事。愈年甫十六，每战必先登陷阵，军中咸服其勇。太祖起滁阳，愈自盱眙来归，授管军总管。从渡江。克太平，破擒陈野先，略定溧阳、溧水，下集庆，取镇江，皆有功。进广兴翼元帅，出守广德州，破长枪帅谢国玺于城下，俘其总管武世荣，获甲士千人。移镇宣州，以其兵取绩溪，与胡大海克徽州，迁行枢密院判官守之。

苗帅杨完者以十万众来攻，守御单弱，愈激励将士，与大海合击，破走之。进拔休宁、婺源，获卒三千，徇下高河垒。与李文忠、胡大海攻建德，道遂安，破长枪帅余子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遂克建德。杨完者来攻，破擒其将李副枢，降溪洞兵三万。逾月，复破完者于乌龙岭。再迁佥行枢密院事。

略临安，李伯升来援，败之闲林寨。遣使说降饶州守将于光，遂移守饶。饶滨彭蠡湖，与友谅接境，数来侵，辄击却之。进江南行省参政，总制各翼军马。取浮梁，徇乐平，余干、建昌皆下。

友谅抚州守将邓克明为吴宏所攻，遣使伪降以缓师。愈知其情，卷甲夜驰二百里，比明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单骑走。愈号令严肃，秋毫不犯，遂定抚州。克明不得已降。会友谅丞相胡廷瑞献龙兴路，改洪都府，以愈为江西行省参政守之，而命降将祝宗、康泰以所部从。二人初不欲降，及奉命从徐达攻武昌，遂反。舟次女儿港，趋还，乘夜破新城门而入。愈仓卒闻变，以数十骑走，数与贼遇。从骑死且尽，窘甚。连易三马，马辄踣。最后得养子马乘之，始得夺抚州门以出，奔还应天。太祖弗之罪也。既而徐达还师复洪都，复命愈佐大都督硃文正镇之。其明年，友谅众六十万入寇，楼船高与城等，乘涨直抵城下，围数百重。愈分守抚州门，当要冲。友谅亲督众来攻，城坏且三十余丈，愈且筑且战。敌攻益急，昼夜不解甲者三月。太祖自将来援，围始解，论功与克敌等。太祖已平武昌，使愈帅兵徇江西未附州县。邓克明之弟志清据永丰，有卒二万。愈击破之，擒其大帅五十余人。从常遇春平沙坑、麻岭诸寨，进兵取吉安，围赣州，五月乃克之。进江西行省右丞，时年二十八。兵兴，诸将早贵未有如愈与李文忠者。

愈为人简重慎密，不惮危苦，将军严，善抚降附。其徇安福也，部

卒有虏掠者。判官潘枢入谒，面责之。愈惊起谢，趣下令掠民者斩，索军中所得子女尽出之。枢因闭置空舍中，自坐舍外，作糜食之。卒有谋乘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枢悉护遣还其家，民大悦。已而遇春克襄阳，以愈为湖广行省平章镇其地，赐以书曰："尔戍襄阳，宜谨守法度。山寨来归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种，且耕且战。尔所戍地邻扩廓，若尔爱加于民，法行于军，则彼所部皆将慕义来归，如脱虎口就慈母。我赖尔如长城，尔其勉之！"愈披荆棘，立军府营屯，拊循招徕，威惠甚著。

吴元年建御史台，召为右御史大夫，领台事。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大军经略中原，愈为征戍将军，帅襄、汉兵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遂克唐州，进攻南阳，败元兵于瓦店，逐北抵城下，遂克之，擒史国公等二十六人。隋、叶、舞阳、鲁山诸州县相继降。攻下牛心、光石、洪山诸山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三年，以征虏左副副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西。扩廓屯车道岘，愈直抵其垒，立栅逼之，扩廓败走。分兵自临洮进克河州，招谕吐蕃诸酋长，宣慰何锁南普等皆纳印请降。追豫王至西黄河，抵黑松林，破斩其大将。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诸部悉归附。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论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国事，岁禄三千石，予世券。

四年伐蜀，命愈赴襄阳练军马，运粮给军士。五年，辰、澧诸蛮作乱，以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为副。讨之。愈帅杨璟、黄彬出澧州，克四十八洞，又捕斩房州反者。六年，以右副将军从徐达巡西北边。十年，吐番川藏为梗，剽贡使，愈以征西将军偕副将军沐英讨之。分兵为三道，穷追至昆仑山，俘斩万计，获马牛羊十余万，留兵戍诸要害乃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以征南副将军平永新龙泉山寇。再出塞，有功。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弟铭锦衣卫指挥佥事，征蛮，卒于军。有子源为镇后。弘治中，授源孙炳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嘉靖十一年诏封炳子继坤定远侯。五传至文明，崇祯末，死流贼之难。

汤和，字鼎臣，濠人，与太祖同里闬。幼有奇志，嬉戏尝习骑射，部勒群儿。及长，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郭子兴初起，和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以功授千户。从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从定太平，获马三百。从击陈野先，流矢中左股，拔矢复斗，卒与诸将破擒野先。别下溧水、句容，从定集庆。从徐达取镇江，

进统军元师。徇奔牛、吕城，降陈保二。取金坛、常州，以和为枢密院同佥守之。

常与吴接境，张士诚间谍百出，和防御严密，敌莫能窥。再寇，再击却之，俘斩千计。进攻无锡，大破吴军于锡山，走莫天祐，获其妻子，进中书左丞。以舟师徇黄杨山，败吴水军，获千户四十九人，拜平章政事。援长兴，与张士信战城下。城中兵出夹击，大败之，俘卒八千，解围而还。讨平江西诸山寨。永新守将周安叛，进击败之，连破其十七寨，围城三月，克之，执安以献，还守常州。从大军伐士诚，克太湖水寨，下吴江州，围平江，战于阊门，飞礮伤左臂，召还应天，创愈复往，攻克之，论功赐金帛。

初建御史台，以和为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寻拜征南将军，与副将军吴祯帅常州、长兴、江阴诸军，讨方国珍。渡曹娥江，下余姚、上虞，取庆元。国珍走入海，追击败之，获其大帅二人、海舟二十五艘，斩馘无算，还定诸属城。遣使招国珍，国珍诣军门降，得卒二万四千，海舟四百余艘。浙东悉定。遂与副将军廖永忠伐陈友定，自明州由海道乘风抵福州之五虎门，驻师南台，使人谕降。不应，遂围之。败平章曲出于城下。参政袁仁请降，遂乘城入。分兵徇兴化、漳、泉及福宁诸州县。进拔延平，执友定送京师。时洪武元年正月也。

大军方北伐，命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海多飓风，输镇江而还。拜偏将军。从大将军西征，与右副将军冯胜自怀庆逾太行，取泽、潞、晋、绛诸州郡。从大将军拔河中。明年，渡河入潼关，分兵趋泾州，使部将招降张良臣，既而叛去。会大军围庆阳，执斩之。又明年，复以右副副将军从大将军败扩廓于定西，遂定宁夏，逐北至察罕脑儿，擒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余万。徇东胜、大同、宣府皆有功。还，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中山侯，岁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四年拜征西将军，与副将军廖永忠帅舟师溯江伐夏。夏人以兵扼险，攻不克。江水暴涨，驻师大溪口，久不进，而傅友德已自秦、陇深入，取汉中。永忠先驱破瞿塘关，入夔州。和乃引军继之，入重庆，降明升。师还，友德、永忠受上赏，而和不及。明年从大将军北伐，遇敌于断头山，战败，亡一指挥，帝不问。寻与李善长营中都宫阙。镇北平，甓彰德城。征察罕脑儿，大捷。九年，伯颜帖木儿为边患，以征西将军防延安。伯颜乞和，乃还。十一年春，进封信国公，岁禄三千石，议军国事。数出中都、临清、北平练军伍，完城郭。十四年以左副将军出塞，征乃儿不花，破敌灰山营，获平章别里哥、枢密使久通而还。十

八年，思州蛮叛，以征虏将军从楚王讨平之，俘获四万，擒其酋以归。

和沉敏多智数，颇有酒过。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平中原师还论功，以和征闽时放遣陈友定余孽，八郡复扰，师还，为秀兰山贼所袭，失二指挥，故不得封公。伐蜀还，面数其逗挠罪。顿首谢，乃已。其封信国公也，犹数其常州时过失，镌之券。于时，帝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曹国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讟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中都新第亦成。和帅妻子陛辞，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钞三千锭、彩币四十有副，夫人胡氏赐亦称是。并降玺书褒谕，诸功臣莫得比焉。自是和岁一朝京师。

二十三年朝正旦，感疾失音。帝即日临视，惋叹久之，遣还里。疾小间，复命其子迎至都，俾以安车入内殿，宴劳备至，赐金帛御膳法酒相属。二十七年，病浸笃不能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厚赐金帛为葬费。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嘉靖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戍，皆坚缴，久且不□己，浙人赖以自保，多歌思之。巡按御史请于朝，立庙以祀。

和五子。长子鼎为前军都督佥事，从征云南，道卒。少子醴，积功

至左军都督同知，征五开，卒于军。鼎子晟，晟子文瑜，皆早世，不得嗣。英宗时，文瑜子杰乞嗣爵，竟以历四十余年未袭，罢之。杰无子，以弟伦之子绍宗为后。孝宗录功臣后，授绍宗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嘉靖十一年封灵璧侯，食禄千石。传子至孙世隆，隆庆中协守南京，兼领后府，改提督漕运，历四十余年，以劳加太子太保，进少保。卒，谥僖敏。传爵至明亡乃绝。

和曾孙胤勣，字公让。为诸生，工诗，负才使气。巡抚尚书周忱使作启事，即席具数万言。忱荐之朝。少保于谦召询古今将略及兵事，胤勣应对如响。累授锦衣千户。偕中书舍人赵荣通问英宗于沙漠，脱脱不花问中朝事，慷慨酬答不少屈。景泰中，用尚书胡濙荐，署指挥佥事。天顺中，锦衣侦事者摭胤勣旧事以闻，谪为民。成化初，复故官。三年擢署都指挥佥事，为延绥东路参将，分守孤山堡。孤山最当寇冲，胤勣奏请筑城聚粮，增兵戍守。未报，寇大至。胤勣病，力疾上马，陷伏死。事闻，赠祭如例。沐英，字文英，定远人。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硃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稍迁指挥使，守广信。已，从大军征福建，破分水关，略崇安，别破闵溪十八寨，缚冯谷保。始命复姓。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寻迁大都督府佥事，进同知。府中机务繁积，英年少明敏，剖决无滞。后数称其才，帝亦器重之。

洪武九年命乘传诣关、陕，抵熙河，问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闻。明年充征西副将军，从卫国公邓愈讨吐番，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功多，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年拜征西将军，讨西番，败之土门峡。径洮州，获其长阿昌失纳，筑城东笼山，击擒酋长三副使瘿嗉子等，平朵甘纳儿七站，拓地数千里，俘男女二万、杂畜二十余万，乃班师。元国公脱火赤等屯和林，数扰边。十三年命英总陕西兵出塞，略亦集乃路，渡黄河，登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夜击之，而自以骁骑冲其中坚。擒脱火赤及知院爱足等，获其全部以归。明年，又从大将军北征，异道出塞，略公主山长寨，克全宁四部，度胪朐河，执知院李宣，尽俘其众。

寻拜征南右副将军，同永昌侯蓝玉从将军傅友德取云南。元梁王遣平章达里麻以兵十余万拒于曲靖。英乘雾趋白石江。雾霁，两军相望，达里麻大惊。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罢，惧为所扼。"乃帅诸军严陈，若将渡者。而奇兵从下流济，出其陈后，张疑帜山谷间，人吹一铜角。元兵惊扰。英急麾军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长刀斫其军。军却，师

毕济。鏖战良久，复纵铁骑，遂大败之，生擒达里麻，僵尸十余里。长驱入云南，梁王走死，右丞观音保以城降，属郡皆下。独大理倚点苍山、洱海，扼龙首、龙尾二关。关故南诏筑，土酋段世守之。英自将抵下关，遣王弼由洱水东趋上关，胡海由石门间道渡河，扳点苍山而上，立旗帜。英乱流斩关进，山上军亦驰下，夹击，擒段世，遂拔大理。分兵收未附诸蛮，设官立卫守之。回军，与友德会滇池，分道平乌撒、东川、建昌、芒部诸蛮，立乌撒、毕节二卫。土酋杨苴等复煽诸蛮二十余万围云南城。英驰救，蛮溃窜山谷中，分兵捕灭之，斩级六万。明年诏友德及玉班师，而留英镇滇中。

十七年，曲靖亦佐酋作乱，讨降之。因定普定、广南诸蛮，通田州粮道。二十年平浪穹蛮，奉诏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明年，百夷思伦发叛，诱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甯正击破之。二十二年，思伦发复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砲劲弩为三行。蛮驱百象，被甲荷栏□盾，左右挟大竹为筒，筒置标枪，锐甚。英分军为三，都督冯诚将前军，甯正将左，都指挥同知汤昭将右。将战，令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因乘风大呼，□駮弩并发，象皆反走。昔剌亦者，寇枭将也，殊死斗，左军小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斩帅首来。左帅见一人握刀驰下，恐，奋呼突阵。大军乘之，斩馘四万余人，生获三十七象，余象尽殪。贼渠帅各被百余矢，伏象背以死。思伦发遁去，诸蛮震惧，麓川始不复梗。已，会颖国公傅友德讨平东川蛮，又平越州酋阿资及广西阿赤部。是年冬，入朝，赐宴奉天殿，赉黄金二百两、白金五千两、钞五百锭、彩币百疋，遣还。陛辞，帝亲拊之曰："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还镇，再败百夷于景东。思伦发乞降，贡方物。阿资又叛，击降之。南中悉定。使使以兵威谕降诸番，番部有重译入贡者。

二十五年六月，闻皇太子薨，哭极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呕血。至是感疾，卒于镇，年四十八。军民巷哭，远夷皆为流涕。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英沉毅寡言笑，好贤礼士，抚卒伍有恩，未尝妄杀。在滇，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余人，惟英在西南勋最大。子春、晟、昂皆镇云南。昕驸马都尉，尚成祖女常宁公主。

春，字景春，材武有父风。年十七，从英征西番，又从征云南，从平江西寇，皆先登。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尝命录烈山囚，又命鞫叛党于蔚州，所开释各数百人。英卒，命嗣爵，镇云南。洪武二十六年，维摩十一寨乱，遣瞿能讨平之。明年平越嶲蛮，立澜沧卫。其冬，阿资复叛，与何福讨之。春曰："此贼积年逋诛者，以与诸土酋姻娅，辗转亡匿。今悉发诸酋从军，縻系之，而多设营堡，制其出人，授首必矣。"遂趋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诱贼，纵击大败之。阿资亡谷中，春阴结旁近土官，诇知所在，树垒断其粮道。贼困甚。已，出不意捣其巢，遂擒阿资，并诛其党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广南酋侬贞佑纠党蛮拒官军，破擒之，俘斩千计。宁远酋刀拜烂依交址不顺命，遣何福讨降之。

三十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为其属刀干孟所逐。来奔。春挟与俱朝，受上方略，遂拜春为征虏前将军，帅何福、徐凯讨之。先以兵送思伦发于金齿，檄干孟来迎。不应。乃选卒五千，令福与瞿能将，逾高良公山，直捣南甸，大破之，斩其酋刀名孟。回军击景罕寨。贼乘高坚守，官军粮且尽，福告急。春帅五百骑救之。夜渡怒江，旦抵寨，下令骑骋，扬尘蔽天，贼大惊溃。乘胜击崆峒寨，亦溃。前后降者七万人。将士欲屠之，春不可。干孟乞降，帝不许，命春总滇、黔、蜀兵攻之。末发而春卒，年三十六。谥惠襄。

春在镇七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宜良涸田数万亩，民复业者五千余户，为立祠祀之。无子，弟晟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建文元年嗣侯。比就镇，而何福已破擒刀干孟，归思伦发。亡何，思伦发死，诸蛮分据其地，晟讨平之。以其地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麓川遂定。初，岷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贻书岷王，称其父功，毋督过。

永乐三年，八百大甸寇边，遏贡使，晟会车里、木邦讨定之。明年大发兵讨交址，拜晟征夷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张辅异道自云南入。遂由蒙自径野蒲斩木通道，夺猛烈、掤华诸关隘。舁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与辅会师。共破多邦城，捣其东西二都，荡诸巢，擒伪王黎季犛，语在《辅传》。论功封黔国公，岁禄三千石，予世券。

交址简定复叛，命晟佩征夷将军印讨之，战生厥江，败绩。辅再出

帅师合讨，擒定送京师。辅还，晟留捕陈季扩，连战不能下。辅复出帅师会晟，穷追至占城，获季扩，乃班师，晟亦受上赏。十七年，富州蛮叛，晟引兵临之，弗攻，使人譬晓，竟下之。

仁宗立，加太傅，铸征南将军印给之。沐氏继镇者，辄予印以为常。宣德元年，交址黎利势炽，诏晟会安远侯柳升进讨。升败死，晟亦退兵。群臣交劾晟，帝封其章示之。正统三年，麓川思任发反。晟抵金齿，与弟昂及都督方政会兵。政为前锋，破贼沿江诸寨，大军逐北至高黎共山下，再破之。明年复破其旧寨。政中伏死，官军败绩。晟引还，惭惧发病，至楚雄卒。赠定远王，谥忠敬。

晟席父兄业，用兵非所长，战数不利。朝廷以其绝远，且世将，宽假之。而滇人慑晟父子威信，庄事如朝廷。片楮下，土酋具威仪出郭迎，盥而后启，曰："此令旨也。"晟久镇，置田园三百六十区，资财充牣，善事朝贵，赂遗不绝，以故得中外声。晟有子斌，字文辉，幼嗣公爵，居京师，而以昂代镇。

昂，字景高，初为府军左卫指挥佥事。成祖将使晟南讨，乃擢昂都指挥同知，领云南都司，累迁至右都督。正统四年佩将印，讨麓川，抵金齿。畏贼盛，迁延者久之。参将张荣前驱至芒部败，昂不救，引还，贬秩二级。已，思任发入寇，击却之，又捕斩师宗反者。六年，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将大军讨思任发，昂主馈运。贼破，复昂职，命督军捕思任发，不能得。十年，昂卒。赠定边伯，谥武襄。

斌始之镇，会缅甸执思任发送京师，其子思机发来袭，斌击却之。思机发复据孟养。十三年复大发兵，使骥等讨之，而斌为后拒，督饷无乏。卒，赠太傅，谥荣康。

子琮幼，景泰初，命昂孙璘以都督同知代镇。璘字廷章，素儒雅，滇人易之，既而号令肃然不可犯，天顺初卒。琮犹幼，擢璘弟锦衣副千户瓒为都督同知，往代。居七年，先后讨平沾禄诸寨及土官之构兵者，降思卜发，勒还诸蛮侵地。功多，然颇黩货。

成化三年春，琮始之镇，而以瓒为副总兵，移镇金齿。琮字廷芳，通经义，能词章，属夷馈贽无所受。寻甸酋杀兄子，求为守，琮捕诛之。广西土官虐，所部为乱，琮请更设流官，民大便。以次讨平马龙、丽江、剑川、顺宁、罗雄诸叛蛮，捕擒桥甸、南窝反者。卒，赠太师，谥武僖。无子，以瓒孙昆嗣。

昆字元中，初袭锦衣指挥佥事。琮抚为子，朝议以昆西平侯裔孙当嗣侯，而守臣争之，谓滇人知黔国公不知西平侯也，侯之恐为所轻。孝宗以为然，令嗣公，佩印如故。弘治十二年平龟山、竹箐诸蛮，又平普安贼，再益岁禄。正德二年，师宗民阿本作乱，与都御史吴文度督兵分三道进。一出师宗，一出罗雄，一出弥勒，而别遣一军伏盘江，截贼巢，遂大破之。七年，安南长官司那代争袭，杀土官，复与都御史顾源讨擒之，再加太子太傅。昆初喜文学，自矜厉，其后通赂权近，所请无不得。浸骄，凌三司，使从角门入。诸言官论劾者，辄得罪去。卒，赠太师，谥庄襄。

子绍勋嗣。寻甸土舍安铨叛，都御史傅习讨之，败绩。武定土舍凤朝文亦叛，与铨连兵攻云南，大扰。世宗遣尚书伍文定将大军征之。未至，而绍勋督所部先进，告土官子弟当袭者，先予冠带，破贼后当为请。众多奋战，贼大败。朝文绝普渡河走，追斩之东川。铨还寻甸，列砦数十，官军攻破之，擒铨于芒部。先后擒贼党千余人，俘斩无算。时嘉靖七年也。捷闻，加太子太傅，益岁禄。而是时老挝、木邦、孟养、缅甸、孟密相仇杀，师宗、纳楼、思陀、八寨皆乱，久不解。绍勋使使者遍历诸蛮，讽以武定、寻甸事，皆慑伏，愿还侵地，而木邦、孟养俱贡方物谢罪。南中悉定。绍勋有勇略，用兵辄胜。卒，赠太师，谥敏靖。

子朝辅嗣。都御史刘渠索赂，朝辅与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兹土，上下相承。今有司纷更典制，关臣职守，率不与闻，接见不循故例。臣疏远孤危，动作掣肘，无以弹压蛮方。乞申敕诸臣，悉如其旧。"诏许之。给事中万虞恺劾朝辅，并论渠。诏罢渠而令朝辅治事如故。卒，赠太保，谥恭僖。

二子融、巩皆幼。诏视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给半禄，而授朝辅弟朝弼都督佥事，佩印代镇。居三年，融卒，巩当嗣，朝弼心害之，于是朝弼嫡母李请护巩居京师，待其长而还镇。报可。巩未至京卒，朝弼遂得嗣。嘉靖三十年，元江土舍那鉴叛。诏朝弼与都御史石简讨之，分五军薄其城。城垂拔，以瘴发引还。诏罢简，将再出师。鉴惧仰药死，乃已。四十四年讨擒叛蛮阿方李向阳。隆庆初，平武定叛酋凤继祖，破贼巢三十余。朝弼素骄，事母嫂不如礼，夺兄田宅，匿罪人蒋旭等，用调兵火符遣人诇京师。乃罢朝弼，以其子昌祚嗣，给半禄。朝弼怏怏，益放纵。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请留之。诏许还滇，毋得预滇事。朝弼恚，欲杀昌祚。抚按交章言状，并发其杀人通番诸不法事，逮系诏狱论死。援功，锢之南京，卒。

昌祚初以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久之嗣公爵。万历元年，姚安蛮罗思等叛，杀郡守。昌祚与都御史邹应龙发土、汉兵讨之，破向宁、鲊摩等十余寨，犁其巢，尽得思等。十一年，陇川贼岳凤叛附缅甸，挟其兵侵旁近土司。昌祚壁洱海，督裨将邓子龙、刘綎等斩木邦叛酋罕虔，以暑瘴退师。明年复攻罕虔故巢，三道并入，擒其酋罕招等，又破缅兵于猛脸。岳凤降。论功加太子太保，悉食故禄。复以次平罗雄诸叛蛮，再赐银币。缅兵攻猛广，昌祚会师壁永昌，缅人遁，追击至那莫江，瘴作而还。二十一年，缅人复入寇，昌祚逐之。连战俱捷，遂傅于缅，会群蛮内乱乃还。

沐氏在滇久，威权日盛，尊重拟亲王。昌祚出，佥事杨寅秋不避道，昌祚笞其舆人。寅秋诉于朝，下诏切责。已，以病，命子叡代镇。武定土酋阿克叛，攻会城，胁府印去。叡被逮下狱，昌祚复理镇事。卒，孙启元嗣。卒，子天波嗣。十余年而土司沙定洲作乱，天波奔永昌。乱定，复归于滇。永明王由榔入滇，天波任职如故。已，从奔缅甸。缅人欲劫之，不屈死。初，沙定洲之乱，天波母陈氏、妻焦氏自焚死。后天波奔缅，妾夏氏不及从，自缢死。逾数十日收葬，支体不坏，人以为节义所感焉。

赞曰：明兴诸将，以六王为称首。非独功茂，亦由其忠诚有以契主知焉。亲莫如岐阳，旧莫如东瓯，而宁河、黔宁皆以英年膺腹心之寄。汗马宣劳，纯勤不二，旂常炳耀，洵无愧矣。岐阳敦诗说礼，以儒雅见重，东瓯乞身归第，以明哲自全，皆卓然非人所能及。独黔宁威震遐荒，剖符弈世，勋名与明相始终。而宁河尽瘁驰驱，功高龄促，后嗣亦少所表见。论者谓诸王之遗泽，隆替有殊，然而中山有增寿，与岐阳之有景隆，追溯先烈，不无遗憾。荣遇之弗齐，亦安见其有幸有不幸哉。

列传第十五 李善长 汪广洋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尝从容问曰："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太祖军和阳，自将击鸡笼山寨，少留兵佐善长居守。元将谍知来袭，设伏败之，太祖以为能。

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既拔采石，趋太平，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城下，即揭之通衢，肃然无敢犯者。太祖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为帅府都事。从克集庆。将取镇江，太祖虑诸将不戢下，乃佯怒欲置诸法，善长力救得解。镇江下，民不知有兵。太祖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兼领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

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九月论平吴功，封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太祖即帝位，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善长充大礼使。置东宫官属，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如故。已，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帝幸汴梁，善长留守，一切听便宜行事。寻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定天下岳渎神祇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　　，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詢。基不自安，请告归。太祖所任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获罪　，善长事寄如故。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四年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百五十，给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逾年，病愈，命董建临濠宫殿。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善长经理之，留濠者数年。七年擢善长弟存义为太仆丞，存义子伸、佑皆为群牧所官。九年以临安公主归其子祺，拜驸马都尉。初定婚礼，公主修妇道甚肃。光宠赫奕，时人艳之。祺尚主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坐削岁禄千八百石。寻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

丞相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以善长荐，擢太常少卿，后为丞相，因相往来。而善长弟存义子佑　，惟庸从女婿也。十三年，惟庸谋反伏诛，坐党死者甚众，善长如故。御史台缺中丞，以善长理台事，数有所建白。十八年，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又五年，善长年已七十有七，耄不检下。尝欲营第，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和密以闻。四月，京民坐罪应徙边者，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给事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

坐者又若干人。帝手诏条列其罪，傅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为留守中卫指挥，茂为旗手卫镇抚，罢世袭。

善长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　，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

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　，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三年，李善长病，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时右丞杨宪专决事。广洋依违之，犹为所忌，嗾御史劾广洋奉母无状。帝切责，放还乡。宪再奏，徙海南。宪诛，召还。其冬，封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诰词称其专刂繁治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而帝心终善广洋，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数诫谕之。

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　，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广洋少师余阙，淹通经史，善篆隶，工为歌诗。为人宽和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　，故及于祸。赞曰：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管

领枢要，率以勋臣领其事。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丞弼之任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惟庸败后，丞相之官遂废不设。故终明之世，惟善长、广洋得称丞相。独惜善长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鸿业，遂得剖符开国，列爵上公，乃至富极贵溢，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

列传第十六 刘基（子璉璟） 宋濂 叶琛 章溢（子存道）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曾祖濠，仕宋为翰林掌书。宋亡，邑子林融倡义旅。事败 ，元遣使簿录其党，多连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庐，籍悉毁。使者计无所出，乃为更其籍，连染者皆得免。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龠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 ，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犯。

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 ，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召入内，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赏基。基辞。友谅兵复陷安庆，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力赞，遂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迳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

基丧母，值兵事未敢言，至是请还葬。会苗军反，杀金、处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摇动。基至衢，为守将夏毅谕安诸属邑，复与平章邵荣等谋复处州，乱遂定。国珍素畏基，致书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遂入贡。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寻赴京，太祖方亲援安丰。基曰："汉、吴伺隙，未可动也。"不听。友谅闻之，乘间围洪都。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遂自将救洪都，与友谅大战鄱阳蝴，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礮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荧惑守心，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初定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匿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帝归，愬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又锐意灭扩廓。基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已而定西失利，扩廓竟走沙漠，迄为边患。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赴京，赐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

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

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乳，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惑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子琏、璟。

琏，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琏子畾，字士端，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食禄五百石。初，基爵止及身，至是帝追念基功，又悯基父子皆为惟庸所厄，命增其禄，予世袭。明年坐事贬秩归里。洪武末，坐事戍甘肃，寻赦还。建文帝及成祖皆欲用之，以奉亲守

墓力辞。永乐间卒，子法停袭。景泰三年命录基后，授法曾孙禄世袭《五经》博士。弘治十三年以给事中吴士伟言，乃命禄孙瑜为处州卫指挥使。

正德八年加赠基太师，谥文成。嘉靖十年，刑部郎中李瑜言，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　，如中山王达。下廷臣议，佥言："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并轨宣猷。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往往属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诸葛之喻。基亡之后，孙廌实嗣，太祖召谕再三，铁券丹书，誓言世禄。嗣嗣未几，旋即陨世，褫圭裳于末裔，委带砺于空言。或谓后嗣孤贫，弗克负荷；或谓长陵绍统，遂至猜嫌。虽一辱泥涂，传闻多谬，而载书盟府，绩效具存。昔武王兴灭，天下归心，成季无后，君子所叹。基宜侑享太庙，其九世孙瑜宜嗣伯爵，与世袭。"制曰："可。"瑜卒，孙世延嗣。嘉靖末，南京振武营兵变，世延掌右军都督府事，抚定之。数上封事，不报，忿而恣横。万历三十四年，坐罪论死，卒。适孙莱臣年幼，庶兄盖臣借袭。盖臣卒，莱臣当袭，盖臣子孔昭复据之。崇祯时，出督南京操江，福王之立，与马士英、阮大铖比，后航海不知所终。

璟，字仲璟，基次子，弱冠通诸经。太祖念基，每岁召璟同章溢子允载、叶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机　，入见便殿，燕语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袭父爵。璟言有长兄子廌在。帝大喜，命廌袭封，以璟为閤门使，且谕之曰："考宋制，閤门使即仪礼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达为职，不特礼仪也。"帝临朝，出侍班，百官奏事有阙遗者，随时纠正。都御史袁泰奏车牛事失实，帝宥之，泰忘引谢。璟纠之，服罪。帝因谕璟："凡似此者，即面纠，朕虽不之罪，要令知朝廷纲纪。"己，复令同法司录狱囚冤滞。谷王就封，擢为左长史。

璟论说英侃，喜谈兵。初，温州贼叶丁香叛，延安侯唐胜宗讨之，决策于璟。破贼还　　，称璟才略。帝喜曰："璟真伯温儿矣。"尝与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让耶？"璟正色曰："可让处则让，不可让者不敢让也。"成祖默然。靖难兵起，璟随谷王归京师，献十六策，不听。令参李景隆军事。景隆败，璟夜渡卢沟河，冰裂马陷，冒雪行三十里。子貊自大同赴难，遇之良乡，与俱归。上《闻见录》，不省，遂归里。成祖即位，召璟，称疾不至。逮入京，犹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下狱，自经死。法官希旨，缘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许。宣德二年授貊刑部照磨。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至濂乃迁浦江。幼英敏强记，

就学于闻人梦吉　　，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　，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　，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　　，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下体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

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

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博学有才藻。元末从石抹宜孙守处州，为画策，捕诛山寇，授行省元帅。王师下处州，琛避走建宁。以荐征至应天，授营田司佥事。寻迁洪都知府，佐邓愈镇守。祝宗、康泰叛，愈脱走，琛被执，不屈，大骂，死之。追封南阳郡侯，塑像耿再成祠，后祀功臣庙。章溢，字三益，龙泉人。始生，声如钟。弱冠，与胡深同师王毅。毅，字叔刚，许谦门人也，教授乡里，讲解经义，闻者多感悟。溢从之游，同志圣贤学，天性孝友。尝游金华，元宪使秃坚不花礼之，改官秦中，要与俱行。至虎林，心动，辞归。归八日而父殁，未葬，火焚其庐。溢搏颡天，火至柩所而灭。

蕲、黄寇犯龙泉，溢从子存仁被执，溢挺身告贼曰："吾兄止一子，宁我代。"贼素闻其名，欲降之，缚于柱，溢不为屈。至夜绐守者脱归，集里民为义兵，击破贼。俄府官以兵来，欲尽诛诖误者。溢走说石抹宜孙曰："贫民迫冻馁，诛之何为。"宜孙然其言，檄止兵，留溢幕下。从平庆元、浦城盗。授龙泉主簿，不受归。宜孙守台州，为贼所围。溢以乡兵赴援，却贼。已而贼陷龙泉，监县宝忽丁遁去，溢与其师王毅帅壮士击走贼。宝忽丁还，内惭，杀毅以反。溢时在宜孙幕府，闻之驰归，偕胡深执戮首恶，因引兵平松阳、丽水诸寇。长枪军攻婺，闻溢兵至，解去。论功累授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溢曰："吾所将皆乡里子弟，肝脑涂地，而吾独取功名，弗忍也。"辞不受。以义兵属其子存道，退隐匡山。

明兵克处州，避入闽。太祖聘之，与刘基、叶琛、宋濂同至应天。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溢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太祖伟其言，授佥营田司事。巡行江东、两淮田，分籍定税，民甚便之。以病久在告，

太祖知其念母也，厚赐遣归省，而留其子存厚于京师。浙东设提刑按察使，命溢为佥事。胡深出师温州，令溢守处州，馈饷供亿，民不知劳。山贼来寇，败走之。迁湖广按察佥事。时荆、襄初平，多废地，议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从之。会浙东按察使宋思颜、孔克仁等以职事被逮，词连溢。太祖遣太史令刘基谕之曰："素知溢守法，毋疑也。"会胡深入闽陷没，处州动摇，命溢为浙东按察副使往镇之。溢以获罪蒙宥，不应迁秩，辞副使，仍为佥事。既至，宣布诏旨，诛首叛者，余党悉定。召旧部义兵分布要害。贼寇庆元、龙泉，溢列木栅为屯，贼不敢犯。浦城戍卒乏食，李文忠欲运处州粮饷之。溢以舟车不通，而军中所掠粮多，请入官均给之，食遂足。温州茗洋贼为患，溢命子存道捕斩之。硃亮祖取温州，军中颇掠子女，溢悉籍还其家。吴平，诏存道守处，而召溢入朝。太祖谕群臣曰："溢虽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盗尽平，功不在诸将后。"复问溢征闽诸将如何。对曰："汤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胜。然闽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从浦城取建宁，此万全计也。"太祖立诏文忠出师如溢策。处州粮旧额一万三千石，军兴加至十倍。溢言之丞相，奏复其旧。渐东造海舶，征巨材于处。溢曰："处、婺之交，山岩峻险，纵有木，从何道出？"白行省罢之。

洪武元年与刘基并拜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时廷臣伺帝意，多严苛，溢独持大体。或以为言。溢曰："宪台百司仪表，当养人廉耻，岂恃搏击为能哉！"帝亲祀社稷　，会大风雨，还坐外朝，怒仪礼不合，致天变。溢委曲明其无罪，乃贯之。文忠之征闽也，存道以所部乡兵万五千人从。闽平，诏存道以所部从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乡兵皆农民，许以事平归农，今复调之，是不信也。"帝不怿。既而奏曰："兵已入闽者，俾还乡里。昔尝叛逆之民，宜籍为军，使北上，一举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谓儒者迂阔哉！然非先生一行，无能办者。"溢行至处州，遭母丧，乞守制。不许。乡兵既集，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终制。诏可。溢悲戚过度，营葬亲负土石，感疾卒，年五十六。帝痛悼，亲撰文，即其家祭之。

存道，溢长子。溢应太祖聘，存道帅义兵归总管孙炎。炎令守上游，屡却陈友定兵。及以功授处州翼元帅副使，戍浦城。总制胡深死　，命代领其众，为游击。溢即处城坐镇之。溢谓父子相统，于律不宜，奏罢存道官。不允。旋分兵征闽，而诏存道守处，复部乡兵，从李文忠入闽。及还，浮海至京师。帝褒谕之，命从冯胜北征。积功授处州卫指挥副使。洪武三年从徐达西征，留守兴元，败蜀将吴友仁，再守平阳，转左卫指挥同知。五年从汤和出塞征阳和，遇敌于断头山，力战死焉。赞

曰：太祖既下集庆，所至收揽豪隽，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为杰出。基、濂学术醇深，文章古茂，同为一代宗工。而基则运筹帷幄，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至溢之宣力封疆，琛之致命遂志，宏才大节，建竖伟然，洵不负弓旌之德意矣。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谶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列传第十七 冯胜（兄国用） 傅友德 廖永忠（赵庸） 杨璟 胡美

冯胜，定远人。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生时黑气满室，经日不散。及长 ，雄勇多智略，与兄国用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国用偕胜来归，甚见亲信。太祖尝从容询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悦，俾居幕府，从克滁、和，战三叉河、板门寨、鸡笼山，皆有功。从渡江，取太平，遂命国用典亲兵，委以心腹。太祖既擒陈野先，释之，令招其部曲。国用策其必叛，不如弗遣。寻果叛，为其下所杀，其从子兆先复拥众屯方山。蛮子海牙扼采石，国用与诸将攻破海牙水寨，又破擒兆先，尽降其众三万余人。众疑惧，太祖择骁勇者五百人为亲军，宿卫帐中。悉屏旧人，独留国用侍榻侧，五百人者始安。即命国用将之，以攻集庆，争效死先登。与诸将下镇江、丹阳、宁国、泰兴、宜兴，从征金华，攻绍兴，累擢亲军都指挥使。卒于军，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恸。洪武三年追封郢国公，肖像功臣庙，位第八。

国用之卒，子诚幼，胜先已积功为元帅，遂命袭兄职，典亲军。

陈友谅逼龙湾。太祖御之，战石灰山。胜攻其中坚，大破之，又追究破之采石，遂复太平。从征友谅，破安庆水寨，长驱至江州，走友谅。进亲军都护。从解安丰围，迁同知枢密院事。从战鄱阳，下武昌，克庐州，移兵取江西诸路。与诸将收淮东，克海安壩，取泰州。徐达围高邮未下，还师援宜兴，以胜督军。高邮守将诈降，胜令指挥康泰帅数百人先入城，敌闭门尽杀之。太祖怒，召胜决大杖十，令步诣高邮。胜惭愤，攻甚力。达亦自宜兴还，益兵攻克之，遂取淮安。安丰破，擒吴将吕珍于旧馆。下湖州，克平江，功次平章常遇春，再迁右都督。从大将军达北征，下山东诸州郡。

洪武元年兼太子右詹事。坐小法贬一官，为都督同知。引兵溯河，取汴、洛，下陕州，趋潼关。守将宵遁，遂夺关，取华州。还汴，谒帝行在。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寻从大将军征山西，由武陟取怀庆，逾太行，克碗子城，取泽、潞，擒元右丞贾成于猗氏。克平阳、绛州，擒元左丞田保保等，获将士五百余人。帝悦，诏右副将军胜居常遇春下，偏将军汤和居胜下，偏将军杨璟居和下。

二年渡河趋陕西，克凤翔。遂渡陇，取巩昌，进逼临洮，降李思

齐。还从大将军围庆阳。扩廓遣将攻原州，为庆阳声援。胜扼驿马关败其将，遂克庆阳，执张良臣。陕西悉平。

九月，帝召大将军还，命胜驻庆阳，节制诸军。胜以关陕既定，辄引兵还。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赏赉金币，不能半大将军。

明年正月复以右副将军同大将军出西安，捣定西，破扩廓帖木儿，获士马数万。分兵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阳，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遣别将自连云栈取兴元，移兵吐番，征哨极于西北。凯旋，论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同参军国事，封宋国公，食禄三千石，予世券。诰词谓胜兄弟亲同骨肉，十余年间，除肘腑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称扬之者甚至。五年，以胜宣力四方，与魏国公达、曹国公文忠各赐彤弓。

扩廓在和林，数扰边。帝患之，大发兵三道出塞。命胜为征西将军，帅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出西道，取甘肃。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自后数出练兵临清、北平，出大同征元遗众，镇陕西及河南。册其女为周王妃。

久之，大将军达、左副将军文忠皆卒，而元太尉纳哈出拥众数十万屯金山，数为辽东边害。二十年命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帅南雄侯赵庸等以步骑二十万征之。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邓镇等皆从。帝复遣故所获纳哈出部将乃剌吾者奉玺书往谕降。胜出松亭关，分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大宁逾两月，留兵五万守之，而以全师压金山。纳哈出见乃剌吾惊曰："尔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纳哈出喜，遣其左丞、探马赤等献马，且觇胜军。胜已深入，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纳哈出之将全国公观童。大军奄至，纳哈出度不敌，因乃剌吾请降。胜使蓝玉轻骑受之。玉饮纳哈出酒，欢甚，解衣衣之。纳哈出不肯服，顾左右咄咄语，谋遁去。胜之婿常茂在坐，遽起砍其臂。都督耿忠拥以见胜。纳哈出将士妻子十余万屯松花河，闻纳哈出伤，惊溃。胜遣观童谕之乃降，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互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而都督濮英殿后，为敌所杀。师还，以捷闻，并奏常茂激变

状，尽将降众二十万人入关。帝大悦，使使者迎劳胜等，械系茂。会有言胜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讦胜过。帝怒，收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奉朝请，诸将士亦无赏。胜自是不复将大兵矣。

二十一年奉诏调东昌番兵征曲靖。番兵中道叛，胜镇永宁抚安之。二十五年命籍太原、平阳民为军，立卫屯田。皇太孙立，加太子太师，偕颍国公友德练军山西、河南，诸公、侯皆听节制。

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赐死，诸子皆不得嗣。而国用子诚积战功云南，累官至右军左都督。

纳哈出者，元木华黎裔孙，为太平路万户。太祖克太平被执，以名臣后，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资遣北归。元既亡，纳哈出聚兵金山，畜牧蕃盛。帝遣使招谕之，终不报。数犯辽东，为叶旺所败。胜等大兵临之，乃降，封海西侯。从傅友德征云南，道卒。子察罕，改封沈阳侯，坐蓝玉党死。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

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帝与语，奇之，用为将。从常遇春援安丰，略庐州。还，从战鄱阳湖，轻舟挫友谅前锋。被数创，战益力，复与诸将邀击于泾江口，友谅败死。从征武昌，城东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汉兵据之，诸将相顾莫前。友德帅数百人，一鼓夺之。流矢中颊洞胁，不为沮。武昌平，授雄武卫指挥使。从徐达拔庐州，别将克夷陵、衡州、襄阳。攻安陆，被九创，破擒其将任亮。从大军下淮东，破张士诚援兵于马骡港，获战艘千，复大破元将竹贞于安丰。同陆聚守徐州，扩廓遣将李二来攻，次陵子村。友德度兵寡不敌，遂坚壁不战。诇其众方散掠，以二千人溯河至吕梁，登陆击之，单骑奋槊刺其将韩乙。敌败去。度且复至，亟还，开城门而阵于野，卧戈以待，约闻鼓即起。李二果至，鸣鼓，士腾跃搏战，破擒二。召还，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撤御前麾盖，鼓吹送归第。

明年从大将军北征，破沂州，下青州。元丞相也速来援，以轻骑诱敌入伏，奋击败走之。遂取莱阳、东昌。明年从定汴、洛，收诸山寨。渡河取卫辉、彰德，至临清，获元将为向导，取德州、沧州。既克元

都，侦逻古北隘口，守卢沟桥，略大同，还下保定、真定，守定州。从攻山西，克太原。扩廓自保安来援，万骑突至。友德以五十骑冲却之，因夜袭其营。扩廓仓卒遁去，追至土门关，获其士马万计。复败贺宗哲于石州，败脱列伯于宣府，遂西会大将军，围庆阳，以偏师驻灵州，遏其援兵，遂克庆阳。还，赐白金文绮。

洪武三年从大将军捣定西，大破扩廓。移兵伐蜀，领前锋出一百八渡，夺略阳关，遂入沔。分兵自连云栈合攻汉中，克之。以馈饷不继，还军西安。蜀将吴友仁寇汉中。友德以三千骑救之，攻斗山寨，令军中人燃十炬布山上，蜀兵惊遁。是冬，论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颖川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明年充征虏前将军，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和帅廖永忠等以舟师攻瞿塘，友德帅顾时等以步骑出秦、陇。太祖谕友德曰："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师。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驰至陕，集诸军声言出金牛，而潜引兵趋陈仓，攀援岩谷，昼夜行。抵阶州，败蜀将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趋绵州。时汉江水涨，不得渡，伐木造战舰。欲以军声通瞿塘，乃削木为牌为千，书克阶、文、绵日月，投汉水，顺流下。蜀守者见之，皆解体。

初，蜀人闻大军西征，丞相戴寿等果悉众守瞿塘。及闻友德破阶、文，捣江油，始分兵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谓将士曰："援师远来，闻大亨破，己胆落，无能为也。"迎击，大败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寿等以象战。友德令强弩火器冲之，身中流矢不退，将士殊死战。象反走，躏藉死者甚众。寿等闻其主明升已降，乃籍府库仓廪面缚诣军门。成都平。分兵徇州邑未下者，克保宁，执吴友仁送京师，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汉州也，汤和尚顿军大溪口。既于江流得木牌，乃进师。而戴寿等撤其精兵西救汉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胜捣重庆，降明升，于是太祖制《平西蜀文》，盛称友德功为第一，廖永忠次之。师还，受上赏。

五年副征西将军冯胜征沙漠，败失剌罕于西凉，至永昌，败太尉朵儿只巴，获马牛羊十余万。略甘肃，射杀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等。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是时师出三道，独友德全胜。以主将胜坐小法，赏不行。明年复出雁门，为前锋，获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还镇北平，陈便宜五事。皆从之。召还，从太子讲武于荆山，益岁

禄千石。九年破擒伯颜帖木儿于延安，降其众。帝将征云南，命友德巡行川、蜀、雅、播之境，修城郭，缮关梁，因兵威降金筑、普定诸山寨。

十四年副大将军达出塞，讨乃儿不花，渡北黄河，袭灰山，斩获甚众。其年秋充征南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至湖广，分遣都督胡海等将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而自帅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普安，降诸苗蛮。进攻曲靖，大战白石江，擒元平章达里麻。遂击乌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宁之兵，遣两将军趋云南。元梁王走死。友德城乌撒，群蛮来争，奋击破之，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降东川、乌蒙、芒部诸蛮。乌撒诸蛮复叛，讨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牛马十余万，水西诸部皆降。十七年论功进封颍国公，食禄三千石，予世券。

十九年帅师讨平云南蛮。二十年副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于金山。二十一年，东川蛮叛，复为征南将军，帅师讨平之。移兵讨越州叛酋阿资，明年破之于普安。二十三年从晋王、燕王征沙漠，擒乃儿不花，还驻开平，复征宁夏。明年为征虏将军，备边北平。复从燕王征哈者舍利，追元辽王。军甫行，遽令班师。敌不设备，因潜师深入至黑岭，大破敌众而还。再出，练兵山、陕，总屯田事。加太子太师，寻遣还乡。

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以故所至立功，帝屡敕奖劳。子忠，尚寿春公主，女为晋世子济熺妃。

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以公主故，录其孙彦名为金吾卫千户。弘治中，晋王为友德五世孙瑛援六王例，求袭封。下礼官议，不许。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廖永忠，巢人，楚国公永安弟也。从永安迎太祖于巢湖，年最少。太祖曰："汝亦欲富贵乎？"永忠曰："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所愿耳。"太祖嘉焉。副永安将水军渡江，拔采石、太平，擒陈野先，破蛮子海牙及陈兆先，定集庆，克镇江、常州、池州，讨江阴海寇，皆有功。

永安陷于吴，以永忠袭兄职，为枢密佥院，总其军。攻赵普胜栅江营，复池州。陈友谅犯龙江，大呼突阵，诸军从其后，大败之。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从攻江州，州城临江，守备甚固。永忠度城高下，造桥于船尾，名曰天桥，以船乘风倒行，桥傅于城，遂克之。进中书省右丞。

从下南昌，援安丰，战鄱阳湖，决围殊死战。敌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常遇春射走之。永忠乘飞舸追且射，定边被百余矢，汉卒多死伤。明日，复与俞通海等以七舟载苇荻，乘风纵火，焚敌楼船数百。又以六舟深入搏战，复旋绕而出，敌惊为神。又邀击之泾江口，友谅死。从征陈理，分兵栅四门，于江中连舟为长寨，绝其出入，理降。还京，太祖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赐之，悬于门。已，从徐达取淮东，张士诚遣舟师薄海安，太祖令永忠还兵水寨御之，达遂克淮东诸郡。从伐士诚，取德清，进克平江，拜中书平章政事。

寻充征南副将军，帅舟师自海道会汤和，讨降方国珍，进克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略定闽中诸郡，至延平，破执陈友定。寻拜征南将军，以硃亮祖为副，由海道取广东。永忠先发书谕元左丞何真，晓譬利害。真即奉表请降。至东莞，真帅官属出迎。至广州，降卢左丞。擒海寇邵宗愚，数其残暴斩之。广人大悦。驰谕九真、日南、硃崖、儋耳三十余城，皆纳印请吏。进取广西，至梧州，降元达鲁花赤拜住，浔、柳诸路皆下。遣亮祖会杨璟收未下州郡。永忠引兵克南宁，降象州。两广悉平。永忠善抚绥，民怀其惠，为之立祠。明年九月还京师，帝命太子帅百官迎劳于龙江。入见，仍命太子送还第。复出，抚定泉、漳。三年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克察罕脑儿。还，封德庆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

明年，以征西副将军从汤和帅舟师伐蜀。和驻大溪口，永忠先发。及旧夔府，破守将邹兴等兵。进至瞿塘关，山峻水急，蜀人设铁锁桥，横据关口，舟不得进。永忠密遣数百人持糗粮水筒，舁小舟逾山渡关，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将士皆衣青蓑衣，鱼贯走崖石间。度已至，帅精锐出墨叶渡，夜五鼓，分两军攻其水陆寨。水军皆以铁裹船头，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觉，尽锐来拒。永忠已破其陆寨，会将士舁舟出江者，一时并发，上下夹攻，大破之，邹兴死。遂焚三桥，断横江铁索，擒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飞天张、铁头张等皆遁去，遂入夔府。明日，和始至，乃与和分道进，期会于重庆。永忠帅舟师直捣重庆，次铜锣峡。蜀主明升请降，永忠以和未至辞。俟和至，乃受降，承制抚慰。下令禁侵掠。卒取民七茄，立斩之。慰安戴寿、向大享等家，令其子弟

持书往成都招谕。寿等已为傅友德所败，及得书，遂降。蜀地悉平。帝制《平蜀文》旌其功，有“傅一廖二”之语，褒赉甚厚。明年北征，至和林。六年督舟师出海捕倭，寻还京。

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及杨宪为相，永忠与相比。宪诛，永忠以功大得免。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

子权，十三年嗣侯，从傅友德征云南，守毕节及泸州，召还。十七年卒。子镛不得嗣，以嫡子为散骑舍人，累官都督。建文时与议兵事，宿卫殿廷。与弟铭皆尝受学于方孝孺。孝孺死，镛、铭收其遗骸，葬到处宝门外山上。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

初，廖永忠等之归太祖也，赵庸兄弟亦俱降，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

庸，庐州人，与兄仲中聚众结水寨，屯巢湖，归太祖。仲中累功为行枢密院佥事，守安庆。陈友谅陷安庆，仲中弃城走还龙江，法当诛。常遇春请原之。太祖不许，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仲中，而以其官授庸。从复安庆，徇江西诸路，进参知政事。从战康郎山，与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败敌。平武昌，克庐州，援安丰，皆有功。大军取淮东，庸与华高帅舟师克海安、泰州，进国平江。吴平，擢中书左丞。从大将军取山东。洪武元年命兼太子副詹事。河南平，命庸留守。复分兵渡河，徇下河北州县，进克河间，守之。寻移守保定，并收未复山寨。又从大军克太原，下关。陕。从常遇春北追元帝。师还，遇春卒，命庸为副将军，同李文忠攻庆阳。行至太原，元兵攻大同急，文忠与庸谋，以便宜援大同，再败元兵于马邑，擒其将脱列伯。论功，赏赉亚于大将军。三年复从文忠北伐，出野狐岭，克应昌。师还，论功最，以在应昌私纳奴婢，不得封公，封南雄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已，从伐蜀，中途还。

十四年，闽、粤盗起，命庸讨之。逾年悉平诸盗及阳山、归善叛蛮，戮其魁，散遣余众，民得复业。奏籍蜒户万人为水军。又平广东盗号铲平王者，获贼党万七千八百余人，斩首八千八百余级，降其民万三千余户。还，赐彩币、上尊、良马。其冬出理山西军务，巡抚北边。二十年，以左参将从傅友德讨纳哈出。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

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杨璟，合肥人。本儒家子。以管军万户从太祖下集庆，进总管。下常州，进亲军副都指挥使。从下婺州，迁枢密院判官。再从伐汉，以功擢湖广行省参政，移镇江陵。进攻湖南蛮寇，驻师三江口。复以招讨功迁行省平章政事。帅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将武昌诸卫军，取广西。

洪武元年春进攻永州。守将邓祖胜迎战败，敛兵固守。璟进围之。元兵来援，驻东乡，倚湘水列七营，军势甚盛。璟击败之，俘获千余人。全州守将平章阿思兰及周文贵再以兵来援，辄遣德兴击败之。遣千户王廷取宝庆，德兴、彬取全州，略定道州、蓝山、桂阳、武冈诸州县。而永州久不下，令裨将分营诸门，筑垒困之，造浮桥西江上，急攻之。祖胜力尽，仰药死。百户夏升约降。璟兵逾城入，参政张子贤巷战，军溃被执，遂克永州。而征南将军廖永忠、参政硃亮祖亦自广东取梧州，定浔、贵、郁林。亮祖以兵来会。进攻靖江不下，璟谓诸将曰："彼所恃西濠水耳。决其堤岸，破之必矣。"乃遣指挥丘广攻叚口关，杀守堤兵，尽决濠水，筑土堤五道，傅于城。城中犹固守。急攻二月，克之，执平章也儿吉尼。先是张彬攻南关，为守城者所诟，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禁止之，民乃安。复移师徇郴州，降两江土官黄英岑、伯颜等，而永忠亦定南宁、象州。广西悉平。

还，与偏将军汤和从徐达取山西，至泽州，及元平章韩扎儿战于韩店，败绩。还，捕唐州乱卒，留镇南阳。未几，诏璟往使于夏。是时夏主升幼，母彭及诸大臣用事。璟既至。数谕升以祸福，俾从入觐。升集其下共议。而诸大臣方专恣，不利升归朝，皆持不可，升亦莫能决。璟还，再以书谕升，终不听。逾二年而夏亡。璟迁湖广行省平章。

慈利土官覃垕构诸洞蛮为乱，命帅师往讨，连败之。垕诈降，璟使部卒往报，为所执。太祖遣使让璟。璟督战，士力攻，贼乃遁。

三年大封功臣，封璟营阳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四年从汤和伐夏，战于瞿塘，不利。明年充副将军，从邓愈讨定辰、沅蛮寇。再从大将军徐达镇北平，练兵辽东。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国公，谥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帅降军戍云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挥使。二十三年，诏书坐璟胡惟庸党，谓以瞿塘之败被责，有异谋云。

胡美，沔阳人。初名廷瑞，避太祖字，易名美。初仕陈友谅，为江

西行省丞相，守龙兴。太祖既下江州，遣使招谕美。美遣使郑仁杰诣九江请降，且请无散部曲。太祖初难之，刘基蹴所坐胡床。太祖悟，赐书报曰："郑仁杰至，言足下有效顺之诚，此足下明达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过虑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审天时，料事机，不待交兵，挺然委身来者，尝推赤心以待，随其才任使之，兵少则益之以兵，位卑则隆之以爵，财乏则厚之以赏，安肯散其部曲，使人自危疑，负来归之心哉？且以陈氏诸将观之，如赵普胜骁勇善战，以疑见戮。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龙湾之役，予所获长张、梁铉、彭指挥诸人，用之如故，视吾诸将，恩均义一。长张破安庆水寨，梁铉等攻江北，并膺厚赏。此数人者，其自视无复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劳一卒，以完城来归者耶？得失之机，间不容发，足下当早为计。"美得书，乃遣康泰至九江来降。太祖遂如龙兴，至樵舍。美以陈氏所授丞相印及军民粮储之数来献，迎谒于新城门。太祖慰劳之，俾仍旧官。

美之降也，同佥康泰、平章祝宗不欲从，美微言于太祖。太祖命将其兵，从徐达征武昌。二人果叛，攻陷洪都。达等还兵击定之。祝宗走死，执康泰归于建康。太祖以泰为美甥，赦勿诛。美从征武昌，复与达等帅马步舟师取淮东，进伐张士诚，下湖州，围平江，别将取无锡，降莫天祐。师还，加荣禄大夫。

其冬，命为征南将军，帅师由江西取福建，谕之曰："汝以陈氏丞相来归，事吾数年，忠实无过，故命汝总兵取闽。左丞何文辉为尔副，参政戴德听调发，二人虽皆吾亲近，勿以其故废军法。闻汝尝攻闽中，宜深知其地利险易。今总大军攻围城邑，必择便宜可否为进退，无失机宜。"美遂渡杉关，下光泽，邵武守将李宗茂以城降。次建阳，守将曹复畴亦降。进围建宁，守将同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琦谋坚守以老我师。美数挑战，不出，急攻之，乃降。整军入城，秋毫无所犯。执子琦等送京师，获将士九千七百余人，粮糗马畜称是。会汤和等亦取福州、延平、兴化，美遂遣降将谕降汀、泉诸郡。福建悉平。美留守其地。寻召还，从幸汴梁。

太祖即位，以美为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洪武三年命赴河南，招集扩廓故部曲。是年冬论功，封豫章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诰词以窦融归汉为比。十三年改封临川侯，董建潭漂府于长沙。太祖榜列勋臣，谓持兵两雄间，可观望而不观望来归者七人。七人者，韩政、曹良臣、杨璟、陆聚、梅思祖、黄彬及美，皆封侯。美与璟有方面勋，帝遇之尤厚。

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赞曰：冯胜、傅友德，百战骁将也。考当日功臣位次，与太祖褒美之词，岂在汤和、邓愈下哉。廖永忠智勇超迈，功亚宋、颍，皆不得以功名终，身死爵除，为可慨矣。江夏侯周德兴之得罪也，太祖宥之，因诫谕公、侯，谓多粗暴无礼，自取败亡。又谓永忠数犯法，屡宥不悛。然则洪武功臣之不获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欤。杨璟、胡美功虽不逮，然尝别将，各著方面勋，故次列之云。

列传第十八

吴良 康茂才 丁德兴 耿炳文 郭英 华云龙 韩政 仇成 张龙 吴复（周武 胡海 张赫 华高 张铨 何真

吴良，定远人。初名国兴，赐名良。雄伟刚直。与弟祯俱以勇略闻。从太祖起濠梁，并为帐前先锋。良能没水侦探，祯每易服为间谍。祯别有传。良从取滁、和，战采石，克太平，下溧水、溧阳，定集庆，功多。又从徐达克镇江，下常州，进镇抚，守丹阳。与赵继祖等取江阴。张士诚兵据秦望山，良攻夺之，遂克江阴。即命为指挥使守之。

时士诚全据吴，跨淮东、浙西，兵食足。江阴当其要冲，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诚数以金帛啖将士，窥衅。太祖谕良曰："江阴，我东南屏蔽，汝约束士卒，毋外交，毋纳逋逃，毋贪小利，毋与争锋，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谨，备御修饬。以败敌功，进枢密院判官。士诚大举兵来寇，艨艟蔽江，其将苏同佥驻君山，指画进兵。良遣弟祯出北门与战，而潜遣元帅王子明帅壮士驰出南门。合击，大败之，俘斩甚众。敌宵遁。寻复寇常州，良遣兵从间道歼其援兵于无锡。当是时，太祖数自将争江、楚上流，与陈友谅角，大军屡出，金陵空虚。士诚不敢北出侵尺寸地，以良在江阴为屏蔽也。

良仁恕俭约，声色货利无所好。夜宿城楼，枕戈达旦。训将练兵，常如寇至。暇则延儒生讲论经史，新学宫，立社学。大开屯田，均徭省赋。在境十年，封疆宴然。太祖常召良劳曰："吴院判保障一方，我无东顾忧，功甚大，车马珠玉不足旌其劳。"命学士宋濂等为诗文美之，仍遣还镇。寻大发兵取淮东，克泰州。士诚兵复出马驮沙，侵镇江。巨舰数百，溯江而上。良戒严以待。太祖亲督大军御之。士诚兵遁，追至浮子门。良出兵夹击，获卒二千。太祖诣江阴劳军，周巡壁垒，叹曰："良，今之吴起也！"吴平，加昭勇大将军、苏州卫指挥使，移镇苏州。武备益修，军民辑睦。进都督佥事，移守全州。洪武三年进都督同知，封江阴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四年讨靖州、绥宁诸蛮。五年，广西蛮叛，副征南将军邓愈帅平章李伯升出靖州讨之。数月，尽平左右两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铜鼓、五开，收潭溪，开太平，歼清洞、崖山之众于铜关铁寨。诸蛮皆震慑，内附，粤西遂平。八年督田凤阳。十二年，齐王封青州。王妃，良女也，遂命良往建王府。十四年卒于青，年五十八。赠江国公，谥襄烈。

子高嗣侯，屡出山西、北平、河南练兵，从北征，帅蕃军讨百夷。二十八年，有罪调广西，从征赵宗寿。燕师起，高守辽东，与杨文数出师攻永平。燕王谋去高，曰："高虽怯，差密，文勇而无谋，去高，文无能为也。"乃遗二人书，盛誉高，极诋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书，并以闻。建文帝果疑高，削爵徙广西，独文守辽东，竟败。永乐初，复召高镇守大同，上言备边方略。八年，帝北征班师，高称疾不朝，被劾，废为庶人，夺券。洪熙元年，帝见高名，曰："高往年多行无礼，其谪戍海南。"高已死，徙其家，会赦得释。宣德十年，子升乞嗣，不许。

康茂才，字寿卿，蕲人。通经史大义。事母孝。元末寇乱陷蕲，结义兵保乡里。立功，自长官累迁淮西宣慰司、都元帅。

太祖既渡江，将士家属留和州。时茂才移戍采石，扼江渡。太祖遣兵数攻之，茂才力守。常遇春设伏歼其精锐。茂才复立寨天宁洲，又破之。奔集庆，太祖克集庆，乃帅所部兵降。太祖释之，命统所部从征。明年授秦淮翼水军元帅，守龙湾。取江阴马驮沙，败张士诚兵，获其楼船。从廖永安攻池州，取枞阳。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命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仍兼帐前总制亲兵左副指挥使。

陈友谅既陷太平，谋约张士诚合攻应天。太祖欲其速来，破之。知茂才与友谅有旧，命遣仆持书，绐为内应。友谅大喜，问："康公安在？"曰："守江东木桥。"使归，太祖易桥以石。友谅至，见桥，愕然，连呼"老康"，莫应。退至龙湾，伏兵四起。茂才合诸将奋击，大破之。太祖嘉茂才功，赐赉甚厚。明年，太祖亲征友谅，茂才以舟师从克安庆，破江州，友谅西遁。遂下蕲州、兴国、汉阳。沿流克黄梅寨，取瑞昌，败友谅八指挥，降士卒二万人。迁帐前亲兵副都指挥使。攻左君弼庐州，未下。从援南昌，战彭蠡，友谅败死。从征武昌，皆有功。进金吾侍卫亲军都护。从大将军徐达再攻庐州，克之，取江陵及湖南诸路。改神武卫指挥使，进大都督府副使。士诚攻江阴，太祖自将击之。比至镇江，士诚已焚瓜洲遁。茂才追北至浮子门。吴军遮海口，乘潮来薄。茂才力战，大败之。捣淮安马骡港，拔其水寨，淮安平。寻拔湖州，进逼平江。士诚遣锐卒迎斗，大战尹山桥。茂才持大戟督战，尽覆敌众。与诸将合围其城，军齐门。平江下，还取无锡。迁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

洪武元年，从大将军经略中原，取汴、洛，留守陕州。规运馈饷，造浮桥渡师。招来绛、解诸州，扼潼关，秦兵不敢东向。茂才善抚绥，民立石颂德焉。三年复从大将军征定西，取兴元。还军道卒。追封蕲国

公，谥武康。

子鐸，年十岁，入侍皇太子读书大本堂。以父功封蕲春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督民垦田凤阳。帅兵征辰州蛮，平施、叠诸州。从大将军达北征。又从征南将军傅友德征云南，克普定，破华楚山诸寨。卒于军，年二十三。追封蕲国公，谥忠愍。

子渊幼未袭，授散骑舍人。已，坐事革冠服，勒居山西，遂不得嗣。弘治末，录茂才后为世袭千户。

丁德兴，定远人。归太祖于濠。伟其状貌，以“黑丁”呼之。从取洪山寨，以百骑破贼数千，尽降其众。从克滁、和，败青山盗。从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分兵取溧水、溧阳，皆先登。从破蛮子海牙水寨，捣方山营，擒陈兆先，下集庆，取镇江。以功进管军总管。下金坛、广德、宁国。从平常州。擢左翼元帅。宁国复叛，从胡大海复之。分兵下江阴，取徽州、石埭、池州、枞阳，攻江州，移兵击安庆。所向皆捷。复援江阴，略江西傍近州县，攻双刀赵，挫其锋。时徐达、邵荣攻宜兴，久不下，太祖遣使谓曰：“宜兴城西通太湖口，士诚饷道所由，断其饷则必破。”达乃遣德兴绝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论功授凤翔卫指挥使。

陈友谅犯龙江，德兴军于石灰山，力战，击败之。遂从征友谅，捣安庆，克九江，援安丰，败吕珍，走左君弼。从战鄱阳，平武昌，克庐州，略定湖南衡州诸郡。又从大将军收淮东，征浙西，败士诚兵于旧馆。下湖州，围平江。卒于军。赠都指挥使。洪武元年追封济国公，列祀功臣庙。子忠，龙江卫指挥使，予世袭。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从太祖渡江，积功为管军总管。援宜兴，与张士诚兵争栅，力战死。炳文袭职，领其军。取广德，进攻长兴，败士诚将赵打虎，获战船三百余艘，擒其守将李福安等，遂克长兴。长兴据太湖口，陆通广德，与宣、歙接壤，为江、浙门户。太祖既得其地，大喜，改为长安州，立永兴翼元帅府，以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守之。温祥卿者，多智数。避乱来归，炳文引入幕府，画守御计甚悉。张士诚左丞潘元明、元帅严再兴帅师来争。炳文奋击，大败去。久之，士诚复遣司徒李伯升帅众十万，水陆进攻。城中兵七千，太祖患之，命陈德、华高、费聚往援。伯升夜劫营，诸将皆溃。炳文婴城固守，攻甚急，随方御之，不解甲者月余。常遇春复帅援兵至，伯升弃营遁，追斩五千余人。其明年，改永兴翼元帅府为永兴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炳文为使。已

而士诚大发兵，遣其弟士信复来争。炳文又败之，获其元帅宋兴祖。士信愤甚，益兵围城。炳文与费聚出战，又大败之。长兴为士诚必争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士诚迄不得逞。大军伐士诚，炳文将所部克湖州，围平江。吴平，进大都督府佥事。

从征中原，克山东沂、峄诸州。下汴梁，徇河南，扈驾北巡。已，又从常遇春取大同，克晋、冀。从大将军徐达征陕西，走李思齐、张思道，即镇其地。浚泾阳洪渠十万余丈，民赖其利。寻拜秦王左相都督佥事。

洪武三年，封长兴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从大将军出塞，破元平章乃儿不花于北黄河。十九年从颍国公傅龙德征云南，讨平曲靖蛮。二十一年从永昌侯蓝玉北征，至捕鱼儿海。二十五年帅兵平陕西徽州妖人之乱。三十年以征西将军擒蜀寇高福兴，俘三千人。

始，炳文守长兴，功最高，太祖榜列功臣，以炳文附大将军达为一等。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而炳文以元功宿将，为朝廷所倚重。

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帝命炳文为大将军，帅副将军李坚、宁忠北伐，时年六十有五矣。兵号三十万，至者惟十三万。八月次真定，分营滹沱河南北。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驻鄚州，先锋九千人驻雄县。值中秋，不设备，为燕王所袭，九千人皆死。忠等来援，过月漾桥，伏发水中。忠、松俱被执，不屈死。鄚州陷。而炳文部将张保者降燕，备告南军虚实。燕王纵保归，使张雄、鄚败状，谓："北军且至。"于是炳文移军尽渡河，并力当敌。军甫移，燕兵骤至，循城蹴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争门，门塞，蹈藉死者不可数计。燕兵遂围城。炳文众尚十万，坚守不出。燕王知炳文老将，未易下，越三日，解围还。而帝骤闻炳文败，忧甚。太常卿黄子澄遂荐李景隆为大将军，乘传代炳文。比至军，燕师已先一日去。炳文归，景隆代将，竟至于败。

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

子璇，前军都督佥事。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炳文北伐，璇尝劝直捣北平。炳文受代归，不复用，璇愤甚。永东初，杜门称疾，坐罪死。

璇弟瓛，后军都督佥事。与江阴侯吴高、都指挥杨文帅辽东兵围永平，不克，退保山海关。高被间，徙广西。文守辽东，瓛数请攻永平以动北平，文不听。后与弟尚宝司卿瑄，皆坐罪死。

郭英，巩昌侯兴弟也。年十八，与兴同事太祖。亲信，令值宿帐中，呼为“郭四”。从克滁、和、采石、太平，征陈友谅，战鄱阳湖，皆与有功。从征武昌，陈氏骁将陈同佥持槊突入，太祖呼英杀之，衣以战袍。攻岳州，败其援兵，还克庐州、襄阳。授骁骑卫千户。克淮安、濠州、安丰，进指挥佥事。从徐达定中原，又从常遇春攻太原，走扩廓，下兴州、大同。至沙净州渡河。取西安、凤翔、巩昌、庆阳，追败驾宗哲于乱山，迁本卫指挥副使。进克定西，讨察罕脑儿。克登宁州，斩首二千级，进河南都指挥使。时英女弟为宁妃，英将赴镇，命妃饯英于第，赐白金二十罂，厩马二十匹。在镇绥辑流亡，申明约束，境内大治。九年移镇北平。十三年召还，进前军都督府佥事。

十四年，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与陈桓、胡海分道进攻赤水河路。久雨，河水暴涨。英斩木为筏，乘夜济。比晓，抵贼营，贼大惊溃。擒乌撒并阿容等。攻克曲靖、陆凉、越州、关索岭、椅子寨。降大理、金齿、广南，平诸山寨。十六年复从友德平蒙化、邓川，济金沙，取北胜、丽江。前后斩首一万三千余级，生擒二千余人，收精甲数万，船千余艘。十七年论平云南功，封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八年，加靖海将军，镇守辽东。二十年从大将军冯胜出金山，纳哈出降，进征虏右副将军。从蓝玉至捕鱼儿海。师还，赏赉甚厚，遣还乡。明年召入京，命典禁兵。三十年副征西将军耿炳文备边陕西，平沔县贼高福兴。及还，御史裴承祖劾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帝弗问，佥都御史张春等执奏不已，乃命诸戚里大臣议其罪。议上，竟宥之。建文时，从耿炳文、李景隆伐燕，无功。靖难后，罢归第。永乐元年卒，年六十七。赠营国公，谥威襄。

英孝友，通书史，行师有纪律，以忠谨见亲于太祖。又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诸功臣莫敢望焉。

子十二人。镇，尚永嘉公主。铭，辽府典宝。镛，中军右都督。女九人，二为辽郢王妃。女孙为仁宗贵妃，铭出也，以故铭子玹得嗣侯。宣德中，玹署宗人府事，夺河间民田庐，又夺天津屯田千亩，罪其奴而宥玹。英宗初，永嘉公主乞以其子珍嗣侯。珍，英嫡孙也，授锦衣卫指挥佥事。玹卒，子聪与珍争嗣，遂并停袭，亦授聪如珍官。天顺元年，

珍子昌以诏恩得袭，聪争之不得。昌卒，子良当嗣，聪又言良非昌子，复停嗣，授指挥佥事。以屡乞嗣，下狱，寻释复官。既而郭宗人共乞择英孙一人嗣英爵。廷臣皆言良本英嫡孙，宜嗣侯。诏可。正德初卒。子勋嗣。

勋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正德中，镇两广，入掌三千营。世宗初，掌团营。大礼议起，勋知上意，首右张璁，世宗大爱幸之。勋怙宠，颇骄恣。大学士杨一清恶之，因其赇请事觉，罢营务，夺保傅官阶。一清罢，仍总五军营，董四郊兴造。明年督团营。十八年兼领后府。从幸承天，请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庙。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争尤力。帝不听，英竟得侑享。其明年，献皇称宗，入太庙，进勋翊国公，加太师。

先是，妖人李福达自言能化药物为金银。勋与相暱。福达败，力持其狱，廷臣多得罪者。至是复进方士段朝用，云以其所化金银为饮食器，可不死。帝益以为忠。给事中戚贤劾勋擅作威福，网利虐民诸事。李凤来等复以为言。下有司勘，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副都御史胡守中又劾勋以族叔郭宪理刑东厂，肆虐无辜。帝置勿治。会帝用言官言，给勋敕，与兵部尚书王廷相、遂安伯陈譓同清军役。敕具，勋不领。言官劾其作威植党。勋疏辩，有“何必更劳赐敕”语。帝乃大怒，责其“强悖无人臣礼”。于是给事中高时尽发勋奸利事，且言交通张延龄。帝益怒，下勋锦衣狱。二十年九月也。寻谕镇抚司勿加刑讯。奏上，当勋死罪。帝令法司覆勘。而给事中刘大直复勘勋乱政十二罪，请并治。法司乃尽实诸疏中罪状，当勋罪绞。帝令详议。法司更当勋不轨罪斩，没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欲宽勋，屡示意指。而廷臣恶勋甚，谬为不喻者，更坐勋重辟。明年考察言官，特旨贬高时二级，以风廷臣，廷臣终莫为勋请。其冬，勋死狱中。帝怜之，责法司淹系。褫刑部尚书吴山职，侍郎都御史以下镌降有差，而免勋籍没，仅夺诰券而已。

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惟勋以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致败。勋死数年，其子守乾嗣侯，传至曾孙培民。崇祯末，死于贼。

华云龙，定远人。聚众居韭山。太祖起兵，来归。从克滁、和，为千夫长。从渡江，破采石水寨及方山营。下集庆路，生擒元将，得兵万人，克镇江，迁总管。攻拔广德，战旧馆，擒汤元帅，进右副元帅。龙江之役，云龙伏石灰山，接战，杀伤相当。云龙跃马大呼，捣其中坚，遂大败友谅兵，乘胜复太平。从下九江、南昌，分兵攻下瑞州、临江、吉安。从援安丰，战彭蠡，平武昌。累功至豹韬卫指挥使。从徐达帅兵

取高邮，进克淮安，遂命守之，改淮安卫指挥使。寻攻嘉兴，降吴将宋兴。围平江，军于胥门。

从大军北征，徇下山东郡县，与徐达会帅通州，进克元都。擢大都督府佥事，总六卫兵留守兼北平行省参知政事。逾年，攻下云州，获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进都督同知，兼燕王左相。洪武三年冬，论功封淮安侯，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云龙上言："北平边塞，东自永平、蓟州，西至灰岭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岭，隘口九，相去五百余里。俱冲要，宜设兵。紫荆关及芦花山岭尤要害，宜设千户守御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军士千六百人屯田，人月支粮五斗，所得不偿费。宜入燕山诸卫，补伍操练。"俱从之。行边至云州，袭元平章僧家奴营于牙头，突入其帐擒之，尽俘其众。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刘学士诸寨，驴儿国公奔漠北。自是无内犯者，威名大著。建燕邸，增筑北平城，皆其经画。洪武七年，有言云龙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召还，命何文辉往代。未至京，道卒。

子中袭。李文忠之卒也，中侍疾进药，坐贬死。二十三年追论中胡党，爵除。

韩政，睢人。尝为义兵元帅，帅众归太祖，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济据濠州，名为张士诚守，实观望。太祖使右相国李善长以书招之，不报。太祖叹曰："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乃命政帅指挥顾时以云梯砲石四面攻濠。济度不能支，始出降。政归济于应天。太祖大悦，以时守濠州。

政从徐达攻安丰，扼其四门，潜穴城东龙尾坝，入其城二十余丈。城坏，遂破之。元将忻都、竹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余里，擒都。俄而贞引兵来援，与战城南门，再破走之。淮东、西悉平。已，从大军平吴。又从北伐，降梁城守将卢斌。分兵扼黄河，断山东援军，遂取益都、济宁、济南，皆有功。克东平，功尤多，改山东行省平章政事。以师会大将军于临清，檄政守东昌。既下大都，命政分兵守广平。政遂谕降白土诸寨。移守彰德，下蚁尖寨。蚁尖者，在林虑西北二十里，为元右丞吴庸、王居义、小锁儿所据。大将军之北伐也，遣将士收复诸山寨，降者相继，蚁尖独恃险不下。至是兵逼之，庸诱杀居义及小锁儿以降，得士卒万余人。寻调征陕西，还兵守御河北。洪武三年封东平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移镇山东。未几，复移河北。招抚流民，复业甚众。从左副将军李文忠捣应昌，至胪朐河。文忠深入，令政守辎重。

还，命巡河南、陕西。再从信国公汤和练兵于临清。十一年二月卒，帝亲临其丧。追封郓国公。

子勋袭。二十六年坐蓝党诛，爵除。

仇成，含山人。初从军充万户，屡迁至秦淮翼副元帅。太祖攻安庆，敌固守不战。廖永忠、张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陆兵乘之，遂克安庆。初，元左丞余阙守安庆，陈友谅将赵普胜陷之。友谅既杀普胜，元帅余某者袭取之。张定边复来犯，余帅走死。至是以成为横海指挥同知，守其地。时左君弼据庐州，罗友贤以池州叛，无为知州董曾陷死，四面皆贼境。成抚集军民，守御严密，汉兵不敢东下。从征鄱阳，歼敌泾江口，功最。征平江，败张士诚兵于城西南。洪武三年，佥大都督府事，镇辽东。久之，以屯戍无功，降永平卫指挥使。寻复官。十二年论蓝玉等征西功，当封。帝念成旧勋，先封为安庆侯，岁禄二千石。二十年充征南副将军，讨平容美诸峒。复从大军征云南，功多，予世券，加禄五百石。二十一年七月，有疾。赐内□昷，手诏存问。卒，赠皖国公，谥庄襄。子正袭爵。

张龙，濠人。从渡江，定常州、宁国、婺州，皆有功。从征江州，为都先锋。平武昌，授花枪所千户。从平淮东，守御海安。与张士诚将战于海口，擒彭元帅，俘其卒数百。进攻通州，击斩贼将。擢威武卫指挥佥事。从平山东、河南。大兵克潼关，以龙为副留守。洪武三年调守凤翔，改凤翔卫指挥。贺宗哲悉众围城，龙固守。宗哲攻北门，龙出兵搏战，矢伤右胁，不为动。遂大败之。进克凤州，擒李参政等二十余人。大将军达入沔州，遣龙别将一军，由凤翔入连云栈，攻兴元，降其守将刘思忠。蜀将吴友仁来犯，龙击却之。友仁复悉兵薄城，大治攻具。龙从北门突出，绕友仁军后，敌尽弃甲仗走，自是不复窥兴元。召佥大都督府事。十一年副李文忠征西番洮州。论功，封凤翔侯，禄二千石，世指挥使。复从傅友德征云南，镇七星关，破大理、鹤庆，平诸洞蛮。加禄五百石，予世券三十年。二十年从冯胜出金山，降纳哈出。明年，胜调降军征云南，次常德，叛去。龙追至重庆，收捕之。二十三年春同延安侯唐胜宗督屯田于平越、镇远、贵州，议置龙里卫。都匀乱，佐蓝玉讨平之。以老疾请告。三十年卒。

子麟尚福清公主，授驸马都尉。孙杰侍公主京师。永乐初，失侯。杰子嗣，宣德十年，援诏恩乞嗣。吏部言：龙侯不嗣者四十年，不许。

吴复，字伯起，合肥人。少负勇略。元末，集众保乡里。归太祖于

濠，从克泗、滁、和、采石、太平，累官万户。从破蛮子海牙水寨，定集庆。从徐达攻镇江，斩元平章定定。下丹阳、金坛，克常州，进统军元帅。徇江阴、无锡，还守常州。张士诚兵奄至，力战，败之。追奔至长兴，连败之于高桥、太湖及忠节门，士诚夺气。从援安丰，平武昌。从徐达克庐州，下汉、沔、荆诸郡县。授镇武卫指挥同知，守沔阳。从常遇春下襄阳，别将破安陆，擒元同佥任亮，遂守之。克汝州、鲁山。

洪武元年，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悉平郧、均、房、竹诸山寨之不附者。三年从大将军征陕西，败扩廓，擒其将。又败扩郭于秦州。征吐番，克河州。援汉中，拔南郑。明年从傅友德平蜀。又明年从邓愈平九溪、辰州诸蛮，克四十八洞，还守安陆。七年进大都督府佥事。巡北平还，授世袭指挥使。十一年从沐英再征西番，擒三副使，得纳邻哈七站之地。明年，师还，论功封安陆侯，食禄二千石。

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克普定，城水西。充总兵官，剿捕诸蛮。遂由关索岭开箐道，取广西。十六年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转饷盘江。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追封黔国公，谥威毅，加禄五百石，予世券。

复临阵奋发，冲犯矢石，体无完肤。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买妾杨氏，年十七。复死，视殓毕，沐浴更衣，自经死。封贞烈淑人。

子杰嗣。屡出山、陕、河南、北平，练兵从征。二十八年，有罪，从征龙州，建功自赎。建文中，帅师援真定，战白沟河，失律，谪南宁卫指挥使。永乐元年，子璟乞嗣。正统间，再三乞，皆不许。弘治六年，璟孙鐸援诏乞嗣，亦不许。十八年录复子孙世职千户。

初，与复以征西番功侯者，又有周武。武，开州人，从定江东，灭汉，收淮东，平吴，积功为指挥佥事。从定中原，进都督佥事。洪武十一年以参将从沐英讨西番朵甘，功多。师还，封雄武侯，禄二千石，世指挥使。出理河南军务，巡抚北边。二十三年卒，赠汝国公，谥勇襄。

胡海，字海洋，定远人。尝入土豪赤塘王总管营，自拔来归，授百户。从败元将贾鲁兵，克泗、滁，进万户。从渡江，拔蛮子海牙水寨，破陈埜先兵，从取集庆、镇江。败元将谢国玺于宁国，选充先锋。从大军围湖州，堕其东南门月城。从攻宜兴，下婺州，鏖战绍兴，生得贼四百余人，进都先锋。又从战龙江，克安庆，与汉人相持，八战，皆大

捷，遂入江州。从徐达攻庐州，皆有功。

海骁勇，屡战屡伤，手足胸腹间金痍皆遍，而斗益力。士卒从之者无不激励自效。太祖壮之，授花枪上千户。复从大军克荆、澧、衡、潭，擢宝庆卫指挥佥事，迁指挥使，命镇益阳。从平章杨璟征湖南、广西未下郡县。由祁阳进围永州，与守兵战于东乡桥，生得千、万户四人，以夜半先登拔之。抵靖江，战南门，生得万户二人。夜四鼓，自北门八角亭先登，功最，命为左副总兵。剿平左江上思蛮。调征蜀，克龙伏隘、天门山及温汤关，予世袭指挥使，仍镇益阳。武冈、靖州、五开诸苗蛮先后作乱，悉捕诛首乱而抚其余众，迁都督佥事。十四年从征云南，由永宁趋乌撒，进克可渡河。与副将军沐英会师攻大理，敌悉众扼上、下关。定远侯王弼自洱水东趋上关，英帅大军趋下关，而遣海以夜四鼓取石门。间道渡河，绕点苍山后，攀大树缘崖而上，立旂帜。英士卒望见，皆踊跃大呼，敌众惊扰。英遂斩关入。海亦麾山上军驰下，前后夹攻，敌悉溃走。

十七年，论功封东川侯，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逾三年，以左参将从征金山。又二年，以征南将军讨平澧州九溪诸蛮寇。师还，乞归乡里，厚赍金帛以行。二十四年七月，病疽卒，年六十三。

长子斌，龙虎卫指挥使，从征云南。过曲靖，猝遇寇，中飞矢卒。赠都督同知。次玉，坐蓝党死。次观，尚南康公主，为驸马都尉，未嗣卒。宣德中，公主乞以子忠嗣。诏授孝陵卫指挥佥事，予世袭。

张赫，临淮人。江淮大乱，团义兵以捍乡里。嘉山缪把头招之，不往。闻太祖起，帅众来附。授千户，以功进万户。从渡江，所至攻伐皆预，以功擢常春翼元帅，守御常州。寻从战鄱阳，攻武昌。已，又从大将军伐张士诚，进围平江。诸将分门而军，赫军阊门。士诚屡出兵突战，屡挫其锋。又从大军克庆元，并下温、台。洪武元年，擢福州卫都指挥副使，进本卫同知。复命署都指挥使司事。是时，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帝数遣使赍诏书谕日本国王，又数绝日本贡使，然竟不得倭人要领。赫在海上久，所捕倭不可胜计。最后追寇至琉球大洋，与战，擒其魁十八人，斩首数十级，获倭船十余艘，收弓刀器械无算。帝伟赫功，命掌都指挥印。寻调兴化卫。召还，擢大都督府佥事。会辽东漕运艰，军食后期，帝深以为虑。以赫习海道，命督海运事。久之，封航海侯，予世券。前后往来辽东十二年，凡督十运，劳勋备至，军中赖以无乏。病卒，追封恩国公，谥庄简。

子荣，从征云南有功，为水军右卫指挥使。孙钅盬，福建都指挥使。永乐中，留镇交阯。

华高，和州人。与俞通海等以巢湖水师来附。从克太平，授总管。从破采石、方山兵。下集庆、镇江，迁秦淮翼元帅。与邓愈徇广德。守将严兵城下，高以数骑挑战，元兵坚壁不动。高冲击大破之，遂取其城，得兵万人，粮数千斛。从平常州，进佥行枢密院事。副俞通海击破赵普胜栅江营。再败陈友谅。援长兴，克武昌。授湖广行省左丞。帅舟师从克淮东，收浙西。进行省平章政事。洪武三年封广德侯，岁禄六百石。

高性怯，且无子，请得宿卫。有所征讨，辄称疾不行。令练水师，复以不习辞。帝以故旧优容之。时诸勋臣多出行边，惟高不遣。最后缮广东边海城堡，高请行。帝曰："卿复自力，甚善。"四年四月事竣。至琼州卒。初，有言高殖利者，故岁禄独薄。至是贫不能葬。帝怜之，命补支禄三百石。以无子，纳诰券墓中。赠巢国公，谥武庄。授从子岳指挥佥事。

张铨，定远人。从取太平，定集庆、镇江、常州、婺州。捣江州，战鄱阳湖，取鄂渚。收淮东，平吴。累功为指挥佥事。从取中原、燕、晋、秦、蜀，进都督佥事。使建齐王府，事竣，副江夏侯周德兴征五溪蛮。已而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诸洞酋作乱，复副德兴讨平之。从征云南，由永宁克乌撒。久之，复从傅友德平乌撒及曲靖、普定、龙海、孟定诸蛮。洪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食禄千五百石，世指挥使。

何真，字邦佐，东莞人。少英伟，好书剑。元至正初，为河源县务副使，转淡水场管勾，弃官归。元末盗起，真聚众保乡里。十四年，县人王成、陈仲玉作乱，真赴告元帅府。帅受赂，反捕真。逃居坭冈，举兵攻成，不克。久之，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真击走常，杀仲刚。以功授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守惠州。海寇邵宗愚陷广州。真以兵破走之，复其城。擢广东分省参政，寻擢右丞。赣州熊天瑞引舟师数万，欲图真，真迎之胥江。天大雷雨，折天瑞舟樯，击走之。广人赖以完。先是真再攻成，诛仲玉而成卒固守。二十六年复围成，募擒成者，予钞十千。成奴缚成以出。真予之钞，命具汤镬，趋烹奴，号于众曰："奴叛主者视此！"缘海叛者皆降。时中原大乱，岭表隔绝，有劝真效尉佗故事者，不听。屡遣使由海道贡方物于朝。累进资德大夫、行省左丞。

洪武元年，太祖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帅舟师取广东。永忠至福州，以书谕真，遂航海趋潮州。师既至，真遣都事刘克佐诣军门上印章，籍所部郡县户口兵粮，奉表以降。永忠闻于朝，赐诏褒真曰："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之属，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烦一兵，保境来归，虽窦、李奚让焉。"永忠抵东莞，真帅官属迎劳，遂奉诏入朝。擢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且谕之曰："天下分争，所谓豪杰有三：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知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卿输诚纳土，不逆颜行，可谓识时务者。"真顿首谢。在官颇著声望，尤喜儒术，读书缀文。已，转山东参政。四年命还广东，收集旧卒。事竣，仍莅山东。九年致仕。

大军征云南，命真偕其子兵马指挥贵往。规画军饷，置邮驿。迁山西右布政使。再与贵勾军广东，擢贵镇南卫指挥佥事。寻命真为浙江布政使，改湖广。二十年复致仕，封东莞伯，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卒。

子荣嗣。与弟贵及尚宝司丞宏皆坐蓝党死。真弟迪疑祸及己，遂作乱。击杀南海官军三百余人，遁入海岛。广东都司发兵讨擒之，伏诛。

赞曰：陈友谅之克太平也，其锋甚锐，微茂才则金陵之安危未可知矣。吴良守江阴，耿炳文守长兴，而吴人不得肆其志。缔造之基，其力为多。至若华云龙、张赫、吴复、胡海之属，或威著边疆，或功存海运，搴旗陷阵，所向皆摧。揆之前代功臣，何多让焉。而又皆能保守禄位，以恩礼令终，斯其尤足嘉美者欤！

列传第十九

顾时 吴祯 薛显 郭兴 陈德 王志 梅思祖 金朝兴 唐胜宗 陆仲亨费聚 陆聚 郑遇春 黄彬 叶升

顾时，字时举，濠人。倜傥好奇略。从太祖渡江，积功由百夫长授元帅。取安庆、南昌、庐州、泰州，擢天策卫指挥同知。李济据濠州，时从平章韩政讨降之。攻张士诚升山水寨，引小舫绕敌舟，舟中多俯视而笑。时乘其懈，帅壮士数人，大呼跃入舟。众大乱，余舟竞进。五太子来援，薛显又败之，五太子等降。遂从大将军平吴，旋师取山东。

洪武元年，拜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率府事。从大将军定河南北，浚闸以通舟师，自临清至通州。下元都，与诸将分逻古北诸隘口。从大军取平阳，克崞州，获逃将王信等四十六人。取兰州，围庆阳。张良臣耀兵城下，击败之，获其劲将九人。良臣乃不敢复出。庆阳平。徐达还京，令时将骑兵略静宁州，走贺宗哲。西边悉平。

三年进大都督同知，封济宁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为左副将军，副傅友德帅河南、陕西步骑伐蜀。自兴元进克阶、文，败蜀兵于汉州，遂克成都。明年副李文忠北征，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粮且尽。遇寇，士疲不能战。时帅麾下数百人，跃马冲击。敌众引去，获其辎重粮畜以归，军声大振。六年从徐达镇北平。逾年，召还。八年复出镇。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钟山。追封滕国公，谥襄靖，祔祭功臣庙。

时能以少击众，沉鸷不伐。帝甚重之。子敬，金吾卫镇抚，十五年嗣侯，为左副将军。平龙泉山寇有功。二十三年追论胡惟庸党，榜列诸臣，以时为首，敬坐死，爵除。

吴祯，江国襄烈公良弟也。初名国宝，赐名祯。与良俱从克滁、和，渡江克采石，从定集庆。下镇江、广德、常州、宣城、江阴，皆有功。又从常遇春自铜陵取池州，以舟师毁其北门，入城。敌舰百余至，复大败之，遂克池州。积功，由帐前都先锋累迁为天兴翼副元帅。以千人助良守江阴，数败吴兵，破士诚水寨，擒其骁将硃定。授英武卫亲军指挥使。又大破吴兵于浮子门。从大将军徐达帅马步舟师取湖州，勒奇兵出旧馆，大捷。湖州平，遂戍之。从围平江，破葑、胥二门，进佥大都督府事，抚平江。寻副征南将军汤和讨方国珍，乘潮入曹娥江，毁坝通道，出不意直抵军厩。国珍亡入海。追及之盘屿，合战，自申至戌，

败之，尽获其战舰士卒辎重，国珍降。复自海道进取福州，围其西、南、水部三门，一鼓克之。

洪武元年，进兵破延平，擒陈友定。闽海悉平。还次昌国。会海寇劫兰秀山，剿平之。兼率府副使。寻为吴王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二年，大将军平陕西还，祯与副将军冯胜驻庆阳。三年讨平沂州答山贼。命为靖海将军，练军海上。其冬，封靖海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与秦、晋二王傅金朝兴、汪兴祖并专傅王，解都督府事。仇成戍辽阳，命祯总舟师数万，由登州饷之。海道险远，经理有方，兵食无乏。完城练卒，尽收辽海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坐事谪定辽卫指挥使，寻召还。七年，海上有警，复充总兵官，同都督佥事于显总江阴四卫舟师出捕倭。至琉球大洋，获其兵船，献俘京师。自是常往来海道，总理军务数年，海上无寇。

十一年，奉诏出定辽，得疾，舆还京师。明年卒。追封海国公，谥襄毅，与良俱肖像功臣庙。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论祯胡惟庸党，爵除。

薛显，萧人。赵均用据徐州，以显为元帅，守泗州。均用死，以泗州来降，授亲军指挥，从征伐。南昌平，命显从大都督硃文正守之。陈友谅寇南昌，显守章江、新城二门。友谅攻甚急。显随方御之，间出锐卒搏战，斩其平章刘进昭，擒副枢赵祥。固守三月，乃解。武昌既平，邓仲谦据新淦不下，显讨斩之，因徇下未附诸郡县。以功擢江西行省参政。从徐达等收淮东，遂伐张士诚。与常遇春攻湖州。别将游军取德清，攻升山水寨。士诚遣其五太子盛兵来援，遇春与战，小却。显帅舟师奋击，烧其船。众大溃，五太子及硃暹、吕珍等以旧馆降，得兵六万人。遇春谓显曰："今日之战，将军功，遇春弗如也。"五太子等既降，吴人震恐，湖州遂下。进围平江，与诸将分门而军。吴平，进行省右丞。

命从大将军徐达取中原。濒行，太祖谕诸将，谓"薛显、傅友德勇略冠军，可当一面。"进克兖、沂、青、济，取东昌、棣州，乐安。还收河南，捣关、陕。渡河，取卫辉、彰德、广平、临清。帅马步舟师取德州、长芦。败元兵于河西务，又败之通州，遂克元都。分兵逻古北诸隘口，略大同，获乔右丞等三十四人。进征山西，次保定，取七垛寨，追败脱因贴木儿。与友德将铁骑三千，略平定西。取太原，走扩廓，降豁鼻马。邀击贺宗哲于石州，拔白崖、桃花诸山寨。与大将军达会平阳，以降将杜旺等十一人见，遂从入关中。抵临洮，别将攻马鞍山西番寨，

大获其畜产，袭走元豫王，败扩廓于宁夏。复与达会师取平凉。张良臣伪以庆阳降，显往纳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劫显营，突围免。良臣据城叛，达进围之。扩廓遣韩扎儿攻原州，以挠明师。显驻兵灵州，遏之。良臣援绝，遂败。追贺宗哲于六盘山，逐扩廓出塞外，陕西悉平。

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以显擅杀胥吏、兽医、火者、马军及千户吴富，面数其罪。封永城侯，勿予券，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赡所杀吴富及马军之家；一以给其母妻，令功过无相掩。显居海南逾年，帝念之，召还。予世券，食禄一千五百石。

复从大将军征漠北。数奉命巡视河南，屯田北平，练军山西，从魏国公巡北边，从宋国公出金山。二十年冬，召还，次山海卫，卒。赠永国公，谥桓襄。无子，弟纲幼。二十三年追坐显胡惟庸党，以死不问，爵除。

郭兴，一名子兴，濠人。滁阳王郭子兴据濠，称元帅，与隶麾下。太祖在甥馆，兴归心焉。军行，尝备宿卫，累功授管军总管，进统军元帅。围常州，昼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赏。从攻宁国、江阴、宜兴、婺州、安庆、衢州，皆下之。战于鄱阳，陈友谅连巨舰以进，我师屡却，兴献计以火攻之。友谅死。从征武昌，斩获多，进鹰扬卫指挥使。从徐达取庐州，援安丰，大败张士诚兵。平襄阳、衡、澧。还克高邮、淮安。转战湖州，围平江，军于娄门。吴平，擢镇国将军、大都督府佥事。

洪武元年，从达取中原，克汴梁，守御河南。冯胜取陕州，请益兵守潼关。达曰："无如兴者。"遂调守之。潼关，三秦门户，时哈麻图据奉元，李思齐、张思道等与为犄角，日窥伺欲东向。兴悉力捍御。王左丞来攻，大败之。从徐达帅轻骑直捣奉元。大军继进，遂克之。移镇巩昌，边境帖然。

三年为秦王武傅，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其冬，封功臣，兴以不守纪律，止封巩昌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伐蜀，克汉州、成都。六年从徐达镇北平，同陈德败元兵于答剌海口。十一年练兵临清。十六年巡北边。召还，逾年卒。赠陕国公，谥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党，爵除。

兴女弟为宁妃，弟英武定侯。

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两兄积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骁骑舍人。太祖以宁妃故，欲贵显之。德成辞。帝不悦。顿首谢曰："臣性耽曲蘖，庸暗不能事事。位高禄重，必任职司，事不治，上殆杀我。人生贵适意，但多得钱、饮醇酒足矣，余非所望。"帝称善，赐酒百罂，金币称之，宠遇益厚。尝侍宴后苑醉，匍匐脱冠谢。帝顾见德成发种种，笑曰："醉风汉，发如此，非酒过耶？"德成仰首曰："臣犹厌之，尽薙始快。"帝默然。既醒，大惧。佯狂自放，剃发、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谓宁妃曰："始以汝兄戏言，今实为之，真风汉也。"后党事起，坐死者相属，德成竟得免。

陈德，字至善，濠人。世农家，有勇力。从太祖于定远，以万夫长从战，皆有功，为帐前都先锋。同诸将取宁、徽、衢、婺诸城，擢元帅。李伯升寇长兴，德往援，击走之。从援南昌，大战鄱阳湖，擒水寨姚平章。太祖舟胶浅，德力战，身被九矢，不退。从平武昌。大败张士诚兵于旧馆，擢天策卫亲军指挥使。吴平，进佥大都督府事。从大将军北取中原，克元汴梁。立河南行都督府，以德署府事，讨平群盗。征山西，破泽州磨盘寨，获参政喻仁，遂会大军克平阳、太原、大同。渡河取奉元、凤翔，至秦州，元守将吕国公遁，追擒之。徐达围张良臣于庆阳，良臣恃其兄思道为外援，间使往来，德悉擒获，庆阳遂下。又大破扩廓于古城，降其卒八万。

洪武三年，封临江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年，从颍川侯傅友德伐蜀，分道入绵州，破龙德，大败吴友仁之众，乘胜拔汉州。向大亨、戴寿等走成都，追败之，遂与友德围成都。蜀平，赐白金彩币。复还汴。五年为左副将军，与冯胜征漠北，破敌于别笃山，俘斩万计。克甘肃，取亦集乃路，留兵扼关而还。明年复总兵出朔方，败敌三岔山，擒其副枢失剌罕等七十余人。其秋，再出战于答剌海口，斩首六百级，获其同佥忻都等五十四人。凡三战三捷。七年练兵北平。十年还凤阳。十一年卒。追封杞国公，谥定襄。

子镛袭封。十六年为征南左副将军，讨平龙泉诸山寇。练兵汴梁。十九年与靖海侯吴祯城会州。二十年从冯胜征纳哈出，将至金山，与大军异道相失，败没。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党，诏书言其征西时有过，被镌责，遂与惟庸通谋。爵除。

王志，临淮人。以乡兵从太祖于濠，下滁、和。从渡江，屡腾栅先登，身冒矢石。授右副元帅。从取常州、宁国、江阴。复宜兴，攻高邮，捣九江，下黄梅，鏖战鄱阳。从平武昌，还克庐州，败张士诚兵，

追奔四十里。以亲军卫指挥使改六安卫，守六安。从幸汴梁，渡河，取怀庆、泽、潞，留守平阳。大将军徐达西伐，会师克兴元。洪武三年，进同知都督府事，封六安侯，岁禄九百石，予世券。移守汉中，帅兵出察罕脑儿塞，还镇平阳。复从大将军征沙漠。其后用兵西南，皆以偏将军从，虽无首功，然持重，未尝败衄。其攻合肥，败楼儿张，擒吴副使，为战功第一。领山西都司卫所军务，帝称其处置得宜。十六年督兵往云南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驿传，安辑其民。十九年卒。追封许国公，谥襄简。

子威，二十二年嗣侯。明年，坐事谪安南卫指挥使。卒，无子。弟瑊嗣，改清平卫，世袭。志亦追坐胡惟庸党，以死不问。

梅思祖，夏邑人。初为元义兵元帅，叛从刘福通。扩廓醢其父。寻弃福通，归张士诚，为中书左丞，守淮安。徐达兵至，迎降，并献四州。士诚杀其兄弟数人。太祖擢思祖大都督府副使。从大军伐吴，克升山水寨。下湖州，围平江，皆有功。吴平，迁浙江行省右丞。从大将军伐中原，克山东，取汴、洛，破陕州，下潼关。旋师徇河北，至卫辉。元平章龙二弃城走彰德，师从之。龙二复出走，遂降其城，守之。略定北平未下州郡。从大军平晋、冀，复从平陕西。别将克邠州，获元参政毛贵等三十人。从大将军破扩廓于定西。还自秦州，破略阳，入沔州，取兴元。洪武三年，论功封汝南侯，食禄九百石，予世券。四年伐蜀。五年征甘肃。还命巡视山、陕、辽东城池。十四年，四川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诸洞长官作乱，命思祖为征南副将云南军，与江夏侯周德兴帅兵讨平之。十五年复与傅友德平云南，置贵州都司，以思祖署都指挥使。寻署云南布政司事，与平章潘元明同守云南。思祖善抚辑，远人安之。是年卒，赐葬钟山之阴。

子义，辽东都指挥使。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党，灭其家。思祖从子殷，为驸马都尉，别有传。

金朝兴，巢人。淮西乱，聚众结寨自保。俞通海等既归太祖，朝兴亦帅众来附。从渡江，征伐皆预，有功。克常州，为都先锋。复宜兴，为左翼副元帅。平武昌，进龙骧卫指挥同知。平吴，改镇武卫指挥使。克大同，改大同卫指挥使。取东胜州，获元平章刘麟等十八人。

洪武三年，论功为都督佥事兼秦王左相。未几，解都督府事，专傅王。四年从大军伐蜀。七年帅师至黑城，获元太尉卢伯颜、平章帖儿不花并省院等官二十五人。遂从李文忠分领东道兵，取和林，语具文忠

传。

朝兴沉勇有智略，所至以偏师取胜，虽未为大帅，而功出诸将上。十一年从沐英西征，收纳邻七站地。明年论功封宣德侯，禄二千石，世袭指挥使。十五年从傅友德征云南，驻师临安，元右丞兀卜台、元帅完者都、土酋杨政等俱降。朝兴抚辑有方，军民咸悦。进次会川卒，追封沂国公，谥武毅。十七年论平云南功，改锡世侯券，增禄五百石。

长子镇嗣封。二十三年追坐朝兴胡惟庸党，降镇平坝卫指挥使。从征有功，进都指挥使。其后世袭卫指挥使。嘉靖元年，命立傅友德、梅思祖及朝兴庙于云南，额曰“报功”。

唐胜宗，濠人。太祖起兵，胜宗年十八，来归。从渡江，积功为中翼元帅。从徐达克常州，进围宁国，扼险力战，败其援兵。城遂降。从征婺州，克之。从征池州，力战，败陈友谅兵，擢龙骧卫指挥佥事。从征友谅，至安庆，敌固守。胜宗为陆兵疑之，出不意，捣克其水寨。从下南昌，略定江西诸郡。援安丰，攻庐州，战鄱阳，邀击泾江口，皆有功。擢骠骑卫指挥同知。从定武昌，徇长沙、沅陵、澧阳。从徐达取江陵，还定淮东。穴城克安丰，追获元将忻都。为安丰卫指挥使守之。从大将军伐中原，克汴梁、归德、许州，辄留守。从大军克延安，进都督府同知。洪武三年冬封延安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坐擅驰驿骑，夺爵，降指挥。捕代县反者。久之，复爵。

十四年，浙东山寇叶丁香等作乱，命总兵讨之，擒贼首并其党三千余人。分兵平安福贼，至临安，降元右丞兀卜台等。十五年巡视陕西，督屯田，简军士。明年镇辽东，奉敕勿通高丽。高丽使至，察其奸，表闻。赐敕褒美，比魏田豫却乌桓赂，称名臣。在镇七年，威信大著。召还，帅师讨平贵州蛮。练兵黄平。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诛，爵除。

陆仲亨，濠人。归太祖，从征滁州，取大柳树诸寨。克和阳，击败元兵。逐青山群盗。从渡江，取太平，定集庆，从徐达下诸郡县。授左翼统军元帅。从征陈友谅，功多，进骠骑卫指挥使。从常遇春讨赣州，降熊天瑞，为赣州卫指挥使，节制岭南北新附诸郡。调兵克梅州、会昌、湘乡，悉平诸山寨。

洪武元年，帅卫军与廖永忠等征广东，略定诸郡县，会永忠于广州，降元将卢左丞。广东平。改美东卫指挥使，擢江西行省平章，代邓愈镇襄阳，改同知都督府事。三年冬封吉安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与唐胜宗同坐事降指挥使。捕寇雁门，同复爵。

十二年与周德兴、黄彬等从汤和练兵临清。未几，即军中逮三人至京，既而释之。移镇成都，平巨津州叛蛮。乌撒诸蛮复叛，从傅友德讨平之。

二十三年，治胡惟庸逆党，家奴封贴木告仲亨与胜宗、费聚、赵庸皆与通谋，下吏讯。狱具，帝曰："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遂诛仲亨，籍其家。

初，仲亨年十七，为乱兵所掠。父母兄弟俱亡，持一升麦伏草间。帝见之，呼曰"来"，遂从征伐，至封侯。帝尝曰："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竟诛死。

费聚，字子英，五河人。父德兴，以材勇为游徼卒。聚少习技击。太祖遇于濠，伟其貌，深相结纳。

定远张家堡有民兵，无所属，郭子兴欲招之，念无可使者。太祖力疾请行，偕聚骑而往，步卒九人俱。至宝公河，望其营甚整，弓弩皆外向。步卒惧，欲走。太祖曰："彼以骑蹴我，走将安往？"遂前抵其营。招谕已定，约三日。太祖先归，留聚俟之。其帅欲他属，聚还报。太祖复偕聚以三百人往，计缚其帅，收卒三千人。豁鼻山有秦把头八百余人，聚复招降之。遂从取灵璧，克泗、滁、和州。授承信校尉。

既定江东，克长兴，立永兴翼元帅府，以聚副耿炳文为元帅。张士诚入寇，击败之。召领宿卫。援安丰，两定江西，克武昌，皆从。改永兴翼元帅府为永兴亲军指挥司，仍副炳文为指挥同知。士诚复入寇，获其帅宋兴祖，再败之。士诚夺气，不敢复窥长兴。随征淮安、湖州、平江，皆有功，进指挥使。汤和讨方国珍，聚以舟师从海道邀击。浙东平，复由海道取福州，破延平。归次昌国，剿海寇叶、陈二姓于兰秀山。至是，聚始独将。洪武二年会大军取西安，改西安卫指挥使，进都督府佥事。镇守平凉。三年封平凉侯，岁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时诸将在边屯田募伍，岁有常课。聚颇耽酒色，无所事事。又以招降无功，召还，切责之。明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大战白石江，擒达里麻。云南平，进取大理。未几，诸蛮复叛，命副安陆侯吴复为总兵。授以方略，分攻关索岭及阿咱等寨，悉下之。蛮地始定。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以聚署司事。十八年命为总兵官，帅指挥丁忠等征广南，擒火立

达，俘其众万人。还镇云南。二十三年召还。李善长败，语连聚。帝曰："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竟坐党死，爵除。

子超，征方国珍，没于阵。璿，以人材举官江西参政。孙宏，从征云南，积功为右卫指挥使。坐奏对不实，戍金齿。

陆聚，不知何许人。元枢密院同知。脱脱败芝{艹麻}李于徐州，彭大等奔濠。聚抚戢流亡，缮城保境，寇不敢犯。徐达经理江、淮，聚以徐、宿二州降。太祖尝诏谕："二州，吾桑梓地，未忍加兵。"及归附，大悦。以聚为江南行省参政，仍守徐州。遣兵略定沛、鱼台、邳、萧、宿迁、睢宁。扩廓遣李左丞侵徐，驻陵子村。聚遣指挥傅友德击之，俘其众，擒李左丞。又败元兵于宿州，擒佥院邢端等。从定山东，平汴梁。还镇，改山东行省参政。从平元都，略大同、保定、真定。攻克车子山及凤山、城山、铁山诸寨，分守井陉故关，会师陕西，克承天寨。聚所部皆淮北劲卒，虽燕、赵精骑不及也。北征，沂、邳山民乘间作乱，召聚还，讨平之。洪武三年，封河南侯，岁禄九百石，予世券。八年，同卫国公愈屯田陕西，置卫戍守。十二年同信国公和练兵临清。寻理福建军务。召还，赐第凤阳。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郑遇春，濠人。与兄遇霖俱以勇力闻。遇霖与里人有郤，欲杀之，遇春力护，得解取。众皆畏遇霖，而以遇春为贤。太祖下滁州，遇霖为先锋。取铁佛冈、三郤河、大柳等寨，遇春亦累功至总管。攻芜湖，遇霖战死，遇春领其众。时诸将所部不过千人，遇春兼两队，而所部尤骁果。累战功多，授左翼元帅。从平陈友谅，身先士卒，未尝自言功，太祖异之。取六安，为六安卫指挥佥事。从大将军定山东、河南北，克朔州，改朔州卫指挥副使。

洪武三年，进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荥阳侯，岁禄九百石，予世券。明年命驻临濠，开行大都督府。坐累夺爵。寻复之，复守朔州。从傅友德平云南，帅杨文等经略城池屯堡。还京，督金吾诸卫，造海船百八十艘，运饷辽东，籍陕西岷州诸卫官马。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黄彬，江夏人。从欧普祥攻陷袁、吉属县，徐寿辉以普祥守袁州。及陈友谅杀寿辉，僭伪号，彬言于普祥曰："公与友谅比肩，奈何下之？友谅骄恣，非江东敌也。保境候东师，当不失富贵。"普祥遂遣使纳款。友谅遣弟友仁攻之。彬与普祥败其众，获友仁。友谅惧，约分界不相犯，乃释友仁。时江、楚诸郡皆为陈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赣兵不得出。友谅势大蹙。太祖兵临之，遂弃江州，彬力也。太祖至龙兴，

令普祥仍守袁州，而以彬为江西行省参政。未几，普祥死，彬领其众。普祥故残暴，彬尽反所为，民甚安之。从常遇春征赣州。饶鼎臣据吉安，为熊天瑞声援。遇春兵至，鼎臣走安福，彬以兵蹑之。鼎臣走茶陵，天瑞乃降。永新守将周安叛，彬从汤和执安，鼎臣亦殪。移镇袁州，招集诸山寨。江西悉定。进江淮行省中书左丞。洪武三年封宜春侯，岁禄九百石，予世券。四年，赣州上犹山寇叛，讨平之。五年，古州等洞蛮叛，以邓愈为征南将军，三道出师，彬与营阳侯璟出澧州。师还，赐第中都。明年从徐达镇北平，出练兵沂州、临清。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叶升，合肥人。左君弼据庐，升自拔来归。以右翼元帅从征江州，以指挥佥事从取吴，以府军卫指挥使从定明州。洪武三年论功，佥大都督府事。明年从征西将军汤和以舟师取蜀。越二年，出为都指挥使，镇守西安，讨平庆阳叛寇。十二年复佥大都督府事。西番叛，与都督王弼征之，降乞失迦，平其部落。复讨平延安伯颜帖木儿，擒洮州番酋。论功，封靖宁侯，岁禄二千石，世指挥使。镇辽东，修海、盖、复三城。在镇六年，边备修举，外寇不敢犯。发高丽赂遗，帝屡赐敕，与唐胜宗同褒。

二十年，命同普定侯陈桓总制诸军于云南定边、姚安，立营、屯田，经理毕节卫。明年，东川、龙海诸蛮叛，升以参将从沐英讨平之。已而湖广安福所千户夏德忠诱九溪洞蛮为寇，升同胡海等讨之。潜兵出贼后，掩击，擒德忠。立永定、九溪二卫，因留屯襄阳。赣州山贼复结湖广峒蛮为寇。升为副将军，同胡海等讨平之，俘获万七千人。升凡三平叛蛮。再出练兵甘肃、河南。二十五年八月，坐交通胡惟庸事觉，诛死。凉国公蓝玉，升姻也，玉败，复连及升，以故名隶两党云。

赞曰：诸将当草昧之际，上观天命，委心明主，战胜攻取，克建殊勋，皆一时之智勇也。及海内宁谧，乃名隶党籍，或追论，或身坐，鲜有能自全者。圭裳之锡固足酬功，而砺带之盟不克再世，亦可慨矣夫。

列传第二十

硃亮祖 周德兴 王弼 蓝玉（曹震 张翼 张温 陈桓 硃寿 曹兴谢成 李新

硃亮祖，六安人。元授义兵元帅。太祖克宁国，擒亮祖，喜其勇悍，赐金币，仍旧官。居数月，叛归于元，数与我兵战，为所获者六千余人，遂入宣城据之。太祖方取建康，未暇讨也。已，遣徐达等围之。亮祖突围战，常遇春被创而还，诸将莫敢前。太祖亲往督战，获之，缚以见。问曰："尔将何如？"对曰："生则尽力，死则死耳！"太祖壮而释之。累功授枢密院判。

从下南昌、九江，战鄱阳湖，下武昌。进广信卫指挥使。李文忠破李伯升于新城，亮祖乘胜燔其营落数十，获同佥元帅等六百余人、军士三千、马八百匹，辎重铠甲无算。伯升仅以数骑遁。太祖嘉其功，赐赉甚厚。胡深请会兵攻陈友定，亮祖由铅山进取浦城，克崇安、建阳，功最多。会攻桐庐，围余杭。迁浙江行省参政，副李文忠守杭州。帅马步舟师数万讨方国瑛。下天台，进攻台州。国瑛出走，追至黄岩，降其守将哈儿鲁，徇下仙居诸县。进兵温州。方明善拒战，击败之，克其城。徇下瑞安，复败明善于盘屿，追至楚门。国瑛及明善诣军降。

洪武元年，副征南将军廖永忠由海道取广东。何真降，悉定其地。进取广西，克梧州。元尚书普贤帖木儿战死，遂定郁林、浔、贵诸郡。与平章杨璟会师，攻克靖江。同廖永忠克南宁、象州。广西平。班师，太子帅百官迎劳龙湾。三年封永嘉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四年伐蜀。帝以诸将久无功，命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济师至蜀，而明升已降。徇下未附州县。师还，以擅杀军校，不预赏。八年同傅友德镇北平。还，又同李善长督理屯田，巡海道。十二年出镇广东。

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番遇知县道同以闻。亮祖诬奏同，同死，事见同传。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二十三年追论亮祖胡惟庸党，次子昱亦坐诛。

周德兴，濠人。与太祖同里，少相得。从定滁、和。渡江，累战皆有功，迁左翼大元帅。从取金华、安庆、高邮。援安丰，征庐州，进指挥使。从讨赣州、安福、永新，拔吉安。再进湖广行省左丞。同杨璟讨

广西，攻永州。元平章阿思兰及周文贵自全州来援，德兴再击败之，斩硃院判。追奔至全州，遂克之。道州、宁州、蓝山皆下。进克武冈州，分兵据险，绝靖江声援。广西平，功多。洪武三年封江夏侯，岁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是岁，慈利土酋覃垕连茅冈诸寨为乱，长沙洞苗俱煽动。太祖命德兴为征南将军，帅师讨平之。明年伐蜀，副汤和为征西左将军，克保宁。先是，傅友德已克阶、文，而和所帅舟师未进。及保宁下，两路军始合。蜀平，论功，帝以和功由德兴，赏德兴而面责和。且追数征蛮事，谓覃垕之役，杨璟不能克，赵庸中道返，功无与德兴比者。复副邓愈为征南左将军，帅赵庸、左君弼出南宁，平婪凤、安田诸州蛮，克泗城州，功复出诸将上。赏倍于大将，命署中立府，行大都督府事。德兴功既盛，且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有司列其罪，诏特宥之。十三年命理福建军务，旋召还。

明年，五溪蛮乱。德兴已老，力请行，帝壮而遣之，赐手书曰："赵充国图征西羌，马援请讨交址，朕常嘉其事，谓今人所难。卿忠勤不怠，何忝前贤，靖乱安民，在此行也。"至五溪，蛮悉散走。会四川水尽源、通塔平诸洞作乱，仍命德兴讨平之。十八年，楚王桢讨思州五开蛮，复以德兴为副将军。德兴在楚久，所用皆楚卒，威震蛮中。定武昌等十五卫，岁练军士四万四千八百人。决荆州岳山坝以溉田，岁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楚人德之。还乡，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文绮百匹。

居无何，帝谓德兴："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逾三年，归第，复令节制凤阳留守司，并训练属卫军士。诸勋臣存者，德兴年最高。岁时入朝，赐予不绝。二十五年八月，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

王弼，其先定远人，后徙临淮。善用双刀，号"双刀王"。初结乡里，依三台山树栅自保。逾年，帅所部来归。太祖知其才，使备宿卫。破张士诚兵于湖州，取池州石埭，攻婺源州，斩守将铁木儿不花，拔其城，获甲三千。擢元帅。下兰溪、金华、诸暨。援池州，复太平，下龙兴、吉安。大战鄱阳，邀击陈友谅于泾江口。从平武昌，还克庐州。拔安丰，破襄阳、安陆。取淮东，克旧馆，降士诚将硃暹，遂取湖州。迁骁骑右卫亲军指挥使。进围平江，弼军盘门。士诚亲帅锐士突围，出西门搏战，将奔常遇春军。遇春分兵北濠，截其后，而别遣兵与战。士诚

军殊死斗。遇春拊弼臂曰：“军中皆称尔健将，能为我取此乎？”弼应曰：“诺。”驰骑，挥双刀奋击。敌小却。遇春帅众乘之，吴兵大败，人马溺死沙盆潭者甚众。士诚马逸堕水，几不救，肩舆入城，自是不敢复出。吴平，赏赉甚厚。

从大军征中原，下山东，略定河南北，遂取元都。克山西，走扩廓。自河中渡河，克陕西，进征察罕脑儿，师还。洪武三年，授大都督府佥事，世袭指挥使。十一年副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降朵甘诸酋及洮州十八族，杀获甚众。论功，封定远侯，食禄二千石。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至大理，土酋段世扼龙尾关。弼以兵由洱水趋上关，与沐英兵夹击之，拔其城，擒段世，鹤庆、丽江诸郡以次悉平。加禄五百石，予世券。二十年，以副将军从冯胜北伐，降纳哈出。明年复以副将军从蓝玉出塞。深入不见敌，玉欲引还。弼持不可，玉从之。进至捕鱼儿海，以弼为前锋，直薄敌营。走元嗣主脱古思帖木儿，尽获其辎重，语在玉传。二十三年奉诏还乡。二十五年从冯胜、傅友德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同召还，先后赐死。爵除。弼子六人，女为楚王妃。

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明年，师还。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四年，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擒元平章达里麻于曲靖，梁王走死，滇地悉平。玉功为多，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

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次通州。闻元兵有屯庆州者，玉乘大雪，帅轻骑袭破之，杀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还。会大军进至金山，纳哈出遣使诣大将军营纳欵，玉往受降。纳哈出以数百骑至，玉大喜，饮以酒。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请服此而饮。”纳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饮。争让久之，纳哈出覆酒于地，顾其下咄咄语，将脱去。郑国公常茂在坐，直前砍伤之，都督耿忠拥以见胜。其众惊溃，遣降将观童谕降之。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

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见敌，欲引还。定远侯王弼曰："吾辈提十余万众，深入漠北，无所得，遽班师，何以复命？"玉曰："然。"令军士穴地而爨，毋见烟火。乘夜至海南，敌营尚在海东北八十余里。玉令弼为前锋，疾驰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设备。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

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蛮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酋哈昝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等已大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

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佔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

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硃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叶升前坐事诛，胡玉等诸小侯皆别见。

其曹震、张翼、张温、陈桓、硃寿、曹兴六侯，附著左方。

曹震，濠人。从太祖起兵，累官指挥使。洪武十二年，以征西番功封景川侯，禄二千石。从蓝玉征云南，分道取临安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阎乃马歹等。云南平，因请讨容美、散毛诸洞蛮及西番朵甘、思曩日诸族。诏不许。又请以贵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马，分给陕西、河南将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驿，道经大渡河，往来者多死瘴疠。询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驿道，平易无瘴毒，已令军民修治。请以泸州至建昌驿马，移置峨眉新驿。"从之。二十一年，与靖宁侯叶升分道讨平东川叛蛮，俘获五千余人。

寻复命理四川军务，同蓝玉核征南军士。会永宁宣慰司言，所辖地有百九十滩，其八十余滩道梗不利。诏震疏治之。震至泸州按视，有支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又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贵州，以达保宁。先是行人许穆言："松州地硗瘠，不宜屯种。戍卒三千，粮运不给，请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动。至是运道既通，松潘遂为重镇。帝嘉其劳。逾年复奏四事：一，请于云南大宁境就井煮盐，募商输粟以赡边。一，令商入粟云南建昌，给以重庆、綦江市马之引。一，请蠲马湖逋租。一，施州卫军储仰给湖广，溯江险远，请以重庆粟顺流输之。皆报可。

震在蜀久，诸所规画，并极周详。蜀人德之。蓝玉败，谓与震及硃寿诱指挥庄成等谋不轨，论逆党，以震为首，并其子炳诛之。

张翼，临淮人。父聚，以前翼元帅从平江南、淮东，积功为大同卫指挥同知，致仕。翼随父军中，骁勇善战，以副千户嗣父职。从征陕西，擒叛寇。擢都指挥佥事，进佥都督府事。从蓝玉征云南，克普定、曲靖。取鹤庆、丽江，剿七百房山寨。捣剑川，击石门。十七年论功封鹤庆侯，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六年坐玉党死。

张温，不详何许人。从太祖渡江，授千户。积功至天策卫指挥佥事。从大军收中原，克陕西，攻下兰州，守之。元将扩廓侦大将军南还，自甘肃帅步骑奄至。诸将请固守以待援。温曰："彼远来，未知我虚实，乘幕击之，可挫其锐。倘彼不退，固守未为晚也。"于是整兵出战，元兵少却。已而围城数重，温敛兵固守，敌攻不能下，乃引去。太祖称为奇功，擢大都督府佥事。

已，又命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当兰州之受围也，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户郭佑被酒卧，他将巡城者击退之。围既解，温将斩佑，天策卫知事硃有闻争曰："当贼犯城时，将军斩佑以令众，军法也。贼既退，始追戮之，无及于事，且有擅杀名。"温谢曰："非君，不闻是言。"遂杖佑释之。帝闻而两善焉，并赏有闻绮帛。

其明年，以参将从傅友德伐蜀，功多。十一年，以副将会王弼等讨西羌。明年论功封会宁侯，禄二千石。又明年命往理河南军务。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二十年秋帅师讨纳哈出余众，从北伐，皆有功。后以居室器用僭上，获罪，遂坐玉党死。

陈桓，濠人。从克滁、和。渡江，克集庆先登。从取宁国、金华。战龙江、彭蠡。收淮东、浙西。平中原。累功授都督佥事。洪武四年从伐蜀。十四年从征云南，与胡海、郭英帅兵五万，由永宁趋乌撒。道险隘，自赤河进师，与乌撒诸蛮大战，败走之。再破芒部土酋，走元右丞实卜，遂城乌撒。降东川乌蒙诸蛮，进克大理。略定汝宁、靖宁诸州邑。十七年封普定侯，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年同靖宁侯叶升征东川，俘获甚众。就令总制云南诸军。再平九溪洞蛮，立营堡，屯田。还，坐玉党死。

硃寿，未详何许人。以万户从渡江，下江东郡邑，进总管。收常、婺，克武昌。平苏、湖，转战南北。积功为横海卫指挥，进都督佥事。与张赫督漕运，有功。洪武二十年封舳舻侯，禄二千石，予世券。坐玉党死。

曹兴，一名兴才，未详何许人。从平武昌，授指挥佥事。取平江，进指挥使。克苏九畴炭山寨。进都督佥事，兼太原卫指挥。进山西行省参政，领卫事，为晋王相。洪武十一年，从沐英讨洮州羌，降朵甘酋，擒三副使等。师还，封怀远侯，世袭指挥使。理军务山西，从北征有功。后数年，坐玉党死。

同时以党连坐者，都督则有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凡十余人，多玉部下偏裨。于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

谢成，濠人。从克滁、和。渡江，定集庆，授总管。克宁国、婺州，进管军千户。战鄱阳，平武昌，下苏、湖，进指挥佥事。从大军征中原，克元都，攻庆阳，捣定西。为都督佥事、晋王府相。从沐英征朵

甘，降乞失迦，平洮州十八族。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禄二千石，世指挥使。二十年同张温追讨纳哈出余众，召还。二十七年坐事死，没其田宅。

李新，濠州人。从渡江，数立功。战龙湾，授管军副千户。取江陵，进龙骧卫正千户。克平江，迁神武卫指挥佥事，调守茶陵卫，屡迁至中军都督府佥事。十五年，以营孝陵，封崇山侯，岁禄千五百石。二十二年命改建帝王庙于鸡鸣山。新有心计，将作官吏视成画而已。明年遣还乡，颁赐金帛田宅。时诸勋贵稍僭肆，帝颇嫉之，以党事缘坐者众。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仪从户各有常数，余者宜归有司。帝是之，悉发凤阳隶籍为民，命礼部纂《稽制录》，严公侯奢侈逾越之禁。于是武定侯英还佃户输税，信国公和还仪从户，曹国公景隆还庄田，皆自新发之。二十六年，督有司开胭脂河于溧水，西达大江，东通两浙，以济漕运。河成，民甚便之。二十八年以事诛。

赞曰：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

列传第二十一

廖永安 俞通海（弟通源 渊 胡大海（养子德济） 栾凤 耿再成张德胜（汪兴祖 赵德胜南昌康郎山两庙忠臣附 桑世杰（刘成）茅成（杨国兴）胡深 孙兴祖 曹良臣周显 常荣 张耀 濮英于光等

廖永安，字彦敬。德庆侯永忠兄也。太祖初起，永安兄弟偕俞通海等以舟师自巢湖来归。太祖亲往收其军，遂以舟师攻元中丞蛮子海牙于马场河。元人驾楼船，不利进退，而永安辈操舟若飞，再战，再破元兵，始定渡江策。顷之，发江口。永安举帆，请所向，命直指牛渚。西北风方骤，顷刻达岸。太祖急挥甲士鼓勇以登，采石镇兵皆溃，遂乘胜取太平。授管军总管。以舟师破海牙水栅，擒陈兆先，入集庆。擢建康翼统军元帅。以舟师从取镇江，克常州，擢同佥江南行枢密院事。又以舟师同常遇春自铜陵趋池州。合攻，破其北门，执徐寿辉守将，遂克池州。偕俞通海拔江阴之石牌戍，降张士诚守将栾瑞。擢同知枢密院事。又以舟师破士诚兵于常熟之福山港。再破之通州之狼山，获其战舰以归。遂从徐达复宜兴，乘胜深入太湖。遇吴将吕珍，与战。后军不继，舟胶浅，被执。

永安长水战，所至辄有功。士诚爱其才勇，欲降之，不可，为所囚。太祖壮永安不屈，遥授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国公。永安被囚凡八年，竟死于吴。吴平，丧还，太祖迎祭于郊。

洪武六年，帝念天下大定，诸功臣如永安及俞通海、张德胜、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桑世杰皆已前没，犹未有谥号，乃下礼部定议。议曰："有元失驭，四海糜沸。英杰之士，或起义旅，或保一方，泯泯棼棼，莫知所属。真人奋兴，不期自至，龙行而云，虎啸而凤。若楚国公臣永安等，皆熊罴之士、膂力之才，非陷坚没阵，即罹变捐躯，义与忠俱，名耀天壤。陛下混一天下，追维旧劳，爵禄及子孙，烝尝著祀典。易名定谥，于礼为宜。臣谨按谥法：以赴敌逢难，谥臣永安武闵；杀身克戎，谥臣通海忠烈；奉上致果，谥臣张德胜忠毅；胜敌致强，谥臣大海武庄；辟土斥境，武而不遂，谥臣再成武壮；折冲御侮，壮而有力，谥臣赵德胜武桓。臣世杰，业封永义侯，与汉世祖封寇恂、景丹相类，当即以为谥。"诏曰："可。"九年皆加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柱国。已，又改封永安郧国公。无子，授其从子升为指挥佥事。

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子三人，通海、通

源、渊。元末，盗起汝、颍。廷玉父子与赵普胜、廖永安等结寨巢湖，有水军千艘。数为庐州左君弼所窘，遣通海间道归太祖。太祖方驻师和阳，谋渡江，无舟楫。通海至，大喜曰："天赞我也！"亲往抚其军。而赵普胜叛去。元兵以楼船扼马场河等口。濒湖惟一港可通，亦久涸。会天大雨，水深丈余，乃引舟出江，至和阳。通海为人沉毅，治军严而有恩，士乐为用。巢湖诸将皆长于水战，而通海为最。从破海牙诸水寨，授万户。从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徇下诸属县。海牙复以战舰截采石，而陈兆先合淮兵二十万屯方山，相犄角。通海与廖永安等击之，大败其众，海牙遁。进破兆先，取集庆路。从汤和拔镇江，迁秦淮翼元帅。偕诸将取丹阳、金坛、常州。迁行枢密院判官。从克宁国，下水阳，因以舟师略太湖，降张士诚守将于马迹山，舣舟胥口。吕珍兵暴至，诸将欲退。通海曰："不可，彼众我寡，退则情见。不如击之。"乃身先疾斗，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战。命帐下士被己甲督战。敌以为通海也，不敢逼，徐解去。由是一目遂眇。已，偕永安等克石牌戍，夺马驮沙而还。

普胜既叛归友谅，陷池州，遣别将守，而自据枞阳水寨。太祖方征浙东，以枞阳为忧。通海往攻，大破之。普胜陆走，尽获其舟，遂复池州。迁佥枢密院事。陈友谅犯龙湾，偕诸将击走之，追焚其舟于慈湖，擒七帅，逐北至采石。功最，进枢密院同知。从攻友谅，下铜陵，克九江，掠蕲、黄。从徐达击叛将祝宗、康泰，复南昌。从援安丰，败士诚兵。还攻庐州。

友谅大举围南昌。从太祖击之。遇于康郎山，舟小不能仰攻，力战几不支。通海乘风纵火焚其舟二十余，敌少挫。太祖舟胶，友谅骁将张定边直前，犯太祖舟。常遇春射中定边，通海飞舸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得脱。而通海舟复为敌巨舰所压，兵皆以头抵舰，兜鍪尽裂，仅免。明日复战，偕廖永忠等以七舟置火药，焚敌舟数百。逾二日，复以六舟深入。敌连大舰力拒。太祖登舵楼望，久之无所见，意已没。有顷，六舟绕敌舰出，飘飖若游龙。军士欢噪，勇气百倍，战益力。友谅兵大败。师次左蠡，通海进曰："湖有浅，舟难回旋。莫若入江，据敌上流。彼舟入，即成擒矣。"遂移师出湖，水陆结栅。友谅不敢出。居湖中一月，食尽，引兵突走，竟败死。是役也，通海功最多。师还，赐良田金帛。

明年从平武昌。拜中书省平章政事。总兵略刘家港，进逼通州，败士诚兵，擒其将硃琼、陈胜。进摄江淮行中书省事，镇庐州。从徐达平安丰。又从克湖州，略太仓。秋毫不犯，民大悦。围平江，战灭渡桥。

捣桃花坞，中流矢，创甚，归金陵。太祖幸其第，问曰：“平章知予来问疾乎？”通海不能语。太祖挥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临哭甚哀，从官卫士皆感涕。追封豫国公，侑享太庙，肖像功臣庙。洪武三年，改封虢国公，谥忠烈。

通海父廷玉官佥枢密院事，先卒，追封河间郡公。通海无子，弟通源嗣其官。

通源，字百川。从大将军征中原，偕副将军冯胜等会兵太原，定河中。渡河，克鹿台，取凤翔、巩昌、泾州，守开城。会张良臣据庆阳再叛，大将军命诸将分兵蹙之。通源自临洮疾趋至泾，略其西，顾时略其北，傅友德略其东，陈德略其南。大将军逼城下，良臣援绝粮尽，败死。遂克庆阳。征定西，克兴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岁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从廖永忠伐蜀，又从徐达出塞，抚甘肃，有功。徙江南豪民十四万田凤阳。又攻云南，征广南蛮，俘斩数万。二十二年诏还乡，赐钞五万，置第于巢。未行，卒。子祖，病不能嗣。逾年，追论胡党，以通源死，不问，爵除。

渊以父兄故，充参侍舍人。从征，积功授都督佥事。通源既坐党，太祖念廷玉、通海功，二十五年封渊越嶲侯，岁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帅师讨建昌叛贼，城越嶲。明年坐累失侯，遣还里。建文元年召复爵。随大军征燕，战没于白沟河。次子靖嗣官。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太祖初起，大海走谒滁阳，命为前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副院判邓愈戍之。遂拔徽州，略定其境内。元将杨完者，以十万众来攻，大海战城下，大破走之。遂与邓愈、李文忠自昱岭关攻建德。败元师于淳安，遂克建德。再败杨完者，降溪洞兵三万人。进枢密院判官。克兰溪，从取婺州，迁佥枢密院事。下诸暨，守将宵遁。万户沈胜既降复叛，大海击败之，生擒四千余人。改诸暨为诸全州。移兵攻绍兴，再破张士诚兵。太祖以宁、越重地，召大海使守之。士诚将吕珍围诸全，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夺堰，反灌珍营。珍势蹙，于马上折矢誓。请各解兵，许之。郎中王恺曰：“珍猾贼，不可信，不如因击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纵而击之，不武。”师还，人皆服其威信。寻攻处州，走元将石抹宜孙，遂定处州七邑。

陈友谅寇龙江，命分军捣信州，以牵制敌。大海用王恺言，亲引兵

往，遂克信州，以为广信府。信方绝粮，或劝还师。大海曰：“此闽、楚襟喉地也，可弃之乎？”筑城浚隍以守之。先是，军粮少，所得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之。大海以为言，始命罢去。进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金华。

初，严州既下，苗将蒋英、刘震、李福皆自桐庐来归。大海喜其骁勇，留置麾下。至是，三人者谋作乱，晨入分省署，请大海观弩于八咏楼。大海出，英遣其党跪马前，诈诉英过。大海未及答，反顾英。英出袖中槌击大海，中脑仆地。并其子关住、郎中王恺皆遇害。英等大掠城中，奔于吴。其后，李文忠攻杭州，杭人执英以降。太祖命诛英，刺其血以祭大海。

大海善用兵，每自诵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以是军行远近争附。及死，闻者无不流涕。又好士，所至辄访求豪隽。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见聘也，大海实荐之。追封越国公，谥武庄，肖像功臣庙，配享太庙。

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及关住复被杀，大海遂无后。

养子德济，字世美，不知何许人。大海帅以归太祖。从攻婺州，为诱兵，大破元兵于梅花门外，擒其将季弥章，由是知名。既下信州，太祖以德济为行枢密院同佥，使守之。陈友谅将李明道来寇，德济与力战。大海来援，夹击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及大海为蒋英所害，处州降将李祐之亦杀院判耿再成以叛。张士诚闻浙东乱，遣其弟士信寇诸全。德济自信州往救，乘懈得入城，与知州栾凤、院判谢再兴分门守。夜半，出敌不意，砍士信营，破走之。擢浙江行省参知政事，移守新城。士诚将李伯升帅步骑大入寇。德济固守，乞师于李文忠。文忠驰救，德济出兵夹击，大破之，详文忠传。

时德济所部有潜移家入新城者，文忠疑德济使然。诛其都事罗彦敬，欲微戒德济。将士皆怒，走告德济。德济怡然曰：“右丞杀彦敬，自为广信作战衣有弊耳，再言者斩！”于是太祖召德济褒谕之，而责文忠失将士心。且曰：“胡德济之量，汝不及也。”擢浙江行省右丞，赐骏马。未几，改左丞，移镇杭州。从大将军徐达出定西。德济军失利，达斩其部将数人，械至京师。帝念旧功，释之。复以为都指挥使，镇陕西，卒。

栾凤，高邮人。知诸全，有能声。方士信来攻，与谢再兴力守，数出奇兵挫敌。再兴使部校鬻货于杭，太祖虑其输我军虚实，召再兴还，而以参军李梦庚总制诸全军马。既而念再兴功，为兄子文正娶其长女，命徐达娶其幼女。复遣守诸全。再兴忿梦庚出己上，凤复以细故绳之，遂叛，杀凤。凤妻王氏以身蔽凤，并杀之。执梦庚，降于士诚，梦庚亦死之。太祖以再兴数有功，叛非其志，故凤与梦庚皆不得恤云。

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从太祖于濠，克泗、滁州。元兵围六合，太祖救之，与再成军瓦梁垒。力战，度不敌，引还。元兵尾至，太祖设伏涧侧，令再成诱敌，大败之。以镇抚从渡江，下集庆。以元帅守镇江，以行枢密院判官守长兴，再守扬州。从取金华，为前锋，屯缙云之黄龙山以遏敌冲。与胡大海破石抹宜孙于处州，克其城，守之。宜孙来攻，又败之庆元。

再成持军严，士卒出入民间，蔬果无所捐。金华苗帅蒋英等叛，杀胡大海。处州苗帅李祐之等闻之，亦作乱。再成方对客饭，闻变，上马，收战卒不满二十人，迎贼骂曰："贼奴！国家何负汝，乃反。"贼攒槊刺再成。再成挥剑连断数槊，中伤坠马，大骂不绝口死。胡深等收其尸，藁葬之。后改葬金陵聚宝山。追封高阳郡公，侑享太庙，肖像功臣庙。洪武十年加赠泗国公，谥武壮。

子天璧，闻父难，纠部曲杀贼。比至，李文忠已破贼斩之。遂以天璧守处州。拒方国珍、张士诚皆有功，擢指挥副使。克浦城，捣建宁，走陈友定。征襄阳，进至西安。招谕河州、临洮，皆下。改杭州指挥同知。七年出海捕倭，深入外洋，溺死。

张德胜，字仁辅，合肥人。才略雄迈。与俞通海等以舟师自巢来归。从渡江，克采石、太平。陈埜先来攻，与汤和等破擒之。授太平兴国翼总管。破蛮子海牙水寨，擒陈兆先。下集庆，克镇江，授秦淮翼元帅。取常州，擢枢密院判。克宁国，收长枪兵。下太湖，略马迹山。攻宜兴，取马驮沙及石牌寨。进佥枢密院事。赵普胜陷池州，德胜往援，弗及，还，从徐达拔宜兴。普胜复掠青阳、石埭。德胜与战栅江口，破走之。已，复同通海击败其众，遂复池州。引兵自无为趋浮山，走普胜将胡总管，追，败之青山，逐北至潜山。陈友谅将郭泰逆战沙河，破斩之，遂克潜山。友谅犯龙江，德胜总舟师迎战，杀伤相当。德胜大呼，麾诸将奋击。友谅军披靡，遂大败。与诸将追及之慈湖，纵火焚其舟。至采石，大战，没于阵。追封蔡国公，谥忠毅，肖像功臣庙，侑享太庙。子宣幼。养子兴祖嗣职。

兴祖，巢人。本汪姓。既嗣职，从破安庆，克江州，拔蕲、黄，取南昌。从援安丰，大败张士诚兵。鄱阳之战，与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又邀击友谅于泾江口。功最，擢湖广行省参政。从平武昌，遂克庐州，略地至通州而还。进大都督府佥事。从徐达取淮东，下浙西。进同知大都督府事。大军北征，别将卫军由徐州克沂、青、东平，乘胜至东阿，降元参政陈璧及所部五万余人。孔子五十六世孙衍圣公希学帅曲阜知县希举、邹县主簿孟思谅等迎谒于军门，兴祖礼之。兖东州县闻风皆下，遂取济宁、济南。

洪武元年，以都督兼右率府使，从攻乐安，克汴梁、河、洛，还守济宁。与大将军会师德州，帅舟师并河进，遂克元都。徇下永平，西取大同，将三卫卒守之。再败元兵，斩获无算。时德胜子宣已长，命为宣武卫指挥同知。而兴祖复姓为汪。三年进克武、朔二州，获元知院马广等。帅兵至大同北口，大败元兵，获扩廓弟金刚奴等四百余人。未几，命为晋王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佥事。四年从前将军傅友德合兵伐蜀，克阶、文，乘胜至五里关，中飞石死。蜀平，诏都督兴祖殁于王事，优赏其子，追封东胜侯，予世券。

兴祖子幼，命与宣同居。以疾卒，爵除。

赵德胜，濠人。为元义兵长，善马槊，每战先登。隶王忙哥麾下，察其必败。太祖取滁阳，德胜母在军中，乃弃其妻来从。太祖喜，赐之名，为帐前先锋。从取铁佛冈，攻三汊河，破张家寨，克全椒、后河诸寨。援六合，中流矢，几殆。击鸡笼山，捣乌江，下和州、含山。夜袭陈埜先营，拔板门、铁长官二寨，遂取仪真。授总管府先锋。从渡江，下太平，克芜湖、句容、溧水、溧阳，皆有功。从常遇春败蛮子海牙于采石，破陈兆先营于方山，下集庆，功最。从徐达取镇江，破苗军水寨。下丹阳、金坛，平宁国。转领军先锋。取广德，破张士诚水寨。复从遇春攻常州，解牛塘围，复广德、宁国。取江阴，攻常熟，擒张士德。从攻湖州。宜兴叛，还兵定之。擢中翼左副元帅。陈友谅犯龙江。龙江第一关曰虎口城，太祖以属德胜。友谅至，力战。伏兵起，友谅大败。遂复太平。下铜陵临山寨，略黄山桥及马驮沙，征高邮。有功，进后翼统军元帅。

从太祖西征，破安庆水寨，乘风溯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遂克九江，徇黄梅、广济，克瑞昌、临江、吉安，还下安庆。进克抚州，取新淦。讨南昌叛将，复其城，砲伤肩。授佥江南行枢密院事。与硃文正、邓愈共守南昌。平罗友贤于池州，破友谅将于西

山。复临江、吉安、抚州。未几，友谅大举兵围南昌。德胜帅所部数千，背城逆战，射杀其将，敌大沮。明日复合，环城数匝。友谅亲督战，昼夜攻，城且坏。德胜帅诸将死战，且战且筑，城坏复完。暮坐城门楼，指挥士卒。弩中腰膂，镞入六寸，拔出之，叹曰："吾自壮岁从军，伤矢石屡矣，无重此者。丈夫死不恨，恨不能扫清中原耳。"言毕而绝，年三十九。追封梁国公，谥武桓，列祀功臣庙，配享太庙。

德胜刚直沉鸷，驭下严肃。未尝读书，临机应变，动合古法。平居笃孝友如修士。

友谅围南昌八十五日，先后战死者凡十四人。

张子明者，领兵千户也。洪都围久，内外隔绝，硃文正遣子明告急于应天。以东湖小渔舟从水关潜出，夜行昼止，半月始得达。太祖问友谅兵势。对曰："兵虽盛，战斗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贼巨舰将不利。援至可破也。"太祖谓子明："归语而帅：坚守一月，吾自取之。"还至湖口，为友谅所获。令诱城中降，子明佯诺。至城下，大呼："我张大舍。已见主上，令诸公坚守，救且至！"贼怒，攒槊杀之。追封忠节侯。

友谅攻抚州，枢密院判李继先乘城战死；左翼元帅牛海龙突围死；左副元帅赵国旺引兵烧战舰，敌追至，投桥下死；百户徐明跃马出射贼，贼知明名，并力攻，被执死；军士张德山夜半潜出城，焚贼舟，贼觉，死；夏茂成守城楼，中飞砲死；右翼元帅同知硃潜、统军元帅许珪俱战死。蒋必胜陷吉安，参政刘齐、知府硃文华被执，不屈死。赵天麟守临江，友谅攻之，城陷，不屈死。祝宗、康泰叛，陷洪都，知府叶琛与行省都事万思诚迎战，皆死。事平，皆赠爵侯伯以下有差，立忠臣庙于豫章，并祠十四人，以德胜为首。而康郎山战死者三十五人，首丁普郎。

普郎初为陈友谅将，守小孤山。偕傅友德来降，授行枢密院同知，数有功。及援南昌，大战鄱阳湖。自辰至午，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时七月己丑也。追赠济阳郡公。

张志雄亦友谅将，素骁勇，号长张。从赵普胜守安庆。友谅杀普胜，志雄怨，来降，为枢密院判。至是舟樯折，敌攒刺之，知不能脱，遂自刎。

元帅余昶、右元帅陈弼、徐公辅皆以其日战没。

先一日，左副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战没。兆先者，埜先从子，既被擒，太祖以其兵备宿卫。感帝大度，效死力，至是战死。韩成子观至都督，别有传。

越四日，辛卯，复大战，副元帅昌文贵、左元帅李信、王胜、刘义死。

八月壬戌，扼敌泾江口，同知元帅李志高、副使王咬住亦战死。

其他偏裨死事者，千户姜润、王凤显、石明、王德、硃鼎、王清、常德胜、袁华、陈冲、王喜仙、汪泽、丁宇、史德胜、裴轸、王理、王仁，镇抚常惟德、郑兴、逯德山、罗世荣、曹信。凡赠公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十五人、男六人，肖像康郎山忠臣庙，有司岁致祭。

又程国胜者，徽人。以义兵元帅来归，败杨完者。累功至万户。守南昌。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海龙中流矢死，国胜泅水得脱，抵金陵。从太祖战鄱阳。张定边直前犯太祖舟，国胜与韩成、陈兆先驾舸左右奋击，太祖舟脱。国胜等绕出敌舰后，援绝，力战死。而南昌城中谓国胜已前死，故豫章、康山两庙俱得预祀云。

桑世杰，无为人。亦自巢湖来归。赵普胜有异志，世杰发其谋，普胜逸去。从渡江，以舟师破元水军。授秦淮翼元帅。下镇江，徇金坛、丹阳，攻宁国长枪诸军，克水阳，平常州。判行枢密院事。略地江阴、宜兴。

初，石牌民硃定，贩盐无赖，与富民赵氏有隙，遂告变，灭赵氏，授江阴判官。寻复为盗，元遣兵捕之。定闻张士诚据高邮，乃导士诚由通州渡江，遂陷平江。以定为参政，而遣元帅栾瑞戍石牌。及大兵既取江阴，瑞尚据石牌，导舟师往来。太祖命永安及世杰击之，世杰力战死，瑞亦降。张氏窥江路绝。太祖念其功，赠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永义侯，侑享太庙。

子敬以父死事，累官都督府佥事。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岁禄千七百石，予世券。明年同徐辉祖等防边，寻令屯军平阳，坐蓝玉党死。

又刘成者，灵璧人。以统兵总管从耿炳文定长兴，为永兴翼左副元帅，数佐炳文败士诚兵。李伯升以十万众来攻，城中兵仅七千。太祖遣兵援之，未至，炳文婴城守。成引数士骑出西门，击败伯升兵，擒其将

宋元帅。转至东门，敌悉兵围之，遂战死。赠怀远将军，立庙长兴。

茅成，定远人。自和州从军，隶常遇春麾下。克太平，始授万户。从定常州、宁国，进总管。克衢州，授副元帅。守金华，改太平兴国翼元帅。从克安庆，援安丰，战鄱阳，克武昌，授武德卫千户。寻进指挥副使。取赣州、安陆、襄阳、泰州，皆有功。从徐达攻平江，焚张士诚战船，筑长围困之。达攻娄门，士诚出兵战，成击败之。突至外郛，中叉死。赠东海郡公，祀功臣庙。

同时死者，有杨国兴，亦定远人。以右翼元帅守宜兴。初，常州人陈保二聚众，号“黄包军”。即降复叛，诱执詹、李二将。国兴执斩之。授神武卫指挥使。至是攻阊门战死，以其子益袭指挥使。

胡深，字仲渊，处州龙泉人。颖异有智略，通经史百家之学。元末兵乱，叹曰：“浙东地气尽白，祸将及矣。”乃集里中子弟自保。石抹宜孙以万户镇处州，辟参军事，募兵数千，收捕诸山寇。温州韩虎等杀主将叛。深往谕之，军民感泣，杀虎以城降。已，偕章溢讨龙泉之乱，搜旁县盗，以次平之。宜孙时已进行省参政，承制命深为元帅。戊戌十二月，太祖亲征婺州。深帅兵车数百辆往援，至松溪不能救，败去，婺遂下。明年，耿再成侵处州，宜孙分遣元帅叶琛、参谋林彬祖、镇抚陈中真及深帅兵拒战。会胡大海兵至，与再成合，大破之，进抵城下。宜孙战败，与叶琛、章溢走建宁，处州遂下。深以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降。

太祖素知深名，召见，授左司员外郎，遣还处州。招集部曲，从征江西。既定，命以亲军指挥守吉安。处州苗军叛，杀守将耿再成，深从平章邵荣讨诛之。会改中书分省为浙东行中书省，遂以深为行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时山寇窃发，人情未固，深募兵万余人，捕诛渠帅。沿海军素骁，诛其尤横者数人，患遂息。癸卯九月，诸全叛将谢再兴以张士诚兵犯东阳。左丞李文忠令深引兵为前锋，再兴败走。深建议以诸全为浙东藩屏，乃度地去诸全五十里并五指山筑新城，分兵戍守。太祖初闻再兴叛，急驰使诣文忠，别为城守计。至则工已竣。后士诚将李伯升大举来侵，顿新城下，不能拔，败去。太祖嘉深功，赐以名马。

太祖称吴王，以深为王府参军，仍守处州。温州豪周宗道聚众据平阳。数为方国珍从子明善所逼，以城来归。明善怒，攻之。深遣兵击走明善，遂下瑞安，进兵温州。方氏惧，请岁输银三万充军实。乃命深班

师，复还镇。陈友定兵至，破之，追至浦城，又败其守兵，城遂下。进拔松溪，获其守将张子玉。因请发广信、抚州、建昌三路兵，规取八闽。太祖喜曰："子玉骁将，擒之则友定破胆。乘势攻之，理无不克。"因命广信指挥硃亮祖由铅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关，会深齐进。已，亮祖等克崇安，进攻建宁。友定将阮德柔固守。深视氛祲不利，欲缓之。亮祖曰："师已至此，庸可缓乎？且天道幽远，山泽之气变态无常，何足征也。"时德柔兵屯锦江，逼深阵后。亮祖督战益急。深引兵还击，破其二栅。德柔军力战，友定自以锐师夹击。日已暮，深突围走，马蹶被执，遂遇害，年五十二。追封缙云郡伯。

太祖尝问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对曰："文武才也。"太祖曰："诚然。浙东一障，吾方赖之。"而深以久任乡郡，志图平闽以报效，竟以死徇。深驭众宽厚，用兵十余年，未尝妄戮一人。守处州，兴学造士。缙云田税重，以新没入田租偿其数。盐税什一，请半取之，以通商贾。军民皆怀其惠云。

孙兴祖，濠人。从太祖渡江，积功为都先锋。战龙江，迁统军元帅。破瑞昌八阵营，擢天策卫指挥使。兴祖沉毅有谋，大将军徐达雅重之。克泰州，以达请，命守海陵。海陵，士诚兵入淮要地也。兴祖整军令，练士伍，防御甚严。吴兵自海口来侵，击败之，擒彭元帅。平江既下，命兴祖取通州，士诚守将已诣徐达降。进大都督府副使，移镇彭城。达既定关陕，旋师北向，檄兴祖会东昌。从克元都。置燕山六卫，留兵三万人，命兴祖守之，领大都督分府事。大兵西征，扩廓由居庸窥北平。达谓诸将："北平有孙都督，不足虑。"遂直捣太原。语详《达传》。洪武三年，帅六卫卒从达出塞，次三不剌川，遇敌，力战死，年三十五。太祖悼惜之，追封燕山侯，谥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

未几，中书省以都督同知汪兴祖兼俸事入奏。帝闻奏兴祖名，叹息，命以月俸给故燕山侯兴祖家。以其长子恪袭武德卫指挥使。久之，历都督佥事。二十一年，以右参将从蓝玉北征，至捕鱼儿海。论功封全宁侯，岁禄二千石，予世券。恪谨敏，有儒将风。从征楚、蜀，还驻沔阳，简阅各卫所军士备边。二十五年，进兼太子太保。未几，籍兵山西，从宋国公胜练兵。旋召还，赐第中都。后坐蓝玉党死。

曹良臣，安丰人。颍寇起，聚乡里筑堡自固。归太祖于应天，为江淮行省参政。从取淮东，收浙西，进行省左丞。从大军取元都，略地至泽、潞。进山西行省平章，还守通州。时大兵出山西，通州守备单弱，所部不满千人。元丞相也速将万骑营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与

战。彼众虽多，亡国之余，败气不振，当以计走之。”乃密遣指挥仵勇等于濒河舟中多立赤帜，亘三十余里，钲鼓声相闻。也速大骇，遁去。良臣出精骑逐交百余里，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复从大将军达击扩廓帖木儿于定西，败之。洪武三年封宣宁侯，岁禄九百石，予世券。

明年从伐蜀，克归州山寨，取容美诸土司。会周德兴拔茅冈覃垕寨，自白盐山伐木开道，出纸坊溪以趋夔州，进克重庆。明年从副将军文忠北征，至胪朐河，收其部籍。文忠帅良臣持二十日粮，兼程进至土剌河。哈剌章渡河拒战，少却。追至阿鲁浑河，敌骑大集。将士皆殊死战，敌大败走，而良臣与指挥周显、常荣、张耀皆战死。事闻，赠良臣安国公，谥忠壮，列祀功臣庙。子泰袭侯，坐蓝玉党死，爵除。

显，合肥人。从渡江，累功至指挥同知。洪武三年，以收应昌红罗山寨，迁指挥使。荣，开平王遇春再从弟，历指挥佥事。遇春卒于军，荣护丧还。从硃亮祖平蜀，累官至振武卫指挥同知。耀，寿州人，初从陈埜先。建康下，始归附。累功为守御福建指挥使，守兴化。至是俱战没，帝厚恤诸臣家，命有司各表其墓。

濮英，庐州人。初以勇力为百夫长，积功至西安卫指挥。坐军政不修，召还诘责，遣叶升代之。升更言其贤，令还卫。洪武十九年，太祖命耿炳文选陕西都司卫所卒备边，惟英所练称劲旅，加都督佥事。明年命师所部随大将军冯胜北征。抵金山，降纳哈出，遂班师，而以英将奇兵三千人为殿。纳哈出余众窜匿者尚数十万，闻帅旋，设伏于途，谋俟大军过窜取之。未发。英后至，猝为所乘，冲突不能出，马踣，遂见执。敌既得英，思挟为质。英绝食不言，乘间引佩刀剖腹死。事闻，赠金山侯，谥忠襄。明年进赠乐浪公。封其子玙为西凉侯，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三年，命练兵东昌，又令驻临清，训练士卒。二十五年，召还，同宋国公胜等简阅山西士马。玙能修父职，帝甚嘉之。复令籍山西民兵，所籍州县最多，事集而不扰。明年坐蓝玉党，戍五开死。

洪武中指挥使死事者，又有于光、严德、孙虎。

光，都昌人。初事徐寿辉，镇浮梁。陈友谅弑寿辉，光以浮梁来降，授枢密院判。积功为鹰扬卫指挥，镇巩昌。扩廓围兰州，光赴援至马兰滩，战败被执。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坚守，徐将军将大军旦夕至矣！”贼怒，批其颊，遂被杀，祀功臣庙。

严德，太平人。从起兵，积功为海宁卫指挥。从硃亮祖讨方国珍，

战殁于台州。追封天水郡公。

孙虎，不知何许人。从援池州，下于潜、昌化，定建德、诸全，皆有功。授千户。克新城、桐、庐，进海宁卫指挥使。平嘉兴盗。从副将军李文忠北征，由东道入应昌，至落马河与元兵战死。追封康安郡伯。

又指挥佥事刘广，戍永平，御寇战死。凉州卫百户刘林戍凉州，也先帖木儿叛，战死。边人壮之，名其所居窦融台为刘林台。钱塘卫千户袁兴，全椒人。从征云南，自请为前锋，陷阵死。并褒赠有差。

赞曰：明祖之兴，自决策渡江，始力争于东南数千里之内，摧友谅，灭士诚，然后北定中原，南图闽、粤，则廖永安胡大海以下诸人，厥功岂细哉！计不旋踵，效命疆场，虽勋业未竟，然褒崇庙祀，竹帛烂然。以视功成命爵、终罹党籍者，其犹幸也夫。

列传第二十二

何文辉（徐司马 叶旺（马云 缪大亨（武德） 蔡迁（陈文） 王铭宁正（袁义） 金兴旺（费子贤） 花茂 丁玉 郭云（王溥）

何文辉，字德明，滁人。太祖下滁州，得文辉，年十四，抚为己子，赐姓硃氏。太祖初起，多蓄义子。及长，命偕诸将分守诸路。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婺州，柴舍、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皆义子也。金刚奴后无考。周舍即沐英，军中又呼沐舍。柴舍者，硃文刚，与耿再成死处州难。又有硃文逊，史不传其小字，亦以义子死太平。自沐英外，最著者唯道舍、马儿，马儿即徐司马，而道舍即文辉也。文辉以天宁翼元帅守宁国，进江西行省参政。数攻江西，未下州县。讨新淦邓仲廉，斩之。援安福，走饶鼎臣，平山尖寨。从徐达取淮东，复从下平江。赐文绮，进行省左丞，复其姓。

以征南副将军与平章胡美由江西取福建，度杉关，入光泽，徇邵武、建阳，直趋建宁。元同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琦闭门拒守。文辉与美环攻之。逾十日，达里麻不能支，夜潜至文辉营，乞降。诘旦，总管翟也先不花亦以众降于文辉。美怒两人不诣己，欲屠其城。文辉驰告美曰："与公同受命至此，为安百姓耳。今既降，奈何以私忿杀人。"美乃止。师入城，秋毫无所犯。汀、泉诸州县闻之，皆相次归附。会车驾幸汴梁，召文辉扈从，因命为河南卫指挥使，定汝州余寇。从大将军取陕西，留守潼关。洪武三年，授大都督府都督佥事，予世袭指挥使。复以参将从傅友德等平蜀，赐金币，留守成都。

文辉号令明肃，军民皆德之。帝尝称其谋略威望。迁大都督府同知。五年命帅山东兵从李文忠出应昌。明年移镇北平。文忠北征，文辉督兵巡居庸关，以疾召还。九年六月卒，年三十六。遣官营葬滁州东沙河上，恤赉甚厚。子环，成都护卫指挥使，征迤北阵殁。

徐司马，字从政，扬州人。元末兵乱年九岁，无所依。太祖得之，养为子，亦赐姓。即长，出入侍左右。及取婺州，除总制，命助元帅常遇春守婺。吴元年，授金华卫指挥同知。洪武元年从副将军李文忠北征，擒元宗王庆生。擢杭州卫指挥使，寻进都指挥使。诏复姓。

九年迁镇河南。时新建北京于汴梁，号重地。帝素贤司马，特委任之。宋国公冯胜方练兵河南。会有星变，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胜，且

曰："并以此语马儿知之。"既复敕二人曰："天象屡见，大梁军民错处，尤宜慎防。今秦、晋二王还京，当严兵宿卫。王抵汴时，若宋国公出迓，则都指挥居守；都指挥出迓，则宋国公亦然。"敕书官而不名，倚重与宋公等。十九年入觐，遂擢中军都督府佥事。二十五年，以左副总兵从蓝玉征建昌，讨越嶲。明年正月还至成都，卒。追坐蓝玉党，二子皆获罪。

司马好文学，性谦厚，所至抚循士卒，甚得众心。在河南久，尤有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萧然如寒素。虽战功不及文辉，而雅量过之，并称贤将云。

叶旺，六安人。与合肥人马云同隶长枪军谢再兴，为千户。再兴叛，二人自拔归。数从征，积功并授指挥佥事。洪武四年，偕镇辽东。初，元主北走，其辽阳行省参政刘益屯盖州，与平章高家奴相为声援，保金、复等州。帝遣断事黄俦赍诏谕益。益籍所部兵马、钱粮、舆地之数来归。乃立辽阳指挥使司，以益为指挥同知。未几，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合谋杀益。右丞张良佐、左丞商暠擒彦翚杀之，保保挟俦走纳哈出营。良佐因权卫事，以状闻。且言："辽东僻，处海隅，肘腋皆敌境。平章高家奴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剌章屯沈阳古城，开元则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则太尉纳哈出。彼此相依，时谋入犯。今保保逃往，衅必起。乞留断事吴立镇抚军民，而以所擒平章八丹、知院僧孺等械送京师。"帝命立、良佐、暠俱为盖州卫指挥佥事。既念辽阳重地，复设都指挥使司统辖诸卫，以旺及云并为都指挥使往镇之。已，知俦被杀，纳哈出将内犯，敕旺等预为备。

未几，纳哈出果以众至，见备御严，不敢攻，越盖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挥韦富、王胜等督士卒分守诸门。乃剌吾者，敌骁将也，率精骑数百挑战城下，中伏弩仆，为我兵所获。敌大沮。富等纵兵击，敌引退，不敢由故道，从盖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连云岛至窟驼寨，十余里缘河垒冰为墙，沃以水，经宿凝冱如城。布钉板沙中，旁设坑阱，伏兵以伺。云及指挥周鹗、吴立等建大旗城中，严兵不动，寂若无人。已，寇至城南。伏四起，两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纳哈出仓皇趋连云岛，遇冰城，旁走，悉陷于阱，遂大溃。云自城中出，合兵追击至将军山、毕栗河，斩获及冻死者无算，乘胜追至猪儿峪。纳哈出仅以身免。第功，进旺、云俱都督佥事。时洪武八年也。

十二年命云征大宁。捷闻，受赏，召还京。后数年卒。旺留镇如故。会高丽遣使致书及礼物，而龙州郑白等请内附。旺以闻。帝谓：人

臣无外交。此间谍之渐，勿轻信。彼特示弱于我，以窥边衅。还之，使无所藉口。明年，旺复送高丽使者周谊入京。帝以其国中弑逆，又诡杀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责旺等绝之，而留谊不遣。十九年召旺为后军都督府佥事。居三月，辽东有警，复命还镇。二十一年三月卒。

旺与云之镇辽也，翦荆棘，立军府，抚辑军民，垦田万余顷，遂为永利。旺尤久，先后凡十七年。辽人德之。嘉靖初，以二人有功于辽，命有司立祠，春秋祀之。

缪大亨，定远人。初纠义兵，为元攻濠，不克，元兵溃。大亨独以众二万人与张知院屯横涧山，固守月余。太祖以计夜袭其营，破之，大亨与子走免。比明，复收散卒，列阵以待。太祖遣其叔贞谕降之，命将所部从征，数有功，擢元帅。总兵取扬州，克之。降青军元帅张明鉴。

初，明鉴聚众淮西，以青布为号，称“青军”；又以善长枪，称“长枪军”。由含山转掠扬州，元镇南王孛罗普化招降之，以为濠、泗义兵元帅。逾年，食尽，谋拥王作乱。王走，死淮安。明鉴遂据城，屠居民以食。大亨言于太祖，贼饥困，若掠食四出则难制矣，且骁鸷可用，无为他人得。太祖命大亨亟攻，明鉴降，得众数万、马二千余匹。悉送其将校妻子至应天。改淮海翼元帅府为江南分枢密院，以大亨为同佥枢密院事，总制扬州、镇江。

大亨有治略，宽厚不扰，而治军严肃，禁暴除残，民甚悦之。未几卒。太祖过镇江，叹曰：“缪将军生平端直，未尝有过，惜不见矣。”遣使祭其墓。

武德，安丰人。元至正中为义兵千户。知元将亡，言于其帅张鉴曰：“吾辈才雄万夫。今东衄西挫，事势可知。不如早择所依。”鉴然其言，相率归太祖。隶李文忠，从赴池州，力战，流矢中右股，拔去，战自若。取于潜、昌化，克严州，皆预，进万户。苗帅杨完者军乌龙岭，德请曰：“此可袭而取也。”文忠问故。对曰：“乘高觇之，其部曲徙举不安而声嚣。”文忠曰：“善。”即袭完者，覆其营。取兰溪，克诸暨，攻绍兴，皆先登陷阵，伤右臂不顾。文忠叹曰：“将士人人如此，何战不捷哉。”

蒋英、贺仁德之叛，浙东大震。从文忠定金华，又从攻处州。遇仁德于刘山，戈中右股，德引刀断戈，追击之。仁德再战，再败走，遂为其下所杀。德还师守严。后二年，定官制，改管军百户。从文忠破张士

诚兵于诸暨，与诸将援浦城，所过山寨皆下。复从文忠下建、延、汀三州，悉定闽溪诸寨。进管军千户，移守衢，予世袭。最后从靖海侯吴祯巡海上。祯以德可任，令守平阳。在任八年，致仕。及征云南，帝以德宿将，命与诸大帅偕行。

张鉴，又名明鉴，淮西人。既归太祖，每攻伐必与德俱，先德卒。官至江淮行枢密院副使。

蔡迁，不详其乡里，元末从芝麻李据徐州。李败，归太祖，为先锋。从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蛮子海牙水寨及陈埜先，皆有功。定集庆，授千户。从徐达取广德、宁国，迁万户。进攻常州，获黄元帅，遂为都先锋。从征马驮沙，克池州，攻枞阳，从征衢、婺二州，授帐前左翼元帅。败陈友谅于龙江，进复太平，取安庆水寨，收九江，败友谅八阵指挥于瑞昌，遂克南昌。从援安丰，攻合肥，战鄱阳。从征武昌，进指挥同知。从常遇春讨平邓克明余党，进攻赣州。取南安、南雄诸郡，还兵追饶鼎臣于茶陵，迁龙骧卫同知。从徐达克高邮，破马港，授武德卫指挥使，守淮安，移守黄州。从下湘潭、辰、全、道、永诸州，转荆州卫指挥。进克广西，迁广西行省参政，兼靖江王相，讨平诸叛蛮。洪武三年九月卒，诏归葬京师，赠安远侯，谥武襄。

迁为将十五年，未尝独任，多从诸将征讨。身经数十战，辄奋勇突出，横刀左右击，敌皆披靡，不敢近。既还，金疮满体，人视之不可堪。而迁略不为意，为太祖所爱重。及卒，尤痛惜之，亲制文祭焉。

合肥陈文者，南北征伐，累立战功，亦迁亚也。文少孤，奉母至孝，元季挈家归太祖，积官都督佥事。卒，追封东海侯，谥孝勇。明臣得谥孝者，文一人而已。

王铭，字子敬，和州人。初隶元帅俞通海麾下，从攻蛮子海牙于采石。以铭骁勇，选充奇兵。战方合，帅敢死士大噪突之，拔其水寨。自是数有功。与吴军战太湖，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镞，复战。通海劳之。复拔通州之黄桥、鹅项诸寨。赐白金文绮。龙湾之战，逐北至采石，铭独突敌阵。敌兵攒□朔刺铭，伤颊。铭三出三入，所杀伤过当。赐文绮银碗，选充宿卫。从取江州，战康郎山及泾江口，复克英山诸寨，擢管军百户。从副将军常遇春战湖州之升山。再战旧馆，已，又战乌镇。前后数十战，功多，命守松江。移太仓，捕斩倭寇千余人，再赐金币。

洪武四年，都试百户诸善用枪者，率莫能与铭抗。累官至长淮卫指挥佥事，移守温州。上疏曰："臣所领镇，外控岛夷，城池楼橹仍陋袭简，非独不足壮国威，猝有风潮之变，捍御无所，势须改为。"帝报可。于是缮城浚濠，悉倍于旧。加筑外垣，起海神山属郭公山，首尾二千余丈，宏敞壮丽，屹然东浙巨镇。帝甚嘉之，予世袭。铭尝请告暂还和州。温士女遮道送迎。长吏皆相顾叹曰："吾属为天子牧民，民视吾属去来漠然，愧王指挥多矣。"历右军都督佥事，二十六年坐蓝玉党死。

宁正，字正卿，寿州人。幼为韦德成养子，冒韦姓。元末随德成来归，从渡江。德成战殁宣州，以正领其众。积功授凤翔卫指挥副使。从定中原，入元都，招降元将士八千余人。

傅友德自真定略平定州，以正守真定。已，从大军取陕西。冯胜克临洮，留正守之。大军围庆阳，正驻邠州，绝敌声援。庆阳下，还守临洮。从邓愈破定西，克河州。

洪武三年，授河州卫指挥使。上言："西民转粟饷军甚劳，而茶布可易粟。请以茶布给军，令自相贸易，省挽运之苦。"诏从之。正初至卫，城邑空虚，勤于劳徕。不数年，河州遂为乐土。玺书嘉劳，始复甯姓。兼领宁夏卫事。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

十三年从沐英北征，擒元平章脱火赤、知院爱足，取全宁四部。十五年迁四川都指挥使，讨平松、茂诸州。云南初定，命正与冯诚共守之。思伦发作乱，正破之于摩沙勒寨，斩首千五百。已，敌众大集，围定边。沐英分兵三队，正将左军，鏖战，大败之。语在《英传》。土酋阿资叛，复从英讨降之。英卒，诏授正左都督代镇。已，复命为平羌将军，总川、陕兵讨平阶、文叛寇张者。二十八年从秦王讨平洮州番，还京。明年卒。

又袁义，庐江人，本张姓，德胜族弟也。初为双刀赵总管，守安庆，败赵同佥、丁普郎于沙子港。左君弼招之，弗从。德胜战死，始来附。为帐前亲军元帅，赐姓名。数从征伐，积功为兴武卫指挥佥事。从大将军北征，败元平章俺普达等于通州，走贺宗哲、詹同于泽、潞，功最。复从定陕西，败元豫王兵。与诸将合攻庆阳。张良臣兵骤薄义营，义坚壁不为动，俟其懈，力击破之。走扩廓军于定西，南取兴元。进本卫同知，调羽林卫，移镇辽东。

已，从沐英征云南，克普定诸城，留镇楚雄。蛮人屡叛。义积粮高垒，且守且战，以功迁楚雄卫指挥使。尝入朝，帝厚加慰劳。以其老，命医为染须鬓，俾还任以威远人，且特赐银印宠异之。历二十年，垦田筑堰，治城郭桥梁，规画甚备。军民德之。建文元年征还，为右军都督府佥事，进同知，卒官。

金兴旺，不详所始。为威武卫指挥佥事，进同知。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陕西，请益兵守潼关。以兴旺副郭兴守之，进指挥使。

明年攻临洮，移兴旺守凤翔，转军饷。未几，贺宗哲攻凤翔，兴旺与知府周焕婴城守。敌编荆为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负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辄扬起。乃置钩藁中，掷着其隙，火遂炽，敌弃箕走。复为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敌死甚众，而攻不已。兴旺与焕谋曰："彼谓我援师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击之，可败也。"潜出西北门，奋战，敌少却。会百户王辂自临洮收李思齐降卒东还，即以其众入城共守。敌拔营去。众欲追之，辂曰："未败而退，诱我也。"遣骑侦之。至五里坡，伏果发。还师复围城。众议欲走。兴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宁可去耶！"以辂所将皆新附，虑生变，乃括城中赀畜积庭中，令曰："敌少缓，当大犒新兵。"新兵喜，协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敌闻庆阳下，乃引去。帝遣使以金绮劳兴旺等。

明年，达入沔州，遣兴旺与张龙由凤翔入连云栈，合攻兴元。守将降，以兴旺守之，擢大都督府佥事。蜀将吴友仁帅众三万寇兴元，兴旺悉城中兵三千御敌。面中流矢，拔矢复战，斩数百人。敌益众，乃敛兵入城。友仁决濠填堑，为必克计。达闻之，令傅友德夜袭木槽关，攻斗山寨。人持十炬，连亘山上。友仁惊遁。兴旺出兵蹑之，坠崖石死者无算。友仁自是气夺。时兴旺威镇陇蜀。

而国初诸都督中，城守功，兴旺外尤推费子贤。子贤，亦不详所始。从渡江，为广德翼元帅。数有功。取武康，又取安吉。筑城守之，张士诚兵数来犯，辄败去。最后张左丞以兵八万来攻，子贤所部仅三千人，而守甚固。设车弩城上，射杀其枭将二人，敌乃解去。以功进指挥同知。取福建，克元都、定西，俱有功，授大都督府佥事，世指挥使。

花茂，巢县人。初从陈埜先，已而来归。从定江左，灭陈友谅。平中原、山西、陕西。积功授武昌卫副千户。征西蜀。克瞿唐关，入重庆。下左、右两江及田州。进神策卫指挥佥事。调广州左卫。平阳春、清远、英德、翁源、博罗诸山寨叛蛮及东莞、龙川诸县乱民，进指挥同

知。平电白、归善贼，再迁都指挥同知，世袭指挥使。数剿连州、广西湖广诸瑶贼。上言："广东南边大海，奸宄出没。东莞、笋冈诸县逋逃蜒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诡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飘忽不常，难于讯诘。不若籍以为兵，庶便约束。"又请设沿海依山广海、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筑城浚池，收集海岛隐料无籍等军。仍于山海要害地立堡屯军，以备不虞。皆报可。进都指挥使。久之卒，赐葬安德门。

长子荣袭职。次子英，果毅有父风，亦以军功为广东都指挥使，有声永乐中。

丁玉，初名国珍，河中人。仕韩林儿为御史，才辨有时誉。吕珍破安丰，玉来归。随征彭蠡，为九江知府。大兵还建康，彭泽山民叛，玉聚乡兵讨平之。太祖嘉其武略，命兼指挥，更名玉。从傅友德克衡州，以指挥同知镇其地。复调守永州。玉有文武才，抚辑新附，威望甚著。

洪武元年，进都指挥使，寻兼行省参政，镇广西。十年召为右御史大夫。四川威茂土酋董贴里叛，以玉为平羌将军讨之。至威州，贴里降。承制设威州千户所。十二年平松州，玉遣指挥高显等城之，请立军卫。帝谓松州山多田少，耕种不能赡军，守之非策。玉言：松州为西羌要地，军卫不可罢。遂设官筑戍如玉议。会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焚掠十四州县。指挥普亮等不能克，命玉移军讨灭之。帝手敕褒美，转左御史大夫。师还，拜大都督府左都督。十三年坐胡惟庸姻诛。

郭云，南阳人。长八尺余，状貌魁伟。元季聚义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元主北奔，河南郡县皆下，云独坚守。大将军徐达遣指挥曹谅围之，云出战，被执。大将军呵之跪。云植立，嫚骂求死。胁以刃，不动。大将军壮之，系送京师。太祖奇其状貌，释之。时帝方阅《汉书》，问识字否，对曰："识。"因以书授之。云诵其书甚习。帝大喜，厚加赏赐，用为溧水知县，有政声。帝益以为贤，特擢南阳卫指挥佥事，使还乡收故部曲，就戍其地，凡数年卒。

长子洪，年甫十三。帝为下制曰："云出田间，倡义旗，保乡曲，崎岖累年，竭心所事。王师北伐，人神响应。而云数战不屈，势穷援绝，终无异志。朕嘉其节概。试之有司，则闾阎颂德；俾镇故乡，则军民乐业。虽无汗马之勋，倒戈之效，治绩克著，忠义凛然。子洪可入开国功臣列，授宣武将军、飞熊卫亲军指挥使司佥事，世袭。"其同时以降将予世职者有王溥。

溥，安仁人。仕陈友谅为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将攻之，不克。硃亮祖击于饶之安仁港，亦失利。友谅将李明道之寇信州也，溥弟汉二在军，俱为胡大海擒，归于行省李文忠，文忠命二人招溥。是岁，太祖拔江州，友谅走武昌，溥乃遣使降，命仍守建昌。明年，太祖次龙兴，帅其众来见，数慰劳。从归建康，赐第聚宝门外，号其街曰“宰相街”，以宠异之。寻遣取抚州及江西未附郡县。从克武昌，进中书右丞。洪武元年，命兼詹事府副詹事。从大将军北征，屡有功。赐文币，擢河南行省平章，不署事。岁禄视李伯升、潘元明。

初，溥未仕时，奉母叶氏避兵贵溪。遇乱，与母相失，凡十八年。尝梦母若告以所在，至是从容言于帝，请归省坟墓。许之，且命礼官具祭物。溥率士卒之贵溪，求不得，昼夜号泣。居人吴海言：“夫人为贼逼，投井中死矣。”溥求得井，有鼠自井出，投溥怀中，旋复入井。汲井索之，母尸在焉。哀呼不自胜，乃具棺敛，即其地以葬。溥卒，子孙世袭指挥同知。

赞曰：文辉、司马任寄股肱，叶旺、马云效著边域；大亨以端直见思，郭云以政绩蒙宠。他如蔡迁、王铭、甯正、金兴旺辈，或善战，或善守，或善抚绥，要皆一时良将也。盖明运初兴，人材蔚起，铁券、丹符之外，其可称者犹如此。以视诗人《兔罝》之咏，何多让哉。

列传第二十三

陈遇（秦从龙） 叶兑 范常（潘庭坚） 宋思颜（夏煜） 郭景祥（李梦庚）王濂 （毛骐） 杨元杲（阮弘道 汪河） 孔克仁

陈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义甫，宋翰林学士，徙居建康，子孙因家焉。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元末为温州教授，已而弃官归隐。学者称为静诚先生。太祖渡江，以秦从龙荐，发书聘之，引伊、吕、诸葛为喻。遇至，与语，大悦，遂留参密议，日见亲信。太祖为吴王，授供奉司丞，辞。即皇帝位，三授翰林学士，皆辞。乃赐肩舆一乘，卫士十人护出入，以示荣宠。

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隐，还赐金帛。除中书左丞，又辞。明年召对华盖殿，赐坐，命草《平西诏》。授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复辞。西域进良马，遇引汉故事以谏。除太常少卿，固辞。强之，不可。最后除礼部尚书，又固辞。帝沉吟良久，从之。自是不复强以官。帝尝从容言欲官其子，遇曰："臣三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日。"帝亦弗强也。

遇自开基之始，即侍帷幄。帝尝问保国安民至计，遇对："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廷臣或有过被譴责，遇力为解，多得全释。其计画多秘不传，而宠礼之隆，勋戚大臣无与比者。数监幸其第，语必称"先生"，或呼为"君子"。命爵辄辞，终成其高。十七年卒，赐葬钟山。

子恭，举人，累官工部尚书，有能声。遇弟远，字中复，尝随遇侍帝。永乐初，为翰林待诏，精绘事。远子孟颙，善书。

秦从龙，字元之，洛阳人。仕元，官江南行台侍御史。兵乱，避居镇江。徐达之攻镇江也，太祖谓之曰："闻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当询访，致吾欲见意。"达下镇江，访得之。太祖命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其庐聘焉。从龙与妻陈偕来，太祖自迎之于龙江。

时太祖居富民家，因邀从龙与同处，朝夕访以时事。已，即元御史台为府，居从龙西华门外，事无大小悉与之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从龙生日，太祖与世子厚有赠遗，或亲至其家燕饮。至正二十五年冬，从龙子泽死，请告归。太祖出郊握手送之。寻病

卒，年七十，太祖惊悼。时方督军至镇江，亲临哭之，厚恤其家，命有司营葬。

叶兑，字良仲，宁海人。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书。元末，知天运有归，以布衣献书太祖。列一纲三目，言天下大计。时太祖已定宁越，规取张士诚、方国珍。而察罕兵势甚盛，遣使至金陵招太祖，故兑书于三者筹之为详。其略曰：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

张氏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所以数攻而不克者，以彼粮道在三江斗门也。若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余孽随而瓦解。此次计也。

方国珍狼子野心，不可驯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书纳款。后遣夏煜、陈显道招谕，彼复狐疑不从。顾遣使从海道报元，谓江东委之纳款，诱令张昶赍诏而来。且遣韩叔义为说客，欲说明公奉诏。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狯如是，宜兴师问罪。然彼以水为命，一闻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骑无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赵一平，即当纳土，不过欲款我师耳。攻之之术，宜限以日期，责其归顺。

彼自方国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义还称义师之盛，气已先挫。今因陈显道以自通，正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宣谕之后，更置官吏，拘集舟舰，潜收其兵权，以消未然之变。三郡可不劳而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胔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如复稽迟，则大兵自温、处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声已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辞去。赐银币袭衣。后数岁，削平天下，规模次第，略如兑言。

范常，字子权，滁人。太祖军滁，杖策谒军门。太祖夙知其名，与语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辄问，常悉以实对。诸将克和州，兵不戢。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还其家，民大悦。太祖以四方割据，战争无虚日，命常为文，祷于上帝。其辞曰："今天下纷纭，生民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倘元祚未终，则群雄当早伏其辜。某亦在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已厌元德，有天命者宜归之，无使斯民久阽危苦。存亡之机，验于三月。"太祖嘉其能达己意，命典文牍，授元帅府都事。取太平，命为知府，谕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数困于兵，当令得所。"常以简易为治，兴学恤民。官廪有谷数千石，请给民乏种者，秋稔输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亲爱之，召入为侍仪。

洪武元年，擢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卿。帝锐意稽古礼文。群臣集议，间有异同。常能参合众言，委曲当上意。寻以病免归。岁余，手诏征诣阙，仍故官。帝宴闲，辄命儒臣列坐，赋诗为乐。常每先成，语多率。帝笑曰："老范诗质朴，殊似其为人也。"迁起居注。常有足疾，数在告，赐以安车。寻乞归，帝赋诗四章送之。赐宅于太平。子祖，历官云南左参政，有修洁称。

潘庭坚，字叔闻，当涂人。元末为富阳教谕，谢去。太祖驻太平，以陶安荐，征庭坚为帅府教授。慎密谦约，为太祖所称。下集庆，擢中书省博士。婺州下，改为金华府，以庭坚同知府事。时上游诸郡次第平定，择儒臣抚绥之。先后用陶安、汪广洋于江西，而庭坚与王恺守浙东。太祖为吴王，设翰林院，与安同召为学士。而庭坚已老，遂告归。洪武四年复召至，主会试。

子黼，字章甫。有文名，官至江西按察使。会修律令，留为议律

官。书成，卒。黼谨饬类父，而文采清雅过之。父子皆以乡校显，时以为荣。

宋思颜，不知何许人。太祖克太平，以思颜居幕府。及定集庆，置江南行中书省，太祖总省事，以李善长及思颜为参议。同时所设省中官李梦庚、郭景祥、侯元善、杨元杲、陶安、阮弘道、孔克仁、王恺、栾凤、夏煜等数十人。而思颜独与善长并授参议，其任较诸人为重。已，建大都督府，以思颜兼参军事。太祖尝视事东阁，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进，皆数经浣濯者。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惟愿终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赐之币。他日又进曰："句容虎为害，既捕获，宜除之，今豢养民间何益？"太祖欣然，即命杀虎。其随事纳忠类如此。后出为河南道按察佥事，坐事死。

夏煜，字允中，江宁人。有俊才，工诗，辟为中书省博士。婺州平，调浙东分省，两使方国珍，咸称旨。太祖征陈友谅，儒臣惟刘基与煜侍。鄱阳战胜，太祖所与草檄赋诗者，煜其一也。洪武元年使总制浙东诸府，与高见贤、杨宪、凌说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后俱以不良死。

郭景祥，濠人。与凤阳李梦庚皆从渡江，典文书，佐谋议，分任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既同调浙东分省，寻复同入为大都督府参军。景祥性谅直，博涉书史，遇事敢言，太祖亲信之。尝曰："景祥文吏，而有折冲御侮才，能尽忠于我，可大任也。"先是，克滁州、太平、溧阳。以城郭不完，辄命景祥董治之。既而和州守臣言，州城久废，命景祥相度，即故址城之，九旬而工毕。太祖以为能，授和州总制。景祥益治城隍楼橹，广屯田，练士卒，威望肃然。和遂为重镇。玺书褒劳。仕终浙江行省参政。

谢再兴之守诸全也，部将私贩易吴境。太祖怒杀部将，召谕再兴，命梦庚往诸全总制军事。再兴还镇，忿梦庚出己上，遂叛。执梦庚降于吴，梦庚死之。其时，参佐行省者，又有毛骐、王濂。

濂，字习古，定远人，李善长妇兄也。才嗜学，事亲孝。初从汝、颍贼，太祖克集庆，乃渡江来归。善长为言，得召见，除执法官，谳狱平允。迁中书省员外郎，出为浙江按察佥事，治行著闻。大风昼晦，濂应诏言民瘼，请缓征。太祖纳之。洪武三年卒。帝谓善长曰："濂有王佐才，今死，朕失一臂。"后善长坐事，帝叹曰："使王濂在，必不至是。"

骐，字国祥，与濂同里。太祖自濠引兵趋定远，骐扶县令出降。太

祖喜，留与饮食，筹兵事，悉当意。取滁州，擢总管府经历。典仓廪，兼掌晨昏历，稽将帅之失伍者。从渡江，擢兵省郎中。是时太祖左右惟善长及骐，文书机密，皆两人协赞。寻授参议官。征婺州，命权理中书省事，委以心膂。俄病卒，太祖亲为文哭之，临视其葬。

子骧，管军千户，积功擢亲军指挥佥事。从定中原，进指挥使。滕州段士雄反，骧讨平之。捕倭浙东，斩获多，擢都督佥事，见亲任，尝掌锦衣卫事，典诏狱。后坐胡惟庸党死。

杨元杲、阮弘道，皆滁人，家世皆儒者。从渡江，同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与陶安等更番掌行机宜文字。元杲以郎中擢理军储于金华，而弘道亦于是岁以郎中从大都督文正守南昌，皆有功。二人皆于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文学，练达政体，而元杲知虑尤周密。帝尝曰："文臣从渡江，掌簿书文字，勤劳十余年，无如杨元杲、阮弘道、李梦庚、侯元善、樊景昭者。"其后，元杲历应天府尹，弘道历福建、江西行省参政，皆卒官。

元杲子贲，博学强记，以词翰知名，荐授大名知县，仕至周府纪善。

元善，全椒人，历官参知政事，与樊景昭俱无所表见。

又汪河者，舒城人。尝师余阙，以文章名。从渡江，为行中书省掾，数陈时务。太祖高其才，进大都督府都事。使察罕，议论称旨。后奉命偕钱桢至河南，报扩廓聘，为所留。太祖前后七致扩廓书，终不报。洪武元年，大军下河、洛，扩廓走定西，河始得归，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进吏部侍郎，备陈西征方略。二年改御史台侍御史。九年，拜晋王左相，亲御便殿谕遣之。居数岁，卒于官。

孔克仁，句容人。由行省都事进郎中。尝偕宋濂侍太祖，太祖数与论天下形势及前代兴亡事。陈友谅既灭，太祖志图中原，谓克仁曰："元运既隳，豪杰互争，其衅可乘。吾欲督两淮、江南诸郡之民，及时耕种，加以训练。兵农兼资，进取退守。仍于两淮间馈运可通之处，储粮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图。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观衅待时，此长策也。"当是时，江左兵势日盛，太祖以汉高自期，尝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帝起布衣，以宽大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

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尚间谍，御众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众，修军政，任将帅，相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矣。”

尝阅《汉书》，濂与克仁侍。太祖曰：“汉治道不纯者何？”克仁对曰：“王霸杂故也。”太祖曰：“谁执其咎？”克仁曰：“责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创业，遭秦灭学，民憔悴甫苏，礼乐之事固所未讲。孝文为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使汉业终于如是。帝王之道，贵不违时。三代之王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又尝问克仁：“汉高起徒步为万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对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项羽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逊，济以宽仁，卒以胜之。今豪杰非一，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以观天下之变。若徒与角力，则猝难定也。”及徐达等下淮东、西，又谓克仁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孛罗拥兵犯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挟太子以称戈，急私仇，无敌忾之志。思齐辈碌碌，窃据一方，民受其害。士诚外假元名，反覆两端。明玉珍父子据蜀僭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今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大事可成，天下不难定。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克仁侍帷幄最久，故获闻太祖谋略居多。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已，出知江州，入为参议，坐事死。

赞曰：太祖起布衣，经营天下。渡江以来，规模宏远，声教风驰。虽曰天授，抑亦左右丞弼多国士之助欤。陈遇见礼不下刘基，而超然利禄之外。叶兑于天下大计，筹之审矣，亦能抗节肥遯，其高致均非人所易及。孔克仁无可称述，以太祖之雄谋大略具其事中，故叙列于篇。

列传第二十四

陶安（钱用壬 詹同 硃升 崔亮（牛谅 答禄与权 张筹 硃梦炎 刘仲质 陶凯 曾鲁 任昂 李原名 乐韶凤

陶安，字主敬，当涂人。少敏悟，博涉经史，尤长于《易》。元至正初，举江浙乡试，授明道书院山长，避乱家居。太祖取太平，安与耆儒李习率父老出迎。太祖召与语。安进曰："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留参幕府，授左司员外郎，以习为太平知府。习字伯羽，年八十余矣，卒于官。

安从克集庆，进郎中。及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太祖问安："四人者何如？"对曰："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让。黄州初下，思得重臣镇之，无逾安者，遂命知黄州。宽租省徭，民以乐业。坐事谪知桐城，移知饶州。陈友定兵攻城，安召吏民谕以顺逆，婴城固守。援兵至，败去。诸将欲尽戮民之从寇者，安不可。太祖赐诗褒美，州民建生祠事之。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为学士。时征诸儒议礼，命安为总裁官。寻与李善长、刘基、周祯、滕毅、钱用壬等删定律令。

洪武元年，命知制诰兼修国史。帝尝御东阁，与安及章溢等论前代兴亡本末。安言丧乱之源，由于骄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骄，处佚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当。"又论学术。安曰："道不明，邪说害之也。"帝曰："邪说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安顿首曰："陛下所言，可谓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余岁，视诸儒最旧。及官侍从，宠愈渥。御制门帖子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时人荣之。御史或言安隐过。帝诘曰："安宁有此，且若何从知？"曰："闻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洪武元年四月，江西行省参政阙，帝以命安，谕之曰："朕渡江，卿首谒军门，敷陈王道。及参幕府，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江西上游地，抚绥莫如卿。"安辞。帝不许。至任，政绩益著。其年九月卒

于官。疾剧，草上时务十二事。帝亲为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子晟，洪武中为浙江按察使，以贪贿诛。其兄昱亦坐死。发家属四十余人为军，后死亡且尽。所司复至晟家勾补，安继妻陈诣阙诉，帝念安功，除其籍。

初，安之裁定诸礼也，广德钱用壬亦多所论建。

用壬，字成夫。元南榜进士第一，授翰林编修。出使张士诚，留之，授以官。大军下淮、扬，来归。累官御史台经历，预定律令。寻与陶安等博议郊庙、社稷诸仪。其议释奠、耤田，皆援据经文及汉、魏以来故事以定其制。诏报可，语详《礼志》。洪武元年分建六部官，拜用壬礼部尚书。凡礼仪、祭祀、宴享、贡举诸政，皆专属礼官。又诏与儒臣议定乘舆以下冠服诸式。时儒生多习古义，而用壬考证尤详确，然其后诸典礼亦多有更定云。其年十二月，请告归。

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幼颖异，学士虞集见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遇乱，家黄州，仕陈友谅为翰林学士承旨。太祖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会议祫禘礼，同议当，遂用之。

洪武元年，与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观等循行天下，访求贤才。还，进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所以励廉耻，存国体也。"同时侍侧，遂取《戴记》及贾谊疏以进，复剀切言之。帝尝与侍臣言：声色之害甚于鸩毒，创业之君，为子孙所承式，尤不可不谨。同因举成汤不迩声色，垂裕后昆以对。其因事纳忠如此。

四年进吏部尚书。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学士乐韶凤定释奠先师乐章。又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与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官。七年五月书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历》秘天府，人不得见。请仿唐《贞观政要》，分辑圣政，宣示天下。帝从之。乃分四十类，凡五卷，名曰《皇明宝训》。嗣后凡有政迹，史官日记录之，随类增入焉。是年赐敕致仕，语极褒美。未行，帝复命与濂议大祀分献礼。久之，起承旨，卒。

同以文章结主知，应制占对，靡勿敏赡。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无取浮薄。同所为多称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

子徽，字资善，洪武十五年举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有才智，刚决不可犯。勤于治事，为帝所奖任。然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

同从孙希原，为中书舍人，善大书。宫殿城门题额，往往皆希原笔也。

硃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吴元年，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以年老，特免朝谒。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寻命与诸儒修《女诫》，采古贤后妃事可法者编上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逾年，请老归，卒年七十二。

升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子同官礼部侍郎，坐事死。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元浙江行省掾。明师至旧馆，亮降，授中书省礼曹主事。迁济南知府。以母忧归。洪武元年冬，礼部尚书钱用壬请告去，起亮代之。初，亮居礼曹时，即位、大祀诸礼皆其所条画，丞相善长上之朝，由是知名。及为尚书，一切礼制用壬先所议行者，亮皆援引故实，以定其议。考证详确，逾于用壬。

二年，议上仁祖陵曰"英陵"，复请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吾与以汉、唐未有行者，驳之。亮曰："汉光武加先陵曰'昌'，宋太祖亦加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自应祭告，礼固缘人情而起者也。"廷议是亮。顷之，亮言："《礼运》曰'礼行于郊，则百神受职。'今宜增天下神祇坛于圜丘之东，方泽之西。"又言："《郊特牲》'器用陶匏'，《周礼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与古意合。而槃盂之属，与古尚异，宜皆易以瓷，惟笾用竹。"又请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诣中书受誓戒，戒辞如唐礼。又依《周礼》定五祀及四时荐新、稞礼、圭瓒、郁鬯之制。并言旗纛月朔望致祭，烦而渎，宜止，行于当祭之月。皆允行。帝尝谓亮："先

贤有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今祭祀省牲于神坛甚迩，心殊未安。”亮乃奏考古省牲之仪，远神坛二百步。帝大喜。

帝虑郊社诸祭，坛而不屋，或骤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于太尉厅望祭，及元《经世大典》坛垣内外建屋避风雨故事，奏之。遂诏：建殿于坛南，遇雨则望祭。而灵星诸祠亦皆因亮言建坛屋焉。时仁祖已配南北郊，而郊祀礼成后，复诣太庙恭谢。亮言宜罢，惟先祭三日，诣太庙以配享告。诏可。帝以日中有黑子，疑祭天不顺所致，欲增郊坛从祀之神。亮执奏：汉、唐烦渎，不宜取法。乃止。帝一日问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参则班列东西，何也？”亮对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北向，答阳之义也；祭社，升自子陛，南向，答阴之义也。若群臣朝参，当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分列东西，以避驰道，其义不同。”亮仓卒占对，必傅经义，多此类。

自郊庙祭祀外，朝贺山呼、百司笺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诸仪及大射军礼，皆亮所酌定。惟言“大祀帝亲省牲，中祀、小祀之牲当遣官代”，帝命：“亲祭者皆亲省”。又请依唐制，令郡国奏祥瑞。帝以灾异所系尤重，命有司驿闻，与亮议异焉。三年九月，卒于官。其后牛谅、答禄与权、张筹、牛梦炎、刘仲质之属，亦各有所论建。

牛谅，字士良，东平人。洪武元年，举秀才，为典簿。与张以宁使安南还，称旨，三迁至礼部尚书。更定释奠及大祀分献礼，与詹同等议省牲、冠服。御史答禄与权请祀三皇。太祖下其议礼官，并命考历代帝王有功德者庙祀之。七年正月，谅奏：三皇立庙京师，春秋致祭。汉、唐以下，就陵立庙。帝为更定行之，亦详《礼志》。是年怠职，降主事。未几，复官。后仍以不任职罢。谅著述甚多，为世传诵。

答禄与权，字道夫，蒙古人。仕元为河南北道廉访司佥事。入明，寓河南永宁。洪武六年，用荐授秦府纪善，改御史。请重刊律令。盱眙民进瑞麦，与权请荐宗庙。帝曰：“以瑞麦为朕德所致，朕不敢当。其必归之祖宗。御史言是也。”明年出为广西按察佥事。未行，复为御史。上书请祀三皇。下礼官议，遂并建帝王庙。且遣使者巡视历代诸陵寝。设守陵户二人，三年一祭，其制皆由此始。又请行禘礼，议格不行。改翰林修撰，坐事降典籍，寻进应奉。十一年以年老致仕。禘礼至嘉靖中始定。

张筹，字惟中，无锡人。父翼，尝劝张士诚将莫天佑降，复请于平

章胡美勿僇降人，城中人得完。以詹同荐，授翰林应奉，改礼部主事。奉诏与尚书陶凯编集汉、唐以来籓王事迹，为《归鉴录》。洪武九年，由员外郎进尚书，与学士宋濂定诸王妃丧服之制。筹记诵淹博，在礼曹久，谙于历代礼文沿革。然颇善附会。初，陶安等定圜丘、方泽、宗庙、社稷诸仪，行数年矣。洪武九年，筹为尚书，乃更议合社稷为一坛，罢勾龙、弃配位，奉仁祖配飨，以明祖社尊而亲之之道，遂以社稷与郊庙祀并列上祀。识者窃非之。已，出为湖广参政。十年坐事罚输作。十二年仍起礼部员外郎。后复官，以事免。

硃梦炎，字仲雅，进贤人。元进士，为金谿丞。太祖召居宾馆，命与熊鼎集古事，为质直语，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书》。洪武十一年，自礼部侍郎进尚书。帝方稽古右文，梦炎援古证今，剖析源流，如指诸掌，文章详雅有根据。帝甚重之。卒于官。

刘仲质，字文质，分宜人。洪武初，以宜春训导荐入京，擢翰林典籍，奉命校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礼部尚书，命与儒臣定释奠礼，颁行天下学校。每岁春秋仲月，通礼孔子如仪。时国子学新成，帝将行释菜。侍臣有言：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再拜。帝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庙，左右谓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师，何敢不拜！’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礼宜加崇。”乃命仲质详议。仲质请帝服皮弁执圭，诣先师位前，再拜，献爵，又再拜，退易服。乃诣彝伦堂命讲，庶典礼隆重。诏曰“可”。又立学规十二条，合钦定九条，颁赐师生。已，复奉命颁刘向《说苑》、《新序》于学校，令生员讲读。是年冬改华盖殿大学士，帝为亲制诰文。坐事贬御史。后以老致仕。仲质为人厚重笃实，博通经史，文体典确，常当帝意焉。

陶凯，字中立，临海人。领至正乡荐，除永丰教谕，不就。洪武初，以荐征入，同修《元史》。书成，授翰林应奉，教习大本堂，授楚王经。三年七月与崔亮并为礼部尚书，各有敷奏。军礼及品官坟茔之制，凯议也。其年，亮卒。凯独任，定科举式。明年会试，以凯充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凯序其首简，遂为定例。帝尝谕凯曰：“事死如事生，朕养已不逮，宜尽追远之道。”凯以太庙已有常祀，乃请于乾清宫左别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明奉先殿之制自此始。五年，凯言：“汉、唐、宋时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今起居注虽设，其诸司所领谕旨及奏事簿籍，宜依会要，编类为书，庶可以垂法后世。下台省府者，宜各置铜柜藏之，以备稽考，俾无遗阙。”从之。明年二月，出为湖广参政。致仕。八年起为国子祭酒。明年改晋王府左相。

凯博学，工诗文。帝尝厌前代乐章多谀辞，或未雅驯，命凯与詹同更撰，甚称旨。长至侍斋宫，言：宜有篇什以纪庆成。遂命凯首唱，诸臣俱和，而宋濂为之序。其后扈行陪祀，有所献，帝辄称善。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其手云。凯尝自号“耐久道人”。帝闻而恶之。坐在礼部时朝使往高丽主客曹误用符验，论死。

曾鲁，字得之，新淦人。年七岁，能暗诵《五经》，一字不遗。稍长，博通古今。凡数千年国体、人才，制度沿革，无不能言者。以文学闻于时。元至正中，鲁帅里中豪，集少壮保乡曲。数具牛酒，为开陈顺逆。众皆遵约束，无敢为非义者。人号其里曰“君子乡”。

洪武初，修《元史》，召鲁为总裁官。史成，赐金帛，以鲁居首。乞还山，会编类礼书，复留之。时议礼者蜂起。鲁众中扬言曰：“某礼宜据某说则是，从某说则非。”有辨诘者，必历举传记以告。寻授礼部主事。开平王常遇春薨，高丽遣使来祭。鲁索其文视之，外袭金龙黄帕，文不署洪武年号。鲁让曰：“龙帕误耳，纳贡称藩而不奉正朔，于义何居？”使者谢过，即令易去。安南陈叔明篡立，惧讨，遣使入贡以觇朝廷意。主客曹已受其表，鲁取副封视之，白尚书诘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骤更名？”使者不敢讳，具言其实。帝曰：“岛夷乃狡獪如此耶！”却其贡。由是器重鲁。

五年二月，帝问丞相：“鲁何官？对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阶，拜中顺大夫、礼部侍郎。鲁以“顺”字犯其父讳，辞，就朝请下阶。吏部持典制，不之许。戍将捕获倭人，帝命归之。儒臣草诏，上阅鲁稿大悦，曰：“顷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复如此，文运其昌乎！”未几，命主京畿乡试。甘露降钟山，群臣以诗赋献，帝独褒鲁。是年十二月引疾归，道卒。淳安徐尊生尝曰：“南京有博学士二人，以笔为舌者宋景濂，以舌为笔者曾得之也。”鲁属文不留藁，其徒间有所辑录，亦未成书云。

洪武中，礼部侍郎二十余人，其知名者，自曾鲁外，有刘崧、秦约、陈思道、张衡数人。崧自有传。

约，崇明人，字文仲。博学，工辞章。洪武初，以文学举。召试《慎独箴》，约文第一，立擢礼部侍郎。母老乞归。已，复召入陈三事，皆切直。仍乞归，卒。

思道，山阴人，字执中。以进士授刑部主事。帝赏其执法，超拜兵部侍郎，益励风节，人莫敢干以私。改礼部，乞归。居家，不殖生产。

守令造门不得见。久之，卒。

衡事别载。

任昂，字伯颙，河阴人。元末举进士，除知宁晋县，不赴。洪武初，荐起为襄垣训导，擢御史。十五年拜礼部尚书。帝加意太学，罢祭酒李敬、吴颙，命昂增定监规八条。遂以曹国公李文忠、大学士宋讷兼领国子监事。会司谏关贤上言："迩来郡邑所司非人，师道不立，岁选士多缺；甚至俊秀生员，点充承差，乖朝廷育贤意。"昂乃奏定天下：岁贡士从翰林院考试，以为殿最。明年，命科举与荐举并行。昂条上科场成式，视前加详，取士制始定。广东都指挥狄崇、王臻以妾为继室，乞封。下廷议，昂持不可，从之。遂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赠例，因诏偕吏部定文官封赠例十一，廕叙例五，颁示中外。

寻请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参坐次。又奏毁天下淫祠，正祀典称号："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汉守文翁、宋守张咏；密县祀太傅卓茂；钧州祀丞相黄霸；彭泽祀丞相狄仁杰，皆遗爱在民。李龙迁祀于隆州，谢夷甫祀于福州，皆为民捍患。吴丞相陆逊以劳定国，宜祀于吴，以子抗、从子凯配。元总管李黼立祀江州，元帅余阙立庙安庆，皆以死勤事。从阙守皖，全家殉义者，有万户李宗可，宜配享阙庙。"皆报可。明年命以乡饮酒礼颁天下，复令制大成乐器，分颁学宫。是时，以八事考课外吏，及次第云南功赏，事不隶礼部，帝皆令昂主其议。寻予告归。

李原名，字资善，安州人。洪武十五年，以通经儒士举为御史。二十年使平缅归，言："思伦发怀诈窥伺，宜严边备。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为远人所轻。"称旨，擢礼部尚书。自是远方之事多咨之。高丽奏辽东文、高、和、定州皆其国旧壤，乞就铁岭屯戍。原名言："数州皆入元版图，属于辽，高丽地以鸭绿江为界。今铁岭已置卫，不宜。"复有陈请，帝命谕其国守分土，无生衅。安南岁贡方物，帝念其劳民，原名以帝意谕之，令三年一贡，自是为定制。又以帝命行养老之政，申明府州县岁贡多寡之数，定官民巾服之式，皆著为令。

初，以答禄与权言，建历代帝王庙。至是原名请以风后、力牧等三十六人侑享。帝去赵普、安章、阿术而增陈平、冯异、潘美、木华黎，余悉如原名奏。鲁王薨，定丧服之制。进士王希曾请丧出母，原名谓非礼，宜禁。凡郊祀、宗庙、社稷、岳渎诸制，先后儒臣论定，时有详略，帝悉令原名更正之。诸礼臣惟原名在任久。二十三年以老致仕。

乐韶凤，字舜仪，全椒人。博学能文章。谒太祖于和阳，从渡江，参军事。洪武三年，授起居注，数迁。六年拜兵部尚书，与中书省、御史台、都督府定教练军士法。改侍讲学士，与承旨詹同正释奠先师乐章，编集《大明日历》。七年，帝以祭礼驾还，应用乐舞前导，命韶凤等撰词。因撰《神降祥》、《神贶惠》、《酣酒》、《色荒》、《禽荒》诸曲以进，凡三十九章，曰《回銮乐歌》，皆寓规谏。礼部具《乐舞图》以上，命太常肄习之。

明年，帝以旧韵出江左，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书成，名《洪武正韵》。又命孝陵寝朔望祭祀及登坛脱舄诸礼议，皆详稽故实。俱从之。寻病免。未几，复起为祭酒。奉诏定皇太子与诸王往复书答刂礼，考据精详，屡被褒答。十三年致仕归，以寿终。弟晖、礼、毅，皆知名。

赞曰：明初之议礼也，宋濂方家居，诸仪率多陶安裁定。大祀礼专用安议，其余参汇诸说，从其所长：祫禘用詹同，时享用硃升，释奠、耕耤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皆能援据经义，酌古准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虽折中断制，裁自上心，诸臣之功亦曷可少哉。

列传第二十五

刘三吾（汪睿 硃善） 安然（王本等） 吴伯宗（鲍恂 任亨泰） 吴沉 桂彦良（李希颜 徐宗实 陈南宾 刘淳 董子庄 赵季通 杨黼 金实等）宋讷 许存仁 张美和 聂铉 贝琼 赵俶钱宰 萧执 李叔正 刘崧 罗复仁孙汝敬

刘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孙，以字行。兄耕孙、焘孙皆仕元。耕孙，宁国路推官，死长枪贼难。焘孙，常宁州学正，死僚寇。三吾避兵广西，行省承制授静江路儒学副提举。明兵下广西，乃归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瑹荐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对称旨，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时天下初平，典章阙略。帝锐意制作，宿儒凋谢，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

三吾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范注》成，皆命为序。敕修《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诸书，皆总其事，赐赉甚厚。帝尝曰："朕观奎壁间尝有黑气，今消矣，文运其兴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称朕意。"帝制诗，时令属和。尝赐以朝鲜玳瑁笔。朝参，命列侍卫前；燕享，赐坐殿中。与汪睿、硃善称"三老。"既而三吾年日益老，才力日益减，往往忤意，礼遇亦渐轻。二十三年，授晋世子经，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职。降国子博士，寻还职。

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懿文太子薨，帝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太孙之立由此。户部尚书赵勉者，三吾婿也，坐赃死。三吾引退。许之。未几，复为学士。三十年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帝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还，久之，卒。

琮起刑部检校。乡人杨士奇辈贵显，琮无所攀援。宣德中犹以检讨掌助教事，卒官。

汪睿，字仲鲁，婺源人。元末与弟同集众保乡邑，助复饶州。授浮梁州同知，不就。胡大海克休宁，睿兄弟来附，设星源翼分院于婺源，以同为院判。睿归田里。庚子秋，同将兵争鄱阳，不克，弃妻孥，亡之

浙西。幕府疑之，檄睿入应天为质。已，闻同为张士诚所杀，乃授睿安庆税令。未几，征参赞川蜀军事。以疾辞去。洪武十七年，复召见，命讲《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续《薰风自南来》诗及他应制，皆称旨。请春夏停决死罪，体天地生物之仁，从之。逾年，疾作，请假归。睿敦实闲静，不妄言笑，及进讲，遇事辄言。帝尝以“善人”呼之。

硃善，字备万，丰城人。九岁通经史大义，能属文。元末兵乱，隐山中，事继母以孝闻。洪武初，为南昌教授。八年，廷对第一，授修撰。逾年，奏对失旨，改典籍，放还乡。复召为翰林待诏。上疏论婚姻律曰：“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法不得为婚。仇家诋讼，或已聘见绝，或既婚复离，甚至儿女成行，有司逼夺。按旧律：尊长卑幼相与为婚者有禁。盖谓母之姊妹，与己之身，是为姑舅两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属。若姑舅两姨子女，无尊卑之嫌。成周时，王朝相与为婚者，不过齐、宋、陈、□巳。故称异姓大国曰“伯舅”，小国曰“叔舅”。列国齐、宋、鲁、秦、晋，亦各自为甥舅之国。后世，晋王、谢，唐崔、卢，潘、杨之睦，硃、陈之好，皆世为婚媾。温峤以舅子娶姑女，吕荥公夫人张氏即其母申国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愿下群臣议，驰其禁。”帝许之。十八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尝讲《家人卦》、《心箴》，帝大悦。未几，请告归。卒年七十二。著有《诗经解颐》、《史辑》传于世。正德中，谥文恪。

安然，祥符人，徙居颍州。元季以左丞守莱州。明兵下山东，率众归附。累官山东参政。抚绥流移，俸余悉给公用，帝闻而嘉之。洪武二年，召为工部尚书，出为河南参政，历浙江布政使，入为御史台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未几，召为四辅官。

先是，胡惟庸谋反伏诛，帝以历代丞相多擅权，遂罢中书省，分其职于六部。既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乃建四辅官，以四时为号，诏天下举贤才。户部尚书范敏荐耆儒王本、杜佑、龚斅，杜斅、赵民望、吴源等。召至，告于太庙，以本、佑、龚斅为春官；杜斅、民望、源为夏官。秋、冬阙，命本等摄之。位都督次，屡赐敕谕，隆以坐论之礼，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会立冬，朔风酿寒。帝以为顺冬令，乃本等功，赐敕嘉勉。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时若，验其称职与否。刑官议狱，四辅及谏院覆核奏行，有疑谳，四辅官封驳。

居无何，斅等四人相继致仕，召然代之。本后坐事诛。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独然久历中外，练达庶务，眷注特隆。十四

年八月卒。帝念然来归之诚，亲制文祭之。继然为四辅者，李干、何显周。干出为知府，佑、显周俱罢去，是官遂废不复设。

本，不详其籍里。佑，安邑人。尝三主本布政司乡试，称得人。龚斆，铅出人。以行谊重于乡。致仕后，复起为国子司业，历祭酒。坐放诸生假不奏闻，免。杜斆，字致道，壶关人。举元乡试第一，历官台州学正。归家教授。通《易》、《诗》、《书》三经。源，莆田人。亦再征为国子司业，卒于官。民望，藁城人。幹，绛州人。显周，内黄人。

吴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试第一。时开科之始，帝亲制策问。得伯宗甚喜，赐冠带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不为屈。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上书论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辞甚恺切。帝得奏，召还，赐衣钞。奉使安南，称旨。除国子助教，命进讲东宫。首陈正心诚意之说。改翰林典籍。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词旨雅洁。赐织金锦衣。除太常司丞，辞。改国子司业，又辞。忤旨，贬金县教谕。未至，诏还为翰林检讨。十五年进武英殿大学士。明年冬，坐弟仲实为三河知县荐举不实，词连伯宗，降检讨。伯宗为人温厚，然内刚，不苟媕阿，故屡蹶。逾年，卒于官。伯宗成进士，考试官则宋濂、鲍恂也。

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于临川吴澄。好古力行，著《大易传义》，学者称之。元至正中，以荐授温州路学正。寻召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科举取士，召为同考官。试已，辞去。十五年与吉安余诠、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皆以明经老成为礼部主事刘庸所荐，召至京。恂年八十余，长年、诠亦皆逾七十矣。赐坐顾问。翌日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皆以老疾固辞，遂放还。绅后至，以为鄠县教谕，寻召为右佥都御史，终浙江左布政使。其明年以耆儒征者，曰全思诚，字希贤，上海人，亦授文华殿大学士。又明年请老，赐敕致仕。

伯宗之使安南也，以名德为交人所重。其后，襄阳任亨泰亦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第一，以礼部尚书使安南，交人以为荣。前后使安南者，并称吴、任云。

亨泰为礼部尚书时，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杀其三岁子祀岱岳。有司以闻。帝怒其灭绝伦理，杖百，戍海南。因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谨其医药。卧冰割股，事非恒经。割股不已，致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

生，莫此为甚。堕宗绝祀，尤不孝之大者，宜严行戒谕。倘愚昧无知，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例。”诏曰“可”。明年，议秦王丧礼，因定凡世子袭爵之礼。会讨龙州赵宗寿，命偕御史严震直使安南，谕以谨边方，无纳逋逃。时帝以安南篡弑，绝其贡使。至是闻诏使至，震恐。亨泰为书，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交人大悦。使还，以私市蛮人为仆，降御史。未几，思明土官与安南争界，词复连亨泰，坐免官。

吴沉，字浚仲，兰溪人。元国子博士师道子也，以学行闻。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孙履、张起敬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已，命沉为郡学训导。

洪武初，郡以儒士举，误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谓修撰王厘曰：“名误不更，是欺罔也。”将白于朝。厘言：“恐触上怒”。沉不从，牒请改正。帝喜曰：“诚悫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以事降编修。给事中郑相同言：“故事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今一体称臣，于礼未安。”沉驳之曰：“东宫，国之大本。尊东宫，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从之。寻以奏对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东阁大学士。

初，帝谓沉曰：“圣贤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散在经卷，未易会其要领。尔等以三事编辑。”至是书成，赐名《精诚录》，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书，改国子博士，以老归。沉尝著辩，言“孔子封王为非礼”。后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浚皆沿其说。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称“至圣先师”，实自沉发之也。

桂彦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乡贡进士，为平江路学教授，罢归。张士诚、方国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征诣公车，授太子正字。帝尝出御制诗文，彦良就御座前朗诵，声彻殿外，左右惊愕，帝嘉其朴直。时选国子生蒋学等为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为编修，肄业文华堂。命彦良及宋濂、孔克表为之师。尝从容有所咨问，彦良对必以正。帝每称善，书其语揭便殿。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言是也。”时御史台具狱，令词臣覆谳。彦良所论释者数十人。

迁晋王府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

如卿也。”彦良至晋，制《格心图》献王。后更王府官制，改左长史。朝京师，上太平十二策。帝曰：“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十八年请告归，越二年卒。

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彦良与陈南宾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颜与驸马都尉胡观傅徐宗实，尤以严见惮。

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徵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籓，希颜归旧隐。闾里宴集，常著绯袍戴笠往。客问故，笑曰：“笠本质，绯，君赐也。”

徐宗实，名垕，以字行，黄岩人。少颖悟。笃于学。洪武中，被荐，除铜陵簿。请告迎养，忤帝意，谪戍淮阴驿。会东川侯胡海子观选尚主，帝为观择师，难其人，以命宗实。中使援他府例，置驸马位中堂南向，而布师席于西阶上东向。宗实手引驸马位使下，然后为说书。左右大惊，相顾以目。帝闻而嘉之，召宗实慰劳数四。

洪武末，授苏州通判。奏发官粟二十万石以活饥民。春水暴，齧堤，倡议修筑，吴人皆以为便。请旌元节妇王氏，礼部以前朝事，不当允。宗实言：“武王封比干墓，独非前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事贬官，寻复职。燕事急，使两浙招义勇。成祖即位，疏乞归。逾二年，以事被逮，道卒。

陈南宾，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为全州学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无棣丞，历胶州同知，所至以经术为治。召为国子助教。尝入见，讲《洪范》九畴。帝大喜，书姓名殿柱。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擢蜀府长史。蜀献王好学，敬礼尤至，造安车以赐，为构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与方孝孺同为四川考试官。诗文清劲有法。卒年八十。其后诸王府长史刘淳、董子庄、赵季通、杨黼、金实、萧用道、宋子环之属，皆有名。

刘淳，南阳人。洪武末为原武训导。周王聘为世子师。寻言于朝，补右长史，以正辅王。端礼门槐盛夏而枯。淳陈咎徵进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复荣。王旌其槐曰“摅忠”。致仕十余年而卒，年九十有七。

董子庄，名琰，以字行，江西乐安人。有学行。洪武中，以学官迁

知茂名县。永乐时，由国子司业出为赵王府右长史，随事匡正。王多过，帝辄以责长史。子庄以能谏，得无过。十八年春当陪祀国社，夙起，衣冠端坐而卒。

赵季通，字师道，天台人。亦由教官历知永丰、龙溪，与修《太祖实录》，累进司业。出为赵王府左长史，与子庄同心辅导，藩府贤僚首称赵、董云。

杨黼，吉水人。官御史。仁宗即位，上疏言十事。擢卫王府右长史。尽心献替，未尝苟取一钱。宣德初，卒。

金实，开化人。永乐初，上书言治道。帝嘉之。复对策，称旨，除翰林典籍。与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选为东宫讲官。历左春坊左司直。仁宗立，除卫府左长史。正统初，卒。为人孝友，敦行谊。阅经史，日有程限，至老不辍。

萧用道，泰和人。建文中，举怀才抱德，诣阙试文章。擢靖江王府长史，召入翰林，修《类要》。燕师渡淮，与周是修同上书，指斥用事者。永乐时，预修《太祖实录》，改右长史，从王之藩桂林。尝为王陈八事，曰：慎起居、寡嗜欲、勤学问、养德性、简鞭扑之刑、无侵下人利、常接府僚以通群情、简择谨厚人以备差遣。又作《端礼》、《体仁》、《遵义》、《广智》四门箴献王。久之，以疾乞归。成祖怒，贬宣府鹞儿岭巡检，卒。子晅，由进士官湖广左布政使。天顺四年，举治行卓异，拜礼部尚书。初，两京尚书缺，多用布政使为之。自晅后，遂无拜尚书者。晅重厚廉静，而不善奏对。调南京，卒。

宋子环，庐陵人。由庶吉士历考功郎中。从师逵采木湖广，以宽厚得众心。仁宗即位，授梁府右长史，改越府。和易澹泊，所至有贤声。宣德中，卒官。自是以后，王府官不为清流，遂无足纪者矣。

宋讷，字仲敏，滑人。父寿卿，元侍御史。讷性持重，学问该博。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久之，用四辅官杜斅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命撰《宣圣庙碑》，称旨，赏赉甚厚。改文渊阁大学士。尝寒附火，燎胁下衣，至肤始觉。帝制文警之。未几，迁祭酒。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十八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

帝大悦。制词褒美。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熂、文徵等，留讷如故。讷尝病，帝曰："讷有寿骨，无忧也。"寻愈。帝使画工瞷讷，图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对，帝问："昨何怒？"讷惊对曰："诸生有趋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讼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图。讷顿首谢。

长子麟，举进士，擢御史，出为望江主簿。帝念讷老，召还侍。二十三年春，讷病甚，乃止学舍。麟请归私第，叱曰："时当丁祭，敢不敬耶！"祭毕，舁归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为文祭之。又遣官祭于家，为治葬地。文臣四品给祭葬者，自讷始。正德中。谥文恪。

讷尝应诏陈边事，言："海内乂安，惟沙漠尚烦圣虑。若穷追远击，未免劳费。陛下为圣子神孙计，不过谨边备而已。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汉赵充国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而单于引却。陛下宜于诸将中选谋勇数人，以东西五百里为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远近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帝颇采用其言。讷既卒，帝思之。官其次子复祖为司业，诫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

明开国时即重师儒官。许存仁、魏观为祭酒，老成端谨；讷稍晚进，最蒙遇。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斆。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而张美和、聂铉、贝琼等皆名儒，当洪武时，先后为博士、助教、学录，以故诸生多所成就。魏观事别载。

嘉会，字原礼，嘉兴人。以荐征，累官国子监司业。十六年，亦以老请归，优诏留之。年八十卒，赙恤甚厚。

许存仁。名元，以字行，金华许谦子也。太祖素闻谦名，克金华，访得存仁。与语大悦，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尝命讲《尚书·洪范》休咎征之说。又尝问《孟子》何说为要。存仁以行王道、省刑、薄赋对。吴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论议。既将议即大位，而存仁告归。司业刘丞直曰："主上方应天顺人，公宜稍待。"存仁不听，果忤旨。佥事程孔昭劾其隐事，遂逮死狱中。

张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能词赋。元末，累举不仕。洪武三年，以荐为县学教谕。后迁国子助教，改翰林院编修。致仕归，帝亲为文赐之。复与钱宰等并征，修《书》传，既成，遣还。

聂铉，字器之，美和同邑人。洪武四年进士。为广宗丞，疏免旱灾税。秩满入觐，献《南都赋》及《洪武圣德诗》。授翰林院待制，改国子助教，迁典籍。与美和同赐归。十八年复召典会试，欲留用之。乞便地自养。令食庐陵教谕俸，终其身。

贝琼，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笃志好学，年四十八，始领乡荐。张士诚屡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赐归。六年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琼尝慨古乐不作，为《大韶赋》以见志。宋濂之为司业也，建议立四学，并祀舜、禹、汤、文为先圣。太祖既绌其说，琼复为《释奠解》驳之，识者多是琼议。与美和、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国子监，教勋臣子弟。琼学行素优，将校武臣皆知礼重。十一年致仕，卒。

赵俶，字本初，山阴人。元进士。洪武六年，征授国子博士。帝尝御奉天殿，召俶及钱宰、贝琼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诸臣顿首受命。俶因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明年择诸生颖异者三十五人，命俶专领之，教以古文。寻擢李扩、黄义等入文华、武英二堂说书，皆见用。九年，御史台言：“博士俶以《诗经》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为方岳重臣及持节各部者。今年逾悬车，请赐骸骨。”于是以翰林院待制致仕，赐内帑钱治装。宋濂率同官暨诸生千余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玉，兵部侍郎，出知莱州，有声。

钱宰，字子予，会稽人。吴越武肃王十四世孙。至正间中甲科，亲老不仕。洪武二年，征为国子助教。作《金陵形胜论》、《历代帝王乐章》，皆称旨。十年乞休。进博士，赐敕遣归。至二十七年，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硃子《诗传》相悖，其他注与鄱阳邹季友所论有未安者。征天下宿儒订正之。兵部尚书唐鐸举宰及致仕编修张美和、助教靳权等。行人驰传征至，命刘三吾总其事。江东诸门酒楼成，赐百官钞，宴其上。宰等赋诗谢。帝大悦。谕诸儒年老愿归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请留。帝喜。书成，赐名《书传会选》，颁行天下。厚赐，令驰驿归。卒年九十六。

又萧执者，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乡举，为国子学录。明年夏至，帝有事北郊，召尚书吴琳、主事宋濂率文学士以从。执偕陶凯等十二人入见斋所。令赋诗，复令赋山栀花。独喜执作，遍示诸臣，宠眷倾一时。时帝留意文学，往往亲试廷臣，执与陈观知遇尤异。

观以训导入觐，试《王猛扪ＣＢ论》，立擢陕西参政。寻召还侍左右。应制作《钟山赋》，赐金币。在陕以廉谨称。或问陕产金何状。观大惊曰：“吾备位藩寮，何金之问！”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而执以亲老乞归，亲没庐墓侧。申国公邓镇剿龙泉寇，不戢下。执往责之，镇为禁止，邑人以安。两人皆笃行君子也。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颐，靖安人。年十二能诗，长益淹博。时江西有十才子，叔正其一也。以荐授国子学正。洪武初，告归。未几，复以荐为学正，迁渭南丞。同州蒲城人争地界，累年不决。行省以委叔正，单骑至，剖数语立决。渭南岁输粮二万，豪右与猾吏为奸，田无定额，叔正履亩丈量。立法精密，诸弊尽剔。迁兴化知县。寻召为礼部员外郎。以年老乞归，不许，改国子助教。于是叔正三至太学矣。帝方锐意文治，于国学人材尤加意。然诸生多贵胄，不率教。叔正严立规条，旦夕端坐，督课无倦色。朝论贤之。擢监察御史，奉命巡岭表。琼州府吏讦其守踞公座签表文，叔正鞫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断如是耶。”累官礼部侍郎。十四年进尚书，卒于官。叔正妻夏氏，陈友谅陷南昌时，投井死。叔正感其义，终身不复娶。

刘崧，字子高，泰和人，旧名楚。家贫力学，寒无垆火，手皲裂而钞录不辍。元末举于乡。洪武三年举经明行修，改今名。召见奉天殿，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奉命征粮镇江。镇江多勋臣田，租赋为民累，崧力请得少减。迁北平按察司副使，轻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复业。立文天祥祠于学宫之侧。勒石学门，示府县勿以徭役累诸生。尝请减僻地驿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当如是耶？”为胡惟庸所恶，坐事谪输作。寻放归。十三年，惟庸诛，征拜礼部侍郎。未几，擢吏部尚书。雷震谨身殿，帝廷谕群臣陈得失。崧顿首，以修德行仁对。寻致仕。明年三月，与前刑部尚书李敬并征。拜敬国子祭酒，而崧为司业。赐鞍马，令朝夕见，见辄燕语移时。未旬日卒。疾作，犹强坐训诸生。及革，敬问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国子，将责以成功，而遽死乎！”无一语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殡殓，亲为文祭之。

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之任北平，携一童往，至则遣还。晡时史退，孤灯读书，往往达旦。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云。

罗复仁，吉水人。少嗜学，陈友谅辟为编修。已，知其无成，遁

去。谒太祖于九江，留置左右。从战鄱阳，赍蜡书谕降江西未下诸郡，授中书谘议。从围武昌，太祖欲招陈理降，以复仁故友谅臣也，遣入城谕，且曰："理若来，不失富贵。"复仁顿首曰："如陈氏遣孤得保首领，俾臣不食言于异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误也。"复仁至城下，号恸者竟日，理缒之入。见理大哭，陈太祖意，且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听其言，遂率官属出降。

迁国子助教，以老特赐乘小车出入。每宴见，赐坐饮食。已，复使扩廓。前使多拘留，复仁议论慷慨，独得还。洪武元年，擢编修，复偕主事张福往谕安南还占城侵地。安南奉诏，遗复仁金、贝、土产甚厚，悉却不受。帝闻而贤之。三年置弘文馆，以复仁为学士，与刘基同位。在帝前率意陈得失。尝操南音。帝顾喜其质直，呼为"老实罗"而不名。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机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天寿节制《水龙吟》一阕以献。帝悦，厚赐之。寻乞致仕。陛辞，赐大布衣，题诗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师。奏减江西秋粮。报可。留三月，赐玉带、铁拄杖、坐墩、裘马、食具遣还，以寿终。

孙汝敬，名简，以字行。永乐二年庶吉士，就学文渊阁，诵书不称旨，即日遣戍江南。数日复之。自此刻厉为学，累迁侍讲。仁宗时，上言时政十五事，忤旨下狱。既与李时勉同改御史，直声震一时。宣宗初，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再造寰区。然犹翼翼兢兢，无敢豫怠。先皇帝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馐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去冬，简以愚戆应诏上书，言涉不敬，罪当万死。先皇帝怜其孤直，宽雷霆之诛，俾居方路，抚躬循省，无可称塞。伏见今年六月，车驾幸天寿山，躬谒二陵，京师之人瞻望咨嗟，以为圣天子大孝。既而道路喧传，礼毕即较猎讲武，扈从惟也先士干与其徒数百人。风驰电掣，驰逐先后。某闻此言，心悸胆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国之常经。然以谒陵出，而与降将较猎于山谷间，垂堂之戒，衔橛之虞，不可不深虑也。执事四朝旧臣，二圣元辅，于此不言，则孰得而言之者？惟特加采纳，以弘靖献之思，光弼直之义。"

寻擢工部右侍郎，两使安南。时黎利言其主陈皓已死，而张筵设女乐。汝敬叱之，利惧谢。还督两浙漕运，理陕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馈，充为事官。英宗立，遇赦，汝敬误引诏复职，复逮系。以在陕措置劳，宥死戍边。寻复职，莅故任。塞上有警，汝敬往督饷。遇敌红城子，中流矢，坠马得免。以疾告归，卒。

赞曰：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自议礼定制外，或参列法从，或预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称职，彬彬乎称得人焉。夫诸臣当元之季世，穷经绩学，株守草野，几于没齿无闻。及乎泰运初平，连茹利见，乃各展所蕴，以润色鸿猷，黼黻文治。昔人谓天下不患无才，惟视上之网罗何如耳，顾不信哉！

列传第二十六

陈修（滕毅 赵好德 翟善 李仁 吴琳） 杨思义（滕德懋 范敏 费震张琬） 周祯（刘惟谦 周浈 端复初 李质 黎光 刘敏） 杨靖（凌汉 严德珉 单安仁 硃守仁 薛祥秦逵 赵翥 赵俊 唐鐸沈溍 开济

陈修，字伯昂，上饶人。从太祖平浙东，授理官。援引律令，悉本宽厚，尽改元季弊政。擢兵部郎中，迁济南知府。时乱后，比户彫残，且多卫将练兵屯田其间。修抚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复业。帝嘉之。

洪武四年拜吏部尚书。六部之设，始自洪武元年。镇江滕毅首长吏部，佐省台裁定铨除考课诸法略具。至是修与侍郎李仁详考旧典，参以时宜，按地冲僻，为设官烦简。凡庶司黜陟及课功核实之法，皆精心筹画，铨法秩然。未几，卒官。其后部制屡创。令入觐官各举所知，定内外封赠廕叙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迹文册，图画土地人民以进，及拨用吏员法，自昆山余熂始。仿《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设官分职，编集为书曰《诸司职掌》；定吏役考满，给由法以为司、卫、府、县首领；选监生能文章者兼除州县官及学正、教谕，自泰兴翟善始。三年一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泽始。此洪武时铨政大略也。

六部初属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指。毅、修及詹同、吴琳、赵好德辈，居吏部称贤，然亦无大建竖。至十三年，中书省革，部权乃专，而铨衡为尤要。顾帝用法严，熂以排宋讷诛，善贬，泽拜尚书。未数月罢。惟信历侍郎，拜尚书，几二载，卒于官云。

滕毅，字仲弘。太祖征吴，以儒士见，留徐达幕下。寻除起居注。命与杨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桀、纣、秦始皇、隋炀帝行事以进。曰：“吾欲观丧乱之由，以为炯戒耳。”吴元年出为湖广按察使。寻召还，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参政，卒。

赵好德，字秉彝，汝阳人。由安庆知府入为户部侍郎。进尚书，改吏部。帝嘉其典铨平，尝召与四辅官入内殿。坐论治道，命画史图像禁中。终陕西参政。子毅，永乐中，官至工部侍郎。

翟善，字敬夫，以贡举历官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六年，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诛，命善署部事，再迁至尚书。明于经术，奏对合帝

意。帝曰："善虽年少，气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为营第于乡，善辞。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县以终。

李仁，唐县人。初仕陈友谅。王师克武昌，来归。以常遇春荐，代陶安知黄州府。历官侍郎，进尚书。坐事谪青州，政最。擢户部侍郎，致仕。

吴琳，黄岗人。太祖下武昌，以詹同荐，召为国子助教。经术逾于同。吴元年除浙江按察司佥事，复入为起居注。命赍币帛求书于四方。洪武六年，自兵部尚书改吏部，尝与同迭主部事。逾年，乞归。帝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旁舍，一农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谨。使者前曰："此有吴尚书者，在否？"农人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者以状闻。帝为嘉叹。

杨思义，不详其籍里。太祖称吴王，授起居注。初，钱谷隶中书省。吴元年始设司农卿，以思义为之。明年设六部，改为户部尚书。大乱之后，人多废业。思义请令民间皆植桑麻，四年始征其税。不种桑者输绢，不种麻者输布，如《周官》里布法。诏可。帝念水旱不时，缓急无所恃，命思义令天下立预备仓，以防水旱。思义首邦计，以农桑积贮为急。凡所兴设，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调陕西行省参政，卒于官。

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著。惟茹太素、杨靖、滕德懋、范敏、费震之属，差有声。太素、靖自有传。

德懋，字思勉，吴人。由中书省掾历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尚书，寻改户部。为人有才辨，器量弘伟。长于奏疏，一时招徕诏谕之文，多出其手。以事免官，卒。

范敏，阌乡人。洪武八年举秀才，擢户部郎中。十三年授试尚书。荐耆儒王本等，皆拜四辅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十甲。后遂仍其制不废。明年以不职罢。

费震，鄱阳人。洪武初，以贤良征，为吉水知州，宽惠得民，擢知汉中。岁凶盗起，发仓粟十余万斛贷民，俾秋成还仓。盗闻，皆来归。令占宅自为保伍，得数千家。帝闻而嘉之。后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

释为宝钞提举。十一年，帝谓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户部侍郎，寻进尚书。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负禄之制。出为湖广布政使，以老致仕。

洪武初，有张琬者，鄱阳人。以贡士试高等，授给事中，改户部主事。一日，帝问天下财赋、户口之数。口对无遗。帝悦，立擢左侍郎。谨身殿灾，上言时政。岁饥，请蠲民租百万余石。俱见嘉纳。琬才敏，有心计，年二十七，卒于官。时人惜之。

周祯，字文典，江宁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武昌，用为江西行省佥事，历大理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以一时行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诏祯与李善长、刘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刘惟谦、丞周浈与焉。书成，太祖称善。

洪武元年设刑部，以祯为尚书。寻改治书侍御史。明年出为广东行省参政。时省治初开，正官多缺，吏治鲜劝惩。香山丞冲敬有治行，以劳卒官。祯为文祭之，闻者感动。一时郡邑良吏雷州同知余骐孙、惠州知府万迪、乳源知县张安仁、清流知县李鐸、揭阳县丞许德、廉州知府脱因、归善知县木寅，祯皆列其政绩以闻。寅，土司。脱因，蒙古人也。于是属吏益劝。三年九月召为御史中丞。寻引疾致仕。帝初即位，惩元宽纵，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后数有厘正，皆以祯书为权舆云。

刘惟谦，不详何许人。吴元年以才学举。洪武初，历官刑部尚书。六年命详定新律，删繁损旧，轻重得宜。帝亲加裁定颁行焉。后坐事免。

周浈，字伯宁，鄱阳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书。

终洪武世，为刑部者亦几四十人，杨靖最著，而端复初、李质、黎光、刘敏亦有名。

复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贡裔也，从省文，称端氏。元末为小吏。常遇春镇金华，召致幕下。未几，辞去。太祖知其名，召为徽州府经历。令民自实田，ＢＺ为图籍，积弊尽刷。稍迁至磨勘司令。时官署新立，案牍填委，复初钩稽无遗。帝尝廷誉之。性严峭，人不敢干以私。僚属多贪败，复初独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书，用法平。杭州飞粮事觉，逮系百余人。诏复初往治，诚伪立辨，知府以下皆

服罪。明年出为湖广参政。令民来归者，复其赋一年。流亡毕集。以治办闻。坐事召还，卒。子孝文，翰林待诏；孝思，翰林侍书。先后使朝鲜，并著清节，朝鲜人为立“双清馆”云。

李质，字文彬，德庆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尝募兵平德庆乱民，旁郡多赖其保障。名士客岭南者，茶陵刘三吾、江右伯颜子中、羊城孙蕡、建安张智等，皆礼之。洪武元年，从真降，授中书断事。明年改都督府断事，强力执法。五年擢刑部侍郎，进尚书，治狱平恕。遣振饥山东，御制诗饯之。寻出为浙江行省参政。居三年，惠绩著闻。帝念质老，召还。尝入见便殿，访时政。质直言无隐。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废，质竟坐死。

黎光，东莞人。以乡荐拜御史，巡苏州，请振水灾，全活甚众。巡凤阳，上封事悉切时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刑部侍郎，执法不阿，为御史大夫陈宁所忌，坐事死贬所。

刘敏，肃宁人。举孝廉，为中书省吏。尝暮市芦龙江，旦载于家，俾妻织蓆，鬻以奉母。而后，入治事。性廉介，或遗之瓷瓦器，亦不受。为楚相府录事，中书以没官女妇给文臣家，众劝其请给以事母。敏固辞曰：“事母，子妇事，何预他人。”及省臣败，吏多坐诛，敏独无所预。帝贤之，擢工部侍郎，改刑部。出为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于官。

杨靖，字仲宁，山阳人。洪武十八年进士，选吏科庶吉士。明年擢户部侍郎。时任诸司者，率进士及太学生，然时有不法者。帝制《大诰》，举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及靖以讽厉之曰：“此亦进士太学生也，能率职以称朕心。”其见称如此。

二十二年进尚书。明年五月诏在京官三年皆迁调，著为令。乃以刑部尚书赵勉与靖换官。谕曰：“愚民犯法，如啖饮食。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死，余罪皆令输粟北边。”又曰：“在京狱囚，卿等覆奏，朕亲审决，犹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拟，岂能尽当？卿等当详谳，然后遣官审决。”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纳之。尝鞫一武弁，门卒捡其身，得大珠，属僚惊异。靖徐曰：“伪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闻，叹曰：“靖此举，有四善焉。不献朕求悦，一善也；不穷追投献，二善也；不奖门卒，杜小人侥幸，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动心，有过人之智，应变之才，四善也。”

二十六年，兼太子宾客，并给二禄。已，坐事免。会征龙州赵宗寿，诏靖谕安南输粟饷师。以白衣往。安南相黎一元以陆运险艰，欲不奉诏。靖宣示反覆开谕，且许以水运。一元乃输粟二万，至沲海江别造浮桥以达龙州。帝大悦，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剧，治狱明察而不事深文。宠遇最厚，同列无与比。三十年七月，坐为乡人代改诉冤状草，为御史所劾。帝怒，遂赐死。时年三十八。

时有凌汉，字斗南，原武人。以秀才举，献《乌鹊论》。授官，历任御史。巡按陕西，疏所部疾困数事。帝善之，召其子赐衣钞。汉鞫狱平允。及还京，有德汉者，邀置酒，欲厚赠以金。汉曰："酒可饮，金不可受也。"帝闻之嘉叹，擢右都御史。时詹徽为左，论议不合，每面折徽，徽衔之。左迁刑部侍郎，改礼部。后为徽所劾，降左佥都御史。帝悯其衰，令归田里。汉以徽在，有后忧，不敢去。岁余徽诛，复擢右佥都御史。寻致仕归。汉出言不检，居官屡蹶。然以廉直见知于帝，故终得保全。

又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

单安仁，字德夫，濠人。少为府吏。元末江淮兵乱，安仁集义兵保乡里，授枢密判官。从镇南王孛罗普化守扬州。时群雄四起，安仁叹曰："此辈皆为人驱除耳。王者之兴，当自有别。"镇南王为长枪军所逐，安仁无所属，闻太祖定集庆，乃曰："此诚是已。"率众归附。太祖悦，即命将其军守镇江。严饬军伍，敌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张士诚，太祖知安仁忠谨，弗疑也。久之，迁浙江副使。悍帅横敛民，名曰"寨粮"，安仁置于法。进按察使，征为中书左司郎中，佐李善长裁断。调瑞州守御千户，入为将作卿。

洪武元年擢工部尚书，仍领将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计，诸所营造，大小中程，甚称帝意。逾年改兵部尚书。请老归，赐田三千亩，牛七十角，岁给尚书半俸。六年起山东参政。恳辞，许之。家居，尝奏请浚仪真南坝至朴树湾，以便官民输挽；疏转运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浅；移瓜州仓ＣＣ置扬子桥西，免大江风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书，致

仕。初，尚书阶正三品。十三年，中书省罢，始进为正二。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勋旧，二十年特授资善大夫。其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

徐州硃守仁者，字元夫。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枢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庐州，以城来归。历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进尚书，奉命察山东官吏，称旨。寻改北平行省参政，以馈饷不继，谪苍梧知县。初，守仁知袁州，抚安创残，民甚德之。至是连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进四川布政使，治尚简严。以年老致仕。坐事罚输作，特宥之。十五年，云南平，改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为楚雄府，遂命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学校，境内大治。二十八年上计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仆卿。首请立牧马草场于江北滁州诸处。所辖十四监九十八群。马大蕃息。马政之修，自守仁始。久之，致仕。永乐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彦祥，无为人。从俞通海来归。渡江，为水寨管军镇抚。数从征有功。洪武元年转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贼骤至，祥不为动，好语谕散之。帝闻大喜。以方用兵，供亿艰，授京畿都漕运使，分司淮安。浚河筑堤，自扬达济数百里，徭役均平，民无怨言。有劳者立奏，授以官。元都下，官民南迁，道经淮安，祥多方存恤。山阳、海州民乱，驸马都尉黄琛捕治，诖误甚众。祥会鞫，无验者悉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劝为善。及考满还京，皆焚香，祝其再来，或肖像祀之。

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谪琼州，遂为琼山人。

孙远，正统七年进士。景泰时，官户部郎中。天顺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诏塞开封决河。还，仍改户部。成化初，督两广军饷，位至南京兵部尚书，以忤汪直免官。

其继祥为工部尚书有名者，有秦逵等。

逵，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进士。历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宽严得宜。帝嘉其能，擢工部侍郎。时营缮事繁，部中缺尚书，凡兴作事皆逵领之。初，议籍四方工匠，验其丁力，定三年为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输班匠”。未及行，至是逵议量地远近为班次，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部，免其家徭役，著为令。帝念逵勤勩，诏有司复其家。二十二年进尚书。明年改兵部。未几，复改工部。帝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胥吏，宜更易之。命逵制式以进。凡三易，其制始定。赐监生蓝衫、绦各一，以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盖创自逵云。

有赵翥者，永宁人。有志节，以学行闻。由训导举贤良，擢赞善大夫，拜工部尚书。奏定天下岁造军器之数，及议定藩王宫城制度。

赵俊者，不知何许人。自工部侍郎进尚书。帝以国子监所藏书板，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洪武十二年，翥改署刑部。寻致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逵于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杀。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侍左右。守濠州，从定江州，授西安县丞。召为中书省管勾。洪武元年，汤和克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辑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为殿中侍御史，复出知绍兴府。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书。明年改太常卿。丁母忧，特给半俸。十四年，服阕，起兵部尚书。

明年，初置谏院，以为谏议大夫。帝尝与侍臣论历代兴废，曰：“使朕子孙如成、康，辅弼如周、召，则可祈天永命。”鐸因进曰：“豫教元良，选左右为辅导，宗社万年福也。”帝又谓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鐸曰：“谤近忠，谀近爱。不为所眩，则谗佞自远。”未几，左迁监察御史。请选贤能京官遍历郡县，访求贤才，体察官吏。选历练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职。帝从之。既复擢为右副都御史，历刑、兵二部尚书。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辅导太子，必择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礼甚尊严。兵部尚书鐸，谨厚有德量，以为詹事。食尚书俸如故。”以鐸尝请豫教故也。其年，致仕。

二十六年，起太子宾客，进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龙州土官赵宗寿以奏郑国公常茂死事不实，被召，又不至。帝怒，命杨文统大军往讨。而命鐸招谕。鐸至，廉得茂实病死，宗寿亦伏罪来朝。乃诏文移兵征奉

议诸州叛蛮，即以鐸参议军事。逾月，诸蛮平。鐸相度形势，请设奉议卫及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诸处守御千户所，镇以官军。皆报可。

鐸为人长者，性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旧遇之，尝曰："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余年，其与人交不至变色，绝亦不出恶声。"又曰："都御史詹徽刚断嫉恶，胥吏不得肆其贪，谤讪满朝。唐鐸重厚，又谓懦而无为。人心不古，有若是耶！"后徽卒坐罪诛死，而鐸恩遇不替。三十年七月，卒于京师，年六十九。赙赠甚厚，命有司护其丧归葬。

沈溍，字尚贤，钱塘人。与鐸同官兵部，以明敏称。帝尝以勋臣子弟多骫法，撰《大诰》二十二篇，谕天下武臣，皆令诵习，使知儆惕。已，又以谕戒八条，颁示将士。时溍以试兵部侍郎掌部事，一切训饬事宜，皆承旨行之。寻进尚书。广西都司建谯楼、青州卫造军器，皆擅科民财。溍请凡都司卫所营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给物料，毋擅役民。违者治罪。仍禁武臣预民事。时干戈甫息，武臣暴横，数扞文法，至是始戢，溍力也。帝尝谕致治之要在进贤、退不肖。溍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风厉之耳，贤者举而不仁者远矣。"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溍与工部尚书秦逵换官，赐诰奖谕。寻复旧任，后以事免。

明初，卫所世籍及军卒勾补之法，皆溍所定。然名目琐细，簿籍烦多，吏易为奸。终明之世颇为民患，而军卫亦日益耗减。语详《兵志》。潮州生陈质，父在戍籍。父没，质被勾补，请归卒业。帝命除其籍。溍以缺军伍，持不可。帝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

开济，字来学，洛阳人。元末为察罕帖木儿掌书记。洪武初，以明经举。授河南府训导，入为国子助教。以疾罢归。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荐济有吏治才，召试刑部尚书，逾年实授。

济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诸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军民以细故犯罪者，宜即决遣。数月间，滞牍一清。帝大以为能。会都御史赵仁言，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济条议，以"经明行修"为一科、"工习文词"为一科、"通晓书义"为一科、"人品俊秀"为一科、"练达治理"为一科、"言有条理"为一科。六科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不及三科者为"下"。从之。

济敏慧有才辩。凡国家经制、田赋、狱讼、工役、河渠事，众莫能裁定，济一算画，即有条理品式，可为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数备顾问，兼预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谤议滋起。然济亦深刻，好以法中伤人。尝奉命定诈伪律。济议法巧密。帝曰：：“张密网以罗民，可乎？”又设籍曰“寅戌之书”，以程僚属出入。帝切责曰：“古人以卯酉为常。今使趋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会妻子，几何时耶！”又为榜戒其僚属，请揭文华殿。帝曰：“告诫僚属之言，欲张殿廷，岂人臣礼？”济惭谢。

寻令郎中仇衍脱囚死，为狱官所发。济与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执狱官，毙之。其年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发其事，且言：“济奏事时，置奏答刂怀中，或隐而不言，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奸狡莫测。役甥女为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财。”帝怒，下济狱，并希哲、衍等皆弃市。

赞曰：六部之制仿于《周官》，所以佐王理邦国，熙庶绩，任至重也。明兴，建官分职，立法秩然。又三途用人，求贤弥广。若陈修、滕毅之典铨法，杨思义、范敏之治赋役，周祯之定律令，单安仁之领将作，以至沈溍、开济辈之所经画，皆委曲详备，细大不遗。考其规模，固一代政治之权舆者欤。

列传第二十七

钱唐（程徐 韩宜可（周观政 欧阳韶 萧岐（门克新） 冯坚 茹太素（曾秉正） 李仕鲁（陈汶辉） 叶伯巨 郑士利（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学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历官兵部尚书，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岁儿与女琼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徐精勤通敏，工诗文，有集传于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至正中，行御史台辟为掾，不就。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寻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

万数。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师。会赐诸司没官男女，宜可独不受。且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帝是其言。后坐事将刑，御谨身殿亲鞫之，获免。复疏，陈二十余事，皆报可。未几，罢归。已，复征至。命撰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称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寻以事安置云南。惠帝即位，用检讨陈性善荐，起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是夜大星陨，枥马皆惊嘶，人谓：“宜可当之”云。

帝之建御史台也，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则称周观政。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前观政者，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日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未几，致仕，卒于家。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而孤，事祖父母以孝闻。有司屡举不赴。洪武十七年，诏征贤良，强起之。上十便书，大意谓：帝刑罚过中，讦告风炽。请禁止实封以杜诬罔；依律科狱以信诏令。凡万余言。召见，授潭王府长史。力辞，忤旨，谪云南楚雄训导。岐即日行，遣骑追还。岁余，改授陕西平凉。再岁致仕。复召与钱宰等考定《书》传。赐币钞，给驿归。尝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律令为之解，合为一集。尝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书，使观者有所省也。”学者称“正固先生”。

当是时，太祖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而岐所上书过切直，帝不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门克新。

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

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见重。不数年，擢礼部尚书。寻引疾，命太医给药物，不辍其奉。及卒，命有司护丧归葬。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一曰养圣躬。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曰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曰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具实以闻而黜陟之。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裁去冗员，可杜异日陵替之弊。七曰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圉，多致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曰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箠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讫缴报，庶所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磨勘司官吏数少，难以检核天下钱粮，请增置若干员，各分为科。在外省卫，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请用按察司一员纠正。"帝皆从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

序其首，颁示中外。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出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部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硃公迁得宋硃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硃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衤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

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硃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

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

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且夫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突窜山谷，以计求之，庶或可得。顾劳重兵，彼方惊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众，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今附籍矣，而又复迁徙，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户

口盛而后田野辟，赋税增。今责守令年增户口，正为是也。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而其心犹不自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况太原诸郡，外界边境，民心如此，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凤阳屯田之制，见在居屯者，听其耕种起科。已起户口、见留开封者，悉放复业。如此则足以隆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始称富庶。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谓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幕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赃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风宪未审轻重之失也。

《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士而升于太学

曰“俊士”，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之详若此，故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历代举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为求治太速之过也。

昔者宋有天下盖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当其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洎乎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国，其本不立，犯礼义之分，坏廉耻之防。不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虽老儒硕臣甘心屈辱。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遗风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谓：莫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肄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办事，以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凯觎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天变之不消哉？

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

先是，伯巨将上书，语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其意盖谓分封也。然是时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尽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屡奉命出塞，势始强。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

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乡举授给事中。尝侍游后苑，与联诗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赐白金，驰驿归省。还改监察御史，出为怀庆知府。徵志节甚伟，遇事敢直言。居郡时，因星变求言，疏言：“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今不闻旌廉拔能，专务罗织人罪，多征赃罚，此大患也。朝廷赏罚明信，乃能劝惩。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硃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帝问罗织及多征赃罚者为谁，徵指河南佥事彭京以对。贬沁阳驿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东人，太学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诏求晓历数者，敬心上疏极谏，且及时政数事。略曰：

臣闻国祚长短，在德厚薄，不在历数。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汉、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神武威断则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若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道之人耶？

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耻不得传国玺耳。昔楚平王

时，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为“玺”，历代递嬗，以讫后唐。治乱兴废，皆不在此。石敬瑭乱，潞王携以自焚，则秦玺固已毁矣。敬瑭入洛，更以玉制。晋亡入辽，辽亡遗于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者渔而得之。今元人所挟，石氏玺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玺，仁为之玺，故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玺，而求汉、唐、宋之小玺也？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

言皆激切。报闻。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有张衡者，万安人，朴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奏疏剀切。擢礼部侍郎。以清慎见褒，载于《大诰》。后亦以言事坐死。

赞曰：太祖英武威断，廷臣奏对，往往失辞。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辈，抱其朴诚，力诤于堂陛间，可谓古之遗直矣。伯巨、敬心以缝掖诸生，言天下至计，虽违于信而后谏之义，然原厥本心，由于忠爱。以视末季沽名卖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也。

列传第二十八

魏观 陶垕仲（王佑） 刘仕貆（王溥 徐均） 王宗显（王兴宗 吕文燧 王兴福 苏恭让 赵庭兰） 王观（杨卓 罗性） 道同（欧阳铭） 卢熙兄熊 王士弘 倪孟贤 郎敏 青文胜

魏观，字□巳山，蒲圻人。元季隐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国子助教，再迁浙江按察司佥事。吴元年，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奉命偕吴琳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经。未几，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遗才，所举多擢用。三年，转太常卿，考订诸祀典。称旨，改侍读学士，寻迁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知龙南县，旋召为礼部主事。五年，廷臣荐观才，出知苏州府。前守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观尽改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颖之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还任。

初，张士诚以苏州旧治为宫，迁府治于都水行司。观以其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或谮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帝亦寻悔，命归葬。

陶垕仲，名铸，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国子生擢监察御史。纠弹不避权贵。劾刑部尚书开济至死，直声动天下。未几，擢福建按察使。诛赃吏数十人，兴学劝士，抚恤军民。帝下诏褒异。布政使薛大方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辞相连，并逮至京。讯实，坐大方罪，诏垕仲还官。垕仲言：“臣父昔为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凤阳。臣幼弱，依兄抚养，至于有成。今兄亦为凤阳军吏。臣叨圣恩，备位司宪。欲推禄养报生育恩，使父母兄弟得复聚处，实戴圣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许迎养，去徙籍。垕仲清介自持，禄入悉以赡宾客。未几，卒官。

时广西佥事王佑，泰和人。按察使寻适尝咨以政体。佑曰：“蛮方之人渎伦伤化，不及此时明礼法、示劝惩，后难治”适从之，广西称治。蜀平，徙佑知重庆州。招徕抚辑，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刘仕貆，字伯贞，安福人。父闰，元末隐居不仕。仕貆少受父学。红巾贼乱，掠其乡，母张氏率群妇女沉茨潭死。贼械仕貆，久之得释。

洪武初，以供役为安福丞张禧所辱，仕貆愤，益力学。十五年应“贤良”举，对策称旨，授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司琼州。琼俗善蛊。上官至，辄致所产珍货为贽。受则喜，不受则惧按治，蛊杀之。仕琼者多为所污。仕貆廉且惠，轻徭理枉，大得民和。虽却其贽，夷人不忍害也。辱仕貆者张禧，适调丞琼山，以属吏谒，大惭怖。仁貆待之与他吏等。未几，朝议省佥事官，例降东莞河泊使。渡河遇风，殁于水。同僚张仕祥葬之鸦矶。

后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为广东参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来省，属吏与同舟，赠以布袍。溥命还之，曰：“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渐也。”粮运由海道多漂没，溥至庾岭，相度形势，命有司凿石填堑，修治桥梁，易以车运。民甚便之。居官数年，笥无重衣，庖无兼馔。以诬逮下诏狱，僚属馈赆皆不受，曰：“吾岂以患难易其心哉！”事白得归，卒。

时有徐均者，阳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盘踞为奸。邑长至，辄饵以厚赂。从而把持之。均至，吏白：“应往视莫大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邪？不来且诛！”出双剑示之。大老恐，入谒。均廉得其不法事，系之狱。诘朝，以两瓜及安石榴数枚为馈，皆黄金美珠也。均不视，械送府。府官受赇纵之归，复致前馈。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调均摄阳江，阳江大治。以忧去官。

王宗显，和州人，侨居严州。胡大海克严，礼致幕中。太祖征婺州，大海以宗显见。太祖曰：“我乡里也。”命至婺觇敌。宗显潜得城中虚实及诸将短长，还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尔为知府。”既而元枢密同佥宁安庆与守将帖木烈思贰，遣都事缒城请降，开东门纳兵，与宗显所刺事合。改婺州为宁越府，以宗显知府事。宗显故儒者，博涉经史。开郡学，聘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源等为训导。自兵兴，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声。未几，卒官。

太祖之下婺也，又以王兴宗为金华知县。兴宗，故隶人也，李善长、李文忠皆以为不可。太祖曰：“兴宗从我久，勤廉能断，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行闻。迁判南昌，改知嵩州。时方籍民为军，兴宗奏曰：“元末聚民为兵，散则仍为民。今军民分矣，若籍为军，则无民，何所征赋？”帝曰：“善。”迁怀庆知府。上计至京，帝以事诘诸郡守，至兴宗，独曰：“是守公勤不贪，不须问。”再迁苏州，擢河南布政使。陛辞，帝曰：“久不见尔，老矣，我须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职。后坐累得白，卒于官。

同时有吕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盗起，文燧散家财，募壮士得三千人，与盗连战，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为左副元帅兼知县事。寻召为营田司经历，擢知庐州府。浙西平，徙知嘉兴。松江民作乱，寇嘉兴，文燧栅内署，帅壮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贼就擒，诸将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乱者贼也，民何罪？"力止之。满三载，入朝。奉诏持节谕阇婆国，次兴化，疾卒。明年，嘉兴佐贰以下坐盐法死者数十人，有司以文燧尝署名公牍，请籍其家。帝曰："文燧诚信，必不为奸利，且没于使事，可念也，勿籍。"

一时郡守以治行称者，又有王兴福、苏恭让二人。

兴福，随人。初守徵州，有善政，迁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兴福善抚辑，民甚德之。秩满当迁，郡人遮道攀留。兴福谕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吏部尚书。坐事左迁西安知府，卒官。

恭让，玉田人。举"聪明正直"。任汉阳知府，为治严明而不苛。有重役，辄诣上官反复陈说，多得减省。

而知汉阳县者赵庭兰，徐人。亦能爱民任事。朝廷尝遣使征陈氏散卒，他县多以民丁应，庭兰独言县无有。汉阳人言郡守则称"恭让"，言县令则称"庭兰"云。

王观，字尚宾，祥符人。性耿介，仪度英伟，善谈论。由乡荐入太学，擢知苏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钱英屡陷长官，观捶杀之。事闻，太祖遣行人赍敕褒之，劳以御酒。岁大{山昆}，民多逋赋，部使者督甚急。观置酒，延诸富人，劝贷贫民偿，辞指诚恳，富人皆感动，逋赋以完。朝廷嘉其能，榜以励天下。守苏者前有季亨、魏观，后有姚善、况钟，皆贤，称"姑苏五太守"，并祀学宫。

杨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进士，授吏部主事。逾年，迁广东行省员外郎。田家妇独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乱之。妇不从，被杀。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众，必善恶异也，可尽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视久之，指两卒曰："杀人者，汝也！"两卒大惊，服罪。坐事谪田凤阳，复起为杭州通判。有兄弟争田者，累岁不决，卓至，垂涕开谕，遂罢争。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治平恕，民悦服焉。病免，卒。

卓同邑罗性，字子理。洪武初举于乡，授德安同知。有大盗久不获，株连系狱者数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系。约十日得贼即尽贷。众叩头愿尽力，七日果得。尝治蔬圃，得窖铁万余斤。会方赋铁造军器，民争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济民也，吾何预焉。"悉以充赋。秩满赴京，坐用枣木染军衣，谪戍西安。性博学。时四方老师宿儒在西安者数十人，吴人邹奕曰："合吾辈所读书，庶几罗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闻。洪武初，荐授太常司赞礼郎，出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

未几，永嘉侯硃亮祖至，数以威福撼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县民悼惜之，或刻木为主祀于家，卜之辄验，遂传同为神云。

当同未死时，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笞一医未竟，而本急欲得医，遣卒语同释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笞竟，始遣。自是上官益严惮，然同竟用此取祸。

先是有欧阳铭者，亦尝以事抗将军常遇春。

铭，字日新，泰和人。以荐除江都县丞。兵燹后，民死徙者十七八。铭招徕拊循，渐次复业。有继母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开譬，母子泣谢去，卒以慈孝称。尝治廨后隙地，得白金百两，会部符征漆，即市之以输。迁知临淄。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詈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铭为治廉静平恕，暇辄进诸生讲文艺，或单骑行田间，课耕获。邑大治。秩满入觐，卒。

卢熙，字公暨，昆山人。兄熊，字公武，为兖州知府。时兵革甫

定，会营鲁王府。又浚河，大役并兴。熊竭心调度，民以不扰。后坐累死。熙以荐授睢州同知。有惠爱，命行知府事。适御史奉命搜旧军，睢民滥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熙令民自实，得尝隶尺籍者数人畀之。御史怒，系曹吏，必尽得，不则以格诏论。同官皆惧。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诣御史曰："州军籍尽此矣。迫之，民且散，独有同知在耳，请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坚立不动。已，知不能夺，乃罢去。后卒于官。贫不能丧，官为具殓。丧归，吏民挽哭者塞道，大雨，无一人却者。

又王士弘者，知宁海县。靖海侯吴祯奉命收方氏故卒。无赖子诬引平民，台、温骚然。士弘上封事，辞极恳切。诏罢之，民赖以安。

倪孟贤，南昌人。知丽水县。民有卖卜者，干富室不应，遂诣京告大姓陈公望等五十七人谋乱。命锦衣卫千户周原往捕之。孟贤廉得实，谓僚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忍坐视善良者横被荼毒耶？"即具疏闻。复令耆老四十人赴阙诉。下法司鞫实，论告密者如律。

又乐平奸民亦诣阙诉大姓五十余家谋逆，饶州知州郎敏力为奏辨。诏诛奸民，而被诬者得尽释。

青文胜，字质夫，夔州人。仕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叹曰："何面目归见父老！"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鼓下。帝闻大惊，悯其为民杀身，诏宽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为额。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贫不能归，养以公田百亩。万历十四年，诏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赞曰：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能，以示劝勉，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赍敕并钞三十锭、内酒一尊，赐平阳知县张礎。又建阳知县郭伯泰、丞陆镒，为政不避权势，遣使劳以酒醴，迁其官。丹徒知县胡梦通、丞郭伯高，金坛丞李思进，坐事当逮，民诣阙，言多善政。帝并赐内尊，降敕褒劳。永州守余彦诚、齐东令郑敏等十人坐事下狱，部民列政绩以请，皆复官。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宁远尉王尚贤为广西参政，祥符丞邹俊为大理卿，静宁州判元善为佥都御史，芝阳令李行素为刑部侍郎。至如怀宁丞陈希文、宜兴簿王复春，先以善政擢，已知其贪肆，旋置重典。所以风厉激劝者甚至，以故其时吏治多可纪述云。

列传第二十九

齐泰 黄子澄 方孝孺卢原质 郑公智 林嘉猷 胡子昭 郑居贞 刘政方法 楼琏 练子宁宋徵 叶希贤 茅大芳周嵒 卓敬郭任 卢迥陈迪黄魁 巨敬景清 连楹 胡闰 高翔 王度 戴德彝 谢升 丁志方 甘霖 董镛 陈继之韩永 叶福

齐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皇太孙素重泰。及即位，命与黄子澄同参国政。寻进尚书。时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奔丧，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诸王谓泰矫皇考诏，间骨肉，皆不悦。先是，帝为太孙时，诸王多尊属，拥重兵，患之。至是因密议削藩。

建文元年，周、代、湘、齐、岷五王相继以罪废。七月，燕王举兵反，师名“靖难”。指泰、子澄为奸臣。事闻，泰请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定议伐燕，布告天下。时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帅师分道北伐，至真定为燕所败。子澄荐曹国公李景隆代将，泰极言不可。子澄不听，卒命景隆将。当是时，帝举五十万兵畀景隆，谓燕可旦夕灭。燕王顾大喜曰：“昔汉高止能将十万，景隆何才，其众适足为吾资也！”是冬，景隆果败。帝有惧色，会燕王上书极诋泰、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谢燕，而阴留之京师，仍参密议。景隆遗燕王书，言二人已窜，可息兵。燕王不听。明年，盛庸捷东昌，帝告庙，命二人任职如故。及夹河之败，复解二人官求罢兵，燕王曰：“此缓我也。”进益急。

始削藩议起，帝入泰、子澄言，谓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屡败，意中悔，是以进退失据。迨燕兵日逼，复召泰还。未至，京师已不守，泰走外郡谋兴复。时购泰急。泰墨白马走，行稍远，汗出墨脱。或曰：“此齐尚书马也。”遂被执赴京，同子澄、方孝孺不屈死。泰从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子甫六岁，免死给配，仕宗时赦还。

黄子澄，名氵是，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

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

会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词连湘、代诸府。于是废□肃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下燕议周王罪。燕王上书申救，帝览书恻然，谓事宜且止。子澄与泰争之，未决，出相语曰：“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明日又入言曰：“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犹豫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子澄对曰：“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乃止。于是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屯开平，选燕府护卫精壮隶忠麾下，召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入京，以弱燕。复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都督徐凯练兵临清，耿瓛练兵山海关，以控制北平。皆泰、子澄谋也。时燕王忧惧，以三子皆在京师，称病笃，乞三子归。泰欲遂收之，子澄曰：“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竟遣还。未几，燕师起，王泣誓将吏曰：“陷害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齐泰、黄子澄所为也。”

始帝信任子澄与泰，聚事削藩。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当耿炳文之败也，子澄谓胜败常事，不足虑。因荐曹国公李景隆可大任，帝遂以景隆代炳文。而景隆益无能为，连败于郑村坝、白沟河，丧失军辎士马数十万。已，又败于济南城下。帝急召景隆还，赦不诛。子澄恸哭，请正其罪。帝不听。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及燕兵渐南，与齐泰同谪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苏州，与知府姚善倡义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难，不宜弃闲远以快敌人。”帝复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与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兴杨任谋举事，为人告，俱被执。子澄至，成祖亲诘之。抗辨不屈，磔死。族人无少长皆斩，姻党悉戍边。一子变姓名为田经，遇赦，家湖广咸宁。正德中，进士黄表其后云。

杨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历官袁州知府。时致仕，匿子澄于家，亦磔死。二子礼、益俱斩。亲属戍边。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尝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藩。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原质字希鲁，孝孺姑子也。由进士授编修，历官太常少卿。建文时，屡有建白。燕兵至，不屈，与弟原朴等皆被杀。

公智字叔贞；嘉猷名升，以字行。皆师事孝孺。孝孺尝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贤良举，为御史有声。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馆为编修。寻迁陕西佥事。尝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谋倾世子状。孝孺间燕之谋，实嘉猷发之。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荣县人。孝孺为汉中教授时往从学，蜀献王荐为县训导。建文初，与修《太祖实录》，授检讨。累迁至刑部侍郎。

郑居贞，闽人。与孝孺友善，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至有善绩。孝孺教授汉中，居贞作《凤雏行》勖之。诸人皆坐党诛死。

孝孺主应天乡试，所得士有长洲刘政、桐城方法。

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将上之，以病为家人所沮。及闻孝孺死，遂呕血卒。

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断事。诸司表贺成祖登极，当署名，不肯，投笔出。被逮，次望江，瞻拜乡里曰："得望我先人庐舍足矣。"自沉于江。

成祖既杀孝孺，以草诏属侍读楼琏。琏，金华人，尝从宋濂学。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经。或曰草诏乃括苍王景，或曰无锡王达云。

练子宁，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诗。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谪外任，终镇安通判。子宁英迈不群，十八年，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艰，力行古礼。服阕，复官，历迁工部侍郎。建文初，与方孝孺并见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贤否进退为己任，多所建白。未几，拜御史大夫。燕师起，李景隆北征屡败，召还。子宁从朝中执数其罪，请诛之。不听。愤激叩首大呼曰："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臣备员执法，不能为朝廷除卖国奸，死有余罪。即陛下赦景隆，必无赦臣！"因大哭求死，帝为罢朝。宗人府经历宋徵、御史叶希贤皆抗疏言景隆失律丧师，怀二心，宜诛。并不纳。燕师既渡淮，靖江府长史萧用道、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书下廷臣议，用事者盛气以诟二人。子宁曰："国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诟者愧而止。

燕王即位，缚子宁至。语不逊，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边。子宁从子大亨，官嘉定知县。闻变，同妻沉刘家河死。里人徐子权以进士为刑部主事，闻子宁死，恸哭赋诗自经。

子宁善文章，孝孺称其多学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遗文曰《金川

玉屑集》。提学副使李梦阳立金川书院祀子宁，名其堂曰“浩然”。

徵，不知何许人。尝疏请削罪籍属籍。燕师入，不屈，并妻子俱死。

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

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兴人。博学能诗文。洪武中，为淮南学官，召对称旨。擢秦府长史，制词以董仲舒为言。大芳益奋激，尽心辅导。额其堂曰“希董”，方孝孺为之记。建文元年迁副都御史。燕师起，遗诗淮南守将梅殷，辞意激烈。闻者壮之。

周璿，洪武末，以天策卫知事建言，擢左佥都御史。燕王称帝，与大芳并见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顺童、道寿俱论诛，二孙死狱中。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除户科给事中，鲠直无所避。时制度未备，诸王服乘拟天子。敬乘间言：“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帝曰：“尔言是，朕虑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与同官见，适八十一人，命改官为“元士”。寻以六科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复称给事中。历官户部侍郎。

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问。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事竟寝。

燕王即位，被执，责以建议徙燕，离间骨肉。敬厉声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犹怜其才，命系狱，使人讽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犹不忍杀。姚广孝故与敬有隙，进曰：“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乃斩之，诛其三族。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谈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成祖尝叹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万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表墓建祠。

同时户部侍郎死者，有郭任、卢迥。

任，丹徒人，一曰定远人。廉慎有能。建文初，佐户部。饮食起居俱在公署。时方贬削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舍其本而末是图，非策也。且兵贵神速，苟旷日持久，锐气既竭，姑息随之，将坐自困耳。"燕王闻而恶之。兵起，任与同官卢迥主调兵食。京师失守被擒，不屈死之。子经亦论死，少子戍广西。

迥，仙居人。爽朗不拘细行。喜饮酒，饮后辄高歌，人谓"迥狂"。及仕，折节恭慎。建文三年，拜户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缚就刑，长讴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陈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贤，明初，从征有功，世抚州守御百户，因家焉。迪倜傥有志操。辟府学训导，为郡草《贺万寿表》。太祖异之。久之，以通经荐，历官侍讲。出为山东左参政，多惠政。丁内艰。起复，除云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乌撒、乌蒙诸蛮煽乱，迪率士兵击破之，赐金币。

建文初，征为礼部尚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会以水旱诏百官集议，迪请清刑狱，招流民，凡二十余事，皆从之。寻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数战败，迪陈大计。命督运军储。已，闻变，趋赴京师。

燕王即帝位，召迪责问，抗声不屈。命与子凤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带中得诗及《五噫歌》，辞意悲烈。苍头侯来保拾其遗骸归葬。妻管缢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潜置沟中，得免。八岁，为怨家所讦。成祖宥其死，戍抚宁。寻徙登州，为蓬莱人。洪熙初，赦还乡，给田产。成化中，宁国知府涂观建祠祀迪。弘治间，裔孙鼎举进士，仕至应天府尹，刚鲠有声。

黄魁，不知何许人。为礼部侍郎，有学行，习典礼。迪及侍郎黄观皆爱敬人。燕兵入，不屈死。

有巨敬者，平凉人。为御史，改户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称。与迪同不屈死，夷其族。

景清，本耿姓，讹景，真宁人。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洪武中进士，授编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见，命署左佥都御史。以奏疏字误，怀印更改，为给事中所劾，下诏狱。寻宥之。诏巡察川、陕私

茶，除金华知府。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独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著绯。命搜之，得所藏刃。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初，金川门之启，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成祖，被杀，尸植立不仆。楹，襄垣人。

胡闰，字松友，鄱阳人。太祖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题壁诗，奇之，立召见帐前。洪武四年，郡举秀才，入见。帝曰："此书生故题诗鄱阳庙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迁经历。建文初，选右补阙，寻进大理寺少卿。燕师起，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谷，曰："此忠臣女也。"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经为监察御史。建文时，戮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王度，字子中，归善人。少力学，工文辞，用明经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建文时，燕兵起，度悉心赞画。及王师屡败，度奏请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劳军徐州。还，方孝孺与度书，誓死社稷。燕王称帝，坐方党谪戍贺县，又坐语不逊，族。

度有智计。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陈便宜，是以有东昌之捷。景隆征还，赦不诛，反用事。忌庸等功，谗间之，度亦见疏。论者以其用有未尽，惜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累官侍讲。太祖谕之曰："翰林虽职文学，然既列禁近，凡国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监察御史。建文时，改左拾遗。燕王入，召见，不屈，死之。德彝死时，兄弟并从京师。嫂项家居，闻变，度祸且族，令阖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毁戴氏族谱，独身留家。收者至，无所得，械项

至京，搒掠终无一言，戴族获全。

时御史不屈死者，有诸城谢升、聊城丁志方。而怀宁甘霖从容就戮，子孙相戒不复仕。

又董镛，不知何许人。诸御史有志节者，时时会镛所，誓以死报国。诸将校观望不力战，镛辄露章劾之。城破被杀，家戍极边。

而给事中死者，则有陈继之、韩永、叶福三人。

继之，莆田人，建文二年进士。时江南僧道多腴田，继之请人限五亩，余以赋民。从之。兵事亟，数条奏机宜。燕兵入，不屈，见杀，父母兄弟悉戍边。

永，西安人，或曰浮山。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论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辞，不屈死。

福，侯官人，继之同年生。燕兵至，守金川门，城陷，死之。

赞曰：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列传第三十

铁铉 暴昭（侯泰） 陈性善（陈植 王彬 崇刚） 张昺（谢贵 彭二葛 诚余逢辰） 宋忠（余瑱） 马宣（曾浚 卜万 硃鉴 石撰） 瞿能（庄得 楚智阜旗张 王指挥 杨本 张伦陈质 颜伯玮唐子清 黄谦 向朴 郑恕 郑华王省 姚善钱芹 陈彦回 张彦方

铁铉，邓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礼科给事中，调都督府断事。尝谳疑狱，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为山东参政。李景隆之北伐也，铉督饷无乏。景隆兵败白沟河，单骑走德州，城戍皆望风溃。铉与参军高巍感奋涕泣，自临邑趋济南，偕盛庸、宋参军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铉。德州陷，燕兵收其储蓄百余万，势益张。遂攻济南，景隆复大败，南奔。铉与庸等乘城守御。燕兵堤水灌城，筑长围，昼夜攻击。铉以计焚其攻具，间出兵奋击。又遣千人出城诈降。燕王大喜，军中皆欢呼。铉伏壮士城上，候王入，下铁板击之。别设伏、断桥。既而失约，王未入城板骤下。王惊走，伏发，桥仓卒不可断，王鞭马驰去。愤甚，百计进攻。凡三阅月，卒固守不能下。当是时，平安统兵二十万，将复德州，以绝燕饷道。燕王惧，解围北归。

燕王自起兵以来，攻真定二日不下，即舍去。独以得济南，断南北道，即画疆守，金陵不难图。故乘大破景隆之锐，尽力以攻，期于必拔，而竟为铉等所挫。帝闻大悦，遣官慰劳，赐金币，封其三世。铉入谢，赐宴。凡所建白皆采纳。擢山东布政使。寻进兵部尚书。以盛庸代景隆为平燕将军，命铉参其军务。是年冬，庸大败燕王于东昌，斩其大将张玉。燕王奔还北平。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

比燕兵渐逼，帝命辽东总兵官杨文将所部十万与铉合，绝燕后。文师至直沽，为燕将宋贵等所败，无一至济南者。四年四月，燕军南缀王师于小河，铉与诸将时有斩获。连战至灵璧，平安等师溃被擒。既而庸亦败绩。燕兵渡江，铉屯淮上，兵亦溃。

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宋参军者，逸其名。燕兵攻济南不克，舍之南去。参军说铉直捣北

平。铉以卒困甚，不果。后不知所终。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大理寺司务。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进尚书。耿介有峻节，布衣麻履，以清俭知名。建文初，充北平采访使，得燕不法状，密以闻，请预为备。燕兵起，设平燕布政司于真定，昭以尚书掌司事，与铁铉辈悉心经画。平安诸军败，召归。金川门陷，出亡，被执。不屈，磔死。

继昭为刑部尚书者侯泰，字顺怀，南和人。以荐举起家。建文初，仕至尚书。燕王举兵，力主抗御之策。尝督饷于济宁、淮安。京师不守，行至高邮，被执下狱，与弟敬祖，子□，俱被杀。

陈性善，名复初，以字行，山阴人。洪武三十年进士。胪唱过御前，帝见其容止凝重，属目久之，曰："君子也。"授行人司副，迁翰林检讨。性善工书，尝召入便殿，繙录诚意伯刘基子璡所献其父遗书。帝威严，见者多惴恐，至惶汗，不成一字。性善举动安祥，字画端好。帝大悦，赐酒馔，留竟日出。

惠帝在东宫，习知性善名。及即位，擢为礼部侍郎，荐起流人薛正言等数人。云南布政使韩宜可隶谪籍，亦以性善言，起副都御史。一日，帝退朝，独留性善赐坐，问治天下要道，手书以进。性善尽所言，悉从之。已，为有司所格，性善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顾问。既僭尘圣听，许臣必行。未几辍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为动容。

燕师起，改副都御史，监诸军。灵璧战败，与大理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等皆被执。已，悉纵还。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见吾君？"朝服跃马入于河以死。余姚黄墀、陈子方与性善友，亦同死。燕王入京师，诏追戮性善，徙其家于边。

与明，万安人。贡入太学，历给事中。建文初，为大理右丞，廉勤敏达。以督军被执。纵归，惭愤裂冠裳。变姓名，与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终。

时以侍郎监军者，有庐江陈植。植，元末举乡试，不仕。洪武间，官吏部主事。建文二年官兵部右侍郎。燕兵临江，植监战江上。慷慨誓师。部将有议迎降者，植责以大义，甚厉。部将杀之以降，且邀赏。燕王怒，立诛部将，具棺殓葬植白石山上。

燕师之至江北也，御史王彬巡按江淮。驻扬州，与镇抚崇刚婴城坚

守。时盛庸兵既败，人无固志。守将王礼谋举城降，彬执之及其党，系狱。刚出练兵，彬修守具，昼夜不懈。有力士能举千斤，彬尝以自随。燕兵飞书城中："缚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惮力士，莫敢动。礼弟崇赂力士母，诱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缚之。出礼于狱，开门纳燕师。彬与刚皆不屈死。彬，字文质，东平人。洪武中进士。刚，逸其里籍。

又兵部主事樊士信，应城人。守淮，力拒燕兵，不胜，死之。

张昺，泽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谢贵者，不知所自起，历官河南卫指挥佥事。建文初，廷臣议削燕，更置守臣。乃以昺为北平布政使，贵为都指挥使，并受密命。时燕王称疾久不出，二人知其必有变，乃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士，列九门防守，将执王。昺库吏李友直预知其谋，密以告王，王遂得为备。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伪缚官校置廷中，将付使者。绐昺、贵入，至端礼门，为伏兵所执，俱不屈死。

燕将张玉、硃能等帅勇士攻九门，克其八，独西直门不下。都指挥彭二跃马呼市中曰："燕王反，从我杀贼者赏！"集兵千余人，将攻燕府。会燕健士从府中出，格杀二，兵遂散，尽夺九门。

初，昺被杀，丧得还。"靖难"后，出昺尸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

葛诚，不知所由进。洪武末，为燕府长史。尝奉王命奏事京师。帝召见，问府中事，诚具以实对。遣还。王佯病，盛暑拥炉坐，呼寒甚。昺、贵等入问疾。诚言："王实无病，将为变。"又密疏闻于帝。及昺、贵将图王，诚与护卫指挥卢振约为内应。事败，诚、振俱被杀，夷其族。

又伴读余逢辰，字彦章，宣城人。有学行。王信任之，以故得闻异谋，乘间力谏。知变将作，贻书其子，誓必死。兵起，复泣谏，言"君、父两不可负"，死之。

北平人杜奇者，才隽士也。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极谏"当守臣节"，王怒，立斩之。

宋忠，不知何许人。洪武末，为锦衣卫指挥使。有百户以非罪论死，忠疏救。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无隐，为人请命，何罪？"遂宥百户。寻为佥都御史刘观所劾，调凤阳中卫指挥使。三十年，平羌将

军齐让征西南夷无功，以忠为参将，从将军杨文讨之。师旋，复官锦衣。

建文元年，以都督奉敕总边兵三万屯开平，悉简燕府护卫壮士以从。又以都督徐凯屯临清，耿瓛屯山海关，相犄角。北平故有永清左、右卫，忠调其左屯彰德，右屯顺德以备燕。及张昺、谢贵谋执燕王，忠亦帅兵趋北平。未至而燕兵起，居庸失守，不得进，退保怀来。燕王度忠必争居庸，帅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趋怀来。时北平将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燕王侦知之，急令其家人张故旗帜为前锋，呼父兄子弟相问劳。将士咸喜曰：“我家固亡恙，宋总兵欺我。”遂无斗志。忠仓卒布阵，未成列。燕王一麾渡河，鼓噪进。忠败，死之。

忠之守怀来也，都指挥余瑱、彭聚、孙泰与俱。及战，瑱被执，不屈死。泰中流矢，血被甲，裹创力斗，与聚俱没于阵。当是时，诸将校为燕所俘者百余人，皆不肯降，以死。惜姓名多不传。

马宣，亦不知何许人。官都指挥使。宋忠之趋居庸，宣亦自蓟州帅师赴北平。闻变，走还。燕王既克怀来，旋师欲南下。张玉进曰：“蓟州外接大宁，多骑士，不取恐为后患。”会宣发兵将攻北平，与燕兵战公乐驿，败归，与镇抚曾濬城守。玉等往攻之，宣出战被擒，骂不绝口，与濬俱死。

燕兵之袭大宁也，守将都指挥卜万与都督刘真、陈亨帅兵扼松亭关。亨欲降燕，畏万，不敢发。燕行反间，贻万书，盛称万；极诋亨。厚赏所获大宁卒，缄书衣中，俾密与万。故使同获卒见之，亦纵去而不与赏。不得赏者发其事。真、亨搜卒衣，得书。遂执万下狱死，籍其家。万忠勇而死于间，论者惜之。及大宁陷，指挥使硃鉴力战，不屈死。

宁府左长史石撰者，平定人。以学行称。燕王举兵，撰辄为守御计，每以臣节讽宁王，王亦心敬之。及城陷，愤詈不屈，支解死。

瞿能，合肥人。父通，洪武中，累官都督佥事。能嗣官，以四川都指挥使从蓝玉出大渡河击西番，有功。又以副总兵讨建昌叛酋月鲁帖木儿，破之双狼寨。燕师起，从李景隆北征。攻北平，与其子帅精骑千余攻彰义门，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军同进。于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败。已，又从景隆进驻白沟河，与燕师

战。能父子奋击，所向披靡。日暝，各收军。明日复战，燕王几为所及。王急佯招后军以疑之，得脱去。薄暮，能复引众搏战，大呼“灭燕”，斩馘数百。诸将俞通渊、滕聚复帅众来会。会旋风起，王突入驰击。能父子死于阵。通渊、聚俱死。精兵万余并没。南军由是不振。

时与北兵战死者，有都指挥庄得、楚智、阜旗张等。

得，故隶宋忠。怀来之败，一军独全。后从盛庸战夹河，斩燕将谭渊。已而燕王以骁骑乘暮掩击，得力战，死。

智，尝从冯胜、蓝玉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寻召还。及讨燕，帅兵从景隆。战辄奋勇，北人望旗帜股栗。至是，马陷被执，死。

阜旗张，逸其名。或曰张能力挽千斤，每战辄麾阜旗先驱，军中呼“阜旗张”。死时犹执旗不仆。

又王指挥者，临淮人。常骑小马，军中呼“小马王”。战白沟河被重创，脱胄付其仆曰：“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立马植戈而死。二人死尤异云。

又中牟杨本，初为太学生，通禽遁术，应募授锦衣镇抚。从景隆讨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闻。寻劾景隆丧师辱国，遂以孤军独出，被擒，系北平狱，后被杀。

张伦，不知何许人。河北诸卫指挥使也，勇悍负气，喜观古忠义事。马宣自蓟州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伦发愤，合两卫官帅所部南奔，结盟报国。从李景隆、盛庸战，皆有功。燕王即帝位，招伦降。伦笑曰：“张伦将自卖为丁公乎！”死之。京师陷，武臣皆降附。从容就义者，伦一人而已。

又陈质者，以参将守大同。进中军都督同知。助宋忠保怀来。忠败，退守大同。代王欲举兵应燕，质持之不得发。及燕兵攻大同不下，蔚州、广昌附于燕，质复取之。成祖即位，以质劫制代王，剽掠已附，诛死。

颜伯玮，名瑰，以字行，庐陵人。唐鲁国公真卿后。建文元年，以贤良征，授沛县知县。李景隆屯德州，沛人终岁輓运。伯玮善规画，得不困。会设丰、沛军民指挥司，乃集民兵五千人，筑七堡为备御计。寻调其兵益山东，所存疲弱不任战。燕兵攻沛，伯玮遣县丞胡先间行，至

徐州告急。援不至，遂命其弟珏、子有为还家侍父。题诗公署壁上，誓必死。燕兵夜入东门，指挥王显迎降。伯玮冠带升堂，南向拜，自经死。有为不忍去，复还，见父尸，自刎其侧。

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俱被执。燕将欲释子清。子清曰："愿随颜公地下。"遂死之。遣谦往徐州招降。谦不从，亦死。

又向朴，慈溪人。力学养亲。洪武末，以人才召见，知献县。县无城郭，燕将谭渊至，朴集民兵与战，被执，怀印死。

郑恕，仙居人。萧县知县。燕将王聪破萧，不屈死。二女当配，亦死之。

郑华，临海人。由行人贬东平吏目。燕兵至，州长贰尽弃城走。华谓妻萧曰："吾义，必死。奈若年少何？"萧泣曰："君不负国，妾敢负君？"华曰："足矣。"帅吏民凭城固守，城破，力战，不屈死。

王省，字子职，吉水人。洪武五年领乡举。至京，诏免会试，命吏部授官。省言亲老，乞归养。寻以文学征。太祖亲试，称旨，当殊擢。自陈"才薄亲老"，乞便养。授浮梁教谕。凡三为教官，最后得济阳。燕兵至，为游兵所执。从容引譬，词义慷慨。众舍之。归坐明伦堂，伐鼓聚诸生，谓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义何如？"因大哭，诸生亦哭。省以头触柱死。女静，适即墨主簿周岐凤。闻燕兵至济阳，知父必死，三遣人往访，得遗骸归葬。

姚善，字克一，安陆人。初姓李。洪武中由乡举历祁门县丞，同知庐州、重庆二府。三十年迁苏州知府。初，太祖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黠者更持短长相攻讦。善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讼遂衰息，吴中大治。好折节下士，敬礼隐士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辈。以月朔会学宫，迎芹上座，请质经义。芹曰："此非今所急也。"善悚然起问。芹乃授以一册。视之，皆守御策。

时燕兵已南下，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练民兵为备。荐芹于朝，署行军断事。善寻至京师。会朝廷以燕王上书贬齐泰、黄子澄于外，善言不当贬，遂复召二人。建文四年诏兼督苏、松、常、镇、嘉兴五府兵勤王。兵未集，燕王已入京师。时子澄匿善所，约共航海起兵。善谢曰："公，朝臣，当行收兵图兴复。善守土，与城存亡耳。"子澄去，善为麾下许千户者缚以献，不屈，死。年四十三。子节等四人俱戍

配。

芹，字继忠。少好奇节。元末，干诸将，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从中山王出北平至大漠。还解职。家居二十年，甘贫乐道。以善荐起。从李景隆北行，遣入奏事。道病将卒，犹条上兵事。年七十三。

陈彦回，字士渊，莆田人。父立诚，为归安县丞，被诬论死。彦回谪戍云南，家人从者多道死。比至蜀，唯彦回与祖母郭在。会赦，又弗原，监送者怜而纵之。贫不能归，依乡人知县黄积良，冒黄姓。久之，以阆中教谕严德政荐，授保宁训导。考满至京，召见以为平江知县。逾年，太祖崩，彦回入临。又以给事中杨维康荐，擢徵州知府。建文元年，以循良受上赏。祖母郭卒，当去，百姓走京师乞留。彦回衰纟至赴阙自陈，乞复姓。当彦回之戍云南也，其弟彦蒈亦戍辽东。至是，诏除彦蒈籍。连乞终丧，不许。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阳。时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尝对百姓泣曰：“吾罪人也，向亡命冒他姓。以祖母存，恐陈首获罪，隐忍二十年。今祖母没，宜自请死。上特宥我，终当死报国耳。”燕兵逼京师，彦回纠义勇赴援。已而被擒，械至京，死之。

张彦方，龙泉人。初为给事中，以便养乞改乐平知县。应诏勤王，帅所部抵湖口。被执，械至乐平斩之。枭其首谯楼。当署月，一蝇不集，经旬面如生。邑人窃葬之清白堂后。

同时以勤王死者，有松江同知，死尤烈云。同知姓名不可考，或曰周继瑜也。勤王诏下，榜募义勇入援。极言大义，感动人心。并斥“靖难”兵乖恩悖道。械至京，磔于市。

赞曰：燕师之南向也，连败二大将，其锋盖不可当。铁铉以书生竭力抗御于齐、鲁之间，屡挫燕众。设与耿、李易地而处，天下事固未可知矣。张昺、谢贵、葛诚图燕于肘腋，而事不就。宋忠、马宣东西继败，瞿能诸将垂胜战亡，燕兵卒得长驱南下。而姚善、陈彦回之属，欲以郡邑之甲奋拒于大势已去之后，此黄钺所谓“兵至江南，御之无及”者也。

列传第三十一

王艮（高逊志） 廖升（魏冕 邹瑾 龚泰） 周是修 程本立 黄观 王叔英（林英） 黄钺（曾凤韶） 王良 陈思贤（龙溪六生 台温二樵） 程通黄希范 叶惠仲 黄彦清 蔡运 石允常 高巍韩郁 高贤宁 王璡 周缙 牛景先程济等。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进士。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又次李贯。三人皆同里，并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设文史馆居之。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一时大著作皆综理之。数上书言时务。

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贯亦迎附。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矣。"

有高逊志者，艮座主也，萧县人，寓嘉兴。幼嗜学，师贡师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征修《元史》，入翰林，累迁试吏部侍郎。以事谪朐山。建文初，召为太常少卿，与董伦同主会试。得士自艮外，胡靖、吴溥、杨荣、金幼孜、杨溥、胡濙、顾佐等皆为名臣。燕师入，存殁无可考。

廖升，襄阳人。不知其所以进，学行最知名，与方孝孺、王绅相友善。洪武末，由左府断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太祖实录》，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升与高逊志为副总裁官；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士奇、罗恢、程本立为纂修官。皆一时选。燕师渡江，朝廷遣使请割地。不许。升闻而恸哭，与家人诀，自缢死。殉难诸臣，升死最先。其后陈瑛奏诸臣逆天命，效死建文君，请行追戮，亦首及升云。

时为瑛追论者，有魏冕等。冕官御史。燕兵犯阙，都督徐增寿徘徊殿廷，有异志。冕率同官殴之，与大理丞邹瑾大呼，请速加诛。明日，宫中火起。有劝冕降者，厉声叱之。遂自杀，瑾亦死。瑾、冕皆永丰人。其同里邹朴，官秦府长史。闻瑾死，愤甚，不食卒。或曰即瑾子也。

又都给事中龚泰，义乌人。由乡荐起家。燕王入金川门，泰被缚，以非奸党释，不杀。自投城下死。泰尝游学宫，狂人挤之，溺池中几死，弗校。人服其量。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举明经，为霍邱训导。太祖问家居何为。对曰："教人子弟，教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从王北征至黑山，还迁纪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属皆下吏。是修以尝谏王得免，改衡府纪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籓。是修留京师，预翰林纂修，好荐士，陈说国家大计。燕兵渡淮，与萧用道上书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为动。京城失守，留书别友人江仲隆、解缙、胡靖、萧用道、杨士奇，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系衣带间。入应天府学，拜先师毕，自经于尊经阁，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陈瑛言是修不顺天命，请追戮。帝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勿问。"

是修外和内刚，志操卓荦。非其义，一介不苟得也。尝曰："忠臣不计得失，故言无不直；烈女不虑死生，故行无不果。"尝辑古今忠节事为《观感录》。其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医卜，靡不通究。为文援笔立就而雅赡条达。初与士奇、缙、靖及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临难，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颐之后。父德刚，负才气不仕。元将路成兵过阜林，暴掠。德刚为陈利害。成悦，戢其部众。俗奏，官之，辞去。本立少有大志，读书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尝谓之曰："学者争务科举，以穷经为名而无实学。子质近厚，当志圣贤之学。"本立益自力。闻金华硃克修得硃熹之传于许谦，往从之游。举明经、秀才。除秦府引礼舍人，赐楮币、鞍马。母忧去官，服除，补周府礼官，从王之开封。二十年春进长史。从王入觐。坐累，谪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仆之任。土酋施可伐煽百夷为乱，本立单骑入其巢，谕以祸福，诸酋咸附。未几，复变。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张紞知本立贤，属行县典兵事，且抚且御。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鹤庆、丽江。山行野宿，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三十一年奏计

京师。学士董伦、府尹向宝交荐之。征入翰林，预修《太祖实录》，迁右佥都御史。俸入外，不通馈遗。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贬官，仍留纂修。《实录》成，出为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自缢死。

黄观，字伯澜，一字尚宾，贵池人。父赘许，从许姓。受学于元待制黄冔。冔死节，观益自励。洪武中，贡入太学。绘父母墓为图，瞻拜辄泪下。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累官礼部右侍郎，乃奏复姓。建文初，更官制，左、右侍中次尚书。改观右侍中，与方孝孺等并亲用。燕王举兵，观草制，讽其散军归籓，敕身谢罪，辞极诋斥。四年奉诏募兵上游，且督诸郡兵赴援。至安庆，燕王已渡江入京师，下令暴左班文职奸臣罪状，观名在第六。既而索国宝，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观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给象奴。奴索钗钏市酒肴，翁氏悉与之持去，急携二女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观闻金川门不守，叹曰："吾妻有志节，必死。"招魂，葬之江上。命舟至罗刹矶，朝服东向拜，投湍急处死。

观弟觏，先匿其幼子，逃他处。或云觏妻毕氏孀居母家，遗腹生子，故黄氏有后于贵池。

初，观妻投水时，呕血石上，成小影，阴雨则见，相传为大士像。僧舁至庵中。翁氏见梦曰；"我黄状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惨状。后移至观祠，名翁夫人血影石。今尚存。

王叔英，字原采，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并征至。叔英固辞归。二十年以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多惠政。岁旱，绝食以祷，立应。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曰："务问学、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罚、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证古今，可见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秽，抑强锄梗，如医去病，如农去草。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帝嘉纳之。

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京城不守。会齐泰来奔，叔英谓泰贰心，欲执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恸哭，共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更衣冠，书绝命词，藏衣裾间，自经于元妙观银杏树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词曰："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念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渺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官笔，慎勿称希

贤。”又题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燕王称帝，陈瑛簿录其家。妻金氏自经死，二女下锦衣狱，赴井死。

叔英与孝孺友善，以道义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书曰：“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郦，信如平、勃，任如萧、曹，莫得间焉。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载一时。但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乐其利。难行而行，则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时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广德募兵，知事无济，再拜自经。妻宋氏下狱，亦自经死。

黄钺，字叔扬，常热人。少好学。家有田在葛泽陂，钺父令督耕其中。钺从友人家借书，窃读不废。县举贤良，授宜章典史。建文元年，举湖广乡试。明年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三年丁父忧。方孝孺吊之，屏人问曰：“燕兵日南，苏、常、镇江，京师左辅也。君吴人，朝廷近臣，今虽去，宜有以教我。”钺曰：“三府唯镇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纳盗也。指挥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浮，心不可测也。苏州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然仁有余而御下宽，恐不足定乱。且国家大势，当守上游，兵至江南，御之无及也。”孝孺乃因钺附书于善。善得书，与钺相对哭，誓死国。钺至家，依父殡以居。

燕兵至江上，善受诏统兵勤王，以书招钺。钺知事不济，辞以营葬毕乃赴。既而童俊果以镇江降燕。钺闻国变，杜门不出。明年以户科左给事中召，半途自投于水。以溺死闻，故其家得不坐。

曾凤韶，庐陵人。洪武末年进士。建文初，尝为监察御史。燕王称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刺血书衣襟曰：“予生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鲠之肠。读书登进士第，仕宦至绣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嘱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即以此殓。”遂自杀，年二十九。李亦守节死。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末，累官佥都御史，坐缓其僚友狱，贬刑部郎中。建文中，历迁刑部左侍郎。议减燕府人罪，不称旨，出为浙江按察使。燕王即位，颇德之，遣使召良。良执使者将斩之，众劫之去。良集诸司印于私第，将自杀，未即决。妻问故。曰："吾分应死，未知所以处汝耳。"妻曰："君男子，乃为妇人谋乎？"馈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后园，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殓妻毕，以子付友人家，遂积薪自焚，印俱毁。成祖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不可毁。毁印，良不得无罪。"徙其家于边。

陈思贤，茂名人。洪武末，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勖诸生。每部使者涖漳，参谒时必请曰："圣躬安否？"燕王登极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卧不迎诏。率其徒吴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六人，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有司执之送京师，思贤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龙溪人。嘉靖中，提学副使邵锐立祠祀思贤，以六生侑食。

又台州有樵夫，日负薪入市，口不贰价。闻燕王即帝位，恸哭投东湖死。而温州乐清亦有樵夫，闻京师陷，其乡人卓侍郎敬死，号恸投于水。二樵皆逸其名。

程通，绩溪人。尝上书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词甚哀，竟获请。已，授辽府纪善。燕师起，从王泛海归京师，上封事数千言，陈御备策，进左长史。永乐初，从王徙荆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于狱。家属戍边。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黄希范，论死，籍其家。

叶惠仲，临海人。与兄夷仲并有文名，以知县征修《太祖实录》，迁知南昌府。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黄彦清，歙人。官国子博士，以名节自励。坐在梅殷军中私谥建文帝，诛死。

蔡运，南康人。历官四川参政。劲直不谐于俗，罢归。复起知宾州，有惠政。永乐初，亦追论奸党死。

石允常，宁海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官河南佥事，廉介有声。坐事谪常州同知。建文末，帅兵防江。军溃，弃官去。后追录废周籓事，系狱二年。免死戍边。

高巍，辽州人，尚气节，能文章。母萧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

老无少懈。母死，蔬食庐墓三年。洪武中，旌孝行，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疏垦河南、山东、北平荒田。又条上抑末技、慎选举、惜名器数事。太祖嘉纳之。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

及惠帝即位，上疏乞归田里。未几，辽州知州王钦应诏辟巍。巍因赴吏部上书论时政。用事者方义削诸王，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诸王，此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书奏，帝颔之。

已而燕兵起，命从李景隆出师参赞军务。巍复上书，言："臣愿使燕。披忠胆，陈义礼，晓以祸福，感以亲亲之谊，令休兵归藩。"帝壮其言，许之。巍至燕，自称：

国朝处士高巍再拜上书燕王殿下：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见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诸臣，文者智辏，武者勇奋，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隙奋击，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兵兴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地。且大王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氵丽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迳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不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以无愧矣。

书数上，皆不报。

已而景隆兵败，巍自拔南归。至临邑，遇参政铁铉，相持痛哭。奔济南，誓死拒守，屡败燕兵。及京城破，巍自经死驿舍。

郁疏略曰：

诸王亲则太祖遗体，贵则孝康皇帝手足，尊则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灵，子孙为天子，而弟与子遭残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尝不流涕也。此皆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乃至此。夫脣亡齿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废，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齐臣又告王反矣。为计者必曰："兵不举则祸必加"。是朝廷执政激之使然。

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余万，而一矢无获。谓之国有谋臣可乎？经营既久，军兴辄乏，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无辜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忧方深，而出入帷幄与国事者，方且扬扬自得。彼其劝陛下削藩国者，果何心哉？谚曰："亲者割之不断，疏者续之不坚。"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无及矣。

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鉴，兴灭继绝，释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以慰宗庙之灵。明诏天下，拨乱反正，笃厚亲亲，宗社幸甚。

不听。燕师渡江，郁弃官遁去，不知所终。

高贤宁，济阳儒学生。尝受学于教谕王省，以节义相砥砺。建文中，贡入太学。燕兵破德州，围济南。贤宁适在围中，不及赴。是时燕兵势甚张，黄子澄等谋遣使议和以怠之。尚宝司丞李得成者，慷慨请行，见燕王城下。王不听，围益急。参政铁铉等百计御之。王射书城中谕降。贤宁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城外。王悦其言，为缓攻。相持两月，卒溃去。燕王即位后，贤宁被执入见。成祖曰："此作论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贤宁固辞。锦衣卫指挥纪纲，故劣行被黜生也，素与贤宁善，劝就职。贤宁曰："君为学校所弃，故应尔。我食廪有年，义不可，且尝辱王先生之教矣。"纲为言于帝，竟得归，年九十七卒。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初为教授，坐事谪远方。洪武末，以贤能荐，授宁波知府。夜四鼓即秉烛读书，声彻署外。间诣学课诸生，诸生率四鼓起，诵习无敢懈。毁境内淫祠，三皇祠亦在毁中，或以为疑。璡曰："不当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渎'。惟天子得祭三皇，于士庶人无预，毁之何疑。"自奉俭约，一日馔用鱼羹，璡谓其妻曰："若不忆吾啖草根时耶？"命撤而埋之，人号"埋羹太守。"燕师临江，璡造舟舰谋勤王，为卫卒缚至京。成祖问："造舟何为？"对曰："欲泛海趋瓜洲，阻师南渡耳。"帝亦不罪，放还里，以寿终。

周缙，字伯绅，武昌人。以贡入太学，授永清典史，摄令事。成祖举兵，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缙独为守御计。已，度不可为，怀印南奔。道闻母卒，归终丧。燕兵已迫，纠义旅勤王，闻京师不守，乃走匿。吏部言："前北平所属州县官硃宁等二百九十人，当皇上'靖难'，俱弃职逃亡。宜置诸法。"诏令入粟赎罪，遣戍兴州。有司遂捕缙，械送戍所。居数岁，子代还，年八十而没。硃宁等皆无考。

牛景先，不知何许人。官御史。金川门开，易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已而穷治齐、黄党，籍其家。

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缒城去者四十余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相传，有程济及河西佣、补锅匠之属。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然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亻庸，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又会稽有二隐者：一云门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赋诗，归即焚之。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画字，已，辄乱其沙。人有疑之者，从后抱持观之，则皆孤臣去国之词也。

时又有玉山樵者，居金华之东山，麻衣戴笠，终身不易。尝为王姓者题诗曰“宗人”，故疑其王姓云。雪庵和尚，人疑其为叶希贤，见《练子宁传》。

其后数十年，松阳王诏游治平寺，于转轮藏上得书一卷，载建文亡臣二十余人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师破，去为僧。良玉，官中书舍人，变姓名，走海南，鬻书以老。良用为舟师，死于水。中节好《老子》、《太玄经》，为道士。何申、宋和、郭节，俱不知何许人，同官中书。申使蜀，至峡口闻变，呕血，疽发背死。和及节挟卜筮书走异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亦去为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无考，与梁中节相约弃官为道士。余十一人并失其姓名。缙云郑僖纪其事，为《忠贤奇秘录》，传于世。

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叶希贤、牛景先皆从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诸姓名，而雪庵和尚、补锅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时士大夫皆信之。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欲为请谥立祠。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赞曰：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若王艮以下诸人之从容就节，非大义素明者不能也。高巍一介布衣，慷慨上书，请归籓服。其持论甚伟，又能超然远引，晦迹自全，可称奇士。若夫行遯诸贤，虽其姓字杂出于诸家传纪，未足征信，而忠义奇节，人多乐道之者。《传》曰：“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亦足以扶植纲常，使懦夫有立志也。

列传第三十二 盛庸 平安 何福 顾成

盛庸，不知何许人。洪武中，累官至都指挥。建文初，以参将从耿炳文伐燕。李景隆代炳文，遂隶景隆麾下。二年四月　　，景隆败于白沟河，走济南。燕师随至，景隆复南走。庸与参政铁铉悉力固守，燕师攻围三月不克。庸、铉乘夜出兵掩击，燕众大败，解围去。乘胜复德州。九月，论功封历城侯，禄千石。寻命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陈晖、平安为左右副总兵，马溥、徐真为左右参将，进铉兵部尚书参赞军务。

时吴杰、平安守定州，庸驻德州，徐凯屯沧州，为犄角。是冬，燕兵袭沧州　，破，擒凯。掠其辎重，进薄济宁。庸引兵屯东昌以邀之，背城而阵。燕王帅兵直前薄庸军左翼，不动。复冲中坚，庸开阵纵王入，围之数重。燕将硃能帅番骑来救，王乘间突围出。而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死于阵。王独以百骑殿，退至馆陶。庸檄吴杰、平安自真定遮燕归路。明年正月，杰、平安战深州不利，燕师始得归。是役也，燕精锐丧失几尽，庸军声大振，帝为享庙告捷。三月，燕兵复南出保定。庸营夹河。王将轻骑来觇，掠阵而过。庸遣千骑追之，为燕兵射却。及战，庸军列盾以进。王令步卒先攻，骑兵乘间驰入。庸麾军力战，斩其将谭渊。而硃能、张武等帅众殊死斗。王以劲骑贯阵与能合。庸部骁将庄得、阜旗张等俱战死。是日，燕军几败。明日复战，燕军东北，庸军西南，自辰至未，互胜负。两军皆疲，将士各坐息。复起战，忽东北风大起，飞尘蔽天。燕兵乘风大呼，左右横击。庸大败走还德州，自是气沮。已而燕将李远焚粮艘于沛县，庸军遂乏饷。明年，灵璧战败，平安等被执。庸独引军而南，列战舰淮南岸。燕将邱福等潜济，出庸后。庸不能支，退为守江计。燕兵渡淮，由盱眙陷扬州。庸御战于六合及浦子口，皆失利，都督陈瑄帅舟师降燕，燕兵遂渡江。庸仓卒聚海艘出高资港迎战，复败，军益溃散。

成祖入京师，庸以余众降，即命守淮安。寻赐敕曰："比以山东未定，命卿镇守淮安。今铁铉就获，诸郡悉平。朕念山东久困兵革　，急于转输。卿宜辑兵养民，以称朕意。"永乐元年，致仕。无何，千户王钦讦庸罪状，立进钦指挥同知。于是都御史陈瑛劾庸怨望有异图。庸自杀。

平安，滁人，小字保儿。父定，从太祖起兵，官济宁卫指挥佥事。从常遇春下元都　，战没。安初为太祖养子，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袭父职，迁密云指挥使，进右军都督佥事。

建文元年，伐燕，安以列将从征。及李景隆代将，用安为先锋。燕王将渡白沟河，安伏万骑河侧邀之。燕王曰："平安　，竖子耳。往岁从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及战，不能挫安。时南军六十万，列阵河上。王帅将士驰入阵，战至暝，互有杀伤。及夜深，乃各敛军。燕王失道，从者仅三骑。下马伏地视河流，辨东西，始知营垒所在。明日再战，安击败燕蒋房宽、陈亨。燕王见事急，亲冒矢石力战。马创矢竭，剑折不可击。走登堤，佯举鞭招后骑以疑敌。会高煦救至，乃得免。当是时，诸将中安战最力，王几为安槊所及。已而败。语详《成祖纪》。

燕兵围济南。安营单家桥，谋出御河夺燕饷舟。又选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将攻德州。围乃解。安与吴杰进屯定州。明年，燕败盛庸于夹河，回军与安战单家桥。安奋击大破之　，擒其将薛禄。无何，逸去。再战滹沱河，又破之。安于阵中缚木为楼，高数丈，战酣，辄登楼望，发强弩射燕军，死者甚众。忽大风起，发屋拔树，声如雷。都指挥邓戬、陈鹏等陷敌中，安遂败走真定。燕王与南军数大战，每亲身陷阵，所向皆靡，惟安与庸二军屡挫之。滹沱之战，矢集王旗如□胃毛。王使人送旗北平，谕世子谨藏，以示后世。顾成已先被执在燕，见而泣曰："臣自少从军，今老矣，多历战阵，未尝见若此也。"

逾月，燕师出大名。安与庸及吴杰等分兵扰其饷道。燕王患之，遣指挥武胜上书于朝，请撤安等息兵，为缓师计。帝不许。燕王亦决计南下。遣李远等潜走沛县　，焚粮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谕降林县。时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虚，帅万骑直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军。燕王惧，遣刘江等驰还救。安战不利，引还。时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据易州西水寨以窥北平，安自真定饷之。八月，燕兵北归。安及燕将李彬战于杨村，败之。四年，燕兵复南下，破萧县。安引军蹑其后，至淝河。燕将白义、王真、刘江迎敌。安转战，斩真。真，骁将。燕王尝曰："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为安所杀。燕王乃身自迎战，安部将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马忽蹶，被擒。安稍引却。已，复进至小河，张左右翼击燕军，斩其将陈文。已，复移军齐眉山，与诸将列阵大战。自午至酉，又败之。燕诸将谋北还，图后举。王不听。寻阻何福军亦至，与安合。燕军益大惧，王昼夜擐甲者数日。

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而粮运为燕兵所阴，不得达。安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骑遮安军　，分为二。福开壁来援，为高煦所败。诸将谋移军淮河就粮，夜令军中闻三砲即走。翌日，燕军猝薄垒，发三砲。军中误以为己号，争趋门，遂大乱。燕兵乘之，人马坠壕堑俱满。福单骑走，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

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时四月辛已也。

安久驻真定，屡败燕兵，斩骁将数人，燕将莫敢婴其锋。至是被擒，军中欢呼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争请杀安。燕王惜其材勇，选锐卒卫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资等善视之。

王即帝位，以安为北平都指挥使。寻进行后府都督佥事。永乐七年三月，帝巡北京。将至，览章奏见安名，谓左右曰："平保儿尚在耶？"安闻之，遂自杀。命以指挥使禄给其子。

何福，凤阳人。洪武初，累功为金吾后卫指挥同知。从傅友德征云南，擢都督佥事。又从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二十一年，江阴侯吴高帅迤北降人南征。抵沅江，众叛，由思州出荆、樊，道渭河，欲遁归沙漠。明年正月，福与都督聂纬追击，及诸鹿阝、延，尽歼之。移兵讨平都匀蛮，俘斩万计。

二十四年，拜平羌将军，讨越州叛蛮阿资，破降之。择地立栅处其众，置宁越堡。遂平九名、九姓诸蛮。寻与都督茅鼎会兵，徇五开。未行，而毕节诸蛮复叛，大掠屯堡，杀吏士。福令毕节诸卫严备，而檄都督陶文等从鼎捣其巢。擒叛酋，戮之。分兵尽捕诸蛮，建堡设戍，乃趋五开。请因兵力讨水西奢香，不许。三十年三月，水西蛮居宗必登等作乱，会顾成讨平之。其冬拜征虏左将军，副西平侯沐春讨麓川叛蛮刀干孟。明年，福与都督瞿能逾高良公山，捣南甸，擒其酋刀名孟。回军击景罕寨，不下。春以锐军至，贼惊溃。干孟惧，乞降。已而春卒，贼复怀贰。是时太祖已崩，惠帝初即位，拜福征虏将军。福遂破擒刀干孟，降其众七万。分兵徇下诸寨，麓川地悉定。建文元年，还京师，论功进都督同知。练兵德州，进左都督。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淮北不利，奔还。

成祖即位，以福宿将知兵，推诚用之。聘其甥女徐氏为赵王妃。寻，命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宁夏，节制山、陕、河南诸军。福至镇，宣布德意，招徕远人，塞外诸部降者相踵。边陲无事，因请置驿、屯田、积谷，定赏罚，为经久计。会有谗之者。帝不听，降敕褒慰。

永乐五年八月，移镇甘肃。福驭军严，下多不便者。帝间使使戒福，善自卫，毋为小人所中。六年，福请遣京师蕃将将迤北降人。帝报曰："尔久总蕃、汉兵，恐势众致谗耳。尔老将，朕推诚倚重，毋顾

虑。”寻请以布市马，选其良者别为群，置官给印专领之。于是马大蕃息。永昌苑牧马自此始。

明年，本雅失里纠阿鲁台将入寇，为瓦剌所败，走胪朐河，欲收诸部溃卒窥河西。诏福严兵为备。迤北王子、国公、司徒以下十余人帅所部驻亦集乃　　，乞内附。福以闻，帝令庶子杨荣往，佐福经理，其众悉降。福亲至亦集乃镇抚之，送其酋长于京师。帝嘉福功，命荣即军中封福为宁远侯，禄千石，且诏福军中事先行后闻。

八年，帝北征，召福从出塞。初，帝以福有才略，宠任逾诸将。福亦善引嫌　，有事未尝专决。在镇尝请取西平侯家巩昌蓄马，以充孳牧。帝报曰：“皇考时贵近家多许养马，以示共享富贵之意。尔所奏固为国矣，然非待勋戚之道。”不听。其余有请辄行，委寄甚重。及从征，数违节度。群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师还，都御史陈瑛复劾之。福惧，自缢死，爵除。而赵王妃亦寻废。

顾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业操舟，往来江、淮间，遂家江都。成少魁岸　，膂力绝人，善马槊，文其身以自异。太祖渡江，来归，以勇选为帐前亲兵，擎盖出入。尝从上出，舟胶于沙，成负舟而行。从攻镇江，与勇士十人转斗入城，被执，十人皆死。成跃起断缚，仆持刀者，脱归。导众攻城，克之，授百户。大小数十战，皆有功，进坚城卫指挥佥事。从伐蜀，攻罗江，擒元帅以下二十余人，进降汉州。蜀平，改成都后卫。洪武六年，擒重庆妖贼王元保。八年调守贵州。时群蛮叛服不常，成连岁出兵，悉平之。已，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为前锋，首克普定，留成列栅以守。蛮数万来攻，成出栅，手杀数十百人，贼退走。余贼犹在南城，成斩所俘而纵其一，曰：“吾夜二鼓来杀汝。”夜二鼓，吹角鸣砲，贼闻悉走，获器甲无算。进指挥使。诸蛮隶普定者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蛳等十余寨。明年奏罢普定府，析其地为三州、六长官司。进贵州都指挥同知。有告其受赇及僭用玉器等物者，以久劳不问。二十九年迁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会何福讨水西蛮，斩其酋居宗必登。明年，西堡、沧浪诸寨蛮乱，成遣指挥陆秉与其子统分道讨平之。成在贵州凡十余年，讨平诸苗洞寨以百数，皆诛其渠魁，抚绥余众。恩信大布，蛮人帖服。是年二月，召还京。

建文元年，为左军都督，从耿炳文御燕师，战真定，被执。燕王解其缚曰：“此天以尔授我也！”送北平　，辅世子居守。南军围城，防御、调度一听于成。燕王即位，论功，封镇远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命仍镇贵州。

永乐元年，上书，请严备西北诸边，及早建东宫。帝褒答之。六年三月召至京，赐金帛遣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构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

成性忠谨，涉猎书史。始居北平，多效谋画，然终不肯将兵，赐兵器亦不受。再镇贵州，屡平播州、都匀诸叛蛮，威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其被召至京也，命辅太子监国。成顿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贤，辅导之事非愚臣所及，请归备蛮。"时群小谋夺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辞文华殿，因曰："殿下但当竭诚孝敬，孳孳恤民。万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十二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五。赠夏国公，谥武毅。

八子。长统，普定卫指挥，以成降燕被诛。

统子兴祖嗣侯。仁宗即位，广西蛮叛。诏兴祖为总兵官讨之。先后讨平浔州、平乐、思恩、宜山诸苗，降附甚众。宣德中，交阯黎利复叛，陷隘留关，围邱温。时兴祖在南宁，坐拥兵不援，征下锦衣卫狱。逾年得释。正统末，从北征，自土木脱归，论死。也先逼都城，复冠带，充副总兵，御敌于城外。授都督同知，守备紫荆关。景泰三年，坐受贿，复下狱，寻释。以立东宫恩，予伯爵。天顺初，复侯，守备南京。卒。孙淳嗣。卒，无子。

从弟溥嗣，掌五军右掖。弘治二年，拜平蛮将军，镇湖广。始至，捕斩苗中首恶。五年十月，贵州都匀苗乜富架作乱，自称都顺王，梗滇、蜀道。诏溥充总兵官，帅兵八万讨之。分五路刻期并进，诛富架父子，斩首万计。加太子太保，增禄二百石。召入提督团营，掌前军都督府事。十六年，卒。谥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无余资，英国公张懋出布帛以敛。

子仕隆嗣，管神机营左哨，得士心。正德初，出为漕运总兵，数请恤军卒。镇淮安十余年，以清白闻。武宗南巡，江彬横甚，折辱诸大吏，惟仕隆不为屈。嘉靖初，移镇湖广。寻召还，论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掌中军都督府事。锦衣千户王邦奇者，怨大学士杨廷和、兵部尚书彭泽，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两人。"帝怒，逮系廷和诸子婿。给事中杨言疏救，忤旨。事下五府九卿科道议，仕隆言："廷和功在社稷。邦奇小人，假边事惑圣听，伤国体。"有诏切责，移病解营务。卒。赠太傅，谥荣靖。

子寰嗣，守备南京。奉诏谳狱，多所平反。十七年为漕运总兵官。明年，献皇后梓宫赴承天，漕舟以避梓宫后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灾伤，寰请被灾地停漕一年，令改折色，军民交便。又条上漕政七事，并施行。诸为漕蠹者病之，遂布蜚语，为给事中王交所劾。已，按验不实，再镇淮安。会安南事起，移镇两广。

莫宏瀷者，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子也。福海死，宏瀷幼。其权臣阮敬与族人莫正中构兵，国内乱，正中逃入钦州。时有议乘衅取安南者，寰与提督侍郎周延决策，请于朝，令宏瀷袭都统使，安南遂定。三十年事也。寻以兵讨平桂林、平乐叛瑶。复命镇淮，有御倭功。入总京营，加太子太保。复出督漕。召还。请老。隆庆五年，特起授京营总督。寻乞休。神宗嗣位，起掌左府。久之，致仕。加少保。万历九年卒。赠太傅，谥荣僖。

自溥至寰三世，皆宽和廉靖，内行饬谨，晓文艺。仕隆、寰两世督漕，皆勤于职。三传至孙肇迹，京师陷，死于贼。

赞曰：东昌、小河之战，盛庸、平安屡挫燕师，斩其骁将，厥功甚壮。及至兵败被执，不克引义自裁，隐忍偷生，视铁铉、暴昭辈，能无愧乎？何福、顾成皆太祖时宿将，著功边徼。而一遇燕兵，或引却南奔，或身遭俘馘。成祖弃瑕录旧，均列茅土，亦云幸矣。福固不以功名终，而成之延及苗裔，荣不胜辱，亦奚足取哉。

列传第三十三

姚广孝 张玉（子輗軏 从子信） 硃能 邱福（李远 王忠 王聪 火真）谭渊 王真 陈亨 （子懋 徐理 房宽 刘才）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景隆、平安等先后败遁。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出振苏、湖。至长洲，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

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

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睡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张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为枢密知院。元亡，从走漠北。洪武十八年来归。从大军出塞，至捕鱼儿海，以功授济南卫副千户，迁安庆卫指挥佥事。又从征远顺、散毛诸洞。北逐元人之扰边者，至鸦寒山还，调燕山左护卫。从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从征野人诸部。以骁果善谋画为王所亲任。

建文元年，成祖起兵。玉帅众夺北平九门，抚谕城内外，三日而定。师将南，玉献计，遣硃能东攻蓟州，杀马宣，降遵化。分兵下永平、密云，皆致其精甲以益师。擢都指挥佥事。是时朝廷遣大兵讨燕：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军鄚州；长兴侯耿炳文以三十万众军真定。玉进说曰："潘、杨勇而无谋，可袭而俘也。"成祖命玉将亲兵为前锋，抵楼桑。值中秋，南军方宴会。夜半，疾驰破雄县。忠、松来援，邀击于月漾桥，生擒之。遂克鄚州。自以轻骑觇炳文军。还言："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宜急击。"成祖遂引兵西，至无极，顾诸将谋所向。诸将以南军盛，请屯新乐。玉曰："彼虽众，皆新集。我军乘胜径趋真定，

破之必矣。”成祖喜曰：“吾倚玉足济大事！”明日抵真定，大破炳文军，获副将李坚、甯忠，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复败安陆侯吴杰军。燕兵由是大振。

江阴侯吴高以辽东兵围永平。曹国公李景隆引数十万众将攻北平。成祖与玉谋，先援永平。至则高遁走，玉追斩甚众。遂从间道袭大宁，拔其众而还，次会州。初立五军，以玉将中军。时李景隆已围北平，成祖旋师，大战于郑村坝，景隆败。成祖乘胜抵城下。城中兵鼓噪出，内外夹攻，南军大溃。

明年从攻广昌、蔚州、大同。谍报景隆收溃卒，号百万，且复至。玉曰：“兵贵神速，请先据白沟河，以逸待劳。”驻河上三日，景隆至。以精骑驰击，复大败之。进拔德州，追奔至济南，围其城三月，解围还。寻再出，破沧州，擒徐凯。进攻东昌，与盛庸军遇。成祖以数十骑绕出其后。庸围之数重，成祖奋击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格杀数十人，被创死。年五十八。

燕兵起，转斗三年，锋锐甚。至是失大将，一军夺气。师还北平，诸将叩头请罪。成祖曰：“胜负常事，不足计，恨失玉耳。艰难之际，失吾良辅。”因泣下不能止，诸将皆泣。其后谭渊没于夹河，王真没于淝河，虽悼惜，不如玉也。建文四年六月，成祖称帝，赠玉都指挥同知。九月甲申，追赠荣国公，谥忠显。洪熙元年三月，加封河间王，改谥忠武，与东平王硃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并侑享成祖庙廷。

子三人，长辅，次輗。次軏，从子信。辅自有传。

輗，以功臣子为神策卫指挥使。正统五年，英国公辅诉輗殴守坟者，斥及先臣，词多悖慢。帝命锦衣卫鞫实，锢之，寻释。三迁至中府右都督，领宿卫。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英宗复位，以軏迎立功，并封輗文安伯，食禄千二百石。天顺六年卒。赠侯，谥忠僖。子斌嗣，坐诅咒，夺爵。

軏，永乐中入宿卫，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从宣宗征高煦，又从成国公硃勇出塞至帽山。正统十三年，以副总兵征麓川。还，讨贵州叛苗。积功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景泰二年，坐骄淫不道下狱，寻释。景帝不豫，与石亨、曹吉祥迎上皇于南城。封太平侯，食禄二千石。于谦、王文、范广之死，軏有力焉。纳贿乱政，亚于亨。天顺二年卒，赠裕国公，谥勇襄。子瑾嗣。成化元年，革“夺门”功，夺侯，授指挥使。

信，举建文二年乡试第一。永乐中，历刑科都给事中，数言事。擢工部右侍郎。奉命视开封决河，请疏鱼王口至中滦故道二十余里。诏如其议，详《宋礼传》。出治浙江海塘，坐事谪交阯。洪熙初，召为兵部左侍郎。帝尝谓英国公辅："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辅顿首言："輗、軏蒙上恩，备近侍，然皆奢侈。独从兄侍郎信贤，可使也。"帝召见信曰："是英国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居职以平恕称。宣德六年迁四川都指挥佥事。在蜀十五年致仕。

硃能，字士弘，怀远人。父亮，从太祖渡江，积功至燕山护卫副千户。能嗣职，事成祖藩邸。尝从北征，降元太尉乃儿不花。

燕兵起，与张玉首谋杀张昺、谢贵，夺九门。授指挥同知。帅众拔蓟州，杀马宣，下遵化。从破雄县，战月漾桥，执杨松、潘忠，降其众于鄚州。长驱至真定，大败耿炳文军。独与敢死士三十骑追奔至滹沱河，跃马大呼突南军，军数万人皆披靡，蹂藉死者甚众，降三千余人。成祖以手札劳之，进都指挥佥事。从援永平，走吴高，袭克大宁。还，将左军，破李景隆于郑村坝。从攻广昌、蔚州、大同，战白沟河，为前锋，再败平安军。进攻济南，次铧山。南军乘高而阵，能以奇兵绕其后，袭破之，降万余人。从攻沧州，破东门入，斩首万余级。东昌之战，盛庸、铁铉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事急，能帅周长等殊死斗，翼成祖溃围出。复从战夹河，谭渊死，燕师挫。能至，再战再捷，军复振。与平安战藁城，败之。追奔至真定，略地彰德、定州，破西水寨。将轻骑千人掠衡水，获指挥贾荣。克东阿、东平，尽破汶上诸寨。既而王真战死淝河，燕军屡败。诸将议旋师，能独按剑曰："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举事连得胜。小挫辄归，更能北面事人耶！"成祖亦叱诸将曰："任公等所之！"诸将乃不敢言。遂引兵南，败平安银牌军。都督陈晖来援，又败之。遂拔灵璧军，擒平安等，降十万众。累迁右军都督佥事。进克泗州，渡淮，败盛庸兵。拔盱眙，下扬州，渡江，入金川门。

九月甲申论功，次邱福。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禄二千二百石，与世券。永乐二年兼太子太傅，加禄千石。四年七月诏能佩征夷将军印，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由广西、云南分道讨安南，帝亲送之龙江。十月行次龙州，卒于军。年三十七。

能于诸将中年最少，善战，张玉善谋，帝倚为左右手。玉殁后，军中进止悉谘能。能身长八尺。雄毅开豁，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尝以

富贵骄人。善抚士卒。卒之日，将校皆为流涕。敕葬昌平，追封东平王，谥武烈。洪熙时，配享成祖庙廷。

子勇嗣，以元勋子特见任用。历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二十二年从北征。宣宗即位，从平汉庶人，征兀良哈。张辅解兵柄，诏以勇代。勇以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请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又言："京军多远戍，非居重驭轻之道。请选精兵十万益之。"又请令公、侯、伯、都督子弟操练。皆报可。正统九年出喜峰口，击朵颜诸部，至富峪川而还，为兵部尚书徐晞所劾。诏不问。寻论功，加太保。

勇赧面虬须，状貌甚伟，勇略不足，而敬礼士大夫。十四年从驾至土木，迎战鹞儿岭，中伏死，所帅五万骑皆没。于谦等追论勇罪，夺封。景泰元年，勇子仪乞葬祭。帝以勇大将，丧师辱国，致陷乘舆，不许。已，请袭。礼部尚书胡濙主之，又以立东宫恩得嗣，减岁禄至千石。天顺初，追封勇平阴王，谥武愍。仪及子辅皆守备南京。

又三传至希忠，从世宗幸承天，掌行在左府事。至卫辉，行宫夜火，希忠与都督陆炳翼帝出，由是被恩遇，入直西苑。历掌后、右两府，总神机营，提督十二团营及五军营，累加太师，益岁禄七百石。代郊天者三十九，赏赉不可胜纪。卒，追封定襄王，谥恭靖。万历十一年，以给事中余懋学言，追夺王爵。弟希孝亦至都督，加太保。卒，赠太傅，谥忠僖。

希忠五传至曾孙纯臣，崇祯时见倚任。李自成薄京师，帝手刺纯臣总督中外诸军，辅太子。敕未下，城已陷，为贼所杀。

邱福，凤阳人。起卒伍，事成祖藩邸。积年劳，授燕山中护卫千户。燕师起，与硃能、张玉首夺九门。大战真定，突入子城。战白沟河，以劲卒捣中坚。夹河、沧州、灵璧诸大战，皆为军锋。盛庸兵扼淮，战舰数千艘蔽淮岸。福与硃能将数百人，西行二十里，自上流潜济，猝薄南军。庸惊走，尽夺其战舰，军乃得渡。累迁至中军都督同知。

福为人朴戆鸷勇，谋画智计不如玉，敢战深入与能埒。每战胜，诸将争前效虏获，福独后。成祖每叹曰："丘将军功，我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为首。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禄二千五百石，与世券。命议诸功臣封赏，每奉命议政，皆首福。

汉王高煦数将兵有功，成祖爱之。福武人，与之善，数劝立为太子。帝犹豫久之，竟立仁宗。以福为太子太师。六年加岁禄千石。寻命与蹇义、金忠等辅导皇长孙。明年七月将大军出塞，至胪朐河，败没。

先是，本雅失里杀使臣郭骥，帝大怒，发兵讨之。命福佩征虏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左、右副将，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以十万骑行。帝虑福轻敌，谕以："兵事须慎重。自开平以北，即不见寇。宜时时如对敌，相机进止，不可执一。一举未捷，俟再举。"已行，又连赐敕，谓军中有言敌易取者，慎勿信之。福出塞，帅千余人先至胪朐河南。遇游骑，击败之，遂渡河。获其尚书一人，饮之酒，问本雅失里所在。尚书言："闻大兵来，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当疾驰擒之。"诸将请俟诸军集，侦虚实而后进。福不从。以尚书为乡导，直薄敌营。战二日，每战，敌辄佯败引去，福锐意乘之。李远谏曰："将军轻信敌闲，悬军转斗。敌示弱诱我深入，进必不利，退则惧为所乘，独可结营自固。昼扬旗伐鼓，出奇兵与挑战；夜多燃炬鸣砲，张军势，使彼莫测。俟我军毕至，并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师而还。始上与将军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聪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听，厉声曰："违命者斩！"即先驰，麾士卒随行。控马者皆泣下。诸将不得已与俱。俄而敌大至，围之数重。聪战死，福及诸将皆被执遇害，年六十七，一军皆没。败闻，帝震怒。以诸将无足任者，决计亲征。夺福世爵，徙其家海南。

李远，怀远人。袭父职为蔚州卫指挥佥事。燕兵攻蔚州，举城降。南军驻德州，运道出徐、沛间。远以轻兵六千，诈为南军袍铠，人插柳一枝于背，径济宁、沙河至沛，无觉者。焚粮舟数万，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南将袁宇三万骑来追，伏兵击败之。建文四年正月，燕军驻蠡县。远分哨至藁城，遇德州将葛进步骑万余，乘冰渡滹沱河。远迎击之。进系马林间，以步兵接战。远佯却，潜分兵出其后，解所系马，再战。进引退失马，遂大败。斩首四千，获马千匹。成祖以岁首大捷，赐书嘉劳曰："将军以轻骑八百，破敌数万，出奇应变，虽古名将不过也。"复遣哨淮上，败守淮将士，斩千余级。累功为都督佥事，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永乐元年，偕武安侯郑亨备宣府。

远沈毅有胆略，言论慷慨。既从邱福出塞，至胪朐河。谏福，不听，师败。远帅五百骑突阵，杀数百人，马蹶被执，骂不绝口死。年四十六。追封莒国公，谥忠壮。

子安，嗣伯爵。洪熙元年为交阯参将，失律，谪为事官。已，从王

通弃交阯还，下狱夺券，谪赤城，立功。英宗即位，起都督佥事。征阿台朵儿只伯。迁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松潘。正统六年，副定西伯蒋贵征麓川。贵令安驻军潞江护饷，而自帅大军进。贼破。安耻无功，闻有余贼屯高黎贡山，径往击之。为所败，失士卒千余人，都指挥赵斌等皆死。逮下狱，谪戍独石。卒。诏授子清都指挥同知。

王忠，孝感人。与李远同降于蔚州。每战，帅精骑为奇兵，多斩获。累迁都督佥事，封靖安侯，禄千石。出塞战殁，年五十一，爵除。

王聪，蕲水人。以燕山中护卫百户从起兵。取蓟州，攻遵化，徇涿州。转战茌平、滑口，破南军，获马千五百。还守保定。从次江上，略南军舟济师。累迁都指挥使。封武城侯，禄千五百石。偕同安侯火真备御宣府。屡奉诏巡边。从邱福出塞，战死，年五十三。追封漳国公，谥武毅。子琰嗣。聪及远尝谏福，故得褒恤。

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时归附，为燕山中护卫千户。从攻真定，先驰突耿炳文阵，大军乘之，遂捷。从袭大宁，战郑村坝。日暝，天甚寒，真敛敝鞍爇火成祖前。甲士数人趋附火，卫士止之。成祖曰："吾衣重裘犹寒。此皆壮士，勿止也。"闻者感泣。真尝将骑兵，每战辄有斩获，呼噪归营，众服其勇。累迁都督佥事，封同安侯，禄千五石。出塞战殁，年六十一。爵除。子孙世袭观海卫千户。

裔孙斌，嘉靖中武举。倭寇浙东，帅海舟与贼战。贼然火球掷斌舟，斌辄手接之，还烧贼舟。贼屯补陀山，斌直捣其营，多杀伤。后军不继，被擒。不屈，贼支解之。官为建祠曰"忠勇"。

谭渊，清流人。嗣父职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燕兵起，从夺九门。破雄县。潘忠、杨松自鄚州来援，渊帅壮士千余人，伏月漾桥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头通鼻息。南军已过，即出据桥。忠等战败，趋桥不得渡，遂被擒。累进都指挥同知。

渊骁勇善战，引两石弓，射无不中。然性嗜杀。沧州破，成祖命给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余人，待明给牒。渊一夜尽杀之。王怒。渊曰："此曹皆壮士，释之为后患。"王曰："如尔言，当尽杀敌。敌可尽乎？"渊惭而退。

夹河之战，南军阵动尘起。渊遽前搏战，马蹶被杀。成祖悼惜之。即位，赠都指挥使，追封崇安侯，谥壮节，立祠祀之。

子忠，从入京师有功。又以渊故封新宁伯，禄千石。永乐二十一年，将右哨从征沙漠。。宣德元年从征乐安。三年坐征交阯失律，下狱论死，已得释，卒。子璟乞嗣。吏部言忠罪死，不当袭。帝曰：“券有免死文，其予嗣。”再传至孙祐。成化中，协守南京。还，掌前府提督团营，累加太傅，嗣伯，六十九年始卒。谥庄僖。子纶嗣。嘉靖十四年镇湖广，剿九溪蛮有功，益禄。坐占役军士夺爵。数传至弘业，国亡，死于贼。

王真，咸宁人。洪武中，起卒伍。积功至燕山右护卫百户。燕兵起，攻九门。战永平、真定，下广昌，徇雁门。从破沧州，追南兵至滑口，俘获七千余人。累迁都指挥使。淝河之战，真与白义、刘江各帅百骑诱平安军。缚草置囊中为束帛状，安追击，真等佯弃囊走，安军士竞取之。伏发，两军鏖战。真帅壮士直前，斩馘无算。后军不继，安军围之数匝。真被重创，连格杀数十人，顾左右曰：“我义不死敌手。”遂自刎。成祖即位，追封金乡侯，谥忠壮。

真勇健有智略。成祖每追悼之曰：“奋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当冠诸将。”仁宗时，追封宁国公，加号效忠。子通自有传。

陈亨，寿州人。元末扬州万户。从太祖于濠，为铁甲长，擢千户。从大将军北征，守东昌。敌数万奄至，亨固守，出奇兵诱败之。复从徇未下诸城。洪武二年守大同。积功至燕山左卫指挥佥事。数从出塞，迁北平都指挥使。及惠帝即位，擢都督佥事。

燕师起，亨与刘真、卜万守大宁。移兵出松亭关，驻沙河，谋攻遵化。燕兵至，退保关。当是时，李景隆帅五十万众将攻北平。北平势弱，而大宁行都司所领兴州、营州二十余卫，皆西北精锐；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元降将所统番骑彍卒，尤骁勇。卜万将与景隆军合。成祖惧，以计绐亨囚万，遂从刘家口间道疾攻大宁。亨及刘真自松亭回救，中道闻大宁破，乃与指挥徐理、陈文等谋降燕。夜二鼓，袭刘真营。真单骑走广宁，亨等帅众降。成祖尽拔诸军及三卫骑卒，挟宁王以归。自是冲锋陷阵多三卫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

亨、理既降，累从破南军。白沟河之战，亨中创几死。已，攻济南，与平安战铧山，大败。创甚，舆还北平。进都督同知。成祖还军，亲诣亨第劳问。其年十月卒。成祖自为文以祭。比即位，追封泾国公，谥襄敏。长子恭，嗣都督同知。

少子懋，初以舍人从军，立功为指挥佥事。已而将亨兵，功多，累进右都督。永乐元年，封宁阳伯，禄千石。六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宁夏，善抚降卒。明年秋，故元丞相昝卜及平章、司徒、国公、知院十余人，皆帅众相继来降。已而平章都连等叛去，懋追擒之黑山，尽收所部人口畜牧。进侯，益禄二百石。八年从北征，督左掖。十一年巡宁夏边。寻命将山西、陕西二都司及巩昌、平凉诸卫兵，驻宣府。明年从北征，领左哨。战忽失温，与成山侯王通先登，都督硃崇等乘之，遂大捷。明年复镇宁夏。二十年从北征。领御前精骑破敌于屈裂河。别将五千骑循河东北，捕余寇，歼之山泽中。师还，武安侯郑亨将辎重先行，懋伏隘以待。敌来蹑，伏起纵击，敌死过半。还京，赐龙衣玉带，册其女为丽妃。明年将陕西、宁夏、甘肃三镇兵，从征阿鲁台，为前锋。又明年复领前锋，从北征。

成祖之崩于榆木川也，六军在外，京师守备虚弱。仁宗召懋与阳武侯薛禄帅精骑三千驰归，卫京师。命掌前府，加太保，与世侯。宣德元年，从讨乐安。还，仍镇宁夏。三年奏徙灵州城。得黑白二兔以献，宣宗喜，亲画马赐之。懋在镇久，威名震漠北。顾恃宠自恣，乾没钜万。屡被劾，帝曲宥之，命所司征其赃。懋自陈用已尽，诏贷免。

英宗即位，命偕张辅参议朝政，出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其冬，寇掠镇番，懋遣兵援之，解去，以斩获闻。参赞侍郎柴车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遗老弱，冒为都指挥马亮等功受ＣＤ赏，论斩。诏免死，夺禄。久之还禄，奉朝请。十三年，福建贼邓茂七反。都御史张楷讨之无功，乃诏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帅京营、江浙兵往讨。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贼致死于我也。”明年抵建宁，茂七已死，余贼聚尤溪、沙县。诸将欲屠之，懋曰：“是坚贼心也。”乃下令招抚，贼党多降。分道逐捕，悉平之。已而沙县贼复炽，久不定。会英宗北狩，景帝立，遂诏班师。言官劾之，以贼平不问。仍加太保，掌中府，兼领宗人府事。英宗复位，益禄二百石。天顺七年卒，年八十四。赠浚国公，谥武靖。

懋修髯伟貌，声如洪钟。胸次磊落，敬礼士大夫。“靖难”功臣至天顺时无在者，惟懋久享禄位，数废数起，卒以功名终。

长子晟有罪，弟润嗣。润卒，弟瑛嗣，减禄之半，嗣侯。十六年而晟子辅已长，乃令辅嗣，瑛免为勋卫。辅后坐事失侯。卒，无子。复封瑛孙继祖为侯，传爵至明亡。

徐理，西平人。洪武时，为永清中护卫指挥佥事，改营州卫。既降，为右军副将。每战先登，有功。成祖将袭沧州，命理及陈旭潜于直沽造浮桥，以济师。累进都指挥佥事，封武康伯。还守北平。理驭下宽，得士卒心。永乐六年卒。再传至孙勇，无子绝封。

陈文，降后为前军左副将。战小河，死于阵。

房宽，陈州人。洪武中，以济宁左卫指挥从徐达练兵北平，遂为北平都指挥同知，移守大宁。宽在边久，凡山川夂塞，殊域情伪，莫不毕知，然不能抚士卒。燕兵奄至，城中缚宽以降。成祖释之，俾领其众。战白沟河，将右军，失利。从克广昌、彰德，进都督佥事。以旧臣，略其过。封思恩侯，禄八百石，世指挥使。永乐七年卒。

刘才，字子才，霍丘人。元末为元帅，明兴归附，历营州中护卫指挥佥事。燕师袭大宁，才降。从战有功，封广恩伯，禄九百石，世指挥同知。永乐八年，从北征，督右掖。失律议罪，既而宥之。二十一年偕隆平侯张信理永平、山海边务。明年复从北征，至怀来，以疾还。才悃愊无华，不为苟合，亦不轻訾毁人，甚为仁宗所重。宣德五年卒。

赞曰：惠帝承太祖遗威余烈，国势初张，仁闻昭宣，众心悦附。成祖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未尝有万全之计也。乃道衍首赞密谋，发机决策。张玉、硃能之辈戮力行间，转战无前，陨身不顾。于是收劲旅，摧雄师，四年而成帝业。意者天之所兴，群策群力，应时并济。诸人之得为功臣首也，可不谓厚幸哉！

列传第三十四

张武 陈珪 孟善 郑亨 徐忠 郭亮（赵彝） 张信（唐云） 徐祥 李浚 孙岩（房胜） 陈旭 陈贤 张兴 陈志 王友

张武，浏阳人。豁达有勇力，稍涉书史。为燕山右护卫百户。从成祖起兵，克蓟州，取雄县，战月漾桥，乘胜抵鄚州。与诸将败耿炳文于真定。夹河之战，帅壮士为前锋，突阵，佯败走。南军追之，武还击，南军遂溃。攻西水寨，前军夜失道，南军来追。武引兵伏要路，击却之。战小河，陈文殁于阵。武帅敢死士自林间突出，与骑兵合，大破南军，斩首二万级，溺死无算。累授都督同知。成祖即位，论功封成阳侯，禄千五百石，位次硃能下。是时侯者，陈珪、郑亨、孟善、火真、顾成、王忠、王聪、徐忠、张信、李远、郭亮、房宽十三人，武为第一。还守北平。永乐元年十月卒。出内厩马以赙，赠潞国公，谥忠毅。无子，爵除。

陈珪，泰州人。洪武初，从大将军徐达平中原，授龙虎卫百户，改燕山中护卫。从成祖出塞为前锋，进副千户。已，从起兵，积功至指挥同知。还佐世子居守。累迁都督佥事，封泰宁侯，禄千二百石。佐世子居守如故。永乐四年董建北京宫殿，经画有条理，甚见奖重。八年，帝北征，偕驸马都尉袁容辅赵王留守北京。十五年命铸缮工印给珪，并设官属，兼掌行在后府。十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赠靖国公，谥忠襄。

子瑜嗣。二十年从北征。失律，下狱死。兄子钟嗣。再传至瀛，殁土木，赠宁国公，谥恭愍。弟泾嗣。天顺六年镇广西。明年九月，瑶贼作乱，泾将数千人驻梧州。是冬，大藤贼数百人夜入城，杀掠甚众。泾拥兵不救。征还，下狱论斩。寻宥之。卒。子桓嗣。弘治初，镇宁夏。中贵人多以所亲冒功赏，桓拒绝之，为所谮，召还。卒。数传至延祚，明亡，爵除。

孟善，海丰人，仕元为山东枢密院同佥。明初归附，从大军北征，授定远卫百户。从平云南，进燕山中护卫千户。燕师起，攻松亭关，战白沟河，皆有功。已，守保定。南军数万攻城，城中兵才数千，善固守，城完。累迁右军都督同知，封保定侯，禄千二百石。永乐元年镇辽东。七年召还北京，须眉皓白。帝悯之，命致仕。十年六月卒。赠滕国公，谥忠勇。

子瑛嗣。将左军，再从北征，督运饷。仁宗即位，为左参将，镇交阯。坐庶兄常山护卫指挥贤永乐中谋立赵王事，并夺爵，毁其券，谪云南。宣德六年放还，充为事官于宣府。英宗即位，授京卫指挥使。卒，子俊嗣官。天顺初，以恩诏与伯爵。卒，子昂嗣。卒，爵除。

郑亨，合肥人。父用，洪武时，积功为大兴左卫副千户。请老，亨嗣职。洪武二十五年，应募持檄谕鞑靼，至斡难河。还，迁密云卫指挥佥事。

燕师起，以所部降。战真定，先登，进指挥使。袭大宁，至刘家口，诸将将攻关，成祖虑守关卒走报大宁得为备，乃令亨将劲骑数百卷旆登山，潜出关后，断其归路。急攻之，悉缚守关者，遂奄至大宁。进北平都指挥佥事。夜帅众破郑村坝兵，西破紫荆关，掠广昌，取蔚州，直抵大同。还战白沟河，逐北至济南，进都指挥同知。攻沧州，军北门，扼饷道东昌。战败，收散卒，还军深州。明年战夹河、藁城，略地至彰德，耀兵河上。还屯完县。明年从破东平、汶上，军小河。战败，王真死。诸将皆欲北还，惟亨与硃能不可。入京师，历迁中府左都督，封武安侯，禄千五百石，予世券。留守北京。时父用犹在，受封爵视亨。

永乐元年，充总兵官，帅武成侯王聪、安平侯李远备宣府。亨至边，度宣府、万全、怀来形便，每数堡相距，中择一堡可容数堡士马者，为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谨□□望。寇至，夜举火，昼鸣砲，并力坚守。规画周详，后莫能易。三年二月召还，旋遣之镇。七年秋，备边开平。

明年，帝北征，命亨督运。出塞，将右哨，追败本雅失里。大军与阿鲁台遇。亨帅众先，大破之。论功为诸将冠。其冬仍出镇宣府。十二年复从北征，领中军。战忽失温，追敌中流矢却，复与大军合破之。二十年复从出塞，将左哨，帅卒万人，治龙门道过军，破兀良哈于屈裂河。将辎重还，击破寇之追蹑者，仍守开平。成祖凡五出塞，亨皆在行。

仁宗即位，镇大同。洪熙元年二月，颁制谕及将军印于各边总兵官。亨佩征西前将军印。在镇垦田积谷，边备完固，自是大同希寇患。宣德元年召掌行后府事。已，仍镇大同，转饷宣府。招降迤北部长四十九人，请于朝，厚抚之，归附者相属。九年二月卒于镇。

亨严肃重厚，善抚士卒，耻掊克。在大同时，镇守中官挠军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悦，然其卒也，深悼惜之。赠漳国公，谥忠毅。妾张氏，自经以殉，赠淑人。子能嗣，传爵至明亡。

徐忠，合肥人，袭父爵为河南卫副千户。累从大军北征，多所俘获，进济阳卫指挥佥事。洪武末，镇开平。燕兵破居庸、怀来，忠以开平降。从徇滦河，与陈旭拔其城。李景隆攻北平，燕师自大宁还救。至会州，置五军：张玉将中军，硃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房宽将后军，忠号骁勇，使将前军。遂败陈晖于白河，破景隆于郑村坝。白沟河之战，忠单骑突阵。一指中流矢，未暇去镞，急抽刀断之。控满疾驱，殊死战。燕王乘高见之，谓左右曰："真壮士也！"进攻济南，克沧州，大战东昌、夹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东阿、东平、汶上，大战灵璧。遂从渡江入京师。自指挥同知累迁都督佥事。封永康侯，禄一千一百石，予世券。

忠每战，摧锋跳荡，为诸将先。而驭军甚严，所过无扰。善抚降附，得其死力。事继母以孝闻。夜归，必揖家庙而后入。俭约恭谨，未尝有过。成祖北巡，以忠老成，留辅太子监国。永乐十一年八月卒。赠蔡国公，谥忠烈。

传爵至裔孙锡登，崇祯末，死于贼。从兄锡胤尝袭侯，卒，无子。其妻硃氏，成国公纯臣女也。夫殁，楼居十余年，不履地。城陷，捧庙主自焚死。

郭亮，合肥人，为永平卫千户。燕兵至永平，与指挥赵彝以城降，即命为守。时燕师初起，先略定旁郡邑。既克居庸、怀来，山后诸州皆下。而永平地接山海关，障隔辽东。既降，北平益无患，成祖遂南败耿炳文于真定。既而辽东镇将江阴侯吴高、都督杨文等围永平，亮拒守甚固。援师至，内外合击，高退走。未几，高中谗罢，杨文代将，复率众来攻。亮及刘江合击，大败之。累进都督佥事。成祖即位，以守城功封成安侯，禄千二百石，世伯爵。永乐七年守开平，以不检闻。二十一年三月卒。赠兴国公，谥忠壮。妾韩氏自经以殉，赠淑人。

子晟当嗣伯，仁宗特命嗣侯。宣德五年，坐扈驾先归革爵，寻复之。无子，弟昂嗣伯，传爵至明亡。

赵彝，虹人。洪武时，为燕山右卫百户。从傅友德北征，城宣府、万全、怀来，擢永平卫指挥佥事。降燕，历诸战皆有功，累迁都指挥

使。成祖称帝，封忻城伯，禄千石。永乐八年，镇宣府，尝从北征。坐盗饷下狱，得释。寻以吕梁洪湍险，命彝镇徐州经理。复以擅杀运丁、盗官粮，为都御史李庆所劾。命法司论治，复得释。仁宗立，召还。宣德初卒。子荣嗣。数传至之龙。崇祯末，协守南京，大清兵下江南，之龙迎降。

张信，临淮人。父兴，永宁卫指挥佥事。信嗣官，移守普定、平越，积功进都指挥佥事。

惠帝初即位，大臣荐信谋勇，调北平都司。受密诏，令与张昺、谢贵谋燕王。信忧惧不知所为。母怪问之，信以告。母大惊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成祖称病，信三造燕邸，辞不见。信固请，入拜床下。密以情输成祖，成祖矍然起立，召诸将定计，起兵，夺九门。成祖入京师，论功比诸战将，进都督佥事。封隆平侯，禄千石，与世伯券。

成祖德信甚，呼为"恩张"。欲纳信女为妃，信固辞，以此益见重。凡察藩王动静诸密事，皆命信。信怙宠颇骄。永乐八年冬，都御史陈瑛言信"无汗马劳，忝冒侯爵，恣肆贪墨，强占丹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请下有司验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区，耕农水道所经，家僮阻之以擅利。王闻，即归其地于官。今信何敢尔！"命法司杂治之。寻以旧勋不问。二十年从北征，督运饷。大阅于隰宁，信辞疾不至，谪充办事官。已而复职。

仁宗即位，加少师，并支二俸，与世侯券。宣德元年，从征乐安。三年，帝巡边，征兀良哈，命居守。明年督军万五千人浚河西务河道。正统七年五月卒于南京。赠郧国公，谥恭僖。

子镛，自立功为指挥佥事，先卒。子淳嗣，传爵至明亡。

有唐云者，燕山中护卫指挥也，不知所自起。成祖既杀张昺、谢贵等，将士犹据九门，闭甕城，陈戈戟内向。张玉等夜袭之，已克其八，惟西直门不下。成祖令云解甲，骑马导从如平时，谕守者曰："天子已听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后者戮。"云于诸指挥中年最长，素信谨，将士以为不欺，遂散。时众心未附，云告以天意所向，众乃定。云从成祖久，出入左右，甚见倚任。先后出师，皆留辅世子。南兵数攻城，拒守甚力，战未尝失利。累迁都指挥使。成祖称帝，封新昌伯，世指挥使。明年七月卒。赐赉甚厚。

徐祥，大冶人。初仕陈友谅，归太祖于江州，积功至燕山右护卫副千户。成祖以其谨直，命侍左右。从起兵，转战四年，皆有功，累进都指挥使。成祖即位，论功封兴安伯，禄千石。时封伯者，祥及徐理、李浚、张辅、唐云、谭忠、孙岩、房胜、赵彝、陈旭、刘才、茹瑺、王佐、陈瑄十四人，祥第一。祥在诸将中年稍长。及封，益勤慎。永乐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三。

孙亨嗣。十二年从北征，为中军副将。至土剌河，获马三千。还守开平，将轻骑往来兴和、大同备边。后屡从出塞。宣德元年，以右副将征交址，无功，夺爵。英宗即位，复之。正统九年，征兀良哈，出界岭口、河北川，进侯。出镇陕西，召还。天顺初卒，谥武襄。

子贤嗣伯，以跛免朝谒，给半禄，卒。子盛嗣，卒，无子。再从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继祖母，定襄伯郭登女。至是其孙争袭。朝议以郭氏初尝适人，法不当为正嫡，良竟得嗣。良时年五十，家贫，佣大中桥汲水。都督府求兴安伯后，良乃谢其邻而去，佥书南京中府。忤刘瑾，革禄二百石。传爵至明亡。

李濬，和州人。父旺，洪武中燕山左护卫副千户。濬嗣官，从起兵，夺九门。招募蓟州、永平壮勇数千人，破南军于真定。从收大宁。郑村坝之战，帅精骑突阵，众鼓噪乘之，大捷。转战山东，为前锋。至小河，猝与南军遇，帅敢死士先断河桥，南军不能争。成祖至，遂大败之。累迁都指挥使，封襄城伯，禄千石。永乐元年出镇江西。永新盗起，捕诛其魁。寻召还。三年十一月卒。

子隆，字彦平，年十五嗣封。雄伟有将略。数从北征，出奇料敌，成祖器之。即迁都，以南京根本地，命隆留守。仁宗即位，命镇山海关。未几，复守南京。隆读书好文，论事侃侃，清慎守法，尤敬礼士大夫。在南京十八年，前后赐玺书二百余。及召还，南都民流涕送之江上。正统五年入总禁军。十一年巡大同边，赐宝刀一，申饬戒备，内外凛凛。讫还，不僇一人。明年卒。子珍嗣。殁于土木，赠侯，谥悼僖。无子。

弟瑾嗣。成化三年，四川都掌蛮叛，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往讨。兵部尚书程信督之。师至永宁，分六路进。瑾与信居中节制，尽破诸蛮寨。前后斩首四千五百有奇，获铠仗、牲畜无算。分都掌地，设官建治控制之。师还，进侯，累加太保。弘治二年卒。赠芮国公，谥壮武。瑾性宽弘，能下士。兄琏以貌寝，不得嗣。瑾敬礼甚厚。琏卒，抚

其子鄜如己子。瑾子黼嗣伯，数年卒。无子，鄜得嗣。

四传至守锜，累典营务，加太子少保。崇祯初，总督京营，坐营卒为盗落职，忧愤卒。子国祯嗣。有口辩。尝召对，指陈兵事甚悉，帝信以为才。十六年命总督京营，倚任之，而国祯实无他能。明年三月，李自成犯京师。三大营兵不战而溃。再宿，城陷。贼勒国祯降，国祯解甲听命。责贿不足，被拷折踝，自缢死。

孙岩，凤阳人。从太祖渡江，累官燕山中护卫千户，致仕。燕师起，通州守将房胜以城降。王以岩宿将，使与胜协守。南军至，攻城甚急，楼堞皆毁。岩、胜多方捍御。已，复突门力战，追奔至张家湾，获饷舟三百。累擢都指挥佥事。论功，以旧臣有守城功，封应城伯，禄千石。永乐十一年，备开平，旋移通州。以私憾椎杀千户，夺爵，安置交阯。已而复之。十六年卒。赠侯，谥威武。子亨嗣，传至明亡，爵除。

房胜，景陵人。初从陈友谅。来归，累功至通州卫指挥佥事。燕兵起北平，胜首以通州降。成祖即位，以守城功，封富昌伯，禄千石，世指挥使。永乐四年卒。

陈旭，全椒人。父彬，从太祖为指挥佥事。旭嗣官，为会州卫指挥同知，举城降燕。从徇滦河，功多。力战真定。守德州，盛庸兵至，弃城走。置不问。从入京师，封云阳伯，禄千石。永乐元年，命巡视中都及直隶卫所军马城池。四年从英国公张辅征交阯，为右参将。偕丰城侯李彬破西都。师还，与彬各加禄五百石。已而陈季扩叛，复从辅往剿。辅还，又命副沐晟。八年以疾卒于军。无子，封绝。

陈贤，寿州人。初从太祖立功，授雄武卫百户。从征西番、云南；北征至捕鱼儿海，皆有功。历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燕师起，从诸将转战，常突阵陷坚。军中称其骁勇。累迁都督佥事。永乐元年四月，成祖虑功臣封有遗阙，令邱福等议。福等言都督佥事李彬功不在房宽下，泾国公子懋、金乡侯子通俱未袭爵，而陈贤、张兴、陈志、王友功与刘才等。于是封彬丰城侯，懋、通与贤等四人并封伯，禄皆千石。贤封荣昌伯。八年充神机将军，从北征。十三年十一月卒。

子智，前立功为常山右护卫指挥，嗣父爵。宣德中，以参将佩征夷将军印，镇交阯。怯不任战，又与都督方政相失。黎利势盛，不能御，败绩。夺爵，充为事官。从王通立功。寻以弃地还，下狱。得释。正统初，复为指挥使。

张兴，寿州人。起卒伍，为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从起兵，功多，累迁都指挥同知。从子勇，有力敢战，从兴行阵为肘腋。兴尝单骑追敌，被数十创，伤重不任战。以勇嗣指挥使，代将其兵。再论功，兴封安乡伯。永乐五年正月卒。无子。

勇嗣。永乐八年从北征，失律，谪交阯。赦还复爵，卒。子安嗣。正统十三年镇广东。黄萧养寇广州，安帅舟师遇贼于戚船澳。安方醉卧，官军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贼薄之，军溃。安溺死。传爵至光灿，死流寇。

陈志，巴人。洪武中，为燕山中护卫指挥佥事。从起兵，累迁都指挥同知，封遂安伯。志素以恭谨受知，戮力戎行，始终不懈。永乐八年五月卒。

孙瑛嗣。屡从出塞，镇永平、山海、蓟州，城云州、独石。爽闯有将材。然贪残，人多怨者。卒，子埙嗣。殁于土木，谥荣怀。弟韶嗣。卒。孙鏸嗣。总蓟州兵。朵颜入寇，御却之。嘉靖初，叙奉迎功，加太子太保，进少保，委寄亚武定侯郭勋。嗣伯六十余年卒。又五传而明亡。

王友，荆州人。袭父职为燕山护卫百户。从起兵，定京师。论功当侯，以骄纵，授都指挥佥事。及邱福等议上，乃封清远伯。明年充总兵官，帅舟师沿海捕倭。倭数掠海上，友无功，帝切责之。已，大破倭。帝喜，降敕褒劳，寻召还。四年从征交阯，与指挥柳琮合兵破筹江栅，困枚、普赖诸山，斩首三万七千余级。六年七月进侯，加禄五百石，与世券。明年，再征交阯，为副总兵。八年还，从北征，督中军。别与刘才筑城饮马河上。会知院失乃干欲降，帝令友将士卒先行，谕以遇敌相机剿灭。友等至，与敌相距一程，迂道避之应昌。军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屡旨切责，夺其军属张辅。还令群臣议罪。已而赦之。十二年，坐妾告友夫妇诽谤。有验，夺爵。未几卒。仁宗即位，官其子顺为指挥佥事。

赞曰：张武、陈珪诸人，或从起籓封，或率先归附，皆偏裨列校，非有勇略智计称大将材也。一旦遘风云之会，剖符策功，号称佐命，与太祖开国诸臣埒，酬庸之义不亦厚欤！

列传第三十五

○解缙 黄淮 胡广 金幼孜 胡俨

解缙，字大绅，吉水人。祖子元，为元安福州判官。兵乱，守义死。父开，太祖尝召见论元事。欲官之，辞去。

缙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甚见爱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又今《六经》残缺。《礼记》出于汉儒，踳驳尤甚，宜及时删改。访求审乐之儒，大备百王之典，作乐书一经以惠万世。尊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说、箕子于太学。孔子则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祀以为先师，而以颜、曾、子思、孟子配。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以颜路、曾晳、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复扫地之规，尊祖宜备七庙之制。奉天不宜为筵宴之所，文渊未备夫馆阁之隆。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倡优，易置寺阉。执戟陛墀，皆为吉士；虎贲趣马，悉用俊良。除山泽之禁税，蠲务镇之征商。木辂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垦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贪。释、老之壮者驱之，俾复于人伦；经咒之妄者火之，俾绝其欺诳。绝鬼巫，破淫祀，省冗官，减细县。痛惩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听复，杖八十以无加。妇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系；大臣有过恶当诛，不宜加辱。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

近年以来，台纲不肃。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甚非所以励清要、长风采也。御史纠弹，皆承密旨。每闻上有赦宥，则必故为执持。意谓如此，则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鬻悍之夫，阖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篋，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古者善恶，乡邻必记。今虽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劝，旌之复之，为民表帅。将见作新于变，至于比屋可封不难矣。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积之以渐，至有九年之食无难者。

臣闻仲尼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近世狃于晏安，堕名城，销锋镝，禁兵讳武，以为太平。一旦有不测之虞，连城望风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宽之以岁月，守之以里胥，额设弓手，兼教民兵。开武举以收天下之英雄，广乡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时多有书院学田，贡士有庄，义田有族，皆宜兴复而广益之。

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

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尚书、侍郎，内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员外，内职也，而以名于六属。御史词臣，所以居宠台阁；郡守县令，不应回避乡邦。同寅协恭，相倡以礼。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臣以为自今非犯罪恶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厉，小有过差，蒲鞭示辱，亦足惩矣。

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陈献，略无次序，惟陛下幸垂鉴焉。书奏，帝称其才。已，复献《太平十策》，文多不录。

缙尝入兵部索皁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韩国公李善长得罪死，缙代郎中王国用草疏白其冤。又为同官夏长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衔之。时近臣父皆得入觐。缙父开至，帝谓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归八年，太祖崩，缙入临京师。有司劾缙违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谪河州卫吏。时礼部侍郎董伦方为惠帝所信任，缙因寓书于伦曰："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冉阝哈术来归，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稍忤机权，其徒必贰。此类非一，颇皆亿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事，为詹徽所疾，欲中以危法。伏蒙圣恩，申之慰谕，重以镪赐，令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是以数鸣知感。冀还京师，得望天颜，或遂南还，父子相见，即更生之日也。"伦乃荐缙，召为翰林待诏。

成祖入京师，擢侍读。命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书成，赐银币。永乐二年，皇太子立，进缙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帝尝召缙等曰："尔七人朝夕左右，朕嘉尔勤慎，时言之宫中。恒情，慎初易，保终

难，愿共勉焉。”因各赐五品服，命七人命妇朝皇后于柔仪殿，后劳赐备至。又以立春日赐缙等金绮衣，与尚书埒。缙等入谢，帝曰：“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一日，帝御奉天门，谕六科诸臣直言，因顾缙等曰：“王、魏之风，世不多有。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共勉之。”其年秋，胡俨出为祭酒，缙等六人从容献纳。帝尝虚己以听。

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又以定储议，为汉王高煦所忌，遂致败。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邱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会大发兵讨安南，缙谏。不听。卒平之，置郡县。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浸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久之，福等议稍稍传达外廷，高煦遂谮缙泄禁中语。明年，缙坐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礼部郎中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阯，命督饷化州。

永乐八年，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皇太子而还。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缙时方偕检讨王偁道广东，览山川，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奏至，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词连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硃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至刚，皆下狱。汝玉、贯、纮、引高、得抃皆瘐死。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

方缙居翰林时，内官张兴恃宠笞人左顺门外，缙叱之，兴敛手退。帝尝书廷臣名，命缙各疏其短长。缙言：“蹇义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俊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戆直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驵侩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问尹昌隆、王汝玉。缙对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后仁宗即位，出缙所疏示杨士奇曰：“人言缙狂，观所论列，皆有定见，不狂也。”诏归缙妻子宗族。

缙初与胡广同侍成祖宴。帝曰："尔二人生同里，长同学，仕同官。缙有子，广可以女妻之。"广顿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约婚。缙败，子祯亮徙辽东，广欲离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无二。"及赦还，卒归祯亮。

正统元年八月，诏还所籍家产。成化元年，复缙官，赠朝议大夫。始缙言汉王及安南事得祸。后高煦以叛诛。安南数反，置吏未久，复弃去。悉如缙言。

缙兄纶，洪武中亦官御史。性刚直。后改应天教授。子祯期，以书名。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国珍据温州，遁迹避伪命。淮举洪武末进士，授中书舍人。成祖即位，召对称旨，命与解缙常立御榻左，备顾问。或至夜分，帝就寝，犹赐坐榻前语，机密重务悉预闻。既而与缙等六人并直文渊阁，改翰林编修，进侍读。议立太子，淮请立嫡以长。太子立，迁左庶子兼侍读。永乐五年，解缙黜，淮进右春坊大学士。明年与胡广、金幼孜、杨荣、杨士奇同辅导太孙。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义、金忠、杨士奇辅皇太子监国。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还，太子遣使迎稍缓，帝重入高煦谮，悉征东宫官属下诏狱，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

仁宗即位，复官。寻擢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同掌内制。丁母忧，乞终制。不许。明年，进少保、户部尚书，兼大学士如故。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汉王久蓄异志，中外疑惧，淮忧危呕血。宣德元年，帝亲征乐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许之。父性年九十，奉养甚欢。及性卒，赐葬祭，淮诣阙谢。值灯时，赐游西苑，诏乘肩舆登万岁山。命主会试，比辞归，饯之太液池，帝为长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复来。"明年入贺。英宗立，再入朝。正统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谥文简。

淮性明果，达于治体。永乐中，长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监国，命丰城侯李彬讨之。汉王忌太子有功，诡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将，必能灭贼，愿急遣。"彬卒擒法良。又时有告党逆者。淮言于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不宜复理。"吏部追论"靖难"兵起时，南人官北地不即归附者，当编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广。"帝皆从之。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蕃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

酋长以盟。众议欲许之。淮曰：“彼势分则易制，一则难图矣。”帝顾左右曰：“黄淮论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西域僧大宝法王来朝，帝将刻玉印赐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赐诸番制敕，用‘敕命’、‘广运’二宝。今此玉较大，非所以示远人、尊朝廷。”帝嘉纳。其献替类如此。然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或谓解缙之谪，淮有力焉。其见疏于宣宗也，亦谓杨荣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胡广，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寿昌，以字行。陈友谅陷吉安，太祖遣兵复之，将杀胁从者千余人。子祺走谒帅，力言不可，得免。洪武三年，以文学选为御史，上书请都关中。帝称善，遣太子巡视陕西。后以太子薨，不果。子祺出为广西按察佥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冤狱，毁淫祀，修废堰，民甚德之。迁延平知府，卒于任。广，其次子也。建文二年，廷试。

时方讨燕，广对策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语，帝亲擢广第一，赐名靖，授翰林修撰。

成祖即位，广偕解缙迎附。擢侍讲，改侍读，复名广。迁右春坊右庶子。永乐五年，进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帝北征，与杨荣、金幼孜从。数召对帐殿，或至夜分。过山川厄塞，立马议论，行或稍后，辄遣骑四出求索。尝失道，脱衣乘骣马渡河，水没马及腰以上，帝顾劳良苦。广善书，每勒石，皆命书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长孙从，命广与荣、幼孜军中讲经史。十四年，进文渊阁大学士，兼职如故。帝征乌思藏僧作法会，为高帝、高后荐福，言见诸祥异。广乃献《圣孝瑞应颂》，帝缀为佛曲，令宫中歌舞之。礼部郎中周讷请封禅，广言其不可，遂不许。广上《却封禅颂》，帝益亲爱之。

广性缜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职务，出未尝告人。时人以方汉胡广。然颇能持大体。奔母丧还朝，帝问百姓安否。对曰：“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帝纳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文臣得谥，自广始。丧还，过南京，太子为致祭。明年，官其子穜翰林检讨。仁宗立，加赠广少师。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检讨，与解缙等同直文渊阁，迁侍讲。时翰林坊局臣讲书东宫，皆先具经义，阁臣阅正，呈帝览，乃进讲。解缙《书》，杨士奇《易》，胡广《诗》，幼孜《春秋》，因进《春秋要旨》三卷。

永乐五年，迁右谕德兼侍讲，因谕吏部，直内阁诸臣胡广、金幼孜等考满，勿改他任。七年从幸北京。明年北征，幼孜与广、荣扈行，驾驻清水源，有泉涌出。幼孜献铭，荣献诗，皆劳以上尊。帝重幼孜文学，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幼孜据鞍起草立就。使自瓦剌来，帝召幼孜等傍舆行，言敌中事，亲倚甚。尝与广、荣及侍郎金纯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坠马，广、纯去不顾。荣为结鞍行，行又辄坠，荣乘以己骑，明日始达行在所。是夜，帝遣使十余辈迹荣、幼孜，不获。比至，帝喜动颜色。自后北征皆从，所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十二年命与广、荣等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迁翰林学士。十八年与荣并进文渊阁大学士。

二十二年从北征，中道兵疲。帝以问群臣，莫敢对，惟幼孜言不宜深入，不听。次开平，帝谓荣、幼孜曰："朕梦神人语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荣、幼孜对曰："陛下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命草诏，招谕诸部。还军至榆木川，帝崩。秘不发丧。荣讣京师，幼孜护梓宫归。仁宗即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寻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是年十月命幼孜、荣、士奇会录罪囚于承天门外。诏法司，录重囚必会三学士，委寄益隆。帝御西角门阅廷臣制诰，顾三学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杜口。朕与卿等当深用为戒。"因取五人诰词，亲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幼孜等顿首称谢。洪熙元年进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学士如故，并给三俸。寻乞归省母。明年，母卒。

宣宗立，诏起复，修两朝实录，充总裁官。三年持节宁夏，册庆府郡王妃。所过询兵民疾苦，还奏之。帝嘉纳焉。从巡边，度鸡鸣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辽，尝过此山。"幼孜对曰："太宗寻悔此役，故建悯忠阁。"帝曰："此山崩于元顺帝时，为元亡征。"对曰："顺帝亡国之主，虽山不崩，国亦必亡。"宣德六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赠少保，谥文靖。

幼孜简易静默，宽裕有容。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名其宴居之室曰"退庵"。疾革时，家人嘱请身后恩，不听，曰："此君子所耻也。"

胡俨，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学，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洪武中以举人授华亭教谕，能以师道自任。母忧，服除，改长垣，乞便地就养，复改余干。学官许乞便地自俨始。

建文元年，荐授桐城知县。凿桐陂水，溉田为民利。县有虎伤人。俨斋沐告于神，虎遁去。桐人祀之硃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练子宁荐于朝曰："俨学足达天人，智足资帷幄。"比召至，燕师已渡江。

成祖即位，曰："俨知天文，其令钦天监试。"既试，奏俨实通象纬、气候之学。寻又以解缙荐，授翰林检讨，与缙等俱直文渊阁，迁侍讲，进左庶子。父丧，起复。俨在阁，承顾问，尝不欲先人，然少戆。永乐二年九月，拜国子监祭酒，遂不预机务。时用法严峻，国子生托事告归者坐戍边。俨至，即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俨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辅皇太孙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国子监祭酒。

当是时，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俨馆阁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赐敕奖劳，进太子宾客，仍兼祭酒。致仕，复其子孙。

宣宗即位，以礼部侍郎召，辞归。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师礼。俨与言，未尝及私。自处淡泊，岁时衣食才给。初为湖广考官，得杨溥文，大异之，题其上曰："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为公孙之阿曲。"世以为知人。正统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赞曰：明初罢丞相，分事权于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渊阁，预机务。沿及仁、宣，而阁权日重，实行丞相事。解缙以下五人，则词林之最初入阁者也。夫处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贵于厚重不泄。缙少年高才，自负匡济大略，太祖俾十年进学，爱之深矣。彼其动辄得谤，不克令终，夫岂尽嫉贤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欤。黄淮功在辅导，胡广、金幼孜劳著扈从，胡俨久于国学。观诸臣从容密勿，随事纳忠，固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已也。

列传第三十六

○杨士奇 杨荣曾孙旦 杨溥马愉

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随母适罗氏，已而复宗。贫甚。力学，授徒自给。多游湖、湘间，馆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寻命吏部考第史馆诸儒。尚书张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经生言也。"奏第一。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成祖即位，改编修。已，简入内阁，典机务。数月进侍讲。

永乐二年选宫僚，以士奇为左中允。五年进左谕德。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人有小过，尝为揜覆之。广东布政使徐奇载岭南土物馈廷臣，或得其目籍以进。帝阅无士奇名，召问。对曰："奇赴广时，群臣作诗文赠行，臣适病弗预，以故独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当无他意。"帝遽命毁籍。

六年，帝北巡，命与蹇义、黄淮留辅太子。太子喜文辞，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士奇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太子称善。

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怜赵王年少，宠异之。由是两王合而间太子，帝颇心动。九年还南京，召士奇问监国状。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帝悦。十一年正旦，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勿罢朝贺。侍郎仪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罢贺。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辅太子居守。汉王谮太子益急。帝还，以迎驾缓，尽征东宫官黄淮等下狱。士奇后至，宥之。召问太子事。士奇顿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诸臣交章劾士奇不当独宥，遂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十四年，帝还京师，微闻汉王夺嫡谋及诸不轨状，以问蹇义。义不对，乃问士奇。对曰："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还宫。居数日，帝尽得汉王事，削两护卫，处之乐安。明年进士奇翰林学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学士，仍

兼学士。明年复坐辅导有阙，下锦衣卫狱，旬日而释。

仁宗即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帝御便殿，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见士奇，谓二人曰："新华盖学士来，必有谠言，试共听之。"士奇入言："恩诏减岁供甫下二日，惜薪司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前诏戾。"帝立命减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吕震请即吉。士奇不可。震厉声叱之。蹇义兼取二说进。明日，帝素冠麻衣绖而视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国公张辅服如之。朝罢，帝谓左右曰："梓宫在殡，易服岂臣子所忍言，士奇执是也。"进少保，与同官杨荣、金幼孜并赐"绳愆纠缪"银章，得密封言事。寻进少傅。

时簿司守令来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司，岁课其驹。士奇曰："朝廷选贤授官，乃使牧马，是贵畜而贱士也，何以示天下后世。"帝许中旨罢之，已而寂然。士奇复力言。又不报。有顷，帝御思善门，召士奇谓曰："朕向者岂真忘之。闻吕震、李庆辈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为所伤，不欲因卿言罢耳，今有辞矣。"手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养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顿首谢。群臣习朝正旦仪，吕震请用乐，士奇与黄淮疏止。未报。士奇复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报可。越日，帝召谓曰："震每事误朕，非卿等言，悔无及。"命兼兵部尚书，并食三禄。士奇辞尚书禄。

帝监国时，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诏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则诏书不信，惧者众矣。如汉景帝之待卫绾，不亦可乎。"帝即罢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谦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为白其罔，得复秩。又大理少卿弋谦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谦应诏陈言。若加之罪，则群臣自此结舌矣。"帝立进谦副都御史，而下敕引过。

时有上书颂太平者，帝以示诸大臣，皆以为然。士奇独曰："陛下虽泽被天下，然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更休息数年，庶几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顾蹇义等曰："朕待御等以至诚，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无一言。岂果朝无阙政，天下太平耶？"诸臣惭谢。是年四月，帝赐士奇玺书曰："往者朕膺监国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国忘身，屡历艰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谟入告，期予于治，正固不二，简在朕心。兹创制'杨贞，一印赐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誉。"寻修《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俱充总裁官。未几，帝不豫，召士奇与蹇义、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召太子于南京。

宣宗即位，修《仁宗实录》，仍充总裁。宣德元年，汉王高煦反。帝亲征，平之。师还，次献县之单家桥，侍郎陈山迎谒，言汉、赵二王实同心，请乘势袭彰德执赵王。荣力赞决。士奇曰："事当有实，天地鬼神可欺乎？"荣厉声曰："汝欲挠大计耶！今逆党言赵实与谋，何谓无辞？"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意乎？"时惟杨溥与士奇合。将入谏，荣先入，士奇继之，阍者不纳。寻召义、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无罪赵意，移兵事得寝。比还京，帝思士奇言，谓曰："今议者多言赵王事，奈何？"士奇曰："赵最亲，陛下当保全之，毋惑群言。"帝曰："吾欲封群臣章示王，令自处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玺书幸甚。"于是发使奉书至赵。赵王得书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谢，且献护卫，言者始息。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谓士奇曰："赵王所以全，卿力也。"赐金币。

时交阯数叛。屡发大军征讨，皆败没。交阯黎利遣人伪请立陈氏后。帝亦厌兵，欲许之。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下，皆言与之无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荣谋。二人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绥荒服，不为无名。汉弃珠厓，前史以为美谈，不为示弱，许之便。"寻命择使交阯者。蹇义荐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虽蛮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国。"帝是之，别遣使。于是弃交阯，罢兵，岁省军兴巨万。

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谒陵，召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士奇、荣、幼孜、溥，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劳之。帝又语士奇曰："太后为朕言，先帝在青宫，惟卿不惮触忤，先帝能从，以不败事。又诲朕当受直言。"士奇对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愿陛下念之。"寻敕鸿胪寺。士奇老有疾，趋朝或后，毋论奏。帝尝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庙之身自轻？"帝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后数日，获二盗，有异谋。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帝以四方屡水旱，召士奇议下诏宽恤，免灾伤租税及官马亏额者。士奇因请并蠲逋赋薪刍钱，减官田额，理冤滞，汰工役，以广德意。民大悦。逾二年，帝谓士奇曰："恤民诏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废格者论如法。"士奇复请抚逃民，察墨吏，举文学、武勇之士，令极刑家子孙皆得仕进。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皆报可。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

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

帝之初即位也，内阁臣七人。陈山、张瑛以东宫旧恩入，不称，出为他官。黄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阁中惟士奇、荣、溥三人。荣疏阔果毅，遇事敢为。数从成祖北征，能知边将贤否、厄塞险易远近、敌情顺逆。然颇通馈遗，边将岁时致良马。帝颇知之，以问士奇。士奇力言："荣晓畅边务，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荣尝短卿及原吉，卿乃为之地耶？"士奇曰："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帝意乃解。其后，语稍稍闻，荣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欢。帝亦益亲厚之，先后所赐珍果、牢醴、金绮衣、币、书器无算。

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龄。军国大政关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请练士卒，严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侦事校尉。又请以次蠲租税，慎刑狱，严核百司。皆允行。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少师。四年乞致仕。不允。敕归省墓。未几，还。

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导帝以严御下，大臣往往下狱。靖江王佐敬私馈荣金。荣先省墓，归不之知。振欲借以倾荣，士奇力解之，得已。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有司乃论杀稷。

初，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锺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

次子□道，以廕补尚宝丞。成化中，进太常少卿，掌司事。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荣。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成祖

初入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驾谒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简入文渊阁，为更名荣。同值七人，荣最少，警敏。一日晚，宁夏报被围。召七人，皆已出，独荣在，帝示以奏。荣曰：“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矣。”夜半，果奏围解。帝谓荣曰：“何料之审也！”江西盗起，遣使抚谕，而令都督韩观将兵继其后。贼就抚奏至，帝欲赐敕劳观。荣曰：“计发奏时，观尚未至，不得论功。”帝益重之，再迁至侍讲。太子立，进右谕德，仍兼前职，与在直诸臣同赐二品服。评议诸司事宜，称旨，复赐衣币。帝威严，与诸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荣至，辄为霁颜，事亦遂决。

五年，命往甘肃经画军务，所过览山川形势，察军民，阅城堡。还奏武英殿。帝大悦，值盛暑，亲剖瓜啖之。寻进右庶子，兼职如故。明年以父丧给传归。既葬，起复视事。又明年，母丧乞归。帝以北行期迫不许，命同胡广、金幼孜扈从。甘肃总兵官何福言脱脱不花等请降，需命于亦集乃。命荣往甘肃偕福受降，持节即军中封福宁远侯。因至宁夏，与宁阳侯陈懋规画边务。还陈便宜十事。帝嘉纳之。

八年从出塞，次胪朐河。选勇士三百人为卫，不以隶诸将，令荣领之。师旋，饷不继。荣请尽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军赖以济。明年乞奔丧，命中官护行。还询闽中民情及岁丰歉，荣具以对。寻命侍诸皇孙读书文华殿。

十年，甘肃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赤斤蒙古，且为边患。乃复遣荣至陕西，会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荣还奏言：“隆冬非用兵时，且有罪不过数人，兵未可出。”帝从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复与广、幼孜从北巡。又明年征瓦剌，太孙侍行。帝命荣以间陈说经史，兼领尚宝事。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帝尝晚坐行幄，召荣计兵食。荣对曰：“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十四年与金幼孜俱进翰林学士，仍兼庶子，从还京师。明年复从北征。

十六年，胡广卒，命荣掌翰林院事，益见亲任。诸大臣多忌荣，欲疏之，共举为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荣者。”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学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会三殿灾，荣麾卫士出图籍制诰，舁东华门外。帝褒之。荣与幼孜陈便宜十事。报可。

二十年，复从出塞，军事悉令参决，赉予优渥。师还，劳将士，分四等赐宴，荣、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赏。已，复下诏征阿鲁台。或请调

建文时江西所集民兵。帝问荣。荣曰："陛下许民复业且二十年，一旦复征之，非示天下信。"从之。明年从出塞，军务悉委荣，昼夜见无时。帝时称"杨学士"，不名也。又明年复从北征。当是时，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大军抵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帝问群臣当复进否，群臣唯唯，惟荣、幼孜从容言宜班师。帝许之。

还次榆木川，帝崩。中官马云等莫知所措，密与荣、幼孜入御幄议。二人议：六师在外，去京师尚远，秘不发丧。以礼敛，熔锡为椑，载舆中。所至朝夕进膳如常仪，益严军令，人莫测。或请因他事为敕，驰报皇太子。二人曰："谁敢尔！先帝在则称敕，宾天而称敕，诈也，罪不小。"众曰："然。"乃具大行月日及遗命传位意，启太子。荣与少监海寿先驰讣。既至，太子命与蹇义、杨士奇议诸所宜行者。

仁宗即位，进太常卿，余官如故。寻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既而有言荣当大行时，所行丧礼及处分军事状。帝赐敕褒劳，赉予甚厚。进工部尚书，食三禄。时士奇、淮皆辞尚书禄，荣、幼孜亦固辞。不允。

宣德元年，汉王高煦反。帝召荣等定计。荣首请帝亲征，曰："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帝从其计。至乐安，高煦出降。师还，以决策功，受上赏，赐银章五，褒予甚至。

三年从帝巡边，至遵化。闻兀良哈将寇边，帝留扈行诸文臣于大营，独命荣从。自将轻骑出喜峰口，破敌而还。五年进少傅，辞大学士禄。九年复从巡边，至洗马林而还。

英宗即位，委寄如故。正统三年，与士奇俱进少师。五年乞归展墓，命中官护行。还至武林驿而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

荣历事四朝，谋而能断。永乐末，浙、闽山贼起，议发兵。帝时在塞外，奏至，以示荣。荣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将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抚，当不烦兵。"从之，盗果息。安南之弃，诸大臣多谓不可，独荣与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国。其老成持重类如此。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然遇人触帝怒致不测，往往以微言导帝意，辄得解。夏原吉、李时勉之不死，都御史刘观之免戍边，皆赖其力。尝语人曰："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故其恩遇亦始终无间。重修《太祖实录》及太宗、仁、宣三朝《实录》，皆为总裁官。

先后赐赉，不可胜计。性喜宾客，虽贵盛无稍崖岸，士多归心焉。或谓荣处国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节，亦颇类之。

家富，曾孙晔为建宁指挥，以赀败。详《宦官传》。

晔从弟旦，字晋叔，弘治中进士。历官太常卿。以忤刘瑾，左迁知温州府，治最，稍迁浙江提学副使。瑾诛，累擢至户部侍郎，督京、通仓，出理饷甘肃。还，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讨平番禺、清远、河源诸瑶。嘉靖初，迁至南京吏部尚书。张璁、桂萼骤进，旦率九卿极言不可。会吏部尚书乔宇罢，召旦代之，未至，为给事中陈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余卒。

杨溥，字弘济，石首人。与杨荣同举进士。授编修。永乐初，侍皇太子为洗马。太子尝读《汉书》，称张释之贤。溥曰："释之诚贤，非文帝宽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编类以献。太子大悦。久之，以丧归。时太子监国，命起视事。十二年，东宫遣使迎帝迟，帝怒。黄淮逮至北京系狱。及金问至，帝益怒曰："问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连溥，逮系锦衣卫狱。家人供食数绝。而帝意不可测，旦夕且死。溥益奋，读书不辍。系十年，读经史诸子数周。

仁宗即位，释出狱，擢翰林学士。尝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赐钞币。已，念溥由己故久困，尤怜之。明年建弘文阁于思善门左，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士奇荐侍讲王进、儒士陈继，蹇义荐学录杨敬、训导何澄。诏官继博士，敬编修，澄给事中，日值阁中。命溥掌阁事，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寻进太常卿，兼职如故。

宣宗即位，弘文阁罢，召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居四年，以母丧去，起复。九年迁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

英宗初立，与士奇、荣请开经筵。豫择讲官，必得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数人供职。且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国公张辅及士奇、荣、溥、尚书胡濙入。谕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始仁宗为太子，被谗，宫僚多死诏狱，溥及黄淮一系十年，濒死者数矣。仁宗时时于宫中念诸臣，太后亦久怜之，故为溥言之如此。太后复顾帝曰："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

与五臣共计。”正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六年归省墓，寻还。

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荣、士奇相继卒，在阁者马愉、高谷、曹鼐皆后进望轻。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官其孙寿尚宝司丞。后三年，振遂导英宗北征，陷土木，几至大乱。时人追思此三人者在，当不至此。而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亦过刻之端也。

马愉，字性和，临朐人。宣德二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简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进学文渊阁，以愉为首。正统元年充经筵讲官，再迁至侍读学士。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诏以本官入内阁，参预机务，寻进礼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赠尚书兼学士。赠官兼职，自愉始。

愉端重简默，门无私谒。论事务宽厚。尝奏天下狱久者多瘐死，宜简使者分道决遣。帝纳焉。边警，方命将，而别部使至，众议执之。愉言：“赏善罚恶，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来执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赞曰：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美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

列传第三十七

○蹇义 夏原吉俞士吉 李文郁 邹师颜

蹇义，字宜之，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奏事称旨。帝问："汝蹇叔后乎？"瑢顿首不敢对。帝嘉其诚笃，为更名义，手书赐之。满三载当迁，特命满九载，曰："朕且用义。"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尝忤色。惠帝既即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时齐泰、黄子澄当国，外兴大师，内改制度，义无所建明。国子博士王绅遗书责之，义不能答。

燕师入，迎附，迁左侍郎。数月，进尚书。时方务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罢之。义从容言曰："损益贵适时宜。前改者固不当，今必欲尽复者，亦未悉当也。"因举数事陈说本末。帝称善，从其言。

永乐二年兼太子詹事。帝有所传谕太子，辄遣义，能委曲导意。帝与太子俱爱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辅皇太子监国。义熟典故，达治体，军国事皆倚办。时旧臣见亲用者，户部尚书夏原吉与义齐名，中外称曰"蹇、夏"。满三考，帝亲宴二人便殿，褒扬甚至。数奉命兼理他部事，职务填委，处之裕如。十七年以父丧归，帝及太子皆遣官赐祭。诏起复。十九年，三殿灾，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义及给事中马俊分巡应天诸府，问军民疾苦，黜文武长吏扰民者数人，条兴革数十事奏行之。还治部事。明年，帝北征还，以太子曲宥吕震婿主事张鹤朝参失仪，罪义不匡正，逮义系锦衣卫狱。又明年春得释。

仁宗即位，义、原吉皆以元老为中外所信。帝又念义监国时旧劳，尤厚倚之。首进义少保，赐冠服、象笏、玉带，兼食二禄。历进少师，赐银章一，文曰"绳愆纠缪"。已，复赐玺书曰："曩朕监国，卿以先朝旧臣，日侍左右。两京肇建，政务方殷，卿劳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余年，夷险一节。朕承大统，赞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笃念不忘，兹以已意，创制'蹇忠贞印'赐卿。俾藏于家，传之后世，知朕君臣共济艰难，相与有成也。"时惟杨士奇亦得赐"贞一"印及敕。寻命与英国公辅及原吉同监修《太宗实录》。义视原吉尤重厚，然过于周慎。士奇尝于帝前谓义曰："何过虑？"义曰："恐卤莽为后忧耳。"帝两是之。杨荣尝毁义。帝不直荣。义顿首言："荣无他。即左右有谗荣者，愿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即位，委寄益重。时方修献陵，帝欲遵遗诏从俭约，以问义、原吉。二人力赞曰："圣见高远，出于至孝，万世之利

也。”帝亲为规画，三月而陵成，宏丽不及长陵，其后诸帝因以为制。迨世宗营永陵，始益崇侈云。

帝征乐安，义、原吉及诸学士皆从，预军中机务，赐鞍马甲胄弓剑。及还，赉予甚厚。三年从巡边还。帝以义、原吉、士奇、荣四人者皆已老，赐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明年，郭璡代为尚书。寻以胡濙言，命义等四人议天下官吏军民建言章奏。复赐义银章，文曰“忠厚宽宏”。七年诏有司为义营新第于文明门内。

英宗即位，斋宿得疾。遣医往视，问所欲言。对曰：“陛下初嗣大宝，望敬守祖宗成宪，始终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赠太师，谥忠定。

义为人质直孝友，善处僚友间，未尝一语伤物。士奇常言：“张咏之不饰玩好，傅尧俞之遇人以诚，范景仁之不设城府，义兼有之。”子英，有诗名，以廕为尚宝司丞，历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维喆，其先德兴人。父时敏，官湘阴教谕，遂家焉。原吉早孤，力学养母。以乡荐入太学，选入禁中书制诰。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俨然。太祖诃而异之。擢户部主事。曹务丛脞，处之悉有条理，尚书郁新甚重之。有刘郎中者，忌其能。会新劾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问：“谁教若？”新顿首曰：“堂后书算生。”帝乃下书算生于狱。刘郎中遂言：“教尚书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书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刘郎中与书算生皆弃市。建文初，擢户部右侍郎。明年充采访使。巡福建，所过郡邑，核吏治，咨民隐。人皆悦服。久之，移驻蕲州。成祖即位，或执原吉以献。帝释之，转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时用事，不可信。帝不听，与蹇义同进尚书。偕义等详定赋役诸制。建白三十余事，皆简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难继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乐元年，命原吉治之。寻命侍郎李文郁为之副，复使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书赐之。原吉请循禹三江入海故迹，浚吴淞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为闸，以时蓄泄。从之。役十余万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经画。盛暑不张盖，曰：“民劳，吾何忍独适。”事竣，还京师，言水虽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尽疏泄，非经久计。明年正月，原吉复行，浚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大理少卿袁复为之副。已，复命陕西参政宋性佐之。九月工毕，水泄，苏、松农田大利。三年还。其夏，浙西大饥。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复及左通政赵居任往

振，发粟三十万石，给牛种。有请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赋者，原吉驰疏止之。姚广孝还自浙西，称原吉曰："古之遗爱也。"亡何，郁新卒，召还，理部事。首请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皆报可。凡中外户口、府库、田赋赢缩之数，各以小简书置怀中，时检阅之。一日，帝问："天下钱、谷几何？"对甚悉，以是益重之。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

六年命督军民输材北都，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原吉虑犯者众，告戒而后行，人皆感悦。

七年，帝北巡，命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挥冒月廪，帝欲斩之。原吉曰："非律也，假实为盗，将何以加？"乃止。

八年，帝北征，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时诸司草创，每旦，原吉入佐太孙参决庶务。朝退，诸曹郎御史环请事。原吉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帝还，赐钞币、鞍马、牢醴，慰劳有加。寻从还南京，命侍太孙周行乡落，观民间疾苦。原吉取齑黍以进，曰："愿殿下食此，知民艰。"九载满，与蹇义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谓群臣曰："高皇帝养贤以贻朕。欲观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屡侍太孙，往来两京，在道随事纳忠，多所裨益。

十八年，北京宫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孙。既还，原吉言："连岁营建，今告成。宜抚流亡，蠲逋负以宽民力。"明年，三殿灾，原吉复申前请，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灾诏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杀主事萧仪，曰："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门外质辨。大臣争詈言者，原吉独奏曰："彼应诏无罪。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帝意解，两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议。曰："吾辈历事久，言虽失，幸上怜之。若言官得罪，所损不细矣。"众始叹服。

原吉虽居户部，国家大事辄令详议。帝每御便殿阙门，召语移时，左右莫得闻。退则恂恂若无预者。交阯平，帝问："迁官与赏孰便？"对曰："赏费于一时，有限；迁官为后日费，无穷也。"从之。西域法王来朝，帝欲郊劳，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见，不拜。帝笑曰："卿欲效韩愈耶？"山东唐赛儿反，事平，俘胁从者三千余人至。原吉请于帝，悉

原之。谷王□叛，帝疑长沙有通谋者。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寝。

十九年冬，帝将大举征沙漠。命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议，皆言兵不当出。未奏，会帝召宾，宾力言军兴费乏，帝不怿。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帝怒，立命原吉出理开平粮储。而吴中入对如宾言，帝益怒。召原吉系之内官监，并系大理丞邹师颜，以尝署户部也。宾惧自杀。遂并籍原吉家，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崩闻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复问赦诏所宜。对以振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阯采办诸道金银课。悉从之。

仁宗即位，复其官。方原吉在狱，有母丧，至是乞归终制。帝曰："卿老臣，当与朕共济艰难。卿有丧，朕独无丧乎？"厚赐之，令家人护丧，驰传归葬，有司治丧事。原吉不敢复言。寻加太子少傅。吕震以太子少师班原吉上，帝命鸿胪引震列其下。进少保，兼太子少傅、尚书如故，食三禄。原吉固辞，乃听辞太子少傅禄。赐"绳愆纠缪"银章，建第于两京。

已而仁宗崩，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遗诏迎于卢沟桥。宣宗即位，以旧辅益亲重。明年，汉王高煦反，亦以"靖难"为辞，移檄罪状诸大臣，以原吉为首。帝夜召诸臣议。杨荣首劝帝亲征。帝难之。原吉曰："独不见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帝意遂决。师还，赉予加等，赐阍者三人。原吉以无功辞。不听。

三年，从北巡。帝取原吉橐糗尝之，笑曰："何恶也？"对曰；"军中犹有馁者。"帝命赐以大官之馔，且犒将士。从阅武兔儿山，帝怒诸将慢，褫其衣。原吉曰："将帅，国爪牙，奈何冻而毙之？"反覆力谏。帝曰："为卿释之。"再与蹇义同赐银印，文曰："含弘贞靖。"帝雅善绘事，尝亲画《寿星图》以赐。其他图画、服食、器用、银币、玩好之赐，无虚日。五年正月，两朝实录成，复赐金币、鞍马。旦入谢，归而卒，年六十五。赠太师，谥忠靖。敕户部复其家，世世无所与。

原吉有雅景，人莫能测其际。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织赐衣。原吉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

微文书者，吏叩头请死。原吉不问，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吕震尝倾原吉。震为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难”时有守城功，为之请。平江伯陈瑄初亦恶原吉，原吉顾时时称瑄才。或问原吉：“量可学乎？”曰：“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无可忍矣。”尝夜阅爰书，抚案而叹，笔欲下辄止。妻问之。曰：“此岁终大辟奏也。”与同列饮他所，夜归值雪，过禁门，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其慎如此。

原吉与义皆起家太祖时。义秉铨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于三杨。仁、宣之世，外兼台省，内参馆阁，与三杨同心辅政。义善谋，荣善断，而原吉与士奇尤持大体，有古大臣风烈。

子瑄，以廕为尚宝司丞。喜谈兵。景泰时，数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获用。终南京太常少卿。

俞士吉，字用贞，象山人。建文中，为衮州训导。上书言时政，擢御史。出按凤阳、徽州及湖广，能辨释冤狱。成祖即位，进佥都御史。奉诏以水利书赐原吉，因留督浙西农政。湖州逋粮至六十万石，同事者欲减其数以闻。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为也。”具以实奏，悉得免。寻为都御史陈瑛所劾，与大理少卿袁复同系狱。复死狱中，士吉谪为事官，治水苏、松。既而复职，还上《圣孝瑞应颂》。帝曰：“尔为大臣，不言民间利病，乃献谀耶！”掷还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

李文郁，襄阳人。永乐初，以户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劳。后坐事谪辽东二十年。仁宗即位，召还，为南京通政参议，致仕。

邹师颜，宣都人。永乐初，为江西参政，坐事免。寻以荐擢御史，有直声。迁大理丞，署户部。与原吉同下狱。仁宗立，释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诏京官卒者，皆给驿，著为令。

赞曰：《书》曰“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蹇义、夏原吉自筮仕之初，即以诚笃干济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剧。而二人实能通达政体，谙练章程，称股肱之任。仁、宣继体，委寄优隆，同德协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风和乐，成绩懋著，蔚为宗臣。树人之效，远矣哉。

列传第三十八

○郁新 赵𢊁 金忠 李庆 师逵 古朴向宝 陈寿马京 许思温刘季{□虎} 刘辰 杨砥 虞谦吕升 仰瞻 严本 汤宗

郁新，字敦本，临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征，授户部度支主事。迁郎中。逾年，擢本部右侍郎。尝问天下户口田赋，地理险易，应答无遗，帝称其才。寻进尚书。时亲王岁禄米五万石，新定议减五之四，并定郡王以下禄有差。又以边饷不继，定召商开中法，令商输粟塞下，按引支盐，边储以足。夏原吉为户部主事，新重之，诸曹事悉委任焉。建文二年引疾归。

成祖即位，召掌户部事，以古朴为侍郎佐之。永乐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闻，新劾治之。初，转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浅滩跌坡，运舟艰阻。请别用浅船载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运至陈州颍溪口跌坡下，复用浅船载二百石者运至跌坡上，别用大船运入黄河。至八柳树诸处，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转输北京。"从之。又言："湖广屯田所产不一，请皆得输官。粟谷、糜黍、大麦、荞□二石，准米一石。稻谷、敌秫二石五斗，穄稗三石，各准米一石。豆、麦、芝麻与米等。"著为令。二年，议公、侯、伯、驸马、仪宾禄，二百石以上者，请如文武官例，米钞兼给。三年，以士卒劳困，议减屯田岁收不如额者十之四五，又议改纳米北京赎罪者于南京仓。皆允行。是年八月卒于官。帝叹曰："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辍朝一日，赐葬祭，而召夏原吉还理部事。

新长于综理，密而不繁。其所规画，后不能易。

赵𢊁，字云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乡举入太学，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图天下要害厄塞，并屯戍所宜以进。帝以为才，迁员外郎。建文初，迁浙江参政，建策捕海寇，有功。

永乐二年，使交阯，还奏称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礼部。五年进尚书，赐宴华盖殿，撤膳羞遗其母。初，𢊁每以事为言者所劾，帝不问。九年秋，朝鲜使臣将归，例有赐赉，𢊁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远人心。"遂下之狱。寻得释，使督建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抚绥新集，民安其业。十五年丁母艰。起复，改兵部尚书，专理塞外兵事。帝北征，转饷有方。

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御史张楷劾翘及侍郎俞士吉怠纵。召至，命致仕。

翘性精敏，历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统元年卒，年七十三。

金忠，鄞人。少读书，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补戍。贫不能行，相者袁珙资之。既至，编卒伍。卖卜北平市，多中。市人传以为神。僧道衍称于成祖。成祖将起兵，托疾召忠卜，得铸印乘轩之卦。曰："此象贵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劝举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属，授忠王府纪善，守通州。南兵数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辄问，术益验，且时进谋画。遂拜右长史，赞戎务，为谋臣矣。

成祖称帝，论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赞世子守北京。寻召还，进兵部尚书。帝起兵时，次子高煦从战有功，许以为太子。至是，淇国公邱福等党高煦，劝帝立之。独忠以为不可，在帝前历数古嫡孽事。帝不能夺，密以告解缙、黄淮、尹昌隆。缙等皆以忠言为是。于是立世子为皇太子，而忠为东宫辅导官，以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命兼辅皇太孙。

帝北征，留忠与蹇义、黄淮、杨士奇辅太子监国。是时高煦夺嫡谋愈急，蜚语谮太子。十二年北征还，悉征东宫官属下狱。以忠勋旧不问，而密令审察太子事。忠言无有。帝怒。忠免冠顿首流涕，愿连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无废，而宫僚黄淮、杨溥等亦以是获全。

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见亲倚，每承顾问，知无不言，然慎密不泄。处僚友不持两端，退恒推让之。明年四月卒。给驿归葬，命有司治祠墓，复其家。洪熙元年，追赠荣禄大夫少师，谥忠襄。官子达翰林检讨。达刚直敢言，仕至长芦都转运使。

忠有兄华，负志节。忠守通州有功，欲推恩官之，辞不就。尝召赐金绮，亦不受。成祖目为迂叟，放还。一日，读《宋史》至王伦附秦桧事，放声长叹而逝。里中称为"白云先生"。

李庆，字德孚，顺义人。洪武中，以国子生署右佥都御史，后授刑部员外郎，迁绍兴知府。永乐元年召为刑部侍郎。性刚果，有干局，驭下甚严。帝以为才，数命治他事，不得时至部。然属吏与罪人交通私馈

饷，庆辄知之，绳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两遭亲丧，并起复。时勋贵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盐，为官民害。庆言："旧制，四品以上官员家不得与民争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罚，公侯有犯，亦乞按问。"帝命严禁如制。忻成伯赵彝擅杀运夫，盗卖军饷。都督谭青、硃崇贪纵。庆劾之，皆下吏。已，劾都督费瓛欺罔、梁铭贪暴、镇守德州都督曹得黩货。皆被责。中外凛其风采。十八年进工部尚书，寻兼领兵部事。

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谦以言事忤旨，吕震等交口诋之，惟庆与夏原吉无所言。帝寻悟，降敕自责，并责震等，震等甚愧此两人。山陵事多，趣办中官有求，执不与，人多严惮之，号为"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谒孝陵，在途约束将士，秋毫无所扰。太子欲猎，庆谏止。及太子还北京，遂留庆南京兵部。

宣德二年，安远侯柳升讨黎利，命庆参赞军务，许择部曹贤能者自随。师至镇夷关，升意轻贼，不为备。郎中史安、主事陈镛言于庆。时庆已病甚，强起告升。升不听，直前，中伏败死。庆病遂笃，明日亦死，一军尽没。

师逵，字九达，东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逵出城南二十余里求得之。及归，夜二鼓，遇虎。逵惊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寻愈。洪武中，以国子生从御史出按事，为御史所劾，逮至。帝伟其貌，释之，谪御史台书案牍。久之，擢御史，迁陕西按察使。狱囚淹系千人，浃旬尽决遣，悉当其罪。母忧去官，庐墓侧，不饮酒食肉者三年。成祖即位，召为兵部侍郎，改吏部。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易，事以办。然颇严刻，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左中允周干劾之。时仁宗监国，以帝所特遣，置不问。八年，帝北征，命总督馈饷，逵请量程置顿堡，更递转输。从之。

逵佐蹇义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仁宗嗣位，与赵翌、古朴皆改官南京，而逵进户部尚书，兼掌吏部。宣德二年正月卒官，年六十二。

逵廉，不殖生产，禄赐皆分宗党。有子八人，至无以自赡。成祖在北京尝语左右曰："六部扈从臣，不贪者惟逵而已。"古朴，字文质，陈州人。洪武中以太学生清理郡县田赋图籍，还隶五军断事理刑。自陈家贫，愿得禄养母。帝嘉之，除工部主事。母殁，官给舟归葬。服阕，改兵部，累迁郎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

成祖即位，改户部。永乐二年，朴奏：“先奉诏令江西、湖广及苏、松诸府输粮北京，今闻并患水潦，转运艰难，而北京诸郡岁幸丰。宜发钞命有司增价收籴，减南方运。”从之。营建北京，命采木江西，以恤民见褒。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监国。召还，佐夏原吉理户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就拜户部尚书，出督畿内田赋。师逵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二月卒于官。

初，户部主事刘良不检，乞中贵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诬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诬，得释。他日，吏部奏予良诰。仁宗曰：“此人素无行，且尝诬大臣，不可与。”良后果以赃败。朴在朝三十余年，自郎署至尚书，确然有守，不通干请，与右都御史向宝，俱以清介称。

宝，字克忠，进贤人。洪武中，以进士授兵部员外郎。九年无过，擢通政使，以不善奏对力辞，改应天府尹。建文时，坐事谪广西。成祖即位，召复职。已，复坐事下狱，降两浙盐运判官。仁宗在东宫，知其廉。及即位，召为右都御史兼詹事，并给两俸。寻应诏陈八事，多可采者。宣德初，改南京。三年入觐，帝悯其老，命致仕。归，卒于途。

宝有文学，宽厚爱民，而持身廉直，屡遭困厄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历仕四十余年，卒之日，家具萧然。

陈寿，随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户部主事。永乐元年迁员外郎。出为山东参政，所至以爱民为务。用夏原吉荐，召为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监国南京，寿日陈兵民困，又乘间言左右干恩泽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纳之。尝目送之出，顾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以汉王高煦谮，下狱，贫不能给朝夕。官属有馈之者，拒不受，竟死狱中。逾年，启殡如生。仁宗即位，赠工部尚书，谥敏肃，官其子瑺中书舍人，后亦至工部侍郎。

与寿同下狱死者，有马京、许思温。

京，武功人。洪武中，以进士授翰林编修，历左通政、大理卿。永乐元年为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北京，命兼辅导，尽诚翊赞，太子甚重之。数为高煦所谮，谪戍广西，仍坐前事，逮下狱。

思温，字叔雍，吴人。以国子生署刑部主事，累官北平按察副使。燕师起，思温佐城守有劳，擢刑部侍郎，改吏部，兼赞善。亦以谗下狱。皆瘐死。仁宗立，赠京少傅，谥文简；思温吏部尚书，官其子俊赞

礼郎，进学翰林。

刘季{□虎}，名韶，以字行，余姚人。洪武中进士。除行人。使朝鲜，却其馈赆。帝闻，赐衣钞，擢陕西参政。陕有逋赋，有司峻刑督，民不能输。季{□虎}至，与其僚分行郡县，悉纵械者，缓为期。民感其德，悉完纳。陕不产□冈砂，而岁有课。季{□虎}言于朝，罢之。洪渠水溢，为治堰蓄泄，遂为永利。

建文中，召为刑部侍郎。民有为盗所引者，逮至，盗已死，乃召盗妻子使识之。听其辞，诬也，释之。吏亏官钱，诬千余人，悉为辨免。河阳逆旅硃、赵二人异室寝。赵被杀，有司疑硃杀之，考掠诬服。季{□虎}独曰："是非夙仇，且其装无可利。"缓其狱，竟得杀赵者。扬州民家，盗夜入杀人，遗刀尸傍，刀有记识，其邻家也。官捕鞫之。邻曰："失此刀久矣。"不胜掠，诬服。季{□虎}使人怀刀就其里潜察之。一童子识曰："此吾家物。"盗乃得。

永乐初，纂修《大典》，命姚广孝、解缙及季{□虎}总其事。八年坐失出下狱，谪外任。逡巡未行，复下狱。久之始释。命以儒服隶翰林院编纂。寻授工部主事，卒于官。刘辰，字伯静，金华人。国初，以署典签使方国珍。国珍饰二姬以进，叱却之。李文忠驻师严州，辟置幕下。元帅葛俊守广信，盛冬发民浚城濠。文忠止之。不听。文忠怒，欲临以兵。辰请往谕之。俊悔谢，事遂已。以亲老辞归。

建文中，用荐擢监察御史，出知镇江府，勤于职事。濒江田八十余顷，久沦于水，赋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闸废，转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数败。辰修故闸，公私皆便。漕河易涸，仰练湖益水，三斗门久废。辰修筑之，运舟既通，湖下田益稔。

永乐初，李景隆言辰知国初事，召至，预修《太祖实录》。迁江西布政司参政，奏蠲九郡荒田粮。岁饥，劝富民贷饥者，蠲其徭役以为之息。官为立券，期年而偿。辰居官廉勤尚气，与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数争，坐免官。十四年起行部左侍郎，复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赐敕及钞币，今致仕。卒于途，年七十八。

杨砥，字大用，泽州人。洪武末，由进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扬雄为莽大夫，贻讥万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谊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庙从祀有雄无仲舒，非是。"帝从之。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建文中，言："帝尧之德始于亲九族。今宜惇睦诸藩，无自剪枝

叶。”不报。父丧归。

成祖即位，起鸿胪寺卿，乞终制。服阕，擢礼部侍郎，坐视河渠失职，降工部主事，改礼部。永乐十年迁北京行太仆寺卿。时吴桥至天津大水决堤伤稼。砥请开德州东南黄河故道及土河，以杀水势。帝命工部侍郎蔺芳经理之。定牧马法，请令民五丁养种马一匹，十马立群头一人，五十马立群长一人，养马家岁蠲租粮之半。而蓟州以东至山海诸卫，土地宽广，水草丰美，其屯军人养种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军租尽蠲之，余悉从其议。于是马大蕃息。

砥刚介有守，尤笃孝行。十六年，母丧哀毁，未至家，卒。

虞谦，字伯益，金坛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擢刑部郎中，出知杭州府。

建文中请限僧道田，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贫民。从之。永乐初召为大理寺少卿。时有诏。建文中，上言改旧制者悉面陈。谦乃言前事请罪。帝见谦怖，笑曰：“此秀才辟老、佛耳。”释弗问。而僧道限田制竟罢。都察院论诓骗罪，准洪武榜例枭首以徇。谦奏：“比奉诏准律断罪，诓骗当杖流，枭首非诏书意。”帝从之。天津卫仓灾，焚粮数十万石。御史言主者盗用多，纵火自盖。逮几八百人，应死者百。谦白其滥，得论减。

七年，帝北巡，皇太子奏谦为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给事中杜钦巡视淮、凤抵陈州灾伤，免田租，赎民所鬻子女。明年，谦请振，太子谕之曰：“军民困极，而卿等从容请启，彼汲黯何如人也。”寻命督两浙、苏、松诸府粮，输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赂有司，率得近地，而贫民多远运。谦建议分四等：丁多粮最少者运北京，次少者运徐州，丁粮等者运南京、淮安，丁少粮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赖之。又言：徐州、吕梁二洪，行舟多阻。请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给廪；官牛一百，暇时听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为便。尝督运木，役者大疫。谦令散处之，疫遂息。未几，偕给事中许能巡抚浙江。

仁宗即位，召还，改大理寺卿。时吕升为少卿，仰瞻为丞，而谦又荐严本为寺正。帝方矜慎刑狱，谦等亦悉心奏当。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狱，谦等再四参复，必求其平。尝语人曰：“彼无憾，斯我无憾矣。”尝应诏上言七事，皆切中时务。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于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杨士奇奏事毕，不退。帝问：“欲何言，得非为虞谦

乎？”士奇因具白其诬，且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帝曰：“吾亦悔之。”遂命复职。宣宗立，谦言：“旧制，犯死罪者，罚役终身。今所犯不等，宜依轻重分年限。”报可。宣德二年三月卒于官。谦美仪观，风采凝重。工诗画，自负才望。工部侍郎苏瓒以鄙猥班谦上，恒怏怏，人以是隘其量云。

吕升，山阴人。永乐初为溧阳教谕，历官江西、福建按察佥事，所至有清慎声。入为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致仕卒。

仰瞻，长洲人。永乐中由虎贲卫经历迁大理寺丞。正统间，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门，惟瞻与大理卿薛瑄不往。会与瑄辨杀夫冤狱，益忤振，下狱，谪戍大同。景泰初，召为右寺丞，执法愈坚，在位者多不悦。移疾归，加大理少卿。

严本，字志道，江阴人。少通群籍，习法律，以傅霖《刑统赋》辞约义博，注者非一，乃著《辑义》四卷。永乐十一年以荐征，试以疑律，敷析明畅。授刑部主事。侍郎张本掌部事，官吏少当意者，独重本，疑狱辄俾讯之。奉命使徽州，时督办后期，例罚工，本不忍迫民。或以为言，本曰：“吾办矣。”盖已寓书其子，鬻田为工作偿也。

仁宗立，以刑部尚书金纯及虞谦荐，改大理寺正。断狱者多以“知情故纵”及“大不敬”论罪。本争之曰：“律自叛逆数条外，无‘故纵’之文。即‘不敬’，情有重轻，岂可概入重比？”谦韪之，悉为驳正。良乡民失马，疑其邻，告于丞，拷死。丞坐决罚不如法，当徒，而告者坐绞。本曰：“丞罪当。告者因疑而诉，律以诬告致死，是丞与告者各杀一人，可乎？”驳正之。莒县屯卒夺民田，民讼于官，卒被笞。夜盗民驴，民搜得之。卒反以为诬，擒送千户，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户徒。本曰：“千户生，则死者冤矣。”遂正其故勘罪。苏州卫卒十余人夜劫客舟于河西务，一卒死。惧事觉，诬邻舟解囚人为盗，其侣往救见杀。皆诬服。本疑之曰：“解人与囚同舟。为盗，囚必知之。”按验，果得实，遂抵卒罪。

本立身方严，非礼弗履。其使徽也，知府馈酒肴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汤宗，字正传，浙江平阳人。洪武末，由太学生擢河南按察佥事，改北平。建文时上变，言按察使陈瑛受燕邸金钱，有异谋。诏逮瑛，安置广西，而迁宗山东按察使。坐事，左迁刑部郎中，出知苏州府。苏连岁水，民流，逋租百余万石。宗谕富民出米代输。富民知其爱民，不三

月悉完纳。

永乐元年，有言其坐视水患者，逮下狱，谪判禄州。以黄淮荐，召为大理寺丞。或言宗曾发潜邸事。帝曰："帝王惟才是使，何论旧嫌。"时外国贡使病死，从人谓医杀之。狱具，宗阅牍叹曰："医与使者何仇，而故杀之乎？"卒辨出之。寻命振饥河南，还署户部事。解缙下狱，词连宗，坐系十余年。仁宗立，复官，再迁南京大理卿。宣宗初，清军山东。会天久不雨，极陈民间饥困状。帝为蠲租免役，罢不急之务。宣德二年卒。

赞曰：永、宣之际，严饬吏治，职事修举。若郁新之理赋，杨砥之马政，刘季{□虎}、虞谦之治狱，可谓能其官矣。李庆、师逵诸人，清介有执，皆列卿之良也。陈寿、马京遭谗早废，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奋身卒伍，进自艺术末流，而有士君子之行。当其侃侃持论于文皇父子间，忠直不挠，卒以诚信悟主，岂不伟哉。

列传第三十九

△茹瑺 严震直 张紞毛泰亨 王钝 郑赐 郭资 吕震 李至刚方宾 吴中 刘观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监生除承敕郎，历通政使。勤于职，太祖贤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试兵部尚书，寻实授，加太子少保。及惠帝即位，改吏部，与黄子澄不相能，刑部尚书暴昭发其赃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寻复召为兵部尚书。

燕兵至龙潭，帝遣瑺及曹国公李景隆、都督同知王佐诣燕军议和。瑺等见成祖，伏地流汗，不能发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即言耳，何惧至是。"久之，乃言奉诏割地讲和。成祖笑曰："吾无罪而削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为！且皇考封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缚奸臣来，吾即解甲谒孝陵归藩。"瑺等唯唯顿首还。

成祖入京师，召瑺。瑺首劝进。成祖既即位，下诏言景隆、瑺、佐及陈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瑺忠诚伯，食禄一千石，终其身。仍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选其子鉴为秦府长安郡主仪宾。即命瑺出营郡主府第。

还朝，坐不送赵王，遣归里。既而为家人所讼，逮至京。释还。过长沙不谒谷王，王以为言。时方重藩王礼，谷王又开金川门有功，帝意向之。陈瑛遂劾瑺违祖制，逮下锦衣狱。瑺知不免，命子铨市毒药，服之死。时永乐七年二月也。法司劾铨毒其父，请以谋杀父母论。后以铨实承父命，减死，与兄弟家属二十七人谪戍广西河池。仁宗立，释还。宣宗与所没田庐。

瑺居官谨慎，谦和有容。其死也，人颇惜之。

严震直，字子敏，乌程人。洪武时以富民择粮长，岁部粮万石至京师，无后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参议，再迁为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进尚书。时朝廷事营建，集天下工匠于京师，凡二十余万户。震直请户役一人，书其姓名、所业于官，有役则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称便。乡民诉其弟侄不法，帝付震直讯。具狱上，帝以为不欺，赦其弟侄。已，坐事降御史，数雪冤狱。

二十八年讨龙州，使震直偕尚书任亨泰谕安南。还，条奏利病，称旨。寻命修广西兴安县灵渠。审度地势，导湘、漓二江，浚渠五千余丈，筑渼潭及龙母祠土堤百五十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闸三十有六，凿去滩石之碍舟者，漕运悉通。归奏，帝称善。

三十年二月疏言："广东旧运盐八十五万余引于广西，召商中买。今终年所运，才十之一。请分三十万八千余引贮广东，别募商入粟广西之粮卫所，支盐广东，鬻之江西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四府便。"帝从之。广盐行于江西自此始。

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寻复为工部尚书。建文中，尝督饷山东，已而致仕。成祖即位，召见，命以故官巡视山西。至泽州，病卒。

张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举明经。为东宫侍书，累迁试左通政。十五年，云南平，出为左参政。陛辞，帝赋诗二章赐之。历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觐，治行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赐玺书曰："曩者讨平西南，命官抚守，尔紞实先往，于今五年。诸蛮听服，诚信相孚，克恭乃职，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二牧上。故嘉尔绩，命尔仍治滇南。往，钦哉。"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贡赋、法令条格皆所裁定。民间丧祭冠婚咸有定制，务变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伦、王景辈谪其地，皆接以礼意。

惠帝即位，召为吏部尚书。诏征遗逸士集阙下。紞所选用，皆当其才。会修《太祖实录》，命试翰林编纂官，紞奏杨士奇第一。士奇由是知名。

成祖入京师，录中朝奸臣二十九人，紞与焉。以茹瑺言，宥仍故职。无何，帝临朝而叹，咎建文时之改官制者。乃令紞及户部尚书王钝解职务，月给半俸，居京师。紞惧，自经于吏部后堂，妻子相率投池中死。

紞在吏部，值变官制，小吏张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创制，规模甚远。今更之，未必胜，徒滋人口，愿公力持之。"紞不能用，然心贤祖，奏为京卫知事。后紞死，属吏无敢视者，唯祖经纪其丧。世传燕师入京，紞即自经死；严震直奉使至云南，遇建文君悲怆吞金死。考诸国史，非其实也。

时有毛泰亨者，建文时为吏部侍郎，与紞同事。紞死，泰亨亦死。

王钝，字士鲁，太康人。元末猗氏县尹。洪武中，征授礼部主事，历官福建参政，以廉慎闻。遣谕麓川，却其赠。或曰："不受恐远人疑贰。"钝乃受之。还至云南，输之官库。二十三年迁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与张紞埒。帝尝称于朝，以劝庶僚。

建文初，拜户部尚书。成祖入，逾城走，为逻卒所执。诏仍故官。未几，与紞俱罢。寻命同工部尚书严震直等分巡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又同新昌伯唐云经理北平屯种。承制再上疏言事，皆允行。永乐二年四月赐敕以布政使致仕。既归，郁郁死。

子沦，永乐四年进士。仁宗时迁郑王府左长史，数以礼谏王。尝拟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以献。语切，与王不合。召改户部郎中。英宗即位，擢户部右侍郎，巡抚浙江，有惠政。母丧起复，入觐，留摄部事。寻以老乞归，卒。

郑赐，字彦嘉，建宁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时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谪戍，赐尝奉命于龙江编次行伍。方暑，诸囚惫甚。赐脱其械，俾僦舍止息，周其饮食，病者与医药，多所全活。秩满当迁，湖广布政司参议阙，命赐与检讨吴文为之。二人协心划弊，民以宁辑，苗獠畏怀。母丧，去。服除，改北平参议，事成祖甚谨。复坐累谪戍安东屯。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桢皆举赐为长史。不许，召为工部尚书。燕兵起，督河南军扼燕。成祖入京师，李景隆讦赐罪亚齐、黄。逮至，帝曰："吾于汝何如，乃相背耶？"赐曰："尽臣职耳。"帝笑释之，授刑部尚书。

永乐元年，劾都督孙岳擅毁太祖所建寺，诏安置海南。岳，建文时守凤阳，尝毁寺材，修战舰以御燕军，燕知其有备，取他道南下，故赐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阴养亡命，谋不轨。又与陈瑛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经死。皆揣帝意所恶者。祁阳教谕康孔高朝京师还，枉道省母。会母疾，留侍九阅月不行。赐请逮问孔高，罪当杖。帝曰："母子暌数年，一旦相见难遽舍，况有疾，可矜也。"命复其官。

三年秋，代李至刚为礼部尚书。四年正月，西域贡佛舍利，赐因请释囚。帝曰："梁武、元顺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纪纲大坏，此岂可效！"是年六月朔，日当食，阴云不见，赐请贺。不许。赐言"宋盛时尝行之。"帝曰："天下大矣，京师不见，如天下见之何？"卒不许。

赐为人颇和厚，然不识大体，帝意轻之。为同官赵翃所间，六年六

月忧悸卒。帝疑其自尽。杨士奇曰："赐有疾数日，惶惧不敢求退。昨立右顺门，力不支仆地，口鼻有嘘无吸。"语未竟，帝曰："微汝言，几误疑赐。赐固善人，才短耳。"命予葬祭。洪熙元年赠太子少保，谥文安。

郭资，武安人。洪武十八年进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阴附于成祖。及兵起，张昺等死，资与左参政孙瑜、按察司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率先降，呼万岁。成祖悦，命辅世子居守。

成祖转战三年，资主给军饷。及即位，以资为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书，统六曹事。定都，仍改户部。时营城郭宫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繁兴，资举职无废事。仁宗立，以旧劳兼太子宾客。寻以老病，加太子太师，赐敕致仕。宣德四年，复起户部尚书，奉职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赠汤阴伯，谥忠襄。官其子佑户部主事。

资治钱谷有能称，仁宗尝以问杨士奇。对曰："资性强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诏数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泽不流者，资也。"

吕震，字克声，临潼人。洪武十九年以乡举入太学。时命太学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贡赋。震承檄之两浙，还奏称旨，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入为户部主事，迁北平按察司佥事。燕兵起，震降于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乐初，迁真定知府，入为大理寺少卿。三年迁刑部尚书。六年改礼部。皇太子监国，震婿主事张鹤朝参失仪，太子以震故宥之。帝闻之怒，下震及蹇义于锦衣卫狱。已，复职。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师，寻进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宣德元年四月卒。

震尝三奉命省亲，两值关中饥，令所司出粟振之，还始以闻。然无学术，为礼官，不知大体。成祖崩，遗诏二十七日释缞服。及期，震建议群臣皆易乌纱帽，黑角带。近臣言："仁孝皇后崩，既释缞服，太宗易素冠布腰绖。"震勃然变色，诋其异己。仁宗黜震议，易素冠布腰绖。洪熙元年，分遣群臣祀岳镇海渎及先代帝王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便道省母，私以妻丧柩与香帛同载。祀太庙致斋，饮酒西番僧舍，大醉归，一夕卒。

震为人佞谀倾险。永乐时，曹县献驺虞，榜葛剌国、麻林国进麒麟，震请贺。帝曰："天下治安，无麒麟何害？"贵州布政使蒋廷瓒言："帝北征班师，诏至思南大岩山，有呼万岁者三。"震言："此山川效灵。"帝曰："山谷之声，空虚相应，理或有之。震为国大臣，不能辩其

非，又欲因之进媚，岂君子事君之道？”郎中周讷请封禅，震力赞之，帝责其谬。震虽累受面斥，然终不能改。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楼阁龙凤花卉状。帝召群臣观之。震因请贺。不许。而隆平侯张信奏太和山五色云见，侍郎胡濒图上瑞光榔梅灵芝，震率群臣先后表贺云。

成祖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请常事听太子处分，章奏分贮南京六科，回銮日通奏。报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请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京，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请，曰：“章奏宜达行在，岂礼部别有议耶？”问震。震惧罪，曰：“无之，奏章当达行在。”三问，对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杀右给事中李能。众知能冤，畏震莫敢言。尹昌隆之祸，由震构之。事具《昌隆传》。夏原吉、方宾以言北征饷绌得罪，以震兼领户、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随之，曰：“若震自尽，尔十人皆死。”

震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凡奏事，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进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牍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与也。情状委曲，千绪万端，背诵如流，未尝有误。尝扈北狩，帝见碑立沙碛中，率从臣读其文。后一年，与诸文学臣语及碑，诏礼部遣官往录之。震言不须遣使，请笔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无一字脱误者。

子熊。宣宗初立，震数于帝前乞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给事中。

李至刚，名钢，以字行，松江华亭人。洪武二十一年举明经。选侍懿文太子，授礼部郎中。坐累谪戍边，寻召为工部郎中，迁河南右参议。河决汴堤，至刚议借王府积木，作筏济之。建文中，调湖广左参议，坐事系狱。

成祖即位，左右称其才，遂以为右通政。与修《太祖实录》，朝夕在上左右，称说洪武中事，甚见亲信。寻进礼部尚书。永乐二年册立皇太子，至刚兼左春坊大学士，直东宫讲筵，与解缙后先进讲。已，复坐事下狱，久之得释，降礼部郎中。恨解缙，中伤之。缙下狱，词连至刚，亦坐系十余年。仁宗即位，得释，复以为左通政。给事中梁盛等劾至刚辈十余人，当大行晏驾，不宿公署，饮酒食肉，恬无戚容。帝念至刚先朝旧人，出为兴化知府，时年已七十。再岁，殁于官。

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首发建都北平议，请禁言事者

挟私，成祖从之。既得上心，务为佞谀。尝言太祖忌辰，宜效宋制，令僧道诵经。山东野蚕成茧，至刚请贺。陕西进瑞麦，至刚率百官贺。帝皆不听。中官使真腊，从者逃三人，国王以国中三人补之。帝令遣还，至刚言："中国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诚待内外，何用逆诈。"所建白多不用。

妻父丽重法，至刚为乞免。帝曰："狱轻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刚曰："都御史黄信为臣言。"帝怒，诛信。初，至刚与解缙交甚厚。帝书大臣姓名十人，命缙疏其人品，言至刚不端。缙谪广西，至刚遂奏其怨望，改谪交阯。

方宾，钱塘人。洪武时由太学生试兵部郎中。建文中，署应天府事。坐罪戍广东。以茹瑺荐，召复官。成祖入京师，宾与侍郎刘俊等迎附，特见委用，进兵部侍郎。四年，俊以尚书出征黎利，宾理部事，有干才，应务不滞。性警敏，能揣上意，见知于帝，颇恃宠贪恣。七年进尚书，扈从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从北征，与学士胡广、金幼孜、杨荣，侍郎金纯并与机密。自后帝北巡，宾辄扈从。

十九年，议亲征。尚书夏原吉、吴中、吕震与宾共议，宜且休兵养民。未奏，会帝召宾，宾言粮饷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给对。帝怒，遣原吉视粮开平，旋召还下狱。宾方提调灵济宫。中使进香至，语宾以帝怒。宾惧，自缢死。帝实无意杀宾，闻宾死，乃益怒，戮其尸。

吴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为营州后屯卫经历。成祖取大宁，迎降。以转饷捍御功，累迁至右都御史。永乐五年，改工部尚书。从北征，艰归。起复，改刑部。十九年，与夏原吉、方宾等同以言北征饷绌，忤旨系狱。仁宗即位，出之，复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从征乐安。三年坐以官木石遗中官杨庆作宅，下狱，落宫保，夺禄一年。正统六年，殿工成，进少师。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茌平伯，谥荣襄。

中勤敏多计算。先后在工部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献、景三陵，皆中所营造。职务填委，规画井然。然不恤工匠，又湛于声色，时论鄙之。

刘观，雄县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太谷县丞，以荐擢监察御史。三十年迁署左佥都御史。坐事下狱，寻释。出为嘉兴知府，丁父忧去。

永乐元年，擢云南按察使，未行，拜户部右侍郎。二年调左副都御史。时左都御史陈瑛残刻，右都御史吴中宽和，观委蛇二人间，务为容悦。四年，北京营造宫室，观奉命采木浙江，未几还。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观驰传往，散遣采木军民。六年，郑赐卒，擢礼部尚书。十二月与刑部尚书吕震易官。坐事为皇太子谴责。帝在北京闻之，以大臣有小过，不宜遽折辱，特赐书谕太子。八年，都督佥事费瓛讨凉州叛羌，命观赞军事。还，坐事，谪本部吏。十三年还职，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

仁宗嗣位，兼太子宾客，旋加太子少保，给二俸。时大理少卿弋谦数言事，帝厌其繁琐。尚书吕震、大理卿虞谦希旨劾奏，观复令十四道御史论其诬妄，以是为舆论所鄙。

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而诸御史亦贪纵无忌。三年六月朝罢，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至文华门，谕曰："祖宗时，朝臣谨饬。年来贪浊成风，何也？"士奇对曰："永乐末已有之，今为甚耳。"荣曰："永乐时，无逾方宾。"帝问："今日谁最甚者？"荣对曰："刘观。"又问："谁可代者？"士奇、荣荐通政使顾佐。帝乃出观视河道，以佐为右都御史。于是御史张循理等交章劾观，并其子辐诸赃污不法事。帝怒，逮观父子，以弹章示之。观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后密奏，中有枉法受赇至千金者。观引伏，遂下锦衣卫狱。明年将置重典。士奇、荣乞贷其死。乃谪辐戍辽东，而命观随往，观竟客死。七年，士奇请命风宪官考察奏罢有司之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罢刘观，风宪安得肃。"

赞曰：成祖封茹瑺，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见，意史轶之欤？严震直之于广西，张紞之于云南，治效卓然。王钝、郑赐为方伯、监司，声绩颇著。至其晚节，皆不克自振，惜夫。郭资、吕震之徒，有干济才，而操行无取。李至刚之险，吴中、刘观之墨，又不足道矣。

列传第四十

董伦王景 仪智子铭 邹济徐善述 王汝玉 梁潜周述弟孟简 陈济陈继 杨翥 俞山 俞纲 潘辰 王英 钱习礼周叙刘俨 柯潜罗璟 孔公恂司马恂

董伦，字安常，恩人。洪武十五年以张以宁荐，授赞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陈说剀切。太祖嘉之，进左春坊大学士。太子薨，出为河南左参议。肇州吏目兰溪诸葛伯衡廉，伦荐之。帝遽擢为陕西参议。又言儒学训导宜与冠带，别于士子。刘导始注选。三十年坐事谪云南教官。云南初设学校，伦以身教，人皆向学。

建文初，召拜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与方孝孺同侍经筵。御书“怡老堂”额宠之，又赐髹几、玉鸠杖。解缙谪河州，以伦言得召还。伦质直敦厚，尝劝帝睦亲藩，不听。成祖即位，伦年已八十，命致仕，寻卒。

其与伦同时为礼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阳人。洪武初，为怀远教谕。以博学应诏。命作朝享乐章，定藩王朝觐仪。累官山西参政，与伦先后谪云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实录》。用张紞荐，除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成祖即位，擢学士。帝问葬建文帝礼，景顿首言：“宜用天子礼。”从之。永乐六年卒于官。

仪智，字居真，高密人。洪武末，举耆儒，授高密训导，迁莘县教谕。擢知高邮州，课农兴学，吏民爱之。

永乐元年迁宝庆知府。土人健悍，独畏智，相戒不敢犯。召为右通政兼右中允。未几，迁湖广右布政使。坐事谪役通州。六年冬，湖广都指挥使龚忠入见。帝问湖湘间老儒，忠以智对。即日召之。既至，拜礼部左侍郎。十一年元旦，日当食，尚书吕震请朝贺如常，智持不可。会左谕德杨士奇亦以为言，乃免贺如智议。

十四年诏吏部、翰林院择耆儒侍太孙。士奇及蹇义首荐智。太子曰：“吾尝举李继鼎，大误，悔无及。智诚端士，然老矣。”士奇顿首言：“智起家学官，明理守正。虽耄，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无逾智者。”是日午朝，帝顾太子曰：“侍太孙讲读得人未？”太子对曰：“举礼部侍郎仪智，议未决。”帝喜曰：“智虽老，能直言，可用也。”遂命辅导皇太孙。每进讲书史，必反复启迪，以正心术为本。十九年，年八十，致仕，卒于家。洪熙元年赠太子少保，谥文简。

季子铭，字子新。宣宗即位，以侍郎戴纶荐，授行在礼科给事中。九年秩满，帝念智旧劳，改铭修撰。正统三年预修宣庙《实录》成，迁侍讲，后改郕府长史。

郕王监国，视朝午门。廷臣劾王振，叫号莫辨人声。铭独造膝前，免冠敷奏。下令旨族振，众哗始息。景帝即位，力赞征伐诸大事。寻以潜邸恩，授礼部右侍郎。明年兼经筵官。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恩典”。文臣与者，内阁高谷等外，惟铭与俞山、俞纲、萧鎡、赵琬数人而已。寻进南京礼部尚书。怀献太子立，加太子太保，召为兵部尚书兼詹事。

苏州、淮安诸郡积雪，民冻饿死相枕。沙湾筑河，役山东、河南九万人，责民间铁器数万具。铭请于帝，多所宽恤。因灾异，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敛，节用爱人。录《皇明祖训录》以进，深见奖纳。卒，谥忠襄。

铭少学于吴讷。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风。长子海，锦衣卫百户。季子泰，举于乡，为礼科给事中。并以父恩授云。

邹济，字汝舟，余杭人。事母以孝闻。博学强记，尤长《春秋》。为余杭训导，师法严。累迁国子学录、助教，以荐知平度州。永乐初，预修《太祖实录》成，除礼部郎中。征安南，从幕府司奏记。还为广东右参政，再迁左春坊左庶子，授皇孙经。

济为人和易坦夷，无贵贱皆乐亲之。秩满，进少詹事。当是时，宫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马京、梁潜辈被谗，相继下狱死。济积忧得疾。皇太子以书慰曰：“卿善自摄。即有不讳，当提携卿息，不使坠蓬蒿也。”卒，年六十八。洪熙元年赠太子少保，谥文敏。命有司立祠墓侧，春秋祀之。

子干，字宗盛，济卒时尚幼。仁宗监国，命为应天府学生，月赐钞米。举正统四年进士。景帝初，由兵部郎中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为于谦所倚。也先入寇，九门皆闭。百姓避兵者，号城下求入，干开门纳之。寻改礼部，兼庶子，考察山西官吏，黜布政使侯复以下五十余人。巡视河南、凤阳水灾，与王竑请振。又请令诸生输粟入监读书。纳粟入监自此始。成化二年振畿内饥，再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被劾乞休，卒，谥康靖。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洪武中，行岁贡法，善述首贡入太学。授桂阳州学正。永乐初，以国子博士擢春坊司直郎。见重于皇太子，每称为“先生”，尝致书赐酒及诗。迁左赞善，坐累死。与邹济同日赠太子少师，谥文肃。立祠，春秋祀亦如济。

王汝玉，名璲，以字行，长洲人。颖敏强记。少从杨维桢学。年十七，举于乡。永乐初，由应天府学训导擢翰林五经博士，历迁右春坊右赞善，预修《永乐大典》。仁宗在东宫，特被宠遇。群臣应制撰《神龟赋》，汝玉第一，解缙次之。七年坐修《礼书》紊制度，当戍边。皇太子监国，宥之，以为翰林典籍。寻进左赞善，坐解缙累，瘐死。洪熙初，赠太子宾客，谥文靖，遣官祭其家。

梁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末，举乡试。授四川苍溪训导。以荐除知四会县，改阳江、阳春，皆以廉平称。永乐元年召修《太祖实录》。书成，擢修撰。寻兼右春坊右赞善，代郑赐总裁《永乐大典》。帝幸北京，屡驿召赴行在。十五年复幸北京，太子监国。帝亲择侍从臣，翰林独杨士奇，以潜副之。有陈千户者，擅取民财，令旨谪交阯。数日后念其有军功，贷还。或谗于帝曰：“上所谪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诛陈千户，事连潜及司谏周冕，逮至行在，亲诘之。潜等具以实对。帝谓杨荣、吕震曰：“事岂得由潜！”然卒无人为白者，俱系狱。或毁冕放恣，遂并潜诛。潜妻杨氏痛潜非命，不食死。

子粲，由进士为刑部主事，善辨冤狱。用荐擢广西副使，进布政使。将士多杀良民报功，粲谕其帅，生致难民一人，准功一级，全活无算。田州土官岑鉴兄弟相仇，粲为解之，却其厚馈。抚服梗化女土官，民夷服其信义。终浙江布政使。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乐二年与从弟孟简并进士及第。帝手题二人策，奖赏之，并授翰林编修。寻诏解缙选曾棨等二十八人读书文渊阁，述、孟简皆与焉。司礼监给纸笔，光禄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宅居之，一时以为荣。

述尝扈北巡，累进左春坊谕德。仁宗即位，命从皇太子谒陵南京。召至榻前，问所以匡弼储君者，对称旨。宣宗时，进左庶子。正统初，卒官。

孟简在翰林二十年，始迁詹事府丞，出为襄王府长史。有言宜留备顾问者，帝曰：“辅朕弟，尤胜于辅朕也。”述温厚简静，未尝有疾言遽

色，文章雅赡。孟简谦退不伐，生平无睚眦于人。并为世所重云。

陈济，字伯载，武进人。读书过目成诵。尝以父命如钱塘，家人赍货以从。比还，以其赀之半市书，口诵手钞。十余年，尽通经史百家之言。成祖诏修《永乐大典》，用大臣荐，以布衣召为都总裁，修撰曾棨等为之副。词臣纂修者，及太学儒生数千人，繙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应口辨析无滞。书成，授右赞善。谨慎无过，皇太子甚礼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属济。随事敷奏，多所裨益。五皇孙皆从受经。居职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二。

济少有酒过，母戒之，终其身未尝至醉。弟洽为兵部尚书，事济如父。济深惧盛满，弥自谦抑。所居蓬户苇壁，裁蔽风雨，终日危坐，手不释卷。为文根据经史，不事葩藻。尝云："文贵如布帛菽粟，有益于世尔。"其后有陈继、杨翥者，亦以布衣通经。用杨士奇荐，继由博士入翰林。而翥竟用景帝潜邸恩，与俞山、俞纲等皆至大官。自天顺后，始渐拘资格。编修马升、检讨傅宗不由科目，李贤皆出之为参议。布衣无得预馆阁者，而弘治间潘辰独以才望得之，一时诧异数焉。

陈继，字嗣初，吴人。幼孤，母吴氏，躬织以资诵读。比长，贯穿经学，人呼为"陈五经"。奉母至孝，府县交荐，以母老不就。母卒，哀毁过人。永乐中，复举孝行，旌其母曰"贞节"。仁宗即位，开弘文阁。帝临幸，问："今山林亦有名士乎？"杨士奇初不识继。夏原吉治水苏、松，得其文，归以示士奇，士奇心识之。及帝问，遂以继对。召为国子博士，寻改翰林《五经》博士，直弘文阁。宣宗初，迁检讨。引疾归，卒。

杨翥，字仲举，亦吴人。少孤贫，随兄戍武昌，授徒自给。杨士奇微时，流寄窘乏，翥辄解馆舍让之，而己教授他所。士奇心贤之。及贵，荐翥经明行修。宣宗诏试吏部，称旨，授翰林院检讨，历修撰。正统中，诏简郕王府僚。诸翰林皆不欲行，乃出侍讲仪铭及翥为左右长史。久之，引年归。王即大位，入朝，拜礼部右侍郎。景泰三年进尚书，给禄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五。翥笃行绝俗，一时缙绅厚德者，翥为最。既没，景帝念之，召其子珒入觐，授本邑主簿。

俞山，字积之，秀水人。由乡举为郕府伴读。景帝时，拜吏部右侍郎。而嘉兴俞纲由诸生缮写《实录》，试中书舍人，授郕府审理。景帝时，以兵部右侍郎入阁预机务。居三日，固辞，守本官。景帝将易东

宫，山密疏谏。不听。怀献太子立，加太子少傅，山意不自安，致仕去。纲加太子少保。英宗复辟，山以致仕得免。而纲当景泰时，能周旋二帝间，故得调南京礼部。成化初致仕，卒。

潘辰，字时用，景宁人。少孤，随从父家京师，以文学名。弘治六年诏天下举才德之士隐于山林者。府尹唐恂举辰，吏部以辰生长京师，寝之。恂复奏，给事中王纶、夏昂亦交章荐，乃授翰林待诏。久之，掌典籍事。预修《会典》成，进五经博士。正德中，刘瑾摘《会典》小疵，复降为典籍，俄还故官。南京缺祭酒，吏部推石珤及辰。帝以命珤，而擢辰编修。居九年，超擢太常少卿，致仕归，卒。特赐祭葬。辰居官勤慎，晨入夜归。典制诰时，有以币酬者，坚却之。士大夫重其学行，称为“南屏先生”。

王英，字时彦，金溪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读书文渊阁。帝察其慎密，令与王直书机密文字。与修《太祖实录》，授翰林院修撰，进侍读。

二十年，扈从北征。师旋，过李陵城。帝闻城中有石碑，召英往视。既至，不识碑所。而城北门有石出土尺余。发之，乃元时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也，碑阴刻达鲁花赤等名氏。具以奏。帝曰：“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再往击碎之。沉诸河，还奏。帝喜其详审，曰：“尔是二十八人中读书者，朕且用尔。”因问以北伐事。英曰：“天威亲征，彼必远遁，愿勿穷追。”帝笑曰：“秀才谓朕黩武邪？”因曰：“军中动静，有闻即入奏。”且谕中官勿阻。立功官军有过，命勿与粮，相聚泣。以英奏，复给予。仁宗即位，累进右春坊大学士，乞省亲归。

宣宗立，还朝。是时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尝谓英曰：“洪武中，学士有宋濂、吴沉、硃善、刘三吾。永乐初，则解缙、胡广。汝勉之，毋俾前人独专其美。”修太宗、仁宗《实录》成，迁少詹事，赐麒麟带。母丧，特与葬祭，遣中官护归。寻起复。正统元年命侍经筵，总裁《宣宗实录》，进礼部侍郎。八年命理部事。浙江民疫，遣祭南镇。时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年七十，再乞休。不许。十二年，英子按察副使裕坐事下狱。英上疏待罪。宥不问。明年进南京礼部尚书，俾就闲逸。居二年卒，年七十五。赐祭葬，谥文安。

英端凝持重，历仕四朝。在翰林四十余年，屡为会试考官，朝廷制

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铭志碑记者不绝。性直谅，好规人过，三杨皆不喜，故不得柄用。裕后累官四川按察使。

钱习礼，名干，以字行，吉水人。永乐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寻授检讨。习礼与练子宁姻戚。既仕，乡人以奸党持之，恒惴惴。杨荣乘间言于帝，帝笑曰："使子宁在，朕犹当用之，况习礼乎。"仁宗即位，迁侍读，知制诰，以省亲归。

宣德元年修两朝《实录》，与侍讲陈敬宗、陈循同召还，进侍读学士。英宗开经筵，为讲官。《宣宗实录》成，擢学士，掌院事。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习礼不设杨士奇、杨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闻。帝命具座。后遂为故事。

正统九年乞致仕。不许。明年，六部侍郎多阙，帝命吏部尚书王直会大臣推举，而特旨擢习礼于礼部。习礼力辞。不允。王振用事，达官多造其门，习礼耻为屈。十二年六月复上章乞骸骨，乃得归。习礼笃行谊，好古秉礼，动有矩则。家居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九。谥文肃。

周叙，字公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诗。永乐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作《黄鹦鹉赋》，称旨，授编修。历官侍读，直经筵。正统六年上疏言事，帝嘉纳焉。八年夏又上言："比天旱，陛下责躬虔祷，而臣下不闻效忠补过之言，徒陈情乞用而已。掌铨选者罔论贤否，第循资格。司国计者不问耕桑，惟勤赋敛。军士困役作，刑罚失重轻，风宪无激扬，言官务缄默。僧道数万，日耗户口，流民众多，莫为矜恤。"帝以章示诸大臣。王直等皆引罪求罢。十一年迁南京侍讲学士。

郕王监国，驰疏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殿下宜卧薪尝胆，如越之报吴。使智者献谋，勇者效力，务扫北庭，雪国耻。先遣辩士，卑词重币乞还銮舆，暂为君父屈。"因条上励刚明、亲经史、修军政、选贤才、安民心、广言路、谨微渐、修庶政八事。王嘉纳之。景泰二年又请复午朝，日接大臣，咨诹治道。经筵之余，召文学从臣讲论政事，并诏天下臣民直言时政缺失。帝因诏求言。

叙负气节，笃行谊。曾祖以立，在元时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铨次数年，未及成而卒。

同邑刘俨，字宣化。正统七年进士第一。历官太常少卿。景泰中，

典顺天乡试，黜大学士陈循、王文子，几得危祸。详《高谷传》。天顺初，改掌翰林院事，卒官。赠礼部侍郎，谥文介。俨立朝正直，居乡亦有令德云。

柯潜，字孟时，莆田人。景泰二年举进士第一。历洗马。天顺初，迁尚宝少卿，兼修撰。宪宗即位，以旧宫僚擢翰林学士。《英宗实录》成，进少詹事。慈懿太后之丧，潜与修撰罗璟上章，请合葬裕陵。廷臣相继争。未报。潜曰："朝廷大事，臣子大节，舍是奚所用心。"与璟皆再疏争，竟得如礼。连遭父母丧，诏起为祭酒，固乞终制。许之。未几卒。

潜邃于文学，性高介。为学士时，即院中后圃构清风亭，凿池莳芙蓉，植二柏于后堂，人称其亭为"柯亭"，柏为"学士柏"。院中有井，学士刘定之所浚也。柯亭、刘井，翰林中以为美谈云。

罗璟，字明仲，泰和人。天顺末，进士及第。授编修，进修撰。预修《宋元通鉴纲目》。累官洗马。孝宗为太子，简侍讲读。母丧归。璟与尚书尹旻子侍讲龙同娶于孔氏。旻得罪，李孜省指璟为旻党，调南京礼部员外郎。孝宗嗣位，王恕等言璟才，乃授福建提学副使。弘治五年召为南京祭酒。久之，卒。

孔公恂，字宗文，先圣五十八世孙也。景泰五年举会试，闻母疾，不赴廷对。帝以问礼部，具言其故，乃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备试卷，命翰林院给以笔札。登第，即丁母忧归。

衍圣公孔彦缙卒，孙弘绪幼弱，诏遣礼部郎治丧，公恂理其家事。天顺初，授礼科给事中。弘绪已袭封，大学士李贤妻以女，公恂因得交于贤。贤言："公恂，大圣人后；赞善司马恂，宋大贤温国公光后。宜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孝肃皇后者，宪宗生母，方以皇贵妃有宠。于是具冠服拜谢，宫中传以为盛事云。

宪宗嗣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言不通法律，乃复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诸武臣哗然，给事御史交章驳之。下狱，谪汉阳知府。未至，丁父忧。服阕，商辂请复建言得罪者官，乃还故秩，涖南京詹事府。久之，卒。

司马恂，字恂如，浙江山阴人。正统末，由举人擢刑科给事中，累

迁少詹事。宪宗立，命兼国子祭酒。卒，赠礼部左侍郎。恂强记、敦厚，与物无忤，居官无所表见。

赞曰：“建文之初，修尊贤敬老之节。董伦以宿儒见重，虽寡所表见，当非苟焉已也。仪智父子仍世以儒术进，从容辅导，盖其贤哉。邹济诸人，以宫僚被遇而谗构不免。陈济辈起布衣，列禁近而善始终，固有幸不幸欤。二周、王英、钱习礼、周叙、柯潜谦和直谅，各著其美，盖皆异于浮华博习之徒矣。

列传第四十一

○宋礼蔺芳 陈瑄王瑜 周忱

宋礼，字大本，河南永宁人。洪武中，以国子生擢山西按察司佥事，左迁户部主事。建文初，荐授陕西按察佥事，复坐事左迁刑部员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礼部事，以敏练擢礼部侍郎。永乐二年拜工部尚书。尝请给山东屯田牛种，又请犯罪无力准工者徙北京为民，并报可。七年丁母忧，诏留视事。

九年命开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寿张尹韩仲晖言，自东平安民山凿河至临清，引汶绝济，属之卫河，为转漕道，名曰“会通”。然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故终元世海运为多。明初输饷辽东、北平，亦专用海运。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绝安山湖，会通遂淤。永乐初，建北京，河海兼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輓百七十里入卫河，历八递运所，民苦其劳。至是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者乃三之一，浚之便。”于是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礼以会通之源，必资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堽城及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南入洸而北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势高，决其水，南北皆注，所谓水脊也。因相地置闸，以时蓄泄。自分水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凡发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蠲租一百一十万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又奏浚沙河入马常泊，以益汶。语详《河渠志》。是年，帝复用工部侍郎张信言，使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会金纯，浚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复旧黄河道，以杀水势，使河不病漕，命礼兼董之。八月还京师，论功第一，受上赏。潘叔正亦赐衣钞。

明年，以御史许堪言卫河水患，命礼往经画。礼请自魏家湾开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复自德州西北开支河一，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后为之。礼还言：“海运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有漂没者。有司修补，迫于期限，多科敛为民病，而船亦不坚。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四千石。以此而论，利病较然。请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

及衮州粮，合百万石，从河运给北京。其海道则三岁两运。”已而平江伯陈瑄治江、淮间诸河功，亦相继告竣。于是河运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罢海运。

初，帝将营北京，命礼取材川蜀。礼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数株，皆寻丈。一夕，自出谷中抵江上，声如雷，不偃一草。”朝廷以为瑞。及河工成，复以采木入蜀。十六年命治狱江西。明年造番舟。自蜀召还，以老疾免朝参，有奏事令侍郎代。二十年七月卒于官。

礼性刚，驭下严急，故易集事，以是亦不为人所亲。卒之日，家无余财。洪熙改元，礼部尚书吕震请予葬祭如制。弘治中，主事王宠始请立祠。诏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纯、周长配。隆庆六年赠礼太子太保。

蔺芳，夏县人。洪武中举孝廉。累迁刑部郎中。永乐中，出为吉安知府。宽厚廉洁，民甚德之。吉水民诣阙言县有银矿，遣使覆视。父老遮芳诉曰：“闻宋季尝有言此者，卒以妄得罪。今皆树艺地，安所得银矿？”芳诘告者，知其诬。狱具，同官不敢署名，芳请独任之。奏上，帝曰：“吾固知妄也。”得寝。已，坐事谪办事官，从宋礼治会通河，复为工部都水主事。

十年，河决阳武，灌中牟、祥符、尉氏，遣芳按视。芳言：“中盐堤当暴流之冲，请加筑塞。”又言：“自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诚万世利。”又言：“新筑岸埽，止用草索，不能坚久。宜编木成大困，贯椿其中，实以瓦石，复以木横贯椿表，牵筑堤上，则杀水固堤之长策也。”诏悉从之。其后筑堤者遵用其法。以宋礼荐，擢工部右侍郎。亡何，行太仆卿杨砥言：“吴桥、东光、兴济、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决堤伤稼。乞开德州良店东南黄河故道，以分水势。”复命芳往治之。所经郡邑，有不便民者辄疏以闻。事竣还。十五年十一月卒于官。

芳自奉约，布衣蔬食。事母至孝。母甚贤。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当，辄加教诫。芳受命唯谨，由是为良吏云。

陈瑄，字彦纯，合肥人。父闻，以义兵千户归太祖，累官都指挥同知。瑄代父职。父坐事戍辽阳，瑄伏阙请代，诏并原其父子。瑄少从大将军幕，以射雁见称。屡从征南番，又征越嶲，讨建昌叛番月鲁帖木儿，逾梁山，平天星寨，破宁番诸蛮。复征盐井，进攻卜木瓦寨。贼炽甚。瑄将中军，贼围之数重。瑄下马射，伤足，裹创战。自巳至酉，全师还。又从征贾哈剌，以奇兵涉打冲河，得间道，作浮梁渡军。既渡，

撤梁，示士卒不返，连战破贼。又会云南兵征百夷有功，迁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

建文末，迁右军都督佥事。燕兵逼，命总舟师防江上。燕兵至浦口，瑄以舟师迎降，成祖遂渡江。既即位，封平江伯，食禄一千石，赐诰券，世袭指挥使。

永乐元年命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先是，漕舟行海上，岛人畏漕卒，多闭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运舟还，会倭寇沙门岛。瑄追击至金州白山岛，焚其舟殆尽。

九年命与丰城侯李彬统浙、闽兵捕海寇。海溢堤圮，自海门至盐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十万卒筑治之，为捍潮堤万八千余丈。明年，瑄言："嘉定濒海地，江流冲会。海舟停泊于此，无高山大陵可依。请于青浦筑土山，方百丈，高三十余丈，立堠表识。"既成，赐名宝山，帝亲为文记之。

宋礼既治会通河成，朝廷议罢海运，仍以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浸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时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陆运过坝，逾淮达清河，劳费其钜。十三年，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其后复浚徐州至济宁河。又以吕梁洪险恶，于西别凿一渠，置二闸，蓄水通漕。又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筑高邮湖堤，于堤内凿渠四十里，避风涛之险。又自淮至临清，相水势置闸四十有七，作常盈仓四十区于淮上，及徐州、临清、通州皆置仓，便转输。虑漕舟胶浅，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导舟避浅。复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凡所规画，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

仁宗即位之九月，瑄上疏陈七事。一曰南京国家根本，乞严守备。二曰推举宜核实，无循资格，选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岁运粮饷，湖广、江西、浙江及苏、松诸府并去北京远，往复逾年，上逋公租，下妨农事。乞令转至淮、徐等处，别令官军接运至京。又快船、马船所载不过五六十石，每船官军足用，有司添差军民递送，拘集听候，至有冻馁，请革罢。四曰教职多非其人，乞考不职者黜之，选俊秀补生员，而军中子弟亦令入学。五曰军伍窜亡，乞核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补，户绝者验除。六曰开平等处，边防要地，兵食虚乏，乞选

练锐士，屯守兼务。七曰漕运官军，每岁北上，归即修船，勤苦终年。该卫所又于其隙，杂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绝。帝览奏曰："瑄言皆当。"令所司速行。遂降敕奖谕，寻赐券，世袭平江伯。

宣宗即位，命守淮安，督漕运如故。宣德四年言："济宁以北，自长沟至枣林淤塞，计用十二万人疏浚，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劳，命尚书黄福往同经理。六年，瑄言："岁运粮用军十二万人，频年劳苦。乞于苏、松诸郡及江西、浙江、湖广别佥民丁，又于军多卫所佥军，通为二十四万人，分番迭运。又江南之民，运粮赴临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失误农业，而湖广、江西、浙江及苏、松、安庆军士，每岁以空舟赴淮安载粮。若令江南民拨粮与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量给耗米及道里费，则军民交便。"帝命黄福及侍郎王佐议行之。更民运为兑运，自此始也。八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九。追封平江侯，赠太保，谥恭襄。

初，瑄以浚河有德于民，民立祠清河县。正统中，命有司春秋致祭。

孙豫，字立卿，读书修谨。正统末，福建沙县贼起，以副总兵从宁阳侯陈懋分道讨平之，进封侯。也先入犯，出镇临清，建城堡，练兵抚民，安静不扰。明年召还，父老诣阙请留。从之。景泰五年，山东饥，奉诏振恤。寻守备南京。天顺元年召还，益岁禄百石。七年卒。赠黟国公，谥庄敏。

子锐嗣伯。成化初，分典三千营及团营。寻佩平蛮将军印，总制两广。移镇淮阳，总督漕运。建淮河口石闸及济宁分水南北二闸。筑堤疏泉，修举废坠。总漕十四年，章数十上。日本贡使买民男女数人以归，道淮安。锐留不遣，赎还其家。淮、扬饥疫，煮糜施药，多所存济。弘治六年，河决张秋，奉敕塞治。还，增禄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十三年，火筛寇大同，锐以总兵官佩将军印往援。既至，拥兵自守，为给事中御史所劾，夺禄闲住。其年卒。

子熊嗣。正德三年出督漕运。刘瑾索金钱，熊不应，衔之。坐事，逮下诏狱，谪戍海南卫，夺诰券。熊故黩货，在淮南颇殃民。虽为瑾构陷，人无惜之者。瑾诛，赦还复爵。卒，无子。

再从子圭嗣。以荐出镇两广。封川寇起，圭督诸将往讨，擒其魁，俘斩数千，加太子太保。复平柳庆及贺连山贼，加太保，廕一子。安南范子仪等寇钦、廉，黎岐贼寇琼厓，相犄角。圭移文安南，晓以利害，

使缚子仪，而急出兵攻黎岐，败走之。论功，复廕一子，加岁禄四十石。圭能与士卒同甘苦，闻贼所在，辄擐甲先登。深箐绝壑，冲冒瘴毒，无所避，以故所向克捷。在粤且十年，歼诸小贼不可胜数。召还，掌后军府。圭妻仇氏，咸宁侯鸾女弟也。圭深嫉鸾，鸾数短圭于世宗，几得罪。鸾败，帝益重圭，命总京营兵。寇入紫荆关，圭请出战，营于卢沟，寇退而止。明年，寇复入古北口，或议列营九门为备，圭以徒示弱无益，寇亦寻退。董筑京师外城，加太子太傅。卒，赠太傅，谥武襄。

子王谟嗣。佥书后军，出镇两广。贼张琏反，屠掠数郡。王谟会提督张臬讨平之，擒斩三万余。论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万历中出镇淮安，总漕运，入掌前军府事。卒，赠少保，谥武靖。传至明亡，爵绝。

王瑜，字廷器，山阳人。以总旗隶赵王府。永乐末，常山护卫指挥孟贤等与宦官黄俨结，谋弑帝，废太子而立赵王。其党高正者，瑜舅也，密告瑜。瑜大惊曰："奈何为此族灭计。"垂涕谏，不听。正惧谋泄，将杀瑜，瑜遂诣阙告变。按治有验，贤等尽伏诛，而授瑜辽海卫千户。仁宗即位，擢锦衣卫指挥同知，厚赐之，并戒同官，事必白瑜乃行。瑜持大体，不为苛细，廷中称其贤。

宣德八年进都指挥佥事，充左副总兵，代陈瑄镇淮安，董漕运，累进左军都督佥事。淮安，瑜故乡也，人以为荣。在淮数年，守瑄成法不变，有善政。民有亲在与弟讼产者。瑜曰："讼弟不友，无亲不孝。"杖而斥之。又有负金不能偿，至翁婿兄弟相讼者。瑜曰："奈何以财故伤恩！"即代偿，劝其敦睦。二卒盗败舟一板，有司以盗官物，坐卒死。瑜曰："两卒之命，抵败舟一板耶？"竟得末减。岁凶，发官廪以振。然性好货，为英宗切责，而前所发不轨事有枉者。正统四年，议事入京。得疾，束两手如高悬状，号救求解而卒。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明年，成祖择其中二十八人，令进学文渊阁。忱自陈年少乞预。帝嘉其有志，许之。寻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忱有经世才，浮沉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独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稍迁越府长史。宣德初，有荐为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调也，安足尽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始至，召父老问逋税故。皆言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忱乃创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请敕工部颁铁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反资费，皆科敛充之。忱止设正副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见诸县收粮无团局，粮长即家贮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诸县于水次置囤，囤设粮头、囤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持贴赴囤，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置拨运、纲运二簿。拨运记支拨起运之数，预计所运京师、通州诸仓耗，以次定支。纲运听其填注剥浅诸费，归以偿之。支拨羡余，存贮在仓，曰"余米"。次年余多则加六征，又次年加五征。

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

时宣宗屡下诏减官田租，忱乃与知府况锺曲算累月，减至七十二万余石，他府以次减，民始少苏。七年，江南大稔，诏令诸府县以官钞平籴备振贷，苏州遂得米二十九万石。故时公侯禄米、军官月俸皆支于南户部。苏、松民转输南京者，石加费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给，与船价米一斗，所余五斗，通计米四十万石有奇，并官钞所籴，共得米七十万余石，遂置仓贮之，名曰"济农"。振贷之外，岁有余羡。凡纲运、风漂、盗夺者，皆借给于此，秋成，抵数还官。其修圩、筑岸、开河、浚湖所支口粮，不责偿。耕者借贷，必验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给之，秋与粮并赋，凶岁再振。其奸顽不偿者，后不复给。定为条约以闻。帝嘉奖之。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时漕运，军民相半。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忱与平江伯陈瑄议，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漕军运抵通州。淮安石加五斗，瓜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军未过江者，即仓交兑，加与过江米二斗。衬垫芦席，与折米五合。兑军或后期阻风，则令州县支赢米。设ＣＣ于瓜洲水次，迁米贮之，量支余米给守者。由是漕费大省。

民间马草岁运两京，劳费不訾。忱请每束折银三分，南京则轻赍即地买纳。京师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领南京。米贱时，俸贴七八石，仅易银一两。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

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嘉定、昆山诸县岁纳布，疋重三斤抵粮一石。比解，以缕粗见斥者十八九。忱言："布缕细必轻，然价益高。今既贵重，势不容细。乞自今不拘轻重，务取长广如式。"从之。各郡驿马及一切供帐，旧皆领于马头。有耗损，则马头横科补买。忱令田亩出米升九合，与秋粮俱征，验马上中下直给米。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敕忱巡视。奏令苏州诸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连扬州盐场，听抵明年田租，灶户得纳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寻敕兼理松江盐课。华亭、上海二县逋课至六十三万余引，灶丁逃亡。忱谓田赋宜养农夫，盐课宜养灶丁。因上便宜四事，命速行之。忱为节灶户运耗，得米三万二千余石。亦仿济农仓法，置赡盐仓，益补逃亡缺额。由是盐课大殖。浙江当造海船五十艘，下忱计度。忱召问都匠，言一艘须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宜惜费，第减二十石，奏于朝，竟得报可。以九载秩满，进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又命同刑科都给事中郭瑾录南京刑狱。

忱素乐易。先是，大理卿胡□为巡抚，用法严。忱一切治以简易，告讦者辄不省。或面讦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抚军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遇长吏有能，如况锺及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辈，则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故事无不举。常诣松江相视水利，见嘉定、上海间，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浚其上流，使昆山、顾浦诸所水迅流驶下，壅遂尽涤。暇时以匹马往来江上，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以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

初，欲减松江官田额，依民田起科。户部郭资、胡濒奏其变乱成法，请罪之，宣宗切责资等。忱尝言："吴淞江畔有沙涂柴场百五十顷，水草茂盛，虫蜢多生其中。请募民开垦，可以足国课，消虫灾。"又言："丹徒、丹阳二县田没入江者，赋尚未除。国初蠲税之家，其田多并于富室，宜征其租，没于江者除之，则额不亏而贫富均。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请改征租米。"悉报可。其因灾荒请蠲贷，及所陈他利病无算。小者用便宜行之，无所顾虑。久之见财赋充溢，益务广大。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屡召人言。

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劾忱妄意变更，专擅科敛。忱上章自诉。帝以余米既为公用，置不问。先是，奸民尹崇礼欲挠忱法，奏忱不当多征耗米，请究问仓库主者，忱因罢前法。既而两税复逋，民无所赖，咸称不便。忱乃奏按崇礼罪，举行前法如故。再以九载满，进户部尚书。寻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仍巡抚。

景泰元年，溧阳民彭守学复讦忱如崇礼言，户部遂请遣御史李鉴等往诸郡稽核。明年又以给事中金达言，召忱还朝。忱乃自陈："臣未任事之先，诸郡税粮无岁不逋。自臣莅任，设法划弊，节省浮费，于是岁无逋租，更积赢羡。凡向之公用所须、科取诸民者，悉于余米随时支给。或振贷未还，遇赦宥免，或未估时值，低昂不一。缘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谕，许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复具闻。致守学讦奏，户部遣官追征，实臣出纳不谨，死有余罪。"礼部尚书杨宁言："妄费罪乃在忱，今估计余值，悉征于民间，至有弃家逃窜者，乞将正统以前者免追。"诏许之，召鉴等还。既而言官犹交章劾忱，请正其罪。景帝素知忱贤，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

然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治以爱民为本。济农仓之设也，虽与民为期约，至时多不追取。每岁征收毕，逾正月中旬，辄下檄放粮，曰："此百姓纳与朝廷剩数，今还与百姓用之，努力种朝廷田，秋间又纳朝廷税也。"其所弛张变通，皆可为后法。诸府余米，数多至不可校，公私饶足，施及外郡。景泰初，江北大饥，都御史王竑从忱贷米三万石。忱为计至来年麦熟，以十万石畀之。

性机警。钱谷钜万，一屈指无遗算。尝阴为册记阴晴风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风失米，忱言是日江中无风，其人惊服。有奸民故乱其旧案尝之。忱曰："汝以某时就我决事，我为汝断理，敢相绐耶？"三殿重建，诏征牛胶万斤，为彩绘用。忱适赴京，言库贮牛皮，岁久朽腐，请出煎胶，俟归市皮偿库。土木之变，当国者议，欲焚通州仓，绝寇资。忱适议事至，言仓米数百万，可充京军一岁饷，令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煨烬。顷之，诏趣造盔甲数百万。忱计明盔浴铁工多，令且沃锡，数日毕办。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殣相望，课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景泰四年十月卒。谥文襄。况锺等自有传。

赞曰：宋礼、陈瑄治河通运道，为国家经久计，生民被泽无穷。周

忱治财赋，民不扰而廪有余羡。此无他故，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诚异夫造端兴事，徼一时之功，智笼巧取，为科敛之术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几而澌灭无余，民用重困。岂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难其继哉。虽然，见小利而乐纷更，不能不为当日之哓哓者惜也。

列传第四十二

○张辅高士文 徐政 黄福 刘俊吕毅 刘昱 陈洽侯保 冯贵伍云 陈忠李任等 李彬 柳升崔聚 史安 陈镛 李宗昉 潘禋梁铭 王通陶季容 陈汀

张辅，字文弼，河间王玉长子也。燕师起，从父力战，为指挥同知。玉殁东昌，辅嗣职。从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皆有功。从入京师，封信安伯，禄千石，予世券。妹为帝妃。邱福、硃能言辅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亲故薄其赏。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是时安南黎季犛弑其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其故王之孙陈天平自老挝来奔，季犛佯请归国。帝遣都督黄中以兵五千送之，前大理卿薛□为辅。季犛伏兵芹站，杀天平，□亦死。帝大怒，命成国公硃能为征夷将军，辅为右副将军，帅丰城侯李彬等十八将军，兵八十万，会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分道进讨。兵部尚书刘俊赞军事，行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给馈饷。

四年十月，能卒于军，辅代领其众。自凭祥进师，度坡垒关，望祭安南境内山川，檄季犛二十罪。进破隘留、鸡陵二关，道芹站，走其伏兵，抵新福。晟军亦自云南至，营于白鹤。安南有东、西二都，依宣、洮、洮、富良四江为险，贼缘江南北岸立栅，聚舟其中，筑城于多邦隘，城栅桥舰相连九百余里，兵众七百万，欲据险以老辅师。辅自新福移军三带州，造船图进取。会帝闻硃能卒，敕拜辅为将军，制词以李文忠代开平王常遇春为比，且言乘冬月瘴疠未兴，宜及时灭贼。十二月，辅军次富良江北，遣骠骑将军硃荣破贼嘉林江，遂与晟合军进攻多邦城。佯欲他攻以懈贼，令都督黄中等将死士，人持炬火铜角，夜四鼓，越重濠，云梯傅其城。都指挥蔡福先登，士蚁附而上，角鸣，万炬齐举，城下兵鼓噪继进，遂入城。贼驱象迎战。辅以画狮蒙马冲之，翼以神机火器。象皆反走，贼大溃。斩其帅二人，追至伞圆山，尽焚缘江木栅，俘斩无算。进克东都，辑吏民，抚降附，来归者日以万计。遣别将李彬、陈旭取西都，又分军破贼援兵。季犛焚宫室仓库逃入海，三江州县皆望风降。

明年春，辅遣清远伯王友等济自注江，悉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诸寨，斩首三万七千余级。贼将胡杜聚舟盘滩江。辅使降将陈封袭走之，尽得其舟。遂定东潮、谅江诸府州。寻击破季犛舟师于木丸江，斩首万级，擒其将校百余人，溺死者无算。追至胶水县闷海口，还军。筑

城咸子关，令都督柳升守之。已，贼由富良江入。辅与晟夹岸迎战。升等以舟师横击，大破之，馘斩数万，江水为赤，乘胜穷追。时天旱水浅，贼弃舟陆走。官军至，忽大雨水涨，遂毕渡。五月至奇罗海口，获季犛及其子苍，并伪太子诸王将相大臣等，槛送京师。安南平。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求陈氏后不得，遂设交阯布政司，以其地内属。自唐之亡，交阯沦于蛮服者四百余年，至是复入版图。帝为诏告天下，诸王百官奉表称贺。

六年夏，辅振旅还京师。再赐宴奉天殿，帝为赋《平安南歌》，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予世券。其年冬，陈氏故臣简定复叛。命沐晟讨之，败绩于生厥江。明年春，复命辅佩征虏将军印，帅师往讨。时简定已僭称越上皇，别立陈季扩为皇，势张甚。辅就叱览山伐木造舟，招谅江北诸避寇者复业。遂进至慈廉州，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遇贼咸子关。贼舟六百余，保江东南岸。辅帅陈旭等以划船战，乘风纵火，擒贼帅二百余人，尽得其舟。追至太平海口。贼将阮景异以三百艘迎敌，复大破之。于是季扩自言陈氏后，遣使求绍封。辅曰："向者遍索陈王后不应，今诈也。吾奉命讨贼，不知其他。"遂遣硃荣、蔡福等以步骑先进，辅帅舟师继之。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清化，分道入磊江，获简定于美良山中，及其党送京帅。八年正月进击贼余党，斩数千人，筑京观，惟季扩未获。帝留沐晟讨之，召辅班师。谒帝于兴和，命练兵宣府、万全，督运北征。

时陈季扩虽请降，实无悛心。乘辅归，攻剽如故，晟不能制。交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将帅益玩寇。九年正月，仍命辅与沐晟协力进讨。辅至，申军令。都督黄中素骄，违节度。诘之不逊，斩以徇。将士惕息，无敢不用命者。其年七月破贼帅阮景异于月常江，获船百余，生擒伪元帅邓宗稷等，又捕斩别部贼首数人。以瘴疠息兵。明年八月击贼于神投海。贼舟四百余，分三队，锐甚。辅冲其中坚，贼却，左右队迭进，官军与相钩连，殊死战。自卯至巳，大破贼，擒渠帅七十五人。进军乂安府，贼将降者相继。

十一年冬，与晟会顺州，战爱子江。贼驱象前行。辅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还，自蹂其众。裨将杨鸿、韩广、薛聚等乘势继进，矢落如雨，贼大败。擒其帅五十六人。追至爱母江，尽降其众。明年正月进至政平州。闻贼屯暹蛮、昆蒲诸栅，遂引兵往。悬崖侧径，骑不得进。辅与将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四鼓抵其巢，悉擒阮景异、邓容等。季扩走老挝，遣指挥师祐以兵索之，破其三关。遂缚季扩及其孥送京师。贼平。承制，以贼所取占城地，设升、华、思、义四州，增

置卫所，官其降人，留军守之而还。十三年春至京。旋命为交阯总兵官往镇。而余寇陈月湖等复作乱，辅悉讨平之。十四年冬召还。

辅凡四至交阯，前后建置郡邑及增设驿传递运，规画甚备。交人所畏惟辅。辅还一年而黎利反，累遣将讨之，无功。至宣德时，柳升败没，王通与贼盟，仓卒引还。廷议弃交阯，辅争之不能得也。

仁宗即位，掌中军都督府事，进太师，并支二俸。寻命辅所受太师俸于北京仓支给。时百官俸米皆给于南京，此盖特恩云。成祖丧满二十七日，帝素冠麻衣以朝。而群臣皆已从吉，惟辅与学士杨士奇服如帝。帝叹曰："辅，武臣也，而知礼过六卿。"益见亲重。寻命知经筵事，监修《实录》。

宣德元年，汉王高煦谋反，诱诸功臣为内应，潜遣人夜至辅所。辅执之以闻，尽得其反状，因请将兵击之。帝决策亲征，命辅扈行。事平，加禄三百石。辅威名益盛，而久握兵。四年，都御史顾佐请保全功臣。诏辅解府务，朝夕侍左右，谋画军国重事，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朝朔望。英宗即位，加号翊连佐理，知经筵、监修《实录》如故。

辅雄毅方严，治军整肃，屹如山岳。三定交南，威名闻海外。历事四朝，连姻帝室，而小心敬慎，与蹇、夏、三杨，同心辅政。二十余年，海内宴然，辅有力焉。王振擅权，文武大臣望尘顿首，惟辅与抗礼。也先入犯，振导英宗亲征，辅从行，不使预军政。辅老矣，默默不敢言。至土木，死于难，年七十五。追封定兴王，谥忠烈。

子懋，九岁嗣公。宪宗阅骑射西苑。懋三发连中，赐金带。历掌营府，累加至太师。尝上言防边事宜，谏止发京营兵作圆通寺。弘治中，御史李兴、彭程下狱，懋论救。复请罢作真武观，免织造，召还中官董织者。武宗即位，与群小狎游，懋率文武大臣谏，其言皆切直。然性豪侈，又颇朘削军士，屡为言者所纠。嗣公凡六十六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尊宠为勋臣冠。正德十年卒，年亦七十五。赠宁阳王，谥恭靖。万历十一年与硃希忠并削王号。孙仑嗣。传爵至世泽，流寇陷京师，遇害。

初，辅之定交阯也，先后百余战。其从征死事最著者，有高士文、徐政。

士文，咸阳人。洪武中，以小校从征云南及金山有功，为燕山左护

卫百户。质直刚果，善骑谢。从成祖起兵，累官都督佥事。从张辅征交阯。黎季ＢＸ既擒，余党窜山谷中，出没为寇。五年八月，士文帅所部败之广源，进围其寨。昼夜急攻，垂破，贼突走。士文追与战，中飞石死。所部复追贼，贼失巢溃散，遂为指挥程瑒所灭。朝廷念士文功，追封建平伯，令其子福嗣，禄千三百石，予世券。三传至孙牛，无子，以义子为嗣。事觉，爵除。

徐政，仪真人。建文时，为扬州卫副千户，以城降成祖，累迁都指挥同知。从征交阯，夺船于三带江以济大军。拔西都，战咸子关，皆有功。陈季扩反，盘滩地最要冲，张辅遣政守之。七年八月，贼党阮景异来攻，与战，飞枪贯胁，犹督兵力战，竟败贼。贼退，腹溃而死。

黄福，字如锡，昌邑人。洪武中，由太学生历金吾前卫经历。上书论国家大计。太祖奇之，超拜工部右侍郎。建文时，深见倚任。成祖列奸党二十九人，福与焉。成祖入京师，福迎附。李景隆指福奸党，福曰："臣固应死，但目为奸党，则臣心未服。"帝置不问，复其官。未几，拜工部尚书。永乐三年，陈瑛劾福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书。明年坐事，逮下诏狱，谪充为事官。已，复职，督安南军饷。

安南既平，郡县其地，命福以尚书掌布政、按察二司事。时远方初定，军旅未息，庶务繁剧。福随事制宜，咸有条理。上疏言："交阯赋税轻重不一，请酌定，务从轻省。"又请："循泸江北岸至钦州，设卫所，置驿站，以便往来。开中积盐，使商贾输粟，以广军储。官吏俸廪，仓粟不足则给以公田。"又言："广西民馈运，陆路艰险，宜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以给。"皆报可。于是编氓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师。数召父老宣谕德意，戒属吏毋苛扰。一切镇之以静，上下帖然。时群臣以细故谪交阯者众，福咸加拯恤，甄其贤者与共事，由是至者如归。镇守中官马骐怙宠虐民，福数裁抑之。骐诬福有异志。帝察其妄，不问。仁宗即位，召还，命兼詹事，辅太子。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还，交人扶携走送，号泣不忍别。福还，交阯贼遂剧，讫不能靖。仁宗崩，督献陵工。

宣德元年，马骐激交阯复叛。时陈洽以兵部尚书代福，累奏乞福还抚交阯。会福奉使南京，召赴阙，敕曰："卿惠爱交人久，交人思卿，其为朕再行。"仍以工部尚书兼詹事，领二司事。比至，柳升败死，福走还。至鸡陵关，为贼所执，欲自杀。贼罗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闻之曰："中国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黄尚书，我岂得反哉！"遣人驰往守护，馈白金、餱粮，肩舆送出境。至龙州，尽取所遗归之官。还，为行在工部尚书。

四年与平江伯董漕事，议令江西、湖广、浙江及江南北诸郡民，量地远近，转粟于淮、徐、临清，而令军士接运至北京，民大称便。五年陈足兵食省役之要。其言足食，谓："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阯，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请役操备营缮军士十万人，于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东，缘河屯种。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仓口粮六十万石，又省本卫月粮百二十万石，岁可得二百八十万石。"帝善之，下行在户、兵二部议。郭资、张本言："缘河屯田实便，请先以五万顷为率，发附近居民五万人垦之。但山东近年旱饥，流徙初复，卫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视田以俟开垦。"帝从之。命吏部郎中赵新等经理屯田，福总其事。既而有言军民各有常业，若复分田，役益劳扰，事竟不行。改户部尚书。

七年，帝于宫中览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杨士奇曰："福言智虑深远，六卿中谁伦比者？"对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国家。永乐初，建北京行部，绥辑凋瘵，及使交阯，总籓宪，具有成绩，诚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诸后进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旧人，乃朝暮奔走劳悴，殊非国家优老敬贤之道。"帝曰："非汝不闻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储宫监国。福老成忠直，缓急可倚。"帝曰："然。"明日改福官南京。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英宗即位，加少保，参赞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机务。留都文臣参机务，自福始。隆用福言，政肃民安。正统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

福丰仪修整，不妄言笑。历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当官不为赫赫名，事微细无不谨。忧国忘家，老而弥笃。自奉甚约，妻子仅给衣食，所得俸禄，惟待宾客周匮乏而已。初，成祖手疏大臣十人，命解缙评之，惟于福曰："秉心易直，确乎有守。"无少贬。福参赞南京时，尝坐李隆侧。士奇寄声曰："岂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赞守备者邪？"卒不变。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辞。士奇之省墓也，道南京，闻福疾，往候之。福惊曰："公辅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远出？"士奇深服其言。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福与相见石城门外。或指福问安南来者曰："汝识此大人否？"对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识？"福卒，赠谥不及，士论颇不平。成化初，始赠太保，谥忠宣。

刘俊，字子士，江陵人。洪武十八年进士。除兵部主事，历郎中。遇事善剖决，为帝所器。二十八年擢右侍郎。建文时，为侍中。成祖即位，进尚书。

永乐四年大征安南，以俊参赞军务。俊为人缜密勤敏，在军佐画筹策有功，还受厚赉。未几，简定复叛，俊再出参赞沐晟军务。六年冬，晟与简定战生厥江，败绩。俊行至大安海口，飓风作，扬沙昼晦，且战且行，为贼所围，自经死。洪熙元年三月，帝以俊陷贼不屈，有司不言，未加褒恤，敕责礼官。乃赐祭，赠太子少傅，谥节愍。官其子奎给事中。

与俊同死者吕毅、刘昱。

毅，项城人。以济南卫百户从成祖渡江，积功至都督佥事。与同官黄中充左右副将军，佐征南将军韩观镇广西。寻与中将兵送故安南王孙陈天平归国，至芹站，天平被劫去，坐夺官。帝薄毅罪，起为鹰扬将军，从张辅讨季ＢＸ有功，掌交阯都司事。至是与贼战，深入陷阵死。

昱，武城人。自吏科给事中迁左通政，出为河南参政，改交阯。严肃有治材，吏民畏惮。军败，亦死之。

陈洽，字叔远，武进人。好古力学，与兄济、弟浚并有名。洪武中，以善书荐授兵科给事中。尝奉命阅军，一过辄识之。有再至者，辄叱去。帝嘉其能，赐金织衣。父戍五开殁，洽奔丧。会蛮叛道梗，冒险间行，负父骨以归。建文中以茹瑹荐，起文选郎中。

成祖即位，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卿。安南兵起，命洽赴广西，与韩观选士卒从征。及大军出，遂命赞军务，主馈饷。安南平，转吏部左侍郎。是时黄福掌布、按二司事，专务宽大，拊循其民。洽甄拔才能，振以风纪。核将士功罪，建置土官，经理兵食，剖决如流。还朝，命兼署礼部、工部事。七年复参张辅军讨简定，平之。还，从帝北征，与辅练兵塞外。九年复与辅往交阯，讨陈季扩。居五年，进兵部尚书，复留赞李彬军事。

仁宗召黄福还，以洽掌布、按二司，仍参军务。中官马骐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黎利尤桀黠。而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不相能，寇势日张。洽上疏言："贼虽乞降，内怀诡诈，党羽渐盛，将不可制。乞谕诸将速灭贼，毋为所饵。"宣宗降敕切责智等，令进兵，复败于茶笼州，帝乃削智、政官爵。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将军印往讨，洽仍赞其军。宣德元年九月，通至交阯。十一月进师应平，次宁桥。洽与诸将言地险恶，恐有伏，宜驻师觇贼。通不听，麾兵径渡，陷泥淖中。伏发，官军大败。洽跃马入贼阵，创甚坠马。左右欲扶还，洽张目叱曰："吾为国大

臣，食禄四十年，报国在今日，义不苟生。”挥刀杀贼数人，自刭死。事闻，帝叹曰：“大臣以身殉国，一代几人！”赠少保，谥节愍。官其子枢刑科给事中。

自黎利反，用兵三四年，将吏先后死者甚众。

侯保，赞皇人。由国子生历知襄城、赣榆、博兴三县，有善政。交阯初设府县，择人抚绥，以保知交州府，迁右参政。永乐十八年，黎利反，保以黄江要害，筑堡守之。贼至，力拒数月，出战，不胜死。

冯贵，武陵人。举进士，为兵科给事中。从张辅征交阯，督兵饷。累迁左参政。涖事明敏，善抚流亡。士兵二千人，骁果善战，贵抚以恩意，数击贼有功，中官马骐尽夺之。黎利反，贵以羸卒数百，御贼于瑰县，力屈而死。仁宗时，尚书黄福言状，赠贵左布政使，保右布政使。然贵尝言交阯产金，遂命以参议提督金场，时论非之。

伍云，定远人。以荆州护卫指挥同知从征交阯，破坡垒、隘留、多邦城，拔东、西二都，皆有功。贼平，调昌江卫。仁宗初，随方政讨黎利于茶笼，深入陷阵死。

陈忠，临淮人。初为宽河副千户。以“靖难”功，积官指挥同知。坐事戍广西。从征交阯，自个招市舁小舟入江，劫黎季ＢＸ水寨，破之。攻多邦城，先登。论功，还故官，调交州左卫。屡与贼战有功，进都指挥同知。黎利寇清化，忠战死。仁宗悯之，与云皆优恤如制。

李任，永康人。以燕山卫指挥佥事从成祖起兵，累功为都指挥同知。宣德元年从征交阯，守昌江。黎利以昌江为官军往来要路，悉力攻之。时都督蔡福为贼所获，逼令招任降。任于城上骂福曰：“汝为大将，不能杀贼，反为贼用，狗彘不食汝余。”发砲击之。贼拥福去，大集兵象飞车冲梯，薄城环攻。任与指挥顾福帅精骑出城掩击，烧其攻具。贼又筑土山，临射城中，凿地道潜入城。任、福随方御之。死守九月余，前后三十战。贼闻征夷将军柳升兵将至，益兵来攻。二年四月城陷，任、福犹帅死士三战，三败贼。贼驱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刭死。内官冯智、指挥刘顺俱自经。城中军民妇女不屈死者数千人。

刘子辅，庐陵人。由国子生擢监察御史，巡按浙江。性廉平，浙人德之。按察使周新不苟许与，独称子辅贤。迁广东按察使。坐累，左迁谅江知府，善抚循其民。黎利反，子辅与守将集兵民死守亦九阅月，与

昌江先后同陷。子辅曰："吾义不污贼刃。"即自缢死。一子一妾皆死。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由进士为监察御史。廉慎，人莫敢干以私。永乐中，三殿灾，言事忤旨，出为政平知州。民安其政。宁桥之败，王通诡与贼和，而请济师于朝，为贼所遮不得达。贼遣使奉表入谢。通乃遣忠及副千户桂胜与偕行，以奏还土地为辞，阴令请兵。至昌江，内官徐训泄其谋。贼遂拘忠、胜，临以白刃。二人瞋目怒骂不屈，并忠子皆被害。

徐麒，桂林中卫指挥使，与南宁千户蔡颙守邱温。时贼势已炽，将吏多弃城遁。邱温被围，麒与颙犹帅疲卒固守，城陷皆死，无一降者。

易先，湘阴人。以国子生授谅山知府，有善政。岁满还朝，郡人乞留。诏进秩三品还任。贼破谅山，先自缢死。

周安以指挥佥事守备义安。黎利势张，都督蔡福以刍粮将尽，退就东关。既行，千户包宣以其众诣贼降。安等至富良江为贼所蹙，俱陷贼。贼逼蔡福诣诸城说降。安愤甚，潜与众谋，俟官军至为内应。包宣之，以告利。利收安，将杀之，安曰："吾天朝臣子，岂死贼手！"与指挥陈麟跃起夺贼刀，杀数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余人，悉被杀。

交阯布政使弋谦以任等十二人死事闻。宣宗叹息，赠任都督同知，福、顺、麒都指挥同知，安指挥同知，颙指挥佥事，胜正千户，并令子孙承袭。子辅、先布政司参政，忠府同知，智太监，并予诰赐祭。惟麟尝与硃广开门纳贼，故赠恤不及。已而黎利称臣，归蔡福、硃广等六人，尽弃市，籍其家。

李彬，字质文，凤阳人。父信，从太祖渡江，积功为济川卫指挥佥事。彬嗣职。从颍国公傅友德出塞，斩获多。还，与筑诸边城。成祖起兵，彬归附，为前锋，转战有功。累迁右军都督佥事。永乐元年四月，以邱福议，封丰城侯，禄千石，予世券。明年，襄城伯李濬讨永新叛寇，命彬帅师策应。未至，寇平，命以所统镇广东。四年召还，捕南阳阜君山寇。其年七月，以左参将赍征夷副将军印授沐晟，进讨安南。十二月，彬及云阳伯陈旭破安南西都，又大败贼于木丸江。安南平，论功，与旭皆以临敌稽缓，不益封，加禄五百石。寻充总兵官，备倭海上。移兵讨擒长沙贼李法良，又帅浙、闽兵捕海寇。

十年命往甘肃与西宁侯宋琥经略降酋。彬与柳升严兵境上，而令土

官李英防野马川。凉州酋老的罕叛，都指挥何铭战死，英追蹑，尽俘其众。老的罕走赤斤蒙古。帝欲发兵，彬言道远饷难继，宜缓图之。明年代琥镇甘肃，赤斤蒙古缚老的罕以献。帝嘉彬功，赐赉甚厚。十二年从北征，领右哨，破敌于忽失温，追奔至土剌河。师还，受上赏，移镇陕西。

十五年二月命佩征夷将军印，镇交阯。至则破擒陆那县贼阮贞，遣都督硃广等平顺州及北昼诸寨。明年，清化府土巡检黎利反，彬遣广讨破之。利遁去。十七年遣都督同知方政袭利于可蓝栅，获其将军阮个立等。利走老挝。师还，复出为寇。都指挥黄诚击走之，以暑雨旋师。

当是时，交人反者四起，彬遣诸将分道往讨：方政讨车绵子等于嘉兴，郑公证于南策，丁宗老于大湾；硃广讨谭兴邦等于别部；都指挥徐謜讨范软于俄乐；指挥陈原瑰讨陈直诚于恶江；都指挥王忠讨杨恭于峡山。皆先后报捷。而贼势尤剧者，彬辄自将往击。潘僚者，乂安土知府也。为中官马骐所虐，反衙仪。彬击败之，追至玉麻州，擒其酋，进焚贼栅。僚窜老挝，彬遣都指挥师祐帅师往。僚以老挝兵迎战，破之农巴林，悉降其众。范玉者，涂山寺僧也，反东潮州。彬往讨，败之江中。玉脱走，追获之东潮。而郑公证之党黎侄复起，都指挥陈忠等累败之于小黄江。彬自将追捕，至镇蛮，尽缚其众。于是诸贼略平，惟黎利数出没，聚众磊江，屡为徐謜、方政所败，复遁去。

十九年，彬以馈运不继，请令官军与土军参错屯田，并酌屯守征行多寡之数以闻。帝从之。将发兵入老挝索黎利。老挝惧，请自捕以献，会彬疾作而罢。明年正月卒。继之者孟瑛、陈智、李安、方政，皆不能讨。王通代镇，贼势益盛，交阯遂不可守。

彬卒，赠茂国公，谥刚毅。

子贤嗣，宣德三年从出塞，还修永宁、隆庆诸城。正统初，镇大同，寻守备南京。景泰二年卒，赠丰国公，谥忠宪。

子勇嗣，再传至孙旻。正德中镇贵州，擒思南、石阡流贼，平武定诸蛮有功，加太子太傅。嘉靖初，镇湖广，有威惠，楚人安之。徙两广。武定侯郭勋典京营，以罪罢。世宗以旻远镇无内党，召代之，寻坐事罢。卒谥武襄，无子。

从子熙嗣，出镇湖广。楚世子狱，株连甚众，熙言于御史，平反二

百余人。讨平沅州、麻阳叛蛮。卒，无子。从子儒嗣，传至孙承祚，天启时附魏忠贤，请设海外督理内臣，又请予忠贤九锡。崇祯初，夺爵戍边。子开先嗣为伯，都城陷。遇害。

柳升，怀宁人。袭父职为燕山护卫百户。大小二十余战，累迁左军都督佥事。永乐初，从张辅征交阯，破贼鲁江，斩其帅阮子仁等。守咸子关。贼入富良江，舟亘十余里，截江立寨，陆兵亦数万人。辅将步骑，升将水军，夹攻，大败之，获伪尚书阮希周等。又败贼于奇罗海口，得舟三百。部卒得季ＢＸ及其子澄。升赍露布献俘，被赏赉。师还，封安远伯，禄千石，予世券。

七年同陈瑄帅舟师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倭，追至金州白山岛而还。明年从北征，至回曲津，将神机火器为前锋，大败阿鲁台。进封侯，加禄五百石，仍世伯爵。出镇宁夏，讨斩叛将冯答兰帖木儿等。召还，总京营兵。十二年复从北征，将大营兵战忽兰、忽失温，以火器破敌。

十八年，蒲台妖妇唐赛儿反。命升与都指挥刘忠将京军往剿，围其寨。升自以大将，意轻贼。贼乞降，信之。夜为所袭，忠中流矢死，赛儿遁去。及明始觉，追获其党百余人。都指挥卫青力战解安邱围。升忌其功，摧辱之。征下狱，已，得释。

二十年复从北征，将中军破兀良哈于屈裂儿河，予世侯。帝五出塞，升皆从，数有功，宠待在列侯右。仁宗即位，命掌右府，加太子太傅。

宣德元年冬，成山侯王通征黎利，败闻。命升为征虏副将军，充总兵官，保定伯梁铭为左副总兵，都督崔聚为参将，尚书李庆赞军务，帅步骑七万，会黔国公沐晟往讨。时贼势已盛，道路梗绝，朝廷久不得交阯奏报。二年六月，有军丁李茂先者三人，间道走京师，言昌江被围急。帝授三人百户。敕升急进援，而昌江已于四月陷。九月，升始入隘留关。利伪为国人上书，请立陈氏后，升不启封以闻。贼缘途据险列栅，官军连破之，抵镇夷关。升以贼屡败，易之。时李庆、梁铭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陈镛言于庆曰：“柳将军辞色皆骄。骄者，兵家所忌。贼或示弱以诱我，未可知也。防贼设伏，玺书告诫甚切，公宜力言之。”庆强起告升，升不为意。至倒马坡，与百余骑先驰度桥，桥遽坏，后队不得进。贼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镖死。其日，铭病卒。明日，庆亦卒。又明日，崔聚帅军至昌江。贼来益众，官军殊死斗。贼驱象大

战。阵乱，贼大呼：“降者不死。”官军或死或走，无降者，全军尽没。史安、陈镛及李宗昉、潘禋皆死之。

崔聚，怀远人。从成祖起兵。八年从北征，败敌于广漠戍。洪熙元年累迁左军都督佥事。至是力战被执，贼百计降之，终不屈死。

升质直宽和，善抚士卒，勇而寡谋，遂及于败。升败，沐晟师不得进，亦引还。王通孤军援绝，遂弃交阯。朝议以升丧师，不令子溥袭爵，久之乃许。正统十二年赠升融国公，谥襄愍。

溥，初掌中府，出镇广西。廉慎，然无将略，承山云后，不能守成法，过于宽弛。瑶、僮相煽为乱，溥先后讨斩大藤峡贼渠，破柳州、思恩诸蛮寨，而贼滋蔓如故。景泰初，兵事亟，召掌右府，总神机营。事定，复出镇。天顺初召还，防宣府、大同，累进太傅。陕西有警，命佩平虏大将军印往御。敌再入凉州，溥闭壁不出，敌饱掠去。蹑取数十级报捷，被劾，落太傅闲住。寻复起掌神机营。卒，谥武肃。

孙景嗣，景子文，文子珣，凡三世皆镇两广，有平蛮功。嘉靖十九年命珣佩征夷副将军印，征安南莫登庸。登庸乞降，加太子太傅。又以讨琼州黎贼功，加少保。卒赠太保，谥武襄。传至明亡，爵绝。史安，字志静，丰城人。廉重好学，由进士历官仪制司郎中。

陈镛，字叔振，钱塘人。由庶吉士授祠祭司主事。杨士奇称其清介端确，表里一出于正。

李宗昉，不知何许人，亦以主事从。

潘禋，鄞人。以后军都事从。尝劝升持重，广侦探，引芹站、宁桥事为戒，升不听。军败，格斗死。

梁铭，汝阳人。以燕山前卫百户从仁宗守北平。李景隆围城，战甚力。积功至后军都督佥事，侍仁宗监国。永乐八年坐事下狱。十九年赦复职，副都督胡原捕倭广东。仁宗即位，进都督同知。以参将佩征西将军印，同都督同知陈怀镇宁夏。追论守城功，封保定伯，禄千石，予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其贪黩，下狱，当夺爵，宥之。副柳升征交阯。升败，铭病卒。铭勇敢善战，能得士卒心。既死，崔聚独以众入，全军遂覆。

子珤嗣。正统末，充副总兵，讨福建盗邓茂七，击斩余贼于九龙

山。班师，而贼党复作，谪充为事官。从石亨立功，复爵。景泰元年拜平蛮将军，代王骥讨贵州苗。其冬，分四道进攻，大败之，斩首七千有奇，破寨五百。明年自沅州进兵，与都督方瑛破贼于兴泽，又大破之香炉山，俘伪王韦同烈等，擒斩数千人。分兵攻都匀、草塘诸苗，悉震恐降。师还，苗复叛，瑶复与瑛讨平之。论功，进侯，益禄五百石。四年讨平湖广清浪叛苗。天顺元年出镇陕西，破敌凉州，又破敌靖虏堡。召还，理左府事。成化初卒。赠蠡国公，谥襄靖。

瑶天资平恕，数总兵柄，未尝妄杀一人。子弟从征，以功授官，辄辞不受，人以为贤。传爵至世勋，崇祯初提督京营。京师陷，遇害。

王通，咸宁人，金乡侯真子也。嗣父官为都指挥使，将父兵，转战有功，累进都督佥事。复以父死事故，封武义伯，禄千石，予世券。永乐七年董营长陵。十一年进封成山侯，加禄二百石。明年从北征，领左掖。二十年从出塞，以大军殿，连出塞，并领右掖。仁宗即位，命掌后府，加太子太保。

时交阯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已前卒，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以参将代镇，不协。黎利益张，数破郡邑，杀将吏。智出兵数败，宣宗削智爵，而命通佩征夷将军印，帅师往讨。黎利弟善攻交州城，都督陈濬等击却之。会通至，分道出击。参将马瑛破贼于石室县。通引军与瑛合，至应平之宁桥中伏，军大溃，死者二三万人，尚书陈洽与焉。通中伤还交州，利在乂安闻之，自将精卒围东关。通气沮，阴遣人许为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归利。按察使杨时习执不可，通厉声叱之。清化守罗通亦不肯弃城，与指挥打忠坚守。朝廷遣柳升等助通，未至。

二年二月，利攻城。通以劲兵五千出不意捣贼营，破之，斩其司空丁礼以下万余级。利惶惧欲走，诸将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三日不出，贼势复振。树栅掘濠堑，四出攻掠，分兵陷昌江、谅江，而围交益急。通敛兵不出。利乞和，通以闻。会柳升战殁，沐晟师至水尾县不得进。通益惧，更啗利和，为利驰上谢罪表。

其年十月，大集官吏军民出城，立坛与利盟，约退师。因宴利，遗利锦绮，利亦以重宝为谢。十二月，通令太监山寿与陈智等由水路还钦州，而自帅步骑还广西。至南宁，始以闻。会廷议厌兵，遂弃交阯。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与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戮者不可胜计。而土官向义者陶季容、陈汀之属，乃往往自拔来归。

明年，通还京，群臣交劾，论死系狱，夺券，籍其家。正统四年特释为民。景帝立，起都督佥事，守京城。御也先有功，进同知，守天寿山，还其家产。景泰三年卒。天顺元年诏通子琮嗣成山伯。琮子镛，成化时赐原券。传爵至明亡。

陶季容者，世为水尾土官。交阯平，以为土知县。历归化知州，迁宣化府同知，守北闲堡。宣德元年遣所部阮执先等追贼，至清波县为所获。既而遣执先还，招季容，胁以兵，不为动。宣宗闻之，擢宣化知府，降敕奖劳。贼复遣人诱季容，季容执以送沐晟，而导官军败贼于水尾。王通弃交阯，季容率官属入朝。

陈汀，古雷县千夫长，数从方政击贼有功，政信倚之。王通弃地，汀北行，为贼所得，授以官，令守交州东关。汀挈其家九十余人从间道走。贼追之，家属尽陷，汀独身入钦州。帝嘉其义，以为指挥，厚赉之。

他若土官阮世宁、阮公庭，皆不愿从利，率所部来归，乞居龙州、陈州之地。帝命加意抚恤，资粮器用官给之。

赞曰：成祖因季犛篡立，兴师问罪以彰天讨，求陈氏后不得，从而郡县其地，得取乱侮亡之道矣。蛮疆险远，易动难驯，数年之间叛者数起，柳升以轻敌丧师，王通以畏怯弃地。虽黄福惠爱在交，叛人心折，而大势已去，再至无功。宣宗用老成谋国之言，廓然置之度外，良以其得不为益，失不为损，事势所不必争，非独惮于劳民而绌于筹饷也。尝考黄福与张辅书言："恶本未尽除，守兵不足用。驭之有道，可以渐安。守之无法，不免再变。"权交事之始终，盖惜张辅之不得为滇南之沐氏也。

列传第四十三

○宋晟 薛禄郭义 金玉 刘荣 硃荣 费瓛 谭广 陈怀马亮蒋贵孙琬 任礼 赵安 赵辅 刘聚

宋晟，字景阳，定远人。父朝用，兄国兴，并从渡江，皆积功至元帅。攻集庆，国兴战殁，晟嗣其职。既而朝用请老，晟方从邓愈克徽州，召还，袭父官。累进都指挥同知，历镇江西、大同、陕西。洪武十二年坐法降凉州卫指挥使。十七年五月讨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儿、国公吴把都剌赤等，俘获万八千人，送酋长京师，简其精锐千人补卒伍，余悉放遣。召还，复为都指挥，进右军都督佥事，仍镇凉州。

二十四年充总兵官，与都督刘真讨哈梅里。其地去肃州千余里。晟令军中多具粮糗，倍道疾驰，乘夜至城下。质明，金鼓声震地，阖城股栗，遂克之。擒其王子别儿怯帖木儿，及伪国公以下三十余人，收其部落辎重以归。自是番戎慴服，兵威极于西域。明年五月从蓝玉征罕东，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遁去。师还，调中军都督佥事。

二十八年六月，从总兵官周兴出开原，至忽剌江。部长西阳哈遁，追至甫答迷城，俘人畜而还。明年拜征南右副将军，讨广西帡幪诸寨苗，擒斩七千余人。又明年，总羽林八卫兵讨平五开、龙里苗。三十一年出镇开平，从燕王出塞，还城万全诸卫。建文改元，仍镇甘肃。

成祖即位，入朝，进后军左都督，拜平羌将军，遣还镇。永乐三年招降把都帖木儿、伦都儿灰等部落五千人，获马驼牛羊万六千。封西宁侯，禄千一百石，世指挥使。

晟凡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帝以晟旧臣，有大将材，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御史劾晟自专。帝曰："任人不专则不能成功，况大将统制一边，宁能尽拘文法。"即敕晟以便宜从事。晟尝请入朝。报曰："西北边务，一以委卿，非召命，毋辄来。"寻命营河西牧地，及图出塞方略。会病卒，五年七月也。

晟三子。长瑄，建文中为府军右卫指挥使，战灵璧，先登，斩数级，力斗死。

瑄弟琥，尚成祖女安成公主，得嗣侯，予世券。八年佩前将军印，镇甘肃。十年与李彬捕叛酋老的罕，俘斩甚众。召还。洪熙元年坐不敬夺爵，并削驸马都尉官。宣德中复都尉。

琥既废，弟瑛嗣。瑛尚咸宁公主。正统中，历掌左军前府事。瓦剌也先入寇，瑛充总兵官，督大同守将硃冕、石亨等战阳和，全军败没，瑛及冕皆战死。赠郓国公，谥忠顺。

子杰嗣。景泰中典禁兵宿卫，以谨慎称。卒，子诚嗣。署右府事，复佩平羌将军印，镇甘肃。诚有材武，尝出猎至凉州，遇寇掠牛马北去。诚三矢殪三人，寇惊散，尽驱所掠还。九传至孙裕德，死流寇难。

薛禄，胶人。行六，军中呼曰“薛六”。既贵，乃更名“禄”。禄以卒伍从燕起兵，首夺九门。真定之战，左副将军李坚迎斗。锋始交，禄持槊刺坚坠马，擒之。擢指挥佥事。从援永平，下大宁、富峪、会州、宽河。还救北平，先驱败南军游骑。进指挥同知。攻大同，为先锋。战白沟河，追奔至济南，迁指挥使。战东昌，以五十骑败南兵数百。时成祖为盛庸所败，还走北平。庸檄真定诸将屯威县、深州，邀燕归路。禄皆击走之。战滹沱河，右军却。禄驰赴阵，出入数十战，破之。追奔至夹河，斩馘无算。战单家桥，为平安所执。奋脱缚，拔刀杀守卒，驰还复战，大败安军。掠顺德、大名、彰德。攻西水寨，生擒都指挥花英。乘胜下东阿、东平、汶上，连战淝河、小河、灵璧，功最。入京师，擢都督佥事。

永乐六年进同知。八年充骠骑将军，从北征，进右都督。十年上言：“自古用人，必资豫教。今武臣子弟闲暇不教，恐缓急无可使者。”帝韪其言。会四方送幼军数万至，悉隶禄操习之。十五年以行在后军都督董营造。

十八年十二月定都北京，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封阳武侯，禄千一百石。二十一年将右哨从北征。还，讨平长兴盗。二十二年再领右哨从北征。

仁宗即位，命掌左府，加太子太保，予世券。洪熙元年充总兵官，备御塞外。寻以获寇功，益禄五百石。是年颁诸将军印于各边镇，禄佩镇朔大将军印，巡开平，至大同边。

宣宗即位，召还，陈备边五事。寻复遣巡边。宣德元年从征乐安，

为前锋。高煦就擒，留禄与尚书张本镇抚之。明年春，奉诏巡视畿南诸府城池，严戒军士毋扰民，违者以军法论。是夏复佩大将军印，北巡开平，还驻宣府。敌犯开平，无所得而退，去城三百余里。禄帅精兵昼伏夜行，三夕至。纵轻骑蹂敌营，破之，大获人畜。师还，敌蹑其后，复奋击败之，敌由是远遁。召还。三年从北征，破敌于宽河，留镇蓟州、永平。复数佩镇朔印，巡边护饷，出开平、宣府间。五年遇敌于凤凰岭，斩获多，加太保。上言永宁卫团山及雕鹗、赤城、云州、独石宜筑城堡，便守御。诏发军民三万六千赴工，精骑一千五百护之，皆听禄节制。临行赐诗，以山甫、南仲为比。禄武人不知书，以问杨士奇。士奇曰："上以古贤人待君也。"禄拊心曰；"禄安敢望前贤，然敢不勉图报上恩万一。"其年六月有疾，召还。逾月卒。赠鄞国公，谥忠武。

禄有勇而好谋，谋定后战，战必胜。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善抚士卒，同甘苦，人乐为用。"靖难"诸功臣，张玉、硃能及禄三人为最，而禄逮事三朝，岿然为时宿将。

孙诜嗣。至曾孙翰卒，无子，族人争袭，久之不得请，田宅并入官，世绝者三十余年。万历五年乃复封翰族子鋹为侯。再传至濂。崇祯末，京师陷，被害。

永乐中从起兵北平，后积功至大将，封侯伯不以"靖难"功者，薛禄及郭义、金玉、刘荣、硃荣凡五人，而义、玉与禄同日封云。

郭义，济宁人。洪武时，累功为燕山千户。从成祖入京师，累迁左都督。永乐九年坐旷职谪交阯，立功，已而宥之。数从出塞，有功，封安阳侯，禄千一百石，亦授奉天靖难武臣号。时义在南京，疾革，闻命而卒。

金玉，江浦人。袭父官为羽林卫百户，调燕山护卫。从起兵有功，累迁河南都指挥使。永乐三年进都督佥事。八年充鹰扬将军从北征。师旋，为殿。至长秀川，收敌所弃牛羊杂畜亘数十里。十四年讨平山西妖贼刘子进。论前后功，封惠安伯，禄九百石。十九年卒。妾田氏自经以殉，赠淑人。

刘荣，宿迁人。初冒父名江。从魏国公徐达战灰山、黑松林。为总旗，给事燕邸。雄伟多智略，成祖深器之，授密云卫百户。从起兵为前锋，屡立战功。徇山东，与硃荣帅精骑三千，夜袭南军于滑口，斩数千人，获马三千，擒都指挥唐礼等。累授都指挥佥事。战滹沱河，夺浮

桥，掠馆陶、曹州，大获。还军救北平，败平安军于平村。杨文以辽东兵围永平，江往援，文引却。江声言还北平，行二十余里，卷甲夜入永平。文闻江去，复来攻。江突出掩击，大败之。斩首数千，擒指挥王雄等七十一人。迁都指挥使。从至淝河，与白义、王真以轻骑诱致平安，败之。

时南军驻宿州，积粮为持久计。成祖患之，议绝其饷道。命江将三千人往，趑趄不行。成祖大怒，欲斩之。诸将叩首请，乃免。渡江策功，以前罪不封，止授都督佥事。迁中府右都督。

永乐八年从北征，以游击将军督前哨。乘夜据清水源，败敌斡难河，复败阿鲁台于靖虏镇。师还为殿，即军中进左都督，遣镇辽东。敌阑入杀官军。帝怒，命斩江，既而宥之。九年复镇辽东。十二年再从北征，仍为前锋，将劲骑侦敌于饮马河。见敌骑东走，追至康哈里孩，击斩数十人。复与大军合击马哈木于忽失温，下马持短兵突阵，斩获多，受上赏。复充总兵官，镇辽东。

倭数寇海上，北抵辽，南讫浙、闽，濒海郡邑多被害。江度形势，请于金线岛西北望海埚筑城堡，设烽堠，严兵以待。十七年六月，□□者言东南海岛中举火。江急引兵赴埚上。倭三十余舟至，泊马雄岛，登岸奔望海埚。江依山设伏，别遣将断其归路，以步卒迎战，佯却。贼入伏中，砲举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贼。贼走樱桃园空堡中，江开西壁纵之走。复分两路夹击，尽覆之，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三十人。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诏封广宁伯，禄千二百石，予世券，始更名荣。寻遣还镇。明年四月卒。

荣为将，常为军锋，所向无坚阵。驭士卒有纪律，恩信严明。诸款塞者，抚辑备至。既卒，人咸思之。赠侯，谥忠武。

子湍嗣。卒，无子，弟安嗣。正统十四年与郭登镇大同。也先拥英宗至城下，邀登出见，登不可。安出见，伏哭帝前。景帝降敕切责。安驰至京师，言奉上皇命来告敌情，且言进己为侯。群臣交劾，下狱论死。会京师戒严，释安充总兵官，阵东直门。寇退，进都督同知，守备白羊口，复伯爵。英宗复位，予世侯，再益禄三百石。曹钦反，安被创，加太子少傅。成化中卒。赠峄国公，谥忠僖。传爵至明亡。

硃荣，字仲华，沂人。洪武十四年，以总旗从西平侯沐英征云南。累官副千户。守大宁，降于成祖。袭孙霖于滑口，围定州，断南军饷

道，大小二十余战，论功授都督佥事。

永乐四年从新城侯张辅征交阯，破鸡陵关，会沐晟于白鹤。辅等议于嘉林江上流济师，遣荣阵下流十八里，日增其数以惑贼。又作舟筏为欲济状，以牵制之。贼果分兵渡江登岸。荣等奋击，大破之。大军进克多邦城，荣功为多。帝以荣尝怠事，师还论功，仅擢右都督，赐白金钞币。七年复从辅讨贼余党，平之。

明年督右掖，从征阿鲁台，与刘荣并进左都督。十二年复从北征，与荣俱为前锋。其冬充总兵官，镇大同。修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来胜诸城，寇不敢近。居三年，召还。

十八年，代刘荣镇辽东。二十年复从北征，为前锋。驻雕鹗诇寇，以五千骑视敌所向。大军次玉沙泉。荣帅锐士三百人，人三马，赍二十日粮深入。敌已弃牛羊马驼北走，悉收之，焚其辎重，移师破兀良哈。师还，封武进伯，禄千二百石，仍镇辽东。二十二年复从北征。已，还镇。洪熙元年，佩征虏前将军印，镇如故。其年七月卒于镇。赠侯，谥忠靖。

子冕嗣。以晋王济熿新废，命镇山西，寻召还。六年命输饷独石，因巡其地。正统四年，佩征西将军印，镇大同。十四年从北征，战于阳和，死之。谥忠悫。子瑛嗣。传爵至明亡。

费瓛，定远人。祖愚，洪武时为燕府左相，改授燕山中护卫指挥使。传子肃。至瓛从成祖起兵有功，累进后军都督佥事。

永乐八年春，凉州卫千户虎保、永昌卫千户亦令真巴等叛，众数千，屯据驿路。新附伯颜帖木儿等应之。西鄙震动。都指挥李智击之不胜。贼声言攻永昌、凉州城。皇太子命瓛往讨。至凉州，智及都指挥陈怀以师会，遂进兵镇番。遇贼于双城。瓛击其左，怀等击其右。贼大败走，斩首三百余级。追奔至黑鱼海，获贼千余，马驼牛羊十二万。虎保等远遁。乃班师。

十二年充总兵官，镇甘肃。瓛以肃州兵多粮少，脱有调发，猝难措置，请以临巩税粮付近边军丁转运。又以凉州多闲田，请给军屯垦。从之。洪熙元年予平羌将军印。永乐时，诸边率用宦官协镇，恣睢专军务，瓛亦为所制。仁宗知之，赐玺书责之曰："尔以名臣后，受国重寄，乃俯首受制于人，岂大丈夫所为！其痛自惩艾，图后效。"瓛得书陈谢。

宣宗嗣位，进右府左都督。元年七月入朝，封崇信伯，禄千一百石。从征高煦，次流河驿。帝念前锋薛禄军少，命瓛帅兵益之。还，予世券，复镇甘肃。二年，沙州卫贼屡劫撒马儿罕及亦力把里贡使，瓛讨破之。明年卒于镇。

瓛为人和易，善抚士。在镇十五年，境内宁谧。子钊嗣。从征邓茂七，还掌都督府。天顺中，受武定侯郭英次孙昭赂，诬嫡孙昌不孝，欲夺其爵。法司请逮治，诏解府事。卒，子淮嗣爵。传至明亡乃绝。

谭广，字仲宏，丹徒人。洪武初，起卒伍，从征金山，为燕山护卫百户。从成祖起兵，以百骑掠涿州，生得将校三十人。战白沟、真定、夹河咸有功，屡迁指挥使，留守保定。都督韩观帅师十二万来攻。广以孤军力拒四十余日，伺间破走之。

永乐九年进大宁都指挥佥事。董建北京。既而领神机营，从北征，充骁骑将军。十一年练军山西。明年从征九龙口，为前锋。贼数万凭岸，广命挽强士射之。万矢齐发，死者无算。乘胜夹击，贼大败。论功，进都督佥事。

仁宗嗣位，擢左都督，佩镇朔将军印，镇宣府。宣德三年，请军卫如郡县例，立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六年以宣府粮少，请如开平、独石召商中盐纳粟，以足兵食。俱从之。明年，帝从户部议，令他卫军戍宣府者，悉遣还屯种。广上言："臣所守边一千四百余里，敌人窥伺，窃发无时。脱有警，征兵数百里外，势岂能及？屯种之议，臣愚未见其可。"帝以边卒戍守有余，但命永乐中调戍者勿遣。

正统初，朝议以脱欢虽款塞，狡谋未可测，命广及他镇总兵官陈怀、李谦、王彧图上方略。广等各上议，大要谓："边寇出没不常，惟守御为上策。宜分兵扼要害，而间遣精税巡塞外，遇敌则量力战守，间谍以侦之，轻兵以蹑之。寇来无所得，去有所惧，则边患可少弭。"帝纳其言。六年十一月以御敌功，封永宁伯，禄千二百石，仍镇宣府。八年乞致仕。优诏不许。明年十月召还陛见。帝悯其老，免常朝。是月卒，年八十二。谥襄毅。

广长身多力，奋迹行伍至大将，大小百余战，未尝挫衄。在宣府二十年，修屯堡，严守备，增驿传，又请颁给火器于各边。将校失律，即奏请置罪，而抚士卒有恩。边徼帖然，称名将。尝逞愤杖杀都司经历，又以私憾杖百户，并为言官所劾。置不问，既卒，吏部言非世券，授其

子序指挥使。

陈怀，合肥人。袭父职为真定副千户。永乐初，积功至都指挥佥事。从平安南，进都指挥使，涖山西都司事。再从张辅擒安南贼简定，从都督费瓛征凉州叛人虎保，皆有功。仁宗立，进都督同知。

宣德元年，代梁铭为总兵官，镇宁夏。时官军征交阯者屡败，诏发松潘军援之，将士惮行。千户钱宏与众谋，诈言番叛，帅兵掠麦匝诸族。番人震恐，遂反。杀指挥陈杰等，陷松潘、叠溪，围威、茂诸州。指挥吴玉、韩整、高隆相继败绩，西鄙骚然。诏遣鸿胪丞何敏、指挥吴玮往招之，而命怀统刘昭、赵安、蒋贵帅师数万随其后。玮等至，贼不顺命。玮与龙州知州薛继贤击贼，复松潘。比怀至，仍用玮前锋，遂复叠溪，降二十余寨。招抚复业者万二千二百余户，归所掠军民二千二百余人，事遂定。进左都督，厚赉金币，而绌玮功不录。怀留镇四川。在镇骄纵不法，干预民事，受赇庇罪人，侵夺屯田，笞辱佥事柴震等，数为言官所劾。帝降敕责让，复以御史王礼弹章示之。怀引罪。置不问。

六年，松潘勒都、北定诸族暨空郎、龙溪诸寨番复叛。怀遣兵战败，指挥安宁等死者三百余人。怀乃亲督兵深入，破革儿骨寨，进攻空郎乞儿洞。贼败，斩首坠崖死者无算。革儿骨贼复聚生苗邀战。击破之，剿戮殆尽。于是任昌、牛心诸寨番闻风乞降，群寇悉平。久之，巡按御史及按察使复奏："怀僭侈逾分。每旦，令三司官分班立，有事跪白。怀中坐，称旨行遣。且日荒于酒，不饬边备，致城寨失陷。"宣宗怒，召怀还，命文武大臣鞫之，罪当斩。下都察院狱，宥死落职。

正统二年以原官镇大同。时北人来贡者日给廪饩，为军民累。怀言于朝，得减省。居二年，以老召还，命理中府事。九年春，与中官但住出古北口，征兀良哈。还与马亮等同封，而怀得平乡伯。十四年扈驾北征，死土木。赠侯，谥忠毅。

子辅乞袭爵，吏部言非世券，执不许。景帝以怀死事，许之。辅卒，子政请袭，吏部执如初，中旨许嗣。政镇两广久，自陈军功，乞世券，吏部复执不可，诏予之。政卒，子信嗣。弘治中卒，无子，弟俊嗣指挥使。

马亮，淇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累功至都指挥佥事。宣宗时官至左都督。兀良哈之役，偕中官刘永诚出刘家口，至黑山、大松林、流沙河诸处，遇贼胜之。还封招远伯。是役也，王振主之，故诸将功少

率得封。

亮善骑射，每战身先士卒，所向克捷，时称骁将。为伯三年卒。谥荣毅。

蒋贵，字大富，江都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雄伟多力，善骑射，积功至昌国卫指挥同知。从大军征交阯及沙漠，迁都指挥佥事，掌彭城卫事。

宣德二年，四川松潘诸番叛，充右参将，从总兵官陈怀讨之。募乡导，绝险而进，薄其巢。一日十数战，大败之。进都指挥同知，镇守密云。七年复命为参将，佐怀镇松潘。明年进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协方政镇守。又明年，诸番复叛，政等分道进讨。贵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会都指挥赵得、宫聚兵以次讨平龙溪等三十七寨，斩首一千七百级，投崖坠水死者无算。捷闻，进都督同知，充总兵官，佩平蛮将军印，代政镇守。

英宗即位，以所统皆极边地，奏增军士月粮。正统元年召还，为右都督。阿台寇甘、凉，边将告急。命佩平虏将军印，帅师讨之。贼犯庄浪，都指挥江源战死，亡士卒百四十余人。侍郎徐晞劾贵，朝议以贵方选军甘州，势不相及。而庄浪及晞所统，责晞委罪。置贵不问。

明年春，谍报敌驻贺兰山后。诏大同总兵官方政、都指挥杨洪出大同迤西，贵与都督赵安出凉州塞会剿。贵至鱼儿海子，都指挥安敬言前途无水草，引还。镇守陕西都御史陈镒言状，尚书王骥出理边务，斩敬，责贵立功。贵感奋，会朵儿只伯惧罪，连遣使入贡，敌势稍弱。贵帅轻骑败之于狼山，追抵石城。已，闻朵儿只伯依阿台于兀鲁乃地，贵将二千五百人为前锋往袭。副将李安沮之，贵拔剑厉声叱安曰：“敢阻军者死！”遂出镇夷。间道疾驰三日夜，抵其巢。阿台方牧马，贵猝入马群，令士卒以鞭击弓韣惊马，马尽佚。敌失马，挽弓步斗。贵纵骑蹂击，指挥毛哈阿奋入其阵，大败之。复分军为两翼，别遣百骑乘高为疑兵，转战八十里。会任礼亦追敌至黑泉，阿台与朵儿只伯以数骑远遁，西边悉平。三年四月，王骥以捷闻，论功封定西伯，食禄一千二百石，给世券。明年代任礼镇甘肃。又明年冬，以征麓川蛮思任发，召还京。

六年命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与王骥帅师抵金齿。分路进捣麓川上江寨，破杉木笼山七寨及马鞍山象阵，功皆第一。事详《王骥传》。明年，师还，进封侯，益禄三百石。

八年夏，复佩平蛮将军印，与王骥讨思任发子思机发，攻破其寨。明年，师还，赏赉甚渥，加岁禄五百石。是役也，贵子雄乘敌败，帅三十人深入。敌扼其后，自刎沉于江。赠怀远将军、彭城卫指挥使。

十四年正月，贵卒，年七十。赠泾国公，谥武勇。

贵起卒伍，不识字，天性朴实。忘己下人，能与士卒同甘苦。出境讨贼，衣粮器械常身自囊负，不役一人，临阵辄身先之，以故所向有功。

子义，病不能嗣，以义子琬嗣侯。天顺末，佩平羌将军印，总兵甘肃，筑甘州沙河诸屯堡。

成化八年召还，协守南京，兼督操江。十年入督十二团营，寻兼总神机营兵。上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变，敌骑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又言："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要家。细民失业。脱使边关有警，内郡何资？运道或梗，京师安给？请遣给事、御史按核塞下田，定其科额；畿内民田，严戢豪右毋得侵夺。庶兵民足食而内外有备。"章下所司。虽不尽行，时论韪之。十三年帅京军防秋大同、宣府，陈机宜十余事。皆报可。十五年偕汪直按辽东边事。

二十年佩将军印，出御边寇。寇退班师，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赠凉国公，谥敏毅。

子骥嗣，典京营兵。弘治中充总兵官，历镇蓟州、辽东、湖广。官中外二十年，家无余资。再传至孙傅。嘉靖中，累典军府。佩征蛮将军印，镇两广。以平海贼及庆远瑶功，加太子太保。明亡，爵绝。

任礼，字尚义，临漳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积功至山东都指挥使。永乐二十年擢都督佥事。从北征，前行侦敌，还受厚赏。仁宗即位，命掌广西都司事。寻改辽东。宣宗立，进都指挥同知。从平乐安，又从征兀良哈，还为后拒。英宗立，进左都督。

正统元年佩平羌将军印，充左副总兵镇甘肃。阿台、朵儿只伯数犯肃州，玺书谯让。二年复寇庄浪。都指挥魏荣击却之，擒朵儿只伯侄把秃孛罗。礼以闻。三年与王骥、蒋贵出塞，败朵儿只伯于石城。复分道

至梧桐林、亦集乃，进至黑泉而还。斩获多，封宁远伯，禄千二百石。明年还朝。又明年代贵镇甘肃。八年，赤斤蒙古卫都督且旺失加苦也先暴横，欲移驻也洛卜剌。礼以其地近肃州，执不许。已，奏请建寺于其地。礼复言许其建寺，彼必移居，遗后患，事竟寝。时边将家僮垦塞上田者，每顷输粮十二石。礼连请于朝，得减四石。是时边塞无警，礼与巡抚曹翼屯田积粟，缮甲训兵，边备甚固。

十一年，沙州卫都督喃哥兄弟争，部众离贰。礼欲乘其饥窘，迁之内地。会喃哥亦请居肃州境内。礼因遣都指挥毛哈剌往抚其众，而亲帅兵继其后。比至，喃哥复持两端。其部下欲奔瓦剌，礼进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二百余人以还。事闻，赐赉甚厚。时瓦剌也先方盛，封喃哥弟锁南奔为祁王。礼以二寇合则势益难制，遣人招之。锁南奔欲从未决，礼潜师直抵罕东，絷之以归。帝大喜，赐礼铁券，令世袭。

十四年，也先分道入寇，抵肃州。礼遣裨将御之，再战再败，失士马万计。征还，以伯就第。景泰初，提督三千营，以老致仕。久之，复起守备南京，入掌中府。

礼自起卒伍，至大将，恪谨奉法。成化初卒。赠侯，谥僖武。子寿嗣，总兵镇陕西。坐征满四失律，宥死戍边。子弘，予世指挥使。

赵安，狄道人。从兄琦，土指挥同知，坐罪死，安谪戍甘州。永乐元年进马，除临洮百户，使西域。从北征有功，累进都指挥同知。

宣德二年，松潘番叛。充左参将，从总兵陈怀讨平之，进都督佥事。时议讨兀良哈，诏安与史昭统所部赴京师。兀良哈旋来朝，命回原卫。使乌思藏，四年还。明年复以左参将从史昭讨曲先，斩获多。九年，中官宋成等使乌思藏，命安帅兵千五百人送之毕力术江。寻与侍郎徐晞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败之。正统元年进都督同知，充右副总兵官，协任礼镇甘肃。明年与蒋贵出塞，剿寇无功。三年，复与王骥、任礼、蒋贵分道进师，至刁力沟执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以功封会川伯，禄千石。明年移镇凉州。安家临洮，姻党厮养多为盗，副使陈斌以闻。在凉州又多招无赖为僮奴，扰民，复为御史孙毓所劾。诏皆不问。

安勇敢有将略，与贵、礼并称西边良将。九年十二月卒。子英为指挥使，立功，进都督同知。

赵辅，字良佐，凤阳人。袭职为济宁卫指挥使。景帝嗣位，尚书王

直等以将才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守怀来。天顺初，征入右府涖事。

成化元年，以中府都督同知拜征夷将军，与韩雍讨两广蛮，克大藤峡，还封武靖伯。已而蛮入浔州，言官交劾。广西巡按御史端宏谓："贼流毒方甚，而辅妄言贼尽，冒封爵，不罪辅无以示戒。"辅乃自陈战阀，委其罪于守将欧信。帝皆弗问。三年总兵征迤东，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边战有功，进侯。

八年，廷议大举搜河套，拜辅将军，陕西、延绥、宁夏三镇兵皆听节制。辅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辅不能制，与王越疏请罢兵。言官交论其罪。命给事中郭镗往勘，还言："寇于六月入平凉、巩昌、临洮，杀掠人畜。迨七月而纵横庆阳境内。辅与越至榆林不进，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纳。辅还，犹督京营。言者攻益力，诏姑置之。辅辞侯，乞世伯。帝许其世伯，侯如故，仅减禄二百石。言官力争。不听。辅复上疏暴功，言减禄无以赡老。又言上命内官卢永征南蛮，黄顺、汪直征东北，皆莫大功，宜付史馆。余子俊等请置辅于法，卒不问。十二年解营务。家居十年卒。赠容国公，谥恭肃。

辅少俊辨有才，善词翰，多交文士，又好结权幸。故屡遭论劾，卒无患。

子承庆嗣伯，协守南京。正德初，坐传写谏官刘郤疏，为刘瑾所恶，削半禄闲住。四传至玄孙光远，万历中镇湖广。明亡乃绝。

刘聚者，太监永诚从子也。为金吾指挥同知。以"夺门"功，进都指挥佥事，复超擢都督同知。与讨曹钦，进右都督。

成化六年，以右副总兵从硃永赴延绥，追贼黄草梁。遇伏，麈战伤颏，麾下力捍以免。顷复与都督范瑾等击寇青草沟，败之。永等追寇牛家寨，聚亦据南山力攻。寇大败，出境。论功进左都督，以内援特封宁晋伯。

八年冬代赵辅为将军，总陕西诸镇兵。寇入花马池，率副总兵孙钺、游击将军王玺等击却之。还至高家堡，寇复至，败之。追奔至漫天岭，伏起夹击，又败之。钺、玺亦别破贼于井油山。捷闻，予世券。

其冬，孛罗忽、满都鲁、□□加思兰连兵深入，至秦州、安定、会宁诸州县，纵横数千里。贼退，适王越自红盐池还，妄以大捷闻，玺书嘉

劳。顷之，纪功兵部员外郎张谨劾聚及总兵官范瑾等六将杀被掠者，冒功。部科及御史交章劾。诏遣给事中韩文往勘，还奏如谨言：所报首功百五十，仅十九级。帝以寇既遁，置不问。聚寻卒。赠侯，谥威勇。

传子禄及福，福，弘治中掌三千营，加太子太保。卒，子岳嗣。卒，从子文请嗣。吏部言聚无大功，子孙不宜再袭。世宗不允，命文嗣。亦传至明亡乃绝。

赞曰：宋晟在太祖时，即与开国诸元勋参迹戎行，其后四镇凉州，威著西鄙。两子尚主，世列彻侯，功名盛矣。薛禄以下诸人，皆与“靖难”。禄东昌、滹沱之战，刘荣守永平，谭广守保定，宣力最著。虽策勋之日，未即剖符，而各以积阀受封。其善抚士卒，慎固封守，恪谨奉职，有足尚者。赵辅、刘聚猷绩远逊前人，而带砺之盟，与国终始，诚厚幸哉。诸人并以勋爵镇御边陲，故类著于篇。

列传第四十四

吴允诚子克忠 孙瑾 薛斌子绶 弟贵 李贤 吴成滕定 金顺金忠蒋信 李英从子文 毛胜 焦礼 毛忠孙锐 和勇 罗秉忠

吴允诚，蒙古人。名把都帖木儿，居甘肃塞外塔沟地，官至平章。永乐三年，与其党伦都儿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马驼万六千，因宋晟来归。帝以蒙古人多同名，当赐姓别之。尚书刘俊请如洪武故事，编为勘合。允诚得赐姓名，授右军都督佥事。伦都儿灰亦赐姓名柴秉诚，授后军都督佥事。余授官赐冠带，给畜产钞币有差。使领所部居凉州耕牧。晟以招徕功，封西宁侯。自是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七年往亦集乃觇敌，擒哈剌等二十余人，进都督同知。明年从出塞，败本雅失里，进右都督。寻进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阔脱赤，至把力河获之。封恭顺伯，食禄千二百石，予世券。允诚三子：答兰、管者、克勤。允诚与二子从军，留其妻及管者居凉州。番人虎保等诱胁允诚众，欲叛去。允诚妻与管者谋，召部将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擒其党，诛之。帝喜，降敕奖之，赐缣钞羊米甚厚，授管者指挥佥事。保住赐姓名杨效诚，授指挥佥事。鞑靼可汗鬼力赤遇弑，其下多溃。答兰与别立哥请出塞自效，有功。别立哥者，秉诚子也。

帝征瓦剌，允诚父子皆从。师还，命仍居凉州备边。允诚卒，赠国公，谥忠壮。

命答兰更名克忠，袭其爵。再征阿鲁台，从行。三征阿鲁台，复从。兄弟皆有功。洪熙元年以戚里恩，克忠进侯。时管者已积功至都指挥同知，亦封广义伯。克忠尝充副总兵巡边。正统九年统兵出喜峰口，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

土木之变，克忠与其弟都督克勤子瑾为后拒。寇突至，骤战不胜。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克忠下马射，矢竭，犹杀数人，与克勤俱殁于阵。赠邠国公，谥忠勇。克勤赠遵化伯，谥僖敏。

瑾被执，逃归，嗣侯。英宗尝欲使瑾守甘肃，辞曰："臣，外人，若用臣守边，恐外裔轻中国。"帝善其言，乃止。曹钦反，瑾与从弟琮闻变，椎长安门上告。门闭，钦攻不得入，遂纵火。瑾将五六骑与钦力战死。赠凉国公，谥忠壮，予世券。

三传至曾孙继爵。尝守备南京。传子汝胤孙惟英，与继爵皆总督京营戎政。崇祯末，都城陷，汝胤弟勋卫汝征偕妻女投缳死。

管者卒，子□嗣。管者妻早奴亦有智略，尝亲入朝献良马。朝廷多其忠。□卒，管者弟克勤子琮嗣，镇守宁夏。成化四年，满四反。琮坐激变，且临阵先退，下狱论死。谪戍边，爵除。

薛斌，蒙古人，本名脱欢。父薛台，洪武中归附，赐姓薛，累官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斌嗣职，从起兵，累迁都督佥事。从北征有功，进都督同知。永乐十八年封永顺伯，禄九百石，世指挥使。

斌卒，子寿童方五岁。从父贵引见仁宗，立命嗣伯，赐名绶。长，骁勇善战。正统十四年秋，与成国公硃勇等遇敌于鹞儿岭。军败，弦断矢尽，犹持空弓击敌。敌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相与哭之。谥武毅。子辅，孙勋，并得嗣伯。勋子玺乃嗣指挥使，如券文。

贵，本名脱火赤，斌之弟。以舍人从燕王起兵，屡脱王于险。积官都指挥使。再从北征，进都督佥事。永乐二十年封安顺伯，禄九百石。宣德元年进侯，加禄三百石，予世券。卒，赠滨国公，谥忠勇。无子，从子山嗣为指挥使。天顺改元，以复辟恩，命山子忠嗣伯。卒，子瑶嗣。弘治中卒，子昂降袭指挥使。

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二十一年来归，通译书。太祖赐姓名，授燕府纪善。侍燕世子最恭谨。"靖难"师起，有劳绩，累迁都指挥同知。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诏敕，皆命贤译。贤亦屡陈所见，成祖皆采纳之。仁宗即位，念旧劳，进后军都督佥事，再进右都督，赐赉甚渥。寻召见，悯其病，封忠勤伯。食禄千一百石。寻卒。

吴成，辽阳人，初名买驴。父通伯，元辽阳行省右丞。太祖时，观童来降，通伯父子与俱。买驴更今姓名，充总旗，数从大军出塞。建文元年授永平卫百户。降燕，从战皆有功，三迁都指挥佥事，始知名。南军闻吴买驴名，多于阵上指目之。设伏淝河，进兵小河，合战齐眉山，攻败灵璧军，皆殊死斗，功多。

成祖即位，授都指挥使。从征本雅失里。疾战，本雅失里以七骑遁。从征阿鲁台，合硃荣兵为前锋，追至阔湾海。召还，进都督佥事。又三从出塞。洪熙元年进左都督。从阳武侯薛禄征大松岭，为前锋，有

功，增禄米。宣宗初，以成尝宿卫东宫，录旧劳，封清平伯，禄千一百石，予世券。从征乐安，复与薛禄为前锋。事定，出守备兴和。成好畋猎而不修武备。寇伺其出猎，卒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帝闻之，置不罪。已而阿鲁台入贡，还其家口。三年，帝北征，从败贼于宽河，进侯，禄如故。八年卒。赠渠国公，谥壮勇。

子忠前死，忠子英嗣伯。卒，子玺嗣。坐贪淫夺爵。久乃复之。卒，无子，从弟琮嗣。四传至玄孙遵周。崇祯末，京师陷，被杀。

滕定，父瓒住，元枢密知院。洪武中，来降。授会州卫指挥佥事，赐姓滕。从燕起兵，进燕山右卫指挥使。卒，定嗣官，屡从出塞，有功，进至都督佥事。宣德四年封奉化伯，禄八百石。正统初卒。子福嗣，为指挥使。

金顺，本名阿鲁哥失里。永乐中来降，授大宁都指挥佥事。从败本雅失里，又败阿鲁台，累进都督佥事。宣德三年从巡北边，有斩捕功。明年封顺义伯，禄八百石。卒，子忠嗣，为指挥佥事。

金忠者，蒙古王子也先土干也。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亲征漠北，至上庄堡，率妻子部属来降。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辍御前珍羞赐之，复赐金银宝器。忠大喜过望。班师在道，忠骑从，数问寇中事，眷宠日隆。明年，忠请为前锋，讨阿鲁台自效。帝初不许。会大同、开平警报至，诸将请从忠言。帝复出塞，忠与陈懋为前锋。而阿鲁台闻王师复出，仓皇渡答兰纳木儿河遁去。忠、懋至河不见寇，抵白邙山，卒无所遇，乃班师。仁宗嗣位，加太子太保，并支二俸。

宣德三年亲征兀良哈，败寇于宽河。忠与把台请自效，帝许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独少此二人邪。"二人获数十人、马牛数百来献。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卮，遂赐之。明年加太保。六年秋卒。命有司治丧葬。

把台者，忠之甥，从忠来降，授都督佥事。宣德初，赐姓名蒋信。正统中，封忠勇伯。从驾陷土木，也先使隶赛罕王帐下。信虽居朔漠，志常在中国。每诣上皇所恸哭，拥卫颇至。已，竟从驾还，诏复给其禄。景泰五年卒。赠侯，谥僖顺。子也儿索忽袭爵。天顺初，更名善。弘治中卒。无子，爵绝。

李英，西番人。父南哥，洪武中率众归附，授西宁州同知，累功进西宁卫指挥佥事。英嗣官。

永乐十年，番酋老的罕叛，英击之。讨来川，俘斩三百六十人。夜雪，贼遁，追尽获之，进都指挥佥事。番僧张答里麻者，通译书。成祖授以左觉义。居西宁，恣甚。以计取西番贡使资，纳逋逃，交通外域，肆恶十余年。英发其事，磔死，籍其家。西陲快之。

末年，中官乔来喜、邓诚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贼见杀，掠所赍金币。仁宗玺书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诘贼主名。而敕英与土官指挥康寿等进讨。英讷知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实杀使者，遂率兵西入。贼惊走。追击，逾昆仑山，深入数百里。至雅令阔，与安定贼遇，大败之，俘斩千一百余人，获马牛杂畜十四万。曲先贼闻风远遁，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惧，诣阙谢罪。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宴劳之，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赐赉加等。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封南哥如子爵。

英恃功而骄，所为多不法。宁夏总兵官史昭奏英父子有异志。南哥上章辩。赐敕慰谕之。英家西宁，招逋逃七百余户，置庄垦田，豪夺人产，复为兵部及言官所劾。帝宥英，追逃者入官。七年，西宁指挥祁震子成当袭父职。庶兄监藏，英甥也，欲夺之。成从祖太平携成赴京辩。英遣人篡取太平及其义儿杖之，义儿竟死。言官交劾，并及前罪，遂下英诏狱，夺爵论死。正统二年始释。后稍给其禄。寻卒。英宗复辟，官其子昶锦衣指挥同知。寻进都指挥使，用荐擢左军都督佥事，屡分典营务，以严慎称。

英从子文，宣德间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西番思俄可尝盗他部善马，都指挥穆肃求不得。会思俄可以畜产鬻于边，肃诬以盗，收掠致死，番人惶骇思乱。文劾之，逮肃下吏，西陲以宁。累官都指挥使。

天顺元年冒迎驾功，进都督佥事。未几，以右都督出镇大同。寇二千余骑犯威远，文率师败之，封高阳伯。石亨败，革夺门冒功者官。文自首，帝以守边不问。

四年秋，孛来大举入寇，文按兵不战。遂入雁门，大掠忻、代诸州。京师震恐。寇退，征文下诏狱，论斩。帝宥文死，降都督佥事，立功延绥。既而进都督同知。成化中，哈密为土鲁番所并，求救于朝。诏文与右通政刘文往甘肃经略之，无功而还。弘治初卒。正德初赠高阳

伯。

毛胜，字用钦，初名福寿，元右丞相伯卜花之孙。伯父那海，洪武中归附，以“靖难”功至都指挥同知，无子。胜父安太嗣为羽林指挥使，传子济，无子，胜嗣。论济征北功，进都指挥使。尝逃归塞外，寻复自还。

正统七年以征麓川功，擢都督佥事。靖远伯王骥请选在京番将舍人，捕苗云南。乃命胜与都督冉保统六百人往。已，再征麓川，即命二人充左右参将。贼平，进都督同知。

十四年夏，也先谋入寇，胜偕平乡伯陈怀等率京军三万镇大同。怀遇寇战殁，胜脱还。以武清伯石亨荐，景帝进胜左都督，督三千营操练。

贵州苗大扰，诏胜往讨。未行而也先逼京师。胜御之彰义门北，击退之。越二日，引兵西直门外，解都督孙镗围。明日，都督武兴战殁于彰义门，寇乘胜进。胜与都御史王竑急援之，寇遂引却。胜追袭至紫荆关，颇有斩获。事定，乃命以左副总兵统河间、东昌降夷赴贵州。贼首韦同烈据香垆山作乱，胜与总兵梁瑤、右副总兵方瑛等从总督王来分道夹击。胜进自重安江，大破之。会师山下，环四面攻之。贼窘，缚同烈降。

还讨湖广巴马诸处反贼，克二十余寨，擒贼首吴奉先等百四十人，斩首千余级，封南宁伯，予世券。疏请更名，从之。移镇腾冲。金齿芒市长官刀放革潜结麓川遗孽思卜发为变，胜设策擒之。

巡按御史牟俸劾其贪暴不法数十事，且言胜本降人，狡猾难制，今又数通外夷，恐贻边患。诏巡抚覆实，卒置不问。天顺二年卒。赠侯，谥庄毅。

子荣嗣。坐石亨党，发广西立功。成化初，镇贵州，寻移两广。卒，子文嗣。弘治初协守南京，传爵至明亡乃绝。

焦礼，字尚节，蒙古人。父把思台，洪武中归附，为通州卫指挥佥事。子胜嗣，传至义荣，无子，以胜弟谦嗣，累功至都指挥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谦弟礼借袭其职，备御辽东。

宣德初，礼当还职。宣宗念礼守边劳，命居职如故，别授管失奴指

挥使。礼寻以年劳，累进都指挥同知。正统中，积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总兵，守宁远。未几，也先逼京城，诏礼率师入卫。寇退还镇。景泰四年，贼二千余骑犯兴水堡，礼击走之。玺书奖励，进左都督。

英宗复辟，以礼守边有功，召入觐。封东宁伯，世袭，赐赉甚厚。遣还镇。兵部以礼年垂八十，不可独任，奏遣都指挥邓鐸协同守备。居无何，礼奏鐸欺侮，请更调。命都指挥张俊代鐸。天顺七年卒于镇。赠侯，谥襄毅。

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击众。守宁远三十余年，士卒乐为用，边陲宁谧。

孙寿嗣爵。卒，无子，弟俊嗣。成化末，历镇甘肃、宁夏。弘治中，掌南京前府，兼督操江。出镇贵州、湖广。俊少事商贩，既贵，能下士，而折冲非所长。卒，子淇嗣。尝分典京营。正德中，贿刘瑾，出镇两广。逾年卒，弟洵嗣。洵虽嗣爵，先业尽为淇妻所有。生母卒，无以葬，哀愤得疾卒。无子，以再从子栋嗣。嘉靖中，提督五军营，兼掌中府。逾十年，改总兵湖广。卒，赠太子太保，谥庄僖。传爵至明亡乃绝。

毛忠，字允诚，初名哈喇，西陲人。曾祖哈喇歹，洪武初归附，起行伍为千户，战殁。祖拜都从征哈密，亦战殁。父宝以骁勇充总旗，至永昌百户。

忠袭职时，年二十。膂力绝人，善骑射。常从太宗北征。宣德五年征曲先叛寇，有功。八年征亦不剌山，擒伪少师知院。九年出脱欢山，十年征黑山寇，皆擒其酋。各进一官，历指挥同知。

正统三年，从都督蒋贵征朵儿只伯，先登陷阵，大获，擢都指挥佥事。十年以守边劳，进同知，始赐姓。明年，从总兵官任礼收捕沙洲卫都督喃哥部落，徙之塞内，进都指挥使。十三年率师至罕东，生絷喃哥弟伪祁王锁南奔并其部众，擢都督佥事，始赐名忠。寻充右参将，协守甘肃。

景泰初，侍郎李实使漠北，还言忠数遣使通瓦剌。诏执赴京。既至，兵部论其罪，请置大辟。景帝不许。请贬官，发福建立功。乃遣之福建，而官秩如故。令甘肃守臣徙其家属京师。初，忠之征沙漠也，获

番僧加失领真以献。英宗赦不诛。后逃之瓦剌，为也先用。憾忠，欲陷之。遂宣言忠与也先交通，而朝廷不察也。英宗在塞外独知之，比复辟，即召还。而忠在福建亦屡有斩馘功，乃擢都督同知，充左副总兵，镇守甘肃。陛见，慰谕甚至，赐玉带、织金蟒衣。

天顺二年，寇大入甘肃，巡抚芮钊劾奏诸将失事罪。部议忠功足赎罪，置不问。三年以镇番破贼功，进左都督。五年，孛来以数万骑分掠西宁、庄浪、甘肃诸道，入凉州。忠鏖战一日夜，矢尽力疲。贼来益众，军中皆失色。忠意气弥厉，拊循将士，复殊死斗。贼见终不可胜，而援军亦至，遂解去。忠竟全师还。七年，永昌、凉州、庄浪塞外诸番屡为边患。忠与总兵官卫颖分讨之。忠先破巴哇诸大族。其昝咂、马吉思诸族，他将不能下者，忠复击破之。论功，忠止增禄百石，而颖乃得世券。忠以为言，遂封伏羌伯。

成化四年，固原贼满四据石城反。诏忠移师讨之，与总督项忠等夹攻贼巢。忠由木头沟直抵砲架山下，多所斩获，贼稍却。冒矢石连夺山北、山西两峰，而项忠等军亦克山之东峰。及石城东、西二门，贼大窘，相对哭。忽昏雾起，他哨举烟掣军，贼遂并力攻忠。忠力战不已，为流矢所中，卒，年七十五。从子海、孙铠前救忠，亦死。

忠为将严纪律，善抚士。其卒也，西陲人吊哭者相望于道。事闻，赠侯，谥武勇，予世券。弘治中，从有司言，建忠义坊于兰州，以表其里。又从巡抚许进言，建武勇祠于甘州城东，春秋致祭。

孙锐，袭伯爵。成化中，协守南京。弘治初，出镇湖广，改两广。平蛮贼，累有功，咸玺书奖励。九年以广西破贼，增岁禄二百石。言官劾锐广置邸舍，私造大舶以通番商。置不问。思恩土官岑浚反，与总督潘蕃讨平之。既又讨平贺县僮贼。加官至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刘瑾欲杀尚书刘大夏，坐以处置田州事失宜，并逮锐下诏狱。狱具，革其加官并岁禄五百石。已而贿瑾，起督漕运。逾年，瑾诛，被劾罢。六年，盗刘宸等扰畿甸，命锐与中官谷大用讨之。所统京军皆骄惰不习战。明年正月，遇贼于长垣，与战大败，身被伤，亡将印。会许泰援军至，仅免。言官交劾，乃召还。以与大用同事，竟不罪。世宗即位，复起镇湖广。居三年卒。赠太傅，谥威襄。

传子江及汉。汉，嘉靖中掌南京左府，提督操江，改总督漕运。未上，给事中杨上林劾其所至贪墨，诏褫职逮问。卒，无子，从子桓嗣。卒，子登嗣。万历中，掌中军府事垂二十年。又再传而明亡。

和勇，初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孙也。阿鲁台既为瓦剌脱欢所杀，子阿卜只俺穷蹙，款塞来归。宣宗授以左都督，赐第京师。卒，勇袭指挥使，带俸锦衣卫，积功至都督佥事。天顺元年诏加同知，赐姓名。久之以两广多寇，命充游击将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时总兵颜彪无将略，贼势愈炽。广西巡抚吴祯杀降冒功，得优赏。彪效之，亦杀平民报捷。朝廷进彪官，勇亦进右都督。既而师久无功，言官劾文武将吏之失事者。诏停勇俸，充为事官。

成化初，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贼，诏勇以所部从征。其冬，贼大破，进左都督，增禄百石。三年召督效勇营训练。寻上言："大藤峡之役，臣与赵辅同功。辅还京，余贼复叛。臣亲捣贼巢，絷其魁，诛其党，还被掠男女四千人。今辅已封伯，而臣止进秩，惟陛下怜察。"宪宗以勇再著战功，特封靖安伯。十年卒。谥武敏，世袭指挥使。

勇性廉谨。在两广时，诸将多营私渔利，勇独无所取。时论称之。

罗秉忠，初名克罗俄领占，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子也。兄喃哥既袭父职，英宗复命秉忠为指挥使，协理卫事。既而喃哥率千二百人内徙，诏居之东昌、平山二卫，给田庐什器，所以抚恤甚厚。喃哥卒，秉忠为都指挥使，代领其众。

英宗北狩，塞上多警。朝议恐降人乘机为变，欲徙之南方。会贵州苗乱，都督毛福寿南征，即擢秉忠都督佥事，率所部援剿。积战功至左都督。天顺初，始赐姓名。曹钦之反，番官多从之者。秉忠亦坐下狱，籍其家。久之，上章自辩，乃得释。成化初，尚书程信讨山都掌蛮，秉忠以游击将军从。既抵永宁，分兵六道。秉忠由金鹅江进，大破之。论功，封顺义伯。十六年卒。谥荣壮，子孙世指挥使。

赞曰：明兴，诸番部怀太祖功德，多乐内附，赐姓名授官职者不可胜纪。继以成祖锐意远图，震耀威武，于是吴允诚、金忠之徒，率众来属，遂得列爵授任，比肩勋旧。或以战功自奋，锡券受封，传世不绝。视夫陆梁倔强者，顺逆殊异，不其昭欤！土木以还，势以不竞，边政日弛，火筛、俺答诸部骚动无宁岁。盛衰之故概可考焉。

列传第四十五

金纯 张本 郭敦 郭璡 郑辰 柴车 刘中敷孙机 张凤 周瑄子纮 杨鼎翁世资 黄镐 胡拱辰 陈俊 林鹗 潘荣 夏时正

金纯，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国子监生。以吏部尚书杜泽荐，授吏部文选司郎中。三十一年出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成祖即位，以蹇义荐，召为刑部右侍郎。时将营北京，命采木湖广。永乐七年从巡北京。八年从北征，迁左侍郎。

九年命与宋礼同治会通河，又同徐亨、蒋廷瓒浚鱼王口黄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晋间，使大将军徐达开塌场口，通河于泗。又开济宁西耐牢坡引曹、郓河水，以通中原之运。其后故道浸塞，至是纯疏治之。自开封北引水达郓城，入塌场，出谷亭北十里为永通、广运二闸。十四年改礼部左侍郎。越二月，进尚书。十五年从巡北京。十九年同给事中葛绍祖巡抚四川。仁宗即位，改工部。居数月，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宾客。

宣德三年，纯有疾，帝命医视疗。稍间，免其朝参，俾护疾视事。会暑，敕法司理滞囚。纯数从朝贵饮，为言官所劾。帝怒曰："纯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命系锦衣狱。既念纯老臣，释之，落太子宾客。八月予致仕去。

纯在刑部，仁宗尝谕纯："法司近尚罗织，言者辄以诽谤得罪，甚无谓。自今告诽谤者勿论。"纯亦务宽大，每诫属吏不得妄椎击人。故当纯时，狱无瘐死者。正统五年卒。赠山阳伯。

张本，字致中，东阿人。洪武中，自国子生授江都知县。燕兵至扬州，御史王彬据城抗，为守将所缚。本率父老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庆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偕见任知府谭友德同涖府事。寻擢本江西布政司右参政。

永乐四年召为工部左侍郎。坐事免官，冠带办事。明年五月复官。寻以奏牍书衔误左为右，为给事中所劾。帝命改授本部右侍郎而宥其罪。

七年，皇太子监国，奏为刑部右侍郎。善摘奸。命督北河运。躬自

相视，立程度，舟行得无滞。会疾作，太子赐之狐裘冠钞，遣医驰视。十九年将北征，命本及王彰分往两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督有司造车挽运。明年即命本督北征饷。

仁宗即位，拜南京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召见，言时政得失，且请严饬武备。帝嘉纳之，遂留行在兵部。

宣德初，工部侍郎蔡信乞征军匠家口隶锦衣卫。本言："军匠二万六千人，属二百四十五卫所，为匠者暂役其一丁。若尽取以来，家以三四丁计之，数近十万。军伍既缺，人情惊骇，不可。"帝善本言。

征汉庶人，从调兵食。庶人就擒，命抚辑其众，而录其余党。还以军政久敝，奸人用贷脱籍，而援平民实伍，言于帝。择廷臣四出厘正之。时马大孳息，畿内军民为畜牧所困。本请分牧于山东、河南及大名诸府。山东、河南养马自此始。晋王济熿坐不轨夺爵，本奉命散其护卫军于边镇。

四年命兼太子宾客。户部以官田租减，度支不给，请减外官俸及生员军士月给。帝以军士艰，不听减。余下廷议，本等持不可，乃止。阳武侯薛禄城独石诸戍成，本往计守御之宜。还奏称旨，命兼掌户部。本虑边食不足，而诸边比岁稔，请出丝麻布帛输边易谷，多者三四十万石，少者亦十万石，储偫顿充。六年病卒，赐赙三万缗，葬祭甚厚。

本廉介有执持，尚刻少恕。录高煦党，胁从者多不免。成祖宴近臣，银器各一案，因以赐之。独本案设陶器，谕曰："卿号'穷张'，银器无所用。"本顿首谢，其为上知如此。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乡举入太学，授户部主事。迁衢州知府，多惠政。衢俗，贫者死不葬，辄焚其尸。敦为厉禁，且立义阡，俗遂革。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劝弛其禁，弗听，疾亦瘳。在衢七年。永乐初，坐累征，耆老数百人伏阙乞留，不得。后廷臣言敦廉正，召补监察御史。迁河南左参政，调陕西。十六年春，胡濙言敦有大臣体，擢礼部右侍郎兼太仆寺卿，偕给事中陶衎巡抚顺天。二十年督北征饷。

仁宗即位，以大行丧不斋宿，降太仆卿。旋进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进尚书。陕西旱，命与隆平侯张信整饬庶务当行者，同三司官计议奏行。敦乃请蠲逋赋，振贫乏，考黜贪吏，罢不急之

务，凡十数事。悉从之。岁余，召还。在部多所兴革，罢王田之夺民业者，令民开荒不起科。建漕运议，民运至瓜洲、仪真，资卫卒运至京。民甚便之。

敦事亲孝，持身廉。同官有为不义者，辄厉色待之，其人悔谢乃已。性好学，公退，手不释卷。六年，卒官，年六十二。

郭璡，字时用，初名进，新安人。永乐初，以太学生擢户部主事。历官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即位，命兼詹事府少詹事，更名璡。

宣宗初，掌行在詹事府。吏部尚书蹇义老，辍部务，帝欲以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学术。杨士奇言恐璡不足当之，宜妙择大臣通经术知今古者，帝乃止。逾年，卒为尚书。谕以吕蒙正夹袋，虞允文材馆录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识进士李贤辅相器，授吏部主事，后果为名相。时外官九年考满，部民走阙下乞留，辄增秩复任。璡虑有妄者，请覆实。从之。

璡虽长六卿，然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阙，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命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正统初，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职任专而事体一。今令朝臣各举所知，恐开私谒之门，长奔竞之风，乞杜绝，令归一。"下吏部议。璡逊谢不敢当，事遂寝。

正统六年，御史曹恭以灾异请罢大臣不职者。帝命科道官参议。璡及尚书吴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璡等自陈，帝切责而宥之。璡子亮受赂为人求官。事觉，御史孙毓等劾璡。乃令璡致仕，而以王直代。

郑辰，字文枢，浙江西安人。永乐四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谋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诬状。福建番客杀人，复命辰往。止坐首恶，释其余。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辰往验。无实，无一得罪者。谷庶人谋不轨，复命辰察之，尽得其踪迹。帝语方宾曰："是真国家耳目臣矣。"十六年超迁山西按察使，纠治贪浊不少贷。潞州盗起，有司以叛闻，诏发兵讨捕。辰方以事朝京师，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请无发兵。"帝然之。还则屏骑从，亲入山谷抚谕。盗皆感泣，复为良民。礼部侍郎蔚绶转粟给山海军，辰统山西民辇任。民劳，多逋耗，绶令即山海贷偿之。辰曰："山西民贫而悍，急之恐生变。不如缓之，使自通有无。"用其言，卒无逋者。丁内艰归，军

民诣御史乞留。御史以闻，服阕还旧任。

宣德三年召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独辰及邵□、傅启让，帝素知其名，即真授，余试职而已。

英宗即位，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辰往四川、贵州、云南，悉奏罢其不职者。云南布政使周璟居妻丧，继娶。辰劾其有伤风教，璟坐免。正统二年，奉命振南畿、河南饥。时河堤决，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议自大名开渠，引诸水通卫河，利灌输。辰言劳民不便，事遂寝。迁兵部左侍郎，与丰城侯李彬转饷宣府、大同。镇守都督谭广挠令，劾之，事以办。八年得风疾，告归。明年卒。

辰为人重义轻财。初登进士，产悉让兄弟。在山西与同僚杜佥事有违言。杜卒，为治丧，资遣其妻子。

柴车，字叔舆，钱塘人。永乐二年，以举人授兵部武选司主事，历员外郎。八年，帝北征，从尚书方宾扈行。还迁江西右参议。坐事，左迁兵部郎中，出知岳州府，复入为郎中。

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明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

英宗初，西鄙不靖。以车廉干，命协赞甘肃军务。调军给饷，悉得事宜。初，朵儿只伯寇凉州，副总兵刘广丧师。不以实闻，顾饰功要赏。车劾其罪，械广至京。赐车金币，旌其直。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升赏，车奏请加罪。能复请，命宥之。车反覆论其不可，曰："诈冒如能者，实繁有徒，臣方次第按核。今宥能，何以戢众？若无功得官，则捐躯死敌者，何以待之？"朝廷虽从能请，然嘉车贤，遣使劳赐之。

正统三年，以破朵儿只伯功，增俸一级。在边，章数十上，悉中时病。同事多不悦，车持益坚。尝建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师，虽厚爵赏，其心终异。如长脱脱木儿者，昔随其长来归，未几叛去。今乃复来，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离其党类。"事下兵部，请处之河间、德州。帝报可。后降者悉以此令从事。稽核屯田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余顷。四年进兵部尚书，参赞如故。寻命兼理陕西屯田。明年召还，命与佥都御史曹翼岁更代出镇。及期病甚。诏遣大理寺少卿程富代翼，而命车归治疾。未及行，六年六月卒。

车在江西时，以采木入闽，经广信。广信守，故人也，馈蜜一罂。发视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边塞者多以宴乐为豪举。车恶之，遂断酒肉。其介特多此类。

刘中敷，大兴人，初名中孚。燕王举兵，以诸生守城功，授陈留丞。擢工部员外郎。仁宗监国，命署部事，赐今名。迁江西右参议。宣德三年迁山东右参政，进左布政使。质直廉静，吏民畏怀。岁大侵，言于巡抚，减赋三之二。

正统改元，父忧夺情，俄召拜户部尚书。帝冲年践阼，虑群下欺己，治尚严。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屡摭大臣小过，导帝重典，大臣下吏无虚岁。三年讽给事御史劾中敷与左侍郎吴玺等，下狱，释还职。

六年，言官劾中敷专擅。诏法司于内廷杂治。当流，许输赎。帝特宥之。其冬，中敷、玺及右侍郎陈璋请以供御牛马分牧民间。言官劾其变乱成法，并下狱论斩。诏荷校长安门外，凡十六日而释。瓦剌入贡，诏问马驼刍菽数，不能对，复与玺、璋论斩系狱。中敷以母病，特许归省。明年冬，当决囚，法司以请。命玺、璋戍边，中敷俟母终其奏。已，释为民。

景帝立，起户部左侍郎兼太子宾客。时方用兵，论功行赏无虚日。中敷言府库财有限，宜撙节以备缓急。帝嘉纳。景泰四年卒。赠尚书。

中敷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无余资。

子琏，正统十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累官太仆寺卿。耻华靡，居官刚果。左迁辽东苑马寺卿，卒。

子机，幼有孝行。成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中，代张彩为吏部尚书，以人言乞归。起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流贼犯江上，众议择将。适都督李昴自贵州罢官至，机即召任之。昂以无朝命辞。机曰：“机奉敕有云，‘敕所不载，听便宜’。此即朝命也。”众服其胆识。致仕归，卒。

张凤，字子仪，安平人。父益，官给事中。永乐八年从征漠北，殁于阵。凤登宣德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谳江西叛狱，平反数百人。

正统三年十二月，法司坐事尽系狱，遂擢凤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前时未有也。明年命提督京仓。六年改户部，寻调南京。适尚书

久阙，凤遂掌部事。贵州奏军卫乏粮，乞运龙江仓及两淮盐于镇远府易米。凤以龙江盐杂泥沙，不堪易米给军，尽以淮盐予之，然后以闻。帝嘉赏。又言留都重地，宜岁储二百万石，为根本计。从之，遂为令。南京粮储，旧督以都御史，十二年冬命凤兼理。廉谨善执法，号“板张”。

景泰二年进尚书。四年改兵部，参赞军务。户部尚书金濂卒，召凤代之。时四方兵息，而灾伤特甚。帝屡诏宽恤。凤偕廷臣议上十事，明年复先后议上八事，咸报可。凤以灾伤蠲赋多，国用益诎，乃奏言：“国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万余顷，今数既减半，加以水旱停征，国用何以取给。京畿及河南、山东无额田，甲方垦辟，乙即讦其漏赋。请准轻则征租，不惟永绝争端，亦且少助军国。”报可。给事中成章等劾凤擅更祖制，杨穟等复争之。帝曰：“国初都江南，转输易。今居极北，可守常制耶？”四方报凶荒者，凤请令御史勘实。议者非之。

英宗复辟，调南京户部，仍兼督粮储。五年二月卒。

凤有孝行。性淳朴。故人死，聘其女为子妇，教其子而养其母终身。同学友苏洪好面斥凤过，及为凤属官犹然。凤待之如初，闻其贫，即赒给之。

周瑄，字廷玉，阳曲人。由乡举入国学。正统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狱。十三年迁员外郎。明年，帝北征。郎中当扈从者多托疾，瑄请行。六师覆没，瑄被创归，擢署郎中。校尉受赇纵盗，以仇人代。瑄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人。瑄虑其触热，三日决遣之殆尽。

景泰元年，以尚书王直荐，超拜刑部右侍郎。久之，出振顺天、河间饥。未竣，而英宗复位。有司请召还。不听。复赐敕，令便宜处置。瑄遍历所部，大举荒政，先后振饥民二十六万五千，给牛种各万余，奏行利民八事。事竣还，明年转左。帝方任门达、逯杲，数兴大狱。瑄委曲开谕，多所救正，复饬诸郎毋避祸。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滥。官刑部久，属吏不敢欺。意主宽恕，不为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为御史时按黄岩妖言狱，当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诬，独械首从一人论罪。及是居部，与瑄并称长者。七年命瑄署掌工部事。

瑄恬静淡荣利。成化改元，为侍郎十六年矣，始迁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粮储，捕惩作奸者数辈，宿弊为清。凤阳、淮、徐饥，以瑄言发廪四十万以振。久之，迁南京刑部尚书。令诸司事不须勘者，毋出五日。

狱无滞囚。暑疫，悉遣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去，无失期者。

为尚书九载，屡疏乞休。久之乃得请。家无田园，卜居南京。卒，赠太子少保，谥庄懿。

长子经，尚书，自有传。次子纮，进士，为南京吏科给事中。两以灾异言事。帝并嘉纳。未几，与御史张昺阅军，为中官蒋琮诬奏，贬南京光禄署丞。仕终山东参议。

杨鼎，字宗器，陕西咸宁人。家贫力学，举乡会试第一。正统四年，殿试第二。授编修。久之，与侍讲杜宁等十人，简入东阁肄业。鼎居侍从，雅欲以功名见。尝建言修饬戎备、通漕三边二事。同辈诮其迂，鼎益自信。也先将寇京师，诏行监察御史事，募兵兖州。

景泰三年进侍讲兼中允。五年超擢户部右侍郎。天顺初转左。陈汝言谮之。帝不听。三年冬以陪祀陵寝不谨下狱，赎杖还职。帝尝命中官牛玉谕旨，欲取江南折粮银实内帑，而以他税物充武臣俸。鼎不可。马牛刍乏，议征什二，又以民艰力沮。皆报罢。七年，尚书年富有疾，诏鼎掌部事。

成化四年，代马昂为户部尚书，而以翁世资为侍郎。六年，鼎疏言：“陕西外患四寇，内患流民。然寇害止边塞，流民则疾在腹心。汉中僻居万山，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数万，急之生变，置之有后忧。请暂设监司一人，专领其事。其愿附籍者听之，不愿者资遣。兼与守臣练士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诏从之。湖广频岁饥，发廪已尽。及是有秋，用鼎言，发库贮银布，易米备灾。淮、徐、临、德四仓，旧积粮百余万石，后饷乏民饥，辄请移用，粟且匮。鼎议上赎罪、中盐、折钞、征逋六事行之。由是诸仓有储蓄。寻加太子少保。

鼎居户部，持廉，然性颇拘滞。十五年秋，给事御史劾鼎非经国才。鼎再疏求去。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卒，赠太子太保，谥庄敏。

子时暘，进士，累官侍讲学士。多识典故，有用世才。时敷，举人，庐墓被旌，官兵部司务。

翁世资者，莆田人。正统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郎中。天顺元年拜工部右侍郎。四年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币七千匹。

世资以东南水潦，民艰食，议减其半。尚书赵荣、左侍郎霍瑄难之，世资请身任其咎，乃连署以谏。帝果怒，诘主议者。荣等委之世资，遂下诏狱，谪衡州知府。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寻得白。大军征两广，转江西饷，需十万人。世资议赍直就易岭南米。民得不扰。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饥，发仓储五十余万石以振，抚流亡百六十二万人。召为户部右侍郎，佐鼎。久之，代薛远总督仓场，进尚书。十七年还理部事。阅二年，致仕。

黄镐，字叔高，侯官人。正统十二年以进士试事都察院。未半岁，以明习法律授御史。

十四年按贵州。群苗尽叛，道梗塞。靖远伯王骥等自麓川还，军无纪律，苗袭其后，官军大败。镐赴平越，遇贼几死。夜跳入城，贼围之。议者欲弃城走，镐曰："平越，贵州咽喉，无平越是无贵州也。"乃偕诸将固守。置密疏竹筒中，募土人间行乞援于朝，且劾骥等覆师状。景帝命保定伯梁珤等合川、湖军救之，围始解。城被困已九月，掘草根煮弩铠而食之，死者相枕籍。城卒全，镐功为多。复留按一年。久之，迁广东佥事，改浙江。

成化初，以大臣会荐，擢广东左参政。高、雷、廉负海多盗，镐讨平之。再迁广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历吏部左、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户部尚书。

镐有才识，敏吏事，理盐政，多所厘剔，时论称之。十九年致仕，道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敏。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统四年进士。为黟县知县，有惠政，擢御史。疏陈时弊八事。父艰归。

景帝即位，诏科道官忧居者悉起复。拱辰至，屡疏以选将、保邦、修德、弭灾为言，出为贵州左参政。白水堡仡佬头目沈时保素梗化，拱辰言于总兵官方瑛遣将擒之。一方遂宁。至毕节，平宣慰使陇富乱，威行边徼。母忧去，御史追劾其受赇事，下浙江按臣执讯。事白，调广东。历广西、四川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

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一年就迁兵部右侍郎。储位虚久，与尚书崔恭等请册立，言甚切。其年复就改左副都御史总理粮储，就进工部尚书。节财省事，人皆便之。以年至乞归。

弘治中，巡按御史陈铨言：“拱辰退休十余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礼异以励臣节。”诏有司月给廪二石，岁隶四人。正德元年，年九十。遣行人赍敕存问，赍羊酒，加赐廪、隶。三年正月卒。赠太子少傅，谥庄懿。

陈俊，字时英，莆田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三年进士。除户部主事。督天津诸卫军采草，奏减新增额三十五万束。豪猾侵苏、松改折银七十余万两，俊往督，不数月毕输。尚书金濂以为能，俾典诸曹章奏。历郎中。

天顺五年，两广用兵，俊督饷。时州县残破，帑藏殚虚，弛盐商越境令，引加米二斗，军兴赖以无乏。母丧，不听归，蛮平始还。初，俊为主事，奔父丧，赙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将吏醵金赙，亦不纳。

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拜户部右侍郎。俊练习钱谷。四方灾伤，边镇急刍饷。奏请遝至，裁决咸当，尚书杨鼎深倚之。京师大饥，先后发太仓粟八十万石平籴。石值六钱，豪猾乘时射利。俊请籴以升斗为率，过一石勿与。饥民获济。寻议用兵河套，敕俊赴河南、山、陕，会巡抚诸臣画刍饷，发帑金二十万助之。俊以边庾空竭，岁又不登，而榆林道险远，转输难，乃发金于内地市易。修西安、韩城、同官径道，以利飞輓。还朝，进俸一级，历吏部左、右侍郎。

九载满，拜南京户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先是，参赞之任，不专属兵部，自薛远后，继以俊，遂为定制。久之，就改吏部。二十一年，星变，率九卿陈时弊二十事，皆极痛切。帝多采纳。而权幸所不便者，终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诏加太子少保，赐敕驰传还。卒，谥康懿。

林鹗，字一鹗，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监京畿乡试。陈循等讦考官，鹗邑子林挺预荐，疑鹗有私，逮挺考讯。挺实无他，得白。

英宗复辟，仿先朝故事，出廷臣为知府。鹗得镇江。召见，赐膳及道里费，谕所以擢用意。鹗感激，革弊举废，治甚有声。漕故经孟渎，险甚。巡抚崔恭议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避之。鹗言：“道里远，多石，且坏民庐墓。请按京口闸、甘露坝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启闸，秋冬度坝，功力省便。”恭从其议，遂为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剧，调苏州。

成化初，超迁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贿达官求生者，鹗执愈坚。广东寇剽赣州急。调兵御之，遁去。广信妖贼妄称天神惑众，捕戮其魁，立解散。历左、右布政使。岁饥，奏减民租十五万石。

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忧服除，召为刑部右侍郎。执法不挠。十二年得疾卒。

鹗事母孝谨，对妻子无惰容。不妄交与，公余辄危坐读书。殁不能具棺敛，友人为经纪其丧。鹗在苏州，先圣像剥落。鹗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于国学用木主。"命改从之。嘉靖中，御史赵大佑上其节行，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潘荣，字尊用，龙溪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犒师广东，还，除吏科给事中。

景泰初，疏论停起复、抑奔竞数事。帝纳之。寻进右给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莫切于纳谏。比以言者忤圣意，谕礼部，凡遇建言，务加审察。或假以报复，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丧气，以言为讳。国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况今巨寇陆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诏台谏，知无不言，缄默者罪。并敕阁部大臣，勿搜求参驳，亏伤治体。"疏入，报闻。

天顺六年使琉球，还，迁都给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灾异迭见。陛下降诏自责，躬行祈祷，诏大臣尽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风霾昼晦，沴气赤而复黑，岂非应天之道有未尽欤？夫人君敬天，不在斋戒祈祷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费用不经；后宫无序，恩泽不均；爵滥施于贱工，赏妄及于非分，皆非敬天之道。愿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极陈缺失而厘革之，庶灾变可弭。"时万妃专宠，群小夤缘进宝玩，官赏冗滥，故荣等恳言之。帝不能用。是年迁南京太常少卿。

又七年，就擢户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积奇羡数万石以备荒。十七年召为户部左侍郎，寻署部事。英国公张懋等四十三人自陈先世以大功锡爵，子孙承继，所司辄减岁禄，非祖宗报功意。荣等言："懋等于无事时妄请增禄，若有功何以劝赏？况频年水旱，国用未充，所请不可许。"事乃寝。中官赵阳等乞两淮盐十万引，帝已许之。荣等言："近禁势家中盐，诏旨甫颁，而阳等辄违犯，宜正其罪。"帝为切责阳等。

南京户部尚书黄镐罢，以荣代之。孝宗嗣位，谢政归。赐月廪、岁夫如制。九年卒，年七十有八。赠太子太保。

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录囚福建，出死罪六十余人。中有减死、诏充所在滨海卫军者，时正虑其入海岛为变，转发之山东，然后以闻。因言："凡福建减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请治违诏罪。帝特宥之。时正又言："通番及劫盗诸狱，以待会谳。淹引时月，囚多瘐死。请令所司断决。"诏从之，且推行之天下。

天顺初，擢大理寺丞。久之，以便养，迁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迁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视江西灾伤。除无名税十余万石，汰诸司冗役数万，奏罢不职吏二百余人，增筑南昌滨江堤及丰城诸县陂岸，民赖其利。尝上奏，不具赍奏人姓名，吏科论其简恣。帝宥其罪，录弹章示之。遂乞休归。僦居民舍，布政使张瓒为筑西湖书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

时正雅好学。闲居久，多所著述，于稽古礼文事尤详。

赞曰：金纯等黾勉奉公，当官称职。加之禔躬清白，操行无亏，固列卿之良也。郑辰之廉事，周瑄之治狱，皆有仁人之用心，君子哉。

列传第四十六

黄宗载 顾佐邵□已 陈勉 贾谅 严升 段民吾绅章敞徐琦 刘戩 吴讷硃与言 魏骥 鲁穆 耿九畴 轩輗陈复黄孔昭

黄宗载，一名垕，字厚夫，丰城人。洪武三十年进士。授行人。奉使四方，未尝受馈遗，累迁司正。

永乐初，以荐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巨奸宿猾多谪戍铜鼓、五开间，阴持官吏短长。宗载榜数其罪，曰："不改，必置之法。"众莫敢犯。武陵多戎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至年四十尚不婚。宗载以理谕之，皆解悟，一时婚者三百余家。邻邑效之，其俗遂变。征诣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书成，受赐还任。董造海运巨舰数十艘，事办而民不扰。车驾北征，征兵湖广，使者贪暴失期。宗载坐不举劾，谪杨青驿驿夫。

寻起御史，出按交阯。时交阯新定，州县官多用两广、云南举人及岁贡生员之愿仕远方者，皆不善抚字。宗载因言："有司率不称职。若俟九年黜陟，恐益废弛。请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两司核实举按以闻。"帝是之。及归，行李萧然，不携交阯一物。尚书黄福语人曰："吾居此久，所接御史多矣，惟宗载知大体。"丁祖母忧，起复，改詹事府丞。

洪熙元年擢行在吏部侍郎。少师蹇义领部事，宗载一辅以正。宣德元年奉命清军浙江。三年督采木湖湘。英宗初，以侍郎罗汝敬巡抚陕西，坐事戴罪办事。汝敬妄引诏书复职，而吏部不言，为御史所劾，宗载及尚书郭璡俱下狱。未几，得释，迁南京吏部尚书。居九年，乞休，章四上，乃许。九年七月卒于家，年七十九。

宗载持廉守正，不矫不随，学问文章俱负时望。公卿大夫齿德之盛，推宗载云。

顾佐，字礼卿，太康人。建文二年进士。除庄浪知县。端阳日，守将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难之。持弓矢一发而中，守将大服。

永乐初，入为御史。七年，成祖在北京，命吏部选御史之才者赴行在，佐预焉。奉命招庆远蛮。督采木四川。从北征，巡视关隘。迁江西

按察副使，召为应天尹。刚直不挠，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肃。北京建，改尹顺天。权贵人多不便之，出为贵州按察使。洪熙元年召为通政使。

宣德三年，都御史刘观以贪被黜，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荐佐公廉有威，历官并著风采，为京尹，政清弊革。帝喜，立擢右都御史，赐敕奖勉。命察诸御史不称者黜之，御史有缺，举送吏部补选。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帝使历政三月而后任之。居正等六人辨诉。帝怒，并诸为吏者悉戍之。既而暟自戍所潜还京，胁他贿，为佐所奏，且言□岂谋害己。诏戮暟于市。帝北巡，命偕尚书张本等居守。还复赐敕。令约束诸御史。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

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吏状付佐曰："汝自治之。"佐顿首谢，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当贷汝。"帝闻之益喜，谓佐得大体。或告佐不理冤诉。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会鞫，果千户臧清杀无罪三人当死，使人诬佐。帝曰："不诛清，则佐法不行。"磔清于市。

八年秋，佐有疾，乞归。不许。以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理其事。逾年而概卒。佐疾良已，入见。帝慰劳之，令免朝贺，视事如故。

正统初考察御史不称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九载满，吏部已考称，亦与焉。宗奏辨，尚书郭璡亦言宗不应与在任者同考。帝遂责佐。而御史张鹏等复劾宗微过。帝以鹏朋欺，并切责佐。佐上章致仕去。赐敕奖慰，赉钞五十贯，命户部复其家。十一年九月卒。

佐孝友，操履清白，性严毅。每旦趋朝，小□外庐，立双藤户外。百僚过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庐，独处小夹室，非议政不与诸司群坐。人称为"顾独坐"云。然持法深，论者以为病。

时雩都陈勉、峄县贾谅先后为副都御史，与佐同举台职，而兰溪邵□官南京，与佐齐名，繁昌严升名亦亚于□。

玘，字以先，永乐中进士。授御史。仁宗监国，知其廉直。每法司缺官，即命□署，有重狱辄付之。历仕中外，所过人不敢犯。宣德三年由福建按察使入为南京左副都御史。奏黜御史不职者十三人，简黜诸司庸懦不肖者八十余人，风纪大振。居二年，以疾卒官。□负气，好侮同列，治狱颇刻深。然持身廉洁，内行修，事母以孝闻。

陈勉，与□同年进士。仁宗初，以杨士奇荐，由广东副使擢左副都御史。信、丰诸县盗起，命勉抚之。招徕三千六百余人，乱遂定。景泰初，仕至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勉外和内刚，精通法律，吏不敢欺。

贾谅，字子信。永乐中由乡举入太学，选侍皇太孙说书，擢刑科给事中。宣德四年劾清军侍郎金庠受贿，罢之。郎中胡珏、萧翔等十一人，御史方鼎三人，以不职被劾。帝未信，命谅及张居杰密察之。得实，悉贬官。明年又劾阳武侯薛禄朋比不敬。廷中肃然。寻拜右副都御史。偕锦衣指挥王裕、参议黄翰、中官张义等巡视四川、江西、湖广，按治豪强不少假。正统二年，江北、河南大水，命谅及工部侍郎郑辰往振。芒、砀山盗为患，谅捕获甚众。四年还至德州，卒。谅内行修，当官有风采。

严升，建文时进士。历官大理寺右少卿。清军苏、松，执法不挠。调南京佥都御史，与□同心治事。刚果自信，尝著《神羊赋》以见志焉。

段民，字时举，武进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与章敞、吾绅辈俱读书文渊阁，又俱授刑部主事。民旋进郎中。

山东妖妇唐赛儿作乱，三司官坐纵寇诛，擢民左参政。当是时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民力为矜宥，人情始安。

车驾北征，饷舟由济宁达潞河，陆挽出居庸至塞外。民深计曲算，下不扰而事集。既还，敕与巡按御史考所过府县吏廉墨以闻。

宣德三年召入京，命署南京户部右侍郎，逾年实授。又明年改刑部。初，二部皆以不治闻。民至，纪纲修举，宿弊以革。上元人有为侄殴者，愤甚，诣通政司告。时方令纳米赎罪，而越诉禁甚严，犯者戍辽东。民上言："依定例，卑幼之罪得赎，而尊长反远窜，揆于理有未安，请更拟。"帝是之。帝以民廉介端谨，特赐敕，令考察南京百官。八年，

诏书罪囚自十恶外并减一等。有重囚三十余人，例不得赦，民亦减其罪。后有旨报决，乃复追还，而逃已数人。民自陈状，给事中年富等劾民。帝知民贤，不问。

九年二月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都御史吴讷裣以衣衾。帝闻，命有司营葬。成化间，叶盛请褒恤不果。其后百有余年，始追谥襄介。

吾绅，字叔缙，衢州人。官刑部主事，治狱有声。历郎中，拜礼部侍郎。成祖谓吕震曰："绅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礼矣。"既而为震所挤，出为广东参政。寻召为南京刑部侍郎，奉敕考察两广、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参政，素贪黩，权要多为之地。绅至，竟黜之，时称其公。复改礼部。正统六年卒于官。

绅清强有执，澹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

章敞，字尚文，会稽人。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山西盗发，捕逮数百人。敞察其冤，留词色异者一人，余悉遣出。明日讯之，留者盗，余非也。迁郎中，改吏部。

宣德六年擢礼部侍郎。偕徐琦使安南，命黎利权国事。利遣人白相见礼，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为？"利听命，趋拜下坐。啖以声色，不为动。还致厚赆，不受，利以付贡使。及关，悉阅贡物，封其赆，付关吏。利死，子麟嗣，敞复奉诏往，却赆如初。

正统初，纂洪武以来条格，使诸司参酌，吏无能为奸。尚书胡濙宽大，敞佐以严肃。二年十二月卒。子瑾亦累官至礼部侍郎。

徐琦，字良玉。先世钱塘人，其祖谪戍宁夏，遂家焉。幼力学，通经史。永乐十三年举进士，授行人。历兵部员外郎。明敏有断，居官务持大体。宣德六年擢右通政。副敞使安南，亦不受馈。还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八年，帝以安南贡赋不如额，南征士卒未尽返，命琦复往。时黎利已死，其子麟疑未决。琦晓以祸福，麟惧，铸代身金人，贡方物以谢。帝悦，命落琦戍籍，宴赉甚厚。

正统初，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畿有司，黜不法者三十人。时灾异屡见，琦陈弭灾十事。悉嘉纳。五年命参赞南京机务。十四年进尚书，参赞如故。有言往年分调南京军，家属悉宜北徙，朝议欲行之。琦

奏："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骤徙数万众，人心一摇，事或叵测。"事得寝。军卫无学校，琦请天下卫所视府州县例皆立学。从之。

景泰元年，靖远伯王骥赞机务，琦专理部事。骥解任，琦仍参赞。四年三月卒，年六十八。谥贞襄。

敞、琦皆以使安南不辱命著称。安南多宝货，后使者率从水道挟估客往以为利，交人颇轻之。

弘治时，侍讲刘戬往颁诏，由南宁乘传抵其国，交人大惊。戬依旧制，受陪臣拜谒，不交一语，越宿即行，馈遗一无所受。使人要于途，固致之，卒麾去，与敞、琦皆为交人所重。戬，字景元，安福人。

吴讷，字敏德，常熟人。父遵，任沅陵簿，坐事系京师。讷上书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殁，讷感奋力学。

永乐中，以医荐至京。仁宗监国，闻其名，命教功臣子弟。成祖召对称旨，俾日侍禁廷，备顾问。

洪熙元年，侍讲学士沈度荐讷经明行修，授监察御史。敬慎廉直，不务矫饰。宣德初，出按浙江，以振风纪植纲常为务。时军犯逃者，往往令家人妄诉，逮系至千人。讷请严禁，即冤不得越告。从之。继按贵州，恩威并行，蛮人畏服。将代还，部民诣阙乞留。不许。五年七月，进南京右佥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

正统初，光禄丞董正等盗官物，讷发之，谪戍四十四人。右通政李畛者，奉使苏、松，行事多不谨。讷微诫之，畛不悦，诬讷稽延诏书等事。讷疏辩。互为台省所劾，俱逮下狱，既而释之。英宗初御经筵，录所辑《小学集解》上之。四年三月，以老致仕，以硃与言代。

讷博览，议论有根柢。于性理之奥，多有发明，所著书皆可垂于后。归家，布衣蔬食，环堵萧然。周忱抚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谥文恪，乡人祀之言偃祠。

硃与言，字一鹗，万安人。永乐九年进士，授湖广按察佥事。宣德中迁四川副使。合州盗起，督吏目熊鼎斩六十余人，贼势遂衰。事闻，擢鼎合州同知。雅州妖人为乱，与言执送京师，境内以宁。正统元年召为南京右副都御史，入代讷领院事。年老致仕，卒。与言刚方廉慎，为政务大体。数建白，多切时弊。家居门庭清肃，乡人有不善，惟恐与言

知之。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召修《永乐大典》。书成，还任。用师逵荐，还太常博士。帝谓曰："刘履节为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轻予人也。"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历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逾年实授。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狱决而雨。

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萧山故多水患，有宋时县令杨时湖堤遗迹。骥倡修螺山、石岩、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诃之。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与里人稠处，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骥生平学行醇笃，心术正大。谙世事，□□国体。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八岁，四方仰德，有如卿云。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读前史，有以归老赐禄毕其身者，有尊养三老五更者，有安车蒲轮召者，有赐几仗者，上齿德也。骥齿德有余，爵在上卿，可称达尊。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

靖。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许之。萧山民德骥不已，诣阙请祀于德惠祠，以配杨时。制曰“可”。

鲁穆，字希文，天台人。永乐四年进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迹不入州府。比谒选，有司馈之赆，穆曰：“吾方从仕，未能利物，乃先厉州里乎？”弗受。除御史。仁宗监国，屡上封事。汉王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穆上章劾之，不报，然直声振朝廷。

迁福建佥事。理冤滥，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调官广西，其姻富民林某遣仆酖李于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诉于官，所司纳林赂，坐诉者，系狱久。穆廉得其实，立正林罪。漳民周允文无子，以侄为后，晚而妾生子，因析产与侄，属以妾子。允文死，侄言儿非叔子，逐去，尽夺其赀，妾诉之。穆召县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群儿中。咸指儿类允文，遂归其产。民呼“鲁铁面”。时杨荣当国，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贷。荣顾谓穆贤，荐之朝。

英宗即位，擢右佥都御史。明年奉命捕蝗大名。还，以疾卒。命给舟归其丧。

始穆入为佥都御史，所载不过囊衣，尚书吴中赠以器用，不受。至是中为治棺衾，乃克殡。子崇志，历官应天尹，廉直有父风。

耿九畴，字禹范，卢氏人。永乐末进士。宣德六年授礼科给事中。议论持大体，有清望。

正统初，大臣言两淮盐政久坏，宜得重名检者治之，于是推择为盐运司同知。痛革宿弊，条奏便宜五事，著为令。母丧去官，场民数千人诣阙乞留。十年正月起为都转运使。节俭无他好，公退焚香读书，廉名益振，妇孺皆知其名。

以事见诬，逮下吏，已，得白，即留为刑部右侍郎。屡辨疑狱，无所挠屈。礼部侍郎章瑾下狱，九畴及江渊等议贬其官。瑾婿给事中王汝霖衔之，与同官叶盛、张固、林聪等论刑部不公。九畴、渊遂劾盛等，且言汝霖父永和死土木，嬉笑自如，不宜居职。时景帝新立，急于用人，置汝霖等不问，瑾如奏。凤阳岁凶，盗且起，敕往巡视招抚。奏留英武、飞熊诸卫军耕守，招来流民七万户，境内以安。

两淮自九畴去，盐政复弛。景泰元年仍命兼理。寻敕录诸府重囚，

多所平反。十月命兼抚江北诸府。

三年三月代陈镒镇陕西。都指挥杨得青等私役操卒，九畴劾之。诏按治，且命诸边如得青者，具劾以闻。边将请增临洮诸卫戍，九畴言："边城士卒非乏。将帅能严纪律，赏罚明信，则人人自奋。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边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辄徙入塞。九畴言："边将所以御寇，卫民也。今使民避寇失业，安用将帅？"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治守帅罪。

四年，布政使许资言："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事多拘滞，请改授宪职便。"乃转右副都御史。大臣镇守、巡抚皆授都御史，自九畴始。有旨市羊角为灯，九畴引宋苏轼谏神宗买浙灯事，事乃寝。灾异求言，请帝延儒硕，公赏罚，择守令，简将帅。优诏报焉。

天顺初，议事京师。帝顾侍臣曰："九畴，廉正人也。"留为右都御史。罪人系都察院狱者不给米。九畴为言，乃日给一升，遂为令。已，上疏陈崇廉耻、清刑狱、劝农桑、节军赏、重台宪五事。帝皆嘉纳。是年六月，御史张鹏等劾石亨、曹吉祥。亨等谓九畴实使之，遂并下狱。谪江西布政使，寻调四川。

明年，礼部缺尚书。帝问李贤。贤曰："老成清介，无如九畴。"乃召还。既至，怜其老，改南京刑部尚书。四年卒。谥清惠。子裕，自有传。

轩輗，字惟行，鹿邑人。永乐末年进士。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用荐改御史。按福建，剔蠹锄奸，风采甚峻。

正统元年清军浙江，劾不职官四十余人。五年言："祖宗设御史官，为职綦重。今内外诸司有事，多擅遣御史，非制，请禁之。"立报可。是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輗力矫之。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惟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时镇守内臣阮随、布政使孙原贞、杭州知府陈复、仁和知县许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

温、处有银场，洪武间岁课仅二千八百余两。永乐时增至八万二千两，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议罢之。至是参政俞士悦请复开，谓利归于上，则矿盗自绝。下三司议，輗力持不可，乃止。既而给事中陈傅

复请，朝廷遽从之，遂致叶宗留之变。

会稽赵伯泰，宋苗裔也。奏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为豪民侵夺。御史王琳谓福王降于元，北去，山阴安得墓？伯泰不平，复诉。帝命輗及巡按御史欧阳澄覆按。輗言福王盖衣冠之藏，伯泰言非诬。诏戍豪民于边，停琳等俸。遭亲丧，起复。十三年奏陈四事，俱切时弊，帝悉从之。

景帝立，以右副都御史镇守浙江。景泰元年命兼理两浙盐课。闽贼吴金八等流劫青田诸县，輗与原贞讨平之。贼首罗丕、廖宁八复自闽抵浙。輗等防遏有功，进秩一等。明年改督南京粮储。五年复改左副都御史，掌南院事。考黜御史不职者数人。

天顺元年二月召拜刑部尚书。数月，引疾乞归。帝召见，问曰："昔浙江廉使考满归，行李仅一箧，乃卿耶？"輗顿首谢。赐白金慰遣之。明年，南京督理粮储缺官，帝问李贤，大臣中谁曾居此职者。贤以輗对，且称其廉。乃命以左都御史往。八年夏以老乞骸骨，不待报径归。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

輗孤峭，遇人无贤否，拒不与接。为按察使，尝饮同僚家，归抚其腹曰："此中有赃物也。"在南都，都御史张纯置酒延客。輗恶其汰，不往。彻馔遗之，亦不纳。岁时诣礼部拜表庆贺，屏居一室，撤烛端坐，事竣竟归，未尝与僚友一语。僚友闻其来，亦辄避去，不乐与之处。量颇遍隘。御史有讦人阴私者，辄奖其能。尝令御史劾南京祭酒吴节，节亦发輗私事，众颇不直輗。然清操闻天下，与耿九畴齐名，语廉吏必曰轩、耿。

陈复，福建怀安人。輗同年进士，由户部主事知杭州。廉静无私，狱讼大省。日端坐堂皇，与曹掾讲读律令而已。遭丧，部民乞留，诏起复，未几卒。輗倡僚属助之，乃克敛。吏民相率致赙，其子尽却之，称贷归。

黄孔昭，黄岩人。初名曜，后以字行，改字世显。年十四，遭父母丧，哀毁骨立。举天顺四年进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南，却馈弗受，进都水员外郎。

成化五年，文选郎中陈云等为吏所讦，尽下狱贬官，尚书姚夔知孔昭廉，调之文选。九年进郎中。故事，选郎率闭门谢客。孔昭曰："国家

用才，犹富家积粟。粟不素积，岂足赡饥；才不预储，安能济用？苟以深居绝客为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辄延见，访以人才，书之于册。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简。由是铨叙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尝与尚书尹旻争，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复言之。旻亦信其谅直。旻昵通政谈伦，欲用为侍郎，孔昭执不可。旻卒用之，伦果败。旻欲推故人为巡抚，孔昭不应。其人入都谒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举，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体耳。”旻谓其人曰：“黄君不离铨曹，汝不能迁也。”

为郎中满九载，始擢右通政。久之，迁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余区为势家所侵，奏复之。奉诏荐举方面，以知府樊莹、佥事章懋应。后皆为名臣。郎官主藏者以羡银数千进，斥退之。掘地得古鼎，急命工镌文庙二字，送之庙中。俄中贵欲献诸朝，见镌字而止。

孔昭嗜学敦行，与陈选、林鹗、谢鐸友善，并为士类所宗。弘治四年卒。嘉靖中，赠礼部尚书，谥文毅。子俌，亦举进士，为文选郎中。俌子绾，以议大礼至礼部尚书，自有传。

赞曰：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

列传第四十七

熊概叶春 陈镒 李仪丁璿 陈泰 李棠曾翚 贾铨 王宇崔恭 刘孜宋杰邢宥 李侃雷复 李纲 原杰 彭谊 牟俸夏壎子鍭 高明 杨继宗

熊概，字元节，丰城人。幼孤，随母适胡氏，冒其姓。永乐九年进士。授御史。十六年擢广西按察使。峒溪蛮大出掠，布政使议请靖江王兵遏之。概不可，曰："吾等居方面，寇至无捍御，顾烦王耶？且寇必不至，戒严而已。"已而果然。久之，调广东。

洪熙元年正月，命以原官与布政使周干、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江南还，代以左通政赵居任，兼督农务。居任不恤民，岁以丰稔闻。成祖亦知其诬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继之，庸懦不事事。仁宗监国时，尝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贤，故有是命。是年八月，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恶，而福不任职。宣宗召福还，擢概大理寺卿，与春同往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

浙西豪持郡邑短长为不法。海盐民平康暴横甚，御史捕之，遁去。会赦还，益聚党八百余人。概捕诛之。已，悉捕豪恶数十辈，械至京，论如法。于是奸宄帖息。诸卫所粮运不继，军乏食。概以便宜发诸府赎罪米四万二千余石赡军，乃闻于朝。帝悦，谕户部勿以专擅罪概。概用法严，奸民惮之，腾谤书于朝。宣德二年，行在都御史劾概与春所至作威福，纵兵扰民。帝弗问，阴使御史廉之，无所得。由是益任概。明年七月赐玺书奖励。概亦自信，诸当兴革者皆列以闻。时屡遣部官至江南造纸、市铜铁。概言水涝民饥，乞罢之。

五年还朝，始复姓。亡何，迁右都御史，治南院事。行在都御史顾佐疾，驿召概代领其职，兼署刑部。九年十月录囚，自朝至日宴，未暇食，忽风眩卒。赐祭，给舟归其丧。

概性刚决，巡视江南，威名甚盛。及掌台宪，声称渐损于初。

叶春者，海盐人。起家掾吏，历礼部郎中两淮盐运使，改四川右参政。与概巡抚江、浙诸府。既复奉命与锦衣指挥任启、御史赖英、太监刘宁巡视。先后凡三涖浙西，治事于乡，人无议其私者。概迁都御史。春同日进刑部右侍郎。卒于官。

陈镒，字有戒，吴县人。永乐十年进士。授御史。迁湖广副使，历山东、浙江，皆有声。

英宗即位之三月，擢右副都御史，与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北方饥民多流移就食。镒道出大名见之，疏陈其状，诏免赋役。正统改元，镒言陕西用兵，民困供亿，派征物料，乞悉停免。诏可。明年五月，以劳绩下敕奖励，因命巡延绥、宁夏边。所至条奏军民便宜，多所废置。所部六府饥，请发仓振。帝从辅臣请，修荒政。镒请遍行于各边，由是塞上咸有储蓄。六年春，以镒久劳于外，命与王翱岁一更代。七年，翱调辽东，镒复出镇。岁满当代，以陕人乞留，诏仍旧任。时仓储充溢，有军卫者足支十年，无者直可支百年。镒以陈腐委弃可惜，请每岁春夏时，给官军为月饷，不复折钞。从之。

九年春进右都御史，镇守如故。秦中饥，乞蠲租十之四，其余米布兼收。时瓦剌也先渐强，遣人授罕东诸卫都督喃哥等为平章，又置甘肃行省名号。镒以闻，请严为之备。已，命与靖远伯王骥巡视甘肃、宁夏、延绥边务，听便宜处置。以灾沴频仍，条上抚安军民二十四事，多议行。

镒尝恐襄、汉间流民啸聚为乱，请命河南、湖广、陕西三司官亲至其地抚恤之。得旨允行，而当事者不以为意。王文亦相继力言有司怠忽，恐遗祸。至成化时，乃有项忠之役，人益思镒言。

英宗北狩，景帝监国，镒合大臣廷论王振。于是振侄王山伏诛。也先将入犯，以于谦荐，出抚畿内。事宁，召还，进左都御史。

景泰二年，陕西饥，军民万余人，“愿得陈公活我。”监司以闻，帝复命之。镒至是凡三镇陕，先后十余年，陕人戴之若父母。每还朝，必遮道拥车泣。再至，则欢迎数百里不绝。其得军民心，前后抚陕者莫及也。

三年春召还，加太子太保，与王文并掌都察院。文威严，诸御史畏之若神。镒性宽恕，少风裁，誉望损于在陕时。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赠太保，谥僖敏。天顺七年，诏官其子伸为刑部照磨。

李仪，涿人。永乐间以荐举授户部主事。宣宗既平高煦，义请去赵王护卫。尚书张本亦言：“往岁孟贤谋逆，赵王未必不知。高煦亦谓与赵合谋。仪言是。”帝不听。既而言者益众。帝封其词，遣使谕王如仪指。

王即献护卫，赵卒无事。仪寻出知九江府，有惠政。

英宗即位之岁，始设诸边巡抚。佥都御史丁璿方督大同、宣府军储，而仪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盛有所建置。明年请以大同东西二路分责于总兵官罗文、方政。从之。时朝议遣方政、杨洪出塞，与甘肃将蒋贵、史昭合击朵儿只伯。仪言："四裔为患，自古有之，在备御有方耳。和宁残部，穷无所归，乍臣乍叛，小为边寇。边将谨待之，将自遁，何必穷兵。万一乘虚袭我，少有失，适足为笑，乞敕政等无穷追。"不纳。

督粮参政刘琏不职，仪劾之。琏乃诬仪淫乱事。适参将石亨欲奏镇守中官郭敬罪，先咨仪。仪误缄咨牒于核饷主事文卷中，户部以闻，致亨、敬相奏讦。诏仪、琏自陈，而切责敬等。琏止停俸二岁。仪虽引罪，自负其直，词颇激，遂被劾下吏瘐死。正统二年二月也。仪居官廉谨，边人素德之。闻其死，建昭德祠以祀。

丁璿，上元人。永乐中进士。由御史擢居是职。正统五年将征麓川，命乘传往备储饷。寻言用兵便宜，遂命抚云南。麓川平，召为左副都御史，所至有声。

陈泰，字吉亨，光泽人。幼从外家曹姓，既贵，乃复故。举乡试第一，除安庆府学训导。

正统初，廷臣交荐，擢御史，巡按贵州。官军征麓川，岁取土兵二千为乡导，战失利，辄杀以冒功，泰奏罢之。再按山西。时百官俸薄，折钞又不能即得。泰上章乞量增禄廪，俾足养廉，然后治赃污，则贪风自息。事格不行。六年夏言："连岁灾异，咎在廷臣，请敕御史给事中纠弹大臣，去其尤不职者，而后所司各考核其属。"帝从之。于是御史马谨等交章劾吏部尚书郭璡等数十人。已，复出按山东。泰素励操行，好搏击。三为巡按，惩奸去贪，威棱甚峻。

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与镇守都御史寇深相失。十二年八月，参议陈敏希深指，劾泰擅杖武职，殴舆夫至死。逮刑部狱，坐斩。泰奏辩，大理卿俞士悦亦具状以闻。皆不听。

景帝监国，赦复官。于谦荐守紫荆关。也先入犯，关门不守，复论死。景帝宥之，命充为事官，从总兵官顾兴祖筑关隘自效。景泰元年擢大理右少卿，守备白羊口。四月，都督同知刘安代宁远伯任礼巡备涿、

易、真、保诸城，命泰以右佥都御史参其军务。三年兼巡抚保定六府。寻命督治河道。自仪真至淮安，浚渠百八十里，塞决口九，筑坝三，役六万人，数月而毕。七年移抚苏、松。

天顺改元，罢巡抚官，改广东副使，以忧去。四川盗起，有言泰尝莅其地，有威名，乃复故官，往巡抚。八年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诸府。莅淮三年，谢政归。成化六年卒。

李棠，字宗楷，缙云人。宣德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尚书魏源所器。金濂代源，以刚严慑下。棠与辩论是非，谴诃不为动，濂亦器之。进员外郎。录囚南畿，多所平反，进郎中。景帝嗣位，超擢本部侍郎。未几，巡抚广西，提督军务。所部多寇，棠以次讨平之。正己帅下，令行政举。

景泰三年，思明土知府黄夌老，子钧嗣。夌庶兄矰使其子杀夌父子，灭其家，而以他盗为乱告。棠檄右参政曾翚副使刘仁宅按其事。翚等诱执矰父子下之狱。矰窘则遣使走京师，上书请帝废太子立己子。帝大喜，立擢矰都督同知，出其子于狱。事具《怀献太子》及《土司传》。棠既不得竟黄矰狱，郁郁累疏谢病归。不携岭表一物，以清节显。

曾翚，字时升，泰和人。宣德八年进士。治秦府永兴王葬，却有司馈遗。历刑部员外郎。尚书金濂器之，俾典奏牍。有重狱，诸郎不能决，辄以属翚。秦王讦巡抚陈镒狎妓。翚按得其情，劾藩府诬大臣，镒得白。

正统十三年进郎中。以何文渊荐，擢广西右参政。李棠檄翚及副使刘仁宅按黄矰父子。矰使人持千金贿于道，且拥精兵挟之。二人佯许诺，已，诱执矰下之狱。棠以闻。未几，矰以上书擢都督同知，父子俱出狱，翚等太息而已。寻以忧去。服阕，起官河南御史。清军者利得军，多枉及民，翚辨释甚众。南阳诸府多流户，众议驱逐，人情惶急，翚与巡抚抚安之。

天顺五年迁山东右布政使。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部使者来勘，翚曰："祖制，民垦荒田，永不科税，奈何夺之？"使者奏如言，乃免。成化初，转左。河南岁饥，计开封积粟多，奏请平粜，贫民赖以济。召拜刑部左侍郎，仍食从二品俸。寻巡视浙江，考察官吏，奏罢不职者百余人，他弊政多所厘革。还朝，久之，谢病去。

翟操行谨，所至有声。及归，生计萧然，绝迹公府，乡人以为贤。

贾铨，字秉钧，邯郸人。永乐末进士。宣德四年授礼科给事中，数有参驳。

英宗践阼，既肆赦，复命谳在京重囚，多所原宥。从铨请，推之南京。秩满，出为大理知府。王骥征麓川，馈运有劳。骥荐之。麓川平，擢云南左参政，仍知府事。寻以骥言，还治司事。正统十二年，左布政使阙，军民数万人颂铨，参赞军务侍郎侯璡等亦疏请，铨遂得擢。土官十余部，岁当贡马输差发银及海，八府民岁当输食盐米钞。至景泰初，皆积逋不能偿。铨等为言除之。治行闻，赐诰旌异。景泰七年，九载满，当入都，军民乞留。命还任。

天顺四年与梁棨等举政绩卓异。户部初阙尚书，王翱欲擢铨。帝问李贤，贤曰："闻其名，未见其人也。"及是来觐，帝命贤视之，还奏貌寝。乃以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寻兼抚河南。山东岁侵，请召还清军御史。河南饥，请停征课马。皆许之。成化初，左都御史李秉督师辽东，召铨署院事。中官唐慎等从征荆、襄还，杖死淮安知事谷渊，自奏丐免。铨请罪之。乃付慎等司礼监，命法司罪其从人。未几，卒官。谥恭靖。

铨在云南，治行为一时冠。比为巡抚，清静不自表暴，吏民亦安之。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丱时，日记万言，巡抚侍郎于谦奇之。登正统四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秩满当转郎中，吏部以宇才，特用为抚州知府。为政简静，而锄强遏奸，凛不可犯，一府大治。

天顺元年，所司上其治行，诏赐诰命。顷之，抉山东右布政使，命抚恤所属饥民。明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中官严顺、都督张林等令家人承纳刍粮。宇劾奏。都御史寇深为解，帝切责深。寻命兼抚大同。石亨及从子彪骄恣，大同其旧镇地，征索尤横。宇抗疏论其奸，乞置之法。疏虽不行，闻者敬惮。督饷郎中杨益不能备刍藁，为宇所劾。户部庇之，宇并劾尚书沈固等。皆输罪。遭丧，起复为大理卿。固辞，不许。

宇刚介，所至有盛名。居大理，平反为多。七年卒。

崔恭，字克让，广宗人。正统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出理延绥仓

储，有能声。以杨溥荐，擢莱州知府。内地输辽东布，悉贮郡库，岁久朽敝，守者多破家。恭别构屋三十楹贮之，请约计岁输外，余以充本府军饷，遂放遣守者八百人。也先犯京师，遣民兵数千入援。廷议城临清，檄发役夫。恭以方春民乏食，请俟秋成。居府六年，莱人以比汉杨震。

景泰中，超迁湖广右布政使。诸司供给，率取之民。恭与僚佐约，悉罢之。公安、监利流民擅相杀。恭下令愿附籍者听，否则迨秋遣归，众遂定。寻迁江西左布政使。司有广济库，官吏干没五十万。恭白于巡抚韩雍，典守者咸获罪。定均徭法，酌轻重，十年一役，遂为定例。

天顺二年，宁王奠培不法，恭劾之。削其护卫，王稍戢。迁右副都御史，代李秉巡抚苏、松诸府。按部，进耆老言利病，为兴革。与都督徐恭浚仪真漕河，又浚常、镇河，避江险。已，大治吴淞江。起昆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鹤江，又自白鹤江至嘉定卞家渡，迄庄家泾，凡浚万四千二百余丈。又浚曹家港、蒲汇塘、新泾诸水。民赖其利，目曹家港为“都堂浦”。初，周忱奏定耗羡则例，李秉改定以赋之轻重递盈缩。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恭乃罢去，悉如忱旧。

吏部缺右侍郎，李贤、王翱举恭。遂召用。置“劝惩簿”，有闻皆识之。翱甚倚恭，转左。父忧起复。宪宗即位，乞致仕。不允。成化五年，尚书李秉罢。商辂欲用姚夔，彭时欲用王概，而北人居言路者，谓时实逐秉，喧谤于朝。时称疾不出，侍读尹直以时、概皆已乡人，恐因此得罪，急言于辂，以恭代秉。越五月，母丧归。服除，起南京吏部，劾罢诸司不识者数人。十一年春命参赞机务。居三年，致仕。又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庄敏。

刘孜，字显孜，万安人。正统十年进士。授御史，出按辽东。景帝即位，有建南迁议者。孜驰奏，乞斩言者以定人心。期满当代，朝议边务方殷，复留一岁。再按畿辅。时方筑沧州城，以孜言罢。擢山东按察使。

天顺四年，吏部举天下治行卓异，按察使惟孜一人，迁左布政使。明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十府。苏、松财赋，自周忱立法后，代者多纷更。孜首访忱遗积，斟酌行之，民称便。成化元年，应天饥，方振贷，而江北饥民就食者众。孜请尽发诸县廪，全活无算。时民间多积困：濒江官田久废没，仍责输赋；苏、松、杭、嘉诸府佥补富户；南京廊房既倾圮，犹征钞；上元、江宁农民代河泊所纲户采鲥鱼；应天都税

宣课诸司额外增税；江阴诸县民户偿纳荒租；六合、江浦官牛岁征犊。孜皆疏罢之。

召拜南京刑部尚书，以宋杰代。四年致仕，道卒。

孜廉慎，治事精审。然持法过严，时议其刻。杰为人长者。居二年，罢去，而邢宥代。

宥，文昌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授御史，出巡福建。民十人被诬为盗，当刑呼冤。宥为缓之，果得真盗。天顺中，出为台州知府，有治绩。坐累谪晋江丞。宪宗复其职，改知苏州。奸民揽纳秋赋，置之法，得其赃万缗，以隄沙河，甓官道。大水，民饥，不待奏辄发米二十万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苏，严而不苛。杰荐于朝，诏加浙江左参政仍理府事，赐玺书。居半岁，遂以右佥都御史代杰巡抚。开丹阳河，筑奔牛闸，省兑运冗费，民以为便。寻兼理两浙盐政，考察属吏，奏黜不识者百七十余人。居数载，引疾归。

李侃，字希正，东安人。正统七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景帝监国，陈简将才、募民壮、用战车三事。也先逼京师议者欲焚城外马草。侃言敌轻剽，无持久心，乞勿焚，免复敛为民累。皆报许。时父母在容城，侃晓夜悲泣，乞假，冒险迎之。景泰初，议录扈从死事诸臣后。侃因言避难偷生者，宜严谴以厉臣节。上皇将还，与同官刘福等言礼宜从厚。忤旨，被诘，尚书胡濙为解，乃已。

再迁都给事中。军兴，减天下学校师儒俸廪。侃奏复之。户部尚书金濂违诏征租，侃论濂，下之吏。石亨从子彪侵民业，侃请置重典，并严禁勋戚、中官不得豪夺细民，有司隐者同罪。帝宥亨、彪，余如其请。时给事中敢言者，林聪称首，侃亦矫抗有直声。廷议易储，诸大臣唯唯。侃泣言东宫无失德，聪与御史硃英亦言不可，时议壮之。擢詹事府丞。

天顺元年改太常丞，进太仆卿。明年复设山西巡抚，迁侃右佥都御史任之。奏言："塞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时不能用。奏发巡按李杰罪，杰亦讦侃。按杰事有验，除名。侃无赃罪，获宥。六年考察属吏，奏罢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诸臣年与臣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臣亦当罢。"诏不许。

侃性刚方，力振风纪，贪墨者屏迹。其年冬以母丧归，军民拥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余年卒。

侃事亲孝，好学安贫，殁几不能殓。弘治初，国子生江纪等言，前祭酒胡俨，都御史高明、李侃学行事功，彰著耳目，并乞赐谥。寝不行。侃二子：德恢，严州知府；德仁，河东盐运使。

雷复，字景暘，湖广宁远人。正统初进士。授行人，历官广西副使。藤县民胡赵成构瑶陷县治，复与参将范信讨斩之。成化初以大臣会荐，擢山东右布政使。七年征拜礼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继李侃后，端恪守法，得军民心。败寇红沙烟，再败之烟寺沟、石人村，赐敕奖劳。时山西大浸，而廷议以陕西用兵，令预征刍饷，转输榆林。复上言："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险绝，民赍银往易，价腾涌，不免称贷，偿责多破产。今雨雪愆违，饥民疾病流离，困悴万状，而应输绫帛、药果诸物，又不下万计。乞依山东例蠲除，仍发帑振赡。"帝从之。及发金三万不足，请鬻盐四十万引，并令民入粟授散官。皆报可。十年夏卒于官。

李纲，字廷张，长清人。幼从父入都，坠车下，车轹体过，竟不伤，人咸异之。登天顺元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至四百余人，时目为"铁御史"。奉敕编集陕西延绥士兵。还，迁太仆寺少卿，巡畿辅马政，尽却有司馈。按冀州，遇盗。问隶人曰："太仆李公耶？是何从得金。"不启箧而去。成化十三年迁右佥都御史。转左，出督漕运，与平江伯陈锐共事。逾年卒。锐见笥中惟敝衣，挥涕曰："君子也。"为具棺敛，闻其清节于朝。帝特命赐祭葬，不为令。纲清刚似李侃，为时所重。

原杰，字子英，阳城人。正统十年进士。又二年，授南京御史，寻改北。巡按江西，捕诛剧盗，奸宄敛迹。复按顺天诸府。大水，牧官马者乏刍，马多毙，有司责偿，杰请免之。开中盐引入米振饥。疏入，为部所格，景帝卒从杰议。超擢江西按察使。发宁王奠培淫乱事，革其护卫。治行闻，赐诰旌异，迁山东左布政使。

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岁凶振救，民无流移。召为户部左侍郎。时黄河迁决不常，彼陷则此淤。军民就淤垦种。奸徒指为园场屯地，献王府邀赏，王府辄据有之。杰请献者谪戍，并罪受献者。从之。江西盗起，以杰尝再莅其地得民，诏往治。捕戮六百余人，余悉解散。改左副都御史，还佐院事。

荆、襄流民数十万，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年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十二年，遂命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因相地势，以襄阳所辖郧县，居竹、房、上津、商、洛诸县中，道路四达，去襄阳五百余里。山林阻深，将吏鲜至，猝有盗贼，府难遥制。乃拓其城，置郧阳府，以县附之。且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而析竹山置竹溪，析郧置郧西，析汉中之洵阳置白河，与竹山、上津、房咸隶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阳，南阳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阳，各隶其旧府。制既定，荐知邓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县皆择邻境良吏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将还，以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事无统纪，因荐御史吴道宏自代。诏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杰以功进右都御史。

杰数扬历于外，既居内台，不欲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请还朝。会南京兵部缺尚书，以杰任之。杰疏辞。不许。遂卒于南阳，年六十一。郧、襄民为立祠，诏赠太子太保，录其子宗敏为国子生。

彭谊，字景宜，东莞人。正统中，由乡举除工部司务。尝与尚书辩事，无所阿。景帝立，用荐改御史。从尚书石璞塞沙湾决河，进秩二等。复决，再往塞之。

景泰五年，以从大学士王文巡视江、淮，擒获苏州贼，擢大理寺丞。时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提督紫荆、倒马诸关。劾都指挥胡玺纳贿纵军罪。天顺初，罢巡抚官。中朝有不悦谊者，下迁绍兴知府。岁饥，辄发廪振贷。吏白当俟朝命，谊曰："民方急，安得循故事耶？"筑白马闸障海潮。历九载，多惠政。超擢山东左布政使，入为工部左侍郎。

成化四年，辽东巡抚张岐得罪，吏部举代者。帝曰："辽东自王翱后，屡更巡抚，多不称，可于大臣中求之。"乃改谊右副都御史以往，镇守中官横征诸属卫。谊下令，凡文牒不经巡抚审定者，所司毋辄行，虐焰为息。十年冬，户部檄所司开黑山金场。谊奏永乐中太监王彦等开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阅月止得金八两，请罢之。遂止。

谊好古博学，通律历、占象、水利、兵法之属。平居谦厚简默，临

事毅然有断。镇辽八年，军令振肃。年未老，四疏告归，家居四十余年卒。

牟俸，巴人。景泰初进士。授御史，巡按云南。南宁伯毛胜镇金齿，俸列其违纵罪，将吏皆耸。天顺元年出为福建佥事。成化初，进秩副使。久之，迁江西按察使，政尚严厉，入为太仆卿。

八年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岁祲，请发济南仓储减价以粜，令临清关税收米麦济振。皆从之。时大饥，虽获振，饥民众，转徙益多。俸请敕邻境抚、按随所在安辑，秋成资遣复业。又乞开中淮、浙盐百万引，尽蠲州县逋课。诏如所请，更命移临清仓粟十万石振之。至七月，俸又言公私困竭，救荒靡策，乞开纳粟例，令胥吏得就选，富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粮备振。十月复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饥，不谋其寒。纵得食，终不免僵死，乞贷贫民布棉。"帝皆嘉纳。俸又檄发东昌、济宁仓粟十万余石为军士月粮，而以德州、临清寄库银易米振济，奏请伏专擅罪。帝特宥之。已，复以俸奏免柴夫折价银，移河南输边粟济山东，而别给银为边饷，山东输京租二十万石，给本地用。十年又饥，请发仓储出贷。抚山东五年，尽心荒政，活饥民不可胜数。

以右副都御史改抚苏、松。俸性严。以所部多巨室，欲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劝富家出谷备振动千计，怨谤纷然。中官汪直有事南京，或谮俸。直归，未发也。俸初在山东，与布政陈钺负气不相下。后钺从容言俸短，直信之。十四年，俸议事至京，直请执俸下诏狱。先是，所亲学士江朝宗除服还朝，俸迓之九江，联舟并下。所至，有司供张颇盛。直因谓朝宗有所关说，并下狱。词连佥事吴□扁等十余人，俱被逮。系狱半岁，谪戍湖广。

俸在江西时，共成许聪狱，人多议其深文。至是被祸，皆知为直诬，然无白其冤者。逾年，卒戍所。

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巡按福建，继清军江西，发镇守中官叶达恣横状，达为敛威。以荐超擢广东按察使。时用师岁久，役民守城，壎至悉遣之。

成化初，奏："瑶、僮弗靖，用兵无功，由有司抚字乖方，贼因得诱良民为徒党。剧寇数百，胁从万千，进则驱之当前，退则杀以抒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彼。况用兵不已，供敛日增。以易摇之人心，责无穷之军费。恐外患未除，内变先作。请慎选监司守令，抚绥遗民，彼被胁

之众自闻风来归。”帝深纳其言。寻迁布政使，调江西。

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苗、僚时为寇。壎立互知会捕法，贼为之戢。古州苗万余，居烂土久，时议逐之，壎谓非计。松潘参将尧彧请益戍兵三千，又力陈不可。皆得寝。已，奏所部将校多犯法，奏请逾时，辄至遁逸。请先逮系，然后奏闻。帝可之。

壎刚介，善听断，所至民不冤。在蜀二年，民夷畏服。然厌繁剧，与时多龃龉。子鍭献诗劝归，壎欣然纳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请。既归，杜门养亲，不按宾客。又五年卒。

鍭，举进士。弘治四年谒选入都，上书请复李文祥、邹智等官，罢大学士刘吉。忤旨，下狱，得释。久之，除南京大理评事。疏论赋敛、徭役、马政、盐课利弊及宗籓、戚里侵渔状。不报。鍭素无宦情。居官仅岁余，念母老，乞侍养，遂归。家居三十余年，竟不复出。

高明，字上达，贵溪人。幼事母以孝闻。登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闻内苑造龙舟，切谏。有指挥为大臣所陷，论死，辩出之。徐州民诉有司于朝，时例，越诉者戍边。明言：“戍边，防诬诉也。今诉不诬，法止当杖。”民有为妖言者，吏贪功，诬以谋反。明按无反状，止坐妖言律。皆报许。

巡抚河南，黜属吏六十人。再按畿辅，入总诸道章奏。天顺初，尚书陈汝言有罪，偕诸御史劾，下之狱。四年，御史赵明等劾天下朝觐官，触帝怒，诘草疏主名。众大惧，明独自承。都御史寇深言：“频年章疏，尽出明手，幸勿以细故加罪。”帝意解，反称明能。石亨既诛，僮仆皆收。明言不宜，坐免者百人。擢大理寺丞。

宪宗立，拜南京右佥都御史。以留都春夏淫雨，请修人事以回天意。时纳马入监者至万余人，明请区别。荐郎中孙琼、陈鸿渐、梅伦、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廉洁，恬于进取，宜显擢以风有位。疏下所司。

成化三年，扬州盐寇起，守兵失利，诏明讨之。造巨舰，名曰“筹亭”，往来江上督战，并江置逻堡候望。贼纵迹无所匿，遂平之。内官鬻私盐，据法没入，盐政大治。因条上利病十余事，多议行。仍还原任，以亲老乞终养归。

十四年，上杭盗发。诏起巡抚福建，督兵往讨。擒诛首恶，余皆减

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广东，盗易啸聚，请析置永定县。移疾径归。久之，卒。杨继宗，字承芳，阳城人。天顺初进士。授刑部主事。囚多疫死，为时其食饮，令三日一栉沐，全活甚众。又善辨疑狱。河间获盗，遣里民张文、郭礼送京师，盗逸。文谓礼曰："吾二人并当死。汝母老，鲜兄弟，以我代盗，庶全汝母子命。"礼泣谢，从之。文桎梏诣部，继宗察非盗，竟辨出之。

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以一仆自随，署斋萧然。性刚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时时集父老问疾苦，为祛除之。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遇学官以宾礼。师儒竞劝，文教大兴。御史孔儒清军，里老多挞死。继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诣府报名。"儒怒。继宗入见曰："为治有体。公但剔奸弊，劝惩官吏。若比户稽核，则有司事，非宪体也。"儒不能难，而心甚衔之。濒行，突入府署，发箧视之，敝衣数袭而已。儒惭而去。中官过者，继宗遗以菱芡、历书。中官索钱，继宗即发牒取库金，曰："金具在，与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对曰："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九载秩满，超迁浙江按察使。数与中官张庆忤。庆兄敏在司礼，每于帝前毁继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钱之杨继宗乎？"敏惶恐，遗书庆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闻母丧，立出。止驿亭下，尽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携一仆、书数卷而还。

服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畿内多权贵庄田，有侵民业者，辄夺还之。按行关塞，武备大饬。星变，应诏陈言，历指中官及文武诸臣贪残状，且请召还中官出镇者。益为权贵所嫉。治中陈翼讦其过，权贵因中之，左迁云南副使。

孝宗立，迁湖广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涤厅事而后视事，曰："吾以除秽也。"居无何，复以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三司多旧僚，相见欢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诸君幸相谅。"遂劾罢不职者八人。未几卒。

继宗力持风节，而居心慈厚，自处必以礼。为知府，谒上官必衣绣服，朝觐谒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将安用之？"为浙江按察时，仓官十余人坐缺粮系狱，至鬻子女以偿。继宗欲宽之而无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则溢原数。较他司亦然。因悟仓吏缺粮之由，将具实以闻。众惧，请于继宗，愿捐俸代偿。由是十人者获释。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

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人服其鉴。天启初，谥贞肃。

赞曰：明初以十五布政司分治天下，诸边要害则遣侯伯勋臣镇扼之。永乐之季，敕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事竣还朝，不为经制。宣德初，始命熊概巡抚苏、松、两浙。越数年，而江西、河南诸省以次专设巡抚官。天顺初，暂罢复设，诸边亦稍用廷臣出镇或参赞军务。盖以地大物众，法令滋章，三司谨奉教条，修其常职；而兴利除弊，均赋税，击贪浊，安善良，惟巡抚得以便宜从事。熊概以下诸人，强干者立声威，恺悌者流惠爱，政绩均有可纪。于谦、周忱巡抚最为有名，而勋业尤盛，故别著焉。

列传第四十八

王彰 魏源 金濂 石璞王鋈 罗通 罗绮张固 张瑄 张鹏李裕

王彰，字文昭，郑人。洪武二十年举于乡，补国子生。使山东平籴，以廉干称，擢吏科源士。逾年，革源士，改给事中，累迁山西左参政。

永乐五年召为礼部侍郎。父丧，服除，改户部。陕西大疫，奉使祀西岳。新安民鬻子女偿赋。彰奏为蠲除，赎还所鬻。改右副都御史。

陕西佥事马英激肃州番为变，杀御史及都指挥。彰劾英，置极典。又劾御史陈孟旭受赇枉法、文献盗银课、及金吾指挥李严逐母不养，皆坐死。他所论劾甚众。十一年从帝北巡。彰有母年八十余矣，命归省，赐其母冠服金币。谕之曰："君子居官不忘亲，居家不忘君。凡所过，民安否，吏贤不肖，悉以闻。"彰还，奏事称旨。久之，进右都御史。

十九年，帝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抚天下，彰与给事中王励往河南。终明世，大臣得抚乡土者，彰与叶春而已。河南水灾，民多流亡，长吏不加恤。彰奏黜贪刻者百余人，罢不急之征十余事。招复流民，发廪振贷，多所全活。还朝，命督饷北征。仁宗即位，河溢开封，命彰与都指挥李信往振恤。

宣德元年五月，命彰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寻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责，令详具利病以闻。复谕侍臣曰："两京相距数千里，驿使往来为扰，或遘水旱，小民失所，朝使还及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彰往视。今所奏多细故。大臣如此，朕复何望！卿等当悉朕意，君臣同体，勿有所疑。"寻召还，命与都督山云巡山海至居庸诸关隘。逾二月还，奏将士擅离者，帝命逮治。遂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给事中点阅。明年四月卒于官。

彰严介自持，请托皆绝，然用法过刻。其母屡以为言，不能改。时刘观为左都御史。人谓"彰公而不恕，观私而不刻"云。

魏源，字文渊，建昌县人。永乐四年进士。除监察御史。辨松江知府黄子威诬。奏减浙东濒海渔课。巡按陕西。西安大疫，疗活甚众。奏言："诸府仓粟积一千九十余万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农，请输钞代两

税之半。”从之。凉州土寇将为变。亟请剿，乱遂息。两遭丧，俱起复。洪熙元年出为浙江按察副使。

宣德三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河南旱荒，民多转徙。帝以源廉正有为，命为左布政使，俾驰驿之任。时侍郎许廓往抚辑，廷议又起丁忧布政使李昌祺原官。源与廓、昌祺发仓廪，免逋赋杂役，流民渐归。雨亦旋降，岁大丰。居三年，召还，授刑部左侍郎。明年，永丰民夏九旭等据大盘山为乱。帝以源江西人，命抚之，都督任礼帅兵随其后。未至，官军擒九旭，因命二人采木四川，兼饬边务。

英宗即位，进尚书。正统二年五月命整饬大同、宣府诸边，许便宜行事。源遣都督佥事李谦守独石，杨洪副之，劾万全卫指挥杜衡戍广西。明年奏大同总兵官谭广老，帝命黄真、杨洪充左右参将协镇，诸将肃然。按行天城、朔州诸险要，令将吏分守。设威远卫，增修开平、龙门城，自独石抵宣府，增置墩堠。免屯军租一年，储火器为边备，诸依权贵避役者悉括归伍。寻以宣、大军务久弛，请召还巡抚佥都御史卢睿，而荐兵部侍郎于谦为镇守参赞。朝廷以谦方抚山西、河南，不听。于是言官以临边擅易置大臣为源罪，合疏劾之。且言源为御史尝犯赃，乃冒领诰命。帝以源有劳，置不问。事竣还朝，与都御史陈智相詈于直庐。智以闻，诏两责之。

岁旱，录上疑狱，且请推行于天下，报可。旋坐决狱不当，与侍郎何文渊俱下狱。得宥，复以上辽王贵焓罪状，不言其内乱事，与三司官皆系诏狱。累月，释还职。

源在刑部久，议狱多平恕。陕西佥事计资言，武臣杂犯等罪，予半俸，谪极边。源以所言深刻，奏寝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讼、告讦及择理刑官、勘重囚务凭赃具四事，皆以源议得施行。六年以足疾命朝朔望。八年致仕，卒。

金濂，字宗瀚，山阳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按广东，廉能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巨盗不获，坐免。盗就执，乃复官。尝言郡县吏贪浊，宜敕按察司、巡按御史察廉能者，如洪武间故事，遣使劳赉，则清浊分，循良劝。帝嘉纳之。用荐迁陕西副使。

正统元年上书请补卫所缺官，益宁夏守兵，设汉中镇守都指挥使，多议行。三年擢佥都御史，参赞宁夏军务。濂有心计，善筹画，西陲晏然。宁夏旧有五渠，而鸣沙洲、七星汉、伯石灰三渠淤。濂请浚之，溉

芜田一千三百余顷。时诏富民输米助边，千石以上褒以玺书。濂言边地粟贵，请并旌不及额者，储由此充。六年诏佥都御史卢睿与濂更代。明年，睿召还，濂复出镇。寻加右副都御史，与睿代者再。

八年秋拜刑部尚书，侍经筵。十一年，安乡伯张安与弟争禄，诏逮治。法司与户部相诿，言官劾濂及户部尚书王佐，右都御史陈镒，侍郎丁铉、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狱。数日，释之。

福建贼邓茂七等为乱，都督刘聚、都御史张楷征之，不克。十三年十一月大发兵，命宁阳侯陈懋等为将军往讨，以濂参军务。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贼。茂七死，余贼拥其兄子伯孙据九龙山，拒官军。濂与众谋，赢师诱之出，伏精兵，入其垒，遂擒伯孙。帝乃移楷讨浙寇，而留濂击平余贼未下者。会英宗北狩，兵事棘，召还。言者交劾濂无功，景帝不问，加濂太子宾客，给二俸。寻改户部尚书，进太子太保。

时四方用兵，需饷急，濂综核无遗，议上撙节便宜十六事，国用得无乏。未几，上皇还。也先请遣使往来如初，帝坚意绝之。濂再疏谏，不听。初，帝即位，诏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濂檄有司，但减米麦，其折收银布丝帛者征如故。三年二月，学士江渊以为言，命部查理。濂内惭，抵无有。给事中李侃等请诘天下有司违诏故。濂恐事败，乃言："银布丝帛，诏书未载，若概减免，国用何资？"于是给事中御史劾濂失信于民，为国敛怨，且讦其阴事。帝欲宥之，而侃与御史王允力争，遂下都察院狱。越三日释之，削宫保，改工部。吏部尚书何文渊言理财非濂不可，乃复还户部。濂上疏自理，遂乞骸骨，帝慰留之。东宫建，复宫保。寻复条上节军匠及僧道冗食共十事。五年卒官，以军功追封沭阳伯，谥荣襄。

濂刚果有才，所至以严办称，然接下多暴怒。在刑部持法稍深。及为户部，值兵兴财诎，颇厚敛以足用云。

石璞，字仲玉，临漳人。永乐九年举于乡，入国学。选授御史。

正统初，历任江西按察使。三年坐逸囚，降副使。璞善断疑狱。民娶妇，三日归宁，失之。妇翁讼婿杀女，诬服论死。璞祷于神，梦神示以麦字。璞曰："麦者，两人夹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窥门屏间。捕入，则道士徒也。叱曰："尔师令尔侦事乎？"童子首实，果二道士匿妇槁麦中。立捕，论如法。在江西数年，风纪整肃，虽妇竖无不知石宪使者。

七年迁山西布政使。明年，以朝廷岁用物料，有司科派扰民，请于折粮银内岁存千两，令官买办，庶官用可完，民亦不扰。从之。

工部尚书王卺以不能屈意王振，十三年致仕去。璞为振所善，遂召为尚书。明年，处州贼叶宗留作乱，总兵官徐恭等往讨，以璞参其军事。师未至，宗留已为其党陈鉴胡所杀。巡抚张骥招降鉴胡，贼势稍息。璞等逗遛无功，为御史张洪等所劾，诏俟师旋以闻。

已而景帝嗣位，召还。论功，兼大理寺卿。寻出募天下义勇，还朝。会中官金英下狱，法司劾璞尝赂英，遂并下璞狱，当斩，特宥之。出理大同军饷。敌犯马营，命提督宣府军务。至则寇已退，还理部事。加太子太保，给二俸。

河决沙湾，命治之。璞以决口未易塞，别浚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决口如故。乃命内官黎贤等偕御史彭谊助之。于沙湾筑石堤以御决河，开月河二，引水益运河以杀水势，决乃塞。璞还言："京师盗贼多出军伍。间有获者，辄云'粮饷亏减，妻孥饥冻故'。又闻两畿、山东、河南被灾穷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来之忧甚于边患。口外守军，夜行昼伏，艰苦万状。今边疆未靖，宜增饷以作士气，乃反减其月粮，此实启盗误国之端，非节财足用之术。"帝深纳其言。沙湾复决，璞再往治之。以母忧归，起复。

六年改兵部尚书，与于谦协理部事。明年，湖广苗乱，命璞总督军务，与南和伯方瑛讨之。天顺元年以捷闻。召还，命致仕。既而论功，赐钞币。四年冬用李贤荐，召为南京左都御史。时璞已老聩，不能任事。七年为锦衣卫指挥佥事门达所劾罢，归卒。

王卺，鄙人。永乐中乡荐，历山东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统六年入为工部侍郎，代吴中为尚书。归家十五年卒。

罗通，字学古，吉水人。永乐十年进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挥郭赟与清军御史汪琳中交通为奸利，通劾奏，逮治之。三殿灾，偕同官何忠等极陈时政阙失。忤旨，出为交阯清化知州。

宣德元年，黎利反，王通战败，擅传檄割清化迤南畀贼。贼方围清化，通与指挥打忠坚守，乘间破贼，杀伤甚众。贼将遁而檄至，通曰："吾辈杀贼多，出城必无全理，与就缚，曷若尽忠死。"乃与忠益固守。贼久攻不下，令降将蔡福说降，通登陴大骂。贼知城不可拔，引

去。及还京，宣宗大奖劳之。改户部员外郎，出理宣府军饷。奏言："朝议储饷开平，令每军运一石，又当以骑士护行，计所费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军民多愿输米易盐，请捐旧例五分之二，则人自乐输，饷足而兵不疲。"帝可之。

正统初，迁兵部郎中，从尚书王骥整饬甘肃边务。从破敌于兀鲁乃还，以贪淫事为骥所觉。骥遣通奏边情，即疏通罪。下狱，谪广西容山闸官。已，调东莞河泊所官。九年，都督佥事曹俭荐其有文武才，乞收用。吏部执不可。

景帝监国，以于谦、陈循荐，起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俄进郎中。帝即位，进右副都御史。也先犯京师，别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水坚不得近。七日遁走，追击破之。

景泰元年召还。时杨洪督京营，命通参军务兼理院事。言："诸边报警，率由守将畏征调，饰诈以惑朝廷，遇贼数十辄称杀败数千。向者德胜等门外不知斩馘几何，而获官者至六万六千余人。辇下且然，何况塞外。且韩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将士中如信、苴者，与议军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意盖诋谦与石亨辈。谦疏辨，言："概责边报不实，果有警，不奏必致误事。德胜门外官军升级，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册当先者万九千八百余人，及阵亡三千余人而已，安所得六万之多？通以为滥，宜将臣及亨等升爵削夺。有如韩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荐，并罢臣营务，俾专治部事。"疏下廷议。廷臣共言谦及石亨、杨洪实堪其任；又谓通志在灭贼，无他。帝两解之。寻敕谦录功，不得如从前冒滥，盖因通言而发也。给事中覃浩等言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其兼职。

塞上军民多为寇所掠。通请榜诸边能自归者，军免戍守三年，民复徭役终身。又请悬封爵重赏，募能擒斩也先、伯颜帖木儿、喜宁者。已，又言："古之将帅务搜拔众才，如知山川形势者可使导军，能腾高越险者可使觇敌，能风角鸟占者可使备变。今军中未见其人，乞敕廷臣各举所知，命总兵官杨洪、副将孙镗同臣考验。"诏皆行之。

宣府有警，总兵官硃谦告急。廷推都督同知范广帅兵往，以通提督军务。寇退，驻师怀来、宣府，以边储不敷，召还。六月，于谦以山西近寇，请遣大臣往镇，杨洪亦乞遣重臣从雁门关护饷大同。帝以命通。通不欲行，请得与谦、洪俱。谦言国家多难，非臣子辞劳之日，奏乞躬

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谦所举，而每事牴牾，人由是不直通。

二年召还，仍赞军务。东宫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贡使携马四万余匹，宜量增价酬之。价增则后来益众，此亦强中国弱外裔之一策。"帝以所贡马率不堪用，若增价正堕贼计，寝通奏。四年进右都御史，赞军务如故。

通好大言，遇人辄谈兵。自陈杀贼功，求世袭武职，为给事中王竑所劾。帝释不罪。天顺初，自陈预谋迎驾，恐为石亨等所掩，乃授其二子所镇抚。三年致仕。成化六年卒。赐祭葬如例。

罗绮，磁州人。宣德五年进士。英宗即位，授御史，按直隶、福建，有能名。

正统九年参赞宁夏军务。逾年当代，军民诣镇守都御史陈镒乞留。以闻，命复任。寻擢大理右寺丞，参赞如故。常以事劾指挥任信、陈斌。二人皆王振党。十一年四月，信、斌讦绮不法事，下总兵官黄真覆核。真谓绮常詈宦官为"老奴"，以激怒振。召还京。法司拟赎，振改令锦衣卫再鞫。指挥同知马顺锻炼成狱，谪戍辽东。景帝立，绮诉冤，不听。寻用尚书于谦、金濂荐，召复故官，进右少卿，副李实使瓦剌。

上皇还，以劳擢刑部左侍郎。明年二月，出督云南、四川军储。已，代寇深镇守松潘。贼首卓劳纠他寨阿儿结等频为寇，绮擒斩之。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仇杀，守将不能制。绮捣永巢诛之。又败黑虎诸塞番，斩馘三百五十。在镇七年，威名甚震。

天顺初，召为左副都御史，以功赐二品禄。御史张鹏、杨瑄劾石亨。亨谓绮与右都御史耿九畴使之，并下狱，降广东参政。绮鞅鞅未赴。明年闰二月，绮乡人告磁州同知龙约自京还，与绮言天子仍宠宦官，刻香木为王振形以葬。绮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辈降黜。"奏上，捕绮下吏，坐死。籍其家，陈所籍财贿于文华门示百官。家属戍边，妇女没入浣衣局。宪宗立，赦为民，还其资产。

时与绮先后镇四川者，张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进士。正统初，授刑科给事中。改吏科，奉命抚裕州流民。景泰改元，给事中李实请于四川行都司设镇守大臣，乃迁固大理右少卿，镇建昌。有政绩。三年还理寺事。山东盗起，奉命督捕。适霖潦灾，流人载道，固尽心振衅，盗贼弭散。还，卒于官。固在谏职敢言，大臣多被弹劾，又劾都御

史陈镒等举属官出身掾吏者为知府。自是掾吏不得历知府，著为例。英宗将北征，偕同官疏谏。复辟，追念之，已卒。遣使谕祭，官其一子。子黼，仕至广西按察使。

张瑄，字廷玺，江浦人。正统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有能声。

景泰时，赐敕为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无休日。瑄遇诸途，设神水中。俄遘危疾，父老皆言神为祟，请复之。瑄怒，不许，疾亦愈。岁大饥，陈牒上官，不俟报，辄发廪振贷。

居八年，用荐擢广东右布政使。广西贼莫文章等越境陷连山，瑄击斩之。又破阳山贼周公转、新兴贼邓李保等。既而大藤峡贼频陷属邑，瑄坐停俸。成化初，韩雍平贼，录瑄转饷劳，赐银币，给俸如初。瑄按行所部，督建预备仓六十二，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筑广州新会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转左布政使，会满九载，当赴京，军民相率乞留。巡抚陈濂等为之请，乃仍故任。

八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平贼林寿六、魏怀三等。福安、寿宁诸县邻江、浙，贼首叶旺、叶春等负险。瑄捕诛之，余尽解散。帝降敕劳之，改抚河南。议事入都，陈抚流民、振滞才十八事，所司多议行。黄河水溢，瑄请振，且移王府禄米于他所，留应输榆林饷济荒，石取直八钱输榆林，民称便。

还理院事。寻迁南京刑部侍郎。久之，进尚书。二十年，星变，被劾，帝弗问。居三年，给事御史复劾之，遂落职。孝宗立，复官，致仕。张鹏，字腾霄，涞水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上疏言："怀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圣节，或进羊马锦绮，交错殿廷。自非贪贿，安有余财充进奉？且陛下富有四海，岂借是足国哉？宜一切停罢，塞谄谀奔竞之途。"疏凡四事，帝颇采用。出按大同、宣府，奏："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榼，设义冢，俾飨历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帝立报可，且命诸边概行之。奏停淮、扬征赋，给牛种。

天顺元年，同官杨瑄劾石亨、曹吉祥。鹏亦偕刘泰、魏瀚、康骥论劾。俱得罪，下诏狱。诸御史多谪官，而鹏、瑄戍辽东。顷之赦免，复戍南丹。宪宗立，廷臣交荐，召复原官。寻超擢福建按察使。

成化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剿蛮寇有功。其冬罢巡抚官，命还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运，兼抚淮、扬四府。寻解漕务，专理巡抚事。复还南院，进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召还，历兵部左、右侍郎。

十八年代陈钺为兵部尚书。守珠池宦官韦助乞往来高、肇、琼、廉，会守巡官捕寇。鹏执不可，帝竟许之。南北印马，率遣勋臣、内侍，后以灾伤止遣御史。是年，帝复欲遣内侍，鹏等执不可。帝勉从之，命俟后仍如故事。镇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将大举，请发京兵援。鹏等言："大同士马四万已足用，所请宜勿许。且京军困营造，精力销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厉气，请悉停其役。"诏可。寻加太子少保。

鹏初为御史，刚直尚气节，有盛名。后扬历中外，惟事安静。群小窃柄，阁臣万安、刘吉辈专营私，鹏循职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变，鹏偕僚属言："传奉武职至八百余人，乞悉令闲住，非军功毋滥授。四方镇守、监枪、守备内官，非正统间原设者，悉宜召还。"廷臣亦交以请，下兵部复核。鹏畏中官，不敢坚其议，帝遂尽留之。时论皆咎鹏。奸民章瑾献珍宝，得为锦衣镇抚。理刑缺，鹏所上不允。知帝意属瑾，即推用焉。台谏劾大臣不职者多及鹏，鹏力求去，遂赐敕给驿以归。弘治四年卒。谥懿简。

李裕，字资德，丰城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御史。天顺中，巡按陕西，上安边八事。石彪滥报首功，诏裕核实。彪从父亨以书抵裕，裕焚之，以实闻。亨亦旋败。由是有强直声。都御史寇深遇僚属严，惟裕不为屈。

以才擢山东按察使。重囚二百余人，或经十余年未判，裕旬月间决遣殆尽。大岘山贼寨七十余，裕捕戮其魁，纵胁从，除其逋负，乱遂平。

成化初，迁陕西左布政使，入为顺天府尹。政声大著。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浚白塔、孟渎二河以便漕。张秋南旺及淮安西湖旧编木捍冲激，劳费无已。裕与郎中杨恭等谋，易以石，遂为永利。淮、凤方饥，而太仆征预备马二万匹。裕论罢之。在淮六岁，每岁入计事，陈利病，多施行。父忧归，服除，留佐院事。

十九年代戴缙为右都御史。缙附汪直，尝请复立西厂者也，在台纲纪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过，或遭箠挞，由是得谤。汪直败，偕副都御史屠滽请雪诸忤直得罪者。帝不悦，夺俸。又坐累，调南京都察院。

考绩赴都，留为工部尚书。

初，吏部尚书尹旻罢，耿裕代之。以持正不为万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贵幸用事，欲引乡人，乃协谋去耿裕，以裕代之。裕本廉介负时望，以孜省故，名颇损。其铨叙亦平。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罢软，曰贪酷，曰不谨。裕言："人材质不同。偏执类酷，迟钝类软。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爱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为令。考宗立，言官交章劾裕进由孜省。裕不平，为《辨诬录》，连疏乞休去。正德中卒，年八十八。

赞曰：王彰等或以性行未纯，为时訾议。综其生平，瑕瑜互见。然扬历中外，劳绩多有可纪。《书》称"与人不求备"，《春秋》之义"善善长"，则诸人固不失为国家干济材欤。

列传第四十九

周新 李昌祺萧省身 陈士启 应履平 林硕 况钟硃胜 陈本深罗以礼 莫愚 赵泰 彭勖孙鼎 夏时 黄润玉 杨瓒王懋 叶锡赵亮 刘实 陈选 夏寅陈壮 张昺 宋端仪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独呼“新”，遂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诸生贡入太学。授大理寺评事，以善决狱称。

成祖即位，改监察御史。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惧，目为“冷面寒铁”。京师中至以其名怖小儿，辄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请都司卫所不得凌府州县，府卫官相见均礼，武人为之戢。改按北京。时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闲田，监禁详拟，往复待报，多瘐死。新请从北京行部或巡按详允就遣，以免淹滞。从之。且命畿内罪人应决者许收赎。帝知新，所奏无不允。

还朝，即擢云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系久，闻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群蚋迎马头，迹得死人榛中，身系小木印。新验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广市布，视印文合者捕鞫之，尽获诸盗。一日，视事，旋风吹叶坠案前，叶异他树。询左右，独一僧寺有之。寺去城远，新意僧杀人。发树，果见妇人尸。鞫实，磔僧。一商暮归，恐遇劫，藏金丛祠石下，归以语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诉于新。新召商妻讯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骤归，所私尚匿妻所，闻商语，夜取之。妻与所私皆论死。其他发奸摘伏，皆此类也。

新微服行部，忤县令。令欲拷治之，闻廉使且至，系之狱。新从狱中询诸囚，得令贪污状。告狱吏曰：“我按察使也。”令惊谢罪，劾罢之。永乐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赵居任匿不以闻，新奏之。夏原吉为居任解。帝命覆视，得蠲振如新言。嘉兴贼倪弘三劫旁郡，党数千人，累败官军。新督兵捕之，列木栅诸港汊。贼陆走，追蹑之桃源，絷以献。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

锦衣卫指挥纪纲使千户缉事浙江，攫贿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顷之，新赍文册入京，遇千户涿州，捕系州狱。脱走诉于纲，纲诬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锦衣私人，在道榜掠无完肤。既至，伏陛前抗声曰：“陛下诏按察司行事，与都察院同。臣奉诏擒奸恶，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竟杀

之。

他日，帝悔，问侍臣曰：“周新何许人？”对曰：“南海。”帝叹曰：“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后帝若见人绯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为神，为陛下治奸贪吏”云。后纪纲以罪诛，事益白。

妻有节操。新未遇时，缝纫自给。及贵，偶赴同官妻内宴，荆布如田家妇。诸妇惭，尽易其衣饰。新死无子。妻归，贫甚。广东巡抚杨信民曰：“周志新当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终日馁耶？”时时赒给之。妻死，浙人仕广东者皆会葬。

李昌祺，名祯，以字行，庐陵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僻书疑事，人多就质。擢礼部郎中，迁广西左布政使。坐事谪役，寻宥还。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与右布政使萧省身绳豪猾，去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数月政化大行。忧归，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时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洁宽厚，河南民怀之，请起昌祺。命夺丧赴官，抚恤甚至。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报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蔽风雨，伏腊不充。景泰二年卒。

萧省身，泰和人。与昌祺同举进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满，当给诰命。奏父年八十余，愿以给父。帝嘉而许之，后遂为例。居河南十二年，治行与昌祺等。

陈士启，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擢礼部郎中。尚书吕震险忮，属吏皆惮之，承奉唯谨，士启独不少徇。

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数千里地悬数人手，其简廷臣贤能者，分别用之。”于是诸曹郎、给事中出为监司者二十余人，而士启得山东右参政。尽心吏事，不为察察名。督徭赋，不峻期约。青州饥，疏请振之粟。使至，而饥民倍。士启复上疏，先出粟予民，谓使者曰：“有罪吾独任。”廷议竟从之。

坐唐赛儿乱下狱，数月，释还职。高煦谋不轨，士启自青州暮驰归语三司，密闻于朝。高煦既执，从薛禄、张本录余党，抚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东军籍。宣德六年卒于官。

应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进士。授德化知县。历官吏部郎中，出

为常德知府。

宣宗初，擢贵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数论时政。旧制，都督府遣使于外，必领内勘合，下都司，不敢辄下卫。至是军府浸横，使者挟关文四驰，历诸卫，朘军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设，所以防诈伪。今右军府遣发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恁势横求，诈冒何从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陈政引罪。帝令诸司永守之，军府为之戢。

山云镇广西以备蛮，岁调贵州军万人，春秋更代，还多逃亡，则取原卫军以补，不逐逃者。履平奏："贵州四境皆苗蛮，军伍虚，有急孰与战守？今卫军逃于广西，而以在卫者补。不数年，贵州军伍尽空，边衅且起。"帝乃命云严责广西诸卫，追还逃军，俟足用，即遣归。罢贵州戍卒。云，名将，镇粤有功，轻履平书生。正统元年，履平劾云弄权，擅作威福，帝令云自陈。云大惊，引罪。帝宥之。

明年，上书言四事。一，镇远六府，自湖广改属贵州，当食川盐。去蜀道远，仍食淮盐为便。一，军卫粮支于重庆，舟楫不通，易就轻赍多耗费，请以镇远秋粮输湖广者就近支给。一，停黎平诸府岁办黄白蜡。一，贵州初开，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粮渐充裕，请增给。并从之。

时方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给驿。履平言僦车舟必扰民，请给驿便。又以军伍不足，请令卫所官旂犯杂死及徒流者，俱送镇将立功，期满还伍；边军犯盗及土官民与官旂罪轻者，入粟缺储所赎罪。并从之。三年迁云南左布政使。时麓川用兵，屡奏劳绩。八年致仕归。

林硕，字懋弘，闽县人。永乐十年进士。授御史，出按山东。

宣德初，按浙江。为治严肃，就擢按察使。千户汤某结中官裴可烈为奸利，硕将绳以法。中官诬硕毁诏书，被逮。硕叩头言："臣前为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淬励，思报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动容曰："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讯耳。"立释硕，复其官，敕责可烈。硕在浙久，人怀其惠。

正统三年误引赦例出人死，佥事耿定劾之。逮讯，输赎还职。其冬迁广东布政使，未及任而卒。其后宁波知府郑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罢去。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

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濙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清军御史李立勾军暴，同知张徽承风指，动以酷刑抑配平人。钟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终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属县逋赋四年，凡七百六十余万石。钟请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然自是颇蠲减。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

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画，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其为政，□籤悉周密。尝置二簿识民善恶，以行劝惩。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纳奸伪。置纲运簿，防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时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

钟虽起刀笔，然重学校，礼文儒，单门寒士多见振赡。有邹亮者，献诗于钟。钟欲荐之，或为匿名书毁亮。钟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务。迁御史。

初，钟为吏时，吴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为吏部司务，遇钟有恩。至是钟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籍是报公耳。"思忠家素贫，未尝缘故谊有所干。人两贤之。

钟尝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正统六年，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

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钟之后李从智、硃胜相继知苏州，咸奉敕从事，然敕书委寄不如钟矣。

李从智，宜宾人。

硃胜，金华人。胜廉静精敏，下不能欺。尝曰："吏贪，吾不多受牒。隶贪，吾不行杖。狱卒贪，吾不系囚。"由是公庭清肃，民安而化之。居七年，超迁江南左布政使。

初与钟同荐者，户部郎中罗以礼知西安，兵部郎中赵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户部员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员外郎马仪知杭州，陈本深知吉安，御史陈鼎知建昌，何文渊知温州，皆赐敕乘传行。

陈本深，字有源，鄞人。永乐初，由乡举入国子监。授刑部主事。善发奸。畿内盗杀人，亡匿。有司系无辜十八人于狱。本深以计获盗，十八人皆免。迁员外郎。

与况钟等同受敕为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强，好讦讼。巨猾彭抟等十九人横闾里，本深遣人与相结。为具召与饮，伏壮士后堂，拉杀之，皆曳其尸以出，一府大惊。乐安大盗曾子良据大盘山，众万余。本深设伏大破之，斩子良。

本深为政举大纲，不屑苛细。大猾既歼，府中无事。晨起，鼓而升堂，吏无所白，辄鼓而休。间有所讼，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状。有抑不伸者，虽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耻争讼。尤折节士人，饰治学宫，奏新先儒欧阳修、周必大、杨邦乂、胡铨、杨万里、文天祥祠庙。正统六年，满九载当迁，郡人乞留，诏予正三品俸。廨前民嫁女，本深闻鼓乐声，笑曰："吾来时，乳下儿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请老。前后守吉安十八年，既去，郡人肖像祀之。

罗以礼，桂阳人。永乐十三年进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丧，补绍

兴。再以丧去。代者不称职，部民追思，乞以礼于朝。诏起复视事。岁满，进秩复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爱。历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

莫愚，临桂人。由乡举，以郎中出知常州。奏请减宜兴岁进茶数，禁公差官凌虐有司，严核上官荐劾之实。皆报可。郡民陈思保年十二，世业渔。其父兄行劫，思保在舟中，有司以为从论，当斩。愚疏言："小儿依其父兄，非为从比。令全家舟居，将举家坐耶？"宣宗命释之，谓廷臣曰："为守能言此，可谓有仁心矣。"正统六年秩满，郡民乞留，巡抚周忱以闻。诏进二阶复往。

与愚同时为同知者，潞城赵泰，字熙和。由乡举入国子监。历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浚孟渎、得胜二河，作魏村闸。周忱、况钟议减苏州重粮，泰亦检常州官田租，请并减之。迁工部郎中，命塞东昌决河。忱荐为协同都运，益勤其职。亡何，疾卒。

彭勖，字祖期，永丰人。七岁，入佛寺不拜。僧强之，叱曰："彼不衣冠而袒跣，何拜为！"

永乐十三年举进士。亲老，乞近地以养，除南雄府教授。学舍后有祠，数现光怪。学官弟子率祷祀，勖撤而焚之。满考，补建宁教授。副使王增有疾，医者许宗道诬诸生游亨魇魅，以舍旁童五郎祠为征。增怒，置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狱四百家。勖抗论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筑城人也，事载郡志中。增愕，索图经证之，大惭悔，事得解。建宁硃子故宅，有祠无祭。勖疏请春秋祭，蠲子孙徭。又创尊贤堂，祀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诸生翕然向学。

正统元年，以杨士奇荐，召授御史。时初设提学官，命督南畿学校。详立教条，士风大振。疏言："国朝祠祭，载在礼官。修斋起梁武帝，设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罢给僧尼度牒。"又言："真定、保定、山东民逃凤阳、颍州以万计，皆守令匿灾暴敛所致，乞厚轸恤。守令课绩，宜以户口增耗为殿最。"又请设南京诸卫武学。皆报可。所至葺治先贤坟祠。母忧归，以孙鼎代。勖起复，改吏部考功郎中，出为山东副使。土木之变，数言兵事。以直不容于时，致仕归。

孙鼎，字宜铉，庐陵人。永乐间举人。历松江教授。正统八年，杨溥荐为御史，董南畿学政。置"本源录"，录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单舆猝至。诸生谒，辄闭门试之，即日定甲乙。诸生试归，榜已揭通

衢，请托者无所措手。通州旱饥，奏蠲粮三千四百余石。英宗北狩，鼎试罢，谓诸生曰："故事当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诸君不义。"设茗饮，步送诸门。既而诣阙上书，请随所用效死。不报。未几，以亲老致仕。知府张瑄疏言："鼎孝追曾、闵，学继硃、程，宜起居论思之职。"帝不允。天顺元年卒于家。

夏时，字以正，钱塘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

洪熙元年议改钞法。时力言其扰市肆，无裨国用，疏留中。钞果大沮，民多犯禁。议竟寝。帝思时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过有灾伤，辄白太子，发粟以振。留署南京户科。

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称旨，命署尚宝司，兼理吏、礼、兵、刑四科，视七篆，无留事。命核后湖黄册，陈便宜十四事。邳、徐、济宁、临清、武清旱，以时请，遣官振之。寻擢江西佥事。

正统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无辜，伤和干纪。乞令御史、按察司官遍阅罪囚，释冤滞。逮按枉法官吏。"从之。迁参议。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议行。十二年以大臣荐，超擢广西左布政使。前后所上又十余疏，虽不尽用，天下壮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归，卒。其为佥事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及《均徭册式》，刊为令，人皆便之。

时为人廉洁好义。亲殁，庐墓有异征。殁而乡人祀之，名其祠曰"孝廉"。

黄润玉，字孟清，鄞人。五岁，侍母疾，夜不就寝。十岁，道见遗金不拾。永乐初，徙南方富民实北京，润玉请代父行，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官异其言，许之。

十八年举顺天乡试。授建昌府学训导。父丧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荐擢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广，斥两司以下不职者至百有二十人。

正统初，诏推举提学官。以杨士奇荐，擢广西佥事，提督学政。时寇起军兴，有都指挥妄掠子女万余口，润玉劾而归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数百人，亦为辨释。南丹卫处万山中，戍卒冒瘴多死，为奏徙夷旷地。

母忧归，起官湖广。论罢巡抚李实亲故二人。实愤，奏润玉不谙刑律，坐谪含山知县。以年老归。归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学者称"南山

先生”。

杨瓒，蠡县人。永乐末进士。知赵城县，课绩为山西最，超擢凤阳知府。正统十年大计天下群吏，始命举治行卓异者，瓒及王懋、叶锡、赵亮等与焉。凤阳帝乡，勋臣及诸将子孙多犯令。瓒请立户稽出入，由是始遵约束。瓒言民间子弟可造者多，请增广生员毋限额。礼部采瓒言，考取附学。天下学校之有附学生，由瓒议始。

擢浙江右布政使。与镇守侍郎孙原贞共平陶得二之乱。景泰二年，瓒以湖州诸府官田赋重，请均之民田赋轻者，而严禁诡寄之弊。诏与原贞督之，田赋称平。久之，卒官。

王懋，修武人。永乐末进士，为海丰知县。后超擢西安知府，亦有声。

叶锡，永嘉人。宣德五年进士。为吴县知县，举卓异迁。奸民讦于朝，将逮系。吴人群诣阙颂锡，乃令视事如故，抵诬者罪。寻擢宁国知府。而赵亮为庆云典史，亦在举中，同被宴赉。时人以为荣。秩满，擢知本县。

刘实，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举进士。居三年，选庶吉士。正统初，授金华府通判。仍岁荒旱，请蠲租，且赎还饥民子女。义门郑氏族大，不能自给，又买马出丁，供山西邮传，困甚，亦以实言获免。母丧归，庐墓三载，起顺天府治中。

景泰时，侍臣荐其文学。召修《宋元通鉴纲目》。实为人耿介，意所不可，虽达官贵人不稍逊。然颇自是。见同曹所纂不当，辄大笑，声彻廷陛，人亦以此忌之。

天顺初，还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税巨万，旧皆入守橐。实无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谮言，府僚参谒，留实折辱之。民竞前拥之出，中官惭，将召谢之，实不往。中官去，至韶州，闻韶人言：“南雄守且讼于朝矣。”惧，驰奏，诬实毁敕，大不敬。逮下诏狱。实从狱中上书言：“臣官三十年，未尝以妻子自随，食粗衣敝，为国家爱养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使。”帝览书，意稍解，且释之，而实竟瘐死。

实苦节自持。政务纷遝，未尝废书，士大夫重其学行。其殁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孙丙，自有传。

陈选，字士贤，临海人。父员韬，宣德五年进士。为御史，出按四川，黜贪奖廉，雪死囚四十余人。正统末，大军征邓茂七，往抚其民，释被诬为贼者千余家。都指挥蒋贵要所部贿，都督范雄病不能治军，皆劾罢之。历广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广东值黄萧养乱后，而福建亦寇盗甫息，员韬所至，拊循教养，得士民心。

选自幼端悫寡言笑，以圣贤自期。天顺四年会试第一，成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尽黜贪残吏。时人语曰："前有韩雍，后有陈选。"广寇流入赣州，奏闻，不待报，遣兵平之。

宪宗即位，尝劾尚书马昂、侍郎吴复、鸿胪卿齐政，救修撰罗伦，学士倪谦、钱溥。言虽不尽行，一时惮其风采。已，督学南畿。颁冠、婚、祭、射仪于学宫，令诸生以时肄之。作《小学集注》以教诸生。按部常止宿学宫，夜巡两庑，察诸生诵读。除试牍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于人？"

成化六年迁河南副使。寻改督学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谒，选独长揖。直问："何官？"选曰："提学副使。"直曰："大于都御史耶？"选曰："提学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师，不敢自诎辱。"选词气严正，而诸生亦群集署外。直气慑，好语遣之。

久之，进按察使。决遣轻系数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为空。治尚简易，独于赃吏无所假。然受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环而止。或问之，曰："奸人惜财亦惜命，若尽挈所赂以货要人，即法挠矣。"历广东左、右布政使。肇庆大水，不待报，辄发粟振之。

二十一年诏减省贡献，而市舶中官韦眷奏乞均徭户六十人添办方物。选持诏书争，帝命与其半，眷由是怒选。番人马力麻诡称苏门答剌使臣欲入贡，私市易。眷利其厚贿，将许之，选立逐之去。撒马儿罕使者自甘肃贡狮子，将取道广东浮海归，云欲往满喇加更市以进。选疏言不可许，恐遗笑外番，轻中国。帝纳其言，而眷憾选甚。

先是，番禺知县高瑶没眷通番资钜万，选移檄奖之，且闻于朝。至是眷诬奏选、瑶朋比为贪墨。诏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巡按御史徐同爱讯之。选有所黜吏张褧，眷意其怨选，引令诬证选。褧坚不从，执褧拷掠无异辞。行、同爱畏眷，竟坐选如眷奏，与瑶俱被征。士民数万号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医药，竟卒。年五十八。

编修张元祯为选治丧，殓之。褧闻选死，哀悼，乃上书曰：

臣闻口能铄金，毁足销骨。窃见故罪人选，抱孤忠，孑处群邪之中，独立众憎之地。太监眷通番败露，知县瑶按法持之。选移文奖厉，以激贪懦，固贤监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爱怯势养奸，致眷横行胸臆，秽蔑清流。勘官行颐指锻炼，竟无左证。臣本小吏，诖误触法，被选黜罢，实臣自取。眷意臣憾选，厚赂啖臣，臣虽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诱，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弥月。臣忍死吁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文致其词。劾选勘灾不实，擅便发仓，曲庇属官，意图报谢。必如所云，是毁共姜为夏姬，诟伯夷为庄蹻也。

顷年岭外地震水溢，漂民庐舍。属郡交牒报灾，老弱引领待哺。而抚、按、藩臬若罔闻知。选独抱隐忧，食不下咽。谓展转行勘，则民命垂绝，所以便宜议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选故刚正，不堪屈辱，愤懑旬日，婴疾而殂。行幸其殒身，阴其医疗。讫命之日，密走报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摈黜罪人，秉耒田野，百无所图，诚痛忠良衔屈，而为圣朝累也。不报。

员韬父子皆持操甚洁。而员韬量能容物，选务克己，因自号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谓员韬德性，四时皆备。选得其秋焉。尝割田百四十亩赡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选子戴贫，还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选冤，诏复官礼葬。正德中，追赠光禄卿，谥忠愍。

夏寅，字正夫，松江华亭人。正统十三年举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学，为文以宏ＣＨ称。进郎中。

成化元年考满入都，上言：“徐州旱涝，民不聊生。饥馁切身，必为盗贼。乞特遣大臣镇抚，蠲租发廪。沿途贡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载官物仅一箱，余皆私赍，乞严禁绝。淮、徐、济宁军士，赴京操练，然其地实南北要冲，宜各设文武官镇守，训兵屯田，常使两京声势联络，仓猝可以制变。”章下所司行之，唯不设文武官。

迁江西副使，提督学校。其教务先德行。进浙江右参政。处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招之，众皆解散。久之，进山东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归。

寅清直无党援。尝语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世传为名言。

陈壮，字直夫，其先浙江山阴人。祖坐事谪戍交阯，后调京卫，遂家焉。壮举天顺八年进士，授南京御史。编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复疏谏。尚书陈翌请以马豆代百官俸，壮言饲马之物，不可养士大夫。事乃寝。

壮家素窶，常禄外一无所取。父母殁，庐墓侧，居丧一循古礼。历江西佥事，致仕归。家居十余年。弘治中，以尚书张悦荐，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时倪岳为吏部，素贤之，擢河南副使。岁荒振饥，民怀其惠。佥都御史林俊谢病，举以自代。未及迁，而壮又乞致仕。巡抚孙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张昺，字仲明，慈溪人，都御史楷孙也。举成化八年进士，授铅山知县。性刚明，善治狱。有嫁女者，及婿门而失女，互以讼于官，不能决。昺行邑界，见大树妨稼，欲伐之。民言树有神巢其巅。昺不听，率众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见。比伐树，血流出树间。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树。巢中堕二妇人，言狂风吹至楼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隐形，淫人妇女。昺执巫痛杖之，无所苦。已，并巫失去。昺驰缚以归，印巫背鞭之，立死。乃尽毁诸淫祠。寡妇惟一子，为虎所噬，诉于昺。昺与妇期五日，乃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伤吾民，法当死。无罪者去。"一虎起，敛尾去。一虎伏不动，昺射杀之，以畀节妇。一县称神。铅山俗，妇人夫死辄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汤药者。昺欲变其俗，令寡妇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节"，不嫁者跪之。民傅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绐令跪"羞"木下，昺判从之，祝投后园池中死。邑大旱，昺梦妇人泣拜，觉而识其里居姓氏，往诘其状。及启土，貌如生。昺哭之恸曰："杀妇者，吾也。"为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诸异政多类此。

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迩台谏交章论事矣，而扈跸纠仪者不免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将塞之渐也。经筵既举矣，而封章累进，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说，是圣学将怠之渐也。内幸虽斥梁芳，而赐祭仍及便辟，是复启宠幸之渐也。外戚虽罪万喜，而庄田又赐皇亲，是骄纵姻娅之渐也。左道虽斥，而符书尚揭于官禁，番僧旋复于京师，是异端复兴之渐也。传奉虽革，而千户复除张质，通政不去张苗，是传奉复启之渐也。织造停矣，仍闻有蟒衣牛斗之织，淫巧其渐作乎？宝石废矣，又闻有戚里不时之赐，珍玩其渐崇乎？《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以为戒。"帝嘉纳之。

先是，昺以雷震孝陵柏树，与同官劾大学士刘吉等十余人，给事中

周纮亦与同官劾吉，吉衔之。其冬，昺、纮奉命阅军，军多缺伍。两人欲劾奏守备中官蒋琮，琮先事劾两人。章下内阁，吉修隙，拟黜之外。尚书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执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争，言官亦论救。乃调昺南京通政司经历，纮南京光禄寺署丞。

久之，昺用荐迁四川佥事。富豪杀人，屡以贿免。御史檄昺治，果得其情。寻进副使。守备中官某将进术士周慧于朝，昺擒慧，论徙之极边。岁余，引疾归。环堵萧然，拥经史自娱。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馈昺百金，坚拒不得，授下户饥民粟以答其意。知县丁洪，昺令铅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为具蔬食。昺曰："吾诚不自给，奈何以此烦令君。"卒弗受。炊烟屡绝，处之澹如。及卒，含敛不具，洪为经纪其丧。

宋端仪，字孔时，莆田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官礼部主事。云南缺提学官，部议属端仪，吏先期泄之。端仪曰："启事未登，已喧众口，人其谓我干乞乎！"力辞之。已，进主客员外郎，贡使以贽见，悉却不纳。

初在国学，为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尝一造其门。广东提学缺，部以端仪名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佥事督广东学校。卒官。

端仪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也。

赞曰：明初重监司守牧之任。尚书有出为布政使，而侍郎为参政者，监司之入为卿贰者，比比也。守牧称职，增秩或至二品。天顺而后，巡抚之寄专，而监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内轻外之势成矣。夫赋政于外，于民最亲。李昌祺、陈本深之属，静以爱民，况钟、张昺能于其职。所谓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非耶？周新、陈选，冤死为可哀。读张褧书，又以见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终不泯也。

列传第五十

○尹昌隆 耿通陈谔 戴纶林长懋 陈祚郭循 刘球子钺釪陈鉴何观 钟同孟□ 杨集 章纶子玄应 廖庄 倪敬盛灊等 杨瑄子源 盛颙等

尹昌隆，字彦谦，泰和人。洪武中进士及第。授修撰，改监察御史。

惠帝初即位，视朝晏。昌隆疏谏曰："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礼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过。"未几，以地震上言，谪福宁知县。燕兵既逼，昌隆以北来奏章动引周公辅成王为词，劝帝罢兵，许王入朝。设有蹉跌，便举位让之。若沈吟不断，进退失据，将求为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师，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贷死，命傅世子于北平。

永乐二年册世子为皇太子，擢昌隆左春坊左中允。随事匡谏，太子甚重之。解缙之黜，同日改昌隆礼部主事。尚书吕震方用事，性刻忮。当其独处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则必有密谋深计。官属相戒，无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应；移时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宫僚，阴欲树结，潜蓄无君心。逮下狱。寻遇赦复官。父忧起复。谒震，震温言接之。入理前奏，复下锦衣卫狱，籍其家。帝凡巡幸，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昌隆与焉。

后数年，谷王谋反事发。以王前奏昌隆为长史，坐以同谋，诏公卿杂问。昌隆辩不已，震折之。狱具，置极刑死，夷其族。后震病且死，号呼"尹相"，言见昌隆守欲杀之云。

耿通，齐东人。洪武中举于乡。授襄阳教授。永乐初，擢刑科给事中，历左右给事。刚直敢言。尝劾都御史陈瑛、御史袁纲、覃珩朋比为蒙蔽，构陷无辜，纲、珩已下狱，瑛长官，不宜独宥。又言：骁骑诸卫仓坏，工部侍郎陈寿不预修，粮至无所受，多损耗病民；工部尚书宋礼不恤下，匠役满，不即遣归，多至失所。瑛等皆被镌责。当是时，给事中敢言者，通与陈谔。举朝惮其风采。久之，擢大理寺右丞。

帝北巡，太子监国。汉王高煦谋夺嫡，阴结帝左右为谗间，宫僚多得罪者。监国所行事，率多更置。通从容谏帝："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数言之，帝不悦。十年秋，有言通受请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会文武大臣鞫之午门，曰："必杀通无赦。"群臣如旨，当通罪斩。帝曰："失出，细故耳，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

陈谔，字克忠，番愚人。永乐中，以乡举入太学，授刑科给事中。遇事刚果，弹劾无所避。每奏事，大声如钟。帝令饿之数日，奏对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见，呼为"大声秀才"。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还职。已，复忤旨，罚修象房。贫不能雇役，躬自操作。适驾至，问为谁。谔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怜之，命复官。

历任顺天府尹，政尚严鸷。执政忌之，出为湖广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职。仁宗即位，遇赦当还故官。帝以谔前在湖广颇摭楚王细故，谪海盐知县。迁荆王长史，为王府所厌苦。宣德三年迁镇江同知。致仕归，卒。

戴纶，高密人。永乐中，自昌邑训导擢礼科给事中，与编修林长懋俱侍皇太孙说书。历中允、谕德。仁宗即位，太孙为太子，迁洗马，仍侍讲读。始成祖命太孙习武事，太孙亦雅好之，时出骑射。纶与长懋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时时进谏。纶又具疏为帝言之。他日，太孙侍，帝问："宫臣相得者谁也？"太孙以纶对。因出纶奏付之，太孙由此怨纶。

长懋者，莆田人。以乡荐历青州教授，擢编修。仁宗初，进中允。为人刚严，累进直言，与纶善。

宣宗即位，加恩宫僚，擢纶兵部侍郎。顷之，复以谏猎忤旨，命参赞交阯军务。而长懋自南京来，后至，亦出为郁林知州。无何，坐怨望，并逮至京，下锦衣卫狱。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诸父河南知府贤、太仆寺卿希文皆被系。

而长懋在狱十年，英宗立，乃得释。复其官，还守郁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庙祀之。

陈祚，字永锡，吴人。永乐中进士。擢河南参议。十五年与布政使

周文褒、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并谪均州太和山佃户。躬耕力作，处之晏然。仁宗立，诏选用迁谪诸臣，祚在选中。会帝崩，不果用。

宣德二年命宪臣即均州群试之，祚策第一。试吏部，复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弹击，禁止和买，闽人德之。还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苏、松舟楫，多从往来，浅狭湮塞，请开浚。从之，转漕果便。寻出按江西。

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光德业。而邪佞之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入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

祚再按湖广。以奏辽王贵焓罪有所隐，与巡抚侍郎吴政逮至京，下狱。寻赦出。时王振用事，法务严峻，祚上言："乃者法司论狱，多违定律。如侍郎吴玺误举主事吴軏，宜坐贡举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軏自经死，狱官狱卒罪应递减，乃援不应为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余可推矣。天时不顺，灾沴数见，未必非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寻改南京，迁福建按察使佥事。有威惠，神祠不载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归，卒。

祚天资严毅，虽子弟罕接其言笑，独重里人邢量。量博学士，隐于卜，敝屋数椽，或竟日不举火。祚数挟册就质疑，往往至暮。

郭循，字循初，庐陵人。居官有才誉。既复职，进郎中，以尚书魏源荐，擢广东参政，有剿寇功。景泰初卒。

刘球，字廷振，安福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家居读书十年，从学者甚众。授礼部主事。胡濒荐侍经筵，与修《宣宗实录》，改翰林侍讲。从弟玭知莆田，遗一夏布。球封还，贻书戒之。正统六年，帝以王振

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

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则命南仲城朔方以备之。汉征南越不利，即罢兵赐书通好。至于匈奴，虽已和亲，犹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实边，复命魏尚守云中拒之。

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

至于瓦剌，终为边患。及其未即骚动，正宜以时防御。乃欲移甘肃守将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为御？臣窃以为宜慎防遏，如周、汉之于玁狁、匈奴也。

伏望陛下罢大举之议。推选智谋将帅，辅以才识大臣，量调官军，分屯金齿诸要害。结木邦诸蛮以为援，乘间进攻，因便抚谕，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当敕边臣巡视。浚筑沟垣，增缮城堡，勤训练，严守望，以防不虞，有备无患之道也。

章下兵部。谓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应诏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略曰：

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臣愿皇上勤御经筵，数进儒臣，讲求至道。务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则圣心正而天心自顺。夫政由已出，则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视三朝，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权归总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成规，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

古之择大臣者，必询诸左右、大夫、国人。及其有犯，虽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赐之死。今用大臣未尝皆出公论。及有小失，辄桎梏箠楚之；然未几时，又复其职。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择任大臣，宜允愜众论。小犯则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为计。勿辄系，庶不乖共天职之意。

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习礼之臣，然后可交神明。今卿贰皆缺，宜选择儒臣，使领其职。

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问民疾苦。两汉、唐、宋盛时，数遣使巡行郡县，洪、永间亦尝行之。今久不举，故吏多贪虐，民不聊生，而军卫尤甚。宜择公明廉干之臣，分行天下。

古人君不亲刑狱，必付理官，盖恐徇喜怒而有所轻重也。迩法司所上狱，多奉敕增减轻重，法司不能执奏。及讯他囚，又观望以为轻重，民用多冤。宜使各举其职。至运砖输米诸例，均非古法，尤宜罢之。

《春秋》营筑悉书，戒劳民也。京师兴作五六年矣，曰“不烦民而役军”，军独非国家赤子乎？况营作多完，宜罢工以苏其力。

各处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请减租税，或亦徒事虚文。宜令户部以时振济，量加减免，使不致失业。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责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臣见皇上每录重囚，多宥令从军，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窜寇，而驱数万无罪之众以就死地，岂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况思机发已尝遣人来贡，非无悔过乞免之意。若敕缅斩任发首来献，仍敕思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蛮，则一方可宁矣。

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分遣给事、御史阅视京边官军，及时训练，勿使借工各厂，服役私家。公武举之选以求良将，定召募之法以来武勇。广屯田，公盐法，以厚储蓄。庶武备无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廷议。言球所奏，惟择太常官宜从，令吏部推举。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

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衔之。钦天监正彭德清者，球乡人也，素为振腹心。凡天文有变，皆匿不奏，倚振势为奸，公卿多趋谒。球绝不与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揽权语，谓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会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谋，并逮下诏狱，属指挥马顺杀球。顺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颈断，体犹植。遂

支解之，瘗狱户下。璘从旁窃血裙遗球家。后其子钺求得一臂，裹裙以殓。顺有子病久，忽起捽顺发，拳且蹴之曰：“老贼，令尔他日祸逾我！我，刘球也。”顺惊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邮人。有孝行。狱解，遂归，不复出。

球死数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杀。朝士立击顺，毙之。而德清自土木遁还，下狱论斩，寻瘐死。诏戮其尸。景帝怜球忠，赠翰林学士，谥忠愍，立祠于乡。

球二子，长钺、次釪。皆笃学，躬耕养母。球既得恤，兄弟乃出应举，先后成进士。钺，广东参政；釪，云南按察使。

陈鉴，字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进士。授行人。正统中，擢御史。

出按顺天。言京师风俗浇漓，其故有五：一，事佛过甚；二，营丧破家；三，服食靡丽；四，优倡为蠹；五，博塞成风。章下礼部，格不行。

改按贵州。时麓川酋思任发子思机发遁孟养，屡上书求宥罪通贡。不许。复大举远征，兵连不解。云、贵军民疲敝。苗乘机煽动，闽、浙间盗贼大起。举朝皆知其不可，惩刘球祸，无敢谏者。十四年正月，鉴抗疏言贼酋远遁，不为边患，宜专责云南守臣相机剿灭，无远劳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鉴云南参议，使赴腾冲招贼。已，复摭鉴为巡按时尝请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隶贵州，为鉴罪，令兵部劾之，论死系狱。景帝嗣位，乃得赦。寻授河南参议。致仕归，卒。

自正统中，刘球以忤王振冤死，鉴继下狱，中外莫敢言事者数年。至景帝时，言路始开，争发愤上书。有何观者，复以言得罪去。

观以善书为中书舍人。景泰二年劾尚书王直辈正统时阿附权奸，不宜在左右。中贵见“权奸”语，以为侵已，激帝怒，下科道参议。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诋观，林聪、叶盛持之，乃删削奏上。会御史疏亦上，中有“观考满不迁，私憾吏部”语。帝怒，下观诏狱，杖之，谪九溪卫经历。

钟同，字世京，吉安永丰人。父复，宣德中进士及第。历官修撰，与刘球善。球上封事，约与俱，复妻劝止之。球诣复邸，邀偕行。复已他往，妻从屏间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为！”球出叹曰：“彼乃谋及

妇人。”遂独上奏，竟死。居无何，复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辄曰：“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同幼闻母言，即感奋，思成父志。尝入吉安忠节祠，见所祀欧阳修、杨邦乂诸人，叹曰：“死不入此，非夫也。”

景泰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御史。怀献太子既薨，中外望复沂王于东宫。同与郎中章纶早朝，语及沂王，皆泣下，因与约疏请复储。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论时政，遂及复储事，其略曰：

近得贼谍，言也先使侦京师及临清虚实，期初秋大举深入，直下河南。臣闻之不胜寒心，而庙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赵，诸侯自若，孔子顺独忧之，人皆以为狂。臣今者之言，何以异此。臣草茅时，闻寺人构恶，戕戮直臣刘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当时犯颜有人，必能谏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尘之祸。

陛下赫然中兴，锄奸党，旌忠直。命六师御敌于郊，不战而三军之气自倍。臣谓陛下方且鞭挞四裔，坐致太平，奈何边氛甫息，疮痍未复，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愿取鉴前车，厚自奋厉。毋徇货色，毋甘嬉游。亲庶政以总威权，敦伦理以厚风俗，辨邪正以专委任，严赏罚以彰善恶，崇风宪以正纪纲。去浮费，罢冗员。禁僧道之蠹民，择贤将以训士。然后亲率群臣，谢过郊庙，如成汤之六事自责，唐太宗之十渐即改，庶几天意可回，国势可振。

又言：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又言：

陛下命将帅各陈方略。经旬逾时，互相委责。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过庸人孺子之计。平时尚尔，一旦有急，将何策制之？夫御敌之方，莫先用贤。陛下求贤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举者率多亲旧富厚之家。即长材屈抑，孰肯为言？朝臣欺谩若此，臣所以抚膺流涕，为今日妨贤病国者丑也。

疏入，帝不怿。下廷臣集议。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等请帝纳其言，因引罪求罢。帝慰留之。越数日，章纶亦疏言复储事，遂并下诏

狱。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庄亦以言沂王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狱中杖之，同竟死。时年三十二。

同之上疏也，策马出，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尔奚为者！”马犹盘辟再四，乃行。同死，马长号数声亦死。

英宗复位，赠同大理左寺丞，录其子启为国子生，寻授咸宁知县。启请父遗骸归葬，诏给舟车路费。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给同妻罗氏月廪。寻赐同谥恭愍，从祀忠节祠，与球联位，竟如同初志。

方同下狱时，有礼部郎孟□者，亦疏言复储事。帝不罪。而进士杨集上书于谦曰：“奸人黄㽦献议易储，不过为逃死计耳，公等遽成之。公国家柱石，独不思所以善后乎？今同等又下狱矣，脱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议何！”谦以书示王文。文曰：“书生不知忌讳，要为有胆，当进一官处之。”乃以集知安州。玘，闽人；集，常熟人也。

章纶，字大经，乐清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

景泰初，召为仪制郎中。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尝上太平十六策，反复万余言。也先既议和，请力图修攘以待其变。中官兴安请帝建大隆福寺成，将临幸。纶具疏谏，河东盐运判官济南杨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谏，帝即罢幸。浩后累官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纶又因灾异请求致变之由，语颇切至。

五年五月，钟同上奏请复储。越二日，纶亦抗疏陈修德弭灾十四事。其大者谓：“内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凡阴盛之属，请悉禁罢。”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时日已暝，宫门闭。乃传旨自门隙中出，立执纶及钟同下诏狱。榜掠惨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濒死，无一语。会大风扬沙，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明年杖廖庄阙下。因封杖就狱中杖纶、同各百。同竟死，纶长系如故。

英宗复位，郭登言纶与廖庄、林聪、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时，宜

加旌擢。帝乃立释纶。命内侍检前疏，不得。内侍从旁诵数语，帝嗟叹再三，擢礼部右侍郎。

纶既以大节为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谐俗。石亨贵幸招公卿饮，纶辞不往，又数与尚书杨善论事不合。亨、善共短纶。乃调南京礼部，就改吏部。

宪宗即位，有司以遗诏请大婚。纶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从吉，心宁自安。陛下践阼之初，当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原于此。乞俟来春举行。"议虽不从，天下咸重其言。

成化元年，两淮饥，奏救荒四事。皆报可。四年秋，子玄应以冒籍举京闱。给事中硃清、御史杨智等因劾纶，命侍郎叶盛勘之。明年，纶及佥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两人议不协。疏既上，纶复独奏给事中王让不赴考察，且言明刚愎自用，己言多不见从，乞与明俱罢。章并下盛等。于是让及下考诸臣连章劾纶。纶亦屡疏求罢。帝不听。既而盛等勘上玄应实冒籍。帝宥纶，而所奏他事，亦悉不问。未几，复转礼部。温州知府范奎被论调官。纶言："温州臣乡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万人哭泣攀辕，留十八日乃得去。请还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竟报寝。

纶性戆，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为侍郎二十年，不得迁，请老去。久之卒。居数年，其妻张氏上其奏稿，且乞恩。帝嘉叹，赠南京礼部尚书，谥恭毅，官一子鸿胪典簿。

玄应后举进士，为南京给事中。偕同官论陈钺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终广东布政使。

廖庄，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进士。八年改庶吉士，与知县孔友谅等七人历事六科。

英宗初，授刑科给事中。正统二年，御史元亮请如诏书蠲边军侵没粮饷，不允。按察使龚鐩亦请如诏书宥盗犯之未获者，法司亦寝不行。庄以诏书当信，上章争之。五年诏京官出修荒政，兼征民逋。庄虑使者督趣困民，请宽灾伤州县，俟秋成。从之。振荒陕西，全活甚众。还奏宽恤九事，多议行。杨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论列。或曰："独不为杨公地乎？"曰："正所以为杨公也。"八年命与御史张骥同署大理寺事。逾月，授左寺丞。

十一年迁南京大理少卿。逾二年，奸人陈玦者，与所亲贾福争袭指挥职。南京刑部侍郎齐韶纳玦贿，欲夺福官与之，为庄所驳。韶捶福至死，被逮。玦亦诬庄，俱征下诏狱。会韶他罪并发，弃市，庄乃得释。

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见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盖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继体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为此天下也。今陛下抚而有之，宜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所以系属天下之人心，即弭灾召祥之道莫过于此。"疏入，不报。明年，庄以母丧，赴京关给勘合，诣东角门朝见。帝忆庄前疏，命廷杖八十，谪定羌驿丞。

天顺初，召还。时母丧未终，复遭父丧，特予祭葬，命起复，仍官南京。天顺五年就擢礼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为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赠尚书，谥恭敏。

庄性刚，喜面折人过，而实坦怀无芥蒂。不屑细谨，好存谢宾客为欢狎。既官法司，或劝稍屏谢往来，远嫌疑。庄笑曰："昔人有言'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吾无愧吾心而已。"卒之日，无以为敛，众裒钱助其丧。

初，景帝时，英宗在南宫，左右为离间。及怀宪太子薨，群小恐沂王复立，谗构愈甚。故钟同、章纶与庄相继力言，皆得罪。然帝颇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给事中徐正请间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临御岁久，沂王尝位储副，天下臣民仰戴。宜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帝惊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虑骇众，乃命谪远任，而帝怒未解。己，复得其淫秽事，谪戍铁岭卫。盖帝虽怒同等所言过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听也。迨英宗复辟，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诛死，其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无锡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擢御史。景泰初，畿辅饥，命出视。请蠲田租，户部持不可。再疏争，竟得请。巡按山西。时有入粟补官令，敬奏罢之。戍将侵饷者，悉按治，豪猾敛迹。再按福建。时议将复银冶，敬未行，抗疏论，得寝。既至，奏罢诸司器物滥取于民者。镇守内臣戴细保贪横，敬列其罪以闻。帝召细保还，命敬捕治

其党，吏民相庆。代还，留家四月，逮治，寻复职。

六年七月，以时多灾异，偕同官吴江盛昶、江阴杜宥、芜湖黄让、安福罗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库之财，不宜无故而予；游观之事，不宜非时而行。曩以斋僧，屡出帑金易米，不知栉风沐雨之边卒，趋事急公之贫民，又何以济之？近闻造龙舟，作燕室，营缮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养圣躬也。章纶、钟同直言见忤，幽锢逾年，非所以昭圣德也。愿罢桑门之供，辍宴佚之娱，止兴作之役，宽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怿，下之礼部。部臣称其忠爱。帝报闻，然意终不释。未几，诏都御史萧维祯考察其属，谕令去之。御史罢黜者十六人，而敬等预焉；皆谪为典史，敬得广西宜山。英宗复辟，诏皆授知县，乃以敬知祥符。安远侯柳溥器敬，西征，请以自随，改都督府都事。逾年师还，卒。士类惜之。

盛昶等五人，皆进士。昶隽爽负气。尝按广东，劾巡抚侍郎揭稽不职，稽坐左迁。昶后为罗江知县，擢叙州知府，并有御寇功。杜宥为英德知县。邻境多寇，创立县城。尝被围粮尽，宥死守不下。夜缒死士焚其营，贼始惊溃。移韶州通判，谢病归。黄让知安岳，迁中府都事。以挞锦衣卫隶，为门达所谮，戍广西。赦还，复冠带。贫甚，课耕自给。罗俊尝巡按四川，有廉声。仕终南雄知府。

杨瑄，字廷献，丰城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御史。刚直尚气节。景帝不豫，廷臣请立东宫，帝不允。瑄与同官钱璡、樊英等约疏争，会"夺门"事起，乃已。

天顺初，印马畿内。至河间，民诉曹吉祥、石亨夺其田。瑄以闻，并列二人怙宠专权状。帝语大学士李贤、徐有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核，而命吏部识瑄名，将擢用。吉祥闻之惧，诉于帝，请罪之。不许。

未几，亨西征还，适彗星见，十三道掌道御史张鹏、盛颙、周斌、费广、张宽、王鉴、赵文博、彭烈、张奎、李人仪、邵铜、郑冕、陶复及御史刘泰、魏翰、康骥将劾亨、吉祥诸违法事。先一日，给事中王铉泄于亨。亨与吉祥泣诉帝，诬鹏等为已诛内官张永从子，结党排陷，欲为永报仇。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鹏及瑄。御文华殿，悉召诸御史，掷弹章，俾自读。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至冒功滥职，帝诘之曰："彼帅将士迎驾，朝廷论功行赏，何云冒滥？"斌曰："当时迎驾止数百人，光禄赐酒馔，名数具在。今超迁至数千人，非冒滥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鹏及诸御史于狱。榜掠备至，诘主使者，瑄等无所引，乃坐都御史

耿九畴、罗绮主谋，亦下狱。论瑄、鹏死，余遣戍。亨等复谮诸言官。帝谕吏部，给事、御史年逾三十者留之，余悉调外。尚书翱列上给事中何等十三人，御史吴祯等二十三人。诏以等为州判官，祯等为知县。会大风震雷，拔木发屋，须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惧。掌钦天监礼部侍郎汤序本亨党，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狱。于是帝感悟，戍瑄、鹏铁岭卫，余贬知县，泰、翰、骥三人复职，而、祯等亦得无调。、鹏行半道，适承天门灾，肆赦放还。或谓当诣亨、吉祥谢，二人卒不往，复谪戍南丹。

宪宗即位，并还故官。瑄寻迁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将校私纵戍卒。修捍海塘，筑海盐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居。为副使十余年，政绩卓然，进按察使。西湖水旧可溉诸县田四十六万顷，时堙塞过半，瑄请浚之。设防置闸，以利灌溉，功未就，卒。海盐人祠祀之。

子源，字本清，幼习天文，授五官监候。正德元年，刘瑾等乱政，源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动摇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静，今乃动摇。其占曰：'人主不安，国有忧。'意者陛下轻举逸游，弋猎无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宠则不明，广营宫室妄凿山陵则不明。第三曰天机，不爱百姓，骤兴征徭则不明。第四曰天权，号令不当则不明。伏愿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宫，绝嬉戏，禁游畋，罢骑射，停工作，申严号令，毋轻出入，抑远宠幸，裁节赐予，亲元老大臣，日事讲习，克修厥德，以弭灾变。"疏下礼部，尚书张升等称源忠爱。报闻。

迨十月，霾雾时作，源言："此众邪之气，阴冒于阳，臣欺其君，小人擅权，下将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矫旨杖三十，释之。又上言："自正德二年来，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乞收揽政柄，思患预防。"盖专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学为忠臣？"源厉声曰："官大小异，忠一也。"又矫旨杖六十，谪戍肃州。行至河阳驿，以创卒。其妻斩芦荻覆之，葬驿后。

杨氏父子以忠谏名天下，为士论重。而源小臣抗节，尤人所难。天启初，赐谥忠怀。

盛颙，字时望，无锡人。周斌，字国用，昌黎人。王鉴，太原人。赵文博，代州人。彭烈，峡江人。李人仪，隆昌人。邵铜，闽县人。郑冕，乐平人。皆进士，授御史。颙降束鹿知县；斌，江阴；鉴，肤施；

文博，淳化；烈，江浦；人仪，襄阳；铜，博罗；冕，衡山。并有善政。

束鹿徭役苦不均，颙为立九则法，继者莫能易。母忧去。服除，民相率诣阙乞还。颙再任，益不用鞭扑。讼者，谕之，辄叩头不复辩。邻邑讼不决，亦皆赴诉，片言折之，各心厌去。郊外有隙地，争来筑室居之，遂成市，号为“清官店”。

斌在江阴，有惠政。民歌曰：“旱为灾，周公祷之甘露来；水为患，周公祷之阴雨散。”天顺七年，先以荐擢开封知府。而颙等至宪宗嗣位，所司以治行闻。帝曰：“诸臣直谏为权幸所排，又能称职，其悉予郡。”于是擢颙知邵武；鉴，延安；文博，卫辉；烈，河南；人仪，荆州；铜，温州；冕，衡州。颙复以任治剧，调延平。巡按御史上颙政绩；陕西、湖广守臣亦上鉴、人仪居县时治行。皆特赐封诰。

颙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时三边多警，岁复洊饥。颙经画馈饷无缺，军民悉安。成化十七年召为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东旱饥，盗起，改颙左副都御史往巡抚。颙至露祷，大雨霑溉，稿禾复苏。举救荒之政，既振，余粟尚百余万石。又推行九则法于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中卒。

斌，历广东右布政使。初去江阴，民立生祠。及自开封迁去，民亦涕泣追送焉。鉴，初为御史，尝于左顺门面斥中官非礼。中官怒甚，因考察属都御史萧维祯去之，维祯不可而止。文博，终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广东左布政使。费广等无考。

赞曰：直言敢谏之士，激于事变，奋不顾身，获罪固其所甘心耳。然观尹昌隆死于吕震；耿通陷于高煦；刘球之毙，陈鉴之系，由于王振；杨瑄之戍，厄于石亨、曹吉祥；乃至戴纶谏游猎，陈祚请勤学，钟同、章纶、廖庄倡复储，倪敬等直言时事，皆用贾祸。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夫。

列传第五十一

○李时勉 陈敬宗 刘铉萨琦 邢让李绍林瀚子庭□昂 庭机孙爊 烃 谢鐸 鲁鐸赵永

李时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时，冬寒，以衾裹足纳桶中，诵读不已。中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进学文渊阁，与修《太祖实录》。授刑部主事，复与重修《实录》。书成，改翰林侍读。

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十九年，三殿灾，诏求直言。条上时务十五事。成祖决计都北京，时方招徕远人。而时勉言营建之非，及远国入贡人不宜使群居辇下。忤帝意。已，观其他说，多中时病，抵之地；复取视者再，卒多施行。寻被谗下狱。岁余得释，杨荣荐复职。

洪熙元年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虑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时勉于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适莅狱，密召医，疗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

宣帝即位已逾年，或言时勉得罪先帝状。帝震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入，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

宣德五年修《成祖实录》成，迁侍读学士。帝幸史馆，撒金钱赐诸学士。皆俯取，时勉独正立。帝乃出余钱赐之。正统三年以《宣宗实录》成，进学士，掌院事兼经筵官。六年代贝泰为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

初，时勉请改建国学。帝命王振往视，时勉待振无加礼。振衔之，廉其短，无所得。时勉尝芟彝伦堂树旁枝，振遂言时勉擅伐官树入家。取中旨，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并枷国子监前。官校至，时勉方坐东堂

阅课士卷，徐呼诸生品第高下，顾僚属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署，枷三日不解。监生李贵等千余人诣阙乞贷。有石大用者，上章愿以身代。诸生圜集朝门，呼声彻殿庭。振闻诸生不平，恐激变。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内惭。助教李继请解于会昌侯孙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赐忠家。忠附奏太后，太后为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释之。继不拘检柙，时勉尝规切之。继不能尽用，然心感时勉言，至是竟得其助。

大用，丰润人。朴鲁，初不为六馆所知，及是名动京师。明年中乡试，官至户部主事。

九年，帝视学。时勉进讲《尚书》，辞旨清朗。帝悦，赐予有加。连疏乞致仕，不允。十二年春乃得请。朝臣及国子生饯都门外者几三千人，或远送至登舟，候舟发乃去。

英宗北狩，时勉日夜悲恸。遣其孙骥诣阙上书，请选将练兵，亲君子，远小人，褒表忠节，迎还车驾，复仇雪耻。景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时勉卒矣，年七十七。谥文毅。成化五年，以其孙颙请，改谥忠文，赠礼部侍郎。

时勉为祭酒六年，列格、致、诚、正四号，训励甚切。崇廉耻，抑奔竞，别贤否，示劝惩。诸生贫不能婚葬者，节省餐钱为赡给。督令读书，灯火达旦，吟诵声不绝，人才盛于昔时。

始，太祖以宋讷为祭酒，最有名。其后宁化张显宗申明学规，人比之讷。而胡俨当成祖之世，尤称人师。然以直节重望为士类所依归者，莫如时勉。英国公张辅暨诸侯伯奏，愿偕诣国子监听讲。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时勉升师席，诸生以次立，讲《五经》各一章。毕事，设酒馔，诸侯伯让曰："受教之地，当就诸生列坐。"惟辅与抗礼。诸生歌《鹿鸣》之诗，宾主雍雍，尽暮散去，人称为太平盛事。

陈敬宗，字光世，慈溪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进学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书成，授刑部主事。又与修《五经四书大全》，再修《太祖实录》，授翰林侍讲。内艰归。

宣德元年起修两朝实录。明年转南京国子监司业。帝谕之曰："侍讲，清华之选；司业，师儒之席。位虽不崇，任则重矣。"九年，秩满，选祭酒，正统三年上书言："旧制，诸生以在监久近，送诸司历事。比

来，有因事予告者，迁延累岁，至拨送之期始赴，实长奸惰，请以肄业多寡为次第。又近有愿就杂职之例，士风卑陋，诚非细故，请加禁止。”从之。

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属惮其严，诬以他事，讼之法司。周忱与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为属草，辞稍迁就。敬宗惊曰：“得无诳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

满考，入京师，王振欲见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为诸生师表，而私谒中贵，何以对诸生？”振知不可屈，乃贻之文锦羊酒，求书程子《四箴》，冀其来谢。敬宗书讫，署名而已。返其币，终不往见。王直为吏部尚书，从容谓曰：“先生官司成久，将荐公为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与天下英才终日论议，顾不乐耶？”性善饮酒，至数斗不乱。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每留饮，声伎满左右。竟日举杯，未尝一盼。其严重如此。

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九月与尚书魏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轻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兴起。天顺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后赠礼部侍郎，谥文定。

初，敬宗与李时勉同在翰林，袁忠彻尝相之。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仪观魁梧，时勉貌稍寝，后二人同时为两京祭酒。时勉平恕得士，敬宗方严。终明世称贤祭酒者，曰南陈北李。

刘铉，字宗器，长洲人。生弥月而孤。及长，刲股疗母疾。母卒，哀毁，以孝闻。永乐中，用善书征入翰林，举顺天乡试，授中书舍人。宣德时，预修成祖、仁宗《实录》，迁兵部主事，仍供事内廷。正统中，再修《宣宗实录》，进侍讲。以学士曹鼐等荐，与修撰王振教习庶吉士。

景帝立，进侍讲学士，直经筵。三年，以高谷荐，迁国子祭酒。时以国计不足，放遣诸生，不愿归者停其月廪。铉言：“养才，国家急务。今仓廪尚盈，奈何靳此？”遂得复给。又今甄别六馆生，年老貌寝，学艺疏浅者，斥为民。铉言：“诸生荷教泽久，岂无片长？况离亲戚，弃坟墓，艰苦备至，一旦被斥，非朝廷育才意。乞拣年貌衰而有学者，量授之官。”帝可其奏。寻以母丧归。服阕，赴都，陈询已为祭酒。帝重铉，

命与询并任。天顺初，改少詹事，侍东宫讲读。明年十月卒。帝及太子皆赐祭，赙赠有加。宪宗立，赠礼部侍郎，谥文恭。

铉性介特，言行不苟。教庶吉士及课国子生，规条严整，读书至老弥笃。仲子瀚以进士使南方。濒行，阅其衣箧。比还，箧如故，乃喜曰："无玷吾门矣。"瀚官终副使，能守父训。

萨琦，字廷珪。其先西域人，后著籍闽县。举宣德五年进士。历官礼部侍郎兼少詹事。天顺元年卒。琦有文德，狷洁不苟合。名行与铉相颉颃云。

邢让，字逊之。襄陵人。年十八，举于乡，入国子监。为李时勉所器，与刘珝齐名。登正统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景泰元年，李实自瓦剌还，请再遣使迎上皇。景帝不许。让疏曰："上皇于陛下有君之义，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义以问我，其何辞以应？若从群臣请，仍命实赍敕以往，且述迎复之指。虽上皇还否未可必，而陛下恩义之笃昭然于天下。万一迎而不许，则我得责直于彼，以兴问罪之师，不亦善乎。"疏入，帝委曲谕解之。天顺末，父忧归。未终丧，起修《英宗实录》，进修撰。

成化二年超迁国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议祔庙礼，让率僚属疏谏。两京国学教官，例不得迁擢，让等以为言，由科目者，满考得铨叙。让在太学，亦力以师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诸生诵小学及诸经。痛惩谒告之弊，时以此见称，而谤者亦众。为人负才狭中。意所轻重，辄形于词色，名位相轧者多忌之。

五年擢礼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国子监用会馔钱事，与后祭酒陈鉴、司业张业、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诸生诉阙下，请代。复诏廷臣杂治，卒坐死，赎为民。

鉴既得罪，吏部尚书姚夔请起致仕礼部侍郎李绍为祭酒。驰召之，而绍已卒。

绍字克述，安福人。宣德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大学士杨士奇卧病，英宗遣使询人才，士奇举绍等五人以对。土木之败，京师戒严，朝士多遣家南徙。绍曰："主辱臣死，奚以家为？"卒不遣。累迁翰林学士。以李贤、王翱荐，擢礼部侍郎。成化二年以疾求解职。绍好学问，居官刚正有器局，能奖掖后进。其卒也，帝深惜之。

林瀚，字亨大，闽人。父元美，永乐末进士，抚州知府。瀚举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再迁谕德，请急归。

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充经筵讲官。稍迁国子监祭酒，进礼部右侍郎，掌监事如故。典国学垂十年，馔银岁以百数计，悉贮之官，以次营立署舍。师儒免僦居，由瀚始。历吏部左、右侍郎。

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书。以灾异率群僚陈十二事。御史王献臣自辽东逮下诏狱，儒士孙伯坚等夤缘为中书舍人。瀚疏争，忤旨。乞罢，不许。已，奏请重根本：曰保固南京，曰佑启皇储，曰抚绥百姓，曰增进贤才。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言官丘俊、石介等荐瀚。帝用侍郎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参赞机务。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陈养正心、崇正道、务正学、亲正人四事。优诏慰留。时灾异数见，瀚及南京诸臣条时政十二事。语涉近幸，多格不行。

瀚素刚方，与守备中官不合，他内臣进贡道其地者，瀚每裁抑之，遂交谮于刘瑾。会刘健、谢迁罢政，瀚闻太息。言官戴铣等以留健、迁被征，瀚独赆送，瑾闻益恨。明年二月假铣等狱词，谪瀚浙江参政。致仕。旋指为奸党。瑾诛，复官，致仕。予月廪岁隶如故事。寻命有司岁时存问。瀚为人谦厚，而自守介然。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文安。子九人，庭□昂、庭机最显。

庭□昂，字利瞻。瀚次子也。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历职方郎中。吏部尚书张彩欲改为御史，固谢之，乃以为苏州知府。频岁大水，疏请停织造，罢繁征，割关课备振。再上，始报可。迁云南左参政。正德九年，以父老乞侍养。时子炫已成进士，官礼部主事，亦谒假归。三世一堂，乡人称盛事。

嘉靖初，父忧，服阕，起官江西，历湖广左、右布政使。举治行卓异，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历工部右侍郎。应诏言郊坛大工，南城、西苑相继兴作，请以俭约先天下。又因灾伤，乞撤还采木、烧造诸使。进左，拜尚书，加太子太保。时帝方大兴土木功，庭□昂所规画多称意。会诏建沙河行宫，庭□昂议加天下田赋，为御史桑乔、给事中管见所劾。乞罢，归卒，赠少保，谥康懿。炫终通政司参议。

庭机，字利仁，瀚季子也。嘉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迁司业，擢南京祭酒，累迁至工部尚书。穆宗立，调礼部，俱官陪京。时子爊已为祭酒，遂致仕归。万历九年卒，年七十有六。赠太子太保，谥文僖。子爊、烃。

爊，字贞恒，庭机长子。嘉靖二十六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景恭王就邸，命爊侍讲读。三迁国子祭酒。自爊祖瀚，父庭机，三世为祭酒，前此未有也。，隆度改元，擢礼部右侍郎，充日讲官。寇犯边，条上备边七事。改吏部，调南京吏部，署礼部事。魏国公徐鹏举废长立幼，爊持不可。万历元年进工部尚书，改礼部。仍居南京。名位一与父庭机等。母丧去官。服阕，以庭机笃老侍养，家居七年，先父庭机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恪。明代三世为尚书，并得谥文。林氏一家而已。子世勤，性笃孝。芝生者三，枯篁复青。御史上其事，被旌。

烃字贞燿，庭机次子也。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广西副使。兄爊卒，请急归养。久之，历太仆少卿。因灾异极陈矿税之害，请释逮系诸臣。不报。终南京工部尚书致仕。林氏三世五尚书，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

谢鐸，字鸣治，浙江太平人。天顺末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性介特，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

成化九年校勘《通鉴纲目》，上言："《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曰振纲纪，而小人无畏忌；曰励风俗，而缙绅弃廉耻。饬官司，而污暴益甚；恤军民，而罢敝益极。减省有制，而兴作每疲于奔命；蠲免有诏，而征敛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举，而幸门日开；简练非不行，而私挠日众。赏竭府库之财，而有功者不劝；罚穷谳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惩。以至修省祈祷之命屡颁，水旱灾伤之来不绝。禁垣被震，城门示灾，不思疏动旋转，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则诚可忧也。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帝不能从。

时塞上有警，条上备边事宜，请养兵积粟，收复东胜、河套故疆。又言："今之边将，无异晚唐债帅。败则士卒受其殃，捷则权豪蒙其赏。且克侵军饷，办纳月钱，三军方怨愤填膺，孰肯为国效命者？"语皆切时弊。秩满，进侍讲，直经筵。遭两丧，服除，以亲不逮养，遂不起。

弘治初，言者交荐，以原官召修《宪宗实录》。三年擢南京国子祭

酒。上言六事，曰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其正祀典，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礼部尚书傅瀚持之，乃进时而澄祀如故。

明年谢病去。家居将十年，荐者益众。会国子缺祭酒，部议起之。帝素重鐸，擢礼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屡辞，不许。时章懋为南祭酒，两人皆人师，诸生交相庆。居五年，引疾归。

鐸经术湛深，为文章有体要。两为国子师，严课程，杜请谒，增号舍，修堂室，扩庙门。置公廨三十余居其属。诸生贫者周恤之，死者请官定制为之殓。家居好周恤族党，自奉则布衣蔬食。正德五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肃。

鲁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历编修。闭门自守，不妄交人。武宗立，使安南，却其馈。

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累擢南祭酒，寻改北。鐸屡典成均，教士切实为学，不专章句。士有假归废学者，训饬之，悔过乃已。久之，谢病归。

嘉靖初，以刑部尚书林俊荐，用孝宗朝谢鐸故事，起南祭酒。逾年，复请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

鐸以德望重于时。居乡，有盗掠牛马，或绐云："鲁祭酒物也"，舍之去。大学士李东阳生日，鐸为司业，与祭酒赵永皆其门生也，相约以二帕为寿。比检笥，亡有，徐曰："乡有馈乾鱼者，盍以此往？"询诸庖，食过半矣，以其余诣东阳。东阳喜，为烹鱼置酒，留二人饮，极欢乃去。

永，字尔锡，临淮人。与鐸同年进士，亦官编修。复与鐸相继为祭酒。寻迁南京礼部侍郎。大学士杨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为他语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缨冠污吾道乎？"遂请致仕去。人服其廉介。

赞曰：明太祖时，国学师儒，体貌优重。魏观、宋讷为祭酒，造就人才，克举其职。诸生衔命奉使，往往擢为大官，不专以科目进也。中叶以还，流品稍杂，拨历亦为具文，成均师席，不过为儒臣序迁之地而已。李时勉、陈敬宗诸人，方廉清鲠，表范卓然，类而传之，庶观者有所法焉。

列传第五十二

○邹缉郑维桓 柯暹 弋谦黄骥 黄泽孔友谅 范济 聊让郭佑 胡仲伦 华敏 贾斌 左鼎练纲 曹凯许仕达 刘炜尚褫 单宇姚显 杨浩 张昭贺炀

高瑶虎臣

邹缉，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举明经，授星子教谕。建文时入为国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讲。立东宫，兼左中允，屡署国子监事。

永乐十九年，三殿灾，诏求直言，缉上疏曰：

陛下肇建北京，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犹且征求无艺，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展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所，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

夫京师天下根本。人民安则京师安，京师安则国本固而天下安。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经月逾时，工犹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

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几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

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此夺民食以养无用也。

至报效军士，朝廷厚与粮赐。及使就役，乃骄傲横恣，闲游往来。

此皆奸诡之人，惧还原伍，假此规避，非真有报效之心也。

朝廷岁令天下织锦、铸钱，遣内官买马外蕃，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马至虽多，类皆驽下。责民牧养，骚扰殊甚。及至死伤，辄令赔补。马户贫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

漠北降人，赐居室，盛供帐，意欲招其同类也。不知来者皆怀窥觇，非真远慕王化，甘去乡土。宜求来朝之后，遣归本国，不必留为后日子孙患。

至宫观祷祠之事，有国者所当深戒。古人有言，淫祀无福。况事无益以害有益，蠹财妄费者乎！凡此数事，皆下失民心，上违天意。怨讟之兴，实由于此。

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群臣，发号令，古所谓明堂也。而灾首及焉，非常之变也。非省躬责己，大布恩泽，改革政化，疏涤天下穷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谴怒。前有监生生员，以单丁告乞侍亲，因而获罪遣戍者，此实有亏治体。近者大赦，法司执滞常条，当赦者尚复拘系。并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赋，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廪禄，拔简贤才，申行荐举，官吏贪赃蠹政者，核其罪而罢黜之。则人心欢悦，和气可臻，所以保安宗社，为国家千万年无穷之基，莫有大于此者矣。

且国家所恃以久长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视人心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劳民。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告以灾变之故。保养圣躬休息于无为。毋听小人之言，复有所兴作，以误陛下于后也。

书奏，不省。

时三殿初成，帝方以定都诏天下，忽罹火灾，颇惧，下诏求直言。及言者多斥时政，帝不怿，而大臣复希旨诋言者。帝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俱下狱；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俱左官交阯。惟缉与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杨复得无罪。是年冬，缉进右庶子兼侍讲。明年九月卒于官。

缉博极群书，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子循，宣德中为翰林待诏，请赠父母。帝谕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朕守北京，缉在左右，陈说皆正道，良臣也，其予之。"

郑维桓，慈溪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出知交阯南清州，卒。柯暹，池州建德人。由乡举出知交阯酹州。累官浙江、云南按察使。

弋谦，代州人。永乐九年进士。除监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贬峡山知县。复坐事免归。

仁宗在东宫，素知谦骨鲠。及嗣位，召为大理少卿。直陈时政，言官吏贪残，政事多非洪武之旧，及有司诛求无艺。帝多采纳。既复言五事，词太激，帝乃不怿。尚书吕震、吴中，侍郎吴廷用，大理卿虞谦等因劾谦诬罔，都御史刘观令众御史合纠谦。帝召杨士奇等言之，士奇对曰："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帝乃不罪谦。然每见谦，词色甚厉。士奇从容言："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遂免谦朝参，令专视司事。

未几，帝以言事者益少，复召士奇曰："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遂令就榻前书敕引过曰："朕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苟有不当，不加谴诃，群臣所共知也。间者，大理少卿弋谦所言，多非实事，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但免谦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益少。今自去冬无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臣者，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群臣勿以前事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谦朝参如故。"时中官采木四川，贪横。帝以谦清直，命往治之。擢谦副都御史，赐钞以行，遂罢采木之役。

宣德初，交阯右布政戚逊以贪淫黜，命谦往代。王通弃交阯，谦亦论死。正统初，释为民。土木之变，谦布衣走阙下，荐通及甯懋、阮迁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众议以通副石亨，谦请专任通，事遂寝。廷臣以谦负重名，奏留之，亦不报。景泰二年复至京，疏荐通等，不纳。罢归，未几卒。仁宗性宽大，容直言，谦以故得无罪，反责吕震等。而黄骥言西域事，帝亦诮震而行其言。

骥，全州人。洪武中，中乡举。为沙县教谕。永乐时擢礼科给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贡使多商人假托，无赖小人投为从者，乘传役人，运贡物至京师，赏赉优厚。番人慕利，贡无虚月，

致民失业妨农。比其使还，多赍货物，车运至百余辆。丁男不足，役及妇女。所至辱驿官，鞭夫隶，无敢与较者。乞敕陕西行都司，惟哈密诸国王遣使入贡者，许令来京，止正副使得乘驿马，陕人庶少苏。至西域所产，惟马切边需，应就给甘肃军士。其□冈砂、梧桐、硷之类，皆无益国用，请一切勿受，则来者自稀，浮费益省。”帝以示尚书吕震，且让之曰：“骥尝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顾不悉邪？骥言是，其即议行。”后迁右通政，与李琦、罗汝敬抚谕交阯，不辱命。使还，寻卒。

黄泽，闽县人。永乐十年进士。擢河南左参政。南阳多流民，拊循使复业。尝率丁役至北京，周恤备至。久之，调湖广。仁宗即位，入觐，言时政，多见采。

宣宗立，下诏求言。泽上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纳谏、练兵、重农、止贡献、明赏罚、远嬖幸、汰冗官十事。其言远嬖幸曰：“刑余之人，其情幽阴，其虑险谲。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大巧似愚。一与之亲，如饮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宠之甚易，远之甚难。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于未萌也。涓涓弗塞，将为江河。此辈宜一切疏远，勿使用事。汉、唐已事，彰彰可监。”当成祖时，宦官稍稍用事，宣宗浸以亲幸。泽于十事中此为尤切。帝虽嘉叹，不能用也。其后设内书堂，而中人多通书晓文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

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复上言平阳、丽水等七县银冶宜罢，并请尽罢诸坑冶，语甚切。帝叹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验视，酌议以闻。”泽在官有政绩，然多暴怒，盐运使丁鎡不避道，挞之，为所奏。巡按御史马谨亦劾泽九载秩满，自出行县，敛白金三千两偿官物，且越境过家。遂逮下狱。正统六年黜为民。初，泽奏金华、台州户口较洪武时耗减，而岁造弓箭如旧，乞减免。下部议得允，而泽已罢官逾月矣。

孔友谅，长洲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出知双流县。宣宗初，上言六事：

一曰，守令亲民之官，古者不拘资格，必得其人；不限岁月，使尽其力。今居职者多不知抚字之方，而廉干得民心者，又迁调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连累，朝夕营治，往来道路，日不暇给。乞敕吏部，择才望素优及久历京官者任之。谕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岁月，责成治效。至远缺佐贰，多经裁减，独员居职。或遇事赴京，多委杂职署事，

因循苟且，政令无常，民不知畏。今后路远之缺，常留一正员任事，不得擅离，庶法有常守。

二曰，科举所以求贤，必名实相副，非徒夸多而已。今秋闱取士动一二百人。弊既多端，侥幸过半。会试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实行或乖。请于开科之岁，详核诸生行履。孝弟忠信、学业优赡者，乃许入试。庶浮薄不致滥收，而国家得真才之用。

三曰，禄以养廉，禄入过薄，则生事不给。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窭莫诉。请敕户部勘实天下粮储，以岁支之余，量增官俸。仍令内外风宪官，采访廉洁之吏，重加旌赏。则廉者知劝，贪者知戒。

四曰，古者赋役量土宜，验丁口，不责所无，不尽所有。今自常赋外，复有和买、采办诸事。自朝廷视之，不过令有司支官钱平买。而无赖之辈，关通吏胥，垄断货物，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乞尽停采买，减诸不急务，则国赋有常，民无科扰。

其二事言汰冗员，任风宪，言者多及之，不具载。

宣德八年，命吏部择外官有文学者六十八人试之，得友谅及进士胡端祯等七人，悉令办事六科。居二年，皆授给事中，惟友谅未授官而卒。

范济，元进士。洪武中，以文学举为广信知府，坐累谪戍兴州。宣宗即位，济年八十余矣，诣阙言八事：

其一曰楮币之法，昉于汉、唐。元造元统交钞，后又造中统钞。久而物重钞轻，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钞与中统钞兼行。子母相权，新陈通用。又令民间以昏钞赴平准库，中统钞五贯得换至元钞一贯。又其法日造万锭，共计官吏俸稍、内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税杂课若干，敛发有方，周流不滞，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宝钞。以钞一贯当白金一两，民欢趋之。迄今五十余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钞轻所致。愿陛下因时变通，重造宝钞，一准洪武初制，使新旧兼行。取元时所造之数而增损之，审国家度支之数而权衡之。俾钞少而物多，钞重而物轻。严伪造之条，开倒换之法，推陈出新，无耗无阻，则钞法流通，永永无弊。

其二曰备边之道，守险为要。若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乃京师之籓垣，边徼之门户。士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御，广开屯田，修治城堡，谨烽火，明斥堠。毋贪小利，毋轻远求，坚壁清野，使无所得。俟其惫而击之，得利则止，毋穷追深入。此守边大要也。

其三曰兵不在多，在于堪战。比者多发为事官吏人民充军塞上，非白面书生，则老弱病废。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贫弱者备数。器械不完，糗粮不具。望风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选其壮勇，勤加训练，余但令乘城击柝，趋走牙门，庶几各得其用。

其四曰民病莫甚于勾军。卫所差官至六七员，百户差军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结及畏避征调之徒，重贿得遣。既至州县，擅作威福，迫胁里甲，恣为奸私。无丁之家，诛求不已；有丁之户，诈称死亡。托故留滞，久而不还。及还，则以所得财物，遍贿官吏，朦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军无缺伍难矣。自今军士有故，令各卫报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谍布政、按察司。令府州县准籍贯姓名，勾取送卫，则差人骚扰之弊自绝。

其五曰洪武中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为善策。比者调度日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兼养马、采草、伐薪、烧炭，杂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农业焉得不废？愿敕边将课卒垦荒，限以顷亩，官给牛种，稽其勤惰，明赏罚以示劝惩。则塞下田可尽垦，转饷益纾，诸边富实，计无便于此者。

其六曰，学校者，风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贵明体适用，非徒较文艺而已也。洪武中妙选师儒，教养甚备，人材彬彬可观。迩来士习委靡，立志不弘，执节不固。平居无刚方正大之气，安望其立朝为名公卿哉！宜选良士为郡县学官，择民间子弟性行端谨者为生徒，训以经史，勉以节行。俟其有成，贡于国学。磨砻砥砺，使其气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后举而用之，以任天下国家事无难矣。

其七曰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汉高祖解平城之围，未闻萧、曹劝以复仇；唐太宗御突厥于便桥，未闻房、杜劝以报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夸武功，计虑远矣。洪武初年尝赫然命将，欲清沙漠。既以馈运不继，旋即颁师。遂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选将练兵，扼险以待。内修政教，外严边备，广屯田，兴学校，罪贪吏，徙顽民。不数年间，朵儿只巴献女，伯颜帖木儿、乃儿不花等相继擒获，纳哈出亦降。此专务内治，不勤远略之明效也。伏望远鉴汉、

唐，近法太祖，毋以穷兵黩武为快，毋以犁庭扫穴为功。弃捐不毛之地，休养冠带之民，俾竭力于田桑，尽心于庠序。边塞绝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将无幸功，士无夭阏，远人自服，荒外自归。国祚灵长于万年矣。

其八曰官不在众，在乎得人。国家承大乱后，因时损益，以府为州，以州为县。继又裁并小县之粮不及俸者，量民数以设官。民多者县设丞薄，少者知县、典史而已。其时官无废事，民不愁劳。今藩、臬二司及府、州、县官，视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宁，奸弊丛生，诈伪滋起。甚有官不能听断，吏不谙文移，乃容留书写之人，在官影射，贿赂公行，狱讼淹滞，皆官冗吏滥所致也。望断自宸衷，凡内外官吏，并依洪武中员额，冗滥者悉汰，则天工无旷，庶绩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奏上，命廷臣议之。尚书吕震以为文辞冗长，且事多已行，不足采。帝曰："所言甚有学识，多契朕心，当察其素履以闻。"震乃言："济故元进士，曾守郡，坐事戍边。"帝曰："惜哉斯人！令久淹行伍，今犹足用。"震曰："年老矣。"帝曰："国家用人，正须老成，但不宜任以繁剧。"乃以济为儒学训导。

聊让，兰州人。肃府仪卫司余丁也。好学有志尚，明习时务。景帝嗣位，惩王振蒙蔽，大辟言路，吏民皆得上书言事。景泰元年六月，让诣阙陈数事，其略曰：

迩岁土木繁兴，异端盛起，番僧络驿，污吏纵横，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边，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尝胆之秋，可不拔贤举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为将，敌国不敢呼名；韩、范镇边，西贼闻之破胆。司马光居相位，强邻戒勿犯边。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枢要，且延访智术才能之士，布满朝廷，则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还矣。

大臣，阳也；宦寺，阴也。君子，阳也；小人，阴也。近日食地震，阴盛阳微，谪见天地。望陛下总揽乾纲，抑宦寺使不得预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则阴阳顺而天变弭矣。天下治乱，在君心邪正。田猎是娱，宫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蛊君心。愿陛下涵养克治，多接贤士大夫，少亲宦官宫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无不正矣。

尧立谤木，恐人不言，所以圣；秦除谥法，恐人议己，所以亡。陛

下广从谏之量，旌直言之臣，则国家利弊，闾阎休戚，臣下无所顾忌，而言无不尽矣。苏子曰：“平居无犯颜敢谏之臣，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士。”愿陛下恒念是言而审察之。

书奏，帝颇嘉纳之。后四年，让登进士。官知县卒。

景泰二年，监生郭佑亦上书言兵事，略曰：

逆寇犯顺，上皇蒙尘，此千古非常之变，百世必报之仇也。今使臣之来，动以数千，务骄蹇责望于我，而我乃隐忍姑息，致贼势日张，我气日索，求和与和，求战与战，是和战之权，不在我而在贼也。愿陛下结人心，亲贤良，以固国本，广储蓄，练将士，以壮国气。正分定名，裁之以义。如桀骜侵轶，则提兵问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马阑入，乃可保百年无虞。不然西北力罢，东南财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国用耗乏，谋国大臣欲纾一时之急，令民纳粟者赐冠带。今军旅稍宁，行之如故。农工商贩之徒，不较贤愚，惟财是授。骄亲戚，夸乡里，长非分之邪心。赃污吏罢退为民，欲掩闾党之耻，纳粟纳草，冠带而归。前以冒货去职，今以输货得官，何以禁贪残、重名爵？况天下统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举措如此，是以空乏启寇心也。章下廷议，格不行。

又有胡仲伦者，云南盐课提举司吏目也。缘事入都，会上皇北狩，也先欲妻以妹，上皇因遣广宁伯刘安入言于帝。仲伦上疏争之，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万乘之尊，与谐婚媾，一也。敌假和议，使我无备，二也。必欲为姻，骄尊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驾为名，乘机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诏，诱取边城，六也。欲求山后之地，七也。稍从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专权。忠谏者死，鲠直者戍；君子见斥，小人骤迁。章奏多决中旨，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闽、浙之寇方殷，瓦剌之衅大作。陛下宜亲贤远奸，信赏必罚，通上情，达下志。卖国之奸无所投隙，仓卒之变末由发机，朝廷自此尊，天下自此安矣。”帝嘉纳焉。

又有华敏者，南京锦衣军余也。意气慷慨，读书通大义，愤王振乱国，与侪辈言辄裂眦怒詈。景泰三年九月上书曰：

近年以来，内官袁琦、唐受、喜宁、王振专权害政，致国事倾危。望陛下防微杜渐，总揽权纲，为子孙万世法。不然恐祸稔萧墙，曹节、侯览之害，复见于今日。臣虽贱陋，不胜痛哭流涕。谨以虐军害民十

事，为陛下痛切言之。内官家积金银珠玉，累室兼籯，从何而至？非内盗府藏，则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势矜宠，占公侯邸舍，兴作工役，劳扰军民。害二也。家人外亲，皆市井无籍之子，纵横豪悍，任意作奸，纳粟补官，贵贱淆杂。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费不赀，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害四也。广置田庄，不入赋税，寄户郡县，不受征徭，阡陌连亘，而民无立锥。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引数，转而售人，倍支钜万，坏国家法，豪夺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行贾坐敝，莫敢谁何。害七也。卖放军匠，名为伴当，俾办月钱，致内府监局营作乏人，工役烦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贸置物料，所司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害九也。监作所至，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怨酷。害十也。章下礼部，寝不行。

又有贾斌者，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汉桓帝、唐文宗、宋徽钦为戒。且献所辑《忠义集》四卷，采史传所记直谏尽忠守节之士，而宦官恃宠蠹政，可为鉴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礼部以其言当，乞垂鉴纳，不必刊行。帝报闻。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统七年进士。明年，都御史王文以御史多阙，请会吏部于进士选补。帝从之。尚书王直考鼎及白圭等十余人，晓谙刑名，皆授御史。而鼎得南京。寻改北，巡按山西。

时英宗北狩，兵荒洊臻。请蠲太原诸府税粮，停大同转饷夫，以苏其困。也先请和，抗言不可。寻以山东、河南饥，遣鼎巡视，民赖以安。律，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抵罪，时以给事中于泰言，悉得宽贳。鼎言："小民无知，情贷可也。官吏深文巧诋，与故杀何异？法者，天下之公，不可意为轻重。"自是论如律。

景泰四年疏言：

瓦剌变作，将士无用，由军政不立。谓必痛惩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蝉盈座，悉属公侯；鞍马塞途，莫非将帅。民财岁耗，国帑日虚。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众，曾不能振扬威武，则军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暂许有罪者赎，盖权宜也。乃法吏拘牵，沿为成例，官吏受枉法财，悉得减赎。骫骳如此，复何顾惮哉。国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设。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则百余人矣。甚至一部有两尚书，侍郎亦倍常额，都御史以数十计，此京官之冗也。外则增设抚民、管屯官。如河南参议，益二而为四，佥事益三而为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余人，乃岁遣御史

巡视，复遣大臣巡抚镇守。夫今之巡抚镇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为方面御史，则合众人之长而不足；为巡抚镇守，则任一人之智而有余。有是理邪？至御史迁转太骤，当以六年为率。令其通达政事，然后可以治人。巡按所系尤重，毋使初任之员，漫然尝试。其余百执事，皆当慎择而久任之。帝颇嘉纳。

未几，复言：国家承平数十年，公私之积未充。一遇军兴，抑配横征，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计者过也。臣请痛抑末技，严禁游惰，斥异端使归南亩，裁冗员以省虚糜。开屯田而实边，料士伍而纾饟。寺观营造，供佛饭僧，以及不急之工，无益之费，悉行停罢。专以务农重粟为本，而躬行节俭以先之，然后可阜民而裕国也。倘忍不加务，任掊克聚敛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术，民力已尽而征发无已，民财已竭而赋敛日增。苟纾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窃惧焉。章下户部。尚书金濂请解职，帝不许。鼎言亦不尽行。

逾月，以灾异，偕同官陈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罢其尤，用清政本。"帝善其言，下诏甄别，而大臣辞职并慰留。给事中林聪请明谕鼎等指实劾奏，鼎、聪等乃共论吏部尚书何文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侍郎张敏、通政使李锡不职状。锡罢，文渊致仕。

鼎居官清勤，卓有声誉。御史练纲以敢言名，而鼎尤善为章奏。京师语曰："左鼎手，练纲口。"自公卿以下咸惮之。

鼎出为广东右参政。会英宗复位，以郭登言，召为左佥都御史。逾年卒。

练纲，字从道，长洲人。祖则成，洪武时御史。纲举乡试，入国子监。历事都察院。郕王监国，上中兴八策。也先将入犯，复言："和议不可就，南迁不可从，有持此议者，宜立诛。安危所倚，惟于谦、石亨当主中军，而分遣大臣守九门，择亲王忠孝著闻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陕西守将调番兵入卫。"帝悉从之。

纲有才辨，急功名。都御史陈镒、尚书俞士悦皆纲同里，念纲数陈是政有声，且畏其口，遂荐之，授御史。

景泰改元，上时政五事。巡视两淮盐政。驸马都尉赵辉侵利，劾奏之。三年冬，偕同官应诏陈八事，并允行。亡何，复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选不公，任情高下，请置尚书何文渊、右侍郎项文曜于理。尚书王

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为文曜等所罔，均宜按问。”帝虽不罪，终以纲等为直。明年命出赞延绥军务，自陈名轻责重，乞授佥都御史。帝曰：“迁官可自求耶？”遂寝其命。

初，京师戒严，募四方民壮分营训练，岁久多逃，或赴操不如期，廷议编之尺籍。纲等言：“召募之初，激以忠义，许事定罢遣。今展转轮操，已孤所望，况其逃亡，实迫寒馁，岂可遽著军籍。边方多故，倘更召募，谁复应之？”诏即除前令。

五年巡按福建，与按察使杨珏互讦，俱下吏。谪珏黄州知府，纲邠州判官。久之卒。

曹凯，字宗元，益都人。正统十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磊落多壮节。

英宗北征，谏甚力，且曰：“今日之势，大异澶渊。彼文武忠勇，士马劲悍。今中贵窃权，人心玩愒。此辈不惟以陛下为孤注，即怀、愍、徽、钦亦何暇恤？”帝不从，乘舆果陷。凯痛哭竟日，声彻禁庭，与王竑共击马顺至死。

景泰中，迁左。给事中林聪劾何文渊、周旋，诏宥之。凯上殿力诤，二人遂下吏。时令输豆得补官，凯争曰：“近例，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彼受禄十余年，费已偿矣，乃令之世袭，是以生民膏血养无功子孙，而彼取息长无穷也。有功者必相谓曰：吾以捐躯获此，彼以输豆亦获此，是朝廷以我躯命等于荏菽，其谁不解体！乞自今惟令带俸，不得任事传袭，文职则止原籍带俸。”帝以为然，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凯议。

福建巡按许仕达与侍郎薛希琏相讦，命凯往勘。用荐，擢浙江右参政。时诸卫武职役军办纳月钱，至四千五百余人，以凯言禁止。镇守都督李信擅募民为军，糜饷万余石，凯劾奏之。信虽获宥，诸助信募军者咸获罪，在浙数年，声甚著。

初，凯为给事，常劾武清侯石亨。亨得志，修前憾，谪凯卫经历，卒。

许仕达，歙人。正统十年进士。擢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言灾沴数见，请帝痛自修省。帝深纳之。未几，复请于经筵之余，日延儒臣讲论经史。帝亦优诏褒答。巡按福建，劾镇守中官廖秀，下之狱。秀讦仕

达，下镇守侍郎薛希琏等廉问。会仕达亦劾希琏贪纵，乃命凯及御史王豪往勘。还奏，两人互有虚实。而耆老数千人乞留仕达，给事中林聪，闽人也，亦为仕达言。乃命留任，且敕希琏勿构郤。仕达厉风纪，执漳州知府马嗣宗送京师。大理寺劾其擅执，帝以执赃吏不问。期满当代，耆老诣阙请留，不许。未几，即以为福建左参政。天顺中，历山东、贵州左、右布政使。

刘炜，字有融，慈溪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南京刑科给事中。副都御史周铨以私憾挞御史。诸御史范霖、杨永与尚褫等十人共劾铨，炜与同官卢祥等复劾之。铨下诏狱，亦讦霖、永及炜、祥等。王振素恶言官，尽逮下诏狱。霖、永坐绞，后减死。他御史或戍或谪。炜、祥事白留任，而铨已先瘐死。炜累进都给事中。

景泰四年，户部以边储不足，奏令罢退官非赃罪者，输米二十石，给之诰敕。炜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罢软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止赃罪已也。赐之诰敕，以何为辞？若但褒其纳米，则是朝廷诰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后世？此由尚书金濂不识大体，有此谬举。"帝立为已之。山东岁歉，户部以尚书沈翼习其地民瘼，请令往振。及往，初无方略。炜因劾翼，且言："其地已有尚书薛希琏、少卿张固镇抚，又有侍郎邹干、都御史王竑振济，而复益之以冀，所谓'十羊九牧'。乞还冀南京户部，而专以命希琏等。"从之。平江侯陈豫镇临清，事多违制。炜劾之，豫被责让。

明年，都督黄竑以易储议得帝眷，奏求霸州、武清县地。炜等抗章言："竑本蛮僚，遽蒙重任。怙宠妄干，乞地六七十里，岂尽无主者？请正其罪。"帝宥竑，遣户部主事黄冈、谢昶往勘。还奏，果民产。户部再请罪竑，帝卒宥焉。昶官至贵州巡抚，以清慎称。

炜天顺初出为云南参政，改广东，分守惠、潮二府。潮有巨寇，招之不服，会兵进剿，诛其魁。改莅南韶。会大军征两广，以劳瘁卒官。

尚褫，字景福，罗山人。正统四年进士。除行人。上书请毋囚系大臣。擢南御史。以劾周铨下狱，与他御史皆谪驿丞，得云南虚仁驿。景泰五年冬因灾异上书陈数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陈言。执政者格以条例，轻则报罢，重则中伤，是言路虽开犹未开也。释教盛行，诱煽聋俗，由掌邦礼者畏王振势，度僧多至此，宜尽勒归农。"章下礼部，尚书胡濙恶其刺己，悉格不行。量移丰城知县，为邑豪诬构系狱，寻得释。

成化初，大臣会荐，擢湖广佥事。初有诏，荆、襄流民，许所在附籍。都御史项忠复遣还乡，督其急，多道死。褫悯之，陈牒巡抚吴琛请进止。琛以报忠，忠怒劾褫。中朝知其意在恤民，卒申令流民听附籍，不愿，乃遣还乡。褫为佥事十年，所司上其治行，赐诰旌异。致仕卒。

单宇。字时泰，临川人。正统四年进士。除嵊县知县。驭吏严。吏欲诬奏宇，宇以闻。坐不并上吏奏，逮下狱。事白，调诸暨。

遭丧服除，待铨京师。适英宗北狩，宇愤中官监军，诸将不得专进止，致丧师。疏请尽罢之，以重将权。景帝不纳。

初，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至是宇上书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祸乱。近男女出家累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营构寺宇，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纪。请撤木石以建军营，销铜铁以铸兵仗，罢遣僧尼，归之民俗，庶皇风清穆，异教不行。”疏入，为廷议所格。复知侯官。

而咸阳姚显以乡举入国学，亦上言：“曩者修治大兴隆寺，穷极壮丽，又奉僧杨某为上师，仪从侔王者。食膏粱，被组绣，藐万乘若弟子。今上皇被留贼庭，乞令前赴瓦剌，化谕也先。诚能奉驾南还，庶见护国之力。不然，佛不足信彰彰矣。”当景泰时，廷臣谏事佛者甚众，帝卒不能从。而中官兴安最用事，佞佛甚于振。请帝建大隆福寺，严壮与兴隆并。四年三月，寺成，帝克期临幸。河东盐运判官济宁杨浩切谏，乃止。

宇好学有文名，三为县，咸以慈惠闻。居侯官，久之卒。

显后为齐东知县，移武城，公廉刚正。用巡抚翁世资荐，擢太仆丞。浩初以乡举入国学，除官未行，遂抗疏，声誉籍甚。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张昭，不知何许人。天顺初，为忠义前卫吏。英宗复辟甫数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谏。昭闻之，上疏曰：“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勤远，朝廷之末策。汉光武闭关谢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皆深知本计者也。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小民绝食逃窜，妻子衣不蔽体，被荐裹席，鬻子女无售者。家室不相完，转死沟壑，未及埋瘗，已成市脔，此可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

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议，言云等已轻遣。宜籍记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

天顺三年秋，建安老人贺炀亦上书论时事，言：“今铨授县令，多年老监生。逮满九载，年几七十，苟且贪污。宜择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当推举。景泰朝，录先贤颜、孟、程、硃子孙，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祀。然有官无禄，宜班给以昭崇儒之意。黄干、刘□龠、蔡沈、真德秀配祠硃子，亦景泰间从佥事吕昌之请，然未入祝辞，宜增补。预备义仓，本以振贫民，乃豪猾多冒支不偿，致廪庾空虚。乞令出粟义民，各疏里内饥民，同有司散放。”未几，又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熔士类。而师儒鲜积学，草野小夫夤缘津要，初解免园之册，已厕鹗荐之群。及受职泮林，猥琐贪饕，要求百故；而授业解惑，莫措一词。生徒亦往往玩愒岁月，佻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太学。，侵寻老耋，幸博一官。但{厂堇}身家之谋，无复功名之念。及今不严甄选，人材日陋。士习日非矣。”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高瑶，字庭坚，闽县人。由乡举为荆门州学训导。成化三年五月抗疏陈十事。其一言：“正统己巳之变，先帝北狩，陛下方在东宫，宗社危如一发。使非郕王继统，国有长君，则祸乱何由平、鉴舆何由返？六七年间，海宇宁谧，元元乐业，厥功不细。迨先帝复辟，贪天功者遂加厚诬，使不得正其终，节惠隮祀，未称典礼。望特敕礼官集议，追加庙号，尽亲亲之恩。”章下，廷议久不决。至十二月始奏：“追崇庙号，非臣下敢擅议，惟陛下裁决。”而左庶子黎淳力争，谓不当复，且言：“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臣以谓瑶此举，非欲尊郕王，特为群邪进用阶，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过，朕未尝介意，岂臣子所当言？淳为此奏，欲献谄希恩耶？”议遂寝。然帝终感瑶言。久之，竟复郕王帝号。

瑶后知番禺县，多异政。发中官韦眷通番事，没其赀钜万于官。眷憾甚，诬奏于朝。瑶及布政使陈选俱被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瑶竟谪戍永州。释还，卒。

黎淳，华容人。天顺元年进士第一。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颇有名誉。其与瑶争郕王庙号也，专欲阿宪宗意，至以昌邑、更始比景帝，为士论所薄。当成化时，言路大阻，给事、御史多获谴。惟瑶以卑官建危议，卒无罪。时皆称帝盛德云。

又有虎臣者，麟游人。成化中贡入太学。上言天下士大夫过先圣

庙，宜下舆马。从之。省亲归，会陕西大饥，巡抚郑时将请振，臣赍奏行，陈饥歉状，词激切，大获振贷。已，上言："臣乡比岁灾伤，人相食，由长吏贪残，赋役失均。请敕有司审民户，编三等以定科徭。"从之。孝宗践阼，将建棕棚万岁山，备登眺。臣抗疏切谏。祭酒费闾惧祸及，锒铛絷臣堂树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闾大惭，臣名遂闻都下。顷之，命授七品官，乃以为云南柷嘉知县，卒官。

赞曰：明自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寮，建言不拘所职。草野微贱，奏章咸得上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采纳者荣显其身，报罢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复弋谦朝参，引咎自责，即悬鞀设鐸，复何以加。以此为招，宜乎慷慨发愤之徒扼腕而谈世务也。英、景之际，《实录》所载，不可胜书。今掇其著者列于篇。迨宪宗季年，阉尹擅朝，事势屡变，别自为卷，得有考焉。

列传第五十三

○陶成子鲁 陈敏 丁瑄 王得仁子一夔 叶祯 伍骥 毛吉林锦 郭绪 姜昂子龙

陶成，字孔思，郁林人。永乐中，举于乡，除交阯凤山典史。尚书黄福知其贤，命署谅江府教授，交人化之。秩满，迁山东按察司检校，用荐擢大理评事。

正统中，以刘中敷荐，超擢浙江佥事。成有智略，遇事敢任。倭犯桃渚，成密布钉板海沙中。倭至，舣舟跃上，钉洞足背。倭畏之，远去。秩满，进副使。

处州贼叶宗留、陈鉴胡、陶得二等寇兰溪，成击斩数百人。进屯武义，立木城以守。诱贼党为内应，前后斩首数百，生擒百余人。又自抵贼巢，谕降者三千余人。贼势渐衰，惟得二尚在。久之，势复炽，拥众来犯。先遣其党十余辈伪为乡民避贼者，以敝缊裹薪，阑入城。及成出战，贼持薪纵火，焚木城。官军惊溃，成与都指挥佥事崔源战死。时景泰元年五月也。事闻，赠成左参政，录其子鲁为八品官。

鲁，字自强，廕授新会丞。当是时，广西瑶流劫高、廉、惠、肇诸府，破城杀吏无虚月。香山、顺德间，土寇蜂起，新会无赖子群聚应之。鲁召父老语曰："贼气吞吾城，不早备且陷，若辈能率子弟捍御乎？"皆曰"诺"。乃筑堡寨，缮甲兵，练技勇，以孤城捍贼冲。建郭掘濠，布铁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贼来犯，辄击破之。天顺七年，秩满，巡抚叶盛上其绩，就迁知县。寻以破贼功，进广州同知，仍知县事。

成化二年从总督韩雍征大藤峡。雍在军严重，独于鲁未尝不虚己。用其策，辄有功。雍请擢鲁为佥事，专治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诸县兵。其冬会参将王瑛破剧贼廖婆保等于钦、化二州，大获，玺书嘉劳。明年，贼首黄公汉等猖獗，偕参将夏鉴等连破之思恩、浔州。未几，贼陷石康，执知县罗绅。复偕鉴追击至六菊山，败之。两广自韩雍去，罢总督不设，帅臣观望相推诿，寇盗滋蔓。鲁奏请重臣仍开府梧州，遂为永制。秩满，课最，进副使。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其抚辑劳，赉银币。

鲁治兵久。贼剽两粤，大者会剿，小者专征，所向奏捷。贼雠之次骨，劫其郁林故居，焚诰命，发先茔，戕其族党。鲁闻大恸。诏徙籍广东，补给封诰，慰劳有加，益奋志讨贼。

二十年，以征荔浦瑶功，增俸一级。又九载，课最，进湖广按察使，治兵两广如故。郁林、陆川贼黄公定、胡公明等为乱，与参将欧磐分五路进讨，大破之，毁贼巢一百三十。

弘治四年，总督秦纮遣平德庆瑶，进湖广右布政使。鲁言身居两广，而官以湖广为名，于事体非便，乃改湖广左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副使，领岭西道事。人称之为“三广公”。

十一年，总督邓廷瓒请官其子，俾统鲁所募健卒备征讨。乃授其子荆民锦衣百户。是年，鲁卒。荆民复陈父功，遂进副千户，世袭。

鲁善抚士，多智计，谋定后战。凿池公署后，为亭其中，不置桥。夜则召部下计事。以版度一人，语毕，令退。如是凡数人，乃择其长而参伍用之，故常得胜算而机不泄。羽书狎至，戎装宿戒，声色不动。审贼可乘，潜师出城，中夜合围，晓辄奏凯。贼善侦，终不能得要领。历官四十五年，始终不离兵事。大小数十战，凡斩馘二万一千四百有奇，夺还被掠及抚安复业者十三万七千有奇，两广人倚之如长城。然鲁将兵不专尚武，尝言：“治寇贼，化之为先，不得已始杀之耳。”每平贼，率置县建学以兴教化。

鲁初为丞，年才弱冠，知县王重勉之学。重故老儒，鲁遂请执弟子礼。每晨，授经史讲解而后视事。后重卒官，鲁执丧如父礼，且资其二子。又敬事名儒陈献章，献章亦重之。宋陆秀夫、张世杰尽节崖山，未有庙祀，特为建祠，请祠额，赐名大忠。嘉靖初，鲁殁三十载矣，新会人思其德，颂于朝，赐祠祀之。

陈敏，陕西华亭人。宣德时，为四川茂州知州。遭丧去官，所部诸长官司及番民百八十人诣阙奏言：“州僻处边徼万山中，与松藩、叠溪诸番邻，岁被其患。自敏莅州，抚驭有方，民得安业。今以忧去职，军民失所依。乞矜念远方，还此良牧。”帝立报可。

正统中，九载满，军民复请留。进成都府同知，视茂州事。都司徐甫言，敏及指挥孙敬在职公勤，群番信服。章下都御史王翱等核实，进敏右参议，仍视州事。以监司秩莅州，前此未有也。

黑虎寨番掠近境，为官军所获。敏从其俗，与誓而遣之。既复出掠，为巡按御史陈员韬所劾。诏贯之。提督都御史寇深器其才，言敏往来抚恤番人，赞理军政，乞别除知州，俾敏专戎务。吏部以敏莅茂久，别除恐未悉番情，猝难驯服，宜增设同知一人佐之。报可。敏既以参议治州，其体俪监司。遂劾按察使陈泰无故杖死番人。泰亦讦敏，帝不问。而泰下狱论罪。

景泰改元，参议满九载，进右参政，视州事如前。莅州二十余年，威信大行，番民胥悦。秩渐高，诸监司郡守反位其下，同事多忌之者。为按察使张淑所劾，罢去。

丁瑄，不知何许人。正统间为御史。初，福建多矿盗，命御史柳华捕之。华令村聚皆置望楼，编民为甲，择其豪为长，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徼。沙县佃人邓茂七素无赖，既为甲长，益以气役属乡民。其俗佃人输租外，例馈田主。茂七倡其党令毋馈，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诉于县，县逮茂七，不赴。下巡检追摄，茂七杀弓兵数人。上官闻，遣军三百捕之。被杀伤几尽，巡检及知县并遇害。茂七遂大剽略，伪称“铲平王”，设官属，党数万人，陷二十余县。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等先后被杀。时福建参政交阯人宋新，贿王振得迁左布政使，侵渔贪恶，民不能堪，益相率从乱。东南骚动。

十三年四月，茂七围延平。刷卷御史张海登城抚谕。贼诉乞贯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为良民。海以闻。命瑄往招讨，以都督刘聚、佥都御史张楷大军继其后。瑄既至，先令人赍敕往抚。茂七不肯降，瑄驰赴沙县图之。贼首林宗政等万余人攻后坪，欲立寨。瑄令通判倪冕等率众先据要害，而身与都指挥雍埜等邀其归路，斩贼二百余级，获其渠陈阿岩。

明年二月，瑄诱贼复攻延平，督众军分道冲击。贼大败，遁走，指挥刘福追之，遂斩茂七，招胁从复业。未几，复擒其党林子得等。尤溪贼首郑永祖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埜等邀击，擒之，斩首五百有奇，余党溃散。

楷之监大军讨贼也，至建宁顿不进，日置酒赋诗为乐。闻瑄破贼，则驰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胁依违具奏。福不能平，诉之。诏责瑄具状。楷等皆获罪。瑄有功不问，功亦竟不录。茂七虽死，其从子伯孙等复炽。朝廷更遣陈懋等以大军讨，瑄乃还朝。景泰初，出为广东副使，卒。

当是时，浙、闽盗所在剽掠为民患。将帅率玩寇，而文吏励民兵拒贼，往往多斩获。闽则有张瑛、王得仁之属。浙江则金华知府石瑁擒遂昌贼苏才于兰溪。处州知府张佑击败贼众，擒斩千余人。于是帝降敕，数诘让诸将帅。都指挥邓安等因归咎于前御史柳华。时王振方欲杀朝士威众，命逮华。华已出为山东副使，闻命，仰药死。诏籍其家，男戍边，妇女没入浣衣局。而御史汪澄、柴文显亦以是得罪。

初，澄按福建，以茂七乱，檄浙江、江西会讨。寻以贼方议降，止兵毋进。既知贼无降意，复趣进兵，而贼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黄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状，兵部因劾澄失机。福建三司亦言，贼初起，按臣柴文显匿不奏，酿成今患。遂俱下吏。狱成，诏磔文显，籍其家。澄弃市。而宋新及按察使方册等十人俱坐斩。遇赦，谪驿丞。天顺初，复官。

论者谓华所建置未为过，澄、文显罪不至死。武将不能灭贼，反罪文吏。华、文显至与叛逆同科，失刑实由王振云。华，吴县人。文显，浙江建德人。澄仁和人。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本谢姓，父避仇外家，因冒王氏。得仁五岁丧母，哀号如成人。初为卫吏，以才荐授汀州府经历。廉能勤敏，上下爱之。秩满当迁，军民数千人乞留，诏增秩再任。居三年，推官缺，英宗从军民请，就令迁擢。数辩冤狱，却馈遗，抑镇守内臣苛索，政绩益著。

沙县贼陈政景，故邓茂七党也。纠清流贼蓝得隆等攻城。得仁与守将及知府刘能击败之，擒政景等八十四人，余贼惊溃。诸将议穷搜，得仁恐滥及百姓，下令招抚，辨释难民三百人。都指挥马雄得通贼者姓名，将按籍行戮，得仁力请焚其籍。贼复寇宁化，率兵往援，斩首甚众。民多自拔归，贼势益衰。

贼退屯将乐，得仁将追灭之，俄遘疾。众欲舆归就医，得仁不可，曰："吾一动，贼必长驱。"乃起坐帐中，谕将吏戮力平贼，遂卒。时正统十四年夏也。军民哀恸。丧还，哭奠者道路相属，多绘像祀之。天顺末，吏民乞建祠。有司为请，诏如广东杨信民故事，春秋致祭。

子一夔，天顺四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进左谕德。成化七年，彗星见。应诏陈五事：请正宫闱，亲大臣，开言路，慎刑狱，戒妄费。语极剀挚，被旨切责。累迁工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正德中，谥文

庄。

叶祯，字梦吉，高要人。举于乡，授浔州府同知。补凤翔，调庆远。

两广瑶贼蜂起，列郡咸被害，将吏率缩朒观望。祯誓不与贼俱生，募健儿日训练。峒酋韦父强数败官军，祯生絷之，其党忿，悉众攻城。旗山守将拥兵不救。祯率健儿出战，贼却去。旋蹑祯，战相当，祯子公荣歼焉。

顷之，贼围鸡刺诸村，祯率三百人趋赴。道遇贼人头山下，鏖战，祯被数枪，手刃贼一人，与从子官庆及三百人皆死。时天顺三年正月晦也。岭南素无雪，是夜大雷电，雪深尺许。贼释围去，诸村获全。事闻，赠朝列大夫、广西参议，守臣为立庙祀之。

伍骥，字德良，安福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御史。庄重寡言笑，见义敢为。

天顺七年巡按福建。先是，上杭贼起，都指挥佥事丁泉，汶上人，善捍御。贼屡攻城，皆为所却。已而贼转炽。骥闻，立驰入汀州，调援兵四集。骥单骑诣贼垒。贼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骥从容立马，谕以祸福。贼见其至诚，感悟泣下，归附者千七百余户。给以牛种，俾复故业。

惟贼首李宗政负固不服，遂与泉深入破之。泉力战，为贼所害。骥吊死恤伤，激以忠义，复与贼战。连破十八寨，俘斩八百余人，四境悉平。而骥冒瘴疠成疾，班师至上杭卒。军民哀之如父母，旦夕临者数千人，争出财立祠。成化中以知县萧宏请，诏与泉并祀，赐祠名“褒忠”。

毛吉，字宗吉，余姚人。景泰五年进士。除刑部广东司主事。司辖锦衣卫。卫卒伺百官阴事，以片纸入奏即获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请属，狎侮官司，即以罪下刑部者，亦莫敢捶挞。吉独执法不挠，有犯必重惩之。其长门达怙宠肆虐，百官道遇率避马，吉独举鞭拱手过，达怒甚。吉以疾失朝，下锦衣狱。达大喜，简健卒，用巨梃搒之。肉溃见骨，不死。

天顺五年擢广东佥事，分巡惠、潮二府。痛仰豪右，民大悦。及期当代，相率吁留之。

程乡贼杨辉者，故剧贼罗刘宁党也。已抚复叛，与其党曾玉、谢莹分据宝龙、石坑诸洞，攻陷江西安远，剽闽、广间。已，欲攻程乡。吉先其未至，募壮士合官军得七百人。抵贼巢。先破石坑，斩玉；次击莹，馘之。复生擒辉。诸洞悉破，凡俘斩千四百人。捷闻，宪宗进吉副使，玺书嘉劳。移巡高、雷、廉三府。时民遭贼躏，数百里无人烟，诸将悉闭城自守，或以贼告，反被挞。有自贼中逸归者，辄诬以通贼，扑杀之。吉不胜愤，以平贼为己任。按部雷州。海康知县王骐，云南太和人也，日以义激其民，贼至辄奋击。吉壮其勇节，奖励之。适报贼掠乡聚，吉与骐各率所部击败之。荐骐，迁雷州通判。未闻命，战死。赠同知，廕其子为国子生。

成化元年二月，新会告急。吉率指挥阎华、掌县事同知陶鲁，合军万人，至大磴破贼，乘胜追至云岫山，去贼营十余里。时已乙夜，召诸将分三哨，黎明进兵。会阴晦，众失期。及进战，贼弃营走上山。吉命潘百户者据其营，众竞取财物。贼驰下，杀百户。华亦马踬，为贼所杀。诸军遂溃。吉勒马大呼止军。吏劝吉避，吉曰："众多杀伤，我独生可乎？"言未已，贼持枪趋吉。古且骂且战，手剑一人，断其臂。力绌，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动。又八日，始得尸，貌如生。事闻，赠按察使，录其子科入国子监。寻登进士，终云南副使。

方吉出军时，赍千金犒，委驿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悯其家贫，以所余金授吉仆，使持归治丧。是夜，仆妇忽坐中堂作吉语，顾左右曰："请夏宪长来。"举家大惊，走告按察使夏埙。埙至。起揖曰："吉受国恩，不幸死于贼。今余文以所遗官银付吉家，虽无文簿可考，吉负垢地下矣。愿亟还官，毋污我。"言毕，仆地，顷之始苏。于是归金于官。吉死时年四十，后赐谥忠襄。

林锦，字彦章，连江人。景泰初，由乡贡授合浦训导。瑶寇充斥，内外无备。锦条具方略，悉中机宜。巡抚叶盛异之，檄署灵山县事。城毁于贼，锦因形便，为栅以守，广设战具，贼不敢逼。满秩去官，民曰："公去，贼复至，谁御者？"悉逃入山。盛以状闻，诏即以锦为知县。驰驿之官，民复来归。

适岁饥，诸瑶益剽掠无虚日。锦单骑诣垒，晓以祸福。瑶感悟，附县二十五部咸听命。其不服者则讨之。天顺六年破贼罗禾水，再破之黄姜岭，又大破之新庄。先后斩获千余级，还所掠人口，贼悉平，乃去栅，筑土城。

盛及监司屡荐其才。成化改元，会廉州为贼所陷，乃以锦为试知府。岁复大饥，贼四出劫掠。锦谕散千余人，诛梗化者，而绥辑其流移。境内悉平。

四年，上官交荐，请改授宪职，令专备钦、廉群盗。乃以为按察使佥事，益勤于政。十年赐敕旌异。久之，进副使。锦以所部屡有盗警，思为经久计，乃设团河营于西，设新寮营于南，而别设洪崖营以杜诸寇出没路。易灵山土城，更筑高墉，亘五百丈，卒为岩邑。十四年，兵部上其抚辑功，被赉。

锦在兵间，以教化为务。灵山尚鬼，则禁淫祠，修学校，劝农桑。其治廉、钦，皆饬学宫，振起文教。为人诚实，洞见肺腑，瑶蛮莫不爱信。其行军，与士卒同甘苦，有功辄推以与人，以故士多效死，所在祠祀。

郭绪，字继业，太康人。成化十七年进士。使楚府，却其馈。授户部主事，督饷二十万于陕西给军。主者以羡告，悉还之。历迁云南参议。

初，孟密宣抚司之设也，实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复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属谕之还。不听。乃调孟养宣抚思禄兵胁之。思揲始还所侵地，然多杀孟养兵。思禄仇之，发兵越金沙江夺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两酋构怨不已。

巡抚陈金承诏，遣绪与副使曹玉往谕之。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先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而舍，遣官驰驿往谕，皆留不报。和惧，还军至干崖遇绪，语故，戒勿进。绪不可。玉以疾辞。绪遂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险不可骑，乃斩棘徒步引绳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泽。土官以象舆来，绪乘之往。行毒雾中，泥沙□甚踔。又旬日至孟赖，去金沙江仅二舍。手自为檄，使持过江，谕以朝廷招徕意。蛮人相顾惊曰："中国使竟至此乎？"发兵率象马数万夜渡江，持长槊劲弩，环之数重。从行者惧，请勿进。绪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斩！"思禄既得檄，见譬晓祸福甚备，又闻至者才数人，乃遣酋长来听令，且致馈。绪却之，出敕谕宣示。思禄亦继至。绪先叙其劳，次白其冤状，然后责其叛。诸酋闻，咸俯伏呼万岁，请归侵地。绪诘前所留使人，乃尽出而归之。和及玉闻报驰至，则已归地纳款矣。时弘治十四年五月也。

越三年，擢绪四川督储参政。武宗即位，始以云南功，加俸一级。

明年致仕归。

姜昂，字恒頫，太仓人。成化八年进士。除枣强知县。授御史。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杖午门外。以母老乞改南，寻出为河南知府。吏白事毕，退阖门读书，鞭箠悬不用。籓府人有犯，立决遣之。改知宁波，擢福建参政。请终养归，服阕而卒。

昂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学书，不听用官纸笔，家居室不蔽风雨。

子龙，字梦宾，正德三年进士。历礼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谏。罚跪五日，杖几死。出为建宁同知，寻迁云南副使，备兵澜沧、姚安。滇故盗薮，龙让土酋曰："尔世官，纵盗宁非贿乎？"酋惧，抚谕群盗，悉听命。巨盗方定者，既降而贫，为妻妾所诟，卒不忍负龙，竟仰药死。南安大盗千人，御史欲征兵，龙檄三日散尽。四川盐井剌马仁、云南晒江和歌仲雠杀数十年，龙抚谕，遂解。大候州土官猛国恃险肆暴，龙擒之。在滇四年，番、汉大治。邓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绅、莆田林俊及龙。

赞曰：陶成、陈敏诸人，以监司守令著征剿功，而成及毛吉、叶祯身死王事，劳烈显著，亦可以愧戎帅之畏懦□戚蹜者矣。林锦威能临制，材足绥怀，边疆皆得斯人，何忧不治？郭绪单骑入险，谕服两酋，令当洪、永间亦何至尚淹常调哉。平世秉国者，多抑边功，谓恐生事。然大帅倚内援，叙禄又多逾等，适足以长武夫玩寇之心，而无以奖劳臣致死之节。国家以赏罚驭世，曷可不公乎！

列传第五十四

○韩观 山云 萧授吴亮 方瑛陈友 李震王信都胜 郭鋐 彭伦 欧磐 张祐

韩观，字彦宾，虹人，高阳忠壮侯成子也。以舍人宿卫，忠谨为太祖所知，授桂林右卫指挥佥事。

洪武十九年讨平柳州、融县诸蛮，累迁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二年平富川蛮，设灵亭千户所。二十五年平宾州上林蛮。二十七年会湖广兵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明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都督杨文讨龙州土官赵宗寿，宗寿伏罪。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

观生长兵间，有勇略。性鸷悍，诛罚无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群蛮所在蜂起，剽郡县，杀守吏，势甚炽。将士畏观法，争死斗。观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

二十九年召还，进都督同知。明年复从杨文讨平吉州及五开叛苗，与顾成讨平水西诸蛮堡，还理左府事。建文元年练兵德州，御燕师无功。成祖即位，委任如故。命往江西练军城守，兼节制广东、福建、湖广三都司。

庐陵民啸聚山泽。帝不欲用兵，遣行人许子谟赍敕招谕，命观临抚之。观至，众皆复业，赐玺书褒劳。命佩征南将军印，镇广西，节制两广官军。帝知观嗜杀，赐玺书戒之曰："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会群蛮复叛，帝遣员外郎李宗辅赍敕招之。观大陈兵示将发状，而遣使与宗辅俱。桂林蛮复业者六千家，惟思恩蛮未附。而庆远、柳、浔诸蛮方杀掠吏民，乃上章请讨。

永乐元年与指挥葛森等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擒其酋五十余人，斩以徇。还所掠男女于民，而抚辑其逃散者。明年遣都指挥硃辉谕降宜山、忻城诸山寨。荔波瑶震恐，乞为编户。帝属观抚之，八十余洞皆归附。明年，浔、桂、柳三府蛮作乱，已抚复叛，遣硃辉以偏师破之。蛮大惧。会朝廷遣郎中徐子良至，遂来降，归所掠人畜器械。

四年大发兵讨安南，诏观画方略，转粟二十万石饷军。已，复命偕大理卿陈洽选土兵三万会太平，仍令观侦安南贼中动静。寻从大兵发凭祥，抵坡垒关，以所部营关下，伐木治桥梁，给军食。安南平，命措置交阯缘途诸堡，而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

五年，观旋师抵柳州。贼望风遁匿，观请俟秋凉深入，且请济师。帝使使发湖广、广东、贵州三都司兵，又敕新城侯张辅遣都督硃广、方政以征交阯兵协讨。十月，诸军皆集，分道进剿。观自以贵州、两广兵由柳州攻马平、来宾、迁江、宾州、上林、罗城、融县，皆破之。会兵象州，复进武宣、东乡、桂林、贵平、永福。斩首万余级，擒万三千余人，群蛮复定。捷闻，帝嘉劳之。

九年拜征夷副将军，仍佩故印，总兵镇交阯。明年复命转粟给张辅军。辅再出师定交阯，观皆主馈运，不为将，故功不著。

观在广西久，威震南中，蛮人惴惴奉命。继之者，自山云外，皆不能及。十二年九月卒，无子。宣德二年，保定伯梁铭奏求观南京故宅。帝许之。既闻观妻居其中，曰："观，功臣地，虽殁，岂可夺之？"遂不许。令有司以他宅赐铭。

山云，徐人。父青，以百户从成祖起兵，积功至都督佥事。云貌魁梧，多智略。初袭金吾左卫指挥使。数从出塞，有功。时幼军二十五所，隶府军前卫，掌卫者不任事，更命云及李玉等五人抚戢之。仁守立，擢行在中军都督佥事。

宣德元年改北京行都督府，命偕都御史王彰自山海抵居庸，巡视关隘，以便宜行事。帝征乐安，召辅郑王、襄王居守。

明年，柳、庆蛮韦朝烈等掠临桂诸县。时镇远侯顾兴祖以不救邱温被逮，公侯大臣举云。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云至，讨朝烈，破之。贼保山巅，山峻险，挂木于藤，垒石其上。官军至，辄断藤下木石，无敢近者。云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随其后，驱向贼。贼谓官军至，亟断藤。比明，木石且尽，众噪而登，遂尽破之。南安、广源诸蛮悉下。是夏，忻城蛮谭团作乱，云讨擒之。四年春，讨平柳、浔诸蛮。其秋，雒容蛮出掠，遣指挥王纶破之。云上纶功，并劾其杀良民罪，帝宥纶而心重云。广西自韩观卒后，诸蛮渐横。云以广西兵少，留贵州兵为用，先后讨平浔、柳、平乐、桂林、宜山、思恩诸蛮。九年又以庆远、郁林苗、瑶非大创不服，请济师。诏发广东

兵千五百人益云。云分道剿捕，擒斩甚众。复遣指挥田真攻大藤峡贼，破之。

云在镇，先后大战十余，斩首万二千二百六十，降贼酋三百七十，夺还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筑城堡十三，铺舍五百，陶砖凿石，增高益厚。自是瑶、僮屏迹，居民安堵。论功，进都督同知，玺书褒劳。

云谋勇深沉，而端洁不苟取，公赏罚，严号令，与士卒同甘苦。临机应变，战无不捷。广西镇帅初至，土官率馈献为故事。帅受之，即为所持。云始至，闻府吏郑牢刚直，召问曰："馈可受乎？"牢曰："洁衣被体，一污不可湔，将军新洁衣也。"云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黩货，法当死。将军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云曰："善。"尽却馈献，严驭之。由是土官畏服，调发无敢后者。云所至，询问里老，抚善良，察诬枉，土人皆爱之。

英宗即位，云坠马伤股。帝遣医驰视。以病请代，优诏不许。进右都督。正统二年上言："浔州与大藤峡诸山相错，瑶寇出没，占耕旁近田。左右两江土官，所属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畏。若量拨田州土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断贼出入。不过数年，贼必坐困。"报可。嗣后东南有急，辄调用狼兵，自此始也。明年冬，卒于镇。赠怀远伯，谥忠毅。长子俊，袭府军前卫指挥使。广西人思云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初，韩观镇广西，专杀戮。庆远诸生来迓。观曰："此皆贼觇我也。"悉斩之。云平恕，参佐有罪，辄上请，不妄杀人，人亦不敢犯。郑牢尝逮事观。观醉，辄杀人。牢辄留之，醒乃以白。牢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隶终。

萧授，华容人。由千户从成祖起兵，至都指挥同知。永乐十六年擢右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湖广、贵州。

宣德元年，镇远邛水蛮银总作乱。指挥祝贵往抚，被杀。授遣都指挥张名破斩之。贵州宣慰所辖乖西、巴香诸峒寨，山箐深险，诸蛮错居。攻剽他部，伤官军，发民冢。而昆阻比诸寨亦恃险不输赋。二年，授遣都指挥苏保会宣慰宋斌攻破昆阻比寨，穷追，斩伪王以下数百人。乖西诸蛮皆震慑归命。

水西蛮阿闭妨宜作乱，授结旁寨酋，以计诛之。而西堡蛮阿骨等与

寨底、丰宁、清平、平越、普安诸苗复相聚为寇，四川筠连诸蛮应之。授且捕且抚。诸蛮先后听命，承制赦之。以丰宁酋稔恶，械送京师，伏诛。七年谕降安隆酋岑俊。已，讨辰州蛮，擒其酋八十，斩馘无算。移兵击江华苗，讨富川山贼，先后破擒之。

先是，贵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苗数出掠。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分兵以戍，贼不得逞。久之，其酋吴不尔觇官军少，复掠清浪，杀官吏。授遣张名击破之。贼走湖广境，结生苗，势复张。授乃发黔、楚、蜀军分道捕讨。进军箪子坪，诛不尔，斩首五百九十余级，贼悉平。九年，都匀蛮为乱，引广西贼入掠。授遣指挥陈原、顾勇分道邀击，获贼首韦万良等，降下合江蔡郎等五十余寨。

英宗即位，命佩征蛮副将军印，镇守如故。念授年老，以都督佥事吴亮副之。正统元年，普定蛮阿迟等叛，僭称王，四出攻掠。授遣顾勇等捣其巢，破之。而广西蒙顾十六洞与湖广逃民相聚蜂起，授督兵围之。再战，悉擒斩其酋，余党就诛。捷闻，进右都督。上言："靖州与广西接壤，时苦苗患。永乐、宣德间，尝储粮数万石，备军兴。比年储粮少。有警，发人徒转输，贼辄先觉，以故不能得贼。乞于清浪、靖州二卫，各增储五万石，庶缓急可借。"报可。

四年，贵州计沙贼苗金虫、苗总牌纠洪江生苗作乱，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号。授督兵抵计沙，分遣都指挥郑通攻三羊洞，马晔攻黄柏山，大破之。吴亮穷追至蒲头、洪江，斩总牌，千户尹胜诱斩金虫，于是生苗尽降。授沉毅多计算，裨校皆尽其材，而驭军严整。自镇远侯顾成殁，群蛮所在屯结。官军讨之，皆无功。授在镇二十余年，规画多本于成。久益明练，威信大行，寇起辄灭，前后诸帅莫及也。论功，进左都督。是年六月召还，以老致仕。寻起视事右府。十年卒。赠临武伯，谥靖襄。

吴亮，来安人。永乐初，为旗手卫指挥佥事。宣德中，署湖广都指挥佥事。寻以右副总兵与王瑜督漕运。

英宗初，讨新淦贼有功，累进都督佥事，副授镇湖广、贵州。破普定蛮，进都督同知。平计沙苗，进右都督。方政殁于麓川，召亮还京，命为副总兵，将兵五万往讨。至云南，贼益炽，坐金齿参将张荣败不救，逮下狱。左迁都督佥事，仍佩征南副将军印，镇湖广、贵州，讨平四川都掌蛮。寻召还，视右府事。正统十一年卒。

亮姿貌魁梧，性宽简，不喜杀戮，所至蛮人怀附。好读书，至老，手不释卷。

方瑛，都督政之子。正统初，以舍人从父征麓川。父战死，瑛发愤，矢报父仇。初袭指挥使，已，论政死事功，迁都指挥同知。

六年从王骥征麓川。帅兵六千突贼垒。贼渠衣黄衣帐中。瑛直前，左右击斩数百人，躏死者无算，遂平其地。进都指挥使。寻复从骥破贡章、沙坝、阿岭诸蛮。进都督佥事，莅后府事，充右参将，协守云南。十三年复从骥征麓川。破鬼山大寨，留镇云南。

景泰元年，廷议以瑛有将略，命都督毛福寿代，还，进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贵州群苗叛，道梗。骥请瑛还讨。其年四月拜右副总兵，与保定伯梁珤、侍郎侯璡次第破走之。进右都督。复破赏改诸寨，擒伪苗王王阿同等。璡卒，都御史王来代督军务，分道击贼香炉山。瑛入自龙场，大破平之。

三年秋，来劾瑛违法事，置不问。来召还，命瑛镇守贵州。其冬，讨白石崖贼，俘斩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寨。进左都督。五年，四川草塘苗黄龙、韦保作乱，自称“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坪、黄滩。瑛与巡抚蒋琳会川兵进剿，贼魁皆就缚。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滩、乖西、谷种、乖立诸寨，执伪王谷蚁丁等，斩首七千余。诏封南和伯。

瑛为将，严纪律，信赏罚，临阵勇敢，善抚士。士皆乐为用，以故数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乃召还，同石亨督京营军务。明年，琳奏瑛前守贵州，边境宁，苗蛮畏服，乞遣还。帝不许。未几，湖广苗叛，拜瑛平蛮将军，率京军讨之，而使御史张鹏侦其后。还奏，瑛所过秋毫不犯，帝大喜。

七年，贼渠蒙能攻平溪卫。都指挥郑泰等击却之，能中火枪死，瑛遂进沅州。连破鬼板等一百六十余寨。与尚书石璞移兵天柱，率陈友等分击天堂诸寨，复大破之。克寨二百七十，擒伪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时英宗已复位。捷闻，璞召还，瑛留镇贵州、湖广。瑛讨蒙能余党，克铜鼓藕洞一百九十五寨，覃洞、上隆诸苗各斩其渠纳款。帝嘉瑛功，进侯。天顺二年，东苗干把猪等僭伪号，攻都匀诸卫。命瑛与巡抚白圭合川、湖、云、贵军讨之，克六百余寨。边方悉定。瑛前后克寨几二千，俘斩四万余。平苗之功，前此无与比者。寻卒于镇，年四十五。帝震悼，赐谥忠襄。

瑛天姿英迈，晓古兵法。尝上练兵法及阵图，老将多称之。为人廉，谦和不伐。所至镇以安静，民思之，久而不忘。

子毅，嗣伯爵，诱祖母诬从父瑞不孝，坐夺爵闲住。卒，子寿祥嗣。正德中，历镇贵州、湖广。传爵至明亡乃绝。

陈友，其先西域入，家全椒。正统初，官千户，累迁都指挥佥事。频年使瓦剌有劳，寻复进都指挥使。九年充宁夏游击将军，与总兵官黄真击兀良哈。多获，进都督佥事。未几，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来归。

景帝即位，进都督同知，征湖广、贵州苗。寻充左参将，守备靖州。景泰二年偕王来等击贼香炉山，自万潮山入，大破之。留镇湖广。论功，进右都督。四年春奏斩苗五百余级，五年又奏斩苗三百余。而都指挥戚安等八人战死，兵部疑首功不实，指挥蔡升亦奏友欺妄。命总督石璞廉之，斩获仅三四十人，陷将士千四百人，宜罪。诏令杀贼自效。天顺元年随瑛征天堂诸苗，大获。命充左副总兵，仍镇湖广。已，又偕瑛破蒙能余党。召封武平伯，予世券。孛来犯边，充游击将军，从安远侯柳溥等往御。率都指挥赵瑛等与战，敌败遁。再犯镇番，复击却之，俘百六十人。寻佩将军印，充总兵官，讨宁夏寇。先是，寇大入甘、凉，溥及总兵卫颖等不能御，惟友稍获。至是巡抚芮钊列诸将失事状，兵部请免友罪。诏并宥溥等。召还，进侯，卒。

传子至孙纲，弘治中，请友赠谥。诏赠沔国公，谥武僖。纲传子勋及熹。嘉靖中，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滥，请停袭。帝不从。熹子大策复得嗣，至明亡乃绝。

李震，南阳人。父谦，都督佥事，震袭指挥使。正统九年从征兀良哈有功，进都指挥佥事。已，从王骥平麓川，进同知。

景帝即位，充贵州右参将。击苗于偏桥，败之。景泰二年从王来征韦同烈。破锁儿、流源诸寨，俘斩千六百人，共克香炉山，获同烈。进都指挥使，守靖州。寻坐罪征还。方瑛讨苗，乞震随军，诏许立功赎。已，从瑛大破天堂诸苗，仍充左参将。瑛平铜鼓诸贼，震亦进武冈，克牛栏等五十四寨。斩获多，进都督佥事。

天顺中，复从瑛平贵东苗干把猪。瑛卒，即以震充总兵官，代镇贵州、湖广。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赋逃入苗中。伪称唐太宗后，众万余，僭王，建元“武烈”，剽掠远近。震进击，大破之。添保遁入贵州鬼

池诸苗中，复诱群苗出掠。震擒之，送京师。寻破西堡苗。

五年春剿城步瑶、僮，攻横水、城溪、莫宜、中平诸寨，皆破之。长驱至广西西延，会总兵官过兴军，克十八团诸瑶，前后俘斩数千人。其冬命震专镇湖广，以李安充总兵，守贵州。明年夏率师由锦田、江华抵云川、桂岭、横江诸寨，破瑶，俘斩二千八百余人。七年冬，苗据赤溪湳洞长官司。震与安分道进，斩贼渠飞天侯等，破寨二百，遂复长官司。进都督同知。明年冬，广西瑶侵湖南，夜入桂阳州大掠。震遣兵分道追击，连败之，俘斩千余人。

成化改元，守备靖州。都指挥同知庄荣奏贵州黎平诸府密迩湖广五开诸卫，非大将总领不可，乃复命震兼镇贵州。未几，获贼首苗虫虾。

荆、襄贼刘千斤、石和尚为乱，震进讨。贼屡败，乘胜追及于梅溪贼巢。官军不利，都指挥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诏切责。白圭等大军至，震自南漳进兵合击，大破之，贼遂平。论功，进右都督。

时武冈、沅靖、铜鼓、五开苗复蜂起，而贵州亦告警。震言贵州终难遥制，请专镇湖广。许之，乃还兵。由铜鼓、天柱分四道进，连破贼，直抵清水江。因苗为导，深入贼境。两月间破巢八百，焚庐舍万三千，斩获三千三百。而广西瑶劫桂阳者，亦击斩三千八百有奇。当是时，震威名著西南，苗、僚闻风畏慑，呼为“金牌李”。七年，与项忠讨平流贼李原，招抚流民九十万人，荆、襄遂定。语具忠传。

十一年，苗复犯武冈、靖州，湖湘大扰。震与巡抚刘敷等分五道进，破六百二十余寨，俘斩八千五百余人，获贼孥万计。论功封兴宁伯。时武靖侯赵辅、宁晋伯刘聚皆以功封，论者多訾议之，独震功最高，人无异言。

参将吴经者，与震有隙。弟千户绶为汪直腹心，经属绶谮之。会直方倾项忠，词连震，遂逮下狱。夺爵，降左都督，南京闲住。未几，直遣校尉缉事，言震阴结守备太监覃包，私通货赂。帝怒，遣直赴南京数包等罪，责降包孝陵司香，勒震回京。直败，震诉复爵，寻卒。

震在湖湘久，熟知苗情，善用兵。一时征苗功，方瑛后震为最。然贪功好进，事交结，竟以是败。

王信，字君实，南郑人。生半岁，父忠征北战殁，母岳氏苦节育之，后俱获旌。正统中，信袭宽河卫千户。

成化初，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守备荆、襄。刘千斤反，信以房县险，进据之。民兵不满千人，贼众四千突至，围其城。拒四十余日，选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砲。贼疑援至，惊走，追败之。已，白圭统大军至，以信为右参将，分道抵后岩山，贼遂灭。论功，进都指挥同知。贼党石龙复陷巫山，信与诸将共平之。而流民仍啸荆、襄、南阳间。信以为忧，言于朝，即命信兼督南阳军务。贼首李原等果乱，信复与项忠讨平之。擢署都督佥事，镇守临清。

十三年以本官佩平蛮将军印，移镇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世相仇杀，信谕以祸福，兵即解。靖州及武冈蛮久不戢，守臣议剿之。信亲诣，犒以牛酒，责其无状，众稽颡服罪。

十七年疏言："湖广诸蛮虽腹心蠹，实无能为。久不靖者，由我将士利其窃发以邀功也。选精锐，慎堤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滥诛恐伤天和。南亩之氓咸无蓄积。收获未竟，餱粮已空；机杼方停，布缕何在。乞选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抚绥。滥授冗员，无虑千百，无一矢劳，冒崇阶之赏，乞察勘削夺。"部指挥刘斌、张全智勇，力荐于朝。且云："英雄之士，处心刚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访，则志士沉沦，朝廷安得而用之。"

二十一年，巡抚马驯等言，副总兵周贤、参将彭伦官皆都督佥事，而信反止署职，宜量进一秩以重其权。兵部言信无军功。帝特擢为都督同知。顷之，改总督漕运。帅府旧有湖，擅为利，信开以泊漕艘。势要壅水，一裁以法，漕务修举。明年卒。

信沉毅简重，好观书，被服儒雅。历大镇，不营私产。尝曰："俭足以久，死后不累子孙，所遗多矣。"故人婚丧，倾资助之。子继善、从善皆举进士。

继信总漕运者，宁津都胜、合肥郭鋐。胜袭职南京羽林左卫指挥佥事，钅宏袭彭城卫指挥使。成化初，胜擢署都指挥佥事，而鋐亦以从征荔浦功，进都指挥佥事，中武举，迁同知。胜备倭扬州，击败盐徒为乱者。尹旻等举胜将才，鋐亦为张懋所举。乃命胜充参将，协同漕运，而鋐代之备倭。陕西大饥，胜奉诏输米百万石往振。信卒，遂迁署都指挥使，充总兵官代之，鋐代胜为参将。弘治中，胜以都督佥事带俸南京前府。时鋐已镇守广西副总兵，破府江僮贼，遂以时望擢总漕运。

鋐沉毅有将略。而胜无汗马勋，徒以居官廉静，故频有任使。历任

五十七年，所处皆膏腴地，而自奉简淡，日食止豆腐，时因以为号。鋐累进都督同知，凡军民利病多陈于朝。尝浚通州河二十里，置坝，令浅船搬运，岁省白金数万。当孝宗时，朝政整肃，文武大臣率得人，鋐筦漕十三年不易。正德初，始召佐后府，寻卒。

彭伦，初职为湖广永定卫指挥使，累功至都指挥同知。

成化初，从赵辅平大藤峡贼。进都指挥使，守备贵州清浪诸处，讨破茅坪、铜鼓叛苗。贼掠乾溪，伦讨之。贼还所掠，与盟而退。伦以贼入时，道邛水诸寨，不即邀遏，乃下令，贼入境能生致者予重赏，纵者置诸法。由是诸司各约所属，凡生苗轶入，即擒之，送帐下者累累。伦大会所部目、把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罪轻者截耳鼻使去，曰："以此识，再犯不赦矣。"因令诸寨树牌为界，群苗股栗不敢犯。

明年充右参将，仍镇清浪。益尽心边计，戎事毕举。妖贼石全州潜入绞洞，煽动古州苗，洪江、甘篆诸苗咸应之。伦遣兵截擒，并搜获其妻子。诸苗将攻镇远，伦大败之，斩首及堕崖死者无算。无何，邛水十四寨苗纠洪江生苗为逆。伦分五哨往，甫行，雨如注，伦曰："贼不虞我，急趋之，可得志也。"竟进夹攻，絷其魁，俘斩余党。贼尽平。

靖州苗乱，湖广总兵官李震檄伦会讨。军至邛水江，诸熟苗惊，欲窜。伦与佥事李晃计曰"苗窜必助贼"，乃急抚定之。又缘道降天堂、小坪诸苗。既抵靖州，伦将右哨，出贼背布营。贼走据高山，伦军仰攻之，贼败走。遂渡江，捣其巢，大获。乘胜攻白崖塘。崖高万仞，下临深渊，称绝险。伦会左哨同进，得径路。夜登，贼仓皇溃。追斩二千余级，俘获如之，尽夷其寨。

初，臻剖、六洞苗侵熟苗田，不输赋，又不供驿马，有司莫敢问。伦遣人谕之，顿首请如制。录功，进都督佥事。久之，御史邓庠、员外郎费瑄勘事贵州，总兵官吴经等皆被劾，独荐伦智谋老成。弘治初，经论罢，即以伦代。

伦用师，先计后战，故多功。四年以老致仕。卒，予恤如制。

欧磐，滁人。袭世职指挥使。成化中，擢广东都指挥佥事。屡剿蛮寇有功。用总督硃英荐，充广西右参将，分守柳州、庆远。与左参将马义讨融县八寨瑶，克之。师旋。余贼复出掠，被劾。帝绌磐等功，但恤

死事家。瑶贼方公强乱，兵部劾总镇中官顾恒，并及磐，当谪戍。督抚奏："磐所守乃瑶、僮出没地。磐募死士，夜入贼巢，斩其渠胡公返，威震群蛮。论功，可赎罪。"帝乃宥之，还故任。二十三年，郁林陆川贼黄公定、胡公明等乱。磐偕按察使陶鲁等分五道攻破之。进都指挥同知。

弘治初，谢病解职。总督秦纮言磐多历战阵，有才有守，乞起用。诏还任。八年，府江永安诸僮乱。总督闵珪调兵六万，分四哨往讨。磐自象州、修仁直捣陆峒，所向摧破。已，偕诸军连破山寨百八十，斩首六千有奇。进都指挥使，迁广西副总兵。思恩土官岑浚筑石城于丹良庄，截江括商利。帅府令毁之，不听。磐自田州还，督兵将毁城。浚率众拒，击败之，卒夷其城。都御史邓廷瓒等以磐功多，言于朝，进都督佥事。十五年命佩平蛮将军印，镇守湖广。

磐为将廉，能得士。久镇南邦，蛮人畏服。十八年请老，又二年卒。祭葬如制。

张祐，字天祐，广州人。幼好学能文。弘治中袭世职为广州右卫指挥使。年十九，从总督潘蕃征南海寇ＣＫ元祖，先登有功。

正德二年擢署都指挥佥事，守备德庆、泷水。瑶、僮负险者闻其威信，稍稍遁去。总督林廷选引为中军，事无大小咨焉。守备惠、潮，捣盗魁刘文安、李通宝穴，平之。迁广西右参将，分守柳、庆。总督陈金讨府江贼，命祐进沈沙口，大破之。增俸一等，擢副总兵，镇守广西。寻进署都督佥事。

古田诸瑶、僮乱。祐言："先年征讨，率倚两江土兵，赏不酬劳。今调多失期，乞定议优赉。"从之。督都指挥沈希仪等讨临桂、灌阳诸瑶，斩首五百余级，玺书奖劳。又连破古田贼，俘斩四千七百，进署都督同知。已，复讨平洛容、肇庆、平乐诸蛮。增俸一等，廕子，世百户。

嘉靖改元，母丧，哀毁骨立。寻以疾乞休，还卫。

初，上思州土目黄镣作乱，祐购其党黄廷宝缚献之。总督张嶺恶祐不白己，至劾祐怀奸避难，逮系德庆狱。数上书讼冤，释令闲住。卢苏、王受乱田州。总督姚镆召至军中，待以宾礼，多所裨赞。后王守仁代镆，询抚剿之宜，祐曰："以夷治夷，可不烦兵而下。"守仁纳之，苏、受果效顺。因命祐部分其众。事宁，守仁言："思、田初定，宜设一副总兵镇之，请即以命祐。"报可。破封川贼盘古子，又剿广东会宁剧贼

丘区长等，斩首一千二百，勒铭大隆山。

十一年，杨春贼赵林花陷高州，总督陶谐檄祐讨。深入，多所斩获。忽中危疾卒，军中为哀恸。

祐身长八尺，智识绝人。驭军有节制，与下同甘苦，不营私产。性好书，每载以自随，军暇即延儒生讲论。尝过乌蛮滩，谒马伏波祠，太息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题诗而去。后田州人立祠横山祀之。

赞曰：苗蛮阻险自固，易动难服，自其性然。而草薙禽狝，滥杀邀功，贪货贿，兴事端，控驭乖方，绥怀无策，则镇将之过也。韩观诸人，虽功最焯著，而皆以威信震慑蛮荒。若山云、王信、张祐之廉俭有守，士君子何以过？故尤足尚云。

列传第五十五

○曹鼐 张益 邝埜 王佐丁铉等 孙祥谢泽 袁彬哈铭袁敏

曹鼐，字万钟，宁晋人。少伉爽有大志，事继母以孝闻。宣德初，由乡举授代州训导，愿授别职，改泰和县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师，疏乞入试，复中顺天乡试。明年举进士一甲第一，赐宴礼部。进士宴礼部，自鼐始。入翰林，为修撰。

正统元年，充经筵讲官。《宣宗实录》成，进侍讲，锡三品章服。五年，以杨荣、杨士奇荐，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鼐为人内刚外和，通达政体。荣既殁，士奇常病不视事，阁务多决于鼐。帝以为贤，进翰林学士。十年进吏部左侍郎兼学士。

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中官王振挟帝亲征。朝臣交章谏，不听。鼐与张益以阁臣扈从。未至大同，士卒已乏粮。宋瑛、硃冕全军没。诸臣请班师，振不许，趣诸军进。大将硃勇膝行听命，尚书邝埜、王佐跪草中，至暮不得请。钦天监正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舆。振詈曰："尔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前驱败报踵至，始惧，欲还。定襄侯郭登言于鼐、益曰："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驾宜从紫荆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不听，复折而东，趋居庸。

八月辛酉次土木。地高，掘地二丈不及水。瓦剌大至，据南河。明日佯却，且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诏答之。振遽令移营就水，行乱。寇骑蹂阵入，帝突围不得出，拥以去。鼐、益等俱及于难。景帝立，赠鼐少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评事。英宗复位，加赠太傅，改谥文忠，复官其孙荣锦衣百户。鼐弟鼎进士，历吏科都给事中。

张益，字士谦，江宁人。永乐十三年进士。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改大理评事。与修《宣宗实录》成，改修撰。博学强记，诗文操笔立就，三杨雅重之。寻进侍读学士，正统十四年入文渊阁。未三月，遽蒙难以殁。景帝立，赠学士，谥文僖。曾孙琮进士。嘉靖初历官南京右都御史。

邝埜，字孟质，宜章人。永乐九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成祖在北

京，或奏南京钞法为豪民沮坏，帝遣埜廉视。众谓将起大狱，埜执一二市豪归。奏曰：“市人闻令震惧，钞法通矣。”事遂已。倭犯辽东，戍守失律者百余人，皆应死。命埜按问，具言可矜状，帝为宥之。营造北京，执役者钜万，命埜稽省，病者多不死。

十六年有言秦民群聚谋不轨者，擢埜陕西按察副使，敕以便宜调兵剿捕。埜白其诬，诏诛妄言者。宣德四年振关中饥。在陕久，刑政清简。父忧服除，擢应天府尹。蠲苛急政，市征田税皆酌其平。

正统元年进兵部右侍郎。明年，尚书王骥出督军，埜独任部事。时边陲多警，将帅乏人，埜请令中外博举谋略材武士，以备任使。六年，山东灾。埜请宽民间孳牧马赔偿之令，以苏其力。

十年进尚书。旧例诸卫自百户以下当代者，必就试京师，道远无资者，终身不得代。埜请就令各都司试之，人以为便。瓦剌也先势盛，埜请为备，又与廷臣议上方略，请增大同兵，择智谋大臣巡视西北边务。寻又请罢京营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备缓急。时不能用。

也先入寇，王振主亲征，不与外廷议可否。诏下，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听。既扈驾出关，力请回銮。振怒，令与户部尚书王佐皆随大营。埜堕马几殆，或劝留怀来城就医。埜曰：“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车驾次宣府，硃勇败没。埜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在申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振叱左右扶出。埜与佐对泣帐中。明日，师覆，埜死，年六十五。

埜为人勤廉端谨，性至孝。父子辅为句容教官，教埜甚严。埜在陕久，思一见父，乃谋聘父为乡试考官。父怒曰：“子居宪司，而父为考官，何以防闲？”驰书责之。埜又尝寄父褐，复贻书责曰：“汝掌刑名，当洗冤释滞，以无忝任使，何从得此褐，乃以污我。”封还之。埜奉书跪诵，泣受教。景泰初，赠埜少保，官其子仪为主事。成化初，谥忠肃。

王佐，海丰人。永乐中举于乡。卒业太学，以学行闻，擢吏科给事中。器宇凝重，奏对详雅，为宣宗所简注。

宣德二年，超拜户部右侍郎。以太仓、临清、德州、淮、徐诸仓多积弊，敕佐巡视。平江伯陈瑄言，漕卒十二万人，岁漕艰苦，乞佥南方民如军数，更番转运。诏佐就瑄及黄福议之。佐还奏，东南民力已困，

议遂寝。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道。已，赴宣府议屯田事宜。

英宗初立，出镇河南。奏言军卫收纳税粮，奸弊百出，请变其制。廷议自边卫外，皆改隶有司。寻召还，命督理甘肃军饷。正统元年理长芦盐课，三年提督京师及通州仓场，所至事无不办。

六年，尚书刘中敷得罪，召理部事，寻进尚书。十一年承诏讯安乡伯张安兄弟争禄事，坐与法司相诿，被劾下吏，获释。时军旅四出，耗费动以钜万，府库空虚。佐从容调剂，节缩有方。在户部久，不为赫赫名，而宽厚有度，政务纠纷，未尝废学，人称其君子。

土木之变，与邝埜、丁铉、王永和、邓棨同死难。赠少保，官其子道户部主事。成化初，谥忠简。

丁铉，字用济，丰城人。永乐中进士。授太常博士。历工、刑、吏三部员外郎，进刑部郎中。正统三年超拜刑部侍郎。九年出理四川茶课，奏减其常数，以俟丰岁。振饥江淮及山东、河南，民咸赖之。平居恂恂若无能，临事悉治办。从征殁，赠刑部尚书，官其子琥大理评事。后谥襄愍。

王永和，字以正，昆山人。少至孝。父病伏枕十八年，侍汤药无少懈。永乐中举于乡，历严州、饶州训导。以蹇义荐，为兵科给事中。尝劾都督王彧镇蓟州纵寇，及锦衣马顺不法事。持节册韩世子妃，纠中官蹇傲罪。以劲直闻。正统六年进都给事中。八年擢工部右侍郎。从征殁，赠工部尚书，官其子汝贤大理评事。后谥襄敏。

邓棨，字孟扩，南城人。永乐末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奉敕巡按苏、松诸府。期满将代去，父老赴阙乞留，得请。旋以忧去。宣德十年，陕西阙按察使，诏廷臣举清慎有威望者。杨士奇荐棨，遂以命之。正统十年入为右副都御史。北征扈从，师出居庸关，疏请回銮，以兵事专属大将。至宣府、大同，复再上章。皆不报。及遇变，同行者语曰："吾辈可自脱去。"棨曰："銮舆失所，我尚何归！主辱臣死，分也。"遂死。赠右都御史，官其子瑺大理评事。后谥襄敏。

英宗之出也，备文武百官以行。六师覆于土木，将相大臣及从官死者不可胜数。英国公张辅及诸侯伯自有传。其余姓氏可考者，卿寺则龚全安、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刘容、凌寿；给事、御史则包良佐、姚铣、鲍辉、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

林祥凤；庶寮则齐汪、冯学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俞鉴、张瑭、郑瑄、俞拱、潘澄、钱昺、马预、尹昌、罗如墉、刘信、李恭、石玉。景帝立，既赠恤诸大臣，自给事、御史以下，皆降敕褒美，录其子为国子生，一时恤典綦备云。

龚全安，兰溪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左通政。殁赠通政使。黄养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以善书授中书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殁赠太常卿。戴庆祖，溧阳人，王一居，上元人。俱乐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殁，俱赠太常卿。包良佐，字克忠。慈溪人。进士，授吏科给事中。鲍辉，字淑大，浙江平阳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数有建白。张洪，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俱进士，授御史。裳尝言宁、绍、台三府疫死三万人，死者宜蠲租，存者宜振恤。巡视两浙盐政，请恤水灾。报可。魏贞，怀远人。进士，官御史。申祐。字天锡，贵州婺川人。父为虎啮。祐持梃奋击之，得免。举于乡，入国学，帅诸生救祭酒李时勉。旋登进士，拜四川道御史，以謇谔闻。尹竑，字太和，巴人；童存德，字居敬，兰溪人。俱进士，官御史。林祥凤，字鸣皋，莆田人。由乡举授训导，擢御史。齐汪，字源澄，天台人。以进士历兵部车驾司郎中。程思温，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俱进士，官员外郎。俞鉴，字元吉，桐庐人。以进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驾北征，郎中胡宁当从，以病求代，鉴慷慨许诺。或曰："家远子幼奈何？"鉴曰："为国，臣子敢计身家！"尚书邝埜知其贤，数与计事，鉴曰："惟力劝班师耳。"时不能用。张瑭，字廷玉，慈溪人。进士，授刑部主事。尹昌，吉永人。进士，官行人司正。罗如墉，字本崇，庐陵人。进士，授行人。从北征，濒行，诀妻子，誓以死报国，属翰林刘俨铭其墓。俨惊拒之，如墉笑曰："行当验耳。"后数日果死。刘容，太仆少卿。凌寿，尚宝少卿。夏诚、孙庆皆御史。冯学明，郎中。王健，员外郎。俞拱、潘澄、钱昺，皆中书舍人。马预，大理寺副。刘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里居悉无考。

孙祥，大同人。正统十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擢右副都御史，守备紫荆关。也先逼关，都指挥韩青战死，祥坚守四日。也先由间道入，夹攻之，关破。祥督兵巷战，兵溃被杀，言官误劾祥弃城遁。寇退，有司修关，得其尸战地，焚而瘗之，不以闻。祥弟祺诣阙言冤，诏恤其家。成化改元，录其子绅为大理寺右评事。

又谢泽者，上虞人。永乐十六年进士。由南京刑部主事出为广西参政。正统末，擢通政使，守备白羊口。王师败于土木，守边者无固志，泽与其子俨诀而行。受事未数日，也先兵大入，守将吕鐸遁。泽督兵扼

山口，大风扬沙，不辨人马。或请移他关避敌，泽不可。寇至，众溃，泽按剑厉声叱贼，遂被杀。事闻，遣官葬祭，录俨为大理评事。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正统末，以锦衣校尉扈帝北征。土木之变，也先拥帝北去，从官悉奔散，独彬随侍，不离左右。也先之犯大同、宣府，逼京师，皆奉帝以行。上下山坂，涉溪涧，冒危险，彬拥护不少懈。帝驻跸土城，欲奉书皇太后贻景帝及谕群臣，以彬知书令代草。帝既入沙漠，所居止毳帐敝帏，旁列一车一马，以备转徙而已。彬周旋患难，未尝违忤。夜则与帝同寝，天寒甚，恒以胁温帝足。

有哈铭者，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是亦侍帝。帝宣谕也先及其部下，尝使铭。也先辈有所陈请，亦铭为转达。帝独居氈庐，南望悒郁。二人时进谐语慰帝，帝亦为解颜。

中官喜宁为也先腹心。也先尝谓帝曰："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帝曰："汝自送我则可，欲中朝遣使，徒费往返尔。"宁闻，怒曰："欲急归者彬也，必杀之。"宁劝也先西犯宁夏，掠其马，直趋江表，居帝南京。彬、铭谓帝曰："天寒道远，陛下又不能骑，空取冻饥。且至彼而诸将不纳，奈何？"帝止宁计。宁又欲杀二人，皆帝力解而止。也先将献妹于帝，彬请驾旋而后聘，帝竟辞之。也先恶彬、铭二人，欲杀者屡矣。一日缚彬至旷垫，将支解之。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乃免。彬尝中寒，帝忧甚，以身压其背，汗浃而愈。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

及帝还京，景帝仅授彬锦衣试百户。天顺复辟，擢指挥佥事。寻进同知。帝眷彬甚，奏请无不从。内阁商辂既罢，彬乞得其居第。既又以湫隘，乞官为别建，帝亦报从。彬娶妻，命外戚孙显宗主之，赐予优渥。时召入曲宴，叙患难时事，欢洽如故时。其年十二月进指挥使，与都指挥佥事王喜同掌卫事。二人尝受中官夏时嘱，私遣百户季福侦事江西。福者，帝乳媪夫也。诏问谁所遣，二人请罪。帝曰："此必有主使者。"遂下福吏，得二人受嘱状。所司请治时及二人罪。帝宥时，二人赎徒还职，而诏自今受嘱遣官者，必杀无赦。已而坐失囚，喜解职，彬遂掌卫事。五年秋，以平曹钦功，进都指挥佥事。

时门达恃帝宠，势倾朝野。廷臣多下之，彬独不为屈。达诬以罪，请逮治。帝欲法行，语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达遂锻炼成狱。赖漆工杨埙讼冤，狱得解。然犹调南京锦衣卫，带俸闲住。语详《达传》。

越二月，英宗崩，达得罪，贬官都匀。召彬复原职，仍掌卫事。未几，达征下狱，充军南丹。彬饯之于郊，馈以赆。成化初，进都指挥同知。久之，进都指挥使。先是，掌锦衣卫者，率张权势，罔财贿。彬任职久，行事安静。

十三年擢都督佥事，莅前军都督府。卒于官。世袭锦衣佥事。

哈铭从帝还，赐姓名杨铭，历官锦衣指挥使，数奉使外蕃为通事。孝宗嗣位，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于官。

袁敏者，金齿卫知事也。英宗北征，应募从至大同。及驾还，驻万全左卫。敏见敌骑逼，请留精兵三四万人扼其冲，而车驾疾驱入关。王振不纳，六师遂覆。敏跳还，上书景帝曰："上皇曩居九重，所服者衮绣，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琼宫瑶室。今驾陷沙漠，服有衮绣乎？食有珍羞乎？居有宫室乎？臣闻之，主辱臣死。上皇辱至此，臣子何以为心，臣不惜碎首刳心。乞遣官一人，或就令臣赍书及服御物问安塞外，以尽臣子之义。臣虽万死，心实甘之。"命礼部议，竟报寝。

赞曰：异哉，土木之败也。寇非深入之师，国非积弱之势，徒以宦竖窃柄，狎寇弄兵，逆众心而驱之死地，遂致六师挠败，乘舆播迁，大臣百官身膏草野。夫始之不能制其不出，出不能使之早旋，枕藉疆场，无益于败。然值仓皇奔溃之时，主辱臣死，志异偷生，亦可无讥于伤勇矣。

列传第五十六

陈循萧鎡 王文 江渊 许彬 陈文 万安彭华 刘珝子鈗刘吉 尹直

陈循，字德遵，泰和人。永乐十三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习朝廷典故。帝幸北京，命取秘阁书诣行在，遂留侍焉。

洪熙元年，进侍讲。宣德初，受命直南宫，日承顾问。赐第玉河桥西，巡幸未尝不从。进侍讲学士。正统元年兼经筵官。久之，进翰林院学士。九年入文渊阁，典机务。

初，廷议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至是荣、士奇已卒，循及曹鼐、马愉在内阁，礼部援故事请。帝以杨溥老，宜优闲，令循等预议。明年进户部右侍郎，兼学士。土木之变，人心汹惧。循居中，所言多采纳。进户部尚书，兼职如故。也先犯京师，请敕各边精骑入卫，驰檄回番以疑敌。帝皆从其计。

景泰二年，以葬妻与乡人争墓地，为前后巡按御史所不直，循辄讦奏。给事中林聪等极论循罪。帝是聪言，而置循不问。循本以才望显，及是素誉隳焉。

二年十二月进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加兼太子太傅。寻以太子令旨赐百官银帛。逾月，帝复赐循等六人黄金五十两，进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如故。循子英及王文子伦应顺天乡试被黜，相与构考官刘俨、黄谏，为给事中张宁等所劾。帝亦不罪。

英宗复位，于谦、王文死，杖循百，戍铁岭卫。

循在宣德时，御史张楷献诗忤旨。循曰“彼亦忠爱也”，遂得释。御史陈祚上疏，触帝怒，循婉为解，得不死。景帝朝，尝集古帝王行事，名《勤政要典》，上之。河南江北大雪，麦苗死，请发帑市麦种给贫民。因事进言，多足采者。然久居政地，刻躁为士论所薄。其严谴则石亨辈为之，非帝意也。

亨等既败，循自贬所上书自讼，言：“天位，陛下所固有。当天与人归之时，群臣备法驾大乐，恭诣南内，奏请临朝。非特宫禁不惊，抑亦

可示天下万世。而亨等傲倖一时，计不出此，卒皆自取祸败。臣服事累叶，曾著微劳，实为所挤，惟陛下怜察。”诏释为民，一年卒。成化中，于谦事雪，循子引例请恤，乃复官赐祭。

同邑萧鎡。字孟勤。宣德二年进士，需次于家。八年，帝命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鎡为首。英宗即位，授编修。正统三年进侍读。久之，代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辞。既得允，监丞鲍相率六馆生连章乞留。帝可其奏。明年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与侍郎王一宁并入直文渊阁。又明年进户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储议起，鎡曰：“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不听。加太子少师。《寰宇通志》成，进户部尚书。帝不豫，诸臣议复宪宗东宫。李贤私问鎡，鎡曰：“既退，不可再也。”英宗复位，遂削籍。天顺八年卒。成化中，复官赐祭。鎡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云。

王文，字千之，初名强，束鹿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为都御史顾佐所称。宣德末，奉命治彰德妖贼张普祥狱。还奏称旨，赐今名。

英宗即位，迁陕西按察使。遭父忧，命奔丧，起视事。正统三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五年召为大理寺卿。明年与刑部侍郎何文渊录在京刑狱，寻迁右都御史。九年出视延绥、宁夏边务。劾治定边营失律都督佥事王祯、都督同知黄真等罪，边徼为肃。明年代陈镒镇守陕西，平凉、临洮、巩昌饥，奏免其租。寻进左都御史。在陕五年，镇静不扰。

景泰改元，召掌院事。文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与陈镒同官，一揖外未尝接谈。诸御史畏之若神，廷臣无敢干以私者，然中实柔媚。初，按大理少卿薛瑄狱，希王振指，欲坐瑄死。至是治中官金英纵家奴不法事，但抵奴罪。给事中林聪等劾文、镒畏势长奸，下诏狱。二人俱伏，乃宥之。二年六月，学士江渊上言法司断狱多枉。文及刑部尚书俞士悦求罢。且言渊尝私以事，不听，故见诬。帝两置之。

三年春，加太子太保。时陈镒镇陕西，将还，文当代。诸御史交章留之，乃改命侍郎耿九畴。南京地震，江、淮北大水，命巡视。偕南九卿议上军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间饥甚，而南京储蓄有余，请尽发徐、淮仓粟振贷，而以应输南京者输徐、淮，补其缺。皆报可。

是时，陈循最任，好刚自用。高谷与循不相能，以文强悍，思引与

共政以敌之，乃疏请增阁员。循举其乡人萧维祯，谷遂举文。而文得中官王诚助，于是诏用文。寻自江、淮还朝，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二品大臣入阁自文始。寻遭母丧，夺哀如前。文虽为谷所引，而谷迟重，循性明决，文反与循合而不附谷。其后以子伦故，欲倾考官，又用谷言而罢。由是两人卒不相得。

五年三月，江、淮大水，复命巡视。先是苏、松、常、镇四府粮四石折白银一两，民以为便。后户部复征米，令输徐、淮，凡一百十余万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发廪振饥民三百六十余万。时年饥多盗，文捕长洲盗许道师等二百人。欲张其功，坐以谋逆。大理卿薛瑄辨其诬。给事中王镇乞会廷臣勘实，得为盗者十六人置之法，而余得释。还进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再进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

初，英宗之还也，廷臣议奉迎礼。文时为都御史，厉声曰："公等谓上皇果还耶？也先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驾来耶？"众素畏文，皆愕然不决而罢。及易储议起，文率先承命。景帝不豫，群臣欲乞还沂王东宫。文曰："安知上意谁属？"乃疏请早选元良。以是中外喧传文与中官王诚等谋召取襄世子。

英宗复位，即日与于谦执于班内。言官劾文与谦等谋立外藩，命鞫于廷。文力辩曰："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辞气激壮。逮车驾主事沈敬按问，无迹。廷臣遂坐谦、文召敬谋未定，与谦同斩于市，诸子悉戍边。敬亦坐知谋反故纵，减死，戍铁岭。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成化初，赦其子还，寻复官，赠太保，谥毅愍。

伦，改名宗彝。成化初进士。历户部郎中，出理辽东饷。中官汪直东征，言宗彝督饷劳，擢太仆少卿。弘治中，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谥安简。

江渊，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庶吉士，授编修。正统十二年诏与杜宁、裴纶、刘俨、商辂、陈文、杨鼎、吕原、刘俊、王玉共十人，肄业东阁，曹鼐等为之师。

郕王监国，徐有贞倡议南迁，太监金英叱出之，踉跄过左掖门。渊适入，迎问之。有贞曰："以吾议南迁不合也。"于是渊入，极陈固守之策。遂见知于王，由侍讲超擢刑部右侍郎。也先薄京师，命渊参都督孙

镗军事。

景泰元年出视紫荆、倒马、白羊诸关隘，与都指挥同知翁信督修雁门关。其秋遂以本官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寻改户部侍郎，兼职如故。明年六月以天变条上三事：一，厚结朵颜、赤斤诸卫，为东西藩篱；一，免京军余丁，以资生业；一，禁讦告王振余党，以免枉滥。诏悉从之。又明年二月改吏部，仍兼学士。是春，京师久雨雪。渊上言："汉刘向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仲春少阳用事，而寒气胁之，占法谓人君刑法暴滥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尝不赦过宥罪，窃恐有司奉行无状，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诏，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复移檄追征，则是朝廷自失大信于民。怨气郁结，良由此也。"帝乃令法司申冤滥，诘户部违诏，下尚书金濂于狱，卒免税加诏。东宫既易，加太子少师。四川巡抚佥都御史李匡不职，以渊言罢之。母忧起复。初侍讲学士倪谦遭丧，渊荐谦为讲官，谦遂夺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渊引谦，正自为今日地。帝以事既处分，不问，而令自今群臣遭丧无滥保。

五年春，山东、河南、江北饥，命同平江侯陈预往抚。渊前后条上军民便宜十数事。并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广徐州东城以护广运仓。悉议行。时江北洊饥，淮安粮运在涂者，渊悉追还备振，漕卒乘机侵耗。事闻，遣御史按实。渊被劾。当削籍。廷臣以渊守便宜，不当罪。帝宥之。

阁臣既不相协，而陈循、王文尤刻私。渊好议论，每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乐。会兵部尚书于谦以病在告，诏推一人协理部事。渊心欲得之。循等佯推渊，而密令商辂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渊在旁不知也。比诏下，调工部尚书石璞于兵部，而以渊代璞。渊大失望。英宗复位，与陈循等俱谪戍辽东，未几卒。

初，黄𥂴之奏易储也，或疑渊主之。丘浚曰："此易辨也，广西纸与京师纸异。"索奏视之，果广西纸，其诬乃白。成化初，复官。

许彬，字道中，宁阳人。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上皇将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上皇命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以此受知上皇。还擢本寺卿。石亨等谋复上皇，以其谋告彬，彬进徐有贞，语具有贞传。英宗复位，进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直文渊阁。未几，为石亨所忌，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甫行，贬陕西参政。至则乞休去。宪宗立，命以侍郎致仕，寻卒。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择人，一时浮荡士多出其门。晚参大政，方欲杜门谢客，而客恶其变态，竞相腾谤，竟不安其位。

陈文，字安简，庐陵人。乡试第一，正统元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十二年命进学东阁。秩满，迁侍讲。

景泰二年，阁臣高谷荐文才，遂擢云南右布政使，贵州比岁用兵，资饷云南，民困转输。文令商贾代输，而民倍偿其费，皆称便。税课额钞七十余万，吏俸所取给，典者侵蚀，吏或累岁不得俸。文悉按治，课日羡溢。云南产银，民间用银贸易，视内地三倍。隶在官者免役，纳银亦三之，纳者不为病。文曰："虽如是，得无伤廉乎？"损之，复令减隶额三之一。名誉日起，迁广东左布政使，母忧未赴。

英宗即复位，一日谓左右曰："向侍朕编修，皙而长者安在？"左右以文对，即召为詹事。乞终制。不允。入侍东宫讲读。学士吕原卒，帝问李贤谁可代者，曰："柯潜可。"出告王翱，翱曰："陈文以次当及，奈何抑之？"明日，贤入见，如翱言。

七年二月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入内阁。文既入，数挠贤以自异，曰："吾非若所荐也。"侍读学士钱溥与文比舍居，交甚欢。溥尝授内侍书。其徒多贵幸，来谒，必邀文共饮。英宗大渐，东宫内侍王纶私诣溥计事，不召文。文密觇之。纶言："帝不豫，东宫纳妃，如何？"溥谓："当奉遗诏行事。"已而英宗崩，贤当草诏。文起夺其笔曰："无庸，已有草者。"因言纶、溥定计，欲逐贤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韩雍代尚书马昂。贤怒，发其事。是时宪宗初立，纶自谓当得司礼，气张甚。英宗大殓，纶衰服袭貂，帝见而恶之。太监牛玉恐其轧己，因数纶罪，逐之去。溥谪知顺德县，雍浙江参政。词所连，顺天府尹王福，通政参议赵昂，南宁伯毛荣，都督马良、冯宗、刘聚，锦衣都指挥佥事门达等皆坐谪。雍亦文素所不悦者也。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经筵事。

成化元年进礼部尚书。罗伦论贤夺情。文内愧，阴助贤逐伦，益为时论所鄙。三年春，帝命户部尚书马昂、副都御史林聪及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文奏必得内臣共事，始可划除宿弊，因荐太监怀恩。帝从之。《英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四年卒。赠少傅，谥庄靖。

文素以才自许，在外颇著绩效，士大夫多冀其进用。及居宫端，行事鄙猥。既参大政，无所建明。朝退则引宾客故人置酒为曲宴，专务请

属。性卞急，遇睚眦怨必报。及贤卒，文益恣意行，名节大丧。殁后，礼部主事陆渊之、御史谢文祥皆疏论文不当得美谥。帝以事已施行，不许。

万安，安循吉，眉州人。长身魁颜，眉目如刻画，外宽而深中。正统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成化初，屡迁礼部左侍郎。五年命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机务。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养子也，齿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欢。自为同官，每当迁，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议简阁臣，泰复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阁，而泰忽暴病死。

安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时万贵妃宠冠后宫，安因内侍致殷勤，自称子侄行。妃尝自愧无门阀，闻则大喜，妃弟锦衣指挥通，遂以族属数过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兴。王谓母曰："向家贫时，以妹为人娣，今安在？"母曰："第忆为四川万编修者。"通心疑是安，访之则安小妇，由是两家妇日往来。通妻著籍禁内，恣出入，安得备知宫中动静，益自固。侍郎刑让、祭酒陈鉴与安同年不相能。安构狱，除两人名。

七年冬，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且曰："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将入，复约如初。比见，时言天变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尽心。"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旧便。"帝可之。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时、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帝自是不复召见大臣矣。

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计事。安止之曰："往彭公请召对，一语不合，辄叩头呼万岁，以此贻笑。今吾辈每事尽言，太监择而闻之，上无不允者，胜面对多矣。"其容悦不识大体，且善归过于人如此。

九年进礼部尚书。久之，改户部。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俄改文渊阁大学士。孝宗出閤，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寻加太子太保。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

十八年，汪直宠衰，言官请罢西厂。帝不许。安具疏再言之，报可，中外颇以是称安。《文华大训》成，进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复进少傅、太子太师，再进少师。

当是时，朝多秕政，四方灾伤日告。帝崇信道教，封金阙、玉阙真君为上帝，遣安祭于灵济宫。而李孜省、邓常恩方进用，安因彭华潜与结，藉以排异己。于是珝及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而华遂由詹事迁吏部侍郎，入内阁。朝臣无敢与安牴牾者。

华，安福人，大学士时之族弟，举景泰五年会试第一。深刻多计数，善阴伺人短，与安、孜省比。尝嗾萧彦庄攻李秉，又逐尹旻、罗璟，人皆恶而畏之。逾年，得风疾去。

孝宗嗣位，安草登极诏书，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中外哗然。御史汤鼐诣阁。安从容言曰："此里面意也。"鼐即以其语奏闻，谓安抑塞言路，归过于君，无人臣礼。于是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状。先是，歙人倪进贤者，粗知书，无行，谄事安，日与讲房中术。安昵之，因令就试，得进士。授为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及诸臣弹章入，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马归第，乞休去。时年已七十余。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复用。居一年卒，赠太师，谥文康。

初，孝穆皇太后之薨，内庭籍籍指万贵妃。孝宗立，鱼台县丞徐项上书发其事。廷臣议逮鞫万氏戚属曾出入宫掖者。安惊惧不知所为，曰："我久不与万氏往来矣。"而刘吉先与万氏姻，亦自危。其党尹直尚在阁，共拟旨寝之。孝宗仁厚，亦置不问，安、吉得无事。

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礼部侍郎。孙弘璧，翰林编修。安死无几，翼、弘璧相继死，安竟无后。

刘珝，字叔温，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顺中，历右中允，侍讲东宫。

宪宗即位，以旧宫僚屡迁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日讲。成化十年进吏部左侍郎，充讲官如故。珝每进讲，反覆开导，词气侃侃，闻

者为悚。学士刘定之称为讲官第一，宪宗亦爱重之。明年诏以本官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帝每呼“东刘先生”，赐印章一，文曰“嘉猷赞翊”。寻进吏部尚书，再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文华大训》成。加太子太保，进谨身殿大学士。

珝性疏直。自以宫僚旧臣，遇事无所回护。员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继晓下狱，珝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辈左道乱政，欲动摇东宫。珝密疏谏，谋少阻。素薄万安，尝斥安负国无耻。安积忿，日夜思中珝。初，商辂之劾汪直也，珝与万安、刘吉助之争，得罢西厂。他日，珝又折王越于朝，越惭而退。已而西厂复设，珝不能有所诤。至十八年，安见直宠衰，揣知西厂当罢，邀珝同奏。珝辞不与，安遂独奏。疏上，帝颇讶无珝名。安阴使人讦珝与直有连。会珝子鎡邀妓狎饮，里人赵宾戏为《刘公子曲》，或增饰秽语，杂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决意去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门，出帝手封书一函示之。安等佯惊救。次日，珝具疏乞休。令驰驿，赐月廪、岁隶、白金、楮币甚厚。其实排珝使去者，安、吉两人谋也。

时内阁三人，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顾喜谭论，人目为狂躁。珝既仓卒引退，而彭华、尹直相继入内阁，安、吉之党乃益固。珝初遭母忧，庐墓三年。比归，侍父尽孝。父殁，复庐于墓。弘治三年卒，谥文和。嘉靖初，以言官请，赐祠额曰“昭贤”，仍遣官祭之。

子鈗，字汝中。八岁时，宪宗召见，爱其聪敏，且拜起如礼，即命为中书舍人。宫殿门阈高，同官杨一清常提之出入。帝虑牙牌易损，命易以银。历官五十余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经博士，仍供事内阁诰敕房。博学有行谊，与长洲刘棨并淹贯故实，时称“二刘”。

刘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经筵官。《寰宇通志》成，进修撰。天顺四年侍讲读于东宫，以忧归。

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至京，上疏乞终制。不允，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

成化十一年与刘珝同受命，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寻进礼部尚书。孝宗出閤，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十八年遭父丧，诏起复。吉三疏恳辞，而阴属贵戚万喜为之地，得不允。《文华大训》成，加太子太保，进武英殿大学士。久之，进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寻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孝宗即位，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力诋万安、尹直及吉皆小人，当斥。吉深衔之。安、直皆去，吉独留，委寄愈专。虑言者攻不已，乃建议超迁科道官，处以不次之位。诏起废滞，给事中贺钦、御史强珍辈十人已次第拟擢，吉复上疏荐之。部曹预荐者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笼络言路，而言者犹未息。庶子张升，御史曹璘、欧阳旦，南京给事中方向，御史陈嵩等相继劾吉。吉愤甚，中升逐之。数兴大狱，智、向囚系远贬，洪亦谪官。复与中官蒋琮比，逐南御史姜绾等，台署为空。中外侧目，言者亦少衰。

初，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时，帝失德，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至是见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刘健皆正人，而吉于阁臣居首，两人有论建，吉亦暑名，复时时为正论，窃美名以自盖。

弘治二年二月旱，帝令儒臣撰文祷雨。吉等言：“迩者奸徒袭李孜省、邓常恩故术，见月宿在毕，天将阴雨，遂奏请祈祷，觊一验以希进用。倖门一开，争言祈祷，要宠召祸，实基于此。祝文不敢奉诏。”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灾异请帝修德防微，慎终如始。八月又以灾异陈七事。代王献海青，吉等言登极诏书已却四方贡献，乞勿受。明年三月偕同列上言：“陛下圣质清羸，与先帝不同。凡宴乐游观，一切嗜好之事，宜悉减省。左右近臣有请如先帝故事者，当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节宴游皆有时，陛下法祖宗可也。”土鲁番使者贡狮子还，帝令内阁草敕，遣中官送之。吉等言不宜优宠太过，使番戎轻中国。事遂寝。既又言：“狮子诸兽，日饲二羊，岁当用七百二十，又守视校尉日五十人，皆繁费。宜绝诸兽食，听自毙。”帝不能用。十二月，星变，又言：“迩者妖星出天津，历杵臼，迫营室，其占为兵，为饥，为水旱。今两畿、河南、山西、陕西旱蝗；四川、湖广岁不登。倘明年复然，恐盗贼窃发，祸乱将作。愿陛下节用度，罢宴游，屏谗言，斥异教，留怀经史，讲求治道。沙河修桥，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缮垣墙，俱非急务，宜悉停止。”帝嘉纳之。帝惑近习言，颇崇祈祷事，发经牌令阁臣作赞，又令拟神将封号。吉等极言邪说当斥。

吉自帝初即位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及《宪宗实录》成。又进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吉柄政久，权势烜赫。帝初倾心听信，后眷颇衰。而吉终无去志。五年，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诰券。吉言必尽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悦，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始上章引退。良赐敕，驰驿如故事。

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居内阁十

八年，人目之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吉疑其言出下第举子，因请举人三试不第者，不得复会试。时适当会试期，举子已群集都下，礼部为请。诏姑许入试，后如令。已而吉罢，令亦不行。吉归，逾年卒。赠太师，谥文穆。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成化初，充经筵讲官，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辨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既成，进侍读，历侍读学士。

六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并续成《宋元纲目》，章下所司。十一年迁礼部右侍郎，辞，不许。丁父忧，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就改礼部左侍郎。

二十二年春，召佐兵部。占城王古来为安南所逼，弃国来求援。议者欲送之还，直曰：“彼穷来归，我若驱使还国，是杀之也。宜遣大臣即询，量宜处置。”诏从之，命都御史屠滽往。贵州镇巡官奏苗反，请发兵，廷议将从之。直言起衅邀功，不可信。命官往勘，果无警。是年九月改户部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逾月，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直明敏博学，练习朝章，而躁于进取。性矜忌，不自检饬，与吏部尚书尹旻相恶。直初觊礼部侍郎，而旻荐他人。直以中旨得之。次日遇旻于朝，举笏谢。旻曰：“公所谓简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后在南部八年，郁郁不得志，属其党万安、彭华谋内召，旻辄持不可。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列何琮等八人。诏用琮，而直以安、华及李孜省力，中旨召还。至是修怨，与孜省等比。陷旻父子得罪，又构罢江西巡抚闵珪，物论喧然不平。刑部郎袁清者，安私人，又幸于内侍郭闰。勘事浙江，轶轹诸大吏，吏部尚书李裕恶之。比还，即除绍兴知府。清惧，累章求改，裕极论其罪，下诏狱。安、闰以属直，为言于孜省，取中旨赦之，改知郧阳。

孝宗立，进士李文祥，御史汤鼐、姜洪、缪樗，庶吉士邹智等连章

劾直。给事中宋琮及御史许斌言直自初为侍郎以至入阁，夤缘攀附，皆取中旨。帝于是薄其为人，令致仕。弘治九年表贺万寿，并以太子年当出閤，上《承华箴》，引先朝少保黄淮事，冀召对。帝却之。正德中卒，谥文和。

赞曰：《易》称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外君子内小人，为否。况端揆之寄，百僚具瞻者乎！陈循以下诸人，虽不为大奸慝，而居心刻忮，务逞己私。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则相援，忌则相轧。至万安、刘吉要结近幸，蒙耻固位。犹幸同列多贤，相与弥缝匡救，而秽迹昭彰，小人之归，何可掩哉！

列传第五十七

○高谷 胡濙 王直

高谷，字世用，扬州兴化人。永乐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中书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英宗即位，开经筵，杨士奇荐谷及苗衷、马愉、曹鼐四人侍讲读。正统十年由侍讲学士进工部右侍郎，入内阁典机务。

景泰初，进尚书，兼翰林学士，掌阁务如故。英宗将还，奉迎礼薄，千户龚遂荣投书于谷，具言礼宜从厚，援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入朝，遍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礼，况儒臣乎！"众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闻。谷曰："迎复议上，上意久不决。若进此书，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助也。"都御史王文不可。已而言官奏之。诘所从得，谷对曰："自臣所。"因抗章恳请如遂荣言。帝虽不从，亦不之罪。

二年进少保、东阁大学士。易储，加太子太傅，给二俸。应天、凤阳灾，命祀三陵，振贫民。七年进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内阁七人，言论多龃龉。谷清直，持议正。王文由谷荐，数挤谷。谷屡请解机务，不许。都给事中林聪忤权要论死，谷力救，得薄谴。陈循及文构考官刘俨、黄谏，帝命礼部会谷复阅试卷。谷力言俨等无私，且曰："贵胄与寒士竞进，已不可。况不安义命，欲因此构考官乎？"帝乃赐循、文子中式，惟黜林挺一人，事得已。

英宗复位，循、文等皆诛窜，谷谢病。英宗谓谷长者，语廷臣曰："谷在内阁议迎驾及南内事，尝左右朕。其赐金帛袭衣，给驿舟以归。"寻复赐敕奖谕。

谷既去位，杜门绝宾客。有问景泰、天顺间事，辄不应。天顺四年正月卒，年七十。

谷美丰仪，乐俭素，位至台司，敝庐瘠田而已。成化初，赠太保，谥文义。

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而发白，弥月乃黑。建文二年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

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濒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濒至，急起召入。濒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濒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皇太子监国南京，汉王为飞语谤太子。帝改濒官南京，因命廉之。濒至，密疏驰上监国七事，言诚敬孝谨无他，帝悦。

仁宗即位，召为行在礼部侍郎，濒陈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帝皆嘉纳。既闻其尝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转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祭酒。

宣宗即位，仍迁礼部左侍郎。明年来朝，乃留行在礼部，寻进尚书。汉王反，与杨荣等赞亲征。事平，赉予甚厚。明年赐第长安右门外，给阍者二人，赐银章四。生辰，赐宴其第。四年命兼理詹事府事。六年，张本卒，又兼领行在户部。时国用渐广，濒虑度支不足，蠲租诏下，辄沮格。帝尝切戒之，然眷遇不少替。尝曲宴濒及杨士奇、夏原吉、蹇义，曰："海内无虞，卿等四人力也。"英宗即位，诏节冗费。濒因奏减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费大省。正统五年，山西灾，诏行宽恤，既而有采买物料之命。濒上疏言诏旨宜信。又言军旗营求差遣，因而扰民，宜罢之。皆报可。行在礼部印失，诏弗问，命改铸。已，又失，被劾下狱。未几，印获，复职。九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许。英宗北狩，群臣聚哭于朝，有议南迁者。濒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与侍郎于谦合，中外始有固志。

景帝即位，进太子太傅。杨善使也先，濒言上皇蒙尘久，宜附进服食，不报。上皇将还，命礼部具奉迎仪。濒等议遣礼部署迎于龙虎台，锦衣具法驾迎居庸关，百司迎土城外，诸将迎教场门；上皇自安定门入，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谒见毕，百官朝见，上皇入南城大内。议上，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余如奏。给事中刘福等言礼太薄。帝报曰：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濒等言："诸臣意无他，欲陛下笃亲亲耳。"帝曰："昨得太上皇书，具言迎驾之礼宜从简损，朕岂得违之。"群臣乃不敢言。会千户龚遂荣为书投大学士高谷，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以朝，与王直等共观之。直与濒欲闻之帝，为都御史王文所阻，而给事中叶盛竟以闻。盛同官林聪

复劾直、濒、谷等，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有诏索书。濒等因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典礼，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门外，分遣大臣迎龙虎台。"帝不悦曰："第从朕命，无事纷更。"上皇至，居南城宫。濒请帝明年正旦率群臣朝延安门，不许。上皇万寿节，请令百官拜贺延安门，亦不许。三年正月与王直并进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师。王文恶林聪，文致其罪，欲杀之。濒不肯署，遂称疾，数日不朝。帝使兴安问疾。对曰："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聪由是得释。

英宗复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赐玺书、白金、楮币、袭衣，给驿，官其一子锦衣，世镇抚。濒历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称耆德。及归，有三弟，年皆七十余，须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寿恺"。又七年始卒，年八十九。赠太保，谥忠安。

濒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礼部久，表贺祥瑞，以官当首署名，人因谓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龚谦多妖术，濒荐为天文生，又荐道士仰弥高晓阴阳兵法，使守边，时颇讥之。

王直，字行俭，泰和人。父伯贞，洪武十五年以明经聘至京。时应诏者五百余人，伯贞对第一。授试佥事，分巡广东雷州。复吕塘废渠，清盐法。会罢分巡官，召还为户部主事。以父丧服阕，不时起，谪居安庆。建文初，复以荐知琼州，崖州黎相仇杀，以反闻，且用兵。伯贞捕其首恶，兵遂罢。琼田岁常三获，以赋军，军不时受，俟民乏，乃急敛以要利。伯贞为立期，三输之，弊始绝。居数年，大治，流民占籍者万余。忧归，卒于家。

直幼而端重，家贫力学。举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帝善其文，召入内阁，俾属草。寻授修撰。历事仁宗、宣宗，累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

正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礼部侍郎，学士如故。五年出莅部事。尚书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处之若素习者。八年正月代郭璡为吏部尚书。十一年，户部侍郎奈亨附王振，构郎中赵敏，词连直及侍郎曹义、赵新，并下狱。三法司廷鞫，论亨斩，直等赎徒。帝宥直、义，夺亨、新俸。

帝将亲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谏曰："国家备边最为谨严。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敌肆猖獗，违天悖理，

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秋署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帝不从，命直留守。王师覆于土木。大臣群请太后立皇子为皇太子，命成阝王摄政。已，劝王即位，以安反侧。时变起仓卒，朝臣议屡上，皆直为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谦，每事推下之，雍容镇率而已。加太子太保。

景泰元年，也先使使议和，且请还上皇，下礼部议未决。直率群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细人言，轻身一出，至于蒙尘。陛下宵衣旰食，征天下兵，与群臣兆姓同心僇力，期灭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耻。乃者天诱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来求成于我，请还乘舆，此转祸为福之机也。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后使者五辈往，终不得要领。今复遣使，设彼假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不为苍生患。贼诈难信，其更议之。”已而瓦剌别部阿剌使复至，胡濙等复以为言。于是帝御文华殿门，召诸大臣及言官谕以宜绝状。直对曰：“必遣使，毋贻后悔。”帝不悦。于谦前为解，帝意释。群臣既退，太监兴安匍匐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禄，敢辞难乎！”言之再，声色愈厉。安语塞，乃议遣使，命李实、罗绮往。

既行，而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及也先使先后至，将遣归。使者谓馆伴曰：“中国关外十四城皆为我有。前阿剌知院使来，尚遣人偕往。今亦必得大臣同行，庶有济。”胡濙以闻，下廷议。直等固请，乃遣杨善等报之。

比实还，又以也先使至，具言也先欲和状。直与宁阳侯陈懋等上疏，请更遣使赍礼币往迎上皇，不许。复上疏曰：“臣等与李实语，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资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车驾，也先意也。昨者脱脱不花及阿剌知院使来，皆有报使。今也先使以迎请为辞，乃不遣使与偕，是疑敌而召兵也。”又不许。

已而实自言于帝。帝第报也先书，就令杨善迎归而已。直等复上言：“今北使已发，愿本上皇之心，顺臣民之愿，因彼悔心，遣使往报，以图迎复，此不待计而决者也。不然，众志难犯，违天不祥，彼将执为兵端，边事益棘，京师亦不得高枕卧矣。”帝乃命群臣择使，直与陈懋等请仍遣实。报曰：“候善归议之。”御史毕銮等复上疏，力言：“就令彼以

诈来，我以诚往，万一不测，则我之兵力固在。”帝终不听。已而善竟奉上皇还。

二年，也先遣使入贡，且请答使。直屡疏言：“边备未修，刍粮未积，疮痍未复，宜如其请。遣使往以观虚实，开导其善。”不许。无何，也先遣骑入塞，以报使为辞。直与群臣复请之，卒不许。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锐意治兵，为战守计，真大有为之主。然使命不通，难保其不为寇。宜敕沿边守臣，发兵游徼，有警则入保，无事则力耕。陛下于机务之暇，时召京营总督、总兵，询以方略，诚接而礼貌之，信赏罚以持其后，斯战守可言也。”帝曰“善”。

明年正月进少傅。帝欲易太子。未发。会思明土知府黄赠以为请。帝喜，下礼部议。胡濙唯唯，文武诸臣议者九十一人当署名，直有难色。陈循濡笔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进兼太子太师，赐金币加等。顿足叹曰：“此何等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吾辈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濒等会诸大臣台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推大学士商辂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贞等夺门迎上皇复位，杀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尝出以示郎中陆昶，叹曰：“是疏不及进，天也。”直遂乞休。赐玺书、金绮、楮币，给驿归。

直为人方面修髯，仪观甚伟。性严重，不苟言笑。及与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余年，稽古代言编纂纪注之事，多出其手。与金溪王英齐名，人称“二王”，以居地目直曰“东王”，英曰“西王”。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及长吏部，兼廉慎。时初罢廷臣荐举方面大吏，专属吏部。直委任曹郎，严抑奔竞。凡御史巡方归者，必令具所属贤否以备选擢，称得人。其子□资为南国子博士。考绩至部，文选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乱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渊为尚书佐之。文渊去，又命王翱，部遂有二尚书。直为尚书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优礼之，免其常朝。

比家居，尝从诸佃仆耕莳，击鼓歌唱。诸子孙更迭举觞上寿，直叹曰：“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天顺六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谥文端。

□资仕至翰林检讨，亦以学行称。曾孙思，自有传。

赞曰：高谷之清直，胡濙之宽厚，王直之端重，盖皆有大臣之度焉。当英、景之间，国势初更，人心观望，执政任事之臣多阿意取容。

而谷、濒忄卷忄卷于迎驾之仪，直侃侃于遣使之请，皆力持正议，不随众俯仰，故能身负硕望，始终一节，可谓老成人矣。

列传第五十八

○于谦子冕 吴宁 王伟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举永乐十九年进士。

宣德初，授御史。奏对，音吐鸿畅，帝为倾听。顾佐为都御史，待寮属甚严，独下谦，以为才胜己也。扈跸乐安，高煦出降，帝命谦口数其罪。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帝大悦。师还，赏赉与诸大臣等。

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诏遣御史捕之。帝知谦可大任，会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俱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

正统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积谷各数百万。请以每岁三月，令府州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州县吏秩满当迁，预备粮有未足，不听离任。仍令风宪官以时稽察。”诏行之。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别设御史治之。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在官九年，迁左侍郎，食二品俸。

初，三杨在政府，雅重谦。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而谦每议事京师，空橐以入，诸权贵人不能无望。及是，三杨已前卒，太监王振方用事。适有御史姓名类谦者，尝忤振。谦入朝，荐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通政使李锡阿振指，劾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时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谦请发河南、怀庆二府积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众，授田给牛种，使里老司察之。前后在任十九年，丁内外艰，皆令归治丧，旋起复。

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挟帝亲征。谦与尚书邝埜极谏，不听。埜从治兵，留谦理部事。及驾陷土木，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次经画部署，人心稍安。即迁本部尚书。

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初，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谦入对，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缮器甲。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軏、张仪、雷通分兵守九门要地，列营郭外。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文臣如轩輗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帝深纳之。

十月敕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窥京师。石亨议敛兵坚壁老之。谦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亟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都督陶瑾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硃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宣武门，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陈德胜门外，当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吴宁，悉闭诸城门，身自督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却敌彰义门北，擒其长一人。帝喜，令谦选精兵屯教场以便调用，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谦理军务。

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

帝不许，也先气益沮。庚申，寇窥德胜门。谦令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砲死。寇转至西直门，都督孙堂御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寇且却，而内官数百骑欲争功，跃马竞前。阵乱，兴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谦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诸府州，请以大臣镇山西，防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硃谦奏敌二万攻围万全，敕范广充总兵官御之。已而寇退，谦请即驻兵居庸，寇来则出关剿杀，退则就粮京师。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讲和。谦曰："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移檄切责。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

初，也先多所要挟，皆以喜宁为谋主。谦密令大同镇将擒宁，戮之。又计授王伟诱诛间者小田儿。且因谍用间，请特释忠勇伯把台家，许以封爵，使阴图之。也先始有归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师稍解严。谦上言："南京重地，抚辑须人。中原多流民，设遇岁荒，啸聚可虞。乞敕内外守备及各巡抚加意整饬。防患未然，召还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镇守中官在内地者。"

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上皇既归，瓦剌复请朝贡。先是，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至三千余，赏赉不赓，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来朝，谦请列兵居庸关备不虞。京师盛陈兵，宴之。因言和议难恃，条上安边三策。请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京兵分隶五军、神机、三

千诸营，虽各有总兵，不相统一，请择精锐十五万，分十营团操。团营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贡，每携故所掠人口至。谦必奏酬其使，前后赎还累数百人。

初，永乐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众。也先入寇，多为内应。谦谋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辄选其精骑，厚资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内患以息。杨洪自独石入卫，八城悉以委寇。谦使都督孙安以轻骑出龙门关据之，募民屯田，且战且守，八城遂复。贵州苗未平，何文渊议罢二司，专设都司，以大将镇之。谦曰："不设二司，是弃之也。"议乃寝。谦以上皇虽还，国耻未雪，会也先与脱脱不花构，请乘间大发兵，身往讨之，以复前仇，除边患。帝不许。

谦之为兵部也，也先势方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拥众僭号；湖广、贵州、广西、瑶、僮、苗、僚所至蜂起。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上皇虽归，口不言功。东宫既易，命兼宫僚者支二俸。诸臣皆辞，谦独辞至再。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帝赐第西华门，辞曰："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允。乃取前后所赐玺书、袍、锭之属，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

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谦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访谦。谦具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䝉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徐珵以议南迁，为谦所斥。至是改名有贞，稍稍进用，尝切齿谦。石亨本以失律削职，谦请宥而用之，总兵十营，畏谦不得逞，亦不乐谦。德胜之捷，亨功不加谦而得世侯，内愧，乃疏荐谦子冕。诏赴京师，辞，不允。谦言："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亨复大恚。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为谦所劾，与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与吉祥、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议，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

谦自值也先之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兴安、舒良更番往视。闻其服用过薄，诏令上方制赐，至醯菜毕备。又亲幸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或言宠谦太过，兴安等曰："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挥朵儿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谦死所，恸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复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逵，六合人。故举将才，出李时勉门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对。俄有边警，帝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进曰："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是年，有贞为亨所中，戍金齿。又数年，亨亦下狱死，吉祥谋反族诛，谦事白。

成化初，冕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

冕，字景瞻，廕授副千户，坐戍龙门。谦冤既雪，并复冕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无子，以族子允忠为后，世袭杭州卫副千户，奉祠。

吴宁，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进士，除兵部主事。正统中，再迁职方郎中。郕王监国，谦荐擢本部右侍郎。谦御寇城外，宁掌部事，命

赴军中议方略。比还，城门弗启，寇骑充斥，宁立雨中指挥兵士，移时乃入。寇既退，畿民犹日数惊，相率南徙。或议仍召勤王兵。宁曰：“是益之使惊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归，后不复出。家居三十余年卒。

宁方介有识鉴。尝为谦择婿，得千户硃骥。谦疑之，宁曰：“公他日当得其力。”谦被刑，骥果归其丧，葬之。骥自有传。

王伟，字士英，攸人。年十四，随父谪戍宣府。宣宗巡边，献《安边颂》，命补保安州学生。举正统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监察御史事，集民壮守广平。谦引为职方司郎中。军书填委，处分多中窾会，遂荐擢兵部右侍郎。出视边，叛人小田儿为敌间，谦属伟图之。会田儿随贡使入，至阳和城，壮士从道旁突出，断其头去，使者不敢诘。

伟喜任智数。既为谦所引，恐嫉谦者目己为朋附，尝密奏谦误，冀自解。帝以其奏授谦，谦叩头谢。帝曰：“吾自知卿，何谢为？”谦出，伟问：“上与公何言？”谦笑曰：“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至尔邪？”出奏示之，伟大惭沮。然竟坐谦党，罢归。成化三年复官，请毁白琦所镂板。逾年，告病归卒。

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列传第五十九

○王骥孙瑾 徐有贞 杨善李实 赵荣 霍瑄 沈固 王越

王骥，字尚德，束鹿人。长身伟干，便骑射，刚毅有胆，晓畅戎略。中永乐四年进士。为兵科给事中，使山西，奏免盐池逋课二十余万，寻迁山西按察司副使。

洪熙元年入为顺天府尹。宣德初，擢兵部右侍郎，代顾佐署都察院。久之，署兵部尚书。九年命为真。

正统元年奉诏议边事，越五日未奏。帝怒，执骥与侍郎邝埜下之狱。寻得释。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甘、凉，边将屡失利。侍郎柴车、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继经理边务，未能制。二年五月命骥往，许便宜行事。骥疾驱至军，大会诸将，问“往时追敌鱼儿海子，先退败军者谁”。佥曰“都指挥安敬”。骥先承密旨戮敬，遂缚敬斩辕门，并宣敕责都督蒋贵。诸将皆股忄栗。骥乃大阅将士，分兵画地，使各自防御，边境肃然。阅军甘、凉，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转输亦省。

俄阿台复入寇。帝以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骥督军。三年春，偕诸将出塞，以贵为前锋，而自与任礼帅大军后继，与贵约曰：“不捷，无相见也。”贵击敌石城，敌走兀鲁乃。贵帅轻骑二千五百人出镇夷，间道兼行，三日夜及之。擒左丞脱罗，斩首三百余，获金银印各一，驼马兵甲千计。骥与礼自梧桐林至亦集乃，擒枢密、同知、佥院十五人，万户二人。降其部落，穷进至黑泉。而赵安等出昌宁，至刁力沟，亦擒右丞、达鲁花赤三十人。分道夹击，转战千余里，朵儿只伯远遁。论功，贵、礼皆封伯，而骥兼大理卿，支二俸。寻召还，理部事。

久之，麓川之役起。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数败王师。黔国公沐晟讨之，不利，道卒。以沐昂代。昂条上攻取策，征兵十二万人。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骥亦欲自效。

六年正月遂拜蒋贵平蛮将军，李安、刘聚为副，而骥总督军务，大发东南诸道兵十五万讨之。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先后疏谏，不纳。濒行，赐骥、贵金兜鍪、细铠、蟒绣绯衣、硃弓矢。骥请得以便宜从事。驰传至云南，部署诸将，遣参将冉保由东路趋孟定，大军由中路

至腾冲，分道夹击。是年十一月，与贵以二万人趋上江，围其寨，五日不下。会大风，纵火焚栅，拔之，斩首五万余级。进自夹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闰月至腾冲，长驱抵杉木笼山。贼乘高据险，筑七垒相救。骥遣参将宫聚、副将刘聚分左右翼缘岭上，而自将中军奋击之，贼大溃，乘胜至马鞍山。

逾月，抵贼巢。山陡绝，深堑环之。东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骥遣前军觇贼，败其伏兵。贼更自间道立栅马鞍山，出大军后。骥戒军中无动，而令都指挥方瑛以六千人突贼寨，斩首数百，复诱败其象阵。会东路军冉保等已合木邦、车里、大侯诸土军，破乌木弄、戛邦诸寨。遣别将守西峨渡，防贼轶，刻期与大军会。骥乃督诸将环攻其七门，积薪纵火。风大作，贼焚死无算，溺江死者数万人。思任发携二子走孟养。获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腾冲诸卫所印章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还。

明年四月遣偏师讨维摩土司韦郎罗。郎罗走安南，俘其妻子。传檄安南，缚之以献。五月，师还。帝遣户部侍郎王质赍羊酒迎劳，赐宴奉天门。封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靖远伯，岁禄千二百石，世袭指挥同知，赐貂蝉冠玉带。贵进侯，刘聚等迁赏有差。从征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杨宁皆擢侍郎，士卒赐予加等。府库为竭。

思任发之窜缅甸也，其子思机发复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是年八月复命骥总督云南军务，帅参将冉保、毛福寿以往。未至而思机发遣弟招赛入贡，缅甸亦奏获思任发，要麓川地。朝廷不纳其贡，且敕骥图缅甸，骥因请济师。

八年五月复命蒋贵为平蛮将军，调土兵五万往，发卒转饷五十万人。骥初檄缅甸送思任发。缅人阳听命，持两端。是年冬，大军逼缅甸，缅人以楼船载思任发觇官军，而潜以他舟载之归。骥知缅人资木邦水利为脣齿，且虑思机发将以献其父故仇之，故终不肯献思任发。骥乃趋者蓝，破思机发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机发独脱去。

明年召还，加禄三百石，命与都御史陈镒巡延绥、宁夏、甘肃诸边。初，宁夏备边军，半岁一更。后边事亟，三年乃更。军士日久疲罢，又益选军余防冬，家有五六人在边者，军用重困。骥请岁一更，当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来年正月乃遣归，边备足而军不劳。帝善其议，行之诸边。当是时，缅人已以思任发来献，而思机发窃驻孟养地，屡遣使入贡谢罪。中外咸愿罢兵。振意终未慊，要思机发躬入朝谢。沐

斌帅师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谕孟养执之以献，亦不听命。于是振怒，欲尽灭其种类。

十三年春复命骥总督军务，宫聚为平蛮将军，帅师十五万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蛮人栅西岸拒守。官军联舟为浮桥以济，拔其栅，进破鬼哭山，连下十余寨，坠溺死者无算。而思机发终脱去，不可得。是时，官军逾孟养。至孟冉阝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诸蛮见大军皆震怖。而大军远涉，骥虑馈饷不继，亟谋引还。时思机发虽遁匿，而思任发少子思陆复拥众据孟养。骥度贼终不可灭，乃与思陆约，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遂班师。

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机发。议者咎骥等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而会川卫训导詹英抗疏劾之，大略谓："骥等多役民夫，舁彩绘，散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诡言进御，实充私役。师行无纪，十五万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践。每军负米六斗，跋陟山谷，自缢者多。抵金沙江，彳旁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挥路宣、翟亨等。俟贼解，多捕鱼户为俘。以地分木邦、缅甸，掩败为功。此何异李宓之败，而杨国忠以捷闻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问。而命英从骥军自效。英知往且获罪，匿不去。

当是时，湖广、贵州诸苗，所在蜂起，围平越及诸城堡，贵州东路闭。骥至武昌，诏还军讨苗。会英宗北狩，群臣劾王振并及骥。以骥方在军，且倚之平苗，置弗问。命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侍郎侯璡总督军务。已而苗益炽，众至十余万。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而骥顿军辰、沅不进。景泰元年，镐草疏置竹筒中，募人自间道出，闻于朝。更命保定伯梁珤为平蛮将军，益兵二万人。侯璡自云南督之前，疾战，大破贼，尽解诸城围。而骥亦俘刿平王虫富等以献。

骥还，命总督南京机务。其冬，乞世券，与之。南畿军素偷惰。骥至，以所驭军法教之。于谦弗重也，朝廷以其旧臣宠礼之。三年四月，赐敕解任，奉朝请。骥年七十余，跃马食肉，盛声伎如故。

久之，石亨、徐有贞等奉英宗复辟，骥与谋。赏稍后，上章自讼，言："臣子祥入南城，为诸将所挤，堕地几死。今论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挥佥事。而命骥仍兵部尚书，理部事，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光禄大夫，余如故。数月请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

三。赠靖远侯，谥忠毅。传子璋及孙添。添尚嘉善长公主。

再传至孙瑾。嘉靖初，提督三千营，协守南京，还掌左府。久之，佩征蛮将军印，镇两广。广东新宁、新兴、思平间多高山丛箐，亡命者辄入诸瑶中，吏不得问，众至万余人，流劫高要、阳江诸县。官军讨之，辄失利。三十五年春，瑾与巡抚都御史谈恺檄诸路土兵诛其魁陈以明，悉平诸巢。捷闻，加太子太保。而扶藜、葵梅诸山峒冯天恩等，据险为寇者亦数十年。瑾复督军分道进剿，破巢二百余，复以功廕一子锦衣百户。言官劾其暴横，召还。爵传至明亡乃绝。

徐有贞，字元玉，初名珵，吴人。宣德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

时承平既久，边备媮惰，而西南用兵不息，珵以为忧。正统七年疏陈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十二年进侍讲。十四年秋，荧惑入南斗。珵私语友人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还。及土木难作，郕王召廷臣问计。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太监金英叱之，胡濙、陈循咸执不可。兵部侍郎于谦曰：“言南迁者，可斩也。”珵大沮，不敢复言。

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募兵于外，珵行监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召还，仍故官。珵急于进取，自创南迁议为内廷讪笑，久不得迁。因遗陈循玉带，且用星术，言“公带将玉矣。”无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屡荐之。而是时用人多决于少保于谦。珵属谦门下士游说，求国子祭酒。谦为言于帝，帝曰：“此议南迁徐珵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珵不知谦之荐之也，以为沮己，深怨谦。循劝珵改名，因名有贞。

景泰三年迁右谕德。河决沙湾七载，前后治者皆无功。廷臣共举有贞，乃擢左佥都御史，治之。至张秋，相度水势，条上三策：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浚运河。议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浅滞运艘，请急塞决口。帝敕有贞如軏议。有贞守便宜。言：“临清河浅，旧矣，非因决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决口为急，不知秋冬虽塞，来春必复决，徒劳无益。臣不敢邀近功。”诏从其言。有贞于是大集民夫，躬亲督率，治渠建闸，起张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顺者，为九堰障之。更筑大堰，楗以水门，阅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广济”，闸曰“通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转漕为急，工部尚书江渊等请遣中书偕

文武大臣督京军五万人往助役，期三月毕工。有贞言：“京军一出，日费不赀，遇涨则束手坐视，无所施力。今泄口已合，决堤已坚，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议遂寝。事竣，召还，佐院事。帝厚劳之。复出巡视漕河。济守十三州县河夫多负官马及他杂办，所司趣之亟，有贞为言免之。七年秋，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有贞乃修旧堤决口，自临清抵济宁，各置减水闸，水患悉平。还朝，帝召见，奖劳有加，进左副都御史。

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石亨、张辄等谋迎上皇，以告太常卿许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无能为。徐元玉善奇策，盍与图之。”亨即夜至有贞家。闻之，大喜，曰：“须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阴达之矣。”令太监曹吉祥入白太后。辛巳夜，诸人复会有贞所。有贞升屋览乾象，亟下曰：“时至矣，勿失。”时方有边警，有贞令軏诡言备非常，勒兵入大内。亨掌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纳之。既入，复闭以遏外兵。时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谓有贞曰：“事当济否？”有贞大言“必济”，趣之行。既薄南城，门锢，毁墙以入。上皇灯下独出问故，有贞等俯伏请登位，乃呼进舆。兵士惶惧不能举，有贞率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开朗，上皇各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门，有贞等常服谒贺，呼“万岁”。

景帝明当视朝，群臣咸待漏阙下。忽闻殿中呼噪声，方惊愕。俄诸门毕启，有贞出号于众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趣入贺。即日命有贞兼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明日加兵部尚书。有贞谓亨曰：“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亨为言于帝，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禄千一百石，世锦衣指挥使，给诰券。有贞遂诬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杀之。内阁诸臣斥遂略尽。陈循素有德于有贞，亦弗救也。事权尽归有贞，中外咸侧目。而有贞愈益发舒，进见无时，帝亦倾心委任。

有贞既得志，则思自异于曹、石。窥帝于二人不能无厌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帝亦为之动。御史杨瑄奏劾亨、吉祥侵占民田。帝问有贞及李贤，皆对如瑄奏。有诏奖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谋构有贞。帝方眷有贞，时屏人密语。吉祥令小竖窃听得之，故泄之帝。帝惊问曰：“安所受此语？”对曰：“受之有贞，某日语某事，外间无弗闻。”帝自是疏有贞。会御史张鹏等欲纠亨他罪，未上，而给事中王铉泄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诉于帝，谓内阁实主之。遂下诸御史狱，并逮系有贞及李贤。忽雷雹交作，大风折木。帝憾悟，重违亨意，乃释有贞出为广东参政。

亨等憾未已，必欲杀之。令人投匿名书，指斥乘舆，云有贞怨望，使其客马士权者为之。遂追执有贞于德州，并士权下诏狱，榜治无验。会承天门灾，肆赦。亨、吉祥虑有贞见释，言于帝曰："有贞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缵禹成功'，又自择封邑武功。禹受禅为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贞志图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刘广衡等奏当弃市。诏徙金齿为民。

亨败，帝从容谓李贤、王翱曰："徐有贞何大罪？为石亨辈所陷耳。其释归田里。"成化初，复冠带闲住。有贞既释归，犹冀帝复召，时时仰观天象，谓将星在吴，益自负。常以铁鞭自随，数起舞。及闻韩雍征两广有功，乃掷鞭太息曰："孺子亦应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卒。

有贞初出狱时，拊士权背曰："子，义士也，他日一女相托。"金齿归，士权时往候之，绝不及婚事。士权辞去，终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贞而重士权。

杨善，字思敬，大兴人。年十七为诸生。成祖起兵，预城守有劳，授典仪所引礼舍人。

永乐元年，改鸿胪寺序班。善伟风仪，音吐洪亮，工进止。每朝谒引进奏时，上目属之。累进右寺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劾下狱，褫冠带，逾月。

正统六年，子容诈作中官书，假金于尚书吴中。事觉，谪戍威远卫，置善不问。久之，擢礼部左侍郎，仍视鸿胪事。

十四年八月扈驾北征。及土木，师溃，善间行得脱。也先将入寇，改左副都御史，与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备。寇退，进右都御史，视鸿胪如故。景泰元年，廷臣朝正毕，循故事，相贺于朝房。善独流涕曰："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贺乎！"众愧，为之止。是年夏，李实、罗绮使瓦剌，议罢兵，未还，而也先使至，言朝廷遣使报阿剌知院，而不遣大臣报可汗及太师，事必不济。尚书王直等奏其言，廷议简四人为正副使，与偕行，帝命俟李实还议之。已而实将至，乃命善及侍郎赵荣为使，赍金银书币往。

先是袁敏者，请赍服御物问上皇安，不纳。及是，尚书胡濙等言，上皇蒙尘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随行，亦不报。时也先欲还上皇，而敕

书无奉迎语，自赍赐也先外，善等无他赐。善乃出家财，悉市彼中所需者，携以往。

既至，其馆伴与饮帐中，诧善曰："土木之役，六师何怯也？"善曰："彼时官军壮者悉南征，王司礼邀大驾幸其里，不为战备，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将士归，可二十万。又募中外材官技击，可三十万。悉教以神枪火器药弩，百步外洞人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缘边要害，隐铁椎三尺，马蹄践辄穿。又刺客林立，夜度营幕若猿猱。"伴色动。善曰："惜哉，今皆置无用矣。"问："何故？"曰："和议成，欢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赍遗之。其人喜，悉以语也先。

明日谒也先，亦大有所遗，也先亦喜。善因诘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师遣贡使必三千人，岁必再赍，金币载途，乃背盟见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马价，予帛多剪裂，前后使人往多不归，又减岁赐？"善曰："非削也，太师马岁增，价难继而不忍拒，故微损之。太师自度，价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为之，事露，诛矣。即太师贡马有劣弱，貂或敝，亦岂太师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或犯他法，归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为？贡使受宴赐，上名或浮其人数，朝廷核实而予之。所减乃虚数，有其人者，固不减也。"也先屡称善。善复曰："太师再攻我，屠戮数十万，太师部曲死伤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师好杀，故数有雷警。今还上皇，和好如故，中国金币日至，两国俱乐，不亦美乎？"也先曰："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善曰："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也先大喜，问："上皇归将复得为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难再移。"也先曰："尧、舜如何？"善曰："尧让舜，今兄让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问善："何不以重宝来购？"善曰："若赍货来，人谓太师图利。今不尔，乃见太师仁义，为好男子，垂史策，颂杨万世。"也先笑称善。知院伯毅帖木耳劝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复位。也先惧失信，不可，竟许善奉上皇还。

时举朝竞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迁左都御史，仍莅鸿胪事。二年，廷臣朝正旦毕，修贺朝房。善又曰："上皇不受贺，我曹何相贺也？"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乞致仕，优诏不许。

善状貌魁梧，应对捷给。然无学术，滑稽，对客鲜庄语。家京师，治第郭外。园多善果，岁时馈公卿戚里中贵，无不得其欢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至是又与石亨、曹吉祥结。天顺元年正月，亨、吉祥奉上皇复辟。善以预谋，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

国、兴济伯，岁禄千二百石，赐世券，掌左军都督府事。尚书胡濙颂善迎驾功，命兼礼部尚书，寻改守正文臣。善使瓦剌，携子四人行，至是并得官。又为从子、养子乞恩，得官者复十数人。气势烜赫，招权纳贿。亨辈嫉而间之，以是渐疏外。二年五月卒。赠兴济侯，谥忠敏。

善负才辨，以巧取功名，而愉忮为士论所弃。其为序班，坐事与庶吉士章朴同系狱，久之，相狎。时方穷治方孝孺党，朴言家有孝孺集，未及毁。善从借观，密奏之。朴以是诛死，而善得复官。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善亦有力焉。子宗袭爵，后革“夺门”功，降金吾指挥使。孙增尚公主。

李实，字孟诚，合州人。正统七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辨。景泰初，为礼科给事中。也先令完者脱欢议和，实请行。擢礼部右侍郎以往，少卿罗绮为副。至则见上皇，颇得也先要领，还言也先请和无他意。及杨善往，上皇果还。是年十月进右都御史，巡抚湖广。五年召还，掌院事。初，实使谒上皇，请还京引咎自责，失上皇意。后以居乡暴横，斥为民。

赵荣，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舅萨琦，官翰林，从入都，以能书授中书舍人。

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拥上皇至大同，知府霍瑄谒见，恸哭而返。也先遂犯京师，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荣慨然请行。大学士高谷拊其背曰：“子，忠义人也。”解所佩犀带赠之，即擢大理右少卿，充鸿胪卿。偕右通政王复出城朝见，进羊酒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还，而邀于谦、石亨、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荣太常少卿，仍供事内阁。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杨善等往。敕书无奉迎语，善口辩，荣左右之，竟奉上皇归。进左侍郎。

行人王晏请开沁河通漕运，再下廷议，言不便，遣荣往勘。还，亦言不便。寻奉敕会山东、河南三司相度河道。众以荣不由科目，慢之。荣怒，多所挞辱，又自摄衣探水深浅。三司各上章言荣单马驰走，惊骇军民，杖伤县官，鬻廪米多取其直。抚、按薛希琏、张琛亦以闻。章下治河佥都御史徐有贞核奏。法司言，荣虽失大体，终为急于国事，鬻米从人所为。诸臣侮大臣，抗敕旨，宜逮治，希琏、琛亦宜罪。帝令按臣责取诸臣供状，宥之。

天顺元年进尚书。曹钦反，荣策马大呼于市曰：“曹贼作逆，壮士同

我讨罪。”果有至者，即率之往。贼平，英宗与李贤言，叹荣忠，命兼大理寺卿，食其俸。七年以疾罢。成化十一年卒。赐恤如制。

霍瑄，字廷璧，凤翔人。由乡举入国学，授大同通判。正统十二年，以武进伯硃冕荐，就擢知府。也先拥英宗至城下，瑄与理饷侍郎沈固等出谒，叩马号泣。众露刃叱之，不为动。上皇命括城内金帛，瑄悉所有献之，上皇嘉叹。寇数出没大同、浑源，伺军民樵采，辄驱掠。或幸脱归，率残伤肢体。遗民相率入城，无所栖，又乏食。瑄俱为奏之。老弱听暂徙，发粟振，而所留城守丁壮除赋役。秩满当迁，镇巡诸臣乞留。诏加山西右参政，仍治府事。

英宗复位，征拜瑄工部右侍郎，而固亦以石亨荐，起为户部尚书。既而巡抚上瑄治行，赐诰旌异。初，瑄在大同，巡抚年富被逮，瑄资其家还里，为镇守太监韦力转所恶，挞之十余。至是瑄以闻，且言力转每宴辄用妓乐，服御僭侈如王者，强取部民女为妾。力转亦讦瑄违法事。帝两释焉。其年转左，赐二品服。成化初，屡为言官所劾。命致仕。卒于京师。

瑄初治郡有声，晚节不检。特以艰危时见知天子，遂久列显位。

沈固，丹阳人。永乐中，起家乡举，积官至尚书。石亨败，乞休去。

王越，字世昌，濬人。长身，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登景泰二年进士。廷试日，旋风起，扬其卷去，更给卷，乃毕事。授御史，出按陕西。闻父讣，不俟代辄归，为都御史所劾。帝特原之。天顺初，起掌诸道章奏，超拜山东按察使。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召还，帝难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贤荐越，召见。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帝喜，擢右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忧，夺情视事。越乃缮器甲，简卒伍，修堡寨，减课劝商，为经久计。

成化三年，抚宁侯硃永征毛里孩，以越赞理军务。其秋，兼巡抚宣府。

五年冬，寇入河套，延绥巡抚王锐请济师，诏越帅师赴之。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丰水草。东距山西偏头关，西距宁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内地。明初，阻河为守，延绥亦无事。自天顺间，毛里孩等三部始入为寇，然时

出没，不敢久驻。至是始屯牧其中，屡为边患。越至榆林，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与中官秦刚按榆林城为声援。宁战黎家涧，瑾战崖窑川，皆捷；右参将神英又破敌于镇羌，寇乃退。

明年正月以捷闻，越引还。抵偏头关，延绥告警。兵部劾越擅还。诏弗罪，而令越屯延绥近地为援。寇万余骑五路入掠，越令宁等击退之。进右副都御史。是年三月，朝廷以阿罗出等扰边不止，拜抚宁侯硃永为将军，与越共图之。破敌开荒川，诸将追奔至牛家寨，阿罗出中流矢走。论功，进右都御史。

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辞大同巡抚。诏听之，加总督军务，专办西事。然是时寇数万，而官军堪战者仅万人，又分散防守，势不敌。永、越乃条上战、守二策。尚书白圭亦难之，请敕诸将守。其年，寇复连入怀远诸堡，永、越御却之。圭复请大举搜套。

明年遣侍郎叶盛至军议。时永已召还，越以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请且休兵，与盛偕还。而廷议以套不灭，三边终无宁岁；先所调诸军已逾八万，将权不一，迄无成功。宜专遣大将调度。乃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越总督军务。比至，寇方深入环庆、固原饱掠，军竟无功。

越、辅以满都鲁、孛罗忽、□□加思兰方强盛，势未可破，乃奏言："欲穷搜河套，非调精兵十五万不可。今馈饷烦劳，公私困竭，重加科敛，内衅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马，量留精锐，就粮鄜、延，沿边军民悉令内徙。其寇所出没之所，多置烽燧，凿堑筑墙，以为保障。"奏上，廷议不决。越等又奏："寇知我军大集，移营近河，潜谋北渡，殆不战自屈。但山、陕荒旱，刍粮缺供，边地早寒，冻馁相继。以时度之，攻取实难，请从防守之策，臣等亦暂还朝。"于是部科诸臣劾越、辅欺谩。会辅有疾，召还，以宁晋伯刘聚代。

明年，越与聚败寇温天岭，进左都御史。是时三遣大将，皆以越总督军务。寇每入，小击辄去，军罢即复来，率一岁数入。将士益玩寇，而寇势转炽。其年九月，满都鲁及孛罗忽、□□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州县。越策寇尽锐西，不备东偏，乃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将五千骑为左右哨，出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两昼夜行八百里。将至，暴风起，尘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敌不觉。还军，遇归寇，处下风。乘风击

之，蔑不胜矣。”越遽下马拜之，擢为千户。分兵千为十覆，而身率宁、玉张两翼，薄其营，大破之。擒斩三百五十，获驼马器械无算，焚其庐帐而还。及满都鲁等饱掠归，则妻子畜产已荡尽，相顾痛哭。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数年。初，文臣视师者，率从大军后，出号令行赏罚而已。越始多选跳荡士为腹心将，亲与寇搏。又以间觇敌累重邀劫之，或剪其零骑，用是数有功。

十年春，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诏罢琬，即以越任之，三边设总制自此始。论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级。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论刘聚等滥杀冒功，并劾越妄奏。越方自以功大赏薄，遂怏怏，称疾还朝。

明年与左都御史李宾同掌院事，兼督十二团营。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为朝议所齮。至是乃破名检，与群小关通。奸人韦英者，以官奴从征延绥，冒功得百户。汪直掌西厂用事，英为爪牙，赵因英自结于直。内阁论罢西厂，越遇大学士刘吉、刘珝于朝，显谓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珝曰：“吾辈所言，非为身谋。使值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为？”越不能对。

兵部尚书项忠罢，越当迁，而朝命予陕西巡抚余子俊。越弥不平，请解营务，优诏不许。因自陈捣巢功，为故尚书白圭所抑，从征将士多未录，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赏不酬功，乃进兵部尚书，仍掌院事。寻加太子太保。

越急功名。汪直初东征，越望督师，为陈钺所沮。钺骤宠，心益艳之。十六年春，延绥守臣奏寇潜渡河入靖虏，越乃说直出师。诏拜保国公硃永为平虏将军，直监军，而越提督军务。越说直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循塞垣而西，俱会榆林。越至大同，闻敌帐在威宁海子，则尽选宣、大两镇兵二万，出孤店，潜行至猫儿庄，分数道。值大风雨雪晦冥，进至威宁，寇犹不觉，掩击大破之。斩首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千，师不至榆林而还。永所出道迂，不见敌，无功。由是封越威宁伯，世袭，岁禄千二百石。越受封，不当复领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御史许进等颂其功，引王骥、杨善例，请仍领院事，提督团营。从之。明年复与直、永帅师出大同。适寇入掠，追击至黑石崖，擒斩百二十余人，获马七百匹。进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从勋臣例，改掌前军都督府，总五军营兵，督团营如

故。自是真为武人，且望侯矣。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复以直监督军务，率京军万人赴之。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至冬，而直为其侪所间，宠衰。越等再请班师，不许。陈钺居兵部，亦代直请。帝切责之，两人始惧。已，大同总兵官孙钺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总镇大同、宣府，悉召京营将士还。

明年，寇犯延绥。越等调兵援之，颇有斩获，益禄五十石。帝是时益知越、直交结状。大学士万安等以越有智计，恐诱直复进，乃请调越延绥以离之。两人势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赍敕谕之。越闻使至，欲自裁，见敕有从轻语，乃稍自安。越既为礼法士所疾，自负豪杰，骜然自如。饮食供奉拟王者，射猎声乐自恣，虽谪徙不少衰。故其得罪，时议颇谓太过，而竟无白之者。孝宗立，赦还。

弘治七年，越屡疏讼冤。诏复左都御史，致仕。越年七十，耄矣，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给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论，乃寝。

十年冬寇犯甘肃。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会举七人，不称旨。吏部尚书屠滽以越名上，乃诏起原官，加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越言甘镇兵弱，非籍延、宁两镇兵难以克敌，请兼制两镇，解巡抚事。从之。明年，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条上制置哈密事宜。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赠太傅，谥襄敏。

越姿表奇伟，议论飙举。久历边陲，身经十余战，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罩豪俊，用财若流水，以故人乐为用。又尝荐杨守随、□钟、屠滽辈，皆有名于世。睦族敦旧，振穷恤贫，如恐不及。其胆智过绝于人。尝与硃永帅千人巡边，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阵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自率骁勇为殿，从山后行五十里抵城，谓永曰："我一动，寇追击，无噍类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马行，无军声，令寇不觉耳。"性故豪纵。尝西行谒秦王，王开筵奏妓。越语王："下官为王吠犬久矣，宁无以相酬者？"因尽乞其妓女以归。一夕大雪，方围炉饮，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讷敌还，陈敌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卮饮之，命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赐之。语毕益喜，指妓绝丽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惶恐谢。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为尽死力。

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

赞曰：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王骥、王越之将兵，杨善之奉使，徐有贞之治河，其才皆有过人者。假使随流平进，以干略自奋，不失为名卿大夫。而顾以躁于进取，依附攀援，虽剖符受封，在文臣为希世之遇，而誉望因之隳损，甚亦不免削夺。名节所系，可不重哉！

列传第六十

○罗亨信 侯璡 杨宁 王来 孙原贞孙需 张宪 硃鉴 杨信民张骥竺渊耿定 王晟 邓颙 马谨 程信 白圭子钺 张瓒谢士元孔镛李时敏 邓廷瓒 王轼 刘丙

罗亨信，字用实，东莞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出视浙江水灾，奏蠲三县租。进吏科右给事中，坐累谪交阯为吏。居九年，仁宗嗣位，始召入为御史。核通州仓储，巡按畿内，清军山西，皆有声。宣德中，有荐其堪方面者。命食按察佥事俸，待迁。

英宗即位之三月，擢右佥都御史，练兵平凉、西宁。正统二年，蒋贵讨阿台、朵儿只伯，亨信参其军务。至鱼儿海，贵等以刍饷不继，留十日引还。亨信让之曰："公等受国厚恩，敢临敌退缩耶？死法孰与死敌？"贵不从。亨信上章言贵逗遛状。帝以其章示监督尚书王骥等。明年进兵，大破之。亨信以参赞功，进秩一等。

父丧归葬。还朝，改命巡抚宣府、大同。参将石亨请简大同民三之一为军，亨信奏止之。十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时遣官度二镇军田，一军八十亩外，悉征税五升。亨信言："文皇帝时，诏边军尽力垦田，毋征税，陛下复申命之。今奈何忽为此举？塞上诸军，防边劳苦，无他生业，惟事田作。每岁自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复刈草，八月以后，修治关塞，计一岁中曾无休暇。况边地硗瘠，霜早收薄，若更征税，则民不复畊，必致窜逸。计臣但务积粟，不知人心不固，虽有粟，将谁与守？"帝纳其言而止。

初，亨信尝奏言："也先专候衅端，以图入寇。宜预于直北要害，增置城卫为备。不然，恐贻大患。"兵部议，寝不行。及土木之变，人情汹惧。有议弃宣府城者，官吏军民纷然争出。亨信仗剑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斩！"又誓诸将为朝廷死守，人心始定。也先挟上皇至城南，传命启门。亨信登城语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启。"也先逡巡引去。赤城、雕鹗、怀来、永宁、保安诸守将弃城遁，并按其罪。

当是时，车驾既北，寇骑日薄城下，关门左右皆战场。亨信与总兵杨洪以孤城当其冲，外御强寇，内屏京师。洪既入卫，又与硃谦共守，劳绩甚著。着兜鍪处，颠发尽秃。景帝即位，进左副都御史。明年，年七十有四矣，乞致仕。许之。归八年，卒于家。

侯璡。字廷玉。泽州人。少慷慨有志节。登宣德二年进士，授行人。

乌撒、乌蒙土官以争地相仇杀，诏遣璡及同官章聪谕解之，正其疆理而还。副侍郎章敞使交阯，关门卑，前驱伛而入，璡叱曰："此狗窦耳，奈何辱天使！"交人为毁关，乃入。及归，馈遗无所受。迁兵部主事。

正统初，从尚书柴车等出铁门关御阿台有功，进郎中。从王骥征麓川，至金齿。骥自统大军击思任发，而遣璡援大侯州。贼众三万至，督都指挥马让、卢钺击走之。遂由高黎贡山兼程夜行，会大军，压其巢。麓川平，拜礼部右侍郎，参赞云南军务，诏与杨宁二年更代。骥再征麓川。璡以功迁左。九年代还。母忧，起复，寻调兵部。十一年复代宁镇云南。思机发窜孟养，骥复南征。璡与都督张軏分兵进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玺书褒赉。

景泰初，贵州苗韦同烈叛，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命璡总督贵州军务讨之。时副总兵田礼已解新添、平越围，璡遂遣兵攻败都卢、水西诸贼，贵州道始通。又调云南兵，由乌撒会师，开毕节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卫，而自率师攻紫塘、弥勒等十余寨。会贼复围平越，回师击退之。遂分哨七盘坡、羊肠河、杨老堡，解清平围，东至重安江，与骥兵会。兴隆抵镇远道皆通。捷闻，进兵部尚书。进克赏改苗，擒其渠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别贼阿赵伪称赵王，率众掠清平，璡复讨擒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归化，诏璡随方处置。

景泰元年八月以劳瘁卒于普定，年五十三。赐祭葬，廕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

杨宁，字彦谧，歙人。宣德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机警多才能，负时誉。

正统初，从尚书魏源巡视宣、大。四年与都督吴亮征麓川。贼款军门约降，宁曰："兵未加而先降，诱我也，宜严兵待之。"不听，令宁督运金齿。已而贼果大至，官兵败绩。诸将获罪，宁擢郎中。复从王骥至腾冲破贼，宁与太仆少卿李蕡督战，并有功。师还，宁超拜刑部右侍郎。遭母忧，夺情。

九年代侯璡参赞云南军务。时麓川甫平，宁以腾冲地要害，与都督

沐昂筑城置卫，设戍兵控诸蛮。边方遂定。居二年，召还。

闽、浙盗起，命宁镇江西。贼至，辄击败之。暇则询民疾苦，境内向服。

景泰初，召拜礼部尚书，偕胡濙理部事。迤北可汗遣使入贡，宁言："宜留使数日，宴劳赐予，视也先使倍厚。彼性多猜，二人必内构，边患可缓。"帝务诚信，不许。其冬，以足疾调南刑部。七年为御史庄升所劾，遣核未报。宁力诋言官，都察院再劾宁胁制言路。诏免其罪，录状示之。英宗复辟，命致仕。逾年卒。

宁有才而善交权贵。尝自叙前后战功，乞世廕。子堣方一岁，遂得新安卫副千户。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宣德二年以会试乙榜授新建教谕。宁王府以诸生充乐舞，来请易以道士。诸王府设乐舞生始此。

六年，以荐擢御史，出按苏、松、常、镇四府。命偕巡抚周忱考察属吏，敕有"请自上裁"语。来言："贼民吏，去之惟恐不速，必请而后行，民困多矣。"帝为改敕赐之。中官陈武以太后命使江南，横甚，来数抑之。武还，诉于帝。帝问都御史顾佐："巡按谁也？"佐以来对。帝叹息称其贤，曰"识之"。及报命，奖谕甚至。

英宗即位，以杨士奇荐，擢山西左参政。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还故土，每以失产复逃去。乞请随在附籍便。"又言："郡县官不以农业为务，致民多游惰，催征辄致已命。朝廷悯其失业，下诏蠲除，而田日荒闲，租税无出，累及良民。宜择守长贤者，以课农为职。其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听其均分，原主复业则还之。蚕桑可裨本业者，听其规画。仍令提学风宪官督之，庶人知务本。"从之。

来居官廉，练达政事。侍郎于谦抚山西，亟称其才，可置近侍。而来执法严，疾恶尤甚，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人。逮下狱，当徒。遇赦，以原官调补广东。来自此始折节为和平，而政亦修举。正统十三年迁河南左布政使。明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及湖广襄阳诸府。也先逼京师，来督兵勤王。渡河，闻寇退，乃引还。

景泰元年，贵州苗叛。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侯璡卒于军，进来右都御史代之。与保定伯梁珤，都督毛胜、方瑛会兵进讨。至靖州，贼掠长沙、宝庆、武冈。来等分道邀击，俘斩三千余人，贼遁去。已，复出

掠，官军连战皆捷。贼魁韦同烈据兴隆，劫平越、清平诸卫，来与方瑛击败之。贼退保香炉山，山陡绝。胜、瑛与都督陈友三道进，来与瑨大军继之。先后破三百余寨，会师香炉山下。发砲轰崖石。声动地。贼惧，缚同烈并贼将五十八人降。余悉解散。遂移军清平，且檄四川兵共剿都匀、草塘诸贼。贼望风具牛酒迎降。

贼平，班师。诏留来、瑨镇抚。寻命来兼巡抚贵州。奏言："近因黔、楚用兵，暂行鬻爵之例。今寇贼稍宁，惟平越、都匀等四卫乏饷。宜召商中盐，罢纳米例。"从之。

三年十月召还，加兼大理寺卿。瑨以来功大，乞加旌异。都给事中苏霖驳之，乃止。来还在道，以贵州苗复反，敕回师进讨。明年，事平。召为南京工部尚书。英宗复辟，六尚书悉罢。来归。成化六年卒于家。

孙原贞，名瑀，以字行，德兴人。永乐十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英宗初，用荐擢河南右参政。居官清慎，有吏才。

正统八年，大臣会荐，迁浙江左布政使。久之，盗大起闽、浙间，赦而再叛。景帝即位，发兵讨之。原贞尝策贼必叛，上方略，请为备。至是即命原贞参议军事，深入擒其魁。而温州余贼犹未灭，命都指挥李信为都督佥事，调军讨之。遂拜原贞兵部左侍郎，参信军务，镇守浙江。丁母忧，当去，副都御史轩輗请留之。报可。

景泰元年，原贞进兵捣贼巢。俘斩贼首陶得二等，招抚三千六百余人，追还被掠男女。捷闻，玺书奖励。请奔丧。逾月，还镇。复分兵剿平余寇。奏析瑞安地增置泰顺，析丽水、青田二县地置云和、宣平、景宁四邑，建官置戍，盗患遂息。论功，进秩一等。浙官田赋重，右布政使杨瓒请均于民田轻额者。诏原贞督之，田赋以平。三年请褒赠御贼死事武臣。指挥同知脱纲、王瑛，都指挥佥事沈辚、崔源，皆得赠恤。六月进兵部尚书，镇守如故。未几，命考察福建庶官，因留镇焉。福州、建宁二府，旧有银冶，因寇乱罢。朝议复开，原贞执不可，乃寝。

五年冬，疏言：

四方屯军，率以营缮、转输诸役妨耕作。宜简精锐实伍，余悉归之农。苟增万人屯，即岁省支仓粮十二万石，且积余粮六万石，兵食岂有不足哉。

今岁漕数百万石，道路费不赀。如浙江粮军兑运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运米，石加八斗。其余计水程远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赋敛实倍，欲民无困，不可得也。况今太仓无十数年之积，脱遇水旱，其何以济！宜量入为出，汰冗食浮费。俟仓储既裕，渐减岁漕数，而民困可苏也。

臣昔官河南，稽诸逃民籍凡二十余万户，悉转徙南阳、唐、邓、襄、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义仓，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庶无他日患。时不能尽用。后刘千斤之乱，果如原贞所料。

已，复镇浙江。英宗复位，罢归。成化十年卒，年八十七。

原贞所至有劳绩，在浙江尤著名。

孙需，字孚吉，成化八年进士。为常州府推官，疑狱立剖，擢南京御史。劾僧继晓，忤旨，予杖，出为四川副使。弘治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岁凶，募民筑汴河堤，堤成而饥者亦济。镇守中官刘□郎贪横。奸民赴□郎讼者，需以法论之遣戍。□郎为跪请，执不听，□郎恨次骨。大臣子横于乡，需抑之。□郎与谋，改需抚陕西。寻改抚郧阳，安辑流民，占籍者九万余户。正德元年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就拜礼部尚书。未两月，刘瑾恶之，追论抚河南时事，罚米输边。廷推需刑部尚书，中旨令致仕。瑾诛，起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刑部，再改吏部。十三年乞休去。嘉靖初卒，谥清简。

张宪，字廷式，与需同里，同举进士，相代为尚书。尝为浙江右布政使，后以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厂，公帑无毫发私。历南京礼部尚书。刘瑾勒致仕。瑾诛，起工部。卒。

硃鉴，字用明，晋江人。童时刲股疗父疾。举乡试，授蒲圻教谕。

宣德二年，与庐陵知县孔文英等四十三人以顾佐荐，召于各道观政三月，遂擢御史。巡按湖广，谕降梅花峒贼萧启宁等。请复旧制，同副使、佥事按行所部，问民疾苦。湖湘俗，男女婚嫁多逾三十。鉴申明礼制，其俗遂变。三载代归。

正统五年复按广东。奏设钦州守备都指挥。奉命录囚，多所平反，招抚逋叛甚众。还朝，请天下按察司增佥事一人，专理屯田，遂为定

制。

七年，用荐擢山西左参政。奏减平阳采薪供边夫役。景帝监国，进布政使。寻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上言："也先奸诡百端，杀掠无已。复假和亲，遣使觇伺。以送驾为名，觊得开关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辞。其谋既深，我虑宜远。宜暂罢中贵监军之制，假总兵以生杀权，使志无所挠，计有所施。整散兵，募勇士，重悬赏格。鼓劝义旅，征勤王兵，数道并进，戮力复仇。庶大驾可还，敌兵自退。曩者江南寇发，皆以诛王振为名。夫事归朝廷则治，归宦官则乱。昔高皇帝与群臣议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机。乞杜权幸之门，凡军国重事，属任大臣，必当有济。"景帝嘉纳之。

时瓦剌窥塞下，鉴日夜为守御计。景泰元年，敌数万骑攻雁门，都指挥李端击却之。寻犯河曲及义井堡，杀二指挥，围忻、代诸州，石亨等不能御。长驱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命鉴移镇雁门，而别遣都督佥事王良镇太原。援兵渐集，敌亦餍，乃引去。时山西仍遘兵荒，鉴外饬戎备，内抚灾民，劳瘁备至。

二年十月，镇守山西都御史罗通召还。命鉴兼领其事。明年诏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礼部侍郎邹干至山西，多所论劾。鉴请召干还，干因极论鉴徇护，帝是干言。其年十月召鉴佐院事。至京，致仕去。

初，景帝易储，鉴贻大学士陈循书，言不可。且曰："陛下于上皇，当避位以全大义。"循大骇。英宗复位，鉴诣阙上表贺。帝曰："鉴老疾，何妄来？其速令还。"家居二十余年卒。

杨信民，名诚，以字行，浙江新昌人。乡举入国学。宣德时，除工科给事中。母忧归。营葬土石必躬舁数百步，曰："吾葬吾母而专役他人，吾不安也。"服阕，改刑科。

正统中，清军江西，还奏民隐五事，多议行。寻以王直荐，擢广东左参议。清操绝俗，尝行田野，访利弊为更置。性刚负气，按察使郭智不法，信民劾之下狱。黄翰代智，信民复发其奸。已，又劾佥事韦广，广遂讦信民，因与翰俱被逮。军民哗然，诣阙下乞留信民。诏复信民官，而翰、广鞫实，除名。

景帝监国，于谦荐之，命守备白羊口。会广东贼黄萧养围广州急，岭南人乞信民，乃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士民闻而相庆曰："杨公来

矣。”时广州被围久，将士战辄败，禁民出入，樵采绝。而乡民避贼来者拒不纳，多为贼所害，民益愁苦归贼。信民至，开城门，发仓廪，刻木锲给民，得出入。贼见木锲曰：“此杨公所给也”，不敢伤。避贼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厉甲兵，多方招抚，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贼营，谕以恩信。萧养曰：“得杨公一言，死不恨。”克日请见。信民单车诣之，隔濠与语。贼党望见，欢曰：“果杨公也！”争罗拜，有泣下者。贼以大鱼献，信民受之不疑。

萧养且降，而都督董兴大军至。贼忽中变。夜有大星陨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时景泰元年三月乙卯也。军民聚哭，城中皆缟素。贼闻之，亦泣曰：“杨公死，吾属无归路矣。”未几，兴平贼，所过村聚多杀掠。民仰天号曰：“杨公在，岂使吾曹至是！”讣闻，赐葬祭，录其子玖为国子生。广东民赴京请建祠，许之。成化中，赐谥恭惠。久之，从选人卢从愿请，命有司岁以其忌日祭焉。

张骥，字仲德，安化人。永乐中举于乡，入国学。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虑囚福建，有仁廉声。

正统八年，吏部尚书王直等应诏，博举廷臣公廉有学行者，骥与焉。迁大理右寺丞，巡抚山东。先是，济南设抚民官，专抚流民。后反为民扰，骥奏罢之。俗遇旱，辄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樁”，以骥言禁绝。还朝，进右少卿。已，命巡视济宁至淮、扬饥民。骥立法捕蝗，停不急务，蠲逋发廪，民赖以济。

十三年冬，巡抚浙江。初，庆元人叶宗留与丽水陈鉴胡聚众盗福建宝丰诸银矿，已而群盗自相杀，遂为乱。九年七月，福建参议竺渊往捕，被执死。宗留僭称王。时福建邓茂七亦聚众反，势甚张。宗留、鉴胡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参议耿定，佥事王晟及都督佥事陈荣，指挥刘真，都指挥吴刚、龚礼，永丰知县邓颙，前后败殁。遂昌贼苏牙、俞伯通剽兰溪，又与相应，远近震动。骥至，遣金华知府石瑁击斩牙等，抚定其余党。而鉴胡方以争忿杀宗留，专其众，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建元泰定。伪署将帅，围处州，分掠武义、松阳、龙泉、永康、义乌、东阳、浦江诸县。未几，茂七死，鉴胡势孤。骥命丽水丞丁宁率老人王世昌等赍榜入贼巢招之，鉴胡遂偕其党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抚，杀使者，入山为乱如故。时十四年四月也。骥既招降鉴胡，而别贼苏记养等掠金华，亦为官军所获，贼势乃益衰。

其秋，景帝嗣位，召骥还，卒于道。骥所至，咸有建树，山东、两

浙民久而思之。鉴胡至京，帝宥不诛。更遇赦，释充留守卫军。也先入犯，鉴胡乘间亡，被获，伏诛。

竺渊，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郓城人。邓颙，乐昌人。俱进士。颙兵溃被执，不屈死。诏为营葬。渊等赠官，录一子。

马谨，字守礼，新乐人。宣德二年进士。事父母孝，遭丧，亲负土以葬。

正统中，以御史按浙江。时修备倭海船，征材于严、衢诸郡。谨恐军士藉势肆斩伐，请禁饬之，报可。所至，贪猾屏迹。疏振台、处、宁、绍四府饥。吏部验封郎中缺人久，帝令推择。会谨九载满，尚书郭璡荐谨廉直，遂用之。十年荐擢湖广右布政使。

正统末，湖南叛苗掠靖州。命谨同御史侯爵抚谕，参将张善率兵继之。谨等至，招数千人复业，其出掠者击败之。寻与善破淇溪诸寨。景泰初，复与善大破腊婆诸洞。已，同参将李震击破青龙渡、马杨山诸贼，追奔至鸡心岭，先后斩首千四百有奇。师还，靖州贼复出掠，捣其巢，斩获如前。武冈、城溪诸贼结广西蛮，据青肺山，复与震攻破之。获贼杨光拳等五百六十人，斩首倍之。扶城诸寨，闻风款附。

谨出入行间三岁，冲冒锋镝，与诸将同，而运筹转饷功尤多。转左布政使。录功，进秩一等。六年五月，迁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巡抚河南，抚流民三万一千余户。天顺初，废巡抚官，谨亦罢归，久之卒。

谨性廉介，杨士奇尝称为“冰霜铁石”。

程信，字彦实，其先休宁人。洪武中戍河间，因家焉。信举正统七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景帝即位，荐起薛瑄等三人。也先犯京师，信督军守西城，上言五事。都督孙镗击也先失利，欲入城，信不纳，督军从城上发箭砲助之。镗战益力，也先遂却。

景泰元年请振畿辅饥民，复河间学官、生徒因用兵罢遣者，皆报可。进左给事中。以天变上中兴固本十事。其言敬天，则请帝敦孝友之实以答天心。帝嘉纳之。

明年二月出为山东右参政，督饷辽东。巡抚寇深奏盗粮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视旧加大，属信钩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纳人于死！"深由是不悦信。寻以忧去，服阕，起四川参政。理松潘饷，偕侍郎罗绮破黑虎诸寨。

天顺元年，信入贺。时方录景泰间进言者，特擢信太仆卿。京卫马旧多耗，信定期征之。三营大将石亨、孙镗、曹钦并以"夺门"功有宠，庇诸武臣，为言太仆苛急，请改隶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仆马数，勿使人知。若隶兵部，马登耗，太仆不得闻。脱有警，马不给，谁任其咎？"帝是之，乃隶太仆如故。

明年，改左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都指挥夏霖恣不法，佥事胡鼎发其四十罪，信以闻，下霖锦衣狱。门达言信不当代奏，帝责令陈状。时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郤，劾信。征下诏狱，降南京太仆少卿。五年召为刑部右侍郎。母忧归。

成化元年起兵部，寻转左。四川戎县山都掌蛮数叛，陷合江等九县。廷议发大军讨之。以襄城伯李瑾充总兵官，太监刘恒为监督，进信尚书，提督军务。至永宁，分道进。都督芮成由戎县；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宜、参将吴经由芒部；都指挥崔旻由普市冰脑；南宁伯毛荣由李子关；巡抚四川都御史汪浩、参将宰用由渡船铺；左右游击将军罗秉忠、穆义由金鹅池；而信与瑾居中节制。转战六日，破龙背、豹尾诸寨七百五十余。明年至大坝，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后斩首四千五百有奇，俘获无算。按诸九姓不奉化者迁泸州卫，于渡船铺增置关堡。改大坝为太平川长官司，分山都掌地，设官建治控制之。帝降玺书嘉劳。录功，进兼大理寺卿，与白圭同莅兵部。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实。信四疏乞休，不许。信欲有为，而阻于圭，不自得，数称疾。

六年春旱，应诏言兵事宜更张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略言：延绥、两广岁遭劫掠，宜择大臣总制；四方流民多聚荆、襄，宜早区画；京军操练无法，功次升赏未当。语多侵圭。圭奏寝之。改南京兵部，参赞机务。明年致仕，逾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

信有才力，识大体。征南蛮时，制许便宜从事。迄班师，未尝擅赏、戮一人。曰："刑赏，人主大柄也，不得已而假之人。幸而事集，辄自专，非人臣所宜。"在南京，守备臣欲预钱谷讼狱事，信曰："守备重臣，所以谨非常也。若此，乃有司职耳。"论者韪之。子敏政，见《文苑传》。

白圭，字宗玉，南宫人。正统七年进士。除御史，监硃勇军，讨兀良哈有功。巡按山西，辨疑狱百余。从车驾北征，陷土木。脱还，景帝命往泽州募兵。寻迁陕西按察副使，擢浙江右布政使。福建贼郑怀冒流剽处州，协诸将平之。

天顺二年，贵州东苗干把猪等僭号，攻劫都匀诸处。诏进右副都御史，赞南和侯方瑛军往讨。圭以谷种诸夷为东苗羽翼，先剿破百四十七寨。遂会兵青崖，复破四百七十余寨，乘胜攻六美山。干把猪就擒，诸苗震詟。湖广灾，就命圭巡抚。

四年召为兵部右侍郎。明年，孛来寇庄浪。圭与都御史王竑赞都督冯宗军务，分兵巡边。圭败之固原州。七年进工部尚书。

成化元年，荆、襄贼刘千斤等作乱。敕抚宁伯硃永为总兵官，都督喜信、鲍政为左右参将，中官唐慎、林贵奉监之，而以圭提督军务，发京军及诸道兵会讨。

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县门石狻猊重千斤，通只手举之，因以为号。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通窜入为妖言，潜谋倡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通与共起兵，伪称汉王，建元德胜，流民从者四万人。圭等至南漳，贼迎战，败之，乘胜逼其巢。通奔寿阳，谋走陕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与苗龙合。官军又破之雁坪，斩通子聪及其党苗虎等。贼退保后岩山，据险下木石如雨。诸军四面攻，圭往来督战，士皆蚁附登。贼大败。擒通及其众三千五百余人，获贼子女万一千有奇，焚其庐舍，夷险阻而还。石龙与其党刘长子等逸去，转掠四川，连陷巫山、大昌。圭等分兵蹙之，长子缚龙以降，余寇悉平。录功，加圭太子少保，增俸一级。遭父忧，葬毕，视事。

三年改兵部尚书，兼督十二团营。六年，阿罗出等驻牧河套，陕西数被寇。圭言镇巡官偷肆宜治。延绥巡抚王锐、镇守太监秦刚、总兵官房能俱获罪去。圭乃议大举搜河套，发京兵及他镇兵十万屯延绥。而以输饷责河南、山西、陕西民，不给，则预征明年赋。于是内地骚然。而前后所遣三大将硃永、赵辅、刘聚，皆畏怯不任战，卒以无功。十年卒官，年五十六。赠少傅，谥恭敏。

圭性简重，公退即闭阁卧，请谒皆不得通。在贵州时，有愤中官虐而欲刺之者，误入圭所。圭拥衾问之，其人惊曰："乃吾公耶？"即自刎，不殊，仆于地。圭呼烛起视，傅以善药，遣之。人服其量。

次子钺，字秉德。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习典故，以词翰称。卒，赠太子太保，谥文裕。

张瓒，字宗器，孝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郎中，历知太原、宁波二府，有善政。

成化初，市舶中官福住贪恣，瓒禁戢其下。住诬瓒于朝，瓒遂列住罪。住被责，其党多抵法。大臣会荐，迁广东参政，转浙江左布政使。

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播州致仕宣慰杨辉言，所属夭坝干、湾溪诸寨及重安长官司为生苗窃据，请王师进讨。诏瓒谕还侵地，不服则征之。瓒率兵讨定，请设安宁宣抚司，即授辉子友为宣抚以镇。诏可，赐敕奖劳。以母老乞归，母已卒。

会松、茂番寇边，诏起复视事。先是，佥事林璧言："松茂曩为大镇。都御史寇深、侍郎罗绮尝假便宜，专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设两参将，以副使居中调度。事权轻，临敌禀令制府，千里请战，谋泄机缓，未有能获利者。宜别置重臣弹压，或即命瓒兼领，专其责成。"十二年七月命瓒兼督松茂、安绵、建昌军务。瓒至军，审度形势，改大坝旧设副使于安绵，而令副总兵尧彧军松潘，参将孙暠军威、叠，为夹攻计。乘间修河西旧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桥栈道，军获安行，转饷无阻。十四年六月攻白草坝、西坡、禅定数大寨，斩获亡算。徇茂州、叠溪，所过降附。抵曲山三寨，攻破之，再讨平白草坝余寇。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撒哈等皆歼。他一百五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师。帝嘉其功，征拜户部左侍郎，辞归终制。

十五年起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十八年，岁大祲，疏请振济。发银五万两，复敕瓒移淮安仓粮分振，而瓒已卒。

瓒功名著西蜀。其后抚蜀者如谢士元辈，虽有名，不及瓒。惟夭坝干之役，或言杨辉溺爱庶长子友，欲官之，诈言生苗为乱，瓒信而兴师，其功不无矫饰云。

谢士元，字仲仁，长乐人。景泰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督通州仓，陈四弊，屡与监仓宦官忤。天顺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盗，为军将所庇。士元以他事持军将，奸发辄得。民怀券讼田宅，士元叱曰："伪也，券今式，而所讼乃二十年事。"民惊服，讼为衰止。考满，进从三品俸，治府事如故，以忧去。

服阕，起知广信。永丰有银矿，处州民盗发之，聚数千人。将士惮其骁彍，不敢剿。士元勒兵趋之，贼遮刺士元，伤左股。裹创力战，获其魁，塞矿穴而还。入觐，改永平。遭丧不赴。

服阕，擢四川右参政，进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土番大小姓者，将煽乱，士元托行边，驰诣其地。贼恐，罗拜道左，徐慰遣之。岁大祲，流民趋就食。士元振恤有方，全活者数万。明年，坐事下狱。事白，遂致仕。

孔镛，字韶文，长洲人。景泰五年进士。知都昌县，分户九等以定役，设仓水次，便收敛，民甚赖之。以弟铭尚宁府郡主，改知连山。瑶、僮出没邻境，县民悉窜。镛往招之，民惊走。镛炊饭民舍，留钱偿其直以去。民乃渐知亲镛，相率还。镛慰劳振恤，俾复故业，教以战守。道路渐通，县治遂复。都御史叶盛征广西，以镛从。诸将妄杀者，镛辄力争，所全活甚众。

成化元年，用叶盛等荐，擢高州试知府。前知府刘海以瑶警，闭城门自护。乡民避瑶至者辄不纳，还为瑶所戕。又疑民阴附贼，辄戮之。贼缘是激众怒，为内应，城遂陷。镛至，开门纳来者，流亡日归。城不能容，别筑城东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复为义冢瘗焉。

时贼屯境内者凡十余部，而其魁冯晓屯化州，邓公长屯茅峒，屡招不就。镛一日单骑从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许，道遇贼徒，令还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长骤闻新守至，亟呼其党擐甲迎。及见镛坦易无驺从，气大沮。镛徐下马，入坐庭中，公长率其徒驰甲罗拜。镛谕曰："汝曹故良民，迫冻馁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为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则送我归，赍汝粟帛。不信，则杀我，即大军至，无遗种矣。"公长犹豫，其党皆感悟泣下。镛曰："馁矣，当食我。"公长为跪上酒馔。既食，曰："日且暮，当止宿。"夜解衣酣寝。贼相顾骇服。再宿而返。见道旁裸而悬树上者累累，询之，皆诸生也，命尽释之。公长遣数十骑拥还，城中人望见，皆大惊，谓知府被执，来绐降也，尽登陴。镛止骑城外，独与羸卒入，取谷帛，使载归。公长益感激，遂焚其巢，率党数千人来降。

公长既降，诸贼次第纳款，惟晓恃险不服。镛选壮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晓仓皇走匿，获其妻子以归，抚恤甚厚，晓亦以五百人降。已，与佥事陶鲁败贼廖婆保。他贼先后来犯，多败去。境内大定。上官交荐，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剧贼染定、侯大六、邓辛酉

等，给田产，分处内地为官，备他盗。广西贼犯信宜、岑溪，皆击败之。治绩闻，赐诰命旌异。遭丧，服除，改广西。瑶、僮闻镛至，悉远循。

十四年，兵部上其功，赉银币，寻进按察使。荔浦贼来寇，总督硃英以兵属镛，击平之，进食二品禄。

已，迁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骜多智。其养子阿赖尤有力，横行诸部中，守臣皆纳溪赂，骄不可制。镛行部至清平，询得溪所昵者二人。遂以计擒溪，磔之，并讨平鸡背苗，郡蛮震慑。

镛居官廉。历仕三十余年，皆在边陲，触瘴成疾。乞骸骨，不许。弘治二年召为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

平乐李时敏者，为信宜知县。尝与镛共平瑶乱，有功，迁知化州。粤人以孔李并称。

邓廷瓒，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进士。知淳安县，有惠政。丁母忧，服除，迁太仆寺丞。贵州新设程番府，地在万山中，蛮僚杂居，吏部难其人，特擢廷瓒为知府。至则悉心规画，城郭、衢巷、学校、坛庙、廨舍，以次兴建。榜谕诸僚受约束。政平令和。巡抚陈俨上其治行。帝令久任。九载秩满，始迁山东左参政，寻进右布政使。

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廷瓒自令至守，淹常调者逾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岁，遂得开府。以生母忧归。服阕，还原任。都匀苗乜富架、长脚等作乱，敕廷瓒提督军务，同湖广总兵官顾溥、贵州总兵官王通等讨之。副使吴倬遣熟苗诈降富架，诱令入寇，伏兵擒其父子。官军乘胜连破百余寨，生系长脚以归，群蛮震慑。廷瓒言："都匀；清平旧设二卫、九长官司，其人皆世禄，自用其法，恣虐，激变苗民，乱四十余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张不可。请改为府县，设流官与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后十一事，帝悉从之。遂设府一，曰都匀，州二，曰独山、麻哈；县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渐戢。论功，进右都御史。

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数月，命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越二年，进左。廷瓒治尚简易，于吏事但总大纲，结群蛮以恩信，不轻用兵，而兵出必成功。郁林、雪ＣＬ、大桂诸蛮及四会饥民作乱，以次讨

平，两广遂无事。十三年复召掌南院。未行，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敏。

廷瓒有雅量，待人不疑，时多称其长者。至所设施，动中机宜。其在贵州平苗功为尤伟云。

王轼，字用敬，公安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大理右评事，迁右寺正。录囚四川，平反百余人，擢四川副使。岁凶，请官银十万两为籴费。以按嘉定同知盛崇仁赃罪，被讦下吏。事白，还职，改陕西。

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三年迁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进右副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旋命巡抚贵州。明年入为大理卿，诏与刑部裁定条例颁天下。

十三年拜南京户部尚书。寻命兼左副都御史，督贵州军务，讨普安贼妇米鲁。时镇守中官杨友、总兵官曹恺、巡抚钱钺共发兵讨鲁，大败于阿马坡。都指挥吴远被执，普安几陷。友等请济师，乃以命轼。轼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贼。贼扬言欲降，益拥众攻围普安、安南卫城，断盘江道，势愈炽。又乘间劫执友。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死焉。

轼至，以便宜调广西、湖广、云南、四川官军、土兵八万人，合贵州兵，分八道进，使致仕都督王通将一军。十五年正月，参将赵晟破六坠寨。贼遁，过盘江。都指挥张泰等渡江追击，指挥刘怀等遂进解安南卫围，而恺、通及都指挥李政亦各破贼寨。贼还攻平夷卫及大河、扼勒诸堡，都御史陈金以云南兵御之。贼遁归马尾笼寨。官军聚攻益急，土官凤英等格杀米鲁，余党遂平。用兵凡五月，破贼寨千余，斩首四千八百有奇，俘获一千二百。捷闻，帝大喜，嘉劳。召还京，赐赉有加，录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连乞致仕，不允。武宗立，遇疾复请。诏加太子太保。赐敕乘传归。卒，赠太保，谥襄简。

刘丙，字文焕，南雄知府实孙也。成化末，登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巡按云南。云南诸司吏，旧不得给由，父满子代，丙请如例考入官。流戍佥发，必经兵部，多淹延致死。丙请属之抚、按。土官无后者，请录其弟侄，勿令妻妾冒冠服。俱著为例。后督两淮盐课，中官请引二万为织造费，部议许之，丙执不可，得减四之三。历福建、四川副使，俱督学校，三迁四川左布政使。

正德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所部镇溪千户所、箪子坪长官司与贵州铜仁，四川酉阳、梅桐诸土司，犬牙相错。弘治中，错溪苗龙麻阳与铜仁苗龙童保聚众攻剽，土官李椿等实纵之，而箪子百夫长龙真与通谋。后遂四出劫掠，远近骚然，先后守臣莫能制。丙将讨之，贼入连山深箐，为拒守计。丙率师破其数寨。贼走据天生崖及六龙山。贵州巡抚沈林兵继至，连攻破之。前后擒童保等二百人，斩首八百九十余级。都指挥潘勋又破镇、箪诸寨，擒麻阳等百六十人，斩首级如前，余贼远遁。玺书奖励。

丙操履清介，敢任事。所至严明，法令修举。迁工部右侍郎，采木入山。越二载，犯风痹得疾，卒。诏赠尚书，谥恭襄。

赞曰：英、景间，瓦剌逼西陲，边圉孔棘；而黄萧养、叶宗留之徒劫掠岭南、浙、闽境上。其后荆、襄流民啸聚，则以刘通、石龙为之魁。他若都匀、松、茂、黔、楚诸苗、瑶叛者数起。罗亨信、侯璡诸人，保固封圻，诛虓禁乱，讨则有功，抚则信著，宣力封疆，无忝厥任矣。孔镛以知府服叛瑶，其才力有过人者。韩愈言柳中丞行事适机宜，风采可畏爱。不如是，恶能以有为哉。

列传第六十一

○杨洪子俊 从子能 信 石亨从子彪 从孙后 郭登 硃谦子永 孙晖等孙镗 赵胜 范广

杨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明初以功为汉中百户。父璟，战死灵璧。洪嗣职，调开平。善骑射，遇敌辄身先突阵。初，从成祖北征，至斡难河，获人马而还。帝曰："将才也。"令识其名，进千户。宣德四年命以精骑二百，专巡徼塞上。继命城西猫儿峪，留兵戍之。败寇于红山。

英宗立，尚书王骥言边军怯弱，由训练无人，因言洪能。诏加洪游击将军。洪所部才五百，诏选开平、独石骑兵益之，再进都指挥佥事。时先朝宿将已尽，洪后起，以敢战著名。为人机变敏捷，善出奇捣虚，未尝小挫。虽为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毁之者，辄为曲护，洪以是得展其才。

尚书魏源督边事，指挥杜衡、部卒李全皆讦奏洪罪。帝从源言，谪衡广西，执全付洪自治。寻命洪副都督佥事李谦守赤城、独石。谦老而怯，故与洪左。洪每调军，谦辄阴沮之。洪尝励将士杀敌，谦笑曰："敌可尽乎？徒杀吾人耳。"御史张鹏劾罢谦，因命洪代，洪益自奋。朝廷亦厚待之，每奏捷，功虽微必叙。

洪初败兀良哈兵，执其部长朵栾帖木儿。既代谦任，复败其兵于西凉亭。帝赐敕嘉奖。又敕宣大总兵官谭广等曰："此即前寇延绥，为指挥王祯所败者，去若军甚迩，顾不能扑灭，若视洪等愧不？"三年春，击寇于伯颜山。洪马蹶伤足，战益力，擒其部长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宝昌州，又擒阿台答剌花等五人。寇大败，遁去。玺书慰劳，遣医视，进都指挥同知，赐银币。寻以谭广老，命充右参将佐之。洪建议加筑开平城，拓龙门所，自独石至潮河川，增置堠台六十。寻进都指挥使。与兀良哈兵战三岔口。又尝追寇至亦把秃河。再迁都督同知。九年，兀良哈寇延绥，洪与内臣韩政等出大同，至黑山迤北，邀破之克列苏。进左都督，军士蒙赏者九千九百余人。洪尝请给旗牌，不许。乃自制小羽箭、木牌令军中。有司论其专擅，帝不问。

十二年充总兵官，代郭竑镇宣府。自宣德以来，迤北未尝大举入寇。惟朵颜三卫众乘间扰边，多不过百骑，或数十骑。他将率巽軿，洪

独以敢战至大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倚任洪，不责也。帝既北狩，道宣府，也先传帝命趣开门。城上人对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门不敢开。且洪已他往。”也先乃拥帝去。景帝监国，论前后功，封昌平伯。也先复令帝为书遗洪，洪封上之。时景帝已即位，驰使报洪：“上皇书，伪也。自今虽真书，毋受。”于是洪一意坚守。也先逼京师，急诏洪将兵二万入卫。比至，寇已退。敕洪与孙镗、范广等追击余寇。至霸州破之，获阿归等四十八人，还所掠人畜万计。及关，寇返斗，杀官军数百人，洪子俊几为所及。寇去，以功进侯，命率所部留京师，督京营训练，兼掌左府事。朝廷以洪宿将，所言多采纳。尝陈御寇三策，又奏请简汰三千诸营将校，不得以贫弱充伍，皆从之。

景泰元年，于谦以边警未息，宜令洪等条上方略。洪言四事，命兵部议行。都督宫聚、王喜、张斌先坐罪系狱，洪与石亨荐三人习战，请释令立功。诏已许，而言官劾其党邪挠政。帝以国家多事，务得人，置不问。上皇还，洪与石亨俱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予世券。明年夏，佩镇朔大将军印，还镇宣府。从子能、信充左右参将，其子俊为右都督，管三千营。洪自以一门父子官极品，手握重兵，盛满难居，乞休致，请调俊等他镇。帝不许。八月，以疾召还京，逾月卒。赠颍国公，谥武襄。妾葛氏自经以殉，诏赠淑人。

洪久居宣府，御兵严肃，士马精强，为一时边将冠。然未尝专杀，又颇好文学，尝请建学宣府，教诸将子弟。

子杰嗣，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苍头得官者十六人，大惧不足报称。乞停苍头杨钊等职。”诏许之，仍令给俸。杰卒，无子，庶兄俊嗣。

俊，初以舍人从军。正统中累官署都指挥佥事，总督独石、永宁诸处边务。景帝即位，给事中金达奉使独石，劾俊贪侈，乃召还。也先犯京师，俊败其别部于居庸，进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佐硃谦镇宣府。太监喜宁数诱敌入寇，中朝患之，购擒斩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金二万两，爵封侯。宁为都指挥江福所获，而俊冒其功。廷臣请如诏。帝以俊边将，职所当为，不允。加右都督，赐金币。

俊恃父势横恣，尝以私憾杖都指挥陶忠至死。洪惧，奏俊轻躁，恐误边事，乞令来京，随臣操练。许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狱论斩。诏令随洪立功。未几，冒擒喜宁功事觉，诏追夺冒升官军，别赏福等，而

降俊官，令剿贼自效。俄充游击将军，巡徼真、保、涿、易诸城，还督三千营训练。

景泰三年，俊上疏曰："也先既弑其主，并其众，包藏祸心，窥伺边境，直须时动耳。闻其妻孥辎重去宣府才数百里。我缘边宿兵不下数十万，宜分为奇正以待，诱使来攻。正兵列营大同、宣府，坚壁观变，而出奇兵倍道捣其巢。彼必还自救，我军夹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议，于谦等以计非万全，遂寝。团营初设，命俊分督四营。

明年复充游击将军，送瓦剌使归。至永宁，被酒，杖都指挥姚贵八十，且欲斩之。诸将力解而止。贵诉于朝，宣府参政叶盛亦论俊罪。以俊尝溃于独石，斥为败军之将。俊上疏自理，封还所赐敕书，以明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论斩，锢之狱。会杰卒，杰母魏氏请暂释俊营杰葬事。乃宥死，降都督佥事。旋袭洪职。家人告俊盗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久之，又以阴事告俊。免死夺爵，命其子珍袭。

俊初守永宁、怀来，闻也先欲奉上皇还，密戒将士毋轻纳。既还，又言是将为祸本。及上皇复位，张軏与俊不协，言于朝，遂征下诏狱，坐诛。夺珍爵，戍广西。宪宗立，授龙虎卫指挥使。

能，字文敬。沈毅善骑射。从洪屡立功，为开平卫指挥使，进都指挥佥事。景泰元年进同知，充游击将军，沿边巡徼。寇犯蔚州，畏不进，复与纪广御寇野狐岭，败伤右膝，为御史张昊所劾。宥之。寻命与石彪各统精兵三千，训练备调遣。再加都督佥事，累进左副总兵，协守宣府。巡抚李秉劾其贪惰，弗问。五年召还，总神机营。天顺初，以左都督为宣府总兵官，与石彪破寇磨儿山，封武强伯。也先已死，孛来继兴，能欲约兀良哈共袭劫之，与以信砲。兵部劾其非计。帝以能志在灭贼，置不罪。寇犯宣府，能失利，复为兵部所劾，帝亦宥之。是年卒。无子，弟伦袭羽林指挥使。

信，字文实。幼从洪击敌兴州。贼将方跃马出阵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挥佥事。正统末，进都指挥佥事，守柴沟堡。也先犯京师，入卫，进都指挥同知。

景泰改元，守怀来，寇入不能御。护饷永宁，闻砲声奔还，皆被劾。朝议以方用兵，不问。累进都督佥事，代能为左副总兵，协镇宣府。上言："鹿角之制，临阵可捍敌马，结营可卫士卒，每队宜置十具。遇敌团牌拒前，鹿角列后，神铳弓矢相继迭发，则守无不固，战无不

克。”从之。

天顺初，移镇延绥，进都督同知。明年破寇青阳沟，大获。封彰武伯，佩副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如故。延绥设总兵官佩印，自信始也。顷之，破寇高家堡。三年与石彪大破寇于野马涧。明年，寇二万骑入榆林，信击却之。追奔至金鸡峪，斩平章阿孙帖木儿，还所掠人畜万计。其冬，代李文镇大同。

宪宗即位，信自陈前后战功，予世券。成化元年冬御寇延绥无功，召还，督三千营。毛里孩据河套，命佩将军印，总诸镇兵往御。寇既渡河北去，已，复还据套，分掠水泉营及朔州，信等屡却之。寇遂东入大同。因诏信还镇大同。六年，信与副将徐恕、参将张瑛分道出塞，败寇于胡柴沟，获马五百余匹。玺书奖励。

信在边三十年，镇以安静，人乐为用。然性好营利。代王尝奏其违法事，诏停一岁禄。十三年冬卒于镇。赠侯，谥武毅。

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昌平侯既废，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独传其子瑾，弘治初领将军宿卫。三传至曾孙炳。隆庆时，协守南京。召掌京营戎政，屡加少师。卒，谥恭襄。传子至孙崇猷。李自成陷京师，被杀。

石亨，渭南人。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其从子彪魁梧似之，须亦过腹。就饮酒肆，相者曰：“今平也，二人何乃有封侯相？”亨嗣世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能用大刀，每战辄摧破。

正统初，以获首功，累迁都指挥佥事。败敌黄牛坡，获马甚众。三年正月，敌三百余骑饮马黄河，亨追击至官山下，多所斩获。进都指挥同知。寻充左参将，佐武进伯硃冕守大同。六年上言：“边饷难继，请分大同左右、玉林、云川四卫军，垦净水坪迤西旷土，官给牛种，可岁增粮万八千石。”明年又言：“大同西路屯堡，皆临极边。玉林故城去右卫五十里，与东胜单于城接，水草便利。请分军筑垒，防护屯种。”诏皆允行。寻以败敌红城功，进都指挥使。敌犯延安，追至金山败之，再迁都督佥事。亨以国制搜将才未广，请仿汉、唐制，设军谋宏远、智识绝伦等科，令人得自陈，试验擢用，不专保举。报可。

十四年，与都督佥事马麟巡徼塞外。至箭豁山，败兀良哈众，进都督同知。是时，边将智勇者推杨洪，其次则亨。亨虽偏将，中朝倚之如

大帅，故亨亦尽力。其秋，也先大举寇大同，亨及西宁侯宋瑛、武进伯硃冕等战阳和口。瑛、冕战没，亨单骑奔还。降官，募兵自效。

郕王监国，尚书于谦荐之。召掌五军大营，进右都督。无何，封武清伯。也先逼京师，命偕都督陶瑾等九将，分兵营九门外。德胜门当敌冲，特以命亨。于谦以尚书督军。寇薄彰义门，都督高礼等却之。转至德胜门外，亨用谦令，伏兵诱击，死者甚众。既而围孙镗西直门外，以亨救引却。相持五日，寇敛众遁。论功，亨为多，进侯。

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镇朔大将军印，帅京军三万人，巡哨大同。遇寇，败之。其秋，予世袭诰券。易储，加亨太子太师。于谦立团营，命亨提督，充总兵官如故。

八年，帝将郊，宿斋宫，疾作不能行礼，召亨代。亨受命榻前，见帝病甚，遂与张軏、曹吉祥等谋迎立上皇。上皇既复辟，以亨首功，进爵忠国公。眷顾特异，言无不从。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两京大臣，斥逐殆尽。纳私人重贿，引用太仆丞孙弘，郎中陈汝言、萧璁、张用瀚、郝璜、龙文、硃铨，员外郎刘本道为侍郎。时有语曰“硃三千，龙八百”。势焰熏灼，嗜进者竞走其门。既以私憾杀于谦、范广等，又以给事中成章、御史甘泽等九人尝攻其失，贬黜之。数兴大狱，构陷耿九畴、岳正，而戍杨瑄、张鹏，谪周斌、盛颙等。又恶文臣为巡抚，抑武臣不得肆，尽撤还。由是大权悉归亨。

亨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所请或不从，艴然见于辞色。即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则张大其势，市权利。久之，帝不能堪，尝以语阁臣李贤。贤曰：“惟独断乃可。”帝然之。一日语贤曰：“阁臣有事，须燕见。彼武臣，何故频见？”遂敕左顺门，非宣召毋得纳总兵官。亨自此稀燕见。

亨尝白帝立碑于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请敕有司建立，翰林院撰文。帝以永乐以来，无为功臣祖宗立碑故事，责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所司为亨营第。既成，壮丽逾制。帝登翔凤楼见之，问谁所居。恭顺侯吴瑾谬对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谁敢僭逾若此？”帝颔之。亨既权侔人主，而从子彪亦封定远侯，骄横如亨。两家蓄材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都人侧目。

三年秋，彪谋镇大同，令千户杨斌等奏保。帝觉其诈，收斌等拷问

得实，震怒，下彪诏狱。亨惧，请罪。帝慰谕之。亨请尽削弟侄官，放归田里。帝亦不许。及鞫彪，得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罪当死。遂籍彪家，命亨养病。亨尝遣京卫指挥裴瑄出关市木，遣大同指挥卢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觉，法司请罪亨，帝犹置不问。法司再鞫彪，言彪初为大同游击，以代王增禄为己功，王至跪谢。自是数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亲王，罪亦当死。因劾亨招权纳赇，肆行无忌，与术士邹叔彝等私讲天文，妄谈休咎，宜置重典。帝命锢彪于狱，亨闲住，罢朝参。时方议革“夺门”功，穷治亨党，由亨得官者悉黜，朝署一清。

明年正月，锦衣指挥逯杲奏亨怨望，与其从孙后等造妖言，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乃下亨诏狱，坐谋叛律斩，没其家赀。逾月，亨瘐死，彪、后并伏诛。

彪骁勇敢战，善用斧。初以舍人从军。正统末，积功至指挥同知。也先逼京师，既退，追袭余寇，颇有斩获，进署都指挥佥事。

景泰改元，诏予实授，充游击将军，守备威远卫。敌围土城，彪用砲击死百余人，遁去。塞上日用兵，彪勇冠流辈，每战必捷，以故一岁中数迁，至都督佥事。

恃亨势，多纵家人占民产，又招纳流亡五十余户，擅越关置庄垦田，为给事中李侃、御史张奎所劾，请并罪亨。景帝皆宥不问，但令给还民产，遣流亡户复业而已。

三年冬，充右参将，协守大同。尝憾巡抚年富抑己不得逞。及英宗复辟，召彪还。亨方得志，彪遂诬奏富罪，致之狱。未几，进都督同知，再以游击将军赴大同备敌。与参将张鹏等哨磨儿山。寇千余骑来袭，彪率壮士冲击，斩把秃王，搴其旗，俘斩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斩七十二人。以是封定远伯，游击如故。

天顺二年命偕高阳伯李文赴延绥御寇，以疾召还，寻充总兵官。明年，寇二万骑入掠安边营。彪与彰武伯杨信等御之，连战皆捷。斩鬼力赤，追出塞转战六十余里，生擒四十余人，斩首五百余级，获马驼牛羊二万余，为西北战功第一。捷闻，进侯。彪本以战功起家，不藉父兄廕，然一门二公侯，势盛而骄，多行不义。谋镇大同，与亨表里握兵柄，为帝所疑。遂及于祸。

后，天顺元年进士，助亨筹画。都督杜清出亨门下，后造妖言，

有“土木掌兵权”语，盖言杜也。事觉，后伏诛，清亦流金齿。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孙也。幼英敏。及长，博闻强记，善议论，好谈兵。洪熙时，授勋卫。

正统中，从王骥征麓川有功，擢锦衣卫指挥佥事。又从沐斌征腾冲，迁署都指挥佥事。十四年，车驾北征，扈从至大同，超拜都督佥事，充参将，佐总兵官广宁伯刘安镇守。硃勇等军覆，仓猝议旋师。登告学士曹鼐、张益曰“车驾宜入紫荆关”，王振不从，遂及于败。当是时，大同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登慷慨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八月，也先拥帝北去，经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币。登闭城门，以飞桥取彬入。登与安及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出谒，伏地恸哭。以金二万余及宋瑛、硃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以赐也先等。是夕，敌营城西。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明日，也先拥帝去。

景帝监国，进都督同知，充副总兵。寻令代安为总兵官。十月，也先犯京师，登将率所部入援，先驰蜡书奏。奏至，敌已退。景帝优诏褒答，进右都督。登计京兵新集，不可轻用，上用兵方略十余事。

景泰元年春，侦知寇骑数千，自顺圣川入营沙窝。登率兵蹑之，大破其众，追至栲栳山，斩二百余级，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边将自土木败后，畏缩无敢与寇战。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军气为之一振，捷闻，封定襄伯，予世券。

四月，寇骑数千奄至，登出东门战。佯北，诱之入土城。伏起，敌败走。登度敌且复至，令军士赍毒酒、羊豕、楮钱，伪为祭冢者，见寇即弃走。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皇至城外，声言送驾还。登与同守者设计，具朝服候驾月城内，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闸。也先及门而觉，遂拥上皇去。

时镇守中官陈公忌登。会有发公奸赃者，公疑登使之，遂与登构。帝谓于谦曰：“大同，吾藩篱也。公与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监丞马庆代公还，登愈感奋。初，也先欲取大同为巢穴，故数来攻。及每至辄败，有一营数十人不还者。敌气慑，始有还上皇意。上皇既还，代王仕□廛颂登功，乞降敕奖劳。兵部言登已封伯，乃止。

二年，登以老疾乞休，举石彪自代，且请令其子嵩宿卫。帝以嵩为散骑舍人，不听登辞。是时边患甫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为者与俱。遂劾奏沈固废事，而荐尚书杨宁、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佥都御史任宁宜止巡抚宣府。帝悉从之，以年富代固，而征还固及宁。其秋，以疾召还。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及是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登去，大同人思之。

初，英宗过大同，遣人谓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衔之。及复辟，登惧不免，首陈八事，多迎合。寻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还。言官劾登结陈汝言获召，鞫实论斩。宥死，降都督佥事，立功甘肃。

宪宗即位，诏复伯爵，充甘肃总兵官。奏边军偿马艰甚，至鬻妻子。乞借楚、庆、肃三王府马各千匹，官酬其直。从之。用硃永等荐，召掌中府事，总神机营兵。成化四年复设十二团营，命登偕硃永提督。八年卒。赠侯，谥忠武。

登仪观甚伟，髯垂过腹。为将兼智勇，纪律严明，料敌制胜，动合机宜。尝以意造"搅地龙"、"飞天网"。凿深堑，覆以土木如平地。敌入围中，发其机，自相撞击，顷刻皆陷。又仿古制造偏箱车、四轮车，中藏火器，上建旗帜，钩环联络，布列成阵，战守皆可用。其军以五人为伍，教之盟于神祠，一人有功，五人同赏，罚亦如之。十伍为队，队以能挽六十斤弓者为先锋。十队领以一都指挥，令功无相挠，罪有专责，一时称善。

登事母孝，居丧秉礼。能诗，明世武臣无及者。无子，以兄子嵩为子。登谪甘肃，留家京师，嵩窘其衣食。登妾缝纫自给，几殆，弗顾。登还，欲黜之，以其婿于会昌侯，侯尝活己，隐忍不发。及卒，嵩遂袭爵。后以非登嫡嗣，止嵩身。子参降锦衣卫指挥使。

硃谦，夏邑人。永乐初，袭父职，为中都留守左卫指挥佥事。洪熙时，隶阳武侯薛禄，征北有功，进指挥使。宣德元年进万全都指挥佥事。

正统六年，与参将王真巡哨至伯颜山，遇寇击走之。次闵安山，遇兀良哈三百骑，又败之。追至莽来泉，寇越山涧遁去，乃还。时谦已迁都指挥同知，乃以为都指挥使。

八年充右参将，守备万全左卫。明年与杨洪破兀良哈兵于克列苏，进都督佥事。所部发其不法事，帝以方防秋，宥之。复以北征功，进都督同知。

帝北狩，也先拥至宣府城下，令开门。谦与参将纪广、都御史罗亨信不应，遂去。进右都督。与杨洪入卫，会寇已退，追袭之近畿。战失利，洪劾之。兵部并劾洪不救。景帝俱弗问。洪入总京营，廷议欲得如洪者代之，咸举谦。乃进左都督，充总兵官，镇守宣府。

景泰元年四月，寇三百骑入石烽口，复由故道去，降敕切责。逾月，复入犯。谦率兵御之，次关子口。寇数千骑突至，谦拒以鹿角，发火器击之，寇少却，如是数四。谦军且退，寇复来追。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谦卒力战，寇不得入。六月复有二千骑南侵。谦遣都指挥牛玺等往御，战南坡。谦见尘起，率参将纪广等驰援。自巳至午，寇败遁。论功，封抚宁伯。是时，寇气甚骄，屡扰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谦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数挫其众。也先知二人难犯，始一意归上皇。八月，上皇还。道宣府，谦率子永出见，厚犒其使者。既而谦谬报寇五千骑毁墙入。察之，则也先贡使也。诏切责之，谦惶恐谢。明年二月，卒于镇。赠侯。子永袭。

谦在边久，善战。然勇而寡谋，故其名不若杨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谥武襄。

永，字景昌。伟躯貌，顾盼有威。初见上皇于宣府，数目属焉。景泰中，嗣爵奉朝请。英宗复辟，睹永识之曰："是见朕宣府者耶？"永顿首谢，即日召侍左右，分领宣威营禁军。天顺四年，宣、大告警，命帅京军巡边。七年统三千营，寻兼神机营。宪宗立，改督团营，领三千营如故。

成化元年，荆、襄盗刘通作乱。命永与尚书白圭往讨。进师南漳，击斩九百有奇。会疾留南漳，而圭率大军破贼。永往会，道遇余贼，俘斩数百人。其秋复进讨石龙、冯喜，皆捷。论功，进侯。

毛里孩犯边，命佩将军印，会彰武伯杨信御之。会遣使朝贡，乃班师。六年，阿罗出寇延绥。复拜将军，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刘玉、刘聚往讨，击败之苏家寨。寇万骑自双山堡分五道至，战于开荒川。寇少却，乘势驰之，皆弃辎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挥吴瓒兵少，寇围之。指挥李镐、滕忠至，复力战。聚及都指挥范瑾、神英分据南山夹击，寇

乃大败。斩首一百有六，获马牛数千，阿罗出中流矢遁。时斩获无多，然诸将咸力战追敌，边人以为数十年所未有。论功，予世侯。

阿罗出虽少挫，犹据河套。明年正月，寇屡入，永所部屡有斩获。三月复以万余骑分掠怀远诸堡。永与越等分兵为五，设伏败之，追至山口及滉忽都河，寇败走。而游击孙钺、蔡瑄别破他部于鹿窖山。捷闻，玺书奖劳。永等再请班师，皆不许。寇复以二万余骑入掠，击退之。岁将尽，乃召永还，留越总制三边。

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冬，拜靖虏将军，东伐，以中官汪直监督军务。还，进爵保国公。又明年正月，延绥告警。命永为将军，越提督军务，直仍监督，分道出塞。越与直选轻骑出孤店关，俘寇于威宁海子。而永率大军由南路出榆林，不见寇，道回远，费兵食巨万，马死者五千余匹。于是越得封伯，直廕锡逾等，而永无功，赏不行。久之。进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复偕直、越出师大同，御亦思马，获首功百二十，遂赐袭世公。

十九年秋，小王子入边，宣、大告急。越与直已得罪，以永为镇朔大将军，中官蔡新监其军，督诸将周玉、李玙等击败之。还，仍督团营。或投匿名书言永图不轨。永乞解兵柄，不许。其冬，手敕加太傅、太子太师。弘治四年监修太庙成，进太师。

永治军严肃，所至多奏功。前后八佩将军印，内总十二团营兼掌都督府，列侯勋名无与比。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谥武毅，子晖嗣。给事中王廷言永功不当公，朝议止予袭一世，后皆侯。诏可。

晖，字东阳。长身美髯，人称其威重类父。又屡从父塞下，历行阵，时以为才。弘治五年授勋卫。年垂五十，始嗣爵，分典神机营。十三年更置京营大帅，命晖督三千营兼领右府事。

火筛入大同，平江伯陈锐等不能御，命晖佩大将军印代之。比至，寇已退，乃还。明年春，火筛连小王子，大入延绥、宁夏。右都御史史琳请济师。复命晖佩大将军印，统都督李俊、李澄、杨玉、马仪、刘宁五将往，而以中官苗逵监其军。至宁夏，寇已饱掠去，乃与琳、逵率五路师捣其巢于河套。寇已徙帐，仅斩首三级，获马驼牛羊千五百以归。未几，寇入固原，转掠平凉、庆阳，关中大震。两镇将婴城不敢战，而晖等畏怯不急赴。比至，斩首十二人，还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闻。

是役也，大帅非制胜才，师行纡回无纪律，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他征发称是，先后仅获首功十五级。廷臣连章劾三人罪，帝不问。已而上捣巢有功将士万余人，尚书马文升、大学士刘健持之，帝先入逵等言，竟录二百十人，署职一级，余皆被赉。及班师，帝犹遣中官赍羊酒迎劳。言官极论晖罪，终不听，以晖总督团营，领三千营右府如故。

武宗即位，寇大入宣府，复命晖偕逵、琳帅师往。寇转掠大同，参将陈雄击斩八十余级，还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晖等奏捷，列有功将士二万余人，兵部侍郎阎仲宇、大理丞邓璋往勘，所报多不实。终以逵故，众咸给赐。刘瑾用事，晖等更奏录功太薄，请依成化间白狐庄例。兵部力争，不纳，竟从晖言，得擢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晖加太保。正德六年卒。

子麒，袭侯，尝充总兵官，镇两广。与姚镆平田州，诛岑猛，加太子太保。嘉靖初，召还。久之，守备南京，卒。子岳嗣，亦守备南京。隆庆中卒。四传至孙国弼。天启中，杨涟劾魏忠贤，国弼亦乞速赐处分。忠贤怒，停其岁禄。崇祯时，总督京营。温体仁柄国，国弼抗疏劾之。诏捕其门客及缮疏者下狱，停禄如初。及至南京，进保国公。乃与马士英、阮大铖相结，以讫明亡。

孙镗，字振远，东胜州人。袭济阳卫指挥同知。用硃勇荐，进署指挥使。正统末，擢指挥佥事，充左参将，从总兵官徐恭讨叶宗留。败贼金华，复破之乌龙岭。

英宗北狩，景帝召镗还，超擢都督佥事，典三千营。也先将入犯，进右都督，充总兵官，统京军一万御之紫荆关。将发，寇已入，遂营都城外。寇薄德胜门，为于谦等所却，转至西直门。镗与大战，斩其前锋数人。寇稍北，镗逐之，寇益兵围镗。镗力战不解。高礼、毛福寿来援，礼中流矢。会石亨兵至，寇乃退。诏镗副杨洪追之，战于涿州深沟，颇有斩获。师还，仍典营务。

景泰初，杨洪劾镗下狱。石亨请赦镗，江渊亦言城下之役，惟镗战最力，乃释之。

三年冬充副总兵，协郭登镇大同。登节制严，镗不得逞，欲与分军，且令子百户宏侮登。帝械宏，竟以镗故贳之。召还，典三千营如故。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寻予世券。

天顺初，甘肃告警，诏镗充总兵官，帅京军往讨。将陛辞，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监曹吉祥、昭武伯曹钦反。其部下都指挥马亮告变于恭顺侯吴瑾，瑾趋语镗。镗草奏，叩东长安门，自门隙投入内廷，始得集兵缚吉祥，守皇城诸门。镗走太平侯张瑾家，邀兵击贼，瑾不敢出。镗仓猝复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辅、軏呼征西将士，绐之曰："刑部囚反狱，获者重赏。"众稍聚至二千人，始语之故。时已黎明，遂击钦。钦方攻东长安门，不得入，转攻东安门。镗兵追及，贼稍散。軏斫钦中膊，軏亦被杀。钦知事不成，窜归其家，犹督众拒镗力战，至晡始定。论功第一，进爵世侯，仍典三千营。赠軏百户，世袭。

镗粗猛善战，然数犯法。初贿太监金英，得迁都督。事觉，论斩，景帝特宥之。天顺末，以受将士贿，屡被劾。不自安，求退。诏解营务及府军前卫事，犹掌左府。

宪宗即位，中官牛玉得罪。镗坐与玉婚，停禄闲住。寻陈情，予半禄。已，复自陈功状，给禄如故。成化七年卒。赠涞国公，谥武敏。

子辅请嗣，吏部言"夺门"功，例不得世传。帝以镗捕反者，予之。传子至孙应爵，正德中总督团营。四传至曾孙世忠。万历中镇守湖广，总督漕运凡二十年。又三传至孙维藩。流贼陷京师，被杀。

镗之冒"夺门"功封伯爵也，都督董兴及曹义、施聚、赵胜等皆乘是时冒封，予世券。兴、义、聚自有传。

赵胜，字克功，迁安人。袭职为永平卫指挥使。正统末，御寇西直门，进都指挥佥事。天顺初，与孙镗等预"夺门"功，超迁都督佥事。又与镗击反者曹钦，进同知。孛来犯甘肃，胜与李杲充左右参将，从白圭西征至固原，击寇，却之。宪宗立，典鼓勇营训练。成化改元，山西告警，拜将军。次雁门，寇已退，乃还。明年复出延绥御寇。会方纳款，遂旋师。寻典耀武营。四年充总兵官，镇辽东。七年召典五军营，已，改三千营。□□加思兰犯宣府，诏胜为将军，统京兵万人御之，亦以寇遁召还。久之，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十九年封昌宁伯。

胜初与李杲并有名。后屡督大师，未见敌，无功，夤缘得封，名大损。后加太保，营万贵妃茔，堕崖石间死。赠侯，谥壮敏。弘治初，孙鉴乞袭爵。吏部言胜无功，不当传世，乃授锦衣卫指挥使。

范广，辽东人。正统中嗣世职，为宁元卫指挥佥事，进指挥使。十

四年，积功迁辽东都指挥佥事。

广精骑射，骁勇绝伦。英宗北狩，廷议举将材，尚书于谦荐广。擢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为石亨副。也先犯京师，广跃马陷阵，部下从之，勇气百倍。寇退，又追败之紫荆关。录功，命实授。俄进都督同知，出守怀来。寻召还。

景泰元年二月，亨出巡边。时都督卫颖统大营，命广协理。三月，寇犯宣府。敕兵部会诸营将遴选将材，佥举广。命充总兵官偕都御史罗通督兵巡哨，驻居庸关外。数月还京，副石亨提督团营军马。

亨所为不法，其部曲多贪纵，广数以为言。亨衔之，谮罢广，止领毅勇一营。广又与都督张軏不相能。及英宗复辟，亨、軏恃“夺门”功，诬广党附于谦，谋立外藩，遂下狱论死。子升戍广西，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赐降丁。明年春，軏早朝还，途中为拱揖状。左右怪问之，曰：“范广过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余而死。成化初，廷臣讼广冤。命子升乃袭世职。

广性刚果。每临阵，身先士卒，未尝败衄。一时诸将尽出其下，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

赞曰：杨洪、石亨辈，遭时多事，奋爪牙之力，侯封世券，照耀一门，酬庸亦过厚矣。洪知盛满可惧，而亨邪狠粗傲，怙宠而骄，其赤族宜哉。硃谦勇略不及郭登，登乃无后，而谦子永，进爵上公，子孙世侯勿绝。孙镗、范广善战略相等，而广以冤死。所遇有幸有不幸，相去岂不远哉！

列传第六十二

○史昭刘昭 李达 巫凯曹义 施聚 许贵子宁 周贤子玉欧信 王玺 鲁鉴子麟 孙经 刘宁周玺 庄鉴 彭清 姜汉子爽孙应熊 安国 杭雄

史昭，合肥人。永乐初，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八年充总兵官，镇凉州。土军老的罕先与千户虎保作乱，虎保败，老的罕就抚。昭上书言其必叛状。未至，而老的罕果叛。昭与都指挥满都等击平之。移镇西宁。

仁宗立，进都督佥事。上言西宁风俗鄙悍，请设学校如中土。报可。宣德初，昭以卫军守御，不暇屯种，其家属愿力田者七百七十余人，请俾耕艺，收其赋以足军食。从之。五年，曲先卫都指挥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昭率参将赵安偕中官王安、王瑾讨之。长驱至曲先，散即思望风遁，擒其党答答不花等，获男女三百四十人，马驼牛羊三十余万，威震塞外。捷闻，玺书慰劳，赏赉加等。

七年春，以征西将军镇宁夏。孛的达里麻犯边，遣兵击之。至阔台察罕，俘获甚众。进都督同知。

正统初，昭以宁夏孤悬河外，东抵绥德二千里，旷远难守，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增设烽堠，直接哈剌兀速之境。边备大固。寻进右都督。时阿台、朵儿只伯数寇边。诏昭与甘肃守将蒋贵、赵安进剿。并无功，被昭切责，贬都督佥事。三年复右都督，八年以老召还。明年卒。

昭居宁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举，亦会敌势衰弱，边境得无事。兵部尚书王骥、宁夏参将王荣尝举其过。朝议，以昭守边久，习兵事，不易也。而与昭并为边将最久、有勋绩可称者，都督同知刘昭镇西宁二十年；都指挥李达镇洮州至四十年。并为蕃汉所畏服。

刘昭，全椒人。永乐五年以都指挥同知使朵甘、乌思藏，建驿站。还至灵藏，番贼邀劫，昭败之。进都指挥使，镇河州。宣德二年，副陈怀讨平松潘寇。累进都督同知，移西宁。复镇河州，兼辖西宁。罕东酋札儿加邀杀中官使西域者，夺玺书金币去。命昭副甘肃总兵官刘广讨之。札儿加请还所掠书币，贡马赎罪。帝以穷寇不足深治，命昭等还。

李达，定远人。累官都督佥事。正统中，致仕。

巫凯，句容人。由庐州卫百户积功至都指挥同知。永乐六年以从英

国公张辅平交阯功，迁辽东都指挥使。十一年召帅所部会北京。明年从征沙漠，命先还。凯言诸卫兵宜以三之二守御，而以其一屯粮，开原市马悉给本卫乘操。从之。

宣宗立，以都督佥事佩征虏前将军印，代硃荣镇辽东。时中国人自塞外脱归者，令悉送京师，俟亲属赴领。凯言远道往来，恐致失所，阻远人慕归心。乃更令有马及少壮者送京师，余得自便。敌掠西山，凯击败之，尽得所掠者，降敕褒勉。

帝尝遣使造舟松花江招诸部。地远，军民转输大困，多逃亡。会有警，凯力请罢其役，而逃军入海西诸部者已五百余人。既而造舟役复兴，中官阮尧民、都指挥刘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变。凯劾尧民等，下之吏。

英宗登极，进都督同知，上言边情八事。请厚恤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钞，岁给军士冬衣布棉，军中口粮刍粟如旧制，且召商实边。俱允行。未几，为兵部尚书王骥所劾。朝廷知凯贤，令凯自陈。并谕廷臣，文武官有罪得实始奏，诬者罪不贷。凯由是得行其志。正统三年十二月有疾，命医驰视，未至而卒。

凯性刚毅，饶智略，驭众严而有恩。在辽东三十余年，威惠并行，边务修饬。前后守东陲者，曹义外皆莫及。

义，字敬方，仪真人。以燕山左卫指挥佥事累功至都督佥事，副凯守辽东。凯卒，代为总兵官。凯，名将，义承其后，廉介有守，辽人安之。兀良哈犯广宁前屯，诏切责，命王翱往饬军务，劾义死罪。顷之，义获犯边孛台等，诏戮于市。自是义数与兀良哈战。正统九年，会硃勇军夹击。斩获多，进都督同知，累官左都督。义在边二十年，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其麾下施聚、焦礼等皆至大将。英宗复辟，特封义丰润伯，聚亦封怀柔伯。居四年，义卒，赠侯，谥庄武。继室李氏殉，诏旌之。

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顺天通州。父忠为金吾右卫指挥使，从北征，阵殁，聚嗣职。宣德中，备御辽东，累擢都指挥同知。以义荐，进都指挥使。义与兀良哈战，聚皆从。也先逼京师，景帝诏聚与焦礼俱入卫。聚恸哭，即日引兵西。部下进牛酒，聚挥之曰：“天子安在？吾属何心飨此！”比至，寇已退，乃还。聚以勇敢称，官至左都督。值英宗推恩，得封伯。后义二年卒，赠侯，谥威靖。义三传至栋，聚四传至瑾，

吏部皆言不当复袭，世宗特许之。传爵至明亡。

许贵，字用和，江都人，永新伯成子也。袭职为羽林左卫指挥使。安乡伯张安举贵将才，试骑射及策皆最，擢署都指挥同知。寻以武进伯硃冕荐擢山西行都司，督操大同诸卫士马。

正统末，守备大同西路。也先入寇，从石亨战阳和后口，败绩，贵力战得还。英宗北狩，边城悉残破，大同当敌冲，人心尤恟惧。贵以忠义激战士。敌来，击败之。进都指挥使。

景泰元年春，充右参将。敌寇威远，追败之浦州营，夺还所掠人畜。敌万骑逼城下，御却之。再迁都督同知。大同乏马，命求民间，得八百余匹。所司不给直，贵为请，乃予之。尝募死士入贼垒，劫马百余，悉畀战士，士皆乐为用。分守中官韦力转淫虐，众莫敢言，贵劾奏之。三年，疾还京。英宗复辟，命理左府事，寻调南京。

松潘地杂番苗，密迩董卜韩胡，旧设参将一人。天顺五年，守臣告警，廷议设副总兵，以贵镇守。未抵镇而山都掌蛮叛，诏便道先翦之。贵分两哨直抵其巢，连破四十余寨。斩首千一百级，生擒八百余人，余贼远遁。贵亦感岚气，未至松潘卒。帝为辍朝一日，赐赙及祭葬如制。

子宁，字志道。正统末，自以舍人从军有功，为锦衣千户。贵殁，嗣指挥使。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守御柴沟堡。

成化初，充大同游击将军。寇入犯，与同官秦杰等御之小龙州涧，擒其右丞把秃等十一人。改督宣府操练，移延绥。地逼河套，寇数入掠孤山堡。宁提孤军奋击之，三战皆捷，寇渡河走。明年复以三千骑入沙河墩，与总兵官房能御之。寇退，复掠康家岔。宁出塞百五十里，追与战，获马牛羊千余而还。

时能守延绥，无将略，巡抚王锐请济师。诏大同巡抚王越帅众赴，越遣宁出西路。破敌黎家涧，进都指挥同知。复遣宁与都指挥陈辉追寇，获马骡六百。朝廷以阿罗出复入河套，频扰边，命越与硃永御，而以宁才，擢都督佥事，佩靖虏副将军印，代能充总兵官。宁起世胄，不十年至大将，同列推让不及，父友多隶部下，亦不以为骤。逾月，寇大入，永遣宁及游击孙钺御之。至波罗堡，相持三日夜，寇乃解去。亡失多，宁以力战得出，卒被赏。至冬，贼入安边，宁追击有功。

七年又与诸将孙钺、祝雄等败寇于滉忽都河，玺书褒奖。迤北开元

王把哈孛罗屡欲降，内惧朝廷见罪，外畏河罗出仇之，彳旁徨不决。宁请抚慰以固其心，卒降之。明年，参将钱亮败绩于师婆涧。士卒死者十三四，宁与越等俱被劾。帝不罪。时满都鲁等屡犯延绥，宁帅镇兵力战。寇不得志，乃出西路，直犯环庆、固原。宁将轻骑夜袭之鸭子湖，夺马畜而还。又明年，寇入榆啉涧，与巡抚余子俊败之。满都鲁等大入西路，留其家红盐池。越乘间与宁及宣府将周玉袭破其巢。进署都督同知。与子俊筑边墙，增营堡，寇患少衰。

十八年，寇分数道入，宁蹙之边墙，获级百二十。予实授。时越方镇大同，命宁与易镇。至则与镇守太监汪直不协。巡抚郭镗以闻，调直南京。小王子大入。宁知敌势盛，欲持重俟隙，乃敛兵守，而别遣将刘宁、董升与周玺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别堡。王趣战，使众哭于辕门。宁愤，与镗等营城外。寇以十余人为诱，太监蔡新部骑驰击。宁将士争赴之，遇伏大败，死者千余人。宁奔夏米庄，镗、新驰入城。会玺等来援，寇乃退。宁还，阵亡家妇子号呼诟詈，掷以瓦砾，宁大丧气。已而寇复入，刘宁、宋澄、庄鉴等御之。十战，少利，寇退。宁等掩其败，更以捷闻。巡按程春震发之，与镗、新俱下狱。镗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宁降指挥同知闲住。

弘治中，用荐署都指挥使，分领操练。十一年十二月卒。赠都督佥事。

宁束发从军，大小百十余战，身被二十七创。性沉毅，守官廉，待士有恩，不屑干进。刘宁、神英、李杲皆出麾下。子泰，自有传。

周贤，滁人，袭宣府前卫千户。景泰初，累功至都指挥佥事，守备西猫儿峪，助副总兵孙安守石八城。寻充右参将，代安镇守。兀良哈入寇，总兵官过兴令宣府副将杨信及贤合击。贤不俟信，径击败之。信被劾，都御史李秉言信缓师，贤亦弃约。帝两宥之。

天顺初，总兵官杨能奏贤擢都督佥事。寇驻塞下，能檄贤与大军会，失期，征下狱。以故官赴宁夏，隶定远伯石彪。寇二万骑入安边营。彪率贤等击之，连战皆捷，追至野马涧、半坡墩，寇大败。而贤追不已，中流矢卒。诏赠都督同知。贤初下吏，自以不复用，及得释，感激誓死报，竟如其志。

子玉，字廷璧，当嗣指挥使。以父死事，超二官为万全都司都指挥同知，督理屯田。进都指挥使，充宣府游击将军。

成化九年，会昌侯孙继宗等奉诏举将才，玉为首。诏率所部援延绥，从王越袭红盐池。进署都督佥事，还守宣府。寇入马营、赤城，击败之。兵部言宣府诸大帅无功，玉所部三千人能追敌出境，请加一秩酬其劳，乃予实授。寻充宣府副总兵。

十三年佩征朔将军印，镇宣府。破敌红崖，追奔至水磨湾。进署都督同知。十七年五月，寇复入犯，参将吴俨、少监崖荣追出塞，至赤把都，为所遮，兵分为三，皆被围。俨、荣走据北山，因甚。守备张澄率兵进，力战，解二围。抵北山下，俨、荣已夜遁。澄拔其众而还，死者过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战死。诏录澄功，治俨等罪。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频受掠，凡三被论，至是复以节制不严见劾。帝皆置不问。

十九年，小王子犯大同。败总兵官许宁。入顺圣川大掠，以六千骑寇宣府。玉将二千人前行，巡抚秦纮兵继进，至白腰山击败之。指挥曹洪邀击至西阳河，都指挥孙成亦败寇七马房。时寇乘胜，气甚锐，竟为玉等所挫，一时称其功。未几，寇复入，玉伏兵败之。硃永至大同，复会玉军击败之鹁鸽峪。进署右都督。

余子俊筑边墙，玉不为力，且与纮不相能。子俊恶之，奏与宁夏神英易镇。久之，复移镇甘肃。孝宗嗣位，实授右都督。

玉督边墙工峻急，部卒张伏兴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悍卒渐不可长，遂戮伏兴，戍其党。

土鲁番贡狮子，愿献还哈密成及金印，赎所留使者。玉为之奏，帝命与巡抚王继经画。既果来归，玉等皆受赉。七年，病归，寻卒。谥武僖。

玉初为偏裨，及镇宣府，甚有名。后莅甘肃，部下屡失事，又侵屯田。死后事发，子袭职，降二等。

欧信，嗣世职金吾右卫指挥使。景泰三年以广东破贼功，擢都指挥同知。已，命守备白羊口，迁大宁都指挥使。

天顺初，以都督佥事充参将，守备广东雷、廉诸府。巡抚叶盛荐其廉勇。进都督同知，代副总兵翁信。两广瑶僮陷开建，杀官吏，帝趣进兵。信破贼化州之马里村，再破之石城，击斩海南卫反者邵瑄。

时所在盗群起，将吏不能定。广西参将范信守浔、梧，瑶尽在境

内，阴纳瑶赂，纵使越境流劫，约毋犯己。于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帝命广西总兵官陈泾及信合剿。时有斩馘，而贼势不衰，朝廷犹倚范信。会泾以罪征，乃擢范信都督佥事充副总兵，镇广东，而命信佩征蛮将军印，代泾镇广西。

成化元年，贼掠英德诸县，信讨斩五百余人，夺还人口。韩雍督师，令信等分五哨，攻破大藤峡。已而余贼复入浔州，信被劾获宥，召还，理前府事。

七年春，充总兵官，镇守辽东，累败福余三卫。言者谓信已老，请召还。巡抚彭谊奏："官军耆老五千余人，皆言信忠谨有谋勇，累立战功，威镇边陲。年六旬，骑射胜壮士，不宜召回。"乃留镇如故。久之，陈钺代谊。钺贪功，信不能违，十四年为巡按王崇之所劾。其冬，乃召归。寻遣中官汪直等往按，直右钺，归罪信等。下狱，镌一官闲住，饮恨而卒。

范信既徙广东，贼势愈盛，劫掠不止，乃语人曰："今贼仍犯广东，亦我遣之耶。"而是时都督颜彪佩征夷将军印，讨贼久无功，滥杀良民报捷。岭南人咸疾之。

王玺，太原左卫指挥同知也。成化初，擢署都指挥佥事，守御黄河七墅。巡抚李侃荐于朝。阿鲁出寇延绥，命充游击将军赴援，战孤山堡，败之。寇再入，战漫天岭、刘宗坞及漫塔、水磨川，皆有功。进都指挥同知，充副总兵，镇守宁夏。九年以将才与周玉同荐。十二年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甘肃。

黄河以西，自庄浪抵肃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间，立石画界，约樵牧毋越疆，岁久湮废，诸番往往阑入，而中国无赖人又潜与交通为边患。玺请"复画疆域，召集诸番，谕以界石废，恐官军欺凌诸部，今复立之，听界外驻牧，互市则入关。如此，番人必听命，可潜消他日忧。"帝称善，从之。

十七年进署都督同知。时玺以都督佥事为总兵官，而鲁鉴以署都督同知为参将，玺恐难于节制，乞解兵柄，故有是命。

初，哈密为土鲁番所扰，使其将牙兰守之。都督罕慎寄居苦峪口，近赤斤、罕东，数相攻，罕慎势穷无援。朝议敕玺筑城苦峪，别立哈密卫以居之。玺遣谍者间牙兰。牙兰不听，得其所羁掠九十余人以归，具

悉虚实。十七年召集赤斤、罕东将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罕慎合二卫兵，夜袭哈密及剌木等八城，遂复其地，仍令罕慎居之。事闻，奖劳，赉金币。已，罕东入寇，玺御却之，请兴师以讨。帝念其常助罕慎，第遣使责谕。明年，北寇杀哨卒，玺率参将李俊及赤斤兵击之于狼心山、黑河西，多所斩获。

二十年移镇大同。玺有复哈密功，官不进，陈于朝，乃实授都督同知。

玺习韬略，谙文事，勇而有谋。廷臣多称之。在边二十余年，为番人所惮。弘治元年卒。赐祭葬，赠恤有加。

鲁鉴，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巩卜失加，明初率部落归附，太祖授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传子失加，累官庄浪卫指挥同知。正统末，鉴嗣父职。久之，擢署都指挥佥事。

成化四年，固原满四反，鉴以土兵千人从征。诸军围石城，日挑战，鉴出则先驱，入则殿后，最为贼所惮。贼平，进署都督同知。寻充左参将，分守庄浪。命其子麟为百户，统治土军。十七年坐寇入境，戴罪立功。寻充左副总兵，协守甘肃。寇犯永昌。被劾。鉴疏辨，第停其俸两月。俄命充总兵官，镇守延绥。自陈往功，予实授。

孝宗立，得疾，致仕。弘治初，命麟袭指挥使，加都指挥佥事。已，进同知，充甘肃游击将军。

鲁氏世守西陲，有捍御功，至鉴官益显，其世业益大，而所部土军生齿又日盛。麟既移甘肃，帝以土军非鉴不能治，特起治之，且命有司建坊旌其世绩。鉴乃条上边务四事，多议行。鉴有材勇，遇敌辄冒矢石，数被伤不为沮，故能积功至大将。十五年以旧创疾发，卒。赠右都督，赐恤如制。

时麟已由甘肃参将擢左副总兵，豪健如其父，而恭顺不如。先为游击时，寇入永昌，失律，委罪副将陶祯。下御史按，当戍边，但贬一秩，游击如故。暨为副将，调韦州御寇。寇大入不能击，遣都指挥杨琳邀之孔坝沟。琳大败，不救，连被劾。麟自醞，止停俸二月。时已授麟子经官，令约束土军。而麟奏经幼，土人不受要束，乞归治之。不俟报，径归。帝用刘大夏言，从其请。武宗立，甘肃巡抚毕亨荐经及麟谋勇，令率所部协战守。正德二年，经既袭指挥使，自陈尝随父有功，乃

以为都指挥佥事。未几，麟卒，赠都督佥事。赐祭葬。故事，都指挥无恤典，以经乞，破例予之。

经积战功，再迁都指挥使充左参将，分守庄浪。复自陈功阀，兵部执不可。帝特命为署都督佥事。世宗立，乞休。巡抚许凤翔言经力战被创，疾行愈，且世将敢战，知名异域，今边患棘，不宜听其去。帝乃谕留，且劳以银币。寻充副总兵分守如故。嘉靖六年冬，以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守延绥。大学士杨一清言："经守庄浪二十余载，屡立战功，其部下土军非他人所能及。虽其子瞻已为指挥佥事，奉命统辖，然年尚少。今陕西总兵官张凤乃延绥世将，若调凤延绥，而改经陕西，自可弹压庄浪，无西顾患。"帝立从之。居二年，竟以疾致仕。

久之，命瞻以本官守备山丹。经奏言："自臣高祖后，世守兹土。今臣家居，瞻又移他镇，土军皇皇，不欲别附，若因此生他患，是隳先业而负世恩也，乞令守故业。"可。

二十二年，宣、大有警，诏经简壮士五千赴援。至而边患已息，乃遣还。以经力疾趋召，厚赉之。明年瞻卒。经以次子及孙皆幼，请得自辖土军。诏许之。

经骁勇，奉职寡过，继祖父为大帅，保功名，称良将。三十五年卒。赐恤如制。

刘宁，字世安，其先山阳人。袭世职，为永宁卫指挥使。勇敢善战。自以冗散无所见，会延绥用兵，疏请效死。尚书白圭许之。屡以功迁都指挥使，充宣府游击将军。

周玺，字廷玉，迁安人。嗣职为开平卫指挥使。负气习兵书，善骑射。以征北功，擢署都指挥佥事充右参将，分守阳和，敕部兵三千训肄听调。成化十六年，从王越征威宁海子，累进都指挥使。

时边寇无虚岁。十八年分道入掠，玺与游击董昇战黑石崖，宁战塔儿山，皆有功。玺进署都督佥事，迁大同副总兵。宁进都督佥事，改左参将，分守阳和。

十九年秋，亦思马因大入。大同总兵官许宁分遣玺守怀仁，宁与董昇营西山，自将中军，击之夏米庄，败绩。宁、昇被围数重，几陷。亟发巨砲击之，敌多死，围乃解。玺闻中军失利，亟还兵援。夜遇敌，乘胜前，锐甚。玺厉将士曰："今日有进无退！"大呼陷阵，敌少却。久

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镞战益急，与子鹏及麾下壮士击杀数十人。会宁兵至，中军溃卒亦稍集，敌乃退，许宁等亦还。无何复入掠。宁将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连战败之。复败之白登、柳林，又追败之小鹁鸽谷。而大同西路参将庄鉴亦邀其归路，战于牛心山，敌遂遁。时诸将多失利，许宁以下获罪，而玺以功予实授，宁超迁都督同知，庄鉴以所部无失亡，亦赉银币。

鉴，辽东人。天顺中，袭定辽右卫指挥使。骁猛有胆决。遇贼辄奋，数有功，累官都督佥事，掌左府。弘治十一年佩镇朔将军印，镇宣府。以才与大同总兵官张俊易镇。兵部侍郎熊绣奏其经画功，进都督同知。

玺寻以右副总兵分守代州，兼督偏头诸关，而改宁左副总兵，协守大同。二人并著功北边，称名将。玺以偏头去太原远，请改分守为镇守，又以镇守不当听节制，乞易总兵衔。宪宗皆曲从之。弘治初，移镇陕西，讨平扶风诸县附籍回回。三年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甫一岁卒。且死，召诸子曰："吾佩印分阃，分已足，独未尝大破敌，抱恨入地矣。"连呼"杀贼"而瞑。子鹏，累官锦衣卫指挥佥事。

玺殁后三年，而宁佩平羌将军印，镇甘肃。其冬，寇犯凉州，宁与战抹山墩，擒斩五十余，相持至暮，收辎重南行。寇复来袭，擒其长一人。明日，参将颜玉来援，副将陶祯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稚弱，获马驼牛羊二千，进右都督。明年，与巡抚许进袭破土鲁番于哈密，进左都督，增俸百石，以疾还京。十三年，大同告警，命宁为副总兵，从平江伯陈锐御之。锐无将略，与宁不协，止毋战，寇遂得志去，坐停半俸闲住。寻以参将赞画硃晖军务，亦无功。宁自陈哈密功，乞封伯，诏还全俸。

宁有胆智，为大同副将时，入贡者数万人怀异志。宁率二十骑直抵其营，众骇愕。有部长勒马引弓出。宁前下马，与诸部长坐，举策指画，宣天子威德。一人语不逊，宁掴其面，奋臂起，其长叱之退。宁复坐与语，呼酒欢饮，皆感悟，卒如约。尝仿古番上法，以五十八人为队，队伍重为阵，建五色帜。又各建五巨帜于中军，中帜起，五阵各视其色应之，循环无端，每战用是取胜。晚再赴大同，已老病，帅又怯懦，故无成功，然孝宗朝良将称宁。十七年卒，赠广昌伯。

彭清，字源洁，榆林人。初袭绥德卫指挥使，以功擢都指挥佥事。弘治初，充右参将，分守肃州。寇入犯，率兵蹑之，获马驼器仗及所掠

人畜而还。寻与巡抚王继恢复哈密有功。

清虽位偏校，而好谋有勇略，名闻中朝，尤为尚书马文升所器。尝引疾乞休，文升力言于朝，慰留之。八年，甘肃有警，以文升荐，擢左副总兵，仍守甘肃。未几，巡抚许进乞移清凉州。而是时哈密复为土鲁番所据，文升方密图恢复，倚清成功，言“肃州多故，而清名著西域，不可易”，乃寝。

文升既得杨翥策，锐欲捣哈密袭牙兰，乃发罕东、赤斤暨哈密兵，令清统之为前锋，从许进潜往。行半月，抵其城下，攻克之。牙兰已先遁，乃抚安哈密遗种，全师而还。是役也，文升授方略，拟从间道往，而进仍由故道，牙兰遂逸去，斩获无几。然番人素轻中国，谓不能涉其地，至是始知畏。清功居多，稍迁都指挥使。

十年，总兵官刘宁罢，擢清都督佥事代之。其冬，土鲁番归哈密忠顺王陕巴，且乞通贡，西域复定。屡辞疾，请解兵柄，不允。十五年卒。

清御士有恩，久镇西陲，威名甚著，番夷惮之。性廉洁，在镇遭母及妻妹四丧，贫不能归葬。卒之日，将士及庶民妇竖皆流涕。遗命其子不得受赙赠，故其丧亦不能归。帝闻之，命抚臣发帑钱，资送归里，赐祭葬如制。

姜汉，榆林卫人。弘治中，嗣世职，为本卫指挥使。御史胡希颜荐其材勇，进都指挥佥事，充延绥游击将军。十八年春，寇犯宁夏兴武营。汉帅所部驰援，遇于中沙墩，击败之。赐敕奖劳。武宗嗣位，寇大举犯宣、大，汉偕副总兵曹雄、参将王戟分道援，有功。寻代雄为副总兵，协守延绥。正德三年移守凉州。明年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宁夏。

汉驭军严整，得将士心。甫数月而安化王寘鐇谋逆，置酒召汉及巡抚安惟学等宴。酒半，其党何锦等率众入，即座上执汉。汉奋起，怒骂不屈，遂杀之。子爽逃免。贼平，讼于朝。诏赐祭葬。有司为立祠，春秋祭之。嘉靖时，复从巡抚张珩请，赐额“悯忠”。

爽当嗣职，帝以汉死事，特进一官，为都指挥佥事。十一年，回贼魏景阳作乱，华阴诸县悉被害，巡抚萧翀檄爽讨之，获景阳。进署都指挥同知，充右参将守肃州。嘉靖二年，擢右副总兵，分守凉州，进署都

督佥事，充总兵官，镇甘肃。

回贼犯甘州，爽与战张钦堡，败走之。未几，西海贼八千骑犯凉州。爽率游击周伦等袭击于苦水墩，大败之，斩首百余级，歼其长，还所掠人口千二百、畜产二千。都指挥张锦亦战死。录功，进署都督同知。吉囊他部寇庄浪，爽与遇分水岭，再胜之。遂至平岭。敌骑大集，爽伏兵诱之，复斩其长一人，获首功七十，予实授。十六年春，寇大入甘州，不能御，贬二秩戴罪。寻以永昌破敌功，复署都督佥事。其冬，坐前罪罢。久之，以荐擢副总兵，协守大同，为总督翁万达劾罢，卒。

子应熊，嗣指挥使，擢宣府西路参将。二十七年春，俺答寇大同，总兵官周尚文战曹家庄，应熊从万达自怀来鼓噪扬尘而西。寇不测众寡，遂遁。累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宁夏。三十二年，套寇数万骑屯贺兰山，遣精骑掠红井。应熊戒将士固守以缀敌，而潜师攻敌营，斩首百四十级，进都督同知。越二年，套寇数万踏冰西渡，由宁夏山后直抵庄凉。应熊等掩击，获首功百余，进右都督。御史崔拣劾其纵寇，褫职逮问，充为事官，赴塞上立功。四十年秋，寇六万余骑犯居庸岔道口，应熊被围于南沟，中五枪堕马，参将胡镇杀数人夺之归。其冬，复为右都督，充总兵官，镇守大同。以招徕塞外人口，增俸一级。

四十二年，寇大举犯畿辅，诏应熊等入援，诸镇兵尽集，见敌势盛，不敢击。给事中李瑜遂劾应熊及宣大总督江东、保定总兵官祝福坐视胡镇被围，一卒不发。帝怒，降敕严责。会寇将遁，应熊御之密云，颇有斩获。寇退，帝令江东第诸将功，以应熊为首，诏增其祖职二级。已，录防秋劳，进左都督。总督赵炳然劾其纵寇互市，残害朔州，坐戍边。穆宗立，赦还。

子显祚袭职，累官署都督佥事，总兵官，历镇山西、宣府。子弼，亦至都督佥事，为援辽总兵官。姜氏为大将，著边功，凡五世。

安国，字良臣，绥德卫人。初为诸生，通《春秋》子史，知名里中。后袭世职，为指挥佥事。正德三年中武会举第一，进署指挥使，赴陕西三边立功。刘瑾要贿，国同举六十人咸无赀，瑾乃编之行伍，有警听调，禁其擅归。六十人者悉大窘，侪于戍卒，不聊生。而边臣惮瑾，竟无有收恤之者。寘鐇反，肆赦，始放还。通政丛兰请收用，瑾怒，讽给事中张瓒等劾诸人皆庸才，悉停其加官。瑾诛，始以故官分守宁夏西路。寻进署都指挥佥事，充右参将，擢右副总兵，协守大同，徙延绥。

十一年冬，寇二万骑分掠偏头关诸处，国偕游击杭雄驰败之岢岚州，斩首八十余级，获马千余匹。寇遂遁。初，寇大入白羊口，帝遣中官张忠、都督刘晖、侍郎丁凤统京军讨之，比至，已饱掠去。忠、晖耻无功，纪功御史刘澄甫攘国等功归之，大行迁赏，忠等悉增禄，予世廕。尚书王琼亦加少保，廕子锦衣。国时以署都督佥事为宁夏总兵官，仅予实授，意不平，不敢自列，乃具疏力辞，为部卒重伤者乞叙录。琼请再叙国功，始进都督同知。

当是时，佞幸擅朝，债帅风大炽，独国以材武致大将。端谨练戎务，所至思尽职，推将材者必归焉。在镇四年卒。特谥武敏。

杭雄，字世威，世为绥德卫总旗。雄承廕，数先登，积首功，六迁至指挥使。

正德七年进署都指挥佥事，剿贼四川，寻守备西宁。用尚书杨一清荐，擢延绥游击将军。从都御史彭泽经略哈密，偕副将安国破敌岢岚，进都督佥事。改参将，擢都督同知，统边兵操于西内。武宗幸宣府、大同，雄扈从，即拜大同总兵官。

嘉靖初，汰传奉官，雄当贬，以方守边，命署都督佥事，镇守如故。小王子万余骑入沙河堡，雄战却之。未几，复大入，不能御，求罢不许。移延绥，召佥书后军都督府。

三年秋，土鲁番侵甘肃，诏尚书金献民视师，以雄佩平虏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提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镇军务。列侯出征，始佩大将军印，无授都督者，至是特以命雄。甫至，寇已破走，而雄亦得廕锦衣千户。既班师，复出镇宁夏。吉囊大入，总督王宪檄雄等破之，进都督同知。寇八千骑乘冰犯宁夏。雄及副总兵赵镇御之，前锋陷伏中，雄等皆败。总督王琼劾之，夺官闲住。明年卒。

雄敢战。尝以数骑行边，敌麕至。乃下马积鞍为垒，跪而射之。敌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飞矢。武宗在大同，见雄氈帷敝甚，曰："老杭穷乃尔。"寇至，帝将亲击。雄叩马谏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盗，奚用犬为？愿听臣等效力。"帝笑而止。少役延绥巡抚行台，既贵，每至台议事，不敢正席坐，曰："此当年役所也。"正德、嘉靖间，西北名将，马永而下称雄云。

赞曰：时平则将略无由见。或绾符出镇，守疆御侮，著有劳效，以

功名终，亦足尚矣。许贵、周贤、鲁鉴、姜汉家世为将，勋阀相承，而贤与汉死事尤烈。彭清、杭雄之清节，斯又其最优者欤。

列传第六十三

○卫青子颖 董兴 何洪刘雄 刘玉 仇钺 神英子周 曹雄子谦 冯祯 张俊 李鋐 杨锐崔文

卫青，字明德，松江华亭人。以蓟州百户降成祖，积功至都指挥佥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东备倭。

永乐十八年二月，浦台妖妇林三妻唐赛儿作乱。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徒众数千，据益都卸石栅寨。指挥高凤败殁，势遂炽。其党董彦昇等攻下莒、即墨，围安丘。总兵官安远侯柳升帅都指挥刘忠围赛儿寨。赛儿夜劫官军。军乱，忠战死，赛儿遁去。比明，升始觉，追不及，获贼党刘俊等及男女百余人。而贼攻安丘益急，知县张ＣＭ、丞马捻死战，贼不能下，合莒、即墨众万余人以攻。青方屯海上，闻之，帅千骑昼夜驰至城下。再战，大败之，城中亦鼓噪出，杀贼二千，生擒四千余，悉斩之。时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迟，城必陷。比贼败，升始至，青迎谒。升怒其不待己，捽之出。是日，鰲山卫指挥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歼贼诸城，贼遂平。而赛儿卒不获。帝赐书劳青，切责升。尚书吴中等劾升，且言升媢青功。于是下升狱，而擢青山东都指挥使，真都指挥同知，ＣＭ、捻左右参议，赏赉有差。青还备倭海上。寻坐事系狱。宣德元年，帝念其功，释之，俾复职。时京师营缮役繁，调及防海士卒。青以为言，得番代。英宗立，进都督佥事，寻卒。

青有孝行，善抚士卒，居海上十余年，海滨人思之，请于朝，立祠以祀。

次子颖，正统初，袭济南卫指挥使。景帝立，奉诏入卫，再迁至都指挥同知。以石亨荐，擢署都督佥事，管五军营右哨。论黄花镇、白羊口及西直门御寇功，累进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协镇宣府。逾年，召还。天顺元年，以“夺门”功封宣城伯，予世券，出镇甘肃。孛来入犯，不能御，为有司所劾，诏不问。亨败，颖以守边故得无夺。宪宗即位，廷议以颖不胜任，乃召还。会尽革“夺门”世爵，颖以天顺间征西番马吉思、冬沙诸族功自醞，诏如故。成化二年为辽东总兵官，寻引疾罢。给事中陈钺等劾之，下狱，寻宥之。弘治中卒。赠侯，谥壮勇。

传子至孙錞。嘉靖时，督神机营，屡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四传至时

泰。崇祯时，掌后府。京师陷，怀铁券，阖门十七人皆赴井死。

董兴，长垣人。初为燕山右卫指挥使，累迁署都指挥同知。正统中，新建伯李玉等举兴将才，进署都指挥使，京营管操。复用荐，擢署都督佥事，充右参将，从宁阳侯陈懋讨邓茂七，破余党于建宁，进都督同知。

南海贼黄萧养围广州，安乡伯张安、都指挥王清战死，贼众攻城益急。诏拜兴左副总兵，调江西、两广军往讨，而以侍郎孟鉴赞理军务。兴用天文生马轼自随。兴果锐，不能戢下，轼戒之。景泰元年二月，师至广州。贼舟千余艘，势甚炽，而征兵未至，诸将请济师。轼曰："广民延颈久矣，即以狼兵往击，犹拉朽耳。"兴从之。既而兵大集，进至大洲击贼，杀溺死者万余人，余多就抚。萧养中流矢死，函首以献，俘其父及子等，余党皆伏诛。论功，进右都督，留镇广东。给事中黄士俊劾兴宽纵，降其官。明年复职。

久之，召还，分督京营。与曹吉祥结姻，冒"夺门"功，封海宁伯。未几，充总兵官，镇辽东，予世券。议革"夺门"者爵，兴以守边得免。吉祥诛，乃夺兴爵，仍右都督，发广西立功。以锦衣李贵荐，复爵，总兵宣府，再予世券。宪宗嗣位，罢还。已，停世袭。家居十余年卒。

何洪，全椒人。嗣世职，为成都前卫指挥使。正统中，从征麓川。景泰末，从征天柱、铜鼓。皆有功。屡迁都指挥使，掌四川都司事，与平东苗。宪宗即位，论功，擢都督佥事。巡抚汪浩乞留洪四川，许之。

德阳人赵鐸反，自称赵王，汉州诸贼皆归之。连番众，数陷城，杀将吏。遣其党何文让及僧悟升掠安岳诸县。洪斩悟升，生擒文让。鐸将逼成都，官军分三路讨。洪偕都指挥宁用趋彰明，贼引去。追至梓潼硃家河，力战，贼少却。洪乘胜陷阵，后军不继，为贼所围，左右跳荡，杀贼甚众，力竭而死。

洪勇敢，善抚士，号令严，蜀将无及之者。既死，官军夺气。而四川都指挥佥事临淮刘雄亦战死。雄刚劲，遇敌辄前，尝捕贼汉州，生擒七十余人。及鐸乱，追之罗江大水河，手馘数人，贼连败。千户周鼎伤，雄前救之，径奔贼阵，丛刺死。诏赠洪都督同知，予祭葬，子节袭都指挥佥事。雄赠都指挥同知，赐祭，命子袭职，超二官。

洪虽死，绵竹典史萧让帅乡兵击鐸，破之。官兵频进击，其党稍散

去。鐸势孤，帅余贼趋彰明。千户田仪等设伏梓潼，而参将周贵直捣其巢。贼大败，夜奔石子岭。仪亟进，斩鐸，贼尽平。成化元年五月也。

刘玉，字仲玺，磁州人。生有膂力，给侍曹吉祥家。从征麓川，授副千户，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天顺元年以“夺门”功进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守备浔州。庆远蛮剽博白及广东之宁川，玉偕左参将范信邀击，败之。俄命分守贵州。从方瑛讨东苗，歼干把猪。讨西堡苗，絷其魁楚得。先后斩首千级，毁其巢而还。旋改右副总兵，镇守贵州。吉祥诛，玉下吏当斩。以道远不与谋，免死，谪海南副千户。

六年，帝将以谷登为甘肃副总兵。李贤言登不任，玉老成。乃复以为都督佥事、右副总兵，镇守凉州。咎咂族叛，会兵平之，进都督同知。

成化四年，满俊乱固原，白圭举玉为总兵官，统左右参将夏正、刘清讨之，兵分为七。玉与总督项忠抵石城，贼已数败。会毛忠死，玉亦被围，中流矢，力战得出。相持两月，大小百十战，竟平之。进左都督，掌右府事。自醞前西堡功，命增俸百石，掌耀武营。六年充左副总兵，从硃永出延绥。五月，河套部入犯，玉帅众御却之。逾年卒。赠固原伯，谥毅敏。

玉虽起仆隶，勇决过人，善抚士，所至未尝衄。满俊之叛，据石城险，屡败官军，玉战最力。及论功，只赐秩一级，时惜其薄。子文，袭指挥使。

仇钺，字廷威，镇原人。初以亻庸卒给事宁夏总兵府，大见信爱。会都指挥佥事仇理卒，无嗣，遂令钺袭其世职，为宁夏前卫指挥同知。理，江都人，故钺自称江都仇氏。再以破贼功，进都指挥佥事。

正德二年用总制杨一清荐，擢宁夏游击将军。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挥何锦、周昂，指挥丁广反。钺时驻城外玉泉营，闻变欲遁去。顾念妻子在城中，恐为所屠灭，遂引兵入城。解甲觐寘鐇，归卧家称病，以所将兵分隶贼营。锦等信之，时时就问计。钺亦谬输心腹。而阴结壮士，遣人潜出城，令还报官军旦夕至。钺因绐锦、广，宜急出兵守渡口，遏东岸兵，勿使渡河。锦、广果倾营出，而昂独守城。寘鐇以礽牙召钺，钺称病亟。昂来视，钺方坚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杀昂。钺乃被甲横刀，提其首，跃马大呼，壮士皆集，径驰诣寘鐇第，缚之。传寘鐇令，召锦等还，而密谕其部曲以擒寘鐇状。众遂大溃。锦、广单骑走贺

兰山，为逻卒所获，举事凡十八日而败。

先是，中朝闻变，议以神英为总兵官，而命钺为副。俄传钺降贼，欲追敕还。大学士杨廷和曰："钺必不从贼，令知朝廷擢用，志当益坚。不然，弃良将资敌人耳。"乃不追。事果定。而刘瑾暱陕西总兵官曹雄，尽以钺功归之，钺竟无殊擢。巡按御史阎睿讼其功，诏夺俸三月。瑾诛，始进署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寻论功，封咸宁伯，岁禄千石，予世券。明年冬，召掌三千营。

七年二月拜平贼将军，偕都御史彭泽讨河南盗刘惠、赵鐩，以中官陆誾监其军。未至，而参将冯祯战死洛南，贼势益炽。已，闻官军将至，遂奔汝州。又闻官军扼要害，乃走宝丰，复由舞阳、遂平转掠汝州东南，败奔固始，抵颍州，屯硃皋镇。永顺宣慰彭明辅等击之，贼仓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余众走光山，钺追及之。命诸将神周、姚信、时源、金辅左右夹击，贼大败，斩首千四百有奇。湖广军亦破其别部贾勉儿于罗田。贼沿途溃散。自六安陷舒城，复还光山，至商城。官军追之急，贼复南攻六安。将陷，时源等涉河进，败之七里冈。贼趋庐州，至定远西又败。还至六安，分其众为二。刘惠与赵鐩二弟鐇、镐帅万余人，北走商城。而鐩道遇其徒张通及杨虎遗党数千人，势复振，掠凤阳，陷泗、宿、睢宁、定远。于是泽与钺计，使神周追鐩，时源、金辅追惠，姚信追勉儿。勉儿、鐩复合，周信连败之宿州，追奔至应山，其众略尽。鐩薙发怀度牒，潜至江夏。饭村店，军士赵成执送京师，伏诛。源、辅追刘惠，连战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挥王谨追及于土地岭，射中惠左目，自缢死。勉儿数为都指挥硃忠、夏广所败，获之项城丁村。余党邢本道、刘资及杨寡妇等先后皆被擒。凡出师四月，而河南贼悉平。

赵鐩，一名风子，文安诸生也。刘七等乱起，鐩挈家匿渚中，贼驱之登陆，将污其妻女。鐩素骁健，有膂力，手格杀二贼。贼聚执之，遂入其党为之魁。贼专事淫掠，鐩稍有智计，定为部伍，劝其党无妄杀。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势出刘六等上。尝攻钧州五日，以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有司遣人赍招抚榜至，鐩具疏附奏言："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其桀黠如此。

钺既平河南贼，移师会陆完，共灭刘七等于江北。论功，进世侯，增禄百石，仍督三千营。

八年，大同有警，命充总兵官，统京军御之。钺上五事，中请遣还京操边军，停京军出征，以省公私之扰，尤切时弊。时不能用。钺既至，值寇犯万全沙河。击之，斩首三级，而军士亡者二十余人，寇亦引去。奏捷蒙赉，朝论耻之。

帝诏诸边将入侍豹房。钺尝一入，后辄力辞。十年冬，称疾解营务。诏给军三十人役其家。世宗立，再起督三千营，掌前府事。未上卒，年五十七。谥武襄。

子昌以病废，孙鸾嗣侯。世宗时，怙宠通边，磔死，爵除。

神英，字景贤，寿州人。天顺初，袭父职，为延安卫指挥使，守备宁塞营，屡将骑兵，从都督张钦等征讨有功。

成化元年，尚书王复行边，荐英有谋勇，进都指挥佥事。以从征满四功，迁都指挥使，充延绥右参将。屡败□□加思兰兵，进署都督佥事。巡抚余子俊筑边墙，命英董役，工成受赉。久之，充总兵官，镇守宁夏，移延绥，复移宣府。弘治改元，移大同。十一年，马市开，英违禁贸易，寇掠蔚州又不救，言官连劾，召还闲住。寻起督果勇营。尝充右参将，从硃晖御寇延绥。武宗立，寇犯宣府，与李俊并充左参将，帅京军以援。寻以都督同知佥事左府，剿近畿剧贼，进右都督。

正德五年，给事中段豸劾英老，命致仕。当是时，刘瑾窃政。总兵官曹雄等以附瑾得重权。英素习瑾，厚赂之。因自陈边功，乞叙录，特诏予伯爵。吏、兵二部持之，下廷议。而廷臣希谨指，无不言当封者，遂封泾阳伯，禄八百石。未几，寘鐇反，命充总兵官讨之。未至，贼已灭。其秋，瑾败，为言官所劾。诏夺爵，以右都督致仕。越二年卒。

子周，输粟为指挥佥事。累官都指挥使，充延绥右参将。正德六年命以所部兵讨河南流贼，数有功，再进都督同知。贼平，遂以副总兵镇山西。九年秋，寇大入宁武关，蹦忻、定襄、宁化。周拥兵不战，军民死者数千。诏巡抚官执归京师。周潜结贵近，行至易州，伪称病，自陈战功。帝乃宥周罪，尽削其秩，为总旗，而输粟指挥如故。已，夤缘江彬入豹房，骤复都督，赐国姓，典兵禁中。遂与彬相倚为声势，纳贿不赀。彬败，周亦下狱，伏诛。

曹雄，西安左卫人。弘治末，历官都指挥佥事，为延绥副总兵。武宗即位，用总督杨一清荐，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固原。以瑾同

乡，自附于瑾。瑾欲广树党，日相亲重。

正德四年，雄上言："故事，布、按二司及兵备道臣文移达总兵官者，率由都司转达。今边务亟，征调不时，都司远在会城，往返千里，恐误军机。乞如巡抚大同例，径呈总兵官便。"兵部尚书曹元希瑾意，覆如其言。既复受瑾属，奏雄镇守未佩印，宜如各边例，特赐印以重其权。乃进雄署都督同知，以延绥总兵官吴江所佩征西将军印佩之，而别铸靖虏将军印予江。及总督才宽御寇沙窝为所杀，雄拥兵不救。佯引罪，乞解兵柄，令子谧赍奏诣京师。瑾异谧貌，妻以从女，而优诏褒雄，令居职如故，纠者反被责。

寘鐇反宁夏，雄闻变，即统兵压境上。令都指挥黄正以兵三千入灵州，固士卒心，约邻境刻期讨。密焚大、小二坝积草，与守备史镛等夺河西船，尽泊东岸。贼党何锦惧，急帅兵出守大坝，以防决河。雄乃令镛潜通书仇钺，俾从中举事，贼遂成擒。是役也，功虽成于钺，而居外布置，贼不内顾，雄有劳焉。捷闻，瑾以平贼功归之，进左都督。谧亦官千户。雄不安，引咎自劾，推功诸将，降旨慰劳。未几，瑾败，言官交劾。降指挥佥事，寻征下狱，以党逆论死，籍其家。诏宥之，与家属永戍海南，遇赦不原。

雄长子谦，读书能文，有机略，好施予。故参政李仑、主事孔琦家贫甚，雄请周恤其妻子，以劝廉吏，谦意也。御史高胤先被逮，无行赀。谦为治装，并恤其家。受业杨一清，闻一清将起用，贻书止之曰："近日关中人材，连茹而起，实山川不幸。独不留三五辈为后日地耶？"时陕人率附瑾以进，故谦云然。雄下狱，谦亦被系，为怨家箠死。

冯祯、绥德卫人。起家卒伍，累功为本卫指挥佥事。弘治末，擢署都指挥佥事，守备偏头关。寻充参将，分守宁夏西路，以勇敢闻。寘鐇反，驰奏告变。事平，进署都指挥同知。已，擢副总兵，协守延绥。

正德六年七月，盗起中原。诏以所部千五百人入讨。至阜城，遇贼。祯令军中毋顾首级、贪虏获，遂大败贼。逐北数十里，俘斩八百六十有奇。进解曹州围，执其魁硃谅。录功，进都督佥事。

明年春，刘惠、赵鐩乱河南，连陷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阳、叶，纵掠南顿、新蔡、商水、襄城，复还，驻西平。祯偕副总兵时源，参将神周、金辅击败之。贼奔入城，官军塞其门。乘夜焚死千余人，斩首称是，余贼溃而西。巡抚邓璋等朝崇王于汝宁，宴饮连日。贼

招散亡，势复振，陷鄢陵、荥阳、汜水、巩。围河南府三日，诸军始集。贼屯洛南，觇官军饥疲，迎战。右哨金辅不敢渡洛，祯及源、周方阵，而后哨参将姚信所部京军先驰，失利，遽遁。阵乱，贼乘之。祯下马殊死斗，援绝死焉。赠洛南伯，赐祭葬，授其子大金都督佥事。后贼平，论功，复廕一子世百户。明年是日，祯死所风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伊王奏闻，敕有司建祠，岁以死日致祭。寻用给事中李鐸言，岁给米二石，帛二疋，赡其家。

张俊，宣府前卫人。嗣世职，为本卫指挥使。累擢大同游击将军。弘治十二年以功进都指挥同知。火筛入大同左卫，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复分兵三百为策应，而亲御之荆东庄。依河结营，击却三万余骑。帝大喜，立擢都督佥事。未几，总兵官王玺失事被征，即命俊代之。其冬，以寇入戴罪，寻移镇宣府。中官苗逵督师延绥，檄大同、宣府卒为探骑。俊持不遣，逵遂劾俊。帝宥俊，而命发卒如逵言。

武宗初立，寇乘丧大入，连营二十余里。俊遣诸将李稽、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帅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开口毁垣入，稽遽前迎敌；玉、雄、镇、荣各帅所部拒于虞台岭。俊急帅三千人赴援，道伤足，以兵属都指挥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围。俊力疾，益调兵五千人，持三日粮，驰解泰围，复援出镇。又分兵救稽、玉，稽、玉亦溃围出。独雄、荣阻山涧，援绝死。诸军已大困，收兵还。寇追之，行且战，仅得入万全右卫城，士马死亡无算。俊及中官刘清、巡抚李进皆征还。御史郭东山言，俊扶病驰援，劝惩不宜偏废，乃许赎罪。

正德五年，起署都督同知，典神威营操练。明年六月，贼杨虎等自山西十八盘还，破武安，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景州，转入文安，与刘六等合。都指挥桑玉屡败，佥事许承芳请济师。乃命俊充副总兵，与参将王琮统京军千人讨之。往来近畿数月，不能创贼。已，朝议调边军协守，贼遂连败。明年三月，刘六、刘七、齐彦名、庞文宣等败奔登、莱海套。陆完檄俊军莱州，合诸将李钅宏等邀之。贼遂北走，转掠宝坻、香河、玉田，俊急偕许泰、郤永遏之。帝喜，劳以白金。贼由武清西去。未几，得疾召还。后贼平，实授都督同知。久之，卒。

俊为边将，持廉，有谋勇。其殁也，家无赢资。

李鋐，大同右卫人。世指挥同知，累功进都指挥佥事，充参将，协守大同。山东盗起，诏改游击将军，寻充副总兵，与俊等邀贼，复与刘晖部将傅铠、张椿等数立功。贼平，进都指挥同知，充总兵官，镇凤阳

诸府。寻以江西盗猖獗，擢署都督佥事，与都御史俞谏同提督军务。贼王浩八据裴源山，凭高发矢石，官军几不支。鋐下马持刀，督将士殊死斗，贼乃走。追数十里，擒之。复以次讨平刘昌三、胡浩三等。移驻余干，将击遗贼之未下者，疽发背，卒于军。诏赠右都督，廕子都指挥佥事。

杨锐，字进之，萧县人。嗣世职，为南京羽林前卫指挥使。正德初，以才擢掌龙江右卫事，督造漕舟于淮安。

宁王宸濠有异谋，王琼以安庆居要害，宜置戍，乃进锐署都指挥佥事，守备其地。锐与知府张文锦治战舰，日督士肄水战。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反。东下，焚彭泽、湖口、望江。己丑，奄至安庆城下，舟五十余艘。锐、文锦与指挥崔文、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暘、怀宁知县王诰等御之江浒。已，收兵入城，被围。锐、文军城西，文锦、有禄军城北，景抃、诰军东南。城西尤要冲，锐昼夜拒战，杀伤贼二百余，斩其间谍，乃稍却。

七月丁酉，贼悉兵至，号十万，舳舻相衔六十余里。宸濠乘黄舰，泊黄石矶，身自督战。江西佥事潘鹏在贼军，安庆人也，宸濠令谕降。呼锐及文锦语，众心颇摇。吏黄洲者，以大义责数之，鹏惭而退。既复持伪檄至，其家僮见，遥呼之，锐腰斩以徇。将射鹏，鹏遁去，众心乃定。贼怒，围城数周，攻益急。锐等殊死战。贼云楼数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飞楼射贼，夜缒人焚贼楼。贼置天梯，广二丈，高于城，版蔽之，前后有门，伏兵其中，轮转以薄城。城上束苇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即投之，须臾尽焚，贼多死。时军卫卒不满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妇女馈饷，人运石一二，数日积如山。贼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汤沃之，贼辄伤。锐等射书贼营，谕令解散，有亡去者。乃募死士夜劫贼营，贼大惊扰，比晓稍定。宸濠惭愤，谓其下曰："安庆且不克，安望南都。"会闻伍文定等破南昌，遂解围去。文出城袭击，又破之，旬有八日而围解。

事闻，武宗大喜，擢锐参将，分守安徽池、太、宁国及九江、饶、黄。锐荐郑岳、胡世宁，帝即召用。世宗立，论功，擢都督佥事，廕子世千户。再迁佥书左府，改南京右府。充总兵官，镇辽东。改督漕运，镇淮安。嘉靖十年为巡按御史李循义劾罢，逾年卒。

崔文，世为安庆卫指挥使，守城劳亚于锐。世宗录其功，超三阶为都指挥使，廕子世百户。江、淮多盗，廷议设总兵官，督上下江防，擢

文都督佥事任之。改莅南京前府，专督操江、久之，卒。

赞曰：卫青等当承平时，不逞窃发，列城扰攘，赖其戡定。虽所敌非坚，然勇敢力战，功多可纪。或遂身膏原野，若何洪、刘雄、冯祯辈，壮节有足惜者。钺以心计定乱，锐以城守摧逆，干城之寄，克称庙谟。神英、曹雄亦有劳绩，而以附阉损名，且获罪。为将者其以跅弛为戒哉。

列传第六十四

○李贤 吕原子常 岳正 彭时 商辂 刘定之

李贤，字原德，邓人。举乡试第一，宣德八年成进士。奉命察蝗灾于河津，授验封主事，少师杨士奇欲一见，贤竟不往。

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时诏文武臣诰敕，非九年不给。贤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满秩，或亲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无以劝臣下。请仍三年便。"从之。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扈从北征，师覆脱还。

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写置左右，备省览。寻又陈车战火器之利，帝颇采纳。是冬，擢兵部右侍郎，转户部。也先数贡马，贤谓辇金帛以强寇自弊，非策。因陈边备废驰状，于谦请下其章厉诸将。转吏部，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曰《鉴古录》，上之。

英宗复位，命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同预机务。未几，进尚书。贤气度端凝，奏对皆中机宜，帝深眷之。山东饥，发帑振不足，召有贞及贤议，有贞谓颁振多中饱。贤曰："虑中饱而不贷，坐视民死，是因噎废食也。。"遂命增银。

石亨、曹吉祥与有贞争权，并忌贤。诸御史论亨、吉祥，亨、吉祥疑出有贞、贤意，诉之帝，下二人狱。会有风雷变，得释，谪贤福建参政。未行，王翱奏贤可大用，遂留为吏部左侍郎。逾月，复尚书，直内阁如故。亨知帝向贤，怒，然无可如何，乃佯与交欢。贤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亲贤，顾问无虚日。

孛来近塞猎。亨言传国玺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动。贤言衅不可启，玺不足宝，事遂寝。亨益恶贤。时帝亦厌亨、吉祥骄横，屏人语贤曰："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贤曰："陛下惟独断，则趋附自息。"帝曰："向尝不用其言，乃怫然见辞色。"贤曰："愿制之以渐。"当亨、吉祥用事，贤顾忌不敢尽言，然每从容论对，所以裁

抑之者甚至。及亨得罪，帝复问贤“夺门”事。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贤曰：“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表请陛下复位，安用扰攘为？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招权纳贿安自起？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正谓此也。”帝曰：“然。”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并议革冒功者四千余人。至成化初，诸被革者诉请。复以贤言，并夺太平侯张瑾、兴济伯杨宗爵，时论益大快之。

帝既任贤，所言皆见听。于谦尝分遣降人南征，陈汝言希宦官指，尽召之还。贤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后当听其愿去者。”帝忧军官支俸多，岁入不给。贤请汰老弱于外，则费省而人不觉。帝深纳焉。时岁有边警，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贤外筹边计，内请宽百姓，罢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苏息。七年二月，空中有声，帝欲禳之，命贤撰青词。贤言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因请行宽恤之政，又请罢江南织造，清锦衣狱，止边臣贡献，停内外采买。帝难之。贤执争数四，同列皆惧。贤退曰：“大臣当知无不言，可卷舌偷位耶？”终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

初，御史刘濬劾柳溥败军罪，触帝怒。贤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谴。石亨谮贤曲护。帝浸疏贤，寻悟，待之如初。每独对，良久方出。遇事必召问可否，或遣中官就问。贤务持大体，尤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所荐引年富、轩輗、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时劝帝延见大臣，有所荐，必先与吏、兵二部论定之。及入对，帝访文臣，请问王翱；武臣，请问马昂。两人相左右，故言无不行，而人不病其专，惟群小与为难。

曹钦之反也，击贤东朝房，执将杀之，逼草奏释己罪。赖王翱救，乃免。贤密疏请擒贼党。时方扰攘，不知贤所在。得疏，帝大喜。裹伤入见，慰劳之，特加太子太保。贤因言，贼既诛，急宜诏天下停不急务，而求直言以通闭塞。帝从之。

门达方用事，锦衣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达怙宠益骄，贤乘间复具陈达罪，帝复召戒达。达衔次骨，因袁彬狱陷贤，贤几不免，语载达传。

帝不豫，卧文华殿。会有间东宫于帝者，帝颇惑之，密告贤。贤顿首伏地曰：“此大事，愿陛下三思。”帝曰：“然则必传位太子乎？”贤又

顿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谢，抱帝足泣，帝亦泣，谗竟不行。

宪宗即位，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是年春，日黯无光，贤偕同官上言："日，君象。君德明，则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刚以断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则天变自弭，和气自至。"翌日又言："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自宣德至天顺间，选宫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妇女愁怨尤甚，宜放还其家。"帝从之，中外欣悦。五月大雨雹，大风飘瓦，拔郊坛树。贤言："天威可畏，陛下当凛然加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有司请造卤簿。贤言："内库尚有未经御者，今恩诏甫颁，方节财用，奈何复为此。"帝即日寝之。每遇灾变，必与同官极陈无隐，而于帝初政，申诫尤切。

门达既窜，其党多投匿名书构贤。贤乞罢，有诏慰留。吴后废，言官请诛牛玉，语侵贤，又有造蜚语构贤者。帝命卫士宿贤家，护出入。成化二年三月遭父丧，诏起复。三辞不许，遣中官护行营葬。还至京，又辞。遣使宣意，遂视事。其年冬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赠太师，谥文达。

贤自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景帝崩，将以汪后殉葬，用贤言而止。惠帝少子幽禁已六十年，英宗怜欲赦之，以问贤。贤顿首曰："此尧、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实式凭之。"帝意乃决。帝尝祭山川坛，以夜出未便，欲遣官代祀。贤引祖训争之，卒成礼而还。尝言内帑余财，不以恤荒济军，则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前后频请发帑振贷恤边，不可胜计。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举。贤患其营竞，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并推之例始此。

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

吕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万泉教谕。兄本，景州训导。嗣芳老，就养景州，与本相继卒。贫不能归葬，厝于景，原时至墓恸哭。久之，奉母南归，家益贫。知府黄懋奇原文，补诸生，遣入学，举乡试第一。

正统七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十二年，与侍讲裴纶等十人同选入东阁肄业，直经筵。景泰初，进侍讲，与同官倪谦授小内侍书于文华殿东庑。帝至，命谦讲《国风》。原讲《尧典》，皆称旨。问何官，并以

中允兼侍讲对。帝曰：“品同耳，何相兼为？”进二人侍讲学士，兼中允。寻进左春坊大学士。

天顺初，改通政司右参议，兼侍讲。徐有贞、李贤下狱之明日，命入内阁预机务。石亨、曹吉祥用事，贵倨，独敬原。原朝会衣青袍，亨笑曰：“行为先生易之。”原不答。寻与岳正列亨、吉祥罪状，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谕中语，谓阁臣谤讪。帝大怒，坐便殿，召对，厉声曰：“正大胆敢尔！原素恭谨，阿正何也？”正罢去，原得留。李贤既复官入阁柄政，原佐之。未几，彭时亦入，三人相得甚欢。贤通达，遇事立断。原济以持重，庶政称理。其年冬，进翰林院学士。

六年，遭母丧，水浆不入口三日。诏葬毕即起视事。原乞终制。不允。乃之景州，启父兄殡归葬，舟中寝苫哀毁。体素丰，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赠礼部左侍郎，谥文懿。

原内刚外和，与物无竞。性俭约，身无纨绮。归装惟赐衣数袭，分禄恤宗姻。

子常，字秉之。以廕补国子生，供事翰林，迁中书舍人。疏乞应试，所司执故事不许。宪宗特许之，遂举顺天乡试。舍人得赴试自常始。累迁礼部郎中，好学能文，谙掌故。琉球请岁一入贡，回回贡使乞道广东归国，皆以非制格之。以荐进南京太仆寺少卿。故事，太仆马数，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灭，登耗无稽。常曰：“他官不与闻，是也；当职者，可贸贸耶？”议请三年一校勘，著为例。累迁南京太常卿，辑《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致仕归。

岳正，字季方，漷县人。正统十三年会试第一，赐进士及第，授编修，进左赞善。

天顺初，改修撰，教小内侍书。阁臣徐有贞、李贤下狱，帝既用吕原预政，顷之，薛瑄又致仕，帝谋代者。王翱以正荐，遂召见文华殿。正长身美须髯，帝遥见，色喜。既登陛，连称善。问年几何，家安在，何年进士，正具以对。复大喜曰：“尔年正强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尔内阁，其尽力辅朕。”正顿首受命。趋出，石亨、张軏遇之左顺门，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择一阁臣。”问为谁，帝曰：“岳正。”两人阳贺。帝曰：“但官小耳，当与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两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称职，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阁。

正素豪迈，负气敢言。及为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掌钦天监侍郎汤序者，亨党也，尝奏灾异，请尽去奸臣。帝问正，正言："奸臣无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术浅，何足信也。"乃止。有僧为妖言，锦衣校逻得之，坐以谋反。中官牛玉请官逻者，正言："事纵得实，不过坐妖言律，逻者给赏而已，不宜与官。"僧党数十人皆得免。或为匿名书列曹吉祥罪状，吉祥怒，请出榜购之。帝使正撰榜格，正与吕原入见曰："为政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出榜购募者？且事缓之则自露，急之则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问。亨从子彪镇大同，献捷，下内阁问状。使者言捕斩无算，不能悉致，皆枭置林木间。正按地图指诘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枭置何所？"其人语塞。

时亨、吉祥恣甚，帝颇厌之。正从容言："二人权太重，臣请以计间之。"帝许焉。正出见吉祥曰："忠国公常令杜清来此何为者？"吉祥曰："辱石公爱，致诚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为耳。"因劝吉祥辞兵柄。复诣亨，谕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见帝，免冠，泣请死。帝内愧，慰谕之，召正责漏言。

会承天门灾，正极言亨将为不轨，且言："陈汝言，小人。今既为尚书，可用卢彬为侍郎。二人者俱谲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并去之。"徐有贞再下狱，复云："用有贞则天变可弭。"帝皆不纳。及敕谕廷臣，命正视草。正草敕曰："乃者承天门灾，朕心震惊，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尽欤？祖宗成宪有不遵欤？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军旅劳欤？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幸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阛茸酷暴，贪冒无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尔群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过，无蹈前非，当行者直言无隐。"敕下，举朝传诵。而亨、吉祥构蜚语，谓正卖直谤讪。帝怒，命仍授内侍书。明日，谪钦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旬日。陈汝言令巡校言状，且言正尝夺公主田。遂逮系诏狱，杖百，戍肃州。行至涿，夜宿传舍。手拳急，气奔且死。涿人杨四醉卒酒，脱正拳，刳其中，且厚赂卒，乃得至戍所。亨、吉祥既诛，帝谓李贤曰："岳正固尝言之。"贤曰："正有老母，得放归田里，幸甚。"乃释为民。

宪宗立，御史吕洪等请复正与杨瑄官，诏正以原官直经筵，纂修《英宗实录》。初，正得罪，都督佥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还正。正

还朝，自谓当大用，而贤欲用为南京祭酒，正不悦。忌者伪为正劾贤疏草，贤嗛之。

成化元年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贴黄，以正与给事中张宁名并上。诏以为私，出正为兴化知府，而宁亦补外。正至官，筑堤溉田数千顷，节缩浮费，经理预备仓，欲有所兴革。乡士大夫不利其所为，腾谤言。正亦厌吏职，五年入觐，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十五。无子，大学士李东阳、御史李经，其婿也。

正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有规以信而后谏者，慨然曰："上顾我厚，惧无以报称，子乃以谏官处我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正闻自为像赞，述帝前语，末言："臣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广才疏，欲以纵横之术离散权党，反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追赠太常寺卿，谥文肃。

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郕王监国，令同商辂入阁预机务。闻继母忧，力辞，不允，乃拜命。释褐逾年参大政，前此未有也。寻进侍读。

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请终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复与阁事。易储，迁左春坊大学士。《寰宇通志》成，迁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读。

天顺元年，徐有贞既得罪，岳正、许彬相继罢。帝坐文华殿召见时，曰："汝非朕所擢状元乎？"时顿首。明日仍命入阁，兼翰林院学士。阁臣自三杨后，进退礼甚轻。为帝所亲擢者，唯时与正二人。而帝方向用李贤，数召贤独对。贤雅重时，退必咨之。时引义争可否，或至失色。贤初小忤，久亦服其谅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慈寿皇太后上尊号，诏告天下。时欲推恩，贤谓一年不宜再赦。时曰："非赦也，宜行优老典。朝臣父母七十与诰敕，百姓八十给冠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贤称善，即奏行之。

帝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贤以语时。俄中官牛玉宣旨，时谓玉曰："南士出时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选十五人，南六人与焉。

门达构贤，帝惑之，曰：“去贤，行专用时矣。”或传其语，时矍然曰：“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贤去，时不得独留。”语闻，帝意乃解。

帝大渐，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中官复命，帝亦为陨涕。

宪宗即位，议上两宫尊号。中官夏时希周贵妃旨，言钱后久病，不当称太后。而贵妃，帝所生母，宜独上尊号。贤曰：“遗诏已定，何事多言。”时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纲常。若不尔，损圣德非小。”顷之，中官复传贵妃旨：“子为皇帝，母当为太后，岂有无子而称太后者？宣德间有故事。”贤色变，目时。时曰：“今日事与宣德间不同。胡后表让位，退居别宫，故在正统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让表？”时曰：“先帝存日未尝行，今谁敢草？若人臣阿意顺从，是万世罪人也。”中官厉声怵以危语。时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灵在上，孰敢有二心！钱皇后无子，何所规利而为之争？臣义不忍默者，欲全主上圣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则两宫并尊为宜。”贤亦极言之，议遂定。及将上宝册，时曰：“两宫同称则无别，钱太后宜加两字，以便称谓。”乃尊为慈懿皇太后，贵妃为皇太后。越数日，中官覃包至内阁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急，几误大事。”时阁臣陈文默无语，闻包言，甚愧。礼成，进吏部右侍郎，兼学士，同知经筵。

成化改元，进兵部尚书，兼官如故。明年秋，乞归省。三年二月诏趣还朝，《英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

四年，慈懿太后崩，诏议山陵。时及商辂、刘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为太后，诏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于义俱得。今梓宫当合葬裕陵，主当祔庙，此不易之礼。比闻欲别卜葬地，臣等实怀疑惧。窃谓皇上所以迟疑者，必以今皇太后万寿后，当与先帝同尊，自嫌二后并配，非祖宗制。考之于古，汉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祔长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后仍祔太庙。今若陵庙之制稍有未合，则有乖前美，贻讥来叶。”于是诸大臣相继言之。帝犹重违太后意，时偕朝臣伏文华门泣请。帝与太后皆感动，始从时议。

彗见三台，时等言：“外廷大政固所当先，宫中根本尤为至急。谚云‘子出多母’。今嫔嫱众多，维熊无兆。必陛下爱有所专，而专宠者已过

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爱，为宗社大计。”时帝专宠万贵妃，妃年已近四十，时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断自宸衷，或集群臣佥议。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权旁落。”帝虽不能从，而心嘉其忠。

都御史项忠讨满四不利。朝议命抚宁侯硃永将京军往赴。永故难其行，多所邀请。时恶其张大，且度军可无行，第令整装待。会忠驰奏，已围贼石城。帝遣中官怀恩、黄赐偕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至阁议。时曰：“贼四出攻剽，锋诚不可当。今入石城自保，我军围甚固，此困兽易擒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师？”时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师，度何时到？”信曰：“来春。”时曰：“如此，益缓不及事。事成败，冬月决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败，必斩一二人，然后出师。”众危之，问时何见。曰：“观忠疏曲折，知其能。若闻别遣禁军，将退避不敢任，贼不可知矣。”时惟商辂然其言。至冬，贼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书。

五年得疾在告。逾三月，帝趣赴阁视事，免朝参。是冬，无雪。疏言：“光禄寺采办，各城门抽分，掊克不堪。而献珍珠宝石者，倍估增直，渔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优诏褒纳。畿辅、山东、河南旱，请免夏税盐钞，及太仆寺赔课马。京师米贵，请发仓储五十万石平粜。并从之。时以旧臣见倚重，遇事争执无所避。而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贵戚畹，上下壅隔，时颇怀忧。

七年，疾复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复见，时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钱；二，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三，延见大臣议政事；四，近幸赐予太多，工匠冒官无纪，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赏；五，虚怀受谏，勿恶切直；六，戒廷臣毋依违，凡政令失当，直言论奏；七，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皆切中时弊。

宁晋伯刘聚为从父太监永诚请封谥，且乞祠额，礼部执故事却之。帝特赐额曰“褒功”，命内阁拟封谥。时等言：“即予永诚，将来守边内臣皆援此陈乞，是变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贯封王，时曰：“贯封王在徽宗末年，岂盛世事耶？”乃寝。

时每因灾变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后，凡七在告，帝辄命医就视，数遣内臣赐赉。十一年正月，以秩满进少保。逾月卒，年六十。赠太师，谥文宪。

时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国，持正存大体，公退未尝以政语子弟。有所论荐，不使其人知。燕居无惰容，服御俭约，无声乐之奉，非其义不取，有古大臣风。

商辂，字弘载，淳安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除修撰，寻与刘俨等十人进学东阁。辂丰姿瑰伟，帝亲简为展书官。郕王监国，以陈循、高谷荐入内阁，参机务。徐珵倡南迁议，辂力沮之。其冬，进侍读。景泰元年遣迎上皇于居庸，进学士。

三年，锦衣指挥卢忠令校尉上变，告上皇与少监阮浪、内使王瑶图复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诏狱，穷治之。忠箠于术者同寅，寅以大义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赎。"忠惧，佯狂以冀免。辂及中官王诚言于帝曰："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狱，坐以他罪，降为事官立功。杀瑶，锢浪于狱，事得不竟。

太子既易，进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如故，赐第南薰里。塞上腴田率为势豪侵据，辂请核还之军。开封、凤阳诸府饥民流济宁、临清间，为有司驱逐。辂忧其为变，请招垦畿内八府闲田，给粮种，民皆有所归。钟同、章纶下狱，辂力救得无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

景帝不豫，群臣请建东宫，不许。将继奏，辂援笔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闻者感动。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辈已迎复上皇。明日，王文、于谦等被收，召辂与高谷入便殿，温旨谕之，命草复位诏。亨密语辂，赦文毋别具条款。辂曰："旧制也，不敢易。"亨辈不悦，讽言官劾辂朋奸，下之狱。辂上书自诉《复储疏》在礼部，可覆验，不省。中官兴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辈创议南迁，不审置陛下何地。"帝意渐释，乃斥为民。然帝每独念"辂，朕所取士，尝与姚夔侍东宫"，不忍弃之。以忌者，竟不复用。

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阁。辂疏辞，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首陈勤学、纳谏、储将、防边、省冗官、设社仓、崇先圣号、广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纳之。其言纳谏也，请召复元年以后建言被斥者。于是罗伦、孔公恂等悉复官。

明年，彗星见，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职大臣，并及辂。御史林诚诋辂曾与易储，不宜用，帝不听。辂因求罢。帝怒，命廷鞫诸言

者，欲加重谴。辂曰：“臣尝请优容言者，今论臣反责之，如公论何？”帝悦，旻等各予杖复职。寻进兵部尚书。久之，进户部。《宋元通鉴纲目》成，改兼文渊阁大学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进吏部尚书。十三年进谨身殿大学士。

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

仁寿太后庄户与民争田，帝欲徙民塞外。辂曰：“天子以天下为家，安用皇庄为？”事遂寝。乾清宫门灾，工部请采木川、湖。辂言宜少缓，以存警畏，从之。

悼恭太子薨，帝以继嗣为忧。纪妃生皇子，六岁矣，左右畏万贵妃，莫敢言。久之，乃闻于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内阁谕意。辂请敕礼部拟上皇子名，于是廷臣相率称贺。帝即命皇子出见廷臣。越数日，帝复御文华殿，皇子侍，召见辂及诸阁臣。辂顿首曰：“陛下践祚十年，储副未立，天下引领望久矣。当即立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颔之。是冬，遂立皇子为皇太子。

初，帝召见皇子留宫中，而纪妃仍居西内。辂恐有他患，难显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重以贵妃保护，恩逾己出。但外议谓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抚育于贵妃，宗社幸甚。”由是纪妃迁永寿宫。逾月，妃病笃。辂请曰：“如有不讳，礼宜从厚。”且请命司礼监奉皇子，过妃宫问视，及制衰服行礼。帝皆是之。

帝将复郕王位号，下廷议。辂极言王有社稷功，位号当复，帝意遂决。帝建玉皇阁于宫北，命内臣执事，礼与郊祀等，辂等争罢之。黑眚见，疏弭灾八事，曰：番僧国师法王，毋滥赐印章；四方常贡外，勿受玩好；许诸臣直言；分遣部使虑囚，省冤狱；停不急营造，实三边军储；守沿边关隘；设云南巡抚。帝优诏褒纳。

中官汪直之督西厂也，数兴大狱。辂率同官条直十一罪，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法不得已，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且曹钦之变，由逯杲刺事激成，可为惩鉴。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厉甚。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万安、刘珝、刘吉亦俱对，引义慷慨，恩等屈服。辂顾同列谢曰：“诸公皆为国如此，辂复何忧。”会九卿项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罢西厂。直虽不视厂事，宠幸如故。谮辂尝纳指挥杨晔贿，欲脱其罪。辂不自安，而御史戴缙复颂直功，请复西厂，辂遂力求去。诏加少保，赐敕驰传归。辂既去，士大夫益俯首事直，无敢与抗者矣。

钱溥尝以不迁官，作《秃妇传》以讥辂。高瑶请复景帝位号，黎淳疏驳，极诋辂。辂皆不为较，待之如平时。万贵妃重辂名，出父像，属为赞，遗金帛甚厚。辂力辞，使者告以妃意。辂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贵妃不悦，辂终不顾。其和而有执如此。

及谢政，刘吉过之，见其子孙林立，叹曰：“吉与公同事历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天之报公厚。”辂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赠太傅，谥文毅。

子良臣，成化初进士，官翰林侍讲。

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幼有异禀。父授之书，日诵数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见所为《祀灶文》。大异之。举正统元年会试第一，殿试及第，授编修。

京城大水，应诏陈十事，言：“号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苟且数易。公卿侍从，当数召见，察其才能心术而进退之。降人散处京畿者，宜渐移之南方。郡县职以京朝官补，使迭相出入，内外无畸重。荐举之法，不当拘五品以上。可仿唐制，朝臣迁秩，举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简用之。武臣子孙，教以韬略。守令牧养为先务，毋徒取干办。群臣遭丧，乞永罢起复以教孝。僧尼蠹国当严绝。富民输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夺。”疏入留中。十三年，弟寅之与乡人相讦，辞连定之。下狱，得白。秩满，进侍讲。

景帝即位，复上言十事，曰：

自古如晋怀、愍、宋徽、钦，皆因边塞外破，藩镇内溃，救援不集，驯致播迁。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数十万之师，奉上皇于漠北，委以与寇者也。晋、宋遭祸乱，弃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奋于既衰，以

御方张之敌。未有若今日也先乘胜直抵都城。以师武臣之众，既不能奋武以破贼，又不能约和以迎驾。听其自来而自去者也。国势之弱，虽非旦夕所能强，岂可不思自强之术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陈所见。

近日京军之战，但知坚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胜。至前败而后不救，左出而右不随。谓宜仿宋吴玠、吴璘三叠阵法，互相倚恃，迭为救护。至铁骑冲突，必资刀斧以制之。郭子仪破安禄山八万骑，用千人执长刀如墙而进。韩世忠破兀术拐子马，用五百人执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是刀斧挥霍便捷，优于火枪也。

紫荆、居庸二关，名为关塞，实则坦途。今宜增兵士，缮亭障，塞蹊隧。陆则纵横掘堑，名曰“地网”。水则氵猪泉令深，名曰“水柜”。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乡勇，以助官军。此皆古所尝为，已有明效。

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驿人驵夫，招衅启戎，职此之故。今宜择内蕴忠悃，外工专对，若陆贾、富弼其人者，使备正介之选，庶不失辞辱国。

臣于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知谋短浅，未蒙采纳。比乘国衅，奔归故土，寇掠畿甸者屡见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时，迁之南方。使与中国兵民相错杂，以牵制而变化之。且可省俸给，减漕輓，其事甚便。

天下农出粟，女出布，以养兵也。兵受粟于仓，受布于库，以卫国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门，纳月钱于私室。于是手不习击刺之法，足不习进退之宜。第转货为商，执技为工，而以工商所得，补纳月钱。民之膏血，兵之气力，皆变为金银以惠奸宄。一旦率以临敌，如驱羊拒狼，几何其不败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简练之政，将帅踵旧习者诛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

守令朘民，犹将帅之剥兵也。宜严纠考，慎黜陟。犯赃者举主与其罚，然后贪墨者寡，荐举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

古贩缯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业。今于谦、杨善亦非出自将门。然将能知将，宜令各举所知，不限门阀。公卿侍从，亦令举勇力知谋之士，以备将材。庶搜罗既广，御侮有人。

昔者汉图恢复，所恃者诸葛亮。南宋御金，所恃者张浚。彼皆忠义夙著，功业久立。及街亭一败，亮辞丞相。符离未捷，浚解都督，何

则？赏罚明则将士奋也。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迁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可令仍循旧秩，勿躐新阶，他日勋名著而爵赏加，正未为晚。夫既与不忍夺者，姑息之政；既进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怀患失之心，则治平可计日而望也。

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内议政，疏寝不行。夫人主当总揽威权，亲决机务。政事早朝未决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纠劾之，史官直书简册，以示惩劝。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愿陛下遵而行之。若仅封章入奏，中旨外传，恐偏听独任，致生奸乱，欲治化之成难矣。

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为言，即《中庸》所谓知仁勇也。知仁勇非学而能之哉？夫经莫要于《尚书》、《春秋》，史莫正于《通鉴纲目》。陛下留心垂览。其于君也，既知禹、汤、文、武之所以兴，又知桀、纣、幽、厉之所以替，而趋避审矣。于驭内臣也，既知有吕强、张承业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陈弘志之恶；于驭廷臣也，既知有萧、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杨国忠之奸，而用舍当矣。如是则于知仁勇之德，岂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向者儒臣进讲，诵述其善，讳避其恶，是犹恐道路之有陷阱，闭目而过之，其不至于冥行颠仆者几何。

今天下虽遭大创，尚如金瓯之未缺。诚能本圣学以见之政治，臣见国势可强，仇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复，亦何惮而不为此。

书奏，帝优诏答之。

三年迁洗马。也先使者乞遣报使，帝坚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久之，迁右庶子。天顺改元，调通政司左参议，仍兼侍讲。寻进翰林学士。宪宗立，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

成化二年十二月，以本官入直文渊阁，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江西、湖广灾，有司方征民赋。定之言国储充积，仓庾至不能容。而此张口待哺之氓，乃责其租课，非圣主恤下意。帝感其言，即命停

征。四年进礼部左侍郎。万贵妃专宠，皇后希得见，储嗣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因久旱，并论及之。且请经筵兼讲太祖御制诸书，斥异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财。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文安。

定之谦恭质直，以文学名一时。尝有中旨命制元宵诗，内使却立以俟。据案伸纸，立成七言绝句百首。又尝一日草九制，笔不停书。有质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谱系然，人服其敏博。

赞曰：英宗之复辟也，当师旅饥馑之余，民气未复，权奸内讧，柱石倾移，朝野多故，时事亦孔棘矣。李贤以一身搘拄其间，沛然若有余。奖厉人材，振饬纲纪。迨宪、孝之世，名臣相望，犹多贤所识拔。伟哉宰相才也。彭时、商辂侃侃守义，尽忠献纳，粹然一出于正。其于慈懿典礼，非所谓善成君德者欤？辂科名与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无愧焉。吕原、岳正、刘定之虽相业未优，而原之行谊，正之气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称，故以时次，并列于篇。

列传第六十五

○王翱 年富 王竑 李秉 姚夔 王复 林聪 叶盛

王翱，字九皋，盐山人。永乐十三年，初会试贡士于行在。帝时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翱两试皆上第，大喜，特召赐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迁行人。

宣德元年，以杨士奇荐，擢御史，时官吏有罪，不问重轻，许运砖还职。翱请犯赃吏但许赎罪，不得复官，以惩贪黩。帝从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蛮窃发，都督陈怀驻成都，相去八百余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请移怀松藩；而松茂军粮于农隙齐力起运，护以官军，毋专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给由为民蠹，令自首毋隐；州县土司遍设社学，会川银场岁运米八千余石给军，往返劳费，请令有罪者纳粟自赎。诏所司议详运粮事，而迁蠹吏北京，余悉允行。

英宗即位，廷议遣文武大臣出镇守。擢翱右佥都御史，偕都督武兴镇江西，惩贪抑奸，吏民畏爱。正统二年召还院。四年，处州贼流劫广信，命翱往捕，尽俘以还。是年冬，松潘都指挥赵谅诱执国师商巴，掠其财，与同官赵得诬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众剽掠。命翱及都督李安军二万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诏审机进止。翱至，出商巴于狱，遣人招其弟，抚定余党，而劾诛谅，戍得，复商巴国师。松潘遂平。六年代陈镒镇陕西，军民之借粮不能偿者，核免之。

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翱以军令久驰，寇至，将士不力战，因诸将庭谒，责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斩之。皆惶恐叩头，愿效死赎。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练将士，室鳏寡。军民大悦。又以边塞孤远，军饷匮，缘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赎。十余年间，得谷及牛羊数十万，边用以饶。

八年以九载满，进右副都御史。指挥孙璟鞭杀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诉璟杀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杀也。"命璟偿其家葬薶费，璟感激。后参将辽东，追敌三百里，事李秉为名将。

十二年与总兵曹义等出塞，击兀良哈，擒斩百余人，获畜产四千六百，进右都御史。十四年，诸将破敌广平山，进左。脱脱不花大举犯广

宁，翱方阅兵，寇猝至，众溃。翱入城自保。或谓城不可守，翱手剑曰："敢言弃城者斩。"寇退，坐停俸半载。

景泰三年，召还掌院事。易储，加太子太保。浔、梧瑶乱，总兵董兴、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谦请以翁信、陈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翱至镇，将吏詹服，推诚抚谕，瑶人向化，部内无事。明年召入为吏部尚书。初，何文渊协王直掌铨，多私，为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宪。

天顺改元，直致仕，翱始专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请，李贤力争乃留。及贤为亨所逐，亦以翱言留，两人相得欢甚。帝每用人必咨贤，贤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

帝眷翱厚，时召对便殿，称"先生"不名。而翱年几八十，多忘，尝令郎谈伦随入。帝问故，翱顿首曰："臣老矣，所聆圣谕，恐遗误，令此郎代识之，其人诚谨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迁江西参议，遇疾还。翱以闻，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伺翱入朝，捽翱胸，掴其面，大声诟詈。事闻，下诏狱。翱具言恂实病，得斥归，时服其量。

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进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参。屡疏乞归，辄慰留，数遣医视疾。三年，疾甚，乃许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赠太保，谥忠肃。

翱在铨部，谢绝请谒，公余恒宿直庐，非岁时朔望谒先祠，未尝归私第。每引选，或值召对，侍郎代选。归虽暮，必至署阅所选，惟恐有不当也。论荐不使人知，曰："吏部岂快恩怨地耶。"自奉俭素。景帝知其贫，为治第盐山。孙以廕入太学，不使应举，曰："勿妨寒士路。"婿贾杰官近畿，翱夫人数迎女，杰恚曰："若翁典铨，移我官京师，反手尔。何往来不惮烦也！"夫人闻之，乘间请翱。翱怒，推案，击夫人伤面。杰卒不得调。其自辽东还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翱，赆明珠数颗，翱固辞。其人曰："此先朝赐也，公得毋以赃却我乎。"不得已，纳而藏焉。中官死，召其从子还之。为都御史时，夫人为娶一妾，逾半岁语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币返之。妾终不嫁，曰："岂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妾往奔丧，其子养之终身。李贤尝语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然性颇执。尝有诏举贤良方正、经明行修及山林隐逸士。至者率下部试，翱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

聪嘱，为都御史李秉所劾，翱自引伏，盖不无小损云。子孙世官锦衣千户。

年富，字大有，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以会试副榜授德平训导。年甫逾冠，严重如老儒。宣德三年课最，擢吏科给事中。纠正违失，务存大体。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择二人掌其事，乃以富与贾铨并掌刑科。都御史顾佐等失入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诘责佐等。

英宗嗣位，上言："永乐中，招纳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国帑，养乱招危，宜遣还故土。府军前卫幼军，本选民间子弟，随侍青宫。今死亡残疾，佥补为扰。请于二十五所内，以一所补调，勿更累民。军民之家，规免税徭，冒僧道者累万，宜悉遣未度者复业。"议多施行。

迁陕西左参政，寻命总理粮储。陕西岁织绫绢毼九百余匹。永乐中，加织驼毼五十匹，富请罢之。官吏诸生卫卒禄廪，率以边饷减削，富请复其旧。诸边将校占垦腴田有至三四十顷者，富奏每顷输赋十二石。都督王祯以为过重，疏争之。廷议减三之二，遂为定额。又会计岁用，以筹军饷，言："臣所部岁收二税百八十九万石，屯粮七十余万石。其间水旱流移，蠲逋负，大率三分减一，而岁用乃至百八十余万，入少出多。今镇守诸臣不量国计，竞请益兵，饷何由给？请减冗卒，汰驽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边士马，供亿浩繁，军民疲远输，豪猾因缘为奸利。富量远近，定征科，出入慎钩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苏。富遇事，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声震关中。然执法过严，侥幸者多不悦，以是屡遭诬谤。陕西文武将吏恐失富，咸上章陈其劳，乃得停俸留任。

九载满，迁河南右布政使。复有言富苛虐者，帝命核举主，将坐之。既知举富者，少师杨溥也，意乃解。富至河南，岁饥，流民二十余万，公剽掠。巡抚于谦委富辑之，皆定。土木败后，边境道阻，部檄富转饟，无后期者，进左。

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时经丧败，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赋，罢诸州县税课局，停太原民转饷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硃瑛，令家人领官库银帛，籴米实边，多所乾没。富首请按治。诏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关抵大同，富复劾亨专擅。亨输罪。已，削襄垣王府菜户，又杖其厨役之署教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韦力转、参将石彪及山西参政林厚罪。是时，富威名重天下，而诸豪家愈侧目，相与摭富罪。于谦方当事，力保

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诋富，帝曰：“厚怨富、诬富耳。朕方付富边事。岂轻听人言加辱耶。”削厚官。

六年，母忧，起复。七年，富上言：“诸边镇守监枪内官增于前，如阳和、天城，一城二人，扰民殊甚，请减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军官私罪收赎，惟笞则然。杖即降授，徒流俱充军，律明甚。近犯赃者，轻皆复职，重惟立功。刑不足惩，更无顾惮。此皆法官过也。”下廷议，流徒输赎如故，惟于本卫差操，不得领军。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各置田庄于边境，岁役军耕种，富劾之，还军于伍。

天顺元年革巡抚官，富亦罢归。顷之，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诏狱。帝问李贤，贤称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贤曰：“诚如圣谕，宜早雪之。”谕门达从公问事。果无验，乃令致仕。

明年，以廷臣荐，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户部，巡抚山东。道闻属邑蝗，驰疏以闻。改左副都御史，巡抚如故。官吏习富威名，望之詹服，豪猾屏迹。

四年春，户部缺尚书，李贤举富。左右巧阻之。帝语贤曰：“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为贤也。”特召任之。富酌赢缩，谨出纳，躬亲会计，吏不能欺。事关利害者，僚属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当其责，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忧，夺哀如初。

宪宗立，富以陕西频用兵，而治饷者非人，请黜左布政孙毓，用右布政杨璿、参政娄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书王翱论富侵官，请下于理。富力辩曰：“荐贤为国，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为黜毓。顷之，病疽卒。赐谥恭定。

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与王翱同称名臣。初，英宗尝谕李贤曰：“户部如年富不易得。”贤对曰：“若他日继翱为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恶干请。属吏黠者，故反其意尝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辄为所卖。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竑登正统四年进士。十一年授户科给事中，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

英宗北狩，郕王摄朝午门，群臣劾王振误国罪。读弹文未起，王使出待命。众皆伏地哭，请族振。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

去。竑愤怒，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随王后。王使中官金英问所欲言，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置诸法。”王命出二人。众又捶杀之，血渍廷陛。当是时，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诸言官，慰谕甚至。

王即帝位，也先犯京师，命竑与王通、杨善守御京城，擢右佥都御史，督毛福寿、高礼军。寇退，诏偕都指挥夏忠等镇守居庸。竑至，简士马，缮厄塞，劾将帅不职者，壁垒一新。

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马顺等有罪，当请命行诛。诸臣乃敢擅杀。非有内官拥护，危矣。是皆犯阙贼臣。不宜用。”章下廷议。于谦等奏曰：“上皇蒙尘，祸由贼振。顺等实振腹心。陛下监国，群臣共请行戮，而顺犹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卫军士忠愤激发，不暇顾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诛乱贼之大义也。向使乘舆播迁，奸党犹在，国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为不足问。”帝曰：“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廷臣忠义，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还朝。寻命同都督佥事徐恭督漕运，治通州至徐州运河。明年，尚宝司检顺牙牌不得，顺子请责之竑，帝许焉。诸谏官言：“顺党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遑问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责之竑，忠臣惧矣。”乃寝前旨。是年冬，耿九畴召还，敕竑兼巡抚淮、扬、庐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两淮盐课。

四年正月，以灾伤叠见，方春盛寒，上言：“请敕责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敛，罢无益之工，严无功之赏，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亲儒臣，讲道论德，进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罢。帝纳其言，遂下诏修省，求直言。

先是，凤阳、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报，开仓振之。至是山东、河南饥民就食者坌至，廪不能给。惟徐州广运仓有余积，竑欲尽发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当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威名，不得已从之。竑乃自劾专擅罪，因言“广运所储仅支三月，请令死罪以下，得于被灾所入粟自赎。”帝复命侍郎邹干赍帑金驰赴，听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则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万余人。劝富民出米二十五万余石，给饥民五十五万七千家。赋牛种七万四千余，复业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辑者万六百余家。病者给药，死者具槥，所鬻子女赎还之，归者予道里费。人忘其饥，颂声大作。初，帝闻淮、凤

饥，忧甚。及得竑发广运仓自劾疏，喜曰："贤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书金濂、大学士陈循等皆称竑功。是年十月，就进左副都御史。时济宁亦饥，帝遣尚书沈翼赍帑金三万两往振。翼散给仅五千两，余以归京库。竑劾翼奉使无状，请仍易米备振，从之。

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饥馑荐臻，人民重困。顷冬春之交，雪深数尺，淮河抵海冰冻四十余里，人畜僵死万余，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夺，衣食路绝，流离载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处廊庙，无由得见。使目击其状，未有不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来，非不敬天爱民，而天变民穷特甚者，臣窃恐圣德虽修而未至，大伦虽正而未笃，贤才虽用而未收其效，邪佞虽屏而未尽其类，仁爱施而实惠未溥，财用省而上供未节，刑罚宽而冤狱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颁而奉行或有更张，赋税免而有司或仍牵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变。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钦天命，法祖宗，正伦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斯修德有其诚矣。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宽赋役，节财用，戒聚敛，却贡献，罢工役，斯图治有其实矣。如是而灾变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纳之，敕内外臣工同加修省。

六年，霍山民赵玉山自称宋裔，以妖术惑众为乱，竑捕获之。先后劾治贪浊吏，革粮长之蠹民者，民大称便。

英宗复辟，革巡抚官，改竑浙江参政。数日，石亨、张軏追论竑击马顺事，除名，编管江夏。居半岁，帝于宫中得竑疏，见"正伦理，笃恩义"语，感悟。命遣官送归田里，敕有司善视之。

天顺五年，孛来寇庄浪，都督冯宗等出讨。用李贤荐，起竑故官，与兵部侍郎白圭参赞军务。明年正月，竑与宗击退孛来于红崖子川。圭等还，竑仍留镇。至冬，乃召还。明年春，复令督漕抚淮、扬。淮人闻竑再至，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

宪宗即位，给事中萧斌、御史吕洪等，共荐竑及宣府巡抚李秉堪大用。下廷议，尚书王翱、大学士李贤请从其言。帝曰："古人君梦卜求贤，今独不能从舆论所与乎？"即召竑为兵部尚书，秉为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庆。

时将用兵两广，竑举韩雍为总督。雍新得罪，众难之。竑曰："天子方弃瑕录用，雍有罪不当用，竑非罪废者耶？"卒用雍。竑条上进剿事宜，且言将帅征讨，毋得奏携私人，妄冒首功。又请复京营旧额，禁势

家豪帅擅役禁军。于是命竑同给事中、御史六人简阅十二营军士。竑以择兵不若择将，共奏罢营职八十余人，而慎简材武补之。

兵部清理贴黄缺官，竑偕诸大臣举修撰岳正、都给事中张宁，为李贤所沮，竟出二人于外，并罢会举例。竑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方向用竑，优诏慰留，日遣医视疾。竑请益切。九月命致仕去。竑为尚书一年，谢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为惜。既去，中外荐章百十上，并报寝。

初，竑号其室曰"戆庵。"既归，改曰"休庵。"杜门谢客，乡人希得见。时李秉亦罢归，日出入里闬，与故旧谈笑游燕。竑闻之曰："大臣何可不养重自爱？"秉闻之，亦笑曰："所谓大臣，岂以立异乡曲、尚矫激为贤哉。"时两称之。竑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间，赠太子少保，益庄毅。淮人立祠祀之。

李秉，字执中，曹县人。少孤力学，举正统元年进士，授延平推官。沙县豪诬良民为盗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诬秉，坐下狱。副使侯軏直之，论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将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荐为本院经历，寻改户部主事。宣府屯田为豪占，秉往视，归田于民，而请罢科索，边人赖之。两淮盐课弊觉，逮数百人。秉往核，搜得伪印，逮者以白。

景帝立，进郎中。景泰二年命佐侍郎刘琏督饷宣府，发琏侵牟状。即擢右佥都御史代琏，兼参赞军务。宣府军民数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万五千给屯卒。人予直，市谷种。琏尽以畀京军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饷，而徵屯粮甚急。秉尽反琏政，厚恤之。军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来及宦官镇守供亿科敛者，皆奏罢，以官钱给费。寻上边备六事，言："军以有妻者为有家，月饷一石，无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无妻，概以无家论，非义。当一体增给。"从之。时宣府亿万库颇充裕，秉益召商中盐纳粮，料饬戎装，市耕牛给军，军愈感悦。

三年冬命兼理巡抚事。顷之，又命提督军务。秉尽心边计，不恤嫌怨。劾都指挥杨文、杨鉴，都督江福贪纵，罪之。论守独石内官弓胜田猎扰民，请徵还。又劾总兵官纪广等罪，广讦秉自解。帝召秉还，以言官交请，乃命御史练纲、给事中严诚往勘，卒留秉。时边民多流移，秉广行招徕，复业者奏给月廪。瘗土木、鹞儿岭暴骸，乞推行诸塞。军家为寇所杀掠无依者，官为养赡，或资遣还乡。厘诸弊政，所条奏百十

章，多允行。谍报寇牧近边，廷议遣杨俊会宣府兵出剿。秉曰："塞外原诸部牧地，非犯边也。掩杀幸功，非臣所敢闻。"乃止。诸部质所掠男妇求易米，朝议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诸部概乞一石，镇将不可。秉曰："是轻人重粟也。"如其言予之。自请专擅罪，帝以为识体。

天顺初，罢巡抚官，改督江南粮储。初，江南苏、松赋额不均。陈泰为巡抚，令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无增耗，赋均而额不亏。秉至，一守其法。寻坐举知府违例被逮，帝以秉过微，宥之。复任，请浒墅关税悉征米备荒。又发内官金保监淮安仓科索罪。

御史李周等左迁，秉疏救。帝怒，将罪之。会廷议复设巡抚，大臣荐秉才，遂命巡抚大同。都指挥孙英先以罪贬职还卫，总兵李文妄引诏书，令复职。秉至，即斥之。裨将徐旺领骑卒操练，秉以旺不胜任，解其官。未几，天城守备中官陈例久病，秉请易以罗付。帝责秉专擅，徵下诏狱。指挥门达并以前举知府、救御史及斥孙英等为秉罪。法司希旨，斥为民。居三年，用阁臣荐，起故官，莅南京都察院。宪宗立，进右副都御史，复抚宣府。数月，召拜左都御史。

成化改元，掌大计，黜罢贪残，倍于其旧。明年秋，命整饬辽东抵大同边备。至即劾镇守中官李良、总兵武安侯郑宏失律罪，出都指挥裴显于狱，举指挥崔胜、傅海等，击敌凤皇山。捷闻，玺书嘉劳。秉乃往巡视宣府、大同，更将帅，申军令而还。未几，命为总督，与武清伯赵辅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劳以羊酒，赐麒麟服，加太子少保。

三年冬，吏部尚书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擢秉任之。秉锐意澄仕路。监生需次八千余人，请分别考核。黜庸劣者数百人，于是怨谤纷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当得尚书，而秉得之，颇不平。右侍郎尹旻尝学于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疏之。侍读彭华附中贵，数以私干秉，秉不听。胥怨秉。御史戴用请两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统间例，会廷臣保举；又吏部司属与各部均升调，不得久擅要地，且骤迁。语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两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刘璧、吴远、冯徽争请仍归吏部。帝怒，诘责言者。会朝觐考察，秉斥退者众，又多大臣乡故，众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概亦欲去秉代其位，乃与华谋，嗾同乡给事中萧彦庄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阴结年深御史附己以揽权。帝怒，下廷议。恭、旻辄言"吾两人谏之不听"，刑部尚书陆瑜等附会二人意为奏。帝以秉徇私变法，负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仁。所连鲍克宽、李冲调外任；丘陵、张穆、陈民弼、孙遇、李龄、柳春皆罢。命彦庄指秉所结御史，不能对。久之，以璧等三人名上，遂俱下诏狱，出之外。

陵等实良吏，有名，以谗黜，众议不平。陵尤不服，连章讦彦庄。廷讯，陵词直。帝恶彦庄诬罔。谪大宁驿丞。

方秉之被劾也，势汹汹，且逮秉。秉谓人曰："为我谢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狱，入则秉必不出，恐伤国体。"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时天下举子方会试集都下，奋骂曰："李公天下正人，为奸邪所诬。若罪李公，愿罢我辈试以赎。"及帝薄责秉，乃已。秉行，官属饯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诸人，登车而去。秉去，恭遂为尚书。

秉诚心直道。夷险一节，与王竑并负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荐疏十余上，竟不起。弘治二年卒。赠太子太保。后谥襄敏。

子聪、明、智，孙邦直，皆举乡试。聪，南宫知县，以彦庄劾罢归。明，建宁府同知。智，南阳府知府。邦直，宁波府同知，彦庄谪后，署大宁县，以科敛为盗所杀。

姚夔，字大章，桐庐人。孝子伯华孙也。正统七年进士，乡、会试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给事中，陈时政八事。又言："预备仓本振贫民。而里甲虑贫者不能偿，辄隐不报。致称贷富室，倍称还之。收获甫毕，遽至乏绝。是贫民遇凶年饥，丰年亦饥也。乞敕天下有司。岁再发廪，必躬勘察，先给其最贫者。"帝立命行之。

景帝监国，诸大臣议劝即位，未决。以问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为社稷计，何纷纷为？"议遂定。也先薄京城，请急征宣府、辽东兵入卫。景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礼部，奉敕考察云南官吏。还朝，留任礼部。

景帝不豫，尚书胡濙在告，夔强起之，偕群臣疏请复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阙请，而石亨辈已奉上皇复位，出夔南京礼部。英宗雅知夔，及闻复储议，驿召还，进左侍郎。天顺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贪败，贿石亨求复，夔执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瑁为礼部尚书。

成化二年，帝从尚书李宾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诸生，纳米济荒得入监。夔奏罢之。四年以灾异屡见，疏请"均爱六宫，以广继嗣。乞罢西山新建塔院，斥远阿叱哩之徒。劝视经筵，裁决庶政。亲君子，远小人，节用度，爱名器。服食言动，悉遵祖宗成宪，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优旨答之。他所请十事，皆立报

可。

慈懿太后崩，中旨议别葬，阁臣持不可，下廷议。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余年，合葬升祔，典礼具在。一有不慎，违先帝心，损母后之德。他日有据礼议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群臣伏文华门哭谏。帝为固请周太后，竟得如礼。后孝宗见夔及彭时疏，谓刘健曰：“先朝大臣忠厚为国乃如此！”彗星见，言官连劾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拟无度。奸人慕之，竞为其徒。夔力谏，势稍减。

五年代崔恭为吏部尚书。雨雪失时，陈时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保。彗星见，复偕群臣陈二十八事，大要以绝求请，禁采办，恤军匠，减力役，抚流民，节冗费为急。帝多采纳。明年九月，南畿、浙江大水。夔请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术。每遇灾异，辄请帝振恤，忧形于色。明年卒，赠少保，谥文敏。

夔才器宏远，表里洞达。朝议未定者，夔一言立决。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亲故。初，王翱为吏部，专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颇右南人，论荐率能称职。

子璧，由进士历官兵部郎中。项忠劾汪直，璧预其谋。直构忠，连璧下狱，谪广西思明同知，谢病归。

夔从弟龙，与夔同举进士，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刘让同年不相能。让粗暴，龙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觐，王翱两罢之。

王复，字初阳，固安人。正统七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声容宏伟，善敷奏。擢通政参议。

也先犯京师，邀大臣出迎上皇。众惮行，复请往。乃迁右通政，假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敌露刃夹之，复等不为慑。还仍莅通政事，再迁通政使。天顺中，历兵部左右侍郎。

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房能奏追袭河套部众，有旨奖劳。复以七百里趋战非宜，且恐以侥幸启衅，请敕戒谕，帝是之。进尚书。锦衣千户陈珏者，本画工。及卒，从子锡请袭百户。复言：“袭虽先帝命，然非军功，宜勿许。”遂止。

毛里孩扰边，命复出视陕西边备。自延绥抵甘肃，相度形势，上言："延绥东起黄河岸，西至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索纡二千余里。险隘俱在内地，而境外乃无屏障，止凭墩堡以守。军反居内，民顾居外。敌一入境，官军未行，民遭掠已尽矣。又西南抵庆阳，相去五百余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犹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旷远，非御边长策。请移府谷、响水等十九堡，置近边要地。而自安边营接庆阳，自定边营接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计凡三十有四。随形势为沟墙，庶息响相闻，易于守御。"其经略宁夏，则言："中路灵州以南，本无亭燧。东西二路，营堡辽绝，声闻不属，致敌每深入。亦请建置墩台如延绥，计为台五十有八。"

其经略甘肃，则言："永昌、西宁、镇番、庄浪俱有险可守。惟凉州四际平旷，敌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辄经年宿留。远调援军，兵疲锐挫，急何能济。请于甘州五卫内，各分一千户所，置凉州中卫，给之印信。其五所军伍，则于五卫内余丁选补。且耕且练，斯战守有资，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间建东胜卫，其西路直达宁夏，皆列烽堠。自永乐初，北寇远遁，因移军延绥，弃河不守。诚使兵强粮足，仍准祖制，据守黄河，万全计也。今河套未靖，岂能遽复？然亦宜因时损益。延绥将校视他镇为少，调遣不足，请增置参将二人，统军九千，使驻要地，互相援接，实今日急务。"奏上，皆从之。

复在边建置，多合机宜。及还朝，言者谓治兵非复所长。特命白圭代之，改复工部。谨守法度，声名逾兵部。时中官请修皇城西北回廊，复议缓其役。给事中高斐亦言灾沴频仍，不宜役万人作无益。帝皆不许。中官领腾骧四卫军者，请给胖袄鞋裤。复执不可，曰："朝廷制此，本给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无劳缝纫。京军则岁给冬衣布棉，此成宪也，奈何渝之？"大应法王札实巴死，中官请造寺建塔。复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尝造寺。今不宜创此制。"乃止命建塔，犹发军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加太子少保。

复好古嗜学，守廉约，与人无城府，当官识大体。居工部十二年，会灾异，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许。居二月，汪直讽言官更劾复及邹干、薛远。乃传旨，并令致仕归。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林聪，字季聪，宁德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景泰元年进都给事中。时方多故，聪慷慨论事，无所讳。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陈镒、王文治之，不罪英。聪率同列劾镒、文畏势从奸，并及御史宋琺，谢琚，皆下狱。已而复职。聪又言琺、琚不任风纪，二人竟调

外。中官单增督京营有宠，朝士稍忤者辄遭辱；家奴白昼杀人，夺民产，侵商税。聪发其奸，下诏狱。获宥。增自是不敢肆。

三年春，疏言："臣职在纠察刑狱。妖僧赵才兴之疏族百口，律不当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当逮，而俱配流所。虽终见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广巡抚蔡锡以劾副使邢端，为所讦，系狱经年，而端居职如故。侍郎刘琏督饷侵隐，不为无罪。较沈固、周忱乾没万计，孰为轻重？琏下狱追征，而固、忱不问。犯人徐南与子中书舍人颐，俱坐王振党当斩，乃论南大辟，颐止除名。皆刑罚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狱，琏得释，南亦减死，除名。

东宫改建，聪有异论，迁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学士商辂言聪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复为吏科都给事中。上言夺情非令典，请永除其令。帝纳之。初，正统中，福建银场额重，民不堪。聪恐生变，请轻之。时弗能用，已果大乱。及是复极言其害，竟得减免。

五年三月，以灾异偕同官条上八事，杂引五行诸书，累数千言。大略以绝玩好，谨嗜欲，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进贤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挥郑伦身享厚禄，而多奏求田地；百户唐兴多至一千二百余顷，宜为限制。余如罢斋醮、汰僧道，慎刑狱，禁私役军士，省轮班工匠，皆深中时弊。帝多采纳。

先是，吏部尚书何文渊以聪言下狱，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使罗{□虎}为按察使，参政李辂、佥事陈永为布政使。聪疏争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罢。{□虎}等遂还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贤以久次，擢广东按察使。聪言仲贤奔竞，不当超擢，乃迁镇江知府。兵部主事吴诚夤缘得吏部，聪劾之，遂改工部。诸司惮聪风裁，聪所言，无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内阁及诸御史亦并以聪好论建，弗善也。

其年冬，聪甥陈和为教官，欲得近地便养。聪为言于吏部。御史黄溥等遂劾聪挟制吏部；并前劾仲贤为私其乡人参政方员，欲夺仲贤官予之；与吴诚有怨，辄劾诚；福建参政许仕达嘱聪求进，聪举仕达堪巡抚。并劾尚书王直阿聪。章下廷讯，坐专擅选法，论斩。高谷、胡濙力救。帝亦自知聪，止贬国子学正。

英宗复辟，超拜左佥都御史，出振山东饥，活饥民百四十五万。还进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盐盗。以便宜，擒戮渠魁数人，余悉解散，而奏籍指挥之受盗赂者。母忧起复，再辞。不许。

天顺四年，曹钦反。将士妄杀，至割乞儿首报功，市人不敢出户。聪署院事，急令获贼者必生致，滥杀为止。锦衣官校恶钦杀指挥逯杲，悉捕钦姻识。千户龚遂荣及外舅贺三亦在系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聪辨出之。其他湔雪者甚众。七年冬，以刑部囚自缢，诸给事中劾纪纲废弛，与都御史李宾俱下狱。寻释。

成化二年，淮南、北饥，聪出巡视。奏贷漕粮及江南余粮以振，民德之如山东。明年偕户部尚书马昂清理京军，进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抚大同。岁余，遇疾致仕。再岁，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乐御史言事，聪独奖励之。或咎聪，聪曰："己既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

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书，寻加太子少保。聪以旧德召用，持大体，秉公论，不严而肃，时望益峻。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蒋琬按辽东失事状。直庇巡抚陈钺，聪不能争，论者惜焉。十八年乞归不得，卒于位，年六十八。赠少保，谥庄敏。

聪为谏官，严重不可犯。实恂恂和易，不为崭绝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贤者多乐就焉。景泰时，士大夫激昂论事，朝多直臣，率聪与叶盛为之倡。

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正统十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师覆土木，诸将多遁还，盛率同列请先正扈从失律者罪，且选将练兵，为复仇计。郕王即位，例有赏赉，盛以君父蒙尘辞。不许。

也先迫都城，请罢内府军匠备征操。又请令有司储粮科给战士，遣散卒取军器于天津，以张外援。三日间，章七八上，多中机宜。寇退，进都给事中。言："劝惩之道，在明赏罚。敢战如孙镗，死事如谢泽、韩青，当赏。其他守御不严，赴难不力者，皆当罚。"大臣陈循等议召还镇守居庸都御史罗通，并留宣府都督杨洪掌京营。盛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驾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荆、倒马诸关，寇退几及一月，尚未设守御。宣府为大同应援，居庸切近京师，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后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寻命出安集陈州流民。

景泰元年还朝，言："流民杂五方，其情不一。虽幸成编户，而斗争仇杀时时有之，宜专官绥抚。"又言："畿辅旱蝗相仍，请加宽恤。"帝多采纳。京卫武臣及其子弟多骄惰不习兵。盛请简拔精壮，备操守京城。

勋戚所置市廛，月征税。盛以国用不足，请籍其税佐军饷。皆从之。明年，上弭灾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颇事宴游，盛请复午朝故事，立报可。当是时，帝虚怀纳谏，凡六科联署建请，多盛与林聪为首。廷臣议事，盛每先发言，往复论难。与议大臣或不悦曰："彼岂少保耶？"因呼为"叶少保"。然物论皆推盛才。

擢右参政，督饷宣府。寻以李秉荐，协赞都督佥事孙安军务。初，安尝领独石、马营、龙门卫、所四城备御，英宗即北狩，安以四城远在塞外，势孤，奏弃之内徙。至是廷议命安修复。盛与辟草莱，葺庐舍，庀战具，招流移，为行旅置□爰铺，请帑金买牛千头以赋屯卒，立社学，置义冢，疗疾扶伤。两岁间，四城及赤城、雕鹗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进副总兵。而守备中官弓胜害安，奏安疾宜代。帝以问盛，言："安为胜所持，故病。今诸将无逾安者。"乃留安，且遣医视疾。已又劾胜，卒调之他镇。

英宗复位，盛遭父忧，奔丧。天顺二年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乞终制，不许。泷水瑶凤弟吉肆掠，督诸将生擒之。时两广盗蜂起，所至破城杀将。诸将怯不敢战，杀平民冒功，民相率从贼。盛以蛮出没不常，请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闻，余止类奏。疏至兵部，驳不行。盛与总兵官颜彪破贼寨七百余所。彪颇滥杀，谤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吴祯抚广西，而盛专抚广东。

宪宗立，议事入都，给事中张宁等欲荐之入阁。以御史吕洪言遂止，而以韩雍代抚广东。初，编修邱濬与盛不相能。大学士李贤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无若叶盛之杀降也。"盛不置辨。稍迁左佥都御史，代李秉巡抚宣府。请量减中盐米价，以劝商裕边。复举官牛官田之法，垦田四千余顷。以其余积市战马千八百匹，修堡七百余所，边塞益宁。

成化三年秋，入为礼部右侍郎，偕给事毛弘按事南京。还改吏部。出振真定、保定饥，议清庄田，分养民间种马，置仓涿州、天津，积粟备荒，皆切时计。

满都鲁诸部久驻河套，兵部尚书白圭议以十万众大举逐之，沿河筑城抵东胜，徙民耕守。帝壮其议。八年春，敕盛往会总督王越，巡抚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详议。初，盛为谏官，喜言兵，多所论建。既往来三边，知时无良将，边备久虚，转运劳费，搜河套复东胜未可轻议。乃会诸臣上疏，言"守为长策。如必决战，亦宜坚壁清野，伺其惰归击

之，令一大创，庶可遏再来。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进捣其巢，令彼反顾，内外夹击，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后战可议也。”帝善其言，而圭主复套。师出，竟无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见。

八年转左侍郎。十年卒，年五十五。谥文庄。

盛清修积学，尚名检，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寝皆设其像。志在君民，不为身计，有古大臣风。

赞曰：天顺、成化间，六部最称得人。王翱等正直刚方，皆所谓名德老成人也。观翱与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之击奸党、活饥民，王复之筹边备，姚夔之典秩宗，林聪、叶盛之居言路，所表见，皆自卓卓。其声实茂著，系朝野重望，有以哉。

列传第六十六

○项忠 韩雍 余子俊阮勤 硃英 秦纮

项忠，字荩臣，嘉兴人。正统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从英宗陷于瓦剌，令饲马，乘间挟二马南奔。马疲，弃之，徒跣行七昼夜，始达宣府。

景泰中，由郎中迁广东副使。按行高州，谍报贼携男女数百剽村落。忠曰："贼无携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诸将毋妄杀。已，讯所俘获，果然，尽释之。从征泷水瑶有功，增俸一秩。

天顺初，历陕西按察使。母忧归，部民诣阙乞留，诏起复。时陕西连岁灾伤，忠发廪振，且请轻罪纳米，民赖以济。

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洮、岷羌叛，忠疏言："羌志在劫掠，尽诛则伤仁，遽抚则不威，请听臣便宜从事。"报可。乃发兵据险，扬声进讨，众尽降。西安水泉卤不可饮，为开龙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郑、白二渠，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五县田七万余顷，民祠祀之。

陕西数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边大将遇敌逗留，虽云才怯，亦由权轻。士卒畏敌不畏将，是以战无成功。宜许以军法从事。庙堂举将才，逾年不闻有一人应诏。陕西风土强劲，古多名将，岂无其人？但格于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学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责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

毛里孩寇延绥，诏忠偕彰武伯杨信御之，无功。明年，信议大举搜河套，敕忠提督军务。忠方赴延绥，而寇复陷开城，深入静宁、隆德六州县，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师亦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

四年，满俊反。满俊者，亦名满四。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归附，世以千户畜牧为雄长。仍故俗，无科徭。其地在开城县之固原里，接边境。俊犷悍，素藏匿奸盗，出边抄掠。会有狱连俊，有司迹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众为乱。守臣遣俊侄指挥璹往捕。俊杀其从者，劫璹叛，入据石城。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称险固，非数万人不

能克者也。山上有城寨，四面峭壁，中凿五石井以贮水，惟一径可缘而上。俊自称招贤王，有众四千。都指挥邢端等御之，败绩。不再月，众至二万，关中震动。乃命忠总督军务，与监督军务太监刘祥、总兵官都督刘玉帅京营及陕西四镇兵讨之。师未行，而巡抚陈价等先以兵三万进讨，复大败。贼因官军器甲，势益张。朝议欲益兵。忠虑京军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将挠事权，因上言："臣等调兵三万三千余人，足以灭贼。今秋深草寒，若更调他军，恐往复需时，贼得远遁。且边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学士彭时、商辂主其议，京军得毋遣。

忠遂与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分军七道，抵石城下，与战，斩获多。伏羌伯毛忠乘胜夺其西北山，几破，忽中流矢死。玉亦被围。诸军欲退，忠斩一千户以徇。众力战，玉得出，乃列围困之。适有星孛于台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师不利"。忠曰："李晟讨硃泚，荧惑守岁，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刍草，绝汲道。贼窘欲降，邀忠与文升相见。忠偕刘玉单骑赴之，文升亦从数十骑至，呼俊、璹谕以速降。贼遥望罗拜，忠直前挟璹以归。俊气沮，犹豫不出。忠命缚木为桥，人负土囊填濠堑，击以铜砲，死者益众。贼倚爱将杨虎狸为谋主，夜出汲被擒。忠贳其死，谕以购贼赏格。示之金，且赐金带钩。纵归，使诱俊出战，伏兵擒焉。急击下石城，尽获余寇。毁其城，凿石纪功。增一卫于固原西北西安废城，留兵戍之而还。

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颇困。忠虑贼奔突，乘冻渡河与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当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余战。彭时、商辂知忠能办贼，不从中制，卒用殄贼。论功，进右都御史，与林聪协掌院事。

白圭既平刘通，荆、襄间流民屯结如故。通党李胡子者名原，伪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内乡、渭南诸县。流民附贼者至百万。六年冬，诏忠总督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讨之。忠乃奏调永顺、保靖土兵。而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入山招谕。流民归者四十余万，彪亦就擒。时白圭为兵部，遣锦衣百户吴绶赞参将王信军。绶欲攘功，不利贼瓦解。纵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调。忠疏争，且劾绶罪，帝为召绶还，而听调土兵如故。合二十五万，分八道逼之，流民归者又数万。贼潜伏山寨，伺间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击之，遇于竹山。乘溪涨半渡截击，擒李原、小王洪等，贼多溺死。忠移军竹山，捕余孽。复招流民五十万，斩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余令归籍给田。疏陈善后十事，悉允行。

忠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遗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白圭亦言流民既成业者，宜随所在著籍，又驳忠所上功次互异。帝皆不听。进忠左都御史。廕子绶锦衣千户，诸将录功有差。

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正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势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昔马援薏苡蒙谤，邓艾槛车被征。功不见录，身更不保。臣幸际圣明，愿赐骸骨，勿使臣为马、邓之续。"帝温诏答之。

八年召还，与李宾协掌院事。后二年拜刑部尚书，寻代圭为兵部。

汪直开西厂，恣横，忠屡遭侮不能堪。会大学士商辂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厂遂罢，直深恨之。未几，西厂复设，直以吴绶为腹心，绶挟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归治病。未行，而绶嗾侦事者诬忠罪。给事中郭镗、御史冯贯等复交章劾忠，事连其子经、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等。诏法司会锦衣卫廷鞫，忠抗辩不少屈。然众知出直意，无敢为之白者，竟斥为民，赐与震等亦得罪。直败，复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赠太子太保，谥襄毅。

忠倜傥多大略，练戎务，强直不阿，敏于政事，故所在著称。

子经，经子锡，锡子治元，皆举进士。经，江西参政。锡，南京光禄寺卿。治元，员外郎。

韩雍，字永熙，长洲人。正统七年进士。授御史。负气果敢，以才略称。录囚南畿。砀山教谕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诉教谕杀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证。既诬服，雍踪迹得之，白其冤。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贪墨吏五十七人。庐陵、太和盗起，捕诛之。

十三年冬，处州贼叶宗留自福建转犯江西。官军不利，都督佥事陈荣、指挥刘真遇伏死。诏雍及镇守侍郎杨宁督军民协守。会福建巡按御

史汪澄牒邻境会讨贼邓茂七，俄以贼议降，止兵。雍曰：“贼果降，退未晚也。”趋进，贼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识。

景泰二年擢广东副使。大学士陈循荐为右佥都御史，代杨宁巡抚江西。岁饥，奏免秋粮。劾奏宁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时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规画措置，咸可为后法。

天顺初，罢天下巡抚官，改山西副使。宁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舆诸事，下狱，夺官。起大理少卿。寻复为右佥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诛，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用朋党律论死。雍言：“律重朋党，谓阿比乱朝政也。以一饭当之，岂律意？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不坐，独坐敬何也？”深叹服，出之。母忧，起复。四年，巡抚宣府、大同。七年议事入觐，帝壮其貌，留为兵部右侍郎。

宪宗立，坐学士钱溥累，贬浙江左参政。广西瑶、僮流剽广东，残破郡邑殆遍。成化元年正月大发兵，拜都督赵辅为总兵官，以太监卢永、陈瑄监其军。兵部尚书王竑曰：“韩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莫可。”乃改雍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

雍驰至南京，集诸将议方略。先是，编修邱濬上书大学士李贤，言贼在广东者宜驱，在广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峡，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尽贼。贤善之，献于朝，诏录示诸将。诸将主其说，请令游击将军和勇率番骑趋广东，而大军直趋广西，分兵扑灭。雍曰：“贼已蔓延数千里，而所至与战，是自敝也。当全师直捣大藤峡。南可援高、肇、雷、廉；东可应南、韶；西可取柳、庆；北可断阳峒诸路。首尾相应，攻其腹心。巢穴既倾，余迎刃解耳。舍此不图，而分兵四出，贼益奔突，郡邑益残，所谓救火而嘘之也。”众曰“善。”辅亦知雍才足办贼，军谋一听雍。

雍等遂倍道趋全州。阳峒苗掠兴安，击破之。至桂林，斩失机指挥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图与诸将议曰：“贼以修仁、荔浦为羽翼，当先收二县以孤贼势。”乃督兵十六万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贼，穷追至力山。擒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级。荔浦亦定。

十月至浔州，延问父老，皆曰：“峡，天险，不可攻，宜以计困。”雍曰：“峡延广六百余里，安能使困？兵分则力弱，师老则财匮，贼何时得平？吾计决矣。”遂长驱至峡口。儒生、里老数十人伏道左，愿为向导。雍见即骂曰：“贼敢绐我！”叱左右缚斩之，左右皆愕，既缚，

而袂中利刃出。推问，果贼也。悉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贼大惊曰："韩公天神也！"雍令总兵官欧信等为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与辅督都指挥白全等为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参将孙震等为二哨，从水路入；而别分兵守诸隘口。贼魁侯大狗等大惧，先移其累重于桂州横石塘，而立栅南山，多置滚木、礧石、镖枪、药弩拒官军。

十二月朔，雍等督诸军水陆并进，拥团牌登山，殊死战。连破石门、林峒、沙田、古营诸巢，焚其室庐积聚，贼皆奔溃。伐木开道，直抵横石塘及九层楼诸山。贼复立栅数重，凭高以拒。官军诱贼发矢石，度且尽，雍躬督诸军缘木攀藤上。别遣壮士从间道先登，据山顶举砲。贼不能支，遂大败。先后破贼三百二十四寨，生擒大狗及其党七百八十人，斩首三千二百有奇，坠溺死者不可胜计。峡有大藤如虹，横亘两厓间。雍斧断之，改名断藤峡，勒石纪功而还。分兵击余党，郁林、阳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

帝大喜，赐敕嘉劳，召辅等还，迁雍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雍乃散遣诸军，以省馈饷。而遗孽侯郑昂等遂乘虚陷浔州及洛容、北流二县。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发兵扑讨。时诸贼所在蜂起，思恩、浔、宾、柳城悉被扰掠。流劫至广东，钦、化二州皆应时破殄。

四年春，雍以两广地大事殷，请东西各设巡抚，帝可之。命陈濂抚广东，张鹏抚广西，而雍专理军事。寻以忧归。明年，两广盗复起，佥事陶鲁言："两广地势错互，当如臂指相使，不可离析。近贼犯广西，臣与广东三司议调兵，匝月未决，盗贼无所惮。乞仍命大臣总督便。"会佥事林锦、巡按御史龚晟亦以为请。乃罢两巡抚，而起复雍右都御史，总督如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辞新命，乞终制，不许。雍抵任，遣参将张寿、游击冯昇等分道讨贼，忻州八寨蛮及诸山瑶、僮掠州县者，皆摧破之。蛮民素慑雍威，寇盗浸息。

九年，柳、浔诸蛮复叛，参将杨广等俘斩九百人。方更进，而贼破怀集县。兵部劾雍奏报不实。广西镇守中官黄沁素憾雍抑己，因讦雍，且言其贪欲纵酒，滥赏妄费。帝遣给事中张谦等往勘。而广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张斅衔雍素轻己，共酝酿其罪。谦还奏，事虚实交半，竟命致仕去。

雍洞达闿爽，重信义。抚江西时，请追谥文天祥、谢枋得。诏谥天祥忠烈、枋得文节。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临战，率躬亲矢石，不

目瞬。自奉尊严，三司皆长跪白事。军门设铜鼓数十，仪节详密。裨将以下，绳柙无所假。两地镇守宦官素骄恣，亦惕息无敢肆。疾恶严，坦中不为崖岸，挥斥财帛不少惜。故虽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谤议亦易起。为中官所齮齕，公论皆不平。两广人念雍功，尤惜其去，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间，谥襄毅。

初以军功予一子锦衣百户，雍以授其弟睦。至是，录一子国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户部郎中。子俊举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岁饥，发廪十万石振贷。区画以偿，官不损而民济。

成化初，所司上治行当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为首。以林聪荐，为陕西右参政，岁余擢右布政使。六年转左，调浙江。甫半载，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先是，巡抚王锐请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工未兴而罢。子俊上疏言："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尚书白圭以陕民方困，奏缓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复犯榆林，子俊先后与硃永、许宁击败之。

是时，寇据河套，岁发大军征讨，卒无功。八年秋，子俊复言："今征套士马屯延绥者八万，刍茭烦内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须备来年军资。姑以今年之数约之，米豆需银九十四万，草六十万。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公私烦扰至此，安得不变计。臣前请筑墙建堡，诏事宁举行。请于明年春夏寇马疲乏时，役陕西运粮民五万，给食兴工，期两月毕事。"圭犹持前议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举。

子俊先用军功进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十年闰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归，慰留不许。

初，延绥镇治绥德州，属县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二月移抚陕西。子俊知西安时，以居民患水泉咸苦，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无所泄。至是，乃于城西北开渠泄水，使经汉故城达渭。公私益便，号“余公渠”。又于泾阳凿山引水，溉田千余顷。通南山道，直抵汉中，以便行旅。学校、公署圮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羌为寇，子俊潜师设伏击走之。

十三年召为兵部尚书。奏申明条例十事，又列上军功赏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缅甸酋卜剌浪欲夺思洪发贡章地，设词请于朝。子俊言不宜许，乃谕止之。贵州巡抚陈俨等以播州苗窃发，请调湖广、广西、四川兵五万，合贵州兵会剿。子俊言贼在四川，而贵州请讨，是邀功也，奏寝其事。初，子俊论陈钺掩杀贡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钺多方构子俊于直，会母忧归，得免。

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

服阕，拜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其冬还朝。明年正月，星变，陈时弊八事，帝多采纳。未几，复出行边。

初，子俊巡历宣、大，请以延绥边墙法行之两镇，因岁歉而止。比复出，锐欲行之。言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诏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时，岁比不登，公私耗敝，骤兴大役，上下难之。子俊又欲责成于边臣，而己不亲其事。谤议由是起。至冬，疏请还京。帝入蜚语，命改左都御史，巡抚大同。中官韦敬谗子俊假修边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将帅。兵部侍郎阮勤等为白。帝怒，让勤等。而给事、御史复交章劾，中朝多欲倾子俊。工部侍郎杜谦等往勘，平情按之。还奏易置将帅如勤等言，所费无私。然为银百五十万，米菽二百三十万，耗财烦民，不得无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时二十二年二月也。

明年正月，兵部缺尚书。帝悟子俊无罪，复召任之，仍加太子太

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弥厚。弘治元年疏陈十事，已，又上边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犹手削奏稿，陈救荒弭盗之策，甫得请而卒，年六十一。赠太保，谥肃敏。

子俊沉毅寡言，有伟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属草，每夜分方寝。尝曰："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故榆林始事，怨讟丛起，子俊持之益坚，竟以成功，为数世利。性孝友，居母忧时，令子寘毋会试，曰："虽无律令，吾心不忍也。"尝廕子，移以廕弟。

子寰，举进士，终户部员外郎。寘，就武廕为锦衣千户，终指挥同知。曾孙承勋、承业，皆进士。承勋，翰林修撰。承业，云南佥事。

阮勤，本交阯人，其父内徙，占籍长子。勤举景泰五年进士。历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赐诰旌异。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筑墩台十四所，治垣堑三十余里。岁饥，奏免七府租四十余万石。入为侍郎，调南京刑部。蛮邦人著声中国者，勤为最。

硃英，字时杰，桂阳人。五岁而孤。力学，举正统十年进士，授御史。浙、闽盗起，简御史十三人与中官分守诸府，英守处州。而叶宗留党四出剽掠，处州道梗。英间道驰至，抚降甚众，戮贼首周明松等，贼散去乃还。

景泰初，御史王豪尝以勘陈循争地事，忤循，为所讦。至是，循草诏，言风宪官被讦者，虽经赦宥，悉与外除。于是豪当改知县，英言："若如诏书，则凡遭御史抨击之人，皆将挟仇诬讦，而御史愈缄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请如英言，乃复豪职。未几，出为广东右参议。过家省母，橐中惟赐金十两。抵任，抚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

天顺初，两广贼愈炽，诸将多滥杀冒功。巡抚叶盛属英督察。参将范信诬宋泰、永平二乡民为贼，屠戮殆尽，又欲屠进城乡。英驰讯，悉纵去。信忿，留师不还。英密请于盛，檄信班师，一方始靖。潮州贼罗刘宁等流劫远近，屡挫官兵。英会师破灭之。还所掠人口数千，别置一营以处妇女，人莫敢犯。

官参议十年，进右参政。遭母忧。成化初服阕，补陕西。大军讨满四，英主馈饷有功。历福建、陕西左、右布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先后陈安边二十八事。其请徙居戎、安流离、

简贡使，于时务尤切。明年冬，两广总督吴琛卒，廷议以英前在广东有威信，遂以代琛。

自韩雍大征以来，将帅喜邀功，利俘掠，名为“雕剿”。英至，镇以宁静，约饬将士。毋得张贼声势，妄请用师。招抚瑶、僮效顺者，定为编户，给复三年。于是马平、阳朔、苍梧诸县蛮悉望风附。而荔波贼李公主有众数万，久负固，亦遣子纳款。为置永安州处之，俾其子孙世吏目。自是归附日众，凡为户四万三千有奇，口十五万有奇。帝甚嘉之。

镇守中官与督抚、总兵官坐次，中官居中，总督居总兵官左。时总兵官陈政以伯爵欲抑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总督，止为巡抚，居政下。尚书余子俊言英招徕功多，当增秩褒赏，乃反削其事权，恐无以镇诸蛮。乃擢英右都御史仍总督，位次如故。

田州酋黄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杀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英将进讨，檄溥族人恩城知州岑钦杀明雪耻。钦遂诛明并其族属，传首军门。

英淳厚，然持法无所假借。与市舶中官韦眷忤，眷摭奏英专权玩贼。浔州知府史芳以事见责，亦讦英奸贪欺罔。按皆无验，乃镌芳二官，谕眷协和共事。

十六年，交阯攻老挝，议者恐其内寇，诏问英处置之宜。英对言：“彼不过争瓯脱耳，谕之当自悔惧。”帝从其言，果上表谢。浔、梧、高、廉贼起，偕政等分道击之。再战，俘斩甚众。十九年，桂林平乐蛮攻城杀将，英、政复分兵十二道击破之。

明年入掌都察院事，寻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变，疏陈八事：请禁边将节旦献马；镇守中官、武将不得私立庄田，侵夺官地；烧丹符咒左道之人，当置重典；四方分守监枪内官勿进贡品物；罢撤仓场、马房、上林苑增设内侍；召还建言得罪诸臣；清内府收白粮积弊；治奸民投献庄田及贵戚受献者罪。权幸皆不便，执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内阁力争，竟不能尽从也。时流民集京师者多，英请人给米月三斗，幼者半之，报许。其年秋卒。赠太子太保。

英为总督承韩雍、吴琛后。雍虽有大功，恢廓自奉，赠遗过侈，有司困供亿，公私耗竭；而琛务谨廉；至英益持清节，仅携一苍头之官。先后屡赐玺书、金币，英藏玺书，贮金币于库。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泽

过之。在甘肃积军储三十万两，广四十余万，皆不以闻。或问之，答曰：“此边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体。正德中，追谥恭简。

子守孚，进士，刑部郎中。

秦纮，字世缨，单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内官傅锁儿罪，谏止江南采翠毛、鱼□等使。权贵忌之，蜚语闻。会考察，坐谪湖广驿丞。

天顺初，以御史练纲荐，迁雄县知县。奉御杜坚捕天鹅暴横，纮执杖其从者，坐下诏狱。民五千诣阙讼，乃调知府谷。宪宗即位，迁葭州知州，调秦州。母丧去官，州人乞借纮，服阕还故任。寻擢巩昌知府，改西安，迁陕西右参政。岷州番乱，提兵三千破之，进俸一级。

成化十三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奏镇国将军奇涧等罪。奇涧父庆成王钟镒为奏辩，且诬纮。帝重违王意，逮纮下法司治。事皆无验，而内官尚亨籍纮家，以所得敝衣数事奏。帝叹曰：“纮贫一至此耶？”赐钞万贯旌之。于是夺奇涧等三人爵，王亦削禄三之一，而改纮抚河南。寻复调宣府。

小王子数万骑寇大同，长驱入顺圣川，掠宣府境。纮与总兵官周玉等邀击，遁去。寻入掠兴宁口，连战却之，追还所掠，玺书劳焉。进左佥都御史，巡抚如故。未几，召还理院事，迁户部右侍郎。万安逐尹旻，诬纮旻党，降广西右参政。进福建左布政使。

弘治元年以王恕荐，擢左副都御史，督漕运。明年三月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奏言：“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贼杀不辜，交通土官为奸利。而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总镇府故有赏功所，岁储金钱数万，费出无经，宜从都御史勾稽。广、潮、南、韶多盗，当设社学，编保甲，以绝盗源。”帝悉从其请。恩城知州岑钦攻逐田州知府岑溥，与泗城知州岑应分据其地。纮入田州逐走钦，还溥于府，留官军戍之，乱遂定。复遣将讨平黎贼陵水，瑶贼德庆。

纮之初莅镇也，劾总兵官安远侯柳景贪暴，逮下狱。景亦讦纮，勘无左证，法司当景死。景连姻周太后家，有奥援，讦纮不已。诏并逮纮，廷鞫卒无罪。诏宥景死，夺爵闲住，而纮亦罢归。大臣王恕等请留纮，不纳。廷臣复连章言纮可大用。居数月，起南京户部尚书。十一年

引疾去。

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马池，败官军孔坝沟，直抵平凉。言者谓纮有威名，虽老可用。诏起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纮驰至固原，按行败所。躬祭阵亡将士，掩其骼。奏录死事指挥硃鼎等五人，恤军士战殁者家。劾治败将杨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将。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军声大振。

初，寇未入河套，平凉、固原皆内地，无患。自孛来往牧后，固原当兵冲，为平、庆、临、巩门户。而城隘民贫，兵力单弱，商贩不至。纮乃拓治城郭，招徕商贾，建改为州，而身留节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万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势分力弱，宜益兵。旧临、巩、秦州诸军岁赴甘、凉备御。及他方有警，又调兵甘、凉，或发京军征讨。夫京师天下本，边将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辄请京军，非强干弱枝之道。请自今京兵毋轻发，临、巩、甘、凉诸军亦宜各还本镇。但选知兵宿将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为家，军以将为命，自乐趋役，而有战心，计之得者也。"纮见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闲田数十万顷，旷野近边，无城堡可依。议于花马池迤西至小盐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筑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军五百人。固原迤北诸处亦各筑屯堡，募人屯种，每顷岁赋米五石，可得五十万石。规画已定，而宁夏巡抚刘宪为梗。纮乃奏曰："窃见三边情形，延绥、甘、凉地虽广，而士马精强。宁夏怯弱矣，然河山险阻。惟花马池至固原，军既怯弱，又墩台疏远，敌骑得长驱深入，故当增筑墩堡。韦州、豫望城诸处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筑将毕，惟花马池迤北二百里当筑十堡。而宪危言阻众，且废垂成之功。乞令宪制三边，而改臣抚宁夏，俾得终边防，于事为便。"帝下诏责宪，宪引罪，卒行纮策。修筑诸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垣堑六千四百余里，固原屹为重镇。纮又以意作战车，名"全胜车"，诏颁其式于诸边。在事三年，四镇晏然，前后经略西陲者莫及。

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还视部事。以年老连章力辞，乞致仕。诏赐敕乘传归，月廪岁隶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赠少保，谥襄毅。

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性刚果，勇于除害，不自顾虑，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为伟人。在两广被逮时，方议讨后山贼。治军事毕，从容就道，仪卫驺从不贬损。既逾岭，始囚服就系。谓官校曰："两广蛮夷杂处，总制体尊，遽就拘执，损国威。今既逾岭，真囚矣。"其严重得体如此。正德五年，刘瑾乱政。纮家奴憾纮妇弟杨瑾，以纮所遗火砲投缉事校尉，诬瑾畜违禁军器。刘瑾怒，归罪于纮。籍其家，无所

得。言官张九叙、涂敬等复希瑾意劾纮，士类嗤之。

赞曰：项忠、韩雍皆以文学通籍，而亲提桴鼓，树勋戎马之场。其应机决胜，成画远谋，虽宿将殆无以过，岂不壮哉！赏不酬劳，谣诼继起，文法吏从而绳其后，功名之士所为发愤而太息也。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硃英廉威名粤峤，秦纮经略著西陲，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矣！

列传第六十七

○罗伦涂棐 章懋从子拯 黄仲昭 庄昶邹智 舒芬崔桐 马汝骥

罗伦，字彝正，吉安永丰人。五岁尝随母入园，果落，众竞取，伦独赐而后受。家贫樵牧，挟书诵不辍。及为诸生，志圣贤学，尝曰："举业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知府张瑄悯其贫，周之粟，谢不受。居父母丧，逾大祥，始食盐酪。

成化二年，廷试，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都下。擢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逾二月，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诏还朝。伦诣贤沮之，不听。乃上疏曰：

臣闻朝廷援杨溥故事，起复大学士李贤。臣窃谓贤大臣，起复大事，纲常风化系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纲，举万目，使人伦明于上，风俗厚于下。"窃谓明人伦，厚风俗，莫先于孝。在礼，子有父母之丧，君三年不呼其门。子夏问："三年之丧，金革无避，礼欤？"孔子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贤，以为金革之事起复之欤？则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复之欤？则礼所未见也。

夫为人君，当举先王之礼教其臣；为人臣，当守先王之礼事其君。昔宋仁宗尝起复富弼矣，弼辞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当据《礼经》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从其请。孝宗尝起复刘珙矣，珙辞曰："身在草土之中，国无门庭之寇，难冒金革之名，私窃利禄之实。"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尝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尝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书之为盛事，士大夫传之为美谈。无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后，无复礼义。王黼、史嵩之、陈宜中、贾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复。然天下坏乱，社稷倾危，流祸当时，遗讥后代。无他，君不教臣以孝，臣无孝可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贤身任天下之事，则贤身不可留，口实可言。宜降温诏，俾如刘珙得以言事。使贤于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尽。陛下于贤之言闻必行，行必力。贤虽不起复，犹起复也。苟知之而不能尽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贤虽起复无益也。

且陛下无谓庙堂无贤臣，庶官无贤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陛下诚于退朝之暇，亲直谅博

洽之臣，讲圣学君德之要，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访人才贤否，考古今盛衰。舍独信之偏见，纳逆耳之苦言。则众贤群策毕萃于朝，又何待违先王之《礼经》，损大臣之名节，然后天下可治哉。

臣伏见比年以来，朝廷以夺情为常典，缙绅以起复为美名，食稻衣锦之徒，接踵庙堂，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何关耶？且妇于舅姑，丧亦三年；孙于祖父母，服则齐衰。夺情于夫，初无预其妻；夺情于父，初无干其子。今或舍馆如故，妻孥不还，乃号于天下曰："本欲终丧，朝命不许"，虽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报，岂拟至于此哉。为人子者所以报其亲之心，岂忍至于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亲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于若人而起复之也。

今大臣起复，群臣不以为非，且从而赞之；群臣起复，大臣不以为非，且从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臣不忍圣明之朝致纲常之坏、风俗之弊一至此极也。愿陛下断自圣衷，许贤归家持服。其他已起复者，仍令奔丧，未起复者，悉许终制。脱有金革之变，亦从墨衰之权，使任军事于外，尽心丧于内。将朝廷端则天下一，大臣法则群臣效，人伦由是明，风俗由是厚矣。

疏入，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御史陈选疏救，不报。御史杨琅复申救，帝切责之。尚书王翱以文彦博救唐介事讽贤，贤曰："潞公市恩，归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贤卒。明年以学士商辂言召复原职，改南京。居二年，引疾归，遂不复出。

伦为人刚正，严于律己。义所在，毅然必为，于富贵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乡约，相率无敢犯。衣食粗恶。或遗之衣，见道殣，解以覆之。晨留客饮，妻子贷粟邻家，及午方炊，不为意。以金牛山人迹不至，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众。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从御史唐龙请，追赠左春坊谕德，谥文毅。学者称一峰先生。

方伦为提举时，御史丰城涂棐巡按福建。司礼中官黄赐，延平人也，请见，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学以受赇为棐所按，讦棐自解，赐从中主其奏。棐、宗学俱被征，词连伦，当并逮。镇抚司某曰："罗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伦得免，棐亦复官。

涂棐，天顺四年进士。成化中尝言："祖宗朝，政事必与大臣面议。自先帝幼冲，未能裁决，柄国者虑其缺遗，假简易之辞，以便宣布。凡视朝奏事，谕旨辄曰："所司知之"。此一时权宜，非可循为定制。况批

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尤乖祖制。乞复面议，杜蔽壅之弊。”宪宗不能用。终广东副使。

章懋，字德懋，兰溪人。成化二年会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王。明年冬，授编修。

宪宗将以元夕张灯，命词臣撰诗词进奉。懋与同官黄仲昭、检讨庄昶疏谏曰：“顷谕臣等撰鰲山烟火诗词，臣等窃议，此必非陛下本怀，或以两宫圣母在上，欲备极孝养奉其欢心耳。然大孝在乎养志，不可徒陈耳目之玩以为养也。今川东未靖，辽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数千里，万姓嗷嗷，张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论思为职，鄙俚之言岂宜进于君上。伏读宣宗皇帝御制《翰林箴》有曰‘启沃之言，唯义与仁。尧、舜之道，邹、鲁以陈。’张灯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言？若谓烟火细故不足为圣德累，则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汉文何必不作露台？古帝王慎小谨微必矜细行者，正以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也。伏乞将烟火停止，移此视听以明目达聪，省此资财以振饥恤困，则灾祲可销，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张灯，祖宗故事，恶懋等妄言，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修撰罗伦先以言事被黜，时称“翰林四谏”。

懋既贬临武知县，未行，以给事中毛弘等论救，改南京大理左评事。逾三年，迁福建佥事。平泰宁、沙、尤贼，听福安民采矿以杜盗源，建议番货互通贸易以裕商民，政绩甚著。满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书尹旻固留之，不可。

既归，屏迹不入城府。奉亲之暇，专以读书讲学为事，弟子执经者日益进。贫无供具，惟脱粟菜羹而已。四方学士大夫高其风，称为“枫山先生”。家居二十余年，中外交荐，部檄屡起之，以亲老坚不赴。

弘治中，孝宗登用群贤。众议两京国学当用名儒，起谢鐸于北监。及南监缺祭酒，遂以懋补之。懋方遭父忧不就。时南监缺司业且二十年，诏特以罗钦顺为之，而虚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阕，懋复固辞。不允，始莅任。六馆士人人自以为得师。监生尤樾母病，例不得归省，昼夜泣。懋遣之归，曰：“吾宁以违制获罪。”武宗立，陈勤圣学、隆继述、谨大婚、重诏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复引疾恳辞，明年三月始得请。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为南京礼部右侍郎，皆力辞不就。言者屡陈懋德望，请加优礼，诏有司岁时存问。世宗嗣位，即家进南京礼部尚书，致仕。其冬，遣行人存问，而懋已卒，年

八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文懿。

懋为学，恪守先儒训。或讽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劝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余年，历俸仅满三考。难进易退，世皆高之。

生三子，兼令业农。县令过之，诸子释耒跪迎，人不知其贵公子也。子省懋于南监，徒步往，道为巡检所笞，已知而请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孙尽死。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后以廕为国子生。

从子拯，字以道。幼从懋学，登弘治十五年进士，为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刘瑾，下诏狱，谪梧州府通判。谨诛，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书。桂萼欲复海运，延公卿议得失，拯曰："海运虽有故事，而风涛百倍于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闻有浚海者。"议遂寝。南北郊议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寻坐郊坛祭器缺供，落职归。久之复官。致仕，卒。

黄仲昭，名潜，以字行，莆田人。祖寿生，翰林检讨，有学行。父嘉，束鹿知县，以善政闻。

仲昭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登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与章懋、庄昶同以直谏被杖，谪湘潭知县。在道，用谏官言，改南京大理评事。两京诸司隶卒率放还而取其月钱，为故事，惟仲昭与罗伦不敢。御史纵子弟取赂，刑部曲为地，仲昭驳正之。有群掠民妇转鬻者，部坐首恶一人，仲昭请皆坐。连遭父母丧，不离苫塊者四年。服除，以亲不逮养，遂不出。

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荐，吏部尚书王恕檄有司敦趣。比至，恕迓之大门外，揖让升堂，相向再拜，世两高之。除江西提学佥事，诲士以正学。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学者称"未轩先生"。卒年七十四。

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满剌加，殁于海。乾亨子如金，广西提学副使，希雍，苏州同知。仲昭孙懋，南京户部侍郎。

庄昶，字孔抃，江浦人。自幼豪迈不群，嗜古博学。举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检讨。与编修章懋、黄仲昭疏谏内廷张灯，忤旨廷杖二十，谪桂阳州判官。寻以言官论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忧去。继丁父忧，哀毁，丧除不复出。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学者称"定山先生"。巡抚王恕尝欲葺其庐，辞之。

昶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辄见之于诗。荐章十余上，部檄屡趣，俱不赴。大学士邱濬素恶昶，语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弘治七年有荐昶者，奉诏起用。昶念濬当国，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学士徐溥语郎中邵宝曰："定山故翰林，复之。"濬闻曰："我不识所谓定山也。"乃复以为行人司副。俄迁南京吏部郎中。得风疾。明年乞身归，部臣不为奏。又明年京祭，尚书倪岳以老疾罢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启初，追谥文节。

邹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贫，读书焚木叶继晷者三年。举成化二十二年乡试第一。

时帝益倦于政，而万安、刘吉、尹直居政府，智愤之。道出三原，谒致仕尚书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进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顾屏弃田里。智此行非为科名，欲上书天子，别白贤奸，拯斯民于涂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进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

陛下于辅臣，遇事必咨，殊恩异数必及，亦云任矣。然或进退一人，处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阴执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岂不欲推诚待物哉？由其进身之初，多出私门，先有以致陛下之厌薄。及与议事，又唯诺惟谨，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为疑也，臣窃以为过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怀诈则黜之，知吕夷简能改过则容之；知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则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愿陛下察孰为竦，孰为夷简，而黜之容之，孰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与讲论治道，不使小人得参其间，则天工亮矣。

臣又闻天下事惟辅臣得议，惟谏官得言。谏官虽卑，与辅臣等。乃今之谏官以躯体魁梧为美，以应对捷给为贤，以簿书刑狱为职业。不畏天变，不恤人穷。或以忠义激之，则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则祸随，其谁吾听？"呜呼！既不能尽言效职，而复引过以归于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愿罢黜浮冗，广求风节之臣。令仗下纠弹，入阁参议。或请对，或轮对，或非时召对，霁色接之，温言导之，使得毕诚尽蕴，则天听开矣。

臣又闻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君子之有益人国也大矣。以陛下之聪明，宁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谗间以中伤之耳。今硕德如王恕，忠鲠如强珍，亮直刚方如章懋、林俊、张吉，皆一时人望，不

宜贬锢，负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诚召此数人，置要近之地，使各尽其平生，则天心协矣。

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籓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愿陛下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深思极虑，定宗社长久之计，则大纲正矣。

然其本则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窃闻侍臣进讲无反复论辨之功，陛下听讲亦无从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应事，臣不信也。愿陛下念义理之难穷，惜日月之易迈，考之经史，验之身心，使终岁无间，则圣学明而万事毕治，岂特四事之举措得其当已耶。

疏入，不报。

智既慷慨负奇，其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亦并负意气，智皆与之善。因相与品核公卿，裁量人物。未几，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为其志且得行，乃复因星变上书曰：

伏读明诏云“天下利弊所当兴革，所在官员人等条具以闻”。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极诏书为奸臣所误，禁言官毋风闻挟私言事，物论嚣然，故复下此条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过，朝政有阙”，而曰“利弊当兴革”；不曰“许诸人直言无隐”，而曰“官员人等条具以闻”。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广矣。今欲兴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当求利弊之本原而兴且革之，不当毛举细故，以为利弊在是也。

本原何在？阁臣是已。少师安持禄怙宠，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挟诈怀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则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当革者也。致仕尚书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书王竑刚毅可寝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决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上用之，则君德开明，朝政清肃，此利所当兴也。

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权重而已。汉元帝尝任萧望之、周堪矣，卒制于弘恭、石显。宋孝宗尝任刘俊卿、刘珙矣，卒间于陈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与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纲。贾似道、丁大全与董宋臣相表里，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进退之机，未尝不系此曹之盛衰。愿陛下鉴既往，谨将来，揽天纲，张英断。凡所以待

宦官者，一以高皇帝为法，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以陛下聪明冠世，岂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误用者，殆正心之学未讲也。心发于天理，则耳目聪明，言动中节，何宦官之能惑。发于人欲，则一身无主，万事失纲，投间抵隙，蒙蔽得施。虽有神武之资，亦将日改月化而浸失其初。欲进君子退小人，兴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岂可得哉？

帝得疏，颔之。居无何，安、直相继罢斥。而吉任寄如故，衔智刺骨。

鼐常朝当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时，御史侍班，得面陈政务得失，立取进止。自后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维新之日，盍仿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谒曰："后世人臣不获时见天子，故事多苟且。愿公且勿受官，先请朝见，取时政不善者历陈之，力请除革，而后拜命，庶其有济。若先受官，无复见天子之日矣。"鼐与恕亦未能用其言。

会刘概狱起，吉使其党魏璋入智名，遂下诏狱。智身亲三木，仅属喘息，慷慨对簿曰："智见经筵以寒暑辍讲，午朝以细事塞责，纪纲废驰，风俗浮薄，生民憔悴，边备空虚，私窃以为忧。与鼐等往来论议诚有之，不知其他。"谳者承吉意，竟谪广东石城所吏目，事具《汤鼐传》。

智至广东，总督秦纮檄召修书，乃居会城。闻陈献章讲道新会，往受业，自是学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吴廷举为顺德知县，殓而归其丧。天启初，追谥忠介。

舒芬，字国裳，进贤人。年十二，献《驯雁赋》于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

时武宗数微行，畋游无度。其明年，孝贞皇后崩甫逾月，欲幸宣府。托言往视山陵，罢沿道兵卫。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内当深居不出，虽释服之后，固俨然苫疚也。且自古万乘之重，非奔窜逃匿，未有不严侍卫者。又等威莫大于车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辂衮冕而羸车亵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礼仪。"不听。

孝贞山陵毕，迎主祔庙，自长安门入。芬又言："孝贞皇后作配茂陵，未闻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门。昨孝贞之主，顾从陛

下驾由旁门入，他日史臣书之曰“六月己丑，车驾至自山陵，迎孝贞纯皇后主入长安门”，将使孝贞有不得正终之嫌，其何以解于天下后世？昨祔庙之夕，疾风迅雷甚雨，意者圣祖列宗及孝贞皇后之灵，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诏中外，以示改过。”不报。遂乞归养，不许。

又明年三月，帝议南巡。时宁王宸濠久蓄异谋，与近幸相结，人情惶惧。言官伏阙谏，忤旨被责让。芬忧之，与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要诸曹连章入谏，众许诺。芬遂偕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及应轸上疏曰：

“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礼者也。博浪、柏谷，其祸亦可鉴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师不摄，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故一闻南巡诏书，皆鸟惊兽散。而有司方以迎奉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萧然烦费。万一不逞之徒，乘势倡乱，为祸非细。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苟至亲王国境，或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北向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责实，深求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无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籓蓄刘氵鼻之衅，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署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革除年间为故事。特左右宠幸知术短浅，无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外，亦将警跸而出，尚敢轻骑慢游哉？”

疏入，陆完迎谓曰：“上闻有谏者辄恚，欲自引决。诸君且休，勿归过君上，沽直名。”芬等不应而出。有顷，良胜、潮过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陈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夺志，君辈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诸曹连疏入。帝大怒，命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芬创甚，几毙，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惧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谪福建市舶副提举，裹创就道。

世宗即位，召复故官。嘉靖三年春，昭圣太后寿旦，诏免诸命妇朝贺。芬言：“前者兴国太后令旦，命妇朝贺如仪。今遇皇太后寿节，忽行传免，恐失轻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圣孝。”帝怒，夺俸三月。时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连章极谏。及张璁、桂萼、方献夫骤擢学士，芬及同官杨维聪、编修王思羞与同列，拜疏乞罢。未几，复偕同官杨慎等伏左顺门哭争。帝怒，下狱廷杖，夺俸如初。旋遭母丧归，卒于家，年四十四。世称“忠孝状元”。

芬丰神玉立，负气峻厉，端居竟日无倦容，夜则计过自讼。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其学贯串诸经，兼通天文律历，而尤精于《周礼》。尝曰：“《周礼》视《仪礼》、《礼记》，犹蜀之视吴、魏也。贾氏谓《仪礼》为本，《周礼》为末，妄矣。硃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请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礼》为恨。学者称“梓溪先生”。万历中，追谥文节。先是，修撰罗伦以谏谪福建提举，逾六十年而芬继之。与伦同乡同官，所谪地与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伦云。

崔桐，字来凤，海门人。乡试第一，与芬同进士及第。授编修。既谏南巡，并跪阙下，受杖夺俸。嘉靖中，以侍读出为湖广右参议，累擢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

马汝骥，字仲房，绥德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谏南巡，罚跪受杖。教习期满，当授编修，特调泽州知州。惩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属，辄投其书椟中不视。陵川知县贪，汝骥欲黜之。巡按御史为曲解，汝骥不听，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复编修，寻录直谏功，增秩一等。预修《武宗实录》，进修撰。历两京国子司业，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国子祭酒，召拜礼部右侍郎。尚书严嵩爱重汝骥，入阁称之，帝特加侍读学士。汝骥行己峭厉，然性故和易，人望归焉。卒赠尚书，谥文简。

应轸等自有传。

赞曰：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非有言责也。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夺情之典不始李贤，然自罗伦疏传诵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复为故事，于伦理所裨，岂浅鲜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国家设官意，不为彰君之过。邹智指列贤奸，矫拂媮末。舒芬危言耸切，有爰盎揽辔之风。况夫清修峻节，行无瑕尤，若诸子者，洵足以矫文士浮夸之习矣。

列传第六十八

○张宁 王徽王渊等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康永韶等 强珍王瑞张稷 李俊 汪奎从子舜民 崔升等 汤鼐吉人 刘□ 董杰姜绾余濬等 姜洪欧阳旦 畅亨 曹璘 彭程 庞泮吕献 叶绅胡献武衢等 张弘至 屈伸王献臣吴一贯 余濂

张宁，字靖之，海盐人。景泰五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七年夏，帝从唐瑜等奏，考核南京大小诸臣。宁言："京师尤根本地，不可独免。"又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并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莫若简可者，补天下都司、卫所缺官，而悉汰其余。"议格不行。

帝得疾，适遇星变，诏罢明年元会，百官朝参如朔望。宁言："四方来觐，不得一睹天颜，疑似之际，必至讹言相惊，愿勉循旧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从，而"夺门"之变作。

天顺中，曹、石窃柄。事关礼科者，宁辄裁损，英宗以是知宁。朝鲜与邻部毛怜卫仇杀，诏宁同都指挥武忠往解。宁辞义慷慨，而忠骁健，张两弓折之，射雁一发坠，朝鲜人大惊服，两人竟解其仇而还。中官覃包邀与相见，不往。寻擢都给事中。

宪宗初御经筵，请日以《大学衍义》进讲。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礼部尚书姚夔仍故事，设斋建醮，会百官赴坛行香。宁言无益，徒伤大体，乞禁止。帝嘉纳之。未几，给事中王徽以牛玉事劾大学士李贤，得罪。宁率六科论救，由是浸与内阁忤。会王竑等荐宁堪佥都御史清军职贴黄，与岳正并举。得旨，会举多私，皆予外任。宁出为汀州知府，以简静为治，期年善政具举。

宁才高负志节，善章奏，声称籍甚。英宗尝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谏垣，不为大臣所喜。既出守，益郁郁不得志，以病免归。家居三十年，言者屡荐，终不复召。

无子。有二妾。宁没，剪发誓死，楼居不下者四十年。诏旌为"双节"。

王徽，字尚文，应天人。天顺四年进士。除南京刑科给事中。宪宗

即位数月，与同官王渊、硃宽、李翔、李钧疏陈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权，致令败坏，然后加刑，是始爱而终杀之，非所以保全之也。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立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严禁官吏与之交接。惟厚其赏赉，使得丰足，无复他望。此国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

其冬，帝入万妃谮，废吴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宫，谪之南京，徽复与渊等劾之曰：

陛下册立中宫，此何等事，而贼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宫既退，人情咸谓玉必万死。顾仅斥陪京，犹全首领，则凡侍陛下左右者将何所忌惮哉？内阁大臣，身居辅弼，视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礼未成，礼官畏权，辄为阿附。及玉事发之后，国法难贷，刑官念旧，竟至苟容。而李贤等又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党恶欺君，莫此为甚。请并罪贤等，为大臣不忠者戒。

臣等前疏请保全宦官，正欲防患于未萌。乃处置之道未闻，牛玉之祸果作。然往不可谏，来犹可追。臣等不敢远引，请以近事征之。正统末，有王振矣，讵意复有曹吉祥。天顺初，有吉祥矣，讵意复有牛玉。若又不思预防，安知后不有甚于牛玉者哉？夫宦者无事之时似乎恭慎，一闻国政，即肆奸欺。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迨趋附日众，威权日盛，而祸作矣。此所以不可预闻国政也。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馈献珍奇，伊优取媚，即以为贤，而朝夕誉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由是称誉者获显，谗谤者被斥。恩出于内侍，怨归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许其交结也。内官弟侄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广营财利，奸弊多端。身虽居内，心实在外。内外交通，乱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侄在外任职营立家产也。

臣等职居言路，不为苟容，虽死无悔，惟陛下裁察。

诏谓“妄言邀誉”，欲加罪。诸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乃并谪州判官。徽得贵州普安，渊茂州，宽潼川，翔宁州，钧绥德。奏盖钧笔也。侍郎叶盛、编修陈音相继请留，不纳。最后御史杨琅言尤切，几得罪。

微至普安，兴学校教士，始有举于乡者。却土官陇畅及白千户贿，治甚有声。居七年，弃官归，言者屡荐，终以宦官恶之不复录。徽尝曰：“今仕者以刚方为刻，怠缓为宽。学者以持正为滞，恬软为通。为文

以典雅为肤浅，怪异为古健。”其论治，尝诵张宣公语“无求办事之人，当求晓事之人”，时皆服其切中。

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荐起陕西左参议。逾年，谢病还，卒，年八十三。子韦，见《文苑传》。

王渊，浙江山阴人。天顺元年进士，除南京吏科给事中。素伉直，终顺天府治中。

硃宽，莆田人，李翔，大足人，皆天顺元年进士。李钧，永新人，景泰二年进士。宽为南京礼科给事中，翔兵科，钧工科。既被谪，宽进表入京，道卒。翔、钧皆以判官终。

毛弘，字士广，鄞人。登天顺初进士。六年授刑科给事中。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时。乃闻退朝之暇，颇事逸游。砲声数闻于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灾变频仍，两畿水旱，川、广兵草之余，公私交困。愿省游戏宴饮之娱，停金豆、银豆之赏。日御经筵，讲求正学，庶几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为言，皆嘉纳。

帝从学士商辂请，改元后建言罢官者悉录用。弘请断自践阼而后，召还给事中王徽等，不许。慈懿太后崩，诏别葬。弘偕魏元等疏谏，未得请。朝罢，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辈当以死谏，请合大小臣工伏阙固争。”众许诺。有退却者，给事中张宾呼曰：“君辈独不受国恩乎，何为首鼠两端。”乃伏哭文华门，竟得如礼。

弘在垣中所论列最多，声震朝宁。帝颇厌苦之，尝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后所陈，或不见听，而弘慷慨论议无所屈。钦天监正谷滨受赇当除名，命输赎贬秩。正一真人张元吉有罪论死，诏系狱。弘等皆固争，终不听。三迁至都给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宽叔，上杭人。天顺末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数陈时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乐间，以畿辅、山东土旷人稀，诏听民开垦，永不科税。迩者权豪怙势，率指为闲田，朦胧奏乞。如嘉善长公主求文安诸县地，西天佛子札实巴求静海县地，多至数十百顷。夫地逾百顷，古者百家产也。岂可徇一人之私情而夺百家恒产哉？”帝纳其言，诏自今请乞，皆不许，著为令。札实巴所乞地，竟还之民。弘再迁，至都给事中。

六年夏，山东、河南大旱，弘请振。因言：“四方告灾，部臣拘成例，必覆实始免。上虽蠲租，下鲜实惠。请自今遇灾，抚按官勘实，即与蠲除。”从之。

万贵妃有宠，中官梁芳、陈喜争进淫巧；奸人屠宗顺辈日献奇异宝石，辄厚酬之，糜帑藏百万计。有因以得官者。都人仿效，竞尚侈靡，僭拟无度。弘偕同官疏论宗顺等罪，请追还帑金，严禁侈俗。事下刑部，尚书陆瑜因请置宗顺等于理，没其赀以振饥民。帝不许，但命僭侈者罪无赦，然竟不能禁也。

京师岁歉米贵，而四方游僧万数，弘请驱逐，以省冗食。又请发太仓米，减价以粜，给贫民最甚者。帝悉从之。复言：“在京百兽房及清河寺诸处，所育珍禽野兽，日饲鱼肉米菽，乞并纵放，以省冗费。”报闻。明年使琉球，道卒。

弘与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称“二弘”云。

李森，字时茂，历城人。天顺元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负气敢言。

宪宗立，上疏请禁朝觐官科敛征求为民害者。吏部尚书王翱请从其言，帝为下诏禁止。顷之，言：“近有无功而晋侯、伯、都督者；有无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画、弈、弹琴、医、卜技能而得官职者。名爵日轻，廪禄日费，是玩天下之公器，弃国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择人授，毋令匪才竞进。”且请严军官黜陟，核逃伍虚粮。皆报可。御史谢文祥以劾姚夔下狱，森偕同官救之，不纳。

明年夏，日食，琼山县地震，森疏陈十事。未几，以贵幸侵夺民产，率诸给事言：“昔奉先帝敕，皇亲强占军民田者，罪毋赦，投献者戍边。一时贵戚莫敢犯。比给事中丘弘奏绝权贵请乞，陛下亦既俯从。乃外戚锦衣指挥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余顷，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余顷，诏皆许之，何其与前敕悖也！彼溪壑难厌，而畿内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且本朝百年来户口日滋，安得尚有闲田不耕不稼？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赐者仍不问。山西灾，山东及杭、绍、嘉、湖大水，森等请蠲振，帝并从之。

时帝未有储嗣，而万贵妃专宠，后宫莫得进。言者每劝上普恩泽，

然未敢显言妃妒也。惟森抗章为言，帝心愠。森已再迁左给事中，会户科都给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诏予外任。部拟兴化知府，不允，乃出为怀庆通判。未几，投劾归，不复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顺元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成化初，万贵妃兄弟骄横，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将别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极谏，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争之，伏哭文华门，竟得如礼。

其年九月，彗星见。元率诸给事上言：

入春以来，灾异叠至，近又彗星见东方，光拂台垣，皆阴盛阳微之证。臣闻君之与后，犹天之与地，不可得而参贰也。传闻宫中乃有盛宠，匹耦中宫。尚书姚夔等向尝言之，陛下谓“内事朕自裁置”。屏息倾听，将及半载，而昭德宫进膳未闻少减，中宫未闻少增。夫宫闱虽远，而视听犹咫尺，衽席之微，谪见玄象，不可不惧。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虚。岂可以宗社大计一付之爱专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国本安民心哉。愿明伉俪之义，严嫡妾之防。俾尊卑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实在于此。

四方旱涝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变。陛下作民父母，初无亻敬惕，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户部尚书马昂，凡有奏报，遇上意喜，则曰“移所司处置”；遇上意怒，则曰“事窒难行”；微有利害，即乞圣裁。首鼠依违，民更何望。惟亟罢征税，发内帑，遣官振赡，庶可少慰人心。

陛下崇信异教，每遇生愍之辰，辄重糜资财，广建斋醮。而西僧札实巴等，至加法王诸号，赐予骈蕃。出乘棕舆，导用金吾仗，缙绅避道，奉养过于亲王。悖理乱纪，孰甚于此。乞革夺名号，遣还其国，追录横赐，用振饥民。仍敕寺观，永不得再讲斋醮，以橐国用。

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赏赉无节。或营立塔寺，或购市珍奇。一物之微，累价巨万，国帑安得不绌？愿屏绝淫巧，停罢宴游，诸银场及不急务悉为禁止。

至两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贪，争为蒙蔽。陛下勿谓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谓其旧臣而姑且宽容。宜令各自陈免，用全大体。其贪位不去者，则言官纠劾。而臣等滥居言路，无补于时，亦望罢归，为不职戒。

帝优诏褒答之，然竟不能用。

元屡迁都给事中，出为福建右参政。巡视海道，严禁越海私贩。巨商以重宝赂，元怒叱出之。母忧归，庐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参政，卒。

康永韶，字用和，祁门人。举于乡，入国学，选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辅，劾尚书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郑己等争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见，复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与元前疏相类。两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当。永韶等复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为志所讦，俱下诏狱。永韶谪顺昌知县，再调福清、惠安。久之，有荐其知天文者，中旨召还，授钦天监正，进太常少卿，掌监事。永韶为御史有直声，及是乃更迎合取宠，占候多隐讳，甚者以灾为祥。陕西大饥，永韶言："今春星变当有大咎，赖秦民饥死，足当之，诚国家无疆福。"帝甚悦，中旨擢礼部右侍郎，仍掌监事。坐历多讹字，落职归。

胡深，定远卫人。天顺末进士。既争慈懿太后山陵事，复与同官陈宏、郑己、何纯、方昇、张进禄上疏请斥奸邪，痛诋学士商辂、尚书程信、姚夔、马昂。帝不纳。翌日给事中董旻、陈鹤、胡智亦劾辂等，疏呈御前。故事，谏官弹章非大廷宣读则封进，未有不读而面呈者。帝不悦，曰："大臣进退有体，旻等敢不循旧章乱朝仪耶？"辂等乞休，帝惟听昂去。夔愤甚，连疏求去。深、旻等复合辞攻，而诋夔甚力。帝怒，下深等九人狱。先是，御史林诚亦尝劾辂，不纳，引病去，帝并属诚吏。毛弘等皆论救，辂亦请宽之，乃各杖二十，复其官。未几，深坐按陕时杖杀诉冤者，谪黔阳丞，稍迁郁林知州，卒。

郑己，山海卫人。成化二年进士。巡按陕西，请蠲边地逋赋，分别边兵，命壮者战守，老弱耕牧，章下所司。定西侯蒋琬镇甘肃，己欲按其罪，语泄，为所劾，戍宣府。己性矜傲，时论不甚惜。

董旻，乐平人。成化二年进士。历吏科都给事中。为吏所讦，下诏狱，谪石臼知县。孝宗时，卒官四川参议。

强珍，字廷贵，沧州人。成化二年进士。除泾县知县。请减额赋，民德之。擢御史。

初，辽东巡抚陈钺启衅召敌，敌至，务为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

钺，钺大恐。谋之汪直，诬逮崇之下诏狱，输赎，调延安推官。及直、钺用兵，方论功而敌大入，中官韦朗、总兵官缑谦等匿不以闻。珍往巡按，请正钺罪。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奏钺累犯重辟，不当贷。帝弗从。未几，指挥王全等诱杀朵颜卫人，珍发其状，全等俱获罪。直方自矜有大功，闻珍疏怒。适巡边还，钺郊迎五十里，诉珍诬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诏遣锦衣千户萧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后奏闻，坐奏事不实，当输赎。诏特谪戍辽东，而责兵部及言官先尝劾钺者。居三年，直败，复珍官，致仕。

弘治初，起山东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时缑谦已罢，珍奏留谦才力可用。给事中言谦数失机，珍不应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寻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尝于文华殿抗言内宠滋甚，词气鲠直。帝震怒，同列战栗，瑞无惧色。十五年疏请天下进表官各陈地方利病，帝恶其纷扰，杖之。

湖广、江西抚、按官以所部灾伤盗起，请免有司朝觐。瑞等言："岁侵民困，由有司不职，正当加罪，乃为请留。正官既留，则人才进退，何由审辨？是朝觐、考察两大典，皆从此废坏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进都给事中，言："三载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贤否，由抚、按牒报，其余由布、按评覆。任情毁誉，多至失真。举劾谬者，请连坐。"十九年冬，瑞以传奉冗员淆乱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设官有定员，初无幸进之路，近始有纳粟冠带之制，然止荣其身，不任以职。今幸门大开，鬻贩如市。恩典内降，遍及吏胥。武阶廕袭，下逮白丁。或选期未至，超越官资；或外任杂流，骤迁京职。以至厮养贱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窃名器，逾滥至此，有识寒心。伏睹英庙复辟，景泰幸用者卒皆罢斥。陛下临御，天顺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断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国体。"御史宝应张稷等亦言："比来末流贱伎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徒骤贵，间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赃，隐罪希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颇动。居三日，贬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夺黄谦、钱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

明年正月，太监尚铭罢斥，而其党李荣、萧敬等犹用事。瑞等复奏劾之，不从。

瑞居谏垣十余年，迁湖广右参议，谢病归，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屡迁都给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为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赃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庙百神祀。"会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监副。

时汪直窃柄，陷马文升、牟俸遣戍。帝责言官不纠，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当是时，帝耽于燕乐，群小乱政，屡致灾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气，声如雷。帝颇惧，诏求直言，俊率六科诸臣上疏曰：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干纪也，大臣不职也，爵赏太滥也，工役过烦也，进献无厌也，流亡未复也。天变之来，率由于此。

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参五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或依凭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端责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如梁芳、韦兴、陈喜辈，不可枚举。惟陛下大施刚断，无令干纪，奉使于外者悉为召还，用事于内者严加省汰；则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

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其渔猎四方，而转输权贵也。如尚书殷谦、张鹏、李本，侍郎艾福、杜铭、刘俊，皆既老且懦。尚书张蓥、张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旸，皆清论不惬。惟陛下大加黜罚，勿为姑息，则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

夫爵以待有德，赏以待有功也。今或无故而爵一庸流，或无功而赏一贵幸。祈雨雪者得美官，进金宝者射厚利。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延之戏。掾史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计。是皆国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养贤士，可以活饥民，诚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邓常恩辈，尤为诞妄，此招天变之甚者。乞尽罢传奉之官，毋令污玷朝列，则爵赏不滥而天意可回矣。

今都城佛刹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如国师继晓假术济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齿。愿陛下内惜资财，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赐停罢，则工役不烦而天意可回矣。

近来规利之徒，率假进奉以耗国财。或录一方书，市一玩器，购一画图，制一簪珥，所费不多，获利十倍。愿陛下洞烛此弊，留府库之财为军国之备，则进献息而天意可回矣。

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虑。愿体天心之仁爱，悯生民之困穷，追录贵幸盐课，暂假造寺资财，移振饥民，俾苟存活，则流亡复而天意可回矣。

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谏官，耳目也；京师，腹心也；藩郡，躯干也。大臣不职则股肱痿痹，谏官缄默则耳目涂塞，京师不职则腹心受病，藩郡灾荒则躯干削弱，元首岂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听言必行，事天以实。疏斥群小，亲近贤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兴亡。以圣贤之经代方书，以文学之臣代方士。则必有正谊足以广圣学，谠论足以究天变。而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腹心安泰，躯干强健，元首于是乎大明矣。

帝优诏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继晓革国师为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诰敕。制下，举朝大悦。五月，俊出为湖广布政司参议。弘治中，屡官山西参政，卒。

汪奎，字文灿，婺源人。成化二年进士。为秀水知县，擢御史。

二十一年，星变，偕同官疏陈十事，言：

建言贬谪诸臣，效忠于国，宜复其职。妖僧继晓结中官梁芳，耗竭内藏，乞治芳罪，斩继晓都市。传奉官顾贤等皆中官恒从子而冒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尽斥以清仕路。尚书殷谦、李本，侍郎杜铭、尹直，皆素乏清誉，尚书张鹏、张莹、张瑄，侍郎杜谦、艾福、马显、刘俊，大理卿宋钦，巡抚都御史鲁能、马驯，皆老懦无能，侍郎谈伦奔竞无耻，巡抚赵文博粗鄙妄为，大理卿田景旸素行不谨，宜令致仕。镇守、守备内官视天顺间逾数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张庆、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伤国体，宜悉撤还。内外坐营、监枪内官增置过多，皆私役军士，办纳月钱，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将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勋戚、内官奏乞盐利，满载南行，所至张钦赐黄旗，商旅不行，边储亏损，并宜严禁。陕西、山西、河南频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陕之民仅存无几。宜核被灾郡县，概与蠲除。给事张善吉先坐罪谪官，考绩至京，昏夜乞怜，得授兹职，大玷清班，宜罢斥。山、陕、河、洛饥民多流郧、襄，至骨肉相啖。请大发帑庾振济，消弭他

变。”当是时，帝以灾变求言，奎疏入，虽触帝忌，未加谴。无何，有御史失仪，奎当面纠，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缓，杖之于廷。居数月，复出为夔州通判，讨平云阳剧贼。

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以荐，擢成都知府。岁饥多盗，振救多复业。三迁广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未浃岁，普安贼妇米鲁作乱，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

从子舜民，字从仁。成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肃。劾中官将帅失事，陈边计，章数十上。先是，奎杖阙下，舜民扶掖之，帝闻而怒。至是，奏狱情词不当，贬蒙化卫经历。

弘治初，迁知东莞，未上，擢江西佥事。善谳狱，剖析如流。其清军法，后人遵守之。改云南屯田副使。田为势要夺者，厘而归之官。麓川遗孽思禄渡金沙江，据孟密，承檄抚定之。母忧归。服除，适淮、扬大饥，以故官奉命振济。用便宜发粟，奏停不急务，活饥民百二十万人，流冗复业者八千余户。进福建按察使。盗窃福清县库，或诬其怨家，已成狱。舜民廉得真盗，脱三十人于死，抵诬者罪。岁旱，祷不应。躬莅福州狱，释枉系轻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狱，遂大雨。历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甫一月，罢天下巡抚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卒。

奎性简静，不苟取与，以笃实见称。而舜民好学砥行，矫矫持风节，尤负时望。

方星变求言时，九卿各条奏数事，率有所避，无甚激切者，唯奎与李俊等言最直。而武选员外郎崔升、彭纲，主事苏章，户部主事周轸，刑部主事李旦皆有言。升、章言宦官妖僧罪，请亟诛窜，而尚书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纲斥李孜省、继晓，请诛之以谢天下。轸亦请诛梁芳、李孜省，并汰内侍，罢方书。旦陈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谒，声色货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习交相诱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后以吏盗鬻旧赐外蕃故敕事，下纲、章吏，贬之外。而密谕吏部尚书尹旻出旦等，且书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旦乃与给事中卢瑀、秦昇、童柷同日俱谪。部臣见远谪者多，有应迁者辄故迟之。升、轸遂得免。

崔升，字廷进，本乐安人。父为彰德库大使，因家焉。成化五年进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迁延安知府，四川参政。守官廉，居常服布

袍，家童拾马矢给爨。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铣，自有传。

彭纲，清江人。与苏章、周轸、秦昇、童柷皆成化十一年进士。贬永宁知州，改汝州。凿渠溉田数千亩。再迁云南提学副使。

苏章，余干人。贬姚安通判，再迁延平知府。有政绩。终浙江参政。

周轸，莆田人，副使瑛从子。后进郎中，终山东运使。

李旦，字启东，献县人。成化十七年进士。贬镇远通判，未几卒。

卢瑀，鄞县人。成化五年进士。为刑科给事中，疏蠲淮、扬逋课十余万，清西北勒市战马宿弊。尝触帝怒，杖之。迁工科都给事中，与昇、柷皆因星变陈言，获谴。瑀贬长沙通判，终广平知府。

秦昇，南昌人，贬广安州同知。

童柷，兰溪人，贬兴国州同知，终袁州知府。

是时，崔升以请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纯亦以谏罢王恕被杖谪官。纯，仙居人。成化十七年进士。贬思南推官。弘治中，屡迁湖广提学佥事。

汤鼐，字用之，寿州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

孝宗嗣位，首劾大学士万安罔上误国。明日，宣至左顺门。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监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国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畿辅印马，驰疏言："陛下视朝之余，宜御便殿，择侍臣端方谨厚若刘健、谢迁、程敏政、吴宽者，日与讲学论道，以为出治之本。至如内阁尹直、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侍郎黄景，奸邪无耻，或夤缘中官进用，或依附佞幸行私。不早驱斥，必累圣明。司礼中官李荣、萧敬曩为言官劾罢，寻夤缘复入。遂摭言官过，贬窜殆尽，致士气委靡。宜亟正典刑，勿为姑息。诸传奉得官者，请悉编置瘴乡，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书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佥事章懋等，而还建言得罪诸臣，以厉风节。"报闻。

弘治元年正月，鼐又劾礼部尚书周洪谟，侍郎倪岳、张悦，南京兵

部尚书马文升，因言："少傅刘吉，与万安、尹直奸贪等耳。安、直斥，而吉独进官，不以为耻。请大申黜陟，明示劝惩。"又劾李荣、萧敬，而荐谪降进士李文祥为台谏。尚书王恕以盛暑请辍经筵，鼐极言不可，语侵恕。

当是时，帝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新进者争，欲以功名自见。封章旁午，颇伤激讦，鼐意气尤锐。其所抨击，间及海内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使人啖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佥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未几，而吉人之狱起。

吉人者，长安人。成化末进士，为中书舍人。四川饥，帝遣郎中江汉往振。人言汉不胜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择才能御史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荐给事中宋琮、陈璚、韩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钟，员外郎东思诚，评事王寅，理刑知县韩福及寿州知州刘概可使，而巡按则鼐足任之。璋遂草疏，伪署御史陈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党。帝怒，下人诏狱，令自引其党。人以鼐、璘、思诚、概、福对。璋又嗾御史陈璧等言："璘、福、思诚非其党，其党则鼐、概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知州董亻桀是也。概尝馈鼐白金，贻之书，谓夜梦一人骑牛几堕，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见鼐手执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骑牛谓硃，乃国姓。意者国将倾，赖鼐扶之，而引君当道也。'鼐、概等自相标榜，诋毁时政，请并文祥、智、亻桀逮治。"疏上，吉从中主之，悉下诏狱，欲尽置之死。

刑部尚书何乔新、侍郎彭韶等持之，外议亦汹汹不平。乃坐概妖言律斩；鼐受贿，戍肃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亻桀皆谪官。吏部尚书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谓造作符谶类耳。概书词虽妄，良以鼐数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诩之。今当以妖言，设有如造亡秦谶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动，命姑系狱。既而热审，乔新等言："概本不应妖言律。且概五岁而孤，无兄弟，母孙氏守节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贫。概死，母必不全，祈圣恩矜恤。"乃减概死，戍海州。

□，济宁人。成化二十年进士。除寿州知州，毁境内淫祠几尽，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赏予夺，人主大柄，后世乃有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窃者，由此辈心险术巧，人主稍加亲信，辄堕计中。爱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扬之；恶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贤人君子卒受暧昧而去。卿相缺人，则迁延饵引，待有交通请属软美易制之人，然后荐用。其刚正不阿者，辄媒孽而放弃之，俟其气衰虑易，不至大立异同，乃更收录。巧计既行，刑赏予夺虽名人主独操，实一出

于其所簸弄。迨党立势成，复恐一旦败露，则又极意以排谏诤之士。务使其君孤立于上，耳无闻，目无见，以图便其私，不至其身与国俱败不止。故夫刑赏予夺，必由大臣奏请、台谏集议而后可行。或有矫诬，穷治不轻贷，则谗佞莫能间，而权不下移矣。”考绩赴都，遂遇祸，竟卒于戍所。

鼐既戍，无援之者，久之始释归。

董亻桀，泾县人。成化末进士。鼐之论暑月辍讲也，亻桀方谒选，亦抗疏争，由是知名。授沔阳知州，甫数月，逮系诏狱，谪四川行都司知事，历迁河南左布政使。所在尽职业，为民所怀。正德六年，江西盗起，巡抚王哲兵败召还，擢杰右副都御史代之。未几卒。

璋既为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狱，黜为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绾，字玉卿。弋阳人。成化十四年进士。由景陵知县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陈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论大政，毋泛陈细故，皆报闻。

二年二月，南京守备中官蒋琮以芦场事下绾覆按，琮嘱绾求右己。绾疏言：“琮以守备重臣与小民争利，假公事以适私情。用揭帖而抗诏旨，扬言阴中，胁以必从。其他变乱成法，厥罪有十。以内官侵言官职，罪一。妒害大臣，妄论都御史秦纮，罪二。怒河闸官失迎候，欲奏罢之，罪三。受民词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渔国课，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银，罪六。擅收用罢闲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辄肆中伤，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举罢斥内臣，窃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既，复特遣官覆治以奏。

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陈祖生违制垦后湖田，湖为之淤。奏下南京主事卢锦勘报。锦故与祖生有隙。而给事中方向尝率同官缪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职状，又因雷震孝陵柏，劾大学士刘吉等十一人，而诋祖生益力。祖生衔向切骨。时向方监后湖黄册，祖生遂揭向、锦实侵湖田。诏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为绾所劾。于是琮、祖生及吉合谋削锦籍，谪向官，复逮绾及同官孙纮、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濬，给事中缪樗，赴京论鞫，皆谪为州判官。

绾谪判桂阳，量移宁国同知，迁庆远知府。斩剧贼韦七旋、韦万妙。其党纠贼数万攻城，绾坚守，檄民兵夹击，破走之。东兰诸州蛮悉

归侵地。总督刘大夏奇其材，荐为右江兵备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绾献策总督潘蕃。蕃令与都指挥金堂合诸路兵大破贼，思恩平。绾条二府形势，请改设流官，比中士，廷议从之。绾引疾还。俄起河南按察使，寻复以疾归，卒于家。

余濬，慈溪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孝宗初，疏请永除纳粟入监令。又劾浙江镇守中官张庆、广东镇守中官韦眷，因荐王恕堪内阁，马文升、彭韶、张悦、阮勤、黄孔昭堪吏部。后湖之勘，自濬启之。贬平度州判官，终知府。

方向，字与义，桐城人。成化十七年进士。谪云南多罗驿丞，历官琼州知府。入觐时，仆私市一珠，索而投诸海。

缪樗，字全之，溧阳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孝宗初，陈时政八事。因劾大学士尹直等，时号“敢言”。终营州判官。

孙纮，字文冕，鄞人。成化十四年进士。谪胶州判官，迁广德知州，卒官。纮少贫，亻庸书市肉以养母。既通籍，终身不食肉。

刘逊，安福人。成化十四年进士。谪澧州判官，迁武冈知州。岷王不检下，逊裁抑之，又欲损其岁禄。王怒，奏于朝，征下诏狱，贬四川行都司断事，历湖广副使。刘瑾征贿不得，坐缺军储被逮，已而释之。再坐断狱稽延，罚米百石。先是，荣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民舍市廛千余间，逊与巡抚韩重持勿予。至是，瑾悉予之。部议补逊琼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诛，起官，历福建按察使。

金章等无他表见。

姜洪，字希范，广德人。成化十四年进士。除卢氏知县。单骑劝农桑。民姜仲礼愿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征拜御史。

孝宗即位，陈时政八事。历诋太监萧敬，内阁万安、刘吉，学士尹直，侍郎黄景、刘宣，都御史刘敷，尚书李裕、李敏、杜铭，大理丞宋经，而荐致仕尚书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谢鐸，编修张元祯，检讨陈献章，佥事章懋，评事黄仲昭，御史强珍、徐镛、于大节，给事中王徽、萧显、贺钦，员外林俊，主事王纯及现任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巡抚彭韶，侍郎张悦，詹事杨守陈。且言指挥许宁、内官怀恩，并拔出曹辈，足副任使。他所陈，多斥近幸，疏辞几万言。帝嘉纳之。为所斥者憾不置。

弘治元年，出按湖广，与督漕都御史秦纮争文移，被劾。所司白洪无罪。刘吉欲中之，再下礼部会议，遂贬夏县知县。御史欧阳旦请召还洪及畅亨等，不纳。迁桂林知府。瑶、僮侵扰古田，请兵讨平之，擢云南参政。土官陶洪与八百媳妇约为乱，洪乘间翦灭。历山东左参政。正德二年迁山西布政使。刘瑾索贺印钱，不应。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诛，起山东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未满岁卒。

洪性廉直，身后丧不能举。天启初，追谥庄介。

欧阳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进士。由休宁知县擢御史。尝请逐刘吉，罢皇庄。历湖广佥事、浙江副使，终南京右副都御史。

畅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进士。由长垣知县擢御史，巡按浙江。岁饥，奏罢上供绫纱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宁县屏风山异兽万余，大如羊，白色，衔尾浮空去。亨请罢温、处银课，而置镇守中官张庆于法。章下所司，银课得减，责庆陈状。庆因讦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佥事邹滂，滂亦讦亨。庆等构之，逮亨，谪泾阳知县。给事中庞泮上疏争，不听。

曹璘，字廷晖，襄阳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久之，选授御史。

孝宗嗣位，疏言："梓宫发引，陛下宜衰绖杖履送至大明门外，拜哭而别，率宫中行三年丧。贵妃万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谥，迁葬他所。"帝纳其奏，而戒勿言贵妃事。顷之，请进用王恕等诸大臣，复先朝言事于大节等诸臣官，放遣宫中怨女，罢撤监督京营及镇守四方太监。又言："梁芳以指挥袁辂献地建寺，请令袭广平侯爵。以数亩地得侯，勋臣谁不解体，宜亟为革罢。"疏奏，帝颇采焉。

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陨地震，金木二星昼现，雷击禁门，皇陵雨雹，南京内园灾，狂夫叫阍，景宁白气飞腾，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尽弭灾之实。经筵虽御，徒为具文。方举辄休，暂行遽罢，所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愿日御讲殿与儒臣论议，罢斥大学士刘吉等，以消天变。臣昨冬曾请陛下墨衰视政，今每遘节序，辄渐御黄衮，从官硃绯。三年之间，为日有几，宜但御浅服。且陛下方谅阴，少监郭镛乃请选妃嫔。虽拒勿纳，镛犹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严自宫之禁，今此曹干进纷纭，当论罪。朝廷特设书堂，令翰林官教习内使，本非高皇帝制。词臣多夤缘以干进，而内官亦且假儒术以文奸，宜速罢

之。诸边有警，辄命京军北征，此辈骄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师之费赏边军。”帝得疏，不喜，降旨谯让。

已，出按广东，访陈献章于新会，服其言论，遂引疾归。居山中读书，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万里，鄱阳人。成化末进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视京城。降人杂处畿甸多为盗，事发则投戚里、奄竖为窟穴。程每先机制之，有发辄得。巡盐两浙，代还，巡视光禄。

五年上疏言：“臣适见光禄造皇坛器。皇坛者，先帝修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尽，何复有皇坛烦置器？光禄金钱，悉民膏血。用得其当，犹恐病民，况投之无用地。顷李孜省、继晓辈倡邪说，而先帝笃信之者，意在远希福寿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则祸患之来，二人尚不能自免，岂能福寿他人。倘陛下果有此举。宜遏之将萌。如无，请治所司逢迎罪。”帝初无皇坛造器之命，特光禄姑为备。帝得程奏大怒，以为暴扬先帝过，立下锦衣狱。给事中丛兰亦巡视光禄，继上疏论之。帝宥兰，夺光禄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书彭韶等拟赎杖还职。帝欲置之死，命系之。韶等复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终不听。

是时巡按陕西御史嵩县李兴亦坐酷刑系狱。及朝审，上兴及程罪状。诏兴斩，程及家属戍隆庆。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懋等合疏言：“兴所毙多罪犯，不宜当以死。程用谏为职，坐此戍边，则作奸枉法者何以处之？”尚书王恕又特疏救。乃减兴死，杖之百，偕妻子戍宾州，程竟无所减。程母李氏年老无他子，叩阙乞留侍养。南京给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刘禹锡附王叔文当窜远方，裴度以其母老为请，得改连州。陛下圣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异禹锡。祈少矜怜，全其母子。”不许。子尚随父戍所，遂举广西乡试。明年，帝念程母老，放还。其后，刘瑾乱政，追论程巡盐时稍亏额课，勒其家偿。程死久矣，止遣一孙女。罄产不足，则并女鬻之，行道皆为流涕。

庞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击铜鼓者，泮疏谏。屡迁刑科都给事中。副使杨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谴。

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冈知州刘逊，命逮之。泮率同官吕献等言：“锦衣天子视军，非不轨及妖言重情不可轻遣。逊所坐微，而王奏牵左证百人，势难尽逮。宜敕抚、按官体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

人及御史刘绅等二十人诏狱。六科署空，吏部尚书屠滽请令中书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张淳奉使还，耻独不与，抗疏论之。考功郎中储巏亦谏，滽等复率九卿救之。帝乃释泮等，皆停俸三月。

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狱，杨鹏、戴礼夤缘入司礼监。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鹏等得罪先朝，俾参机密，害非小。"会御史黄山、张泰等亦以为言。帝怒，诘外廷何由知内廷事，令对状，停泮等俸半岁。威宁伯王越谋起用，中官蒋琮、李广有罪，外戚周彧、张鹤龄纵家奴杀人，泮皆极论，直声甚著。

十一年擢福建右参政。中官夺宋儒黄幹宅为僧庵，泮改为书院以祀幹。迁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洛阳牡丹，疏请罢之。转广西左布政使，致仕。

吕献，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坐事，杖阙廷。弘治时，诏选驸马。李广受富人金，阴为地，为献所发，有直声。正德中，终南京兵部右侍郎。

叶绅，字廷缙，吴江人。成化末进士。除户科给事中，改吏科，历礼科左给事中。

弘治十年，太子年七岁，犹未出閤，绅请择讲官教谕。寻以修省，陈八事。斥中官李广，又劾尚书徐琼、童轩、侯瓒，侍郎郑纪、王宗彝，巡抚都御史刘瓛、张诰、张岫等二十人，乞赐罢斥。而末言"去大奸"，则专劾李广八大罪："诳陛下以烧炼，而进不经之药，罪一。为太子立寄坛，而兴暖疏之说，罪二。拨置皇亲，希求恩宠，罪三。盗引玉泉，经绕私第，罪四。首开幸门，大肆奸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应祷辈称广为教主真人，广即代求善官，乞赐玉带，罪六。假果户为名，侵夺畿民土地，几至激变，罪七。四方输纳上供，威取势逼，致民破产，罪八。内而皇亲驸马事之如父，外而总兵镇守称之为公。陛下奈何养此大奸于肘腋，而不思驱斥哉！"御史张缙等亦以为言。帝曰："姑置之。"逾数月，广竟得罪饮酖死。

绅又极陈大臣恩廕葬祭之滥。下所司议，颇有减损。擢尚宝少卿，卒。

胡献，字时臣，扬州兴化人。弘治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逾月，即极论时政数事，言："屠滽为吏部尚书，王越、李蕙为都御史，

皆交通中官李广得之。广得售奸，由陛下议政不任大臣，而任广辈也。祖宗时，恒御内阁商决章奏，经筵日讲悉陈时政得失，又不时接见儒臣，愿陛下追复旧制。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勒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之，人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使纳月钱。夫监督仓储，自有户部，焉用中官？愿赐罢遣。京操军士自数千里至，而总兵、坐营等官各使分属办纳月钱，乞严革以苏其困。陛下遇灾修省，去春求言，谏官及郎中王云凤、主事胡爟皆有论奏，留中不报，云凤寻得罪。如此，则与不修省何异？愿断自圣心，凡利弊当兴革者，即见施行。东厂校尉，本以缉奸，迩者但为内戚、中官泄愤报怨。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及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为校尉所发，推求细事，诬以罪名。举朝皆知其枉，无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异日必为所陷，然臣弗惧也。”疏入，鹤龄与泰各疏辨。会给事中胡易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彬亦讦易。帝遂下献、易诏狱，谪献蓝山丞。久之，释易。献未赴官，迁宜阳知县。马文升数荐于朝，迁南都察院经历。武宗即位，擢广西提学佥事，迁福建提学副使，未任卒。

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进士，以御史谪云南通海主簿，终汾州知州。毛广，平湖人。成化二十年进士。其事迹无考。胡易，宁都人。弘治三年进士。为吏科给事中。华昶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闵珪据旧章令六科共鞫。东厂劾易等皆昶同僚，不当与讯。得旨下诏狱。昂、珪请罪，皆停俸。比昶狱成，易等犹被系，大臣以为言，始令复职。

当弘治时，言官以忤内臣得罪者，又有任仪、车梁。

任仪，阆中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为御史。弘治三年秋，诏修斋于大兴隆寺。理刑知县王岳骑过之，中使捽辱岳，使跪于寺前。仪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误，乃并仪下吏。出为中部知县，终山西参政。

车梁，山西永宁人。弘治三年进士，为御史。十五年条列时政，中言东厂锦衣卫所获盗，先严刑具成案，然后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请自今径送法司，毋先刑讯。章下，未报。主东厂者言梁从父郎中霆先以罪为东厂所发，挟私妄言，遂下梁诏狱。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乃得释，终汉阳知府。

张弘至，字时行，华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举弘治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

十二年冬，陈初政渐不克终八事：“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

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已等再传至百八十余人。异初政者一。初追戮继晓，逐番僧、佛子；近斋醮不息。异初政者二。初去万安、李裕辈，朝弹夕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琼者犹居位。异初政者三。初圣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议；近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四。初撤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五。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俞允。异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旧章，有妄乞升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七。初节光禄供亿；近冗食日繁，移太仓银赊市廛物。异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边将王杲、马昇、秦恭、陈瑛失机论死，久系。弘至请速正典刑。亲王之藩者，所次舍率营蓆殿，并从官幕次，俱饰绒毯、锦帛，因弘至言多减省。孝宗晚年，从廷臣请，遣官核腾骧四卫虚冒弊，以太监宁瑾言而止。弘至抗章争，会兵部亦以为言，乃卒核之。

武宗立，以户科右给事中奉使安南。还迁都给事中，母忧归卒。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成化末进士。选庶吉士，授礼科给事中。

弘治九年诏度僧，礼部争不得。伸极陈三不可，不纳。京师民讹言寇近边，兵部请榜谕。伸言：“若榜示，人心愈惊。昔汉建始中，都人讹言大水至，议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从，顷之果定。今当以为法。”事遂寝。寇犯大同，游击王杲匿败绩状。伸率同官发之，并劾罪总兵官王玺等。

屡迁兵科都给事中。泰宁卫部长大掠辽阳，部议令守臣遗书，称朝廷宽大不究已往，若还所掠，则予重赏。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无创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前日犯边不以为罪，今日归俘反以为功。诲以为盗之利，启无赖心，又非王者怀柔之道。”帝悟，书不果遣。

已，劾镇守中官孙振、总兵官蒋骥、巡抚陈瑶偾事罪，帝不问。广宁复失事，瑶等以捷闻。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

太监苗逵、成国公硃晖等捣巢获三级，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既而斩获十二级。先后以捷闻。伸等数劾之。及班师，又极论曰：“晖等西讨无功，班师命甫下，将士已入国门，不知奉何诏书。且此一役糜京帑及边储共一百六十余万两，而首功止三级。是以五十万金易一无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将士至万余人。假使馘一渠魁如火筛，或斩级至千百，将竭天下财不足供费，而报功者不知几万万也。晖、逵及都御史史琳、

监军御史王用宜悉置重典。”帝不听。

云南有镇守中官，复遣监丞孙叙镇金腾，伸等极言不可。锦衣指挥孙銮坐罪闲住，中旨复之，令掌南镇抚事。伸等力争，乃命止带俸。中旨令指挥胡震分守天津，伸力争，不听。镇守河南中官刘□郎乞皁隶，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书仅十二人，伸等力争，诏止减二十人。自后中官咸援例陈乞，祖制遂坏。

伸居谏垣久，持议侃侃不挠，未及迁而卒。

王献臣，字敬止，其先吴人，隶籍锦衣卫。弘治六年举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边，请亟正诸将姚信、陈广闭营避寇及马昇、王杲、秦恭丧师罪，悉蠲大同、延绥旱伤逋赋，以宽军民。帝多从之。尝令部卒导从游山，为东厂缉事者所发，并言其擅委军政官。征下诏狱，罪当输赎。特命杖三十，谪上杭丞。

十七年，复以张天祥事被逮。天祥者，辽东都指挥佥事斌孙也。斌以罪废，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宁卫部十余骑射伤海西贡使，天祥出毛喇关掩杀他卫三十八人以归，指为射贡使者。巡抚张鼐等奏捷，献臣疑之。方移牒驳勘，会斌妇弟指挥张茂及子钦与天祥有郤，诈为前屯卫文书呈献臣，具言劫营事。献臣即以闻。未报，而献臣被征。帝命大理丞吴一贯、锦衣指挥杨玉会新按臣余氵廉勘之，尽得其实。斌等皆论死，天祥毙于狱。

天祥叔父洪屡讼冤，帝密令东厂廉其事，还奏所勘皆诬。帝信之，欲尽反前狱，召内阁刘健等，出东厂揭帖示之，命尽逮一贯等会讯阙下。健等言东厂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复争之。帝再召见，责健等。健对曰：“狱经法司谳，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断狱不当，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谢迁曰：“事当从众，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众证远，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狱，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边臣孰肯效力者？”健等再四争执，见帝声色厉，终不敢深言东厂非。一贯等既至，帝亲御午门鞫之，欲抵一贯死。闵珪、载珊力救，乃谪嵩明州同知，献臣广东驿丞，氵廉云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论死，而斌免，洪反得论功。武宗立，献臣迁永嘉知县。

吴一贯，字道夫，海阳人。成化十七年进士。由上高知县擢御史。弘治中，历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干闻。擢大理右寺丞。畿辅、河南饥，请发粟二十万石以振，又别请二万石给京邑及昌平民。既谪官，

正德初，迁江西副使。讨华林贼有功，进按察使。行军至奉新卒，士民立忠节祠祀焉。

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进士。武宗时，终云南副使。

孝宗励精图治，委任大臣，中官势稍绌。而张天祥及满仓儿事皆发自东厂，廷议犹为所挠云。满仓儿事，具《孙磐传》。

赞曰：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南北交章，连名列署。或遭谴谪，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顾其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指于政府，效搏噬于权珰，如末季所为者。故其言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然论国事而至于爱名，则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顾，于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列传第六十九

○徐溥 邱濬 刘健 谢迁 李东阳 王鏊 刘忠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是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纳之。

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极论曰："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

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唐臣李绛有云：‘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三月甲子，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授以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请出外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寻以灾异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经月不报，而言官论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为言。于是悉下诸章，而罢诸言官弗问。溥时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许。诏风雨寒暑免朝参。

十一年，皇太子出閤，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孝宗仁厚，多纳溥等所言，天下阴受其福。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性至孝，尝再庐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请籍记于官，以垂永久，帝为复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成化元年，两广用兵，濬奏记大学士李贤，指陈形势，纚纚数千言。贤善其计，闻之帝，命录示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雍等破贼，虽不尽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间。秩满，进侍讲。与修《英宗实录》，进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擢学士，迁国子祭酒。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

切告诫，返文体于正。寻进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

濬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孝宗嗣位，表上其书，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时年七十一矣。濬以《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帝报可。

明年，濬上言："臣见成化时彗星三见，遍扫三垣，地五六百震。迩者彗星见天津，地震天鸣无虚日，异鸟三鸣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书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飞禽者二。今乃屡见于二十年之间，甚可畏也。愿陛下体上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则承风希宠、左道乱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灾弭矣。"因列时弊二十二事。帝纳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参。

濬在位，尝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顾性褊隘，尝与刘健议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当意，辄面折之。与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计群吏，恕所奏罢二千人。濬请未及三载者复任，非贪暴有显迹者勿斥，留九十人。恕争之不得，求去。太医院判刘文泰尝往来濬家，以失职讦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哗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罢，人以是大不直濬。给事中毛珵，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问。逾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

濬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赐祠于乡。曰"景贤"。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亮，三原教谕，有学行。健少端重，与同邑阎禹锡、白良辅游，得河东薛瑄之传。举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谢交游，键户读书，人以木强目之。然练习典故，有经济志。

成化初，修《英宗实录》，起之忧中，固辞，不许。书成，进修

撰，三迁至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受知于孝宗。既即位，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进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

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宁宫灾，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健与同列李东阳、谢迁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灾而惧者。向来奸佞荧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幸元恶殄丧，圣心开悟，而余慝未除，宿弊未革。伏愿奋发励精，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凡所当行，断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贻后悔。"帝方嘉纳其言，而广党蔡昭等旋取旨予广祭葬、祠额。健等力谏，仅寝祠额。南北言官指陈时政，频有所论劾，一切皆不问。国子生江瑢劾健、东阳杜抑言路。帝慰留健、东阳，而下瑢于狱，二人力救得释。

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师戒严。兵部请甄别京营诸将，帝召健及东阳、迁至平台面议去留。乃去遂安伯陈韶等三人，而召镇远侯顾溥督团营。时帝视朝颇晏，健等以为言，颔之而已。

十四年秋，帝以军兴缺饷，屡下廷议。健等言："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今陕西、辽东边患方殷，湖广、贵州军旅继动，不知何以应之。望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而令群臣得毕献其诚，讲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灾异陈勤朝讲、节财用、罢斋醮、公赏罚数事。及冬，南京、凤阳大水，廷臣多上言时务，久之不下。健等因极陈怠政之失，请勤听断以振纪纲，帝皆嘉纳。《大明会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东阳、迁同赐蟒衣。阁臣赐蟒自健等始。

帝孝事两宫太后甚谨，而两宫皆好佛、老。先是，清宁宫成，命灌顶国师设坛庆赞，又遣中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使使诣泰山进神袍，或白昼散灯市上。帝重违太后意，曲从之，而健等谏甚力。十五年六月诏拟《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诏建延寿塔朝阳门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为真人，皆以健等力谏得寝。

是年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帝召见阁臣。健请简京营大帅，因言京军怯不任战，请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帝然之。退复条上防边事宜，悉报允。未几，边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锐欲出师。健与东阳、迁

委曲阻之，帝意犹未回。兵部尚书刘大夏亦言京军不可动，乃止。

帝自十三年召对健等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革烦苛，除宿弊。尝论及理财，东阳极言盐政弊坏，由陈乞者众，因而私贩数倍。健进曰："太祖时茶法始行，驸马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伦事，孰敢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诏户部核利弊，具议以闻。

当是时，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健翊赞为多。

未几，帝疾大渐，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健等欷歔，顿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

武宗嗣位，健等厘诸弊政，凡孝宗所欲兴罢者，悉以遗诏行之。刘瑾者，东宫旧竖也，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俱用事，时谓之"八党"。日导帝游戏，诏条率沮格不举。京师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未闻汰冗员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钜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纵内苑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何以尉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请勤政、讲学，报闻而已。

正德元年二月，帝从尚书韩文言，畿甸皇庄令有司征课，而每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悉委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因备言内臣管庄扰民。不省。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为近习所挠。健等拟旨，上

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奸商谭景清之沮坏盐政，北征将士之无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负罪玩法，御用监书篆之滥收考较，皆以一二人私恩，坏百年定制。况今政令维新，而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昼见，太阳无光。内贼纵横，外寇猖獗。财匮民穷，怨谤交作。而中外臣仆方且乘机作奸，排忠直犹仇雠，保奸回如骨肉。日复一日，愈甚于前，祸变之来恐当不远。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迩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似此之类，不可悉举。若复顾惜身家，共为阿顺，则罔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四疏，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

居数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临终顾命，忄卷忄卷以陛下为托，痛心刻骨，誓以死报。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义当尽言。比为盐法、赏功诸事，极陈利害，拱俟数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赐施行，所言如非，即当斥责。乃留中不报，视之若无。政出多门，咎归臣等。宋儒硃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负先帝，又负陛下，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伏乞圣明矜察，特赐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

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由是诸失利者咸切齿。

六月庚午复上言："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复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帝曰："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改过。卿等言是，朕当行之。"健等乃录廷臣所陈时政切要者，请置坐隅朝夕省览：曰无单骑驰驱，轻出宫禁；曰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曰无事鹰犬弹射；曰无纳内侍进献饮膳。疏入，报闻。

先是，孝宗山陵毕，健等即请开经筵。常初勉应之，后数以朝谒两宫停讲，或云择日乘马。健等陈谏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请

开讲。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讲。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进讲，力争不得。

当是时，健等恳切疏谏者屡矣，而帝以狎近群小，终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织造，乞盐万二千引。所司执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杨仪等先后谏，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阁面议，颇有所诘问，健等皆以正对。帝不能难，最后正色曰："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因命盐引悉如杲请。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几改过。

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健及迁、东阳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礼诣阁曰："朕且改矣，其为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复上言曰："人君之于小人，不知而误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则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于乱亡不已。且邪正不并立，今举朝欲决去此数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惧，此数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协，祸乱之机始此矣。"不听。健等以去就争。瑾等八人窘甚，相对涕泣。而尚书韩文等疏复入，于是帝命司礼王岳等诣阁议，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迁欲遂诛之，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声色俱厉。岳素刚正疾邪，慨然曰："阁议是。"其侪范亨、徐智等亦以为然。是夜，八人益急，环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诏狱，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内应。明日，韩文倡九卿伏阙固争，健逆谓曰："事且济，公等第坚持。"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健、迁遂乞致仕，赐敕给驿归，月廪、岁夫如故事。

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诏列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以健为首。又二年削籍为民，追夺诰命。瑾诛，复官，致仕。后闻帝数巡游，辄叹息不食曰："吾负先帝。"世宗立，命行人赍敕存问，以司马光、文彦博为比，赐赉有加。及年跻九十，诏抚臣就第致束帛、饩羊、上尊，官其孙成学中书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遗表数千言，劝帝正身勤学，亲贤远佞。帝震悼，赐恤甚厚，赠太师，谥文靖。

健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谒，不交一言。许进辈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后七人果为芳所挤。

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孙望之，进士。

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年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复第一。授修撰，累迁左庶子。

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镛请豫选妃嫔备六宫。迁上言："山陵未毕，礼当有待。祥禫之期，岁亦不远。陛下富于春秋，请俟谅阴既终，徐议未晚。"尚书周洪谟等如迁议，从之。帝居东宫时，迁已为讲官，及是，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前夕必正衣冠习诵，及进讲，敷词详切，帝数称善。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八年诏同李东阳入内阁参预机务。迁时居忧，力辞，服除始拜命。进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阁，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帝嘉之。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饷馈不足，请加南方两税折银。迁曰："先朝以南方赋重，故折银以宽之。若复议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国在节用，用度无节，虽加赋奚益。"尚书倪岳亦争之，议遂寝。

孝宗晚年慨然欲厘弊政。而内府诸库及仓场、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诘。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禁军不隶兵部，率空名支饷，其弊尤甚。迁乘间言之，帝令拟旨禁约。迁曰："虚言设禁无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闻。然后严立条约，有犯必诛，庶积蠹可去。"帝俞允之。

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

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数谏，帝弗听。因天变求去甚力，帝辄慰留。及请诛刘瑾不克，遂与健同致仕归，礼数俱如健。而瑾怨迁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内阁，亦憾迁尝举王鏊、吴宽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罢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编修丕为民。

四年二月，以浙江应诏所举怀才抱德士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皆迁同乡，而草诏由健，欲因此为二人罪。矫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礼等诏狱，词连健、迁。瑾欲逮健、迁，籍

其家，东阳力解。芳从旁厉声曰：“纵轻贷，亦当除名！”旨下，如芳言，礼等咸戍边。尚书刘宇复劾两司以上访举失实，坐罚米，有削籍者。且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请夺健、迁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诰命，诏并追还所赐玉带服物。同时夺诰命者六百七十五人。当是时，人皆为迁危，而迁与客围棋、赋诗自若。瑾诛，复职，致仕。

世宗即位，遣使存问，起迪参议，丕复官翰林。迁乃遣子正入谢。劝帝勤学、法祖、纳谏，优旨答之。嘉靖二年复诏有司存问。六年，大学士费宏举迁自代，杨一清欲阻张璁，亦力举迁。帝乃遣行人赍手敕即家起之，命抚、按官敦促上道。迁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阁，一清以官尊于迁无相下意。迁居位数月，力求去。帝待迁愈厚，以天寒免朝参，除夕赐御制诗。及以病告，则遣医赐药饵，光禄致酒饩，使者相望于道。迁竟以次年三月辞归。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赠太傅，谥文正。

迪仕至广东布政使。丕乡试第一，弘治末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

弘治四年，《宪宗实录》成，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进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灾求言。东阳条摘《孟子》七篇大义，附以时政得失，累数千言，上之。帝称善。阁臣徐溥等以诏敕繁，请如先朝王直故事，设官专领。乃擢东阳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与谢迁同日登用。久之，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奉命往祭。还，上疏言：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皆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

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籓，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制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帝嘉叹，悉付所司。

是时，帝数召阁臣面议政事。东阳与首辅刘健等竭心献纳，时政阙失必尽言极谏。东阳工古文，阁中疏草多属之。疏出，天下传诵。明年，与刘健、谢迁同受顾命。

武宗立，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入司礼，东阳与健、迁即日辞位。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耻之，再疏恳请，不许。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故独留。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

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而焦芳入阁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构之瑾。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

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从者妄索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皆荷重校几死。东阳力救，璿等谪戍，奎、彧释为民。

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次日，东阳等力救，会瑾亦廉

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宥。后数日，东阳疏言宽恤数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覆奏，言粮草亏折，自有专司，巡抚官总领大纲，宜从轻减。瑾大怒，矫旨诘责数百言，中外骇叹。瑾患盗贼日滋，欲戍其家属并邻里及为之囊橐者。或自陈获盗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从事。东阳言，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也，乃免。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侍郎罗□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东阳得书，俯首长叹而已。

焦芳既与中人为一，王鏊虽持正，不能与瑾抗，东阳乃援杨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强。已而鏊辞位，代者刘宇、曹元皆瑾党，东阳势益孤。东阳前已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后瑾欲加芳官，诏东阳食正一品禄。四年五月，《孝宗实录》成，编纂诸臣当序迁，所司援《会典》故事。诏以刘健等前纂修《会典》多糜费，皆夺升职，东阳亦坐降俸。居数日，乃以《实录》功复之。

五年春，久旱，下诏恤刑。东阳等因上诏书所未及者数条，帝悉从之。而法司畏瑾，减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诛，东阳乃上疏自列曰："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橐，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帝慰留之。

寘鐇平，加特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司丞，为御史张芹所劾。帝怒，夺芹俸。东阳亦乞休辞廕，不许。时焦芳、曹元已罢，而刘忠、梁储入，政事一新。然张永、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犹用事，帝嬉游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议大兴豹房之役，建寺观禁中。东阳等忧之，前后上章切谏，不报。七年，东阳等以京师及山西、陕西、云南、福建相继地震，而帝讲筵不举，视朝久旷，宗社祭享不亲，禁门出入无度，谷大用仍开西厂，屡上疏极谏，帝亦终不听。

九载秩满，兼支大学士俸。河南贼平，廕子世锦衣千户。再疏力辞，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明日竟出内降行之，江彬等遂以边兵入豹房矣。东阳以老疾乞休，前后章数上，至是始许。赐敕、给廪隶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正。

东阳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时，常饮酒至夜深，父不就寝，忍寒待其归，自此终身不夜饮于外。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

王鏊，字济之，吴人。父琬，光化知县。鏊年十六，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奇之，称为天下士。成化十年乡试，明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杜门读书，避远权势。

弘治初，迁侍讲学士，充讲官。中贵李广导帝游西苑，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反复规切，帝为动容。讲罢，谓广曰："讲官指若曹耳。"寿宁侯张峦故与鏊有连，及峦贵，鏊绝不与通。东宫出阁，大臣请选正人为宫僚，鏊以本官兼谕德。寻转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

尝奏陈边计，略言："昨火筛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宁，而缘边诸将皆婴城守，无一人敢当其锋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窃谓今日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可畏也。比年边将失律，往往令戴罪杀贼。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气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奋乾刚，时召大臣，咨询边将勇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专主将之权。起致仕尚书秦纮为总制，节制诸边，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遥为声援。厚恤沿边死事之家，召募边方骁勇之士，用间以携其部曲。分兵掩击，出奇制胜，寇必不敢长驱深入。"从之。又言："宜仿前代制科，如博学宏词之类，以收异材。六年一举，尤异者授以清要之职，有官者加秩。数年之后，士类濯磨，必以通经学古为高，脱去謏闻之陋。"时不能用。寻以父忧归。

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与韩文诸大臣请诛刘瑾等"八党"。俄瑾入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去，内阁止李东阳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议独推鏊。瑾迫公论，命以本官兼学士与芳同入内阁。逾月，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后薨，疑其礼。鏊曰："妃废不以罪，宜复故号，葬以妃，祭

以后。”乃命辍朝，致祭如制。宪宗废后吴氏之丧，瑾议欲焚之以灭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从之。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几死。鏊谓瑾曰：“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衔尚书韩文，必欲杀之，又欲以他事中健、迁，鏊前后力救得免。或恶杨一清于瑾，谓筑边墙糜费。鏊争曰：“一清为国修边，安得以功为罪。”瑾怒刘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变罪死。鏊争曰：“岑猛但迁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变？”时中外大权悉归瑾，鏊初开诚与言，间听纳。而芳专媕阿，瑾横弥甚，祸流缙神。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许之。赐玺书、乘传、有司给廪隶，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荐不起。

世宗即位，遣行人存问。鏊疏谢，因上讲学、亲政二篇。帝优诏报闻，官一子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复诏有司存问。未几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恪。

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晚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见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

刘忠，字司直，陈留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弘治四年，《宪宗实录》成，迁侍讲，直经筵，寻兼侍东宫讲读。又九年进侍读学士。

武宗即位，以宫寮擢学士，掌翰林院，仍直经筵。正德二年，刘瑾用事，日导帝游戏，乱祖宗旧章。忠上言戒逸游、崇正学数事。已，因进讲与杨廷和傅经义，规帝阙失，而指斥近幸尤切。帝谓瑾曰：“经筵，讲书耳，浮词何为？”瑾素恶两人，因讽吏部尚书许进出之南京。南京诸部惟右侍郎一人，进特请用为礼部左侍郎。命下，外议籍籍，进患之，甫两月，即擢忠本部尚书。其冬，就改吏部。时留都一御史，素骄横；一郎中，张彩所昵也，秩满，皆署下考。疾吏胥诡名寄籍，督诸曹核汰千人。大计京官，所黜多于前。又疏请不时纠劾，以示劝惩，无待六年考黜。诏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然是时，瑾方以严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绳墨待下，纠劾过峻。时论遂谓忠附会瑾意，颇归怨焉。

五年二月改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专典制诏。两疏乞休，不报。瑾诛，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甫数日，以平宁夏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阁臣加官无遽至三孤者。忠无功骤得，不自安，连疏固辞，不许。瑾虽诛，张永、魏彬辈擅政，大臣复争与交欢，忠独

无所顾。永尝遣廖鹏谒忠，忠仆隶遇之，又却其馈，由是与永辈左。前后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会试。甫毕，帝以试录文义多舛，召李东阳示之。忠知为中官所掎，乞省墓。诏乘传还。抵家，再上章乞致仕，报许。给月廪、岁隶终其身。

世宗即位，屡荐不起。遣行人存问，忠奏谢，因有所献纳，帝褒其忠爱。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赠太保，谥文肃。

赞曰：徐溥以宽厚著，邱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阉竖乱政，秉义固诤。志虽不就，而刚严之节始终不渝。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庶乎以道事君者欤。李东阳以依违蒙诟，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王鏊、刘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

列传第七十

○王恕子承裕 马文升 刘大夏

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进左寺副。尝条刑罚不中者六事，皆议行之。迁扬州知府，发粟振饥不待报，作资政书院以课士。天顺四年以治行最，超迁江西右布政使，平赣州寇。宪宗嗣位，诏大臣严核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

成化元年，南阳、荆、襄流民啸聚为乱，擢恕右副都御史抚治之。会丁母忧，诏奔丧两月即起视事。恕辞，不许。与尚书白圭共平大盗刘通，复讨破其党石龙。严束所部毋滥杀，流民复业。移抚河南。论功，进左副都御史，稍迁南京刑部右侍郎。父忧，服除，以原官总督河道。浚高邮、邵伯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陈公四塘水闸。因灾变，请讲求弭灾策。帝为赐山东租一年，畿辅亦多减免。旋改南京户部左侍郎。

十二年，大学士商辂等以云南远在万里，西控诸夷，南接交阯，而镇守中官钱能贪恣甚，议遣大臣有威望者为巡抚镇压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进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挥郭景奏事京师，言安南捕盗兵阑入云南境，帝即命景赍敕戒约之。旧制，使安南必由广西，而景直自云南往。能因景遗安南王黎灏玉带、宝绦、蟒衣、珍奇诸物。灏遣将率兵送景还，欲遂通云南道。景惧后祸，绐先行白守关者。因脱归，扬言安南寇至，关吏戒严。黔国公沐琮遣人谕其帅，始返。而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频遣景及指挥卢安、苏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诸土官，纳其金宝无算。恕皆廉得之。遣骑执景，景惧自杀，因劾能私通外国，罪当死。诏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间，驿进黄鹦鹉。恕请禁绝，且尽发能贪暴状，言："昔交阯以镇守非人，致一方陷没。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边徼。"能大惧，急属贵近请召恕还。而是时商辂、项忠诸正人方以忤汪直罢，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参赞守备机务。能事立解，藩勘上得实，置不问。

恕居云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国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声动天下。当是时，安南纳江西叛人王姓者为谋主，潜遣谍入临安，又于蒙自市铜铸兵器，将伺间袭云南。恕请增设副使二员，以饬边备，谋遂沮。

还南京数月，迁兵部尚书，参赞如故。考选官属，严拒请托，同事者咸不悦。而钱能归，屡谮恕于帝。帝亦衔恕数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旧制，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官田征半租，民田全免。其后，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恕乃量减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时有羡米，乃奏以六万石补夏税，又补他府户口盐钞六百万贯，公私便焉。所部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周行振贷，全活二百余万口。江南岁输白粮，民多至破产，而光禄概以给庖人、贱工。又中官暴横，四方输上供物，监收者率要羡入。织造缯采及采花卉禽鸟者，络绎道路。恕先后论列，皆不纳。

中官王敬挟妖人千户王臣南行采药物、珍玩，所至骚然，长吏多被辱。至苏州，召诸生写妖书，诸生大哗。敬奏诸生抗命。恕亟疏言："当此凶岁，宜遣使振济，顾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讽梁州献名鹰，明皇令益州织半臂褙子，进琵琶杆拨镂牙合子诸物，李大亮、苏颋不奉诏。臣虽无似，有慕斯人。"因尽列敬等罪状。敬亦诬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孙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进士历知府，为人方峻，敬至不为礼，以是见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会中官尚铭亦发敬奸状，乃下敬等狱，戍其党十九人，而弃臣市，传首南京。仁亦得释归，后积官至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

二十年复改恕南京兵部尚书。时钱能亦守备南京，语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怀待之，能卒敛戢。林俊之下狱也，恕言："天地止一坛，祖宗止一庙，而佛至千余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数百家，费内帑且数十万，此舛也。俊言当，不宜罪。"帝得疏不怿。恕侃侃论列无少避。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于是贵近皆侧目，帝亦颇厌苦之。

二十二年起用传奉官，恕谏尤切，帝愈不悦。恕先加太子少保，会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忽附批落恕宫保致仕，朝野大骇。恕数为巡抚，历侍郎至尚书，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既归，名益高，台省推荐无虚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纯比恕汲黯，至予杖，谪思南推官。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大学士刘吉者，必荐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举，必阴挠之。弘治元年闰正月，言官劾两广总督宋旻、漕运总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

黜，中多素有时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职，拜疏乞去，不许。陕西缺巡抚，恕推河南布政使萧祯。诏别推，恕执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铨部。倘所举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祯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属。臣不能承望风指，以固禄位。且陛下既以祯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愿乞骸骨。"帝乃卒用祯。

时言官多称恕贤且老，不当任剧职，宜置内阁参大政。最后，南京御史吴泰等复言之。帝曰："朕用蹇义、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谋议未尝不听，何必内阁也。"恕尝侍经筵，见帝困热暑，请依故事大寒暑暂停，仍进讲义于宫中。进士董杰、御史汤鼐、给事中韩重等遂交章论驳，恕待罪请解职，优诏不许。恕上言："臣蒙国厚恩，日夕思报。人见陛下任臣过重，遂望臣太深，欲臣尽取朝政更张之，如宋司马光故事。无论臣才远不及光，即今亦岂元祐时。且六卿分职，各有攸司，臣岂敢越而谋之。但杰等责臣良是，臣无所逃罪，惟乞放还。"。帝复优诏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国事。方以疾在告，闻帝颇擢用宦官，至有赐蟒衣给庄田者，具疏切谏。中官黄顺请起复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坏重典。再执奏，竟报许。

刘吉既憾恕，吉所陷寿州知州刘概及言官周纮、张昺、汤鼐、姜绾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后推用罗明、熊怀、强珍、陈寿、邱鼐、白思明等，咸讽璋等纠驳。恕知志不得行，连章求去。帝辄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风雨雪，早朝亦免。

徽王见沛乞归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国懿亲，不当争尺寸地，使小民失业，帝婉辞报焉。卢沟桥成，中官李兴乞进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营造常职，安得录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复行？且山陵大工未闻升职，援例奏乞，将何词拒之？"帝纳其言。已，修京城河桥，帝复从兴请授四人官，许五人冠带。恕执奏，不从，再疏争曰："臣职掌铨选，义当尽言，而再疏莫回天听，以为业已许之不可易。夫事求其当，设未当，虽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报闻。先后以灾异条七事，以星变陈二十事，咸切时弊。寿宁伯张峦请勋号、诰券。恕言："钱、王两太后正位中宫数十年，钱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峦已封伯。遽有此请，累圣德，不可许。"通政经历高禄，峦妹婿也，超迁本司参议。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贵戚，妨公议。"中旨以次等御医徐生超补院判，恕请选上考者，不纳。文华殿中书舍人杜昌等夤缘迁秩，御医王玉自陈乞进官，恕皆力争寝之。

是时刘吉已罢，而邱濬入阁，亦与恕不相能。初，濬以礼部尚书掌詹事，与恕同为太子太保。恕长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阁，恕以吏部弗让也，濬由是不悦。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调旨留之者九十余人。恕屡争不能得，因力求罢，不许。太医院判刘文泰者，故往来濬家以救迁官，为恕所沮，衔恕甚。恕里居日，尝属人作传，镂板以行。濬谓其沽直谤君，上闻罪且不小。文泰心动，乃自为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吴祯润色之。讦恕变乱选法。且传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概云不报。以彰先帝拒谏，无人臣礼。欲中以奇祸。恕以奏出濬指，抗言："臣传作于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于先帝也。且传中所载，皆足昭先帝纳谏之美，何名彰过。文泰无赖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学多阴谋者主之。"帝下文泰锦衣狱，鞫之得实，因请逮濬、恕及祯对簿。帝心不悦恕，乃贬文泰御医。责恕沽名，焚所镂版。置濬不问。恕再疏请辨理，不从，遂力求去。听驰驿归，不赐敕，月廪、岁隶亦颇减。廷论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吊，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负不义名，何吊为！"恕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赍敕存问，赉羊酒，益廪隶，且谕以谠论无隐。恕陈国家大政数事，帝优诏报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啖兼人，卒之日小减。闭户独坐，忽有声若雷，白气瀰漫，瞰之瞑矣。讣闻，辍朝，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五子、十三孙，多贤且显。

少子承裕，字天宇。七岁能诗，弱冠著《太极动静图说》。恕官吏部，令日接宾客，以是周知天下贤才，选用无不当。举弘治六年进士。恕致政，承裕即告归侍养。起授兵科给事中，出理山东、河南屯田。减登、莱粮额，三亩征一斗，还青州、彰德军田先赐王府者三百六十余顷。武宗立，屡迁吏科都给事中。以言事忤刘瑾，罚米输塞上。再迁太仆卿。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户部尚书。清逋税一百七十万石，积羡银四万八千余两。帝手书"清平正直"褒之。在部三年，致仕，卒。赠太子少保，谥康僖。

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貌瑰奇多力。登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西、湖广，风裁甚著。还领诸道章奏。母丧除，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为南京大理卿，以父丧归。

满四之乱，陕西巡抚陈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驰至军，与总督项忠讨平之。事具忠传。录功进左副都御史，巡抚如故。文

升数条奏便宜，务选将练兵，修安边营至铁鞭城烽堠，剪除剧贼。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灭之。修茶政，易番马八千有奇，以给士卒。振巩昌、临洮饥民，抚安流移。绩甚著。是时，孛罗忽、满都鲁、□□加思兰比岁犯边。文升请驻兵韦州，而设伏诸堡待之。遂败寇黑水口，擒其平章迭烈孙，又败之汤羊岭，斩首二百，名其岭曰："得胜坡"，勒石纪之而还。文升军功甚盛，奏捷不为夸张，中亦无主之者，以是赏薄。至九年冬，总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琇报功。廷臣勘奏不实，坐停俸三月。

十一年春，代越总制三边军务，寻入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饬辽东军务。巡抚陈钺贪而狡，将士小过辄罚马，马价腾踊。文升上边计十五事，因请禁之，钺由是嗛文升。文升还部转左。十四年春，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诣内阁会兵部议。恩欲遣大臣往抚，以沮直行。文升疾应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悦，欲令其私人王英与俱，文升谢绝之。疾驰至镇，宣玺书抚慰，无不听抚者。又请前以也先乱失授官玺书者十余人，得袭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请于帝，挟王英驰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与直，然直内惭。文升又与直抗礼，奴视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陈钺益谄事直，得直欢。日夜谮文升，思中之未有以发也。文升还，赐牢醴。明年春，以辽东屡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蒋琬、尚书林聪等按之。会余子俊劾钺，钺疑出文升意，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边人市农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诏狱，谪戍重庆卫。直既倾文升，则与钺大发兵激功，钺以是骤迁至尚书。

十九年，直败，文升复官。明年起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文升凡三至辽，军民闻其来皆鼓舞。益禁抑中官、总兵，使不得朘削，众益大喜。

二十一年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淮、徐、和饥，移江南粮十万石、盐价银五万两振之。是年冬，召为兵部尚书。明年，以李孜省谮，调南京。

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宪宗朝，岳镇海渎诸庙，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贮金书道经、金银钱、宝石及五谷为厌胜具，宜毁。"从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议行。帝耕藉田，教坊以杂戏进。文升正色曰："新天子当使知稼穑艰难，此何为者？"即斥去。御史徐瑁、贺霖失承旨下狱。文升言初政不宜辄罪言官，遂得释。寻命提督十二团营。

明年，代余子俊为兵部尚书，督团营如故。承平既久，兵政废弛，西北部落时伺塞下。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门，或作谤书射入东长安门内。帝闻，诏锦衣缉捕，给骑士十二，卫文升出入。文升乞休，优诏不许。

小王子以数万骑牧大同塞下，势汹汹。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挟医视，因就问计。文升谓“彼方败于他部，无能为。请密为备，而扬声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继母忧，诏起复，再疏辞，不许。西北别部野乜克力，其长曰亦剌思王，曰满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肃州塞，乞贡且互市。巡抚许进、总兵官刘宁为请，文升言互市可许，入贡不可许，乃却之。

土鲁番既袭执陕巴，而令牙兰据守哈密，僭称可汗，侵沙州，迫罕东诸部附己。文升议，此寇桀骜，不大创终不知畏，宜用汉陈汤故事袭斩之。察指挥杨翥熟番情，召询以方略。翥备陈罕东至哈密道路，请调罕东兵三千为前锋，汉兵三千继之，持数日粮，间道兼程进，可得志。文升喜，遂请于帝，敕发罕东、赤斤、哈密兵，令副总兵彭清将之，隶巡抚许进往讨，果克之，语详《进传》。

团营军不足，请于锦衣及腾骧四卫中选补。已得请矣，中官宁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诏旨宜信，不纳。陕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筛方跳梁，而海内民困财竭，将懦兵弱。宜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醮，止传奉冗员，禁奏乞闲地。日视二朝，以勤庶政。且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者家。”帝纳其言，内臣立召还。

文升为兵部十三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尝以太子年及四龄，当早谕教。请择醇谨老成知书史如卫圣杨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语动止悉导之以正。若内庭曲宴，钟鼓司承应，元宵鰲山，端午竞渡诸戏，皆勿令见。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绝，恐惑眩心志。山东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灾，文升请命所司振恤，练士卒以备不虞。帝皆深纳之。民困赋役，文升极陈其害，谓：“今民田十税四五，其输边塞者粮一石费银一两以上，丰年用粮八九石方易一两。若丝绵布帛之输京师者，交纳之费过于所输，南方转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岁役五六万人治河，山东、河南修塞决口夫不下二十万，苏、松治水亦如之。湖广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寿二府，山东衡府，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加以湖广征蛮，山、陕防边，供馈饷

给军旅者又不知凡几。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宜严敕内外诸司，省烦费，宽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苏。更乞崇正学，抑邪术，以清圣心；节财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诏下所司详议。他所论奏者甚众。在班列中最为耆硕，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太保屡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岁时赐赉，诸大臣莫敢望也。

吏部尚书屠滽罢，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为然。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凤阳大风雨坏屋拔木，文升请帝减膳撤乐，修德省愆，御经筵，绝游宴；停不急务，止额外织造；振饥民，捕盗贼。已，又上吏部职掌十事。帝悉褒纳。一品九载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帝以将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暖阁，谕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听，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阶。始文升为都御史，王恕在吏部，两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传诵。恕去，人望皆归文升。迨为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长眉，遇事侃侃不少衰。

孝宗崩，文升承遗诏请汰传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仆卿李纶等十七人，余尽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监中官王瑞复请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诏。给事中安奎刺得瑞纳贿状，劾之。瑞恚，诬文升抗旨，更下廷议，皆是文升，帝终不听。文升因乞归，不许。

是时，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老，日怀去志。会两广缺总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绣。绣怏怏不欲出，其乡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连疏求去，许之。赐玺书、乘传，月廪岁隶有加。家居，非事未尝入州城。语及时事，辄颦蹙不答。居三年，刘瑾乱政，坐文升前用雍泰为朋党，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诛，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虽遭谗诟，屡起屡仆，迄不少贬。子璁，以乡贡士待选吏部，文升使请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卒后逾年，大盗赵鐩等剽河南，至钧州，以文升家在，舍之去。攻泌阳，毁焦芳家，束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赠文升左柱国、太师。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父仁宅，由乡举知瑞昌县。流民千余家匿山中，逻者索赂不得，诬民反。众议加兵。仁宅单骑招之，民争出诉，遂罢兵，擢广西副使。

大夏年二十举乡试第一。登天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馆试当留，自请试吏。乃除职方主事，再迁郎中。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所奏覆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朝鲜贡道故由鸦鹘关，至是请改由鸭绿江。尚书将许之，大夏曰："鸭绿道径，祖宗朝岂不知，顾纡回数大镇，此殆有微意。不可许。"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卫经历，以罪为大夏所笞。宪宗入其谮，捕系诏狱，令东厂侦之无所得。会怀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释之。十九年，迁福建右参政，以政绩闻。闻父讣，一宿即行。

弘治二年服阕，迁广东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谕，遂顺命。后山贼起，承檄讨之。令获贼必生致，验实乃坐，得生者过半。改左，移浙江。

六年春，河决张秋，诏博选才臣往治。吏部尚书王恕等以大夏荐，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黄陵冈浚贾鲁河，复浚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而筑长堤，起胙城历东明、长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张秋镇曰"安平镇"。孝宗嘉之，赐玺书褒美，语详《河渠志》。召为左副都御史，历户部左侍郎。

十年命兼左佥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饷。尚书周经谓曰："塞上势家子以市籴为私利，公毋以刚贾祸。"大夏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初，塞上籴买必粟千石、刍万束乃得告纳，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权。大夏令有刍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许，势家欲牟利无所得。不两月储积弃羡，边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归，筑草堂东山下，读书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荐，起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敕使及门，携二僮行。广人故思大夏，鼓舞称庆。大夏为清吏治，捐供亿，禁内外镇守官私役军士，盗贼为之衰止。

十五年拜兵部尚书，屡辞乃拜命。既召见，帝曰："朕数用卿，数引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南京、凤阳大风拔木，河南、湖广大水，京师苦雨沈阴。大夏请凡事非祖宗旧而害军民者，悉条上厘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乃会廷臣条上十六事，皆权幸所不便者，相与力尼之。帝不能决，下再议。大夏等言："事属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权贵，复令察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传奉官疏名以请；幼匠、厨役减月米三斗；增设

中官，司礼监核奏；四卫勇士，御马监具数以闻。余悉如议。”织造、斋醮皆停罢，光禄省浮费巨万计，而勇士虚冒之弊亦大减。制下，举朝欢悦。先是，外戚、近幸多干恩泽，帝深知其害政，奋然欲振之。因时多灾异，复宣谕群臣，令各陈缺失。大夏乃复上数事。

其年六月再陈兵政十害，且乞归。帝不许，令弊端宜革者更祥具以闻。于是，大夏举南北军转漕番上之苦，及边军困敝、边将侵克之状极言之。帝乃召见大夏于便殿，问曰：“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对曰：“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鐸木，广东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又问军，对曰：“穷与民等。”帝曰：“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对曰：“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帝太息曰：“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遂下诏严禁。当是时，帝方锐意太平，而刘健为首辅，马文升以师臣长六卿，一时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严，且练事，尤亲信。数召见决事，大夏亦随事纳忠。

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将出师。内阁刘健等力谏，帝犹疑之，召问大夏曰：“卿在广，知苗逵延绥捣巢功乎？”对曰：“臣闻之，所俘妇稚十数耳。赖朝廷威德，全师以归。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问曰：“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对曰：“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且淇国公小违节制，举数十万众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从旁赞决，帝遽曰：“微卿曹，朕几误。”由是，师不果出。

庄浪土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大将不得，恃其部众强，径归庄浪。廷臣惧生变，欲授以大帅印，又欲召还京，处之散地。大夏请奖其先世忠顺，而听麟就闲。麟素贪虐失众心，兵柄已去无能为，竟怏怏病死。

帝欲宿兵近地为左右辅。大夏言：“保定设都司统五卫，祖宗意当亦如此。请遣还操军万人为西卫，纳京东兵密云、蓟州为东卫。”帝报可。中官监京营者恚失兵，揭飞语宫门。帝以示大夏曰：“宫门岂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间不得行。

帝尝谕大夏曰：“临事辄思召卿，虑越职而止。后有当行罢者，具揭帖以进。”大夏顿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阁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为后世法。”帝称善。又尝问：“天下何时太平？”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用人行政悉与大臣面议，当而后行，久之天下自治。”尝乘间言四方镇守中官之害。帝问状，对曰：“臣在两广见诸文武大吏供亿不

能敌一镇守，其烦费可知。”帝曰：“然祖宗来设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用，不然则已之。”大夏顿首称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顾，近侍辄引避。尝对久，惫不能兴，呼司礼太监李荣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见，明日谕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纠，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赐玉带、麒麟服，所赍金币、上尊，岁时不绝。

未几，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诏请撤四方镇守中官非额设者。帝止撤均州齐元。大夏复议上应撤者二十四人，又奏减皇城、京城守视中官，皆不纳。顷之，列上传奉武臣当汰者六百八十三人，报可。大汉将军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当夺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复之，而责兵部对状，欲加罪。中官宁瑾顿首曰：“此先帝遗命，陛下列之登极诏书，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韦兴者，成化末得罪久废，至是夤缘守均州。言官交谏，大夏等再三争，皆不听。正德元年春，又言：“镇守中官，如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硃云贪残尤甚，乞按治。”帝不悦。大夏自知言不见用，数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诏加太子太保，赐敕驰驿归，给廪隶如制。给事中王翊、张禬请留之，吏部亦请如翊、礻会言，不报。

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尝请严核勇士，为刘瑾所恶。刘宇亦憾大夏，遂与焦芳谮于瑾曰：“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系诏狱。瑾欲坐以激变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谩骂曰：“即不死，可无戍耶？”李东阳为婉解，且瑾诇大夏家实贫，乃坐戍极边。初拟广西，芳曰：“是送若归也”，遂改肃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过大明门下，叩首而去。观者叹息泣下，父老携筐送食，所至为罢市、焚香祝刘尚书生还。比至戍所，诸司惮瑾，绝馈问，儒学生徒传食之。遇团操，辄荷戈就伍。所司固辞，大夏曰：“军，固当役也。”所携止一仆。或问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时，不为子孙乞恩泽。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犹摭他事罚米输塞上者再。

五年夏，赦归。瑾诛，复官，致仕。清军御史王相请复廪隶，录其子孙。中官用事者终嗛之，不许。大夏归，教子孙力田谋食。稍赢，散之故旧宗族。预自为圹志，曰：“无使人饰美，俾怀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赠太保，谥忠宣。

大夏尝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其被逮也，方锄菜园中，入

室携数百钱，跨小驴就道。赦归，有门下生为巡抚者，枉百里谒之。道遇扶犁者，问孰为尚书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鲜使者在鸿胪寺馆遇大夏邑子张生，因问起居曰：“吾国闻刘东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贡曰：“闻刘尚书戍边，今安否？”其为外国所重如此。

赞曰：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历事累朝，享有眉寿，朝野属望，名重远方。《诗》颂老成，《书》称黄发，三臣者近之矣。恕昧远名之戒，以作传见疏。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竖乘权，耆旧摈斥，进退之际所系讵不重哉！

列传第七十一

○何乔新 彭韶 周经 耿裕 倪岳 闵珪 戴珊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文渊，永乐十六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东、四川。乌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禄昭妻，惧诛，诬昭反。诏发军讨。文渊檄止所调军，而白其诬。宣德五年用顾佐荐，赐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赐玺书。以胡滢荐，擢刑部右侍郎，督两淮盐课。正统三年，两议狱不当，与尚书魏源下狱，皆得释。朝议征麓川，文渊疏谏曰："麓川徼外弹丸地，不足烦大兵。若遣云南守将屯金齿，令三司官抚谕之，远人获更生，而朝廷免调兵转饷，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议，廷臣多主用兵。于是西南骚动，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归。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寻进尚书，佐王直理部事。东宫建，加太子太保。灾异见，给事中林聪等劾文渊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聪并劾旋。御史曹凯复廷争之，遂与旋俱下狱。聪疏有"嘱内臣"语，太监兴安请诘主名。聪不敢坚对，乃释文渊命致仕。英宗复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储诏书"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文渊，或传朝命逮捕，惧而自缢。

时乔新已登景泰五年进士，官南京礼部主事，奔丧归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尝受业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协，奏文渊死实诸子迫之自经，又逼嫁父所爱妾。乔新亦讦稽为巡抚时，尝荐黄□左，且代草易储疏。皆被征比对簿。父妾断指，为诸郎讼冤，狱得少解。帝亦以事经赦，释不问。已，复丁母忧。服除，改刑部主事，历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卒犯法，捕治不少贷。都指挥袁彬有所嘱，执不从。彬怒，使人捃摭无所得。由是名大起。

成化四年迁福建副使。所属寿宁银矿，盗采者聚众千余人，所过剽掠，募兵击擒其魁。福宁豪尤氏杀人，出入随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时出诸番互市，事觉，谋作乱。皆捕杀之。福安、宁德银矿久绝，有司责课，民多破产。乔新以为言，减三之二。兴化民自洪武初受牛于官，至是犹岁课其租，奏免之。清流归化里介沙县、将乐间，恃险不供赋，白都御史置归化县，其民始奉要束。迁河南按察使。岁大饥，故事，振贷迄秋止，乔新曰："止于秋，谓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麦熟乃止。都御史原杰以招抚流民至南阳，引乔新自助。初，项忠驱流民过当，民闻杰至，益窜山谷。乔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

万余户。迁湖广右布政使。荆州民苦徭役，验丁口贫富，列为九等，民便之。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每出塞伐木捕兽，乔新言："此辈苟遇敌，必输情求生，皆贼导也。宜毋听阑出，犯者罪守将。"诏可。敌犯塞，偕参将支玉伏兵灰沟营，击斩甚众，进左副都御史。岁饥，奏免杂办及户口盐钞十之四。劾佥事尚敬、刘源稽狱，请敕天下断狱官，淹半载以上者悉议罪。帝称善，亟从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饥，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余万人，还流冗十四万户。还朝，会安宁宣抚使杨友欲夺嫡弟播州宣慰使爱爵，诬爱有异谋。乔新往勘，与巡抚刘璋共白爱诬。友夺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

孝宗嗣位，万安、刘吉等忌乔新刚正，出为南京刑部尚书。沿江芦洲率为中官占夺，托言备进奉费，乔新奏还之民。初，乔新之出，中官怀恩不平。一日以事诣阁言："新君践阼，常用正人，胡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书杜铭罢，群望属乔新，而吉代安为首辅，终忌之，久不补。弘治改元，用王恕荐，始召乔新代铭。奏言："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帝立报许。时吉仇正人，频兴大狱，乔新率据法直之。吉愈衔恨，数摭他事夺俸。二年夏，京城大水，乔新请恤被灾者家，又虑刑狱失平，条上律文当更议者数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阙，御史邹鲁觊迁，而乔新荐郎中魏绅。会乔新外家与乡人讼，鲁即诬乔新受赇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诏狱，乔新乃拜疏乞归。顷之，穷治无验，鲁坐停俸，乔新亦许致仕。

乔新性廉介，观政工部时，尝使淮西。巢令阎徽少学于文渊，以金币馈。乔新却之，阎曰："以寿吾师耳。"乔新曰："子欲寿吾亲，因他人致之则可，因吾致之则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镇守者分其赀遗三司，乔新独固辞。不得，输之于库。既家居，杨爱遣使厚致赠，且献良材可为椋者，乔新坚却之。

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曰："书法何如《纲目》？"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也。"旋大惊异。比长，博综群籍，闻异书辄借钞，积三万余帙，皆手较雠，著述甚富。与人寡合，气节友彭韶，学问友邱濬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奏："乔新始终全节，中间只以受亲故馈

遗之嫌，勒令致仕，进退黯昧，诚为可惜。乞行勘，本官如无疾则行取任用，有疾则加慰劳，以存故旧之恩，全进退之节。”不许。后中外多论荐，竟不复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乔新请谥，吏部覆从之。有旨令上乔新致仕之由，给事中吴世忠言：“乔新学行、政事莫不优，忠勤刚介，老而弥笃。御史邹鲁挟私诬劾，一辞不辨，恬然退归。杜门著书，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贤之典，则如宋蒋之奇尝诬奏欧阳修矣，胡纮辈尝诬奏硃熹矣，未闻以一人私情废万世公论也。”事竟寝。正德十一年，广昌知县张杰复以为言，乃赠太子太保，予廕。明年赐谥文肃。

乔新五世孙源，万历初，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节。

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成化二年疏论佥都御史张岐憸邪，宜召王竑、李秉、叶盛，忤旨，下诏狱。给事中毛弘等救之，不听，卒输赎。寻迁郎中。

锦衣指挥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赋额者，籍为闲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周视径归，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时许民垦种，即为恒产，除租赋以劝力农。功臣、戚里家与国咸休，岂当与民争尺寸地。臣诚不忍夺小民衣食，附益贵戚，请伏奉使无状罪。”疏入，诏以田归民，而责韶等邀名方命，复下诏狱。言官争论救，得释。当是时，韶与何乔新同官，并有重名，一时称“何彭”。

迁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灭刘某家二十一人，定远曹氏杀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为疑狱，久不决。韶一讯得实，咸伏辜。进按察使，尽撤境内淫祠。王府祭葬旧遣内官，公私烦费，奏罢之。云南镇守太监钱能进金灯，扰道路，韶劾之，不报。

十四年春，迁广东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纷遝，镇守顾恒、市舶韦眷、珠池黄福，皆以进奉为名，所至需求，民不胜扰。韶先后论奏。最后，梁芳弟锦衣镇抚德以广东其故乡，归采禽鸟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极论，语侵芳。芳怒，构于帝，调之贵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岁墓者，天道之终。正旦者，岁事之始。此天心仁爱，欲陛下善始善终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礼正，防微周，俭德

昭，用人慎。乃迩年以来，进奉贵妃，加于嫡后，褒宠其家，几与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终也。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四方镇守中官，争献珍异，动称敕旨，科扰小民，此持俭之道未终也。六卿并加师保，监寺兼领崇阶，及予告而归，廪食舆夫滥加庸鄙。爵赏一轻，人谁知劝，此用人之道未终也。惟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均大兴、宛平、昌平诸县徭役，劾奏镇守中官陶弘罪。

孝宗即位，召为刑部右侍郎。嘉兴百户陈辅缘盗贩为乱，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视。韶至，贼已灭，乃命兼佥都御史，整理盐法。寻进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为定折价额，蠲宿负。悯灶户煎办、征赔、折阅之困，绘八图以献，条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还朝。明年，改吏部。与尚书王恕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彗星见，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损。因请午朝面议大政，毋只具文。已，又言滥授官太多，乞严杜幸门，痛为厘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四年秋，代何乔新为刑部尚书。故安远侯柳景赃败至数千两，征仅十一。以其母诉免。韶执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郑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韦澳械其庄吏。宣宗欲宽之，澳不奉诏。景无元舅之亲，赃非负租之比，独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于澳也。”不从。御史彭程以论皇坛器下狱，韶疏救，因极陈光禄冗食滥费状，乃命具岁办数以闻。荆王见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杀人，减死遣戍。昌国公张峦建坟逾制，役军至数万。畿内民冒充陵庙户及勇士旗校，辄免徭役，致见户不支，流亡日众。韶皆抗疏极论，但下所司而已。

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大学士刘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尽行，连章乞休，乃命乘传归。月廪、岁隶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乔新、强珍、谢鐸、陈献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报。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惠安，赠太子少保。

韶嗜学，公暇手不释书。正德初，林俊言韶谥不副行，乞如魏骥、吴讷、叶盛，改谥文。竟不行。

周经，字伯常，刑部尚书瑄子也。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成化中，历侍读、中允，侍孝宗于东宫。讲《文华大训》，太子起

立，阁臣以为劳，议请坐听。经与诸讲官皆不可，乃已。

孝宗立，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中官请修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鲁番贡狮子不由甘肃，假道满剌加，浮海至广东。经倡议毁其寺，却贡不与通。改吏部，进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者，皇后姑婿也。尚书王恕在告，中官传旨擢禄本司参议。经言非面承旨，又无御札，不敢奉诏，复与恕疏争之。事虽不能止，朝论韪焉。灵寿奸民献地于中官李广，户部持不得。经倡九卿疏争，卒罪献地者。尝上言："外戚家无功求迁，无劳乞赏，兼斋醮游宴，滥费无纪，致帑藏殚虚，宜大为撙节。近例，预备仓积粟多者，守令赐诰敕，不次迁官，遂致剥下干进。请如洪武间例，悉出官帑平籴，毋夺民财，考绩毋专以积粟为能。至清军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后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犹存，若里胥则并版籍而淆乱之，宜考故册洗奸弊。灾伤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约支数年，灾荒郡县，宜尽与停免。四方颜料杂办亦然。此救民急务也。"帝多采纳之。

八年，文武大臣以灾异陈时政，经为具奏草，而斥戏乐一事，语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书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实具草。"经曰："疏草出经手，即有罪，罪经。"世两贤之。

明年，代叶淇为户部尚书。时孝宗宽仁，而户部尤奸蠹所萃，挟势行私者不可胜纪。少不如意，谗毁随之。经悉按祖宗成宪，无所顾。宽逋缓征，裁节冗滥。四方告灾，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监税课，入多者与下考，苛切之风为之少衰。

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东宫庄。经等劾瑄违制，下诏狱。而帝复从镇抚司言遣官勘实。经等复争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夺，尽出奸人口，小民无以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抚高铨言闲田止七十顷，悉与民田错。于是从经言仍赋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张鹤龄下狱，经疏救之，忤旨切责。雍王祐杭乞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经言不可许。帝纳之，命自今四方税课，王府不得请。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二万引，经等言："盐筴佐边，不宜滥给。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御有常数，若曰取用有加，则江南、两浙已例外嘱造，若曰工匠不足，则仰食公家不下千余人，所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导陛下以劳民伤财之事也。"帝不从。经恐岁以为常，再疏请断其后，乃命岁予五千引。

先是，仓场监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减。十一年秋，帝复增用少监

莫英等三人。经上疏力争，帝以已遣不听。内灵台请锦衣余丁百人供洒扫，经等谏，不纳。经曰：“祖宗设内台，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将必有漏泄妄言者。”帝悟，立已之。

崇王见泽乞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经言不宜予。兴王祐杭前后乞赤马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余顷，经三疏争之，竟不许。帝以肃宁诸县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殴民至死，下巡抚高铨勘报。铨言可耕者无几，请仍赋民，不许。时王府、勋戚庄田例亩征银三分，独鹤龄奏加征二分，且概加之沙碱地。经抗章执奏，命侍郎许进偕太监硃秀覆核。经言：“地已再勘，今复遣使，徒滋烦扰。昔太祖以刘基故减青田赋，征米五合，欲使基乡里子孙世世颂基。今兴济笃生皇后，正宜恤民减赋，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衔怨无已也。”顷之，进等还言此地乃宪庙皇亲柏权及民恒产，不可夺。帝竟予鹤龄，如其请加税，而命偿权直，除民租额。经等复谏曰：“东宫、亲王庄田征税自有例，鹤龄不宜独优。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虽偿直，实乃夺之。天下将谓陛下惟厚椒房亲，不念先朝外戚。”帝终不纳。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太仓银以市。经言：“粮马各有司存。祖训六部毋相压，兵部侵户部权，非祖训。”帝为改拨太仆银给之。给事中鲁昂请尽括税役金钱输太仓，经曰：“不节织造、赏赉、斋醮、土木之费，而欲括天下财，是舛也。”内官传旨索太仓银三万两为灯费，持不与。

经刚介方正，好强谏，虽重忤旨不恤。宦官、贵戚皆惮而疾之。太监李广死，帝得朝臣与馈遗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诸臣交通状，有及经者。经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竞李广，阑入臣名。虽蒙恩不问，实含伤忍痛，无以自明。夫人奔竞李广，冀其进言左右，图宠眷耳。陛下试思广在时，曾言及臣否。且交结馈遗簿籍具在，乞检曾否有臣姓名。更严鞫广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结之罪，斩首市曹，以为奔竞无耻之戒。若无干涉，亦乞为臣洗雪，庶得展布四体，终事圣明。若令含污忍垢，即死填沟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变，自陈乞休。报许，赐敕驰驿，加太子太保，以侣钟代。廷臣争上章留之，中外论荐者至八十余疏，咸报寝。

武宗即位，言官复荐，召为南京户部尚书，遭继母忧未任。正德三年，服阕。经婿兵部尚书曹元方善刘瑾，言经虽老尚可用，乃召为礼部尚书。固辞不许，强赴召。受事数月即谢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赠太保，谥文端。

子曾，进士。浙江右参政。

耿裕，字好问，刑部尚书九畴子也。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改工科。天顺初，以九畴为右都御史，改裕检讨。九畴坐劾石亨贬，裕亦谪泗州判官。终父丧，补定州。

成化初，召复检讨，历国子司业、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业监中，裕采古诸侯、贵戚言行可法者为书授之，帝闻而称善。历吏部左右侍郎。坐尚书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为尚书。大学士万安与裕不协，而李孜省私其同乡李裕，欲使代裕，相与谋中之。坐以事，调侍郎黎淳南京，而夺裕俸。言官复交劾，宥之。裕入谢，既出，帝怒曰："吾再宽裕罪，当再谢。今一谢，以夺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倾之，遂调南京礼部，而以李裕代。逾年，孝宗嗣位，转南京兵部参赞机务。

弘治改元，召拜礼部尚书。时公私侈靡，耗费日广。裕随事救正，因灾异条上时事及申理言官，先后陈言甚众，大要归于节俭。给事中郑宗仁疏节光禄供应，裕等请纳其奏。巡视光禄御史田ＣＯ以供费不足累行户，请借太仓银偿之。裕等言，疑有侵盗弊，请敕所司禁防，帝皆从之。南京守备中官请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践阼，斥番僧还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后多潜匿京师，转相招引，斋醮复兴。言官以为言，裕等因力请驱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余悉逐之。礼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经等请罪，被劾下狱。已，释之，停其俸。

初，撒马儿罕及土鲁番皆贡狮子，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先图形以进，巡按御史陈瑶请却之。裕等乞从瑶请，而治德违诏罪，帝不从。后番使再至，留京师，频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贡许其自新。彼复潜称可汗，兴兵犯顺。陛下优假其使，适遇倔强之时，彼将谓天朝畏之，益长桀骜。且狮子野兽，无足珍异。"帝即遣其使还。

寻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御用监匠人李纶等以内降得官，裕言："先有诏，文官不由臣部推举传乞除授者，参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纶等，不信前诏，不可。"给事中吕献等皆论奏，裕亦再疏争，终不听。

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秉铨数年，无爱憎，亦不徇毁誉，铨政称平。自奉澹泊。两世贵盛，而家业萧然，父子并以名德称。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赠太保，谥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谦，奉命祀北岳，母梦绯衣神入室，生岳，遂以为名。谦终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

岳，天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历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仍直经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学，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尚书耿裕方正持大体，至礼文制度率待岳而决。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为尚书。诏召国师领占竹于四川，岳力谏，帝不从。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争之，事竟寝。时营造诸王府，规制宏丽，逾永乐、宣德之旧。岳请颁成式。又以四方所报灾异，礼部于岁终类奏，率为具文，乃详次其月日，博引经史征应。劝帝勤讲学，开言路，宽赋役，慎刑罚，黜奸贪，进忠直，汰冗员，停斋醮，省营造，止滥赏。帝颇采纳焉。

左侍郎徐琼与后家有连，谋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书，廷推琼。诏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琼果代岳。寻改岳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还，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

岳状貌魁岸，风采严峻，善断大事。每盈廷聚议，决以片言，闻者悦服。同列中，最推逊马文升，然论事未尝苟同。前后陈请百余事，军国弊政剔抉无遗。疏出，人多传录之。论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略云：

近岁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大为边患。盖缘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贼频据彼地，拥众入掠。诸将怯懦，率婴城自守。苟或遇敌，辄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锋，又不能邀其归路。敌进获重利，退无后忧，致兵锋不靖，边患靡宁。命将徂征，四年三举，绝无寸功。或高卧而归，或安行以返。析圭担爵，优游朝行，辇帛舆金，充牣私室。且军旅一动，辄报捷音，赐予滥施，官秩轻授。甚至妄杀平民，谬称首级。敌未败北，辄以奔遁为辞。功赏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权门厮养。而什伍之卒，转饷之民，则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祸几日深，非细故也。

京营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堕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且延绥边也，去京师远；宣府、大同亦边也，去京师近。彼有门庭之喻，此无陛楯之严，可乎？顷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并力以援延绥，而不虑其相去既远，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转移，马力疲于奔轶。夫声东击西者，贼寇之奸态也。捣虚批亢者，兵家之长策也。精锐既尽乎西，老弱乃留于北。万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离，首尾衡决，远近坐困，其可为

得计哉？至于延绥士马屯集，粮糗不赀，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飞刍转粟之役。徒步千里，夫运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得至，束刍百钱，斗粟倍直；不幸遇贼，身且毙矣，他尚何云。输将不足则有轻赍，轻赍不足又有预征。水旱不可先知，丰歉未能逆卜，征如何其可预也。又令民输刍粟补官，而媚权贵私亲故者，或出空牒以授，仓庾无升合之入。至若输粟给盐，则豪右请托，率占虚名鬻之，而商贾费且倍蓰。官爵日轻，盐法日沮，而边储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给边，岁为银数十万。山西、河南输轻赍于边者，岁不下数十万。银日积而多则银益贱，粟日散而少则粟益贵。而不知者，遂于养兵之中，寓养狙之术。或以茶盐，或以银布，名为准折粮价，实则侵克军需。故朝廷有糜廪之虞，军士无果腹之乐。至兵马所经，例须应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马日刍一束。追逐，一日之间或一二堡，或三四城，岂能俱给哉？而典守者巧为窃攘之谋，凡所经历悉有开支，罔上行私，莫此为甚。

及访御敌之策，则又论议纷纭。有谓复受降之故险，守东胜之旧城，使声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复城河北，即须塞外屯兵。出孤远之军，涉荒漠之地，辎重为累，馈饷惟艰。彼或抄掠于前，蹑袭于后。旷日持久，军食乏绝。进不得城，退不得归，一败而声威大损矣。又有谓统十万之众，裹半月之粮，奋扬武威，扫荡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孙、吴之法，以逸待劳。今欲鼓勇前行，穷搜远击，乘危履险，觊万一之幸。赢粮远随则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则孤不可援。且其间地方千里，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彼或往来迁徙，罢我驰驱。我则情见势屈，为敌所困。既失坐胜之机，必蹈覆没之辙。其最无策者，又欲弃延绥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东胜，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绥，而关陕震动。今弃延绥，则他日之害钟于关陕，而京师震动。贼愈近而祸愈大矣。

因陈重将权、增城堡、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明赏罚、严间谍、实屯田、复边漕数事。时兵部方主用兵，不能尽用也。

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少保，谥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谥文，自岳始。

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风力闻。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珪请获盗连坐其主，法司议从

之。尹直辈谋之李孜省，取中旨责珪不能弭盗，左迁广西按察使。

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为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官毛锐讨古田僮。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自临桂深入，败死，军遂退。诏停俸讨贼。珪复进兵，连破七寨，他贼悉就抚。

弘治七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寻召为左都御史。十一年，东宫出阁，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为刑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以灾异与都御史戴珊共陈时政八事，又陈刑狱四事，多报可。

珪久为法官，议狱皆会情比律，归于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信千户黄珍言，株连数十家，谓道明将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讯无验，珪乃止坐道明一人，余悉得释，而抵珍罪，聪亦下狱贬官。帝之亲鞫吴一贯也，将置大辟，珪进曰："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徒。"帝不允，珪执如初。帝怒，戴珊从旁解之。帝乃霁威，令更拟。珪终以原拟上，帝不悦，召语刘大夏。对曰："刑官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执耳。"卒如珪议。

正德元年六月，以年逾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刘瑾用事，九卿伏阙固谏，韩文被斥，珪复连章乞休。明年二月诏加少保，赐敕驰传归。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赠太保，谥庄懿。

从孙如霖，南京礼部尚书。如霖曾孙洪学，吏部尚书。洪学从弟梦得，兵部戎政尚书。他为庶僚者复数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晖，由乡举官嘉兴教授，有学行。富人数辈遣其奴子入学，晖不可。贿上官强之，执愈坚，见忤，坐他事去。

珊幼嗜学，天顺末，与刘大夏同举进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迁陕西副使，仍督学政。正身率教，士皆爱慕之。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终任不携一土物。

弘治二年，以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蜀盗野王刚流劫竹山、平利。珊合川、陕兵，檄副使硃汉等讨擒其魁，余皆以胁从论，全活甚众。入历刑部左、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共事。晋府宁化王钟鈲淫虐不孝，勘不得实，再遣珊等勘之，遂夺爵禁锢。进南京刑部尚书。久之，召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疑见黜，连疏诋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言珊纵妻子纳贿。珊

等乞罢，帝慰留之。御史冯允中等言："文升、珊历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词废计典。"乃下蕣、盖诏狱，命文升、珊即举察事。珊等言："两人逆计当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挟私也。苟避不黜，则负委任，而使诈谖者得志。"帝命上两人事蹟，皆黜之。已，刘健等因召对，力言盖罪轻，宜调用。帝方向用文升、珊，卒不纳。

帝晚年召对大臣，珊与大夏造膝宴见尤数。一日，与大夏侍坐。帝曰："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如二卿者，虽日见客何害。"袖出白金赉之，曰："少佐而廉。"且属勿廷谢，曰："恐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数求退，辄优诏勉留，遣医赐食，慰谕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语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后大夏燕对毕，帝问珊病状，言珊实病，乞悯怜听其归。帝曰："彼属卿言耶？主人留客坚，客则强留。珊独不能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辈，犹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归！"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视事。疾作，遂卒。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乔新、韶虽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称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宪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乂安，岂易言哉。

列传第七十二

○周洪谟 杨守陈弟守阯 子茂元 茂仁 张元祯陈音 傅瀚张昇 吴宽 傅珪 刘春 吴俨 顾清 刘瑞

周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十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博闻强记，善文词，熟国朝典故，喜谈经济。

景泰元年，疏劝帝亲经筵，勤听政，因陈时务十二事。再迁侍读。天顺二年掌南院事。宪宗嗣位，复陈时务，言人君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力圣学之目一：曰正心。修内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罢冗职，恤漕运。攘外侮之目六：曰选将帅，练士卒，讲陈法，治兵器，足馈饷，靖边陲。帝嘉纳焉。

成化改元，廷议讨四川山都掌蛮，洪谟上方略六事，诏付军帅行之。进学士。寻为南京祭酒。上言南监有红板仓二十间，高皇后积粟以养监生妻孥者，宜修复。帝允行之。母丧服阕，改北监。十一年，言士风浇浮，请复洪武中学规。帝嘉纳，命礼部榜谕。崇信伯费淮入监习礼，久不至。洪谟劾之，夺冠带，以儒巾赴监，停岁禄之半，学政肃然。先圣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笾数不称，洪谟请备天子制。又言："古者鸣球琴瑟为堂上之乐，笙镛柷敔为堂下之乐，而干羽则舞于两阶。今舞羽居上，乐器居下，非古制，当改。"尚书邹干驳止之，洪谟再疏争。帝竟俞其议。

迁礼部右侍郎。久之，转左。以蔡《传》所释璇玑玉衡，后人遵用其制，考验多不合，宜改制，帝即属洪谟。洪谟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进尚书。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变，有所条奏，帝多采纳。

弘治元年四月，天寿山震雷风雹，楼殿瓦兽多毁。洪谟复力劝修省，帝深纳之。洪谟矜庄寡合，与万安同乡，安居政府时颇与之善。至是，言官先后论奏，致仕归。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谥文安。

洪谟尝言："士人出仕，或去乡数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选除。王府官终身不迁，乖祖制，当稍变更。都掌蛮及白罗罗羿子数叛，宜特设长官司，就择其人任之，庶无后患。"将殁，犹上安中国、定四裔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杨守陈，字维新，鄞人。祖范，有学行，尝诲守陈以精思实践之学。举景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初，充经筵讲官，进侍讲。《英宗实录》成，迁洗马。寻进侍讲学士，同修《宋元通鉴纲目》。母忧服阕，起故官。孝宗出阁，为东宫讲官。时编《文华大训》，事涉宦官者皆不录。守陈以为非，备列其善恶得失。书成，进少詹事。

孝宗嗣位，宫僚悉迁秩，执政拟守陈南京吏部右侍郎，帝举笔去“南京”字。左右言刘宣见为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陈代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

孟子言“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夫尧舜之道何道？《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尧、舜之得于内者深，而为出治之本也。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尧、舜之资于外者博，而为致治之纲也。臣昔忝宫僚，伏睹陛下朗读经书，未尝勤睿问以究圣贤奥旨。儒臣略陈训诂，未尝进详说以极帝王要道。是陛下得于内者未深也。今视朝，所接见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状，小臣、远臣之才行，何由识？退朝所披阅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诸司之典则，群吏之情弊，何由见？宫中所听信者，内臣之语言而已。百官之正议，万姓之繁言，何由闻？恐陛下资于外者未博也。

愿遵祖宗旧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必择端方博雅之臣，更番进讲。凡所未明，辄赐清问。凡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弊。若夫前朝经籍，祖宗典训，百官章奏，皆当贮文华殿后，陛下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则询，必洞晰而后已。一日之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则御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节口奏，陛下详问而裁决之。在外文武官来觐，俾条列地方事，口陈大要，付诸司评议。其陛辞赴任者，随其职任而戒谕之。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驳正。其他具疏进者，召阁臣面议可否，然后批答。而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降词色，详询博访，务竭下情，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

若如经筵、常朝只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弊未革，后患滋深。且今积弊不可胜数。官鲜廉耻之风，士多浮竞之习。

教化凌夷，刑禁驰懈。俗侈而财滋乏，民困而盗日繁。列卫之城池不修，诸郡之仓库鲜积。甲兵朽钝，行伍空虚。将骄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习战。一或有警，何以御之？此臣所以朝夕忧思，至或废寝忘食者也。

帝深嘉纳。后果复午朝，召大臣面议政事，皆自守陈发之。寻以史事繁，乞解部务。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专事史馆。二年卒。谥文懿，赠礼部尚书。

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维立。成化初，乡试第一，入国学。祭酒邢让下狱，率六馆生伏阙讼冤。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秩满，故事无迁留都者。会从兄守随为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阯，乃以为南京侍读。

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直经筵，再迁侍讲学士。给事中庞泮等以救知州刘逊悉下狱，吏部尚书屠滽奏遣他官摄之。守阯贻书，极诋滽失。十年大计京官。守阯时掌院事，言："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择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诏可。学士不与考察，自守阯始。修《会典》，充副总裁。寻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尝署兵部，陈时弊五事。改署国子监。考绩入都，《会典》犹未成，仍留为总裁。事竣，迁左侍郎还任，进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报竟归，诏加尚书致仕。刘瑾乱政，夺其加官，瑾败乃复，久之卒。

守阯博极群书，师事兄守陈，学行相埒。其为解元、学士、侍郎，皆与兄同。又对掌两京翰林院，人尤艳称之。守陈卒，守阯为位哭奠者三年。

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湖广副使，改山东。弘治七年，河决张秋，诏都御史刘大夏治之，复遣中官李兴、平江伯陈锐继往。兴威虐，絷辱按察使。茂元摄司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责不专。有司供亿，日费百金。诸臣初祭河，天色阴晦，帛不能燃。所焚之余，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观者骇异。鬼神示怪，夫岂偶然？乞召还兴、锐等，专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阴象，今后戚家威权太盛，假名姓肆贪暴者，不可胜数，请加禁防，以消变异。画工、艺士，宜悉放遣。山东既有内臣镇守，复令李全镇临清，宜

撤还。”疏入，下山东抚、按勘，奏言：“焚帛之异诚有之，所奏供亿，多过其实。”于是兴、锐连章劾茂元妄，诏遣锦衣百户胡节逮之。父老遮道诉节，乞还杨副使。及陛见，茂元长跪不伏，帝怒，置之诏狱。节遍叩中官，备言父老诉冤状，中官多感动。会言者交论救，部拟赎杖还职，特谪长沙同知。谢病归。久之，起安庆知府，迁广西左参政。正德四年，刘瑾遣御史孙迪校勘钱谷，索贿不予。瑾又恶茂元从父守随，遂勒致仕。瑾诛，起官江西，寻迁云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改莅南京都察院，终刑部右侍郎。

茂仁，字志道，成化末进士。历刑部郎中。辽东镇守中官梁□巳被劾，偕给事中往按，尽发其罪。终四川按察使。

张元祯，字廷祥，南昌人。五岁能诗，宁靖王召见，命名元征。巡抚韩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祯。举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宪宗嗣位，疏请行三年丧，不省。其年五月，疏陈三事：“一，勤讲学。愿不废寒暑，所讲必切于修德为治之实，不必以乱亡忌触为讳。讲退，更凝神静味，验之于身心政化。讲官，令大臣公举刚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职大小。一，公听政。请日御文华殿，午前进讲，午后听政。天下章奏，命诸臣详议面陈可否，陛下亲临决其是非。暇则召五品以下官，随意问以时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毕达。一，广用贤。请命给事中、御史，各陈两京堂上官贤否。如有不尽，亦许在京五品官指陈之，以为进退。又令共荐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则大臣皆得其人。于是命之各言其所属及方面郡县官之贤否，付内阁吏部升黜之。中外群臣，有刚正改言者，举为台谏，不必论其言貌、官职、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惮其刚方，而荐柔媚者以充数，所举之人感其推荐，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举台谏。”疏入，以言多窒碍难行，寝之。预修《英宗实录》，与执政议不合，引疾家居，讲求性命之学。阅二十年，中外交荐，皆不赴。

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进左赞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为心，非大有为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宫，已负大有为之望。迩者颇崇异端，嬖近习，以蛊此心；殖货利，耽玩好，以荒此心；开幸门，塞言路，以昧此心。则不能大有为矣。愿定圣志，一圣学，广圣智。”疏反复累万言，帝颇纳之。《实录》成，迁南京侍讲学士，以养母归。久之，召为《会典》副总裁。至则进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帝甚倾向。元祯体清癯，长不逾中人，帝特设低几听之。数月，以母忧去。服阕，迁南京

太常卿。已，修《通鉴纂要》，复召为副总裁。以故官兼学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益进。元祯因请讲筵增讲《太极图》、《通书》、《西铭》诸书。帝亟取观之，喜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欲大用之，未几晏驾。

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东阁，专典诰敕。元祯素有盛誉。林居久，晚乃复出。馆阁诸人悉后辈，见元祯言论意态，以为迂阔，多姗笑之。又名位相轧，遂腾谤议，言官交章劾元祯。元祯七疏乞休，刘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祯亦卒。天启初，追谥文裕。

陈音，字师召，莆田人。天顺末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灾异陈时政，言："讲学莫先于好问。陛下虽间御经筵，然势分严绝，上有疑未尝问，下有见不敢陈。愿引儒臣赐坐便殿，从容咨论，仰发圣聪。异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罢遣。"章下礼部。越数日，又奏："国家养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书李秉，在籍修撰罗伦、编修张元祯、新会举人陈献章皆当世人望，宜召还秉等，而置献章台谏。言官多缄默，愿召还判官王徽、评事章懋等，以开言路。"忤旨切责。

司礼太监黄赐母死，廷臣皆往吊，翰林不往。侍讲徐琼谋于众，音大怒曰："天子侍从臣，相率拜内竖之室，若清议何！"琼愧沮。秩满，进侍讲。汪直党韦瑛夜帅逻卒入兵部郎中杨士伟家，缚士伟，考掠及其妻子。音与比邻，乘墉大呼曰："尔擅辱朝臣，不畏国法耶！"其人曰："尔何人，不畏西厂！"音厉声曰："我翰林陈音也。"久之，迁南京太常少卿。刘吉父丧起复，音贻书劝其固辞，吉不悦。后吏部拟用音，吉辄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调。尝与守备中官争事，为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罢，始进本寺卿。越二年卒。

音负经术，士多游其门者。然性健忘，世故琐屑事皆不解。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为笑，然不尽实也。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除检讨。嗜学强记，善诗文。再迁左谕德，直讲东宫。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读，历礼部左、右侍郎。寻命兼学士入东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

弘治十三年代徐琼为礼部尚书。保定献白鹊，疏斥之。陕西巡抚熊翀以鄠县民所得玉玺来献，以为秦玺复出也。瀚率同列言："秦玺完毁，

具载简册。今所进玺，形色、篆纽皆不类，盖后人仿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玺，太祖制六玺，列圣相承，百三十余载，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玺明矣。请姑藏内府。”帝是其言，薄赏得玺者。

京师星变、地震、雨雹，四方多变异。瀚条上军民所不便进者，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光禄寺逋行户物价至四万余两。瀚言由供亿之滥，愿敦俭素，俾冗费不生。所条奏，率傅正议。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穆。

张昇，字启昭，南城人。成化五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谕德。弘治改元，迁庶子。

大学士刘吉当国，昇因天变，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万安、刘吉、尹直为言，安、直被斥，吉独存。吉乃倾身阿佞，取悦言官，昏暮款门，祈免纠劾，许以超迁。由是谏官缄口，奸计始遂。贵戚万喜依凭宫壶，凶焰炽张，吉与缔姻。及喜下狱，犹为营救。父存则异居各爨，父殁则夺情起官。谈笑对客，无复戚容。盛纳艳姬，恣为淫黩。”且历数其纳贿、纵子等十罪。吉愤甚，风科道劾昇诬诋，调南京工部员外郎。吉罢，复故官，历礼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为尚书。

孝宗崩，真人陈应礻盾、西番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清宫，昇请置之法。诏夺真人、国师、高士等三十余人名号，逐之。昇在部五年，遇灾异，辄进直言。亦数为言者所攻，然自守谨饬。

武宗嬉游怠政，给事中胡煜、杨一渶、张禬皆以为言，章下礼部。昇因上疏，请亲贤远佞，克谨天戒。帝是之而不能用，昇遂连疏乞休，不允。正德二年，秦府镇国将军诚溆请袭封保安王，昇执不可。忤刘瑾，谢病。诏加太子太保，乘传归，月米、岁夫如制。卒于家。

吴宽，字原博，长洲人。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东宫，秩满进右谕德。孝宗即位，以旧学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

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继母忧，吏部员缺，命虚位待之。服满还任，转左，改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仍侍武宗东宫。宦竖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数移事间讲读。宽率其僚上疏曰：“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古人八岁就

傅，即居宿于外，欲离近习，亲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
哉？”帝嘉纳之。

十六年进礼部尚书，余如故。先是，孝庄钱太后崩，廷议孝肃周太后万岁后，并葬裕陵，祔睿庙，礼皆如适。至是，孝肃崩，将祔庙，帝终以并祔为疑，下礼官集议。宽言《鲁颂·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别庙，汉、唐亦然。会大臣亦多主别庙，帝乃从之。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他日又曰：“吴公科第、年齿、闻望皆先于迁，迁实自愧，岂有私于吴公耶。”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数引疾，辄慰留，竟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文定。授长子奭中书舍人，补次子奂国子生，异数也。

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有田数顷，尝以周亲故之贫者。友人贺恩疾，迁至邸，旦夕视之。恩死，为衣素一月。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与修《大明会典》成，迁左中允。武宗立，以东宫恩，进左谕德，充讲官，纂修《孝宗实录》。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谓《会典》成于刘健等，多所糜费，镌与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实录》成，进左中允，再迁翰林学士，历吏部左、右侍郎。

正德六年，代费宏为礼部尚书。礼部事视他部为简，自珪数有执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敢与至尊并书，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

珪居闲类木讷者。及当大事，毅然执持，人不能夺，卒以此忤权幸去。教坊司臧贤请易牙牌，制如朝士，又请改铸方印。珪格不行。贤日夜腾谤于诸阉间，冀去珪。流寇扰河南，太监陆誾谋督师，下廷议，莫敢先发。珪厉声曰：“师老民疲，贼日炽，以冒功者多，偾事者漏罚，失将士心。先所遣已无功，可复遣耶？今贼横行郊圻肘腋间，民嚣然思乱，祸旦夕及宗社。吾侪死不偿责，诸公安得首鼠两端。”由是议罢。疏上，竟遣誾，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张羽奏云南灾。珪因极言四方灾变可畏。八年五月，复奏四月灾，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变六十九事。今自去秋来，地震天鸣，雹降星殒，龙虎出见，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与焉，灾未有若是甚者。”极陈时弊十事，语多斥权幸，

权幸益深嫉之。会户部尚书孙交亦以守正见忤，遂矫旨令二人致仕。两京言官交章请留，不听。

珪归三年，御史卢雍称珪在位有古大臣风，家无储蓄，日给为累，乞颁月廪、岁隶，以示优礼。又谓珪刚直忠谠，当起用。吏部请如雍言，不报。而珪适卒，年五十七。遣命毋请恤典。抚、按以为言，诏廕其子中书舍人。嘉靖元年录先朝守正大臣，追赠太子少保，谥文毅。

刘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屡迁翰林学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进左。八年代傅珪为礼部尚书。淮王祐棨、郑王祐ＢＴ皆由旁支袭封，而祐棨称其本生为考，祐ＢＴ并欲追封入庙。交城王秉机由镇国将军嗣爵，而进其妹为县主。春皆据礼驳之，遂著为例。

帝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些儿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还乌思藏，请给国师诰命如大乘法王例，岁时入贡，且得赍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议，春执奏曰：“乌思藏远在西方，性极顽犷。虽设四王抚化，其来贡必有节制，使不为边患。若许其赍茶，给之诰敕，万一假上旨以诱羌人，妄有请乞，不从失异俗心，从之则滋害。”奏上，罢赍茶，卒与诰命。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旧，设立乌思藏诸司，及陕西洮、岷，四川松潘诸寺，令化导番人，许之朝贡。贡期、人数皆有定制。比缘诸番僻远，莫辨真伪。中国逃亡罪人，习其语言，窜身在内，又多创寺请额。番贡日增，宴赏繁费，乞严其期限，酌定人数，每寺给勘合十道，缘边兵备存勘合底簿，比对相同，方许起送。并禁自后不得滥营寺宇。”报可。广东布政使罗荣等入觐，各言镇守内臣入贡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贡献诏旨，且言四方水旱盗贼，军民困苦状，乞罢诸镇守臣。不纳。

春掌礼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请封、请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赠谥，多所裁正。遭忧，服阕起南京吏部尚书。寻以礼部尚书专典诰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刘氏世以科第显。春父规，御史。弟台，云南参政。子彭年，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辽东苑马寺卿。起宗子世赏，广东左布政使。台子鹤年，云南布政使，以清誉闻。鹤年孙世曾，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缅功。皆由进士。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实录》，直讲筵。刘瑾窃柄，闻俨家多资，遣人啖以美官。俨峻拒之，瑾怒。会大计群吏，中旨罢俨官。瑾诛，复职历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

十二年，武宗北巡，俨抗疏切谏。明年复偕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闻驾幸昌平，曾具疏极论，不蒙采纳。既闻出居庸，幸宣、大，宰辅不及知，群臣不及从，三军之士不及卫，京师内外人心动摇。徐、淮以南，荒馑千里，去冬雨雪为灾，民无衣食，安保其不为盗。所御之寇尚远隔阴山，而不虞之祸或猝起于肘腋，臣所大惧也。"不报。

十四年卒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

顾清，字士廉，松江华亭人。弘治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与同年生毛澄、罗钦顺、汪俊相砥以名节。进侍读。

正德初，刘瑾窃柄，清邑子张文冕为谋主，附者立尊显。清绝不与通，瑾衔之。四年摘《会典》小误，挫诸翰林，清降编修，。又以诸翰林未谙政事，调外任及两京部属，清得南京兵部员外郎。会父忧，不赴。瑾诛，还侍读，擢侍读学士掌院事。寻迁少詹事，充经筵日讲官，进礼部右侍郎。时澄已为尚书，清协恭守职，前后请建储宫，罢巡幸，疏凡十数上。世宗嗣位，为御史李献所劾，罢归。

清学端行谨，恬于进取。家居，荐者相继，悉报寝。嘉靖六年，诏举老成堪用内阁者，廷推及清，乃以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上言："锦衣职侍卫，祖宗朝非机密不遣。正德间，营差四出，海内骚然，陛下所亲见。近乃遣千户勘扬州高瀹争私财事，囚其女妇，憯毒备加。请自今悉付所司，停旗校无遣。"从之。

屡疏引疾，诏进尚书致仕。时方进表入都，道卒。谥文僖。

刘瑞，字德符，内江人。父时敷，官山东佥事，以廉惠称。瑞举弘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好学洁修，遇事辄有论建。清宁宫灾，请罢醮坛。时召内阁讲官延访治道，又言："故阉李广门下内臣，宜悉治罪。前太监汪直，先帝罪人，今来凯用，当斥远之。副使杨茂元、郎中王云凤以直言获罪，宜召复其官。京师之万春宫，兴济真武庙、寿宁侯第，在外之兴、岐、衡、雍、汝、泾诸府，土木繁兴，宜悉罢不急者。都匀之捷，邓廷瓒冒其功。贺兰之征，王越启其衅。请追正欺罔之

罪。”报闻。阙里庙成，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瑞请更定先师封谥，不果行。

武宗即位，疏陈端治本九事。请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参政王纶、副使王云凤、佥事胡献、知府杨茂元、照靡余濂。由是，诸臣多获进用。

刘瑾用事，瑞即谢病。贫不能还乡，依从母子李充嗣于澧州。瑾榜瑞为奸党，又以前荐雍泰除其名，罚米输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给。

瑾诛，以副使督浙江学校，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迁礼部右侍郎。因灾变偕同官条上六事，且言斋醮无益且妨政，织造多费且病民。帝多粕用之。大礼议起，瑞偕九卿合疏。极言大宗、小宗之义，凡数千言。四年卒官。赠尚书。隆庆初，谥文肃。

赞曰：周洪谟等以词臣历卿贰。或职事拳拳，或侃侃建白，进讲以启沃为心，守官以献替自效。于文学侍从之选，均无愧诸。

列传第七十三

○李敏叶淇 贾俊刘璋 黄绂 张悦张蓥 □钟 曾鉴 梁璟王诏 徐恪李介子昆 黄珂 王鸿儒 丛兰 吴世忠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奉敕抚定贵州蛮。还，巡按畿内。以蓟州饷道经海口，多覆溺，建议别开三河达蓟州，以避其险，军民利之。

成化初，用荐超迁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广。历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敌骑出没塞下，掩杀守墩军，敏伏壮士突擒之。修治垣堑，敌不敢犯。十五年召为兵部右侍郎。逾四年，病归。河南大饥，条上救荒数事。诏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二十一年改督漕运，寻召拜户部尚书。

先是，敏在大同，见山东、河南转饷至者，道远耗费，乃会计岁支外，悉令输银。民轻赍易达，而将士得以其赢治军装，交便之。至是，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由敏始也。崇文门宣课司税，多为势要所侵渔。敏因马文升言请增设御史主事监视。御史陈瑶斥敏聚敛，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贵戚请隙地及鹰房、牧马场千顷，敏执不可，事得寝。

当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既得罪，率辞而归之官，罪重者夺之。然不以赋民。敏请召佃，亩科银三分，帝从之，然他庄田如故也。会京师大水，敏乃极陈其害，言："今畿辅皇庄五，为地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三百三十有二，为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官校招无赖为庄头，豪夺畜产，戕杀人，污妇女，民心痛伤。灾异所由生。皇庄始正统间，诸王未封，相闲地立庄。王之藩，地仍归官，其后乃沿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庄。请尽革庄户，赋民耕。亩概征银三分，充各宫用度。无皇庄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权要庄田，亦请择佃户领之，有司收其课，听诸家领取。悦民心，感和气，无切于此。"时不能用。

南京御史与守备太监蒋琮相讦，御史咸逮谪，而琮居职如故。敏再疏力争，皆不听。弘治四年，得疾乞休，帝为遣医视疗。已，复力请，乃以叶淇代，诏敏乘传归。未抵家卒。赠太子少保，谥恭靖。

敏生平笃行谊，所得禄赐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时，筑室紫云山麓，聚书数千卷，与学者讲习。及巡抚大同，疏籍之于官，诏赐名紫云书院。大同孔庙无雅乐，以敏奏得颁给如制云。

叶淇，字本清，山阳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御史。天顺初，石亨谮之下吏，考讯无验，出为武陟知县。成化中累官大同巡抚。孝宗立，召为户部侍郎。弘治四年代李敏为尚书，寻加太子少保。哈密为土鲁番所陷，守臣请给其遗民廪食，处之内地，淇曰："是自贻祸也。"寝其奏。奸民献大名地为皇庄，淇议归之有司。内官龙绶请开银矿，淇不可。帝从之。已，绶请长芦盐二万引，鬻于两淮以供织造费。淇力争，竟不纳。

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九年四月乞休，归卒。赠太子太保。

从子贽，进士，历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闻。

贾俊，字廷杰，束鹿人。以乡举入国学。天顺中，选授御史。历巡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南畿，所至有声。

成化十三年，自山东副使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在镇七年，军民乐业，召为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敕振饥河南。寻转左，数月拜尚书。时专重进士，举人无至六卿者，俊独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践阼，尚书王恕、李敏、周洪谟、余子俊、何乔新，都御史马文升，皆一时民誉，俊参其间，亦称职。

诸王府第、茔墓悉官予直，而仪仗时缮修。内官监欲频兴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禄米、庄田，请给半直；仪仗非甚敝，不得烦有司；公家所宜营，惟仓库、城池，余皆停罢。帝报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桥，请发京军二万五千及长陵五卫军助役。内府宝钞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苏、松诸府方罹水灾而织造锦绮至数万匹。俊皆执奏，并得寝。

工部政务与内府监局相表里，而内官监专董工役，职尤相关。俊不为所挠，工役大省。太庙后殿成，加太子少保。足疾，致仕。诏许乘传归，给夫廪如制。逾年卒。

俊廉慎，居工部八年，望孚朝野。

代之者刘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顺初进士。历官中外有声。居工部，亦数有争执，名亚于俊。

黄绂，字用章，其先封丘人。曾祖徙平越，遂家焉。绂登正统十三年进士，除行人，历南京刑部郎中。刚廉，人目之曰“硬黄”。大猾谭千户者，占民芦场，莫敢问，绂夺还之民。

成化九年，迁四川左参议。久之，进左参政。按部崇庆，旋风起舆前，不得行。绂曰：“此必有冤，吾当为理。”风遂散。至州，祷城隍神，梦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为巢，后临巨塘。僧夜杀人沉之塘下，分其资。且多藏妇女于窟中。绂发吏兵围之，穷诘，得其状，诛僧毁其寺。仓吏倚皇亲乾没官粮巨万，绂追论如法，威行部中。历四川、湖广左、右布政使。奏闭建昌银矿。两京工兴，湖广当输银二万，例征之民，绂以库羡充之。荆王奏徙先垄，绂恐为民扰，执不可。

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劾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鐸、王琮等抵罪，计捕奸豪张纲。申军令，增置墩堡，边政一新。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豫给三月饷，亲为拊循。会有诏毁庵寺，绂因尽汰诸尼，以给壮士无妻者。及绂去，多携子女拜送于道。

弘治三年，拜南京户部尚书。言官以绂进颇骤，频有言。帝不听，就改左都御史，焚差历簿于庭曰：“事贵得人耳，资劳久近，岂立官意哉。”绂历官四十余年，性卞急，不能容物。然操履洁白，所至有建树。六年乞休，未行卒。

张悦，字时敏，松江华亭人。举天顺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成化中出为江西佥事，改督浙江学校。力拒请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迁四川副使，进按察使。遭丧，服阕补湖广。王府承奉张通纵恣，悦绳以法。及入觐，中官尚铭督东厂，众竞趋其门，悦独不往。铭衔甚，伺察无所得。铭败，召拜左佥都御史。

孝宗立，迁工部右侍郎，转吏部左侍郎。王恕为尚书，悦左右之，尝两摄选事。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陈遵旧章、恤小民、崇俭素、裁冗食、禁滥罚数事。又上修德、图治二疏。并嘉纳。俄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书。九年复改兵部，参赞机务。以年至，累疏乞休。诏

加太子少保，驰传归。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时与悦同里而先为南京兵部尚书者张莹，字廷器，正统十三年进士。景泰初，擢御史。历江西副使按察使、陕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宁夏城，土筑，莹始甃以砖。道河流，溉灵州屯田七百余顷。以父丧去。服除，起抚河间诸府，改大同，历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擢本部尚书。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年，再以忧归。弘治元年起南京兵部尚书，卒官，赠太子太保，谥庄懿。

侣钟，字大器，郓城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御史，巡盐两淮。按浙江还，掌诸道章奏。汪直讽钟劾马文升，钟不可，被谮杖阙下。以都御史王越荐，擢大理寺丞，再迁右少卿。寇入大同，廷议遣大臣巡视保定诸府，乃以命钟。居数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河间濒海民地为势家所据，钟夺还之。召为刑部右侍郎。丁内艰，僦运艘载母柩南还。督漕总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会当路方逐尹旻党，而钟与旻为同乡，乃贬二秩为曲靖知府，改徽州，复入为大理寺左少卿。

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尽心荒政。召为户部侍郎总督仓场，寻改吏部。十一年迁右都御史。居二年，进户部尚书。

十五年，上天下会计之数，言："常入之赋，以蠲免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统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广，额外科率。河南、山东边饷，浙江、云南、广东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愿陛下惕然省忧，力加损节。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术。"帝乃下廷臣议。议上十二事，其罢传奉冗官，汰内府滥收军匠，清腾骧四卫勇士，停寺观斋醮，省内侍、画工、番僧供应，禁王府及织造滥乞盐引，令有司征庄田租，皆权幸所不便者。疏留数月不下，钟乃复言之。他皆报可，而事关权幸者终格不行。

奸商投外戚张鹤龄，乞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别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鬻贩，帝许之。后奸民援例乞两淮旧引至百六十万，钟等力持，皆不听。自此盐法大坏，奸人横行江湖，官司无如何矣。

东厂侦事者发钟子瑞受金事，钟屡疏乞休，命驰驿归。正德时，刘瑾摭钟在部时事，至罚米者三。又数年卒。

曾鉴，字克明，其先桂阳人，以戍籍居京师。天顺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余人坐为盗，狱已具，鉴辨其诬。已，果获真盗。成化末，历右通政，累迁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进尚书。

孝宗在位久，海内乐业，内府供奉渐广，司设监请改造龙毯、素毯一百有奇。鉴等言："毯虽一物，然征毛毳于山、陕，采绵纱诸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苏、松，经累岁，劳费百端。祈赐停止。"不听。内府针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鉴等言："往年尚衣监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军器局、司设监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于是命减其半。太监李兴请办元夕烟火，有诏裁省，因鉴奏尽罢之。十六年，帝纳诸大臣言召还织造中官，中官邓瑢以请，帝又许之。鉴等极言，乃命减三之一。其冬，言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盗贼，乞罢诸营缮及明年烟火、龙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报从。

正德元年，雷震南京报恩寺塔，守备中官傅容请修之。鉴言天心示儆，不宜重兴土木以劳民力，乃止。御马监太监陈贵奏迁马房，钦天监官倪谦覆视，请从之。给事中陶谐等劾贵假公营私，并劾谦阿附，不听。鉴执奏，谓马房皆由钦天监相视营造，其后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毁改正，葺以己资，庶牧养无妨而民不劳。报可。内织染局请开苏、杭诸府织造，上供锦绮为数二万四千有奇。鉴力请停罢，得减三分之半。太监许镛等各赍敕于浙江诸处抽运木植，亦以鉴言得寝。

孝宗末，阁部大臣皆极一时选，鉴亦持正。及与韩文等请诛宦官不胜，诸大臣留者率巽顺避祸，鉴独守故操。有诏赐皇亲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鉴力争，不从。明年春，中官黄准守备凤阳，从其请，赐旗牌。鉴等言大将出征及诸边守将，乃有旗牌，内地守备无故事，乃寝。其年闰正月致仕。旋卒。赠太子太保。

梁璟，字廷美，崞县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

成化时，屡迁都给事中。项忠征荆、襄，驱流民复业。璟劾其纵兵逼迫，较贼更惨，语具《忠传》。延绥用兵，令山西预征刍粟，民相率逃亡。璟疏陈其困，得宽减。畿辅八府旧止设巡抚一人，驻蓟州以御边，不能兼顾。璟请顺天、永平二府分设一巡抚，以蓟州边务属之，令巡抚陈濂专抚保定六府兼督紫荆诸关。朝议从之，遂为定制。已，与同官韩文、王诏等奏请起致仕尚书王竑、李秉，而斥都御史王越，并及宫闱隐事，被挞文华殿。武靖伯赵辅西征不敢战，称病求还，复谋典营府事。璟等极论其罪，乃令养疾归。

九载秩满，擢陕西左参政，分守洮、岷。西番入寇，督兵斩其魁。内艰服阕，还原任，历左、右布政使。先后在陕十五年，多政绩。

孝宗嗣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弘治二年，民饥，请免征两京漕粮八十九万余石，从之。帝登极诏书已罢四方额外贡献，而提督武当山中官复贡黄精、梅笋、茶芽诸物。武当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更倍，咸衣食于官。月给油蜡、香楮，洒扫夫役以千计。中官陈喜又携道士三十余人，各领护持敕，所至张威虐。璟皆奏请停免，多见采纳。外艰服除，再抚四川。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就进户部尚书。致仕归，卒。

王诏，字文振，赵人。生有异姿，学士曹鼐奇之，妻以女。天顺末，登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庙，时议谓不当以卑废尊。诏言《礼》有丧不祭，无已，则移日俟释服。议虽不行，识者是焉。勘牧马草场，劾会昌侯孙继宗、抚宁侯硃永侵占罪。时方面官我，令京卿三品保举。诏言恐长奔竞风，不听。累迁都给事中。八年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少卿，任道逊等以书碑皆进秩。诏上疏力谏，不省。已，偕梁璟等论及宫闱事，帝大怒，召至文华殿面诘之，诏仰呼曰："臣等言虽不当，然区区犬马之诚，知为国而已。"乃杖而释之。出为湖广右参政。原杰经略荆、襄，诏襄理功为多。以父忧去。服除再任，迁右布政使。

弘治元年，转贵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土官好争袭，所司入其贿，变乱曲直，生边患。诏不通苞苴，一断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诸夷归命，边徼宁戢。有故官不能归者，妻子多鬻为奴。诏为资遣，得归者甚众。洪武中，尚书吴云继王祎死事，后祎谥忠文，岁祀之，而不及云。诏以为请，乃谥云忠节，与祎并祀。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卒。

徐恪，字公肃，常熟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中官欲出领抽分厂，恪等疏争。中官怒，请即遣恪等，将摭其罪，无所得乃已。出为湖广左参议，迁河南右参政。陕西饥，当转粟数万石。恪以道远请输直，上下称便。

弘治初，历迁左、右布政使。徽王府承奉司违制置吏，恪革之。王奏恪侵侮，帝赐书诫王。河徙逼开封，有议迁藩府三司于许州者，恪言非便，遂寝。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言："秦项梁、唐庞勋、元方谷珍辈往往起东南。今东南民力已竭，加水旱洊臻，去冬彗扫天

津，直吴、越地。乞召还织造内臣，敕抚按诸臣加意拊循，以弭异变。”帝不从。故事，王府有大丧，遣中官致祭，所过扰民。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位，又复之。恪请如先帝制，并条上汰冗官、清赋税、禁科扰、定赎例、革抽分数事，多议行。户部督逋急，恪以灾变请缓其事。御史李兴请于郧阳别设三司，割南阳、荆州、襄阳、汉中、保宁、夔州隶之。恪陈五不可，乃止。

恪素刚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及为巡抚，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严，宗人多不悦。平乐、义宁二王遂讦恪减禄米、改校尉诸事。勘无验，坐恪入王府误行端礼门，欲以平二王忿。帝知恪无他，而以二王幼，降敕切责，命湖广巡抚韩文与恪易任。吏民罢市，泣送数十里不绝。属吏以羡金赆，挥之去。至则值岐王之国，中使携盐数百艘，抑卖于民，为恪所持阻不行。其党密构于帝。居一岁，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帝慰留，乃拜命。势要家滥索工匠者，悉执不予。十一年考绩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李介，字守贞，高密人。成化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巡盐两浙，还掌河南道事。以四方灾伤，陈时政数事，帝多采用之。介敢言，遇事不可，辄率同列论奏。忤帝意，两挞于庭。九载满，擢大理丞，进少卿。

弘治改元，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寻召佐院事。历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寇谋犯大同，命介兼左佥都御史，往督军饷，且经略之。比至，寇已退，乃大修戎备。察核官田牛具钱还之军，以其资偿军所逋马价，边人感悦。先后条上便宜二十事。卒，赠尚书。

子昆，字承裕。弘治初进士。历礼部主事。中官何鼎建言下狱，台谏救之，咸被责。昆复论救，弗听。父忧归，起改兵部主事。帝将建延寿塔于城外，昆复疏谏。正德初，群小用事。请黜邪枉，进忠直，杜宦戚请乞，节中外侈费，皆不报。进员外郎，忤尚书刘宇，贬知解州。屡迁陕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与总督彭泽经略哈密，兵部尚书王琼劾泽处置失宜，语连昆，下吏。法司言昆设谋遏强寇，功不可掩。琼不从，谪浙江副使。世宗立，琼得罪。复官，巡抚顺天。寻召为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军乱，杀巡抚张文锦。昆奉命往抚，承制曲赦之，还请收恤文锦。帝方恶其激变，不从。遇疾归，久之卒。

黄珂，字鸣玉，遂宁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龙阳知县。治行闻，擢御史，出按贵州。金达长官何轮谋不轨，计擒之，改设流官。贼妇米鲁乱，奏劾巡抚钱钺、总兵官焦俊等，皆得罪。改按畿辅，历山西按察使。

正德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安化王寘鐇反，传檄四方，用讨刘瑾为名。他镇畏瑾，不敢以闻。珂封上其檄，因陈便宜八事，而急令副总兵侯勋、参将时源分兵扼河东，贼遂不敢出。亦不剌寇边，珂偕总兵官马昂督军战，败之木瓜山。六年复寇边，珂檄副总兵王勋等七将分据要害夹击，复败之。屡赐玺书，银币。

是年秋，入为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河南用兵，出理军饷。主客兵十余万，追奔转战，迁止无常。珂随方转输，军兴无乏，录功增俸一级。改刑部，进左侍郎，已改佐兵部。宁王宸濠谋复护卫，珂执议独坚。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寻就拜工部尚书。以年至乞休归，卒。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王鸿儒，字懋学，南阳人。少工书，家贫为府书佐。知府段坚爱其书，留署中，亲教之。遣入学校为诸生，遂举乡试第一。成化末，登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累迁郎中，擢山西佥事，进副使，俱督学政。居九年，士风甚盛。孝宗尝语刘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鸿儒，他日可大用也。"正德改元，谢病归。刘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为国子祭酒，以父丧去。再起南京户部侍郎，历吏部右侍郎，寻转左。十四年迁南京户部尚书。甫履任，宸濠反，命督军饷，疽发于背，遂卒，谥文庄。

鸿儒为学，务穷理致用，为世所推。左吏部，清正自持，门无私谒。

弟鸿渐，乡试亦第一。以进士累官山东右布政使，以廉静称。

丛兰，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进士。为户科给事中。中官梁芳、陈喜、汪直、韦兴，先以罪摈斥，复夤缘还京。兰因清宁宫灾，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寻言："吏部遵诏书，请擢用建言诖误诸臣，而明旨不尽从，非所以示信。失仪被纠，请免送诏狱。畿内征徭繁重，富民规免，他户代之，宜厘正。"章下所司。进兵科右给事中。都督佥事吴安以传奉得官，兰请罢之。时命拨团营军八千人修九门城濠，兰言："臣顷简营军，诏许专事训练，无复差拨，命下未几，旋复役之，

如前诏何。”遂罢遣。迁通政参议。小王子犯大同，命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蹊隧可通敌骑者百十所。

正德三年进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绥屯田。安化王寘鐇反，兰奏陈十事，中言：“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资。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遂希旨劾兰。瑾方忧边事，置不问。数月，瑾诛，进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边军饷。

六年，陕西巡抚都御史蓝章以四月寇乱移驻汉中。会河套有警，乃命兰兼管固、靖等处军务。兰上言：“陕西起运粮草，数为大户侵牟，请委官押送。每镇请发内帑银数万，预卖粮草。御史张彧清出田亩，请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则。灵州盐课，请照例开中，召商籴粮。军士折色，主者多克减，乞选委邻近有司散给。”从之。

是年冬，南畿及河南岁侵，命兰往振。未赴而河北贼自宿迁渡河，将逼凤阳。乃命兰以本官巡视庐、凤、滁、和，兼理振济。河南白莲贼赵景隆自称宋王，掠归德，兰遣指挥石坚、知州张思齐等击斩之。九月，贼平。论功赉金币，增俸一级，召还理部事。部无侍郎缺，乃命添注。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视居庸、龙泉诸关。寻兼督宣、大军饷，进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山东军务。令内地皆筑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万骑自万全右卫趋蔚州大掠，又三万骑入平虏南城，以失事停半岁俸。

十年夏，改督漕运，寻兼巡抚江北。中官刘允取佛乌思藏，道兰境，入谒，辞不见。允需舟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兰驰疏极陈其害。不报。居四年，以事忤兵部尚书王琼，解漕务，专任巡抚。宁王宸濠反，兰移镇瓜州。十五年，迁南京工部尚书。

世宗即位，御史陈克宅劾兰附江彬。帝以兰素清谨，释勿问。兰遂乞休去。卒，赠太子少保。

吴世忠，字懋贞，金溪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两畿及山东、河南、浙江民饥，有诏振恤，所司俟勘覆。世忠极言其弊，因条上兴水利、复常平二事，多施行。已，请恤建文朝殉难诸臣，乞赐爵谥，崇庙食，且录其子孙，复其族属，为忠义劝。章下礼官，寝不行。尚书王恕被讦求去，上疏请留之。寿宁侯张鹤龄求勘河间赐地，其母金夫人复求不已。帝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托肺腑，岂宜与小民争尺

寸？命部勘未已，内臣继之。内臣未已，大臣又继之。剥民敛怨，非国家福，龙非外戚之福。”不听。

大同总兵官神英、副总兵赵昶等，因马市令家人以违禁彩缯易马，番人因阑入私易铁器。既出塞，复潜兵掠蔚州，陷马营，转剽中东二路。英等拥兵不救，巡抚刘瓛、镇守中官孙振又不以实闻。十一年，事发，世忠往勘。上疏备陈大同边备废弛、士卒困苦之状。因极言英、瓛等贪利畏敌，荡无法度。英落职，瓛、振召还，昶及游击刘淮、参将李屿等俱逮问。已而瓛改大理少卿，昶以大理丞吴一贯覆讠献仅镌级。世忠复极论瓛罪，且诋一贯，帝皆不问。阙里文庙灾，陈八事，不能尽用。

寇犯延绥、大同，世忠言：“国初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近军政日坏，精卒不能得一二万人。此兵足忧也。太仓之储，本以备军。近支费日广，移用日多。倘兴师十万，犒赐无所取给。此食足忧也。正统己巳之变尚有石亨、杨洪，迩所用李杲、阮兴、赵昶、刘淮之属，先后皆败。今王玺、马昇又以失事告。此将帅足忧也。国家多事，大臣有以镇之。迩者忠正多斥，贪庸获存。既鲜匡济之才，又昧去就之节，安能慑强敌壮国势乎？此任人足忧也。政多舛乖，民日咨怨。京军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觊恩尤切。顾使不乐其生至此，临难谁与死守？此民心足忧也。天变屡征，火患频发。云南地震压万余家，大同马灾踣二千匹。此天意足忧也。愿顺好恶以收人心，肃念虑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经略宣、大，以饬边防。策免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乔新、刘大夏、倪岳、戴珊、张敷华、林俊诸人，以任国事。则贼将望风远循，而边境可无忧矣。”帝以言多诋毁，切责之。寻乞大同增置台堡，以闲田给军耕垦，不征其税。江西岁饥盗起，请简巡抚，黜有司贪残者。又请筑京师外城。所司多从其议。再迁吏科左给事中，擢湖广参议，坐事降山东佥事。

正德四年闰九月召为光禄少卿，旋改尚宝司卿。其年冬，与通政丛兰等出理边屯，世忠往蓟州。明年奏言：“占种盗卖，积弊已久。若一一究问，恐人情不安，请量为处分。”从之。刘瑾败，言官劾其尝请清核屯田，助瑾为虐。世忠故方鲠，朝议宽之，得免。再迁大理少卿。八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寇在河套，逐之失利，乃引疾归。

赞曰：明至英宗以后，幸门日开。传奉请乞，官冗役繁，用度奢汰，盛极孽衰，国计坐绌。李敏诸人斤斤为国惜财，抵抗近幸，以求纾民。然涓滴之助，无补漏卮。国家当承平殷阜之世，侈心易萌。近习乘

之，糜费日广。《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又曰“不节若，则嗟若”，此恭俭之主所为凛凛也。

列传第七十四

○韩文顾佐 陈仁 张敷华 杨守随弟守隅 许进子诰 赞论雍泰张津 陈寿 樊莹 熊绣 潘蕃 胡富 张泰 吴文度 张鼐冒政 王璟 李钦

韩文，字贯道，洪洞人，宋宰相琦后也。生时，父梦紫衣人抱送文彦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成化二年举进士，除工科给事中。核韦州军功，劾宁晋伯刘聚，都御史王越、马文升等滥杀妄报。寻劾越荐李秉、王竑。语颇涉两宫，帝怒，挞之文华殿庭。已，进右给事中，出为湖广右参议。中贵督太和山，乾没公费。文力遏之，以其羡易粟万石，备振贷。九溪土酋与邻境争地相攻，文往谕，皆服。阅七年，转左。

弘治改元，王恕以文久淹，用为山东左参政。居二年，用倪岳荐，擢云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移抚河南，召为户部右侍郎。母丧除，起改吏部，进左。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岁侵，米价翔踊。文请预发军饷三月，户部难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当之。"乃发廪十六万石，米价为平。明年召拜户部尚书。

文凝厚雍粹，居常抑抑。至临大事，刚断无所挠。武宗即位，赏赉及山陵、大婚诸费，需银百八十万两有奇，部帑不给。文请先发承运库，诏不许。文言："帑藏虚，赏赉自京边军士外，请分别给银钞，稍益以内库及内府钱，并暂借勋戚赐庄田税，而敕承运库内官核所积金银，著之籍。且尽罢诸不急费。"帝不欲发内帑，命文以渐经画。文持大体，务为国惜财。真人陈应礻盾、大国师那卜坚参等落职，文请没其资实国帑。旧制，监局、仓库内官不过二三人，后渐添注，或一仓十余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文力请裁汰。淳安公主赐田三百顷，复欲夺任丘民业，文力争乃止。

孝宗时，外戚庆云、寿宁侯家人及商人谭景清等奏请买补残盐至百八十万引。文条盐政夙弊七事，论残盐尤切。孝宗嘉纳，未及行而崩，即入武宗登极诏中，罢之。侯家复奏乞，下部更议，文等再三执奏，弗从，竟如侯请。正德元年，内阁及言官复论之，诏下廷议。文言："盐法之设，专以备边。今山、陕饥，寇方大入，度支匮绌，飞挽甚难。奈何坏祖宗法，忽边防之重。"景清复陈乞如故。文等劾其桀悍，请执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寝前令。

荣王乞霸州庄田，崇王请自征庄田租，勿令有司与，文皆持却之。

保定巡抚王璟请革皇庄，廷议从之，帝命再议。文请命巡抚官召民佃，亩征银三分输内库，而尽撤中官管庄者，大学士刘健等亦力言内臣管庄扰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余如文议。中旨索宝石、西珠，文请屏绝珍奇，以养俭德。报可。帝将大婚，取户部银四十万两，文连疏请，得免四之一。

文司国计二年，力遏权幸，权幸深疾之。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牴，不亲万几。文每退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文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即偕诸大臣伏阙上疏，略曰：“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此焉关。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占候，咸非吉征。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疏入，帝惊泣不食。瑾等大惧。

时内阁刘健、谢迁等方持言官章不肯下，文疏复入。帝遣司礼太监李荣、王岳等诣阁议。一日三至，健等持益坚。岳素刚直，独曰：“阁议是。”是夜，八人者环泣帝前。帝怒，立收岳下诏狱，而外廷固未之知也。明日，文倡九卿科道再诣阙固争。俄有旨，宥八人不问。健、迁仓皇致仕去。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

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过。逾月，有以伪银输内库者，遂以为文罪。诏降一级致仕，郎中陈仁谪钧州同知。给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谓显有嘱托，落文职，以顾佐代，并除昂名。二年三月榜奸党姓名，自刘健、谢迁外，尚书则文为首，余若张敷华、杨守随、林瀚等凡五十

三人，列于朝堂。文子高唐知州士聪，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门，乘一蓝舆，行李一车而已。瑾恨未已，坐以遗失部籍，逮文及侍郎张缙下诏狱。数月始释，罚米千石输大同。寻复罚米者再，家业荡然。

瑾诛，复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人赍玺书存问，赉羊酒。令有司月给廪四石，岁给役夫六人终其身。复加太子太保，廕一孙光禄寺署丞。嘉靖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赠太傅，谥忠定。

士聪，举人。罢官后，不复仕。士奇进士，终湖广参政。少子士贤，亦由举人为开封同知。孙廷玮，进士，行太仆卿。

顾佐，字良弼，临淮人。成化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按锦衣指挥牛循，中官顾雄、钟钦罪，无所挠。出为河间知府。弘治中，再迁大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宗室第宅，官为缮，费不赀，佐请悉令自营治。正统末，权发太原、平阳民戍边，后久不代，佐奏令更代。入为左副都御史，勘罢辽东总兵官李杲、太监任良、巡抚张玉。，历户部左、右侍郎，出理陕西军食。善区画，储蓄余三年。正德改元。代韩文为尚书。刘瑾憾文，捃摭万端。部有故册逸，欲以为文罪，逼佐上其事。佐不可，坐事夺俸三月。佐乃再疏乞归，从之。瑾憾不置，三罚米输塞上，至千余石。家贫，称贷以偿。卒，赠太子太保。

陈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进士。弘治中，官户部郎中。阙里先圣庙灾，疏请修省。陕西进古玺，仁抗疏斥其伪。诏召番僧领占竹于四川，仁疏谏。又请复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多格不行。正德初，瑾以赝银事坐尚书文罪，仁并谪。后瑾诛，累擢至浙江右布政使。

张敷华，字公实，安福人。父洪，御史，死土木难。敷华少负气节。年七岁，里社树为祟，麾群儿尽伐之。景泰初，录死事后，入国学。举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成化元年，与刘大夏愿就部曹。除兵部主事，历郎中。廉重不挠，名等于大夏。

十一年，出为浙江参议。景宁矿盗起，至数千人。敷华谕散之，执其魁十二人。居浙十余年，历布政使。弘治初，迁湖广。岁饥，令府县大修学宫，以亻庸直资饿者。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中道奔丧，服阕还故官。部内赋输大同，困于折价。敷华请太原以北可通车者仍输米，民便之。改抚陕西，制婚娶、丧葬之式，纳民于礼。妖僧据终南山为逆，廷议用兵，尚书马文升曰："张都御史能办此。"敷华果以计缚僧归。迁南京兵部右侍郎。

十二年改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诸府。高邮湖堤圮，浚深沟以杀水势。又筑宝应堤。民利赖焉。改掌南京都察院。与吏部尚书林瀚、佥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称“南都四君子”，就迁刑部尚书。

正德元年召为左都御史。其冬，大臣与言官请去刘瑾等，内阁力主之。帝犹豫，敷华乃上言：“陛下宴乐逸游，日狎憸壬，政令与诏旨相背，行事与成宪交乖，致天变上干，人心下拂。今给事中刘蒨，御史硃廷声、徐钰等连章论列，但付所司。英国公懋与臣等列名上请，但云‘朕自处置”。臣窃叹惑，请略言时政之弊。如四十万库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岁童子何知，而招为勇士。织造已停，传奉已革，寻复如故。盐法、庄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随闻。中官监督京营、镇守四方者，一时屡有更易。政令纷拏，弊端滋蔓。夫国家大事，百人争之不足，数人坏之有余。愿陛下审察。”疏入，不报。

既而朝事大变，宦官势益张。至除夕朝罢，忽传旨与杨守随俱致仕。敷华即日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触石几溺死。瑾恨未已，欲借湖广仓储浥烂，坐以赃罪。修撰康海过瑾曰：“吾秦人爱张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犹坐敷华奸党，与守随等榜名朝堂。明年六月病且革，衣冠揖家庙，就榻而卒。瑾诛后二年，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敷华性刚介。弘治时，刘大夏常荐之，帝曰：“敷华诚佳，但为人太峻耳。”为部郎奉使，盗探其囊，得七金而已。

孙鰲山，官御史。

杨守随，字维贞，鄞人，侍郎守陈从弟也。举成化二年进士，授御史。巡视漕运，核大同军饷，巡按江西，所至以风采见惮。

六年，疏陈六事，言：“郕王受命艰危时，削平祸乱，功甚大。殁乃谥以‘戾’，公论不平。此非先帝意，权奸逞私憾者为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亲亲之仁。尚书李秉效忠守法，一时良臣，为萧彦庄诬劾致仕，乞即召还。律令犯公罪者不罢，近御史硃贤、娄芳等并除名，乞复其官，且戒所司毋法外加罪，一以律令从事。西征之役，以数万甲兵讨出没不常之寇，千里转输，旷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内地先敝。乞速班师，戒边臣慎封守。近例，军官犯罪未结正者，遇赦即原，致此曹迁延，以希幸免。自今众证明白者，即据律定案，毋使逃罪。虽遇赦免，亦不得管军。在外官俸、兵饷，有逾年不给者，由郡县蓄积少也。请于起运外，量加存留，以济乏匮。”疏奏，时不能从。太常少卿孙广安母丧起复，守

随与给事中李和等连章论之，乃令守制。

八年冬以灾异陈时政九事。廷议四方灾伤，停遣刷卷御史。会昌侯孙继宗请并停在京者，守随言：“继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假此祈免。”帝置继宗不问，而刷卷如故。山东饥，廷议吏纳银免考，授冠带。守随极言不可，帝即罢之。擢应天府丞，未上，母忧归。服除无缺，添注视事。初，李孜省授太常寺丞，因守随言改上林监副，憾之。至是谮于帝，中旨责守随不当添注，调南宁知府。

弘治初，召为应天府尹，勘南京守备中官蒋琮罪。琮嗾其党郭镛劾守随按给事方向狱不公，谪广西右参政。久之，进按察使。八年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历两京大理卿。九载满，进工部尚书，仍掌大理寺。刑部狱送寺覆谳者多加刑，主事硃□论其非。守随言：“自永乐间，寺已设刑具。部囚多未得实，安得不更讯。”帝乃□寝奏。孝宗崩，中官张瑜等以误用御药下狱，守随会讯杖之。

正德元年四月，守随奏：“每岁热审，行于京师而不行于南京，五岁一审录，详于在京而略于在外，皆非是。请更定其制。”报可。中官李兴擅伐陵木论死，令家人以银四十万两求变其狱。守随持之坚，狱不得解。廷臣之争余盐也，中旨诘“是何大事？”守随语韩文曰：“事诚有大于是者。”文遂偕九卿伏阙论“八党”。文等既逐，守随愤，独上章极论之曰：

陛下嗣位以来，左右迫臣，不能只承德意，尽取先朝良法而更张之，尽诬先朝硕辅而划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见之灾，交集数月以内。陛下独不思其故乎？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人目为“八虎”，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或在西海擎鹰搏兔，或于南城蹑峻登高，禁内鼓钲震于远迩，宫中火砲声彻昼夜。淆杂尊卑，陵夷贵贱。引车骑而供执鞭之役，列市肆而亲商贾之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尽不寝。此数人者，方且窃揽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邀阻封章，广纳货赂。传奉冗员，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绶金貂尽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带滥授心腹之人。附己者进官，忤意者褫职。内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遗夹辅，今则有潜交默附、漏泄事机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疾，今则有画策主文，依附时势者矣。而且数易边境将帅之臣，大更四方镇守之职，志欲何为？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财赋之区，机务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团营，或主两厂，或典司礼，或督仓场，大权在手，彼复何惮？于是大行杀戮，广肆诛求。府藏竭于上，

财力匮于下，武勇疲于边。上下胥谗，神人共愤。陛下犹不觉悟，方且谓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奋乾纲，立置此曹重典，远鉴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辙。

疏入，帝不省。瑾辈深衔之，传旨致仕。守随去，李兴遂以中旨免死矣。

瑾憾未释。三年四月坐覆谳失出，逮赴京系狱，罚米千石输塞上。逾年，复坐庇乡人重狱，除名，追毁诰命，再罚米二百石。守随家立破。瑾诛，复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少保，谥康简。

从弟守隅，由进士历官江西参政，有政绩。宁府禄米，石征银一两，后渐增十之五。守隅入请于王，裁减如旧。瑾恶守随，并罢守隅官。瑾死后，起官四川，终广西布政使。

许进，字季升，灵宝人。成化二年进士。除御史。历按甘肃、山东，皆有声。陈钺激变辽东，为御史强珍所劾，进亦率同官论之。汪直怒，构珍下狱，摘进他疏伪字，廷杖之几殆。满三考，迁山东副使。辨疑狱，人称神明。分巡辽东，坐累，征下诏狱。孝宗嗣位，释还。

弘治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小王子久不通贡，遣使千五百余人款关，进以便宜纳之。请于朝，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已而屡盗边，进被劾，不问。三年复窥边，进等整军待之。新宁伯谭祐以京军援，乃遁去。又乞通贡，进再为请，帝许之。当是时，大同士马盛强，边防修整。贡使每至关，率下马脱弓矢入馆，俯首听命，无敢哗者。会进与分守中官石岩相讦，岩征还，进亦谪衮州知府。

七年迁陕西按察使。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使其将牙兰守之。尚书马文升谓复哈密非进不可，乃荐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明年莅镇，告诸将曰："小丑陆梁，谓我不敢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发一镞塞外，何以慰远人。"诸将难之。乃独与总兵官刘宁谋，厚结小列秃，使以四千骑往，杀数百人，小列秃中流矢卒。小列秃故与土鲁番世相仇，及死，其子卜六阿歹益愤。进复厚结之，使断贼道，无令东援牙兰，而重犒赤斤、罕东及哈密遗种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讨。十一月，副将彭清以精骑千五百出嘉峪关前行，宁与中官陆闾统二千五百骑继之。越八日，诸军俱会，羽集乜川。薄暮大风扬沙，军士寒栗僵卧。进出帐外劳军，有异乌悲鸣，将士多雨泣。进慷慨曰："男儿报国，死沙场幸耳，何泣为！"将士皆感奋。夜半风止，大雨雪。时番兵俱集，惟罕

东兵未至，众欲待之。进曰：“潜师远袭，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须待也。”及明，冒雪倍道进。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牙兰已先遁去，余贼拒守。官军四面并进，拔其城，获陕巴妻女。贼退保土剌。土剌，华言大台也。守者八百人，诸军再战不下。问其俘，则皆哈密人为牙兰所劫者，进乃令勿攻。或欲尽歼之，进不可，遣使抚谕即下。于是探牙兰所向，分守要害。而疏请怀辑罕东诸卫为援，散土鲁番党与孤其势，遂班师。录功，加右副都御史。明年移抚陕西，历户部右侍郎，进左。十三年，火筛大举犯大同，边将屡败。敕进与太监金辅、平江伯陈锐率京军御之，无功。言官劾辅等玩寇，并论进，致仕去。

武宗即位，乃起为兵部左侍郎，提督团营。正德元年代刘大夏为尚书。七月应诏陈时政八事，极言内监役京军，守皇城内侍横索月钱诸弊，多格不行。又以帝狎比群小，请崇圣学，以古荒淫主为戒，不纳。中官王岳奏官校王缙等缉事捕盗功，各进一秩。进言：“边将出万死馘一贼，始获晋级。此辈乃冒滥得之，孰不解体？”又言：“团营军非为营造设，宜悉令归伍。”居兵部半岁，改吏部，明年加太子少保。

进以才见用，能任人，性通敏。刘瑾弄权，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终不悦。方进督团营时，与瑾同事。每阅操，谈笑指挥，意度闲雅，瑾及诸将咸服。一日操毕，忽呼三校前，各杖数十。瑾请其故，进出权贵请托书示之。瑾阳称善，心不喜。至是，欲去进用刘宇代。焦芳以干请不得，亦因挤进。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阙，适无实授员外郎，进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为非制，令对状。进不引咎，三降严旨谯责。不得已请罪，乃令致仕。未几，坐用雍泰削其籍。二子诰、赞在翰林，俱输赎调外任。寻与刘健等六百七十五人，并追夺诰命。瑾又摘进在大同时籍军出雇役钱，失勾校，欲籍其家。会瑾诛得解，复官致仕。未闻命卒，年七十四。嘉靖五年谥襄毅。

子诰、赞、诗、词、论。诗，工部郎中。词，知府。

诰，字廷纶，进次子也。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出视延绥军储，论丁粮、丁草之害，帝褒纳之。寻劾监督中官苗逵贪肆罪，进刑科右给事中。正德元年，父进为兵部尚书。故事，大臣子不得居言职，遂改翰林检讨。及进忤刘瑾削籍，并谪诰全州判官。父丧归。久之，荐起尚宝丞。复引疾归，家居授徒讲学。嘉靖初，起南京通政参议，改侍讲学士，直经筵，迁太常卿掌国子监。请于太学中建敬一亭，勒御制《敬一箴注》、程子《四箴》、范浚《心箴》于石。帝悦从之。帝将正文庙祀典，诰请用木主。文华殿东室旧有释像，帝命撤去。诰所

撰《道统书》言宜崇祀五帝、三王，以周公、孔子配。帝即采用其言。十一年擢吏部右侍郎。其冬，拜南京户部尚书，弟赞亦长户部。兄弟并司两京邦计，缙绅以为荣。卒官，赠太子太保，谥庄敏。

诰官祭酒时，诸生旅榇不能归者三十余，皆为葬之，衣食不继者并周恤。然颇善傅会。时有白鹊之瑞，诰献论，司业陈寰献颂，并宣付史馆。给事中张裕、谢存儒，御史冯恩皆劾诰，裕至比之祝钦明。帝怒，下裕狱，谪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调边方。恩诋诰学术迂邪，诰求罢。帝曰："恩所诋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尔以是介意邪？"其为帝眷宠如此。

讠赞，字廷美，进第三子也。弘治九年进士。授大名推官。亦以辨疑狱知名，召拜御史。正德元年改编修。刘瑾逐进，讠赞亦出为临淄知县。累迁浙江左布政使。

嘉靖六年入为光禄卿，历刑部左、右侍郎。知州金辂谪戍，赂武定侯郭勋。勋遣人篡取之，指挥王臣不与。缚臣以归，掠取其贿。事觉，讠赞等请论如律。帝怜勋，谕法司毋刑辂等，辂等遂不承。尚书高友玑在告，坐畏缩，被劾去。讠赞请如常讯，具得勋纳贿状，乃再夺其禄。

八年，进尚书。诏许六部历事监生发廷臣奸弊。有詹摐者，讦吏部侍郎徐缙，下都御史汪鋐讯。摐语塞，已论罪，摐复讦缙及通政陈经等。再下鋐讯，鋐力斥其妄。会太常卿彭泽欲倾缙代之，伪为缙书抵张孚敬求解，复甚孚敬劾缙贿己。缙疏辨，诏法司会锦衣卫讯。讠赞等卒论摐诬罔，而缙行贿事莫能白，坐除名。帝方嘉摐能奉诏言事，竟宥摐罪。于是无赖子率持朝士阴事，索资财，妄构事端入奏，诸司为惕息。军人童源讦中官张永造茔，犯天寿山龙脉，复嗾永弟容仆王谦等发容违法事。奸人张雄又为谦草奏，诋讠赞与兄诰及汪鋐、廖道南、史道，内臣黄锦辈数十人受容重赂，源亦上疏助之。鞫得实，源等并戍极边，告讦始少衰。

十年，改讠赞户部尚书。驰驿归省母。母先卒。服未阕，诏以为吏部尚书，服除始入朝。帝以讠赞醇谨，虚位待。及至，论列不当意。诏选宫僚，阁臣多引私党，言官劾罢十余人，帝以属吏部。讠赞乃举霍韬、毛伯温、顾璘、吕柟、邹守益、徐阶、任瀚、薛蕙、周鈇、赵时春等，诏璘、柟、蕙仍故官，余俱用之。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庙灾，自陈免。居半岁，帝难其代，复起讠赞任之。请发内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财，开鬻爵之令，以济边需。时议内地筑墩堡，讠赞谓非计。帝以

借俸、括财非盛世事，已之。墩堡议亦寝。翟銮、严嵩柄政，多所请托。郎中王与龄劝讠赞发之。嵩辨之强，帝眷嵩，反切责讠赞，除与龄籍。讠赞自是慑嵩不敢抗，亦颇以贿闻矣。銮罢，帝谋代者。　嵩以讠赞柔和易制，引之。诏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政事一决于嵩，讠赞无所可否。久之加少傅。以年逾七十，数乞休。帝责其忘君爱身，落职闲住。归三年卒。后复官，赠少师，谥文简。

论，字廷议，进少子也。嘉靖五年进士。授顺德推官，入为兵部主事，改礼部。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厄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上之。帝喜，颁边臣议行，自是以知兵闻。累迁南京大理寺丞。会廷推顺天巡抚，论名列第二。帝曰："是上《九边图论》者"，即拜右佥都御史，任之。白通事以千余骑犯黄崖口，论督将士败之。再犯大木谷，复为官军所却。录功，进右副都御史。岁余，以病免。俺答薄都城，起故官抚山西。录防秋功，进兵部右侍郎，召理京营戎政。以筑京师外城转左。

三十三年出督宣、大、山西军务。奸人吕鹤初与邱富以左道惑众。富叛降俺答，为之谋主。鹤遣其党阑出塞外，引寇入犯，为侦卒所获。论遣兵捕鹤，并诛其党。以功进右都御史，再以功进兵部尚书，廕子锦衣世千户。翁万达为总督，筑大同边墙六百里，里建一墩台于墙内。后以兵少墙不能守，尽撤而守台。论言："兵既守台，则寇攻墙不得用其力。及寇入墙，率震骇逃散。请改筑于墙外，每三百步建一台，俾矢石相及。去墙不得越三十步，高广方四丈五尺，其颠损三之一，上置女墙、营舍，守以壮士十人。下筑月城，穴门通出入。度工费不过九万金，数月而足。"诏立从之。寇万骑犯山西，论督军遮破之朔州川。其犯宣府、龙门者，亦为将士所败，先后俘斩五百三十有奇。加太子太保，廕子如初。

三十五年，兵部尚书杨博以父丧去，召论代之。当是时，严嵩父子用事，将帅率以贿进。南北用兵，帝责中枢甚急。丁汝夔、王邦瑞、赵锦、聂豹，咸不得善去。论时已老，重自顾念。一切将帅黜陟，兵机进止，悉听世蕃指挥，望由此损。俺答子辛爱愤总督杨顺纳其逃妾，拥众围大同右卫城数重，城中析屋而爨。帝闻，深以为忧，密问嵩。嵩意欲弃之而难于发言，则请降谕问本兵。论请复右卫军马，岁办五十万金，故为难词，冀以动帝。帝顾亟措饷发兵，易置文武将吏，右卫围亦寻解。给事中吴时来劾杨顺，因言论雷同附和，日昏酣，置边警度外。帝遂削论籍。嵩微为之解，亦不能救也。

三十八年复起故官，督蓟、辽、保定军务。把都儿犯蓟西，论厚集精锐以待。至则为游击胡镇所破。分掠沙儿岭、燕子窝，又却，乃遁去。事闻，厚赍银币。寻又奏密云、昌平二镇防秋，须饷银三十余万。给事中郑茂言论奏请过多，请察其侵冒弊，诏论回籍听勘。给事中邓栋往核，具得虚冒状，夺官闲住。未几卒，年七十二。隆庆初，复官，谥恭襄。

曾孙浩然，由世廕历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浩然子达胤，锦衣指挥。李自成陷京师，不屈死。其从兄佳胤，弘农卫指挥。崇祯十四年贼破灵宝，持刀赴斗，死焉。

雍泰，字世隆，咸宁人。成化五年进士。除吴县知县。太湖涨，没田千顷，泰作堤为民利，称“雍公堤”。民妾亡去，妾父讼其夫密杀女匿尸湖石下。泰诘曰：“彼密杀汝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两月尸，必汝杀他人女，冀得赂耳。”一考而服。

召为御史，巡盐两淮。灶丁无妻者，泰为婚匹。出知凤阳府。父忧去，服阕起知南阳。余子俊督师，荐为大同兵备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刚廉，所至好搏击豪强。太原知府尹珍涂遇弗及避，泰召至，跽而数之。珍不服，泰竟笞珍。珍诉于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逮下诏狱。王恕请宽泰罪，会事经赦，乃降湖广参议。弘治四年转浙江右布政使，复以母忧去。

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官马死，军士不能偿，泰言于朝，以官帑市。边军贫，有妻者辄鬻，泰请官为资给。尚书周经因令贫者给聘财，典卖者收赎，军尽欢。参将王杰有罪，泰劾之，下泰逮问。泰又请按千户八人，帝以泰屡抑武臣，方诏都察院行勘。而参将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决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给事中徐仁偕锦衣千户往按。杰复使人走登闻鼓下，讼泰妄逮将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婿纳赂事。法司核上，褫为民。

武宗立，给事中潘鐸等荐泰有敢死之节，克乱之才。吏部尚书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辞不赴。正德三年春，许进为吏部，复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户部尚书。刘瑾，泰乡人也，怒泰不与通，甫四日即令致仕。谓进私泰，遂削二人籍，而追斥马文升及前荐泰者尚书刘大夏、给事中赵士贤、御史张津等为民，其他罚米输边者又五十余人。泰归，居韦曲别墅，不入城市。瑾诛，复官，致仕。年八十卒。卒时榻下有声若霆者。

泰奉身俭素。贵宾至，不过二肉。为尚书，无绯衣。及卒，家人始制以敛。天启中，追谥端惠。

张津，字广汉，博罗人。成化末进士，除建阳知县。筑城郭，遏矿盗，建硃熹、蔡元定诸贤祠，置祭田畀其子孙。忧归，补大治，征授御史。弘治十四年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马文升、闵珪，而津偕同官文森、曾大有请用致仕尚书周经、两广总督刘大夏。忤旨下诏狱。给事御史论救，得释。已，言："陛下延访大臣，而庶官不预，非所以明目达聪也。乞命卿佐侍从及考满朝觐诸外僚，咸得以时进见，通达下情。"武宗初，巡按广西，劾总镇中官韦经擅移官帑。预平富贺贼，被赉，出为泉州知府。坐尝举泰，勒为民。刘瑾败，起宁波知府，迁山东左参政，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所部水旱，请停织造。车驾北巡，疏谏，不报。浙孝丰奸民据深山拒捕，积二十年莫能制。津托别事赴浙，悉缚之。加户部右侍郎，巡抚如故。帝自宣府还，复欲北幸，津疏切谏，不报。卒，赠南京户部尚书。

陈寿，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弘，洪武间代兄戍辽东，遂籍宁远卫。寿少贫甚。，得遗金，坐守至夜分，还其主。从乡人贺钦学，登成化八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视宣、大边防，劾去镇守中官不检者。又尝劾万贵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继晓，系诏狱。得释，屡迁都给事中。

弘治元年，王恕为吏部，擢寿大理丞。刘吉憾恕，讽御史劾寿不习刑名，冀以罪恕。竟调寿南京光禄少卿，就转鸿胪卿。

十三年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火筛数盗边，前镇巡官俱得罪去。寿至，蒐军实，广间谍，分布士马为十道，使互相应援，军势始振。明年，诸部大入，先以百余骑来诱。诸将请击之，寿不可。自出帐，拥数十骑，据胡床指麾饮食。寇望见，疑之，引去。诸道袭击，斩获甚多。朝廷方遣苗逵等重兵至，而寿已奏捷。孝宗嘉之，加录一等。逵欲乘胜捣巢。驻延绥久，战马三万匹日费刍菽不赀。寿请出牧近塞，就水草，众有难色。寿跨马先行，众皆从之，省费数十万。当战捷时，或劝注子弟名籍，寿曰："吾子弟不知弓槊，宁当与血战士同受赏哉？"竟不许。

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掌南院。正德初，刘瑾矫诏逮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寿抗章论救。瑾怒，令致仕。寻坐延绥仓储亏损，罚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贫不能偿，上章自诉。瑾廉知寿贫，特免之。中

官廖堂镇陕西贪暴，杨一清以寿刚果，九年正月起抚其地。堂初奉诏制氈幄百六十间，赢金数万，将遗权幸。寿檄所司留备振，复戒谕堂勿假贡献名有所科取。堂怒，将倾之。寿四疏乞休，不得。堂爪牙数十辈散府县渔利，寿命捕之，皆逃归，气益沮。其秋，拜南京兵部侍郎，陕人号呼拥舆，移日不得行。逾年，乞骇骨，就进刑部尚书，致仕。

寿为给事中，言时政无隐，独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嘉靖改元，诏进一品阶，遣有司存问，时年八十有三。寿廉，历官四十年，无家可归。寓南京，所居不蔽风雨。其卒也，尚书李充嗣、府尹寇天叙为之敛。又数年，亲旧赙助，始得归葬新淦。

樊莹，字廷璧，常山人。天顺末，举进士，引疾归养。久之，授行人，使蜀不受馈，土官作却金亭识之。

成化八年，擢御史。山东盗起，奉命捕获其魁。清军江北，所条奏多著为例。改按云南，交阯诱边氓为寇，驰檄寝其谋。出知松江府。运夫苦耗折，莹革民夫，令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赋役循周忱旧法，稍为变通，民困大苏。忧归，起知平阳。

弘治初，诏大臣举方面官。侍郎黄孔昭以莹应，尚书王恕亦器之，擢河南按察使。黄河为患，民多流移。莹巡振，全活甚众。河南田赋多积弊，巡抚都御史徐恪欲考本末，众难之。莹曰："视万犹千，视千犹百耳，何难。"恪以属莹部吏钩考，旬日间，宿蠹一清。四年迁应天府尹。守备中官蒋琮与言官讦奏，所蔓引多至罪黜。莹承命推鞫，初若不为异者，琮大喜。后奏其伤孝陵山脉事，琮遂下狱，充净军。

七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锦田贼结两广瑶、僮为寇，莹谕散余党，戮首恶十八人。岁余，以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荐，起故官抚治郧阳，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

十六年，云南景东卫昼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数发，贵州亦多灾异，命莹巡视。至则劾镇巡官罪，黜文武不职者千七百人。廉知景东之变，乃指挥吴勇侵官帑，图脱罪，因云雾晦冥虚张其事，劾罪之。还进本部尚书。

武宗践阼，致仕归。刘瑾以会勘隆平侯争袭事，连及莹，削籍。明年又坐减松江官布，罚米五百石输边。莹素贫，至是益窘。三年十一月

卒，年七十五。瑾败，复官，赠太子少保，谥清简。

莹性诚悫，农月坐篮舆戴笠，子孙舁行田间，曰："非徒视稼，欲子孙习劳也。"其后人率教，多愿朴力学者。

熊绣，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戍籍自丰城徙焉。绣举成化二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馈遗。擢御史，巡按陕西。左布政于璠以官帑银馈苑马卿邵进，绣发其罪。璠遁赴京讦绣，帝并下绣吏，谪知清丰，璠、进亦除名。久之，凤翔阙知府，擢绣任之。

弘治初，迁山东左参政，进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榆林初仅小堡，屯兵备冬。景泰中，始移巡抚、总兵官居之，遂为西北巨镇，城隘弗能容，绣因请增筑千二百余丈。涖镇数年，练兵积粟，边政修举。历兵部左、右侍郎，尚书刘大夏深倚信之。胜腾四卫勇士额三四万人，率虚籍。岁糜钱谷数十万，多入奄人家。廷臣屡请稽核，辄被挠。十八年命绣清厘，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渐变，绣力持不顾，得诡冒者万四千人。御马太监宁瑾等疏请复旧，给事御史交章劾瑾，大夏亦力争。武宗不得已从之，而宥瑾等不问。

正德元年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事。既抵镇，尽裁幕府供亿，秋毫无所取。二年与总兵官伏羌伯毛锐讨平贺县僮。刘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绣，伺察无所得。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寻以中旨罢之。已，复摭延绥仓储浥烂为绣罪，罚米五百石，责绣躬输于边。绣家遂破。

十年闰四月卒，无子。巡抚秦金颂其清节于朝，赠刑部尚书。太仆少卿何孟春以绣承继孙幼且贫，无以为养，请如主事张凤翔孔琦例，赐月廪，且乞予谥。遂谥庄简，给其孙米月一石。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冒钟姓，既显始复。成化二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云南镇守中官钱能为巡抚王恕所劾，诏蕃按，尽得其实。出为安庆知府，改郧阳。时府治初设，陕、洛流民毕聚。蕃悉心抚循，皆成土著。累迁山东、湖广左右布政使。

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兼提督松潘军务。宣布威信，蛮人畏服，单车行松、茂莫敢犯。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改刑部。

十四年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帐下士旧不下万人，蕃汰之，才给使令而已。黎寇符南蛇乱海南，聚众数万。蕃令副使胡富调狼土兵讨斩之，平贼巢千二百余所。论功，进左都御史。已，又平归善剧贼古三

仔、唐大鬓等。思恩知府岑濬与田州知府岑猛相仇杀，攻陷田州，猛穷乞援。蕃谕濬罢兵，不从，乃与镇守太监韦经、总兵官伏羌伯毛锐集兵十余万，分六哨讨之。濬死，传首军门，斩级四千七百，尽平其地。回军讨平南海县丰湖贼禢元祖。捷闻，玺书嘉劳。蕃奏，思恩宜设流官，猛构兵失地，宜降同知，俾还守旧土。兵部尚书刘大夏议，猛世济凶恶，不宜归旧治，请两府皆设流官，而降猛为千户，徙之福建。帝从之。正德改元之正月召为南京刑部尚书。逾年，致仕。

初，蕃去两广，岑猛据田州不肯徙，知府谢湖畏猛悍，亦逗遛。事闻，逮湖诏狱。湖委罪蕃及韦经、毛锐，经复委罪于尚书大夏。刘瑾方恶大夏，遂并逮四人。大夏以不从蕃言为罪，而蕃亦坐不能抚猛，俱谪戍肃州，三年九月也。既而瑾从户部郎中庄言，遣太监韦霦核广东库藏，奏应解赃罚诸物多朽敝，梧州贮盐利军赏银六十余万两不以时解。逮问蕃及前总督大夏、前左布政使仁和沈锐等八百九十九人，罚米输边。锐廉介，已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乞休归，至是夺职。瑾诛，蕃以原官致仕。逾六年，卒。锐至嘉靖初，始复职致仕。

方蕃解官归，无屋，税他人宅居之。与乡人饮，露坐花下，醉则任所之。其风致如此。

胡富，字永年，绩溪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弘治初，历福建佥事。福宁系囚二百余人，富一讯皆定，囹圄顿空。以忧去，起补山东，迁广东副使。四会瑶乱，剿擒五百余人。泷水瑶出没无时，富度其所经地，得荒田三千余顷，招僮户耕牧其中。瑶畏僮不敢出扰，居民得田作。符南蛇围儋州，富与参议刘信往觇。贼突至，杀信，富手斩剧贼一人，贼乃退。还益兵讨平之。历陕西左、右布政使。

正德初，入为顺天府尹。三年进南京大理寺卿，就迁户部右侍郎。五年正月坐大理时勘事迟缓，勒致仕。亦瑾意也。瑾败，起故官。七年拜本部尚书。南都仓储仅支一年，富在部三载，有六年积。上十余事，率权贵所不便，格不行，遂引年归。嘉靖元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康惠。

张泰，字叔亨，广东顺德人。成化二年进士。除知沙县。时经邓茂七之乱，泰抚绥招集，流亡尽复。入为御史，偕同官谏万贵妃干政，廷杖几毙。出督京畿学校，以忧去，家居十余年。

弘治五年起故官，按云南。孟密土舍思揲构乱，以兵遏木邦宣慰使

罕挖法于孟乃寨。守臣抚谕，拒不听。泰与巡抚张诰集兵示必讨，思揲惧，始罢兵。滇池溢，为民灾，泰筑堤以弭其患。还朝，乞罢织造内臣，减皇庄及贵戚庄田被灾税赋，给畿省灾民牛种。诏止给牛种，余不行。寇入永昌，甘肃游击鲁麟委罪副总兵陶祯，而总兵官刘宁疏言守臣不和，诏泰往勘。泰奏镇守太监傅德、故总兵官周玉侵据屯田。巡抚冯续减削军饷，寇数入莫肯为御，失士卒六百余、马驼牛羊二万皆不以闻。帝怒，下之吏。德降内使，锢南京，续编氓口外。泰又言甘州膏腴地悉为中官、武臣所据，仍责军税；城北草湖资戍卒牧马，今亦被占。请悉归之军，且推行于延、宁二镇，诏皆从之。迁太仆少卿，改大理。

初，蓟州民田多为牧马草场所侵，又侵御马监及神机营草场、皇庄，贫民失业，草场亦亏故额。孝宗屡遣给事中周旋，侍郎顾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决。至是命泰偕锦衣官会巡抚周季麟复勘。泰密求得永乐间旧籍，参互稽考，田当归民者九百三十余顷，而京营及御马监牧地咸不失故额。奏入，驳议者再，尚书韩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嗣位，文再请，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复业。

寻迁右副都御史督储南京。奏厘革十二事，多报可。正德二年，召为工部右侍郎，逾年迁南京右都御史。泰清谨。刘瑾专权，朝贵争赂遗。泰奏表至京，惟馈土葛。瑾憾之，其年十月令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明年七月卒，摭他事罚米数百石。瑾诛，予葬祭如制。

吴文度，字宪之，晋江人，从父客江宁，遂家焉。登成化八年进士，除龙泉知县，征授南京御史。偕同官孙需等论妖僧继晓，被廷杖。寻迁汀州知府。瑶弗靖，设方略绥抚，瑶承赋如居民。弘治中历江西左参政，山西、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师宗州贼阿本等作乱，谕不从，乃遣参议陈一经等督军二万攻之，别遣兵截盘江，据贼巢背，先后俘斩千人。入历户部侍郎。三年冬进南京右都御史。方文度召自云南，刘瑾以地产金宝，屡责贿。文度无以应，瑾深衔之。会工部尚书李鐩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户部侍郎王珩，遂改文度南京户部尚书，与珩俱致仕。命下，举朝骇异。既归，所居屋仅数椽。瑾诛，未及用而卒。珩，赵人。起家进士，亦以清操闻。

张鼐，字用和，历城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授襄陵知县，入为御史。宪宗末年数笞言官，鼐力谏。又尝劾妖僧继晓、方士邓常恩等。帝心恶之。出按江西。盗贼多强宗佃仆，鼐与巡抚闵珪交奏其事。尹直等构之，乃贬珪而坐鼐尹旻党，谪郴州判官。

弘治初，擢河南佥事，进参议，以协治黄陵冈迁副使。十五年进按察使。鼐官河南久，屡遭河患，督治有方，民为立祠。是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军政久弛，又许余丁纳资助驿递，给冠带，复其身。边人竞援例避役。鼐言不可，因条上定马制、核屯粮、清隐占、稽客户、减军伴数事，悉允行。寻劾分守中官刘恭贪虐罪，筑边墙自山海关迄开原瑷阳堡凡千余里。辽抚自徐贯后，历张岫、张玉、陈瑶、韩重四人，多得罪去，至鼐称能。

武宗立，移抚宣府。正德改元，召还，寻进右副都御史署院事。有知县犯赃当褫职，卒杀人当抵死。刘瑾纳重贿，欲宽之，鼐执不可，出为南京右都御史。焦芳子黄中欲强市其居，畀通政魏讷，鼐不从，芳父子亦怨之。会瑾遣给事中王翊等核辽东军饷，还奏刍粟多浥烂，遂以为守臣罪，逮鼐及继任巡抚马中锡、邓章，前参政冒政，参议方矩，郎中王荩、刘绎下诏狱，令其家人输米辽东。鼐坐输二千石，以力不办，系辽东。久之，总兵官毛伦等具奏诸人苦状，请得折价，瑾勉从之。阅三年事始竟，皆斥为民。瑾诛，复官。鼐前卒，世宗初予恤。

冒政，泰州人。鼐同年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守官廉，刘瑾觊贿不得，遂假辽东事逮之，罚米至三千石。瑾诛，复职致仕。久之，卒。

王璟，字廷采，沂人。成化八年进士。为登封知县。历两京御史。

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鸿胪卿拜右佥都御史，理两浙盐政。振荒浙江，奏行荒政十事，多所全活。十七年冬巡抚保定。武宗立，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少监傅琢请履亩核静海、永清、隆平诸县田，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诏皆许之。又以庄田故，遣缇骑逮民鲁堂等二百余人，畿南骚动。璟抗疏切谏。尚书韩文等力持之，管庄内臣稍得召还。

正德元年四月引疾致仕，命驰传归。三年坐累夺官闲住。六年起抚山西。制火枪万余，枪藏箭六，皆傅毒药，用以御寇，寇不敢西。累迁右都御史。已，迁左，以张纶为右都御史代之。后陈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院，位璟上，人号璟“中都御史”焉。时群小用事，大臣靡然附之，璟独守故操。再进太子太保。世宗立，致仕，卒。赠少保，谥恭靖。

初，璟自保定巡抚归，其后兵科给事中高涝勘沧州盐山牧地，劾六

十一人，及璟与前巡抚都御史高铨。铨即涝父也。诏去职者勿问，璟、铨并获免。

铨，江都人，累官南京户部尚书。正德二年廷推左都御史，瑾勒令致仕。寻坐事逮下狱，复坐隆平侯家袭爵事除名，罚米五百石。后瑾益事操切，每遣使勘核，多务苛急承瑾意，涝遂并铨在劾中。涝后官至光禄少卿，以劾父不齿于人。瑾诛，铨复官致仕，卒。赠太子少保。

硃钦，字懋恭，邵武人。师吴与弼，以学行称。举成化八年进士，授宁波推官。治最，征授御史。出督漕运，按河南，清军广西，并著风节。

弘治中，迁山东副使，历浙江按察使。十五年入觐。吏部举天下治行卓异者六人，钦与焉。佥都御史林俊又举钦自代，乃稍迁湖广左布政使。

武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中官王岳被谪，道死。钦上言："岳谪守祖陵，罪状未暴，赐死道路，不厌人心。臣知岳为刘瑾辈所恶，必瑾谮毁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惩瑾谗贼。"疏至，瑾屏不奏，衔之。钦以山东俗淫酗，严禁市酤，令济南推官张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邻。比有惧而自缢者，其母欲奏诉，元魁与知府赵璜贿之乃已。瑾使侦事校尉发之，俱逮下诏狱，勒钦致仕，璜除名，元魁谪戍。瑾憾钦未已，摭前湖广时小故，下巡按御史逮问。俄坐山东勘地事，斥为民。又坐修曲阜先圣庙会计数多，罚输米六百石塞下。又坐抚山东时，以民夫给事尚书秦纮家，再下巡按御史逮问。瑾诛，乃复官。十五年卒，年七十七。与弼之门以宦学显者，钦为称首。

赞曰：武宗初，刘、谢受遗辅政，韩文、张敷华等为列卿长，当路多正人，国事有赖。"八虎"潜伏左右，虽未敢显与朝士为难，固腹心之蠹也。夫以外攻内，势所甚难。况相权之轻，远异前代，虽抱韩琦之忠，初无书敕之柄。区区争胜于笔舌间，此难必之刚明之主，而以望之武宗，庸有济乎？一击不胜，反噬必毒，消长之机，间不容发。宦竖之贻祸烈也，吁可畏哉！

列传第七十五

○何鉴 马中锡 陆完 洪钟陈镐 蒋昇 陈金 俞谏 周南孙禄马昊

何鉴，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进士。授宜兴知县。征拜御史，巡宣府、大同。劾巡抚郑宁以下数十人不职，按裨将孟玺等罪。还巡太仓。总督太监卒犯法，逮治之，为所构，下锦衣狱。得释，再按江北。凤阳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陵军多倚禁虐民。鉴请以山麓为限，他樵采勿禁，遂著为令。出为河南知府。振累岁饥，条行荒政十事。历四川左、右布政使。

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税粮。苏、松水灾，用便宜发漕米十五万石振之。与侍郎徐贯疏吴淞、白茆诸渠，泄水入海，水患以除。复巡抚山东，迁刑部侍郎。母忧去。

十八年还朝。时承平久，生齿日繁。孝宗览天下户籍数乃视国初反减，咎所司溺职，欲厘正之。敕鉴以故官兼左佥都御史往河南、湖广、陕西阅实户口。得户二十三万五千有奇，口七十三万九千有奇，因疏善后十事及军民利病以闻。会孝宗已崩，武宗悉采纳之。

正德二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鉴前抚江南，尝按千户张文冕罪，文冕亡去。至是构于刘瑾，而瑾亦嗛鉴不与通，遂坐以事连罚米。贫不能偿，奏诉获免。

六年正月，召为刑部尚书。时大盗并起，刘宠、刘宸、杨虎、刘惠、齐彦名、硃谅等乱畿辅；方四、曹甫、蓝廷瑞、鄢本恕等蹦四川；汪澄二、罗光权、王浩八、王钰五等扰江西，皆称王。四方告急无虚日。兵部尚书王敞不能办贼。帝既命洪钟、陈金、马中锡督师分讨。其年五月，罢敞，以鉴代之。鉴乃选将练兵，录民间材武士，令乡聚悉树栅浚沟，团结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黄河，断太行。京操班军，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运卒一人屯河滨，护运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轶贼，请敕峻责之，而褒县令能击贼者。以中锡玩寇，奏遣陆完代还，调边将从完讨贼。贼连为边军所破，奔迸四出。会中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锐率师驻临清，贼遂谋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南郊，乘间犯驾，先一日趋霸州。鉴立奏闻，夜设备。厥明，帝召问鉴。鉴请早出安人心，遂成礼而还。贼知有备，西掠保定诸州县以去。河南巡抚邓璋请济师，鉴言：“山东贼不及万，官军奚啻十倍。缘势要私人营充头目，挠律攘功，失将士心。

请尽遣若属还。都指挥以下失事，即军前行戮。益调边军助璋。”帝悉从之。寻以捷书屡闻，加鉴太子少保。

明年正月，贼突霸州，京师戒严。鉴令边兵亟邀贼，贼遁去。贼渠杨虎、硃谅死，其党分扰山东、河南。鉴以山东贼刘宠、刘宸、齐彦名等，责边将许泰、郤永、刘晖、李鋐；以河南贼刘惠、赵鐩、刑老虎等，责边将冯祯、时源、神周、金辅。未几，毛锐败绩，与大用俱召还。鉴乃请用彭泽，与仇钺同办河南贼，而以山东贼专委陆完。五月，河南贼平。七月，山东余贼亦平。陈金、洪钟亦以次平江西、四川诸贼。帝喜，加鉴太子太保，廕子锦衣世百户。鉴乃上言：“群盗荡平，民罹兵久，乞量免田租，多方振赡。黜贪残长吏，停不急工役。还民故业，贷以牛种，复其家三年。有讦旧事及怙恶者，并置于理。”帝悉报可。

先是，七月中，鉴以群盗未尽，请留边将刘晖戍山东，时源戍河南，郤永戍畿辅，李鋐戍淮、扬，各假总兵之职，俟事宁始罢。仇钺言，边军久劳，风土不习，人马俱病。今贼已渐平，请留三之一讨贼，余悉遣还。廷议，二人议俱是，请四将各千人镇压，他将许泰、神周、金辅、温恭辈俱统所部还边镇。帝许之，命延绥军径还，辽东、宣府，大同军过阙劳赐。

帝时好弄兵。群小宠幸者言边军憨健过京军远甚，宜留之京营。帝以为然。至十一月，三镇军毕至，遂命留之，以京军往代。鉴力陈不可，廷臣集议，复极言其害，帝竟不从。自是，边军于大内团操，号为“外四家军”，而江彬进用矣。

八年，宣府送迤北降人脱脱太等至京，命充御马监勇士。鉴等上言：“汉、魏徙氐、羌于关中，郭钦、江统皆劝晋武早绝乱阶。苻坚处鲜卑于汉南，蔡融亦虑其窥测虚实。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宠逾分，且生慢侮。万一北寇闻之，潜使黠贼伪降，以为间谍，宁不为将来患哉？”帝不听。

宁王宸濠谋复护卫，鉴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罢，厚赂豹房诸幸臣求复，鉴执不从。诸幸臣嗾诇事者发鉴家僮取将校金钱，言官遂交章劾鉴，致仕去。阅九年卒，年八十。

马中锡，字天禄，故城人。父伟，为唐府长史，以直谏忤王，械送京师，而尽缧其家人。中锡以幼免，乃奔诉巡按御史。御史言于王，释

其家。复奉母走京师诉冤，父竟得白，终处州知府。

中锡举成化十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万贵妃弟通骄横，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内田，勘还之民。又尝劾汪直违恣罪。历陕西督学副使。

弘治五年，召为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与兵部郎中娄性、指挥石文通相讦，连数百人，遣官按，不服。中锡偕司礼太监赵忠等往，一讯得实。性除名，琮下狱抵罪。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劾罢贪耄总兵官马仪，革镇守以下私役军士，使隶尺籍。寇尝犯边，督军败之。引疾归，中外交荐。

武宗即位，起抚辽东。还屯田于军，而劾镇守太监硃秀置官店、擅马市诸罪。正德元年入历兵部左右侍郎。刘瑾初得志，其党硃瀛冒边功至数百人。尚书阎仲宇许之，中锡持不可。瑾大恚，中旨改南京工部。明年勒致仕。其冬，逮系诏狱，械送辽东，责偿所收腐粟。逾年事竣，斥为民。瑾诛，起抚大同。中锡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

六年三月，贼刘六等起，吏部尚书杨一清建议遣大臣节制诸道兵。乃荐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与惠安伯张伟统禁兵南征。

刘六名宠，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并骁悍善骑射。先是，有司患盗，召宠、宸及其党杨虎、齐彦名等协捕，频有功。会刘瑾家人梁洪征贿于宠等不得，诬为盗。遣宁杲、柳尚义绘形捕之，破其家。宠等乃投大盗张茂。茂家高楼重屋，复壁深窖，素招亡命为逋逃主。宦官张忠与邻，茂结为兄，夤缘马永成、谷大用、于经辈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间为盗如故。后数为河间参将袁彪所败。茂窘，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东西坐。酒酣，举觞属彪字茂曰："彦实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举觞属茂曰："袁公善尔，尔慎毋犯河间。"彪畏忠，唯唯而已。已，茂为宁杲所擒，宠等相率诣京谋自首。忠与永成为请于帝，且曰："必献万金乃赦。"宠、宸不能办，逃去。既而瑾诛，有诏许自首。宠等乃出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盗自效。宠等惮要束，未几复叛。党日众，所至，陷城杀将吏。

中锡等受命出师，败贼于彰德，既又败之河间，进左都御史。然贼方炽，诸将率畏懦，莫敢当其锋，或反与之结。参将桑玉尝遇贼文安村中。宠、宸窘蹙，跳民家楼上，欲自刭。而玉素受贼赂，故缓之。有顷，彦名持大刀至，杀伤数十人，大呼抵楼下。宠、宸知救至，出，射

杀数人。玉大败。参将宋振御贼枣强，不发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

当是时，宠、宸等自畿辅犯山东、河南，南下湖广，抵江西。复自南而北，直窥霸州。杨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复东抵文安，与宠等合，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中锡虽有时望，不习兵。伟亦纨袴子，见贼强，诸将怯，度不能破贼，乃议招抚。谓盗本良民，由酷吏宁杲与中官贪黩所激，若推诚待之，可毋战降也。遂下令：贼所在勿捕，过勿邀击，饥渴则食饮之，降者待以不死。贼闻，欲就抚，相戒毋焚掠。犹豫未定。而朝廷以京军弱，议发边兵。中锡欲战，则兵未集，欲抚，则贼时向背，终不得要领。既建议主抚，不能变。会宠等闻边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园。中锡肩舆入其营，与酒食，开诚慰谕之。众拜且泣，送马为寿。宠慷慨请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骑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国，人所知也。马都堂能自主乎？"遂罢会。而是时方诏悬赏格购贼。宠等侦知之，益疑惧，径去，焚掠如故。独至故城，戒毋犯马都堂家。由是，中锡谤大起，谓其以家故纵贼。言官交劾之，下诏切责。中锡犹坚持其说以请。兵部尚书何鉴谓"贼诚解甲则贳死，即不然，毋为所诳"。既而宠等终不降，乃遣侍郎陆完督师，而召中锡、伟还。

初，中锡受命讨贼，大学士杨廷和谓杨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无功，与伟同下狱论死。中锡死狱中，伟革爵。十一年，巡按御史卢雍追讼中锡冤，谓："贼实听抚，佥事许承芳忌之，潜请益兵，疑贼心。及贼再受约，方至军门，而槛车已就道矣。"朝廷乃复中锡官，赐祭，予廕。

陆完，字全卿，长洲人。为诸生。中官王敬至苏，以事庭曳诸生。诸生竞起击之，完不与。恶完者中之，敬遂首列完名上闻。巡抚王恕极论敬罪，完乃得免。举成化二十三年进士。谒选，恕方为吏部，曰："是尝击奄人者，当为御史。"入台，果有声。

正德初，历江西按察使。宁王宸濠雅重之，时召预曲宴，以金罍为赠。三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刘瑾恶完赴阙后期，命以试职视事。明年夏，复改南院，督江防军。完以都御史试职非故事，惧甚，贿瑾，召为左佥都御史。五年春，拜兵部侍郎。瑾败，言者劾其党附，帝不问。

明年，霸州贼刘六、刘七等起，奉杨虎为首。惠安伯张伟、右都御史马中锡师出无功，逮系论死。八月，诏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统

京营、宣府、延绥军讨之。行及涿州，忽传贼且逼京师，命还军入卫。会副总兵许泰、游击郤永等败杨虎等于霸州，贼南走，京师始解严。指挥贺勇等再败贼信安，副总兵冯桢复大败之阜城，分兵追击。贼东围沧州。会刘六、七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东县二十。杨虎兵亦北残威县、新河。于是完频请济师。益发辽东、山西诸镇兵逐贼。贼益南，围济宁，焚运舟，转寇曹州。桢、泰、永击斩二千余人，获其魁硃谅。录功，进完右都御史，诸将皆增秩。中官谷大用、张忠意贼旦暮平，乃自请督师。诏以大用总督军务，伏羌伯毛锐充总兵官，忠监神枪，统京军五千人，会完讨贼。

时刘六等纵横沂、莒间，而杨虎陷宿迁，执淮安知府刘祥、灵璧知县陈伯安，连陷虹、永城、虞城、夏邑及归德州。边兵追及，贼退至小黄河渡口。百户夏时设伏蹙之，虎溺死。余贼奔河南，推刘惠为首，大败副总兵白玉军，攻陷沈丘，杀都指挥王保，执都指挥潘翀，北陷鹿邑。有陈翰者，与宁龙谋奉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副之。翰自为侍谋军国重务元帅府长史，与龙立东西二厂治事。分其军为二十八营，以应列宿，营各置都督，聚众至十三万。欲牵制官军，于是惠、鐩扰河南，刘六及齐彦名等扰山东，党分为二。已而六复转而北，永败之潍县。还趋霸州，帝将出郊省牲，闻之惧，急召完赴援，完击破之文安。贼南至汤阴，完又督诸将追败之，先后俘斩千人。

当是时，六等众号数万，然多胁从，精锐不过千余人。自兵部下首功令，官军追贼，贼辄驱良民前行，急则弃所掠逸去。官军所杀皆良民，以故捷书屡奏，而贼势不衰。

明年正月，六等复突霸州，京师戒严。诏完及大用、锐还御近畿，贼乃西掠博野，攻蠡县、临城。大用、锐与遇于长垣，大败。廷议召二人还，别命都御史彭泽同咸宁伯仇钺办河南贼，以畿辅、山东贼委完。完遣永追败刘六于宋家庄。贼南犯滕县，副总兵刘晖大败之，贼遂奔登、莱海套。完师次平度，檄永、玉与游击温恭三道进攻，命副总兵张俊、李鋐及泰、晖分军邀其奔逸。贼走，连战皆大败之，贼乃变服易马而遁，先后擒斩二千六百余人。贼止三百人北走，沿途招聚，势复张。剽香河、宝坻、玉田，转攻武清。游击王杲败没，巡抚宁杲兵亦败，畿辅复震动。而贼转南至冠县，晖袭败之，指挥张勋又败之平原。贼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会河南贼已平，刘六等势益衰，遂走湖广。夺舟到夏口，遇都御史马炳然，杀之。复登陆，焚汉口，为指挥满弼等追及，刘六中流矢，与子仲淮赴水死。

刘七、齐彦名率五百人舟行，自黄州顺流抵镇江。南京告急，完疾趋而南。帝命彭泽、仇钺会完军进剿。大兵尽集江南、北，贼犹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赵弘泽、都御史陈世良遇之，败绩，死者无算。七月，贼治舟孟渎。完等至镇江，留钺防守，令恭以骑驻江北，晖、永以舟趋江阴，完率都指挥孙文、傅铠趋福山港。贼惧，抵通州。飓风大作，弃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罗玮夜导军登山南蹙之。彦名中枪死，七中矢亦赴水死，余贼尽平。还朝，进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廕子锦衣世百户。明年代何鉴为兵部尚书。

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权势。刘晖、许泰、江彬皆其部将，后并宠幸用事，完遂行其力。

时宸濠已萌异志。闻完为兵部，致书盛陈旧好，欲复护卫及屯田。完答书，令以祖制为词。宸濠遂遣人辇金帛巨万，寓所善教坊臧贤家，遍遗用事贵人，属钱宁为内主。比奏下，完遂为复请，而以屯田属户部，请付廷议。内阁拟旨上，并予之。举朝哗然。六科给事中高涝、十三道御史汪赐等力争，章并下部，久不覆。南京给事中徐文溥继言之，完乃请纳谏官言，帝竟不许。十年改吏部尚书。

宸濠反，就执。中官张永至南昌，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还至通州，执完。收其母妻子女，封识其家。比还京，反缚之竿，揭姓名于首，杂俘囚中，列凯旋前部以入，将置极刑。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复奏完交外藩而遗金不却，处护卫而执奏不坚，当斩。完复乞哀，下廷臣覆谳。以平贼功，在八议之列，遂得减死，戍福建靖海卫。母年九十余，竟死狱中。

初，完尝梦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叹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于戍所。

洪钟，字宣之，钱塘人。成化十一年进士。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奉命安辑江西、福建流民。还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远、龙南，广东程乡皆流移错杂，习斗争，易乱，宜及平时令有司立乡社学，教之《诗》《书》礼让。

弘治初，再迁四川按察使。马湖土知府安鰲恣淫虐，土人怨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问，迁延二十年。佥事曲锐请巡按御史张鸾按治，钟赞决，捕鰲送京师，置极刑。安氏自唐以来世有马湖，至是改流官，一方始靖。历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

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饬蓟州边备，建议增筑塞垣。自山海关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延亘千余里，缮复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缘边诸县，因奏减防秋兵六千人，岁省挽输犒赉费数万计。所部潮河川去京师二百里，居两山间，广百余丈，水涨成巨浸，水退则坦然平陆，寇得长驱直入。钟言："关以东三里许，其山外高内庳，约余二丈，可凿为两渠，分杀水势，而于口外斜筑石堰以束水。置关堰内，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驰突，可免京师北顾忧，且得屯种河堧地。"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请从之。比兴工，凿山，山石崩，压死者数百人。御史弋福、给事中马予聪等劾钟。巡抚张□亘等请罢役，不听。未几，工成，侍郎张达偕司礼中官往视。还言石洞仅泄小水，地近边垣多沙石，不利耕种。给事中屈伸等劾钟欺妄三罪，诸言官及兵部皆请逮钟。帝以钟为国缮边，不当罪，停俸三月。

正德元年，由巡抚贵州召督漕运兼巡抚江北。明年就进右都御史。苏、松、浙江运舟由下港口及孟渎河溯大江以达瓜洲，远涉二百八十余里，往往遭风涛。钟言："孟渎对江有夹河，可抵白塔河口。旧置四闸，径四十里。至宜陵镇再折而北，即抵扬州运河。开浚为便。"从之。改掌南京都察院，就迁刑部尚书。四年冬，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五年春，湖广岁饥盗起。命钟以本官总制军务，陕西、河南、四川亦隶焉。沔阳贼杨清、丘仁等僭称天王、将军，出没洞庭间。围岳州，陷临湘，官军屡失利。钟及总兵官毛伦檄都指挥潘勋、柴奎，布政使陈镐，副使蒋昇击破之于麻穰滩，擒斩七百四十余人，贼遂平。初，钟掌院事，刘瑾方炽。及瑾诛，言官劾钟徇瑾挞御史。朝议以钟讨贼，置不问。

时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其党廖惠称"扫地王"，众十万余，置四十八总管，延蔓陕西、湖广之境。廷瑞与惠谋据保宁，本恕谋据汉中，取郧阳，由荆、襄东下。巡抚林俊方议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杀参议黄瓒，佥事钱朝凤等遁去。适官军自他郡还，贼疑援兵至，亦遁。俊益发罗、回及石硅土兵助朝凤进剿，参议公勉仁亦会。龙滩河涨，贼半渡，罗、回奋击之，擒斩八百余人，坠崖溺水甚众。俊复遣知府张敏、何珊等追之，获惠，余众奔陕西西乡。钟乃下令招抚，归者万余人。既而贼收散亡，陷营山，杀佥事王源，纵掠蓬、剑二州。

钟赴四川，与俊议多不合，军机牵制，贼益炽。已，乃檄陕西、湖

广、河南兵分道进，湖广兵先追及于陕西石泉。廷瑞走汉中，都指挥金冕围之。陕西巡抚蓝章方驻汉中，廷瑞遣其党何虎诣章，乞还川就抚。章以廷瑞本川贼，恐急之必致死，陕且受患，遂令冕护之出境。廷瑞既入川，求降，钟等令至东乡听抚。贼意在缓师，迁延累月，依山结营，要求营山县或临江市屯其众，遣官为质。钟令汉中通判罗贤入其营。本恕来谒，约既定，会官军有杀其樵采者，贼复疑惧，遂杀贤，剽如故。官军为七垒守之，贼不得逸，其党渐溃。廷瑞以所掠女子诈为己女，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冀得间逸去。世麟密白钟，钟授方略使图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党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来会。伏发悉就擒，惟廖麻子得脱。其众闻变，惊溃渡河。钟遣兵追击，俘斩七百余人，以功进太子太保。

未几，廖麻子及其党曹甫掠营山、蓬州。七年，总兵官杨宏，副使张敏、马昊、何珊等合击之。贼势蹙，钟乃议招抚。敏以单骑诣甫营，甫听命，遂赴军门受约束，归散其党。而麻子忿甫背己，杀之，并其众，转掠川东。官军不敢击，潜蹑贼后，馘良民为功，土兵虐尤甚。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巡按御史王纶、纪功御史汪景芳劾钟纵兵不戢。纶复奏钟乐饮纵游，致贼自合州渡江陷州县。诏召钟还，以彭泽代，钟遂乞归。嘉靖三年卒，谥襄惠。

陈镐，会稽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既平贼，就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蒋昇，祁阳人，镐同年进士。

陈金，字汝砺，应城人，徙武昌。祖坦，夔州知府。父琳，广西佥事。金举成化八年进士，除婺源知县，擢南京御史。

弘治初，出按浙江，还因灾异劾文武大僚十九人，侍郎丁永中、南京大理卿吴道宏、南宁伯毛文等多罢去。寻迁山西副使，历云南左布政使，讨平竹子箐叛苗。

十三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孟养酋思禄与孟密酋思揲构兵积年。金奉诏发缅甸、干崖、陇川、南甸诸部兵，聚粮十二万，为征讨计，而遣参议郭绪往抚之。思禄惧，遂罢兵修贡，金以功赉银币。贵州兵败贼妇米鲁，米鲁退攻平夷卫及大河、扼勒诸堡。金发兵连破之，增俸一等，召为南京户部右侍郎。

正德改元，给事中周玺等劾不职大臣，金与焉。诏不问。金以母老乞归，不允。寻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时内臣韦霆等建议，请输两

广各司所贮银于京师。金疏不可，诏留二十余万。马平、洛容僮猖獗，金偕总兵官毛锐发兵十三万征之，俘斩七千余人，进左都御史。断藤峡苗时出剽。金念苗嗜鱼盐，可以利縻也，乃立约束，令民与苗市，改峡曰永通。苗性贪而黠，初阳受约，既乃不予直，杀掠益甚。浔州人为语曰："永通不通，来葬江中，谁其作者？噫，陈公！"盖咎金失计也。

三年十月，迁南京户部尚书。明年冬，召为左都御史，未闻命，以母丧归。六年二月，江西盗起。诏起金故官，总制军务。南畿、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文武将吏俱隶焉。许便宜从事，都指挥以下不用命者专刑戮。当是时，抚州则东乡贼王钰五、徐仰三、傅杰一、揭端三等；南昌则姚源贼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则华林贼罗光权、陈福一等；而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又起。官军累年不能克。金以属郡兵不足用，奏调广西狼土兵。明年二月先进兵东乡，遣参议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总兵张勇，土官岑□、岑猛各统官兵、目兵击贼熟塘。进战南甗，追败之赤岸廕岭。擒仰三，馘钰五等，克栅二百六十五，斩首万一千六百余级，俘七百五十余人。五月移师姚源，令参政董朴、吴廷举等分营余干、安仁、贵溪、鄱阳、乐平遏贼，而亲统大军捣其巢，勇十重创死。会张勇以目兵至，毒弩射杀瑞七、成七等，俘斩共五千余人。七月乘胜斩光权。华林贼尽平。又督副使王秩等击大帽山贼，获积钦，俘斩千七百余人。半岁间，剿贼几尽。遂即东乡立县，并立万年县，招降人居之。前后每奏捷，辄赐玺书嘉劳，赉银币。加太子少保，廕子锦衣世百户。

金累破剧贼，然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有巨族数百口阖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千艘去。民间谣曰："土贼犹可，土兵杀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为禁。又不能持廉，军资颇私入。功虽多，士民皆深怨焉。

东乡之役，□兵纵弩射，趫捷若飞，贼大窘。鎏兵要赏千金，金靳不予，乃纵贼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尚数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抚。其破姚源贼也，金喜，谓功在旦夕，与将吏置酒高会。贼觇诸要害无守者，乃悉所有赂目兵，乘暮遁去。时贼绝爨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弃稚弱，散妇女。及抵贵溪，始得一饱食，遂转掠衢、徽间。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贼首王浩八等故伪降以缓官兵，攻剽如故，卒不能尽贼。纪功给事中黎奭及两京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还，以俞谏代。金遂请终丧去。

十年再起，督两广军务。府江贼王公珣等为乱，金集诸道兵偕总兵

官郭勋等分六路讨之，斩公珣，大有所俘获。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如初。复以饶平捷，诏子先受廕者进一秩。金承召还朝，道得疾归，诏强起之。十四年冬入掌都察院事。世宗立，请老，命乘传还。久之，卒。

俞谏，字良佐，桐庐人。父荩，举进士，官御史，按江西，治外戚王氏、万氏宗族恣横罪。坐事，谪澧州判官。大筑陂堰，溉田可万顷。累迁郧阳知府。

谏举弘治三年进士，授长清知县，擢南京御史。迁河南佥事，擒嵩贼吕梅。历江西参议，平大帽山贼。迁广东副使，中道召为大理少卿。

正德六年擢右佥都御史，治水苏、杭诸府，修治圩塘，民享其利。寻进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春，姚源降贼王浩八叛，诏以谏代陈金督江西、浙江、福建诸军讨之。时浩八众万余，屯浙江开化，为同知伍文定等所败，遁还江西德兴，以所执都指挥白弘、江洪为质，求抚于按察使王秩。秩受之，为传送姚源。浩八奔据贵溪裴源山，余众复集，连营十里。谏令秩与副使胡世宁、参政吴廷举列屯要害，断其归路，而躬与都督李鋐乘夜冒雨潜进。大破之，俘斩数千人，遂擒浩八。其党溃走玉山。谏与南赣巡抚周南、江西巡抚任汉复击斩七百余人。余贼奔姚源，谏督廷举等进剿，逼擒之。

谏惩金失，一意用兵，而任汉懦。先为布政使，尝赞金主抚。虽亟上首功，追贼缓，余当复起。先是，东乡贼为金所败乞降，隶世宁，号新兵，而剽掠如故。既惧罪复叛，遣参将桂勇等讨擒之。万年虽立县，贼尚众，吏胥多贼党，官府动息必知之。副使李情治峻急，众欲叛，畏鋐在余干不敢发。会鋐卒，王垂七、胡念二等遂作乱。杀情及饶州通判陈达、秦碧，指挥邢世臣等，焚廨舍。谏发兵擒之，乱乃定。言官劾谏及汉、南。兵部请召汉还，命谏兼领巡抚。明年击临川贼，斩其魁，而遣参将李隆击新淦贼。贼踞万山中，僭称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斩千七百余人。录功，进谏右都御史，巡抚如故。剧贼徐九龄者，初啸聚建昌、醴源。已，出没江、湖间，积三十年。黄州、德安、九江、安庆、池州、太平咸被其害。谏讨斩之，群盗悉平。宁王宸濠讽御史张鰲山劾谏，十一年召还，遂乞致仕。

嘉靖改元，用荐起故官，总督漕运。青州矿盗王堂等起颜神镇，流劫东昌、衮州、济南。都指挥杨纪及指挥杨浩等击之，浩死，纪仅免。诏责山东将吏，于是诸臣分道逐贼，贼不复屯聚，流劫金乡、鱼台间。突曹州，欲渡河不得，复掠考城并河西岸，至东明、长垣。河南及保定

守臣咸告急。贼党王友贤等转掠祥符、封丘，南抵徐州。廷议以诸道巡抚权位相埒，乃命谏与都督鲁纲并提督两畿、山东、河南军务，以便宜节制诸道兵讨之。贼复流至考城。官军方欲击，而河南降贼张进引三百骑驰至。中都留守颜恺与俱前，方战，进忽三麾其旗先却。贼乘之，官军大溃，将士死者八百余人。谏等连营进，贼始灭。其秋，召掌都察院事。逾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庄襄。

周南，字文化，缙云人。成化十四年进士。除六合知县，擢御史，出按畿辅。弘治初，再按广东，劾总兵官柳景。历江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

武宗初立，寇入宣府，参将陈雄等邀击，败之。录功，增南俸一秩，母丧归。正德三年，刘瑾擅政，以大同仓粟有浥烂者，逮南及督粮郎中孙禄下诏狱，械送大同，责倍输。会赦，大同总兵官叶椿等为请，免其倍数。输毕，释为民。瑾诛，以故官抚宣府不就，引病归。明年起督南、赣军务。南赣巡抚之设，自南始。

汀州大帽山贼张时旺、黄镛、刘隆、李四仔等聚众称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广东之境，数年不靖，官军讨之辄败。推官莫仲昭、知县蒋玑、指挥杨泽等被执，贼势愈炽。南集诸道兵击之龙牙，擒时旺。义民林富别击斩镛于铁坑。其他诸寨为指挥孙堂等所破。而副使杨璋、佥事凌相等亦击隆、四仔，擒之。先后斩获五千人，仲昭等得逸还。捷闻，赐敕奖劳。南乃移师会总督陈金，共平姚源诸贼，境内遂宁。九年春，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逾年乞归，卒。赠太子少保。

孙禄，栖霞人。弘治九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郎中。瑾败，起故官，累迁至应天府尹。

马昊，本姓邹，字宗大，宁夏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行人选御史。正德初，迁山东佥事，坐累谪真定推官。境内数有盗，昊教吏士习射，广设方略，盗发辄获。再坐累谪判开州。真定吏民伏阙请留，乃免。

迁四川佥事。昊长身骁捷，善骑射，知兵。巨寇方四、曹甫等方炽，洪钟讨之久无功。昊至，阅所部，笑曰：“将不知兵，其何以战？”于是择健卒千人分数队，队立长，教之。会甫将袭江津，昊从巡抚林俊剿贼，大败之，俘斩及焚死者二千余人。明年，方四陷江津，破綦江，薄重庆。昊夜出百骑，举火击贼，贼惊溃。乘之，斩获多，遂合

罗、回土兵博贼。贼陈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当左，身率百骑捣其伏。伏溃，趋左，左亦溃，四奔婺川，与甫相攻，众遂散。四变姓名走，为他将所获。昊再被奖，进副使，与总兵官杨宏击败甫。

甫降，而其党廖麻子并其众，连陷铜梁、荣昌。坐夺冠带。时洪钟已召还，巡抚高崇熙恇怯，复主抚。麻子等阳受约，崇熙遽罢诸军，令副使张敏徙开县临江市民，空其地处之，许给复三年，为请于朝。昊力争，谓临江市蜀襟喉，上达重、叙，下连湖、湘，地土饶衍，奈何弃以资贼，自遗患。崇熙不从，昊乃益治兵观变。其明年，贼果执敏叛。诏逮崇熙，而擢昊右佥都御史代之。贼围中江，将趋成都。昊以五千骑与总督彭泽败之。游击阎勋追斩麻子剑州，余众走，推其党喻思俸为主。总兵官陈珣追至富村，贼伪降。因北渡江，袭杀都指挥姚震，转入巴山故巢。寻出走大安镇，珣不敢前。而陕西兵与贼战溃，贼遂越宁羌犯略阳。珣军鼓噪，贼夜走，度广元，为官军所遏，还趋通、巴招余党。诸将率称病不击贼，诏逮珣，且让昊。昊乃与彭泽督诸军获思俸西乡山中，复与泽平内江贼骆松祥，群盗悉靖。录功，进副都御史。

十年，亦不剌寇松藩，番人磨让六少等乘机乱，为之乡导，西土大震。昊招土番为间，发兵掩击之。千户张伦等夜率熟番攻破贼，获磨让六少，亦不剌遁去。昊以松潘地险阻，番人往往邀劫馈运，乃督参将张杰等修筑墙栅，自三舍堡至风洞关，凡五十里。赐敕褒之。

乌蒙、芒部二府壤接筠连、珙县，围亘千里，山箐深阻。诸蛮僰人子、羿子、仲家子、苗子、倮、佫等杂居其中。有僰人子普法恶者，通汉语，晓符录。妄言弥勒出世，自称蛮王，煽诸夷作乱。流民谢文礼、谢文义应之。都指挥杜琮战败，文义夺其胄。十二年，昊督指挥曹昱进讨，法恶败，走保青山寨。昊分据水口，绝其汲道，阙南方围待之。贼乏水渴，突南围，官军遮击。法恶中流矢死，诸蛮大奔。以功，再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世百户。

昊有才气，能应变，挥霍自喜，所向辄有功。然官川中久，狎其俗，锐意立功名，卒以是败。先是，亦不剌既遁，昊移兵攻小东路番寨未下，茂州群蛮惧见侵，遂纠生苗围城堡。参将芮锡等讨之，兵败，指挥庞昇等皆死。又尝遣副总兵张杰、副使吴澧击松潘南北二路番，不利，亡军士三千余人，匿不以闻。僰蛮平，不置戍守，遽班师。请改高县为州，设长吏，增高、珙、筠连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挥魏武度田夺降人业给之军民。而珙县知县步梁窥昊意，诱杀降人阿尚。杜琮以亡胄故，怨文义，潜使人购其头。于是文义乘群蛮怨，嗾之，遂大讧。攻

高、庆符二县，破其城。琮率兵御之，又败，死伤七百人。自黎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继乱。南京给事中孙懋暨巡按御史卢雍、黎龙先后劾昊。十四年遂遣官逮昊。行至河南，疏称疾笃，留于家。世宗即位，始就逮，寻削籍归。杨一清、胡世宁荐之，为桂萼所驳而止。久之，卒。

赞曰：何鉴绾中枢，能任诸将灭贼，盖其时杨廷和在政府，阁部同心，故克奏效云尔。马中锡雅负时望，而军旅非其所长，适用取败。然观刘宸阻降之言，亦可以观朝事矣。陆完交结之罪浮于首功，得从八议，有佚罚焉。洪钟、陈金威略甚著，而土兵之谣，闻之心恻，斯又统戎旃者所当留意也。

列传第七十六

○刘抃吕翀艾洪 葛嵩 赵佑硃廷声等 戴铣李光翰等陆昆薄彦徽等 蒋钦周玺涂祯 汤礼敬王涣 何绍正 许天锡周钥等 徐文溥翟唐 王銮 张士隆 张文明 陈鼎等 范辂 张钦周广曹琥 石天柱

刘蒨，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劾户部尚书掞钟纵子受赇，论外戚庆云侯、寿宁侯家人侵牟商利，阻坏鹾法，又论文选郎张彩颠倒铨政。有直声。

武宗践阼，未数月，渐改孝宗之政。蒨疏谏曰："先帝大渐，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于榻前，托以陛下。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张瑜、刘文泰方药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诛，容其奏辨。中官刘□郎贻害河南，宜按治，仅调之蓟州。户部奏汰冗员，兵部奏革传奉，疏皆报罢。夫先帝留健等辅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阁臣不得与闻，而左右近习阴有干预矣。愿遵遗命，信老成，政无大小，悉咨内阁，庶事无壅蔽，权不假窃。"报闻。

正德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致仕，廷议推补。御史王时中以闵珪、刘大夏不宜在推举之列。蒨恐耆德益疏，上疏极论其谬。章下所司，是蒨言，诏为饬言官毋挟私妄奏。孝宗在位时，深悉内臣出镇之害，所遣皆慎选。刘瑾窃柄，尽召还之，而代以其党。蒨言："用新人不若用旧人，犹养饥虎不若养饱虎。"不听。寻与给事中张文等极言时政缺失五事，忤旨，夺俸三月。

刘健、谢迁去位，蒨与刑科给事中吕翀各抗章乞留，语侵瑾。先是，兵科都给事中艾洪劾中官高凤侄得林营掌锦衣卫。诸疏传至南京守备武靖伯赵承庆所，应天尹陆珩录以示诸僚，兵部尚书林瀚闻而太息。于是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各驰疏极谏，请留健、迁。瑾等大怒，矫旨逮铣、彦徽等，下诏狱鞫治，并蒨、翀、洪俱廷杖削籍，承庆停半禄闲住，瀚、珩贬秩致仕。既而列健、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及翀、洪并预焉。

瑾败，起蒨金华知府，举治行卓异，未及迁辄告归。嘉靖初，起知长沙，迁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奎讼于朝，特予祭葬。

吕翀，广信永丰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其请留健、迁言："二臣不可

听去者有五。孔子称孟庄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为难。二臣皆先帝所简以遗陛下，今陵土未干，无故罢遣，何以慰在天之灵？不可一也。二臣虽以老疾辞，实由言违计沮，不得其职而去。陛下听之，亦以其不善将顺，非实有意优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义，在陛下有弃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穷财殚，府藏虚罄，水旱盗贼、星象草木之变迭见杂出，万一祸生不测，国无老成，谁与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刚正者难容，柔顺者易合。二臣既去，则柔顺之人必进，将一听陛下所为，非国家之福。不可四也。书曰‘无遗寿耇’。健等谙练有素，非新进可侔，今同日去国，天下后世将谓陛下喜新进而厌旧人。不可五也。”既削籍归，后起云南佥事。迁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以资灌溉，水利大兴。嘉靖初卒。

艾洪，滨州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武宗立，诏清核腾骧诸卫及在京七十二卫军。给事中葛嵩剔抉无所徇，得各监局占役者七千五百余人，有旨送各营备操。既而中官魏兴、萧寿等挠之，格不行。洪率同官抗论，竟不能得。又劾英国公张懋、怀宁侯孙应爵、新宁伯谭佑、彭城伯张信，并请斥陕西镇监刘云、蓟州镇监刘琅阝。不听。云寻调南京守备，乞以其养子伟为锦衣千户。洪复率同官劾之，事乃寝。洪在兵科久，谏疏多可称。削籍后，复罚米二百石输宣府。后起官，终福建左参政。

葛嵩，字钟甫，无锡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行人擢礼科给事中。阅蓟州军储，核贵戚所侵地，归之民。正德初，以厘营弊力抗权幸。请出先朝宫人，谏射猎，因劾魏国公徐俌。又偕九卿请诛刘瑾。瑾怒，斥为奸党，罢归。

赵佑，字汝翼，双流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繁昌知县召为御史。

正德元年六月，灾异求言，佑上言：“太监刘瑾、丘聚、马永成辈日献鹰犬，导骑射，万一有衔橛之变，岂不为两宫忧？镇守内臣邓原、麦秀颇简静，而刘璟、梁裕挤代之。户部议马房草场召民佃种，宁瑾竟自奏止。李兴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备刘云，仓场监督赵忠、韦隽、段循，俱夤缘增设。乞置瑾等于法，罢璟、裕毋遣，而汰革额外冗员。自今政事必谘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奏入，群奄大恨。

帝将大婚，诏取太仓银四十万两。佑言：“左右以婚礼为名，将肆无厌之欲。计臣惧祸而不敢阻，阁臣避怨而不敢争。用如泥沙，坐致耗国。不幸兴师旅，遘饥馑，将何以为计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开，

佑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帝皆不纳。

是时，中官益横，佑与同官硃廷声、徐钰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将重罪中官。事忽中变，刘健、谢迁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己者，指佑与廷声、钰及陈琳、潘镗等为奸党，勒罢之。瑾诛，佑用荐起山西佥事。卒。

硃廷声，字克谐，进贤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嘉靖中，终刑部右侍郎。

徐钰，字用砺，江夏人。弘治九年进士，终四川左布政使。

陈琳，字玉畴，甫田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学政。刘瑾逐健、迁，逮戴铣、陆昆等，琳抗章言："南京穷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灾，委心元寮，博采忠言。岂宜自弃股肱、隔塞耳目？"瑾大怒，谪揭阳丞。瑾败，迁嘉兴同知。世宗时，终南京兵部右侍郎。

潘镗，字宗节，六安人。弘治九年进士。有孝行。为满城知县，忧归。继知滑县，擢御史，陈时务大计四事。孝宗嘉纳之。正德初，以论高凤为中人所恶，传旨镗党太监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广东佥事，谢病归。

戴铣，字宝之，婺源人。弘治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数有建白。久之，以便养调南京户科。武宗嗣位，偕同官请敕六科检详弘治间所行进贤、退奸、节财、训兵、重祀、慎刑、救灾、恤困诸大政，备录进览，凡裁决机务悉以为准。报闻。逾月，言四方岁办多非土产，劳费滋甚，宜蠲其所无。又请勤御经筵，俾密勿大臣从容献纳。既乃与给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彦徽等连章奏留刘健、谢迁，且劾中官高凤。帝怒，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世宗立，追赠光禄少卿。

李光翰，新乡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正德改元，灾异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监苗逵、高凤、李荣及保国公硃晖，且言大学士刘健等疏陈盐法事，留中不报，将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既削籍归，后起台州知府，与蕃同举治行卓异，寻卒。

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武宗嗣位，复先朝所汰诸冗费，蕃等力争，不纳。后起江西参议，从都御史陈金讨平

东乡寇。嘉靖时，累官工部右侍郎。

牧相，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南京兵科给事中。论救宣府都御史雍泰，又公疏请罢礼部尚书崔志端等，皆不听。正德元年奉命与御史吕镗清查御马监，因陈滥役滥费之弊，及太监李棠珝诏旨营私罪。至是，受杖归，授徒养母。后复官，擢广西参议。命下，相已前卒。

任惠，滦州人。弘治九年进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给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官谏佚游，语切直。后起山东佥事，未任卒。

徐暹，历城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给事中。正德改元，因灾异上言七事，且请斥英国公张懋、尚书张昇等，撤诸添注内官，明正张瑜、刘文泰用药失宜致误先帝，及太监李兴擅伐陵木，新宁伯谭佑、侍郎李鐩同事不举之罪。帝下之所司。后起山西佥事，进副使。平巨盗混天王，民德之。卒于官。

陆昆，字如玉，归安人。弘治九年进士。授清丰知县。以廉干征，擢南京御史。

武宗即位，疏陈重风纪八事：一，奖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今郎署建言，如李梦阳、杨子器辈，当加旌擢，而言官考绩，宜以章疏多寡及当否为殿最。二，复面劾。旧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趋出待罪，即唐人对仗读弹文遗意。近率封章奏闻，批答未行，弥缝先入。乞遵旧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书刘大夏、王轼以病乞休；侍郎张元祯、陈清屡劾不去。贤不肖倒置，实治乱消长之关。宜勉留二人，放元祯等还田里。四，核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频见留中。事涉所私，辄收成命。乞令诸曹章奏俱具数送阁，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请。五，养锐气。御史与都御史，例得互相纠绳，行事不宜牵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为限，显分重轻。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迁转资格，宜均拟上请，以示一体。七，专委任。河南道有考核之责，请择人专任。八，励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张宪，员外郎李承勋、胡世宁、张嵿、顾璘等二十人，皆宜显擢。章下所司。又劾中官高凤、苗逵、保国公硃晖，因请汰南京增设守备内臣，广开言路，屏绝宴游骑射。帝不能从。

时“八党”窃柄，朝政日非。昆偕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贡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乾元等，上疏极谏曰：“自古奸臣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

志。如赵高劝二世严刑肆志，以极耳目之娱；和士开说武成毋自勤约，宜及少壮为乐；仇士良教其党以奢靡导君，勿使亲近儒生，知前代兴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祸。陛下嗣位以来，天下颙然望治。乃未几，宠幸奄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瑾、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灾寝叠告，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欺君之故术也。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檐蔀屋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诉之无路。昨日雷震郊坛，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价腾贵，京城盗贼横行。可恣情纵欲，不一顾念乎？阁部大臣受顾命之寄，宜随事匡救，弘济艰难，言之不听，必伏阙死谏，以悟圣意。顾乃怠缓悦从，巽顺退托。自为谋则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属望何？伏望侧身修行，亟屏永成辈以绝祸端，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疏至，朝事已变，刘健、谢迁皆被逐。于是彦徽为首，复上公疏，请留健、迁，而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诏狱，各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阙下杖之。江西清军御史王良臣闻昆等被逮，驰疏救，并逮下诏狱，杖三十，斥为民。后列奸党五十三人，昆、彦徽等并与焉。瑾诛，复昆官致仕。世宗初，起用，未行而卒。薄彦徽，阳曲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四川道御史。尝劾崔志端以羽士玷春卿，有直声。至是，被杖归，未及起官卒。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进士。由五河知县擢御史，数陈时政阙失，孝宗多采纳。

正德元年，帝允司礼中官高凤请，令其从子得林掌锦衣卫事。浩等争之，言：“先帝诏锦衣官悉由兵部推举，陛下亦悉罢传奉乞官。今得林由传奉，不关兵部，废先帝命，坏铨举法，虚陛下诏，一举三失，由凤致之。乞治凤罪，而罢得林。”御史潘镗亦言：“凤、得林操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将安底。”帝皆不听。浩既削籍，瑾憾未释，复坐先所劾武昌知府陈晦不实，与安甫、蕃、熙、学礼、昆六人，逮杖阙下。瑾诛，起浩知邵武府。入觐，陈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历官两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跸者，法司欲置重典，浩执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门，自劾致仕归，年九十二卒。

贡安甫，字克仁，江阴人。弘治九年进士。授长垣知县。孝宗时，擢御史，尝疏劾寿宁侯张鹤龄。正德初，考功郎杨子器以山陵事下诏狱，安甫疏力救。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中官所扼，谢病去，户部侍郎陈清迁南京工部尚书，安甫率御史请还大夏而罢清。报闻。彦徽等公疏，安甫笔也，瑾知之，故列奸党以安甫首南御史。家居十年，终岁不入城

市。后起山东佥事，甫三月，引疾归。

史良佐，字禹臣，亦江阴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后起云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赐白金文绮。浚海田，溉田千顷，滇人颂之。

李熙，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将乐知县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谣言：帝遣官赍驾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熙公疏言："陛下于此事威与明少损矣。倘奸人效尤，妄以蜚语中善类，害何可胜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驾帖之害，帝纳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灾异，复偕御史陈十事。瑾诛，得祸者皆起，熙独废。世宗嗣位，始起饶州知府，迁浙江副使，以清操闻。

姚学礼，巴人，家京师。弘治六年进士。正德元年，公疏谏佚游，不纳。后起云南佥事，终参议。

张鸣凤，清平人。弘治九年进士，为永康知县。有政绩，擢御史。后起湖广佥事，进副使，母忧归，卒。蒋钦杖死，别有传。

曹闵，上海人。弘治九年进士，为沙县知县。被征，民号泣攀留，累日不得去。既与昆等同得罪。后当起官，以养母不出。母终，枕塊，得寒疾卒。

黄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后起广西佥事，再迁云南参政。抚木邦、孟密有功。终左布政使。

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进士。

萧乾元，万安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王蕃、任诺鞫狱时，抵不与知，不足载。

王良臣，陈州人。弘治六年进士。官南京御史。瑾诛，起山东副使，终按察使。

蒋钦，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卫辉推官。征擢南京御史，数有论奏。

正德元年，刘瑾逐大学士刘健、谢迁，钦偕同官薄彦徽等切谏。瑾大怒，逮下诏狱，廷杖为民。居三日，钦独具疏曰："刘瑾，小竖耳。陛

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忿臣等奏留二辅，抑诸权奸，矫旨逮问，予杖削职。然臣思畎亩犹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击时弊，乌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通国皆寒心，而陛下独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给事中刘蒨指陛下暗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挞辱之。矫旨禁诸言官，无得妄生议论。不言则失于坐视，言之则虐以非法。通国皆寒心，而陛下独用之于前后，是不知前后有贼，而以贼为耳目股肱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陛下顾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使朝廷一正，万邪不能入；君心一正，万欲不能侵，臣之愿也。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国家，则听臣所奏。如其轻之，则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系狱。

越三日，复具疏曰：“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起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凛如冰渊。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愿借上方剑斩之。硃云何人，臣肯少让？陛下试将臣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与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贼耶？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疏入，复杖三十。

方钦属草时，灯下微闻鬼声。钦：“念疏上且掇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吾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凄怆。钦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奋笔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杖后三日，卒于狱，年四十九。瑾诛，赠光禄少卿。嘉靖中，赐祭葬，录一子入监。

周玺，字天章，庐州卫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三迁礼科都给事中。慷慨好言事。

武宗初即位，请毁新立寺观，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并论前中官齐玄炼丹糜金罪。顷之，以久雨，偕同官劾侍郎李温、太监苗逵。九月，以星变，复劾温及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都御史金泽、徐源等，翀、温、泽因是罢。帝遣中官韦兴守郧阳，玺力言不可。寻复偕同

官言："迩者聪明日蔽，膏泽未施。讲学一暴而十寒，诏令朝更而夕改。冗员方革复留，镇监撤还更遣。解户困于交收，盐政坏于陈乞。厚戚畹而驾帖频颁，私近习而帑藏不核。不可不亟为厘正。"不听。

正德元年复应诏陈八事，中劾大寮贾斌等十一人，中官李兴等三人，勋戚张懋等七人，边将硃廷、解端、李稽等三人。未几，言："陛下即位以来，鹰犬之好，糜费日甚。如是不已，则酒色游观，便佞邪僻，凡可以悦耳目荡心志者，将无所不至。光禄上供，视旧十增七八，新政已尔，何以克终？"御史何天衢等亦以为言。章下礼部，尚书张昇请从之。帝虽不加谴，不能用也。

明年擢顺天府丞。玺论谏深切，率与中官牴牾，刘瑾等积不能堪。至是，命玺与监丞张淮、侍郎张缙、都御史张鸾、锦衣都指挥杨玉勘近县皇庄。玉，瑾党，三人皆下之。玺辞色无假，且公移与玉止牒文。玉奏玺侮慢敕使，瑾即矫旨逮下诏狱，搒掠死。瑾诛，诏复官赐祭，恤其家。嘉靖初，录一子。

又御史涂祯，新淦人也。弘治十二年进士。初为江阴知县。正德初，巡盐长芦。瑾纵私人中盐，又命其党毕真托取海物，侵夺商利，祯皆据法裁之。比还朝，遇瑾止长揖。瑾怒，矫旨下诏狱。江阴人在都下者，谋敛钱赂瑾解之，祯不可，喟然曰："死耳，岂以污父老哉！"遂杖三十，论戍肃州，创重竟死狱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朴补伍。瑾诛，朴乃还，祯复官赐祭。

汤礼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

正德初，上言："陛下践阼以来，上天屡示灾谴。不谨天戒，惟走马射猎，游乐无度。顷四月中旬，雷电雨雹，当六阳用事时，阴气乃与之抗，此幸臣窃权，忠鲠疏远之应也。"已，又论两广镇监韦经，又偕九卿伏阙请诛"八党"。刘瑾衔之，寻以其请当审奏囚决之日，有诉冤者屏勿奏，指为变祖制，谪蓟州判官。后列奸党给事中十六人，礼敬居首，罢归。未几卒。

瑾恶言官讥切时政多刺己，辄假他事坐之。礼敬得罪后，有王涣、何绍正。

王涣，字时霖，象山人。弘治九年进士。由长乐知县征授御史。正

德元年，应诏条上应天要道五事，语多斥宦官。明年出视山海诸关，以病谢事未行。盗发其部内，都御史刘宇承瑾指劾涣失报。逮下诏狱，杖之，斥为民。瑾败，复官致仕。

何绍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给事中。中官廖堂镇河南，奏保方面数人，且擅拟迁调。吏部尚书许进等不能难，绍正劾之。瑾不得已责堂自陈，而心甚衔绍正。及冬，坐颁历导驾失仪，杖之阙下，谪海州判官。屡迁池州知府，筑铜陵五十余圩以备旱潦。宸濠反，攻安庆，池人震恐，绍正登陴固守。事平，增俸一级，迁江西参政致仕。池人为立祠，与宋包拯并祀。

许天锡，字启衷，闽县人。弘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思亲成疾，陈情乞假。孝宗赐传以行。还朝，授吏科给事中。时言官何天衢、倪天明与天锡并负时望，都人有“台省三天”之目。

十二年，建安书林火。天锡言：“去岁阙里孔庙灾，今兹建安又火，古今书版荡为灰烬。阙里，道所从出；书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书宣榭火，说者曰：‘榭所以藏乐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礼乐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顷师儒失职，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华，下之所习者枝叶。此番灾变，似欲为儒林一扫积垢。宜因此遣官临视，刊定经史有益之书。其余晚宋陈言，如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之类，悉行禁刻。其于培养人才，实非浅鲜。”所司议从其言，就令提学官校勘。

大同失事，天锡往核，具得其状，巡抚洪汉、中官刘云、总兵官王玺以下咸获罪。内使刘雄怒仪真知县徐淮厨传不饬，诉之南京守备中官以闻，逮淮系诏狱。天锡及御史冯允中论救，卒调淮边县。御史文森、张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擢尚书，天锡皆力争。

十七年五月，天变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抚按监临，科道纠劾，其法已无可加。惟两京堂上官例不考核。而五品以下虽有十年考察之条，居官率限九载，或年劳转迁，或服除改补，不能及期。今请以六年为期，通行考察。其大寮曾经弹劾者，悉令自陈而简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灾异策免三公，阴霖辄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衔，俟天心既回，徐还厥职。祖宗御内官，恩不泛施，法不轻贷。内府二十四监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员。近年诸监局掌印、佥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无数，留都亦然。凭陵奢暴，蠹蚀民膏，第宅连云，田园遍野，膏粱厌于舆台，文绣被乎狗马。凡若此类，

皆足召变。乞敕司礼监会内阁严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后，或三年、五年一行，永为定制。”帝善之。于是令两京四品以上并自陈听命，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为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内官考察，事格不行。寻与御史何深核牛马房，条上便利十四事，岁省刍豆费五十余万。

武宗即位之七月，因灾异上疏，请痛加修省，广求直言，迁工科左给事中。正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进都给事中。三年春，竣事还朝。见朝事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刘瑾肆虐加甚，天锡大愤。六月朔，清核内库，得瑾侵匿数十事。知奏上必罹祸，乃夜具登闻鼓状。将以尸谏，令家人于身后上之，遂自经。时妻子无从者，一童侍侧，匿其状而遁。或曰瑾惧天锡发其罪，夜令人缢杀之。莫能明也。时有旨，令锦衣卫点阅六科给事中，不至者劾之。锦衣帅劾天锡三日不至。讯之，死矣。闻者哀之。

方瑾用事，横甚，尤恶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

海阳周钥，弘治十五年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勘事淮安，与知府赵俊善。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时奉使还者，瑾皆索重贿。钥计无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从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纸书“赵知府误我”，遂卒。事闻，系俊至京，责钥死状，竟坐俊罪。

平定郗夔，弘治十五年进士，为礼科给事中。正德五年，出核延绥战功，瑾属其私人。夔念从之则违国典，不从则得祸，遂自经死。

琼山冯颙，弘治九年进士。为御史，尝以事忤瑾，为所诬，自经死。颙初为主事，官军讨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颙历陈致变之由，请购已革土官子孙，俾召集旧卒，以夷攻夷，有功则复旧职。尚书刘大夏亟称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泾王所乞庄地，清还二千七百余顷。而不得其死，人皆惜之。

瑾诛，天锡、钥、夔、颙俱复官赐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锡子春讼冤，复赐祭葬。

方瑾败时，刑部员外郎夹江宿进疏陈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内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许天锡、周钥，并宜恤赠。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书王敞等及内侍余党，俱宜斥。”疏入，帝怒将亲鞫之，命张永召阁臣李东阳。东阳语永曰：“后生狂妄，且日暮非见君时，幸少宽之。”永入，少顷执进至午门，杖五十，削籍归，未几卒。世宗初，赠光禄少

卿。

徐文溥，字可大，开化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劾尚书刘樱、都御史李士实、侍郎吕献、大理卿茆钦，而请召还致仕尚书孙交、傅珪。时论以为当。

宁王宸濠求复护卫，文溥谏曰："曩因宁藩不靖，英庙革其护卫、屯田。及逆瑾乱政，重贿谋复。瑾既伏诛，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义而安全之耳。乃曰'驱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讨之劳，安享尊荣，无居守之责，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剥削商民，挟制官吏，招诱无赖，广行劫掠。致舟航断绝，邑里萧条，万民莫不切齿。乃今止之，犹恐不逮，顾可纵之加恣，假翼于虎乎？贡献本有定制，乃无故驰骋飞骑，出入都城，伺察动静。况今海内多故，天变未息，意外之虞实未易料。宜裁以大义，勿徇私情，罪其献谋之人，逐彼侦事之使，宗社幸甚。"时宸濠奥援甚众，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责其妄言而已。又请择建储贰，不报。

十年四月复偕同官上疏曰："顷因灾异，礼部奏请修省。伏读圣谕，谓'事关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兹一念之诚，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虽然，知之非艰，行之维艰。陛下诚能经筵讲学，早朝勤政；布宽恤以安人心，躬献享以重宗庙；孝养慈闱，敬事苍昊；舍豹房而居大内，远嬖幸而近儒臣；禁中不为贸易，皇店不以罔财；还边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优，尽屏义子；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后宫，马昂枭獍之族立夺其兵柄；停诸路之织造，罢不急之土木；汰仓局门户之内官，禁水陆舟车之进奉；出留中奏牍以达下情，省传奉冗员以慎名器。则陛下所谓'事关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转祸为福者，未之有也。"报闻。

初，帝听中官崔瑶、史宣、刘琅阝、于喜诬奏，先后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銮、王瑞之，御史施儒、张经等，又入中官王堂谮，下佥事韩邦奇狱。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旗校绎络于道途，缙绅骈首于狴犴，远近震骇，上下屏气。向一瑾乱政于内，今数瑾纵横于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瑶等诬罔罪。"帝不听，遂引疾去。

世宗即位，廷臣交荐，起河南参议。未几，以念母乞归。抚按请移近地便养，乃改福建。寻迁广东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权要，恐贻母忧，复引疾归。行至玉山卒。

翟唐，字尧佐，长垣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寿光知县召为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广，奏言：“四川贼首刘烈僭号设官，必将为大患。湖广、陕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荆、襄，入汉中可抵秦、陇。今内外壅蔽，奖谕切责率皆虚文，宜切图预备之策。”时刘瑾窃柄，以唐言“壅蔽”，尤恶之。兵部尚书王敞希指，言今荡涤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实。会瑾怒稍解，乃切责而宥之。久之，迁知宁波府。市舶中官崔瑶藉贡物扰民，为唐所裁抑，且杖其党王臣，臣寻病死。瑶奏唐阻截贡献，笞杀贡使。帝怒，逮下诏狱。巡按御史赵春等交章救之。给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军民遮道涕泣，请宥令还任。帝不听，谪云南嵩明知州。再迁陕西副使卒。

王銮，字廷和，大庾人。正德三年进士。授邵武知县。入为都水主事，出辖徐沛闸河。十一年，织造中官史宣过其地，索挽夫千人，沛县知县胡守约给其半。宣怒，自至县捕吏，銮助守约与抗。宣诬奏于朝，逮系诏狱。以言官论救，守约罢官，銮输赎还职。已，分司南旺，又捕诛中官廖堂侄廖鹏之党。嘉靖初，迁武昌知府。镇守中官李景儒岁进鱼鲊多科率，銮疏请罢之。楚府征税，茶商重困。銮谓税当归官，力与争，王诋为毁辱亲王。銮遂请终养，不待报竟归。后吏部坐以擅离职守，夺官。

张士隆，字仲修，安阳人。弘治八年举乡试，入太学。与同县崔铣及寇天叙、马卿、吕柟辈相砥砺，以学行闻。十八年成进士，授广信推官。

正德六年入为御史。巡盐河东，劾去贪污运使刘愉。建正学书院，兴起文教。九年，乾清宫灾，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变，后遭蓟盗之乱，犹不知警。方且兴居无度，狎昵匪人。积戎丑于禁中，戏干戈于卧内。彻旦燕游，万几不理。宠信内侍，浊乱朝纲。致民困盗起，财尽兵疲。祸机潜蓄，恐大命难保。夫裒衣博带之雅，孰与市井狡侩之群？广厦细旃之娱，孰与鞍马驱驰之险？”不报。

出按凤阳。织造中官史宣列黄梃二于驺前，号为“赐棍”，每以抉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问，士隆劾奏之。又劾锦衣千户廖铠奸利事，且曰：“铠虐陕西，即其父鹏虐河南故习也。河南以鹏故召乱，铠又欲乱陕西。乞置铠父子于法，并召还廖銮，以释陕人之愤。”銮，铠所从镇陕西者也。钱宁素昵铠，见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凤鸣狱以陷之。凤鸣者，宝坻人，先为御史，坐罪削籍，谄事诸佞幸，尤善宁。与从弟凤翔有隙，嗾缉事者发其私，下吏论死。刑部疑有冤，并捕鞫凤

鸣。凤鸣惧，使其妾诉枉，自刭长安门外，词连宝坻知县周在及素所仇者数十人，悉逮付法司，而凤鸣得释。士隆与御史许完先后按治，复捕凤鸣对簿，释在还职。宁怒，令凤鸣女告士隆、完治狱偏枉。遂下诏狱，谪士隆晋州判官。久之，擢知州。

世宗立，诏复故官，出为陕西副使。汉中贼王大等匿豪家，结回回为乱。士隆下令：匿贼者罪及妻孥，无赦。贼无所容，遂就擒灭。筑堰溉田千顷，民利之。卒于官。

张文明，字应奎，阳曲人。正德六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辽东。寻按陕西。镇守中官廖堂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

十三年，车驾幸延绥。文明驰疏谏，极陈灾异，且言江彬逢恶导非，亟宜行诛。朝臣匡救无闻，亦当罚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诸权幸扈从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应。司礼太监张忠等谮于帝，言诸生殴旗校，文明纵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师，下诏狱。明年春，言官交章请宥，不报。比驾旋，命执至豹房，帝将亲鞫。文明自谓必死。及见帝，命释之，谪电白典史。时刘瑾虽诛，佞幸犹炽，中外谏官被祸者不可胜数。文明止于贬谪，人以为幸。

世宗立，召复故官，寻出为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马录颂其忠，诏赠太常少卿。

陈鼎，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书迪，死惠帝之难，子孙戍登州卫，遂占籍焉。鼎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四年授礼科试给事中。镇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鹏之子铠冒籍中河南乡试。物议沸腾，畏堂莫敢与难。鼎上章发其事，铠遂除名，堂、鹏大恨。会流寇起，鼎陈弭盗机宜。堂嘱权幸摘其语激帝怒，下诏狱掠治。谓鼎前籍平江伯资产，附刘瑾增估物价，疑有侵盗。尚书杨一清救之，乃释为民。世宗立，复故官，迁河南参议。妖人马隆等为乱，鼎督兵诛之。改陕西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廉介正直，不通私谒。召为应天府尹，未任卒。

贺泰，字志同，吴县人。弘治十二年进士。由衢州府推官入为御史。武宗收京师无赖及宦官厮养为义子，一日而赐国姓者百二十七人，泰抗言其非。诸人激帝怒，谪衢州推官，终广东参议。

张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由归安知县召授御史。

正德八年出按云南。镇守中官梁裕贪横，璞裁抑之。为所诬，逮赴诏狱，死狱中。世宗嗣位，赠太仆少卿，赐祭葬。

成文，大同山阴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由知县擢御史。正德中，阿尔秃厮、亦不剌与小王子战败，引所部驻甘肃塞外，时入寇，掠陷堡寨五十有三。巡抚张翼、镇守太监硃彬等反冒奏首功千九百有余，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按，尽发其奸。翼等贿中人倾文。会文劾佥事赵应龙，应龙亦讦文细事，遂逮文，斥为民。嘉靖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告归，卒。

李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进士。官御史，巡按山东。吏部主事梁谷诬归善王当沍谋叛，翰臣劾谷挟私。近幸方欲邀功，责翰臣为叛人掩饰。逮系诏狱，谪德州判官。终山东副使。

张经，兴州左卫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御史。出按宣府，劾镇守中官于喜贪肆罪。为喜所讦，逮系诏狱，谪云南河西典史。寻卒。世宗初，赠祭如张璞。

毛思义，阳信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驾幸昌平，民间妇女惊避。思义下令言：“大丧未举，车驾必不远出。非有文书，妄称驾至扰民者，治以法。”镇守中官郭原与思义有隙，以闻。立逮下诏狱，系半岁，谪云南安宁知州。嘉靖中，累迁副都御史、应天巡抚。

胡文璧，耒阳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正德初，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出知凤阳，迁天津副使。中官张忠督直沽皇庄，纵群小牟利，文璧捕治之。为所构，械系诏狱，谪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

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进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东。镇守中官黎鉴假进贡苛敛，相檄郡县毋辄行。鉴怒，诬奏于朝。逮系诏狱，谪高邮判官。未几卒。嘉靖初，赠光禄少卿。

董相，嵩县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御史，巡视居庸诸关。江彬遣小校米英执人于平谷，恃势横甚。相收而仗之，将以闻。彬遽谮于帝，械系诏狱，谪判徐州。嘉靖初，召复故官。终山东副使。

刘士元，彭县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御史，巡按畿辅。十三年，帝猎古北口，将招朵颜卫花当、把儿孙等燕劳。士元陈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务，指挥黄勋假供奉扰民，士元按之。勋惧，逃赴行在，因嬖幸

谮于帝，云：士元闻驾至，令民间尽嫁其女，藏匿妇人。帝怒，命裸缚面讯之。野次无杖，取生柳干痛笞之四十，几死，囚槛车驰入京。并执知县曹俊等十余人，同系诏狱。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陈霑、牛天麟等交章论救，不报。谪麟山驿丞。世宗立，复故官，出为湖州知府，迁湖广副使。修荒政，积粟百万余石。事闻，被旌劳。嘉靖九年，屡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居三年罢。

范辂，字以载，桂阳人。正德六年进士。授行人，除南京御史。武宗久无子，辂偕同官请择宗室贤者育宫中，以宋仁宗为法，不报。先后劾中官黎安、刘琅及卫官简文、王忠罪。又论马姬有娠，不当入宫。语皆切直。

寻命清军江西。宁王宸濠令诸司以朝服见。辂不可。奏言："高帝定制，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其余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称官。朝使相见以便服。今天下王府仪注，制未画一。臣以为尊无二上，凡不称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严大防。"章下礼官议。宸濠驰疏争之，廷议请如辂言。宸濠伶人秦荣僭侈，辂劾治之。又劾镇守太监毕真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真乃摭他事诬之，遂逮下诏狱。值帝巡幸，淹系经年。至十四年四月始谪龙州宣抚司经历。未几，宸濠及真谋逆诛，御史谢源、伍希儒等交章荐辂。未及召，世宗立，复故官。迁福建佥事，转江西副使，致仕归。又用胡世宁荐，起密云兵备副使。讨矿贼有功，历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卒官。

张钦，字敬之，顺天通州人。正德六年进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视居庸诸关。

十二年七月，帝听江彬言，将出关幸宣府。钦上疏谏曰："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度陛下非漫游，盖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徂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驾，遂成己巳之变。且匹夫犹不自轻，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外之甘肃有土番之患，江右有皞贼之扰，淮南有漕运之艰，巴蜀有采办之困；京畿诸郡夏麦少收，秋潦为沴。而陛下不虞祸变，欲纵辔长驱，观兵绝塞，臣窃危已。"已，闻朝臣切谏皆不纳，复疏言："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动，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身以负陛下。"疏入，不报。

八月朔，帝微行至昌平，传报出关甚急。钦命指挥孙玺闭关，纳门钥藏之。分守中官刘嵩欲诣昌平朝谒，钦止之曰："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关开，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土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顷之，帝召玺。玺曰："御史在，臣不敢擅离。"乃更召嵩。嵩谓钦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钦因负敕印手剑坐关门下曰："敢言开关者，斩。"夜草疏曰："臣闻天子将有亲征之事，必先期下诏廷臣集议。其行也，六军翼卫，百官扈从，而后有车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闻，辄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陛下名出边勾贼者。臣请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关，必两宫用宝，臣乃敢开。不然万死不奉诏。"奏未达，使者复来。钦拔剑叱之曰："此诈也。"使者惧而返，为帝言"张御史几杀臣"。帝大怒，顾硃宁："为我趣捕杀御史。"会梁储、蒋冕等追至沙河，请帝归京师。帝徘徊未决，而钦疏亦至，廷臣又多谏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还，意怏怏未已。又二十余日，钦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胜门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驰出关，数问"御史安在"？钦闻，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谏，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关，禁毋得出一人。钦感愤，西望痛哭。于是京师盛传"张御史闭关三疏"云。明年，帝从宣府还。至关，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然亦不之罪也。

世宗嗣位，出为汉中知府。累官太仆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召为工部左侍郎，被论罢。

钦初姓李。既通显，始复其姓。事父母孝。有不悦，长跪请，至解乃已。

周广，字克之，昆山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知莆田、吉水二县。

正德中，以治最征授御史，疏陈四事，略言：

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剌麻尤释教所不齿。耳贯铜环，身衣赭服，残破礼法，肆为淫邪。宜投四裔，以御魑魅。奈何令近君侧，为群盗兴兵口实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硃傲，惟慢游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纣之迷乱，酗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游迷乱者也。唐庄宗与伶官戏狎，一夫夜呼，仓皇出走。臣谓宜遣逐乐工，不得籍之禁内，乃所以放郑声也。

陛下承祖宗统绪，而群小献媚荧惑，致三宫锁怨，兰殿无征。虽陛

下春秋鼎盛，独不思万世计乎？中人稍有资产，犹畜妾媵以图嗣续。未有专养螟蛉，不顾祖宗继嗣者也。义子钱宁本宦竖苍头，滥宠已极，乃复攘敞货贿，轻蔑王章。甚至投刺于人，自称皇庶子。僭逾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选宗室之贤者，置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诸义儿、养子俱夺其名爵，乃所以远佞人也。

近两京言官论大臣御寇不职者，陛下率优容，即武将失律亦赦不诛。故兵气不扬，功成无日，川原白骨，积如丘山。夫出师十万，日费千金。今海内困惫已骨见而肉消矣，诸统兵大臣如陈金、陆完辈可任其优游玩寇，不加切责哉！请定期责令成功，以赎前罪。

宁见疏大怒，留之不下，传旨谪广东怀远驿丞。主事曹琥救之，亦被谪。宁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广。广知之，易姓名，变服，潜行四百余里乃免。武定侯郭勋镇广东，承宁风旨以白金试广，广拒不受。伺广谒御史，摄致军门，箠系几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迁建昌知县，有惠政。宁矫旨再谪竹寨驿丞。

世宗即位，复故官，历江西副使，提督学校。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擢福建按察使。镇守中官以百金馈，广贮之库，将劾之。中官惧，谢罪，自是不敢挠。六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墨吏望风去。将限豪右田，不果。明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赠右都御史。

广初以乡举入太学，师章懋。在里闲，与魏校友善。平生严冷无笑容。居官公强，弗受请托，士类莫不惮之。

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户部。既抗疏救广，吏部拟调河南通判。宁欲远窜，乃改寻甸，再迁广信同知。宁王暨镇守中贵托贡献，频有征敛。琥摄府事，坚持不予，士民德之。擢巩昌知府，未任卒。嘉靖初，赠光禄卿。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进士。当除给事中，吏科李宪请如御史例，试职一年，授户科试给事中。乾清宫灾，上言：“今日外列皇店，内张酒馆。宠信番僧，从其鬼教。招集边卒，袭其衣装。甚者结为昆弟，无复尊卑。数离深宫，驰驱郊外。章疏置之高阁，视朝月止再三。视老成为赘疣，待义子以心腹。时享不亲，慈闱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储位久虚。既不常御宫中，又弗预选宗室。何以消祸本，计久长哉！”屡迁工科都给事中。

十一年，都督马昂进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天柱率同官合词抗论，未报。又上疏曰：“臣等请出孕妇，未蒙进止。窃疑陛下之意将遂立为己子欤？秦以吕易嬴而嬴亡，晋以牛易马而马灭。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堕奸计。谓陛下亦为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负荷，而况幺么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时，异日诸王宗室肯坐视祖宗基业与他人乎？内外大臣肯俯首立于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宫禁，消天下疑。”卒不报。

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十二年四月诏毁西安门外鸣玉、积庆二坊民居，有所营建，天柱等疏请停止。帝皆不省。

是年，帝始巡游塞外，营镇国府于宣府，天柱率同官力谏。孝贞纯皇后将葬，帝假启土为名，欲复巡幸。天柱念帝盘游无度，廷臣虽谏，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动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

臣窃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亲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报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写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怜察。数年以来，星变地震，大水奇荒，灾异不可胜数，而陛下不悟，祸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绖中，悔过自新，以保大业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几乎息矣。丧礼大事，人子所当自尽。陛下于太皇太后未能尽孝，则群臣于陛下必不能尽忠。不忠，将无所不至，猝有变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窥也。昔太康田于洛、汭，炀帝行幸江都，皆以致败，可不鉴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仓廪空，边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祸，独陛下不知耳。治乱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为陛下惜，复昧死为陛下言也。凡数千言。当天柱刺血时，恐为家人所阻，避居密室，虽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闻者皆感怆，而帝不悟也。

逾月，兵部尚书王琼欲因哈密事杀都御史彭泽。廷臣集议，琼盛气以待，众不敢发言。天柱与同官王爌力明泽无罪，乃得罢为民。琼怒，取中旨出两人于外，天柱得临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复旧职。迁大理丞，未几卒。久之，子请恤，特予祭。

赞曰：谏臣之职，在纠慝弼违。诸臣戒盘游，斥权幸，引义力争，无忝厥职矣。武宗主德虽荒，然文明止于远窜，入关不罪张钦，其天姿固非残暴酷烈者比。而义儿、阉竖，炀灶为奸。桁杨交错于阙庭，忠直负痛于狴户。批鳞者尚获生全，投鼠者必陷死地。元气日削，朝野震

惊，祚以不延，统几中绝。风愆之训，垂戒不亦切乎。

列传第七十七

○李文祥 孙磐徐珪 胡爟周时从 王雄 罗侨 叶钊刘天麒戴冠 黄巩 陆震 夏良胜万潮等 何遵刘校等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陕西参政。文祥自幼俊异。弱冠举于乡，成化末登进士。万安当国，重其才。以孙弘璧与同榜，款于家，文祥意弗慊也。属题画鸠，语含刺，安深衔之。未几，孝宗嗣位，即上封事，略曰：

祖宗设内阁、六部，赞万几，理庶务，职至重也。顷者，在位多匪人，权移内侍。赏罚任其喜怒，祸福听其转移。仇视言官，公行贿赂。阿之则交引骤迁，忤之则巧谗远窜。朝野寒心，道路侧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国宪，择谨厚者供使令。更博选大臣，谘诹治理，推心委任，不复嫌疑，然后体统正而近习不得肆也。

祖宗定律，轻重适宜。顷法司专徇己私，不恤国典。豪强者虽重必宽，贫弱者虽轻必罪。惠及奸宄，养成玩俗。兼之风尚奢丽，礼制荡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拟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旧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后礼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

然国无其人，谁与共理？致仕尚书王恕、王竑，孤忠自许，齿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纯，刚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资其议论，必有裨益，可翊明时。且贤才难得，自古为然。习俗移人，豪杰不免。惟兹臣庶，不尽庸愚。能知自愧，即属名流；乐其危灾，乃为猥品。愿陛下明察群伦，罢其罔上营私违天蠹物者，余则勉以自新。既开改过之路，必多迁善之人。

臣见登极诏书，不许风闻言事。古圣王悬鼓设木，自求诽谤。言之纵非其情，听者亦足为戒，何害于国，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祸唐，王安石持此以祸宋。远近骤闻，莫不惊骇。愿陛下再颁明诏，广求直言，庶不堕奸谋，足彰圣德。大率君子之言决非小人之利，谘问倘及，必肆中伤。如有所疑，请试面对。

疏奏，宦官及执政万安、刘吉、尹直等咸恶之，数日不下。忽诏诣左顺门，以疏内有“中兴再造”语，传旨诘责。文祥从容辨析而出。谪授

陕西咸宁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论救，不纳。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复请召文祥及汤鼐，纳崇文言，且召陈献章、谢鐸等。时安已去，吉、直激帝怒，严旨切责之。廷臣多荐文祥，率为吉、直所沮。

弘治二年以王恕荐召为兵部主事，监司以下馈赆皆不纳。到官未逾月，复以吉人事下狱，贬贵州兴隆卫经历。都御史邓廷瓒征苗，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荐为监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以军功进，不可。"固辞不得，乃请赍表入都，固乞告归。疏再上，不许。还经商城，渡冰陷，死焉，年仅三十。

孙磐，辽阳人。弘治九年进士。观政在部时，刑部典吏徐珪以满仓儿事劾中官杨鹏得罪，磐上疏曰："近谏官以言为讳，而排宠幸触权奸者乃在胥吏，臣窃羞之。请定建言者为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弹权贵者。其次扬清激浊，能补阙拾遗。又其次，建白时政，有裨军国。皆分别擢叙。而粉饰文具、循默不言者，则罢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旷鳷。"时不见用。

徐珪者，应城人。先是，千户吴能以女满仓儿付媒者鬻于乐妇张，绐曰："周皇亲家也。"后转鬻乐工袁璘所。能殁，妻聂访得之。女怨母鬻己，诡言非己母。聂与子劫女归。璘讼于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讯得情。璘语不逊，哲笞璘，数日死。御史陈玉、主事孔琦验璘尸，瘗之。东厂中官杨鹏从子尝与女淫，教璘妻诉冤于鹏而令张指女为妹，又令贾校尉属女亦如张言。媒者遂言聂女前鬻周皇亲矣。奏下镇抚司，坐哲、爵等罪。复下法司、锦衣卫谳，索女皇亲周彧家，无有。复命府部大臣及给事、御史廷讯，张与女始吐实。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当徒。爵、玉、琦及聂母女当杖。狱上，珪愤懑，抗疏曰："聂女之狱，哲断之审矣。鹏拷聂使诬服，镇抚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锦衣会问，惧东厂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隐。夫女诬母仅拟杖，哲等无罪反加以徒。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称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灾异迭见。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鹏叔侄并贾校尉及此女于市，谪戍镇抚司官极边，进哲、爵、琦、玉各一阶，以洗其冤，则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罢东厂，亦当推选谨厚中官如陈宽、韦泰者居之，仍简一大臣与共理。镇抚司理刑亦不宜专用锦衣官。乞推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则巡捕官校，当有作奸擅刑，诬及无辜者矣。臣一介微躯，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司之人，祸必不免。顾与其死于此辈，孰若死于朝廷。愿斩臣头，以

行臣言。给臣妻子送骸骨归，臣虽死无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讯。都御史闵珪等抵以奏事不实，赎徒还役。帝责具状，皆上疏引罪，夺俸有差。珪赎徒毕，发为民。既而给事中庞泮等言：“哲等狱词覆奏已余三月，系狱者凡三十八人，乞早为省释。”乃杖满仓儿，送浣衣局。哲给璘理葬资，发为民。爵及琦、玉俱赎杖还职。时弘治九年十二月也。

磐寻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渐用事，磐复上疏曰：“今日弊政，莫甚于内臣典民。夫臣以内称，外事皆不当预，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时，未尝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监军，而其国遂以不永。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吞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乞尽撤还京，专以边务责将帅，此今日修攘要务也。”不从。及刘瑾得志，斥磐为奸党，勒之归。瑾诛，起河南佥事，坐累罢。

珪以刑部主事陈凤梧荐，授桐乡丞。正德中，历赣州通判。招降盗魁何积玉。已，复叛，下珪狱，寻释之。后以平盗功擢知州。

胡爟，字仲光，芜湖人。弘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三月，灾异求言。爟应诏，疏言：“中官李广、杨鹏引左道刘良辅辈惑乱圣聪，滥设斋醮，耗蠹国储。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怜于其门，交通请托。阴盛阳微，灾何由弭？”因极陈戚畹、方士、传奉冗员之害。疏留中。未几，广死，故爟得无罪。

当成化时，宦官用事。孝宗嗣位，虽间有罢黜，而势积重不能骤返。忤之者必结党排陷，不胜不止。前后庶僚以忤珰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户部员外郎周时从疏请置先朝遗奸汪直、钱能、蔡用辈于重典，而察核两京及四方镇守中官。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释之。

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国公硃晖御之。行人永清王雄极言晖不足任，且请罢中官监督，以重将权。苗逵方督晖军，谓雄阻军，乃下诏狱，谪云南浪穹丞。

罗侨，字维升，吉水人。性纯静，寡嗜欲。受业张元祯，讲学里中。举弘治十二年进士，除新会知县，有惠爱。

正德初，入为大理右评事。五年四月，京师旱霾，上疏曰：“臣闻人

道理则阴阳和，政事失则灾沴作。顷因京师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释逋戍之囚，弛株连之禁，而斋祷经旬，雨泽尚滞。臣窃以为天心仁爱未已也。陛下视朝，或至日昃，狎侮群小，号呶达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业乎！文网日密，诛求峻急。盗贼白昼杀人，百姓流移载道，元气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内阁言之而不敢尽，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进退大臣，必有体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迩来公卿去不以礼。先朝忠荩如刘大夏者，谪戍穷边，已及三载，陛下置之不问，非所以待耆旧、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参酌古今，足以惩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风旨，巧中善类。传曰：‘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及善人。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今之刑罚，滥孰甚焉。愿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弃小人，召还旧德，与在廷臣工，宵旰图治，并敕法司慎守成律。即有律轻情重者，亦必奏请裁决，毋擅有轻重。庶可上弭天变，下收人心。”时朝士久以言为讳。侨疏上，自揣必死，舆榇待命。刘瑾大怒，矫中旨诘责数百言，令廷臣议罪。大学士李东阳力救，得改原籍教职。其秋，瑾败，侨寻召复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侨首赴义。

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府。建忠节祠，祀方孝孺。延布衣张尺，询民间疾苦。岁时循行阡陌，课农桑，讲明冠婚丧祭礼，境内大治。嘉靖二年举行卓异。都御史姚镆上书讼侨曰：“人臣犯颜进谏，自古为难。曩‘八党’弄权，逆瑾乱政，廷臣结舌，全躯自保。而给事中刘掞、评事罗侨殉国忘身，发摘时弊，幸存余息。遭遇圣朝，谓宜显加奖擢，用厉具臣。乃侨知台州，掞知长沙，使怀忠竭节之士淹于常调，臣窃为朝廷惜之。”帝纳其言，擢侨广东左参政，侨辞。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逾年，遂谢病归。

侨敦行谊，动则古人。罗洪先居丧，不废讲学，侨以为非礼，遗书责之。其峭直如此。

叶钊，字时勉，丰城人。弘治十五年进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狱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备中官侵芦洲，判归之民。应天诸府灾，上荒政四事。寻进员外郎。

武宗立，应诏陈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杀卒几千人。监督中官苗逵妄报首功，宜召还候勘。宦官典兵，于古未见。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统朝用之，而銮舆北狩。自今军务勿遣监督，镇守者亦宜撤还。且国初宦官悉隶礼部，秩不过四品，职不过扫除。今请仍隶之部，易置司礼，俾供杂役。罢革东厂，移为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权，而后天下可安也。”又乞召还刘大夏，宥谏官戴铣等。刘瑾怒，坐断狱诖误，逮

下诏狱，削籍归。讲学西江。瑾诛，起礼部员外郎，未闻命卒。学者祀之石鼓书院。

时又有工部主事刘天麒者，临桂人，钊同年进士。分司吕梁。奄人过者不为礼，诉之瑾，逮下诏狱，谪贵州安庄驿丞卒。嘉靖初，复官予祭。

戴冠，信阳人。正德三年进士。为户部主事。见宠幸日多，廪禄多耗，乃上疏极谏，略曰："古人理财，务去冗食。近京师势要家子弟僮奴苟窃爵赏，锦衣官属数至万余，次者系籍勇士，投充监局匠役，不可数计，皆国家蠹也。岁漕四百万，宿有赢余。近绌水旱，所入不及前，而岁支反过之，计为此辈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养无用之蠹乎！兵贵精，不贵多。边军生长边士，习战阵，足以守御。今遇警辄发京军，而宣府调入京操之军，累经臣下论列，坚不遣还。不知陛下何乐于边军，而不为关塞虑也。天子藏富天下，务鸠聚为帑藏，是匹夫商贾计也。逆瑾既败，所籍财产不归有司，而贮之豹房，遂创新库。夫供御之物，内有监局，外有部司，此库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贬广东乌石驿丞。

嘉靖初，起官，历山东提学副使，以清介闻。

黄巩，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为刑部主事，掌诸司奏牍。历职方武选郎中。十四年三月，有诏南巡，巩上疏曰：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不知有天子，乱本已成，祸变将起。试举当今最急者陈之。

一，崇正学。臣闻圣人主静，君子慎动。陛下盘游无度，流连忘返，动亦过矣。臣愿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虑，屏纷华，斥异端，远佞人，延故老，访忠良。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而圣学维新，圣政自举。

二，通言路。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古者明王导人以言，用其言而显其身。今则不然。臣僚言及时政者，左右匿不以闻。或事关权臣，则留中不出，而中伤以他事。使其不以言获罪，而以他事获罪。由是，虽有安民长策，谋国至计，无因自达。虽必乱之事，不轨之臣，陛下亦

何由知？臣愿广开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责其沽名，将忠言日进，聪明日广，乱臣贼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三，正名号。陛下无故降称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传闻，莫不惊叹。如此，则谁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将军事陛下，天下皆为将军之臣矣。今不削去诸名号，昭上下之分，则体统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

四，戒游幸。陛下始时游戏，不出大庭，驰逐止于南内，论者犹谓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费财动众，郡县骚然，至使民间夫妇不相保。陛下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极也？近复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争先挈妻子避去，流离奔踣，怨讟烦兴。今江、淮大饥，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几何不流为盗贼也。奸雄窥伺，侍时而发。变生在内，则欲归无路；变生在外，则望救无及。陛下斯时，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亲昵群小，夫岂有毫发爱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远出，而后得以擅权自恣，乘机为利也。其不然，则亦袖手旁观，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诏。罢南巡，撤宣府离宫，示不复出。发内帑以振江、淮，散边军以归卒伍。雪已往之谬举，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则尚可为也。

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国丧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权、贪溺富贵者，实繁有徒。至于首开边事，以兵为戏，使陛下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者，则江彬之为也。彬，行伍庸流，凶狠傲诞，无人臣礼。臣但见其有可诛之罪，不闻其有可赏之功。今乃赐以国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京营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内蓄逆谋，以成骑虎之势，此必乱之道也。天下切齿怒骂，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谢天下哉！

六，建储贰。陛下春秋渐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摇摇无所寄。方且远事观游，屡犯不测；收养义子，布满左右。独不能豫建亲贤以承大业，臣以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庙，请命太后，旁谕大臣，择宗室亲贤者一人养于宫中，以系四海之望。他日诞生皇子，仍俾出藩，实宗社无疆之福也。

员外郎陆震草疏将谏，见巩疏称叹，因毁己稿，与巩连署以进。帝怒甚，下二人诏狱，复跪午门。众谓天子且出，巩曰：“天子出，吾当牵

裾死之。”跪五日，期满，仍系狱。越二十余日，廷杖五十，斥为民。彬使人沿途刺巩，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间行得脱。

既归，潜心著述。或米尽，日中未爨，晏如也。尝叹曰：“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世人顾往往以此易彼，何也？”

世宗立，召为南京大理丞。疏请稽古正学，敬天勤民，取则尧、舜，保全君子，辩别小人。明年入贺，卒于京师。行人张岳讼其直节，赠大理少卿，赐祭葬。天启初，追谥忠裕。

陆震，字汝亭，兰溪人。受业同县章懋，以学行知名。正德三年进士。除泰和知县。时刘瑾擅政。以逋盐课责县民偿者连数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镇守中官岁征贡絺，为减其额。增筑学舍居诸生，毁淫祠祀忠节。浮粮累民，稽赋籍，得诡寄隐匿者万五千石以补之。建仓县左，储谷待振。亲行乡落，劝课农桑。立保伍法，使民备盗。甓城七里，外为土城十里周之。时发狼兵讨贼，所至扰民。震言于总督，令毋听檥舟，官具粮糗，以次续食，兵行肃然。督捕永丰、新淦贼，以功受赏。抚按交荐，征为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

在部，主诸司章奏，与中人忤，改巡紫荆诸关。又以论都御史彭泽、副使胡世宁无罪，忤尚书王琼、陆完。

孝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发丧数日，复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吊，威降大戚。车驾在狩，群情惶惶。陛下单骑冲雪还宫，百官有司莫不感怆，以为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宫在殡，遽拟游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蹙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终，十有二者支之终。当气运周会，正修德更新时，顾乃营宣府以为居，纵骑射以为乐，此臣所深惧也。古人君车马游畋之好，虽或有之，至若以外为主，以家为客，挈天下大器、赏罚大柄付之于人，漠然不关意念，此古今所绝无者。伏望勉终丧制，深戒盘游。”不报。

进武选员外郎。已，偕黄巩谏南巡，遂下诏狱。狱中与巩讲《易》九卦，明忧患之道。同系者率处分后事，震独无一言。既杖，创甚，作书与诸子，“吾虽死，汝等当勉为忠孝。吾笔乱，神不乱也”，遂卒。世宗立，赠太常少卿。予祭。

方震等系狱，江彬必欲致之死，绝其饮食。震季子体仁，年十五，

变服为他囚亲属，职纳橐饘焉。后有诏录一子官，诸兄让体仁，为漳州通判，有政声。孙可教，由进士历南京礼部侍郎。

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少为督学副使蔡清所知，曰“子异日必为良臣，当无有胜子者”，遂名良胜。正德二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调吏部，进考功员外郎。

南巡诏下，良胜具疏，与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连署以进，言：“方今东南之祸，不独江、淮；西北之忧，近在辇毂。庙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虚；圣母之孝养，不可以恒旷。宫壶之孕祥，尚可以早图；机务之繁重，未可以尽委。‘镇国’之号，传闻海内，恐生觊觎之阶；边将之属，纳于禁近，讵忘肘腋之患。巡游不已，臣等将不知死所矣。”时舒芬、黄巩、陆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而医士徐鏊亦以其术谏，略言：“养身之道，犹置烛然，室闭之则坚，风暴之则泪。陛下轻万乘，习嬉娱，跃马操弓，捕鱼玩兽。迩复不惮远游，冒寒暑，涉关河，饍饮不调，餚蔌无择，诚非养生道也。况南方卑湿，尤易致病。乞念宗庙社稷之重，勿事鞍马，勿过醉饱，喜无伤心，怒无伤肝，欲无伤肾，劳无伤脾，就密室之安，违暴风之祸。臣不胜至愿。”诸疏既入，帝与诸幸臣皆大怒，遂下良胜、潮、九川、巩、震、鏊诏狱，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何遵、蒋山卿连名疏相继上。帝益怒，并下诏狱。俄令叙、廷瓒、大辂等，与良胜等六人，俱跪阙下五日，加梏鋋焉。至晚，仍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观者无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愤，争掷瓦砾诟詈之。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请下诏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是时，天连曀昼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余，桥下七铁柱皆折如斩。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曰：“此变征也，驾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囊土数升，持谏疏当跸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其刃，缚送诏狱。问囊土何为？曰：“恐污帝廷，洒土掩血耳。”诏杖之八十，遂死。

芬等百有七人，跪既毕，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龙、凤为倡首，谪于外。余夺俸半岁。良胜等六人及叙、廷瓒、大辂各杖五十，余三十人四十。巩、震、良胜、潮、九川除名。他贬黜有差。鏊戍边。而车驾亦不复出矣。

良胜既归，讲授生徒。世宗立，召复故官。尚书乔宇贤之，奏为文选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礼”议起，数偕僚长力争。及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用中旨超擢，又执不可。由是为议礼者所切齿。以久次迁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转。给事中陈洸上书，傅会张璁等议，斥良胜与尚书宇等群结朋党，任情挤排。遂谪良胜茶陵知州。及《明伦大典》成，诏责前郎中良胜胁持庶官，酿祸特深，黜为民。初，良胜辑其部中章奏，名曰《铨司存稿》，凡议礼诸疏具在。为仇家所发，再下狱。论杖当赎，特旨谪戍辽东三万卫。逾五年，卒于戍所。穆宗立，赠太常卿。舒芬等自有传。

万潮，字汝信，进贤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宁国推官入为仪制主事，与芬、良胜、九川称“江西四谏”。世宗立，起故官，历浙江提学副使。久之迁参政，以忤权贵调广西。屡迁陕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所至著声。

陈九川，字惟濬，临川人。正德九年进士。从王守仁游。寻授太常博士。既削籍，复从守仁卒业。世宗嗣位，召复故官，再迁主客郎中。正贡献名物，节贡使犒赏费数万。会天方国贡玉石，九川简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为奏覆，复怒骂通事胡士绅等。士绅恚，假番人词讦九川及会同馆主事陈邦偁。帝怒，下二人诏狱。而是时张璁、桂萼欲倾费宏夺其位，乃属士绅再讦九川盗贡玉馈宏制带，词连兵部郎中张、锦衣指挥张潮等。帝益怒，并下等诏狱。指挥骆安请摄士绅质讯，给事中解一贯等亦以为言，帝不许。狱成，九川戍镇海卫，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还，卒。

张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为清丰知县。以执法忤刘瑾，逮下诏狱，几死。瑾诛，得释，官吏部文选郎中。既杖，谪平阳同知。嘉靖初，召还，擢太常少卿。寻卒，赠太仆卿。

姜龙，太仓人，见父《昂传》。孙凤，洛阳人。陆俸，吴县人。周叙，九溪卫人。林大辂，莆田人。蒋山卿，仪真人。皆由进士。山卿游顾璘门，以诗名于时。既杖，凤、俸并谪府同知，叙县丞，大辂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复故官。凤终副使，俸知府，叙工部尚书，大辂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山卿广西参政。

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师，冒徐姓，从其业为医，供事内殿。既杖，谪戍乌撒。世宗即位，召还，寻擢御医。鏊性耿介，时朝士多新贵，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调。年七

十，求致仕。值同县徐学谟为礼部郎中，引见尚书吴山。山阅牍，有谏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庙时徐先生耶？何淹也！”两侍郎嫌其老，学谟抗声曰：“鏊虽老，然少与舒状元同患难，为可敬耳。”又久之，始迁院判。自引归，卒年八十三。

时同受杖者，吏部则姚继岩，行人则陶滋、巴思明、李锡、顾可久、邓显麒、熊荣、杨秦、王懋、黄国用、李俨、潘锐、刘黻、张岳，大理寺则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张士镐、郝凤升、傅尚文、郭五常，评事姚如皋、蔡时，并谪官。世宗立，召还。张英亦得赠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挥佥事。

姚继岩，南通州人，张衍瑞同年生也。当迁文选郎中，让衍瑞。嘉靖初，历太常少卿，伏阙争“大礼”。甘贫约，远权势。及卒，不能成丧。

何遵，字孟循，江宁人。家贫，父命之贾，不愿也，去为儒。举正德九年进士。吏部尚书陆完闻其名，使子弟从学。及选台谏，遵引疾曰：“不可因人进也。”授工部主事，榷木荆州。下令税自百金以下减三之一，风涛败赀者勿算。入算者手实其数自识之，藏于郡帑，数日一会所入。比去，不私一钱。

帝将南巡，以进香东岳为词。遵抗言：“淫祠无福。万一宗籓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盖指宸濠也。诸权幸见疏，遏勿进。时黄巩等已得罪，遵复与同官林大辂、蒋山卿上疏乞罢南巡，极言江彬怙权倡乱。巩等无罪，愿特宽宥，毋使后世有杀谏臣名。帝怒，下诏狱，廷杖四十。创甚，肢体俱裂，越二日遂卒，年三十四。家贫，僚友助而殓之。

当遵草疏时，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纵不自计，独不念老亲幼子乎？”遵执笔从容曰：“：为我谢大人，儿子勿令废学足矣。”死之日，其父方与家人祭墓归，有鸟悲鸣，心异之。或传工部有以言获罪者，父长号曰：“遵死矣！”已而果然。

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郾城刘校、照磨汲人刘珏。与遵同死杖下者，陆震而外，大理评事长乐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阳余廷瓒，行人盱眙李绍贤、泽州孟阳、玉山詹轼、安陆刘概、祥符李惠。

刘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严，偶不悦，辄长跪请罪，母悦

乃起。正德六年与詹轼、刘概同举进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养，卒于途。校奔赴，抱尸痛哭几绝。面有尘，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将南巡，刑曹谏疏，校所草也。杖将死，大呼曰："校无恨，恨不见老母耳！"子元娄，年十一，哭于旁。校曰："尔读书不多，独不识事君致身义乎？善事祖母及母，毋愧而父。"遂绝。刘珏，由贡士。

林公黼，字质夫。父母丧，三年蔬粥，不入内。正德十二年与李绍贤、李惠同举进士。诸曹谏南巡者，皆罚跪阙前，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闻者惴惴。以故，户曹不敢出疏，工曹谏者止三人。独大理阖署谏，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时闻暗中泣叹声，不顾。比入狱，黄巩与语，叹曰："吾取友遍天下，乃近遗质夫。古人谓入险不惊，殆斯人乎！"公黼体羸，竟不胜杖而卒。

余廷瓒，字伯献。与孟阳皆正德九年进士。当礼、兵二曹之进谏也，廷瓒亦率其僚陈巡游十不可，通政司独留之。居数日，诸曹已罚跪，疏始上。帝愈怒，掠治尤严。

李绍贤，字崇德。尝颁诏至徐州，监仓中使席班首，绍贤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系，见中官犹奴视之。

孟阳，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为行人，久不迁，或讽之见当路，阳不可。及是，语诸僚："此举系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与有忧，岂必言官乃当效死？"父春，前巡抚宣府，有军功，忤中官张永罢归。闻子死谏，哭之以诗，语甚悲壮，人争传之。

詹轼，字敬之。为人开爽磊落，善谈论。从父瀚，字汝约，与公黼同举进士。时方为刑部主事，亦以谏受杖。轼死，为经纪其丧以归。嘉靖中，瀚争"大礼"，再受杖。每阴雨创痛，曰："吾无愧敬之地下，足矣。"积官刑部侍郎。

刘概，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书钺之子。世宗立，赠遵、校尚宝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瓒太常丞，绍贤御史。各赐祭，录一子入国学。

其以创死稍后者，礼部员外郎慈溪冯泾，验封郎中吴江王銮，行人昌黎王瀚。

冯泾，字伯清，与瀚皆正德九年进士。泾以孝友称。既卒，家贫不能还丧。世宗立，吏部以状闻，赐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

王銮，字汝和。正德六年进士。试政吏部，为尚书杨一清所知，擢文选主事。朝夕扃户，人罕得见。再迁验封郎中。被创，逾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赠御史，赐祭。

当诸曹连章迭谏，江彬怒甚。阴属典诏狱者重其杖，以故诸臣多死。哭声彻禁掖，帝亦为感动，竟罢南巡，诸臣之力也。

嘉靖初，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间，给事、御史挟势凌人，趋权择便，凡朝廷大阙失，群臣大奸恶，缄口不言。一时犯颜敢诤，视死如归，或拷死阙廷，或流窜边塞，皆郎中、员外、主事、评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责者。张英本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伤。今幸圣皇御极，褒恤忠良，诸给事、御史更何颜复立清明之朝？请加黜罚，以示创惩。"章下吏部。瑜后以争"大礼"杖死，自有传。

赞曰：李文祥、孙磐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胡爟以下率诸曹尚书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风宪，当言路，以谏诤为尽职也。抗言极论，窜谪接踵，而来者愈多；死相枕籍，而赴蹈恐后。其抵触权幸，指斥乘舆，皆切于安危之至计。若张英陷胸以悟主，徐鏊托术以讽谕，诚心出于忠爱，抑尤人所难能者矣。

列传第七十八

○杨廷和 梁储 蒋冕 毛纪 石珤 兄玠

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广提学佥事。廷和年十二举于乡。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进士。改庶吉士，告归娶，还朝授检讨。

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以讲筵指斥佞幸，忤刘瑾，传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又三月召还，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会典》小误，夺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二级。寻以成《孝宗实录》功还之。明年加光禄大夫、柱国，迁改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时瑾横益甚，而焦芳、张彳采为中外媾。廷和与东阳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安化王寘鐇反，以诛瑾为名。廷和等草赦诏，请擢边将仇钺，以离贼党。钺果执寘鐇。会张永发瑾罪，瑾伏诛，廷和等乃复论功，进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予一子中书舍人。

流贼刘六、刘七、齐彦名反，杨一清荐马中锡讨之。廷和言："中锡，文士也，不任此。"时业已行，果不能平贼。廷和请逮中锡下狱，以陆完代之，而斩故受赇纵贼者参将桑玉。已，又用学士陈霁言，调诸边兵讨河南贼赵鐩等，而荐彭泽为总制。贼平论功，录廷和一子锦衣卫千户。辞，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东阳致政，廷和遂为首辅。

张永既去瑾而骄，捕得男子臂龙文者以为功，援故太监刘永诚例，觊封侯。廷和言"永诚从子聚自以战功封伯耳，且非永诚身受之也"，乃止。彭泽将西讨鄢本恕，问计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贼不足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即班师，而余党复蝟起不可制。泽既发复留，乃叹曰："杨公先见，吾不及也。"

乾清宫灾，廷和请帝避殿，下诏罪己，求直言。因与其僚上疏，劝

帝早朝晏罢，躬九庙祭祀，崇两宫孝养，勤日讲。复面奏开言路、达下情、还边兵、革宫市、罢皇店、出西僧、省工作、减织造，凡十余条，皆切至。帝不省。寻以父卒乞奔丧，不许。三请乃许。遣中官护行。旋复起之，三疏辞，始许。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阕，即召至。帝方猎宣府，使使赐廷和羊酒、银币。廷和疏谢，因请回銮，不报。复与大学士蒋冕驰至居庸，欲身出塞请。帝令谷大用扼关门，乃归。帝命回銮日群臣各制旗帐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亲旧耳。天子至尊，不敢渎献。"帝再使使谕意，执不从，乃已。

当廷和柄政，帝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政。廷和未尝不谏，俱不听。廷和亦不能执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数移疾乞骸骨，帝亦不听。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廷和虽不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

御史萧淮发宁王宸濠反谋，钱宁辈犹庇之，诋淮离间。廷和请如宣宗谕赵王故事，遣贵戚大臣赍敕往谕，收其护卫屯田。于是命中官赖义、驸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帅师亲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硃寿，统各京边将士南讨。而安边伯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刘晖为平贼将军前驱，镇守、抚、按悉听节制。命廷和与大学士毛纪居守。以乾清、坤宁二宫工成，推恩录一子锦衣卫副千户，辞。时廷和当草大将军征南敕谕，谢弗肯，帝心恚。会推南京吏部尚书刘春理东阁诰敕，以廷和私其乡人，切责之。廷和谢罪，乞罢，不许。少师梁储等请与俱罢，复不许。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传旨行之。时十四年八月也。帝既南，两更岁朔。廷和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推服。凡请回銮者数十疏，皆不复省。帝归，驻跸通州。廷和等举故事，请帝还大内御殿受俘，然后正宸濠等诛，而帝已不豫。趋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执宸濠等僇之，驾乃旋。

明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撖。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时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知天下恶之，心不自安。其党都督佥事李琮尤狠黠，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于是廷和谋以皇太后旨捕诛彬，遂与同官蒋冕、毛纪及司礼中官温祥四人谋。张永伺知其意，亦密为备。司礼魏彬者，故与彬有连。廷和以其弱可胁也，因题大行铭旌，与彬、祥及他中官张锐、陈严等为详言江彬反状，以危语怵之。彬心动，惟锐力言江彬无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临。"严亦从旁赞决，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报，廷和、冕益自危。顷之，严至曰："彬已擒矣。"彬既诛，中外相庆。

廷和总朝政几四十日，兴世子始入京师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极诏书，文书房官忽至阁中，言欲去诏中不便者数事。廷和曰："往者事龃龉，动称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侪贺登极后，当面奏上，问谁欲削诏草者！"冕、纪亦相继发危言，其人语塞。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而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帝御经筵，廷和知经筵事。修《武宗实录》，充总裁。廷和先已加特进，一品满九载，兼支大学士俸，赐敕旌谕。至是加左柱国。帝召对者三，慰劳备至。廷和益欲有所发摅，引用正人，布列在位。

给事、御史交章论王琼罪状，下诏狱。琼迫，疏讦廷和以自解。法司当琼奸党律论死，琼力自辨，得减戍边。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会石珤自礼部尚书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复奏改之掌詹事司诰敕。人或谓廷和太专。然廷和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事事有所持诤。钱宁、江彬虽伏诛，而张锐、张忠、于经、许泰等狱久不决。廷和等言："不诛此曹，则国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庙之灵不安，万姓之心不服，祸乱之机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没其资产。廷和复疏请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皆优诏报可。

及议“大礼”，廷和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遗诏。言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礼官上礼仪状，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翼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旨俞允，择日即位。其笺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览礼部状，谓：“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仪，世宗不听。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诏草言“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帝迟回久之，始报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兴献妃。未几，命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瓒微言之，廷和恐其挠议，改瓒官南京。五月，澄会廷臣议上，如廷和言。帝不悦。然每召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顺帝指。乃下廷臣再议。廷和偕蒋冕、毛纪奏言：“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至兴献王祀，虽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为兴献王后，而改封崇仁王为亲王，则天理人情，两全无失。”帝益不悦，命博考典礼，务求至当。廷和、冕、纪复言：“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其所生父南顿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则圣德无累，圣孝有光矣。”澄等亦再三执奏。帝留中不下。

七月，张璁上疏谓当继统，不继嗣。帝遣司礼太监持示廷和，言此议遵祖训，据古礼，宜从。廷和曰“秀才安知国家事体”，复持入。无何，帝御文华殿召廷和、冕、纪，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礼》谓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群臣亦皆执前议。帝不听。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仪由中门入，谒见太庙，复申谕欲加称兴献帝、后为“皇”。廷和言：“汉宣帝继孝昭后，谥史皇孙、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继元帝，钜鹿、南顿君以上立庙章陵，皆未尝追尊。今若加皇字，与孝庙、慈寿并，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臣等不得辞其责。”因自请斥罢。廷臣诤者百余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

恨。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为薄谪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内移矣。寻论定策功，封廷和、冕、纪伯爵，岁禄千石，廷和固辞。改廕锦衣卫指挥使，复辞。帝以赏太轻，加廕四品京职世袭，复辞。会满四考，超拜太傅，复四辞而止。特赐敕旌异，锡宴于礼部，九卿皆与焉。

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工部及给事、御史言之，皆不听，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言："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织造为累朝旧例，不知洪武以来何尝有之，创自成化、弘治耳。宪宗、孝宗爱民节财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独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诏，中官之幸路绌塞殆尽，天下方传诵圣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请究拟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为谢不审，俾戒所遣官毋纵肆而已，不能止也。

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后请益力。又以持考献帝议不合，疏语露不平。三年正月，帝听之去。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然犹赐玺书，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给事、御史请留廷和，皆不报。廷和去，始议称孝宗为"皇伯考"。于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群臣伏阙哭争，杖谪云南。既而王邦奇诬讦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婿修撰金承勋、乡人侍读叶桂章与彭泽弟冲交关请属，俱逮下诏狱。鞫治无状，乃得解。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言廷和谬主《濮议》，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法当僇市，姑削职为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隆庆初，复官，赠太保，谥文忠。

初，廷和入阁，东阳谓曰："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及武宗之终，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东阳为知言。

弟廷仪，兵部右侍郎。子慎、惇，孙有仁，皆进士。慎自有传。

梁储，字叔厚，广东顺德人。受业陈献章。举成化十四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弘治四年，进侍讲。改洗马，侍武宗于东宫。册封安南，却其馈。久之，擢翰林学士，同修《会典》，迁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进尚书，专典诰敕，

掌詹事府。刘瑾摘《会典》小疵，储坐降右侍郎。《孝宗实录》成，复尚书，寻加太子少保，调南京吏部。瑾诛，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屡加少傅、太子太傅，进建极殿。十年，杨廷和遭丧去，储为首辅。进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时方建乾清、坤宁宫，又营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储偕同官靳贵、杨一清切谏。明年春，以国本未定，请择宗室贤者居京师，备储贰之选，皆不报。其秋，一清罢，蒋冕代之。至明年，贵亦罢，毛纪入阁。

帝好微行，尝出西安门，经宿返。储等谏，不听，然犹虑外廷知。是春，从近幸言召百官至左顺门，明告以郊祀毕，幸南海子观猎。储等暨廷臣谏，皆不纳。八月朔，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次日，储、冕、纪始觉，追至沙河不及，连疏请回銮。越十有三日乃旋。储等以国无储副，而帝盘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储之请，亦不报。九月，帝驰出居庸关，幸宣府，命谷大用守关，无纵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于应州，几殆。储等忧惧，请回銮益急。章十余上，帝不为动，岁除竟驻宣府。当是时，帝失德弥甚。群小窃权，浊乱朝政，人情惶惶。储惧不克任，以廷和服阕，屡请召之。廷和还朝，储遂让而处其下。凤阳守备中官丘德及镇守延绥、宁夏、大同、宣府诸中官皆乞更敕书兼理民事，帝许之。储等极言不可，弗听。

十三年七月，帝从江彬言，将遍游塞上。托言边关多警，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统六师往征，令内阁草敕。阁臣不可，帝复集百官左顺门面谕。廷和、冕在告，储、纪泣谏，众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纪亦引疾。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逾月，帝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储、纪上言：“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不报。帝遂历宣府、大同，直抵延绥。储等疏数十上，悉置不省。

秦王请关中闲田为牧地，江彬、钱宁、张忠等皆为之请。帝排群议许之，命阁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储度不可争，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兹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广饶，藩封得之，多蓄士马，富而且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谨。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马，毋听狂人谋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亲亲不可得已。”帝骇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寝。明年，帝将南巡。言官伏阙谏，储、冕、纪亦以为言。会诸曹多谏者，乃

止。宁王宸濠反，帝南征，储、冕扈从。在道闻贼灭，连疏请驾旋。抵扬州，帝议南京行郊礼。储、冕计此议行，则回銮益无日，极陈不可，疏三上始得请。帝以宸濠械将至，问处置之宜。储等请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师。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灾异、边警，乞还乘舆。疏八九上，帝殊无还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堕帝前，色碧，又进御妇人室中，若悬人首状。人情益惊。储、冕危言谏，帝颇心动。而群小犹欲导帝游浙西，泛江、汉。储、冕益惧，手疏跪泣行宫门外，历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谕之起。叩头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许不日还京，乃叩头出。

帝崩，杨廷和等定策迎兴世子。故事，当以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往。廷和欲留蒋冕自助，而虑储老或惮行，乃佯惜储惫老，阻其行。储奋曰："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既即位，给事中张九叙等劾储结纳权奸，持禄固宠。储三疏求去，命赐敕驰传，遣行人护行，岁给廪隶如制。卒，子钧奏请赠谥。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储立身辅政，有干公议，因录上两京言官弹章。帝念先朝旧臣，特赠太师，谥文康。

先是，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事发，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后还职，累冒功至广东都指挥佥事。

蒋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户部尚书，以谨厚称。冕举成化二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阁，兼司经局校书。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诰敕，进礼部尚书，仍掌府事。

冕清谨有器识，雅负时望。十一年命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幸冒边功，大行升赏，冕及梁储亦廕锦衣世千户。两人力辞，乃改文廕。

帝之以"威武大将军"行边也，冕时病在告，疏谏曰："陛下自损威重，下同臣子，倘所过诸王以大将军礼见，陛下何辞责之？曩睿皇帝北征，六军官属近三十万，犹且陷于土木。今宿卫单弱，经行边徼，宁不寒心？请治左右引导者罪。"不报。十四年扈帝南征还，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帝崩，与杨廷和协诛江彬。

世宗即位，议定策功，加伯爵，固辞。改廕锦衣世指挥，又辞。乃

廕五品文职，仍进一阶。御史张鹏疏评大臣贤否，请罢冕。御史赵永亨诋石珤不可掌铨衡。冕、珤遂求去。朝议不平，诸给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鸿胪谕留，再下优诏，始起视事。

嘉靖三年遣官织造江南，命冕草敕。冕以江南被灾，具疏请止，帝不从，敕亦久不进。帝责其违慢，冕引罪而止。

“大礼”议起，冕固执为人后之说，与廷和等力争之。帝始而婉谕，继以谯让，冕执议不回。及廷和罢政，冕当国，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礼部尚书汪俊以怵冕，而用席书代之，且召张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极谏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伦序素定。然非圣母昭圣皇太后懿旨与武宗皇帝遗诏，则将无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当为武宗之后。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圣。而于孝庙、武庙皆称嗣皇帝，称臣，称御名，以示继统承祀之义。今乃欲为本生父母立庙奉先殿侧，臣虽至愚，断断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谓之承祧践阼，皆指宗祀而言。《礼》为人后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统也，亦主宗庙祭祀而言。自汉至今，未有为本生父母立庙大内者。汉宣帝为叔祖昭帝后，止立所生父庙于葬所。光武中兴，本非承统平帝，而止立四亲庙于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园立庙。陛下先年有旨，立庙安陆，与前代适同，得其当矣。岂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于所生，义必不专于所后，将孝、武二庙之灵安所托乎！窃恐献帝之灵亦将不能安，虽圣心亦自不能安也。迩者复允汪俊之去，趣张璁、桂萼之来，人心益骇。是日廷议建庙，天本晴明，忽变阴晦，至暮风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变计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悦，犹以大臣故，优诏答之。未几，复请罢建庙之议，且乞体，疏中再以天变为言。帝益不悦，遂令驰传归，给月廪、岁夫如制。

冕当正德之季，主昏政乱，持正不挠，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虽新，而上下扞格弥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为首辅仅两阅月，卒龃龉以去，论者谓有古大臣风。《明伦大典》成，落职闲住，久之卒。隆庆初复官，谥文定。

毛纪，字维之，掖县人。成化末，举乡试第一，登进士，选庶吉士。弘治初，授检讨，进修撰，充经筵讲官，简侍东宫讲读。《会典》成，迁侍读。武宗立，改左谕德。坐《会典》小误，降侍读。《孝宗实录》成，擢侍讲学士，为讲官。正德五年进学士，迁户部右侍郎。

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礼部尚书。乌思藏入贡，其使言有活佛能前

知祸福。帝遣中官刘允迎之。携锦衣官百三十，卫卒及私仆隶数千人，刍粮、舟车费以百万计。纪等上言："自京师至乌思藏二万余里，公私烦费，不可胜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过长河西行数月而后至。无有邮驿、村市。一切资费，取办四川。四川连岁用兵，流贼甫平，蛮寇复起。困竭之余，重加此累，恐生意外变。"疏再上，内阁梁储、靳贵、杨一清皆切谏，不报。郊祀毕，请勤朝讲，又以储嗣未建，乞早定大计，亦不听。寻改理诰敕，掌詹事府。十二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帝南征，纪佐杨廷和居守。驾旋，晋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世宗即位，录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辞免。嘉靖初，帝欲追尊兴献帝，阁臣执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继去国。纪为首辅，复执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称，纪与石珤合疏争之。帝召见平台，委曲谕意，纪终不从。朝臣伏阙哭争者，俱逮系，纪具疏乞原。帝怒，传旨责纪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纪乃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榷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宣召徒勤，捍格如故。慰留虽切，诘责随加。臣虽有体国之心，不能自尽。宋司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正，是徒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臣于陛下，敢举以为告。夫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正臣平日所痛愤而深疾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罢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颜朝宁间哉。乞赐骸骨归乡里，以全终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学，任贤纳谏，审是非，辨忠邪，以养和平之福。"帝衔纪亢直，允其去，驰驿给夫廪如故事。

纪有学识，居官廉静简重。与廷和、冕正色立朝，并为缙绅所倚赖。其代冕亦仅三月。后《明伦大典》成，追论夺官。久之，廷和、冕皆沦丧，纪以恩诏叙复，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抚按以闻。诏遣官存问，再赐夫廪。又三年卒。赠太保，谥文简。子渠，进士，太仆卿。

石珤，字邦彦，藁城人。父玉，山东按察使。珤与兄玠同举成化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数谢病居家。孝宗末，始进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读学士。历两京祭酒，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礼部，进左侍郎。武宗始游宣府，珤上疏力谏，不报。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谏南巡，祸将不测，珤疏救之。十六年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

世宗立，代王琼为吏部尚书。自群小窃柄，铨政混浊。珤刚方，谢请托，诸犯清议者多见黜，时望大孚，而内阁杨廷和有所不悦。甫二月，复改掌詹事府，典诰敕。嘉靖元年遣祀阙里及东岳。事竣还家，屡乞致仕。言官以珤望重，交章请留，乃起赴官。

三年五月，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帝欲以奉先殿侧别建一室祀献帝，珤抗疏言其非礼。及廷臣伏阙泣争，珤与毛纪助之。无何，“大礼”议定，纪去位。珤复谏曰：“大礼一事已奉宸断，无可言矣。但臣反复思之，终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触忤而不敢尽，则陛下将焉用臣，臣亦何以仰报君父哉？夫孝宗皇帝与昭圣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亲也。今使疏贱谗佞小人辄行离间，但知希合取宠，不复为陛下体察。兹孟冬时享在迩，陛下登献对越，如亲见之，宁不少动于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圣之统，以总百神，临万方，焉得不加慎重，顾听细人之说，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悦，戒勿复言。

明年建世庙于太庙东。帝欲从何渊言，毁神宫监，伐林木，以通辇道。给事中韩楷，御史杨秦、叶忠等交谏，忤旨夺俸。给事中卫道继言之，贬秩调外。珤复抗章，极言不可，弗听。及世庙成，帝欲奉章圣皇太后谒见，张璁、桂萼力主之。礼官刘龙等争不得，诸辅臣以为言，帝不报，趣具仪。珤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谒见世庙，臣窃以为从令固孝，而孝有大于从令者。臣诚不敢阿谀以误君上。窃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宫，未有无故复出者。且太庙尊严，非时享祫祭，虽天子亦不轻入，况后妃乎？璁辈所引庙见之礼，今奉先殿是也。圣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为定制，中间纳后纳妃不知凡几，未有敢议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议？彼容悦佞臣岂有忠爱之实，而陛下乃欲听之乎？且阴阳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无故出入太庙街门，是坤行乾事，阴侵阳位，不可之大者也。臣岂不知君命当承，第恐上累圣德，是以不敢顺旨曲从，以成君父之过，负覆载之德也。”奏入，帝大愠。

珤为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国。数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宽大，毋急近效为帝言。帝见为迂阔，弗善也。议“大礼”时，帝欲援以自助，而珤据礼争，持论坚确，失帝意，璁、萼辈亦不悦。璁、萼朝夕谋辅政，攻击费宏无虚日，以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讦杨廷和，诬珤及宏为奸党，两人遂乞归。帝许宏驰驿，而责珤归怨朝廷，失大臣谊，一切恩典皆不予。归，装襆被车一辆而已。都人叹异，谓自来宰臣去国，无若珤者。自珤及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强谏

罢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谥文隐。隆庆初，改谥文介。

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县召为御史。出核大同军储，按甘肃及陕西，所条上边务，悉中机宜，为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尝因灾异劾南京刑部尚书翟瑄以下二十七人。

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长数犯边，泰宁三卫与别部相攻，久缺贡市，遣玠以左侍郎兼佥都御史往辽东巡视。出关抚谕，皆受约束。帝大喜，玺书嘉劳，召还。左都御史陆完迁，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后推玠，乃以为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隐劾玠夤缘，不报。十年拜户部尚书。中官史大镇云南，请独领银场务。杜甫镇湖广，请借盐船税银为进贡资。刘德守凉州，请带食茶六百引。玠皆执不可。西僧阐教王请船三百艘贩载食盐，玠极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谏。及在宣府，需银百万两，玠持不可。帝弗从，乃进其半。王琼欲以哈密事害彭泽，玠独廷誉之。奸民欲牟盐利者，贿硃宁为请，玠不可，连章执奏。廷臣谏南巡跪阙下，诸大臣莫敢言，玠独论救。群小激帝怒，严旨责令自陈，遂引疾去。赐敕驰传给廪隶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赠太子少傅。

玠有操行，居官亦持正。其为都御史时，胡世宁论宁王，玠与李士实请罪世宁，以是为人所讥。

赞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幸盘结左右。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储虽蒙物议，而大节无玷。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或脂韦渙涊，持禄自固。求如诸人，岂可多得哉。

列传第七十九

毛澄 汪俊（弟伟） 吴一鹏 硃希周 何孟春 丰熙（子坊） 徐文华薛蕙（胡侍 王禄 侯廷训）

毛澄，字宪清，昆山人。举弘治六年进士第一。授修撰。预修《会典》成，进右谕德，直讲东宫。武宗为太子，以澄进讲明晰称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彳育攵以赐。武宗立，进左庶子，直经筵。以母忧归。正德四年，刘瑾摘《会典》小疵贬诸纂修者秩，以澄为侍读。服阕还朝，进侍讲学士。再迁学士，掌院事，历礼部侍郎。十二年六月拜尚书。

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瓒、顾清等疏请还宫。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频疏谏，悉不报。明年正月，驾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请用常服，不许。七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硃寿，统六师巡边。遂幸宣府，抵大同，历山西至榆林。澄等屡疏驰谏。至十二月，复偕廷臣上疏曰：“去岁正月以来，銮舆数驾，不遑宁居。今兹之行，又已半岁。宗庙、社稷享祀之礼并系摄行，万寿、正旦、冬至朝贺之仪悉从简略。腊朔省牲，阙而不行，遂二年矣。岁律将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边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处重城，食厚禄，仰思圣体劳顿，根本空虚，遥望清尘，忧心如醉。伏祈趣驾速还，躬亲稞享，宗社臣民幸甚。”不报。十四年二月，驾甫还京，即谕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硃寿遣往两畿，瞻东岳，奉安圣像，祈福安民。”澄等骇愕，复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业，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号。今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号者，陛下也。不知受此号者何人？如以皇储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则遣使走币，足将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献宝香，如佛、老所为哉？”因历陈五不可。亦不报。

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驻跸留都者逾岁。澄屡请回銮。及驾返通州，用江彬言，将即赐宸濠死。澄据汉庶人故事，请还京告郊庙，献俘行戮。不从。中官王堂镇浙江，请建生祠；西番阐化王使者乞额外赐茶九万斤。澄皆力争，不听。王琼欲陷彭泽，澄独白其无罪。

武宗崩，澄偕大学士梁储、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霆等迎世宗于安陆。既至，将谒见，有议用天子礼者。澄曰："今即如此，后何以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世宗践阼甫六日，有旨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五月七日戊午，澄大会文武群臣，上议曰："考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时大司空师丹以为恩义备至。今陛下入承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继兴王后，袭兴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后，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王伯而不名。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乃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议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议。

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复会廷臣上议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兴献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继大统，奉祀宗庙，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至于称号，陛下宜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以宋程颐之说为可据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名。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帝不从，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澄乃复会廷臣上议曰："臣等会议者再，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者，明大统之尊无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则凡为陛下伯、叔诸父皆莫能与之齐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则天下诸王皆莫得而并之矣。兴献王称号既定，则王妃称号亦随之，天下王妃亦无以同其尊矣。况陛下养以天下，所以乐其心，不违其志，岂一家一国之养可同日语哉。此孔子所谓事之以礼者。其他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宋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于此。"并录上魏明帝诏书。当是时，帝锐意欲推崇所生，而进士张璁复抗疏极言礼官之谬。帝心动，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议。澄等乃复上议曰："先王制礼，本乎人情。武宗既无子嗣，又鲜兄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中。是武宗以陛下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寿，无可疑矣，可复顾私亲哉？"疏入，帝不怿，复留中。

会给事中邢寰请议宪庙皇妃邵氏徽号，澄上言：“王妃诞生献王，实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统，则宜考孝宗，而母慈寿太后矣。孝宗于宪庙皇妃宜称皇太妃，则在陛下宜称太皇太妃。如此，则彝伦既正，恩义亦笃。”疏入，报闻。其月，帝以母妃将至，下礼官议其仪。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帝不可。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帝又不可。澄等执议如初。帝乃自定其仪，悉由中门入。

时尊崇礼犹未定，张璁复进《大礼或问》，帝益向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采舆论以闻。澄等知势不可已，谋于内阁，加称兴王为‘帝’，妃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尽于前议。兹欲仰慰圣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无悖乎义，则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于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寿皇太后旨加兴献王号曰“兴献帝”，妃曰“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亦尊为“皇太后”，宣示中外。顾帝虽勉从廷议，意犹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复传谕加称皇帝。内阁杨廷和等封还御批，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宁宫后三小宫灾。澄复以为言，会朝臣亦多谏者，事获止。

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复力请，乃许之。舟至兴济而卒。

先是，论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锦衣世指挥同知，力辞不受。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

汪俊，字抑之，弋阳人。父凤，进士，贵州参政。俊举弘治六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正德中，与修《孝宗实录》，以不附刘瑾、焦芳，调南京工部员外郎。瑾、芳败，召复原官。累迁侍读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转吏部左侍郎。

时议兴献王尊号，与尚书乔宇、毛澄辈力争。澄引疾去，代者罗钦顺不至，乃以俊为礼部尚书。是时献王已加帝号矣，主事桂萼复请称皇考。章下廷议。三年二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议曰：“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今陛下为武宗亲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谓与人为后，而灭武宗之统也。《仪礼》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汉宣起

民间，犹嗣孝昭。光武中兴，犹考孝元。魏明帝诏皇后无子，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孰谓入继之主与为人后者异也。宋范纯仁谓英宗亲受诏为子，与入继不同，盖言恩义尤笃，尤当不顾私亲，非以生前为子者乃为人后，身后入继者不为人后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为之子，安得复为立后。’臣等谓陛下自后武宗而上考孝宗，非为孝宗立后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继其统。’臣等谓陛下既称武宗皇兄矣，岂必改孝宗称伯，乃为继其统乎？又言‘礼官执者不过前宋《濮议》’。臣等愚昧，所执实不出此。盖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故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系，若其无别，斯乱大伦。’殆为今日发也。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议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谕曰：“朕奉承宗庙正统，大义岂敢有违。第本生至情，亦当兼尽。其再集议以闻。”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议上，复留十余日。至三月朔，乃诏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择日祭告郊庙，颁诏天下。而别谕建室奉先殿侧，恭祀献皇。俊等复争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以礼抑情者也。然兴献帝不得迎养寿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兴国太后于大内，受天下之养，而尊祀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乐，则人子之情获自尽矣。乃今圣心无穷，臣等敢不将顺，但于正统无嫌，乃为合礼。”帝曰：“朕但欲奉先殿侧别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养藩邸，祖宗朝无此例，何容饰以为词。其令陈状。”俊具疏引罪。用严旨切责，而趣立庙益急。俊等乃上议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不纳，而令集廷臣大议。俊等复上议曰：“谨按先朝奉慈别殿，盖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初毕，神主无荐享之所而设也。当时议者，皆据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为本生立庙大内，则从古未闻。惟汉哀帝为定陶恭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哀帝不听，卒遗后世之讥。陛下有可以为尧、舜之资，臣等不敢导以衰世之事。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俟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献飨，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亦足伸陛下无穷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再议，俊遂抗疏乞休。再请益力，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未至，令吴一鹏署事。《明伦大典》成，落俊职，卒于家。隆庆初，赠少保，谥文庄。

俊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宗洛、闽。与王守仁交好，而不同

其说。学者称“石潭先生”。

弟伟，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检讨。与俊皆忤刘瑾，调南京礼部主事。瑾诛，复故官。屡迁南京国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诸生请幸学，不从。江彬矫旨取玉砚，伟曰：“有秀才时故砚，可持去。”俊罢官之岁，伟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数争“大礼”，又伏阙力争。及席书、张璁等议行，犹持前说不变。转官左侍郎，为陈氵光劾罢，卒于家。

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迁庶吉士，授编修。户部尚书周经以谗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刘瑾出诸翰林为部曹，一鹏得南京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瑾诛，复为侍讲。进侍讲学士，历国子祭酒、太常卿。并在南京。母丧除，起故官。

世宗践阼，召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数与尚书毛澄、汪俊力争“大礼”。俊去国，一鹏署部事，而帝趣建献帝庙甚亟。一鹏集廷臣上议曰：“前世入继之君，间有为本生立庙园陵及京师者。第岁时遣官致祀，寻亦奏罢。然犹见非当时，取议后代。若立庙大内而亲享之，从古以来未有也。臣等宁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礼于天下后世。今张璁、桂萼之言曰‘继统公，立后私’。又曰‘统为重，嗣为轻’。窃惟正统所传之谓宗，故立宗所以继统，立嗣所以承宗，统之与宗初无轻重。况当我朝传子之世，而欲仿尧、舜传贤之例，拟非其伦。又谓‘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历稽前古，未有神主称‘皇伯考’者。惟天子称诸王曰‘伯叔父’则有之，非可加于宗庙也。前此称本生皇考，实裁自圣心。乃谓臣等留一皇字以觇陛下，又谓‘百皇字不足当父子之名’，何肆言无忌至此。乞速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报曰：“朕起亲藩，奉宗祀岂敢违越。但本生皇考寝园，远在安陆，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尔等欺朕冲岁，党同执违，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往且勿问，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尽朕岁时追远之情。”时嘉靖三年四月也。

顷之，一鹏极陈四方灾异，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间天鸣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电雨雹十八，暴风、白气、地裂、山崩、产妖各一，民饥相食二。非常之变，倍于往时。愿陛下率先群工，救疾苦，罢营缮，信大臣，纳忠谏，用回天意。”帝优诏报之。逾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遂命一鹏偕中官赖义、京山侯崔元迎献帝神主于安陆。一鹏等复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此天下后世观瞻所系，非细故也。且安陆为恭穆启封之疆，神灵所恋，又陛下龙兴之地，王气所钟。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业所基，永

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其观德殿中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则本生之情既隆，正统之义亦尽。”奏入，不纳。一鹏乃行。虑使者为道途患，疏请禁约，帝善其言而戒饬之。

比还朝，则廷臣已伏阙哭争，朝事大变，而给事中陈氵光讠寿张尤甚。一鹏抗疏曰：“大礼之议断自圣心，正统本生，昭然不紊。而氵光妄谓陛下诞生于孝宗没后三年，嗣位于武宗没后二月，无从授受，其说尤为不经。谨按《春秋》以受命为正始，故鲁隐公上无所承，内无所受，则不书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遗诏，奉昭圣之懿旨，正合《春秋》之义。而氵光谓孰从授受，是以陛下为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惩艾，无以杜效尤之渐。”不听。

其年九月，一鹏以本官入内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实录》成，进尚书，领职如故。寻以省墓归，还朝仍典诰敕。未几，出理部事。前此典内阁诰敕者，皆需次柄政。而张璁、桂萼新用事，素衔一鹏异己，乃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诸大臣王琼等不职，一鹏与焉，遂乞致仕。给廪如故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子子孝，湖广参政。

硃希周，字懋忠，昆山人，徙吴县。高祖吉，户科给事中。父文云，按察副使。希周举弘治九年进士。孝宗喜其姓名，擢为第一。授修撰，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刘瑾摘修《会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实录》成，复官。久之，进侍读学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阅五年，召为礼部右侍郎。

时方议“大礼”，数偕其长争执。会左侍郎吴一鹏奉使安陆，尚书席书未至，希周独理部事。而帝方营观德殿，令协律郎崔元初习乐舞生于大内。太常卿汪举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习。希周上言：“太常乐舞有定数，不当更设。”帝不从。举复争，帝责其妄议。而是时张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请去本生之号。帝悦从之，趣礼官具上册仪。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东等疏谏曰：“陛下考孝宗、母昭圣三年矣，而更定之论忽从中出，则明诏为虚文，不足信天下，祭告为渎礼，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贬词也，不妨正统，而亲之义寓焉。何嫌于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议。”时群臣谏者甚众，疏皆留中，遂相率诣左顺门跪伏。希周走告诸阁臣曰：“群臣伏阙，公等能坐视乎？”亦偕群臣跪伏以请。帝闻，大怒，命希周与何孟春等俱待罪，而尽系庶僚于诏狱。明日，上章圣皇太后册文，希周及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

何孟春，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俱不赴。帝怒，责陈状。希周等伏罪，复严旨谯责乃已。而是时庶僚系狱者犹未释，希周上言："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献皇帝神主将至，必百官斋迎，乃克成礼。乞早宽缧絏，用襄大典。"不纳。"大礼"遂自此定矣。

其明年，由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六年，大计京官，南六科无黜者。桂萼素以议礼嗛希周，且恶两京言官尝劾己，因言希周畏势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实无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诛责之，尤不可。且使举曹皆贤，必去一二人示公，设举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责乎？"因力称疾乞休。温旨许之，仍敕有司岁给夫廪。

林居三十年，中外论荐者三十余疏，竟不复起。性恭谨，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赠太子少保。濒殁，属诸子曰："他日倘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讳。"乃避"文"，谥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云南按察司佥事。父说，刑部郎中。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第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言官庞泮等下狱，疏救之。诏修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军九千人，计费百余万。抗疏极谏。清宁宫灾，陈八事，疏万余言。进员外郎、郎中，出理陕西马政，条目毕张。还，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正德初，请厘正孔庙祀典，不果行。出为河南参政，廉公有威。擢太仆少卿，进为卿。驾幸宣府，驰疏谏。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讨平十八寨叛蛮阿勿、阿寺等，奏设永昌府，增五长官司、五守御所。录功，廕一子，辞不受。

世宗即位，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为吏部右侍郎。会苏、松诸府旱潦相继，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没田庐人畜无算。孟春仿汉魏相条奏八事，帝嘉纳焉。寻进左侍郎。尚书乔宇罢，代署部事。

先是，"大礼"议起。孟春在云南闻之，上疏言：

臣阅邸报，见进士屈儒奏中请尊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犹未奉俞命也。

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统，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载史册。宣帝不敢加号于史皇孙，光武不敢加号于南顿君，晋元帝不敢加号于恭王，抑情守礼。宋司马光所谓当时归美，后世颂圣者也。哀、安、桓、

灵乃追尊其父祖，犯义侵礼。司马光所谓取讥当时，见非后世者也。《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继大宗则杀其服，而移于所后之亲，盖名之不可以二也。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

今者廷臣详议，事狱未决，岂非皇叔考之称有未当者乎？抑臣愚亦不能无疑。《礼》，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无世叔考、世叔妣之说。今欲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古典何据？宋英宗时有请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谬。然则皇叔考之称，岂可加于兴献王乎？即称皇叔父，于义亦未安也。经书称伯父、叔父皆生时相呼，及其既殁，从无通亲属冠于爵位之上者。然则皇叔父之称，其可复加先朝已谥之亲王乎？臣伏睹前诏，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诚于献王称皇叔，如宋王珪、司马光所云，亦已惬矣。而议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传至孝宗，孝宗传之先皇帝，特简陛下，授之大业。献王虽陛下天性至亲，然而所以光临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贻也。臣故愿以汉宣、光武、晋元三帝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号，非臣所愿于陛下也。

及孟春官吏部，则已尊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继又改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从初诏，皆不省。于是帝益入张璁、桂萼等言，复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气，列上礼官欺妄十三事，且斥为朋党。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谓‘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迩者，大礼之议，邪正不同。若诸臣匡拂，累千万言，此所谓逆于心之言也，陛下亦尝求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托将顺之说，招徕罢闲不学无耻之徒，荧惑圣听，此所谓逊于志之言也，陛下亦尝求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难入也。”遂发十三难以辨折璁，疏入留中。

其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争，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汹汹。会朝方罢，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九卿则尚书献民及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孟春及硃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瓒、陈霑，少卿徐文华及张缙、苏

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则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杨维聪、姚涞、张衍庆，编修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釴、王相、应良、王思，检讨金皋、林时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给事中则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则王时柯、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颖、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枿、王璜、沈教、钟卿密、胡琼、张濂、何鰲、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则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鹍，司务洪伊，凡十有二人；户部则郎中黄待显、唐昇、贾继之、杨易、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员外郎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主事徐嵩、张庠、高奎、安玺、王尚志、硃藻、黄一道、陈儒、陈腾鸾、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邱其仁、俎琚、张希尹，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礼部则郎中余才、汪必东、张、张怀，员外郎翁磐、李文中、张澯，主事张镗、丰坊、仵瑜、丁汝夔、臧应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则郎中陶滋、贺缙、姚汝皋、刘淑相、万潮。员外郎刘漳、杨仪、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司务李可登、刘从学，凡二十人；刑部则郎中相世芳、张峨、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骢、白辙、许路，员外郎戴钦、张俭、刘士奇，主事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鰲、杨濂、刘仕、萧樟、顾鐸、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鐸、方一兰，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则郎中赵儒、叶宽、张子衷、汪登、刘玑、江珊，员外郎金廷瑞、范钅□、庞淳，主事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珙、郑骝，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属则寺正母德纯、蒋同仁，寺副王□、刘道，评事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

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五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谪戍，始下孟春等前疏，责曰：“朕嗣承大统，祗奉宗庙，尊崇大礼，自出朕心。

孟春等毁君害政，变乱是非。且张璁等所上十三条尚留中未发，安得先知？其以实对。”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条者，于未进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从大臣后，得与议礼之末。窃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论辨，以渎天听，罪应万死。惟望圣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则臣等虽死亦幸。”帝怒不已，责孟春倡众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从轻夺俸一月。旋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时已有右侍郎张琮，复以孟春为左，盖賸员也。

孟春屡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请。及《明伦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于家。隆庆初，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来时盈涸得名，遂称“燕泉先生”云。

丰熙，字原学，鄞人，布政司庆孙也。幼有异禀。尝大书壁间曰：“立志当以圣人为的。逊第一等事于人，非夫也。”年十六丧母，水浆不入口数日，居倚庐三年。弘治十二年举殿试第二。孝宗奇其策，赐第一人袍带宠之。授编修，进侍讲，迁右谕德。以不附刘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丧阕，起故官。

世宗即位，进翰林学士。兴献王“大礼”议起，熙偕礼官数力争。及召张璁、桂萼为学士，方献夫为侍读学士，熙昌言于朝曰：“此冷褒、段犹流也，吾辈可与并列耶？”抗疏请归，不允。既而尊称礼定，卜日上恭穆献皇帝谥册。熙等疏谏曰：“大礼之议颁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称，专隆鞠育之报。臣等闻命，惊惶罔知攸措。窃惟陛下为宗庙神人之主，必宗庙之礼加隆，斯继统之义不失。若乖先王之礼，贻后世之讥，岂不重累圣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顺门。遂下诏狱掠治，复杖之阙廷，遣戍。熙得福建镇海卫。

既璁等得志，乃相率请释谪戍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听。最后谨身殿灾，熙年且七十，给事中田濡复请矜宥，卒不听。居十有三年，竟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官赐恤。

子坊，字存礼。举乡试第一。嘉靖二年成进士。出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寻谪通州同知。免归。坊博学工文，兼通书法，而性狂诞。熙既卒，家居贫乏，思效张璁、夏言片言取通显。十七年诣阙上书，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献皇帝庙号称宗，从配上帝，世宗大悦。未几，进号睿宗，配飨玄极殿。其议盖自坊始，人咸恶坊畔父云。明年复进《卿云雅诗》一章，诏付史馆。待命久之，竟无所进擢，归家悒悒以卒。晚岁改

名道生。别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语。或谓世所传《子贡诗传》，亦坊伪纂也。

徐文华，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擢监察御史，巡按贵州。乖西苗阿杂等倡乱，偕巡抚魏英讨之，破寨六百三十。玺书奖劳。

江西副使胡世宁坐论宁王宸濠系诏狱，文华抗疏救曰："世宁上为圣朝，下为宗室，竭诚发愤，言甫脱口，而祸患随之，亦可哀也。宁王威焰日以张，隐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纪极。顾又置世宁重法，杜天下之口，夺忠鲠之气，弱朝廷之势，启宗藩之心，招意外之变，皆自今日始矣。"不纳。

帝遣中官刘允迎佛乌斯藏，文华力谏。不报。马昂纳妊身女弟于帝，又疏谏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万一防闲阔略，不幸有李园、吕不韦之徒乘间投隙，岂细故哉。今昂兄弟子侄出入禁闼，陛下降绌等威，与之乱服杂坐，或同卧起，坏祖宗法，莫此为甚。马姬专宠于内，昂等弄权于外，祸机窃发，有不可胜言者。乞早诛以绝祸源。"亦不报。文华既数进直言，帝及诸近幸皆衔之。会文华条上宗庙礼仪，祧庙、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证经义，悉可施行。帝怒，责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礼官暗于经术，又阿帝意，遂奏文华言非是。命下诏狱，黜为民。时正德十一年十月也。

世宗即位，起故官，历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入为大理右少卿，寻转左。时方议兴献帝"大礼"，文华数偕诸大臣力争。明年七月复倡廷臣伏阙哭谏，坐停俸四月。已，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会廷臣大议，文华与汪伟、郑岳犹力争。武定侯郭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书曰大臣事君，当将顺其美。"议乃定。及改题庙主，文华谏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称。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称。不若直称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犹两全无害也。"疏入，命再夺俸。

六年秋，李福达狱起。主狱者璁、萼、献夫，以议礼故憾文华等，乃尽反狱词，下文华与诸法官狱。狱具，责文华阿附御史杀人，遣戍辽阳。遇赦，卒于道。隆庆初，赠左佥都御史。

自大学士毛纪、侍郎何孟春去位，诸大臣前争“大礼”者，或依违顺旨，文华顾坚守前议不变。其被谴不以罪，士论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诗。举正德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起故官，改吏部，历考功郎中。

嘉靖二年，廷臣数争“大礼”，与张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及辨璁、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义。其《辨》曰：

陛下继祖体而承嫡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无疑。乃有二三臣者，诡经畔礼，上惑圣聪。夫经传纤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骋夸词，可谓不知而作者也。

其曰“陛下为献帝不可夺之適嗣。”按汉《石渠议》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適子，当绝父嗣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礼》言適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子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晋范汪曰：“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夫人子虽有適庶，其亲亲之心一也。而《礼》適子不为后，庶子得为后者，此非亲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系于传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祢，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亲，忍遗其祖也。

其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乃汉儒邪说”。按此踵欧阳修之谬也。夫“为人后者为之子”，其言出于《公羊》，固汉儒所传者。然于《仪礼》实相表里，古今以为折衷，未有异论者也。藉若修之说，其悖礼甚矣。《礼》“为人后者，斩衰三年”，此子于父母之丧也。以其父母之丧服之，非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礼一也。传言“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为之子故耳。传明言“若子”，今顾曰“不为之子”，其言之悖礼二也。且为人后者不为之子，然则称谓之间，将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礼三也。又立后而不为之子，则古立后者，皆未尝实子之，而姑伪立是人也。是圣人伪教人以立后，而实则无后焉耳。其言之悖礼四也。夫无后者，重绝祖考之祀，故立后以奉之。今所后既不得而子，则祖考亦不得而孙矣。岂可以入其庙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礼五也。由此观之，名汉臣以邪说，无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说之必穷也，于是又为遁辞以倡之曰：“夫统与嗣不同，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此一言者，将

欲以废先王为人后之义与？则尤悖礼之甚者也。然其牵合附会，眩于名实，苟不辨而绝之，殆将为后世祸矣。

夫《礼》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是则以继统故继嗣，继嗣所以继统也。故《礼》“为人后”，言继嗣也；“后大宗”，言继统也。统与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继者，必明为人后之义，而后可以继统。盖不为后则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统而继之。故为后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后继统，又将以绝同宗觊觎之心焉。圣人之制礼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后继统，非独为人后者尔也。《礼》无生而贵者。虽天子诸侯之子，苟不受命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义，以为为子受之父，为臣受之君。故谷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义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盖尊其君父，亦将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则义礼明而祸乱亡。今说者谓‘伦序当立斯立已’，是恶知《礼》与《春秋》之意哉！

若夫前代之君，间有弟终而兄继，侄终而伯叔父继者，此遭变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于己则考也，己于先君则子也。故不可考后君，而亦无两统二父之嫌，若晋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诸王入嗣，则未有仍考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伦不先于武宗，正统不自于献帝，是非予夺，至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变不正之举，故曰悖礼之尤者也。

其他所辨七事，亦率仿此。

书奏，天子大怒，下镇抚司考讯。已，贳出之，夺俸三月。会给事中陈洸外转，疑事由文选郎夏良胜及蕙。良胜已被讦见斥，而蕙故在。时亳州知州颜木方坐罪，乃诬蕙与木同年相关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听，令解任听勘。蕙遂南归。既而事白，吏部数移文促蕙起。蕙见璁、萼等用事，坚卧不肯起。十八年诏选宫僚，拟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帝犹以前憾故，报罢。而蕙亦卒矣。

蕙貌癯气清，持己峻洁，于书无所不读。学者重其学行，称为“西原先生”。

当是时，廷臣力持“大礼”，而璁、萼建异议，举朝非之。其不获与廷议，而以璁、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禄、侯廷训云。

胡侍，宁夏人。举进士。历官鸿胪少卿。张璁、桂萼既擢学士，侍劾二人越礼背经。因据所奏，反复论辨，凡千余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论救，谪潞州同知。沈府宗室勋注以事憾之，奏侍试诸生题讥刺，且谤“大礼”。逮至京，讯斥为民。

王禄，新城人。举于乡，为福建平和知县。嘉靖九年，疏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籓子有幼而岐嶷者，当养之宫中，备储贰选。疏奏，即弃官归。命按臣逮治，亦斥为民。

侯廷训，乐清人。与张璁同郡，同举进士，而持论不合。初释褐，即上疏请考孝宗，且言不当私籓邸旧臣，语最切直。除南京礼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礼”定，廷训心非之。私刊所著议礼书，潜寄京师，下诏狱拷讯。子一元，年十三，伏阙讼冤，得释。后起官至漳南佥事。以贪虐，被劾为民。一元举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赞曰：“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列传第八十

杨慎（王元正） 王思（王相） 张翀 刘济 安磐 张汉卿 张原 毛玉（裴绍宗） 王时柯（余翱） 郑本公 张曰韬（胡琼） 杨淮（申良） 张澯仵瑜 臧应奎 胡琏 余祯 李可登 安玺 殷承叙 郭楠俞敬 李继 王懋

杨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师廷和子也。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继母忧，服阕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常讲《舜典》，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时大榼张锐、于经论死，或言进金银获宥，故及之。

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硃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帝怒，切责，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八人下诏狱。于是慎及检讨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声彻殿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慎、元正、济并谪戍，余削籍。慎得云南永昌卫。先是，廷和当国，尽斥锦衣冒滥官。及是伺诸途，将害慎。慎知而谨备之。至临清始散去。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

五年闻廷和疾，驰至家。廷和喜，疾愈。还永昌，闻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八年闻廷和讣，奔告巡抚欧阳重请于朝，获归葬，葬讫复还。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视之。及年七十，还蜀，巡抚遣四指挥逮之还。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在翰林时，武宗问钦天监及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不能对。慎曰："柳星也。"历举《周礼》、《史记》、《汉书》以复。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总裁蒋冕、费宏尽付稿草，俾削定。尝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皆成诵。慎惊异，益肆力古学。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

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

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与慎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讽。竟以争“大礼”，谪戍茂州卒。隆庆初，赠修撰。

王思，字宜学，太保直曾孙也。正德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春，乾清宫灾。思应诏上疏曰：“天下之治赖纪纲，纪纲之立系君身而已。私恩不偏于近习，政柄不移于左右，则纪纲立，而宰辅得行其志，六卿得专其职。今者内阁执奏方坚，而或挠于传奉，六卿拟议已定，而或阻于内批，此纪纲所由废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谗移，刑赏不以私拒，则体统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顺门，又不时召对便殿。今每月御朝不过三五日，每朝进奏不逾一二事。其养德之功，求治之实，宰辅不得而知也。闻见之非，嗜好之过，宰辅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远，生民愁苦之状，盗贼纵横之由，岂能一一上达？伏愿陛下悉遵旧典，凡遇宴间，少赐召问。勿以遇灾而惧，灾过而弛，然后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伤，阅月不视朝。思复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当为天下万世自重。近者道路传言，虎逸于柙，惊及圣躬。臣闻之，且骇且惧。陛下即位以来，于兹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庙不亲享。两宫旷于问安，经筵倦于听讲。揆厥所自，盖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由是，戒惧之心日忘，纵恣之欲日进，好恶由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门。纪纲积弛。国是不立。士气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忧，凛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惩矣。至于荒志废业，惟酒为甚。《书》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陛下露处外宫，日湎于酒。厮养杂侍，禁卫不严。即不幸变起仓卒，何以备之？此臣所大忧也。”疏入，留中者数日，忽传旨降远方杂职，遂谪潮州三河驿丞。

思年少气锐，每众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敛为质讷。及被谪，怡然就道。夜过泷水，舟飘巨石上，缘石坐浩歌。家人后至，闻歌声乃舣舟以济。王守仁讲学赣州，思从之游。及守仁讨宸濠，檄思赞军议。

世宗嗣位，召复故官，仍加俸一级。思疏辞，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气，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览奏章，召见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说蛊惑圣听，则尧、舜之治可成。不然，纵加恩于先朝谴责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迁俸者，皆不得辞。寻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与同官屡争"大礼"，不报。时张璁、桂萼、方献夫为学士，思羞与同列，疏乞罢归。不许。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顺门哭谏。帝大怒，系之诏狱，杖三十。逾旬，再杖之。思与同官王相，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御史张曰韬、胡琼，郎中杨淮、胡琏，员外郎申良、张潆，主事安玺、仵瑜、臧应奎、余祯、殷承叙，司务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创先后卒。隆庆初，各廕一子，赠官有差。思赠右谕德。

思志行迈流俗，与李中、邹守益善。高陵吕柟亟称之，尝曰："闻过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则改斋其人也。"改斋者，思别号也。

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豪迈尚志节。事亲笃孝。家贫屡空，晏如。仕仅四年而卒。

张翀，字习之，潼川人。正德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科给事中。引疾归，起户科。世宗即位，诏罢天下额外贡献。其明年，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复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翀言："陛下诏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将窥测朝廷，玩侮政令。且阳名贡茶，实杂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极。愿守前诏，无堕奸谋。"不听。宁夏岁贡红花，大为军民害；内外镇守官莅任，率贡马谢恩。翀皆请罢之。帝虽是其言，不能从。寻言："中官出镇，非太祖、太宗旧制。景帝遭国家多故，偶一行之。谓内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来奏。乃往岁宸濠谋叛，镇守太监王宏反助为逆，内臣果足恃耶？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罢。"后张孚敬为相，竟罢诸镇守，其论实自翀发之。

屡迁礼科都给事中。又言："顷闻紫禁之内，祷祠繁兴。乾清宫内官十数辈，究习经典，讲诵科仪，赏赉逾涯，宠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遗党若太监崔文辈，挟邪术为尝试计。陛下为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挠政事，牵引群邪，伤太平之业，失四海之望。窃计陛下宁远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宁弃谠言而不欲违其教，亦谓可以延年已疾耳。侧闻顷来嫔御女谒，充塞闺帏，一二黠慧柔曼者为惑尤甚。由是，怠日讲，疏召对，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窥见间隙，遂以左道蛊惑。夫以斋醮为足恃而恣欲宫壶之间，以荒淫为无伤而邀福邪妄之术，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嘉靖二年四月，以灾异，偕六科诸臣上疏曰：“昔成汤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壶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今诚以近事较之。快船方减而辄允戴保奏添，镇戍方裁而更听赵荣分守。诏核马房矣，随格于阎洪之一言；诏汰军匠矣，寻夺于监门之群咻。是政不可谓节也。末作竞于奇巧，游手半于闾阎。耕桑时废，缺俯仰之资；教化未闻，成偷薄之习。是民不可谓不失职也。两宫营建，采运艰辛。或一木而役夫万千，或一椽而废财十百。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是宫壶不可谓不崇也。奉圣、保圣之后，先女宠于册后；庄奉、肃奉之名，联殊称于乳母。或承恩渐邻于飞燕，或黠慧不下于婉儿。内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开近习之负倚。是女谒不可谓不盛也。穷奸之锐、雄，公肆赂遗而逃籍没之律；极恶之鹏、铠，密行请托而逋三载之诛。钱神灵而王英改问于锦衣，关节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网。是苞苴不可谓不行也。献庙主祀，屈府部之议，而用王槐谀佞之谋；重臣批答，乏体貌之宜，而入群小惎间之论。或谮发于内，阴肆毒螫；或谗行于外，显逞挤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乱人物之邪正。是谗夫不可谓不昌也。凡此，皆成汤之所无，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钺之诛，用附责难之义。望陛下采纳。”

其年冬，命中官督苏、杭织造，举朝阻之不能得。翀复偕同官张原等力争。时世宗初政，杨廷和等在内阁。群小虽已用事，正论犹伸，翀前后指斥无所避。帝虽不见用，然亦尝报闻，不罪也。

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锐欲考献帝，且欲立庙禁中，翀复偕同官力谏。帝于是责以朋言乱政，命夺俸。既又助尚书乔宇等再疏争内殿建室之议，被诏切让。吕柟、邹守益下狱，翀等抗疏救。及张璁、桂萼召至，翀与给事三十余人连章言：“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纳。帝愈欲考献帝，改孝宗为伯考，翀等忧之。

会给事中张汉卿劾席书振荒不法，户部尚书秦金请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请，且私相语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扑杀之。”璁等以其语闻。帝留疏不下，而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邪害正，翀等陷义罔忠，而进璁、萼学士。廷臣相顾骇叹。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称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余人。帝皆留中不报。七月戊寅，诸臣相率伏左顺门恳请。帝两遣中官谕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诸曹为首者八人于诏狱，翀与焉。寻杖于廷，谪戍瞿塘卫，而璁、萼宠益盛。翀居戍所十余年，以东宫册立恩放还，卒。

刘济，字汝楫，腾骧卫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山西巡抚李钺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陈达。吏部请黜之，帝不许。济疏争，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济皆疏请回銮。诏封许泰、江彬伯爵，又与诸给事中力争，皆不报。世宗即位，出核甘肃边饷。奏革凉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游兵。再迁工科左给事中。

嘉靖改元，进刑科都给事中。主事陈嘉言坐事下狱，济疏救，不许。廖鹏父子及钱宁党王钦等，皆以从逆论斩，鹏等夤缘中人冀脱死。济上言："自来死囚临斩，鼓下犹受诉词。奏上得报，已及日旰，再请而后行刑，则已薄暮。殊非与众弃之之意。乞自三请后，鼓下不得受词。鹏、钦等罪甚当，幸陛下勿疑。"诏自今以申酉行刑，鹏等竟缓决。钦后以中旨免死。济力争，不听。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千户白寿赍帖至，济索原奏，寿不与，济亦不肯签发。两人列词上。帝先入寿言，竟诎济议。中官崔文仆李阳凤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诉，移之镇抚。济率六科争之，不听。都督刘晖以奸党论戍，有诏复官。甘肃总兵官李隆嗾乱军杀巡抚许铭，逮入都，营免赴鞫。济皆力陈不可，帝从其言。晖夺职，隆受讯伏辜。

定国公徐光祚规占民田，嗾滦州民讦前永平知府郭九皋。太监芮景贤主之，缇骑逮讯。济请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给事中刘最以劾中官崔文调外任，景贤复劾其违禁，与御史黄国用皆逮下诏狱，戍最而谪国用。法司争不得，济言："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且李洪、陈宣罪至杀人，降级而已。王钦兄弟党奸乱政，谪戍而已。以最等视之，奚啻天渊，而罪顾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夺济俸一月。后父陈万言奴何玺殴人死，帝命释之。济执奏曰："万言纵奴杀人，得免为幸，乃并释玺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济在谏垣久，言论侃侃，多与权幸相枝柱，直声甚震，帝滋不能堪。

"大礼"议起，廷臣争者多得罪。济疏救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给事中邓继曾，御史马明衡、硃淛、陈逅、季本，郎中林应骢，不听。既而遮诸朝臣于金水桥，伏哭左顺门，受杖阙廷。越十二日再杖，谪戍辽东。十六年册立皇太子，赦诸谪戍者，济不与，卒于戍所。隆庆初复官，赠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时，

历吏、兵二科给事中，乞假去。世宗践阼，起故官。帝手诏欲加兴献帝皇号，磐言："兴，藩国也，不可加于帝号之上。献，谥法也，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后，势不俱尊。大义私恩，自有轻重。"会廷臣多力争，事得且止。

嘉靖元年，主事霍韬言，科道官亵服受诏，大不敬。磐偕同官论韬先以议礼得罪名教，恐言官发其奸，故摭拾细事，意在倾排。帝置不问。寻因事言："先朝内外巨奸，若张忠、刘养、韦霆、魏彬、王琼、宁杲等，漏网得全要领。其货赂可以通神，未尝不夤缘觊复用。宜严察预防，天下事毋令若辈再坏。"帝纳其言，命锦衣官密访缉之。中官张钦家人李贤者，帝许任为锦衣指挥。磐极言不可，不听。锦衣千户张仪以附中官张锐黜革，御史杨百之忽为讼冤，言；"仪当宸濠逆谋时，首倡大义，劝锐却其馈遗。今锐以是免死，仪功不录，无以示报。"磐疏言："百之憸邪，阳为仪游说，而阴与锐交关，为锐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诬磐因请属不行，挟私行谤。吏部尚书乔宇等议黜百之，刑部谓情状未明，宜俱逮治。帝两宥之，夺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帝频兴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为左右所蛊，命番僧锁南绰吉出入豹房，内官刘允迎佛西域。十数年间糜费大官，流谤道路。自刘允放，而锁南囚，供亿减，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旧辙。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此岂陛下本意？实太监崔文等为之。文钟鼓厮役，夤缘冒迁，既经降革，乃营求还职。导陛下至此，使贻讥天下后世，文可斩也。文尝试陛下，欲行香则从之，欲登坛则从之，欲拜疏则又从之。无已则导以游幸、土木，导以征伐，方且连类以进，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斩也。"疏入，报闻。户部主事罗洪载以杖锦衣百户张瑾下诏狱，磐与同官张汉卿、张逵、葛鸣等请付之法司。不听。永福长公主下嫁，择昏于七月下旬。磐言："长公主于孝惠皇太后为在室孙女，期服未满，宜更其期。旧仪，驸马见公主行两拜礼，公主坐受。乖夫妇之分，亦当革正。"帝以遗旨格之，相见礼如故。

锦衣革职旗校王邦奇屡乞复职，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牵十余人，或以一家而连数十家，锻炼狱词，付之司寇，谓之'铸铜板'。其缉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诡异之书，或购奸僧潜行诱愚民弥勒之教，然后从而掩之，无有解脱，谓之'种妖言'。数十年内，死者填狱，生者冤号。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领，亦已幸矣，尚敢肆然无忌，屡渎天听，何为者哉且陛下收已涣之人心，奠将危之国脉，实在登极一诏。若使此辈攘臂，一朝坏之，则奸人环立蜂起，堤防溃决，不知所纪极矣。宜严究治，绝祸源。"帝不

能从。其后邦奇卒为大厉，如磐言。

帝驿召席书、桂萼等，磐请斥之以谢天下，且言："今欲别立一庙于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庙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无考也。世岂有无考之太庙哉。此其说之自相矛盾者也。"不听。历兵科都给事中。以率众伏阙再受杖，除名为民。卒于家。

张汉卿，字元杰，仪封人。正德六年进士。授魏县知县，征拜刑科给事中。尝陈杜侥幸、广储积、慎刑狱三事，深切时弊。不报。武宗将南巡，偕同官伏阙谏。

世宗嗣位，从巡抚李鐸言，发帑金二十万优恤宣府军民。以汉卿言，并发十三万于大同。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嘉靖元年冬，与同官上言："陛下轸念畿辅庄田之害，遣官会勘。敕自正德以后投献及额外侵占者，尽以给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诵陛下之仁！乃者给事中夏言、御史樊继祖、主事张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厂、安州鹰房草场，诏旨留用。所司执奏，迄不肯从，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厂起于马永成，鹰房创于谷大用，皆夺民业为之。今马俊、赵霦恃籓邸旧恩，妄求免革，是复蹈永成、大用故辙也。乞尽还之民，而严罪俊、霦，为欺罔者戒。"后父陈万言请营新第，既又乞庄田，内官吴勋等请督苏州织造，汉卿皆极谏。不纳。应天诸府大旱，帝将鬻淮、浙余盐及所没产，易银振之。汉卿言："易银缓，非发帑金不可。"帝为发银十五万。未几，复偕同官言："今天下一岁之供，不给一岁之用，加以水旱频仍，物力殚屈。陛下方躬行节俭，而中官梁栋等奏营造缺珠宝，是欲括户部之银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数，欲行京仓拨补，是欲耗太仓之粟也。夫内库不足，取之计部；计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将安取哉？今东南洊饥，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频行，臣等窃以为不可。"报闻。已，又劾席书振济乖方，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书甚，驿召为礼部尚书，不罪也。

初，兴献帝议加皇号，汉卿力争，至是，又倡众伏阙。两受杖，斥为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贾准等会荐天下遗贤，及汉卿，终不召。

张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疏陈汰冗食、慎工作、禁贡献、明赏罚、广言路、进德学六事。中言："天下幅员万里，一举事而计臣辄告匮，民贫故也。民何以贫？守令之裒敛，中臣之贡献，为之也。比年军需杂输十倍前制，皆取办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于上供。民既困矣，而贡献者复巧立名目，争新竞异，号

曰‘孝顺’。取于民者十百，进于上者一二，朝廷何乐于此而受之。人君驭下惟赏与罚。迩者庸才厮养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门而受赏，身不履阵而奏功。御敌者竟未沾恩，覆军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体也。”疏入，权幸恶之，传旨谪新添驿丞。

嘉靖初，召复兵科，仍加俸一级。南宁伯毛良杀其子，锦衣掌印指挥硃震等多违纵，原先后论之，皆夺职闲住。帝进张鹤龄昌国公；封陈万言泰和伯，世袭，授万言子绍祖尚宝丞；又以外戚蒋泰等五人为锦衣千、百户。原抗疏极言，请行裁节。未几，劾建昌侯张延龄强占民地，定国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蒋轮、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虽不尽行，权贵皆震慑。

进户科右给事中。撼门哭，再被杖，创重卒。贫不能归葬。久之，都御史陈洪谟备陈原与毛玉、裴绍宗、王思、王相、胡琼等妻子流离状，请恤于朝。不许。隆庆元年赠光禄少卿。

毛玉，字国珍，更字用成，云南右卫军家子也，其先良乡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刘瑾既败，大盗蜂起。玉言大学士焦芳、刘宇实乱天下，请显僇扁，以谢万姓。群盗扰山东、河南，玉请备留都。已而盗果渡江，以备严，不敢犯。外艰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谏迎佛乌思藏下狱，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罚。又以继母艰去。服阕，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兴邸诸内官怙帝宠，渐骄佚。又故太监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谋复起，事有萌芽。玉即抗疏历叙武宗时事，劝帝戒嗜欲，杜请托，以破侥幸之门，塞蛊惑之隙。帝嘉纳焉。

御史曹嘉素轻险，仿宋范仲淹《百官图》，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题。给事中安磐疏驳之，言唐王珪之论房玄龄等，本朝解缙之论黄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玉复言嘉背违成法，变乱国是，乞斥。帝从其言，贬嘉于外。御史许宗鲁为嘉讼，请斥玉，其同官伦以谋亦助为言。给事中张原以庶僚聚讼，朝廷为之多事，重损国体，乞身先斥罢。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鲁等知朋友私恩，不顾朝廷大体。臣一身所系绝微，公论所关甚大，乞罢臣以谢御史。”帝皆慰留之。时宸濠戚属连逮者数百人，玉奉命往讯，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称乱，由左右贪赂酿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与藩府交通。帝俱从之。再迁左给事中。寻伏阙争“大礼”，下获受杖，竟卒。后赠光禄少卿。

裴绍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海门知县。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权幸惮之，供亿大省。世宗即位，召入为兵科给事中。即疏请法祖定制，言："太祖贻谋尽善。如重大臣，勤视朝，亲历田野，服浣濯衣，种蔬宫中，毁镂金床，碎水晶漏，造观心亭，揭《大学衍义》之类，陛下所当释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纳诲，以辅养圣德。陛下日御便殿，亲儒臣，使耳目不蔽于淫邪，左右不惑于险佞，则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纳之。帝欲加兴献帝皇号，绍宗力谏。嘉靖二年冬，帝以灾异频仍，欲罢明年郊祀庆成宴。绍宗言："祭祀之礼莫重于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往以国戚废大礼，今且从吉，宜即举行，岂可以灾伤复免。"修撰唐皋亦言之。竟得如礼。明年，以伏阙受杖卒。赠官如毛玉。

王时柯，字敷英，万安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辈以议礼迎合，传升美官。薛蕙、陈相、段续、胡侍等，连章论劾，实出至公。今佞人超迁而群贤获罪，恐海内闻之，谓陛下好谀恶直。愿采忠谠之言，消朋比之祸，特宽蕙等而听席书、方献夫辞职，除张璁、桂萼别任，则是非不谬，人情悦服。"忤旨切责。未几，有伏阙之事，再予杖，除名。

时御史疏争"大礼"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远人，正德中进士。嘉靖二年为御史，尝劾司礼太监张佐蒙蔽罪。明年七月，与时柯等被杖戍边。居戍所十四年。皇子生，赦还。穆宗即位，时柯、翱皆复官，赠时柯光禄少卿。

郑本公，朔州卫人。正德九年进士。历御史。武宗不豫，国本未建，本公请慎选宗室亲贤者正位东宫，系天下望。不报。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宫成，帝由文华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宫八年营构，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当远群小，节燕游，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广继嗣，以为万世之计。慎终如始，兢兢业业，常若天祖之临；求言益切，访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圣心，远货色，毋溺于鸩毒；重兴作，惜财力，永鉴于先朝。"帝嘉纳之。逾月，帝欲加兴献帝皇号，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辽东。劾罢副总兵张铭、都指挥周辅。还朝，论救给事中刘最，忤旨切责。二年十月，时享太庙，帝不亲行。本公与同官彭占祺极言遣代非宜，报闻。

明年三月，帝欲考兴献帝，立庙禁中。本公偕同官力争，谓："陛下潜邸之日，则为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临御之日，则为孝宗之子，兴献帝之侄。可两言决也。至立庙大内，实为不经。献帝之灵既不得入太

庙，又空去一国之祀而托享于大内焉。陛下享太庙，其文曰‘嗣皇帝’，于献帝之庙，又当何称？爰敬精诚，两无所属，献帝将蹙然不安。”帝怒，责其朋言乱政，夺俸三月。

其年六月，以席书为礼部尚书，召张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连章言：“萼首为乱阶，璁再肆欺罔，黄绾、黄宗明、方献夫、席书连汇接踵。尚书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罢再颁。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虽往日瑾、彬之奸，流祸不若是酷也。”不纳。已，偕廷臣伏阙哭谏。系狱，廷杖还职。当是时，争“大礼”者，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

寻迁通政参议。九年不调，以疾请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迁南京太仆少卿。谢病归。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贾准等会荐，诏用不赴，卒。

张曰韬，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纵其党横行州县。将抵常州，民争欲亡匿。时知府暨武进知县咸入觐，曰韬兼绾府县印，召父老约曰：“彬党至，若等力与格。”又释囚徒，令与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党果累骑来。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岁灾，物力大屈，无可啖若曹。府中惟一张推官，一钱不入，即欲具刍秣，亦无以办。”言已，彬党疑有他变，乃稍退，驰使告彬。曰韬即上书巡按御史言状。御史东郊行部过常州，谓曰：“事迫矣，彬将以他事缚君。”命曰韬登己舟先发，自以小舟尾之。彬党果大至，索曰韬，误截御史舟。郊使严捕截舟者，而阴令缓之。其党恐御史上闻，咸散去，曰韬遂免。彬亦戒其党毋扰，由是常以南诸府得安。

世宗即位，召为御史。杨廷和等之争织造也，曰韬亦上言：“陛下既称阁臣所奏惟爱主惜民，是明知织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犹不已，实由信任大臣弗专，而群小为政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于内，而大臣能尽忠于外者。崔文辈二三小人尝浊乱先朝，今复蒙惑圣衷，窃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闻织造一官，行金数万方得之。既营之以重资，而欲其不责偿于下，此必无之事也。”帝不能用。

席书以中旨拜尚书，曰韬与同官胡琼各抗疏力争。既受杖，犹占疏劾奸人陈洸罪。未几，竟死。隆庆初，追赠光禄少卿。

胡琼，字国华，南平人。正德六年进士。由慈溪知县入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有声。哭谏，受杖卒。后赠官如曰韬。

杨淮，字东川，无锡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始监京仓，革胥徒积弊殆尽。继监淮、通二仓，罢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额外席草费。最后监内库，奄人例有供馈，淮悉绝之。公勤廉慎，为尚书孙交、秦金所重。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敛。金与淮同里，为经纪归其丧。后赠太常少卿。

申良，字延贤，高平人。登乡荐，授招远知县。山东盗起，良豫为战守具。盗至，追击至黄县，俘斩数百人。已，复至，再破走之。历知诸城、良乡。权贵人往来要索，良悉拒之。进安吉知州。锦衣叶琼倚钱宁势夺民田，良谳还之民。琼因嗾奸人诬奏良，事竟得白。稍迁常州同知，入为户部员外郎。与淮俱杖死。赠太仆少卿。招远民怀其政，绘像祀之。

张潆，字景川，广东顺德人。祖善昭，四川佥事，谪临江通判。先是，练子宁亲党戍临江者八十余人，善昭上书曰："子宁忠贯日月，太宗谓'若使子宁在，朕固当用之'。仁宗亦谓'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亲末属，尚以奸恶赐配，百年不宥哉？"疏虽不行，中外皆壮之。潆登正德九年进士，授建平知县。忤巡江御史贺洪，改调广昌。讼洪罪，洪坐削籍。潆自广昌迁礼部主事，监督会同馆。尚书王琼与都御史彭泽有隙，以泽遣使土鲁番许金币赎哈密城印为泽罪，嗾番人在馆者暴泽过恶，诱潆为署牒，且曰："泽所为，南宋覆辙也。事成当显擢。"潆力拒曰："王公误矣。泽与土鲁番檄具在，岂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尝致书元昊，宁独泽也。"不肯署。寻进员外郎，受杖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绅，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释褐，即谢病去。起补礼部主事，复引疾归。世宗践阼，起故官。疏陈勤圣学、笃亲亲、开言路、敬大臣、选诤臣、去浮屠、拯困穷、重守令、修武备、储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

臧应奎，字贤徵，长兴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南京车驾主事。进贡中官索舟逾额，力裁损之。中官遣卒哗于部，叱左右执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执私丧三年。入为礼部主事，未几杖死。应奎受业湛若水之门，以圣贤自期。尝过文庙，慨然谓其友曰"吾辈殁，亦当俎豆其间"，其立志如此。

郎中胡琏，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刑部。尝谏武宗南巡受杖。

主事余祯，字兴邦，奉新人。正德九年进士。

司务李可登，字思善，辉县人。弘治末乡荐。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义自许，竟如其志。

户部主事安玺，宛平人。正德十六年进士。

刑部主事殷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进士。

穆宗嗣位，赠琏太常少卿，粲太仆少卿，瑜、应奎、承叙、玺、祯光禄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晋江人。正德九年进士。授浦江知县。课最，入为御史。世宗即位，请召还直臣舒芬、王思、黄巩、张衍瑞等。从之。嘉靖元年，核饷两广。劾总兵官抚宁侯硃麒贪懦，诏为戒饬。寻上章，请退朝之暇延见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陈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系。帝怒，夺其俸。

诸臣伏阙争“大礼”，皆得罪。楠方巡按云南，驰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阙呼号，或榜掠殒身，或间关谪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获罪若此。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纳人心，全君臣之义。”帝大怒，遣缇骑逮治，言官论救皆不纳。既至，下镇抚狱掠治，复廷杖之，削其籍。

先是，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闻。后府经历俞敬奏言：“学士丰熙等皆以冒触宸严，系狱拷讯。诸臣迹虽狂悖，心实忠诚。今闻给事裴绍宗、编修王相、主事余祯等俱已死，熙等在狱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创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几。窃惟献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庙，正宜赦过宥罪，章大孝于天下。望霁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泽。已死者恤其后，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无复以言为讳，宗社之幸也。”

通政司经历李继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号，乃人子至情，诚不容已。群臣一时冒触天威，重得罪谴，死者遂十余人。大臣纷纷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变，曾无一人进一疏、画一策者，则小大之臣，志不奋而气不扬，亦可见矣。乞录恤已死，赦还谪戍，追复去国诸臣，而在位者委任宽假之，使各陈边计。臣愚不胜忄卷忄卷。”帝皆不省。

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议礼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

子颠沛可悯，乞赐优恤，赠官录廕。”帝大怒，谪懋四川高县典史。逾数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灾变修省，从吏部言量与楠一官，得吉水教谕。终南宁知府。

赞曰：“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王思、张翀诸人，或纳谏武宗之朝，或抗论世宗初政，侃侃凿凿，死节官下，非徒意气奋发立效一时已也。

列传第八十一

费宏（弟寀 从子懋中 子懋贤 世父瑄 翟銮 李时 顾鼎臣 严讷（袁炜）李春芳（孙思诚等） 陈以勤 赵贞吉（殷士儋） 高仪

费宏，字子充，铅山人。甫冠，举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迁左赞善，直讲东宫，进左谕德。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讲读。预修《孝宗实录》。充日讲官。正德二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五年进尚书。帝耽于逸乐，早朝日讲俱废。宏请勤政、务学、纳谏，报闻。鲁府邹平王子当淇当袭父爵，为弟当凉所夺且数年矣。宏因当淇奏辨，据法正之。当凉怒，诬宏受赂，宏不为动。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寻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进户部尚书。

幸臣钱宁阴党宸濠，欲交欢宏，馈彩币及他珍玩。拒却之。宁惭且恚。宸濠谋复护卫、屯田，辇白金巨万，遍赂朝贵，宁及兵部尚书陆完主之。宏从弟编修寀，其妻与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问曰："宁王求护卫，可复乎？"宏曰："不知当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阁，宏极言不当予，诏卒予之。于是宸濠与宁合，而恚宏。宁数侦宏事无所得。以御史余珊尝劾寀不当留翰林，即指为宏罪。中旨责陈状，宏乞休。命并寀致仕。宁遣骑伺宏后，抵临清，焚其舟，资装尽毁。宏归，杜门谢客。宸濠复求与通，宏谢绝之，益怒。会宏族人与邑奸人李镇等讼，宸濠阴令镇贼宏。镇等遂据险作乱，率众攻费氏。索宏不得，执所与讼者支解之，发宏先人冢，毁其家，劫掠远近，众至三千人。宏驰使诉于朝。下巡抚孙燧按状，始遣兵剿灭。宸濠败，言者争请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辅政。

宏持重识大体，明习国家故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赞，数劝帝革武宗弊政。"大礼"之议，诸臣力与帝争，帝不能堪。宏颇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尝特谏，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委任甚至。

户部议督正德时逋赋，宏偕石珤、贾咏请断自十年以后。从之。帝以四方灾异，敕群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用度无节，工役不休。畿内土地半成庄田，内库收纳要求逾倍。太仓无三年之积而冗食日增，京营无十万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见原，言官举职乃被诘。律所当行

者数经谳不诛，罪无可辨者遽传旨获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变，张璁请讨之。宏曰：“讨而胜，玉石俱焚；不胜，彼将据城守，损威重多矣。莫若观变而徐图之。”事果旋定。

宏为人和易，好推毂后进。其于“大礼”不能强谏，亦未尝附离。而是时席书、张璁、桂萼用事。书弟检讨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实录》成，宏议出为佥事，书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帝尝御平台，特赐御制七言一章，命辑倡和诗集，署其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其见尊礼，前此未有也。

璁、萼滋害宏宠。萼言：“诗文小技，不足劳圣心，且使宏得冯宠灵，凌压朝士。”帝置不省。萼遂与璁毁宏于帝，言宏纳郎中陈九川所盗天方贡玉，受尚书邓璋赇谋起用，并及其居乡事。宏上书乞休，略曰：“萼、璁挟私怨臣屡矣。不与经筵讲官则怨，不与修献皇帝实录则怨，不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怨，不为教习则又怨。萼、璁疑内阁事属臣操纵，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禀圣裁，非可专擅。萼、璁日攘袂搤掣，觊觎臣位。臣安能与小人相齮齕？祈赐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宁伯谭纶掌奋武营，璁遂劾宏劫制府部。无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复录前后劾疏上之。不得请，则力求罢，诋宏尤切，章数上。宏亦连疏乞休，帝辄下优诏慰留，然终不以谴璁、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书污故大学士廷和等，并诬宏。宏竟致仕去。时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书、大学士入直内阁。间一岁萼亦入矣。

十四年，萼既前死，璁亦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师。使中使劳以上尊御馔，面谕曰：“与卿别久，卿康健无恙，宜悉心辅导称朕意。”宏顿首谢。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时召入无逸殿，与周览殿庐，从容笑语，移时始出。赐银章曰“旧辅元臣”。数有咨问，宏亦竭诚无隐。承璁、萼操切之后，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未几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赙恤加等，赠太保，谥文宪。

宏三入内阁，佐两朝殆十年。中遭谗构，讫以功名终。其自少保入也，弟寀为赞善，从子懋中由进士及第为编修，宏长子懋贤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并列禁近。寀官至少保、礼部尚书，谥文通。懋中终湖广提学副使。懋贤历兵部郎中。

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进士。弘治时为兵部员外郎。贵州巡抚谢昶、总兵官吴经等奏烂土苗反，僭称王，乞发大军征讨。以兵部尚书马

文升请，令瑄与御史邓庠往按。白苗无反状，抚定之。劾昶、经及镇守中官张成罪。迁贵州参议以终。

翟銮，字仲鸣，其先诸城人。曾祖为锦衣卫校尉，因家京师。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编修。刘瑾改翰林于他曹，以銮为刑部主事。旋复官，进侍读。嘉靖中，累迁礼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阁臣。帝意在张孚敬，弗与。命再推，乃及銮。中贵人多誉銮者，帝遂逾次用之。杨一清以銮望轻，请用吴一鹏、罗钦顺。帝不许，命銮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直文渊阁。寻赐银章曰“清谨学士。”

銮初入阁，一清、谢迁辅政，既而孚敬与桂萼入，銮皆谨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赐银章密封言事，銮独无所言。诘之，则顿首谢曰：“陛下明圣，臣将顺不暇，何献替之有。”帝心爱之。一清、萼、孚敬先后罢，銮留独秉政者两月。其后李时、方献夫入，位皆居銮上，銮亦无所怫。帝数召时、銮入见，尝问：“都察院拟籍谷大用资产，当乎？”时、銮皆北人，与中贵合。时曰：“所拟不中律。”銮曰：“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乱政先朝，正奸党也。”銮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帝卒从重拟。丁生母忧归。服阕，久不召。夏言、顾鼎臣居政府，銮与谋召己。会帝将南巡，虑塞上有警，议遣重臣巡视，言等因荐銮充行边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且赍帑金五十万犒边军，东西往返三万余里。明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阁。在大同与总督毛伯温议筑五堡，过甘肃与总督刘天和议拓嘉峪关，皆受廕叙。

二十一年，言罢，銮为首辅。时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进少傅、谨身殿。严嵩初入，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嵩下，而嵩终恶銮，不能容。御史赵大佑劾銮私同年，吏部尚书许赞亦发銮请属私书，帝皆不问。会銮子汝俭、汝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同举二十三年进士，嵩遂属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銮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銮父子、奇勋、清及分考官编修彭凤、欧阳□奂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赞善浦应麒诏狱，并杖六十，褫其官。

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又为其子所累，讫不复振。逾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即位，复官，谥文懿。

李时，字宗易，任丘人。父棨，进士，莱州知府。时举弘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正德中，历侍读、右谕德。世宗嗣位，为讲官，寻迁侍读学士。

嘉靖三年，擢礼部右侍郎。俄以忧归。服除，为户部右侍郎。复改礼部，寻代方献夫为尚书。帝既定尊亲礼，慨然有狭小前人之志，欲裁定旧章，成一朝制作。张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张。所建诸典礼，咸他人发端，而时傅会成之。或廷议不合，率具两端，待帝自择，终未尝显争。以故帝爱其恭顺。四方上嘉瑞，辄拜疏请贺。帝谦让，时必再请。由是益以时为忠。赐银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请罪，帝再赐焉。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门，彗星见东井，时请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陈利害兴革。帝以建言乃科道专责，寝不行。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昇请迁显陵于天寿山，时等力陈不可。巡检徐震奏于安陆建京师，时等驳其非制，遂议改州为承天府。

其秋，桂萼卒，命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时张孚敬已罢，翟銮独相。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两人皆谦逊，无龃龉。帝御无逸殿，召时坐讲《无逸篇》，銮讲《豳风·七月》诗，武定侯郭勋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讲毕，帝退御豳风亭赐宴。自是，数召见，谘谋政务。

明年春，孚敬还内阁，事取独裁，时不敢有所评议。未几，方献夫入，与时亦相得。彗星复出，帝召见时等，谕以引咎修省之意，从容语及乏才。时等退，条上务安静、惜人才、慎刑狱三事，颇及“大礼”大狱废斥诸臣。帝优诏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冯恩先后劾吏部尚书汪鋐，触帝怒，时皆为论救。十二年，孚敬复入，銮以忧去，献夫致仕。时随孚敬后，拱手唯诺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谢政，费宏再入，未几卒，时遂独相。时素宽平，至是益镇以安静。帝亦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时虽无大匡救，而议论恒本忠厚，廷论咸以时为贤。客星见天棓旁，帝问所主事应。对曰：“事应之说起汉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称善。扈跸谒陵，道沙河，帝见居民萧索，怆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护。”时对曰：“昔邱濬建议，京师当设四辅，以临清为南，昌平为北，苏州、保定为东西，各屯兵一二万。今若于昌平增一总兵，可南卫京师，北护陵寝。”帝乃下廷臣勘议，于沙河筑巩华城，为置戍焉。屡加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会夏言入辅，时不与抗，每事推让言，言亦安之。帝待时不如孚敬、言，然少责辱，始终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赠太傅，谥文康。

顾鼎臣，字九和，昆山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迁左谕德。嘉靖初，直经筵。进讲范浚《心箴》，敷陈剀切。帝悦，乃自为注释，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给事中刘世扬、李仁劾鼎臣污佞。帝下世扬等狱，以鼎臣救，得薄谴。拜礼部右侍郎。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

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请令曾子后授《五经》博士，比三氏子孙，从之。大同军变，张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纳。十三年孟冬，享庙，命鼎臣及侍郎霍韬捧主。二人有期功服，当辞。乃上言："古礼，诸侯绝期。今公卿即古诸侯，请得毋避。"礼部尚书夏言极诋其非，乃已。寻进礼部尚书，仍掌府事。京师淫雨，四方多水灾，鼎臣请振饥弭盗，报可。

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少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初，李时为首辅，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时卒，言当国专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帝将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辅太子监国。御史萧祥曜劾吏部侍郎张潮受鼎臣属，调刑部主事陆昆为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马承学恃鼎臣有联，自诡必得铨曹，臣故抑承学而用昆。"帝下承学诏狱，鼎臣不问。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赠太保，谥文康。

鼎臣官侍从时，悯东南赋役失均，屡陈其弊，帝为饬抚按。巡抚欧阳鐸厘定之。昆山无城，言于当事为筑城。后倭乱起，昆山获全，乡人立祠祀焉。

严讷，字敏卿，常熟人。举乡试，以主司试录触忌，一榜皆不得会试。嘉靖二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三吴数中倭患，岁复大祲，民死徙几半，有司征敛益急。讷疏陈民困，请蠲贷。帝得疏感动，报如其请。寻与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词，超授翰林学士。历太常少卿，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学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词皆称旨。礼部尚书郭朴迁吏部，遂以讷代之。朴遭父丧，复代为吏部尚书。严嵩当国，吏道污杂。嵩败，朴典铨犹未能尽变。讷雅意自饬，徐阶亦推心任之。讷乃与朝士约，有事白于朝房，毋谒私邸。慎择曹郎，务抑奔竞，振淹滞。又以资格太拘，人才不能尽，仿先朝三途并用法，州县吏政绩异者破格超擢，铨政一新。寻录供奉劳，加太子太保。

四十四年，袁炜罢，命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以代者郭朴未

至，仍掌铨政。帝斋居西苑，侍臣直庐皆在苑中。讷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庐，供奉青词，小心谨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归。逾年，世宗崩，遂不复出。

讷既归里，父母皆在。晨夕洁餐孝养，人以为荣。讷尝语人曰："铨臣与辅臣必同心乃有济。吾掌铨二年，迁华亭当国，事无阻。且所任选郎贤，举无失人。"华亭谓徐阶，选郎则陆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赠少保，谥文靖。

袁炜，字懋中，慈溪人。嘉靖十七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授编修。炜性行不羁，为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进侍读。久之，简直西苑。撰青词，最称旨。三十五年，阁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炜。炜疏辞，愿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炜侍讲学士。甫两月，手诏拜礼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三十九年，复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进左侍郎。明年二月调吏部，兼官供奉如故。逾月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炜自供奉以后，六年中进宫保、尚书，前未有也。

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阴，炜言不当救护。礼部尚书吴山不从，得谴去。帝闻炜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护。炜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太阳晶明，氛祲销烁，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典机务。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四十四年春，疾笃，请假归，道卒，年五十八。赠少师，谥文荣。

炜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纸，命撰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词以醮。炜词有"化狮作龙"语，帝大喜悦。其诡词媚上多类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赐稠叠，他人莫敢望。

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而炜贵倨鲜澧，故出徐阶门，直以气凌之。与阶同总裁《承天大志》，诸学士呈稿，炜窜改殆尽，不以让阶。诸学士不平，阶第曰任之而已。其后炜死，阶亦尽窜改之。炜自负能文，见他人所作，稍不当意，辄肆诋诮。馆阁士出其门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恶之。

李春芳，字子实，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除修撰。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与侍读严讷超擢翰林学士。寻迁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俱兼学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进左侍郎，转吏部，代讷为礼部尚书。时宗室蕃衍，岁禄苦不继。春芳考故事，为书上之。诸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皆严为之制。帝嘉之，赐名《宗藩条例》。寻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学士，与讷并参机务。世宗眷侍直诸臣厚，凡迁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

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时徐阶为首辅，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阶，阶亦雅重之。隆庆元年春，有诏修翔凤楼，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兴土木，可乎？"事遂止。

齐康之劾徐阶也，语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阶为首辅，益务以安静，称帝意。时同列者陈以勤、张居正。以勤端谨，而居正恃才凌物，视春芳蔑如也。始阶以人言罢，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赵贞吉入代以勤，刚而负气。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即帝前决之。会贞吉为拱逐，拱益张，修阶故怨。春芳尝从容为阶解，拱益不悦。时春芳已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度拱辈终不容己，两疏请归养，不允。南京给事中王祯希拱意，疏诋之，春芳求去益力。赐敕乘传，遣官护行，有司给夫廪如故事。阅一岁，拱复为居正所挤，几不免。而春芳归，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父母殁数年乃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

孙思诚，天启六年官礼部尚书，寻罢。崇祯初，坐颂榼闲住。

思诚孙清，字映碧。崇祯四年进士。由宁波推官擢刑科给事中。熊文灿抚张献忠，清论其失策。以久旱请宽刑，忤旨，贬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忧归。起吏科给事中。俄出封淮府，国变得不与。福王时，请追谥开国名臣及武、熹两朝忠谏诸臣，于是李善长等十四人、陆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并得谥。

春芳曾孙信，广东平和知县。城破，与二子泓远、淑远同时死。

陈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

久之，充裕王讲官，迁修撰，进洗马。时东宫位号未定，群小多构衅。世宗于父子素薄，王岁时不得燕见。常禄外，例有给赐，王亦不敢请。积三岁，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贿严世蕃，世蕃喜，以属户部，得并给三岁资。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语以勤及高拱曰："闻殿下近有惑志，谓家大人何？"拱故为谑语，以勤正色曰："国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从后从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诸王讲官止用检讨，今兼用编修，独异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谓首辅社稷臣，君安从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

为讲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尝书"忠贞"二字赐之。父丧除，还为侍读学士，掌翰林院。进太常卿，领国子监。擢礼部右侍郎，寻转左，改吏部，掌詹事府。

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潜邸旧臣，条上谨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爱民、崇俭、揽权、用人、接下、听言。其言揽权、听言尤切。诏嘉其忠恳。隆庆元年春，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穆宗朝讲希御，政无所裁决，近幸多缘内降得厚恩。以勤请励精修政。帝心动，欲有所举措，卒为内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条上时务因循之弊，请慎擢用：酌久任、治赃吏、广用人、练民兵、重农谷。帝嘉之，下所司议。高拱掌吏部，恶所言侵己职，寝其奏，惟都察院议行赃吏一事而已。

初，以勤之入阁也，徐阶为首辅，而拱方向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无所比，亦无私人，竟阶与拱去，无訾及之者。及拱再入，与赵贞吉相轧，张居正复中构之。以勤与拱旧僚，贞吉其乡人，而居正则所举士也，度不能为解，恐终不为诸人所容，力引疾求罢。遂进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赐敕驰传归，诏其子编修于陛侍行。后二年，拱被逐，仓皇出国门，叹曰："南充，哲人也。"以勤归十年，年七十。复颁上方银币，命于陛驰归赐之，且敕有司存问。又六年卒。赠太保，谥文端。于陛别有传。

赵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岁日诵书一卷。及长，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学。举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方士初进用，贞吉请求真儒赞大业。执政不怿，因请急归。还朝迁中允，掌司业事。

俺答薄都城，谩书求贡。诏百官廷议，贞吉奋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徐阶曰："君必有良策。"贞吉曰："为今之计，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

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时帝遣中使瞷廷臣，日中莫发一语。闻贞吉言，心壮之，谕严嵩曰：“贞吉言是，第不当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顺门，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奉敕宣谕诸军。给白金五万两，听随宜劳赏。初，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至，贞吉复叱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战，以轻其权，且不与一卒护行。时敌骑充斥，贞吉驰入诸将营，散金犒士，宣谕德意，明日即复命。帝大怒，谓贞吉漫无区画，徒为尚文、束游说。下之诏狱，杖于廷，谪荔波典史。稍迁徽州通判，进南京吏部主事。

四十年，迁至户部右侍郎。廷议遣大臣赴蓟州督饷练兵，嵩欲用贞吉，召饮示之意。贞吉曰：“督饷者，督京运乎，民运乎？若二运已有职掌，添官徒增扰耳。况兵之不练，其过宜不在是，即十户侍出，何益练兵？”嵩怫然罢。会嵩请告，吏部用仓场侍郎林应亮。比嵩出，益怒。令都给事中张益劾应亮，调之南京，而改用佥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饷户部专职，今贞吉与左侍郎刘大宾廷推不及，是不职也，宜罢。”于是二人皆夺官。

隆庆初，起礼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学，祭酒胡杰适论罢，以贞吉摄事。讲《大禹谟》称旨，命充日讲官。贞吉年逾六十，而议论侃直，进止有仪，帝深注意焉。寻迁南京礼部尚书。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讲。三年秋，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贞吉入谢，奏：“朝纲边务一切废弛，臣欲捐躯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会寇入大同，总兵官赵岢失事，总督陈其学反以捷闻，为御史燕如宦所发。贞吉欲置重罚，兵部尚书霍冀仅议贬秩。贞吉与同官争不得，因上言：“边帅失律，祖宗法具在。今当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论何？臣老矣，效忠无术，乞赐罢。”不许。俄加太子太保。贞吉以先朝禁军列三大营，营各有帅，今以一人总三营，权重难制。因极言其弊，请分五营，各统以大将，稍复祖宗之旧。帝善之，命兵部会廷臣议。尚书霍冀前与贞吉议不合，颇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谓强兵在择将，不在变法。冀等乃上议三大营宜如故。惟以一人为总督，权太重，宜三营各设一大将，而罢总督，以文臣为总理。报可。

初，给事中杨镕劾冀贪庸。帝已留冀，冀以镕贞吉乡人，疑出贞吉意，疏辨乞罢，且诋贞吉。贞吉亦疏辨求去。诏留贞吉，褫冀官。其后营制屡更，未逾年即复其旧，贞吉亦不能争也。俺答款塞求封，贞吉力赞其议。

先是，高拱再入阁即掌吏部。贞吉言于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贞吉与同事上言：“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应考近二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窃恐所司奉行过当，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福也。”帝不从。拱以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贞吉所厚者，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恶者咸与。拱犹以为憾也，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贞吉庸横，考察时有私。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臣放归之后，幸仍还拱内阁，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疏入，竟允贞吉去，而拱握吏部权如故。

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张居正名辈出贞吉后，而进用居先。咸负才好胜不相下，竟龃龉而去。万历十年卒，赠少保，谥文肃。

殷士儋，字正甫，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久之，充裕王讲官。凡关君德治道，辄危言激论，王为动色。迁右赞善，进洗马，直论如故。隆庆元年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进礼部右侍郎，未几改吏部。明年春，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其冬，还理部事。四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请布德、缓刑、纳谏、节用，饬内外臣工讲求民瘼。报闻。以旧恩，进太子太保。时寒暑皆罢讲，士儋请如故事，四时无辍，并进讲《祖训》及《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帝嘉纳之。

始世宗定宗藩条例，亲王无后，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继。嘉靖末，肃怀王薨，无子。其大母定王妃请以辅国将军缙1111111

□贵嗣，礼部议缙□贵实怀王从叔，不可承祧。诏许以将军摄府事。及帝即位，王妃复请，前尚书高仪执不可。缙□贵重贿中官，属宗人为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肃藩越在远塞，不王无以镇之，遂许缙□贵嗣。士儋争曰：“肃府自甘州徙兰州，实内地。且请别选郡王贤者理府事，毋遂私请，坏条例。”而帝意坚不可夺。士儋乃请封为郡王，诸宗率以此令从事，帝终不许。故事，郊毕，举庆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帝即位三载，犹未举行，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十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俄俺答封事成，进少保，改武英殿。

始士儋与陈以勤、高拱、张居正并为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

尚书，不能无望。拱素善张四维，欲引共政，而恶士儋不亲己，不为援。士儋遂藉太监陈洪力，取中旨入阁，以故怨拱及四维。四维父擅盐利，为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复及之。拱、四维疑出士儋指，益相构。御史赵应龙遂劾士儋进由陈洪，不可以参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门生都给事中韩楫复扬言胁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给事中朔望当入阁会揖。士儋面诘楫曰："闻君有憾于我，憾自可耳，毋为他人使。"拱曰："非体也。"士儋勃然起，诟拱曰："若逐陈公，逐赵公，复逐李公，今又为四维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奋臂欲殴之。居正从旁解，亦谇而对。御史侯居良复劾士儋始进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请益力，乃赐道里费，乘传归，有司给禀隶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时居正垂没，四维为政，怨士儋。赠太保，谥文通。久之，改谥文庄。

高仪，字子象，钱塘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教习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拱为礼部尚书。穆宗即位，诸大典礼皆仪所酌定。世宗遗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诸礼，悉稽祖制更定。仪乃会廷臣议：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先农，不当复祈谷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与玉芝宫专祀，当废；孝洁皇后当祔庙，别祀孝烈于他所。帝皆报可。既而中官李芳复请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张椟请易皇极诸殿名，尽复其旧，仪皆持不可。帝践阼四月，未召对大臣，仪屡请。隆庆二年正月飨太庙，帝将遣代，仪偕僚属谏，阁臣亦以为言，乃亲祀如礼。庆府辅国将军缙□贵请袭王爵，仪执不从。太子生七龄，仪疏请出阁，帝命待十龄行之。诏取光禄银二十万两，仪力争。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滥员，仪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陈庆奏供事乏缺，仪坚持不可。掌礼部四年，每岁暮类奏四方灾异，遇事秉礼循法，居职甚称。引疾章六上，卒见留。会御史傅宠以先帝时撰文叩坛事劾仪，仪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驰传归。

归二年，用高拱荐，命以故官侍东宫讲读，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诏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逾月，帝崩，预顾命。及拱为张居正所逐，仪已病，太息而已。未几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仪性简静，寡嗜欲，室无妾媵。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

赞曰：费宏等皆起家文学，致位宰相。宏却钱宁，拒宸濠，忤张、桂，再蹶再起，终亦无损清誉。李时、翟銮皆负才望，而銮晚节不振。

贞吉负气自高，然处倾轧之势，即委蛇，庸得免乎？顾鼎臣等雍容庙堂，可谓极遭逢之盛。而陈以勤诚心辅导，献纳良多。后贤济美，继登相位。终明之世，称韦、平者，数以勤父子。天之报之，何其厚哉。

列传第八十二

乔宇 孙交（子元） 林俊（子达）（张黻） 金献民 秦金（孙柱）赵璜邹文盛 梁材 刘麟 蒋瑶 王廷相

乔宇，字希大，山西乐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凤，职方郎中。皆以清节显。宇登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弘治初，王恕为吏部，调之文选，三迁至郎中。门无私谒。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镇、西海。还朝，条上道中所见军民困苦六事。已，迁光禄卿，历户部左、右侍郎。刘瑾败，大臣多以党附见劾，宇独无所染。拜南京礼部尚书。乾清宫灾，率同列言视朝不勤，经筵久辍，国本未建，义子猥多，番僧处禁寺，优伶侍起居，立皇店，留边兵，习战斗，土木繁兴，织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参赞机务。以帝远游塞上，而监国无人，请早建储贰。帝将自击寇，宇复率同列谏。皆不报。

未几，宁王宸濠反，扬言旦夕下南京。宇严为警备，而谈笑自如。时携客燕城外，密察地险易，置戍守。综理周密，内外宴然。指挥杨锐有才略，署为安庆守备。镇守中官刘□郎与濠通，为预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诘□郎用事者，□郎惧不敢动。宇乃大索城中，斩所伏壮士三百人，悬首江上。宸濠失内应，且知有备，不敢东。攻安庆，锐固守不得下。未几败。

帝至南京，诏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诸臣朝服贺。江彬索城门诸钥，都督府问宇。宇曰：“守备者，所以谨非常。禁门锁钥，孰敢索？亦孰敢予？虽天子诏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复，乃已。彬矫旨有所求，日数十至，宇必廷白之，彬亦稍稍止。彬欲谮去宇。守备太监王伟者，初为帝伴读，帝信之，每从中调护，故彬谋不行。帝驻南京九月，宇倡诸臣三请回銮，又自伏阙请。驾旋，扈至扬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论保障功，复加少保。

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宇自为选郎，有人伦鉴，及是铨政一清。帝求治锐甚。宇与林俊、鼓泽、孙交，皆海内重望，帝亦委任之。凡为权幸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刚，好自用，宇所执渐不见听。兴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迁叙。宇言此辈虚隶名籍，与见供事者不同。黜罚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驸马都尉崔元为侯，外戚蒋轮、邵喜为伯，宇不可。无何，诏进寿宁侯张鹤龄为公，封后父陈万言为伯，授万言子绍祖尚宝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属无生封公者，张峦亦

殁后赠，今奈何以父赠为子封。万言封伯视峦更骤，而子授尚宝非制。愿陛下守典章，以垂万世。”帝并不从。史道讦杨廷和，宇言道挟私，遂下之诏狱。曹嘉助道劾宇，宇求罢，帝命鸿胪趋视事。

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而争“大礼”尤切。帝欲加兴献帝皇号，宇言加皇于本生之亲，则干正统，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及礼官请称献帝为本生考，帝改称本生皇考，又诏建献帝庙于大内，宇等复连章谏。特旨用席书为礼部尚书，宇又偕九卿言：“陛下罢汪俊，用席书；谪马明衡、季本、陈逅，召张璁、桂萼、霍韬。举措乖违，人心骇愕。夫以一二人邪说，废天下万世公议，内离骨肉，外间君臣，名为效忠，实累圣德。且书不繇廷推，特出内降，此祖宗来所未有。乞令俊与书各仍旧职，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寻复请罢璁、萼、书，而出争“大礼”者吕柟、邹守益于狱。会璁、萼至京，诏皆用为学士。宇等又言：“内降恩泽，先朝率施于佞幸小人。若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而俾萼等居之，谁复肯与同列哉？”帝怒，切责。宇遂乞休，许之。驰传给夫廪，犹如故事。御史许中、刘隅等请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后《明伦大典》成，追论前议，夺官。杨一清卒，宇渡江吊之。南都父老皆出迎，举手加额曰：“活我者，公也。”

宇幼从父京师，学于杨一清。成进士后，复从李东阳游。诗文雄隽，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尝陟太华绝顶。遇虎，仆夫皆惊仆，宇端坐不动，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殁，二妾刘、许皆从死。穆宗即位，复官，赠少傅，谥庄简。

孙交，字志同，陆安人。成化十七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为尚书王恕所知。弘治初，怒入吏部，荐授稽勋员外郎，历文选郎中。居吏部十四年，于善类多所推引。迁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大同有警，命经略黄花镇诸边。增垣堑，广树艺，制敌骑驰突。永乐时，岁遣隆庆诸卫军采薪炭。其后罢之，令岁输银二万两，军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禄卿。三年进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改吏部。尚书张彩附刘瑾，交数规切。彩怒，调之南京。瑾败，召拜户部尚书。时征讨流寇，调度烦急，仍岁凶，正赋不足，交区画适宜。四方告饥，辄请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仓赐幸臣裴德，云南镇守中官张伦请采银矿，南京织造中官吴经奏费乏，交皆力争。八年六月，中旨与礼部尚书傅珪并致仕。言官多请留，不报。

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复故官。首请帝日读《祖训》，言动悉取准则，经筵日讲寒暑勿辍。帝褒纳焉。或议迁显陵天寿山，交

言："山陵事重，太祖欲迁仁祖于钟山，虑泄灵气而止，具载《皇陵碑》。"事乃止。武宗侈汰之后，库藏殚虚。交裁冗食，定经制，宿弊为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尽从也。尝会廷臣议发内帑给军廪官俸，已报可，为中官梁谏等所沮。交言："宫府异同，令出复反，非新政所宜。"不听。中官监督仓场者，初止数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罢撤过半，其后复渐增。帝已罢三十七人，交欲尽去之，并临清、徐、淮诸仓，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诏毋得预守土事，而安川夤缘复故。交劾川，命如前诏。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九十九人，侵夺公私地无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时。已复传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尽归侵夺地。报许。又论御马监内臣宜如祖制，毋监收刍豆，并令户部通知马数，杜其侵耗。不从。锦衣百户张瑾率校尉支俸通仓，横取狼藉，主事罗洪载欲按之。瑾绐请受杖，奏洪载擅笞禁卫官。帝怒，逮下诏狱谪外。交与林俊、乔宇先后论救，不纳。御马监阎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贻祸无穷。洪等欲修复以开游猎之端，非臣等所敢闻。"诏以地十顷给豹房，余令百户赵恺等佃如故。奉诏上各宫庄田数，视旧籍不同，帝诘其故。交言："旧籍多以奏请投献，数多妄报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间籍以闻。

交年已七十，连章乞罢。帝辄慰留，遣医视疗。请益力，乃许之。手诏加太子太保，驰驿。令子编修元侍行，有司时存问，给食米舆隶，复赐道里费。卒年八十，谥荣僖。

交言论恂恂，不以势位骄人。清慎恬悫，终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简多暇，相率谈谐饮弈为乐，交默处一室，读书不辍。或以为言，交曰："对圣贤语，不愈于宾客、妻妾乎！"兴献王素爱重交，尝割阳春台东偏地益其宅。后中官言孙尚书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赐，吾敢夺耶？"

元，进士，终四川副使。谨厚有父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性侃直，不随俗浮湛。事涉权贵，尚书林聪辄属俊治之。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贵梁芳，帝大怒，下诏狱考讯。后府经历张黻救之，并下狱。太监怀恩力救，俊得谪姚州判官，黻师宗知州。时言路久塞，两人直声震都下，为之语曰："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寻以正月朔星变，帝感悟，复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荐擢云南副使。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集士女万人，争以金涂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偿民

逋。又毁淫祠三百六十区，皆撤其材修学宫。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夺从子宣抚官，劫其印数年。俊檄谕之，遂归印。进按察使。五年调湖广。以雨雪灾异上疏陈时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陆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不堪命。乞循宁、襄、德府故事，一切省俭，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阑，请著为例。不从。九年引疾，不待报径归。

久之，荐起广东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佥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陕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宫闱、外戚、内侍、柄臣之祸；乞罢斋醮，减织造，清役占，汰冗员，止工作，省供应，应赏赐，戒逸欲，远佞幸，亲贤人。又请豫教皇储，恩荐侍郎谢鐸，少卿储瓘、杨廉，致仕副使曹时中，处士刘闵堪辅导。报闻。已，屡疏乞休，荐时中自代。不许。江西新昌民王武为盗，巡抚韩邦问不能靖，命俊巡视。身入武巢，武请自效，悉擒贼党。诏即以俊代邦问，俊引硃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辞。不允。乃更定要约，庶务一新。王府征岁禄，率倍取于民，以俊言大减省。宁王宸濠贪暴，俊屡裁抑之。王请易琉璃瓦，费二万。俊言宜如旧，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吴王几杖之赐。王怒，伺其过，无所得。会俊以圣节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寻以母忧归。

武宗即位，言官交荐，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还俊。乃进右副都御史，再抚江西，遭父忧不果。正德四年起抚四川。眉州人刘烈倡乱，败而逃，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绘形捕，莫能得。会保宁贼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继起，势益张，转寇巴州。猝遇之华垄，单舆抵其营，譬晓利害，贼罗拜约降。淫雨失期，复叛去，攻陷通江。俊击败之龙滩河，遣知府张敏等追败之门镇子，遂擒廖惠。而廷瑞奔陕西西乡，越汉中三十六盘，至大巴山。官军追及，复大破之。遂移师击泸州贼曹甫，且遣人招谕。甫佯听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挥李廕斩琯首，贼遂移江津。分七营，将攻重庆。俊发酉阳、播州土兵助廕，以元日掩破其四营。贼遁入民家，焚之尽毙。乘胜捣老营，指挥汪洋等中伏死。廕复进，去贼十五里。甫以数十骑出，遇廕兵，败走。官军乘胜进围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为永顺土舍彭世麟所擒。俊论功进右都御史。甫党方四亡命思南，复攻南川、綦江，以窥泸州。俊益发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钺等败之去。捷闻，玺书奖励。俊在军，与总督洪钟议多左。中贵子弟欲冒从军功，辄禁止。御史俞缁走避贼，而佥事吴景战殁。缁惭，欲委罪俊，遂劾俊累报首功，贼终不灭；加凿井毁寺，逐僧徒，迫为贼。于是俊前后被切责。比方四败，贼且尽，俊辞加秩及赏，乞以旧职归田。诏不许辞秩，听其致仕。言官交请留，不报。俊归，士民号哭

追送。时正德六年十一月也。

世宗即位，起工部尚书，改刑部。在道数引疾，不许。因请帝亲近儒臣，正其心以出号令，用浑朴为天下先。初诏所革，无迁就以废公议。既抵京师，会暑月经筵辍讲，举祖宗勤学故事以谏。俊时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无久居意。数为帝言亲大臣，勤圣学，辨异端，节财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陈论，中外想望其风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觉，为言官所纠，诏下司礼监察讯。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讯，是宫府异体也。乞下法司公讯，以诏平明之治。都督刘晖下狱，俊当以交结朋党律，言与许泰同罪，请斩以谢天下。廖鹏、廖铠、齐佐、王瓛论死，屡诏缓刑，俊乞亟行诛。又劾谷大用占民田万余顷。皆不听。中官崔文家人李阳凤索匠师宋钰贿不获，嗾文杖之几死，下刑部治未决，而中旨移镇抚司。俊留不遣，力争不纳。明日又奏，帝怒责陈状。俊言："祖宗以刑狱付法司，以缉获奸盗付镇抚。讯鞫既得，犹必付法司拟罪。未有夺取未定之囚，反付推问者。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诛，兹复干内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纪纲，为此辈坏乱。"帝惮其言直，乃不问。

俊以耆德起田间，持正不避嫌，既屡见格，遂乞致仕。诏加太子太保，给驿赐隶廪如制。

俊数争"大礼"，与杨廷和合。尝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礼，因辑尧、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条，以上。及"大礼"议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从病中上书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叠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窃权，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见成化、弘治时，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诏狱，始命打问。他犯但言送问而已。今一概打问，亦非故事。自去岁旧臣斥逐殆尽，朝署为空。乞圣明留念，既去者礼致，未去者慰留。硕德重望如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鐸辈，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尽，无复他望，敢效古人遗表之意，敬布犬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复上书请懋学隆孝，任贤纳谏，保躬导和，且预辞身后恤典，遂卒。年七十六。

后一年，《明伦大典》成，追论俊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达以士礼葬之。

俊历事四朝，抗辞敢谏，以礼进退，始终一节。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贞肃。

达，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

张黻，吉水人。成化八年进士。历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权贵。弘治中，俊蒙显擢，而黻老不用。王恕为之请，特予诰命。

金献民，字舜举，绵州人。成化二十年进士。除行人。弘治初，选授御史，按云南、顺天，并著风裁。出为天津副使，历湖广按察使。正德初，刘瑾乱政，追坐献民勘天津地不实，与巡抚柳应辰等械系诏狱，斥为民。未几，又坐湖广事，再下狱，罚赎归。逾年，又以浏阳民刘道隆狱谳不实，罚米输塞下。瑾诛，起贵州按察使。擢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历南京刑部尚书。

世宗即位，召为左都御史。李凤阳下刑部，程贵下都察院，皆改诏狱，献民力争。已，迁刑部尚书。执奏奸党王钦、王铨不宜贷死。皆不纳。寻代彭泽为兵部尚书。五星聚营室，其占主兵。献民因请敕天下镇巡官预守战之备，且请用贤纳谏，罢土木，屏玩好。帝颇采纳。献民性伉直，有执持，帝或不能从，卒无所徇。帝初即位，尽斥先朝传奉官。已，太监邱福、潘杰等死，诏官其弟侄锦衣。及司礼太监张钦死，以家人李贤承廕，贤死复欲官其子儒。献民先后执奏，帝皆不从。土鲁番速檀满速儿寇肃州，命献民兼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四镇军务。比至兰州，巡抚陈九畴已破敌，献民再以捷闻。还京，仍理部事。论功，廕锦衣世百户。

锦衣百户俞贤，中官泰养子也，以中旨管事，谏官争之。献民言："祖宗有旧制，孝庙有禁例，陛下登极有明诏。贤无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厮养窃名器，紊棨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纳谏官言。"弗听。锦衣副千户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滥汰去，至是奏辨不已，下部覆议。献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阵而坐论首功，身不隶公家而躐跻显秩。陛下登极，汰去者三百余人，人心称快。万一幸端再启，则前诏皆虚，将来奏扰，有何纪极。"帝竟授全等试百户。献民复奏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复官九十余人，徇左右私，坏祖宗法，窃为陛下惜之。明旨不许夤缘管事，而奔竞已成风矣；不许比例陈乞，而奏扰已踵至矣。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变。"言官任洛等亦以为言，不听。

会宁夏总兵官种勋行赂京师，侦事者获其籍，献民名在焉。给事蔡经、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之，献民因引疾归。居二年，邦奇讦前尚书彭泽，词连献民，逮下刑部狱。法司劾献民奉命专征，未至其地，掠功妄

报。失大臣体，宜夺职闲住，削其世廕。诏可。

初，“大礼”议起，献民数偕廷臣疏争。及左顺门哭谏，又与徐文华倡之。帝由此不悦，卒得罪。隆庆初，赠恤如制。

秦金，字国声，无锡人。弘治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正德初，迁河南提学副使，改右参政。守开封，破赵鐩于陈桥。历山东左、右布政使。承寇躏后，与巡抚赵璜共拊循，疮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诸王府所据山场湖荡，皆奏还之官。降盗贺璋、罗大洪复叛，讨平之。郴州桂阳瑶龚福全称王，金先后破寨八十余，斩首二千级，擒福全及其党刘福兴等。录功，增俸一级，廕锦衣世百户，力辞得请。入为户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改吏部。言官论金无人伦鉴，复改户部，转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庄田，金述祖制，请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宫仍置皇庄，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尽撤管庄之人。”帝称善，即从其议。

嘉靖二年擢南京礼部尚书，率诸臣上疏曰：“陛下继统以来，昭德塞违，励精图治，动无过举，宜召天和，而灾眚频告者，何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陛下登极一诏，百度咸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来多与诏违，百司罔遵，万民失仰，此诏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庸回，任耆旧。比内阁拟旨辄中改，至疏请，徒答温语，此任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听言如流，朝请暮报。比来事涉戚畹、宦寺，虽九卿执奏，科道交章，皆曰‘业经有旨’。此听纳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先朝传升、乞升等官，一切厘革。比来恩泽过滥，封拜频烦。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党巨恶俱付三法司。比来辄下镇抚。此谨国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户部减马房粮刍之半，且令科道官备核马数。乃因太监阎洪等言，遂寝前诏。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国师、禅师。比来于禁地设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明充盛。比来圣躬弗豫，天颜未复。此啬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预也；今政所以混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权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谓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独运也。股肱有托，耳目有寄，即主威重于九鼎，国势安于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术而已。不则宫府之势隔而信任有所偏，妇寺之情亲而听受有所蔽。名曰总揽，而太阿之鐏实移于下矣。”章下礼部，尚书汪俊力劝帝采纳，报

闻。

寻就改兵部。孙交去，召为户部尚书。帝欲考兴献帝，金偕廷臣伏阙争，又与何孟春等条张璁建议之非。及上圣母册，金及赵璜等复不至，帝频诘让。

金为人乐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户部，尤孜孜为国。永福长公主乞宝坻、武清地，以金言颇减。抚宁、山海庄地赐魏国公徐达者，达卒仍归之官，定国公光祚请之，金执不可。给事中黄重、御史张珩等先后争，金等复以为言，始报许。内府诸监局军匠至数千人，中官梁谏请下部采金玉珠石，金皆执奏。不听。奸人逯俊等乞两淮盐引三十万，帝许之。金力争不可，积失帝旨。

六年春以考察自陈致仕，驰驿给夫廪如制。归五年，荐者不已，乃起南京户部，疏陈利民六事。寻召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帝与张孚敬、李时评诸大臣，以金为贤，颇嫌其老。居数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逾岁致仕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少保，谥端敏。

孙柱，以诸生授中书舍人。大学士高拱得罪，仓黄去京师，门生皆避匿，柱独追送百里外。吴中行疏论张居正夺情，被杖下诏狱。柱挟医视汤药，遂忤居正，迁鲁府审理。寻假考察罢之。

赵璜，字廷实，安福人。少从父之官，坠江中不死。稍长，行道上，得遗金，悉还其主。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历员外郎。出为济南知府。猾吏舞文，积岁为蠹。璜择愿民教之律令，得通习者二十余人，逐吏而代之。汉庶人牧场久籍于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还之民。阅七年，政绩大著。正德初，擢顺天府丞，未上，刘瑾恶璜，坐巡抚硃钦事，逮下诏狱，除名。瑾诛，复职。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寻调山东。河滩地数百里，赋流民垦而除其租。番僧乞征以充斋粮，帝许之，璜力争得免。曲阜为贼破，阙里林庙在旷野，璜请移县就阙里，从之。擢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以边警改理畿辅戎备。事定，命振顺天诸府讥，还佐部事。

世宗即位，进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赐葬费及御用监料价，革内府酒醋面局岁征铁砖价银岁巨万。嘉靖元年进尚书。刘瑾创玄明宫，糜财数十万，瑾死，奸人献为皇庄。帝即位，斥以予民，既而中旨令仍旧。璜言，诏下数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即报许。会方修仁寿、清宁宫，费不继。璜因请与石景山诸房舍并斥卖以资用，可无累民，帝可

之。给事中徐景嵩等谓，诏书许还民，官不当自鬻，劾璜。璜疏辨，并发景嵩他事。御史张鹏翰言璜摭言官，无大臣谊。帝责鹏翰党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陈江亦以劾璜被责，求去。给事中章侨言璜一举逐两谏官，甚损国体。尚书彭泽复奏侨非是，侨再辨，帝两解之。诏营后父陈万言第，估工值六十万，璜持之。万言诉于帝，下郎中、员外二人诏狱。璜言："二臣无与，乞罪臣。"帝不听。其后论救踵至，万言不自安，再请贷。二人获释，工价亦大减。

三年，显陵司香内官言陵制陕小，请改营，视天寿山诸陵。璜言陵制与山水相称，难概同，帝纳其言。已，帝欲迁显陵，璜不可，乃寝。诏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宫，璜请俟仁寿宫成，徐议其事，帝不许。顷之，以灾异申前请，帝始从之，并罢仁寿役。江西建真人府，陕西督织造，皆遣中使，璜皆疏争。营建世庙，中官所派物料，户部多裁省。帝以问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宁两宫所积余资，足移用，帝遂报可。

璜为尚书六年，值帝初政，锐意厘剔，中官不敢挠，故得举其职。后论执不已，诸权幸嫉者众，帝意亦浸疏。璜素与秦金齐名。考察自陈，与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许，驰驿给夫廪如故事。

璜有干局，多智虑。事棼错，他人相顾愕眙，璜立办。既去，人争荐之。十一年召复故官，未上卒。赠太子太保，谥庄靖。

邹文盛，字时鸣，公安人。弘治六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辽东巡抚韩重劾镇守中官廖□，文盛偕郎中杨茂仁勘实其罪，谪长陵司香。杂颜三卫屡扰边，文盛还奏制驭六策。尚书刘大夏深善之，下之边吏。寻出核两广粮储。思恩土官岑濬与田州岑猛构兵，文盛言："田州广西之藩蔽，李蛮田州之干城，参政武清受濬重赂，以计杀蛮酿成祸乱。制敕房供事参议岑业，濬懿亲，为弥缝于中，漏我机事。请先诛二人，而后行讨。"业有内援，帝不听。清寻以考察罢。

正德初，历户科都给事中，出为保定知府，累迁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清平苗阿旁、阿阶、阿革称王，巡抚曹祥调永顺、保靖土兵讨之，寻被劾罢。阿旁等据香炉山，兴隆、偏桥、平越、新添、龙里诸卫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协剿，以贵州兵捣砲木寨，擒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径五，贼皆树栅。仰攻不能克，乃制战楼与崖齐，乘夜雨附崖登，拔栅焚庐舍。贼奔后山，据绝顶。官军乘间梯滕木以上，遂擒阿旁，余贼尽平。移师讨平龙头、都黎、都兰、都蓬、密西、大支、马罗诸寨黑苗，先后斩降无

算。录功，增俸一等，廕子锦衣世百户。力辞免。芒部陈聪等为乱，讨破之。四川土舍重安冯纶与凯里杨弘有怨。弘卒，纶纠诸苗相仇杀，侵轶贵州境。文盛遣参议蔡潮诣播州，督宣慰杨斌抚定之。请复设安宁宣抚司，以弘子袭，而录潮功。尚书王琼以专擅为潮罪，不叙。顷之，改莅南京都察院。

世宗即位，召为户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户部尚书。嘉靖六年，户部尚书秦金罢，召文盛代之。首疏盐政、钱法十一事。文盛为人廉谨，踆々若无能。与孙交、秦金、赵璜咸称长者。岁余，以年至，再疏乞归。卒赠太子少保，谥庄简。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卫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德清知县，勤敏有异政。正德初，迁刑部主事，改御史。出为嘉兴知府，调杭州。田租例参差，材为酌轻重，立画一之法。迁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镇守中官毕真与宸濠通，将举城应之。材与巡按张缙劫持真，夺其兵卫。寻以忧去。嘉靖初，起补云南。土官相仇杀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当死。今贳汝，以牛羊赎。"御史讶其轻，材曰："如是足矣，急之变生。"诸酋衷甲待变，闻无他乃止。历贵州、广东左、右布政使。吏民输课，令自操权衡，吏不得预。时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与姚镆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甫两月，召为刑部左侍郎。

寻改户部，遂代邹文盛为尚书。自外僚登六卿，不满二载。自以受恩深，益尽职。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万两，而所出至二百四十万。加催征不前，边费无节，凶荒又多奏免，国计安所办？详求弊端：一宗籓，二武职，三冗食，四冗费，五逋负。乞集廷臣计画条请。"于是宗籓、武职各议上三事，其他皆严为节。帝悉报可。惟武职闲住者议停半俸，帝不纳。经费大省，国用亦充。中官麦福请尽征牧马草场租，材不可。侍郎王軏清勋戚庄田，言宜量等级为限。材奏："成周班禄有土田，禄由田出，非常禄外复有土田。今勋戚禄已逾分，而陈乞动千万，请申禁之。自特赐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并清已赐者，额外侵据悉还之民，势豪家乃不敢妄请乞。畿辅屯田，御史督理，正统间易以佥事，权轻，屯政日弛。材请仍用御史。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视国初减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纷扰，请但敕所司清厘，籍难稽者始履亩而丈。帝悉可之。母丧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抚樊继祖请益军饷，材言："大同岁饷七十七万有奇，例外解发又累万，较昔已数倍。日益月增，太仓银不足供一镇，无论九边也。"继祖数请不得，议开事例，下户、兵二部行之。时修建两宫、七陵，役京军七万，郭勋请给月粮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请，当岁费银四十五万；且冬衣例取内库，非部

事。勋怒，劾材误公。帝诘责材，竟如勋奏。勋复建言三事：请开矿助工，余盐尽输边，漕卒得携货物。材议，不尽行，勋益怒。

材初为户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见从。及是屡忤权幸，不得志，乃乞改南。为给事中周琉所劾，下吏部，尚书许赞等请留之。帝不悦，令与材俱对状。材引罪得宥，而赞等坐夺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书六年满，遂令致仕。初，徽王守庄者与佃人讼，材请革守庄者，令有司纳租于王，报可。王奏不便，帝又从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执初诏。帝大怒，并责材。令以右侍郎闲住，而夺胄俸，下郎官诏狱。

明年，户部尚书李廷相罢。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荐者，乃召复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国计，砥节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监之。有大狱不能决，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叹曰："尚书得如材者十二人，吾无忧天下矣。"大工频兴，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郭勋籍其不至得，责输银雇役，廪食视班军。廷相尝量给之，材坚持不予。勋劾材，帝命补给。勋又以军不足，籍逃亡军布棉折饷银募工。材言："今京班军四万余，已足用，不宜借口耗国储。"帝从其奏。勋益怒，劾材变乱旧章。无是，醮坛须龙涎香，材不以时进，帝衔之。遂责材沽名误事，落职闲住。归，旋卒，年七十一。隆庆初，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当嘉靖中岁，大臣或阿上取宠，材独不挠，以是终不容。自材去，边储、国用大窘。世宗乃叹曰："材在，当不至此。"

刘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为南京广洋卫副千户，因家焉。绩学能文，与顾璘、徐祯卿称"江东三才子"。弘治九年成进士。言官庞泮等下狱，麟偕同年生陆昆抗疏救。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录囚畿内，平反三百九十余人。正德初，进郎中，出为绍兴府知府。刘瑾衔麟不谒谢，甫五月，摭前录囚细故，罢为民。士民醵金赆不受，为建小刘祠以配汉刘宠，因寓湖州。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为"湖南五隐"。瑾诛，起补西安。遭父忧，乐吴兴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起陕西左参政，督粮储。都御史邓璋督师，议加赋充饷，麟力争。会陕民诣阙诉，得寝。寻迁云南按察使，谢病归。

嘉靖初，召拜太仆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备紫荆多纵，麟劾奏之。请捐天津三卫屯田课，及出库储给河间三卫军月饷，征逋课以偿，皆报可。帝因谕户部，中外军饷未给者，悉补给之。再引疾归。起大理卿，拜工部尚书。侍卫军不给衣履，锦衣帅骆安

援红盔军例以请，麟执不可。诏量给银自制，后五载一给为常。四司财物悉贮后堂大库，司官出纳多侵渔，麟请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称善，因赐名“节慎库”。已，上节财十四事，汰内府诸监局冒破钱，中贵大恨。及显陵工竣，执役者咸觊官。麟止拟赉，群小愈怨。会帝纳谏官言，停中外杂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苏、松织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吴勋以为言，遂勒麟致仕。久之，显陵殿阁雨漏，追论麟，落职。

麟清修直节，当官不挠。居工部，为朝廷惜财谨费，仅逾年而罢。居郊外南坦，赋诗自娱。守为筑一台，令为构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余年，廷臣频论荐。晚好楼居，力不能构，悬篮舆于梁，曲卧其中，名曰神楼。文徵明绘图遗之。年八十七卒。赠太子少保，谥清惠。

蒋瑶，字粹卿，归安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正德时，历两京御史。陈时弊七事，中言：“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传奉官及滥收校尉勇士并宜厘革。刘瑾虽诛，权犹在宦竖。”有旨诘问，且言“自今如瑶议者，毋复奏。”寻出为荆州知府。筑黄潭堤。

调扬州。武宗南巡至扬，瑶供御取具而已，无所赠遗。诸嬖幸皆怒。江彬欲夺富民居为威武副将军府，瑶执不可。彬闭瑶空舍挫辱之，胁以帝所赐铜瓜，不为慑。会帝渔获一巨鱼，戏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瑶责其直。瑶怀其妻簪珥、袿服以进，曰：“库无钱，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琼花观，诏取琼花。瑶言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今无以献。又传旨征异物，瑶具对非扬产。帝曰：“苎白布，亦非扬产耶？”瑶不得已，为献五百疋。当是时，权幸以扬繁华，要求无所不至。微瑶，民且重困。驾旋，瑶扈至宝应。中官邱得用铁纟亘系瑶，数日始释，竟扈至临清而返。扬人见瑶，无不感泣。迨迁陕西参政，争出资建祠祀之，名自此大震。

嘉靖初，历湖广、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帝命桂萼等核巡抚官去留，令瑶归候调。已，累迁工部尚书。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宫殿成，帝置宴。见瑶与王时中席在外，命移殿内，而移皇亲于殿右以让瑶，曰：“亲亲不如尊贤。”其重瑶如此。时土木繁兴，岁费数百万计。瑶规画咸称帝意，数有赉予。以忧去。久之，自南京工部尚书，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瑶扈从。京师营建，率役京军，多为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频仍，岁募民充役，费二百余万。瑶以为言，因请停不急者。豪家所匿军毕出，募直大减。以老致仕去。

瑶端亮清介。既归，僻处陋巷。与尚书刘麟、顾应祥辈结文酒社，徜徉岘山间。卒年八十九。赠太子太保，谥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以忧去。正德初，服阕至京。刘瑾中以罪谪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县。召为御史，疏言："大盗四起，将帅未能平。由将权轻，不能御敌；兵机疏，不能扼险也。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为效力。盗有生杀权，而将帅反无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斩。河南地平旷，贼易奔，山西地险阻，亦纵深入，将帅罪也。若陈兵黄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陉、天井，使不得东，而主将以大军蹙之，则贼进退皆穷，可不战擒矣。"帝切责总督诸臣，悉从其议。已，出按陕西，裁抑镇守中官廖堂，被诬。时已改督京畿学校，逮系诏狱，谪赣榆丞。屡迁四川佥事，山东副使，皆提督学校。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再迁山东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讨平芒部贼沙保。

寻召理院事。历兵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初有诏，省进贡快船。守备太监赖义复求增，廷相请酌物轻重以定船数，而大减宣德以后传旨非祖制者。龙江、大胜、新江、浦子、江淮五关守臣借稽察榷利，安庆、九江借春秋阅视索赂，廷相皆请革之。草场、芦课银率为中官杨奇、卜春及魏国公徐鹏举所侵蚀。以廷相请，逮问奇、春，夺鹏举禄。三月入为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备权太重，不宜令魏国世官。给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鹏举兵柄。

居二年，加兵部尚书兼前官，提督团营，仍理院事。两考满，加太子少保。畿民盗天寿山陵树，巡按杨绍芳引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内祭器帷帐之物而言。律文，盗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罚俸一月。帝将幸承天，廷相与诸大臣谏，不纳。扈从还，以九年满，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臣职宪纪，不能绝其弊，乞先罢斥。"用以刺尚书严嵩、张瓒辈。帝但谕留而已。

初，廷相请以六条考察差还御史。帝令疏其所未尽，编之宪纲。乃取张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进，悉允行之。及九庙灾，下诏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职甚重。卿总宪有年，自定六条后，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谢。

廷相掌内台最久，有威重。督团营，与郭勋共事，逡巡其间，不能有所振饬。给事中李凤来等论权贵夺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核实，迟四十余日。给事中章允贤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诘责，而廷相以御史所核闻，惟郭勋侵最多。帝令勋自奏，于是劾勋者群起。勋复以领敕稽留触帝怒，下狱。责廷相朋比阿党，斥为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肃敏。

赞曰：乔宇守南京，从容镇静，内严警备，可谓能当大事者矣。观宇与孙交等砥节奉公，恳恳廷诤，意在杜塞幸门，裨益国是。虽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严不苟，行无瑕尤，于前人亦不多让。蒋瑶为尚书，功名损于治郡，王廷相掌内台，风力未著，是殆其时为之欤。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冀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 ，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焉。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苫蔬食，士论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 ，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 ，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贯其罪，令填贼，贼动静无勿知。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乃更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其年七月进兵大庾。志山乘间急攻南安，知府季斆击败之。副使杨

璋等亦生絷曰能以归。遂议讨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与各一军会横水，斅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一军会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戤遏其奔轶。守仁自驻南康　　，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志山及其党萧贵模等皆走桶冈。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夺险入。贼阻水阵，珣直前搏战，文定与戤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诸军破桶冈，志山、贵模、廷凤面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时湖广巡抚秦金亦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乃设崇义县于横水，控诸瑶。

还至赣州，议讨浰头贼。初，守仁之平师富也，龙川贼卢珂、郑志高、陈英咸请降。及征横水，浰头贼将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　，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诡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守仁佯杖系珂等，而阴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入谢。仲容率九十三人营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将抵贼巢，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乃于下浰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

初，朝议贼势强，发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冈既灭，湖广兵始至。及平浰头　，广东尚未承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进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　，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鰲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

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调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嵒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琏、赣州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楫、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选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纟亘登，缚拱嵒等，宫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犯令者十余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琏、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利。珣绕出贼背贯其中，文定、恩乘之　　，琏、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玙、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　　，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竟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遇太监张

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　，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绾因上书讼守仁功，请赐铁券、岁禄　　，并叙讨贼诸臣，帝咸报可。守仁在道，疏陈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邻交阯，深山绝谷，悉瑶、僮盘据，必仍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章下兵部，尚书王时中条其不合者五，帝

令守仁更议。十二月，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散遣诸军，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解甲休息。苏、受初求抚不得，闻守仁至益惧，至是则大喜。守仁赴南宁，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诣军门。二人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因请复设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守仁欲讨之，故留南宁。罢湖广兵，示不再用。伺贼不备，进破牛肠、六寺等十余寨，峡贼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始，帝以苏、受之抚，遣行人奉玺书奖谕。及奏断藤峡捷，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清等，谓守仁自夸大　　，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后萼长吏部，璁入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阯，守仁辞不应。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绾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清，一清亦不能无移憾。萼遂显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献夫及霍韬不平，上疏争之，言："诸瑶为患积年，初尝用兵数十万，仅得一田州，旋复召寇。守仁片言驰谕，思、田稽首。至八寨、断藤峡贼，阻深岩绝冈，国初以来未有轻议剿者，今一举荡平，若拉枯朽。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诏得便宜从事者乎？守仁讨平叛籓，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乔宇饰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帝报闻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　，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硃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　，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硃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硃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硃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ＣＰ贼，擒获叛籓，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前请。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无子，育弟子正宪为后。晚年，生子正亿，二岁而孤。既长，袭锦衣副千户。隆庆初，袭新建伯。万历五年卒。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当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先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先通袭伯四年，流贼陷京师，被杀。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传者不复载。惟冀元亨尝与守仁共患难。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笃信守仁学。举正德十一年乡试。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痴。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砲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

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狱五日卒。元亨在狱，善待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系其妻李，李无怖色，曰：“吾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狱中与二女治麻枲不辍。事且白，守者欲出之。

曰：“未见吾夫，出安往？”按察诸僚妇闻其贤，召之，辞不赴。已就见，则囚服见，手不释麻枲。问其夫学，曰：“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闻者悚然。

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列传第八十四 张璁（胡鐸） 桂萼 方献夫 夏言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举于乡，七试不第。将谒选，御史萧鸣凤善星术，语之曰：“从此三载成进士，又三载当骤贵。”璁乃归。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

世宗初践阼，议追崇所生父兴献王。廷臣持之，议三上三却。璁时在部观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廷议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故师丹、司马光之论行于彼一时则可。今武宗无嗣，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议者谓孝庙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假令圣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且迎养圣母，以母之亲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圣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得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乎？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廷臣大怪骇，交起击之。礼官毛澄等执如初。会献王妃至通州，闻尊称礼未定，止不肯入。帝闻而泣，欲避位归藩。璁乃著《大礼或问》上之，帝于是连驳礼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议尊孝宗曰“皇考”，兴献王曰“本生父兴献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议且寝。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汪俊代毛澄为礼部，执如澄。璁乃复上疏曰：“陛下遵兄终弟及之训，伦序当立。礼官不思陛下实入继大统之君，而强比与为人后之例，绝献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传之统，致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实俱紊。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伏睹圣谕云：‘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罔极之恩何由得报？’执政窥测上心，有见于推尊之重，故今日争

一帝字，明日争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为歉。既而加称为帝，谓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觇陛下将来未尽之心，遂敢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帝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义安在？乃遽诏告天下，乘陛下不觉，陷以不孝。《礼》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陛下尊为万乘，父子之亲，人可得而夺之，又可容人之夺之乎？故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若徒争一皇字，则执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议，陛下亦姑以是满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礼者，必将非笑无已也。”与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两人赴京。命未达，两人及黄宗明、黄绾复合疏力争。及献帝改称“本生皇考”，阁臣以尊称既定，请停召命，帝不得已从之。二人已在道，复驰疏曰：“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动，趣召二人。

五月抵都，复条上七事。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给事御史张翀、郑本公等连章力攻，帝益不悦，特授二人翰林学士。二人力辞，且请面折廷臣之非。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言：“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论，并及席书。帝责学曾等对状，下续、相诏狱。刑部尚书赵鉴亦请置璁、萼于理，语人曰：“得俞旨，便捶杀之。”帝责以朋奸，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予杖。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宠仇廷臣，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矣。

四年冬，《大礼集议》成，进詹事兼翰林学士。后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帝率倚璁言而决。璁缘饰经文，委曲当帝意，帝益器之。璁急图柄用，为大学士费宏所抑，遂与萼连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璁以省墓请。既辞朝，帝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交章力诋，并劾吏部尚书廖纪引用邪人。帝怒，切责之。两京给事御史解一贯、张录、方纪达、戴继先等复交章论不已，皆不听。寻进璁左侍郎，复与萼攻费宏。明年二月兴王邦奇狱，构陷杨廷和等，宏及石珤同日罢。

吏部郎中彭泽以浮躁被斥，璁言：“昔议礼时，泽劝臣进《大礼或问》，致招众忌。今诸臣去之，将以次去臣等。”泽乃得留。居三日，复言：“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礼全书》，元恶寒心，群奸侧目。故要略方进，谗谤繁兴。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优诏慰留。吏部阙尚书，推前尚书乔宇、

杨旦；礼部尚书亦缺，推侍郎刘龙、温仁和。仁和以俸深争。璁言宇、旦乃杨廷和党，而仁和亦不宜自荐。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诏不得推举，宇等遂废。

璁积怒廷臣，日谋报复。会山西巡按马钅录治反贼李福达狱，词连武定侯郭勋，法司谳如钅录拟。璁谗于帝，谓廷臣以议礼故陷勋。帝果疑诸臣朋比，乃命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覆谳，尽反其狱，倾诸异己者。大臣颜颐寿、聂贤以下咸被搒掠，钅录等坐罪远窜。帝益以为能，奖劳之便殿，赉二品服，三代封诰。京察及言官互纠，已黜御史十三人，璁掌宪，复请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宪纲七条，钳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去释褐六年耳。

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亦在阁，帝侍之不如璁。尝谕璁："朕有密谕毋泄，朕与卿帖悉亲书。"璁因引仁宗赐杨士奇等银章事，帝赐璁二章，文曰"忠良贞一"，曰"绳愆弼违"，因并及一清等。璁初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补外。璁乃请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由是翰苑为空。七年正月，帝视朝，见璁、萼班兵部尚书李承勋下，意嗛之。一清因请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子太保。璁辞以未建青宫，官不当设，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一清再相，颇由璁、萼力，倾心下二人。而璁终以压于一清，不获尽如意，遂相龃龉。指挥聂能迁劾璁，璁欲置之死。一清拟旨稍轻，璁益恨，斥一清为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璁隐情。帝手敕慰留，因极言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璁见帝忽暴其短，颇愧沮。

八年秋，给事中孙应奎劾一清、萼并及璁，其同官王准复劾璁私参将陈璠，宜斥。璁乞休者再，词多阴诋一清，帝乃褒谕璁。而给事中陆粲复劾其擅作威福，报复恩怨。帝大感悟，立罢璁。顷之，其党霍韬力攻一清，微为璁白。璁行抵天津，帝命行人赍手敕召还。一清遂罢去，璁为首辅。

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议皇后亲蚕，议勾龙、弃配社稷，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祀高禖，议文庙设主更从祀诸儒，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奏必下璁议。顾帝取独断，璁言亦不尽入。其谏罢太宗配天，三四往复，卒弗能止也。

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讳请更。乃赐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大字赐焉。夏言恃帝眷，数以事讦孚敬。孕敬衔之，未有以发。纳彭泽言构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忮罔。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交章劾之。帝谕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惭去。未几，遣行人赍敕召之。明年三月还朝，言已擢礼部尚书，益用事。李时、翟銮在阁，方献夫继入，孚敬亦不能专恣如曩时矣。八月，彗星见东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罢。都给事中魏良弼诋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滥举京营官夺俸，由臣拟旨，挟私报复。"给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辨饰奸，言官论列辄文致其罪，拟旨不密，引以自归，明示中外，若天子权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陈状，许之致仕。李时请给廪隶、敕书，不许。再请，乃得驰传归。十二年正月，帝复思之，遣鸿胪赍敕召。四月还朝。六月，彗星复见毕昴间，乞避位，不许。明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初，潞州陈卿乱，孚敬主用兵，贼竟灭。大同再乱，亦主用兵，荐刘源清为总督，师久无功。其后乱定，代王请大臣安辑。夏言遂力诋用兵之谬，请如王言，语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谕令与言交好，而遣黄绾之大同，相机行事。孚敬以议不用，称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请益力。帝报曰："卿无疾，疑朕耳。"孚敬复上奏，不引咎，且历诋同议礼之萼、献夫、韬、绾等。帝诘责之，乃复起视事。帝于文华殿后建九五斋、恭默室为斋居所，命辅臣赋诗。孚敬及时各为四首以上。已，数召见便殿，从容议政。

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赐尊牢，而与时言，颇及其执拗，且不惜人才以丛怨状。又遣中官赐药饵，手敕言："古有剪须疗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赐卿。"孚敬幸得温谕，遂屡疏乞骸骨。命行人御医护归，有司给廪隶如制。明年五月，帝复遣锦衣官赍手敕视疾，趣其还。行至金华，疾大作，乃归。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

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帝欲坐张延龄反，族其家。孚敬诤曰："延龄，守财虏耳，何能反？"数诘问，对如初。及秋尽当论，孚敬上疏谓："昭圣皇太后春秋高，卒闻延龄死，万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灵？"帝恚，责孚敬："自古强臣令主非一，若今爱死囚令主矣。当悔不从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为重语忄妻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终昭圣皇太后世，延龄得长系。他若清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路绝。而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己先为党魁。"大礼"大狱，丛诟没世。顾帝始终眷礼，廷臣卒莫

与二，尝称少师罗山而不名。其卒也，礼官请谥。帝取危身奉上之义，特谥文忠，赠太师。

时有胡鐸者，字时振，余姚人。弘治末进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学副使。嘉靖初，迁湖广参政，累官南京太仆卿。鐸与璁同举于乡。“大礼”议起，鐸意亦主考献王，与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藩封虚号之帝，而夺君临治世之宗，义固不可也。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议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阕赴京，璁又要同疏，鐸复书谢之，且与辨继统之义。“大礼”既定，鐸又贻书劝召还议礼诸人，养和平之福，璁不能从。鐸与王守仁同乡，不宗其学；与璁同以考献王为是，不与同进。然其辨继统，谓国统绝而立君寓立贤之意，盖大谬云。

桂萼，字子实，安仁人。正德六年进士。除丹徒知县。性刚使气，屡忤上官，调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

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称兴献王为帝，妃为兴国太后，颁诏天下二岁矣，萼与张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闻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执不过宋《濮议》耳。按宋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陛下奉祖训入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也，则陛下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也明甚。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又何疑？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议行。

三月，萼复上疏曰：“自古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终弟及之训。陛下承祖宗大统，正遵高皇帝制。执政乃无故

任己私，背祖训，其为不道，尚可言哉。臣闻道路人言，执政窥伺陛下至情不已，则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亲，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使考献帝之心可夺，虽加千百字徽称，何益于孝？陛下遂终其身为无父人矣。逆伦悖义如此，犹可使与斯议哉！”与璁疏并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议礼诸臣无力诋执政者，至萼遂斥为不道，且欲不使议。其言恣肆无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众益骇愕，群起排击，帝不为动。萼复偕璁论列不已，遂召为翰林学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

四年春，给事中柯维熊言：“陛下亲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孙交、彭泽之去是也。远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张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阙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谪谴，窃以为罚过重矣。”萼、璁遂求去，优诏慰留。寻进詹事兼翰林学士。议世庙神道及太后谒庙礼，复排廷议，希合帝指。帝益以为贤，两人气益盛。而阁臣抑之，不令与诸翰林等。两人乃连章攻费宏并石珤，齮之去。给事中陈洸犯重辟，萼与尚书赵鉴攘臂争，为南京给事中所劾，不问。尝陈时政，请预蠲六年田租，更登极初宿弊，宽登闻鼓禁约，复塞上开中制，惩奸徒阻绝养济院，听穷民耕城垣陾地，停外吏赴部考满，申圣敬，广圣孝，凡数事。多议行。

六年三月，进礼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时方京察，南京言官拾遗及萼。萼上言：“故辅杨廷和广植私党，蔽圣聪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遗奸在言路。昔宪宗初年，命科道拾遗后，互相纠劾，言路遂清，请举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宪宗无此诏。萼被论报复，无以厌众心。”萼言：“诏出宪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问。”章下部再议，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抚不称者，宪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遗比。帝终然萼言，趣令速举。给事御史争之，并夺俸。春等乃以御史储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独黜良才，而特旨斥给事中郑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核，复黜给事中余经等四人、南京给事中顾溱等数人，乃已。

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故事，尚书无兼学士者，自萼始。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赐银章二，曰“忠诚静慎”，曰“绳愆匡违”，令密封言事与辅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萼既得志，日以报怨为事。陈九畴、李福达、陈洸之狱，先后株连

彭泽、马录、叶应骢等甚众，或被陷至谪戍。廷臣莫不畏其凶威。独疏荐建言狱罪邓继曾、季本等，因事贬谪黄国用、刘秉鉴等　　，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贤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实荐之。已，衔其不附己，力齮齕。及守仁卒，极言丑诋，夺其世封，诸恤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初，萼、璁赴召，廷臣欲仿先朝马顺故事，于左顺门捶杀之，走武定侯郭勋家以免。勋遂与深相结，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勋奸状大露，璁、霍韬力庇勋。萼知帝已恶之，独疏其凶暴贪狡数事，勋遂获罪。杨一清为首辅持重，萼、璁好纷更，且恶其压己，遂不相能。

给事中孙应奎请鉴别三臣贤否，诋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涤宿愆，全君臣终始之义。萼乃大惧，疏辨　　，且称疾乞休。帝报曰："卿行事须勉徇公议，庶不负前日忠。"萼益惧。给事中王准因劾萼举私人李梦鹤为御医。诏下吏部，言梦鹤由考选，无私。帝终以为疑，命太医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给事中陆粲极论其罪，并言梦鹤与萼家人吴从周、序班桂林居间行贿事。奏入，帝大悟，立夺萼官，以尚书致仕。璁亦罢政。帝复列二人罪状诏廷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负君负国，所为事端昭然众见，而萼尤甚。法当置刑典，特宽贷之。"遂下梦鹤等法司，皆首服。无何，霍韬两疏讼萼，言一清与法司构成萼赃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书周伦调南京，郎中、员外皆夺职，命法司会锦衣镇抚官再谳。乃言梦鹤等假托行私，与萼无与。诏削梦鹤、林籍，从周论罪，萼复散官。是时璁已召还。史馆儒士蔡圻知帝必复萼，疏颂萼功，请召之。帝乃赐敕，令抚按官趣上道。萼未至，国子生钱潮等复请趣萼。帝怒曰："大臣进退，幺么敢与闻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还朝，尽复所夺官，仍参机务。

萼初锐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议，骤被摧抑，气为之慑　，不敢复放恣。居位数月，屡引疾，帝辄优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请归，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

萼所论奏，《帝王心学论》、《皇极论》、《易·复卦》、《礼·月令》及进《禹贡图》、《舆地图说》，皆有裨君德时政。性猜狠，好排异己，以故不为物论所容。始与璁相得欢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人。生而孤。弱冠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乞归养母，遂丁母忧。正德中　　，授礼部主事，调吏部，进员外郎。与主事王守仁论学，悦之，遂请为弟子。寻谢病归，读书西樵山中者十年。

嘉靖改元，夏还朝，道闻“大礼”议未定，草疏曰：

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礼官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乎名实者，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臣独以为不然。按《礼经·丧服》传曰“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又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统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適子不得后大宗”。为是礼者，盖谓有支子而后可以为人后，未有绝人之后以为人后者也。今兴献帝止生陛下一人，别无支庶，乃使绝其后而后孝宗，岂人情哉！且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尝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陛下于孝宗未尝服三年之服，是实未尝后孝宗也，而强称之为考，岂名实哉！为是议者，未见其合于《礼经》之言也。

又按程颐《濮议》谓“英宗既以仁宗为父，不当以濮王为亲”。此非宋儒之说不善，实今日之事不同。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是实为父子。孝宗未尝育陛下于宫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为子矣，仁宗未尝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绝，兴献帝无别子也，其不同者三。岂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为是议者，未见其善述宋儒之说也。

若谓孝宗不可无后，故必欲陛下为子，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后者，在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岂必拘拘父子之称，而后为有后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绝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实为有后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乎？此尤不通之说也。夫兴献帝当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当父也，而强称为父。武宗当继也，而不得继。是一举而三失焉，臣未见其可也。

且天下未尝有无父之国也。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为心哉！臣知陛下纯孝之心，宁不有天下，决不忍不父其父也。说者又谓兴献帝不当称帝，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为达孝。岂有子为天子，父不得称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尝为之说曰：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兴献之异群庙，在称帝而不称宗。夫帝王之体，与士庶不同。继统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继嗣者，一人之私，后世之事也。兴献之得称帝者，以陛下为天子也。不得称宗者，以实未尝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复称孝宗曰‘皇伯’，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夫然后合于人情，当乎名实，非唯得先王制礼之意，抑亦遂陛下纯

孝之心矣。

疏具，见廷臣方抵排异议，惧不敢上，为桂萼所见，与席书疏并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议。廷臣遂目献夫为奸邪，至不与往还。献夫乃杜门乞假，既不得请，则进《大礼》上下二论，其说益详。时已召张璁、桂萼于南京，至即用为翰林学士，而用献夫为侍讲学士。攻者四起，献夫亦力辞。帝卒用诸人议定“大礼”，由是荷帝眷与璁、萼埒。四年冬进少詹事。献夫终不自安，谢病归。

六年召修《明伦大典》。献夫与霍韬同里，以议礼相亲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为后之议者，宋莫甚于司马光，汉莫甚于王莽。主《濮议》者，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之，而光之说惑人最甚。主哀帝议者，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之，而莽之说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说以惑万世，误后学。臣等谨按《汉书》、《魏志》、《宋史》，略采王莽、师丹、甄邯之奏，与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诏，濮园之议，论正以附其后。乞付纂修官，参互考订，俾天下臣子知为后之议实起于莽，宋儒之论实出于莽，下洗群疑，上彰圣孝。”诏语下其书于史馆。还朝未几，命署大理寺事，与璁、萼覆谳李福达狱。萼等议马录重辟，献夫力争得减死。其年九月拜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直经筵日讲。寻代萼为吏部左侍郎，复代为礼部尚书。《明伦大典》成，加太子太保。

献夫视璁、萼性宽平，遇事亦间有执持，不尽与附会。萼反陈洸狱，请尽逮问官叶应骢等，以献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岁乱，献夫请专任王守仁，而罢镇守中官郑润、总兵官硃骐，帝乃召润、骐还。思、田既平，守仁议筑城建邑，萼痛诋之。献夫历陈其功状，筑城得毋止。璁、萼与杨一清构，献夫因灾异进和衷之说，且请收召谪戍削籍余宽、马明衡辈，而倍取进士之数。帝优诏答之，宽等卒不用。献夫以尼僧、道姑伤风化，请勒令改嫁，帝从之。又因霍韬言，尽汰僧道无牒、毁寺观私创者。帝欲杀陈后丧，献夫引礼固争。寻复代萼为吏部尚书。萼、璁罢政，诏吏部核两人私党。献夫言：“陆粲等所劾百十人，诬者不少。昔攻璁、萼者，以为党而去之。今附璁、萼者，又以为党而去之。缙绅之祸何时已。”乃奏留黄绾等二十三人，而黜储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为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诋杨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为奸党，萼因请复其职。至是斥去，时论快之。安昌伯钱维圻卒，庶兄维垣请嗣爵。献夫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为证。帝善其言，下廷议，外戚遂永绝世封。

璁、萼既召还，羽林指挥刘永昌劾都督桂勇，语侵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又劾御史廖自显，自显坐逮。已，又讦兵部郎中卢襄等。献夫请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语中善类。帝不从。献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给事中孙应奎劾献夫私其亲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泽。帝不听。都给事中夏言亦劾献夫坏选法，徙张璁所恶浙江参政黄卿于陕西，而用璁所爱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泽逾等躐迁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献夫交通贿赂。疏入，帝令卿等还故官。献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违二人意，复令卿等如前拟。

顷之，给事中薛甲言："刘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张澜以军余劾勋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愿存廉远堂高之义，俾小人不得肆攻讦。"章下吏部。献夫等请从甲言，敕都察院严禁吏民，毋得讠寿张乱政，并饬两京给事御史及天下抚按官论事，先大体毋责小疵。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僚情伪，得献夫议不怿，报罢。于是给事中饶秀劾甲阿附："自刘永昌后，言官未闻议大臣，独夏言、孙应奎、赵汉议及璁、献夫耳。汉已蒙诘谴，言、应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为毛举细故，而颂大臣不已。贪纵如郭勋，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横行，群臣缄口。万一有逆人厕其间，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议。甲具疏自明，帝恶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谓甲已处分，不复更议。帝责令置对，停献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献夫不自得，两疏引疾。帝即报允，然犹虚位以俟。

十年秋有诏召还。献夫疏辞，举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诏褒答，遣行人蔡磥趣之。磥及门，献夫潜入西樵，以疾辞。既而使命再至，云将别用，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初，赐献夫银章曰"忠诚直谅"，令有事密封奏闻。献夫归，上之朝，至是复赐如故。吏部尚书王琼卒，命献夫掌之。献夫家居，引体自尊，监司谒见，辄称疾不报。家人姻党横于郡中，乡人屡讦告，佥事龚大稔听之。献夫还朝，嘱大稔。会大稔坐事落职，疑献夫为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数事，词连霍韬。献夫疏辨，帝方眷献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月彗见东井。御史冯恩诋献夫凶奸肆巧辨，播弄威福，将不利于国家，故献夫掌吏部而彗见。帝怒，下之狱。献夫亦引疾乞休，优诏不允。

献夫饰恬退名，连被劾，中恧。虽执大政，气厌厌不振。独帝欲杀张延龄，常力争。而其时桂萼已前卒。张璁最宠，罢相者屡矣。霍韬、黄宗明言事一不当，辄下之吏。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帝优诏许之，令乘传，予道里费。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国、少

保，乃赠太保，谥文襄。

献夫缘议礼骤贵。与璁、萼共事，持论颇平恕，故人不甚恶之。

夏言，字公谨，贵溪人。父鼎，临清知州。言举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性警敏，善属文。及居言路，謇谔自负。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来，壅蔽已极。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奉诏偕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核亲军及京卫冗员，汰三千二百人，复条九事以上。辇下为肃清。

嘉靖初，偕御史樊继祖等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劾中官赵霦、建昌侯张延龄，疏凡七上。请改后宫负郭庄田为亲蚕厂、公桑园，一切禁戚里求请及河南、山东奸人献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皋。庄奉夫人弟邢福海、肃奉夫人弟顾福，传旨授锦衣世千户，言力争不可。诸疏率谔谔，为人传诵。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勘青羊山平贼功罪，论奉悉当。副使牛鸾获贼中交通名籍，言请毁之以安众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历进御，正德后渐废，以言请复之。

七年，调吏科。当是时，帝锐意礼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礼，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议且寝。会言上疏请帝亲耕南郊，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说，与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谕旨，言乃请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难之，詹事霍韬诋尤力。帝大怒，下韬狱。降玺书奖言，赐四品服俸，卒从其请。又赞成二郊配飨议，语详《礼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坛工兴，即命言监之。延绥饥，言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为巡抚。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谓言出如圭为己地，至比之张彡采。帝切责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讦爵且辞新命，帝乃止。

孚敬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独不为下。孚敬乃大害言宠，言亦怨孚敬骤用彭泽为太常卿不右己，两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书方献夫。孚敬、献夫皆疏辨求去。帝顾诸人厚，为两解之。言既显，与孚敬、献夫、韬为难，益以强直厚自结。帝欲辑郊礼为成书，擢言侍读学士，充纂修官，直经筵日讲，仍兼吏科都给事中。言又赞帝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直讲如故。言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

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孚敬忌弥甚，遂与彭泽构薛侃狱，下言法司。已，帝觉孚敬曲，乃罢孚敬而释言。八月，四郊工成，进言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逾月，代李时为本部尚书。去谏官未浃岁拜六卿，前此未有也。

时士大夫犹恶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开敏结帝知，又折节下士。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宥“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谓希礼、金无他肠，请帝宽恕。帝责言对状，逮二人诏狱，远窜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间声。帝制作礼乐，多言为尚书时所议，阁臣李时、翟銮取充位。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以进，帝益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数召见，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会。赐银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学博才优”。先后赐绣蟒飞鱼麒麟服、玉带、兼金、上尊、珍馔、时物无虚月。孚敬、献夫复相继入辅。知帝眷言厚，亦不敢与较。已而皆谢事。议礼诸人独霍韬在，仇言不置。十五年以顺天府尹刘淑相事，韬、言相攻讦。韬卒不胜，事详《韬传》中。言由是气遂骄。郎中张元孝、李遂与小忤，即奏谪之。皇子生，帝赐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闰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扈跸谒陵，还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勋、李时帐，帝付言疏六亦焚。言当独引罪，与勋等合谢，被谯责焉。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顾鼎臣入，恃先达且年长，颇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悦，鼎臣遂不敢与争。其冬，时卒，言为首辅。十八年，以祇荐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世人臣无加上柱国者，言所自拟也。

武定侯郭勋得幸，害言宠。而礼部尚书严嵩亦心妒言。言与嵩扈跸承天，帝谒显陵毕，嵩再请表贺，言乞俟还京。帝报罢，意大不怿。嵩知帝指，固以请，帝乃曰：“礼乐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贺，帝自是不悦言。帝幸大峪山，言进居守敕稍迟，帝责让。言惧请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议郊礼进，乃怠慢不恭，进密疏不用赐章，其悉还累所降手敕。”言益惧，疏谢。请免追银章、手敕，为子孙百世荣，词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毁损，令礼部追取。削少师勋阶，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余，并银章上之。居数日，怒解，命止行。复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谢。帝悦，谕令励初忠，秉公持正，免众怨。言心知所云众怨者，郭勋辈也，再疏谢。谓自处不敢后他人，一志孤立，为众所忌。帝复不悦，诘责之。惶恐谢，乃已。未几，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时至。帝复诘让，令礼部劾之。言等请罪，帝复让言傲慢，并责鼎臣。已，乃还所追银章、御书。陕西奏捷，复少师、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华盖殿。江淮贼平，玺书奖励，赐金币，兼支大学

士俸。

鼎臣已殁，翟銮再入，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而霍韬入掌詹事府数修怨。以郭勋与言有隙，结令助己，三人日相构。既而韬死，言、勋交恶自若。九庙灾，言方以疾在告，乞罢，不允。昭圣太后崩，诏问太子服制，言报疏有讹字。帝切责言，言谢罪且乞还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致仕。言始闻帝怒己，上御边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蕴忠谋，何坚自爱，负朕眷倚，姑不问。"初，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言罢，独翟銮在，非帝所急也。及将出都，诣西苑斋宫叩首谢。帝闻而怜之，特赐酒馔，俾还私第治疾，俟后命。会郭勋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宠，直内苑，忌勋。帝从容问元："言、勋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对。帝问言归何时，曰："俟圣诞后，始敢请。"又问勋何疾，曰："勋无疾，言归即出耳。"帝颔之。言官知帝眷言恶勋，因共劾勋。勋辨语悖谩，帝怒，削勋同事王廷相籍。给事中高时者，言所厚也，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狱，复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疾愈入直。言虽在告，阁事多取裁。治勋狱，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满，遣中使赐银币、宝钞、羊酒、内馔。尽复其官阶，玺书奖美，赐宴礼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陪侍。当是时，帝虽优礼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慈庆、慈宁两宫宴驾，勋尝请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问太子当何居，言忘前语，念兴作费烦，对如勋指。帝不悦。又疑言官劾勋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监视，言不进敕稿。入直西苑诸臣，帝皆令乘马，又赐香叶束发巾，用皮帛为履。言谓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独乘腰舆。帝积数憾欲去言，而严嵩因得间之。嵩与言同乡，称先达，事言甚谨。言入阁援嵩自代，以门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宠。言惧斥，呼嵩与谋。嵩则已潜造陶仲文第，谋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讽言官屡劾嵩。帝方怜嵩不听也，两人遂大郄。六月，嵩燕见，顿首雨泣，诉言见凌状。帝使悉陈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且曰："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谤君上，致神鬼怒，雨甚伤禾。"言大惧，请罪。居十余日，献帝讳辰，犹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谢恩乞骸骨，语极哀。疏留八日，会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诏曰："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职闲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论言，且请罪。帝大怒，

贬黜十三人。高时以劾勋故，独谪远边。于是严嵩遂代言入阁。

言久贵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问遗。久之不召，监司府县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乐。遇元旦、圣寿必上表贺，称“草土臣”。帝亦渐怜之，复尚书、大学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觉嵩贪恣，复思言，遣官赍敕召还，尽复少师诸官阶，亦加嵩少师，若与言并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衔次骨。海内士大夫方怨嵩贪忮，谓言能压嵩制其命，深以为快。而言以废弃久，务张权。文选郎高简之戍，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之罢，王杲、王□、孙继鲁之狱，皆言主之。贵州巡抚王学益、山东巡抚何鰲为言官论劾，辄拟旨逮讯。龙故与嵩善，□事牵世蕃，其他所谴逐不尽当，朝士仄目。最后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言拟旨令陈状，皆造言请死，炳长跪乃得解。二人与嵩比而构言，言未之悟也。帝数使小内竖诣言所，言负气岸，奴视之；嵩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以故日誉嵩而短言。言进青词往往失帝旨，嵩闻益精治其事。

未几，河套议起。言故慷慨以经济自许，思建立不世功。因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赞决之。嵩与元、炳媒孽其间，竟以此败。江都人苏纲者，言继妻父也，雅与铣善。铣方请复河套，纲亟称于言。言倚铣可办，密疏荐之，谓群臣无如铣忠者。帝令言拟旨，优奖之者再。铣喜，益锐意出师。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言“嵩未尝异议，今乃尽诿于臣”。帝责言“强君胁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谮，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会有蜚语闻禁中，谓言去时怨谤。嵩复代仇鸾草奏讦言纳铣金，交关为奸利，事连苏纲，遂下铣、纲诏狱。嵩与元、炳谋，坐铣交结近侍律斩，纲戍边，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闻铣所坐，大惊堕车曰：“噫！吾死矣。”再疏讼冤，言：“鸾方就逮，上降谕不两日，鸾何以知上语，又何知嵩疏而附丽若此？盖嵩与崔元辈诈为之以倾臣。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帝不省。狱成，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言死，援议贵议能条以上。帝不从，切责茂坚等，夺其俸，犹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弃言市。妻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削籍为民。言死时年六十有七。

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

党比，遂日与诸议礼贵人抗。帝以为不党，遇益厚，然卒为严嵩所挤。言死，嵩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而言所推毂徐阶，后卒能去嵩为名相。隆庆初，其家上书白冤状，诏复其官，赐祭葬，谥文愍。言始无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归，貌甚类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无后。

赞曰：璁、萼、献夫议尊兴献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说易入。原其初议未尝不准情礼之中，乃至遭时得君，动引议礼自固，务快恩仇。于是知其建议之心，非有惓惓忠爱之实，欲引其君于当道也。言所奏定典礼，亦多可采。而志骄气溢，卒为嵩所挤。究观诸人立身本末与所言是非，固两不相掩云。

列传第八十五

席书（弟春 篆） 霍韬（子与瑕） 熊浹 黄宗明 黄绾（陆澄）

席书，字文同，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十六年，云南昼晦地震，命侍郎樊莹巡视，奏黜监司以下三百余人。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烦，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灾异之警，偶泄云南，欲以远方外吏当之，此何理也？汉遣八使巡行天下，张纲独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今樊莹职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独考黜云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厘革。他大害当祛，大政当举者，悉令所司条奏而兴革之。"时不能用。

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反，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中官李镇、张旸假进贡及御盐名敛财十余万，书疏发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饥，奉命振江北。令州县十里一厂，煮糜哺之，全活无算。

初，书在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揣帝向张璁、霍韬，献议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议既具，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

然其议。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对。无何，诏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遂寝召命。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书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书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诋书，至訾其振荒无状，多侵渔。书亦屡辞新命，并录上《大礼考议》，且乞遣官勘振荒状。帝为遣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往勘，而趣书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则廷臣已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书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两议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失，俾获自新。"不允。

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劳有加。逾月乃会廷臣大议，上奏曰：

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

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首，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议上，诏布告天下，尊称遂定。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遝至。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既以罪褫，希旨请迁献帝显陵梓宫北葬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其谬，帝复下廷议。书乃会廷臣上言："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全等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帝报曰："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望，不胜哀

痛，其再详议以闻。”书复集众议，极言不可，乃已。

书以“大礼”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条新政十二事以献，帝优旨报焉。大同军变，杀巡抚张文锦，毁总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帅硃振于狱，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谕礼部铸新印。书持不可，请讨之，与政府忤。时执政者费宏、石珤、贾咏，书心弗善也，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守仁迄不获柄用。

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帝命礼官集议，书等上议；“《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与后稷庙皆百世不迁。我太祖立四亲庙，德祖居北，后改同堂异室。议祧则以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献皇帝以藩王追崇帝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庙，甚无据。”不报。顷之，张璁特奏上，力言不可，书亦三疏如璁议。帝遣中官即其家谕之，书复密疏切谏。帝不悦，责以畏众饰奸。乃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议不合。书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谒庙，事出创闻，礼官实无所据，惟圣明裁酌。且世庙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请尽还议礼遣戍诸臣。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报闻。

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而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举罗钦顺自代，帝辄慰留不允。其后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甫闻命而卒。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初，长沙人李鉴为盗，知府宋卿论之死。书方巡抚湖广，发卿赃私，因劾卿故入鉴罪。帝遣大臣按，不如书言。而书时已得幸，乃命逮鉴入京再讯。书遂言：“臣以议礼犯众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鉴罪，请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谳上无异词，帝重违书意，特减鉴死遣戍。其他庇陈洸，排费宏，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

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云南。以兄为都御史，改翰林检讨。预修《武宗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与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龙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

留，擢编修。书由是怨宏，数诋諆。及书卒，帝念其议礼功，累进春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诏举堪翰林者，春欲召还故翰林杨惟聪、陈沂，尚书汪鋐不可，遂有隙。后鋐有所推举，不与春议，春怒诟鋐。鋐讦春前附杨廷和排议礼诸臣，遂落职。卒于家。

篆为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昆劾按察使沈恩等，篆与同官李长私语昆奏多诬，长即劾昆。武宗责长诬重臣，下诏狱。词连篆，并系治谪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复故官，未上卒。予祭，赠光禄少卿。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谒归成婚，读书西樵山，经史淹洽。世宗践阼，除职方主事。杨廷和方柄政，韬上言："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自今章奏，请召大臣面决施行，讲官、台谏，班列左右，众议而公驳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权之谤。"因言锦衣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预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廕，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当罢黜，平逆簿功自安庆、南昌外，不当滥叙。帝嘉纳之。

及"大礼"议起，礼部尚书毛澄力持考孝宗，韬私为《大礼议》驳之。澄贻书相质难，韬三上书极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

按廷议谓陛下宜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别择崇仁王子为献王后，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

考《仪礼·丧服》章云"斩衰为所后者"。又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于所后者，盖无称为父母之说，而于本生父母又无改称伯叔父母之云也。汉儒不明其义，谬为邪说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果如其言，则汉宣帝当为昭帝后矣。然昭帝从祖也，宣帝从孙也，孙将谓祖为父，可乎？唐宣宗当为武宗后矣，然武宗侄也，宣宗叔也，叔反谓侄为父，可乎？吴诸樊兄弟四人以国相授受，盖迭相为后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礼则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于宗室中特简圣明，授以大业，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之德。"盖谓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也。臣以圣贤之道观之，孟子言舜为天子，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则窃负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轻也。若宋儒之说，则天下重而父母轻

矣。故曰求之圣贤之道则不通也。

武宗嗣孝宗历十有六年，考宗非无嗣也。今强欲陛下重为孝宗之嗣，何为也哉？夫陛下为孝宗子矣，谁为武宗子乎？孝宗有两嗣子矣，武宗独无嗣子，可乎？臣子于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无嗣，独忍武宗之无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则孝宗以伯，独不得享侄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继孝宗矣，独不可并越孝宗直继宪宗乎？武宗无嗣，无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复强继其嗣，而绝兴献之嗣，是于孝宗无所益，而于兴献不大有损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也。

然臣下之为此议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兴献王以帝号矣，则将如斯而已乎？臣窃谓帝王之相继也，继其统而已矣，固不屑屑于父子之称也。惟继其统，则不惟孝宗之统不绝，即武宗之统亦不绝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于兴献王得正父子之称，以不绝天性之恩。于国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礼。复于昭圣太后、武宗皇后处之有其道，事之尽其诚，则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

帝得疏喜甚，迫群议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韬意不自得，寻谢病归。

嘉靖三年，帝议尊崇所生益急，两诏召韬。韬辞疾不赴，驰疏言：

今日大礼之议，两端而已。曰崇正统之大义也，曰正天伦之大经也。徒尊正统，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伦，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逾尊。故臣谓陛下宜称孝宗曰皇伯考，献帝曰皇考。此天伦之当辨者也。尊崇之议，则姑在所缓，此大统之当崇者也。乃廷议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此汉人两统之失也。本原既差，则愈议愈失。臣之愚虑，则愿陛下预防未然之失，毋重将来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圣皇太后为母，虽于礼未合，然宫闱之内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称，大非人情所堪。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皇太后，必中心悦预无疑贰之隙。万一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其欢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释其忧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一也。

昭圣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无嗣，庄肃皇后之属望已矣。臣谓陛下之事昭圣，礼秩虽极尊崇，然其势日轻；陛下之事圣母，尊称虽或未至，然其势日重。故今日廷臣卟卷卟卷以尊大统，母昭圣为请者，

盖预防陛下将来之失，而追报孝宗之职分也。臣尝伏读明诏，正统大义，不敢有违。知陛下尊昭圣，敬庄肃，此心可上质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达圣意，妄生疑间。或以弥文小节，遂构两宫之隙，此不可不早虑而预防之也。愿陛下以臣等建议之情，上启圣母曰，昭圣皇太后实大统嫡宗，至尊无对，伏愿圣母时自谦抑，示尊敬至意。庄肃皇后母仪天下十六年，圣母接见之仪，不可轻忽，凡正旦、贺寿，圣母每致谦让不敢纳之意。俾宫闱大权一归昭圣，而圣母若无与焉，则天下万世称颂懿德与天无极。万一圣母意犹未喻，亦得归罪臣等，加赐诛斥，然后委曲申请，务得允从，庶宗统正而嫌隙消，天下万世无所非议，此臣愚虑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义，趣令趋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韬固辞。且请令六部长贰、翰林、给事、御中俱调外任，练政体；监司、守令政绩卓异，即擢卿丞，有文学者擢翰林；举贡入仕皆得擢翰林，升部院，不宜困资格。帝不允辞，趣令赴职。下其奏于有司，悉格不用。

六年，还朝，命直经筵日讲。韬自以南音力辞日讲，请撰《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以进。帝褒许之。其年九月迁詹事兼翰林学士，韬复固辞，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颛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尚书者。臣尝建议，谓翰林去留，尽属吏部，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亦不阴结翰林为羽翼。且欲京官补外以均劳逸，议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学士徐缙上，何愧如之。"帝优诏不允。明年四月进礼部右侍郎。韬力辞，且举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辞，乃允之。

六月，"大礼"成，超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韬因言翰林院修书迁官、日讲廕子、及巡抚子弟廕武职之非，而以为己不能力挽，不可随众趋。且称给事中陈洸冤，荐监生陈云章才可用。帝优诏褒答，不允辞。韬复奏曰："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辞不拜，帝犹不允。三辞，乃允之。

韬先后荐王守仁、王琼诸人，帝皆纳用。尝因灾异陈时弊十余事，多议行。张璁、桂萼之罢政也，韬谓言官陆粲等受杨一清指使，两疏力攻一清，夺其职，而璁、萼召还。帝从夏言议，将分祀天地，建二郊，韬极言其非。帝不悦，责韬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诋韬。韬素护前自

遂，见帝怒，不敢辨，乃遗言书，痛诋之，复录其书送法司。言怒，疏陈其状，且劾韬无君七罪，并以其书进呈。帝大怒，责韬谤讪君上，丑正怀邪，遂下都察院狱。韬从狱中上书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纳。南京御史邓文宪言，宜察韬心，容其戆，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异处，郊外亲蚕是废内外防闲。帝怒，谪之边方。韬系狱逾月，帝终念其议礼功，令输赎还职。寻以母丧归。广东佥事龚大稔讦韬及方献夫居乡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

十二年，韬起历吏部左、右侍郎。时部事多主于尚书，两侍郎率不预。韬争于尚书汪鋐，侍郎始获参部事。韬素刚愎，屡与鋐争，鋐等亦严惮之。既而鋐罢，帝久不置尚书，以韬掌部事。阁臣李时传旨，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韬言："辅臣承天语无可疑，然臣等犹当奏请，用杜矫伪。"因守故事，列道中及应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韬为南京礼部尚书。

顺天府尹刘淑相坐所亲赃私被鞫，疑礼部尚书夏言姻通判费完陷之，讦言请属事。帝怒，下淑相诏狱。淑相与韬善，言亦疑韬主之，遂讦韬扈跸谒陵，远游银山寺大不敬。韬自诉，因论言："请谥故少师费宏为文宪，不叙宏累被劾状，按律，增减紧关情节者斩。且'宪'乃纯皇帝庙号，人臣安得用？"会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尚书刘龙、潘珍轿，龙与钧互讦奏。韬劾钧，且请禁小臣乘轿。给事中李充浊、曹迈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当避道，杂举公会宴次得与尚书同列以证，语颇侵韬。韬疑充浊倚言为内主，讦充浊为奸党，复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韬大罪十余事。且言彭时、宋濂皆于正德间谥文宪，不避庙号，韬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韬，淑相复从狱中摭言他事，帝益怒，考讯之。辞服韬主使，乃斥淑相为民，降韬俸一级。当议乘轿时，言被劾不预，都御史王廷相会礼部侍郎黄宗明、张璧请禁饬小臣如韬奏，而南京诸给事、御史自如。韬以为言，帝复申饬，众情滋不悦。曹迈及同官尹相等遂与韬忿争。相劾韬迁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鱼，与乡人群饮郊坛松下；侍郎袁宗儒期丧不当进表，逼使行。韬上疏自理。下廷议。帝为停韬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韬既与言交恶，及言柄用，韬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顷吏部选刘文光等为给事中，寻忽报罢，人皆曰阁臣抑之。给事中李鹤鸣考察谪官，寻复故，人皆曰贿得。宜谕吏部毋受当事颐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桧者，不得播弄于左右。"其意为言发也。于是鹤鸣上疏自白，并摭韬居乡不法诸事。帝两置之。无何，韬劾南京御史龚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韬。帝并置不问。

十八年简补宫僚，命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协掌詹事府事。疏辞

加秩，且诋大臣受禄不让，晋秩不辞，或有狐鼠钻结，阴固宠权，怨气召灾。实有所自。其意亦为言发。既屡击言不胜，最后见郭勋与言有隙，乃阴比勋，与共齮龀言。时中外讹言帝复南幸，韬因显颂勋，言："六飞南狩时，臣下多纳贿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勋不受馈。今讹言复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诏安群情，乃诘韬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贿事得自何人？据实以奏。"韬对，请问诸郭勋。帝责其支词，务令指实。韬窘，乃言："扈从诸臣无不受馈遗、折取夫隶直者，第问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贿实迹，勋具悉始末，当不欺。如必欲臣言，请假臣风宪职，循途按之，当备列以奏。"章下所司。韬惧不当帝旨，寻赴京，列所遇进鲜船内臣贪横状，帝亦不问。明年十月卒于官，年五十有四。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韬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之，故不大用。先后多所建白，亦颇涉国家大计。且尝荐"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及废籍李梦阳、康海等。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既去，士民思之。始与璁、萼结，既而比郭勋。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议礼不合，遂不复称为座主。及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其议礼时，诋司马光。后议薛瑄从祀，至追论光不可祀孔庙。其不顾公论如此。

子与瑕，举进士。授慈溪知县。鄢懋卿巡盐行部，与瑕不礼，为所劾罢。起知鄞县，终广西佥事。

熊浃，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宁王宸濠将为变，浃与同邑御史熊兰草奏，授御史萧淮上之。濠仓卒举事，卒败，本两人早发之力。出核松潘边饷。副总兵张杰倚江彬势，赃累巨万，诱杀熟番上功启边衅，箠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尝率家众遮击副使胡澧。抚、按莫敢言。浃至，尽发其状，杰遂褫职。

世宗践阼，廷议追崇礼未定。浃驰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宝，倘必执为后之说，考孝宗而母慈寿，则兴献母妃当降称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欢内庭时，将仍旧称乎，抑改而从今称乎？若仍旧称，而不得尊之为后，则于慈寿徒有为后之虚文，于母妃则又缺尊崇之大典，无一而可也。臣愚谓兴献王尊以帝号，别建一庙，以示不敢上跻于列圣。母妃则尊为皇太后，而少杀其徽称，以示不敢上同于慈寿。此于大统固无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尽。"疏至，会兴王及妃已称为帝后，下之礼官。

嘉靖初，由右给事中出为河南参议。外艰归。六年，服阕，召修《明伦大典》。超擢右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明年四月迁大理寺卿，俄迁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转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师民张福诉里人张柱杀其母，东厂以闻，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诉官，谓母福自杀之，其邻人之词亦然。诏郎中魏应召覆按，改坐福。东厂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应召诏狱。浃是应召议，执如初。帝愈怒，褫浃职。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争之，帝大怒，并下两人诏狱。侍郎许赞等遂抵柱死，应召及邻人俱充军，杖福姊百，人以为冤。当是时，帝方深疾孝、武两后家，柱实武宗后家夏氏仆，故帝必欲杀之。

浃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与近臣论旧人，乃召为南京礼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许赞为吏部尚书。帝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浃论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议礼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满，加太子太保，坐事夺俸者再。浃知帝意终不释，遂称病乞休。帝大怒，褫职为民。又十年卒。

浃少有志节，自守严。虽由议礼显，然不甚党比，尤爱护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类多思之。隆庆初，复官，予祭葬，谥恭肃。

黄宗明，字诚甫，鄞人。正德九年进士。除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尝从王守仁论学。宁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谏，寻请告归。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争“大礼”，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璁、萼、黄绾及宗明联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议，以陛下与为人后者，礼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为入继大统者，臣等考经之论也。人之言曰，两议相持，有大小众寡不敌之势。臣等则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为君，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今言者徇私植党，夺天子之父母而不顾，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图乎？此圣谕令廷臣集议，终日相视莫敢先发者，势有所压，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惧欺蔽因循，终不能赞成大孝。陛下何不亲御朝堂，进百官而询之曰：‘朕以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侄，兴献帝之子，遵太祖兄终弟及之文，奉武宗伦序当立之诏，入承大统，非与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详稽，遽诏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后别加本生之称，朕深用悔艾。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万世通礼。尔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与朕共明大伦于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更以此告于天下万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诏者乎，此即《周礼》询群臣询万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悦，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

明年出为吉安知府，迁福建盐运使。六年召修《明伦大典》，以母忧归。服阕，征拜光禄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编修杨名以劾汪鋐下诏狱，词连同官程文德，亦坐系。诏书责主谋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连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惧？况名搒掠已极，当严冬或困毙，将为仁明累。"帝大怒，谓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诏狱，谪福建右参政。帝终念宗明议礼功，明年召拜礼部右侍郎。辽东兵变，捶辱巡抚吕经。而帝务姑息，纳镇守中官王纯等言，将逮经。宗明言："前者辽阳之变，生于有激。今重赋苛徭悉已厘正，广宁复变，又谁激之？法不宜复赦。请令新抚臣韩邦奇勒兵压境，扬声讨罪，取其首恶，用振国威，不得专事姑息。"帝不从，经卒被逮。宗明寻转左侍郎，卒于官。

初，议礼诸臣恃帝恩眷，驱驾气势，恣行胸臆。宗明虽由是骤显，持论颇平，于诸人中独无畏恶之者。

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侍郎孔昭孙也。承祖廕官后府都事。尝师谢鐸、王守仁。嘉靖初，为南京都察院经历。

张璁、桂萼争"大礼"，帝心向之。三年二月，绾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统十有六年，今复以陛下为孝宗之子，继孝宗之统，则武宗不应有庙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绝孝宗也。由是，使兴献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绝兴献帝也。不几于三纲沦，九法桀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说。俄闻帝下诏称本生皇考，复抗疏极辨。又与璁、萼及黄宗明合疏争，"大礼"乃定。绾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渊请建世室，绾与宗明斥其谬。寻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再谢病归。帝念其议礼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禄少卿，预修《明伦大典》。

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多以考察黜。绾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录。绾寻迁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诸翰林于外，引己所善者补之，遂用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

明年，《大典》成，进詹事。锦衣佥事聂能迁者，初附钱宁得官，用登极诏例还为百户。后附璁、萼议"大礼"，且交关中贵崔文，得复故职。《大典》成，诸人皆进秩，能迁独不与，大恨。嘱罢闲主事翁洪草奏，诬王守仁贿席书得召用，词连绾及璁。绾疏辨，且乞引避。帝优旨留之，而下能迁法司，遣之戍，洪亦编原籍为民。

绾与璁辈深相得。璁欲用为吏部侍郎，且令典试南京，并为杨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与经筵。绾大恚，上疏丑诋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为一清也，以浮词责之。其年十月，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遍摄诸部印。十二年召拜礼部左侍郎。初，绾与璁深相结。至是，夏言长礼部，帝方向用，绾乃潜附之，与璁左。其佐南礼部也，郎中邹守益引疾，诏绾核实。久不报，而守益竟去。吏部尚书汪鋐希璁指，疏发其事，诏夺守益官，令鋐覆核，鋐遂劾绾欺蔽。璁调旨削三秩，出之外。会礼部请祈谷导引官，帝留绾供事。鋐于是再疏攻绾，且掇及他事，帝复命调外。绾上疏自理，因诋鋐为璁鹰犬，乞赐罢黜以避祸。帝终念绾议礼功，仍留任如故。绾自是显与璁贰矣。

初，大同军变，杀总兵官李瑾，据城拒守。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郤永议屠之。城中恟惧，外勾蒙古为助，塞上大震。巡抚潘亻放急请止兵，源清怒，驰疏力诋亻放。璁及廷议并右源清，绾独言非策。及源清罢，侍郎张瓒往代。未至，而郎中詹荣等已定乱。叛卒未尽获，军民疮痍甚，代王请遣大臣绥缉之。疏下礼部，夏言以为宜许，而极诋前用兵之谬，语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谕解之，乃特以命绾，且令察军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绾驰至大同，宗室军民牒诉官军暴掠者以百数，无告叛军者。绾一无所问，以安其心。有为叛军使蒙古归者，绾执戮之，反侧者复相煽。绾大集军民，晓以祸福。罹害者陈牒，绾佯不问，而密以牒授给振官，按里核实，一日捕首恶数十人。卒尚钦杀一家三人，惧不免，夜鸣金倡乱，无应者，遂就擒。绾复图形购首恶数人，军民乃不复虞诖误。遂令有司树木栅，设保甲四隅，创社学，教军民子弟，城中大安。还朝，列上文武将吏功罪，极诋源清、永。绾以劳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阴抑绾。绾累疏论，帝亦意向之，源清、永卒被逮。绾寻以母忧归。

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及皇祖谥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觇之，乃曰："安南亦朝贡之国，不可以迩年叛服故，不使与闻。其择大臣有学识者往。"廷臣屡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正使，谕德张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绾诣行在受命。绾惮往，至徐州先驰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责绾不驰赴行在，而舟诣京师为大不敬，令陈状，已而释之。绾数陈便宜，请得节制两广、云、贵重臣，遣给事御史同事，吏、礼、兵三部择郎官二人备任使。帝悉从之。最后为其父母请赠，且援建储恩例请给诰命如其官。帝怒，褫尚书新命，令以侍郎闲住，使事亦竟寝。久之，卒于家。

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

之。方“大礼”之兴也，首继璁上疏者为襄府枣阳王祐楒。其言曰：“孝庙止宜称‘皇伯考’，圣父宜称‘皇考兴献大王’。即兴国之陵庙祀用天子礼乐，祝称孝子皇帝某。圣母宜上徽号称太妃，迎养宫中。庶继体之道不失，天性之亲不泯。”时世宗登极岁之八月也。自时厥后，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失职武夫、罢闲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论庙谟。即璁、萼辈亦羞称之，不与为伍。故自璁等八人外，率无殊擢。至致仕教谕王价，遂请加诸臣贬窜诛戮之刑，惩朋党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归安陆澄。初极言追尊之非，逮服阕入都，《明伦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澄乃言初为人误，质之臣师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悦其言，请除礼部主事。而帝见澄前疏恶之，谪高州通判以去。

嘉靖四年七月，席书将辑《大礼集议》，因言：“近题请刊布，多系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书及璁、萼、献夫、韬，所正取者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过六人。有同时建议，若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召用后者，皆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亦一切不录。其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致仕教谕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经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应如其请。”帝从之。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诸生秦镗伏阙上书，言：“孝宗之统讫于武宗，则献皇帝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帝之统，当奉之于太庙，而张孚敬议礼，乃别创世庙以祀之，使不得预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谓：“分祀、天、地、日、月于四邻，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师王号，撤其塑像，损其礼乐，增启圣祠，皆非圣祖之意。请复其初。”帝得奏，大怒。责以毁上不道，下诏狱严讯，令供主谋。镗服妄议希恩，实无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论死，系狱。其后又从丰坊之请，入庙称宗，以配上帝，则璁辈已死，不及见矣。

赞曰：席书等亦由议礼受知，而持论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变。盖至入庙称宗，则亦非诸人倡议之初心矣。书、韬在官颇有所建树，浃、宗明能自敛戢，时论为优。至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

列传第八十六

杨一清 王琼 彭泽 毛伯温（汪文盛）（鲍象贤） 翁万达

杨一清，字应宁，其先云南安宁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年十四举乡试，登成化八年进士。父丧，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书舍人。久之，迁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一清貌寝而性警敏，好谈经济大略。在陕八年，以其暇究边事甚悉。入为太常寺少卿，进南京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年用刘大夏荐，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挟私茶阑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一清严为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服致诸番，番马大集。会寇大入花马池，帝命一清巡抚陕西，仍督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选卒练兵，创平虏、红古二城以援固原；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劾罢贪庸总兵武安侯郑宏；裁镇守中官冗费，军纪肃然。武宗初立，寇数万骑抵固原，总兵曹雄军隔绝不相闻。一清帅轻骑自平凉昼夜行，抵雄军，为之节度，多张疑兵胁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发火砲，响应山谷间。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绥、宁夏、甘肃有警不相援，患无所统摄，请遣大臣兼领之。大夏请即命一清总制三镇军务。

寻进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议修边，其略曰：

陕西各边，延绥据险，宁夏、甘肃扼河山，惟花马池至灵州地宽延，城堡复疏。寇毁墙入，则固原、庆阳、平凉、巩昌皆受患。成化初，宁夏巡抚徐廷璋筑边墙绵亘二百余里。在延绥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余年。后边备疏，墙堑日夷。弘治末至今，寇连岁侵略。都御史史琳请于花马池、韦州设营卫，总制尚书秦纮仅修四五小堡及靖虏至环庆治堑七百里，谓可无患。不一二年，寇复深入。是纮所修不足捍敌。臣久官陕西，颇谙形势。寇动称数万，往来倏忽。未至，征兵多扰费；既至，召援辄后时。欲战，则彼不来；持久，则我师坐老。臣以为防边之策，大要有四：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饬韦州，以遏外侵。

今河套即周朔方，汉定襄，赫连勃勃统万城也。唐张仁愿筑三受降

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马。古之举大事者，未尝不劳于先，逸于后。夫受降据三面险，当千里之蔽。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巢穴。深山大河，势乃在彼，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此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诚宜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筑防边，敌来有以待之，犹愈无策。

因条具便宜：延绥安边营石涝池至横城三百里，宜设墩台九百座，暖谯九百间，守军四千五百人；石涝池至定边营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墙者百三十一里，险崖峻阜可铲削者三十二里，宜为墩台，连接宁夏东路；花马池无险，敌至仰客兵，宜置卫；兴武营守御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环庆以西至宁州，宜增兵备一人；横城以北，黄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复。帝可其议。大发帑金数十万，使一清筑墙。而刘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归。其成者，在要害间仅四十里。瑾诬一清冒破边费，逮下锦衣狱。大学士李东阳、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归，先后罚米六百石。

安化王寘鐇反。诏起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西讨，中官张永监其军。未至，一清故部将仇钺已捕执之。一清驰至镇，宣布德意。张永旋亦至，一清与结纳，相得甚欢。知永与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永曰：“何谓也？”一清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据，耳目广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愁怨，惧变起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前弊，收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于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竟如一清策诛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召还，拜户部尚书。论功，加太子少保，赐金币。寻改吏部。

一清于时政最通练，而性阔大。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凡为瑾所构陷者，率见甄录。朝有所知，夕即登荐，门生遍天下。尝再帅关中，起偏裨至大将封侯者，累累然不绝。馈谢有所入，缘手即散之。大盗躏中原，一清疏请命将调兵。前后凡数上，皆报可。盗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锦衣百户。再推内阁，不用。用尚书靳贵，而进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给事中王昂论选法币，指一清植私党，帝为谪昂。一清

更申救，优旨报闻。乾清宫灾，诏求直言。一清上书言视朝太迟，享祀太慢，西内创梵宇，禁中宿边兵，畿内皇店之害，江南织造之扰。因引疾乞归，帝慰留之。大学士杨廷和忧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永寻得罪罢，而义子钱宁用事。宁故善一清，有构之者因蓄怨。会灾异，一清自劾，极陈时政，中有“狂言惑圣听，匹夫摇国是，禁廷杂介胄之夫，京师无籓篱之托”语，讥切近幸，帝弗省。宁与江彬辈闻之，大怒。使优人于帝前为蜚语，刺讥一清。时有考察罢官者，嗾武学生硃大周讦一清阴事，而以宁为内主。给事御史周金、陈轼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请究主使，帝不听。一清乃力请骸骨归，赐敕褒谕，给夫廪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乐饮两昼夜，赋诗赓和以十数。一清从容讽止，帝遂不为江浙行。

世宗为世子时，献王尝言楚有三杰：刘大夏、李东阳及一清也，心识之。及即位，廷臣交荐一清，乃遣官赐金币存问，谕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陈谢，特予一子官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诏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故相行边，自一清始。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一清至是三为总制，部曲皆踊跃喜。亦不剌窜西海，为西宁洮河害，金献民言抚便，独一清请剿。土鲁番求贡，陈九畴欲绝之，一清则请抚。时帅诸将肄习行阵，尝曰：“无事时当如有事堤防，有事时当如无事镇静。”

会张璁等力排费宏，御史吉棠因请还一清内阁。给事中章侨、御史侯秩等争之。帝谪秩官，召一清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既入见，加少师，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献皇帝实录》成，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一清以不预纂修辞，不许。王宪奏捷，推功一清，加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费宏已去，一清遂为首辅。帝赐银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绳愆纠违”，令密封言事。与张璁论张永前功，起为提督团营。给事中陆粲请增筑边墙，推明一清曩时议，一清因力从臾之。帝为发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明伦大典》成，加正一品俸。

初，“大礼”议起，一清方家居，见张璁疏，寓书门人乔宇曰：“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又劝席书早赴召，以定大议。璁等既骤显，颇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礼加渥。免常朝日讲侍班，朔望朝参，令晨初始入阁视事。御书、和章及金币、牢醴之赐甚渥。所言边事、国计，大小无不倾听。

璁与桂萼既攻去费宏，意一清必援己。一清顾请召谢迁，心怨之。迁未至，璁已入内阁，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党积不平。锦衣聂能迁讦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璁怒，上疏阴诋一清，又嗾黄绾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迁故排己，且傍及璁他语。因乞骸骨。帝为两解之。一清又因灾变请戒饬百官和衷，复乞宥议礼诸臣罪，璁益憾。柱萼入内阁，亦不相能。一清屡求去，且言："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核，臣独主宽平。用是多龃龉，愿避贤者路。"帝复温旨褒之。而给事中王准、陆粲发璁、萼招权纳贿状，帝立罢璁、萼，且暴其罪。其党霍韬攘臂曰："张、桂行，势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张永、萧敬贿。一清再疏辨，乞罢。帝虽慰留之，而璁复召还，韬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风指，构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会廷臣杂议。出刑部尚书周伦于南京，以侍郎许赞代。赞乃实韬言，请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陈。璁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赞礼功，乞赐宽假，实以坚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驰驿归，仍赐金币。明年，璁等构硃继宗狱，坐一清受张永弟容金钱，为永志墓，又与容世锦衣指挥，遂落职闲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为孺子所卖！"疽发背死。遗疏言身被污蔑，死且不瞑，帝令释赃罪不问。后数年复故官。久之，赠太保，谥文襄。

一清生而隐宫，貌寺人，无子。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羽书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人或訾己，反荐扬之。惟晚与璁、萼异，为所轧，不获以恩礼终。然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

王琼，字德华，太原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进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胪其事为志。继者按稽之，不爽毫发，由是以敏练称。改户部，历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运。明年入为户部右侍郎。衡府有赐地，芜不可耕，勒民出租以为常，王反诬民赵贤等侵据。琼往按，夺旁近民地予之，贤等戍边，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后六人，皆不允。最后以琼上，许之。坐任户部时边臣借太仓银未偿，所司奏迟，尚书顾佐夺俸，而琼改南京。已，复改户部。八年进尚书。

琼为人有心计，善钩校。为郎时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状。及为尚书，益明习国计。边帅请刍糗，则屈指计某仓、某场ＣＱ粮草几何；诸郡岁输、边卒岁采秋青几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琼为才。

十年代陆完为兵部尚书。时四方盗起，将士以首功进秩。琼言："此

嬴秦弊政。行之边方犹可，未有内地而论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议所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从之。帝时远游塞外，经岁不还，近畿盗窃发。琼请于河间设总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设兵备副使一人，责以平贼，而檄顺天、保定两巡抚，严要害为外防，集辽东、延绥士马于行在，以护军驾。中外恃以无恐。孝丰贼汤麻九反，有司请发兵剿。琼请密敕勘粮都御史许廷光，出不意擒之，无一脱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琼，数受廕赉，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子锦衣世千户。及营建乾清宫，又廕锦衣千户者二，宠遇冠诸尚书。十四年，宁王宸濠反。琼请敕南和伯方寿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赣巡抚王守仁、湖广巡抚秦金各率所部趋南昌，应天巡抚李充嗣镇京口，淮扬巡抚丛兰扼仪真。奏上，帝意欲亲征，持三日不下。大学士杨廷和趣之，竟下亲征诏，命琼与廷和等居守。先是，琼用王守仁抚南、赣，假便宜提督军务。比宸濠反，书闻，举朝惴惴。琼曰：“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未几，果如其言。

琼才高，善结纳。厚事钱宁、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请辄行。其能为功于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陆完败，代为吏部尚书。琼忌彭泽平流贼，声望出己上，构于钱宁，中泽危法。又陷云南巡抚范镛、甘肃巡抚李昆、副使陈九畴于狱，中外多畏琼。而大学士廷和亦以琼所诛赏，多取中旨，不关内阁，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继，言官交劾琼，系都察院狱。琼力讦廷和，帝愈不直琼，下廷臣杂议。坐交结近侍律论死，命戍庄浪。琼复诉年老，改戍绥德。

张璁、桂萼、霍韬用事，以琼与廷和仇，首荐之，不纳。至嘉靖六年有边警，萼力请用琼，不果。帝亦悯琼老病，令还籍为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谪外任，其同官周在请宥松，并下诏狱。萼复言琼前攻廷和，故廷臣群起排之。帝乃命复琼尚书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代王宪督陕西三边军务。土鲁番据哈密，廷议闭关绝其贡，四年矣。至是，其将牙木兰为酋速檀满速儿所疑，率从二千求内属。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为土鲁番役属者，苦其征求，亦率五千余人入附。番人来寇，连为参将云昌等所败。其引瓦剌寇肃州者，游击彭濬击退之。贼既失援，又数失利，乃献还哈密。求通贡，乞归羁留使臣，而语多谩。琼奏乞抚纳，帝从兵部尚书王时中议，如琼请。霍韬难之，琼再疏请诏还番使，通贡如故。自是西域复定，而北寇常为边患。初入犯庄浪，琼部诸将遮击之，斩数十级。俄由红城子入，杀部饷主簿张文明。明年以数万骑寇宁夏。已又犯灵州，琼督游击梁震等邀斩七十余人。其秋，集诸道精卒三万，按行塞下。寇闻，徙帐远遁。诸军分道出，纵野烧，耀

兵而还。

先是，南京给事中邱九仞劾琼，帝慰留之。及璁、萼罢政，诸劾璁、萼党者咸首琼，乃令致仕。俄寝前诏，遣慰谕。会番大掠临洮，琼集兵讨若笼、板尔诸族，焚其巢，斩首三百六十，抚降七十余族。录功，加太子太保。琼在边，戎备甚饬。寇尝入山西得利，逾岁复猎境上，阳欲东，琼令备其西。寇果入，大败之。诸番荡平，西陲益靖。甘肃军民素苦土鲁番侵暴，恐琼去，相率乞守臣奏留。于是巡抚唐泽、巡按胡明善具陈其功，乞如军民请。优诏奖之。

初，帝恶杨廷和，疑廷臣悉其党，故连用桂萼、方献夫为吏部。及献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补。至十年冬，遣行人赍敕召琼为吏部尚书。南京御史马等十人力诋琼先朝遗奸。帝大怒，尽逮等下诏狱，慰谕琼。未凡，等亦还职。花马池有警，兵部尚书王宪请发兵。琼言花马池备严，寇不能入，大军至，且先退，徒耗中国。宪竟发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赠太师，谥恭襄。是年，彭泽已先卒矣。

当正、嘉间，泽、琼并有才略，相中伤不已，亦迭为进退。而琼险忮，公论尤不予。然在本兵时功多。而其督三边也，人以比杨一清云。

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幼学于外祖段坚，有志节。会试二场毕，闻母病，径归，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郎中。势豪杀人，泽置之辟。中贵为祈免，执不听。出为徽州知府。泽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自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步耶？”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泽益痛砥砺。政最，人以方前守孙遇。遇见《循吏传》中。父丧归。

正德初，起知真定。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迁浙江副使，历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称。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进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刘惠、赵鐩等乱河南，命泽与咸宁伯仇钺提督军务讨之。陈便宜十一事，厚赏峻罚，以激劝将吏。泽体干修伟，腰带十二围，大音声，与人语若叱咤。始至，大陈军容，引见诸将校，责以畏缩当死。诸将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释。遂下令鼓行薄贼，大小数十战，连破之。甫四月，贼尽平，语详《钺传》。录功，进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锦衣世百户。寻代洪钟总督川、陕诸军，讨四川贼。时鄢本恕、蓝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俸猖獗如故。泽偕总兵官时源数败贼，部将阎勋追擒麻子于剑

州。思俸窜通、巴间，势复振。泽督诸军围之，卒就擒。泽遂移汉中，请班师。未报，而内江、荣昌贼复炽，泽又移师讨平之。且平成都乱卒之执知州、指挥者。请班师益力，诏暂留保宁镇抚。进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廕子如初。泽复请还者再，乃召还。未行，会土鲁番据哈密，执忠顺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谩书甘肃，要索金币。总制邓璋、甘肃巡抚赵鉴以闻，请遣大臣经略。大学士杨廷和等共荐泽。泽久在兵间，厌之。以乡土为辞，且引疾，推璋及咸宁侯钺可任。帝优诏慰勉，乃行。

泽材武知兵，然性疏阔负气。经略哈密事颇不当，钱宁、王琼等交齮齕之，遂因此得罪。泽至甘州，土鲁番方寇赤斤、苦峪诸卫，遣使索金币，请还哈密。泽以番人可利啖也，与鉴谋，遣哈密都督写亦虎仙以币二千、银酒枪一赂之，令还哈密城印。未得报，辄奏事平，乞骸骨。召还理院事。巡按御史冯时雍言城未归，泽不宜遽召。不纳。

初，兵部缺尚书，廷臣共推泽，而王琼得之，且阴阻泽。言官多劾琼者，由是有隙。泽又使酒常凌琼，琼愈欲倾之。泽时时骂钱宁，琼以语宁，宁未信。琼乃邀泽饮，匿宁所亲屏间，挑泽醉骂使闻之，宁果大怒。会寇大入宣府，廷议以许泰将兵，泽总制东西两边军务。及诏下，罢泰不遣，又不命泽总制，独令提督两游击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泽。泽言："臣文臣，摧锋陷阵非臣所能独任。"琼乃奏遣成国公硃辅。会寇遁，泽还理院事。

写亦虎仙者，素桀黠。虽居肃州，阴通土鲁番酋速檀满速儿，为之耳目，据城夺印皆其谋。泽初不知而遣之。满速儿以城印来归，留速檀拜牙郎如故。虎仙复啖使入寇，曰："肃州可得也。"满速儿悦，使其婿马黑木随入贡，以觇虚实，且征贿。泽已还，鉴亦迁去，李昆代巡抚，虑他变，质其使于甘州，而驱虎仙出关。虎仙惧弗去。满速儿闻之怒，复取哈密，分兵据沙州，自率万骑寇嘉峪关。游击芮宁与参将蒋存礼御之。宁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坝。寇围宁，而分兵缀存礼军。宁军尽没，遂堕城堡，纵杀掠。诏泽提督三边军务往御。会副使陈九畴系其使失拜烟答及虎仙等，内应绝，乃复求和。泽兵遂罢。寻乞骸骨归，驰驿给夫廪如制。

泽既去，琼追论嘉峪之败，请穷诘增币者主名。钱宁从中下其事，大学士梁储等持之，乃已。会失拜烟答子讼父冤，下法司议，释写亦虎仙等。琼因请遣给事御史勘失事状，还报无所引。琼遂劾泽妄增金币，遗书议和，失信启衅，辱国丧师；昆、九畴俱宜罪。诏斥泽为民，昆、

九畴逮讯。昆谪官，九畴除名。

世宗入继，钱宁败，琼亦得罪。御史杨秉中请召泽，遂即家起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昆、九畴亦复官。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初，正德时，廷臣建白戎务奉俞旨者，多废格。泽请胪列成书，次第修举。又请敕九边守臣，策防御方略，毋画境自保。镇、巡居中调度，毋相牵制。诸边各以农隙筑墙浚濠，修墩台，饬屯堡，为经久计。内地盗甫息，敕守臣练卒伍，立保甲，惩匿盗不举者。且抚西南诸苗蛮，申海禁，汰京军老弱。帝咸嘉纳。诏遣中官杨金、郑斌、安川更代镇守，复令张弼、刘瑶守凉州、居庸。泽持不可，罢弗遣。四川巡抚胡世宁劾分守中官赵钦，泽因请尽罢诸镇守。时虽不从，其后镇守竟罢。

嘉靖元年，泽言天下军官，部皆有帖黄籍，用以黜陟，锦衣独无，于是置籍如诸卫。锦衣千户刘瓒等，诏书黜汰，复求还官，司礼中官萧敬请补监局工匠千五百人，泽皆持不可，帝并从之。帝将授外戚蒋泰等五人为锦衣，泽争，不纳。

在部多所执持。会御史史道以讦杨廷和下狱，泽复劾道。帝因谕言官，惟大奸及机密事专疏奏，余只具公疏，毋挟私中伤善类。诏下，给事御史交章劾泽阻言路，坏祖宗法。帝乃从吏部言，停前谕。泽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复交劾之，乃加少保，赐敕乘传归。锦衣百户王邦奇憾泽尝抑己，上书言哈密失国，由泽赂番求和所致，语侵杨廷和、陈九畴等。张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畴廷讯，戍边。泽复夺官为民，家居郁郁以卒。

总制尚书唐龙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不从。隆庆初，复官，谥襄毅。

毛伯温，字汝厉，吉水人。祖超，广西知府。伯温登正德三年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张锐、张忠等论死，其党萧敬、韦霆阴缓之。伯温请并诛敬、霆，中官为屏气。嘉靖初，迁大理寺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李福达狱起，坐为大理时失入，褫职归。用荐起故官，抚山西，移顺天，皆未赴。改理院事，进左副都御史。为赵府宗人祐椋所讦，解官候勘。已，复褫职。

十五年冬，皇嗣生，将颁诏外国。礼部尚书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贡，不当遣使，请讨之。遂起伯温右都御史，与咸宁侯仇鸾治兵待命。以父丧辞，不许。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略六事。会安南世孙黎宁遣陪臣郑惟僚等诉莫登庸弑逆，请兴师复仇。帝疑其不实，命暂缓师，敕两广、云南守臣勘报，而命伯温协理院事。御史何维柏请听伯温终制，不许。伯温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视事。其冬迁工部尚书。十七年春，黔国公沐朝辅等以登庸降表至，请宥罪许贡。先是，云南巡抚汪文盛奏登庸闻发兵进讨，遣使潜觇。帝已敕遵前诏进兵，文盛又纳安南降人武文渊策，具言登庸可破状，复传檄安南令奉表献地。及是，下朝辅奏付廷议，佥言不可许。乃改伯温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克期启行。帝以用兵事重，无必讨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尚书张瓒无所画，视帝意为可否。朝论多主不当兴师，顾不敢显谏。制下数月，两广总督侍郎张经以用兵方略上，且言须兵三十万，饷百六十万石。钦州知州林希元则极言登庸易取，请即日出师。瓒不敢决，复请廷议。议上无成策，帝不怿，让瓒，师复止。命伯温仍协理院事。

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诏伯温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俄选宫僚，加兼太子宾客。大同所辖镇边、镇川、弘赐、镇河、镇虏五堡，相距二百余里，极边近贼帐。自巡抚张文锦以筑堡致乱，后无敢议修者。伯温曰："变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议谬也。"卒营之。募军三千防守，给以闲田，永除其赋。边防赖焉。录功，加太子少保。

是时登庸惧讨，数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抚之，遣侍郎黄绾招谕。绾多所要求，帝怒，罢绾。再下廷议，咸言当讨，帝从之。闰七月命伯温、鸾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许军令从事。伯温等至广西，会总督张经，总兵官安远侯柳珣，参政翁万达、张岳等议，征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凡十二万五千余人，分三哨，自凭祥、龙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为声援。檄云南巡抚汪文盛帅兵驻莲花滩，亦分三道进。部署已定，会鸾有罪召还，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温等进驻南宁。檄安南臣民，谕以天朝兴灭继绝之义，罪止登庸父子，举郡县降者以其地授之。悬重购购登庸父子，而宣谕登庸籍土地、人民纳款，即如诏书宥罪。登庸大惧，遣使诣万达乞降，词甚哀。万达送之伯温所。伯温承制许之，宣天子恩威，纳其图籍，并所还钦州四峒地。权令还国听命。驰疏以闻，帝大悦。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登庸为都统使，世袭，置十三宣抚司，令自署置。伯温受命岁余，不发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论功，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正月还朝，复理院事。边关数有警，伯温请筑京师外城。

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其年十月，张瓒卒，伯温代为兵部。瓒贪黩，在部八年，戎备尽堕。伯温会廷臣议上防边二十四事，军令一新。言官建议，请核实新军、京军及内府力士、匠役，以裕国储。伯温因上冗滥当革者二十余条，凡锦衣、腾骧诸卫，御马、内官、尚膳诸监，素为中贵盘踞者，尽在革中。帝称善，立命清汰。宿弊颇厘，而左右近习多不悦。

二十三年秋，顺天巡抚硃方以防秋毕请撤客兵。未几，寇大入，直逼畿辅。帝震怒，并械总督翟鹏遣戍，毙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议撤蓟兵，而并撤宣、大，则伯温与职方郎韩最也。帝遂削伯温籍，杖最八十，戍极边。伯温归，疽发背卒。穆宗立，复官，赐恤。天启初，追谥襄懋。

伯温气宇沉毅，饮啖兼十人。临事决机，不动声色。安南之役，万达、岳策为多。伯温力荐于朝，二人遂得任用。

汪文盛，字希周，崇阳人。正德六年进士。授饶州推官。有顾嵩者，挟刃入淮王祐棨府，被执，诬文盛使刺王。下狱讯治，久之得白，还官。事详《淮王传》。入为兵部主事，偕同官谏武宗南巡，杖阙下。嘉靖初，历福州知府，迁浙江、陕西副使，皆督学校。擢云南按察使。

十五年冬，廷议将讨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黔国公沐朝辅幼，兵事一决于文盛。副使鲍象贤言剿不如抚，文盛然之。会闻莫登庸已篡位，安南旧臣不服，多据地构兵。有武文渊者，据宣光，以所部万人降。献进兵地图，且言旧臣阮仁莲、黎景瑂等皆分据一方与登庸抗，天兵至，号召国中义士，诸方并起，登庸可擒也。文盛以闻。授文渊四品章服，子弟给冠带。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诸国助讨，皆听命。乃奏言："老挝地广兵众，可使当一面。八百、车里、孟艮多兵象，可备征调。酋长俱未袭职，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为用。"帝悉从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归者，仍故职，并谕登庸归命。攻破镇守营，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众多来附，文盛列营树栅莲花滩处之。莲花滩者，蒙自县地，当交、广水陆冲，为安南腹里。登庸益惧，请降，愿修贡，因言黎宁阮氏子，所持印亦伪。文盛以闻，朝议不许。既而毛伯温至南宁，受登庸降如文盛议，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于伯温，然伐谋制胜，文盛功为多。及论功，伯温及两广镇巡官俱进秩，而文盛止赉银币。奸人唐弼请开大理银矿，帝许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为大理卿。九庙灾，道病，自陈疏少缓，令致仕。卒，赐恤如制。

从子宗伊，字子衡，为文盛后。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浮梁知县，累官兵部郎中。杨继盛劾严嵩及其孙鹄冒功事，宗伊议不挠。忤嵩，自免归。隆庆初，起南京吏部郎中，历应天府尹。裁诸司供亿，岁省民财万计。万历初，进南京大理卿。三迁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致仕，卒。天启初，追谥恭惠。

鲍象贤，歙人。由进士授御史，历云南副使。毛伯温檄文盛会师，以象贤领中哨。屡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代石简抚云南。初，元江土舍那鉴杀知府那宪以叛，布政使徐□越往招降被杀。简攻之未克，坐□越事罢，而象贤代之。乃集士、汉兵七万以讨，鉴惧，仰药死，择那氏后立之。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贼魁徐铨等纠倭横海上，檄副使汪柏等击斩之。广西贼黄父将等扰庆远，捣其巢，大获。予象贤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听勘。家居十年，起太仆卿。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庆初卒。

翁万达，字仁夫，揭阳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梧州知府。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部卒为虐。万达缚其尤横者，杖之。阅四年，声绩大著。会朝议将讨安南，擢万达广西副使，专办安南事。万达请于总督张经曰：“莫登庸大言‘中国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问我’。今凭祥州土舍李寰弑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卢回煽九司乱，龙州土舍赵楷杀从子燧、□爰，又结田州人韦应杀燧弟宝，断藤峡瑶侯公丁负固。此曹同恶共济，一旦约为内应，我且不自保。先擒此数人问罪，安南易下耳。”经曰：“然，惟君之所为。”于是诛寰、应，擒回，招还九司，诱杀楷，佯系讼公丁者绐公丁，执诸坐。以两军破平其巢。又议割四峒属南宁，降峒豪黄贤相。登庸始惧。迁浙江右参政。经以征安南非万达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参政莅广西。已而毛伯温集兵进剿，万达上书伯温，言：“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伯温然之。会获安南谍者丁南杰，万达解其缚，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惧，乃诣伯温乞降。是役也，万达功最，赏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迁四川按察使。历陕西左、右布政使。

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寻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劾罢宣府总兵官郤永、副总兵姜奭，荐何卿、赵卿、沈希仪。赵卿遂代永。万达谨侦候，明赏罚。每当防秋，发卒乘障，阴遣卒倾硃于油，察离次者硃其处。卒归辄缚，毋敢复离次者。严杀降禁，违辄抵死。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寇数万骑犯大同中路，入铁裹门，故总兵官张达力战却之。又犯

鹁鸽谷，参将张凤、诸生王邦直等战死。万达与总兵官周尚文备阳和，而遣骑四出邀击，颇有斩获。寇登山，见官兵大集，乃引去。事闻，赐敕奖赉。屡疏请修筑边墙，议自大同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须帑银二十九万。帝已许之，兵部挠其议，以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帝不听。乃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余日成。进右都御史。发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谋，进左都御史。

已，会宣、大、山西镇巡官议上边防修守事宜，其略曰：

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历偏头，抵老营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历中北二路，东抵东阳河镇口台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阳河，历中北二路，东抵永宁四海冶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险在外，所谓极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至平刑关八百里。又转南而东，历龙泉、倒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千七十余里。又东北，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一百八十余里。凡二千五十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所谓次边也。外边，大同最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难守者，北路。宣府最难守者，西路。山西偏关以西百五十里，恃河为险；偏关以东百有四里，略与大同西路等。内边，紫荆、宁武、雁门为要，次则居庸、倒马、龙泉、平刑。迩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

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边偏、老一带，岁发班军六千人备御，大同仍置兵，宁、雁为声援。比弃极冲，守次边，非守要之意。宣府亦专备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虚。且连年三镇防秋，征调辽、陕兵马，糜粮赏不訾，恐难持久。并守之议，实为善经。外边四时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参错征发。若泥往事临时调遣，近者数十里，远者百余里，首尾不相应。万一如往年溃墙而入，越关而南，京师震骇，方始征调，何益事机？摆边之兵，未可遽罢。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设”之云者，筑垣乘障、资人力之谓也。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修边之役，必当再举。夫定规画，度工费，二者修边之事；慎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节财用，八者守边之事。

因条十事上之，帝悉报许。乃请帑银六十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

东路边墙，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

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寇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边费亦日省。初，客兵防秋，岁帑金一百五十余万，添发且数十万，其后减省几半。又议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抚孙继鲁沮之。帝为逮继鲁，悉纳万达言。

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请无不从，独言俺答贡事与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镇远堡求贡。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艳中国缣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无亡失，故令天爵输诚。朝议不纳。天爵等复至，巡抚龙大有执之。大有进一官，将吏悉迁擢，磔天爵于市。寇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绝五年。会玉林卫百户杨威为所掠，威诡能定贡市，遂释还。俺答阿不孩复遣使款大同左卫塞，边帅家丁董宝等狃天爵前事，复杀之，以首功报。万达言："北敌，弘治前岁入贡，疆场稍宁。自虞台岭之战覆我师，渐轻中国，侵犯四十余年。石天爵之事，臣尝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请亟诛宝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构兵之谋。"帝不听。未几，俺答阿不孩复奉印信番文，欲诣边陈款。万达为奏曰："今届秋，彼可一逞。乃屡被杀戮，犹请贡不已者，缘入犯则利在部落，获贡则利归其长。处之克当，边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贡亦备，不贡亦备，不缘此懈也。"兵部尚书陈经等言敌难信，请敕边臣诘实，责万达十日内回奏。万达还其使，与约。至期，使者不至。万达虑帝督过，以使者去无可究为辞。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通好，散处其众，不设备，亦不杀哨卒。顷之，复至，词益恭。万达又为奏曰："敌恳恳求贡，去而复来。今宣、大兴版筑，正当羁縻，使无扰。请限以地、以人、以时。悉听，即许之贡；不听，则曲在彼，即拒绝之。"帝责其渎奏，卒不许。盖是时曾铣有复套之议，夏言主之，故力绌贡议，且以复套事行诸边臣议之。万达议曰：

河套本中国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残其部落，舍黄河，卫东胜。后又撤东胜以就延绥，套地遂沦失。然正统、弘治间，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画地守，捐天险，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犹岁搜套，后乃任彼出入，盘据其中，畜牧生养。譬之为家，成业久矣，欲一举复之，毋乃不易乎！提军深入，山川之险易，途径之迂直，水草之有无，皆未熟知。我马出塞三日已疲，彼骑一呼可集。我军数万众，缓行持重则备益固，疾行趋利则辎重在后。即得小利，归师尚艰。倘失向导，全军殆矣。彼迁徙远近靡常。一战之后，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时动，壁垒相持，已离复合，终不渡河。我军于此，战耶，退耶，两相守耶？数万

众出塞，亦必数万众援之，又以骁将通粮道，是皆至难而不可任者也。

夫驰击者彼所长，守险者我所便。弓矢利驰击，火器利守险。舍火器守险，与之驰击于黄沙白草间，大非计。议者欲整六万众，为三岁期。春夏马瘦，彼弱，我利于征；秋冬马肥，彼强，我利于守。春搜套，秋守边，三举彼必远遁，我乃拒河守。夫马肥瘦，我与敌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惧其扰击我，及彼强，又惧其报复我。且六万之众，千里袭人，一举失利，议论蜂起，乌能待三？即三举三胜，彼败而守，终不渡河，版筑亦无日。

议者见近时捣巢，恒获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竞，以为套易复。然捣巢，因其近塞，乘不备，胜则倏归，举足南向即家门。复套，则深入其地，后援不继，事势异也。往城诸边，近我土，彼原不以为利。套，自其四时驻牧地，肯晏然已乎？事体异也。曰伺彼出套，据河守，先亟筑渡口垣墙，以次移置边堡。彼控弦十余万，岂有空套出。筑垣二千余里，岂不日可成？堡非百数十不相联络，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望者不与，当三十万众不止也。况循边距河，动辄千里，一岁食糜亿万。自内输边，自边输河，飞挽之艰不可不深虑。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从而图之，未尝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未起，横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

议上，不省。

其后，俺答与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辽东，俺答以其谋告，请与中国夹攻以立信。万达不敢闻。使者再至，为言于朝，帝不许。二十七年三月，万达又言诸部求贡不遂，惭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帝怒，切责之，通贡议乃绝。其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军战弥陀山却之。趋山西，复败还。逾月，犯宣府，大掠永宁、隆庆、怀来，军民死者数万。万达坐停俸二级。俄录弥陀山功，还其俸。俺答将复寇宣府，总兵官赵卿怯，万达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挥董抃、江瀚、唐臣、张淮等战死，遂南下驻隆庆石河营，分游骑东掠。游击王钥、大同游击袁正却之，寇移而南。会尚文万骑至，参将田琦骑千余与合，连战曹家庄、斩四首，搴其旗，寇据险不退。万达督参将姜应熊等驰赴，顺风鼓噪，扬沙蔽天。寇惊曰：“翁太师至矣！”是夜东去。诸将追击，连败之。帝侦万达督战状，大喜，立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寻召理部事。以父忧归。

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抚郭宗皋、陈耀被逮，诏起万达代宗皋。万

达方病疽，庐墓间，疏请终制。未达，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得罪，遂即以万达代之。万达家岭南，距京师八千里，倍道行四十日抵近京。时寇氛炽，帝日夕彳奚万达至。迟之，以问严嵩。嵩故不悦万达，言寇患在肘腋，诸臣观望，非君召不俟驾之义。帝遂用王邦瑞于兵部。不数日，万达至，具疏自明。帝责其欺慢，念守制，姑夺职，听别用。仇鸾时为大将军，宠方盛，衔宿怨，谗言构于帝。万达遂失眷，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紫荆诸关。三十年二月，京察，自陈乞终制。帝疑其避事，免归。濒行疏谢，复摘讹字为不敬，斥为民。明年十月，兵部尚书赵锦以附仇鸾戍边，复起万达代之。未闻命卒，年五十五。

万达事亲孝。父殁，负土成坟。好谈性命之学，与欧阳德、罗洪先、唐顺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为人刚介坦直，勇于任事，履艰危，意气弥厉。临阵尝身先士卒，尤善御将士，得其死力。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称首。隆庆中，追谥襄毅。

赞曰：杨一清、王琼俱负才略，著绩边陲，有人伦鉴，锄奸定难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数。然琼，其权谲之尤欤！彭泽望甚伟，顾处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温能任翁万达、张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为持重将。万达饬边备，整军实，其争复套，知彼知己，尤深识远虑云。

列传第八十七

李钺（子惠） 王宪 胡世宁（子纯）（继） 李承勋 王以旂 范淡王邦瑞（子正国） 郑晓

李钺，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进士。除御史。巡视中城，理河东盐政，历有声绩。正德改元，天鸣星变。偕同官陈数事，论中官李兴、宁谨、苗逵、高凤等罪，而请斥尚书李孟抃、都督神英。武宗不能用。以丧归。刘瑾恶钺劾其党，假他事罚米五百石输边。瑾败，起故官，出为巩昌知府，寻迁四川副使。巡抚林俊委钺与副使何珊讨败流贼方四等，赐金加俸。迁陕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寇入白羊口。钺度宣、大有备，必窥岢岚、五台间，乃亟画战守。寇果犯岢岚，钺与延绥援将安国、杭雄败之。加俸一级。寻讨平内寇武廷章等。召入理院事。

世宗即位，历兵部左、右侍郎，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钺长军旅，料敌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钺下令大开诸营门，昼夜不闭。寇疑有备，未敢逼。乃砲击之，寇引去。以其间增筑墩堡，谨烽堠，广储蓄，选壮勇为备。未几，寇复深入平凉、邠州。钺令游击时陈、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归，斩获多。钺策寇失利必东犯延绥，檄诸将设伏待。寇果至，又败去。已而言官论邠州失事罪，请罢总兵官刘淮、巡抚王珝等，并及钺。诏夺淮职，责钺图后效。钺自劾乞休，不许。盗杨锦等剽延绥，杀指挥翟相，钺讨擒之。嘉靖二年，以塞上无警召还。给事中刘世扬请留钺陕西，而久任诸边巡抚。帝卒召钺，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入掌都察院事。

四年，代金献民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中官刁永等多所陈乞，帝皆许之。又录司礼扶安家八人官锦衣。南京守备已三人，复命卜春添注以往。御马监阎洪因军政，请自考腾骧四卫及牧马所官。钺累疏力争，帝皆不纳，至责以抗旨，令对状。钺引罪乃罢。武定侯郭勋以会武宴列尚书下，疏争之。钺言：“中府官之有会武宴，犹礼部之有恩荣宴也。恩荣，礼部为主，会武，中府为主，故皆列诸尚书之次。宴图可征，不得引团营故事。”帝竟从勋言。锦衣革职百户李全奏乞复任，钺请治其违旨罪，帝不问。于是官旗郑彪等皆援全例以请，钺执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语。帝恶之，复责对状，夺俸一月。

钺既屡谏不用，失上意，且知为近幸所嫉。会病，遂再疏乞休，许

驰驿，未行，卒。赠太子少保，遣官护丧归葬。久之，赐谥恭简。

子惠，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行人。谏武宗南巡，死于廷杖。赠监察御史。

王宪，字维纲，东平人。弘治三年进士。历知阜平、滑二县。召拜御史。正德初，擢大理寺丞。迁右佥都御史。清理甘肃屯田。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历郧阳、大同。以应州御寇功，廕锦衣，世百户。迁户部右侍郎，改抚陕西，入为兵部右侍郎。近畿盗起，偕太监张忠、都督硃泰捕之，复以功廕锦衣。武宗南征，命率户、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军储。驾旋，以中旨代王琼为兵部尚书。世宗即位，为给事中史道劾罢。

嘉靖四年，廷推邓璋及宪为三边总制，言官持不可，帝竟用宪。部将王宰、史经连败寇，玺书褒谕。吉囊数万骑渡河从石臼墩深入，宪督总兵官郑卿、杭雄、赵瑛等分据要害击之，都指挥卜云断其归路。寇至青羊岭，大败去。五日四捷，斩首三百余级，获马驼器仗无算。帝大喜，加宪太子太保，复予一子廕。至是，凡三廕锦衣世百户矣。中官织花绒于陕，宪请罢之。又因九庙成，请释还议礼得罪者，颇为士大夫所称。张璁、桂萼欲用王琼为总制，乃改宪南京兵部尚书。已，入为左都御史。朔州告急，廷推宪总督宣、大。宪不肯行，曰："我甫入中台，何见驱亟也。"给事中夏言、赵廷瑞劾宪托疾避难，复罢归。

未几，帝追念宪，召为兵部尚书。小王子入寇，条上平戎及诸边防御事宜。又请立京营分伍操练法，诸将不得藉内府供事，规避营操。帝皆嘉纳。旧制，军功论叙，有生擒、斩首、当先、殿后、奇功、头功诸等，其后滥冒日多。宪定军功袭替格，自永乐至正德，酌其轻重大小之差，胪析以上。诏著之《会典》为成式。寻兼督团营。西番诸国来贡，称王号者百余人。宪与礼臣夏言等请如成化、弘治间例，答敕止国王一人，仍限贡期、人数。议乃定。

大同兵变，宪初言首乱当诛，余宜散遣。而大学士张孚敬与总督刘源清力主用兵，宪乃不敢坚前议。源清攻城不能下，北寇又内侵，请别遣大臣御北寇，己得专攻城。宪亦议从其奏，论者多尤宪。会帝悟大同重镇，不宜破坏，乃寝其事，乱亦旋定。源清竟得罪去。居数年，宪引年归，卒。赠少保，谥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见《丁汝夔传》。

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御，且

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藩，从官骄，世宁裁之。他日复请湖田，持不可。迁南京刑部主事。应诏陈边备十策，复上书极言时政阙失。时孝宗已不豫，犹颔之。再迁郎中。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善，时称“南都四君子”。

迁广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数杀掠吏民，世宁密檄龙英知州赵元瑶擒之。思明叛族黄文昌四世杀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总兵康泰偕世宁入思明，执其兄弟三人。而泰畏文昌夜遁，委世宁空城中，危甚。诸土酋德世宁，发兵援，乃得还。文昌惧，归所侵地，降。土官承袭，长吏率要贿不时奏，以故诸酋怨叛。世宁令：“生子即闻府。应世及者，年十岁以上，朔望谒府。父兄有故，按籍请官于朝。”土官大悦。

母丧归。服阕赴京。道沧州，流寇攻城急。世宁即驰入城，画防守计。贼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宝庆府。岷王及镇守中官王润皆严惮之。迁江西副使。与都御史俞谏画策擒盗，讨平王浩八。以暇城广昌、南丰、新城。当是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莫敢言，世宁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盗，剿抚二说相持，臣愚以为无难决也。已抚者不诛，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顾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承奉太过。数假火灾夺民廛地，采办扰旁郡，蹂籍遍穷乡。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请于都御史俞谏、任汉中专委一人，或别选公忠大臣镇抚。敕王止治其国，毋挠有司，以靖乱源，销意外变。”章下兵部。尚书陆完议，令谏往计贼情抚剿之宜，至所言违制扰民，疑出伪托，宜令王约束之。得旨报可。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遍赂权幸，必杀世宁。章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实，宸濠党也，与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宁狂率当治。命未下，宸濠奏复至，指世宁为妖言。乃命锦衣官校逮捕世宁。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系世宁家人，索之急。李承勋为按察使，保护之。世宁乃亡命抵京师，自投锦衣狱。狱中三上书言宸濠逆状，卒不省。系岁余，言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凤、邢寰等交章救，杨一清复以危言动钱宁，乃谪戍沈阳。

居四年，宸濠果反。世宁起戍中为湖广按察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道闻世宗即位，疏以司马光仁、明、武三言进，因荐魏校、何瑭、邵锐可讲官；林俊、杨一清、刘忠、林廷玉可辅弼；知府刘莅、徐钰先为谏官有直声，宜擢用。时韪其言。松潘所部熟番，将吏久不能制，率输货以假道。番杀官军，惮不敢诘。官军杀番，辄抵罪。世宁陈方略，请选将益兵，立赏罚格，严隐匿禁，修烽堠，时巡徼，以振军

威，通道路。诏悉行之。又劾罢副总兵张杰、中官赵钦。甫两月，召为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忧归。

既免丧家居，朝廷方议“大礼”，异议者多得罪。世宁意是张璁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礼”。未上，语闻京师。既有议迁显陵祔天寿山者，世宁极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叹。无何，闻廷臣伏阙争，有杖死者，驰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进，然尤以仁为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临，皆不可一日无。武则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体羸弱者辄毙。传之天下，书之史册，谓鞭扑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圣德。新进一言偶合，后难保必当；旧德老成，一事偶忤，后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无私之心，照临于上，无先存适莫于中。”帝虽不能从，亦不忤。寻召为兵部左侍郎。条戍边时所见险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请善保圣躬，毋轻饵药物。献《大学·秦誓》章、《洪范》“惟辟威福”、《系辞·节》“初爻”讲义，并乞留中。给事中余经遂劾世宁启告密之渐。世宁乞罢，不许。“大礼”成，进秩一等。复陈用人二十事。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请，悉授职。世宁言赏过滥，不纳。屡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迁工部尚书。已，复召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辞宫衔，许之。

世宁故方严。及掌宪，务持大体。条上宪纲十余条，末言：“近士习忌刻，一遭谗毁，则终身废弃。佥事彭祺发豪强罪，受谤夺官。诸如此者，宜许大臣申理。”帝采其言，惟祺报寝。执政请禁私谒，世宁曰：“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由悉其才行。”帝以为然，遂弗禁。俄改刑部尚书。每重狱，别白为帝言之，帝辄感悟。中官刚聪诬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世宁劾其妄。已，聪情得抵罪，帝乃益信世宁。王琼修郤陈九畴，将致之死。以世宁救，得戍。

兵部尚书王时中罢，以世宁代，加太子太保。再辞不得命，乃陈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宪职、重将权、增武备、更赏罚、驭土夷、足边备、绝弊源、正谬误、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优旨答之。土鲁番贡使乞归哈密城，易降人牙木兰。王琼上其事。世宁言：“先朝不惜弃大宁、交阯，何有于哈密。况初封忠顺为我外藩，而自罕慎以来三为土鲁番所执，遂狎与戎比，以疲我中国，耗财老师，戎得挟以邀索。臣以为此与国初所封元孽和顺、宁顺、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内，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问，独重哈密何也？宜专守河西，谢绝哈密。牙木兰本曲先卫人，反正归顺，非纳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怛谋事可鉴也。”张璁等皆主琼议，格不用，独留牙木兰不遣。居兵部三月求去，帝不许，免朝参。世宁又上备边三事。固称疾笃，乃听乘传归，给

廪隶如制。归数月，复起南京兵部尚书，固辞不拜。九年秋卒。赠少保，谥端敏。

世宁风格峻整，居官廉。疾恶若仇，而荐达贤士如不及。都御史马昊、陈九畴坐累废；副使施儒、杨必进考察被黜；御史李润、副使范辂为时所抑，连章荐之。与人语，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会。与李承勋善，而持议不苟合。承勋欲授陇胜官，复芒部故地，世宁言胜非陇氏子，芒氏不当复立。始以议礼与张璁、桂萼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宁不肯附会，论事多牴牾。萼议欲销兵，世宁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议。世宁言："吾辈不得以厚赂故，诬朝廷"，萼为色变。萼方为吏部，而世宁引疾，言："天变人穷，盗贼滋起，咎在吏、户、兵三部不得人。兵部尤重，请避贤路。"又以哈密议，语侵璁，诸大臣皆忌之。帝始终优礼不替。

子纯、继。纯以父任知肇庆府，有才行。继幼不慧，不为世宁知。世宁在江西出讨贼，部将入见继。继为指阵法，进退离合甚详，凡三日。世宁归阅，大异之。知其故，叹曰："吾有子不自识，何也？"自是击贼，辄令继从，与策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世宁方草疏论宸濠，继请曰："是且重得祸。"世宁曰："吾已许国，遑恤其他。"及世宁下狱，继念其父，病死。

李承勋，字立卿，嘉鱼人。父田，进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有操执，为政不苛。承勋举弘治六年进士。由太湖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历工部郎中，迁南昌知府。

正德六年，赣州贼犯新淦，执参政赵士贤。靖安贼据越王岭玛瑙岸，华林贼又陷瑞州。诸道兵不敢前。承勋督民兵剿，数有功。华林贼杀副使周宪，宪军大溃。承勋单骑入宪营，众乃复集。都御史陈金即檄承勋讨之。贼党王奇听抚，搜得其衷刃，纵使还。奇感泣，誓以死报。承勋令奇密入寨，说降其党为内应，而亲率所部登山。奇夜拔栅，官军奋而前，降者自内出，贼遂溃。已，从金斩贼渠罗光权、胡雪二，华林贼平。镇守中贵黎安诬承勋擅易贼首王浩八狱词，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讯，得白。举治行卓异，超迁浙工按察使。历陕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边备久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承勋疏请修筑。会世宗立，发帑银四十余万两。承勋命步将四人各一军守要害，身负畚锸先士卒。凡为城堑各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开屯田千五百顷。又城中固、铁岭；断阴山、辽河之

交；城蒲河、抚顺，扼要冲。边防甚固。录功，进秩一等。又数陈军民利病，咸报可。以疾归。起故官，莅南院。三迁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帝以京营多弊，欲振饬之。遂加承勋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专督团营。寻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贼以四道兵讨之，不统于一人，故无功。川、贵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胜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计，毋专用兵。丰、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陈所见，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决壅蔽患。仿唐、宋转对、次对故事，不时召见大臣。"帝不允辞，下其议于所司。时秦、晋、楚、蜀岁祲，诏免田赋。承勋言："有司例十月始征赋。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阴图乾没。宜及其未征，遣官驰告以所蠲数。山陬僻壤，俾悉户晓。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抚按失举奏，并坐。"帝褒纳之。奏夺京营把总汤清职。郭勋为求复，语侵承勋。承勋因求退，给事中王准等劾勋恣。乃敕责勋，而下清法司。兵部尚书胡世宁致仕，诏承勋还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举文武大臣，必下廷议。议者率相顾不发，拱手听。宜及未议前，备条所议，布告与议者，俾先谂其故，然后平心商质，各尽所怀。议苟不合，听其别奏。庶足尽诸臣之见，而所议者公。"帝然其言，下诏申饬。寻命兼督团营。言官攻张璁、桂萼党，并及承勋。承勋连章求退，帝复温旨答之。中官出镇者，率暴横。承勋因谏官李凤毛等言，先后裁二十七人，又革锦衣官五百人，监局冒役数千人。独御马监未汰，复因给事中田秋奏，多所裁减。而请以腾骧四卫属部，核诡冒，制可。中官言曩彰义门破也先，东市剿曹贼，皆四卫功，以直内故易集，隶兵部不便。承勋言："彰义门之战，祸由王振。东市作贼，即曹吉祥也。"帝卒从承勋议，归兵部。寇犯大同，议遣大臣督兵。众推都御史王宪，宪不肯行。给事中夏言谓承勋曰："事急，公当请行。"承勋竟不请。给事中赵廷瑞并劾之。会寇退，罢。

十年春，大风昼晦，帝忧边事。承勋言："去岁冰合，敌骑尽入河套。延、宁、固原皆当警备。甘肃军饷专仰河东，宜于兰州籴贮，以备缓急。曩河西患土鲁番，今亦卜喇又深入。两寇云扰，孤危益甚。套寇出入，并经庄浪。急宜缮塞设险，断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师，不善抚，即门庭寇。云南安凤之叛，军民困敝，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旷日淹时，恐酿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挝，异日归命请援，或据地求封，皆未可测。惟急用人理财，俾边鄙无虞。"帝嘉纳焉。

承勋沉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辅臣外，独承勋与胡世宁，大事辄

咨访。二人亦孜孜奉国，知无不言。世宁卒半岁，承勋亦卒，帝深嗟悼。赠少保，谥康惠。所赉予，常典外，特赐白金、彩币、米蔬诸物。承勋官四十年，家无余资。其议“大礼”，亦与世宁相合云。

王以旂，字士招，江宁人。正德六年进士。除上高知县。华林贼方炽，以旂训乡兵御之，贼不敢犯。征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镇守太监刘璟倡议停乡试。以旂言河南去江西远，罢试无名。乃止。璟又言，帝亲征，道且出汴，牒取供顿银四万两。巡抚议予之，以旂执不予。世宗即位，欲加兴献帝皇号，以旂抗言不可。已，上弭灾要务，言：“司礼取中旨免张汉赃科，臣不预闻，此启矫伪之渐也。”帝不听。累迁兵部右侍郎。徐、吕二洪竭，漕舟胶。命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逾年，渠水通，进秩一等。寻拜南京右都御史。召为工部尚书，改左都御史，代陈经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

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大学士夏言主之。数下优旨奖铣，令以旂集廷臣议。以旂等力主铣议。议上，帝意忽变，严旨咎铣，令再议。以旂等惶恐，尽反前说。帝逮铣，令以旂代之。套寇自西海还，肆掠永昌，镇羌总兵官王继祖御却之。已，复来犯，并及镇番、山丹。部将蔡勋、马宗援三战皆捷。前后斩首一百四十余级。论功，廕以旂一子。已而寇数万复屯宁夏塞外，将大入。官军击之，斩首六十余级，寇宵遁。延绥、宁夏开马市，二镇市五千匹。其长狠台吉等约束所部，终市无哗。以旂以闻。诏大赉二镇文武将吏，以旂复赐金币。录延绥将士破敌功，再廕一子。在镇六年，修延绥城堡四千五百余所，又筑兰州边垣，加官至太子太保。比卒，军民为罢市。赠少保，谥襄敏，再予一子官。

范钅□，字平甫，其先江西乐平人，迁沈阳。钅□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迁员外郎。嘉靖三年，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由户部郎中改长芦盐运司同知，迁河南知府。岁大饥，巡抚都御史潘塤驳诸请振文牒，候勘实乃发。钅□不待报，辄开仓振之，全活十余万。民争讴颂钅□，语闻禁中。帝为责户部及塤与巡按御史匿灾状。塤归罪钅□以自解，被劾罢去，钅□名由此显。迁两淮盐运使，条上鹾政十要。历四川参政，湖广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钅□为人持重，有方略。既莅重镇，不上首功。一意练步骑，广储蓄，缮治关隘亭障，寇为远徙，俘归者五百人。上疏言：“边将各有常禄，无给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勋奏以军余开垦田园给将领，委奸军为庄头，害殊大。宜给还军民，任耕种便。”帝从其请。居数年，引疾归。

起故官，抚河南。寻召为兵部右侍郎，转左。尚书王以旂出督三边，钅□署部事。顷之，奉诏总理边关厄隘。奏上经略潮河川、居庸关诸处事宜，请于古道门外蜂窝岭增墩台一为外屏，浚濠设桥，以防冲突。川西南两山对处，各设敌台，以控中流，分戍兵番直守要害。又蓟镇五里垛、划车、开连口、慕田谷等地，宜设墩台。恶谷、红土谷、香炉石等地，宜斩崖堑。居庸关外诸口，在宣府为内地，在居庸则为边藩，宜敕东中路文武臣修筑。加潮河川提督为守备，增副将居庸关，领天寿山、黄花镇。设横岭守备，塞怀来路，增置新军二千余人，资团练。又议紫荆、倒马、龙泉等关及山海关、古北口经略事宜，请于紫荆之桑谷，倒马之中ＡＧ关峪，龙泉之陡石岭诸要害，创筑城垣，增设敌楼营舍。蓟州所辖燕河、太平、马兰、密云四路，修筑未竟者，括诸司赎锾竣之。而浮图峪、插箭岭尤为紫荆、倒马二关冲，移参将分驻石门杜家庄，俾保定总兵驻紫荆。蓟、辽悬绝千里，移建昌营游击于山海关。三屯等营缺军，应速募，马不足者补入。其常戍之兵介胄不备，量给铠仗，番上者悉予行粮，毋俾荷戈枵腹。又言："诸路缓急，以密云之分守为最。各关要害，以密云之迤西为最。若燕河之冷口，马兰之黄崖，太平之榆木岭、擦崖子，皆所急也。宜敕抚镇督诸将领分各营士马，兼侧近按伏之兵，迭为战守。"兵部言："军戍久，恋土。猝移置，恐他变。莫若山海关增置能将一员，募军三千屯驻，听蓟、辽抚臣调度，援燕河。"余如钅□言，下守臣议。

帝才钅□甚。会兵部尚书赵廷瑞罢，即命钅□入代。钅□以老辞，且言随事通变，乏将顺之宜。帝怒，责钅□不恭，削其籍。时严嵩当国，而钅□本由徐阶荐，天下推为长者，惜其去，不以罪。然钅□罢，帝召翁万达，甫至以忧去，丁汝夔代之。明年，俺答逼都城，汝夔遂诛死。而钅□归久之乃卒。隆庆元年复官。

王邦瑞，字惟贤，宜阳人。早有器识。为诸生，山东盗起，上剿寇十四策于知府。正德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与王府有连，出为广德知州。嘉靖初，祖忧，去。补滁州。屡迁南京吏部郎中，出为陕西提学佥事。坐岁贡不中式五名以上，贬滨州知州。再迁固原兵备副使。泾、邠巨盗李孟春，流劫河东、西，剿平之。以祖母忧去。服除，复提学陕西，转参政。母忧解职。起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寇乘冰入犯，设伏败之。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为兵部右侍郎。

改吏部，进左。俺答犯都城，命邦瑞总督九门。邦瑞屯禁军郭外，以巡捕军营东、西长安街，大启郭门，纳四郊避寇者。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命邦瑞摄其事，兼督团营。寇退，请治诸将功罪，且浚九门濠

堑，皆报可。邦瑞见营制久弛，极陈其弊。遂罢十二团营，悉归三大营，以咸宁侯仇鸾统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专督营务。复条上兴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请尽撤提督监枪者。帝报从之。又举前编修赵时春、工部主事申知兵，并改兵部，分理京营事。未几，帝召兵部尚书翁万达未至，迟之，遂命邦瑞代。条上安攘十二事。

仇鸾构邦瑞于帝，帝眷渐移。会鸾奏革蓟州总兵官李凤鸣、大同总兵官徐珏任，而荐京营副将成勋代凤鸣，密云副将徐仁代珏。旨从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将帅，必采之公卿，断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渐，示臣下不敢专也。且京营大将与列镇将不相统摄，何缘京营，乃黜陟各镇。今曲徇鸾请，臣恐九边将帅悉奔走托附，非国之福也。"帝不悦，下旨谯让。鸾又欲节制边将，罢筑蓟镇边垣。邦瑞皆以为不可。鸾大憾，益肆谗构。会邦瑞复陈安攘大计，遂严旨落职，以冠带办事。居数日，大计自陈。竟除名，以赵锦代。邦瑞去，鸾益横。明年诛死，锦亦坐党比遣戍，于是帝渐思之。逾十年，京营缺人，帝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

既至，疏便宜数事，悉允行。逾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遣行人护丧归葬。

邦瑞严毅有识量。历官四十年，以廉节著。子正国，南京刑部侍郎。

郑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厄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以争"大礼"廷杖。大同兵变，上疏极言不可赦。张孚敬柄政，器之，欲改置翰林及言路，晓皆不应。父忧，归，久之不起。

许讠赞为吏部尚书，调之吏部。历考功郎中。夏言罢相，帝恶言官不纠劾，诏考察去留。大学士严嵩因欲去所不悦者，而晓去乔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晓，调文选。嵩欲用赵文华为考功，晓言于讠赞曰："昔黄祯为文选，调李开先考功，皆山东人，诏不许。今调文华，晓避位而已。"讠赞以谢嵩。嵩欲以子世蕃为尚宝丞，晓曰："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丞，无故事。"嵩益怒。以推谪降官周鈇等，贬晓和州同知。稍迁太仆丞，历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侍郎。

俄改兵部，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晓

请发帑金数十万，造战舸，筑城堡，练兵将，积刍糗。诏从之。中国奸民利倭贿，多与通。通州人顾表者尤桀黠，为倭导。以故营寨皆据要害，尽知官兵虚实。晓悬重赏捕戮之。募盐徒骁悍者为兵，增设泰州海防副使，筑瓜洲城，庙湾、麻洋、云梯诸海口皆增兵设堠。遂破倭于通州，连败之如皋、海门，袭其军吕泗，围之狼山，前后斩首九百余。贼溃去。录功，再增秩，三赉银币。时贼多中国人。晓言："武健才谓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滋大矣。洪武时倭寇近海州县。以高皇帝威灵，兼谋臣宿将，筑城练兵，经略数年，犹未乂安。乃招渔丁、岛人、盐徒、蜑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为患。今江北虽平，而风帆出没，倏忽千里。倭恃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为爪牙，非详为区画，后患未易弭也。"帝颇采纳之。

寻召为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帝以晓知兵，改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寻拜刑部尚书。俺答围大同右卫急，帝命兵部尚书杨博往督大师，乃以晓摄兵部。晓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简听征京军三万五千人，乃令执役赴工，何以备战守？乞归之营伍。"帝立从之。

寻还视刑部事。严嵩势益炽。晓素不善嵩。而其时大狱如总督王忬以失律，中允郭希颜以言事，晓并予轻比，嵩则置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杀侍郎黄懋官，海寇汪直通倭为乱，晓置重典，嵩故宽假之。惟巡抚阮鹗、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晓不能尽法，议者讥其失出云。故事，在京军民讼，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问断。诸司有应鞫者，亦参送法司，无自决遣者。后诸司不复遵守，狱讼纷拿。晓奏循故事，帝报许，于是刑部间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郑存仁谓讼当自下而上，檄州县，法司有追取，毋辄发。晓闻，率侍郎赵大祐、傅颐守故事争，存仁亦据律执奏。章俱下都察院会刑科平议。议未上，晓疏辨。嵩激帝怒切让，遂落晓职，两侍郎亦贬二秩。

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既归，角巾布衣与乡里父老游处，见者不知其贵人也。既卒，子履淳等讼晓御倭功于朝，诏复职。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履淳自有传。

赞曰：李钺诸人皆以威略干济显于时。钺与王宪、王以旂之治军旅，李承勋、范钅□之画边计，才力均有过人者。胡世宁奋不顾身，首发奸逆，危言正色，始终一节。《易》称"王臣蹇蹇"，世宁近之矣。王邦瑞抵抗权幸，踬而复起，郑晓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云。

列传第八十八

姚镆（子涞） 张嵿 伍文定（邢珣等） 蔡天祐（胡瓒） （张文锦） 詹荣（刘源清） 刘天和 杨守礼 张岳（李允简） 郭宗皋 赵时春

姚镆，字英之，慈溪人。弘治六年进士。除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西提学佥事。立宣成书院，延《五经》师以教士子。桂人祀山魈卓旺。镆毁像，俗遂变。迁福建副使，未几改督学政。正德九年擢贵州按察使。十五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上边务六事，皆议行。嘉靖元年，吉囊入泾阳。镆遣游击彭楩出西路，释指挥卜云于狱，使副之。夜半邀击，斩其二将，乃遁。玺书褒谕。寻召为工部右侍郎，出督漕运，改兵部左侍郎。

四年，迁右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田州土官岑猛谋不轨。镆调永顺、保靖兵，使沈希仪与张经、李璋、张佑、程鉴各统兵八万，分道讨。而镆与总兵官硃麒等攻破定罗、丹梁。用希仪计，结猛妇翁岑璋使为内应，大破之，斩猛子邦彦。璋诱杀猛，献其首。诏进镆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诸将进秩有差。镆请改设流官，陈善后七事，制可。乃命参议汪必东、佥事申惠与参将张经以兵万人镇其地。必东、惠移疾他驻。猛党卢苏、王受等诈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二十万且至，夷民信之。苏等薄城，经突围走，城遂陷。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镆失策罔上，并论前总督盛应期。帝以镆有功，许便宜抚剿。苏、受数求赦，镆不许，将大讨之。会廷议起王守仁督两广军，令镆与同事。镆引疾乞罢，许驰驿归。

初，广东提学道魏校毁诸寺观田数千亩，尽入霍韬、方献夫诸家。镆至广，追还之官。韬、献夫恨甚，与张璁、桂萼合排镆。谓大同当征而反抚，田州当抚而反征，皆费宏谋国不臧，酿成南北患。时宏虽去，犹借镆以排之也。镆既得请，方候代，千夫长韦贵、徐伍攻复思恩。镆上其状。诏先赏贵等，而以抚剿事宜俟守仁处置。既而镆奏辩石金前疏，诋金阻挠养寇。金亦再疏诋镆。帝先入璁等言，落镆职闲住。

其后，苏、受复叛，帝渐思镆。十三年，三边阙总制。大学士费宏、李时同召对。宏荐镆，时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未赴，宏卒。镆辞。帝不悦，仍落职闲住。镆既罢，荐者至二十疏，不用。家居数年卒。

子涞，字维东。嘉靖二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争“大礼”，廷杖。又议郊祀合祀，不当轻易。召修《明伦大典》，恳辞不与。累官侍读学士。

张㠐，字时俊，萧山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弘治初，修《宪宗实录》，命往苏、松诸府采轶事。事竣，授上饶知县。迁南京兵部主事，就进刑部郎中。正德初，迁兴化知府。隆平侯张祐无子，弟禄与族人争袭，诉于南京法司，久不决，复诉京师。刘瑾方擅政，遂削尚书樊莹、都御史高铨籍。㠐以郎承勘，为民。瑾败，起知南雄。擢江西参政，进右布政使。举治行卓异，迁左。宁王宸濠欲拓地，广其居，㠐执不可。大恚，遣人馈之。㠐发视，则枣梨姜芥，盖隐语也。未几，召为光禄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忤中贵，移疾归。

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广西上思州贼黄镠纠峒兵劫州县，㠐讨擒之。广东新宁、恩平贼蔡猛三等剽掠，众至数万。㠐合兵三万余人击新宁诸贼，破巢二百，擒斩一万四千余人，俘贼属五千九百余人，猛三等皆授首。自岭南用兵，以寡胜众未有若是役者。捷闻，奖赉。程乡贼梁八尺等与福建上杭流贼相应。遣都指挥李皋等会福建官兵夹击，俘斩五百余人。归善李文积聚奸宄拒捕，讨之，久弗克。{山顶}遣参政徐度等剿之，俘斩千余人。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剽劫满剌加诸国，复率其属灊世利等拥五舟破巴西国，遂入寇新会。㠐遣将出海擒之，获其二舟，贼乃遁。寻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书。六年大计京官，拾遗被劾，致仕。后数年卒。

伍文定，字时泰，松滋人。父琇，贵州参议。文定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有膂力，便弓马，议论慷慨。授常州推官，精敏善决狱，称强吏。魏国公徐俌与民争田，文定勘，归之民。刘瑾入俌重贿，兴大狱，巡抚艾朴以下十四人悉被逮。文定已迁成都同知，亦下诏狱，斥为民。瑾败，起补嘉兴。

江西姚源贼王浩八等流劫浙江开化，都御史俞谏檄文定与参将李隆、都指挥江洪、佥事储珊讨之，军华埠。而都指挥白弘与湖州知府黄衷别营马金。贼党刘昌三破，执弘，官军大挫。浩八突华埠，洪、文定击败之，追及于孔埠。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进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贼诱，与指挥张琳等皆被执。文定等殿后得还，贼亦遁归江西。谏等上文定忠勇状，诏所司奖劳。擢河南知府，计擒剧贼张勇、李文简。以才任治剧，调吉安。计平永丰及大茅山贼。已，佐巡抚王守仁平桶冈、横水。宸濠反，吉安士民争亡匿。文定斩亡者一人，众乃定。

乃迎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琏、戴德孺等先后至，共讨贼。文定当大帅。丙辰之战，身犯矢石、火燎须不动。贼平，功最，擢江西按察使。张忠、许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谒，遂缚之。文定骂曰："吾不恤九族，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法当斩。"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报。

寻迁广东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忠等罪状，且曰："曩忠、泰与刘晖至江西，忠自称天子弟，晖称天子儿，泰称威武副将军，与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诬害良民。需求万端，渔猎盈百万。致饿殍遍野，盗贼纵横。虽寸斩三人，不足谢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钱宁皆已伏法，三人实其党与。乞速正天诛，用章国典。"又请发宸濠资财，还之江西，以资经费；矜释忠、泰所陷无辜及宁府宗人不预谋者，以清冤狱。帝并嘉纳之。论功，进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讨获海贼董效等二百余人，赐敕奖劳。寻谢病归。

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宁掌院事。云南土酋安铨反，败参政黄昭道，攻陷寻甸、嵩明。明年，武定土酋凤朝文亦反，杀同知以下官，与铨合兵围云南。诏进文定兵部尚书兼前职，提督云南、四川、贵州、湖广军讨之，以侍郎梁材督饷。会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为乱，并以属文定。文定未至云南，铨等已为巡抚欧阳重所破，遂移师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勋极言川、贵残破，不当用兵，遂召还，命提督京营。文定至湖广，疏乞省祭归。已，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复上言："叛酋称乱之初，势尚可抚。而文定决意进兵，一无顾惜。飞刍挽粮，糜数十万。及有诏罢师，尚不肯已。又极论土酋阿济等罪。军民讹言，几复生变。臣愚以为文定可罪也。"尚书方献夫、李承勋因诋文定好大喜功，伤财动众，乃令致仕。

文定忠义自许，遇事敢为，不与时俯仰。芒部之役，愤小丑数乱，欲为国伸威，为议者旁挠。庙堂专务姑息，以故功不克就。九年七月卒于家。天启初，追谥忠襄。

邢珣，当涂人，弘治六年进士。正德初，历官南京户部郎中。忤刘瑾，除名。瑾诛，起南京工部，迁赣州知府。招降剧盗满总等，授庐给田，抚之甚厚。后讨他盗，多藉其力。守仁征横水、桶冈，珣常为军锋。功最，增二秩。宸濠反，以重赏诱总。总执其使送珣，遂从珣共平宸濠。

徐琏，朝邑人。文定同年进士。由户部郎中出为袁州知府。从讨宸濠，获首功千余。事定，珣、琏迁江西右参政。世宗录功，各增秩二等。嘉靖二年大计，给事御史劾监司不职者二十二人，珣、琏与焉。吏部以军功未酬，请进秩布政使致仕，从之。二人竟废。

珣子埴尝学于张璁。嘉靖初登乡荐。璁贵显，屡欲援之，辞不应。授浦城知县。有徐浦者，役公府。埴一见异之，令与子同学，为娶妻。后登第为给事中。其家世世祀埴。弟址，进士，历御史，终山东盐运使。以清操闻。

戴德孺，临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工部员外郎。监芜湖税，有清名。再迁临江知府。宸濠反，遣使收府印，德孺斩之。与家人誓曰："吾死守孤城。脱有急，若辈沉池中，吾不负国也。"即日戒严。旋与守仁共灭宸濠。以忧去。世宗以德孺驭军最整，独增三秩，为云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后赠光禄寺卿，予一子官。

珣、琏等倡义讨贼，月余成大功。当事者以嫉守仁故，痛裁抑之。或赏或否，又往往借考功法逐之去。守仁之再疏辞爵也，为诸人讼曰：

宸濠变初起，势焰猖炽，人心疑惧退阻。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诸人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玙、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鰲山、伍希儒、谢源等。或摧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所谓同功一体者也。帐下之士，若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禹，致仕县丞龙光，指挥高睿，千户王佐等，或诈为兵檄以挠其进止，坏其事机，或伪书反间以离其心腹，散其党与。今闻纪功文册，改造者多所删削。举人冀元亨为臣劝说宁王，反为奸人构陷，竟死狱中，尤伤心惨目，负之冥冥之中者。

夫宸濠积威凌劫，虽在数千里外，无不震骇失措。而况江西诸郡县切近剥床，触目皆贼兵，随处有贼党，非真有捐躯赴难之义，戮力报主之忠，孰肯甘齑粉之祸，从赤族之诛，蹈必死之地，以希万一难冀之功乎！

今臣独崇封爵，而此同事诸人者，或赏不行而并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非独为已斥诸权奸所诬构挫辱而已也。群憎众嫉，惟事指摘搜罗以

为快，曾未见有鸣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窃痛之。

奏入，卒寝不行。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晟，济南知府，以廉惠闻。天祐登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出为福建佥事。历山东副使，分巡辽阳。岁歉，活饥民万余。辟滨海圩田数万顷，民名之曰“蔡公田”。累迁山西按察使。

嘉靖三年，大同兵乱，巡抚张文锦遇害。诏曲赦乱卒，改巡抚宣府都御史李鐸抚之。鐸以母忧不至，乃擢天祐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天祐从数骑驰入城，谕军士献首恶，众心稍定。会尚书金献民、总兵官杭雄出师甘肃，道大同，乱卒疑见讨，复鼓噪。天祐惧，急请再赦。兵部言“元恶不除无以警后”。请特遣大臣总督宣、大军务，以制其变。乃命户部侍郎胡瓒偕都督鲁纲统京军三千人以往。瓒等未发而进士李枝赍饷银至。乱卒曰：“此承密诏尽杀大同人，为军犒也。”夜中火起，围枝馆，出牒示之乃解。寻复杀知县王文昌，围代王府，胁王奏乞赦。王急携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乱卒方嚣，大兵压境，是趣之叛也。请亟止禁军，容臣密图。”乃命瓒驻兵宣府。顷之，天祐奏总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请止京军勿遣。帝责以阻挠，令必获首恶郭鉴等。既而瓒次阳和，勇、天祐令千户苗登擒斩鉴等十一人，函首送瓒，请班师。

甫二日，鉴父郭疤子复纠徐氈儿等夜杀勇家人，又毁苗登家。瓒言非尽歼不可。帝乃切让天祐，召勇还京，以故总兵硃振代之，敕瓒仍驻宣府。居无何，天祐捕戮徐氈儿等，瓒等遂班师。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总兵官马永交章言疤子潜逃塞外，必为后患。帝将遣使勘，会瓒还京言逃卒无足患，帝乃罢勘官勿遣。疤子复潜入城，焚振第。明旦，天祐闭城大索。获疤子及其党三十四人，悉斩以徇。尽宥胁从，人心乃大定。事闻，赉银币。已，进副都御史，巡抚如故。

寻就进兵部右侍郎。久之，召还部。天祐以籓禄久缺，又岁当缮边垣，用便宜增淮盐引价，每引万加银五千，被讦。帝宥之。至是，御史李宗枢复追论前事，天祐因引疾去。居二年，奉诏起用。未至京，得疾告归，卒。年九十五。

天祐有才智。兵变时。左右皆贼耳目，幕府动静悉知之。天祐广招星卜艺士往来军中，因具得其情，卒赖以成功。在镇七年，威德大著，

父老为立安辑祠。

胡瓒，字伯珩，永平人。进士。官终南京工部尚书。

张文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正德初，为刘瑾所陷，逮系诏狱，斥为民。瑾诛，起故官。再迁郎中。督税陕西，条上筹边裕民十事。迁安庆知府。度宁王宸濠必反，与都指挥杨锐为御备计。宸濠果反，浮江下。文锦等虑其攻南都，令军士登城诟之。宸濠乃留攻，卒不能克。事具《杨锐传》。玺书褒美，擢太仆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文锦性刚。以拒贼得重名，遂锐意振刷，操切颇无序。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文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议于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堡，曰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参将贾鉴督役严，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众惮行，请募新丁，僚吏咸以为言。文锦怒曰："如此，则令不行矣。镇亲兵先往，孰敢后！"亲兵素游惰有室。闻当发，大恐。请孑身往，得分番。又不听，严趣之。鉴承风，杖其队长。诸边卒自甘州五卫杀巡抚许铭，朝廷处之轻，颇无忌。至是，卒郭鉴、柳忠等乘众愤，遂倡乱。杀贾鉴，裂其尸，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锦恐与外寇连，令副将时陈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乱者。郭鉴等大惧，复聚为乱，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御史府门。文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乱卒欲燔王宫。王惧，出文锦。郭鉴等杀之，亦裂其尸，遂焚镇守总兵公署。出故总兵硃振于狱，胁为帅。时嘉靖三年八月也。事闻，帝命侍郎李昆赦乱卒。昆为文锦请恤典，不报，久之，文锦父政讼其子守安庆功，礼部为之请，终不许。文锦妻李氏复上疏哀请。帝怒，命执赍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陈洪谟言："文锦偾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传之四方，损国威不小。"复降旨诘责。自是，廷臣不敢言。万历中，始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愍。

詹荣，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

督饷大同，值兵变，杀总兵官李瑾。总督刘源清率师围城，久不下。荣素有智略，善应变。叛卒掠城中，无犯荣者。外围益急，荣密约都指挥纪振、游击戴濂、镇抚王宁同盟讨贼。察叛卒马升、杨麟无逆志，乃阳令宁持官民状诣源清所，为叛卒乞原，而阴以荣谋告，请宥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效。会源清已罢，巡抚樊继祖许之。升、麟遂结心腹，擒首恶黄镇等九人戮之。荣乃开城门，延继祖入，复捕斩二十六人。录功，擢光禄寺少卿，再迁太常寺少卿。

二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鲁迷贡使留甘州者九十余人，总兵官杨信驱以御寇，死者十之一。荣言："彼以好来，而用之锋镝，失远人心，且示中国弱。"诏夺信官，槥死者送之归。番人感悦。逾年，以大同巡抚赵锦与总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诏荣与锦易任。俺答数万骑入掠，荣与尚文破之黑山阳，进右副都御史。寇复大举犯中路，参将张凤等阵殁。荣与尚文及总督翁万达严兵备阳和，而遣骑邀击，多所杀伤，寇乃引去。代府奉国将军充灼行剽，荣奏夺其禄。充灼等结小王子入寇，谋据大同。荣告尚文捕得，皆伏辜。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又以守边当积粟。而近边弘赐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余里，辟治之皆膏腴田，可数十万顷。乃奏请召军佃作，复其租徭，移大同一岁市马费市牛赋之；秋冬则聚而遏寇。帝立从焉。寇入犯，与尚文破之弥陀山，斩一部长。

荣先以靖乱功，进兵部右侍郎，又以缮边破敌，累被奖赉。召还理部事，进左。尚书赵廷瑞罢，荣署部务，奏行秋防十事。已而翁万达入为尚书，遭母丧，荣复当署部务，辞疾乞休。帝怒，夺职闲住。越二年卒。

当荣之抚大同也，万达为总督，尚文为总兵。三人皆有才略，寇数入不能得志。自后代者不能任，寇无岁不入蹦边，人益思荣等。明年，俺答薄京师，万达、荣皆已去。论者谓二人在，寇未必至此。万历中，荣孙延为顺天通判，上书讼荣功。赠工部尚书，予恤如制。

刘源清，字汝澄，东平人。正德九年进士。授进贤知县。

宸濠反，源清积薪环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仆逸，手刃以徇。县中诸恶少与贼通者，悉杖杀之。宸濠妃弟娄伯归上饶募兵，源清邀戮之。贼檄至，立斩其使。会余干知县马津、龙津驿丞孙天祐亦起兵拒贼。贼七殿下者，夺运舟于龙津，天祐与战，杀数人。贼党募兵过龙津，天祐追杀之，焚其舟。娄氏家众西下，亦为天祐所遏，擒七十余人。贼兵不敢经湖东以窥两浙者，三人力也。贼平，源清征为御史。嘉靖改元，津亦入为御史。津，滁州人。终福建副使。源清寻迁大理丞，谢病归。

六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滴水崖贼郭春据城叛，称王。源清遣卒捕之，为所觉。副总兵刘渊令曰"止擒元恶"，以旗绕城而呼。其党皆散，春等自刭死。总兵官郤永虐下，源清劾罢之。进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边警迁兵部左侍郎，总制宣、大、山西、保定诸镇军务。大同

总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卒王福胜等焚杀瑾，因焚巡抚潘亻放署。亻放奏瑾激变，帝命源清同总兵郤永讨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变，处之过宽，五堡遗孽大惧。师次阳和，亻放等密捕乱卒杖死十余人，系贼首王保等七十余人以献，请旋师。源清惩昔胡瓒事，不欲已，以囚属御史苏祐。囚妄言前总兵硃振失职首乱，且多引无辜。源清遣参将赵纲入城大索。城中讹言城且屠，乱卒遂鼓噪，杀千户张钦。会佥事孙允中自源清所至，谕源清意，抚慰之始定。振前为乱卒所拥，实不反，诣源清自明。不能白，发愤自杀。

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遗孽遂尽反。迎战，杀游击曹安。官军攻据四关，昼夜围击。乱卒出前参将黄镇等于狱，奉为帅，死守。亻放与镇国将军俊□隐等登城，止毋攻。俊□隐出见永请缓兵，皆不听。允中缒城出，言将士妄杀状。源清叱曰："汝为贼游说耶！"欲囚之。允中不敢归。源清因多设逻卒，遏王府及有司军民章疏，而请益师至五万。帝命侍郎钱如京、都督江桓统京军八千以往。已忽悟，罢弗遣，专责源清、永讨贼。亻放驰疏言，将士妄杀激变，速旋师，乱中已。源清亦诋亻放媚贼。张孚敬主源清，侍郎顾鼎臣、黄绾言用兵谬，帝不能决。城围久大困，毁王府及诸廨舍供爨。兵部复下安抚令，源清亦树帜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恶黄镇等亦分日出见，乞通樵采路，永许诺。翌日采薪者出，永悉执之。城中人益惧，乱卒复叛，勾外寇为助。永遇之，大败而遁。叛卒遂引寇十余骑入城，指代府曰："以此为那颜居。""那颜"者，华言大人也。城中人闻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东南二关，叛卒与犄角，官军殊死战，互有杀伤。寇知叛卒不足赖，倒戈击之，大诟而去。是时，寇游骑南掠至朔、应。源清请募九边兵，增总制官御之，己得一意攻城，帝不许。源清乃百道攻，穴城，为毒烟熏死者相籍。复请壅水灌之。帝大不怿，夺其职闲住，以兵部侍郎张瓒代之。瓒未至，郎中詹荣等已悉捕首恶。

黄绾勘功罪，言源清、永实罪魁，具劾其婪贿不赀状。兵科曾忭等言，宸濠乱，源清有保障功，当蒙八议之贷。帝怒，下忭等诏狱，逮源清治之。狱久不决，绾忧去，乃减死，斥为民。俺答薄京师，即家起之，未赴而卒。隆庆初，赠兵部尚书。

刘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刘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补之，天和与焉。出按陕西。镇守中官廖堂奉诏办食御物于兰州，天和谓非所部，辞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诏逮之。部民哭送者万人。锢诏狱久不释，吏部尚书杨一清疏救，法司奏当赎杖还职，中旨谪金坛丞。刑部主事孙继芳抗章救，不报。屡迁湖州

知府，多惠政。

嘉靖初，擢山西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请以肃州丁壮及山、陕流民于近边耕牧，且推行于诸边。寻奏当兴革者十事，田利大兴。改抚陕西。请撤镇守中官及罢为民患者三十余事，帝皆从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动，天和诛不顺命者。又讨平湖店大盗及汉中妖贼，就进右副都御史。

母忧，服阕以故官总理河道。黄河南徙，历济、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硃仙镇至沛飞云桥，杀其下流。疏山东七十二泉，自凫、尼诸山达南旺河，浚其下流。役夫二万，不三月讫工。加工部右侍郎。故事，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天和因岁饥，请尽蠲旁河受役者课，远河未役者半之。诏可。

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兵车皆双轮，用二十人，遇险即困，又行迟不适于用。天和请仿前总督秦纮只轮车，上置砲枪斧戟，厢前树狻猊牌，左右虎盾，连二车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战则护骑士其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发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敌走则骑兵追。复制随车小帐，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边墙濠堑。皆从之。

吉囊十万众屯贺兰山后，遣别部寇凉州，副将王辅逐夺其纛。寇庄浪，总兵官姜奭屡败之。进天和右都御史。寇复大集兵将入犯。天和策寇瞰西有备必东，密檄延绥副将白爵宵行，与参将吴瑛合。寇果东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创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击之，寇多死。寻入寇家涧、张家塔，为爵、瑛所败。犯宁夏者，总兵官王效复破之。帝大喜，进天和左都御史。吉囊犯河西，天和御却之，进兵部尚书。寇将入平虏城，天和伏兵花马池。寇战不胜，走河上。遇伏兵，多死于水。吉囊乘虚寇固原，剽掠且餍。会淫潦，弓矢尽胶，无斗志。而诸将多畏缩，天和斩指挥二人，召故总兵周尚文令立功。会陕西总兵官魏时角寇至黑水苑，尚文尽锐夹击，杀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宁夏，巡抚杨守礼、总兵官任杰等复邀击，败之铁柱泉，斩获共四百四十余级。论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锦衣千户，前后赉银币十数。迁南京户部尚书，召为兵部尚书督团营。言官论天和衰老，遂乞休归。家居三年卒。赠少保，谥庄襄。

天和初举进士，刘瑾欲与叙宗姓，谢不往。晚年内召，陶仲文以刺迎，称戚属。天和返其刺曰："误矣，吾中外姻连无是人。"仲文恚，其

罢官有力焉。

杨守礼，字秉节，蒲州人。正德六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嘉靖初，屡迁湖广佥事。以计擒公安贼魁。坐事谪叙州通判。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与副将何卿平诸番乱，赍银币。初，守礼贬叙州，为佥事张文奎所辱。至是，文奎迁四川参议，恐守礼修隙，先以所摭事奏。诏二人俱解职归。

守礼才器敏达，中外以为能。居家未久，工部尚书秦金等会荐，起河南参政。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寇犯固原，为总督刘天和所败。欲自宁夏去，守礼与总兵任杰等邀败之。会天和召还，进守礼右都御史总督军务代之。录前功，进兵部尚书。总兵官李义、杨信连却吉囊，三赐玺书银币。寻上疏乞休，帝恶其避难，降俸二级。

其秋，寇三万骑抵绥德。游击张鹏却之，总兵官吴英等追至塞外，东路参将周文兵亦至，夹击败之。巡按御史殷学言，寇入内地五百里，请治诸将罪。部议延绥游兵俱调宣、大，寇方避实击虚。而我能以寡胜众，宜录其功。乃加守礼太子少保，学谪外。守礼寻以忧去。俺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礼荐，诏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张岳，字维乔，惠安人。自幼好学，以大儒自期。登正德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武宗寝疾豹房。请令大臣侍从，台谏轮直起居，视药饵，防意外变。不报。与同官谏南巡，杖阙下，谪南京国子学正。世宗嗣位，复故官，迁右司副。母老乞便养，改南京武选员外郎，历主客郎中。方议大禘礼。张璁求始祖所自出者实之，礼官皆唯唯。岳言于尚书李时曰："不如为皇初祖位，毋实以人。"时大喜，告璁。璁不谓然，以初议上。帝竟令题皇初祖主，如岳言。璁衔之，出为广西提学佥事。行部柳州，军缺饷大哗，城闭五日。岳令守城启门，召诘哗者予饷去。寻以计擒首恶，置之理。入贺，改提学江西。不谢璁，璁黜广西选贡七人，谪岳广东盐课提举。迁廉州知府。督民垦弃地，教以桔槔运水。廉民多盗珠池。岳居四年，未尝入一珠。

帝使使往安南诘莫登庸杀主，岳言于总督张经曰："莫氏篡黎，可无勘而知也，使往受谩词辱国，请留使者毋前。"经不可。知钦州林希元上书请决讨莫氏，岳贻书止之，复条上不可讨六事。为书贻执政曰："据边民报，黎赜袭封无嗣，以兄子譓为子。陈暠作乱，赜遇害，暠篡。未几国人拥立譓，暠奔谅山。讠惠立七年，为莫登庸所逼，出居升华。登庸立譓幼弟騑而相之，卒弑騑自立，国分为三。黎在南，莫居中，陈在西

北。后谅山亦为登庸有，陈遂绝。而黎所居即古日南地，与占城邻，限大海，登庸不能逾之南，故两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孙福海，而自营海东府地都斋居之。盖安南诸府，惟海东地最大，即所谓王山郡也。此贼负篡逆名，常练兵备我，又时扬言求入贡。边人以非故王也，弗敢闻。愚以为彼内乱未尝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乱定乃贡。若必用兵，胜负利纯非岳所敢知。”执政得书不能决。已，毛伯温来视师，张经一以军事委岳。又以翁万达才，进二人于伯温。岳与伯温语数日，伯温曰：“交事属君矣。”许登庸如岳议。会岳迁浙江提学副使，又迁参政，伯温驰奏留之，乃改广东参政，分守海北。登庸降，加岳俸一级，赐银币。寻以征琼州叛黎功，加俸及赐如之。

塞上多事，言官荐岳边才。伯温言：“岳可南，翁万达可北也。”遂擢岳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旋移抚江西，进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讨破广东封川僮苏公乐等，进兵部右侍郎。平广西马平诸县瑶贼，先后俘斩四千，招抚二万余人，诛贼魁韦金田等，增俸一级。召为刑部右侍郎，以御史徐南金言命留任。连山贼李金与贺县贼倪仲亮等，出没衡、永、郴、桂，积三十年不能平，岳大合兵讨擒之。莅镇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左侍郎。

湖贵间有山曰蜡尔，诸苗居之。东属镇溪千户所箪子坪长官司，隶湖广；西属铜仁、平头二长官司，隶贵州；北接四川酉阳，广袤数百里。诸苗数反，官兵不能制。侍郎万镗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龙许保冠带。湖苗暂息，而贵苗反如故。镗班师，龙许保及其党吴黑苗复乱。贵州巡抚李义壮告警，乃命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进右都御史。义壮持镗议欲抚，岳劾其阻兵，罢之。先义壮抚贵州者，佥都御史王学益与镗附严嵩，主抚议，数从中挠岳。岳持益坚。许保袭执印江知县徐文伯及石阡推官邓本忠以去，岳坐停俸。乃使总兵官沈希仪、参将石邦宪等分道进，躬入铜仁督之。先后斩贼魁五十三人，独许保、黑苗跳不获。岳以捷闻，言贵苗渐平，湖苗听抚，请遣土兵归农，朝议许之。未几，酉阳宣慰冉元嗾许保、黑苗突思州，劫执知府李允简。邦宪兵邀夺允简还，允简竟死。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阶持不可。乃夺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师。邦宪等旋破贼。岳搜山箐，余贼献思州印及许保。湖广兵亦破擒首恶李通海等。岳以黑苗未获，不敢报功。已而冉元谋露，岳发其奸。元贿严世蕃责岳绝苗党。邦宪竟得黑苗以献，苗患乃息。

岳卒于沅州。丧归，沅人迎哭者不绝。已，叙功，复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襄惠。

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以程、硃为宗。

李允简，融县人。由举人起家。以郡境多寇，道孥归，独与孙炳文居。祖孙皆被执，许保挟以求厚赎。允简则传语邦宪令亟进兵。在贼中自投高崖下，贼拽出，弃之途。思人舁还，至清浪卫而卒。诏赠贵州副使，赐祭葬，官一子。

郭宗皋，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寻诏与选者皆改除，得刑部主事。擢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陨如雨。未几，哀冲太子薨，大同兵乱。宗皋劝帝惇崇宽厚，察纳忠言，勿专以严明为治。帝大怒，下诏狱，杖四十释之。历按苏、松、顺天。行部乘马，不御肩舆。会廷推保定巡抚刘夔还理院事，宗皋论夔尝荐大学士李时子，谄媚无行，不任风纪，坐夺俸两月。寻出为雁门兵备副使，转陕西参政，迁大理少卿。

二十三年十月，寇入万全右卫，抵广昌，列营四十里。顺天巡抚硃方下狱，擢宗皋右佥都御史代之，寇已去。宗皋言："密云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马兰、太平、燕河三屯岁发千人，以五月赴密云，有警则总兵官自将赴援。居庸、白杨，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请预拟借调之法，令建昌三屯军，平时则协助密云，遇警则移驻居庸。"俱报可。久之，宗皋闻敌骑四十万欲分道入，奏调京营、山东、河南兵为援。已竟无实，坐夺俸一年。故事，京营岁发五军诣蓟镇防秋。宗皋请罢三军，以其犒军银充本镇募兵费。又请发修边余银，增筑燕河营、古北口。帝疑有侵冒，令罢归听勘。既而事得白。起故官，巡抚大同，与宣府巡抚李仁易镇。

寻进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俺答三万骑犯万全左卫，总兵官陈凤、副总兵林椿与战鹞儿岭，杀伤相当，宗皋坐夺俸。明年再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及椿皆战死，宗皋与巡抚陈燿坐夺俸。给事中唐禹追论死事状，因言全军悉陷，乃数十年未有之大衄。帝乃逮宗皋及燿，各杖一百，燿遂死，宗皋戍陕西靖虏卫。

隆庆改元，从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戎政。旋进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给事中庄国祯劾宗皋衰庸，宗皋亦自以年老求去，诏许之。万历中，再存问，岁给廪隶。十六年，宗皋年九十，又遣行人存问。是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康介。

赵时春，字景仁，平凉人。幼与群儿嬉，辄列旗帜，部勒如兵法。

年十四举于乡。逾四年，为嘉靖五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以张璁言改官，得户部主事。寻转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陛下以灾变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词面谩。盖自灵宝知县言河清受赏，都御史汪鋐继进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赞、训导范仲斌进瑞麦，指挥张楫进嘉禾，鋐及御史杨东又进盐华，礼部尚书李时再请表贺。仲斌等不足道，鋐、赞司风纪，时典三礼，乃罔上欺君，坏风伤政。"帝责其妄言，且令献谠言善策。时春惶恐引咎未对。帝趣之，于是时春上言：

当今之务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赏罚所自出，勿以逆心事为可怒，则赏罚大公而天下治。曰信号令。无信一人之言，必参诸公论；毋狃一时之近，必稽之永远。苟利十而害一，则利不必兴；功百而费半，则功不必举。如是而天下享安静之福矣。曰广延访。宜仿古人轮对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台谏、侍从各得敷纳殿陛间，群吏则以其职事召问之。曰励廉耻。大臣宜待以礼，取大节略小过。台谏言是者用之，非者宽容之。庶臣工自爱，不敢不励。

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诸臣，其才不当弃，其过或可原，宜霈然发命，召还故秩。且因南郊礼成，除谪戍之罪，与之更始。曰固边圉。败军之律宜严，临阵而退者，裨将得以戮士卒，大将得以戮裨将，总制官得以戮大将，则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请复古冠婚、丧祭之礼，绝醮祭、祷祀之术。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箓、依托经忏、幻化黄白、飞升遐景以冒宠禄者，即赐遣斥，则正道修明而民志定。

帝览之，益怒，下诏狱掠治，黜为民。久之，选东宫官属，起翰林编修兼司经局校书。

帝有疾，时春与罗洪先、唐顺之疏请东宫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贺。帝大怒，复黜为民。京师被寇，朝议以时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赞理京营务，统民兵训练。大将军仇鸾倡马市，时春愤曰："此秦桧续耳。身为大将，而效市侩，可乎？"忤鸾，为所构，几重得罪。稍迁山东佥事，进副使。

三十二年，擢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时春慷慨负奇气，善骑射。慨寇纵横，将帅不任职，数谓人："使吾领选卒五千，俺答、邱福不足平也。"作《御寇论》，论战守甚悉。既秉节钺，益思以武功自奋。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诸堡，时春率马步兵往御之。至广武，诸将毕会。

谋报寇骑二千余，去两舍。时春擐甲欲驰，大将李涞固止之。时春大言曰：“贼知吾来必遁，缓追即不及。”遂策马前。及于大虫岭，伏兵四起，败绩。仓皇投一墩，守卒缒之上乃得免，涞军竟覆。被论，解官听调。时春喜谈兵，至是一战而败。然当是时将帅率避寇不击。为督抚者安居坚城，遥领军事，无躬搏寇者。时春功虽不就，天下皆壮其气。

时春读书善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诗，伉浪自喜类其为人。

赞曰：姚镆等封疆宣其擘画，军务畅其机谋，勋绩咸有可纪。伍文定从王守仁平宸濠之难，厥功最懋。赵时春将略自命，一出辄蹶。夫危事而易言之，固知兵者所弗取乎。

列传第八十九

陶琰（子滋） 王缜 李充嗣 吴廷举（弟廷弼） 方良永（弟良节 子重杰）王爌 王軏 徐问 张邦奇（族父时彻） 韩邦奇（弟邦靖） 周金 吴岳 谭大初

陶琰，字廷信，绛州人。父铨，进士，陕西右参议。琰举成化七年乡试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

弘治初，进员外郎。历固原兵备副使。练士卒，广刍粟。历九年，部内晏如。迁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迁刑部右侍郎。陕西游击徐谦讦御史李高。谦故刘瑾党，行厚赂，欲中高危法。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诏狱，褫其职，又罚米四百石输边。瑾诛，起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准、扬诸府。

六年，转南京刑部侍郎。明年，贼刘七等将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衢州。进琰右都御史，巡视浙江。至则七等已灭，浩八听抚。会宁、绍濒海地飓风大作，居民漂没万数。琰出帑金振救，而大筑萧山至会稽堤五万余丈。奏设兵备道守要害，防浩八党出没，遣将击斩其渠魁。遂城开化、常山、遂安、兰溪，境内以靖。复命总督漕运，七疏乞归。世宗嗣位，起故官。凡三督漕，军民习其政，不严而肃。

琰性清俭，饭惟一疏。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寻加户部尚书。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书。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浃岁，屡引年乞体。加太子太保，乘传归，有司岁时存问。又九年卒，年八十有四。赠少保，谥恭介。

子滋，以进士授行人。谏武宗南巡，杖阙下，谪国子学正。嘉靖初，历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阙争“大礼”，再受杖，谪戍榆林。兵部尚书王时中等言，琰老病呻吟，冀父子一相见，乞改调近卫。不许。十五年赦还，卒。

王缜，字文哲，东莞人。父恪，宝庆知府。缜登弘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劾三边总制王越附汪直、李广，不可复玷节钺。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征松江白絺六千匹，缜言絺非正供。且请停上清宫役。诏皆罢之。累迁工科都给事中。武宗初立，内府工匠以营造加恩。缜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宝，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

后世。宜散遣先朝诸画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张永请改筑通州新城，缜言泰陵工作方兴，不当复兴无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为山西右参政。历福建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协平江西贼王浩八。乾清宫灾，疏请养宗室子宫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内官，召还建言被黜诸臣。不报。已，调郧阳巡抚，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即位，陈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户部尚书。卒官。

李充嗣，字士修，内江人。给事中蕃孙也。登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户部主事。以从父临安为郎中，改刑部。坐累，谪岳州通判。久之，移随州知州，擢陕西佥事，历云南按察使。正德九年，举治行卓异，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岁大祲。请发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则劝贷富室。时流民多聚开封，煮糜哺之。逾月，资遣还乡。初，镇守中官廖堂党于刘瑾，假进贡名，要求百端，继者以为常。充嗣言：“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走狗诸物，皆借名科敛。外又有拜见银、须知银及侵扣驿传快手月钱、河夫歇役之属，无虑十余事，苛派动数十万。其左右用事者，又私于境内抑买杂物，擅榷商贾货利。乞严行禁绝。”诏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十二年移抚应天诸府。宁王宸濠反，充嗣谓尚书乔宇曰：“都城守御属于公，畿辅则充嗣任之。”乃自将精兵万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庆城中，令指挥杨锐等坚守。传檄部内，声言京边兵十万旦夕至，趣供饷，以绐贼。贼果疑惧。事定，兵部及巡按御史胡洁言其功。时已就进户部右侍郎，乃赐敕嘉劳。有建议修苏、松水利者，进充嗣工部尚书兼领水利事。未几，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霈、颜如翎佐之。开白茅港，疏吴淞江，六阅月而讫工。语详《河渠志》。

嘉靖元年论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苏、松白粮输内府。正德时骤增内使五千人，粮亦加十三万石。帝用充嗣言，减从故额。又请常赋外尽蠲岁办之浮额者，内府征收，监以科道官，毋纵内臣苛索。帝俱从之。寻改南京兵部尚书。七年致仕，卒。久之，诏赠太子太保，谥康和。

吴廷举，字献臣，其先嘉鱼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进士，除顺德知县。上官属修中贵人先祠，廷举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与之，曰：“非产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恶廷举，曰：“彼专抗上官，市名耳。”会廷举毁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学宫、书院。宗器谓有所侵盗，执下狱。按之不得间，惭而止。为县十年，稍迁成都同知。忧归，补松江。

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荐，擢广东佥事。从总督潘蕃讨平南海、清远诸盗。正德初，历副使。发总镇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讦廷举他事，逮系诏狱。刘瑾矫诏，枷之十余日，几死。戍雁门，旋赦免。杨一清荐其才，擢江西右参政。败华林贼于连河。从陈金大破姚源贼。其党走裴源，复从俞谏破之。贼首胡浩三既抚复叛，廷举往谕，为所执。居三月，尽得其要领，诱使携。及得还，浩三果杀其兄浩二，内乱。官兵乘之，遂擒浩三。与副使李梦阳不协，奏梦阳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岁俸。起广东右布政使，复佐陈金平府江贼。擢右副都御史，振湖广饥。已，复出湖南定诸夷疆地。宁王宸濠有逆谋，疏陈江西军政六事，为豫防计。

世宗立，召为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诋陆完、王琼、梁储及少傅蒋冕，而自以为己昔居宪职无一言，乞罢黜以儆幸位。时完早得罪，琼及储已罢去，廷举借以倾冕。冕遂求罢。帝颇不直廷举，调南京工部，而慰谕冕。冕固请留之，不听。

嘉靖元年，廷举乞休。寻以灾异复自劾求罢，劝帝修德应天，因奏行其部兴革十二事。寻就改户部，迁右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长洲知县郭波以事挫织造中官张志聪。志聪伺波出，倒曳之车后。典史萧景腆操兵教场，急率兵救。百姓登屋，飞瓦击志聪。志聪奏逮波、景腆，廷举具白志聪贪黩状。帝乃降波五级，调景腆远方，志聪亦召还。

三年，以“大礼”议未定，请如洪武中修《孝慈录》故事，令两京部、寺、台、省及天下督、抚各条所见，并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汇为一书，以诏后世。时已定称本生考，廷举窥帝意不慊，故为此奏。给事中张原、刘祺交劾之，不报。寻改南京工部尚书，辞不拜，称疾乞休。帝慰留。已，复辞，且引白居易、张咏诗，语多诙谐，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勒致仕。

廷举面如削瓜。衣敝带穿，不事藻饰。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夺。其在太学时，兄事罗□。□病痢，仆死，自煮药饮之。负以如厕，一昼夜数十反。□尝语人曰：“献臣生我。”廷举好薛瑄、胡居仁学，尊事陈献章。居湫隘，亡郭外田，有书万卷。及卒，总督姚镆庀其丧。隆庆中，追谥清惠。

弟廷弼，举于乡。廷举枷吏部前，廷弼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进为奏记张彡采，乃得释。

方良永，字寿卿，莆田人。弘治三年进士。督逋两广，峻却馈遗，为布政使刘大夏所器。还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东佥事。琼州贼符南蛇为乱，大夏时为总督，檄摄海南兵备，会师讨平之。御史坐良永失利。大夏已入为本兵，为白于朝，赍银币。

正德初，父丧除，待铨阙下。外官朝见毕，必谒刘瑾。鸿胪导良永诣左顺门叩头毕，令东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劝诣瑾家，良永不可。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抚民佥事，中旨勒致仕。既去，瑾怒未已，欲假海南杀人事中之。刑部郎中周敏力持，乃不坐。瑾诛，起湖广副使。寻擢广西按察使。发巡按御史硃志荣罪至谪戍。迁山东右布政使。旋调浙江，改左。

钱宁以钞二万鬻于浙，良永上疏曰："四方盗甫息，疮痍未瘳，浙东西雨雹。宁厮养贱流，假义子名，跻公侯之列。赐予无算，纳贿不赀，乃敢攫民财，戕邦本。有司奉行急于诏旨，胥吏缘为奸，椎肤剥髓，民不堪命。镇守太监王堂、刘璟畏宁威，受役使。臣何敢爱一死，不以闻。乞陛下下宁诏狱，明正典刑，并治其党，以谢百姓。"宁惧，留疏不下。谋遣校尉捕假势鬻钞者，以自饰于帝，而请以钞直还之民，阴召还前所遣使。宁初欲散钞遍天下，先行之浙江、山东，山东为巡抚赵璜所格，而良永白发其奸，宁自是不敢鬻钞矣。宁方得志，公卿、台谏无敢出一语。良永以外僚讼言诛之，闻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祸，三疏乞休去。

世宗即位，中外交荐。拜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以母老，再疏乞终养。都御史姚镆请破格褒宠。尚书乔宇、孙交言，良永家无赢资，宜用侍郎潘礼、御史陈茂烈故事，赐廪米。诏月给三石。久之，母卒，诏赐祭葬。皆异数也。服除，以故官巡抚应天，即家赐敕。至衢州疾作，连疏乞致仕，未报遽归，卒。卒后有南京刑部尚书之命。暨讣闻，赐恤如制，谥简肃。

良永侍父疾，衣不解带者三月。母病，良永年六十余矣，手进汤药无少怠。居倚庐哀毁，称纯孝焉。素善王守仁，而论学与之异。尝语人曰："近世专言心学，自谓超悟独到，推其说以自附于象山，而上达于孔子。目贤圣教人次第为小子无用之学，程、硃而下无不受摈，而不知其入于妄。"

弟良节，官广东左布政使，亦有治行。

子重杰，举于乡，以孝闻。

王爌，字存纳，黄岩人。弘治十五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正德时，屡迁刑科都给事中。武定侯郭勋镇两广，行事乖谬。诏自陈，勋强辨，爌等驳之。都察院覆奏，不录爌言，爌并劾都御史彭泽。帝责泽，置勋不问。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狱，浙江佥事韩邦奇忤中官被逮，爌皆救之。帝幸大同久不反，爌力请回鸾。又与工科石天柱救彭泽，忤王琼。中旨调两人于外，爌得惠州推官。世宗立，召复都给事中。旋擢太仆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迁应天府尹。岁大祲，奏免其赋。居四年，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老归养。家居十年，起故官。寻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备中官进表，率以两御史监礼。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举贺入朝，谒内阁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隅坐，爌独引坐正之。言不悦，爌遂谢病归。

爌与御史潘壮不相能。壮坐大狱，诏爌提问。爌力白壮罪，至忤旨。人以此称爌长者。卒，赠工部尚书。

王軏，开平卫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正德初，历工部员外郎，屡迁山东左布政使。嘉靖初，入为顺天府尹。房山地震，軏言召灾有由，语多指斥。忤旨切责。寻迁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陇慰死，庶子政与嫡子寿争立，朝议立寿。政倚乌撒，数构兵，使人诱杀寿，夺其印。軏请讨之。乃会贵州兵分道进，擒政于水西，招降四十九寨。玺书奖劳。

时将营仁寿宫，就拜軏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工罢，召还，改户部。核九门苜蓿地，以余地归之民。勘御马监草场，厘地二万余顷，募民以佃。房山民以牧马地献中官韦恒，軏厘归之官。奸人冯贤等复献中官李秀，秀为请于帝，軏抗疏劾之。帝虽宥秀，竟治贤等如律。出核勋戚庄田，请如周制，计品秩，别亲疏，以定多寡，非诏赐而隐占者俱追断。户部尚书梁材采其言，兼并者悉归官。稍进左侍郎。

初，軏之平陇政也，以陇氏无后，请改设流官，兵部尚书李钺等然之。遂改芒部为镇雄府，分置四长官司，授陇氏疏属阿济等为长官，而擢重庆通判程洸为试知府。陇氏旧部沙保等攻执洸，夺其印，欲复立陇氏后。巡抚王廷相等破保，洸得还。保子普奴复连乌撒、水西苗攻剽毕节诸卫。帝命伍文定图之。以朝议不合，召还。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议，诸司咸执不可。軏徇洸邪说，违众独行，致疆场不靖。"遂罢軏官。

以兵部尚书李承勋荐，起故官，总督仓场。再迁南京户部尚书。御史龚湜劾軏老悖；吏部言軏居官俭素，搢绅仪表。帝乃责湜妄言。久之，就改兵部，参赞机务。诏举将材，荐郑卿、沈希仪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罢。疏中言享年若干，帝以为非告君体，勒为民。久之卒。

徐问，字用中，武进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广平推官。迁刑部主事，历兵部，出为登州知府。地滨海多盗，问尽捕之。调临江。修筑坏堤七十二。转长芦盐运使。运司故利薮，自好者不乐居。问曰："吾欲清是官也。"终任不取一钱。累迁广东左布政使。

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异，拜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独山州贼蒙钺弑父为乱。问闻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广西抚按伐其谋。又檄钺弟钊复父仇，事平得承袭。钺援绝。问督大兵分道入，诛之。捷闻，赐金绮，召为兵部右侍郎。疏陈武备八事。又言："两广、云、贵半土司，深山密菁，瑶、僮、罗、僰所窟穴。边将喜功召衅，好为扫穴之举。王师每入，巨憝潜踪，所诛戮率无辜赤子。兴大兵，费厚饷，以易无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敕边臣布威信，严厄塞，谨哨探，使各安边境，以绝祸萌。"帝深纳其言。寻引疾归。二十一年，召为南京礼部侍郎。久之，就迁户部尚书。复引疾去，卒于家。

问清节自励。居官四十年，敝庐萧然，田不满百亩。好学不倦，粹然深造，为士类所宗。隆庆初，谥庄裕。

张邦奇，字常甫，鄞人。年十五作《易解》及《释国语》。登弘治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出为湖广提学副使。下教曰："学不孔、颜，行不曾、闵，虽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诸生竞劝。时世宗方为兴世子，献皇遣就试。乃特设两案，己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学。世宗由此知邦奇。嘉靖初，提学四川，以亲孝乞归。久之，桂萼掌铨，去留天下提学官，起邦奇福建。未几，选外僚入坊局，改右庶子，迁南京祭酒。以身为教，学规整肃。就迁吏部侍郎。丁外艰归。

帝尝奉太后谒天寿诸陵，语及择相。太后曰："先皇尝言提学张邦奇器识，他日可为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阕，即召为吏部右侍郎，掌部事。推毂善类，人不可干以私。铨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独否，大学士李时衔之。郭勋家人犯法，舁重贿请宽，邦奇不从。帝欲即授邦奇尚书，为两人沮止。寻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

加太子宾客，改掌詹事府。九载考绩，晋礼部尚书。以母老欲便养，乃改南京吏部。复改兵部，参赞机务。帝犹念邦奇，时与严嵩语及之。嵩曰："邦奇性至孝，母老，不乐北来。"帝信其言，遂不召。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邦奇之学以程、硃为宗。宗王守仁友善，而语每不合。躬修力践，跬步必谨。昼之所为，夕必书于册。性笃孝，以养亲故，屡起辄退。其母后邦奇卒，寿至百岁。邦奇事寡嫂如事母。所著《学庸传》、《五经说》及文集，粹然一出于正。

族父时彻，少邦奇二十岁，受业于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书。有文名。

韩邦奇，字汝节，朝邑人。父绍宗，福建副使。邦奇登正德三年进士，除吏部主事，进员外郎。六年冬，京师地震，上疏陈时政阙失。忤旨，不报。会给事中孙祯等劾臣僚不职者，并及邦奇。吏部已议留，帝竟以前疏故，黜为平阳通判。迁浙江佥事，辖杭、严二府。宸濠令内竖假饭僧，聚千人于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其仪宾托进贡假道衢州，邦奇诘之曰："入贡当沿江下，奚自假道？归语王，韩佥事不可诳也。"

时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为镇守，晁进督织造，崔沆主市舶，张玉管营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请禁止，又数裁抑堂。邦奇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

嘉靖初，起山东参议。乞休去。寻用荐，以故官莅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学副使，入为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鹏主应天乡试，坐试录谬误，谪南京太仆丞。复乞归。起山东副使，迁大理丞，进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入佐院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辽阳兵变，侍郎黄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请假以便宜，速往定乱。帝方事姑息，不从，命与山西巡抚任洛换官。至山西，为政严肃，有司供具悉不纳，间日出俸米易肉一斤。居四年，引疾归。

中外交荐，以故官起督河道。迁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归。三十四年，陕西地大震，邦奇陨焉。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著述甚富。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称。

弟邦靖，字汝度。年十四举于乡。与邦奇同登进士，授工部主事。榷木浙江，额不充，被劾，以守官廉得免。进员外郎。乾清宫灾，指斥时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诏狱。给事中李鐸等以为言，乃夺职为民。世宗即位，起山西左参议，分守大同。岁饥，人相食，奏请发帑，不许。复抗疏千余言，不报。乞归，不待命辄行。军民遮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未几，邦奇亦以参议莅大同。父老因邦靖故，前迎，皆泣下。邦奇亦泣。

邦奇尝庐居，病岁余不能起。邦靖药必分尝，食饮皆手进。后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殁，衰绖蔬食，终丧弗懈。乡人为立“孝弟碑”。

周金，字子庚，武进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户科都给事中。疏言：“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当痛为澄汰。中官迎佛及监织造者滥乞引盐，暴横道路，当罢。都督马昂纳有妊女弟，当诛昂而还其女。”朝议用兵土鲁番，复哈密。金言西边虚惫，而土鲁番险远，且青海之寇窥伺西宁，不宜计哈密。已，卒从金议。

嘉靖元年由太仆寺少卿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边人贫甚。金为招商聚粟，广屯积刍，以时给其食。改抚宣府，进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杀张文锦，边镇兵皆骄。宣府总督侍郎冯清苛刻。诸军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轰然围清府署。金方病，出坐院门，召诸军官数之曰：“是若辈剥削之过！”欲痛鞭之。军士气稍平，拥而前请曰：“总制不恤我耳！”金从容谕以利害，众乃散解去，得无变。改抚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广平知县谋己，欲抶之。知府为之解，并欲执知府，发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贰皆走，一城尽空。金发其罪状，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新芳，与相争。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官。金迁兵部右侍郎。未几，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久之，擢南京刑部尚书，就转户部。二十四年致仕归，岁余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吴岳，字汝乔，汶上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宣府，吏进羡金数千，拒之。出知庐州府。税课岁万金，例输府，岳以代邮传费。西山薪故供官爨，岳弛以利民。以忧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庐州。历山西副使、浙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并以清静得民。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奏裁征发冗费十六七，

民力遂宽。甫浃岁，引疾去。久之，以贵州巡抚征。寻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隆庆元年，历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给事中胡应嘉有所申救。岳诣内阁抗声曰："科臣敢留考察罢黜官，有故事乎？"应嘉遂得谴。迁南京礼部尚书，就改吏部。抑浮薄，杜侥幸，南都缙绅惮之。上疏陈六事，帝颇纳其言。寻改兵部，参赞机务。未上，给由过家，病卒。诏赠太子太保，谥介肃。

岳清望冠一时，褆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岳知庐州时，王廷守苏州，以公事遇京口。岳召为金山游，携酒一缶，肉一斤，菜数束。廷笑曰："止是乎？"岳亦笑曰："足供我两人食矣。"欢竟日而还。去庐日，假一盖御雨，至即命还之。

谭大初，字宗元，始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忧归。起补户部，改户科给事中。数论事。历兵科左给事中，出为江西副使。清军，多所释。御史孙慎以失额为疑，大初曰："失额罪小，殃民罪大。"严嵩亲党夺民田，治之不少贷。迁广西右参政，投劾归。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迁应天府尹。将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参政致仕，不许。隆庆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寻迁户部左侍郎，督仓场。海瑞为佥都御史，大初力荐瑞。已而屡疏乞休，不允。拜南京户部尚书，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亩。卒年七十五。谥庄懿。

赞曰：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浸以微矣。陶琰诸人清操峻特，卓然可风。南都列卿，后先相望，不其贤乎。琰之督漕，充嗣之守御，良永之遏钱宁，周金之弭乱卒，所竖立甚伟。至琰子之直节，廷弼、邦靖之笃行，尤无忝其父兄云。

列传第九十

廖纪 王时中 周期雍 唐龙（子汝楫） 王杲（王□） 周用（宋景屠侨）闻渊 刘讱（胡缵宗） 孙应奎 （余姚孙应奎 方钝） 聂豹 李默 万镗 周延 潘恩 贾应春 张永明 胡松绩溪胡松 赵炳然

廖纪，字时陈，东光人。弘治三年进士。授考功主事，屡迁文选郎中。正德中，历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厂，羡金无所私。迁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南京吏部尚书。调兵部，参赞机务。被论解职。

嘉靖三年，“大礼”议既定，吏部尚书杨旦赴召，道劾张璁、桂萼。璁、萼之党陈洸遂劾旦而荐纪。帝罢旦，以纪代之。纪疏辞，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乔宇，聪明不如杨旦。”时宇、旦方为帝所恶，不许。光禄署丞何渊请建世室，祀兴献帝，下廷议。纪等执不可，帝弗从。纪力争曰：“渊所言，干君臣之分，乱昭穆之伦，蔑祖宗之制，臣谨昧死请罢勿议。”不纳。会廷臣多诤者，议竟寝。已，条奏三事。其末言人材当惜，谓：“正德之季，宗社几危。议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护京师之力。自陛下继统，老成接踵去，新进连茹登，以出位喜事为贤，以凌分犯礼为贵。伏望陛下于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护之勋，量行召用。其他降职、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效。”帝但纳其正士风、重守令二事而已。三边总督杨一清召还内阁，璁等欲起王琼，纪推彭泽、王守仁，帝不允。复以邓廷璋、王宪名上，竟用宪。

五年正月，御史张衮、喻茂坚、硃实昌以世庙礼成，请宥议礼得罪诸臣，璁、萼亦以为请，章俱下吏部。纪等列上四十七人，卒报罢。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勋、救马永谪官，给事中沈汉等论救，帝不听。纪从容为言，且荐永及杨锐。帝纳之，有本得无谪。纪在南都，持议与璁合，坐是劾罢。璁辈欲引助己，遂首六卿。而纪顾数与抵牾，璁辈亦不喜。年老称病乞归，许之去。初，《献皇实录》成，加太子太保。至是进少保，赐敕乘传，夫廪视故事有加。卒，赠太保，谥僖靖。

王时中，字道夫，黄县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鄢陵知县。尝出郊，旋风拥马首。时中曰：“冤气也。”迹得尸舀井，乃妇与所私者杀之，遂伏辜。召拜御史，督察畿辅马政。

正德初，请革近畿皇庄，不报。吏部尚书马文升致仕，时望属刘大夏、闵珪。时中诋珪和媚，大夏昏耄。两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众咸

咎时中。出按宣、大，逮系武职贪污者百余，为东厂太监邱聚所奏。刘瑾捕时中下诏狱，荷重枷于都察院门。时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刘宇，哭且诟。宇不得已言于瑾，释之，谪戍铁岭卫。瑾诛，起四川副使，迁湖广按察使。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

世宗立，召为右副都御史。父丧除，起故官。会上章圣太后尊号，时中言本生二字不当去。及上册宝，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时中与焉。帝责对状，已而贳之。历兵部左侍郎，代李钺为尚书。中官黄英等多所陈请，时中皆执不可。叙蓟州平盗功，滥及通州守备鄢祐，为言官李鸣鹤等所劾。时中乞休，且诋言者。给事中刘世扬等言时中不当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责时中，令归听勘。嘉靖十年四月起复为兵部尚书。御史郭希愈请重兵部侍郎之选，以边臣有才者两人分掌边方、内地军务。吏部议从之。时中言非祖宗临时遣将意，帝遂从其议。帝欲用王宪于兵部，乃调时中刑部尚书。坐论御史冯恩狱，落职闲住。始，恩疏诋时中，及是以宽恩得罪，时称为长者。久之，遇赦，复官致仕。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宁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御史。刘瑾既诛，为瑾斥者悉起，而给事中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赵士贤，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葛浩、姚学礼、张鸣凤、王良臣、徐钰、赵佑、杨璋、硃廷声、刘玉，部郎李梦阳、王纶、孙磐等，以兼劾群阉未得录。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请，皆召用。兵部尚书王敞附瑾进，期雍请斥之。焦芳、刘宇犹在列，而刘大夏、韩文、杨守随、林瀚、张敷华未雪，期雍皆极论。陈金讨江西贼，纵苗杀掠，期雍发其状。寻清军广东，劾镇守武定侯郭勋，金与勋皆被责。出为福建佥事。宸濠反，简锐卒赴讨。会贼平乃还。嘉靖初，为浙江参议。讨平温、处矿盗，予一子官。再迁湖广按察使。九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蓟州、密云关堡数十，以避寇警移入内地，关外益无备，期雍悉修复之。数列上便宜。入为大理卿，历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拜刑部尚书。大计京官，言官劾期雍纳贿。吏部白其诬，诏为饬言者。十九年，郭勋修前郤，因风霾劝帝罢免大臣，期雍遂去位。家居十年卒。

唐龙，字虞佐，兰溪人。受业于同县章懋，登正德三年进士。除郯城知县。禀大盗刘六，数败之，加俸二等。父丧，服除，征授御史，出按云南。钱宁义父参将卢和坐罪当死，宁为奏辩，下镇抚覆勘。会遣官录囚，受宁属欲出和，为龙所持，卒正其罪。土官凤朝明坐罪死，革世职。宁令滇人为保举，而矫旨许之。龙抗疏争，寝其事。再按江西，疏趣张忠、许泰班师。三司官从宸濠叛者犹居位，龙召数之曰："胁从罔治，谓凡民耳。若辈读书食禄，何壎颜乃尔。"立收其印绶。擢陕西提学

副使，迁山西按察使，召为太仆卿。嘉靖七年改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奏罢淮西官马种牛，罢寿州正阳关榷税，通、泰二州虚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

十一年，陕西大饥。吉囊拥众临边，延绥告警。诏进龙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兼理振济，赍帑金三十万以行。龙奏行救荒十四事。时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限以黄河不得渡，用十皮为浑脱，渡入山后。俺答亦自丰州入套为患。龙用总兵官王效、梁震，数败敌，屡被奖赉。召为刑部尚书。大猾刘东山构陷建昌侯张延龄，兴大狱。延龄，昭圣皇太后母弟，帝所恶也。吏坐狱不穷竟去者数十人，龙独执正东山罪。“大礼”大狱及诸建言获罪者，廷臣屡请宽，不能得。会九庙成，覃恩，龙录上充军应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丰熙、杨慎、王元正、马录、吕经、冯恩、刘济、邵经邦而已。考尚书六年满，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归侍养。久之，用荐起南京刑部尚书，就改吏部。兵部尚书戴金罢，召龙代之。太庙成，加太子太保。寻代熊浃为吏部尚书。龙有才，居官著劳绩。及为吏部，每事咨僚佐。年老多疾，辄为所欺。御史陈九德劾前选郎高简罔上行私，并论龙衰暮，乃下简诏狱。龙引疾，未报。吏科杨上林、徐良辅复论简。诏杖简六十遣戍。上林、良辅以不早言罢职，龙黜为民。龙已有疾，舆出国门卒。后数年，子修撰汝楫疏辩。诏复官，赠少保，谥文襄。龙故与严嵩善。龙之罢，实夏言主之。而汝楫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官至左谕德。后坐嵩党夺官。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进士。授临汾知县。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帝遣中官分守兰、靖。杲言穷边饥岁，不宜设官累民，不报。嘉靖三年，帝将遣中官督织造于苏、杭，杲疏谏，不纳。久之，擢太仆少卿，改大理，再迁左副都御史，进户部右侍郎。河南大饥，命杲往振。杲请急发帑金，诏赍临清仓银五万两以行。既至，复请发十五万两。全活不可胜计。事竣，赐银币。寻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故事，缮运艘，军三民七。总兵官顾寰以军民困敝，请发两淮余盐银七十万，户部尚书李如圭不可。杲请改折两年漕运十之三，以所省转输费治运艘，勿重困军民，报可。逾年，入为户部尚书。后父安平侯方锐乞张家庄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余顷，正供所出，不可许，宜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顷予之。帝从其议。时国储告匮，诸边请增饷无虚月，四方多水旱，给事中李文进请议广储蓄。杲列九事以献，已又上制财用十事，帝咸纳之。旧制，岁漕四百万石。杲以粟有余而用不足，遇灾伤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见改折者过半，大惊，以诘户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务遵祖制，毋轻变。杲掌邦计，事无不办，帝深倚之。后有诏买龙涎香，久

不进，帝以此不悦。给事中马锡劾杲及巡仓御史艾朴受贿，给事中厉汝进言仓场尚书王□亦然，并下狱。杲、朴遣戍，□斥为民。杲竟卒于雷州戍所。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等讼杲冤。诏复官，赐祭葬，赠太子太保。

王□，句容人。由进士除吉安推官。从王守仁平宸濠，迁大理寺副。争“大礼”，下狱廷杖。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历两京户部侍郎，出督漕运，进尚书。历官著清操。

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给事中。父忧服阕，留补礼科。已，乞南。改南京兵科。谏迎佛乌斯藏及以中旨迁黜尚书、都给事中等官，且请治镇守江西中官黎安罪。出为广东参议，预平番禺盗，有功。历浙江、山东副使。擢福建按察使，改河南右布政使。代监司鞫南阳滞狱，狱为之空。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召协理院事。历吏部左、右侍郎。以起废不当，尚书汪鋐委罪僚属，乃调用南京刑部。就迁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书。九庙灾，自陈致仕。用端亮有节概。既罢，中外皆惜之，频有推荐。久之，以工部尚书起督河道，数月，改漕运。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二品九年满，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龙为吏部尚书。明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恭肃。曾孙宗建，自有传。

用掌宪时，慎自持而已，无所献替。其后宋景、屠侨继之，大略皆廉洁，与用相似。景未久卒，而侨居职八年。属严嵩柄政，风纪不振。议丁汝夔狱，受杖不能去。

宋景，字以贤，奉新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为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无改御史者，刘瑾创之也。瑾诛，景引疾去。嘉靖三年以荐补浙江佥事，进山西副使。民饥为盗，杀守禀指挥。景树帜，令被胁者赴之。贼咸归命，乃擒斩其魁。四迁山西左布政使，累官南京吏、工二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入为左都御史。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

屠侨，字安卿，吏部尚书滽再从子也。正德六年进士。授御史。巡视居庸诸关。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侨力言不可。世宗时，历左都御史。卒，赠少保，谥简肃。

闻渊，字静中，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初授礼部主事，已，改刑部。杨一清为吏部，调渊稽勋员外郎。历考功郎中，改掌文选，迁南京

右通政。嘉靖初，擢应天府尹，改尹顺天。累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摄部事。荐马永等十余人。召为刑部右侍郎，迁左。进南京刑部尚书，就移吏部。召为刑部尚书。周用卒，代为吏部尚书。侍郎徐阶得帝眷，前尚书率推让之。渊自以前辈，事取独断。大学士夏言柄政，渊老臣，不能委曲徇。及后议言狱，渊谓言事只任意，迹涉要君，请帝自裁决。帝大怒，切责渊。严嵩既杀言，势益横，部权无不侵，数以小故夺渊俸。渊年七十矣，遂乞骸骨归。家居十四年卒。先累加太子太保，卒赠少保，谥庄简。

渊居官始终一节。晚扼权相，功名颇损。在南刑部时，张璁先为曹属，尝题诗于壁，属渊勒石后堂。渊曰："此尚书堂也，吾敢以相君故，为郎官勒石耶？"

刘讱，鄢陵人。父璟，刑部尚书。讱登正德十二年进士，为宁国推官，摄芜湖县事。武宗南巡，中贵索贿不得，系讱诏狱。世宗立，复官。寻擢御史，迁南京通政参议。历南京刑部尚书，召改北。

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抚胡缵宗尝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联寻为巡按御史陶钦夔劾罢。联素凶狡，尝欧其父良，论死。久之，以良请出狱。复坐杀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讦，乃摭缵宗迎驾诗"穆王八骏"语为谤诅。言缵宗命己刊布，不从，属钦夔论黜，罗织成大辟。候长至日，令其子诈为常朝官，阑入阙门讼冤。凡所不悦，若副都御史刘隅，给事中鲍道明，御史胡植、冯章、张洽，参议硃鸿渐，知府项乔、贾应春等百十人，悉构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缵宗等下狱，命讱会法司严讯。讱等尽得其诬罔，仍坐联死，当其子诈冒朝官律斩，而为缵宗等乞宥。帝既从法司奏坐联父子辟，然心嗛缵宗，颇多诘让，下礼部都察院参议。严嵩为之解，乃革缵宗职，杖四十。讱亦除名，法司正贰停半岁俸，郎官承问者下诏狱。嵩以对制平狱有功，令兼支大学士俸，嵩辞乃允。时法官率骫法徇上意。稍执正，谴责随至。讱于是狱能持法，身虽黜，而天下称之。

胡缵宗，陕西秦安人。正德三年进士。由检讨出为嘉定判官。历山东巡抚，改河南。

孙应奎，字文宿，洛阳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章邱知县。嘉靖四年入为兵科给事中，上疏言："辅臣之任，必忠厚鲠亮、纯白坚定者乃足当之。今大学士杨一清虽练达国体，而雅性尚通，难以独任。张璁学博性偏，伤于自恃，犹饬厉功名，当抑其过而用之。至于桂萼以枭雄桀骜

之资，作威福，纳财贿，阻抑气节，私比党与，势侵六官，气制言路，天下莫不怨愤。乞鉴别三臣贤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谕璁、萼。既而同官王准、陆粲劾璁、萼罢相，准、粲亦下吏远谪，以应奎首抗章不罪。未几，劾吏部尚书方献夫，帝颇纳其言。献夫援汪鋐为助，遂诎应奎议。再迁户科左给事中。行人孽侃建言忤旨，下廷讯，词连张璁。应奎与同官曹汴揖璁避，且上疏言状。帝怒，下之诏狱，寻释还职。十一年大计天下庶官，王准谪富民典史。应奎言汪鋐为璁、萼修郤，诬以不谨而黜之。乞复准官，责鋐，为党比戒。吏部尚书王琼亦言准当黜，乃谪应奎高平县丞。屡迁湖广副使，督采大木，坐累复逮系。寻释还。历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召理院事，迁户部侍郎，进尚书。

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御史郭仁，吴人也，诣应奎请减，不从。仁遂劾奏，应奎疏辨。帝以仁不当私属，调之外。既而国用犹不足，应奎言：“今岁入二百万，而诸边费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请令诸曹所隶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去其冗者。而臣部出入赢缩之数，亦综其大纲，列籍进御，使百司庶府咸知为国惜财。”报可。三十一年正月命应奎条上京边备用刍粮之数。应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计正税、加赋、余盐五百余万外，他所搜括又四百余万。而所出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帝以耗费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诸边核实。给事中徐公遴劾应奎粗疏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书，以方钝代。诸边饷银益增。钝计无所出，请令诸臣条上理财策。议行二十九事，益纤屑伤大体。应奎就移户部，致仕归，卒。

应奎为谏官，屡犯权贵，以风节自厉。晚官计曹，一切为苟且计，功名大损于前。

有与应奎同姓名者，余姚人，字文卿。由进士授行人，擢礼科给事中。疏劾汪鋐奸，忤旨下诏狱。已复杖阙下，谪华亭县丞。鋐亦罢去。两孙给谏之名，并震于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逾年罢归。为山东布政时，有创开胶莱河议者，应奎力言不可。入觐，与吏部尚书争官属贤否，时称其直。

方钝，巴陵人。掌户部七年，廉慎无过。严嵩中之，诏改南京，遂乞骸骨归。

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华亭知县。浚陂塘，民复业者三千余户。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按福建。出为苏州知府。忧归，补平阳知府。山西频中寇，民无宁居。豹令富民出钱，罪疑者赎，得万余金，修郭家沟、冷泉、灵石诸关隘，练乡勇六千守之。寇却，廷议以豹为知兵。给事中刘绘、大学士严嵩皆荐之。擢陕西副使，备兵潼关。大计拾遗，言官论豹在平阳乾没，大学士夏言亦恶豹，逮下诏狱，落职归。

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礼部尚书徐阶，豹知华亭时所取士也，为豹讼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寻转左。仇鸾请调宣、大兵入卫，豹陈四虑，谓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则京师安。鸾怒。伺豹过无所得，乃已。三十一年召翁万达为兵部尚书，未至，卒，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请增筑京师外城，皆报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覆总兵官李涞军，大掠二十日而去。总督苏祐反以大捷闻，为巡按御史毛鹏所发，章下兵部。豹言："寇虽有所掠，而我师斩获过当，实上玄垂祐，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帝喜。进秩任子者数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锦衣世千户。京师外城成，进太子少傅。南北屡奏捷，及类奏诸边功，豹率归功玄祐，祭告行赏如初。豹亦进太子太保。

当是时，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画，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硃隆禧请设巡视福建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怿，降俸二级。顷之，竟以中旨罢，而用杨博代之。归数年卒，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

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辨难，心益服。后闻守仁殁，为位哭，以弟子自处。及系狱，著《困辨录》，于王守仁说颇有异同云。

李默，字时言，瓯宁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改户部主事，进兵部员外郎。调吏部，历验封郎中。真人邵元节贵幸，请封诰，默执不予。十一年为武会试同考官。及宴兵部，默据宾席，欲坐尚书王宪上。宪劾其不逊，谪宁国同知。屡迁浙江左布政使，入为太常卿，掌南京国子监事。博士等官得与科道选，自默发之。历吏部左、右侍郎，代夏邦谟为尚书。自正德初焦芳、张彩后，吏部无侍郎拜尚书

者。默出帝特简，盖异数也。

严嵩柄政，擅黜陟权。默每持己意，嵩衔之。会推辽东巡抚，列布政使张臬、谢存儒以上。帝问嵩，嵩言其不任。夺默职为民，以万镗代。默掌铨仅七月。逾年，镗罢，特旨复用默。已，命入直西内，赐直庐，许苑中乘马。寻进太子少保。未几，复命兼翰林学士。给事中梁梦龙劾默徇私，帝为责梦龙。会大计群吏，默戒门下谢宾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见，嵩甚恨。赵文华视师还，默气折之。总督杨宜罢，嵩、文华欲用胡宗宪，默推王诰代，两人恨滋甚。

初，文华为帝言余倭无几，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败状闻。帝疑，数诘嵩。文华谋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讦。会默试选人策问，言“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遂奏默诽谤。且言：“残寇不难灭，以督抚非人，败衄。由默恨臣劾其同乡张经，思为报复。臣论曹邦辅，即嗾给事中夏栻、孙浚媒孽臣。延今半载，疆事日非。昨推总督，又不用宗宪而用诰。东南涂炭何时解？陛下宵旰忧何时释？”帝大怒，下礼部及法司议。奏默偏执自用，失大臣体；所引汉、唐事，非所宜言。帝责礼部尚书王用宾等党护，各夺俸三月，而下默诏狱。刑部尚书何鳌遂引子骂父律绞。帝曰：“律不著臣骂君，谓必无也。今有之，其加等斩。”锢于狱，默竟瘐死。时三十五年二月也。

默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同考武试，得陆炳为门生。炳贵盛，力推毂。默由外吏骤显，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铨除，与争可否，气甚壮。然性褊浅，用爱憎为轩轾，颇私乡旧，以恩威自归，士论亦不甚附之。默既得罪，继之者吴鹏、欧阳必进，视嵩父子意，承顺惟谨，吏部权尽失。隆庆中，复默官，予祭葬。万历中，赐谥文愍。

万镗，字仕鸣，进贤人。父福，金华知府。镗登弘治十八年进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屡迁吏部文选郎中。司署火，下狱，赎还职。历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以镗尝贻书知县刘源清，令预防宸濠，赍金币。寻迁顺天府尹，累迁右副都御史。历兵部侍郎、右都御史，皆南京。彗星见，应诏陈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悬，而形迹易混。其大较有四：人主所取于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顺，曰无私；而邪臣之恣强戾、好纷更、巧逢迎、肆攻讦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恶于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党，曰矫激；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议、体群情、规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则邪正倒置，而国是乱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贵实不贵文。今陛下议礼制度考文，至明备矣，而于理财用人安民讲武之道，或有缺焉。愿辍声容之繁饰，略太平之美观，而专从

事于实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礼大狱得罪诸臣，幽锢已久，乞量加宽录。”帝大怒，斥为民，令吏部锢勿用。

家居十年，屡推荐，辄报罢。同年生严嵩柄政，援引之。湖广蜡尔山蛮叛，起镗副都御史，相机剿抚。镗纳土指挥田应朝策，诱致其酋，督兵破之。条上善后七事，帝咸报可。召镗还。未几，铜平酋龙子贤复叛，御史缪文龙言镗剿抚皆失。诏下抚按官勘覆，归罪于参将李经，事乃解。镗得为兵部侍郎。迁南京刑、礼二部尚书。召掌刑部。俄代李默为吏部尚书。

镗既为嵩所引，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抚治郧阳都御史阙，镗以通政使赵文华名上。会给事中硃伯辰劾文华，文华上言：“纳言之职，例不外推。镗意在出臣，又嗾所亲伯辰论劾，欲去臣。且镗以侍郎起用，乃朦胧奏二品九年满，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谩腹诽，无大臣礼。”帝怒，遂与伯辰并黜为民。久之卒。隆庆初，复官，赠太子太保。

周延，字南乔，吉水人。嘉靖二年进士。除潜江知县，改新会，擢兵科给事中。时议新建伯王守仁罪，将夺其爵。延抗疏为讼，坐谪太仓州判官。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广东参政。抚安南，征黎寇，皆预，有功。三迁广东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靖海寇林成乱。进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召为刑部左侍郎。历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书。

嘉靖三十四年召为左都御史。帝用给事中徐浦议，令廷臣及督抚各举边才。于是故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辅、吴狱，祭酒邹守益，修撰罗洪先，御史吴悌、方涯，主事唐枢，参政周大礼、曹亨，参议刘志，知府黄华在举中。御史罗廷唯驳曰：“浦疏本言边才，而今廷臣乃以清修、苦节、实学、懿行举，去初议远矣。况又有夤缘进者。是假明诏开幸门。”帝纳其言，责吏部滥举，命与都察院更议。延与尚书吴鹏等言所举皆人望，公无私。帝终不悦，切责延等，而举者悉报罢。世宗时，海内贤士大夫被斥者众，及是举上，稍冀复用，而为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复召矣。

延颜面寒峭，砥节奉公。权臣用事，政以贿成，延未尝有染。然居台端七年，无谏诤名。卒官，赠太子太保，谥简肃。

延卒，欧阳必进代。逾月，迁吏部，乃以潘恩继之。

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进士。授祁州知州，调繁钧州。钧，徽王封国也，宗戚豪悍，恩约束之。擢南京刑部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憾恩，诬以事，按无实得免。累迁山东副使。御史叶经以试录忤旨，并恩下诏狱，谪广东河源典史。四迁，复为江西副使，进浙江左参政。按部海盐，倭猝至，围城数匝。恩与参将汤克宽、佥事姜颐力御却之。俄迁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载□仑贪虐，遂夺国。伊王典礻英骄横，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籓府，恩制两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

子允端，为刑部主事。吏部尚书郭朴，恩门生也，调之礼部。给事中张益劾允端奔兢，恩溺爱，朴徇私。帝置朴不问，改允端南京工部，令恩致仕。万历初，赐存问。卒年八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恭定。

贾应春，字东阳，真定人。嘉靖二年进士。授南阳知县，迁和州知州。入为刑部郎中。历知潞安、开封二府。迁陕西副使。未赴，河南巡按陈蕙劾其贪滥，谪山东盐运同知，蕙亦坐贬。久之，由汉阳知府复迁陕西副使，进右参政。宁羌贼起，会兵讨平之。迁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陕西。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三十二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俺答诸部岁扰边，应春言："诸边间谍不通，每寇入莫测其向，我则无所不备。兵分势孤，往往失事。夫寇将内犯，必聚众治器，腊肉饲马，传箭祭旗，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间亦临边传报，颇有左验。使边臣厚以官赏，令密侦候，视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赏格以请。帝立从之。其秋，寇大入延绥，杀掠五千余人。应春督诸将邀击，获首功二百四十，以捷闻。而巡按御史吉澄极言败状。帝竟录应春功，官其一子。明年罢宣、大总督苏祐，以应春代。时秋防将届，代应春者江东未至，令仍旧任。套寇数万人屯宁夏山后，先遣骑五百余入掠。总兵官姜应熊守红井以缀敌，而密遣精兵薄其营，斩首百四十余级，进应春右都御史。逾月，寇别部入永昌、西宁，为守将所破。番人入镇羌，总兵官王继祖击败之，并赐应春银币。久之，寇五千骑犯环庆，为都督袁正所破，掠庄凉，守将邀斩百二十人，再予应春一子官。在镇数载，筑边垣万一千八百余丈，以花马池闲田二万顷给军屯垦，边人赖之。征拜南京户部尚书。论边垣功，进秩一等。旋召为刑部尚书，改户部。国用不足，应春以为言。因命征不及七分者，所司毋迁官。漕政废弛，运艘多逋负，亦以应春言重其罚。岁余，致仕去。卒，赠太子太保。

张永明，字钟诚，乌程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除芜湖知县。献皇后

梓宫南祔，所过繁费不赀。永明垩江岸佛舍为殿，供器饰箔金，财用大省。寻擢南京刑科给事中。寇入大同，山西总督樊继祖，巡抚史道、陈讲等不能御，永明偕同官论其罪。已，又劾兵部尚书张瓒黩货误国，又劾大学士严嵩及子世蕃贪污状。已，又劾兵部尚书戴金为御史巡盐时，增余盐羡银，阻坏边计。疏虽不尽行，中外惮之。

出为江西参议。累迁云南副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伊王典礻英恣横，永明发其恶，后竟伏辜。四十年迁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进左。寻拜刑部尚书。居数月，改左都御史。条上饬历抚按六事。御史黄廷聘按浙归，道湘潭，慢知县陈安。安发其装，得所携金银货币。廷聘皇恐谢，乃还之。永明闻，劾罢廷聘。浙江参政刘应箕先为廷聘论罢，见廷聘败，摭其阴事自辨。永明恶之，劾应箕，亦斥。

故事，京官考满，自翰林外皆报名都察院，修庭谒礼。后吏部郎恃权，张濂废报名，陆光祖废庭谒。永明榜令遵故事，列仪节奏闻，诏诸司遵守。郎中罗良当考满，先诣永明邸，约免报名庭谒乃过院。永明怒，疏言："此礼行百年，非臣所能损益。良轻薄无状，当罢。又卿贰大臣考满，诣吏部与堂官相见讫，即诣四司门揖，司官辄南面答揖，亦非礼，当改正。"良疏辨，夺俸。诏礼部会礼科议之，奏言："永明议是。自今吏部郎其承旧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当罢。"诏可。

永明素清谨。掌宪在严嵩罢后，以整饬纲维为己任。会给事中魏时亮劾，永明力求去，诏许驰驿归。明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庄僖。

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登嘉靖八年进士，知东平州。设方略捕盗，民赖以安。再迁南京礼部郎中，历山西提学副使。

三十年秋，上边务十二事，谓：

去秋俺答掠兴、岚，即传箭征兵，克期深入。守臣皆谂闻之。而巡抚史道、总兵官王陛等备御无素。待其压境，始以求贡上闻。又阴致贿遗，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祸他境。今山西之祸，实大同贻之。宜亟置重典，以厉诸镇。

大同自兵变以来，壮士多逃漠北为寇用，今宜招使归。有携畜产器械来者，听其自有。更给牛种费，优复数年。则我捐金十万，可得壮士

二万。拊而用之，皆劲旅也。孰与弃之以资强敌哉！

大同最敌冲，为镇巡者较诸边独难。今宜不拘资格，精择其人。丰给禄廪，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骤迁，必不为苟且旦夕计，而边圉自固。又必稍宽文纲，非大干宪典，言官毋得轻劾，以坏其成功。

至用间之道，兵家所贵。今寇谍获于山西者已数十人，他镇类是。故我之虚实，彼无不知。今宜厚养死士，潜纵遣之。得间则斩其名王、部长及诸用事贵人。否亦可觇强弱虚实，而阴为备。

又寇贪而好利，我诚不爱金帛。东赂黄、毛三卫以牵其左，西收亦不剌遗种，予善地，以缀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顾，则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胜矣。

他所条析，咸切边计。帝嘉其忠恳，进秩左参政。

松疏上，当事者已恶其侵官。及迁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于三关听用，欲因以陷之。寇大入，抵太原。给事中冯良知遂劾松建言冒赏，无寸功。纪功科道官张尧年、王珩劾总兵官张达等，并论松虚议无补，遂斥为民。家居十余年。屡荐，辄报罢。至三十五年，以赵文华言，起陕西参政，分守平凉。复条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三迁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所部多盗，松奏设南昌、南丰、万安三营，遣将讨捕，以次削平。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以会讨广东巨寇张琏及援闽破倭功，两赐银币。居三年，召理部事。进左侍郎，改吏部。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代郭朴为吏部尚书。奏言："抚按举劾，每举数十人，虚誉浮词，往往失实。所劾犯赃，仅拟降调；罢软贪残，仅拟改教。赏罚不当，人何所激劝？且巡抚岁终例有册，第属吏贤否，今皆寝阁，乞申饬其欺玩者。"帝嘉纳之。

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晚主铨柄，以振拔淹滞为己任。甫七月，病卒。赠太子少保，谥恭肃。

时又有胡松者，字茂卿，绩溪人。正德九年进士。嘉请时为御史。桂萼荐王琼，松论之。忤旨，谪廉州推官。累官工部尚书。伊王欲拓其洛阳府第，计直十万金，以十二赇严嵩，期必得。松据祖制争，乃止。俺答入寇，仇鸾以边众入卫，欲悉召其众实京师，移武库仗于营，便给调。松言边兵外也而内之，武库仗内也而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

防也，执弗许。寻引疾归。卒年八十三。居家以孝友称。

赵炳然，字子晦，剑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除新喻知县。征拜御史。与给事中李文进核宣、大、山西兵饷。劾前后督抚樊继祖、史道，监司杨锐，指挥冯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谪有差。条上备边十二事。历按云南、浙江。擢大理寺丞，进少卿。寻改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

浙江、福建总督胡宗宪下狱，诏罢总督毋设。大学士徐阶以浙江寇甫平，请设巡抚绥辑，遂进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往任之。浙罹兵燹久，又当宗宪汰侈后，财匮力绌。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诸政令不便者，仍奏减军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福建巡抚游震得请浙兵剿贼。诏发义乌精兵一万，命副总兵戚继光将以往，仍谕炳然协剿。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乱者，由将吏抚驭无术，民变为兵，兵变为盗耳。今又驱浙兵以赴闽急，窃惧浙之复为闽也。请令一意团练士著，使人各为用，家自为守，急则兵，缓则农，然后聚散两有所归。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后邻壤，庶无酿祸本。"又条上防海八事，中言："苏、松、浙江水师皆统于总兵，驻定海；陆师皆统于副总兵，驻金山卫，并受总督节制。今督府既革，则已判为二镇，彼此牵制，不得调发。请画地分辖，各兼水陆军务。"俱报可。其年，继光破贼，濒海余寇流入浙江。官军迎战于连屿、陡桥、石坪，斩首百余级。新倭复犯石坪，将士乘胜歼之。炳然以援剿功，再赐金币，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给事中辛自修劾罢戎政都御史李鐩，请择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为兵部尚书，协理戎政。逾年，诏兼右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新平、平远、保平三堡密迩宣府，旧属大同。天城相去六十里，孤悬塞外，隔崇山，寇骑时出没。炳然奏添设参将，别为一营，报可。寻以总兵官马芳等却敌功，被赉。已，召还部，代杨博为尚书。考满，加太子少保。

炳然清勤练达，所至有声绩。隆庆初，以病乞休去。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襄。

赞曰：世宗朝，璁、萼、言、嵩相继用事，六卿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淟，忍取容。廖纪以下诸人，其矫矫者与！应奎司邦计，不能节以制度，顾务加赋以病民。豹也碌碌，弥无足观矣。

列传第九十一

郑岳 刘玉（子悫） 汪元锡（邢寰） 寇天叙 唐胄 潘珍（族子旦余光）李中（李楷） 欧阳鐸 陶谐（孙大顺 大临） 潘埙（吕经） 欧阳重 硃裳陈察 孙懋 王仪子缄 王学夔 曾钧

郑岳，字汝华，莆田人。弘治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刑部主事。董天锡偕锦衣千户张福决囚，福坐天锡上，岳言其非体。且言："纠劾非镇监职，而董让行之。太常本礼部属，而崔志端专之。内外效尤，益无忌惮"。忤旨，系狱。尚书周经、侍郎许进等救，不听。赎杖还职。寻进员外郎。许进督师大同，贵近恶其刚方，议代之。罢职总兵官赵袴谋起用，京军屡出无功。岳言进不可代，袴不可用，京军不可出。朝论韪之。

迁湖广佥事，归宗籓侵地于民。施州夷民相仇杀者，有司以叛告。岳擒治其魁，余悉纵遣。荆、岳饥，劝富民出粟，驰河泊禁。属县输粮远卫，率二石致一石。岳以其直给卫，而留粟备振，民乃获济。

正德初，擢广西副使。土官岑猛当徙福建，据田州不肯徙。岳许为奏改近地，猛乃请自效。寻改广东。迁江西按察使，就迁左布政使。宸濠夺民田亿万计，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会提学副使李梦阳与巡按御史江万实相讦，岳承檄按之。梦阳执岳亲信吏，言岳子澐受赇，欲因以胁岳。宸濠因助梦阳奏其事，囚掠澐。巡抚任汉顾虑不能决，帝遣大理卿燕忠会给事中黎奭按问。忠等奏勘岳子私有迹，而梦阳挟制抚、按，俱宜斥。岳遂夺官为民。宸濠败，中外交荐，起四川布政使。以忧不赴。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甫两月，召为大理卿。嘉靖元年冬，上言内臣有犯，宜听部院问理，毋从中决，不能从。帝数不豫，岳请遵圣祖寡欲勤治之训，宫寝有制，进御以时，而退朝即御文华，裁决章奏，日暮还宫，以养寿命之源。报闻。出按甘肃乱卒事，总兵官李隆等皆伏罪。还朝，以灾异陈刑狱失平八事。寻迁兵部右侍郎。时"大礼"未定。岳言若以两考为嫌，第称孝宗庙号，毋称伯考，以稍存正统。大学士石珤请从之。帝切责珤，夺岳俸两月。转左侍郎。请罢山海关税，弗许。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为副将，岳持不可。宁夏总兵官仲勋行贿京师，御史聂豹以风闻论岳。岳自白，因乞休。归十五年而卒。

刘玉，字咸栗，万安人。祖广衡，永乐末进士。正统间，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积粟数百万，督治陂塘为旱涝备。景泰初，历左副都御史，镇守陕西。请遇灾伤，毋俟勘报，即除其赋，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阴行科率，从之。还治院事。福建、浙江盗起，命往督兵捕。议创寿宁县于官台山，以清盗窟。讨平处州贼。已，复巡抚辽东。居官以廉节称。终刑部尚书。父乔，成化初进士。累官湖广左布政使。玉登弘治九年进士，授辉县知县。发粟振饥，奏蠲虚税，复业者千家。擢御史。初，孙伯坚、金琦、王宁皆以传奉得官，已，又以指挥胡震为都指挥，分守通州。玉抗疏言："传奉不已，继之内批，累圣德，乞皆罢之。"不纳。

武宗即位，甫四月，灾异迭见，玉陈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吴忠奉命选后妃，肆贪虐。玉奏。不问。刘健、谢迁罢，玉驰疏言："刘瑾等佞幸小臣，巧戏弄，投陛下一笑。顾谗邪而弃辅臣，此乱危所自起。况今白虹贯日，彗见紫微宫，星摇天王之位。民穷财殚，所在空虚，陛下不改图，天下将殆。乞置瑾等于理，仍留健、迁辅政。"不报。玉遂引疾归。后瑾榜玉奸党，复诬构之。罚输粟塞下者三，最后逮系诏狱，削籍放归。瑾诛，起河南佥事，迁福建副使，皆董学政。正德十五年，累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庆，玉以舟师赴援。事定，改抚郧阳。

世宗即位，召为左佥都御史。论遏乱功，进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历刑部左、右侍郎。初，偕九卿争兴献帝不宜称皇，及帝欲考献帝，又偕廷臣伏阙哭争。六年秋坐李福达狱削籍，卒于家。

玉所居仅庇风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论著。隆庆初，赠刑部尚书，谥端毅。

子悫，南京工部右侍郎。历官亦有声。

汪元锡，字天启，婺源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三迁都给事中。陕西镇守中官廖鸾族子铠，冒功为锦衣千户，随鸾于陕。元锡争之，言铠父鹏已乱中州，勿使铠复乱陕右。乞征还鸾，置铠父子于理。偏头关之捷，录功太滥，偕同官言太监张忠、总兵官刘晖等不宜赏。湖广镇守太监杜甫请巡历所部，帝许之，元锡等据祖制力争。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锡偕同官邢寰累疏谏；复言宣府守将硃振等皆扈从西巡，寇乘虚入塞，何以御之？已，闻帝将选禁军亲征四海治部寇，复极陈不可。安远侯柳文镇湖广，奏携参随七十余人，元锡乞寝所奏。

车驾还京，以应州之捷大赉文武群臣。元锡等言："是役杀边民无算，六军多伤。今君臣欣喜交贺，而军民系贼庭，南向号哭，臣等何忍受赐？"中旨以纳粟都指挥马昊守备仪真，复遣内官分守潼关、山海关，驾又幸大喜峰口，欲招三卫花当、把儿孙，元锡等皆抗章谏。

帝欲南幸，舒芬、黄巩切谏得罪，给事御史遂不敢争。及帝将亲征宸濠，元锡复谏沮。宸濠就执，元锡、寰偕六科驰疏请回銮。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锡等复屡申前请，且言："供亿繁费，使牒旁午。奸宄冒官校，少女充离宫。陛下不以宗社为重，专事逸游，岂能长保天下。"语甚危切。

中旨以内官晁进、杨保分守兰州、肃州，元锡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悦，矫旨责之。诏改团营西官厅为威武团练营，以江彬、许泰等提督之，别择地为团营教场。元锡言："拓地则扰居民，兴工则费财力，以朝廷自将之军而彬等概加提督，则僭名分。"不从。会帝崩，事已。

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附江彬下狱，宜释而用之。锦衣都指挥郭鰲等十人皆彬党，宜下狱治。"咸报可。张铣、许泰系狱，帝忽宥其死。元锡争，不听。屡迁至太仆卿。嘉靖六年，帝以李福达狱下三法司于理。元锡不能平，有后言，闻于张璁，并下狱夺职。后用荐起故官。历户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邢寰，黄梅人。正德三年进士。数言事，有直声。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由乡举入太学。与崔铣、吕柟善。登正德三年进士，除南京大理评事，进寺副。累迁应天府丞。武宗驻南京，从官卫士十余万，日费金万计，近幸求索倍之。尹齐宗道忧惧卒，天叙摄其事，日青衣皁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语之曰："民穷官帑乏，无可结欢，丞专待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权幸有求，则曰："俟若奏即予。"禁军攫民物，天叙与兵部尚书乔宇选拳勇者与搏戏。禁军卒受伤，惭且畏，不敢横。其随事禁制多类此。驾驻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叙与宇力也。

嘉靖三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未行，改郧阳。甫二月，又改甘肃。回贼犯山丹，督将士擒其长脱脱木儿。西域贡狮子、犀牛、西狗，天叙请却之，不听。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寇入固原，击败之，斩首百余。又讨平大盗王居等，累赐银币。织造太监至，有司议奏

罢之。天叙曰：“甫至遽请罢，即不罢，焰且益张。”会岁祲，乃请蠲租税，发粟振饥民；因言织造非俭岁所宜设，帝立召还。历兵部右侍郎，卒。家贫，丧事不具。天叙在太学时，尝闻父疾，驰六昼夜抵家，父疾亦廖。

唐胄，字平侯，琼山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以忧归。刘瑾斥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夺职。瑾诛，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疏谏内官织造，请为宋死节臣赵与珞追谥立祠。进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擢金腾副使。土酋莽信虐，计擒之。木邦、孟养构兵，胄遣使宣谕，木邦遂献地。屡迁广西左布政使。官军讨古田贼，久无功，胄遣使抚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学者。”即解甲。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移山东。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进左侍郎。帝以安南久不贡，将致讨，郭勋复赞之。诏遣锦衣官问状，中外严兵待发。胄上疏谏曰：

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贡而已，兵不必用，官亦无容遣。若欲讨之，则有不可者七，请一一陈之：

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一也。

太宗既灭黎季笢，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之。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今日当率循。二也。

外夷分争，中国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刘、绍、吴、丁、黎、李、陈八姓，迭兴迭废，而岭南外警遂稀。今纷争，正不当问，奈何殃赤子以威小丑，割心腹以补四肢，无益有害。三也。

若谓中国近境，宜乘乱取之。臣考马援南征，深历浪泊，士卒死亡几半，所立铜柱为汉极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虽尝平之，然屡服屡叛，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余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宪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为殷鉴。四也。

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故今虽兵乱，尚累累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贡不得，非抗不贡也。以此责之，词不顺。五也。

兴师则需饷。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频兴，所在军储悉输将作，兴师数

十万，何以给之？六也。

然臣所忧，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诏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辽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毁我藩篱。北顾方殷，更启南征之议，脱有不测，谁任其咎？七也。

锦衣武人，暗于大体。倘稍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足损威。即令按问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进退无据，何以为谋？且今严兵待发之诏初下，而征求骚扰之害已形，是忧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请停遣勘官，罢一切征调，天下幸甚。

章下兵部，请从其议。得旨，待勘官还更议。明年四月，帝决计征讨。侍郎潘珍、两广总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继谏，皆不纳。后遣毛伯温往，卒抚降之。

郭勋为祖英请配享，胄疏争。帝欲祀献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诏狱拷掠，削籍归。遇赦复冠带，卒。隆庆初，赠右都御史。

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中，历官山东佥事，分巡衮州。贼刘七等猝至，有备不敢攻，引去，掠曲阜。珍奏徙县治而城之。迁福建副使，湖广左布政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累迁兵部左侍郎。时议谏讨安南，珍上疏谏曰："陈暠、莫登庸皆杀逆之贼，黎宁与其父譓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以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左右？且其地不足郡县置，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曰蕃，联帐万里，烽警屡闻，顾释门庭防，远事瘴蛮，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檄数登庸罪，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贼父子不擒则降，何必劳师？"帝责珍挠成命，褫职归。寻以恩诏复官，致仕。珍廉直有行谊，中外十余荐，皆报寝。卒，赠右都御史。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进士。知漳州邵武。三迁浙江左布政使。斥羡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平巨寇。累迁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军务。诏起复毛伯温讨安南。旦行过其里，语之曰："安南非门庭寇。公宜以终丧辞。往来之间，少缓师期。俟其闻命求款，因抚之，可百全也。"旦抵广，适安南使至，驰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犹黎氏之篡陈氏也。朝廷将兴问罪师，

登庸即有求贡之使，何尝不畏天威？乞容臣等观变，待彼国自定。若登庸奉表献琛，于中国体足矣，岂必穷兵万里哉。”

章下礼、兵二部。族父珍适以言得罪，尚书严嵩、张瓒绌旦议不用。会伯温人都，见旦疏不悦。言总督任重，宜择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部，以张经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语侵伯温。帝怒，勒致仕。将还，吏白例支库金为道里费。旦笑曰：“吾不以妄取为例。”卒，赠工部尚书。

旦上书半岁，广东巡按御史余光亦言：“黎氏鱼肉国君，在陈氏为贼子；抗拒中国，在我朝为乱魁。今失国，或天假手登庸以报之也。自宋以来，丁移于李，李夺于陈，陈篡于黎，今黎又转于莫。欲兴黎氏，势必不能。臣已遣官责其修贡。道里悬远，往复陈请，必失事机。乞令臣便宜从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之兵部。咎光轻率，夺其俸。无何，光进乡试录。礼部尚书严嵩摘其误，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宁人。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进士。杨一清为吏部，数召中应言官试，不赴。及授工部主事，武宗自称大庆法王，建寺西华门内，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窃权，势焰薰灼。陛下既悟，诛之无赦，圣武可谓卓绝矣。今大权未收，储位未建，义子未革，纪纲日驰，风俗日壤，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士气日靡，言路日闭，名器日轻，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殚，军政日弊。瑾既诛矣，而善治一无可举者，由陛下惑异端故也。夫禁掖严邃，岂异教所得杂居？今乃建寺西华门内，延止番僧，日与聚处。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颠倒，举错乖方。政务废驰，职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毁佛寺，出番僧，妙选儒臣，朝夕劝讲，揽大权以绝天下之奸，建储位以立天下之本，革义子以正天下之名，则所谓振纪纲、励风俗、进君子、退小人诸事，可次第举矣。”帝怒。罪将不测，以大臣救得免。逾日，中旨谪广东通衢丞。王守仁抚赣州，檄中参其军事。预平宸濠。

世宗践阼，复故官。未任，擢广东佥事。再迁广西提学副使，以身为教。择诸生高等聚五经书院，五日一登堂讲难。三迁广东右布政使。忤总督及巡抚御史，坐以不称职，当罢。霍韬署吏部事，称中素廉节有才望，当留。会政府有不悦者，降四川右参政。十八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岁歉，令民捕蝗者倍予谷，蝗绝而饥者济。擒剧盗关继光，邻境攘其功，中不与辩。进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御史金灿按四川

时，尝荐中。中不谢，灿憾之，至是摭他事诬劾。方议调用而中卒。光宗时，追谥庄介。

中守官廉。自广西归，欲饭客，贷米邻家。米至，又乏薪，将以浴器爨。会日已暮，竟不及饭而别。少学于同里杨珠，既而扩充之，沉潜邃密，学者称谷平先生。门人罗洪先、王龟年、周子恭皆能传其学。中族人楷，又传洪先之学。

楷，字邦正。由举人授汤溪知县。母艰服阕，补青田。时倭躏东南，楷积谷资守御。青田故无城。倭至，楷御于沙埠，倭不得渡，乃以间筑城。倭又至，登陴守，日杀贼数人，倭遁去。改知昌乐，亦以治行闻。

欧阳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上书极论时政，不报。使蜀府，王厚遗之，不受。历工部郎中，改南兵部。出为延平知府。毁淫祠数十百所，以其材葺学宫。司礼太监萧敬家奴杀人，置之法。调福州，议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请分民半役。"士大夫率不便。巡按御史汪珊力持之，议乃行。嘉靖三年擢广东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光禄卿，历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苏、松田不甚相悬。下者亩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令赋最重者减耗米，派轻赍；最轻者征本色，增耗米。阴轻重之，赋乃均。诸推收田，从圩不从户，诡寄无所容。州县荒田四千四百余顷，岁勒民偿赋。鐸以所清漏赋及他奇羡补之。议徭役及裁邮置费凡数十百条，民皆称便。迁南京兵部侍郎，进吏部右侍郎。九庙灾，自陈去。

鐸有文学，内行修洁。仕虽通显，家具萧然。卒，赠工部尚书，谥恭简。

陶谐，字世和，会稽人。弘治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请命儒臣日讲《大学衍义》，孝宗嘉纳之。

正德改元，刘瑾等乱政。谐请以瑾等误国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对状，伏罪乃宥之。帝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织造，杲等复乞长芦盐引。谐再疏争，皆不听。谐当出理边储，以工科掌印无人，请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谐，下诏狱廷杖，斥为民。旋榜为奸党。又诬以巡视十库时缺布不奏，复械至阙下杖之，谪戍肃州。瑾诛，释还乡，其党犹用事，竟不获召。

嘉靖元年复官。未至，除江西佥事，转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艺葭苇，有事采以为埽。总理都御史请推行之诸道，岁省费钜万。迁参政，历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疏言："守令迁太骤，宜以六年为期。言官忤旨，当优容。养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终弃。"时南京御史马等劾王琼被逮，而新例养病久者率不复收叙，故谐以为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烦重。既有河夫、机兵、打手、富户、力士诸役，乃编审里甲，复征旷丁课及供亿诸费。乞皆罢免。"帝采纳之。

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海寇陈邦瑞、许折桂等突入波罗庙，欲犯广州，为指挥李笪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还所执指挥二人，乞就抚。谐居折桂等东莞，编为总甲，使约束其党五百人为新民。兵部以降贼群聚，恐乘隙为变，令解散其党。已，阳春贼赵林花等攻城，与德庆贼凤二全相倚为患，谐讨破百二十五砦。帝曰："谐功足录，第前纵患者谁？"乃仅赉银币。琼山沙湾洞贼黎佛二等杀典史，谐复剿平。为总督三年，俘斩累万。母忧归。起兵部左侍郎。九庙灾，自陈致仕归。卒，赠兵部尚书。隆庆初，谥庄敏。

孙大顺，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进士。历官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银，吏卒五十人皆坐系。大顺言于左使曰："盗者两三人耳，何尽系之为？请为公治之。"乃纵囚令迹盗，果得真者。终右副都御史，广西巡抚。

弟大临，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吴时来劾严嵩，大临为定疏草。时来下诏狱，诘所共谋。大临不顾，日饷之药物，时来亦忍死无一言。万历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赠吏部尚书，谥文僖。大临少应举杭州，邻妇夜奔，拒之，旦遂徙舍。为人宽然长者，而内持贞介，不以势利易。

大顺子允淳，与父同登进士。终尚宝丞。

潘埙，字伯和，山阳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性刚决，弹劾无所避。论诸大寮王鼎、刘机、甯杲、陈天祥等，多见纳。

乾清宫灾，埙上疏曰："陛下莅阼九年，治效未臻，灾祥迭见。臣愿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亲，非儒术不崇，非大阅不观兵，非执法不成狱，非骨肉之亲不干政，非汗马之劳不滥赏。臣闻陛下好戏谑矣。臣以为入而内庭琴瑟钟鼓人伦之乐，不必游离宫以为欢，狎群小

以为快也；出而外廷华裔一统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为私人，集远人为勇士也。闻陛下好佛矣。臣以为南郊有天地，太庙有祖宗。锡祉迎庥，佛于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闻陛下好勇、好货、好土木矣。臣以为诛奸遏乱，大勇也，不须驰马试剑以自劳。三军六师，大武也，不须边将边军以自拥。任土作贡，皇店奚为？阛阓骈阗，内市安用？阿房壮丽，古以为金塊珠砾也，况养豹乎！金碧荧煌，古以为涂膏畔血也，况供佛乎！是数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报闻。

十一年正月，上书言：“陛下始者血气未定，礼度或逾。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辙，此其时也。昔太甲居桐，处仁迁义，不失中兴。汉武下轮台之诏，年已七十，犹为令主。况陛下过未浮于太甲，悔又早于武帝，何愆不可盖，何治不可建乎？”时欲毁西安门外民居，有所兴作。埙与御史熊相、曹雷复切谏，皆不报。

三迁至兵科都给事中。右都督毛伦以附刘瑾论死，削世廕。伦尝有德于钱宁，恃为内援，其子求复袭。埙等力争，宁从中主之，寝其奏。忽中旨命埙与吏科给事中吕经各进一阶，外调，举朝大骇。给事中邵锡、御史王金等交章请留，不报。遂添注埙开州同知。

嘉请七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潞州巨盗陈卿据青阳山为乱，山西巡抚江潮、常道先后讨贼无功，乃敕埙会剿。埙谋于道曰：“贼守险，难以阵。合诸路夹攻，出不意夺其险，乃可擒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为导。首攻夺井脑，贼悉众争险。官军奋击，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岭，毁安阳诸巢。山东副使牛鸾由潞城入，破贼李庄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瓒捣卿巢，卿败走。瓒追败之栾庄山，又败之神河。山西佥事陈大纲亦屡蹙贼，先后降二千三百余人。自进兵至搜灭贼巢，凡二十九日。捷闻，帝将大赉，遣给事中夏言往核，未报。河南大饥，埙不以时振，而河南知府范璁不待报，辄开仓发粟，民德而颂之。埙怨声大起，流闻禁中。帝切责抚、按匿灾状。埙惶恐引罪，且归罪于璁，遂为给事中蔡经等所劾。诏罢埙，永不叙用。言核上平贼功，埙为首。桂萼恶之，但赉银币。年八十七卒。

吕经，字道夫，陕西宁州人。正德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九年，乾清宫灾，经上疏极论义子、番僧、边帅之害。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复极论马昂女弟入宫事，又劾方面最贪暴者四人。群小咸恶，遂谪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黄玉，诬劾系狱。

世宗即位，擢山东参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故事，每军一，佐以余丁三；每马一，给牧地五十亩。经损余丁之二编入均徭册，尽收牧地还官。又役军筑边墙，督趣过当。诸军诣经乞罢役，都指挥刘尚德叱之不退，经呼左右榜诉者。卒遂争殴尚德，经窜苑马寺幽室中。乱卒毁府门，火均徭册，搜得经，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诏经还朝。都指挥袁璘将克诸军草价为办装，卒复执经，裸而置之狱，虐辱之，胁镇守中官王纯等奏经十一罪。帝逮经。乱卒复置官校于狱，久之始解。经下诏狱，谪戍茂州。数年释还。隆庆初，复官，卒。乱卒为曾铣所定，见《铣传》。

欧阳重，字子重，庐陵人。正德三年进士。殿试对策，历诋阙政。授刑部主事。刘瑾兄死，百官往吊，重不往。张锐、钱宁掌厂卫，连构搢绅狱，重皆力与争。锐等假他事系之狱，赎杖还职，仍停俸。再迁郎中。历四川、云南提学副使。迁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会寻甸土酋安铨、凤朝文反，廷议以重谙滇事，乃改云南。初，武定土知府凤诏母子坐事留云南，朝文绐其众，言诏已戮，官军将尽灭其部党，以故诸蛮悉从为乱，攻围会城。重督兵击败之，而遣诏母子还故地。其党愕，相率归之。朝文计穷，绝普渡河走。追兵至，歼焉。铨逃寻甸故巢。官军攻破其砦，执铨，贼尽平。乃散其党二万人，迁寻甸府于凤梧山下，更设守御千户所。重推功于前抚臣傅习，并进秩任子。缅甸、木邦、陇川、孟密、孟养诸酋相仇杀，各讦奏于朝，下重等勘覆。遣参政王汝舟、知府严时泰等遍历诸蛮，譬以祸福。皆还侵地，供贡如故。重列善后数事，悉报可，赐玺书褒谕。重乃恤创残，振贫乏，轻徭赋，规画盐铁商税、屯田诸务。民咸便之。

云南岁贡金千两，费不赀。大理太和苍山产奇石，镇守中官遣军匠攻凿。山崩，压死无算。重皆疏罢之，浮费大省。当是时，镇守太监杜唐、黔国公沐绍勋相比为奸利，长吏不敢问，群盗由此起。重疏言：盗率唐、绍勋庄户，请究主者。又奏绍勋任千户何经广诱奸人，夺民产；唐役占官军，岁取财万计。因极言镇守中官宜革。帝颇纳其言，频下诏饬绍勋，命唐还京待勘。二人惧且怒，遣人结张璁，谋去重。会重奉命清异姓冒军弊，都司久未报，给饷后期。唐等遂嗾六卫军华于军门。巡按御史刘臬以闻。劾重及唐、绍勋处置失当。璁从中主之，解重职，责臬党庇，调外任，唐、绍勋不问。都给事中夏言等抗章曰：“以军士噪罪抚、按，纪纲谓何？况重奉诏非生事。臬言唐、绍勋罪与重等，今处分失宜，无以服天下。顷年士卒骄悍，相效成风，类以月粮借口。如甘肃、大同、福州、保定，事变屡见。失今不治，他日当事之臣以此为讳，专务姑息，孰肯为陛下任事哉！愿曲宥二臣，全朝廷之体。”帝怒，

夺言等俸。重罢归在道，闻御史王化劾其为桂萼党，不胜忿，抗疏陈辨，请录“大礼”大狱被逐诸臣，而自乞褫职。又言得绍勋所遣百户丁镇私书，知行贿张璁，乞其覆护；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职怨望，黜为民。重以臬被谪，言等夺俸，皆由己致之，复疏乞重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问。重家居二十余年，言者屡荐，竟不复召。

硃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为诸生，读书黉舍，躬执爨。提学御史顾潜俾受学于崔铣。登正德九年进士，擢御史，巡盐河南。钱宁遣人牟盐利，裳禁不予。巡按山东。前御史王相忤镇守中官黎监，被诬下诏狱。裳抗疏直相，劾监八罪。帝还自宣府，裳请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结人心。不报。山东大水，淹城武、单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筑。帝幸南都久，裳极陈小人荧惑之害。出为巩昌知府。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迁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操井臼，迎父就养。同列知其贫，制衣一袭为寿，父亦拒不纳。三迁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数条上方略。外艰归，久不起。帝南巡，谒行在，命以故官总理河道。迎章圣太后梓宫，冒暑卒。隆庆中，追赠户部右侍郎，谥端简。

陈察，字元习，常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寻改北。刘瑾既诛，武宗犹日狎群小。察偕同官请务讲学，节嗜欲，勤视朝，语甚切直。以养亲归。家居九年，始赴补。会帝将亲征宸濠。察请无行，而亟下罪己诏。忤旨，夺俸一年。谕群臣更谏，必置极典。俄巡按云南。助巡抚何孟春讨定弥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位，疏言金齿、腾冲地极边徼，既统以巡抚总兵，又有监司守备分辖，无事镇守中官。因劾太监刘玉、都督沐崧罪。诏并罢还。

嘉靖初，按四川。请罢镇守中官，不听。帝亲鞫杨言，落其一指。察大呼曰：“臣愿以不肖躯易言命，不忍言独死。”帝目摄之，察不为动。退具疏申理，且请下王邦奇于狱，直声震朝野。巡视京营，与给事中王科极陈武定侯郭勋贪横状。擢南京太仆少卿。疏辞，因请召前给事中刘世贤等二十余人。帝怒，责以市恩要名，贬远方杂职。给事中王俊民、郑一鹏论救，皆夺俸。察补海阳教谕。累迁山西左布政使，入为光禄卿。十二年，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居二年，乞休，因荐前都御史万镗、大理卿董天锡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请从其言。帝夺部臣俸，责察徇私妄举，斥为民。察居官廉，既归，敝衣粝食而已。

孙懋，字德夫，慈溪人。正德六年进士。授浦城知县，擢南京吏科给事中。御史张经、宁波知府翟唐忤奄人被逮，懋偕同官论救。织造太

监史宣诬主事王銮、知县胡守约，下之诏狱。懋言："宣妄言御赐黄棍，听挞死官吏，胁主簿孙锦死，今又诬守职臣。乞治宣罪，还銮、守约故任。"未几，复偕诸给事言："臣等屡建白，不择可否，一概留中。万一奸人阴结党类，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闻，大臣不知，祸可胜言！"皆不报。已，又劾罢盐法侍郎薛章，请黜太仆少卿马陟，留御史徐文华，召还谢迁、韩文、孙交、张原、周广、高公韶、王思等，罢游畋射猎，复御朝常仪，还久留边兵，汰锦衣冗官，诸疏皆侃侃。江彬导帝巡幸。懋言："彬枭桀憸邪，挟至尊出居庸，无大臣保护，独处沙漠将半载。两宫违养，郊庙不亲，四方灾异迭见，盗贼蜂起。留彬一日，为宗社一日忧，乞立置重典。"时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视。规主阙者，往往得无罪。一触权幸，祸立至，人皆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娱乐，亦不之见也。请回銮，谏南幸，懋皆与。宸濠反，帝在南都，懋从行。请急定平贼功赏，既又数请还京，率同官伏阙，皆不省。

世宗即位，疏荐建言贬谪诸臣周广、茫辂等二十人，皆召用。劾南京祭酒陈霁、太常卿张道荣，皆罢。未几，言："谢迁、韩文起用，乞仿宋起文彦博故事，不烦职务，大礼大政，时令参预，必有裨新政。"帝虽善之，不能用。

出为广东参议，迁副使。嘉靖四年，有锦衣官校侦事广东，懋与按察使张祐疑其伪，执之。事闻，逮下诏狱，谪藤县典史。屡迁至广西布政使。十六年入为应天府尹。坐所进乡试录忤旨，致仕，卒。

王仪，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进士。除灵璧知县。以能，调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陕西。秦府豪占民产，仪悉夺还民。延绥大饥，朝命陕西布政使胡忠为巡抚，仪论罢之。已，巡按河南。赵府辅国将军祐椋招亡命杀人劫夺积十余年，莫敢发。仪偕巡抚吴山奏之，夺爵禁锢。会仪出为苏州知府，甫三月，祐椋潜入都，奏仪捃摭，并讦都御史毛伯温以私憾入己罪。且言："臣尝建醮祈皇嗣，为知府王天民讪笑"，请并按问。帝心知祐椋罪，而悦其建醮语。为遣使覆按，解仪、伯温任，下天民狱。使者奏仪不诬，第祐椋罪在赦前，宜轻坐。帝终怜祐椋爱己，竟复其爵，除仪名，伯温、山、天民皆得罪。终嘉靖世，多以诽谤斋醮获重祸，由祐椋讦奏始。

仪去苏州，士民走阙下乞留，帝不许。既而荐起知抚州。苏州士民复走阙下乞还仪，至再，不报。归诉于巡抚侯位。位以闻，帝乃许之。至则叹曰："苏赋当天下什二，而田额淆无可考，何以定赋？"乃履亩丈之，使县各为籍。以八事定田赋，以三条核税课，徭役、杂办维均。治

为知府第一，进浙江副使，饬苏、松、常、镇兵备。时巡抚欧阳鐸均田赋，仪佐之，以治苏者推行于旁郡。坐与操江王学夔讨贼败绩，停俸戴罪。未几，殪贼江中，进秩一等，迁山西右参政，分守冀、宁。寇抵清源城，仪洞开城门，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筑城郭，积糗粮，榆次、平定间遂皆有城。

二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冠入龙门，总兵官郤永等败之。仪进右副都御史。寻以筑边垣，赉银币。寇自万全右卫入，游骑犯完、唐。夺俸二级。考察拾遗，贬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贬秩如初。久之，除肃州兵备副使，协巡抚杨博徙哈密遗种于境外。稍迁右参政，复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未行，俺答犯京师，诏仪驰镇通州。仇鸾部卒掠民赀，捕笞之，枷市门外。鸾诉于帝，逮讯斥为民，卒。隆庆初，子缄讼冤，复官赐恤。

缄，官按察使，分巡辽阳，以知兵名。

王学夔，安福人。正德时，以吏部主事谏南巡，跪阙下，受杖。嘉靖初，奏请裁戚畹，又申救言官。历考功、文选郎中，廉谨为时所称。尝抚治郧阳。有伪称皇子者，诸司议用兵。学夔曰："妄竖子耳。"密捕致之辟。累迁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隆庆、万历间，存问者再。年九十四卒。赠太子少保。

曾钧，字廷和，进贤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南京礼科给事中。时四方银场得不偿费，且为盗窟，钧奏罢之。

钧刚廉疾俗。首劾罢参赞尚书刘龙。已，劾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未几劾工部侍郎蒋淦、延绥巡抚赵锦。最后劾罢操江都御史柴经。直声震一时。

出为云南副使。两司诣黔国公率廷谒，钧始正其礼，且厘还所侵丽江民地。迁四川参政。黔寇乱，抚定之。屡迁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县连被水患，帝忧之，趣上方略。钧请浚刘伶台至赤晏庙八十里，筑草湾老黄河口，增高家堰长堤，缮新庄等旧闸。阅数月，工成。进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归。家居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赞曰：郑岳等居官，历著风操。箴主阙，抑近幸，本末皆有可观。斤斤奉职，所至以治办闻，殆列卿之良欤！唐胄论安南，切于事理。欧

阳鐸之均田赋，惠爱在民；令久于其任，几与周忱比矣。

列传第九十二

陈九畴 翟鹏（张汉） 孙继鲁 曾铣 丁汝夔 杨守谦 商大节 王抒杨选

陈九畴，字禹学，曹州人。倜傥多权略。自为诸生，即习武事。弘治十五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狱，人莫敢撄，九畴挺槊逐得之，遂以武健名。正德初，录囚南畿，忤刘瑾，谪阳山知县。瑾败，复故官。历郎中，迁肃州兵备副使。总督彭泽之赂土鲁番也，遣哈密都督写亦虎仙往。九畴奋曰："彭公受天子命，制边疆，不能身当利害，何但模棱为！"乃练卒伍，缮营垒，常若临大敌。写亦虎仙果通贼。番酋速檀满速儿犯嘉峪关，游击芮宁败死。寻复遣斩巴思等以驼马乞和，而阴遗书虎仙及其姻党阿剌思罕儿、失拜烟答等俾内应。九畴知贼计，执阿剌思罕儿及斩巴思付狱。通事毛监等守之。监等故与通，欲纵去，众番皆伺隙为变。九畴觉之，佼监等。贼失内应，遂拔帐走。兵部尚书王琼恶泽，并坐九畴失事罪，逮系法司狱。以失拜烟答系死为罪，除其名。

世宗即位，起故官。俄进陕西按察使。居数月，甘肃总兵官李隆嗾部卒殴杀巡抚许铭，焚其尸。乃擢九畴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验铭事，诛隆及乱卒首事者。九畴抵镇，言额军七万余，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请令召募。诏可。

嘉靖三年，速檀满速儿复以二万余骑围肃州。九畴自甘州昼夜驰入城，射贼，贼多死。已，又出兵击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为总兵官姜奭所败。论功，进副都御史，赉金币。九畴上言："番贼敢入犯者，以我纳其朝贡，纵商贩，使得稔虚实也。写亦虎仙逆谋已露，输货权门，转蒙宠幸，以犯边之寇，为来享之宾。边臣怵利害，拱手听命，致内属番人勾连接引，以至于今。今即不能如汉武兴大宛之师，亦当效光武绝西域之计。先后入贡未归者二百人，宜安置两粤，其谋逆有迹者加之刑僇，则贼内无所恃，必不复有侵轶。倘更包含隐忍，恐河西十五卫所，永无息肩之期也。"事下，总制杨一清颇采其议。四年春致仕归。

初，土鲁番败遁，都指挥王辅言速檀满速儿及牙木兰俱死于砲，九畴以闻。后二人上表求通贡，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师者为蜚语，言肃州之围，由九畴激之，帝益信。会百户王邦奇讦杨廷和、彭泽，词连九畴。吏部尚书桂萼等欲缘九畴以倾泽，因请许通贡，而追治九畴激变状。大学士一清言事已前决。帝不听，逮下诏狱。刑部尚书胡世宁言于朝曰："世宁司刑而杀忠臣，宁杀世宁。"乃上疏为讼冤曰："番人变诈，

妄腾谤讟，欲害我谋臣耳。夫其畜谋内寇，为日已久。一旦拥兵深入，诸番约内应，非九畴先几奋僇，且近遣属夷却其营帐，远交瓦剌扰其窟巢，使彼内顾而返，则肃州孤城岂复能保？臣以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国者，无如九畴，宜番人深忌而欲杀也。惟听部下卒妄报，以满速儿等为已死，则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狱亦如世宁言。帝卒中萼等言，谪戍极边。居十年，赦还。

翟鹏，字志南，抚宁卫人。正德三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卫辉知府，调开封。擢陕西副使，进按察使。性刚介，历官以清操闻。嘉靖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时边政久弛，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边者并羸老不任兵。又番休无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铺。鹏至，尽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鸡台二十余墩孤悬塞外，久弃不守，鹏尽复之。岁大侵，请于朝以振。坐寇入停俸。复坐劾总兵官赵瑛失事，为所讦，夺职归。

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请遣大臣督军储，因荐鹏。乃起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饷。鹏驰至，俺答已饱去，而吉囊军复寇汾、石诸州。鹏往来驰驱，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还。明年三月，宣大总督樊继祖罢，除鹏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将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徕。杀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军遏敌虽无功，竟赖以安者，当录。若贼众我寡，奋身战，虽有伤折、未至残生民者，罪当原。于法，俘馘论功，损挫论罪。乃有摧锋陷阵不暇斩首，而在后掩取者反积级受功，有逡巡观望幸苟全，而力战当先者反以损军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从其议。会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鹏连乞兵饷。帝怒，令革职闲住，因罢总督官不设。鹏受事仅百日而去。

其年七月，俺答复大入山西，纵掠太原、潞安。兵部请复设总督，乃起鹏故官，令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并听节制。鹏受命，寇已出塞。即驰赴朔州，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八支，及宣、大三关主兵，兼募土著，选骁锐者十万，统以良将，列四营，分布塞上，每营当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诱其追，诸营夹攻。脱不可御，急趋关南依墙守，邀击其困归。帝从之。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仓储无算。疏请东自平刑，西至偏关，画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寇攻墙，戍兵拒，游兵出关夹攻，此守中有战。东大同，西老营堡，因地设伏，伺寇所向。又于宣、大、三关间，各设劲兵，而别选战士六千，分两营，遇警令总督武臣张凤随机策应，此战中有守。帝从其议，且命自今遇敌，

逗遛者都指挥以下即斩，总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状奏请。

先是，鹏遣千户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丰州滩，不见寇。复选精锐百，远至丰州西北，遇牧马者百余人，击斩二十三级，夺其马还。未入塞，寇大至，官军饥惫，尽弃所获奔。鹏具实陈状。帝以将士敢深入，仍行迁赏。旧例，兵皆团操镇城，闻警出战。自边患炽，每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鹏请入秋悉令赴塞，画地分守，谓之摆边，九月中还镇。遂著为令。

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岁无寇为将帅力，降敕奖鹏，赐以袭衣。至三月，俺答寇宣府龙门所，总兵官郤永等却之，斩五十一级。论功，进兵部尚书。帝倚鹏殄寇，锡命屡加，所请多从，而责效甚急。鹏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应变。御史曹邦辅尝劾鹏，鹏乞罢，弗允。是年九月，苏州巡抚硃方请撤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因并撤宣、大、三关客兵。俺答遂以十月初寇膳房堡。为郤永所拒，乃于万全右卫毁墙入。由顺圣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帝大怒，屡下诏责鹏。鹏在朔州闻警。夜半至马邑，调兵食，复趋浑源，遣诸将遏敌。御史杨本深劾鹏逗遛，致贼震畿辅。兵科戴梦桂继之。遂遣官械鹏，而以兵部左侍郎张汉代。鹏至，下诏狱，坐永戍。行至河西务，为民家所窘，告钞关主事杖之。厂卫以闻，复逮至京，卒于狱。人皆惜之。

初，鹏在卫辉，将入觐，行李萧然，通判王江怀金遗之。鹏曰："岂我素履未孚于人耶？"江惭而退，其介如此。隆庆初，复官。

张汉，钟祥人。代鹏时，寇已出境，乃命翁万达总督宣、大，而以汉专督畿辅、河南、山东诸军。汉条上选将、练兵、信赏、必罚四事，请令大将得专杀偏裨，而总督亦得斩大将，人知退怯必死，自争赴敌。帝不欲假臣下权，恶之。兵部言：汉老边事，言皆可从。帝令再议。部臣乃言汉议皆当，而专杀大将，与《会典》未合。帝姑报可。会考察拾遗，言官劾汉刚愎。遂械系诏狱，谪戍镇西卫。后数年边警，御史陈九德荐汉。帝怒，斥九德为民。汉居戍所二十年卒。隆庆初，赠兵部尚书。

孙继鲁，字道甫，云南右卫人。嘉靖二年进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国子助教。历户部郎中，监通州仓。历知卫辉、淮安二府。织造中官过淮，继鲁与之忤。诬逮至京，大学士夏言救免。继鲁不谢，言不悦。改补黎平。擢湖广提学副使，进山西参政。数绳宗藩。暨迁按察使，宗藩百余人拥马发其装，敞衣外无长物，乃载酒谢过。迁陕西右布

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杨守谦巡抚山西。继鲁耿介，所至以清节闻，然好刚使气。总督都御史翁万达议撤山西内边兵，并力守大同外边，帝报可。继鲁抗章争，言："紫荆、居庸、山海诸关，东枕溟渤；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西据黄河。天设重险，以籓卫国家，岂可聚师旷野，洞开重门以延敌？夫紫刑诸关之拱护京师，与雁门诸关之屏蔽全晋，一也。今议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岂可独撤雁门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头、宁武、雁门东抵平刑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沟墩至东阳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大同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山西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急，山西差缓，论紧边则均为最急。此皆密迩河套，譬之门阖。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内郡者，以三关备严故也。使三关将士远离堡戍，欲其不侵犯难矣。全师在外，强寇内侵，即紫荆、倒马诸关不将徒守哉！"万达闻之不悦，上疏言："增兵摆边，始于近岁，与额设守边者不同。继鲁乃以危言相恐，复遗臣书，言往岁建云中议，宰执几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抚业蒙罪。其诋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别调继鲁，否则早罢臣，无误边事。"兵部是继鲁言。帝不从，下廷议。廷臣请如万达言。帝方倚万达，怒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而夏言亦恶继鲁，不为地，遂逮下诏狱。疽发于项，瘐死。继鲁为巡抚仅四月。山西人习其前政，冀有所设施，遽以非罪死，咸为痛惜。宗籓有上书讼其冤者，即前夺视其装者也。穆宗即位，赠兵部左侍郎，赐祭葬，廕一子，谥清愍。

曾铣，字子重，江都人。自为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征为御史，巡按辽东。辽阳兵变，执辱都御史吕经。铣时按金、复，急檄副总兵李监罢经苛急事，为乱军乞赦。经罢，趋广宁，悍卒于蛮儿等复执辱经。其月，抚顺卒亦缚指挥刘雄父子。会朝廷遣侍郎林庭□昂往勘，乱卒惧。辽阳倡首者赵劓儿潜诣广宁与蛮儿合谋，欲俟镇城官拜表，集众乱，为总兵官刘淮所觉，计不行。复结死囚，欲俟庭□昂至，闭城门为变。而铣已刺得二城及抚顺为恶者姓名，密授诸将，劓儿等数十人同日捕获。铣上言："往者甘肃、大同军变，处之过轻。群小谓辱命臣，杀主帅，罪不过此，遂相率为乱。今首恶宜急诛。"乃召还庭□昂，命铣勘实，悉斩诸首恶，悬首边城，全辽大定。擢铣大理寺丞，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俺答数入内地，铣请筑临清外城。工毕，进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抚山西。经岁寇不犯边，朝廷以为功，进兵部侍郎，巡抚如故。

二十五年夏，以原官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寇十万余骑由宁塞营入，

大掠延安、庆阳境。铣率兵数千驻塞门，而遣前参将李珍捣寇巢于马梁山阴，斩首百余级。寇闻之，始遁。捷奏，赉银币。既而寇屡入，游击高极死焉，副总兵萧汉败绩。铣疏诸将罪，治如律。时套寇牧近塞，零骑往来，居民不敢樵采。铣方筑塞，虑为所扰，乃选锐卒击之。寇稍北，间以轻骑入掠，铣复率诸军驱之远徙。参将李珍及韩钦功为多，诏增铣俸一级，赐银币有加。

铣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图所报称。念寇居河套，久为中国患，上疏曰："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坏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鎗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砲火雷激，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遂条八议以进。是时，铣与延、宁抚臣欲西自定边营，东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筑边墙御寇，请帑金数十万，期三年毕功。疏并下兵部。部臣难之，请令诸镇文武将吏协议。诏报曰："贼据套为中国患久矣，朕宵旰念之，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倡恢复议甚壮，其令铣与诸镇臣悉心上方略，予修边费二十万。"铣乃益锐。而诸巡抚延绥张问行、陕西谢兰、宁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为难，久不会奏。铣怒，疏请于帝，帝为责让诸巡抚。会问行已罢，杨守谦代之，意与铣同。铣遂合诸臣条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献营阵八图，并优旨下廷议。

廷臣见上意向铣，一如铣言。帝忽出手诏谕辅臣曰："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先民荼毒何？"初，铣建议时，辅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骇，请帝自裁断。帝命刊手诏，遍给与议诸臣。时严嵩方与言有隙，欲因以倾言，乃极言套必不可复。阴诋言，故引罪乞罢，以激帝怒。旋复显攻言，谓"向拟旨褒铣，臣皆不预闻。"兵部尚书王以旗会廷臣覆奏，遂尽反前说，言套不可复。帝乃遣官逮铣、出以旗代之；责科道官不言，悉杖于廷，停俸四月。帝虽怒铣，然无意杀之也。咸宁侯仇鸾镇甘肃时，以阻挠为铣所劾，逮问。嵩故雅亲鸾。知铣所善同邑苏纲者，言继妻父，纲与铣、言尝交关传语，乃代鸾狱中草疏，诬铣掩败不奏，克军饷

钜万，遣子淳属所亲苏纲赂当途。其言绝无左验，而帝深入其说，立下淳、纲诏狱。给事中齐誉等见帝怒铣甚，请早正刑章。帝责誉党奸避事，镌级调外任。及铣至，法司比拟边帅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条，当铣交结近侍律斩，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铣既死，言亦坐斩，而鸾出狱。

铣有胆略，长于用兵。岁除夜，猝命诸将出。时塞上无警，诸将方置酒，不欲行，赂铃卒求缓于铣妾。铣斩铃卒以徇。诸将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击败之。翼日入贺毕，前请故。铣笑曰："见乌鹊非时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铣廉，既殁，家无余赀。

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问讼铣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识与不识，痛悼至今。诏赠兵部尚书，谥襄愍。万历中，从御史周磐请，建祠陕西。

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铣从徒中录用，复积战功至参将。铣既被诬，诏遣给事中申价等往核，因并劾珍与指挥田世威、郭震为铣爪牙，下之诏狱。连及巡抚谢兰、张问行，御史盛唐，副总兵李琦等，皆斥罚。勒淳、纲赃，恤阵亡军及居民被难者。铣尝檄府卫银三万两制车仗，亦责偿于淳。且酷刑拷珍，令其实克饷行赂事，几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论死，世威、震谪戍。其后，俺答岁入寇，帝卒不悟，辄曰："此铣欲开边，故行报复耳。"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礼部主事。争"大礼"被杖，调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历抚保定、应天。入为左副都御史。坐事调湖广参政。复以故官抚河南。历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书兼督团营。条上边务十事，皆报可。当是时，俺答岁寇边，羽书叠至。天子方斋居西内，厌兵事，而大学士严嵩窃权，边帅率以贿进，疆事大坏。其明年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诸将拒之不得入。汝夔即上言："寇不得志于宣府，必东趋辽、蓟。请敕诸将严为备。潮河川乃陵京门户，宜调辽东一军赴白马关，保定一军赴古北口。"从之。寇果引而东，驻大兴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总兵官仇鸾知之，率所部驰至居庸南。顺天巡抚王汝孝驻蓟州，误听谍者谓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请令鸾还大同勿东，诏俟后报。及兴州报至，命鸾壁居庸，汝孝守蓟州。未几，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关城。总兵官罗希韩、卢钺不能却，汝孝师大溃。寇遂由石匣营达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闻保定兵驻城内，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驻河东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诸

帝陵，杀掠不可胜纪。

京师戒严，召各镇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门，定西侯蒋传、吏部侍郎王邦瑞总督之，而以锦衣都督陆炳，礼部侍郎王用宾，给事御史各四人，巡视皇城四门。诏大小文臣知兵者，许汝夔委用。汝夔条上八事，请列正兵四营于城外四隅，奇兵九营于九门外近郊。正兵营各一万，奇兵营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经略通州、涿州，且释罪废诸将使立功赎罪。帝悉从之。然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从武库索甲仗，主库奄人勒常例，不时发。久之不能军。乃发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诸生乘城，且大颁赏格。仇鸾与副将徐珏、游击张腾等军白河西，杨守谦与副将硃楫等军东直门外，诸路援兵亦稍集。议者率谓城内虚，城外有边兵足恃，宜移京军备内衅，汝夔亦以为然。遂量掣禁军入营十王府、厌寿寺前。掌营务者成国公硃希忠恐以兵少获谴，乃东西抽掣为掩饰计。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晓孰为调者，则争詈汝夔。鸾兵无纪律，掠民间。帝方眷鸾，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鸾兵。民益怨怒。

寇游骑四出，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锋七百骑驻安定门外教场。明日，大营薄都城。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侦卒出城不数里，道遇伤者，辄奔还妄言诳汝夔。既而言不雠，汝夔弗罪也。募他卒侦之复如前。以故寇众寡远近皆不能知。

宣府总兵官赵国忠，参将赵臣、孙时谦、袁正，游击姚冕，山西游击罗恭等，各以兵入援，营玉河诸处。诏兵部核诸镇兵数，行赏赉。勤王兵先后五六万人，皆闻变即赴，未赍糗粮。制下犒师，牛酒无所出。越二三日，援军始得数饼饵，益饥疲不任战。

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面白。廷臣多以为言，帝不许。礼部尚书徐阶复固请，帝乃许。癸未，群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请起杨守礼、刘源清、史道、许论于家。汝夔不自安，请督诸将出城战，而以侍郎谢兰署部事。帝责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纵横内地八日，诸军不敢发一矢。寇本无意攻城，且所掠过望，乃整辎重，从容趋白羊口而去。

方事棘，帝趣诸将战甚急。汝夔以咨嵩。嵩曰："塞上败或可掩也，

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飏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战，诸将亦益闭营，寇以此肆掠无所忌。既退，汝夔、兰及户、工尚书李士翱、胡松，侍郎骆颙、孙禬皆引罪。命革士翱职，停松俸，俱戴罪办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狱。帝欲大行诛以惩后。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见帝怒甚，竟不敢言。给事御史劾汝夔御寇无策。帝责其不早言，夺俸有差。趣具狱，怒法司奏当缓，杖都御史屠侨、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张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为民。坐汝夔守备不设，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汝夔临刑，始悔为嵩所卖。

方廷讯时，职方郎王尚学当从坐。汝夔曰，“罪在尚书，郎中无预”，得减死论戍。比赴市，问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学子化适在旁，谢曰：“荷公恩，免矣。”汝夔叹曰：“汝父劝我速战，我为政府误。汝父免，我死无恨。”闻者为泣下。隆庆初，复官。

汝夔既下狱，并逮汝孝、希韩、钺。寇未尽去，官校不敢前，托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远不可卒至。比逮至，论死。帝怒渐解，而汝孝复以首功闻，命俱减死戍边。

杨守谦，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学，字逊夫，弘治六年进士。巡抚大同、宁夏，边人爱之。累官刑部尚书，卒，谥康惠。

守谦登嘉靖八年进士，授屯田主事。改职方，历郎中，练习兵计。出为陕西副使，改督学政，有声，就拜参政。未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上言偏头、老营堡二所，余地千九百余顷，请兴举营田。因荐副使张镐为提调，牛种取给本土。帝称为忠，即报可。俄移抚延绥。请久任镐，终其事。其后二年，营田大兴。计秋获可当帑银十万，边关谷价减十五。守谦荐镐可大用，且言延绥、安定诸边可如例。户部请推行之九边。帝悦，命亟行之，录守谦、镐功。守谦未去延绥，而镐已巡抚宁夏矣。

守谦至延绥，言：“激劝军士在重赏。令斩一首者升一级，不愿者予白金三十两。赏已薄，又文移察勘，动涉岁时，以故士心不劝。近宣、大事棘稍加赏格，请倍增其数，镇巡官验明即给。盖增级、袭廕，有官者利之，穷卒觊赏而已。”兵部以为然，定斩首一级者与五十两，著为令。以前山西修边功，增俸一级，赐金币有加。请给新设游兵月饷，发仓储贷饥卒，皆报许。

二十九年进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兼督紫荆诸关。去镇之日，倾城号泣，有追送数百里外者。未几，俺答入寇，守谦率师倍道入援。帝闻其至，甚喜，令营崇文门外。会副总兵硃楫，参将祝福、冯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骑散掠枯柳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谦及楫等兵移营东直门外。诏同仇鸾调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机战守。

寇薄都城，诸将高秉元、徐镛等御之，不能却。帝拜鸾大将军，进守谦兵部右侍郎，协同提督内外诸军事。鸾时自孤山还，至东直门观望，斩死人首六级，报功。守谦孤军薄俺答营，而阵无后继，不敢战。帝闻不悦。而尚书丁汝夔虑丧师，戒勿轻战。诸将离城远，见守谦不战，亦坚壁，辄引汝夔及守谦为辞。流闻禁中，帝益怒。

初，寇抵安定门，诏守谦与楫等合击，莫敢前。守谦亦委无部檄，第申儆备。寇遂毁城外庐舍。城西北隅火光烛天，内臣园宅在焉，环泣帝前，称将帅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谦拥众自全，朕亲降旨趣战，何得以部檄为解。"寇退，遂执守谦与汝夔廷鞫之。坐失误军机，即日戮于市。守谦临刑时，慨然曰："臣以勤王反获罪，谗贼之口实蔽圣聪。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边陲吏士知守谦死，无不流涕者。

守谦坦易无城府，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开府，萧然若寒士。然性迟重，客有劝之战者，应曰："周亚夫何人乎？"客曰："公误矣，今日何得比汉法？"守谦不纳，竟得罪。隆庆初，赠兵部尚书，谥恪愍。

商大节，字孟坚，钟祥人。嘉靖二年进士。授丰城知县。始为筑城，捕境内盗几尽。擢兵科给事中。京察竣，复命科道互相劾，被谪盐城县丞。三迁刑部郎中，出为广东佥事。捣海南叛黎巢，增秩，赐金币。累官山东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兼提督紫刑诸关。虑俺答内侵，疏请重根本，护神京。居四年，召理院事。俺答果大举薄都城。诏城中居民及四方入应武举者悉登陴守，以大节率五城御史统之。发帑金五千两，命便宜募壮士。屡条上军民急务。比寇退，复命兼管民兵，经略京城内外。训练鼓舞，军容甚壮。擢右副都御史，经略如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请以三等授饷。上者月二石，其次递减五斗。帝亟从之。

仇鸾为大将军，尽统中外兵马，恶大节独为一军，不受其节制，欲困之。乃请画地分守，以京师四郊委大节。大节言："臣虽经略京城，实非有重兵专战守责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鸾欲专以臣当。臣节制者，止

巡捕军，鸾又频调遣，奸宄猝发，谁为捍御哉？”所争甚晰，而帝方宠鸾，不欲人挠其事，责大节怀奸避难，立下诏狱。法司希旨，当大节斩。严嵩言：“大节诚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极边。”亦不听。时三十年四月也。

明年八月，鸾死，大节故部曲石镗、孙九思等数百人伏阙讼冤，章再上。兵部侍郎张时彻等言：“大节为逆鸾制肘，以抵于法，乞顺群情赦之。”帝怒，镌时彻二秩。明年竟卒于狱。隆庆初，复故官，赠兵部尚书，谥端愍。

王忬，字民应，太仓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谨厚称。忬登嘉靖二十年进士，授行人，迁御史。皇太子出阁，疏以武宗居青宫为戒。又劾罢东厂太监宋兴。出视河东盐政，以疾归。已，起按湖广，复按顺天。

二十年，俺答大举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径道，一日夜可达通州。因疾驰至通为守御计，尽徙舟楫之在东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于河东。帝密遣中使觇军，见忬方厉士乘城。还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仪守通州，御史姜廷颐劾其不职，忬亦言仪纵士卒虐大同军。大同军者，仇鸾兵也。帝立命逮仪，而超擢忬右佥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请振难民，筑京师外郭，修通州城，筑张家湾大小二堡，置沿河敌台。皆报可。寻罢通州、易州守御大臣，召忬还。

三十一年出抚山东。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先后上方略十二事，任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又奏释参将尹凤、卢镗系。贼犯温州，克宽破之。其据昌国卫者，为大猷击退。而贼首汪直复纠岛倭及漳、泉群盗连巨舰百余蔽海至，滨海数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汇、吴淞、乍浦、蓁屿诸所皆陷，苏、松、宁、绍诸卫所州县被焚掠者二十余。留内地三月，饱而去。忬乃言将士逐毁其船五十余艘。于是先所夺文武将吏俸，皆得复。寻以给事王国祯言，改巡抚。忬方视师闽中，贼复大至，犯浙江，卢镗等频失利。御史赵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忬因请筑嘉善、崇德、桐乡、德清、慈溪、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诸府。

时已遣尚书张经总督诸军。大同适中寇，督抚苏祐、侯钺俱被逮，乃进忬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杨博还朝，即移忬代之。寻进右都御史。忬言：“骑兵利平地，步兵利险阻。今蓟镇画地守，请去他郡防秋马兵八千，易之以步，岁省银五万六

千余两。”从之。打来孙十余万骑深入广宁诸处，总兵官殷尚质等战殁。怿停俸三月。未几，打来孙复以十万骑屯青城，分遣精骑犯一片石、三道关。总兵官欧阳安拒却之。事闻，赉银币。把都儿等犯迁安，副总兵蒋承勋战死。降□昂兵部侍郎，留任。

初，帝器怿才，甚眷之。及所部屡失事，则以为不足办寇，谕严嵩与兵部计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边墙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边墙。且令怿选补额兵，操练战守，不得专恃他镇援兵。部条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诏责怿，赦其罪，实主兵，减客兵，如议。于是练兵之议起。时寇别部入沈阳，有乡兵金仲良者擒其长讨赖。怿赉银币，官仲良三级。防秋毕，复怿官。寻复用沈阳却寇功，廕一子。已而寇复入辽阳，副总兵王重禄败绩。御史周斯盛以闻。帝置怿不问，治他将吏如律。

初，帝从杨博言，命蓟镇入卫兵听宣大调遣。怿言：“古北诸口无险可守，独恃入卫卒护陵京，奈何听调发？”帝怒曰：“曩令蓟镇练兵，今一卒不练，遇防秋辄调他镇兵，兵部详议以闻。”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核。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怿与总兵官安、巡抚马珮及诸将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怿俸二级。帝因问嵩：“边兵入卫，旧制乎？”嵩曰：“祖宗时无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中刘六猖獗，始调许泰、郤永领边兵讨贼。庚戌之变，仇鸾选边兵十八支护陵京，未用以守蓟镇。至何栋始借二支防守，怿始尽调边兵守要害，去岁又征全辽士马入关，致寇乘虚入犯，辽左一空。若年复一年，调发不已，岂惟糜饷，更有他忧。”帝由是恶怿甚。逾月，寇犯清河，总兵官杨照御之，斩首八百余级。越四日，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副将马芳拒却之。明日，敌骑二百奔还，芳及安俘斩四十级。怿犹被赉。

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将西入，声言东。怿遽引兵东。寇乃以其间由潘家口入，渡滦河而西，大掠遵化、迁安、蓟州、玉田，驻内地五日，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怿、安及巡抚王轮罪。帝大怒，斥安，贬轮于外，切责怿，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怿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怿及中军游击张伦下诏狱。刑部论怿戍边，帝手批曰：“诸将皆斩，主军令者顾得附轻典耶？”改论斩。明年冬，竟死西市。

怿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益大恚，谓：“怿怠事，负我。”嵩雅不悦怿。而怿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

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穆宗即位，世贞与弟世懋伏阙讼冤。复故官，予恤。

杨选，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迁易州兵备副使。俺答围大同右卫，巡抚硃笈被逮，超拜选右佥都御史代之。与侍郎江东、总兵官张承勋解其围。忧归，再起，仍故职。四十年擢总督蓟辽副都御史。条上封疆极弊十五事，多从其请。以居庸岔道却敌功，进兵部右侍郎。

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将遣哨卒山塞，朵颜卫掠其四人。部长通汉叩关索赏，副总兵胡镇执之，并缚其党十余人。通汉子惧，拥所执哨卒至墙下，请易其父。通汉者，辛爱妻义父也，选欲以牵制辛爱，要其子入质，乃遣还父。自是诸子迭为质，半岁而代。选驰疏以闻，自诩方略。选及巡抚徐绅等俱受赏。

十月丁卯，辛爱与把都儿等大举自墙子岭、磨刀峪溃墙入犯，京师戒严。帝大惊，谕阁臣徐阶曰："朕东见火光，此贼去京不远，其令兵部谕诸军并力剿逐。"明日，选以寇东遁闻，为将士祈赏。帝疑，以问阶。对曰："寇营尚在平谷，选等往通州矣，谓追杀者，妄也。"帝衔之。寇稍东，大掠三河、顺义，围诸将傅津等于郑官屯。选遣副将胡镇偕总兵官孙膑、游击赵溱击之。膑、溱战殁，镇力战得脱。寇留内地八日不退。给事中李瑜遂劾选、绅与副使卢镒，参将冯诏、胡粲，游击严瞻等，俱逮下诏狱。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师解严。

初，谍者言寇将窥墙子岭，部檄严待之，而三卫为寇导者绐选赴潘家口。寇已入，选、绅惧得罪，径趋都城，屯东直门外，旋还通州。及遣镇等御，又不胜。内侍家蓟西者，哗言通汉父子实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选、绅、诏守备不设律斩，镒等戍。帝谕锦衣硃希孝坐以纵通汉勾贼罪，复下选诏狱。选不承，止承质通汉父子事，且言事已上闻。希孝录其语上，刑部如帝指论选死。即戳于市，枭其首示边，妻子流二千里。绅论死系狱，诏及镒等戍边。帝虽怒选甚，但欲诛其身，法司乃并坐其妻子。隆庆初，始释还。

赞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于是赐阖冗废职之徒事败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边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备綍矣。陈九畴、翟鹏、孙继鲁、曾铣皆可用之才，或谪或死，不以其罪。铣复套之议甚伟。然权臣当轴，而敌势方强，虽颇、

牧乌能有为？丁汝夔之戮，于法诚不为过。然戎律之弛，有由来矣，而汝夔独蒙其咎。王怿、杨选于边备甚疏，宜不免云。

列传第九十三

硃纨 张经（李天宠 周琉 杨宜 彭黯等） 胡宗宪（阮鹗 宗礼）曹邦辅（任环 吴成器） 李遂（弟逢进） 唐顺之（子鹤征）

硃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景州知州，调开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五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逐之，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至，负如初。倭大怨恨，益与栋等合。而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

纨巡海道，采佥事项高及士民言，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纨讨平覆鼎山贼。明年将进攻双屿，使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遏贼奔逸，使都司卢镗将福清兵由海门进。而日本贡使周良违旧约，以六百人先期至。纨奉诏便宜处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请，后不为例。录其船，延良入宁波宾馆。奸民投书激变，纨防范密，计不得行。夏四月，镗遇贼于九山洋，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栋党汪直等收余众遁，镗筑塞双屿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

势家既失利，则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贼党，用摇惑人心。又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予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纨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掳，何由协从？若以入番导寇为强盗，海洋敌对为拒捕，臣之愚暗，实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纨以中国制驭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

尤难。”闽、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还泊海屿，以俟贡期。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纨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顿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权，致属吏不肯用命。”既又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语多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

纨前讨温、盘、南麂诸贼，连战三月，大破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二十九年，给事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还，称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诏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镗等并论重辟。

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欲为国家杜乱源，乃为势家构陷，朝野太息。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张经，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复。正德十二年进士。除嘉兴知县。嘉靖四年召为吏科给事中，历户科都给事中，数有论劾。言官指为张、桂党，吏部言经行修，不问。擢太仆少卿，历右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十六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断藤峡贼侯公丁据弩滩为乱。经与御史邹尧臣等定计，以军事属副使翁万达，诱执公丁。参议田汝成请乘势进讨。命副总兵张经将三万五千人为左军，万达监之，指挥王良辅等六将分六道会南宁；都指挥高乾将万六千人为右军，副使梁廷振监之，指挥马文杰等四将分四道会宾州，抵贼巢夹击。贼奔林峒而东。良辅等邀之，贼中断，复西奔，斩首千二百级。其东者遁入罗运山，万达等移师攻之。檄右军沿江而东，绕出其背。贼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菰签，伏机弩毒镖，悬石树杪，急则撼其树，石皆坠，官军并以计破之。右军愆期，田州土酋卢受乃纵贼去。俘其众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罗运八世矣，未闻官军涉兹土也。捷闻，进经左侍郎，加秩一级。

寻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再进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进兵部尚书。副使张瑶等讨马平瑶屡败，帝罪瑶等而宥经。给事中

周怡劾经，经乞罢，不允。以忧归。服阕，起三边总督。给事中刘起宗言经在两广克饷银，寝前命。

三十二年起南京户部尚书，就改兵部。明年五月，朝议以倭寇猖獗，设总督大臣。命经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经征两广狼土兵听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经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办讨贼。倭二万馀据柘林川沙洼，其党方踵至。经日选将练兵，为捣巢计。以江、浙、山东兵屡败，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欲速战，经不可。东兰诸兵继至。经以瓦氏兵隶总兵官俞大猷，以东兰、那地、南丹兵隶游击邹继芳，以归顺及思恩、东莞兵隶参将汤克宽，分屯金山卫、闵港、乍浦，掎贼三面，以待永顺、保靖兵之集。会侍郎赵文华以祭海至，与浙江巡按胡宗宪比，屡趋经进兵。经曰："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万全。"文华再三言，经守便宜不听。文华密疏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帝问严嵩，嵩对如文华指，且谓苏、松人怨经。帝怒，即下诏逮经。三十四年五月也。

方文华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湾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兴，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中路击之，合战于王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等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帝大怒曰："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用敬等党奸。杖于廷，人五十，斥为民。"已而帝疑之，以问嵩。嵩言："徐阶、李本江、浙人，皆言经养寇不战。文华、宗宪合谋进剿，经冒以为功。"因极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经既至，备言进兵始末，且言："任总督半载，前后俘斩五千，乞赐原宥。"帝终不纳，论死系狱。其年十月，与巡抚李天宠俱斩。天下冤之。

天宠，孟津人。由御史迁徐州兵备副使，却倭通州、如皋。三十三年六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王忬巡抚浙江。倭掠绍兴，歼焉，赍银币。顷之，贼犯嘉善，围嘉兴，劫秀水、归安，副使陈宗夔战不利，百户赖荣华中砲死，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走。入城大掠。贼复陷崇德，攻德清，杀裨将梁鄂等。文华谤天宠嗜酒废事，帝遂除天宠名，而擢宗宪以代。未几，御史弃恩以倭躏北新关，劾天宠，宗宪亦言其纵寇。帝怒，逮下狱，遂与经同日死。

代经者应城周珫、衡水杨宜。节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东南民既苦倭，复苦兵矣。隆庆初，复经官，谥襄愍。

琉为户科给事中，坐谏世宗南幸，谪镇远典史。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疏陈御倭有十难，有三策。经既得祸，即擢琉兵部右侍郎代之，无所展。会宗宪已代天宠，因欲夺琉位。文华遂劾琉，荐宗宪。帝为夺琉俸，寻勒为民。琉在官仅三十有四日，而杨宜代。

宜抚河南，平剧贼师尚诏。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未几代琉。时倭势犹盛。宜为总督，而文华督察军务，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大吏，惟其爱憎。宜惩经、天宠祸，曲意奉之。文华视之蔑如也。倭据陶宅，官军久无功，文华遂劾宜。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请募江、浙义勇，山东箭手，益调江、浙、福建、湖广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驭。川兵与山东兵私斗，几杀参将。酉阳兵溃于高桥，夺舟径归苏州。明年正月，文华还朝，请罢宜，以宗宪代。会御史邵惟中上失事状，遂夺宜职闲住。宜在事仅逾半岁，以谄事文华，故得祸轻。

倭之躏苏、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讫三十九年，其间为巡抚者十人。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琉。继琉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益都、余姚二县。擢御史，巡按宣、大。诏徙大同左卫军于阳和、独石，卒聚而哗。宗宪单骑慰谕，许勿徙，乃定。

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时歙人汪直据五岛煽诸倭入寇，而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帝命张经为总督，李天宠抚浙江，又命侍郎赵文华督察军务。文华恃严嵩内援，恣甚。经、天宠不附也，独宗宪附之。文华大悦，因相与力排二人。倭寇嘉兴，守宪中以毒酒，死数百人。及经破王江泾，宗宪与有力。文华尽掩经功归宗宪，经遂得罪。寻又陷天宠，即超擢宗宪右佥都御史代之。时柘林诸倭移屯陶宅，势稍杀。会苏、松巡抚曹邦辅歼倭浒墅，文华欲攘功不得，大恨，遂进剿陶宅残寇。宗宪与共，将锐卒四千，营砖桥，约邦辅夹击。倭殊死战，宗宪兵死者千余。文华令副使刘焘攻之，复大败。而倭犯浙东诸州县，杀文武吏甚众。宗宪乃与文华定招抚计。文华还朝，盛毁总督杨宜，而荐宗宪，遂以为兵部右侍郎代宜。

初，宗宪令客蒋洲、陈可愿谕日本国王，遇汪直养子澈于五岛，邀使见直。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直乃与澈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自保。岛人呼为老船主。宗宪与直同乡里，欲招致之，释直母妻于金华狱，资给甚厚。洲等谕宗宪指。直心动，又知母妻无恙，大喜曰："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因留洲而遣澈等护可愿归。宗宪厚遇澈，令立功。澈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宪请于朝，赐澈等金币，纵之归。澈大喜，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阜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既而败死，鹗走桐乡。

礼，常熟人，由世千户历署都督佥事。骁健敢战。练卒三千连破倭，至是败殁。赠都督同知，谥忠壮，赐祠阜林。

鹗既入桐乡，贼乘胜围之。宗宪计曰："与鹗俱陷无益也。"遂还杭州，遣指挥夏正等持澈书要海降。海惊曰："老船主亦降乎？"时海病创，意颇动，因曰："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陈东已他有约，所虑独公耳。"海遂疑东。而东知海营有宗宪使者，大惊，由是有隙。正乘间说下海。海遣使来谢，索财物，宗宪报如其请。海乃归俘二百人，解桐乡围。东留攻一日，亦去，复巢乍浦。鹗知不能当海，乃东渡钱塘御他贼。

初，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无还心。至是，宗宪使人语海曰："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海以为然，逆击之硃泾，斩三十余级。宗宪令大猷潜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来质，献所戴飞鱼冠、坚甲、名剑及他玩好。宗宪因厚遇洪，谕海缚陈东、麻叶，许以世爵。海果缚叶以献。宗宪解其缚，令以书致东图海，而阴泄其书于海。海怒。海妾受宗宪赂，亦说海。于是海复以计缚东来献，帅其众五百人去乍浦，别营梁庄。官军焚乍浦巢，斩首三百余级，焚溺死称是。海遂刻日请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长百余，胄而入。文华等惧，欲勿许，宗宪强许之。海叩首伏罪，宗宪摩海顶，慰谕之。海自择沈庄屯其众。沈庄者东西各一，以河为堑。宗宪居海东庄，以西庄处东党。令东致书其党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东党惧，乘夜将攻海。海挟两妾走，间道中槊。明日，官军围之，海投水死。会卢镗亦擒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岛主弟也。遂俘洪、东、叶、五郎及海首献京师。帝大悦，行告庙礼，加宗宪右都御史，赐

金币加等。海余党奔舟山。宗宪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栅，尽死。两浙倭渐平。

三十六年正月，阮鹗改抚福建，即命宗宪兼浙江巡抚事。蒋洲在倭中，谕山口、丰后二岛主源义长、源义镇还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贡。宗宪以闻。诏厚赉其使，遣还。至十月，复遣夷目善妙等随汪直来市，至岑港泊焉。浙人闻直以倭船至，大惊。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谓宗宪且酿东南大祸。直遣澈诣宗宪曰："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宗宪解谕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书招之，直曰："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因要一贵官为质。宗宪立遣夏正偕澈往。宗宪尝预为赦直疏，引澈入卧内，阴窥之。澈语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谒。宗宪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见本固。本固下直等于狱。宗宪疏请曲贷直死，俾戍海上，系番夷心。本固争之强，而外议疑宗宪纳贼赂。宗宪惧，易词以闻。直论死，碧川、清溪戍边。澈与谢和遂支解夏正，栅舟山，阻岑港而守。官军四面围之，贼死斗，多陷殁者。

至明年春，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未几，复以白鹿献。帝益大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百官称贺，加宗宪秩。既而岑港之贼徙巢柯梅，官军屡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宪诱汪直启衅。本固及给事中刘尧诲亦劾其老师纵寇，请追夺功赏。帝命廷议之，咸言宗宪功多，宜勿罢。帝嘉其擒直功，令居职如故。

贼之徙柯梅也，造巨舰为遁计。及舰成，宗宪利其去，不击。贼扬帆泊浯屿，纵掠闽海州县。闽人大噪，谓宗宪嫁祸。御史瑚再劾宗宪三大罪。瑚与大猷皆闽人，宗宪疑大猷漏言，劾大猷不力击，大猷遂被逮。

当是时，江北、福建、广东皆中倭。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然小胜，辄论功受赉无虚月。即败衄，不与其罪。三十八年，贼大掠温、台，别部复寇滨海诸县。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奉诏勘之。言宗宪养寇，当置重典，帝不问。明年，论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

无数。文华死，宗宪结嵩益厚，威权震东南。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创编提均徭之法，加赋额外，民为困敝，而所侵官帑、敛富人财物亦不赀。嘉宾、尚鹏还，上宗宪侵帑状，计三万三千，他册籍沉灭。宗宪自辩，言："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成大谋。"帝以为然，更慰谕之。寻上疏，请得节制巡抚及操江都御史，如三边故事。帝即晋兵部尚书，如其请。复献白龟二、五色芝五。帝为谢玄告庙如前，赉宗宪加等。

明年，江西盗起，又兼制江西。未至，总兵官戚继光已平贼。九月奏言："贼屡犯宁、台、温，我师前后俘斩一千四百有奇，贼悉荡平。"帝悦，加少保。两广平巨盗张琏，亦论宗宪功。时嵩已败，大学士徐阶曰："两广平贼，浙何与焉？"仅赐银币。未几，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劾其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得旨逮问。及宗宪至，帝曰："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其释令闲住。"

久之，以万寿节献秘术十四。帝大悦，将复用矣。会御史汪汝正籍罗龙文家，上宗宪手书，乃被劾时自拟旨授龙文以达世蕃者，遂逮下狱。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帝终怜之，并下汝正狱。宗宪竟瘐死，汝正得释。万历初，复官，谥襄懋。

阮鹗者，桐城人，官浙江提学副使。时倭薄杭州，乡民避难入城者，有司拒不许入。鹗手剑开门纳之，全活甚众。以附文华、宗宪得超擢右佥都御史，代宗宪巡抚浙江。又以文华言，特设福建巡抚，即以命鹗。初在浙不主抚，自桐乡被围，惧甚。寇犯福州，赂以罗绮、金花及库银数万，又遗巨舰六艘，俾载以走。不能措一筹，而敛括民财动千万计，帷帟盘盂率以锦绮金银为之。御史宋仪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严嵩为属法司，仅黜为民。所侵饷数，浮于宗宪，追还之官。

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元城、南和，以廉干称。擢御史，巡视河东盐政。巡按陕西，劾总督张珩等冒功，皆谪戍。出为湖广副使，补河南。

柘城贼师尚诏反，陷归德。检校董纶率民兵巷战，手刃数贼，与其妻贾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举人陈闻诗为帅。不听，斩从者胁之。闻诗绐曰："必欲我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上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缢。贼围太康，都指挥尚允绍与战鄢陵，败绩。允绍复击贼于

霍山，贼围之，兵无敢进。邦辅斩最后者，士卒竞进。贼大溃，擒斩六百余人。尚诏走莘县，被擒。贼起四十余日，破府一，县八，杀戳十余万。邦辅亟战，歼之。诏赉银币，擢山西右参政，迁浙江按察使。

三十四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倭聚柘林。其党自绍兴窜，转掠杭、严、徽、宁、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宜兴。为官军所迫，奔浒墅。副总兵俞大猷、副使任环数邀击之，而柘林余贼已进据陶宅。邦辅督副使王崇古围之，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协剿。贼走太湖，追及之，尽歼其众。副将何卿师溃，邦辅援之。以火器破贼舟，前后俘斩六百余人。侍郎赵文华欲攘其功，邦辅捷书先奏，文华大恨。既而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会邦辅攻陶宅贼，诸营皆溃。贼退，邦辅进攻之，复败，坐夺俸。文华奏邦辅避难击易，致师后期，总督杨宜亦奏邦辅故违节制。给事中夏栻、孙浚争之，得无罪。文华还京，奏余贼且尽，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状，帝颇疑文华。文华因言："贼易灭，督抚非人，致败。臣昔论邦辅，栻壳、浚遂媒孽臣。东南涂炭何时解？"乃逮系邦辅，谪戍朔州。

隆庆元年，杨博为吏部，起邦辅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进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寻以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言修治边墙非上策，宜急练兵；兵练而后边事可议。以给事中张卤言，召为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营事重，更协理为阅视，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还，任之。已，从恭顺侯吴继爵言，复改阅视为提督。未几，转南京户部尚书。奏督仓主事张振选不奉约束。吏部因言："往昔执政喜人悦己，属吏恃为奥援。构陷堂上官，至屈体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进士推知，监司贤不肖出其口吻。害政无甚于此。"穆宗深然其言，为黜振选，饬内外诸司，然迄不能变。邦辅累乞骸骨，不听。万历元年给由赴阙，复以病求去，且言辛爱有窥觎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赠太子少保。

邦辅廉峻。自吴中被逮时，有司上所储俸钱，挥之去。历官四十年，家无余赀。抚、按奏其状，诏遣右评事刘叔龙为营坟墓。

任环，字应乾，长治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知黄平、沙河、滑县，并有能名。迁苏州同知。倭患起，长吏不娴兵革。环性慷慨，独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闰三月御贼宝山洋，小校张治战死。环奋前搏贼，相持数日，贼遁去。寻犯太仓，环驰赴之。尝遇贼，短兵接，身被三创几殆。宰夫捍环出，死之，贼亦引去。已而复至，裹疮出海击之。怒涛作，操舟者失色。环意气弥厉，竟败贼，俘斩百余。复连战阴沙、宝

山、南沙，皆捷。擢按察佥事，整饬苏、松二府兵备。倭剽掠厌，悉归，惟南沙三百人舟坏不能去，环与总兵官汤克宽列兵守之。数月，贼大至，与旧倭合，掠华亭、上海。环等被劾，得宥。逾年，贼犯苏州。城闭，乡民绕城号。环尽纳之，全活数万计。副将解明道击退贼，论前后功，进环右参政。贼掠常熟，环率知县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几，贼掠陆泾坝，都督周于德败绩。环偕总兵官俞大猷击败之，焚舟三十余。贼犯吴江，环、大猷击败之莺脰湖，贼奔嘉兴。顷之，三板沙贼夺民舟出海，环、大猷击败之马迹山。其别部屯嘉定者，火爇之，尽死。论功，廕一子副千户。母忧夺哀。贼屯新场，环与都司李经等率永顺、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翘等皆死，环停俸戴罪。贼平，乞终制，许之。逾二年卒、年四十。给事中徐师曾颂其功，诏赠光禄卿，再廕一子副千户，建祠苏州，春秋致祭。

环在行间，与士卒同寝食，所得赐予悉分给之。军事急，终夜露宿，或数日绝餐。尝书姓名于肢体曰："战死，分也。先人遗体，他日或收葬。"将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

时休宁吴成器由小吏为会稽典史。倭三百余劫会稽，为官军所逐，走登龛山。成器遮击，尽殪之。未几，又破贼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经历。遭丧，总督胡宗宪奏留之。擢绍兴通判。论功，进秩二级。成器与贼大小数十战皆捷。身先士卒，进止有方略，所部无秋毫犯。士民率于其战处立祠祀之。

李遂，字邦良，丰城人。弱冠，从欧阳德学。登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历刑部郎中。锦衣卫送盗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余皆辨释。东宫建，赦天下。遂请列"大礼"大狱诸臣于赦令中，尚书聂贤惧不敢，乃与同官卢蕙请于都御史王廷相，廷相从之。事虽报罢，议者嘉焉。俄调礼部，忤尚书夏言。因事劾之，下诏狱，谪湖州同知。三迁衢州知府，擢苏、松兵备副使。屡迁广东按察使。释囚八百余人。进山东右布政使。江洋多盗，遂迁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军政明，盗不敢发。俺答犯京师，召遂督苏州军饷。未谢恩，请关防符验用新衔。帝怒，削其籍。

三十六年，倭扰江北。廷议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抚不暇办寇，请特设巡抚，乃命遂以故官抚凤阳四府。时淮、扬三中倭，岁复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输京师。遂请饷增兵，恤民节用，次第画战守计。三十八年四月，倭数百艘寇海门。遂语诸将曰："贼趋如皋，其众必合。合则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逼天长、凤、泗，陵寝惊矣；由黄桥逼瓜、仪，以摇南都，运道梗矣；若从富安沿海东至庙湾，则绝地也。"乃命副使刘景

韶、游击丘升扼如皋，而身驰泰州当其冲。时贼势甚盛，副将邓城之败绩，指挥张谷死焉。贼知如皋有备，将犯泰州，遂急檄景韶、升遏贼。连战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贼沿海东掠，遂喜曰："贼无能为矣。"令景韶、升尾之，而致贼于庙湾。复虑贼突淮安，乃夜半驰入城。贼寻至，遂督参将曹克新等御之姚家荡。通政唐顺之、副总兵刘显来援，贼大败走，以余众保庙湾。景韶亦败贼印庄，追奔至新河口，焚斩甚众。庙湾贼据险不出，攻之月余不克。遂令景韶塞堑、夷木压垒陈，火焚其舟，贼乘夜雨潜遁。官军据其巢，追奔至虾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玺书奖励。贼驻崇明三沙者，将犯扬州。景韶战连胜，围之刘庄。会刘显来援，遂檄诸军尽属显。攻破其巢，追奔白驹场，贼尽殄。时遂已迁南京兵部侍郎。论功，予一子官，赉银币。御史陈志勘上遂平倭功，前后二十余战，斩获三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户，增俸二级。

莅南京甫数月，振武营军变。振武营者，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马坤掌南户部，奏减折色之一，督储侍郎黄懋官又奏革募补者妻粮，诸军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诸军以岁饥求复折色故额于懋官。懋官不可，给饷又逾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噪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备太监何绶、魏国公徐鹏举、临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诸营军已甲而入。予之银，争攫之。懋官见势汹汹，越垣投吏舍，乱卒随及。鹏举、鏊慰解不听，竟戕懋官，裸其尸于市。绶、鹏举遣吏持黄纸，许给赏万金，卒辄碎之。至许犒十万金，乃稍定。明日，诸大臣集守备厅，乱卒亦集。遂大言曰："黄侍郎自越墙死，诸军特不当残辱之。吾据实奏朝廷，不以叛相诬也。"因麾众退，许复妻粮及故额，人畀之一金补折价，始散。遂乃托病闭阁，给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谕营将掩捕首恶二十五人，系狱。诏追褫懋官及克廉职，罢绶、庭竹、鏊，任鹏举如故，遂以功议擢。止诛叛卒三人，余戍边卫，而三人已前死。遂叹曰："兵自此益骄矣。"未几，江东代鏊为尚书。江北池河营卒以千户吴钦革其帮丁，殴而缚之竿。帮丁者，操守卒给一丁，资往来费也。遂已召拜兵部左侍郎，以言官荐擢南京参赞尚书，镇抚之。营卒惑妖僧绣头，复倡讹言。遂捕斩绣头，申严什伍，书其名籍、年貌，系牌腰间，军乃戢。既又奏调镇武军护陵寝，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无患。越四年，以老致仕。

遂博学多智，长于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将重建三殿，遂奏五河县泗水中涌大杉一，此川泽效灵，为圣主鼎新助，帝大喜。又进白兔，帝

为遣官告庙。由此益眷遇。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弟逢，字邦吉。由进士为吏科给事中。侍郎刘源清下吏，逢救之，并系，得释。进户科左给事中。偕同官谏南巡，下诏狱，谪永福典史。终德安知府。遂子材，自有传。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祖贵，户科给事中。父宝，永州知府。顺之生有异廪。稍长，洽贯群籍。年三十二，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宫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

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总督王忬以下俱贬秩。

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仆少卿。宗宪言顺之权轻，乃加右通政。顺之闻贼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镗拒三沙，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砲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屡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镗、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镗、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时盛暑，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顺之右佥都御史，代遂巡抚。顺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渡江，贼已为遂等所灭。淮、扬适大饥，条上海防善后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讣闻，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赐祭。顺之以劳得赐葬云。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

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厉，辍扉为床，不饰衤因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崇祯中，追谥襄文。

子鹤徵，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太常卿。亦以博学闻。

赞曰：硃纨欲严海禁，以绝盗源，其论甚正。顾指斥士大夫，令不能堪，卒为所龀龉，愤惋以死。气质之为累，悲夫！当寇患孔炽，扑灭惟恐不尽，便宜行诛，自其职尔，而以为罪，则任法之过也。张经功不赏，而以冤戮，稔倭毒而助之攻，东南涂炭数十年。谗贼之罪，可胜诛哉！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曹邦辅、任环战功可纪，李遂、唐顺之捍御得宜。而邦辅之平师尚诏，李遂之靖乱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终倭事，故并列焉。

列传第九十四

马录（颜颐寿 聂贤 汤沐 刘琦 卢琼 沈汉 王科） 程启充 张逵郑一鹏 唐枢 杜鸾 叶应聪（蓝田 黄绾） 解一贯（ 郑洛书 张录）陆粲 刘希简 王准 邵经邦 刘世扬赵汉 魏良弼秦鳌 张寅 叶洪

马录，字君卿，信阳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固安知县。居官廉明，征为御史，按江南诸府。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粮长。白粮输内府一石，率费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应库以至军器、胖袄、颜料之属输内府者，费皆然。户部侍郎秦金等请从录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黄锦诬劾高唐判官金坡，诏逮之，连五百余人。录言：祖宗内设法司，外设抚、按，百余年刑清政平。先帝时，刘瑾、钱宁辈蛊惑圣聪，动遣锦衣官校，致天下汹汹。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复有高唐之命。"给事中许复礼等亦以为言，狱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计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讦抚、按，以录言禁止。

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贼李福达狱起。福达者，崞人。初坐妖贼王良、李钺党，戍山丹卫。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复逃居洛川，以弥勒教诱愚民邵进禄等为乱。事觉，进禄伏诛，福达先还家，得免。更姓名曰张寅，往来徐沟间，输粟得太原卫指挥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冒京师匠籍。用黄白术干武定侯郭勋，勋大信幸。其仇薛良讼于录，按问得实。檄洛川父老杂辨之，益信。勋为遗书录祈免，录不从，偕巡抚江潮具狱以闻，且劾勋庇奸乱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聂贤等覆如录奏，力言勋党逆罪。诏福达父子论死，妻女为奴，没其产，责勋对状。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会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常泰、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交章劾勋，谓罪当连坐。勋亦累自诉，且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心动。勋复乞张璁、桂萼为援。璁、萼素恶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勋益急。帝益疑，命取福达等至京下三法司讯，既又命会文武大臣更讯之，皆无异词。帝怒，将亲讯，以杨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书颜颐寿等不敢自坚，改拟妖言律斩。帝犹怒，命法司俱戴罪办事，遣官往械录、潮及前问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豕等。时璋、珏已迁都御史，璋巡抚宁夏，珏巡抚甘肃，皆下狱廷

讯。乃反前狱，抵良诬告罪。

帝以罪不及录，怒甚。命璁、萼、方献夫分署三法司事，尽下尚书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贤，副都御史刘文庄，佥都御史张润，大理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寺丞汪渊狱，严刑推问遂搜录箧，得大学士贾咏、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及寺丞渊私书。咏引罪致仕去，仲贤等亦下狱。萼等上言："给事中琦、泰，郎中仕，声势相倚，挟私弹事，佐录杀人。给事中科、一鹏、祐、汉、辂，评事鸾，御史鸣凤、壮、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恶。给事中逵，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诬勋谋逆，率同连名，同声驾祸。郎中司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减，诬上行私。迩者言官缔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殆非一日，请大奋乾断，彰国法。"帝纳其言，并下诸人狱，收系南京刑部。先是，廷臣会讯，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偶语曰："此狱已得情，何再鞫？"侦者告萼，以闻，亦逮问。

萼等遂肆搒掠。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书，言寅非福达，录等恨勋，构成冤狱，因列诸臣罪名。帝悉从其言。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纶、豕、前山西副使迁大理少卿文华。谪戍边卫者七人：琦、逵、泰、琼、启充、仕及知州胡伟。为民者十一人：贤、科、一鹏、祐、汉、辂、世魁、淳、鸣凤、相、鸾。革职闲住者十七人：颐寿、玉、启、潮、文庄、沐、佖、渊、元锡、才、楷、仲贤、润、英、壮、雄、前大理丞迁佥都御史毛伯温。其他下巡按逮问革职者，副使周宣等复五人。良抵死，众证皆戍，寅还职。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帝以为轻，欲坐以奸党律斩。萼等谓张寅未死，而录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乃戍广西南丹卫，遇赦不宥。帝意犹未慊，语杨一清等曰："与其佼及后世，不若诛止其身，从《舜典》'罚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录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将缘作奸，人无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从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劳谕之文华殿，赐二品服俸、金带、银币，给三代诰命。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时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诸谪戍者俱释还，惟录不赦，竟卒于戍所。

颜颐寿，巴陵人，居官有清望。

聂贤，长寿人。为御史清廉。夺官五年，用荐起工部尚书，改刑部尚书。致仕，卒。谥荣襄。

汤沐，字新之，江阴人。弘治九年进士。除崇德知县，征授御史。

正德初，尝劾中官苗逵、保国公硃晖等罪，出为湖广佥事。刘瑾以沐不附己，用牙侩同寅讦学士张芮事波及沐，谪武义知县。瑾诛，复为广东佥事。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请立土官世系籍，绝其争袭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学，报可。嘉靖二年改抚四川，入为大理卿。既坐福达狱罢归，家居六年，荐章数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载，屏绝馈遗，以廉洁称。

刘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进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给事中。时给京军冬衣布棉恒过期，以琦请，即命琦立给。李福达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觉，琦疏陈颠末，因劾郭勋党逆，又与御史张问行劾勋侵盗草场租银。既而马录狱具，坐琦佐使杀人，下狱，谪戍沈阳。阅十年赦归，卒。

卢琼，字献卿，浮梁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固始知县入为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辅。桂萼疾台谏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纠劾。吏科都给事中王俊民等争之，琼与同官刘隅等亦言交相批抵报复，非盛世事。帝切责俊民、隅，夺其俸五月，琼等皆三月，而命部院考之。琼竟以劾勋谪戍边。赦还，卒。

沈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中官马俊、王堂久废，忽自南京召至，汉论止之。改元诏书蠲四方逋税，汉以民间已纳者多饱吏橐，请已征未解者，作来年正课。又言近籍没奸党赀数千万，请悉发以补岁入不足之数。皆报可。嘉靖二年，以灾异指斥时政。尚书林俊去位，复抗章争之。户部郎中牟泰坐吏盗官帑，下诏狱贬官。汉言："吏为奸利，在泰未任前。事败，泰发之。泰无罪。"因极言刑狱宜付法司，毋委镇抚。不纳。大狱起，法司皆下吏。汉言："祖宗之法不可坏，权幸之渐不可长，大臣不可辱，妖贼不可赦。"遂并汉收系，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孙璟，万历中为吏部员外郎。请王恭妃封号，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启初，赠少卿。

王科，字进卿，涉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蓝田知县。城隘，且无水，科导西山水入城，拓而广之，遂为望邑。毁境内淫祠，以其材葺学宫。嘉靖四年征为工科给事中。尝劾兵部尚书金献民无功，总兵官赵文、种勋失事，及陕西织造内官扰民，郭勋任奸人郭彪、郑鸾，剥军害民状。又言："三司首领、州县佐贰以秩卑为上官所轻弃，率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诸边财计之职，不宜处下才。盐运官廉，当迁

叙。”大狱起，劾勋，遂下狱削籍。

方诸臣之被罪也，举朝皆知其冤，莫敢白。逾月，南京御史吴彦独抗章请宽之。上怒，斥于外。已而御史张禄亦以为言。忤旨，切让。自是无敢言者。十一年，桂萼已死，张璁亦免相，聂贤、毛伯温始起用。张润、汪元锡、李珏、闵楷亦相继收录。唯台谏、曹郎竟无一人召复者。隆庆初，诸人皆复职赠官。录首赠太仆少卿，琦、琼俱光禄少卿，汉、科俱太常少卿。

当萼等反福达之狱，举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达姓名错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盗蔡伯贯就擒。自言学妖术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狱。同供为李午之孙，大礼之子，世习白莲教，假称唐裔，惑众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同竟伏诛。暨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言：“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郭勋世受国恩，乃党巨盗，陷朝绅。职枢要者承其颐指，锻炼周内。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祸可胜言哉！乞追夺勋等官爵，优恤马录诸人，以作忠良之气。”由是，福达狱始明。

程启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进士。除三原知县，入为御史。嬖幸子弟家人滥冒军功，有至都督赐蟒玉者。启充言：“定制，军职授官，悉准首功。今幸门大启，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之弊。权要家贿军士金帛，以易所获之级，是谓买功。冲锋斩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杀平民以为贼，是谓冒功。身不出门阃，而名隶行伍，是谓寄名。贿求掾吏，洗补文册，是谓窜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间，不出京师，而东西南朔四处报功者，按名累级，骤至高阶，是谓并功。此皆坏祖宗法，解将士体，乞严为察革。”帝不能用。

十一年正旦，群臣待漏入贺，日晡礼始成。及散朝，已昏夜。众奔趋而出，颠仆相践踏。将军赵朗者，死于禁门。启充具奏其状，请帝昧爽视朝，以图明作之治。都督马昂进妊身女弟，启充等力争。既又极陈冗官、冗兵、冗费之弊，乞通行革罢。帝皆不省。腾骧四卫军改编各卫者，奉诏撤回，而各卫遗籍仍支粮，糜仓储八十七万余石。启充力言之，冒支弊绝。以忧归。

世宗即位，起故官，即争兴献帝皇号。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毕，清宁宫小房火。启充言：“灾及内寝，良由徇情之礼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则。辅臣执议，礼臣建明，不能敌经生之邪说，佞幸之谀辞，动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谓不正大礼，不黜邪说，所谓修省皆具文也。况

迩者旨由中出而内阁不知，奸党狱成而曲为庇护。谏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疏远，股肱有痿痹之患。司礼之权重于宰相，枢机之地委之宦官。迩臣贪浊，频有迁除；边帅偾师，不闻谴斥。庄田之赏赉过多，潜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众听，亲大臣，肃庶政，以回灾变。”报闻。

寻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萧敬、张锐、陆完等私书，欲亟去孙燧，云：“代者汤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论敬、锐等罪，并言守仁党逆，宜追夺。给事中汪应轸讼守仁功，言：“逆濠私书，有诏焚毁。启充轻信被黜知县章立梅捃摭之辞，复有此奏，非所以劝有功。”主事陆澄亦为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应轸与澄。帝曰：“守仁一闻宸濠变，仗义兴兵，戡定大难，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议。”帝从太监梁栋请，遣中官督南京织造。启充偕同官及科臣张嵩等极谏，不纳。

启充素蹇谔，张璁、桂萼恶之。会郭勋庇李福达狱，为启充所劾，璁、萼因指启充挟私，谪戍边卫。十六年赦还。言者交荐，不复用，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张逵，字懋登，余姚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国是大定。今举动渐乖，弊端旋复。斋醮繁兴，爵赏无纪。政事不关于宰执者非一，刑罚不行于贵近者甚多。台谏会奏而斥为渎扰，大臣执法而责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蒋轮市宠，陈万言乞赐第，先朝贵戚未有若是恩幸也。廖鹏缓死，刘晖得官，李隆复遣官勘问，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纵也。愿陛下一反目前之所为。”报闻。给事中刘最、邓继曾谪官，逵疏救，不听。寻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

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处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议处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则是终无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时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会疏公言之，又各疏独言之。一不得行，则相聚环视，以不得其言为愧。近者不然，会疏则删削忌讳以避祸，独疏则毛举纤微以塞责。一不蒙谴，则交相庆贺，以苟免为幸。消谠直之气，长循默之风，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寻进右给事中。王科、陈察劾郭勋，帝慰留之。逵与同官郑自璧、赵廷瑞言：“勋倚奸成横，用酷济贪，笼络货资，渔猎营伍，为妖贼李福达请属，为逆党陆完雪冤。温旨谕留，是旌使纵也。”既复言：“福达诳

惑愚民，称兵犯顺。勋党叛逆，罪不容诛。”不听。

寻以言事忤旨，黜为吴江县丞。复坐福达狱逮问，谪戍辽东边卫。居十年，母死不得归，哀痛而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郑一鹏，字九万，莆田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户科左给事中。一鹏性伉直，居谏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论大学士杨廷和，因言内阁柄太重。一鹏驳之曰：“太宗始立内阁，简解缙等商政事，至漏下数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几？张锐、魏彬之狱，献帝追崇之议，未尝召廷和等面论。所拟旨，内多更定，未可谓专也。”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莫不有之。一鹏言：“祷祀繁兴，必魏彬、张锐余党。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陛下忍敛民怨，而不忍伤佞幸之心。况今天灾频降，京师道殣相望；边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饱食，而为僧道靡费至此，此臣所未解。”报闻。

东厂理刑千户陶淳曲杀人，论谪戍。诏覆案，改拟带俸。一鹏与御史李东等执奏，并劾刑部侍郎孟凤，帝不听。给事中邓继曾、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以言获罪，一鹏皆疏救。

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诎，往往借支太仓，而清宁、仁寿、未央诸宫，每有赢积，率馈遗戚里。曷若留供光禄，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宁二宫暂减十之一。鲁迷贡狮子、西牛、西狗、西马及珠玉诸物。一鹏引汉闭玉门关谢西域故事，请敕边臣量行赏赉，遣还国，勿使入京，彰朝廷不宝远物之盛德。不听。寻伏阙争“大礼”，杖于廷。

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督师讨大同叛卒，列上功状，请遍颁文武大臣、台谏、部曹及各边抚、按、镇、监赏。一鹏言：“桂勇诛郭监等，在瓒未至之先。徐氈儿等之诛，事由硃振，于瓒无与。瓒欲邀功冒赏，惧众口非议，乃请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构难，大臣台谏谁为陛下画一策者？孤城穷寇尚多逋逃，各边镇、抚相去数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请治瓒等欺罔罪，赏乃不行。

时诸臣进言多获谴，而一鹏间得俞旨，益发舒言事。论杨宏不宜推

宁夏总兵官；席书不宜讦费宏，留其弟春为修撰；王宪夤缘贵近，邓璋败事甘肃，不宜举三边总督；服阕尚书罗钦顺、请告祭酒鲁鐸、被谪修撰吕柟宜召置经筵；廷臣乞省亲养疾，不宜概不许。诸疏皆侃侃。会武定侯郭勋欲得虎贲左卫以广其第，使指挥王琬等言，卫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顺者愿以宅易之。顺，勋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鹏与同官张嵩劾勋："以敝宅易公署，骄纵罔上。昔窦宪改沁水园，卒以逆诛。勋谋夺朝廷武卫，其恶岂止宪比？部臣附势曲从，宜坐罪。"尚书赵璜等因自劾。诏还所易，勋甚衔之。而一鹏复以李福达狱劾勋，桂萼、张璁因坐以妄奏，拷掠除名。九庙灾，言官会荐遗贤及一鹏，竟不复召。久之，卒。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少卿。

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达狱交劾郭勋，然不得狱辞要领。枢上疏言：

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诌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

福达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

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

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猾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摘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

当疑三也。

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硃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

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

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雠，必言所雠何事。若曰薛良，雠也，则一切证佐非雠也。曰韩良相、戚广，雠也，则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雠也。曰魏泰、刘永振，雠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雠也。曰山、陕人，雠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雠也。此不用疑六也。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入，帝大怒，斥为民。其后《钦明大狱录》删枢疏不载。

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屩茹草，至老不衰。隆庆初，复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会高拱憾徐阶，谓阶恤录先朝建言诸臣，乃彰先帝之过，请悉停之，枢竟不录。

杜鸾，字羽文，陕西咸宁人。正德末进士。授大理评事。嘉靖初，伏阙争《大礼》，杖午门外。长沙盗李鉴与父华劫村聚，华诛，鉴得脱。后复行劫，捕获之。席书时抚湖广，劾知府宋卿故入鉴。帝遣大臣按之，言鉴盗有状，帝命逮鉴至京。书上言："臣以议礼忤朝臣，问官故与臣左。乞敕法司会官覆。"于是鸾会御史苏恩再讯，无异词，疏言："书以恶卿故为鉴奏辨，且以议礼为言。夫大礼之议，发于圣孝。书偶一言当意，动援此以挟陛下，压群僚。坏乱政体，莫此为甚。"帝重违书意，竟免鉴死，戍辽东。

已，复有张寅之狱。鸾与刑部郎中司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牍。鸾上言："往者李鉴之狱，陛下徇席书言，误恩废法，权幸遂以鬻狱为常，请托无忌。今勋谋又成矣。书曰'以议礼招怨'，勋亦曰'以议礼招怨'。书曰'欲杀鉴以仇臣'，勋亦曰：'欲杀寅以仇臣'。簧鼓圣聪，如出一口。以陛下尊亲之盛典，为奸邪掩覆之深谋，将使贿赂公行，乱贼接踵，非圣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狱，鸾坐除名。

初，书之欲宽李鉴也，给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议礼为词。或乞休，或引罪，或为人辨诉，于议礼本不相涉，而动必援引牵附，何哉？盖小人欲中伤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宠，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欢也。乞诫自今言事者，据事直陈，毋假借，以累圣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晓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俨以世庙成，请恤录议礼获罪诸臣，且请详察是非："议礼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议礼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党与全消，时靡有争，则大公之治也。"未几，给事中陈皋谟亦言："献皇帝追崇之礼，实出陛下至情。书辈乃贪为己功，互相党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鉴父子，成案昭然。书曲为申救，谓'众以议礼憾臣，因陷鉴死'。夫议礼者，朝廷之公典，合与不合，何至深雠？纵使雠书，鉴非书子弟亲戚交游也，何故雠之？至郭勋党庇奸人，请属事露，则又代奸人妄诉，亦以议礼激众怒为言，不至于滥恩废法不已，岂不大可异哉！乞亟斥书、勋而置鉴重典，穷按勋请托事，使人心晓然，知权奸不足恃，国法不可干，然后逆节潜消，悻门永塞。"帝弗听。

叶应骢，字肃卿，鄞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谏南巡，杖三十。嘉靖初，历郎中。伏阙争"大礼"，再下狱廷杖。

给事中潮阳陈洸素无赖。家居与知县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讦元翰谪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录》。洸由是不齿于清议，尚书乔宇出之为湖广佥事。洸初尝言献帝不可称皇。而是时张璁、桂萼辈以议礼骤显，洸乃上疏言璁等议是，宜急去本生之称，因诋宇及文选郎夏良胜，而称引其党前给事中于桂、阎闳、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即还洸等职，谪良胜于外。洸遂劾大学士费宏、尚书金献民、赵鉴、侍郎吴一鹏、硃希周、汪伟、郎中余才、刘天民、员外郎薛蕙、给事中郑一鹏悉邪党，而荐廖纪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尚书杨旦等。帝益大喜。立罢旦，擢纪代之。璁、萼辈遂引以击异己。给事中赵汉、御史硃衣等交章劾洸，而御史张日韬、戴金、蓝田又特疏论之。田并劾席书，且封上元翰《辨冤录》。都御史王时中请罢洸听勘。洸奏："群奸恨臣抗议大礼，将令抚按杀臣，请遣一锦衣往"。洸意，锦衣可利诱也。得旨遣

应骢及锦衣千户李经。应骢与焚香誓天，会御史熊兰、涂相等杂治，具上洸罪状至百七十二条。除赦前及暧昧者勿论，当论者十三条。罪恶极，宜斩，妻离异，子柱绞。洸惧，亡诣阙申诉。帝持应骢奏不下。尚书赵鉴、副都御史张润、给事中解一贯、御史郑本公等连章执奏。帝不得已，始命覆核。郎中黄绾力持应骢议。书、萼为居间不能得，要璁共奏，谓洸议礼臣，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为民。大理卿汤沐及鉴、一贯更争之，不听。未几，“大礼”书成，并原洸妻子。应骢寻迁吉安知府，母丧归。

六年，骢、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马录等以劾郭勋下狱。洸谓乘此故案可反也，上书讦应骢等。萼因讼洸冤。遂逮洸、应骢、元翰、绾，而令按察使张祐等还籍候命，词连四百人。九卿及锦衣卫廷讯，应骢对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诸公命。”刑部尚书胡世宁等心知洸罪重，而惩前大狱，不敢执。会是日黄雾四塞，狱弗竟。次日，又大风拔木。有诏修省，不用刑。乃当应骢按事不实律，为民，元翰、绾及田等贬斥有差，洸授冠带。霍韬再疏为洸讼不能得，洸益憾应骢。逾数年，更令人奏应骢勘狱时，酷杀无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状，非故杀。刑部尚书许赞白应骢无罪。帝特谪应骢戍辽东。是狱也，始终八载。凡攻洸与治洸狱者无不得罪，逮捕至百数十人。天下恶萼辈奸横，益羞言议礼臣矣。

应骢赴戍所，道经苏州。知府治具候之，立解维去，致馈不受。十六年赦归。明堂大享礼成，复寇带。应骢敦行谊，好著书，数更患难气不挫。

黄绾，息人。为刑部主事，谏南巡被杖。历郎中，出为绍兴知府，以宽大为治。被征时，士民哭震野，争致赆，绾止取二钱。至京，下诏狱，瘐死。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蓝田，即墨人。争“大礼”被杖。张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属，落职归。

解一贯，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进士。除工科给事中。陈讲学、修德、亲贤、孝亲、任相、远奸、用谏、谨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纳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核牧马草场。太监阎洪等奏遣中官一人与俱，一贯言不可，乃已。还朝，劾太监谷大用、李玺夺产殃民罪，帝宥之。而内臣、勋戚所据庄田，率归之民。帝为后父陈万言营第，极壮丽。一贯力请裁节，复助杨廷和争织造，皆不纳。历刑科左右给事中。

云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广东按察使张祐、副使孙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启颜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职；元城知县张好古以拘责戚畹家族镌级，一贯皆论救。忤旨，停俸。

寻进吏科都给事中。教授王价、录事钱予勋以考察罢，假议礼希复用。一贯等言："如此，将坏祖宗百年制。"事竟寝。张璁、桂萼日击费宏不已，一贯偕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无议。但入仕至今，未闻有大过。至璁、萼平生奸险，特以议礼一事偶合圣心。超擢以来，凭恃宠灵，凌轹朝士。与宏积怨已久，欲夺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于其终乃曰'尔等宜各修乃职'，盖所以阴折其奸谋者至矣。二三臣不体至意，或专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不然。宏恤人言，顾廉耻，犹可望以君子。璁、萼则小人之尤，何所忌惮？苟其计得行，则奸邪气势愈增，善类中伤无已，天下事将大有可虑者。"时郑洛书、张录皆论三人事，而一贯言尤切。诏下之所司。璁、萼等衔不已，竟谪开州判官以卒。

郑洛书，字启范，莆田人。弱冠登进士，授上海知县，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张璁、桂萼以陈九川事讦费宏，洛书与同官郑气言："九川事，人谓璁、萼与谋，固已得罪公论，而宏取与之际亦未明。夫朝廷有纪纲，大臣重进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则有持禄保位之诮，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夺牛之嫌。"诏责洛书妄言。

帝赐尚书赵鉴、席书诗翰，洛书言："陛下眷礼大臣，此虞廷赓歌之风也。愿推此心以念旧。如致仕大臣刘健、谢迁、林俊、孙交等，特降宸章，咨访时政，则圣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过。如迁谪丰熙、刘济、余宽、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与牵复，则圣度益广。"报闻。李福达狱起，帝将亲鞫之，洛书曰："陛下操独断之威，使法官尽得罪，虽有张释之、于定国，不获抗辨于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罚中！"帝怒，将罪之，杨一清力解而止。寻出视南畿学政，道闻丧归。

十二年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纠，洛书被劾落职。给事中饶秀为御史所劾，无所泄愤，复劾洛书及王重贤等九人贪污阗茸。重贤等皆降黜。时论骇之。洛书家居再逾岁卒，年三十九。子开，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亩资之。岁一至，收其入以归。

张录，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出按畿辅，劾宣府诸将失事，皆伏辜。西域鲁迷贡狮子、西牛方物，言所贡玉石计费二万三千余金，往来

且七年，邀中国重赏。录言：“明王不贵异物。今二狮日各饲一羊，是岁用七百余羊也。牛食刍菽，今乃食果饵，则食人之食矣。愿返其献，归其人，薄其赏，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

张璁擢兵部侍郎，录与诸御史争之，不听。璁与桂萼屡攻费宏，录言：“今水旱相仍，变异迭出，正臣工修省时。诸人为国股肱，相倾排若此，欲弭灾变，不亦难乎？乞并黜三人，以回天谴。”帝为戒谕璁、萼。后璁以侍郎总台事，修前憾。言录不谙宪体，遂罢归。家居二十年，卒。

陆粲，字子余，长州人。少谒同里王鏊，鏊异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七试皆第一。张璁、桂萼尽出庶吉士为部曹、县令，粲以才独得工科给事中。劲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陈谋，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为权宜计，常朝奏事，先日拟旨，其余政事具疏封进，沿袭至今。今陛下锐意图治，愿每日朝罢，退御便殿，延见大臣；侍从台谏轮日奏对；抚按藩臬廷辞入谢，召访便宜；复妙选博闻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讲论经史，如仁宗弘文阁故事。则上下情通，而天下事毕陈于前矣。”帝不能用。既言资格独重进士，致贡举无上进阶，州县教职过轻，王官终身禁锢，皆宜变通。因陈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诸事，而终之以复制科，仿唐、宋法，数岁一举，以待异才：“高者储之禁近，其次分置诸曹，先有官者递进，庶人才毕出，野无遗贤。”

寻偕御史郗元洪清核马房钱谷。抗疏折御马太监阎洪，宿弊为清。与同官刘希简争张福达狱。帝怒，俱下诏狱。杖三十，释还职。事具《熊浃传》。

张璁、桂萼并居政府，专擅朝事。给事中孙应奎、王准发其私，帝犹温旨慰谕。粲不胜愤，上疏曰：

璁、萼，凶险之资，乖僻之学。曩自小臣赞大礼，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宠异，振古未闻。乃敢罔上逞私，专权招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璁狠愎自用，执拗多私。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忮忍之毒一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臣请姑举数端言之。

萼受尚书王琼赂遗钜万，连章力荐，璁从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养子，萼纳重贿，竟使奴隶小人滥袭伯爵。萼所厚医官李梦鹤假托进书，夤缘受职，居室相邻，中开便户往来，常与萼家人吴

从周等居间。又引乡人周时望为选郎，交通鬻爵。时望既去，胡森代之。森与主事杨麟、王激又辅臣乡里亲戚也。

铨司要地，尽布私人。典选仅逾年，引用乡故，不可悉数。如致仕尚书刘麟，其中表亲也。侍郎严嵩，其子之师也。佥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转径入内台，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礼部员外张敔假历律而结知，御史戴金承风搏击，甘心鹰犬，皆萼姻党，相与朋比为奸者也。礼部尚书李时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礼部尚书黄绾曲学阿世，虚谈眩人，谕德彭泽夤缘改秩，躐玷清华，皆阴厚于璁而阳附于萼者也。

璁等威权既盛，党与复多，天下畏恶，莫敢讼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将来必为社稷患。

帝大感悟，立下诏暴璁、萼罪状，罢其相；而以粲不早发，下之吏。

既而詹事霍韬力诋粲，谓杨一清嗾之。希简言："璁、萼去位由圣断。且使犬谓之嗾，韬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纳韬言，召璁还，夺一清官，下希简诏狱，释还职，谪粲贵州都镇驿丞。

稍迁永新知县。前后获盗数百人，奸猾屏迹。久之，以念母乞归。论荐者三十余疏，皆报罢。霍韬亦荐粲，粲曰："天下事大坏愉人手，尚欲以余波污我耶？"母殁，毁甚，未终丧而卒。

刘希简，字以顺，汉州人。进士。除行人。为工科给事中，甫五月，两以直言得罪，声大振。久之，谪县丞。终巩昌知府。

王准。字子推，世籍秦府仪卫司。准以进士授知县。为礼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劾郭勋专恣罪。明年，劾璁、萼引私人。璁、萼罢，准亦下吏，谪富民典史。稍迁知县。都御史汪鋐荼希璁指，以考察罢之。

邵经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榷荆州税，甫三月，税额满，遂启关任商舟往来。进员外郎。

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经邦时官刑部，上疏曰：

兹者正阳之月，有日食之异。质诸《小雅十月》之篇，变象悬符。说《诗》者谓阴壮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专归皇父。然则今之调和

变理者，得无有皇父其人乎？迩陛下纳陆粲言，命张璁、桂萼致仕。寻以璁议礼有功，复召辅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变若此，安可勿畏？

夫议礼与临政不同。议礼贵当，临政贵公。正皇考之徽称，以明父子之伦，礼之当也。虽排众论，任独见，而不以为偏。若夫用人行政，则当辨别忠邪，审量才力，与天下之人共用之，乃为公耳。今陛下以璁议礼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议礼之臣也。私议礼之臣，是不以所议者为公礼也。夫礼唯至公，乃可万世不易。设近于私，则固可守也，亦可变也。陛下果以尊亲之典为至当，而欲子孙世世守之乎？则莫若于诸臣之进退，一付诸至公，优其赉予，全其终始，以答其议礼之功，而博求海内硕德重望之贤，以弼成正大光明之业，则人心定，天道顺，俾万年之后，庙号世宗，子孙百世不迁，顾不伟欤？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满，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

帝大怒，立下镇抚司拷讯。狱上，请送法司拟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谪戍福建镇海卫。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经邦与丰熙等八人不在赦例。

经邦之戍所，闭户读书。与熙及同戍陈九川，时相讨论。居镇海三十七年卒。闽人立寓贤祠祀三人。隆庆初复官。

刘世扬，字实甫，闽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给事中。世宗即位，议加兴献帝皇号，世扬疏谏。都察院牒司礼监，摄中官吴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良付司礼。世扬言："祖宗制，凡降诏旨必书于题奏疏揭，或登闻鼓状，乃发六科，宣于诸曹。或国有大事，上命先发，诸曹必补牍，于次日早朝进之，无竟批文牍者。今旨从中出，亵天语，更旧制，不可。"帝不听。已，列先朝直臣舒芬、马汝骥、王思、王应轸、张原等二十人，请加恩以旌忠直，诸臣各进秩一等。尝因灾异，世扬请仿古人几杖箴铭之义，取圣贤格言书殿庑，帝纳之。

历吏科左给事中，进都给事中。与同官李仁劾詹事顾鼎臣污佞，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辅臣。帝怒，诘詹事进辅臣，出何典例？世扬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诏狱，既乃得释。帝以久旱躬祷，世扬言在狱系囚及建言谪戍诸臣怨咨之气，上干天和，请悉疏释。帝不能用。张璁、桂萼被劾罢，帝责谏官不言。世扬等乃尽劾璁、萼党尚书王琼而下数十人，章下吏部。而尚书方献夫亦璁、萼党也，但去编修金璐、御史敖钺、太仆丞姚奎、郎中刘汝輗、员外郎张敔、郭宪、待诏叶幼学、储

良才八人而已。未几，复偕同官赵汉等陈修省八事。中言：“大学士石瑶贞介，殁未易名。尚书李鐩，国之盗臣，身后遗金得谥。给事中郑一鹏坐论杨一清再杖削职，一清败，一鹏宜复官。”

世扬发璁、萼党，见憾于璁，一鹏又尝忤璁、萼。会璁已再相，而瑶实前赐谥，璁因激帝怒，谓给事言皆妄。乃谪世扬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汉等俸，然鐩谥亦由此夺。世扬屡迁河南提学佥事。告归，卒。

赵汉，字鸿逵，平湖人。正德六年进士。授建昌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书林俊以执奏狱囚李凤阳，被旨诘责。汉因言：“太监崔文乱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凤阳而已。工部尚书赵璜发文家人罪。文辄捕其谍者，痛杖几死，曰‘此杖寄与赵尚书’，其无状至此。望急谴逐，毋为新政累。”不听。已，哭争“大礼”，系诏狱廷杖。

历吏科左给事中。以疾去。起故官，迁工科都给事中。疏言：“内阁桂萼、翟銮称病三月，未尝以旷职恳辞。张璁久专政权，亦未闻引贤共济。乞谕銮、萼亟去，简用两京大臣及家居耆旧，以分璁任。”上摘其讹字诘之，谕璁毋避，趣赴阁。璁因言汉忠谋，宜令备列堪内阁者。帝即令汉举所欲用，汉惶恐言：“臣欲璁引贤，无私主。”帝怒，责汉对不以实，趣以名上。汉益惧，言：“辅臣简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预。”帝乃宥之，夺俸一月。寻出为陕西右参政，告归。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数月复致仕。

子伊，广西副使。年四十，即以养父归。屡征不起。

魏良弼，字师说，新建人。嘉靖二年进士。授松阳知县，召拜刑科给事中。采木侍郎黄衷事竣归家，乞致仕，未许。缉事者奏衷潜入京师。帝怒，夺衷职。良弼言衷大臣，入都岂能隐，乞正言者欺罔罪，不报。

张璁、桂萼初罢相，诏察其党。给事中刘世扬等议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寻命巡视京营。劾罢提督五军营保定伯梁永福、太仆卿曾直，罪武定侯郭勋家奴，论团营兵政之弊，又请发银米振京师饥，直声大著。会南京御史马等以劾吏部尚书王琼被逮，良弼请释之。帝怒，并下诏狱。论赎还职，仍夺俸一年。三迁至礼科都给事中。

十一年八月，彗星见东井，芒长丈余。良弼引占书言：“彗星晨见东方，君臣争明。彗孛出井，奸臣在侧。大学士张孚敬专横窃威福，致奸

星示异，亟宜罢黜。”孚敬奏良弼挟私。帝已疑孚敬，两疏皆报闻。给事中秦鳌疏再入，孚敬竟罢去。逾月，良弼复偕同官劾吏部尚书汪鋐。帝方向鋐，夺良弼俸。鋐、孚敬俱恨良弼。

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应鹏坐事下诏狱。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过系大臣。帝怒，再下诏狱。狱卒讶曰：“公又来耶！”为垂涕。寻复职，夺俸。时孚敬复起柄政，与鋐修前郤，以考察后命科道官互纠，又奏上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拟旨切责，令吏部再考。鋐乃别纠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鳌、叶洪皆前劾孚敬、鋐者，中外大骇。良弼竟坐不谨削籍。隆庆初，诏起废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启初，追谥忠简。

叶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十一年肇举祈谷礼于圜丘，帝不亲祀。洪疏谏，帝责洪妄言。寻巡视京营，进工科右给事中。汪钅宏迁吏部尚书，洪极论其奸，忤旨夺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贬宁国县丞。居二年，复以大计夺其职。言者屡讼冤，不复用。

秦鳌，字子元，昆山人。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劾魏国公徐鹏举、中官赖义不法状，义罢还。彗星见，劾张孚敬妒贤病国，拟议诏旨，辄引以自归。帝遂罢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鋐承风指以考察谪鳌东阳县丞。屡迁福建右参议。卒官。

又有张寅者，太仓人。嘉靖初进士。历南京御史。尝劾礼部侍郎黄绾十罪。比张孚敬罢政，寅言其憸邪蠹政，不可悉数，请追所赐封诰、银章之属，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鋐阴贼邪媚。帝怒，谪高唐判官。屡迁南京文选郎中。会简宫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未几，被劾罢。

赞曰：《书》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又曰：“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狱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张寅、李钅盬，罪状昭然。中于郭勋、席书之说，廷臣获罪，而寅还职，钅盬宥死。陈洸罪至百七十二条，竟得免死，而犹上书讼冤，凡攻洸之恶与治洸之狱者，逮捕至百数十人。皆由议礼触众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隐。甚矣，佞人之可畏也。夫反成案似于明，出死罪似于仁，而不知其借端报复，刑罚失中。佞良之辨，可弗审欤！

列传第九十五

邓继曾（刘最） 硃淛（马明衡 陈逅 林应聪） 杨言 刘安 薛侃（喻希礼 石金 杨名 黄直） 郭弘化 刘世龙（徐申 罗虞臣） 张选（黄正色包节弟孝 谢廷 王与龄周鈇 杨思忠 樊深 凌儒 王时举 方新

邓继曾，字士鲁，资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诏虽颁，而废阁大半。大狱已定，而迟留尚多。拟旨间出于中人，奸谀渐幸于左右。礼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纳谏如流，施行则寡。是陛下修己亲贤之诚，渐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愿出令必信，断狱不留，事惟咨于辅臣，宠勿启于近习，割恩以定礼，稽古以崇孝，则一念转移，可以销天灾，答天戒矣。"未几，擢兵科给事中。疏陈杜渐保终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蛊惑之渐；二、均两宫之孝养，以杜嫌隙之渐；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渐；四、清传奉，以杜假托之渐。寻言兴府从驾官不宜滥授。帝纳之。

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为帝后。会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礼"。继曾亦言："去年五月日精门灾，今月二日长安榜廊灾，及今郊祀日，内廷小房又灾。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岁未期而灾者三，废礼失言之郊也。"提督三千营广宁伯刘佶久病，继曾论罢之。宣大、关陕、广西数有警，中原盗窃发。继曾陈战守方略及储将练兵足食之计，多议行。

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继曾抗章曰："比来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经，文不会理，悦邪说之谄媚则赐敕褒俞，恶师保之抗言则渐将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诵吞声。夫祖宗以来，凡有批答，必付内阁拟进者，非止虑独见之或偏，亦防矫伪者之假托也。正德之世，盖极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骇可叹者。左右群小，目不知书，身未经事，乘隙招权，弄笔取宠，故言出无稽，一至于此。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诏狱掠治，谪金坛县丞。给事中张逵、韩楷、郑一鹏，御史林有孚、马明衡、季本皆论救，不报。累迁至徽州知府，卒。

帝初践阼，言路大开。进言者或过于切直，帝亦优容之。自刘最及继曾得罪后，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

最，字振廷，崇仁人。继曾同年进士。由慈利知县入为礼科给事

中。世宗议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寻请帝勤圣学，于宫中日诵《大学衍义》，勿令左右近习诱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祷祠事诱帝。最极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状。而帝从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数。最言："帑银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文乃欲假难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为广德州判官。言官论救，不纳。已而东厂太监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诏狱。最充军邵武，国用谪极边杂职。法司及言官救之，责以党比。最居戍所，久之赦还。家居二十余年卒。

硃淛，字必东，莆田人。举乡试第一。嘉靖二年成进士。明年春与同县马明衡并授御史。甫阅月，会昭圣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妇朝贺。淛言："皇太后亲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鉴。若传免朝贺，何以慰亲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暂免朝贺，在恒时则可，在议礼纷更之时则不可。且前者兴国太后令节，朝贺如仪，今相去不过数旬，而彼此情文互异。诏旨一出，臣民骇疑。万一因礼仪末节，稍成嫌隙，俾陛下贻讥天下，匪细故也。"时帝亟欲尊所生，而群臣必欲帝母昭圣，相持未决。二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内廷，责以离间宫闱，归过于上，下诏狱拷讯。侍郎何孟春、御史萧一中论救，皆不听。御史陈逅、季本、员外郎林应骢继谏。帝愈怒，并下诏狱，远谪之。帝必欲杀二人，变色谓阁臣蒋冕曰："此曹诬朕不孝，罪当死。"冕膝行顿首请曰："陛下方兴尧、舜之治，奈何有杀谏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请，继以泣。乃杖八十，除名为民，两人遂废。廷臣多论荐，不复召。

淛为人长者，不欺人，或为人欺亦不校。与明衡皆贫，淛尤甚。乡里利病，必与有司言，虽忤弗顾。家居三十余年卒。

明衡，字子萃。父思聪，死宸濠难，自有传。明衡登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太常博士。甫为御史，即与淛同得罪。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

陈逅，字良会，常熟人。正德六年进士。除福清知县。入为御史。以救两人谪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办，下狱为民。

林应骢，亦莆田人。明衡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嘉靖初，尚书孙交核各官庄田。帝以其数稍参差，有旨诘状。应骢言："部疏，臣司检视，即有误，当罪臣。尚书总领部事，安能遍阅？今旬日间，户、工二

部尚书相继令对状，非尊贤优老之意。”疏入，夺俸。以救淛等，谪徐闻县丞。代其长朝觐，疏陈时事，多议行。

杨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礼科给事中。阅数日即上言：“迩者仁寿宫灾，谕群臣修省。臣以为责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谏官而不在圣躬。朝廷设六科，所以举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职，致陛下贤否混淆，进退失当。大臣蒋冕、林俊辈去矣，小臣王相、张汉卿辈皆得祸矣，而张骢、桂萼始由捷径以窃清秩，终怙威势以贼良善。户科失职，致陛下俭德不闻，而张仑辈请索无厌，崔和辈敢乱旧章。礼科失职，致陛下享祀未格于神，而庙社无帡幪之庇。兵科失职，致陛下纲纪废弛，而锦衣多冒滥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带逾额而不裁。刑科失职，致陛下用罚不中。元恶如蓝华辈得宽籍没之法，诤臣如郭楠辈反施钮械之刑。工科失职，致陛下兴作不常。局官陆宣辈支俸逾于常制，内监陈林辈抽解及于芜湖。凡此，皆时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愿陛下勤修庶政，而罢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灾变。”帝以浮谤责之。

奸人何渊请建世室。言与廷臣争，不听。言复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献皇帝旧为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并君，乱天下大分。以小宗并大宗，干天下正统。献帝虽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创王业也，欲袭世室名，舛矣。如以献帝为自出之帝，是前无祖宗；以献帝为祢而宗之，是后无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医士刘惠之言，今乃纳渊之说。前既俞礼卿席书之议，今乃咈书之言。臣不知其何谓也。”

杨一清召入内阁，言请留之三边。特旨拜张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贪佞险躁，且新进，未更国家事，请罢璁，并劾吏部尚书廖纪引匪人。同官解一贯等亦谏。皆不纳。有投匿名书御道者，言请即烧之，报可。

六年，锦衣百户王邦奇借哈密事请诛杨廷和、彭泽等，下部议，未覆，而邦奇复诬大学士费宏、石珤阴庇廷和，词连廷和子主事惇等，将兴大狱。言抗疏曰：“先帝晏驾，江彬手握边军四万，图为不轨。廷和密谋行诛，俄顷事定，迎立圣主，此社稷之勋也。纵使有罪，犹当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罢其官、戍其长子矣，乃又听邦奇之诬而尽逮其乡里、亲戚，诬为蜀党，何意圣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珤乃天子师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怀怨望，文饰奸言，诟辱大臣，荧惑圣听。若穷治不已，株连益多，臣窃为国家大体惜也。”书奏，帝震怒，并收系言，亲鞫于午门。群臣悉集。言备极五毒，折其一指，卒无挠词。既罢，下五府九卿议。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虚妄，帝责仕隆等徇

情。然狱亦因是解，谪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启充请还言旧任，不听。稍迁溧阳知县，历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谪知夷陵。累官湖广参议。

言为吏，多著声绩。溧阳、夷陵皆祠祀之。

刘安，字汝勉，慈溪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台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贵明不贵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临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识者谓陛下之治功损于明察。夫治，可以缓图，不可以急取；可以休养致，不可以督责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责之政，于是躬亲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复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过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为陛下建长久之策，以图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极也。内之君臣，习尚如此，则外而抚按守令之官，风从响应。上以苛察绳，下以苛察应，恐民穷为起盗之源，食寡无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刷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图，略繁文而先急务，简细故而弘远猷，不以一人之毁誉为喜怒，不以一言之顺逆为行止，久任老成，优容言官，则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尽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难见矣。"帝阅疏大怒，逮赴锦衣卫拷讯。兵科给事中胡尧时救之，并逮治。狱具，谪尧时攸县主薄，安余干典史。筑决堤数十丈，人称刘公堤。再迁长沙同知，擢凤阳知府。治行卓异，赐正三品服。以忧归，卒。

薛侃，字尚谦，揭阳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进士，即以侍养归。师王守仁于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

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讣，陨绝，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闻守仁卒，偕欧阳德辈为位，朝夕哭。时方议文庙祀典，侃请祀陆九渊、陈献章。九渊得报允。已，进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师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飨。列圣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怀贰，始令就封。乞稽旧典，择亲藩贤者居京师，慎选正人辅导，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计。"帝方祈嗣，讳言之，震怒，立下狱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南海彭泽为吏部郎，无行。因议礼附张孚敬，遂与为腹心。后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复引为谕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泽。泽与侃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时数忤孚敬。泽默计储副事触帝讳，必兴大狱，诬言同谋可祸也，绐侃藁示孚敬，因报侃曰："张公甚称善，此国家大事，当从中赞之。"与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录侃藁以进，谓出于言，请勿先发以待疏至。帝许之。侃犹豫，泽

频趣之乃上。拷掠备至，侃独自承，累日狱不具。泽挑使引言，侃嗔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何豫？"给事中孙应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应奎等疏闻，诏并下言、应奎、汴诏狱，命郭勋、翟銮及司礼中官会廷臣再鞫，具得其实。帝乃释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侃为民，泽戍大同。泽在朝专为邪媚，及败，天下快之。

侃至潞河，遇圣寿节，焚香叩祝甚谨。或报参政项乔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圣者。"乔曰："必薛中离也。"迹之，果然。中离者，侃自号也。归家益力学，从游者百余人。隆庆初，复官，赠御史。俊子宗铠，自有传。

侃归数月，御史喻希礼、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礼言："陛下祈嗣礼成，瑞雪遂降，臣以为招和致祥，不尽于此。往者大赦，今岁免刑，臣民尽沾泽，独议礼议狱得罪诸臣远戍边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赐赦免，则和气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谓朕罪诸臣致迟嗣续耶？所司参议以闻。"议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万几，经理劳瘁。何若中涵太虚，物来顺应。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详度，继以内阁之咨谋，其弗协于中者，付诸台谏之公论。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纲领，使精神内蕴，根本充固，则百斯男之庆，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籓，继靖巨寇，乃因疑谤，泯其前劳。大礼大狱诸臣，久膺流窜，因郁既久，物故已多。望录守仁功，宽诸臣罪，则太和之气塞宇宙间矣。"帝不悦曰："金欲朕勿御万几，即古奸臣导其君不亲政之意，其并察奏。"尚书夏言等言二人无他肠。帝益怒，下二人诏狱，而责言等陈状。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谪戍边卫。久之，赦还，卒。隆庆初，俱赠光禄少卿。

喻希礼，麻城人。石金，黄梅人。巡按广西，与姚镆不协。后与守仁共抚卢苏、王受。还台，值张、桂用事。御史储良才辈争附之，金独侃侃不阿，以是有名。

杨名，字实卿，遂宁人。童子时，督学王廷相奇其语，补弟子员。嘉靖七年，乡试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编修。闻大母丧，请急归。还朝，为展书官。

十一年十月，彗星见。名应诏上书，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当。语切直，帝衔之，而答旨称其纳忠，令无隐。名乃复言："吏部诸曹之首，尚书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勋奸回险谲，太常卿陈道

瀛、金赟仁粗鄙酣淫。数人者，群情皆曰不当用，而陛下用之，是圣心之偏于喜也。诸臣建言触忤者，心实可原。大学士李时以爱惜人才为请，即荷嘉纳，而吏部不为题覆。臣所谓虚文塞责者，岂尽无哉？夫此得罪诸臣，群情以为当宥，而陛下不终宥，是圣心之偏于怒也。真人邵元节猥以末术，过蒙采听。尝令设醮内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门者。书之史册，后世其将谓何？凡此圣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即执下诏狱拷讯。鋐疏辨，谓：“名乃杨廷和乡人。顷张孚敬去位，廷和党辄思报复，故攻及臣。臣为上简用，诚欲一振举朝廷之法，而议者辄病臣操切。且内阁大臣率务和同，植党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穷诘主使。名数濒于死，无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狱。侍郎黄宗明、候补判官黄直救之，先后皆下狱。法司再拟名罪，皆不当上指。特诏谪名戍，编伍瞿塘卫。明年释还。屡荐终不复召。家居二十余年，奉亲孝。亲殁，与弟台庐于墓。免丧，疾作，卒。

黄直，字以方，金溪人。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二年会试，主司发策极诋守仁之学。直与同门欧阳德不阿主司意，编修马汝骥奇之，两人遂中式。直既成进士，即疏陈隆圣治、保圣躬、敦圣孝、明圣鉴、勤圣学、务圣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尽废境内淫祠，易其材以葺桥梁、公廨。御史诬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请早定储贰。帝怒，遣缇骑逮问。无何得释，贬沔阳判官。尝署崇阳县事，有惠政。

外艰归，三年不御酒肉。服阕赴部，适名、宗明下狱。直抗疏言：“九经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体群臣。今杨名以直言置诏狱，非所以体群臣。黄宗明以论救与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尽，天下后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尽矣。”帝大怒，并下诏狱拷掠，命发极边，编戍雷州卫。赦还，贫甚，妻纺织以给朝夕，直读书谈道自如。久之，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进士。除江陵知县，征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见。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东方，其宿为木。今者彗出于井，则土木繁兴所致也。臣闻四川、湖广、贵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诸府之采木者，劳苦万状。应天、苏、松、常、镇五府，方有造砖之役，民间耗费不赀，窑户逃亡过半。而广东以采珠之故，激民为盗，至攻劫会城。皆足戾天和，干星变。请悉停罢，则彗灭而前星耀矣。”户部尚书许赞等请听弘化言。帝怒曰：“采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责赞等附和，黜弘化为民。久之，言官会荐，报寝。卒于家。穆宗立，赠光禄少卿。

刘世龙，字元卿，慈溪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太仓知州，改国子助教，迁南京兵部主事。

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灾。世龙应诏陈三事：

一、杜谄谀以正风俗。天下风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坏。人心之坏，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变诈相高，谄媚相师，阿比相倚。仕者日坏于上，学者日坏于下，彼倡此和，磨然成风。惟陛下赫然矫正，勿以诡随阿比者为贤，勿以正直骨鲠者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赏，勿以私恶有所罚，虚心以防邪佞，谦受以来忠谠，更敕大小臣工，协恭图治，无权势相轧，朋党相倾，则风俗正矣。

二、广容纳以开言路。陛下临御之初，犯颜敢谏之臣比先朝为盛，所言或伤于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当宥其既往，以次录用，死者则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时政，以作忠义之气。

三、慎举动以存大体。立国者，在敬大臣，不遗故旧。盖任之既重，则礼之宜优。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婴三木，被箠楚，何以励臣节哉！臣愚以为陛下历试之余，其人果无足取，则宜以礼使退。如素行无缺，偶以一时喜怒，辄从而颠倒之，陛下固付之无心，而天下有以窥陛下也。

至如张延龄凭宠为非，法难容假。侧闻长老之言，孝宗时待之过厚，遂酿今日之祸。顾区区腐鼠，何足深惜！独念孝庙在天之灵，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于情忍乎？恐陛下孝养两宫，亦不能不为一动心也。顷创造神御阁、启祥宫，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为南京太庙方被灾，工役之急当无过此。今兴作频年，四方凋敝，正时绌举赢之会，亦宜量酌缓急而为之以渐。此皆应天以实之道也。

疏入，帝震怒，谓世龙讪上庇逆。械系至京，下诏狱拷掠。狱具，复廷杖八十，斥为民。张延龄者，昭圣太后弟也。帝必欲杀之，故世龙重得罪。后二年，又以大猾刘东山讦告，尽斥诸刑曹郎罗虞臣、徐申等，犹以延龄故也。

世龙家居五十年，自养亲一肉外，蔬食终身。卒之日，族人为治衣冠葬之。

徐申，字周翰，昆山人。嘉靖初，由乡举除蕲水知县。改知上饶，征授刑部主事。延龄之系狱也，申奏记尚书聂贤、唐龙言：“太后春秋

高，延龄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议贵议亲例请于帝。”贤等深然之，狱久不决。始延龄下狱，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狱，置别所。继者益宽假之，脱梏堣，通家人出入。会大猾刘东山亦系狱，上告延龄有不轨谋。憾前主事罗虞臣笞己，因讦及椿等。帝震怒，命执先后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诏狱搒掠，申与焉。狱具，当输赎还职，帝命杖之廷，尽谪外任，而斥虞臣为民。虞臣，广东顺德人。历吏部主事。好刚疾恶。既归，结庐山中，读书纂述。年仅三十五卒。

申既谪官，不赴，归与同里魏校、方凤辈优游歉咏为乐。久之，卒。

曾孙应聘，字伯衡，少有才名。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语当谪，拂衣归。座主沈一贯当国，数招之，不出。家居十余年，始起行人司副。迁尚宝司丞，再迁太仆少卿。卒官。

张选，字舜举。黄正色，字士尚。皆无锡人。同登嘉靖八年进士。正色除仁和知县，选知萧山县，又邻境也。选治萧山有声。十二年冬，先入为户科给事中。明年四月时享太庙，遣武定侯郭勋代。选上言：“宗庙之祭，惟诚与敬。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传曰：‘神不歆非类’。孟春庙享，遣官暂摄，中外臣心知非得已。兹孟夏祫享，倘更不亲行，则迹涉怠玩。如或圣体初复，未任趋跄，宜明诏礼官先期告庙。陛下亦宜静处斋宫，以通神贶。”帝阅疏大怒，下之礼部。尚书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载之《周官》。《语》曰：‘子之所慎斋战疾’。疾当慎，无异于祭，选言非是。但小臣无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责言等党比。命执选阙下，杖八十。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每一人行杖毕，辄以数报。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犹未释。是夕，不入大内，绕殿走，制《祭祀记》一篇。一夕锓成，明旦分赐百官。而选出，家人投良剂得甦，帝竟削选籍。选居职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内。

正色是时方忧居。已，补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韬宗人横甚，正色绳以法。韬顾以为贤，豪强屏迹，县中大理。十七年召为南京御史。劾兵部尚书张瓒奸贪，事甚有迹。而中有“历官籓臬，无一善状”语，瓒言己未任籓臬。帝以诬劾，夺俸两月。明年，章圣太后梓宫南葬，命正色护视。事竣，劾中官鲍忠、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温仁和所过纳馈遗。帝召诘忠等。皆叩头祈哀，因谮正色擅于梓宫前乘马执扇，及江行涉险又不随舟督护，大不敬。帝遂发怒，立捕下诏狱搒掠，遣戍辽东。

正色与选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后以直节显。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颠踬穷困视选尤甚。穆宗初，起选通政参议，以年老予致仕。召正色为大理丞，进少卿，寻迁南京太仆卿，亦引年致仕。选先卒，正色后数年卒。

包节，字元达，先世嘉兴人，其父始迁华亭。节祖鼎，池州知府。为治清简，早岁乞休，为乡邑所重。节生五岁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入为御史。劾兵部尚书张瓒贪秽。出按云南。时仕者以荒徼惮不欲往，因设告就远方之法。节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迟，则家贫急禄。志在为己，岂在恤民？滇中长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请自今以附近选人充之，而州县佐贰始用此曹，庶吏治可举。"吏部请以节言概行于云、贵、两广。制可。

以疾归。起故官，再按湖广。显陵守备中官廖斌擅威福，节欲绳之，语先泄。斌俟节谒陵时，故献膳羞，遽使撤去，诡称节麾出之。钟祥民王宪告斌党庇奸豪周章等，节捕章，毙之杖下。斌益怒，遂奏节不以正旦谒陵，次日始谒，时当进膳，不旁立，亵慢大不敬。奏已入，节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以节抵罪，逮诣诏狱搒掠，永戍庄浪卫。庄浪极边，败屋颓垣，节处之甚安。独念其母，自伤不克终养，日饮泣。母讣至，昼夜哭。已，又闻弟孝卒，抚膺曰："谁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遗言以衰绖殓。

孝，字元爱，后节三年成进士。由中书舍人为南京御史。疏论礼部尚书温仁和主辛丑会试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叙、赞善郜希颜、编修袁炜，帝皆不问。未几，又劾巡抚孙禧、吴瀚，瀚罢去。

孝兄弟分居南北台，并著风采，又皆有至情。节官北不得养母，孝遂以侍养归。母亡，哀毁骨立，未终丧卒。节亦继殒。时并称其孝。

谢廷蒨，字子佩，富顺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新喻知县，征授吏科给事中。御史胡鰲言："京师优倡杂处。请敕五城，诸非隶教坊两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议可。帝恶熬言亵，谪盐城丞，夺廷相等俸。廷蒨救之，被诏切责。雷震谨身殿，疏陈修省数事，语直。帝摘疏中讹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廷，李逢、周琐谏帝南巡，忤旨。已，给事中戴嘉猷驰疏请回銮，而车驾已发。帝大怒。甫还，即执嘉猷并廷蒨等下诏狱，谪廷蒨云南典史。屡迁浙江佥事。以侍养归，遂不出。隆庆元年，起故官山西，俄擢河南右参议，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请得以新秩归老，许之。万历改元，四川巡抚曾省吾奏言："廷隐居三十

年，家徒四壁，乐道著书，宜特加京秩，风励士林。”诏即加进太仆少卿。又数年卒。

王与龄，字受甫，宁乡人。嘉靖八年进士。授苏州推官。入为户部主事，调吏部，进员外郎。二十一年迁文选郎中。澄清铨叙，所推荐皆廉静老成。

大学士翟銮为礼部主事张惟一求吏部，严嵩为监生钱可教求东阳知县，俱书抵与龄。与龄偕员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书许赞，具疏以闻。言：“平时请属甚多。臣等违抗，积罪如山。非圣明覆庇，则二权奸主于中，群鹰犬和于外，臣等不为前选郎王嘉宾之斥，得为近日御史谢瑜之罢，幸矣。”疏入，銮言惟一资望应迁。嵩抵无致书事，请逮可教讯治，因言：“圣明日览奏章，革弊厘奸悉宸断。而赞等妄意臣辈为之，借以修怨。然赞柔良，第受制所属耳。”帝方信嵩，又见疏中引嘉宾、瑜事，遂发怒。切责赞，除与龄名，伯亨等俱调外。给事中周怡论之，廷杖系狱。御史徐宗鲁等亦以为言，皆夺俸。自是，诸司以与龄为戒，无复敢与嵩抗。

与龄既罢，锦衣遣使侦其装，襆被外无长物，称叹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翛然自得。郡人为作《平阳四贤诗》美之。四贤者，尚书韩文、陶琰、张润及与龄也。越二十余年，卒。

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陕西。被俘民自塞外逃归者，边将杀以冒功。鈇请下诏严禁，有报降五人以上者赏之。诏可。再按山东，特改右春坊清纪郎兼翰林院侍书。俺答将入寇，总督侍郎翟鹏以闻。鈇以中枢无筹策，请早为计。帝以为浮词乱政，责降庐州府知事。旋改国子监丞，擢吏部文选主事。坐与龄发嵩等私属事，贬河间通判。已而吏部拟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调官甫四月，不得骤迁。帝怒，诘责尚书许赞等，令录左降官迁擢者姓名。赞引罪，并列陈叔颐等十六人以闻。诏夺赞等俸，镌文选郎郑晓三级，鈇、叔颐等褫职为民。廷臣论荐鈇，以嵩在位，不复召。穆宗初，赠光禄少卿。

杨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礼科给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预祧仁宗，附后太庙，下廷议。尚书徐阶以为非礼，思忠力赞阶议，余人莫敢言。帝使人觇知状。及议上，严旨谯责，命阶与思忠更定，二人复据礼对。帝益怒，竟祧仁宗。阶故得帝眷，独衔思忠。每当迁，辄报罢。逾三年，正旦日食，阴云不见，六科

合疏贺。帝摘疏中语，诘为不成文，曰：“思忠怀欺，不臣久矣。”杖百，斥为民，余皆夺俸。隆庆元年起掌吏科。三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五年改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卒。

世宗晚年，进言者多得重谴。二十九年，俺答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陈御寇七事，中言仇鸾养寇要功。帝方眷鸾，立斥为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请重贪墨之罚，革虚冒之兵，搜遗佚之士。因荐罗洪先、陆树声、吴岳、吴悌。帝恶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时举劾刑部尚书黄光升，言：“内官季永以诉事犯乘舆，本无死比，乃拟真犯；奸人王相私阉良民者三，本无生法，乃拟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编氓口外。逾月，御史方新上言：“黄河与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丰、沛间陆地为渠，而兴都有陵寝之忧，凤阳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饥馑之灾，尧之洚水不烈于此矣。诸边将惰卒骄，寇至辄巽观望，而宁武有军士之变，南赣有土兵之叛，徽州诸府有矿徒窃发之虞，舜之三苗不棘于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为累者，以尧、舜兢业于上，而禹、皋诸臣分忧于下也。今司论纳者日献祯祥，而疆场之臣，惟冒首功，隐丧败。为国分忧者，谁也？斥罚之法，今不得不严。而陛下亦宜随事自责，痛加修省，然后灾变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为民。

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时举，顺天通州人。新，青阳人。穆宗嗣位，并复官。

深寻迁刑部右侍郎。齐康之劾徐阶也，深劾康并诋高拱。时登极诏书赦死罪以下囚，而流徒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犹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广皇仁。诏从其议。旋进左侍郎，罢归。

儒既复御史，益发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罢，又劾去大学士郭朴。顷之，劾罢抚治郧阳都御史刘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总督刘焘、巡抚耿随卿、总兵官李世忠罪。随卿、世忠被逮，焘贬官。隆庆二年，儒再迁右佥都御史，理山西屯盐。吏部追论其知永丰时贪墨，遂落职闲住。

时举复官后，巡按贵州。闻给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广市珠宝，驰疏救星，极陈奢靡之害。已，请陈后还中宫。章并报闻。万历初，都给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韩必显论谭纶被谪，时举抗章救之。历大理左少卿。

新终湖广参议。

赞曰：贾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闻，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邓继曾诸人箴主阙，指时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随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旨哉，有旨哉！

列传第九十六

张芹 汪应轸 萧鸣凤（高公韶） 齐之鸾 袁宗儒 许相卿 顾济（子章志） 章侨 余珊（汪珊） 韦商臣 黎贯（王汝梅） 彭汝实 郑自璧 戚贤刘绘子黄裳 钱薇 洪垣方瓘 吕怀 周思兼 颜鲸

张芹，字文林，峡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为南京御史。宁夏既平，大学士李东阳亦进官廕子。芹抗疏曰："东阳谨厚有余，正直不足；儒雅足重，节义无闻。逆瑾乱政，东阳为顾命大臣，既不能遏之于始，及恶迹既彰，又不能力与之抗。脂韦顺从，惟其指使。今叛贼底平，东阳何力？冒功受赏，何以服人心？乞立赐罢斥，夺其加恩，为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东阳涕泣不能辩。帝责芹沽名，令对状。芹请罪，停俸三月。

给事中窦明言事下狱，芹疏救之。帝尝驰马伤，编修王思切谏，坐远戍。芹曰："彼非谏官尚尔，吾侪可坐视乎！"遂上疏曰："孟子言：'从兽无厌谓之荒'。老聃曰：'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无益有害也。今轻万乘之尊，乘危冒险，万一有不可讳，皇嗣未诞，如宗庙社稷何！"帝不省。

寻出为徽州知府。宁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虑贼劫其亲属，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复还徽州。嘉靖初，迁浙江海道副使。历右参政、右布政使。坐为海道时倭人争贡误伤居民，罢归。

芹事继母孝，持身俭素，枲袍粝食终其身。

汪应轸，字子宿，浙江山阴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十四年，诏将南巡。应轸抗言："自下诏以来，臣民旁皇，莫有固志。临清以南，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变生不测。昔谷永谏汉成帝，谓：'陛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数离深宫，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逐。典门户奉宿卫者，执干戈而守空宫'。其言切中于今。夫谷永，谐谀之臣；成帝，庸暗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岂以陛下圣明，不能俯纳直谏哉？"疏入，留中。继复偕修撰舒芬等连章以请。跪阙门，受杖几毙。

教习竣，拟授给事中。有旨补外，遂出为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农桑。应轸劝之耕，买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蚕缫织作。由是民

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驿骚道路。应轸率壮夫百余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车驾驻南京，命州进美妇善歌吹者数十人。应轸言："州子女荒陋，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有桑妇，请纳之宫中，传受蚕事。"事遂寝。

世宗践阼，召为户科给事中。山东矿盗起，掠东昌、衮州，流入畿辅、河南境。应轸奏言："弭盗与御寇不同。御寇之法，驱之境外而已。若弭盗而纵使出境，是嫁祸于邻国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扑灭，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论。"报可。在科岁余，所上凡三十余疏，咸切时弊。以便养，乞改南，遂调南京户科。张璁、桂萼在南京，方议追尊献皇帝。雅知应轸名，欲倚以自助。应轸与议不合，即奏请遵礼经、崇正统，以安人心。不报。

嘉靖三年春，出为江西佥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归，为巡按所劾。诏所司逮问。应轸自陈亲老，鲜兄弟，乞休侍养。吏部为之请，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视江西学政。父艰归，病卒。

萧鸣凤，字子雝，浙江山阴人。少从王守仁游，举乡试第一。正德九年成进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宁下狱，抗章救之。同官内江高公韶劾王琼误边计，言："松潘副将吴坤请增设总兵于成都，琼即以坤任之。花当本我属卫，日凭陵。由本兵非人，致小丑轻中国。"琼怒，奏讦公韶。中旨责公韶阴结外蕃，交通间谍，令首实。鸣凤上疏曰："公韶劾琼，所论者天下之事。琼不当逞忿恣辩，以箝谏官口。"中旨责鸣凤党庇，而谪公韶富民典史。鸣凤又劾江彬恃宠恣肆，蔓将难图。士论壮之。寻巡视山海诸关。武宗将出塞捕虎，鸣凤疏谏，因具陈官司掊克，军民疾苦状。不报。引疾归。

起督南畿学政。诸生以比前御史陈选，曰"陈，泰山；萧，北斗"。嘉靖初，迁河南副使，仍督学政。考察拾遗被劾。吏部惜其学行，调为湖广兵备副使。明年复改督广东学政。鸣凤三督学政，廉无私。然性刚狠，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璋。璋惭恚，投劾去，由是物论大哗。八年考察，两京言官交章论，坐降调。已，与璋相诋讦。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鸣凤遂不出。

公韶，正德中为御史，尝劾总兵官郭勋罪。朵颜花当入寇，又劾总兵官遂安伯陈鏸、中官王欣、巡抚王倬，鏸坐解职。世宗立，起谪籍。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终户部右侍郎。

齐之鸾，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十一年冬，帝将置肆于京城西偏。之鸾上言：“近闻有花酒铺之设，或云车驾将临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竞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应州奏捷，帝降敕：“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举朝大骇。之鸾偕诸给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亲临战阵勘定祸乱者，成功之后，不过南面受贺，勒之金石，播之歌颂已耳，未有加爵酬劳，如今日之颠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义，为此不祥之举，以贼天下耳目，贻百世之讥笑也。”

未几，请召还编修王思，给事中张原、陈鼎，御史周广、高公韶、李熙、徐文华、李稳、施儒、刘寓生，佥事韩邦奇，评事罗侨，皆不听。帝将巡边，复自称威武大将军。御史袁宗儒疏谏，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去就争。之鸾偕同官言：“三臣居师保之重，身系安危，迩者先后称疾。今六飞临边逾月矣，宗庙社稷百官万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几务丛积，复杜门求决去。万一事起仓卒，至于偾败，三臣将何辞谢天下？乞陛下以社稷为重，亟返宸居，与大臣共图治理。”已而御史李润等复争之，卒不省。

之鸾再迁兵科左给事中。中官马永成死，诏授其家九十余人官。之鸾言：“永成贵显，用事十有余年，兄弟子侄皆高爵美官。而其侪复为陈乞，将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滥如此，恐天下闻而解体也。”帝将南巡，之鸾偕同官及御史杨秉中等交章力谏。章入二日，未报。之鸾等不知所出，伏阙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传谕，乃退。明日托疾免朝，欲以为之鸾等罪。会诸曹郎黄巩等联章力谏，乃止不行。然巩等下狱杖谴，之鸾辈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张忠、许泰等南征，命之鸾偕左给事中祝续从军纪功。未至，贼已灭。群小忌王守仁，谮毁百端，之鸾力白其诬。忠、泰广搜逆党，株引无辜，之鸾多所开释。且请蠲田租、停力役、宽逋负，帝颇采纳。初冒徐姓，至是始复焉。

世宗践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纷更于群小。补救之道，在先定圣志，次广言路。先朝元凶虽去，根据盘互，连蔓滋多，犹恐巧相营结，或邀定策之赏，或假迎扈之劳，以取怜固宠。天下事岂堪若辈更坏！言者久遏于权奸，欲吐忠鲠愤愤之气，必有不顾忌讳，至于逆耳者，在嘉纳而优容之。若稍或抑裁，则小人又乘之以雠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复开，大为新政累矣。陛下诚举迩年乱政，尽返其初，中兴之烈可以立睹。”帝嘉纳之。又劾许泰及兵部尚书王宪，二人竟获谴。

其秋大计京官，被中伤，谪崇德丞。屡迁宁夏佥事。饥民采蓬子为

食，之鸾为取二封，一进于帝，一以贻阁臣。且言时事可忧者三，可惜者四，语极切。帝付之所司。时方大修边墙，之鸾董役。巡抚胡东皋称其能，举以自代。历河南、山东副使。召为顺天府丞。未行，盗发，留镇抚。寻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将回銮，既而复止。宗儒率同官力谏。明年夏，孝贞纯皇后将葬，帝还京。宗儒等复引灾异，力请罢皇店，遣边兵，既又谏帝巡边。语极危切。皆不报。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争“大礼”，廷杖。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吏部尚书桂萼议宗儒改调，遂解职归。未几，起郧阳，改山东。坐属吏振饥无术，不能觉察，罢免。以荐起左副都御史。扈跸承天，还京卒。

许相卿，字伯台，海宁人。正德十二年进士。世宗立，授兵科给事中。宦官张锐、张忠有罪论死，帝复宽之。给事中顾济疏争，帝下所司议，卒欲宽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为孝皇，陛下奈何自处以正德？”帝议加兴献帝皇号，相卿复争之。

嘉靖二年诏廕中官张钦义子李贤为锦衣世袭指挥。相卿言：“于谦子冕止锦衣千户，王守仁子正宪止锦衣百户。贤中官厮养，反过之。忠勋大臣裔曾不若近幸奴，殉国勤事之臣谁不解体？部臣彭泽、科臣许复礼、安磐相继言之，悉拒不纳。毋乃重内侍而轻士大夫哉！”

寻复言：“天下政权出于一则治，二三则乱；公卿大夫参议则治，匪人僭干则乱。陛下继统之初，登用老成，嘉纳忠谠，裁抑侥幸，窜殛憸邪，可谓明且刚矣。曾未再期，偏听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刚少逊，操权未得其术，而阴伺旁窃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师保台谏言之而不听。罗洪载守职逮系，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夺法司之守，斥林俊以违旨，怒言官之奏扰。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请乞必从。此与正德朝何异哉！俊，国之望也，其去志决矣。俊去，类俊者必不留。陛下将与二三近习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与先朝异。武宗时，势已阽危，然元气犹壮，调剂适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泽也。今日病虽稍苏，而元气已竭，调剂无方，将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乱也。伏愿深察乱机，收还政柄，取文辈置之重典。然后务学亲贤，去谗远色，延访忠言，深恤民隐。务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而后天下可为也。”同官赵汉等亦皆以文为言，帝卒不听。未几，以给事中李学曾、章侨、主事林应骢皆言事夺俸，复上疏谏。指帝气骄志怠，甘蹈过詈。词甚切。

为给事三年，所言皆不听，遂谢病归。八年，诏养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职闲住，相卿遂废。夏言故与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谢弗应。

顾济，字舟卿，昆山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武宗自南都还，卧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济言："陛下孤寄于外，两宫隔绝，骨肉日疏。所恃以为安者，果何人哉？汉高帝卧病数日，樊哙排闼，警以赵高之事。今群臣中岂无哙忧者！愿陛下慎择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动息咸使与闻。一切淫巧戏剧，伤生败德之事，悉行屏绝，则保养有道，圣躬自安。"不报。再逾月而帝崩。

世宗即位之月，济上疏曰："陛下践阼，除弊纳谏，臣民踊跃，思见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难，守法为难；听谏非难，乐谏为难。今新政所厘，多不便于奸豪权悻。臣恐盘据既深，玩纵未已，非依怙宫闱，必请托左右。持法不固，则此辈将丛聚而坏之。此守法之难也。唐太宗贞观初，每导群臣使言。及至晚年，谏者乃多忤旨。陛下首辟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纳忠。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其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此乐谏之难也。"寻复言："内臣张雄、张锐等，诖误先帝，业已逮治，又获宽假。愿断以大义。俾无所售奸。"帝颇嘉纳。既又劾司礼萧敬党庇锐等，而三法司会讯依违，无大臣节。不听。帝欲加兴献帝皇号，济言不可。寻请侍养归，越数年卒。

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减进奉马快船额，南都人祀之。

章侨，字处仁，兰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礼科给事中。疏劾中官萧敬、芮景贤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学莫如硃熹。近有聪明才智，倡异学以号召，天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取陆九渊之简便，诋硃熹为支离。乞行天下，痛为禁革。"御史梁世骠亦言之。帝为下诏申禁。

寻又请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许百官以次启事。经筵日讲，赐清问，密勿大臣勤召对。又简儒臣十数人，更番直便殿，以备咨访。上纳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渊请立世室于太庙东北，侨力言其不可。未几，又言："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惟急停革，与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条列营务，劾定国公徐光祚、阳武侯薛伦不职，伦遂解任。寻请斥张璁、霍韬等，不听。

孝陵司香谷大用乞还京治疾。侨言：“大用初连逆瑾，后引宁、彬，树‘八党’之凶，酿十六年之祸，至先帝不得正其终。若不早遏绝，恐乘间伺隙，群凶竞起，不至复乱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吴廷举请召家居大臣议礼，侨劾其阴附邪说。孟秋时享太庙，帝遣京山侯崔元。侨言：“奉命临时，仓皇就位，诚敬何存？”帝怒，夺其俸二月。历礼科左给事中。出知衡州府，终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许成名等罢教习，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为滥，疏论之。语侵内阁，不纳。乾清宫灾，疏陈弊政，极指义子、西僧之谬。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谪安陆判官。移知澧州。

世宗立，擢江西佥事，讨平梅花峒贼。迁四川副使，备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应诏陈十渐，其略曰：

陛下有尧、舜、汤、武之资，而无稷、契、伊、周之佐，致时事渐不克终者有十。

正德间，逆瑾专权，假子乱政，不知纪纲为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几而事乐因循，政多苟简，名实乖谬，宫府异同，纷拏泄沓。以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为在宫省而不在宫省，遂至天子以其心为心，百官万民亦各以其心为心。此纪纲之颓，其渐一也。

正德间，士大夫寡廉鲜耻，趋附权门，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则前日之去者复来，来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铨衡，首取软美脂韦。重富贵薄名检者，列之有位，致谀佞成风，廉耻道薄。甚者侯伯专纠弹，罢吏议礼乐。市门复开，贾贩仍旧。此风俗之坏，其渐二也。

正德间，国柄下移，王灵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变，赖陛下起而整肃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骄恣。曩杀许巡抚而姑息，顷遂杀张巡抚而效尤。曩缚贾参将以立威，近又缚桂总兵而报怨。致榆关妖贼效之而戕主事，北边库吏仿之而贼县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谈，牵俗吏权宜之计，遂使庙堂号令出于二三戍卒之口。此国势之衰，其渐三也。

自逆瑾以来，以苞苴易将帅，故边防尽坏，赖陛下起而申严之。然积弊已久，未能骤复。今朵颜蹢躅于辽海，羌戎跳梁于西川，北狄蹂躏于沙漠。寇势方张，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见预料，亟求制驭之方，乃假镇静之虚名，掩无能之实迹。甚且诈饰捷功，滥邀赏赉，虚张劳伐，峻取

官阶，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渐四也。

自逆瑾以来，尽天下之脂膏，输入权贵之室，是以有刘、赵、蓝、鄢之乱，赖陛下起而保护之。乃近年以来，黄纸蠲放，白纸催征；额外之敛，下及鸡豚；织造之需，自为商贾。江、淮母子相食，衮、豫盗贼横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田野嗷嗷，无乐生之心。此邦本之摇，其渐五也。

正德朝，衣冠蒙祸，家国几空，幸陛下起而收录之。乃未几而狂瞽之言，一鸣辄斥。昔犹谪迁外任，今或编配遐荒。昔犹禁锢终身，今至箠死殿陛。盖自吕柟、邹守益等去而殿阁空，顾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张原、胡琼等死而言路空。间有一二忠直士，又为权奸排挤而违之，俾不通，致陛下耳嚣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鲍鱼之肆矣。此人才之凋，其渐六也。

正德朝，奸邪迭进，忠谏不闻，幸陛下起而开通之。顾阅时未久，而此风复见。降心未惩其愤，逆耳或动诸颜。不剿说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诈。朝进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头，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渐七也。

正德朝，忠贤排斥，天下几危，赖陛下起而主持之。岂期一转瞬间，憸邪投隙而起。饰六艺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夺汉政。坚白异同，模棱两可。是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虽有圣哲，谁其辨之？臣恐正不敌邪，群阴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渐八也。

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人日亲，致政事乖乱，赖陛下绍统，堂廉复亲。乃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由是小人窥伺，巧发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为主，顺之无不合，逆之无不怒。由是大臣顾望，小臣畏惧，上下乖戾，浸成睽孤，而泰交之风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渐九也。

正德之世，天鸣地震，物怪人妖，曾无虚岁，赖陛下绍统，灾异始除。乃顷岁以来，雨雹杀禽兽，雷风拔树屋，妇人产子两头，无极昼晦如夜，四方旱潦，奏报不绝，曾何异正德之季乎？且京师阴霾之气，上薄太阳，白昼冥冥，罕有晖采，尤为可畏。此灾异之臻，其渐十也。

此十者，天子有一，无以保四海。陛下圣明，何以致此？无乃辅弼

召之欤？窃见今日之为辅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变，下召民灾，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于鱼烂不已。愿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学士杨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学士石珤者，并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

臣又闻献皇帝好贤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议礼诸臣，一言未合，辄以悖逆加之。谪配死徙，朝宁为空。此岂献皇帝意？苟非其意，虽尊以天下，无当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骏奔清庙，以慰献皇帝在天之灵哉！

疏反覆万四千言，最为剀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辅弼第一人，谓费宏也。

珊律己清严，居官有威惠。外艰归，士民祠之名宦。后副使胡东皋谒祠，独顾珊叹曰："此吾师也。"服阕，以故官莅广东。终四川按察使。

先是，有御史汪珊者，于嘉靖元年七月疏陈十渐。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迩来渐不如初。初每事独断，今戚里左右，或潜移阴夺。初每事咨访大臣，今礼貌虽隆，而实意日疏。初罢诸不经淫祠，今稍稍议复。初屏绝玩好，今教坊诸司或以新声巧伎进。初日览奏章，今或置不省，辄令左右可否。初厘革冗食冗费，今腾骧勇士不行核实，御马实数不得稽察。初裁革锦衣冒滥，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阴，旧邸旗校尽补亲军。初中官有罪，惩以成法，今犯者多贷死，举朝争不得。初中官有过不复任用，今镇守守备营求易置，悻门复启。初纳谏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论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颇纳其说。未几，出为河南副使，历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珊，字德声，贵池人。正德六年进士。巡抚贵州时，讨都匀叛苗有功。

韦商臣，字希尹，长兴人。嘉靖二年进士。授大理评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礼"初定，廷臣下吏贬谪者无虚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狱为职。乃自授任以来，窃见群臣以议礼忤旨者，左迁则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谪戍则学士丰熙等八人，杖毙则编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问，则副使刘秉鉴，布政马卿，知府罗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仪就系，则御史叶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为所属讦奏下狱，则少卿乐頀、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骇众心。臣窃以为皆所当宥。况比者水旱疫疠，星陨地震，山崩泉涌，风雹蝗蝻之害，殆遍天下，有识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狱，复戍者之官，录死者之

后，释逮系者之囚，正告讦者之罪，亦弭灾禳患之一道也。”帝责以沽名卖直，谪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

迁河南佥事。讨平永宁巨寇，以功受赏。伊王虐杀其妃，商臣论如律。尝治里居给事中杜桐杀人罪。桐构之吏部尚书汪鋐。甫迁四川参议，遂以考察落职归。言官薛宗铠、戚贤、戴铣辈交章救，不纳。家居数十年，卒。

黎贯，字一卿，从化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镇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状，悉追还之。世宗入继，贯请复起居注之制，命词臣编类章奏备纂述，从之。登极诏书禁四方贡献，后镇守中贵贡如故。贯上言：“陛下明诏甫颁，而诸内臣曲说营私，希恩固宠。其假朝命以征取者谓之额，而自挟以献者谓之额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泽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

嘉靖二年，帝从玉田伯蒋轮请，于承天立兴献帝家庙，以轮子荣奉祀。贯言：“陛下信一谀臣之说，委祀事于外戚。神不歆非类，献帝必将吐之。”不听。寻疏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一万，而今损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而今损二百五十万。以岁入则日减，以岁出则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来赋额及今日经费之数，列籍上闻。知赋入有限，则费用不容不节。”帝嘉纳焉。

出按江西，父丧归。久之，起故官。会帝从张孚敬议，去孔子王号，改称先师，并损笾豆佾舞之数。编修徐阶以谏谪。御制《改正祀典说》，颁示廷臣；而孚敬复为《祀典或问》，以希合帝意。议已定，贯率同官合疏争之。帝震怒，曰：“贯等谓朕已尊皇考为皇帝，孔子岂反不可称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论事，每挟众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议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请究倡议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书许赞等上其狱，当赎杖还职，帝特命褫贯为民。久之，卒于家。

方贯等上疏时，礼科都给事中华阳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论，且曰：“陛下万几之余，留神典礼，甚盛举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风纷起，今日献一议，谓某制当革，明日进一说，谓某制当复，国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纵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为过，何必纷纷事更易乎？”帝览奏，斥其违旨，以《祀典说》示之。

汝梅，字济元，由行人历礼科都给事中。八年二月以灾异求言。汝

梅言："比来章奏多逢迎，请分别忠佞，毋信谀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请悉付之公论。人主之学，词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动烦宸翰，亦少亵矣。宜仿祖宗故事，时御平台，召见宰执，面决大议，既省笔札之劳，且绝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请分祀天地，汝梅复偕同官力争。寻出为浙江参政，卒官。

彭汝实，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吏科给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盗起，杀伤官军。操江伍文定不即议剿，应城伯孙钺拥兵不出，俱宜切责。"帝并从之。吕柟、邹守益下狱，汝实抗章救。又因灾异上言："迩者黄风黑雾，春早冬雷，地震泉竭，扬沙雨土。加以群小盛长，盗贼公行，万民失业。木异草妖，时时见告。天变于上，地变于下，人物变于中，而修省之诏无过具文。廷陛之间，忠邪未辨，以逢迎为合礼，以守正为沽直。长鲸巨鲕决纲自如，腴田甲第横赐无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学，而经筵进讲略无问难，黄阁票拟依常批答。弃燕闲于女宠，委腹心于貂珰。二廖诸张尚然缓死，李隆、苏晋竟得无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

大学士费宏以子坐事被论不出，礼部侍郎温仁和以庆王台浤事听勘。汝实言宜听二臣避位，以明进退之义。因荐石珤、罗钦顺、顾清、蒋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铣、湛若水、何瑭、许诰可代仁和。章下所司。

奸人王邦奇之讦杨廷和、彭泽也，汝实言："邦奇先后两疏，始为惶骇之语，终杂鄙亵之辞。中所引事，多颠倒淆惑，至谓费宏、石珤夜入杨一清门。今不闻召问一清，一清又久不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员数万，坐此丛怒罢去。今其长子业以狂愚发遣，亦可已矣。而群小蓄忿，蔓连不已，并其次子及婿又复下狱。夫诬告之律，视其所诬轻重反坐，此国法也。愿追究主使之人，与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贻讥外蕃。"不听。

汝实数言时政缺失，又尝力争"大礼"，为璁、萼等所恶。以亲老再疏请改近地教职，而举贡士高任说、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实倡言鼓众，挠乱大礼，且与御史方凤、程启充朋党通贿。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辞尊居卑，不当听其幸免。"遂夺职闲住。与启充及徐文华、安磐皆同里，时称"嘉定四谏"。

郑自璧，字采东，祥符人，隶籍京师。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给事中。

世宗践阼，中外竞言时政。自璧请采有关化理者，类辑成书，以备观览，从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至是因民诉，遣使往勘。自璧复备言其弊，帝命勘者严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陈万言辞黄华坊赐第，请西安门外新宅，诏予之。自璧以所请宅已鬻之民，不当夺，与安磐力争。不听。明年争“大礼”受杖。

三迁至兵科都给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为词，请定山海关税额。中官张忠、尚书金献民等论甘肃功，廕子锦衣，其下参随皆进秩。镇守江西中官黎鉴，参随逾常额。中官武忠从子英冒功，擢副千户。锦衣官裁革者多夤缘复职，而司礼监奏收已汰诸匠近五百人。孝陵净军于喜擅赴京奏辨。安边伯许泰戍死，其子请袭祖职。中官扶安黄英先后死，官其亲属。自璧皆抗疏争，帝多不听。尝偕同官劾郭勋奸贪。及李福达事起，复劾勋交结妖人。帝以勋故，降旨责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复劾总兵傅鐸，并及镇守中官王玳、巡抚周金、副将时陈等罪。鐸逮问，陈褫冠带，而玳、金责立功赎罪。礼部侍郎桂萼请起王琼于边。自璧率同官与御史谭缵等言琼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请并论。不纳。

自璧最敢言，所言皆权幸，直声震朝野。侧目者共为蜚语，闻于上。吏部以资推太仆少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级，调外任，遂谪江阴县丞。命下，大臣幸其去，无救者。后廷臣屡论荐，竟不召。

戚贤，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归安知县。县有萧总管庙，报赛无虚日。会久早，贤祷不验，沉本偶于河。居数日，舟过其地，木偶跃入舟，舟中人皆惊。贤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潜令健隶入岸傍社，诫之曰：“水中人出，械以来。”已，果获数人。盖奸民募善泅者为之也。

知府万云鹏操下急，贤数忤之。当上计，有毁云鹏者，将被黜。贤走吏部白其枉，云鹏竟得免。而尚书桂萼独心异贤，丧去，起知唐县。召为吏科给事中。

十四年春，当大计外吏。大计罢者，例永不用，而是时言事诸臣忤柄臣意，率假计典锢之。贤乃先事言所黜有未当者，宜听言官论救。帝称善，从其请。会参议王存、韦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劾汪鋐被谪，果在黜中。贤方勘事陕西，给事中薛宗铠因据贤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贤还朝，以鋐恣横，实张孚敬庇之，乃条其罪状曰：“辅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权，悬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

事，陛下曲听臣言，许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为洪等辩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尧、舜知人之明，辅臣负伯鲧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断之。”帝内嘉贤言，而重违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复。

再以丧去。补刑科都给事中。夏言柄国，会当选庶吉士，不能无所徇。贤疏陈请属之弊，帝纳其言。久之，劾郭勋吞噬遍天下。太庙灾，复劾勋及尚书张瓒、樊继祖等，而荐闻渊、熊浹、刘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万镗、吕柟、魏校、程启充、马明衡、魏良弼、叶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悦，激帝怒，谪山东布政司都事。诸被荐者皆夺俸。

贤寻以父老自免。归十余年，卒。贤少闻王守仁说，心契之。及官于浙，遂执弟子礼。

刘绘，字子素，一字少质，光州人。祖进，太仆少卿。绘长身修髯，磊落负奇气。好击剑，力挽六石弓。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改户科给事中。

二十年，诏两京言官会荐边才。给事中邢如默等荐毛伯温、刘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砺、副都御史翟瓒、参议王洙与焉。绘言：“汝砺乃大学士翟銮姻戚，瓒、洙则夏言谕指如默排群议而荐之者。相臣挟权以遏言官，言官惧势而□弗公议，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罢銮、言，罪如默，为徇私植党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适罢政，銮置不问。

明年，寇大入山西。绘上疏曰：“俺答方强，必为腹心患。议者谓宜守不宜战，以故边将多自全，或拾残骑报首功。督巡诸臣亦第列士马守要害，名曰清野，实则避锋；名曰守险，实则自卫。请专任翟鹏，得便宜从事。驰发宣、大、山西士马，合十七八万人。三路并举，有进无退，寇虽多，可计日平也。”帝壮其言。令假鹏便宜，得戮都指挥以下。然鹏竟不能出塞。顷之，劾山西巡抚刘臬结纳夏言，且请罢吏部尚书许瓒、宣府巡抚楚书。臬、书由是去职。

绘两劾言，言憾之，出为重庆知府。土官争地相雠，檄谕之，即定。上官交荐，而言再入政府，属言者论罢之。家居二十年，卒。

子黄裳，兵部员外郎。倭陷朝鲜，命赞画侍郎宋应昌军务。渡鸭绿江，抵平壤，大败贼兵。贼遁，黄裳追逐，又连破之。录功，进郎中。

钱薇，字懋垣，海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受业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与同年生蒋信辈朝夕问学。擢礼科给事中。请令将帅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征其赋，总督大臣假便宜，专制阃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工部尚书温仁和、外戚蒋轮。

进右给事中。郭勋请复镇守内官，擅易置宿卫将校。薇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勋，然素知其横，两不问。已，因星变，极言主德之失，帝深衔之未发。疏谏南巡，坐夺俸。内阁夏言辈所选宫僚，多以徇私劾罢。薇偕同官吕应祥、任万里乞如会推故事，集内阁九卿公举。帝特命并斥为民。累荐，皆报寝。

集乡里晚进与讲学，足迹不及公府。倭患起，请于巡抚王忬，集兵为备。乡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礼部侍郎湛若水讲学京师，垣受业其门。授永康知县，征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巡，册立皇太子，命阁臣夏言、顾鼎臣选宫僚。垣再疏言温仁和、张衍庆、薛侨、胡守中、屠应埈、华察、胡经、史际、白悦、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辅导青宫。帝亦已从他谏官言，废黜者数人。未几，劾文选郎中黄祯先“贿选郎杨育秀，得为考功。及居文选，贪婪欺罔。知州王显祖等考察调简，而补大州。知县何瑚年过六十，而选御史。皆非制。今当大计京官，乃以猥琐之曹世盛为考功郎，误国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会吏科参核。乃下祯诏狱，及育秀、显祖等，咸斥为民。因诘责吏部尚书许赞、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举隐年冒进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调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余人。

出按广东。以安南款附，增俸一级。未竣，出为温州知府。岁饥，有闭籴者，饥民杀之，垣坐落职归。复与同里方瓘往从若水，若水为建二妙楼居之。家食四十余年，年九十。

瓘绝意仕进。尝自广东还，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载尸，瓘秘不以告，与同寝累日，至韶州始发之。

垣同年吕怀，广信永丰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历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与湛氏体认天理同旨，其要在变化气质。作《心统图说》以明之。终南京太仆少卿。

周思兼，字督夜，华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蓝舆中，携饭一盂，令乡民以次舁行。因尽得闾阎疾苦状，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纵庄奴夺民产，监司杖奴毙，奄迫王奏闻，巡抚彭黯令思兼谳之。王置酒欲有所嘱，竟席不敢言。思兼阅狱词曰："此决杖不如法。罪当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诬告，罪当戍，以王故，末减。"监司竟得复故秩。旁郡饥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为乱，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数千散四郊，令执牌就抚，悉振以钱谷，事遂定。入觐，举治行第一，当迁。州人走阙下以请，乃复留一年。

擢工部员外郎，督临清砖厂，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类思兼，使经平度，民竞走谒。见非是，各叹息去。河将决，思兼募民筑堤，身立赤日中。堤成三日而秋涨大发，民免于灾。进郎中，出为湖广佥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将军，杀人掠赀财，监司避不入武冈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状，缚其党，悉系之狱。五人藏利刃入，思兼与揖，而扪其臂曰："吾为将军百口计，将军乃为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闻，悉锢之高墙，还田宅子女于民。遭内艰去官，不复出。居久之，起广西提学副使，未闻命而卒。

颜鲸，字应雷，慈溪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视仓场。奸人马汉怙定国公势，贷子钱漕卒。偿不时，则没入其粮，为怨家所诉。汉持定国书至，鲸立论杀。四十一年，畿辅、山东西、河南北大谂。鲸请州县赃罚银毋输京师，尽易粟备振，且发之。内府新钱为籴本。帝悉报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

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楩怙恶，久结掖廷中官、严嵩父子，内外应援，所请奏立下，爪牙率矿盗。鲸欲除之，与参政耿随卿计，持王承奉王钅盬罪，钅盬日告王所谋。时嵩已败，鲸乃奏记徐阶，说诸大珰绝其援，又尽捕王侦事飞骑。托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会巡抚胡尧臣劾典楩抗旨、矫敕、僭拟、淫虐十大罪。王护卫及诸亡命几万人，不敢发。帝震怒，废王为庶人，锢之高墙，没其赀，削世封。两河人鼓舞相庆。景王之国，越界夺民产为庄田，鲸执治其爪牙。魏国公侵民产，假钦赐名树碑为界。鲸仆其碑，戍其人。锦衣帅受诸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为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骚骚。王府内官进奉，驾龙舟，所过恣横。鲸请校尉缺从兵部补，册封改文臣，王府进奉遣属吏。诏册亲王及妃遣列侯，余皆如鲸议。

改督畿辅学政。大兴知县高世儒奉诏核逃役，都督硃希孝以勾军劾之，下部议。鲸劾希孝乱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户，非勾禁军。此乃

禁军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卫名，致吏不敢问。富人得抗诏，而贫者为沟中瘠。世儒无罪，罪在锦衣。”帝怒，责鲸诋诬勋臣，贬安仁典史。隆庆元年历，湖广提学副使。以试恩贡生失张居正指，降山东参议。改行太仆少卿。都御史海瑞荐鲸异才，不报。

鲸按河南时，黜新郑知县，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广，王篆欲祀其父乡贤，执不许。至是，拱掌吏部，篆为考功，遂以不谨落鲸职。万历中，给事中邹元标、御史饶位交章荐之，报寝。御史顾云程言：“陛下大起遗佚，独鲸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与冢宰贤，则黜幽为公典，否则驱除异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独靳鲸、志道何也？”给事中姜应麟、李弘道亦言之，仅以湖广副使致仕。中外论荐十余疏，不果用。

赞曰：传称：“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然志节之士，忄卷忄卷忠爱，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张芹等怀抱悃忱，激昂论事。其言虽不尽用，要与缄默者异矣。

列传第九十七

杨最（顾存仁 高金 王纳言） 冯恩（子行可 时可 宋邦辅 薛宗铠会翀）杨爵（浦鋐 周天佐） 周怡 刘魁 沈束 沈鍊 杨继盛（何光裕 龚恺 杨允绳马从谦 孙允中 狄斯彬

杨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悯其民贫，不俟奏报辄返。尚书李鐩劾之，有诏复往。最乃与巡按御史牛天麟极陈岁灾民困状，请缓其徵。从之。

历郎中，治水淮、扬。值世宗即位，上言："宝应氾光湖西南高，东北下。运舟行湖中三十余里。而东北堤岸不逾三尺，雨霪风厉，辄冲决，阴阻运舟，监城、兴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筑高邮康济湖，专敕大臣加修内河，培旧堤为外障，可百年无患，是为上策。其次于缘河树杙数重，稍障风波，而增旧堤，毋使庳薄，亦足支数年。若但窒隙补阙，苟冀无事，一遇霪潦，荡为巨浸，是为无策。"部议用其中策焉。出为宁波知府。请罢浙东贡币，诏悉以银充，民以为便。累迁贵州按察使，入为太仆卿。

世宗好神仙。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会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壮，乃圣谕及此，不过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栖澡练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兖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

最既死，监国议亦罢。明年，勋以罪瘐死。朝用诈伪觉，亦伏诛。隆庆元年，赠最右副都御史，谥忠节。

顾存仁，字伯刚，太仓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余姚知县，徵为礼科给事中。十七年冬疏陈五事。首言宜广旷荡恩，赦杨慎、马录、冯恩、吕经等。末云："败俗妨农，莫甚释氏。叶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为刺已，且恶其欲释杨慎等，遂责存仁妄指凝秀为释氏，廷杖之六十，编氓口外。往来塞上，几三十年。穆宗即位，召为南京通政参议。历太仆卿。未几，致仕。存仁困厄

久，方见用，遽勇退，世尤高之。万历初，卒。

高金，石州人。为兵科给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夫元节，一道流耳。有劳，优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复赐其师李得晟赠祭。广孝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益不可拜宠于圣朝。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恤，庶异端ＣＲ、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释之。寻偕御史唐愈贤稽核御用监财物，劾奉御李兴等侵蚀状，置诸狱。后累官苏州兵备副使。

王纳言，信阳人。为户科给事中。请斥太常卿陈道瀛等，坐下诏狱，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累官陕西佥事。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人。幼孤，家贫，母吴氏亲督教之。比长，知力学。除夜无米且雨，室尽湿，恩读书床上自若。登嘉靖五年进士，除行人。出劳两广总督王守仁，遂执贽为弟子。

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执讯，不具狱以移刑部，刑部狱具，不复牒报。恩请尚书仍报御史。诸曹郎讠藿，谓御史属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检核耳。”尚书无以难。已，巡视上江。指挥张绅杀人，立置之辟。大计朝觐吏，南台例先纠。都御史汪鋐擅权，请如北台，既毕事，始许论列。恩与给事中林士元等疏争之，得如故。

帝用阁臣议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蚕北郊，诏廷臣各陈所见，而诏中屡斥异议者为邪徒。恩上言：“人臣进言甚难，明诏令直谏，又诋之为邪徒，安所适从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说者阴诋之耳。今士风日下，以缄默为老成，以謇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矣。若预恐有异议，而逆诋之为邪，则必雷同附和，而后可也。况天地合祀已百余年，岂宜轻改？《礼》：‘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岂宜远出郊野？愿速罢二议，毋为好事希宠者所误。”恩草疏时，自意得重谴。乃疏奏，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奋。

十一年冬，彗星见，诏求直言。恩以天道远，人道迩，乃备指大臣邪正，谓：

大学士李时小心谦抑，解棼拨乱非其所长。翟銮附势持禄，惟事模棱。户部尚书许赞谨厚和易，虽乏剸断，不经之费必无。礼部尚书夏

言，多蓄之学，不羁之才，驾驭任之，庶几救时宰相。兵部尚书王宪刚直不屈，通达有为。刑部尚书王时中进退昧几，委靡不振。工部尚书赵璜廉介自持，制节谨度。吏部尚书左侍郎周用才学有余，直谅不足。右侍郎许诰讲论便捷，学术迂邪。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顾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长，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钱如京安静有操守。右侍郎黄宗时虽擅文学，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闻渊存心正大，处事精详，可寄以股肱。右侍郎硃廷声笃实不浮，谦约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浅近，才亦有为。右侍郎林□昂才器可取，通达不执。

而极论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谓：

孚敬刚恶凶险，媢嫉反侧。近都给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复赘。献夫外饰谨厚，内实诈奸。前在吏部，私乡曲，报恩雠，靡所不至。昨岁伪以病去，陛下遣使征之，礼意恳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读书，直俟传旨别用，然后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书别用，非入阁而何？此献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将呼引朋类，播弄威福，不大坏国事不止。若鋐，则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图惟报复。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调某官，非其所憎恶则宰相之所憎恶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务私乃至此极。且都察院为纲纪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万一御史衔命而出，效其锲薄以希称职，为天下生民害，可胜言哉！故臣谓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献夫，门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

帝得疏大怒，逮下锦衣狱，究主使名。恩日受搒掠，濒死者数，语卒不变。惟言御史宋邦辅尝过南京，谈及朝政暨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辅下狱，夺职。

明年春移恩刑部狱。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书王时中等言："恩疏毁誉相半，非专颂大臣，宜减戍。"帝愈怒，曰："恩非专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时中乃欲欺公鬻狱耶？"遂褫时中职，夺侍郎闻渊俸，贬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极边杂职，而恩竟论死。长子行可年十三，伏阙讼冤。日夜匍匐长安街，见冠盖者过，辄攀舆号呼乞救，终无敢言者。时钅宏已迁吏部尚书，而王廷相代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当，疏请宽之，不听。

比朝审，鋐当主笔，东向坐，恩独向阙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

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屡上疏欲杀我，我今先杀汝。”恩叱曰：“圣天子在上，汝为大臣，欲以私怨杀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对百僚公言之，何无忌惮也！吾死为厉鬼击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负，而狱中多受人馈遗，何也？”恩曰：“患难相恤，古之义也。岂若汝受金钱，鬻官爵耶？”因历数其事，诋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殴之。恩声亦愈厉。都御史王廷相、尚书夏言引大体为缓解。鋐稍止，然犹署情真。恩出长安门，士民观者如堵。皆叹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称“四铁御史”。恩母吴氏击登闻鼓讼冤。不省。

又明年，行可上书请代父死，不许。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书疏，自缚阙下，谓：“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吴氏守节教育，底于成立，得为御史。举家受禄，图报无地，私忧过计，陷于大辟。祖母吴年已八十余，忧伤之深，仅余气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吴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复死，臣茕然一孤，必不独生。冀陛下哀怜，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伤臣心。臣被僇，不伤陛下法。谨延颈以俟白刃。”通政使陈经为入奏。帝览之恻然，令法司再议。尚书聂贤与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与法不相丽，宜用奏事不实律，输赎还职，帝不许。乃言恩情重律轻，请戍之边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后两月罢矣。

越六年，遇赦还。家居，专为德于乡。穆宗即位，录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余，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复从有司言，旌行可为孝子。恩年八十一，卒。

行可既脱父于死，越数年登乡荐。久之，不第。谒选，得光禄署正。迁应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时可，隆庆五年进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

宋邦辅，字子相，东流人。既罢归，躬耕养亲，妻操井臼，子樵牧。岁时与田夫会饮，醉即作歌相和，高凤动远迩。士大夫造其门者，屏舆从而后入焉。

薛宗铠，字子修，行人司正侃从子也。嘉靖二年与从父侨同成进士。授贵溪知县，补将乐，调建阳。求硃子后，复之，以主祀事。岁饥振仓粟，先发后闻。给由赴京，留拜礼科给事中，以逋赋还任。至则民争输，课更最，仍诏入垣。再迁户科左给事中。吏部尚书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铠白其枉。语具《戚贤传》。其后，鋐愈骄。会御史曾翀、

戴铣劾南京尚书刘龙、聂贤等九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学士李时，言：鋐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铠与同官孙应奎复言：鋐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巧庇龙等，上格明诏，下负公论，且纵二子为奸利。鋐疏辨乞休，帝不许。而给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继劾鋐。鋐又抗辨，且极诋宗铠等挟私。翀复言："鋐一经论劾，辄肆中伤，诤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帝果罢鋐官，而责宗铠言不早。又恶翀"诤臣杜口"语，执下镇抚司鞫讯。词连应奎，逵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阙下。斥宗铠、翀、一桂为民，镌应奎、溥、逵等级，调外。宗铠、翀死杖下。时十四年九月朔也。隆庆初，复宗铠官，赠太常少卿。

曾翀，字习之，霍丘人。以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毙，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无变。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杨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读书。家贫，燃薪代烛。耕陇上，辄挟册以诵。兄为吏，忤知县系狱。爵投牒直之，并系。会代者至，爵上书讼冤。代者称奇士，立释之，资以膏火。益奋于学，立意为奇节。从同郡韩邦奇游，遂以学行名。

登嘉靖八年进士，授行人。帝方崇饰礼文，爵因使王府还，上言："臣奉使湖广，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于今，何补老羸饥寒之众！"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归养。母丧，庐墓，冬月笋生。推车粪田，妻馌于旁，见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阕，起故官。

帝经年不视朝。岁频旱，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壤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旸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既而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忧旱之心远近相同。此正撤乐减膳，忧惧不宁之时，而辅臣言等方以为符瑞，而称颂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国公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陛下宠之，使谂恶肆毒，群狡趋赴，善类退处。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一也。

臣巡视南城，一月中冻馁死八十人。五城共计，未知有几。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须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属官增设至数十员，又遣官远修雷坛。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岂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内盗窃发，加以频年灾沴，上下交空，尚可劳民糜费，结怨天下哉？此兴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敷陈复逆，未得一聆天语。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协恭图治之气象也。此朝讲不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三也。

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绂赏及方外。夫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今举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乱莫以加矣。陛下诚与公卿贤士日论治道，则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清禁，为圣躬累耶！臣闻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盗繁兴，诛之不息。风声所及，人起异议。贻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讥，非细故也。此信用方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四也。

陛下临御之初，延访忠谋，虚怀纳谏。一时臣工言过激切，获罪多有。自此以来，臣下震于天威，怀危虑祸，未闻复有犯颜直谏以为沃心助者。往岁，太仆卿杨最言出而身殒，近日赞善罗洪先等皆以言罢斥。国体治道，所损甚多。臣非为最等惜也。古今有国家者，未有不以任谏而兴，拒谏而亡。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无由得闻。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乱者，五也。

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为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宗社幸甚。

先是，七年三月，灵宝县黄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等屡疏请贺，御史鄞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亏陛下德。今好谀喜事之臣张大文饰之，佞风一开，献媚者将接踵。愿罢祭告，止称贺，诏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时以闻。"帝大怒，下相诏狱拷掠之，复杖于廷，谪韶州经历。而诸庆典亦止不行。

及帝中年，益恶言者，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搒掠，血肉狼籍，关以五木，死一夕复甦。所

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许纳饮食。屡滨于死，处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后箠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

逾年，工部员外郎刘魁，再逾年，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历五年不释。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狱。未逾月，尚书熊浃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释爵，诸妄言归过者纷至矣。"复令东厂追执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与共麦饭毕，即就道。尉曰："盍处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妇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顾，左右观者为泣下。比三人至，复同系镇抚狱，桎梏加严，饮食屡绝，适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灾，帝祷于露台。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传诏急释之。

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鸟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卿，任一子。万历中，赐谥忠介。

爵之初入狱也，帝令东厂伺爵言动，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谴。其再至，治厂事太监徐府奏报。帝以密谕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后系七年，日与怡、魁切劘讲论，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说》、《中庸解》，则狱中作也。

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洪洞知县，有异政。嘉靖初，召为御史。刑部尚书林俊去国，中官秦文已斥复用，鋐疏力争之。且言武定侯郭勋奸贪，宜罢其兵权。忤旨，夺俸三月。以养母归。母丧除，起掌河南道事。给事中饶秀考察黜，讦鋐与同官张禄、段汝砺，给事中李凤来，考功郎余胤绪，谈省署得失，鋐等坐罢。

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出按陕西，连上四十余疏。总督杨守礼请破格超擢，未报。而杨爵以直谏系诏狱，鋐驰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则忠谏进而化理成；言路塞，则奸谀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狱，幽囚已久，惩创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悫诚孚乡里，孝友式风俗，有古贤士风。且爵本以论郭勋获罪。今勋奸大露，陛下业致之理，则爵前言未为悖妄。望弘覆载之量，垂日月之照，赐之矜释，使列朝端，爵必能尽忠补过，不负所学。"疏奏，帝大怒，趣缇骑逮之。秦民远近奔送，舍车下者常万人，皆号哭曰："愿还我使君。"鋐赴征，业已病。既至，下诏狱，搒掠备至。除日复杖之百，锢以铁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绝，徐张目曰："此吾职也，子无然。"系七日而卒。穆宗嗣位，恤典视爵等。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屡分司仓场，以清操闻。

二十年夏四月，九庙灾，诏百官言时政得失。天佐上书曰：“陛下以宗庙灾变，痛自修省，许诸臣直言阙失，此转灾为祥之会也。乃今阙政不乏，而忠言未尽闻，盖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诏，示人以言耳。御史杨爵狱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爵系狱数月，圣怒弥甚。一则曰小人，二则曰罪人。夫以尽言直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又孰不能为容悦将顺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于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溘先朝露，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愿旌爵忠，以风天下。”帝览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诏狱。

天佐体素弱，不任楚。狱吏绝其饮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狱，暾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与爵无生平交。入狱时，爵第隔扉相问讯而已。大兴民有祭于柩而哭之恸者，或问之，民曰：“吾伤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赠光禄少卿。天启初，谥忠愍。

周怡，字顺之，太平县人。为诸生时，尝曰：“鼎镬不避，沟壑不忘，可以称士矣。不然，皆伪也。”从学于王畿、邹守益。登嘉靖十七年进士，除顺德推官。举卓异，擢吏科给事中。疏劾尚书李如圭、张瓒、刘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还籍待勘，瓒留如故。顷之，劾湖广巡抚陆杰、工部尚书甘为霖、采木尚书樊继祖。立朝仅一岁，所摧击，率当事有势力大臣。在廷多侧目，怡益奋不顾。

二十二年六月，吏部尚书许赞率其属王与龄、周鈇讦大学士翟銮、严嵩私属事。帝方响嵩，反责赞，逐与龄等。怡上疏曰：

人臣以尽心报国家为忠，协力济事为和。未有公卿大臣争于朝、文武大臣争于边，而能修内治、廪外侮者也。大学士銮、嵩与尚书赞互相诋讦，而总兵官张凤、周尚文又与总制侍郎翟鹏、督饷侍郎赵廷瑞交恶，此最不祥事，误国孰甚？

今陛下日事祷祠而四方灾祲未销，岁开输银之例而府库未充，累颁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苏，时下选将练士之命而边境未宁。内则财货匮而百役兴，外则寇敌横而九边耗。乃銮、嵩恁藉宠灵，背公营私，弄播威福，市恩酬怨。夫辅臣真知人贤不肖，宜明告吏部进之退之，不宜挟势

徇私，属之进退。嵩威灵气焰，凌轹百司。凡有陈奏，奔走其门，先得意旨而后敢闻于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銮渙涊委靡，讠赞虽小心谨畏，然不能以直气正色销权贵要求之心，柔亦甚矣。

且直言敢谏之臣，于权臣不利，于朝廷则大利也。御史谢瑜、童汉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谏诤之臣自此箝口，虽有梼杌、驩兜，谁复言之？

帝览疏大怒，降诏责其谤讪，令对状。杖之阙下，锢诏狱者再。

隆庆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陈新政五事，语多刺中贵。时近习方导上宴游，由是忤旨，出为登莱兵备佥事。给事中岑用宾为怡讼，不纳。改南京国子监司业。复召为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启初，追谥恭节。

刘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中登乡荐。受业王守仁之门。嘉靖初，谒选，得宝庆府通判。历钧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洁己爱人，扶植风教。入为工部员外郎，疏陈安攘十事，帝嘉纳。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务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谏，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帝曰："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硃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帝震怒，杖于廷，锢之诏狱。时御史杨爵先已逮系，既而给事中周怡继至，三人屡濒死，讲诵不辍。系四年得释，未几复追逮之。魁未抵家，缇骑已先至，系其弟以行。魁在道闻之，趣就狱，复与爵、怡同系。时帝怒不测，狱吏惧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许家人通饮食。而三人处之如前，无几微尤怨。又三年，与爵、怡同释，寻卒。隆庆初，赠恤如制。

沈束，字宗安，会稽人。父侭，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徽州推官，擢礼科给事中。时大学士严嵩擅政。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卒，请恤典，严嵩格不予。束言："尚文为将，忠义自许。曹家庄之役，奇功也。虽晋秩，未□寿勋，宜赠封爵延子孙。他如董旸、江瀚，力抗强敌，继之以死。虽已庙祀，宜赐祭，以彰死事忠。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悻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议。闻渊、屠侨等言束无他肠，第疏狂当治。帝愈怒，夺渊、侨俸，下束诏狱。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实，输赎还职。特命杖于廷，仍锢诏狱。时束入谏垣未半岁也。逾年，俺答薄都

城。司业赵贞吉以请宽束得罪，自是无敢言者。

束系久，衣食屡绝，惟日读《周易》为疏解。后同邑沈练劾嵩，嵩疑与束同族为报复，令狱吏械其手足。徐阶劝，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狱十六年矣，妻张氏上书言："臣夫家有老亲，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往臣因束无子，为置妾潘氏。比至京师，束已系狱，潘矢志不他适。乃相与寄居旅舍，纺织以供夫衣食。岁月积深，凄楚万状。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养夫，则舅又旦暮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为请，帝终不许。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而日令狱卒奏其语言食息，谓之监帖。或无所得，虽谐语亦以闻。一日，鹊噪于束前，束谩曰："岂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动。会户部司务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锢诏狱，而释束还其家。

束还，父已前卒。束枕塊饮水，佯狂自废。甫两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丧除，召为都给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复辞疾。布衣蔬食，终老于家。束系狱十八年。比出，潘氏犹处子也，然束竟无子。

沈鍊，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用伉倨，忤御史，调茌平。父忧去，补清丰，入为锦衣卫经历。

鍊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旁若无人。锦衣帅陆炳善遇之。炳与严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不敢较。

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鍊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鍊曰："锦衣卫经历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鍊愤国无人，致寇猖狂，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十余万人，击其惰归，可大得志。帝弗省。

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贿嵩，贿日以重。鍊时时搤腕。一日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半及嵩，因慷慨骂詈，流涕交颐。遂上疏言："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

外寇可平。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曰：‘由我赏之’；罚一人，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餽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因并论邦谟谄谀黩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

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长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学。鍊语以忠义大节，皆大喜。塞外人素戆直，又谂知嵩恶，争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语稍稍闻京师，嵩大恨，思有以报鍊。

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鍊贻书诮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惧罪，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鍊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结死士击剑习射，意叵测。世蕃以属巡按御史李凤毛。凤毛谬谢曰：“有之，已阴散其党矣。”既而代凤毛者路楷，亦嵩党也。世蕃属与顺合图之，许厚报。两人日夜谋所以中鍊者。会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官军捕获之，词所连及甚众。顺喜，谓楷曰：“是足以报严公子矣。”窜鍊名其中，诬浩等师事鍊，听其指挥，具狱上。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论适长兵部，竟覆如其奏。斩鍊宣府市，戍子襄极边。予顺一子锦衣千户，楷待铨五品卿寺。时三十六年九月也。顺曰：“严公薄我赏，意岂未惬乎？”取鍊子衮、褒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讯方急，会顺、楷以他事逮，乃免。

后嵩败，世蕃坐诛。临刑时，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隆庆初，诏褒言事者。赠鍊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书，言

顺、楷杀人媚奸状。给事中魏时亮、陈瓒亦相继论之。遂下顺、楷吏，论死。天启初，谥忠愍。

杨继盛，字仲芳，容城人。七岁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继盛经里塾，睹里中儿读书，心好之。因语兄，请得从塾师学。兄曰："若幼，何学？"继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牧不废也。年十三岁，始得从师学。家贫，益自刻厉。举乡试，卒业国子监，徐阶丞赏之。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从尚书韩邦奇游，覃思律吕之学，手制十二律，吹之声毕和。邦奇大喜，尽以所学授之，继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员外郎。

俺答躏京师，咸宁侯仇鸾以勤王故有宠。帝命鸾为大将军，倚以办寇。鸾中情怯，畏寇甚。方请开互市市马，冀与俺答媾，幸无战斗，固恩宠。继盛以为雠耻未雪，遽议和示弱，大辱国，乃奏言十不可、五谬。大略谓：

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天下大雠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诏北伐，天下晓然知圣意，日夜征缮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国，与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欲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使边镇将帅以和议故，美衣媮食，驰懈兵事。不可五。往时边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导之使与通。不可六。盗贼伏莽，徒慑国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渐必开。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故也。备之一岁，以互市终。彼谓国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负约不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不可九。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

议者曰："吾外为市以羁縻之，而内修我甲。"此一谬也。夫寇欲无厌，其以衅终明甚。苟内修武备，安事羁縻？曰："吾阴市，以益我马"。此二谬也。夫和则不战，马将焉用？且彼宁肯予我良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贡"。此三谬也。夫贡之赏不赀，是名美而实大损也。曰："俺答利我市，必无失信"。此四谬也。吾之市，能尽给其众乎？能信不给者之无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谬也。敌加己而应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

夫此十不可、五谬，明显易见。盖有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为一言。陛下宜奋独断，悉按诸言互市者，发明诏选将练兵。不

出十年，臣请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万世。

疏入，帝颇心动，下鸾及成国公硃希忠，大学士严嵩、徐阶、吕本，兵部尚书赵锦，侍郎聂豹、张时彻议。鸾攘臂詈曰："竖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势难中止。帝尚犹豫，鸾复进密疏。乃下继盛诏狱，贬狄道典史。其地杂番，俗罕知诗书。继盛简子弟秀者百余人，聘三经师教之。鬻所乘马，出妇服装，市田资诸生。县有煤山，为番人所据，民仰薪二百里外。继盛召番人谕之，咸服曰："杨公即须我曹穹帐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爱之，呼曰"杨父"。

已而俺答数败约入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戮其尸。帝乃思继盛言，稍迁诸城知县。月余调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迁刑部员外郎。当是时，严嵩最用事。恨鸾凌己，心善继盛首攻鸾，欲骤贵之，复改兵部武选司。而继盛恶嵩甚于鸾。且念起谪籍，一岁四迁官，思所以报国。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斋三日乃上奏曰：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去年春雷久不声，占曰："大臣专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为灾皆嵩致，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高皇帝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

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如沈鍊劾嵩疏，陛

下以命吕本，本即潜送世蕃所，令其拟上。是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

严效忠、严鹄，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鹄袭兄职。又冒琼州功，擢千户。以故总督欧阳必进躐掌工部，总兵陈圭几统后府，巡按黄如桂亦骤亚太仆。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

逆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鸾冒擒哈舟丹儿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鸾心，复互相排诋，以泯前迹。鸾勾贼，而嵩、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前俺答深入，击其惰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嵩，嵩戒无战。及汝夔逮治，嵩复以论救绐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

郎中徐学诗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竟，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

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餽饣尽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

疏入，帝已怒。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继盛曰："非二王谁不慑嵩者！"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学益，嵩党也。受嵩属，欲坐诈传亲王令旨律绞，郎中史朝宾持之。嵩怒，谪之外。于是尚书何鰲不敢违，竟如嵩指成狱，然帝犹未欲杀之也。系三载，有为营救于嵩者。其党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睹养虎者耶，将自贻患。"嵩颔之。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杀二人，比秋审，因附继盛名并奏，得报。其妻张氏伏阙上书，言："臣夫继盛误闻市井之言，尚狃书生之见，遂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俾从吏议。两经奏谳，俱荷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虽远御魑魅，必能为疆场效死，以报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弃西市，年四十。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

初，继盛之将杖也，或遗之蚺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椒山，继盛别号也。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磁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朝审时，观者塞衢，皆叹息，有泣下者。后七年，嵩败。穆宗立，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后继盛论马市得罪者，何光裕、龚愷。光裕，字思问，梓潼人。嘉

靖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给事中。偕同官杨上林、齐誉请召遗佚。帝可之，已而报罢。巡视京营，劾罢尚书路迎。与给事中谢登之、御史曾佩建议节财，冗费大省。边事迫，命清理诸陵守卫军，条上祛弊七事，多报可。

屡迁兵科都给事中。都指挥吕元夤缘得锦衣，总旗王松冒功袭千户，光裕皆举奏之。兵部尚书赵锦疏辩，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狱，而夺锦等俸。

仇鸾之开马市也，命尚书史道主之。徇俺答请，以粟豆易牛羊。光裕与御史龚愷等劾道："委靡迁就。马市既开，复请封号。今其表意在请乞，而道以为谢恩。况表文非出贼手。道不去，则彼有无厌之求，我无必战之志，误国事不小。"时帝方响鸾，责光裕等借道论鸾，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余夺俸。光裕不胜杖，卒。隆庆初，赠太常不卿。

愷既杖，官如故。寻列靖江王骄恣状，疏止大征粤寇。终湖广副使。愷，字次元，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杨允绳，字翼少，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给事中。严嵩独相，有诏廷推阁员。允绳偕同官王德、沈束、陈慎简辅臣、收录遗佚二事。未几，奉命会英国公张溶、抚宁侯硃岳、定西侯蒋传等简应袭子弟于阅武场。指挥郑玺忽传寇至，溶等皆惧走，允绳独不动，因奏之。褫玺职，夺溶、岳营务，罚传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罢兵部尚书赵廷瑞。

居谏垣未几，疏屡上。言提学宪臣宜简行谊，府州县职宜量地烦简为三等，皆报可。俺答入犯，朝议急兵事。允绳请令五军都督府、府军前卫及锦衣卫堂上官，每遇考选军政之岁，各具疏自陈，听科道官拾遗；腾骧四卫及锦衣卫指挥以下，听兵部考察。诏皆从之，著为令。已，又陈御边四事，报可。再迁户科左给事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

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谓："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非官不尊、权不重也。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壎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没其间，指一科十。孑遗待尽之民必将挺而为盗，陷忧不止海岛间也。"

其冬巡视光禄。光禄丞胡膏伪增物直，允绳与同事御史张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验。膏窘，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数。允绳憎臣简别太精，斥言醮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择？其欺谤玄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绳及膏诏狱。刑部尚书何鰲当允绳仪仗内诉事不实律绞，帝命仍与巽言杖于廷。巽言夺三官。膏调外任。居五年，允绳竟死西市。先是，有马从谦者，以谤醮斋杖死。穆宗即位，赠允绳光禄少卿，予一子官。天启初，谥忠恪。膏寻以贪墨被劾，诛。

马从谦，字益之，溧阳人。嘉靖十年举顺天乡试第一。越三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绩。改官主客，擢尚宝丞，掌内阁制诰。章圣太后崩，劝帝行三年丧，不报。稍进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钜万，为从谦奏发，泰因诬从谦诽谤。巡视给事中孙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从谦言。帝方恶人言醮斋，而从谦奏颇及之，怒下从谦及泰诏狱。所司言诽谤无左证，帝益怒。下从谦法司，以允中、斯彬党庇，谪边方杂职。法司拟从谦戍远边。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发谤臣罪，宥之。时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禄寺灾，帝曰："此马从谦余孽所致耳。"隆庆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诸臣。中官追恨从谦，沮之。给事中王治、御史庞尚鹏力争。帝以从谦所犯，比子骂父，终不许。

允中，太原人。后屡迁应天府丞。斯彬，从谦同邑人。

赞曰：语有之："君仁则臣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列传第九十八

桑乔（胡汝霖） 谢瑜（王晔 伊敏生 童汉臣等） 何维柏 徐学诗（叶经陈绍） 厉汝进（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冕 赵锦 吴时来 张翀 董传策邹应龙 张楩 林润

桑乔，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频寇躏，乔奏请尽蠲徭赋，厚恤死者家。参将叶宗等将万人至荆家庄，陷贼伏中，大溃，贼遂深入。天城、阳和两月间五遭寇。巡抚樊继祖、总兵官鲁纲以下，皆为乔劾，副将李懋及宗等六人并逮治。

十六年夏，雷震谨身殿，下诏求言。乔偕同官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侵冒；吉囊恣横，边备积弛。而末言："陛下遇灾而惧，下诏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无过择官。尚书严嵩及林庭□昂、张瓒、张云皆上负国恩，下乖舆望，灾变之来，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罢。诏庭□昂、云致仕，留嵩、瓒如故。嵩再疏辨，且诋言者。给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论，引罪求退而已。嵩负秽行，召物议，逞辞奏辨，阴挤言官，无大臣体。"帝下诏戒饬如汝霖指。时嵩拜尚书甫半岁，方养交游，扬声誉，为进取地，举朝犹未知其奸，乔独首发之。

乔寻巡按畿辅，引疾。都御史王廷相以规避劾之，嵩因构其罪。逮下诏狱，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隆庆初，赠恤如制。

胡汝霖，绵州人。由庶吉士除户科给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庙灾。偕同官聂静、御史李乘云劾文武大臣救火缓慢者二十六人，嵩与焉。帝怒所劾不尽，下诏狱讯治，俱镌级调外。汝霖得太平府经历。既谪官，则请解于嵩，反附以进。累迁至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及嵩败，以嵩党夺官。

谢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进士。由南京御史改北。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击臣不已，欲与朝廷争胜"。帝于是切责瑜，而慰谕嵩甚至。居二岁，竟用嵩为相。

甫逾月，瑜疏言："武庙盘游佚乐，边防宜坏而未甚坏。今圣明在上，边防宜固而反大坏者，大臣谋国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张瓒为中枢，掌兵而天下无兵，择将而天下无将。说者谓瓒形貌魁梧，足称福将。夫诚边尘不耸，海宇晏然，谓之福可也。今瓒无功而恩廕屡加，有罪而褫夺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军国之福也。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瓒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学士翟銮起废弃中，授以巡边之寄，乃优游曼衍，靡费供亿。以盛苞苴者为才，献淫乐者为敬，遂使边军益瘠，边备更弛。行边若此，将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竟也。"

疏入，留不下。嵩复疏辩，帝更慰谕，瑜复被谯让。然是时帝虽响嵩，犹未深罪言者，嵩亦以初得政，未敢显挤陷，故瑜得居职如故。未几，假他事贬其官。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贪酷例除名，瑜遂废弃，终于家。

始瑜之为御史也，武定侯郭勋陈时政，极诋大小诸臣不足任，请复遣内侍出镇守。诏从之。瑜抗章奏曰："勋所论诸事，影响恍惚，而复设镇守，则其本意所注也。勋交通内侍，代之营求，利他日重贿。其言：'官吏贪浊，由陛下无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怀奸避事，许内臣劾奏，则奸贪自息'。果若勋言，则内臣用事莫如正德时，其为太平极治耶？陛下革镇守内臣，诚圣明善政，而勋诋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勋诋以不足任。欲陛下尽疑天下士大夫，独倚宦官为腹心耳目，臣不知勋视陛下为何如主？"会给事中硃隆禧亦以为言，勋奏始寝。瑜，隆庆初复赠太仆少卿。

王晔，字韬孟，金坛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吉安推官，召拜南京吏科给事中。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陆梁，本兵张瓒及总督尚书樊继祖、新迁侍郎费寀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两月，复劾瓒，因及礼部尚书严嵩、总督侍郎胡守中，与巨奸郭勋相结纳。嵩所居第宅，则勋私人代营之。逾月，御史伊敏生、郑芸、陈策亦云嵩居宅乃勋私人孙澐所居，澐籍没，嵩第应在籍中。帝怒，夺敏生等俸一级。嵩不问，而守中竟由晔疏获罪。明年秋，嵩入内阁。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时等交章劾嵩。逾月，山西巡按童汉臣章上。又逾月，晔与同官陈垲、御史陈绍等章亦上。大指皆论嵩奸贪，而晔疏并及嵩子世蕃，语尤剀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有以中也。久之，为山东佥事，给由入都，道病后期，嵩遂夺其官。晔在台，尝劾罢方面官三十九人，直声甚著。比归，环堵萧然，数年卒。

伊敏生，上元人。郑芸、陈策，俱莆田人。敏生官至山东参政。策，台州知府。芸，终御史。

沈良才，泰州人。起家庶吉士，历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计自陈，已调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遗疏中，落其职。

喻时，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

童汉臣，钱塘人。由魏县知县入为御史。寇大入宣府、大同，总督樊继祖等掩败，三以捷闻。汉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诸将击却俺答之薄太原者，会方劾嵩，触其怒。明年，汉臣与巡抚李珏覈上继祖等失事状。章下吏部。汉臣前劾嵩并劾吏部尚书许赞，赞亦憾汉臣。因言汉臣劾迟延，宜并论。嵩遂拟旨镌珏一阶留任，谪汉臣湖广布政司都事。举朝皆知为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为泉州知府。倭贼薄城，有保障功。终江西副使。

陈垲，余姚人。后为嵩斥罢。

何维柏，字乔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谨身殿，维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议加赋，民不为盗不止。因请罢沙河行宫、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问罪之师。帝颇嘉纳。寻引疾归。久之，起巡按福建。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学士严嵩奸贪罪，比之李林甫、卢杞。且言嵩进顾可学、盛端明修合方药，邪媚要宠。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号哭，维柏意气自如。下诏狱，廷杖，除名。家居二十余年。隆庆改元，召复官，擢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疏请日御便殿，召执政大臣谋政事，并择大臣有才德者与讲读儒臣更番入直。宫中燕居，慎选谨厚内侍调护圣躬，俾游处有常，幸御有节。非隆冬盛寒，毋辍朝讲。报闻。进左副都御史。母忧归。万历初，还朝。历吏部左、右侍郎，极论鬻官之害。御史刘台劾大学士张居正，居正乞罢，维柏倡九卿留之。及居正遭父丧，诏吏部谕留。尚书张瀚叩维柏，维柏曰："天经地义，何可废也？"瀚从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罢瀚，停维柏俸三月。旋出为南京礼部尚书。考察自陈，居正从中罢之。卒谥端恪。

徐学诗，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师。既退，诏廷臣陈制敌之策。诸臣多掇细事以应。学诗愤然曰："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

大学士嵩辅政十载，奸贪异甚。内结权贵，外比群小。文武迁除，率邀厚贿，致此辈掊克军民，酿成寇患。国事至此，犹敢谬引佳兵不祥之说，以谩清问。近因都城有警，密输财贿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水陆载道，骇人耳目。又纳夺职总兵官李凤鸣二千金，使镇蓟州，受老废总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运。诸如此比，难可悉数。举朝莫不叹愤，而无有一人敢牴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势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执父权。凡诸司奏请，必先白其父子，然后敢闻于陛下。陛下亦安得而尽悉之乎？

盖嵩权力足以假手下石，机械足以先发制人，势利足以广交自固，文词便给足以掩罪饰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趋利避害；弥缝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结人欢心，箝人口舌。故前后论嵩者，嵩虽不能显祸之于正言之时，莫不假事托人阴中之于迁除考察之际。如前给事中王晔、陈垲，御史谢瑜、童汉臣辈，于时亦蒙宽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诚罢嵩父子，别简忠良代之，外患自无不宁矣。

帝览奏，颇感动。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尽忠，学诗特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发怒，下之诏狱。嵩不自安，求去，帝优诏慰谕。嵩疏谢，佯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许。学诗竟削籍。先劾嵩者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皆同里，时称“上虞四谏”。隆庆初，起学诗南京通政参议。未之官，卒。赠大理少卿。

初，学诗族兄应丰以善书擢中书舍人，供事无逸殿，悉嵩所为。嵩疑学诗疏出应丰指，会考察，属吏部斥之。应丰诣迎和门辞，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数年以误写科书谮于帝，竟杖杀之。

叶经，字叔明。嘉靖十一年进士。除常州推官，擢御史。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庶子惟燧与嫡孙怀墡争袭，皆重贿嵩，嵩许之。二十年八月，经指其事劾嵩。嵩惧甚，力弥缝，且疏辩。帝乃付袭爵事于廷议，而置嵩不问。嵩由是憾经。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试录上，嵩指发策语为诽谤，激帝怒。廷杖经八十，斥为民。创重，卒。提调布政使陈儒及参政张臬，副使谈恺、潘恩，皆谪边方典史，由嵩报复也。穆宗即位，赠经光禄少卿，任一子官。

陈绍终韶州知府。

厉汝进，字子修，滦州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池州推官，征拜吏

科给事中。湖广巡抚陆杰以显陵工成，召为工部等郎。汝进言杰素犯清议，不宜佐司空，并劾尚书甘为霖、樊继祖不职。不纳。三迁至户科都给事中。户部尚书王杲下狱，汝进与同官海宁查秉彝、马平徐养正、巴县刘起宗、章丘刘禄合疏言："两淮副使张禄遣使入都，广通结纳。如太常少卿严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赂受嘱有证。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词连仓场尚书王□。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帝责其代杲解释，命廷杖汝进八十，余六十，并谪云南、广西典史。明年，嵩复假考察，夺汝进职。隆庆初，起故官。未至京，卒。

秉彝由黄州推官历户科左给事中。数建白时事。终顺天府尹。

养正以庶吉士历户科右给事中。隆庆中，官至南京工部尚书。

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为户科给事中。延绥几饥，请帑金振救。终辽东苑马寺卿。

禄以行人司擢户科给事。谪后，自免归。

王宗茂，字时育，京山人。父桥，广东布政使。从父格，太仆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京御史。时先后劾严嵩者皆得祸，沈钅柬至谪佃保安。中外慑其威，益箝口。宗茂积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

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此嵩负国之罪一也。

任私人万寀为考功郎。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能，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端方之士不得为国家用。此嵩负国之罪二也。

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数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不知陛下宫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负国之罪三也。

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而国计民瘼，一不措怀。此嵩负国之罪四也。

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长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负国之罪五也。

陛下所食大官之馔不数品，而嵩则穷极珍错。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是九州万国之待嵩有甚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六也。

往岁寇迫京畿，正上下忧惧之日，而嵩贪肆益甚。致民俗歌谣，遍于京师，达于沙漠。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负国之罪七也。

募朝士为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若尹耕、梁绍儒，早已败露。此辈实衣冠之盗，而皆为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负国之罪八也。

夫天下之所恃以为安者，财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迩者，四方地震，其占为臣下专权。试问今日之专权者，宁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蓄积可赡储数年。与其开卖官鬻爵之令以助边，盍去此蠹国害民之贼，籍其家以纾患也？臣见数年以来，凡论嵩者不死于廷杖，则役于边塞。臣亦有身家，宁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撄权相之锋哉？诚念世受国恩，不忍见祖宗天下坏于贼嵩之手也。

疏至，通政司赵文华密以示嵩，留数日始上，由是嵩得预为地。遂以诬诋大臣，谪平阳县丞。

方宗茂上疏，自谓必死。及得贬，恬然出都。到官半岁，以母忧归。嵩无以释憾，夺其父桥官。桥竟愤悒卒。嵩罢相之日，宗茂亦卒。隆庆初，赠光禄少卿。

周冕，资县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太常博士，擢贵州道试御史。重建太庙成，奉安神主，帝将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诏数百言谕廷臣，且言更有协君取誉者，必罪不宥。举朝悚息，无敢复言，冕独抗章争之。帝震怒，立下冕诏狱搒掠。终以其言直，释还职。是时太子生十一年矣，犹未出阁讲学。冕极言教谕不可缓，请早降纶言，慎选侍从。帝又大怒，谪云南通海县典史。冕虽远窜，意慷慨无所屈。

数迁至武选郎中。杨继盛劾严嵩及严效忠冒功事，语侵欧阳必进。必进奏辩，章下兵部。冕上言：

臣奉诏检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状，效忠年十六，因武会试未第，咨两广军门听用。已而必进及总兵官陈圭奏黎贼平，遣效忠报捷，授锦衣试所镇抚。未逾月，严鹄言兄效忠曾斩首七级，并功加赏，应得署副千户。今效忠身抱痼疾，鹄请代职。臣心疑其伪，方将核实以闻。嵩子世蕃乃自创一藁付臣，属臣依违题覆。臣观其藁，率诞谩舛戾，请得一一折之。

如效忠曾中武举，何初无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称民人，而不言武举？如效忠果鹄之兄，世蕃之子，则世蕃数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斩首七级，则当时状称年止十六，岂能赴战？何军门诸将俱未闻斩获功，独宰相一孙乃骁勇冠三军？如曰效忠对敌，胫臂受创，计临阵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万里军情即能驰报？如曰效忠到京以创甚疾故，何以鹄代职之日，止告不能受职？如曰效忠镇抚当代，则奏捷功止及身，例无传袭。如曰效忠功当并论，例先奏请，何止用通状，而逼令司官奉行？

臣悉心廉访，初未有名效忠者赴军门听用，鹄亦非效忠亲弟。其姓名乃诡设，首级亦要买，而非有纤毫实迹也。必进既嵩乡曲，圭又世蕃姻亲，依阿朋比，共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从知其奸？且自累朝以来，未闻有宰相之子孙送军门报效者。今嵩不唯咨送军门，而且诡托名姓，破坏祖宗之制，彼蒋应奎、唐国相辈何怪其效尤耶？臣职守攸关，义不敢陷，乞特赐究正，使天下晓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虽得罪，死无所恨。

疏奏，直声震朝廷。嵩父子大惧，力事弥缝。帝责冕报复，下诏狱拷讯，斥为民。冕既得罪，而尚书覆奏如世蕃指矣。隆庆初，录先朝直臣，起冕太仆少卿。遭母忧，未任，卒。

赵锦，字元朴，余姚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江阴知县，征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议设总兵官于镇江。锦言："小寇剽掠，不足烦重兵。"帝乃罢之。已，疏言："淮兖数百里，民多流佣，乞宽租徭，简廷臣督有司拊循。"报可。军兴，民输粟马，得官锦衣，锦极陈不可。寻清军云南。

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锦以为权奸乱政之应，驰疏劾严嵩罪。其略曰：

臣伏见日食元旦，变异非常。又山东、徐、淮仍岁大水，四方频地

震，灾不虚生。昔太祖高皇帝罢丞相，散其权于诸司，为后世虑至深远矣。今之内阁，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非高皇帝本意。顷夏言以贪暴之资，恣睢其间。今大学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继之怙宠张威，窃权纵欲，事无钜细，罔不自专。人有违忤，必中以祸，百司望风惕息。天下事未闻朝廷，先以闻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门；请求之赂，幅辏于其室。铨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边臣失事，率朘削军资纳赇嵩所，无功可以受赏，有罪可以逭诛。至宗藩勋戚之袭封，文武大臣之赠谥，其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以至希宠干进之徒，妄自贬损。称号不伦，廉耻扫地，有臣所不忍言者。

陛下天纵圣神，乾纲独运，自以予夺由宸断，题覆在诸司，阁臣拟旨取裁而已。诸司奏稿，并承命于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诛，而嵩得播恶者，言刚暴而疏浅，恶易见，嵩柔佞而机深，恶难知也。嵩窥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谄谀侧媚之态，似乎恭顺。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诸臣之动静，而先发以制之，故败露者少。厚赂左右亲信之人，凡陛下动静意向，无不先得，故称旨者多。或伺圣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机所会，从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则其端本发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则其事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圣心，则诸司代嵩受其罚；不幸而遂传于后世，则陛下代嵩受其詈。陛下岂诚以嵩为贤邪？自嵩辅政以来，惟恩怨是酬，惟货贿是敛。群臣惮阴中之祸，而忠言不敢直陈；四方习贪墨之风，而闾阎日以愁困。

顷自庚戌之后，外寇陆梁。陛下尝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财力以给饷，搜天下之遗逸以任将，行不次之赏，施莫测之威，以风示内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为陛下宽宵旰忧者。盖缘权臣行私，将吏风靡，以掊克为务，以营竞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贤，贤者不用；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陛下欲致太平，则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则将士不足御侮于边疆。财用已竭，而外患未见底宁；民困已极，而内变又虞将作。陛下躬秉至圣，忧勤万几，三十二年于兹矣，而天下之势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

臣愿陛下观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权柄之不可使移，思纪纲之不可使乱，立斥罢嵩，以应天变，则朝廷清明，法纪振饬。寇戎虽横，臣知其不足平矣。

当是时，杨继盛以劾嵩得重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争冒功事亦下狱，而锦疏适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谓锦欺天谤君，遣使逮治，复慰谕嵩备至。于是锦万里就征，屡堕槛车，濒死者数矣。既至，下诏

狱拷讯，搒四十，斥为民。父埙，时为广西参议，亦投劾罢。

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进光禄卿。江阴岁进子鲚万斤，奏减其半。隆庆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破擒叛苗龙得鲊等。宣慰安氏素桀骜，畏锦，为效命。入为大理卿，历工部左、右侍郎。尝署部事，有所争执。

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书。张居正遭丧，南京大臣议疏留。锦及工部尚书费三旸不可而止。移礼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锦以居正操切，颇訾议之。语闻，居正令给事中费尚伊劾锦讲学谈禅，妄议朝政，锦遂乞休去。居正死，给事、御史交荐，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是时，方籍居正赀产。锦言："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贻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翊戴冲圣，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褫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不纳。

二品六年满，加太子少保，寻加兵部尚书，掌院事如故。锦摘陈御史封事可采者数条，请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锦，假条奏指锦为奸臣。御史周希旦、给事中陈与郊不直遵，交章论列，遂调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继母丧归。十九年召拜刑部尚书。年七十六矣，再辞，不许。次苏州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锦始终厉清操，笃信王守仁学，而教人则以躬行为本。守仁从祀孔庙，锦有力焉。始忤严嵩，得重祸。及之官贵州，道嵩里，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后忤居正罢官，居正被籍，复为营救。人以是称锦长者。

吴时来，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推官，摄府事。倭犯境，乡民携妻子趋城，时来悉纳之。客兵犷悍好剽掠，时来以恩结其长，犯即行法，无哗者。贼攻城，骤雨，城坏数丈。时来以劲骑扼其冲，急兴版筑，三日城复完，贼乃弃去。

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巡按御史路楷。皆严嵩私人，嵩疾之甚。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三十七年三月，时来抗章劾嵩曰："顷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偾事边臣，人心莫不欣快。边臣朘军实、饶执政，罪也。执政受其馈，朋奸罔上，独得无罪哉？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

章奏。世蕃因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犹无餍足。用所亲万寀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禀命世蕃而后奏请。陛下但知议出部臣，岂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论。如赵文华、王汝孝、张经、蔡克廉以及杨顺、吴嘉会辈，或祈免死，或祈迁官，皆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实权门，陛下已洞见其一二。言官如给事中袁洪愈、张燈，御史万民英亦尝屡及之。顾多旁指微讽，无直攻嵩父子者。臣窃谓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

时张翀、董传策与时来同日劾嵩。而翀及时来皆徐阶门生，传策则阶邑子，时来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阶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且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诏狱，严鞫主谋者。三人濒死不承，第言“此高庙神灵教臣为此言耳。”主狱者乃以三人相为主使谳上。诏皆戍烟瘴，时来得横州。

隆庆初，召复故官。进工科给事中。条上治河事宜，又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宜用之苏镇，专练边兵，省诸镇征调。帝皆从之。抚治郧阳。佥都御史刘秉仁被劾且调用，时来言秉仁荐太监李芳，无大臣节，秉仁遂坐罢。帝免丧既久，临朝未尝发言，时来上保泰九答刂，报闻。寻擢顺天府丞。

隆庆二年，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抚广东。将行，荐所属有司至五十九人。给事中光懋等劾其滥举。会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时来，贬云南副使。复为拱门生给事中韩楫所劾，落职闲住。

万历十二年，始起湖广副使。俄擢左通政，历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诚意伯刘世延怙恶，数抗朝令，时来劾之，下所司讯治。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政间。连为饶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赵南星、王继光所劾，时来亦连乞休归。未出都，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寻为礼部郎中于孔兼所论，夺谥。

张翀，字子仪，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疾严嵩父子乱政，抗章劾之。其略曰：

窃见大学士嵩贵则极人臣，富则甲天下。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亲姻尽硃紫。犬马尚知报主，乃嵩则不然。臣试以边

防、财赋、人才三大政言之。

国家所恃为屏翰者，边镇也。自嵩辅政，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廕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

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

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狙狯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钞。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成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

夫嵩险足以倾人，诈足以惑世，辨足以乱政，才足以济奸。附己者加诸膝，异己者坠之渊。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恶日以恣。此忠义之士，所以搤腕愤激，怀深长之忧者也。陛下诚赐斥谴，以快众愤，则缘边将士不战而气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

书奏，逮下诏狱拷讯，谪戍都匀。

穆宗嗣位，召为吏部主事，再迁大理少卿。隆庆二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所部万羊山跨湖广、福建、广东境，故盗薮，四方商民种蓝其间。至是，盗出劫，翀遣守备董龙剿之。龙声言搜山，诸蓝户大恐。盗因煽之，啸聚千余人。兵部令二镇抚臣协议抚剿之宜，久乃定。南雄剧盗黄朝祖流劫诸县，转掠湖广，势甚炽。翀讨擒之。移抚湖广。召拜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以侍养归。

万历初，起故官，督漕运。召为刑部右侍郎，不拜，连章乞休。卒于家。天启初，赠兵部尚书，谥忠简。

董传策，字原汉，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除刑部主事。

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学士严嵩，略言：

嵩谂恶误国，陛下岂不洞烛其奸？特以辅政故，尚为优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负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窃痛之。

夫边疆督抚将帅欲得士卒死力，必资财用。今诸边军饟岁费百万，强半赂嵩。遂令军士饥疲，寇贼深入。此其坏边防之罪一也。

吏、兵二部持选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寀、职方郎方祥甘听指使，不异卒隶。都门谚语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侍郎刘伯跃以采木行部，擅敛民财及郡县赃罪，辇输嵩家，前后不绝。其他有司破冒攘敛，入献于嵩者更不可数计。嵩家私藏，富于公帑。此其蠹国用之罪三也。

赵文华以罪放逐，嵩没其囊橐巨万，而令人护送南还。恐喝州县，私役民夫，致道路驿骚，公私烦费。此其党罪人之罪四也。

天下籓臬诸司，岁时问遗，动以千计，势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财日殚，嵩赀日积。于是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所至要索供亿，势如虎狼。此其骚驿传之罪五也。

嵩久握重权，灸手而热。干进无耻之徒，附□亶逐秽，麕集其门。致士风日偷，官箴日丧。此其坏人才之罪六也。

嵩以蔽欺行其专权，生死予夺惟意所为。而世蕃又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父子肆凶，中外饮愤。有臣如此，非国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诘奸慝。陛下诚不惜严氏以谢天下，则臣亦何惜一死以谢权奸！

疏入，下诏狱。谪戍南宁。

穆宗立，召复故官。历郎中。隆庆五年累迁南京大理卿，进工部右侍郎。万历元年就改礼部。言官劾传策受人贿，免归。绳下过急，竟为家奴所害。

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严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辄得祸，相戒莫敢言。而应龙知帝眷已潜移，其子世蕃益贪纵，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

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钜。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

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

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要索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

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帝颇知世蕃居丧淫纵，心恶之。会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贤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嵩父子弄权状，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阶。及应龙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然帝虽罢嵩，念其赞修玄功，意忽忽不乐，手札谕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应龙深自危，不敢履任，赖阶调护始视事。御史张榜巡盐河东，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赏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久之，世蕃诛，应龙乃自安。

隆庆初，以副都御史总理江西、江南盐屯。迁工部右侍郎。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朝弼骄恣，廷议遣大臣有威望者镇之，乃改应龙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至则发朝弼罪，朝弼竟被逮。万历改元，铁索箐贼作乱，讨平之。已，番人栂犭发反，合土汉兵进讨，斩获各千余人。

应龙有才气，初以劾严嵩得名，骤致通显。及为太常，省牲北郊，东厂太监冯保传呼至，导者引入，正面爇香，俨若天子。应龙大骇，劾保僭肆，保深衔之。至是，京察自陈，保修郤，令致仕。临安士官普崇

明、崇新兄弟构争。崇明引广南侬兵为助，崇新则召交兵。已，交兵退，侬兵尚留，应龙命部将杨守廉往剿。守廉掠村聚，杀人。侬贼乘之，再败官军，人以咎应龙。应龙闻罢官，不俟代径归。代者王凝欲自以为功，力排应龙。给事中裴应章遂劾应龙偾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应龙，勘如凝言。应龙遂削籍，卒于家。

十六年，陕西巡抚王璇言应龙殁后，遗田不及数亩，遗址不过数楹，恤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复应龙官，予祭葬。

张榜，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居台中，敢言。穆宗初，复官。屡疏抗中官，尝劾大学士高拱。拱复入阁掌吏部，榜已迁太仆少卿，坐不谨罢归。万历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林润，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临川知县。以事之南丰，寇猝至，为画计却之。征授南京御史。严世蕃置酒召润，润谈辨风生，世蕃心惮之。既罢，属客谓之曰："严侍郎谢君，无刺当世事。"润到官，首论祭酒沈坤擅杀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严嵩庇之，不问。伊王典楧不道，数遭论列不悛，润复纠之。典楧累奏辨，诋润挟私。部科交章论王抗朝命，胁言官。世蕃纳其贿，下诏责让而已。润因言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请亟议变通。帝为下所司集议。

会帝用邹应龙言，戍世蕃雷州，其党罗龙文寻州。世蕃留家不赴。龙文一诣戍所，即逃还徽州，数往来江西，与世蕃计事。四十三年冬，润按视江防，廉得其状，驰疏言："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摇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余人。道路恟惧，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帝大怒，即诏润逮捕送京师。世蕃子绍庭官锦衣，闻命亟报世蕃，使诣戍所。方二日，润已驰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龙文亦从梧州捕至。遂尽按二人诸不法事，二人竟伏诛。

润寻擢南京通政司参议，历太常寺少卿。隆庆元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属吏慑其威名，咸震忄栗。润至，则持宽平，多惠政，吏民皆悦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

润乡郡兴化陷倭，特疏请蠲复三年，发帑金振恤。乡人德之。丧归，遮道四十里，为位祭哭凡三日。

赞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嵩相二十余年，贪亵盈贯。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若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谓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各贤其臣，若蹈一辙，可胜叹哉！世蕃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二人之忠，非过于杨继盛，其言之切直，非过于沈鍊、徐学诗等，而大憝由之授首。盖恶积灭身，而邹、林之弹击适会其时欤！

列传第九十九

马永 梁震（祝雄） 王效（刘文） 周尚文（赵国忠） 马芳（子林孙炯）爌 飚） 何卿 沈希仪 石邦宪

马永，字天锡，迁安人。生而魁岸，骁果有谋。习兵法，好《左氏春秋》。嗣世职为金吾左卫指挥使。正德时，从陆完击贼有功，进都指挥同知。江彬练兵西内，永当隶彬，称疾避之。守备遵化，寇入马兰峪，参将陈乾被劾，擢永代。战柏崖、白羊峪，皆有功。

十三年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苏州。尽汰诸营老弱，听其农贾，取备直给健卒，由是永所将独雄于诸镇。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叩马谏。帝注视久之，笑而止。中路擦崖当敌冲，无城堡，耕牧者辄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粮，营崖表，版筑其内。城廨如期立，乃迁军守之。录功，进署都督同知。

嘉靖元年，金山矿盗作乱。遣指挥康雄讨平之，塞其矿。朵颜把儿孙结诸部邀赏不得，盗边。永迎击洪山口，而伏兵断其后，斩获过当，进右都督。已，复馘其骁将，把儿孙不敢复扰边。大同兵变，杀巡抚张文锦，命桂勇为总兵官往镇，而议将抚之。永言："逆贼干纪，朝廷赦其胁从，恩至渥也，顾犹抗命。今不剿，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勾连，祸滋大。宜亟调邻镇兵，克期攻城，晓譬利害，悬破格之赏，令贼自相斩为功，元凶不难殄也。"乃命永督诸军与侍郎胡瓒往。会乱平，乃还镇。

永上书为陆完请恤典，且乞宥议礼获罪诸臣。帝大怒，夺永官，寄禄南京后府。巡按御史丘养浩言："永仁以恤军，廉以律已，固边防，却强敌，军民安堵，资彼长城。闻永去，遮道乞留，且携子女欲遂逃移。夫陆完久死炎瘴，非有权势可托。永徒感国士知，欲救区区之报。不负知己，宁负国家？祈曲赐优容，俾还镇。"顺天巡抚刘泽及给事、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谴。永竟废不用。永杜门读书，清约如寒士。久之，用荐佥书南京前府。大同军再乱，廷臣交荐。召至，已就抚，复还南京。

十四年，辽东兵变。罢总兵官刘淮，以永代之。大清堡守将徐颢诱杀泰宁卫九人。部长把当孩怒，寇边，永击斩之。其族属把孙借朵颜兵报雠，复为永所却。已，复入犯。中官王永战败，永坐戴罪。

辽东自军变后，首恶虽诛，漏纲者众。悍卒无所惮，结党叫呼，动

怀不逞。广宁卒佟伏、张鉴等乘旱饥，倡众为乱，诸营军惮永无应者。伏等登谯楼，鸣鼓大噪，永率家众仰攻。千户张斌被杀，永战益力，尽歼之。事闻，进左都督。

永畜士百余人，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辽东变初定，帝问将于李时。时荐永，且曰："其家众足用也。"帝曰："将须文武兼，宁专恃勇乎？"时曰："辽土新定，须有威力者镇之。"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善用兵，且廉洁，宜仍用之苏镇，作京师籓屏。"未及调，卒。辽人为罢市。丧过苏州，州人亦洒泣。两镇并立祠。

永为将，厚抚间谍，得敌人情伪，故战辄胜。雅知人，所拔卒校，后多至大帅。尚书郑晓称永与梁震有古良将风。

梁震，新野人。袭榆林卫指挥使。嘉靖七年进署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兴武营。寻充延绥游击将军。廉勇，好读兵书，善训士，力挽强命中，数先登。擢延绥副总兵。与总兵官王效却敌镇远关，进都督佥事。

吉囊、俺答犯延绥，震败之黄甫川。寻犯响水、波罗，参将任杰大败之。吉囊复以十万骑入寇，震大破之干沟，获首功百余。先后被奖赉。已，增俸一等。干沟凡三十里，当敌冲。震浚使深广，筑土墙其上，寇不复轻犯。

十四年进都督同知，充陕西总兵官。寻论黄甫川功，进右都督。明年移镇大同。大同乱兵连杀巡抚张文锦、总兵官李瑾。继瑾者鲁纲，威不振，兵益骄，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议以为忧，移震往。震素畜健儿五百人，至则下令军中，申约束。镇兵素惮震，由是帖服。寇入犯，震破之牛心山，斩级百余。寇慎，驻近边伺隙。时车驾祀山陵，震伏将士于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宁湾，又破之红崖儿，斩获甚众。进左都督，廕一子百户。震父栋，前阵亡。震辞廕子，乞父祭葬，帝喜而许之。毛伯温督师，与震修镇边诸堡，不数月工成。卒，赠太子太保，赐其家银币，加赠太保，谥武壮。

震有机略，号令明审。前后百十战，未尝少挫。时率健儿出塞劫敌营，或议其启衅。震曰："凡启衅者，谓寇不扰边，我横挑邀功也。今数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殁，健儿无所归。守臣以闻，编之伍，边将犹颇得其力。

代震者辽东祝雄，起家世廕。历都督佥事。自山西副总兵迁镇大

同。被劾解职，起镇蓟州。善抚士，治军肃。寇入塞，率子弟为士卒先。子少却，行法不贷。世宗书其名御屏。为将三十年，布袍氈笠，不异卒伍。既殁，遗赀仅供殓具。蓟人祠祀之。

王效，延绥人。读书能文辞，娴韬略。骑射绝人，中武会试。嘉靖中，累官都指挥佥事，充延绥右参将。出神木塞，捣寇双乃山，斩获多。寻擢延绥副总兵。十一年冬，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周尚文镇宁夏。吉囊犯镇远关，效与梁震败之柳门。追北蜂窝山，蹙溺之河，斩首百四十有奇。玺书奖赉。

吉囊十万骑复窥花马池，效、震拒之不得入，转犯干沟。震分兵击，遂趋固原。总兵官刘文力战，寇趋青山岘，大掠安定、会宁。效方败别部于鼠湖，追至沙湖，疾移师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灵州，先后斩首百五十余级。总制三边尚书唐龙以大捷闻，而巡按御史奏诸将失事罪。给事中戚贤往勘，奏："安、会二县多杀掠，文当罪。然麾下卒仅八千，倍道蒙险，撄八九万方张之寇，殊死战，宜以功赎。震干沟，效鼠湖、沙湖、安定、灵州之战，以孤军八百，当寇万余，功俱足录。龙亦善调度。"诏文夺职，震、效赉银币，龙一子入监。是役也功多，执政尼之，故赏薄。御史周鈇以为言，龙、效、震各加一级，效进都督同知。寻以清水营功，进右都督。寇以轻骑犯宁夏，效伏兵打铠口，俟其半入横击，败之，而防河卒复以战艘邀斩其奔渡者。捷闻，进左都督。寇愤，设伏诱败之，贬右都督。十六年移镇宣府。逾年卒，谥武襄。

效言行谨饬，用兵兼谋勇，威名著西陲。与马永、梁震、周尚文并为名将。

刘文者，阳和卫人。袭指挥同知。屡迁署都督佥事，凉州右副总兵。嘉靖八年以总兵官镇陕西。大破洮、岷叛番若笼、板尔诸族，斩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掠还，将犯宁夏河东，文击破之。积前功，进都督同知。后落职，起镇延绥，改甘肃。卒，亦谥武襄。

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后卫人。幼读书，粗晓大义。多谋略，精骑射。年十六，袭指挥同知。屡出塞有功，进指挥使。寘铄反，遏黄河渡口，获叛贼丁广等，推掌卫事。关内回贼四起，倚南山，尚文次第平之。御史刘天和劾中贵廖堂系诏狱，事连尚文。拷掠令引天和，终不承，久之始释。已，守备阶州。计擒叛番，进署都指挥佥事，充甘肃游击将军。嘉靖元年改宁夏参将。寻进都指挥同知，为凉州副总兵。御史按部庄浪，猝遇寇。尚文亟分军拥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尝

追寇出塞，寇来益众。尚文军半至，麾下皆恐。乃从容下马，解鞍背崖力战，所杀伤相当。部将丁杲来援，寇始退。尚文被创甚，乃告归。寻起故官。吉囊数踏冰入。尚文筑墙百二十里，浇以水，冰滑不可上。冰泮则令力士持长竿铁钩，钩杀渡者。九年，擢署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王琼筑边墙，尚文督其役。且浚渠开屯，军民利之。寇掠西海，过宁夏，巡抚杨志学议发兵邀。尚文不从，劾解职。久之，起山西副总兵。寇由偏头关趋岢岚，尚文转战三百里，破之，与子君佐俱伤，赉银币。寻以总兵官镇延绥。寇犯红山墩，力战败之，被赉。吉囊复大掠清平堡，坐夺俸。

尚文优将才，负气桀傲，所至与文吏竞。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弥不相得。巡抚贾启劾尚文老諃，兵部请调之甘肃。帝不从，各夺其俸。巡按张光祖言两人必不可共处，乃革尚文任，亦贬启秩。吉囊大入，抵固原。天和时已为总督，激尚文立功。奋击之黑水苑，杀其子号小十王者，获首功百三十余。乃以为都督同知。

二十一年，用荐为东官厅听征总兵官兼佥后府事。严嵩为礼部尚书，子世蕃官后府都事，骄蹇。尚文面叱，将劾奏之，嵩谢得免。调世蕃治中，以避尚文，衔次骨。其秋以总兵官镇大同，请增饷及马。兵部言尚文陈请过当，方被诏切责，而尚文与巡抚赵锦不协，乞休，弗允，日相构。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镇。廷议：大同敌冲，尚文假此避，不宜堕其奸谋。乃以锦为甘肃巡抚。吉囊数万骑犯前卫。尚文与战黑山，杀其子满罕歹，追至凉城。斩获多，进右都督。已，寇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而北。尚文邀之，稍有俘获。后寇复大举，犯鹁鸽谷，将南下。尚文备阳和，遣骑四出邀寇。寇遁，赐敕奖劳之。

总督翁万达议筑边墙，自宣府西阳和至大同开山口，延袤二百余里，以属尚文。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斥屯田四万余顷，益军万三千有奇。帝嘉其功，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税。叛人充灼召小王子寇边，尚文侦得其使者，加太保，廕子锦衣世千户。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

初，俺答及吉囊诸子盛强，诸边岁受其患，大同尤甚。自尚文莅镇，与总督万达、巡抚詹荣规画战守备边，民息肩者数年。尚文益招叛人，孤敌势，归者相属。二十七年八月，俺答伏兵五堡旁，诱指挥顾相等出，围之弥陀山。尚文急督副总兵林椿、参将吕勇、游击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围始解。相及指挥周奉，千户吕恺、郝经等已阵殁。尚文转战，次野口，伏突起。殊死战，斩其长一人。相持月余乃引

去。尚文设伏，杀其殿卒而还。尚文三子俱罪戍，至是以父功得释。俺答数万骑犯宣府，万达檄尚文大破之曹家床。录功兼太子太傅，赐赉有加。其年卒，年七十五。

尚文清约爱士，得士死力。善用间，知敌中曲折，故战辄有功。自二十年后，俺答频扰边。宿将王效、马永、梁震皆前死，惟尚文存，威名最盛。严嵩父子谋倾陷。功高，帝方籍以抗强敌，谗不得入。暨卒，格恤典不予，给事中沈束以为言。嵩激帝怒，锢束诏狱。穆宗立，始赠太傅，谥武襄。

赵国忠，字伯进，锦州卫人，嗣指挥职。嘉靖八年举武会试，进都指挥佥事，守备磥阳。擢锦义右参将。连破敌，增秩，赐金币，进署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官。御敌有功，斩级百七十有奇。进都督同知，赐赉逾等。敌以八百骑从鸦鹘关入。都指挥康云战殁，裨将三人亦死，诏国忠戴罪立功。已，坐事被劾，命白衣视事。守备张文瀚御敌死，国忠坐解任。寻起西官厅右参将，授都督佥事，提督东官厅。俺答大举犯宣府，总兵官赵卿不任战，命国忠代之。至岔道，寇已为周尚文所败，东走。国忠命参将孙勇率精卒逆击于大滹沱，败之。与尚文分道击，寇尽走，以功受赉。复坐寇入，降俸二等。俺答薄京师，国忠趋入卫，壁沙河北。已，移护诸陵。寇骑至天寿山，见国忠阵红门前，不敢入。三十一年，再镇辽东。小王子打来孙以数万骑寇锦州，国忠御却之。明年入狮子口，督参将李广等逐出塞，斩擒五十人。寇屡入榆林堡、高台、蛤利河。先后掩击，获首功百五十有奇，进秩一等。寻被论罢。

国忠善战，射穿札，为将有威严。历两镇，缮亭障，练士马，边防赖之。

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岁为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为弓，剡矢射，俺答猎，虎虓其前，芳一发毙之。乃授以良弓矢、善马，侍左右。芳阳为之用，而潜自间道亡归。周尚文镇大同，奇之，署为队长。数御寇有功，当得官，以父贫，悉受赏以养。

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怀柔、顺义。芳驰斩其将，授阳和卫总旗。寇尝入威远，伏骁骑盐场，而以二十骑挑战。芳知其诈，用百骑薄伏所，三分其军锐，以次击之。奋勇跳荡，敌骑辟易十里，斩首凡九十级。已，复御之新平。寇营野马川，克日战。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斩级益多。众方贺，芳遽策马曰："贼至矣。"趣守险，而身断后。顷之，寇果麕至。芳战益力，寇乃去。亡何，战泥河，复大破之。累迁指挥佥

事。以功，进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复以功，超迁都督佥事，隶总督为参将。战镇山墩不利，夺俸。已，袭寇有功，进二秩，为右都督。寻以功进左，赐蟒袍。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也。

三十六年，迁蓟镇副总兵，分守建昌。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芳与总兵官欧阳安斩首数十，获骁骑猛克兔等六人。寇不知芳在，芳免胄示之，惊曰："马太师也！"遂却。捷闻，廕世总旗。未几，辛爱、把都儿大入，躏遵化、玉田。芳追战金山寺有功，而州县破残多，总督王忬以下俱获罪，芳亦贬都督佥事。寻移守宣府。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驰五百里及之，七战皆捷。已，复为左都督，就擢总兵官，以功进二秩。寇薄通州，芳入卫，令专护京师。寇退，再进一秩。寻与故总兵刘汉出北沙滩，捣寇巢。已，坐寇入，令戴罪。

四十五年七月，辛爱以十万骑入西路，芳迎之马莲堡。堡圮，众请塞之，不可。请登台，亦不可。开堡四门，偃旗鼓，寂若无人。比暮，野烧烛天，嚣呼达旦。芳卧，日中不起，敌骑窥者相属，莫测所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众曰："彼军多反顾，且走。"勒兵追击，大破之。隆庆初，或为辛爱谋，以五万骑犯蔚州，诱芳出，而以五万骑袭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环城，寇至不可上，遂解去。顷之，率参将刘潭等出独石塞外二百里，袭其帐于长水海。还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迎战，又大败之。子千户。

芳有胆智，谙敌情，所至先士卒。一岁数出师捣巢，或躬督战，或遣裨将。家蓄健儿，得其死力。尝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寇大震。芳乃帅师至大松林，顿旧兴和卫，登高四望，耀兵而还。

时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总督陈其学恐扰畿辅，令总兵官赵岢扼紫荆关。寇乃纵掠怀仁、山阴间，岢坐贬三秩，遂调芳与易镇。俺答转犯威远几破，会其学率胡镇等救，而芳军亦至，相拒十余日，乃走。芳谓诸将曰："大同非宣府比，与我间一墙耳。寇不时至，非大创之不可。"乃将兵出右卫，战威宁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抚，塞上遂无事。

万历元年，阅视侍郎吴百朋发芳行贿事，勒闲住。已，起佥书前军都督府。顺义王要赏，声言渝盟，复用芳镇宣府。七年以疾乞归。又二年卒。

芳起行伍，十余年为大帅。战膳房堡、朔州、登鹰巢、鸽子堂、龙

门、万全右卫、东岭、孤山、土木、乾庄、岔道、张家堡、得胜堡、大沙滩，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擒部长数十人，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石州城陷，副将田世威、参将刘宝论死，芳乞寝己廕子，赎二将罪，为御史所劾，敕戒谕。后世威复为将，遇芳薄，芳不与校，识者多之。

二子，栋、林。栋官至都督，无所见。林，由父廕累官大同参将。万历二十年，顺义王撦力克絷献史、车二部长，林以制敌功，进副总兵。二十七年擢署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官。林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时誉籍甚，自许亦甚高。尝陈边务十策，语多触文吏，寝不行。税使高淮横恣，林力与抗。淮劾奏之，坐夺职。给事中侯先春论救，改林戍烟瘴，先春亦左迁二官。久之，遇赦免。

辽左用兵，诏林以故官从征。杨镐之四路出师也，令林将一军由开原出三岔口，而以游击窦永澄监北关军并进。林军至尚间崖结营浚壕，严斥堠自卫。及闻杜松军败，方移营，而大清兵已逼。乃还兵，别立营，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骑兵于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马，结方阵壕内。又一军西营飞芬山。杜松军既覆，大清兵乘锐薄林军。见林壕内军已与壕外合而陈，纵精骑直前冲之。林军不能支，遂大败。副将麻岩战死，林仅以数骑免。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大清遂移兵击飞芬山。佥事潘宗颜等一军亦覆。北关兵闻之，遂不敢进。林既丧师，谪充为事官，俾守开原。时蒙古宰赛、□爰兔许助林兵，林与结约，恃此不设备。其年六月，大清兵忽临城。林列众城外，分少兵登陴。大清兵设盾梯进攻，而别以精骑击破林军之营东门外者。军士争门入，遂乘势夺门，攻城兵亦逾城入。林城外军望见尽奔。大清兵据城邀击，壕不得渡，悉歼之。林及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死焉。寻赠都督同知，进世廕二秩。林虽更历边镇，然未经强敌，无大将才。当事以虚名用之，故败。

林五子，燃、熠、炯、爌，飚。燃、熠，战死尚间崖。炯，天启中湖广总兵官。协讨贵州叛贼，从王三善至大方，数战皆捷。已，大败，三善自杀。炯溃归。得疾而卒。

爌幼习兵略，天启中为辽东游击。督师阁部孙承宗以其父死王事，奖用之，命代王楹守中右所。及巡抚袁崇焕更营制，以故官掌前锋左营。数有功，屡迁至副总兵，守徐州。崇祯八年正月，贼陷凤阳，大掠而去。爌及守备骆举率兵入，以恢复告，遂留戍其地。八月，贼扰河南。总督硃大典命移驻颖、亳。事定，还徐州。十年，贼犯桐城，爌赴

救，破之罗唱河。寻以护陵功，增秩一级。归德、徐州间有地曰硃家厂，土寇据之，时出掠。爌剿灭之。贼犯固始，大典檄爌及游击张士仪等分戍霍兵西南，扼贼东下，贼遂走六安。大典又移爌等驻寿州东，兼护二陵。当是时，长、淮南北，专以陵寝为重。爌驰驱数年，幸无失事。

十二年六月擢总兵官，镇守天津。久之，移镇甘肃。十五年督三协副将王世宠、王加春、鲁胤昌等讨破叛番，斩首七百余级，抚安三十八族而还。其冬，督师孙传庭檄召不至，疏劾之。帝令察爌堪办贼，许戴罪图功，否即以赐剑从事。及爌至军，传庭贷其罪。已，复以逗留淫掠被劾，帝仍令载罪自效。明年秋，传庭将出关。有传贼自内乡窥商、雒者，檄爌移商州扼其北犯。已而传庭师覆，爌遂还镇。未几，贼陷延绥、宁夏，遂陷兰州，渡河抵甘州还攻之。爌与巡抚林日瑞竭力固守。贼乘雪夜坎而登。士卒寒甚，不能战，城遂陷。爌、日瑞及中军哈维新、姚世儒皆死焉。弟飚为沔阳州同知，城陷，亦死之。爌父子兄弟并死国难。

何卿，成都卫人。有志操，习武事。正德中，嗣世职为指挥佥事。以能，擢筠连守备。从巡抚盛应期击斩叛贼谢文礼、文义。世宗立，论功，进署都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协守松潘。

嘉靖初，芒部土舍陇政、土妇支禄等叛。卿讨之，斩首二百余级，降其众数百人。政奔乌撒，卿檄土官安宁擒以献。宁佯诺，而匿政不出。巡抚汤沐言状，帝夺卿冠带。川、贵兵合讨，贼始灭，还冠带如初。五年春擢卿副总兵，仍镇松潘。陇氏已绝，改芒部为镇雄府，设流官。未几，政遗党沙保复叛。卿偕参将魏武、参议姚汝皋等并进，斩保等贼首七人，余尽殄。录功，武最，卿次之，赐赉有差。黑虎五砦番反，围长安诸堡，乌都、鹁鸽诸番亦继叛。卿皆破平之，就进都督佥事。威茂番十余砦连兵劫军饟，且攻茂州及长宁诸堡，要抚赏。卿与副使硃纨筑茂州外城以困之。旋以计残其众，战屡捷，遂攻深沟，焚其碉砦。诸番窘，请赎罪。卿责献首恶，番不应。复分剿浅沟、浑水二砦歼之。诸番乃争献首恶，插血断指耳，誓不复叛。卿乃与刻木为约，分处其曹，画疆守，松潘路复通。巡抚潘鉴等上二人功，诏赉银币，进署都督同知，镇守如故。久之，以疾致仕。

二十三年，塞上多警。召卿，以疾辞。帝怒，夺其都督，命以都指挥使诣部听调。未几，寇逼畿辅，命营卢沟桥。松潘副总兵李爵为巡抚丘养浩劾罢，诏以卿代。给事中许天伦言卿贿养浩劾爵，自为地。帝

怒，褫卿及养浩官，令巡按冉崇礼核实。时兵事棘，翁万达复荐卿，还其都督佥事，都东官厅军马。已而崇礼具言爵贪污，“卿镇松潘十七年，为蜀保障，军民颂德，且贫，安所得贿？”帝意乃解。四川白草番为乱，副总兵高冈凤被劾。兵部尚书路迎奏卿代之。卿再莅松潘，将士咸喜。乃会巡抚张时彻讨擒渠恶数人，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克营砦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各万计。进署都督同知。卿素有威望，为番人所惮。自威茂迄松潘、龙安夹道筑墙数百里，行旌往来，无剽夺患。先后莅镇二十四年，军民戴之若慈母。再以疾归。

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诏卿与沈希仪各率家众赴苏、松军门。明年充副总兵，总理浙江及苏、松海防。卿，蜀中名将，不谙海道，年已老，兵与将不习，竟不能有所为。为巡按御史周如斗劾罢，卒。

沈希仪，字唐佐，贵县人。嗣世职为奉议卫指挥使。机警有胆勇，智计过绝于人。正德十二年，调征永安。以数百人捣陈村砦，马陷淖中，腾而上，连馘三酋，破其余众。进署都指挥佥事。义宁贼寇临桂，还巢，希仪追之。巢有两隘，贼伏兵其一，使熟瑶绐官兵入。希仪策其诈，急从别隘直抵贼巢。贼仓卒还救，遂大破之。荔浦贼八千渡江东掠，希仪率五百人驻白面砦，待其归。砦去蛟龙、滑石两滩各数里。希仪以滑石滩狭，虽众可薄，蛟龙滩广，济则难图，欲诱致之滑石。乃树旗百蛟龙滩，守以羸卒，然柴以疑之。贼果趋滑石。希仪预以小舰载劲卒伏葭苇中。贼渡且半，乘泷急冲之，两岸军噪而前，贼众多坠水死，收所掠而还。从副总兵张祐连破临桂、灌阳、古田贼。进署都指挥同知，掌都司事。

嘉靖五年，总督姚镆将讨田州岑猛。用希仪计，间猛妇翁归顺土酋岑璋，使图猛，而分兵五哨进。希仪将中哨，当工尧。工尧，贼要地，聚众守之。希仪夜遣军三百人，缘山上，绕出其背。比明合战，则所遣军已立帜山巅，贼大溃败。猛走归顺，为璋所执，田州平。希仪功最，镆抑之，止受赉。镆议设流官，希仪曰：“思恩以流官故，乱至今未已。田州复然，两贼且合从起。”镆不从。以希仪为右参将，分守思、田。希仪请还乡治装。以参将张经代守。甫一月，田州复叛，镆罢归。王守仁代，多用希仪计，思、田复定。

改右江柳庆参将，驻柳州。象州、武宣、融县瑶反，讨破之。谢病归，顷之还故任。柳在万山中，城外五里即贼巢，军民至无地可田，而官军素罢不任战。又贼耳目遍官府，闺闼动静无不知。希仪谓欲大破贼，非狼兵不可，请于制府。调那地狼兵二千来，戍兵稍振。乃求得与

瑶通贩易者数十人，持其罪而厚抚之，使诇贼。贼动静，希仪亦无不知。希仪每出兵，虽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军咸集。令一人挟旗引诸军行，不测所往。及驻军设伏，贼必至，遇伏辄奔。官军击之，无不如志。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先至。远村僻聚，贼度官军所不逮者，往寇之，官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希仪得贼巢妇女畜产，果邻巢者悉还之，惟取阴助贼者。诸瑶尽詹伏，无敢向贼。

希仪初至，令熟瑶得出入城中，无所禁。因厚赏其黠者，使为谍。后渐令瑶妇入见其妻，赍以酒食缯帛。其夫常以贼情告者，则阴厚之。诸瑶妇利赏，争劝其夫输贼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贼益无所匿形。希仪每于风雨晦冥夜，侦贼所止宿，分遣人赍铳潜伏舍旁。中夜铳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咸挈妻子匍匐上山。儿啼女号，或寒冻触厓石死，争怨悔作贼非计。至晓下山，则寂无人声。他巢亦然，众愈益惊。潜遣人入城侦之，则希仪故居城中不出也。贼胆落，多易面为熟瑶。

韦扶谏者，马平瑶魁也，累捕不得。有报扶谏逃邻贼三层巢者，希仪潜率兵剿之，则又与三层贼往劫他所。希仪尽俘三层巢妻子归，希仪俘贼妻子尽以畀狼兵，至是独闭之空舍，饮食之。使熟瑶往语其夫曰："得韦扶谏，还矣。"诸瑶闻，悉来谒希仪。今入室视之，妻子固无恙。乃共诱扶谏出巢，缚以献，易妻子还。希仪剜扶谏目，支解之，悬诸城门。诸瑶服希仪威信，益不敢为盗。自是，柳城四旁数百里，无敢攘夺者。

希仪尝上书于朝，言狼兵亦瑶、僮耳。瑶、僮所在为贼，而狼兵死不敢为非，非狼兵顺，而瑶、僮逆也。狼兵隶土官，瑶、僮隶流官。土官令严足以制狼兵，流官势轻不能制瑶、僮。若割瑶、僮分隶之旁近土官，土官世世富贵，不敢有他望。以国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瑶、僮，皆为狼兵，两广世世无患矣。时不能用。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变。

初，思恩土官岑浚既诛，改设流官，以其酋二人韦贵、徐五为土巡检，分掌其兵各万余。夷民不乐汉法，凡数叛。镇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浚子。镇安土官乃潜召其旧部酋长，出金而与之盟曰："若小主也。"诸酋罗拜，拥金归，聚兵五千，将攻城，复故地，远近汹汹。浚诛时，其酋杨留者无所归，率党千余人诣宾州，应募为打手。希仪在宾，留入言，欲往见小主人。希仪故患金，及闻留言，益大骇。因好谓留曰："是岑浚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闻之。"因自语："岑氏其复乎？"欲以深动留，留果喜。已，召留密室，言："予我重赂，即为金复官。"且出，复

呼入曰："韦贵、徐五今分将思恩兵，必雠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从五千人因留以见。门者奔告，请无纳。希仪骂曰："金，土官子，非贼，奈何不纳？"引入，厚结之，又引以诣兵备副使，随以计渐散其五千人。卒缚金，留亦自恨死，思恩复宁。已，从总督张经大破断藤峡、弩滩贼，受赉归。

希仪镇柳、庆久，渠魁宿猾捕诛殆尽。先后捣巢，斩馘积五千余级，未尝悉奏功，故多不叙。十九年复谢病，柳人祀之山云祠。旋起四川左参将，分守叙、沪及贵州迤西诸处。其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贵州。复谢病归。塞上多警，召天下名将至京师，希仪在召中。希仪镇柳、庆，每战必先登，身数被创，阴雨辄痛剧，故数谢病。至京，亦以病辞。帝疑其规避，褫都督官，令赴部候用。翁万达荐其才。会江、淮多盗，议设督捕总兵官，乃复希仪署都督佥事以往。

二十六年以为广东副总兵。命自今将领至自川、广、云、贵者，毋推京营及西北边，著为令。从总督张岳大破贺县贼倪仲亮等，予实授，仍赉银币。琼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赋，知州邵浚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结崖州、感恩、昌化诸黎为乱。总督欧阳必进议并万州、陵水黎讨之，分兵五道。希仪适病，最后至，谓必进曰："万州、陵水黎未有党恶之实，奈何并诛，益树敌？莫若止三道。"必进从之。希仪乃偕参将武鸾、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斩那燕及其党五千四百有奇，俘获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捷闻，进都督同知，改贵州总兵官。复从岳平铜仁叛苗龙许保、吴黑苗。又以病归。倭寇海上，命督川、广兵赴剿。无功，为周如斗劾罢。

希仪为人坦率，居恒谑笑，洞见肺腑。及临敌，应变出奇，人莫测。尤善抚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祷于神。最后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石邦宪，字希尹，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七年嗣世职为指挥使。累功，进署都指挥佥事，充铜仁参将。苗龙许保、吴黑苗叛，总督张岳议征之，而贼陷印江、石阡，邦宪坐逮问。岳以铜仁贼巢穴，而邦宪有谋勇，乃奏留之。邦宪遂与川、湖兵进贵州，破苗砦十有五。窜山箐者，搜戮殆尽。上功，邦宪第一。未及叙，而许保等突入思州，执知府李允简以去。邦宪急邀，夺之归。坐是停俸戴罪。贼既破思州，复纠余党，与湖广蜡尔山苗合，欲攻石阡。不克，还过省溪。千户安大朝等邀之，斩获大半，尽夺其辎重，贼不能军。邦宪乃使使购老穀、老犭革等执许保送军门，而黑苗窜如故。复以计购乌朗土官田兴邦等斩黑苗，贼尽

平。遂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沈希仪镇贵州。

台黎砦苗关保倡乱，四川容山、广西洪江诸苗应之。远近骚然，抚剿莫能定。邦宪与湖广兵分道讨破之，传檄十八砦，许执首恶赎罪。诸苗听抚，设盟受约而还。

播州宣慰杨烈杀长官王黼，黼党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总督冯岳与邦宪讨平之。真州苗卢阿项为乱，邦宪以兵七千编筏渡江，直抵磨子崖。策贼必夜袭，先设备。贼至，击败之。贼求援于播州吴鲲。诸将惧，邦宪曰："水西宣慰安万铨，播州所畏也。吾调水西兵攻乌江，声杨烈纵鲲助逆罪，烈奚暇救人乎？"已，水西兵至。邦宪进逼其巢，乘风纵火，斩关而登，贼大奔溃，擒贼首父子，斩获四百七十余人。进署都督同知。

破地隆阡叛苗四砦，又破答千诸砦，擒其渠魁。地隆阡遗贼龙老三、龙得奎结龙停苗老夭、扳凳苗石章保等纵兵掠，执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归，攻梅平砦。官军要擒老三。得奎走免，复与老夭等攻破平南营囤。邦宪侦冉氏在老夭所，阳议赎，而潜击杀老夭。官军遂入龙停砦，并执扳凳砦苗龙老内，令执献章保。于是诸苗悉降。白洗、养鹅诸苗叛，讨擒其魁，降百余砦。

湖广溆浦瑶沈亚当等为乱，总督石勇檄邦宪讨之，生擒亚当，斩获二百有奇。溆浦甫平，铜仁、都匀苗相煽叛。邦宪亟驰还，率守备安大朝进剿。先破彪山砦贼，乘胜略定诸砦。获贼首龙老罗、王三等，余党尽平。又与总督黄光升，修湖北墩台、烽堠百十所，招降冷水溪诸洞苗二十八砦。

播州容山副长官土舍韩甸与正长官土舍张问相攻，甸屡胜，遂纠生苗剽湖、贵境，垂二十年。问亦纠党自助。邦宪讨之，斩百余人。问潜出，被获。官军乘胜入甸巢。会暮，大雨，迷失道。守备叶勋、百户魏国相等陷伏中，死焉。邦宪夺围出，还军镇远。再征之，贼沿江守。邦宪佯与争，而别自上流三十里编竹以渡。水陆并进，大破之。斩甸，容山平。进右都督。

寻与巡抚吴维岳招降平州叛酋杨珂，剿平龙里卫贼阿利等。当是时，水西宣慰安国亨恃众跋扈，谒上官，辞色不善，辄鼓众讠藿噪而出。邦宪召责之曰："尔欲反耶？吾视尔釜中鱼尔。尔兵孰与云、贵、川、湖多？尔四十八酋长，吾铸四十八印畀之。朝下令，夕灭尔矣。"国

亨叩头谢，为敛戢。隆庆元年剿平镇远苗。已，又破诛白泥土官杨赟及苗酋龙力水等。部内帖然。

邦宪生长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数十百战，无不摧破。前后进秩者四，赉银币十有三。所得俸赐，悉以飨士，家无赢资。为总兵官十七年，威镇蛮中。与四川何卿、广西沈希仪并称一时名将。明年卒官。赠左都督。

赞曰：呜呼，明至中叶，曷尝无边材哉！如马永、梁震、周尚文、沈希仪之徒，出奇制胜，得士卒死力，虽古名将何以加焉？然功高赏薄，起蹶靡常。此无异故，其抗怀奋激，无以结欢在朝柄政重人，宜其龃龉不相入也。马芳三代为将，父子兄弟先后殉国，伟矣哉！

列传第一百

俞大猷（卢镗 汤克宽） 戚继光（弟继美 硃先） 刘显（郭成） 李锡（黄应甲 尹凤） 张元勋

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复从受其业。尝谓兵法之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已，又从李良钦学剑。家贫屡空，意尝豁如。父殁，弃诸生，嗣世职百户。

举嘉靖十四年武会试。除千户，守御金门。军民嚣讼难治，大猷导以礼让，讼为衰止。海寇频发，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杖之，夺其职。尚书毛伯温征安南，复上书陈方略，请从军。伯温奇之。会兵罢，不果用。

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大猷诣巡按御史自荐，御史上其名兵部。会伯温为尚书，送之宣大总督翟鹏所。召见论兵事，大猷屡折鹏。鹏谢曰："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下堂礼之，惊一军，然亦不能用。大猷辞归，伯温用为汀漳守备。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连破海贼康老，俘斩三百余人。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新兴恩平峒贼谭元清等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属大猷。乃令良民自为守，而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有苏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绐斩之，贼益惊。乃诣何老猫峒，令归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数辈。二邑以宁。

二十八年，硃纨巡视福建，荐为备倭都指挥。会安南入寇，必进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幼。其大臣阮敬谋立其婿莫敬典，范子仪谋立其党莫正中，互雠杀。正中败，挈百余人来归。子仪收残卒遁海东。至是妄言宏瀷死，迎正中归立。剽掠钦、廉等州，岭海骚动。必进檄大猷讨之。驰至廉州，贼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师未集，遣数骑谕降，且声言大兵至。贼不测，果解去。无何，舟师至，设伏冠头岭。贼犯钦州，大猷遮夺其舟。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穷追至海东云屯，檄宏瀷杀子仪函首来献。事平，严嵩抑其功不叙，但赉银五十两而已。

是年，琼州五指山黎那燕构感恩、昌化诸黎共反，必进复檄大猷

讨。而朝议设参将于崖州，即以大猷任之。乃会广西副将沈希仪诸军，擒斩贼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于必进曰：“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必进纳其言。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

三十一年，倭贼大扰浙东。诏移大猷宁、台诸郡参将。会贼破宁波昌国卫，大猷击却之。复攻陷绍兴临山卫，转掠至松阳。知县罗拱辰力御贼，而大猷邀诸海，斩获多，竟坐失事停俸。未几，逐贼海中，焚其船五十余，予俸如故。越二年，贼据宁波普陀。大猷率将士攻之，半登，贼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办贼。俄败贼吴淞所，诏除前罪，仍赍银币。贼自健跳所入掠，大猷运战破之。旋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所将卒不三百人，徵诸道兵未集，贼犯金山，大猷战失利。时倭屯松江枯林者盈二万，总督张经趣之战，大猷固不可。及永顺、保靖兵稍至，乃从经大破贼于王江泾，功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攘，不叙。坐金山失律，谪充为事官。

柘林倭虽败，而新倭三十余艘突青村所，与南沙、小乌口、浪港诸贼合，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贼复分为二，北掠浒墅，南掠横塘，延蔓常熟、江阴、无锡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环大败贼陆泾坝，焚舟三十余。又遮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贼乃退泊三板沙。顷之，他倭犯吴江。大猷及环又邀破之莺脰湖，贼走嘉兴。

三板沙贼掠民舟将遁，大猷追击于马迹山，擒其魁。金泾、许浦、白茅港贼俱出海，大猷追击于茶山，焚五舟。贼走保马迹山、三板沙，将士复追及，坏其三舟。江阴蔡港倭亦去，官兵分击于马迹、马图、宝山。值飓风作，贼舟多覆。柘林倭亦为官兵所击沉二十余舟，余贼退登陆。已，复泛舟出海。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击，获九舟。而贼又遭风坏三舟，余三百人登岸，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进围之。而柘林失风贼九舟巢于川沙洼，纠合至四十余艘，势犹未已。巡抚曹邦辅劾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廕，责取死罪招，立功自赎。时周浦贼围急，乘夜东北奔，为游击曹克新所邀，斩首百三十，遂与川沙洼贼合。诸军日夜击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于老鹳觜，焚巨舰八，斩获无算。余贼奔上海浦东。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无所为。廷臣争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罢远，以大猷代。贼犯西庵、沈庄及清水洼。大猷偕邦政击败之，贼走陶山，诏还世廕。贼自黄

浦遁出海，大猷追败之。其年冬，以与平徐海功，加都督佥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独宁波舟山倭负险，官兵环守不能克。是时土兵狼兵悉已遣归，而川、贵所调麻寮、大剌、镇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贼死战，杀土官一人。诸军益竞，进焚其栅，贼多死，其逸出者复殪，贼尽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

明年，胡宗宪方图汪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大猷力争不可。及直诱入下吏，其党毛海峰等遂据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环攻之，时小胜。然苦仰攻，将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宪甚急，宗宪谩为大言以对。廷臣竞诋宗宪，并劾大猷。乃夺大猷及参将戚继光职，期一月内平贼。大猷等惧，攻益力，贼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横击之，沈其一舟，余贼遂扬帆而南，流劫闽、广。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而官军围贼已一年，宗宪亦利其去，阴纵之，不督诸将邀击。比为御史李瑚所劾，则委罪大猷纵贼以自解。帝怒，逮系诏狱，再夺世廕。

陆炳与大猷善，密以己资投严世蕃解其狱，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抚李文进习其才，与筹军事。乃造独轮车拒敌马。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文进将袭板升，谋之大猷，果大获，诏还世廕。寇掠广武，大猷拒却之。先论平汪直功，许除罪录用。及是，镇篁有警，川湖总督黄光升荐大猷，即用为镇篁参将。

广东饶平贼张琏数攻陷城邑，积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诏移大猷南赣，合闽、广兵讨之。时宗宪兼制江西，知琏远出，檄大猷急击。大猷谓："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乃疾引万五千人登柏嵩岭，俯瞰贼巢。琏果还救，大猷连破之，斩首千二百余级。贼惧，不出。用间诱琏出战，从阵后执之，并执贼魁萧雪峰。广人攘其功，大猷不与较。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湖诸郡。遂乘胜征程乡盗，走梁宁，擒徐东洲。林朝曦者，独约黄积山大举。官军攻斩积山，朝曦遁，后亦为徐甫宰所灭。大猷寻擢福建总兵官，与戚继光复兴化城，共破海倭。详《继光传》。继光先登，受上赏，大猷但赉银币。

四十二年十月徙镇南赣。明年改广东。潮州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掎角，而诸峒蓝松三、伍端、温七、叶丹楼辈日掠惠、潮间。闽则程绍录乱延平，梁道辉扰汀州。大猷以威名慑群盗，单骑入绍禄营，督使归峒，因令驱道辉归，两人卒为他将所灭。惠州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

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端乃驱诸酋以归。无何，大猷果至，七被擒。端自缚，乞杀倭自效。大猷使先驱，官军继之，围倭邹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丰。倭悉奔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舟入海。舟多没于风，脱者二千余人，还保海丰金锡都。大猷围之两月，贼食尽，欲走。副将汤克宽设伏邀之，手斩其枭将三人。参将王诏等继至，贼遂大溃。乃移师潮州，以次降蓝松三、叶丹楼。遂使招降吴平，居之梅岭。平未几复叛，造战舰数百，聚众万余，筑三城守之，行劫滨海诸郡县。福建总兵官戚继光袭平，平遁保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总硃玑等战没于海中。大猷将水兵，继光将陆兵，夹击平南澳，大破之。平仅以身免，奔据饶平凤凰山。继光留南澳。大猷部将汤克宽、李超等蹑贼后，连战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之，大猷坐夺职。平卒为克宽所追击，远遁以免，不敢入犯矣。

河源、翁源贼李亚元等猖獗。总督吴桂芳留大猷讨之，征兵十万，分五哨进。大猷使间携贼党而亲捣其巢，生擒亚元，俘斩一万四百，夺还男妇八万余人。乃还大猷职，以为广西总兵官。故事：以勋臣总两广兵，与总督同镇梧州。帝用给事中欧阳一敬议，两广各置大帅，罢勋臣，乃召恭顺侯吴继爵还京，以大猷代，予平蛮将军印。而以刘显镇广东。两广并置帅，自大猷及显始也。伍端死，其党王世桥复叛，劫执同知郭文通。大猷连败之，其部下执以献。进署都督同知。

海贼曾一本者，吴平党也。既降复叛，执澄海知县，败官军，守备李茂才中砲死。诏大猷暂督广东兵协讨。隆庆二年，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

广西古田僮黄朝猛、韦银豹等，嘉靖末尝再劫会城库，杀参政黎民表。巡抚殷正茂征兵十四万，属大猷讨之。分七道进，连破数十巢。贼保潮水，巢极巅，攻十余日未下。大猷佯分兵击马浪贼，而密令参将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设伏。黎明砲发，贼大惊。诸军攀援上，贼尽死。马浪诸巢相继下。斩获八千四百有奇，擒朝猛、银豹，百年积寇尽除。进世廕为指挥佥事。

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兵部力持之，诏还籍候调。起南京右府佥书。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万历元年秋，海寇突闯峡澳，坐失利夺职。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后府佥书，领车营训练。三疏乞归。卒，赠左都督，谥武襄。

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

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旨为祠祀。谭纶尝与书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甚大受。"戚谓威继光，刘谓刘显也。

子咨皋，福建总兵官。

卢镗，汝宁卫人。嘉靖时由世廕历福建都指挥佥事，为都御史硃纨所任。纨自杀，镗亦论死。寻赦免，以故官备倭福建。迁都指挥。击贼嘉兴，败，责戴罪。寻擢参将，分守浙东滨海诸郡，与副将大猷大破贼王江泾。旋督保靖土兵及蜀将陈正元兵击贼张庄，焚其垒。追击之后港，为贼所败。贼出没台州外海，都指挥王沛败之大陈山。贼登山，官军焚其舟。镗会剿，擒其酋林碧川等，余倭尽灭。别贼掠诸县，指挥闵溶等败死，镗夺职，戴罪。

旋以荐擢协守江浙副总兵。贼陷仙居，趋台州，镗破之彭溪。乃与胡宗宪共谋灭徐海。宗宪招汪直，镗亦说日本使善妙令擒直。直与日本贰，卒伏诛。倭犯江北，镗驰援破之，又败北洋倭二十余舨。贼敛舟三沙，复流劫江北。巡抚李遂劾镗纵贼，镗已擢都佥事，为江南、浙江总兵官，夺职视事。以通政唐顺之荐复职如初。寻以诛汪直功，进都督同知。倭复犯浙东。水陆十余战，斩首千四百有奇。总督宗宪以荡平闻，镗复增俸赉金。镗擢用由宗宪，宗宪败，给事中丘橓劾镗八罪。逮治，免归。

镗有将略。倭难初兴，诸将悉望风溃败，独镗与汤克宽敢战，名亚俞、戚云。

克宽，邳州卫人。父庆，嘉靖中江防总兵官。克宽承世廕，历官都指挥佥事，充浙江参将。倭犯温州，克宽击败之。别贼寇嘉兴属邑，克宽至海盐被围。偕参政潘恩等拒守，贼不能克，乃焚掠而去。无何，陷乍浦城，转掠奉化、宁海。克宽追围于独山民家，火焚之。贼半死，余夺围遁。

时滨海多被倭患，而将士无纪律，贼至辄奔，议设大将统制江、淮。乃命克宽为副总兵，驻金山卫，提督海防诸军。倭三百人泊崇明南沙。克宽偕佥事任环攻之，败绩。贼移舟宝山，克宽追败之南家觜。贼乃转寇嘉定、上海间，被劾夺官从军。倭二千余分掠苏、松。克宽逆战采淘港，斩首八百余级。都御史王忬荐为浙西参将。遇贼嘉、湖，复失利，诏以白衣办贼。总督张经议捣贼柘林，令克宽将广西土兵屯乍浦，

与副将大猷等相掎角。大战王江泾，斩级二千。会赵文华劾经惑克宽言纵倭饱扬，遂并逮问，论死。久之，赦免。

广东用兵，命赴军前自效。从大猷大破倭海丰，还世廕。俄以为惠、潮参将，复从大猷破吴平。平未几复振，克宽已擢狼山副总兵，命留讨贼。俄败之阳江乌猪洋。平窘，奔安南。都御史吴桂芳檄安南协讨，遣克宽以舟师会，夹击平万桥山下。焚其舟，擒斩四百人，平远窜。乃进克宽署都督佥事，为广东总兵官。曾一本突海丰、惠来间，克宽倡议抚之，令居潮阳下浛地。未几，激民变，一本亦反，诏逮克宽讯治。寻赦免，赴苏镇立功。万历四年，炒蛮入掠古北口。克宽偕参将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战死。

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佥事。父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改佥浙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乐清、瑞安、临海，继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寻会俞大猷兵，围汪直余党于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办贼。已而倭遁，他倭复焚掠台州。给事中罗嘉宾等劾继光无功，且通番。方按问，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慓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头。继光急趋宁海，扼桃渚，败之龙山，追至雁门岭。贼遁去，乘虚袭台州。继光手歼其魁，蹙余贼瓜陵江尽死。而圻头倭复趋台州，继光邀击之仙居，道无脱者。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浙东平，继光进秩三等。闽、广贼流入江西。总督胡宗宪檄继光援。击破之上坊巢，贼奔建宁。继光还浙江。

明年，倭大举犯福建。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严、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其新至者营牛

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于是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

及继光还浙后，新倭至者日益众，围兴化城匝月。会显遣卒八人赍书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贼杀而衣其衣，绐守将得人，夜斩关延贼。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摄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两月，破平海卫，据之。初，兴化告急，时帝已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城陷，刘显军少，壁城下不敢击。大猷亦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继光将浙兵至。于是巡抚谭纶令将中军，显左，大猷右，合攻贼于平海。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斩级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纶上功，继光首，显、大猷次之。帝为告谢郊庙，大行叙赉。继光先以横屿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代大猷为总兵官。

明年二月，倭余党复纠新倭万余，围仙游三日。继光击败之城下，又追败之王仓坪，斩首数百级，余多坠崖谷死，存者数千奔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缘崖上，俘斩数百人，余贼遂掠渔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宁，继光督参将李超等击败之。乘胜追永宁贼，斩馘三百有奇。寻与大猷击走吴平于南澳，遂击平余孽之未下者。

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奠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庆初，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为神机营副将。会谭纶督师辽、蓟，乃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请专属继光训练。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至镇，上疏言：

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将门，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迤，绝鲜邮置，使客络释，日事将迎，参游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冲缓，备多

力分，七也。七害不除，边备曷修？

而又有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何谓不练？夫边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将；今恩威号令不足服其心，分数形名不足齐其力，缓急难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弃士著不练，三也。诸镇入卫之兵，嫌非统属，漫无纪律，四也。班军民兵数盈四万，人各一心，五也。练兵之要在先练将。今注意武科，多方保举似矣，但此选将之事，非练将之道，六也。何谓虽练无益？今一营之卒，为砲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一也。三军之士各专其艺，金鼓旗帜，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于寇，而欲藉以制胜，三也。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悉无其实，四也。

臣又闻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砲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壮士，足马军五枝，步军十枝，专听臣训练，军中所需，随宜取给，臣不胜至愿。

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为缀疣，臣安从展布？"

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宜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而浙兵止弗调。录破吴平功，进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

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督抚上其议，许之。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五年秋，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诏予世廕，赉银币。

继光乃议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筤筅。寇奔，则骑军逐北。又置辎重

营随其后，而以南兵为选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

当是时，俺答已通贡，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独小王子后土蛮徙居插汉地，控弦十余万，常为蓟门忧。而朵颜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交通土蛮，时叛时服。万历元年春，二寇谋入犯。驰喜峰口，索赏不得，则肆杀掠，猎傍塞，以诱官军。继光掩击，几获狐狸。其夏，复犯桃林，不得志去。长昂亦犯界岭。官军斩获多，边吏讽之降，狐狸乃款关请贡。廷议给以岁赏。明年春，长昂复窥诸口不得入，则与狐狸共逼长秃令入寇。继光逐得之以归。长秃者，狐狸之弟，长昂叔父也。于是二寇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死罪，狐狸服素衣叩头乞赦长秃。继光及总督刘应节等议，遣副将史宸、罗端诣喜峰口受其降。皆罗拜，献还所掠边人，攒刀设誓。乃释长秃，许通贡如故。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

寻以守边劳，进左都督。已，增建敌台，分所部十二区为三协，协置副将一人，分练士马。炒蛮入犯，汤克宽战死，继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蛮偕妻大嬖只袭掠边卒，官军追破之。土蛮犯辽东，继光急赴，偕辽东军拒退之。继光已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

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继光用是频瘸赍。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脣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居正殁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继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谢病。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竟罢归。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荐，反夺俸。继光亦遂卒。

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盛，北则专主守。所著《纪

效新书》、《练兵纪实》，谈兵者遵用焉。

弟继美，亦为贵州总兵官。

有硃先者，嘉兴人。当继光时，为蓟镇南兵营参将，迁副总兵。后数为广东、福建总兵官。

初起家武举，募海滨盐徒为一军。自胡宗宪为御史至总督，皆倚任。先大小数十战，皆先登，杀倭甚众。以功授都司。

宗宪被逮，先解官护行。宗宪释还，先乃归。御史按福建，巡抚王询侵军费，檄先证之。先曰："先，王公部将也，不敢诬府主。"御史怒，坐先万金，论死系狱，阅八年始白。万历初，用荐起圜山把总。历登阃帅，以年老谢事归。复起，辞不赴。

先为将有胆智，砥节首公。其处宗宪、询二事，时论以为有国士风。

刘显，南昌人。生而膂力绝伦，稍通文义。家贫落魄，之丛祠欲自经，神护之不死。间行入蜀，为童子师。已，冒籍为武生。嘉靖三十四年，宜宾苗乱，巡抚张臬讨之。显从军陷阵，手格杀五十余人，擒首恶三人。诸军继进，贼尽平。显由是知名。官副千户，输赀为指挥佥事。

南京振武营初设，用兵部尚书张鏊荐，召令训练。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浙江都司。迁参将，分守苏、松。倭犯江北，逼泗州，鏊檄显防浦口。显测贼将遁，追击至安东。方暑，披单衣，率四骑诱贼，伏精甲冈下。贼出，斩一人。所乘马中矢，下拔其镞，射杀追者。诱至冈下，大败之去。贼出所俘女子蛊将士。显悉送有司。明日伺贼出，潜毁其舟。贼败走舟，舟已焚，死者无算。显进秩三等。寻迁副总兵，协守江、浙。

三沙倭复劫江北，被围于刘家庄。显以锐卒数千至，巡抚李遂令尽护江北军。显率所部直入，诸营继之，自辰迄酉，贼巢破，逐北至白驹场、茅花墩，斩首六百有奇，贼尽殄。而遂谓贼由三沙来，实卢镗及显罪。显坐停俸。已，应天巡抚翁大立荐显骁勇，请久任，帝可之。振武营兵变后，诸将务姑息，兵益骄。给事中魏元吉荐显署都督佥事，节制其军。显挈蜀卒五百人往，一军贴然。闽贼流入江西，大掠石城、临州、东乡、金溪，杀吏民万计。诏显赴剿，击败之阳湖，贼乃遁。

四十一年五月，广东贼大起。诏显充总兵官镇守。会福建倭患棘，显赴援。与参将戚继光连破贼，贼略尽。而新倭大至，攻陷兴化城。显以兵少，逼城未敢战，被劾，戴罪。贼以间攻据平海卫。他倭劫福清，谋与平海倭合。显及俞大猷合于遮浪，尽歼之。平海倭欲遁，为把总许朝光所邀败。乃尽焚其舟，退还旧屯。戚继光亦至，显与大猷共助击之，遂复兴化。录功，进先所廕世职二秩。江北倭未平，廷议设总兵官于狼山，统制大江南北，改显任之。显行部通州，以敕书许节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为礼，劾奏，镌其秩。已，移镇浙江。

显有将略，居官不守法度。巡按御史劾之，革任候勘。用巡抚刘几荐，命充为事官，镇守如故。隆庆改元，以军政拾遗被劾，贬秩视事。用巡抚谷中虚荐，还故官，移镇贵州。广西侬贼者念父子僭称王，攻剽安顺。巡抚阮文中檄显剿，俘斩五百余人。四川巡抚会省吾议征都掌蛮，令显移镇其地。复被劾罢，省吾奏留之。

都掌蛮者，居叙州戎县，介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古沪戎也。成化初为乱，程信讨平之。正德中，普法恶复为乱，马昊讨平之。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据九丝山，剽远近。其山修广，而四隅峭仄。东北则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三冈，峻壁数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峰，为贼耳目，威仪出入如王者。省吾议讨之，属显军事。起故将郭成、安大朝为佐，调诸土兵，合官军凡十四万人。万历改元三月，毕集叙州，诱执阿苟，攻拔凌霄，进逼都都寨。三酋遣其党阿墨固守。官军顿匝月，凿滩以通漕，击斩阿墨，拔其寨。阿大自守鸡冠。显令人诱以官，而分五哨尽壁九丝城下。乘无备，夜半腰纟亘上，斩关入。迟明，诸将毕至。阿二、方三走保牡猪寨。郭成破鸡冠，获阿大。诸军攻牡猪，擒方三。阿二走，追获于贵州大盘山。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录功，进显都督同知。已而剿余孽，复俘斩千一百有奇。

都掌蛮既灭，显引疾求去，而以有司阻挠为言。诏听显节制，显益行其志。击西川番没舌、丢骨、人荒诸砦，斩其首恶，抚余众而还。建昌傀厦、洗马诸番，咸献首恶。西陲以宁。九年冬卒官。子綎，自有传。

郭成，四川叙南卫人。由世职历官苏松参将，进副总兵。倭犯通

州，为守将李锡所败，转掠崇明三沙。成击沈其舟，斩首百三十余级。隆庆元年冬，擢署都督佥事，为广东总兵官。渡海追曾一本，大获，进署都督同知。叛将周云翔等杀参将耿宗元，亡入贼中。屯平山大安峒，将寇海丰。成偕南赣军夹击之，斩首千三百余级，获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余人，生絷云翔。潮州诸属邑，贼巢以百数。郭明据林樟，胡一化据北山洋，陈一义据马湖，剽劫二十载。成督诸军击杀明等，俘斩千三百有奇。四川都掌蛮为乱，诏成移镇。寻被劾，罢归。

万历改元，命刘显大征，诏成充为事官，为之副。先登九丝山，生絷阿大。初，成父为蛮杀，乃以所斩首级及生擒诸蛮置父墓前，剖心致祭，乡人壮之。寻佥书南京后府，出为贵州总兵官，镇守铜仁。成有胆智。每苗出掠，潜遣壮士入其砦，斩馘而出。尝挺身入林箐察贼。苗一日数惊，曰："郭将军至矣。"相戒莫敢犯。复被劾，罢归。

起四川总兵官。永宁宣抚奢效忠卒，其妻奢世统无子，妾奢世续子崇周幼。前总兵刘显因命世续署宣抚印。世统怒，攻夺其落红寨。世续奔永宁。成遣义儿郭天心偕指挥禹嘉绩按问。天心遂据世续永宁私第，罄取其资，而成亦入落红，尽掠奢氏九世之积。效忠弟沙卜遂拒杀裨将三人，执天心等。抚、按交章劾成，下吏，遣戍云南。会有松茂之役，荐从军。成乃将七千人，直抵黄沙。屡破贼，与总兵官李应祥尽平河东西诸巢，以功授参将。复偕应详大破腻乃诸贼，增世职二级。腻乃党杨九乍复出为乱，成讨平之。火落赤扰西宁，四川巡抚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军松林，游击万鳌军漳腊。寇不敢逼，西陲获安。杨应龙叛，成进讨，无功，戴罪办理。寻卒于官。

李锡，歙人。世新安卫千户。倭警，数有功，为通州守备。屡擢扬州参将，江北副总兵。隆庆元年冬，以署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海寇曾一本横行闽、广间，俞大猷将赴广西，总督刘焘令会闽师夹击。一本至闽，锡出海禀之，与大猷遇贼柘林澳，三战皆捷。贼遁马耳澳复战。会广东总兵官郭成率参将王诏等以师会，次菜芜澳，分三哨进。一本驾大舟力战，诸将连破之，毁其舟。诏生擒一本及其妻，斩首七百余，死水火者万计。时广寇惟一本最强，锡、大猷、成共平之，而锡功最钜。其后一本余党梁本豪复乱，为黄应甲所擒，然视锡时力较易。锡论功，加署都督同知。倭入寇，击却之。

六年春，以征蛮将军代大猷镇广西平乐。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驿道也。南北亘五百里，两岸崇山深箐，贼巢盘互。自嘉靖间张岳破平后，

至是复猖獗。尝执知州邀重贿。道路梗塞，城门昼闭。大猷议讨之，会罢官去。巡抚郭应聘与锡计，征兵六万，令参将钱凤翔、王世科，都指挥王承恩、董龙各将一军，以副使郑茂、金柱，佥事夏道南监之，锡居中节制。破贼巢数十，斩馘五千有奇，僮酋杨钱甫等悉授首。录功，进世职二等。

柳州怀远，瑶、僮、伶、侗环居之，瑶尤犷悍。侵据县治久，吏民率寓郡城。隆庆时大征古田，诸瑶惧而听命。知县马希武之官，缮城堑，程役过严，诸瑶杀希武及经历等五人，复反。巡抚应聘与总督殷正茂议征之。万历元年正月，锡进次长安镇。会连雨雪，乃退师。益征浙东鸟铳手、湖广永顺钩刀手及狼兵十万人，令参将凤翔、世科，都指挥杨照、戚继美，故参将亦孔昭、鲁国贤，六道并进，监以副使沈子木。锡自统水师，次罗江，独当其冲。时贼屯板江大洲，累石树栅，潜以舟来袭。锡伏舟败之，水陆并进。会凤翔等亦至，贼悉舟西遁。追击，连破数巢。贼据枫木大山，前阻堤涧，鼓噪出。诸军奋击，而别以奇兵绕其后。贼大奔，保天鹅岭。锡以水军截浔江，督诸将攻斩渠魁二人。乘胜复破数巢，直抵清州界。贼奔大巢，亘数里，崖壁峭绝，为重栅拒官军，镖弩矢石雨下。妇人裸体扬箕，掷牛羊犬首为厌胜。诸军大呼直上，四面举火，贼尽歼。先后破巢一百四十，献馘三千五百有奇，俘获抚降者无算。

永福、永宁、柳城并以贼告，洛容僮又杀典史。锡令王瑞讨永宁，杨照讨柳城，参将门崇文讨永福，亦孔昭讨洛容，己帅舟师屯理定江，节制诸军。甫二旬，四道并捷。斩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贼首陶浪金等俱伏诛。锡以功进秩二等。巡按御史唐鍊言锡一年内破贼二百一十四巢，获首功一万二千余级，宜久其任。帝可之。寻从凌云翼大破罗旁贼，授世廕百户。六年，卒官。

黄应甲者，不知何许人。隆庆中，以浔梧左参将从俞大猷讨平韦银豹，进秩二等。万历五年屡迁浙江总兵官。改镇广东。龙川鲍时秀者，妻杜氏，有妖术。乃据义都缑岭，立二十四方大总，自号无敌峒王，既降复反。应甲讨平之。醾户苏观陛、周才雄招亡命数千人，纵掠雷、廉间，杀断州千户田治。应甲率五军并进，生擒观陛、才雄，斩首四百余级，其党缚酋长陈泉以降。

未几，梁本豪乱。本豪，故曾一本党，亦醾户也。一本诛，窜海中，习水战，远通西洋。且结倭兵为助，杀千户，掠通判以去。十年六月，总督陈瑞与应甲谋，分水军二，南驻老万山备倭，东驻虎门备醾，

别以两军备外海，两军扼要害。水军沈醪舟二十，生禽本豪。诸军竞进，大破之石茅洲。贼复奔潭洲沙湾，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掎角。诸将合追，先后俘斩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余，抚降者二千五百。帝为告郊庙，大行叙赉，应甲等进秩有差。他倭寇琼崖，应甲斩首二百余，夺其舟。再赐金。旋入佥左军府。罢归，卒。

尹凤，字德辉，南京人。锡总兵福建时部将也，世府军后卫指挥同知。凤早孤。读书，娴骑射。嘉靖中举武科，乡、会试皆第一。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福建。徙佥浙江都司，进福建参将。倭陷福清、南安，连□宗出海。凤邀击，沈其七舟。追至外洋，连战浒屿、东洛、七礁，擒斩二百人。击倭梅花洋，走之，追至横山，擒斩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数战，内地赖以稍宁。改掌浙江都司，谢病归。隆庆初，以故官莅福建，从锡平曾一本。万历初，累官署都督佥事，提督京城巡捕。未几，谢事归。

张元勋，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职为海门卫新河所百户。沈毅有谋。值倭警，隶戚继光麾下。有功，进千户。从破横屿诸贼，屡进署都指挥佥事，充福建游击将军。隆庆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参将。从李锡破曾一本，进副总兵。

五年春，擢署都督佥事，代郭成为总兵官，镇守广东。惠州河源贼唐亚六、广州从化贼万尚钦、韶州英德贼张廷光劫掠郡县，莫能制。明年，元勋进剿。斩馘六百有奇，亚六等授首，余党悉平。肇庆恩平十三村贼陈金莺等，与邻邑苔村三巢贼罗绍清、林翠兰、谭权伯，藤峒、九迳十寨贼黄飞莺、丘胜富、黄高晖、诸可行、黄朝富等，相煽为乱。故事：两粤惟大征得叙功，雕剿不叙，故诸将不乐雕剿。总督殷正茂与元勋计，令雕剿得论功，诸军争奋。正茂又密遣副将梁守愚、游击王瑞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不备，斩翠兰等，生擒绍清、权伯以献。其诸路雕剿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还被掠子女千三百余人，生得金莺，惟高晖等亡去。元勋逐北至藤峒，又生获胜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将邓子龙等亦获高晖、飞莺。三巢、十寨、十三村诸贼尽平，余悉就抚。

惠、潮地相接，山险木深。贼首蓝一清、赖元爵与其党马祖冒、黄民太、曾廷凤、黄鸣时、曾万璋、李仲山、卓子望、叶景清、曾仕龙等各据险结砦，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正茂议大征。会金莺等已灭，诸贼颇惧。廷凤、万璋并遣子入学，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诈，征兵四万，令参将李诚立、沈思学、王诏，游击王瑞等分将之，元

勋居中节制，监司陈奎、唐九德、顾养谦、吴一介监其军，数道并进。贼败，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箐邃谷间。而元勋偕九德，追亡至南岭。一日夜驰至养谦所，击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乌禽嶂。仕龙阻高山，元勋佯饮酒高会，忽进兵击擒之。先后获大贼首六十一人，次贼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巢七百余所，擒斩一万二千有奇。帝为宣捷，告郊庙，进元勋署都督同知，世廕百户。元勋复讨斩余贼千三百有奇，抚定降者。巨寇皆靖。

潮州贼林道乾之党诸良宝既抚复叛，袭杀官军，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阳江，败走。乃据潮故巢，居高山巅，不出战。官军营淤泥中。副将李诚立挑战，坠马伤足，死者二百人。贼出掠而败，走巢固守。元勋积草土与贼垒平，用火攻之，斩首千一百余级。时万历二年三月也。捷闻，进世廕一级。遗孽魏朝义等四巢亦降。寻与胡宗仁共平良宝党林凤。惠、潮遂无贼。其冬，倭陷铜鼓石、双鱼城。元勋大破之儒峒，俘斩八百余级。进秩为真。五年，从总督凌云翼大征罗旁贼，斩首万六千余级。进都督，改廕锦衣。寻以疾致仕，卒于家。

元勋起小校。大小百十战，威名震岭南。与广西李锡并称良将。

赞曰：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敛，而掩遏其功者众也。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刘显平蛮引疾，而以有司阻挠为辞，有以夫！李锡、张元勋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赏，武功所由不竞也。

列传第一百一

徐阶（弟陟 子璠等）高拱 （郭朴）张居正（曾孙同敞）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生甫周岁，堕舀井，出三日而苏。五岁从父道括苍，堕高岭，衣挂于树不死。人咸异之。嘉靖二年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予归娶。丁父忧，服除，补故官。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

帝用张孚敬议，欲去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笾豆礼乐皆有所损抑。下儒臣议，阶独持不可。孚敬召阶盛气诘之，阶抗辩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阶正色曰："叛生于附。阶未尝附公，何得言叛？"长揖出。斥为延平府推官。连摄郡事。出系囚三百，毁淫祠，创乡社学，捕剧盗百二十人。迁黄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俱视学政。

皇太子出阁，召拜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丁母忧归。服除，擢国子祭酒，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鐍门，所接见庶官不数语。阶折节下之。见必深坐，咨边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尚书熊浃、唐龙、周用皆重阶。阶数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张岳、王道、欧阳德、范□皆长者。用卒，闻渊代，自处前辈，取立断。阶意不乐，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寻掌院事，进礼部尚书。

帝察阶勤，又所撰青词独称旨，召直无逸殿。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赐飞鱼服及上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廷推吏部尚书，不听，不欲阶去左右也。阶遂请立皇太子，不报。复连请之，皆不报。后当冠婚，复请先裕王，后景王，帝不怿。寻以推恩加太子太保。

俺答犯京，阶请释周尚文及戴纶、欧阳安等自效，报可。已，请帝还大内，召群臣计兵事，从之。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菅，何谓饥贼？"帝然之，问求贡书安在。嵩出诸袖曰："礼部事也。"帝复问阶。阶曰："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帝称善者再。嵩、阶因请帝出视朝。寇寻饱去，乃下阶疏，弗许贡。

嵩怙宠弄权，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尝荐阶，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庙，念压于先孝洁皇后，又睿宗入庙非公议，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阶抗言女后无先入庙者，请祀之奉先殿。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亦以为然。疏上，帝大怒。阶皇恐谢罪，不能守前议。帝又使阶往邯郸落成吕仙祠。阶不欲行，乃以议祔庙解，得缓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书顾可学行，而内衔阶。摘思忠元旦贺表误，廷杖之百，斥为民，以怵阶。嵩因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一日独召对，语及阶，嵩徐曰："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阶危甚，度未可与争，乃谨事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左右亦多为地者。帝怒渐解。未几，加少保，寻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密疏发咸宁侯仇鸾罪状。嵩以阶与鸾尝同直，欲因鸾以倾阶。及闻鸾罪发自阶，乃愕然止，而忌阶益甚。

帝既诛鸾，益重阶，数与谋边事。时议减鸾所益卫卒，阶言："不可减。又京营积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廪以资赏费。"又请罢提督侍郎孙禬。帝始格于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满三载，进勋，为柱国，再进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满六载，兼食大学士俸，再录子为中书舍人，加少傅。九载，改兼吏部尚书。赐宴礼部，玺书褒谕有加。帝虽重阶，稍示形迹。尝以五色芝授嵩，使练药，谓阶政本所关，不以相及。阶皇恐请，乃得之。帝亦渐委任阶，亚于嵩。

杨继盛谕嵩罪，以二王为徵，下锦衣狱。嵩属陆炳究主使者。阶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为危语动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谢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显结宫邸怨也。"嵩忄双惧，乃寝。倭躏东南，帝数以问阶，阶力主发兵。阶又念边卒苦饥，请收畿内麦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宣府，紫荆输大同。帝悦，密传谕行之。杨继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阶。赵锦、王宗茂劾嵩，阶又议薄其罚。及是给事中吴时来、主事董传策、张翀劾嵩不胜，皆下狱。传策，阶里人；时来、翀，阶门生也。嵩遂疏辨，显谓阶主使，帝不听。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寻加太子太师。

帝所居永寿宫灾，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所余材，责尚书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命阶子尚宝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万寿宫。以阶忠，进少师，兼支尚书俸，予一子中书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日屈。嵩子世蕃贪横淫纵状亦渐闻，阶乃令御史邹应龙劾之。帝勒嵩致仕，擢应龙通政司参议。阶遂

代嵩为首辅。已而帝念嵩供奉劳，怜之。又以调去，忽忽不乐，乃降谕，欲退而修真且传嗣，复责阶等奈何以官与邪物，谓应龙也。阶言："退而传嗣，臣等不敢奉命。应龙之转，乃二部奉旨行之。"帝乃已。

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顾为奸于外，因命阶无久直。阶窥帝意，言苟为奸，在外犹在内，固请入直。帝以嵩直庐赐阶。阶榜三语其中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于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炜数出直，阶请召与共拟旨。因言："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帝颔之。阶以张孚敬及嵩导帝猜刻，力反之，务以宽大开帝意。帝恶给事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阶委曲调剂，得轻论。会问阶知人之难，阶对曰："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广听纳，则穷凶极恶，人为我攖之；深情隐慝，人为我发之。故圣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实，小者置之，大则薄责而容之，以鼓来者。"帝称善。言路益发舒。

寇由墙子岭入，直趋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书杨博不敢奏，谋之阶，檄宣府总兵官马芳、宣大总督江东入援。芳兵先至，阶请亟赏之，又请重东权，俾统诸道兵。寇从通掠香河，阶请亟备顺义，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趋顺义，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后军遇参将郭琥伏而败，颇得其所掠人畜辎重。始帝怒博不早闻与总督杨选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发。阶言："博虽以祠釐禁不敢闻，而二镇兵皆其所先檄。若选则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诛选，不罪博。进阶建极殿大学士。

袁炜以疾归，道卒，阶独当国。屡请增阁臣，且乞骸骨。乃命严讷、李春芳入阁，而待阶益隆。以一品十五载考，恩礼特厚，复赐玉带、绣蟒、珍药。帝手书问阶疾，谆恳如家人，阶益恭谨。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应制之文，未尝逾顷刻期。帝日益爱阶。阶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叶，南北用兵。边镇大臣小不当帝指，辄逮下狱诛窜，阁臣复窃颜色为威福。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终。于是论者翕然推阶为名相。

严讷请告归，命郭朴、高拱入阁，与春芳同辅政，事仍决于阶。阶数请立太子，不报。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帝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阶力止之。鄢懋卿骤增盐课四十万金，阶风御史请复故额。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阶力陈其矫诬状，大顺等寻伏法。帝服饵病躁，户部主事海瑞极陈帝失，帝恚甚，欲即杀之，阶力救得系。帝病甚，忽欲幸兴都，阶力争乃止。未

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同列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郤，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

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多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同列欲拟谴，阶曰：“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诏翰林撰中秋宴致语，阶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乐。”帝为罢宴。帝命中官分督团营，阶力陈不可而止。南京振武营兵屡哗，阶欲汰之。虑其据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继录督江防兵驻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珰殴御史于午门，都御史王廷将纠之，阶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虑彼先诬我。”乃使人以好语诱大珰，先录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别逮治有差。阶之持正应变，多此类也。

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而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劾阶，阶因请归。帝意亦渐移，许之。赐驰驿。以春芳请，给夫廪，玺书褒美，行人导行，如故事。陛辞，赐白金、宝钞、彩币、袭衣。举朝皆疏留，报闻而已。王廷后刺得张齐纳贿事，劾戍之边。阶既行，春芳为首辅，未几亦归。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齮龀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会拱复为居正所倾而罢，事乃解。万历十年，阶年八十，诏遣行人存问，赐玺书、金币。明年卒。赠太师，谥文贞。阶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

阶弟陟，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宝卿。孙元春，进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孙本高，官锦衣千户，天启中拒魏忠贤建祠夺职。崇祯改元，以荐起，累官左都督。诸生念祖，国变城破，与妻张，二妾陆、李，皆自缢。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逾年，授编

修。穆宗居裕邸，出阁请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累迁侍讲学士。

严嵩、徐阶递当国，以拱他日当得重，荐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礼部左侍郎。寻改吏部，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撰斋词，赐飞鱼服。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拱与朴皆阶所荐也。

世宗居西苑，阁臣直庐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庐，时窃出。一日，帝不豫，误传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给事中胡应嘉，阶乡人也，以劾拱姻亲自危。且瞷阶方与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庐，移器用于外。世宗病，勿省也。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

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以勤与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应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将竣，忽有所论救。帝责其牴牾，下阁臣议罚。朴奋然曰：“应嘉无人臣礼，当编氓。”阶旁睨拱，见拱方怒，勉从之。言路谓拱以私怨逐应嘉，交章劾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辩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

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且上疏极论之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拱复上疏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帝复然拱言，命减戍。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

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司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著为令。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古田瑶贼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曰："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行语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即而如其言。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历其余。又言马政、盐政之官，名为卿、为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渐不可训。惟教官驿递诸司，职卑录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拱所经画，皆此类也。

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事具崇古传。进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改建极殿。拱以边境稍宁，恐将士惰玩，复请敕边臣及时闲暇，严为整顿，仍时遣大臣阅视。帝皆从之。辽东奏捷，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异同。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贞吉，专横益著。尚宝卿刘奋庸上疏阴斥之，给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谪外任。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也。

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为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冯保者，中人，性黠，次当掌司礼监，拱荐陈洪及孟冲，帝从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六年春，帝得疾，大渐，召拱与居正、高仪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

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保憾未释。复构王大臣狱，欲连及拱，已而得寝。居家数年，卒。居正请复其官，与祭葬如例。中旨给半葬，祭文仍寓贬词云。久之，廷议论拱功，赠太师，谥文襄，廕嗣子务观为尚宝丞。

郭朴，字质夫，安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入直西苑。历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南京礼部缺尚书，帝怜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辞曰："幸与撰述，不欲远离阙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詹事府侍直如故。顷之，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罢，即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丧去。及严讷由吏部入阁，帝谋代者。时董份以工部尚书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为人贪狡无行。徐阶虑其代讷，急言于帝，起朴故官。朴固请终制，不许。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与高拱并命。阶早贵，权重，春芳、讷事之谨，至不敢讲钧礼。而朴与拱乡里相得，事阶稍倨，拱尤负才自恣。及世宗崩，阶草遗诏，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拱与朴不得与闻，大恚，两人遂与阶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拱谢病归，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时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庞尚鹏、凌儒等攻不止，遂三疏乞归。家居二十余年卒。赠太傅，谥文简。

朴为人长者，两典铨衡，以廉著。辅政二年无过。特以拱故，不容于朝，时颇有惜之者。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迁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寻还理坊事，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寻迁右谕德兼侍读，进侍讲学士，领院事。

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閣，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高拱以很躁被论去，徐阶亦去，春芳为首辅。亡何，赵贞吉入，易视居正。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拱，俾领吏部，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拱至，益与居正善。春芳寻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贞吉、殷士儋皆为所构罢，独居正与拱在，两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赞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国、太子太傅。六年满，加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以辽东战功，加太子太师。和市成，加少师，余如故。

初，徐阶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谨。而拱衔阶甚，嗾言路追论不已，阶诸子多坐罪。居正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而拱客构居正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遂离。拱又与居正所善中人冯保郄。穆宗不豫，居正与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即位，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帝御平台，召居正奖谕之，赐金币及绣蟒斗牛服。自是赐赉无虚日。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惕息。帝当尊崇两宫。故事，皇后与天子生母并称皇太后，而徽号有别。保欲媚帝生母李贵妃，风居正以并尊。居正不敢违，议尊皇后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两宫遂无别。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氵曹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氵曹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

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讶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祯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戍。给事中徐贞明等群拥入狱，视具橐饘，亦逮谪外。御史刘台按辽东，误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绳督之，台抗章论居正专恣不法，居正怒甚。帝为下台诏狱，命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之，仅夺其职。已，卒戍台。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

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

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然持法严。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辄不得补。大邑士子额隘，艰于进取。亦多怨之者。

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

慈圣太后将还慈宁宫，谕居正谓："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因赐坐蟒、白金、彩币。未几，丁父忧。帝遣司礼中官慰问，视粥药，止哭，络绎道路，三宫膊赠甚厚。

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夺情议，居正惑之。冯保亦固留居正。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

辈皆以为不可，弗听。吏部尚书张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遂交章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于是使居正子编修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驰传往代司丧。礼部主事曹诰治祭，工部主事徐应聘治丧。居正请无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侍经筵讲读，又请辞岁俸。帝许之。及帝举大婚礼，居正吉服从事。给事中李涞言其非礼，居正怒，出为佥事。时帝顾居正益重，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

居正乞归葬父，帝使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护归，期三月，葬毕即上道。仍命抚按诸臣先期驰赐玺书敦谕。范“帝赉忠良”银印以赐之，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居正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而时行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两宫赐赉慰谕有加礼，遣司礼太监张宏供张饯郊外，百僚班送。所过地，有司节厨传，治道路。辽东奏大捷，帝复归功居正。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居正为条列以闻。调阳益内惭，坚卧，累疏乞休不出。

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于是内阁、两都部院寺卿、给事、御史俱上章，请趣居正亟还朝。帝遣锦衣指挥翟汝敬驰传往迎，计日以俟；而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过南阳，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诏遣司礼太监何进宴劳，两宫亦各遣大珰李琦、李用宣谕，赐八宝金钉川扇、御膳、饼果、醪醴，百僚复班迎。入朝，帝慰劳恳笃，予假十日而后入阁，仍赐白金、彩币、宝钞、羊酒，因引见两宫。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比至，帝与两宫复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

时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居正乃因户部进御览数目陈之，谓每岁入额不敌所出，请帝置坐隅时省览，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言官请停苏、松织造，不听。居正为面请，得损大半。复请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迁官恩数，帝多曲从之。帝御文华殿，居正侍讲读毕，以给事中所上灾伤疏闻，因请振。复言：“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

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贷。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居正服将除，帝召吏部问期日，敕赐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使中官张宏引见慈庆、慈宁两宫，皆有恩赉，而慈圣皇太后加赐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因劝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保、居正矣。

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余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至是，复属儒臣纪太祖列圣《宝训》、《宝录》分类成书，凡四十：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理财，曰守法，曰儆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桑，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裁贡献，曰慎赏赉，曰敦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节武备，曰御戎狄。其辞多警切，请以经筵之暇进讲。又请立起居注，纪帝言动与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员入直，应制诗文及备顾问。帝皆优诏报许。

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

亡何，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及病革，乞归。上复优诏慰留，称“太师张

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晟，冯保所受书者也，强居正荐之。时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居正先以六载满，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以九载满，加赐坐蟒衣，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丞；以大婚，加岁禄百石，录子锦衣千户为指挥佥事；以十二载满，加太傅；以辽东大捷，进太师，益岁禄二百石，子由指挥佥事进同知。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

初，帝所幸中官张诚见恶冯保，斥于外，帝使密讶保及居正。至是，诚复入，悉以两人交结恣横状闻，且谓其宝藏逾天府。帝心动。左右亦浸言保过恶，而四维门人御史李植极论徐爵与保挟诈通奸诸罪。帝执保禁中，逮爵诏狱。谪保奉御居南京，尽籍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进者益务攻居正。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召还中行、用贤等，迁官有差。刘台赠官，还其产。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指居正构辽庶人宪□节狱。庶人妃因上疏辩冤，且曰：“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事闻，时行等与六卿大臣合疏，请少缓之；刑部尚书潘季驯疏尤激楚。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而御史丁此吕复追论科场事，谓高启愚以舜、禹命题，为居正策禅受。尚书杨巍等与相驳。此吕出外，启愚削籍。后言者复攻居正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

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熹宗时，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邹元标为都御史，亦称居正。诏复故官，予葬祭。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廕及诰命。十三年，敬修孙同敞请复武廕，并复敬修官。帝授同敞中书舍人，而下部议敬修事。尚书李日宣等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复敬修官。

同敞负志节，感帝恩，益自奋。十五年，奉敕慰问湖广诸王，因令调兵云南。未复命，两京相继失，走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复其锦衣世廕，授同敞指挥佥事。寻奉使湖南。闻汀州破，依何腾蛟于武冈。永明王用廷臣荐，改授同敞侍读学士。为总兵官刘承胤所恶，言翰林、吏部、督学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宝卿。以大学士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

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大将王永祚等久围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众迎敌，战败。同敞驰至全州，檄杨国栋兵策应，乃解去。顺治七年，大兵破严关，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独式耜端坐府中。适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与饮，明烛达旦。侵晨被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虽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阅四十余日，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既死，同敞尸植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

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宝丞。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掠荆州，允修题诗于壁，不食而死。

赞曰：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及为冯保所逐，柴车即路。倾辄相寻，有自来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列传第一百二

杨博（子俊民） 马森 刘体乾 王廷 （毛恺） 葛守礼 靳学颜（弟学曾）

杨博，字惟约，蒲州人。父瞻，御史，终四川佥事。博登嘉靖八年进士，除盩厔知县，调长安。征为兵部武库主事，历职方郎中。大学士翟銮巡九边，以博自随。所过山川形势，土俗好恶，士卒多寡强弱，皆疏记之。至肃州，属番数百遮道邀赏。銮虑来者益众，不能给。博请銮盛仪卫，集诸番辕门外，数以天子宰相至，不悉众远迎，将缚以属吏。诸番罗拜请罪，乃稍赉其先至者，余皆惧不复来。銮还，荐博可属大事。吉囊、俺答岁盗边，尚书张瓒一切倚办博。帝或中夜降手诏，博随事条答，悉称旨。毛伯温代瓒，博当迁，特奏留之。已，迁山东提学副使，转督粮参政。

二十五年，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凿龙首诸渠。初，罕东属番避土鲁番乱，迁肃州境上，时与居民戕杀。监生李时旸以为言，事下守臣。博为筑金塔、白城七堡，召其长，令率属徙居之。诸番徙七百余帐，州境为之肃清。总兵官王继祖却寇永昌，镇羌参将蔡勋等战镇番、山丹，三告捷，斩首百四十余级。进博右副都御史。以母忧归。仇鸾镇甘肃，总督曾铣劾之，诏逮治。博亦发其贪罔三十事。鸾拜大将军，数毁之，帝不听。服阕，鸾已诛，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经略蓟州、保定。

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议者争请为备。水湍悍，不可城。博缘水势建石墩，置戍守，还督京城九门。时因寇警，岁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须镇静，奈何先事自扰？"罢其令。寻迁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博以蓟逼京师，护畿甸陵寝为大，分布诸将，画地为防。三十三年秋，把都儿及打来孙十余万骑犯蓟镇，攻墙。帝忧甚，数遣骑侦博。博擐甲宿古北口城上，督总兵官周益昌等力御。帝大喜，驰赐绯豸衣，犒军万金。寇攻四昼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墙。官军断一人腕，乃退屯虎头山。博募死士，夜以火惊其营，寇扰乱，比明悉去。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千户。明年，打来孙复入益昌，击却之。遂擢博兵部尚书，录防秋功，加太子少保。

严嵩父子招权利，诸司为所挠，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会丁父忧

去。兵部尚书许论罢，帝起博代之。博未终丧，疏辞。而帝以大同右卫围急，改博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博墨缞驰出关。未至，侍郎江东等以大军进，寇引去。时右卫围六月，守将王德战亡，城中刍粟且尽，士死守无二心。博厚抚恤，奏行善后十事。以给事中张学颜言，留博镇抚。奏蠲被寇租，因佥其丁壮为义勇，分隶诸将。博以边人不习车战，寇入辄不支，请造箱车百辆，有警则右卫车东，左卫车西，使相声援。又以大同墙圮，缮治为急；次则塞银钗、驿马诸岭，以绝窥紫荆路；备居庸南山，以绝窥陵寝畿甸路；修阳神地诸墙堑，以绝入山西路。乃于大同牛心山诸处筑堡九，墩台九十二，接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浚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讫功，赐敕奖赉。

帝数欲召博还，又虞边，以问嵩。嵩雅不喜博，请令江东署部事，俟秋防毕徐议之，遂不召。秋防讫，加太子太保，留镇如故。哱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记等数以轻骑寇边，博先后计擒之。又数出奇兵袭寇，寇稍徙帐。因议筑故总督翁万达所创边墙，招还内地民为寇掠者千六百余人。又请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报可。改蓟辽总督。秋防竣，廷议欲召博还，吏部尚书吴鹏不可。郑晓署兵部，争之曰："博在蓟、辽则蓟、辽安，在本兵则九边俱安。"乃如还，加少保。

帝忧边甚，博每先事为防，帝眷倚若左右手。尝语阁臣："自博入，朕每忧边，其语博预为谋。"博上言："今九边，蓟镇为重。请敕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帝是之。

四十二年十月，寇拥众窥蓟州，声言犯辽阳。总督杨选帅师东，博檄止之。又手书三往，卒不从。博拊几曰："败矣。"急征兵入援，寇已溃墙子岭，犯通州。帝叹曰："庚戌事又见矣。"诸路兵先后至。命宣大总督江东统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镇远侯顾寰以京营兵分布城内外。寇解而东，躏顺义、三河，饱掠去。援兵不发一矢，取道毙及零骑伤残者报首功。帝怏怏，谕博曰："贼复饱飏，何以惩后？"遂诛选。博惧及，徐阶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书。

隆庆改元，请遵遗诏，录建言诸臣，死者皆赠恤。时方计群吏，山西人无一被黜者。给事中胡应嘉劾博庇其乡人，博连疏乞休。并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满三考，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将游南海子，博率同列谏。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罢，博争之。屯盐都御史庞尚鹏被论，博议留。忤旨，遂谢病归。尚书刘体乾等交章乞留，不听。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荐博堪本兵。诏以吏部尚书理兵部事。陈蓟、昌战守方略，谓："议者以

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少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因陈明应援、申驻守、处京营、谕属夷、修内治诸事，帝悉从之。

博魁梧丰硕，临事安闲有识量。出入中外四十余年，始终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罢，乃改博吏部，进少师兼太子太师。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归。逾年卒。赠太傅，谥襄毅。

拱柄国时，欲中徐阶危祸，博造拱，力为解。拱亦心动，事获已。其后张居正逐拱，将周内其罪，博毅然争之。及兴王大臣狱，博与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为解。居正愤曰：“二公谓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会帝命守礼偕都督硃希孝会讯，博阴为画计，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仆杂稠人中，令大臣识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称博长者。

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礼部郎中。隆庆初，迁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历太仆少卿。父博致政，侍归。起故官，累迁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时议搀力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罢。惟内修守备，而外勒西部，使尽还巢，申定市额，使无滥索而已。”议遂定。进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十九年，还理部事。河南大饥，人相食，请发银米各数十万。或议其稽缓，因自劾求罢。疏六上，不允。小人竞请开矿，俊民争不得，税使乃四出。天下骚然，时以咎俊民。在事历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赠少保。后叙东征转饷功，赠少傅兼太子太傅。

马森，字孔养，怀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坠，殒焉。俊绐其妻曰“我误也”，不之罪。逾年而举森。嘉靖十四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讼者，予镜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伤天性乎？”皆感泣谢去。再迁江西按察使。有进士嬖外妇而杀妻，抚按欲缓其狱，森卒抵之法。

历左布政使，就擢巡抚右副都御史。入为刑部右侍郎，改户部。初，森在江西荐布政使宋淳。淳后抚南、赣，以赃败，森坐调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延称为“三平”。病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户部，督仓场，寻转左。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迁南京户部尚书。隆庆初，改北部。

是时，登极诏书蠲天下田租半。太仓岁入少，不能副经费，而京、通二仓积贮无几。森钩校搜剔，条行十余事。又列上钱谷出入之数，劝帝节俭。帝手诏责令措置，森奏："祖宗旧制，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应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后边陲多事，支费渐繁，一变而有客兵之年例，再变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万耳，后渐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益于前，而所费数倍。重以诏书蠲除，故今日告匮，视往岁有加。臣前所区画，算及锱铢，不过纾目前急，而于国之大体，民之元气，未暇深虑。愿广集众思，令廷臣各陈所见。"又奏河东、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灵州盐课事宜。诏皆如所请。帝尝命中官崔敏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阁下，无司礼径传者，事乃止。即，又命购珠宝，森亦力争，不听。三年，以母老乞终养。赐驰驿归，后屡荐不起。

森为考官时，夏言婿出其门，欲介之见言，谢不往。严嵩闻而悦之，森亦不附。为徐阶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赞巡抚庞尚鹏行一条鞭法，乡人为立报功祠。万历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敏。

刘体乾，字子元，东安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改兵科给事中。司礼太监鲍忠卒，其党李庆为其侄鲍恩等八人乞迁。帝已许之，以体乾言，止录三人。转左给事中。

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请追宿逋，增赋额。体乾独上奏曰："苏轼有言：'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廕，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敕请曹，清革冗滥，减俸将不赀。又闻光录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眎内监片纸，如数供御。乾没狼籍，辄转鬻市人。其他诸曹，侵盗尤多。宜著为令典，岁终使科道臣会计之，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赋，是扬汤止沸也。"于是部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从之。

累官通政使，迁刑部左侍郎。改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南畿、湖广、江西银布绢米积逋二百六十余万，凤阳

园陵九卫官军四万，而仓粟无一月储。体乾再疏请责成有司，又条上六事，皆报可。

马森去，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体乾言："太仓银所存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蓟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帝不听。体乾复奏："今国计绌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库之数，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岁则无策矣。今尽以供无益费，万一变起仓卒，如国计何？"于是给事中李已、杨一魁、龙光，御史刘思问、苏士润、贺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体乾言，阁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请，乃命止进十万两。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忤旨，夺俸半年。

帝尝问九边军饷，太仓岁发及四方解纳之数。体乾奏："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又继以固原、山西，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镇防守有主兵。其后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众。各镇刍饷有屯田。其后加民粮，加盐课，加京运，而横费滋多。"因列上隆庆以来岁发之数。又奏："国家岁入不足供所出，而额外陈乞者多。请以内外一切经费应存革者，刊勒成书。"报可。

诏市绵二万五千斤，体乾请俟湖州贡。帝不从，趣之急。给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绵时，不宜重扰商户。"体乾亦复争，乃命止进万斤。逾年，诏趣进金花银，且购猫睛、祖母绿诸异宝。已上书力谏，体乾请从已言，不纳。内承运库以白答刂索部帑十万。体乾执奏，给事中刘继文亦言白答刂非体。帝报有旨，竟取之。体乾又乞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请。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又趣市珍珠黄绿玉诸物。体乾清劲有执，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给事中光懋、御史凌琯等交章请留，不听。

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书，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额军九万，马五千余匹。今军止二万二千，马仅及半，单弱足虑。宜选诸卫余丁，随伍操练，发贮库草场银买马。"又条上防守四事。并从之。万历二年致仕，卒。赠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书汪鋐，谪亳州判官。历苏州知府，有政声。累迁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三十九年，转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南京督储，自成化后皆以都御史领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户部侍郎兼理。及振

武营军乱，言者请复旧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焕专领，而改廷南京刑部。未上，复改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

时倭乱未靖，廷建议以江南属镇守总兵官，专驻吴淞，江北属分守副总兵，专驻狼山。遂为定制。淮安大饥，与巡按御史硃纲奏留商税饷军，被诏切让。给事中李邦义因劾廷拘滞，吏部尚书严讷为廷辨，始解。转左侍郎，还理部事。以通州御倭功，加俸二级。迁南京礼部尚书，召为左都御史。奏行慎选授、重分巡、谨刑狱、端表率、严检束、公举劾六事。

隆庆元年六月，京师雨潦坏庐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会朝觐天下官，廷请严禁馈遗，酌道里费，以儆官邪，苏民力。帝谒诸陵，诏廷同英国公张溶居守。中官许义挟刃胁人财，为巡城御史李学道所笞。群珰伺学道早朝，邀击之左掖门外。廷上其状，论戍有差。

御史齐康为高拱劾徐阶，廷言："康怀奸党邪，不重惩无以定国是。"帝为谪康，谕留阶。拱遂引疾去。而给事中张齐者，尝行边，受贾人金。事稍泄，阴求阶子璠居间，璠谢不见。齐恨，遂摭康疏语复论阶，阶亦引疾去。廷因发齐奸利事，言："齐前奉命赏军宣大，纳盐商杨四和数千金，为言恤边商、革余盐数事，为大学士阶所格。四和抵齐取贿，踪迹颇露。齐惧得罪，乃借攻阶冀自掩。"遂下齐诏狱。刑部尚书毛恺当齐戍，诏释为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恺亦阶所引，遂先后乞休以避之。给事中周芸、御史李纯朴讼齐事，谓廷、恺阿阶意，罗织不辜。刑部尚书刘自强覆奏："齐所坐无实，廷、恺屈法徇私。"诏夺恺职，廷斥为民，宥齐，补通州判官。

万历初，齐以不谨罢，恺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讼恺狷洁有古人风，坐按张齐夺官，今齐已黜，足知恺守正。诏复恺官。于是巡抚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苏州时，人比之赵清献。直节劲气，始终无改。宜如毛恺例复官。"诏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给夫廪如制，仍以高年特赐存问。明年卒，谥恭节。

毛恺，字达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论洗马邹守益不当投散地，为执政所恶，谪宁国推官。历刑部尚书。太监李芳骤谏忤穆宗，命刑部置重辟。恺奏："芳罪状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仍得贯死。恺赠太子少保，谥端简。

葛守礼，字与立，德平人。嘉靖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

授彰德推官。巨盗诬富家，株连以百数，守礼尽出之。主狱者谮之御史。会簿府狱久不决，属守礼，一讯即得，乃大惊服。冬至，赵王戒百官朝服贺，守礼独不可。迁兵部主事。父丧服阕，补礼部。宁府宗人悉锢高墙，后稍得脱，因请封。礼部尚书夏言议量复中尉数人。未上，而言入阁，严嵩代之。守礼适迁仪制郎中，驳不行。故事，郡王绝，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继封。交城、怀仁、襄垣近支绝，以继封请，守礼持之坚。会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间行赂，遂得请。旗校讷其事以闻。所籍记赂遗十余万，独无守礼名，帝由是知守礼廉。迁河南提学副使，再迁山西按察使，进陕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入为户部侍郎，督饷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迁南京礼部尚书。李本署吏部事，希严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礼下考，勒致仕。后帝问守礼安在，左右谬以老病对。帝为叹惜久之。

隆庆元年，起户部尚书。奏言："畿辅、山东流移日众，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均。且河南北，山东西，土地硗瘠，正供尚不能给，复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又国初征粮，户部定仓库名目及石数价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随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可稽。近乃定为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不论仓口，不问石数。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赀，解者任赔补之累。夫钱谷必分数明而后稽核审，今混而为一，是为那移者地也。愿敕所司，酌复旧规。"诏悉举行。于是奏定国计簿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完欠、起解、追征之数及贫民不能输纳，备录簿中。自府州县达布政，送户部稽考，以清隐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户部专理财赋，必周知天下仓库盈虚，然后可节缩调剂。祖宗时令天下岁以文册报部，乃请遣御史谭启、马明谟、张问明、赵岩分行天下董其事，并承敕以行。覃恩例尝边军，或言士伍虚冒，宜乘给赏汰之。守礼言："此朝廷旷典，乃以贾怨耶？"议乃止。

大学士高拱与徐阶不相能，举朝攻拱。侍郎徐养正、刘自强，拱所厚，亦诣守礼言。守礼不可，养正等遂论拱。守礼寻乞养母归。及拱再相，深德守礼，起为刑部尚书。初，阶定方士王金等狱，坐妄进药物，比子杀父律论死。诏下法司会讯。守礼等议金妄进药无事实，但习故陶仲文术，左道惑众，应坐为从律编戍。给事中赵奋言："法司为天下平。昔则一主于入，而不为先帝地；今则一主于出，而不恤后世议。罪有首而后有从，金等为从，孰为首？将以陶仲文为首，则仲文死已久。为法

如此，陛下何赖哉！”疏入，报闻。

寻改守礼左都御史。奏言：“畿内地势洼下，河道堙塞，遇潦则千里为壑。请仿古井田之制，浚治沟洫，使旱潦有备。”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抚事宜，条列官箴、士节六事。守礼议王金狱，与拱合，然不附拱。后张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扌冓杀拱，守礼力为解，乃免。阶、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万历三年，以老乞休。诏加太子少保，驰驿归。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南阳推官，以廉平称。历吉安知府，治行高，累迁左布政使。隆庆初，入为太仆卿，改光禄。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凡万余言。言选兵、铸钱、积谷最切。其略曰：

宋初禁军十万，总天下诸路亦不过十万，其后庆历、治平间增至百余万。然其时财用不绌。我朝边兵四十万。其后虽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绌乏告，何哉？宋虽增兵，而天下无养兵费。我朝以民养兵，而新军又一切仰太仓。旧饷不减，新饷日增，费一也。周丰镐、汉四都，率有其名而无实。我朝留都之设，建官置卫，坐食公帑，费二也。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费三也。有此三者，储畜安得不匮。而其间尤耗天下之财者，兵而已。夫陷锋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簿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验也。当限以轮番守戍之法。或远不可征，或弱不可任，则听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饷边。如免班军而征偿，省充发而输赎，亦变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责以轮番戍守。夫京师去宣府、蓟镇才数百里，京营九万卒，岁以一万戍二镇，九年而一周，未为苦也，而怯者与边兵同其劲矣。又以畿辅之卒填京戍之阙，其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亦与京卒同，而畿辅之卒皆亲兵矣。夫京卒戍蓟镇，则延、固之费可省。戍宣府，则宣府、大同之气自张。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后，京卒之劲当其前，则仰攻深入之事鲜矣。

臣又睹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夫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益废，银益独行。独行则藏益深，而银益贵，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豪右乘其贱收之，时其贵出之。银积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逾数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钱者，泉也，不可一日

无。计者谓钱法之难有二：利不鸷本，民不愿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产为材，以亿兆之力为工，以贤士大夫为役，何本之费？诚令民以铜炭赎罪，而匠役则取之营军，一指麾间，钱遍天下矣。至不顾行钱者，独奸豪尔。请自今事例、罚赎、征税、赐赉、宗禄、官俸、军饷之属，悉银钱兼支。上以是征，下以是输，何患其不行哉。

臣又闻中原者，边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终身无银，而不能终岁无衣，终日无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银而不在谷，臣窃虑之。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鸷悍而轻生，易动而难戢，游食而寡积者也。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前事已屡验矣。弭之之计，不过曰恤农以系其家，足食以系其身，聚骨肉以系其心。今试核官廪之所藏，每府得数十万，则司计者安枕可矣。得三万焉，犹足塞转徙者之望。设不满万，岂得无寒心？臣窃意不满万者多也。

臣近者疏请积谷，业蒙允行。第恐有司从事不力，无以塞明诏。敢即臣说申言之：

其一曰官仓，发官银以籴也。一曰社仓，收民谷以充也。官仓非甚丰岁不能举，社仓虽中岁皆可行。唐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则准民间正税之数，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社。诚仿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岁候以通其变，计每岁二仓之入以验其功，著为令，而岁岁修之，时其丰歉而敛散之。在官仓者，民有大饥则以振。在民仓者，虽官有大役亦不听贷。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今言财用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伏惟圣明垂意。

疏入，下所司议，卒不能尽行也。

寻召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学颜内行修洁，见高拱以首辅掌铨，专恣甚，遂谢病归，卒。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

赞曰：明之中叶，边防堕，经费乏。当时任事之臣，能留意于此者鲜矣。若杨博、马森、刘体乾、葛守礼、靳学颜之属，庶几负经济之略者。就其设施与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补苴一时而已，况言之不尽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时厥后，张居正始一整饬。居正殁，一切以空言

从事，以迄于亡。盖其坏非朝夕之积矣。

列传第一百三

王治 欧阳一敬（胡应嘉） 周弘祖（岑用宾 邓洪震） 詹仰庇 骆问礼（杨松 张应治） 郑履淳 陈吾德（李已 胡涍） 汪文辉 刘奋庸（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行人，迁吏科给事中。寇屡盗边，边臣多匿不奏；小胜，文臣辄冒军功。治请临阵斩获，第录将士功；文臣及镇帅不亲搏战者止赐赉。从之，再迁礼科左给事中。

隆庆元年，偕御史王好问核内府诸监局岁费。中官崔敏请止之，为给事中张宪臣所劾。得旨："诏书所载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听治等详核。不载者，已之。"治等力争，不许。事竣，劾中官赵廷玉、马尹干没罪，诏下司礼监按问。寻上疏陈四事："一、定宗庙之礼以隆圣孝。献皇虽贵为天子父，未尝南面临天下；虽亲为武宗叔，然尝北面事武宗。今乃与祖宗诸帝并列，设位于武宗右，揆诸古典，终为未协。臣以为献皇祔会太庙，不免递迁。若专祀世庙，则亿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议，务求至当。一、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闲举动，有非谅闇所宜者。臣窃为陛下虑之。"其二，请勤朝讲、亲辅弼。疏入，报闻。

进吏科都给事中。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职，于拱遂罢。山西及蓟镇并中寇，治以罪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偕同官欧阳一敬等劾之。诏罢乾，贬凤翔三秩视事。部议恤光禄少卿马从谦。帝不许，治疏争。帝谓从谦所犯，比子骂父律，终不允。治又请追谥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硃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锻成夏言、曾铣狱，宜追夺其官。咸报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胜者，帝将往幸。治率同官谏，大学士徐阶、尚书杨博、御史郝杰等并阻止，皆不听。至则荒莽沮湿，帝甚悔之。治寻擢太仆少卿，改大理，进太仆卿。忧归，卒。

欧阳一敬，字司直，彭泽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除萧山知县。征授刑科给事中。劾太常少卿晋应槐为文选郎时劣状，而南京侍郎傅颐、宁夏巡抚王崇古、湖广参政孙弘轼由应槐进，俱当罢。吏部为应槐等辨，独罢颐官。未几，劾罢礼部尚书董份。三迁兵科给事中。言广西总兵当用都督，不当用勋臣。因劾恭顺侯吴继爵，罢之，以俞大猷代。寇

大入陕西，劾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俱夺官。又以军政劾英国公张溶，山西、浙江总兵官董一奎、刘显，掌锦衣卫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职。溶留，余俱贬黜。

自严嵩败，言官争发愤论事，一敬尤敢言。隆庆元年正月，吏部尚书杨博掌京察，黜给事中郑钦、御史胡维新，而山西人无下考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劾博挟私愤，庇乡里。应嘉先尝劾高拱，拱修郤，将重罪之。徐阶等重违拱意，且以应嘉实佐察，初未言，今党同官妄奏，拟旨斥为民。言路大哗。一敬为应嘉讼，斥博及拱。诋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且言："应嘉前疏臣与闻，黜应嘉不若黜臣。"会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疏争，阶乃调应嘉建宁推官。一敬寻劾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不听。逾月，御史齐康劾阶。诸给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群集阙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时康主拱，一敬主阶，互指为党。言官多论康，康竟坐谪。

已，陈兵政八事，部皆议行。南京振武营兵由此罢。湖广巡按陈省劾太和山守备中官吕祥，诏征祥还，罢守备官。未几，复遣监丞刘进往代。一敬言："进故名俊，守显陵无状。肃皇帝下之狱，充孝陵卫净军，今不宜用。"从之。中官吕用等典京营，一敬力谏，事寝。黔国公沐朝弼残恣，屡抗诏旨。一敬请治其罪，报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惧，即日告归，半道以忧死。时应嘉已屡迁参议，忧归，闻拱再相，亦惊怖而卒。

应嘉，沐阳人。由宜春知县擢吏科给事中。三迁都给事中。论侍郎黄养蒙、李登云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职，皆罢去。登云者，大学士高拱姻也。应嘉策拱必害己，遂并劾拱，言："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陛下近稍违和，拱即私运直庐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惧，亟奏辩。会帝崩，得不竟。拱以此衔应嘉。穆宗嗣位，应嘉请帝御文华殿与辅臣面议大政，召访诸卿顾问侍从，令科臣随事驳议。帝纳焉。应嘉居谏职，号敢言。然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除吉安推官。征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隆庆改元，司礼中贵及藩邸近侍廕锦衣指挥以下至二十余人。弘祖驰疏请止赉金币，或停世袭，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给奔走扫除，不关政事。孝宗召对大臣，宦侍必退去百余武，非惟不使之预，亦且不使之闻。愿陛下勿与谋议，假以嚬笑，则彼无乱政之阶，而圣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闻先帝初载，欲廕太监张钦义子锦衣，兵部

尚书彭泽执奏再四。今赵炳然居泽位，不能效泽忠，无所逃罪。”报闻。已，请汰内府监局、锦衣卫、光禄寺、文思院冗员，复嘉靖初年之旧，又请仿行古社仓制。诏皆从之。

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数火，天鼓再鸣，陨星旋风，天雨黑豆，此皆阴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边患孔棘，备御无方。事涉内庭，辄见挠沮，如阅马、核库，诏出复停。皇庄则亲收子粒，太和则榷取香钱，织造之使累遣，纠劾之疏留中。内臣爵赏谢辞，温旨远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绝无者。”疏入，不报。其冬诏市珍宝，魏时亮等争，不听。弘祖复切谏。寻迁福建提学副使。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恶弘祖及岑用宾等，谪弘祖安顺判官，用宾宜川县丞。

用宾，广东顺德人。官南京给事中，多所论劾。又尝论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为绍兴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于贬所。而弘祖谪未几，拱罢，量移广平推官，万历中，屡迁南京光禄卿。坐硃衣谒陵免。

当隆庆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邓洪震，宣化人。时为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来，淫雨弥月。又京师去冬地震，今春风霾大作，白日无光。近大同又报雨雹伤物，地震有声。陛下临御甫半年，灾异叠见。传闻后宫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左右近习，滥赐予。政令屡易，前后背驰，邪正混淆，用舍犹豫。万一奸宄潜生，寇戎轶犯，其何以待之？”帝纳其言，下礼官议修省。洪震寻以疾归。万历改元，督抚交章论荐，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钦，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南海知县征授御史。隆庆初，穆宗诏户部购宝珠，尚书马森执奏，给事中魏时亮、御史贺一桂等继争，皆不听。仰庇疏言：“顷言官谏购宝珠，反蒙诘让。昔仲虺戒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召公戒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汤、武能受二臣之戒，绝去玩好，故圣德光千载。若侈心一生，不可复遏，恣情纵欲，财耗民穷。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胜言者。况宝石珠玑，多藏中贵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财，耗之无用之物。今两广需饷，疏请再三，犹靳不予，何轻重倒置乎！”不报。三年正月，中官制烟火，延烧禁中庐舍，仰庇请按治。左右近习多切齿者。

帝颇耽声色，陈皇后微谏，帝怒，出之别宫。外庭皆忧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医禁中出。询之，知后寝疾危笃，即上疏言：“先帝慎

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帝手批答曰：“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

亡何，巡视十库，疏言：“内官监岁入租税至多，而岁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园廛场地，隶本监者数十计，岁课皆属官钱，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过归朝宁。乞备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数，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银，用备缓急。今如本监所称，则尽以创鰲山、修宫苑、制鞦□迁、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群小因干没，累圣德，亏国计。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诸司文移往还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书无此体。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语，为大不敬。帝怒，下诏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屡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罢科道之巡视库藏者。南京给事中骆问礼、御史余嘉诏等疏救，且言巡视官不当罢。不纳。仰庇为御史仅八月，数进谠言，竟以获罪。

神宗嗣位，录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时尝为商人居间，不得内召，除广东参议。寻乞归。家居十余年，起官江西。再迁南京太仆少卿。入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节负盛名，至是为保位计，颇不免附丽。饶伸以科场事劾大学士王锡爵、左都御史吴时来，仰庇即劾伸。进士薛敷教劾时来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阅疏，即论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废。及吏部侍郎赵焕、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继去，仰庇谋代之，踪迹颇著。给事中王继光、主事姜士昌、员外郎赵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论列。仰庇不自安，屡求去。帝虽慰留，而众议籍籍不止。稍迁刑部右侍郎。移疾归，久之卒。

骆问礼，诸暨人。嘉靖末进士。历南京刑科给事中。隆庆三年，陈皇后移别宫，问礼偕同官张应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闱，即有疾，岂宜移宫。望亟返坤宁，毋使后世谓变礼自陛下始。”不报。给事张齐劾徐阶，为廷臣所排，下狱削籍。问礼独言齐赃可疑，不当以纠弹大臣实其罪。张居正请大阅，问礼谓非要务，而请帝日亲万几，详览奏章。未几，劾诚意伯刘世延、福建巡抚涂泽民不职，帝并留之。

帝初纳言官请，将令诸政务悉面奏于便殿，问礼遂条上面奏事宜。

一言："陛下躬揽万几，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从官常在左右，非向晦不入宫闱，则涵养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内阁政事根本，宜参用诸司，无拘翰林，则讲明义理，通达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如六科不封驳，诸司失检察者，许御史纠弹。"五言："顷诏书两下，皆许诸人直言。然所采纳者，除言官与一二大臣外，尽付所司而已。宜益广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临朝决事，凡给事左右，如传旨、接奏章之类，宜用文武侍从，毋使中官参与，则窥窃之渐，无自而生。"七言："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题覆，已报可者未见修举，因循玩忄妻，习为故常。陛下当明作于上，敕诸臣奋励于下，以挽颓惰之风"。九言："面奏之仪，宜略去繁文，务求实用，俾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无或两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编检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迩乘舆，一切言动，执简侍书。其耳目所不及者，诸司或以月报，或以季报，令得随事纂缉，以垂劝戒。"

疏奏，帝不悦。宦侍复从中构之，谪楚雄知事。明年，吏部举杂职官当迁者，问礼及御史杨松在举中。帝曰："此两人安得遽迁，俟三年后议之。"万历初，屡迁湖广副使，卒。

杨松，河南卫人。历官御史，巡视皇城。尚膳少监黄雄征子钱与民哄，兵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令校尉趣雄入直，诡言有驾帖。松验问无有，遂劾雄诈称诏旨。帝令黜兵马司官，而镌松三秩，谪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庐州推官，终山西副使。

张应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称。为高拱所恶，出为九江知府。终山东副使。

郑履淳，字叔初，刑部尚书晓子也。举嘉靖四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迁尚宝丞。隆庆三年冬，疏言：

顷年以来，万民失业，四方多故，天鸣地震，灾害洊臻，正陛下宵旰忧勤时也。夫饥寒迫身，易为衣食，嗷嗷赤子，圣主之所以为资。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谋，切虞廷困穷之惧，则上天所以警动海内者，适足以资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贤。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

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暌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纪纲因循，风俗玩忄妻。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阍寺潜为厉阶，善类渐以短气。言涉宫府，肆挠多端。梗在私门，坚持不破。万众惶惶，皆谓群小侮常，明良疏隔，自开辟以来，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愿奋英断以决大计，勿为小故之所淆；弘浚哲以任君子，勿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疮痍，分昭阳细务之勤而和庶政。以蛮裔为关门劲敌，以钱谷为黎庶脂膏。拔用陆树声、石星之流，嘉纳殷士儋、翁大立诸疏。经史讲筵，日亲无倦。臣民章奏，与所司面相可否。万几之裁理渐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变谨微，回天开泰，计无逾于此。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系刑部狱数月。刑科舒化等以为言，乃释为民。神宗立，起光禄少卿，卒。

陈吾德，字懋修，归善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工科给事中。两广多盗，将吏率虚文罔上。吾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复食。吾德言："岁首日月并食，天之大灾，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应天以实。"诏遣中官督织造，吾德偕同官严用和切谏，报闻。帝从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已执奏，不从。吾德复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极诏书，罢采办，蠲加派，且云'各监局以缺乏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时论奏，治以重典'，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市珠，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咸谓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迩时府库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忧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费数十万赀乎！敏等献谄营私，罪不可宥。乞亟谴斥，以全诏书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锢刑部狱，斥吾德为民。

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万历元年，进右给事中。张居正柄国，谏官言事必先请，吾德独不往。礼部主事宋儒与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诬敦朴欲劾居正，属尚书谭纶劾罢之。既而诬渐白，吾德遂劾儒，亦谪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嗛之。未几，争成国公硃希忠赠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宁宫后室灾，吾德力争，出为饶州知府。有盗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见获。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盗，谪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莅饶时违制讲学，用库金市学田，遂除名为民。居正死，荐起思州推官，移宝庆同知，皆以亲老不赴。后终湖广佥事。

李已，字子复，磁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擢礼科给

事中。隆庆中，频诏户部有所征索。尚书刘体乾辄执奏，已每助之，以是积失帝意。及争珍宝事，遂得祸。未几，刑科给事中舒化等请释已，刑部尚书葛守礼等因言："朝审时，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减。已及内犯张恩等十人，谳未定，不列朝审中。苟瘐死犴狴，将累深仁。"帝乃释已，恩等系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内援，欲借以脱已。及已独释，众翕然称帝仁明。

神宗立，荐起兵科都给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尽去，传奉一事，岂可尚踵故常。内臣即有勤劳，当优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滥设。"帝嘉纳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论救。寻劾兵部尚书谭纶去取边将不当。平江伯陈王谟罪废，复夤缘出镇湖广，已力争得寝。擢顺天府丞，迁大理右少卿。疏请改父母诰命，日已暮，逼禁门守者投入。帝怒，谪常州同知。

初，已与吾德并敢言，已尤以直著。两遭摧抑，颇事营进。后为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张居正指，与尚书何宽置司业张位、长史赵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宝卿。三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逾年，罢归，卒。

胡涍，字原荆，无锡人。嘉靖末举进士。历知永丰、安福二县，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冯保代孟冲掌司礼监，召用南京守备张宏。涍请严驭近习，毋惑谄谀，亏损圣德。保大怒，思倾之。其冬，妖星见，慈宁宫后延烧连房。氵孝乞遍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宠幸者，体恤优遇，其余无论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则天为虐"语。帝怒，问辅臣，二语所指为谁。张居正对曰："氵孝言虽狂悖，心无他。"帝意未释，严旨谯让。涍惶恐请罪，斥为民。逾年，巡按御史李学诗荐涍。诏自后有荐者，并逮治涍。久之，卒。

汪文辉，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隆庆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文辉亦拱门生，心独非之。明年二月，疏陈四事，专责言官。其略曰：

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协恭济务，无少衅嫌。始于一二言官见庙堂议论稍殊，遂潜察低昂、窥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颠倒是非，荧惑圣听，伤国家大体。苟踵承前弊，交煽并构，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祸，复见于今，是为倾陷。

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奏，率锐意更张。部臣重违言官，轻变祖制，迁就一时，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议复旧。政非通变之宜，民无画一之守，是为纷更。

古大臣坐事退者，必为微其词；所以养廉耻，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声，争相诟病，若市井哄瘩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弃短录长，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为苛刻。

言官能规切人主，纠弹大臣。至言官之短，谁为指之者？今言事论人或不当，部臣不为奏覆，即愤然不平；虽同列明知其非，亦莫与辨，以为体貌当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过，何以责难君父哉？是为求胜。

此四弊者，今日所当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鉴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进，则忠直贞谅之士远，而颂成功、誉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专断，即有阙失，孰从闻之？盖宰相之职，不当以救时自足，当以格心为本。愿陛下明饬中外，消朋比之私，还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奏，下所司。拱恶其刺己，甫三日，出为宁夏佥事。修屯政，蠲浮粮，建水闸，流亡渐归。御史富平孙丕扬忤拱，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辉抗言曰："毛举细故，齮龀正人，以快当路之私，我固不肯为，诸君亦不可也。"于是缓其事。未几，劾者先得罪去，丕扬竟获免。神宗嗣位，拱罢政，召为尚宝卿。寻告归。久之，有诏召用。未赴卒。

刘奋庸，洛阳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寻改礼部兼翰林待诏。侍穆宗裕邸。进员外郎。穆宗即位，以旧恩，擢尚宝卿。已，藩邸旧臣相继柄用，独奋庸久不调。大学士高拱亦故官也，再起任事，颇专恣，奋庸疾之。隆庆六年三月，上疏曰：

陛下践阼六载，朝纲若振饬，而大柄渐移；仕路若肃清，而积习仍故。百僚方引领以睹励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渐不逮初。臣念潜邸旧恩，谊不忍默。谨条五事，以俟英断。

一、保圣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气清明，精神完固，而后可以御万几。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娱，毋徇无涯之

欲，则无疆之福可长保也。

二、总大权。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

三、慎俭德。陛下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鰲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生财甚难，靡敝无纪。愿察内帑之空虚，思小民之艰苦，不作无益，不贵异物，则国用充羡，而民乐其生矣。

四、览章奏。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

五、用忠直。迩岁进谏者，或以勤政，或以节用，或以进贤退不肖，此皆无所利而为之；非若承望风旨，肆攻击以雪他人之愤，迎合权要，交荐拔以树淫朋之党者比也。

愿恕狂愚之罪，嘉批鳞之诚，登之有位，以作士气，则谠规日闻，裨益非鲜。

疏入，帝但报闻，不怒也。而附拱者谓奋庸久不徙官，怏怏风刺，相与诋訾之。给事中涂梦桂遂劾奋庸动摇国是。会给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给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报国，万世永赖，奋庸与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章并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阳为二臣祈宽。帝不许，竟谪大埜乾州判官，奋庸兴国知州。梦桂、文皆拱门生。梦桂极诋奋庸，文则盛称颂拱，又尽举大埜奏中语代拱剖析，士论非之。奋庸谪官两月，会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学佥事。再迁陕西提学副使。以病乞归，卒。

大埜，巴县人。其劾拱，张居正实使之。万历中，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以贪劾免。

赞曰：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汪文辉所陈四弊，有旨哉！论明季言路诸臣，而考其得失，当于

是观之。

列传第一百四

吴山 陆树声（子彦章） 瞿景淳（子汝稷 汝说）田一俊?咍蝽鯈□懋学从孙寿民） 黄凤翔（韩世能） 余继登 冯琦 （从祖惟讷 从父子咸王图 刘曰宁 翁正春 刘应秋子同升 唐文献杨道宾 陶望龄李胜芳 蔡毅中公鼐 罗喻义 姚希孟 许士柔 顾锡畴

吴山，字曰静，高安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礼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寻代王用宾为礼部尚书。明年，加太子太保。山与严嵩乡里。嵩子世蕃介大学士李本饮山，欲与为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悦而罢。帝欲用山内阁，嵩密阻之。府丞硃隆禧者，考察罢官，献方术，得加礼部侍郎。及卒请恤，山执不与。裕、景二邸并建，国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谕礼部，具景王之藩仪。嵩知帝激于郭希颜疏，欲觇人心，讽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仪以奏，王竟之藩。司礼监黄锦尝窃语山曰："公他日得为编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

明年二月朔，日当食，微阴。历官言："日食不见，即同不食。"嵩以为天眷，趣部急上贺，侍郎袁炜亦为言。山仰首曰："日方亏，将谁欺耶？"仍救护如常仪。帝大怒，山引罪。帝谓山守礼无罪，而责礼科对状。给事中李东华等震惧，劾山，请与同罪。帝乃责山卖直沽名，停东华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贯东华等，命姑识山罪。吏科梁梦龙等见帝怒山甚，又恶专劾山，乃并吏部尚书吴鹏劾之。诏鹏致仕，山冠带闲住。时皆惜山而深快鹏之去。穆宗即位，召为南京礼部尚书，坚辞不赴，卒，赠少保，谥文端。

陆树声，字与吉，松江华亭人。初冒林姓，及贵乃复。家世业农。树声少力田，暇即读书。举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一年，请急归。遭父丧，久之，起南京司业。未几，复请告去。起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寻召还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严敕学规，著条教十二以励诸生。召为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礼部尚书。

初，树声屡辞朝命，中外高其风节。遇要职，必首举树声，唯恐其不至。张居正当国，以得树声为重，用后进礼先谒之。树声相对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诣政府。见席稍偏，熟视不就坐，居正趣为正席。其介介如此。北部要增岁币，兵部将许之，树声

力争。岁终，陈四方灾异，请帝循旧章，省奏牍，慎赏赉，防壅蔽，纳谠言，崇俭德，揽魁柄，别忠邪。诏皆嘉纳。

万历改元，中官不乐树声，屡宣诣会极门受旨，且频趣之。比趋至，则曹司常事耳。树声知其意，连疏乞休。居正语其弟树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树声别号也。树声闻之曰："一史官，去国二十年，岂复希揆席耶？且虚拘何益。"其冬，请愈力，乃命乘传归。辞朝，陈时政十事，语多切中，报闻而已。居正就邸舍与别，问谁可代者。举万士和、林爊。比出国门，士大夫倾城追送，皆谢不见。

树声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难进易退。通籍六十余年，居官未及一纪。与徐阶同里，高拱则同年生。两人相继柄国，皆辞疾不出。为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给廪隶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问。弟树德，自有传。子彦章，万历十七年进士。树声诫毋就馆选，随以行人终养。诏给月俸，异数也。树声年九十七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彦章有节概，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瞿景淳，字师道，常熟人。八岁能属文。久困诸生间，教授里中自给。嘉靖二十三年，举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郑王厚烷以言事废，徙凤阳。景淳奉敕封其子载堉为世子，摄国事。世子内惧，赆重币，景淳却之。时恭顺侯吴继爵为正使，已受币，惭景淳，亦谢不纳。既而语景淳曰："上遣使密诇状，微公，吾几中法。"满九载，迁侍读，请急归。江南久苦倭，总督胡宗宪师未捷。景淳还京，谒大学士严嵩。嵩语之曰："倭旦夕且平。胡总督才足办，南中人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遥度之耳。景淳自南来，目睹倭患。胡君坐拥十万师，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不欲闻，谁为言者？"嵩愕然谢之。历侍读学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领南京祭酒事，就迁吏部右侍郎。隆庆元年，召为礼部左侍郎。用总校《永乐大典》劳，兼翰林院学士，支二品俸，侍经筵，修《嘉靖实录》。疾作，累疏乞骸骨归。逾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懿。

为编修时，典制诰。锦衣陆炳先后四妻，欲封最后者，属景淳撰词，不可。介严嵩为请，亦不应。橐金以投，卒笑谢之。

子汝稷、汝说。汝稷字元立。好学，工属文，以阴补官。三迁刑部主事。扶沟知县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扶沟民耳。"谳上，竟得释。历黄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顺土司彭元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与酉阳冉跃龙相仇杀。汝稷驰檄元锦解

兵去，三土司皆安。寻迁长芦盐运使，以太仆少卿致仕。寻卒。

汝说字星卿。五岁而孤。构文成，辄跪荐父木主前。万历中举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亦以刚正闻。子式耜，别有传。

田一俊，字德万，大田人。隆庆二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万历五年，吴中行攻张居正夺情，赵用贤等继之，居正怒不测。一俊偕侍讲赵志皋、修撰沈懋学等疏救，格不入。乃会王锡爵等诣居正，陈大义。一俊词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几，志皋等皆逐，一俊先请告归，获免。居正殁，起故官。屡迁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辞疾归，未行卒。一俊褆身严苦，家无赢赀。赠礼部尚书。

懋学，字君典，宣城人。父宠，字畏思。嘉靖中举乡试，授行唐知县。以民不谙织纪，置机杼教之。调获鹿，征授御史，官至广西参议。师贡安国、欧阳德，又从王畿、钱德洪游。知府罗汝芳创讲会，御史耿定向聘宠与梅守德共主其席。懋学少有才名。举万历五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贻书劝嗣修谏，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书李幼滋与居正善，复贻书为言。幼滋报曰："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贤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讲学，盗虚名，至是缙绅不与焉。懋学遂引疾归。居数年，卒。福王时，追谥文节。

从孙寿民，字眉生，为诸生有声。崇祯九年，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以寿民应诏。甫入都，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复攻总督熊文灿，言："嗣昌挈军旅权，付文灿兵十二万，饷二百八十余万。使贼面缚舆榇，犹应宣布皇威，而后待以不死；今乃讲盟结约，若与国然。天下有授柄于贼而能制贼者乎？"通政张绍先寝不上。寿民以书责，绍先乃请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违式，命勿进。寿民遂隐括两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黄道周叹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辈愧死矣。"后道周及何楷等相继抗疏，要自寿民发之。寿民名动天下。未几移疾去，讲学姑山，从游者数百人。福王时，阮大铖用事，衔寿民劾嗣昌疏有"大铖妄陈条画，鼓煽丰芑"语，必欲杀之。寿民乃变姓名避之金华山。国变乃归，不复出。

黄凤翔，字鸣周，晋江人。隆庆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教习内书堂，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世宗实录》成，进修撰。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杖诸谏者。凤翔不平，诵言于朝，编纂章奏，尽载诸谏疏。及居正二子会试，示意，凤翔峻却之。当主南畿试，

以王篆欲私其子，复谢不往。屡迁南京国子祭酒。省母归，起补北监。时方较刻《十三经注疏》，凤翔言："顷陛下去《贞观政要》，进讲《礼经》，甚善。陛下读曾子论孝曰敬父母遗体，则当思珍护圣躬。诵《学记》言学然后知不足，则当思缉熙圣学。察《月令》篇以四时敷政、法天行健，则可见圣治之当勤励。绎《世子》篇陈保傅之教、齿学之仪，则可见皇储之当早建豫教。"疏入，报闻。

寻擢礼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亲政事，以实图安攘。为今大计，惟用人、理财二端。宋臣有言：'平居无极言敢谏之臣，则临难无敌忾致命之士。'邹元标直声劲节，铨司特拟召用。其他建言迁谪，如潘士藻、孙如法亦拟量移，而疏皆中寝。士气日摧，言路日塞。平居只怀禄养交，临难孰肯捐躯为国家尽力哉？昔宋艺祖欲积缣二百万易辽人首，太宗移内藏上供物为用兵养士之资。今户部岁进二十万，初非旧额，积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营私蓄！窃见都城寺观，丹碧荧煌，梵刹之供奉，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内帑。与其要福于冥漠之鬼神，孰若广施于子遗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争建储，久未得命，帝谕阁臣以明春举行。大学士王家屏出语礼部，凤翔与尚书于慎行、左侍郎李长春以册立仪上。帝怒，俱夺俸，意复变。凤翔又疏争，不报，遂请告去。二十年，礼部左侍郎韩世能去，张一桂未任而卒，复起凤翔代之。寻改吏部，拜南京礼部尚书。以养亲归。再起故官，力以亲老辞。久之母卒，遂不出，卒于家。天启初，谥文简。

世能，字存良，长洲人。凤翔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与修世宗、穆宗宝实《录》，充经筵日讲官。历侍读、祭酒、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馆阁文字，是科为最盛。世能尝使朝鲜，赠遗一无所受。

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会典》成，进修撰，直讲经筵。寻进右中允，充日讲官。时讲筵久辍，侍臣无所纳忠。继登与同官冯琦共进《通鉴》讲义，傅以时政缺失。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正史副总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两宫灾，偕诸讲官引《洪范五行传》切谏。不报。进礼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摄部事。陕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宁钟自鸣，绍兴地涌血。继登于岁终类奏，因请罢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时不能用。雷击太庙树，复请帝躬郊祀、庙享，册立元子，停矿税，撤中使。帝优诏报闻而已。

旋擢本部尚书。时将讨播州杨应龙。继登请罢四川矿税，以佐兵

食。复上言："顷者星躔失度，水旱为沴，太白昼见，天不和也。凿山开矿，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闾阎穷困，更加诛求，帑藏空虚，复责珠宝，奸民蚁聚，中使鸱张，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气凝而不散，怨毒结而成形，陵谷变迁，高卑易位，是为阴乘阳、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动君父，言愈数愈厌，故天以非常之变，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为意乎？"帝不省。继登自署部事，请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请，郁郁成疾。每言及，辄流涕曰："大礼不举，吾礼官死不瞑目！"病满三月，连章乞休，不许。请停俸，亦不许。竟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继登朴直慎密，寡言笑。当大事，言议侃侃。居家廉约。学士曾朝节尝过其里，蓬蒿满径。及病革，视之，拥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应诸生试，夫人请为一言，终不可。

冯琦，字用韫，临朐人。幼颖敏绝人。年十九，举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会典》成，进侍讲，充日讲官，历庶子。三王并封议起，移书王锡爵力争之。进少詹事，掌翰林院事。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莅政勤敏，力抑营竞，尚书李戴倚重之。

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阴同见于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涌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书戴上言：

近见太阴经天，太白昼见，已为极异。至山陷成谷，地涌成山，则自开辟以来，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见也。窃惟上天无私，惟民是听。欲承天意，当顺民心。比来天下赋额，视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则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诸中使衔命而出，所随奸徒，动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专困商；陛下欲爱民，而彼专害民。盖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务剥小民，画有成谋，假中官行之。运机如鬼蜮，取财尽锱铢。远近同嗟，贫富交困。贫者家无储蓄，惟恃经营。但夺其数钱之利，已绝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窃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得容。利归群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穷，抱伤心之痛，一呼则易动，一动则难安。今日犹承平，民已汹汹，脱有风尘之警，天下谁可保信者？夫哱拜诛，关白死，此皆募民丁以为兵，用民财以为饷。若一方穷民倡乱，而四面应之，于何征兵，于何取饷哉！陛下试遣忠实亲信之人，采访都城内外，闾巷歌谣，令一一闻奏，则民之怨

苦，居然可睹。天心仁爱，明示咎徵，诚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祸乱。乃礼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见允行。如纳何其贤妄说，令遍解天下无碍官银。夫四方钱谷，皆有定额，无碍云者，意盖指经费羡余。近者征调频仍，正额犹逋，何从得羡？此令一下，趣督严急，必将分公帑以充献。经费罔措，还派民间，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坟一事，以理而论，乌有一墓藏黄金巨万者？借使有之，亦当下抚按核勘。先正其盗墓之罪，而后没墓中之藏。未有罪状未明，而先没入赀财者也。片纸朝入，严命夕传，纵抱深冤，谁敢辨理？不但破此诸族，又将延祸多人。但有株连，立见败灭。辇毂之下，尚须三覆，万里之外，止据单词，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杀之柄。此风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缗之令，又开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陈诉，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臣等前犹望其日减，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财殚激大乱不止。伏望陛下穆然远览，亟与廷臣共图修弭，无令海内赤子，结怨熙朝，千秋青史，贻讥圣德。

不报。

寻转左侍郎，拜礼部尚书。帝将册立东宫，诏下期迫，中官掌司设监者以供费不给为词。琦曰："今日礼为重，不可与争。"其弟户部主事瑗适辇饷银四万出都，琦立追还，给费，事乃克济。

三十年，帝有疾，谕停矿税，既而悔之。琦与同列合疏争，且请躬郊庙祭享，御殿受朝，不纳。湖广税监陈奉以虐民撤还，会陕西黄河竭，琦言辽东高淮、山东陈增、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肆虐不减于奉，并乞征还，皆不报。南京守备中官邢隆请别给关防征税，琦不可，乃以御前牙关防给之。

时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子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琦乃复极陈其弊，帝为下诏戒厉。

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数陈谠论，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内阁缺人，帝已简用硃国祚及琦。而沈一贯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盖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鲤、硃赓。琦素善病，至是笃。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仅四十六。遗疏请厉明作，发章奏，补缺官，推诚接下，收拾人心。语极恳挚。帝悼惜之。赠太子少保。天启初，谥文敏。

自琦曾祖裕以下，累世皆进士。裕，字伯顺，以戍籍生于辽东。师事贺钦，有学行。终云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参政。从祖惟健，举人；惟讷，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讷皆有文名，惟讷最著。

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逾年。母殁，哀毁骨立。万历元年举于乡。再会试不第，遂不复赴。讲求濂、洛之学，尝曰："为学须刚与恒。不刚则隳，不恒则退。"治家宗《颜氏家训》。钟羽正称"子咸信道忘仕则漆雕子，循经蹈古则高子羔"云。

王图，字则之，耀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东宫讲官。"妖书"事起，沈一贯欲有所罗织，图其教习门生也，尽言规之。累迁詹事，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进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国方巡抚保定，廷臣附东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毂图兄弟。会孙丕扬起掌吏部，孙玮以尚书督仓场，皆陕西人，诸不悦图者，目为秦党。而是时郭正域、刘曰宁及图并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宁卒，时论益归图。叶向高独相久，图旦夕且入阁，忌者益众。适将京察，恶东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设词惑丕扬，令发单咨是非，将阴为钩党计。图急言于丕扬，止之，群小大恨。初，图典庚戌会试。分校官汤宾尹欲私韩敬，与知贡举吴道南盛气相诟谇。比出闱，道南欲劾，以图沮而止。王绍徽者，图同郡人，宾尹门生也，极誉宾尹于图，而言道南党欲倾宾尹并及图，宜善为计。图正色却之，绍徽怫然去。时宾尹已为祭酒，其先历翰林京察，当图注考，思先发倾之。乃与绍徽计。令御史金明时劾图子宝坻知县淑抃赃私巨万。且谓国素疾李三才，图为求解，国怒詈之，图遂欲以拾遗去国。国兄弟抗章力辩，忌者复伪为淑抃劾国疏，播之邸抄。图上疏言状，帝为下诏购捕，乃已。及考察，卒注宾尹不谨，褫其官，明时亦被黜。由是其党大噪。秦聚、奎硃一桂、郑继芳、徐兆魁、高节、王万祚、曾陈易辈，连章力攻图。图亦连章求去，出郊待命。温诏屡慰留，坚卧不起，九阅月始予告归。国亦乞休去，未几卒。四十五年京察，当事者多宾尹、绍徽党，以拾遗落图职。天启三年，召起故官。进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贤党刘弘先劾图，遂削籍。寻卒。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文肃。淑抃终户部郎中。

刘曰宁，字幼安，南昌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右中允，直皇长子讲幄。时册立未举，外议纷纭。曰宁旁慰曲喻，依于仁孝，光宗心识之。矿使四出，曰宁发愤上疏，陈六疑四患，极言税监李道、王朝诸不法状。疏入，留中。以母病归。起右谕德，掌南京翰

林院，就迁国子祭酒。奉母归，吏进赢金数千，曰“例也”，曰宁峻却之。寻起少詹事，母丧不赴。服阕，召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道卒。赠礼部尚书。天启初，追谥文简。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万历中，为龙溪教谕。二十年，擢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礼部左侍郎，代吴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极言阙失，不报。明年秋，万寿节，正春献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帝不省。吉王翊銮请封支子常源为郡王。正春言翊銮之封在《宗藩条例》已定之后，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镇国将军。王贵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为言。命偕中官往择地，得吉。中官难以烦费，正春勃然曰：“贵妃诞育元良，他日国母也，奈何以天下俭乎？”奏上，报可。代王欲废长子鼎渭，立次子鼎莎，朝议持二十余年。正春集众议上疏，鼎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贡，正春言：“中山已入于倭，今使臣多倭人，贡物多倭器，绝之便；否亦宜诏福建抚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

四十年，进士邹之麟分校乡试，私举子童学贤，为御史马孟祯等所发。正春议黜学贤，谪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给事中赵兴邦、亓诗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许。顷之，言官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事。正春坐敬不谨，敬党大恨。诗教复劾正春，正春疏辩，益求去。帝虽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寻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养归。天启元年，起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抗论忤魏忠贤，被旨谯责。明年，御史赵胤昌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归。帝以正春尝为皇祖讲官，特加太子少保，赐敕驰传，异数也。时正春年逾七十，母百岁，率子孙奉觞上寿，乡闾艳之。未几，卒。崇祯初，谥文简。

正春风度峻整，终日无狎语。倦不倾倚，暑不裸裎，目无流视。见者肃然。明一代，科目职官冠廷对者二人；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谕云。

刘应秋，字士和，吉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司业。十八年冬，疏论首辅申时行言：“陛下召对辅臣，谘以边事，时行不能抒诚谋国，专事蒙蔽。贼大举入犯，既掠洮、岷，直迫临、巩，覆军杀将，频至丧败，而时行犹曰‘掠番’，曰‘声言入寇’，岂洮、河以内，尽皆番地乎？辅臣者，天子所与托腹心者也。辅臣先蒙蔽，何责庶僚？故近日敌情有按臣疏而督抚不以闻者，有督抚闻而枢臣不以奏者。彼习见执政大臣喜闻捷而恶言败，故内外相蒙，恬不为怪。欺蔽之端，自辅臣始。夫士风高下，关乎气运，说者谓嘉靖至今，士风三变。一变环境

严嵩之黩贿，而士化为贪。再变于张居正之专擅，而士竞于险。至于今，外逃贪黩之名，而顽夫债帅多出门下；阳避专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权，潜移其向；爱憎之的，明示之趋。欲天下无靡，不可得也。”语并侵次辅王锡爵。时主事蔡时鼎、南京御史章守诚亦疏论时行。并留中。应秋寻召为中允，充日讲官。历右庶子、祭酒。

二十六年，有撰《忧危竑议》者，御史赵之翰以指大学士张位，并及应秋。所司言应秋非位党，宜留。帝命调外，应秋遂辞疾归。初，御史黄卷索珠商徐性善赇，不尽应，上章籍没之。应秋詈卷启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诸龙光奏讦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应秋言一妄人上书，何必置死地。时词臣率优游养望，应秋独好议评时事，以此取忌，竟被黜。归数年，卒。崇祯时，赠礼部侍郎，谥文节。

子同升，字晋卿。师同里邹元标。崇祯十年，殿试第一。庄烈帝问年几何，对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杨嗣昌夺情入阁，何楷、林兰友、黄道周言之俱获罪，同升抗疏言：“日者策试诸臣，简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讧，冀得一效，拯我苍生。圣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谓嗣昌縗绖在身，且入阁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恻怛，上告君父，辞免纶扉；乃循例再疏，遽入办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后能及其所忍；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臣以嗣昌所忍，觇其所为，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为国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胜天下之任在乎气；志败气馁，而能任天下事，必无是理。伎俩已穷，苟且富贵。兼枢部以重纶扉之权，借纶扉为解枢部之渐。和议自专，票拟由己。与方一藻、高起潜辈扶同罔功，掩败为胜。岁糜金缯，养患边圉。立心如此，独不畏尧、舜在上乎？曩自陛下切责议和，而嗣昌不可以为臣。今一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为子。若附和党比，缄口全躯，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谪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归。廷臣屡荐，将召用，而京师陷。福王立，召起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县多失。同升携家将入福建，止雩都，与杨廷麟谋兴复。唐王加同升祭酒。同升乃入赣州，偕廷麟筹兵食。取吉安、临江，加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与士大夫讲忠孝大节，闻者咸奋，以廷麟请，抚南、赣，十二，月卒于赣州。

唐文献，字元徵，华亭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詹事。

沈一贯以“妖书”事倾尚书郭正域，持之急。文献偕其僚杨道宾、周

如砥、陶望龄往见一贯曰：“郭公将不免，人谓公实有意杀之。”一贯踞跼艴，酹地若为誓者。文献曰：“亦知公无意杀之也，第台省承风下石，而公不早讫此狱，何辞以谢天下。”一贯敛容谢之。望龄见硃赓不为救，亦正色责以大义，愿弃官与正域同死。狱得稍解。然文献等以是失政府意。久之，拜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献出赵用贤门，以名节相矜许。同年生给事中李沂劾张鲸被廷杖，文献掖之出，资给其汤药。荆州推官华钰忤税监逮下诏狱，文献力周旋，得无死。掌翰林日，当考察，执政欲庇一人，执不许。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文恪。

杨道宾，字惟彦，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转左，改掌部事。尝因星变，请释逮系知县满朝荐等，又请亟举朝讲大典，皆不报。南京大水，疏陈时政，略言：“宫中夜分方寝，日旰未起，致万几怠旷。请夙兴夜寐，以图治功。时御便殿，与大臣面决大政。章疏及时批答，毋辄留中及从内降。”帝优旨报闻。皇太子辍讲已四年，道宾极谏，引唐宦官仇士良语为戒。其冬，天鼓鸣，道宾言：“天之视听在民。今民生颠踬，无所赴诉，天若代为之鸣。宜急罢矿使，更张阙政，以和民心。”帝不听。逾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文恪。

陶望龄，字周望，会稽人。父承学，南京礼部尚书。望龄少有文名。举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历官国子祭酒。笃嗜王守仁说，所宗者周汝登。与弟奭龄皆以讲学名。卒谥文简。

李腾芳，字子实，湘潭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好学，负才名。三王并封旨下，腾芳为书诣朝房投大学士王锡爵略言：“公欲暂承上意，巧借封王，转作册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公去而事坏，罪公始谋，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忧，亦公子孙祸也。”锡爵读未竟，遽牵衣命坐，曰：“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亲书，谓子孙祸何也？”腾芳曰：“外廷正以公手书密揭，无由知其详，公乃欲藉以自解。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示天下乎？”锡爵怃然泪下，明日遂反并封之诏。

屡迁左谕德。腾芳与{山昆}山顾天贻善。天贻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被劾去，腾芳亦投劾归。时遂有顾党、李党之目。诏论朝士擅去者罪，贬腾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复以浮躁谪江西都司理问。稍迁行人司正，历太常少卿，掌司业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腾芳骤迁。腾芳辞位，熹宗不许，竟以省母归。天启初，以故官协理詹事府，寻改吏部左

侍郎。丁内艰，加礼部尚书以归。魏忠贤恶腾芳与杨涟同乡。御史王际逵因论腾芳被察骤起，丁忧进官，皆非制。遂削夺。崇祯初，再以尚书协理詹事府。京师戒严，条画守御，多称旨，代何如宠掌部事。卒官。赠太子太保。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凤翘，平阳同知。父光，临洮同知。毅中五岁通《孝经》。父问："读书何为？"对曰："欲为圣贤耳。"万历二十九年第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时矿税虐民，毅中取《祖训》、《会典》诸书禁戒矿税者，集为二卷，注释以上。大学士沈鲤于毅中为乡先达，与首辅沈一贯不相能。而温纯参政河南，器毅中于诸生。至是为都御史，疏侵一贯。一贯疑出毅中手，为鲤地，衔之，遂用计典，镌秩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宝丞。移疾归。四十五年，以浮躁镌秩。天启初，大起废籍，补长芦盐运判官。屡迁国子祭酒，擢礼部右侍郎，仍领祭酒事。杨涟劾魏忠贤得严旨，毅中率其属抗疏言：

学校者，天下公议所从出也。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杨涟劾忠贤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谓一切朝政皆亲裁，以奸珰为忠，代之受过，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悉叹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后，汉、隋、唐、宋诸君，其受权珰之害与处权珰之法，载在《通鉴》。我朝列圣受权珰之害与处权珰之法，载在实录。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亲如武宗之处刘瑾、神宗之处冯保二事，愿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听计从，一闻诸臣劾奏，夜半自起，擒而杀之。神宗临御方十龄，保左右扶持，尽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台省劾奏，未闻举朝公疏，神祖遂不动声色而戍保于南京。今忠贤无保之功，而极瑾之恶。二十四罪，无一不当悉究。举朝群臣欲于朝罢，跪以候旨，忠贤遂要皇上入宫，不礼群臣。今又欲于视学之日，群臣及太学诸生面叩陈请矣，而皇上漫不经意。数日以来，但有及忠贤者，留中不发，如此蒙蔽，其中宁可测哉！乞将涟疏发九卿科道从公究问，即不加刘瑾之诛，而以处冯保之法惩之，则恩威并著，与神祖媲美矣。

疏入，忠贤戟手大詢。毅中乃再疏乞归，不许。已，嗾其党劾罢之。

毅中有至性。四岁父病，吁天请代。公车时，闻母丧，一恸呕血数升，终丧断酒肉，不入内寝。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冻。庐居，有紫芝、白鸟、千鸦集墓之异。卒，赠礼部尚书。

公鼐，字孝与，蒙阴人。曾祖奎跻，湖广副使。父家臣，翰林编

修。鼐举万二十上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进左庶子，引疾归。光宗立，召拜祭酒。熹宗进鼐詹事，乃上疏曰："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迹涉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臣窃痛焉。皇祖在昔，原无立爱之心。只因大典迟回，于是缴还册立之后，有三王并封之事，《忧危竑议》之后，有国本攸关之事。迨庞、刘之邪谋，张差之梃击，而逆乱极矣。臣尝备员宫僚，目睹狂谋孔炽，以归向东宫者为小人，不向东宫者为君子，尽除朝士之清流，阴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纪乱常。至今追想，犹为寒心。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光宗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闻见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天启元年，鼐以纪元甫及半载，言官获谴者至十余人，上疏切谏，并规讽辅臣。忤旨，谯责。寻迁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充实录副总裁。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见魏忠贤乱政，引疾归。

初，廷议李三才起用不决，鼐飏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远道未至。三才猷略素优，家近辇毂，可朝发夕至也。"侍郎邹元标趣使尽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后御史叶有声追论鼐与三才为姻，徇私妄荐，遂落职闲住。未几卒。崇祯初，复官赐恤，谥文介。

罗喻义，字湘中，益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请假归。天启初还朝，历官谕德，直经筵。六年擢南京国子祭酒。诸生欲为魏忠贤建祠，喻义惩其倡者，乃已。忠贤党辑东林籍贯，湖广二十人，以喻义为首。庄烈帝嗣位，召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寻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

喻义性严冷，闭户读书，不轻接一客。后见中外多故，将吏不习兵，锐意讲武事，推演阵图献之。帝为褒纳。以时方用兵，而督抚大吏不立军府，财用无所资，因言："武有七德，丰财居其一。正饷之外，宜别立军府，朝廷勿预知。飨士、赏功、购敌，皆取给于是。"又极陈车战之利。帝下军府议于所司，令喻义自制战车。喻义复上言按亩加派之害，而以战车营造职在有司，不肯奉诏。帝不悦，疏遂不行。

明年九月，进讲《尚书》，撰《布昭圣武讲义》。中及时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语，颇伤执政；末陈祖宗大阅之规，京营之制，冀有所兴革。呈稿政府，温体仁不怿，使正字官语喻义，令改。喻义造阁中，隔扉诮体仁。体仁怒，上言："故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目讲则正多规少。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惟圣明裁

察。”遂下吏部议。喻义奏辨曰：“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亦旧制也。臣展转敷陈，冀少有裨益。体仁删去，臣诚恐愚忠不获上达，致忤辅臣。今稿草具在，望圣明省览。”吏部希体仁指，议革职闲住，可之。喻义雅负时望，为体仁所倾，士论交惜。濒行乞恩，请乘传，帝亦报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励志鞠之。稍长，与舅文震孟同学，并负时名。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座主韩爌、馆师刘一□景器之。两人并执政，遇大事多所咨决。天启初，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并持清议，望益重。寻请假归。四年冬还朝，赵南星、高攀龙等悉去位，党祸大作，希孟郁郁不得志。其明年，以母丧归。甫出都，给事中杨所修劾其为缪昌期死党，遂削籍。魏忠贤败，其党倪文焕惧诛，使使持厚贿求解，希孟执而鸣之官。崇祯元年，起左赞善。历右庶子，为日讲官。三年秋，与谕德姚明恭主顺天乡试。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给事中王猷论之，遂获谴。希孟雅为东林所推。韩爌等定逆案，参其议。群小恶希孟，谋先之。及华允诚劾温体仁、闵洪学，两人疑疏出希孟手，体仁遂借冒籍事修隙，拟旨覆试，黜两生下所司，论考官罪，拟停俸半年。体仁意未慊，令再拟。希孟时已迁詹事，乃贬二秩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寻移疾归，家居二年，卒。

许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时，历迁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士柔愤然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于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后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于何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于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体仁怒，将劾之，为同

列沮止。士柔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擿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恩，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搬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报闻。

体仁滋不悦。会体仁嗾刘孔昭劾祭酒倪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将以连士柔。士柔亟以《注略》进，乃得解。寻出为南京国子祭酒。

体仁去，张至发当国，益谋逐士柔。先是，高攀龙赠官，士柔草诏词送内阁，未给攀龙家。故事，赠官诰，属诰敕中书职掌。崇祯初，褒恤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为之，而中书以为侵官。崇祯三年禁诰文骈俪语。至是攀龙家请给，去士柔草制时数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进。中书黄应恩告至发诰语违禁，至发喜，劾士柔，降二级调用。司业周凤翔抗疏辩曰：“词林故事，阁臣分属撰文，或手加详定，或发窜改，未有径自纠参者也。诰敕用宝，岁有常期，未有十年后用宝进呈，吹求当制者也。赠诰专属中书，崇祯三年所申饬，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诋为越俎者也。”不报。士柔寻补尚宝司丞，迁少卿，卒。子琪诣阙辨诬，乃复原官。赠詹事兼侍读学士。

顾锡畴，字九畴，昆山人。年十三，以诸生试南京，魏国公以女女之。第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天启四年，魏忠贤势大炽，锡畴偕给事中董承业典试福建，程策大有讥刺。忠贤党遂指为东林，两人并降调。已，更削籍。

崇祯初，召复故官。历迁国子祭酒。疏请复积分法，礼官格不行。锡畴复申言之，且请择监生为州县长。已，请正从祀位次，进士为国子博士者得与考选。帝并允行。省亲归，乞在籍终养。母服除，起少詹事，进詹事，拜礼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尝召对，问理财用人。锡畴退，列陈用人五失，曰铨叙无法，文网太峻，议论太多，资格太拘，鼓舞未至。请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鉴别，随才器使，一善也。赦小过而不终废弃，二善也。省议论而专责成，三善也。拔异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奖励而宽督责，五善也。”末极陈耗财之弊，仍归本于用人。帝善其奏。

杨嗣昌疏请抚流寇，有“乐天者保天下”及“善战服上刑”语。锡畴抗言此诸侯交邻事，称引不伦，与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诸词臣多攻之，嗣昌颇疑锡畴。会驸马都尉王昺有罪，锡畴拟轻典，嗣昌构之，遂削其

籍。十五年，廷臣交荐，召还。御史曹溶、给事中黄云师复言其不当用。帝不听，起为南京礼部左侍郎。

福王立，进本部尚书。时尊福恭王为恭皇帝，将议庙祀，锡畴请别立专庙。俄请补建文帝庙谥、景皇帝庙号及建文朝忠臣赠谥，并从之。东平伯刘泽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炎元年，从民望也。乞以今岁五月为弘光元年。"锡畴言明诏已颁，不可追改，乃已。时定大行皇帝庙号为思宗，忻城伯赵之龙言"思"非美称，援证甚核，锡畴亦以为然，疏请改定。大学士高弘图以前议自己出，力持之，遂寝。温体仁之卒也，特谥文忠，而文震孟、罗喻义、姚希孟、吕维祺皆不获谥。锡畴言："体仁得君，行政最专且久，其负先帝，罪大且深，乞将文忠之谥，或削或改，而补震孟诸臣，庶天下有所劝惩。"报可。遂谥诸人，削体仁谥。吏部尚书张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锡畴摄之。时马士英当国，锡畴雅不与合。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张孙振力颂体仁功，请复故谥。遂勒锡畴致仕。南都失守，锡畴乡邑亦破。时方遭父丧，间关赴闽。唐王命以故官，力辞不拜，寓居温州江心寺。总兵贺君尧挞辱诸生，锡畴将论劾。君尧夜使人杀之，投尸于江。温人觅之三日，乃得棺殓。

赞曰：吴山等雍容馆阁，扬历台省，固所谓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也。要其守正自立，不激不争，淳静敦雅，承平士大夫之风流，概可想见矣。

列传第一百五

王家屏 陈于陛 沈鲤 于慎行 李廷机 吴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阴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万历初，进修撰，充日讲官。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称为端士。张居正寝疾，词臣率奔走祷祈，独家屏不往。再迁侍讲学士。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甫逾月，命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

申时行当国，许国、王锡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越二年，遭继母忧。诏赐银币，驰传，行人护行。服甫阕，诏进礼部尚书，遣行人召还。抵京师，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请因圣节御殿受贺，毕发留中章奏，举行册立皇太子礼。不报。复偕同官疏请。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御焉。俄遣中官谕家屏，奖以忠爱。家屏疏谢，复请帝勤视朝。居数日，帝为一御门延见，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评事雒于仁进四箴，帝将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节，耳目心志之娱，庶官不及知、不敢谏者，辅弼之臣得先知而预谏之，故能防欲于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备位密勿，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帝不怿，留中，而于仁得善去。

十八年，以久旱乞罢，言："迩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疠札瘥，调燮之难，莫甚今日。况套贼跳梁于陕右，土蛮猖獗于辽西，贡市属国复鸱张虎视于宣、大。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军，民已穷而军食未裕。且议论纷纭，罕持大体；簿书凌杂，只饰靡文。纲维纵弛，忄妻玩之习成；名实混淆，侥幸之风启。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今骄阳烁石，小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而独未彻九阍。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饮食俱废，不能自已者也。乞赐罢归，用避贤路。"不报。

时储位未定，廷臣交章请册立。其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争。帝不悦，传谕数百言，切责廷臣沽名激扰，指为悖逆。时行等相顾错愕，

各具疏再争，杜门乞去。独家屏在阁，复请速决大计。帝乃遣内侍传语，期以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间议行，否则待逾十五岁。家屏以口敕难据，欲帝特颁诏谕，立具草进。帝不用，复谕二十年春举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欢然。而帝意实犹豫，闻家屏宣示，弗善也，传谕诘责。时行等合词谢，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张有德以册立仪注请。帝复以为激扰，命止其事。国执争去，时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锡爵先以省亲归，家屏遂为首辅。以国谏疏己列名，不当独留，再疏乞罢。不允，乃视事。家屏制行端严，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挠。性忠谠，好直谏。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家屏深忧之，力请践大信，以塞口语，消宫闱衅。不报。

二十年春，给事中李献可等请豫教，帝黜之。家屏封还御批力谏。帝益怒，谴谪者相属。家屏遂引疾求罢，上言：

汉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臾承意陷主于不义乎！"每感斯言，惕然内愧。顷年以来，九阍重闭，宴安怀毒，郊庙不飨，堂陛不交。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臣备员辅弼，旷职鳏官，久当退避。今数月间，请朝讲，请庙飨，请元旦受贺，请大计临朝，悉寝不报。臣犬马微诚，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见矣。至豫教皇储，自宣早计，奈何厌闻直言，概加贬谪。臣诚不忍明主蒙咈谏之名，熙朝有横施之罚，故冒死屡陈。若依违保禄，渙涊苟容，汲黯所谓"陷主不义"者，臣死不敢出此，愿赐骸骨还田里。

帝得奏不下。次辅赵志皋亦为家屏具揭。帝遂责家屏希名托疾。家屏复奏，言：

名非臣所敢弃，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千载，没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更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

疏入，帝益不悦。遣内侍至邸，责以径驳御批，故激主怒，且托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亲，不宜有怒。事关典礼，不宜有怒。臣与诸臣但知为宗社大计，尽言效忠而已，岂意激皇上之怒哉？"于是求去益力。或劝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遂复两

疏恳请。诏驰传归。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戆直去国，朝野惜焉。阅八年，储位始定。遣官赍敕存问，赍金币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立，再赠太保，任一子尚宝丞。

家屏家居时，朝鲜用兵。贻书经略顾养谦曰："昔卫为狄灭，齐桓率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义；未闻遂与狄仇，连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会稽之耻，激厉朝鲜，以城楚丘之功，奖率将吏，无为主而为客，则善矣。"养谦不能用，朝鲜兵数年无功。其深识有谋，皆此类也。

陈于陛，字元忠，大学士以勤子也。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预修世、穆两朝实录，充日讲官。累迁侍讲学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请早建东宫。十九年，拜礼部右侍郎，领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进左侍郎，教习庶吉士。奏言元子不当封王，请及时册立豫教，又请早朝勤政，皆不报。又明年，进礼部尚书，仍领詹事府事。

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浸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

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疏陈亲大臣、录遗贤、奖外吏、核边饷、储将才、择边吏六事。末言："以肃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贪黜成风，封疆多事，则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职不修，不亟图更始，后将安极。"帝优诏答之，而不能用。帝以军政失察，斥两都言官三十余人。于陛与同官申救至再，又独疏请宥，俱不纳。以甘肃破贼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宁两宫灾，请面对，不报。乞罢，亦不许。其秋，二品三年满，改文渊阁，进太子太保。时内阁四人。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皆于陛同年生，遇事无龃龉。而帝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于位，史亦竟罢。赠少保，谥文宪。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世以比汉韦、平焉。沈鲤，字仲化，归德人。祖

瀚，建宁知府。鲤，嘉靖中举乡试。师尚诏作乱，陷归德，已而西去。鲤策贼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杀城中通贼者，严为守具。贼还逼，见有备，去。奸人倡言屠城，将驱掠居民，鲤请谕止之，众始定。四十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大学士高拱，其座主又乡人也，旅见外，未尝以私谒。

神宗在东宫，鲤为讲官。尝令诸讲官书扇，鲤书魏卞兰《太子颂》以进，因命陈清大义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宫寮恩，进编修。旋进左赞善。每直讲，举止端雅，所陈说独契帝心。帝亟称之。连遭父母丧，帝数问沈讲官何在，又问服阕期，命先补讲官俟之。万历九年还朝。属当辍讲，特命展一日，示优异焉。

明年秋，擢侍讲学士，再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进左侍郎。屏绝私交，好推毂贤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礼部尚书。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负物望，时论不以为骤。久之，《会典》成，加太子少保。鲤初官翰林，中官黄锦缘同乡以币交，拒不纳。教习内书堂，侍讲筵，皆数与巨珰接，未尝与交。及官愈高，益无所假借，虽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十四年春，贵妃郑氏生子，进封皇贵妃。鲤率僚属请册建皇长子，进封其母，不许。未几，复以为言，且请宥建储贬官姜应麟等。忤旨谯让。帝既却群臣请，因诏谕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届，鲤执前旨固请，帝复不从。

鲤素鲠亮。其在部持典礼，多所建白。念时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丧祭、冠婚、宫室、器服率定为中制，颁天下。又以士习不端，奏行学政八事。又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勿称戾王。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力驳其无据。太庙侑享，请移亲王及诸功臣于两庑，毋与帝后杂祀。进世庙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诸帝陵祀，请各遣，官毋兼摄。诸王及妃坟祝版称谓未协者，率请裁定。帝忧旱，步祷郊坛，议分遣大臣祷天下名山大川。鲤言使臣往来驿骚，恐重困民，请刘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属致之，罢寺观勿祷，帝多可其奏。郑贵妃父成宪为父请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鲤力驳之。诏畀葬资五千金，鲤复言过滥。顺义王妻三娘子请封，鲤不予妃号，但称夫人。真人张国祥言肃皇享国久长，由虔奉玄修所致，劝帝效之，鲤劾国祥诋诬导谀，请正刑辟。事亦寝。秦王谊璟故由中尉入继，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贵为请，申时行助之，鲤不可。唐府违帛请封妾子，执不从，帝并以特旨许之。京师久旱，鲤备陈恤民实政以崇俭戒奢为本，且请减织造。已，京

师地震，又请谨天若戒，恤民穷。畿辅大侵，请上下交修，词甚切。帝以四方灾，敕廷臣修省，鲤因请大损供亿营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纳。

初，籓府有所奏请，贿中贵居间，礼臣不敢违，辄如志。至鲤，一切格之，中贵皆大怨，数以事间于帝。帝渐不能无疑，累加诘责，且夺其俸。鲤自是有去志。而时行衔鲤不附己，亦忌之。一日，鲤请告，遽拟旨放归。帝曰："沈尚书好官，奈何使去？"传旨谕留。时行益忌。其私人给事中陈与郊为人求考官不得，怨鲤，属其同官陈尚象劾之。与郊复危言撼鲤，鲤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鲤，微言："沈尚书不晓人意。"有老宫人从子为内竖者，走告鲤；司礼张诚亦属鲤乡人内竖廖某密告之。鲤并拒之，曰："禁中语，非所敢闻。"皆恚而去。鲤卒屡疏引疾归。累推内阁及吏部尚书，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礼部尚书，辞弗就。

二十九年，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国。廷推阁臣，诏鲤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硃赓并命。屡辞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时年七十有一矣。一贯以士心夙附鲤，深忌之，贻书李三才曰："归德公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归德，鲤邑名，欲风鲤辞召命也。三才答书，言鲤忠实无他肠，劝一贯同心。一贯由此并憾三才。鲤既至，即具陈道中所见矿税之害。他日复与赓疏论。皆弗纳。楚假王被讦事起，礼部侍郎郭正域请行勘，鲤是之。及奸人所撰《续忧危竑议》发，一贯辈张皇其事，令其党钱梦皋诬奏正域、鲤门生，协造妖言，并罗织鲤奸赃数事。帝察其诬，不问。而一贯辈使逻卒日夜操兵围守其邸。已而事解，复谮鲤诅咒。鲤尝置小屏阁中，列书谨天戒、恤民穷、开言路、发章奏、用大僚、补庶官、起废弃、举考选、释冤狱、撤税使十事，而上书"天启圣聪，拨乱反治"八字。每入阁，辄焚香拜祝之，谗者遂指为诅咒。帝取入视之，曰："此岂诅咒耶？"谗者曰："彼诅咒语，固不宣诸口。"赖帝知鲤深，不之信。

先是，阁臣奏揭不轻进，进则无不答者。是时中外扞格，奏揭繁，多寝不下。鲤以失职，累引疾求退。奖谕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请。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寻以秩满，加少保，改文渊阁。

鲤初相，即请除矿税。居位数年，数以为言。会长陵明楼灾，鲤语一贯、赓各为奏，俟时上之。一日大雨，鲤曰："可矣。"两人问故，鲤曰："帝恶言矿税事，疏入多不视，今吾辈冒雨素服诣文华奏之，上讶而取阅，亦一机也。"两人从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启视，果心动，然不为罢。明年长至，一贯在告，鲤、赓谒贺仁德门。帝赐食，司

礼太监陈矩侍，小珰数往来窃听，且执笔以俟。鲤因极陈矿税害民状，矩亦戚然。鲤复进曰："矿使出，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尽矣，恐于圣躬不利。"矩叹息还，具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鲤所以补救者。鲤曰："此无他，急停开凿，则灵气自复。"帝闻，为首肯。一贯虑鲤独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怿，复止。然越月果下停矿之命，鲤力也。

鲤遇事秉正不挠。压于一贯，志不尽行。而是时一贯数被论，引疾杜门，鲤乃得行阁事。皇孙生，诏赦天下。中官请征茶蜡夙逋，鲤以戾诏旨，再执奏，竟报寝，帝乳母翊圣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殁，请以从子继。鲤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张国祥谓皇孙诞生，己有祝釐功，乞三代诰命且世袭詹事主簿。鲤力斥其谬，乃赉以金币。帝惑中贵言，将察核畿辅牧地，谕鲤撰敕。鲤言："近年以来，百利之源，尽笼于朝廷，常恐势极生变。况此牧地，岂真有豪右隐占新垦未科者？奸民所传，未足深信。"遂止。云南武弁杀税使杨荣。帝怒甚，将遣官逮治。鲤具陈荣罪状，请诛为首杀荣者，而贷其余，乃不果逮。陕西税使梁永求领镇守事，亦以鲤言罢。辽东税使高淮假进贡名，率所统练甲至国门。鲤中夜密奏其不可，诏责淮而止。时一贯虽称疾杜门，而章奏多即家拟旨，鲤力言非故事。

鲤既积忤一贯，一贯将去，虑鲤在，贻己后忧欲与俱去，密倾之。帝亦嫌鲤方鲠，因鲤乞休，遽命与一贯同致仕。赓疏乞留鲤，不报。既抵家，疏谢，犹极陈怠政之弊，以明作进规。年八十，遣官存问，赉银币。鲤奏谢，复陈时政要务。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师，谥文端。

于慎行，字无垢，东阿人。年十七，举于乡。御史欲即鹿鸣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辞。隆庆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也。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之，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

御史刘台以劾张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独往视之。及居正夺情，偕同官具疏谏。吕调阳格之，不得上。居正闻而怒，他日谓慎行曰："子吾所厚，亦为此耶？"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寻以疾归。居正卒，起故官。进左谕德，日讲如故。时居正已败，侍郎丘橓往籍其家。慎行遗书，言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词极恳挚，时论韪之。由侍讲学士擢礼部右侍郎。转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寻迁礼部尚书。慎

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祔，复祧宣宗。慎行谓非礼，作《太庙祧迁考》，言："古七庙之制，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刘歆、王肃并以高、曾、祖、祢及五世、六世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传，则同堂异室，不可为一世。国朝成祖既为世室，与太祖俱百世不迁，则仁宗以下，必实历六世，而后三昭三穆始备。孝宗与睿宗兄弟，武宗与世宗兄弟，韶穆同，不当各为一世。世宗升，距仁宗止六世，不当祧仁宗。穆宗升祔，当祧仁宗，不当祧宣宗。"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核。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又言："南昌、寿春等十六王，世次既远，宜别祭陵园，不宜祔享太庙。"亦寝不行。

十八年正月，疏请早建东宫，出阁讲读。及冬，又请。帝怒，再严旨诘责。慎行不为慑，明日复言："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帝益不悦，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礼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许。家居十余年，中外屡荐，率报寝。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辞，复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阁臣七人，首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再辞不允，乃就道。时慎行已得疾。及廷谢，拜起不如仪，上疏请罪。归卧于家，遂草遗疏，请帝亲大臣、录遣逸、补言官。数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冠。李廷机，字尔张，晋江人。贡入太学，顺天乡试第一。万历十一年，会试复第一，以进士第二授编修。累迁祭酒。故事，祭酒每视事，则二生共举一牌诣前，大书"整齐严肃"四字。盖高皇帝所制，以警师儒者。廷机见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严为主。

久之，迁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无偏私。尝兼署户、工二部事，综理精密。奏行轸恤行户四事，商困大苏。外城陵垣，多所缮治，费皆取公帑奇羡，不以烦民。召为礼部右侍郎，四辞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时已进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视部事。会楚王华奎因正域发其餽遗书，诬讦正域不法数事。廷机意右楚王，而微为正域解。大学士沈一贯欲藉妖书倾正域，廷机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浚俱署名上趣定皦生光狱，株连遂绝。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坛。既率同列条上修省事宜，复言今日阙失，莫如矿税，宜罢撤。不报。其冬，类上四方灾异。秦王谊漶由中尉进封，其庶长子应授本爵，夤缘欲封郡王，廷机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间，廷机固拒，特旨许之。益府服内请封，亦持不

可。

廷机遇事有执，尤廉洁，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颇偏愎，不谙大体。楚宗人华勣以奏讦楚王，抚按官既拟夺爵，锢高墙，廷机授《祖训》谋害亲王例，议置之死。言路势张，政府暨铨曹畏之，不敢出诸外，年例遂废。礼部主事聂云翰论之，廷机希言路意，中云翰察典。给事中袁懋谦劾之。廷机求退，不允。

时内阁止硃赓一人。给事中王元翰等虑廷机且入辅，数阴诋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阁臣，廷机果与焉。给事中曹于忭、宋一韩、御史陈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机，命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廷机三辞始视事。元翰及给事中胡忻攻之不已，帝为夺俸，以慰廷机。已而姜士昌、宋焘复以论廷机被黜，群情益愤。廷机力辨求罢，又疏陈十宜去，帝慰谕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郑振先论赓十二罪，并及廷机。廷机累疏乞休，杜门数月不出。言者疑其伪，数十人交章力攻。廷机求去不已，帝屡诏勉留，且遣鸿胪趣出，坚卧不起。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庙，廷臣犹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余上，乃陛辞出都待命。同官叶向高言廷机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赐道里费，乘传，以行人护归。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节。

廷机系阁籍六年，秉政止九月，无大过。言路以其与申时行、沈一贯辈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辅臣以齮龀受辱，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廷机辅政时，四川巡抚乔璧星锐欲讨镇雄安尧臣，与贵州守臣持议不决。廷机力主撤兵，其后卒无事，议者称之。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始与叶向高并命。后周如磐、张瑞图、林钎、蒋德璘、黄景昉复相继云。

吴道南，字会甫，崇仁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进左中允。直讲东宫，太子偶旁瞩，道南即辍讲拱俟，太子为改容。历左谕德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历城、高苑牛产犊，皆两首两鼻，道南请尽蠲山东诸税，召还内臣，又因灾异言貂珰敛怨，乞下诏罪己，与天下更新。皆不报。寻请追谥建文朝忠臣。京师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郁而不散，致成旱灾。如东宫天下本，不使讲明经术，练习政务，久置深闱，聪明隔塞，郁一也。法司悬缺半载，谳鞫无人，囹圄充满，有入无出，愁愤之气，上薄日星，郁二也。内藏山积，而闾阎半菽不充，曾不发帑振救，坐视其死亡转徙，郁三也。累臣满朝荐、卞孔时，时称循吏，因权珰构陷，一系数年，郁四也。废弃诸臣，实堪世用，一斥不复，山林终老，郁五也。陛下诚涣发德音，除此数郁，不崇朝而雨露遍

天下矣。”帝不省。

道南遇事有操执，明达政体。朝鲜贡使归，请市火药，执不予。土鲁番贡玉，请勿纳。辽东议开科试士，以岩疆当重武，格不行。父丧归。服阕，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与方从哲并命。三辞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直。同官从哲为言，帝令先视事，道南疏谢。居数日，言：“臣就列经旬，仅下瑞王婚礼一疏。他若储宫出讲、诸王豫教、简大僚、举遗失、撤税使、补言官诸事，廷臣舌敝以请者，举皆杳然，岂陛下简置臣等意。”帝优诏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击”之变，召见群臣慈宁宫。道南始得面谢，自是不获再见。

织造中官刘成死，遣其党吕贵往护，贵嗾奸民留己督造。中旨许之，命草敕。道南偕从哲争，且询疏所从进，请永杜内降，弗听。鄱阳故无商税，中官为税使，置关湖口征课。道南极言傍湖舟无所泊，多覆没，请罢关勿征，亦不纳。

道南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岁丙辰，偕礼部尚书刘楚先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书，贿礼部吏，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皆鸣阳笔也。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等亟检举，诏令覆试。同和竟日构一文。下吏，戍烟瘴，鸣阳亦除名。

先是，汤宾尹科场事，实道南发之，其党侧目。御史李嵩、周师旦遂连章论道南，而给事中刘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颇侵文炳。文炳遂极诋御史张至发助之。道南不能堪，言：“台谏劾阁臣，职也，未有肆口嫚骂者。臣辱国已甚，请立罢黜。”帝雅重道南，谪文炳外任，夺嵩等俸。御史韩浚、硃堦救文炳，复诋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门逾年，疏二十七上，帝犹勉留。会继母讣至，乃赐道里费，遣行人护归。天启初，以覃恩即家进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赠少保，谥文恪。

赞曰：《传》称“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其王家屏、沈鲤之谓乎！廷机虽颇丛物议，然清节不污。若于陛之世德，慎行之博闻，亦足称羽仪廊庙之选矣。

列传第一百六

申时行（子用懋 用嘉 孙绍芳） 王锡爵（弟鼎爵子衡） 沈一贯方从哲沈氵崔（弟演）

申时行，字汝默，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万厉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请广阁臣，遂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已，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张四维、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然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昵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

十二年三月，御史张文熙尝言前阁臣专恣者四事，请帝永禁革之。时行疏争曰："文熙谓部院百执事不当置考成簿，送阁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当一一取裁；督抚巡按行事，不当密揭请教；阁中票拟，当使同官知。夫阁臣不职当罢黜，若并其执掌尽削之，是因噎废食也。

至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帝深以为然，绌文熙议不用。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启愚以试题劝进居正，帝手疏示时行。时行曰："此吕以暖昧陷人大辟，恐谗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于外，帝从巍言。而给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时行意，蔽塞言路。帝寻亦悔之，命罢启愚，留此吕。时行、巍求去。有丁、国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诋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陆光祖亦以为言。帝乃听巍，出此吕于外，慰留时行、国，而言路群起攻国。时行请量罚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东之以大峪山寿宫事撼时行不胜，贬去，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

初，御史魏允贞、郎中李三才以科场事论及时行子用懋，贬官。给事中邹元标劾罢时行姻徐学谟，时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

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废。世以此称时行长者。时行欲收人心，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一切为简易，亦数有献纳。尝因灾异，力言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尝请止抚按官助工赃罚银，请减织造数，趣发诸司章奏。缘尚宝卿徐贞明议，请开畿内水田。用邓子龙、刘綎平陇川，荐郑洛为经略，趣顺义王东归，寝叶梦熊奏以弭杨应龙之变。然是时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纪渐不振。时行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请虽免讲，仍进讲章。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帝大怒，召时行等条分析之，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岁，而郑贵妃有宠，生皇三子常洵，颇萌夺嫡意。时行率同列再请建储，不听。廷臣以贵妃故，多指斥宫闱，触帝怒，被严谴。帝尝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显侵贵妃。时行请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众多咎时行者。时行连请建储。十八年，帝召皇长子、皇三子，令时行入见毓德宫。时行拜贺，请亟定大计。帝犹豫久之，下诏曰："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时行因戒廷臣毋激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内阁中亦有疏入。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纮劾时行，谓阳附群臣之议以请立，而阴缓其事以内交。中书黄正宾复论时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责。御史邹德泳疏复上，时行力求罢。诏驰驿归。归三年，光宗始出阁讲学，十年始立为皇太子。

四十二年，时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问。诏书至门而卒。先以云南岳凤平，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诏赠太师，谥文定。

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举进士。累官兵部职方郎中。神宗擢太仆少卿，仍视职方事。再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崇祯初，历兵部左、右侍郎，拜尚书，致仕归。卒，赠太子太保。用嘉，举人。历官广西参政。孙绍芳，进士，户部左侍郎。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至祭酒。万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锡爵要同馆十余人诣居正求解，居正不纳。锡爵独造丧次，切言之，居正径入不顾。中行等既受杖，锡爵持之大恸。明年，进礼部右侍郎。居正甫归治

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即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还朝，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帝咸褒纳。

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相构，以锡爵负时望，且与居正贰，力推之。比锡爵至，与时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去。时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锡爵与时行同举会试，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十六年，子衡举顺天试第一，郎官高桂、饶伸论之。锡爵连章辨讦，语过忿，伸坐下诏狱除名，桂谪边方。御史乔璧星请帝戒谕锡爵，务扩其量，为休休有容之臣，锡爵疏辨。以是积与廷论忤。

时群臣请建储者众，帝皆不听。十八年，锡爵疏请豫教元子，录用言官姜应麟等，且求宥故巡抚李材，不报。尝因旱灾，自陈乞罢。帝优诏留之。火落赤、真相犯西陲，议者争请用兵，锡爵主款，与时行合。未几，偕同列争册立不得，杜门乞归。寻以母老，连乞归省。乃赐道里费，遣官护行。归二年，时行、国及王家屏相继去位，有诏趣召锡爵。二十一年正月，还朝，遂为首辅。

先是有旨，是年春举册立大典，戒廷臣毋渎陈。廷臣鉴张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锡爵密请帝决大计。帝遣内侍以手诏示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锡爵惧失上指，立奉诏拟谕旨。而又外虑公论，因言“汉明帝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刘后皆养诸妃子为子，请令皇后抚育元子，则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号以上压皇贵妃”，亦拟谕以进。同列赵志皋、张位咸不预闻。帝竟以前谕下礼官，令即具仪。于是举朝大哗。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群诣锡爵第，力争。廷臣谏者，章日数上。锡爵偕志皋、位力请追还前诏，帝不从。已而谏者益多，而岳元声、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祯等遮锡爵于朝房，面争之。李腾芳亦上书锡爵。锡爵请下廷议，不许。请面对，不报。乃自劾三误，乞罢斥。帝亦迫公议，追寝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议行。锡爵旋请速决，且曰：“曩元子初生，业为颁诏肆赦，诏书称‘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复何疑而弗决哉？”不报。

七月，彗星见，有诏修省。锡爵因请延见大臣。又言：“彗渐近紫微，宜慎起居之节，宽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积聚以广恩。”逾月，复言：“慧已入紫微，非区区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储一事可以禳

之。盖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灾。诚速行册立，天变自弭。”帝皆报闻，仍持首春待期之说。锡爵答奏复力言之，又连章恳请。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门受贺毕，独召锡爵暖阁，劳之曰：“卿扶母来京，诚忠孝两全。”锡爵叩头谢，因力请早定国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对曰：“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帝颇感动。锡爵因请频召对，保圣躬。退复上疏力请，且曰：“外廷以固宠阴谋归之皇贵妃，恐郑氏举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动，手诏谕锡爵：“卿每奏必及皇贵妃，何也？彼数劝朕，朕以祖训后妃不得与外事，安敢辄从。”锡爵上言：“今与皇长子相形者，惟皇贵妃子，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引为己责而谁责？祖训不与外事者，不与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贵妃亲子，陛下得不与皇贵妃谋乎？且皇贵妃久侍圣躬，至亲且贤，外廷纷纷，莫不归怨，臣所不忍闻。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归功皇贵妃，陛下尚以为疑。然则必如群少年盛气以攻皇贵妃，而陛下反快于心乎？”疏入，帝颔之。志皋、位亦力请。居数日，遂有出阁之命。而帝令广市珠玉珍宝，供出阁仪物，计直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等以故事争，给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谏。帝遂手诏谕爵，欲易期。锡爵婉请，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阁礼成，俱如东宫仪，中外为慰。

锡爵在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振河南饥，帝皆无忤，眷礼逾前后诸辅臣。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为世所称。特以阿并封指被物议。既而郎中赵南星斥，侍郎赵用贤放归，论救者咸遭谴谪，众指锡爵为之。虽连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谅也。锡爵遂屡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为出内帑钱建醮祈愈。锡爵力辞，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赐道里费，乘传，行人护归。归七年，东宫建，遣官赐敕存问，赍银币羊酒。

三十五年，廷推阁臣。帝既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还念锡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辞，不允。时言官方厉锋气，锡爵进密揭力诋，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等语。言官闻之大愤。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锡爵亦自阖门养重，竟辞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赠太保，谥文肃。

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为举首才，自称因被论，遂不复会试。至二十九年，锡爵罢相已久，始举会试第二人，廷试亦第二。授编修，先父卒。

锡爵弟鼎爵，进士。累官河南提学副使。

沈一贯，字肩吾，鄞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日讲官。进讲高宗谅阴，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张居正以为刺己，颇憾一贯。居正卒，始迁左中允。历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加太子宾客。假归。

二十二年起南京礼部尚书，复召为正史副总裁，协理詹事府，未上。王锡爵、赵志皋、张位同居内阁，复有旨推举阁臣。吏部举旧辅王家屏及一贯等七人名以上。而帝方怒家屏，谯责尚书陈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贯家居久，故有清望，阁臣又力荐之。乃诏以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陈于陛同入阁预机务，命行人即家起焉。会朝议许日本封贡。一贯虑贡道出宁波，为乡郡患，极陈其害，贡议乃止。未几，锡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独行己意。一贯柔而深中，事志皋等惟谨。其后于陛卒官，志皋病痹久在告，位以荐杨镐及《忧危竑议》事得罪去，一贯与位尝私致镐书，为赞画主事丁应泰所劾。位疏辨，激上怒罢。一贯惟引咎，帝乃慰留之。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婚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一贯再疏争，不听。二十八年，命营慈庆宫居皇长子。工竣，谕一贯草敕传示礼官，上册立、冠婚及诸王分封仪。敕既上，帝复留不下。一贯疏趣，则言："朕因小臣谢廷讠赞乘机邀功，故中辍。俟皇长子移居后行之。"既而不举行。明年，贵妃弟郑国泰迫群议，请册立、冠婚并行。一贯因再草敕请下礼官具仪，不报。廷议有欲先冠婚后册立者，一贯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储君为诸王也。"会帝意亦颇悟，命即日举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诏下。既而帝复悔，令改期。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十月望，册立礼成，时论颇称之。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初，志皋病久，一贯屡请增阁臣。及是乃简用沈鲤、硃赓，而事皆取决于一贯。寻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阁臣。一贯等数谏，不省。而帝久不视朝，阁臣屡请，皆不报。一贯初辅政面恩，一见帝而已。东征及杨应龙平，帝再御午门楼受俘。一贯请陪侍，赐面对，皆不许。上下否隔甚，一贯虽小

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

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暖西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一贯复奏："今尚书求去者三，请定去留。"帝留户部陈渠、兵部田乐，而以祖陵冲决，削工部杨一魁籍。一贯复叩首，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廖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惟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时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期即日奉行，颁示天下，刑部尚书萧大亨则谓弛狱须再请。无何，事变。太仆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谕，起废释囚。帝怒，并二事寝不行。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世。

帝自疾瘳以后，政益废弛。税监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横暴，奸人乘机虐民者愈众。一贯与鲤、赓共著论以风，又尝因事屡争，且揭陈用人行政诸事。帝不省。顾遇一贯厚，尝特赐敕奖之。一贯素忌鲤，鲤亦自以讲筵受主眷，非由一贯进，不为下，二人渐不相能。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鲤甚重之。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皆以清严自持相标置，一贯不善也。会正域议夺吕本谥，一贯、赓与本同乡，寝其议。由是益恶正域，并恶鲤及纯、时乔等，而党论渐兴。浙人与公论忤，由一贯始。

三十一年，楚府镇国将军华勣讦楚王华奎为假王。一贯纳王重贿，令通政司格其疏月余，先上华奎劾华勣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颇闻假王事有状，请行勘虚实以定罪案。一贯持之。正域以楚王馈遗书上，帝不省。及抚按臣会勘并廷臣集议疏入，一贯力右王，嗾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劾正域，勒归听勘，华勣等皆得罪。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书"事起。一贯方衔正域与鲤，其党康丕扬、钱梦皋等遂捕僧达观、医生沈令誉等下狱，穷治之。一贯从中主其事，令锦衣帅王之祯与

丕扬大索鲤私第三日，发卒围正域舟，执掠其婢仆乳媪，皆无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狱。二事错见正域及楚王传中。

始，都御史纯劾御史于永清及给事中姚文蔚，语稍涉一贯。给事中钟兆斗为一贯论纯，御史汤兆京复劾兆斗而直纯。纯十七疏求去，一贯佯揭留纯。至岁乙巳，大察京朝官。纯与时乔主其事，梦皋、兆斗皆在黜中。一贯怒，言于帝，以京察疏留。久之，乃尽留给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许纯致仕去。于是主事刘元珍、庞时雍、南京御史硃吾弼力争之，谓二百余年计典无特留者。时南察疏亦留中，后迫众议始下。一贯自是积不为公论所与，弹劾日众，因谢病不出。三十上四年七月，给事中陈嘉训、御史孙居相复连章劾其奸。一贯愤，益求去。帝为黜嘉训，夺居相俸，允一贯归，鲤亦同时罢。而一贯独得温旨，虽赓右之，论者益訾其有内援焉。

一贯之入阁也，为锡爵、志皋所荐。辅政十有三年，当国者四年。枝拄清议，好同恶异，与前后诸臣同。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一贯归，言者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諆云。一贯在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家居十年卒。赠太傅，谥文恭。

方从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隶籍锦衣卫，家京师。从哲登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屡迁国子祭酒。请告家居，久不出，时颇称其恬雅。大学士叶向高请用为礼部右侍郎，不报。中旨起吏部左侍郎。为给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罢，不允。

四十一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吴道南并命。时道南在籍，向高为首辅，政事多决于向高。向高去国，从哲遂独相。请召还旧辅沈鲤，不允。御史钱春劾其容悦，从哲乞罢。帝优旨慰留。未几，道南至。会张差梃击事起，刑部以疯癫蔽狱。王之寀钩得其情，庞保、刘成等迹始露。从哲偕道南斥之寀言谬妄，帝纳之。道南为言路所诋，求去者经岁，以母忧归。从哲复独相，即疏请推补阁臣。自后每月必请。帝以一人足办，迄不增置。

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时东宫久辍讲，瑞王婚礼逾期，惠王、桂王未择配，福府庄田遣中使督赋，又议令鬻盐，中旨命吕贵督织造，驸马王昺以救刘光复褫冠带，山东盗起，灾异数见，言官翟凤翀、郭尚宾以直言贬，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缮修咸安营，宣府缺饷数月，从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听。而从哲有内援，以名争而已，实将顺帝

意，无所匡正。

向高秉政时，党论鼎沸。言路交通铨部，指清流为东林，逐之殆尽。及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党论渐息。丁巳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搏击清流。齐人亓诗教，从哲门生，势尤张。从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疏皆不发。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帝初颇忧惧，章奏时下，不数月泄泄如故。从哲子世鸿杀人，巡城御史劾之。从哲乞罢，不允。长星见东南，长二丈，广尺余，十有九日而灭。是日京师地震。从哲言："妖象怪徵，层见叠出，除臣奉职无状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奋乾纲，与天下更始。"朝士杂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时事多艰、佐理无效劾从哲，乞用灾异策免。从哲恳求罢，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视事。明年二月，杨镐四路出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用红旗督战，师大败。礼部主事夏嘉遇谓辽事之坏，由兴邦及从哲庇李维翰所致，两疏劾之。众哲求罢，不敢入阁，视事于朝房。帝优旨恳留，乃复故，而反擢兴邦为太常少卿。未几，大清兵连克开原、铁岭。廷臣于文华门拜疏，立请批发，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从哲乃叩首仁德门跪俟俞旨，帝终不报。俄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亦不报。请补阁臣疏十上，情极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从哲复连请，乃简用史继偕、沈纮，疏仍留中，终帝世寝不下。御史张新诏劾从哲诸所疏揭，委罪群父，诳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瓯坏从哲手。御史萧毅中、刘蔚、周方鉴、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参政徐如翰亦交章击之。从哲连疏自明，且乞罢。帝皆不问。自刘光复系狱，从哲论救数十疏。帝特释为民，而用人行政诸章奏终不发。帝有疾数月。会皇后崩，从哲哭临毕，请至榻前起居。召见弘德殿，跪语良久，因请补阁臣，用大僚，下台谏命。帝许之，乃叩头出。帝素恶言官，前此考选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从哲请至数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从哲独秉国成，卒无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阅辽东，齮经略熊廷弼去，辽阳遂失。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

首也。

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渐。外廷忧危，从哲偕九卿台谏诣思善门问安。越二日，召从哲及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受顾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选侍李氏最得帝宠，贵妃因请立选侍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求封太后。帝已于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门，命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从哲遽以命礼部。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辛酉，帝不视朝，从哲偕廷臣诣宫门问安。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升进泄药，帝由此委顿，而帝传谕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语，群情益疑骇。给事中杨涟劾文升，并及从哲。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并上书从哲，请保护圣体，速建储贰。从哲候安，因言进药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阁臣刘一燝、韩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从哲、一燝、爌，英国公张惟贤，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礼部侍郎署部事孙如游，刑部尚书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等至乾清宫。帝御东暖阁凭几，皇长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诸臣前，从哲等因请慎医药。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帝顾皇长子曰：“卿等其辅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诸臣出俟宫门外。顷之，中使传上体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复进一丸。从哲等问状，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从哲拟遗旨赉可灼银币。时李选侍居乾清宫，群臣入临，诸阉闭宫门不许入。刘一燝、杨涟力拄之，得哭临如礼，拥皇长子出居慈庆宫。从哲委蛇而已。初，郑贵妃居乾清宫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犹未迁。尚书嘉谟责贵妃从子养性，乃迁慈宁宫。及光宗崩，而李选侍居乾清宫。给事中涟及御史左光斗念选侍尝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从哲欲徐之。至登极前一日，一燝、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乃移哕鸾宫。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先是，御史王安舜劾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从哲拟太子令旨，罚可灼俸一年。御史郑宗周劾文升罪，请下法司，从哲拟令旨司礼察处。及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先后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诛，从哲庇之，国法安在！”而给事中惠世扬直纠从哲十罪、三可杀。言：“从哲独

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李选侍乃郑氏私人，抗凌圣母，饮恨而没。从哲受刘逊、李进忠所盗美珠，欲封选侍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诸臣论之，从哲拟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从哲拟赏赉，当诛者三。”疏入，责世杨轻诋。从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张泼、袁化中、王允成等连劾之，皆不听。其冬，给事中程注复劾之，从哲力求去，疏六上。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赉银币、蟒衣，遣行人护归。

天启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可灼进红丸，斥从哲为弑逆。诏廷臣议。都御史邹元标主慎行疏。从哲疏辨，自请削官阶，投四裔。帝慰谕之。给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议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从哲，惟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右从哲，而詹事公鼐持两端。时大学士爌述进药始末，为从哲解。于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会户部尚书汪应蛟合奏言：“进药始末，臣等共闻见。辅臣视皇考疾，急迫仓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脉知医者。以药尝试，先帝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赉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养病去，罚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其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胜诛，而文升当皇考哀感伤寒时，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僇，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不罪。无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贤辑“梃击”、“红丸”、“移宫”三事为《三朝要典》，以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升督漕运。其党徐大化请起从哲，从哲不出。然一时请诛从哲者贬杀略尽矣。崇祯元年二月，从哲卒。赠太傅，谥文端。三月，下文升狱，戍南京。

沈纮，字铭缜，乌程人。父节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仪制主事，厉祠祭郎中。诏建祠禁内，令黄冠祝釐，节甫持不可。尚书高拱恚甚，遂移疾归。起光禄丞。会拱掌吏部，复移疾避之。万历初，屡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为工部左侍郎，摄部事。御史高举言节甫素负难进之节，不宜一岁三迁。吏部以节甫有物望，绌其议。节甫连上疏请省浮费，核虚冒，上兴作，减江、浙织造，停江西瓷器，帝为稍减织造数。中官传奉，节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尝献治河之策，语凿凿可用。父忧归，卒。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纮方柄用，得赐谥端

清。

纮与弟演同登万历二年进士。纮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纮奏："陪京都会，不宜令异教处此。"识者韪其言。然纮素乏时誉。与大学士从哲同里闬，相善也。神宗末，从哲独当国，请补阁臣，诏会推。亓诗教等缘从哲意，摈何宗彦、刘一燝辈，独以纮及史继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从哲荐也。疏未发，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纮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未至，光宗复崩。天启元年六月，纮始至。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纮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纮既至，密结二人，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淮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纮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请发辽东、四川军前。诏从之。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再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禁中内操日盛，驸马都尉王昺亦奉诏募兵，愿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纮与朝阴相结，于是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劾纮阳托募兵，阴藉通内。刘朝内操，纮使门客诱之。王昺疏，疑出纮教。阉人、戚畹、奸辅内外弄兵，长安片土，成战场矣。纮疏辨，因请疾求罢。帝慰留之。世扬等遂尽发纮通内状，刑部尚书王纪再疏劾纮，比之蔡京。纮亦劾纪保护熊廷弼、佟卜年、刘一□献等。诏两解之。未几，纪以卜年狱削籍，议者益侧目纮。大学士叶向高言"纪、纮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硃国祚至以去就争，帝皆弗听。纮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传归。逾年卒。赠太保，谥文字。

淮弟演，由工部主事历官南京刑部尚书。

＋赞曰：神宗之朝，于时为豫，于象为蛊。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斡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书》曰"股肱惰哉，万事隳哉"，此孔子所为致叹于"焉用彼相"也。

列传第一百七

张四维（子泰徵 甲徵） 马自强（子怡 慥） 许国 赵志皋 张位硃赓（子敬循）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隆庆初，进右中允，直经筵，寻迁左谕德。四维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杨博、王崇古久历边陲，善谈兵。四维，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习知边务。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学士。甫两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维，四维亦干进不已，朝士颇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四维父、崇古弟为大商。四维奏辨，因乞去。拱力护之，温诏慰留焉。

初，赵贞吉去位，拱欲援四维入阁，而殷士儋夤缘得之，诸人遂相构。及御史赵应龙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复有劾四维者。四维已进左侍郎，不得已引去，无何士儋亦去。东宫出阁，召四维充侍班官。给事中曹大埜言四维贿拱得召，四维驰疏辨，求罢。帝不许，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罢政，张居正当国，复移疾归。

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万历二年，复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请增置阁臣，引荐四维，冯保亦与善，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四维由居正进，谨事之，不敢相可否，随其后，拜赐进官而已。居正卒，四维始当国。累加至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帝嘉纳之。自是，朝政稍变，言路亦发舒，诋居正时事。于是居正党大惧。王篆、曾省吾辈，厚结申时行以为助。而冯保欲因两宫徽号封己为伯，恶四维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贿保，数短四维；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书王国光媚四维，拔其中表弟王谦为吏部主事。时行遂拟旨罢国光，并谪谦。四维以帝慰留，复起视

事。命甫下，御史张问达复劾四维。四维窘，求保心腹徐爵、张大受贿保，保意稍解。时行乃谪问达于外，以安四维。四维以时行与谋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张诚谮保，保眷大衰，四维乃授意门生李植辈发保奸状。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变。于是四维稍汲引海内正人为居正所沉抑者。虽未即尽登用，然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云南贡金后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诏取云南旧贮矿银二十万，皆以四维言而止。寻以父丧归。服将阕，卒。赠太师，谥文毅。

子泰徵、甲徵皆四维柄政时举进士。泰徵累官湖广参政，甲徵工部郎中。

马自强，字体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隆庆中，历洗马，直经筵。迁国子祭酒，振饬学政，请寄不行。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掌翰林院。

神宗为皇太子出阁，充讲官。敷陈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强已迁詹事，教习庶吉士，乃擢礼部右侍郎，为日讲官。寻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讲如故。丁继母忧归。服阕，诏以故官协理詹事府。至则迁吏部左侍郎，仍直经筵。甫两月，迁推礼部尚书。帝遣使询居正尚书得兼讲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为尚书，罢日讲，充经筵讲官。

礼官所掌，宗籓事最多，先后条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为奸利。自强择其当者俾僚吏遵守，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籓府疏至，应时裁决，榜之部门，明示行止，吏无所牟利。龙虎山正一真人，隆庆时已降为提点，夺印敕。至是，张国祥求复故号。自强寝其奏。国祥乃重贿冯保固求复，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许之。初，俺答通贡市，赏有定额，后边臣徇其求，额渐溢。自强请申故约，滥乞者勿与，岁省费不赀。《世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

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念阁臣在乡里者，高拱与己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间以出，惟徐阶老易与，拟荐之自代。已遣使报阶，既念阶前辈，已还，当位其下，乃请增置阁臣。帝即令居正推择，遂以人望荐自强及所厚申时行。诏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与时行并参机务。自强初以救吴中行、赵用贤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时吕调阳、张四维先在阁。调阳衰，数寝疾不出，小事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自强虽持正，亦不能有为，守位而已。已，居正还朝，调阳谢政，自强亦得疾卒。诏赠少保，谥文庄，遣行人护丧还。

子怡，举人，终参议；慥，进士，尚宝卿。

关中人入阁者，自自强始。其后薛国观继之。终明世，惟二人。

许国，字维桢，歙县人。举乡试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神宗为太子出阁，兼校书。及即位，进右赞善，充日讲官。历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国与首辅申时行善。以丁此吕事与言者相攻，语侵吴中行、赵用贤，由是物议沸然。已而御史陈性学复摭前事劾国，时行右国，请薄罚性学。国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鸿胪宣谕，始起视事。南京给事中伍可受复劾国，帝为谪可受官。国复三疏乞休，语愤激，帝不允。性学旋出为广东佥事。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十七年，进士薛敷教劾吴时来，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荣疏论台规，辞皆侵国。国愤，连疏力诋，并及主事饶伸。伸方攻大学士王锡爵，公议益不直国。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帝心然国言，而时行为政，不能夺。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廷臣争请册立，得旨二十年春举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张有德以仪注请，帝怒夺俸。时行适在告，国与王有屏虑事中变，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请。帝果不悦，责大臣不当与小臣比。国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赐敕驰传归。逾一日，时行亦罢，而册立竟停。人谓时行以论劾去，国以争执去，为二相优劣焉。国在阁九年，谦慎自守，故累遭攻击，不能被以污名。卒，赠太保，谥文穆。

赵志皋，字汝迈，兰溪人。隆庆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万历初，进侍读。张居正夺情，将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志皋偕张位、习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则请以中行等疏宜付史馆，居正恚。会星变，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皋为广东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谪其官。居正殁，言者交荐，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仆丞，历国子监司业、祭酒，再迁吏部右

侍郎，并在南京。寻召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时行谢政，荐志皋及张位自代。遂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明年春，王家屏罢，王锡爵召未到，志皋暂居首辅。会宁夏变起，兵事多所咨决。主事岳元声疏论锡爵，中言当事者变乱倾危，为主事诸寿贤、给事中许弘纲所驳。志皋再辨，帝皆不问。二十一年，锡爵还朝，明年五月遂归，志皋始当国。

辽东失事，诏褫巡抚韩取善职，逮副使冯时泰诏狱，而总兵官杨绍勋止下御史问。给事中吴文梓等论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宽绍勋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丧气。"帝不从，时泰竟谪戍。皇太后诞辰，帝受贺毕，召见辅臣暖阁，志皋论宥御史彭应参。言官乞减织造，志皋等因合词请。寻极论章奏留中之弊，请尽付诸曹议行。帝恶中官张诚党霍文炳，以言官不举发，贬黜者三十余人。志皋等连疏谏，皆不纳。累进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极殿。时两宫灾，彗星见，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灾，连岁间变异迭出。志皋请下罪己诏，因累疏陈时政缺失。而其大者定国本、罢矿税诸事，凡十一条。优诏报闻而已。皇长子年十六时，志皋尝请举冠婚礼。帝命礼官具仪。及仪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皋等复以为言，终不允。

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其始为首辅也，值西华门灾，御史赵文炳论之。无何，南京御史柳佐、给事中章守诚言，吏部郎顾宪成等空司而逐志皋，实激帝怒。已而给事中张涛、杨洵，御史冀体、况上进，南京评事龙起雷相继披诋。而巡按御史吴崇礼劾其子两淮运副凤威，凤威坐停俸。未几，工部郎中岳元声极言志皋宜放，给事中刘道亨诋尤力。志皋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谕之。

初，日本封贡议起，石星力主之。志皋亦冀无事，相与应和。及封事败，议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尝谴言者以谢之，后言者益众，则多寝不下，而留志皋益坚。迨封事大坏，星坐欺罔下狱论死，位亦以杨镐故褫官，而志皋终不问。然志皋已病不能视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给事中桂有根复疏论之。志皋身在床褥，于罢矿、建储诸大政，数力疾草疏争，帝岁时恩赐亦如故。志皋疾转笃。在告四年，疏八十余上。二十九年秋，卒于邸舍。赠太傅，谥文懿。

张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

万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章，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张居正善其议，奏行焉。后以救吴中行、赵用贤忤居正意。时已迁侍讲，抑授南京司业。未行，复以京察，谪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给事中冯景隆、御史孙维城荐，擢南京尚宝丞。俄召为左中允，管司业事，进祭酒。疏陈六事，多议行。以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引疾归。诏起故官，协理詹事府，辞不赴。久之，以申时行荐，拜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赵志皋并命。

王锡爵还朝，帝适降谕三王并封，以待嫡为辞。而志皋、位遽请帝笃修交泰，早兆高禖，议者窃哂之。赵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诋锡爵者多及位。锡爵去，志皋为首辅。位与志皋相厚善。志皋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决。时黜陟权尽还吏部，政府不得侵挠。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孙鑨、陈有年、孙丕扬、蔡国珍皆不安其位而去。

二十四年，两宫灾，矿税议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请税煤炭，开临清皇店，位与沈一贯乃执奏不可，不报。明年春，偕一贯陈经理朝鲜事宜。请于开城、平壤建置重镇，练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国输挽。且择人为长帅，分署朝鲜八道，为持久计。事下朝鲜议。其国君臣虑中国遂并其土，疏陈非便，乃寝。顷之，日本封事坏，位力荐参政杨镐才，请付以朝鲜军务。镐遭父丧，又请夺情视事，且荐邢玠为总督。帝皆从之。位已进礼部尚书，改文渊阁，以甘肃破贼叙功，加太子太保，复以延镇功，进少保、吏部尚书，改武英殿。

三殿灾，志皋适在告，位偕同列请面慰，不许。乃请帝引咎颁赦，勤朝讲，发章奏，躬郊庙，建皇储，录废弃，容狂直，寡细过，补缺官，减织造，停矿使，彻税监，释系囚。帝优诏报之，不能尽行。位又言："臣等请停矿税，非遽停之也，盖欲责成抚按，使上不亏国，下不累民耳。"于是给事中张正学劾位逢迎迁就，宜斥。帝亦不省。

位初官翰林，声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权示威，素望渐衰。给事中刘道亨劾位奸贪数十事。位愤，力辨，遂落道享三官。吕坤、张养蒙与孙丕扬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刘应秋、刘楚先、戴士

衡、杨廷兰则与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扬尝劾位，指道亨为其党。道亨耻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丧师，言位与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镐拔擢由贿位得之。帝怒，下廷议。位惶恐奏辨，帝犹慰留。给事中赵完璧、徐观澜复交章论。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悯。臣心无纤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镐由卿密揭屡荐，故夺哀授任。今乃朋欺隐慝，辱国损威，犹云无愧。"遂夺职闲住。无何，有获妖书名《忧危竑议》者，御史赵之翰言位实主谋。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诏除名为民，遇赦不宥。其亲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刘楚先、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主事万建昆皆贬黜有差。

位有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其败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无湔雪之者。天启中，复官，赠太保，谥文庄。

硃赓，字少钦，浙江山阴人。父公节，泰州知州。兄应，刑部主事。赓登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六年，以侍读为日讲官。宫中方兴土木，治苑囿。赓因讲宋史，极言"花石纲"之害，帝为悚然。历礼部左、右侍郎。帝营寿宫于大峪山，命赓往视。中官示帝意欲仿永陵制，赓言："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礼部尚书，遭继母丧去。

二十九年秋，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国，请增置阁臣。帝素虑大臣植党，欲用林居及久废者。诏赓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遣行人召之。再辞，不允。明年四月诣阙，即捐一岁俸助殿工。其秋极陈矿税之害，帝不能用。既而与一贯及沈鲤共献守成、遣使、权宜三论，大指为矿税发，赓手笔也。赓于已邸门获妖书，而书辞诬赓动摇国本，大惧。立以疏闻，乞避位。帝慰谕有加。一贯倡群小穷治不已，赓在告，再贻书一贯，请速具狱，无株连，事乃得解。

三十三，年大计京官。帝留被察者钱梦皋辈，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赓力陈不可，曰："北察之留，旨从中出，人犹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拟，则二百余年大典，自臣坏之，死不敢奉诏。"言官劾温纯及鲤，中使传帝意欲去纯。赓言大臣去国必采公论，岂可于劾疏报允。帝下南察疏，而纯竟去。其冬，工部请营三殿。时方浚河、缮城，赓力请俟之异日。帝皆纳之，不果行。

三十四年，一贯、鲤去位，赓独当国，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体。赓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寿首讽切赓，给事中汪若霖继之。赓缘二人言，力请帝更新庶政，于增阁臣、补大僚、充言路

三事语尤切。帝优诏答之而不行。赓乃素服诣文华门恳请，终不得命。赓以老，屡引疾，阁中空无人。帝谕简阁臣，而廷臣虑帝出中旨如往年赵志皋、张位故事。赓力疾请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而召王锡爵于家，以为首辅。给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机之用，赓实主之，疏诋廷机，并侵赓。赓疏辞，帝为切责言者。既而姜士昌及焘被谪，言路谓出赓意，益不平。礼部主事郑振先遂劾赓十二大罪，且言赓与一贯、锡爵为过去、见在、未来三身。帝怒，贬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论救，再贬二秩。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候命逾年，不下，赓连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而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遗疏陈时政，语极悲切。赓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及卒，赠太保，谥文懿。御史鼓端吾复疏诋赓，给事中胡忻请停其赠谥，帝不听。

赓醇谨无大过，与沈一贯同乡相比，昵给事中陈治则、姚文蔚等，以故蒙诟病云。

子敬循，官礼部郎中，改稽勋。前此无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终右通政。

赞曰：四维等当轴处中，颇滋物议。其时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诟谇日积，又乌足为定论乎。然谓光明磊落有大臣之节，则斯人亦不能无愧辞焉。

列传第一百八

万士和 王之诰（ 刘一儒） 吴百朋 刘应节（徐栻） 王遴 毕锵舒化 李世达 曾同享（弟乾亨）辛自修 温纯 赵世卿 李汝华

万士和，字思节，宜兴人。父吉，桐庐训导，有学术。士和成嘉靖二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礼部主事。父丧除，乞便养母，改南京兵部。累迁江西佥事，岁裁上供瓷器千计。迁贵州提学副使，进湖广参政。抚纳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赉银币。三殿工兴，采木使者旁午。士和经画备至，民赖以安。迁江西按察使，之官逾期，劾免。起山东按察使，再行广东左布政使。政事故专决于左，士和曰："朝廷设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轩轾。"乃约右使分日治事。召拜应天府尹，道迁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奏请便民六事。隆庆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寻改礼部，进左。引疾归。神宗立，起南京礼部侍郎，署国子监事。万历元年，礼部尚书陆树声去位。张居正用树声言，召士和代之。条上崇俭数事。又以灾祲屡见，奏乞杜幸门，容戆直，汰冗员，抑干请，多犯时忌。俺答及所部贡马，边臣请加官赏。士和言赏赉有成额，毋徇边臣额外请，从之。方士倚冯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国公硃希忠殁，居正许赠王，士和力争。给事中余懋学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当斥。于是积忤居正。给事中硃南雍承风劾之，遂谢病去。居正殁，起南京礼部尚书，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文恭。

王之诰，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吉水知县。迁户部主事，改兵部员外郎，出为河南佥事。讨师尚诏有功，转参议。调大同兵备副使。以捣板升功，增俸一级，进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大兴屯田，每营垦田百五十顷，役军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为兵部右侍郎。寻以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隆庆元年，就进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诰令山西总兵官申维岳、参将刘宝、尤月、黑云龙四营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总兵官孙吴、山西副总兵田世威等出天门关，遏其东归。巡抚王继洛驻代州不出，维岳不敢前，石州遂陷。杀人数万，所过无孑遗，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闻，维岳、世威、宝论死，继洛戍边，吴落职。之诰以还守南山，止贬二秩。

明年，诏之诰以左侍郎巡视蓟、辽、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刘焘巡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之诰以疾辞，代以冀练。已，复因给事

中张卤言，皆罢不遣。三年，起督京营。进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以延宁将士捣巢功，予一子官，迁南京兵部尚书。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张居正专政，之诰与有连，每规切之。万历三年，乞假送母归，逾时不至，被劾。会之诰亦奏请终养，遂报许。后居正丧父夺情，杖言者阙下。归葬还阙，之诰以召还直臣收人心为劝。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襄。

时有夷陵刘一儒者，字孟真，亦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屡官刑部侍郎。居正当国，尝贻书规之。居正殁，亲党皆坐斥，一儒独以高洁名。寻拜南京工部尚书。甫半岁，移疾归。初，居正女归一儒子，珠琲纨绮盈箱箧，一儒悉扃之别室。居正死，赀产尽入官，一儒乃发向所缄物还之。南京御史李一阳请还一儒于朝，以厉恬让。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于家。天启中，追谥庄介。

吴百朋，字维锡，义乌人。嘉靖二十六主年进士。授永丰知县。徵拜御史，历按淮、扬、湖广。擢大理寺丞，进右少卿。

四十二年夏，进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改提督军务，巡抚南、赣、汀、漳。与两广提督吴芳讨平河源贼李亚元、程乡贼叶丹楼，又会师破倭海丰。

初，广东大埔民蓝松山、余大眷倡乱，流劫潼、延、兴、泉间。官军击败之，奔永春。与香寮盗苏阿普、范继祖连兵犯德化，为都指挥耿宗元所败，伪请抚。百朋亦阳罢兵，而诱贼党为内应，先后悉擒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据岑冈，龙南谢允樟据高沙，赖清规据下历。朝廷以倭患棘，不讨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继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上疏曰："三巢僭号称王，旋抚旋叛。广东和平、龙川、兴宁，江西龙南、信丰、安远，蚕食过半。不亟讨，祸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规跨江、赓六县，最逆命，用兵必自下历始。"帝采部义，从之。百朋乃命守备蔡汝兰讨擒清规于苦竹嶂，群贼震慑。

隆庆初，吏部以百朋积苦兵间，稍迁大理卿。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请留百朋剿贼，诏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听抚，帝从之。寻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终养，不许。改刑部右侍郎。父丧归，起改兵部。万历初，奉命阅视宣、大、山西三镇。百朋以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事核边臣，督抚王崇古、吴兑、总兵郭琥以下，升赏黜革有差。又进边

图，凡关塞险隘，番族部落，士马强弱，亭障远近，历历如指掌。以省母归。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书。逾年卒。

刘应节，字子和，潍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井陉兵备副使，兼辖三关。三关属井陉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母丧归。隆庆元年，起抚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骚动，诏应节赴援。已，寇退。会顺天巡抚耿随卿坐杀平民充首功逮治，改应节代之。建议永平西门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请募民习海道者赴天津领运，同运官出海达永平。部议以漕卒冒险不便，发山东、河南粟十万石储天津，令永平官民自运焉。

四年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旋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奏罢永平、密云、霸州采矿。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议诸镇积贮，当计岁丰歉。常时以折色便军，可以积粟；凶岁以本色济荒，可以积银。又明年建议通漕密云，上疏曰："密云环控潮、白二水，天设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到牛栏山始合。通州运艘至牛栏山，以上陆运至龙庆仓，输挽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坝，合为一流，水深漕便。旧昌平运额共十八万石有奇，今止十四万，密云仅得十万，惟赖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贫，势难长恃。闻通仓粟多红朽。若漕五万石于密云，而以本镇折色三万五千两留给京军，则通仓无腐粟，京军沾实惠，密云免佥商，一举而三善备矣。"报可。

给事中陈渠以蓟镇多虚伍，请核兵省饷。应节上疏曰："国初设立大宁，蓟门犹称内地。既大宁内徙，三卫反覆，一切防御之计，与宣、大相埒，而额兵不满三万。仓卒召外兵，疲于奔命，又半孱弱。于是议减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饥聚饱飏。请清勾逃军，而所勾皆老稚，又未必安于其伍。本镇西起镇边，东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万不可。今主、客兵不过十三万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额兵十五万；大同地方千余里，额兵十三万五千；今蓟、昌地兼二镇，而兵力独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背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藉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今皆不然，征兵如弈棋，请饷如乞籴，操练如抟沙，教战如谈虎。边长兵寡，掣襟肘见。今为不得已之计，姑勾新军补主兵旧额十一万，与入卫客兵分番休息，庶军不告劳，稍定边计。"部议行所司清军，而补兵之说卒不行。

万历元年，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如故。进南京工部尚书，召为戎政尚书，改刑部。锦衣冯邦宁者，太监保从子，道遇不引避，应节叱下之，保不悦。会云南参政罗汝芳奉表至京，应节出郭与谈禅，给事中周良寅疏论之，遂偕汝芳劾罢。卒，赠太子少保。

初，王宗沐建议海运，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栻请开胶莱河，张居正力主之。用栻样兼佥都御史以往，议凿山引泉，计费百万。议者争驳之。召式还，罢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书。

王遴，字继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绍兴推官。入为兵部主事，历员外郎。峭直矜节概，不妄交。同官杨继盛劾严嵩及其孙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为稿，以属武选郎中周冕。冕发之，反得罪。尚书聂豹惧，趣所司以世蕃稿上。遴直前争，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继盛论死，遴为资粥饘，且以女字其子应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诏狱。事白复官。及继盛死，收葬之。迁山东佥事，再迁岢岚兵备副使。有威名，为巡抚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讼冤，诏许起用。

四十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寇大入定边、固原，总兵官郭江战殁。总督陈其学、陕西巡抚戴才坐免，遴贬俸一秩。隆庆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温如玉论遴不已，解官候勘。后御史杨ＢＱ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抚宣府。总兵官马芳骁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兴屯田，边储赖之。秩满，进右副都御史。寻召拜兵部右侍郎。省亲归，起协理戎政。

神宗立，张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会议阅边，遴请行。命往陕西四镇。峻绝馈遗。事竣，遽移疾归。居正殁，始起南京工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守备中官丘得用滥役营军，遴奏禁之，因奏行计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户部尚书。先奉诏蠲除及织造议留共银百七十六万余两，命于太仓库补进，遴言："陛下历十余年之储积，仅三百余万，今因一载蠲除，即收补于库。计十余年之积，不足偿二年取补之资。矧金花额进岁当百万，自六年以后增进二十万，今合六年计之，不啻百万矣。库积非源泉，岁进不已，后将何继？"因言京、通二仓粮积八百万石，足供九年之需，请量改折百五十万石，三年而止。诏许一年。

时尚宝丞徐贞明、御史徐待开京东水田，遴力赞之，议遂决。故事，户部银专供军国，不给他用。帝大婚，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至是复欲行之，遴执争。未几，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纳。已，陈理财七事，请崇节俭、重农务、督逋负、惩贪墨、

广储蓄、饬贡市。帝报曰：“事关朕躬者已知之。馀饬所司议行。”时释教大盛，遴请汰其庄者归农，聚众修斋者坐左道罪。礼部尚书沈鲤请如遴言。诏已许，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改兵部尚书。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赂遗遍辇毂，不敢至遴门。遴在户部频执争，已为中官所嫉。会帝阅寿宫，中官持御批索马。遴以为题本当钤印，司礼传奉由科发部，无径下部者，援故事执奏。帝不悦。大学士申时行尝以管事指挥罗秀属遴补锦衣佥书，遴格不许。时行乃调旨责遴擅留御批，失敬上体。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张佳胤代之。给事中张养蒙言：“罗秀本太监滕祥奴，贿入禁卫。往岁营佥书，尚书遴持正，为所中伤去。未几秀即躐用，物议沸腾。”于是黜秀，佳胤亦罢。遴虽退，声望愈重，以年高存问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天启中，追谥恭肃。

毕锵，字廷鸣，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擢浙江提学副使，迁广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再迁湖广左布政使。召为太仆卿，未至，改应天尹。海瑞抚江南，移檄京府，等于属吏，锵却不受。瑞察锵政，更与善。进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理粮储。

万历二年，入为刑部右侍郎。改户部，总督仓场。擢南京户部尚书，谢病去。起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吏部，征为户部尚书。帝以风霾谕所司陈时政，锵以九事上。中言：“锦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滥。州县丈田滋弊，云南鼓铸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复置，田欲垦而再停。请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锦绮，岁有积余，何烦频织。天灯费巨万，尤不经。滥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并多切要。近幸从中挠之，不尽行。锵乃引年乞罢。予驰驿归。锵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赐存问，加太子少保。后凡存问者再。其孙汝梗奉表入谢，诏以为太学生。年九十三而卒。赠太子太保，谥恭介。舒化，字汝德，临川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衡州推官。改补凤阳，擢户科给事中。

隆庆初，三迁刑科给事中。帝任宦官，旨多从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当，则臣等论劾。若竟自敕行，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诏是其言。冬至郊天，闻帝咳声，推论阴阳姤复之渐，请法天养微阳，词甚切直。有诏言灾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厂卫密察。化偕同列言：“厂卫徼巡辇下，惟诘奸宄、禁盗贼耳。驾驭百官，乃天子权，而纠察非法，则责在台谏，岂厂卫所得干。今命之刺访，将必开罗织之门，逞机阱之术，祸贻善类，使人人重

足累息，何以为治。且厂卫非能自廉察，必属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属耶？”御史刘思贤等亦极陈其害。帝并不从。已而事竟寝。校尉负尸出北安门，兵马指挥孙承芳见之，疑有奸，系狱鞫讯，词连内官李阳春。阳春惧，诉于帝。言尉所负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为民。化请以阳春所奏下法司勘问，不纳。

四年热审，请释累臣郑履淳、李芳，及朝审，又请释李已，皆得宥。时高拱当国，路楷、杨顺以构杀沈炼论死。拱欲为楷地，谓顺首祸，顺死，楷可勿坐。化取狱牍示拱曰：“狱故无炼名。有之，自楷始。楷诚罪首。”拱又议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遗诏意，即欲勿罪，宜何辞？”忤拱，出为陕西参政。再疏致仕归。

万历初，累擢太仆少卿。复以疾归。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云南缅贼平，帝御午门楼受俘。化读奏词，音吐洪亮，进止有仪，帝目属之。会刑部缺尚书，手诏用化。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钱若赓、知州方复乾以残酷死戍。请饬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书，高皇帝揭之两庑，手加更定。今未经详断者或命从重拟议，已经定议者又诏加等处斩，是谓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时，灾异频见，咎当在此。”帝优诏答之。会续修《会典》，因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事例与刑名相关者三百八十二条，奏之。诏颁示中外。

十四年，应诏陈言。请信诏令，清狱讼，速讯谳，严检验，禁冤滥，而以格天安民归本圣心。帝嘉纳焉。帝虑群下欺罔，间有讦发，辄遣官逮捕，牵引证佐，文案累积。化言：“主术贵执要，不当侵有司；徒使人归过于上，而下得缘以饰非。”潞王府小校以事为兵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诏狱，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争之。诏罪为首一人，余并获宥。明年，京察拾遗，南京科道论及化。遂三疏乞归。帝不许。会当虑囚，复起视事。中贵传帝意宥重辟三十余人，化争不可。诏卒从其议。寻称病笃，乃听归。卒，赠太子少保，谥庄僖。李世达，字子成，泾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吏部，历考功、文选郎中，与陆光祖并为尚书所倚。隆庆初，丁曾祖忧。起右通政，历南京太仆卿。

万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寻进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上，改抚浙江。旋移疾归，起督漕运兼巡抚凤阳。黄河南侵，淮安告警，世达请修石堤捍城；宝应氾光湖风涛险恶，岁漂溺，请开越河杀水势。俱报可。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改户部，复改吏部，进左侍郎。擢

南京吏部尚书，就改兵部，参赞机务。

俄召为刑部尚书。中官张德殴人死，世达请置于理，刑科唐尧钦亦言之，德遂属吏。大兴知县王阶坐挞乐舞生下吏，帝密遣两校尉侦之，谳日为巡风主事孙承荣所拒。校尉还奏，帝怒诘世达。世达言侦伺非大体。承荣竟夺俸。东厂太监张鲸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贷之。世达执奏，帝乃屏鲸于外。驸马都尉侯拱宸仆毙平民抵法，世达请并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国学肄礼。罪人焦文粲法不当死，帝怒入之。会朝审，命户部尚书宋纁主笔。世达言于纁，薄文粲罪。忤旨，诘问，复据法以对。帝卒不从。时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屡以非罪死，世达因灾异上书以讽。浙江饥，或请令罪人出粟除罪。世达言："法不可废，宁赦毋赎。赦则恩出于上，法犹存。赎则力出于下，人滋玩。"识者韪之。改左都御史。兵马指挥何价虐死三人，御史刘思瑜庇之。世达劾奏，帝镌思秩。复劾罢御史韩介等数人。帝深恶言官，下诏申饬，责以挟私报复。世达言："效忠持正者，语虽过激，心实无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废，并宜容纳。惟缄默依阿，然后加黜罚。则谠言日进，邪说渐消。"报闻。二十一年，与吏部尚书孙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尽。考功郎中赵南星被劾贬官，世达力争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许。其秋，吏部侍郎赵用贤以绝婚事被讦，世达白其无罪。郎中杨应宿、郑材疏诋世达，遂连章乞休去。归七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敏肃。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云南布政使。同亨举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礼部，迁吏部文选主事。故事，丞簿以下官，听胥吏铨注，同亨悉躬亲之。与陆光祖、李世达齐名。隆庆初，为文选郎中，荐用遗佚几尽。进太常少卿，请急去。万历初，起大理少卿。历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御史刘台得罪张居正，同亨，台姊夫也，给事中陈三谟欲并逐之，奏同亨羸不任职。诏调南京，遂移疾归。九年，京察拾遗，给事中奏燿、御史钱岱等复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

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为大理卿，迁工部右侍郎。督治寿宫，节浮费三十余万。由左侍郎进尚书。军器自外输，率不中程，奏请半收其直，又请减织造之半。皆报可。汝安王妃乞桥税，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请。内府工匠，隆庆初数至万五千八百人，寻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滥增不已。同亨疏请清厘。已得旨，中官复奏寝之。给事中杨其休疏争，弗纳。同亨弟乾亨请裁冗员以裕经费，京卫诸武臣谓减己月俸也，大哗，伺同亨出朝，围而噪之。同亨再乞休，不得请。九门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诏乘传归。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拜。久之，再起故

官，累辞乃就职。税使所在虐民，同亨极谏。三十三年，大计京官，与考功郎徐必达持正不挠。是年，北察失执政意，中旨留给事中钱梦皋等；南察及同亨自陈疏，亦久不下。同亨适给由入都，遂引疾。诏加太子太保致仕。

同亨初入吏部，严嵩其乡人，尚书吴鹏则父同年也，同亨无私谒。尝止宿署舍，弥月不归。雅与罗汝芳、耿定向善。尚书杨博痛诋伪儒，同亨曰："此中多暗修，非可概斥。即使阳假名义，视呈身进取、恬不知耻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赠少保，谥恭端。

弟乾亨，字于健。从罗洪先学。登万历五年进士，除合肥知县，调休宁。擢御史。给事中冯景劾李成梁被谪，乾亨以尚书张学颜右成梁也，并劾之。帝怒，黜为海州判官。稍迁大名推官，历光禄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监察御史，阅视大同边务。劾罢总兵官以下十余人。大同士兵岁饷万二千石，兵自征之，民不胜扰。乾亨议留兵二百，余尽汰之。屡奏边备事宜，辄中机要。诸武弁之诟同亨也，大学士王家屏遣谕之曰："天下有叛军，宁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诸人乃散去。尚书石星言贵臣被辱，大伤国体，给事中钟羽正亦言之。不报。家屏密揭力争，乃夺掌后府定国公徐文璧禄半岁，而治首事者以法。乾亨寻进大理丞，迁少卿。考功郎赵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论救，侵执政，复移书辨之。廷推巡抚者三，俱不用。遂引疾归，未几卒。乾亨言行不苟，与其兄并以名德称。

辛自修，字孑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海宁知县。擢吏科给事中，奏言："吏部铨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迩京府属吏以大计去者十之五，岂畿辇下独多不肖哉？地艰而事猥也。请量地剧易以除官，量事繁简以注考。"吏部善其言，请令抚按举劾如自修议。巡视京营，劾典营务镇远侯顾寰、协理佥都御史李燧，请戒寰罢燧。从之。历迁礼科都给事中。诚意伯刘世延不法，自修极论其奸。诏革任禁锢。隆庆元年，给事中胡应嘉言事斥，自修疏救。未几，论夺尚书顾可学、徐可成，侍郎硃隆禧、郭文英赠谥；以可成由黄冠，文英由工匠，可学、隆禧俱以方药进也。擢太仆少卿，引疾归。

万历六年，起应天府丞，再迁光禄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奏减均徭里甲银六万两，增筑雄、任丘二县堤，以御滹沱水患。每岁防秋，巡抚移驻易州，征所部供费，防秋已罢，征如故，自修奏已之。入历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视下江，用馈遗为名，尽括所部赎锾，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惩贪吏，

乃命逮治汝梁，而召自修为左都御史。

十五年，大计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异己。吏部尚书杨巍承意指惟谨，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请勿以爱憎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悦。有贪竞者十余辈，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给事中陈与郊自度不免，遂言宪臣将以一眚弃人，一举空国。于是自修所欲斥者悉获免。已而御史张鸣冈等拾遗，首工部尚书何起鸣。起鸣故以督工与中官张诚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讦自修仇主使。与郊及给事中吴之佳助之。御史高维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不平，劾起鸣饰非诡辨。帝先入张诚言，颇疑自修。得疏益不悦，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今起鸣去，尔等举堪此任者。"维崧等具疏引罪，无他举。帝怒，悉出之外。给事中张养蒙申救，亦夺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复疏争，语侵嬖幸。帝下之诏狱，酷刑究主者。无所承，乃削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归。

自修之进也，非执政意，故不为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复以工部尚书召。未上，卒。赠太子太保，谥肃敏。

德新，安福人，后起官至光禄丞。

温纯，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寿光知县征为户科给事中。隆庆三年，穆宗既禫除，犹不与大臣接。纯请遵祖制延访群工，亲决章奏，报闻。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倭陷广东广海卫，大杀掠而去。总兵刘焘以战却闻，纯劾焘欺罔。时方召焘督京营，遂置不问。黔国公沐朝弼有罪，诏许其子袭爵。纯言事未竟，不当遽袭。中官陈洪请封其父母，纯执不可。言官李已、石星获谴，疏救之。初，赵贞吉更营制，三营各统一大将。以恭顺侯吴继爵典五军，而都督袁正、焦泽典神枢、神机。继爵耻与同列，固辞。帝为罢二人，尽易以勋臣。纯请广求将才，毋拘世爵，不纳。已，复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时号"六提督"。纯以政令多门，极陈不便，遂复旧制。俺答请贡市，高拱定议许之。纯以为弛边备，非中国利。出为湖广参政，引疾归。

万历初，用荐起河南参议。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督仓场。母忧去。进南京吏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父老，乞养归。终丧，召为左都御史。

矿税使四出，有司逮系累累，纯极论其害，请尽释之，不报。已，

诸阉益横，所至剽夺，污人妇女。四方无赖奸人蜂起言利：有请开云南塞外宝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或言淮、扬饶盐利，用其策，岁可得银五十万。帝并欣然纳之，远近骇震。纯言："缅人方伺隙，宝井一开，兵端必起。余元俊一盐犯，数千赃不能输，而欲得五十万金，将安取之？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不过假借诏旨，阑出禁物与番人市易，利归群小，害贻国家。乞尽捕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税监之害民者。"亦不报。当是时，中外争请罢矿税，帝悉置不省。纯等忧惧不知所出，乃倡诸大臣伏阙泣请。帝震怒，问谁倡者，对曰："都御史臣纯。"帝为霁威，遣人慰谕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并以矿税激民变，纯又抗言："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藉税使声势以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宇内生灵困于水旱，困于采办、营运、转输，既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愿即日罢矿税，逮凤等置于理。"亦不报。

先是，御史顾龙桢巡按广东，与布政使王泮语不合，起殴之，泮即弃官去。纯劾罢龙桢。御史于永清按陕西贪，惧纯举奏，倡同列救龙桢，显与纯异，以胁制纯，又与都给事中姚文蔚比而倾纯。纯不胜愤，上疏尽发永清交构状，并及文蔚，语颇侵首辅沈一贯。一贯等疏辨。帝为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纯劾疏留不下。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给事中陈治则、钟兆斗皆一贯私人，先后劾纯。御史汤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帝雅重纯，谕留之。纯不得已，强起视事。及妖书事起，力为沈鲤、郭正域辨诬。楚宗人戕杀抚臣，纯复言无反状。一贯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计京朝官。纯与吏部侍郎杨时乔主之，一贯所欲庇者兆斗及钱梦皋等皆在谪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责，尽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纯求去益力。梦皋、兆斗既得留，则连章讦纯楚事。言纯曲庇叛人，且诬以纳贿。廷臣大骇，争劾梦皋等。梦皋等亦再疏劾纯求胜。俱留中。已，南京给事中陈嘉训等极论二人阴有所恃，朋比作奸，当亟斥之，而听纯归，以全大臣之体。帝竟批梦皋等前疏，予纯致仕，梦皋、兆斗亦罢归。

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臣。卒，赠少保。天启初，追谥恭毅。

赵世卿，字象贤，历城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张居正当国，政尚严。州县学取士不得过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虽公事毋许乘驿马；大辟之刑，岁有定额；征赋以九分为率，有司不及格者

罚；又数重谴言事者。世卿奏匡时五要。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省大辟，缓催科，而末极论言路当开，言：“近者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摭不急之务，姑塞言责。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然此诸人岂尽矩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耳。如往岁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宜特发德音，放还诸人，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无恶直言之意，则士皆慕义输诚，效忠于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曰：“罪之适成其名，请为公任怨。”遂出为楚府右长史。明年京察，复坐以不谨，落职归。

居正死，起户部郎中，出为陕西副使。累迁户部右侍郎，督理仓场。世卿饶心计。凡所条奏，酌剂赢缩，军国赖焉。户部尚书陈垤有疾，侍郎张养蒙避不署事，帝怒，并罢之，而进世卿为尚书。时矿税使四出为害，江西税监潘相至擅捕系宗室。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四方杂课亦如之。岁入益寡，国用不支，边储告匮，而内供日繁。岁增金花银二十万，宫帑日充羡。世卿请复金花银百万故额，罢续增数，不许。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复忤旨切责。世卿又请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数陈其害，皆不纳。世卿复言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不及今罢之，恐后将无及。帝亦不省。

三十二年，苏、松税监刘成以水灾请暂停米税。帝以岁额六万，米税居半，不当尽停，今以四万为额。世卿上言：“乡者既免米税，旋复再征，已失大信于天下。今成欲免税额之半，而陛下不尽从，岂恻隐一念，貂榼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动心乎？”不报。

其夏，雷火毁祖陵明楼，妖虫蚀树，又大雨坏神道桥梁。帝下诏咨实政。世卿上疏曰：

今日实政，孰有切于罢矿税者！古明主不贵异物，今也聚悖入之财，敛苍生之怨，节俭之谓何？是为君德计，不可不罢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将诲盗。鹿台、钜桥，足致倒戈之祸。是为宗社计，不可不罢者二。古者国家无事则预桑土之谋，有事则议金汤之策。安有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室逾垣，祸延鸡犬，经十数年而不休者！是为国体计，不可不罢者三。貂榼渔猎，翼虎咆哮。毁掘冢墓，则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饮恨。人与为怨，讠藿噪屡闻，此而不已，后将何极！是为民困计，不可不罢者四。国家财赋不在

民则在官，今尽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策而盐策薄，征赎锾而赎锾消。外府一空，司农若埽。是为国课计，不可不罢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是为诏令计，不可不罢者六。

陛下试思：服食宫室，以至营造征讨，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无负于国，乃民方欢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劳，而陛下不少慰其劳；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难，而陛下不少恤其难。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谓蠢蠢小民可驾驭自我，生杀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

帝优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诏罢矿使，税亦稍减。然辽东、云南、四川税使自若，吏民尤苦之。云南遂变作，杨荣被戕。而西北水旱时时见告，世卿屡请减租发振，国用益不支。逾月复奏请捐内帑百万佐军用，不从。世卿遂连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许。先是，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数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谇语，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为辱国，疏闻于朝，帝置不问。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福王新出府第，设崇文税店，争民利，世卿亦谏阻。

世卿素励清操，当官尽职。帝雅重之。吏部缺尚书，尝使兼署，推举无所私。惟楚宗人与王相讦，世卿力言王非伪，与沈一贯议合。李廷机辅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党比。于是给事中杜士全、邓去霄、何士晋、胡忻，御史苏为霖、马孟祯等先后劾之，世卿遂杜门乞去。章复十余上，不报。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车径去。廷臣以闻，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赠太子少保。

李汝华，字茂夫，睢州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兖州推官。征授工科给事中，尝劾戎政尚书郑洛不职。及出阅甘肃边务，洛方经略西事，主和戎。汝华疏洛畏敌贻患，且劾诸将吏侵军资，复请尽垦甘肃闲田。还朝，历吏科都给事中，多所纠擿。

寻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税使四出，议括关津

诸税输内府。汝华以税本饷军，力争止之。既而诏四方税务尽领于有司，以其半输税监，进内府，半输户部。独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输。汝华极论相违诏，帝竟如相议，且推行之四方。

汝华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进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户部左侍郎。尚书赵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庄田四万顷，诏旨屡趣，不能及额。汝华数偕廷臣执争，仅减四之一。及王既之国，诏许自遣使督租，所在驿骚。内使阎时诣汝州，杖二人死。汝华请遵祖制隶有司，尽撤还使者，不纳。畿辅、山东大饥，因汝华言，出仓米平粜，且发银以振。汝华复奏行救荒数事，两地赖之。先是，山东饥，蠲岁赋七十万。是年尽蠲又百七十余万。汝华以边饷不继，请天下税课未入内藏者，暂留一年补其缺，辅臣亦助为言。疏三上，不报。已，进尚书。

四十六年，郑继之去，兼摄吏部事。畿辅、陕西大饥，汝华请振，皆不报。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则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库藏余积，征宿逋，裁工食，开事例。而辽东巡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汝华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万。明年，复议益兵增赋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马，工部以制器，再议增赋。于是亩增二厘，为银百二十万。先后三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岁额。当是时，内帑山积，廷臣请发，率不应。计臣无如何，遂为一切苟且之计，苛敛百姓。而枢臣征兵，乃远及蛮方，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继反，用师连年。又割四川、云南、广西、湖广、广东所加之赋以饷之，而辽饷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

汝华练达勤敏，立朝无党阿。官户部久，于国计赢缩，边储虚实，与盐漕屯牧诸大政，皆殚心裁剂。岁比不登，意常主宽恤，独加赋之议不能力持，驯致万方虚耗，内外交讧。天启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谥恭敏。从子梦辰，自有传。

赞曰：古称文昌政本，七卿之任，盖其重矣。万士和诸人奉职勤虑，异夫依阿保位之流；刘应节、王遴、舒化、李世达尤其卓然者哉。李汝华司邦计，值兵兴饷绌，请帑不应，乃不能111111111

列传第一百九

袁洪愈（子一鹗 谭希思） 王廷瞻 郭应聘（吴文华） 耿定向（弟定理定力） 王樵（子肯堂） 魏时亮（陈瓒） 郝杰（胡克俭） 赵参鲁 张孟男卫承芳 李祯 丁宾

袁洪愈，字抑之，吴县人。举嘉靖二十五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劾检讨梁绍儒阿附权要，文选郎中白璧招权鬻官，尚书万镗、侍郎葛守礼不检下。诏切责镗、守礼，下璧诏狱，斥绍儒于外。绍儒，大学士严嵩私人也。已，陈边务数事，诏俱从之。嵩属吏部尚书吴鹏，出为福建佥事。历河南参议、山东提学副使、湖广参政，所在以清节著。嵩败，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就迁太常。隆庆五年，以疾归。

万历中，起故官，迁南京工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礼部尚书。南京御史谭希思疏论中官、外戚，且请循旧制，内阁设丝纶簿，宫门置铁牌。诏下南京都察院勘讯，将坐以诬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陈，载王可大《国宪家猷》、薛应旂《宪章录》二书。帝以所据非颁行制书，谪希思杂职。洪愈寻上疏请禁干谒，又极谏屯田废坏之害，乞令商人中盐，免内地飞挽。皆议行。

万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余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抚周孔教捐金葬之。赠太子太保，谥安节。

子一鹗，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继以死。

希思，茶陵人。历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黄冈人。父济，参政。廷瞻举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淮安推官。入为御史，督畿辅屯政。穆宗在裕邸，欲易庄田，廷瞻不可。隆庆元年，所部久雨。请自三宫以下及裕府庄田改入乾清宫者，悉蠲其租。诏减十之五。已，言勋戚庄田太滥，请于初给时裁量田数，限其世次，爵绝归官。制可。高拱再辅政，廷瞻常论拱，遂引疾归。神宗立，起故官。历太仆卿。万历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番屡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杨一桂、总兵官刘显剿之，歼其魁，群蛮纳款。风村、白草诸番，久居二十八砦，率男妇八千余人来降。复命总兵

显讨建昌、傀厦、洗马、姑宰、铁口诸叛番，皆献首恶出降。增俸一级，进右副都御史，抚南、赣。

入为南京大理卿。历两京户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宝应氾光湖堤蓄水济运，平江伯陈瑄所筑也。下流无所泄，决为八浅，汇成巨潭，诸盐场皆没。淮流复奔入，势益氵匈氵勇前巡抚李世达等议开越河避其险，廷瞻承之。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为石闸三，减水闸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费公帑二十余万，八月竣事。诏旨褒嘉，赐河名弘济。进廷瞻户部尚书，巡抚如故。寻改南京刑部尚书。未上，乞归。久之卒。赠太子少保。兄廷陈，见《文苑传》。

郭应聘，字君宾，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南宁知府。迁威茂兵备副使，转广东参政。从提督吴桂芳平李亚元，别击贼首张韶南、黄仕良等。迁广西按察使，历左、右布政使。隆庆四年大破古田贼，斩获七千有奇。已，从巡抚殷正茂平古田，再进秩。

正茂迁总督，遂擢应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瑶反。府江上起阳朔，下达昭平，亘三百余里。诸瑶夹江居，怙险剽劫。成化、正德间，都御史韩雍、陈金讨平之，至是攻围荔浦、永安，劫知州杨惟执、指挥胡翰。事闻，大学士张居正奏假便宜，寓书应聘曰："炎荒瘴疠区，役数万众，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则余贼破胆。"应聘集土、汉兵六万，令总兵官李锡进讨。未行，而怀远瑶亦杀知县马希武反。应聘与正茂议先征府江，三阅月悉定，乃檄锡讨怀远。天大雨雪，无功而还。怀远，古牂牁，地界湖、贵靖、黎诸州，环郭皆瑶，编氓处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县寄居府城，遥示羁縻而已。古田既复，瑶慑兵威，愿服属，希武始入其地。议筑城，董作过峻，瑶遂乱，希武见杀。及是，师出无功。应聘益调诸路兵，镇抚白杲、黄土、大梅、青淇侗、僮，以孤贼势，而锡与诸将连破贼，斩其魁，怀远乃下。事皆具锡传。初议行师，锡以阳朔金宝岭贼近，欲先灭之。应聘曰："君第往，吾自有处。"锡行数日，应聘与按察使吴一介出不意袭杀其魁。比怀远克复，阳朔亦定，乃分遣诸将门崇文、杨照、亦孔昭等讨洛容、上油、边山。五叛瑶悉平。神宗大悦，进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

万历二年，召为户部右侍郎，寻以忧归。八年起，改兵部，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时十寨初下，应聘与总督刘尧诲奏设三镇，隶宾州，以土巡检守之，而统于思恩参将，十寨遂安。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前总督多受将吏金，应聘悉谢绝。逾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吴文华代。顷之，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久之，引疾归。应聘在广西，奏复陈献章、王守仁祠。刘台谪戍浔州，为僦居供廪，殁复赙敛归其丧，像祀之。官南京，与海瑞敦俭素，士大夫不敢侈汰。归七月卒。赠太子少保，谥襄靖。

吴文华，字子彬，连江人。父世泽，府江兵备副使，有威名。文华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四川右参政，与平土官凤继祖。四迁河南左布政使。万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讨平南乡、陆平、周塘、板寨瑶及昭平黎福庄父子。偕总督凌云翼征河池、咘咳、北三瑶。三瑶未为逆，云翼喜事，杀戮甚惨，得廕袭，文华亦受赏。迁户部右侍郎，请终养归。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迁总督两广军务，巡抚广东。进右都御史。会巡抚吴善、总兵呼良朋讨平严秀珠。岑岗贼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华购擒月照，平珍。寻入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辞，虚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襄惠。

耿定向，字在伦，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行人，擢御史。严嵩父子窃政，吏部尚书吴鹏附之。定向疏鹏六罪，因言鹏婿学士董份总裁会试，私鹏子绍，宜并斥。嵩为营护，事竟寝。出按甘肃，举劾无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经馈者，留境上而去。还督南京学政。隆庆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执政，定向尝讥其褊浅无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谪定向横州判官。拱罢，量移衡州推官。万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陆光祖为御史周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复颂光祖贤，诋之翰。给事中李以谦言定向挤言官，定向求去，帝不问。历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籓臣劾应天巡抚周继，疏发逾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争，自劾求罢，且诋籓臣论劾失当。因言故江西巡抚陈有年、四川巡抚徐元泰皆贤，为御史方万山、王麟趾劾罢，今宜召用，而量罚籓臣。籓臣坐停俸二月。于是给事中许弘纲、观政进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黄仁荣及麟趾连章劾定向。麟趾言："南台去京师远，章疏先传，人得为计。如御史孙鸣治论魏国公徐邦瑞，陈扬善论主事刘以焕，皆因奏辞豫闻，一则夤缘幸免，一则捃摭被诬。故迩来投揭有迟浃月者，事理宜然，非自籓臣始。"语并侵大学士许国、左都御史吴时来、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方恶言者，勒敷教还籍省过，麟趾、仁荣亦停俸。时已除定向户部尚书督仓场，定向因力辞求退。章屡上，乃许。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定向初立朝有时望。后历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四辅，皆

能无龃龉。至居正夺情，寓书友人誉为伊尹而贬言者，时议訾之。其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

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终诸生。与定向俱讲学，专主禅机。定力，隆庆中进士，除工部主事。万历中，累官右佥都御史，督操江，疏陈矿使之患。再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赠尚书。

王樵，字明远，金坛人。父臬，兵部主事。谏武宗南巡，被杖。终山东副使。樵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行人。历刑部员外郎。著《读律私笺》，甚精核。胡宗宪计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与他纳降异，直遂诛。迁山东佥事，移疾归。万历初，张居正柄国，雅知樵，起补浙江佥事，擢尚宝卿。刘台劾居正，居正乞归。诸曹奏留之，樵独请全谏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开言路，言不当，犹优容之；大臣欲广上德，人攻己，犹荐拔之。如宋文彦博于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台得罪，无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为南京鸿胪卿。旋因星变自陈，罢之。家居十余年，起南京太仆少卿，时年七十余矣。岁中再迁大理卿，寻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诚意伯刘世延主使杀人，樵当世延革任。寻就擢右都御史。给事中卢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

樵恬澹诚悫，温然长者。邃经学，《易》、《书》、《春秋》皆有纂述。卒，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子肯堂，字宇泰。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倭寇朝鲜，疏陈十议，愿假御史衔练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归。京察，降调。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杨时乔荐补南京行人司副。终福建参政。肯堂好读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竞传之。

魏时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隆庆元年正月七日，有诏免朝，越三日，复传免。时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谏。寻以左给事中副检讨许国使朝鲜。故事，王北面听诏，使者西面。时亮争之，乃南面宣诏。还，进户科给事中，因列上辽东事宜。已，请慎起居，罢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决。报闻。兴都庄地八千三百顷，中官夺民田，复增八百顷，立三十六庄。帝从抚按奏，属有司征租，还兼并者于民。中官张尧为请，又许之。时

亮极谏，不纳。

帝临朝，拱默未尝发一言。及石州陷，有请帝诘问大臣者。越二日，讲罢，帝果问石州破状。中官王本辄从旁诟诸臣欺蔽。帝愠，目慑之，本犹刺刺语。帝不悦而罢。时亮劾本无人臣礼，大不敬，且数其不法数事。疏虽不行，士论壮之。十月初，诏停日讲。时亮率同列言未冱寒，不宜遽辍。俄请以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从祀文庙，章下所司。又言方春东作，宜敕有司释轻系，停讼狱，诏可。

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籓禄不给也，边饷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籓有一时之计，有百世之计。亟立宗学，教之礼让，禄万石者岁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赡贫宗，立为定制。此一时计也。各宗聚居一城，贫日益甚，宜令就近散处，给闲田使耕以代禄；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计也。边饷莫要于屯盐，近遴大臣庞尚鹏、邹应龙、凌儒经理，事权虽重，顾往河东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东、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云、贵，重内地而轻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领数道，旷远难周。请在内地者专责巡抚，令尚鹏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责成，有功待以不次，则利兴而边储自裕。今天下府库殚虚，百姓困瘁，而建议者欲罄天下库藏输内府，以济旦夕之用。脱州郡有变，何以待之？夫守令以养民为职，要在劝农桑、清徭赋、重乡约、严保甲，而簿书狱讼、催科巧拙不与焉。"疏上，多议行。其冬，复疏言："天下可忧在民穷，能为民纾忧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选。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抚，则人自激劝。督学者，天下名教所系，当择学行兼懋者，毋限以时。教行望峻，则召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风励。"下部议，卒不行。

三年，擢太仆少卿。初，徐阶、高拱相构，时亮与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复入，考察言官，排异己者；时亮及陈瓒、张楩已擢京卿，皆被斥。时亮坐不谨，落职。万历十二年，用丘橓、余懋学等荐，起南京大理丞。累迁右副都御史，摄京营戎政，陈安攘要务十四事。寻请以水利、义仓、生养、赋役、清狱、弭盗、善俗七条课守令，岁终报部院及科，计吏时以修废定殿最。又请皇长子出阁讲学。历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逾年卒官。

时亮初好交游，负意气。尝劾罢左都御史张永明，为时论所非。时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潜心性理之学。天启中，谥庄靖。

陈瓒，字廷稞，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江西永丰知县。治

最，擢刑科给事中。劾罢严嵩党祭酒王才、谕德唐汝楫。迁左给事中。劾文选郎南轩，请录建言废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庆元年，起官吏科，请恤杨最、杨爵、罗洪先、杨继盛，而诛奸党之杀沈炼者。帝可之，杨顺、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恶瓒为徐阶所引，瓒已移疾归，竟坐浮躁谪洛川丞，不赴。万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瓒为拱所恶，被斥，及张居正柄政，亦恶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荐起会稽县丞。其后官侍郎。稽勋郎顾宪成疏论时弊谪官，瓒责大学士王锡爵曰："宪成疏最公，何以得谴？"锡爵曰："彼执书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辈苦心。"瓒曰："恐书生之言当信，道旁之口当察，宪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锡爵默然。瓒前后忤执政如此。卒官，赠右都御史，谥庄靖。□贾见《邹应龙传》。

郝杰，字彦辅，蔚州人。父铭，御史。杰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隆庆元年，巡抚畿辅。冬，寇大入永平，疏请蠲被掠地徭赋，且言："比年罚行于文臣而于武弁，及于主帅而略于偏裨，请饬法以振国威。"俱报可。已，劾蓟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观望，寇退则断死者报首功，又夺辽东将士棒槌崖战绩，并论副使沈应乾，游击李信、周冕罪。帝为黜应乾，下信、冕狱，敕焘、随卿还籍听勘。诏遣中官李祐督苏、杭织造，工部执奏，不从。杰言："登极诏书罢织造甫一年，敕使复遣，非画一之政。且内臣专恣，有司剥下奉之，损圣德非小。"帝终不听。驾幸南海子，命京营诸军尽从。徐阶、杨博等谏，不听，杰复争之，卒不从。刑部侍郎洪朝选以拾遗罢，上疏自辨，杰等劾其违制，遂削职。以尝论高拱非宰辅器，为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请急去。拱罢，起故官。旋以私议张居正逐拱非是，出为陕西使。再迁山东左布政使。被劾，降辽东苑马寺卿兼海道兵备，加山东按察使。

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督诸将击敌，录一子官。时李成梁为总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无抵欺。寇入塞，或敛兵避，既退，始尾袭老弱，或乘虚捣零部，诱杀附塞者充首功，习以为常。督抚诸臣庇之，杰独不与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参将郭梦徵策，使副将李宁袭板升于镇夷堡，获老弱二百八十余级。师旋，为别部所遮，宁先走，将士数千人失亡大半，成梁饰功邀叙。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总督蹇达共奏。达匿其草，自为奏论功。巡按御史胡克俭驰疏劾宁，词连成梁，亦诋杰。兵部置宁罪不议。克俭大愤，尽发成梁、达隐蔽状。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将孙守廉不战，成梁亦弗救。克俭既劾守谦，申时行、许国庇之，止令听勘。克俭乃言："臣初劾守廉，时行以书沮臣；及劾宁，又与国谕臣宽其罪。徇私背公，将坏边事。"并历

诋一鹗、达及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朋奸欺罔，达置杰会稿功罪疏不奏，遂追数成梁前数年冒功状。帝谓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报，克俭悬度妄议。卒置成梁等不问，而心以杰为不欺。

旋就进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鲜，达遣裨将祖承训以三千人往，皆没。事闻，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召理戎政，进右都御史。日本封贡议起，杰曰："平秀吉罪不胜诛，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移疾归。起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参赞机务。卒官。赠太子少保。

胡克俭，字共之，光山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东。辽东其所辖也，奏禁买功、窃级诸弊。既劾成梁，为要人所忌。会克俭劾左都御史李世达曲庇罪囚，至诋为贼，执政遂言克俭妄排执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谪蕲水丞。上官以事遣归，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禄少卿。天启中，历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党李恒茂论其衰朽，落职归。崇祯初，复官。卒赠尚书。克俭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复故。

赵参鲁，字宗传，鄞人。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执奏，不从。参鲁斥其不经，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浚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振贫民，植福当更大。"亦不听。南京中官张进醉辱给事中王颐，给事中郑岳、杨节交章论，未报，参鲁复上言："进乃守备中官申信党，不并治信，无以厌人心。"时信方结冯保，朝议遂夺岳等俸，谪参鲁高安典史。迁饶州推官，擢福建提学佥事，请急归。遭丧，服除，仍督学福建。历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申严海禁，戮奸商通倭者。迁大理卿。召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贡议起，参鲁持不可。总督顾养谦不怿，争于朝，且言参鲁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参鲁复持前说，因著《东封三议》，辨利害甚悉。其后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书。诚意伯刘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参鲁当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赵学仕以侵牟为侍郎周思敬所劾，拟戍。学仕移罪家僮，法司予轻比。御史硃吾弼复劾之，并及参鲁，言学仕乃大学士志皋族父，故参鲁庇之。参鲁乞休。吏部尚书孙丕扬等言参鲁履行素高，不当听其去，诏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谥端简。

张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广平推官。稍迁

汉中同知。入为顺天治中，累进尚宝丞。高拱以内阁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无私语。拱憾之，四岁不迁。及拱被逐，亲知皆引匿，孟男独留拱邸，为治装送之郊。张居正用事，擢孟男太仆少卿。孟男复不附，失居正意，不调。久之，居正败，始累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寻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

万历十七年，帝不视朝者八月，孟男疏谏，且言："岭南人讼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讼故令曹世卿枉，章并留中，其人系兵马司，橐饘不继，莫必其生，亏损圣德。"帝心动，乃间一御门。其冬，改户部，进左侍郎。寻拜南京工部尚书，就改户部。时留都储峙耗竭，孟男受事，粟仅支二年，不再岁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仓，发公羡二千金助之。或谓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画区畔耶？"南京御史陈所闻劾孟男贪鄙，吏部尚书孙鑨言孟男忠诚谨恪，台臣所论，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请，乃听归。久之，召拜故官。

三十年春，有诏罢矿税。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谏，不报。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归，不许。时矿税患日剧，孟男草遗疏数千言，极陈其害，言："臣备员地官，所征天下租税，皆鬻男市女、朘骨割肉之余也。臣以催科为职，臣得其职，而民病矣。聚财以病民，虐民以摇国，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胜哀鸣，为陛下杞人忧耳。"属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书赵参鲁等奏其清忠，赠太子太保。

卫承芳，字君大，达州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抚字。进浙江副使，谢病归。荐起山东参政，历南京鸿胪卿。吏部推太常少卿硃敬循为右通政，以承芳贰之。敬循，大学士赓子也。赓言："承芳臣同年进士，恬淡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当先。"帝许焉。寻迁南京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严绝馈遗，属吏争自饬。入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书。福王乞芦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余里，自遣内官征课。承芳抗疏争，卒不从。万历间，南京户部尚书有清名者，前有张孟男，后则称承芳。寻就改吏部。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清敏。

李祯，字维卿，安化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高平知县，征授御史。万历初，傅应祯以直言下诏狱，祯与同官乔严、给事中徐贞明拥入护视之，坐谪长芦盐运司知事。迁归德推官、礼部主事，三迁顺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极言贡市非策，因历诋边吏四失。帝以纳款二十年，不当咎始事，遂寝其议。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言："知县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惩挟私者以励其余。荐举属吏，不应专及高秩，下

僚如赵蛟、杨果者，亦当显旌之。”蛟、果，万历初以吏员超擢者也。诏皆报可。召为左佥都御史，再迁户部右侍郎。赵用贤以绝婚事被讦，户部郎中郑材复诋之。祯驳材疏，语侵其父洛。材愤，疏诋祯，祯遂乞休，不允。御史宋兴祖请改材他部避祯，全大臣体，乃出材南京。祯寻调兵部，进左侍郎。

二十四年，日本封贡事偾，首辅赵志皋、尚书石星俱被劾。廷臣议战守，章悉下兵部。祯等言：“今所议惟战守封三事。封则李宗城虽征，杨方亨尚在。若遽议罢，无论中国数百人沦于异域，而我兵食未集，势难远征。宜令方亨静俟关白来迎则封，不迎则止。我以战守为实务，而相机应之。且朝鲜素守礼，王师所屯，宜严禁扰掠。”得旨如议。而疏内言志皋、星当去。诏诘祯，止令议战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问。志皋自是不悦。明年，星得罪，命祯摄部事。祯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鲜要地，请修建大城，兴屯开镇，且列上战守十五策，俱允行。后又数上方略。

四川被寇，祯言：“川、陕接界，而松潘向无寇患者，以诸番为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陇右骚然。其后陇右备严，寇不得逞，而祸乃移之川矣。今诸番强半折入于西部。臣阅地图，从北界迤西间道达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层岩叠嶂，屹然天险，如镇虏堡为漳腊门户，虹桥关为松城咽喉。关堡之外，或岭或崖，皆可据守。守阿玉岭，则不能越咂际而窥堡。守黄胜场，则不敢逾塞墩而寇关。他如横山、寡石崖尤为要害，皆当亟议防御，令抚镇臣计画以闻。”报可。

祯质直方刚，署事规画颇当。有欲即用为尚书者，志皋以故憾，阴沮之。而张位、沈一贯雅与经略邢玠、经理杨镐通，亦不便祯所为，言祯非将材，惟萧大亨堪任。帝不听。其后玠、镐益无功，志皋等又请罢祯，御史况上进劾祯庸鄙。帝皆不听。甘肃缺巡抚，祯以刘敏宽名上。给事杨应文言敏宽方坐事勘，不当推举。帝以诘祯，祯言：“前奉诏，敏宽须巡抚缺用，臣故举之。”帝怒祯不引罪，调之南京。后考察，南京言官拾遗及祯，遂命致仕。

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逾年复引疾，不俟报径归，帝怒。大学士叶向高言：“祯实病，不可深责。十余年来，大臣乞休得请者，百无一二。李廷机、赵世卿皆羁留数载，疏至百余上。今尚书孙丕扬、李化龙又以考察军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复踵祯辙，实伤国体。诸臣求去，约有数端。疾病当去，被言当去，不得其职当去。宜曲体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则听之。”帝竟夺祯职闲住。未几卒。

丁宾，字礼原，嘉善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句容知县。征授御史。大学士张居正，宾座主也，诬刘台以赃，属宾往辽东按之。宾力辞，忤居正意，去官。万历十九年，用荐起故官，复以忧去。起南京大理丞。累迁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宾率将校乘一舟往来周视，增守兵戍要害，部内宴然。南卫世职率赴京师请袭，留滞不得官，宾请就南勘袭。妖民刘天绪左道事觉，兵部尚书孙鑛欲穷治之，诏下法司讯鞫。宾兼摄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论七人死，余皆获释。召拜工部左侍郎，寻擢南京工部尚书。自上元至丹阳道路，尽易以石，行旅颂之。数引年乞罢，光宗立，始予致仕。

宾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辄请振贷，时出家财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忧归，连三年大饥，咸捐资以振。至天启五年，复捐粟三千石振贫民，以资三千金代下户之不能输赋者。抚按录上其先后事，时已加太子少保，诏进太子太保，旌其门。以年高，三被存问。崇祯六年卒，年九十一。谥清惠。

赞曰：南京卿长，体貌尊而官守无责，故为养望之地，资地深而誉闻重者处焉。或强直无所附丽，不为执政所喜，则以此远之。袁洪愈诸人类以清强居优闲之地，不竟其用，亦以自全。干时冒进之徒，可以风矣。

列传第一百十

谭纶徐（甫宰 王化 李佑） 王崇古（子谦 孙之桢 之采 李棠）方逢时吴兑（孙孟明 孟明子邦辅） 郑洛 张学颜 张佳胤 殷正茂（李迁） 凌云翼

谭纶，字子理，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南京礼部主事。历职方郎中，迁台州知府。纶沉毅知兵。时东南倭患已四年，朝议练乡兵御贼。参将戚继光请期三年而后用之。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倭犯栅浦，纶自将击之，三战三捷。倭复由松门、澶湖掠旁六县，进围台州，不克而去。转寇仙居、临海，纶擒斩殆尽。进海道副使，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而继光练兵已及期，纶因收之以为用，客兵罢不复调。倭自象山突台州，纶连破之马岗、何家□览，又与继光共破之葛埠、南湾。加右参政，会忧去。以尚书杨博荐起，复将浙兵，讨饶平贼林朝曦。朝曦者，大盗张琏余党也。琏既灭，朝曦据巢不下，出攻程乡。知县余甫宰严兵待，而遣主簿梁维栋入贼中，谕散其党。朝曦穷，弃巢走，纶及广东兵追擒之。寻改官福建，乞终制去。

继光数破贼，浙东略定。倭转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里尽贼窟，继光渐击定之。师甫旋，其众复犯邵武，陷兴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纶。道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倭屯崎头城，都指挥欧阳深搏战中伏死，倭遂据平海卫，陷政和、寿宁，各扼海道为归计。纶环栅断路，贼不得去，移营渚林。继光至，纶自将中军，总兵官刘显、俞大猷将左、右军。令继光以中军薄贼垒，左右军继之，大破贼，复一府二县。诏加右副都御史。纶以延、建、汀、邵间残破甚，请缓征蠲赋。又考旧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荐继光为总兵官以镇守之。倭复围仙游，纶、继光大破贼城下。已而继光破贼王仓坪、蔡丕岭，余贼走，广东境内悉定。纶上疏请复行服，世宗许之。

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抚陕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乱，陷七城。诏改纶四川，至已破灭。云南叛酋凤继祖遁入会理，纶会师讨平之。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招降岭岗贼江月照等。

纶练兵事，朝廷倚以办贼，遇警辄调，居官无淹岁。迨南寇略平，而边患方未已。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纶、继光练兵。诏征纶还

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纶上疏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

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

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诏悉如所请，仍令纶、继光议分立三营事宜。纶因言："蓟镇练兵逾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今宜责臣纶、继光，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自兵事起，边臣牵制议论，不能有为，故纶疏言之。而巡抚刘应节果异议，巡按御史刘翾、巡关御史孙代又劾纶自专。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

纶相度边隘冲缓，道里远近，分蓟镇为十二路，路置一小将，总立三营：东驻建昌备燕河以东，中驻三屯备马兰、松、太，西驻石匣备曹墙、古石。诸将以时训练，互为掎角，节制详明。是岁秋，蓟、昌无警。异时调陕西、河间、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罢。纶初至，按行塞上，谓将佐曰："秣马厉兵，角胜负呼吸者，宜于南；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宜于北。"遂与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纶召入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会台工成，益募浙兵九千余守之。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以功进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协理如故。其冬，予告归。

神宗即位，起兵部尚书。万历初，加太子少保。给事中雒遵劾纶不称职。纶三疏乞罢，优诏留之。五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纶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与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阴人。嘉靖中举顺天乡试，除武平知县。武平当闽、粤交，多盗，甫宰筑城立堡者三。上官以程乡贼盗薮，调之往。既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备佥事，添注剿寇，任一子千户。已而程乡温鉴、梁辉等合上杭贼窥江西。平远知县王化遮击之檀岭，贼败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战皆捷。贼由间道归程乡，甫宰讨擒之，余党悉平。赉银币。已，补潮州分巡佥事兼理兵备事。东莞水兵徐永太等乱，停俸讨贼。甫宰已疾亟，乞归。未几卒。

王化，字汝赞，广西马平人。父尚学，职方郎中。化登乡荐。嘉靖四十年，新置平远县，授化知县。以击贼檀岭，有知兵名。田坑贼梁国相既降复叛，约三图贼葛鼎荣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会昌，而身率乡兵往击。贼连败，乃纵反间会昌，言化已殁，化妻计氏恸哭自刎。化怒，追贼益急，获国相于石子岭。迁潮州府同知，仍署县事。计被旌，官为立祠。化举卓异，超擢广东副使。南赣巡抚吴百朋以贪黩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赵淳荐其知兵，乃命以佥事饬惠、潮兵备。久之，考察罢。

李佑，字吉甫，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官江西副使，邀贼瑞金有功。寻败广东贼吴志高、江西下历贼赖清规等，皆赉银币。进江西右参政。偕总兵官俞大猷，大破剧贼李亚元。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屡败海寇林道乾、山寇张韶南等。隆庆中，被劾罢归。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历知安庆、汝宁二府。迁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夏港，追歼之靖江。从巡抚曹邦辅战浒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进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四十三年，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崇古喜谭兵，具知诸边厄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隆庆初，加右副都御史。

吉囊子吉能据河套为西陲诸部长，别部宾兔驻牧大、小松山，南扰河、湟番族，环四镇皆寇。总督陈其学无威略，总兵官郭江、黄演等皆败死，陕西巡抚戴才亦坐免。其冬，进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

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岢、雷龙等。数有功。着力兔行牧河东，龙潜出兴武袭破其营，斩获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边，为防秋兵所遏，移营白城子。龙等出花马池、长城关与战，大败之。崇古在陕七年，先后获首功甚多。

自河套以东宣府、大同边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驻牧地也。又东蓟、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蛮居之，皆强盛。俺答又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号曰板升。全等尊俺答为帝，为治城郭宫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又日夜教俺答为兵。东入蓟、昌，西掠忻、代，游骑薄平阳、灵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扰边者三十年，边臣坐失事得罪者甚众，患视陕西四镇尤剧。朝廷募获全者官都指挥使，赏千金，卒不能得。边将士率贿寇求和，或反为用；诸陷寇自拔归者，辄杀之以冒功赏；敌情不可得，而军中动静敌辄知。四年正月，诏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古禁边卒阑出，而纵其素通寇者深入为间。又檄劳番、汉陷寇军民，率众降及自拔者，悉存抚之。归者接踵。西番、瓦剌、黄毛诸种一岁中降者逾二千人。

其冬，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长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巡抚方逢时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则赵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时疏闻于朝曰："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其部众继降者，处之塞下，即令把汉统领，略如汉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旧例安置海滨，使俺答日南望，侵扰不已；又或给配诸将，使之随营立功，彼素骄贵不受驱策，驾驭苟乖，必滋怨望，顿生飏去之心，终贻反噬之祸，均为无策。"奏至，朝议纷然。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梦熊至引宋受郭药师、张瑴事为喻。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大学士高拱、

张居正力主崇古议。诏授把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而黜梦熊于外，以息异议。

俺答方掠西番，闻变急归，调辛爱兵分道入犯，索把汉甚急。辛爱佯发兵，阴择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孙，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抚逢时遣百户鲍崇德入其营，俺答盛气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镇将多死。"崇德曰："镇将孰与而孙？今朝廷待而孙甚厚，称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汉已死，及闻言，心动，使使诇之。崇古令把汉绯袍金带见使者，俺答喜过望，崇德因说之曰："赵全等旦至，把汉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语曰："我不为乱，乱由全等。令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耶？"遂遣使与崇德俱来，又为辛爱求官，并请互市。崇古以闻，帝悉报可。俺答遂缚全等十余人以献，崇古亦遣使送把汉归。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庙，磔全等于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总督如故。

把汉既归，俺答与其妻抚之泣。遣使报谢，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蛮、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贡，俺答报如约，惟土蛮不至。崇古念土蛮势孤，蓟、昌可无患，命将士勿烧荒捣巢，议通贡市，休息边民。朝议复哗。尚书郭乾谓马市先帝明禁，不宜许。给事中章端甫请敕崇古无邀近功，忽远虑。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拒敌甚易，执先帝禁旨，一言可决。但敌既不得请，怀愤而去，纵以把汉之故，不扰宣、大，而土蛮三卫岁窥蓟、辽，吉能、宾兔侵扰西鄙，息警无时，财务殚绌，虽智者无以善其后矣。昔也先以克减马价而称兵，忠顺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贡，此皆前代封贡故事。夫揆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因条封贡八事以上。

诏下廷议。定国公徐文璧、侍郎张四维以下二十二人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尚书张守直以下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尚书硃衡等五人言封贡

便、互市不便，独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当许状。郭乾悉上众议。会帝御经筵，阁臣面请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乃诏封俺答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昆都力、辛爱等皆授官；封把汉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俺答率诸部受诏甚恭，使使贡马，执赵全余党以献。帝嘉其诚，赐金币。又杂采崇古及廷臣议，赐王印，给食用，加抚赏，惟贡使不听入京。

河套吉能亦如约请命。以事在陕西，下总督王之诰议。之诰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许封贡。崇古复上疏曰："俺答、吉能亲为叔侄，首尾相应。今收其叔而纵其侄，锢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众就市河东宣、大；商贩不能给，而吉能纠俺答扰陕西，四镇之忧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诏进太子太保。

万历初，召理戎政。给事中刘铉劾崇古行贿营迁，诏责铉妄言。已，加少保，迁刑部尚书，改兵部。初，俺答诸部尝越甘肃掠西番。既通款，其从孙切尽台吉连岁盗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书止之，俺答亦报书谢。是年，俺答请与三镇通事约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为名，不可沮，宜饬边镇严守备，而阴泄其谋于番族以示恩。"于是铉及同官彭应时、南京御史陈堂交章论崇古弛防徇敌。崇古疏辩乞休。帝优诏报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给事中尹瑾、御史高维崧再劾之，崇古力请致仕，帝乃允归。

俺答既死，辛爱、撦力克相继袭封。十五年，诏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锦衣千户，有司以礼存问。又二年卒。赠太保，谥襄毅。

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封贡之初，廷议纷呶，有为危言撼帝者。阁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顺义归款二十年，崇古乃殁。总督梅友松抚驭失宜，西边始扰，而祸已纾于嘉靖时，宣、大则归款迄明季不变。

子谦，万历五年进士。官工部主事，榷税杭州。罗木营兵变，胁执巡抚吴善言。谦驰谕之乃解。终太仆少卿。孙之桢，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凡十有七年；之采，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

李棠，长沙人。由吏部郎中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督佥事诸察讨平韶州山贼。终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洁称。天启初，追谥恭懿。

方逢时，字行之，嘉鱼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宜兴知县，再徙宁津、曲周。擢户部主事，历工部郎中，迁宁国知府。广东、江西盗起，诏于兴宁、程乡、安远、武平间筑伸威镇，擢逢时广东兵备副使，与参将俞大猷镇之。已而程乡贼平，移巡惠州。

隆庆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参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远堡，别部千余骑攻靖卤，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逢时告总督王崇古曰："机不可失也。"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往受之。与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遣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语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还把汉则速纳款，若以兵来，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营，说以执赵全易把汉。俺答心动，遣火力赤致书逢时。而全方从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爱将二万骑入弘赐堡，兄子永邵卜趋威远堡，自率众犯平虏城。逢时曰："此必赵全谋也。"全尝投书逢时，言悔祸思汉，欲复归中国。逢时以示俺答，俺答大惊，有执全意。及战，又不利，乃引退。辛爱犹未知，奄至大同。逢时使人持把汉箭示之曰："吾已与而父约，以报汝。"辛爱执箭泣曰："此吾弟铁背台吉故物也，我来求把汉，把汉既授官，又有成约，当更计之。"乃遣部下哑都善入见。逢时晓以大义，犒而遣之。辛爱喜，因使求币，逢时笑曰："台吉，豪杰也，若纳款，方重加爵赏，何爱此区区，损盛名。"辛爱大惭，复遣哑都善来谢曰："边人不知书，蒙太师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将田世威所，世威亦让之曰："尔来求和，兵何为者？"使者还报俺答，召辛爱还。辛爱东行，宣府总兵官赵岢遏之，复由大同北去。于是巡按御史姚继可劾逢时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大学士高拱曰："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但当观后效，不宜先事辄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约，夜召全等计事，即帐中缚之送大同。逢时受之，崇古亦送把汉归。逢时以功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甫拜命，以忧归。后崇古入理京营，神宗问谁可代者，大学士张居正以逢时对。

万历初，起故官，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始逢时与崇古共决大计，而贡市之议崇古独成之。逢时复代崇古，乃申明约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遂安。逢时分巡口北，时亲行塞外，自龙门盘道墩以东至靖湖堡山梁一百余里，形势联络，叹曰："此山天险。若修凿，北可达独石，南可援南山，诚陵京一藩篱也。"及赴阳和，道居庸，出关见边务修举，

欲并遂前计。上疏曰：“独石在宣府北，三面邻敌，势极孤悬。怀、永与陵寝止限一山，所系尤重。其地本相属，而经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声援不便。若设盘道之险，舍迂就径，自龙门黑峪以达宁远，经行三十里，南山、独石皆可朝发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渐资屯牧，于战守皆利。”遂与巡抚吴兑经营修筑，设兵戍守。累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如故，加太子少保。

五年，召理戎政。时议者争言贡市利害，逢时临赴阙，上疏曰：

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赖陛下神武，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北部输诚效贡，莫敢渝约，岁时请求，随宜与之，得一果饼，辄稽首欢笑。有掠人要赏，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罚治，即俯首听命。而异议者或曰“敌使充斥为害”，或曰“日益费耗，彼欲终不可足”，或曰“与寇益狎，隐忧叵测”。此言心则忠矣，事机或未睹也。

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贡之使，赏至即归，何有充斥。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而民间耕获之入，市贾之利不与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费。乃若所忧则有之，然非隐也。方庚午以前，三军暴骨，万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七八年来，幸无此事矣。若使臣等处置乖方，吝小费而亏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则前日之忧立见，何隐之有哉？

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诚恐数年之后，此人既死，诸部无所统一，其中狡黠，互相争构，假托异辞，遂行侵扰。此则时变之或然，而不可预料者。在我处之，亦惟罢贡绝市，闭关固垒以待。仍禁边将毋得轻举，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机处置，顾后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无定形亦无定机，惟朝廷任用得人，处置适宜，何必拘拘焉贡市非而战守是哉？臣又闻之，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心。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且市，则无征战矣。臣幸藉威灵，制伏强梗，得免斧钺之诛。今受命还朝，不复与闻阃外之事，诚恐议者谓贡市非计，辄有敷陈，国是摇惑。内则边臣畏缩，外则部落携贰，事机乖迕，后悔无及。臣虽得去，而犬马之心实有不能一日忘者，谨列上五事。

至京，复奏上款贡图。寻代崇古为尚书，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

以平两广功，进少保。累疏致仕归，御书“尽忠”字赐之。二十四年卒。

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其功名与崇古相亚，称“方、王”云。

吴兑，字君泽，绍兴山阴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隆庆三年，由郎中迁湖广参议。调河南，迁蓟州兵备副使。五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兑举乡试出高拱门。拱之初罢相也，兑独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释褐十三年得节钺，前此未有也。

时俺答初封贡，而昆都力、辛爱阴持两端，助其主土蛮为患。兑事智计，操纵驯伏之。尝侦俺答离营猎，从五骑直趋其营。守者愕，控弦。从骑呵之曰：“太师来犒军耳！”皆拜跪迎导，且献酪。兑遍阅庐帐，抵暮还。市者或潜盗所鬻马，兑使人棓击之，曰：“后复盗，即闭关停市。”诸部追究所夺马，并执其人以谢。辛爱复扰边，俺答曰“宣、大，我市场也。”戒勿动。然辛爱犹杰骜，俺答常以己马代入贡。既得赏赐，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车夷。车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中徙至，与史夷杂居，皆宣镇保塞属也。辛爱掠之，以其长革固去，其二比妓来驻龙门教场。兑以史、车脣齿，车被掠，史益孤，奏筑堡居之。使使诘责辛爱，令还革固而勒其比妓远边。辛爱诱比妓五兰且沁、威兀慎，岁盗葛峪堡器甲、牛羊。兑皆付三娘子罚治。三娘子有盛宠于俺答，辛爱嫉妒，数诅詈之。三娘子入贡，宿兑军中，诉其事。兑赠以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三娘子以此为兑尽力。辛爱、搀力克相继袭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贡市者三世。昆都力尝求封王，会病死，其子青把都拥兵至塞，多所要挟。兑谕以祸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惧，贡如初，其女东桂嫁朵颜都督长昂，尝随父入贡，诉其贫。兑谕其昆弟，每一马分一缯畀之。后东桂报土蛮别骑掠三岔河东，兑得为备，有功。

万历二年春，推款贡功，加兑右副都御史。贡市毕，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俺答西掠瓦剌，声言迎佛，寄帑于兑，留旗箭为信。尚书王崇古奏上方略，使兑谕俺答绕贺兰山后行，勿道甘肃；又阴泄其谋于瓦剌。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归。而青把都复附土蛮，其部下时入寇。大学士张居正令兑趣俺答东还约束之，青把都亦罚治其下，款贡乃益坚。七年秋，以左侍郎召还部，寻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

九年夏，复以本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巡抚顺天。泰宁速把亥

与青把都交通，阴入市宣府，而岁犯辽东以要款。朝廷拒不许，兑修义州城备之。明年春，速把亥来寇，总兵官李成梁击斩之。其弟炒花、侄老撒卜儿悉遁去。诏进兑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御史。寻进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书。御史魏允贞劾兑历附高拱、张居正，且馈冯保金千两，封识具存。给事王继光亦言兑受将吏馈遗，御史林休徵助之攻。帝乃允兑去，后数年卒。

孙孟明，袭锦衣千户，佐许显纯理北司刑。天启初，谳中书汪文言，颇为之左右。显纯怒，诬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讯，削籍归。崇祯初，起故官，累迁都督同知，掌卫事。孟明居官贪，以附东林，颇得时誉。子邦辅袭职，亦理北司刑。崇祯末，给事中姜采、行人司副熊开元以言事同日系诏狱，帝欲置之死，邦辅故缓其狱。帝怒稍解，令严讯主使者。邦辅乃略讯即具狱上，诏予杖百，二人由是获免。

郑洛，字禹秀，安肃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除登州推官，征授御史。劾罢严嵩党鄢懋卿、万寀、万虞龙。出为四川参议，迁山西参政。佐总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万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昆都力子满五大令银定入犯，洛奏停贡市，遣使责俺答罚赎驼马牛羊，乃复许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贡市，诸部皆受其约束。及辛爱袭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从，率众西走，辛爱自追之，贡市久不至。洛计三娘子别属，则辛爱虽王无益，乃使人语之曰："夫人能归王，不失恩宠，否则塞上一妇人耳。"三娘子听命。辛爱更名乞庆哈，贡市惟谨。洛以功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庆哈死，子撦力克当袭。三娘子以年长，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洛恐贡市无主，复谕撦力克曰："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扌奢力克尽逐诸妾，复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顺夫人。洛乃上疏请定市马数，宣府不得逾三万，大同万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饬将吏严备，以防盗窃，且无轻遏其部落驰猎者。帝嘉纳之。御史许守恩劾洛。乞归，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召为戎政尚书。

十八年，洮河用兵，诏兼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延、宁、甘肃及宣、大、山西边务。松套宾兔等屡越甘肃侵扰河、湟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于青海，奏赐名仰华，留永邵卜别部把尔户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来者，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相进据莽剌川，火落赤据捏工川，益并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遗洛书，以赴仰华为名。洛使从塞外

行，又谕忠顺夫人曰：“彼中抚赏不能多，且王家在东，恐有内顾忧也。”撦力克遂行。未至，把尔户部卒阑入西宁。副总兵李奎方醉，单骑驰之。卒持鞚自白，为奎所斫，遂大噪，射奎死。火落赤、真相进围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败殁。入临洮、河州、渭源，总兵官刘承嗣失利，游击李芳等皆死。当是时，撦力克已至仰华，火落赤、真相益挟为重，关中大震，惟把尔户不助逆。事闻，诏洛经略七镇，以佥事万世德、兵部员外郎梁云龙随军赞画，而停扌奢力克贡市。俄罢总督梅友松，命洛兼领其事。洛以洮河之祸，由纵敌入青海，乃驰至甘肃，令曰：“北部自青海归巢者，听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几，卜失兔至水泉，欲趋青海。总兵官张臣与相持月余，洛设伏掩击之，卜失兔仅以身免。庄秃赖后至，闻之亦退去。

明年，洛与云龙入西宁，控扼青海。撦力克闻之，西徙二百里，还洮河所掠人口，与忠顺夫人输罪请归。火落赤、真相亦夜去，两川余党留莽剌南山。洛虑诸部约结，先遣使趣撦力克北归，别遣云龙、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势，而具以状奏闻。言：“自顺义南牧，借途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为向导，番戎之势不分，则心腹之患无已。臣鼓舞劳来，招回诸番八万余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陈收番有六利。是时，撦力克观望不即归，洛与相羁縻，先遣总兵官尤继先击走莽剌余寇。督抚魏学曾、叶梦熊等请决战，梦熊又腾书都下，洛疏持不可。梦熊乃调苗兵三千为选锋，诋洛为秦桧、贾似道。会撦力克北归谢罪，乞复贡市，洛乃进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华，置戍西宁、归德而还。尚书石星以宣、大事急，请速召洛究款战之计。洛既至，与总督萧大亨、巡抚王世扬、邢玠等上疏曰：“撦力克诿罪火落赤、真相，桀骜之状已敛。且其部落数千里，部长十余辈。在巢保疆者，宣镇则青把都兄弟未尝东窥蓟、辽，而兀慎、摆腰五路之在新平，驯服犹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尝窥莽、捏，而大成比妓则又归巢独先。今以一人之罪，概绝诸部，消往日之恩，开将来之隙，臣未见其可。今史二外叛，屡犯边疆，若令顺义王缚献以著信，然后酌议市赏，在我固未为失策也。”议遂定。寻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顺义王果缚史二来献，复款如故。

初，阅边给事中张栋言，洮河之衄，殒将丧师，洛为其所轻，故东西移帐自便。太仆寺丞徐琰复诋洛，乞处分以除误国之罪。栋再疏劾洛欺罔，给事中章尚学亦请令洛回宣、大。至是撦力克归，栋又言：“火、真乱首，顺义乱阶，洛宜除凶雪耻，乃虚词诱敌，而重利媚之。今火、真依海为窟，出没如故，洛辄侈然叙文武劳。乞敕所司，毋徇洛请。”洛

乃谢病归。尚书星言洛无重利啖敌事，且有威望，不宜久弃。逾三年，官军与番人夹击把尔户于西宁，大破之。星复奏洛收番之功，再诏起用。当时以洛有物议，卒不推也。卒，赠太保，谥襄敏。

张学颜，字子愚，肥乡人。生九月失母，事继母以孝闻。亲丧庐墓，有白雀来巢。登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由曲沃知县入为工科给事中。迁山西参议，以总督江东劾去官。事白，迁永平兵备副使，再调蓟州。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而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大将王治道、郎得功战死，辽人大恐。隆庆五年二月，辽抚李秋免，大学士高拱欲用学颜，或疑之，拱曰："张生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侍郎魏学曾后至，拱迎问曰："辽抚谁可者？"学曾思良久，曰："张学颜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辽镇边长二千余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邻敌。官军七万二千，月给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马则冬春给料，月折银一钱八分，即岁稔不足支数日。自嘉靖戊午大饥，士马逃故者三分之二。前抚王之诰、魏学曾相继绥辑，未复全盛之半。继以荒旱，饿莩枕籍。学颜首请振恤，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黜懦将数人，创平阳堡以通两河，移游击于正安堡以卫镇城，战守具悉就经画。大将李成梁敢力战深入，而学颜则以收保为完策，敌至无所亡失，敌退备如初，公私力完，渐复其旧。十一月，与成梁破土蛮卓山，进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蛮谋入寇，闻有备而止。

奸民阑出海上，踞三十六岛。阅视侍郎汪道昆议缉捕，学颜谓缉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示将加诛，别遣使招谕，许免差役。未半载，招还四千四百余口，积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学颜奏曰："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毋事姑息以蓄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

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鐸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瑷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

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

五年夏，土蛮大集诸部犯锦州，要求封王。学颜奏曰："敌方凭陵，而与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无功与有功同封，犯顺与效顺同赏，既取轻诸部，亦见笑俺答。臣等谨以正言却之。"会大雨，敌亦引退。其冬，召为戎政侍郎，加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蛮约泰宁速把亥分犯辽、沈、开原。明年正月破敌劈山，杀其长阿丑台等五人，学颜遂还部。逾年，拜户部尚书。

时张居正当国，以学颜精心计，深倚任之。学颜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溢额、脱漏、诡借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余万顷。民困赔累者，以其赋抵之。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学颜有力焉。然是时宫闱用度汰侈，多所征索。学颜随事纳谏，得停发太仓银十万两，减云南黄金课一千两，余多弗能执争。而金花银岁增二十万两，遂为定额。人亦以是少之。

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书，时方兴内操，选内竖二千人杂厮养训练，发太仆寺马三千给之。学颜执不与马，又请停内操，皆不听。其年秋，车驾自山陵还，学颜上疏曰："皇上恭奉圣母，扶辇前驱，拜祀陵园，考卜寿域，六军将士十余万，部伍齐肃。惟内操随驾军士，进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争无纪律，奔逸冲突，上动天颜。今车驾已还，犹未解散。谨稽旧制，营军随驾郊祀，始受甲于内库，事毕即还。宫中惟长随内侍许佩弓矢。又律：不系宿卫军士，持寸刃入宫殿门者，绞；入皇城门者，戍边卫。祖宗防微弭乱之意甚深且远。今皇城内被甲乘马持锋刃，科道不得纠巡，臣部不得检阅。又招集厮养仆隶，出入禁苑，万一骤起邪心，朋谋倡乱，哗于内则外臣不敢入，哗于夜则外兵不及知，哗于都城白昼则曰天子亲兵也，驱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撄。正德中，西城练兵之事，良可鉴也。"疏上，宦竖皆切齿，为蜚语中伤。神宗察知之，诘责主使者。学颜得免，然亦不能用也。

考满，加太子少保。云南岳凤、罕虔平，进太子太保。时张居正既殁，朝论大异。初，御史刘台以劾居正得罪，学颜复论其赃私。御史冯

景隆论李成梁饰功，学颜亟称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贬斥。学颜故为居正所厚，与李成梁共事久，物论皆以学颜党于居正、成梁。御史孙继先、曾乾亨、给事中黄道瞻交章论学颜。学颜疏辩求去，又请留道瞻，不听。明年，顺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论学颜交通太监张鲸，神宗皆黜之于外。学颜八疏乞休，许致仕去。二十六年；卒于家。赠少保。

张佳胤，字肖甫，铜梁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知滑县。剧盗高章者，诈为缇骑，直入官署，劫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变，伪书券贷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擒贼，由此知名。擢户部主事，改职方，迁礼部郎中。以风霾考察，谪陈州同知。历迁按察使。

隆庆五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安庆兵变，坐勘狱辞不合，调南京鸿胪卿，就迁光禄。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道闻丧归。

万历七年，起故官，巡抚陕西。未上，改宣府。时青把都已服，其弟满五大犹桀骜，所部八赖掠塞外史、车二部，总兵官麻锦擒之。佳胤命锦缚八赖将斩，而身驰赦之，八赖叩头誓不敢犯边。后与总督郑洛计服满五大。入为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减月饷。东、西二营兵马文英、刘廷用等构党大噪，缚殴善言。张居正以佳胤才，令兼右佥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乱。佳胤问告者曰："乱兵与乱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从数卒佯问民所苦，下令除之。众益张，夜掠巨室，火光烛天。佳胤召游击徐景星谕二营兵，令讨乱民自赎。擒百五十人，斩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带。而密属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斩之。二乱悉定。帝优诏褒美。寻以左侍郎还部，录功，加右都御史。

未几，拜戎政尚书，寻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以李成梁击斩逞加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蛮沈阳，复进太子太保。召还理部事。叙劳，予一品诰。御史许守恩劾佳胤营获本兵，御史徐元复劾之，遂三疏谢病归。越二年卒。赠少保。天启初，谥襄宪。

殷正茂，字养实，歙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由行人选兵科给事中。劾罢南京刑部侍郎沈应龙。历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迁江西按察使。隆庆初，古田僮韦银豹、黄朝猛反。银豹父朝威自弘治中败官兵于三厄，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正德中尝陷洛容。嘉靖时，银豹

及朝猛劫杀参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吴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迁元主簿以守，而银豹数反覆。隆庆三年冬，廷议大征。擢正茂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正茂与提督李迁调土、汉兵十四万，令总兵俞大猷将之。先夺牛河、三厄险，诸军连克东山凤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诱僮人斩朝猛，银豹穷，令其党阴斩貌类己者以献。捷闻，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改古田为永宁州，设副使参将镇守。未几，佥事金柱捕得银豹，正茂因自劾。诏磔银豹京师，置正茂不问。

寻代迁提督两广军务。当是时，群盗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处处屯结。广中日告警，倭又数为害。正茂议守巡官画地分守，而徙濒海谪戍之民于云南、川、湖，绝倭向导。乃令总兵官张元勋、参政江一麟等先后杀倭千余，以次尽平诸盗。广西巡抚郭应聘亦奏平怀远、洛容瑶，语详元勋及李锡传。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倭复陷铜鼓、双鱼，元勋大破之儒峒；犯电白，正茂剿杀千余人。岭表略定。

万历三年，召为南京户部尚书，以凌云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请节用，又谏止采买珠宝。而张居正以正茂所馈鹅罽转奉慈宁太后为坐褥。李幼孜与争宠，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屡引疾。六年，致仕归。久之，起南京刑部尚书。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张应诏言，正茂以金盘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许，赂居正，复取金珠、翡翠、象牙馈冯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请告，许之。二十年卒。

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

李迁，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隆庆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总督两广。给事中光懋言两广向设提督，事权画一，今两巡抚相牵掣，不便。乃改迁提督兼巡抚广东，而特命正茂为广西巡抚。后遂为定制。以平银豹功加右都御史。寻讨惠、潮山寇，俘斩千二百余级。召为刑部尚书。引疾归，卒。谥恭介。迁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钱。年近七十，母终，庐墓。

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庆中，累官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疏论卫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议行。万历元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三迁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代殷正茂。时寇盗略尽，惟林凤遁去。凤

初屯钱澳求抚，正茂不许，遂自彭湖奔东番魍港，为福建总兵官胡守仁所败。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复犯福建。守仁追击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贼失利，复入潮州。参政金澍谕降其党马志善、李成等，凤夜遁。明年秋，把总王望高以吕宋番兵讨平之。寻进征罗旁。罗旁在德庆州上下江界、东西两山间，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韩雍经略西山，颇安辑，惟东山瑶阻深箐剽掠，有司岁发卒戍守。正茂方建议大征，会迁去。云翼乃大集兵，令两广总兵张元勋、李锡将之。四阅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连城诸处邻境瑶、僮皆惧。贼首潘积善求抚，云翼奏设官戍之。论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飞鱼服。乃改泷水县为罗定州，设监司、参将。积患顿息。六年夏，与巡抚吴文华讨平河池、咘咳、北三诸瑶，又捕斩广东大庙诸山贼。岭表悉定。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以病归。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诏夺官，后卒。

云翼有干济才。罗旁之役，继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

赞曰：谭纶、王崇古诸人，受任岩疆，练达兵备，可与余子俊、秦纮先后比迹。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材，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列传第一百十一

盛应期 硃衡（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驯 万恭 吴桂芳 （傅希挚）王宗沐（子士崧 士琦 士昌 从子士性） 刘东星（胡瓒） 徐贞明（伍袁萃

盛应期，字思徵，吴江人。弘治六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闸。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及主事范璋下诏狱。璋筦卫河，亦忤中贵者也。狱具，谪云南驿丞。稍迁禄丰知县。正德初，历云南佥事。武定知府凤应死，其妻摄府事，子朝鸣为寇。应期单车入其境，母子惶怖，归所侵。策凤氏终乱，奏降其秩，设官制之。寝不行，后卒叛。与御史张璞、副使晁必登抑镇守太监梁裕。裕劾三人，俱逮下诏狱，璞竟拷死。

会乾清宫灾，应期得复职，四迁至陕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讨平天全六番招讨使高文林。会泉江僰蛮普法恶作乱，富顺奸民谢文礼、文义附之。法恶死，指挥何卿等先后讨诛文礼、文义。应期赉银币，以忧归。嘉靖二年，起故官，巡抚江西。宸濠乱后，疮痍未复，奏免杂调缗钱数十万，请留转输南京米四十七万，银二十万，以食饥民。又令诸府积谷备荒至百余万。寻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将行，籍上积谷数。帝以陈洪谟代，而奖赉应期。后洪谟积益多，亦被赉。应期至广，偕抚宁侯硃麒督参将李璋等，讨平思恩土目刘召，复赉银币。朝议大征岑猛。应期条上方略七事，言广兵疲弱不可用。麒等恚。会御史许中劾应期暴虐，麒等因相与为流言。御史郑洛书复劾应期贿结权贵。应期已迁工部侍郎，引疾归。

六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十里，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材请于昭阳湖东别开漕渠，为经久计。议未定，以御史吴仲言召拯还，即家拜应期右都御史以往。应期乃议于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余里，较疏旧河力省而利永。夫六万五千，银二十万两，克期六月。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应期请展一月竟其功，不听。初，应期请令郎中柯维熊分浚支河，维熊力赞新河之议，至是亦言不便。应期上章自理，帝怒，诏与维熊俱夺职。世宁言：“新河之议倡自臣。应期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缘程工促急，怨讟烦兴。维熊反覆变诈，倾大臣，误国事。自古国家偾大事，必责首议，臣

请与同罢。”帝不许。后更赦，复官致仕，卒。应期罢后三十年，硃衡循新河遗迹成之，运道蒙利焉。

硃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言：“比辽左告饥，暂弛登、莱商禁，转粟济之。猾商遂窃载他货，往来贩易，并开青州以西路。海岛亡命，阴相构结，禁之便。”从之。召为工部右侍郎。

四十四年，进南京刑部尚书。其秋，河决沛县飞云桥，东注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改衡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衡驰至决口，旧渠已成陆。而故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自南阳以南东至夏村，又东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决至昭阳湖止，不能复东，可以通运，乃定议开新河，筑堤吕孟湖以防溃决。河道都御史潘季驯以为浚旧渠便，议与衡不合。衡持益坚，引鲇鱼、薛沙诸水入新渠，筑马家桥堤以遏飞云桥决口，身自督工。劾罢曹濮副使柴涞，重绳吏卒不用命者，浮议遂起。明年，给事中郑钦劾衡虐民幸功，诏遣给事中何起鸣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决马家桥，议者纷然谓功不可成。起鸣初主衡议，亦变其说，与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交章请罢衡。会新河已成，乃止。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阳。未几，季驯以忧去，诏衡兼理其事。

隆庆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骤溢，决新河，坏漕艘数百。给事中吴时来言：“新河受东、兖以南费、峄、邹、滕之水。以一堤捍群流，岂能不溃？宜分之以杀其势。”衡乃开支河四，泄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还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礼浚治旧渠，测量水平，计济宁平地与徐州境山巅相准，北高南下，悬流三十丈。故鲁桥闸以南稍启立涸，舟行半月始达。东、兖之民增闸挑浅，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属者改凿新渠，远避黄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诸闸不烦起闭，舟行日可百余里，夫役漫无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请裁革，宜可听。”于是汰闸官五，夫役六千余，以其僦直为修渠费。四年秋，河决睢宁，起季驯总理。明年冬，阅视河道给事中雒遵劾罢季驯，言廷臣可使，无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诏兼左副都御史，经理河道。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以山陵工请召衡。会邳州工亦竣，衡遂还朝。衡先后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费，所节省甚众。穆宗时，内府监局加征工料，滥用不訾，衡随时执奏。未几，诏南京织造太监李佑趋办袍缎千八百余匹，衡因言官孙枝、姚继可、严用和、骆问礼先后谏，再疏

请，从之。帝切责太监崔敏，传令南京加造缎十余万匹。衡议停新造，但责岁额，得减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灯，计费三万余两，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阁于长信门，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织造，而内臣不即奉诏，且请增织染所颜料。衡奏争，皆得请。皇太后传谕发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庙。衡复争，报闻。

衡性强直，遇事不挠，不为张居正所喜。万历二年，给事中林景旸劾衡刚忄复。衡再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驰驿归。其年夏，大雨坏昭陵迍恩殿，追论督工罪，夺宫保。卒年七十三。子维京，自有传。

翁大立，余姚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山东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苏州诸府。苏州以倭警募壮士，后兵罢无所归，群聚剽夺。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恶少惧，夜劫县卫狱，纵囚自随，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斩葑门，奔入太湖为盗。命大立戴罪捕贼，寻被劾罢。久之，起故官，巡抚山东。遭丧不赴。

隆庆二年，命督河道。硃衡既开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颂新河之利有五，而请浚回回墓以达鸿沟，引昭阳之水沿鸿沟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顷。未几，又请凿邵家岭，令水由地浜沟出境山，入漕河。帝皆从之。三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漕艘阻不进。帝从大立请，大行振贷。大立又请漕艘后至者贮粟徐州仓，平价出粜。诏许以三万石赉民。大立以下民昏垫、闾阎愁困状帝莫能周知，乃绘图十二以献。且言："时事可忧，更不止此。东南财赋区，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储可虑一也。边关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倾颓，何恃以守？可虑二也。畿辅、山东、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盗无备，可虑三也。江海间飓风鼓浪，舟舰战卒，悉入波流，海防可虑四也。淮、浙盐场咸泥尽没，灶户流移，商贾至，国课可虑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图付公卿博议，速求拯济之策。"帝留图备览，下其奏于所司。

当是时，黄河既决，淮水复涨。自清河县至通济闸抵淮安城西淤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往往崩坏。山东沂、莒、郯城水溢，从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经营，至四年六月，鸿沟、境山诸工，及淮流疏浚，次第告成。帝喜，锡赉有差。时大立已升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为左。会代者陈大宾未至，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涨，决仲家浅诸处，黄河又暴至，茶城复淤。已而淮自泰山庙至七里沟亦淤十余里。其明年，遂为给事中宋良佐劾罢。万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为刑部右

侍郎，再迁南京兵部尚书。六年，致仕归。

先是，隆庆末，有锦衣指挥周世臣者，外戚庆云侯裔也。家贫无妻，独与婢荷花儿居。盗入其室，杀世臣去。把总张国维入捕盗，惟荷花儿及仆王奎在，遂谓二人奸弑其主。狱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决。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愤荷花儿弑主，趣志伊速决。志伊终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同谳。竟无所平反，置极刑。逾数年，获真盗。都人竞称荷花儿冤，流闻禁中。帝大怒，欲重谴大立等。会给事中周良寅、萧彦复劾之，乃追夺大立职，调一忠、三锡于外。志伊时已知九江府，亦谪知陈州。

志伊，吴江人。进士，终广西右参政。历官有声。

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抚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广人大便。临代去，疏请饬后至者守其法，帝从之。进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硃衡共开新河，加右副都御史。隆庆四年，河决邳州、睢宁。起故官，再理河道，塞决口。明年，工竣，坐驱运船入新溜漂没多，为勘河给事中雒遵劾罢。

万历四年夏，再起官，巡抚江西。明年冬，召为刑部右侍郎。是时，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河漕尚书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会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驯以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议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遂条上六事，诏如议。

明年冬，两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季驯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旧黄河上流，自新集经赵家圈、萧县，出徐州小浮桥，极深广。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浅，迁徙不常，曹、单、丰、沛常苦昏垫。上疏请复故河。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河南抚按亦陈三难，乃止。迁南京兵部尚书。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

季驯之再起也，以张居正援。居正殁，家属尽幽系，子敬修自缢死。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又以治居正狱太急，宣言居正家属毙狱者已数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东之辈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相讦。季驯力右时行、巍，痛诋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驯党庇居正，落职为民。十三年，御史李栋上疏讼曰："隆庆间，河决崔镇，为运道梗。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昔先臣宋礼治会通河，至于今是赖，陛下允督臣万恭之请，予之谥廕。今季驯功不在礼下，乃当身存之日，使与编户齿，宁不隳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报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驯罪轻责重。诏俱夺其俸。其后论荐者不已。

十六年，给事中梅国楼复荐，遂起季驯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自吴桂芳后，河漕皆总理，至是复设专官。明年，黄水暴涨，冲入夏镇，坏田庐，居民多溺死。季驯复筑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季驯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积劳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议者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季驯谓祖陵王气不宜轻泄，而巡抚周寀、陈于陛、巡按高举谓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议不合。都给事中杨其休请允季驯去。归三年卒，年七十五。

万恭，字肃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寿王丧过南京，中贵欲令朝王妃，恭厉声曰："礼不朝后，况妃乎！"遂止。就迁光禄少卿，入改大理。

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协理戎政侍郎喻时不胜任，调之南京，欲代以郑晓、杨顺、葛缙，手诏问徐阶。阶以晓文士，顺、缙匪人，请命吏部推择。帝乃谕尚书严讷越格求之，遂以湖广参政李燧代时，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事，皆报可。明年，燧罢，众将推恭，恭引疾。及用赵炳然，恭起视事。于是给事中胡应嘉劾恭奸欺。恭奏辩，部议调恭。诏勿问。恭不自安，力请剧边自效。乃命兼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甫至，寇犯龙须墩，恭伏兵击却之。未几，寇五万骑至朔州川，恭与战老高墓。列车为阵，发火器，寇少却。忽风起，火反焚车，寇复大至。诸将殊死战，寇乃去。事闻，赉银币。巡抚故无旗牌，恭请得之。滨河州县患套

寇东掠，岁凿冰以防，恭为筑墙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车法，民大利之。浃岁，以内艰归。

隆庆初，给事中岑用宾等拾遗及恭。吏部尚书杨博议，仍用之边方。暨服阕，恭遂不出。六年春，给事中刘伯燮荐恭异才。会河决邳州，运道大阻，已遣尚书硃衡经理，复命恭以故官总理河道。恭与衡筑长堤，北自磨脐沟迄邳州直河，南自离林迄宿迁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费帑金三万，六十日而成。高、宝诸河，夏秋泛滥，岁议增堤，而水益涨。恭缘堤建平水闸二十余，以时泄蓄，专令浚湖，不复增堤，河遂无患。

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职，竟罢归。家居垂二十年卒。孙燫，自有传。

吴桂芳，字子实，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鉴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为著论拟赦。尚书闻渊曰："此董仲舒《春秋》断狱，柳子厚《复雠议》也。鉴遂得宥。及渊入吏部，欲任以言职。会闻继母病，遽请归，留之不可。起补礼部，历迁扬州知府。御倭有功，迁俸一级。又建议增筑外城。扬有二城，自桂芳始。历浙江左布政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父丧归。起故官，抚治郧阳。寻进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未任。两广总督张臬以非军旅才被劾罢，部议罢总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

两广群盗河源李亚元、程乡叶丹楼连岁为患，潮州旧倭屯据邹塘。桂芳先讨倭。以降贼伍端为前驱，官军继进，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余人。帝深嘉之，令与南赣提督吴百朋乘胜灭贼。而新倭寇福建省为戚继光所败，流入境。桂芳、百朋会调土、汉兵，乘其初至，急击之。倭惧，悉奔甲子崎沙，夺渔舟入海。暴风起，皆覆溺死。脱者还海丰，副总兵汤克宽擒斩殆尽。因建议海道副使辖东莞以西至琼州，领番夷市舶，更设海防佥事，巡东莞以东至惠潮，专御倭寇。又进讨亚元、丹楼，平之。

降贼王西桥、吴平已抚复叛。西桥掠东莞，败都指挥刘世恩兵，执肇庆同知郭文通以求抚。桂芳擒斩之，进讨平。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万宁宣抚司进剿，遣克宽以舟师会之，夹击平万桥山下。乘风纵火，平军死无算，擒斩三百九十余人。参将傅应嘉言平已擒，后复云溺

死。福建巡抚汪道昆奏闻，桂芳不肯，曰：“风火交炽时，何以知其必死也？”平党林道乾复窥南澳，时议设参将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险而腴。元时曾设兵戍守，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从之。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寻改北部。隆庆初，转左，以疾乞归。言官数论荐。

万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明年春，桂芳以淮、扬洪潦奔流，惟云梯关一径入海，致海涌横沙，河流泛溢，而兴、盐、高、宝诸州县所在受灾，请益开草湾及老黄河故道以广入海之路，修筑高邮东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议行。未几，草湾河工告成。是年秋，河决曹县、徐州、桃源，给事中刘铉疏议漕河，语侵桂芳。桂芳疏辩曰：“草湾之开，以高、宝水患冲啮，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复涨也。今山阳以南诸州县，水落布种，斗米四分，则臣斯举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属，臣何与焉。”因请罢。御史邵陛言：“诸臣以河涨归咎草湾，阻任事气，乞策励桂芳，益底厥绩，而诘责河臣傅希挚旷职。”从之。

其明年，希挚议塞崔镇决口，束水归漕，而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道。廷议以二人意见不合，改希挚抚陕西，以李世达代。未几，又改世达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诏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居职如故。未逾月，卒。寻以高邮湖堤成，赠太子少保。

傅希挚，衡水人。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户部以饷乏议裁山东、河南民兵，希挚争之而止。改总理河道。以茶城淤塞，开梁山以下宁洋山，出右洪口。万历五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已迁户部右侍郎，坐陇右矿贼未靖，论罢。起总督漕运，历南京户、兵二部尚书。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辈，以诗文相友善。宗沐尤习吏治。历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引诸生讲习其中。

三迁山西右布政使。所部岁祲，宗沐因入觐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于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命曰‘人市’。宗禄八十五万，累岁缺支，饥疫死者几二百人。夫山西京师右掖，自故关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过三日。宣、大之粮虽派各郡，而运本色者皆在太原。饥民一聚，蹂践劫夺，岁供宣、大两镇六十七万饷，谁为之办？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议常

裁而为三，所免不过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谓存留者，二镇三关之输也。存留乃反急于起运，是山西终不蒙分毫之宽。此可深念者二也。开疆万山之中，岩阻巉绝，太原民不得至泽、潞，安望就食他所？独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负车运，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寿阳，则价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饥民相聚为盗，招之不可，势必扑杀。小则支库金，大则请内帑。与其发帑以赏杀盗之人，孰若发帑使不为盗？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来诱惑，边民妄传募人耕田不取租税。愚民何知，急不暇择，长边八百余里，谁要之者？彼诱而众，我逃而虚。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请缓征逋赋，留河东新增盐课以给宗禄。寻改广西左布政使，再补山东。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以其功难成，不足济运，遗书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极陈运军之苦，请亟优恤。又以河决无常，运者终梗，欲复海运，上疏曰：“自会通河开浚以来，海运不讲已久。臣近官山东，尝条斯议。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试之，底绩无壅，而虑者辄苦风波。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茫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故元人海运多惊，以其起自太仓、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引登、莱以泊天津，是谓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浅，是其明验。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因条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与梦龙俱进秩，赐金币。而南京给事中张焕言：“比闻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预计有此，私令人籴补。夫米可补，人命可补乎？宗沐掩饰视听，非大臣谊。”宗沐疏辩求勘。诏行前议，习海道以备缓急。未几，海运至即墨，扬飓风大作，覆七舟，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及山东巡抚傅希挚俱言不便，遂寝。时万历元年也。

宗沐以徐、邳俗犷悍，多奸猾，滨海盐徒出没，六安、霍山矿贼窃发，奏设守将。又召豪侠巨室三百余人充义勇，责令捕盗，后多以功给冠带。迁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寻进刑部左侍郎，奉敕阅视宣、大、山西诸镇边务。母丧归。九年，以京察拾遗罢，不叙。居家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裕。

子士崧、士琦、士昌，从子士性，皆进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历重庆知府。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承总督邢玠檄至松坎抚定之。遂进兵备副使，治其地。寻以山东参政监军朝鲜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应龙复叛，降湖广右参政。历山东右布政使，佐余宗浚封顺义王，进

秩赐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被劾拟调。未几卒。

士昌由龙谿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寇犯固原、甘肃，方议诸将罪，而延绥两以捷闻。兵部请告庙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礼科。矿税兴，疏言："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硃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且税以店名，无异北齐之市肆；官从内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报。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而故缓其期。士昌偕同官杨天民极谏，谪贵州镇远典史。屡迁大理右丞署事，与张问达共定张差狱。旋进右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归卒。

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诏制鰲山灯，未几，慈宁宫火，士性请停前诏，帝纳之。杨巍议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辅臣申时行，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寝不行。时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忤旨，不报。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廷推首王国，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辞，言资望不及国。帝疑其矫，且谓国实使之，遂出国于外，调士性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

刘东星，字子明，沁水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大学士高拱摄吏部，以非时考察，谪蒲城县丞。徙卢氏知县，累迁湖广左布政使。万历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时朝鲜以倭难告。王师调集，悉会天津，而天津、静海、沧州、河间皆被灾。东星请漕米十万石平粜，民乃济。召为左副都御史。进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请侍养归，濒行而父卒。

二十六年，河决单之黄堌，运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初，尚书潘季驯议开黄河上流，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桥，即元贾鲁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费巨未果。东星即其地开浚。起曲里铺至三仙台，抵小浮桥。又浚漕渠自徐、邳至宿。计五阅月工竣，费仅十万。诏嘉其绩，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开泇河。泇界滕、峄间，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总督翁大立首议开浚，后尚书硃衡、都御史傅希摯复言之。

朝廷数遣官行视，乞无成画。河臣舒应龙尝凿韩庄，工亦中辍。东星力任其役。初议费百二十万，及工起，费止七万，而渠已成十之三。会有疾，求去。屡旨慰留。卒官。后李化龙循其遗迹，与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

东星性俭约。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启初，谥庄靖。

胡瓒，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闸，驻济宁。泗水所注，瓒修金口坝遏之。造舟汶上，为桥于宁阳，民不病涉。河决黄堌，瓒忧之。会刘东星来总河漕，瓒与往复论难。谓黄堌不杜，势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运万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飞渡？赞东星浚贾鲁河故道，益治汶、泗间泉数百。寻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瓒治泉，一夫浚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赏罚之。冬则养其余力，不征于官。以疏浚运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桥。三年桥成，省费七万有奇。累官江西左参政。予告归，久之卒。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父九思，见《循吏传》。贞明举隆庆五年进士。知浙江山阴县，敏而有惠。万历三年，征为工科给事中。会御史傅应祯获罪，贞明入狱调护，坐贬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迁尚宝司丞。初，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军班二议，谓：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而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滦州抵沧州、庆云，地皆萑苇，土实膏腴。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徕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

其议军班则言：

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而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宜仿匠班例，军户应出军者，岁征其钱，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

事皆下所司。兵部尚书谭纶言勾军之制不可废。工部尚书郭朝宾则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乃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

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田，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寇骑得以长驱。若沟洫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边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摄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之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可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

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行之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皆有效。及是贞明还朝，御史苏瓒、徐待力言其说可行，而给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论荐，帝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勘议。

时瓒方奉命巡关，复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乾，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

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泻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贞明。

贞明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户部尚书毕锵等力赞之，因采贞明疏，议为六事：请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听贞明举劾；地宜稻者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其年九月，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

贞明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至明年二月，已垦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三月，阁臣申时行等以风霾陈时政，力言其利。帝意终不释。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见时行等，谕令停役。时行等请罢开河，专事垦田。已，工部议之栋疏，亦如阁臣言。帝卒罢之，而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乃还故官。寻乞假归。十八年卒。

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之栋竟劾奏如袁萃言。

袁萃，字圣起，吴县人。举万历五年会试。又三年释褐，授贵溪知县。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署职方事。李成梁子如桢求为锦衣大帅，袁萃力争，寝之。出为浙江提学佥事。巡抚牒数十人寄学，立却还之。历广东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辖珠池，其参随擅杀人，袁萃捕论如法。请告归。所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多贬斥当世公卿大夫，而于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赞曰：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所为腐心也。盛应期诸人治漕营田，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

利而思其功。故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信夫！

列传第一百十二

严清 宋纁） 陆光祖 孙鑨（子如法） 陈有年 孙丕扬 蔡国珍杨时乔

严清，字公直，云南后卫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富顺知县。公廉恤民，治声大起。忧归，补邯郸。入为工部主事，历郎中。董作京师外城，修九陵，吏无所侵牟，工成加俸。连丁内外艰。服除，补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岁籍民充京师库役，清罢之。振荒弭盗，人以比前守吴岳。历迁易州副使，陕西参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并以清望，荐章十余上。隆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惮其风采，相率厉名行，少墨败者。郡县卒岁团操成都，清罢之。番人入贡，裁为定额。痛绝强宗悍吏，毁者亦众。陕西贼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纵寇。大学士赵贞吉言："贼起郧、陕，贻害川徼，即有罪，当罪守土臣，不宜专责巡抚。臣蜀人，深知清约己爱人，省事任怨。今蜀地岁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弃之！任事臣欲为国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论者不察，动以深文求之。顷海瑞既去，若清复罢，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弹击，惟全躯保位为得计矣。"疏奏，不允，命解官听调。清遂不出。

万历二年，起抚山西。未赴，改贵州。历两京大理卿，三迁刑部尚书。张居正当国，尚书不附丽者独清。居正既卒，籍冯保家，得廷臣馈遗籍，独无清名，神宗深重焉。会吏部尚书梁梦龙罢，即以清代。日讨故实，辨官材，自丞佐下皆亲署，无一幸进者。中外师其廉俭，书问几绝。甫半岁，得疾归。帝数问阁臣："严尚书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书，用杨博故事，特诏起补。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肃。

清初拜尚书，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带以朝。或嘲之曰："公释褐时，七品玳瑁带犹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视西关，按应天诸府。隆庆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将士捕七十七人，当斩。纁讯得其诬，释者殆半。静乐民李良雨化为女，纁言此阳衰阴盛之象，宜进君子退小人，以挽气运。帝嘉纳之。擢顺天府丞，寻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核缺伍，汰冗兵，罢诸道援兵防御，省饷无算。

万历初，与张居正不合，引疾归。居正卒，廷臣交荐，以故官抚保定。获鹿诸县饥，先振后以闻。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灾重及地远者便宜振贷，馀俱奏闻。寻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召还部，进左，改督仓场。请减额解赎银，民壮弓兵诸役已裁者，勿征民间工食。十四年，迁户部尚书。民壮工食已减半，复有请尽蠲者，纁因并历日诸费奏裁之。有司征赋惧缺额，鞭挞取盈，纁请有司考成，视灾伤为上下。山西连岁荒，赖社仓获济，纁请推行天下，以纸赎为籴本，不足则劝富人，或令民输粟给冠带。又言："边储大计，最重屯田、盐策。近诸边年例银增至三百六十一万，视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垦荒中盐。"帝皆称善。圣节赏赉，诏取部帑银二十万两，纁执奏，不从。潞王将之国，复取银三十万两市珠宝，纁亦力争，乃减三之一。故事，金花银岁进百万两，帝即位之六年，增二十万，遂以为常。纁三请停加额，终不许。

纁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为酌盈虚，筹缓急，奏报无需时，上下赖之。而都御史吴时来以吏部尚书杨巍年老求去，忌纁名出己上，两疏劾，纁因杜门乞休，帝不许。及巍去，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辄请命政府。纁绝请寄，奖廉抑贪，罪黠吏百余人，于执政一无所关白。会文选员外郎缺官，纁拟起邹元标。奏不下，再疏趣之。大学士申时行遂拟旨切责，斥元标南京。顷之，以序班盛名昭注官有误，时行劾奏之。序班刘文润迁詹事府录事，时行又劾文润由输粟进，不当任清秩。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时行独争一录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佥事李琯言："时行庇巡抚秦燿，而纁议罢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议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龀，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纳琯言，亦不允纁请。无何，纁卒官。诏赠太子太保，谥庄敬。

纁凝重有识，议事不苟。石星代为户部，尝语纁曰："某郡有奇羡，可济国需。"纁曰："朝廷钱谷，宁蓄久不用，勿使搜括无余。主上知物力充羡，则侈心生矣。"星怃然。有郎言漕粮宜改折，纁曰："太仓之储，宁红腐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纁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儆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陆光祖，字与绳，平湖人。祖淞，父杲，皆进士。淞，光禄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与父同举于乡。寻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浚县知县。兵部尚书赵锦檄畿辅民筑塞垣，光祖言不便。锦怒，劾之。光祖言于巡抚，请输雇值，民乃安。郡王夺民产，光祖裁以法。

迁南京礼部主事，请急归。补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严讷为尚书，雅重光祖，议无不行。及讷改吏部，调光祖验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张瀚、方逢时、王一鹗挂物议，力雪之。既而改文选，益务汲引人才，登进耆硕几尽。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东、邵元善、张泽、李珙、郭文通、蔡琮、陈永、谢侃。或由乡举贡士，或起自书吏。由是下僚竞劝，讷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硃衡衔光祖，有后言，御史孙丕扬遂以专擅劾光祖。时已迁太常少卿，坐落职闲住。

大学士高拱掌吏部，谋倾徐阶。阶宾客皆避匿，光祖独为排解。及拱罢，杨博代为吏部，义之，特起南京太仆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进大理卿。半道丁父艰。万历五年，起故官。张居正以夺情杖言者，光祖遗书规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将中以危祸，光祖时入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与光祖同年相善，欲援为助，光祖无诡随。及迁工部右侍郎，以议漕粮改折忤居正，御史张一鲲论之，光祖遽引归。

十一年冬，荐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为吏部。悉引居正所摈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东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辅翼功不可泯，与言路左。植辈以丁此吕故攻尚书杨巍，光祖右巍诋言者。言者遂群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为南京工部尚书。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华，帝不问。御史杨有仁遂劾光祖受赇请属，巍力保持之，事得寝，光祖竟引疾去。

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书，就改吏部。率同官劾东厂太监张鲸，且乞宥李沂。已，言国本未定，由鲸构谋，请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还鲸，复率同官极谏。入为刑部尚书。帝尝书其名御屏。吏部尚书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赵锦代光祖。御史王之栋言二人不当用。帝怒，贬之栋杂职。时部权为内阁所夺，纁力矫之，遂遭挫，光祖不为慑。尝以事与大学士申时行迕。时行不悦，光祖卒无所徇。时行谢政，特旨用赵志皋、张位，时行所密荐也。光祖言，辅臣当廷推，不当内降。帝命不为后例。

二十年，大计外吏，给事中李春开、王遵训、何伟、丁应泰，御史刘汝康皆先为外吏，有物议，悉论黜之。又举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人，时论翕然称焉。顷之，以推用饶伸、万国钦忤旨，文选郎王教以下尽逐。光祖谓事由己，引罪乞休，为郎官祈宥，不许。及会推阁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诏报曰："卿前请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怀去志。无何，以王时槐、蔡悉、王樵、沈节甫老成魁艾，特推荐之，给事中乔胤遂劾光祖及文选郎邹观光。光祖遂力求去，许驰

驿。在籍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光祖清强有识，练达朝章。每议大政，一言辄定。初官礼部，将擢尚宝少卿，力让时槐。丕扬劾罢光祖，后再居吏部，推毂之甚力。赵用贤、沈思孝以论此吕事与光祖左，后亦数推挽之。御史蔡时鼎、陈登云尝劾光祖，光祖引登云为知己。时鼎视鹾两淮，以建言罢，商人讦于南刑部，光祖时为尚书，雪其诬，罪妄诉者。人服其量。

孙鑨，字文中。父升，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严嵩枋国，升其门生也，独无所附丽。会南京礼部尚书缺，众不欲行，升独请往。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升尝念父死宸濠之难，终身不书宁字，亦不为人作寿文。居官不言人过，时称笃行君子。四子，鑨、铤、錝、鑛。铤，南京礼部右侍郎。錝，太仆卿。鑛自有传。

鑨举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武库主事。历武选郎中，尚书杨博深器之。世宗斋居二十年，谏者辄获罪。鑨请朝群臣，且力诋近幸方士，引赵高、林灵素为喻。中贵匿不以闻，鑨遂引疾归。隆庆元年，起南京文选郎中。万历初，累迁光禄卿。引疾归。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楼，宾客罕见其面。起故官，进大理卿。都御史吴时来议律例，多纰蠫，鑨力争之。帝悉从驳议。历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命甫下，会陆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为吏部尚书。

吏部自宋纁及光祖为政，权始归部。至鑨，守益坚。故事，冢宰与阁臣遇不避道，后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复故。然阴戒驺人异道行，至鑨益径直。张位等不能平，因欲夺其权。建议大僚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用杜专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类奏启幸途，非制。"给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诏卒如位议。自是吏部权又渐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计京朝官，力杜请谒。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赵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大学士赵志皋弟预焉。由是执政皆不悦。王锡爵方以首辅还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无憾。会言官以拾遗论劾稽勋员外郎虞淳熙、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鑨议谪黄，留淳熙、于廷。诏黄方赞画军务，亦留之。给事中刘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当议留，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鑨言："淳熙，臣乡人，安贫好学。于廷力任西事，尚书石星极言其才。今宁夏方平，臣不敢以功为罪。且既名

议覆，不嫌异同。若知其无罪，以谏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谊不忍为也。”帝以鑨不引罪，夺其俸，贬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罢。

鑨遂乞休，且白南星无罪。左都御史李世达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独被谴，亦为南星、淳熙等讼。帝皆不听。于是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升、贾严，助教薛敷教交章讼南星冤，而泰来词尤切，其略曰：

臣尝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张居正以夺情故，用御史硃璡谋，借星变计吏，箝制众口。署部事方逢时、考功郎中刘世亨依违其间。如蔡文范、习孔教辈并挂察籍，不为众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国光唯诺惟谨，考功郎中孙惟清与吏科秦耀谋尽锢建言诸臣吴中行等。今辅臣赵志皋、张位、抚臣赵世卿亦挂名南北京察，公论冤之。丁亥，御史王国力折给事中杨廷相、同官马允登之邪议。而尚书杨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樯立调停之画。泾、渭失辩，亦为时议所议。独今春之役，旁咨博采，核实称情，邪谄尽屏，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阳之情，南星忍秦、晋之好，公正无逾此者。元辅锡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计典。今其亲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专权结党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议留一二庶僚为结党，则两都大僚被拾遗者二十有二人，而阁臣议留者六，詹事刘虞夔以锡爵门生而留，独可谓之非党耶？且部权归阁，自高拱兼摄以来，已非一日。尚书自张瀚、严清而外，选郎自孙鑛、陈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于杨巍，至刘希孟、谢廷寀而扫地尽矣。尚书宋纁稍欲振之，卒为故辅申时行齮龀以死。尚书陆光祖、文选郎王教、考功郎邹观光矢志澄清，辅臣王家屏虚怀以听，铨叙渐清。乃时行身虽还里，机伏垣墙，授意内榼张诚、田义及言路私人，教、观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遗以激圣怒，是内榼与阁臣表里，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

疏入，帝怒，谪孔兼、泰来等。世达又抗疏论救，帝怒，尽斥南星、淳熙、于廷黄为民。鑨乃上疏言：“吏部虽以用人为职，然进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权固有在，非臣部得专也。今以留二庶僚为专权，则无往非专矣；以留二司属为结党，则无往非党矣。如避专权结党之嫌，畏缩选忄耎，使铨职之轻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当时，后来者且以臣为戒，又大罪也。”固请赐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门称疾。疏累上，帝犹温旨慰留，赐羊豕、酒酱、米物，且敕侍郎蔡国珍暂署选事，以需鑨起。鑨坚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许乘传归。居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清简。

鑨尝曰："大臣不合，惟当引去。否则有职业在，谨自守足矣。"其志节如此。

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谏阻郑贵妃进封，贬潮阳典史。久之，移疾归。廷臣累荐，悉报寝。卒，赠光禄少卿。

陈有年，字登之，余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进士。嘉靖中官御史。哭争"大礼"，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项曰："奈何先去为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系狱廷杖。获释，先后按贵州、河南，多所弹劾。吏部尚书廖纪姻为所劾罢，恶之，出为松潘副使。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苗王阿向作乱，据凯口囤。克宅与总兵官杨仁攻斩阿向。论功，进秩。旋移抚苏、松。既行，而阿向党复叛，坐罢官候勘。巡抚汪珊讨平贼，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赐恤典。

有年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历验封郎中。万历元年，成国公硃希忠卒，其弟锦衣都督希孝贿中官冯保援张懋例乞赠王，大学士张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殁，公赠王，侯赠公，子孙袭者，生死止本爵。懋赠王，廷议不可，即希忠父辅亦言之。后竟赠，非制。且希忠无勋伐，岂当滥宠。"左侍郎刘光济署部事，受指居正，为删易其稿。有年力争，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怿，有年即日谢病去。

十二年起稽勋郎中，历考功、文选，谢绝请寄。除目下，中外皆服。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难成，后有诏许量减，既而如故。有年引诏旨请，不从。内阁申时行等固争，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祲，诏禁邻境闭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而江西亦岁俭，群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陈济急六事，中请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万山劾有年违诏。帝怒，夺职归。荐起督操江，累迁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书孙鑨、左侍郎罗万化皆乡里，有年力引避，朝议不许。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与吏部尚书温纯共典京察，所黜咸当。未几，遂代纯位。其秋，鑨谢事，召拜吏部尚书。止宿公署中，见宾则于待漏所。引用僚属，极一时选。明年，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诏无拘资品。有年适在告，侍郎赵参鲁、盛讷、文选郎顾宪成往咨之，列故大学士王家屏、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鑨、礼部尚书沈一贯、左都御史孙丕扬、吏部侍郎邓以赞、少詹事冯琦七人名上。盖鑨丕扬非翰林，为不拘资，琦四品，为不拘品也。家屏以争国本

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书、左都御史非故事，严旨责让。谓："不拘资品乃昔年陆光祖自为内阁地。今推鑨、丕扬，显属徇私。前吏部尝两推阁臣，可具录姓名以上。"于是备列沈鲤、李世达、罗万化、陈于陛、赵用贤、硃赓、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邓以竖等。而世达故左都御史也，帝复不悦。谓："诏旨不许推都御史，何复及世达。家屏旧辅臣，不当擅议起用。"乃用命于陛、一贯入阁，而谪宪成及员外郎黄缙、王同休，主事章嘉祯、黄中色为杂职。锡爵首疏救，有年及参鲁等疏继之，帝并不纳。赵志皋张位亦佯为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谓："辅臣当出特简，廷推由陆光祖交通言路为之，不可为法。"帝喜。隆旨再谯责，遂免缙等贬谪，但停俸一年。给事中卢明诹疏救宪成。帝怒，贬明诹秩，斥宪成为民。

有年抗疏言："阁臣廷推，其来旧矣。曩杨巍秉铨，臣署文选，廷推阁臣六人，今元辅锡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两阁臣，弘治时谢迁，嘉靖时吕本，并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闻渊则以吏部尚书居首。是廷推与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创也。至不拘资品，自出圣谕，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词直，温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称疾乞罢。帝犹慰留，赉食物、羊酒。有年请益力。最后，以身虽退，遗贤不可不录，力请帝起废。帝报闻。有年遂杜门不出。数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传归。归装，书一箧，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诏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赠太子太保，谥恭介。

故事，吏部尚书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杨博、严清掌兵部，皆用原衔领之。南京兵部尚书杨成起掌南院，亦领以故衔。有年以右都御史起，盖帝欲用之，而政府阴抑之也。有年风节高天下。两世朊仕，无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归自江西，故庐火，乃僦一楼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历按畿辅、淮、扬，矫然有风裁。隆庆中，擢大理丞。以尝劾高拱，拱门生给事中程文诬劾丕扬，落职候勘。拱罢，事白，起故官。

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守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录功，进右副都御史。中官冯保家在畿内，张居正属为建坊，丕扬拒不应。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归。

其冬大计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诏起官时，调南京用。御史按陕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讽西安知府罗织其赃。知府遣吏报御史，吏为虎噬。及再报，则居正已死，事乃解。起应天府尹。召拜大理卿，进户部右侍郎。

十五年，河北大饥。丕扬乡邑及邻县蒲城、同官至采石为食。丕扬伤之，进石数升于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穷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宽赋节用，罢额外徵派有诸不急务，损上益下，以培苍生大命。"帝感其言，颇有所减罢。

寻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归。召拜刑部尚书。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寻奏："五岁方恤刑，恐冤狱无所诉。请敕天下抚按，方春时和，令监司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抚按以达于朝，期毋过夏月。轻者立遣，重者仍听部裁，岁以为常。"帝报从之。已，条上省刑省罚各三十二事。帝称善，优诏褒纳。自是刑狱大减。有内坚杀人，逃匿禁中。丕扬奏捕，卒论戍。改左都御史。陈台规三事，请专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为令。已，又言："闾阎民瘼非郡邑莫济，郡邑吏治非抚按监司莫清。抚按监司风化，非部院莫饬。请立约束颁天下，奖廉抑贪，共励官箴。"帝咸优诏报许。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二十三年，大计外吏。九江知府沈铁尝为衡州同知，发巡抚秦耀罪，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尝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赃贿，遂为庇者所恶。考功郎蒋时馨黜之，丕扬不能察。及时馨为赵文炳所劾，丕扬力与辨雪。谓衅由丁此吕，此吕坐逮。丕扬又力诋沈思孝，于是思孝及员外郎岳元声连章讦丕扬。丕扬请去甚力。其冬，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丕扬犹在告，偕九卿力谏，弗纳。已而帝恶大学士陈于陛论救，谪诸言官边方。丕扬等复抗疏谏，帝益怒，尽除其名。

初，帝虽以夙望用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丕扬以志不行，已怀去志，及是杜门逾半岁。疏十三上，多不报。至四月，温谕勉留，乃复起视事。主事赵学仕者，大学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议调，文选郎唐伯元辄注饶州通判。俄学仕复以前事被讦，给事中刘道亨因劾吏部附势，语侵丕扬。博士周献臣有所陈论，

亦颇侵之。丕扬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献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复三疏乞休。最后贻书大学士张位，恳其拟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扬闻，则大恚，谓位逐己，上疏诋位及道亨、孔教、献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扬。位亦疏辩求退，帝复诏慰留，而位同官陈于陛、沈一贯亦为位解。丕扬再被责让，许驰传去。

久之，起南京吏部尚书，辞不就。及吏部尚书李戴免，帝艰其代，以侍郎杨时乔摄之。时乔数请简用尚书。帝终念丕扬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屡辞，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咸当。又奏举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亻思等二十余人，诏不次擢用。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飑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飑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硃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飑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继芳巡按浙江，有伪为其书抵绍徽、国缙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福清谓叶向高，耀州谓王国、王图，富平即丕扬也。国时巡抚保定，图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与丕扬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设为挑激语，以害继芳辈，而其书乃达之丕扬所。丕扬不为意。会御史金明时居官不职，虑京察见斥，先上疏力攻图，并诋御史史记事、徐缙芳，谓为图心腹。及图、缙芳疏辩，明时再劾之，因及继芳伪书事。国缙疑书出缙芳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手，因目为“五鬼”；五人皆选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当是时，诸人日事攻击，议论纷呶，帝一无所问，则益植党求胜，朝端哄然。

及明年三月，大计京官。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领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光京、协理御史乔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及宾尹、天飑、国缙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绍徽、应甲于外。群情翕服，而诸不得志者深衔之。当计典之初举也，兆京谓明时将出疏要挟，以激丕扬。丕扬果怒，先期止明时过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议罪，而明时辩疏复犯御讳。帝怒，褫其职。其党大哗。谓明时未尝要挟兆京，只以劾图一疏实之，为图报复。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扬，为宾尹、大化、国缙、绍徽、应甲、嘉言辨。时部院察疏犹未下，丕扬奏趣之，因发聚奎前知绩溪、吴江时贪虐

状。帝方向丕扬，亦褫聚奎职。由是党人益愤，谓丕扬果以伪书故斥绍徽、国缙，且二人与应甲尝攻三才、元翰，故代为修隙，议论汹汹。弘纲闻而畏之。累请发察疏，亦若以丕扬为过当者。党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甫入朝，虑察疏终寝，抗章责弘纲，因尽发昆、宣党构谋状。于是一桂、继芳、永春、光魁、宗文争击元荐，为明时等讼冤。赖向高调获，至五月察疏乃下。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犹攻讦不已。丕扬以人言纷至，亦屡疏求去，优诏勉留。先是，杨时乔掌察，斥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扬亦奏黜之，群情益快。

丕场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先后推毂林居耆硕，若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凤辈。帝雅意不用旧人，悉寝不报。丕扬又请起故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故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亦报罢。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扬乞去不已，疏复二十余上。既不得请，则于明年二月拜疏径归。向高闻之，急言于上。诏令乘传，且敕所司存问。既而丕扬疏谢，因陈时政四事，帝复优诏报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蔡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乡人严嵩当国，欲罗致门下。国珍不应，乞就南，为刑部主事。盗七十余人久系，谳得其情，减释过半。就改吏部，进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以侍养归。遭母丧。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张居正既卒，朝议大起废籍。万历十一年，仍以故官莅福建。迁湖广右参政，分守辰沅。洞蛮乱，将吏议剿，国珍檄谕之，遂定。历浙江左布政使，以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召为左副都御史，历吏部左、右侍郎，与尚书孙鑨、陈有年综核铨政。擢南京吏部尚书。

二十四年闰八月，孙丕扬去国，帝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阁臣及言官数为言，明年二月，始命国珍为吏部尚书。三殿灾，率诸臣请修省。旋有诏起废。国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术光明者，文选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录、过无可弃者，给事中乔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诖误、衅非己作者，给事中耿随龙等三十六人，并请录用。竟报寝。明年三月，倡廷臣诣文华门请举皇长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请方退。帝遣中官谕曰：“此大典，稍需时耳，何相挟若是！”乃顿首出。给事中戴士衡劾文选郎白所知赃私，国珍为辨，且求罢。帝不听，除所知名。御史况上进因谕国珍八罪。帝察其诬，不问。国珍遂称疾，

累疏乞休。先是，丕扬坐忤张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为助，以国珍乡人，汲引甚力。及秉铨，一守成宪，不为位用。位恶之，国珍乃怀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贬黜诸郎二十二人。国珍求去益力，许乘传归。

初，杨巍为吏部，与内阁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陆光祖力与阁抗，权虽归部，身不容，故自纁至国珍卒未浃岁去，惟丕扬阅二年。时咸议阁臣怯，而惜纟熏等用未竟也。国珍素以学行称，风力不及孙鑨、陈有年，而清操似之，均为时望所属。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恭靖。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擢礼部员外郎，迁南京尚宝丞。万历初，以养亲去。服除，起南京太仆丞，复迁尚宝。移疾归。时乔雅无意荣进，再起再告。阅十七年始荐起尚宝卿，四迁南京太常卿。疏请议建文帝谥，祠礼死节诸臣。就迁通政使。秩满，连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时李戴已致仕，时乔至即署部事。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及大计京朝官，首辅沈一贯欲庇其所私，惮时乔方正，将令兵部尚书萧大亨主之，次辅沈鲤不可而止。时乔乃与都御史温纯力锄政府私人。若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辈，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给事中钟兆斗于外。一贯大愠，密言于帝，留察疏不下。梦皋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谓主察者为正域驱除。帝意果动，特留梦皋；已，尽留科道之被察者，而严旨责时乔等报复。时乔等惶恐奏辨，请罢斥，帝不问。梦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纯，并侵时乔。时乔求去。已而员外郎贺灿然请斥被察科道，亦诋纯挟权斗捷，顾独称时乔。又言："陛下睿断躬操，非阁臣所能窃弄"，意盖为一贯解。时乔以与纯共事，复疏请贬黜，不报。及纯去，梦皋、兆斗亦引归。帝复降旨谯让，谓"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诬诋辅臣"。因责诸臣朋比，令时乔策励供职，而尽斥灿然及刘元珍、庞时雍辈。时乔叹曰："主察者逐，争察者亦窜矣，尚可靦颜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请。时中外缺官多不补，而群臣省亲养病给假，及建言诖误被谴者，充满林下，率不获召。时乔乃备列三百余人，三疏请录用。三十四年，皇长孙生，有诏起废，时乔

复列上迁谪邹元标等九十六人，削籍范俊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

明年，大计外吏。时乔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数日，帝忽命户部尚书赵世卿代时乔，遂中辍；盖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误发之也。辅臣硃赓谓非体，立言于帝。帝亦觉其误，即日收还。时乔坚辞不肯任，吏科陈治则劾其怨怼无人臣礼。有旨诘责，时乔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栋卒，其子明辅请袭。时乔以外戚不当传世，固争之，弗听。时一贯已罢，言路争击其党。而李廷机者，一贯教习门生也，阁臣阙，众多推之；惟给事中曹于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持不可。时乔卒从众议。未几，又推黄汝良、全天叙为侍郎，诸攻一贯者益不悦。给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时乔。时乔疏辨，力求罢。

当是时，帝委时乔铨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独理部事，铨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旷官废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议论方嚣，动见掣肘。时乔官位未崇，又自温纯去，久不置都御史，益无以镇厌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纪纲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时乔亦多委蛇，议者谅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铨凡五年。最后起故尚书孙丕扬。未至，而时乔已卒。篋余一敝裘，同列赙襚以殓。诏赠吏部尚书，谥端洁。

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学，初不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诏从其言。

赞曰：古者冢宰统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后代政柄始分，至明中叶，旁挠者众矣。严清诸人，清公素履，秉正无亏，彼岂以进退得失动其心哉。孙丕扬创掣签法，虽不能辨材任官，要之无任心营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宁任法之为愈乎！盖与时宜之，未可援古义以相难也。

列传第一百十三

张瀚 王国光 梁梦龙 杨巍 李戴 赵焕 郑继之

张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围京师，诏遣兵部郎中征畿辅民兵入卫。瀚立阅户籍，三十丁简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饷，得八百人。驰至真定，请使者阅兵，使者称其才。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甫半岁，入为大理卿。进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总督漕运。

隆庆元年，改督两广军务，时两广各设巡抚官，事不关督府。瀚请如三边例，乃悉听节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广州，诏切责瀚，停总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军迎击，大破之，赍银币。已，复犯广东，陷碣石卫，叛将周云翔等杀雷琼参将耿宗元，与贼合。廷议镌瀚一秩调用。已而成大破贼，获云翔。诏还瀚秩，即家俟召。再抚陕西。迁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书。

万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罢，召瀚代之。秩满，加太子少保。时廷推吏部尚书，首左都御史葛守礼，次工部尚书硃衡，次瀚。居正恶守礼戆，厌衡骄，故特拔瀚。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而瀚进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舆论多不协。以是为御史郑准、王希元所劾。居正顾之厚，不纳也。御史刘台劾居正，因论瀚抚陕狼籍，又唯诺居正状。

比居正遭丧，谋夺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谕留居正，居正又自为牍，风瀚属吏，以覆旨请。瀚佯不喻，谓“政府奔丧，宜予殊典，礼部事也，何关吏部。”居正复令客说之，不为动，乃传旨责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居正怒，嗾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居正殁，帝颇念瀚。诏有司给月廪，年及八十，特赐存问。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懿。

王国光，字汝观，阳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吴江知县。邻邑有疑狱来质，讯辄得情。调仪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历文选郎中。屡迁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谢病去。隆庆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未上，改户部，再督仓场。神宗即位，还理部事。时簿牒繁冗，自州县达部，有缮书、输解、交纳诸费，公私苦之。国光疏请裁

并，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户部十三司，自弘治来，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员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给，则委之吏胥，弊益滋。国光尽令入署，职务得修举。边饷告匮，而诸边岁出及屯田、监课无可稽。国光请敕边臣核实，且画经久策以闻。甘肃巡抚廖逢节等各条上其数，耗蠹为损。

万历元年，奏言："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制可。京军支粮通州者，候伺甚艰。国光请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粮厅，投牒验发，无过三日，诸军便之。天下钱谷散隶诸司，国光请归并责成：畿辅府州县归福建司，南畿归四川司，盐课归山东司，关税归贵州司，淮、徐、临、德诸仓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房刍料归广西司。遂为定制。

三年，京察拾遗。国光为南京给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罢，帝特留之。明年复固以请，乃诏乘传归。濒行，以所辑条例名《万历会计录》上之。帝嘉其留心国计，令户部订正。及书成，诏褒谕焉。五年冬，吏部尚书张瀚罢，起国光代。陈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数事，皆允行。寻以考绩，加太子太保。八年，当考察外吏，请毋限日期。诏许之，且命诖误者听从公辩雪。明年大计京朝官，徇张居正意，置吴中行等五人于察籍。

国光有才智。初掌邦计，多所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损于初。给事中商尚忠论国光铨选私所亲，而给事中张世则出为河南佥事，憾国光，劾其鬻官黩货。国光再奏辩，帝再慰留，责世则挟私，贬仪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杨寅秋劾国光六罪。帝遂怒，落职闲住。已，念其劳，命复官致仕。

梁梦龙，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首劾吏部尚书李默。帝方顾默厚，不问。出核陕西军储。劾故延绥巡抚王轮、督粮郎中陈灿等，废斥有差。历吏科都给事中。帝怒礼部尚书吴山，梦龙恶独劾山得罪清议，乃并吏部尚书吴鹏劾罢之。尝上疏，言："相臣贤否，关治道污隆。请毋拘资格，敕在廷公举名德宿望之臣，以光圣治。"帝疑诸臣私有所推引，责令陈状。梦龙惶恐谢罪，乃夺俸。擢顺天府丞。坐京察拾遗，出为河南副使。河决沛县，尚书硃衡议

开徐、邳新河，梦龙董其役。三迁河南右布政使。

隆庆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是秋，河决宿迁，覆漕粮八百艘。朝议通海运，以属梦龙。梦龙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艇往来其间。自胶州至海仓，岛人及商贾亦时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转粟二千石，自胶州转麦千五百石，入海达天津，以试海道，无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两旬可达。岁五月以前，风势柔顺，扬帆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无虞。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丘浚所称'傍海通运'，即此是也。请以河为正运，海为备运。万一河未易通，则海运可济，而河亦得悉心疏浚，以图经久。又海防綦重，沿海卫所玩忄妻岁久，不加缮饬，识者有未然之忧。今行海运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国计，兼于军事有补。"章下户部，部议海运久废，猝难尽复，请令漕司量拨粮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以达天津。工部给银，为海艘经费。报可。已而海运卒不行，事具《王宗沐传》。明年冬，迁右副都御史，移抚河南。

神宗初，张居正当国。梦龙其门下士，特爱之，召为户部右侍郎。寻改兵部，出赉辽东有功将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李成梁大破土蛮于长定堡，帝为告庙宣捷，大行赏赉，官梦龙一子。已，给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内属之部，游击陶承誉假犒赉掩袭之，请坐以杀降罪。"兵部尚书方逢时曲为解，梦龙等亦辞免恩廕。及土蛮三万骑入东昌堡，成梁击败之。宁前复警，梦能亲率劲卒三千出山海关为成梁声援，分遣两参将遮击，复移继光驻一片石邀之，敌引去。前后奏永奠堡、丁字泊、马兰峪、养善木、红土城、宽奠、广宁右屯、锦、义、大宁堡诸捷，累赐敕奖励，就加兵部尚书。以修筑黄花镇、古北口边墙，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锦衣世千户。召入掌部务，疏陈军政四事。寻录防边功，加太子太保。

十年六月，居正殁，吏部尚书王国光劾罢，梦龙代其位。逾月，御史江东之劾梦龙浼徐爵贿保得吏部，以孙女聘保弟为子妇，御史邓练、赵楷复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启中，赵南星讼其边功，赠少保。崇祯末，追谥贞敏。

杨巍，字伯谦，海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武进知县。擢兵科给事中。操江佥都御史史褒善已迁大理卿，巍言："东南倭患方剧，参赞、巡抚俱论罪，褒善独幸免，又夤缘美迁，请并吏部罚治。"帝怒，停选司俸，还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为山西佥事。已，迁参议，分

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将马芳击斩其部长，赉银币。寻为阳和兵备副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录捣巢功，进秩二级。逾年，以养母归。归二年，召起巡抚陕西。增补屯戍军伍，清还屯地之夺于籓府者。隆庆初，进右副都御史，移抚山西。所部驿递银岁征五十四万，巍请减四之一。修筑沿边城堡，檄散大盗李九经党。复乞养母去。

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年，改吏部，进左，又以终养归。母年逾百岁卒。十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旋召为工部尚书。有诏营建行宫，近功德寺。巍争之，乃止。明年，改户部，迁吏部尚书。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至是，申时行当国。巍素厉清操，有时望，然年耄骫骳，多听其指挥。御史丁此吕论科场事，时行及余有丁、许国辈皆恶之。巍论谪此吕，为御史江东之、李植等所攻，与时行俱乞罢。帝从诸大臣请，慰留巍等而戒谕言者，巍乃起复视事。

当居正初败，言路张甚，帝亦心疑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发之以杜壅蔽。诸大臣惧见攻，政府与铨部阴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张居正令吏部尽除异己者。十五年，复当大计，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进士者，贬黜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给事、御史无一焉。贤否混淆，群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视朝，中外疑帝以张鲸不用故托疾。巍率同列请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复请。帝不悦，责以沽名。

巍初历中外，甚有声。及秉铨，素望大损。然有清操，性长厚，不为刻核行。明年，以年几八十，屡疏乞归。诏乘传、给廪隶如故事。归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赠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庆二年进士。除兴化知县，有惠政。擢户科给事中。广东以军兴故，增民间税。至万历初乱定，戴奏正之。累迁礼科都给事中。出为陕西右参政，进按察使。张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风刻核，戴独行之以宽。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凶，累请蠲振。入为刑部侍郎。累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以继母忧去。

二十六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罢。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当是时，赵志皋、沈一贯辅政，虽不敢挠部权，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举听上裁，而吏部诸曹郎亦由九卿推举，尚书不得自择其属，在外府佐及州县正、佐官则尽用掣签法，部权日轻。戴视

事，谨守新令，幸无罪而已。明年，京察。编修刘纲、中书舍人丁元荐、南京评事龙起雷尝以言事忤当路，咸置察中，时议颇不直戴。而是时国本未定，皇长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谏。及矿税害剧，戴率九卿言："陈增开矿山东，知县吴宗尧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吴宝秀等又逮。天下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频仍，田里萧耗，重以东征增兵益饷，而西事又见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窃发，奈何反为发其机，速其变哉！"不报。

山西税使张忠奏调夏县知县韩薰简僻。戴以内官不当擅举刺，疏争之。湖广陈奉屡奏逮有司，戴等又极论，且言："奉及辽东高淮擅募劲卒横民间，尤不可不问。"帝亦弗听。已，复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抚汪应蛟所奏饥民十八万人。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几，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湖广激变已数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辈宁不爱性命哉？变亦死，不变亦死，与其吞声独死，毋宁与仇家俱糜。故一发不可遏耳。陛下可视为细故耶？"亦不报。

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诏罢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谪诸臣。越日，帝稍愈，命矿税采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谏。时释罪、起废二事，犹令阁臣议行，戴即欲疏名上请，而刑部尚书萧大亨谓释罪必当奏闻。方具疏上，太仆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将顺。帝怒，并停前诏。戴引罪求罢，帝不许。自是请起废者再，率九卿乞停矿税者四，皆不省。稽勋郎中赵邦清素刚介，为给事中张凤翔所劾，疑出文选郎中邓光祚、验封郎中侯执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给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愤，尽发光祚、执躬私事。光祚亦腾疏力攻，部中大哄，戴无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无状，戴引疾乞去。帝谕留，为贬邦清三秩，允光祚执躬归，群嚣乃息。

明年冬，妖书事起。锦衣官王之桢等与同官周嘉庆有隙，言妖书嘉庆所为，下诏狱穷治。嘉庆，戴甥也，比会鞫，戴引避。帝闻而恶之。会王士骐通书事发，下部议。士骐奏辨。帝谓士骐不宜辨，责戴不能钳属官。戴引罪，而疏纸误用印，复被谯让，罪其司属。戴疏谢，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夺郎中以下俸。

戴秉铨六年，温然长者，然声望出陆光祖诸人下。赵志皋、沈一贯

柄政，戴不敢为异，以是久于其位，而铨政益颓废矣。卒赠少保。

赵焕，字文光，掖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乌程知县。入为工部主事，改御史。万历三年，中官张宏请遣其党榷真定材木，焕及给事中侯于赵执奏，不从。张居正遭父丧，言官交章请留，焕独不署名。擢顺天府丞，累迁左佥都御史。

十四年三月，风霾求言。焕请恢圣度，纳忠言，谨□频笑，信政令，时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举行实政，弊在内府者一切报罢，而饬戒督抚有司务求民瘼。帝嘉纳焉。寻迁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亲老辞。时焕兄辽东巡抚佥都御史燿亦乞归养。吏部言二人情同，燿为长子，且任封疆久，可听其归。乃趣焕就职。寻召为刑部尚书。议日本贡事，力言非策。男子诸龙光讦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党陈仲登枷赤日中，期满戍瘴乡。焕以盛暑必毙，而二人罪不当死，两疏力争。忤旨，诘责。复以议浙江巡按彭应参狱失帝意，遂引疾归。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书，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书，寻兼署兵部。

四十年二月，孙丕扬去，改署吏部。时神宗怠于于事，曹署多空。内阁惟叶向高，杜门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无复堂上官。兵部尚书李化龙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礼、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纯罢去，八年无正官。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过十人。焕累疏乞除补。帝皆不报。其年八月，遂用焕为吏部尚书，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选命下，补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称盛。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为署部事都御史孙玮所论。焕以履吉罪轻，拟夺俸三月。给事中赵兴邦劾焕徇私。焕疏辨，再乞罢。向高言："今国事艰难，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赐环无期，在朝者复晨星无几，乃大小臣工，日寻水火，甚非国家福也。臣愿自今已后共捐成心，忧国事，议论听之言官，主张听之当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发舒而毋患当事之摧残，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请谕焕起视事，焕乃出。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

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给事中李成名复劾焕伐异党同，焕遂称疾笃，坚不起。逾月，乃许乘传归。

四十六年，吏部尚书郑继之去国。时党人势成，清流斥逐已尽。齐党亓诗教挚尤张。以焕为乡人老而易制，力引焕代继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听诗教指挥，不敢异同，由是素望益损。帝终以焕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辽东告警，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光宗立，始赐如制。熹宗初，赠太子太保。

郑继之，字伯孝，襄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余干知县。迁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宁国知府，进四川副使，以养亲归。服除，久之不出。万历十九年，用给事中陈尚象荐，起官江西，进右参政。召为太仆少卿，累迁大理卿。东征师罢，吏部尚书李戴议留戍兵万五千，令朝鲜供亿。继之曰："既留兵，自当转饷，柰何疲敝属国。"议者韪之。为大理九年，擢南京户部尚书，就改吏部。

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罢。时帝虽倦勤，特谨铨部选，久不除代。以继之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焕。继之久处散地，无党援。然是时言路持权，齐、楚、浙三党尤横，大僚进退，惟其喜怒。继之故楚产，习楚人议论，且年八十余，耄而愦，遂一听党人意指。文选郎中王大智者，继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宋匋、潘之祥，给事中张键，南京给事中张笃敬于外，皆尝攻汤宾尹、熊廷弼者也。时定制，科道外迁必会都察院吏科，继之不令与闻。比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当预，而持议颇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见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赵国琦以为言。大智怒，构于继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孙居相、张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争，且为光房等五人称枉，吏科都给事中李瑾亦以失职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济则右吏部，诋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济。给事中、御史复助世济排击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继之亦觉其非，不为辩。

至明年二月，胡来朝为文选，出兵科都给事中张国儒、御史马孟

祯、徐良彦于外，复不咨都察院、吏科。国儒已陪推京卿，法不当出外；孟祯、良彦则素忤党人，故来朝抑之。继之不能禁。时居相等已去国，独瑾再争，诋继之、来朝甚力。来朝等不能难，其党思以众力胜之，于是诸御史群起攻瑾。瑾争之强，疏三上。来朝等亦三疏诋讦，词颇穷。来朝乃言："年例协赞之旨，实秉国者调停两袒，非可为制，乞改前令从事。"帝一无所处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给事中梅之焕、御史李若星、张五典年例外转，所司复不预闻。吏科韩光裕、御史徐养量稍言之，然势孤，竟不能争也。时缙云李鋕以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亦浙党所推毂。四十五年，大计京官，继之与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赵士谔、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绍吉等意，继之受成而已。一时与党人异趣者，贬黜殆尽，大僚则中以拾遗，善类为空。

继之以笃老累疏乞休，帝辄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乘传归。又数年卒，年九十二。赠少保。

赞曰：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皆以才办称，杨巍、赵焕、郑继之亦负清望，及秉铨政，蒙诟议焉。于时政府参怀，言路胁制，固积重难返，然以公灭私之节，诸人盖不能无愧云。

列传第一百十四 海瑞（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署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藿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过，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懋卿恚甚。然素闻瑞名，为敛威去，而属巡盐御史袁淳论瑞及慈谿知县霍与瑕。与瑕，尚书韬子，亦抗直不谄懋卿者也。时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久之，陆光祖为文选，擢瑞户部主事。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斋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

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户部司务何以尚者，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既释，复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

隆庆元年，徐阶为御史刘康所劾，瑞言：“阶事先帝，无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然自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鹰犬，捕噬善类，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韪其言。

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硃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又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都给事中舒化论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已而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其他规切时政，语极剀切。独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御史梅鹍祚劾之。帝虽以瑞言为过，然察其忠诚，为夺鹍祚俸。

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学御史房寰恐见纠擿，欲先发，给事中钟宇淳复怂恿，寰再上疏丑诋。瑞亦屡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

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始救瑞者何以尚，广西兴业人，起家乡举。出狱，擢光禄丞。又以劾高拱坐谪。拱罢，起雷州推官，终南京鸿胪卿。

丘橓，字茂实，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由行人擢刑科给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等闭城不敢出，阅二日引去。给事御史劾时彻及守备诸臣罪，时彻亦上其事，词多隐护。□舜劾其欺罔，时彻及侍郎陈洙皆罢。帝久不视朝，严嵩专国柄。橓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严嵩深憾之。已，劾嵩党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贪黩，谢淮坐免。是年，嵩败，舜劾由嵩进者顺天巡抚徐绅等五人，帝为黜其三。迁兵科都给事中。劾南京兵部尚书李遂、镇守两广平江伯陈王谟、锦衣指挥魏大经咸以贿进，大经下吏，王谟革任。已，又劾罢浙江总兵官卢镗。寇犯通州，总督杨选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陈善后事宜，指切边弊。帝以橓不早劾选，杖六十，斥为民，余谪边方杂职。橓归，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隆庆初，起任礼科，不至。寻擢南京太常少卿，进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

万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车就道。既入朝，陈吏治积弊八事，言：

臣去国十余年，士风渐靡，吏治转汙，远近萧条，日甚一日。此非世运适然，由风纪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一也。

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此请托之积弊，二也。

抚按定监司考语，必托之有司。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监司德且畏之。彼此结纳，上下之分荡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访察之积弊，三也。

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苟百足之虫，傅翼之虎，即赃秽狼籍，还登荐剡。严小吏而宽大吏，详去任而略见任。此举劾之积弊，四也。

惩贪之法在提问。乃豺狼见遗，狐狸是问，徒有其名。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驳以相延，或朦胧以幸免。即或终竟其事，亦必博长厚之名，而以尽法自嫌。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此提问之积弊，五也。

荐举纠劾，所以劝儆有司也。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晋接差委，专计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诸人自分低昂，吏民观瞻顿异。助成骄纵之风，大丧贤豪之气。此资格之积弊，六也。

州县佐贰虽卑，亦临民官也，必待以礼，然后可责以法。今也役使谴诃，无殊舆隶。独任其污黩害民，不屑禁治。礼与法两失之矣。学校之职，贤才所关，今不问职业，而一听其所为。及至考课，则曰“此寒官也”，概与上考。若辈知上官不我重也，则因而自弃；知上官必我怜也，又从而日偷。此处佐贰教职之积弊，七也。

科场取士，故有门生、座主之称。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餽遗之积弊，八也。

要此八者，败坏之源不在于外，从而转移亦不在于下也。昔齐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齐国大治。陛下诚大奋乾刚，痛惩吏弊，则风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奏，帝称善。敕所司下抚按奉行，不如诏者罪。

顷之，言：“故给事中魏时亮、周世选，御史张榜、李复聘以忤高拱见黜，文选郎胡汝桂以忤尚书被倾，宜赐甄录。御史于应昌构陷刘台与王宗载同罪，宗载遗戍而应昌止罢官。劳堪巡抚福建，杀侍郎洪朝选。御史张一鲲监应天乡试，王篆子之鼎夤缘中式。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风宪，盛称冯保为顾命大臣。硃琏则结冯保为父，游七为兄。此数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罢官。此纲纪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八台，誓扫除积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咨，四方赂遗如故，臣不职可见。请罢斥以儆有位。”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帝优诏报之。召时亮、世选、榜、复聘、汝桂还，削庆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未几，偕中官张诚往籍张居正家。还，转左侍郎，增俸一秩。寻拜南京吏部尚书，卒官。赠太子太保，谥简肃。

橓强直好搏击，其清节为时所称云。

吕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二年进士。为襄垣知县，有异政。调大同，征授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居三年，召为左佥都御史。历刑部左、右侍郎。

二十五年五月，书疏陈天下安危，其略曰：

窃见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为乱徵。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时要务，为陛下陈之。

自古幸乱之民有四。一曰无聊之民。饱温无由，身家俱困，因怀逞乱之心，冀缓须臾之死。二曰无行之民。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三曰邪说之民。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四曰不轨之民。乘衅蹈机，妄思雄长。惟冀目前有变，不乐天下太平。陛下约己爱人，损上益上，则四民皆赤子，否则悉为寇仇。

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

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土不加广，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涌金，安能为计？今国家之防御疏略可知矣。三大营之兵以卫京师也，乃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边之兵以御外寇也，皆勇于挟上，怯于临戎。外卫之兵以备征调资守御也，伍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仅存，折冲奚赖？设有千骑横行，兵不足用，必选民丁。以怨民斗怨民，谁与合战？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价虽一株千两，比来都下，为费何止万金！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损其数，增其直，多其岁月，减其尺寸，而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矣。

以采矿言之。南阳诸府，比岁饥荒。生气方苏，菜色未变。自责报殷户，是半已惊逃。自供应矿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旨切责，而抚按畏罪不敢言。今矿沙无利，责民纳银，而奸人仲春复为攘夺侵渔之计。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诚敕戒使者，毋散砂责银，有侵夺小民若仲春者，诛无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

宫店租银收解，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夫市井之地，贫民求升合丝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万方之富，何赖于彼？且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有四千金之课。课既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今豪家遣仆设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民困岂顾问哉？陛下撤还内臣，责有司输课，而畿甸之人心收矣。

天下宗室，皆九庙子孙。王守仁、王锦袭盖世神奸，藉隔数千里，而冒认王弼子孙；事隔三百年，而妄称受寄财产。中间伪造丝纶，假传诏旨，明欺圣主，暗陷亲王，有如楚王衔恨自杀，陛下何辞以谢高皇帝之灵乎？此两贼者，罪应诛殛，乃止令回籍，臣恐万姓惊疑。诚急斩二贼以谢楚王，而天下宗籓之心收矣。

崇信伯费甲金之贫，十厢珠宝之诬，皆通国所知也。始误于科道之风闻，严追犹未为过。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锢，实害无辜。请还甲金革去之禄，复五城厂卫降斥之官，而勋戚之人心收矣。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见诏狱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从重者皆当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狱，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诚俯从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自古圣明之君，岂乐诽谤之语。然而务求言赏谏者，知天下存亡，系言路通塞也。比来驱逐既多，选补皆罢。天阍邃密，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照万里？今陛下所闻，皆众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陛下诚释曹学程之系，还吴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

朝鲜密迩东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邻鸭绿，晋州直对登、莱。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乃彼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力穷势屈，不折入为倭不止。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而属国之人心收矣。

四方输解之物，营办既苦，转运尤艰。及入内库，率至朽烂，万姓脂膏，化为尘土。倘岁一稽核，苦窳者严监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顿间，而一年可备三年之用，岁省不下百万，而输解之人心收矣。

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乘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

列圣在御之时，岂少宦官宫妾，然死于箠楚者，未之多闻也。陛下数年以来，疑深怒盛。广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惨戚啼号。厉

气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环门守户之众，皆伤心侧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憸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爱一身。陛下卧榻之侧，同心者几人？暮夜之际，防患者几人？臣窃忧之。愿少霁威严，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

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祇应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军夫往来，谁识面貌？万一不测，何以应之？臣望发宫钥于质明，放军夫于日昃。自非军国急务，慎无昏夜传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强半留中。设令有国家大事，邀截实封，扬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愿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发一纸，下会极门，转付诸司照察，庶君臣虽不面谈，而上下犹无欺蔽。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陛下闻之，必有食不能咽，寝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吁天叩地，斋宿七日，敬献忧危之诚。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圣心警悟者，则人心自悦，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虽悔，将何及耶！

疏入，不报。坤遂称疾乞休，中旨许之。于是给事中戴士衡劾坤机深志险，谓石星大误东事，孙鑛滥杀不辜，坤顾不言，曲为附会，无大臣节。给事中刘道亨言往年孙丕扬劾张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罢，悉置不问。

初，坤按察山西时，尝撰《闺范图说》，内侍购入禁中。郑贵妃因加十二人，且为制序，属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坤持疏力辨。未几，有妄人为《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略言：“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其言绝狂诞，将以害坤。帝归罪于士衡等，其事遂寝。

坤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善。后丕扬复为吏部，屡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亲见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

举之罪，死且无憾。”已，又荐天下三大贤，沈鲤、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扬前后推荐，疏至二十余上，帝终不纳。福王封国河南，赐庄田四万顷。坤在籍，上言：“国初分封亲藩二十有四，赐田无至万顷者。河南已封周、赵、伊、徽、郑、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万，占两河郡县且半，幸圣明裁减。”复移书执政言之。会廷臣亦力争，得减半。卒，天启初，赠刑部尚书。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修撰唐文献同为皇长子讲官。皆三迁至庶子，不离讲帷。每讲毕，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

出为南京祭酒。诸生纳赀许充贡，正域奏罢之。李成梁孙以都督就婚魏国徐弘基家，骑过文庙门，学录李维极执而抶之。李氏苍头数十人蹋邸门，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圣，人臣乃走马庙门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学习礼，亦国子生耳，学录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谢而罢。

三十年，征拜詹事，复为东宫讲官。旋擢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书冯琦卒，正域还署部事。夏，庙飨，会日食，正域言：“《礼》，当祭日食，牲未杀，则废。朔旦宜专救日，诘朝享庙。”从之。方泽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谓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请下诏饬厉，冬至大祀，上必亲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初，正域之入馆也，沈一贯为教习师。后服阕授编修，不执弟子礼，一贯不能无望。至是，一贯为首辅，沈鲤次之。正域与鲤善，而心薄一贯。会台官上日食占，曰：“日从上食，占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国。”一贯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忧盛危明，顾不若瞽史邪？”一贯闻之怒。两淮税监鲁保请给关防，兼督江南、浙江织造，鲤持不可，一贯拟予之，正域亦力争。秦王以嫡子夭未生，请封其庶长子为世子，屡诏趣议。前尚书冯琦持不上，正域亦执不许。王复请封其他子为郡王，又不可。一贯使大珰以上命胁之，正域榜于门曰：“秦王以中尉进封，庶子当仍中尉，不得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为世子。”一贯无以难。及建议欲夺黄光升、许论、吕本谥，一贯与硃赓皆本同乡也，曰：“我辈在，谁敢夺者！”正域援笔判曰：“黄光升当谥，是海瑞当杀也。许论当谥，是沈炼当杀也。吕本当谥，是鄢懋卿、赵文华皆名臣，不当削夺也。”议上，举朝韪之，而卒不行。

正域既积忤一贯，一贯深憾之。会楚王华奎与宗人华勣等相讦，正

域复与一贯异议，由此几得危祸。先是，楚恭王得废疾，隆庆五年薨，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壁。或云内官郭纶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为华奎，妃族人如彡孛奴王玉子为华壁。仪宾汪若泉尝讦奏之，事下抚按。王妃持甚坚，得寝。万历八年，华奎嗣王，华壁亦封宣化王。宗人华勣者，素强御忤王。华勣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讦华奎异姓子也，不当立。一贯属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余楚王劾华勣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议。未几，华勣入都诉通政司邀截实封及华奎行贿状，楚宗与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惧，召华勣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请敕抚按公勘，从之。

初，一贯属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华勣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贯言亲王不当勘，但当体访。正域曰："事关宗室，台谏当亦言之。"一贯微笑曰："台谏断不言也。"及帝从勘议，楚王惧，奉百金为正域寿，且属毋竟楚事，当酬万金，正域严拒之。已而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应朝卿勘上，言详审无左验，而王氏持之坚，诸郡主县主则云"罔知真伪"，乞特遣官再问。诏公卿杂议于西阙门，日晏乃罢。议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单，言人人殊。李廷机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尽录诸人议，廷机以辞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贯遂嗾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正域疏辨，且发子木匿疏、一贯阻勘及楚王馈遗状。一贯益恚，谓正域遣家人导华勣上疏，议令楚王避位听勘，私庇华勣。

当是时，正域右宗人，大学士沈鲤右正域，尚书赵世卿、谢杰、祭酒黄汝良则右楚王。给事中钱梦皋遂希一贯指论正域，词连次辅鲤。应文又言正域父懋尝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报。一贯、鲤以楚事皆求去，廷机复请再问。帝以王嗣位二十余年，何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不足凭，遂罢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应文言；且讦其不法数事，请褫正域官。诏下部院集议。廷机微刺正域，而谓其已去，可无苛求。给事中张问达则谓藩王欲进退大臣，不可训，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讦以闻。

俄而妖书事起。一贯以鲤与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罢，因是陷之，则两人必得重祸，乃为帝言臣下有欲相倾者为之。盖微引其端，以动帝意。亡何，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以妖书有名，指其同官周嘉庆为之。东厂又捕获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扬为生光讼冤，言妖书、楚事同一根柢，请少缓其狱，贼兄弟可授首阙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国子监丞正位。帝怒，以为庇反贼，除其名。一贯力救始免。丕扬乃先后捕僧

人达观、医者沈令誉等，而同知胡化则告妖书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几，厂卫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庆等皆下诏狱。嘉庆旋以治无验，令革任回籍。令誉故尝往来正域家，达观亦时时游贵人门，尝为正域所搒逐，尚文则正域仆也。一贯、丕扬等欲自数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讦阮明卿，则钱梦皋婿。梦皋大恚，上疏显攻正域，言："妖书刊播，不先不后，适在楚王疏入之时。盖正域乃沈鲤门徒，而沈令誉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乡同年，群奸结为死党。乞穷治根本，定正域乱楚首恶之罪，勒鲤闲住。"帝令正域还籍听勘，急严讯诸所捕者。达观拷死，令誉亦几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归德。归德，鲤所居县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讦之。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我亦不知谁为归德者。"帝知化枉，释之。

都督陈汝忠掠讯尚文，遂发卒围正域舟于杨村，尽捕媪婢及佣书者男女十五人，与生光杂治，终无所得。汝忠以锦衣告身诱尚文曰："能告贼，即得之。"令引令誉，且以乳媪龚氏十岁女为徵。比会讯，东厂太监陈矩诘女曰："汝见妖书版有几？"曰："盈屋。"矩笑曰："妖书仅二三纸，版顾盈屋邪？"诘尚文曰："令誉语汝刊书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书王世扬曰；"妖书以初十日获，而十六日又刊，将有两妖书邪？"拷生光妻妾及十岁儿，以针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应。生光仰视梦皋、丕扬，大骂曰："死则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温纯等力持之，事渐解，然犹不能具狱。

光宗在东宫，数语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诸人闻之皆惧。詹事唐文献偕其僚杨道宾等诣一贯争之，李廷机亦力为之地，狱益解。刑部尚书萧大亨具爰书，犹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稿于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极刑，释诸波及者，而正域获免。方狱急时，逻卒围鲤舍及正域舟，铃柝达旦。又声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当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幸无事，乃归。归三年，巡按御史史学迁勘上楚王所讦事，无状。给事顾士琦因请召还正域，不报。

正域博通载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归之。扼于权相，遂不复起，家居十年卒。后四年，赠礼部尚书。光宗遗诏，加恩旧学，赠太子少保，谥文毅，官其子中书舍人。

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丘橓、吕坤，虽非瑞匹，而指陈时政，炳炳凿凿，鲠亮有足称者。郭正域持楚狱，与执政异趣，险难忽发，憧而后

免，危矣哉！以妖书事与坤相首尾，故并著焉。

列传第一百十五

庞尚鹏 宋仪望 张岳 李材 陆树德 萧廪 贾三近 李颐 硃鸿谟萧彦（弟雍 查鐸）孙维城 谢杰 郭惟贤 万象春 钟化民 吴达可

庞尚鹏，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江西乐平知县。擢御史。偕给事中罗嘉宾出核南京、浙江军饷，请罪参将戚继光、张四维，而尽发胡宗宪失律、贪淫及军兴督抚侵军需状。还朝，出按河南。巡抚蔡汝楠欲会疏进白鹿，尚鹏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为举行一条鞭法。按治乡官吕希周、严杰、茅坤、潘仲骖子弟僮奴，请夺希周等冠带。诏尽黜为民。尚鹏介直无所倚。所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已，督畿辅学政。隆庆元年，请帝时御便殿，延见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马从谦等。已，又申救给事中胡应嘉，论大学士郭朴无相臣体。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议兴九边屯、盐。擢尚鹏右佥都御史，与副都御史邹应龙、唐继禄分理。尚鹏辖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兼理畿辅、河南、山东、江北、辽东屯务。抵昌平，劾内侍张恩擅杀人，两淮巡盐孙以仁赃罪，皆获谴。其秋，应龙等召还，命尚鹏兼领九边屯务。疏列盐政二十事，鹾利大兴。乃自江北躬历九边，先后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蓟镇者九，辽东、宣、大者各十一，宁夏者四，甘肃者七。奏辄报可。尚鹏权既重，自负经济才，慷慨任事。诸御史督盐政者以事权见夺，欲攻去之。河东巡盐郜永春劾尚鹏行事乖违，吏部尚书杨博议留之。会中官恶博，激帝怒，谯让，罢博而落尚鹏职，汰屯盐都御史官。时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复坐按浙时验进宫币不中程，斥为民。

神宗立，御史计坤亨等交荐，保定巡抚宋纁亦白其无罪。万历四年冬，始以故官抚福建。奏蠲逋饷银，推行一条鞭法。劾罢总兵官胡守仁，属吏咸奉职。张居正夺情，重谴言者。尚鹏移书救，居正深衔之。会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陈三谟以给由岁月有误劾之，遂罢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乡广东皆以徭轻故德尚鹏，立祠祀。天启中，赐谥惠敏。

宋仪望，字望之，吉安永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吴县知县。民输白粮京师，辄破家。仪望令诸区各出公田，计役授田赡之。禁火葬，创子游祠，建书院，惠绩甚著。征授御史。劾大将军仇鸾挟宠自重，疏留中。已，陈时务十二策。巡盐河东，请开桑乾河通宣、大饷

道，言："河发源金龙池下甕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不逾五十里，水浅者犹二三尺，疏凿甚易。曩大同巡抚侯钺尝乘小艇赴怀来，历卜村、黑龙湾，安行无虞。又自怀来溯流，载米三十石达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时方行挖运，率三十石致一石。仪望疏至，下廷议。兵部尚书聂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敌骑。"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言："道远役重。"遂报罢。

仪望寻省母归。还朝，发胡宗宪、阮鹗奸贪状，鹗被逮。二人皆严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门工，嵩子世蕃私贾人金，属必进俾与工事，仪望执不可。工竣，叙劳，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为德，仪望请急归，无所谢，世蕃益怒。会灾异考察京官，必进迁吏部，遂坐以浮躁，贬夷陵判官。嵩败，擢霸州兵备佥事。请城涿州，除马户逋税。进大名兵备副使，改福建。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后事。诏从其请。隆庆二年，吏部尚书杨博欲黜仪望，考功郎刘一儒持之，乃镌二秩，补四川佥事。四迁大理少卿。

万历二年，张居正当国，雅知仪望才，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奏减属郡灾赋。海警稍定，将吏讳言兵，仪望与副使王叔果修战备。倭果至，御之黑水洋，斩获多，进右副都御史。先有诏雪建文诸臣，仪望创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杨邦畯，仪望乡人也，葬江宁，岁久渐湮，仪望为封其墓，载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宝皆不为居正所喜，仪望荐之朝，渐失居正意。四年，稍迁南京大理卿。逾年改北，被劾罢归。

仪望少师聂豹，私淑王守仁，又从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游。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家居数年卒。

张岳，字汝宗，余姚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擢礼科给事中。巡视内府库藏，奏行厘弊八事。已，又陈时政，极言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又今吏治方清，独兵部无振刷，推用总兵黄印、韩承庆等，非庸即狡。曹司条例淆乱无章，胥吏朋奸，搏噬将校，其咎必有所归。时徐阶当国，为讲学会，而杨博在兵部，意盖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罢，帝慰留之。博自是恶岳。及掌吏部，岳已迁工科左给事中，遂出为云南参议。再迁河南参政。

万历初，张居正雅知岳，用为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右佥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会居正父丧谋夺情，南京尚书潘晟及诸给事、御史，咸

上疏请留居正。岳独驰疏请令驰驿奔丧，居正大怒。会大计京官，给事中傅作舟等承风劾岳，贬一秩调外，岳遂归。久之，操江佥都御史吕藿、给事中吴绾知居正憾未释，摭劾岳落职闲住。甫两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万山荐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参议。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入为左佥都御史，献时政四议。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递杀，亲尽则停，俾习四民之业。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镇固当开，沽头亦不可废。并报寝。进左副都御史，上疏评议廷臣贤否，为给事中袁国臣等所论。时已迁刑部右侍郎，坐罢归。

李材，字孟诚，丰城人，尚书遂子也。举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素从邹守益讲学。自以学未成，乞假归。访唐枢、王畿、钱德洪，与问难。隆庆中还朝。由兵部郎中稍迁广东佥事。罗旁贼猖獗，材袭破之周高山，设屯以守。贼有三巢在新会境，调副总兵梁守愚由恩平，游击王瑞由德庆入，身出肇庆中道，夜半斩贼五百级，毁庐舍千余，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电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设伏海口，伺其遁而歼之，夺还妇女三千余。会奸人引倭自黄山间道溃而东。材声言大军数道至以疑贼，而返故道迎击，尽杀之。又追袭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贼渠许恩于阳江。录功，进副使。

万历初，张居正柄国，不悦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东。以才调辽东开原。寻迁云南洱海参政，进按察使，备兵金腾。金腾地接缅甸，而孟养、蛮莫两土司介其间，叛服不常。缅部目曰大曩长、曰散夺者，率数千人据其地。材谓不收两土司无以制缅，遣人招两土司来归，而间讨抗命夷阿坡。居顷之，缅遣兵争蛮莫，材合两土司兵败缅众，杀大曩长，逐散夺去。缅帅莽应里益兵至孟养，复击沈其舟，斩其将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缅境，数为缅侵夺，举族内徙，有司居之户碗。至是，缅势稍屈，材资遣还故土。亡何，缅人驱象阵大举复仇，两土司告急。材遣游击刘天俸率把总寇崇德等出威缅，渡金沙江，与孟养兵会遮浪，迎击之。贼大败，生擒绣衣贼将三人。巡抚刘世曾、总兵官沐昌祚以大捷闻，诏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材好讲学，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诸生请，改参将公署为学宫。参将米万春讽门卒梅林等大噪，驰入城，纵囚毁诸生庐，直趋军门，挟赏银四千，汹汹不解。居二日，万春胁材更军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归罪副使丁惟宁、知府沈鈇等，材隐忍从之。惟宁责数万春，万春欲杀惟宁，跳而免，材遂复劾惟宁激变。诏下鈇等吏，贬惟宁三官，材还籍候勘。时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杨绍程勘万春首乱，宜罪。大学士申时行庇之，置不问，旋调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云南事被讦，遂获重

谴。初，有诏勘征缅功，巡按御史苏赞阝言斩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无验，猛密地尚为缅据，材、天俸等虚张功伐，副使陈严之与相附和，宜并罪。帝怒，削世曾籍，夺昌祚禄一年，材、严之、天俸俱逮下诏狱。刑部尚书李世达、左都御史吴时来、大理少卿李栋等，当材、天俸徒，严之镌秩。帝不怿，夺郎中、御史、寺正诸臣俸，典诏狱李登云等亦解官。于是改拟遣戍。特旨引红牌说谎例，坐材、天俸斩，严之除名。大学士时行等数为解，给事中唐尧钦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报偶虚，坐以死，假令尽虚无实，掩罪为功，何以罪之？设不幸失城池，全军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听。幽系五年，论救者五十余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释令立功，时行等复为材申理，皆不省。

亡何，孟养使入贡，具言缅人侵轶，天朝救援，破敌有状，闻典兵者在狱，众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阎世祥等亦相率诣阙讼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学士王锡爵等再疏为言，帝故迟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镇海卫。

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罗先生。系狱时，就问者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许孚远方巡抚福建，日相过从，材以此忘羁旅。久之赦还。卒年七十九。

陆树德，字与成，尚书树声弟也。嘉靖末进士。除严州推官。行取当授给事、御史，会树声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庆四年，改礼科给事中。穆宗御朝讲，不发一语。树德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不报。屡迁都给事中。六年四月，诏辍东宫讲读，树德言："自四月迄八月，为时甚遥，请非盛暑，仍御讲筵。"不听。穆宗颇倦勤，树德言："日月交蚀，旱魃为灾，当及时修省。"及帝不豫，又请谨药饵，善保护，仲夏亢阳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悦，疏皆留中。内臣请祈福戒坛，已得旨，树德言："戒坛度僧，男女扰杂，导淫伤化。陛下欲保圣躬，宜法大禹之恶旨酒，成汤之不迩声色，何必奉佛。"未几，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冯保挤司礼孟冲而代之。树德言："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议祧庙，树德请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极陈民运白粮之患，请领之漕臣，从之。

树德居言职三年，疏数十上，率侃直。会树声掌礼部，乃量迁尚宝卿。历太常少卿，南京太仆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树德素清严，约束僚吏，屏绝声伎。山东民壮改民兵，戍蓟门，隆庆末令岁输银二万

四千，罢其戍役。寻命增输三万，树德请如河南例罢之。帝不从，而为免增输之数。德府白云湖故民田，为王所夺，后已还民，王复结中官谋复之。树德争不得，乞休归。久之卒。

萧廪，字可发，万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刘瑾，廷杖下狱，终云南副使。廪举嘉靖末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请加礼中宫。已，出核陕西四镇兵食。斥将吏隐占卒数万人归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迩松山，为楚府牧地。廪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与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谕使献之朝廷。诏可。已，改巡茶马。七苑牧地，养马八千七百余匹，而占地五万五千三百顷有奇。廪但给万二千二百余顷，岁益课二万。万历元年，巡按浙江。请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从祀王守仁于文庙。寻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方核天下隐田，大吏争希张居正指增赋，廪令如额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麦穗，间或草窃，耀州以变告。廪抚谕之，戮数人，变遂定；令拾麦毋带兵器，侪偶不得至十人。进右副都御史，移抚浙江。先以赏贡使，岁增造彩币二千。廪请均之福建及徽、宁诸府，从之。已，请减上供织造，不许。迁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进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赠尚书。

廪初从欧阳德、邹守益游。制行醇谨，故所至有立。

贾三近，字德修，峄县人。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务守法。而监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体。"已，复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诏皆俞允。再迁左给事中，勘事贵州。中道罢遣，遂请急归。

神宗嗣位，起户科给事中。万历元年，平江伯陈王谟以太后家姻，夤缘得镇湖广。三近劾其垢秽，乃不遣。给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韩必显劾谭纶被谪，三近率同列救之，诏增供用库黄蜡岁二万五千，三近等又谏，皆不从。时方行海运，多覆舟，以三近言罢其役。肃王缙□贵，隆

庆间用贿以辅国将军袭封，至是又请复庄田，三近再疏争，遂弗予。初，有令征赋以八分为率，不及者议罚。三近请地凋敝者减一分，诏从之。中官温泰请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三近言课税本饷边，今屯田半芜，开中法坏，塞下所资惟此，苟归内帑，必误边计。议乃寝。顷之，擢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光禄卿，请假归。十二年，召掌光禄，其秋，拜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畿辅大饥，振贷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亲老归养。起兵部右侍郎，复以亲老辞，不许。寻卒。

李颐，字惟贞，余干人。隆庆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博习典故，负才名。万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韩必显，给事中雒遵相继获谴，抗疏申救，不听。清军湖广、广西，请免士民远戍，只充傍近卫所军，制可。忤张居正，出为湖州知府。迁苏松兵备副使、湖广按察使。郧阳兵变，知府沈鈇且得罪，颐为白其冤，而密歼首乱者。以母丧归。

起故官，莅陕西，进河南右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进右副都御史。以定乱兵进兵部右侍郎。长昂桀骜，颐与总兵王保擒其心腹小郎儿等七人，贼遂軿。已，别部伯牙入寇，督将士败之罗文峪，进左侍郎。久之，进右都御史。

时矿税使四出。马堂驻天津，王忠驻昌平，王虎驻保定，张晔驻通州。颐疏言："燕京王气所钟，去陵寝近，开凿必损灵气。"又言："畿辅地荒岁俭，而敕使诛求，不遗纤屑，恐临清激变之惨，复见辇毂下。"已，辽东税使高淮诬劾山海同知罗大器，颐复言："内监外僚，初无统摄，且辽阳矿税，何预蓟门？若皆效淮所为，有司将无遗类。陛下奉天之权，制驭宇内，今尽落宦竖手，朝奏夕报，如响应声。纵所劾当罪，尚非所以为名，何况无辜，暴加摧折。"皆不报。颐在镇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惮颐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刘东星管理河道。议上筑决口，下疏故道，为经久计。甫两月，以劳卒。赠兵部尚书。

颐仕宦三十余年，敝车羸马，布衣蔬食。初为御史，首请祀胡居仁于文庙，寝未行。见居仁裔孙希祖幼且贫，字以女，养之于家。弟谦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硃鸿谟，字文甫，益都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吉安推官。识邹元标于诸生，厚礼之。擢南京御史。元标及吴中行等得罪，鸿谟疏救，语侵居正，斥为民。鸿谟归，杜门讲学，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

江西。奏蠲水灾赋，请减饶州磁器，不报。又疏荐建言削籍者，忤旨，夺俸。擢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抚应天、苏州十府。引二祖节俭之德，请裁上供织造，报闻。吴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为准，不及百亩者无役，县为立籍，定等差。贵游子弟恣里中，无赖者与共为非，远近讹言谓有不轨谋。鸿谟尽捕之，上疏告变。朝议将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于尚书石星，令覆勘，乃解。鸿谟寻入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敛，僚属醵金以办。赠刑部尚书，谥恭介。萧彦，字思学，泾县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杭州推官。万历三年，擢兵科给事中。自塞上多警，边吏辄假招降幸赏。彦言："议招逆党，为中国逋亡设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敌人。夫李俊、满四等休养百年，称乱一旦，降人不可处内地明矣。宜一切报罢。"从之。以工科左给事中阅视陕西四镇边务。还奏训兵、储饷十事，并允行。

寻进户科都给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宁二镇益田万八千余顷。总督高文荐请三年征赋，彦言："西北垦荒永免科税，祖制也。况二镇多沙碛，奈何定永额，使初集流庸怀去志。"遂除前令。诏购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输内库。彦言不当虚外府以实内藏，不听。寻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部议允行。未几，浙江巡抚张佳胤复以旧例请，部又从之。彦疏争，乃诏如新令。诏取黄金三千二百两，彦请纳户部言减其半，不从。

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都匀答千岩苗叛，土官蒙诏不能制，彦檄副使杨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国亨诡言献大木，被赉。及征木无有，为彦所劾。国亨惧，诬商夺其木，讦彦于朝。帝怒，欲罪彦。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国亨反噬，轻朝廷，帝乃止。

改抚云南。时用师陇川，副将邓子龙不善御军，兵大噪，守备姜忻抚定之。而其兵素骄，给饷少缓，遂作乱。鼓行至永昌，趋大理，抵澜沧，过会城。彦调土、汉兵夹攻之，斩首八十，胁从皆抚散。事闻，赉银币。自缅甸叛，孟养、车里二宣慰久不贡。至是修贡，彦抚纳之。

寻以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进兵部右侍郎，总制两广军务。日本蹿朝鲜。会暹罗入贡，其使请勤王，尚书石星因令发兵捣日本。彦言暹罗处极西，去日本万里，安能飞越大海，请罢其议。星执不从。既而暹罗兵卒不出。召拜户部右侍郎，寻卒。

彦从同县查鐸学，有志行。服官明习天下事，所在见称。后赠右都御史，谥定肃。

弟雍，广东按察使。宦绩亚于彦，而学过之。时称“二萧”。

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进士。隆庆时，为刑科左给事中。忤大学士高拱，出为山西参议。万历初，官广西副使，移疾归。缮水西书院，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

孙维城，字宗甫，丘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知浚、太康、任丘三县。万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张居正不奔丧，宁国诸生吴仕期欲上书谏。未发，太平同知龙宗武告之操江胡槱，以闻于居正。会有伪为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置狱，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讼冤，维城疏言状。槱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广参议，皆落职戍边，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请兼行分守事，帝许之，维城援祖制力陈不可。

俄以救言官范俊，夺俸一年。忤座主大学士许国，出为永平知府。迁赤城兵备副使。缮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车二部千余人。以功屡进按察使，兵备如故。部长安兔挟五千骑邀赏，维城请于督、抚，革其市赏而责之，戢不敢肆。寻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广东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河套常犯顺，罢贡市十余年。后复松山，筑边城，诸部长恐，益侵轶。至是，吉囊、卜庄等乞款。闻巡抚王见宾当去，请益切。在宁夏者曰著宰，亦请之巡抚杨时宁。两镇交奏，给事中桂有根请听边臣自主。维城方代见宾，时宁亦迁去，以黄嘉善代，二人并申约束。维城又条善后六事，款事复坚。

初，维城在宣府，与总兵官麻承恩不相能。会承恩亦移镇延绥。一日，维城见城外积沙及城，命余丁除之。承恩绐其众曰：“食不宿饱，且塞沙可尽乎？”卒遂噪。维城晓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谓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维城因自劾，帝慰留维城，治哗者。然维城竟坐是得疾，不数月卒。将吏入视其橐，仅俸数金，赙而归其丧。

谢杰，字汉甫，长乐人。万历初进士。除行人。册封琉球，却其馈。其使入谢，仍以金馈，卒言于朝而返之。历两京太常少卿。南京岁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贱者将事，于礼为亵。请如哀冲、庄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佥书。累迁顺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属吏被荐者以贿谢，杰

曰："贿而后荐，干戈之盗；荐而后贿，衣冠之盗。"人以为名言。进南京刑部右侍郎。

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于政事，疏陈十规。言："前此两宫色养维一，今则定省久旷，庆贺亦疏。孝安太后发引，并不亲送。前此太庙时飨皆躬亲，今则皆遣代。前此经筵临御，圣学日勤，今则讲官徒设，讲席久虚。前此披星视朝，今则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岁旱步祷郊坛，今则圜丘大报，久缺斋居；宸宫告灾，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涝，多发帑金，今则采矿榷税。前此用财有节，今则岁进月输；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纟宁，西蜀之扇，关中之绒，率取之逾额。前此乐闻谠言，今则封事甫陈，严纶随降，但经废弃，永不赐环。前此抚恤宗室，恩义有加，今则楚藩见诬，中榼旋出，以市井奸宄，间骨肉懿亲。前此官盛任使，下无旷鳏，今则大僚屡虚，庶官不补。是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不报。召为刑部左侍郎，擢户部尚书督仓场。时四方遇灾，率请改折，杰请岁运必三百万以上方许议折，从之。三十二年，卒官。

初，杰父教谕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赋。县令刘禹龙言于御史逮之。杰代讯，几毙。后抚赣，禹龙家居，未尝修隙，时服其量。

郭惟贤，字哲卿，晋江人。万历二年进士。自清江知县拜南京御史。张居正既死，吴中行、赵用贤等犹未录。会皇长子生，诏赦天下，惟贤因请召诸臣。冯保恶其言，谪江山丞。保败，还故官。劾左都御史陈炊希权臣指，论罢御史赵耀、赵应元，不可总宪纪。炊罢去。又荐王锡爵、贾三近、孙鑨、何源、孙丕扬、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获召。主事董基谏内操被谪，惟贤救之，忤旨，调南京大理评事。给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夺俸有差。惟贤寻迁户部主事，历顺天府丞。

二十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诸藩，国绝赋额犹存。及帝弟潞王之国卫辉，悉以景赋予王。王奏赋不及额，帝为夺监司以下俸，责抚按急奏报。惟贤言："景府赋额皆奸民投献，妄张其数。臣为王履亩，增赋二万五千，非复如往者虚数，王反称不足，何也？且潞去楚远，莫若征之有司，转输潞府。《会典》皇庄及勋戚官庄，遇灾蠲减视民田。今襄、汉水溢，王佃民流亡过半，请蠲如例。"又言："长沙、宝庆、衡州三卫军戍武冈，而永州、宁远诸卫远戍广西，瘴疠死无数。请分番迭戍武冈，罢其戍广西者。"帝悉报许。承天守备中官以征兴邸旧赋，请罪潜江知县及诸佃民，旨下抚按勾捕。惟贤言："臣抚

楚，事无不当问。今中官问，而臣等为勾捕，臣实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寻请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又请以周敦颐父辅成从祀启圣。诏皆从焉。

入为左佥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系，台员不宜久缺。已，复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监司率有缺不补，政日废弛，且建言获谴者不下百余人，效忠者皆永弃。帝不纳。寻迁左副都御史。请早建皇储，慎简辅弼，亟行考选，尽下推举诸疏。俱不报。久之，以忧归。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谥恭定。

万象春，字仁甫，无锡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屡迁礼科都给事中。郑贵妃有盛宠，而帝耽于酒。象春因慈宁宫灾疏谏，报闻。时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象春议变通。会河南巡抚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诣河南、山西、陕西诸王府，计画以闻。象春抵河南，方集议，而周府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挈意，群殴睦□挈几死。象春以状闻，帝为夺诸人岁禄。象春复以次诣秦、晋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为令。真人张国祥乞三年一觐，象春言左道无民社寄，不当在述职之列。时诏许后父永年伯王伟乘肩舆，象春言：“勋戚不乘舆，祖制也。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太后父，衰白封，始赐肩舆。定国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伟非三人比，乞寝前命。”皆不许。孟秋将享庙，帝斋宿宫中，象春言当在便殿，不当于内寝。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灾异，言：“外吏贪残不当遣缇骑逮问，宫禁邃密不当宿重兵，廷臣建言贬黜当叙迁，内臣有犯当付外廷按治。”帝报闻。象春在谏垣久，前后七十十余疏，多关军国计。请复建文年号，加景帝庙谥，尤为时所称。

出为山东参政。妖贼郭大通为乱，计擒之。历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倭躏朝鲜，滨海郡邑悉戒严。象春拊军民，供馈运，应机立办。中使陈增以矿税至，象春疏论其害。福山知县韦国贤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国贤沮挠，象春党庇。诏逮国贤，夺象春俸，遂引疾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

钟化民，字维新，仁和人。万历八年进士。授惠安知县，多异政。御史安九域荐于朝，以俸未及期，移知乐平，治复最。征授御史。与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请建储，不报。出视陕西茶马，言：“边塞土寒，独畜马为业。今虑其阑出为厉禁，于是民间孳息与境内贸易俱废，公私缓

急亦无所资。请听逾境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宁夏乏饷，岁发万金易米二万七千石，后所司干没，滥征之民。请以垦田粟补之，永停征派。”俱报可。巡按山东，岁旱，请蠲振先发后闻。坐宁夏时取官银交际，为尚宝丞周弘禴所劾，调行人司正。累迁仪制郎中。沈王珵尧由支庶嗣，请封其庶子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传谕曰：“第予虚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沈王子与元子孰亲？王子不即封，虑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虑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辞直，无以难。帝命并封三王，化民与顾允成等面诘王锡爵于朝房。寻进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举，民大悦。既竣，绘图以进。帝嘉之，褒谕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讨平南阳矿盗。夹河贼啸聚数千人，复督兵破之。时方采矿，抗疏力谏。

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计。居官勤厉，所至有声。遍历八府，延父老问疾苦。劳瘁卒官，士民相率颂于朝。诏赠右副都御史，赐祠曰忠惠。

吴达可，字安节，宜兴人，尚书俨从孙也。万历五年进士。历知会稽、上高、丰城，并有声。选授御史。疏请御经筵勤学，时与大臣台谏面议政务，报闻。大学士赵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请。达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罢，不纳。二十八年正月，请因始和布令，举皇长子册立冠婚礼，简辅臣补台谏，撤矿税中使，不报。视盐长芦。岁侵，绘上饥民十四图，力请振贷。税使马堂、张日华议加盐税，奸商妄称嘉靖中大同用兵贷其赀三万六千金，请于盐课补给，户部许之。达可皆抗争，事得已。改按江西。税使潘相殴折辅国将军谋圮肢，并系宗人宗达，诬以劫课，劾上饶知县李鸿主使。帝切责谋圮等，夺鸿官。达可言：“宗人无故受刑，又重之以诘责，将使天潢人人自危。鸿无辜，不当黜。愿亟正相罪，复鸿官。”同官汤兆京亦极论相罪，且言辽东高淮、陕西梁永、山东陈增、广东李凤、云南杨荣皆元恶，为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听。鸿，吴人，大学士申时行之婿。万历十六年举北闱乡试，为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后七年成进士。至是，抗相，以强直称。相又请开广信铜塘山，采取大木，凿泰和斌姥山石膏，达可复极谏不可，阁臣亦争之，乃寝。还掌河南道事。佐温纯大计京官。寻陈新政要机，痛规首辅沈一贯。疏留中。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召改光禄，进通政使。镇抚史晋以罪罢，妄投封章诋朝贵。达可封其疏而劾之，晋寻得罪。奏请正疏式、屏谗邪、重驳正、惩奸宄数事，帝嘉纳焉。寻上疏乞休去。卒，赠右副都御史。

赞曰：庞尚鹏诸人历官中外，才谞干局，咸有可称。贾三近陈时

政，多长者之言，其言资格，深中积弊。谢杰却属吏馈，亦无愧杨震云。

列传第一百十六

魏学曾（叶梦熊 梅国桢） 李化龙（江鐸）

魏学曾，字惟贯，泾阳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迁郎中。中官为商人请支刍粮银巨万，学曾持不可，乃已。寻擢光禄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初，土蛮大入永平。学曾入驻山海，檄诸将王治道等追击至义院口，大捷。进右副都御史。学曾乃易置将吏，招纳降附，厘屯田二千余顷，数破敌，被赏赉。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枢营。旋改吏部，转左侍郎。

穆宗崩，大学士高拱欲去冯保，属言官论劾。学曾遗书大学士张居正曰："外人皆言公与保有谋，遗诏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复护此阉。"居正怒。及拱被逐，举朝失色，学曾独大言曰："上践阼伊始，辄逐顾命大臣，且诏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诸大臣诣居正邸争之。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辞以疾。自是益忤。出为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给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诏以故官候调，学曾遂归。居正殁逾年，起南京户部右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寻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

万历十八年，顺义王扯搘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奎、李联芳先后被杀。朝命尚书郑洛经略七镇，兼领总督，洛固辞总督。明年春，阁臣王锡爵荐学曾。起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时洛专主款，学曾至，与议不合，陕西巡抚叶梦熊助之。初，顺义王封，梦熊以谏沮坐得罪，学曾亦为高拱言不便。至是，搘力克助叛，学曾、梦熊欲遂讨之，诋洛玩寇。会搘力克东归，火落赤诸部亦徙去，学曾奏搘力克虽归，阴留精兵二万于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说本采诸道路，朝士乃争附和之。锡爵意悔，具疏言状，又遗书责梦熊。而兵部尚书石星以顺义既东，宣、大事急，召洛还定抚议，置学曾疏不问。未几，河套部长土昧明安入市毕，要请增赏。学曾令总兵官杜桐、神木参将张刚、孤山游击李绍祖出不意击斩明安，俘馘四百八十余级，夺马畜器械称是。学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摆言太声言复仇，号召诸部。

明年，哱拜反，遂煽诸部为乱。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长，父兄皆见杀，拜跳脱来降，骁勇屡立战功。前督抚王崇古、石茂华先后奏加副总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梦妖物入妻施胁而生，狼形枭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袭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

举承恩及指挥士文秀、拜义子哱云等。巡抚党馨檄文秀西援，拜谒经略郑洛，愿与子承恩从出师。馨恶其自荐，抑损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见诸镇兵皆出其下。比贼退，取道塞外还，寇骑遇之皆辟易，遂有轻中外心。馨数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云、文秀亦以他故怨馨。会戍卒请衣粮久弗给，拜遂嗾军锋刘东旸、许朝作乱。二十年三月，杀馨及副使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缢死。云、文秀杀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光，东旸称总兵，奉拜为谋主，承恩、朝为左、右副总兵，云、文秀为左、右参将。承恩遂陷玉泉营、中卫、广武，河西望风靡。惟文秀徇平虏，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贼既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复诱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虏、花马池。全陕皆震动。

学曾檄副总兵李昫率游击吴显趋灵州，别遣游击赵武趋鸣沙州，沿河扼贼南渡，而自驻花马池，当贼卫。昫等渡河，贼将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复，惟宁夏镇城尚为贼据。著力兔等中外相呼应，拜、文秀攻赵武于玉泉。云引著力兔攻平虏，如薰设伏射杀云。昫救武，围亦解。四月，昫引兵与故总兵牛秉忠抵镇城下。帝已擢董一奎为总兵，李蕡副之，已，复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贵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贼于东西二门各出骁骑三千搏战，步卒列火车为营。官军击之，夺其车百辆，追奔入湖，贼溺死无算。副总兵王通战尤力。家丁高益等乘胜入北门，后兵不继被杀，通亦负伤，榆林游击俞尚德战死。翼日，朝、文秀胁庆王上东城，乞暂罢兵，诡言愿献首恶。会官军粮尽，乃引退，休近堡。

学曾日夜趣刍饷，调延绥、庄浪、兰、靖、榆林兵。道回远，所治舟亦未具，乃驻花马池，俟军至移灵州。顷之，延绥游击姜显谟、都司萧如蕙，甘州故总兵张杰及麻贵军皆至，复抵镇城攻之。贼计延绥、榆林兵出内虚，勾黄台吉妻，令其子舍达大、从子火落赤、土昧铁雷掠旧安边、砖井堡以牵我兵。承恩复以间合寇兵，伏延汉渠，掠粮车二百。学曾自花马池还灵州，被围，救至而解。贵等数攻城不能克，贼杀庆王妃，尽掠其宫人金帛。牛秉忠战伤右股，乃复退师。帝用尚书星言，赐学曾尚方剑督战。会宁夏巡抚硃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监军御史梅国桢，诸大将刘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后至军，六月复攻城，连战不下。

梦熊，字男兆，归善人。嘉靖四十年进士。由福清知县入为户部主事，转饷宁夏。改御史，以谏受把汉那吉降，贬郧阳丞。累迁赣州知府，平黄乡贼。迁浙江副使，改永平。万历十七年冬，由山东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寻改陕西，进右副都御史。以请讨撦力克，与经略洛议相左。廷议方右洛，绌其议不用。会撦力克东归，洛亦还宣、

大，乃移梦熊甘肃，与学曾共事。梦熊有胆决，敢任事。会拜反，上疏自请讨贼，帝然之。以六月至灵州，与学曾合。

国桢，字克生，麻城人。少雄杰自喜，善骑射。举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固安知县。中官诣国桢请收责于民，国桢伪令民鬻妻以偿。民夫妇哀恸，中官为毁券。擢御史，会拜反，学曾师久无功。时宁远伯李成梁方被论，廷议欲遣为大将，未敢决，国桢独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为提督，将辽东、宣、大、山西诸镇兵以往。而国桢监其军，遂与如松至宁夏。

初，学曾欲招东旸、朝，令杀拜父子赎罪，遣卒叶得新往。四人方约同死，折得新胫，置之狱。巡抚硃正色以贼诡请降，而张杰尝总宁夏兵，故与拜善，遣杰入城招之。朝乃舁得新见杰，得新大骂贼，被杀，杰亦系不遣。而学曾以贼求抚为之请，帝切责。及是，城中百户姚钦、武生张遐龄射书城外，约内应，夜半举火。外兵不至，贼杀其党五十人，钦缒城出，来奔。当是时，贼外以求抚缓兵，而阴结寇为助，然粮尽，势且困。七月，学曾与梦熊、国桢定计，决黄河大坝水灌之，水抵城下。时套寇卜失兔、庄秃赖以三万骑犯定边、小盐池，用土昧铁雷为前锋，而别遣宰僧以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入，为拜声援。麻贵击之右沟，寇稍挫，分趋下马关及鸣沙洲。学曾令游击龚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绥总兵官董一元捣土昧铁雷巢，斩首百三十余级，寇大惊引去。遇子敬，围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贼援遂绝。学曾益决大坝水。八月，河决堤坏，复缮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东西城崩百余丈。著力兔、宰僧复入李刚堡。如松、贵等击败之，追奔至贺兰山。贼益惧求款，未决，会学曾得罪罢。朝命以梦熊代，梦熊遂成功。

初，学曾之遣人招东旸、朝也，留固原十余日以俟之，帝责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迟，松山、河套寇先入，官军用是再失利。学曾尝上疏令监军无与兵事，帝为饬国桢如其言，国桢颇憾之。及至军，劾诸将观望，而颇以玩寇为学曾罪。给事中许子伟亦劾学曾惑于招抚，误国事。国桢又言佥事随府从城上跃下，贼令四人下取，我军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数万断我粮道，杀戮无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学曾至京。然学曾逮未逾月，城坏而大军入，贼竟以破灭。

梦熊既代学曾，亦赐尚方剑。时调度灵州，独国桢监军宁夏。贼被围久，食尽无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国桢挟诸将趋南关。秉忠先登，国桢大呼，诸将毕登。贼退据大城，攻数日不下。国桢使间绐东旸、朝、承恩互相杀，以降贯其罪。三人内猜疑，东旸、朝遂先诱杀承

恩党文秀。承恩亦与其党周国柱诱东旸、朝杀之；尽悬东旸、朝、文秀首城上，开门降。如松率兵围拜家。拜仓皇缢，阖室自焚死。梦熊自灵州驰至，下令尽诛拜党及降人二千，慰问宗室士庶。宁夏平。梦熊、正色、国桢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献京师。帝御门受贺，诏磔承恩于市，梦熊、正色、国桢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贵、秉忠等加恩有差。学曾初夺职为民，叙功，以原官致仕。

学曾任事劳勋。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志皋、位力为学曾解，尚书星以下多白学曾无罪。国桢亦上疏言："学曾应变稍缓，臣请责诸将以振士气，而逮学曾之命，发自臣疏，窃自悔恨。学曾不早雪，臣将受万世讥。"如松亦言："学曾被逮时，三军雨泣。"梦熊亦推功学曾。帝初不听，既而复其官。居家数年卒。梦熊以功进右都御史。

初，卜失兔为都督，其部长切尽台吉最用事。切尽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诸部。经略郑洛专事羁縻。学曾以洮河之变，恶诸部为逆，袭杀明安。会拜反，著力兔、宰僧遂声言与拜为一家，而卜失兔、庄秃赖亦引兵助之。及拜诛，切尽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顿首花马池塞下，悔罪求款。梦熊为奏请。帝以梦熊初主学曾，责其前后异议，令要诸部缚叛赎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坚，梦熊乃与巡抚田乐奏上四镇款战机宜，俟朝议。中外相仗莫敢决，卜失兔遂率诸部大入定边。总兵官麻贵等击却之，梦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几，切尽台吉从子青把都儿犯甘肃，总兵官杨浚、副总兵何崇德御之，斩首六百余级。梦熊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寻入为南京工部尚书，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变后，寇颇轻中国。招抚议既绝，诸部数入犯，四镇遂频岁用兵云。梦熊虽功多，其品望远出学曾下。卒官。

国桢既招降承恩，以梦熊贪功杀降，劾其罪。梦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缓一二日，东旸、朝党复集，必再乱。臣宁负杀降名，以绝祸本。"帝为下诏和解之。论功，擢国桢太仆少卿。逾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久之，迁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在镇三年，节省市赏银十五万两有奇。父丧归，未起而卒。赠右都御史。

李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二年进士。除嵩县知县。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龙阴察其奸，悉召置之法，县中大治。迁南京工部主事，历右通政使。

二十二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初，总兵官李成梁破杀泰

宁速把亥，其子把兔儿弟炒花据旧辽阳以北，居两河之中，益结土蛮为患。其年四月，把兔儿围辽阳，朵颜小歹青、福余伯言儿分犯锦、义，掠清细河，巡抚韩取善坐免。化龙受事甫两月，把兔儿与伯言儿等寇镇武，又约土蛮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儿先至吴家坟。化龙与总兵官董一元定计先击把兔、伯言儿，伯言儿中流矢死，把兔被伤。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于是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益相结，谋复前耻。化龙与一元严备之。一元又出塞，捣巢有功，而把兔伤重竟死，边塞袭服。详具一元传。化龙进兵部右侍郎。

明年，小歹青悔祸款塞，请开木市于义州，且告朵颜长昂将犯边。已，长昂果犯锦、义，副总兵李如梅击却之。歹青言既信，化龙遂许其请。上疏曰：

环辽皆敌也，迤北土蛮种类多不可数。近边者，直宁前则长昂，直锦、义则小歹青，直广宁、辽、沈则把兔、炒花、花大，直开、铁则伯言、烧兔，其在东边海西则猛骨孛罗、那林孛罗、卜寨，皆与辽地项背相望。并墙围猎，则刁斗声相闻，盖肘腋忧也。自那卜被剿，数年东陲无事。去年把兔、伯言战死，炒花、花大一败涂地。今伯言子宰赛受罚，入市广宁，辽、沈、开、铁间警报渐希。所未驯伏者，惟小歹青与长昂耳。

小歹青素凶狡，雄长诸部。西助长昂，东助炒花。大举动以数万，小窃则飞骑出没锦、义间。自周之望、柏朝翠战殁，无敢以一矢加遗。凌河上下方数百里，野多暴骨，民无宁宇。远虑者每以河西不保为虞。今乃叩关求市，臣遍询将领及彼地居民，佥言木市开有五利。

河西无木，皆在边外，叛乱以来，仰给河东，以边警又不时至。故河西木贵于玉，市通则材木不可胜用。利一。所疑于歹青者，无信耳。彼重市为生路，当市时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辽东马市，成祖所开，无他赏，本听商民与交易。木市与马市等，有利于民，不费于官。利三。大举之害酷而希，零窃之害轻而数。小歹青不掠锦、义，零窃少矣。又西不助长昂，东不助炒花，则敌势渐分。即宁前、广宁患亦渐减。且大举先报，又得预为备。利四。零窃既希，边人益得修备。利五。

疏入，从之。化龙寻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后总兵官马林复议开市，与巡抚李植相左，论久不决，小歹青遂复为寇云。

二十七年三月，化龙起故官，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应龙之先曰杨铿。明初内附，授宣慰使。应龙性猜狠嗜杀。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嬖小妻田雌凤，谗杀妻张氏，屠其家。用诛罚立威，所属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贵州告变。巡抚叶梦熊疏请大征。诏不听，逮系重庆狱。应龙诡将兵征倭自效，得脱归。复逮，不出。四川巡抚王继光发兵讨，覆于白石，应龙诿罪诸苗。朝廷命邢玠总督。值东西用兵，势未能穷治，因招抚之。应龙益结生苗，夺五司七姓地，并湖广四十八屯以畀之，岁出侵掠。是年二月，败官军于飞练堡，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等皆死。已，复破杀綦江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投尸蔽江下。伪军师孙时泰请直取重庆，捣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迁延，声言争地界，冀曲赦如曩时。化龙至成都，征兵未至，亦谬为好语縻之。

帝闻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江东之职，而赐化龙剑，假便宜讨贼。贼焚东坡、烂桥，梗湖、贵路，又焚龙泉，走都司杨惟忠。化龙劾诸大帅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镇、刘廷皆革职充为事官。诸军大集，化龙先檄水西兵三万守贵州，断招苗路，乃移重庆，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进兵。川师四路：总兵官刘綎由綦江，总兵官马孔英由南川，总兵官吴广由合江，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黔师三路：总兵官童元镇由乌江，参将硃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总兵官李应祥由兴隆。楚师一路分两翼：总兵官陈璘由偏桥，副总兵陈良玭受璘节制，由龙泉。每路兵三万，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沅州，化龙自将中军策应。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鐸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鐸始也。

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进，据桑木镇，綎复自綦江入。应龙以劲兵二万属其子朝栋曰：“尔破綦江，驰南川，尽焚积聚，彼无能为也。”比抗诸路兵，皆大败，应龙顿足叹曰：“吾不用时泰计，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贼，化龙诘之疆臣，斩贼使，二氏交遂绝。乌江兵败绩，逮下元镇于理，诸将益奋。綎先入娄山关，直抵海龙囤，璘、疆臣兵亦至。贼势急，上囤死守，遣使诈降。化龙檄诸将斩使，焚书。以綎与应龙有旧，谕无通贼，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会囤下，筑长围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綎破土、月二城，应龙窘，与二妾俱缢。明晨，官军入城，七子皆被执。诏磔应龙尸并子朝栋于市。自出师至灭贼，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杨氏，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绝，以其地置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川、贵。

化龙初闻父丧，以金革起复，至是乞归终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与淮、扬巡抚李三才奏开淤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镇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险。再以忧去，未代。叙前平播功，晋兵部尚书，加少保，廕一子世锦衣指挥使。

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书。化龙以京营根本，奏陈十一滥、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后，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几，尚书萧大亨亦致仕，化龙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师讹言寇至，民争避匿，边民逃入都门者亦数万，九门昼闭。辅臣言兵部尚书惟一人，何以应猝变，帝亦不报。辽战士二万余皆老弱，而税监高淮肆虐，辽人切齿。化龙请停税课，且增兵万人，又条上兵食款战之策，帝皆不报。一品秩满，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谥襄毅，赠少师，加赠太师。

化龙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刘綎骄蹇，先摧挫之而荐其才，故綎为尽力。开河之功，为漕渠永利，详见《河渠志》。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时为礼科给事中。劾石亨怙宠罔上，有直声。官至山东参政。曾祖澜，正德时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昭。祖晓，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万历初广西提学佥事。父母疾，尝药舐粪。居丧寝苫三年，经寝室必俯其首，妻经夫庐亦然。卒，门人私谥为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皆进士。而晓弟晖，正德中为庶吉士，与舒芬等谏南巡受杖。世宗时，由编修出为河南佥事。鐸登第在万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抚偏、沅。夹攻杨应龙有功，与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锦衣指挥。丁母艰去。夺情，命留讨皮林诸洞蛮，平之。详具《陈璘传》。以劳疾归。卒，赠兵部右侍郎。

赞曰：哱拜一降人耳，虽假以爵秩，而凭藉未厚。仓猝发难，据镇城，联外寇，边鄙为之骚然，武备之弛，有由来矣。杨应龙恶稔贯盈，自速殄灭。然盘踞积久，地形险恶，非师武臣力，奏绩岂易言哉！李化龙之功可与韩雍、项忠相埒，较宁夏之役，难易悬殊矣。

列传第一百十七

刘台（冯景隆 孙继先） 傅应祯 王用汲 吴中行（子亮 元 从子宗达） 赵用贤（孙士春） 艾穆（乔璧星 叶春及） 沈思孝（丁此吕）

刘台，字子畏，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初，改御史。巡按辽东，坐误奏捷，奉旨谯责。四年正月，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曰：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进退大臣以礼。先帝临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狱。及正论籍籍，则抵拱书，令勿惊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遗书以市德，徒使朝廷无礼于旧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硃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贿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藉，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籍。及骤躇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毋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

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鰲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疏上，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傅应祯下狱，究诘党与。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惊疑，遂不复顾藉，发愤于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

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帝遣司礼太监孙隆赍手敕宣谕，乃起。遂捕台至京师，下诏狱，命廷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乃除名为民，而居正恨不已。台按辽东时，与巡抚张学颜不相得。至是学颜为户部，诬台私赎锾，居正属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覆之，而令王宗载巡抚江西，廉台里中事。应昌、宗载等希居正意，实其事以闻，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

明年，御史江东之讼台冤，劾宗载、应昌。诏复台官，罢宗载、应昌，下所司廉问。南京给事中冯景隆因言辽东巡抚周咏与应昌共陷台，应昌已罢，咏尚为蓟辽总督，亦宜罢。南京御史孙继先亦发学颜陷台罪。帝方向学颜。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学颜为成梁讼。继先又并劾学颜、成梁。乃谪景隆蓟州判官，继先临清州判官，置学颜不问。已而江西巡抚曹大埜、辽东巡抚李松，勘报宗载、应昌等朋比倾陷皆有状。刑部以故入论，奏宗载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赠台光禄少卿，廕一子。天启初，追谥毅思。

冯景隆，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进士。尝讼赵世卿冤，且请召张位、习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贞，至是谪官。后量移南阳推官。

孙继先，字胤甫，盂人。隆庆五年进士。居正既败，继先请召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并及余懋学、赵应元、傅应祯、硃鸿谟、孟一脉、王用汲。又荐魏学曾、宋纟熏、张岳、毛纲、胡执礼、王锡爵、贾三近、温纯、曹科、陈有年、硃光宇、赵参鲁等诸人。既坐谪，终南京吏部主事。

傅应祯，字公善，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除零陵知县。歼洞庭剧寇，论杀祁阳巨猾，民赖以安。调知溧水。万历三年，征授御史。张居正当国，应祯其门生也，有所感愤，疏陈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三事，言：

迩者雷震端门兽吻，京师及四方地震叠告，曾未闻发诏修省，岂真以天变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旧典，正统间尝暂行之，先帝纳李芳言，已诏罢遣，而陛下顾欲踵行失德之事，岂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给事中硃东光奏陈保治，初非折槛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报，岂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不可不深戒也。

陛下登极初，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

七，恩至渥也。乃上轸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担负相属者，何哉？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趣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是岂太平之象，陛下所乐闻者哉？请下明诏，自非官吏干没，并旷然除之。民困既苏，则灾沴自弭。

陛下登极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无不庆幸。近则赵参鲁纠中涓而谪为典史，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他如胡执礼、裴应章、侯于赵、赵焕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请擢参鲁京职，还懋学故官，为人臣进言者劝。

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语侵己，大怒，调旨切责；以其词及懋学，执下诏狱，穷治党与。应祯濒死无所承，乃谪戍定海。给事中严用和、御史刘天衢等疏救，不听。方应祯下狱，给事中徐贞明偕御史李祯、乔岩入视之。锦衣帅余麐以闻，三人亦坐谪。

十一年，用御史孙继先言，召复官。帝将幸昌平阅寿宫，而蓟镇告警，应祯止帝勿行，且陈边备甚悉。优诏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将行，奏荐海内知名士三十七人。寻移疾归，三年而卒。赠本寺右少卿。应祯与同邑刘台同举进士，为御史，同忤居正得祸，乡人并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为诸生时，郡被倭，客兵横市中。会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状。知府曰："此何与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矧乡井之祸乃不关诸生耶？"举隆庆二年进士，授淮安推官。稍迁常德同知，入为户部员外郎。

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归葬其亲，湖广诸司毕会。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往，居正嗛之。及应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请。佥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应元，且迎合居正意，属都御史陈炌劾应元规避，遂除名。用汲不胜愤，乃上言：

御史应元以不会葬得罪辅臣，遂为都御史炌所论，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窃恨之。夫疾病人所时有，今在廷大小诸臣，曾以病请者何限。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皆以巡方事讫引疾，与应元不异也，炌何不并劾之？即炌当世宗朝，亦养病十余年。后夤缘攀附，骤列要津。以退为进，宜莫如炌。己则行之，而反以责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见炌论劾应元，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

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

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咈。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恶者，炀特其较著者尔。

以臣观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狱廷杖。会次辅吕调阳在告，张四维拟削用汲籍，帝从之。居正以罪轻，移怒四维，厉色待之者累日。用汲归，屏居郭外，布衣讲授，足不贱城市。居正死，起补刑部。未上，擢广东佥事。寻召为尚宝卿，进大理少卿。会法司议胡槟、龙宗武杀吴仕期狱，傅以谪戍。用汲驳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盖谓如上文，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槟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阁臣申时行等谓仕期自毙，宜减等，狱遂定。寻迁顺天府尹。历南京刑部尚书，致仕。

用汲为人刚正，遇事敢为。自尹京后，累迁皆在南，以强直故也。卒，赠太子太保，谥恭质。

吴中行，字子道，武进人。父性，兄可行，皆进士。性，尚宝丞。

可行，检讨。中行甫冠，举乡试，性诫无躁进，遂不赴会试。隆庆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中行座主也。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疏奏留，举朝和之，中行独愤。适彗出西南，长竟天，诏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进耶？"中行曰："未进不敢白也。"明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谋于冯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俱具疏救，格不入。学士王锡爵乃会词臣数十人，求解于居正，弗纳。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南京御史硃鸿谟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居正死，士楚当按苏、松，怃然曰："吾何面目见吴、赵二公！"遂引疾去。三谟已擢太常少卿，寻与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荐中行，召复故官，进右中允，直经筵。大学士许国攻李植、江东之，诋中行、用贤为其党。中行奏辨，因乞罢，不许。再迁右谕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复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诏赐白金、文绮，驰传归。言者屡荐，执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佥事徐常吉尝讼中行，事已解，给事中王嘉谟复摭旧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寻卒。后赠礼部右侍郎。

子亮、元，从子宗达。亮官御史，坐累贬官，终大理少御。元，江西布政使。宗达，少傅、建极殿大学士。亮尚志节，与顾宪成诸人善。而元深疾东林，所辑《吾徵录》，诋毁不遗力。兄弟异趣如此。

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承谦，广东参议。用贤举隆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张居正父丧夺情，用贤抗疏曰：“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也。”疏入，与中行同杖除名。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贤有女许御史吴之彦子镇。之彦惧及，深结居正，得巡抚福建。过里门，不为用贤礼，且坐镇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贤。用贤怒，已察知其受居正党王篆指，遂反币告绝。之彦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江东之、李植辈争向之，物望皆属焉。而用贤性刚，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之。会植、东之攻时行，国遂力诋植、东之，而阴斥用贤、中行，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于是用贤抗辨求去，极言朋党之说，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词甚激愤。帝不听其去。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寻充经筵讲官。再迁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荐举人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清修积学。又请建储，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赵南星荐，改北部。寻以本官兼教习庶吉士。

二十一年，王锡爵复入内阁。初，用贤徙南，中行、思孝、植、东之已前贬，或罢去，故执政安之。及是，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会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辨论人才，群情益附，锡爵不便也。用贤故所绝婚吴之彦者，锡爵里人，时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用贤疏辨，乞休。诏礼官平议。尚书罗万化以之彦其门生，引嫌力辞。锡爵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婚，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用贤遂免归。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复力诋用贤，请据律行法。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疏直用贤，斥两人谗谄，遂为所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褫职。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贤官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时行、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启初，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

孙士春、士锦，崇祯十年同举进士。士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编修。明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视事，未几入阁。少詹事黄道周劾之，下狱。士春上疏曰："嗣昌墨衰视事，既已罔效，陛下简入纶扉，自应力辞新命。乃阅其奏牍，徒计岁月久近间，绝无哀痛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夺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爱功名、薄忠孝致之。且无事不讲储材，有事轻言破格，非用人无弊之道也。臣祖用贤，首论故相夺情，几毙杖下，腊败肉示子孙。臣敢背家学，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哉？"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祖孙并以攻执政夺情斥，士论重之。后复故官，终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乡举署阜城教谕，邻郡诸生赵南星、乔璧星皆就学焉。入为国子助教。张居正知穆名，欲用为诰敕房中书舍人，不应。万历初，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录囚陕西。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穆与御史议，止决二人。御史惧不称，穆曰："我终不以人命博官也。"还朝，居正盛气谯让。穆曰："主上冲年，小臣体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及居正遭丧夺情，穆私居叹息，遂与主事沈思孝抗疏谏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犯清议，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敢自爱其死，不洒血一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列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时吴中行、赵用贤请令居正奔丧，葬毕还朝，而穆、思孝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堣，置之诏狱。越三日，以门扉舁出城，穆遣戍凉州。创重不省人事，既而复苏，遂诣戍所。穆，居正乡人也。居正语人曰："昔严分宜时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计，复置穆、思孝察籍。

及居正死，言官交荐，起户部员外郎。迁西川佥事，屡迁太仆少卿。十九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故崇阳知县周应中、宾州知州叶春及行义过人，穆举以自代，不报。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者，贵州巡抚叶梦熊请征之。蜀人多言应龙强，未易轻举，穆亦不欲加兵，与梦熊异。朝命两抚臣会勘，应龙不愿赴贵州，乃逮至重庆，对簿论斩，输赎，放之还。穆病归，未几卒。后应龙复叛，议者追咎穆，夺其职。

乔璧星，临城人。官右佥都御史，亦巡抚四川。

叶春及，归善人。由乡举授福清教谕。上书陈时政，纚纚三万言。终户部郎中。

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举隆庆二年进士。又三年，谒选。高拱署吏部，欲留为属曹，思孝辞焉，乃授番禺知县。殷正茂总制两广，欲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思孝持不可。

万历初，举卓异，又为刑部主事。张居正父丧夺情，与艾穆合疏谏。廷杖，戍神电卫。居正死，召复官，进光禄少卿。政府恶李植、江东之及思孝辈。思孝迁太常少卿，御史龚仲庆希指诋之，思孝遂求去，不许。寻迁顺天府尹，坐宽纵冒籍举人，贬三秩视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调南京太仆卿，仍贬三秩。未几，谢病归。

吏部尚书陆光祖起为南京光禄卿。寻进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宁夏哱拜叛，诏思孝移驻下马关，为总督魏学曾声援。思孝以兵少，请募浙江及宣、大骑卒各五千，发内帑供军，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诏思孝近地召募，而罢材勿遣。思孝与学曾议军事不合，给事中侯庆远劾思孝舍门户而守堂奥，设逻卒以卫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抚河南，辞不赴。

顷之，召为大理卿。中官郝金诈传懿旨下狱，刑部薄其罪，思孝驳诛之。帝悦，进工部左侍郎。陕西织羊绒为民患，以思孝奏，减十之

四。进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初，廷推李祯为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奥援，给事中杨东明、邹廷彦相继疏劾。帝以廷彦受东明指，谪东明，夺廷彦俸。

二十三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掌外察，黜参政丁此吕。思孝与东之素善此吕。会御史赵文炳劾文选郎蒋时馨受贿，时馨疑思孝嗾之，遂讦思孝先庇此吕，后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结江东之、刘应秋等，令李三才属文炳。帝恶时馨，罢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扬言时馨无罪，此吕受赃有状，思孝不当庇。因上此吕访单，乞归。访单者，吏部当察时，咨公论以定贤否，廷臣因得书所闻以投掌察者。事率核实，然间有因以中所恶者。帝降诏慰留丕扬，逮此吕，诘让思孝。御史俞价、强思、冯从吾，给事中黄运泰、祝世禄，皆为时馨讼冤，语侵思孝、东之。给事中杨天民、马经纶、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摇丕扬也。思孝屡乞罢，因诋丕扬负国。员外郎岳元声言大臣相攻，宜两罢，似并论丕扬、思孝，而其指特攻时馨以及丕扬。疏方上，文炳忽变其说，谓："元声、东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吕、劾时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问。

思孝素以直节高天下，然尚气好胜，动辄多忤，以此吕故，颇被物议。然时馨、此吕皆非端人，丕扬、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请辨忠邪，又力诋思孝、东之；且言："丕扬杜门半载，辞疏十上，意必得请而后已。思孝则杜门未几，近见从吾、运泰等罢，谓朝廷不难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为朝端害。"帝顾思孝厚，谪培官。乾清宫灾，思孝请行皇长子冠礼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坏，请亟修战守备，并论赵志皋、石星误国。其秋，丕扬去位，思孝亦引疾，诏驰传归，朝端议论始息。久之，丕扬复起为吏部，御史史记事复诋思孝与顾天飏合谋欲构陷丕扬。顾宪成、高攀龙力辨其诬，而思孝卒矣。天启中，赠太子少保。

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由漳州推官征授御史。慈宁宫灾，请撤鰲山，停织造、烧造，还建言谴谪诸臣，去张居正余党，速诛徐爵、游七。报闻。寻劾礼部侍郎高启愚命题示禅授意，谪潞安推官。语详《李植传》。寻迁太仆丞，历浙江右参政。考察论黜，复遣官逮之。大学士赵志皋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吕有气节，未必果贪污。丕扬亦言此吕无逮问条，乞免送诏狱。帝皆不从，逮下镇抚，谪戍边。

赞曰：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论之，居正为相，于国事不为无功；诸人论之，不

无过当。然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於戏难哉！

列传第一百十八

蔡时鼎 万国钦（王教） 饶伸（兄位 刘元震 元霖） 汤显祖（李琯） 立（卢明诹） 杨恂（冀体 硃爵） 姜士昌（宋焘） 马孟祯 汪若霖

蔡时鼎，字台甫，漳浦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桐乡、元城，为治清严。征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时鼎言不可，并及玉不法状。御史丁此吕以劾高启愚被谪，时鼎论救，语侵杨巍、申时行。报闻。已，巡盐两淮。悉捐其羡为开河费，置属邑学田。

还朝，会戚畹子弟有求举不获者，诬顺天考官张一桂私其客冯诗、童维宁及编修史钶子记纯，又滥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诗、维宁荷枷，解一桂、钶官。时行等为之解。帝益怒，夺钶职，下诗、维宁吏。法司廷鞫无验，忤旨被让。卒枷二人一月，而调一桂南京。时鼎以事初纠发不由外廷，径从中出，极言“宵人蜚语直达御前，其渐不可长；且尽疑大臣言官有私，则是股肱耳目举不可信，所信者谁也？”帝怒，手札谕阁臣治罪。会时行及王锡爵在告，许国、王家屏仅拟停俸，且请稍减诗、维宁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从，责时鼎疑君讪上，降极边杂职。又使人诇知发遣冒籍者多宽纵，责府尹沈思孝对状。国、家屏复上言：“人君贵明不贵察。苟任一己见闻，猜防苛密，纵听断精审，何补于治；且使奸人乘机得中伤善类，害胡可言！愿停察访以崇大体，宥言官以彰圣度。”帝不怿，手诏诘让。是日，帝思时行，遣中使就第劳问。而国等既被责，具疏谢，执争如初。会帝意稍解，乃报闻。时鼎竟谪马邑典史，告归。居二年，吏部拟序迁，不许。御史王世扬请如石星、海瑞、邹元标例，起之废籍，不报。已，起太平推官，进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

十八年冬，复疏劾时行，略言：“比年天灾民困，纪纲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宫阙，臣民呼吁莫闻。然群工进言，犹蒙宽贷。乃辅臣时行则树党自坚，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辄中伤。或显斥于当时，或徐退于后日。致天下谀佞成风，正气消沮。方且内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圣贤所以重似是之防，严乱德之戒也。夫营私之念重，则奉公之意必衰；巧诈之机熟，则忠诚之节必退。自张居正物故，张四维忧去，时行即为首辅。惩前专擅，矫以谦退；鉴昔严苛，矫以宽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养和平之福，无如患得患失之心胜，而不可则止之义微。貌退让而心贪竞，外包容而中忮刻。私伪萌生，欲盖

弥著。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历数其十失，劝之省改。疏留中。寻进南京礼部郎中。卒官。贫不具含殓，士大夫赙而治其丧。

万国钦，字二愚，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婺源知县。征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权贵。十八年，劾吏部尚书杨巍，被诘让。里居尚书董份，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座主也，属浙江巡按御史奏请存问。国钦言份谄事严嵩，又娶尚书吴鹏已字子女，居乡无状，不宜加隆礼，事遂寝。

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给事中李春开以出位纠南星、士昌，而其党陈与郊为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言春开、与郊媚政府，干清议，且论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于是御史赫瀛集诸御史于朝堂，议合疏纠正志，以台体为辞。国钦与周孔教独不署名。瀛大恚，盛气让国钦。国钦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倾善类为事，我不能苟同。”瀛气夺，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谪宜君典史。奄人袁进等殴杀平民，国钦再疏劾之。

十八年夏，火落赤诸部频犯临洮、巩昌。七月，帝召见时行等于皇极门，咨以方略，言边备废弛，督抚乏调度，欲大有所振饬。时行以款贡足恃为言。帝曰：“款贡亦不足恃。若专务媚敌，使心骄意大，岂有餍足时？”时行等奉谕而退。未几，警报狎至，乃推郑洛为经略尚书行边，实用以主款议也。国钦抗疏劾时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辅臣议战守，而辅臣于召对时乃饰词欺罔。陛下怒贼侵轶，则以为攻抄熟番。临、巩果番地乎？陛下责督抚失机，则以为咎在武臣。封疆偾事，督抚果无与乎？陛下言款贡难恃，则云通贡二十年，活生灵百万。西宁之败，肃州之掠，独非生灵乎？是陛下意在战，时行必不欲战；陛下意在绝和，时行必欲与和。盖由九边将帅，岁馈金钱，漫无成画。寇已残城堡，杀吏民，犹谓计得。三边总督梅友松意专媚敌。前奏顺义谢恩西去矣，何又围我临、巩？后疏盛夸战绩矣，何景古城全军皆覆？甘肃巡抚李廷仪延贼入关，不闻奏报，反代请赎罪。计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杀掠何止万计！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国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时行私党，故敢朋奸误国乃尔。”因列上时行纳贿数事。帝谓其淆乱国事，诬污大臣，谪剑州判官。初，国钦疏上，座主许国责之曰：“若此举，为名节乎，为国家乎？”国钦曰：“何敢为名节，惟为国事耳。即言未当，死生利害听之。”国无以难。

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拟量移国钦为建宁推官，饶伸为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贬，不宜迁，切责光祖，而尽罢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大学士赵志皋疏救，亦被谯责。国钦后历南京刑部郎中，卒。

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给事中胡汝宁承权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国钦、伸，斥为民。

饶伸，字抑之，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黄洪宪典顺天试，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申时行婿李鸿亦预选。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尚书硃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欲寝其事。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请得覆试。锡爵疏辨，与时行并乞罢。帝皆慰留之，而从桂请，命覆试。礼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壮文独劣，拟乙置之。都御史吴时来及朝阳不可。桂直前力争，乃如慎行议，列甲乙以上。时行、锡爵调旨尽留之，且夺桂俸二月。衡实有才名，锡爵大愤，复上疏极诋桂。伸乃抗疏言："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居然置之选首。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覆试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时来罔分优劣，蒙面与桂力争，遂朦胧拟请。至锡爵讦桂一疏，剑戟森然，乖对君之体。锡爵柄用三年，放逐贤士，援引憸人。今又巧护己私，欺罔主上，势将为居正之续。时来附权蔑纪，不称宪长。请俱赐罢。"

疏既入，锡爵、时行并杜门求去。而许国以典会试入场，阁中遂无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时行私第，时行仍封还。帝惊曰："阁中竟无人耶？"乃慰留时行等，而下伸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复劾伸及桂，以媚执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谓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罢。于是诏诸司严约所属，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贬桂三秩，调边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锡爵。锡爵不自安，屡请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归，遂不复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贤乱政，请告归。所辑《学海》六百余卷，时称其浩博。

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岁，与伸先后以侍养归。

先是，任丘刘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岁，先后乞养亲归，与伸兄弟相类。一时皆以为荣。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部侍郎。天启中，赠礼部尚书，谥文庄。元霖，

万历八年进士。历官工部尚书。福王开邸洛阳，有所营建。元霖执奏，罢之。卒，赠太子太保。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

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中立抗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跧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

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岁。

寻进兵科右给事中。有诏修国史，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虞夔，锡爵门生也，以拾遗劾罢。诸御史言不当召。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召命。未几，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给事中卢明诹救之，亦贬秩。中立上言：“两年以来，铨臣相继屏斥。尚书孙鑨去矣，陈有年杜门求罢矣，文选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宪成又继之。臣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则不能一日为冢宰；非如徐一樯、谢廷寀、刘希孟，则不能一日为选郎。臧否混淆，举错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阏，烦言滋起。此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之渐，不可不深虑也。且会推阁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而张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亦会推也。盖特简与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谐于佥议，特简或由于私援。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圣怒，即揭救数语，譬之强笑，而神不偕来，欲以动听难矣。方今疆埸交耸，公私耗敝，群情思乱，识者怀忧。乃朝议纷纭若尔，岂得不长叹息哉！”帝怒，严旨责让，斥明诹为民，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时，赠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杨恂，字伯纯，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请大加裁汰，不用。累迁户科都给事中。朝鲜用兵，冒破帑金不赀。恂请严敕边臣，而劾武库郎刘黄裳侵耗罪。黄裳卒罢去。寻上节财四议，格不行。

王锡爵谢政，赵志皋代为首辅。御史柳佐、章守诚劾之。志皋乞罢，不许。御史冀体极论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责对状。体抗辞不屈，贬三秩，出之外，以论救者众，竟斥为民。恂复论志皋，并及张位。其略曰：“今之议执政者，佥曰拟旨失当也，贪鄙无为也。是固可忧，而所忧有大于是者。许茂橓罢闲锦衣，厚赍金玉为奸，被人缉获。使大臣清节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缉获者被责，而行贿者不问。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忧者一。杨应龙负固不服，执政贪其重饵，与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书。其余四缄及黄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数十，不言所投。臣细询播人，始嗫嚅言曰‘求

票拟耳’。夫票拟，辅臣事也，而使小丑得以利动哉？可忧者二。推升者，吏部职也。迩来创专擅之说以蛊惑圣聪，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是内托上意，外诿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两者俱无当，则驳令更推；少不如意，谴谪加焉。倘谓简在帝心，非政府所预，何所用者非梓里姻亲，则门墙密契也？如是而犹曰吏部专擅乎？可忧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纠绳献纳，其职也。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陛下纳其谮而恶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显斥于建白之时，则阴中于迁除之日。倘谓断自宸衷，无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积怨，则近日深仇也？如是而犹谓言官结党乎？可忧者四。首辅志皋日薄西山，固无足责。位素负物望，乃所为若斯；且其机械独深，朋邪日众，将来之祸，更有难言者。请罢志皋而防位，严饬陈于陛、沈一贯，毋效二人所为。”疏入，忤旨。命镌一级，出之外。志皋、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贯亦论救。乃以原品调陕西按察经历。引疾归。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废。及恂，未召卒。

冀体，武安人。被废，累荐不起，卒于家。

其时以论志皋获谴者又有硃爵，开州人。由茌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尝论时政阙失，因疏志皋、位寝阁壅蔽罪，不报。寻切谏三王并封，且论救硃维京、王如坚等，复劾志皋、位私同年罗万化为吏部。坐谪山西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阳人。父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编修。不附严嵩，出为四川提学佥事。再转福建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请罢纳粟例，复积分法，又请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尽入监肄业，诏皆从之。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尝割田千亩以赡宗族。

士昌五岁受书，至“惟善为宝”，以父名辍读拱立。师大奇之。举万历八年进士，除户部主事，进员外郎。请帝杜留中，录遗直，举召对，崇节俭。寻进郎中。以省亲去。还朝，言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少詹事黄洪宪力挤赵用贤，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谠，宜拔擢以厉士节。又请复连坐之法，慎巡抚之选，旌苦节之士，重赃吏之罚。疏入，给事中李春开劾其出位。遂下诏禁诸司毋越职刺举。已，因风霾，请早建国本。贵妃父郑承宪乞改造父茔，诏与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陈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纳。稍迁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

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去国。明年秋，士昌赍表入

都，上疏曰：

皇上听一贯、鲤并去，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夫一贯招权罔利，大坏士风吏道，恐天下林居贞士与己龃龉，一切阻遏，以杜将来。即得罪张居正诸臣，皇上素知其忠义、注意拔擢者，皆摈不复用，甚则借他事处之。其直道左迁诸人、久经迁转在告者，一贯亦摈不复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异，亦巧计罢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空天下诸曹与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己所欲用所欲为者，又无不可置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辄流涕语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则归己，过则归君，人人知其不忠。

夫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以众贤效之君，较一贯忠邪远甚。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鲤家徒壁立，贫无余赀，较一贯贪廉远甚。一贯患鲤邪正相形，借妖书事倾害，非皇上圣明，几至大误。臣以为辅臣若一贯憸邪异常，直合古今奸臣卢□巳、章惇而三矣。然竟无一人以鲤、一贯之贤奸为皇上正言别白者，臣窃痛之。

且一贯之用，由王锡爵所推毂。今一贯去，以锡爵代首揆，是一贯未尝去也。锡爵素有重名，非一贯比。然器量褊狭，嫉善如仇。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一黜不复。顷闻锡爵有疏请录遗佚。谓宜如其所请，召还诸臣，然后敦趣就道，不然，恐锡爵无复出理也。至论劾一贯诸臣，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硃吾弼，亦亟宜召复，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至于他臣，以触忤被中伤异同致罢去者，请皆以次拂拭用之。

说者谓皇上于诸臣，虽三下明诏，意若向用，实未欲用者，臣独以为不然。皇上初尝罢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硃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后又尝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旋皆擢用。顷年改调铨曹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渐还清秩。而邹元标起自戍所，累蒙迁擢，其后未有一言忤主，而谓皇上忽复怒之，而调之南，而锢不复用，岂不厚诬皇上也哉。盖皇上本无不用诸臣之心，而辅臣实决不用诸臣之策也。说者谓俗流世坏，宜用洁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独推杨绾、杜黄裳，以其能推贤荐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学术驱斥诸贤，竟以祸宋。为

辅臣者可不鉴于此哉。

其意以阴讽李廷机。廷机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权，亦何敢侵吏部职。”士昌见疏，复贻书规之，廷机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会硃赓亦疏辨如廷机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杨时乔、副都御史詹沂请薄罚，不许。诏镌三秩为广西佥事。御史宋焘论救，复诋一贯，刺廷机。帝益怒，谪焘平定判官，再谪士昌兴安典史。

士昌好学，励名检。居恒愤时疾俗，欲以身挽之。故虽居散僚，数有论建，竟龃龉以终。士昌谪之明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劾赓等大罪十二，亦镌三秩，调边方用。

宋焘，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气好搏击。出按应天诸府，疏斥首辅硃赓。廷臣继有请，皆责备辅臣，其端自焘发也。及坐谪，旋请假归。卒于家。天启初，赠士昌太常少卿，焘光禄少卿。

马孟祯，字泰符，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分宜知县。将内召，以征赋不及四分，为户部尚书赵世卿所劾，诏镌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邹元标、万国钦辈亟称之。续授御史。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陈治则，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几八十未谢政，孟祯并疏论之。大学士李廷机被劾奏辨，言入仕以来，初无大谬。孟祯驳之曰：“廷机在礼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聂云翰建言忤时，则抑之至死。秉政未几，姜士昌、宋焘、郑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滥授京堂，陈用宾等屡拟宽旨。犹不谓之谬哉？”王锡爵辞召，密疏痛诋言者。孟祯及南京给事中段然并上疏极论。寻陈佥商之害，发工部郎陈民志、范钫黩货罪。又陈通壅蔽、录直臣、决用舍、恤民穷、急边饷五事。请召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放廷机还田里。皆不报。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灾。孟祯言：“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语，腾入禁庭，此士习可虑也。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将为豪杰之藉，此民情可虑也。”帝亦不省。

吏部侍郎萧云举佐京察，有所庇，孟祯首疏攻之。论者日众，云举引去。山海参将李获阳忤税监，下狱死，孟祯为讼冤，因请贷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之在狱者，且言："楚宗一狱，死者已多，今被锢高墙者，谁非高皇帝子孙，乃令至是。"皆弗听。四十二年冬，考选科道，中书舍人张光房、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以言论忤时，抑不得与。孟祯不平，具疏论之。是时三党势张，忌孟祯谠直，出为广东副使。移疾不赴。天启初，起南京光禄少卿，召改太仆。以忧归。魏忠贤得志，为御史王业浩所论，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孟祯少贫。既通显，家无赢资。惟衔赵世卿抑己，既入台即疏劾世卿，人以为隘。

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户科给事中。言"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议留，若霖力诋部议。云南民变，杀税使杨荣，诏从巡抚陈用宾言，命四川丘乘云兼领。若霖言："用宾养成荣恶，今不直请罢税，而倡议领于四川，负国甚。乞亟斥用宾，追寝前命。"皆不报。

进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畯，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诏申饬如若霖言，所推悉报寝。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硃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杨致中枉法拷杀指挥郑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报。硃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画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

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逋至百余万。疏请集议长策，亦留中。

先是，吏部列上考选应授科道者，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与焉。赓党给事中陈治则推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嚣竞，吏部因改拟部曹。治则怒劾一腾交构。帝以言官纷争，留部疏。廷臣屡请乃下，而责若霖首昌烦言，并元功、汝亨、一腾各贬一级，出之外。廷臣论救，皆不省。若霖遂出为颍州判官，卒。

赞曰：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

列传第一百十九

顾宪成（欧阳东凤 吴炯） 顾允成（张纳陛 贾岩 诸寿贤 彭遵古）钱一本（子春） 于孔兼（陈泰来）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吴弘济）谭一召 孙继有 刘元珍庞时雍 叶茂才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请告归三年，补验封主事。

十五年，大计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计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在拾遗中，自修坐是失执政意。给事中陈与郊承风旨并论起鸣、自修，实以攻自修而庇起鸣。于是二人并罢，并责御史纠起鸣者四人。宪成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谪桂阳州判官。稍迁处州推官。丁母忧，服除，补泉州推官。举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会有诏三皇子并封王。宪成偕同官上疏曰：

皇上因《祖训》立嫡之条，欲暂令三皇子并封王，以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见在论是也，待将来则非也。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甚详，皇上概弗省，岂皇上创见有加列圣之上乎？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天子系乎天，君与天一体也；太子系乎父，父子一体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

皇上以为权宜云耳。夫权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为太子，诸子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训》为法，子孙以皇上为法。皇上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讵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启万世之大患乎？皇后与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诸子，即皇后之元子诸子。恭妃、皇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哉？

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犹可以岁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岁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

屡迁而愈缓。自并封命下，叩阍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窃议，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辅臣以担当。锡爵夙夜趣召，乃排群议而顺上旨，岂所谓担当？必积诚感悟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

皇上神明天纵，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谅者，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即臣等亦有不能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悉在是矣。

宪成又遗书锡爵，反覆辨论。其后并封议遂寝。

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及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寻迁文选郎中。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后廷推阁臣，万化复不与。锡爵等皆恚，万化乃获推，会帝报罢而止。及是，锡爵将谢政，廷推代者。宪成举故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事具有年传。

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辞不就。四十年，卒于家。天启初，赠太常卿。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追论之，遂削夺。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既而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哗。而其时于玉立、黄正宾辈附丽其间，颇有轻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东林为口实。兆魁腾疏攻宪成，恣意诬

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及受黄正宾贿。其言绝无左验。光禄丞吴炯上言为一致辨，因言："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非细事也。"疏入，不报。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母病呕血，跪而食之。举于乡，县令悯其贫，遗以田二百亩，谢不受。万历十七年成进士，除兴化知县。大水坏堤，请振于上官不应，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请。屡迁南京刑部郎中，擢平乐知府。抚谕生瑶，皆相亲如子弟。因白督学监司，择其俊秀者入学，瑶渐知礼让。税使横行，东凤力抗之。以才调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剧盗且尽。宪成辈讲学，为建东林书院。居四年，谢事归。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并辞不就。卒于家。

吴炯，字晋明，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成进士，授杭州推官。入为兵部主事，乞假归。恬静端介，不骛荣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进光禄丞。天启中，累迁南京太仆卿。魏忠贤私人石三畏追论炯党庇宪成，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炯家世素封，无子，置义田以赡族人。郡中贫士及诸生赴举者，多所资给。尝输万金助边，被诏旌奖。

顾允成，字季时，宪成弟。性耿介，厉名节，举万历十一年会试，十四年始赴殿试。对策中有曰："陛下以郑妃勤于奉侍，册为皇贵妃，廷臣不胜私忧过计。请立东宫，进封王恭妃，非报罢则峻逐。或不幸贵妃弄威福，其戚属左右窃而张之，内外害可胜言！顷张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专，尚与陛下二。此属之专，遂与陛下一。二则易间，一难图也。"执政骇且恚，置末第。

会南畿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连疏诋都御史海瑞，允成不胜愤。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抗疏劾之。略言："寰妒贤丑正，不复知人间羞耻事。臣等自幼读书，即知慕瑞，以为当代伟人。寰大肆贪污，闻瑞之风，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诬，臣等所为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

疏出，朝野多切齿。而政府庇之，但拟旨谯让。及得允成等疏，谓寰已切让，不当出位妄奏，夺三人冠带，还家省愆，且令九卿约束办事进士，毋妄言时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来，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职加人罪，且移牒诸司约禁，而进士观政者，复令堂官钳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谠言直谏；教其砥行立节可也，而反教以缄默取容。此风一开，流弊何极。谏官避祸希宠不言矣，庶官又不当言；大臣持禄养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许言。万一权奸擅朝，倾危宗社，陛下安从闻之？臣历稽先朝故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并以书生建言，未闻以为罪，独奈何锢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责，三人遂废。寰复诋瑞及思孝，其言绝狂诞，自是获罪清议，出为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劾其奸贪，寰亦讦鼎思请寄事。诸给事中不平，连章攻寰，寰与鼎思并谪，遂不复振。

久之，南京御史陈邦科请录用允成等，不许。巡按御史复言之，诏许以教授用。允成历任南康、保定。入为国子监博士，迁礼部主事。三王并封制下，偕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曰："册立大典，年来无敢再渎者，以奉二十一年举行之明诏。兹既届期，群臣莫不引领。而元辅王锡爵星驾趣朝，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独任，臣等实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锡爵私邸，而三王并封之议遂成，即次辅赵志皋、张位亦不预闻。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元子封王，祖宗以来未有此礼，锡爵安得专之，而陛下安得创之！"当是时，光禄丞硃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疏先入。帝震怒，戍极边。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继之，斥为民。及是谏者益众，帝知不可尽斥，但报"遵旨行"。已而竟寝。

未几，吏部尚书孙鑨等以拾遗事被责。允成谓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纳陛亦抗章极论，并侵附执政者。帝怒，谪允成光州判官，纳陛邓州判官。皆乞假归，不复出。

纳陛，字以登，宜兴人。年十六，从王畿讲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改礼部。生平尚风节。乡邑有利害，辄为请于有司而后已。东林书院之会，纳陛为焉。又与同邑史孟麟、吴正志为丽泽大会，东南人士争赴之。

时与允成等同以部曹争三王并封，又争拾遗事者，户部主事滁人贾岩，亦贬曹州判官。投劾归，卒。天启中，赠允成、纳陛光禄少卿，岩尚宝丞。

诸寿贤，字延之，昆山人。既释褐，上疏愿放归田，力学十年，然后从政。章下所司，寝不奏。既斥归。久之，起南阳教授。入为国子助教，擢礼部主事。戚里中贵干请，辄拒之。遘疾，请告归，授徒自给。久之卒。

彭遵古，麻城人，终光禄少卿。

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入台即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贪墨状，大舟至遣戍。已，论请从祀曹端、陈真晟、罗伦、罗洪先于文庙。出按广西。

帝以张有德请备大礼仪物，复更册立东宫期，而申时行柄国，不能匡救。一本上论相、建储二疏。其论相曰：

昨俞旨下辅臣，令辅臣总政。夫朝廷之政，辅臣安得总之？内阁代言拟旨，本顾问之遗，遇有章奏，阁臣宜各拟一旨。今一出时行专断。皇上断者十一，时行断者十九。皇上断谓之圣旨，时行断亦谓之圣旨。惟嫌怨所在，则以出自圣断为言，罪何可胜诛。所当论者一。

评事雒于仁进四药之箴，陛下欲见之施行，辅臣力劝留中。既有言及辅臣之章，亦尽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过如此，复安望其尽忠补过耶？所当论者二。

科场弊窦，污人齿颊，而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请执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与见从仕籍者，暂还里居，俟父致政，乃议进止。毋令犬马报主之心，不胜其牛马子孙之计。所当论者三。

大臣以身殉国，安复有家。乃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岁岁申馈遗之禁何为哉？所当论者四。

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启言事，先臣弗为。今阁臣或有救援之举，或有密勿之谋，类具揭帖以进，虽格言正论，谠议忠谋，已类斜封密启之为，非有公听并观之正。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书之故事，启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当论者五。

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卿，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

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颟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所当论者六。

三公职在论道。师，道之教训。今讲幄经年不御，是何师也？傅，傅之德义。今外帑匮乏，私藏充盈，不能一为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体。今圣躬常年静摄，尚以多疾为辞，是何保也？其兼衔必曰太子之师、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仪，至今又复改迟，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职矣。所当论者七。

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赀蹑级，循列卿位，以觊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推内引，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时行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时行；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所当论者八。

先民询刍荛之言，明王设诽谤之木。今大臣惧人攻己，而欲钳天下之口，不目之为奸、为邪、为浮薄，必詈之为谗、为谤、为小人。目前之耳目可涂，身后之是非难罔。所当论者九。

君臣之分，等于天地。今上名之曰总政，己亦居之曰总政。以其身居于宠利之极，耐弹忍辱，必老死于位而后已。古所谓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进退存亡者耶？大臣既无难进易退之节，天下安有顽廉懦立之风！举一世之人心风俗，糜烂于乞祼登垄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数年不胜其操切惨刻，而势焰烁人；后数年不胜其姑息委靡，而贤愚共贯。前之政自居正总，今之政自时行总，而皆不自朝廷总故也。所当论者十。

然君道莫先论相，而取人亦在君身，愿陛下勿以国本为儿戏。昔孔子以九经告君，而先之修身、劝贤。大抵谗夫女谒货利之交，一有惑溺，则内之心志决不清明，外之身体决不强固。矧以艳处之褒姒，而为善谮之骊姬，狐媚既以蛊其心，鹿台又复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贵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其论国本曰：

陛下所以迟迟建储者，谓欲效皇祖世宗之为耳。然皇祖中年尝立庄

敬为太子，封皇考为裕王，非终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体又迥然不同。皇贵妃宠过皇后。其处心积虑，无一日而不萌夺嫡之心，无一日而不思为援立其子之计。此世宗时所无也。凡子必依于母，皇元子之母压于皇贵妃之下。陛下曰“长幼有序”，皇贵妃曰“贵贱有等”。倘一日遂其夺嫡之心，不审陛下何以处此？此世宗时所无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则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弟既凭母之宠而朝夕近幸，母又觊子之立而日夜树功。此世宗时所无也。传闻陛下先曾失言于皇贵妃，皇贵妃执此为信。及今不断，蛊惑日深，刚断日馁，事体日难。此世宗时所无也。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乎！使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以冀其迟延。有一人言及，则御之曰“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则又曰“此又来激扰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此等机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妇，顾欲以欺天下万世耶！

疏入，留中。时廷臣相继争国本，惟一本言最戆直。帝衔之。无何，杖给事中孟养浩。中旨以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为民。屡荐，卒不用。一本既罢归，潜心《六经》濂、洛诸书，尤研精《易》学。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预克卒日，赋诗志之，如期而逝。天启初，赠太仆寺少卿。

子春，字若木，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高阳、献二县，征授御史。太仆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诋顾宪成。春三疏首发其憸邪。出按湖广，请予礼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禄少卿顾宪成恤典。楚宗人以讦伪王事，锢高墙者甚众，春为讼冤，寻复请释回故宗家属，语甚切至。咸宁知县满朝荐久系，奏请释之，因请并释王邦才、卞孔时。又再疏劾守备中官杜茂，且备陈采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听小人之谋，名出汉桓、唐德下，为我明基祸之主。”帝以湖广地为福王庄田。春三疏力争，帝降旨切责。叶向高致政去，方从哲为首辅。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则朝虚野实，货财则野虚朝实。从哲不能救正，而第于福王则无事不曲从。臣尝叹皇上有为尧、舜之资，而辅佐无人。仅得王家屏、沈鲤，又俱不信用。其余大抵庸恶陋劣，奸回媢嫉之徒，不意至从哲而风益下。臣闻从哲每向人言，辄云内相之意，是甘为万安、焦芳，曾赵志皋，沈一贯之不若也。”从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责春妄言渎奏，出为福建右参议。

寻丁父艰。天启初，起故官。召为尚宝少卿，历迁光禄卿。五年，魏忠贤党门克新劾春倚恃东林，父作子述，削籍归。

崇祯九年，召拜通政使。迁户部右侍郎，历尚书。总督仓场，条行厘弊十事。以劳瘁予告。未几，起南京户部尚书。疏请皇太子出阁，从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条上战守之策，并论贼三可击状。帝如议敕行。十一年，黄道周、刘同升等谏杨嗣昌夺情，被贬谪。范景文等疏救，春名与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问。春为御史，甚有声。及居大僚，循职无咎。会上疏请改折白粮，忤旨，罢归。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万历八年进士。授九江推官。入为礼部主事，再迁仪制郎中。疏论都御史吴时来晚节不终，不当谥忠恪，因请谥杨爵、陈瓒、孟秋。乃夺时来谥，而谥爵忠介。大学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内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不纳辅臣之言，反重谏官之罚。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万国钦获罪申时行，饶伸获罪王锡爵，非获罪于陛下也。辅臣于数千里外，能遥制朝权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复来共成他图耶！自陛下有近日之举，而善类寒心，邪臣鼓掌。将来逢君必巧，豫教无期，申生、杨广再见于今，此宗庙之不利，非直臣等忧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

明年正月，有诏并封三王。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合疏争曰："立嫡之训，自古有之。然历考祖宗以来，未有虚东宫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东宫，年甫六岁，仁圣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岂不省记乎？地逼则嫌生，礼殊则分定。愿收还新谕，建储、封王一时并举，宗社幸甚。"未报。孔兼又言："陛下坚持待嫡之说，既疑群臣谤讪，又谓朝纲倒持，遂欲坐谏者以无礼于君之罪。夫谓元子当立不容缓者，君子也。此有礼于君者，王如坚诸人是也。谓并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无礼于君者，许梦熊一人是也。今欲以无礼之罪，而加之有礼于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国法？臣又惟巫蛊之谤启于尧母；承乾之诛成于偏爱。自古乱臣，未有不窥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锡爵之两谕并拟，其负国误君大矣。既不能转移君心决计于初，乃以杜门求去为计。夫前无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后争，争而不得，虽去不足塞责矣。人谓锡爵言无不尽，特苦陛下听断之不行。臣则云陛下悔心已萌，特忧锡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视君父之过举，锡爵纵不为宗社计，独不为身名计乎？"会廷臣多谏者，其事竟寝。

亡何，考功郎中赵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来各疏救。帝积前恨，谪孔兼安吉判官，泰来饶平典史。孔兼投牒归。家居二十年，杜门

读书，矩矱整肃，乡人称之无间言。

泰来，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举万历五年进士，授顺天教授，进国子博士。见执政与言路相水火，上书规之，坐是五年不调。南京礼部郎中马应图，泰来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讥切执政，又力诋给事中齐世臣，御史龚懋贤、蔡系周、孙愈贤、吴定，而盛称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李植诸人。忤旨，谪大同典史。给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执政意，复连章劾应图，且言泰来为点定奏章。帝以应图既贬不问。泰来引疾归。久之，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疏请建储，不报。逾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启中，孔兼、泰来俱赠光禄少卿。

于氏为金坛望族。孔兼祖湛，户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备副使。再从弟仕廉，南京户部侍郎，有清望。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给事中。疏劾少詹事黄洪宪典试作奸，左都御史吴时来沮抑言路。执政庇之，格不行。员外郎赵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继劾两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滋不说。吏科都给事中陈与郊素附执政，属同官李春开三疏讦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开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发。给事中王继光、万自约不平，复抗章论时来等，词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开，语并侵执政，因求罢，不许。孟麟竟自引归。春开亦谢病去，后以考察罢。孟麟寻召为兵科右给事中。

二十年，大学士赵志皋、张位言："凡会议会推，并令廷臣类奏，取自上裁，用杜专权。"孟麟疏争曰："自臣通籍以来，窃见阁臣侵部院之权，言路希阁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责久矣。陛下更置辅臣，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恐其专也；而官各有职，不相侵越，则又惟恐其不专。盖以一事任一官，则专不为害；即使败事，亦罪有所归。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诸臣各书所见，类奏以听上裁，则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于诸司；究以诸司之权，合而收之于禁密。事虽上裁，旨由阁拟。脱有私意奸其间，内托上旨，外诿廷言，谁执其咎？又脱有冯保、张居正者，夤缘为奸，授意外廷，小人趋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当官不能争其是，又谁执其咎？臣窃谓政权分之六部，不可以为专。惟六部不专，则必有专之者。是乃收揽威权之渐，必不可从也。"忤旨，不纳。

再迁吏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议起，孟麟、于孔兼等诣王锡爵邸争之。又进《或问》一篇，别白尤力。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实佐之。南星以谗言斥，孟麟亦引疾归。召拜太仆少卿，复

以疾去。

孟麟素砥名节，复与东林讲会，时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馆。会睹梃击事，疏请册立皇太孙，绝群小觊觎之望。且救御史刘光复。帝怒，谪两浙盐运判官。熹宗立，稍迁南京礼部主事。累擢太仆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祖应旗，字仲常。嘉靖十四年进士。由慈溪知县屡迁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旗，令黜晔。应旗反黜杰，嵩大怒。应旗又黜常州知府符验，嵩令御史桂荣劾应旗挟私黜郡守，谪建昌通判。历浙江提学副使。应旗雅工场屋文字，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其阅文所品题，百不失一。以大计罢归，顾宪成兄弟方少，从之学，敷教遂与善，用风节相期许。及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高攀龙同出赵南星门，益以名教自任。

会南京御史王籓臣疏劾巡抚周继，不具揭都察院，为其长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吴时来因请申饬宪规，籓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时来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辅臣，曲学险诐，又故绳庶寀，以崇九列，塞主上聪明。宜严党邪之禁，更易两都台长，以清风宪。"疏上，大学士申时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台长，南京则以三日。籓臣废故事，薄罚未为过。必如敷教言，将尽抑大臣而后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乱国是。诏敷教归，省过三年，以教职用。大学士许国以敷教其门生，而疏语侵己，尤愤，自请罢斥。因言："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师讹言东南赤旱，臣未为忧，而独忧此区区者，彼止一时之灾，此则世道之虑也。"时来亦乞休，力诋敷教及主事饶伸。帝慰留国、时来。都给事中陈与郊复上疏极诋建言诸臣，帝亦不问。

二十年夏，起敷教凤翔教授，旋迁国子助教。明年，力争三王并封，又上书王锡爵。寻以救南星，谪光州学正。省母归，遂不复出。敷教褆身严苦，垢衣粝食，终身未尝受人馈。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议，大吏有举动，多用敷教言而止。后与宪成兄弟及攀龙辈讲学。卒，赠尚宝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迁礼部主事，乞便养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龙以赵用贤去国，疏争之，与郑材、杨应宿相讦。攀龙谪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复争，亦被

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赵南星、孟化鲤为选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赵用贤节概震天下，止以吴镇竖子一疏而归，使应宿、材得窥意指，交章攻击。至如孙钅龙之清修公正，李世达之练达刚明，李祯之孤介廉方，并朝廷仪表。鑨、世达先后去国，祯亦坚怀去志，天下共惜诸臣不用，而疑阁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龙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辅臣诤友。至如应宿辨疏，涂面丧心，无复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议，未尝不是攀龙非应宿。及奉处分之诏，则应宿仅从薄谪，攀龙又窜炎荒。辅臣误国不忠，无甚于此。乃动辄自文，诿之宸断。坐视君父过举，弼违补衮之谓何！苟俟降斥之后，阳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吴弘济辨别君子小人，较若苍素，乃与攀龙相继得罪。臣之所惜，不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进，谁为受其祸者。乞陛下立斥应宿、材，为小人媚灶之戒；复攀龙、弘济官，以奖忠良；并严谕阁臣王锡爵，无挟私植党，仇视正人。则相业光而圣德亦光矣。"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方以劾锡爵被谴。希范疏入，帝怒，斥为民。希范恬静简易，与东林讲学之会。熹宗嗣位，将起官，先卒。赠光禄少卿。

吴弘济，字春阳，秀水人。希范同年进士。由蒲圻知县擢御史。连劾福建巡抚司汝济、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蓟辽总督顾养谦，不纳。三王并封诏下，偕同官抗疏争。既而以论应宿、攀龙事，贬二秩调外。王锡爵等疏救，给事、御史、执政疏每上，辄重其罚，竟斥为民。未几卒。熹宗时，赠官如希范。

谭一召，大庾人。孙继有，余姚人。一召疏曰："辅臣锡爵再辅政以来，斥逐言者无虚月。攀龙、弘济之黜，一何甚也。自赵南星秉公考察，锡爵含怒积愤。故南星一挂弹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鲤等以推张栋而斥，李世达、孙鑨又相继罢去矣。怒心横生，触事辄发，又安知是非公论耶！"继有疏曰："吴弘济救攀龙则黜，黄纪贤、吴文梓救弘济则罚，郑材倾陷善类，而黜罚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为攀龙罪者，以攀龙谓陛下不亲一事，批答尽出辅臣。然疏内初无此语，何以服攀龙心？然此犹小者耳。本兵、经略，安危所系，乃以匪人石星、宋应昌任之，岂不误国家大计哉！"与一召疏并上。帝怒曰："近罪攀龙，出朕独断。小臣无状，诋诬阁臣，朋奸党恶，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谪继有极边杂职。"给事中叶继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继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夺继美俸一年。锡爵力救，诏免逮。诸人遂废于家。继有终知府。

刘元珍，字伯先，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

事，进郎中，亲老归养。起南京职方，厘汰老弱营军，岁省银二万有奇。

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尽黜政府私人钱梦皋等。大学士沈一贯密为地，诏给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阕需次，抗疏言："一贯自秉政以来，比昵憸人，丛集奸慝，假至尊之权以售私，窃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见梦皋有疏，每以党加人。从古小人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者。所关治乱安危之机，非细故也。"疏奏，留中。一贯亟自辨，乞明示独断之意，以释群疑。梦皋亦诋元珍为温纯鹰犬。疏皆不报。未几，敕谕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贬元珍一秩，调边方。一贯佯救，给事、御史侯庆远、叶永盛等亦争之，不从。时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硃吾弼相继论察典。而主事庞时雍则直攻一贯欺罔者十，误国者十，且曰："一贯之富贵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坏。顷南郊雷震，正当一贯奏请颁行敕谕之时。意者天厌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谗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灿然贬三秩，调极边。顷之，庆远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夺其俸，谪元珍等极边杂职。俄御史周家栋指陈时政，语过激。帝迁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诸被留者皆自免去。

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禄少卿。时辽、沈既没，故赞画主事刘国缙入南四卫，以招抚军民为名，投牒督饷侍郎，令发舟南济。议者欲推为东路巡抚，元珍上疏言："国缙乃李成梁义儿，成梁弃封疆，国缙为营免，遂基祸本。杨镐、李如柏丧师，国缙甫为赞画，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违制。创议用辽人，冒官帑二十万金募土兵三万，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拥数万众，欲问道登、莱，窜处内地。万一敌中间谍阑入其间，何以备之？"疏下兵部巡抚议，遂寝。

未几，元珍卒官。初，元珍罢归，以讲学为事。表节义，恤鳏寡，行义重于时。

时雍，汶上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知丹徒县，历户、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叶茂才，字参之，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刑部主事，以便养改南京工部。榷税芜湖，课登，辄纵民舟去。既而课羡，请以饷边卒，不取一钱。就改吏部，进郎中，三迁南京大理丞。复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仆少卿。时朝士方植党争权。祭酒汤宾尹、修撰韩敬既败，其党犹力庇之。御史汤世济者，敬邑人也，疏陈时政，阴诋发敬奸弊者。茂

才驰疏驳之。其党给事中官应震辈遂连疏力争。茂才更具揭发其隐，因移疾乞休。世济益恚，偕同年金汝谐、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当是时，党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党人益专，无复操异议者。天启初，召为太仆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时政日非，谢病归。友人高攀龙被逮，赴水死，使者将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几卒。

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强半。始同邑顾宪成、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及攀龙并建言去国，直声震一时，茂才只以醇德称。及官太仆，清流尽斥，邪议益棼，遂奋身与抗，人由是服其勇。时称“东林八君子”，宪成、允成、攀龙、希范、元珍、武进钱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赞曰：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未盛也。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而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争，不烈于是矣。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虽未尝激扬标榜，列“君宗”、“顾”、“俊”之目，而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附丽游扬，薰莸猥杂，岂讲学初心实然哉？语曰“为善无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处矣。

列传第一百二十

魏允贞（弟允中 刘廷兰） 王国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贞，字懋忠，南乐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荆州推官。大学士张居正归葬，群吏趋事恐后，允贞独不赴，且抉其奴。治行最，征授御史。吏部尚书梁梦龙罢。允贞言："铨衡任重。往者会推之前，所司率受指执政或司礼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纳其言，特用严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书吴兑，兑引去。已，陈时弊四事，言："自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请自今辅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后始许廷对，庶幸门稍杜。自居正恶闻谠言，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闻，佞臣得志。自今考选时，陛下宜严敕所司，毋循故辙。俺答自通市以来，边备懈弛。三军月饷，既克其半以充市赏，复克其半以奉要人，士无宿饱，何能御寇？至辽左战功，尤可骇异。军声则日振于前，生齿则日减于旧。奏报失真，迁叙逾格，赏罚无章，何以能国哉！"疏入，下都察院。

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辅臣吕调阳子兴周，张四维子泰徵、甲徵，申时行子用懋，皆相继得举。甲徵、用懋将廷对，而允贞疏适上。四维大愠，言："臣待罪政府，无所不当闻。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预闻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为子白诬，且乞骸骨。时行亦疏辨。帝并慰留，而责允贞言过当。户部员外郎李三才奏允贞言是，并贬秩调外。允贞得许州判官。给事中御史周邦杰、赵卿等论救，不纳。允贞虽谪，然自是辅臣居位，其子无复登第者。久之，累迁右通政。

二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允贞素刚果，清操绝俗。以所部地疹民贫，力裁幕府岁供及州县冗费，以其银数万缮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马易粟。又奏免平阳岁额站银八万，以所省邮传羡补之。雁门、平定军以逋屯粮窜徙，允贞奏除其租，招令复业。岢岚互市，省抚赏银六万。汾州有两郡王，宗人与军民杂处，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为府。自款市成，边政废。允贞视要害，筑边墙万有余丈。政声大著。帝亦数嘉其能。会诏中官张忠矿山西，允贞抗疏极谏，不报。已，西河王知燧请开解州、安邑、绛县矿，以仪宾督之。指挥王守信请开平定、稷山诸

矿。帝并报允。允贞恐民愈扰，请令忠兼领，亦不纳。

三殿灾，诏求直言。允贞言咎在辅臣，历数赵志皋、张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逾月两宫灾。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复灾。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罢。帝慰留，责允贞边臣不当言朝事，因屡推不用，遂肆狂言，夺俸五月。顷之，允贞疏举遗贤，请召还王家屏、陈有年、沈鲤、李世达、王汝训及小臣史孟麟、张栋、万国钦、马经纶、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疏留中。以久次，进右副都御史。

二十八年春，疏陈时政缺失，言："行取诸臣，几经论荐，陛下犹不轻予一官。彼鲁坤、马堂、高淮、陈朝辈，试之何事，举之何人，乃令其衔命横行，生杀予夺，恣出其口。廷臣所陈率国家大计，一皆寝阁，甚者严谴随之。彼报税之徒，悉无赖奸人，乡党不齿，顾乃朝奏夕报，如响应声。臣不解也。胥徒入乡，民间犹扰，况缇骑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吴宝秀、华钰诸人，祸至惨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钱谷出入，上下相稽，犹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权，动逾数万。有司不敢问，抚按不敢闻，岂无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乃元老听其投闲，直臣几于永锢，是陛下之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也。"疏奏，亦不省。

先是，张忠以开矿至，后孙朝复至榷税，诛求百方，允贞每事裁抑。会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杰，朝使者逼杀建雄县丞李逢春，允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贞抗命沮挠。帝留允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吏部尚书李戴、都御史温纯等力称允贞贤，请下允贞疏平议。帝并留中。山西军民数千恐允贞去，相率诣阙诉冤，两京言官亦连章论救。帝乃两置不问。明年，忠以夏县知县彭应春抗礼，劾贬之。允贞请留应春，不报。

允贞父已九十余，允贞岁岁乞侍养，章二十上。廷议以敕使害民，非允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请益力，始听归。士民为立祠。已，阅视者奏允贞守边劳，即家进兵部右侍郎。寻卒。天启初，追谥介肃。

弟允中、允孚。允中为诸生，副使王世贞大器之。岁乡试，世贞戒门吏曰："非魏允中第一，无伐鼓以传也。"已而果然。时无锡顾宪成、漳浦刘廷兰并为举首，负俊才，时人称"三解元"。寻与廷兰举万历八年进士。张居正专政，灾异见，而中外方竞颂功德。允中、廷兰各上书座

主申时行，劝之补救。时行不能用。允中寻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勋主事，调考功，未几卒。允孚官刑部郎中，亦有名。

廷兰与兄廷蕙、廷芥亦皆举进士，有名。世所称“南乐三魏”、“漳浦三刘”者也。

王国，字子桢，耀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出视畿辅屯田，清成国公硃允祯等所侵地九千六百余顷。张居正疾笃，疏荐其座主潘晟入内阁，帝从之。国与同官魏允贞、雷士桢及给事中王继光、孙炜、牛惟炳、张鼎思抗言不可，寝其命。已，极论中官冯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帘五、黄金三万、白金十万。居正子简修躬赍至保邸，而保扬言陛下取之，诬污圣德。”因发曾省吾、王篆表里结纳状。国疏自外至，与李植疏先后上。帝已纳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国亦由此显名。还朝，荐王锡爵、陆树声、胡执礼、耿定向、海瑞、胡直、颜鲸、魏允贞。寻出督南畿学政，以疾归。

起掌河南道。首辅申时行欲置所不悦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书杨巍等依违其间，国力持不可。时行以御史马允登资在国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国佐之。诸御史咸集，允登书十九人姓名，曰：“诸人可谓公论不容者矣。”国熟视，叱曰：“诸人独忤执政耳。天日监临，何出此语！”允登意不回。国怒，奋前欲殴允登。允登走，国环柱逐之，同列救解。事闻，两人并调外，国得四川副使。移疾归。而十九人赖国以免。

久之，起故官，莅山西。改督河南学政，迁山东参政。所在以公廉称。召为太仆少卿。复出为山西副使，历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岁凶，屡上宽恤事宜。大盗刘应第、董世耀聚众称王，剽劫远近，督兵讨灭之。进右都御史，巡抚如故。国刚介。与弟吏部侍郎图并负时望，为党人所忌。乞休归，卒。

余懋衡，字持国，婺源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永新知县。征授御史。时以殿工，矿税使四出，骄横。懋衡上疏言：“与其骚扰里巷，榷及鸡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赋，共襄殿工。今避加赋之名，而为竭泽之计，其害十倍于加赋。”忤旨，停俸一年。

巡按陕西。税监梁永辇私物于畿辅，役人马甚众。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党乐纲贿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获所予贿及余蛊。遂上疏极论永罪，言官亦争论永，帝皆不省。永虑军民为难，召亡

命擐甲自卫。御史王基洪声言永必反，具陈永斩关及杀掠吏民状。巡抚顾其志颇为永讳，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实。而咸宁、长安二知县持永益急。永党王九功辈多私装，恐为有司所迹，托言永遣，乘马结阵驰去。县棣追及之华阴，相格斗，已皆被系，懋衡遂以反逆闻。永窘甚，爪牙尽亡，独纲在，乃教永诬劾咸宁知县满朝荐，朝荐被逮。永不久亦撤还，关中始靖。懋衡寻以忧归。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

天启元年，起历大理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与尚书张世经共理京营戎政。进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书，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冯从吾。帝皆用副者。大学士叶向高等力言不可，弗听。懋衡、于汴亦以资后三才等，力辞新命，引疾归。明年十月，再授前职。懋衡以珰势方张，坚卧不起。既而奸党张讷丑诋讲学诸臣，以懋衡、从吾及孙慎行为首，遂削夺。崇祯初，复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迁河南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然奸民以矿税故，多起为盗。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觉，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一平亡之宝坻，见获。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逾月未报，三才又上言："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塊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

谁为守之？”亦不报。三十年，帝有疾，诏罢矿税，俄止之。三才极陈国势将危，请亟下前诏，不听。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议浚渠建闸，费二十万，请留漕粟济之。督储侍郎赵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恶其委避，许之。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学迁言：“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贞之去以孙朝，前漕臣李志之去亦以矿税事。他监司守令去者，不可胜数，今三才复继之。淮上军民以三才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当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连疏请代，未得命。会侍郎谢杰代世卿督储，复请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明年九月，复疏言：“乃者迅雷击陵，大风拔木，洪水滔天，天变极矣。赵古元方磔于徐，李大荣旋枭于亳，而睢州巨盗又复见告，人离极矣。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谓貌病而天下肥也。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亦不报。既而睢盗就获，三才因奏行数事，部内晏然。

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三十四年，皇孙生。诏并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三才疑首辅沈一贯尼之，上疏阴诋一贯甚力。继又言：“恩诏已颁，旋复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过乘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谓：“一贯虑沈鲤、硃赓逼己。既忌其有所执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行贿左右，多方蛊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严旨切责，夺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请尽撤天下税使，帝不从，命鲁保兼之。

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三才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因言：“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

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意为宪成诸人发。已，复极陈朝政废坏，请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且力言辽左阽危，必难永保状。帝皆置不省。

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屡加至户部尚书。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为漕政计。皆不报。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硃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三才既家居，忌者虑其复用。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劾其盗皇木营建私第至二十二万有奇。且言三才与于玉立遥执相权，意所欲用，铨部辄为推举。三才疏辨，请遣中官按问。给事中刘文炳、御史李徵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复力攻三才。徵仪、心汤，三才尝举吏也。三才愤甚，自请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复再疏，并言其侵夺官厂为园囿。御史刘廷元遂率同列继之，而潘汝祯又特疏论劾。既而巡按御史颜思忠亦上疏如光复指。三才益愤，请诸臣会勘，又请帝亲鞫。乃诏徵仪偕给事中吴亮嗣往。

其明年，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而复力为东林辨白，曰：“自沈一贯假撰妖书，擅僇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继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奸，孽由自取，于人何尤。而今之党人动与正人为仇，士昌、光复尤为戎首。挺身主盟，力为一贯、敬报怨。腾说百端，攻击千状。以大臣之贤者言之，则叶向高去矣，王象乾、孙玮、王图、许弘纲去矣，曹于汴、胡忻、硃吾弼、叶茂才、南企仲、硃国祯等去矣，近又攻陈荐、汪应蛟去矣。以小臣之贤者言之，梅之焕、孙振基、段然、吴亮、马孟祯、汤兆京、周起元、史学迁、钱春等去矣，李朴、鲍应鳌、丁元荐、庞时雍、吴正志、刘宗周等去矣。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陛

下第知诸臣之去，岂知诸党人驱之乎？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井。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继偕诸人耳。人才邪正，实国祚攸关，惟陛下察焉。”疏入，众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无所得。第如光复言还报，遂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御史刘廷宣复荐三才，言：“国家既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然广宁已有王化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议相持未决。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邹元标、佥都御史王德完并主之。已，德完迫众议，忽变前说。及署议，元标亦不敢主。议竟不决，事遂寝。三年，起南京户部尚书，未上卒。后魏忠贤乱政，其党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诏削籍，夺封诰。崇祯初复官。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赞曰：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闳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遇豪俊，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当世党论之盛，数人者实为之魁，则好同恶异之心胜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圣人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姜应麟（从子思睿） 陈登云 罗大瑽（黄正宾） 李献可（舒弘绪 陈尚象丁懋逊 吴之佳 叶初春 杨其休 董嗣成 贾名儒 张栋） 孟养浩 硃维京 王如坚 王学曾涂杰 张贞观 樊玉衡子鼎遇 维城 孙自一谢廷赞兄廷谅 杨天民 何选冯生虞 任彦蘖

姜应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国华，嘉靖中进士。历陕西参议，有廉名。应麟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贵妃郑氏有殊宠，生子常洵，诏进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育皇长子已五岁，无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爱。十四年二月，应麟首抗疏言：“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然臣所议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手击案者再。诸珰环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得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言之，并得罪。两京申救者疏数十上，皆不省。自后言者蜂起，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以责信于帝。帝虽厌苦之，终不能夺也。

应麟居广昌四年，量移余干知县。以父忧归。服阕，至京，会吏部数以推举建言诸臣得重谴，应麟遂不复补。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给事中薛凤翔劾应麟老病失仪，遂引疾去。崇祯三年卒，赠太常卿。

从子思睿，字颛愚。少孤，事母孝。举天启二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陈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愈精，头绪愈乱，曰惩毖愈甚，颓废愈多，曰督责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责。其冬遣宦官监视边务，抗疏切谏。已，劾首辅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为副将，弟素儒为锦衣，叔父人瑞为中书，受赇行私，请罢斥。已，论救给事中魏呈润、御史李曰辅、王绩灿。巡按云南。陛辞，历指诸弊政，而言：“举朝拯焚救溺之精神，专用之摘抉细微，而以

察吏诘戎予夺大柄仅付二三阉寺。厝火自安，不知变计，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责。还朝，值帝撤还二部总理诸镇监视内臣。思睿请并撤监视京营关、宁者。因诋向来秉政大臣阿承将顺之罪，意指温体仁也。体仁二子俨、伉数请嘱提学佥事黎元宽。会元宽以文体险怪论黜，遂发其二子私书。思睿劾体仁纵子作奸，以元宽揭为据。体仁谓揭不出元宽手，思睿等群谋排陷。元宽上疏证明，思睿再劾体仁以“群谋”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夺俸五月。出视河东盐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讲学书院，思睿为置田构学舍，公余亲莅讲授。代还，乞假归里。未几卒。

陈登云，字从龙，唐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鄢陵知县。政最，征授御史。出按辽东，疏陈安攘十策，又请速首功之赏。改巡山西。还朝，会廷臣方争建储。登云谓议不早决，由贵妃家阴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灾异抗疏，劾妃父郑承宪，言：“承宪怀祸藏奸，窥觊储贰。日与貂珰往来，绸缪杯酌，且广结山人、术士、缁黄之流。曩陛下重惩科场冒籍，承宪妻每扬言事由己发，用以恐喝勋贵，簧鼓朝绅。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与太后家亦谨避其锋矣。陛下享国久长，自由敬德所致，而承宪每对人言，以为不立东宫之效。干挠盛典，蓄隐邪谋，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奋乾刚，断以大义，虽日避殿撤乐、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变未可弭也。”疏入，贵妃、承宪皆怒，同列亦为登云危，帝竟留中不下。

久之，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涞、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时方考选科道，登云因疏言：“近岁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则摧刚为柔；壬午以后昵于情，则化直为佞。其间岂无刚直之人，而弗胜龃龉，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与其误用而斥之，不若慎于始进。”因条数事以献。

出按河南。岁大饥，人相食。副使崔应麟见民啖泽中雁矢，囊示登云，登云即进之于朝。帝立遣寺丞钟化民赍帑金振之。登云巡方者三，风裁峻厉。以久次当擢京卿，累寝不下，遂移疾归。寻卒。

罗大纮，字公廓，吉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迁礼科给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书》数千言。已，复言视朝宜

勤，语皆切直。先有诏以二十年春册立东宫，至是工部主事张有德以预备仪物请。帝怒，命夺俸三月，更缓册立事。尚书曾同亨请如前诏，忤旨，切让。大纮复以为言，诏夺俸如有德。大学士许国、王家屏连署阁臣名，乞收新命，纳诸臣请，帝益怒。首辅申时行方在告，闻帝怒，乃密揭言："臣虽列名公疏，实不与知。"帝喜，手诏褒答，而揭与诏俱发礼科。故事，阁臣密揭无发科者。时行惭惧，亟谋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遣使取揭。时独大纮守科，使者绐取之。及往索，时行留不发。大纮乃抗疏曰："臣奉职无状，谨席稿以待。独念时行受国厚恩，乃内外二心，藏奸蓄祸，误国卖友，罪何可胜言。夫时行身虽在告，凡翰林迁改之奏，皆俨然首列其名，何独于建储一事深避如此。纵陛下赫然震怒，加国等以不测之威，时行亦当与分过。况陛下未尝怒，而乃沮塞睿聪，摇动国本，苟自献其乞怜之术，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国等得请，将行庆典而恩泽加焉，时行亦辞之乎？盖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系，故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使请之而得，则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则别为集菀之计。其操此术以愚一世久矣，不图今日乃发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贬边方杂职。俄以六科钟羽正等论救，斥为民，羽正等夺俸。中书舍人黄正宾复抗疏力诋时行。帝怒，下狱拷讯，斥为民。时行亦不安，无何，竟引去。大纮志行高卓。乡人以配里先达罗伦、罗洪先，号为"三罗"。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正宾，歙人。以赀为舍人，直武英殿。耻由赀入官，思树奇节，至是遂见推清议。后李三才、顾宪成咸与游，益有声士大夫间。熹宗立，起故官。再迁尚宝少卿，引病归。魏忠贤下汪文言狱，词连正宾。坐赃千金，遣戍大同。庄烈帝嗣位，复官，致仕。崇祯元年六月，魏党徐大化、杨维垣已罢官，犹潜居辇下，交通奄寺，正宾在都，抗疏发其奸。勒两人归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潜通宦寺"语，帝令指名。正宾以赵伦、于化龙对。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献可，字尧俞，同安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武昌推官。课最，征授户科给事中。屡迁礼科都给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当及首春举行。倘谓内庭足可诵读，近侍亦堪辅导，则禁闼幽闲，岂若外朝之清肃；内臣忠敬，何如师保之尊严。"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误书弘治年号，责以违旨侮君，贬一秩调外，余夺俸半岁。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御批，帝益不悦。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言："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绪南京，而羽正及献

可并以杂职徙边方。大学士赵志皋论救，被旨谯让。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复争之，坐斥为民。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张栋、吴之佳、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养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逊等六人并贬一秩，出之外。献可、羽正、弘绪亦除名。

当是时，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然谏者卒未已。礼悦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特疏争之，御史陈禹谟、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僚论谏。帝怒加甚，夺嗣成职，名儒谪边方，德泳、懋逊等咸削籍，禹谟等停俸有差。礼部尚书李长春等亦疏谏，帝复诘让。献可等遂废于家。久之，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先后请收叙，咸报寝。

天启初，录先朝言事诸臣。献可已前卒，诏赠光禄卿。

弘绪、名儒皆献可同年进士。尚象、懋逊、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万历八年进士。

弘绪，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给事中。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尚象，都匀人。以中书舍人为给事中。尝劾罢尚书沈鲤，为士论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国人始称焉。天启中，赠官如弘绪。

懋逊，沾化人。为余姚知县，有治绩，入为吏科给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累迁工部左侍郎。卒，赠尚书。

之佳，长洲人。初为襄阳知县。初春，吴县人。初为顺德知县。并以治行征。至是与张栋并斥，称“吴中三谏”。天启初，赠之佳太仆少卿，初春光禄少卿。之佳孙适，亦兵科给事中。敢言。

其休，青城人。由苏州推官擢吏科给事中。内官张德殴杀人，帝令司礼按问，蔽罪其下。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报许。帝数不视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万邦入觐，请临御以风励诸臣。他论奏甚众。罢归，卒，赠太常少卿。

嗣成，乌程人。祖份，礼部尚书。父道醇，南京给事中。仍世贵显。嗣成以气节著，士论多之。

名儒，真定人。赠官如初春。

栋，字伯任，昆山人。万历五年进士。除新建知县。征授工科给事中。请尽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时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运。栋请无拘故事，从之。再迁刑科左给事中。吴中白粮为累，民承役辄破家，栋请令出赀助漕舟附载。申时行、王锡爵绌其议，栋遂移疾归。起兵科都给事中。劾去南京户部尚书张西铭、刑部侍郎詹仰庇。军政拾遗，劾恭顺侯吴继爵、宣城伯卫国本、忻城伯赵泰修、宣府总兵官李迎恩。继爵留，余并罢。已，言边臣叙功不宜及内阁、部、科，帝亦从焉。遣视固原边备。时经略郑洛方议和，栋言撦力克负固不归，卜失兔杰黠如故，火落赤、真相雄据海上，不可使洛委责以去。因论兵部尚书王一鹗。会一鹗已卒，洛亦报撦力克东归，遂寝其奏。栋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视师，岂止欲其虚词媚敌，博一顺义东归毕事耶？今火、真依海为窟，出没自如，不宜叙将吏功。"报闻。母卒，栋年已六十，毁瘠庐墓，竟卒于墓所。天启中，赠太常少卿。

德泳，祭酒守益孙。养浩、羽正自有传。

孟养浩，字义甫，湖广咸宁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擢户科给事中，迁左给事中。帝严谴李献可，养浩疏谏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于侮君者，陛下岂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误，本属无心，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实为宗社计。陛下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请，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槛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献可等所论，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实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还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册立已谕于明年举行，养浩疑君惑众，殊可痛恶。令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荐，悉报寝。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岁中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硃维京，字大可，工部尚书衡子也。举万历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进右寺副。九年京察，谪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为屯田主事，再迁光禄丞。火落赤败盟，经略郑洛主和，督抚魏学曾、叶梦熊主战。维京请召洛还，专委学曾等经理。及学曾以宁夏事被逮，复抗疏救之。

二十一年，三王并封诏下，维京首上疏曰：“往奉圣谕，许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颈企踵。今忽改而为分封，是向者大号之颁，徒戏言也，何以示天下？圣谕谓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长，欲少迟册立，以待中宫正嫡之生，则祖宗以来，实无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宪宗之立，以正统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龄，多亦不过五六龄耳。维时中宫正位，嫡嗣皆虚，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远，何不取而证之。且圣人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并举，冠服宫室混而无别，车马仪仗杂而无章，府僚庶寀淆而无辨。名既不正，弊实滋多。且令中宫苟耀前星，则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预计将来，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陛下虽有并封之意，犹不遽行，必以手诏咨大学士王锡爵，锡爵纵不能如李沆引烛之焚，亦当为李泌造膝披陈，转移圣心而后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踪自在，陛下优礼辅臣，必无韩瑗、来济之辱也。奈何噤无一语，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后。彼杨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岂不知有公论，惟是患得患失之心胜，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谪戍极边。锡爵力救，得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启时，赠太常少卿。

王如坚，字介石，安福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怀庆推官。入为刑科给事中，抗疏争三王并封，其略曰：

谨按十四年正月圣谕“元子幼小，册立事俟二三年举行”，是明言长子之为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诏旨“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是明示伦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此则陛下虽怒群臣激聒，辄更定期，未尝遽寝册立之事。乃今已届期，忽传并封为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骇。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耶？曩者谓二三年举行，已迟至二十年矣，二十年举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为并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坚，今日群臣，将何所取信？

夫立嫡之条，《祖训》为废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废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宫无偏爱，故適后多後嗣。后世爱有所专，则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难矣。我祖宗以来，中宫诞生者有几？国本早定，惟元子是属。或二三龄而立，或五六龄而立。即陛下春宫受册时，止六龄耳，宁有待嫡之议与潞王并封之诏哉？今皇长子且十二龄矣，闻皇后抚育无间己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宫一日之心。后素贤明，何有舍当前之冢嗣，而觊幸不可知之数耶？宫闱之内，衽席之间，左右近习之辈，见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窥陛下。即如昨岁册立

之旨，方待举行，而宗室中已有并封之疏，安知非机事外泄，彼得量朝廷之浅深？

夫别名号，辨嫌疑，礼之善经也。元子与众子，其间冠服之制，齿簿之节，恩宠之数，接见之仪，迥然不齐矣。一日并封而同号，则有并大之嫌，逼长之患。执狐疑而来谗贼，几微之际，不可不慎。苟谓涣命新颁，难于遽改，则数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纶言初发，何不可中止也。

帝怒甚，命与硃维京皆戍极边。王锡爵疏救，免戍为民。寻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王学曾，字唯吾，南海人。万历五年进士。授醴陵知县，调崇阳。擢南京御史。时吏民有罪，辄遣官校逮捕。学曾疏请止之，不纳。十三年，慈宁宫成，诸督工内侍俱蹙锦衣。学曾论其太滥，且劾工部尚书杨兆谀谄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龙江关密迩芜湖，芜湖已征税，龙江不宜复征，格不行。光山牛产一犊若麟，有司欲以闻，巡抚臧惟一不可。帝命礼部征之，尚书沈鲤谏，惟一亦疏论，不听。学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毙，则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尝上闻，陛下何自闻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圣心也？今四方灾旱，老稚流离，啼饥号寒之声，陛下不闻；北敌枭张，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状，陛下不闻；宗室贫穷，饔餐弗给，愁困涕洟之态，陛下不闻；而独已毙之麟闻。彼为左右者，岂诚忠于陛下乎？愿收还成命，内臣语涉邪妄者，即严斥之。"帝责其要名沽直，降兴国判官。时御史蔡时鼎亦以言获罪。南京御史王籓臣、给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两人。帝怒，夺俸一级。

学曾累迁南京刑部主事，召为光禄丞。与少卿涂杰合疏争三王并封，忤旨，皆削籍。后数年，吏部尚书蔡国珍疏请起用，不纳。卒于家。杰，新建人。隆庆五年进士。由龙游知县入为御史。擢官光禄。熹宗时，赠学曾太仆少卿，杰太常少卿。

张贞观，字惟诚，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益都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出阅山西边务。五台奸人张守清招亡命三千余人，擅开银矿，又缔姻潞城、新宁二王。帝纳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党，谕二王绝姻。守清乞输课于官，开矿如故。贞观力争，乃已。前巡抚沈子木、李采菲皆贪。子木夤缘为兵部侍郎，贞观并追劾之。子木坐贬，采菲夺职。还，进工科右给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几啮祖陵。贞观往视，定分黄道淮之策。

再迁礼科都给事中。三王并封制下，贞观率同列力争。沈王珵尧由郡王进封，其诸弟止应为将军，珵尧为营得郡王。贞观及礼部尚书罗万化守故事极谏。不纳。时郊庙祭享率遣官代行，贞观力请帝亲祀。俄秋享，复将遣官。贞观再谏，不报。明年正月，有诏皇长子出阁讲读。而兵部请护卫，工部奏仪仗，礼部进仪注，皆留中。又止令预告奉先殿，朝谒两宫，他礼皆废。于是贞观等上言："礼官议，御门受贺、皇长子见群臣之礼，载在旧仪；即诸王加冠，亦以成礼而贺，贺毕谒见。元子初出，乃不当诸王一冠乎？且谒谢止两宫，而缺然于陛下及中宫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贺靳于二皇子，而漠然于兄弟长幼之间，非所以序别。"疏入，忤旨，夺俸一年。

工科给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非作法于初之意。且贞观等秉礼直谏，职也，不宜罚治。"给事中赵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夺诸臣俸，谪贞观杂职。大学士王锡爵等切救，乃贬三秩。顷之，都给事中许弘纲、御史陈惟芝等连章申论，帝竟除贞观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荐，卒不起。天启中卒，赠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齐，黄冈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由广信推官征授御史。京察，谪无为判官。稍迁全椒知县。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册立久稽，上言："陛下爱贵妃，当图所以善处之。今天下无不以册立之稽归过贵妃者，而陛下又故依违，以成其过。陛下将何以托贵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观则不慈，由贵妃而观则不智，无一可者。愿早定大计，册立、冠婚诸典次第举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为贵妃功，岂不并受其福，享令名无穷哉！"疏奏，帝及贵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拟，祸且不测。大学士赵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尝杀谏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发。再逾月，以《忧危竑议》连及，遂永戍雷州。长子鼎遇伏阙请代者再，不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辞。疏陈亲贤、远奸十事，优诏答之。寻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于家。

子维城，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海盐知县，迁礼部主事。天启七年，坐事谪上林苑典簿。庄烈帝即位，魏忠贤未诛，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胧奏请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斩。今魏良卿、良栋、鹏翼，白丁乳臭儿，并叨封爵，皆当按律诛。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因请褒恤杨涟、万璟等一十四人，召还贺逢圣、文震孟、孙必显等三十二人，亟正张体乾、许显纯、杨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虽死，宜剖棺戮尸。'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赐驰驿，或仅令还乡，何以服人心，昭国典。"末斥吏科陈

尔翼请缉东林遗孽之非，乞释御史方震孺罪。帝并采纳之。

崇祯元年，迁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历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计罢归。十六年，黄州城南门哭五日夜。众知祸必至，倾城走，妇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张献忠破黄冈，知县孙自一、县丞吴文燮死之。贼欲屈维城，抗声大骂，刃洞胸而死。贼遂驱妇女堕城，稍缓，辄断其腕，血淋漓土石间。三日而城平，复杀之以实堑焉。自一，光山人。

谢廷赞，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乡举为东安知县。初，岁饥，吏伪增户口冒振，继者遂按籍征赋，民困甚。相为请，得减户千三百。奸人杀四人，弃其尸，狱三年不决。相祷于神，得尸所在，狱遂成。廷赞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未授官，即极论矿税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诏二十八年春举行册立、冠婚之礼。将届期，都御史温纯、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御史冯应凤相继言，不报。廷赞上疏言阁员当补，台省当选，矿税当撤，冠婚、册立当速，诏令当信。持疏跪文华门，候命逾时。帝震怒，遣中官田义诘责。赵数日，命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拟敕谕，令礼部具仪。比拟谕进，竟不发。志皋、一贯趣之，帝乃言因廷赞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诸司静俟。遂褫廷赞职为民，并夺尚书萧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岁，贬郎中徐如珂、员外郎林耀，主事钟鸣陛、曹文伟三秩，调极边。是岁册立之礼不行，廷赞归。侨寓维扬，授徒自给。久之，卒。天启中，赠尚宝卿。

兄廷谅，字友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机入阁，又召王锡爵。廷谅言："廷机才弱而暗，锡爵气高而扬，均不宜用。"又曰："储君之立为王也，自锡爵始；举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机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赵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时行始；年例之不举，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贯始。此皆乱人国者也。"疏入，留中。终顺庆知府。

杨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朝城知县。调繁诸城，有异政，擢礼科给事中。时方纂修国史，与御史牛应元请复建文年号，从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涌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间有之，而唐遂易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无穷，狗鼠之徒攘夺难厌。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甚且毁庐坏冢，籍人赀产，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欢，藉润私橐。嗷嗷之众，益无所归命，怀乐祸心，有土崩之势。天心仁爱，亟示谴告，陛下尚不觉悟，翻然与天下更始哉！"不报。文选郎中

梅守峻贪黩，将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罢之。延绥总兵官赵梦麟潜师袭寇，以大捷闻，督抚李汶、王见宾等咸进秩予廕。寇乃大入，杀军民万计，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论之，夺见宾职，梦麟戍边，汶亦被谴。

天民寻进右给事中。册立久稽，再疏请，不报。无何，贵妃弟郑国泰疏请皇长子先冠婚后册立，天民斥其非。国泰惧，委罪都指挥李承恩，夺其俸。顺天、湖广乡试文多用二氏语，天民请罪考官杨道宾、顾天飑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复偕同官上言，请早定国本。帝大怒，谪天民及王士昌杂职，余夺俸一年，以士昌亦给事礼科也。时御史周盘等公疏请，亦夺俸。天民得贵州永从典史。至十月，帝迫廷议，始立东宫，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愤卒。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初，天民去诸城，民为立祠。其后长吏不职，父老率聚哭祠下。

何选，字靖卿，宛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南昌知县，征授御史。廷臣争国本多获谴，选语郑贵妃弟国泰，令以朝野公论、郑氏祸福恳言于贵妃，俾妃自请。国泰犹豫，选厉色责之曰："若不及今为身家计，吾侪群击之，悔无及矣。"国泰惧，乃入告于妃，且疏请早定，以释危疑。帝意不怿。已，知出选指，深衔之。未几，吏部拟调验封员外郎邹元标于文选，疏六日不下，选以为言。帝忆前事，谪湖广布政司照磨。稍迁南京通政司经历。刑部缺员外郎，吏部拟用选。帝憾未释，谓特降官不当推举，切让尚书孙丕扬等，谪文选郎中冯生虞、员外郎冯养志等极边，而斥选为民。以阁臣言，稍宽生虞、养志等罚。南京给事中任彦蘖抗章论救，语侵阁臣。帝复怒，谪彦蘖于外，生虞仍以杂职调边方。旋以言官论救，并斥彦蘖为民。于是御史许闻造上言："陛下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诎铨衡之所贤，挠刑官之所执。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中外大小之官，县缺不补。敲扑遍于宫闱，桁杨接于道路。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奏牍沉阁而莫稽，奄寺纵横而无忌。今欲摘陈一事，则虑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则虑陛下益罪其人。陛下执此以拒建言之臣，诸臣因此而塞进言之路。迩年以来，诸臣謇谔之风，视昔大沮矣。"不报。

生虞，大足人。彦蘖，任城人。天启中，赠选光禄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赞曰：野史载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说，虽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郑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应麟等交章力争，不可谓无羽翼功。究之郑氏非褒、骊之煽处，国泰亦无驷、钧之恶戾，积疑召谤，

被以恶声。《诗》曰：“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诸臣何其好争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卢洪春（范俊 董基 王就学等） 李懋桧 李沂（周弘禴 潘士藻）雒于仁马经纶（林熙春 林培） 刘纲 戴士衡 曹学程（子正儒 郭实） 翁宪祥 徐大相

卢洪春，字思仁，东阳人。父仲佃，广西布政使。洪春举万历五年进士，授旌德知县，擢礼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视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闻，更有异者。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即闻人言籍籍，谓陛下试马伤额，故引疾自讳。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愿陛下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检。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勿以左右近习有所假借，饬躬践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则天下万世，将慕义无穷。较夫挟数用术，文过饰非，几以聋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传谕内阁百余言，极明谨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阁臣拟夺官，仍论救。帝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旨，切让。诸御史疏继之，帝怒，夺俸有差。洪春遂废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赠太仆少卿。

御史范俊尝陈时政。帝方疾，见俊疏中“防人欲”语，斥之。主事董基以谏内操谪官。其后员外郎王就学因谏帝托疾不送梓宫，寻罢去。皆与洪春疏相类。

范俊，字国士，高安人。万历五年进士。为义乌知县，征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陈时政十事，语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为戒”。先是，慈宁宫灾，给事中邹元标疏陈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问安，而俊疏适入。帝恚曰：“向未罪元标，致俊复尔，当重

惩之。”申时行等拟镌秩。帝犹怒，将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门外水三尺余。帝怒少霁，时行等亦力救，乃斥为民。明年，给事中张维新请推用谴谪诸臣，诏许量移，惟俊不叙。给事中孙世祯、御史方万山等言俊不宜独遗，坐夺俸。自是屡荐不起，里居数十年卒。天启初，复官，赠光禄少卿。

董基，字巢雄，掖县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尚书张学颜谏，不纳。基抗疏曰：“内廷清严地，无故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窃为陛下危之。陛下以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无恐乎？不知此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车驾不可恃以轻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执锐衣坚，蒙寒犯暑，臣闻顷者竟日演练，中□曷濒死者数人，若辈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于肘腋，危无逾此者。且自内操以来，赏赉已二万金。长此不已，安有殚竭？有用之财，糜之无用之地，诚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贬二秩，调边方。九卿、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且请纳基言，不听。竟谪基万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给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卫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群不逞利器，出入禁门，祸不细。”大学士申时行亦语司礼监曰：“此事系禁廷，诸人擐甲执戈，未明而入。设奸人窜其中，一旦缓急，外廷不得闻，宿卫不及备，此公等剥肤患也。”中官悚然，乘间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罢之。会谪降官皆量移，基亦迁南京礼部主事，终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

王就学，字所敬，武进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三王并封议起，朝论大哗。就学，王锡爵门人也，偕同年生钱允元往规之，为流涕。会庶吉士李腾芳投锡爵书，与就学语相类。锡爵悟，并封诏得寝。就学改礼部，进员外郎，寻调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陈太后梓宫发引，帝嫡母也，当送门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孙继皋言之，帝怒，抵其疏于地。就学抗疏曰：“人子于亲惟送死为大事。今乃靳一攀送，致圣孝不终。岂独有乖古礼，即圣心岂能自安。于此而不用其情，乌乎用其情？于此而可忍，乌乎不可忍？恐难以宣诸诏谕，书诸简册，传示天下万世也。”疏奏，不省。逾二年，诏甄别吏部诸郎，斥就学为民。寻卒于家。

继皋抗疏未几，给事中刘道亨劾文选员外郎蔡梦麟紊铨政，并及继皋。乞罢，不报。及三殿灾，大臣自陈，皆慰留，独继皋致仕去。卒，赠礼部尚书。继皋，字以德，无锡人。万历二年进士第一。

李懋桧，字克苍，安溪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六安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忧旱，命所司条上便宜。懋桧及部郎刘复初等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章一日并上。帝怒，欲加重谴，言者犹不已。阁臣请帝诏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且不得专达，以慰解帝意。居数日，帝亦霁威，诸疏皆留中。而懋桧疏又有保圣躬、节内供、御近习、开言路、议蠲振、慎刑罚、重举刺、限田制七事，亦寝不行。

明年，给事中邵庶因论诚意伯刘世延，刺及建言诸臣。懋桧上言："庶因世延条奏，波及言者，欲概绝之。'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庶岂不闻斯语哉？今天下民穷财殚，所在饥馑，山、陕、河南，妇子仳离，僵仆满道，疾苦危急之状，盖有郑侠所不能图者，陛下不得闻且见也。迩者雷击日坛，星坠如斗，天变示儆于上；畿辇之间，子杀父，仆杀主，人情乖离于下。庶以为海内尽无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为言官者十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为言官者不必皆愚。无论往事，即如迩岁冯保、张居正交通乱政，其连章保留，颂功诩德，若陈三谟、曾士楚者，并出台垣，而请剑引裾杖谪以去者，非庶僚则新进书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无事则可，脱有不虞之变，陛下何从而知？庶复以堂上官禁止司属为得计，伏睹《大明律》，百工技艺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闻，但有阻遏者斩。《大明会典》及皇祖《卧碑》亦屡言之。百工技艺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诸司百执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体，善言日壅，主上不得闻其过，群下无所献其忠，祸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职之禁，不若严言官失职之罚。当言不言，坐以负君误国之罪。轻则记过，重则褫官。科道当迁，一视其章奏多寡得失为殿最，则言官无不直言，庶官无事可言，出位之禁无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帝责其沽名，命贬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时麟、梅国楼、郭显忠复交章论劾，乃再降一秩，为湖广按察司经历。历礼部主事，以忧归，屡荐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进南京兵部郎中。天启初，终太仆少卿。

李沂，字景鲁，嘉鱼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给事中。中官张鲸掌东厂，横肆无惮。御史何出光劾鲸死罪八，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论死，守有除名，鲸被切让，而任职如故。御史马象乾复劾鲸，诋执政甚力，帝下象乾诏狱。大学士申时行等力救，且封还御批，不报。许国、王锡爵复各申救，乃寝前命，而鲸竟不罪。外议谓鲸以金宝献帝获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冯保，近日逐宋坤，鲸恶百保而万坤，奈何独濡忍不

去？若谓其侍奉多年，则坏法亦多年；谓痛加省改，犹足供事，则未闻可驯虎狼使守门户也。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外议藉藉，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夫岂浅甚！且鲸奸谋既遂，而国家之祸将从此始，臣所大惧也。”是日，给事中唐尧钦亦具疏谏。帝独手沂疏，震怒，谓沂欲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下诏狱严鞫。时行等乞宥，不从。谳上，诏廷杖六十，斥为民。御批至阁，时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礼张诚出监杖。时行等上疏，俱诣会极门候进止。帝言：“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给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论救，俱不报。国、锡爵以言不见用，引罪乞归。锡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虽间一行之，亦未有诏狱、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资贼大逆则有打问之旨，今岂可加之言官。”帝优诏慰留锡爵，卒不听其言。

初，冯保获罪，实鲸为之，故帝云然。或谓鲸罪不至如保。张诚掌司礼，素德保，授意言者发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时，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鲸得罪，而沂祸为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赠光禄少卿。

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傥负奇，好射猎。举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降无为州同知，迁顺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贵，言：“兵部尚书张学颜被论屡矣。陛下以学颜故，逐一给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愤也。学颜结张鲸为兄弟，言官指论学颜而不敢及鲸，畏其势耳。若李植之论冯保，似乎忠谠矣，实张宏门客乐新声为谋主。其巡按顺天，纳娼为小妻，猖狂干纪，则恃宏为内援也。鲸、宏既窃陛下权，而植又窃司礼势，此公论所不容。《祖训》，大小官许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给事中齐世臣乃请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窃权，台省群颂功德，而首发其奸者，顾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负于国哉？居正恶员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龚懋贤因诬以老疾；恶主事赵世卿之条奏也，尚书王国光遂锢以王官。论者切齿，为其附权奸而弃直言，长壅蔽之祸也。今学颜、植交附鲸、宏，鲸敢窃柄，世臣岂不闻？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长吏垣者周邦杰、秦耀。当居正时，耀则甘心猎犬，邦杰则比迹寒蝉。今耀官太常，邦杰官太仆矣，谏职无补，坐陟京卿，尚谓台省足恃乎？而乃禁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严嵩及居正犹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无忌惮一至此哉！乞放学颜、植归里，出耀、邦杰于外，屏张鲸使闲居，而夺世臣谏职，严敕司礼张诚等止掌内府礼仪，毋干政事，天下幸

甚。”帝怒，谪代州判官，再迁南京兵部主事。

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谏，且请早建皇储，不报。寻召为尚宝丞。明年冬，命监察御史阅视宁夏边务。巡抚佥都御史梁问孟、巡茶御史钟化民，取官帑银交际，弘禴疏发之。诏褫问孟职，调化民于外。河东有秦、汉二坝，弘禴请以石为之，浚渠北达鸳鸯诸湖，大兴水利。还朝，以将材荐哱承恩、土文秀、哱云。明年，承恩等反，坐谪澄海典史。投劾归，卒于家。天启初，以尝请建储，赠太仆少卿。

潘士藻，字去华，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巡视北城。慈宁宫近侍侯进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妇女。逻者执之，为所殴，诉于士藻。私牒司礼监治之。帝恚曰：“东厂何事？乃自外庭发。”杖两阉，毙其一。鲸方掌东厂，怒。会火灾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时平台暖阁召对故事，面议所当施罢。撤大工以俟丰岁，蠲织造、烧造以昭俭德，免金花额外征以佐军食。且时召讲读诸臣，问以经史。对贤人君子之时多，自能以敬易肆，以义夺欲。修省之实，无过于此。”鲸乃激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论救，不听。寻擢南京吏部主事。再迁尚宝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泾，泾阳人。父遵，吏科都给事中。神宗初即位，冯保窃权。帝御殿，保辄侍侧。遵言：“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遵乃大学士高拱门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谋逐拱。遵疏留中。寻劾兵部尚书谭纶，因荐海瑞。吏部尚书杨博称纶才，诋瑞迂滞，疏遂寝。顷之，纶陪祀日坛，咳不止。御史景嵩、韩必显劾纶衰病。居正素善纶，而冯保欲缘是为遵罪，因传旨诘嵩、必显欲用何人代纶，令会遵推举，遵等惶惧不敢承。俱贬三秩，调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败，屡迁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罢归，卒。

于仁举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肥乡、清丰二县，有惠政。十七年，入为大理寺评事。疏献四箴以谏。其略曰：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

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孟轲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邹元标其人也。陛下弃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标入朝，必首言圣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贤，忌而弗用。独不思直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醲酹勿崇。

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盖十小阉也。明年正旦，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于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将置之重典。时行等委曲慰解，见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发外，恐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曲赐优容，臣等即传谕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颔之。居数日，于仁引疾，遂斥为民。久之卒。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马经纶，字主一，顺天通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肥城知县，入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选军政。帝谓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职。责部臣徇私，兵科不纠发。降武选郎韩范、都给事中吴文梓杂

职。镌员外郎曾伟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陈楚产、给事中刘仕瞻三秩，调极边。以御史区大伦、俞价、强思、给事中张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镌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硃凤翔、涂乔迁、时偕行、杨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称旨，并谪边远典史。又以客用赀财匿崇信伯费甲金家，刑部拷讯无实，谪郎中徐维濂于外。一时严旨频下，且不得千户主名，举朝震骇。时东厂太监张诚失帝意。诚家奴锦衣副千户霍文炳当迁指挥佥事，部臣先已奏请，而帝欲寻端罪言官，遂用是为罪。旋移怒两京科道，以为缄默，命掌印者尽镌三秩。于是给事中耿随龙、邹廷彦、黎道昭、孙羽侯、黄运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顾际明、彭可立、綦才、吴礼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给事中伍文焕、费必兴、卢大中，御史柳佐、聂应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调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职名，再罢御史冯从吾、薛继茂、王慎德、姚三让四人。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及九卿各疏争，尚书石星请罢职以宽诸臣，皆不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诸人杂职，悉调边方。尚书孙丕扬等以诏旨转严，再疏乞宥。帝益怒，尽夺职为民。经纶愤甚，抗疏曰：

顷屡奉严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罚俸供职，今日乃臣谏诤之日矣。陛下数年以来，深居静摄，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隐忧。所恃言路诸臣，明目张胆为国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虽庙堂处分，未必尽协舆论，而缙绅公议，颇足维持世风，此高庙神灵实鉴佑之。所资台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为一旦自涂其耳目邪？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给事，又波连于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应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虽圣意渊微，未易窥测，而道路传说，啧有烦言。陛下年来厌苦言官，动辄罪以渎扰，今忽变而以箝口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窃观陛下所为罪言官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闼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开至诚牵裾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复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决，任贤不笃，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货成癖，御不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陛下甘弃初政，而弗犹克终。罪五。言官负此大罪，陛下肯奋然励精而以五罪罪之，岂不当哉！奈何责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

日者廷臣交章论救，不惟不肯还职，而且落职为民。夫诸臣本出草莽，今还初服，亦复何憾。独念朝廷之过举不可遂，大臣之忠恳不可

拂。陛下不听阁疏之救，改降级而为杂职，则辅臣何颜？是自离其腹心也。不听部疏之救，改杂职而为编氓，则九卿何颜？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体，元首虽明，亦赖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离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将谁与共理天下事乎！

夫人君受命于天，与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无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职，无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帝、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咎失人君之职，而赫然降非常之灾，不知陛下尔时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独不思自为社稷计乎？

帝大怒，亦贬三秩，出之外。

经纶既获谴，工科都给事中海阳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缄默，斥逐三十余人，臣等不胜悚惧。今御史经纶慷慨陈言，窃意必温旨褒嘉，顾亦从贬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适从哉？陛下诚以不言为溺职，则臣等不难进忧危之苦词；诚以直言为忤旨，则臣等不难效喑默之成习。但恐庙堂之上，率谄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贵荣辱之念岂与人殊，然宁为此不为彼者，毋亦沐二百余年养士之恩，不负君父，且不负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谪熙春茶盐判官，加贬经纶为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兴鹿久徵等亦上疏，请与诸臣同罪，贬泽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数十人，悉夺俸。

顷之，南京御史东莞林培疏陈时政。帝追怒经纶，竟斥为民。既归，杜门却扫凡十年。卒，门人私谥闻道先生。

培由乡举为新化知县。县僻陋，广置社学教之。民有死于盗者，不得。祷于神，随蝴蝶所至获盗，时惊为神。征授南京御史，劾罪诚意伯刘世延，置其爪牙于法。已，上书言徐维濂不当谪；陕西织花绒、购回青扰民，宜罢；湖广以鱼鲊、江南以织造并夺抚按官俸，苏州通判至以织造故褫官，皆不可训；并论及沈思孝等。帝怒，谪福建盐运知事。告归，卒。

天启初，复经纶官，赠太仆少卿。培赠光禄少卿，熙春亦还故职。屡迁大理卿，年老乞罢。时李宗延、柳佐辈咸官于朝，颂其先朝建言事。诏加户部右侍郎，致仕。

刘纲，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应辰，举乡试，不仕，亦以孝义闻。纲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

去岁两宫灾，诏示天下，略无禹、汤罪己之诚，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厌矣。比大工肇兴，伐木榷税，采石运瓷，远者万里，近者亦数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鬻妻子不能偿贷。加以旱魃为灾，野无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仇。而天下悔祸，三殿复灾。《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灾烧宫。"陛下试自省，昼之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凡敬天法祖，亲贤远奸，寡欲保身，贱货慎德，俱谓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来，简禋祀，罢朝讲，弃股肱，阂耳目，断地脉，忽天象，君臣有数载之隔，堂陛若万里而遥。陛下深居静摄，所为祈天永命者何状，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宁不见邪？今日之灾，其应以类，天若曰：皇之不极，于谁会归，何以门为？朝仪久旷，于谁禀仰，何以殿为？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阁为？其所以示警戒，劝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

臣闻五行之性，忌积喜畅。积者，灾之伏也，请冒死而言积之状。皇长子冠婚、册立久未举行，是曰积典。大小臣僚以职事请，强半不报，是曰积牍。外之司府有官无人，是曰积缺。罪斥诸臣，概不录叙，是曰积才。阃外有扬帆之丑，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积寇。守边治河，诸臣虚词罔上，恬不为怪，是曰积玩。诸所为积，陛下不能以明断决，元辅赵志皋不能以去就争，天应随之，毫发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台谏面议得失，见兔顾犬，未为晚也。若必专任志皋，处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类，大之丛民怨而益大怒。天下大计奈何以此匪人当之！此不可令关白诸酋闻也。

帝得疏，恚甚，将罪之。以方遘殿灾，留中不报。

已而授编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调外任，遂归。明年卒。故事，翰林与政府声气相属。纲直攻志皋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专疏建言者，前惟邹智，后则刘之纶与纲，并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新建知县，擢吏科给事中。蓟州总兵官王保滥杀南兵，士衡极论其罪。已，请亟补言官，劾石星误国大罪五。山东税使陈增请假便宜得举刺将吏，淮、扬鲁保亦请节制有司，士衡力争。仁圣太后梓宫发引，帝不亲送，士衡言："母子

至情，送死大事，奈何于内庭数武地，靳一举足劳。今山陵竣事，愿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圣母之灵，答臣民之望。”锦衣千户郑一麟奏开昌平银矿。士衡以地逼天寿山，抗疏争。皆不报。

二十五年正月，极陈天下大计，言：“方今事势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气运也。大可虑者五：纪纲废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动摇也，武备疏略也，府藏殚竭也。其切要而当亟正者一，则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师保之容，耳不闻丞弼之议，美丽当前，燕惰自佚，即欲殚聪明以计安社稷，其道无由。诚宜时御便殿，召执政大臣讲求化理，则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报。

日本封事败，再劾星及沈惟敬、杨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议行。俄劾南京工部尚书叶梦熊、刑部侍郎吕坤、蓟辽总督孙幰及通政参议李宜春。时幰已罢，宜春自引归，坤亦以直谏去。给事中刘道亨右坤，力诋士衡，谓其受大学士张位指。士衡亦劾道亨与星同乡，为星报复。帝以言官互争，皆报寝。寻劾罢文选郎中白所知。帝恶吏部郎，贬黜者二十二人，因诘责吏科朋比。都给事中刘为楫、杨廷兰、张正学、林应元及士衡俱引罪。诏贬为楫一秩，与廷兰等并调外。士衡得蕲州判官。无何，诏改远方，乃授陕西盐课副提举。未赴，会《忧危竑议》起，竟坐遣戍。

先是，士衡再劾坤，谓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因请举册立、冠婚诸礼。帝不悦。至是有跋《闺范》后者，名曰《忧危竑议》，诬坤与贵妃从父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结纳，羽翼贵妃子。承恩大惧。以坤、道亨、所知故与士衡有隙，而全椒知县樊玉衡方上疏言国本，指斥贵妃，遂妄指士衡实为之，玉衡与其谋。帝震怒，贵妃复泣诉不已，夜半传旨逮下诏狱拷讯。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赵之翰复言：“是书非出一人，主谋者张位，奉行者士衡，同谋者右都御史徐作、礼部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故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也。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时位已落职闲住，署事侍郎裴应章、副都御史郭惟贤力为作等解，不听。夺楚先、作官，出应秋于外，廷兰、建昆谪边方，应章等复论救。帝不悦，斥位为民。

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于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请脱其戍籍，释玉衡生还，帝不许。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曹学程，字希明，全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石首、海宁。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将援朝鲜。已而兵部尚书石星听沈惟敬言，力请封贡。乃以李宗城、杨方亨为正副使，往行册封礼。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渐不售，宗城先逃归。帝复惑星言，欲遣给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视情实。学程抗疏言："迩者封事大坏，而方亨之揭，谓封事有绪。星、方亨表里应和，不足倚信。为今日计，遣科臣往勘则可，往封则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赵志皋碌碌依违，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初，朝鲜甫陷，御史郭实论经略宋应昌不足任，并陈七不可。帝以实沮挠，谪怀仁典史。后已迁刑部主事。会封贡议既罢，而朝鲜复恳请之。帝乃追怒前主议者，以实倡首，斥为民。并敕石星尽录异议者名，将大谴责。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领，因欲别遣，已而罢之，即以方亨为正使矣。而学程方督畿辅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谓有暗嘱关节，逮下锦衣卫严讯。榜掠无所得，移刑部定罪。尚书萧大亨请宥，帝不许，命坐逆臣失节罪斩。刑科给事中侯廷佩等讼其冤。志皋及陈于陛、沈一贯言尤切，皆不纳。自是救者不绝，多言其母年九十余，哭子待毙。帝卒弗听，数遇赦亦不原。

其子正儒，朝夕不离犴狴。见父憔悴骨立，呕血仆地，久之乃苏，因刺血书奏乞代父死，终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硃赓言，谪戍湖广宁远卫。久之，放归，卒。天启初，赠太仆少卿。崇祯时，旌正儒为孝子。

郭实，字伯华，高邑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朝邑知县，选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耀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实复劾耀，耀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鈇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耀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实以论朝鲜事黜。久之，封贡不成，星下吏。给事中侯廷佩请还实官，不许。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终大理右寺丞。

翁宪祥，字兆隆，常熟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鄞县知县。课最，入为礼科给事中。以忧去。补吏科，疏陈铨政五事。其一论掣签法，言："使尽付之无心，则天官之职一吏可代。苟为不然，则地本预拟，何必于大廷中为掩饰之术。请亟停罢。"时不能从。故事，正郎不奉使，抚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忧径归，广西巡抚杨芳亦以忧乞免代，宪祥极言非制。弘纲贬官，芳亦被责。言者诋硃赓、李廷机辄被谴，宪祥疏论。已，劾云南巡抚陈用宾、两广总督戴耀，并不报。是时大僚多缺。而侍郎杨时乔、杨道宾旬日间相继物故，吏、礼二

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止一尚书，养疴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宪祥言九卿俱旷，甚伤国体。因陈补缺官、起遗佚数事，报闻。屡迁刑科都给事中。吏部尚书孙丕扬、副都御史许弘纲以考察为言路所攻，求去。宪祥言："一时贤者，直道难容，相率引避。国是如此，可为寒心。"既而军政拾遗，疏为锦衣都督王之桢所挠，久不下。罪人陈用宾等已论死，疏亦留中。宪祥皆抗章论驳。知县满朝荐、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税使系狱，乃请释之。会冬至停决囚，复请推缓刑德意，宥捻臣、矜楚狱。帝皆不报。寻调吏科。四十一年，命辅臣叶向高典会试，给事中曾六德以论救被察官坐贬，旨皆从内出。宪祥力谏。中官黄勋、赵禄、李朝用、胡滨等不法，亦连疏弹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数年卒。

徐大相，字觉斯，江西安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东昌推官。改武学教授，稍迁国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将早朝，司礼中官卢受传免。众趋出，受从后姗侮。大相愤，归草二疏。一论辽左事，一论受奸邪。时接疏者即受也。见辽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阅第二疏，顾受曰："此即论汝罪者。"受错愕，叩头流血请罪，曰："奴当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国子学录乔拱璧亦疏劾受，不报。明年，迁兵部主事。天启二年，调吏部稽勋主事，移考功。明年，进验封员外郎。进士薛邦瑞为其祖蕙请谥，大相与尚书张问达议如其请。熹宗方恶恤典冗滥，镌大相三秩，出之外。问达等引罪，不问。大学士叶向高、都御史赵南星等连疏救，乃改镌二秩。大相方候命，群奄党受者数十辈，持梃噪于门。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两，乃哄然散。家居，杜门读书，里人罕见其面。

崇祯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迁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奏陈遵明旨、疏淹滞、破请托、肃官评、正选规、重掌篆、崇礼让、励气节、抑侥幸、核吏弊十事，帝即命饬行。故尚书孙丕扬等二十六人为魏忠贤削夺，大相请复其官，帝不许。旋以起废忤旨，贬秩视事。给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废协舆论，不当谴，不听。父忧归，卒于家。

赞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怀忠发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词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讦摩上，君子弗为。谓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胜也。雒于仁、马经纶诋讥谯让，几为侪偶所不能堪矣。圣人取讽谏，意者殆不如是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王汝训 余懋学 张养蒙 孟一脉 何士晋（陆大受 张庭 李俸） 王德完 蒋允仪 邹维琏（吴羽文）

王汝训，字古师，聊城人。隆庆五年进士。除元城知县。万历初，入为刑部主事。改兵部，累迁光禄少卿。吏科都给事中海宁陈与郊者，大学士王锡爵门生，又附申时行，恣甚。汝训抗疏数其罪，言："与郊今日荐巡抚，明日荐监司。每疏一出，受贿狼籍。部曹吴正志一发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书杨巍亦尝语侍郎赵焕，谓为小人。乞速罢谴。且科道以言为职，乃默默者显，谔谔者绌。直犯乘舆，屡荷优容。稍涉当途，旋遭摈斥。言官不难于批鳞，而难于借剑，此何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论是非，被言者不论邪正，模棱两可，曲事调停，而曰务存大体。是惩议论之纷纭，而反致政体之决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后迁转科道，毋恶异喜同，毋好谀丑正。"是时，巍以政府故，方厚与郊。闻汝训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尝诋与郊。汝训以寺臣攻言路，正决裂政体之大者。"乃调汝训南京。顷之，御史王明复劾与郊，并及巍，诏夺明俸，擢与郊太常少卿。都人为之语曰："欲京堂，须弹章。"与郊寻以忧去。后御史张应扬追劾其交通文选郎刘希孟，考选纳贿，并免官。未几，其子杀人论死，与郊悒悒卒。

汝训入为太常少卿。孟秋飨庙，帝不亲行。汝训极谏。帝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寻进太仆卿，调光禄。汝训先为少卿，寺中岁费二十万，至是滥增四万有奇。汝训据《会典》，请尽裁内府冗食，不许。

二十二年，改左佥都御史。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汝训性清介，方严疾恶。巡按御史南昌彭应参亦雅以强直名，相与力锄豪右。乌程故尚书董份、祭酒范应期里居不法，汝训将绳之。适应参行部至，应期怨家千人遮道陈牒。应参持之急，檄乌程知县张应望按之。应期自缢死，其妻吴氏诣阙诉冤。帝命逮应参、应望诏狱，革汝训职，诘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引罪，且论救。帝意未释，谪救应参者给事中乔胤等于外。言官讼汝训、应参，亦及胤，帝愈怒。疏入，辄重胤谴，至除名，而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

汝训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矿税兴，以助大工为名。后悉输内帑，不以供营缮。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万，费益不訾。汝训屡请发帑佐工，皆不报。在部岁余，力清夙弊。

中官请乞，辄执奏不予，节冗费数万。卒，赠工部尚书，谥恭介。

余懋学，字行之，婺源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抚州推官，擢南京户科给事中。万历初，张居正当国，进《白燕白莲颂》。懋学以帝方忧旱，下诏罪己，与百官图修禳。而居正顾献瑞，非大臣谊，抗疏论之。已，论南京守备太监申信不法，帝为罢信。久之，陈崇惇大、亲謇谔、慎名器、戒纷更、防佞谀五事。时居正方务综核，而懋学疏与之忤，斥为民，永不叙录。居正死，起懋学故官，奏夺成国公硃希忠王爵，请召还光禄少卿岳相、给事中魏时亮等十八人。帝俱报可。寻擢南京尚宝卿。

十三年，御史李植、江东之等以言事忤执政。同官蔡系周、孙愈贤希执政指，纷然攻讦，懋学上言：

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则以科场不能无私，而恶植等之讦发；一则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吴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妒发于外也。夫威福自上，则主势尊。植等三臣，陛下所亲擢者也，乃举朝臣工百计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诸臣敢力挫之乎？臣谨以臣工之十蠹为陛下言之。

今执政大臣，一政之善，辄矜赞导之功，一事之失，辄诿挽回之难，是为诬上。其蠹一。进用一人，执政则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则曰我所推毂也，选郎则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为招权。其蠹二。陛下天纵圣明，犹虚怀纳谏。乃二三大僚，稍有规正，辄奋袂而起，恶声相加，是为讳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论。论人则毁誉视其爱憎，行政则举置徇其喜怒，是为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当路意有所主，则群相附和，敢于抗天子，而难于违大臣，是为雷同。其蠹五。我国家谏无专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则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长壅蔽之渐，是为阻抑。其蠹六。自张居正蒙蔽主聪，道路以目，今余风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驯之斥，大快人心，而犹累牍连章为之申雪，是为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讦，始以自用之私，终之好胜之习。好胜不已，必致忿争，忿争不已，必致党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岂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为竞胜。其蠹八。佞谀成风，日以浸甚。言及大臣，则等之伊、傅；言及边帅，则拟以方、召；言及中官，则夸吕、张复出；言及外吏，则颂卓、鲁重生。非藉结欢，即因邀赂，是为佞谀。其蠹九。国家设官，各有常职。近两京大臣，务建白以为名高，侵职掌而听民讼。长告讦之风，失具瞻之体，是为乖戾。其蠹十也。

懋学夙以直节著称，其摘季驯不无过当。然所言好胜之弊，必成朋党，后果如其言。累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漕储。疏白程任卿、江时之冤，二人遂得释。二十二年，以拾遗论罢。卒，赠工部尚书。天启初，追谥恭穆。

张养蒙，字泰亨，泽州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少负才名，明习天下事。居言职，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条上治奸民、恤流民、爱富民三事，帝嘉纳之。锦衣都指挥罗秀营佥书，兵部尚书王遴格不行，失欢权要而去，秀竟夤缘得之。养蒙疏发其状，事具遴传。御史高维崧等言事被谪，养蒙偕同官论救，复特疏讼之。忤旨，夺俸。

寻迁工科都给事中。都御史潘季驯奏报河工，养蒙上言曰："二十年来，河几告患矣。当其决，随议塞，当其淤，随议浚，事竣辄论功。夫淤决则委之天灾而不任其咎，浚塞则归之人事而共蒙其赏。及报成未久，惧有后虞，急求谢事，而继者复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后先异时也，人己异见也，功罪难执也。请仿边臣例，增秩久任，斯职守专而可责成功。"帝深然之。

有诏潞安进绸二千四百匹。未几，复命增五千。养蒙率同官力争，且曰："从来传奉职造，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今径下部，非祖制。"不从。出为河南右参政。寻召为太仆少卿，四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极谏时政阙失，言：

迩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尽信，或疑外事未可尽从。君臣相猜，政事积废。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权。惟利是闻，祸将胡底。谨以三轻二重之弊为陛下陈之。

一、部院之体渐轻。或虚其位而不补，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亚卿专署，已为异事，乃冢宰何官，数月虚位。法司议刘世延罪，竟尔留中，主事刘冠南疏入即发。何小臣听而大臣不听，单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户曹三疏谏开矿，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报。议大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则十人而九不用。失大臣师表百僚，奈何轻之至此！

一、科道之职渐轻。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御史曹学程一系不释，考选台谏，屡请屡格，乃至服阕补任，亦皆废阁。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无缺失，何惮人言。徒使唯诺风成，謇谔意绝，国是将何定

乎？

一、抚按之任渐轻。如开矿一事，抚按有言，咸蒙切责。于是郑一麟以千户而妄劾李盛春。夫阍人、武弁得以制巡抚之命，纪纲不倒置乎？一珰得志，诸珰效尤，抚按敛手，何有于监司？从此陛下之赤子将无人拊循矣。

一、进献之途渐重。下僚捐俸，儒士献资，名为助工，实怀觊幸。甚者百户王守仁以谋复世爵，妄构楚府，而使陛下恩薄于懿亲；主簿张以述以求复旧秩，妄献白鹿，而使陛下德损于玩物。部臣纠之不听，言官纠之不听，业已明示好恶，大开受献之门。将见媚子宵人，投袂竞起，今日献灵瑞，明日贡珍奇，究使败节文官、偾军武帅，凭藉钱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浊乱不止也。

一、内差之势渐重。中使纷然四出，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言不温。左右藉武弁以营差，武弁藉左右以网利，共构狂言，诳惑天听。陛下方厌外臣沮挠，谓欲办家事，必赖家奴，于是有言无不立听。岂武弁皆急君，而朝绅尽误国乎？今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继而营市舶，继而复镇守，内可以谋坐营，外可以谋监军。正德敝风，其鉴不远。

凡此三轻二重，势每相因。德与财不并立，中与外不两胜，惟陛下早见而速图之。

不报。

又明年六月，两宫三殿继灾。养蒙复上疏曰：

近日之灾，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风，恐虚文相谩，大祸必至。臣请陛下躬谒郊庙以谢严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国本以系人心。停银矿、皇店之役，杜四海乱阶；减宦官宫妾之刑，弭萧墙隐祸。然此皆应天实事，犹非应天实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于躬临，章奏倦于省览。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则僚采不安于位。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诚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胜。奋厉威严以震群工，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顺从。古帝王予违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货。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古帝王四海为家，似不如此。愿陛下戒此四者，亟图更

张，庶天意可回，国祚可保。

帝亦不省。

寻迁户部右侍郎。时再用师朝鲜，命养蒙督饷。事宁，予一子官。三十年，尚书陈蕖称疾乞罢。诏养蒙署事。会养蒙亦有疾在告，固辞。给事中夏子阳劾其托疾，遂罢归。卒于家。天启初，赐谥毅敏。

孟一脉，字淑孔，东阿人。隆庆五年进士。为平遥知县。以廉能擢南京御史。万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两宫徽号，覃恩内外，独御史傅应祯、进士邹元标、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万里，远绝亲闱，非所以广锡类溥仁施也。"疏入，忤张居正，黜为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陈五事，言：

近再选宫女至九十七人，急征一时，辇下甚扰。一也。

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议覆，阁臣拟旨，脱有不当，台谏得纠驳之。今乃不任臣工，颛取宸断，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颜。二也。

士习邪正，系世道污隆。今廉耻日丧，营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实行而后才华。三也。

东南财赋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小大毕沾；谒陵犒赐，耗费巨万。锱铢取之，泥沙用之。于是民间习为丽侈，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能，不知纪极。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终岁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数家之产。或刻沉檀，镂犀象，以珠宝金玉饰之。周鼎、商彝、秦铊、汉鉴，皆搜求于海内。穷岁月之力，专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资，取一盼之适。殊不知财贿易尽，嗜欲无穷。陛下诚能恭俭节约以先天下，禁彼浮淫，还之贞朴，则财用自裕，而风俗亦淳。四也。

边疆之臣，日弛戎备，上下蒙蔽，莫以实闻。由边臣相继为本兵，题覆处分，尽在其口。言出而中伤随之，谁肯为无益之谈，自取祸败哉？渔夫舍饵以得鱼，未闻以饵养鱼者也。今以中国之文帛绮绣为蕃戎常服，虽曰贡市，实则媚之。边臣假贡市以赂戎，戎人肆剽窃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诳君父。幸其不来，来则莫御。所谓以饵养鱼者也。请明诏枢臣，洗心易虑。战守之备，一一请求，付之边臣。使将识敌情，兵

识将意，庶乎臂指如意，国可无虞。五也。

疏入，忤旨，谪建昌推官。屡迁南京右通政。移疾归。四十一年，起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给事中官应震论其纵子骄恣。疏虽留中，一脉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

一脉初以直谏著声。晚膺节钺，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树云。

何士晋，字武莪，宜兴人。父其孝，得士晋晚。族子利其资，结党致之死。继母吴氏匿士晋外家。读书稍懈，母辄示以父血衣。士晋感厉，与人言，未尝有笑容。万历二十六年举进士。持血衣诉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宁波推官，擢工科给事中。首疏请通章奏、缓聚敛。俄言："衮职有阙，廷臣言虽逆耳，每荷优容。独论及辅臣，必欲借主威以泄愤。是陛下负拒谏之名，辅臣收固宠之实，天下所以积愤辅臣而不能平也。如孙幰、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论乖违，辅臣赓安得不任其咎？"无何，劾左都督王之桢久掌锦衣，为内阁爪牙，中枢心腹。又劾大学士王锡爵逢君贼善，召命宜停；户部尚书赵世卿误国，无大臣体。已，复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辅臣以清政地，罢大臣被论者以伸公议。斥王之桢以绝祸源，释卞孔时、王邦才等以苏冤狱。"

初，皇长孙生，有诏起废，列上二百余人。阅三年，止用顾宪成等四人。士晋请大起废籍。瑞王将婚，诏典礼视福王，费当十九万。初，帝弟潞王婚费不及其半，士晋请视潞王。帝将崇奉太后，诏建灵应宫，士晋以非礼力争，且曰："圣母所注念者东宫出讲，诸王早婚，与遗贤之登进也，乃诸臣屡请不应。而不时内降者，非中贵之营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

未几，有张差梃击之事。王之寀钩得差供，帝迁延不决，士晋三上疏趣之。当是时，变起非常，中外咸疑谋出郑国泰，然无敢直犯其锋者。郎中陆大受稍及之，国泰大惧，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晋乃抗疏曰：

陛下与东宫，情亲父子，势共安危，岂有祸逼萧墙，不少动念者？候命逾期，旁疑转棘。窃详大受之疏，未尝实指国泰主谋，何张皇自疑乃尔？因其自疑，人益不能无疑，然人之疑国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试问国泰，三王之议何由起？《闺范》之序何由进？妖书之毒何由构？此基祸之疑也。孟养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锢？

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顺，刑余也，而阴募死士千人，谓何？顺义王，外寇也，而各宫门守以重兵，谓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庞保、刘成名姓，谓何？此不轨之疑也。三者积疑至今日，忽有张差一事，正与往者举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国泰，又非张差一事已也。恐骑虎难下，骇鹿走险，一击不效，别有阴谋。陛下不急护东宫，则东宫为孤注。万一东宫失护，而陛下又转为孤注矣。

国泰欲释人疑，惟明告贵妃，力求陛下速执保、成下吏。如果国泰主谋，是乾坤之大逆，九庙之罪人，非但贵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或别有主谋，无与国泰事，请令国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长孙起居悉属国泰保护，稍有疏虞，罪即坐之，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陛下保全国泰身，无替恩礼。若国泰畏有连引，预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与，俾之远逃，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罪愈不容诛矣。惟圣明裁察。

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迹，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晋为东林党，拟出为浙江佥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简部疏，命如前拟。吏部言阙官已补，请改命。帝不许，命调前补者。吏部又以士晋积资已深，秩当参议。帝怒，切责尚书，夺郎中以下俸。士晋之官四年，移广西参议。光宗立，擢尚宝少卿，迁太仆。

天启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安南入犯，督将吏屡击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明年四月，魏忠贤大炽，争梃击者率获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诬叛臣安邦彦贿士晋十万金，阻援兵。遂除士晋名，征贿助饷。士晋愤郁而卒。有司征赃急，家人但输数百金，产已罄。会庄烈帝立，获免，复官赐恤。

陆大受，字凝远，武进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屡迁户部郎中。福王将之国，诏赐庄田四万顷。大受请大减田额，因劾郑国泰骄恣乱法状，疏留中。王之寀发张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宫何地，张差何人，敢白昼持梃，直犯储跸，此乾坤何等时耶！业承一内官，何以不知其名？业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里，而霸州武举高顺宁者，今皆匿于何地？奈何不严竟而速断耶？"户部主事蒲州张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击青宫，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穷主谋。乃廷臣交章，一无批答，何也？君侧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见甚稀，而前此册立、选婚及近时东宫出讲、郭妃卜葬诸事，陛下皆弗胜迟回，强而后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测度，阴蓄不逞，以侥幸于万一哉！"皆不报。大受寻出为抚州知府，以

清洁著闻。居二年，徐绍吉、韩浚以京察夺其官。庭再迁郎中，被齮齕。引退，抑郁以死。

又有闻喜李俸者，为刑部郎中。当诸司会鞫时，张差语涉逆谋，郎中胡士相等相顾不敢录。俸力争，乃得入狱词，遂为郑氏党所恶。及迁凤翔知府，诸党人以言慑之，竟不敢之任。后复中以京察，卒于家。

天启初，御史张慎言、方震孺、魏光绪、杨新期交章讼三人冤。乃赠庭、俸光禄寺少卿，大受起补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龙请加庭、俸廕谥，不果。大受未几卒。

王德完，字子醇，广安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诸边岁糜饷数百万，而士气日衰，戎备日废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审也。何为三蠹？一曰欺，边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赏增额也。三曰虚，边防鲜实也。何谓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经久之策。谨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计在目前。大修战具，令贼不敢窥边，则百年可保无事，此计在经久。今经略郑洛主款，巡抚叶梦熊又言战，边臣不协，安望成功。"帝为饬二臣。石星为本兵，德完上十议以规时，帝纳之。已，请裁李成梁父子权，劾褫黔国公沐昌祚冠服，罢巡抚硃孟震、贾待问、郭四维、少卿杨四知、赵卿。又发广东总督刘继文、总兵官李栋等冒功罪。半岁章数十上，率军国大计。

累迁户科都给事中。上筹画边饷议，言："诸边岁例，弘、正间止四十三万，至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而今则三百八十余万。惟力行节俭，足以补救。盖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内难除。宜严劾内府诸库，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盐法，外开其源，而内节其流，庶几国用可足。"时弗能用。倭寇久躏朝鲜，再议封贡。德完言："封则必贡，贡则必市，是沈惟敬误经略，经略误总督，总督误本兵，本兵误朝廷也。"后封果不成。德完寻以疾归。

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极陈四川采木、榷税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营，不宜复兴玄殿、龙舟之役。皆不报。已，劾湖广税使陈奉四大罪。再疏极论，谓奉必激变。奉果为楚人所攻，仅以身免。寻因祷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群黎，纵盗贼而吞赤子，幽愤沉结，叩诉无从，故雨泽缘天怒而屯，螟丱因人妖而出。愿尽撤矿税之使，释逮系之臣，省愆赎过，用弭灾变。"不报。四川妖人韩应龙奏请榷盐、采木。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以忤税使被逮。德完皆力争。复劾山东税使陈增、畿辅税使王虎罪。不报。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

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帝亦不省。

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及皇长子。皇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窃意后崩，贵妃即正中宫位，其子为太子。中允黄辉，皇长子讲官也，从内侍微探得其状，谓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德完乃属辉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传，谓中宫役使仅数人，伊郁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胜惊疑。宫禁严秘，虚实未审。臣即愚昧，决知其不然。第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果中宫不得于陛下以致疾与？则子于父母之怒，当号泣几谏。果陛下眷遇中宫有加无替欤？则子于父母之谤，当昭雪辨明。衡是两端，皆难缄默。敢效汉朝袁盎却坐之议，陈其愚诚。”疏入，帝震怒，立下诏狱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忤旨，切责，御史夺俸有差。大学士沈一贯力疾草奏为德完解，帝亦不释。旋廷杖百，除其名。复传谕廷臣：“诸臣为皇长子耶？抑为德完耶？如为皇长子，慎无扰渎。必欲为德完，则再迟册立一岁。”廷臣乃不复言。然帝自是惧外廷议论，眷礼中宫，始终无间矣。

光宗立，召为太常少卿。俄擢左佥都御史。天启元年，京师获间谍，词连司礼中官卢受。德完请出受南京。

初，德完直声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论每与邹元标等异。杨镐、李如桢丧师论死，廷臣急欲诛之。德完乃上疏请酌公论，或遣戍立功，或即时正辟，盖设两途以俟帝宽之。且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宽镐等。于是给事中魏大中再疏论之，德完亦力辨。帝为诘责大中，事乃已。德完寻进户部右侍郎。给事中硃钦相、倪思辉言事获罪，疏救之。明年，迁左。亡何卒官。其后辅忠、殿邦以党逆败，佥为德完惜之。

蒋允仪，字闻韶，宜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桐乡知县，移嘉兴。天启二年，擢御史。时广宁已失，熊廷弼、王化贞俱论死，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如故，纠之者反获谴。允仪不平，疏诋其同罪佚罚。因言：“近言官稍进苦口，辄见龃龉，迁谪未已，申之戒谕。使诸臣不遵明谕，而引裾折槛以甘斥逐，天下事犹可为也；使诸臣果遵明谕，而箝口结舌以保禄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顷者恒旸不雨，二麦无秋，皇上于宫中祈祷，反得冰雹之灾。变不虚生，各以类应。夫以坤维之厚重而震撼

于妖孽，以胡眉之丈夫而交关于妇寺，以籍丛炀灶之奸而托之奉公洁己，是皆阴胁阳之徵也。”报闻。鹤鸣既屡被劾，因诋劾者为群奸朋谋，而反与前尚书黄嘉善、崔景荣并以边功晋宫保。允仪益愤，言：“鹤鸣既以斩级微功邀三次之赏，即当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关，兼旬而后至，畏缩无丈夫气，偃蹇无人臣礼。犹且靦颜哆口评经、抚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试问鹤鸣，为本兵，功罪杀于边臣，今日经、抚俱论辟，鹤鸣应得何罪？又问鹤鸣，旧日经、抚俱论辟，嘉善、景荣应得何罪？赫然震怒，论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坏。”帝不用。

会议红丸事，力诋方从哲，请尽夺官阶、禄廕。其党恶之。徐州旧设参将，山东盗炽，以允仪请，改设总兵。寻疏论四川监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请优叙。而劾总督张我续退缩，请罢斥。不从。逾月，请杜传宣、慎爵赏、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论国本系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罗织。阴邪盛而阳气伤，致有今日之祸。今计期已迫，愿当事者早伐邪谋，亟培善类。”疏入，魏忠贤、刘朝辈皆不悦。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责令置对。允仪言：“丁巳主察者郑继之、李志也，考功科道则赵士谔、徐绍吉、韩浚也。当日八法之处分，台省之例转，大僚之拾遗，黑白颠倒，私意横行。凡抗论建藩，催请之国，保护先帝，有功国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败其名，锢其身，尽其伦类而后快。于是方从哲独居政府，亓诗教、赵兴邦等分部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贿赂请托而得，如李维翰、杨镐、熊廷弼、李如柏、如桢，何一不出其保举？迨封疆破坏，囹圄充塞，而此辈宴然无恙。臣所以痛心辽事，追恨前此当轴之人也。”中旨将重谴允仪，以大学士叶向高言，停俸半岁。

已，复因灾祲上言：“内降当停，内操当罢。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废，非所以光圣德。东南杼柚已空，重以屡次之加派；金吾冒滥已极，加以非分之袭封。圣心一转移，天下无不顺应。区区修禳虚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巡按陕西，条上筹边八事。太常少卿王绍徽家居，与里人冯从吾不协。允仪重从吾，薄绍徽。魏忠贤擢绍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仪还朝，即出为湖广副使。其冬又使给事中苏兆先劾其为门户渠魁，遂削籍。崇祯元年，荐起御史，言：“奸党王绍徽创《点将录》，献之逆奄。其后效之者有《同志》、《天监》、《盗柄》诸录，清流遂芟刈无遗。乞加削夺，为倾陷忠良之戒。”从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陈计吏八则。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计京官，贬黜者二百余人，坐不谨者百人，仕路为清。寻擢太仆少卿。

四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诸府标兵止五百，饷六千，不及一大郡监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属城率庳薄，无守具。六年，流贼将窥湖广。兵部令移镇襄阳，郧阳益虚。其冬，贼大至，陷郧西上津。明年，陷房县、保康。允仪兵少，不能御，上章乞援，且请罪。会贼入川，郧得少缓。中官陈大金与左良玉来援，副使徐景麟见其多携妇女，疑为贼，用砲击之，士马多死。大金怒，诉诸朝，命逮景麟，责允仪陈状。已而并逮允仪下狱，戍边，而以卢象升代。十五年，御史杨尔铭、给事中倪仁祯相继论荐，未及用而卒。

邹维琏，字德辉，江西新昌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节。巡抚袁一骥以私憾摭布政窦子偁罪，维琏以去就争。监司欲为一骥建生祠，维琏抗词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辽左用兵，疏陈数事。寻以忧去。

天启三年，起官职方，进郎中。刑部主事谭谦益荐妖人宋明时能役神兵复辽左地，魏忠贤阴主之。维琏极言其妖妄。忠贤怒，矫旨谯责。海内方用师，将帅悉贿进，职方尤冗秽。维琏素清严，请寄皆绝，因极论债帅之弊，讥切中官、大臣。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维琏欲去不得，诏留视事。乃严核官评，无少假借。

杨涟劾魏忠贤，被旨切责。维琏抗疏曰："忠贤大奸大恶，罄竹难书。陛下怜其小信小忠，不忍割弃。岂知罪恶既盈，即不忍不可得。汉张让、赵忠，灵帝以父母称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称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刘瑾，亦尝宠之群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获保富贵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贤，非所以为宗社计，亦非所以为忠贤计也。若夫黄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处于商辂、刘健、韩文下？"疏入，责其渎奏。崔呈秀坐赃被劾，维琏论戍边。诸媚珰者力别其是非，请托，拒不听，诸逆党交憾。及赵南星去国，维琏愿与俱去，忠贤即放归。无何，张讷劾南星，追论维琏调部非法，诏削籍。复构入汪文言狱，下吏，戍贵州。

崇祯初，起南京通政参议，就迁太仆少卿，疏陈卜相、久任、纳言、议谥、筹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熊文灿巡抚福建。海寇刘香乱，遣游击郑芝龙击破之。海外红夷据彭湖，挟互市，后徙台湾，渐泊厦门。维琏屡檄芝龙防遏之，不听。明年夏，芝龙剿贼福宁，红夷乘间袭陷厦门城，大掠。维琏急发兵水陆进，芝龙亦驰援，焚其三舟，官军伤亦众。寇乃泛舟大洋，转掠青港、荆屿、石湾。诸将御之铜山，连战数日，始败去。维琏在事二年，劳绩甚著。会当国者温体仁辈雅忌维琏，而闽人宦京师者腾谤于朝，竟坐是罢官。八年春，叙却贼功，诏许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于家。

吴羽文既谢病归，至崇祯六年始复出。历考功文选郎中。帝以积疑吏部有私，选郎十一人谴黜大半，迁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绝诸弊，数与温体仁牴牾。贼毁皇陵，有诏肆赦。体仁令刑部尚书冯英以逆案入诏内。羽文执止之，而议起钱龙锡、李邦华等。侦事者诬羽文纳二人赇，下狱。羽文用高凤翔为大名知府。凤翔故尝坐小罚，言者复谓其徇私，坐谪戍。侍郎吴甡等交荐，复官，未赴卒。羽文，字长卿，南昌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赞曰：王汝训诸人建言，挺謇谔之节，洊历卿贰，不陨厥问。余懋学之言十矗，有以哉！邹维琏抗魏奄，拒逆党，仅坐谪戍，幸矣。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植（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子必显）丁元荐（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

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

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方疏辞，锡爵

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适投其会，而辄自附于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谓舍建言别无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张、冯旧事，别无同志。以中人之资，乘一言之会，超越朝右，日寻戈矛。大臣如国、巍、化辈，曩尝举为正人。一言相左，日谋事刂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贬植户部员外郎，东之兵部员外郎，可立大理评事。张岳以诸臣纷争，具疏评其贤否，颇为植、东之、可立地，请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终始。于时行、国、锡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贤皆褒中寓刺，而力诋季驯、懋贤、系周、仲庆，惟中行、用贤、思孝无所讥贬。帝责岳颂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国是，岳坐免。帝犹以植言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闰月，复躬往视之，终谓大峪吉，遂调三人于外。御史柯梃因自言习葬法，力称大峪之美，获督南畿学政。而植同年生给事中卢逵亦承风请正三人罪，士论哂之。

植、东之、可立自以言事见知，未及三岁而贬。植得绥德知州，旋引疾归。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屡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二十六年也。植垦土积粟，得田四万亩，岁获粮万石。户部推其法九边。以倭寇退，请因师旋，选主、客锐卒，驱除宿寇，恢复旧辽阳。诏下总督诸臣详议，不果行。奏税监高淮贪暴，请召还，不报。后淮激变，委阻挠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锦、义失事，巡按御史王业弘劾植及诸将失律。植以却敌闻，且诋业弘。业弘再疏劾植欺蔽，诏解官听勘。勘已，命家居听用，竟不召。卒，赠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阳人。由安邑知县为御史，与植等并擢。已，由评事调大名推官。终山东佥事。

江东之，字长信，歙人。万历五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首发冯保、徐爵奸，受知于帝。佥都御史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与于应昌共陷刘台，东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东之持入署，宗载迎谓曰："江御史何言？"曰："为死御史鸣冤。"问为谁？曰："刘台也。"宗载失气反走，遂与应昌俱得罪。东之出视畿辅屯政，奏驸马都尉侯拱宸从父豪夺民田，置于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东之为言，减免如制。还朝，擢光禄少卿，改太仆。坐争寿宫事，与李植、羊可立皆贬。东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邓州，进湖广佥事。三迁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百余级。京察，被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讨杨应龙败绩事，黜为民。愤恨抵家卒。

东之官行人时，刑部郎舒邦儒阖门病疫死，遗孤一岁，人莫敢过其门。东之经纪其丧，提其孤归，乳之。舒氏卒有后。

汤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丰城知县。治最，征授御史。连劾礼部侍郎硃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帝不问。巡视西城，贵妃宫阉竖涂辱礼部侍郎敖文祯，兆京弹劾，杖配南京。时矿税繁兴，奸人竞言利。有谓开海外机易山，岁可获金四十万者，有请征徽、宁诸府契税，鬻高淳诸县草场者，帝意俱向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交章力谏，不报。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使王虎、王忠，亦不纳。掌河南道。佐孙丕扬典京察，所谴黜皆当，而被黜者之党争相攻击。兆京亦十余疏应之。其词直，卒无以夺也。详具丕扬传中。寻出按顺天诸府。守陵中官李浚诬军民盗陵木，逮系无虚日。兆京按宣府时奏之，浚亦诬讦兆京。帝遣使按验，事已白，而诸被系者犹未释，兆京悉纵遣之。东厂太监卢受纵其下横都市，兆京论如法。

还复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国，兆京倡给事御史伏阙固请，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寻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争。图南之调，为给事中周永春所劾，弃官归。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图南申雪，语侵永春，并及焕，二人连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焕，为稍夺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职，拜疏径归。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遂助兆京攻焕。帝亦夺其俸，然焕亦引去。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时党势已成，正人多见齮龁。兆京力维持其间，清议倚以为重。屡遭排击，卒无能一言污之者。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长洲人。父应徵，云南参政，以廉能称。士衡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南京工科给事中。疏陈矿税之害，言："曩者采于山，榷于市，今则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余小丑，市井无藉，安知远谋，假以利柄，贪饕无厌。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盗贼，所在而有。萧、砀、丰、沛间河流决堤，居人为鱼鳖，乃复横征巧取以蹙之。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祸将有不可言者。"甘肃地震，复上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乱徵，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因极言边糈告匮，宜急出内帑济饷，罢撤税使，毋事掊克，引鹿台、西园为戒。帝皆不听。南京督储尚书王基、云南巡抚

陈用宾拾遗被劾，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以渠等考察被黜，为沈一贯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争。侍郎周应宾、黄汝良、李廷机当预推内阁。士衡以不协人望，抗章论。姜士昌、宋焘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士衡力陈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锡爵为首辅，以被劾奏辨，语过愤激，士衡驰疏劾之。寻擢南京通政参议。时元翰及李三才先后为言者所攻，士衡并为申雪。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谪两浙盐运副使，不赴。天启初，起兵部员外郎。累迁太仆少卿。引疾去，卒于家。

先是，杨应龙伏诛，贵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据故所侵地。总督王象乾不许。士衡遂劾象乾起衅。后象乾弟象恒巡抚苏、松，以兄故颇衔士衡。廉知其清介状，称说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时廷臣习偷惰，法度尽弛。会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数倍旧额。而建言诸臣，一斥不复。大臣被弹，率连章诋讦。元翰悉疏论其非。

寻进工科右给事中，巡视厂库，极陈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极言时事败坏，请帝味爽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日陈四方利病。寻复陈时事，言："辅臣，心膂也。硃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

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武定贼阿克作乱。元翰上言：“克本小丑，乱易平也。至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使乱贼假以为名。贼首纵扑灭，虐政不除，滇之为滇，犹未可保也。”俄言：“矿税之设，本为大工。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万姓。”疏皆不报。寻两疏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坚意割地，贻西南大忧。且尝著《妇寺论》，言人主当隔绝廷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子章罪当斩。”不纳。

先是，廷推阁臣。元翰言李廷机非宰相器。已而黄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叙推南京礼部侍郎。汝良，廷机邑人；天叙，硃赓同乡也。元翰极论会推之弊，讥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将推两京兵部尚书萧大亨、孙幰为吏部尚书。元翰亦疏论二人，并言职方郎申用懋为大亨谋主，太常少卿唐鹤征为幰谋主，亦当斥。寻因灾异，乞亟罢赓、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变。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顾嗤笑，此一变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谴告亦悍然弗顾，此又一变也。有君心之变，然后臣工之变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贼之变易，挽君心与臣工之变难。”又言：“陛下三十年培养之人才，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半禁锢于沈一贯、硃赓。”因荐邹元标、顾宪成等十余人。无何，又劾给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败群丛秽，皆不报。掌厂内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听。

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与元翰不相能，御史郑继芳，其门人也，遂劾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元翰愤甚，辨疏诋继芳北鄙小贼，语过激。于是继芳党刘文炳、王绍徽、刘国缙等十余疏并攻之，而史记事、胡忻、史学迁、张国儒、马孟祯、陈于廷、吴亮、金士衡、刘节、刘兰辈则连章论救。帝悉不省。元翰乃尽出其筐箧，舁置国门，纵吏士简括，恸哭辞朝而去。吏部坐擅离职守，谪刑部检校。后孙丕扬主京察，斥治则、国缙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贬湖广按察知事。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两党分争久不息。而是时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贪，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

天启初，累迁刑部主事。魏忠贤乱政，其党石三畏劾之，削籍。庄

烈帝即位，复官。将召用，为尚书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归。卒，遂葬焉。

孙振基，字肖冈，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莘县知县，调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征，与李成名等十七人当授给事中，先除礼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科。时吏部推举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请起废。

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后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事三年矣。会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于是御史孙居相并宾尹事发之。下礼官，会吏部都察院议，顾不及宾尹事。振基乃抗疏请并议，未得命。礼部侍郎翁正春等议黜学贤，谪之麟，亦不及宾尹等。振基谓议者庇之，再疏论劾。帝乃下廷臣更议。御史王时熙、刘策、马孟祯亦疏论其事，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证尤力。方宾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竞相搜取，凡十七人。时宾尹虽废，中朝多其党，欲藉是宽敬。正春乃会九卿赵焕及都给事中翁宪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议坐敬不谨，落职闲住。御史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敬同乡也，谓敬关节果真，罪非止不谨，执不署名，意欲迁延为敬地。正春等不从，持初议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议益愤。振基、居相、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连章论列。给事中商周祚亦敬同乡，议并罪道南。孟祯以道南发奸，不当罪，再疏纠驳。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核。廷元党亓诗教遂劾正春首鼠两端，正春寻引去。

会熊廷弼之议亦起。初，宾尹家居，尝夺生员施天德妻为妾，不从，投缳死。诸生冯应祥、芮永缙辈讼于官，为建祠，宾尹耻之。后永缙又发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状。督学御史熊廷弼素交欢宾尹，判牒言此施、汤故智，欲藉雪宾尹前耻。又以所司报永缙及应祥行劣，杖杀永缙。巡按御史荆养乔遂劾廷弼杀人媚人，疏上，径自引归。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孙玮议镌养乔秩，令廷弼解职候勘。时南北台谏议论方嚣，各自所左右。振基、孟祯、云中策及给事李成名、麻僖、陈伯友，御史李邦华、崔尔进、李若星、潘之祥、翟凤翀、徐良彦等持勘议甚力。而笃敬及给事中官应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诗教、赵兴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远等驳之，疏凡数十上。振基及诸给事御史复极言廷弼当勘，斥应震等党庇，自是党廷弼者颇屈。帝竟纳玮言，令廷弼解职。其党大恨。吏部尚书赵焕者，惟诗教言是听，乃以年例出振基及云

中、时熙于外。振基得山东佥事，玮亦引去。

振基劲直敢言。居谏垣仅半岁，数有建白。既去，科场议犹未定，策复上疏极论。而宾尹党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宽敬。孙慎行代正春，复集廷臣议。仍坐敬关节，而为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宾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议久不决。笃敬复上疏论敬，阴诋诸党人。诸党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迁。孟祯不平，疏言："廷弼听勘一事，业逐去一总宪，外转两言官矣，独介介于之祥。敬科场一案，亦去两侍郎、两言官矣，复断断于笃敬，毋乃已甚乎！"孟祯遂亦调外。凡与敬为难者，朝无一人。敬由是得宽典，仅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寻以忧去，卒于家。

子必显，字克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文选员外郎，为尚书赵南星所重。天启五年冬，魏忠贤罗织清流，御史陈睿谟劾其世投门户，遂削籍。崇祯二年，起验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选。尚书王永光雅不喜东林，给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举不当数事，且诋以贪污。御史吴履中又劾其紊乱选法。必显两疏辨，帝不听，谪山西按察司经历，量移南京礼部主事。道出柘城、归德，适流贼来犯，皆为设守，完其城。一时推知兵。历尚宝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两侍郎皆缺，尚书杨嗣昌请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迁补，遂擢必显右侍郎。甫一月，无疾而卒。

丁元荐，字长孺，长兴人。父应诏，江西佥事。元荐举万历十四年进士。请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甫期月，上封事万言，极陈时弊。言今日事势可寒心者三：饥民思乱也，武备积弛也，日本封贡也。可浩叹者七：征敛苛急也，赏罚不明也，忠贤废锢也，辅臣妒嫉也，议论滋多也，士习败坏也，褒功恤忠未备也。坐视而不可救药者二，则纪纲、人心也。其所言辅臣，专斥首辅王锡爵，元荐座主也。

二十七年京察。元荐家居，坐浮躁论调。阅十有二年，起广东按察司经历，移礼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书孙丕扬力清邪党，反为其党所攻。副都御史许弘纲故共掌察，见群小横甚，畏之，累疏请竣察典，语颇示异。群小藉以攻丕扬。察疏犹未下，人情机陧，虑事中变，然无敢言者。元荐乃上言弘纲持议不宜前却，并尽发诸人隐状。党人恶之，交章论劾无虚日。元荐复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后邪党愈炽，正人屏斥殆尽，至有以"《六经》乱天下"语入乡试策问者。元荐家居不胜愤，复驰疏阙下，极诋乱政之叛高皇、邪说之叛孔子者。疏虽不报，党人益恶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复以不谨削籍。天启初，大起

遗佚。元荐格于例，独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讼其冤，起刑部检校，历尚宝少卿。明年，朝事大变，复削其籍。

元荐初学于许孚远，已，从顾宪成游。慷慨负气，遇事奋前，屡踬无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同郡沈淮召入阁，邀一见，谢不往。尝过高攀龙，请与交欢，辞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别去。当东林、浙党之分，浙党所弹射东林者，李三才之次，则元荐与于玉立。

玉立，字中甫，金坛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陈时政阙失，言："陛下宠幸贵妃，宴逸无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宫人奄竖无辜死者千人。夫人怀必死之心，而使处肘腋房闼间，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盖义以陛下为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义为城社。党合谋连，其祸难量。且陛下一惑于嬖幸，而数年以来，问安视膳，郊庙朝讲，一切不行。至边烽四起，祸乱成形，犹不足以动忧危之情，夺晏安之习。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于今日者矣。夫宫庭震惊，而陛下若罔闻，何以解两宫之忧？深拱禁中，开夤缘之隙，致邪孽侵权，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渐？万国钦辈未尝忤主，而终于禁锢，何以励骨鲠之臣？上下隔越，国议、军机无由参断，而陛下称旨下令，终不出闺闼之间，何以尽大臣之谋？忠良多摈，邪佞得名，何以作群臣之气？远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乐，不顾百姓涂炭，何以系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贵不可为大将，郑洛不当再起，石星不堪为本兵。疏入，不报。

寻进郎中，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康丕扬辈欲以妖书陷郭正域，玉立独左右之。会有言医人沈令誉实为妖书者，搜其箧，得玉立与吏部郎中王士骐书，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问，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傥好事。海内建言废锢诸臣，咸以东林为归。玉立与通声气，东林名益盛。而攻东林者，率谓玉立遥制朝权，以是诟病东林。玉立居家久之，数被推荐。三十七年，稍起光禄丞，辞不赴。言者犹齮龀不已，御史马孟祯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禄少卿召，终不出。天启初，录先朝罪谴诸臣，玉立已前卒，赠尚宝卿。

李朴，字继白，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彰德推官入为户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党，清流废锢，疏请破奸党，录遗贤，因

为顾宪成、于玉立、李三才、孙丕扬辨谤，而荐吕坤、姜士昌、邹元标、赵南星。帝不听。明年，再迁郎中。齐、楚、浙三党势盛，稍持议论者，群噪逐之。主事沈正宗、贺烺皆与相拄，坐贬官。朴性戆，积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

朝廷设言官，假之权势，本责以纠正诸司，举刺非法，非欲其结党逞威，挟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结戚畹近坐，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极。臣谓此辈皆可斩也。

孙玮、汤兆京、李邦华、孙居相、周起元各争职掌，则群攻之。今或去或罚，惟存一居相，犹谓之党。夫居相一人耳，何能为？彼浙江则姚宗文、刘廷元辈，湖广则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辈，山东则亓诗教、周永春辈，四川则田一甲辈，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而赵兴邦辈附丽之。陛下试思居相一人敌宗文辈百人，孰为有党耶？乃攻东林者，今日指为乱政，明日目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谓无权，而林下投闲杜门乐道者，反谓有权，此不可欺三尺竖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黄克缵赃私钜万，已败犹见留；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论；而封疆坐死如陈用宾，科场作奸如韩敬，趋时鬻爵如赵焕，杀人媚人如熊廷弼，犹为之营护，为之称冤。国典安在哉！

望俯察臣言，立赐威断，先斩臣以谢诸奸，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台谏皆大恨。宗文等及其党力诋，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罗织其赃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会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亦谓朴言过当，乃下部院议罚。而朴再疏发亮嗣、应震、彦士、一甲赃私，及宗文、廷元庇韩敬、兴邦媚赵焕状，且言："诗教为群凶盟主，实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为下诏切责言官，略如朴指。党人益怒，排击无虚日。侍郎李汝华亦以属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议镌朴三级，调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诏起废，朴名预焉。于是党人益哗，再起攻朴，并及文选郎郭存谦。存谦引罪，攻者犹未已。朴益愤，复陈浙人空国之由，追咎沈一贯，诋宗文及毛一鹭甚力，以两人皆浙产也。顷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鹭及其党董定策等。帝皆置不问。其年六月，始用阁臣言，下部院疏，谪朴州同知。自后党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职。

天启初，起用，历官参议。卒，赠太仆少卿。魏忠贤窃柄，御史安伸追论，诏夺其赠。崇祯初，复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保定推官。

四十五年，用治行征。当擢谏职，先注礼部主事。帝久倦勤，方从哲独柄国。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诗教者，从哲门生，而吏部尚书赵焕乡人也。焕耄昏，两人一听诗教。诗教把持朝局，为诸党人魁。武进邹之麟者，浙人党也。先坐事谪上林典簿，至是为工部主事，附诗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诋从哲。诗教怒，焕为黜之麟。时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皆以才名，当列言职。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以故嘉遇不能无怨。

四十七年三月，辽东败书闻，嘉遇遂抗疏言："辽左三路丧师，虽缘杨镐失策，揆厥所由，则以纵贷李维翰故。夫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乃仅令回籍听勘。谁司票拟？则阁臣方从哲也；谁司纠驳？则兵科赵兴邦也。参貂白镪，赂遗绎络，国典边防，因之大坏。惟陛下立断。"疏入，未报。从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诗教。于是诗教、兴邦及亮嗣、延登、壮丽辈交章力攻。诗教谓嘉遇不得考选，故挟私狂逞。嘉遇言："诗教于从哲，一心拥戴，相倚为奸。凡枚卜、考选诸大政，百方挠阻，专务壅蔽，遏绝主聪。遂致纲纪不张，戎马驰突，臣窃痛之。今内治尽坏，纵日议兵食、谈战守，究何益于事？故臣为国击奸，冀除祸本，虽死不避，尚区区计升沉得丧哉！"

时兴邦以右给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辽东底宁，从优叙录。至是以嘉遇连劾，吏部遂立擢为太常少卿。嘉遇益愤，疏言："四路奏功，兴邦必将预其赏。则今日事败，兴邦安得逃其罚？且不罚已矣，反从而超陟之。是臣弹章适为荐剡，国家有如是法纪哉！"疏奏，诸御史复合词攻

嘉遇。嘉遇复疏言：“古人有云，见无礼于君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教、兴邦谓臣不得台谏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选予夺，二臣实专之。此无礼于君者一。事宁优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弃之。此无礼于君者二。魏光国疏论诗教，为通政沮格。夫要截实封者斩。自来奸臣不敢为，而诗教为之。此无礼于君者三。二奸每事请托，一日以七事属职方郎杨成乔。成乔不听，遂逐之去。诗教以旧憾欲去其乡知府，考功郎陈显道不从，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无礼于君者四。有臣如此，臣义岂与俱生哉！”

先是，三党诸魁交甚密，后齐与浙渐相贰。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宾、于玉立之门，习知党人本末。后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诸党人所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齐、楚则应兵。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构也。”遂多方设奇间之，诸人果相疑。而邹之麟既见恶齐党，亦交斗其间。扬言齐人张凤翔为文选，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于是齐、浙之党大离。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诗教辈亦窘。而浙人唐世济、董元儒遂助嘉遇排击。自是亓、赵之势顿衰，兴邦竟不果迁，自引去。时论快焉。

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迁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秉铨，召为考功员外郎，改文选署选事。时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与之麟、韩敬同年相善，颇疑之。已，见嘉遇公廉，亦皆亲善。及陈九畴劾谢应祥，语连嘉遇，镌三级，调外，语具南星传。未几，党人张讷诬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寻锻炼光斗、大中狱，诬嘉遇尝行贿。逮讯论徒，愤恨发病卒。崇祯初，赠太常少卿。

赞曰：李植、江东之诸人，风节自许，矫首抗俗，意气横厉，抵排群枉，迹不违乎正。而质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义，不能无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圣人所为致慨于末世之益衰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傅好礼 姜志礼 包见捷 田大益 冯应京（何栋如 王之翰 卞孔时）吴宗尧 吴宝秀 华钰（王正志）

傅好礼，字伯恭，固安人。万历二年进士。知泾县，治最，入为御史。尝陈时政，请节游宴，停内操，罢外戚世封，止山陵行幸，又上崇实、杜渐诸疏。语皆剀直。巡按浙江。岁大侵，条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发漕折银万两，易粟振饥民。改按山东。泰安州同知张寿朋当贬秩，文选郎谢廷寀用为永平推官，谓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礼驰疏劾其非制，廷寀坐停俸，寿朋改调。好礼寻谢病归。召进光禄少卿，改太常。时税使四出，海内骚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好礼极论其害，因言："自朝鲜用兵，畿民富者贫，贫者死，思乱已久，奈何又虐征。国家纵贫，亦不当头会箕敛，括细民续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万，输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为之。"奏入，四日未报，复具疏请。帝大怒，传旨镌三级，出之外。大理卿吴定疏救。帝益怒，谪好礼大同广昌典史，定镌三级，调边方。言官复交章论救，斥定为民。既而帝思好礼言，下其疏，命厂卫严缉，逮礼等二十八人诏狱，其害乃除。好礼之官，未几，请急归。家居十五年卒。天启中，赠太常卿。

姜志礼，字立之，丹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建昌、衢州推官，入为大理评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间，一日毙十五人。积日而计，亦何纪极！又况海内小民，罹灾寝而转死沟壑，及为矿税所罗织、貂珰所攫噬、含冤毕命者，又复何限！乞亟为矜宥，勿久淹系，且尽除矿税，毋使宵人窃弄魁柄，贼虐丞黎。"不报。历刑部员外，出为泉州知府，迁广东副使，并有声。进山东右参政，分守登、莱。福王封国河南，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既之国，遣中贵徐进督山东赋，势甚张。志礼抗疏曰："臣所辖二郡，民不聊生，且与倭邻，不宜有藩府庄田以扰兹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余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赐田二万顷，延连数十郡者乎？继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请，将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国祚灵长，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请，臣恐方内土田，不足共诸藩分裂也。"帝大怒，贬三秩为广西佥事。久之，迁江西参议。天启三年，由浙江副使入为尚宝少卿，寻进卿。河南进玉玺，魏忠贤欲志礼疏献之。志礼不可。忠贤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诏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

削夺。崇祯初，复官。志礼性淳朴，所居多政绩，亦以行谊称于乡。

包见捷，云南临安卫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屡迁都给事中。奸人李本立请采珠广东，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见捷极言其害，不听。时小人蜂起言利。千户李仁请税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应璧请卖两淮没官余盐，令税使鲁保兼理。见捷等并力争。顷之，令道、保节制有司。见捷又陈不便者数事。皆不报。益都知县吴宗尧劾税使陈增不法，见捷因请尽罢矿税。无已，先撤增还。未几，天津税使王朝死，见捷请勿遣代。忤旨，切责。以马堂代朝。见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刘忠。帝不纳，益遣高寀、暨禄、李凤榷税于京口、仪真、广东，并专敕行事。又以奸人阎大经言，命高淮征税辽东。见捷等累请停罢，至是言："辽左神京肩臂，视他镇尤重。奸徒敢为祸首，陛下不惩以三尺，急罢开采，则辽事必不可为，而国步且随之矣。"辽东抚按及山海主事吴钟英相继争。皆不纳。时中外争矿税者无虑百十疏，见捷言尤数，帝心衔之。居数日，又率司官极论，乃谪见捷贵州布政司都事，余停俸一年。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赵完璧等先后论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见捷寻引疾去。三十四年，起兴业知县。累迁太仆少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光宗即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钟祥知县。擢兵科给事中，疏论日本封贡可虞。又言："东征之役，在将士，则当据今日之斩馘以论功；在主帅，则当视后日之成败以定议。"时韪其言。母丧除，起补户科。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骄泰乘之，布列豺狼，殄灭善类，民无所措，靡不蓄怨含愤，觊一旦有事。愿陛下惕然警觉，敬天地，严祖宗，毋轻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阉人，毋纵群小，毋务暴刻，毋甘怠荒，急改败辙，遵治规，用保祖宗无疆之业。"未几，极陈矿税六害，言：

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供，反致缺损。即令有司威以刀锯，只足驱民而速之乱耳。此所谓敛巧必蹶也。

陛下尝以矿税之役为裕国爱民。然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谓名伪必败也。

财积而不用，祟将随之。脱巾不已，至于揭竿，适为奸雄睥睨之

资。此时虽家给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谓贿聚必散也。

夫众心不可伤也。今天下上自簪缨，下至耕夫贩妇，茹苦含辛、搤諲侧目、而无所控诉者，盖已久矣。一旦土崩势成，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此所谓怨极必乱也。

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而东征西讨以求快意。上之荡主心，下之耗国脉。二竖固而良医走，死气索而大命倾。此所谓祸迟必大也。

陛下矜奋自贤，沈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亵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谓意迷难救也。

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则负陛下，陛下拒谏不纳，则危宗社。愿深察而力反之。

皆不报。明年，疏论湖广税监陈奉，救佥事冯应京。忤旨，切责。时武昌民以应京被逮，群聚鼓噪，欲杀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抚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侦缓急，逾两月矣。四方观听，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旷然易虑，立罢矿税，以靖四方，奈何犹恋恋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为哉！今四方万姓，见陛下遇楚事而无变志，知祸必不解，必且群起为变。此时即尽戮诸珰以谢天下，宁有济耶？"帝怒，留中。

又明年迁兵科都给事中。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请简补，亦不听。

三十一年，江西税监潘相请勘合符牒勿经邮传。巡按御史吴达可驳之，不听。大益复守故事力争，竟如相请。内使王朝尝言，近京采煤岁可获银五千，乃率京营兵劫掠西山诸处。煤户汹汹，朝以沮挠闻。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诉失业状。沈一贯等急请罢朝，且拟敕谕抚按，未得命。大益言："国家大柄，莫重于兵。朝擅役禁军，请急诛，为无将之

戒。”御史沈正隆、给事中杨应文、白瑜亦疏谏。帝俱不纳。俄用中官陈永寿奏，乃召朝还。辽东税监高淮拥精骑数百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扫除之役，敢盗兵权，包祸心，罪当诛。”帝亦不问。

明年八月，极陈君德缺失，言：“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罔不毕集。乃至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天欲蹶我国家，章章明矣。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今圣谕补缺官矣，释系囚矣，然矿税不撤，而群小犹恣横，闾阎犹朘削，则百工之展布实难，而罪罟之罗织必众。缺官虽补，系囚虽释，曾何益哉！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居月余，复以星变乞固根本，设防御，罢矿税。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

大益性骨鲠，守官无他营。数进危言，卒获免祸。盖时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

冯应京，字可大，盱眙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为户部主事。督蓟镇军储，以廉干闻。寻改兵部，进员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绳贪墨，摧奸豪，风采大著。税监陈奉恣横，巡抚支可大以下唯诺惟谨，应京独以法裁之。奉掊克万端，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其年十二月，有诸生妻被辱，诉上官。市民从者万余，哭声动地，蜂涌入奉廨，诸司驰救乃免。应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阳饷食而置金其中。应京复暴之，益惭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遂举火箭焚民居。民群拥奉门。奉遣人击之，多死，碎其尸，掷诸途。可大噤不敢出声，应京独抗疏列其十大罪。奉亦诬奏应京挠命，陵敕使。帝怒，命贬杂职，调边方。给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应京。帝益怒，除应京名。是时，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县知县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诏宅、之翰为民，栋如遣逮。俄以都给事中杨应文论救，遂并逮应京、宅、之翰三人。顷之，奉又诬劾武昌同知卞孔时抗拒，孔时亦被逮。

缇骑抵武昌，民知应京获重谴，相率痛哭。奉乃大书应京名，列其

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愤，聚数万人围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执其斥牙六人，投之江，并伤缇骑；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门，可大不敢出。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日已晡，犹纷拏。应京囚服坐槛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大学士沈一贯因极言奉罪，请立代还。言官亦争以为请。帝未许。俄江西税监李道亦奏奉侵匿状，乃召还，隶其事于承天守备杜茂。顷之，东厂奏缇骑有死者。帝愠甚，手诏内阁，欲究主谋。一贯言民心宜静，请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赵可怀荐。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怀驰往。未至，可大已遣兵护奉行。舟车相衔，数里不绝。可怀入境，亦遣使护之。奉得迄逦去。

应京之就逮也，士民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既去，则家为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吏科都给事中郭如星、刑科给事中陈维春更连章劾奉。帝怒，谪两人边方杂职，系应京等诏狱，拷讯久之不释。应京乃于狱中著书，昕夕无倦。三十二年九月，星变修省。廷臣多请释系囚，于是应京及宅、栋如获释。之翰先瘐死，而孔时系狱如故。

应京志操卓荦，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出狱三年卒。天启初，赠太常少卿，谥恭节。

何栋如，无锡人。居官守正。既为奉所陷，襄阳人赴阙诉冤，不听。及出狱，削籍归，家居十七年。天启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会辽阳陷，时议募兵，栋如自请行。遂赍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广宁复陷，又自请出关视形势。乃进太仆少卿，充军前赞画。栋如志锐而才疏。初在浙，不能无浮费。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及两疏论熊廷弼、王化贞功罪，给事中蔡思充、硃童蒙，御史陈保泰遂交章劾之。栋如疏辨，因请非时考察京官，用清朋党。朝贵大恨，遂下诏狱，榜掠备至。五年秋，坐赃戍滁阳。崇祯初，复官。致仕卒。

王之翰，绛州人。官枣阳。力阻开矿，遂被逮拷死。天启初，赠光禄少卿。

孔时既长系，廷臣救者数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万寿节，叶向高复以为言，乃削籍放还。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员外郎。

吴宗尧，字仁叔，歙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益都知县。性强项。中官陈增以开矿至，诬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被逮削籍。守令多

屈节如属吏，宗尧独具宾主礼。增党程守训，宗尧邑子也。宗尧恶其奸，不与通。驿丞金子登说增开孟丘山矿，宗尧叱其欺罔。子登惧，构于增。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二十六年九月，宗尧尽发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动，持不下。会给事中包见捷极论增罪，请撤还。帝责增，令检下。见捷同官郝敬复请治增罪，帝乃不悦，责宗尧狂逞要名。已而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发怒，切责应元，削宗尧籍。敬复抗疏谏，帝益怒，夺俸一年，并夺应元俸。增遂劾宗尧阻挠矿务，且令守训诬讦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刘景辰、给事中侯庆远争之，不听。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礼部郎鲍应鳌等言于沈一贯曰："南康守吴宝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尧何独不然？"一贯揭入，即释为民，未几卒。天启时，赠光禄少卿，赐祭，录一子。

吴宝秀，字汝珍，平阳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大理评事。历寺正，出为南康知府。湖口税监李道横甚，宝秀不与通。漕舟南还，乘风扬帆入湖口。道欲榷其货，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宝秀拒不发。道怒，劾宝秀及星子知县吴一元、青山巡检程资阻挠税务，诏俱逮治。给事中杨应文等请下抚按公勘。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国子祭酒方从哲等交章为言，俱不报。宝秀妻陈氏恸哭，请偕行，宝秀不可。乃括余赀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为路费。"夜自经死。宝秀至京，下诏狱。大学士赵志皋上言："顷臣卧病，闻中外人情汹汹，皆为矿税一事。南康守吴宝秀逮系时，其妻至投缳自尽，阖郡号呼，几成变乱。事关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将去之身，隐默而不言。"星子民陈英者，方庐墓，约儒士熊应凤等走京师，伏阙讼冤，乞以身代。于是抚按及南北诸臣论救者疏十余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礼田义汇诸疏进御前，帝怒掷地。义从容拾起，复进之，叩首曰："阁臣跪候朝门外，不奉处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阅阁臣疏，命移狱刑部。皇太后亦闻陈氏之死，从容为帝言。至九月，与一元等并释为民。归家，逾年卒。

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陈氏，后合宝秀祀之。天启中，赠太仆少卿，赐祭，录其一子。

华钰，字德夫，丹徒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荆州推官。税监陈奉仆直驰府署中，钰笞之。奉佯谢，衔之刺骨。奉所受敕止江税，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与辨，辄殴击破面。商贾怖匿，负担者不敢出其途。钰白御史严戢，奉益恨。奉欲榷沙市税，沙市人群起逐之，奉疑钰所使。已，欲榷黄州团风镇税，复为镇民所逐，奉又疑经历车任重教

之。遂上疏极论钰、任重阻挠罪，并及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焕、荆门知州高则巽等数十人。帝切责楷，贬商耕等三人官，钰、任重皆被逮。时二十七年八月也。既至，下镇抚狱讯治，俾引御史楷。钰坚不承，系狱中。初，吴宗尧、吴宝秀皆不久即释。帝欲痛折辱以惧之，于是钰与冯应京、王正志等先后十余人悉长系。廷臣论救章数上，皆不报。狱中有鸟，形类鹤而小，怪鸣，则逮者至。一夕，鸟鸣甚哀。钰起坐俟之，则应京至。居久之，语钰以主静穷理之学，日相与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长陵灾，肆赦，钰与任并释为民。家居四年卒。天启中，赠尚宝少卿，赐祭，录一子。

王正志，祥符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富平知县。二十八年，税使梁永、赵钦肆虐，正志捕其党李英，杖杀之，因极论二人不法罪。钦亦以李英事讦奏，帝怒，命逮之。给事中陈惟春言正志劾钦罪多，宜提讯；钦所劾正志事宜下抚按核实，免其逮系。御史李时华亦言近日所逮吴应鸿、劳养魁、蔡如川、甘学书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抚按勘虚实，不得以一人单词枉害良善。皆不报。未几，梁永亦讦正志。帝命诸抗违欺隐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盆张，长吏皆丧气。正志系诏狱四年，三十一年夏，瘐死。天启时，赠祭，廕子，皆视钰。

自矿税兴，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谤书一闻，驾帖立下。二十四年，则辽东参将梁心；二十五年，则山东福山知县韦国贤；二十六年，则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二十七年，则江西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山东临清守备王炀；二十八年，则广东新会在籍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钟声朝、梁斗辉，云南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及正志；二十九年，则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时、江西饶州通判陈奇可；三十年，则凤阳临淮知县林鋐；三十四年，则陕西咸阳知县宋时际；三十五年，则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三十六年，则辽东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皆幽系诏狱，久者至十余年。炀、应鸿、获阳毙狱中，其他削籍、贬官有差。至士民幽系死亡者，尤不可胜纪也。

赞曰：神宗二十四年，军府千户仲春请开矿助大工，遂命户部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开采。给事中程绍言嘉靖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给事中杨应文继言之。皆不纳。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奋起言利。而珰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罢。嗣是军兴征发，加派再三。府库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于是决矣。

列传一百二十六

李成梁（子如松 如伯 如桢 如樟 如梅） 麻贵（兄锦）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土蛮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进副总兵，仍守险山。寻协守辽阳。三年四月，张摆失等屯塞下，成梁迎击斩之，歼其卒百六十有奇。馀众远徙，遂空其地。录功，进秩一等。四年九月，辛爱大入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擢成梁署都督佥事代之。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砦、杨吉砦之属，亦时窥塞下。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成梁乃大修戎备，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军声始振。

明年五月，敌犯盘山驿，指挥苏成勋击走之。无何，土蛮大入。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将赵完等夹击，断其首尾。乘胜抵巢，馘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进署都督同知，世廕千户。又明年十月，土蛮六百骑营旧辽阳北河，去边二百余里，俟众集大举，成梁击走之。万历元年，又击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铁岭镇西诸堡。增秩二等。朵颜兀鲁思罕以四千骑毁墙入，成梁御却之。

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备御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廕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精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三年春，土蛮犯长勇堡，击败之。其冬，炒花大会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暖兔、拱兔、堵剌儿等二万余骑，从平虏堡南掠。副将曹簠驰击，遂转掠沈阳。见城外列营，乃据西北高墩。成梁邀战，发火器。敌大溃，弃辎重走。追至河沟，乘胜渡河，击斩以千计。加太子太保，世廕锦衣千户。明年，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

锦、义。成梁率选锋驰二百里，逼其营，攻破之。杀部长四人，获级六十有奇。五年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明年正月，速把亥纠土蛮大入，营劈山。成梁驰至丁字泊，敌方分骑绕墙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捣破劈山营，获级四百三十，馘其长五人。加太保，世廕本卫指挥使。三月，游击陶承誉击敌长定堡，献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已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廕成梁世指挥佥事。有言所杀乃土蛮部曲，因盗牛羊事觉，惧罪来归，承誉掩杀之。给事中光懋因请治承誉杀降罪，御史勘如懋言。兵部尚书方逢时，督抚梁梦龙、周咏先与承誉同叙功，力为解。卒如御史奏，尽夺诸臣恩命。六月，敌犯镇静堡，复击退之。十二月，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会土蛮黄台吉，大、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三万余骑壁辽河，攻东昌堡，深入至耀州。成梁遣诸将分屯要害以遏之，而亲提锐卒，出塞二百余里，直捣圜山。斩首八百四十，及其长九人，获马千二百匹。敌闻之，皆仓皇走出塞。论功，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是时，土蛮数求贡市，关吏不许，大恨。七年十月，复以四万骑自前屯锦川营深入。成梁命诸将坚壁，自督参将杨粟等遏其冲。会戚继光亦来援，敌遂退。俄又与速把亥合壁红土城，声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锦、义。成梁逾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击败之，获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瑷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捷闻，并录红土城功，予成梁世袭。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土蛮数侵边不得志，忿甚，益征诸部兵分犯锦、义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坚，不可克，而成梁及蓟镇兵亦集，乃引去。无何，复以二万余骑从大镇堡入攻锦州。参将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将周之望、王应荣出战，颇有斩获。矢尽，皆战死。敌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驰援，始出境。九年正月，土蛮复与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暖兔，拱兔，炒户儿聚兵塞下，谋入广宁。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去塞四百余里，至祆郎兔大战。自辰迄未，敌不支，败走。官军将还，敌来追。成梁逆击，且战且行。先后斩首三百四十，及其长八人。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一等。四月，黑石炭、以儿邓、小歹青、卜言兔入辽阳。副将曹簠追至长安堡，遇伏，失千总陈鹏以下三百十七人，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

成梁不问。十月，土蛮复连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不克，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及十三山驿，攻义州。成梁御却之。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义州。成梁御之镇夷堡，设伏待之。速把亥入，参将李平胡射中其胁，坠马，苍头李有名前斩之。寇大奔，追馘百余级。炒花等恸哭去。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诏赐甲第京师，世廕锦衣指挥使。

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指挥佥事。

北关清佳砦、杨吉砦素仇南关。王台没，屡侵台季子猛骨孛罗，且藉土蛮、暖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皋许之贡市。清佳砦、杨吉砦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皋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于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砲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击九皋，并杀侍卒十余人。于是军中砲鸣，伏尽起，击斩二人并其从骑，与清佳砦子兀孙孛罗、杨吉砦子哈儿哈麻尽歼焉。成梁闻砲，急出塞，击其留骑，斩首千五百有奇。余众刑白马，攒刀，誓永受约束，乃旋师。录功，增岁禄二百石，改前廕指挥佥事为锦衣卫指挥使。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数万骑入蒲河及大宁堡。将士防御六日，始出塞。

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父速把亥之怨，偕从父炒花、姑婿花大纠西部以儿邓等以数万骑入掠沈阳。既退，驻牧辽河，声犯开原、铁岭。成梁与巡抚李松潜为浮桥济师，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寇已先觉，整众逆战。成梁为叠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有奇。捷闻，增岁禄百石，改廕锦衣指挥使为都指挥使。其年五月，敌犯沈阳，伏精骑塞下，诱官军。游击韩元功追袭之，败死。闰九月，诸部长复犯蒲河，杀裨将数人，大剽掠，而西部银灯亦窥辽、沈。成梁令部将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捣破银灯营，斩首一百八级。诸部长闻之，始引去。十四年二月，土蛮部长一克灰正纠把兔儿、炒花、花大等三万骑，约土蛮诸子共驰辽阳挟赏。成梁侦得之，率副将杨燮，参将李宁、李兴、孙守廉以轻骑出镇边堡。昼伏夜行二百余里，至可可毋林。大风雷，敌不觉。既至，风日晴朗，敌大惊，发矢如雨。将士冒死陷阵，获首功九百，斩其长二十四人。其年十月，敌七八万骑犯镇夷诸堡，阅五

日始去。十五年春，东西部连营入犯。其秋八月，复以七八万骑犯镇夷堡。十月，把汉大成纠土蛮十万骑由镇夷、大清二堡入，数日始出。

北关既被创，后清佳砮子卜寨与杨吉砮子那林孛罗渐强盛，数与南关虎儿罕子歹商构兵。成梁以南关势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明年五月，率师直捣其巢。卜寨走，与那林孛罗合，凭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砲击之，碎其外郛，遂拔二城，斩馘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设誓不复叛，乃班师。

十七年三月，敌犯义州，复入太平堡，把总硃永寿等一军尽没。九月，脑毛大合白洪大、长昂三万骑复犯平虏堡，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成梁选锋没者数百人。敌大掠沈阳蒲河、榆林，八日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结西部叉汉塔塔儿五万余骑复深入辽、沈、海、盖。成梁潜遣兵出塞袭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报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禄廕。土蛮族弟土墨台猪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长昂、滚兔十万骑深入海州。成梁不敢击，纵掠数日而去。十九年闰三月，成梁乘给事侯先春阅视，谋邀捣巢功，使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师还遇敌，死者数千人。成梁及总督蹇达不以闻。巡按御史胡克俭尽发其先后欺罔状，语多侵政府。疏虽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还朝，诋尤力，帝意颇动。成梁再疏辞疾，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从御史张鹤鸣言，解成梁任，以宁远伯奉朝请。明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请用成梁，给事中王德完持不可，乃寝。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廕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硃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

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又转相掊克，士马萧耗。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

二十九年八月，马林获罪。大学士沈一贯言成梁虽老，尚堪将兵。乃命再镇辽东，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时，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寇钞渐稀。而开原、广宁之前复开马、木二市。诸部耽市赏利，争就款。以故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以阅视叙劳，加至太傅。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兵科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奏如一韩言，一韩复连章极论。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

弟成材，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参将。

如松，字子茂，成梁长子。以父廕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再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万历十一年，出为山西总兵官。给事中黄道瞻等数言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大学士申时行请保全之，乃召佥书右府。寻提督京城巡捕。给事中邵庶尝劾如松及其弟副总兵如柏不法，且请稍抑，以全终始，不纳。十五年，复以总兵官镇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如松引坐与并。参政王学书却之，语不相下，几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栋因劾如松骄横，并诋学书，帝为两夺其俸。已复被论，给事中叶初春请改调之，乃命与山西李迎恩更镇。其后，军政拾遗，给事中阅视，数遭论劾。帝终眷之，不为动，召佥书中府。

二十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荐如松大将才，其弟如梅、如樟并年少英杰，宜令讨贼。乃命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即以国桢监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六月抵宁夏。如松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兵科许弘纲等以为非制，尚书石星亦言如松敕书受督臣节度，不得自专，帝乃下诏申饬。先是，诸将董一奎、麻贵等数攻城不下。如松至，

攻益力。用布囊三万，实以土，践之登，为砲石所却。如樟夜攀云梯上，不克。游击龚子敬提苗兵攻南关，如松乘势将登，亦不克，乃决策水攻。拜窘，遣养子克力盖往勾套寇，如松令部将李宁追斩之。已，套寇以万余骑至张亮堡。如松力战，手斩士卒畏缩者，寇竟败去。水侵北关，城崩。如松及萧如薰等佯击北关诱贼，而潜以锐师袭南关，攀云梯而上。拜及子承恩自斩叛党刘东旸、许朝乞贷死。于是如松先登，如薰及麻贵、刘承嗣等继之，尽灭拜族。录功，进都督，世廕锦衣指挥同知。

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剿。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军，沈惟敬自倭归，言倭酋行长愿封，请退平壤迄西，以大同江为界。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斩之。参谋李应试曰："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如松以为然，乃置惟敬于营，誓师渡江。

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师次肃宁馆。行长以为封使将至，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檄游击李宁生缚之。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行长大骇，复遣所亲信小西飞来谒，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壤。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群倭花衣夹道迎。如松分布诸军，抵平壤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袭如柏营，击却之。明旦，如松下令诸军无割首级，攻围缺东面。以倭素易朝鲜军，令副将祖承训诡为其装，潜伏西南。令游击吴惟忠攻迄北牡丹峰。而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砲矢如雨，军少却。如松斩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钩梯直上。倭方轻南面朝鲜军，承训等乃卸装露明甲。倭大惊，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将杨元等军自小西门先登，如柏等亦从大西门入。火器并发，烟焰蔽空。惟忠中砲伤胸，犹奋呼督战。如松马毙于砲，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获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风月楼。夜半，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宁及参将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潜伏东江间道，复斩级三百六十。乘胜逐北。十九日，如柏遂复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酋清正据咸镜，亦遁还王京。

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二十七日再进师。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

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砲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二月既望，谍报倭以二十万众入寇。如松令元军平壤，扼大同江，接饷道；如柏等军宝山诸处为声援；大受军临津；留宁、承训军开城；而身自东西调度。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密令大受率死士从间焚之。倭遂乏食。

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四月十八日，倭弃王京遁，如松与应昌入城，遣兵渡汉江尾倭后，将击其惰归。倭步步为营，分番迭休，官军不敢击。倭乃结营釜山，为久留计。时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撤兵，独留刘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师。论功，加太子太保，增岁禄百石。言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帝不问。

二十五年冬，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复交章力争，帝置不报。如松感帝知，气益奋。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以其弟如梅代为总兵官，授长子世忠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仍充宁远伯勋卫，复廕一子本卫指挥使，世袭。恤典优渥，皆出特恩云。世忠未久卒，无子。弟显忠由廕历辽东副总兵，当嗣爵，朝臣方恶李氏，无为言者。至崇祯中，如松妻武氏诉于朝。章下部议，竟寝。后庄烈帝念成梁功，显忠子尊祖得嗣宁远伯。闯贼陷京师，遇难。

如柏，字子贞，成梁第二子。由父廕为锦衣千户。尝与客会饮，砲声彻大内，下吏免官。再以廕为指挥佥事。数从父出塞有功，历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万历十六年，御史任养心言：“李氏兵权太盛。姻亲厮养分操兵柄，环神京数千里，纵横蟠据，不可动摇。如柏贪淫，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帝乃解如伯任。于是成梁上书乞罢，并请尽罢子弟官，帝慰留不许。久之，起故官，署宣府参将。引疾归。

如松之御倭朝鲜也，诏如柏署都督佥事，先率师赴援。既拔平壤，如柏疾趋开城，攻克之，斩首百六十有奇。师旋，进都督同知，为五军营副将。寻出为贵州总兵官。二十三年，改镇宁夏。著力兔犯平虏、横城，如伯邀之，大获，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进右都督。再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会辽东总兵官张承廕战殁，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等合疏荐如柏，诏以故官镇辽东。蒙古炒花入犯，督诸将击却之。

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而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特以李氏世将，起自废籍中。顾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敌而已。我大清师临河，如柏故引军防懿路。及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鹘关。甫抵虎拦路，镐闻杜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御史给事中交章论劾，给事中李奇珍连疏争尤力。帝终念李氏，诏还候勘。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惧，遂自裁。

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廕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尝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四十年。最后，军政拾遗，部议罢职，章久留不下。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抚周永春以为言。而是时如柏兄弟独如桢在，兵部尚书黄嘉善遂徇其请，以如桢名上，帝即可之。时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也。

如桢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讲钧礼，朝议哗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桢始怏怏去。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铁岭故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当如柏还京，其族党部曲高赀者悉随之而西，城中为空。后镐以孤城难守，令如桢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防守，力益弱。大清兵临城，如桢拥兵不救，城遂失。言官交章论列，经略熊廷弼亦论如桢十不堪，乃罢任。天启初，言者复力攻，下狱论死。崇祯四年，帝念成梁勋，特免死充军。

如樟，亦由父廕，历都指挥佥事。从兄如松征宁夏，先登有功，累进都督佥事。历广西、延绥总兵官。

如梅，字子清。亦由父廕，历都指挥佥事。从兄如松征日本，却敌先登。屡迁辽东副总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将入犯，如梅谋先袭之。督部将方时新等出塞三百里，直捣其庐帐，斩首百余级而还。明年，如梅与参政杨镐谋复从镇西堡出塞，潜袭敌营，失利，损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战重创，免罪。

日本封事败，其年八月，进署都督佥事，充御倭副总兵，赴朝鲜援剿，时麻贵三路进师，令如梅将左军，与右军共攻蔚山。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副将陈寅冒矢石奋呼上，破栅两重。至第三栅，垂拔，杨镐为总理，宿与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翊日，如梅

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贼援至，如梅军先奔，诸军亦相继溃。赞画主事丁应泰劾镐，并劾如梅当斩者二，当罪者十，帝不纳。旋用为御倭总兵官。会其兄如松战殁，即命如梅驰代之。逾年，坐拥兵畏敌，劾罢。久之，起佥书左府。四十年，镐巡抚辽东，力荐如梅为帅。不得，至以死争。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力持不可，乃止。

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其次称如梅。然躁动，非大将才，独杨镐深信。后复倚任其兄如柏，卒以致败。

麻贵，大同右卫人。父禄，嘉靖中为大同参将，从镇帅刘汉袭板升，大获。俺答围右卫，禄与副将尚表固守，乘间击斩其部长，寇乃引退。辛爱犯京东，禄以宣府副总兵入卫，与子游击锦并有却敌功。

贵由舍人从军，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隆庆中，迁大同新平堡参将。寇大入，掠山阴、怀仁、应州。将吏并获罪，独贵与兄副将锦拒战有功，受赏。万历初，再迁大同副总兵。十年冬，以都督佥事充宁夏总兵官。无何，徙镇大同。时诸部纳款久，撦力克袭封顺义王，奉中国益虔。贵频以安边劳蒙赐赉。

十九年，为阅视少卿曾乾亨所劾，谪戍边。明年，宁夏哱拜反。廷议贵健将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为副将，总兵讨贼。屡攻城不克。其五月，哱拜以套寇五百骑围平虏堡，贵选精卒三百间道驰却之。俄以总督魏学曾命抚著力兔、银定、宰僧于横城，啖以重利，皆不应，贵乃还攻城。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总兵李昫攻其西，故总兵刘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东，贵以游兵主策应。哱拜自北门出战，将往勾套部，贵逐之入城，别遣将马孔英、麻承诏等击套寇援兵，俘斩百二十人。拜初与套部深相结，诸部长称之为王。日坐著力兔帐中，主筹画，至是不敢复出。俄朝命萧如薰代董一奎，尽将诸道援兵，以贵为副。而李如松军亦至，攻益急。贼奉黄金、绣蟒于卜失兔等，请急徇灵州，先据下马关，沮饷道。卜失兔与庄秃赖果合兵犯定边，而宰僧从花马池西沙湃入。贵迎击，挫宰僧于石沟。会董一元捣土昧巢，诸部长俱解去。贼复乞援于著力兔，拥众大入。如松率劲骑迎战张亮堡，自卯迄巳，敌锐甚。会贵及李如樟等兵至，夹击之，寇乃却。逐北至贺兰山，获首级百二十余。持示贼，贼益汹惧。无何城破，贼尽平。贵以功增秩，子予。寻擢总兵官，镇守延绥。

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纠诸部深入定边，营张春井。贵乘虚捣其帐于套中，斩首二百五十有奇。还自宁塞，复邀其零骑。会寇留内地久，

转掠至下马关。宁夏总兵萧如薰不能御，总督叶梦熊急檄贵赴援。督副将萧如兰等连战晒马台、薛家洼，斩首二百三十有奇，获畜产万五千。帝为告庙宣捷，进署都督同知，予世廕。明年，卜失兔复入塞，掠八日而还。顺义王搘力克约之纳款，不从，复拟大入。贵勒兵万五千人：游击阎逢时等出红山为中军，参将师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为左军，参将孙朝梁等出定边、安边、平山为右军，而自以大军当一面。衔枚疾趋，逾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溃。俘斩四百有奇，获马驼牛羊千五百。再进秩，予廕。寻以病归。

二十五年，日本封事败，起贵备倭总兵官，赴朝鲜。已，加提督，尽统南北诸军。贵驰至王京，倭已入庆州，据闲山岛，围南原。守将杨元遁，全州守将陈愚衷亦遁，倭乘势逼王京。贵别遣副将解生守稷山，朝鲜亦令都体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遮贼锋。生颇有斩获功，参将彭友德亦破贼青山。倭将行长退屯井邑，清正还庆州。经略邢玠、经理杨镐先后至，分兵三协：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贵与镐督左右协兵专攻清正。策驻宜宁，东援两协，西扼行长。诸军至庆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诱败之。清正退保岛山，筑三砦自固。游击茅国器率死士拔其砦，斩馘六百五十，诸军遂进围其城。城新筑以石，坚甚，将士仰攻多死。围十日，倭袭败生兵。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来援，九将兵俱溃。贼张旗帜江上，镐大惧，仓皇撤师，以捷奏。既而败状闻，帝罢镐，责贵以功赎。与刘綎、陈璘、董一元分四路。贵居东，当清正，数战有功。会平秀吉死，官军益力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贵遂入岛山、西浦，诸路共俘斩二千二百有奇。明年三月，旋师。进右都督，予世廕。

三十八年，命贵镇辽东。泰宁炒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他部宰赛、暖兔又助之。边将畏战，但以增岁赏为事，寇益无所忌。明年，临边要赏，将士出不意击之，拔营遁，徙额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鸣地震，炒花惊惧，再徙渡老河，去边几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哂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贵伏兵败之，追北至白云山，斩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愤，谋复仇。纠宰赛、以儿邓，皆不应。乃东纠卜言顾、伯要儿，西纠哈剌汉乃蛮，合犯清河，皆溃。以儿邓等惧，代炒花求款，边境乃宁。明年，插汉虎墩兔以三万骑入掠穆家堡。御之，败去。其夏，贵引病乞罢，诏乘传归。

贵果毅骁捷，善用兵，东西并著功伐。先后承特赐者七，锡世廕者六。及殁，予祭葬。称一时良将焉。

兄锦，少从父行阵，有战功。累官千总，协守大同右卫。千户魏昂者，坐罪亡入沙漠，引寇至城下，挟取妻子，锦伏甲擒之。俺答围城，数突围，城卒完。寻以杀人，并父夺官下吏。当事以塞上方用兵，而锦父子兄弟并敢战，曲法贷之。屡迁宣府游击将军。以勤王功，进秩一等，迁大同参将。隆庆初，进本镇副总兵，从赵岢出塞败寇兵，与弟贵并有保境功。俺答纳款，锦招塞外叛人归者甚众。万历五年，擢山西总兵官。寻改镇宣府，卒。

锦子承勋，辽东副总兵，都督佥事，南京后府佥书。从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绥、大同总兵官。更历诸镇，以勇力闻。后起援辽东，屡退避，下狱当死。诏纳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诏，宁夏参将。从平哱拜有功。后为苍头所弑。承训，蓟镇副总兵。承宣，洮、岷副总兵。承宗，辽东副总兵。天启初，战死沙岭。

麻氏多将才。人以方铁岭李氏，曰“东李西麻”。

赞曰：自俺答款宣、大，蓟门设守固，而辽独被兵。成梁遂擅战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时，倘亦有天幸欤！麻贵宣力东西，勋阀可称。两家子弟，多历要镇，是以时论以李、麻并列。然列戟拥麾，世传将种，而恇怯退避，隳其家声。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张臣（子承廕 孙应昌 全昌 德昌） 董一元（王保） 杜桐 （弟松子文焕 孙弘域） 萧如薰 达云（尤继先） 官秉忠 柴国柱 李怀信

张臣，榆林卫人。起行伍，为队长。蹻捷精悍，搏战好陷坚。从千总刘朋守黄甫川。朋遇寇丧马被围，臣单骑驰救，射中其魁，夺马载朋归，由此知名。旋代朋职，屡战跨马梁、李家沟、高家堡、田家梁、西红山，并有功，迁宣府膳房堡守备。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上官壮之，擢延绥入卫游击将军。

隆庆元年九月，土蛮大入昌黎、抚宁、乐亭、卢龙，游骑至滦河。诸将莫敢战，臣独勒兵赴之。辽帅王治道曰："敌众我寡，往必无利。"臣不顾，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驰，呼声震山谷，寇以数骑尝，奋前斩之。追至棒槌崖，斩首百十余级，坠崖死伤者无算。事宁，蓟镇诸将悉获罪，臣以功增秩二级。无何，寇潜入场子岭，参将吴昂被杀，命臣代之。寻进副总兵，领总督标下事，改守蓟镇西协。

万历初，录秋防功，进署都督佥事。炒蛮潜入古北口，参将范宗儒追至十八盘山，战殁，余众被围。臣急偕游击高廷礼等驰救，寇始去，坐镌一秩。五年春，以总兵官镇守宁夏。顺义王俺答报怨瓦剌，欲取道贺兰，臣不可，俺答恚，语不逊。臣夜决汉、唐二渠水，道不通，复陈兵赤水口，俺答乃从山后去。三岁互市，毋敢哗者。阅边给事中以苛礼责望，劾罢之。

十一年，小阿卜户犯黑峪关，守将陈文治以下俱逮系。诏起臣副总兵，驻守马兰峪。会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长昂雅惮臣，使其从母土阿、妻东桂款关乞降，乃抚赏如初。猛可真者，俺答弟老把都弃妾也，坐与小阿卜户犯黑峪关，罢岁赏。既纳款，复猖獗，以谩词报边臣，而令大嬖只代为谢罪。大嬖只者，顺义王乞庆哈弃妾也。臣等测其诈，令将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系之狱，令还我被掠人。猛可真以所爱者五人在俘中，许献还所掠，亲叩关索故赏。臣等并召大嬖只入演武场，谯责甚厉。两妇叩头请死，乃贷之。先后献还八十余人，中有被拘数十年者。臣以功纪录优叙。寻进署都督同知，召佥书左府事。出为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

十八年春，移镇甘肃。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将往助之，其母泣沮，不从，遂携妻女行，由永昌宋家庄穴墙入。臣逆战水泉三道沟，手格杀数人，夺其坐纛。卜失兔及其党炒胡儿并中流矢走，臣亦被创。将士斩级以百数，生获其爱女及牛马羊万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恸曰："伤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归巢，与宰僧匿西海。已，属宰僧谢罪，其母及顺义王亦代为言，乃还其女，而使归套。臣以功进秩为真。

时诸部长桀骜甚，经略郑洛专主款。臣以为不足恃，上书陈八难、五要。大略云：边薄兵寡，饷绌寇骄，诸部顺逆难明，宜复额兵，严勾卒，足粮饷，分敌势，明赏罚。且以创重乞归，帝不许。后二年，谢病去。臣更历四镇，名著塞垣，为一时良将。

子承廕，由父廕积功至延绥副总兵。勇而有谋，尤精骑射，数鏖战未尝挫衄。万历三十七年，代王威为延绥总兵官。沙计及猛克什力数犯边。是年冬，复犯波罗、神木。承廕邀却之，追斩八十余人。沙计欲修贡，守臣恶其反覆，拒之，益徙近边，以数千骑犯双山堡。承廕击走之，俘斩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计复入塞。承廕遮击之响水，斩首百七十余级。积前功，进署都督同知，世廕本卫副千户。是岁，辽东总兵官麻贵罢，敕承廕驰代之。蟒金诸部近宁前，守将祖天寿间出猎，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事闻，论死。承廕初抵任，获免。敖克等犯中后所，拒斩其二长，余走出塞。时虎墩兔、炒花、暖兔、宰赛逼处辽境，无岁不犯边。承廕未至时，虎墩兔以三万骑犯穆家堡，参将郎名忠等遏斩其四十余骑。及再举，守将梁汝贵袭破其营。已而乃蛮诸部连犯中后所、连山驿，副总兵李继功等力战，殪其魁，徐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属贵英哈等三十余部悉奉约束，辽西得少安。承廕旋以病去。甫岁余，起守蓟镇。未至，复改镇辽东。

四十六年四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拔抚顺，巡抚李维翰趣承廕赴援。承廕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并发，次抚顺。承廕据山险，分军三，立营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锋，大清兵蹴之，大溃。承廕、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举朝震骇。既而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连失，诏逮维翰，赠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世廕指挥佥事。廷相以下，赠廕有差。

承廕子应昌、全昌、德昌。应昌嗣祖臣职，当为指挥佥事。以父阵亡，增三秩为都司佥书，经略杨镐用为左翼游击。四路出师，使从李如

柏。天启元年，迁大同井坪参将，调延绥。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御，免归。督师孙承宗召置麾下，命驻锦州。承宗去，高第尽撤松、锦守具，应昌亦归。

崇祯二年，总督杨鹤檄应昌署定边镇将事。河套入寇，击斩百二十余级，擢昌平副总兵，鹤遂荐应昌以副将镇定边。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应昌偕左光先破斩一元。其弟一魁代领其众，围庆阳。应昌及杜文焕趋战，围始解。不沾泥围米脂，应昌偕王承恩击走之。杨鹤抚一魁，处之宁塞，而杀其党茹成名。贼党张孟金、黄友才惧，挟一魁以叛。延绥巡抚张福臻令应昌及马科击之，斩首千七百余级。友才走，一魁守不下。其冬，洪承畴代鹤，命参政戴君恩、总兵曹文诏同应昌讨之。数败贼，贼弃城走。文诏偕应昌击败之驸马沟。明年春，应昌擒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袭靖边，应昌追败之，射伤贼将白广恩。八月，山西总兵官马士麟病免，擢应昌都督佥事代之。言者谓宁武卒善逃，宜令应昌率所部三千人以从，报可。王之臣陷临县。其地倚黄云山，榆林河水出焉，入于黄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抚许鼎臣、总督张宗衡督兵攻。贼与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会王自用陷辽州，逼会城。鼎臣还，专以恢复责应昌。六年春，贼约福劫官军，抚标中军陈国威因伪称之臣往逆，斩福头悬城下，急击，贼始降。

应昌在关中，威名甚著。及是选懦逗挠，务与贼相避。总督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诸朝，限应昌与文诏三月平贼。应昌避贼不击，杀良民冒功，为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劾。帝乃遣近侍为应昌内中军。七月，部卒溃鸣谦驿。监视中官刘允中劾其避贼，帝犹贷之，令会剿畿南贼。久之，击贼平山，伪报首功，连为允中及巡按御史冯明玠、真定巡抚周堪赓所劾，帝令图功自赎。七年春，追贼灵宝，稍有功。已，击贼均州五岭山，败绩。身中一矢，退还河南。其弟全昌为宣府总兵官。宣府有警，令应昌援，又无功，命解职候勘。

八年，洪承畴出师河南，令率私家士马以从。三月，抵信阳。会贼大入秦，承畴命应昌及邓□、尤翟文防汉江南北。□死，承畴以贼必由凤县栈道直入略阳，改命应昌、翟文自郧阳转赴兴安、汉中，以会左光先、赵光远诸军。至六月，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战殁，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应昌及光先还救。八月，李自成陷咸阳。越二日，应昌、光先兵至，击斩四百四十余级，获军师一人。及全昌兵败陷贼，其溃卒归关中，掠沿河州县。山西巡抚吴甡请令应昌收置麾下，应昌已得疾，不能军。无何卒。

全昌由廕叙，历官灵州参将。崇祯四年，与同官赵大胤击点灯子于中部，已，连战合阝阳、韩城，首功多。巡抚练国事请加二将副将衔。大胤驻耀州、富平间，扼贼西路；全昌驻韩城、合阝阳间，扼贼东路。五年七月，代应昌为定边副总兵。曹文诏追贼陇州、平、凤界，全昌及马科率千人应之，殄灭殆尽。

明年五月，擢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宣府。应昌方镇山西，兄弟接壤为大帅。明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汉，旋师入其境。攻围龙门、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镇城，全昌婴城固守。已而大清兵西行，全昌进兵应州。帝以其孤军，敕吴襄、尤世威赴援，不应。全昌至浑源，以捷闻，还军葛峪、羊房口。襄等复不援。八月，大清兵再入其境。闰八月四日，克万全右卫，他城堡多失守。既解严，兄应昌以罪解职，命全昌并将其军。兵科常自裕言文臣张宗衡等重论，而武臣轻贷，非法。于是全昌与文诏并戍边。用山西巡抚吴甡请，命全昌、文诏为援剿总兵官，与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计。

八年春，会洪承畴于汝宁，击败汝州贼。俄西入关，与祖大弼败贼泾阳。未几，败贼醴泉。五月，与贺人龙败老回回于秦王岭。寻解凤翔围，走贼秦州，败之张家川。已而都司田应龙、张应龙战死，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殁，官军益衰，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全昌及曹变蛟先赴渭、华格其前，亲督军尾其后，却贼红乡沟，贼乃南入商、雒。承畴又命全昌及赵光远提兵三千截潼关大峪口，部卒大哗，阑入荥泽，劫库杀人。河南巡抚玄默请急援卢氏，不听。光远擅归关中，全昌迤逦至颍州。九月中，追蝎子塊于沈丘瓦店，战败被执，贼挟之攻蕲、黄。全昌因代贼求抚，总理卢象升不许，责全昌丧师辱国，曰“贼果欲降，可灭其党示信”。贼不听命。久之，全昌脱归，谒象升阳和。象升令募兵山、陕。寻荐之朝，令赴军前立功，帝不许。十年四月，以杨嗣昌言逮付法司，谪戍边卫。

德昌，崇祯初为清水营守备。三年夏，剿王嘉胤被伤，坐夺官。久之，起历保定参将，连破土寇仁义王。十四年春，总督杨文岳命从虎大威以五千人援开封，不敢进。其冬，擢保定副总兵，仍从文岳，数有功。十六年卒。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

董一元，宣府前卫人。父旸，嘉靖中为宣府游击将军。俺答犯滴水崖，力战死。赠官锡廕，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佥事。历镇山西、延绥、宁夏三边，以勇敢著。一元勇如兄，而智略过之。嘉靖时，历蓟镇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以万余骑犯一片石，总兵官胡镇御之，一元

功最，超俸三级，迁石门寨参将。隆庆初，破敌棒槌崖，功复最。再进二级，迁副总兵，驻防古北口。移守宣府。万历十一年，以都督佥事为昌平总兵官，寻徙宣府。十五年，徙蓟州。久之，劾罢。郑洛经略洮、河，命一元练兵西宁。火落赤入犯，一元击之西川，多所斩获。寻以副总兵协守宁夏，擢延绥总兵官。哱拜之乱，套中诸部长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轻骑捣土昧巢，获首功百三十，驱其畜产而还，寇内顾引去。进署都督同知，入为中府佥事。

辽东自李成梁后，代以杨绍勋，一岁三失事。尤继先继之，半岁病去。廷议择帅，乃以命一元。泰宁速把亥为官军所杀，其次子把兔儿常欲复仇。从父炒花及姑婿花大助之，势益强。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汉土蛮子也，部众十余万，与把兔儿东西相倚，数侵边。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脑毛大诸部，声犯广宁。而把兔儿以炒花、花大、暖兔、伯言儿之众营旧辽阳，将入掠镇武、锦、义。一元与巡抚李化龙策曰："卜言虽众，然去边远，我特患把兔儿及炒花耳。今其众不过万骑，破之则西部将不战走。"乃遣副将孙守廉驰右屯御西部，而亲将大军匿镇武外，为空营待之。寇骑驰入营，大笑，以为怯，乃深入。官军忽从中起，奋呼陷阵，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余里，至白沙埚。俘斩五百四十有奇，获马驼二千计。伯言儿中矢死，把兔儿亦伤，余众终夜驰，天明驻马环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时二十二年十月也。捷闻，帝大喜，祭告郊庙，宣捷行赏，进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本卫世指挥使。兵部尚书石星以下亦进秩有差。

伯言儿最忄票悍，诸部倚以为强。尝诱杀庆云守备王凤翔，坐革岁赏。至是被歼，诸部为夺气，其部下遂纳款。把兔儿、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兔儿、歹青复临边驻牧，期以明年正月略辽、沈东西。一元虑岁晏不备，为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锋。化龙亦留弱卒广宁，数西发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监军杨镐与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将士气益奋。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斩首百二十级，获牛马甲仗无算，全师而还。把兔儿以镇武创重，叹曰："我竟不获报父仇乎？"未几死，其众散乱，诸部悉远遁。一元以功进世廕二秩。久之，以病归，命王保代。

朝鲜再用师，诏一元隶总督邢玠麾下，参赞军事。寻代李如梅为御倭总兵官。时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御石曼子于泗州，先拔晋州，下望晋，乘胜济江，连毁永春、昆阳二寨。贼退保泗州老营，攻下之，游击卢得功阵殁。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一元分马步夹攻。步兵游击彭信古

用大棓击寨，碎其数处。众军进逼贼濠，毁其栅。忽营中砲裂，烟焰涨天。贼乘势冲击，固城援贼亦至。骑兵诸将先奔，一元亦还晋州。事闻，诏斩游击马呈文、郝三聘，落信古等职，充为事官；一元亦夺宫保，贬秩三等。会关白死，倭遁走。石曼子为陈璘所歼，一元得还故秩，赉银币。久之卒。一元历镇冲边，并著劳绩。与麻贵、张臣、杜桐、达云为边将选云。

王保，榆林卫人。骁勇绝伦，起行伍，积功为延绥参将。万历十六年，迁延绥、定边副总兵。十九年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昌平总兵官，寻改山西。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劾，命保与易任。自嘉靖庚戌后，蓟镇重于他镇。穆宗有诏，获大小部长者破格酬，他镇不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镇烽烟寂然。陕西四镇以火落赤败盟，始复用兵，然寇弱易御。独泰宁、插汉诸部时时犯辽东。而蓟门密迩王畿，与辽帅俱慎选。以保有威望，用之。朵颜长昂当张臣镇蓟时纳款。居五六年，复连寇石门路、木马峪、花场谷，遂罢其市赏。后偕银灯寇山海关。已，又驰喜峰口要赏。邦奇佯许增市，诱杀其通事二十五人。长昂益怒，犯大青山。顷之，遣其党小郎儿等潜伏喜峰口，射杀侦卒。会保已至，遂擒之。长昂每资小郎儿筹策，惧而谢罪，献还被掠人畜，保乃释还小郎儿。长昂补五贡，边吏始补二赏，互市如初。御史陈遇文援穆宗诏以请，进保署都督同知，副将张守愚以下皆进秩。

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廕子。督抚孙幰、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

二十三年冬，顺义王擯力克弟趕兔率三军犯白马关及东西台，为守备徐光启、副将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复偕部长倒布犯黑谷顶，败而去。保度其再至，分营开连口及横河儿。寇果驰横河。官军夜半疾抵石塘岭，袭其营。寇大惊溃，乘势追出塞。其冬，复犯罗文峪，败去。诏代一元镇辽东。朝鲜再用师，敕保防海，卒于海州。赠左都督。

子学书，宣府总兵官。学时、学礼并副总兵。学书既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字来仪，昆山人，徙延安卫。万历初，由世廕累官清水营守

备，以谋勇著。迁延绥入卫游击将军，改古北口参将。用总督梁梦龙荐，擢延绥副总兵。十四年，就拜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

时卜失兔以都督同知为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长，志常叵测。朔漠素无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辄死。打儿汉者，卜失兔祖吉能部落也，数将命奉贡，累官指挥同知。一日，互市还，与其侪秃退台吉等俱染痘死。秃退子阿计疑边吏□其父，思乱。及卜失兔西助火落赤共扰河西，诸部遂蠢动。十九年冬，打儿汉子土昧与他部明安互市讫，复临边要赏，声犯内地。桐与巡抚贾仁元计先出兵袭之。乃令参将张刚自神木，游击李绍祖自孤山，桐率轻骑自榆林，三道并出。遇寇力战，大破之，斩首四百七十余级，馘明安而还。延绥自吉能纳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复开。明安子摆言太日思报复，寇钞无已时矣。桐先被劾罢，以是役功，超授右都督，佥书后府。

二十一年，以总兵官镇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绥。明年，再徙镇宁夏。著力兔、宰僧入犯，逆战水塘沟，俘斩百二十。寇益纠诸部连犯平虏、兴武，桐督诸将马孔英、邓凤、萧如蕙等连破之，斩首二百余级。而延绥将士亦数捣巢，诸部长惧，乞款，词甚哀。三十年，二镇抚臣孙维城、黄嘉善协谋抚之，乃复贡市。论功，文臣自内阁以下悉进官。桐以先去职，但赉银币，许复用而已。久之，卒于家。桐自偏裨至大帅，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

弟松，字来清。有胆智，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万历二十二年，卜失兔掠张春井，大入下马关。松偕游击史见、李经以二千余骑邀击马莲井，小胜，误入伏中，见战死，松、经皆重伤，士卒死过半。麻贵援军至，松复裹创力战，寇始败走。时松已进游击将军，论功迁延绥参将。贵大举捣巢，松以右军出清平塞，多所斩获，进副总兵。寻以本官改宁夏东路。松为将廉，尚气不能容物。尝因小忿，雉发为僧，部议听其归。寻起孤山副总兵。三十三年，擢署都督佥事，代李如樟镇延绥。明年，套寇犯安边、怀远，松大破之，改镇蓟州。

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镇辽东。十二月，败敌连山驿。赖晕歹者，朵颜长昂子也。狡黠为边患。与从父蟒金潜入蓟镇河流口，大掠去。复结黄台吉谋犯喜峰口。松受总督王象乾指，潜捣黄台吉帐，以牵蓟寇。乃从宁远中左所夜驰至哈流兔，掩杀拱兔部落百四十余级。以大捷闻，邀重赏。副使马拯谓拱兔内属，不当剿，彼且复仇，与松相讦。松忿，邀赏愈急，诏予之。拱兔果以无罪见剿怒，小歹青又数激之，乃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击于守

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辽人多咎松，朝议谓松前仅抵锦州边十里，未尝出塞，所杀乃保塞部落，悉缚杀之，非阵斩。松愈忿，言抚按诸臣附会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将捣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级，士马多陷大凌河。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兵部以闻，乃勒松归里，而以王威代之。

松既废，时多惜其勇，然恶其偾事，无推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轻骑捣火落赤营。获首功二百有奇，复叙用。逾二年，蓟、辽多事，特设总兵官镇山海关，以松任之。四十六年，张承廕战殁，诏松驰援辽阳。明年二月，杨镐议四路出师。以抚顺最冲，令松以六万兵当之，故总兵赵梦麟、保定总兵王宣为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关，会李如柏等并进。松勇而无谋，则愎使气。二十九日夜，出抚顺关，日驰百余里，抵浑河。半渡，河流急，不能尽渡。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锋进，连克二小砦，松喜。三月朔，乘势趋撒尔湖谷口。时大清方筑城界凡山上，役夫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精骑则尽伏谷口以待。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凡渡口，与筑城夫合据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营撒尔湖山上。松军攻崖，方战，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续遣二旗兵趋界凡以为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将于撒尔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战，破撒尔湖山军，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驰下击松军，二旗兵亦直前夹击，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殁于阵。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还。时车营五百尚阻浑河，而松已败。顷之，马林、刘綎两军亦败，独李如柏一军遁还。事闻，朝议多咎松轻进。天启初，赠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户，立祠赐祭。宣亦赠官，立祠，世廕指挥佥事。宣，榆林人。梦麟，见父岢传。

桐子文焕，字弢武。由廕叙，历延绥游击将军，累进参将、副总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佥事、宁夏总兵官。延绥被寇，文焕赴救，大破之。明年，遂代官秉忠镇延绥。屡败寇安边、保宁、长乐，斩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惧，相率降。沙计数盗边，为文焕所败，遂纳款。既而复与吉能、明爱合，驻高家、柏林边，要封王、补赏十事。文焕袭其营，斩首百五十。火落赤诸部落攒刀立誓，献罚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罚驼马牛羊数也。已，沙计又伏兵沙沟，诱杀都指挥王国安，纠猛克什力犯双山堡，复犯波罗。文焕击破之，追奔二十余里。当是时，套寇号十万。然其众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骑，屡不得志。沙计乃与吉能、明爱、猛克什力相继纳款，延绥遂少事。文焕

寻以疾归。

天启元年，再镇延绥。诏文焕援辽，文焕乃遣兵出河套，捣巢以致寇。诸部大恨，深入固原、庆阳，围延安，扬言必缚文焕，掠十余日始去。命解职候勘。奢崇明围成都，总督张我续请令文焕赴救。至则围已解，偕诸军复重庆。崇明遁永宁，文焕顿不进。寻擢总理，尽统川、贵、湖广军。度不能制贼，谢病去。坐延绥失事罪，戍边。七年，起镇宁夏。宁、锦告警，诏文焕驰援，俄令分镇宁远。进右都督，调守关门。寻引疾去。

崇祯元年，录重庆功，廕指挥佥事。三年，陕西群盗起，五镇总兵并以勤王行。总督杨鹤请令文焕署延镇事，兼督固原军。数败贼，贼亦日益多。会山西总兵王国梁击王嘉胤于河曲，大败，贼入据其城。部议设一大将，兼统山、陕军协讨。乃令文焕为提督，偕曹文诏驰至河曲，绝饷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宁塞，文焕家破。遂留文诏，令文焕西还。四年，御史吴甡劾其杀延川难民冒功，给事中张承诏复劾之，下狱褫职。十五年，用总督杨文岳荐，以故官讨贼。无功，复谢病归。

子弘域，天启初历延绥副总兵。七年夏，文焕援辽，即擢总兵官，代镇宁夏。积资至右都督。崇祯中，提督池河、浦口二营练兵，遏贼南渡，颇有功。十三年，移镇浙江。寻谢病去。困变后，文焕父子归原籍昆山，卒。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人。万历中，由世廕百户历官宁夏参将，守平虏城。二十年春，哱拜、刘东旸据宁夏镇城反，谴其党四出略地。拜子承恩徇玉泉营，游击傅桓拒守，为其下所执。贼已徇中卫及广武，参将熊国臣等弃城奔，列城皆风靡。贼党土文秀徇平虏，独如薰坚守不下。如薰妻杨氏，故尚书兆女也，贤而有智，赞夫死守，日具牛酒犒士。拜养子云最骁勇，引河套著力兔急攻。如薰伏兵南关，佯败，诱贼入，射云死，余众败去。又袭著力兔营，获人畜甚多。著力兔愤，复来攻，为麻贵所却，城获全。初，帝闻如薰孤城抗贼，大喜，厚赉银币，擢官副总兵。六月，遂以都督佥事为宁夏总兵官，尽统延绥、甘肃、固原诸援军。其秋，竟与李如松等共平贼，再进署都督同知，廕锦衣世指挥佥事；妻杨氏亦被旌。

二十二年八月，卜失兔西犯定边，阑入固原塞，副将姜直不能御，遂由沙梁聩墙入，直抵下马关，纵横内地几一月。如薰免官，直下吏。寻复以总兵官镇守固原。套寇入犯，击却之。青海寇纠番族犯洮、岷，

如薰及临洮总兵孙仁御之，擒斩三百四十有奇，抚叛番五千人，获驼马甲仗无算。再镇宁夏。银定、歹成数入犯，辄挫衄去。徙镇蓟州。久之，罢归。再起故官，镇延绥。

天启初，廷议京军不足用，召边将分营训练。如薰典神机营。陛见，帝赐食加奖劳焉。明年，出镇徐州。俄召还京，复以总兵官镇守保定。五年夏，魏忠贤党劾其与李三才联姻，遂夺职。崇祯初卒，赐恤如制。

如薰为将持重。更历七镇，所在见称。自隆庆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蓟镇戚继光有能诗名，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妻杨氏、继妻南氏皆贵家女，至脱簪珥供客犹不给。军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时风会所尚，诸边物力为耗，识者叹焉。

如薰祖汉，凉州副总兵、都督佥事。父文奎，京营副将、都督同知。兄如兰，陕西副总兵、都督佥事，前府佥书；如蕙，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京教场、都督佥事。

达云，凉州卫人。勇悍饶智略。万历中，嗣世职指挥佥事。擢守备，进肃州游击将军。炒胡儿入犯，偕参将杨浚击败之，迁西宁参将。永邵卜者，顺义王俺答从子也，部众强盛。先尝授都督同知，再进龙虎将军。自以贡市在宣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随俺答西迎活佛，留据青海，与瓦剌他卜囊岁为西宁患。尝诱杀副将李魁。边臣不能报，益有轻中国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将士必燕饮，拥劲骑直入南川。属番侦告，云设兵要害，令番人绕出朵尔硖口外，潜扼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与战。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顾，番人夹击，大败之。云手馘其帅一人，斩首六百八十余级。其走峡外者，又为番人所歼。获驼马戎器无算。为西陲战功第一。所馘把都尔哈，即前杀李魁者，其地即魁阵亡处，时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将李联芳为寇所杀，总兵尤继先生获其仇。边人以此二事为快。

云既胜，度寇必复至，厚集以待。逾月，寇果连真相、火落赤诸部，先围番剌卜尔寨以诱官军。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逼西川。云督诸军营康缠沟，寇悉众围之，矢石如雨。云左右冲击，自辰至申，战数十合。寇死伤无算，乃以长枪钩杆专犯西宁军。西宁军坚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数十里而还。捷闻，帝大喜，遣官告郊庙，宣捷。大学士赵志

皋以下悉进官。云擢都督同知，廕本卫世指挥使。寇岁掠诸番，番不敌则折而入寇。及寇败远徙，云急招番，复业者七千余户。永邵卜连犯明沙、上谷，云并击走之。初，南川奏捷，云已进副总兵，至是命以总兵官镇守延绥。未几，镇甘肃。二十六年，永邵卜复犯西宁，参将赵希云等阵殁，云坐停俸。

甘、宁间有松山，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屡为两镇患。巡抚田乐决策恢复。云偕副将甘州马应龙、凉州姜河、永昌王铁塊等分道袭之。寇远窜，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云以功进右都督，廕世指挥佥事。无何，青海寇纠众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备，献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复，为筑边垣，分屯置戍。录功进左都督。寇恋其故巢，乘官军撤防时潜兵入犯，云据险邀击之。寇大败，斩首百六十。加云太子少保。寇益纠其党犯镇番，云及诸将葛赖等大破之，斩首三百七十余级。帝为告庙，行赏，进云世廕二秩。寇复入犯，云破走之。是时，寇失松山，走据贺兰山。后连青海诸部寇钞不已，银定、歹成尤桀骜。三十三年，连营犯镇番。云遣副将柴国柱击之，寇大败去。未几，青海寇复大入，将士分道遮击，生擒其长沙赖，余败奔。三十五年叙功，云增勋廕。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复连兵犯凉州，云逆战红崖，大获，斩首百三十有奇。

云为将，先登陷阵，所至未尝挫衄，名震西陲，为一时边将之冠。以秋防卒于军。赠太子太保。子奇勋，万历末为昌平总兵官。

尤继先，榆林卫人。万历中，积功为大同副总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联芳等战死。诏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刘承嗣镇守固原。寇据莽剌、捏工二川，日蚕食番族，且扰西宁。闻官军大集，卜失兔又败于水泉，乃乘冰坚渡黄河北走，留其党可卜列、宗塔儿等五百余人牧莽剌川南山。南山即石门大山口，走乌思藏门户也。属番来告，继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导，与故总兵承嗣、游击原进学、吴显等疾驰七百里，直抵南山。奋击，大破之，斩首百五十有奇。生获十二人。而拜巴尔的者，可卜列从子，前杀联芳，至是被擒。师旋，寇尾至撒川。见有备，乃夜走。他寇犯镇羌、西宁、石羊亦俱败。火落赤遂徙帐西海。录功，进秩为真，增世廕一秩。寻以病归。起佥中军府事。

二十一年冬，为辽东总兵官。炒花二千骑入韩家路，继先督诸军奋击，寇乃去。再引疾归。二十四年，起镇蓟州。自戚继光镇守十年，诸部虽叛服不常，然边警颇稀。寇尝一入青山口，辄败去。最后，长昂导

班、白二部长入犯，道石门，阚山海关，京东民尽逃入通州。继先出关，寇已纵掠宁前去。总督蹇达怒继先不追击，而继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为用。达乃疏言番情难驭，恐遗后忧，请调继先别镇，俾降丁随往。部议以延绥杜松与易任，巡抚刘四科争之。达复疏言："守边在自强，继先独言惟藉降丁。去岁出关，何竟不得降丁力？羽书狎至，边隘虚实，久为所窥。呼吸变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韩等力主达议，且劾继先他事。继先遂罢，卒于家。

继先眇一目，习兵敢战，时称"独目将军"。

官秉忠，榆林卫人。万历中起世廕，历官固原参将，擢宁夏、甘肃副总兵。尝与主将达云大破寇于红崖，银定、歹成屡被挫去。移守蓟镇东协，积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年五月，擢总兵官，代张承廕镇延绥。套寇犯保宁，秉忠督参将杜文焕等败之白土涧。一日再捷，俘斩二百五十，馘其长十二人。无何，旗牌撒勒犯长乐，秉忠将轻骑追袭之。大获。猛克什力犯保宁，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挟赏不获，再寇保宁及怀远，秉忠随所向以劲骑遮击，先后斩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复以千余骑犯波罗，遥见保宁军，遂遁出塞。

吉能者，卜失兔子，为套中之主，士马雄诸部，见卜失兔袭顺义王，补其五年市赏，遂挟求封王，且还八年市赏。边臣不许，则大怨。会他部铁雷以痘疮死，妄言边吏毒杀之。而沙计盗边，又被衄去。吉能遂合套中诸部。大举入寇。东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罗，西道砖井、宁塞，诸城堡尽被蹂躏。副将孙洪谟御之大柏油，中伏被围。游击万化孚等不救，士卒死伤过半，洪谟遂降。秉忠闻寇入，急遣游击张榜潜劫其营，又败，死四百余人。会故帅杜松、宁夏帅杜文焕援军至，并破敌，而秉忠所部亦有斩获，寇始退。然犹驻塞下，时钞掠。秉忠亦屡出袭击，多获首功，竟以前负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计谋从双山、建安入犯，秉忠设伏待之。遂大败去，斩其首二百有奇。

四十六年，与刘綎、柴国柱等同被召，令佥书前府，寻赴援辽东。杨镐之四路出师也，令秉忠防守镇城。无何，辞疾归。久之卒。子抚民，亦为宁夏总兵官。

柴国柱，西宁卫人。万历中，由世廕历西宁守备。骁猛善射。从参将达云击寇南川，勇冠军。录功，进都指挥佥事。寇盗边，辄为国柱所挫。屡进凉州副总兵。松山既复，方建堡置堠，寇数来扰，国柱频击却之。银定、歹成连兵寇镇番，国柱驰救，斩首二百有奇，获马驼甲仗无

算。青海寇大掠镇羌、黑古城诸堡，守备杨国珍不能御，国柱急率游击王允中等击走之。银定、歹成复犯河西，国柱邀击，获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佥事，陕西总兵官。三十六年春，改镇甘肃。银定、歹成屡不得志，益寇钞永昌。国柱驰与大战，败之，追至麻山湖，斩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复入寇，守备郑崇雅等战殁，国柱坐夺俸一年。河套、松山诸部长合兵入寇，国柱檄诸将分道击，复斩首百六十。屡加右都督，世廕指挥佥事。久之，罢官。四十六年夏，召佥书都督府事。无何，代杜松镇山海关。松败殁，虎墩兔乘机犯边，国柱等力遏之。寻移镇沈阳。谢病归。天启初，追录边功，加左都督。卒，赐恤如制。

李怀信，大同人。由世廕历都指挥佥事，掌山西都司。廉勤，数被推荐。万历中，迁延绥中路参将，进定边副总兵。卜失兔、火落赤、铁雷、摆言太等岁扰边。定边居延绥西，被患尤棘。怀信勇敢有谋，寇入辄败。其先后镇帅杜松、王威、张承廕、官秉忠又皆一时选，故边患虽剧，而士气不衰。四十三年，擢甘肃总兵官，延人为立生祠。松山寇入掠芦沟墩诸处，怀信邀击，大败之。斩首三百有奇，获驼马甲仗无算。已，复分三道犯镇番诸堡，怀信亦分遏之。寇引还，将士尾其后，获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后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陕西止设四镇，自西宁多警，增设临洮总兵官，遂为五镇。然惟甘、延最当敌冲，故择帅常慎。而甘肃北有松山，南临青海，诸部落环居其外，尤难御。怀信在镇，边人恃以无恐。四十七年，辽东急，诏充援剿总兵官，驰赴辽东。时熊廷弼为经略，令怀信偕柴国柱、贺世贤以四万人守沈阳。暖兔、炒花谋入犯，廷弼急移怀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警，檄怀信御却之。辽事益急，诸老将多引避。廷弼复负气凌诸将，怀信不能堪，亦坚卧引疾去。天启二年，起镇大同。明年罢。已，追录边功，进左都督。久之，卒于家。

赞曰：张臣诸人，勇略自奋，著效边陲，均一时良将选也。董一元白沙埚、墨山之捷，奇伟不下王越。至承廕与松，以将门子捐躯报国，视世所称“东李西麻”者，相去何等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叶向高 刘一燝（兄一焜 一煜） 韩爌 硃国祚（硃国祯） 何宗彦 孙如游（孙嘉绩）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父朝荣，养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矿税横行，向高上疏，引东汉西邸聚钱事为鉴，不报。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陈矿税之害，又请罢辽东税监高淮，语皆切至。妖书狱兴，移书沈一贯力谏。一贯不悦，以故滞南京九年。后一贯罢，沈鲤亦去，硃赓独当国。帝命增阁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

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而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帝又宠郑贵妃，福王不肯之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荩。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东宫辍讲者五年，廷臣屡请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择吉以请，亦不报。自是岁春秋必恳请，帝皆不纳。贵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发丧。向高以为言，乃发丧。而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复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国请，向高拟旨上。帝不发，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请先饬仪卫舟车，帝不纳。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请，复谕改明春。已，忽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向高因进曰："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无有是事。曩惟世宗时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报曰："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谢，言："皇考时，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情意通。今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惟坚守明春期，而无以庄田藉口，天下疑自释。"帝报福王无一日两见事。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谳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砲上疏。

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王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馘，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忄卷忄卷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

向高尝上疏言："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其言绝痛切。帝知其忠爱，不能行。

初，向高入阁。未几，陈用人理财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乃陈上下乖离之病。两疏乞罢，帝不允。向高自独相，即请增阁臣，帝不听。及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荐贤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请留，亦不报，遂引疾。屡谕，乃出视事。已，又言："臣屡求去，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帝不省。京师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历代帝王享国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劝帝力行新政。因复以用人行政请，亦不报。向高志不行，无月不求去，帝辄优旨勉留。向高复言："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

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先是，向高疾，阁中无人，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坚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论者以为非体，向高亦自言其非，坚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鸿胪官慰留。至帝万寿节，始起视事。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章奏皆送闱中，尤异事云。帝考选科道七十余人，命久不下。向高恳请数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向高请尽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纲。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责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补。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向高乞归益数，章十余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载考绩，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叙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一品三载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至是，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白金百，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袭，遣行人护归。

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御史郑继芳力攻给事中王元翰，左右两人者相角。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罪其论议颠倒者一二人，以警其余，帝不报。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无锡顾宪成家居，讲学东林书院，朝士争慕与游。三才被攻，宪成贻书向高暨尚书孙丕扬，讼其贤。会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刘国缙以他过挂察典，乔应甲亦用年例出外，其党大哗。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及后，齐、楚、浙党人攻东林殆尽。浸寻至天启时，王绍徽等撰所谓《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尝右东林，指目为党魁云。

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屡辞，不得命。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旋纳向高请，发帑金二百万，为东西用兵之需。

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构杀太监王安，以次逐吏部尚书周嘉谟及言官倪思辉等。大学士刘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复入，而一燝顾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突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忠贤见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书王纪削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请与元标同罢。帝不听，而忠贤益恨向高。

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犹数有匡救。给事中章允儒请减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论救者再，乃夺俸一年。御史帅众指斥宫禁，奄人请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给事中傅櫆救王纪，将贬谪，亦以向高言仅夺俸。纪既罢去，御史吴甡、王祚昌荐之，部议以故官召。忠贤怒，将重谴文选郎，向高亦救免。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有请括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库藏尽输京师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籓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何以应之？"帝皆不纳。

忠贤既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向高数求去。四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权纳贿，命下文言诏狱。向高言："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暧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因力求速罢。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

至六月，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忠贤不悦，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于是工部郎中万燝以劾忠贤廷杖，向高力救，不从，死杖下。无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惧，投遵化巡抚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围其邸大噪。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所给赐视彝典有加。寻听辞太傅，有司月给米五石，舆夫八。

向高既罢去，韩爌、硃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

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进士，陕西左布政使。万历十六年，一燝与兄一焜、一煜并举于乡。越七年，又与一煜并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一焜为考功郎，掌京察。大学士沈一贯欲庇其私人钱梦皋、钟兆斗等，属一燝为请。一燝谢不可，梦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贯意。寻历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党人用事，谋逐孙承宗、缪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无满岁不迁者，一景居四年，始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偕何宗彦、韩爌并命。时内阁止方从哲一人。

万历末年，神宗欲用史继偕、沈纮。两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复命宗彦、一燝、爌。明日，复命硃国祚及旧辅叶向高。而宗彦、国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诸臣召见乾清宫。明日九月朔，帝崩。诸臣入临毕，一燝诘群奄："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燝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颔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燝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使使追蹑者三辈。一燝傍辇疾行，翼升文华殿，先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

事稍定，选侍犹趋还乾清。时选侍居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暂居慈庆。"皇长子心惮选侍，然之。一燝语安曰："主上冲年，无母后。外庭有事，吾受过；宫中起居，公等不得辞责。"明日，周嘉谟及左光斗疏请移宫。时首辅从哲徘徊其间，已，又欲缓移宫。一燝曰："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初五日，偕同官请即日降旨，踔立宫门以俟。选侍不得已，移哕鸾宫，天子复还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践阼，从哲被劾在告，一燝遂当国，与爌相得甚欢。念内廷惟王安力卫新天子，乃引与共事。安亦倾心向之。所奏请，无不从。发内帑，抑近侍，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启改元，沈阳失。廷臣多请复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辽一载，残疆宴然，不知何故翦除。及下廷议，又皆畏惧，不敢异同。嗣后军国大事，陛下当毅然主持，赖诸臣洗心涤虑，悉破雷同附和，其忧国奉公。”帝优旨褒答。寻有诏尽谪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尝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张，则六官无实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绳其愆，言官陈事，政府得裁其是，则天下治。”于是一切条奏悉下部议，有不经者，诏格之。

初，选侍将移宫，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仆，金宝堕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惧，构蜚语，言帝薄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李春晔、御史王业浩辈张大其辞，欲脱盗奄罪。帝恶继春妄言，且疑其有党，将严谴之。一燝谓天子新即位，辄疑臣下朋党，异时奸人乘间，士大夫必受其祸。乃具疏开帝意，为继春解，而反覆言朋党无实。继春得削籍去。御史张慎言、高弘图疏救继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憾选侍甚，必欲诛盗奄。王安为司礼，亦恶之。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渐忘前事，安亦为魏忠贤排死，诸奄乃厚贿忠贤为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诏死，下其疏法司。一燝执奏，诏等议诛久，无可雪，疏直下部，前无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于阁。一燝复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内不由会极门，例不当拟旨，谨封还原疏。”由是忠贤辈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

定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廕，止拟加恩三等。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燝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论沈纮，纮疑一燝主之，与忠贤、客氏等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体，不徇言路意。言路颇怨。又密窥魏、客等渐用事，一燝势孤，是年四月，候补御史刘重庆遂力诋一燝不可用。帝怒谪重庆。一燝再论救，不听。而职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给事中韦蕃、霍维华交章劾一燝。帝不问。既而维华外转，其同官孙杰疑一燝属嘉谟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罢。帝已慰留，给事中侯震旸、御史陈九畴复劾之，并刺其结纳王安。于是一燝四疏乞归，忠贤从中主之，传旨允其去。

先是，从哲去，帝数称一燝为首辅，一燝不敢当，虚位俟叶向高。及向高至，入谗言，谓一燝尼己。至是，知其无他，力称一燝有翼卫功，不可去。帝复慰留，一燝坚卧不起。二年三月，疏十二上，乃令乘传归。既归，兵部尚书张鹤鸣兴奸细杜茂、刘一□献狱，欲指一□献为一燝族，株连之。刑部尚书王纪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鹤鸣，一

爆向所推毂者也。已而忠贤大炽，矫旨责一爆误用廷弼，削官，追夺诰命，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官，遣官存问。一爆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八年卒，赠少师。福王时，追谥文端。

一焜，字元丙。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历考功郎中，佐侍郎杨时乔典京察，尽斥执政私人。已，改文选，迁太常少卿，以忧去。久之，由故官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镇海寺于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华争不可，不听。织造中官刘成卒，一焜屡疏请勿遣代。已得请，会命中官吕贵护成遗装，奸人遂请留贵督织造，疏直达禁中。一焜与邦华极论其罪，帝卒命贵代之。一焜复疏争，不报。贵既任，条行十事，多侵扰。一焜疏驳，且禁治其爪牙，贵为敛威。一焜以暇筑龛山海塘千二百丈，浚复余杭南湖，民赖其利。御史沈珣诬讦其赃私，一焜自引去。卒，赠工部右侍郎。

一煜，兵部郎中。

韩爌，字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四十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久之，命教习庶吉士。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光宗疾大渐，与方从哲、刘一爆同受顾命。时宫府危疑，爌竭诚翼卫，中外倚以为重。大帅李如柏、如桢兄弟有罪，当逮治，中旨宽之。爌与一爆执奏，逮如律。以登极恩，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从哲去，一爆当国，爌协心佐理。

天启元年正月，两人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辽阳失，都城震惊。爌、一爆以人情偷玩，拟御札戒励百官，共图实效，帝纳之。廷臣以兵饷大绌，合词请发帑，爌、一爆亦以为言，诏发百万两。大婚礼成，加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廕一子尚宝司丞。未几，以贵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帝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大婚成，当出外，仍留之宫中。御史毕佐周切谏，六科、十三道复连署争，皆不纳。爌、一爆引祖制为言，乃命俟梓宫发引，择日出宫。

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劾方从哲用李可灼红丸药，罪同弑逆，廷议纷然。一爆已去位，爌特疏白其事，曰：

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燠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已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封，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燠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损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乃传趣益急，因再进讫。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已于卯刻上宾矣，痛哉！

方先帝召见群臣时，被衮凭几，俨然顾命。皇上焦颜侍侧，臣等环跪彷徨，操药而前，吁天以祷。臣子际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谓宜慎宜止者，岂不虑于心，实未出于口，抑且不以萌诸心。念先帝临御虽止旬月，恩膏实被九垓。为臣子者宜何如颂扬，何如纪述。乃礼臣忠愤之激谈，与远迩惊疑之纷议，不知谓当时若何情景，而进药始末实止如此。若不据实详剖，直举非命之凶称，加诸考终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灵不无恫怨，皇上终天之念何以为怀。乞涣发纶音，布告中外，俾议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编摹者勿以信史为谤史。

文震孟建言获谴，论救甚力。三年，以山东平妖贼功，加少师、太子太师。时叶向高当国，爌次之。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颇惧，求援于爌。爌不应，忠贤深衔之。既向高罢，爌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奄，爌惟廉直自持，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

遍引邪党。其冬，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爌急率硃国祯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径宣，不复到阁，而攀龙一疏，经臣等拟上者，又复更易，大骇听闻，有伤国体。”忠贤益不悦，传旨切责。未几，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廷，朝政大变，忠贤势益张。

故事，阁中秉笔止首辅一人。广微欲分其柄，嘱忠贤传旨，谕爌同

寅协恭，而责次辅毋伴食。爌惶惧，即抗疏乞休。略言：“臣备位纶扉，咎愆日积。如诘戎宜先营卫，而观兵禁掖，无能纾宵旰忧。忠直尚稽召还，而榜掠朝堂，无能回震霆怒。后先诸臣之罢斥，谕旨中出之纷更，不能先时深念，有调剂之方，又不能临事执持，为封还之戆。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释此不问，责臣以协恭，责同官以协赞。同官奉诏以从事，臣欲补过无由矣。乞亟褫臣官，为佐理溺职之戒。”得旨：“卿亲承顾命，当竭忠尽职。乃归非于上，退有后言。今复悻悻求去，可驰驿还籍。”诸辅臣请如故事，加以体貌，不报。爌疏谢，有“左右前后务近端良，重纶綍以重仕途，肃纪纲以肃朝宁”语。忠贤及其党益恨。爌去，硃国祯为首辅。李蕃攻去之，顾秉谦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贤私人矣。

五年七月，逆党李鲁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赃二千，毙其家人于狱。爌鬻田宅，贷亲故以偿，乃栖止先墓上。

庄烈帝登极，复故官。崇祯元年，言者争请召用，为逆党杨维垣等所扼，但赐敕存问，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还朝，复为首辅。帝御文华后殿阅章奏，召爌等，谕以拟旨务消异同，开诚和衷，期于至当。爌等顿首谢，退言：“上所谕甚善，而密勿政机，诸臣参互拟议，不必显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势不能报谢宾客。商政事者，宜相见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际。”帝即谕百僚遵行。

二年正月，大学士刘鸿训以张庆臻敕书事被重谴，爌疏救，不听。温体仁讦钱谦益，御史任赞化亦疏讦体仁。帝召见廷臣，体仁力诋赞化及御史毛羽健为谦益死党。帝怒，切责赞化。爌请宽赞化以安体仁。帝因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赞化，不纳。皇长子生，请尽蠲天下积逋，报可。

时大治忠贤党，爌与李标、钱龙锡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颁行天下。言者争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将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夺俸一年。工部尚书张凤翔奏厂、库积弊。帝怒，召对廷臣诘责。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二人力辨，帝命锦衣官执之，爌、标、龙锡并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请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请究言官。帝不纳，然羽健卒获免。

初，熊廷弼既死，传首九边，尸不得归葬。至是，其子诣阙疏请。

爌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杀杨涟、魏大中，诬以行贿，因尽杀涟等，复悬坐廷弼赃银十七万，刑及妻孥，冤之甚者。"帝乃许收葬。

时辽事急，朝议汰各镇兵。又以兵科给事中刘懋疏，议裁驿卒。帝以问爌，爌言："汰兵止当清占冒及增设冗兵尔。冲地额兵不可汰也。驿传疲累，当责按臣核减，以苏民困，其所节省，仍还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褷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争。爌言，故事当听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从。九月，以将行庆典，请停秋决，亦不从。

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褷辈日为翻案计。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明年正月，中书舍人加尚宝卿原抱奇故由输赀进，亦劾爌主款误国，招寇欺君，郡邑残破，宗社阽危，不能设一策，拔一人，坐视成败，以人国侥幸，宜与龙锡并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焕座主也。帝重去爌，贬抱奇秩。无何，左庶子丁进以迁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继上。爌即三疏引疾。诏赐白金彩币，驰驿遣行人护归，悉如彝典。进、逢申并爌会试所举士也。爌先后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独尝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见，不从。贼执其孙以胁。□广止一孙，乃出见，贼释其孙。爌归，愤郁而卒，年八十矣。

硃国祚，字兆隆，秀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第一。授修撰。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寻进谕德。日本陷朝鲜，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贡。国祚面诘星："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礼部右侍郎。湖广税监陈奉横甚。国祚贻书巡按御史曹楷，令发其状。帝怒，几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书余继登卒，国祚摄部事。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戚臣郑国泰请先冠婚，后册立。国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与政事。册立大典，非国泰所宜言。况先册立，后冠婚，其仪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辞，升降、坐立之位，朝贺拜舞之节，因名制分，因分制礼，甚严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违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纶，犯天下清议，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

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储贰。宣宗、英宗册为皇太子时，止二岁，宪宗、孝宗止六岁，陛下亦以六岁。未闻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国祚摄尚书近二年，争国本至数十疏，储位卒定。

陕西狄道山崩，其南涌小山五，国祚请修省。社稷坛枯树生烟，复陈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滥狱四事。云南巡抚陈用宾进土物，国祚劾之。寻转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汤兆京劾其纵酒逾检，帝不问，国祚遂引疾归。

光宗即位，以国祚尝侍潜邸，特旨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天启元年六月还朝。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国祚素行清慎，事持大体，称长者。明年会试，故事，总裁止用内阁一人，是科用何宗彦及国祚，有讥其中旨特用者。国祚既竣事，即求罢，优诏不允。都御史邹元标侍经筵而踬，帝遣中使问状。国祚进曰：“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犹艰。”帝为之改容。刑部尚书王纪为魏忠贤所逐，国祚合疏救，复具私揭争之。纪为礼部侍郎时，尝以事忤国祚者也。

三年，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诏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传归。明年卒。赠太傅，谥文恪。从子大启，文选郎中，终刑部左侍郎。

同时硃国祯，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累官祭酒，谢病归，久不出。天启元年，擢礼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硃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硃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贤窃国柄，国祯佐向高，多所调护。四年夏，杨涟劾忠贤，廷臣多劝向高出疏，至有诟者。向高愠甚，国祯请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蒲州谓爌也。向高罢，爌为首辅，爌罢，国祯为首辅。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蔑如。其冬为逆党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贤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赐银币，廕子中书舍人，遣行人送归，月廪、舆夫皆如制。崇祯五年卒。赠太傅，谥文肃。

何宗彦，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随州，遂家焉。宗彦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国河南，请求无已。宗彦上疏，言可虑者有六，帝不听。又屡疏请东宫讲学，皇孙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礼。太子生母王贵妃薨，不置守坟内官，又不置坟户赡地，宗彦力争之。梃击事起，宗彦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处积轻之势，致慈庆宫门止守以耄年二内侍，中门则寂无一人。乞亟下张差廷讯，凡青宫诸典礼，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报。寻转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宗彦请通下情，修废政，补旷官。明年，皇长孙年十三，未就傅，宗彦再疏力言。自是频岁恳请，帝终不纳。四十六年六月，京师地震。上修省三事。时帝不视朝已三十载，朝政积弛，庶官尽旷。明年秋，辽事益棘。宗彦率僚属上言："自三路丧师，开原、铁岭相继没，沈阳孤危。请陛下临朝，与臣等面筹兵食大计。"帝亦不报。

宗彦清修有执。摄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时望甚隆。其年十二月，会推阁臣，廷臣多首宗彦，独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遂不获与。宗彦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萧毅中、左光斗、李徵仪、倪应春、彭际遇、张新诏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诗教、薛凤翔又屡疏纠驳。其时齐党势盛，非同类率排去之。宗彦无所附丽，故终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夏还朝。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四年正月卒官，赠太傅，谥文毅。

弟宗圣，由乡举历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贤，骤加本部右侍郎。崇祯初，削籍，论配，名丽逆案。

孙如游，字景文，馀姚人，都御史燧曾孙也。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彦去位，署印无人，大学士方从哲屡以如游请。明年三月始得命。部事丛积，如游决遣无滞。时白莲、无为诸邪教横行，宗彦尝疏请严禁，如游复申其说。帝从之。七月，帝疾大渐，偕诸大臣受顾命。

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杨涟语如游曰："皇长子非选侍所爱。选侍后，嫡矣，他日将若何？亟白执政，用遗诏举册立。登极三日，公即援诏以请。"如游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请建东宫，帝纳之。俄遵遗旨谕阁臣，封贵妃为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礼，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祖宗以来，岂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去席

之嫌，此礼所不载也。先帝念贵妃劳，不在无名之位号；陛下体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义所不可，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报。

如游寻进本部尚书。帝既命建东宫，又言皇长子体质清弱，稍缓册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选侍为皇贵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谕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谥，又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礼皆未竣，贵妃之封宜在后。既圣谕谆切，且有保护圣储功，即如先所定期，亦无不可。”帝许之。选侍以贵妃为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选侍迫皇长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选侍为皇贵妃，当即具仪进。”帝漫应曰：“诺。”选侍闻，大不悦。明日，帝崩，朝事大变。如游请改册封期，报可。熹宗为皇孙时，未就傅。即位七日，如游即请开讲筵，亦报可。

十月，命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言者诋其不由廷推，交章论列。如游亦屡乞去，帝辄勉留。天启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阁臣，多由特简。远者无论，在世庙，则有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在穆庙，则有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在神庙，则有许国、赵志皋、张位。即皇考之用硃国祚，亦特简也。今陛下冲龄，臣才品又非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赐骸骨，还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遣官护送，廕子给赐悉如彝典。家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恭。

孙嘉绩，字硕肤。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营不动，众莫测。嘉绩曰：“此待后至者，即举众南下尔。”越三日，蒙古兵数万果从青山口入，即日南下。于是尚书杨嗣昌以嘉绩知兵，调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督师中官高起潜谮之，会有发其纳贿事，遂下狱。已，黄道周亦下狱。嘉绩躬亲饮食汤药，力调护之，因从受《易》。会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狱锦衣严讯。诸生与道周往来者多诡词自脱，独嘉绩无所隐。拟杂犯死罪，继拟烟瘴充军，皆不允。保定总督张福臻陛见，荐嘉绩才，请用为参谋，不听。徐石麒为刑部尚书，具爰书奏，乃释之。福王时，起九江兵备佥事，未赴。鲁王监国绍兴，擢右佥都御史，累进东阁大学士。王航海，嘉绩从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赞曰：熹宗初，叶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内正人倚以为重，卒不能有所匡救。盖政柄内移，非一日之积，势固无如何也。刘一燝、韩爌诸人，虽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权珰掣肘，纷挠机陧，几不自全。硃

国祚、何宗彦绌于党人，孙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为外廷所诟。于是而知明良相遭，诚千载之一遇也夫！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周嘉谟 张问达（陆梦龙 傅梅） 汪应蛟） 王纪（杨东明 孙玮 钟羽正 陈道亨（子弘绪）

周嘉谟，字明卿，汉川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韶州知府。

万历十年迁四川副使，分巡泸州。穷治大猾杨腾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总兵官沈思学廨，单车谕定之。寻抚白草番。督兵邛州、灌县，皆有方略。居五年，进按察使，移疾归。久之，起故官。榷税中官邱乘云播虐，逮系相属。嘉谟檄所司拒绝，而搒杀奸民助虐者，乘云为戢。

就迁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陇川宣抚多安民叛，入缅，据蛮湾。嘉谟讨擒之，立其弟安靖而还。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黔国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余顷，嘉谟劾治之，复劾其孙启元罪状。久之，改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满考，加右都御史。广西土酋引交址兵内犯，官军拒退之，嘉谟为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会、高明诸邑大水，坏圩岸，留赎锾筑之。

迁南京户部尚书，寻召拜工部尚书。孝定后丧，内廷宣索不赀。嘉谟言丧礼有中制，不当信左右言，妄耗国帑，不纳。俄改吏部尚书。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郑贵妃据乾清宫，且邀封皇太后。嘉谟从言官杨涟、左光斗等言，以大义责贵妃从子养性，示以利害。贵妃乃移慈宁宫，封后事亦寝。外廷皆言贵妃进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渐，嘉谟偕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受顾命。其夕，帝崩。质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遗诏皇长子嗣位，而李选侍专制宫中，势颇张，廷臣虑不测。既入临，请见皇长子，呼万岁，奉至文华殿受朝，送居慈庆宫。嘉谟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托，出入不宜轻脱。大小殓，朝暮临，须臣等至乃发。”皇长子颔之。诸大臣定议：皇长子以九月六日即位。选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挟皇长子同居。嘉谟亟草疏率廷臣请移宫，光斗、涟继之。五日，选侍始移哕鸾宫。时大故频仍，国势杌陧，首辅从哲首鼠两端，一燝、爌又新秉政，嘉谟正色立朝，力持大议，中外倚以为重。神宗末，齐、楚、浙三党为政，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及嘉谟秉铨，惟

才是任。光、熹相继践祚，嘉谟大起废籍，耆硕满朝。向称三党之魁及朋奸乱政者，亦渐自引去，中朝为清。已，极陈吏治敝坏，请责成抚、按、监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俪语，多失实，嘉谟请以六事定官评：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实，毋饰虚词。帝称善，行之。

天启元年，御史贾继春得罪，其同官张慎言、高弘图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谟等力为解，乃夺慎言、弘图俸而止。硃钦相、倪思辉被谪，嘉谟亦申救。给事中霍维华希魏忠贤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谟恶之，出维华于外。忠贤怒，嗾给事中孙杰劾嘉谟受刘一燝属为安报仇，且以用袁应泰、佟卜年等为嘉谟罪。嘉谟求退，忠贤矫旨许之。大学士叶向高等请留嘉谟竣大计事，不听。明年，广宁陷，嘉谟忧愤，驰疏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罪。五年秋，忠贤党周维持复劾嘉谟曲庇王安，遂削籍。

崇祯元年，荐起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赠少保。

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高平、潍二县，有惠政。征授刑科给事中。宁夏用兵，请尽蠲全陕逋赋，从之。父丧除，起故官，历工科左给事中。帝方营建两宫，中官利乾没，复兴他役，问达力请停止，不纳。俄陈矿税之害，言："阉尹一朝衔命，辄敢纠弹郡守，甚且纠抚按重臣。而孙朝所携程守训、陈保辈，至箠杀命吏，毁室庐，掘坟墓。不一按问，若万方怨恫何！"典试山东，疏陈道中饥馑流离状，请亟罢天下矿税，皆不报。已，巡视厂库。故事，令商人办内府器物，佥名以进，谓之佥商。而诸高赀者率贿近幸求免，帝辄许之。问达两疏争执，又极论守训罪，并寝不行。进礼科都给事中。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死狱中。贽事具《耿定向传》。

三十年十月，星变，复请尽罢矿税。时比年日食皆在四月，问达以纯阳之月其变尤大，先后疏请修省，语极危切，帝终不纳。寻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所部水灾，数请蠲贷。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四百二十万有奇，问达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

四十三年五月，谳问张差梃击事。问达从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讯，词连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中外籍籍，疑贵妃弟国泰为之。问达等奏上差狱。帝见保、成名，留疏不下。寻召方从哲、吴道南及问

达等于慈宁宫，命并磔二人。甫还宫，帝意复变，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会讯保、成于文华门。保、成供原姓名曰郑进、刘登云，而不承罪。方鞫时，东宫传谕曰："张差情实风癫，误入宫门，击伤内侍，罪不赦。后招保、成系内官，欲谋害本宫。彼何益，当以仇诬，从轻拟罪。"问达等以鞫审未尽，上疏曰："奸人闯宫，事关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饰。文华门尊严之地，臣等不敢刑讯，何由得情？二囚偏词，何足为据？差虽死，所供词故在，其同谋马三道等亦皆有词在案，孰得而灭之？况慈宁召对，面谕并决。煌煌天语，通国共闻。若不付之外庭，会官严鞫，安肯输情？既不输情，安从正法？祖宗二百年来，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辄令拟罪者。且二人系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当严其衔辔，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与天下共弃之也。"帝以二囚涉郑氏，付外庭，议益滋，乃潜毙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而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迁户部尚书，督仓场。寻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渐，同受顾命。

天启元年冬，代周嘉谟为吏部尚书。连掌内外大计，悉叶公论。当是时，万历中建言诖误获谴诸臣弃林下久，死者已过半。问达等定议：以廷杖、系狱、遣戍者为一等，赠官廕子；贬窜、削籍者为一等，但赠官。获恤者七十五人。

会孙慎行、邹元标追论"红丸"，力攻方从哲。诏廷臣集议，与议者百十余人。问达既集众议，乃会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上疏曰：

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进红丸。可灼先见从哲，臣等初未知。及奉召进乾清宫，候于丹墀，从哲与臣等共言李可灼进药，俱慎重未决。俄宣臣等至宫内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虚弱"，语及寿宫，并谕辅陛下为尧、舜，因问"可灼安在"。可灼趋入，和药以进，少顷又进。圣躬安舒就寝。此进药始末，从哲及文武诸臣所共见者。是时群情仓惶，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诸臣固谅从哲无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谅。若可灼轻易进药，非但从哲未能止，臣与众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论可灼，从哲自应重拟，乃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则失之太轻。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升妄投凉药，罪亦当诛。请并下法司，与可灼并按。从哲则应如其自请，削去官阶，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议也。

至选侍欲垂帘听政，群臣初入临，阍者阻不容入，群臣排闼而进。哭临毕，奉圣躬至文华殿，行朝谒嵩呼礼，复奉驾还慈庆宫。因议新主

登极，选侍不当复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请移，言官继之，从哲始具揭奏请，选侍遂即日移宫。然舆论犹憾从哲之奏，不毅然为百僚倡。倘非诸臣共挟大义，连章急趋，则乾清何地，犹然混居，令得假窃魁柄，将如陛下登极还宫何！

疏入，帝谓从哲心迹自明，不当轻议，止逮可灼下吏。文升已安置南京，弗问。

问达历更大任，“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经其手。持议平允，不激不随。先以秩满，加太子太保，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诏加少保，乘传归。

五年，魏忠贤擅国。御史周维持劾问达力引王之寀植党乱政，遂削夺。御史牟志夔复诬问达赃私，请下吏按问。命捐赀十万助军兴。顷之，问达卒。以巡抚张维枢言，免其半，问达家遂破。崇祯初，赠太保，予一子官。维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陆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张差狱起，引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以斩。狱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词甚悉，乞敕会问，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时梦龙以典试广东杜门，主事邢台傅梅过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储皇。吾虽恤刑山右，当上疏极论，君能共事乎？”梦龙曰：“张公遇我厚，遽上疏，若张公何？当力争之耳。”乃偕见问达。时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问达具疏请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寝。梦龙得其情，止勿复请。众曰：“提马三爷、李外父辈，非得旨不可。”梦龙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编氓，须天子诏耶？差所供，必当讯实。”问达以为然。

明日，会讯，士相、永嘉、会祯、梦龙、梅、之寀及邹绍先凡七人，惟之寀、梅与梦龙合。将讯，众咸嗫嚅。梦龙呼刑具三，无应者，击案大呼，始具。差长身骈胁，睨视傲语，无风癫状。梦龙呼纸笔，命画所从入路。梅问：“汝何由识路？”差言：“我蓟州人，非有导者，安得入？”问：“导者谁？”曰：“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银壶各一。”梦龙曰：“何为？”曰：“打小爷。”于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问矣。”遂罢讯。梦龙必欲得内竖名。越数日，问达再令十三司会审，差供逆谋及庞保、刘成名，一无所隐。士相主笔，踌躇不敢下，郎中马德沣趣之，永嘉复以为难。梦龙咈然曰：“陆员外不肯

匿，谁敢匿？”狱乃具。给事中何士晋遂疏诋郑国泰。帝于是毙保、成于内，而弃差市，梅虑其潜易，躬请监刑。当是时，自梦龙、之寀、梅、德沣外，鲜不为郑氏地者。已而之寀、德沣悉被罪，梅以京察罢官。梦龙赖问达力获免，由郎中历副使。

天启四年，贵州贼未靖，总督蔡复一荐梦龙知兵，改右参政，监军讨贼，安邦彦犯普定。梦龙偕总兵黄钺以三千人御之。晓行大雾中，直前薄贼，贼大败。三山苗叛，思州告急。梦龙夜遣中军吴家相进捣贼巢，挝苗鼓，声振山谷，苗大奔溃，焚其巢而还。寻改湖广监军，迁广东按察使。上官建忠贤祠，列梦龙名，亟遣使铲去之。

崇祯元年大计，忠贤党犹用事，镌二级调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东兖道。盗起曹、濮间，讨斩其魁，余众悉降。迁右参政，守固原。梦龙慷慨好谈兵，以廓清群盗自负。七年夏，贼来犯，击却之。闰八月，贼陷隆德，杀知县费彦芳，遂围静海州。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御之，抵老虎沟。贼初不满千，已而大至。梦龙所将止三百余人，被围数重，贼矢石如雨，突围不得出。二将抱梦龙泣，梦龙挥之曰：“何作此妇孺态！”大呼奋击，手馘数人，与二将俱战死。事闻，赠太仆卿。

而傅梅，崇祯中历台州知府，解职归。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难，赠太常少卿。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给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相讦，应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于政府多所讥切。

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陈矿使王虎贪恣状，不报。朝鲜再用兵，移应蛟天津。及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擢应蛟右佥都御史代之，屡上兵食事宜，扼险列屯，军声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将遣代。应蛟疏请止之，忤旨，切责。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岁旱蝗，振恤甚力。已，极言畿民困敝，请尽罢矿税。会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括畿辅税可得银十有三万，应蛟三疏力争，然仅得减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矿税，俄中止。应蛟复力争，不纳。

应蛟在天津，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及移保定，

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因条画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以请，得旨允行。

已，请广兴水利。略言：“臣境内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鄴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亟称其议，帝亦报许，后卒不能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亲没，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部。东西方用兵，骤加赋数百万。应蛟在道，驰疏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氓穷，变乱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因列上爱养十八事，帝嘉纳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廷议“红丸”事，请置崔文升、李可灼于法，而斥方从哲为编氓。

应蛟为人，亮直有守，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会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诏加太子少保，驰传归。陛辞，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久之，卒于家。应蛟学主诚敬，其出处辞受一轨于义。里居，谢绝尘事，常衣缊枲。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池州推官。入为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秉礼持正，时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数迁延不决，纪抗疏极论。其冬，礼成，擢光禄少卿，引疾去。

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连岁水旱，纪设法救荒甚备。税监张晔请征恩诏已蠲诸税，纪两疏力争，晔竟取中旨行之。纪劾晔抗违诏书，沮格成命，皆不报。居四年，部内大治，迁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岁大凶，振救如畿辅。光宗立，召拜户部尚书，督仓场。

天启二年，代黄克缵为刑部尚书。时方会议“红丸”事，纪偕侍郎杨东明署议，言：“方从哲知有贵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进药驾崩，反慰以恩谕，赉之银币，国典安在？不逮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崔文升，无以服可灼；不削夺从哲官阶禄廕，无以泄天地神人之愤。”议出，群情甚竦。

主事徐大化者，素无赖，日走魏忠贤门，构陷善类，又显劾给事中周朝瑞、惠世扬。纪愤甚，劾大化溺职状，因言：“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学士沈纘也。大化由此罢去，而纘及忠贤深憾之。御史杨维垣与大化有连，且素附纘，遂助纘诋纪，言纪所劾大臣无主名，请令指实。纪遂直攻纘，言：“纘与京，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其结纳魏忠贤，与京之契合童贯同也；乞哀董羽宸，与京之恳款陈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辅忠、孙杰，与京之固结吴居厚同也；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与安置吕大防、苏轼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震旸，与贬谪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闻之怒，为纘泣诉帝前。帝谓纪烦言，加谯责焉。

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吏，纪皆置之重辟。而与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贞爰书，微露两人有可矜状，而言不测特恩，非法官所敢轻议。有千总杜茂者，赍登莱巡抚陶郎先千金，行募兵，金尽而兵未募，不敢归，返蓟州僧舍，为逻者所获，词连佟卜年。卜年，辽阳人，举进士，历知南皮、河间，迁夔州同知，未行，经略廷弼荐为登莱监军佥事。逻者搒掠。茂言尝客于卜年河间署中三月，与言谋叛，因挟其二仆往通李永芳。行边尚书张鹤鸣以闻。鹤鸣故与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镇抚既成狱，移刑部，纪疑之，以问诸曹郎。员外郎顾大章曰：“茂既与二仆往来三千里，乃拷讯垂毙，终不知二仆姓名，其诬服何疑，卜年虽非间谍，然实佟养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纪议从之。逻者又获奸细刘一□献，忠贤疑刘一燝昆弟，欲立诛一谳与卜年，因一谳以株连一燝。纪皆执不可。纘遂劾纪护廷弼，缓卜年等狱，为二大罪。帝责纪陈状，遂斥为民。以侍郎杨东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狱三上三却。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为发愤，摭他事连劾东明。卜年获长系，瘐死，而东明遂引疾去。

纪既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论救，皆不听。后阉党罗织善类，纪先卒，乃免。崇祯元年复官，赠少保，廕一子，谥庄毅。

杨东明，字启修，虞城人。官给事中。请定国本，出阁豫教，早朝勤政，酌宋应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饥民图》，荐寺丞钟化民往振。掌吏科，协孙丕扬主大计。后以劾沈思孝，思孝与相诋，贬三官为陕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启中，累迁刑部右侍郎。既归，遂卒。崇祯初，赠刑部尚书。

孙玮，字纯玉，渭南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劾中官魏朝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罪，如金坐下诏狱。二人皆冯保心腹也。

初，张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选轻辽王罪，衔之。后劳堪巡抚福建，希居正意，讽同安知县金枝捃摭朝选事，堪飞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狱，绝其饭食三日，死，禁勿殓，尸腐狱中。堪寻召为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选子都察院检校竞诉冤阙下，堪复飞书抵冯保，削竞籍，廷杖遣归。至是，玮白发其事，并及堪诸贪虐状，堪免官。未几，朝选妻诉冤，邱橓亦为讼，竞复援胡□贾、王宗载事，请与堪俱死，乃遣堪戍。当是时，厂卫承冯保余威，滥受民讼；抚按访察奸猾，多累无辜；有司断狱，往往罪外加罚；帝好用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玮皆极陈其害。诏立枷如故，余从玮言。以母病，不候命擅归，坐谪桃源主簿。久之，历迁太常卿。

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先任巡抚汪应蛟役军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饷。玮踵行之，田益垦，遂免加派，岁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继，玮多方振救，帝亦时出内帑佐之。所条荒政，率报允。畿辅矿使倍他省，矿已竭而搜凿不已，至岁责民赔纳。玮累疏陈其害，且列天津税使马堂六大罪，皆不省。

就进兵部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进户部尚书，督仓场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玮言："陛下以累累三印悉畀之臣，岂真国无人耶？臣所知大僚则有吕坤、刘元震、汪应蛟，庶僚则有邹元标、孟一脉、赵南星、姜士昌、刘九经，台谏则有王德完、冯从吾辈，皆德立行修，足备任使。苟更阅数年，陛下即欲用之，不可得矣。"弗听。

都御史自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计期迫，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素负时望，方欲振风纪，而是时朋党势成，言路大横。会南畿巡按御史荆养乔与提学御史熊廷弼相讦，玮议

廷弼解职候勘。廷弼党官应震、吴亮嗣辈遂连章攻玮。玮累疏乞休，帝皆慰留。无何，吏部以年例出两御史于外，不关都察院。玮以失职，求去益力，疏十余上。明年七月稽首文华门，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归。

天启改元，起南京吏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三年，召拜刑部尚书。囚系众，狱舍至不能容，玮请近畿者就州县分系。内使王文进杀人，下司礼议罪，其余党付法司。玮言一狱不可分两地，请并文进下吏，不听。其冬，以吏部尚书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辞，不允。明年秋，疾笃，上疏曰："今者天灾迭见，民不聊生。内而城社可忧，外而牖户未固。法纪凌迟，人心瓦解。陛下欲图治平，莫如固结人心；欲固结人心，莫如登用善类。旧辅臣刘一燝，宪臣邹元标，尚书周嘉谟、王纪、孙慎行、盛以弘、钟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词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旸，台臣江秉谦，寺臣满朝荐，部臣徐大相，并老成蹇谔，跧伏草野，良可叹惜。倘蒙简擢，必能昭德塞违，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圣躬，勤学以进主德，优容以广言路，明断以揽大权。臣遘疾危笃，报主无期，敢竭微忱，用当尸谏。"遂卒，赠太子太保。魏忠贤用事，陕西巡抚乔应甲劾玮素党李三才、赵南星，不当叨冒恩恤。诏追诰命，夺其廕。崇祯初，复之。后谥庄毅。

钟羽正，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八年进士。除滑县知县。甫弱冠，多惠政，征授礼科给事中。疏言朝讲不宜辍，张鲸不宜赦，不报。

迁工科左给事中，出视宣府边务。哈剌慎老把都诸部挟增市赏二十七万有奇，羽正建议裁之。与参政王象乾訾以利害，莫敢动。兵部左侍郎许守谦先抚宣府，以贿闻，羽正劾去之。又劾罢副总兵张充实等，而悉置诸侵盗军资者于理。

还为吏科都给事中。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职，四知、声远坐贬谪。时当朝觐，请禁馈遗，言："臣罪莫大于贪。然使内臣贪而外臣不应，外臣贪而内臣不援，则尚相顾畏莫敢肆。今内以外为府藏，外以内为窟穴，交通赂遗，比周为奸，欲仕路清、世运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阁部大臣公事议于朝房，毋私邸接宾客。吏部推孟一脉应天府丞，蔡时鼎江西提学，副以吕兴周、马犹龙。帝恶一脉、时鼎尝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脉、时鼎，中外谓建白之臣，不惟一时见斥，而且复进无阶，销忠直之气，结谏诤之舌，非国家福。"疏入，忤旨，夺俸有差。

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献可等请皇长子出阁豫教。帝怒，谪献可官。羽正以己实主议，请与同谪，竟斥为民。杜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率辞不见。林居几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未至，进本寺卿。

天启二年，吏部将用为左副都御史，羽正辞曰："冯公从吾佥院已久，吾后入先之，是长竞也。西台何地，可以是风有位乎？"乃受佥都御史而让从吾为副。甫入署，即言："方从哲进药议谥，封后移宫，无谋鲜断，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为法受过。沈纮结内援，招权贿，宜遄决其去。"群小多不悦。熊廷弼、王化贞之狱，众议纷呶。羽正言："向者开原、铁岭之罪不明，致失辽阳；辽阳之罪不明，致失广宁。朝廷疆土，堪几番败坏！"由是二人皆坐大辟。会硃童蒙以讲学击邹元标及从吾，羽正言书院之设，实为京师首善劝，不当议禁，因自劾乞休。顷之，代从吾为左副都御史，俄改户部右侍郎，督仓场。

明年春，拜工部尚书。故事，奄人冬衣隔岁一给。是夏六月，群奄千余人请预给，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盖忌羽正者嗾奄使发难也。羽正疏闻，因求罢。诏司礼太监杖谪群奄，而谕羽正出视事。羽正求去益坚，因言："今帑藏殚虚，九边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庆陵工卒负重乘高，暴炎风赤日中，求佣钱不得；而独内官请乞，朝至夕从。此辈闻之，其谁不含愤？臣奉职不称，义当罢黜。"复三疏自引归。

逾年，逆党霍维华追理三案，言羽正委身门户，遂削夺。崇祯初，复官。久之，卒。赠太子太保。

陈道亨，字孟起，新建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邓以赞、衷贞吉亦官南都，人号"江右三清"。遭母丧，家毁于火，僦屋以居。穷冬无帏，妻御葛裳，与子拾遗薪爇以御寒，或有赠遗，拒弗受。由湖广参政迁山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转福建为左，所至不私一钱。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进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

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作乱。道亨守济宁，扼诸要害，以卫漕舟。事平，增俸赐银币。寻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杨涟等群击魏忠贤，被谯责。道亨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扫除，不得典兵预政。陛下徒念忠贤微劳，举魁柄授之，恣所欲为，举朝忠谏皆不纳。何重视宦竖轻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纳。道亨遂连疏求去，诏

许乘传归。逾年卒。

道亨贞亮有守。自参政至尚书，不以家累自随，一苍头执爨而已。崇祯初，赠太子少保，谥清襄。

子弘绪，字士业。为晋州知州，以文名。

赞曰：光、熹之际，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颓废之余，政体怠弛，六曹罔修厥职。周嘉谟、张问达诸人，恳恳奉公，《诗》所称“不懈于位”者，盖庶几焉。汪应蛟持国计，谨出纳，水田之议，凿凿可见施行。孙玮请登用善类，钟羽正请禁馈遗，韪哉，救时之良规也。

列传第一百三十

陈邦瞻 毕懋康（兄懋良） 萧近高 白瑜 程绍 翟凤翀（郭尚宾）洪文衡（何乔远） 陈伯友（李成名） 董应举 林材 硃吾弼（林秉汉） 张光前

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浙江参政。进福建按察使，迁右布政使。改补河南，分理彰德诸府。开水田千顷，建滏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上林土官黄德勋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勋，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纳之，袭破上林，杀德勋，掠妻子金帛。守臣问状，诡言德勋病亡，乞以祚允继。邦瞻请讨于朝。会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遂移师讨擒之。海寇林莘老啸聚万余人侵掠海滨，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筑室青州，奸民与通，时侵内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进左。

天启二年五月疏陈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辅臣不封还内降，引义固争，致罪谪言者，再蹈拒谏之失，其何解于人言？"疏入，忤旨谯让。寻兼户、工二部侍郎，专理军需。明年卒官，诏赠尚书。

邦瞻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

毕懋康，字孟侯，歙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中书舍人授御史。言内阁不当专用词臣，边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贺盛瑞，中书舍人丁元荐以忤权要废，当雪，疏留中。视盐长芦。

畿辅多河渠，湮废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发于满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则汤家口为上闸，又十里则清杨为下闸，顺流东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诸州，新安、雄、完、唐、庆都诸县，并通舟楫仰其利。二闸创自永乐初，日久颓圮，急宜修复，岁漕临、德二仓二十万石饷保定、易州、紫荆诸军，足使士卒宿饱。往者，密云、昌平故不通漕，万历初，总督刘应节、杨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诸水，漕粟以饷二镇，二镇之军赖之。此可仿而行也。"诏从之。巡按陕西，疏陈边政十事，劾罢副总兵王学书等七人。请建宗学如郡县学制，报可。改按山东，擢顺天府丞，以忧去。天启四年起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懋康雅负器局，扬历中外，与族兄懋良并有清誉，称“二毕”。

懋良，字师皋。先懋康举进士。由万载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历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饥民，减加派，抚降海寇，以善绩称。懋康为巡抚之岁，懋良亦自顺天府尹擢户部右侍郎，督仓场。魏忠贤以懋康为赵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际逵劾其附丽邪党，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贤，为御史张讷所论，落职闲住。兄弟相继去国，士论更以为荣。

崇祯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寻罢。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会京师戒严，尚书张凤翔以下皆获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粮储。旋引疾归。兄弟皆卒于家。

萧近高，字抑之，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甫拜官，即上疏言罢矿税、释系囚、起废弃三事，明诏已颁，不可中止。帝怒，夺俸一年。顷之，论江西税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报。既而停矿分税之诏下，相失利，擅移驻景德镇，请专理窑务。帝即可之，近高复力争。后江西抚按并劾相，相以为近高主之，疏诋甚力。近高疏辨，复劾相。疏虽不行，相不久自引去。

屡迁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皆忤中使，系狱三年。近高请释之，不报。辽东税使高淮激民变，近高劾其罪，请撤还，帝不纳。又以淮诬奏逮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近高复论救。会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征还，而邦才等系如故。无何，极陈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几，又言王锡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硃赓被弹六十余疏，不当更留。皆不报。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以病归。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闻。

泰昌元年召为太仆卿。廷议“红丸”之案，近高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方从哲当勒还故里，张差谋逆有据，不可蔽以疯癫。历工部左、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黄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饶伸，太仆少卿刘弘谟、刘宗周并辞荣养志，清风袭人，亟宜褒崇，风励有位。诏许召还。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辞，不允。时魏忠贤势张，诸正人屏斥已尽。近高不欲出，迁延久之。给事中薛国观劾其玩命，遂落职。崇祯初，乃复。卒于家。

白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帝既册立东宫，上太后徽号，瑜请推广孝慈，以敦俭、持廉、惜人才、省冤狱四事进，皆引《祖训》及先朝事以规时政，辞甚切。三十年，京师旱，陕西河南黄河竭。礼官请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实政。今逐臣久锢，累臣久羁，一蒙矜释，即可感格天心。"末言矿税之害。皆不报。

累迁工科都给事中。帝于射场营乾德台，瑜抗疏力谏，又再疏请斥中官王朝、陈永寿，帝不能无憾。会瑜论治河当专任，遂责其剿拾陈言，谪广西布政使照磨。以疾归。光宗立，起光禄少卿，三迁太常卿。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谪，瑜抗疏论救。

天启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郑贵妃兄子养性奉诏还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张应登讦其通塞外。永宁伯王天瑞者，显皇后弟也，以后故衔郑氏，遂偕其弟锦衣天麟交章劾养性不轨。瑜以郑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实诬，乃会都御史赵南星、大理卿陈于廷等谳上其狱，请抵奴诬告罪，勒养性居远方。制可。明年进左侍郎。卒官。赠尚书。

程绍，字公业，德州人。祖瑶，江西右布政使。绍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汝宁推官，征授户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副将佟养正等五人行贿求迁，皆劾置于理。帝遣使采矿河南，绍两疏言宜罢，皆不报。

再迁吏科左给事中。会大计京官，御史许闻造讦户部侍郎张养蒙等，语侵吏部侍郎裴应章。绍言闻造挟吏部以避计典，且附会阁臣张位，闻造乃贬边方。主事赵世德考察贬官，廷议征杨应龙，兵部举世德知兵，绍驳止之。又劾文选郎杨守峻，守峻自引去。饶州通判沈榜贬官，夤缘税监潘相得留，绍极言非法。山西税使张忠以夏县知县韩薰忤己，奏调之僻地，绍又争之，帝怒，斥为民。以沈一贯救，诏镌一秩，出之外。给事中李应策、御史李炳等争之，帝益怒，并薰斥为民，而夺应策等俸。绍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

天启四年，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宗室居仪封者为盗窟，绍列上其状，废徙高墙。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绍闻之于朝，略言："秦玺不足征久矣。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昔王孙圉不宝玉珩，齐威王不宝照乘，前史美之。陛下

尊贤爱士，野无留良。尚有一代名贤，如邹元标、冯从吾、王纪、周嘉谟、盛以弘、孙慎行、钟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忧国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词林台谏一锢不起者，并皇国祯祥，盛朝珍宝。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献符贡瑞，臣窃羞之。愿陛下惟贤是宝。在朝之忠直，勿事虚拘；在野之老成，亟图登进。彼区区秦玺之真伪，又安足计哉。”魏忠贤方斥逐耆硕，见之不悦。后忠贤势益张，绍遂引疾归。

崇祯六年，荐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赠本部尚书。

翟凤翀，字凌元，益都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吴桥、任丘，有治声，征授御史。疏荐钟羽正、赵南星、邹元标等，因言：“宋季邪谄之徒，终日请禁伪学，信口诋諆。近年号讲学者，不幸类此。”出按辽东。宰赛、暖兔二十四营环开原而居，岁为边患。宰赛尤桀骜，数败官军，杀守将，因挟边吏增赏。庆云参将陈洪范所统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战。凤翀奏请益兵，易置健将，开原始有备。又请所在建常平仓，括赎锾，节公费，易粟备荒。帝善其议，命推行于诸边。故辽阳参将吴希汉失律听勘，以内援二十年不决，且谋复官，凤翀一讯成狱，置之大辟，边人快之。

帝因“梃击”之变，召见廷臣于慈宁宫。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无所言，御史刘光复方发口，遽得罪。凤翀上言：“陛下召对廷臣，天威开霁，千载一时。辅臣宜举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长孙讲学，福府庄田鹾引，大僚空虚，考选沉阁，以及中旨频降，边警时闻，水旱盗贼之相仍，流移饥殍之载道，一一缕奏于前，乃缄默不言，致光复以失仪获罪。光复一日未释，辅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责。山东大饥，以凤翀疏，遣御史过庭训赍十六万金振之。

中官吕贵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织造。冉登提督九门，诬奏市民殴门卒，下兵马指挥欧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汉翀于朝，给事中郭尚宾等劾之，帝释洪不问。汉翀为废将凌应登所殴，洪复曲庇应登。凤翀抗疏极论贵、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无从，小臣叩阍无路。宦寺浸用，政令多违，实开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势。”帝大怒，谪山西按察使经历。而是时，尚宾亦上疏极言：“比来拟旨不由内阁，托以亲裁。言官稍涉同类，辄云党附，将使大臣不肯尽言，小臣不敢抗论，天下事尚可为哉？乞陛下明诏阁臣，封还内降，容纳直谏，以保治安。”忤旨，谪江西布政使检校。阁臣及言官论救，皆不纳。帝于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谏者久不被谴。至是二人同日谪官，时称“二谏”。

凤翀既谪，三迁。天启初，为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魏忠贤党御史卓迈、汪若极连章论之，遂削籍。崇祯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寻出抚天津。以疾归。卒，赠兵部尚书。

尚宾，字朝谔，南海人，凤翀同年进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给事中。遇事辄谏诤，尤愤中官之横。尝因事论税使李凤、高寀、潘相，颇称敢言。已，竟谪官。光宗时乃复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贤削籍。崇祯初，为兵部右侍郎。卒，赠尚书。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帝将封皇长子为王，偕同官贾岩合疏争。寻改礼部。与郎中何乔远善，乔远坐诖误被谪，文衡已迁考功主事，竟引病归。

起补南京工部，历郎中。力按旧章，杜中贵横索，节冗费为多。官工部九年，进光禄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馆。中外竞请起废，帝率报寝。久之，乃特起顾宪成。宪成已辞疾，忌者犹惮其进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虑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两都九列，强半无人，仁贤空虚，识者浩叹。所堪选择而使者，只此起废一途。今宪成尚在田间，已婴罗罔，俾圣心愈疑。连茹无望，贻祸贤者，流毒国家，实兆魁一疏塞之矣。"寻进大理少卿。以忧去。

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议升祔。文衡请祧睿宗，曰："此肃宗一时崇奉之情，不合古谊。且睿宗尝为武宗臣矣，一旦加诸其上，礼既不合，情亦未安。当时臣子过于将顺，因循至今。夫情隆于一时，礼垂于万世，更定之举正在今时。"疏格不行。未几卒，赠工部右侍郎。

文衡天性孝友。居丧，断酒肉不处内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

乔远，字稚孝，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礼部仪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长子为王，乔远力争不可。同官陈泰来等言事被谪，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鲜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误，致国人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乔远即以闻，因进累朝驭倭故事，帝颇心动。而星坚持己说，疏竟不行。坐累谪广西布政使经历，以事归。里居二十余年，中外交荐，不起。

光宗立，召为光禄少卿，移太仆。王化贞驻兵广宁，主战。乔远画守御策，力言不宜轻举。无何，广宁竟弃。天启二年进左通政。邹元标建首善书院，硃童蒙等劾之，乔远言："书院上梁文实出臣手，义当并

罢。”语侵童蒙。进光禄卿、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户部右侍郎致仕。崇祯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给事中卢兆龙劾其衰庸，自引去。

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

陈伯友，字仲恬，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甫拜命，即罢河南巡抚李思孝。俄论邹之麟科场弊宜勘；奄竖辱驸马冉兴让，宜置之法；楚宗英憔、蕴钫，良吏满朝荐、王邦才等宜释。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为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财匮民艰，家成彻骨之贫，人抱伤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机陧倾危而不可救药者，此也。”又言：“李廷机去国，操纵不出上裁。至外而抚按，内而庶僚，去留无所断决。士大夫意见分岐，议论各异，陛下漫无批答。曷若尽付外廷公议，于以平曲直、定国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为荆养乔所讦，伯友与李成名等力主行勘。

既又陈时政四事，言：“拟旨必由内阁。昨科臣曾六德之处分，阁臣叶向高之典试，悉由内降。而福王之国之旨，亦于他疏批行。非独亵天言，抑且贻阴祸。法者天下所共，黔国公沐昌祚请令其孙启元代镇，已非法矣。乃抚按据法请勘，而以内批免之，疑中有隐情。御史吕图南改提学，此争为贤，彼争为不肖，盍息两家戈矛，共图军国大计？福王久应之国，今春催请不下数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寻以艰去。及服除，廷议多排东林，遂不出。

至四十六年，以年例，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启四年，屡迁太常寺卿，治少卿事。杨涟劾魏忠贤，伯友亦偕卿胡世赏等抗疏极论。明年十二月，御史张枢劾其倚附东林，遂削夺。庄烈帝即位，诏复官，未及用而卒。

成名，字寰知，太原卫人。祖应时，南京户部员外郎，以清白著。成名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吏科给事中。疏陈铨政失平，语侵尚书赵焕。俄请释累臣满朝荐，言朝荐不释则诸珰日肆，国家患无已。吏部侍郎方从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横状。从哲求去，帝不许。是时，党人日攻东林，成名遂移疾归。

家居五年，起山东副使。天启初，迁湖广参政，入为太仆少卿。四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魏忠贤以成名为赵南星所用，因所属给由，犯御讳，除其名。为巡抚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祯改元，召

拜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专理边饷。京师戒严，改兵部。帝召对平台，区画兵事甚悉。数月而罢，卒于家。

董应举，字崇相，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广州教授。与税监李凤争学傍□需地，凤舍人驰骑文庙前，絷其马，用是有名。

迁南京国子博士，再迁南京吏部主事。召为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告归。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闰四月，日中黑子相斗。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无光。时辽东抚顺已失，应举言："日生黑眚，乃强敌侵凌之征。亟宜勤政修备，以消祸变。"因条上方略。帝置不省。

天启改元，再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二年春，陈急务数事，极言天下兵耗民离，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国法不行所致。帝以为应举知兵，令专任较射演武。

已，上言保卫神京在设险营屯。遂擢应举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经理天津至山海屯务。应举以责太重，陈十难十利，帝悉敕所司从之。乃分处辽人万三千余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诏书褒美。遂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廷臣多论其功，就进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陆兵二千，应举奏令屯田，以所入充岁饷，屯利益兴。

五年六月，朝议以屯务既成，当广鼓铸。乃改应举工部右侍郎，专领钱务，开局荆州。寻议给两淮盐课为铸本，命兼户部侍郎，并理盐政。应举至扬州，疏请厘正盐规，议商人补行积引，增输银视正引之半，为部议所格。应举方奏析，而巡盐御史陆世科恶其侵官，劾之，魏忠贤传旨诘让，御史徐扬先遂希指再劾，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

应举好学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兴利捍患。比没，海滨人祠祀之。

林材，字谨任，闽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舒城知县。擢工科给事中。吏部推郑洛戎政尚书，起张九一贵州巡抚，材极言两人不当用，九一遂罢。王锡爵赴召，材疏论，并及赵志皋、张位。再请建储豫教，又争三王并封之谬。

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劾罢南京尚书郝杰、徐元泰。经略宋应昌惑沈

惟敬，力请封贡，材乞斩应昌、惟敬，不报。志皋、位拟旨失当，材抗疏驳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华门灾，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时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顾养谨总理河道，材论止之。兵部将大叙平壤功，材力诋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滥叙。其冬，复率同官言成宪不当为祭酒，冯梦祯不当为詹事，刘元震不当为吏部侍郎。帝积前怒，言材屡借言事诬谤大臣，今复暗伤善类，乃贬三官，余停俸一岁。会御史崔景荣等论救，再贬程乡典史。材遂归里不出。

光宗即位，始起尚宝丞，再迁太仆少卿。还朝未几，即乞归。天启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祯初，赠右都御史。

硃吾弼，字谐卿，高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宁国推官。征授南京御史。

大学士赵志皋弟学仕为南京工部主事，以赃败。南京刑部因志皋故，轻其罪，议调饶州通判。吾弼疏论，竟谪戍之。奏请建国本，简阁臣，补言官，罢矿税，不报。山西巡抚魏允贞为税使孙朝所讦，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广东税使李凤乾没，奸人王遇桂请税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论其罪。时无赖子蜂起言利，廷臣辄连章力争，帝虽不尽从，亦未尝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请帝廷见大臣，讲求祖宗典制，次第举行，与天下更始。寻复言："陛下孝敬疏于郊庙，惕厉弛于朝讲；土木盛宫苑，榛芜遍殿廷，群小横中外，正士困囹圄；闾阎以矿税竭，邮传以输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县以征求困；草泽生心，衣冠丧气；公卿不能补牍，台谏无从引裾。不可不深察而改图也。"末言礼部侍郎郭正域疾恶严，居己峻，不可以楚事弃。

先是，楚假王议起，首辅沈一贯阴左右王，以正域请行勘，嗾其党钱梦皋阜辈逐之去。举朝无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独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汉以楚宗人戕杀巡抚，亦请详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惮于勘？"吾弼、秉汉遂为一贯等所恶。会梦皋京察将黜，遂讦秉汉为正域鹰犬，语侵沈鲤、杨时乔、温纯。秉汉坐贬贵州按察司检校，而梦皋得留。郎中刘元珍论之，反获谴。吾弼复疏直元珍，请黜梦皋，因力诋一贯，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召为大理右丞。齐、楚、浙三党用事，吾弼复辞疾归。熹宗立，召还。屡迁南京太仆卿。天启五年为御史吴裕中劾罢。

秉汉，字伯昭，长泰人。按广东，亦再疏劾李凤。既谪，寻移疾归，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张光前，字尔荷，泽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蒲圻知县，补安肃。甫四月，擢吏部验封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稽勋郎中。乞假去。

天启四年，赵南星为尚书，起为文选郎中。甫视事，魏忠贤欲逐南星，假廷推谢应祥事矫旨切责。南星时与推应祥者，员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争之，曰："南星人品事业昭灼人耳目，忽奉严旨责以不公忠，臣窃惑之。选郎，诸曹领袖，尚书臂指，南星所甄别进退，臣实佐之。功罪与共，乞先赐罢斥。"亦被旨切责。未几，以推乔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贤意，削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会推尚书，于廷主议，臣执笔，谨席稿待罪。"遂贬三秩，调外任。

光前操行清严，峻却请谒。知县石三畏赃私狼籍，得奥援，将授台谏，光前出之为王官，其党咸侧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缙治兵遵化，为奄党门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并以忤奄去，见称于世。崇祯元年，起光禄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进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赞曰：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若陈邦瞻、毕懋康、翟凤翀、董应举，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见止此耳。萧近高、洪文衡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论郑氏狱能持平，固卿贰之铮铮者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赵南星 邹元标 孙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龙 冯从吾

赵南星，字梦白，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除汝宁推官。治行廉平，稍迁户部主事。张居正寝疾，朝士群祷，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殁，调吏部考功。引疾归。

起历文选员外郎。疏陈天下四大害，言："杨巍乞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之，忌户部尚书宋纟熏声望，连疏排挤。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谋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是谓干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免，独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词臣黄洪宪辈每阴谗之，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复显为诋诬。众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谓倾危之害。州县长吏选授太轻，部寺之官计日而取郡守，不问才行。而抚按论人赃私有据，不曰未甚，则曰任浅，概止降调，其意以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如渭南知县张栋，治行无双，裁抑乡官，被谗不获行取，是谓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论韪之。而中所抨击悉时相所庇，于是给事中李春开起而驳之。其疏先下，南星几获谴。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曹姜士昌、吴正志并助南星诋春开，且发时来、仰庇、洪宪谗谄状。春开气沮，然南星卒以病归。再起，历考功郎中。

二十一年大计京官，与尚书孙鑨秉公澄汰。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钅龙甥文选员外郎吕廕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给事中刘道隆因劾吏部议留拾遗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专权植党，贬三官。俄因李世达等疏救，斥南星为民。后论救者悉被谴，鑨亦去位，一时善类几空。事具鑨传。

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大计京官，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议黜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论》，卒与考功郎程正己

置四人不谨。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浙江巡按张素养荐部内人材，及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南星劾其谬，素养坐夺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荐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陕西高弘图、山西徐扬先、宣大李思启、河东刘大受，复踵行如故，南星并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寻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当是时，人务奔竞，苞苴恣行，言路横尤甚。每文选郎出，辄邀之半道，为人求官，不得则加以恶声，或逐之去。选郎即公正无如何，尚书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有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素贪，夤缘将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时进士无为王官者，南星不恤也。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龀南星。

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滋欲去南星。给事中傅櫆以维琏改吏部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南星紊旧制，植私人。维琏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会涟劾忠贤疏上，宫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门乞休，不许。

攀龙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议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贤邸，叩头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忠贤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会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谢应祥有清望，首列以请。既得旨，而御史陈九畴受广微指，言应祥尝知嘉善，大中出其门，大中以师故，谋于文选郎嘉遇而用之，徇私当斥。大中、嘉遇疏辩，语侵九畴，九畴再疏力诋，并下部议。南星、攀龙极言应祥以人望推举，大中、嘉遇无私，九畴妄言不可听。忠贤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而责南星等朋谋结党。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给事中沈惟炳论救，亦出之外。俄以会推忤忠贤意，并斥于廷、涟、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摈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置要地。小人竞进，天下大柄尽归忠贤矣。

忠贤及其党恶南星甚，每矫敕谕，必目为元凶。于是御史张讷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维琏、国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党，讷复列上邦华及孙鼎相等十四人，并贬黜。自是为南星摈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南星，辄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夺，缙绅祸益烈。寻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南星，下抚按提问。适郭尚友巡抚保定，而巡按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与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孙王钟庞，系之狱，坐南星赃万五千。南星家素贫，亲故捐助，始获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庄浪，钟庞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并哀恸而卒。子生七龄，惊怖死。南星抵戍所，处之怡然。

庄烈帝登极，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忠贤党也，故迟遣之，竟卒于戍所。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毅。槐、呈秀、广微、九畴、兆魁、应甲、绍徽、讷、三畏、尚友、志夔，俱名丽逆案，为世大僇焉。

邹元标，字尔瞻，吉水人。九岁通《五经》。泰和胡直，嘉靖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守仁之传。元标弱冠从直游，即有志为学。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

张居正夺情，元标抗疏切谏。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疏就，怀之入朝，适廷杖吴中行等。元标俟杖毕，取疏授中官，绐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卫在万山中，夷獠与居，元标处之怡然。益究心理学，学以大进。巡按御中承居正指，将害元标。行次镇远，一夕，御史暴死。

元标谪居六年，居正殁，召拜吏科给事中。首陈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寻劾罢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

徐学谟者，嘉定县人。嘉靖中，为荆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夺荆州城北沙市地。学谟力抗不予，为王所劾，下抚按逮问，改官。荆州人德之，称沙市为“徐市”。居正素与厚。万历中，累迁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居正归葬父，学谟事之谨，召为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礼部尚书。自弘治后，礼部长非翰林不授，惟席书以言“大礼”故，由他曹迁；万士和不由翰林，然先历其部侍郎。学谟径拜尚书，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学谟急缔姻于大学士申时行以自固。及奉命择寿宫，通政参议梁子琦劾其始结居正，继附时行，诏为夺子琦俸。元标复劾之，遂令致仕归。

慈宁宫灾，元标复上时政六事，中言：“臣曩进无欲之训，陛下试自省，果无欲耶？寡欲耶？语云：‘欲人勿闻，莫若勿为。’陛下诚宜翻然自省，加意培养。”当是时，帝方壮龄，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刺己，怒甚，降旨谯责。首辅时行以元标己门生，而劾罢其姻学谟，亦心憾，遂谪南京刑部照磨。就迁兵部主事。召改吏部，进员外郎，以病免。起补验封。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文选缺员外郎，尚书宋纟熏请用元标，久不获命，纟熏连疏趣之。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亦以为言。帝怒，诘责纟熏，谪文焕、选于外，而调元标南京。刑部尚书石星论救，亦被谯让。元标居南京三年，移疾归。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忧，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

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进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还朝，首进和衷之说，言：“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成。往者不以进贤让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今与诸臣约，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毋轻摇笔端，论一事当惩前虑后，毋轻试耳食，以天下万世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与事，则议论公，而国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因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帝优诏褒纳。居二日，复陈拔茅阐幽、理财振武数事，及保泰四规。且请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录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纳。

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或议其逊初仕时，元标笑曰：“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尝欲举用李三才，因言路不与，元标即中止。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两人不和，请帝谕解。元标言：“臣与德完初无纤芥，此必有人交构其间。臣尝语朝士曰：‘方今上在冲岁，敌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有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废死诸臣犹未赠恤，元标再陈阐幽之典，言益恳切。

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桢、过庭训雅有物议，及庭训秩满，汝桢注考溢美。元标疏论之，两人并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专禁锢异己，请收录章家祯、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诸臣多获昭雪。又言：“明诏收召遗佚，而诸老臣所处犹是三十年前应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旧至意。”帝纳其言。于是两京太常、太仆、光禄三卿各增二员。

孙慎行之论“红丸”也，元标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纲常；纲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过南中，南中士大夫争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难以传信。臣初不谓然。及既入都，为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诸臣曰：‘言及先帝弥留大事，令人阁笔，谁敢领此？’臣始有疑于前日之言。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无其心，何以自解于世？且从哲秉政七年，未闻建树何事，但闻马上一日三趣战，丧我十万师徒。讯问谁秉国成，而使先帝震惊，奸人闯宫，豺狼当路，憸邪乱政？从哲何词以对？从来惩戒乱贼，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时刑部尚书黄克缵希内廷意，群小和之，而从哲世居京师，党附者众，崔文升党复弥缝于内，格慎行与众议，皆不得伸。未几，慎行及王纪偕逐，元标疏救，不听。

元标自还朝以来，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然小人以其东林也，犹忌之。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疏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叶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兴治及允厚复交章力攻，兴治至比之山东妖贼。元标连疏请益力，诏加太子少保，乘传归。陛辞，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历陈军国大计，而以寡欲进规，人为传诵。四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张讷请毁天下讲坛，

力诋元标，忠贤遂矫旨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童蒙等既劾元标，遂得罪清议，寻以年例外迁。及忠贤得志，三人并召还。岁余，允厚至户部尚书、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母死不持服，为忠贤建生祠。兴治亦加至太仆卿。忠贤败，三人并丽逆案云。

孙慎行，字闻斯，武进人。幼习闻外祖唐顺之绪论，即嗜学。万历二十三年举进士第三人，授编修，累官左庶子。数请假里居，键户息交，覃精理学。当事请见，率不纳。有以政事询者，不答。

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当是时，郊庙大享诸礼，帝二十余年不躬亲，东宫辍讲至八年，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锢未释，代王废长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庄田取盈四万顷，慎行并切谏。已，念东宫开讲，皇孙出阁，系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废长子鼎渭，立爱子鼎莎，李廷机为侍郎时主之，其后，群臣争者百余疏，帝皆不省。慎行屡疏争，乃获更置。楚宗人击杀巡抚赵可怀，为首六人论死，复锢英憔等二十三人于高墙，禁蕴钫等二十三人于远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诸人由此获释。皇太子储位虽定，福王尚留京师，须庄田四万顷乃行，宵小多窥伺。廷臣请之国者愈众，帝愈迟之。慎行疏十余上，不见省。最后，贵妃复请帝留王庆太后七旬寿节，群议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诸臣伏阙力请，大学士叶向高亦争之强。帝不得已，许明年季春之国，群情始安。韩敬科场之议，慎行拟黜敬。而家居时素讲学东林，敬党尤忌之。会吏部缺侍郎，廷议改右侍郎李鋕于左，而以慎行为右，命俱未下。御史过廷训因言鋕未履任，何复推慎行，给事中亓诗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归，出城候命，帝乃许之。已而京察，御史韩浚等以趣福王之国，谓慎行邀功，列之拾遗疏中。帝察其无罪，获免。

熹宗立，召拜礼部尚书。初，光宗大渐，鸿胪寺丞李可灼以红铅丸药进。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学士方从哲拟旨令引疾归，赉以金币。天启元年四月，慎行还朝，上疏曰：

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以进。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稿以待司寇，义之次

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后世解也。

然从哲之罪实不止此。先是则有皇贵妃欲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礼官执奏，言路力持，几何不遗祸宗社哉！继此则有谥皇祖为恭皇帝事。历考晋、隋、周、宋，其末世亡国之君率谥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岂真不学无术？实乃咒诅君国，等于亡王，其设心谓何？后此则有选侍垂帘听政事。刘逊、李进忠幺么小竖，何遂胆大扬言。说者谓二竖早以金宝输从哲家，若非九卿、台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迟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杌陧，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

时朝野方恶从哲，慎行论虽过刻，然争韪其言。顾近习多为从哲地，帝乃报曰：“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并进封移宫事，当日九卿、台谏官亲见者，当据实会奏，用释群疑。”于是从哲疏辨。刑部尚书黄克缵右从哲，亦曲为辨。慎行复疏折之，曰：“由前则过信可灼，有轻进药之罪，由后则曲庇可灼，有不讨贼之罪，两者均无辞乎弑也。从哲谓移宫有揭，但诸臣之请在初二，从哲之请在初五。尔时章疏入乾清不入慈庆者已三日，国政几于中断，非他辅臣访知，与群臣力请，其害可胜言哉！伏读圣谕‘辅臣义在体国，为朕分忧。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传谕一言，屏息纷扰，君臣大义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昼夜涕泣六七日。’夫从哲为顾命元臣，使少肯义形于色，何至令至尊忧危如此！惟阿妇寺之意多，戴圣明之意少，故敢于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复力言克缵之谬。章并下廷议。既而议上，惟可灼下吏戍边，从哲置不问。

山东巡抚奏，五月中，日中月星并见。慎行以为大异，疏请修省，语极危切。秦王谊漶由旁枝进封，其四子法不当封郡王，厚贿近幸，遂得温旨。慎行坚不奉诏，三疏力争，不得。七月谢病去。

其冬，廷推阁臣，以慎行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贤抑不用，用顾秉谦、硃国祯、硃延禧、魏广微，朝论大骇。叶向高连疏请用

两人，竟不得命。已，忠贤大炽，议修《三朝要典》，“红丸”之案以慎行为罪魁。其党张讷遂上疏力诋，有诏削夺。未几，刘志选复两疏追劾，诏抚按提问，遣戍宁夏。未行，庄烈帝嗣位，以赦免。

崇祯元年，命以故官协理詹事府，力辞不就。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朝士数推毂入阁，吏部尚书王永光力排之，迄不获用。八年廷推阁臣，屡不称旨，最后以慎行及刘宗周、林釬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赠太子太保，谥文介。

盛以弘，字子宽，潼关卫人。父讷，字敏叔。讷父德，世职指挥也，讨洛南盗战死。讷号泣请于当事，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为发兵讨斩之。久之，举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与尚书陈有年、左侍郎赵参鲁共厘铨政。母忧归，以笃孝闻。卒，赠礼部尚书。天启初，谥文定。

以弘，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天启三年谢病归。魏忠贤乱政，落其职。崇祯初，起故官，协理詹事府，卒官。明世，卫所世职用儒业显者，讷父子而已。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硃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硃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

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

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

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

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

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

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

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却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倾邪狡猾，累劾不去。从吾发其奸，遂调外。时当大计，从吾严逻侦，苞苴绝迹。

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会仁圣太后寿辰，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起巡长芦盐政。洁己惠商，奸宄敛迹。既还朝，适帝以军政大黜两京言官。从吾亦削籍，犹以前疏故也。

从吾生而纯悫，长志濂、洛之学，受业许孚远。罢官归，杜门谢客，取先正格言，体验身心，造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践阼，起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并以兄丧未赴。俄改大理。

天启二年擢左佥都御史。甫两月，进左副都御史。廷议“三安”，从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尝试，而许其引疾，当国何心！至梃击之狱，与发奸诸臣为难者，即奸人也。”由是群小恶之。

已，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给事中硃童蒙遂疏诋之。从吾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皇太子出阁，皆讲学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己则不为，可乎？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而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复相继诋元标甚力。从吾又上言：“臣壮岁登朝，即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辈立讲学会，自臣告归乃废。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为诟厉？”因再疏引归。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辞未上，召拜工部尚书。会赵南星、高攀龙相继去国，连疏力辞，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贤党张讷疏诋从吾，削籍。乡人王绍徽素衔从吾，及为吏部，使乔应甲抚陕，捃摭百方，无所得。乃毁书院，曳先圣像，掷之城隅。从吾不胜愤悒，得疾卒。崇祯初，复官，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赞曰：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诗》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谓欤？权枉盈廷，谴谪相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悲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杨涟 左光斗（弟光先） 魏大中（子学洢 学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顾大章（弟大韶 ）王之寀

杨涟，字文孺，应山人。为人磊落负奇节。万历三十五年成进士，除常熟知县。举廉吏第一，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

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见。涟偕诸给事、御史走谒大学士方从哲，御史左光斗趣从哲问安。从哲曰：“帝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毋有他志，速下中书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公更当宿阁中。”曰：“无故事。”涟曰：“潞公不诃史志聪，此何时，尚问故事耶？”越二日，从哲始率廷臣入问。及帝疾亟，太子尚踌躇宫门外。涟、光斗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太子深纳之。

无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而是时，贵妃据乾清宫，与帝所宠李选侍相结，贵妃为选侍请皇后封，选侍亦请封贵妃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谒朝士，泣朔宫禁危状，谓：“帝疾必不起，文升药故也，非误也。郑、李交甚固，包藏祸心。”廷臣闻其语，忧甚。而帝果趣礼部封贵妃为皇太后。涟、光斗乃倡言于朝，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移慈宁。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藉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至贵妃封号，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请亟寝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见大臣，并及涟，且宣锦衣官校。众谓涟疏忤旨，必廷杖，嘱从哲为解。从哲劝涟引罪，涟抗声曰：“死即死耳，涟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

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趋入，诸大臣周嘉谟、张问达、李汝华等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子甚，欲共托之李选侍。涟曰：“天子宁可托妇人？且选侍昨于先帝召

对群臣时，强上入，复推之出，是岂可托幼主者？请亟见储皇，即呼万岁，拥出乾清，暂居慈庆。”语未毕，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至，涟趣诸大臣共趋乾清宫。阍人持梃不容入，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阍人却，乃入临。群臣呼万岁，请于初六日登极，而奉驾至文华殿，受群臣嵩呼。驾甫至中宫，内竖从寝阁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揽衣欲夺还者。涟格而诃之曰：“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乃拥至文华殿。礼毕，奉驾入慈庆宫。当是时，李选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暂居此，俟选侍出宫讫，乃归乾清宫。”群臣遂退议登极期，语纷纷未定，有请改初三者，有请于即日午时者。涟曰：“今海宇清晏，内无嫡庶之嫌。父死之谓何？含敛未毕，衮冕临朝，非礼也。”或言登极则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登极早暮。处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议定，出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至，责涟误大事，唾其面曰：“事脱不济，汝死，肉足食乎！”涟为竦然。乃与光斗从周嘉谟于朝房，言选侍无恩德，必不可同居。

明日，嘉谟、光斗各上疏请选侍移宫。初四日得俞旨。而选侍听李进忠计，必欲皇长子同居，恶光斗疏中“武氏”语，议召皇长子，加光斗重谴。涟遇内竖于麟趾门，内竖备言状。涟正色曰：“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视之，其人退。给事中惠世扬、御史张泼入东宫门，骇相告曰：“选侍欲垂帘处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涟曰：“无之。”出皇极门，九卿科道议上公疏，未决。

初五日传闻欲缓移宫期。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涟语从哲趣之。从哲曰：“迟亦无害。”涟曰：“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时中官往来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谟助之，词色俱厉，声彻御前。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选侍遂移宫，居仁寿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涟与一燝、嘉谟定宫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余悉听涟指。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未几，迁兵科都给事中。御史冯三元等极诋熊廷弼，涟疏谕其事，独持平。旋劾兵部尚书黄嘉善八大罪，嘉善罢去。

当选侍之移宫也，涟即言于诸大臣曰：“选侍不移宫，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宫，又当有以安选侍。是在诸公调护，无使中官取快私仇。”既而诸奄果为流言。御史贾继春遂上书内阁，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盖是时，选侍宫奴刘逊、刘朝、田诏等以盗宝系狱，词连选侍父。诸奄计无所出，则妄言选侍投缳，皇八妹入井，以荧惑朝士。继春藉其言，首发难。于是光斗上疏述移宫事。而帝降谕言选侍气殴圣母，及要挟传封皇后，与即日欲垂帘听政语，又言：“今奉养李氏于哕鸾宫，尊敬不敢怠。”大学士从哲封还上谕。帝复降谕言选侍过恶，而自白赡养优厚，俾廷臣知。未几，哕鸾宫灾。帝谕内阁，言选侍暨皇八妹无恙。而是时，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生事，继春与相诋諆，乃复上书内阁，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语。朝瑞与辨驳者再。涟恐继春说遂滋，亦上《敬述移宫始末疏》，且言：“选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语何自，臣安敢无言。臣宁使今日忤选侍，无宁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帝优诏褒涟志安社稷，复降谕备述宫掖情事。继春及其党益忌涟，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涟不胜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复褒其忠直而许之归。天启元年春，继春按江西还，抵家，见帝诸谕，乃具疏陈上书之实。帝切责，罢其官。涟、继春先后去，移宫论始息。

天启二年起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而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憸邪。忠贤及其党衔次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其年六月，涟遂抗疏劾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言：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洒扫，违者法无赦。圣明在御，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大罪一。

刘一燝、周嘉谟，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孙杰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忠贤悉排去之。顾于党护选侍之沈纮，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

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然犹曰外廷臣子也。去岁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

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妊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

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忽焉告殒，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青宫四十年，所与护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仓卒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忠贤以私忿，矫旨杀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几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茔地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廕中书，明日廕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廕，

亵越朝常，大罪十三。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坐争煤窑，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牧地细事，责在有司。忠贤乃幽置槛阱，恣意搒掠，视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传旨诘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毋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片语稍违，驾帖立下，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大罪二十。

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奸细韩宗功潜入长安，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纮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

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大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效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

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纻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忠贤初闻疏，惧甚。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力为保持，遂令魏广微调旨切责涟。先是，涟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机泄，遂于会极门上之，忠贤乃得为计。涟愈愤，拟对仗复劾之，忠贤诇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涟乃止。

自是，忠贤日谋杀涟。至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涟注籍不与。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忠贤恨不已，再兴汪文言狱，将罗织杀涟。五年，其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命逮文言下狱鞫之。许显纯严鞫文言，使引涟纳熊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涟别字也。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涟赃二万，遂逮涟。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

涟素贫，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其节义感人如此。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

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今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惟有兴水利一法。"因条上三

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浚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设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徕，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

光宗崩，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时选侍欲专大权，廷臣笺奏，令先进乾清，然后进慈庆。得光斗笺，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议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笺视之，心以为善，趣择日移宫，光斗乃免。当是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惧，光斗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冲主，宸极获正，两人力为多。由是朝野并称为"杨左"。

未几，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言帝不当薄待庶母。光斗闻之，即上言："先帝宴驾，大臣从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以为不宜避选侍。故臣于初二日具《慎守典礼肃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祸几不测。赖皇上保全，发臣疏于内阁。初五日，阁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宫。至初六日，皇上登极，驾还乾清。宫禁肃然，内外宁谧。夫皇上既当还宫，则选侍之当移，其理明白易晓。惟是移宫以后，自宜存大体，捐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即于国体有损。乞立诛盗宝宫奴刘逊等，而尽宽其余。"帝乃宣谕百官，备述选侍凌虐圣母诸状。及召见，又言："朕与选侍有仇。"继春用是得罪去。

时廷臣议改元。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光斗力排其说，请从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议遂定。孙如游由中旨入阁，抗疏请斥之。出督畿辅学政，力杜请寄，识鉴如神。

天启初，廷议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应嘉等。光斗独抗疏争之，言廷弼才优而量不宏，昔以守辽则有余，今以复辽则不足。已而廷弼竟败。三年秋，疏请召还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并乞召继春及范济世。济世亦论“移宫”事与光斗异者，疏上不纳。其年擢大理丞，进少卿。

明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是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诸人咸居要地，光斗与相得，务为危言核论，甄别流品，正人咸赖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大铖邀中旨，勒士朴不迁，以为己地。赵南星恶之，欲例转大铖，大铖疑光斗发其谋，恨甚。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忠贤讷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家族尽破。及忠贤定《三朝要典》，“移宫”一案以涟、光斗为罪魁，议开棺僇尸。有解之者，乃免。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弟光先，由乡举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满，既出境，许都反东阳。光先闻变疾返，讨平之。福王既立，马士英荐阮大铖，光先争不可。后大铖得志，逮光先。乱亟道阻，光先间行走徽岭。缇骑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时，嘉善人。自为诸生，读书砥行，从高攀龙受业。家酷贫，意豁如也。举于乡，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毁之。第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行人。数奉使，秋毫无所扰。

天启元年，擢工科给事中。杨镐、李如桢既论大辟，以佥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学士韩爌遽拟旨减死。大中愤，抗疏力争，诋德完晚节不振，尽丧典型，语并侵爌。帝为诘责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举李三才为大中所怒。两人互诋讦，疏屡上，爌亦引咎辞位。御史周宗建、徐扬先、张捷、徐景濂、温皋谟，给事中硃钦相右德完，交章论大中，久而后定。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两疏劾大学士沈纮，语侵魏进忠、客氏。及议“红丸”事，力请诛方从哲、崔文升、李可灼，且追论郑国泰倾害东宫罪。持议峻切，大为邪党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绍徽素与东林为难，营求巡抚，大中恶其人，特疏请斥绍徽，绍徽卒自引去。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是时恤典冒滥，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缘要路以请，无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

四年迁吏科都给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随，二苍头给爨而已，入朝则键其户，寂无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举发之，自是无敢及大中门者。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文言者，歙人。初为县吏，智巧任术，负侠气。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输赀为监生，用计破齐、楚、浙三党。察东宫伴读王安贤而知书，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光、熹之际，外廷倚刘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魏忠贤既杀安，府丞邵辅忠遂劾文言，褫其监生。既出都，复逮下吏，得末减。益游公卿间，舆马尝填溢户外。大学士叶向高用为内阁中书，大中及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与往来，颇有迹。

会给事中阮大铖与光斗、大中有隙，遂与允儒定计，嘱櫆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险，色取行违，与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疏入，忠贤大喜，立下文言诏狱。大中时方迁吏科，上疏力辩，诏许履任。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等相继为大中、光斗辨。大学士叶向高以举用文

言，亦引罪求罢。狱方急，御史黄尊素语镇抚刘侨曰：“文言无足惜，不可使搢绅祸由此起。”侨颔之，狱辞无所连。文言廷杖褫职，牵及者获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鸿胪报名面恩，忠贤忽矫旨责大中互讦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鸿胪报名状无批谕旨者，举朝骇愕。槐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复视事。

未几，杨涟疏劾忠贤，大中亦率同官上言：“从古君侧之奸，非遂能祸人国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不可救。今忠贤擅威福，结党与，首杀王安以树威于内，继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以树威于外，近且毙三戚畹家人以树威于三宫。深结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广布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通朝中声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涟不惜粉身碎首为陛下陈。今忠贤种种罪状，陛下悉引为亲裁，代之任咎。恐忠贤所以得温旨，即出忠贤手，而涟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览也。陛下贵为天子，致三宫列嫔尽寄性命于忠贤、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谓宫禁严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为’，未有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谓左右屏而圣躬将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拥卫，何藉于忠贤？若忠贤、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贤、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于上耳。”忠贤得疏大怒，矫旨切让，尚未有以罪也。大学士魏广微结纳忠贤，表里为奸，大中每欲纠之。会孟冬时享，广微偃蹇后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广微愠，益与忠贤合。忠贤势益张，以廷臣交攻，阳示敛戢，且曲从诸所奏请，而阴伺其隙。迨吏部推谢应祥巡抚山西，广微遂嗾所亲陈九畴劾大中出应祥门，推举不公，贬三秩，出之外，尽逐诸正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天下大权一归于忠贤。

明年，逆党梁梦环复劾文言，再下诏狱。镇抚许显纯自削牍以上，南星、涟、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邓渼、卢化鰲、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辈，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大中坐三千，矫旨俱逮下诏狱。乡人闻大中逮去，号泣送者数千人。比入镇抚司，显纯酷刑拷讯，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狱卒受指，与涟、光斗同夕毙之，故迟数日始报。大中尸溃败，至不可识。庄烈帝嗣位，忠贤被诛，广微、槐、九畴、梦环并丽逆案。大中赠太常卿，谥忠节，录其一子。

长子学洢，字子敬。为诸生，好学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学洢号恸欲随行。大中曰：“父子俱碎，无为也。”乃微服间行，刺探起居。

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浿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崇祯初，有司以状闻，诏旌为孝子。

次子学濂，有盛名。举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师，与同官吴尔壎慷慨有所论建，大学士范景文以闻。庄烈帝特召见两人，将任用之。无何，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颓其家声。既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去帝殉社稷时四十日矣。

文言之再下诏狱也，显纯迫令引涟等。文言备受五毒，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显纯遂即日毙之。涟、大中等逮至，无可质者，赃悬坐而已。诸所诬赵南星、缪昌期辈，亦并令抚按追赃。衣冠之祸，由此遍天下。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周朝瑞，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

光宗嗣位，擢吏科给事中，疏请收录先朝遗直。俄陈慎初三要，曰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因请留上供金花银，以佐军兴。词多斥中贵。中贵皆恶之，激帝怒，贬秩调外，时列谏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诏复故官。疏请容纳直言，又陈考选诸弊。日讲将举，进君臣交警之规。帝并褒纳。贾继春之请安李选侍也，朝瑞力驳之，与继春往复者数四。

天启元年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时辽事方棘，朝瑞请于阁臣中推通晓兵事者二人专司其事，而以职方郎一人专理机宜，给事中二人专主封驳，帝可之。雄县知县王纳谏为阉人所诬，中旨镌秩。给事中毛士龙以纠驳阉人，为府丞邵辅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并抗疏论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压，忽大风扬沙，天尽赤，都人骇愕，所司不以闻。朝瑞请帝修省，而严敕内外臣工，毋斗争误国，更诘责所司不奏报之罪，帝纳之。时帝践祚岁余，未尝亲政，权多旁落，朝瑞请帝躬览万机。帝降旨，言政委阁臣，祖宗旧制不可紊，然其时政权故不在阁也。

明年二月，广宁失，诏停经筵日讲。朝瑞等上言："此果出圣意，辅臣当引义争。如辅臣阿中涓意，则其过滋大。且主上冲龄，志意未定，独赖朝讲不辍，诸臣得一觐天颜，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渐传免，倘

并讲筵废之，九阍既隔，无谒见时，司马门之报格不入，吕大防之贬不及知，国家大事去矣。”会礼部亦以为言，乃命日讲如故。

已，偕诸给事御史惠世扬、左光斗等极论大学士沈纮结中官练兵，为肘腋之贼。纮疏辨。朝瑞等尽发其贿交魏进忠、卢受、刘朝、客氏，而末复侵其私人邵辅忠、徐大化。语过激，夺疏首世扬俸。大化尝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恶之。无何，王化贞弃广宁逃，大化又请立诛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请令带罪守山海，疏四上，并抑不行。大化遂力诋朝瑞，朝瑞愤，亦丑诋大化，所司为两解之。朝瑞方擢太仆少卿，而大化为魏忠贤腹心，必欲杀朝瑞，窜其名汪文言狱中，与杨涟等五人并逮下镇抚狱，坐妄议“移宫”及受廷弼贿万金。五日再讯，搒掠备至，竟毙之狱。崇祯初，赠大理卿，予一子官。福王时，谥忠毅。

袁化中，字民谐，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知内黄、泾阳，有善政。

泰昌元年擢御史。时熹宗冲龄践阼，上无母后，宫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辅臣方从哲，报闻。天启元年二月，疏陈时事可忧者八：曰宫禁渐弛，曰言路渐轻，曰法纪渐替，曰贿赂渐章，曰边疆渐坏，曰职掌渐失，曰宦官渐盛，曰人心渐离。语皆剀切。出按宣、大，以忧归。服除，起掌河南道。

杨涟劾魏忠贤，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若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今涟已侃词入告矣，陛下念潜邸微劳，或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实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深，将挺而走险，骑虎难下，臣恐其横逞之毒不在搢绅，而即在陛下。陛下试思，深宫之内，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为防制哉？”疏入，忠贤大恨。

锦衣陈居恭者，忠贤爪牙也，为涟所论及，亦攻忠贤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职。毛文龙献俘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崔呈秀按淮、扬，赃私狼籍，回道考核，化中据实上之，崔呈秀大恨。会谢应祥廷推被讦，化中与其事，呈秀遂嗾忠贤贬化中秩，调之外。已，窜入汪文言狱词中，逮下诏狱。呈秀令许显纯坐以杨镐、熊廷弼贿六千，酷刑拷掠，于狱中毙之。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愍。

顾大章，字伯钦，常熟人。父云程，南京太常卿。大章与弟大韶，孪生子也。大章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丧除，值朝中朋党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贾彪不入'顾''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难。余向与东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补国子博士。与朝士通往来，阴察其交关肯綮，清流赖之。

稍迁刑部主事。以奉使归。还朝，天启已改元，进员外郎。尚书王纪令署山东司事。司辖辇毂，最难任。自辽阳失，五城及京营巡捕日以逻奸细为事，稍有踪迹，率论死。绝无左验者二百余人，所司莫敢谳，多徙官去，囚未死者仅四之一。大章言于纪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会谳，系三人，余悉移大理释放。纪大嗟服。佟卜年之狱，纪用大章言拟流卜年，未上而纪斥。侍郎杨东明署事，欲置之大辟，大章力争，卒拟流。忤旨，诘责，竟论卜年辟，瘐死狱中。

魏忠贤欲借刘一□献株累刘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贤大恨。卜年、一□献事具《纪》、《一燝传》中。熊廷弼、王化贞之下吏也，法司诸属二十八人共谳，多有议宽廷弼者。大章因援"议能"、"议劳"例，言化贞宜诛，廷弼宜论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迁兵部去，无异议也。会王纪劾罢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党疑纪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亲御史杨维垣讦大章妄倡"八议"，鬻大狱，大章疏辨。维垣四疏力攻，言纳廷弼贿四万，且列其鬻狱数事，反覆诋讦不休。大章危甚，赖座主叶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验问，都御史孙玮等白其诬。帝以大章渎辨，稍夺其俸，大章遂引归。

五年起官。历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与维垣为忠贤鹰犬，因假汪文言狱连及大章，逮下镇抚拷掠，坐赃四万。及杨涟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谋，谓诸人潜毙于狱，无以厌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狱，由是涟等惨死状外人始闻。比对簿，大章词气不挠。刑部尚书李养正等一如镇抚原词，以"移宫"事牵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书既上，忠贤大喜，矫诏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镇抚。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狱！"呼酒与大韶诀，趣和药饮之，不死，投缳而卒。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裕愍。

初，大章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及六人毕入，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曰："芝，瑞物也，而辱于此，吾辈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大韶，字仲恭，老于诸生。通经史百家及内典，于《诗》、

《礼》、《仪礼》、《周官》多所发明，他辨驳者复数万言。尝以为宋、元以来述者之事备，学者但当诵而不述，将死，始缮所笺《诗》、《礼》、《庄子》，曰《炳烛斋随笔》云。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清苑知县，迁刑部主事。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硃雄等收之。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人。止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而方从哲辈亦颇关通戚畹以自固。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以疯癫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偕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言："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癫。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绐令执梃作冤状。乃由东华门入，直至慈庆宫门。按律当斩，加等立决。"稿定未上。山东司主治京师事，署印侍郎张问达以属之。而士相、永嘉与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疯癫具狱，之寀心疑其非。

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差，私诘其实。初言"告状"，复言"凉死罢，已无用"。之寀令置饭差前："吐实与饭，否则饿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之寀备揭其语，因问达以闻。且言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乞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连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廷元复请速检诸疏，下法司讯断。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报。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癫始末，言："贵妃遣珰建佛寺，珰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获利者。差卖田贸薪往市于珰，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讼于珰，为所责，不胜愤，持梃欲告御状。"于是原问诸臣据为口实矣。

二十一日，刑部会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

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硃瑞凤等再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蓟州道，提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而给事中何士晋与从哲等亦俱以为言。帝乃谕究主使，会法司拟罪。是日，刑部据蓟州回文以上。已，复谕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中外籍籍，语多侵国泰，国泰出揭自白。士晋复疏攻国泰，语具《士晋传》。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

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用拾遗劾之寀贪，遂削其籍。

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

《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

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

张差持梃犯宫，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时，乃刘廷元曲盖奸谋，以疯癫具狱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语，以卖薪成招矣。其后复谳，差供同谋举事，内外设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结党连谋，而士相辈悉抹去之。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惊，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尔！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遂无复顾惮，睥睨神器耳。国泰虽死，罪不容诛。法当开棺戮尸，夷其族，赭其宫，而至今犹未议及。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二也。

总之，用药之术，即梃击之谋。击不中而促之药，是文升之药惨于张差之梃也。张差之前，从无张差；刘成之后，岂乏刘成？臣见陛下之孤立于上矣。

又言：

郎中胡士相等，主疯癫者也。堂官张问达，调停疯癫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评无只字，讼多溢词。堂官张问达语转而意圆，先允疯癫，后宽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同恶相济。张差招有“三十六头儿”，则胡士相阁笔；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言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言不及究红封教。今高一奎见监蓟州，系镇朔卫人。盖高一奎，主持红封教者也；马三道，管给红票者也；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诸奸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

疏入，帝不问，而先主疯癫者恨次骨。

未几，之寀迁尚宝少卿。逾年，迁太仆少卿，寻转本寺卿。廷元及岳骏声、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后疏辨。之寀亦连疏力折，并发诸人前议差狱时，分金红庙中，及居间主名甚悉。事虽不行，诸人益疾之。

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贤势大张，其党杨维垣首翻“梃击”之案，力诋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狱中，下抚按提问。岳骏声复讦之，且言其逼取郑国泰二万金，有诏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击”事以之寀为罪首。府尹刘志选复重劾之，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祯初，复官，赐恤。

自“梃击”之议起，而“红丸”、“移宫”二事继之。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赞曰：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憝因用以剪除善类，卒致杨、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周起元 缪昌期 周顺昌（子茂兰 硃祖文 颜佩韦等） 周宗 建（蒋英）黄尊素 李应升 万燝（丁乾学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称。

行取入都，注湖广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刘国缙疑郑继芳假书出起元及李邦华、李炳恭、徐缙芳、徐良彦手，遂目为“五鬼”，继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会太仆少卿徐兆魁以攻东林为御史钱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刘世学者，诚意伯刘荩臣从祖也，疏诋顾宪成，起元愤，力斥其谬。荩臣遂讦起元，益诋宪成。起元再疏极论，其同官翟凤翀、余懋衡、徐良彦、魏云中、李邦华、王时熙、潘之祥亦交章论列。且下令捕世学，世学遂遁去。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养正、郭士望等。吏部尚书赵焕出云中、时熙于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权，坐停俸。焕去，郑继之代，又出之祥及张键。起元亦抗疏纠驳，因言张光房等五人不当摈之部曹。与党人牴牾，忌者益众。

寻巡按陕西，风采甚著。卒以东林故，出为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饥，群盗蜂起，起元单骑招剧贼，而振恤饥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会辽阳破，廷议通州重地，宜设监司，乃命起元以参政莅之。

天启三年入为太仆少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公廉爱民，丝粟无所取。遇大水，百方拯恤，民忘其困。织造中官李实素贪横，妄增定额，恣诛求。苏州同知杨姜署府事，实恶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为姜辨冤，且上去蠹七事，语多侵实。实欲姜行属吏礼，再疏诬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贤庇实，取严旨责起元，令速上姜贪劣状。起元益颂姜廉谨，诋实诬毁，因引罪乞罢。忠贤大怒，矫旨斥姜为民。起元复劾实贪恣不法数事，而为姜求宽。实以此敛威，而忠贤遂衔起元不置。分守参政硃童蒙者，先为兵科都给事中，以攻邹元标讲学外迁，失志狂暴，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纠之，童蒙遂称病去，起元乃列其贪虐状以闻。忠贤遂矫旨削起元

籍，擢童蒙京卿。

六年二月，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六人，取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矫旨逮起元，至则顺昌等已毙狱中。许显纯酷榜掠，竟如实疏，悬赃十万。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毙之狱中，吴士民及其乡人无不垂涕者。

庄烈帝嗣位，赠兵部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惠。

缪昌期，字当时，江阴人。为诸生有盛名，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扬言为于玉立所荐，自是有东林之目。

张差梃击事，刘廷元倡言疯癫，刘光复和之，疏诋发讦者，谓不当诧之为奇货，居之为元功。昌期愤，语朝士曰："奸徒狙击青宫，此何等事，乃以'疯癫'二字庇天下乱臣贼子，以'奇货元功'四字没天下忠臣义士哉！"廷元辈闻其语，深疾之。给事中刘文炳劾大学士吴道南，遂阴诋昌期。时方授检讨，文炳再疏显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辈复思中之，学士刘一燝力持乃免。

天启元年还朝。一燝以次辅当国。其冬，首辅叶向高至。小人间一燝于向高，谓欲沮其来，向高不悦。会给事中孙杰承魏忠贤指，劾一燝及周嘉谟，忠贤遽传旨允放。昌期急诣向高，力言二人顾命重臣，不可轻逐，内传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传，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争，必可得也。若一传而放两大臣，异日天子手滑，不复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备言一燝质直无他肠，向高意少解。会顾大章亦为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两人故向高门下士也。

昌期寻迁左赞善，进谕德。杨涟劾忠贤疏上，昌期适过向高。向高曰："杨君此疏太率易。其人于上前时有匡正。鸟飞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者，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得衣也。'其强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向高色变，昌期徐起去。语闻于涟，涟怒。向高亦内惭，密具揭，请帝允忠贤辞，忠贤大愠。会有言涟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贤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韩爌秉政，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及涟、光斗，爌皆具揭恳留。忠贤及其党谓昌期实

左右之。而昌期于诸人去国，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由是忠贤益恨。昌期知势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职闲住。

五年春，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削职提问。忠贤恨不置。明年二月复于他疏责昌期已削籍犹冠盖延宾，令缇骑逮问。逾月，复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竟坐赃三千，五毒备至。四月晦，毙于狱。

庄烈帝即位，赠詹事兼侍读学士，录其一子，诏并予谥。而是时，姚希孟以词臣持物论，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应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皆不获谥。福王时，始谥文贞。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税监高寀爪牙，不少贷。寀激民变，劫辱巡抚袁一骥，质其二子，并质副使吕纯如。或议以顺昌代，顺昌不可，纯如以此衔顺昌。擢吏部稽勋主事。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皭然。乞假归。

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饯，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旂尉归，以告忠贤。御史倪文焕者，忠贤义子也，诬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顺昌尝语人，他日倪御史当偿夏御史命。文焕大恚，遂承忠贤指，劾顺昌与罪人婚，且诬以赃贿，忠贤即矫旨削夺。先所忤副使吕纯如，顺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挟前恨，数谮于织造中官李实及巡抚毛一鹭。已，实追论周起元，遂诬顺昌请嘱，有所乾没，与起元等并逮。

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

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明年，庄烈帝即位，文焕伏诛，实下吏，一鹭、吉坐建忠贤祠，纯如坐颂珰，并丽逆案。顺昌赠太常卿，官其一子。给事中瞿式耜讼诸臣冤，称顺昌及杨涟、魏大中清忠尤著，诏谥忠介。

长子茂兰，字子佩，刺血书疏，诣阙诉冤，诏以所赠官推及其祖父。茂兰更上疏，请给三世诰命，建祠赐额。帝悉报可，且命先后惨死诸臣，咸视此例。茂兰好学砥行，不就廕叙。国变后，隐居不出，以寿终。

诸生硃祖文者，都督先之孙。当顺昌被逮，间行诣都，为纳饘粥、汤药。及征赃令急，奔走称贷诸公间。顺昌榇归，祖文哀恸发病死。

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傍，题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鹭所建忠贤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桢，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硃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

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纮；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亓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

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枭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鄤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弼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蒋英，嘉善人。举进士，历知松溪、漳浦、宜兴。天启时，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为福建副使，遂遭珰祸。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行而宜兴民变，上官以英先治宜兴，得民心，檄之抚治。宜兴非英所辖，辞不得，则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其首恶，乱遂定。宜兴故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遂激民变，群执兵鼓噪，势汹汹。赖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国，与陈氏

有连，衔英，再贬两秩，遂归。

巩，迁安人。以附忠贤，骤迁至兵部侍郎。庄烈帝定逆案，削籍论配。我大清拔迁安，巩遁去，后诣阙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书》。兵部尚书梁廷栋论之，下狱坐死。巡抚杨嗣昌为讼冤，得遣戍。

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宁国推官，精敏强执。

天启二年，擢御史，谒假归。明年冬还朝，疏请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而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通政丁启睿顽钝。秉忠、应元俱引去。山东妖贼既平，余党复煽，巡抚王惟俭不能抚驭，尊素疏论之，因言："巡抚本内外兼用，今尽用京卿，不若扬历外服者之练习。"又数陈边事，力诋大将马世龙，忤枢辅孙承宗意。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

四年二月，大风扬沙，昼晦，天鼓鸣，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师地震三，乾清宫尤甚。适帝体违和，人情惶惧。尊素力陈时政十失，末言："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于赵姚，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仇，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韩爌力救，乃夺俸一年。

既而杨涟劾忠贤，被旨谯让。尊素愤，抗疏继之，略言："天下有政归近幸，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为曲谨可用，不知不小曲谨，不大无忌；必以为惟吾驾驭，不知不可驾驭，则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台谏累累罢归，致在位者无固志。不于此称孤立，乃以去一近侍为孤立耶？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必不肯收其已纵之缰，而净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仇，继将以至尊为注。柴栅既固，毒螫谁何？不惟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矣。"忠贤得疏愈恨。

万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诸言官诣阁争之。小珰数百人拥入阁中，攘臂肆骂，诸阁臣俯首不敢语。尊素厉声曰："内阁丝纶地，即

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无礼至此！”乃稍稍散去。无何，爆以创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硃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爆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之国家。爆今已矣，辱士杀士，渐不可开。乞复故官，破格赐恤，俾遗孤得扶榇还乡，爆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贤意。

八月，河南进玉玺。忠贤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门进，行受玺礼，百僚表贺。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玺，蔡确等竞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竞。本朝弘治时，陕西献玉玺，止令取进，给赏五金。此祖宗故事，宜从。”事获中止。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逆党曹钦程劾其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遂削籍。

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初入台，邹元标实援之，即进规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元标不能用。杨涟将击忠贤，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万□景死，尊素讽涟去，涟不从，卒及于祸。大中将劾魏广微，尊素曰：“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则挺而走险矣。”大中不从，广微益合于忠贤，以兴大难。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忠贤大惧，遣刺事者至吴中凡四辈。侍郎乌程沈演家居，奏记忠贤曰：“事有迹矣。”于是日遣使谯诃实，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苏州，适城中击杀逮周顺昌旗尉，其城外人并击逮尊素者。逮者失驾帖，不敢至。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许显纯、崔应元搒掠备至，勒赃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狱卒将害己，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遂死，时六年闰六月

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祯初，赠太仆卿，任一子。福王时，追谥忠端。

李应升，字仲达，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南康推官。出无辜十九人于死，置大猾数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为之谣曰："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谓晋江林学曾，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称者也。九江、南康间有柯、陈二大族，相传陈友谅苗裔，负固强梗，尝拒捕，有司议兵之。应升单骑往谕，皆叩头听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

天启二年，征授御史，谒假归。明年秋，还朝。时天子暗弱，庶政怠弛。应升上疏曰："方今辽土沦没，黔、蜀用兵，红夷之焰未息，西部之赏日增；逃兵肆掠于畿辅，穷民待尽于催科。逗遛习惯，大将畏敌而不敢前；法纪陵夷，骄兵鼓噪而弗能问。在在增官，日日会议；覆疏衍为故套，严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发皇志气，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犹时御便殿咨访时政。愿俯纳臣言，奋然力行，天下事尚可为也。"报闻。

顷之，复陈时政，略曰："今天下敝坏极矣，在君臣奋兴而力图之。陛下振纪纲，则片纸若霆；大臣捐私曲，则千里运掌；台谏任纠弹，则百司饮冰。今动议增官，为人营窟，纷纭迁徙，名实乖张。自登、莱增巡抚，而侵冒百余万；增招练监军，而侵冒又十余万。边关内地，将领如蚁，剥军侵饟，又不知几十万。增置总督，何补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枢贰添注矣，孰慷慨以行边；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储备；大将添注矣，只工媒孽而纵逋逃；礼、兵司属添注二三十人矣，谁储边才而精典礼。滥开边俸，捷径燃灰，则吏治日坏；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则奸弁充斥。臣请断自圣心，一切报罢。"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寝阁，宜重申国典，明正将领之罪。锦衣旗尉，半归权要，宜遣官巡视，如京营之制。卫官袭职，比试不严，宜申明旧章，无使幸进将校蚕食。逃军不招，私募乞儿，半分其饟，宜力为创惩。穷民敲扑，号哭满庭，奸吏侵渔，福堂安坐，宜严其法制。"时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颠倒公论，永光寻自引去。

四年正月，疏陈外番、内盗及小人三患，讥切近习，魏忠贤恶之。已，复疏陈民隐，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为戒饬所司。京师一日地三震，疏请保护圣躬，速停内操。忠贤领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应升极言宜罢，忠贤大恨。应升知忠贤必祸国，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将上，为兄所知，攘其疏毁之，怏怏而止。

杨涟劾忠贤，得严旨，应升愤，即抗疏继之。中言：“从来奄人之祸，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结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赐包容。彼缓则图自全之计，急则作走险之谋。萧墙之间，能无隐祸？故忠贤一日不去，则陛下一日不安。臣为陛下计，莫如听忠贤引退，以全其命；为忠贤计，亦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不可得矣。”又曰：“君侧不清，安用彼相。一时宠利有尽，千秋青史难欺。不欲为刘健、谢迁者，并不能为东阳。倘画策投欢，不几与焦芳同传耶？”

时魏广微方深结忠贤，为之谋主，知应升讥己，大恨。万燝之死也，应升极言廷杖不可再，士气不可折，讥切忠贤辈甚至。已，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门，长跪乞哀，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庙享颁历，广微后至，为魏大中等所纠。广微恚，辨疏诋言者。应升复抗疏论之，且曰：“广微父允贞为言官，得罪辅臣以去，声施至今。广微奈何比言官路马，斥为此辈？夫不与此辈为伍者，必别与一辈为缘。乞陛下戒谕广微，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言官为难，他日庶可见乃父地下。”广微益怒，谋之忠贤，将镌秩。首辅韩爌力救，乃夺禄一年。其月，赵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变。

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钦程劾应升护法东林，遂削籍。忠贤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实劾周起元疏，入应升名。遂逮下诏狱，酷掠，坐赃三千。寻于闰六月二日毙之，年甫三十四。崇祯初，赠太仆卿，录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万燝，字暗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孙也。少好学，砥砺名行。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尝疏论刑狱干和。

天启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调燝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九门垣墉，市铜江南，皆勤于其职。迁虞衡员外郎，司鼓铸。时庆陵大工未竣，费不赀。燝知内府废铜山积，可发以助铸，移牒内官监言之。魏忠贤怒，不发，燝遂具疏以请。忠贤益怒，假中旨诘责。燝旋进屯田郎中，督陵务。

其时，忠贤益肆，廷臣杨涟等交击，率被严旨。燝愤，抗章极论，略言：“人主有政权，有利权，不可委臣下，况刑余寺人哉？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痏。廕子弟，则一世再世；赍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痛士庶，毙百余人；威加搢绅，空十数署。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

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尝屡请铜，靳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贤大怒，矫旨廷杖一百，斥为民。执政言官论救，皆不听。

当是时，忠贤恶廷臣交章劾己，无所发忿，思借燝立威。乃命群奄至燝邸，摔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时四年七月七日也。

忠贤恨犹不置，罗织其罪，诬以赃贿三百。燝廉吏，破产乃竣。崇祯初，赠光禄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谥忠贞。

燝杖死未几，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尝笞内侍曹进、傅国兴，忠贤矫旨杖汝翥如燝。汝翥惧，逃之遵化，自归于巡抚邓渼。渼以闻，卒杖之。汝翥起家乡举，知沛县，徐鸿儒攻沛甚急，坚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祯时，仕至浙江副使。汝翥虽受杖，幸不死。而是时，丁乾学、夏之令、吴裕中、刘鐸、吴怀贤、苏继欧、张汶诸人，皆忤忠贤致死。

乾学，浙江山阴人，寄籍京师，官检讨。天启四年，偕给事中郝土膏典试江西，发策刺忠贤。忠贤怒，矫旨镌三秩，复除其名。已，使人诈为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愤郁而卒。崇祯初，赠侍读学士。

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县，征授御史。尝疏论边事，力诋毛文龙不足恃。忠贤庇文龙，传旨削之令籍，阁臣救免。及巡皇城，内使冯忠等犯法，劾治之，益为忠贤所衔，崔呈秀亦以事衔之。遂属御史卓迈劾之令党比熊廷弼，有诏削夺。顷之，御史倪文焕复劾之令计陷文龙，几误疆事。遂逮下诏狱，坐赃拷死。

裕中，江夏人。为顺德知县，征授御史。大学士丁绍轼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诋绍轼。忠贤传旨诘裕中为廷弼姻戚，代之报仇，廷杖一百，创重卒。崇祯初，赐赠廕。

鐸，庐陵人。由刑部郎中为扬州知府。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侦者得之，闻于忠贤。倪文焕者，扬州人也，素衔鐸，遂嗾忠贤逮治之。鐸雅善忠贤子良卿，事获解，许还故官。良卿从

容问鐸："曩锦衣往逮，索金几何？"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锦衣还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系狱时，与囚方震孺同谋居间，遂再下狱。会鐸家人有夜醮者，参将张体乾诬鐸咒诅忠贤，刑部尚书薛贞坐以大辟。忠贤诛，贞、体乾并抵罪，鐸赠太仆少卿。

怀贤，休宁人。由国子监生授内阁中书舍人。同官傅应升者，忠贤甥也，怀贤遇之无加礼，应升恨之。杨涟劾忠贤疏出，怀贤书其上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又与工部主事吴昌期书，有"事极必反，反正不远"语。忠贤侦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谤我！"遂矫旨下诏狱，坐以结纳汪文言，为左光斗、魏大中鹰犬，拷掠死。崇祯初，赠工部主事。

继欧，许州人。历知元氏、真定、柏乡，入为吏部稽勋主事，累迁考功郎中。将调文选，中旨谓为杨涟私党，削籍归。时缇骑四出，同里副使孙织锦素附忠贤，遣人怵继欧曰："逮者至矣。"继欧自经死。崇祯初，赠太常寺卿。

汶，邯郸人。尚书国彦曾孙也。由廕叙为后军都督府经历。尝被酒诋忠贤，下狱拷掠死。亦获赠恤。

赞曰：自古阉宦之甘心善类者，莫甚于汉、唐之季，然皆仓卒一时，为自救计耳。魏忠贤之杀诸人也，扬毒焰以快其私，肆无忌惮。盖主荒政粃之余，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故搢绅之祸烈于前古。诸人之受祸也，酷矣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满朝荐 江秉谦 侯震旸 倪思辉 硃钦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龙

满朝荐，字震东，麻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咸宁知县，有廉能声。税监梁永纵其下劫诸生橐，朝荐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税役，诏镌一官。大学士沈鲤等论救，不听。会巡抚顾其志极论永贪残状，乃复朝荐官，夺俸一岁。无何，永遣人蛊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觉，朝荐捕获其人。永惧，率众擐甲入县庭。吏卒早为备，无所掠而去。城中数夜惊，言永反，或谓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状，然蓄甲者数百。而朝荐助懋衡操之急，诸恶党多亡去。朝荐追之渭南，颇有所格伤。永惧，使使系书发中，入都讼朝荐劫上供物，杀数人，投尸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时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诏狱搒掠，遂长系。中外论救，自大学士硃赓以下，百十疏。最后，四十一年秋，万寿节将届，用大学士叶向高请，乃与王邦才、卞孔时并释归。

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迁尚宝卿。天启二年，辽东地尽失，海内多故，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朝荐深虑之，疏陈时事十可忧、七可怪，语极危切。寻进太仆少卿，复上疏曰：

比者，风霾曀晦，星月昼见，太白经天，四月雹，六月冰，山东地震，畿内霪潦，天地之变极矣。四川则奢崇明叛，贵州则安邦彦叛，山东则徐鸿儒乱，民人之变极矣。而朝廷政令乃颠倒日甚。

一乞骸耳，周嘉谟、刘一燝，顾命之元老，以中谗去；孙慎行，守礼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纪，执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顾惜。独忄卷忄卷于三十疏劾之沈纮，即去而犹加异数焉。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辉、硃钦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扬等之拂衣，又中一网之计。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边策耳，西部索百万之赀，边臣犹虑其未饱；健儿乞镏铢之饷，度支尚谓其过奢。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弃城耳，多年议确之犯或以庇厚而缓求，旬日矜疑之辈反以妒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缉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无滥条。辽阳之祸，起于袁应泰之大纳降人，降人尽占居民妇女，故辽民发愤，招敌攻城。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广宁之变，起于王化贞之误信西部，取饷金以啖插而不给卒伍，以故人心离散。敌兵过河，又不闻西部策应，遂至手足无措，抱头鼠窜。亦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深求奸细，不过为化贞卸罪地耳。王纪不

欲杀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颠倒乎？若夫阁臣之职，在主持清议。今章疏有妒才坏政者，非惟不斥也，轻则两可，重则竟行其言矣。有殛奸报国者，非惟不纳也，轻则见让，重则递加黜罚矣。尤有恨者，沈纮贿卢受得进，及受败，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树威。振、瑾偾裂之祸，皆纮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岂不当检，何至以阉寺之谗，毙其三仆？三宫分有常尊，何至以倾国之昵，僭逼母仪。此皆颠倒之甚者也。顾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当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诚不忍见神州陆沈，祈陛下终览臣疏，与阁部大臣更弦易辙，悉轨祖宗旧章，臣即从逢、干于地下，犹生之年。

既奏，魏忠贤激帝怒，降旨切责，褫职为民。大学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纳。已，忠贤党撰《东林同志录》，朝荐与焉，竟不复用。崇祯二年荐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谦，字兆豫，歙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鄞县知县。用廉能征，拟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亲归。光宗立，命始下，入台，侃侃言事。

天启元年，首陈君臣虚己奉公之道，规切甚至。户部尚书李汝华建议兴屯，请专遣御史，三年课绩，所垦足抵年例饷银，即擢京卿。秉谦力驳其谬，因言汝华尸素，宜亟罢。汝华疏辨，秉谦再劾之。

沈阳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给事中郭巩独论廷弼丧师误国，请并罪阁臣刘一燝。秉谦愤，力颂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议者犹以一人私情没天下公论，宁坏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议。会辽阳复失，廷弼旋起经略。巩坐妄议夺官，遂与秉谦为仇。廷弼既镇山海，议遣使宣谕朝鲜发兵牵制。副使梁之垣请行，廷弼喜，请付二十万金为军赀。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予，秉谦抗疏争。鹤鸣怒，力诋秉谦朋党。秉谦疏辨，帝不罪。

鹤鸣既抑廷弼，专庇巡抚王化贞，朝士多附会之。帝以经、抚不和，诏廷臣议。秉谦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场事不从中制'。乃数月以来，廷弼不得措手足，呼号日闻，辨驳踵至。执为词者曰'经、抚不和，化贞主战，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战也。化贞锐意战，即战胜，可无事守乎？万一不胜，又将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则无言不从，一则无策不弃。岂真不明于战守之说，但从化贞、廷弼起见耳。陛下既命廷弼节制三方，则三方之进战退守当一一听其指挥。乃化贞欲进，则使廷弼从之进，欲退，则使廷

弼随之退。化贞倏进倏退，则使廷弼进不知所以战，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贞有节制廷弼之权，而廷弼未尝有节制三方之权也。故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非战守之议论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论不合。请专责廷弼，实图战守。”末讥首辅叶向高两可含糊，势必两可掣肘，安能责成功。语极切至。

后朝议方撤廷弼，而化贞已弃广宁遁。秉谦益愤，以职方郎耿如杞附和鹤鸣，力助化贞排廷弼，致封疆丧失，连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置鹤鸣于法。帝以鹤鸣方行边，不当轻诋，夺秉谦俸半岁，如杞不问。秉谦复上疏言：“鹤鸣一入中枢，初不过卤莽而无远识，既乃至凶狠而动杀机。明知西部间谍俱虚，战守参差难合，乃顾自欺以欺朝廷。何处有机会？而曰机会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胜。既欲驱经略以出关，而不肯付经略以节制，既欲置廷弼于广宁，而未尝移化贞于何地。破坏封疆之罪，可置弗问哉？且化贞先弃地先逃，犹曰功罪相半。即此一言，纵寸斩鹤鸣，不足赎其欺君误国罪，乃犹敢哆口定他入罪案耶！”当是时，大学士沈纮潜结中官刘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兴内操。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谦与焉，并诋朝及客氏。内外胥怨，遂假劾鹤鸣疏，出秉谦于外。无何，郭巩召还，交通魏忠贤，力沮秉谦。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谪者悉召还，独秉谦不与。家居四年，闻忠贤益乱政，忧愤卒。

居数月，忠贤党御史卓迈追劾秉谦保护廷弼，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侯震旸，字得一，嘉定人。祖尧封，监察御史。忤大学士张居正，外转。累官至福建右参政，有廉直声。震旸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

天启初，擢吏科给事中。是时，保姆奉圣夫人客氏方擅宠，与魏忠贤及大学士沈纮相表里，势焰张甚。既遣出宫，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谕复入。震旸疏言：“宫闱禁地，奸珰群小睥睨其侧，内外钩连，借丛炀灶，有不忍言者。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皇甫之变。幺么里妇，何堪数昵至尊哉？”不省。

会辽事棘，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相牴牾，兵部尚书张鹤鸣右化贞，议者遂欲移廷弼，与化贞画地任事。震旸逆知其必败，疏言：“事势至此，陛下宜遣问经臣。果能加意训练，则进止迟速不从中制，虽撤抚臣，一以付之，无不可者。如不然，则督其条晰陈奏，以听吏议，摭拾

残局，专任化贞。此一说也。不则移廷弼密云，而出本兵为经略。鹤鸣素慷慨自命，与其事败同罪，不若挺身报国。此又一说也。不则遂以经略授化贞，择沈深有谋者代任巡抚，以资后劲。此又一说也。不则直移廷弼于登、莱，终其三方布置之策，与化贞相犄角。此又一说也。若复迁延犹豫，必偾国事。”疏上，方有旨集议，而大清兵已破广宁矣。化贞、廷弼相率入关门，犹数奉温旨，责以戴罪立功。

震旸大愤懑，再疏言：“臣言不幸验矣，为今日计，论法不论情。河西未坏以前，举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贞，今不能为化贞惜也。河西既坏以后，举朝所宽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为廷弼宽也。策抚臣者，谓宜责令还赴广宁，联属西部。然而廪库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经臣者，谓宜仍责守关。然所谓守者，将如廷弼前议三十万兵数十万饷，以图后效乎？抑止令率残卒出关外，姑示不杀乎？凡此无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残疆其奚赖焉？”其后治失事罪，盖略如震旸疏云。

已，遂劾大学士沈纮结纳奉圣夫人及诸中官为朋党，具发其构杀故监王安状。忠贤即日传旨谪震旸。震旸陛辞，复上田赋、河渠二议。以逐臣不当建议，再镌二级以归。

震旸在垣八月，章奏凡数十上。崇祯初，召复故官，震旸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请，特赠太常少卿。

方震旸之论客氏也，给事中祁门倪思辉、临川硃钦相疏继之。帝大恚，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等交章论救，皆不纳。御史吴县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贬官如之。心一同官龙溪马鸣起复抗疏谏，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议加重谴，用一燝等言，夺俸一年。

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宫，诏给土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赀。又诏魏进忠侍卫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录。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给土田，明示优录，恐东征将士闻而解体。况梓宫未殡，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侍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不报。至是，与思辉、钦相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皇子生，诏思辉、钦相、心一、鸣起并复故官。

钦相寻擢太仆少卿。杨涟既劾魏忠贤，钦相亦抗疏极论。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讨贼杨六、蔡三、钟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贤，除名。思辉，崇祯时终南京督储尚书，心一终刑部侍郎，鸣起终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泽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获鹿知县。以治行异等，征授南京御史。时甲科势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体貌魁梧，才气飙发，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论辽左失事诸臣，请正刑辟。

熹宗即位，廷臣方争论“梃击”、“移宫”事，而帝降两谕罪选侍，因言移宫后相安状。大学士方从哲封还上谕。允成陈保治十事，中言：“张差闯宫，说者谓疯癫。青宫岂发疯之地？庞保、刘成岂并疯之人？言念及此，可为寒心。今郑氏四十年之恩威犹在，卵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当思所以防之。比者，圣谕多从中出，当，则开炀灶之端；不当，而臣下争执，必成反汗之势，孰若事无大小，尽归内阁。至元辅方从哲，屡劾不去。陛下于选侍移宫后，发一敕谕，不过如常人表明心迹耳，从哲辄封还。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贬谪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还？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阅视辽左，与熊廷弼相失，归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恶其奸，再疏论列。

天启元年，疏请恤先朝直臣，列杨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纳之。俄陈任辅弼、择经略、慎中枢、专大帅、更戎政、严赏罚数事，末言：“方今最可虑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权恃宠诸奄，与今日左右近习，互相忌嫉，恐乘机肆毒，彼此相戕。夫防护禁庭，责在内阁及司礼。务令潜消默化，俾圣躬与皇弟，并得高枕无忧，斯为根本至计。”时韪其言。

已，劾刑部尚书黄克缵倡言保护选侍，贻误贾继春，又曲庇盗宝内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纲常一疏，刺谬特甚。已，极论内降及留中之害，末复规切阁部大臣。忤旨，停俸。给事中毛士龙劾府丞邵辅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辅忠。已，极言纲纪废弛，请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时事甚悉。

当是时，中贵刘朝、魏进忠与乳媪客氏相倚为奸。允成抗疏历数其罪，略言：“内廷顾命之珰，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以小马为驰骋之赀，谁启盘于游田之渐；以大臣为释忿之地，谁启咈其耇长之心。刘朝辈初亦不预外事，自沈纮、邵辅忠导之，遂恣肆无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辉、硃钦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权在二竖也。近者弄权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纪、满朝荐并削职为编氓。是驱除大臣之权在二竖也。科臣迁改，自有定叙，给假推升，往例皆然。乃恶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许推用之旨。是转迁百官之权在二竖也。秦籓以小宗继大宗，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争之不获，相继而去。是

进退诸藩之权在二竖也。招权纳贿，作福作威；二竖弄权于外，客氏主谋于中。王振、刘瑾之祸将复见今日。”疏入，进忠辈切齿。允成复特疏论秦府滥恩之谬，帝终不省。

三年六月，允成又劾进忠，进忠益恨。明年，赵南星为吏部，知允成贤，调之于北。未几，南星被逐，御史张讷劾南星调允成非法，遂除名。后给事中陈维新复劾允成贪险，诏抚按提问，坐以赃私。庄烈帝嗣位，以允成尝请保护皇弟，识其名，召复故官。未几卒。

当天启初，东林方盛，其主张联络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与北相应和，时贵多畏其锋。然谔谔敢言，屡犯近幸，其风采足重云。

李希孔，字子铸，三水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南京御史。给事中姚宗文阅辽东军，排经略熊廷弼，希孔连疏劾之。已，又纠宗文阻抑考选，以“令旨”二字抗言缴还，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陈时政七事。天启改元，与允成劾邵辅忠。已，请宥言官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

昔郑氏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硃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厄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剪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

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贼辈隐，则何为？臣所以折邪议者，二也。

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

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逸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

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闕，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

抑犹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

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已，又请出客氏于外，请诛崔文升。忌者甚众，指为东林党。未几，卒官，故不与珰祸。

毛士龙，字伯高，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即位，擢刑科给事中，首劾姚宗文阅视乖张。杨涟去国，抗疏请留。天启改元正月疏论“三案”，力言孙慎行、陆梦龙、陆大受、何士晋、马德沣、王之寀、杨涟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辈丑正害直之罪。帝是之。

李选侍之移宫也，其内竖刘朝、田诏、刘进忠等五人，以盗赀下刑部狱。尚书黄克缵庇之，数称其冤。帝不从，论死。是年五月，王安罢，魏进忠用事。诏等进重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鸣冤，进忠即传旨贷死。大学士刘一燝等执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龙抄参者三，旨几中寝。克缵乃陈其冤状，而请付之热审。进忠不从，传旨立释。士龙愤，劾克缵阿旨骫法，不可为大臣，且数朝等罪甚悉。由是进忠及诸奄衔士龙次骨。进忠广开告密，诬天津废将陈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十余人，下诏狱。士龙即劾锦衣骆思恭及诬告者罪。进忠憾张后抑己，诬为死囚孙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龙请究治妖言奸党并主使逆徒，进忠益憾。

至九月，士龙劾顺天府丞邵辅忠奸贪，希孔、允成亦劾之，辅忠大惧。朝等因诱以超擢，令攻士龙。辅忠遂讦士龙官杭州时盗库纳妓，进忠从中下其疏。尚书周嘉谟等言两人所讦，风闻，请宽贷。进忠不从，削士龙籍，辅忠落职闲住。进忠后易名忠贤，显盗国柄，恨士龙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张讷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狱词，谓纳李三才贿三千，谋起南京吏部，下抚按提讯追赃，遣戍平阳卫。已而辅忠起用，骤迁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刘徽复摭辅忠前奏，劾士龙纳访犯万金，下法司逮治。士龙知忠贤必杀己，夜中逾墙遁，其妾不知也，谓有司杀之，被发号泣于道，有司无如之何。士龙乃潜至家，载妻子浮太湖以免。

庄烈帝嗣位，忠贤伏诛。朝士为士龙称冤，诏尽赦其罪。士龙始诣阙谢恩，且陈被陷之故。帝怜之，命复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祯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储副使，督苏、松诸郡粮。明年冬，入为太仆少卿。又明年春，擢左佥都御史。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惠世扬皆未至，士龙独掌院事。帝尝语辅臣："往例御史巡方，类微服访民间。近高牙大纛，气凌巡抚，且公署前后皆通窦纳贿，每奉使，富可敌国，宜重惩。"士龙闻，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谢病归。国变后卒。

赞曰：满朝荐，健令也，出死力以抗凶锋，幽深牢而弗悔。及跻言路，益发愤时事，庶几强立不反者欤。江秉谦、侯震旸之论经抚，李希孔之论"三案"，皆切中事理。王允成直攻刘朝、魏进忠，而不与杨、左、周、黄诸人同难。毛士龙顾以谲免。盖忠贤杀人皆成于附阉邪党，彼其甘心善类，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于忠贤已。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刘綎（乔一琦） 李应祥（童元镇） 陈璘（吴广） 邓子龙 马孔英

刘綎，字省吾，都督显子。勇敢有父风，用廕为指挥使。

万历初，从显讨九丝蛮。先登，擒其酋阿大。以功迁云南迤东守备，改南京小教场坐营。

十年冬，缅甸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济师。明年春，擢綎游击将军，署腾冲守备事。缅甸去云南远，自其酋莽瑞体以兵服诸番，势遂强，数扰边境。江西人岳凤者，商陇川，骁桀多智，为宣抚多士宁记室，士宁妻以妹。凤诱士宁往见瑞体，潜与子曩乌鸩杀之，并杀其妻子，夺金牌印符，受瑞体伪命，代士宁为宣抚。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结耿马贼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参、芒市土舍放正堂，与应里从父猛别、弟阿瓦等，各率象兵数十万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诸处，杀掠无算。窥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元江。已，陷顺宁，破盏达，又令曩乌引缅兵突猛淋。指挥吴继勋等战死。邓川土官知州何钰，凤僚婿也，使使招之，凤絷献应里。

当是时，车里、八百、孟养、木邦、孟艮、孟密、蛮莫皆以兵助贼，贼势益盛。黔国公沐昌祚闻警，移驻洱海，巡抚刘世曾亦移楚雄。大征汉土军数万，令参政赵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腾冲，陆通霄壁赵州，佥事杨际熙壁永昌，与监军副使傅宠、江忻督参将胡大宾等分道进击。大小十余战，积级千六百有奇，猛别、落参皆殪。参将邓子龙击斩罕虔于姚关。应里趣凤东寇姚关，北据湾甸、芒市。会綎至军，军大振。凤惧，乃令妻子及部曲来降，綎责令献金牌印符及蛮莫、孟密地。乃以送凤妻子还陇川为名，分兵趋沙木笼山，据其险，而己驰入陇川境。凤度四面皆兵，遂诣军门降。綎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綎攻之，凤子曩乌亦降。綎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乘胜掩击。贼窘，缚缅人及象马来献，蛮莫平。遂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

云南平，献俘于朝。帝为告谢郊庙，受百官贺。大学士申时行以下，悉进官廕子。綎亦进副总兵，予世廕。乃改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增设安抚二，曰蛮莫，曰耿马，长官司二，曰孟琏，曰孟养；千户所二，一居姚关，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镇安”。命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

镇蛮莫。初，凤降本以计诱，而巡抚世曾称阵擒，遂行献俘礼，叙功及阁部。

未几，缅人复大举寇孟密。孟密兵战败，贼遂围五章。把总高国春率五百人援，破贼数万，连摧六营，为西南战功第一，进官，世廕副千户。綎亦优叙。蛮莫设安抚，以土官思顺有功，特授之。綎纳其重贿，又纵部将谢世禄等淫虐，思顺大怨。

綎，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征缅之役，勒兵金沙江，筑将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贪，御下无法。兵还至腾冲，甲而噪，焚民居。綎在蛮莫，闻之驰至，犒以金钱，始定。思顺恐祸及，叛归莽酋。诏革纟廷任，以游击候调。

无何，罗雄变起。罗雄者，曲靖属州也，者氏世为知州。嘉靖时，者浚嗣职，杀营长而夺其妻，生子继荣。浚年老无他子，继荣得袭职，遂弑浚。妖僧王道、张道以继荣有异相，奉为主。用符术练丁甲，煽聚徒党，独外弟隆有义不从。十三年冬，继荣分党四剽，广西师宗、陆凉诸府州咸被患。巡抚刘世曾檄调汉土军，属监司程正谊、郑璧等分御之。会綎解官至沾益，世曾喜，令与裨将刘绍桂、万鏊分道讨。綎直捣继荣寨，拔之，获其妻妾数人，继荣逸去。綎连克三砦，斩王道、张道，追亡至阿拜江。隆有义部卒斩继荣首以献，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论者称其不妄杀。初，綎破继荣，有论其私财物者，功不录。世曾为辨诬，乃赐白金。寻用为广西参将，移四川。

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至则倭已弃王京遁，綎趋尚州乌岭。岭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线，倭拒险。别将查大受、祖承训等间道逾槐山，出乌岭后。倭大惊，遂移驻釜山浦。纟廷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金罗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未几，倭遣小西飞纳款，遂犯咸安、晋州，逼全罗。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训、李宁屯咸阳，綎屯陕川，扼之。倭果分犯，请将并有斩获。倭乃从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归朝鲜。帝命撤如松大军还，止留綎及游击吴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总督顾养谦力主尽撤，綎、惟忠亦先后还。

属播酋杨应龙作乱，擢綎四川总兵官。綎戍朝鲜二年，劳甚，觊勘功优叙，乃贿御史宋兴祖。兴祖以闻，法当褫。部议綎功多，请尽革云南所加功级，以副总兵镇四川。寻以应龙输款，而青海寇数扰边，特设临兆总兵官，移綎任之。

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鲁、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窥内地。綎部将周国柱等击之莽剌川脑，斩首百三十有奇，获马牛杂畜二万计。帝为告郊庙宣捷。綎等进秩予廕有差。

明年五月，朝鲜再用师。诏綎充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土兵赴讨。又明年二月抵朝鲜，则杨镐、李如梅已败。经略邢玠乃分军为三，中董一元，东麻贵，西则綎，而陈璘专将水兵。綎营水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长据顺天，壕砦深固。綎欲诱执之，遣使请与期会。使者三反，綎皆单骑俟道中。行长觇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约。至期，綎部卒泄其谋，行长大惊，逸去。綎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贼退不敢出。诸将三道进，綎挑战破之，驱贼入大城。已，贼闻平秀吉死，将遁。綎夜半攻夺栗林、曳桥，斩获多。石曼子引舟师救，陈璘邀击之海中。行长遂弃顺天，乘小艘遁。

班师，进綎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移师征杨应龙。会四川总兵官万鏊罢，即以綎代之。时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东又分为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綎当之。应龙熟綎才，颇惧，益兵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诸将克丁山、铜鼓、严村，遂直捣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峒绝险，贼将穆照等众数万连营，诸将惮之。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战于李汉坝，生擒其魁，余贼奔入峒。乘势克三关，直捣峒前，焚之，贼多死。尽克三峒，擒穆照及贼魁吴尚华。是日，綎督战，左持金，右挺剑，大呼曰：“用命者赏，不用命者齿剑！”斗死者四十人，遂大捷。应龙乃遣子朝栋、惟栋及其党杨珠统锐卒数万，由松坎、鱼渡、罗古池三道并进。綎伏万人罗古，待松坎贼；以万人伏营外，待鱼渡贼；而别以一军策应。贼果至，伏尽起。綎率部下转战，斩首数百，追奔五十里。贼聚守石虎关，纟廷亦掘堑守。

初，綎闻征播命，逗遛，多设难以要朝廷。言官交劾，议调南京右府佥书。綎至是闻之，即辞任。总督李化龙以平播非綎不可，固留之，力荐于朝。纟廷乃复受事，逾夜郎旧城，攻克贼滴泪、三坡、瓦窑坪、石虎诸隘，直抵娄山关。娄山万峰插天，丛箐中一径才数尺，贼设木关十三座，排栅置深坑，百险俱备。綎分奇兵为左右路，间道趋关后，而自督大军仰攻，夺其关，追至永安庄，两路军亦会。綎老将持重，虑贼冲突，联诸营：一据娄山关为老营，一据白石口为腰营，一据永安庄为前营。都指挥王芬者，勇而寡谋，每战辄请为前锋，连胜有轻敌心，独营松门垭之冲，距大营数里。贼方有乌江之胜，谋再夺娄山。适穆照遣使泄芬孤军状，贼乃袭杀芬，守备陈大刚、天全招讨杨愈亦死，失亡士卒二千人。綎闻，亲率骑卒往救，部将周以德、周敦吉分两翼夹攻，贼

始大奔，追至养马城而还。是日，应龙几被获，乃不敢窥娄山。綎惩前失，答刂近关坚壁，且请济师。逾十余日，克后水囤，营于冠子山。寻会马孔英、吴广诸军，逼海龙囤下，与诸将共平贼，綎功为多。

初，李化龙荐綎，言官谓綎尝纳应龙贿，宜夺官从军。部议谪为事官，戴罪办贼。綎德化龙，使使赍玉带一、黄金百、白金千投化龙家，为化龙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荣家，亦如之。化龙、景荣并奏其事，诏革綎任，永不收录，没其物于官。已，录平播功，进左都督，世廕指挥使。

三十六年，云南阿克反，起綎讨贼总兵官。未至，贼已平，寝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倮乱，命綎为总兵官讨之。偕参政王之机分八道督诸将攻，而己居中节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斩馘三千三百有奇，诸倮巢穴一空。

綎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淑改调，綎夺禄半年。久之，以军政拾遗罢归。

四十六年，帝念辽警，召为左府佥书。明年二月，经略杨镐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马林四路出师。綎兵四万，由宽佃，副使康应乾监之，游击乔一琦别监朝鲜军并进。綎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成列。次深河，连克牛毛、马家二砦。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闻纟廷军至，逆战。綎纵兵围数重，大清兵众寡不敌，失二裨将，伤五十人，余溃围出。綎已深入三百里，杜松军覆犹不知。复整众进，遇大清兵，綎引军登阿布达里冈，将布阵，大清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綎西。冈上军自高驰下，奋击綎军，綎殊死战。趋綎西者复从旁夹击，綎军不能支。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养子刘招孙者，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士卒脱者无几。

时应乾及朝鲜军营富察之野，大清遂移师邀之。应乾兵及朝鲜兵列械将战，狂风骤起，扬沙石。应乾发火器，反击己营，大乱。大清兵趋击，大破之，掩杀几尽，应乾以数百骑免。一琦亦为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鲜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惧，率众降，一琦投崖死。杨镐闻杜松、马林师败，驰召綎及李如柏还。骑未至，綎已覆，独如柏全。事闻，帝遣中使祭阵亡将士，恤綎家。

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

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綖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綖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天启初，赠少保，世廕指挥佥事，立祠曰“表忠”。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李应祥，湖广九溪卫人。以武生从军，积功至广西思恩参将。

万历七年，巡抚张任大征十寨，应祥与有功。即其地设三镇，筑城列戍。应祥方职营建，会擢松潘副总兵，当事者奏留之，以新秩莅旧任。从总兵王尚文大破马平贼韦王明，寻以署都督佥事，入为五军营副将。

十三年，改南京左府佥事，出为四川总兵官。松、茂诸番列砦四十八，岁为吏民患。王廷瞻抚蜀时，尝遣副将吴子忠击破丢骨、人荒、没舌三砦，诸酋乃降。故事，诸番岁有赏赉，番恃强要索无已。其来堡也，有下马、上马、解渴、过堡酒及热衣气力偏手钱；戍军更番，亦奉以钱，曰新班、架梁、放狗、屣草、挂彩。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仅六七年，势复猖獗。是年夏，杨柳番出攻普安堡，犯归水崖、石门坎，遂入金瓶堡，杀守将。巡抚雒遵属应祥讨之。提卒三千入茂州，克一岩。番恃险，剽如故。

无何，遵罢，徐元泰代。檄谕之，使三反，番不应。窥蒲江关，断归水崖、黄土坎道，筑墙五哨沟，绝东南声援。见官军少，相顾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谓屡旋转而数不增也。其冬突平夷堡，掠良民，刳其肠，绕二牛角，牛奔，肠寸裂。明年正月，遂围蒲江关，砲毁雉堞。守将硃文达出，斩数十人。贼稍解，东南路始通。

元泰决计大征。诸路兵悉集，乃命游击周于德将播州兵为前锋，游击边之垣将酉阳兵为后拒，故总兵郭成将叙、马兵扼其吭，参将硃文达将平茶兵击其胁，而应祥居中节制，参议王凤监之。应祥令军中各树赤、白帜一，良民陷贼者徒手立赤帜下，熟番不附贼者徒手立白帜下，即免罪。番虽多，遇急不相救。国师喇嘛者，狡猾，联姻青海酋丙兔与湾仲、占柯等，刻木连大小诸姓，歃血诅盟。至是，邀湾仲、占柯先犯归化以尝官军。于德诱擒喇嘛、湾仲，守备曹希彬复击斩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砦最强，于德皆攻克，复连破卜洞王诸砦。文达、成、之垣亦各拔数砦，与于德军合，遂攻破蜈蚣、茹儿诸巢。嘉靖初，之垣祖轮以指挥讨茹儿贼，被杀，漆其头为饮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还葬焉。

贼屡北，窘，悉弃辎重饵官军。官军不顾，斩关入，贼多死，河东平。寻渡河而西，连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沟、树底诸巢。有小粟谷者，首乱，觇大军西，不设备。郭成夜袭之，大获。牛尾砦尤险恶，将士三路夹攻，火其栅，斩酋合儿结父子。河西亦平。诸军得所积稞粟，留十日，尽焚其砦，以六月班师。其逃穷谷者，求偏头结赛乞降，应祥令埋奴设誓，然后许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献军前，呼天而誓，即牵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凡埋二十三人。偏头结赛雅善天竺僧，僧言岁在鸡犬，番有厄。偏头信之，预匿山谷中，逸贼以为神，迹而拜求之，故偏头为之请。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贼魁三十余人，俘馘以千余计。自是群番震惊，不敢为患，边人树碑记绩焉。

建昌、越嶲诸卫，番倮杂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与越嶲邛部黑骨夷并起为乱。巡抚徐元泰议讨，征兵万八千。仍以文达、之垣分将，应祥统之，副使周光镐监其军。十一月，光镐先渡泸，黑骨与大咱已据相岭，焚三峡桥；五咱等亦寇礼州、德昌二所。时征兵未集，光镐先设疑，以尝相岭贼，贼果退据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诸道兵尽抵越嶲，应祥令文达攻五咱，之垣攻大咱，姑置黑骨夷弗问。夜半走三百里抵礼州，贼半渡，文达击败之，遂渡河捣其巢。之垣亦屡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

无何，五咱据磨旗山挑战。官军夹击，贼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连大小西番界，文达兵大破之。五咱西遁，与安守合，结砦西溪。会所征盐井剌马兵三千至，狰狞跳跃，类非人形，诸番所深畏。应祥侦贼将劫营，乃潜移己营，而令剌马兵屯其处。夜分贼来袭，剌马起击之，伏尸狼籍。诸将遂进攻西溪，逐北至磨砦七板番，连兵图五咱，而令裨将田中科营麦达，逼安守。会谍者报守谋袭中科，应祥夜饮材官高逢胜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趋七十里，抵麦达而伏。守夜至，遇伏被擒。守为群寇魁，守殪，西南邛笮、苴兰、靡莫诸酋皆震怖。商山四堡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于文达，各埋奴道左，呼号顿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势穷，走昌州，亦为裨将王言所获。

土木安四儿者，居连昌城中，潜剽掠于外。至是知祸及，率党数百人走据虚郎沟。诸军既灭五咱，应祥遣之北，示将讨黑骨者，四儿遂弛备。将士忽还军袭之，获四儿。

复讨大咱。初，大咱败，匿所亲普雄酋姑咱所。大军至，姑咱惧，密告裨将王之翰，之翰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亦先为之翰所擒。于是建昌、越嶲诸番尽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抚降者三千

余人。时万历十五年七月也。

邛部属夷腻乃者，地近马湖。其酋撒假与外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数侵掠内地。巡抚曾省吾议讨之。会有都蛮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诸蛮鸱张如故。及建、越兴师，又藏纳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挥李献忠等分剿。贼诈降，诱执献忠等三将，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应祥等师旋，元泰益征播州、酉阳诸土兵，合五万人，令应祥督文达、之垣及周于德诸将三道入，故总兵郭成亦从征。十一月，于德首败白禄兵，追至马蝗山，悬索以登，贼溃。乘势攻木瓜夷，射杀白禄。追至利济山，雪深数尺，于德先登，复大败贼，毁其巢。初，撒假与九乍率万人据山，播州兵击走之。至是，文达复破之大田坝，合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击万鏊蹑击撒假于鼠囤，获其妻子。郭成复至三宝山大战，生擒撒假。安兴据巢守，文达、鏊分道入，获其母妻。安兴掷金于途，以缓追者，遂得脱。已，诸军深入，竟获之。他夷倮畏威降者二千余人，悉献还土田，愿修职贡，兵乃罢。凡斩首一千六百九十余，俘获七百三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县。论功，应祥屡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书。

当是时，蜀中剧寇尽平，应祥威名甚著。御史傅霈按部，诘应祥冒饟。应祥贿以千金，为所奏，罢职。兵部举应祥佥书南京右府，给事中薛三才持不可。

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贵州总兵官童元镇逗遛，总督李化龙劾之，荐应祥代。时分兵八道，贵州分乌江、兴隆二道。诏元镇充为事官，由乌江入，应祥由兴隆入，诸道克二月望进兵。应祥未受事，副将陈寅等已连克数囤，拒贼四牌高囤下，别遣兵从间道直捣龙水囤。他将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箐冈，过四牌。贼首谢朝俸营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二关。贼从高鼓噪，官军殊死战，俘朝俸妻子，乘势抵河畔。会乌江败书闻，敛兵不进者旬日。及应祥受任，益趣诸将急渡。寅等乃取他道渡河，而潜为浮桥以济师。诸军渡，贼失险，乞降者相继，应祥悉受之。贼所恃止黄滩一关，壁立，众死守。会贼徒石胜俸等率万余人降，告曰："去黄滩三十里有三关，入播门户也，先袭破之，则黄滩孤难守。"应祥然其计，令偕陈寅率精卒四千夜抵关下。胜俸以数十骑诱开门，歼其戍卒。黄滩贼惧。寅督诸将渡河攻关前，胜俸由坟林暗渡袭关后，贼乃大败。应祥直抵海龙囤，合诸道兵共灭杨应龙。

播既平，还镇铜仁。明年，改镇四川。播遗贼吴洪、卢文秀等恶有司法严，而遵义知县萧鸣世失众心。洪等遂称应龙有子，聚众为乱。应

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尽获。应祥寻卒于官。以平播功，赠左都督，世廕千户。

应祥为将，谋勇兼资，所至奏绩。平蜀三大寇，功最多。

童元镇，桂林右卫人。万历中为指挥，从讨平乐贼莫天龙有功，屡迁游击将军。高江瑶反，从呼良朋破平之。历永宁、浔、梧参将，进副总兵。擢署都督佥事，为广西总兵官。未几，改广东。

二十三年，总督陈大科以元镇熟蛮事，仍移广西。岑溪西北为上、下七山，介苍藤间，有平田、黎峒、白板、九密等三十七巢。东南为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园、古榄、鱼修等百余巢，与广东罗旁接。山险箐深，环数百里无日色，贼首潘积善等据之，久为民患。及罗旁平，积善惧，乞降。为设参将于大峒，兵千余戍之。其后，将领多掊克，士卒又疲弱，贼复生心，时出剽。会岁饥，粤东亡命浪贼数百人潜入七山，诱诸瑶为乱。元镇先以参将戍岑溪，得诸瑶心。至是，积善及其党韦月咸愿招抚自效，六十三山诸瑶多受约束。有讹言将剿北科瑶者，诸瑶谓绐己，大恨，遂与孔亮山贼攻月，杀之，火大峒参将署。督抚陈大科、戴耀属元镇讨之。时副将陈璘、参将吴广罢官里居，大科起令将兵，与元镇并进。贼伐大木塞道，环布箛签，元镇佯督军开道，而潜从小径上。孔亮山贼凭高，弩矢雨下。诸军用火器攻，大破之。俘馘千五百有奇，余招抚复业。时府江韦扶仲等亦据险乱，元镇与参政陆长庚谋，募瑶为间，乘夜获其妻子，诱出劫，伏兵擒之。余党悉平。元镇以功增秩赐金。

会日本破朝鲜。廷议由浙、闽泛海捣其巢，牵制之，乃改元镇浙江。既而事寝，移镇贵州。

二十八年，李化龙大征杨应龙，令元镇督永顺、镇雄、泗城诸土军，由乌江进。元镇惮应龙，久驻铜仁不进，屡趣乃行。时刘綎、吴广诸军已进，群贼议分兵守，其党孙时泰曰："兵分则力薄。乘官军未集，先破其弱者，余自退矣。"应龙善之。闻元镇发乌江，应龙喜曰："此易与耳。"谋纵之渡江，密以计取。监军按察使杨寅秋言乌江去播不远，宜俟诸道深入，与俱进，元镇不从。于是永顺兵先夺乌江，贼遣千余人沿江叫骂以诱之。诸军既济，复夺老君关。前哨参将谢崇爵乘势督泗城及水西兵再拔河渡关。三月望，贼以步骑数千先冲水西军，军中驱象出战，贼多伤。俄驾象者毙，象反走，掷火器者又误击己营，阵乱。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争浮桥，桥断，杀溺死者数千人。

河渡既败，乌江相去六十里，犹未知。明日，参将杨显发永顺兵三百出哨，道遇贼数万，咸为水西装。永顺兵不之疑，贼掩杀三百人，亦袭其装，直趋乌江。乌江军信为水西、永顺军，不设备，遂为贼所破，争先渡江。贼先断浮桥，士卒多溺死，显及二子与焉。元镇所部三万人，不存什一，将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为不流。

贵阳闻警，居民尽避入城，远近震动。化龙用上方剑斩崇爵，益征兵，檄镇雄土官陇澄邀贼归路。陇澄者，即安尧臣，水西安疆臣弟也。军不与元镇合，独全，当事颇疑其通贼。寅秋以镇雄去播止二日，令捣巢立效，澄许之。河渡未败时，澄已遣部将刘岳、王嘉猷攻拔苦竹关及半坝岭。暨败，二将移新站。贼伏兵大水田，别以五千人来袭，败还。嘉猷乃扬声捣大水田，而潜以一军拔大夫关，直抵马坎，断贼归路，与疆臣合，贼遂遁。会都指挥徐成将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绍勋兵，再克河渡关。贼将张守钦、袁五受据长箐、万丈林，永顺兵击破之，生擒守钦。攻清潭洞，复擒五受。会朝议责元镇败状，令李应祥并将其军，遂合水西、镇雄诸部，直抵海龙囤，竟灭贼。

兵初兴，元镇坐逗遛，谪为事官。及是，逮至京，下吏，罪当死。法司援前岑溪功，谪戍烟瘴。遇赦，广西巡抚戴耀为请，部议不许，竟卒于戍所。

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嘉靖末，为指挥佥事。从讨英德贼有功，进广东守备。与平大盗赖元爵及岭东残寇。万历初，讨平高要贼邓胜龙，又平揭阳贼及山贼钟月泉，屡进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

官军攻诸良宝，副将李成立战败。总督殷正茂请假璘参将，自将一军。贼平，授肇庆游击将军，徙高州参将。总督凌云翼将大征罗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从信宜入，会诸军，覆灭之，以其地置罗定州及东安、西宁二县。即迁璘副总兵，署东安参将事。未几，余孽杀吏民，责璘戴罪办贼。璘会他将硃文达攻破石牛、青水诸巢，斩捕三百六十余人，授俸如故。

时东安初定，璘大兴土木，营寺庙，役部卒，且勒其出赀。卒咸怒，因事倡乱，掠州县，为巡按御史罗应鹤所劾，诏夺璘官。既而获贼，乃除罪，改狼山副总兵。

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二十年，朝鲜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注神机七营参

将，至则改神枢右副将。无何，擢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官，协守蓟镇。明年正月诏以本官统蓟、辽、保定、山东军，御倭防海。会有封贡之议，暂休兵，改璘协守漳、潮。坐贿石星，为所奏，复罢归。

二十五年，封事败，起璘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明年二月，擢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将。部卒次山海关鼓噪，璘被责。寻令提督水军，与贵、綎及董一元分道进，副将陈蚕、邓子龙，游击马文焕、季金、张良相等皆属焉，兵万三千余人，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战没，蚕、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时綎方攻行长，驱入顺天大城。璘以舟师夹击，复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行长，璘邀之半洋，击杀之，歼其徒三百余。贼退保锦山，官军挑之不出。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险，将士不敢进。璘夜潜入，围其岩洞。比明，砲发，倭大惊，奔后山，凭高以拒。将士殊死攻，贼遁走。璘分道追击，贼无脱者。论功，璘为首，綎次之，贵又次之。进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挥佥事。

师甫旋，会有征播之役。命璘为湖广总兵官，由偏桥进，副将陈良玭由龙泉，受璘节制。二十八年二月，军次白泥，杨应龙子朝栋率众二万渡乌江迎战。璘前御之，而分两翼蹑其后。贼少挫，追奔至龙溪山，贼合四牌贼共拒。四牌在江外，与江内七牌皆五司遗种、九股恶苗，素助贼。璘广招抚，乃进军龙溪。侦知贼有伏，令游击陈策用火器击之，贼据险，矢石雨下。璘先登，斩小校退者以徇，把总吴应龙等陷阵，贼大溃，退四牌保儿囤。璘二裨将逼之，中伏。璘募死士从应龙等奋击，贼复溃，奔据囤巅，夜由山后遁。黎明追及于袁家渡，复败之。四牌之贼遂尽。

三月望，诸军为浮桥渡江。知贼将张佑、谢朝俸、石胜俸等营七牌野猪山，璘即夜发抵苦练坪。前锋与战，后军至，夹击之，贼败逃深箐，官军遂入苦菜关。会童元镇乌江师败，璘惧，请退师，总督李化龙不可。璘乃进营楠木桥，次湄潭。贼悉聚青蛇、长坎、玛瑙、保子四囤，地皆绝险，而青蛇尤甚。璘议，同日攻则兵力弱，止攻一囤，则三囤必相助，乃先攻三囤，次及青蛇。良玭师亦来会，令伏囤后，别以一军守板角关，防贼逸。璘督诸将力攻三日，贼死伤无算，三囤遂下。青蛇四面陡绝，璘围其三面，购死士从玛瑙后附葛至山背举砲，贼惶骇，诸军进攻，焚其茅屋。贼退入囤内，木石交下。将士冒死上，毁大栅二重，前后击之，贼大败，斩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贼亦尽。

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关，乘胜抵海龙囤下。诸将俱攻囤前，独水西安疆臣攻其后，相持四十余日。其下受贼重贿，多与通，且潜以火药遗贼，故贼不备。其后璘知之，与监军者谋，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处，置铁牌百余，距囤丈许，贼强弩无所施，又为箛板于栅前，贼每夜出劫，为钉伤，不敢复出。应龙势穷，相聚哭。化龙初有令，诸将分日攻。六月六日，璘与吴广当进兵。璘夜四更衔枚上，贼鼾睡，斩其守关者，树白帜，鸣砲，贼大惊溃散，应龙自焚。广军亦至，贼尽平。

遂移师讨皮林。皮林在湖、贵交，与九股苗相接。有吴国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无赖，其从父大荣以叛诛，国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称“天皇上将”，其党石纂太称“太保”，合攻上黄堡，诱败参将黄冲霄，追至永从县，杀守备张世忠，炙而啖之，掠屯堡七十余，焚五开南城，陷永从，围中潮所。时方征播州，未暇讨。既平播，偏沅巡抚江鐸命璘与良玭合兵讨之，良玭失利。明年，鐸移驻靖州，命璘率副将李遇文等七道进，璘擒苗酋银贡等。游击宋大斌攻破特峒，焚之。国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复入古州毛洞，追获之。石纂太逃广西上岩山，指挥徐时达诱缚之。贼党杨永禄率众万余屯白冲。游击沈弘猷等夹攻，生擒永禄。诸苗悉平。

征播时，璘投贿李化龙家。会刘綎使为化龙父所麾，璘使走。化龙疏于朝，綎获罪，璘独免。后兵部尚书田乐推璘镇贵州，给事中洪瞻祖遂劾璘营求。帝以璘东西积战功，卒如乐议。贵东西二路苗：曰仲家苗，盘踞贵龙、平新间，为诸苗巨魁；在水硍山介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自平播后，贵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无虚日。三十三年冬，巡抚郭子章请于朝。明年四月，令璘军万人攻水硍，游击刘岳督宣慰安疆臣兵万人攻西路，并克之。乃令璘移新添，独攻东路，复克之。生获酋十二人，斩首三千余级，招降者万三千余人，部内遂靖。改镇广东，卒官。先叙平播功，加左都督，世廕指挥使。既卒，以平苗功，赠太子太保，再廕百户。

吴广，广东人。以武生从军，累著战功，历福建南路参将，坐事罢归。会岑溪瑶反，总督陈大科檄广从总兵童元镇讨之。将士少却，广手斩一卒以徇，遂大破之。论功，复故官。

万历二十五年，以副总兵从刘綎御倭朝鲜，领水军与陈璘相犄角，俘斩甚众。甫班师，大征播州，擢广总兵官，以一军出合江。副将曹希彬以一军出永宁，受广节制。广屯二郎坝，大行招徕。贼骁将郭通绪迎战，将士袭走之。陶洪、安村、罗村三砦土官各出降，他部来归者数

万，广择其壮者从军。通绪扼穿崖囤，广督土汉军击破之。刘綎、马孔英已入播，广犹顿二郎，总督李化龙趣之。乃议分四哨进攻崖门，别遣永宁女土官奢世续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垭诸要害，以防饟道。诸将连破数囤，进营母猪塘。杨应龙惧，令通绪尽发关外兵拒敌。广伏砲手五百于磨抢垭外南冈下，而遣裨将赵应科挑战。垭夹两山中，甚隘，通绪横槊冲应科，应科佯北。通绪追出垭，遇伏，急旋马，中砲坠，方跃上他马，伏兵攒刺之殪，余贼大奔。官军逐北，贼尽降，遂薄崖门。径小止容一骑，贼众万余出关拒战。希彬悬赏千金，士攀崖竞进，追至第四关，关上男妇尽哭。贼党自杀其魁罗进恩，率万余人出降。其第一关犹拒不下，广乘夜疾进，夺其关，关内民争献牛酒。刘綎、马孔英已入关，李应祥、陈璘犹在关外。广合希彬军连战红碗、水土崖、分水关皆捷，遂进营水牛塘，应龙大惧。知广军孤深入，谋欲袭之，乃遣人诈降。广测其诈，坚壁以待，应龙拥众三万直冲大营，诸将殊死战。会他将来援，贼乃退。广遂与诸道军逼海龙囤。贼诈令妇人乞降，哭囤上，又诈报应龙仰药死，广信之。已，知其诈，急烧第二关，夺三山，绝贼樵汲，贼益窘。旋与陈璘从囤后登，应龙急自焚死。获其子朝栋，出应龙尸烈焰中。广中毒矢，失声，绝而复苏，遂以本官镇四川。逾年卒。

初，广之顿二郎也，有言其受贿养寇者，诏谪充为事官。后论功赠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邓子龙，丰城人。貌魁梧，骁捷绝伦。嘉靖中，江西贼起，掠樟树镇。子龙应有司募，破平之。累功授广东把总。

万历初，从大帅张元勋讨平巨盗赖元爵。已，从平陈金莺、罗绍清。贼魁黄高晖逸，子龙入山生获之。迁铜鼓石守备。寻擢署都指挥佥事，掌浙江都司。被论当夺职，帝以子龙犯轻，会麻阳苗金道侣等作乱，擢参将讨之。大破贼，解散其党。五开卫卒胡若卢等火监司行署，挞逐守备及黎平守。靖州、铜鼓、龙里诸苗咸响应为乱。子龙火其东门以致贼，而潜兵入北门，贼遂灭。

十一年闰二月，缅甸犯云南。诏移子龙永昌。木邦部耿马奸人罕虔与岳凤同为逆，说缅酋莽应里内侵，虔从掠千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关，湾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子龙急战攀枝树下，阵斩宗真、虔，生获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率蒲人药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龙饵蒲人以金，尽知贼间道。乃命裨将邓勇等提北胜、蒗渠诸番兵，直捣贼巢，而预伏兵山后夹击。夜半上，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党百三十余人，斩首五百余级，尖山巢空，乃抚流

移数千人。会刘綎亦俘岳凤以献。帝悦，进子龙副总兵，予世廕。无何，缅人复寇猛密，把总高国春大破之。子龙以犄角功，亦优叙。自是，蛮人先附缅者，多来附。

永昌、腾冲夙号乐土，自岳、罕猖乱，始议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腾冲、姚安两营。刘綎将腾军，子龙将姚军，不相能，两军斗。帝以两将皆有功，置不问。既而綎罢，刘天俸代；天俸逮，遂以子龙兼统之。子龙抑腾兵，每工作，辄虐用之，而右姚兵。及用师陇川，子龙故为低昂，椎牛飨士，姚兵倍腾兵，腾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将辖之，乃定。而姚兵久骄，因索饷作乱，由永昌、大理抵会城，所过剽掠。诸兵夹击之，斩八十四级，俘四百余人，乱始靖。子龙坐褫官下吏。

十八年，孟养贼思{□固}叛。子龙方对簿，巡抚吴定请令立功自赎，帝许之。命未至，定已与黔国公沐昌祚遣将却之。无何，丁改十寨贼普应春、霸生等作乱，势张甚。定大征汉土军，令子龙军其右，游击杨威军其左，大破之，斩首一千二百级，招降六千六百人。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复子龙副总兵，署金山参将事。先是，猛广土官思仁烝其嫂甘线姑，欲妻之，弗克。偕其党丙测叛归缅，数导入寇。二十年攻孟养，犯蛮莫，土同知思纪奔等练山。子龙击败之，乃去。子龙寻被劾罢归。

二十六年，朝鲜用师。诏以故官领水军，从陈璘东征。倭将渡海遁，璘遣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巨舰为前锋，邀之釜山南海。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舜臣赴救，亦死。事闻，赠都督佥事，世廕一子，庙祀朝鲜。

马孔英者，宣府塞外降丁也，积战功为宁夏参将。

万历二十年，哱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屡击败之。卜失兔入下马关，从麻贵邀击，大获。进本镇副总兵。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犯平虏、横城。孔英偕参将邓凤力战，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赐金币。令推大将缺，乃擢署都督佥事，以总兵官莅旧任，寻进秩为真。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复犯平虏、兴武，孔英与杜桐等分道袭败之。再入，又败之。

会大征播州杨应龙。诏发陕西四镇兵，令孔英将以往。兵分八道，孔英道南川，独险远，去应龙海龙囤六七百里。未至，重庆推官高折枝监纪军事，请独当一面。乃与参将周国柱先以石砫宣抚马千乘兵破贼金筑，复督酉阳宣抚冉御龙败贼于官坝。孔英至军，平茶、邑梅兵亦集，军容甚壮。先师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郑葵、路麟为乡道，别遣边兵千扼明月关。诸军鼓行前，连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宁关，破贼营十数，逼桑木关，关内民降者日千计。折枝结三大砦处之，禁杀掠，降者日众，贼益孤。关为贼要害，山险箐深，贼凭高拒。乃令千乘、御龙出关左右，国柱捣其中。贼用标枪药矢，锐甚。官军殊死战，夺其关，逐北至风坎关，贼复大败。连破九杵、黑水诸关，苦竹、羊崖、铜鼓诸寨。国柱攻金子坝，无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严兵以待，贼果突出，击败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台，卫饟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关，而亲帅大军进营金子坝。

应龙闻桑木关破，大惧，遣弟世龙及杨珠以锐卒劫之翰营。之翰走，杀饟卒无算。平茶兵来援，贼始退，孔英还击世龙，复却。裨将刘胜奋击，贼乃奔。官军进朗山口，由郎山进蒙子桥，深箐蓊翳，贼处处设伏，悉剿平之。应龙益惧，遣其党诈降，谋为内应，折枝尽斩之，伏以待。珠果夜劫营，伏发，贼惊溃，追奔至高坪。已，夺贼养马城，直抵海龙第二关下，贼守兵益多。孔英军已深入，而诸道未有至者。酉阳、延绥兵皆退，贼蹑杀官军六十人。居数日，刘綎兵至，乃合兵连克海崖、海门诸关。贼走保囤上，竟覆灭。

初，总督李化龙克师期，诸将莫利先入。孔英所将边卒及诸土兵，皆犷悍，监纪折枝勇而有谋，故师独先。八道围海龙，诸将以囤后易攻，争走其后，孔英独壁关前。录功，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久之，以总兵官镇贵州。平金筑、定番叛苗，生擒首恶阿包、阿牙等。已而欲袭黄柏山苗。苗知之，先发，败官兵，匿不报。又诱执苗酋石阿四，称阵擒冒功。为巡抚胡桂芳所劾，罢归卒。

赞曰：播州之役，诸将用命，合八道师，历时五月，仅乃克之，可谓劳矣。刘綎勇略冠诸将，劳最多，其后死事亦最烈。邓子龙始事姚安，名与綎幹，垂老致命，庙祀海隅。昔人谓“武官不惜死”，两人者盖无愧于斯言也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梅之焕 刘策（徐缙芳 陈一元） 李若星 耿如杞（胡士容） 颜继祖（王应豸等） 李继贞 方震孺 徐从治（谢琏 余大成等

梅之焕，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国桢从子也。年十四为诸生。御史行部阅武，之焕骑马突教场。御史怒，命与材官角射，九发九中，长揖上马而去。

万历三十二年举进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给事中。东厂太监李浚诬拷商人，之焕劾其罪。寻上言："今天下民穷饷匮，寇横兵疲。言官舍国事争时局，部曹舍职掌建空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伸而怨集，豪杰灰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请陛下严综核以责实事，通言路以重纪纲，别臧否以惜人才，庶于国事有济。"时朝臣部党角立，之焕廉觚自胜，尝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蝇之附骥，即千里犹蝇耳。"时有追论故相张居正者，之焕曰："使今日有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讠翕訿之徒敢若此耶？"其持平不欲傅会人如此。出为广东副使，擒诛豪民沈杀烈女者，民服其神。海寇袁进掠潮州，之焕扼海道，招散其党，卒降进。改视山东学政。天启元年以通政参议召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丁内外艰，家居。当此之时，魏、客乱政，应山杨涟首发忠贤之奸。忠贤恚甚，拷杀涟。由此悍然益诛锄善类，忄买愫楚人矣。谓涟被逮时，过麻城，涟罪人也，之焕与盘桓流涕，当削籍，其实涟未尝过麻城也。无何，逆党梁克顺诬以赃私，诏征赃。

庄烈帝即位，乃免征，起故官，巡抚甘肃。大破套寇，斩首七百余级，生得部长三人，降六百余人。明年春，寇复大入，患豌豆创，环大黄山而病。诸将请掩之，之焕不可，曰："幸灾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为德焉。"遂不战。逾月，群寇望边城搏颡涕泣而去。冬，京师戒严，有诏入卫。且行，西部乘虚犯河西。之焕止留，遣兵伏贺兰山后，邀其归路，大兵出水泉峡口，再战再败之，斩首八百四十有奇，引军东。俄悍卒王进才杀参将孙怀忠等以叛，走兰州。之焕遂西定其变，复整军东。明年五月抵京师，已后时矣，有诏之焕入朝。翌日又诏之焕落职候勘，温体仁已柄政矣。初，体仁讦钱谦益，之焕移书中朝，右谦益。至是，体仁修隙，之焕遂得罪。

之焕虽文士，负材武，善射，既废，无所见。所居县，阻山多盗。之焕无事，辄率健儿助吏捕，无脱者。先是，甘肃兵变，其溃卒畏捕诛，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群盗，贼势益张。至是，贼数万来攻麻城，望见之焕部署，辄引去。帝追叙甘肃前后功，复之焕官，廕子，然终不召。明年病卒。

刘策，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保定新城知县入为御史，疏劾太仆少卿徐兆魁，复力争熊廷弼行勘及汤宾尹科场事。宾尹虽家居，遥执朝柄，嗾其党逐攻者孙振基、王时熙。

已而给事中刘文炳劾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言策入叶向高幕，干票拟；策同官陈一元，向高姻亲，顾权利。时策按宣、大，疏言："文炳为汤宾尹死友，代韩敬反噬。昔年发奸如振基、时熙辈，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无私交，为辨雪。文炳、策屡疏相诋，南京御史吴良辅言："文炳一疏而弹御史缙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弹词臣蔡毅中、焦竑及监司李维桢，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残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诋斥，天下宁有完人？"策复诋文炳倚方从哲为冰山，苟一时富贵，不顾清议。一元论铨政，尝讥切向高，时按江西，见文炳疏，愤甚，遂揭文炳阴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从哲，文炳乡人，奴颜婢膝，任好为之。"御史马孟桢亦言："敬关节实真，既斥两侍郎、两给谏谢之矣。乃伉直之刘策，攻击不休，而同发奸之张笃敬复驱除将及，何太甚也！"疏入，帝皆不省。策愤，谢病去。时攻兆魁、廷弼、宾尹辈者，党人率指目为东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无可逐，乃即家徙策为河南副使，策辞疾不赴。

天启元年春，起天津兵备。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五年冬，党人劾策为东林遗奸，遂削籍。崇祯二年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策偕孙承宗招使还。明年正月与总兵张士显并逮，论死，弃市。

缙芳，晋江人。为御史，首为顾宪成请谥，劾天津税监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巡两淮，颇通宾客赂遗，被劾，坐赃。天启中，遣戍。

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振饥有法。移疾去。天启初，起历应天府丞。御史余文缙劾向高，及一元，遂落职。崇祯初，复官。温体仁柄国，恶其附东林，而以为己门生也，引嫌不召。卒于家。

李若星，字紫垣，息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枣强、真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巡视库藏，陈蠹国病商四弊，请得稽十库出纳，以杜侵渔，不报。巡按山西，请撤税使。因再劾克缵为沈一贯私人、汤宾尹死友，宜罢，不从。还朝，出为福建右参议，移疾归。

天启初，起官陕西，召为尚宝少卿，再迁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陛辞，发魏忠贤、客氏之奸。明年，遣将丁孟科、官维贤击河套松山诸部镇番，斩首二百四十余级。捷闻，未叙，有传若星将起义兵清君侧之恶者。忠贤闻之，即令许显纯入之汪文言狱词，诬其贿赵南星，得节钺。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下河南抚按提问。明年，狱上，杖之百，戍廉州。

庄烈帝即位，赦还。崇祯元年，起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追论甘肃功，进秩二品。黄河大决，淹泗州，没睢宁城。若星请修祖陵，移睢宁县治他所，从之。都城戒严，遣兵入卫。病归，遭父忧。久之，召为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代硃燮元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兼巡抚贵州。讨安位余孽安陇璧及苗仲诸贼有功。

福王时，解职。以乡邑残破，寓居贵州。桂王迁武冈，召为吏部尚书。未赴，遭乱，死于兵。

耿如杞，字楚材，馆陶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户部主事。

天启初，以才历职方郎中。军书旁午，日应数十事。出为陕西参议，迁遵化兵备副使。当是时，逆奄窃柄，谄子无所不至，至建祠祝禧。巡抚刘诏悬忠贤画像于喜峰行署，率文武将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如杞见其像，冕旒也，半揖而出。忠贤令诏劾之，逮下诏狱，坐赃六千三百，论死。

时又有胡士容者，蓟州参议也，数忤其乡官崔呈秀，呈秀衔之。将为忠贤建祠，士容又不奉命。及士容迁江西副使，道通州，遂诬以多乘驿马，侵盗仓储，捕下诏狱掠治，坐赃七千，论死。

至秋，将行刑，而庄烈帝即位，崔、魏相继伏诛。帝曰："厂卫深文，附会锻炼，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复原官。胡士容等改拟。"于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镇抚司，五毒并施，缚赴市曹者，日有闻矣。幸

皇上赦臣以不死，惊魂粗定，乞放臣还家养疾。”帝不许，立擢如杞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

插汉虎墩兔据顺义王地，为边患，战款无定策。如杞言守边为上，修塞垣，缮战垒，铲山堑谷，事有绪矣。二年，京师戒严，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以勍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师。军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汛地累更，军三日不得饷，乃噪而大掠。帝闻之，大怒，诏逮如杞、鸿功，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斩西市。

方如杞之为职方郎也，与主事鹿善继党张鹤鸣，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贞，疆事由是大坏，及是得罪。

士容既释出狱，二年除陕西副使，进右参政，卒于官。士容初令长洲，捕豪恶，筑娄江石塘，有政声。

福王时，赠如杞右佥都御史。子章光，进士，尚宝卿。士容，字仁常，广济人。

颜继祖，漳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工科给事中。崇祯元年正月，论工部冗员及三殿叙功之滥，汰去加秩寄俸二百余人。又极论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罪状。又有御史袁弘勋者，劾大学士刘鸿训，锦衣张道浚佐之。继祖言二人朋邪乱政，非重创，祸无极。帝皆纳其言。

迁工科右给事中。三年，巡视京城十六门濠堑，疏列八事，劾监督主事方应明旷职。帝杖斥应明。外城庳薄，议加高厚，继祖言时绌难举赢而止。再迁吏科都给事中，疏陈时事十大弊。忧归。

八年起故官，上言：“六部之政筦于尚书，诸司之务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画题，政事安得不废？督抚诸臣获罪者接踵，初皆由会推。然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帝称善。

寻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分兵扼境上，河南贼不敢窥青、济。劾故抚李懋芳侵军饷二万有奇，被旨嘉奖。十一年，畿辅戒严，命继祖移驻德州。时标下卒仅三千，而奉本兵杨嗣昌令，五旬三更调。后令专防德州，济南由此空虚。继祖屡请敕诸将刘泽清、倪宠等赴援，皆逗遛不进。明年正月，大清兵克济南，执德王。继祖一人不能兼顾，言官交章劾继祖，继祖咎嗣昌，且曰：“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

功，不敢不分失济之罪。请以爵禄还朝廷，以骸骨还父母。”帝不从，逮下狱，弃市。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王应豸，掖县人。为户部主事，谄魏忠贤，甫三岁，骤至巡抚，加右都御史。崇祯二年春，蓟卒索饷，噪而甲，参政徐从治谕散其众。应豸置毒饭中，欲诱而尽杀之，诸军复大乱。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克饷状，论死。

李养冲，永年人。历兵部右侍郎，巡抚宣府，崇祯二年既谢事，御史吴玉劾其侵盗抚赏银七万，及冒功匿败诸状。论死，毙于狱。

张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抚大同。崇祯元年，插汉虎墩兔入犯，杀掠万计。翼明及总兵官渠家桢不能御，并坐死。

陈祖苞，海宁人。崇祯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明年坐失事系狱，饮鸩卒。帝怒祖苞漏刑，锢其子编修之遴，永不叙。

张其平，偃师人。历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一年冬，坐属邑失亡多，与继祖骈死西市。

马成名，溧阳人。潘永图，金坛人，与成名为姻娅。崇祯十四年冬，成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永图亦起昌平兵备佥事，未浃岁，至巡抚。畿辅被兵，成名、永图并以失机，十六年斩西市。余自有传。

李继贞，字征尹，太仓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大名推官，历迁兵部职方主事。天启四年秋，典试山东，坐试录刺魏忠贤，降级，已而削籍。

崇祯元年，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时军书旁午，职方特增设郎中，协理司事。继贞干用精敏，尚书熊明遇深倚信之，曰：“副将以下若推择，我画诺而已。”四年，孔有德反山东，明遇主抚，继贞疏陈不可，且请调关外兵入剿。明遇不能从，后讫用其言灭贼。初，延绥盗起，继贞请发帑金，用董抟霄人运法，籴米输军前。且令四方赎锾及捐纳事例者，输粟于边，以抚饥民。又言：“兵法抚、剿并用，非抚贼也，

抚饥民之从贼者耳。今斗米四钱，已从贼者犹少，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请如神庙特遣御史振济故事，赍三十万石以往，安辑饥民，使不为贼，以孤贼势。”帝感其言，遣御史吴甡以十万金往。继贞少之，帝不听，后贼果日炽。

继贞为人强项，在事清执，请谒不得行。大学士周延儒，继贞同年生，属总兵官于继贞。继贞瞠目谢曰：“我不奉命，必获罪。刑部狱甚宽，可容继贞也。”延儒衔之。已，加尚宝寺卿。当迁，帝辄令久任。田贵妃父弘遇以坐门功求优叙不获，屡疏诋继贞，帝不听。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为把总，继贞不可；乃嘱戎政尚书陆完学言于尚书张凤翼以命继贞，继贞亦不可，凤翼排继贞议而用之。化淳怒，与弘遇日伺其隙，谗之帝，坐小误，贬三秩。会叙甘肃功，继贞请起用故巡抚梅之焕，帝遂发怒，削继贞籍。已，论四川桃红坝功，复官，致仕。

十一年用荐起，历两京尚宝卿。明年春召对，陈水利屯田甚悉，迁顺天府丞。寻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督蓟、辽军饷。乃大兴屯田，列上经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赋五议。白塘、葛沽数十里间，田大熟。

十四年冬，诏发水师援辽，坐战舰不具，除名。明年夏，召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于途。是夕，星陨中庭。赠右都御史，官一子。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寿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沙县知县入为御史。

熹宗嗣位，逆珰魏忠贤内结客氏。震孺疏陈三朝艰危，言：“宫妾近侍，嚬笑易假，窥瞷可虑。中旨频宣，恐蹈斜封隐祸。”元年陈《拔本塞源论》曰：“曩者梃击之案，王之寀、陆大受、张庭、李俸悉遭废斥，而东林如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诸贤，废锢终身，亟宜召复。至杨涟之争移宫，可幸无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说，又有交通之疑？将使天下后世谓尧、舜在上，而有交通矫旨之阉宦。”疏入，直声震朝廷。其春巡视南城。中官张晔、刘朝被讼，忠贤为请，震孺不从，卒上闻，忠贤益恚怨。

辽阳既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请增巡抚，通海运，调边兵，易司马。日五鼓挝公卿门，筹画痛哭，而自请犒师。是时，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绝，军民尽窜，文武将吏无一骑东者。帝壮其言，发帑金二十万震孺犒师。六月，震孺出关，延见将士，吊死扶伤，军民大悦。因上

言："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为守，则守不足；我以进为守，则守有余。专倚三岔作家，万一时事偶非，榆关一线遂足锁蓟门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

震孺按辽，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议者欲弃三岔河，退守广宁，震孺请驻兵振武。军法不严，震孺请敕宁前监军，专斩逃军逃将。并从其言。然是时，经抚不和，疆事益坏。震孺再疏言山海无外卫，宜亟驻兵中前，以为眼目，不省。

明年正月，任满，候代前屯，而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锋孙得功不战，而呼于振武曰"兵败矣"，遂走。巡抚王化贞在广宁，亦仓皇走。列城闻之皆走，惟震孺前屯无动。当是时，西平守将罗一贯已战死，参将祖大寿拥残兵驻觉华岛上。于是震孺召水师帅张国卿相与谋曰："今东师四外搜粮，闻祖将军在岛上有米豆二十余万，兵十余万，人民数万，战舰、器仗、马牛无数，东师即媾得岛兵，得岛兵以攻榆关，岂有幸哉？"于是震孺、国卿航海见大寿，慷慨语曰："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大寿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归，获军民辎重无算。

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贤党也，劾震孺曰"攘差"。都御史邹元标奋笔曰："方御史保全山海，无过且有社稷功。"给事中郭兴治遂借道学以逐元标。元标去，震孺亦即罢归。明年，忠贤、广微兴大狱，再募劾方御史者，兴治再论震孺河西赃私。逮问掠治，坐赃六千有奇，拟绞。而扬州守刘鐸咒诅之狱又起，遂诬震孺与交通，坐大辟，系狱。有逻卒时时佐震孺饮啖，问之，则曰："小人有妻，闻公精忠，手治以献者也。"辄报珰曰："某病革，某濒死。"珰以是防益疏。

明年，庄烈帝嗣位，得释还。八年春，流贼犯寿州，州长吏适迁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贼自是不敢逼寿州。巡抚史可法上其功，用为广西参议。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马士英、阮大铖惮之，敕还镇。震孺竟郁郁忧愤而卒。

徐从治，字仲华，海盐人。母梦神人舞戈于庭，寤而生。从治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桐城知县。累官济南知府，以卓异迁兖东副使，驻沂州。

天启元年，妖贼徐鸿儒反郓城，连陷邹、滕、峄县。从治捕得其党之伏沂者杀之，请就家起故总兵杨肇基主兵事，而献捣贼中坚之策，遂灭鸿儒。事详《赵彦传》。

从治警敏通变，其御贼类主剿不主抚，故往往灭贼。旋以右参政分守济南。录功，从治最，进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妖贼再起，巡抚王惟俭奏留从治，仍守沂。按臣主抚，从治议不合，遂告归。

中外计议调，崇祯初，以故秩饬蓟州兵备。蓟军久缺饷，围巡抚王应豸于遵化。从治单骑驰入，阴部署夷丁、标兵，分营四门，按甲不动，登城而呼曰："给三月粮，趣归守汛地，否将击汝！"众应声而散。其应变多类此。进秩左布政使，再请告归。

四年，起饬武德兵备。孔有德反山东，巡抚余大成檄从治监军。明年正月驰赴莱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从治右副都御史代之，与登莱巡抚谢琏并命。诏琏驻莱州，从治驻青州，调度兵食。从治曰："吾驻青，不足镇莱人心；驻莱，足系全齐命。"乃与琏同受事于莱。

有德者，辽人。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辈皆毛文龙帐下卒也。文龙死，走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官辽久，素言辽人可用，乃用承禄为副将，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为偏裨，且多收辽人为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盐场，示牵制。有德诡言风逆，改从陆赴宁远。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抶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众东。

余大成者，江宁人也。不知兵。初为职方，尝奏发大学士刘一燝私书，齮之去。后又以事忤魏忠贤，削籍归，有清执名。而巡抚山东，则白莲妖贼方炽，又有逃兵之变，皆不能讨。及闻有德叛，即托疾数日不能出，不得已遣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鑨往御，则皆败而走。大成恐，遂定议抚，而元化军亦至。

元化者，故所号善西洋大砲者也，至是亦主抚，檄贼所过郡县无邀击。贼长驱，无敢一矢加者。贼佯许元化降。元化师次黄山馆而返，贼遂抵登州。元化遣将张焘率辽兵驻城外，总兵张可大率南兵拒贼。元化犹招降贼，贼不应。五年正月战城东，辽兵遽退，南兵遂败。焘兵多降贼，贼遣之归，士民争请拒勿内，元化不从，贼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导贼入自东门，城遂陷。可大死之。元化自刎不殊，与参议宋光兰、佥事王征及府县官悉被执。大成驰入莱州。

初，登州被围，朝廷镌大成、元化三级，令办贼。及登失守，革元化职，而以谢琏代。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抚印檄州县饷，趣元化移书求抚于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则解。"大成闻于朝。帝怒，命革大成职，而以从治代。

先是，贼攻破黄县，知县吴世扬死之。至是，攻莱，从治、琏与总兵杨御蕃等分陴守。御蕃，肇基子。肇基，从治所共剿灭妖贼邹、滕者也。御蕃积战功至通州副总兵。会登州陷，兵部尚书熊明遇奏署总兵官，尽将山东兵，与保定总兵刘国柱、天津总兵王洪兼程进。遇贼新城，洪先走。御蕃拒之二日，不胜，突围出，遂入莱城，从治、琏倚以剿贼。贼攻莱不下，分兵陷平度，知州陈所问自经。贼益攻莱，辇元化所制西洋大砲，日穴城，城多颓。从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无算。使死士时出掩击之，毁其砲台，斩获多。而明遇卒惑大成抚议也，命主事张国臣为赞画往抚之，曰"安辑辽人之在山东者"，以国臣亦辽人也。国臣先遣废将金一鲸入贼营，已而国臣亦入，为贼移书，遣一鲸还报曰："毋出兵坏抚局。"从治等知其诈，叱退一鲸，遣间使三上疏，言贼不可抚。最后言："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鲸入贼营，何尝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何故不乐抚？特国臣以抚为贼解，而贼实借抚为缓兵计。一鲸受贼贿，对援师则诳言贼数万，不可轻进；对诸将则诳言贼用西洋砲攻，城将陷矣，赖我招抚，贼即止攻。夫一鲸三入贼营，每入，贼攻益急。而国臣乃云贼嗔我缒城下击，致彼之攻。是使贼任意攻击，我不以一矢加遗，如元化断送登城，然后可成国臣之抚耶？当贼过青州，大成拥兵三千，剿贼甚易。元化遗书谓'贼已就抚，尔兵毋东'，大成遂止勿追，致贼延蔓。今贼视臣等犹元化，乃为贼解，曰吴桥激变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杀也，闻天子诏遂止攻掠也。将谁欺！盈庭中国臣妄报，必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兵，援师不来，职是故

矣。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未报。

当是时，外围日急，国柱、洪及山东援军俱顿昌邑不敢进，两抚臣困围城中。于是廷议更设总督一人，以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任之。调蓟门、四川兵，统以总兵邓□，调密云兵，统以副将牟文绶，以右布政使杨作楫监之，往援莱。三月，宇烈、作楫、国柱、洪、□及监视中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纯，义勇副将刘泽清，新兵参将刘永昌、硃廷禄，监纪推官汪惟效等并集昌邑。□、国柱、洪、泽清等至莱州，马步军二万五千，气甚盛。而宇烈无筹略，诸师懦怯，抵沙河，日十辈往议抚，纵还所获贼陈文才。于是贼尽得我虚实，益以抚愚我，而潜兵绕其后，尽焚我辎重。宇烈惧，遂走青州，撤三将兵就食。□等夜半拔营散，贼乘之，大败。洪、国柱走青、潍，□走昌邑，泽清接战于莱城，伤二指，亦败走平度，惟作楫能军。三将既败，举朝哗然，而明遇见官军不可用，抚议益坚。

先是，登州总兵可大死，以副将吴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钝。奉令屯宁海，规取登州。仲明扬言以城降，安邦信之，离城二十五里而军。中军徐树声薄城被擒，安邦走还宁海。登既不能下，而贼困莱久，琏、从治、御蕃日坚守待救。至四月十六日，从治中砲死，莱人大临，守陴者皆哭。

山东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请益兵。于是调昌平兵三千，以总兵陈洪范统之，洪范亦辽人。明遇日跂望曰：“往哉，其可抚也。”天津旧将孙应龙者，大言于众曰：“仲明兄弟与我善，我能令其缚有德、九成来。”巡抚郑宗周予之兵二千，从海道往。仲明闻之，伪函他死人头绐之曰：“此有德也。”应龙率舟师抵水城。延之入，猝缚斩之，无一人脱者。贼得巨舰，势益张。岛帅黄龙攻之不克而还。遂破招远，围莱阳。知县梁衡固守，贼败去。

宇烈复至昌邑，洪范、文绶等亦至。莱州推官屈宜阳请入贼营讲抚，贼佯礼之。宜阳使言贼已受命，宇烈奏得请，乃手书谕贼令解围。贼邀宇烈，宇烈惧不往。营将严正中舁龙亭及河，贼拥之去，而令宜阳还莱，文武官出城开读，围即解。御蕃不可，琏曰：“围且六月，既已无可奈何，宜且从之。”遂偕监视中官徐得时、翟升，知府硃万年出。有德等叩头扶伏，涕泣交颐，琏慰谕久之而还。明日复令宜阳入，请琏、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将家子，知杀贼，何知抚事？”琏等遂出。有德执之，猝攻城，却令万年呼降。万年呼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骂不

绝口而死。贼送琏及二中官至登囚之，正中、宜阳皆死。

初，抚议兴，独从治持不可。宇烈诸将信之，而尚书明遇主其议。从治死，琏遂被擒。于是举朝恚愤，逮宇烈下狱，调关外劲卒剿之，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代从治者硃大典以行。明遇坐主抚误国，罢归，遂绝抚议。八月，大典合兵救莱。兵甫接，贼辄大败，围解。有德走登州，九成杀琏及二中官。大典围登，九成战死。城破，追剿，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禄等，斩应元，贼尽平。事详《大典传》。诏赠从治兵部尚书，赐祭葬，廕锦衣百户，建祠曰“忠烈”；赠琏兵部右侍郎，亦赐祭葬，建祠，廕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同知，总兵，镇登、莱。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琏，字君实，监利人。宇烈，绵竹人，大学士宇亮兄也。其戍也，人以为失刑。大成逮下狱，遣戍。赦还，卒于家。

元化，字初阳，嘉定人。天启间举于乡。所善西洋砲法，盖得之徐光启云。广宁覆没，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画经略军前。主建砲台教练法，因请据宁远、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砲，一如元化言。还授元化职方主事，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崇焕已为经略，乞元化自辅，遂改元化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为乱，廷议复设登莱巡抚，遂擢元化右佥都御史任之，驻登州。明年，岛众杀兴治，元化奏副将黄龙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讨也。贼纵元化还，诏逮之。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不得也；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卒不得，同张焘弃市。光兰、征充军。

赞曰：疆圉多故，则思任事之臣。梅之焕诸人，风采机略尚大异于巽懦恇怯之徒，而牵于文法，或废或死，悲夫！叛将衡行，缚而斩之，一偏裨力耳。中挠抚议，委坚城畀之，援师观望不进，徒扰扰焉。设官命将，何益之有？抚议之误国也，可胜言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硃燮元（徐如珂 刘可训 胡平表 卢安世 林兆鼎） 李杹（史永安刘锡元）王三善（岳具仰等 硃家民） 蔡复一（沈儆炌）（袁善 周鸿图 段伯炌胡从仪

硃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大理评事。迁苏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广东提督学校。以右参政谢病归。起陕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

天启元年，就迁左。将入觐，会永宁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军。永宁，古兰州地。奢氏，倮罗种也，洪武时归附，世为宣抚使。传至崇周，无子，崇明以疏属袭，外恭内阴鸷，子寅尤骁桀好乱。时诏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崇明父子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以兵诣重庆。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龙等遂反。杀可求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时举、达负伤遁。时九月十有七日也。贼遂据重庆，播州遗孽及诸亡命奸人蜂起应之。贼党符国祯袭陷遵义，列城多不守。

崇明僭伪号，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及徼外杂蛮数万，分道趋成都。陷新都、内江，尽据木椑、龙泉诸隘口。指挥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战死。成都兵止二千，饷又绌。燮元檄征石砫、罗纲、龙安、松、茂诸道兵入援，敛二百里内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贼障革裹竹牌钩梯附城，垒土山，上架蓬荜，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击却之，又遣人决都江堰水注濠。贼治桥，得少息，因斩城中通贼者二百人，贼失内应。贼四面立望楼，高与城齐，燮元命死士突出，击斩三贼帅，燔其楼。

既而援兵渐集。登莱副使杨述程以募兵至湖广，遂合安绵副使刘芬谦、石□主女土官秦良玉军败贼牛头镇，复新都。他路援兵亦连胜贼。然贼亦愈增，日发冢，掷枯骸。忽自林中大噪，数千人拥物如舟，高丈许，长五十丈，楼数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挟机弩毒矢，旁翼两云楼，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吕公车也。”乃用巨木为机关，转索发砲，飞千钧石击之，又以大砲击牛，牛返走，败去。

有诸生陷贼中，遣人言贼将罗象乾欲反正。燮元令与象乾俱至，呼

饮戍楼中，不脱其佩刀，与同卧酣寝。象乾誓死报，复缒而出。自是，贼中举动无不知。乃遣部将诈降，诱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会诸道援军至，燮元策贼且走，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断桥，严兵待。象乾因自内纵火，崇明父子遁走泸州，象乾遂以众来归。城围百二日而解。

初，朝廷闻重庆变，即擢燮元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以杨愈懋为总兵官，而擢河南巡抚张我续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军。未至而成都围解，官军乘势复州县卫所凡四十余，惟重庆为樊龙等所据。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陆，副使徐如珂率兵绕出佛图关后，与良玉攻拔之。崇明发卒数万来援，如珂迎战，檄同知越其杰蹑贼后，杀万余人。监军佥事戴君恩令守备金富廉攻斩贼将张彤，樊龙亦战死。帝告庙受贺，进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将复建武、长宁，获伪丞相何若海，泸州亦旋复。

先是，国祯陷遵义，贵州巡抚李桠已遣兵复之。永宁人李忠臣尝为松潘副使，家居，陷贼，以书约愈懋为内应，事觉，合门遇害。贼即用其家僮绐愈懋，袭杀之，并杀顺庆推官郭象仪等，再陷遵义，杀推官冯凤雏。

当是时，崇明未平，而贵州安邦彦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彦以故得倡乱。朝议录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总督四川及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五府军务，兼巡抚四川，而以杨述中总督贵州军务，兼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续共办奢、安二贼。然两督府分阃治军，川、贵不相应，贼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谋直取永宁，集将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乃尽掣诸军会长宁，连破麻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诸砦。与良玉兵会，进攻永宁。击败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军营、凉伞铺，尽焚其营。寅被二枪遁，樊虎亦中枪死。复追败之横山，入青岗坪，抵城下，拔之，擒叛将周邦太，降贼二万。副总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义。崇明父子逃入红崖大囤，官军蹙而拔之。连拔天台、白崖、楠木诸囤，抚定红潦四十八砦。贼奔入旧蔺州城，五月为参将罗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余众走水西龙场客仲坝，倚其女弟奢社辉以守。初，贼失永宁，即求救于安邦彦。邦彦遣二军窥遵义、永宁，燮元败走之。总兵官李维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窜深箐。维新偕副使李仙品、佥事刘可训、参将林兆鼎等捣龙场，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辉，寅、国祯皆被创走。录功，进燮元右都御史。

时蜀中兵十六万，土、汉各半。汉兵不任战，而土兵骄淫不肯尽

力。成都围解，不即取重庆；重庆复，不即捣永宁；及永宁、蔺州并下，贼失巢穴，又纵使远窜。大抵土官利养寇，官军效之，贼得展转为计。崇明父子方窘甚，燮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永宁既拔，拓地千里。燮元割膏腴地归永宁卫，以其余地为四十八屯，给诸降贼有功者，令岁输赋于官，曰“屯将”，隶于叙州府，增设同知一人领之。且移叙州兵备道于卫城，与贵州参将同驻，蜀中遂靖。而邦彦张甚。

四年春陷贵州，巡抚王三善军没。明年，总理鲁钦败于织金，贵州总督蔡复一军又败。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师不协助，议合两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移镇遵义；而以尹同皋代抚四川。燮元赴重庆，邦彦侦知之。六年二月，谋乘官军未发，分犯云南、遵义，而令寅专犯永宁。未行，寅被杀，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钱，乘寅醉杀之。寅既死，崇明年老无能为，邦彦亦乞抚，燮元闻于朝，许之，乃遣参将杨明辉往抚。燮元旋以父丧归，偏沅巡抚闵梦得来代。

先是，贵州巡抚王瑊谓督臣移镇贵阳有十便，朝议从之。梦得乃陈用兵机宜，请自永宁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进白岩、层台、毕节、大方仅二百余里。我既宿重兵，诸番交通之路绝，然后贵阳、遵义军克期进，贼必不能支。疏未报，梦得召还，代以尚书张鹤鸣，议遂寝。鹤鸣未至，明辉奉制书，仅招抚安位，不云赦邦彦。邦彦怒，杀明辉，抚议由此绝。鹤鸣视师年余，未尝一战，贼得养其锐。

崇祯元年六月，复召燮元代之，兼巡抚贵州，仍赐尚方剑。录前功，进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使。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将士多杀降报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广开垦，募勇敢；用梦得前议，檄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复赤水。邦彦闻之，分守陆广、鸭池、三岔诸要害，别以一军趋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合兵十余万，先犯赤水。燮元授计成名，诱贼至永宁，乃遣总兵官林兆鼎从三岔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合倾其巢。邦彦恃勇，拟先破永宁军，还拒诸将，急索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遇贼十万于五峰山、桃红坝，大破之。贼奔据山巅。诸将乘雾力攻，贼复大败。又追败之红土川，邦彦、崇明皆授首，时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闻，帝大喜。以成名与良柱争功，赏久不行。

乌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沾益土酋安远弟边为夫，负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胁走边，遂复乌撒。燮元以境内贼略尽，不欲穷兵，乃檄招安位，位不决。燮元集将吏议曰："水西地深险多箐篁，蛮烟僰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今当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贼乏食，将自毙。"于是攻之百余日，斩级万余。养鲲复遣人入大方，烧其室庐。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燮元与约四事：一、贬秩，二、削水外六目地归之朝廷，三、献杀王巡抚者首，四、开毕节等九驿。位请如约，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受之，贵州亦靖。遂上善后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图。沿河要害，臣筑城三十六所，近控蛮苗，远联滇、蜀，皆立邸舍，缮邮亭，建仓廪，贼必不敢猝入为寇。鸭池、安庄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顷，人赋土使自赡，盐酪刍茭出其中。诸将士身经数百战，咸愿得尺寸地长子孙，请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劝。"帝报可。

初，崇明、邦彦之死，实川中诸将功，而黔将争之。燮元颇右黔将，屡奏于朝，为四川巡按御史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罢，帝慰留之。其冬讨平定番、镇宁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卫及平越、清平、偏桥、镇远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缮亭障，置游徼。贵阳东北有洪边十二马头，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彦被剿灭，乃即其地置开州，又奏复故施秉县，招流民实之。

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声作乱，陷弥勒州曲江所，又攻临安及宁州，远近震动。巡抚王伉、总兵官沐天波不能御，伉逮戍。燮元遣兵临之，遂就抚。

龙场坝者，邻大方，邦彦以假崇明。崇明既灭，总兵侯良柱欲设官屯守以自广。而安位谓己故地，数举兵争，燮元不之禁。会燮元劾良柱不职；良柱亦讦燮元曲庇安氏，纳其重贿。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刘宗祥。宗祥亦劾燮元受贿，且以龙场、永宁不置邑卫为欺罔。帝以责燮元，燮元乃上言："御夷之法，来则安之，不专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纳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输国赋。若设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悬，中限河水，不利应援，筑城守渡，转运烦费。且内激蔺州必死之斗，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开，未易猝止，非国家久远计。"帝犹未许。后勘其地，果如所议。论桃红坝功，进少师，世廕锦衣指挥使。一品六年满，加左柱国。再议平贼功，世廕锦衣指挥佥事。

十年，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又欲郡县其地，燮元力争。遂传檄土目，布上威德。诸蛮争纳土，献重器。燮元乃裂疆域，众建诸蛮。复上疏曰：

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户口，征其赋税，殊俗内响，等之编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筑城戍兵，足销反侧。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为长官司者十有七，数百年来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顺也，地大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敛，一切蠲除，参用汉法，可为长久计。

因言其便有九：

不设郡县置军卫，因其故俗，土汉相安，便一。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给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转输劳，便三。有功将士，酬以金则国币方匮，酬以爵则名器将轻，锡以土田，于国无损，便四。既世其土，各图久远，为子孙计，反侧不生，便五。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俾贼遗孽不敢窥伺，便七。军民愿耕者给田，且耕且守，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便八。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

帝咸报可。无何，所抚土目有叛者，诸将方国安等军败，燮元坐贬一秩。已，竟破灭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

燮元长八尺，腹大十围，饮啖兼二十人。镇西南久，军赀赎锾，岁不下数十万，皆籍之于官。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行军务持重，谋定后战，尤善用间。使人各当其材，犯法，即亲爱必诛；有功，厮养不遗赏也。驭蛮以忠信，不妄杀，苗民怀之。初官陕西时，遇一老叟，载与归，尽得其风角、占候、遁甲诸术。将别，语燮元曰："幸自爱，他日西南有事，公当之矣。"内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时，语人曰："蜀且有变，平之者硃公乎？"已而果然。

徐如珂，字季鸣，吴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主事谢廷赞疏请建储。帝怒，尽贬刑曹官，如珂降云南布政司照磨。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广东岭南道右参议。暹罗贡使馈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启元年，迁川东兵备副使。击杀奢崇明党樊龙，复重庆。奉檄捣蔺州土城，贼借水西兵十万来援，前军少却，捍子军覃懋勋挽白竹弩连中之，贼大溃。转战数十里，斩首万余级，遂拔蔺州，崇明父子窜水西去。乃召如珂为太仆少卿，转左通政。

魏忠贤逐杨涟，如珂郊饯之，忠贤衔甚。迁光禄卿，修公廨竣，疏词无所称颂。六年九月，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籍。归里三月，治具饮客。顷之卒。崇祯初，以原推起用，死岁余矣。寻录破贼功，赐祭葬，进秩一等，官一子。

刘可训，澧州人。万历中举乡试。历官刑部员外郎。天启元年，恤刑四川。会奢崇明反，围成都，可训佐城守有功，擢佥事，监军讨贼。崇明走龙场坝，可训督诸将进剿，功最多。总督硃燮元汇奏文武将吏功，盛推可训，乃迁威茂兵备参议。崇祯元年，改叙泸副使，仍监诸将军。二年，与总兵侯良柱破贼十万众于五峰山，斩崇明及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言："可训将孤军，出入蛮烟瘴雨者多年。初无守土责，因奉命录囚，而乃见危授命，解围成都，奏捷永宁，扫除蔺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战，十道并攻，皆抱病督军，誓死殉国。畀以节钺，谁曰不宜？"帝颇纳其言。未几，畿辅被兵，可训率师入卫。三年五月恢复遵化，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永平，督蓟镇边务。兵部尚书梁廷栋嘱私人沈敏于可训，敏遂交关为奸利。御史水佳允劾可训，落职归。后叙四川平寇功，复官，世廕锦衣千户。未及起用，卒于家。

胡平表，云南临安人。万历中举于乡，历忠州判官。天启元年秋，樊龙陷重庆，平表缒城下，诣石砫土官秦良玉乞师，号泣不食饮者五昼夜，良玉为发兵。巡抚硃燮元檄平表监良玉军。会擢新郑知县，燮元奏留之，改重庆推官，监军兼副总兵，尽护诸军将。战数有功，擢四川监军佥事，兼理屯田。迁贵州右参议。崇祯元年，总督张鹤鸣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义。复新都，解成都围，连战白市驿、马庙，进据两岭，俘斩无算。夺二郎关，擒贼帅黑蓬头，追降樊龙，遂克重庆。用六千人败奢、安二酋十万兵。请以本官加督师御史衔，赐之专敕，必能枭逆贼首献阙下。"部议格不行，乃进秩右参政，分守贵宁道，廕子锦衣世千户。久之，擢贵州布政使。四年大计，坐不谨落职。十三年，督师杨嗣昌荐之，诏以武昌通判监标下军事。嗣昌卒，乃罢归。

卢安世，贵州赤水卫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为富顺教谕。天启初，奢崇明反，遣贼逼取县印，署令弃城走。安世收印，率壮士击斩贼。无何，贼数万猝至，安世单骑斗，手馘数人，诣上官请兵复其城。帝用大学士孙承宗言，超擢佥事，监军讨贼，屡战有功。五年四月，总督硃燮元上言："自遵义五路进兵，永宁破巢之后，大小数百战，擒获几四万人，降贼将百三十四人，招抚群贼及土、汉、苗仲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余人，皆监司李仙品、刘可训、郑朝栋及安世等功，武将则林兆鼎、秦翼明、罗象乾，土官则陈治安、冉绍文、悦先民等。"帝纳之。安世进

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功复多。崇祯初，予世廕武职，进右参政。久之，解官，归卒。

林兆鼎，福建人。天启中，为四川参将，积功至总兵官，都督同知。崇祯三年，遣将讨定番州苗，连破十余寨，擒其魁。四年，遣将讨湖广苗黑酋，攻拔二百余寨。加左都督，召佥南京右府。卒，赠太子少保。

李桠，字长孺，鄞人。曾祖循义，衡州知府。祖生威，凤阳推官。桠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转广东盐法佥事，历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

四十七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者，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邦彦素桀黠，欲乘以起事，诣桠请行，桠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桠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

会桠被劾，乃六疏乞休。天启元年始得请，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庆，陷遵义，贵阳大震，桠遂留视事。时城中兵不及三千，仓库空虚。桠与巡按御史史永安贷云南、湖广银四万有奇，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而急遣总兵官张彦方，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监军副使硃芹，提学佥事刘锡元等援四川。屡捷，遂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

二年二月，或传崇明陷成都，邦彦遂挟安位反，自称罗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乌撒土目安效良亦与通。邦彦首袭毕节，都司杨明廷固守，击斩数百人。效良助邦彦陷其城，明廷败殁。贼遂分兵陷安顺平坝，效良亦西陷沾益，而邦彦自统水西军及罗鬼、苗仲数万，东渡陆广河，直趋贵阳，别遣王伦等下甕安，袭偏桥，以断援兵。洪边土司宋万化纠苗仲九股陷龙里。

桠、永安闻变，亟议城守。会籓臬、守令咸入觐，而彦方镇铜仁，运清驻遵义。城中文武无几人，乃分兵为五，令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故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桠自当北门之冲。永安居谯楼，团街市兵，防内变。学官及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贼至，尽锐攻北城，桠迎战，败之。转攻东门，为锡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驰突，以疲官兵。为三丈楼临城，用妇人、鸡犬厌胜术。□云、永安烹彘杂斗米饭投饲鸡犬，

而张虎豹皮于城楼以祓之，乃得施砲石，夜缒死士烧其楼。贼又作竹笼万余，土垒之，高逾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钟楼建城上，贼弃笼去，官军出烧之。数出城邀贼粮，贼怒，尽发城外冢，遍烧村砦。又先后攻陷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西数千里，尽为贼据。

初被围，彦方、运清来救，败贼于新添。贼诱入龙里，二将皆败，乃纵之入城曰“使耗汝粮”，城中果大困。川贵总督张我续、巡抚王三善拥兵不进，杲、永安连疏告急，诏旨督责之。会彦方等出战频得利，贼退保泽溪，乃遣裨将商士杰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二卫，且乞援兵。贼谓城必拔，沿山列营栅隔内外，间旬日一来攻，辄败去。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赴援，遇贼甕城河。仲仁战不利，时逢拥兵不救，遂大败，诸将马一龙、白自强等歼焉，援遂绝。贼闻三善将进兵，益日夜攻击，长梯蚁附，城几陷者数矣。杲奋臂一呼，士卒虽委顿，皆强起斫贼，贼皆颠踣死城下。王三善屡被严旨，乃率师破重围而进。十二月七日，抵贵阳城下，围始解。杲乃辞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贼，我续无寸功，乾没军资六十万，言官交劾，解职候勘。

我续，邯郸人，刑部尚书国彦子。其后夤缘魏忠贤起户部侍郎，进尚书，名丽逆案云。

方官廪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败革皆尽，食死人肉，后乃生食人，至亲属相啖。彦方、运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杲尽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皆授以刀缳。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孤城卒定，皆杲及永安、锡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杲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及围解，当再叙功，御史蒋允仪言安位袭职时，杲索其金盆，致启衅。章下贵州巡按侯恂核，未报，御史张应辰力颂杲功。恂核上，亦白其诬。帝责允仪。

初，永安遣运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惧其不济，欲出城督之。锡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咨杲，杲止永安。及锡元当绝食时，议发兵护杲、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锡元。而运清因交构其间，三人遂相失。永安诋锡元议留身守城，欲输城于贼，杲亦与谋，两人上章辨。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孙玮等力为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当不次大用；杲已进官，当召还；锡元已进参政，当更优叙。诏可之。然杲竟不召，锡元亦无他擢，二人并还里。独永安在朝，连擢太常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再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杲及诸将吏功，迄不叙。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颂杲功，不纳。

崇祯元年，给事中许誉卿再以金盆事劾杲。帝召咨廷臣，独御史毛羽健为杲解，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议如羽健言，给事中余昌祚诋羽健曲庇。帝下川贵总督硃燮元等再核，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为婚姻，同谋已久。奢寅寇蜀，邦彦即寇黔，何用激变？当贵阳告急，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不问。后知杲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则围已十月。安酋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襄，非杲扼其冲，东南尽涂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载跻卿贰，督师三边，杲则投闲林壑，又以永安谤书为杲罪。案金盆之说发自允仪，当年已自承风闻，何至今犹执为实事？"贵州人亦争为杲颂冤。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越洪范交章雪其枉，杲事始白。

九年冬，叙守城功，进一秩，赉银币。久之，卒于家。

锡元，长洲人。崇祯中，任宁夏参政。

永安，武定人。共杲城守，功多。以在边时建魏忠贤祠，后为御史甯光先论罢，不为人所重云。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荆州推官入为吏部主事。齐、楚、浙三党抨击李三才，三善自请单骑行勘，遂为其党所推。历考功文选郎中，进太常少卿。

天启元年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杲巡抚贵州。时奢崇明已陷重庆。明年二月，安邦彦亦反，围贵阳。杲及巡按御史史永安连章告急，趣三善驰援。三善始驻沅州，调集兵食。已次镇远，再次平越，去贵阳百八十里，方遣知府硃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进。疏请便宜从事，给空名部牒，得随才委任。帝悉报可。

至十二月朔，知贵阳围益困，集众计曰："失城死法，进援死敌，等死耳，盍死敌乎？"乃分兵为三：副使何天麟等从清水江进，为右部；佥事杨世赏等从都匀进，为左部；自将二万人，与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参将杨明楷、刘志敏、孙元谟、王建中等由中路，当贼锋。舟次新安，抵龙头营。超前锋遇贼，众欲退，斩二人乃定。贼酋阿成骁勇，超率步卒张良俊直前斩其头，贼众披靡。三善等大军亦至，遂夺龙里城。诸将议驻师观变，三善不可，策马先。邦彦疑三善有众数十万，乃潜遁，余贼退屯龙洞。官军遂夺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元模、明楷连败贼，其渠安邦俊中砲死，生获邦彦弟阿伦，遂抵贵阳城下，贼解围去。□云、永安请三善入城，三善曰："贼兵不远，我不可即安。"营于南门

外。明日，破贼泽溪，贼走渡陆广河。居数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广、广西、四川援兵先后至。

三善以二万人破贼十万，有轻敌心，欲因粮于敌。举超为总兵官，令渡陆广，趋大方，捣安位巢，以世赏监之；总兵官张彦方渡鸭池，捣邦彦巢，以天麟监之。汉、土兵各三万。别将都司线补衮出黄沙渡。克期并进。超等至陆广，连战皆捷，彦方部将秦民屏亦破贼五大寨，诸将益轻敌。邦彦先合崇明、效良兵诱官军深入。三年正月，超渡陆广，贼薄之，独山土官蒙诏先遁，官军大败，争渡河，超走免，明楷被执，诸将姚旺等二十六人歼焉。贼遂攻破鸭池军，部将覃弘化先逃，诸营尽溃，彦方退保威清，惟补衮军独全。

诸苗见王师失利，复蜂起。土酋何中尉进据龙里，而邦彦使李阿二围青岩，断定番饷道，令宋万化、吴楚汉为左右翼，自将趋贵阳，远近大震。三善急遣游击祁继祖等取龙里，王建中、刘志敏救青岩。继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贼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贼四十八庄，龙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继祖捣楚汉八姑荡，燔庄砦二百余，薄而攻之。贼溺死无算。万化不知楚汉败，诈降，三善佯许，而令诸将卷甲趋之。万化仓皇出战，被擒，邦彦为夺气。群苗复效顺，三善给黄帜，令树营中。邦彦望见不敢出，增兵守鸭池、陆广诸要害。

时崇明父子屡败，邦彦救之，为川师败走。总理鲁钦等剿擒中尉，彦方亦追贼鸭池，而贼复乘间陷普安。总督杨述中驻沅州，畏贼。朝命屡趣，始移镇远。议与三善左，三善屡求退，不许。会崇明为川师所窘，逃入贵州龙场，依邦彦。三善议会师进讨，述中暨诸将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议，以闰十月，自将六万人渡乌江，次黑石，连败贼，斩前逃将覃弘化以徇。贼乃栅漆山，日遣游骑掠樵采者。军中乏食，诸将请退师。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斩吾首诣贼降！"诸将乃不敢言。三善募壮士逼漆山。绯衣峨冠，肩舆张盖，自督阵，语将士曰："战不捷，此即吾致身处也。"旁一山颇峻，麾左军据其颠。贼仓皇拔栅争山，将士殊死战，贼大败，邦彦狼狈走。

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继。师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辉走火灼堡，邦彦窜织金，先所陷将杨明楷乃得还。位窘，遣使诣述中请降。述中令缚崇明父子自赎，三善责并献邦彦，往返之间，贼得用计为备。三善以贼方平，议郡县其地，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于邦彦。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灭贼，以饷乏辞。

三善屯大方久，食尽，述中弗为援，不得已议退师。四年正月，尽焚大方庐舍而东，贼蹑之。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殁。官军行且战，至内庄，后军为贼所断。三善还救，士卒多奔。陈其愚者，贼心腹，先诈降，三善信之，与筹兵事，故军中虚实贼无不知。至是遇贼，其愚故纵辔冲三善坠马，三善知有变，急解印绶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贼拥之去。骂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余人皆死。贼拘监军副使岳具仰以要抚，具仰遣人驰蜡书于外，被杀。

三善倜傥负气，多权略。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侠客，后辄得其用。救贵阳时，得邸报不视，曰："吾方办贼，奚暇及此？且朝议战守纷纷，阅之徒乱人意。"其坚决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败。先以解围功，加兵部右侍郎，既殁，巡按御史陆献明请优恤，所司格不行。崇祯改元，赠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佥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叙解围功，赠太子少保。

大方之役，御史贵阳徐卿伯上言："邦彦招四方奸宄，多狡计。抚臣得胜骤进，视蠢苗不足平。不知泽溪以西，渡陆广河，皆鸟道，深林丛箐，彼诱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断其邮书，阻饷道，遮援师，则彼不劳一卒，不费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后悉如其言。

岳具仰，延安人。举于乡，历泸州知州、户部郎中。贵州乱，朝议具仰知兵，用为监军副使。内庄之败，监军四人，其三得脱还，惟具仰竟死。

田景猷，贵州思南人。天启二年甫释褐，愤邦彦反，疏请赍敕宣谕。廷议壮之，即擢职方主事。贼方围贵阳，景猷单骑往，晓以祸福，令释兵归朝。邦彦不听，欲屈景猷，日陈宝玩以诱之，不为动。贼乃留景猷，遣其徒恐以危祸，景猷怒，拔刀击之，其人走免。羁贼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赠光禄卿，景猷太常少卿，并录其一子。

杨明楷者，铜仁乌罗司人。内庄之败，明楷为中军，免死。后从鲁钦讨长田贼，功最，终副总兵。

硃家民，字同人，曲靖人。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为涪州知州。天启二年官贵阳知府。奉三善命，乞援兵于四川，又借河南兵，共解其围。乃抚伤残，招流移，宽徭赋，远迩悦服。丁父忧，夺情，擢安普监军副使，加右参政。崇祯时，就迁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

级。久之，致仕归，卒。自邦彦始乱，云、贵诸土酋尽反，攻陷安南等上六卫，云南路断。其后路虽通，群苗犹出没为患。家民率参将许成名等讨平盘江外阿野、鲁颇诸砦，于是相度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诸要害，筑石城五，宿兵卫民。又于其间筑六城，廨舍庐井毕备。群苗惕息，行旅晏然。盘江居云、贵交，两山夹峙，一水中绝，湍激迅悍，舟济者多陷溺。家民仿澜沧桥制，冶铁为纟亘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类于蜀之栈，而道始通。

蔡复一，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进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归。光宗立，起故官，迁山西左布政使。

天启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岁大旱，布衣素冠，自系于狱，遂大雨。奢崇明、安邦彦反，贵州巡抚王三善败殁，进复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兵燹之余，斗米值一金，复一劳徕拊循，人心始定。寻代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尚方剑，便宜从事。复一乃召集将吏，申严纪律，遣总理鲁钦等救凯里，斩贼众五百余。贼围普定，遣参将尹伸、副使杨世赏救，却之，捣其巢，斩首千二百级。发兵通盘江路，斩逆酋沙国珍及从贼五百。钦与总兵黄钺等复破贼于汪家冲、蒋义寨，斩首二千二百，长驱织金。织金者，邦彦巢也，缘道皆重关叠隘，木石塞山径，将士用巨斧开之，或攀藤穿窦而入。贼战败，遁深箐，斩首复千级。穷搜不得邦彦，乃班师。是役也，焚贼巢数十里，获牛马、甲仗无算。复一以邻境不协讨，致贼未灭，请敕四川出兵遵义，抵水西，云南出兵沾益，抵乌撒，犄角平贼。帝悉可之。因命广西、云南、四川诸郡邻贵州者，听复一节制。

五年正月，钦等旋师渡河。贼从后袭击，诸营尽溃，死者数千人。时复一为总督，而硃燮元亦以尚书督四川、湖广、陕西诸军，以故复一节制不行于境外。钦等深入，四川、云南兵皆不至。复一自劾，因论事权不一，故败。巡按御史傅宗龙亦以为言，廷议移燮元督河道，令复一专督五路师。御史杨维垣独言燮元不可易，帝从之，解复一任听勘，而以王瑊为右佥都御史，代抚贵州。

复一候代，仍拮据兵事，与宗龙计，剿破乌粟、螺虾、长田及两江十五砦叛苗，斩七百余级。贼党安效良首助邦彦陷沾益，云南巡抚沈儆炌遣兵讨之，未定，迁侍郎去。代者闵洪学，招抚之，亦未定。及是见云南出师，惧，约邦彦犯曲靖、寻甸。复一遣许成名往援，贼望风遁。又遣刘超等讨平越苗阿秩等，破百七十砦，斩级二千三百有奇。至十

月，复一卒于平越军中。讣闻，帝嘉其忠勤，赠兵部尚书，谥清宪，任一子官。

复一好古博学，善属文，耿介负大节。既殁，橐无遗赀。

瑊既至，见邦彦不易平，欲解去。夤缘魏党李鲁生，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祯初，被劾归。流贼陷应城，遇害。

沈儆炌，字叔永，归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儆炌登万历十七年进士。历河南左布政使，入为光禄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神宗末，诏增岁贡黄金二千，儆炌疏争。会光宗立，如其请。

云龙州土舍段进志掠永昌、大理，儆炌讨擒之。安邦彦反，诸土目并起。安效良陷沾益，李贤陷平夷，禄千钟犯寻甸、嵩明，张世臣攻武定，邦彦女弟设科掠曲靖，转寇陆凉。儆炌起故参将云南人袁善，令率守备金为贵、土官沙源等驰救嵩明，大破之。贼转寇寻甸，复大败去。乃请复善故官，与诸将分讨贼，数有功。会儆蠙迁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闵洪学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后拜南京工部尚书，为魏忠贤党石三畏所劾，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卒于家。子允培，礼科都给事中。

洪学既至，亦任用袁善。贼陷普安，围安南，善攻破之，通上六卫道。王三善之殁，六卫复梗，善护御史傅宗龙赴黔，道复通。已而败安效良于沾益，又败贼于炎方、马龙。七年，御史硃泰祯核上武定、嵩明、寻甸破贼功，大小百三十三战，斩四千六百余级，请宣捷告庙，从之。魏忠贤等并进秩，廕子。善加都督同知，世廕锦衣指挥佥事。崇祯初，卒官。

周鸿图，字子固，即墨人。起家岁贡生，知宿迁县。以侯恂荐，迁贵阳同知，监纪军事，积军功至知府。会匀哈叛苗与邦彦相倚为乱。天启六年春，巡抚王瑊及御史傅宗龙使监胡从仪及都司张云鹏军，分道搜山，所向摧破。会闻鲁钦败，贼复趋龙场助邦彦。已而邦彦屡败，贼返故巢。鸿图、从仪等攻之，破焚一百余寨，斩首千二百余级。鸿图擢副使，分巡新镇道；从仪进副总兵。当是时，鸿图驻平越，辖下六卫，参议段伯炌驻安庄，辖上六卫。千余里间，奸宄屏息，两人力也。鸿图终陕西参政。

伯炌，云南晋宁人。由乡举为镇宁知州。力拒安邦彦，超擢佥事，

分巡镇宁。邦彦寇普定，偕从仪击破之，由此擢参议。

胡从仪，山西人。天启四年，以游击援普定，功多。既而破贼长田。以参将讨平匀哈，后又与诸将平老虫添。崇祯三年，讨平苗贼汪狂、抱角，召为保定总兵官，卒于京邸。赠都督佥事。黔人爱之，为立真将军碑。

赞曰：奢、安之乱，窃发于蜀，蔓延于黔，劳师者几十载。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开屯设卫，不亟亟焉郡县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辙，而西南由滋永宁，庶几可方赵营平之制羌、韦南康之镇蜀者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鈐等）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登进士第二人，授编修，进中允。“梃击”变起，大学士吴道南以谘承宗。对曰：“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应天乡试，发策著其语。攖党人忌，将以大计出诸外，学士刘一□景保持，乃得免。历谕德、洗马。

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天启元年进少詹事。时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为兵部添设侍郎，主东事。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二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未几，大清兵逼广宁，王化贞弃城走，熊廷弼与俱入关。兵部尚书张鹤鸣惧罪，出行边。帝亦急东事，遂拜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越数日，命以阁臣掌部务。承宗上疏曰：“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因列上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帝褒纳焉。时边警屡告，阁部大臣幸旦暮无事，而言路日益纷呶。承宗乃请下廷弼于理，与化贞并谳，用正朝士党护。又请逮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以惩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请诘责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

兵部尚书王在晋代廷弼经略辽东，与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象乾在蓟门久，习知西部种类情性，西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甚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

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承宗乃议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觉华岛，袁崇焕主宁远卫，在晋持不可，主守中前所。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逃在关，皆附和之。

初，化贞等既逃，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前哨游击左辅名驻中前，实不出八里铺。承宗知诸部不足信，而宁远、觉华之可守，已决计将自在晋发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还朝，言：“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其他制置军事又十余疏。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而以鸣泰为辽东巡抚。承宗乃辟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请帑金八十万以行。帝特御门临遣，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既至关，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棨、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砲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

人 ，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以之甲所救难民七千发前屯为兵。应乾所募辽卒出戍宁远，咨朝鲜使助声援。犒毛文龙于东江，令复四卫。檄登帅沈有容进据广鹿岛。欲以春防躬诣登、莱商进取，而中朝意方急辽，弗许也。应诏被劾，承宗请用马世龙代之，以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世龙节制，且为世龙请尚方剑。帝皆可之。世龙既受事，承宗为筑坛，拜行授钺礼。率教已守前屯，尽驱哈喇慎诸部，抚场犹在八里铺。象乾议开水关，抚之关内，承宗不可，乃定于高台堡。

时大清兵委广宁去，辽遗民入居之。插汉部以告有孚，有孚谋挟西部乘间歼之，冒恢复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杀我人者，致罚如盟言。"是役也 ，全活千余人。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魏忠贤窃政，遣其党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赍内库神砲、甲仗、弓矢之属数万至关门，为军中用，又以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诸币颁赉将士，而赐承宗蟒服、白金慰劳之，实觇军也。承宗方出关巡宁远，中路闻之，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帝温旨报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

鸣泰之为巡抚也，承宗荐之。后知其无实，军事多不与议。鸣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诋鸣泰 ，巡关御史潘云翼复论劾之。帝乃罢鸣泰，而以张凤翼代。凤翼怯，复主守关议。承宗不悦，乃复出关巡视。抵宁远，集将吏议所守。众多如凤翼指，独世龙请守中后所，而崇焕、善继及副将茅元仪力请守宁远，承宗然之，议乃定。令大寿兴工，崇焕、满桂守之。先是，虎部窃出盗掠，率教捕斩四人。象乾欲斩率教谢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护其兵出采木，为西部朗素所杀。承宗怒，遣世龙剿之。象乾恐坏抚局，令郎素缚逃人为杀楹者以献，而增市赏千金。承宗方疏争，而象乾以忧去。

承宗患主款者挠己权，言督师、总督可勿兼设，请罢己，不可，则弗推总督。并请以辽抚移驻宁远。帝命止总督推 ，而凤翼谓置己死地也，因大恨。与其乡人云翼、有孚等力毁世龙，以撼承宗。无何，有孚为蓟抚岳和声所劾，益疑世龙与崇焕构陷，乃共为浮言，挠出关计。给事中解学龙遂极论世龙罪。承宗愤，抗疏陈守御策，言："拒敌门庭之中，与拒诸门庭外，势既辨。我促敌二百里外，敌促我二百里中，势又辨。盖广宁，我远而敌近；宁远，我近而敌远。我不进逼敌，敌将进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辽左，而宁远、觉华终不可弃。请敕廷臣杂议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饷可否久输，关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弃，屯筑战守可否兴举，再察敌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灭。臣不敢为百年久计，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倘臣言不当，立斥臣以定大计，无纡回不决，

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复为世龙辩，而发有孚等交构状。

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为广宁理饷同知。城陷逃归，象乾题为广宁道佥事，专抚插汉　，乾没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凤翼亦以忧归，喻安性代。而廷臣言总督不可裁，命吴用先督蓟、辽，代象乾。承宗恶本兵越彦多中制，称疾求罢，举彦自代以困之，廷议不可而止。

时宁远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承宗图大举，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给之。兵、工二部相与谋曰：“饷足　，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为饬诸曹，而师竟不果出。

初，方震孺、游士任、李达、明时举之谴，承宗实劾之，后皆为求宥。复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劳，请免死遣戍　，朝端哗然。给事中顾其仁、许誉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论驳，帝皆置弗省。会承宗叙五防效劳诸臣，且引疾乞罢，乃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襕，佐以金币。

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坤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会忠贤逐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　，承宗方西巡蓟、昌。念抗疏帝未必亲览，往在讲筵，每奏对辄有入，乃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欲因是论其罪。魏广微闻之，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矣！”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襆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而其党李蕃、崔呈秀、徐大化连疏诋之，至比之王敦、李怀光。承宗乃杜门求罢。

五年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令廷臣议去留，论冒饷者复踵至，遂下廷臣杂议。吏部尚书崔景荣持之，乃下诏勉留　，而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承宗。奏报，承宗方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罢大将世钦、世禄，副将李秉诚、孙谏，汰军万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万。而言官论世龙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语详《世龙传》。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

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无何，安性亦罢，遂废巡抚不设。

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明年，宁远被围　　，乃疏言关门兵止存五万，言者益以为承宗罪。承宗告户部曰："第初莅关，尝给十一万七千人饷，今但给五万人饷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后忠贤遣其党梁梦环巡关，欲傅致承宗罪，无所得而止。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庄烈帝即位，在晋入为兵部尚书，恨承宗不置，极论世龙及元仪荧惑枢辅坏关事，又嗾台省交口诋承宗　，以沮其出。二年十月，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将薄都城，廷臣争请召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仍入朝陛见。承宗至，召对平台。帝慰劳毕，问方略。承宗奏："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帝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对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称善，曰："若何为朕保护京师？"承宗言："当缓急之际，守陴人苦饥寒，非万全策。请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所条画俱称旨。帝曰："卿不须往通，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趣首辅韩爌草敕下所司铸关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明日夜半，忽传旨守通州。时烽火遍近郊，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道亡其三，疾驰抵通，门者几不纳。既入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陴固守。而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游击尤岱以骑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将刘国柱督军二千与岱合，而发密云兵三千营东直门，保定兵五千营广宁门。以其间遣将复马兰、三屯二城。

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寿之变。大寿，辽东前锋总兵官也，偕崇焕入卫。见崇焕下吏，惧诛　，遂与副将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承宗闻，急遣都司贾登科赍手书慰谕大寿，而令游击石柱国驰抚诸军。大寿见登科，言："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然后束身归命。"柱国追及诸军，其将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砲击毙我军，故至此。"柱国复前追，大寿去已远，乃返。承宗奏言："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

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遣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帝喜从之。承宗密札谕大寿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赎督师罪，而己当代为剖白。大寿诺之，具列东奔之故，悉如将士言。帝优诏报之，命承宗移镇关门。诸将闻承宗、世龙至，多自拔来归者。大寿妻左氏亦以大义责其夫，大寿敛兵待命。

当溃兵出关，关城被劫掠，闭门罢市。承宗至，人心始定。关城故十六里，卫城止二里。今敌在内，关城无可守，卫城连关，可步屦而上也。乃别筑墙，横亘于关城，穴之使砲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昼夜穿凿百井。旧汰牙门将侨寓者千人，穷而思乱，皆廪之于官，使巡行街衢，守台护仓，均有所事。内间不得发，外来者辄为逻骑所得，由是关门守完。乃遣世龙督步骑兵万五千入援，令游击祖可法等率骑兵四营西戍抚宁。三年正月，大寿入关谒承宗，亲军五百人甲而候于门。承宗开诚与语，即日列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顿释。

时我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迁安，遂下滦州。分兵攻抚宁，可法等坚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关，离三十里而营，副将官惟贤等力战。乃还攻抚宁及昌黎，俱不下。当是时，京师道梗，承宗、大寿军在东，世龙及四方援军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达京师，始知关城尚无恙。关西南三县：曰抚宁、昌黎、乐亭，西北三城：曰石门、台头、燕河。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皆近关要地。承宗饬诸城严守，而遣将戍开平，复建昌，声援始接。

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薊门及近畿，莫利先进。诏旨屡督趣，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复。世龙请先复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难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势，而先图滦。今当多为声势，示欲图遵之状以牵之。诸镇赴丰润、开平，联关兵以图滦。得滦则以开平兵守之，而骑兵决战以图永。得滦、永则关、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议既定，乃令东西诸营并进，亲诣抚宁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寿及张春、邱禾嘉诸军先抵滦城下，世龙及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继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将王维城等亦入迁安。我大清兵守永平者，尽撤而北还，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诸将谢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复。帝为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加承宗太傅，赐蟒服、白金，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力辞太傅不受，而屡疏称疾乞休，优诏不允。

朵颜束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将王威击败之，复赉银币。先以册立东

宫，加太保；及《神宗实录》成，加官亦如之。并辞免 ，而乞休不已。帝命阁臣议去留，不能决。特遣中书赍手诏慰问，乃起视事。四年正月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还入关，复西巡，遍阅三协十二路而返。条上东西边政八事，帝咸采纳。五月以考满，诏加太傅兼食尚书俸，廕尚宝司丞，赍蟒服、银币、羊酒，复辞太傅不受。

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设兵戍守。后高第来代，尽撤之，二城遂被毁。至是 ，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遂以七月兴工，工甫竣，我大清兵大至，围数周。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也，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复连疏引疾。十一月得请，赐银币乘传归。言者追论其丧师辱国，夺官闲住，并夺宁远世廕。承宗复列上边计十六事，而极言禾嘉军谋牴牾之失，帝报闻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屡请召用，不报。

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将引去，绕城纳喊者三，守者亦应之三 ，曰“此城笑也，于法当破”，围复合。明日城陷，被执。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六。

子举人鉴，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鎗、镐，从子炼 ，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氵宪，从孙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皆战死。督师中官高起潜以闻。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文忠。

赞曰：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诸田野 ，至阖门膏斧钅质，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李标（李国□普（周道登） 刘鸿训 钱龙锡（钱士升 士晋 成基命）何如宠（兄如申 钱象坤） 徐光启（郑以伟 林钎）文震孟（周炳谟） 蒋德璟 黄景昉 方岳贡邱瑜 瑜子之陶1111

李标，字汝立，高邑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泰昌时，累迁少詹事。天启中，擢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标师同邑越南星，党人忌之，列名《东林同志录》中。标惧祸，引疾归。

庄烈帝嗣位，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元年三月入朝。未几，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相继去，标遂为首辅。帝锐意图治，恒召大臣面决庶政。宣府巡抚李养冲疏言旗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无所出。帝以示标等曰："边情危急，遣旗尉侦探，奈何以为伪？且祖宗朝设立厂卫，奚为者？"标对曰："事固宜慎。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赂之则物力难胜耳。"帝默然。同官刘鸿训以增敕事为御史吴玉所纠，帝欲置鸿训于法，标力辩其纳贿之诬。温体仁讦钱谦益引己结浙闱事为词，给事中章允儒廷驳之。帝怒，并谦益将重谴，又欲罪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标言："陛下处分谦益、允儒，本因体仁言，体仁乃不安求罢。乞陛下念谦益事经恩诏，姑令回籍；于允儒仍许自新，而式耜等概从薄罚。诸臣安，体仁亦安。"帝不从，自是深疑朝臣有党，标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韩爌还朝，标让为首辅，寻与爌等定逆案。

三年正月，爌罢，标复为首辅，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先是，与标并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附珰斥，鸿训以增敕戍，周道登、钱龙锡被攻去，独标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家居六年卒。赠少傅，谥文节。

李国□普，字元治，高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詹事。天启六年七月，超擢礼部尚书入阁。释褐十四年即登宰辅，魏忠贤以同乡故援之也。然国□普每持正论。刘志选劾张国纪以撼中宫，国□普言："子不宜佐父难母，而况无间之父母乎！"国纪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阳令唐绍尧系狱，皆力为保全。崇祯初，以登极恩进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国子监生胡焕猷劾国□普等褫衣冠，国□普荐复之，时人称为长厚。元年五月得请归里，荐韩爌、孙承宗自代。卒，赠太保，谥文敏。宗道、景辰事见《黄立极传》中。

周道登，吴江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历迁少詹事。天启时，为礼部左侍郎，颇有所争执。以病归。五年秋，廷推礼部尚书，魏忠贤削其籍。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道登无学术，奏对鄙浅，传以为笑。御史田时震、刘士祯、王道直、吴之仁、任赞化，给事中阎可陛交劾之，悉下廷议。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道登党护枢臣王在晋及宗生硃统饰、乡人陈于鼎馆选事，俱有实迹，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刘鸿训，字默承，长山人。父一相，由进士历南京吏科给事中。追论故相张居正事，执政忌之，出为陇右佥事。终陕西副使。

万历四十一年，鸿训登第，由庶吉士授编修。神、光二宗相继崩，颁诏朝鲜。甫入境，辽阳陷。朝鲜为造二洋舶，从海道还。沿途收难民，舶重而坏。跳浅沙，入小舟，飘泊三日夜，仅得达登州报命。遭母丧，服阕，进右中允，转左谕德，父丧归。天启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贤，斥为民。

庄烈帝即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遣行人召之。三辞，不允。崇祯元年四月还朝。当是时，忠贤虽败，其党犹盛，言路新进者群起抨击之。诸执政尝与忠贤共事，不敢显为别白。鸿训至，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勋、史褵、高捷本由维垣辈进，思合谋攻去鸿训，则党人可安也。弘勋乃言所修、继春、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无罪，而诛锄自三臣始；又诋鸿训使朝鲜，满载貂参而归。锦衣佥事张道浚亦讦攻鸿训，鸿训奏辩。给事中颜继祖言："鸿训先朝削夺。朝鲜一役，舟败，仅以身免。乞谕鸿训入直，共筹安攘之策。至弘勋之借题倾人，道浚之出位乱政，非重创未有已也。"帝是之。给事中邓英乃尽发弘勋赃私，且言弘勋以千金贽维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勋职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鸿训斥击奸之维垣、所修、继春、大铖，而不纳孙之獬流涕忠言；谬主焚毁《要典》，以便私党孙慎行进用。帝责以妄言，停其俸。史褷复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两人，两人遂罢去。

七月，以四川贼平，加鸿训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帝数召见廷臣。鸿训应对独敏，谓民困由吏失职，请帝久任责成。以尚书毕自严善治赋，王在晋善治兵，请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

至九月而有改敕书之事。旧例，督京营者，不辖巡捕军。惠安伯张

庆臻总督京营，敕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以侵职论之。命核中书贿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狱。给事中李觉斯言：“稿具兵部，送辅臣裁定，乃令中书缮写。写讫，复审视进呈。兵部及辅臣皆当问。”十月，帝御便殿，问阁臣，皆谢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书自严等亦谢不知，帝益怒。给事中张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庆臻行贿有迹，不知谁主使。御史刘玉言：“主使者，鸿训也。”庆臻曰：“改敕乃中书事，臣实不预知。且增辖捕卒，取利几何，乃行重贿？”帝叱之。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张凤翔诋之尤力。阁臣李标、钱龙锡言鸿训不宜有此，请更察访。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访为？”促令拟旨。标等逡巡未上，礼部尚书何如宠为鸿训力辩，帝意卒不可回。乃拟旨，鸿训、庆臻并革职候勘。无何，御史田时震劾鸿训用田仰巡抚四川，纳贿二千金；给事中阎可陛劾副都御史贾毓祥由赂鸿训擢用。鸿训数被劾，连章力辩，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诡诓庆臻千金，致臣无辜受祸。”帝不听，下廷臣议罪。

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而律有议贵条，请宽贷。兵部尚书王在晋、职方郎中苗思顺赃证未确，难悬坐。”帝不许。鸿训谪戍代州，在晋、思顺并削籍，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觉斯、鼎延、道直、玉、时震以直言增秩一级。

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七年五月卒戍所。福王时，复官。

钱龙锡，字稚文，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少詹事。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贤，削籍。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年六月，龙锡入朝，立极等四人俱先罢，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标为首辅，龙锡、鸿训协心辅理，朝政稍清。寻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

帝好察边事，频遣旗尉侦探。龙锡言：“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若远遣恐难委信。”海寇犯中左所，总兵官俞咨皋弃城遁，罪当诛。帝欲并罪

巡抚硃一冯。龙锡言："一冯所驻远，非弃城者比，罢职已足蔽辜。"瑞王出封汉中，请食川盐。龙锡言："汉中食晋盐，而瑞籓独用川盐，恐奸徒借名私贩，莫敢讥察。"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乌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适沾益土官安边，欲兼有乌撒，部议将听之。龙锡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乌撒，存亡继绝，于理为顺。安边淫乱，不可长也。"帝悉从之。明年，帝以漕船违禁越关，欲复设漕运总兵官。龙锡言："久裁而复，宜集廷臣议得失。"事竟止。廷议汰冗官，帝谓学官尤冗。龙锡言："学官旧用岁贡生，近因举人乞恩选贡，纂修占缺者多，岁贡积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殁，良可悯。且祖宗设官，于此稍宽者，以师儒造士需老成故也。"帝亦纳之。言官邹毓祚、韩一良、章允儒、刘斯琺获谴，并为申救。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及袁崇焕杀毛文龙，报疏云："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复上善后疏言："阁臣枢臣，往复商确，臣以是得奉行无失。"时文龙拥兵自擅，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即当宁不以为罪也。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及崇焕以五年复辽自诡，往询方略，崇焕云：'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迨崇焕突诛文龙，疏有'臣低徊'一语。臣念文龙功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焕夸诩之词，坐臣朋谋罪？"又辩挑激大寿之诬，请赐罢黜。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是日，群议于中府，谓："斩帅虽龙锡启端，而两书有'处置慎重'语，意不在擅杀，杀文龙乃崇焕过举。至讲款，倡自崇焕，龙锡始答以'酌量'，继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讲款'。然军国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发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狱。复疏辩，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不省。时群小丽名逆案

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议龙锡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设厂西市以待。帝以龙锡无逆谋，令长系。

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忤旨，贬秩调外，而帝意浸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书胡应台等乞宥龙锡，给事中刘斯琺继言之，诏所司再谳。乃释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钱士升，字抑之，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授修撰。天启初，以养母乞归。久之，进左中允，不赴。高邑赵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珰祸，及江西同年生万燝杖死追赃，皆力为营护，破产助之，以是为东林所推。

崇祯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会座主钱龙锡被逮，送之河干，即谢病归。四年，起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祭告凤阳陵寝，疏陈户口流亡之状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明年春入朝。请停事例，罢鼓铸，严赃吏之诛，止遣官督催新旧饷，第责成于抚按。帝悉从之。

帝操切，温体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帝虽优旨报闻，意殊不怿也。

无何，武生李璡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乃疏言："自陈启新言事，擢置省闼。比来借端幸进者，实繁有徒，然未有诞肆如璡者也。其曰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论之，富家数亩以对，百计者什六七，千计者什三四，万计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周礼》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

问。帝报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谓《四箴》也。士升惶惧，引罪乞休，帝即许之。

士升初入阁，体仁颇援之。体仁推毂谢升、唐世济，士升皆为助。文震孟被挤，士升弗能救，论者咎之。至是乃以谠言去位。

弟士晋，万历中由进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辅，平反者千百人。崇祯时，以山东右布政擢云南巡抚。筑师宗、新化六城，浚金针、白沙等河，平土官岑、侬两姓之乱，颇著劳绩。已而经历吴鲲化讦其营贿，体仁即拟严旨，且属同官林钎弗泄，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晋已卒，事乃已。士升，国变后七年乃卒。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后避宣宗讳，以字行。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司经局洗马，署国子监司业事。天启元年，疏请幸学不先白政府，执政者不悦，令以原官还局，遂请告归。寻起少詹事。累官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贤以基命为杨涟同门生，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师戒严，基命请召还旧辅孙承宗，省一切浮议，仿嘉靖朝故事，增设枢臣，帝并可之。逾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庶吉士金声荐僧申甫为将。帝令基命阅其所部兵，极言不可用，后果一战而败。袁崇焕、祖大寿入卫，帝召见平台，执崇焕属吏，大寿在旁股栗。基命独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大寿至军，即拥众东溃，帝忧之甚。基命曰；"令崇焕作手札招之，当归命也。"时兵事孔棘，基命数建白，皆允行。及戒严，召对文华殿，帝言法纪废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乱丝，当觅其绪，骤纷更益扰乱。"帝曰："慢则纠之以猛，何谓纷更？"其后温体仁益导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乱。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脱袁崇焕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罢，帝为贬逢申一秩。韩爌、李标相继去，基命遂为首辅，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共事。以恢复永平叙功，并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至六月，温体仁、吴宗达入，延儒、体仁最为帝所眷，比而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方崇焕之议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锦衣张道浚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陆澄源疏继上。基命奏辩曰："澄源谓臣当两首廷推，皆韩爌等欲藉以救崇焕。当廷推时，崇焕方倚任，安知后日之败，预谋救之。其说祖逢申、道浚，不逐臣不止，乞放归。"帝慰留之。

卒三疏自引去。

基命性宽厚，每事持大体。先是，四城未复，兵部尚书梁廷栋衔总理马世龙，将更置之，以撼枢辅承宗，基命力调剂，世龙卒收遵、永功。尚书张凤翔、乔允升、韩继思相继下吏，并为申理。副都御史易应昌下诏狱，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坐私书事，将置重典。基命力救，不听，长跪会极门，言："祖宗立法，真死罪犹三覆奏，岂有诏狱一讯遽置极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后以砲炸下狱拟戍，帝犹以为轻，亦以基命言得如拟。为首辅者数月，帝欲委政延儒，遂为其党所逐。八年卒于家。赠少保，谥文穆。

何如宠，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鰲，知栖霞县，有德于民。如宠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累迁国子监祭酒。天启时，官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广微言如宠与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夺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为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礼部尚书。宗籓婚嫁命名，例请于朝。贫者为部所稽，自万历末至是，积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用如宠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大学士刘鸿训以增敕事，帝怒不测，如宠力为剖析，得免死戍边。明年冬，京师戒严，都人桀黠者，请以私财聚众助官军，朝议壮之。如宠力言其叵测，不善用，必启内衅。帝召问，对如初。帝出片纸示之，则得之侦事，与如宠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与周延儒、钱象坤俱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累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四年春，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辞，陈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复请时观《通鉴》，察古今理乱忠佞，语甚切。六年，延儒罢政，体仁当为首辅。而延儒憾体仁排己，谋起如宠以抑之，如宠畏体仁，六疏辞，体仁遂为首辅。

如宠性孝友。母年九十，色养不衰。操行恬雅，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时，赠太保，谥文端。

兄如申，与如宠同举进士。官户部郎中，督饷辽东。有清操，军士请复留二载。终浙江右布政使。

钱象坤，字弘载，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进谕德，转庶子。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讲筵。讲毕，见中官王安与执政议事，即趋出。安使人延之，坚不入。天启中，给事中论织造，语侵中贵，诏予杖，阁臣救不得。象坤语叶向高讲筵面奏之，乃免。时行立枷法，惨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宽释。再迁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

四年七月，向高辞位。御史黄公辅虑象坤柄政，请留向高，诋象坤甚力。象坤遂辞去。六年，廷推南京礼部尚书。魏忠贤私人指为缪昌期党，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明年冬，都城被兵，条御敌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觇知，遂与何如宠并相。明年，温体仁入，象坤其门生，让而居其下。累加少保，进武英殿。象坤在翰林，与龙锡、谦益、士升并负物望，有“四钱”之目。及体仁相，无附和迹。

四年，御史水佳允连劾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待旨即奏辩。廷栋故出象坤门，佳允疑象坤泄之，语侵象坤。延儒以廷栋尝发其私人赃罪，恶之，并恶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栋落职。给事中吴执御、傅朝佑称象坤难进易退，不当以门生累，不听。家居十年，无病而卒。赠太保，谥文贞，廕一子中书舍人。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戎械。

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砲，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部事。帝忧国用

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诏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

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

郑以伟，字子器，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光宗祔庙，当祧宪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当入庙，请祧奉玉芝宫，以伟不可而止，论者卒是文衡。寻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四年，以伟直讲筵，与珰忤，上疏告归。崇祯二年，召拜礼部尚书。久之，与光启并相，再辞，不允。以伟修洁自好，书过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尝曰："吾富于万卷，窘于数行，乃为后进所藐。"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也，拟旨提问，帝驳改始悟。自是词臣为帝轻，遂有馆员须历推知之谕，而阁臣不专用翰林矣。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赠太子太保。御史言光启、以伟相继没，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以伟文恪。

其后二年，同安林钎为大学士，未半岁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谥文穆。钎，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人，授编修。天启时，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祠于太学旁，具簿醵金，强钎为倡。钎援笔涂抹，即夕挂冠棂星门径归，忠贤矫旨削其籍。崇祯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有谨愿诚恪之称。

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其孙为中书舍人。

文震孟，字文起，吴县人，待诏征明曾孙也。祖国子博士彭，父卫辉同知元发，并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天

启二年，殿试第一，授修撰。

时魏忠贤渐用事，外廷应之，数斥逐大臣。震孟愤，于是冬十月上《勤政讲学疏》，言："今四方多故，无岁不蹙地陷城，覆军杀将，乃大小臣工卧薪尝胆之日。而因循粉饰，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陛下昧爽临朝，寒暑靡辍，政非不勤，然鸿胪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已耳。请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则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纠弹敷奏，陛下与辅弼大臣面裁决焉。则圣智日益明习，而百执事各有奋心。若仅揭帖一纸，长跪一诺，北面一揖，安取此鸳行豸绣、横玉腰金者为？经筵日讲，临御有期，学非不讲，然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咨访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情形毕照，奸诈无所藏，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若仅尊严如神，上下拱手，经传典谟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绅、展书簪笔者为？且陛下既与群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辈，岂知帝王宏远规模？于是危如山海，而阁臣一出，莫挽偷安之习；惨如黔围，而抚臣坐视，不闻严谴之施。近日举动，尤可异者。邹元标去位，冯从吾杜门，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国以营私窟，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忠贤屏不即奏。乘帝观剧，摘疏中"傀儡登场"语，谓比帝于偶人，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辅叶向高在告，次辅韩爌力争。会庶吉士郑鄤疏复入，内批俱贬秩调外。言官交章论救，不纳。震孟亦不赴调而归。六年冬，太仓进士顾同寅、生员孙文豸坐以诗悼惜熊廷弼，为兵马司缉获。御史门克新指为妖言，波及震孟，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并斥为民。

崇祯元年以侍读召。改左中允，充日讲官。三年春，辅臣定逆案者相继去国，忠贤遗党王永光辈日乘机报复，震孟抗疏纠之。帝方眷永光，不报。震孟寻进左谕德，掌司经局，直讲如故。五月，复上疏曰："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之吕纯如，且藉奥援思辩雪。永光为六卿长，假窃威福，倒置用舍，无事不专而济以狠，发念必欺而饰以朴，以年例大典而变乱祖制，以考选盛举而摈斥清才。举朝震恐，莫敢讼言。臣下雷同，岂国之福！"帝令指实再奏。震孟言："杀名贤者，故吏部郎周顺昌。年例则抑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考选则摈中书舍人陈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结大奄王永祚谓士奇出姚希孟门，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辩疏得温旨，而责震孟任情牵诋。然群小翻案之谋亦由是中沮。

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既忤权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归，遂不复出。

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进少詹事。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鼐尪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

八年正月，贼犯凤阳皇陵。震孟历陈致乱之源，因言：“当事诸臣，不能忧国奉公，一统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坠渊，总由恩怨。数年来，振纲肃纪者何事，推贤用能者何人，安内攘外者何道，富国强兵者何策？陛下宜奋然一怒，发哀痛之诏，按失律之诛，正误国之罪，行抚绥之实政，宽闾阎之积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盗，徐议浚财之源，毋徒竭泽而渔。尽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广集群策群力以定乱，国事庶有瘳乎！”帝优旨报之，然亦不能尽行也。

故事，讲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乱，令择人进讲。震孟，《春秋》名家，为体仁所忌，隐不举。次辅钱士升指及之，体仁佯惊曰：“几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进讲，果称帝旨。

六月，帝将增置阁臣，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震孟引疾不入，体仁方在告。七月，帝特擢震孟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两疏固辞，不许。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震孟独否。掌司礼者曹化淳，故属王安从奄，雅慕震孟，令人辗转道意，卒不往。震孟既入直，体仁每拟旨必商之，有所改必从，喜谓人曰：“温公虚怀，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驺曰：“此人机深，讵可轻信？”越十余日，体仁窥其疏，所拟不当，辄令改，不从，则径抹去。震孟大愠，以诸疏掷体仁前，体仁亦不顾。

都给事中许誉卿者，故劾忠贤有声，震孟及吾驺欲用为南京太常卿。体仁忌誉卿伉直，讽吏部尚书谢升劾其与福建布政使申绍芳营求美官。体仁拟以贬谪，度帝欲重拟必发改，已而果然。遂拟斥誉卿为民，绍芳提问。震孟争之不得，□弗然曰：“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体仁遽以闻。帝果怒，责吾驺、震孟徇私挠乱。吾驺罢，震孟

落职闲住。

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撤镇守中官。及次辅王应熊之去，忌者谓震孟为之。由是有谮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

归半岁，会甥姚希孟卒，哭之恸，亦卒。廷臣请恤，不允。十二年，诏复故官。十五年，赠礼部尚书，赐祭葬，官一子。福王时，追谥文肃。二子秉、乘。乘遭国变，死于难。

周炳谟，子仲觐，无锡人。父子义，嘉靖中庶吉士，万历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恪。炳谟，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当重修《光宗实录》时，炳谟已先卒。崇祯初，赠礼部尚书，谥文简。父子皆以学行称于世。

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人。父光彦，江西副使。德璟，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崇祯时，由侍读历迁少詹事，条奏救荒事宜。寻擢礼部右侍郎。时议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夺，而足食莫如贵粟。北平、山、陕、江北诸处，宜听民开垦，及课种桑枣，修农田水利。府县官考满，以是为殿最。至常平义仓，岁输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杨嗣昌卒于军，命九卿议罪。德璟议曰："嗣昌倡聚敛之议，加剿饷、练饷，致天下民穷财尽，胥为盗，又匿失事，饰首功。宜按仇鸾事，追正其罪。"不从。

十五年二月，耕耤礼成，请召还原任侍郎陈子壮、祭酒倪元璐等，帝皆录用。六月，廷推阁臣，首德璟。入对，言边臣须久任，蓟督半载更五人，事将益废弛。帝曰："不称当更。"对曰："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帝问："天变何由弭？"对曰："莫如拯百姓。近加辽饷千万，练饷七百万，民何以堪！祖制，三协止一督、一抚、一总兵，今增二督、三抚、六总兵，又设副将数十人，权不统一，何由制胜！"帝颔之。首辅周延儒尝荐德璟渊博，可备顾问，文体华赡，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延儒、甡各树门户，德璟无所比。性鲠直，黄道周召用，刘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开封久被围，自请驰督诸将战，优诏不允。

明年，进《御览备边册》，凡九边十六镇新旧兵食之数，及屯、

盐、民运、漕粮、马价悉志焉。已，进《诸边抚赏册》及《御览简明册》。帝深嘉之。诸边士马报户部者，浮兵部过半，耗粮居多，而屯田、盐引、民运，每镇至数十百万，一听之边臣。天津海道输蓟、辽岁米豆三百万，惟仓场督臣及天津抚臣出入，部中皆不稽核。德璟语部臣，合部运津运、各边民运、屯、盐，通为计画，饷额可足，而加派之饷可裁。因复条十事以责部臣，然卒不能尽厘也。

一日召对，帝语及练兵。德璟曰："《会典》，高皇帝教练军士，一以弓弩刀枪行赏罚，此练军法。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枪胜负为升降。凡武弁比试，必骑射精娴，方准袭替，此练将法。岂至今方设兵？"帝为悚然。又言："祖制，各边养军止屯、盐、民运三者，原无京运银。自正统时始有数万，迄万历末，亦止三百余万。今则辽饷、练饷并旧饷计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往时，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势。今皆虚冒。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至加派日增，军民两困。愿宪章二祖，修复旧制。"帝是之，而不果行。

十七年，户部主事蒋臣请行钞法，言岁造三千万贯，一贯价一两，岁可得银三千万两。侍郎王鰲永赞行之。帝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无一人应者。德璟言："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帝不听。又因局官言，责取桑穰二百万斤于畿辅、山东、河南、浙江。德璟力争，帝留其揭不下，后竟获免。先以军储不足，岁佥畿辅、山东、河南富户，给值令买米豆输天津，多至百万，民大扰。德璟因召对面陈其害，帝即令拟谕罢之。

二月，帝以贼势渐逼，令群臣会议，以二十二日奏闻。都御史李邦华密疏云辅臣知而不敢言。翼日，帝手其疏问何事。陈演以少詹事项煜东宫南迁议对，帝取视默然。德璟从旁力赞，帝不答。

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德璟拟旨："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帝不悦，诘曰："聚敛小人谁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书李待问对。帝曰："朕非聚敛，但欲练兵耳。"德璟曰："陛下岂肯聚敛。然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练四万五千，今止二万五千。保督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练一万，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及陕西三边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饷七百余

万，为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户部虽并为一，州县追比，仍是三饷。”帝震怒，责以朋比。德璟力辩，诸辅臣为申救。尚书倪元璐以钞饷乃户部职，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帝虽旋罢练饷，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给事中汪惟效、检讨傅鼎铨等交章乞留，不听。德璟闻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己，即辞朝，移寓外城。贼至，得亡去。

福王立于南京，召入阁。自陈三罪，固辞。明年，唐王立于福州，与何吾驺、黄景昉并召。又明年以足疾辞归。九月，王事败，而德璟适病笃，遂以是月卒。

黄景昉，字太稚，亦晋江人。天启五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庶子，直日讲。崇祯十一年，帝御经筵，问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选不公，推官成勇、硃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预清华选。”又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四朝元老，至清无俦，不当久系狱。”退复上章论之，三俊旋获释，勇等亦俱改官。

景昉寻进少詹事。尝召对，言：“近撤还监视中官高起潜，关外辄闻警报，疑此中有隐情。臣家海滨，见沿海将吏每遇调发，即报海警，冀得复留。触类而推，其情自见。”帝颔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时庶常停选已久，景昉具疏请复，又请召还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皆不报。

十五年六月召对称旨，与蒋德璟、吴甡并相。明年并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南京操江故设文武二员，帝欲裁去文臣，专任诚意伯刘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扬迟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争，帝不悦，遂连疏引归。唐王时，召入直，未几，复告归。国变后，家居十数年始卒。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郎中。历典仓库，督永平粮储，并以廉谨闻。

崇祯元年，出为松江知府。海滨多盗，捕得辄杖杀之。郡东南临大海，飓潮冲击，时为民患，筑石堤二十里许，遂为永利。郡漕京师数十万石，而诸仓乃相距五里，为筑城垣护之，名曰“仓城”。他救荒助役、修学课士，咸有成绩，举卓异者数矣。薛国观败，其私人上海王陛彦下吏，素有隙，因言岳贡尝馈国观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诣阙讼冤，巡抚黄希亦白其诬，下法司谳奏。一日，帝晏见辅臣，问：“有一知府积俸十

余年，屡举卓异者谁也？”蒋德璟以岳贡对。帝曰：“今安在？”德璟复以陛彦株连对，帝颔之。法司谳上，言行贿无实迹，宜复官。帝奖其清执，报可。

无何，给事中方士亮荐岳贡及苏州知府陈洪谧，乃擢山东副使兼右参议，总理江南粮储。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监司五人，岳贡与焉。帝趣使入对，见于平台，问为政何先，对曰：“欲天下治平，在择守令；察守令贤否，在监司；察监司贤否，在巡方；察巡方贤否，在总宪。总宪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试法。”帝善之，赐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即超擢左副都御史。尝召对，帝适以事诘吏部尚书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纠驳。”岳贡曰：“何不即题参？”深合帝意。翌日，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时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阁臣无带都御史衔者，自岳贡始。

岳贡本吏材。及为相，务勾检簿书，请核赦前旧赋，意主搜括，声名甚损。十七年二月命以户、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田、练兵诸务，驻济宁。已而不行。

李自成陷京师，岳贡及邱瑜被执，幽刘宗敏所。贼索银，岳贡素廉，贫无以应，拷掠备至。搜其邸，无所有，松江贾人为代输千金。四月朔日与瑜并释。十二日，贼既杀陈演等，令监守者并杀二人，监守者奉以缳，二人并缢死。

邱瑜，宜城人。天启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屡迁少詹事。襄阳陷，瑜上恤难宗、择才吏、旌死节、停催征、苏邮困、禁劳役六事。帝采纳焉。历礼部左右侍郎。因召对，言：“督师孙传庭出关，安危所系，慎勿促之轻出。俾镇定关中，犹可号召诸将，相机进剿。”帝不能从。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同范景文入阁。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获止二千金，既而被害。

瑜子之陶，年少有干略。李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骂贼而死。之陶被获，用为兵政府从事，寻以本府侍郎守襄阳。襄阳尹牛亻全，贼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蜡丸书贻传庭曰：“督师与之战，吾诡言左镇兵大至，摇其心，彼必返顾。督师击其后，吾从中起，贼可灭也。”传庭大喜，报书如其言，为贼逻者所得。传庭恃内应，连营前进，之陶果举火，报左兵大至。自成验得其诈，召而示以传庭书，责其负己。之陶大骂曰：“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耶！”贼怒，支解之。

赞曰：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标等是也。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呜呼，国步方艰，人材亦与俱尽，其所由来者渐矣。

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天启初，引疾归。

崇祯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父鹤，总督陕西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五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嗣昌父子不附奄，无嫌于东林。侍郎迁安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其乡人为讼冤。嗣昌以部民故，闻于朝，给事中姚思孝驳之，自是与东林郄。

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

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辞，不许。明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通籍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帝与语，大信爱之。凤翼故柔靡，兵事无所区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福建巡抚熊文灿者，讨海贼有功，大言自诡足办贼。嗣昌闻而善之。会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驻陕西、河南。家桢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荐文灿代之。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捍本土，诏抚按饬行。

贼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总兵王忠援河南，称疾不进，兵噪而归。嗣昌请逮戮失事诸帅，以肃军令，遂逮忠及故总兵张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职戴罪自赎。

嗣昌既建“四正六隅”之说，欲专委重文灿，文灿顾主抚议，与前策牴牾。帝谯让文灿，嗣昌亦心望。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乃上疏曰：“网张十面，必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然陕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剿绝，法当驱关东贼不使合，而使陕抚断商、雒，郧抚断郧、襄，安抚断英、六，凤抚断亳、颍，而应抚之军出灵、陕，保抚之军渡延津。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豫抚提陈永福诸军，并力合剿。若关中大贼逸出关东，则秦督提曹变蛟等出关协击。期三月尽诸剧寇。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总兵不用命，立夺其帅印，简一副将代之；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则人人效力，何贼不平。”乃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帝可其奏。

是时，贼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畴纵贼。嗣昌因言于帝曰：“熊文灿在事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成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灿既主抚议，所加饷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帝既不复诘，廷臣亦莫言之。

至明年三月，嗣昌以灭贼逾期，疏引罪，荐人自代。帝不许，而命察行间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畴专办秦贼，贼往来秦、蜀自如，剿抚俱无功，不免于罪。熊文灿兼办江北、河南、湖广贼，抚刘国能、张献忠，战舞阳、光山，剿抚俱有功，应免罪。诸巡抚则河南常道立、湖广余应桂有功，陕西孙传庭、山西宋贤、山东颜继祖、保定张其平、江南张国维、江西解学龙、浙江喻思恂有劳，郧阳戴东旻无功过，凤阳硃大典、安庆史可法宜策励图功。总兵则河南左良玉有功，陕西曹变蛟、左光先无功，山西虎大威、山东倪宠、江北牟文绶、保定钱中选有劳无功，河南张任学、宁夏祖大弼无功过。承畴宜遣逮，因军民爱戴，请削宫保、尚书，以侍郎行事。变蛟、光先贬五秩，与大弼期五月平贼，逾期并承畴逮治。大典贬三秩，可法戴罪自赎。”议上，帝悉从之。

嗣昌既终右文灿，而文灿实不知兵。既降国能、献忠，谓抚必可恃。嗣昌亦阴主之，所请无不曲徇，自是不复言“十面张网”之策矣。是月，帝御经筵毕，嗣昌奏对有“善战服上刑”等语，帝怫然，诘之曰：“今天下一统，非战国兵争比。小丑跳梁，不能伸大司马九伐之法，奈何为是言？”嗣昌惭。

当是时，流贼既大炽，朝廷又有东顾忧，嗣昌复阴主互市策。适太阴掩荧惑，帝减膳修省，嗣昌则历引汉永平、唐元和、宋太平兴国事，盖为互市地云。给事中何楷疏驳之，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相继论

列，帝不问。

六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于是楷、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修撰刘同升、编修越士春继之。帝怒，并镌三级，留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遂镌道周六级，并同升、士春皆谪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亦获谴。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

我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方醉，不能军，败死。京城戒严，召卢象升帅师入卫。象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编修杨廷麟劾嗣昌误国，嗣昌怒，改廷麟职方主事监象升军，而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象升既阵亡，嗣昌亦贬三秩，戴罪视事。

十二年正月，济南告陷，德王被执，游骑北抵兖州。二月，大清兵北旋，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辄斥。嗣昌既有罪，帝又数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屡疏引罪，乃落职冠带视事。未几，以叙功复之。

先是，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九年，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犹削籍。及是，亡七十余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荐四川巡抚傅宗龙自代。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嗣昌因定议：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

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又以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于是大名、广平、顺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一人。蓟辽总督下增监军三人。议上，帝悉从之。嗣昌所议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民流饷绌，未尝有实也。

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府汰通判，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从之。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论者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五月，熊文灿所抚贼张献忠反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八月，傅宗龙抵京，嗣昌解部务，还内阁。未几，罗犭英山败书闻。帝大惊，诏逮文灿。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朔，召见平台。嗣昌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军资甲仗望敕所司遄发。"帝悦，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翊日，赐白金百、大红絺丝四表里、斗牛衣一、赏功银四万、银牌千五百、币帛千。嗣昌条七事以献，悉报可。四日召见赐宴，手觞三爵，御制赠行诗一章。嗣昌跪诵，拜且泣。越二日，陛辞，赐膳。二十九日抵襄阳，入文灿军。文灿就逮，嗣昌犹为疏辩云。

十月朔，嗣昌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会。贼贺一龙等掠叶，围沈丘，焚项城之郛，寇光山。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逾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驱射贼，殪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称诏颁赐。十一月，兴世王王国宁以众千人来归，受之于襄阳，处其妻子樊城。表良玉

平贼将军。诸将积骄玩，无斗志。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房、竹山、竹溪。嗣昌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汝才、登相，全军覆于香油坪。嗣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从之。

当是时，李自成潜伏陕右，贺一龙、左金王等四营跳梁汉东，嗣昌专剿献忠。献忠屡败于兴安，求抚，不许。其党托天王常国安、金翅鹏刘希原来降，献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还，良玉不从。十三年二月七日，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献忠于玛瑙山，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其党扫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杨友贤率众降。是月也，帝念嗣昌，发银万两犒师，赐斗牛衣、良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国门，而玛瑙山之捷至，大悦，再发银五万，币帛千犒师。论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败贼水石坝，获其军师。四川将张令、方国安败之千江河。李国奇、贺人龙等败之寒溪寺、盐井。川、陕、湖广诸将毕集，复连败之黄墩、木瓜溪，军声大振。汝才、登相求抚，献忠持之，敛兵南漳、远安间，杀安抚官姚宗中，走大宁、大昌，犯巫山，为川中患。献忠遁兴安、平利山中，良玉围而不攻，贼得收散亡，由兴安、房县走白羊山而西，与汝才等合。嗣昌以群贼合，其势复张，乃由襄阳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间劳苦，赐敕发赏功银万，赐鞍马二。罢郧阳抚治王鳌永，诏废将猛如虎军前立功。黄得功、宋纪大破贼商城，贺一龙五大部降而复叛。郑嘉栋、贺人龙大破汝才、登相开县。汝才偕小秦王东奔，登相越开县而西，自是二贼始分。

当是时，诸部士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门、云南兵之在简坪、湖广兵之在马蝗坡者，久屯思归，夜亡多。关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陕西窦开远、河南李际遇为之魁，饥民从之，所在告警。嗣昌以闻。帝发帑金五万，营医药，责诸将进兵。而陕之长武，川之新宁、大竹，湖广之罗田又相继报陷。嗣昌乃下招抚令，为谕帖万纸，散之贼中。七月，监军孔贞会等大破汝才丰邑坪。其党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贼魁整十万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继降，于是群贼尽萃于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谓川地厄塞，诸军合而蹙之，可尽殄。而人龙以秦师自开县噪而西归，应元等败绩于夔之土地岭，献忠势复张，汝才与之合。闻督师西，遂急趋大昌，犯观音岩，守将邵仲光不能御，遂突净壁，陷大昌。嗣昌斩仲光，劾逮四川巡抚邵捷春。贼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万县。贼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诸

将分击。贼已陷剑州，趋保宁，将由间道入汉中。赵光远、贺人龙拒之，贼乃转掠，陷梓潼、昭化，抵绵州，将趋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庆。贼攻罗江，不克，走绵竹。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贼转掠至汉州，去中江百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贼遂纵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贼遂由水道下简州、资阳。嗣昌征诸将合击，皆退缩。屡征良玉兵，又不至。贼遂陷荣昌、永川。十二月，陷泸州。

自贼再入川，诸将无一邀击者。嗣昌虽屡檄，令不行。其在重庆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翌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疑左右皆贼，勒三日进兵。会雨雪道断，复戒期。三檄人龙，不奉令。初，嗣昌表良玉平贼将军，良玉浸骄，欲贵人龙以抗之。既以玛瑙山功不果，人龙愠，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语载良玉、人龙传。

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王鰲永尝谏之，不纳。及鰲永罢官，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之不长，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其间能自出奇者，惟玛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辅号令，良玉当退守兴安，无此捷矣。臣以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之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为哉？”先是，嗣昌以诸将进止不一，纳幕下评事元吉言，用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副之。比贼入泸州，如虎及贺人龙、赵光远军至，贼复渡南溪，越成都，走汉州、德阳、绵州、剑州、昭化至广元，又走巴州、达州。诸军疲极，惟如虎军蹑其后。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贼必出川，遂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贼。人龙军既噪而西，顿兵广元不进，所恃惟如虎。比与贼战开县、黄陵城，大败，将士死亡过半。如虎突围免，马骡关防尽为贼有。

初，贼窜南溪，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扼归路以待贼。嗣昌檄诸军蹑贼疾追，不得拒贼远，令他逸。诸将乃尽从泸州逐后尘。贼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贼遂下夔门，抵兴山，攻当阳，犯荆门。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兴、房兵趋汉中，若相避然。贼所至，烧驿舍，杀塘卒，东西消息中断。郧阳抚治袁继咸闻贼至当阳，急谋发兵。献忠令汝才与相持，而自以轻骑

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阳近郊，用二十八骑持军符先驰呼城门督师调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从中起，城遂陷。

献忠缚襄王置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之。未几，渡汉水，走河南，与贺一龙、左金王诸贼合。嗣昌初以襄阳重镇，仞深沟方洫而三环之，造飞梁，设横□互，陈利兵而讥诃，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汉间列城数十，倚襄阳为天险，贼乃出不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之沙市，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

廷臣闻襄阳之变，交章论列，而嗣昌已死矣。继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也。帝甚伤悼之，命丁启睿代督师。传谕廷臣："辅臣二载辛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定国公徐允祯等请以失陷城寨律议斩。上传制曰；"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饬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后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

吴甡，字鹿友，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邵武、晋江、潍县。天启二年征授御史。初入台，赵南星拟以年例出之，甡乃荐方震孺等，而追论崔文升、李可灼罪，遂得留。后又谏内操宜罢，请召还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乃积与魏忠贤忤。七年二月削其籍。

崇祯改元，起故官。温体仁讦钱谦益，周延儒助之。甡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当就廷推中简用，事乃止。时大治忠贤党，又值京察，甡言此辈罪恶非考功法所能尽，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御史任赞化以劾体仁谪，甡论救，而力诋王永光媚珰，请罢黜。皆不纳。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甡遍捕贼魁诛之。奉命振延绥饥，因谕散贼党。帝闻，即命按陕西。劾大将杜文焕冒功，置之法。数为民请命，奏无不允。迁大理寺丞，进左通政。

七年九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甡历陈防御、边寇、练兵、恤民四难，及议兵、议将、议饷、议用人四事。每岁暮扼河防秦、

豫贼，连三岁，无一贼潜渡，以闲修筑边墙。八年四月上疏言：“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计糊口；一苦追呼，无力输租；一苦杀掠，无策保全。由此悉为盗，请蠲最残破地十州县租。”帝即敕议行。户部请税间架，甡力争，弗听。其秋，我大清平察哈尔国，旋师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将屡败。总督杨嗣昌遣副将自代州往侦，亦败走。甡镌五级，嗣昌及大同巡抚叶廷桂镌三级，俱戴罪视事。先是，定襄县地震者再，甡曰：“此必有东师也。”饬有司缮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备，独不被兵。山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高加计皆前巡抚戴君恩所抚，拥众自恣。甡阳为抚慰，而密令参将虎大威、刘光祚等图之，以次皆被歼。甡行军树二白旗，胁从及老弱妇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众。在晋四年，军民戴若慈母。谢病归。

十一年二月，起兵部左侍郎。其冬，尚书杨嗣昌言边关戒严，甡及添注侍郎惠世杨久不至，请改推。帝怒，落职闲住。十三年冬起故官，明年命协理戎政。帝尝问京营军何以使练者尽精，汰者不哗，甡对曰：“京营边勇营万二千专练骑射，壮丁二万专练火器，廪给厚而技与散兵无异。宜行分练法，技精者，散兵拔为边勇，否则边勇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者汰补，革弊当以渐，不可使知有汰兵意。”帝然之。又问别立战营，能得堪战者五万否，甡对：“京营兵合堪战。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敞，归营则本军复充伍。今练兵法要在选将，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非难。但法忌纷更，不必别立战营也。”帝顾兵部尚书陈新甲，令速选将，而谕甡具疏以闻。赐果饵，拜谢出。

十五年六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许复其冠带。铨果以捐资振饥属抚按题叙，延儒拟优旨下户部。公议大沸，延儒患之。冯元飙为甡谋，说延儒引甡共为铨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语铨事，甡唯唯，退召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寝其疏不覆。延儒始悟为甡绐。延儒欲起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树党。延儒引用锦衣都督骆养性，甡持不可。后帝论诸司弊窦，甡言锦衣尤甚，延儒亦言缇骑之害，帝并纳之。

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阳、荆州、承天连陷，召对廷臣，陨涕谓甡曰：“卿向历岩疆，可往督湖广师。”甡具疏请得精兵三万，自金陵趋武昌，扼贼南下。帝方念湖北，览疏不悦，留中。甡请面对，帝御昭文阁，谕以所需兵多，猝难集。南京隔远，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师嗣昌九檄征兵，一旅不发。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汉甚于

曩时，臣节制不行，徒损威重。南京从襄阳顺流下，窥伺甚易，宜兼顾，非退守。”大学士陈演言：“督师出，则督、抚兵皆其兵。”甡言：“臣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使臣束手待贼，事机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议发兵。尚书张国维请以总兵唐通、马科及京营兵共一万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敌退始可调。帝命姑俟之。甡屡请，帝曰：“徐之，敌退兵自集，卿独往何益？”逾月，延儒出督师，朝受命，夕启行。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甡卒迟回不肯行。部所拨唐通兵，演又请留，云关门不可无备。甡不得已，以五月辞朝。先一日出劳从骑，帝犹命中官赐银牌给赏，越宿忽下诏责其逗遛，命辍行入直。甡惶恐，两疏引罪，遂许致仕。既行，演及骆养性交构之，帝益怒。至七月，亲鞫吴昌时，作色曰：“两辅臣负朕，朕待延儒厚，乃纳贿行私，罔知国法。命甡督师，百方延缓，为委卸地。延儒被纠，甡何独无？”既而曰：“朕虽言，终必无纠者，锦衣卫可宣甡候旨。”甡入都，敕法司议罪。十一月，遣戍金齿。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驰疏救，不从。

明年，行次南康，闻都城变。未几，福王立于南京，赦还，复故秩。吏部尚书张慎言议召用甡，为勋臣刘孔昭等所阻。国变后，久之，卒于家。

赞曰：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然迄无成功者，得非功罪淆于爱憎，机宜失于遥制故耶？吴甡按山右有声，及为相，遂不能有为。进不以正，其能正邦乎？抑时势实难，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济也。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王应熊（何吾驺） 张至发（孔贞运 黄士俊 刘宇亮） 薛国观（袁恺）程国祥（蔡国用 范复粹 方逢年 张四知等）陈演 魏藻德（李建泰）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中，历官詹事，以忧归。

崇祯三年，召拜礼部右侍郎。明年冬，帝遣宦官出守边镇，应熊上言："陛下焦劳求治，何一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劳任怨，致陛下万不获已，权遣近侍监理。书之青史，谓有圣明不世出之主，而群工不克仰承，直当愧死。且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近日诸臣之病，非临事不担当之故，乃平时未讲求之过也；亦非因循于夙习之故，实愆忘于旧章之过也。"语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尝酗酒，诟尚书黄汝良，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劾，汝良为之隐，乃解。五年，进左侍郎，元飙发其贪污状，帝不省。

应熊博学多才，熟谙典故，而性谿刻强很，人多畏之。周延儒、温体仁援以自助，咸与亲善。及延儒罢，体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阁臣，应熊望轻不与，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何吾驺并入参机务。命下，朝野胥骇。给事中章正宸劾之曰："应熊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况狼籍封靡，沦于市行。愿收还成命，别选忠良。且讹言谓左右先容，由他途以进，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驰骋而起，为圣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宸诏狱，削籍归。有劝应熊为文彦博者，应熊咈然，佯具疏引退，语多愤激。屡为给事中范淑泰、御史吴履中所攻，帝皆不问。

八年正月，流贼陷凤阳，毁皇陵。巡抚杨一鹏，应熊座主；巡按吴振缨，体仁姻也。二人恐帝震怒，留一鹏、振缨疏未上，俟恢复报同奏之，遂拟旨令抚按戴罪。主事郑尔说、胡江交章诋应熊、体仁朋比误国，帝怒谪二人，而给事中何楷、许誉卿、范淑泰，御史张缵曾、吴履中、张肯堂言之不已。淑泰言："一鹏《恢复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复者哉？应熊改填月日，欺诳之罪难辞。"且劾其他受贿事。帝顾应熊厚，皆不听，而镌楷、缵曾秩，慰谕应熊。应熊亦屡疏辩，谓："座主门生，谊不容薄，敢

辞比之名。票拟实臣起草，敢辞误之罪。”楷益愤，屡疏纠之，最后复疏言：“故事，奏章非发抄，外人无由闻；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应熊乃于十三日奏辩，旨尚未下，应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且旨下必由六科抄发。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户赵光修先送锦衣堂上官，则疏可不由科抄矣。臣不解者二。”应熊始惧，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书七人于狱。狱具，家人戍边，中书贬二秩。应熊乃屡疏乞休去，乘传赐道里费，行人护行。帝亦知应熊不协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十二年遣官存问。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词连应熊。诏下抚按勘究。会应熊复召，事得解。

时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藉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给事中龚鼎孳密疏言：“陛下召应熊，必因其秉国之日，众口交攻，以为孤立无党；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联，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闻应熊贿延儒为再召计。延儒对众大言，至尊欲起巴县。巴县者，应熊也。未几，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虽去犹未去，天下事何堪再误！”帝得疏心动，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沮而返。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八月，张献忠陷四川。乃改应熊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川寇。时川中诸郡，惟遵义未下，应熊入守之，缟素誓师，开幕府，传檄讨贼。明年奏上方略，请敕川陕、湖贵两总督，郧阳、湖广、贵州、云南四巡抚出师合讨，并劾四川巡抚马体乾纵兵淫掠，革职提问。命未达而南都亡，体乾居职如故。已而献忠死，诸将杨展等各据州县自雄，应熊不能制。其部将曾英最有功，复重庆，屡破贼兵。王祥亦出师綦江相犄角。祥才武不及英，而应熊委任过之。又明年十月，献忠余党孙可望、李定国等南走重庆，英战殁。可望袭破遵义，应熊遁入永宁山中，旋卒于毕节卫。一子阳禧，死于兵，竟无后。

何吾驺，香山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崇祯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书，同王应熊入阁。温体仁久柄政，欲斥给事中许誉卿。已拟旨，文震孟争之，吾驺亦助为言。体仁

讦奏，帝夺震孟官，兼罢吾骆。详见《震孟传》。

居久之，唐王自立于福州，召为首辅，与郑芝龙议事辄相牴牾。闽疆既失，踉跄回广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为给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赵昱等所攻。引疾辞去，卒于家。

张至发，淄川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知玉田、遵化。行取，授礼部主事，改御史。时齐、楚、浙三党方炽，至发，齐党也，上疏陈内降之弊。因言："陛下恶结党，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门户外。顷读科臣疏云：'日来慰谕辅臣温旨，辅臣与司礼自相参定，方听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问耶？"语皆刺叶向高，帝不报。时言官争排东林，户部郎中李朴不平，抗疏争。至发遂劾朴背公死党，诳语欺君，帝亦不报。

寻出按河南。福王之籓洛阳，中使相望于道。至发以礼裁之，无敢横。宗禄不给，为置义田，以赡贫者。四十三年，豫省饥，请留饷备振，又请改折漕粮，皆报闻。还朝，引病归。

天启元年，进大理寺丞。三年请终养。魏忠贤党荐之，矫旨令吏部擢用，至发方养亲不出。

崇祯五年，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卿。精核积弊，多所厘正，遂受帝知。八年春，迁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将增置阁臣，以翰林不习世务，思用他官参之，召廷臣数十人，各授一疏，令拟旨。遂擢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许赞后，外僚入阁，自至发始。

时温体仁为首辅，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骆次之。越二年，体仁辈尽去，至发遂为首辅。万历中，申时行、王锡爵先后柄政，大旨相绍述，谓之"传衣钵"。至发代体仁，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尝简东宫讲官，摈黄道周，为给事中冯元飙所刺。至发怒，两疏诋道周，而极颂体仁孤执不欺，复为编修吴伟业所劾。讲官项煜论至发把持考选，庇儿女姻任浚而抑成勇。至发上章辩，帝遂逐煜去。

内阁中书黄应恩悍戾，体仁、至发辈倚任之，恃势恣横。及为正字，不当复为东宫侍书，恐帝与太子开讲同日也。至发不谙故事，令兼之。应恩不能兼，讲官撰讲义送应恩缮录，拒不纳。检讨杨士聪论之，至发揭寝其疏，士聪复上书阁中，极论其事，至发终庇之。会复故总督

杨鹤官，许给诰命，应恩当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为洗雪。忤旨，将加罪，至发拟公揭救。同官孔贞运、傅冠曰："曩许士柔事，吾辈未尝救，独救应恩何也？"至发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连上三揭。帝不听，特降谕削应恩籍，嗣昌疏救，亦不听。无何，大理寺副曹荃发应恩赇请事，词连至发。至发愤，连疏请勘。帝虽优旨褒答，卒下应恩狱。至发乃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而未尝引疾，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

至发颇清强。起自外吏，诸翰林多不服，又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帝亦恶其泄漏机密，听之去。且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既归，捐赀改建淄城，赐敕优奖。俄以徽号礼成，遣官存问。十四年夏，帝思用旧臣，特敕召周延儒、贺逢圣及至发，独至发四疏辞。明年七月病殁。先屡加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及卒，赠少保，祭葬，廕子如制。

代至发为首辅者，孔贞运。代贞运者，刘宇亮。贞运，句容人，至圣十三代孙也。万历四十七年以殿试第二人授编修。天启中，充经筵展书官，纂修《两朝实录》。庄烈帝嗣位，贞运进讲《皇明宝训》，称述祖宗勤政讲学事，帝嘉纳之。

崇祯元年，擢国子监祭酒，寻进少詹，仍管监事。二年正月，帝临雍，贞运进讲《书经》。唐贞观时，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有释奠颂。孔氏子孙以国师进讲，至贞运乃再见。帝以圣裔故，从优赐一品服。冬十月，畿辅被兵，条上御敌城守应援数策。寻以艰归。六年服阕，起南京礼部侍郎。越二年，迁吏部左侍郎。

九年六月，与贺逢圣、黄士俊并入内阁。时体仁当国，欲重治复社，值其在告，贞运从宽结之。体仁怒语人曰："句容亦听人提索矣。"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至发去位，贞运代之，乃揭救郑三俊、钱谦益，俱从宽拟。帝亲定考选诸臣，下辅臣再阅，贞运及薛国观有所更。迨命下，阁拟悉不从，而帝以所择十八卷下部议行。适新御史郭景昌等谒贞运于朝房，贞运言所下诸卷，说多难行。景昌与辩，退即上疏劾之。帝虽夺景昌俸，贞运卒引归。十七年五月，庄烈帝哀诏至，贞运哭临，恸绝不能起。舁归，得疾遽卒。

黄士俊，顺德人。万历三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历官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入阁，累加少傅，予告归。父母俱在堂，锦衣侍养，人以

为荣。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后相永明王，耄不能决事，数为台省论列。辞归而卒。

刘宇亮，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座主钱士升为之援，又力排同乡王应熊，张己声誉，竟获大用。明年六月，贞运罢归，遂代为首辅。其冬，都城戒严，命阅视三大营及勇卫营军士，两日而毕。又阅视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皆苟且卒事。

时大清兵深入，帝忧甚，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帝喜，即革总督卢象升任，命宇亮往代。字亮请督察，而帝忽改为总督，大惧，与国观及杨嗣昌谋，且具疏自言。乃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镇勤王兵皆属焉。甫抵保定，闻象升战殁，过安平，侦者报大清兵将至，相顾无人色，急趋晋州避之，知州陈弘绪闭门不纳，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传令箭：亟纳师，否则军法从事。弘绪亦传语曰："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宇亮乃驰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弘绪得镌级调用。帝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扰民矣。

明年正月至天津。愤诸将退避，疏论之，因及总兵刘光祚逗遛状。国观方冀为首辅，与嗣昌谋倾宇亮，遽拟旨军前斩光祚。比旨下，光祚适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系光祚于狱，而具疏乞宥，继上武清捷音。国观乃拟严旨，责以前后矛盾，下九卿科道议。佥谓宇亮玩弄国宪，大不敬。宇亮疏辩，部议落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复重劾之，改拟削籍。帝令戴罪图功，事平再议。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国观代为首辅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终免议。久之，卒于家。

薛国观，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魏忠贤擅权，朝士争击东林。国观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皆东林也。寻迁兵科右给事中，于疆事亦多所论奏。忠贤遣内臣出镇，偕同官疏争。七年，再迁刑科都给事中。

崇祯改元，忠贤遗党有欲用王化贞，宽高，出胡嘉栋者，国观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镇医无闾，还言关内外营伍虚耗、将吏侵克之弊，因荐大将满桂才。帝褒以忠谠，令指将吏侵克者名，列上副将王应晖等六

人，诏俱属之吏。陕西盗起，偕乡人仕于朝者，请设防速剿，并追论故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削应甲籍，籍其赃。国观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国观惧，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挠之，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言："两人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文华召对，陛下恶章允儒妄言，严旨处分。誉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刘斯珣邀臣列名，臣拒不应，遂使耀然劾臣。臣自立有品，不入东林，遂罹其害。今朝局惟论东林异同向背，借崔、魏为题，报仇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遥制察典，举朝无敢言。"末诋耀然贿刘鸿训得御史。帝虽以挠察典责之，国观卒免察。然清议不容，旋以终养去。

三年秋，用御史陈其猷荐，起兵科都给事中。遭母忧，服阕，起礼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少卿。九年，擢左佥都御史。明年八月，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国观为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密荐于帝，遂超擢大用之。

十一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其冬，首辅刘宇亮出督师，国观与杨嗣昌比，扌冓罢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叙剿寇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先为首辅者，体仁最当帝意，居位久。及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国观得志，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而才智弥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颇信响之，久而觉其奸，遂及于祸。

始帝燕见国观，语及朝士贪婪。国观对曰："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侧，汗流沾背，于是专察其阴事。国观任中书王陛彦，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以漏诏旨、招权利劾之，并下诏狱。两人老矣，毙廷杖下，其家人密缉国观通贿事，报东厂。而国观前匿史褷所寄银，周、杨两家又诱褷苍头首告。由是诸事悉上闻，帝意渐移。

史褷者，清苑人。为御史无行，善结纳中官，为王永光死党。巡按淮、扬，括库中赃罚银十余万入己橐。摄巡盐，又掩取前官张锡命贮库银二十余万。及以少卿家居，检讨杨士聪劾吏部尚书田唯嘉纳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绥巡抚，褷居间，并发褷盗盐课事。褷得旨自陈，遂讦士聪，而盐课则请敕淮、扬监督中官杨显名核奏。俄而锡命子沆讦褷，给事中刘焜芳复劾褷侵盗有据。又尝勒富人于承祖万金，事发，则遣家人赍重赀谋于黠吏，图改旧籍。帝乃怒，褫褷职，褷急携数万金入都，主国观

邸。谋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炜芳。阁臣多徇褷，拟严旨，帝不听，止夺焜芳官候讯。及显名核疏上，力为褷解，而不能讳者六万金；褷下狱。会有兵事，狱久不结，瘐死。都人籍籍谓褷所携赀尽为国观有，家人证之，事大著。国观犹力辨褷赃为党人构陷，帝不听。

帝初忧国用不足，国观请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独断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国瑞者，孝定太后兄孙，帝曾祖母家也。国瑞薄庶兄国臣，国臣愤，诡言"父赀四十万，臣当得其半，今请助国为军赀"。帝初未允，因国观言，欲尽借所言四十万者，不应则勒期严追。或教国瑞匿赀勿献，拆毁居第，陈什器通衢鬻之，示无所有。嘉定伯周奎与有连，代为请。帝怒，夺国瑞爵，国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空中责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殀，降神于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尽还所纳金银，而追恨国观，待隙而发。

国观素恶行人吴昌时。及考选，昌时虞国观抑己，因其门人以求见。国观伪与交欢，拟第一，当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礼部主事。昌时大恨，以为卖己，与所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发丁忧侍郎蔡奕琛行贿国观事。帝闻之，益疑。

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督师，有所陈奏。帝令拟谕，国观乃拟旨以进。帝遂发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议奏。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等不测帝意，议颇轻，请令致仕或闲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独给事中袁恺会议不署名，且疏论永淳徇私状，而微诋国观藐肆妒嫉。帝不怿，抵疏于地曰："成何纠疏！"遂夺国观职，放之归，怒犹未已。

国观出都，重车累累，侦事者复以闻。而东厂所遣伺国观邸者，值陛彦至，执之，得其招摇通贿状。词所连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梦辰、刑部主事硃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彦诏狱穷治。顷之，恺再疏，尽发国观纳贿诸事，永淳、奕琛与焉。国观连疏力辨，诋恺受昌时指使，帝不纳。

至十月，陛彦狱未成，帝以行贿有据，即命弃市，而遣使逮国观。国观迁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属吏，国观自谓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监刑者至门，犹鼾睡。及闻诏使皆绯衣，蹶然曰："吾死矣！"仓皇觅小帽不得，取苍头帽覆之。宣诏毕，顿首不能出声，但言"吴昌时杀我"，乃就缢。明日，使者还奏。又明日许收敛，悬

梁者两日矣。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法司坐其赃九千，没入田六百亩，故宅一区。

国观险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赃又悬坐，人颇有冤之者。

袁恺，聊城人。既劾罪国观，后为给事中宋之普所倾，罢去。福王时，起故官，道卒。

程国祥，字仲若，上元人。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确山、光山二县，有清名。迁南京吏部主事，乞养归。服阕，起礼部主事。天启四年，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可任，调为己属，更历四司。发御史杨玉珂请属，玉珂被谪，国祥亦引疾归。其冬，魏忠贤既逐南星，御史张讷劾国祥为南星邪党，遂除名。

崇祯二年，起稽勋员外郎。迁考功郎中，主外计，时称公慎。御史龚守忠诋国祥通贿，国祥疏辩。帝褒以清执，下都察院核奏，事得白，守忠坐褫官。寻迁大理右寺丞。历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迁工部侍郎，复调户部。

九年冬，召拜户部尚书。杨嗣昌议增饷，国祥不敢违。而是时度支益匮，四方奏报灾伤者相继。国祥多方区画，亦时有所蠲减，最后建议，借都城赁舍一季租，可得五十万，帝遂行之。勋戚奄竖悉隐匿不奏，所得仅十三万，而怨声载途。然帝由是眷国祥。

十一年六月，帝将增置阁臣，出御中极殿，召廷臣七十余人亲试之。发策言："年来天灾频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昼见五旬，四月山西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务避嫌怨。有司举劾，情贿关其心。克期平贼无功，而剿兵难撤。外敌生心，边饷日绌。民贫既甚，正供犹艰。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热。若何处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对。"会天大雨，诸臣面对后，漏已深，终考者止三十七人。顾帝意已前定，特假是为名耳。居数日，改国祥礼部尚书，与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俱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时刘宇亮为首辅，傅冠、薛国观次之，又骤增国祥等五人。国观、嗣昌最用事，国祥委蛇其间，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国祥始受业于焦竑，历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与其子上俱撰有诗集。国祥殁后，家贫，不能举火。上营葬毕，感疾卒，无嗣。

蔡国用，金溪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中书舍人擢御史。天启五年陈时政六事，诋叶向高、赵南星，而荐亓诗教、赵兴邦、邵辅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贤喜，矫旨褒纳。寻忤珰意，勒令闲住。

崇祯元年起故官，屡迁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办。国用建议取牙石用之。牙石者，旧列崇文、宣武两街，备驾出除道者也。帝阅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国用望轻，不获与，特旨擢礼部尚书，入阁办事。累加少保，改吏部尚书、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卒于官，赠太保，谥文恪。国用居位清谨，与同列张四知皆庸才，碌碌无所见。

范复粹，黄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开封府推官。崇祯元年为御史。廷议移毛文龙内地，复粹言："海外亿万生灵谁非赤子，倘栖身无所，必各据一岛为盗，后患方深。"又言："袁崇焕功在全辽，而尚宝卿董懋中诋为逆党所庇，持论狂谬。"懋中遂落职，文龙亦不果移。

巡按江西，请禁有司害民六事。时大厘邮传积弊，减削过甚，反累民，复粹极陈不便。丁艰归。服阕，还朝，出按陕西。陈治标治本之策：以任将、设防、留饷为治标；广屯、蠲赋、招抚为治本。帝褒纳之。廷议有司督赋缺额，兼罪抚按，复粹力言不可。

由大理右寺丞进左少卿。居无何，超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时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余皆外僚，而复粹由少卿，尤属异数。盖帝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逢年以礼，嗣昌以兵，国用以工，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进吏部尚书、武英殿。

十三年六月，国观罢，复粹为首辅。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复粹及张四知学浅才疏，伴食中书，遗讥海内。帝以妄诋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建极殿。贼陷洛阳，复粹等引罪乞罢，不允。帝御乾清宫左室，召对廷臣，语及福王被害，泣下。复粹曰："此乃天数。"帝曰："虽气数，亦赖人事挽回。"复粹等不能对。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复粹录囚，自尚书傅宗龙以下，多所减免。是年五月致仕。国变后，卒于家。

方逢年，遂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四年，以编修典湖广试，发策有"巨珰大蠹"语，且云"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

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魏忠贤见之，怒，贬三秩调外。御史徐复阳希指劾之，削籍为民。

崇祯初，起原官，累迁礼部侍郎。十一年诏廷臣举边才，逢年以汪乔年应。未几，擢礼部尚书，入阁辅政。其冬，刑科奏摘参未完疏，逢年以犯赃私者，人亡产绝，亲戚坐累，几同瓜蔓，遂轻拟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书刘之凤，责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即罢归。

福王时，复原官，不召。鲁王三召之，用其议，定称鲁监国。绍兴破，王航海，逢年追不及，与方国安等降于我大清。已而以蜡丸书通闽，事泄被诛。

张四知者，费县人。天启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历官礼部右侍郎。貌寝甚，尝患恶疡。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忽及之。给事中张淳劾其为祭酒时贪污状，四知愤，帝前力辨，言己孤立，为廷臣所嫉。帝意颇动，薛国观因力援之。明年五月与姚明恭、魏照乘俱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明恭，蕲水人。出赵兴邦门，公论素不予。崇祯十一年，由詹事迁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给事中耿始然劾其与副都御史袁鲸比而为奸利，帝不听。明年遂柄用。

照乘，滑人。天启时，为吏部都给事中。崇祯十一年，历官兵部侍郎。明年，国观引入阁。

三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太子太保，进吏部尚书、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照乘加太子少傅，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帝自即位，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弹章愈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载，为给事中马嘉植，御史郑昆贞、曹溶等所劾，帝皆不纳，十五年六月始致仕。照乘亦四载，御史杨仁愿、徐殿臣、刘之渤相继论劾，引疾去。明恭甫一载，乡人诣阙讼之，请告归。后四知降于我大清。

陈演，井研人。祖效，万历间以御史监征倭军，卒于朝鲜，赠光禄卿。演登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时，历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讲筵。十三年正月，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演庸才寡学，工结纳。初入馆，即与内侍通。庄烈帝简用阁臣，每亲发策，以所条对觇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问数事，密授

演，条对独称旨，即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谢升同入阁。明年，进礼部尚书，改文渊阁。十五年，以山东平盗功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被劾乞罢，优旨慰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为首辅。寻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考满，加少保，改吏部尚书、建极殿。逾月罢政。再逾月，都城陷，遂及于难。

演为人既庸且刻。恶副都御史房可壮、河南道张煊不受属，因会推阁臣谗于帝，可壮等六人俱下吏。王应熊召至，旋放还，演有力焉。

自延儒罢后，帝最倚信演。台省附延儒者，尽趋演门。当是时，国势累卵，中外举知其不支。演无所筹画，顾以贿闻。及李自成陷陕西，逼山西，廷议撤宁远吴三桂兵入守山海关，策应京师。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后帝决计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辽民入关，往返者再，而贼已陷宣、大矣。演惧不自安，引疾求罢。诏许之，赐道里费五十金，彩币四表里，乘传行。

演既谢事，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力诋其罪，请置之典刑，给事中汪惟效、孙承泽亦极论之。演入辞，谓佐理无状，罪当死。帝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赀多，不能遽行。贼陷京师，与魏藻德等俱被执，系贼将刘宗敏营中。其日献银四万，贼喜，不加刑。四月八日，已得释。十二日，自成将东御三桂，虑诸大臣为后患，尽杀之。演亦遇害。

魏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既殿试，帝思得异才，复召四十八人于文华殿，问："今日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藻德即以"知耻"对，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置第一，授修撰。

十五年，都城戒严，疏陈兵事。明年三月，召对称旨。藻德有口才。帝以己所亲擢，且意其有抱负，五月，骤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藻德力辞部衔，乃改少詹事。正统末年，兵事孔棘，彭时以殿试第一人，逾年即入阁，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学士者。陈演见帝遇之厚，曲相比附。八月，补行会试引为副总裁，越蒋德璟、黄景昉而用之。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诸事，驻天津，而命方岳贡驻济宁，盖欲出太子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潜遁者，遂止不行。

及演罢，藻德遂为首辅。同事者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邱瑜，

皆新入政府，莫能补救。至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贡、瑜并被执，幽刘宗敏所。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复逮其子追征，诉言："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贼挥刃斩之。

李建泰，曲沃人。天启五年进士。历官国子祭酒，颇著声望。崇祯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与方岳贡并命。疏陈时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

明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常与同官言之。会平阳陷，帝临朝叹曰："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语毕痛哭。陈演、蒋德璟诸辅臣请代，俱不许。建泰顿首曰："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帝大喜，慰劳再三，曰："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退，即请复故御史卫桢固官；授进士凌駉职方主事，并监军；参将郭中杰为副总兵，领中军事；荐进士石釭联络延、宁、甘、固义士，讨贼立功。帝俱从之。加建泰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从事。

二十六日，行遣将礼。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日将午，帝御正阳门楼，卫士东西列，自午门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设。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建泰前致辞，帝奖劳有加，赐之宴。御席居中，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即以赐之，乃出手敕曰"代朕亲征"。宴毕，内臣为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建泰顿首谢，且辞行，帝目送之。行数里，所乘肩舆忽折，众以为不祥。

建泰以宰辅督师，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闻曲沃已破，家赀尽没，惊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兴，城门闭不纳。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长吏。抵保定，贼锋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复、乡官张罗彦等并死之。建泰自刎不殊，为贼将刘方亮所执，送贼所。

贼既败，大清召为内院大学士。未几，罢归。姜瓖反大同，建泰遥应之。兵败被擒，伏诛。

赞曰：天下治乱，系于宰辅。自温体仁导帝以刻深，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应熊刚很，至发险忮。国观阴鸷，一效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至于演、藻德之徒，机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祸中于国，旋及其身，悲夫！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乔允升易应昌等 曹于汴 孙居相弟鼎相 曹珖 陈于廷 郑三俊 李日宣 张玮金光辰111111

乔允升，字吉甫，洛阳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太谷知县。以治行高等征授御史。历按宣、大、山西、畿辅，并著风采。

三十九年，大计京官。允升协理河南道，力锄匪类。而主事秦聚奎、给事中硃一桂咸为被察者讼冤。察疏犹未下，允升虑帝意动摇，三疏别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萧云举佐察行私，事乃获竣，云举亦引去。寻迁顺天府丞，进府尹。齐、楚、浙三党用事，移疾归。

天启初，起历刑部左、右侍郎。三年，进尚书。魏忠贤逐吏部尚书赵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贤以允升为南星党，并逐主议者，允升复移疾归。既而给事中薛国观劾允升主谋邪党，诏落职闲住。

崇祯初，召拜故官。时讼狱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执法不挠，多所平反。先是，钱谦益典试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伪作关节，授举子钱千秋，千秋故有文，获荐，觉保元、时敏诈，与之哄。事传京师，为部、科磨勘者所发。谦益大骇，诘知二奸所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当戍，二奸瘐死，千秋更赦释还。事已七年矣，温体仁以枚卜不与，疑谦益主之，复发其事。诏逮千秋再讯。帝深疑廷臣结党，蓄怒以待，而体仁又密伺于旁，廷臣相顾惕息。允升乃会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谳鞫者再，千秋受拷无异词，允升等具以闻。帝不悦，命覆勘。体仁虑谦益事白，己且获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狱词尽出谦益手。允升愤，求去。帝虽慰留，卒如体仁言，夺谦益官闲住。千秋荷校死。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中书沈自植乘间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问。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以允升等无死罪，执奏再三，帝益怒，并下应昌狱，镌佥都御史高弘图、大理寺卿金世俊级，夺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谳。弘图等乃坐允升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谓允升法当死，特高年笃疾减死，与继荣俱戍边，世赏赎杖为民。尚书胡应台等上应昌罪，帝以为轻。杖郎中徐元嘏于廷，镌应台秩视事，应昌论死。四年四月，久旱求言，多请缓

刑，乃免应昌及工部尚书张凤翔、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都督李如桢死，遣戍边卫。允升赴戍所，未几死。允升端方廉直，扬历中外，具有声绩，以诖误获重谴，天下惜之。

易应昌，字瑞芝，临川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熹宗时，由御史累迁大理少卿。逆党劾为东林，削籍。崇祯二年，起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与曹于汴持史褷、高捷起官事，为时所重，至是获罪。福王时，召复故官，迁工部右侍郎。国变后卒。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十九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给事中。疏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邢玠及云南巡抚陈用宾，乐、玠遂引去。吏部郎赵邦清被诬，于汴疏雪之。谒告归，僦屋以居，不蔽风日。

起历刑科左、右给事中。朝房灾，请急补旷官，修废政。辽左有警，朝议增兵，于汴言："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盛奖边臣功伐，蟒衣金币之赐，官秩之增，未尝或靳。今废防至此，宜重加按问。边道超擢，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毋徒循资俸，坐取建牙开府。"进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胡嘉栋发中官陈永寿兄弟奸，永寿反讦嘉栋。于汴极论永寿罪。故事，章疏入会极门，中官直达之御前，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于汴谓乖祖制，泄事机，力请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当。明年，典京察，屏汤宾尹、刘国缙等，而以年例出王绍徽、乔庆甲于外。其党群起力攻，于汴持之坚，卒不能夺。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寝不下，请告又不报，候命岁余，移疾归。

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则改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佐赵南星京察。事竣，进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冯从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从吾名位先己，义不可越，四辞不得，遂引疾归。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辞不拜。时绍徽、应甲附魏忠贤得志，必欲害于汴，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遂削夺。

崇祯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举宪规，约敕僚吏，台中肃然。明年京察，力汰匪类，忠贤余党几尽，仕路为清。温体仁讦钱谦益，下钱千秋法司，讯不得实，体仁以于汴谦益座主也，并讦之。于汴亦发体仁欺罔状。帝终信体仁，谦益竟获罪。

先是，诏定逆案。于汴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平心参决，不为已甚，小人犹恶之。故御史高捷、史褷素憸邪，为清议所摈，吏部尚书王永光力荐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恶其人，久弗咨。永光愤，再疏力争。已得请，于汴犹以故事持之，两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恶之，卒持不予。两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谋倾于汴。

中书原抱奇者，贾人子也，尝诬劾大学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目为“西党”，请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绌抱奇言不听。而工部主事陆澄源复劾于汴朋奸六罪。帝虽谪澄源，于汴卒谢事去。及辞朝，以敦大进规。七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

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

孙居相，字伯辅，沁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恩县知县。征授南京御史。负气敢言。尝疏陈时政，谓：“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纵珠玉金宝亘地弥天，何救危乱！”帝不省。诚意伯刘世延屡犯重辟，废为庶人，锢原籍。不奉诏，久居南京，益不法，妄言星变，将勒兵赴阙。居相疏发其奸，并及南京勋臣子弟暴横状。得旨下世延吏，安远、东宁、忻城诸侯伯子弟悉按问，强暴为戢。税使杨荣激变云南，守太和山中官黄勋嗾道士殴辱知府，居相皆极论其罪。

时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摄七差，署诸道印，事皆办治。大学士沈一贯数被人言，居相力诋其奸贪植党，一贯乃去，居相亦夺禄一年。连遭内外艰。服阕，起官，出巡漕运，还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事。廷议当褫官，其党为营护，旨下法司覆勘。居相复发敬通贿状，敬遂不振。故事，御史年例外转，吏部、都察院协议。王时熙、魏云中之去，都御史孙玮不与闻。居相再疏劾尚书赵焕，焕引退。及郑继之代焕，复以私意出宋槃、潘之祥于外，居相亦据法力争。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中书张光房等五人以持议不合时贵，摈不与科道选，居相并抗章论列。

当是时，朋党势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驱除异己，势张甚。居相挺身与抗，气不少沮。于是过庭训、唐世济、李征仪、刘光复、赵兴邦、周永春、姚宗文、吴亮嗣、汪有功、王万祚辈群起为难，居相连疏搘拄，诸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江西参政，引疾不就。

天启改元，起光禄少卿。改太仆，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四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贤盗柄，复引疾归。无何，给事中陈序谓居相出赵南星门，与杨涟交好，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荐李三才，遥结史记事，遂削夺。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专督鼓铸。寻改吏部，进左侍郎，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转漕多雇民舟，民惫甚，以居相言获苏。高平知县乔淳贪虐，为给事中杨时化所劾，坐赃二万有奇。淳家京师，有奥援，乞移法司覆讯，且讦时化请嘱致隙。时化方忧居，通书居相，报书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语，为侦事者所得，闻于朝。帝大怒，下居相狱，谪戍边。七年，卒于戍所。

弟鼎相，历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亦有名东林中。

曹珖，字用韦，益都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督皇城四门。仓卫军贷群珰子钱，偿以月饷，军不支饷者三年。及饷期，群珰抱券至，珖命减息，珰大哗。珖曰：“并私券奏闻，听上处分耳。”群珰请如命，军困稍苏。以忧去。

起补兵部武选主事，历职方郎中。大珰私人求大帅，珖不可。东厂太监卢受疏申职掌，珖亦请敕受约束部卒，毋陷良民。稍迁河东参政，引疾归。久之，起南京太常少卿。光宗骤崩，驰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奄弃群臣，道路咸知奸党阴谋，医药杂进，以至于此。天下之弑逆，有毒而非鸩、戕而非刃者，此与先年梃击，同一奸宄。乞明诏辅臣，直穷奸状，以雪先帝之仇。”报闻。

天启初，叙职方时边功，加光禄卿，进太常大理卿。魏忠贤乱政，大狱纷起，珖请告归。寻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落职闲住。御史卢承钦历攻东林，诋珖狎主邪盟，遂削夺。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督钱法，寻迁左侍郎。三年，拜工部尚书。珖初名珍，避仁宗讳，始改名。五年，陵工成，加太子少保。桂王

重建府第，议加江西、河南、山东、山西田赋十二万有奇；浙江逋织造银十余万，巡抚陆完学请编入正额。珖皆持不可。

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事，议设座于部堂，珖不可。右侍郎高弘图履任，彝宪欲共设公座，珖与弘图约，比彝宪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宪怏怏。及主事金铉、冯元飏交疏劾彝宪，彝宪疑出珖，日捃摭其隙。会山永巡抚刘宇烈请料价万五千两、铅五万斤，工部无给银例，与铅之半，宇烈怒，奏铅皆滥恶。彝宪取粗铅进曰“库铅尽然”，欲以罪珖。严旨尽熔库铅，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内外官多获罪。彝宪乃纠巡视科道许国荣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诘责。彝宪又指闸工冒破齮龀之，珖累疏乞骸骨归，五月得请。屡荐不起。家居十四年卒。

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光山、唐山、秀水三县，征授御史。甫拜命，即论救给事中汪若霖，诋大学士硃赓甚力，坐夺俸一年。顷之，劾职方郎中申用懋、赵拱极、黄克谦为宰相私人，不宜处要地，又劾赓及王锡爵当斥。已，言谕德顾天颋素干清议，不宜久玷词林。语皆峻切。视鹾河东，劾税使张忠挠盐政。正阳门灾，极陈时政阙失。父丧归。服除，起按江西。时税务已属有司，而中官潘相欲亲督湖口税，于廷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作奸，论置之法。改按山东。

光宗立，擢太仆少卿，徙太常。议“红丸”事，极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尚书王纪被斥，特疏申救。再进大理卿、户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尚书赵南星既逐，于廷署事。大学士魏广微传魏忠贤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许擢于廷总宪，于廷不可，以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名上。忠贤大怒，谓所推仍南星遗党，矫旨切责，并杨涟、左光斗尽斥为民。文选郎张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壮亦坐贬黜。自是清流尽逐，小人日用事矣。

崇祯初，起南京右都御史。与郑三俊典京察，尽去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便听北考，于廷请先考于南，报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责重，列上纠大吏、荐人才、修荒政、核屯盐、禁耗羡、清狱囚、访奸豪、弭寇盗八事，请于回道日核实课功。优诏褒纳。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缙坐事下吏，并抗疏救之。秩满，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

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并擅挞指挥，非故事。事闻，帝方念疆场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参核。于廷等言：“军官起世胄，

率不循法度，概列弹章，将不胜扰，故小过薄责以惩。凡御史在外者尽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得杖，令会兵部稽典制以闻，典制实无杖指挥事，乃引巡抚敕书提问四品武职语以对。帝以比拟不伦，责令再核，于廷等终右御史，所援引悉不当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归。家居二年卒。福王时，赠少保。

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当国，于廷其里人，无所附丽。与温体仁不合，故卒获重谴去。

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元氏知县。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福建提学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粮储。

天启初，召为光禄少卿，改太常。未上，陈中官侵冒六事。时魏忠贤、客氏离间后妃，希得见帝，而三俊疏有“笃厚三宫，妖冶不列于御”语。忠贤遣二竖至阁中，摘“妖冶”语，令重其罪，阁臣力争，而拟旨则以先朝故事为辞。三俊复疏言：“近日麋烂荼毒，无逾中珰，阁臣悉指为故事。古人言奄竖闻名，非国之福。今闻名者已有人，内连外结，恃阁臣弹压抑损之，而阁臣辄阿谀自溺其职，可为寒心。”忠贤益怒，以语侵内阁，留中不下。擢左佥都御史，疏陈兵食大计，规切内外诸司。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谪，抗疏救之。

四年正月，迁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杨涟劾忠贤，三俊亦上疏极论。寻署仓场事。太仓无一岁蓄，三俊奏行足储数事。忠贤尽逐涟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贤党张讷请毁天下书院，劾三俊与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合污同流，褫职闲住。

崇祯元年，起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南京诸僚多忠贤遗党，是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京师被兵，大臣大获谴。明年春，三俊以建储入贺，力言：“皇上忧劳少过，人情郁结未宣。百职庶司，救过不赡，上下睽孤，足为隐虑。愿保圣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纳之。南粮岁额八十二万七千有奇，积逋至数百万，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仓库不足一月饷。三俊力祛宿弊，纠有司尤怠玩者数人，屡与兵部争虚冒，久之，士得宿饱。万历时，税使四出，芜湖始设关，岁征税六七万，泰昌时已停。至是，度支益绌，科臣解学龙请增天下关税，南京宣课司亦增二万。三俊以为病民，请减其半，以其半征之芜湖坐贾，户部遂派芜湖三万，复设关征商。三俊请罢征，并于工部分司计舟输课，不税货物，皆不从，遂为永制。芜湖、淮安、杭州三关皆隶南户

部，所遣司官李友兰、霍化鹏、任亻叔皆贪，三俊悉劾罢之。

居七年，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复当京察，斥罢七十八人，时服其公。旋上议官评、杜请属、慎差委三事，帝皆采纳。流寇大扰江北，南都震动，三俊数陈防御策。礼部侍郎陈子壮下狱，抗疏救之。

考绩入都，留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帝以阴阳愆和，命司礼中官录囚，流徒以下皆减等。三俊以文武诸臣诖误久系者众，请令出外候谳。因论告讦株蔓之弊，乞敕“内外诸臣行恻隐实政。内而五城讯鞫，非重辟不必参送法司；外而抚按提追，非真犯不必尽解京师；刑曹决断，以十日为期。”帝皆从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变，请举寒审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历朝宝训，得祖宗冬月录囚数事，备列上奏，寝不行。前尚书冯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释还侍养，不许。

初，户部尚书侯恂坐屯豆事下狱，帝欲重谴之。三俊屡谳上，不称旨。谗者谓恂与三俊皆东林，曲法纵舍。工部钱局有盗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拟轻典。帝大怒，褫其官下吏。应天府丞徐石麒适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责。帝御经筵，讲官黄景昉称三俊至清，又偕黄道周各疏救。帝不纳，切责三俊欺罔。以无赃私，令出狱候讯。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大学士孔贞运等复以为言，乃许配赎。

十五年正月，召复故官。会吏部尚书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时值考选，外吏多假缮城、垦荒名，减俸行取，都御史刘宗周疏论之。诸人乃夤缘周延儒，嘱兵部尚书张国维以知兵荐，帝即欲召对亲擢。三俊言：“考选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专，况枢部乎？乞先考定，乃请圣裁。”帝不悦，召三俊责之，对不屈。宗周复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后，第其优劣纯疵，恭请钦定。若但以奏对取人，安能得真品？”帝不从，由是幸进者众。帝下诏求贤，三俊举李邦华、刘宗周自代，且荐黄道周、史可法、冯元飚、陈士奇四人。姜埰、熊开元言事下狱，及宗周获严谴，三俊皆恳救。先后奏罢不职司官数人，铨曹悉廪廪。大僚缺官，三俊数引荐，贤士之废斥者多复用。刑部尚书徐石麒获罪，率同官合疏乞留。

三俊为人端严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吴昌时为属，颇为世诟病。时文选缺郎中，仪制郎中吴昌时欲得之。首辅周延儒力荐于帝，且以嘱三俊，他辅臣及言官亦多称其贤，三俊遂请调补。帝特召问，三俊复徇众意以对。帝颔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调选郎，前此未有也。帝恶言官不职，欲多汰之，尝以语三俊，三俊与昌时谋出给事四人、御史六人于

外。给事、御史大哗，谓昌时紊制弄权，连章力攻，并诋三俊。三俊恳乞休致，诏许乘传归。国变后，家居十余年乃卒。

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

天启元年，辽阳破。请帝时召大僚，面决庶政。寻请宥侯震旸以开言路，厚中宫以肃名分。忤旨，切责。已，又荐丁元荐、邹维琏、麻僖等十余人，乞召还硃钦相、刘廷宣等，帝以滥荐逐臣，停俸三月。旋出理河东盐政。还朝，以族父邦华佐兵部，引嫌归。五年七月，逆党倪文焕劾邦华、日宣为东林邪党，遂削籍。

庄烈帝即位，复故官，以邦华在朝，久不出。崇祯三年，起故官，巡按河南。还朝，掌河南道事。中官王坤讦大学士周延儒，日宣率同官言："内臣监兵，不宜侵辅臣，且插款中疑，边情多故，坤责亦不可逭。"报闻。迁大理丞，屡进太常卿。九年冬，擢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久之，进左侍郎，协理戎政。寻叙护陵功，加兵部尚书。十三年九月，擢吏部尚书。

十五年五月，会推阁臣，日宣等以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甡、惠世扬、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数人，而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与焉。大僚不获推者，为流言入内，且创二十四气之说，帝深惑之。逾月，召日宣及与推诸臣入中左门，偕辅臣赐食。已，出御中极殿，令诸臣奏对。玫陈九边形势甚辩，帝恶其干进，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甡入阁，而以徇情滥举责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复御中左门，太子及定、永二王侍。帝召日宣，声甚厉。次召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及玫、可壮、三谟，诘其妄举。日宣奏辩。帝曰："汝尝言秉公执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常劾之。然推举事，实无所徇。"日宣复为玫等三人解。帝命锦衣官提下日宣等六人，并褫冠带就执。时帝怒甚，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景昉、甡叩头辞新命，因言："臣等并在会推中。若诸臣有罪，臣等岂能安。"大学士周延儒等亦乞优容。帝皆不许，遂下刑部。廷臣交章申救，不纳，帝疑其未就狱，责刑部臣克期三日定谳。侍郎惠世扬、徐石麒拟予轻比，帝大怒，革世扬职，镌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汉言："枚卜一案，日宣等无私。陛下怀疑，重其罪，刑官莫知所执。"不听。狱上，日宣、正宸、煊戍边，玫、可壮、三谟削籍。久之，赦还，卒。

张玮，字席之，武进人。少孤贫，取糠秕自给，不轻受人一饭，为同里薛敷教所知。讲学东林书院，师孙慎行。其学以慎独研几为宗。

万历四十年，举应天乡试第一。越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历郎中，出为广东提学佥事。粤俗奢丽，督学至，宫室供张舆马饩牵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具，磊砢璀璨，玮悉屏去弗视也。大吏建魏忠贤祠，乞上梁文于玮，玮即日引去。玮廉，归而布袍草履，授徒于家。

庄烈帝即位，起江西参议，历福建、山东副使。大学士吴宗达谓玮难进而易退，言之吏部，召为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坐事调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应天府丞。是岁，四方大旱，玮以军食可虞，奏请："禁江西、湖广遏籴，而令应天、常、镇、淮、扬五郡折输漕粮银，赴彼易米，则小民免催科之苦，太仓无颗粒之亏。他十库所收铜、锡、颜料、皮布，非州县土产者，悉解折色，且尽改民解为官解，以救民汤火。"所司多议行。

迁南京光禄卿，召入为右佥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时刘宗周、金光辰并总宪纪，玮乃上《风励台班疏》曰："惩往正以监来。今极贪则原任巡按苏松御史王志举，极廉则原任南京试御史成勇。勇与臣曾不相知，家居闻勇被逮，士民泣送者万辈，百里不休。后入南都，始知勇在台不滥听一辞，不轻赎一锾，不受属吏一蔬一果；杰绅悍吏为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开导民以孝弟。臣离南中，辄扳辕愿借成御史，惠我南人。虽前奉严谴，宜召为诸御史劝。"疏上，一时称快。诏下志举法司逮治，成勇叙用。

玮旋以病谢归，未几卒。福王时，赠左都御史，谥清惠。

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人，牒司礼监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头乞哀。帝曰："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出按河南，条奏至三百余章，弹劾不避权势。九年，还朝。京师戒严，光辰分守东直门，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三不可解，一大可忧。帝以凤翼方在行间，寝其奏。

时帝久罢内遣，然以边警，诸臣类萎腇不任，仍分遣中官卢维宁等总监通、津、临、德等处兵马粮饷，而意颇讳言之。光辰疏请罢遣，帝怒，召对平台。风雨骤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溜。久之，帝召光辰责之。光辰对曰："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

臣，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声色俱厉，将重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风雨声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见皇上撤内臣而喜。”语未终，帝沉吟，即云“汝言毋复尔”，然意亦稍解。人谓光辰有天幸云。时张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守昌平，同时内臣提督天寿山者即日往。帝顾阁臣曰：“内臣即日往，侍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内臣过耶？”翼日有诏，光辰镌三级调外。

久之，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为大理寺正，进太仆丞。十三年五月，复偕诸大臣召对平台，咨以御边、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后，时已夜，光辰独对烛影中，娓娓数百言，帝为耸然听。明日谕诸臣各缮疏以进。寻移尚宝丞。陈罢练总、换授、私派、佥报数事，报闻。历光禄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复偕诸臣召对德政殿，备陈贼形势。帝悦，擢左佥都御史。无何，以救刘宗周，仍镌三级调外，事具《宗周传》。明年丁父忧。福王时，起故官。未赴，国变，家居二十余年卒。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其贤者敦厉名检，居官有所执争，即清议翕然归之。虽其材识不远，耳目所熟习，不能不囿于风会，抑亦一时之良也。遭时孔棘，至救过不暇，顾安得责以挽回干济之业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刘宗周（祝渊 王毓蓍） 黄道周 （叶廷秀）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贫，携之育外家。后以宗周大父老疾，归事之，析薪汲水，持药糜。然体孱甚，母尝忧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贫故，忍而不治。万历二十九年，宗周成进士，母卒于家。宗周奔丧，为垩室中门外，日哭泣其中。服阕，选行人，请养大父母。遭丧，居七年始赴补。母以节闻于朝。

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为难。宗周上言：“东林，顾宪成讲学处。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皆贤人。于玉立、丁元荐，较然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党人大哗，宗周乃请告归。

天启元年，起仪制主事。疏言：“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进忠者魏忠贤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帝切责之。累迁光禄丞、尚宝、太仆少卿，移疾归。四年，起右通政，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宗周复固辞。忠贤责以矫情厌世，削其籍。

崇祯元年冬，召为顺天府尹。辞，不许。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

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ＣＲ，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

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

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贾谊曰："礼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诚导之以礼，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无狗彘之心，所谓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即业经昭雪，犹从吏议，深文巧诋，绝天下迁改之途，益习为顽钝无耻，矫饰外貌以欺陛下。士节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

帝以为迂阔，然叹其忠。

未几，都城被兵，帝不视朝，章奏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八百，中官竞献马骡，又令百官进马。宗周曰："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乃诣午门叩头谏曰："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俯伏待报，自晨迄暮，中官传旨乃退。米价腾跃，请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宗周言：“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汤罪己，兴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尽在疑中，日积月累，结为阴痞，识者忧之。今日当开示诚心，为济难之本，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不效，从而更置之，无坐锢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皆不足信，乃专任一二内臣，阃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又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进祈天永命之说，言：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特简。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结国家朋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导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

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不怿。以时方祷雨，而宗周称疾，指为偃蹇，激帝怒，拟旨诘之。且令陈足兵、足饷之策，宗周条画以对，延儒、体仁不能难。

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阉人言事辄不应，或相诟谇，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苍头殴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尝出，见优人笼篋，焚之通衢。周恤单丁下户尤至。居一载，谢病归，都人为罢市。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孙慎行、林钎及宗周名上。诏所司敦趋，宗周固辞不许。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与钎入朝。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状。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

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帝又问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对毕趋出。帝顾体仁迂其言，命钎辅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愤时艰疏》，言：

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一旦天牖圣衷，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维新之化，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以联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使大臣失和衷之谊；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戆坐辜，使朝宁无吁咈之风。此关于国体人心非浅鲜者。

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风雷；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轻改作。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正懦帅失律之诛，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赦其无罪而流亡者。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归。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而毕此役，奚待于观兵哉。

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

时太仆缺马价，有诏愿捐者听，体仁及成国公硃纯臣以下皆有捐

助。又议罢明年朝觐。宗周以输赀、免觐为大辱国。帝虽不悦，心善其忠，益欲大用。体仁患之，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谓宗周道学有余，才谓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其秋，三疏请告去。至天津，闻都城被兵，遂留养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

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而俾之专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而责之戴罪，何以服刘策之死？诸镇勤王之师，争先入卫者几人，不闻以逗留蒙诘责，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结一饱飏之局，则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又何以谢韩爌、张凤翔、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岂昔为异己驱除，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

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巳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巳之所以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觉矣。天下即乏才，何至尽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当缓急，必委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之总督。中官总督，置总督何地？总督无权，置抚、按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决理乱消长之机，犹复用中官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伤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赃戍，何以肃惩贪之令？申绍芳，十余年监司也，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何以昭抑竞之典？郑鄤之狱，或以诬告坐，何以示敦伦之化？此数事者，皆为故辅文震孟

引绳批根，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而廷臣无敢言。

陛下亦无从知之也。呜呼，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

疏奏，帝大怒，体仁又上章力诋，遂斥为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帝临朝而叹，谓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辞不得，乃趋朝。道中进三札：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凡数千言。帝优旨报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辞，有诏敦趋。逾月，入见文华殿。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对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诸中者，上可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六事以献，帝褒纳焉。俄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而荐袁恺、成勇，帝并从之。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卒为世大诟。

冬十月，京师被兵。请旌死事卢象升，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跋扈悍将左良玉；防关以备反攻，防潞以备透渡，防通、津、临、德以备南下。帝不能尽行。

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时姜埰、熊开元以言事下诏狱，宗周约九卿共救。入朝，闻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谓众曰：“今日当空署争，必改发刑部始已。”及入对，御史杨若桥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召试。宗周曰：“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因议督、抚去留，则请先去督师范志完。且曰：“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帝变色曰：“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宗周曰：“在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曰：“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

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帝曰：“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曰：“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帝曰：“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

于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戆直如臣黄道周，尚蒙使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诚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帝怒甚，曰：“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有如贪赃坏法，欺君罔上，皆可不问乎？”宗周曰：“锦衣，膏粱子弟，何知礼义？听寺人役使。即陛下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党，岂堪宪职！”有间曰：“开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争之。帝叱光辰，并命议处。翼日，光辰贬三秩调用，宗周革职，刑部议罪。阁臣持不发，捧原旨御前恳救，乃免，斥为民。

归二年而京师陷。宗周徒步荷戈，诣杭州，责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鸣骏诫以镇静，宗周勃然曰：“君父变出非常，公专阃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励同仇，顾藉口镇静，作逊避计耶？”鸣骏唯唯。明日，复趣之。鸣骏曰：“发丧必待哀诏。”宗周曰：“嘻，此何时也，安所得哀诏哉！”鸣骏乃发丧。问师期，则曰：“甲仗未具。”宗周叹曰：“嗟乎，是乌足与有为哉！”乃与故侍郎硃大典，故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旅。将发，而福王监国于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疏陈时政，言：

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

一曰据形胜以规进取。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凤阳号中都，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请以驻亲征之师。大小铨除，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心。从此渐进，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者。

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淮、扬数百里，设两节钺，不能御乱，争先

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贼。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久以家属浮舟远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

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请分别各帅封赏，孰当孰滥，轻则收侯爵，重则夺伯爵。夫以左帅之恢复而封，高、刘之败逃亦封，又谁不当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臣既滥，中珰随之，恐天下闻而解体也。

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燕京既破，有受伪官而叛者，有受伪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别定罪，为戒将来。

至于伪命南下，徘徊顺逆之间，实繁有徒；必且倡为曲说，以惑人心，尤宜诛绝。

又言：

当贼入秦流晋，渐过畿南，远近汹汹，独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抚不闻遣一骑以壮声援，贼遂得长驱犯阙。坐视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一。凶问已确，诸臣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自当不俟朝食。方且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策，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则封疆诸臣之当诛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后，谓宜不俟终日，首遣北伐之师。不然，则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庙，厝梓宫，访诸王。更不然，则起闽帅郑芝龙，以海师下直沽，九边督镇合谋共奋，事或可为。而诸臣计不出此，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罪废诸臣，量从昭雪，自应援先帝遗诏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诛阉定案，前后诏书鹘突，势必彪虎之类，尽从平反而后已，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臣谓今日问罪，当自中外诸臣不职者始。

诏纳其言，宣付史馆，中外为悚动。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甚，滋欲杀宗周矣。

宗周连疏请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

陛下龙飞淮甸，天实予之。乃有扈跸微劳，入内阁，进中枢，宫衔世廕，晏然当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刘孔昭以功赏不均，发愤冢臣，朝端哗然聚讼，而群阴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则逆党可以然灰，宽反正之路，则逃臣可以汲引，而阁部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党论方兴，何暇图河北之贼？立国之本纪已

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杰一逃将也，而奉若骄子，浸有尾大之忧。淮、扬失事，不难谴抚臣道臣以谢之，安得不长其桀骜，则亦恃士英卵翼也。刘、黄诸将，各有旧汛地，而置若弈棋，汹汹为连鸡之势，至分剖江北四镇以慰之，安得不启其雄心，则皆高杰一人倡之也。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政，枢贰佐之。陛下立国伊始，而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则士英有不得辞其责者。

总之，兵戈盗贼，皆从小人气类感召而生，而小人与奄宦又往往相表里。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将帅能树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之机，出士英仍督凤阳，联络诸镇，决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还中枢，亦当自淮而北，历河以南，别开幕府，与士英相掎角。京营提督，独断寝之。书之史册，为弘光第一美政。

王优诏答之，而促其速入。

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辞位，且扬言于朝曰："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硃统钅类遂劾宗周疏请移跸凤阳："凤阳，高墙所在，欲以罪宗处皇上，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阳，当急备。"而泽清、杰日夜谋所以杀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辈往刺宗周。宗周时在丹阳，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客前后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黄鸣骏入觐，兵抵京口，与防江兵相击斗。士英以统钅类言为信也，亦震恐。于是泽清疏劾："宗周阴挠恢复，欲诛臣等，激变士心，召生灵之祸。"刘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三案"，为门户主盟，倡议亲征，图晁错之自为居守，司马懿之闭城拒君。疏未下，泽清复草一疏，署杰、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劝上亲征，谋危君父，欲安置陛下于烽火凶危之地。盖非宗周一人之谋，姜曰广、吴甡合谋也。曰广心雄胆大，翊戴非其本怀，故阴结死党，翦除诸忠，然后迫劫乘舆，迁之别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阙，面讦诸奸，正《春秋》讨贼之义。"疏入，举朝大骇，传谕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泽清疏出，遣人录示杰。杰曰："我辈武人，乃预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预闻。"士英寝不奏。可法不平，遣使遍诘诸镇，咸云不知，遂据以入告，泽清辈由是气沮。

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荐阮大铖知兵。有诏冠带陛见。未几，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铖进退，系江左兴亡，老臣不敢不一争之。不听，则亦将归尔。"疏入，不听，宗周遂告归，诏许乘传。将行，疏陈五事：

一曰修圣政，毋以近娱忽远猷。国家不幸，遭此大变，今纷纷制作，似不复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优杂剧陈矣；内竖充廷，金吾满座，戚畹骈阗矣；谗夫昌，言路扼，官常乱矣。所谓狃近娱而忽远图也。

一曰振王纲，无以主恩伤臣纪。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从龙，则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则左右因而秉权；再推恩大臣，则阁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勋旧，则陈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则疆场视同儿戏。表里呼应，动有藐视朝廷之心；彼此雄长，即为犯上无等之习。礼乐征伐，渐不出自天子，所谓亵主恩而伤臣纪也。

一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朋党之说，小人以加君子，酿国家空虚之祸，先帝末造可鉴也。今更为一二元恶称冤，至诸君子后先死于党、死于徇国者，若有余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进用，动引三朝故事，排抑旧人。私交重，君父轻，身自树党，而坐他人以党，所谓长邪锋而危正气也。

一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颇尚刑名，而杀机先动于温体仁。杀运日开，怨毒满天下。近如贪吏之诛，不经提问，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赃罚。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权相，又孰辨之？又职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啧有烦言，虽卫臣有不敢问者，则厂卫之设何为？徒令人主亏至德，伤治体，所谓急刑名而忘教化也。

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衅酿内忧。前者淮、扬告变，未几而高、黄二镇治兵相攻。四镇额兵各三万，不以杀敌而自相屠毒，又日烦朝廷讲和，何为者！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索十二万不杀敌之饷，必穷之术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横征。蓄一二苍鹰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也。

优诏报闻。

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劝以文、谢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此江万里所以死也。”出辞祖墓，舟过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绝食二十三日，始犹进茗饮，后勺水不下者

十三日，与门人问答如平时。闰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门人徇义者有祝渊、王毓蓍。

渊，字开美，海宁人。崇祯六年举于乡。自以年少学未充，栖峰巅僧舍，读书三年，山僧罕见其面。十五年冬，会试入都，适宗周廷诤姜埰、熊开元削籍。渊抗疏曰："宗周戆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来，蔬食不饱，终宵不寝，图报国恩。今四方多难，贪墨成风，求一清刚臣以司风纪，孰与宗周？宗周以迂戆斥，继之者必渙涊；宗周以偏执斥，继之者必便捷。渙涊便捷之夫进，必且营私纳贿，颠倒贞邪。乞收还成命，复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怿，停渊会试，下礼官议。渊故不识宗周，既得命往谒。宗周曰："子为此举，无所为而为之乎，抑动于名心而为之也？"渊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满天下，诚耻不得列门墙尔，愿执贽为弟子。"明年，从宗周山阴。礼官议上，逮下诏狱，诘主使姓名。渊曰："男儿死即死尔，何听人指使为！"移刑部，进士共疏出渊。未几，都城陷，营死难太常少卿吴麟征丧，归其柩。诣南京刑部，竟前狱，尚书谕止之。上疏请诛奸辅，通政司抑不奏。给事中陈子龙疏荐渊及待诏涂仲吉义士，可为台谏。仲吉者，漳浦人，以诸生走万里上书明黄道周冤，得罪杖谴者也。不许。

宗周罢官家居，渊数往问学。尝有过，入曲室长跪流涕自扌过。杭州失守，渊方葬母，趣竣工。既葬，还家设祭，即投缳而卒，年三十五也。逾二日，宗周饿死。

毓蓍，字元趾，会稽人。为诸生，跌宕不羁。已，受业宗周之门，同门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绝粒未死，毓蓍上书曰："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乡人私谥正义先生。

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爽龄，皆杂于禅。爽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语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入朝，虽处暗室，不敢南向。或讯大狱，会大议，对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时。或谢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饭，乐道安贫。闻召就道，尝不能具冠裳。学者

称念台先生。子汋，字伯绳。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独否，魏忠贤目摄之。未几，内艰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进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钱龙锡，降调，龙锡得减死。五年正月方候补，遘疾求去。濒行，上疏曰：

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贤才不遽得，惩小人不易绝，盖陛下有大君之实，而小人怀干命之心。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览，旁稽载籍，自古迄今，决无数米量薪，可成远大之猷，吹毛数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见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后。不救凌围，而谓凌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而谓岛众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顿，而谓乱生于无兵；饷糜于漏邑，而谓功销于无饷。乱视荧听，浸淫相欺，驯至极坏，不可复挽，臣窃危之。自二年以来，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创顽，而威滋殚。是亦反申、商以归周、孔，捐苛细以崇惇大之时矣。

帝不怿，摘"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道周上言曰：

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自古外患未弭，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今独以遗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行事而事失，则曰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则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谓舛也。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缙绅稍有器识者，举网投阱，即缓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绝饵而去者，必非□鱼；恋栈而来者，必非骏马。以利禄豢士，则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驱人，

则就驱者必驽骀之骨。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总此人才，不在廊庙则在林薮。臣所知识者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樱、硃大典、陆梦龙、邹嘉生，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

语皆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帝益不怿，斥为民。

九年用荐召，复故官。明年闰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内系两尚书，未闻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乱除凶，赞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宽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载罔效、拥权自若者。积渐以来，国无是非，朝无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图事，诚可痛愤。然其视听一系于上。上急催科则下急贿赂；上乐锲核，则下乐巇险；上喜告讦，则下喜诬陷。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时体仁方招奸人构东林、复社之狱，故道周及之。

旋进右谕德，掌司经局，疏辞。因言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以自责。七不如者，谓"品行高峻，卓绝伦表，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虑，远见深计，不如魏呈润；犯言敢谏，清裁绝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圜土累系之臣，朴心纯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鄤方被杖母大诟，帝得疏骇异，责以颠倒是非。道周疏辩，语复营护鄤。帝怒，严旨切责。

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语为口实。其冬，择东宫讲官。体仁已罢，张至发当国，摈道周不与。其同官项煜、杨廷麟不平，上疏推让道周。至发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谓不如，安可为元良辅导。"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许。

十一年二月，帝御经筵。刑部尚书郑三俊方下吏，讲官黄景昉救之，帝未许。而帝适追论旧讲官姚希孟尝请漕储全折以为非。道周听未审，谓帝将宽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辅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盖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殁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

所对失实，责令回奏。再奏再诘，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尝得一俞旨，道周顾言不已。

六月，廷推阁臣。道周已充日讲官，迁少詹事，得与名。帝不用，用杨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陈新甲，一劾辽抚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谓：

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宣大督臣卢象升以父殡在途，搥心饮血，请就近推补，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则闻丧者可不去；闻丧者可不去，则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陛下孝治天下，缙绅家庭小小勃谿，犹以法治之，而冒丧斁伦，独谓无禁，臣窃以为不可也。

其论新甲，言：

其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天下即甚无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无济于艰难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养二人。四十余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ＣＳ屦。今虽逾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仆之累。天下即无人，臣愿解清华，出管锁钥，何必使被棘负涂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

其论一藻，则力诋和议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缙绅”、“勃谿”语，欲为郑鄤脱罪，下吏部行谴。嗣昌因上言：“鄤杖母，禽兽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饰前言之谬，立心可知。”因自乞罢免，帝优旨慰之。

七月五日，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并及道周。帝与诸臣语所司事，久之，问道周曰：“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尔三疏适当廷推不用时，果无所为乎？”道周对曰：“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帝曰：“先时何不言？”对曰：“先时犹可不言，至简用后不言，更无当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为圣之清，若小廉曲谨，是廉，非清也。”时道周所对不合指，帝屡驳，道周复进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无，安有枝叶。”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岂不知父

母？顾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为列国之君臣，可去此适彼；今则一统之君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且仁不遗亲，义不后君，难以偏重。臣四疏力辞，意词臣中有如刘定之、罗伦者，抗疏为臣代请，得遂臣志。及抵都门，闻道周人品学术为人宗师，乃不如郑鄤。”帝曰：“然，朕正拟问之。”乃问道周曰：“古人心无所为，今则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且尔言不如郑鄤，何也？”对曰：“匡章见弃通国，孟子不失礼貌，臣言文章不如鄤。”帝曰：“章子不得于父，岂鄤杖母者比。尔言不如，岂非朋比？”道周曰：“众恶必察。”帝曰：“陈新甲何以走邪径，托捷足？且尔言软美容悦，叩首折枝者谁耶？”道周不能对，但曰：“人心邪则行径皆邪。”帝曰：“丧固凶礼，岂遭凶者即凶人，尽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丧，君命不过其门。自谓凶与不祥，故军礼凿凶门而出。夺情在疆外则可，朝中则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内外？”道周曰：“我朝自罗伦论夺情，前后五十余人，多在边疆。故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政府则不可。止嗣昌一人犹可，又呼朋引类，竟成一夺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诘问久之。帝曰：“少正卯当时亦称闻人，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记丑而博，不免圣人之诛。今人多类此。”道周曰：“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帝怒。有间，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曰：“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复跪奏：“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尔以佞。但所问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顾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无正乎？”乃召文武诸臣，咸聆戒谕而退。

是时，帝忧兵事，谓可属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经，失帝意，及奏对，又不逊。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惮其名高，未敢决。会刘同升、赵士春亦劾嗣昌，将予重谴，而部拟道周谴顾轻。嗣昌惧道周轻，则论己者将无已时也，亟购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闻人主之尊，尊无二上；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今黄道周及其徒党造作语言，亏损圣德。举古今未有之好语尽出道周，无不可归过于君父。不颁示前日召对始末，背公死党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记以疑后世，掩圣天子正人心息邪说至意，大不便。”帝即传谕廷臣，毋为道周劫持相朋党，凡数百言。贬道周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

久之，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推奖道周备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阅。而大学士魏照乘恶道周甚，则拟旨责学龙滥荐。帝遂发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究党与。词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并系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救之，亦系狱。尚书李觉斯谳轻，严旨切责，再拟谪戍烟瘴，帝犹以为失出，除觉斯名，移狱镇抚司掠治，乃还刑部狱。逾年，尚书刘泽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过此惟论死。论死非封疆则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无封疆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圣主覆载之量也。陛下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道周抗疏，只托空言，一二知交相从罢斥，乌睹所谓党，而烦朝廷大法乎？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论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拟请，乃永戍广西。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手一编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居久之，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陈进取九策，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濒行，陈进取策，时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见唐王聿键于衢州，奉表劝进。王以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道周学行高，王敬礼之特甚，赐宴。郑芝龙爵通侯，位道周上，众议抑芝龙，文武由是不和。一诸生上书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龙意，下督学御史挞之。

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大帅恃恩观望，不肯一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

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

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殁后，家人得其小册，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来也。

叶廷秀，濮州人。天启五年进士。历知南乐、衡水、获鹿三县，入为顺天府推官。英国公张惟贤与民争田，廷秀断归之民。惟贤属御史袁弘勋驳勘，执如初。惟贤诉诸朝，帝卒用廷秀奏，还田于民。

崇祯中，迁南京户部主事，遭内外艰。服阕，入都，未补官，疏陈吏治之弊，言：“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夫欲救州县之弊，当自监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洁。乃保举之令行已数年，而称职者希觏，是连坐法不可不严也。”帝纳之，授户部主事。帝以傅永淳为吏部尚书。廷秀言永淳庸才，不当任统均。甫四月，永淳果败。道周逮下狱，廷秀抗疏救之。帝怒，杖百，系诏狱。明年冬，遣戍福建。

廷秀受业刘宗周门，造诣渊邃，宗周门人以廷秀为首。与道周未相识，冒死论救，获重罪，处之恬然。及道周释还，给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复相继论荐，执政亦称其贤，道周在途又为请。帝令所司核议，已而执政复荐。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会都城陷，未赴。福王时，兵部侍郎解学龙荐道周，并及廷秀，命以佥都御史用。及还朝，马士英恶之，抑授光禄少卿。南都覆，唐王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事败，为僧以终。

赞曰：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荣 黄克缵 毕自严 李长庚 （王志道） 刘之凤

崔景荣，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平阳府推官。擢御史，劾东厂太监张鲸罪。巡按甘肃、湖广、河南，最后按四川，积台资十八年。

播州乱，景荣监大帅遇刘綎、吴广辈军。綎驰金帛至景荣家，为其父寿，景荣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请以播北畀安氏，景荣不可。会总督李化龙忧去，景荣为请蠲蜀一岁租，恤上东五路，罢矿使。化龙疏叙监军功，弗及景荣。已，晋太仆少卿。

三年满，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银定素骄，岁入掠。景荣亲督战破之，因议革导贼诸部赏，诸部惧，请与银定绝。银定既失导，亦叩关求市。宁夏岁市费不赀，景荣议省之。在任三年，仅一市而已。其后延镇吉能等挟款求补市，卒勿许，岁省金钱十余万。

四十一年，入为兵部右侍郎，总京营戎政。改吏部，以疾辞去。逾年，起宣府大同总督。召还，晋兵部尚书。会辽、沈失，熊廷弼、王化贞议不协，命廷臣议经、抚去留，景荣数为言官所论。御史方震孺请罢景荣，以孙承宗代之。遂引疾归。

天启四年十一月，特起为吏部尚书。当是时，魏忠贤盗国柄，群小更相倚附，逐尚书赵南星。即家起景荣，欲倚为助。比至，忠贤饰大宅以待，景荣不赴。锦衣帅田尔耕来谒，又辞不见。帝幸太学，忠贤欲先一日听祭酒讲，议裁诸听讲大臣赐坐赐茶礼，又议减考选员额，汰京堂添注官。景荣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贤指。又移书魏广微，劝其申救杨涟、左光斗。广微不得已，为具揭。寻以景荣书为征，曰："景荣教我也。"于是御史倪文焕、门克新先后劾景荣阴护东林，媚奸邪而邀后福。得旨，削夺为民。崇祯改元，复原职。四年卒，赠少保。

黄克缵，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寿州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累官山东左布政使，就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请停矿税，论劾税使陈增、马堂，他惠政甚著。屡以平盗功，加至兵部尚书。四十年，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所劾，还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上疏陈时政，语极痛切。不

报。

召理京营戎政，改刑部尚书，预受两朝顾命。李选侍将移宫，其内侍王永福、姚进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宝下吏。克缵拟二人辟，余俱末减。帝不从，命辟六人，余遣戍。克缵言："姜升、郑稳山、刘尚理不持一物，刘逊拾地上珠，还之选侍，而与永福、进忠同戮，轻重失伦。况选侍箧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赐？"当是时，诸珰罪重，谋脱无自，惟请帝厚待选侍，则狱情自缓。于是流言四布，谓帝薄待先朝妃嫔，而克缵首入其言。帝不悦，责克缵偏听，命如前旨。

已，杨涟陈"移宫"始末。帝即宣谕廷臣，备述选侍凌虐圣母状。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党，责备朕躬。"克缵皇恐上言："礼，父母并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诚，迹或涉于彰父之过，必委曲周全，浑然无迹，斯为大孝。若谓党庇李氏，责备圣躬，臣万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驳其持论之谬，末言："群竖持赀百万，借安选侍为名，妄希脱罪，克缵堕其术而不觉。"克缵奏辨，因乞罢。略言："源溥谓在神宗时为元子者为忠，为福藩者非忠。臣敢广之曰：神宗既保护先帝，授以大位，则为神考而全其贵妃，富贵其爱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谓在先帝时为二后者为忠，为选侍者非忠。臣亦广之曰：圣母既正名定位，则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虚传宫帏之忿争，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圣母不得正其终，方可议斯狱耳。"疏入，帝怒甚，责以轻肆无忌，不谙忠孝。克缵皇恐引罪，大学士刘一燝等亦代为言，乃已。无何，给事中董承业、孙杰、毛士龙，御史潘云翼、杨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并劾克缵是非舛谬。克缵不服，言曩不举李三才，故为诸人所恶。源溥复劾克缵借三才以倾言官。克缵奏辨，再乞休，帝不问。

天启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寻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廷臣议"红丸"，克缵述进药始末，力为方从哲辨。给事中薛文周诋其灭伦常，昵私交，昧大义。克缵愤，援《春秋》不书隐公、闵公之弑，力诋文周，且白选侍无殴圣母事。给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复劾克缵。先是，帝宣谕百官，明言选侍殴崩圣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过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于是外议纷纭，咸言前此上谕，悉出王安矫托，而诸请安选侍者，益得藉为词。盖是时王安已死，魏忠贤方窃柄，故前后谕旨牴牾如此。

克缵历官中外，清强有执。持议与争"三案"者异，攻击纷起。自是群小排东林，创《要典》，率推克缵为首功。时东林方盛，克缵移疾。诏加太子太傅，乘传归。四年十二月，魏忠贤尽逐东林，召克缵为工部

尚书。视事数月，复移疾归。三殿成，加太子太师。崇祯元年，起南京吏部尚书。有劾之者，不就，卒于家。

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松江推官。年少有才干，征授刑部主事。历工部员外郎中，迁淮徐道参议。内艰阕，分守冀宁。改河东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备参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进右布政使。泰昌时，召为太仆卿。

天启元年四月，辽阳覆。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饬海防，改自严右佥都御史以往。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设镇海诸营，用戚继光遗法，水军先习陆战，军由是可用。魏忠贤令锦衣千户刘侨逮天津废将，自严以无驾帖疏论之，报闻。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严言，摄其亲属补伍。兵部主事来斯行有武略，自严请为监军。山东白莲妖贼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

初，万历四十六年，辽左用兵，议行登、莱海运。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语详《李长庚传》。及是，长庚迁，乃命自严代。叙前平贼功，进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时议省天津巡抚，令督饷侍郎兼领其事，即以委自严。又议讨朝鲜，自严言不可遽讨，当俟请贡输诚，东征效力，徐许其封耳。京师数地震，因言内批宜慎，恩泽宜节，人才宜惜，内操宜罢，语甚切直。自严在事数年，综核撙节，公私赖之。

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户部尚书。忠贤议鬻南太仆牧马草场，助殿工。自严持不可，遂引疾归。

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自严以度支大绌，请核逋赋，督屯田，严考成，汰冗卒，停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俱报可。二年三月，疏言："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六十九万二千，盐课百一十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陈所见。"于是廷臣争效计画。自严择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盐引，议鼓铸，括杂税，核隐田，税寺产，核牙行，停修仓廒，止葺公署，南马协济，崇文铺税，京运拨

兑，板木折价。已，复列上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帝悉允行。

诏辑《赋役全书》。自严言："《全书》之作，自行一条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为混派；有司听奸吏暗洒瓜分，其弊为花派。当大为申饬。"因条八式以献。帝即命颁之天下。

给事中汪始亨极论盗屯损饷之弊。自严言："相沿已久，难于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议。先是，忠贤乱政，边饷多缺，自严给发如期。又疏言："最耗财者无如客饷。诸镇年例合三百二十七万，而客饷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则有抚赏、召买、修筑诸费，皆不可不节。"帝褒纳之。其冬，京师被兵，帝忧劳国事，旨中夜数发。自严奏答无滞，不敢安寝，头目臃肿，事幸无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罢，优旨慰留。先以考满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复功，再进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陈时务十事，意主利民，帝悉采纳。又以兵饷日增，屡请清核，而兵部及督抚率为寝阁。复乞汰内地无用之兵，帝即令严饬，然不能尽行也。

御史余应桂劾自严殿试读卷，首荐陈于泰，乃辅臣周延儒姻娅。自严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时有诏，县令将行取者，户部先核其钱谷。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银二千九百。帝以诘户部，自严言友元已输十之七贮太仓。帝令主库者核实，无有，帝怒责自严。自严饰词辨，帝益怒，遂下自严狱，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谠疏救，不纳。逾月，给事中吴甘来复抗疏论救，帝乃释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贼功，复官，致仕。又三年卒，赐恤如制。

李长庚，字酉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励清操。入为顺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尽心荒政，民赖以苏。盗蔓武定诸州县，讨擒其渠魁。

四十六年，辽东用兵，议行登、莱海运。长庚初言不便，后言："自登州望铁山西北口，至羊头凹，历中岛、长行岛抵北信口，又历兔儿岛至深井，达盖州，剥运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陆行至广宁一百八十里，至辽阳一百六十里，每石费一金。"部议以为便，遂行之。

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驻天津，即以长庚为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议牛车、酌海道、截帮运、议钱法、设按臣、开事例、严海防九事。时议岁运米百八十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银三百二十四万两，长庚请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课，言："臣考会计录，每岁本色、折色通计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入内府者六百余万，入太仓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余万。内府六百万，自金花籽粒外，皆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岁久皆朽败。若改折一年，无损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稍停一年，济军国急。"帝不悦，言："金花籽粒本祖宗旧制，内供正额及军官月俸，所费不赀，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上供税银，尽充军费。"于是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上言："考《会典》，于内库则云：金花银，国初解南京供武俸，诸边或有急，亦取给其中。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嗣后除武官俸外，皆为御用。是金花银国初常以济边，而正统后方供御用也。《会典》于太仓库则云：嘉靖二十二年，题准诸处京运钱粮，不拘金花籽粒，应解内府者悉解贮太仓库，备各边应用。是世宗朝金花尽充兵饷，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敛之于内也。今不考各边取给应用之例，而反云正供旧额，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岁不过十余万，乃云所费不赀哉。且原数一百万，陛下始增二十万，年深日久，颠末都忘。以臣计之，毋论今年当借，即嗣后年年借用可也；毋论未来者当济边，即见在内帑者尽还太仓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庆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济边，六年又行于南京监局，亦以济边。此则祖宗旧制，陛下独不闻耶？"帝卒不听。

时诸事创始，百务坌集，长庚悉办治。天启二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就移户部。明年，召拜户部尚书，未任，以忧归。

崇祯元年，起工部尚书，复以忧去。久之，代闵洪学为吏部尚书。六年正月，修撰陈于泰疏陈时弊，宣府监视中官王坤力诋之，侵及首辅周延儒。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帝不怿。次日召对平台。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语尤切，帝责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对，诘责者久之，竟削其籍。

志道，漳浦人，天启时为给事中。议"三案"为高攀龙所驳，谢病归。其后附魏忠贤，历擢左通政，论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罢。

长庚不植党援，与温体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学为真定知府，帝不

允。复推为顺德知府，帝怒，责以欺蒙，并追咎冠带监生授职事，责令回奏。奏上，斥为民。家居十年，国变，久之卒。

刘之凤，字雍鸣，中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南京御史。天启三年六月，上疏别白孙承宗、王象乾、阎鸣泰本末，请定去留，而撤毛文龙海外军，令居关内。又请亟罢内操。忤魏忠贤，传旨切责，复宣谕廷臣，再渎奏者罪无赦。六年，之凤方视江防，期满奏报。忠贤夺其职。

崇祯二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见，宵分始出。之凤偕同官上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乡，不堪置齿颊。今乃特蒙眷注，必将曰举朝尽欺，独延儒一人捐躯为国，使陛下真若廷臣无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树所私，曰为冯铨、霍维华等报怨。此一召也，于国事无纤毫益，而于圣德有丘山之损。"忤旨，诘责。已，复列上五事，曰举谋勇，止援兵，练土著，密侦探，选守令，俱见采纳。

累迁刑部侍郎，遂代郑三俊为本部尚书。之凤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高墙罪独不与，上疏言之，报可。尝与左侍郎王命璿召对平台，论律例及狱情，帝申饬而退。时有火星之变，之凤特请修刑，言："自今狱情大者，一月奏断，小者半月。赃重人犯，结案在数年前者，大抵本犯无髓可敲，戚属亦无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从之。然之凤虽为此奏，其后每上狱词，帝必严驳，之凤惧甚，诸司呈稿，迟疑不敢遽发，屡疏谢病，帝不从。会尚书范景文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墨，下部讯，之凤予轻比。帝疑其受贿，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绞。给事中李清言于律未合，同官葛枢复论救。帝怒，镌枢级，调外。十三年四月，之凤狱中上书自白无赃贿，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

计崇祯朝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乔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之凤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赞曰：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

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毕自严、李长庚计臣中办治才，而自严增赋之议，识者病焉。刘之凤议狱不当，罪止谪罢，竟予重比，刑罚不中，欲求治得乎！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张鹤鸣（弟鹤腾） 董汉儒（汪泗论） 赵彦 王洽（王在晋 高第）梁廷栋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兄元飚）

张鹤鸣，字元平，颍州人。中万历十四年会试，父病，驰归。越六年，始成进士。除历城知县，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以才略闻。

再迁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自杨应龙平后，销兵太多，苗仲所在为寇。鹤鸣言：“仲贼乃粤西瑶种，流入黔中。自贵阳抵滇，人以三万计，砦以千四百七十计，分即为民，合即为盗。又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而镇远、清平间，大江、小江、九股诸种，皆应龙遗孽，众万余。臣部卒止万三千，何以御贼？”因列上增兵增饷九议。合诸土兵剿洪边十二马头，大破红苗，追剿猱坪。贼首老蜡鸡据峰巅仰天窝，窝有九井，地平衍，容数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关，老蜡鸡僭王号。鹤鸣夺其关，老蜡鸡授首，抚降余众而还。寻发兵击平定广、威平、安笼诸贼，威名甚著。迁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未上，转左侍郎，佐理部事。时兵事亟，兵部增设二侍郎，而鹤鸣与祁伯裕、王在晋并卧家园不赴。

至天启元年，辽阳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张经世督援师出关，部中遂无侍郎。言官请趣鹤鸣等，章数十上，帝乃克期令兵部马上督催，鹤鸣等始履任。至则论平苗功，进本部尚书，视侍郎事。尚书王象乾出督蓟、辽军务，鹤鸣遂代其位。给事中韦蕃请留象乾，出鹤鸣督师。忤旨，谪外。时熊廷弼经略辽东，性刚负气，好谩骂，凌轹朝士。鹤鸣与相失，事多龃龉，独喜巡抚王化贞。化贞本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中外皆知经、抚不和，必误封疆，而鹤鸣信化贞愈笃，卒致疆事大坏。

二年正月，廷议经、抚去留。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议以鹤鸣代廷弼，其他多言经、抚宜并任，鹤鸣独毅然主撤廷弼，专任化贞。议甫上，化贞已弃广宁遁。鹤鸣内惭，且惧罪，乃自请行边，诏加太子太保，赐蟒玉及尚方剑。鹤鸣惮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海关。至则无所筹画，日下令捕间谍，厚啖蒙古炒花、宰赛诸部而已。

初，广宁败书闻，廷臣集议兵事。鹤鸣盛气詈廷弼自解。给事中刘

弘化首论之，坐夺俸。御史江秉谦、何荐可继劾，并贬官。廷臣益愤。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旸、熊德阳等交章极论，请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与化贞并按。鹤鸣抵言廷弼偾疆事，由故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党庇不令出关所致，因诋言者为一燝鹰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马不以封疆蒙功罪。"于是朝瑞等复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问。鹤鸣迁延数月，谢病归。

六年春，魏忠贤势大炽，起鹤鸣南京工部尚书。寻以安邦彦未灭，鹤鸣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赐尚方剑。功未就，庄烈帝嗣位。给事中瞿式耜、胡永顺、万鹏以鹤鸣由忠贤进，连章击之。鹤鸣求去，诏加太子太师，乘传归。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执鹤鸣，例悬于树，骂贼死，年八十五。

弟鹤腾，字元汉，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云南副使。行谊醇笃，誉过其兄。城陷被执，骂不绝口而死。

董汉儒，开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入为户部主事。疏陈减织造、裁冒滥诸事。且曰："迩来九阍三殿间，惟闻纵酒、淫刑、黩货。时事可忧，不止国计日绌已也。"不报。朝鲜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饷务。

寻迁山东佥事，进副使，历湖广左右布政使，所在有声。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帝赐福王庄田，责湖广四千四百余顷，汉儒以无所得田，请岁输万金代租，不听。楚宗五十余人，讦假王事获罪，囚十载，汉儒力言，王，假也，请释系者。又为满朝荐、卞孔时等乞宥。俱不报。忧归。

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简精卒二千入卫，诏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协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书。时辽地尽亡，汉儒请逮治诸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家属，立诛逃将蔡汝贤等，报可。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诳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汉儒言文龙计画疏，虚声未可长恃；又请诛逃将管大簿、张思任、孟淑孔等，语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簿卒置不问。诸镇援辽军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汉儒请捕获立诛，同伍相擒捕者重赏；且给饷以时，则逃者自少。帝亦嘉纳。

奄人王体乾、宋晋、魏忠贤等十二人有旧劳，命所廕锦衣官皆予世

袭。汉儒据祖制力争，帝不从。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等合疏谏，给事中硃大典、周之纲，御史宋师襄、胡良机特疏继之，卒不纳。汉儒旋以母丧归。后忠贤大横，汉儒服阕，遂不召。追叙甘肃功，即家进太子太保，廕子锦衣百户。卒赠少保，谥肃敏。

汪泗论，字自鲁，休宁人。祖□自，嘉靖中进士，历官福建兵备佥事，分守福宁。倭犯同安，□自释重囚七人为军锋，击倭却之。捷闻，赉金币。

泗论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漳浦知县，调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缮城堡。征擢御史，首请杜内批以严履霜之渐，又请召还科臣杨涟等以作士气。巡按江西，敦重持大体，奸宄肃然。宗人禄不给，疏以桥税赎锾存留接济。历太仆寺少卿。尝识黄道周于诸生中，人服其精鉴。

赵彦，肤施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屡迁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辽阳既失，彦请增兵戍诸岛，特设大将登州，登、莱设镇，自此始。天启二年，广宁复失。彦以山东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诏多允行。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郓城，俄陷邹、滕、峄，众至数万。

时承平久，郡县无守备，山东故不置重兵。彦任都司杨国栋、廖栋，而檄所部练民兵，增诸要地守卒。请留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以备征调。荐起故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讨贼。贼乘肇基未至，袭兖州，为滋阳知县杨炳所却。栋等击败贼，复郓城。其别部犯钜野，知县赵延庆固守不下，国栋兵至，败之，又败其犯兖州者。遂偕栋等合攻邹县。兵溃，游击张榜战死，贼遂围曲阜、郯城。旋败去，遂复峄县。

七月，彦视师兖州。甫出城，遇贼万余，彦缒入城。肇基急迎战，而令国栋及栋夹击，大败之横河。时贼精锐聚邹、滕中道，彦欲攻邹、滕。副使徐从治曰："攻邹、滕难下，不如捣其中坚，两城可图也。"彦乃与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而以大军击贼精锐于黄阴、纪王城，大败贼，蹙而殪之峄山，遂围邹。大小数十战，城未下，令天津佥事来斯行及国栋等乘间复滕县。国栋又大破贼沙河，乃筑长围以攻邹。鸿儒抗守三月，食尽，贼党尽出降；鸿儒单骑走，被擒。抚其众四万七千余人。彦乃纪绩，告庙献俘，磔鸿儒于市。鸿儒躏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至是始伏诛。

于弘志亦于是年六月据武邑白家屯，将取景州应鸿儒。斯行方赴援山东，还军讨之。弘志突围走，为诸生叶廷珍所获，凡举事七日而灭。好贤亦捕得伏诛。

彦已加兵部侍郎，论功，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锦衣世佥事，赉银币加等。奏请振济，且捐邹、滕赋三年，郓城、峄、滋阳、曲阜一年，钜野半之，皆报许。

三年八月，召代董汉儒为兵部尚书，极陈边将克饷、役军、虚伍、占马诸弊，因条列综核事宜。帝称善，立下诸边举行。参将王楹行边，为哈剌慎部袭杀，彦请核实论罪，并敕诸边抚赏毋增故额。有传我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彦忧之，画上八事，帝皆褒纳。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彦亦抗疏劾之，自是为忠贤所恶。贵州征苗兵屡败，彦列八策以献，诏颁示军中。

彦有筹略，晓畅兵事。然征妖贼时，诸将多杀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锦衣，颇招摇都市。给事、御史交劾之。彦三疏乞罢，忠贤挟前憾，令乘传归，子削籍。初，妖贼兴，辽东经略王在晋遣兵助讨，彦叙功不及在晋，在晋憾之，至是为南京吏部，数诋彦。给事中袁玉佩遂劾彦冒功滥廕，且言京观不当筑。诏削其世廕，并京观毁之。寻追叙兵部时边功，即家进太子太傅。未几卒。

王洽，字和仲，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东光、任丘。服阕，补长垣。治仪表颀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为一方最。

擢吏部稽勋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天启初，诸贤汇进，洽有力焉。迁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洽本赵南星所引，

及魏忠贤逐南星，洽乞罢，不许。五年四月，御史李应公希忠贤指劾洽，遂夺职闲住。

崇祯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摄部事。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上疏陈军政十事，曰严债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材，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帝并褒纳。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帝召诸大臣平台，诘问良久，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

寻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莱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允、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帝称善，即命行之。尝奏汰年深武弁无荐者四十八人，以边才举监司杨嗣昌、梁廷栋，后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严。洽急征四方兵入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忧甚，十一月召对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继之，且曰："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遂下洽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寻论罪，复坐大辟。

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而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又以廷臣玩祇，拟用重典，故于洽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历官兵部尚书，经略

蓟、辽。未数月，以恇怯劾罢去。崇祯二年冬，大清兵破滦州，第窜免。

梁廷栋，鄢陵人。父克从，太常少卿。廷栋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礼部，历仪制郎中。天启五年，迁抚治西宁参议。七年，调永平兵备副使。督抚以下为魏忠贤建祠，廷栋独不往，乞终养归。

崇祯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参政。十一月，大清兵克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即擢廷栋右佥都御史代之。廷栋请赐对，面陈方略，报可。未几，督师袁崇焕下狱，复擢廷栋兵部右侍郎兼故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及四方援军。廷栋有才知兵，奏对明爽，帝心异之。

三年正月，兵部尚书申用懋罢，特召廷栋掌部事。时京师虽解严，羽书旁午，廷栋剖决无滞。而廷臣见其骤用，心嫉之。给事中陈良训首刺廷栋，同官陶崇道复言："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国士之遇宜何如报。乃在通州时，言遵、永易复，良、固难破，自以为神算。今何以难者易，易者难？且尝请躬履行间，随敌追击，以为此报主热血。今偃然中枢，热血何销亡也？谓制敌不专在战，似矣，而伐谋用间，其计安在？"帝不听崇道言。廷栋疏辨，乞一岩疆自效，优诏慰留之。未几，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栋虚名，崇道又言廷栋轻于发言，致临洮、固原入卫兵变。帝皆不纳。五月，永平四城复，赏廷栋调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锦衣佥事。

其秋，廷栋以兵食不足，将加赋，因言："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也。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惟在官贪。使贪风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欢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户部协议。户部尚书毕自严阿廷栋意，即言今日之策，无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海内并咨怨。已，陈厘弊五事：曰屯田，曰盐法，曰钱法，曰茶马，曰积粟。又极陈陕西致寇之由，请重惩将吏贪污者以纾军民之愤，塞叛乱之源。帝皆褒纳。

廷栋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帝甚倚任。然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给事中葛应斗劾御史袁弘勋纳参将胡宗明金，请嘱兵部；廷栋亦劾弘勋及锦衣张道濬通贿状。两人遂下狱。两人者，吏部尚书王永光私人也。廷栋谋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释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者，弘勋郡人也，两疏力攻廷栋，发其所与司官手书，且言其纵奸人沈敏交关蓟抚刘可训，纳贿营私。廷栋疏辩求去，帝犹慰留。有安国栋者，初以通判主插汉抚赏事，廷栋荐其才，特擢职方主事，仍主抚赏，颇为奸利，廷栋庇之。后佳允坐他事左迁行人司副，复上疏发两人交通状，并列其贿鬻将领数事，事俱有迹。廷栋危甚，赖中人左右之，得闲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杨嗣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明年七月，我大清兵由间道逾天寿山，克昌平，逼京师。山后地，乃廷栋所辖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书张凤翼惧罪，自请督师。两人忄匡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度解严后必罹重谴，日服大黄药求死。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凤翼卒。逾旬日，廷栋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栋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

廷栋既殁，其父克从尚在。后贼破鄢陵，避开封。及开封被淹，死于水。

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知长兴县。四十三年，擢兵科给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极陈时弊，言：

今春以来，天鼓两震于晋地，流星昼陨于清丰，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内女妖，辽东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东大昆，人相食，黄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经天，辅星湛没，荧惑袭月，金水愆行，或日光无芒，日月同晕，为恒风，为枯旱。天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诬天拂经之事，此诚禽息碎首、贾生痛哭之时也。敢以八忧、五渐、三无之说进。

今内库太实，外库太虚，可忧一。饷臣乏饷，边臣开边，可忧二。套部图王，插部觊赏，可忧三。黄河泛滥，运河胶淤，可忧四。齐苦荒天，楚苦索地，可忧五。鼎铉不备，栋梁常挠，可忧六。群哗盈衢，讹言载道，可忧七。吴民喜乱，冠履倒置，可忧八。

八忧未已，五渐继之。太阿之柄，渐入中涓。魁垒之人，渐如陨箨。制科之法，渐成奸薮。武库之器，渐见销亡。商旅之途，渐至梗塞。

五渐未已，三无继之。匹夫可荧惑天子，小校可滥邀丝纶，是朝廷无纪纲。滇、黔之守令皆途穷，扬、粤之监司多规避，是远方无吏治。谗构之口甚于戈戟，倾危之祸惨于苏、张，是士大夫无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出为福建佥事，迁宁夏参议。

天启元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建营伏虎山，选练苍头军，以资守御。永乐中，齐王榑以罪废，其子孙居南京，号齐庶人。有睿爁者，自负异表，与奸人谋不轨，明遇捕获之，置其党十余人于法。魏忠贤党谋尽逐东林，以明遇尝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给事中薛国观遂劾其党庇徇私，忠贤即矫旨革职。未几，坐汪文言狱，追赃千二百金，谪戍贵州平溪卫。

庄烈帝即位，释还。崇祯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进左，迁南京刑部尚书。四年，召拜兵部尚书，疏陈四司宿弊，悉见采纳。杨鹤被逮，明遇言："秦中流寇，明旨许抚剿并行。臣谓渠魁乞降亦宜抚，胁从负固亦宜剿。今鹤以抚贼无功就逮，倘诸臣因鹤故欲尽戮无辜，被胁之人绝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畴，谕贼党杀贼自效，即神一魁、刘金辈，果立奇功，亦一体叙录。而诸将善抚驭如吴弘器等，仍与升擢，庶贼党日孤。"帝亦纳之。

五年正月，山东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过信巡抚余大成言，力主抚议，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乃调关外军讨定之。语详《徐从治传》。当是时，我大清兵入宣府，巡抚沈棨与中官王坤等遣使议和，馈金帛牢醴，师乃旋。事闻，帝恶棨专擅，召对明遇等于平台。明遇曲为棨解，帝不悦，逮棨下吏。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力诋明遇、棨交关误国，同官陈赞化、吕黄钟，御史赵继鼎连劾之。明遇再疏乞罢，帝责以疏庸偾事，命解任候勘。寻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国变后卒。

张凤翼，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广宁兵备副使，忧归。

天启初，起右参政，饬遵化兵备。三年五月，辽东巡抚阎鸣泰罢，擢凤翼右佥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贞弃广宁后，关外八城尽空，枢辅孙承宗锐意修复，而版筑未兴。凤翼闻命，疑承宗欲还朝，以辽事委之己，甚惧，即疏请专守关门。其座主叶向高、乡人韩爌柄政，抑使弗上。既

抵关，以八月出阅前屯、宁远诸城，上疏极颂承宗经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载疮痍，非一时可起之疾。今日议剿不能，言战不得，计惟固守。当以山海为根基，宁远为门户，广宁为哨探。”其意专主守关，与承宗异议。

时赵率教驻前屯，垦田、练卒有成效。及袁崇焕、满桂守宁远，关外规模略定。忽有传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汹汹思窜，凤翼心动，亟遣妻子西归。承宗曰：“我不出关，人心不定。”遂于四年正月东行。凤翼语人曰：“枢辅欲以宁前荒塞居我，是杀我也。国家即弃辽左，犹不失全盛，如大宁、河套，弃之何害？今举世不欲复辽，彼一人独欲复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诋马世龙贪淫及三大将建阃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悦，举其言入告。适凤翼遭内艰，遂解去。承宗复上疏为世龙等辨，因诋凤翼才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趋利，巧于避患。廷议以既去不复问。

六年秋，起故官，巡抚保定。明年冬，蓟辽总督刘诏罢，进凤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祯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凤翼前抚保定，建魏忠贤生祠。凤翼引罪乞罢，不许。未几，谢病去。诸建祠者俱入逆案，凤翼以边臣故获宥。

三年起故官，代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既复遵、永四城，叙功，进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佥事。凤翼以西协单弱，条奏增良将、宿重兵、备火器、预军储、远哨探数事，从之。已，复谢病去。久之，召为兵部尚书。

明年二月，召对平台，与吏部尚书李长庚同奉“为国任事，洁己率属”之谕。寻以宣、大兵寡，上言：“国初额军，宣府十五万一千，今止六万七千。大同十三万五千，今止七万五千。乞两镇各增募万人，分营训练。且月饷止给五钱，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饷。”帝并从之。给事中周纯修、御史葛征奇等以兵事日棘，劾凤翼溺职。凤翼连疏乞休，皆不许。

七年以恢复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大清西征插汉，师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机，下兵部论罪。部议巡抚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职赎杖，总督张宗衡闲住。帝以为轻，责凤翼对状。于是总督、巡抚及三镇总兵睦自强、曹文诏、张全昌俱遣戍，监视中官刘允中、刘文中、王坤亦充净军。时讨贼总督陈奇瑜以招抚偾事，给事中顾国宝劾凤翼举用非人，帝亦不问。奇瑜既罢，即命三边总督洪

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中原群盗。言官以承畴势难兼顾，请别遣一人为总督，凤翼不能决，既而承畴竟无功。及贼将南犯，请以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凤阳，防护皇陵，温体仁不听，凤翼亦不能再请。八年正月，贼果毁凤阳皇陵。言官交章劾凤翼，凤翼亦自危，引罪乞罢。帝不许，令戴罪视事。

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事益急，始令硃大典镇凤阳。寻推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讨南北贼，而贼已蔓延不可制矣。给事中刘昌劾凤翼推总兵陈壮猷，纳其重贿。凤翼力辩，昌贬秩调外。

已而凤翼言："剿贼之役，原议集兵七万二千，随贼所向，以殄灭为期。督臣承畴以三万人分布豫、楚数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来朝俱溃。以二万人散布三秦千里内，势分，又孤军无援，故艾万年、曹文诏俱败。今既益以祖宽、李重镇、倪宠、牟文绶兵万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万有奇，兵力厚矣。请以贼在关内者属承畴，在关外者属象升，倘贼尽出关，则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象升合剿于秦。臣更有虑者，贼号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贼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所至樵苏后爨，动辄呼庚。贼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贼何日平。乞严敕督、理二臣，选将统军，军各一二万人，俾前茅、后劲、中权联络相贯，然后可制贼而不为贼制。今贼大势东行，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东有漕渠，彼无舟楫，岂能飞越？我兵从西北穷追，犹易为力。此防河扼险，目前要策，所当申饬者也。"帝称善，命速行之。凤翼自请督师讨贼，帝优诏不允。

九年二月，给事中陈昌文上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则行军机要不当中制。若今日议不许斩级，明日又议必斩级，今日议征兵援凤，明日又议撤兵防河，心至无所适从。愿枢臣自今凡可掣督、抚之肘者，俱宽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敌所不攻，攻敌所不守，奇正错出，灭贼何难。今不惟不能灭，乃今日破军杀将，明日又陷邑残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抚，岂法之平？愿枢臣自今凡可责诸抚之成者，勿宽文法，俾加磨砺可也。"帝纳其言。

江北之贼，自滁州、归德两败后，尽趋永宁、卢氏、内乡、淅川大山中，关中贼亦由阌乡、灵宝与之合。凤翼请敕河南、郧阳、陕西三巡

抚各督将吏扼防，毋使轶出，四川、湖广两巡抚移师近界，听援剿，而督、理二臣以大军入山蹙之，且严遏米商通贩，贼可尽殄。帝深然之，克期五月荡平，老师费财，督抚以下罪无赦。凤翼虽建此策，象升所部多骑军，不善入山，贼竟不能灭。

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寿山后入昌平，都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以陵寝震惊，劾凤翼坐视不救。凤翼惧，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以左侍郎王业浩署部事，命中官罗维宁监督通、津、临、德军务，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亦统兵入援。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

己巳之变，尚书王洽下狱死，复坐大辟。凤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药，病已殆，犹治军书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严，凤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议罪夺其官。十一年七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其督师也，意图逭责，乃竟以畏法死。

陈新甲，长寿人。万历时举于乡，为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宁前，关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师云集，征缮悉倚赖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抚方一藻惜其才，请留之，未报。监视中官马云程亦以为言，乃报可。新甲言："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不许。寻进副使，仍莅宁远。

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抚宣府。新甲以戎备久弛，亲历塞垣，经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马损耗、城堡倾颓、弓矢甲仗朽敝状。屡疏请于朝，加整饬，边防赖之。杨嗣昌为总督，与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内艰归。

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外艰，嗣昌方任中枢，荐新甲堪代。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夺情任之。会大清兵深入内地，诏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协御。未几，象升战殁，孙传庭代统其军，新甲与相倚仗，终不敢战。明年春，畿辅解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劾其前后逗挠。新甲历陈功状，且言呈瑞挟仇，帝不问。既赴镇，列上编队伍、严哨探、明训练、饬马政、练火器、禁侵渔诸事，报可。麾下卒夜哗，新甲请罪，亦不问。给事中戴明说尝劾之，帝以轻议重臣，停其俸。

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自弘治初贾俊后，乙榜无至尚书者。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枢，故新甲得为之。陛见毕，陈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尝言。惟言天寿山后宜设总兵，徐州亦宜设重镇，通两京咽喉，南护凤陵，中防漕运，帝并采用之。复陈枢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饬行。

十四年三月，贼陷雒阳、襄阳，福、襄二王被难，镌新甲三秩视事。旧制，府、州、县城郭失守者，长吏论死。宛平知县陈景建言村镇焚掠三所者，长吏当戍边。新甲主其议，言："有司能兼顾乡城，即与优叙。若四郊被寇，与失机并论。"帝即从之。然是时中原皆盗，其法亦不能行也。杨嗣昌卒于军中，新甲举丁启睿往代，议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龙、孙传庭并以微罪系狱，新甲于召对时称其才，退复上章力荐，两人获用，亦新甲力也。寻论秋防功，复所镌秩。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爍劾新甲寡谋误国，请速令举贤自代，不纳。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屡乞罢，皆不从。

新甲雅有才，晓边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当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殁，贼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帝辄慰留。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骇愕，交章劾升，升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

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

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旁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厥后给事中沈迅力诋其失，帝曰："令尔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惭而退。新甲初自阳和入都门，黄雾四塞，识者以为不祥，及是果应。

冯元飙，字尔韬，慈溪人。父若愚，南京太仆少卿。天启元年，元飙与兄元飏同举于乡。明年，元飙成进士，历知澄海、揭阳。

崇祯四年，征授户科给事中。帝遣中官出镇，元飙力争。时元飏亦疏论中官，兄弟俱有直声。无何，上疏力诋周延儒，被切责。寻论山东总督刘宇烈纵寇主抚罪。又言礼部侍郎王应熊无大臣体，宜罢。复荐词臣姚希孟孤忠独立，不当夺讲官；科臣赵东曦正词谠论，不当夺言路。皆不纳。应熊谋改吏部，元飙复摭劾其贪秽数事。被旨谯责，遂乞假归。

八年春还朝。时凤阳皇陵毁，廷臣交论温体仁、王应熊朋比误国。元飙上言："政本大臣，居实避名，受功辞罪。平时养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辄曰：'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语，丛百欺。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有汉、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国初顾问之荣而兼隆位号，地亲势峻，言听志行，柄用专且重者莫如今日，犹可谢天下责哉？"迁礼科右给事中，再迁刑科左给事中。数言部囚多轻罪，请帝宽宥，并采纳之。诏简东宫讲官，左谕德黄道周为首辅张至发所扼，且疏诋之。元飙言："道周至清无徒，忠足以动人主，惟不能得执政欢。"至发恚，两疏诋元飙，帝皆置不问。由户科都给事中擢太常少卿，改南京太仆卿，就迁通政使。

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飙多智数，尚权谲，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谱谊。初在言路，诋周

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飙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冠带，惮众议，元飙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飙沮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飙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出御马佳者百余匹，及内制火箭，次第示元飙，元飙为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

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飙为尚书。帝倚之甚至，元飙顾不能有所为。河南、湖广地尽陷，关、宁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赐瓜果食物，遣医诊视。请益坚，乃允其去。

元飙颇能料事。孙传庭治兵关中，元飙谓不可轻战。廷臣多言不战则贼益张，兵久易懦。元飙谓将士习懦，未经行阵，宜致贼而不宜致于贼。乃于帝前争之曰："请先下臣狱，俟一战而胜，斩臣谢之。"又贻书传庭，戒毋轻斗，白、高两将不可任。传庭果败。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福王时，元飙卒，其家请恤。给事中吴适言："元飙身膺特简，莫展一筹，予以祭葬，是使误国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议卒如所请。

元飏，字尔赓，举崇祯元年进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事。元飙抗疏谓："内臣当别立公署，不当踞二部堂，二部司属亦不得至彝宪门，犯交结禁。"帝责以沽名，彝宁亦愠，元飏请告归。寻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中，迁苏松兵备参议。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以两家为奥主。元飏捕得其渠魁，则世济族子也，置之法。迁福建提学副使，巡抚张国维奏留之。太仓人陆文声讦其乡官张溥、张采倡复社，乱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属元飏，元飏盛称溥等，元珙据以入告。体仁庇文声，两人并获谴，元飏谪山东盐运司判官。十一年，济南被兵，摄济宁兵备事。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廕一子锦衣卫。时元飙已掌中枢。帝顾其兄弟厚，尝赐宫参疗元飏疾。而元飏以衰老乞休。诏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飏乃由海道脱归。是秋九月卒。

赞曰：明季疆场多故，则重本兵之权，而居是位者乃多庸暗阘冗之辈。若张鹤鸣之任王化贞，陈新甲之举丁启睿，皆暗于知人。至松山之役，其误国可胜言哉！梁廷栋谓民穷之故在官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说，是所谓亡国之言也。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许誉卿 华允诚 魏呈润（胡良机 李曰辅 赵东曦） 毛羽健（黄宗昌韩一良） 吴执御（吴彦芳 王绩灿）章正宸 黄绍杰（李世祺） 傅朝佑

庄鰲献 李汝璨 姜埰弟垓熊开元方士亮 詹尔选 汤开远 成勇 陈龙正

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金华推官。

天启三年，征拜吏科给事中。疏言锦衣世职，不当滥畀保姆奄尹。织造中官李实诬劾苏州同知杨姜侵抚按职。中旨谓姜贿誉卿出疏，停誉卿俸半年。杨涟劾魏忠贤，誉卿亦抗疏极论忠贤大逆不道："视汉之朋结赵娆，唐之势倾中外，宋之典兵矫诏、谋间两宫何异！"忠贤大怒。又言："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厂卫一奉打问之旨，五毒备施。迩复用立枷法，士民槁项毙者不知凡几。又行数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缙绅，岂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内操未罢，聚虎狼于萧墙之内，逞金革于禁闼之中，不为早除，必贻后患。"于是忠贤怒益甚。会赵南星、高攀龙被逐，誉卿偕同列论救，遂镌秩归。

庄烈帝即位，诛崔、魏，将大计天下吏。奄党房壮丽、安伸、杨维垣之徒冀收余烬，屡诏起废，辄把持使不得进，引其同类。誉卿时已起兵科给事中，具疏争。吏部尚书王永光素附珰，仇东林，尤阴鸷。诏定逆案，颂珰者即党逆。永光尝颂珰，治逆案，阴护持之。南京给事中陈尧言疏劾永光珰孽，不当正铨席。然帝方眷永光，责尧言。誉卿又抗疏争，于是都给事中薛国观以己亦珰孽也，遂讦誉卿及同官沈惟炳东林主盟，结党乱政。誉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

七年起故官，历工科都给事中。明年正月，流贼陷颍州，誉卿请急调五千人守凤阳。疏入而凤阳已陷，皇陵毁焉。誉卿痛愤，直发本兵张凤翼固位失事，及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玩寇速祸罪。言："贼在秦、晋时，早设总督，遏其渡河，祸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贼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后不得已而议设之。侍郎汪庆百又避不行，乃推极边之陈奇瑜。鞭长不及，酿成今日之祸，非枢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发难已久，枢臣因东南震邻，始有淮抚操江移镇之疏，识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则曰不必移镇。臣观各地方稍有兵力，贼即不敢轻犯。凤阳何地，使巡抚早移，岂有今日！今枢臣以曾请移镇藉口，抚臣

以不必移镇为词，则辅臣欲讳玩寇速祸，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责之。

而是时言官吴履中等复交章劾体仁、应熊交相赞美，“其拟旨慰留曰忠悃，曰荩画，曰绝私奉公，曰弘济时艰。不知时事至此，忠荩安在，而奉公济艰者何事也？”誉卿再疏论，帝仍不问。誉卿曰：“皇上临驭有年，法无假贷，独于误国辅臣不一问。今者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且相继就逮矣。辅臣顾从容入直，退食委蛇，谓可超然事外乎？”帝终不听。

誉卿在天启时，谢升方为文选郎。及是，升长吏部，誉卿犹滞垣中。以资深当擢京卿，升希体仁意，出之南京。大学士文震孟愠语侵升，升亦愠。适山东布政使劳永嘉贿营登莱巡抚，主给事中宋之普家，升等列之举首，为给事中张第元所发。帝以诘升，言路因欲攻升及都御史唐世济。誉卿以世济恃体仁，恶尤甚，当先去之。御史张缵曾乃独劾升，升疑出誉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构之升。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绍芳亦欲得登莱巡抚，誉卿曾言之升。升遂疏攻誉卿，谓其营求北缺，不欲南迁，为把持朝政地，并及嘱绍芳事。体仁从中主之，誉卿遂削籍，绍芳逮问遣戍。十五年，御史刘逵及给事中杨枝起相继论荐，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禄卿，不赴。国变，薙发为僧，久之卒。

华允诚，字汝立，无锡人。曾祖舜钦，瑞州知府。祖启直，四川参政。允诚举天启二年进士。从同里高攀龙讲学首善书院，先后旋里，遂受业为弟子，传其主静之学。四年春，从攀龙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龙去官，允诚亦告归。

崇祯改元，起营缮主事，进员外郎。二年冬，京师戒严，分守德胜门，四十余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赐白金，叙功，加俸一年，改职方员外郎。五年六月，以温体仁、闵洪学乱政，疏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略言：

当事借皇上刚严，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倚皇上综核，而骋其讼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竞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丛脞。以圣主图治之盛心，为诸臣斗智之捷径。可惜一。

帅属大僚，惊魂于回奏认罪；封驳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风裁徒征事件，长吏考课惟问钱粮。以多士靖共之精神，为案牍钩较之能事。可惜二。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但有角户分门之念。意见互觭，议论滋扰。遂使剿抚等于筑舍，用舍有若举棋。以兴邦启圣之岁时，为即聋从昧之举动。可惜三。

人主所以总一天下者，法令也。丧师误国之王化贞，与杨镐异辟；洁己爱民之余大成，与孙元化并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误，执讯随之。遂使刑罚不中，鈇钺无威。一可忧也。

国家所恃以为元气者，公论也。直言敢谏之士一鸣辄斥，指佞荐贤之章目为奸党，不惟不用其言，并锢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忧也。

国家所赖以防维者，廉耻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群僚趋走，惟恐后时。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幸窦已开；以操纵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谀成风，羞恶尽丧。三可忧也。

国家所藉以进贤退不肖者，铨衡也。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甚至庇同乡，则逆党公然保举，而白简反为罪案；排正类，则讲官借题逼逐，而荐剡遂作爰书。欺莫大于此矣，擅莫专于此矣，党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举措倒置。四可忧也。

疏入，帝诘其别有指使。允诚乃列上洪学徇私数事，且曰："体仁生平，纟□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排众议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谐，岂知包藏祸心，阴肆其毒。又有如洪学者，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尽善类，无一人敢犯其锋者，臣复受何人指使？"帝以体仁纯忠亮节，而摘疏中"握定机关"语，再令陈状。允诚复上言："二人朋比，举朝共知。温育仁不识一丁，以家赀而首拔。邓英以论沈演而谪，罗喻义以'左右非人'一语而逐。此非事之章明较著者乎？"帝亦悟两人同里有私，乃夺允诚俸半年，而洪学亦旋罢去。

其冬，以省亲归，孝养母。母年八十三而终。后为福王验封员外郎，十余日即引疾归。

允诚践履笃实，不慕荣达。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啖之，允诚拒不应。入南都，士英先造请，亦不报谢。国变后，屏居墓田，不肯薙发，与从孙尚濂骈斩于南京。

魏呈润，字中严，龙溪人。崇祯元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

三年冬，疏陈兵屯之策："请敕顺天、保定两巡抚简所部壮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营训练。而天津翟凤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并建节钺，宜令练兵之外兼营屯田。"又陈闽海剿抚机宜六事。并议行。

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驿站所裁，才六十万，未足充军饷十一，而邮传益疲，势必再编里甲。是犹剜肉医疮，疮未瘳而肉先溃。关外旧兵十八万，额饷七百余万；今兵止十万七千，合蓟门援卒，非溢原数，加派五百九十万外，新增又百四十余万，犹忧不足，可不为稽核乎！边报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频闻，躐加峻秩，门客厮养诡名戎籍，不阶而升，悉糜俸料，臣惧其难继也。江淮旱灾，五湖之间，海岸为谷，旧谷不登，新丝未熟，上供织造，宜且暂停。铨法坏于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抚按诸臣捐赀助饷，大抵索之民间，顾奉急公之褒。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饬。"又条陈数策，请大修北方水政。帝皆纳其言。

熹宗时，司业硃之俊议建魏忠贤祠国学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语，置籍，责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过诸生陆万龄、曹代何以自解，首辅韩爌以同乡庇之，漏逆案。及是，之俊已迁侍讲。呈润发其奸，请与万龄弃西市，之俊由是废。

宣府监视中官王坤以册籍委顿，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夺良机官，即令坤按核。呈润上言："我国家设御史巡九边，秩卑而任钜。良机在先朝以纠逆珰削籍，今果有罪，则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边事日坏，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将帅，又有监司；既有督抚，有巡方，又有监视。一官出，增一官扰，中贵之威，又复十倍。御史偶获戾，且莫自必其命，谁复以国事抗者。异日九边声息，监视善恶，奚从而闻之？乞召还良机，毋使仰鼻息于中贵。"帝以呈润党比，贬三级，出之外。

良机者，南昌人也，字省之。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间为御史，尝纠魏忠贤之恶不减汪直、刘瑾。忠贤憾之，以年例迁广东参议。良机方按贵州，不候代而去，遂斥为民。崇祯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镇。年满当代，以其敏练，再巡一年。至是，遂为坤劾罢。

时又有御史李曰辅者，亦以论中官获谴，廷臣交章论救，不听。而

御史赵东曦又疏劾坤，亦获谴云。

曰辅，字元卿，亦南昌人也，与胡良机同里闬。万历中举于乡，为成都推官。与巡抚硃燮元计兵事，偕诸将攻复重庆。崇祯四年，擢南京御史。时中官四出，张彝宪总理户、工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山西。又命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西协，又命吴直监饷登岛，李茂奇监茶马陕西。曰辅上疏谏曰："迩者一日遣内臣四，寻又遣用五，非兵机则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岛、陕西又有两阉之遣。假专擅之权，骇中外之听，启水火之隙，开依附之门，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实为寒心。陛下践阼初，尽撤内臣，中外称圣。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择将为先。陛下不筑黄金台招颇、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补理乱之数哉！"帝怒，谪曰辅广东布政司照磨。

东曦，字驭初，上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五年，由知县人为刑科给事中，请兴屯塞下，以充军用，不报。适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时监宣饷，且请代。东曦上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抚沈棨，罢本兵熊明遇。乃监视王坤方会饮城楼，商榷和议，边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辞扶同罪，反侈边烽已熄为己功，且请代。夫内臣之遣，陛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即尽撤之，犹谓不早。坤顾请代，图弥缝于去后。愿陛下正坤罪，撤各使还京。"帝言："宣镇擅和，实坤奏发，何谓欺隐？"调东曦外任，谪福建布政司都事。

异时呈润起官，以光禄署丞终。良机起光禄典簿，终南京吏部主事。东曦稍迁行人司正、礼部郎中，奉使还里。福王时，召东曦为给事中，曰辅为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元年，由知县征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杨维垣八大罪及阮大铖反覆变幻状，二人遂被斥。

王师讨安邦彦久无功。羽健言："贼巢在大方，黔其前门，蜀遵、永其后户。由黔进兵，必渡陆广奇险，七昼夜抵大方，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王三善、蔡复一所以屡败也。遵义距大方三日程，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衍，从此进兵，何患不克？"因画上足兵措饷方略，并荐旧总督硃燮元、闵梦得等。帝即议行，后果平贼。已，陈驿递之害："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帝即饬所司严加厘革，积困为苏。

当是之时，阉党既败，东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温体仁猾贼，周延儒回佞。言路新进标直之徒，尤竞抨击以为名高。体仁之讦钱谦益也，以科场旧事，延儒助之恶，且目攻己者为结党欺君，帝怒而为之罢会推矣。御史黄宗昌疏纠体仁热中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前此公论之不予，且箝后来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愤朋党之说，曰：“彼附逆诸奸既不可用，势不得不用诸奸摈斥之人。如以今之连袂登进者为相党而来，抑将以昔之鳞次削夺者为相党而去乎！陛下不识在朝诸臣与奸党诸臣之孰正孰邪，不观天启七年前与崇祯元年后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语太平则不足，语剔弊则有余，诸臣亦何负国家哉！一夫高张，辄疑举朝皆党，则株连蔓引，不且一网尽哉！”帝责羽健疑揣，而以前条陈驿递原之。

太常少卿谢升求巡抚于永光，永光长吏部，升当推蓟镇，畏而引病以避，后推太仆则不病。羽健劾升、永光朋比，宜并罪。永光召对文华殿，力诋羽健，请究主使之者。大学士韩爌曰：“究言官，非体也。”帝不从，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华殿，独召延儒语良久，事秘，举朝疑骇。羽健曰：“召见不以盈廷而以独侍，清问不以朝参而以燕间；更漏已沉，阁门犹启。汉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责。羽健既积忤权要，其党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焕下狱，主事陆澄源以羽健尝疏誉崇焕，劾之，落职归。卒。

黄宗昌，字长倩，即墨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初，为御史，请斥矫旨伪官，言：“先帝宾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叙功止先一日，正当帝疾大渐之时，岂能安闲出诏？凡加衔进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滥者。”宗昌争曰：“臣所纠乃矫旨，非冒滥也。冒滥犹可容，矫伪不可贷。”遂列上黄克缵、范济世、霍维华、邵辅忠、吕纯如等六十一人，乞罢免。帝以列名多，不听。寻劾罢逆党尚书张我续、侍郎吕图南、通政使岳骏声、给事中潘士闻、御史王珙。又劾周延儒贪秽数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体仁，不纳。

二年冬，巡按湖广。岷王禋洪为校尉侍圣及善化王长子企鋀等所弑，参政龚承荐等不以实闻，狱不决者久之。宗昌至，群奸始伏辜。帝责问前诸臣失出罪，宗昌纠承荐等。时体仁、延儒皆已入阁，而永光意忌，以为不先劾承荐也。镌宗昌四级，宗昌遂归。

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乡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刘氏殉之，谓之“一门五烈”。

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数召见群臣论事。然语不合，辄诃谴。而王永光长吏部，尤乐沮之。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伏乞陛下大为惩创，逮治其尤者。"帝大喜，召见廷臣，即令一良宣读。读已，以疏遍视阁臣曰："一良忠鲠，可佥都御史。"永光请令指实。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讦人者，则令密奏。五日不奏，而举周应秋、阎鸣泰一二旧事为言，语颇侵永光。帝乃再召见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环颂，音琅然，而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则掩卷而叹。问一良："五百金谁之馈也？"一良卒无所指。固问，则对如前。帝欲一良指实，将有所惩创，一良卒以风闻谢，大不怿。谓大学士刘鸿训曰："都御史可轻授耶！"叱一良前后矛盾，褫其官。

吴执御，字朗公，黄岩人。天启二年进士。除济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贤祠，不赴。

崇祯三年，征授刑科给事中。明年请除掣签法，使人地相配，议格不行。请蠲畿辅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晓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乱。请罢捐助搜括，毋为贪墨藏奸薮。帝以沽名市德责之。

劾吏部尚书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误，听张道浚贿举尹同皋而祖制紊。国家立法惩贪，而永光诲贪，官邪何日正，宠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纳其言。请召黄克缵、刘宗周、郑鄤，忤旨谯让。又言："往者边警，袁崇焕、王元雅拥金钱数百万，士马数十万，狼狈失守，而史应聘、王象云、张星、左应选以一邑抗强敌。故曰筹边不在增兵饷，而在择人。请畿辅东北及秦、晋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畀本地租赋，抚练军民自御寇。边关文武吏缮修战守外，责以理财，如先臣王翱、叶盛辈所为。客兵可撤，饷省可数百万。"帝时未审执御所论畿辅、秦、晋也，而曰："岁赋留本地，则国用何资？"不听。

又劾首辅周延儒揽权，其姻亲陈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关为奸利。初，执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陈内外阴阳之说："九边、中原、庙堂之上，无非阴气；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称"阳刚君子"无主名，令指实。执御乃以前所荐刘宗周三人，及姜曰广、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扬、

罗喻义、易应昌对。会御史吴彦芳言："执御所举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华、毕懋康、倪思辉、程绍皆忠良当用，通政使章光岳邪媚当斥。"帝怒其朋比，执政复从中构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讯。时御史王绩灿方以荐李邦华、刘宗周等下狱，而执御、彦芳复继之，举朝震骇。言官为申救，卒坐三人赎徒三年。

彦芳，字延祖，歙县人，为御史。大凌被围，疏论孙承宗。又驳逆案吕纯如辨冤之谬。登州用兵，请设监岛中官。至是谴归。

绩灿，宇伟奏，安福人。与给事中邓英陈奸吏私派之弊，又进赐环、起废、容谏三说。荐张凤翔、李邦华、刘宗周、惠世扬，遂获罪卒。福王时，复官。

彦芳、绩灿两人者，皆以天启五年举进士。彦芳授莆田知县，绩灿授兴化知县，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祯四年御史，并有声。其免官也，又皆以荐才不中，与吴执御同论谴云。

章正宸，字羽侯，会稽人。从学同里刘宗周，有学行。崇祯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劝帝法周、孔，黜管、商，崇仁义，贱富强。

礼部侍郎王应熊者，温体仁私人也，廷推阁臣，望轻不得与。体仁引为助，为营入阁。正宸上言："应熊强愎自张，何缘特简。事因多扰，变以刻成，综核伤察，宜存浑厚。奈何使很傲之人，与赞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狱拷讯，竟削籍归。

九年冬，召为户科给事中，迁吏科都给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礼之特重。正宸出其门，与搘拄。岁旦朝会，帝隆师傅礼，进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礼阁臣，愿阁臣积诚以格君心。毋缘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宠利居成功，毋以爵禄私亲昵。"语皆风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巡抚江禹绪为宣大总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欲起江陵知县史调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辅冯铨力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复铨冠带，正宸争之，事遂寝。其不肯阿徇如此。未几，会推阁臣，救李日宣，谪戍均州。语在《日宣传》。

福王立，召复正宸故官。正宸痛举朝无讨贼心，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结营寨，擒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忠义所激，四方响应。宜亟檄江北四镇，分渡河、淮，联络诸路，一心齐力，互为声援。两京

血脉通，而后塞井陉，绝孟津，据武关以攻陇右。陛下缟素，亲率六师，驻跸淮上，声灵震动，人切同仇，勇气将自倍。简车徒，选将帅，缮城堑，进寸则寸，进尺则尺，据险处要，以规中原。天下大矣，渠无人应运而出哉？”魏国公徐弘基荐逆案张捷，部议并起用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安远侯柳祚昌等荐起阮大铖，正宸并疏谏，不纳。改大理丞，正宸请假归。鲁王监国，署旧官。事败，弃家为僧。

黄绍杰，万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

崇祯元年，考选给事中。需次，劾罢奄党南京御史李时馨、徐复阳。补授兵科。五年，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中官邓希诏相讦。绍杰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颜立三军上。希诏内竖，讦边臣辱国，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罢希诏。”帝不听。久之，文衡以闲住去，绍杰迁刑科左给事中。

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绍杰疏论大学士温体仁曰：“汉世灾异，策免三公，宰执亦引罪以求罢。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纳谠言，可谓应天以实矣，而雨泽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辅温体仁者，秉政数载，上干天和，无岁不旱□，无日不风霾，无处不盗贼，无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窥瞷益工，中外趋承益巧。一人当用，则曰：‘体仁意未遽尔也。’一事当行，则曰：‘体仁闻恐不乐也。’覆一疏，建一议，又曰：‘虑体仁有他属。’不然，则：‘体仁忌讳，毋撄其凶锋也。’凡此召变之尤。愿陛下罢体仁以回天意。体仁罢而甘霖不降，杀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体仁，贬绍杰一秩。体仁辨，且讦其别有指授。绍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舆，犹苟优容，一字涉体仁，必遭贬黜。谁不自爱，为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状：东南不肯设立总督，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机宜；用贪秽胡钟麟为职方郎，而黜李继贞；嘱尚书闵洪学起私人唐世济为南京总宪，锢正人瞿式耜等；庇姻娅沈棨为宣抚，私款辱国；庇主考丁进，从宽磨勘。且曰：“臣所仰祝圣明，洞烛体仁奸欺者，其说则有两端。下惟朋党一语，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类之祸；上惟票拟一语，可以激圣明之怒，盖偾误之愆。”体仁犹辨，且以朋党为言。绍杰遂言：“体仁受铜商王诚金，体仁长子受巡抚棨及两淮巡盐高钦顺等金，皆万计。体仁用门干王治，东南之利皆其转输。体仁私邸两被盗，失黄金宝玉无算，匿不敢言。”帝怒，调为上林苑署丞，迁行人司副。八年，贼犯皇陵，绍杰再劾体仁误国召寇，再谪应天府检校。屡迁南京吏部郎中，卒。

先是，七年正月，给事中李世祺论温体仁及大学士吴宗达，并劾兵

部尚书张凤翼溺职状。帝怒，谪福建按察司检校。世祺，字寿生，青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授行人。

崇祯三年，擢刑科给事中，陈大计之当定者二：曰兵食之计，民生之计；大弊之当厘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边吏之弊在欺隐，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祷雨未应，乃进修政之说三：曰恤畿甸，议催科，预储备。帝并纳之。中官出镇，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钱谷兵马，军民各分事权，防专擅。内阁入奉天颜，出司兵食，内廷意旨既得而阴伺之，外廷事权又得而显操之。魏忠贤盗弄神器，则赖圣天子躬翦除之，而奈何复躬自蹈之。"不听。

五年八月，淫雨损山陵，昌平地动。世祺上言："日者辅理调燮无闻，精神为固宠之用；统军衡才无术，缓急无可恃之人。中枢决策，掩耳盗铃；主计持筹，医疮剜肉。州县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书，救过不赡。簪笔执简之臣，接迹囹圄；考槃絪轴之士，抗声鸿举。一人议，疑及众人；一事訾，疑及众事。黄衣之使，颉颃卿贰之堂；貂蝉之座，雄踞节钺之上。低眉则气折，强项则衅开。各边监视之遣，已将期月，初虽间有摘发，至竟同归模棱，效不效可概见。伏愿撤回各使，以明阴不干阳之分。然后采公论以进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释疑忌之根，开功名之路，庶天变可回，时艰可济。"帝以借端渎奏，切责之。

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谓："延儒尝语人曰：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成何语？臣闻之世祺。"帝诘世祺，则言闻之赞化。帝诘责者再三，世祺执如初，乃已。至是论体仁绝世之奸，大贪之尤，遂贬官。久之，起行人司副，屡迁太仆寺卿。遣祭鲁王，事竣旋里。国变，杜门不出，久之卒。

傅朝佑，字右君，临川人。有孝行。万历中举乡试第一，师事邹元标。天启二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

崇祯三年，考选给事中。永平初复，列上善后七事。帝采纳之，补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辅周延儒："以机械变诈之心，运刑名督责之术。见佞则加之膝，结袁弘勋、张道浚为腹心；遇贤则坠之渊，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则恐其扬己过，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机，则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罪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责。

屡迁工科左给事中，陈当务十二事：一纳谏，二恤民，三择相，四勿以内批用辅臣，五勿使中官司弹劾，六勿令法外加滥刑，七止缇骑，八停内操，九抑武臣骄玩，十广起废，十一敕有司修城积粟，十二讲圣谕六条。出封益藩，事竣还里。

九年，即家进刑科都给事中。还朝愆期，为给事中陈启新所劾，贬秩调外。未行，疏论温体仁六大罪。略言：

陛下当边警时，特简体仁入阁。体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务刑名。窥陛下意在振作，彼则借以快恩仇；窥陛下治尚精明，彼则托以张威福。此谓得罪于天子。凤阳、昌平钟灵之地，体仁曾无未雨绸缪，两地失守，陵寝震惊。此谓得罪于祖宗。燮理职在三公，体仁为相，日月交蚀，星辰失行，风霾迭见，四方告灾，岁比不登，地震河决，城陷井枯，曾莫之惩，则日寻恩怨，图报睚眦。此谓得罪于天地。强敌内逼，大盗四起，高丽旦暮且陷。体仁冒赏冒廕，中外解体因之。此谓得罪于封疆。体仁子见屏于复社诸生，募人纠弹，株连不已。且七年又议裁减茂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同生天地，谁无本心，体仁自有肺肠，偏欲残害忠良。只今文武臣僚，几数百人，骈首囹圄，天良尽丧。此谓得罪于心性。

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断。伏愿陛下大施明断，速去体仁。毋以天变为不足畏，毋以人言为不足恤，毋以群小之逢迎为必可任，毋以一己之清明为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悬可解，太平可致。

帝怒，除名，下吏按治。逾月，体仁亦罢。

中官杜勋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请罪，而己从中主之，可复故官，朝佑不应。十一年冬，国事益棘，获罪者益众，狱几满。朝佑乃从狱中上书，请宽恤，语过激。会有边警，未报也。明年春，责以颠倒贤奸，恣意讪侮，廷杖六十，创重而卒。

当时台省竞言事，言不中多获谴。章正宸、庄鰲献、李汝璨之徒好直谏，朝佑尝疏称之。

鰲献，字任公，晋江人。崇祯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极论东厂之害。忤旨，贬浙江布政司照磨。

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祯时为刑科给事中。十年闰月因旱求

言，陈回天四要，论财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来，干和召灾，始于端揆，积于四海。水旱盗贼，频见叠出，势将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归。国变，衰绖北面哀号，作《祈死文》祈死，竟死。

汝璨、朝佑既死，福王时，复官。鰲献事福王，复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农，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密云知县，调仪真，迁礼部主事。十五年，擢礼科给事中。

山阳武举陈启新者，崇祯九年诣阙上书，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也。旧制，给事、御史，教官得为之，其后途稍隘，而举人、推官、知县犹与其列，今惟以进士选。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此行取考选之病也。请停科目以绌虚文，举孝廉以崇实行，罢行取考选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田赋以苏民困，专拜大将以节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阳门三日，中官取以进。帝大喜，立擢吏科给事中，历兵科左给事中。刘宗周、詹尔选等先后论之。歙人杨光先讦其出身贱役，及徇私纳贿状。帝悉不究。然启新在事所条奏，率无关大计。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职，帝怒，谪聚奎。以佥都御史李先春议聚奎罚轻，并夺其职。久之，御史伦之楷劾其请托受赇，还乡骄横，始诏行勘。未上而启新遭母忧，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诈。遂削启新籍，下抚按追赃拟罪。启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国变后，为僧以卒。

时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锋镝，建斋南城。埰上疏谏，不报。已，陈荡寇二策，曰明农业，收勇敢。帝善其言。

初，温体仁及薛国观排异己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尽反所为，广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论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气之说，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达御前。帝适下诏戒谕百官，责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说，乃上言：“陛下视言官重，故责之严。如圣谕云‘代人规卸，为人出缺’者，臣敢谓无其事。然陛下何所见而云？倘如二十四气蜚语，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谁与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给事中方士亮论密云巡抚王继谟不胜任，保定参政钱天锡因夤缘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以属延儒，及廷推，遂得俞旨。适帝有“为人出缺”谕，盖举廷臣积习告戒之，非为天锡发也。埰探之未审，谓帝实指其事，仓卒拜疏。而帝于是时方忧劳天

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颁戒谕，词旨哀痛，读者感伤。埰顾反覆诘难，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诘问诏旨，藐玩特甚。"立下诏狱考讯。掌镇抚梁清宏以狱词上，帝曰："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气之说，类匿名文书，见即当毁，何故累腾奏牍？其速按实以闻。"时行人熊开元亦以建言下锦衣卫。帝怒两人甚，密旨下卫帅骆养性，令潜毙之狱。养性惧，以语同官。同官曰："不见田尔耕、许显纯事乎？"养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语同乡给事中廖国遴，国遴以语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养性"归过于君，而自以为功。陛下无此旨，不宜诬谤；即有之，不宜泄。"请并诛养性、开元。养性大惧，帝亦不欲杀谏臣，疏竟留中。会镇抚再上埰狱，言掠讯者再，供无异词。养性亦封还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书徐石麒等拟埰戍，开元赎徒。帝责以徇情骫法，令对状。乃夺石麒及郎中刘沂春官，而逮埰、开元至午门，并杖一百。埰已死，埰弟垓口溺灌之，乃复苏，仍系刑部狱。明年秋，大疫，命诸囚出外收保。埰、开元出，即谒谢宾客。帝以语刑部尚书张忻，忻惧，复禁之狱。十七年二月始释埰，戍宣州卫。将赴戍所而都城陷。

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艰，不赴。国变后，流寓苏州以卒。且死，语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

垓，字如须，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埰下狱，垓尽力营护。后闻乡邑破，父殉难，一门死者二十余人。垓请代兄系狱，释埰归葬，不许。即日奔丧，奉母南走苏州。初，垓为行人，见署中题名碑，崔呈秀、阮大铖与魏大中并列，立拜疏请去二人名。及大铖得志，滋欲杀垓甚。垓乃变姓名，逃之宁波。国亡乃解。

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人。天启五年进士。除崇明知县，调繁吴江。

崇祯四年，征授吏科给事中。帝遣中官王应期等监视关、宁军马，开元抗疏争，不纳。王化贞久系不决，奸人张应时等疏颂其功，请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开元疏驳之，言："化贞家赀钜万，每会朝审，辄买燕市少年，杂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砾，嗟叹化贞不休，以此荧惑上听。今应时复敢为此请，宜立肆化上贞市朝。"化贞卒正法。

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而后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开元不赴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迁光禄寺监

事。

十三年，迁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骤迁，开元以淹久颇觖望。会光禄丞缺，开元诣首辅周延儒述己困顿状。延儒适以他事辄命驾出，开元大愠。会帝以畿辅被兵求言，官民陈事者，报名会极门，即日召对。

开元欲论延儒，次日即请见。帝召入文昭阁，开元请密论军事。帝屏左右，独辅臣在，开元不敢言，但奏军事而出。越十余日，复请见。帝御德政殿，秉烛坐，开元从辅臣入，奏言："《易》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暂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许。开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乱，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开元言："今所谋画，惟兵食寇贼。不揣其本，而末是图，虽终日夜不寝食，求天下治无益也。陛下临御以来，辅臣至数十人，不过陛下曰贤，左右曰贤而已，未必诸大夫国人皆曰贤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人祸天殃，迄无衰止。迨言官发其罪状，诛之斥之，已败坏不可复救矣。"帝与诘问久之，疑开元有所为，曰："尔意有人欲用乎？"开元辨无有，且奏且频目延儒。延儒谢，帝曰："天下不治皆朕过，于卿等何与？"开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而辅臣在左右，谁敢为异同之论以速祸？且昔日辅臣，繁刑厚敛，屏弃忠良，贤人君子攻之。今辅臣奉行德意，释累囚，蠲逋赋，起废籍，贤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叹而已。"帝责开元有私。开元辨，延儒等亦前为解。

开元复请遍召廷臣，问以辅臣贤否。"辅臣心事明，诸臣流品亦别。陛下若不察，将吏狃情面贿赂，失地丧师，皆得无罪，谁复为陛下捐躯报国者？"延儒等奏情面不尽无，贿赂则无有。开元复言："敌兵入口四十余日，未闻逮治一督、抚。"帝曰："督、抚初推，人以为贤，数月后即以为不贤，必欲去之而后快。边方与内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开元言："四方督、抚，率自监司。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诸臣唯唯而已。既推后，言官转相采访，而其人伎俩亦自露于数月间，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为贤，继以为不贤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请令补牍，从之。

当是时，开元欲发延儒罪，以其在侧不敢言。而延儒虑其补牍，谋沮之。大理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飙责开元："首辅多引贤者。首辅退，贤者且尽逐。"开元意动。大理丞吴履中至，亦以开元言为骤。礼部郎中吴昌时者，开元知吴江时所拔士也，复致书言之。开元乃止述奏辞，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大清兵又未退，焦劳甚。得奏，大怒，令

锦衣卫逮治。卫帅骆养性，开元乡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狱上。帝益怒，曰："开元谗谮辅弼，必使朕孤立于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养性不加刑，溺职甚，其再严讯以闻。"十二月朔，严刑诘供主谋。开元坚不承，而尽发延儒之隐，养性具以闻。帝乃廷杖开元，系狱。

始，方士亮劾罢密云巡抚王继谟，参政钱天锡得巡抚。御史孙凤毛发其事，劾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为天锡夤缘，因言开元面奏，实二人主之，欲令邱瑜秉政，陈演为首辅。御史李陈玉亦言之。帝以开元已下吏，不问，而责令凤毛陈奏。凤毛死，其子诉冤，谓国遴、枝起鸩杀之。两人及天锡并削职下狱。士亮又言恐代继谟者未能胜继谟，继谟得留任。十六年六月，延儒罢，言官多救开元者，不报。刑部拟赎徒，不许。明年正月，遣戍杭州。

未几，京师陷，福王召起吏科给事中。丁母艰，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给事中。连擢太常卿、左佥都御史，随征东阁大学士。乞假归。汀州破，弃家为僧，隐苏州之灵岩以终。

士亮，歙县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嘉兴、福州推官，擢兵科给事中。与同官硃徽、倪仁祯等谒大学士谢升于朝房，升言："人主以不用聪明为高。今上太用聪明，致天下尽坏。"又曰："款事诸君不必言，皇上祈签奉先殿，意已决。"诸人退，谓升诽谤君父，泄禁中语。仁祯、国遴等交章论之，斥升大不道，无人臣礼。士亮及他言官继之，疏数十上。帝大怒，削升籍。已而士亮连劾诸督抚张福臻、徐世廕、硃大典、叶廷贵，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甘肃总兵马爌，事多施行。又请召旧谏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龙、张作楫、张焜芳、李模、詹尔选、李右谠、林兰友、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吴执御、魏呈润、傅朝佑、吴彦芳、王绩灿、葛枢，帝颇采纳。周延儒出督师，请士亮赞画军务。延儒获谴，士亮亦削职下狱，久之释归。福王时，复官。国变后卒。

詹尔选，字思吉，抚安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时诏廷臣举守令，尔选言："县令多而难择，莫若精择郡守。郡守贤，县令无不贤。"因请起用侍郎陈子壮、推官汤开远，报闻。

明年，疏劾陈启新："宜召九卿科道，觌面敷陈，罄其底蕴。果有他长，然后授官。遽尔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书谢升、大学士温体仁不加驳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几，大学士钱士升以争武生李璡搜括富户，忤旨，引罪乞休去。尔选上疏曰：

辅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谕。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辅臣肯言肯去，臣实荣之，独不能不为朝廷惜此一举也。璡以非法导主上，其端一开，大乱将至。辅臣忧心如焚，忽奉改拟之命，遂尔执奏。皇上方嘉许不暇，顾以为疑君要誉耶？人臣无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谓吾君万举万当者，第容悦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义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誉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宠，寡廉鲜耻，亦必非国家利。

况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将骄卒惰，尚方不灵，亿万民命，徒供武夫贪冒，则或疑过于右武。穿札与操觚并课，非是者弗录。人见卖牛买马，绌德齐力，徒使强寇混迹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则或疑缓于敷文。免觐之说行，上意在苏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义，不敌数万路用之金钱；驳问之事烦，上意在惩奸顽也，而或疑明启之刑书，几禁加等之纷乱。

其君子忧驱策之无当，其小人惧陷累之多门，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对众欷歔。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发愤耳，而竟郁郁以去，恐后之大臣无复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难望其言矣。所日与皇上言者，惟苛细刻薄不识大体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则挺身招摇，败则潜形逋窜，骇心志而□龠耳目，毁成法而酿隐忧，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远大宅心，以简静率宪，责大臣弼违之义，作言官敢谏之风。宁献可替否，毋藉口圣明独断，掩圣主之谦冲；宁进礼退义，毋藉口君恩未酬，饰引身之濡滞。臣愚不胜忄卷忄卷。

疏入，帝震怒，召见武英殿，诘之曰："辅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为此言？"对曰："皇上大开言路，辅臣乃以言去国，恐后来大臣以言为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谏官事，大臣何建言？"对曰："大臣虽在格心，然非言亦无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决无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谁当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劳，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剑何尝不赐，彼不能用，何言不灵？"对曰："诚如圣谕。但臣见督理有参疏，未蒙皇上大处分，与未赐何异？"帝曰："刑官拟罪不合，朕不当驳乎？"对曰："刑官不职，但当易其人，不当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为苟且？"对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贼未平，贼平何难停。汝尚有言乎？"对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军国之用，非输之内帑。汝更何言？"对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愿捐者听，何尝强人？"时帝声色俱厉，左右皆震慑，而尔选词气不挠。帝又诘发愤诸语，及帖黄简略，斥为欺罔，命锦衣提下。尔选叩头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听臣，事尚可为。即不听，亦可留为他日

思。”帝愈怒，罪且不测，诸大臣力救，乃命系于直庐。明日下都察院议罪，议止停俸。帝以语涉夸诩，并罪视草御史张三谟，令吏部同议。请镌五级，以杂职用。复不许，乃削籍归。自后言者屡荐，皆不听。十五年，给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继荐。有诏召还，未及赴而都城陷。

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群小用事，惮尔选鲠直，令补外僚，遂不出。国变后，又十二年而终。

汤开远，字伯开，主事显祖子也。早负器识，经济自许。崇祯五年，由举人为河南府推官。帝恶廷臣玩忄妻，持法过严。开远疏谏曰：

陛下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谴下禁狱者相继，几于刑乱国用重典矣。见廷臣荐举不当，疑为党徇；恶廷臣执奏不移，疑为藐抗。以策励望诸臣，于是戴罪者多，而不开以立功之路；以详慎责诸臣，于是引罪者众，而不谅其致误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宽出入，无绌能臣。至三时多害，五方交警，诸臣怵参罚，惟急催科，民穷则易为乱。陛下宽一分在臣子，即宽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计决者。尤望推诸臣以心，待诸臣以礼，谕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锦衣禁狱，非寇贼奸宄，不宜轻入。

帝怒，摘其疏中“桁杨惨毒，遍施劳臣”语，责令指实。乃上奏曰：

时事孔棘，诸臣有过可议，亦有劳可准；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议过不足惩过，而后事转因前事以灰心；声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误者以实口。综核太过则要领失措，惩创太深则本实多缺。往往上以为宜详宜新之事，而下以为宜略宜仍之事；朝所为缧辱摈弃不少爱之人，又野所为推重忾叹不可少之人。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

苏州佥事左应选任昌黎县令，率士著保孤城。事平之日，擢任监司。乃用小过，卒以赃拟。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贷，捍御著绩者又不获原，诸臣安所适从哉？事急则钜万可捐，事平则锱铢必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不知费朝廷几许金钱，安所得涓滴而问之？臣所惜者此其一。

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场火发，狂奔尽气，无救燎原，此不过为法受过耳，更欲以他罪论，则甚矣。今岁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场不爇自焚。陛下不宽刑修省，反严鞫而长系之，非所以召天和，称

善事也。臣所惜者此其一。

宣大巡按胡良机，陛下知其谙练，两任岩疆，寻因过误褫革，舆论惜之，岂成命终难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

监兑主事吴澧，宵旦河干，经营漕事，运弁稽违，量行责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哗则为兵易将，将哗则为武抑文，勇于哗而怯于斗，安用此骄兵骄将为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

末复为都御史陈于廷、易应昌申辨。帝怒，切责之。

河南流贼大炽，开远监左良玉军，躬擐甲胄，屡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颇重武，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开远以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

比年寇贼纵横，抚、镇为要。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试观近日诸抚臣，有不褫夺、不囚系者乎？诸帅臣及偏裨，有一礼貌不崇、升廕不遂者乎？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有不宽假优容者乎？夫惩创抚臣，欲其惕而戒也；优遇武臣，欲其感而奋也。然而封疆日破坏、寇贼日蔓延者，分别之法少也。抚臣中清操如沈棨，干济如练国事，捍御两河、身自为将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贼长驱如吴甡，或丽爰书，或登白简，其他未可悉数。而武臣桀骜恣睢，无日不上条陈，争体统。一旦有警，辄逡巡退缩，即严旨屡颁，褒如充耳。如王朴、尤世勋、王世恩辈，其罪可胜诛哉！

秦抚甘学阔有《法纪全疏》一疏，请正纵贼诸弁以法，明旨顾切责之。然则自今以后，败将当不问矣。文臣未必无才能，乃有宁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犹轻，而任之罪更重也。诚欲使诸臣踊跃任事，在宽文法，原情实，分别去留，毋以一眚弃贤才。至韎韐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幸乎其间，则赏罚以平，文武用命矣。

帝以抚臣不任者，无所指实，责令再陈。乃上言曰：

朝廷赏罚无章，于是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劝惩无当，欲勘定大乱，未之前闻。从来无诎督臣以伸庸帅者，至今而杨嗣昌不得关其说；从来无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秩。王朴忄匡怯暴著，听敌饱去，犹得与吴甡并论，播之天下，不大为口实哉！若抚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了陕西之胡廷

晏，山西之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何以当日处分视后皆轻？练国事、元默承大坏极敝之后，竭力撑持，何以当日处分较前更重？且近日为办寇而诛督臣者一，逮督臣抚臣者二，褫抚臣者亦二。甚至巡方与抚臣并议，而并逮两按臣；计典与失事牵合，而并褫南枢臣。若监司、守令之获重谴者，不可胜纪。试问前后诸帅臣，有一诛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诛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纵寇、养寇、助寇者，皆置弗问。即或处分，不过降级戴罪而已。然则诸将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谓之无罪可乎？是陛下于文武二途，委任同，责成不同。明旨所谓一体者，终非一体矣。

不特此也。按臣曾周当旧抚艰去，力障寇锋，初非失事，乃竟从逮配，将来无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万龄拮据兵食，寝饵俱废，至疽发于背，而遽行削籍，将来无肯任敢任之监司矣。史洪谟作令宜阳，战守素备，贼渡渑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复有全城之绩，而褫夺骤加，将来无肯任敢任之州县矣。贼薄永宁，旧蜀抚张论与子给事鼎延倾赀募士，夙夜登陴，及论物故，鼎延请恤，并其子官夺之，将来无肯任敢任之乡官矣。吏部惟杂职多弊，臣乡吴羽文竭力厘剔，致刀笔贾竖哄然而起，羽文略不为挠，乃以起废一事，长系深求，将来无肯任敢任之部曹矣。

臣读明旨，谓诸事皆经确核，以议处有铨部，议罪有法司，稽核纠举有按臣也。不知诏旨一下，铨部即议降议革，有肯执奏曰“此不当处”者乎？一下法司，即拟配拟戍，有肯执奏曰“此不当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过据事上闻，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贷于朝廷者乎？是非诸臣不肯分别也，知陛下一意重创，言之必不听，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间失事，无日不议处议罪，而于荡寇安民毫无少补。则今日所少者，岂非大公之赏罚哉！

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抚按解京讯治。河南人闻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将士七十余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备列其功状以告。帝为动容，命释还戴罪办贼。

十年正月，讨平舞阳大盗杨四。论功当进秩，总理王家祯复荐之。乃擢按察佥事，监安、庐二郡军。其年冬，太子将出阁。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请谨幽独，恤民穷，优大臣，容直谏，宽拙吏，薄货财，疏滞狱，俾太子得习见习闻，为他日出治临民之本。”帝深纳之。

是时，贼大扰江北，开远数有功。巡抚史可法荐其治行卓异，进秩

副使，监军如故。十三年，与总兵官黄得功等大破革里眼诸贼，贼遂乞降。朝议将用为河南巡抚，竟以劳瘁卒官，军民咸为泣下。赠太仆少卿。

成勇，字仁有，安乐人。天启五年进士。授饶州推官。谒邹元标于吉水，师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从人。丁内外艰。历开封、归德二府推官。流贼攻归德，击走之。

崇祯十年，行取入京。时变考选例，优者得为翰林。公论首勇，而吏部尚书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经筵，问讲官保举考选得失，谕德黄景昉讼勇及硃天麟屈。帝亲策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与。寻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

杨嗣昌夺情入阁，言者咸获谴。勇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枢两年，一筹莫展，边警屡惊，群寇满野。清议不畏，名教不畏，万世公义不畏，臣窃为青史虑。"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讯，诘主使姓名。勇狱中上书言："臣十二年外吏，数十日南台，无权可招，无贿可纳，不知有党。"帝怒，竟戍宁波卫。中外荐者十余疏，不召。后以御史张玮言，执政合词请擢用，帝以勇宥罪方新，不当复职，命以他官用。甫闻命，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御史，不赴。披缁为僧，越十五年而终。

陈龙正，字惕龙，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龙正游高攀龙门。崇祯七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时政尚综核，中外争为深文以避罪，东厂缉事尤冤滥。

十一年五月，荧惑守心，下诏修省，有"哀恳上帝"语。龙正读之泣，上《养和》、《好生》二疏。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无过减死。皋陶赞舜曰'罪疑惟轻'，是圣人于折狱不能无失也。盖狱情至隐，人命至重，故不贵专信，而取兼疑，不务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见闻，四方罪犯，无甚穷凶奇谋者，及来京师，此等乃无虚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诛磔，亦宜有所惩戒，何犯者若此累累？臣愿陛下怀帝舜之疑，宁使圣主有过仁之举，臣下获不经之愆。"盖阴指东厂事也。越数日，果谕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轻视人命云。其冬，京师戒严，诏廷臣举堪任督、抚者。御史叶绍颙举龙正。久之，刑部主事赵奕昌请访求天下真贤才。帝令奕昌自举，亦以龙正对。帝皆不用。

龙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见。是岁冬至，大雷电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师大风，天黄日眚，浃旬不解。龙正皆应诏条奏，大指在听言省刑。

十五年夏，帝复下诏求言，云“拯困苏残，不知何道”。龙正上言：“拯困苏残，以生财为本，但财非折色之谓。以折色为财，则取于人而易尽，必知本色为财，则生于地而不穷。今持筹之臣曰设处，曰搜括，曰加派，皆损下之事，聚敛之别名也。民日病，国奚由足？臣谓宜专意垦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贾，尽垦荒田，使畿辅、河南、山东菽粟日多，则京仓之积，边军之饷，皆可随宜取给。或平籴，或拜爵，或中监，国家命脉不专倚数千里外之转运，则民间加派自可尽除。”然是时中原多残破，有田不得耕，龙正执常理而已。翌日复进《用人探本疏》，帝皆优容焉。

给事中黄云师劾其学非而博，言伪而辩，又以进垦荒议为陵竞。帝不问。时议欲用龙正为吏部，御史黄澍以伪学诋之。十七年正月，左迁南京国子监丞。甫抵家而京师陷。

福王立于南京，用为祠祭员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龙正已得疾，遂卒。

赞曰：崇祯时，佥壬相继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众矣。许誉卿诸人，抨击时宰，有直臣之风。然傅朝佑死杖下，姜埰、熊开元得重谴，而詹尔选抗雷霆之威，顾获放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难，信哉。汤开远以疏远处僚，侃侃论事，愤惋溢于辞表。就其所列国势，亦重可慨矣夫！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杨镐（李维翰 周永春） 袁应泰（薛国用） 熊廷弼（王化贞） 袁崇焕（毛文龙） 赵光抃（范志完）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历知南昌、蠡二县。入为御史，坐事调大理评事。再迁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尝偕大帅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袭蒙古炒花帐，大获。进副使。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石。进参政。

二十五年春，偕副将李如梅出塞，失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余人。会朝鲜再用兵，命免镐罪，擢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镐未至，先奏陈十事，请令朝鲜官民输粟得增秩、授官、赎罪，及乡吏奴丁免役，大氐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鲜君臣隐藏储蓄不饷军，劾奏其罪。由是朝鲜多怨。

当是时，倭将行长、清正等已入据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罗、庆尚，逼王京，锐甚。赖沈惟敬就擒，乡导乃绝。而朝鲜兵燹之余，千里萧条，贼掠无所得，故但积粟全罗，为久留计，而中国兵亦渐集。九月朔，镐始抵王京。会副将解生等屡挫贼，朝鲜军亦数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镐会总督邢玠、提督麻贵议进兵方略，分四万人为三协，副将高策将中军，李如梅将左，李芳春、解生将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尝贼，贼出战，大败，悉奔据岛山，结三栅城外以自固。镐官辽东时，与如梅深相得。及是，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第三栅垂拔矣，镐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贼乃闭城不出，坚守以待援。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贼日夜发砲，用药煮弹，遇者辄死，官兵攻围十日不能下。贼知官兵懈，诡乞降以缓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救兵骤至。镐大惧，狼狈先奔，诸军继之。贼前袭击，死者无算。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断后，贼乃还，辎重多丧失。

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镐既奔，挈贵奔趋庆州，惧贼乘袭，尽撤兵还王京，与总督玠诡以捷闻。诸营上军籍，士卒死亡殆二万，镐大怒，屏不奏，止称百余人。镐遭父丧，诏夺情视事。御史汪先岸尝劾其他罪，阁臣庇之，拟旨褒美，旨久不下。赞画主事丁应泰闻镐败，诣镐咨后计。镐示以张位、沈一贯手书，并所拟未下旨，扬扬诩功伐。应泰愤，抗疏尽列败

状，言镐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并劾位、一贯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辅赵志皋营救，乃罢镐，令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之。已，东征事竣，给事中杨应文叙镐功，诏许复用。

三十八年，起抚辽东。袭炒花于镇安，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时辽左多事，镐力荐李如梅，请复用为大将，为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所劾。镐疏辨乞休，帝不问，镐竟引去。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抚顺，守将王命印死之。辽东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允往援，与副总兵颇廷相等俱战殁，远近大震。廷议镐熟谙辽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经略。既至，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至七月，大清兵由鸦鹘关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徇军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议进师。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以为败征。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饷匮，发红旗，日趣镐进兵。

明年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总兵官马林出开原攻北，杜松出抚顺攻西，李如柏从鸦鹘关出趋清河攻南，东南则以刘綎出宽奠，由凉马佃捣后，而以朝鲜兵助之。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浑河，进至二道关，伏发，军尽覆。林统开原兵从三岔口出，闻松败，结营自固。大清兵乘高奋击，林不支，遂大败，遁去。镐闻，急檄止如柏、綎两军，如柏遂不进。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击之而不动。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绐綎。既入营，营中大乱，綎力战死。惟如柏军获全。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李维翰，睢州人。万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忄妻苟岁月。天子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及张承允覆没，维翰犹获善归。至天启初，始下吏论死。

周永春，金乡人。官礼科都给事中。齐党方炽，永春与亓诗教为之魁。寻由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代维翰为巡抚。值丧败之后，佐经略

调度军食，拮据劳瘁。越二年，罢归。天启初，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

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临漳知县。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河决硃旺，役夫多死者。应泰设席为庐，饮食作止有度，民欢然趋事，治行冠两河。

迁工部主事，历兵部武选郎中。汰遣假冒世职数百人。迁淮徐兵备参议。山东大饥，设粥厂哺流民，缮城浚濠，修先圣庙，饥者尽得食。更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振。户部劾其擅移官廪，时已迁副使，遂移疾归。

久之，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辽事方棘，应泰练兵缮甲，修亭障，饬楼橹，关外所需刍茭、火药之属呼吸立应。经略熊廷弼深赖焉。

泰昌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逾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廷弼为经略，而以薛国用为巡抚。应泰受事，即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剑。乃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上奏陈方略。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藉以抗大清兵。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

明年，天启改元，三月十有二日，我大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硃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

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事闻，赠兵部尚书，予祭葬，官其一子。

国用，洛南人。历官山东右参政，分守辽海道，以右佥都御史代应泰巡抚辽东。应泰死，廷议将起廷弼，道远未至，乃进国用兵部右侍郎，代应泰为经略。历官醇谨，久于辽，日夜忧战守备。会大清兵不至，得安其位。无何请告，竟卒于官。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弃宽奠新疆八百里，徙编民六万家于内地。已，论功受赏，给事中宋一韩论之。下廷弼覆勘，具得弃地驱民状，劾两人罪，及先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党庇。疏竟不下。时有诏兴屯，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归。

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未出京，开原失，廷弼上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

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重其权。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瑷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疏入，帝从之。

廷弼之初抵辽也，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将士失亡七百余人，诸将世贤等亦有斩获功。而给事中姚宗文腾谤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归。还朝，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徕西部名，属当事荐己。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后夤缘复吏科，阅视辽东士马，与廷弼议多不合。辽东人刘国缙先为御史，坐大计谪官。辽事起，廷议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国缙门下，两人益相比，而倾廷弼。及宗文归，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

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斩将擒王，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三元、应嘉、修德等复连章极论，廷弼即请三人往勘。帝从之。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给事中硃童蒙往。廷弼复上疏曰：“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状，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城，仍议起用。

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给事中郭巩力诋之，并及阁臣刘一燝。及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巡抚。

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硃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化贞亦言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顾忌不敢深入。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

河西必不能保。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贞又以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当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请辄报可。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帝亦从之。

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请免言官贬谪，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遂进廷弼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因请尚方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刍糗、器械之属责成户、兵、工三部。白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无罪，请复官任事。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收拾辽人心，并报允。七月，廷弼将启行，帝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饯，异数也。又以京营选锋五千护廷弼行。

先是，袁应泰死，薛国用代为经略，病不任事。化贞乃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议即上，廷弼不谓然，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疏上，优旨褒答。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议乃寝。而化贞以计不行，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廷弼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失事机。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之议起矣。

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

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情形，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

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乃鹤鸣径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九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不同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敌人，谓可不战

胜也。臣初议三方布置，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成功，而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

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逍遥故乡，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

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至十月，冰合，广宁人谓大清兵必渡河，纷然思窜。化贞乃与震孺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而以大军守广宁。鹤鸣亦以广宁可虑，请敕廷弼出关。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鹤鸣益不悦。廷弼乃复出关，至右屯，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乃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复申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贞又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化贞见疏不悦，驰奏辨。且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

振，保不为河西忧。”因请便宜行事。

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赏无益，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可信，与廷弼合。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操纵。孙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帝以两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议。

初，廷弼之出关也，化贞虑夺己兵权，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会震孺奏经、抚不和，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廷弼据以刺化贞，化贞益不悦。及化贞请一举荡平，廷弼乃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不和，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疏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帝不从，责吏、兵二部再奏。会大清兵逼西平，遂罢议，仍兼任二臣，责以功罪一体。

无何，西平围急。化贞信中军孙得功计，尽发广宁兵，畀得功及祖大寿往会秉忠进战。廷弼亦驰檄渠撤营赴援。二十二日，遇大清兵平阳桥。锋始交，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遂大溃，渠、秉忠战没沙岭，大寿走觉华岛。西平守将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殁。廷弼已离右屯，次闾阳。参议邢慎言劝急救广宁，为佥事韩初命所沮，遂退还。时大清兵顿沙岭不进。化贞素任得功为腹心，而得功潜降于大清，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城中大乱奔走，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化贞怒呵之，朝栋大呼曰：“事急矣，请公速走。”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二仆人徒步从，遂弃广宁，踉跄走，与廷弼遇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化贞、出、嘉栋先

后入，独邦佐自经死。得功率广宁叛将迎大清兵入广宁，化贞逃已两日矣。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报至，京师大震，鹤鸣恐，自请视师。

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已，逻者获市人蒋应旸，谓与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忠贤愈欲速杀廷弼，其党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希指趣之。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侍讲筵，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已，御史梁梦环谓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谓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忠贤即矫旨严追，罄赀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不获，将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刭死，兆珪母称冤。尔玉去其两婢衣，挞之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崇祯元年，诏免追赃。其秋，工部主事徐尔一讼廷弼冤，曰：

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第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与九节度师同溃，自应收溃兵扼河阳桥，无再往河阳坐待思明缚去之理。今计广宁西，止关上一门限，不趣扼关门何待？史称慕容垂一军三万独全，亦无再驻淝水与晋人决战之理。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与化贞，事政相类，宁得与化贞同日道乎！所谓劳有足矜者：当三路同时陷没，开、铁、北关相继奔溃，廷弼经理不及一年，俄进筑奉集、沈阳，俄进屯虎皮驿，俄迎扼敌兵于横河上，于辽阳城下凿河列栅埋砲，屹然树金汤。令得竟所施，何至举榆口关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搬不论，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其才既笼盖一时，其气又陵厉一世，揭辩纷纷，致撄众怒，共起杀机，是则所由必杀其躯之道耳。当廷弼被勘被逮之时，天日辄为无光，足明其冤。乞赐昭雪，为劳臣劝。

不从。明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言：

廷弼遗骸至今不得归葬，从来国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请归葬，臣等拟票许之。盖国典皇仁，并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状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间，廷弼以御史按辽东，早以辽患为虑，请核地界，饬营伍，联络南、北关，大声疾呼，人莫为应。十年而验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杨镐三路丧师，抚顺、清河陷没，皇祖用杨鹤言，召起廷弼代镐。一年余，修饬守具，边患稍宁。会皇祖宾天，廷议以廷弼无战功，攻使去，使袁应泰代，四阅月而辽亡。使廷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辽阳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间，复任经略。化贞主战，廷弼主守，群议皆是化贞。廷弼屡言玩师必败，奸细当防，莫有听者，徘徊踯躅，以五千人驻右屯。化贞兵十三万驻广宁。广宁溃，右屯乃与俱溃，其可言者三。

假令廷弼于此时死守右屯，捐躯殉封疆，岂非节烈奇男子。不然，支撑宁、前、锦、义间，扶伤救败，收拾残黎，犹可图桑榆之效。乃仓皇风鹤，偕化贞并马入关，其意以我固尝言之，言而不听，罪当末减。此则私心短见，杀身以此，杀身而无辞公论，亦以此。传首边庭，头足异处，亦足为临难鲜忠者之戒矣。然使诛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条，偕同事诸臣，一体伏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贿赃拷坐杨涟、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书惑众，借题曲杀。身死尚悬坐赃十七万，辱及妻孥，长子兆珪迫极自刎。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

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脣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

诏许其子持首归葬。五年，化贞始伏诛。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

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剌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崇焕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

三年九月，承宗决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力阻，不听，命满桂偕崇焕往。初，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遭父忧，夺情视事。四年九月，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寻以五防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

崇焕之东巡也，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

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

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闻，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硃梅，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樾诘奸，通判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砲，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而启倧亦以然砲死。

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

初，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励，桂等进秩有差。

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镇关门，大反承宗政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遇麒若偏裨，麒至，见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赵率教代麒。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为之。魏忠贤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纳。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赉银币，世廕锦衣千户。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中朝虑偾事，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崇焕虞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

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帝优旨褒答。

其冬，崇焕偕应坤、用、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第所弃旧土。忠贤与应坤等并因是廕锦衣，崇焕进所廕为指挥佥事。崇焕遂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帝报从之。

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我大清兵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朝议以崇焕、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与镇守中官应坤、用并便宜从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硃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言：“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帝优旨报闻。

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围益急。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又发昌平、天津、保定兵驰赴上关；檄山西、河南、山东守臣整兵听调。世禄等将行，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砲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

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及叙功，文武增秩赐廕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廕，忠贤亦不许。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削诸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硃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椿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焕以八月初抵关，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戮之

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报巡抚王化贞，而不及经略熊廷弼，两人隙始开。用事者方主化贞，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

至是，遂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与相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崇焕问从官姓名，多毛姓。文龙曰："此皆予孙。"崇焕笑，因曰："尔等积劳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为国家尽力。"众皆顿首谢。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部将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廕，足酬劳，何悖逆如是！"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当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于是命棺敛文龙。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时崇祯二年五月也。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于计便。"帝报可。

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闻，即督大寿、可刚等入卫。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城，皆留兵守。帝闻其至，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俄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巡抚王元雅、总兵硃国彦自尽，大请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赵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父赞化，工部郎中，光抃举天启五年进士。乡人曹钦程父事魏忠贤，骤得太仆少卿。光抃语之曰："富贵一

时，名节千古，君不可不审。”钦程恶之，即日出赞化为南宁知府。南宁恶地，赞化亻宅亻祭而死，光抃奔丧归。

崇祯初，服阕，除工部都水主事，历兵部职方郎中。十年秋，遣阅蓟、辽戎务，尽得边塞形势，战守机宜，列十二事以献。明年冬，大清兵入密云，总督吴阿衡败殁，廷议增设巡抚一人，驻密云，遂擢光抃右佥都御史任之。至即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帝召希诏还，而令分守中官孙茂霖核实。茂霖为希诏解，光抃反得罪，遣戍广东。

十五年，兵事益棘，廷臣荐光抃复官。光抃家素饶，闻命，持数万金入都为军资。既至，召见德政殿。奏对称旨，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而大清已克蓟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督诸路援军。诸援军观望，河间迤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尾而南。已，闻塞上警，又驱而北。廷臣交章劾光抃，谓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阳，坐视沦覆。明年，复论光抃及范志完。四月，大清兵北旋，光抃、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兵邀于螺山，皆败走。帝闻，大怒。既解严，与志完并获谴。帝召见雷縯祚，縯祚诋志完，而称光抃。帝曰：“志完、光抃逗遛河间，独罪志完，渠服其心乎？”遂并逮光抃。光抃尝荐广恩，广恩抗不赴召，帝以是益恶光抃，卒与志完同日斩西市。

光抃才气豪迈，而于大虑亦疏。在职方，深为尚书杨嗣昌所倚，曰：“吾不及光抃。”先是，毛文龙据东江，海疆赖之。文龙死，陈继盛、黄龙、沈世魁代其部，往往为乱，中朝又素以糜饷为忧。及世魁死，岛中无帅，光抃怂臾嗣昌撤之。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而于边计亦左焉。光抃虽文士，有胆决，尝遇敌，诸将欲奔，光抃坐地不起，久之，乃引归。其起戍中也，将士不相习，猝遇大敌，先胆落，故所当辄败。然受事破军之余，身先被创，顾与志完同诛，人咸以为冤。福王时，太仆万元吉奏复其官。

范志完，虞城人。崇祯四年进士。授永平推官，专理插汉抚赏，意不欲行，上疏言权轻，请得特疏奏军事。当事者恶之，谪湖广布政司检校。擢宁国推官，历官分巡关内佥事。十四年冬，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其座主周延儒当国，遂拜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代杨绳武。

绳武者，云南弥勒人也。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杨嗣昌荐召见，吐言如流，画地成图。帝伟之，遂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

天。洪承畴困松山，遂擢绳武总督，寻以志完代之，而令绳武总督辽东、宁远诸军，出关救松、锦，加衔督师。

明年正月，绳武卒官，赠兵部尚书，廕锦衣、世袭百户。遂进志完左侍郎，督师出关如绳武，而以张福臻督蓟镇，驻关内。自王朴诸军败，兵力益单，松、锦相继失，志完乃筑五城宁远城南，护转输，募土著实之。又议修觉华岛城，为掎角势，帝甚倚之。六月易衔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辽事急则移驻中后、前屯，关内急则星驰入援，三协有警则会同蓟、昌二督并力策应。时关内外并建二督，而关外加督师衔，地望尤尊，又于昌平、保定设二督，于是千里之内有四督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置，无地不防，而事权反不一。

十五年，给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师关内，则蓟督可裁，福臻可罢。于是召还福臻，令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志完辞，不许。求去，不许。上疏言不能兼蓟，请仍设蓟督。逾月，始以赵光抃任之。而大清兵已入自墙子岭，克蓟州而兵部劾志完疏防，廷臣亦言志完贪懦，帝以敌兵未退，责令戴罪立功。然志完无谋略，恇怯甚，不敢一战，所在州县覆没，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虏。至德州，佥事雷縯祚劾之，自是论列者益众。帝犹责志完后效，志完终不敢战。

明年，大清兵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已而北旋。志完、光抃卒观望，皆不进。事定，议罪，召縯祚廷质，问志完逗遛淫掠状，志完辨。问御史吴履中，对如縯祚言。时座主延儒督师亦无功，遂命下志完狱，以十二月斩志完。

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于前，诛止志完、光抃及巡抚马成名、潘永图，总兵薛敏忠，副将柏永镇，其他悉置不问。而保定巡抚杨进得善去，山东巡抚王永吉反获迁擢。帝之用刑，至是穷矣。

赞曰：三路丧师，收降取败，镐与应泰同辜。然君子重绳镐而宽论应泰，岂不以士所重在节哉！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庄烈帝又以谗间诛之。国步将移，刑章颠覆，岂非天哉！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杨鹤（从弟鹗） 陈奇瑜（元默） 熊文灿（洪云蒸） 练国事 丁启睿（从父魁楚） 郑崇俭（方孔炤）（杨一鹏） 邵捷春 余应桂 高斗枢张任学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雒南知县，调长安。

四十年擢御史，上疏请东宫讲学。且言："顷者，爱女被躏于宫奴，馆甥受挞于朝市，叩阍不闻，上书不达，壅蔽极矣。"时寿宁主婿冉兴让为掌家宫人梁盈女、内官彭进朝等殴辱，公主三奏不达，兴让挂冠长安门去，故鹤言及之。

寻出督两淮盐法，巡按贵州。贵州接壤乌撒，去川南叙州千里，节制难。土官安云龙死，其族人与沾益安效良争印，构兵三十年，后竟为效良所据，其父绍庆又据沾益州，皆川、云、贵咽喉地。鹤请割乌撒隶贵州，地近节制便，可弭后患，朝议不决。未几，效良为乱，如其言。贵州土官以百数，水西安氏最大，而土地、户口、贡赋之属，无籍可稽。鹤乃檄宣慰安位尽著之籍，并首领目把主名、承袭源委，悉列上有司。自是簿牒始明，奸弊易核。事竣，不候命径归。久之，还朝。

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当事恶其直，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丁外艰。天启初，起太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未任，丁内艰，而广宁又败。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

崇祯元年，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鹤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时以为名言。

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昆，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

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帝召见鹤，问方略。对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遂拜鹤兵部右侍郎，代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至则大梁、大旺、王二已前诛灭，而继起者益众。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三年正月，王左挂等攻宜川，为知县成材所却，转攻韩城。军中无帅，鹤命参政洪承畴御之。俘斩三百余人，围解，贼走清涧。鹤连疏请诸将还镇，不果，起故将杜文焕任之。二月，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蹙贼延川，降其魁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别贼王嘉允掠延安、庆阳，鹤匿不奏，而给降贼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贼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寇患成于此矣。

七月，嘉允陷黄甫、清水、木瓜，遂陷府谷，文焕击走之，贼流入山西。已抚王左挂以白汝学攻绥德州，谋内应。事觉，巡按李应期与承畴计诛左挂等绥德，五十七人皆死。十二月，贼神一元攻陷新安、宁塞、柳树涧等堡。宁塞，文焕所居，宗人多死。

明年正月，贼弃宁塞，陷保安。一元死，弟一魁围庆阳，陷合水，鹤闻，移驻宁州。一魁求抚，送还合水知县蒋应昌，别贼拓先龄、金翅鹏、过天星、田近庵、独头虎、上天龙等亦先后降。鹤设御座于城楼，贼跪拜呼万岁。鹤宣圣谕，令设誓，或归伍，或归农，贼佯应之，则立赦其罪，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鹤又以一魁最强，致其婿帐中，同卧起，而一魁果至。数以十罪，则稽首谢。即宣诏赦之，畀以官，处其众四千余人于宁塞，使守备吴弘器护焉。文焕闻之，叹曰："宁塞之役，贼畏我而逃。今者贼伪降，杨公信之，借名城为盗资。我宗人，可与贼逼处此土乎！"遂以其族行。

五月，鹤移驻耀州。贼攻破金锁关，杀都司王廉。七月，别贼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田近庵以六百人守马栏山应之。而降渠一魁之党茹成名者，尤桀骜，鹤令一魁诱杀之于耀州，其党猜惧，挟一魁以叛。御史谢三宾言："鹤谓庆阳抚局既毕，贼散遣俱尽。中部之贼，宁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吴甡核奏，甡奏鹤主抚误国。帝怒，逮鹤下狱，戍袁州。

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帝优诏答之，而不赦鹤罪。八年冬，鹤卒于戍所，嗣昌请恤。帝复鹤官，而不予恤。鹤初以尤世禄宁夏大捷功，进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廕锦衣千户。十年，叙贺虎臣宁夏破贼功，追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又以甘肃叙功，任一子官。

从弟鹗，崇祯四年进士。官御史，有才名，擢顺天巡抚。京师陷，南归，福王以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川、湖军务。

陈奇瑜，字玉铉，保德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洛阳知县。天启二年，擢礼科给事中。杨涟劾魏忠贤，奇瑜亦抗疏力诋。六年春，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迁右参政，分守南阳。

崇祯改元，加按察使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代张福臻巡抚延绥。时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歼，而余党犹众。岁大凶，民多从贼。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极言鄜、延达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状，诏免延安、庆阳田租。奇瑜乃遣副将卢文善讨斩截山虎、柳盗跖、金翅鹏等。寻遣游击常怀德斩薛仁贵，参政戴君恩斩一条龙、金刚钻、开山鹞、黑煞神、人中虎、五阎王、马上飞，都司贺思贤斩王登槐，巡检罗圣楚斩马红狼、满天飞，参政张伯鲸斩满鹅，擒黄参耀、隔沟飞，守备阎士衡斩张聪、樊登科、樊计荣、一塊铁、青背狼、穿山甲、老将军、二将军、满天星、上山虎，把总白士祥斩扫地虎，守备郭金城斩扒地虎、括天飞，守备郭太斩跳山虎、新来将、就地滚、小黄莺、房日兔，游击罗世勋斩贾总管、逼上天、小红旗，他将斩草上飞、一只虎、一翅飞、云里手、四天王、薛红旗、独尾狼，诸渠魁略尽。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难，始于岁饥，而成于元凶之煽诱，致两郡三路皆盗薮。今未顿一兵，未绝一弦，擒斩头目百七十七人，及其党千有奇。头目既除，余党自散，向之斩木揭竿者，今且荷锄负耒矣。"帝嘉之，令录有功将士以闻。

延绥群贼多解，独钻天哨、开山斧据永宁关。永宁在镇城东，前阻山，下临黄河，数年不下。奇瑜谓是不可以力取，乃阴简锐士，阳言总制檄发兵，令贺人龙将之而西，身为后劲，直抵延川。俄策马东，曰："视吾马首所向。"潜师疾走入山，贼不虞大兵至，惊溃。焚其巢，斩首千六百有奇，二贼俱馘。分兵击斩金翅鹏、一座城，获首五百五十。延水群盗尽平，奇瑜威名著关陕。于是群盗尽萃于山西，流突河北、畿南。冬冰坚，从渑池渡，躏河南、湖广，窥四川。

明年，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宜设大臣统之，多推荐洪承畴。以承畴方督三边，不可易，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奇瑜檄诸将会兵陕州。先是，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五大营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险，复走还楚，分为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郧阳，往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驰至均州，檄四巡抚会讨。陕西练国事驻商南，遏其西北；郧阳卢象升驻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驻卢氏，遏其东北；湖广唐晖驻南漳，遏其东南。奇瑜乃偕象升督将士由竹溪至平利之乌林关，十余战，斩贼千七百余级。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沟，斩千八十余级，总兵邓□功为多。已，设伏蚋溪，连战，斩三百余级。至狮子山，斩七百二十余级。别将杨化麟、杨世恩、周任凤、杨正芳等分道击杀贼，擒其魁闯王、翻山虎等。

奇瑜上言："楚中屡捷，一时大盗几尽，其窜伏深山者，臣督乡兵为向道，无穴不搜，楚中渐有宁宇。"帝嘉劳之。乃督副将刘迁等搜竹溪、平利贼，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遣参将贺人龙等追八昼夜至紫阳，贼死者万余人。

先是，贼入蜀，复自蜀入秦，由阳平关奔巩昌，承畴御之秦州。贼遂越两当，袭破凤县，分为二：一向汉中，取间道犯城固、洋县；一由凤县奔宝鸡、汧阳。于是贼在平利、洵阳间者数万，自四川入西乡者二三万。犯城固、洋县者，又东下石泉、汉阴，会汉、兴，窥商、雒。当是时，奇瑜以湖广贼尽，鼓行而西，谓贼不足平也。乃遣游击唐通防汉中，以护藩封；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略阳、沔县，防贼西遁；遣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贼北遁；自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等驻洋县，防贼东遁；又檄练国事、卢象升、元默各守要害，截贼奔逸。

贼见官军四集，大惧，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奇瑜无大计，遽许之，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

奇瑜悔失计，乃委罪他人以自解。贼初叛，猝至凤翔，诱开城，守

城知其诈，绐以缒城上，杀其先登者三十六人，余噪而去。其犯宝鸡，亦为知县李嘉彦所挫。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挠抚局，抚按官亦异心。帝怒，切责抚按，逮嘉彦、鹏及士民五十余人。奇瑜又请敕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山西五巡抚各守要害，有失则治诸臣罪，冀以分己过。又委罪巡抚练国事，国事亦被逮。给事中顾国宝劾奇瑜误封疆，诏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复劾奇瑜解陇州围报首功不实，诏除名，锦衣官逮讯。九年六月谪戍边。

初，奇瑜官南阳，唐王杀其世子，欲并废世子子聿键。赖奇瑜力，聿键得为世孙。后聿键自立于闽，召奇瑜为东阁大学士。道远，未闻命，卒于家。

元默，字中象，静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除怀庆推官，擢吏科给事中。魏忠贤焰方炽，以乡里欲招致之，默谢不可。言路承忠贤意，劾罢归。

崇祯初，复官，历迁太常卿。六年春，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流贼由均州犯河内，默率左良玉、汤九州、李卑、邓□兵待境上；复率九州乘雪夜薄吴城贼营，大破之。嵩、雒以北名城数十，贼避勿敢攻。奇瑜既失李自成于车箱峡，默自汝州移驻卢氏，檄良玉、九州各陈兵守要害，得稍宁者数月。当是时，贼势张，良玉等承督师檄，守备尚固。默率诸将斩获多，贼多趋秦、楚境。已，分为三，自颍州犯凤阳皇陵，中州所在告急。八年夏，默被逮去。久之，得释归，八年卒。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贵州推官，迁礼部主事，历郎中。出封琉球还，擢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忧归，自是徙家蕲水。

崇祯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海上故多剧盗，袁进、李忠既降，杨六、杨七及郑芝龙继起。总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龙猖獗如故。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释不追；获一游击，不杀；咨皋战败，纵之走。当事知其可抚，遣使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其党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龙击擒之。海警渐息，而钟斌又起。斌初亦就抚，后复叛，寇福州。文灿诱斌往泉州，令芝龙击败之。既而蹙之大洋，斌投海死。闽中屡平巨寇，皆芝龙力，文灿亦叙功增秩焉。

五年二月，擢文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

抚广东。先是，海寇钟灵秀既降复叛，为芝龙所擒，其党溃入长汀，转掠江西属邑，文灿檄芝龙屡败贼。而福建有红夷之患，海盗刘香乘之，连犯闽、广沿海邑，帝以责文灿。文灿不能讨，乃议招抚，贼佯许之。参政洪云蒸，长沙人，初官广西参政，尝搜灵秀余党，斩三十余级，尽毁其巢。文灿乃令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入贼舟宣谕，俱被执。文灿惧罪，奏诸臣信贼自陷。给事中硃国栋劾之，诏贬秩，戴罪自效。八年，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香胁云蒸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死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脱还。贼党千余人诣浙江归款，海盗尽平。

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既至，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信有当世才，非公不足办此贼。"文灿出不意，悔失言，随言有五难四不可。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还朝，果言之帝。初，文灿徙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娅，明恭官詹事，又与杨嗣昌善。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贼，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荐文灿，且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喜，遂荐之。

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拜命，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迎谓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曰："不能。"曰："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当贼，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灿去，抵安庆，帝所遣中官刘元斌、卢九德监勇卫营军者亦至。良玉宿将桀骜，不受文吏节制，会其下与粤军不和，大诟。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然良玉军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有才败于真阳，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威甚振。

当是时，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饷大半，期灭贼，贼颇惧。及文灿至，京军屡捷，益惧。文灿顾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贼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亦心非之，既已任

之，则曲为文灿解。因其请，畀以畿辅、山西兵各三千。明年，国能果降，而献忠袭据谷城。会得功又大破贼舞阳，马士秀、杜应金夜半降信阳城下。献忠为左良玉所创，几被擒，其下饥困多散去。献忠穷蹙，亦因陈洪范以降。于是嗣昌议功罪，绌洪承畴、曹变蛟等，而称文灿功焉。

已而京军解遂平围，斩获三千有奇。时文灿在裕州，马进忠、罗汝才十三家贼聚南阳，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帝诃得状，曰：“文灿大言无实。”文灿恐。孙传庭出关击贼，文灿不救，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枢矣。九月，文灿次襄阳，贼分踞郧、襄诸险。诸将请战，文灿议分兵。卢九德曰：“兵分则力弱，一失利，全军摇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击之。”众曰：“善。”乃以佥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陈洪范军，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田军，战于双沟，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罗汝才、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李万庆率三营走光、固。

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洪承畴、孙传庭入卫。汝才等以为讨己也，惧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抚于文灿，许之。处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于郧县，处登相及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于均州。上言：“臣于李万庆、贺一龙、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剿，他皆主抚。请赦汝才等罪，授之官。”可之。时京军、良玉军皆以入卫行，马士秀、杜应金遂叛于许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其众处许之郊外。许，大州也，良玉诸将寄孥与贿焉。良玉久征不归，士秀、应金在文灿军中，伪请急，假良玉军号入城。夜半，兵从府第出，烧城南楼，劫库，杀官吏，挈其赀投万庆。万庆者，贼魁射塌天也。

十二年三月，良玉还，破降马进忠，使刘国能击降万庆，士秀、应金亦再降。顺天王已前死，其党顺义王为其下所杀。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帝优诏报之。

初，张献忠之降也，拥兵万人踞谷城，索十万人饷，文灿及中外要人曰与之。为请官、请地、请关防矣，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良玉击献忠罗英山，败绩。帝大怒，命嗣昌来代。嗣昌已至军，即遣使逮

文灿下狱，坐大辟，所亲姚明恭柄国而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

练国事，字君豫，永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沛县知县，调山阳。

天启二年，征授御史。广宁失守，国事请蓟州、宣府、大同及山东、山西、河南抚臣各练兵万，以壮山海声援。又请捕诛杀大同妖人。又疏论魏忠贤使群阉辱尚书钟羽正，索冬衣，伤国体。国事在谏垣，匡救多。给事中赵兴邦，忠贤私人也，以国事为赵南星党，劾之，削籍。

崇祯元年复官，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关中频岁饥，盗贼蜂起。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国事遣贺虎臣援延安，而身率副将张全昌连破点灯子于中部、合阝阳、韩城，又破别部于宜君、雒川，降其魁李应鳌。诸将张全昌、赵大允、王承恩、杜文焕、贺虎臣等分剿贼澄城、宜川、耀州、白水、合阝阳，斩首千九百有奇。总督杨鹤既受群贼降，已，复相继叛，田近庵、李老柴陷中部。国事偕承恩攻围五月，克之，而所部亦频失事，杨鹤被征，国事亦戴罪自赎。

五年，红军友、李都司等将犯平凉。国事自泾趋固原，檄大帅杨嘉谟杀贼塘马，断其侦探。贼乃走庆阳西壕，嘉谟、曹文诏邀击，大败之。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数十战，贼迄破灭。国事免戴罪。

当是时，关中五镇，大帅曹文诏、杨嘉谟、王承恩、杨麟、贺虎臣各督边军协讨，总督洪承畴尤善调度。贼魁多歼，余尽走山西，关中稍靖。

六年冬，贼既从渑池渡，入卢氏。明年，贼遂由河南、湖广入汉南。总督陈奇瑜檄国事驻商州，协剿商南、卢氏贼。汉南贼遂由宁羌至两当，掠凤县，出栈道，陷宝鸡，关中贼复炽。既而奇瑜受贼降，檄诸军勿击。贼出险，遂大掠凤翔、麟游、宝鸡、扶风、汧阳、乾州、泾阳、醴泉。奇瑜委罪国事以自解，国事上言："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抚实数。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塊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臣不觉仰天长叹。夫一月内，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一大帅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即藉口回籍，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宜其连陷名城而不可救也。

若咎臣不堵剿，则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贼已受抚，因误杀使人致然，则未误杀之先，何为破麟游、永寿。今事已至此，惟急调大军致讨，若仍以愿回原籍，禁兵勿剿，三秦之祸安所终极哉！”疏入，事已不可为，遂逮下狱。九年正月遣戍广西。久之，叙前功，赦还，复冠带。

福王时，召为户部左侍郎，寻改兵部。十二月加尚书，仍莅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几卒。

丁启睿，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初，历山东右参政，坐事谪陕西副使。九年，宁夏兵变，启睿捕斩杀巡抚王楫者首恶六人，军中大定。再迁右布政使，分守关南，从巡抚孙传庭讨贼。

十一年冬，就拜右佥都御史，代传庭巡抚陕西。岁频旱，民益为盗，长武、环、白水、长安、临潼、咸阳贼起如蝟毛。十三年，用督师杨嗣昌荐，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贼。明年，嗣昌死，加启睿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嗣昌尽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剑、敕、印如嗣昌。

启睿自谪河西副使，数迁皆在陕西，然实庸才。为督、抚，奉督师期会，谨慎无功过；及督师任重专制，即莫知为计。启睿已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嗣昌军于荆州。湖广巡按汪承诏言大寇在河南，荆、襄幸息警，无烦大军，尽匿汉津船。启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邓州，州人闭门诟；过内乡，长吏闭之籴。军行荒山间，割马骡，燎以野草，士啖不得饱。是时李自成已陷洛阳，围开封，有众七十万，启睿惮不敢援。闻张献忠在光山、固始间，少弱，乃谋于诸将曰：“上命我剿豫贼，此亦豫贼也。”遂檄左良玉破之于麻城，斩首千二百。开封日告急，则曰：“我方有事于献忠，不赴矣。”闻傅宗龙将入关督秦师，启睿曰“三边已置总督矣”，乞帝更敕书，乃更敕书宗龙办自成。九月，宗龙败殁于项城，启睿不能救。贼乘胜陷南阳，杀唐王，开、汝二郡望风下。十二月，自成再围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飞檄至，启睿督兵赴之，避贼入城，部下大淫掠。总兵陈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明年正月，贼解围去。

启睿之在许州也，畏贼逼，始赴开封。离城三十里，而城即破。其抵开封，启门入，贼乘之，几陷。四月，自成合群贼复攻开封。六月，帝释侯恂于狱，命督援剿诸军救开封。未至，开封围益急。帝数诏切责启睿。启睿不得已，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之军，偕保

定总督杨文岳，以七月会于硃仙镇，与贼垒相望。贼众百万，启睿欲战，良玉曰：“贼锋锐，未可击也。”启睿曰：“围已急，必击之。”诸将皆惧。良玉归营即先走，诸营俱走，启睿、文岳联骑奔汝宁。贼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丧马骡七千，将士数万，启睿敕书、印、剑俱失。事闻，诏褫职候代。九月，贼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遂陷，乃征下吏，久之释归。自嗣昌死二年而启睿败，启睿败又二年而明亡矣。

福王时，启睿夤缘马士英充为事官，督河南劝农、剿寇诸务。寻以擒斩归德伪官，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其一子。事败，脱身旋里，久之卒。

从父魁楚，崇祯四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代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九年七月，畿辅被兵，魁楚坐下吏，久之放还。福王时，起故官，总督河南、湖广，兼巡抚承天、德安、襄阳。未赴，会两广总督沈犹龙入为侍郎，魁楚竟代其任。寻加兵部尚书。唐王自立于福州，命以故官协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桂林，下梧州，执巡抚瞿式耜。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等袭走之，获于桂林。封魁楚平粤伯，仍留镇两广。闽中事败，与式耜拥立桂王于肇庆，进东阁大学士，兼理戎政。大清兵下广州，渐迫肇庆。魁楚奉王走梧州，复弃之，走岑溪。辎重多，舳舻相属，为大将李成栋追获，魁楚遂降。成栋与有隙，录其家数百人杀之，魁楚乞一子，成栋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杀之。

郑崇俭，字大章，宁乡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历济南兵备副使。崇祯初，迁陕西右参政。屡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数败套寇，赉银币，世廕锦衣副千户。

十二年正月，擢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五月，张献忠反谷城，罗汝才等九营皆反，兴安告警。总理熊文灿请敕楚抚方孔炤防荆门、当阳，郧抚王鰲永防江陵、远安，陕抚丁启睿、蜀抚邵捷春各严兵于其境。而崇俭主提兵合击，时固原、临洮、宁夏三总兵左光先、曹变蛟、马科随承畴人卫，柴时华中道还甘肃，征之不应，崇俭乃檄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等军发西安。国奇至洛阳，卒大噪，剽瑞王租。国奇已擢陕西总兵官，坐停新命，崇俭亦贬一秩。

献忠既叛，大败左良玉军于房县之罗英山，谋入陕。崇俭率人龙、国奇军扼之兴安，贼还走兴山、太平，处楚、蜀交。是时，杨嗣昌已出师，入文灿军而代之矣。先是，尚书傅宗龙议令崇俭兼督蜀军，而嗣昌

亦檄秦军入蜀。崇俭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龙、国奇会良玉大败贼于玛瑙山，获首功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贼将二十有五人，获马骡、甲仗无算。是役也，崇俭身在行，而嗣昌远处襄阳。及论功，所赐半嗣昌，但增一秩，复先所降一秩而已。

献忠既败，窜柯家坪，蜀将张令追之，被围。崇俭遣兵击走贼，人龙、国奇等复追败之寒溪寺、盐井，先后斩首千五百级，其党顺天王、一条龙、一只龙皆降。崇俭军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许，令率总兵郑家栋还关中，留人龙、国奇讨贼。

当是时，献忠窜伏兴、归山中。秦、楚师俱集于夔，诸将协心穷搜深箐，千余残寇可尽歼。崇俭既去，未几，人龙军亦自开县噪而西归，楚师遂败绩于土地岭，蜀中由是大乱。嗣昌因言崇俭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帝初以崇俭不能驭军，不悦，及是命削籍，以启睿赴军前代理，而疑崇俭托疾，令按臣核实。明年春，献忠陷襄阳，嗣昌死，帝益恨崇俭不掎角平贼也，逮下狱，责以纵兵擅还，失误军律。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帝愤寇日炽，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而疆事寝坏，卒至于亡。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无敢讼言者，臣甚痛之。"崇俭冤始白。

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

崇祯元年，起故官。忧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于承天，八战八捷。时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炤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炤言。贼故畏孔炤，不敢东，文灿乃檄孔炤防荆门、当阳，鰲永防江陵、远安，秦、蜀各严兵。崇俭主合击，孔炤乃请专断德、黄，守承天，护献陵；而江、汉以南责鰲永。会嗣昌代文灿，令孔炤仍驻当阳。惠王常润言："孔炤遏献忠，有来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贼魁马光玉，陵寝得无虞。请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部将杨世恩、罗安邦奉调，会川、沅兵剿竹山寇。两将深入，至香油坪而败。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炤，逮下诏狱。子检讨以智，国变后，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

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炤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久之，用荐复官，以右佥都御史屯田山东、河北。驰至济南，复命兼理军务，督大名、广平二监司御贼。命甫下而京师陷，孔炤南奔。马、阮乱政，归隐十余年而终。

先是，有以陵寝失守获重谴者，为杨一鹏。一鹏，临湘人。历官大理寺丞，削籍。崇祯六年，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江北四府。凤阳军民素疾守陵太监杨泽贪虐，引贼来寇。八年正月，贼遂攻陷凤阳，焚皇陵，烧龙兴寺，燔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戮中都留守硃国相、指挥使程永宁等四十有一员，杀军民数万人。

先是，贼渐逼江北，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敕一鹏移镇凤阳，温体仁格其议。贼骤至，一鹏在淮安，远不及救。帝闻变大惊，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遂逮一鹏及巡按御史吴振缨、守陵官泽。泽先自杀，一鹏弃市，振缨戍边。

邵捷春，字肇复，侯官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累官稽勋郎中。

崇祯二年，出为四川右参政，分守川南，抚定天全六番高、杨二氏。迁浙江按察使。大计，坐贬。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秋抵成都。时秦贼已入蜀，巡抚王维章、总兵侯良柱悉众北拒，城中惟屯田军及蜀府护卫军，人情恇惧，捷春启门纳乡民避贼者。中尉奉鐕勾贼抵城下，捷春与御史陈廷谟擒击奉鐕，而募市人、起废将固守。贼去，蜀王疏其功。会维章罢，傅宗龙代，命捷春监军，偕总兵罗尚文击贼。明年，尚文及安锦副使吴麟征大破贼过天星等。捷春进右参政，仍监军。

十二年五月，宗龙入掌中枢，即擢捷春右佥都御史代之。时张献忠、罗汝才已叛，谋入秦。秦兵扼之兴安，乃犯兴山及蜀太平，遂窥大宁。捷春遣副将王之纶、方国安分道扼之。国安连破贼，贼遂还入秦、楚。十月朔，杨嗣昌誓师襄阳，檄蜀军受节度。嗣昌以楚地广衍，贼难制，驱使入蜀，蜀险阻，贼不得逞，蹙之可全胜，又虑蜀重兵扼险，贼将还毒楚，调蜀精锐万余为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疲弱不足支矣。捷春愤曰："令甲失一城，巡抚坐。今以蜀委贼，是督师杀我也。"争之，不能得。于是汝才、惠登相遂自兴山、远安犯大宁、大昌，献忠亦西至太平。明年二月，左良玉大破献忠玛瑙山，他将张应元、张令等复数败之。献忠乃逃兴、归山中。久之复振，由汝才入宁昌故道走而西。

初，汝才在宁昌阻江，为诸将刘贵、秦良玉、秦翼明、杨茂选等所拒，不得渡。会献忠西，遂与合。贵等战皆却，贼乃渡江，营万顷山、苦桃湾，其别部营红茨崖、青平砦，归、巫间大震。嗣昌乃上夷陵，而檄捷春扼夔门。蜀大宁、大昌界楚竹溪、房县，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专守夔，弃宁、昌啖贼，官军环攻之。捷春曰："弃隘口不守，是延贼入户也。"乃遣茂选及覃思岱等出关分守。二将不相得，思岱潜杀茂选，捷春令兼统其众，其众相率去。贼入隘，守者溃，贼夜斩夔关，将士大惊溃，新宁、大竹皆陷。而汝才、登相越巴雾河，陷开县，为郑嘉栋、贺人龙所破。汝才乃与小秦王、混世王东奔，而登相独过开县西。人龙及李国奇又西追之，汝才等遁还兴山，屡挫。会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见楚地无贼，以八月终率师入蜀，于是群贼尽萃蜀中。

当是时，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秦良玉、张令军。无何，秦师噪而西归，楚将张应元等败绩于夔州之土地岭。于是捷春以大昌上、中、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与持久，乃扼水寨观音岩为第一隘，以部将邵仲光守之。而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下涌诸处，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万元吉以兵分力弱为忧，捷春不听。九月，献忠突败仲光军，破上马渡。元吉急檄诸将分邀之，复令张奏凯屯净壁，捷春遣二将罗洪政、沈应龙为助。十月，献忠突净壁，遂陷大昌，屯开县。良玉、令两军皆覆。贼行则哨探，止则息马抄粮。关隘侦候不明，防军或远离戍所，贼乘隙而过无人之境。嗣昌遂收斩仲光，上疏劾捷春失事。捷春收兵扼梁山。时登相已归正，而汝才复与献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开县西走达州。捷春退保绵州，扼涪江。贼疾走，陷剑州，遂趋广元，将由间道入汉中，为秦兵所扼，乃复走巴西。应元诸军邀之梓潼，战小利，既而衄，蜀将曹志耀等力战却之。降将张一川、张载福陷阵死，涪江师遂溃，贼屠绵州。捷春归成都，贼逼成都。十一月，逮捷春使者至，遂以军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

捷春为人清谨，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载道，舟不得行，竞逐散官旗。蜀王为疏救，不听。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师，下狱论死。捷春知不可脱，明年八月仰药死狱中。福王时，复官，赠兵部右侍郎。

余应桂，字二矶，都昌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知武康、龙岩、海澄三县。

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朋比，殿试读卷，取陈于泰第一。于泰者，首辅周延儒姻也。劾延儒纳孙元化参、貂，受杨鹤重

赂。帝方眷延儒，责应桂。未几，贼陷登州，元化被执，应桂再疏劾延儒。帝怒，贬三秩视事，应桂引疾归。

七年还朝，出按湖广，居守承天。捐赎锾十余万募壮士，缮城治器，贼不敢逼献陵。帝闻而嘉之。期满，命再巡一年。贻赎锾万五千助卢象升军需，而奏报属城失事，具以实闻。帝以是知巡抚王梦尹诈，而益信应桂。期满，命再巡一年。十年，即擢应桂右佥都御史，代梦尹。

当是时，诸监司袁继咸、包凤起、高斗枢辈已削平湖南群贼，而江北贼势日炽，诸将虽奏捷，不能大创也。帝命熊文灿为总理，文灿主抚。明年，降其渠刘国能、张献忠。马进忠西走潼关，马光玉、贺一龙、李万庆、顺义王、九条龙众十余万萃麻城、黄安。应桂谕降光玉、一龙，未至，而遣将击顺天王等于黄福店，贼遂走黄安。会文灿至麻城，应桂请协击，不从。贼复东走江北，为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广济、蕲水。文灿檄诸道兵合击贼于茶山，贼逸于应桂所分地，文灿遂劾其后期误军。兵部尚书杨嗣昌以应桂曾劾其父鹤也，奏逮之。应桂乃陈抚剿始末，白己无罪，而诋文灿，言：

正月初，议抚刘国能，其党李万庆等诸大贼尽走泌阳、枣阳。时文灿、良玉并在德安。臣以为兵势方盛，宜乘此追剿，而文灿调良玉诸军尽赴信阳剿马进忠。臣谓进忠小寇，胜之不武，文灿不听。自此机一失，贼走西，而文灿东，致张献忠攻陷谷城以要抚，李万庆五部收余烬，势复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灿之愎谏贻之矣。迨贼西溃之后，遮饰上闻，妄报斩级。其自恃所长惟火砲火攻，经过州县用夫至八百，死亡载道，未见其一试也。

且文灿办贼之策曰“先抚后剿”。乃茶山不效，麻城又不效，第见招抚之旗络绎于道。一遣使招贺一龙，而使者被杀；一遣使招李万庆，而馈盐椒运鱼肉与通市，贼反因之焚掠，未见一贼归顺也。天下有如是抚法乎！其一切军需，悉取于所历之有司，名曰“借办”，致城市空虚，孑遗尽绝。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跄而走。麻城，文灿婿家也，戚里如是，余可知矣。三月在蕲水，其兵杀乡民报捷，民家环哭，竟不敢治一兵。蕲水，文灿家园也，乡里如是，余可知矣。是以捷报日张，寇势愈炽。十三家之贼蹂躏南阳、汝宁，如履无人之境。文灿驻宛、汝已久，调度不闻，天下有如是剿法乎！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人人知其叵测。文灿顾欲借之为前茅，遣官调之，非惟不应，复留解饷之官，求总兵湖广。今已造浮桥跨汉水矣。文灿前既夸张而叙功，后复掩匿而不报，可不谓之欺君乎！以总理之大柄畀之颠蹶

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

帝不纳。逮至，下狱。

初，应桂贻书文灿，言献忠必反，可先未发图之。其书为献忠逻者所得，献忠腾牒郧阳巡抚戴东旻，言“抚军欲杀我”，东旻闻之文灿，文灿再纠应桂。应桂再疏辨，帝亦不纳。应桂竟遣戍。无何，献忠果反，廷臣交章荐应桂。

十六年，起应桂兵部右侍郎。十月，潼关陷，帝召问大臣。陈演言：“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应桂叱之曰：“壮士健马咸出关西。贼得之，必长驱横行，大臣安得面谩！”演股栗失色。十一月，督师孙传庭战殁，命应桂兼右佥都御史往代之。应桂以无兵无饷，入见帝而泣。帝但遣京军千人护行，给御用银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蟒币二百、杂币倍之，为军前赏功之用而已。应桂既受命，日夜悲疑，将至山西，则伪官充斥，逡巡不得前。帝责以逗遛，夺职，命新擢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进也。未几，京师陷。应桂家居不出。久之，死于难。

高斗枢，字象先，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坐议巡抚耿如杞狱，与同列四人下诏狱。寻复官，进员外郎。

五年，迁荆州知府。久之，擢长沙兵备副使。楚郡之在湖北者，尽罹贼祸，势且及湖南，临、蓝、湖、湘间土寇蜂起。长沙止老弱卫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县，城库雉堞尽圮。斗枢至，建飞楼四十，大修守具。临、蓝贼艘二百余，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余日乃却去，转攻袁州。遣都司陈上才蹑其后，贼亦解去。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抚定余众。诏录其功。巡抚陈睿谟大征临、蓝寇，斗枢当南面，大小十余战，贼尽平。诏赉银币。

十四年六月进按察使，移守郧阳。郧被寇且十载，属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数百里荆榛。抚治王永祚以襄阳急，移师镇之。斗枢至甫六日，张献忠自陕引而东。斗枢与知府徐启元遣游击王光恩及弟光兴分扼之，战频捷，贼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初与张献忠、罗汝才辈为贼，献忠、汝才降而复叛，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又以献忠强，虑为所并，光恩敛众据要害以拒献忠。居久之，乃有稍稍飏去者，光恩亦去，已而复降。光恩善用其下，下亦乐为之用。斗枢察其诚，招入郡守。当是时，斗枢、启元善谋，光恩善战，郧城危而复全。

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阳、均州，攻郧阳四日而去。明年春，复来攻，十余日不克，乃退屯杨溪。五月，斗枢召游击刘调元入城，旬日间杀贼三千余。自成将来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复均州，调元下光化，躬率将士复谷城。将袭襄阳，闻孙传庭败，旋师，均州复为贼有。

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将路应标等以三万人攻郧。斗枢遣人入均州，烧其蓄积，贼乏食而退。当是时，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独郧在。自十五年冬抚治王永祚被逮，连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绝不能至，中朝谓郧已陷，不复设抚治。十六年夏，斗枢上请兵疏，始知郧存，众议即任斗枢。而陈演与之有隙，乃擢启元右佥都御史任之，加斗枢太仆少卿，路阻亦不能达。是年二月，朝议设汉中巡抚，兼督川北军务，擢斗枢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达。至三月始闻太仆之命，即以军事付启元。七月而北都变闻，并闻汉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

福王立，移斗枢巡抚湖广，代何腾蛟。复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骥，斗枢皆不闻也。国变后数年卒。启元、光恩亦皆以功名终。

张任学，安岳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太原知县，以才调榆次。

崇祯四年，举治行卓异入为御史。陈蜀中私税、催科、讼狱三大苦，帝为饬行。出视两浙盐法，数条奏利弊。八年，流贼陷凤阳，诏逮巡按吴振缨，命任学往代。还朝，复按河南，监军讨贼。时群盗纵横，而诸将缩朒不敢击。任学慨然曰："事不辞难，臣职也。贼势如此，我辈可雍容坐镇耶！"十一年二月，遂上疏极诋诸将。请易武阶，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帝壮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议。诸臣以文吏无改武职者，请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帝不从，命授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河南旧无总兵，左良玉、陈永福并以客兵备援剿，至是大将特设，而麾下无一官，兵部乃以署镇许定国兵授之，使参将罗岱为中军。岱，健将，屡著战功，任学倚以自强。时熊文灿专主抚，刘国能、张献忠俱降，罗汝才、马进忠、李万庆等躏中原如故。河南人据坞壁自保者数十，贼悉摧破之，踞息县、光州，磔人投汝水，水为赤，任学不能大创也。进忠势衰，佯求抚，文灿及巡抚常道立许之，乘间逸去。事闻，任学与文灿、道立并镌秩。

七月，任学督岱等赴罗山，合左良玉军击汝才、万庆及紫微星、顺义王，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一千四百有奇，获黑虎狼、满天星，贼奔遂平。九月，进忠寇开封，至瓦子坡。岱奋击，贼尽弃辎重遁入大隗山，获其妻子。

其冬，京师戒严，任学入卫，道谒文灿，言："献忠狼子野心，终为国患，我以勤王为名，出其不意，可立缚也。"文灿不能用。抵畿南，有诏却还。巡抚道立调良玉兵于陕州，贼乘卢氏虚，遁入内乡、淅川，为文灿所劾。明年除道立名，任学亦镌一秩。游击宋怀智、都司孔道兴再破贼陈州，部将王应龙、尤之龙等破贼襄城，五战皆胜。副将岱与应龙、怀智等复破贼叶县，十日奏八捷，帝诏所司核实。已，又挫贼裕州。而是时总兵孙应元、黄得功统京军讨贼，屡奏大捷。凯旋录功，任学亦叙复二秩。

寻与左良玉、陈洪范蹙李万庆于内乡。万庆方降，献忠已叛，文灿尽调河南军援剿，独任学留汝南。川贵总督李若星论文灿主抚之谬，请复任学原官，摄行大将，督察军事。不从。七月，献忠合汝才自房县西走，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为前锋，己随其后。至罗犭英山，军乏食。贼伏兵要害，岱与副将刘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马足挂于藤，抽刀断之，蹶而复进，乃弃马步斗，久之矢尽，陷于贼，良玉军亦大败。事闻，任学坐褫职。十五年，言官请起废，任学与焉，未及用而卒。

赞曰：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然练国事、郑崇俭先罹其罚，而邵捷春、余应桂亦或死或戍。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谓非人谋不臧实使之然乎！

列传一百四十九

卢象升（弟象晋 象观 从弟象同） 刘之纶 邱民仰（邱禾嘉）

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祖立志，仪封知县。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举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稍迁大名知府。

崇祯二年，京师戒严，募万人入卫。明年，进右参政兼副使，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号"天雄军"。又明年举治行卓异，进按察使，治兵如故。象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

六年，山西贼流入畿辅，据临城之西山。象升击却之，与总兵梁甫、参议寇从化连败贼。贼走还西山，围游击董维坤冷水村。象升设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龙冈，又破之武安。连斩贼魁十一人，歼其

党，收还男女二万。三郡之民，安堵者数岁。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升以是有能兵名。贼惧，南渡河。

明年，贼入楚，陷郧阳六县。命象升以右佥都御史，代蒋允仪抚治郧阳。时蜀寇返楚者驻郧之黄龙滩，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道夹击，自乌林关、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狮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诸处，连战皆捷，斩馘五千六百有奇，汉南寇几尽。因请益郧主兵，减税赋，缮城郭，贷邻郡仓谷，募商采铜铸钱，郧得完辑。

八年五月，擢象升右副都御史，代唐晖巡抚湖广。八月，命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总督洪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寻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汝、洛告警，象升倍道驰入汝。贼部众三十余万，连营百里，势甚盛。象升督副将李重镇、雷时声等击高迎祥于城西，用强弩射杀贼千余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升复大破之确山。先是，大帅曹文诏、艾万年阵亡，尤世威败衄，诸将率畏贼不敢前，象升每慷慨洒泣，激以忠义。军中尝绝三日饷，象升亦水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

九年正月，大会诸将于凤阳。象升乃上言曰："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又言："总督、总理宜有专兵专饷。请调咸宁、甘、固之兵属总督，蓟、辽、关、宁之兵属总理。"又言："各直省抚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贼警即求援求调。不应则吴、越也，分应则何以支。"又言："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言皆切中机宜。

于是迎祥围庐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救滁州，大战城东五里桥，斩贼首摇天动，夺其骏马。贼连营俱溃，逐北五十里，硃龙桥至关山，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贼乃北趋凤阳，围寿州，突颍、霍、萧、砀、灵璧、虹，窥曹、单。总兵刘泽清拒河，乃掠考城、仪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归德。永宁总兵官祖大乐邀击之，贼乃北向开封。陈永福败之硃仙镇，贼遂走登封，与他贼合，分趋裕州、南阳。象升合宽、大乐、岱兵大破之七顶山，歼自成精骑殆尽。已，次南阳，令大乐备汝宁，宽备邓州，而躬率

诸军蹙贼。遣使告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曰："贼疲矣，东西邀击，前阻汉江，可一战歼也。"两人竟不能御，贼遂自光化潜渡汉入郧。象升遣总兵秦翼明、副将雷时声由南漳、谷城入山击贼。宽等骑军，不利阻隘，副将王进忠军哗，罗岱、刘肇基兵多逃，追之则弯弓内向。象升乃调四川及筚子土兵，搜捕均州贼。是时，楚、豫贼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万山中，象升自南阳趋襄阳进兵。贼多兵少，而河南大饥，饷乏，边兵益汹汹。承畴、象升议，关中平旷，利骑兵，以宽、重镇军入陕，而襄阳、均、宜、谷、上津、南漳，环山皆贼。七月，象升渡淅河而南。九月，追贼至郧西。

京师戒严，有诏入卫，再赐尚方剑。既行，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既解严，诏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大兴屯政，谷熟，亩一钟，积粟二十余万。天子谕九边皆式宣、大。

明年春，闻宣警，即夜驰至天城。矢檄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马蹄阔踏四十里。象升曰："此大举也。"问："入口乎？"曰："未。"象升曰："殆欲右窥云、晋，令我兵集宣，则彼乘虚入耳。"因檄云、晋兵勿动，自率师次右卫，戒边吏毋轻言战。持一月，象升曰："懈矣，可击。"哨知三十六营离墙六十里，潜召云师西来，宣师东来，自督兵直子午，出羊房堡，计日鏖战。乞炭闻之遂遁。象升在阳和，乞炭不敢近边。五月，丁外艰，疏十上，乞奔丧。时杨嗣昌夺情任中枢，亦起陈新甲制中，而令象升席丧候代。进兵部尚书。新甲在远，未即至。

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杀总督吴阿衡，毁正关，至营城石匣，驻于牛兰。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三赐象升尚方剑，督天下援兵。象升麻衣草履，誓师及郊，驰疏报曰："臣非军旅才。愚心任事，谊不避难。但自臣父奄逝，长途惨伤，溃乱五官，非复昔时；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岂惟观瞻不耸，尤虞金鼓不灵。"已闻总监中官高起潜亦衰绖临戎，象升谓所亲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无亲，安有君。枢辅夺情，亦欲予变礼以分詈耶？处心若此，安可与事君。他日必面责之。"当是时，嗣昌、起潜主和议。象升闻之，顿足叹曰："予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脰耳。"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明日，帝发万金犒军，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战，遂别去。师次昌平，帝复遣中官赍帑金三万犒军。明日，又赐御马百，太仆马千，银铁鞭五百。象升曰："果然外廷议也，帝意锐甚矣。"决策议战，然事多为嗣昌、起潜挠。疏请分兵，则议宣、大、山西三帅属象升，关、宁诸路属起潜。

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次顺义。

先是，有瞽而卖卜者周元忠，善辽人，时遣之为媾。会嗣昌至军，象升责数之曰："文弱，子不闻城下盟《春秋》耻之，而日为媾。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嗣昌颊赤，曰："公直以尚方剑加我矣。"象升曰："既不奔丧，又不能战，齿剑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辞遁。象升即言："元忠讲款，往来非一日，事始于蓟门督监，受成于本兵，通国闻之，谁可讳也？"嗣昌语塞而去。又数日，会起潜安定门，两人各持一议。新甲亦至昌平，象升分兵与之。当是时，象升自将马步军列营都城之外，冲锋陷阵，军律甚整。

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兴攻安肃。象升遂由涿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于庆都。编修杨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赞画行营，夺象升尚书，侍郎视事。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饷。俄又以云、晋警，趣出关，王朴径引兵去。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进师至钜鹿贾庄。起潜拥关、宁兵在鸡泽，距贾庄五十里而近，象升遣廷麟往乞援，不应。师至蒿水桥，遇大清兵。象升将中军，大威帅左，国柱帅右遂战。夜半，鬵箑声四起。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仆顾显者殉，一军尽覆。大威、国柱溃围乃得脱。

起潜闻败，仓皇遁，不言象升死状。嗣昌疑之，有诏验视。廷麟得其尸战场，麻衣白网巾。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哭失声。顺德知府于颍上状，嗣昌故靳之，八十日而后殓。明

年，象升妻王请恤。又明年，其弟象晋、象观又请，不许。久之，嗣昌败，廷臣多为言者，乃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世廕锦衣千户。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

象升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爱才惜下如不及，三赐剑，未尝戮一偏裨。

高平知县侯弘文者，奇士也。侨寓襄阳，散家财，募滇军随象升讨贼。象升移宣、大，弘文率募兵至楚，巡抚王梦尹以扰驿闻。象升上疏救，不得，弘文卒遣戍。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升。

象升好畜骏马，皆有名字。尝逐贼南漳，败，追兵至沙河，水阔数丈，一跃而过，即所号五明骥也。

方象升之战殁也，嗣昌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张目曰："天道神明，无枉忠臣。"于是天下闻之，莫不欷歔，益恚嗣昌矣。

其后南都亡，象观赴水死，象晋为僧，一门先后赴难者百余人。从弟象同及其部将陈安死尤烈。

象观，崇祯十五年，乡荐第一，成进士。官中书。象晋、象同皆诸生。

象升死时，年三十九。

刘之纶，字元诚，宜宾人。家世务农。之纶少从父兄力田，间艾薪樵，卖之市中。归而学书，铭其座曰"必为圣人"，里中由是号之纶刘圣人。天启初，举乡试。奢崇明反，以策干监司扼贼归路，监司不能用。

崇祯元年第进士，改庶吉士。与同馆金声及所客申甫三人者相与为友，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刳木为西洋大小砲，不费司农钱。

明年冬，京师戒严。声上书得召见，荐之纶及甫。帝立召之纶、甫。之纶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悦，授甫京营副总兵，资之金十七万召募；改声御史，监其军；授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

初，正月元日有黑气起东北亘西方。甫见之大惊，趋语之纶、声曰："天变如此，汝知之乎？今年当喋血京城下，可畏也。"闻者皆笑。及冬十一月三日，大清兵破遵化，十五日至坝上，二十日薄都城，自北而西。都人从城上望之，如云万许片驰风，须臾已过。遂克良乡，还至芦沟，夜杀甫一军七千余人，黎明掩杀大帅满桂、孙祖寿，生擒黑云龙、麻登云以去。之纶曰："元日之言验矣。"请行，无兵，则请京营兵，不许；则请关外川兵，不许；则议召募，召募得万人，遂行。抵通州，时永平已陷，天大雨雪。之纶奏军机，七上，不报。

明年正月，师次蓟。当是时，大清兵蒙古诸部号十余万，驻永平；诸勤王军数万在蓟。之纶乃与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约，由蓟趋永平，牵之无动，而自率兵八路进攻遵化。既由石门至白草顶，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营，世龙、自勉不赴约。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趋三屯营，骁骑三万，望见山上军，纵击之。之纶发砲，砲炸，军营自乱。左右请结阵徐退，以为后图，之纶叱曰："毋多言！吾受国恩，吾死耳！"严鼓再战，流矢四集。之纶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此归报天子"，遂死。一军皆哭，拔营野战，皆死之。尸还，矢饮于颅，不可拔，声以齿啮之出，以授其家人。

初，讲官文震孟入都，之纶、声往见之，震孟教以持重。之纶既受命视师，骤贵，廷臣抑之。震孟使人讽之，谓宜辞侍郎而易科衔以行，不听。既行，通州守者不纳，雨雪宿古庙中，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之纶曰："小人意忌，有事则委卸，无事则议论，止从一侍郎起见耳。乞削臣今官，赐骸骨。"不许。及战死，天子嘉其忠，从优恤，赠兵部尚书。震孟止之曰："死绥，分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赠，赐一祭半葬，任一子。之纶母老，二子幼，贫不能返柩，请于朝，给驿还。久之，赠尚书。后十五年，声死难。

邱民仰，字长白，渭南人。万历中举于乡。以教谕迁顺天东安知县，厘宿弊十二事。河啮，岁旱蝗，为文祭祷。河他徙，蝗亦尽。调繁保定之新城。

崇祯二年，县被兵，晨夕登陴守。四方勤王军毕出其地，民仰调度有方，民不知扰。擢御史，号敢言。时四方多盗，镇抚率怯懦不敢战，酿成大乱。吴桥兵变，列城多陷，巡抚余大成、孙元化皆主抚。流贼扰山西，巡抚宋统殷下令，杀贼者抵死。民仰先后疏论其非，后皆如民仰言。遭妻丧，告归。出为河间知府，迁天津副使，调大同监军汝宁，迁永平右参政，移督宁前兵备。民仰善理剧，以故所移皆要地。

十三年三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方一藻巡抚辽东，按行关外八城，驻宁远。十四年春，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有传其帅祖大寿语者："逼以车营，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民仰转饷，未发。帝忧之。朝议两端。命郎中张若麒就行营计议，若麒至，则趣进师。七月，师次乳峰，去锦州五六里而营，旦日，杨国柱之军溃。逾月，王朴军亦溃。未几，马科等五将皆溃。大清兵掘松山，断我归路，遂大败，蹂躏杀溺无算，退保松山。围急，外援不至，刍粮竭。至明年二月，且半年矣，城破，承畴降，民仰死，若麒跳从海上荡渔舟而还，宁远、关门劲旅尽丧。事闻，帝惊悼甚，设坛都城，承畴十六，民仰六，赐祭尽哀。赠民仰右副都御史，官为营葬，录其一子。寻命建祠都城外，与承畴并列，帝将亲临祭焉。将祭，闻承畴降，乃止。

邱禾嘉，贵州新添卫人。举万历四十一年乡试，好谈兵。天启时，安邦彦反，捐资制器，协擒其党何中蔚。选祁门教谕，以贵州巡抚蔡复一请，迁翰林待诏，参复一军。

崇祯元年，有荐其知兵者，命条上方略。帝称善，即授兵部职方主事。三年正月，蓟辽总督梁廷栋入主中枢，衔总理马世龙违节制，命禾嘉监纪其军。时永平四城失守，枢辅孙承宗在关门，声息阻绝。蓟辽总督张凤翼未至，而顺天巡抚方大任老病不能军，惟禾嘉议通关门声援，率军入开平。二月，大清兵来攻，禾嘉力拒守，乃引去。已，分略古治乡，禾嘉令副将何可纲、张洪谟、金国奇、刘光祚等迎战，抵滦州。甫还，而大清兵复攻牛门、水门，又督参将曹文诏等转战，抵遵化而返。无何，四城皆复。

宁远自毕自肃遇害，遂废巡抚官，以经略兼之，至是议复设。廷栋力推禾嘉才，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辖山海关诸处。禾嘉初莅镇，大清兵以二万骑围锦州，禾嘉督诸将赴救，城获全。登莱巡抚孙元化议彻岛上兵于关外，规复广宁及金、海、盖三卫，禾嘉议用岛兵复广宁、义州、右屯。廷栋虑其难，以咨承宗。承宗上奏曰："广宁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陆运难。义州地偏，去广宁远，必先据右屯，聚兵积粟，乃可渐逼广宁。"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筑而后可守。筑之，敌必至，必复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锦州。锦州绕海而居敌，难陆运。而右屯之后即海，据此则粮可给，兵可聚，始得为发轫地。"奏入，廷栋力主之，于是有大凌筑城之议。

会禾嘉讦祖大寿，大寿亦发其赃私。承宗不欲以武将去文臣，抑使弗奏，密闻于朝，请改禾嘉他职。四年五月，命调南京太仆卿，以孙谷

代。谷未至，部檄促城甚急。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护以石硅土兵万人。禾嘉往视之，条九议以上。工垂成，廷栋罢去。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令回奏。禾嘉惧，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

八月，大清兵抵城下，掘濠筑墙，四面合围，别遣一军截锦州大道。城外堠台皆下，城中兵出，悉败还。禾嘉闻之，驰入锦州，与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兵赴救。离松山三十余里，与大清兵遇，大战长山、小凌河间，互有伤损。九月望，大清兵薄锦州，分五队直抵城下。襄、伟出战不胜，乃入城。二十四日，监军张春会襄、伟兵，过小凌河东五里，筑垒列车营，为大凌声援。大清兵扼长山，不得进。禾嘉遣副将张洪谟、祖大寿、靳国臣、孟道等出战五里庄，亦不胜。夜趋小凌河，至长山接战，大败。春及副将洪谟、杨华征、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战殁。大寿不敢出，凌城援自此绝。败书闻，举朝震骇。孙谷代禾嘉，未至而罢，改命谢琏。琏畏惧，久不至。后兵事亟，召琏驻关外，禾嘉留治中。及是闻败，移驻松山，图再举，言官以推委诋之帝。帝以禾嘉独守松山，非卸责，戒饬而已。

大凌粮尽食人马。大清屡移书招之，大寿许诺，独副将可纲不从。十月二十七日，大寿杀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书约降。是夕出见，以妻子在锦州，请设计诱降锦州守将，而留诸子于大清。禾嘉闻大凌城砲声，谓大寿得脱，与襄及中官李明臣、高起潜发兵往迎。适大寿伪逃还，遂俱入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万有奇，仅存三之一，悉为大清所有，城亦被毁。十一月六日，大清复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砲击，乃退。大寿入锦州，未得间，而禾嘉知其纳款状，具疏闻于朝。因初奏大寿突围出，前后不雠，引罪请死。于是言官交劾，严旨饬禾嘉。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

新抚琏已至，禾嘉犹在锦州，会廷议山海别设巡抚。诏罢琏，令方一藻抚宁远，禾嘉仍以佥都御史巡抚山海、永平。寻论筑城召衅罪，贬二秩，巡抚如故。禾嘉请为监视中官设标兵。御史宋贤诋其谄附中人，帝怒，贬贤三秩。禾嘉持论每与承宗异，不为所喜，时有诋諆。既遭丧败，廷论益不容，遂坚以疾请。五年四月，诏许还京，以杨嗣昌代。令其妻代陈病状。乃命归田，未出都卒。

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邱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

最显。

赞曰：危乱之世，未尝乏才，顾往往不尽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驱之必死。若是者，人实为之，要之亦天意也。卢象升在庄烈帝时，岂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何耶！至忠义激发，危不顾身，若刘之纶、邱民仰之徒，又相与俱尽，则天意可知矣。

列传第一百五十

傅宗龙 汪乔年（张国钦等） 杨文岳（傅汝为等） 孙传庭

傅宗龙，字仲纶，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铜梁知县，调巴县，行取，入为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

天启元年，辽阳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龙请行。一月余，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彦反，围贵阳，土寇蜂起。请发帑金济滇将士，开建昌，通由蜀入滇之路，别设偏沅巡抚，罢湖广退怯总兵薛来允。帝多采纳之。又上疏自请讨贼，言："为武定、寻甸患者，东川土酋禄千钟。为沾益、罗平患者，贼妇设科及其党李贤辈。攻围普安，为滇、黔门户患者，龙文治妻及其党尹二。困安南，据关索岭者，沙国珍及罗应魁辈。困乌撒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敌。臣愿以四川巡按兼贵州监军，灭此群丑。"帝大喜，下所司议。会宗龙以疾归，不果行。

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降贼陈其愚所绐，败殁。其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兼监军。初，部檄滇抚闵洪学援黔，以不能过盘江而止。宗龙既被命，洪学令参政谢存仁、参将袁善及土官普名声、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龙直渡盘江，战且行，寇悉破。乃谢遣存仁、善，以名声等土兵七百人入贵阳，擒斩其愚，军民大快。宗龙尽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顺，将士勇怯。巡抚蔡复一倚信之，请敕宗龙专理军务，设中军旗鼓，裨将以下听赏罚，可之。宗龙乃条上方略，又备陈黔中艰苦，请大发饷金，亦报可。初，三善令监军道臣节制诸将，文武不和，进退牵制。宗龙反其所为，令监军给刍粮，核功罪，不得专进止。由是诸将用命，连破贼汪家冲、蒋义寨，直抵织金。

五年正月，总理鲁钦败绩于陆广河。宗龙上言："不合滇、蜀，则黔不能平贼；不专总督任，则不能合滇、蜀兵。请召还硃燮元，以复一兼督四川，开府遵义，而移蜀抚驻永宁，滇抚驻沾益，黔抚驻陆广，沅抚驻偏桥，四面并进，发饷二百万金给之。更设黔、蜀巡抚。"帝以复一新败，令解官，即以燮元代，而命尹同皋抚蜀，王瑊抚黔，沅抚闵梦得移镇，一如宗龙议。

陆广败后，诸苗复蠢动。复一、宗龙谋，讨破乌粟、螺蛳、长田诸叛苗，大破平越贼，毁其砦百七十，贼党渐孤。宗龙乃条上屯守策，言：

蜀以屯为守，黔则当以守为屯。盖安酋土地半在水外，仡佬、龙仲、蔡苗诸杂种，缓急与相助。贼有外藩，我无边蔽，黔兵所以分力愈诎。臣谓以守为屯者，先发兵据河，夺贼所恃。然后抚剿诸种，随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沟高垒，置烽墩砲台。小渡则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内，一贼不出水外，贼无如我何。又令沿河兵习水战，当贼耕耨时，频出奇兵，渡河扰之。贼不敢附河而居，而后我可以议屯也。

屯之策有二：一曰清卫所原田，一曰割逆贼故壤，而以卫所之法行之。盖黔不患无田，患无人。客兵聚散无常，不能久驻，莫若仿祖制，尽举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为官高下，自指挥至总、小旗，畀以应得田为世业，而禁其私卖买。不待招徕，户口自实。臣所谓以守为屯者如此。然兵当用四万八千人，饷当岁八十余万，时当阅三年，如此而后贼可尽灭也。

部议从之。

复一卒，王瑊代，事悉倚办。宗龙乃渐剪水外逆党，将大兴屯田。邦彦惧，谋沮之，六年三月，大举渡河入寇。宗龙击破邦彦赵官屯，斩老虫添，威名大著。当是时，大帅新亡，全黔震动，燮元远在蜀，瑊拥虚位，非宗龙，黔几殆。诏加太仆少卿。忧归。

崇祯三年起故官。用孙承宗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几，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用小故夺官矣。居久之，十年十月流寇大入蜀，陷蜀三十余州县，帝拊髀而思宗龙曰："使宗龙抚蜀，贼安至是哉！"趣即家起宗龙。宗龙至蜀，代王维章与总兵罗尚文御却贼。十二年五月，以杨嗣昌荐，召为兵部尚书，去蜀。宗龙自定黔乱后，凡十有四年，辄起用，用不久辄迁去。八月至京，入见帝。宗龙为人伉直任气，不能从谀承意。帝愤中枢失职，嗣昌以权诡得主知。宗龙朴忠，初入见，即言民穷财尽。帝颇然之，顾貌言不已，遂怫然曰："卿当整理兵事尔。"既退，语嗣昌曰："何哉？宗龙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余，何也？"自是所奏请，多中格。

熊文燦既罢，宗龙乃言："向者贼流突东西，嗣昌故建分剿之策。今则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请收势险节短之效。总理止辖楚、豫，秦督兼辖四川，凤督兼辖安庆，各率所辖抚镇，期十二月成功。"因荐湖广巡抚方孔炤堪代文灿。帝不用，用嗣昌督师。

嗣昌既督师，上章请兵食，不悉应，劾中枢不任。宗龙亦劾嗣昌徒耗敝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会蓟辽总督洪承畴请用刘肇基为团练总兵官，中官高起潜又揭肇基恇怯，宗龙不即覆。帝遂发怒，责以抗旨，令对状。奏上，复以戏视封疆下吏。法司拟戍边，不许，欲置之死。在狱二年矣，十四年春，嗣昌死，尚书陈新甲荐其才，帝未有以应也，良久曰："朴忠，吾以夙负用之，宜尽死力。"遂释之出狱，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丁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当是之时，李自成有众五十万，自陷河、洛，犯开封，罗汝才复自南阳趋邓、淅，与合兵。帝命宗龙专办自成。议尽括关中兵饷以出，然属郡旱蝗，已不能应。

九月四日，以川、陕兵二万出关，次新蔡，与保督杨文岳兵会。贺人龙、李国奇将秦兵，虎大威将保兵，共结浮桥，东渡汝，合兵趋项城。五日，两军毕渡，走龙口。自成、汝才亦结浮桥于上流，将趋汝宁。觇两督兵至，尽伏精锐于林中，阳驱诸贼自浮桥西渡。人龙使后骑觇贼，还报曰："贼向汝矣，结浮桥将渡矣。"宗龙、文岳夜会诸将于龙口，诘朝将战。

六日，两军并进，中道一骑驰而告曰："贼毕渡矣。"复进，一骑驰而告曰："贼半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龙、文岳曰："驱之。"走三十里，至于孟家庄，日卓午。人龙、大威曰："马力乏矣，诘朝而战，止兵为营。"诸军弛马甲，植戈錞，散行墟落求刍牧。贼觇之，尘起于林中，伏甲并出搏我兵。人龙有马千骑不战，国奇以麾下兵迎击之，不胜。秦兵、保兵俱溃，人龙、大威奔沈丘，国奇从之，三帅师溃。宗龙、文岳合兵屯火烧店，贼以步兵攻其营。诸军鸣大砲，震死贼百余。日暮，贼引去。宗龙军西北，文岳军东南，画堑而守。保兵宵溃，保督副将挟文岳骑而驰，夜奔于项城。宗龙复分秦兵立营于东南，诸将分壁当贼垒。

九日，檄人龙、国奇还兵救，二帅不应。宗龙曰："彼避死，宜不来，吾岂避死哉！"语其麾下曰："宗龙老矣，今日陷贼中，当与诸军决一死战，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校李本实，即文岳壁穿堑筑垒以拒贼。贼亦穿壕二重以围之。

十一日，秦师食尽，宗龙杀马骡以享军。明日，营中马骡尽，杀贼取其尸分啖之。十八日，营中火药、铅子、矢并尽。宗龙简士卒，夷伤死丧之余，有众六千。夜半，潜勒诸军突贼营，杀千余人，溃围出。诸军星散，宗龙徒步率诸军且战且走。十九日，日卓午，未至项城八里，

贼追及之，执宗龙，呼于门曰：“秦督围随官丁也，请启门纳秦督。”宗龙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堕贼手，左右皆贼耳。”贼唾宗龙。宗龙骂贼曰：“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贼抽刀击宗龙，中其脑而仆，ＣＵ其耳鼻死城下。事闻，帝曰：“若此，可谓朴忠矣。”复官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谥忠壮，廕子锦衣世百户，予祭葬。

人龙、国奇兵溃归陕，贼遂屠项城。分兵屠商水、扶沟，遂攻叶县。

汪乔年，字岁星，遂安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母忧归。

崇祯二年起工部，迁青州知府。以治行卓异，迁登莱兵备副使，乞终养归。父丧除，起官平阳，迁陕西右参政，提督学校。再以卓异，就迁按察使。乔年清若自励，恶衣菲食，之官，携二仆，不以家自随。为青州，行廊置土锉十余，讼者自炊候鞫，吏无敢索一钱。自负才武，休沐辄驰骑，习弓刀击刺，寝处风露中。

十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李自成已破河南，声言入关。乔年疾驱至商、洛，不见贼。贼围开封，而三边总督傅宗龙亦至陕，议抽兵括饷，则关中兵食已尽，无以应。宗龙、乔年握手欷歔而别。未几，宗龙败殁于项城，乔年流涕叹曰：“傅公死，讨贼无人矣。”已，又闻诏擢乔年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代宗龙。部檄踵至，趣出关。是时，关中精锐尽没于项城。乔年曰：“兵疲饷乏，当方张之寇。我出，如以肉喂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调边卒，得马步三万人。

十五年正月，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出潼关。先是，临颍为贼守，左良玉破而屠之，尽获贼所掳。自成闻之怒，舍开封而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贼围之急。乔年诸将议曰：“郾城危在旦夕。吾趋郾，贼方锐，难与争锋。吾闻襄城距郾四舍，贼老砦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锐攻其必应，贼必还兵救，则郾城解矣。郾城解，我击其前，良玉乘其背，贼可大破也。”诸将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于洛阳，简精骑万人兼程进。次郏县，襄城人张永祺等迎乔年。

二月二日，乔年入襄城，分人龙、嘉栋、成虎军三路，驻城东四十里，逼郾城而军，而自勒兵驻城外。贼果解郾城而救襄城。贼至，三帅奔，良玉救不至，军大溃。乔年叹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余入城

守。贼穴地实火药攻城，乔年亦穿阱，视所凿，长矛刺之。贼砲击乔年坐纛，雉堞尽碎，左右环泣请避之，乔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十七日，城陷，巷战，杀三贼，自刭不殊，为贼所执，大骂。贼割其舌，磔杀之。襄城人建祠而祀之。

时张国钦、张一贯、党威、李万庆及监纪西安同知孙兆禄、材官李可从、襄城知县曹思正从乔年，皆死之。万庆者，降将射塌天也。又有马帅某者，逸其名。兆禄，盐山人。可从，盩厔人。党威，神木人。余莫考。党威则尝击贼于西雒峪，擒贼首窦阿婆者也。

自成购永祺不得，屠其族，劓刖诸生刘汉臣等百九十人。自成数月之间再败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又数万，威震河雒。

初，乔年之抚陕西也，奉诏发自成先冢。米脂令边大受，河间静海举人，健令也，诇得其族人为县吏者，掠之。言：“去县二百里曰李氏村，乱山中，十六冢环而葬，中其始祖也。相传，穴，仙人所定，圹中铁灯檠，铁灯不灭，李氏兴。”如其言发之蝼蚁数石，火光荧荧然。ＣＵ棺，骨青黑，被体黄毛，脑后穴大如钱，赤蛇盘，三四寸，角而飞，高丈许，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乔年函其颅骨、腊蛇以闻，焚其余，杂以秽，弃之。自成闻之，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既杀乔年，由西华攻陈州。

杨文岳，字斗望，南充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天启五年，擢兵科给事中，屡迁礼科都给事中。

崇祯二年，出为江西右参政，历湖广、广西按察使，云南、山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登、莱。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代孙传庭。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犯开封，文岳率总兵虎大威以众二万赴救。渡河，贼先遁，追击于鸣皋。还，驻兵开封。疫作，乃顿兵于汝宁，出屯西平、新蔡间。七月，自成走内乡、淅川，与罗汝才合。文岳趋邓州，自成还攻之。文岳战三捷，斩其魁一条龙、一只龙，贼遁去。

九月，会陕西总督傅宗龙于新蔡，与贼遇，大溃于孟家庄，再溃于火烧店。部将挟文岳夜入于项城。明日奔陈州，宗龙遂覆没。事闻，文岳革职，充为事官，戴罪自赎。乃收集散亡，率所部就巡抚高名衡防□巳。贼遂破叶县，拔泌阳，乘胜陷南阳，杀唐王，下邓州等十四城，再

围开封。

明年正月，文岳驰救开封，论功复官。临颍为贼守，左良玉破而屠之，退保郾城。自成围郾城。二月，督师丁启睿及文岳、大威救郾城。贼溃，距官军数里而营。文岳、启睿相掎角，持十一昼夜。总督汪乔年出关，贼引去，再攻开封。六月，诏起侯恂兵部右侍郎，总督保定、山东、河南、湖北军务，代文岳。命所司察文岳罪状。七月朔，文岳、启睿合良玉、大威及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之师，次硃仙镇。诸军尽溃，启睿、文岳奔汝宁。贼渡河，追奔四百里，官军失亡数万。诏褫官候勘。

九月，文岳在汝宁，夜袭贼营有功。贼既灌开封，旋败孙传庭兵，以闰十一月悉众薄汝宁，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毕会。文岳遣都司康世德以轻骑侦贼，世德走还汝，将其步骑五百，夜纵火噪而奔。十三日，群贼并至，压汝宁五里而军。监军佥事孔贞会以川兵屯城东，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贼兵进攻，相持一昼夜。川兵溃，杀伤数百。贼夺其马骡，悉众攻保兵，渐不支。佥事王世琮、知府傅汝为、通判硃国宝缒将士入城，副将贾悌、参将冯名圣亦掖文岳、贞会登城。

明日，贼四面环攻，戴扉以阵，矢石云梯堵墙而立。城头矢砲擂石雨集，贼死伤山积，而攻不休。一鼓百道并登，执文岳及世琮、国宝、悌、名圣于城头，杀汝阳知县文师颐于城上。汝为闻变，赴水死。贼拥文岳等见自成，大骂，贼怒，缚之城南三里铺，以大砲击之，洞胸糜骨而死。士民屠戮数万，焚公私廨舍殆尽。贞会执去，不知所终。自成以文岳死忠，备礼敛之。遂拔营走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虏崇王由榵、崇世子、诸王妃及河南怀安诸王以行。

汝为，字于宣，江陵人。崇祯七年进士。世琮，字仲发，达州人。国宝，成都人。师颐，全州人。皆举人。世琮尝为汝宁推官，讨土寇，流矢贯耳不为动，时号王铁耳者也。师颐莅任甫三日。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永城知县，以才调商丘。天启初，擢吏部验封主事，屡迁稽勋郎中，请告归。家居久不出。

崇祯八年秋，始迁验封郎中，超迁顺天府丞。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之士大夫哗于朝，乃推边才用传庭，以九年三月受代。传庭莅秦，严征发期会，一从军兴法。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然其才自足

办贼。贼首整齐王据商、雒，诸将不敢攻，檄副将罗尚文击斩之。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帝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杨嗣昌入为本兵，条上方略。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累数千言，嗣昌大忤。部议，秦抚当一正面，募土著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雒等处为汛守。传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赎锾，得银四万八千，市马募兵，自办灭贼具，不用部议。会诸抚报募兵及额，传庭疏独不至。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传庭奏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嗣昌无以难，然衔之弥甚。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传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庆阳、宝鸡，还军战合水，破走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过天星、混天星等从徽、秦趋凤翔，逼澄城。传庭分兵五道击之杨家岭、黄龙山，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大天王知二子不杀，遂降。贼引而北，犯延安。传庭策鄜州西、合水东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贼入当自毙，乃率标兵中部遏其东，檄变蛟、庆阳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间。贼饥，出掠食，则大张旗帜，鸣鼓角以邀之，

一日夜驰二百五十里。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三败，贼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宁间，陷阵，获其渠。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传庭击之，贼还走。又设伏于潼关原，变蛟逐贼入伏。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主抚。湖广贼张献忠已降，惟河南贼如故。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窥潼关，联营数十里。传庭计曰："天下大寇尽在此矣。我出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此贼平，天下无贼矣。献忠即狙伏，无能为也。"乃遂引兵东，大败贼阌乡、灵宝山间，贯其营而东，复自东以西。贼窘甚，以文灿招降手谕上，言旦夕且降。传庭曰："尔曹日就熊公言抚，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伪也。降即解甲来，有说即非真降，吾明日进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灿檄于途中曰："毋妒吾抚功。"又进，得本兵嗣昌手书，亦云。传庭怏怏撤兵还。然贼迄不就抚，移瞰商、雒。文灿悔，期传庭夹击。属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之，贼奔内乡、淅川而去。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嗣昌曰："需之。"

十月，京师戒严，召传庭及承畴入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赐剑。当是时，传庭提兵抵近郊，与嗣昌不协，又与中官高起潜忤，降旨切责，不得朝京师。承畴至，郊劳，且命陛见，传庭不能无觖望。无何，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辽。传庭曰："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兵日杀贼以为利，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使从贼也。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

传庭初受命，疏言："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明年，帝移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既解严，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之，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传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俊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在狱三年，文灿、嗣昌相继败。而是时，闯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开封，执宗龙，杀唐王，兵散而贼益横。帝思传庭言，朝士荐者益众。

十五年正月，起传庭兵部右侍郎，亲御文华殿问剿贼安民之策，传庭侃侃言。帝嗟叹久之，燕劳赏赉甚渥，命将禁旅援开封。开封围已解，贼杀陕督汪乔年，帝即命传庭往代。大集诸将于关中，缚援剿总兵贺人龙，坐之麾下，数而斩之。谓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出柙也；又谓其遇敌先溃，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者。

传庭既已诛杀人龙，威詟三边，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遂已再围开封。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大雨连旬，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已陷，传庭趋南阳，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设三覆以待贼：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成虎阳北以诱贼，贼奔入伏中，成虎还兵而斗，高杰、董学礼突起翼之，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之。贼溃东走，斩首千余。追三十里，及之郏县之冢头，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趋利。贼觇我军嚣，反兵乘之，左勷、萧慎鼎之师溃，诸军皆溃。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贼，击杀数十骑，贼兵围之，驰突不得出，马蹶被执，植立不挠。以刃临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孙副将也。"遂杀之。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而见杀，覆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殁者，张渼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贼倍获其所丧马。传庭走巩，由孟入关，执斩慎鼎；罚勷马以二千，以勷父光先故，贷勷。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

传庭既已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而关中频岁饥，驻大军饷乏，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当是时，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襄阳而居之。将由内、淅窥商、雒，尽发荆、襄兵会于汜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三葫芦，将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八月十日，传庭出师潼关，次于阌乡。二十一日，师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

进剿。九月八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遂破贼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遂捣唐县，破之，杀家口殆尽，贼满营哭。转战至郏县，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斫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贼奔襄城，大军遂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我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而大军时皆露宿与贼持，久雨道泞，粮车不能前。士饥，攻郏破之，获马骡啖之立尽。雨七日夜不止，后军哗于汝州。贼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贼追及之南阳，官军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垣曲，由阌乡济。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广恩降贼。传庭尸竟不可得。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廕。传庭死而明亡矣。

赞曰：流贼蔓延中原，所恃以御贼者独秦兵耳。傅宗龙、孙传庭远近相望，倚以办贼。汪乔年、杨文岳奋力以当贼锋，而终于溃僨。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传庭败死，贼遂入关，势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列传第一百五十一

宋一鹤（沈寿崇 萧汉） 冯师孔（黄絅等） 林日瑞（郭天吉等）蔡懋德（赵建极等） 卫景瑗（硃家仕等） 硃之冯（硃敏泰等） 陈士奇（陈纁等龙文光 刘佳引 刘之勃 刘镇簿

宋一鹤，宛平人。为诸生，见天下大乱，即究心兵事。崇祯三年举于乡。授教谕，以荐迁丘县知县，复以荐加东昌同知，仍知县事。

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鹤知兵，荐之。授兵部员外郎，寻擢天津兵备佥事，改饬汝南兵备，驻信阳。

时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抚议。一鹤降其盗魁黄三耀，又降其死贼顺天王之党刘喜才。一鹤先后剿剧贼，斩首七百有奇。从副将龙在田破贼固始，一鹤毒杀其贼千人。左良玉降其贼李万庆，一鹤抚而定之数万。文灿屡上其功，荐之，进副使，调郧阳。

文灿诛，杨嗣昌代，以一鹤能，荐之，擢右佥都御史，代方孔炤巡抚湖广。时湖广贼为诸将所逼，多窜入四川。一鹤以云南军移镇当阳，中官刘元斌以京军移镇荆门，相掎角。左良玉等大破贼于玛瑙山，一鹤叙功增俸。遣副将王允成、孙应元等大破贼汝才五大营于丰邑坪，斩首三千余级。嗣昌署一鹤荆楚第一功。献忠陷襄阳，与革里眼、左金王等东萃黄州、汝宁间。一鹤移驻蕲州，焚舟，遏贼渡。贼移而北，一鹤又断横江，贼不敢渡。

嗣昌卒，丁启睿代。启睿破献忠于麻城，会一鹤及凤阳总督硃大典、安庆巡抚郑二阳蹙贼左金王、老回回等于潜山、怀宁山中。一鹤又督参将王嘉谟等追破左金王、争世王、治世王于灯草坪，斩首千八百级。十五年，遣部将陈治等合江北兵，破贼于桐城、舒城。

一鹤起乡举，不十年秉节钺，廷臣不能无忮。御史卫周允上疏丑诋一鹤。一鹤屡建功，然亦往往蒙时诟。嗣昌父名鹤，一鹤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鸟”，楚人传笑之。一鹤亦连疏引疾，帝疑其伪，下所司严核。先以襄阳陷，夺职戴罪，至是许解官候代。

趋救汝宁，汝宁城已陷。十二月，襄阳、德安、荆州连告陷，一鹤

趋承天护献陵。陵军栅木为城，贼积薪烧之，烟窨纯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犯献陵，毁禋殿。守陵巡按御史李振声、总兵官钱中选皆降，遂攻承天，岁除，明年正月二日，有以城下贼者。城陷，一鹤自经，故留守沈寿崇、钟祥知县萧汉俱死，分巡副使张凤翥走入山中。先是左良玉军扰襄、樊，一鹤疏纠之。既，良玉自襄走承天，军饥而掠，乞饷于一鹤，不许。良玉衔之。至是，一鹤谋留良玉兵，良玉走武昌，故及于难。

寿崇，宣城人，都督有容子。崇祯初武进士。忤巡按，被劾罢，未行而贼至，遂及于难。赠都督佥事，廕子锦衣百户。

汉，字云涛，南丰人。崇祯十年进士。秩满将行，贼薄城，即辞家庙，授帨于妾媵曰："男忠女烈，努力自尽。"遂出登陴，拒守五昼夜。元旦，突围出，趋献陵。贼骑环之，汉大呼："钟祥令在，谁敢惊陵寝者！"贼挟之去，不杀，说降，不听。明日，城陷，送汉吉祥寺，谨视之，求死不得。越三日，从僧榻得剃刀，藏之，取敝纸书杨继盛绝命词，纸尽，投笔起，复拾土塊画"钟祥县令萧汉愿死此寺"十字于壁，即对壁自刭，血正溅字上，死矣。贼嘉其义，用锦衣敛而瘗之。贼退，其门人改敛之以时服，曰："呜呼，大白其无黩乎！吾师肯服贼服乎！"悉易之。诏赠汉大理寺丞。

振声，米脂人。与自成同县而同姓，自成呼之为兄，后复杀之。将发献陵，大声起山谷，若雷震虎嗥，惧，乃止。

冯师孔，字景鲁，原武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恤刑陕西，释疑狱百八十人。天启初，出为真定知府，迁井陉兵备副使，忧归。

崇祯二年，起临巩兵备，改固原，再以忧归。服阕，起怀来兵备副使，移密云。忤镇守中官邓希诏。希诏摭他事劾之，下吏，削籍归。

十五年诏举边才，用荐起故官，监通州军。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妇人首报功。师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明年，举天下贤能方面官，郑三俊荐师孔。六月，擢右佥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抚陕西，调兵食，趣总督孙传庭出关。

当是之时，贼十三家七十二营降，师殆尽，惟李自成、张献忠存。自成尤强，据襄阳。以河洛、荆襄四战之地，关中其故乡，士马甲天

下，据之可以霸，决策西向。惮潼关天险，将自淅川龙车寨间道入陕西。传庭闻之，令师孔率四川、甘肃兵驻商、雒为掎角，而师孔趣战。无何，我师败绩于南阳，贼遂乘胜破潼关，大队长驱，势如破竹。师孔整众守西安，人或咎师孔趣师致败也。贼至，守将王根子开门入之。十月十一日，城陷，师孔投井死。同死者，按察使黄絅，长安知县吴从义，秦府长史章尚絅，指挥崔尔达。

炯，字季侯，光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中，以淮海兵备副使忧归。流贼陷州城，絅方庐墓山中，子彝如死于贼，其妹亦被难。服除，起临巩兵备副使，调番兵，大破李自成潼关原。寻以右参政分守洮岷，擢陕西按察使。自成劝之降，叱曰："潼关之役，汝，我戮余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赴井，絅得间亦赴井，皆死。赠太常卿，谥忠烈。

尚絅，会稽人。闻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趋王府端礼门雉经。赠按察司副使。

从义，山阴人。儿时梦一人拊其背曰："岁寒松柏，其在斯乎。"崇祯十三年成进士，之官，兵荒，从义练丁壮三百人杀贼。贼破秦，从义曰："嗟乎，岂非天哉！吾唯昔梦是践矣。"遂投井死。赠按察司佥事。

尔达，不知何许人，亦投井死之。自是长安多义井。

贼遂执秦王存枢，处其宫署，置百官，称王西安。坐王府中，日执士大夫拷掠，索金钱，分兵四出攻抄。有小吏邱从周者，长不及三尺，乘醉骂自成曰："若一小民无赖，妄踞王府，将僭伪号，而所为暴虐若此，何能久！"贼怒，斫杀之。而布政使平湖陆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提学佥事真宁巩焴皆降贼，得宠用。

先是，户部尚书倪元璐奏曰："天下诸藩，孰与秦、晋？秦晋山险，用武国也。请谕二王，以剿贼保秦责秦王，以遏贼不入责晋王。王能杀贼，假王以大将军权；不能杀贼，悉输王所有饷军，与其赍盗。贼平，益封王各一子如亲王，亦足以明报矣。二王独不鉴十一宗之祸乎？贤王忠而熟于计，必知所处矣。"书上，不报。至是，贼果破秦，悉为贼有焉。

林日瑞，字浴元，诏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初，以江西右参政忧归。服阕，起故官，分守湖广。属县铅山界闽，妖人聚山中谋不轨，围铅山。日瑞击败之，捣其巢。屡迁陕西左、右布政使。

十五年夏，迁右佥都御史，代吕大器巡抚甘肃。明年十一月，李自成屠庆阳。其别将贺锦犯兰州，兰州人开城迎贼。贼遂渡河。凉州、庄浪二卫降，即进逼甘州。日瑞闻贼急，结西羌，严兵以待，而自率副将郭天吉等扼诸河干。十二月，贼踏冰过，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战且守。大雪深丈许，树尽介，角干折，手足皲瘃，守者咸怨。贼乘夜坎雪而登，城陷，执日瑞。诱以官，不从，磔于市。

初，日瑞抚甘肃，廷议以其不任也，遣杨汝经代之。未至，日瑞遂及于难。

天吉及总兵官马爌，抚标中军哈维新、姚世儒，监纪同知蓝台，里居总兵官罗俊杰、赵宦，并死之。贼杀居民四万七千余人。三边既陷，列城望风降，惟西宁卫固守不下。贼无后顾，乃长驱而东。福王时，赠日瑞兵部尚书，台太仆寺少卿，皆赐祭葬。

蔡懋德，字维立，昆山人。少慕王守仁为人，著《管见》，宗良知之说。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杭州推官。天启间，行取入都。同乡顾秉谦柄国，懋德不与通，秉谦怒，以故不得显擢。授礼部仪制主事，进祠祭员外郎。尚书率诸司往谒魏忠贤祠，懋德托疾不赴。

崇祯初，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好以守仁《拔本塞源论》教诸生，大抵释氏之绪论。迁浙江右参政，分守嘉兴、湖州。剧盗屠阿丑有众千余，出没太湖。懋德曰："此可计擒也。"悉召濒湖豪家，把其罪，简壮士与同发，遂擒阿丑。皆曰："懋德知兵。"内艰，服除，起井陉兵备。旱，懋德祷，即雨。他乡争迎以祷，又辄雨。调宁远，以守松山及修台堡功，数叙赉。会灾异求言，懋德上《省过》、《治平》二疏，规切君相，一时咸笑为迂。

懋德好释氏，律身如苦行头陀。杨嗣昌谓其清修弱质，不宜处边地，改济南道。济南新残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摄两司及三道印。迁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田荒谷贵，民苦催科，贼复以先服不输租相煽诱。懋德亟檄州县停征，上疏自劾，诏镌七级视事。十四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对，赐酒馔、银币。明年春，抵任，讨平大盗王冕。十月，统兵入卫京师，诏扼守龙泉、固关二关。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御之河上。

十六年冬，自成破潼关，据西安，尽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师次平阳，遣副将陈尚智扼守河津。山西、京师右背、蒲州北抵保德，悉邻

贼，依黄河为险。然穷冬冰合，贼骑得长驱。懋德连章告急，请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中朝益积忧山西，言防河者甚众，然无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三千，当百万狂寇。时太原汹汹，晋王手教趣懋德还省。十八日，懋德去平阳。二十日，贼抵河津，自船窝东渡，尚智走还平阳。二十二日，贼攻平阳，拔之。尚智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还太原。

明年正月，自成称王于西安。贼既渡河，转掠河东，列城皆陷。于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晋河二千里，平阳居其半。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尔平阳返旆，贼即于明日报渡矣。随行马步千人，即时倍道西向，召集陈尚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剿，乃不发一兵。岁终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驰而前，张疑声讨，尚冀桑榆之收，无如不听何。贼日遣伪官，匝月，余郡皆失，是谁之过欤！"有诏夺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

二十三日，尚智叛降于贼。于是懋德誓师于太原，布政使赵建极，监司毛文炳、蔺刚中、毕拱辰，太原知府孙康周，署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等官吏军民咸在。懋德哭，众皆哭。罢官命适至，或请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办一死矣，景昌即至，吾亦与俱死。"调阳和兵三千协守东门。刚中虑其内应，移之南关之外。遣部将张雄分守新南门，召中军副总兵应时盛入参谋议。懋德等登城。

二月五日，贼至城下。遣部将牛勇、硃孔训、王永魁出战，死之。明日，自成具卤簿，督众攻城，阳和兵叛降贼。又明日，昼晦，懋德草遗表。须臾大风起，拔木扬砂。调张雄守大南门，雄已缒城出降，语其党曰："城东南角楼，火器火药皆在，我下即焚楼。"夜中火起，风转烈，守者皆散。贼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遗表付友人贾士璋间道达京师，语人曰："吾学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时也。"即自刭，麾下持之。时盛请下城巷战，顾懋德曰："上马。"懋德上马，时盛持矛突杀贼数十人。至炭市口，贼骑充斥，时盛呼曰："出西门。"懋德遽下马曰："我当死封疆，诸君自去。"众复拥懋德上马，至水西门。懋德叱曰："诸君欲陷我不忠耶！"复下马，据地坐。时盛已出城，杀妻子，还顾不见，复斫门入，语懋德曰："请与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缢未绝，时盛释甲加其肩，乃绝。时盛取弓弦自经。建极危坐公堂，贼拥之见自成，不屈，将斩之。下阶呼万岁者再，曰："臣失守封疆，死有余罪。"自成以为呼己也，曳还。建极瞋目曰："我呼大明皇帝，宁呼贼耶！"立射杀之。时自成执晋王，据王宫云。

文炳被杀，妻赵、妾李亦投井死，子兆梦甫数岁，贼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赎而归之。欲降刚中，不从，杀之。首即堕，复跃起丈余，贼皆辟易。贼适得新刀，拱辰睨之。问："何睨！"曰："欲得此斫头耳。"遂取斩之。康周巷战死，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贼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验其尸，以刃断颈而去。福王时，以懋德不守河为失策，乃谥忠襄，赐祭葬而不予赠廕，余赐恤有差。间考四十六人，行事多缺，姓名不传，莫得而次云。

建极，河南永宁人。贼掠永宁时，建极五子皆死，后生三子又夭，至是赵氏一门竟绝。

文炳，字梦石，郑州人。以吏科给事中出为山西兵备副使。为给事时，杨嗣昌督师，议调民兵讨贼。文炳言："民兵可守不可调，不若官军乘马便杀贼。"又言："当大计，主计者喜奔竞，抑廉静，宜令官得互纠不公者。"帝皆纳其言。

刚中，字坦生，陵县人。为南京给事中，奏保护留都六事，又陈漕事救弊之要。山东饥，疏言："民死而丁存，田荒而赋在，安得不为盗！宜清户口并里甲。"皆切时病。迁山西副使。

拱辰，字星伯，掖县人。知朝邑、盐城二县，数迁数贬。历淮徐兵备佥事，督漕侍郎史可法谓其不任，移之冀宁。

建极、文炳、刚中、拱辰由进士。康周，字晋侯，安丘人，由乡举。时盛，辽阳诸生。为懋德所知，拔隶幕下，至都督佥事。志泰，虞城人。余莫考。

太原既破，贼移檄远近，所至郡县望风结寨以拒官兵。而其仗义死难，陷胸断脰而甘心者，则有若安邑知县房之屏，宛平人，起家乡举。城陷，北向拜天子，入署拜其母，命妻子各自尽，遂投井，贼曳出斩之。忻州知州杨家龙，字惕若，曲阳人。为宁乡知县，凡七年，流亡复其业。迁忻，贼即至，曰："此城必不守，我出，尔民可全也。"出城骂贼而死。州人祠祀之。代州参将阎梦夔，鹿邑人，汾州知州侯君昭，皆城亡与亡。汾阳知县刘必达袖出骂贼文，贼诵而杀之。其义勇范奇芳，刺杀一伪都尉而自刭。宁武兵备副使王孕懋，字有怀，由太原知府迁。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说降，孕懋斩之，与总兵官周遇吉共守，城陷自杀，妻杨投井殉之。孕懋，霸州人，进士。遇吉自有传。宁武失，贼破三关，犯大同。

卫景瑗，字仲玉，韩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河南推官。

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首辅周延儒纳贿行私数事，复劾吏部侍郎曾楚卿憸邪。帝不纳。出按真定诸府。父丧，不俟命竟归。服阕，起故官。疏救给事中傅朝佑、李汝璨以论温体仁下吏，故帝不怿，左迁行人司正。历尚宝、大理丞，进少卿。十五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岁饥疫，疏乞振济。搜军实，练火器，戢豪宗，声绩甚著。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将犯山西，宣大总督王继谟檄大同总兵官姜瓖扼之河上，瓖潜使纳款而还。景瑗不知其变也，及山西陷，景瑗邀瓖歃血守。瓖出告人曰："卫巡抚，秦人也，将应贼矣。"代王疑之，不见景瑗，永庆王射杀景瑗仆。会景瑗有足疾，不时出，兵事，瓖主之。瓖兄瑄，故昌平总兵也，劝瓖降贼。瓖虑其下不从，人犒之银，言励守城将士，代王信之。诸郡王分门守，瓖每门遣卒二百人助守。

至三月朔，贼抵城下。瓖即射杀永庆王，开门迎贼入。绐景瑗计事，景瑗乘马出，始知其变也，自坠马下。贼执之见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据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贼义之，曰"忠臣也"，不杀。景瑗猝起，以头触阶石，血淋漓。贼引出，顾见瓖，骂曰："反贼，与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贼使景瑗母劝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谓人曰："我不骂贼者，以全母也。"初六日自缢于僧寺。贼叹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杀代王传□齐及其宗室殆尽。

分巡副使硃家仕，尽驱妻妾子女入井，而己从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储郎中徐有声、山阴知县李倬亦死之。诸生李若蔡自题其壁曰："一门完节"，一家九人自经。家仕，河州人。

福王时，赠景瑗兵部尚书，谥忠毅。

贼既陷大同，以兵徇阳和，长驱向宣府。

硃之冯，字乐三，大兴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河西务。课赢，贮公帑无所私。以外艰去。

崇祯二年起故官，进员外郎。坐罣误，谪浙江布政司理问。稍迁行人司副，历刑部郎中，浙江驿传佥事，青州参议。盗劫沂水民，株连甚众。之冯捕得真盗，大狱尽解。擒治乐安土豪李中行，权贵为请，不听。进副使，赍表入都，寄家属济南。济南破，妻冯匿姑及子于他所，

而自沉于井。姑李闻之，为绝粒而死。柩还，之冯庐墓侧三年。起河东副使。河东大猾硃全宇潜通秦贼，之冯至则执杀之，部内以宁。之冯自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萧然。

十六年正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司饷主事张硕抱以克饷激变，群缚硕抱。之冯出抚谕，贷商民赀给散，而密捕诛首恶七人，劾硕抱下吏。军情帖然。

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冯集将吏于城楼，设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悬赏格励将士。而人心已散，监视中官杜勋且与总兵王承允争先纳款矣，见之冯叩头，请以城下贼。之冯大骂曰："勋，尔帝所倚信，特遣尔，以封疆属尔，尔至即通贼，何面目见帝！"勋不答，笑而去。俄贼且至，勋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将士皆散。之冯登城太息，见大砲，语左右："为我发之！"默无应者。自起爇火，则砲孔丁塞，或从后掣其肘。之冯抚膺叹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贼至城下，承允开门入之，讹言贼不杀人，且免徭赋，则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左右欲拥之冯出走，之冯叱之，乃南向叩头，草遗表，劝帝收人心，厉士节，自缢而死。贼弃尸濠中，濠旁犬日食人尸，独之冯无损也。

同日死者，督粮通判硃敏泰、诸生姚时中、副将宁龙及系狱总兵官董用文、副将刘九卿及里居知县申以孝，其他妇女死义者又十余人。福王时，赠之冯兵部尚书，谥忠壮。

勋既降贼，从攻京师，射书于城中。城中初闻勋死宣府，帝为予赠廕立祠，至是以为鬼。守城监王承恩倚女墙而与语，缒勋入见帝，盛称自成，"上可自为计"。复缒之出，笑语诸守监曰："吾辈富贵自在也。"

陈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好学，有文名，不知兵。举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四年考选，授礼部主事，擢广西提学佥事。父忧归。服阕，起重庆兵备，寻改贵州，复督学政。母忧阕，起赣州兵备参议，进副使，督四川学政。廷臣交章荐士奇知兵。

十五年秋，擢右佥都御史，代廖大奇巡抚四川。松潘兵变，众数万，士奇谕以祸福，咸就抚。摇、黄贼十三家，纵横川东北十余年，杀掠军民无算；执少壮，文其面为军，至数十万。士奇檄副使陈其赤、葛征奇，参将赵荣贵等进讨，屡告捷。而贼狡，迄不能制。士奇本文人，再督学政，好与诸生谈兵，朝士以士奇知兵。及秉节钺，反以文墨为

事，军政废弛。石砫女将秦良玉尝图全蜀形势，请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贼奔突。置不问，蜀以是扰。

明年十二月，朝议以其不任，命龙文光代之。士奇方候代，而阳平将赵光远拥兵二万，护瑞王常浩自汉中来奔，士民避难者又数万，至保宁，蜀人震骇。士奇驰责光远曰："若退守阳平关，为吾捍卫，不惜二万金犒军。如顿此，需厚饷，吾头可断，饷不可得也。"光远退屯阳平，王以三千骑奔重庆。明年四月，文光受代，士奇将行，京师告变。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报国仇。"遂留驻重庆，遣水师参将曾英击贼于忠州，焚其舟；遣赵荣贵御贼于梁山。献忠由葫芦坝左步右骑，翼舟而上，二将败奔，遂夺佛图关，陷涪州。士奇征石砫援兵不至。或劝："公已谢事，宜去。"士奇不可。贼抵城下，击以滚砲，贼死无数。二十日夜，黑云四布，贼穴地轰城。城陷，王、士奇及副使陈纟熏、知府王行俭、知县王锡俱被执。士奇大骂，贼缚于教场，将杀之，忽雷雨晦冥，咫尺不见。献忠仰而诟曰："我杀人，何与天事！"用大砲向天丛击。俄晴霁，遂肆僇。士奇骂不绝口而死，王亦遇害，贼集军民三万七千余人，斫其臂。遂犯成都。

纟熏，本关南兵备副使，护瑞王入蜀，及于难。行俭，字质行，宜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守重庆，善抚驭，为贼脔死。锡，新建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巴县知县。尝从士奇歼土寇彭长庚之党，又斩摇、黄贼魁马超。至是，贼蒙巨板穴城，锡灌以热油，多死。及被执，大骂，抉其齿，骂不已。捶膝使跪，益仡立。舁至教场，缚树上射之，又脔而烙之。既死，复毁其骨。

指挥顾景闻城陷，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马乘王，鞭而走，遇贼呼曰："贼宁杀我，无犯帝子。"贼刺杀王，景遂死之。

龙文光，马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七年，以川北参政擢右佥都御史，代陈士奇巡抚四川。闻命，与总兵官刘佳引率兵三千，由顺庆驰赴之。部署未定，数日而城陷。贼尽驱文武将吏及军民男妇于东门之外，将戮之，忽有龙尾下垂，贼以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贼杀文光于濯锦桥，佳引自投于浣花溪。

刘之勃，字安侯，凤翔人。崇祯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上节财六议，言："先朝马万计，草场止五六所，今马渐少，场反增二倍，可节省者一。水衡工役费，岁几百万，近奉明旨，朝廷不事兴作，而节慎库额数袭为常，可节省者二。诸镇兵马时败溃而饷额不减，虚伍必多，

可节省者三。光禄宴享赐赉，大抵从简，而监局厨役多冗滥，可节省者四。三吴织造，泽、潞机杼，以及香蜡、药材、陶器，无岁不贡，积之内为废物，输之下皆金钱，可节省者五。军前监纪、监军、赞画之官，不可胜纪，平时则以一人而縻千百人之饷，临敌又以千百人而卫一人之身，耗食兼耗兵，可节省者六。”又疏陈东厂三弊，言：“东厂司缉访，而内五城，外巡按，以及刑部、大理皆不能举其职，此不便于官守。奸民千里首告，假捏姓名，一纸株连，万金立罄，此不便于民生。子弟讦父兄，奴仆讦家主，部民讦官长，东厂皆乐闻，此不便于国体。”帝皆纳其言。

十五年出按四川。十六年秋，类报灾异，请缓赋省刑，亦弭灾一术，时不能用。明年正月，张献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闻都城失守，人心益恟惧。举人杨锵、刘道贞等谋拥蜀王至澍监国，之勃不可，跃入池中，议乃寝。八月，贼逼成都，之勃与巡抚龙文光、建昌兵备副使刘士斗等分陴拒守，总兵官刘镇籓出战而败。贼穴城，实以火药；又刳大木长数丈者合之，缠以帛，贮药，向城楼。之勃厉众奋击，贼却二三里，皆喜，以为将去也。初九日黎明，火发，北楼陷，木石飞蔽天，守陴者皆散，贼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于菊井。镇籓突围出，赴浣花溪死之。之勃等被执，贼以之勃同乡，欲用之，之勃劝以不杀百姓，辅立蜀世子。不从，遂大骂，贼攒箭射杀之。时福王立于南京，擢之勃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已不及闻矣。

赞曰：潼关既破，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渡河而东，势若燎原。宣、大继覆，明亡遂决。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可不谓烈哉！然平阳之旆甫东，船窝之警旋告。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若夫一鹤之死显陵，士奇之死夔州，刘之勃、龙文光之死成都，不亦得死所者欤！

列传第一百五十二

贺逢圣（傅冠 尹如翁） 南居益（族父企仲（族弟居业 周士朴 吕维祺（弟维祜） 王家祯 焦源溥（兄源清） 李梦辰 宋师襄麻僖 王道纯

田时震硃崇德 崇德子国栋

贺逢圣，字克繇，江夏人。与熊廷弼少同里闬，而不相能。为诸生，同受知于督学熊尚文。尚文并奇二生，曰："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举于乡。家贫，就应城教谕。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二人，授翰林编修。

天启间，为洗马。当是时，廷弼已再起经略辽东矣。广宁之败，同乡官将揭白廷弼之冤，意逢圣且沮之。逢圣作色曰："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草上之。湖广建魏忠贤生祠，忠贤闻上梁文出逢圣手，大喜，即日诣逢圣。逢圣曰："误，借衔陋习耳。"忠贤咈然去。翌日削逢圣籍。

庄烈帝即位，复官，连进秩。九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阁。明年再致政。

逢圣为人廉静，束修砥行。帝颇事操切，逢圣终无所匡言。其再与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饯便殿，赐金，赐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汍澜动容焉。

是时，湖广贼大扰。明年春，张献忠连陷蕲、黄，逼江夏。有大冶人尹如翁，逢圣门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来贻逢圣。逢圣反其衣曰："子第去，毋忧我。"如翁去。五月，壬戌晦，贼陷武昌，执逢圣，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敢无礼！"贼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也。贼来自夏，去以秋云。大吏望衍而祭，有神梦于湖之人，"我守贺相殊苦，汝受而视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其征是。"觉而异之，俟于湖，赫然而尸出，验之果是，盖沉之百有七十日，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殓，大吏挥泪而葬之。

初，城之陷也，逢圣载家人以其□句□鹿出墩子，凿其□氐艡，皆溺。贺氏死者，妻危氏，子觐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次子光明

自他所来，凡二十余人。福王时，赠少傅，谥文忠，祭葬廕子如制。

如翁去，归大冶。大冶城破，其慷慨而死者，如翁也。

其后有傅冠。冠，字元甫，进贤人。祖炯，南京刑部尚书。天启二年，冠举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崇祯十年秋，由礼部右侍郎拜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性简易，有章奏发自御前，冠以为揭帖，援笔判其上。既知误，惶恐引罪，帝即放归。唐王时，命以原官督师江西。嗜酒，或劾之，乃致仕。大清下江西，冠走匿门人泰宁汪亨龙家。亨龙执而献之有司，杀之汀州，血渍地，久而犹鲜。

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尚书企仲族子、师仲从子也。曾祖从吉与曾伯祖大吉皆进士。两人子姓，科第相继。

企仲，大吉孙，万历八年进士。以祖母年高，请终养。祖母既殁，授刑部主事。客寓赀其家，夫妇并殁，企仲呼其子还之。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为贤，调为己属。历文选郎，擢太仆少卿，进太仆卿。三十年，帝以疾诏免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贬斥诸臣。既而悔之，命矿税如故，余所司议行。吏、刑二部尚书李戴、萧大亨迟数日未奏，企仲请亟罢二人，而敕二部亟如诏奉行。帝大恚，传谕亟停二事，落企仲一官。给事中萧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亦请信明诏，帝益怒，并夺其俸，且命益重前贬谪官邹元标等罚，欲以钳言者。诸阁臣力争，乃止。而给事中张凤翔迎帝意，劾企仲他事，遂削籍。天启初，起太常卿，累迁南京吏部尚书，以老致仕。师仲父轩，吏部郎中，尝著《通鉴纲目前编》。师仲至南京礼部尚书。

居益少厉操行，举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三迁广平知府，擢山西提学副使，雁门参政，历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并在山西。

天启二年，入为太仆卿。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红毛夷者，海外杂种，绀眼，赤须发，所谓和兰国也，自昔不通中土，由大泥、咬□留吧二国通闽商。万历中，奸民潘秀引其人据彭湖求市，巡抚徐学聚令转贩之二国。二国险远，商舍而之吕宋。夷人疑吕宋邀商舶，攻之，又寇广东香山澳，皆败，不敢归国，复入彭湖求市，且筑城焉。巡抚商周祚拒之，不能靖。会居益代周祚，贼方犯漳、泉，招日本、大泥、咬□留吧及海寇李旦等为助。居益使人招旦，说携大泥、咬□留吧。贼帅高文律惧，遣使求款，斩之，筑城镇海港，逼贼风柜。贼穷蹙，泛舟去，遂擒文律，海患乃息。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魏忠贤衔

居益叙功不及己，格其赏。给事中黄承昊复论居益倚傍门户，躐跻通显，遂削籍去。闽人诣阙讼之，不听。乃立祠以祀，勒碑于彭湖及平远台。

崇祯元年，起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陕西镇缺饷至三十余月，居益请以陕赋当输关门者留三十万，纾其急，报可。畿辅戒严，居益在通州，为城守计甚备。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四司郎中瘐死者三，遂诏居益代凤翔。未几，试砲而炸，兵部尚书梁廷栋劾郎中王守履失职。守履惧，诋兵部郎中王建侯诬己。廷议不如守履言，遂下狱。居益疏捄，帝以为徇私，削籍归。廷杖守履六十，斥为民。寻叙城守功，复居益冠带。

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责南氏饷百六十万。企仲年八十三矣，遇害。诱降居益及企仲子礼部主事居业，皆不从。明年正月，贼遣兵拥之去，加砲烙。二人终不屈，绝食七日而死。

周士朴，字丹其，商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曲沃知县。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中官王添爵选净身男子，索贿激变。守陵刘尚忠鼓陵军挟赏。刘朝等假赍送军器名，出行山海外，势汹汹。织造李实讦周起元。群珰索冬衣，辱尚书钟羽正。士朴皆疏争。士朴性刚果，不能委蛇随俗，尤好与中官相撑柱，深为魏忠贤所恶。会当擢京卿，忠贤持不下，士朴遂谢病归。

崇祯元年，起太常少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书。帝命中官张彝宪监户、工二部出纳，士朴耻之，数与龃龉。彝宪讦于帝，士朴疏对辞直，帝无以难。未几，驸马都尉齐赞元以遂平长公主茔价，士朴不引瑞安大长公主例，而寿宁大长公主薨则引瑞安例，上疏丑诋之，遂削其籍。

十五年，廷臣交荐，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与妻曹、妾张、子举人业熙、子妇沈同日缢死。

吕维祺，字介孺，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节被旌。父孔学，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振饥，两旌孝义。维祺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历四司。光宗崩，皇长子未践阼，内侍导幸小南城。维祺谒见慈庆宫，言梓宫在殡，乘舆不得轻动，乃止。天启初，历考功、文选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告归。开封建魏忠贤生祠，遗书士大夫戒勿预。忠贤毁天下书院，维祺立芝泉讲会，祀伊洛七贤。

崇祯元年，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明年四月，廷议军饷，维祺陈奏十五事。其冬，奏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则疑虑起，当防一。初虚怀商榷，及拟旨一不当，改拟径行，岂无当执奏，当防二。初无疑厌，疑厌诸臣自取，今且共、夔并进，当防三。初日御讲筵，今始传免，当防四。初寡嗜欲，慎宴游，今或偶涉，当防五。初慎刑狱，今有下诏狱者，且登闻频击，恐长嚚讼风，当防六。初重廷推，今间用陪，非常典，当防七。初乐谠言，今或谴诃时及，当防八。"帝优旨报之。

三年，擢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设会计簿，钩考隐没侵欺，及积逋不输，各数十百万，大者弹奏，小者捕治。立法严督屯课，仓庾渐充。条上六议，曰稽出入以杜侵渔，增比较以完积案，设本科以重题覆，时会计以核支收，定差序以杜营私，禁差假以修职业。帝称善，即行之。

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清冒伍八千余名。请申饬江防，凤陵单外为忧，弗省。八年正月，贼犯江北，遣参将薛邦臣防全椒，赵世臣戍浦口。世臣溃走，南京震动，凤阳亦旋告陷。大计拾遗，言官复劾他事，遂除名。时维祺父孔学避贼洛阳，维祺乃归留洛，立伊洛会，及门二百余人。著《孝经本义》成，上之。

十二年，洛阳大饥。维祺劝福王常洵散财饷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尽出私廪，设局振济。事闻，复官。然饥民多从贼者，河南贼复大炽。无何，李自成大举来攻，维祺分守洛阳北城。夜半，总兵王绍禹之军有骑而驰者，周呼于城上，城外亦呼而应之，于是城陷。贼有识维祺者曰："子非振饥吕尚书乎？我能活尔，尔可以间去。"维祺弗应，贼拥维祺去。时福王常洵匿民舍中，贼迹而执之，遇维祺于道。维祺反接，望见王，呼曰："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贼！"王瞠不语。见贼渠于周公庙，按其项使跪，不屈，延颈就刃而死。时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维祺年五十有五，赠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而维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

弟维祜，字泰孺，由选贡生为乐平知县者也。至是解职归，亦抗节死。赠按察佥事。福王立南京，加赠维祺太傅，谥忠节。

王家祯，长垣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间，历官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松山部长银定、歹成扰西鄙二十余年，家祯至，三犯三却之，先后斩首五百四十。擢户部右侍郎，转左。崇祯元年摄部事，边饷

不以时发。秋，辽东兵鼓噪，巡抚毕自肃自缢死。帝大怒，削家祯籍。已，叙甘肃功，复其冠带。

九年七月，京师被兵，起兵部左侍郎，寻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代卢象升讨贼。会河南巡抚陈必谦罢，即命兼之。督将士会剿贼马进忠等于南阳，复遣兵救襄阳，大战牌楼阁。其冬，家丁鼓噪，烧开封西门。家祯夜自外归，慰谕犒赏，诘旦，发往南阳讨土寇杨四以去。杨四者，舞阳剧盗也。初，四与其党郭三海、侯驭民等降于必谦，至是复叛，故家祯有是遣。其后南阳同知万年策与监纪推官汤开远，诸将左良玉、牟文绶等连破四，四焚死，其党亦为诸将所擒诛云。

当是时，流贼尽趋江北，留都震惊。言者谓家祯奉命讨安庆贼，未尝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变心轻之。明年四月乃以总理授熊文灿，令家祯专抚河南。文灿未至，诏遣左良玉援安庆，家祯不遣。秋，刘国能犯开封，裨将李春贵等战殁。议罪，家祯落职闲住。久之，李自成陷京师，遣兵据长垣，设伪官。家祯与其子元炎并自经死。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知沙河、浚二县，考最，召为御史。

熹宗嗣位，移宫议起，刑部尚书黄克缵请宽盗宝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为元子者为忠，则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郑贵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李选侍者非忠。贵妃三十年心事，人谁不知？张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当先帝御极之初，忽传皇祖封后之命，请封不得，冶容进矣。张差之梃不中，则投以女优之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贵妃，始终恩礼，而郑养性之都督不可不夺也，崔文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问，不几于忘父乎！李选侍一宫人，更非贵妃比，如圣谕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以垂帘，及凌虐圣母状，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为选侍乞怜，第可求曲宥前辜，量从优典，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搬也，盗宝诸奄不可得而宽宥也。若竟置诸奄弗问，不几于忘母乎！"疏上，举朝寒惧。

天启二年忧归。服阕还朝，出按真定诸府，例转凤阳兵备副使。时崔文升出镇两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分巡河东道，迁宁武参政，有平寇功，就迁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时边事日棘，兵缺伍，饷又久乏，岁洊饥，民淘马粪以食。源溥请蠲振增饷，当事不能应。逾年，自劾求去，遂罢归。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关中，与从兄源清同被执，勒令输金。源溥瞋目大骂，贼拔其舌，支解之。

源清，字湛一，由进士历官宣府巡抚。七年秋，坐万全左卫失守，夺官谪戍。久之释还，年七十。至是抗节，不食七日死。

李梦辰，字元居，睢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时盗起陕西，山东曹、濮间之盗，道梗三百余里，河北有回贼。梦辰历陈其状，请敕将吏急防。五年，上疏言："中外交讧，秦、晋、齐、鲁多乱，两河居中尤要地。铅硝久市直未偿，漕米岁输累无已，宗禄并征，南阳加派，河决岁歉，邮传催科之患百出，民室如悬罄，生计日不支，急难谁肯用命？两河标兵、磁兵，新旧不满七千，一有警，防御何资？今日之务急防河，缮城，备器，练乡兵，治甲胄，尤以收拾人心为本。"帝命所司严饬。六年冬，钜盗尽萃河北。梦辰虑其南犯，请敕河南诸道监司急防渡口，而巡抚移驻卫辉，与山西、保定二抚臣掎角急击。帝方下兵部议，贼已从渑池潜渡。自是中州郡县无日不告警矣。

累迁本科左给事中。复言："将骄军悍，邓□、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曹文诏、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尤世威、徐来朝之兵离汛而遁，今者，张全昌、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荥泽劫库杀人，偃师列营对垒。且全昌等会剿豫贼，随处逗遛，及中途兵变，全昌竟东行，光远始西向。骄抗如此，安可不重治。"帝颇采其言。进吏科都给事中。都御史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周维京，冀并翻逆案。梦辰疏驳之，世济、喜臣皆下吏谪戍。

寻擢太常少卿，累迁至通政使。坐代人削章奏，贬秩调任。未几，有持金嘱中书舍人某贿大学士，求为副都御史者。逻卒廉得之，词连梦辰。帝令梦辰自奏，事得白。然梦辰竟坐是削籍。

十五年春，贼攻开封，不克，遂去，陷西华，屠陈州，逼睢州。时州缺正官，梦辰归，即乘城主守。无何，贼从他门入，拥梦辰见罗汝才。汝才问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尔。"汝才去，遣其客说降，且进之酒。梦辰覆杯于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闻之，不食死。

宋师襄，耀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御史。

天启三年五月请罢内操，言："自刘朝营脱死，与沈纮谋为固宠计。纮以募兵为朝外护，朝以内操为纮内援。宫府内外，知有朝而不知天子。天牖圣聪，一旦发露，屏之南京。然朝虽去，而三千虎旅安归？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潜布左右而不为患者，今惟有散之而已。夫平日卵翼朝者，黄克缵也，亡何以戎政内宣；抄参朝者，毛士龙也，未几以构陷削籍。岂非握兵据要，转相恐喝，以至是乎？"帝以内操祖宗故事，不纳。又陈足财之策，请减上供，汰冗官，核营造，省赉赏。皆宦官所不便，格不行。奉圣夫人客氏子及中官王体乾、宋晋、魏进忠等十二人俱世袭锦衣。进忠者，魏忠贤也。师襄力谏。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工部侍郎周应秋、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去不去，光禄卿须之彦、太常卿吕纯如不当来而来。帝皆不听。

四年，巡按河南。陛辞，言："今之言者，皆曰治平要务，乃终日筹边事、商国计、饬吏治、计民生、弭盗贼，而漫无实效。所以然者，台谏以进言为责，条奏一入，即云尽职，言之行否，置弗问矣。六曹以题覆为责，题覆一上，即云毕事，事之行否，置弗问矣。内阁以票拟为责，票拟一定，即为明纶，旨之行否，置弗问矣。上谩下欺，酿成大患。今人怨已极，天怒已甚，灾害并至，民不聊生，相聚思乱，十而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辽左、黔、蜀，而在数百年休养之赤子也。"明年复命荐部内人才，首及尚书盛以弘。魏忠贤责以徇私，贬一秩调任，师襄遂归。

崇祯元年召复官，擢太仆少卿，累迁至太常卿，致仕。奸人宋梦郊假师襄手书营兵部。事觉，师襄被逮，系狱者二年。至徐石麒为刑部，始得雪。十六年冬，贼陷耀州，师襄死之。

麻僖，庆阳人。父永吉，由庶吉士为御史，终湖广按察使，以清操闻。僖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给事中。代王长子鼎渭讦父废长立幼，僖劾代王无君鼎渭无父。四十年，疏陈纳谏诤、举枚卜、补大僚、登遗佚、速考选数事，不报。已，复请重武科、复比试、清纳级、汰家丁、恤班操、急边饷，时亦不能用。辽东巡抚杨镐请用旧将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张承廕。承廕未至而镇远堡、曹庄相继失事，镐皆不以实闻。僖两疏劾之，镐旋引去。已，与同官孙振基等劾熊廷弼杀人媚人。又言汤宾尹取韩敬，关节显然，语具《振基传》。寻乞假归。四十五年京察，宾尹党用事，以僖倚附东林，谪山西按察知事。

天启二年，起兵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贤党御史陈世飑劾之，遂落职。崇祯初，复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自成陷庆阳，僖死之。

王道纯，字怀鞠，蒲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三年擢御史。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太低昂，宜变通，则贤才日广。帝命所司即行，而甲科势重，卒不能返。流贼躏关中，道纯请急振饥民，毋使从贼，报可。已，劾罢光禄卿苏晋、参政张尔基。四年，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纳。

巡按山东。其时李九成、孔有德叛于吴桥，南下。道纯移书巡抚余大成，令讨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请告，与登莱巡抚孙元化遣使招抚。道纯以为非，请敕二抚速剿。及贼陷登州，元化被絷，大成犹主招抚。道纯愤，抗疏力争，帝即命道纯监军。及徐从治代大成，谢琏代元化，并入莱州，为贼困。在外调度，止道纯一人。贼遣人伪乞抚，道纯焚书斩使，驰疏言："贼日以抚愚我，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亡，三抚而黄县失，今四抚而莱州被围。我军屡挫，安能复战？乞速发大军，拯此危土。"时周延儒、熊明遇主抚议，道纯反被责让。明遇遣职方主事张国臣赞画军事，国臣入贼中招谕。贼佯许之，攻围如故。及总督刘宇烈至，进兵沙河，道纯与之俱。宇烈中情怯，顿兵不进，日议抚，寻弃军奔。道纯复请速讨，不纳。迨巡抚谢琏被执，帝震怒，逮宇烈，召道纯还京，而明遇亦罢去。宇烈下吏，引道纯分过。道纯疏驳其所奏十余事，命所司并按。又劾明遇、国臣交通误国十罪，语侵延儒。疏未下，延儒泄之国臣，国臣亦劾道纯十罪，道纯遂并劾延儒。帝皆不问。已而贼平，道纯竟坐监军溺职，斥为民。

十五年以廷臣荐，将起用，未果。及李自成陷蒲城，道纯抗节死。福王时，赠恤如制。

田时震，富平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光山、灵宝。崇祯二年入为御史，疏劾南京户部尚书范济世、顺天巡抚单明诩、御史卓迈党逆罪，而请免故御史夏之令诬坐赃，并从之。劾刘鸿训纳田仰金，嘱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为四川巡抚，仰迄罢去。时震以发鸿训私，进秩一等。未几，又劾永光及温体仁，忤旨切责。御史袁弘勋者，永光心腹也，被劾罢职，永光力援之。时震言："弘勋因阁臣刘鸿训贿败，辄肆渎辩。不知鸿训之差快人意者，正以能别白徐大化、霍维华诸人之奸而斥去之，安得借此为翻案之端耶？弘勋计行，大化、维华辈将乘间抵隙，害不可胜言。"因荐故光禄少卿史记事，萧然四壁，讲学著书，亟宜召用，帝不

纳。

时震既屡忤永光，遂以年例出为江西右参议，调山西，就迁左参政，罢归。十六年冬，流贼陷富平，授以伪职，不屈死。

同邑硃崇德，字淳庵，侍郎国栋父也。国栋中天启二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吏部侍郎张捷荐逆案吕纯如，国栋上疏力诋。已，又劾两广总督熊文灿，招抚海盗刘香，奏词掩饰欺罔五罪，帝切责文灿。而国栋累迁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督治昌平。十五年卒。

国栋卒之明年，富平陷于贼。贼驱崇德往长安，中道称病。贼见其老，以为果病也，听之归。崇德曰："始吾所以隐忍者，为九族计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缢死。是时关中诸死节者甫议恤，而国变至。福王立，始赠崇德右副都御史。

赞曰：流贼荼毒中原，所至糜烂。士大夫遘难者，不死则辱。然当其时，徘徊隐忍、蒙垢而终以自戕者，亦不少矣。贺逢圣诸人从容就义，临患难而不易其节，一死顾不重哉！逢圣与南居益、周士朴公方清正，吕维祺邃学纯修，固中朝贤士大夫。宋师襄所谓"上谩下欺，酿成大患"，末季之习，痛哉其言之也。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华 王家彦 孟兆祥（子章明） 施邦曜 凌义渠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周凤翔、马世奇、刘理顺、汪伟、吴甘来、王章、陈良谟、申佳允、许直、成德、金铉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父永年，南宁知府。景文幼负器识，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以名节自励，苞苴无敢及其门。岁大饥，尽心振救，阖郡赖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泰昌时，群贤登进，景文力为多，寻乞假去。

天启五年二月，起文选郎中，魏忠贤暨魏广微中外用事，景文同乡，不一诣其门，亦不附东林，孤立行意而已。尝言："天地人才，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时以为名言。视事未弥月，谢病去。

崇祯初，用荐召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京师戒严，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饷皆自赍。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独河南军无所犯。移驻都门，再移昌平，远近恃以无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练兵通州。通镇初设，兵皆召募，景文综理有法，军特精。尝请有司实行一条鞭法，徭役归之官，民稍助其费，供应平买，不立官价名。帝令永著为例。居二年，以父丧去官。

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屡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庐州，扼滁阳，有警辄发，节制精明。尝与南京户部尚书钱春以军食相讦奏，坐镌秩视事。已，叙援剿功，复故秩。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众论佥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

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尚书，未上，改工部。入对，帝迎劳

曰：“不见卿久，何癯也！”景文谢。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师。有请帝南幸者，命集议阁中。景文曰：“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旁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时，犹谓帝南幸也。赠太傅，谥文贞。本朝赐谥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冻，历知抚州、淮安、荆州、琼州四府，有当官称。

天启二年，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

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所谓舛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屡奉明纶，俾之酌用，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持为铁案，毋亦深防其报复乎？然臣以为过矣。年来借东林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当诛，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所以阁笔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书院、生祠，相胜负者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修复！

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疏入，以论奏不当责之。于是维垣复疏驳元璐。元璐再疏曰：

臣前疏原为维垣发也。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曰"天下为公"，而维垣则倡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是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维垣怪臣盛称东林，以东林尝推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抑知东林有力击魏忠贤之杨涟，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龙乎！忠贤穷凶极恶，维垣犹尊称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知为国为民"，而何责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仅拟削夺，维垣不驳正，又何诛乎廷弼？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夫舍爌昭然忤珰之大节，而加以罔利莫须有之事，已为失平。至廷弼行贿之说，乃忠贤借以诬陷清流，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天下谁不知，维垣犹守是说乎？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忤珰削夺，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语，何可非？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之俦，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颂德建祠，希蟒玉驰驿者呼父、呼九千岁而不怍，可胜叹哉！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则可，谓元标讲学有他肠则不可。当日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者，正欲箝学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耳。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内，俨然揖先圣为平交。使元标诸人在，岂遂至此！维垣又驳臣假借矫激。夫当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颂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矫激，而不颂不建，岂不犹赖是人哉！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去之，臣以为非计也。必待其贯满，其败坏天下事已不可胜言，虽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贯满久矣，不遇圣明，谁攻去之？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为颂德建祠者解，臣以为非训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而从之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亦靡然从之，以为无可奈何而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品试之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牴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犹以明镜别妍媸。维垣不取证于此，而安取证哉！

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其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被抑之苦，不当毛举其尺寸之瑕。乃归逆珰以首功，代逆珰而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疏入，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

元璐寻进侍讲。其年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侍讲孙之獬，忠贤党也，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

元璐历迁南京司业、右中允。四年，进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上制实八策：曰间插部，曰缮京邑，曰优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饷，曰储边才，曰奠辇毂，曰严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议，曰宣义问，曰一条教，曰虑久远，曰昭激劝，曰励名节，曰假体貌。其端政本，悉规切温体仁；其伸公议，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问。八年，迁国子祭酒。

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孔昭京营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偿之。

十五年九月，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明年春抵都，陈制敌机宜，帝喜。五月，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仍充日讲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元璐辞，不许。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赐对。因奏："陛下诚用臣，臣请得参兵部谋。"帝曰："已谕枢臣，令与卿协计。"当是时，

冯元飙为兵部，与元璐同志，钩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两人晚，而时事益不可为，左支右诎，既已无可奈何。故事，诸边饷司悉中差，元璐请改为大差，兼兵部衔，令清核军伍，不称职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屡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赋，元璐以为扰民无益，罢之，而专责抚按。户部侍郎庄祖诲督剿寇饷，忧为盗劫，远避之长沙、衡州。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时国用益诎，而灾伤蠲免又多。元璐计无所出，请开赎罪例，且令到官满岁者，得输赀给封诰。帝亦从之。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扬者，献海运策，元璐奏闻。命试行，乃以庙湾船六艘听运进。月余，廷扬见元璐，元璐惊曰："我已奏闻上，谓公去矣，何在此？"廷扬曰："已去复来矣，运已至。"元璐又惊喜闻上。上亦喜，命酌议。乃议岁粮艘，漕与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摄吏部事。陈演忌元璐，风魏藻德言于帝曰："元璐书生，不习钱谷。"元璐亦数请解职。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逾月，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本朝赐谥文正。

李邦华，字孟暗，吉水人。受业同里邹元标，与父廷谏同举万历三十一年乡试。父子自相镞砺，布衣徒步赴公车。明年，邦华成进士，授泾县知县，有异政。行取，拟授御史。值党论初起，朝士多诋顾宪成，邦华与相拄，遂指目邦华东林。以是，越二年而后拜命，陈法祖用人十事：曰内阁不当专用词臣，曰词臣不当专守馆局，曰词臣不当教习内书堂，曰六科都给事中不当内外间阻，曰御史升迁不当概论考满，曰吏部乞假不当积至正郎，曰关仓诸差不当专用举贡任子，曰调简推知不当骤迁京秩，曰进士改教不当概从内转，曰边方州县不当尽用乡贡。疏上，不报。

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传旨庄田务足四万顷。廷臣相顾愕眙，计田数必不足，则期将复更，然无敢抗言争之者。邦华首疏谏，廷臣乃相继争，期得毋易。巡视银库，上祛弊十事，中贵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命归其事于有司，别遣中官吕贵录成遗赀。贵□族奸民纪光诡称机户，诣阙保留贵代成督造。邦华极论二人交关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内阁，以中旨行之。邦华三疏争，皆不

报。是时神宗好货，中官有所进奉，名为孝顺。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党贵者，于是期满久不得代。

四十四年引疾归。时群小力排东林，指邹元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同里，相师友，又性好别黑白。或劝其委蛇，邦华曰："宁为偏枯之学问，不作反覆之小人。"闻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为山东参议。其父廷谏时为南京刑部郎中，亦罢归。邦华乃辞疾不赴。天启元年起故官，饬易州兵备。明年迁光禄少卿，即还家省父。四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毕自严巡抚天津。军府新立，庶务草创，邦华至，极力振饬，津门军遂为诸镇冠。进兵部右侍郎，复还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党大哗，谓枢辅孙承宗以万寿节入觐，将清君侧之恶，邦华实召之。乃立勒承宗还镇，邦华引疾去。明年秋，奄党劾削其官。

崇祯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寻改兵部，协理戎政。还朝，召见，旋知武会试，事竣入营。故事，冬至郊，列队扈跸，用军八万五千人。至是，增至十万有奇。时方郊，总督勋臣缺，邦华兼摄其事。所设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焕然一新，帝悦。明年春，幸学，亦如之。命加兵部尚书。时戎政大坏，邦华先陈更操法、慎拣选、改战车、精火药、专器械、责典守、节金钱、酌兑马、练大砲九事。

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为诸将所役，一小营至四五百人，且有卖闲、包操诸弊。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奄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邦华核还占役万，清虚冒千。三大营军十余万，半老弱。故事，军缺听告补，率由贿得。邦华必亲校，非年壮力强者不录，自是军鲜冒滥。三营选锋万，壮丁七千，饷倍他军，而疲弱不异。邦华下令，每把总兵五百，月自简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砲，月一解送，补选锋壮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奋。三大营领六副将，又分三十六营，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计，所用掾史皆积猾。邦华按罪十余人，又行一岁二考察之令，自是诸奸为戢。

营马额二万六千，至是止万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骑，总督、协理及巡视科道，例有坐班马，不肖且折橐入钱，营马大耗。邦华首减己班马三之一，他官借马，非公事不得骑，自是滥借为希。

京营岁领太仆银万六千两，屯田籽粒银千六十两，犒军制器胥徒工食取给焉。各官取之无度，岁用不敷。邦华建议，先协理岁取千四百，

总督巡视递节减，自是营帑遂裕。

营将三百六十，听用者称是。一官缺，请托纷至。邦华悉杜绝，行计日省成法。每小营各置簿，月上事状于协理，以定殿最。旧制，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营三千人，饷视正军，而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邦华核去四千余人，又汰老弱千，疏请归并三大营不另设，由是戎政大厘。

仓场总督南居益言："京营岁支米百六十六万四千余石，视万历四十六年增五万七千余石，宜减省。"邦华因上议军以十二万为额，饷以百四十四万石为额，岁省二十二万有奇。帝亦报可，著为令。帝知邦华忠，奏无不从，邦华亦感帝知，不顾后患。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矣。

其年十月，畿辅被兵，简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蓟州，自督诸军营城外，军容甚壮。俄有命邦华军撤还守陴，于是侦者不敢远出，声息遂断，则请防寇贼，缉间谍，散奸宄，禁讹言。邦华自闻警，衣不解带，捐赀造砲车及诸火器，又以外城单薄，自请出守。而诸不逞之徒，乃构蜚语入大内。襄城伯李守锜督京营，亦衔邦华扼己，乘间诋諆。邦华自危，上疏陈情，归命于帝。会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城上发大砲助桂，误伤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言官交章论列，遂罢邦华闲住。自是代者以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问矣。邦华前后罢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谏无恙。

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书，定营制，汰不急之将，并分设之营。谓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历滁、全椒、和，相形势，绘图以献。于浦口置沿江敌台，于滁设戍卒，于池河建城垣，于滁、椒咽喉则筑堡于藕塘。和遭屠戮，请以隶之太平。又请开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资军储。徐州，南北要害，水陆交会，请宿重兵，设总督，片檄征调，奠陵京万全之势。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忧去。

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溃兵数十万，声言饷乏，欲寄帑于南京，艨艟蔽江东下。留都士民一夕数徙，文武大吏相顾愕眙。邦华叹曰："中原安静土，东南一角耳。身为大臣，忍坐视决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责以大义。良玉气沮，答书语颇恭。邦华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而身入其

军，开诚慰劳。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杀贼报国，一军遂安。帝闻之，大喜，陛见嘉劳。邦华跪奏移时，数诏起立，温语如家人，中官屏息远伏。其后召对百官，帝辄目注邦华云。旧例，御史出巡，回道考核。邦华谓回道而后黜，害政已多。论罢巡按、巡盐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试御史，黜冒滥者一人，追黜御史无显过而先任推官著贪声者一人。台中始畏法。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居数日未得命，又请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二府，拱护两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未几，贼逼都城，亟诣内阁言事。魏藻德漫应曰："姑待之。"邦华太息而出。已，率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国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国曰："邦华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京矣。"为诗曰："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遂投缳而绝。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本朝赐谥忠肃。

王家彦，字开美，莆田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开化知县，调兰溪。擢刑科给事中，弹击权贵无所避。

崇祯四年，请释大学士钱龙锡于狱，龙锡得减死。请推行按月奏报例于四方，狱囚得无久淹。闽海盗刘香扰郡邑，抚镇追剿多失利，朝议召募，将大举。家彦言："旧制，卫所军饩于官，无别兵亦无别将，统于各卫之指挥。寨设号船，聊络呼应，又添设游击等官，虽支洋穷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复旧制，勤训练。练则卫所军皆劲卒，不练虽添设召募兵，犹驱市人而战之，糜饷扰民无益，贼终不能尽。"时以为名言。奉命巡青，所条奏多议行。

先是，隆庆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边马至二十六万。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所纳马又不足用，议马征银十两，加草料银二两，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中枢杨博持不可，诏折其半，而马政始变。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北寺五十一万，银入冏寺而马政日弛。家彦极陈其弊，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又班军旧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是止二万有奇，更有建议尽征行粮、月粮，免其番上者。家彦时巡京营，力陈不可，且请免其工役，尽归行伍。帝皆褒纳其言。遵化铁冶久废，奸民请开之，家彦言有害无利。复有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者，亦以家彦言而止。

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军兴饷诎，总督卢象升有因粮加饷之议，户部尚书侯恂请于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赋银两者，加二钱；民间五两以上者，两加一钱。家彦言："民赋五两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军食不足，畿辅、山东、河南、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至九十余万石，吏胥侵耗率数十万。家彦请严治，帝并采纳焉。忧归。

十二年起吏科都给事中。流寇日炽，缘墨吏朘民，民益走为盗。盗日多，民生日蹙。家彦上疏曰："臣见秦、晋之间，饥民相煽，千百为群。其始率自一乡一邑，守令早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为盗，盗何至溃裂以极？论者谓功令使然，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宽文网，壹令抚绥，盗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复聚。又旧制捕蝗令，吏部岁九月颁勘合于有司，请实意举行。"帝皆纳之。擢大理丞，进本寺少卿。

十五年迁太仆卿。家彦向言马政，帝下兵部檄陕西督抚，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马耗之故，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且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帝手其疏，语执政曰："家彦奏皆善。"敕议行。然军兴方亟，不能尽举也。

顷之，擢户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协理戎政。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解严，赐宴午门，增秩一等。

十七年二月，廷推户部尚书。帝曰："戎政非家彦不可。"特留任。贼逼京师，襄城伯李国祯督京营，又命中官王德化尽督内外军。国祯发三大营军城外，守陴益少。诸军既出城，见贼辄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侪，益无固志。廷臣分门守，家彦守安定门。号令进止由中官，沮诸臣毋得登城，又缒叛监杜勋上，与密约而去。帝手敕兵部尚书张缙彦登城察视，家彦从，中官犹固拒，示之手敕，问勋安在，曰："去矣。"秦、晋二王欲上城，家彦曰："二王降贼，即贼也。贼安得上！"顿足哭。偕缙彦诣宫门请见，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彦投城下，不死，自缢于民舍，遭贼焚，残其一臂，仆收其余体焉。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本朝赐谥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泽州人也。世籍交河，举于乡，九赴会试。

天启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评事。

崇祯初，迁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门生谒选请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进稽勋郎中，历考功。忤权要，贬行人司副，稍迁光禄丞，进少卿。历左通政、太仆卿，旋进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

贼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阳门。襄城伯李国祯统京营军，稽月饷不予，士无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将安之！"自经于门下。

长子章明，字纲宜，甫成进士，兆祥挥之曰："我死，汝可去。"对曰："君父大节也，君亡父死，我何生为！"乃投缳于父之侧。兆祥妻吕，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独不能死乎！"皆自缢。兆祥赠刑部尚书，谥忠贞，章明河南道御史，谥节愍。本朝赐兆祥谥忠靖，章明贞孝。

施邦曜，字尔韬，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不乐为吏，改顺天武学教授，历国子博士、工部营缮主事，进员外郎。魏忠贤兴三殿工，诸曹郎奔走其门，邦曜不往。忠贤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适大风拔屋，免谯责。又使作兽吻，仿嘉靖间制，莫考。梦神告之，发地得吻，嘉靖旧物也，忠贤不能难。

迁屯田郎中，稍迁漳州知府，尽知属县奸盗主名，每发辄得，阖郡惊为神。盗刘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絷香母诱之，香就擒。魁奇援郑芝龙事请抚，邦曜言于巡抚邹维琏讨平之。迁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并有声。

或馈之硃墨竹者，姊子在旁请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间而尝我，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性好山水。或劝之游峨嵋，曰："上官游览，动烦属吏支应，伤小民几许物力矣。"其洁己爱民如此。

历两京光禄寺卿，改通政使。黄道周既谪官，复逮下诏狱。国子生涂仲吉上书讼之，邦曜不为封进，而大署其副封曰："书不必上，论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见其署语，怒，下仲吉狱，而夺邦曜官。逾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见，陈学术、吏治、用兵、财赋四事，帝改容纳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还，曰："南京无事，留此为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执，可左副都御史。"时崇祯十

六年十二月也。

明年，贼薄近郊。邦曜语兵部尚书张缙彦檄天下兵勤王，缙彦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趋长安门，闻帝崩，恸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带自经。仆救之苏，恨曰：“是儿误我！”贼满衢巷，不得还邸舍，望门求缢，辄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杂浇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鲁时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师。邦曜手治含敛，以女妻其子。尝买一婢，命洒扫，至东隅，捧簪凝视而泣。怪问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时堕环兹地，不觉凄怆耳。”邦曜即分嫁女资，择士人归之。其笃于内行如此。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本朝赐谥忠愍。

凌义渠，字骏甫，乌程人。天启五年进士。除行人。崇祯三年授礼科给事中，知无不言。三河知县刘梦炜失饷银三千，责偿急，自缢死，有司责其家。义渠言：“以金钱殒命吏，恐天下议朝廷重金，意不在盗也。”帝特原之。宜兴、溧阳及遂安、寿昌民乱，焚掠巨室。义渠言：“魏羽林军焚领军张彝第，高欢以为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渐启，簿国悍宗入京越奏，里闾小故叫阍声冤，仆竖侮家长，下吏箝上官，市侩持缙绅，此《春秋》所谓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维决裂，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万灵哉！”义渠与温体仁同里，无所附丽。给事中刘含辉劾体仁拟旨失当，被贬二秩。义渠言：“谏官不得规执政失，而委申饬权于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揽权为奉旨，小臣以结舌为尽职，将贻国家无穷忧。”兵部尚书张凤翼叙废将陈状猷功，为给事中刘昌所驳，昌反被斥。义渠言：“今上下尽相蒙，疆埸欺蔽为甚。官方尽滥徇，武弁幸功为甚。中枢不职，舍其大，摘其细，已足为言者羞。辨疏一入，调用随之。自今奸弊丛生，功罪倒置，言者将杜口。”不纳。

三迁兵科都给事中。东江自毛文龙后，叛者接踵。义渠言：“东岛孤悬海外，转饷艰，向仰给朝鲜。今路阻绝不得食，内溃可虑。”居无何，众果溃，挟帅求抚。义渠言：“请阳抚阴剿，同恶必相戕。”及命新帅出海，义渠言：“歼渠散党宜速，速则可图功，迟则更生他衅。”后其语皆验。

义渠居谏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给事中刘安行恶之，以年例出义渠福建参政。寻迁按察使，转山东右布政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禄

寺卿，署应天尹事。

十六年，入为大理卿。明年三月，贼犯都城，有旨召对。趋赴长安门，旦不启扉。俄传城陷，还。已，得帝崩问。负墙哀号，首触柱，血被面。门生劝无死，义渠厉声曰："尔当以道义相勖，何姑息为！"挥使去。据几端坐，取生平所好书籍尽焚之，曰："无使贼手污也。"旦日具绯衣拜阙，作书辞父。已，自系，奋身绝吭而死，年五十二。赠刑部尚书，谥忠清。本朝赐谥忠介。

赞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庄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图社稷者，国亡与亡，正也。当时壎颜屈节，侥幸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贻诟无穷。而景文等树义烈于千秋，荷褒扬于兴代，名与日月争光。以彼洁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马世奇 吴麟征 周凤翔 刘理顺 汪伟 吴甘来 王章 陈良谟 陈纯德 申佳允 成德 许直 金铉

马世奇，字君常，无锡人。祖濂，进士，桂林知府。世奇幼颖异，嗜学有文名。登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帝遣词臣分谕诸藩。世奇使山东、湖广、江西诸王府，所至却馈遗。还，进左谕德。父忧归。

久之还朝，进左庶子。帝数召廷臣问御寇策。世奇言："闯、献二贼，除献易，除闯难。人心畏献而附闯，非附闯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则乱可弭。"帝善其言，为下诏申饬。时寇警日亟，每召对，诸大臣无能画一策。世奇归邸，辄太息泣下，曰："事不可为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问帝安在、东宫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仆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将自经，二妾硃、李盛饰前。世奇讶曰："若以我死，将辞我去耶？"对曰："闻主人尽节，我二人来从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并自经，世奇端坐，引帛自力缢乃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将死，贻书世奇，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见危授命，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与君携手黄泉，预订斯盟，无忘息壤矣。"世奇修颐广颡，扬眉大耳，砥名行，居馆阁有声，好推奖后进。为人廉，父死，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锾三千助丧。世奇辞曰："苏饥，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远嫌，除服不赴都。及还朝，延儒已赐死，亲昵者率避去，世奇经纪其丧。其好义如此。赠礼部右侍郎，谥文忠。本朝赐谥文肃。

吴麟征，字圣生，海盐人。天启二年进士。除建昌府推官，擒豪猾，捕剧盗，治声日闻。父忧归。补兴化府，廉公有威，僚属莫敢以私进。

崇祯五年，擢吏科给事中，请罢内遣，言："古用内臣以致乱，今用内臣以求治。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未有信仆从，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县令不敢贪；郡守慈，县令不敢虐；郡守精明，县令不敢丛脞。宜仿宣宗用况钟故事，精择而礼遣之，重以玺书，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达天子。"时

不能行。麟征在谏垣，直声甚著。寻上疏乞假葬父。既去，贻言路公揭，谓："自言官积轻，庙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窥见此旨，明告君父，目为朋党，自称孤立，下背公论，上窃主权。诸君子宜尽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之祸再见明时。"居久之，还朝。劾吏部尚书田唯嘉赃污，唯嘉罢去。再迁刑科给事中，丁继母忧。服阕，起吏科都给事中，时货赂公行，铨曹资格尽废。麟征上言："限年平配，固铨政之弊，然舍此无以待中才。今迁转如流，不循资格，巧者速化，拙者积薪，开奔竞之门，无益军国之计。"帝深然之。

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未几，贼薄京师。麟征奉命守西直门。门当贼冲，贼诈为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纳之，麟征不可，以土石坚塞其门，募死士缒城袭击之，多所斩获。贼攻益急，麟徵趋入朝，欲见帝白事。至午门，魏藻德引麟征手曰："国家如天之福，必无他虞。旦夕兵饷集，公何□遽为？"引之出，遂还西直门。明日城陷，欲还邸，已为贼所据。乃入道旁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一旦至此，虽上有亢龙之悔，下有鱼烂之殃，而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当褫服。殓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以志吾哀。"解带自经。家人救之苏，环泣请曰："待祝孝廉至，一诀可乎？"许之。祝孝廉名渊，尝救刘宗周下狱，与麟征善者也。明日，渊至。麟征慷慨曰："忆登第时梦隐士刘宗周吟文信国《零丁洋诗》，今山河碎矣，不死何为！"酌酒与渊别，遂自经，渊为视含殓而去。赠兵部右侍郎，谥忠节。本朝赐谥贞肃。

方贼之陷山西也，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天子下其议，麟征深然之。辅臣陈演、魏藻德不可，谓："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引汉弃凉州为证。麟征复为议数百言，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弗省。及烽烟彻大内，帝始悔不用麟征言，旨下永吉，永吉驰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十六日入关，二十日抵丰润，而京师已陷矣。城破，八门齐启，惟西直门坚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发掘乃开。

周凤翔，字仪伯，浙江山阴人。崇祯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灵璧侯奴辱诸生，凤翔执付法司。历中允、谕德，为东宫讲官。尝召对平台，陈灭寇策，言论慷慨，帝为悚听。军需急，议税间架钱。凤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财摇国势耶！"亡何，京师陷，庄烈帝殉社稷，有讹传驾南幸者。凤翔不知帝所在，趋入朝。见魏藻德、陈演、侯恂、宋企郊等群入，而贼李自成据御坐受朝贺。凤翔至殿前大哭，急从左掖门趋出，贼亦不问。归至邸，作书辞二亲，题诗壁间自经。诗曰："碧血九原依圣主，白头二老哭忠

魂。”天下悲之，去帝崩才两日也。后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节。本朝赐谥文忠。

刘理顺，字复礼，杞县人。万历中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崇祯七年始中式。及廷对，帝亲擢第一，还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硕矣。”拜修撰。益勤学，非其人不与交。

十二年春，畿辅告警，疏陈作士气、矜穷民、简良吏、定师期、信赏罚、招胁从六事。历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杨嗣昌夺情入阁，理顺昌言于朝，嗣昌夺其讲官。开封垂陷，理顺建议河北设重臣，练敢死士为后图，疏格不行。嗣昌、薛国观、周延儒迭用事，理顺一无所附丽。出温体仁门，言论不少徇。

贼犯京师急，守卒缺饷，阴雨饥冻。理顺诣朝房语诸执政，急请帑，众唯唯。理顺太息归，捐家赀犒守城卒。僚友问进止，正色曰：“存亡视国，尚须商酌耶！”城破，妻万、妾李请先死。既绝，理顺大书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书毕投缳，年六十三。仆四人皆从死。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后赠詹事，谥文正。本朝赐谥文烈。

汪伟，字叔度，休宁人，寄籍上元。崇祯元年进士。十一年，由慈溪知县行取。帝以国家多故，朝臣词苑起家，儒缓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改旧例，择知推治行卓绝者入翰林。伟擢检讨，给假归。还朝，充东宫讲官。

十六年，贼陷承天、荆、襄。伟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绸缪疏》，言：“金陵城周围百二十里，虽十万众不能守。议者谓无守城法，有防江法。贼自北来，淮安为要；自上游来，九江为要；御淮所以御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设重臣镇之。自是而上之至于武昌，下之至于太平、采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阃，以接声援，而金陵之门户固矣。南京兵部有重兵而无用，操江欲用兵而无人，宜使缓急相应。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权，久其任，联百万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责。”帝嘉纳之，乃设九江总督。又言：“兵额既亏，宜以卫所官舍余丁补伍操练，修治兵船，以资防御。额饷不足，暂借盐课、漕米给之。”所条奏皆切时务。

明年三月，贼兵东犯。伟语阁臣：“事急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

城守，文自内阁，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画地守。庶民统以绅士，家自为守。而京军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师。”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辅，谁肯者？”伟曰：“此何等时，犹较尊卑、计安危耶？请以一剧郡见委。”藻德哂其早计。未几，真定游击谢加福杀巡抚徐标迎贼。伟泣曰：“事至此乎！”作书寄友人曰：“贼据真定，奸人满都城，外郡上供丝粟不至，诸臣无一可支危亡者，如圣主何！平时误国之人，终日言门户而不顾朝廷，今当何处伸狂喙耶！”贼薄都城，守兵乏饷，不得食，伟市饼饵以馈。已而城陷，伟归寓，语继室耿善抚幼子。耿泣曰：“我独不能从公死乎！”因以幼子属其弟，衣新衣，上下缝，引刀自刭不殊，复投缳遂绝，时年二十三。伟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尸于堂，贻子观书，勉以忠孝，乃自经。赠少詹事，谥文烈。本朝赐谥文毅。

吴甘来，字和受，江西新昌人。父之才，西安府同知。甘来与兄泰来同举乡试。崇祯改元，甘来成进士，授中书舍人。后三年，泰来亦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

五年，甘来擢刑科给事中。七年，西北大旱，秦、晋人相食，疏请发粟以振，而言：“山西总兵张应昌等半杀难民以冒功，中州诸郡畏曹变蛟兵甚于贼。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杀之而不顾，臣实痛之。”又言：“赏罚者，将将大机权也。陛下加意边陲，赏无延格。乃红夷献俘，黔、蜀争功，昌黎死守，功犹待勘，急则用其死绥，缓则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罚，武与文二，内与外二，士卒与将帅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将帅，罪状已暴，止于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将帅不能令偏裨，督抚不能令将帅，将听贼自来自去，谁为陛下翦凶逆者？”忧归。服阕，起吏科，进兵科右给事中，乞假归。

十五年，起历户科都给事中。中外多故，荆、襄数郡，贼未至而抚道诸臣率称护藩以去。甘来曰：“若尔，则是弃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谁与守者？”乃上疏曰：“天子众建亲亲，将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维城’。乃烽火才传，一朝委去以为民望，而诸臣犹哓哓以拥卫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维城为可留可去之人，名都为可守可弃之土，抚道为可有可无之官。功罪不明，赏罚不著，莫此为甚！”疏入，帝大嘉叹。一日，帝诘户部尚书倪元璐饷额，甘来曰：“臣科与户曹表里，饷可按籍稽。臣所虑者，兵闻贼而逃，民见贼而喜，恐非无饷之患，而无民之患。宜急轻赋税，收人心。”帝颔之。

甘来遘疾，连请告。会帝命编修陈名夏掌户科，甘来喜得代。不数日，贼薄都城。时泰来官礼部员外郎矣，甘来属兄归事母，而自誓必

死。明日，城陷，有言驾南幸者，甘来曰：“主上明决，必不轻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检几上疏草曰：“当贼寇纵横，徒持议论，无益豪末。”尽取焚之，毋钓后世名，遂投缳死。赠太常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庄介。

王章，字汉臣，武进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诸暨知县。少孤，母训之严。及为令，祖帐归少暮，母诃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视。亲友为力解，乃已。治诸暨有声。甫半岁，以才调鄞县。诸暨民与鄞民争挽章，至相哗。治鄞益有声，数注上考。

十一年，行取入都。时有考选翰林之命，行取者争奔竞，给事中陈启新论之。帝怒，命吏部上访册，罪廷臣滥徇者。尚书姜逢元、王业浩，给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闲住；给事中孙晋、御史李右谠等三人降调；给事中刘含辉、御史刘兴秀等十一人贬二秩视事。吏部尚书田维嘉等乃请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与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浚、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惮为首获罪。李士淳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淳知之，惧且怒，与章等大诟。而帝知维嘉有私，诏许与考。又以为首者必良士也，擢士淳编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请罢内操，宽江南逋赋。

明年出按甘肃，持风纪，饬边防。西部寇庄浪，巡抚急征兵。章曰：“贫寇索食耳。”策马入其帐，众罗拜乞降，乃稍给之食。两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钱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兹土，不能请上帝苏一方，当奏天子易尔位。”檄焚，雨大注。边卒贷武弁金，偿以贼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数召边衅。章著令，非大举毋得以零级冒功。劾罢巡抚刘镐贪惰。又所部十道监司，劾罢其四。母忧归。服阕，还朝，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矢折刀缺，闻砲声掩耳，马未驰辄堕。而司农缺饷，半岁不发。章屡疏请帑，不报。

逾月，贼陷真定，京师大震。襄城伯李国祯发营卒五万营城外，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守阜成门。城内外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阅十日始一还邸，栉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骇，章不应。贼傅城下，章手发二砲，贼少却。顷之，各门砲声绝。时亨摄章走，章厉声曰：“事至此，犹惜死耶！”时亨曰：“死此与士卒何别？入朝访上所在，不获则死，死未晚也。”章从之，与时亨并马行。俄贼突至，呼下马。时亨仓皇下马跪，章持鞭不顾，叱曰：“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贼刺章股，堕。章骂曰：“逆贼！勤王兵且至。我死，尔灭不旋踵矣。”贼怒，

攒槊刺杀章而去。抵暮，家人觅尸，犹一手据地坐，张口怒目，勃勃如叱贼状。妻姜在籍，闻之，一恸而绝。赠大理寺卿，谥忠烈。本朝赐谥节愍。次子之栻仕闽为职方主事，亦死难。

陈良谟，字士亮，鄞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庄烈帝虔事上帝，诏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谟。在职六年，两注上考。行取陛见，擢御史。

十二年，出按四川。期满当代，再留任。时流寇大入蜀，诏良谟专护蜀王，巡抚邵捷春专办贼。良谟饬守具，坚壁清野。贼犯成都，遣将据要害为掎角。一再战，贼溃奔。帝闻贼扰蜀，下诏责良谟，已闻其善守御，乃优旨赐银币。及还朝，贼势益迫，所规画率不行，而京师陷矣。

良谟尝梦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上：“公与予先后一揆，何下拜为？”觉而异之。及是城陷，良谟方移疾卧邸中，一恸几绝，自是水浆不入口。或劝良谟无死，不答。谓邑子李天葆曰：“吾为国死，义不顾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继嗣未定，须一言耳。”因赋诗付天葆。未几，闻帝崩煤山，大恸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带乎！吾巾亵，安所得明巾。”天葆以巾进。良谟著巾，蓝便服，起入户。妾时氏随之，遂与妾俱自缢死。时氏，京师人，年十八。良谟逾五十无子，以礼纳之，侍良谟百三日耳。良谟既卒，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枢为之后。未几，久枢亦卒，良谟竟无后。赠太仆卿，谥恭愍。本朝赐谥恭洁。

陈纯德，字静生，零陵人。为诸生，以学行称。尝夜泊洞庭，为盗窘，跃出堕水，再跃入洲渚。比晓，坐芦苇中，去泊舟数十丈。

崇祯十三年成进士，年已六十矣。庄烈帝召诸进士，咨以时事。纯德奏称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内严霜，民冻馁。纯德上疏请恤，因陈抽练之弊，言：“兵抽则人失故居，无父母妻子之依，田园丘垅之恋，思归则逃，逢敌则溃。抽余者即以饷薄而安于无用，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乐其逃而利其饷，凡藉以营求迁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饷；厚饷不以养士，而以求官。伍虚则无人，安望其练；饷糜则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间大弊也。”帝不能用。

还朝，督畿辅学政。将出按部，都城陷。贼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见，众摄纯德入，还邸恸哭，遂自经。京山人秦嘉系买地葬之永定门外，立

石表墓焉。赠太仆卿，谥恭节。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祯四年进士。授仪封知县。县故多盗，佳允严保甲法，盗无所容。霪雨河决，舣舟怒涛中，塞其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调杞县。八年，贼扫地王率万人来攻，城土垣多圮。佳允募死士击走贼，因甓其城。唐王聿键勤王，将抵开封。诸大吏惴恐，集议曰："留之，不听。行，守土者且得罪。"佳允曰："惟周王可留之。"众称善，用其计。

治行卓异，擢吏部文选主事，上备边五策。进考功员外郎，佐京察。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连佳允，左迁南京国子博士。

久之，迁大理评事，进太仆丞，阅马近畿。闻李自成破居庸，叹曰："京师不守矣！君父有难，焉逃死？"驰入都，遍谒大臣为画战守策，皆不省。贻子涵光书曰："行己曰义，顺数曰命；义不可背也，命不可违也。天下事莫不坏于贪生而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于房帏，于斗战，均死也，死数者不死君父，盖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义也，犹命也，我则行之。"京师陷，冠带辞母，策马至王恭厂，从者请易服以避贼。佳允曰："吾起微贱，食禄十三年。国事至此，敢爱死乎！"两仆环守不去，绐之曰："吾不死也，我将择善地焉。"下马，旁见灌畦巨井，急跃入。仆号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过伤也。"遂死，年四十二，赠太仆少卿，谥节愍。本朝赐谥端愍。

成德，字元升，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怀柔。崇祯四年进士。除滋阳知县。性刚介，清操绝俗，疾恶若仇。文震孟入都，德郊迎，执弟子礼，语刺温体仁，体仁闻而恨之。兖州知府增饷额，德固争，又尝捕治其牙爪吏。知府怒，谗于御史禹好善。好善，体仁客也，诬德贪虐，逮入京。滋阳民诣阙讼冤。震孟在阁，亦为之称枉。德道中具疏极论体仁罪，，而震孟已被体仁挤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张伺体仁长安街，绕舆大骂，拾瓦砾掷之。体仁恚，疏闻于朝。诏五城御史驱逐，移德镇抚狱掠治。杖六十午门外，戍边。坐赃六千有奇。而给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出入。

德居戍所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荐，起如皋知县。寻擢武库主事。以母老辞，不允，乃就道。至则上言："年来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禄迷心，廉耻道丧。陛下御极十七年，何仗节死义之寥寥也！宋臣张栻有言：'仗

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谏诤中求之。’夫犯颜谏诤何难，在朝廷养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诛乱臣贼子于未死。苟死敌者无功，则媚敌者且无罪；死贼者褒扬不亟，则从贼者恬而不知畏也。”未几，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厅事。已，趋至午门，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自贼所出。德以头触缙彦胸，且詈之，俄闻帝崩，痛哭。持鸡酒奔东华门，奠梓宫于茶棚之下，触地流血。贼露刃胁之，不为动。奠毕归家，有妹年二十余未嫁，德顾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请前。”德称善，哭而视其缢。入别其母，哭尽哀，出而自缢。母见子女皆死，亦投缳死。先是，怀柔城破，德父文桂遇害，家属尽没。妻刘在京，以征德赃急，忧悸死。至是，又阖门死难，惟幼子先寄友人家获存。赠德光禄卿，谥忠毅。本朝赐谥介愍。

许直，字若鲁，如皋人。崇祯七年成进士。出文震孟之门，以名节自砥，除义乌知县。母忧归，哀毁骨立，终丧蔬食，寝柩旁。补广东惠来县。用清望，征授吏部文选主事，进考功员外郎。

贼薄都城，约同官出赀飨士，为死守计。城陷，贼令百官报名。直曰：“身可杀，志不可夺。”有传帝南狩者，直将往从。见贼骑塞道，出门辄返，曰：“四方兵戈，驾焉往？国乱不匡，君危无济，我何生为！”已，知帝崩，一恸几绝。客以七十老父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赋绝命诗六章，阖户自经。越旦视之，神气如生。赠太仆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忠愍。

直有族子德溥者，在南，闻庄烈帝崩，大哭数日。扬州陷，又哭数日。每独坐辄恸哭，食必以崇祯钱一枚置几上，祭而后食，食已复哭。又刺其两臂曰：“生为明臣，死为明鬼。”事发，死西市。

金铉，字伯玉，武进人，占籍顺天之大兴。祖汝升，南京户部郎中。父显名，汀州知府。铉少有大志，以圣贤自期许。年十八举乡试第一。明年，崇祯改元，成进士。不习为吏，改扬州府教授，日训诸生阐濂、洛正学。燕居言动，俱有规格，诸生严惮之。历国子博士、工部主事。

帝方锐意综核，疑廷臣朋党营私。度支告匮，四方亟用兵，饷不敷，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建专署，檄诸曹谒见，礼视堂官。铉耻之，再疏争，不纳。乃约两部诸僚，私谒者众唾其面，彝宪愠甚。铉当榷税杭州，辞疾请假。彝宪摭火器不中程，劾铉落职。铉杜门谢客，躬爨以养父母。

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视皇城。闻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师北门。大同陷则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请急撤回监宣中官杜勋，专任巡抚硃之冯。勋二心偾事，之冯忠恳，可属大事。”不报，未几，勋以宣府下贼，贼杀之冯，烽火逼京师。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儿受国恩，义当死。”铉母章时年八十余矣，呵曰：“尔受国恩，我不受国恩乎！庑下井，是我死所也。”铉哭而去。

城破，趋入朝，宫人纷纷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争前挽之，铉怒，口啮其臂，得脱，遂跃入水。水浅，濡首泥中乃绝。母闻即投井，妾王随之，皆死。贼踞大内，逾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见水上，内官群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錝辨其尸，验网巾环，得铉首归，合以木身，如礼而殓。事竣，錝自经。后赠铉太仆少卿，谥忠节。本朝赐谥忠洁。

右范景文至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决。其他率委蛇见贼。贼以大僚多误国，概囚絷之。庶官则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铨除，不用者诸伪将搒掠取其赀，大氐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时，以六等罪治诸从逆者。而文武臣殉难并予赠廕祭葬，且建旌忠祠于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硃之冯、布衣汤文琼、诸生许琰四人。曰正祀武臣，祀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襄城伯李国桢、驸马都尉巩永固、左都督刘文耀、山西总兵官周遇吉、辽东总兵官吴襄七人。曰正祀内臣，祀太监王承恩一人。曰正祀妇人，祀烈妇成德母张氏，金铉母章氏，汪伟妻耿氏，刘理顺妻万氏、妾李氏，马世奇妾硃氏、李氏，陈良谟妾时氏，吴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进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声，给事中顾鋐、彭琯，御史俞志虞，总督徐标，副使硃廷焕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国公硃纯臣、镇远侯顾肇迹、定远侯邓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阳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锡登、西宁侯宋裕德、怀宁侯孙维藩、彰武伯杨崇猷、宣城伯卫时春、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乡伯张光灿、右都督方履泰、锦衣卫千户李国禄十五人。曰附祀内臣，祀太监李凤翔、王之心、高时明、褚宪章、方正化、张国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然顾鋐、彭琯、俞志虞辈，特为贼拷死，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员外郎宁承烈、中书宋天显、署丞于腾云、兵马指挥姚成、知州马象乾皆以不屈死，顾未邀赠恤也。

徐有声，字闻复，金坛人。登乡荐，崇祯十三年特擢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督饷大同。城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太仆少卿。

徐标，字准明，济宁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历官淮徐道参

议。十六年二月，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陛见，请重边防，择守令，用车战御敌，招流民垦荒。帝深嘉之。李自成陷山西，警日逼，加标兵部侍郎，总督畿南、山东、河北军务，仍兼巡抚，移驻真定以遏贼。无何，贼遣使谕降，标毁檄戮其使。贼别将掠畿辅，真定知府邱茂华移妻孥出城，标执茂华下之狱。中军谢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策，鼓众杀之，出茂华于狱。数日而贼至，以城降。福王时，赠标兵部尚书。

硃廷焕，单县人。崇祯七年进士。除工部主事，历知庐州、大名二府，即以兵备副使分巡大名。十七年，贼逼畿辅，廷焕严守备。贼传檄入城，怒而碎之。三月四日，贼来攻，军民皆走，城遂陷。被执不屈死。福王时，赠右副都御史。

周之茂，字松如，黄麻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服阕，需次都下。贼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

宁承烈，字养纯，大兴人。举于乡，历魏县教谕，户部司务，进本部员外郎，管太仓银库。城陷，自经于官廨。

宋天显，松江华亭人。由国子生官内阁中书舍人。为贼所获，自经。

于腾云，顺天人。为光禄置丞。贼至，语其妻曰："我朝臣，汝亦命妇，可污贼耶！"夫妇并服命服，从容投缳死。

姚成，字孝威，余姚人。由礼部儒士为北城兵马司副指挥。城陷，自缢死。

马象乾，京师人。举于乡，官濮州知州。方里居，贼入，率妻及子女五人并自缢。

至若御史冯垣登、兵部员外郎郑逢兰、行人谢于宣皆拷死，郎中李逢甲，拷掠久之，逼令缢死。与鋐、琯、志虞皆获赠太仆少卿，而垣登、于宣至谥忠节。行取知县邹逢吉拷死，赠太仆寺丞。时南北阻绝，皆未能核实也。汤文琼、许琰事载《忠义传》。

赞曰：《传》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夫忠贞之士，临危授命，岂矫厉一时，邀名身后哉！分谊所在，确然有以自持而不乱也。马世奇等皆负贞亮之操，励志植节，不欺其素，故能从容蹈义，如出一辙，可谓得其所安者矣。

列传第一百五十五

马从聘（耿廕楼） 张伯鲸 宋玫（族叔应亨 陈显际 赵士骥等） 范淑泰） 高名衡（王汉） 徐汧（杨廷枢） 鹿善继（薛一鹗）

马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青州推官，擢御史。勋卫李宗城册封平秀吉逃归，从聘言其父言恭不当复督戎政，不从。出理两淮盐课，言近日泰山崩离，坼者里余，由开矿断地脉所致，当速罢，不报。奸人田应璧请掣卖没官余盐助大工，帝遣中官鲁保督之。从聘极陈欺罔状，不从。还朝，改按浙江，又按苏、松，请免增苏、松、常镇税课，亦不报。以久次擢太仆少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失事夺俸。既而有捣巢功，未叙，引疾归。加兵部右侍郎。家居凡二十余年，终熹宗世不出。

崇祯十一年冬，大清破灵寿。从聘年八十有二矣，谓其三子曰："吾得死所矣。"又曰："吾大臣，义不可生，汝曹生无害也。"三子不从。从聘缢，三子皆缢。赠兵部尚书，谥介敏，官其一子。

耿廕楼，从聘同邑人也，字旋极。天启中，任临淄知县。久旱，囚服暴烈日中，哭于坛，雨立澍。摄寿光，祷雨如临淄。崇祯中，入为兵部主事，调吏部，历员外郎，乞假归。城破，偕子参并死之。赠光禄少卿。

张伯鲸，字绳海，江都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知会稽、归安、鄞三县。天启中，大计，调补卢氏。

崇祯二年，稍迁户部主事，出督延、宁二镇军储。自黄甫川西抵宁夏千二百里，不产五谷，刍粟资内地。贺兰山沿黄河汉、唐二渠，东抵花马池，素沃野，亦荒芜甚。伯鲸疏陈其状，为通商惠工，转菽麦。又仿边商中盐意，立官市法以招之，军民称便。大盗起延绥，擢伯鲸兵备佥事，辖榆林中路。击破贺思贤，斩一座城、金翅鹏，败套寇于长乐堡。巡抚陈奇瑜上其功，诏进三阶，为右参政，仍视兵备事。

七年春，奇瑜迁总督，遂擢伯鲸右佥都御史代之。督总兵王承恩等分道击破插汉部长及套寇于双山、鱼河二堡，斩首三百。明年，以拾遗论罢。寻论延绥功，诏起用，廕子锦衣千户。

十年秋，杨嗣昌议大举讨贼，遣户部一侍郎驻池州，专理兵食。帝命傅淑训。明年，淑训忧去，即家起伯鲸代之，如淑训官。又明年，熊文灿抚事败，嗣昌自出督师，移伯鲸襄阳。文灿之被逮也，言剿饷不至者六十余万，伯鲸坐贬秩。

十五年，召为兵部左侍郎。明年，尚书冯元飙在告，伯鲸摄部事。召对万岁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又明年，京城陷，微服遁还。福王立于南京，伯鲸家居不出。久之，扬州被围，与当事分城守。城破，自经死。

宋玫，字文玉，莱阳人。父继登，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官陕西右参议。天启五年大计谪官。玫即以是年偕族叔应亨同举进士，玫授虞城知县，应亨得清丰。

崇祯元年，玫兄琮亦举进士，知祥符，而玫以才调繁杞县，三人壤地相接，并有治声。应亨迁礼部主事，玫亦擢吏科给事中。尝疏论用人，谓："陛下求治之心愈急，则浮薄喜事之人皆饰诡而钓奇；陛下破格之意愈殷，则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机而斗捷。"众韪其言。时应亨已改吏部，累迁稽勋郎中，落职归。玫方除母丧，起故官，历刑科都给事中。请热审概行于天下。又言狱囚稽滞瘐死，与刑死几相半，宜有矜释。帝采纳之。迁太常少卿，历大理卿、工部右侍郎。玫父继登已久废，至是为浙江右参政。大学士周延儒客盛顺者，为浙江巡抚熊奋渭营内召，果擢南京户部侍郎，继登父子信之。

十五年夏，廷推阁臣，顺为玫营推甚力。会诏令再推，玫与焉。帝已中流言，疑诸臣有私。比入对，玫冀得帝意，侃侃敷奏。帝发怒，叱退之，与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并下狱。日宣等遣戍，玫除名，顺乃惊窜。

闰十一月，临清破，应亨与知县陈显际谋城守。应亨以城北庳薄，出千金建甕城，浃旬而毕。玫及邑人赵士骥亦出赀治守具。无何，大清兵薄城，城上火砲矢石并发，围乃解。明年二月复至，城遂破，玫、应亨、显际、士骥并死之。显际，真定人，士骥官中书舍人，并起家进士。玫、应亨有文名。

沈迅，亦莱阳人也。崇祯四年举进士，历知新城、蠡二县，与胶州张若骐同年友善。十一年行取入都。帝以吏部考选行私，亲策诸臣，迅、若骐并得刑部主事。两人大恚恨，结杨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辅被兵，迅请于广平、河间、定州、蠡县各设兵备一人。又请以天下

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他条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

迅欲自结于帝，数言事，皆中旨。当是时，军兴方棘，廷臣言兵者即以为知兵，大者推督抚，小者兵备，一当事任，罪累立至。于是上下讳言兵，章奏无敢及者。迅极言其弊，乞敕廷臣五日内陈方略。帝即从其言。迅考选时为掌河南道御史王万象所抑，因事劾罢万象，势益张，与若骐尽把持山东事。会顺天府丞戴澳诬劾平远知县王凝命、嘉兴推官文德翼贪，迅上疏颂二人廉能，澳下吏削籍。迅累迁礼科都给事中。陈新甲主款，迅面斥其非，廷辨良久，又言："杨嗣昌死有余戮，借久案以邀功，陈新甲负罪不遑，移边劳而录廕，非论功议罪法。"帝是其言。迅本由嗣昌进，随众诋毁，时论訾薄之。

寻以保举高斗光为凤阳总督不当，谪国子博士，乞假归。及新甲诛，命追论兵科不纠发罪，吏部上迅名。帝曰："迅御前驳议，朕犹识之，可复故官。"未赴而京师陷。迅家居，与弟迓设砦自卫。迓短小精悍，马上舞百斤铁椎。兄弟率里中壮士，捕剿土寇略尽。大清兵至，破砦，迅阖门死之。

若骐劾黄道周以媚嗣昌。历职方郎中，新甲遣赴宁、锦督战，覆洪承畴等十余万军，独渡海逃还，论死系狱。李自成陷都城，出降。

范淑泰，字通也，滋阳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科给事中。上疏陈刑狱繁多，乞敕刑官疏理，帝褒纳之。流贼犯河南，追论先任巡抚樊尚璟罪，劾总兵邓□淫掠状。时中官张彝宪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帝大怒，责抚按回奏。淑泰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不从。给事中庄鰲献、章正宸建言下吏，抗疏救之。

吏部张捷荐逆党吕纯如，淑泰极论其谬，并论大学士王应熊朋比行私，劾捷徇应熊意，用其私人王维章抚蜀。言："维章官西宁，坐加征激变，落职闲住。捷朦胧启事，明肆奸欺。"帝责捷自陈。捷诋淑泰党同伐异，帝不问。时皇陵被毁，巡抚杨一鹏得罪。应熊以座主故，力庇之。淑泰发其停匿章奏状，帝亦不究。淑泰乃摭应熊纳贿数事上之，应熊损赀助陵工，淑泰又劾其召寇庇奸。帝责以挟私求胜，终不纳。

十一年冬，上疏言："今以措饷故，至搜括借助。即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复行乎！治不规其可久，徒仓皇于补救之术，非所以为忠也。

陛下方以清节风天下，而乃条叙百官金钱于多寡之间，是教之贪也。至借贷之说，尤不可行。京师根本重地，迩者物力困竭，富商大贾大半旋归。内不安，何以攘外！乞立寝其说。”又言：“强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索饷则强，赴敌则弱；杀良冒功则强，除暴救民则弱。请明示法令，诸将能用命杀贼者，立擢为大将，否则死无赦。毋以降级戴罪，徒为不切身之痛痒。”帝是其言。

十五年迁吏科，典浙江乡试，事竣还家。十二月，大清兵围兖州，淑泰竭力固守。城破，死之。诏赠太仆少卿，官一子。

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崇祯四年进士。除如皋知县，以才调兴化，征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满，留再巡一年。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遂围开封。巡抚李仙风时在河北，名衡集众守。周王恭枵发库金百万两，募死士杀贼，烝米屑麦，执爨以饷军，凡七昼夜。仙风驰还开封，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斩首二千。游击高谦夹击，斩首七百。贼解去。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籓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克俭已前死难，即擢名衡右佥都御史代之。以永福充总兵官都督佥事，镇守河南。

当是时，贼连陷南阳、邓、汝十余州县，唐、徽二王遇害，名稀不能救。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他籓，士大夫ＣＶ富，蓄积充牣。自成攻之不能克，然欲得而甘心焉。十二月杪，贼再围开封。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砲殪上天龙等。自成大怒，急攻之。开封故宋汴都，金帝南迁所重筑也，厚数丈，内坚致而疏外。贼用火药放迸，火发即外击，瓠飞鸣，贼骑皆糜烂，自成大惊。会杨文岳援兵亦至，乃解围去。西华、郾、襄、睢、陈、太康、商丘、宁陵、考城俱陷。

十五年四月复至开封，围而不攻，欲坐困之。六月，帝诏释故尚书侯恂于狱，命督保定、山东、河北、湖北诸军务，并辖平贼等镇援剿官兵。拔知县苏京、王汉、王燮为御史。诏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孙传庭出关；王汉监平贼镇标楚、蜀军，同侯恂等急击；王燮监阳、怀东晋军，刻期渡河。总兵许定国以晋军次沁水，一夕溃去，宁武兵亦溃于怀庆，诏逮定国。七月，河上之兵溃。督师丁启睿、保督杨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次于硃仙镇。良玉走还襄阳，诸军皆溃，启睿、文岳奔汝宁。诏山东总兵官刘泽清援开封。城中食尽，名衡、永福偕监司梁炳、苏壮、吴士讲，同知苏茂灼，通判彭士奇，推官黄澍等守益坚。泽清以兵来援，诸军并集河北硃家寨不敢进。泽清

曰："硃家寨去开封八里。我以兵五千南渡，依河而营，引水环之。以次结八营，直达大堤。筑甬道输河北之粟，以饷城中。贼兵已老，可一战走也。"诸军皆曰："善。"乃以兵三千人先渡立营。贼攻之，战三昼夜，诸军无继者，甬道不就，泽清拔营归。日夜望传庭出关，不至。

贼图开封者三，士马损伤多，积愤，誓必拔之。围半年，师老粮匮，欲决黄河灌之。以城中子女货宝，犹豫不决。闻秦师已东，恐诸镇兵夹击，欲变计。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名衡、澍，名衡、澍以为然。周王恭枵募民筑羊马墙，坚厚如高岸。贼营直傅大堤，河决贼可尽，城中无虞。我方凿硃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筏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九月癸未望，夜半，二口并决。天大雨连旬，黄流骤涨，声闻百里。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十数万，贼亦沉万人。河入自北门，贯东南门以出，流入于涡水。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头，周王率其宫眷及宁乡诸郡王避水栖城楼，坐雨绝食者七日。王燮以舟迎王，王从城上泛舟出，名衡等皆出。茂灼、士奇久饿不能起，并溺死。贼浮舰入城，遗民俱尽，拔营而西。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至是尽没于水。帝闻，痛悼。犹念诸臣拒守劳，命叙功。加名衡兵部右侍郎，名衡辞以疾。即擢王汉右佥都御史，代名衡巡抚河南。名衡归，未几，大清兵破沂州，名衡夫妇殉难。

王汉，字子房，掖县人。崇祯十年进士。除高平知县。调河内，擒巨寇天坛山刘二。又乘雪夜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贼杨六郎。李自成围开封，汉然火金龙口柳林为疑兵，遣死士入贼中，声言："诸镇兵来援，各数十万至矣。"贼闻则惊走。

汉为人负气爱士。人有一长，嗟叹之不容口。僚属绅士陈民疾苦，或言己过，则瞿然下拜。用兵士卒同甘苦，人乐为之死。好用间，贼中虚实莫不知。攻天坛山贼，山陡绝，登者挽以布。汉持刀直上，人服其勇。时贼氛日炽，帝每临朝而叹汉前后破贼功，降旨优叙。

十五年春，以减俸行取入都，与苏京、王燮同召对，称旨。命三臣皆以试御史监军。汉监平贼镇标楚、蜀军，与督臣侯恂南援汴。

时兵部奏援剿兵十万，十之四以属京、燮，属汉以其六。汉所监凡五万九千，然大半已溃散，兵部空名使之。汉乃请自立标营兵千人，骑二百，报可。乃简保营兵百余人，募邯郸、钜鹿壮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内所练义兵及修武、济源素从征剿者五百人，及亲故子弟，合千人。

八月朔夜半，袭贼范家滩，斩一红甲贼目。檄诸将合剿。自走襄阳，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关，有诏汉巡按河南。时贼灌开封，汉闻，趣诸将自柳园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从善等夹攻之，斩首九十余级，遂入汴，大张旗鼓为疑兵。追贼至硃仙镇，连战皆捷。巡抚高名衡谢病，即擢汉右佥都御史代之。汉乃广间谍，收土豪，议屯田，谋所以图贼。

无何，刘超反永城。超，永城人，跛而狡，为贵州总兵，坐罪免。上疏言兵计，陈新甲用为河南总兵。以私怨杀其乡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余人，惧罪，遂据城反。汉上疏请讨，语泄，超得为备。明年正月，汉入永城，声言招抚，为贼所杀。参将陈治邦、游击连光耀父子皆战死。游击马魁负汉尸以出，面如生。诏赠兵部尚书，廕锦衣世百户，建祠致祭。既而超伏诛，传首九边。

徐汧，字九一，长洲人。生未期而孤。稍长砥行，有时名，与同里杨廷枢相友善。廷枢，复社诸生所称维斗先生者也。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过苏州，汧贷金资其行。周顺昌被逮，缇骑横索钱，汧与廷枢敛财经理之。当是时，汧、廷枢名闻天下。

崇祯元年，汧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三年，廷枢举应天乡试第一。中允黄道周以救钱龙锡贬官。倪元璐，道周同年生，请以己代谪，帝不允。汧上疏颂道周、元璐贤，且自请罢黜，帝诘责汧。汧曰：“推贤让能，荩臣所务；难进易退，儒者之风。间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权辄逮阍寺，默窥圣意，疑贰渐萌。万一士风日贱，宸向日移，明盛之时为忧方大。”帝不听。汧寻乞假归。还朝，迁右庶子，充日讲官。

十四年奉使益王府，便道还家。当是时，复社诸生气甚盛，汧与廷枢、顾杲、华允诚等往复尤契。居久之，京师陷。福王召汧为少詹事。汧以国破君亡，臣子不当叨位，且痛宗社之丧亡，由朋党相倾，移书当事，劝以力破异同之见。既就职，陈时政七事，忄卷忄卷以化恩仇、去偏党为言。而安远侯柳祚昌疏攻汧，谓：“朝服谒潞王于京口，自恃东林巨魁，与复社杨廷枢、顾杲诸奸狼狈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为《讨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国指马’是何语？乞置汧于理，除廷枢、杲名，其余徒党，容臣次第纠弹。”时国事方棘，事亦竟寝。汧移疾归。

明年，南京失守，苏、常相继下。汧慨然太息，作书戒二子，投虎丘新塘桥下死。郡人赴哭者数千人。时又有一人儒冠蓝衫而来，跃虎丘剑池中，土人怜而葬之，卒不知何人也。

于是廷枢闻变，走避之邓尉山中。久之，四方弄兵者群起，廷枢负重名，咸指目廷枢。当事者执廷枢，好言慰之，廷枢嫚骂不已，杀之芦墟泗洲寺。首已堕，声从项中出，益厉。门人迮绍原购其尸葬焉。

汧子枋，字昭法，举十五年乡试。枋依隐，有高行云。

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祖久征，万历中进士，授息县知县。时诏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独以下田报，曰："度田以纾民，乃病民乎！"调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谪泽州判官，迁荥泽知县，未任而卒。父正，苦节自砺。县令某欲见之，方粪田，投锸而往。急人之难，倾其家不惜，远近称鹿太公。

善继端方谨悫。由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内艰除，起故官。辽左饷中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善继稽旧制，金花贮库，备各边应用。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二月，降善继一级，调外。汝华惧，卒补银进。泰昌改元，复原官，典新饷。连疏请帑百万，不报。

天启元年，辽阳陷，以才改兵部职方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阅视关门，以善继从。出督师，复表为赞画。布衣羸马，出入亭障间，延见将卒相劳苦，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累进员外郎、郎中。承宗谢事，善继亦告归。

先是，杨、左之狱起，魏大中子学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后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持书走关门，告其难于承宗。承宗、善继谋借巡视蓟门，请入觐。奄党大哗，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之。狱益急，五日一追赃，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至是，善继归，而周顺昌之狱又起。顺昌，善继同年生，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金入而顺昌又毙。奄党居近善继家，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太公曰："吾不惧也。"崇祯元年，逆榼既诛，善继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管光禄丞事，再请归。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定兴。善继家在江村，白太公请入捍城，太公许之。与里居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继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儿素以身许国，今果死，吾复何憾！"事闻，赠善继大理卿，谥忠节，敕有司建祠。子化麟，举天启元年乡试第一，伏

阙讼父忠。逾年亦卒。

薛一鹗，字百当，由贡生为黄州通判。荆王姬诬他姬鸩世子，一鹗白其诬。奄人传太妃命，欲竟其狱，卒直之。迁兰州知州。州北有田没于番，吏派其赋于他户，后田复归，为卫卒所据，而民出赋三十年，一鹗核除其害。至是佐善继城守，遂同死。

赞曰：士大夫致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迹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 曹文诏（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

曹文诏，大同人。勇毅有智略。从军辽左，历事熊廷弼、孙承宗，积功至游击。崇祯二年冬，从袁崇焕入卫京师。明年二月，总理马世龙畀所赐尚方剑，令率参将王承胤、张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树、洪桥，鏖战有功，迁参将。自大堑山转战逼遵化，又从世龙等克大安城及鲇鱼诸关。以与复四城功，加都督佥事。七月，陕西贼炽，擢延绥东路副总兵。

贼渠王嘉胤入据河曲。四年四月，文诏克其城。嘉胤脱走，转掠至阳城南山。文诏追及之，其下斩以降，以功擢临洮总兵官。

点灯子自陕入山西。文诏追之，及于稷山，谕降七百人。点灯子遁，寻被获，伏诛。

李老柴、独行狼陷中部，巡抚练国事、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五月，庆阳贼郝临庵、刘道江援之。会文诏西旋，与榆林参政张福臻合剿，馘老柴及其党一条龙，余党奔摩云谷。副将张弘业、游击李明辅战死。文诏乃与游击左光先、崔宗廕、李国奇分剿绥德、宜君、清涧、米脂贼，战怀宁川、黑泉峪、封家沟、绵湖峪，皆大捷，扫地王授首。

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者，神一魁余党也，屯镇原，将犯平凉。国事檄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扼之，贼走庆阳。文诏从鄜州间道与嘉谟、性善合。五年三月，大战西濠，斩千级，生擒杜三、杨老柴。余党纠他贼掠武安监，陷华亭，攻庄浪。文诏、嘉谟至，贼屯张麻村。官军掩击，贼走高山。游击曹变蛟、冯举、刘成功、平安等噪而上，贼溃走。变蛟者，文诏从子也。会性善及甘肃副将李鸿嗣、参将莫与京等至，共击斩五百二十余级。追败之咸宁关，又败之关上岭。追至陇安，嘉谟、变蛟夹击，复败之。贼余众数千欲走汉南，为游击赵光远所遏，乃由长宁驿走张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将蒋一阳遇之败，都司李宫用被执。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遂蹙败之水落城。追至静宁州，贼奔据唐毛山，变蛟先登，殄其众。

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退保铁角城。独行狼、李都司走与合，可天飞、刘道江遂围合水。文诏往救。贼匿精锐，以千骑逆战，诱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将军已殁。文诏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诸军望见，夹击，贼大败，僵尸蔽野，余走铜川桥。文诏

率变蛟、举、嘉谟及参将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战陷阵，贼复大败。寻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麒破贼甘泉之虎兕凹。麒复追贼安口河、崇信窑、白茅山，皆大获。总督洪承畴斩可天飞、李都司于平凉，降其将白广恩，余贼分窜。文诏追击之陇州、平、凤间。十月三战三败之，遂蹙贼耀州锥子山，其党杀独行狼、郝临庵以降。承畴戮四百人，余散遣。关中巨寇略平。

巡抚御史范复粹汇奏首功凡三万六千六百有奇，文诏功第一，嘉谟次之，承恩、麒又次之。文诏在陕西，大小数十战，功最多，承畴不为叙。巡按御史吴甡推奖甚至，复粹疏复上。兵部抑其功，卒不叙。

当是时，贼见陕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七大部，多者万人，少亦半之，蹂躏汾州、太原、平阳。御史张宸极言："贼自秦中来。秦将曹文诏威名宿著，士民为之谣曰'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且尝立功晋中，而秦贼灭且尽。宜敕令入晋协剿。"于是命陕西、山西诸将并受文诏节制。

六年正月抵霍州，败贼汾河、盂系，追及于寿阳。巡抚许鼎臣遣谋士张宰先大军尝贼，贼惊溃。二月，文诏追击之，斩混世王于碧霞村。余党为猛如虎逐走，遇文诏兵方山，复败。五台、盂、定襄、寿阳贼尽平。鼎臣命文诏军平定，备太原东，张应昌军汾州，备太原西。文诏连败贼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贼几尽。

帝以文诏功多，敕所过地多积糗粮以犒，并敕文诏速平贼。山西监视中官刘中允言文诏剿贼徐沟、盂、定襄，所司不给米，反以砲石伤士卒。帝即下御史按问。三月，贼从河内上太行，文诏大败之泽州。贼走潞安，文诏至阳城遇贼不击，自沁水潜师，还击之芹地、刘村寨，斩首千余。四月，贼屯润城，其他部陷平顺，杀知县徐明扬。文诏至，贼走，乃夜半袭润城，斩贼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乡，过天星走高泽山，文诏皆击败。他贼围涉县，闻文诏破贼黎城，解去。

五月，帝遣中官孙茂霖为文诏内中军。贼犯沁水，文诏大败之，擒其魁大虎，又败之辽城毛岭山西。贼既屡败，乃避文诏锋，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诏移师往讨。而贼已败邓□兵于林县，文诏率五营军夜袭破之。七月大败怀庆贼柴陵村，馘其魁滚地龙，又追斩老回回于济源。

文诏在洪洞时，与里居御史刘令誉忤。及是，令誉按河南，而四川石硅土官马凤仪军败没于侯家庄，赖文诏驰退贼。甫解甲，与令誉，语

复相失。文诏拂衣起，面叱之。令誉怒，遂以凤仪之败为文诏罪。部议文诏怙胜而骑，乃调之大同。

七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汉，还师入大同境，攻拔得胜堡、参将李全自经，遂攻围怀仁县及井坪堡、应州。文诏偕总督张宗衡先驻怀仁固守。八月，围解，即移驻镇城，挑战败还。已而灵丘及他屯堡多失陷，大清兵亦旋。十一月论罪，文诏、宗衡及巡抚胡沾恩并充军边卫。令甫下，山西巡抚吴甡荐文诏知兵善战，请用之晋中。乃命为援剿总兵官，立功自赎。当是时，河南祸尤剧，帝已允兵部议，敕文诏驰剿河南贼。甡复抗疏力争，请令先平晋贼，后入豫，帝不许。而文诏以甡有恩，竟取道太原，为甡所留。

会贼高加计已歼，而凤阳告陷，遂整兵南，以八年三月会总督洪承畴于信阳。承畴大喜，即令击贼随州，文诏追斩贼三百八十有奇。四月，承畴次汝州。以贼尽入关中，议还顾根本。分命诸将扼要害，檄文诏入关，文诏乃驰至灵宝谒承畴。承畴以贼在商、雒，闻官兵至，必先走汉中，而大军由潼关入，反在其后，乃令文诏由阌乡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捣贼巢，复从山阳、镇安、洵阳驰入汉中，遏其奔轶。曰："此行也，道路回远，将军甚劳苦，吾集关中兵以待将军。"拊其背而遣之，文诏跌马去。五月五日抵商州。贼去城三十里，营火满山。文诏夜半率从子参将变蛟、守备鼎蛟、都司白广恩等败贼深林中，追至金岭川。贼据险以千骑逆战，变蛟大呼陷阵，诸军并进，贼败走。变蛟勇冠三军，贼中闻大小曹将军名，皆怖慑。

已而闯王、八大王诸贼犯凤翔，趋氵开阳、陇州，文诏自汉中驰赴。贼尽向静宁、泰安、清水、秦州间，众且二十万。承畴以文诏所部合张全昌、张外嘉军止六千，众寡不敌，告急于朝，未得命。六月，官军遇贼乱马川。前锋中军刘弘烈被执，俄副将艾万年、柳国镇复战死。文诏闻之，瞋目大骂，亟诣承畴请行。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能灭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为后劲。"文诏乃以三千人自宁州进，遇贼真宁之湫头镇。变蛟先登，斩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诏率步兵继之。贼伏数万骑合围，矢蝟集。贼不知为文诏也，有小卒缚急，大呼曰："将军救我！"贼中叛卒识之，甚贼曰："此曹总兵也。"贼喜，围益急。文诏左右跳荡，手击杀数十人，转斗数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击平安以下死者二十余人。承畴闻，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赠太子太保、左都督，赐祭葬，世廕指挥佥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文诏忠勇冠时，称明季良将第一。其死也，贼中为相庆。

弟文耀，从兄征讨，数有功。河曲之战，斩获多。后击贼忻州，战死城下。诏予赠恤。从子变蛟，自有传。

周遇吉，锦州卫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后入行伍，战辄先登，积功至京营游击。京营将多勋戚中官子弟，见遇吉质鲁，意轻之。遇吉曰："公等皆纨裤子，岂足当大敌。何不于无事时练胆勇，为异日用，而徒糜廪禄为！"同辈咸目笑之。

崇祯九年，都城被兵。从尚书张凤翼数血战有功，连进二秩，为前锋营副将。明年冬，从孙应元等讨贼河南，战光山、固始，皆大捷。十一年班师，进秩受赉。明年秋，复出讨贼，破胡可受于淅川，降其全部。杨嗣昌出师襄阳，遇吉从中官刘元斌往会。会张献忠将至房县，嗣昌策其必窥渡郧滩，遣遇吉扼守槐树关，张一龙屯光化，贼遂不敢犯。十二月，献忠败于兴安，将走竹山、竹溪，遇吉复以嗣昌令至石花街、草店扼其要害，贼自是尽入蜀。遇吉乃从元斌驻荆门，专护献陵。明年与孙应元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又明年与黄得功追破贼凤阳。已而旋师，败他贼李青山于寿张，追至东平，歼灭几尽，青山遂降。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十五年冬，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有罪论死，以遇吉代之。至则汰老弱，缮甲仗，练勇敢，一军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陕，将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余里，贼处处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属之巡抚蔡懋德，而请济师于朝。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会平阳守将陈尚智已遣使迎贼，讽通还镇说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国厚恩，宁从尔叛逆！且尔统兵二千，不能杀贼，反作说客邪！"立斩之，传首京师。至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贼遂陷忻州，围代州。

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凭城固守，而潜出兵奋击。连数日，杀贼无算。会食尽援绝，退保宁武。贼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发大砲，杀贼万人，火药且尽，外围转急。或请甘言绐之，遇吉怒曰："若辈何怯邪！今能胜，一军皆忠义。即不支，缚我予贼。"于是设伏城内，出弱卒诱贼入城，亟下闸杀数千人。贼用砲攻城，圮复完者再，伤其四骁将。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前队死，后复继。官军力尽，城遂陷。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

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刻期将遁，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总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决策长驱，历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复开门延之，京师遂不守矣。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时，赠太保，谥忠武，列祀旌忠祠。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与母徐居。少负奇气，胆略过人。年十二，母酿酒熟，窃饮至尽。母责之，笑曰："偿易耳。"时辽事急，得功持刀杂行伍中，出斩首二级，中赏率得白金五十两，归奉母，曰："儿以偿酒也。"由是隶经略为亲军，累功至游击。

崇祯九年，迁副总兵，分管京卫管。十一年以禁军从总督熊文灿击贼于舞阳，麈光、固间，最。八月又从击贼马光玉于淅川之吴村、王家寨，大破之。诏加太子太师，署总兵衔。十三年从太监卢九德破贼于板石畈，贼革里眼等五营降。十四年以总兵与王宪分护凤阳、泗州陵，得功驻定远。张献忠攻桐城，挟营将廖应登至城下诱降。得功与刘良佐合兵击之于鲍家岭，贼败遁，追至潜山，擒斩贼将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三鹞子，献忠养子，最号骁勇者也。得功箭伤面，愈自奋，与贼转战十余日，所杀伤独多。明年移镇庐州。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进封侯。旋命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四镇。

初，督辅史可法虑杰跋扈难制，故置得功仪真，阴相牵制。适登莱总兵黄蜚将之任，蜚与得功同姓，称兄弟，移书请兵备非常。得功率骑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之，杰副将胡茂桢驰报杰。杰素忌得功，又疑图己，乃伏精卒道中，邀击之。得功行至土桥，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马举铁鞭，飞矢雨集，马踣，腾他骑驰。有骁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挟其槊而抶之，人马皆糜。复杀数十人，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进，遂疾驰至大军，得免。方斗时，杰潜师捣仪真，得功兵颇伤，而所俱行三百骑皆殁。遂诉于朝，愿与杰决一死战。可法命监军万元吉和解之，不可。会得功有母丧，可法来吊，语之曰："土桥之役，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高，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终以所杀亡多为恨。可法令杰偿其马，复出千金为母赠。得功不得已，听之。明年，杰欲趋河南，规取中原。诏

得功与刘良佐守邳、徐。杰死，得功还仪真。杰家并将士妻子尚留扬州，得功谋袭之。朝廷急遣卢九德谕止，得功遂移镇庐州。四月，左良玉东下，以请君侧为名，至九江，病死，军中立其子梦庚。命得功趋上江御之，驻师荻港。得功破梦庚于铜陵，解其围。命移家镇太平，一意办贼，论功加左柱国。

时大清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袭太平。得功方收兵屯芜湖，福王潜入其营。得功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到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王曰："非卿无可仗者。"得功泣曰："愿效死。"得功战荻港时，伤臂几堕。衣葛衣，以帛络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总兵结束前迎敌。而刘良佐已先归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飞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为，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闻之，亦自经。总兵翁之琪投江死，中军田雄遂挟福王降。

得功粗猛不识文义。江南初立，王诏书指挥，多出群小。得功得诏纸或对使骂裂之。然忠义出天性，闻以国事相规诫者，辄屈己改不旋踵。北来太子之狱，得功抗疏争曰："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明白识认，亦不敢抗词取祸矣。"时太子真伪莫敢决，而得功忠愤不阿如此。得功每战，饮酒数斗，酒酣气益厉。喜持铁鞭战，鞭渍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军中呼为黄闯子。始为偏裨，随大帅立功名，未尝一当大敌。及专镇封侯，不及一年余而南北转徙，主逃将溃，无所一用其力，束手就殪，与国俱亡而已。其军行纪律严，下无敢犯，所至人感其德。庐州、桐城、定远皆为立生祠。葬仪真方山母墓侧。

赞曰：曹文诏等秉骁猛之资，所向摧败，皆所称万人敌也。大命既倾，良将颠蹶。三人者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故别著于篇。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

艾万年 李卑 汤九州（杨正芳 杨世恩） 陈于王（程龙等） 侯良柱（子天锡） 张令（汪之凤） 猛如虎（刘光祚等） 虎大威 孙应元 姜名武 王来聘等 邓祖禹 尤世威王世钦等 侯世禄子拱极 刘国能 李万庆

艾万年，米脂人。由武学生从军，积功至神木参将。崇祯四年从曹文诏复河曲。点灯子入山西，万年从文诏连败之桑落镇、花地窊、雾露山。都司王世虎、守备姚进忠战死。贼退屯石楼之康家山，西距河三十里。绥德知州周士奇、守备孙守法伏兵含峪，渡河袭杀之。五年从参政樊一蘅讨平不沾泥。山西告警，隶文诏东讨，与李卑一月奏五捷。又与贺人龙败八大王、扫地王兵。明年，贼将东遁，连破之延家山、亢义村、贾寨村，擢副总兵。

初，山西既中贼，其土寇亦乘间起，三关王刚、孝义通天柱、临县王之臣皆残破城邑。后见贼衰，相继归顺，然阴结党不散。巡抚戴君恩新视事，谋诛之。七年正月迎春，召王刚宴，杀之，并杀通天柱于他所，而万年亦捕杀王豹五与其党领兵王，生擒翻山动，姬关锁、掌世王，献俘京师，晋中巨盗略靖。豹五即之臣也。有议君恩杀降者，给事中张第元力言诸贼蹂躏之惨，请录万年功。万年适遘疾告归，寻加署都督佥事。

八年二月，上疏言：

臣仗剑从戎七载，复府谷，解孤山围，救清水、黄甫、木瓜十一营堡。转战高山，设伏河曲，有马镇、虎头岩、石台山、西川之捷。战平阳、汾州、太原，复临县及□虒亭驿。大小数十战，精力尽耗。与臣共事者李卑，溘先朝露。臣病势奄奄，犹力战冀北。又抚剿王刚、豹五、领兵王、通天柱，解散贼一万三千有奇。蒙恩许臣养病，而督臣洪承畴檄又至，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灭贼之法，不外剿抚，今剿抚俱未合机宜，臣不得不极言。

夫剿贼不患贼多，患贼走。盖叠嶂重峦，皆其渊薮，兵未至而贼先逃，所以难灭，其故则兵寡也。当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粮不足，为苟且计，日引月长，以至于今，虽多措饷，多设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计贼众多寡，用兵若干，饷若干，度其足用，然后审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间，或击首尾，或冲左右，有不即时殄灭者，臣不信也。

次则行坚壁清野之法，困贼于死地，然后可言抚。盖群贼携妻挈子，无城栅，无辎重，暮楚朝秦，传食中土，以剽掠为生。诚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储精兵火器以待之，贼衣食易尽，生理一绝，鸟惊鼠窜。然后选精锐，据要害以击之；或体陛下好生之心，诛厥渠魁，宥其协从，不伤仁，不损威，乃抚剿良策。

帝深嘉之，下所司议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

寻授孤山副总兵，戍平凉。当是时，总督洪承畴迫六月灭贼之期，急进战。诸将见贼众兵寡，咸自揣不敌，而势不可止。万年及副将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合兵三千，以六月十四日至宁州之襄乐，遇贼大战，斩首数百。伏兵骤起，围之数重。万年、国镇力战不支，皆战殁。成功、锡命负重伤归。士卒死者千余人。事闻，赠恤如制。

李卑，字侍平，榆林人。由千总擢守备。天启初，总督王象乾设蓟镇车营五，以卑为都司佥书，统西协后车营。迁山海关游击，坐事罢归。

崇祯二年，陕西巡抚刘广生议讨延庆回贼，三道进兵，命卑与游击伍维藩等由西路入。卑简精骑二百，追击两昼夜，行四百里抵保安宁塞，连破之，共获首功一千有奇。旋起延安参将。时群盗蜂起，延发尤甚，卑连败之富家湾、松树屯。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卑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守延安，贼不敢犯。寻擢孤山副总兵。谭雄陷安塞，据其城，卑与王承恩击降雄，戮之，斩首五百三十余级。五年春，混天猴陷宜君、鄜州，其夏攻合水。卑及参将马科追至甘泉山。七月破之延水关，斩首六百二余级。其地东限黄河，贼溺死者无算，科部卒斩混天猴以献。初，卑及游击吴国俊等斩贼魁三人于甘泉桥子沟，寻剿贼固原，斩其魁薛仁贵等三人。

时陕西贼多流入山西。诏卑及贺人龙各率部卒千，隶总督张宗衡麾下。会王自用陷辽州，闻官兵至，弃城走。六年春，诸军入城，多杀良民冒功，卑独严戢其下无所扰。已，败贼阳城之郎家山，又与艾万年连败之南独泉土河村，复败之芃堰村。贼入济源山中，巡抚许鼎臣檄卑、万年合剿，卑破之天井关。七月，临洮总兵曹文诏改大同，命卑代署其事，协讨河北贼，加都督佥事，数有功。其冬，贼尽走河南，命卑援剿。七年春，败贼内乡，驰至光化，与楚兵败贼莲花坪、白沟坪，实授临洮总兵官，讨贼湖广，贼多聚郧、襄，总理卢象升方倚卑办贼，六月卒于官。

卑善持纪律，所至军民安堵。为人有器度，当仓猝，镇静如常。赠右都督，赐祭葬。

汤九州，石埭人。崇祯时，为昌平副总兵。六年夏，流贼大扰河北、畿南。命九州协剿，与左良玉等屡破贼兵，贼悉渡河而南。其冬，大败过天星于吴城镇，斩首四百二十级。追贼闯天王等五华集，又败之，斩首六百四十余级。七年击贼嵩县之潭头，斩首三百二十级。贼驻商、雒，谋再入山西。左良玉迎击于商南，九州遣部将赵柱、周尔敬逆之雒南。贼至商州返。已，复侵阌乡。九州病，遣部将凌元机、胡良翰等搜山，悉败殁。九州寻赴援山西。未几，以河南剿贼功，加署都督佥事。八年春，被劾褫官，从军自效。洪承畴入关，以吴村、瓦屋为商南贼走内乡、淅川要地，令九州偕良玉扼之。寻移驻洛阳。九年二月，贼走登封石阳关，与伊、嵩贼合。九州期良玉夹击，良玉半道归。九州以孤军千二百人由嵩县深入。贼屡败，穷追四十余里，误入深崖。遇贼数万，据险攻围。九州势不敌，夜移营，为贼所乘，遂战殁。从孙文琼伏阙三上书请恤，不报。文琼后亦殉难。

时有杨正芳者，天启间以小校从军，屡剿贵州贼，积功至副总兵。叙桃红坝功，加署都督同知。崇祯三年击破定番叛苗。七年，贼陷当阳，正芳以镇筸兵败贼班鸠滩，复其城。湖广巡抚唐晖以献陵、惠藩为重，令正芳及总兵许成名专护荆州、承天。正芳连奏金沙铺、莲花坪、白沟坪、官田、石门山之捷。陈奇瑜出师郧阳，正芳偕成名、邓□从竹山、竹溪、白河分道进，皆大获。至十月，正芳督筸兵千余援雒南，战败，及部将张上选皆死焉，一军尽殁。赠太子少师、左都督，世廕指挥同知，再廕一子守备，赐祭葬，有司建祠。

又有杨世恩者，崇祯时，历官湖广副总兵。七年春，败贼竹溪。大雨，山水骤发，贼多漂溺死，余溃走。世恩疾击，斩镇山虎等四十余人。已，追贼石河口，连战康家坪、蚋溪，功最。八年冬，败贼孝感。九年春，祖宽大破贼滁州。世恩从卢象升驰至，复大破之。十年春，与秦翼明破刘国能于细石岭，获其魁新来虎。贼陷随州，责戴罪自赎。十二年冬，督师杨嗣昌令守宜城。会贼罗汝才、惠登相分屯兴山、远安，夷陵告急。嗣昌檄世恩及荆门守将罗安邦赴救。至洋坪猴儿洞，道险甚，嗣昌再檄召还，而安邦由祚峪，世恩由重阳坪已两道深入，期至马良坪合兵。汝才、登相围之香油坪，嗣昌连发数道兵往援，皆以道远不能进。世恩等被困久，突围走黄连坪，绝地无水，士饥渴甚。贼至，两军尽覆，世恩、安邦并死。

陈于王，字丹衷，吴县人。世为苏州卫千户。既袭职，两举武乡试，授奇兵营守备。以捕获海盗功，迁都司佥书，守崇明蛇山。盗王一爵等乱海滨，于王率战船数十击之羊山，持刀跌入其舟，生擒一爵，歼其党殆尽。上官交荐，遂知名。天启初，经略熊廷弼用为标下参将。代者至，余于王酒暴卒。其子诉于王毒杀之，逮系久不释。

崇祯二年，京师有警。巡抚曹文衡贳其罪，署前锋游击，将兵勤王。既至，兵事已解，遂南还。久之，巡抚张国维用为中军守备。九年，贼入江北，围庐州，陷和州。国维遣于王守六合，守备蒋若来守江浦。贼方围江浦，若来急入与知县李维□越固守。贼登城，若来拒却之。缒下角贼，矢著其颊，左臂伤，裹血还战，贼乃退。六合无城，若来与于王掎角捍贼，二邑赖以全。贼犯宿松，于王弟国计偕指挥包文达等以二千人往救。文达败殁，于王骤马入，拔其弟而出。

十年正月，贼分犯江浦、六合及安庆。国维遣部将张载赓等援安庆，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将程龙及于王、若来分戍二邑。已而贼不至，国维议赴安庆，城太湖，乃提龙等三将兵西上。三月，贼犯太湖，副将潘可大将安庆兵九百，龙等三将将吴中兵三千六百，御之酆家店。贼先犯可大营，龙等至，夹击之，贼多死。夜复至，中伏，亦败去。监军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诸将不从，掘堑守二十四日。罗汝才、刘国能等七营数万众齐至，围数重。诸将突击，颇有杀伤。可法偕副将许自强驰救，扼于贼，鸣大砲遥为声援，诸将亦呼噪突围。会天雨，甲重不得出。明日日中，贼四面入，将士短兵接战。可大战死，龙引火自焚死。于王手执大刀，左右杀贼，伤重力竭，北面叩头自刎死，阅十日面色如生。若来服圉人衣以免。同死者，武举詹兆鹏首触石死。陆王猷杀贼过当，贼脔分其肉死。莫是骅、唐世龙及千户王定远皆力战死。百户王弘猷为贼所执，锯齿断足，骂不绝声死。士卒脱者仅千余人。事闻，赠于王昭勇将军、指挥使，世廕副千户。余赠廕有差。

侯良柱，字朝石，永宁卫人。天启初，累官四川副总兵。讨奢崇明父子，复遵义城。又与参议赵邦清招降奢寅党安銮。六年五月代李维新为四川总兵官，镇永宁。时崇明败奔水西，与安邦彦合，贵州兵数讨不克。

崇祯二年，总督硃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复赤水卫，崇明、邦彦以十余万众来争。成名还永宁，贼追之锐甚。良柱偕监军副使刘可训出战小却，成名等来援，贼乃据五峰山桃红坝。越数日，良柱乘贼不备，与副将邓□等侵早雾迫之，贼大溃。成名闻山上呼噪声亦出。贼奔鹅项岭，

径长而狭，人马不能容。良柱、□军至，贼复大败，死者数万人。崇明、邦彦与邦彦党伪都督莫德并授首，俘其党杨作等数千人。积年巨寇平，时称西南奇捷。

四川巡抚张论上其功不及黔将。成名等怒，言邦彦、德乃己部将赵国玺所斩，且崇明犹未死。燮元信之，奏于朝。兵部不能决，赏久不行。御史孙征兰言："讯俘囚阿痴、杨作等，咸云邦彦即时授首，灼然非黔兵力。"帝即命献俘告庙，传首九边。川中抚按及御史毛羽健皆讼良柱、可训功，诋燮元。燮元疏辩且求去，赏遂格不行。良柱怨燮元，不为用，至与相讦奏，解职侯勘。久之，御史刘宗祥列上功状。七年八月，始录前功，进良柱左都督，世廕锦衣指挥佥事；成名等亦优叙。未几，复为四川总兵官。

八年夏，总督洪承畴大举讨贼，令良柱扼贼入川路。战凤县三江口，斩首三百七十有奇。明年冬，贼犯汉中，瑞王遣使乞师。良柱督兵援，与他将同却贼。十年四月，川中地震者七，地鸣者一，占主兵。贼果入犯，陷南江、通江。帝切责良柱及巡抚王维章。时良柱驻广元，尽召诸地兵九千有奇，分防扼险，止余二千人。贼知其势弱，五月复寇川北。维章告急于朝。会贼转掠他所，良柱乃撤还守隘兵，专守广元。维章以为非计，上章言之。十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陷宁羌，分三道入寇。良柱急拒战于绵州，众寡不敌，阵亡。贼直逼成都，维章方守保宁，反在外，连失三十余州县。帝大怒，命逮二人下诏狱，犹未知良柱死。狱成，维章遣戍，追夺良柱官。

十三年，良柱子指挥天锡伏阙言："臣与贼不共戴天。愿捐赀缮甲，选募劲旅及臣父旧将，自当一队，与贼血战，下雪父耻，上报国恩。"帝深嘉之，命授游击，赴嗣昌军立功。已，嗣昌言天锡所将亲丁二百六十人及召募精卒五六百人皆剽悍敢战。帝益嘉之，再增一秩。

张令，永宁宣抚司人。天启元年，奢崇明反，令为伪总兵，从攻成都。令虽为贼用，非其志。崇明败归永宁，令结宋武等乘间擒其伪丞相何若海，率众以降。崇明怒，杀令一家，夷其先墓。巡抚硃燮元言令等为国忘家，请优擢示劝，命与武并授参将。后屡从大军征讨，频有功，加副总兵，仍视参将事，后实授建武游击。崇祯中，屡迁副总兵，镇川北。七年，流贼入犯，总兵张尔奇以令为先锋，副将陈一龙、武声华为左右翼，拒之员山。令追至龙潭，一龙等不至，面中三矢，斩贼百余级而还。贼犯略阳，令又击败之，扼保宁、汉中诸要害，秦贼不敢犯。十年冬，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余州县，总兵侯良柱阵亡，令获免。杨嗣昌

之督师也，张献忠等悉奔兴安，为令所扼，不得入汉中，乃转寇夔州。十三年二月大败玛瑙山，走岔溪千江河，令复与副将方国安大破之。令时年七十余，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军中号“神弩将”。

献忠转入柯家坪，其地乱峰错峙，箐深道险。令率众追及之，分其下为五，鼓勇争利。贼众官军寡，国安为后拒，他道逸去。令独深入，被围，居绝阪中，屡射贼营，应弦毙者甚众。水远士渴，赖天雨以济，围终不解。襄阳监军佥事张克俭言于总督郑崇俭曰：“张令健将，奈何弃之！”急令参将张应元、汪之凤从八台山进，总兵贺人龙从满月嶆进。三月八日，应元等先至。令方与贼斗，呼声动山谷。应元等应之，内外夹击，贼乃败去。令与贼万余相持十三日，所杀伤过当，其卒仅五千耳。时巡抚邵捷春驻重庆，遣守黄泥洼，倚令及秦良玉为左右手。后捷春移大昌，以令守竹箇坪，防贼逸。九月，献忠兵大至。令力战，中矢死，军遂败。

之凤既解柯家坪围，后与应元同守夔州之土地岭，部卒多新募。献忠尽锐来攻，之凤、应元力战。贼分兵从后山下，突入其营。应元突围出。之凤走他道免，山行道渴，饮斗水卧，血凝臆而死。逾月，令亦战死。军中失二将，为夺气。

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积功至游击。崇祯五年，击邢红狼于高平，解其围。明年败贼寿阳黑山，覆姬关锁军。已，从曹文诏追贼西偃、碧霞村，斩混世王。与颇希牧逐贼寿阳东。又与陈国威、马杰破来远寨。从文诏大破贼范村。国威以步卒三百夜劫贼红山岭，如虎、杰及虎大威、和应诏击杀九条龙。寻以巡抚许鼎臣命，由文水入山剿贼。又与大威、应诏、杰由皋落山剿东犯之贼，并有功。贼流入畿南，山西警渐息，如虎仍隶鼎臣。七年剿贼沁源，馘五条龙。

如虎骁勇善战，与虎大威齐名。戴君恩、吴甡相继为巡抚，并委任之。以功进参将。其年冬，贼在河南，欲乘冰北渡，如虎、大威扼之河滨。八年二月与大威、国威斩剧贼高加计。山西贼尽平，用甡荐加副总兵。其冬以防河功，加署都督佥事。连岁防河及援剿河南贼，劳绩甚著。十一年冬，京师有警，如虎督兵勤王。明年四月擢蓟镇中协总兵官。

十三年坐事落职，发边方立功。督师杨嗣昌请于朝，令从入蜀。十一月，监军万元吉大飨将士于保宁。以诸军进止不一，擢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副之，率军趋绵州。分遣诸将屯要害。而元吉自间道走射

洪，扼蓬溪以待贼。贼方屯安岳界，侦官军且至，宵遁，抵内江。如虎简骁骑追之。元吉、应元营安岳城下，以扼其归路。十二月，张献忠陷泸州，其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贼居绝地，将遣大兵南捣其老巢，而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贼北窜永川，逆而击之，可尽殄。永川知县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如虎觅向导不可得，夜宿西关空舍。及抵立石，贼已先渡南溪返走。关中将贺人龙军隔水不击，贼遂越成都，走汉川、德阳，渡绵河入巴州。

明年正月，嗣昌亲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将陆追贼，诸军乃尽蹑贼後。贼折而东返，归路悉空，不可复遏。如虎所将止六百骑，余皆左良玉部兵，骄悍不可制，所过肆焚掠，惟参将刘士杰勇敢思立功。诸军从良玉，多优闲不战。改隶如虎，驰逐山谷风雪中，咸怨望。谣曰："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时贺人龙兵已大噪西归，所恃止如虎，元吉深忧之。贼自巴州至开县，官军追之，遇诸黄陵城。日晡雨作，诸将疲乏，请诘朝战。士杰奋曰："四旬逐贼，今始及之。舍弗击，我不能也。"执戈先，如虎激诸军继之。士杰所当，辄摧陷。献忠登高望官军，见无後继，密抽壮骑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良玉兵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子先捷并战死。如虎率亲兵力战，部将挟上马，溃围出，旗纛军符尽失。乃收残卒从嗣昌下荆州。及嗣昌死，率所部扼德安、黄州。会疽发背，不能战，退屯承天，寻移驻南阳。

十一月，李自成覆傅宗龙兵，乘势来攻。如虎与刘光祚凭城固守，用计杀贼精卒数千。已而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战，大呼冲击，血盈袍袖。过唐府门，北面叩头谢上恩，自称力竭，为贼揕死。光祚及分守参议艾毓初、南阳知县姚运熙并死之，唐王亦遇害。

光祚，字鸿其，榆林卫人。初为诸生，弃去。承祖廕，历官延绥游击。崇祯三年奉诏勤王，与何可纲等战滦州有功，迁汾州参将。五年与游击王尚义败贼张有义于临县。贼还兵犯之，军尽覆，光祚仅以身免。被征，未行，偕诸将复临县，诏除其罪。六年，贼犯石楼，光祚分三道击，大败之，斩隔沟飞、扑天虎等六人，获首功三百七十。又数败贼于临县、永宁。扑天飞等诈降，光祚设伏斩之。已，击败贼魏家湾、黑茶山。七年剿败王刚余党，斩四百余级，加署都督佥事，为山西副总兵。败贼崞县，复其城。八年，贼渠贺宗汉号活地草者，见其党刘浩然、高加计破灭，伪乞降。光祚伏兵斩之。晋中群盗皆尽，乃移光祚于宣府。久之，命率兵援剿河南。十一年连败贼白果园、襄城。已，擢保定总兵官，仍协讨河南贼。其冬，畿辅有警，驰还镇。大清兵薄保定，以光祚坚守，不攻而去。光祚寻从总督孙传庭南下。明年二月，大清兵还至浑

河，值水涨，辎重难渡，诸将王朴、曹变蛟等相顾不敢击，光祚恇怯尤甚。视师大学士刘宇亮劾之，诏即军前正法。光祚适报武清捷，宇亮乃系之武清狱，而拜疏请宽。帝怒罢宇亮，论光祚死。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录囚，力言光祚才武，命充为事官，戴罪办贼。光祚举废将尤翟文等，帝亦从之。

当是时，贼已陷河南、襄阳，中原郡县大抵残破。光祚士马无几，督师丁启睿尤怯，光祚虽少有克捷，而贼势转盛。及傅宗龙败殁于项城，南阳震恐。光祚适经其地，唐王邀与共守，城陷遂死。

虎大威，榆林人。本塞外降卒，勇敢娴将略，从军有功，累官山西参将。崇祯三年冬，从总兵尤世禄击王嘉胤于河曲，力战被伤。五年从总督张宗衡剿贼临川、潞安、阳城、沁水，连胜之。明年从巡抚许鼎臣击贼介休，歼其魁九条龙。时贼去山西，遁据辉林、武陟山中，约二万余。鼎臣令曹文诏自黎城入，大威、猛如虎诸将自皋落山入，贼屡败。寻移大威守平阳。七年，巡抚吴甡至，察诸将中惟大威、如虎沈毅可属兵事，委任之。其冬与如虎扼贼渡河。高加计据岢岚，四出剽掠。明年三月，二将追至忻、代山中。加计马上舞三十斤长梃突阵，大威射杀之，追斩其众五百人，余党悉平。甡荐二人忠勇，进大威副总兵。其冬以扼贼功，加署都督佥事。

九年八月，畿辅被兵，率师入援。明年春，命援剿陕西贼，遂代王忠为山西总兵官。上疏言诸将讨贼，零级不可取，生口不可贪，封域不可限。帝采纳之。十一年诏兵部甄别诸大将，大威以称职增秩。其年冬，京师戒严。命总督卢象升统大威及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入卫。寻从象升转战至钜鹿贾庄，被围数匝，象升死焉，大威等溃围出。督师刘宇亮、总督孙传庭皆言大威、国柱敢勇，身入重围，视他将异，乞令立功自赎。大威亦上章请罪。帝不从，卒解其任。寻令从军办贼。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围开封。总督杨文岳遣大威及副将张德昌先率五千人渡河。会贼已解围去，乃会河南巡抚李仙风于偃师，以兵少未敢击贼。待文岳军至，与贼战鸣皋，大破之，又与监军道任栋挫贼平峪。七月，自成及张献忠、罗汝才攻邓州，大威从文岳击破之，斩首千余级。陕西总督傅宗龙出关讨贼，文岳、大威会之。九月次新蔡，抵孟家庄。将战，秦帅贺人龙军先溃，大威军亦溃，遂奔沈丘。贼连陷河南邓、许，再围开封。大威从文岳援之，贼引去。明年二月，师次郾城。督师丁启睿、总兵左良玉方与贼鏖战，文岳督大威及冯大栋、张鹏翼等

合击，贼大败。相持十一昼夜，俘斩数千。贼遂东陷陈州、归德，已，复围开封。七月朔，启睿、文岳、大威及良玉、杨德政、方国安之师毕会。启睿欲急击，良玉不从，先走。大威诸军亦走。帝大怒，立诛德政，黜谴启睿诸人。大威时奔汝宁，出攻贼寨，中砲死，乃免其罪。

大威为偏裨，最有声。及为大帅，值贼势益张，所将止数千人，不能大有所挫。然身经数十战，卒死王事，论者贤之。

孙应元，不知何许人。历官京营参将，督勇卫营。勇卫营即腾骧、武骧四卫也，其先隶御马监，专牧马。庄烈帝锐意修武备，简应元及黄得功、周遇吉等训练，遂成劲旅。崇祯九年秋，从张凤翼军畿辅，有功，进副总兵。再以功增秩一等。明年，河南贼炽，应元、得功慷慨请行。帝壮之。发卒万人，监以中官刘元斌、卢九德，戒毋扰民。诸将奉命，军行肃然。十二月大破贼郑州，再破之密县，先后斩首千七百。明年正月大破之舞阳、光山、固始。四日三捷，斩首二千九百有奇，贼乃谋犯江北。元斌、九德南趋颍州，护凤陵，密遣应元、得功督骑兵扼贼前。自南而北，破之方家集。贼遂由固始走商城。录功，加都督佥事。已，复破之新野，又大破之遂平。熊文灿方主抚不战。而贼惮应元等，多降，降者亦不遽叛。文灿以此擅抚贼功。已而京师有警，召应元等还，贼遂无所忌。帝初闻禁军屡破贼，大喜，累加应元都督同知，赐银币蟒服，至是论功，遂进左都督，加衔总兵官，世廕锦衣副千户。

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复叛，仍命元斌、九德监应元、得功军南征。应元等驰至南阳。会马光玉屯淅川之吴村，伪乞抚，规渡汉江应献忠。淅川知县郭守邦说降其党许可变、胡可受。可变即贼改世王，可受则安世王也。可变夜至，处之东关。可受为光玉所持，约未定。应元、得功趋内乡掩其背，令副将周遇吉等分道别击之。文灿所遣陈洪范亦至。八月至小黄河口，参将马文豸等力战，可受败，呼曰：“始与许王约降者我也，今归命。”遇吉驻马受之。应元、得功遂进兵王家寨。贼分屯南北两山，用木石塞道。应元率文豸战其南，得功率副将林报国战其北，河南兵又扼华阳关，贼遂大败，光玉遁免。元斌至军，檄除可变、可受罪，授以官，报先后首功三千人。

及杨嗣昌督师襄阳，令元斌、应元戍荆门，护献陵。十三年七月与副将王允成、王之纶、监军佥事孔贞会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斩首二千三百，生擒五百有奇。混世王、小秦王皆降。时称荆楚第一功。十五年春，击贼罗山，力战。孤军无援，遂阵殁。赠恤如制。

应元善战，在行间多与黄得功偕。应元死，得功勋益显，故其名尤震于世。

姜名武，字我扬，保德州人。举天启二年武会试，授大同威远守备。崇祯初，迁大水峪游击。筑杏山城有功，迁宣府西城参将，击斩大盗王科。移守宣府右卫，擢通州副总兵。护诸陵有功，以故官典保定总督杨文岳中军，兼忠勇营团练事。

十五年，李自成围开封急，名武从文岳往援。时诸军壁硃仙镇者十余万，左良玉最强。一夕，其军大噪，突诸营，诸营惊溃。其军遂乘乱掠诸营马骡以去，于是诸营悉奔，独名武一军坚壁不动。侵晨，贼大至，督麾下血战。杀数百人，力竭被执，大骂，为贼磔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廕外卫世袭总旗。其子援王来聘、甄奇杰例，乃议赠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世袭锦衣百户。疏上，逾月而都城陷，不果行。

来聘，京师人。崇祯四年，中武会试。时帝锐意重武，举子运百斤大刀者止来聘及徐彦琦二人，而彦琦不与选。帝下考官及监试御史狱，悉贬兵部郎二十二人。遣词臣倪元璐等覆阅，取百人，视文榜例，分三甲传胪锡宴，以前三十卷进呈，钦定一甲三人，来聘居首，即授副总兵。武榜有状元，自来聘始也。来聘既拜命，泫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侪效命疆场尔，不捐躯杀贼，何以报上恩！"明年，孔有德据登州叛，官军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以火药轰城，城坏。将士踊入，辄为贼击退。来聘复先登，中伤而死。天子惜之，赠廕有加。奇杰亦官副总兵，隶杨文岳麾下，从击贼河南，战死。

先是，又有邓祖禹者，蕲水人，举万历四十七年武会试，授沈阳守备。尝出战，中矢死，夜半复苏，创甚告归。崇祯初，起宣府游击，入卫京师。副将申甫军殁，祖禹力战卢沟桥，擢涿州参将。疏请召对，不许。入朝上书，声甚厉，为御史所纠下狱，然帝颇采其言。久之赦出，为辰沅参将，擒苗酋飞天王、张五保，斩首千五百级，夷其巢。擢副总兵，辖德安、黄州。攻贼土壁山，尽掩所获为己有。当事将劾之，请剿寇自赎。乃令援应城，将七百人入城。贼大至，围数重。祖禹突围保西城外，贼复围之，军败被执。贼说降，怒骂不屈。贼言之再三，复骂曰："若此，须换却心肝。"贼笑曰："换不难。"遂剖心剜肝而死。

尤世威，榆林卫人。与兄世功、弟世禄并勇敢知名。天启中，世威积官建昌营参将，调守墙子路。七年迁山海中部副总兵。宁远告警，从大帅满桂赴援，力战城东有功，增秩受赐。崇祯二年擢总兵官，镇守居

庸、昌平。其冬，京师戒严，命提兵五千防顺义。俄命还镇，防护诸陵。四年代宋伟为山海总兵官，积资至左都督。七年命偕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坐拥兵不进，褫职论戍。未行，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

明年正月，贼陷凤阳。世威以二千五百骑赴之，抵亳州。会总督洪承畴出关讨贼，次信阳，命世威趋汝州。甫二日，承畴亦至。时贼见河南兵盛，悉奔入关中。承畴将入关征讨，乃大会诸将，令分防汝、雒诸要害。以世威部下皆劲旅，令与参将徐来朝分驻永宁、卢氏山中，以扼雒南兰草川、硃阳关之险。戒之曰："灵、陕，贼所出入，汝勿懈！"及承畴既入关，贼避之而南，复由蓝田走卢氏。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来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噪。贼至，来朝逃，一军尽殁。世威军暴露久，大疫，与贼战失利。世威及游击刘肇基、罗岱俱负重伤，军大溃。贼遂越卢氏，走永宁。事闻，命解任侯勘。十年，宣大总督卢象升言："世威善抚士卒，晓军机，徒以数千客旅久戍荒山，疾作失利。今当用兵时，弃之可惜。"乃命赴象升军自效。及象升战殁，自免归。

十五年以廷臣荐，命与弟世禄赴京候调。召对中左门，复告归。明年十月，李自成陷西安，传檄榆林招降。总兵官王定惧，率所部精兵弃城走。时巡抚张凤翼未至，城中士马单弱，人心汹汹。布政使都任亟集副将惠显、参将刘廷杰等与里居将帅世威及王世钦、王世国、侯世禄、侯拱极、王学书、故延绥总兵李昌龄议城守。众推世威为主帅。无何，贼十万众陷延安，下绥德，复遣使说降。廷杰大呼曰："长安虽破，三边如故。贼皆中州子弟，杀其父兄而驱之战，必非所愿。榆林天下劲兵，一战夺其气，然后约宁夏、固原为三师迭进，贼可平也。"众然其言，乃歃血誓师，简卒乘，缮甲仗，各出私财佐军。守具未备，贼已抵城下。

延杰募死士，乞师套部。师将至，贼分兵却之，攻城甚力。官军力战，杀贼无算。贼益众来攻，起飞楼逼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战益厉。守七昼夜，贼乃穴城，置大砲轰之，城遂破。世威等犹督众巷战，妇人竖子亦发屋瓦击贼，贼尸相枕藉。既而力不支，任死之，侯世禄父子及学书俱不屈死。贼怒廷杰勾套部，磔之，至死骂不绝口。世威、世钦、世国、昌龄并被执，缚至西安。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四人不屈膝。自成曰："诸公皆名将，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众骂曰："汝驿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缚，世钦唾曰："驿卒毋近前，污将军衣！"自成怒，皆杀之。时显亦被执，大骂贼。贼惜其勇，系至神木，服毒死。

王世钦，大将威子，历山海左部总兵官，谢病去。崇祯八年，洪承畴起之家，击李自成有功，即谢归。十六年召对中左门，未及用而归，遂死于贼。世国，威弟，保定总兵官继子，由柳沟总兵官罢归。甫数日，竟拒贼以死。

世威弟世禄，为宁夏总兵官，累著战功，至是与世威同死。世威从弟翟文为靖边营副将。尝从洪承畴败闯贼于凤翔之官亭，斩首七百余级。至是，率敢死士出南门奋击，杀伤甚众，中矢死。

又有尤岱者，由步卒起家，至山海铁骑营参将，数有功。忤上官，弃职归，守水西门，城陷自杀。

廷杰既死，其父副使彝鼎闻之不哭，曰："吾有子矣。"其弟廷夔收兄尸，亦自投阁死。

昌龄，字玉川，镇番卫人。为延绥总兵官，数有功，以刚直罢，徙居榆林。贼至，或劝之去，昌龄曰："贼至而遁，非勇也。见难而避，非义也。"起偕世威等同守城，卒同死。

侯世禄，榆林人。由世职累官凉州副总兵。辽事亟，诏擢总兵官，提兵赴援。世禄勇敢精悍，为经略熊廷弼所知。及袁应泰代廷弼，亦倚任之。天启元年，应泰议复抚顺、清河。以世禄及姜弼、梁仲善各将兵一万驻清河。未行，辽阳破，仲善阵亡，世禄、弼俱负重伤，溃围出。世禄以伤重，命立功自效。寻用为固原总兵官。六年以军政拾遗罢。明年，宁、锦告警，命率家丁赴关听调。旋命出守前屯，甫至，令以故官镇山海。崇祯元年，移镇宣府。明年冬，京师戒严，率师入卫。兵再溃，世禄被创。部卒剽民间，奔还镇。事闻，当重坐，以勤王先至，减死戍边。九年八月，京师被兵。率子弟从军，叙功免戍，还籍。廷臣多推荐，卒不复用。十六年，李自成围榆林，世禄与子拱极固守新添门。城陷，父子被执，俱不屈死。

拱极历官参将，常从总兵尤世禄破贼河曲有功。九年冬，任山海总兵官，寻谢病归。后以廷臣荐，应诏入都，与王洪、王世钦、尤世威召对中左门，未用遣归。卒与父同死。

刘国能，延安人。始与李自成、张献忠辈同为盗，自号闯塌天。崇祯三年大乱陕西。已，渡河而东，寇山西，转掠畿南、河北。六年冬，入河南，遂由内乡、淅川犯湖广郧、襄，破数县。明年正月入四川，陷

夔州。折而东，入郧阳境，为总督陈奇瑜所蹙。走汉南，同困车箱峡。已得出，复大乱陕西，再入河南，躏江北。官军逼之，与整齐王屯商、雒山间。九年复偕闯王、蝎子塊等由郧、襄趋兴安、汉中，总督洪承畴奔命不暇。寻南走荆、襄，与总兵秦翼明数战。其冬，与蝎子塊等十七营窥潼关，巡抚孙传庭扼之，引而南。明年闻马光玉等将犯蕲、黄，率众会之，直趋江北。官军数道邀击，乃不敢东。还走黄陂，入木兰山，转寇河南，败参将李春贵兵，将迫开封。诏诸将发兵援，乃南走黄、麻。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新至，贼惮之。见其下招降令，颇有欲归正者。国能先与张献忠有隙，虑为所并，後又与左良玉战败，乃以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抚于随州，顿首文灿前曰："愚民陷不义且十载，赖公湔洗更生。愿悉众入军籍，身隶麾下尽死力。"文灿大喜，慰抚之，署为守备，令隶良玉军。国能受约束，无异志。已而张献忠、罗汝才亦降，皆据邑自固。独国能从军征剿，数有功。明年二月从良玉勤王。有诏，还讨贼，奖励之。命兵部授官，录其部下将士，曰："献忠能立功，视此。"遂授国能副总兵。四月，良玉会师南阳，击李万庆。国能分击，贼溃奔，遂招万庆降。其秋，献忠、汝才并反。文灿遣国能率万庆兵会讨，遂并守郧阳。既而李自成扰河南，复移守叶县。

初，国能为盗时，与自成、汝才辈结为兄弟。及国能归正，自成辈深恨之。十四年九月围其城，四面力攻，国能不能支，城遂陷，被执。贼犹好谓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国能瞋目骂曰："我初与若同为贼，今则王臣也，何故降贼！"遂杀之。事闻，赠左都督，特进荣禄大夫，建祠。

李万庆，延安人。崇祯初，与张献忠、罗汝才等并反，贼中所称射塌天者是也。起陕西，蔓山西、畿南、河北，渡河残河南，出没湖广、四川，还趋郧阳，入兴安，困于车箱峡。出险，益大肆。八年春，贼七十二营会荥阳，议分兵随所向，令万庆及许可变助马进忠、横天王西当陕兵。已而诸路之贼尽萃于陕，总督洪承畴弥岁不能定，益恣，出没于河南、湖广，凡十五家。

迨十一年春，国能、献忠降，万庆等大噪而去，改称十三家，势颇衰。而文灿拥兵德安，不敢击，万庆等复大振。李自成向关中，万庆及马光玉、马进忠、罗汝才、惠登相、贺一龙、蔺养成、顺天王、顺义王九家最著。八月，进忠、光玉大挫于潼关。九月，郧、襄贼又大败于双沟，汝才率九营走均州，万庆率三营走光、固。十一月，汝才亦降，自

成又大败关内，势益衰，惟万庆、光玉、一龙、顺天王最劲。而万庆得马士秀、杜应金所劫左良玉贿，富且强，营麻城，徙信阳。

十二年正月战败，徙应山、德安。会光玉、进忠等皆大败，进忠惧而降，而顺天王已死。一龙、养成伏深山，登相远掠秦、蜀，万庆势益孤。文灿檄良玉击之唐县姚梁，分三营肄贼，逐入三山，裨将王修政趋利战死。文灿收二营卒，令良玉蹙之内乡。万庆等在赤眉城四平冈，依山结垒请降。良玉虑其诈，谋之文灿，益调诸将陈永福、罗岱、金声桓之兵会于贾宋，大剿万庆及光玉、可变。副将国能亦至，由张家林、七里河分击，贼大奔。良玉遣国能以二十骑往侦，且谕万庆降。万庆驰见，输情国能，遂执许州叛党于汝虎以降，处内乡城下者四千人。士秀、应金见进忠、万庆降而惧，复来归。有刘喜才者，夜取顺义王首以献，余党推可变为主，与胡可受皆降。自是群盗大衰。至五月，献忠复叛，汝才率其党九营应之，复大炽。而万庆、进忠以徒众既散，无二心。万庆愿从征自效，比国能给饷。遂授为副总兵，与国能守郧阳。献忠等方大乱蜀中，郧境得无事。

十四年，献忠突陷襄阳，郧守如故。明年正月，总督汪乔年讨贼，以万庆从。至襄城，军溃，入城。贼攻围之，固守五日。城陷，乔年死，万庆亦不屈死。事闻，赠都督同知、荣禄大夫，立祠襄城。

赞曰：明至末季，流寇蔓延，国势坐困，虽有奋威御敌之臣，而兵孱饷绌，徒使贼乘其敝，溃陷相属，无救乱亡。如艾万年等之捐躯尽节，其可悲者矣。此非其勇不具，略不娴也。兵力耗顿，加以统驭失宜，应援不及，求无败衄，得乎！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马世龙（杨肇基） 贺虎臣（子赞 诚） 沈有容 张可大（弟可仕）鲁钦（子宗文） 秦良玉 龙在田

马世龙，字苍元，宁夏人。由世职举武会试，历宣府游击。

天启二年抉永平副总兵。署兵部孙承宗奇其才，荐授署都督佥事，充三屯营总兵官。承宗出镇，荐为山海总兵，俾领中部，调总兵王世钦、尤世禄分领南北二部。明年正月赐尚方剑，实授府衔。承宗为筑坛拜大将，代行授钺礼，军马钱谷尽属之。寻定分地，世龙居中，驻卫城，世钦南海，世禄北山，并受世龙节制，兵各万五千人。世龙感承宗知已，颇尽力，与承宗定计出守关外诸城。四年，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又与崇焕、世钦航海抵盖套，相度形势而还。叙劳，加右都督。

当是时，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岁费军储数百万。诸有求于承宗者，率因世龙，不得则大恚。而世龙貌伟，中实怯，忌承宗者多击世龙以撼之。承宗抗辩于朝曰："人谓其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帝以承宗故，不问。

五年九月，世龙误信降人刘伯潞言、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率师袭取耀州，败没。言官交章劾奏，严旨切责，令戴罪图功。时魏忠贤方以清君侧疑承宗，其党攻世龙者并及承宗。承宗不安其位去，以兵部尚书高第来代。职方主事徐日久者，先佐第挠辽事，及从第赞画，力攻世龙。世龙阴结忠贤，反削日久籍。其冬，世龙亦谢病去。

崇祯元年，王在晋为尚书。世龙上疏极论其罪，有诏逮世龙，久不至。在晋罢，始诣狱。二年冬，都城戒严。刑部尚书乔允升荐世龙才，诏图功自赎。会祖大寿师溃，京师大震。承宗再起督师，以便宜遣世龙驰谕大寿听命。及满桂战死，遂令世龙代为总理，赐尚方剑，尽统诸镇援师。

三年三月进左都督。时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失守已三月。承宗、大寿隔关门，与世龙诸军声息断绝。帝急诏四方兵勤王，昌平尤世威、蓟镇杨肇基、保定曹鸣雷、山海宋伟、山西王国樑、固原杨麒、延绥吴自勉、临洮王承恩、宁夏尤世禄、甘肃杨嘉谟，所将皆诸边锐

卒；内地则山东、河南、南都、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四川诸军，亦先后至。并壁蓟门，观望不进。给事中张第元上言："世龙在关数载，绩效无闻，非若卫、霍之俦，功名足以服人也。诸帅宿将，非世龙偏裨，欲驱策节制，谁能甘之。师老财匮，锐气日消，延及夏秋，将有不可言者。"帝以世龙方规进取，不纳其言。时大寿于五月十日薄滦州。明日，世龙等以师会。又明日复其城。十三日，游击靳国臣复迁安。明日，副将何可纲复永平。又二日，别将复遵化。阅五月，四城始复。论功，大寿最，世禄次之。世龙加太子少保，廕本卫世千户。八月复谢病归。

六年五月，插汉虎墩兔合套寇犯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殁，诏起世龙代之。世龙生长宁夏，习其形势，大修战备。明年正月，二部入犯，遣参将卜应第大破之，斩首二百有奇。逾月，套寇犯贺兰山。世龙遣降丁潜入其营，馘其长撒儿甲，斩级如前。未几，插部大举入寇。世龙遣副将娄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夹击，斩首八百有奇。巡抚王振奇亦斩三百余级。寇复犯河西玉泉宫，世龙复邀斩五百余。其年七月犯枣园堡，世龙又大败之，俘斩一千有奇。世龙半岁中屡奏大捷，威名震西塞。无何，卒于官，年四十余。后论功，赠太子太傅，世锦衣佥事，赐恤如制。

杨肇基，沂州卫人。起家世职，积官至大同总兵。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反山东，连陷郓、钜野、邹、滕、峄，众至数万。巡抚赵彦任都司杨国栋、廖栋檄所部练民兵，增诸要地守卒。时肇基方家居，彦因即家荐起之，为山东总兵官讨贼。未至，栋及国栋等攻邹，兵溃，游击张榜战死。彦方视师兖州，遇贼。肇基至，急迎战，而令国栋及栋夹击，大败之横河。时贼精锐聚邹、滕中道，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而以大军击贼黄阴、纪王城，大败贼，蹙而殪之峄山，遂围邹。国栋等亦先后收复郓、钜野、峄、滕诸县，又大破之于沙河。乃筑长围攻邹。围三月，贼食尽，其党出降，遂擒鸿儒。献俘，磔于市，贼平。肇基由署都督佥事进右都督，廕本卫世千户。寻代沈有容镇登、莱。改延绥，以击套寇功，进左都督，廕锦衣千户，屡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移蓟镇西协。二年冬，大清兵克三屯营。肇基乘间收复，困守数月，卒全孤城。廕锦衣世千户。已，录恢复四城功，加太子太师，改廕锦衣佥事。明年卒官。子御蕃，见《徐从治传》。

贺虎臣，保定人。天启初，历天津海防游击，登莱参将，移兖州。六年迁延绥副总兵。河套寇大举入犯，从帅杨肇基协击，大破之。加署都督佥事。崇祯二年，捕诛阶州叛卒周大旺等。擢总兵官，镇守宁夏。

关中贼大起，王嘉胤陷清水营，杀游击李显宗，遂陷府谷。其党李老柴应之，啸聚三千余人，攻合水。总督杨鹤檄虎臣往讨，击之盘谷，俘馘六百有奇。已，击斩庆阳贼渠刘六。四年，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延绥抚镇皆东援陕西。巡抚练国事檄虎臣及副将李卑援剿。虎臣等遂进围保安，贼引河套数千骑挫虎臣军。会张应昌击败之，贼众弃城去。虎臣等前后获首功一千九百。明年，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李都司再围合水。虎臣偕临洮曹文诏、甘肃杨嘉谟、固原杨麒合击，大破贼甘泉之虎兕凹，斩首七百有奇，贼大困。

六年五月，插汉虎墩兔合套寇五万骑自清水、横城分道入。守备姚之夔等不能御，沙井驿副将史开先、临河堡参将张问政、岳家楼守备赵访皆溃逃。寇遂进薄灵州，虎臣急领千骑入守。旋尽勒城中兵出击，次大沙井。寇从汉伯堡突至，虎臣军未及布陈，且众寡不敌，遂战死。子赞挟五十骑突重围出。事闻，赠虎臣都督佥事，赐祭葬，世廕指挥佥事。寻录先后剿寇功，再赠都督同知，世廕锦衣副千户。

赞，勇敢有父风。既承廕，寻举武进士。积官至京营副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京师，京军六大营分列城外，皆不敢战，或弃甲降。赞独率部卒迎击，中矢死。

弟诚，身长七尺，美须髯，为诸生，以忠义自许。兄诫袭副千户，早卒，无子，诚当袭，以让其弟诠。及贼陷保定，家人劝易衣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见先将军地下！"遂偕妻女投井死。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佥事宠之孙也。幼走马击剑，好兵略。举万历七年武乡试。蓟辽总督梁梦龙见而异之，用为昌平千总。复受知总督张佳胤，调蓟镇东路，辖南兵后营。十二年秋，朵颜长昂以三千骑犯刘家口。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击，身中二矢，斩首六级，寇退乃还，由是知名。辽东巡抚顾养谦召隶麾下，俾练火器。十四年从李成梁出塞，抵可可毋林，斩馘多。明年再出，亦有功。成梁攻北关，有容陷阵，马再易再毙，卒拔其城。录功，世廕千户。迁都司佥书，守浮屠谷。

从宋应昌援朝鲜，乞归。日本封事坏，福建巡抚金学曾欲用奇捣其穴，起有容守浯屿、铜山。二十九年，倭掠诸寨，有容击败之。逾月，与铜山把总张万纪败倭彭山洋。倭据东番。有容守石湖，谋尽歼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风，存十四舟。过彭湖，与倭遇，格杀数人，纵火沈其六舟，斩首十五级，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倭遂去东番，海上息肩

者十年。捷闻，文武将吏悉叙功，有容赉白金而已。

三十二年七月，西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三大艘至彭湖，求互市，税使高寀召之也。有容白当事，自请往谕。见麻郎，指陈利害。麻郎悟，呼寀使者，索还所赂寀金，扬帆去。改佥书浙江都司。由浙江游击调天津，迁温处参将，罢归。四十四年，倭犯福建。巡抚黄承元请特设水师，起有容统之，擒倭东沙。寻招降巨寇袁进、李忠，散遣其众。

泰昌元年，辽事棘，始设山东副总兵，驻登州，以命有容。天启改元，辽、沈相继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以陶朗先巡抚登、莱，而擢有容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登、莱遂为重镇。八月，毛文龙有镇江之捷。诏有容统水师万，偕天津水师直抵镇江策应。有容叹曰："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无何，镇江果失，水师遂不进。明年，广宁覆，辽民走避诸岛，日望登师救援。朗先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有容争之，立命数十艘往，获济者数万人。时金、复、盖三卫俱空无人，有欲据守金州者。有容言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迨文龙取金州，未几复失。四年，有容以年老乞骸骨，归，卒。赠都督同知，赐祭葬。

张可大，字观甫，应天人。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举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授建昌守备。迁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洲、仪真，江洋大盗敛迹。税监鲁保死，淮抚李三才令可大录其赀。保家馈重贿，却不受。叶向高赴召过仪，见而异之，曰："此不特良将，且良吏也。"迁刘河游击，改广东高肇参将。调浙江舟山。奉命征黎，与总兵王鸣鹤用黑番为导，捣其巢，黎乃灭。

舟山，宋昌国城也，居海中，有七十二墺，为浙东要害。可大条上八议，皆硕画。倭犯五罩湖、白沙港、茶山，潭头，连败之，加副总兵。城久圮，可大与副使蔡献臣筑之，两月工竣。城内外田数千亩，海潮害稼。可大筑碶蓄淡水，遂为膏腴。民称曰："张公碶"。天启元年以都指挥使掌南京锦衣卫。六年擢都督佥事，佥书南京右府。崇祯元年出为登莱总兵官。会议裁登、莱抚镇，乃命以总兵官视登州副总兵事，而巡抚遂罢不设。可大尽心海防，亲历巡视，图沿海地形、兵力强弱，为《海防图说》上之。二年冬，白莲贼余党围莱阳，可大击破之，焚其六砦，斩伪国公二人，围遂解。京师被兵，可大入卫，守西直、广宁诸门。明年，以勤王功，升都督同知。

刘兴治反东江，遂奉诏还镇。已而四城并复，朝议复设登莱巡抚，

以孙元化为之。元化率关外八千人至，强半皆辽人。可大虑有变，屡言于元化，不听。

四年七月，录前守城功，进右都督。十月，佥书南京左府，兼督池河、浦口二军，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孔有德反吴桥，东陷六城。可大急往剿，元化檄止之，不听。次莱州，遇元化，复为所阻，乃还镇。岁将晏，有德暮薄城。可大请击之，元化持抚议，不许。可大陈利害甚切，元化期明岁元日发兵合击。至期，元化兵不发。明日，合兵战城东，可大兵屡胜。元化部卒皆辽人，亲党多，无斗志。其将张焘先走，可大兵亦败。中军管维城，游击陈良谟，守备盛洛、姚士良皆战死。焘兵半降有德，遣归为内应。元化开门纳之，可大谏，不听。夜半贼至，城遂陷。可大时守水城，抚膺大恸。解所佩印付旗鼓，间道走济南上之。还家辞母，令弟可度、子鹿征奉母航海趋天津。而以佩剑付部将，尽斩诸婢妾，遂投缳死。事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子少傅，谥庄节，赐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旌忠"。

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有儒将风。为南京锦衣时，欧阳晖由刑部主事谪本卫知事，尝赋诗有"阴霾国事非"句，扬州知府刘鐸书之扇，赠一僧。恶鐸者谮之魏忠贤，晖、鐸俱被逮。可大约束旗尉，捐奉助之，卜室处其妻子。其尚义类如此。

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隐居博学，尝辑明布衣诗一百卷。

鲁钦，长清人。万历中，历山西副总兵。天启元年迁神机营左副将。寻擢署都督佥事，充保定总兵官。奢崇明、安邦彦并反，贵州总兵张彦方在围中，而总理杜文焕称病。明年十月用钦代文焕，命总川、忠、湖广汉土军刻期解围。未至，围已解，钦驰赴贵阳。三年正月，巡抚王三善大败于陆广，群苗宋万化、何中尉等蜂起。钦佐三善防剿，率诸将擒中尉、万化，遂进营红崖。红崖者，崇明败走处也。三善谋大举深入，钦及总兵官马炯、张彦方，诸道监司尹伸、岳具仰、向日升、杨世赏各以兵从，五战，斩首万八千，直抵大方。四年正月，三善败殁于内庄，钦等以残卒还。命戴罪办贼。

都匀凯里土司者，运道咽喉也，邦彦结诸蛮困其城，长官杨世蔚不能守。总督蔡复一遣钦及总兵官刘超救之，拔贼岩头寨，遂移师克平茶。已而邦彦尽驱罗鬼，结四十营于斑鸠湾后寨，互二十余里，分犯普定。复一令钦与总兵官黄钺分道御之。钦率部将张云鹏、刘志敏、邓□等大败贼汪家冲。钺及参政陆梦龙、副使杨世赏亦大败贼蒋义寨。合追至

河，斩首千五百余级。搜山，复斩六百余级。尹伸守普定，亦败贼兵，与大军会，共剪水外逆苗。邦彦势窘，渡河西奔。钦、钺督诸将穷追，梦龙等分驻三岔河岸为后劲。前锋云鹏、□等深入织金，先后斩首千余级。

复一上其功，言："钦廉勇。虽名总理，权力不当一偏裨。旧抚臣三善及诸监军，人人为大帅，内庄失律，钦不当独任大帅罪。臣至黔，以诸道监军兵尽属钦，每战身先士卒。钦败可原，胜足录。当免其戴罪，仍以功论。"从之。明年正月，钦等渡河还，中伏，败死者数千人。充为事官，立功自赎。

自平越至兴隆、清平二卫，苗二百余寨盘踞其间，以长田之天保、阿秧为魁。邦彦初反，授二酋都督，使通下六卫声息。是年春，寇石阡、余庆。监军按察使来斯行啖阿秧，使图天保，阿秧反以情告。斯行乃诱斩阿秧，议讨天保，会以疾去。复一令贵阳同知周鸿图代为监军，阿秧弟阿买与天保请兵邦彦，复兄仇。复一以兵事属鸿图及钦，而遣参将胡从仪、杨明楷等佐之。钦等三道进，大战米墩山，生擒天保及阿买，先后斩贼魁五十四人，获首功二千三百五十，破焚百七十四寨。盛夏兴师，将士冒暑雨，冲岚瘴。剧寇尽除，土人谓二百年所未有。复一既奏功，未报而卒。监军御史傅宗龙复以为言，乃命钦总理如故，鸿图授平越知府。

六年三月，邦彦复大举入寇。钦御之河上，连战数日，杀伤相当。夜半，贼直逼钦垒。将十逃窜，钦遂自刎。诸营尽溃，贼势复张。

钦勇敢善战，为西南大将之冠。庄烈帝嗣位，赠少保、左都督，世廕指挥佥事，赐祭葬，建祠曰："旌忠"。

子宗文承廕。崇祯中，以蓟镇副总兵为总督吴阿衡中军。十一年冬，墙子岭失事，与阿衡并力战死。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邓坎。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部民所讼，瘐死云阳狱，良玉代领其职。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泰昌时，征其兵援辽。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朝命赐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佥书，民屏守备。天启元年，邦屏渡浑河战死，民屏突围出。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所过秋毫无犯。诏加二品服，即予封诰。子祥麟授指挥使。良玉陈邦屏死状，请优恤。因言："臣自征播以来，所建之功，不满谗妒口，贝锦高张，忠诚孰表。"帝优诏报之。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殁，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宜录邦屏子，进民屏官。"乃赠邦屏都督佥事，锡世廕，与陈策等合祠；民屏进都司佥书。

部议再征兵二千。良玉与民屏驰还，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党樊龙反重庆，赍金帛结援。良玉斩其使，即发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度渝城，奄至重庆南坪关，扼贼归路。伏兵袭两河，焚其舟。分兵守忠州，驰檄夔州，令急防翟塘上下。贼出战，即败归。良玉上其状，擢民屏参将，翼明、拱明守备。"

已而奢崇明围成都急，巡抚硃燮元檄良玉讨。时诸土司皆贪贼赂，逗遛不进。独良玉鼓行而西，收新都，长驱抵成都，贼遂解围去。良玉乃还军攻二郎关，民屏先登，已，克佛图关，复重庆。良玉初举兵，即以疏闻。命封夫人，锡诰命，至是复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命祥麟为宜慰使，民屏进副总兵，翼明、拱明进参将。良玉益感奋，先后攻克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诸大巢，蜀贼底定。复以援贵州功，数赉金币。

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粮，累奏红崖墩诸捷。乃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如总兵李维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臣，不容一见。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帝优诏报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礼待，不得疑忌。

是年，民屏从巡抚王三善抵陆广，兵败先遁。其冬，从战大方，屡捷。明年正月，退师。贼来袭，战死。二子佐明、祚明得脱，皆重伤。良玉请恤，赠都督同知，立祠赐祭，官二子。而是时翼明、拱明皆进官至副总兵。

崇祯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与翼明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庄烈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良玉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会四城

复，乃命良玉归，而翼明驻近畿。明年筑大凌河城。翼明以万人护筑，城成，命撤兵还镇。七年，流贼陷河南，加翼明总兵官，督军赴讨。明年，邓□死，以所部皆蜀人，命翼明将之，连破贼于青崖河、吴家堰、袁家坪，扼贼走郧西路。翼明性恇怯，部将连败，不以实闻，革都督衔，贬二秩办贼。已，从卢象升逐贼谷城。贼走均州，翼明败之青石铺。贼入山自保，翼明攻破之。连破贼界山、三道河、花园沟，擒黑煞神、飞山虎。贼出没郧、襄间，抚治郧阳苗胙土遣使招降，翼明赞其事，为贼所绐，卒不绛。翼明、胙土皆被劾。已而贼犯襄阳，翼明连战得利，屯兵庙滩，以扼汉江之浅。而罗汝才、刘国能自深水以渡，遂大扰蕲、黄间。帝以郧、襄属邑尽残，罢胙土，切责翼明，寻亦被劾解官。而良玉自京师还，不复援剿，专办蜀贼。

七年二月，贼陷夔州，围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罗汝才于巫山。汝才犯夔州，良玉师至乃去。已，邀之马家寨，斩首六百，追败之留马垭，斩其魁东山虎。复合他将大败之谭家坪北山，又破之仙寺岭。良玉夺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贼势渐衰。

当是时，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川抚邵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良玉及张令二军。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捷春使按营垒。见良玉军整，心异之。良玉为置酒。语逊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谊应死，独恨与邵公同死耳。"逊之问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殊失地利。贼据归、巫万山巅，俯瞰吾营。铁骑建瓴下，张令必破。令破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且督师以蜀为壑，无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无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败道也。"逊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营大昌，监军万元吉亦进屯巫山，与相应援。其年十月，张献忠连破官军于观音岩、三黄岭，遂从上马渡过军。良玉偕张令急扼之竹箇坪，挫其锋。会令为贼所殪，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乃单骑见捷春请曰："事急矣，尽发吾溪峒卒，可得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犹足办贼。"捷春见嗣昌与己左，而仓无见粮，谢其计不用。良玉乃叹息归。时摇、黄十三家贼横蜀中。有秦缵勋者，良玉族人也，为贼耳目，被擒，杀狱卒遁去。良玉捕执以献，无脱者。

张献忠尽陷楚地，将复入蜀。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请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复上之巡按刘之勃，之勃许之，而无兵可发。十七年春，献忠遂长驱犯夔州。良玉驰援，众寡不敌，溃。及全蜀尽陷，良玉慷慨语其众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悉召所部约曰："有从贼

者，族无赦！”乃分兵守四境。贼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砫者。后献忠死，良玉竟以寿终。

翼明既罢，崇祯十六年冬，起四川总兵官。道梗，命不达。而拱明值普名声之乱，与贼斗死，赠恤如制。

龙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启二年，云南贼安效良、张世臣等为乱。在田与阿迷普名声、武定吾必奎等征讨，数有功，得为土守备。新平贼剽石屏，安效良攻沾益，在田俱破走之。巡抚闵洪学上其功，擢坐营都司。

崇祯二年与必奎收复乌撒。八年，流贼犯凤阳，诏征云南土兵。在田率所部应诏，击贼湖广、河南，频有功，擢副总兵。总理卢象升檄讨襄阳贼，至则象升已奉诏勤王，命属熊文灿。十年三月击擒大盗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贺一龙、李万庆于双沟，进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贼固始，斩首三千五百有奇。张献忠之叛也，文灿命在田驻谷城，遏贼东突。诸将多忌在田，谗言日兴。及文灿被逮，在田亦罢归，还至贵州，击平叛贼安陇壁。

十五年夏，中原盗益炽。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奋激国难，捐赀募精卒九千五百，战象四，战马二千，入楚、豫破贼。贼不敢窥江北陵寝，滇兵有力焉。五载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归。自臣罢，亲藩辱，名城屡陷。臣妄谓讨寇必须南兵。盖诸将所统多乌合，遇寇即逃，乏饷即噪。滇兵万里长驱，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军易溃也。且一岁中，秋冬气凉，贼得驰骋。春夏即入山避暑，养锐而出，故其气益盛。夫平原战既不胜，山蹊又莫敢撄，师老财殚，荡平何日。滇兵轻走远跳，善搜山。臣愿整万众，力扫秦、楚、豫、皖诸寇，不灭不止。望速给行粮，沿途接济。臣誓捐躯报国，言而不效，甘伏斧钺质。”帝壮之，下兵部议，寝不行。

逾二载，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国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宁州土知州禄永命协讨，击擒之。未几，沙定洲作乱，据云南府，在田不敢击。明年，定州攻在田不下，移攻宁州，寻陷嶍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孙可望等至贵州，在田说令攻定洲，定洲迄破灭。在田归，卒于家。

赞曰：马世龙等值边陲多事，奋其勇略，著绩戎行，或捐躯力战，身膏原野，可谓无忝爪牙之任矣。夫摧锋陷敌，宿将犹难，而秦良玉一土舍妇人，提兵裹粮，崎岖转斗，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

缩脑观望者，视此能无愧乎！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

贺世贤（尤世功） 童仲揆（陈策 周敦吉等 张神武等） 罗一贯（刘渠祁秉忠） 满桂（孙祖寿） 赵率教（硃国彦） 官惟贤（张奇化） 何可纲黄龙李惟鸾 金日观楚继功等

贺世贤，榆林卫人。少为厮养，后从军，积功至沈阳游击，迁义州参将。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围，副将邹储贤固守。城破，率亲丁鏖战城南，与参将张□俱死。部将二十人、兵民万余歼焉。世贤驻瑷阳，闻变，疾驰出塞，得首功百五十有四级，进副总兵。

明年，杨镐四路出师。世贤副李如柏出清河。刘綎深入中伏，劝如柏往救，不从，綎遂覆殁。寻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驻虎皮驿。铁岭被围，世贤驰援，城已破，邀获首功百余级。泰昌元年九月连战灰山、抚安堡，获首功二百有奇。当是时，四方宿将鳞集辽左，率缩朒不敢战，独世贤数角斗有功，同列多忌之。移镇沈阳。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广宁总兵李光荣疑世贤所纳多，以状闻。巡抚薛国用亦奏三可虑，兵部尚书崔景荣请拒勿纳，而置己纳于他所。然世贤所纳卒不可散，同列遂谤其有异志。

天启元年三月，我大清以重兵薄沈阳。世贤及总兵尤世功掘堑浚壕，树大木为栅，列楯车火器木石，环城设兵，守城法甚具。大清先以数十骑来侦，世功兵蹑之，杀四人。世贤勇而轻，嗜酒。旦日饮酒，率亲丁千，出城逆击，期尽敌而反。大清兵佯败，世贤乘锐进。倏精骑四合，世贤战且却，抵西门，身被十四矢。城中闻世贤败，各鸟兽窜，而降丁复叛，断城外吊桥。或劝世贤走辽阳，曰：“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见袁经略乎！”挥铁鞭驰突围中，击杀数人，中矢坠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战死。

世功亦榆林人。万历中，举武乡试，历沈阳游击。张承廕之败也，世功脱归，坐褫职。经略杨镐言其身负重伤，才堪策励，乃补武精营游击。镐四路出师，世功隶李如柏麾下，得全。寻以副总兵守沈阳。熊廷弼代镐，爱其才，与副将硃万良并倚任。廷弼罢，袁应泰代，议三路出师，用为总兵官。未行，而沈阳被兵，死于战。赠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指挥佥事，世袭，赐祭葬，建祠曰“愍忠”。

世贤既殁，或疑其叛降，恤典故不及。四川副使车朴为讼冤，格众

议不果。

童仲揆，南京人。举武会试，历都指挥，掌四川都司。万历末，擢副总兵，督川兵援辽，与同官陈策并充援剿总兵官。熹宗初立，经略袁应泰招蒙古诸部，处之辽、沈二城。仲揆力谏，不听。

明年，天启改元，应泰欲城清河、抚顺。议三路出师，用大将十人，各将兵万余，仲揆、策当其二。未行，而大清兵已逼沈阳。两人驰救，次浑河。游击周敦吉曰："事急矣，请直抵沈阳，与城中兵夹击，可以成功。"已，闻沈阳陷，诸将皆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仲揆、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营桥南。邦屏结阵未就，大清兵来攻，却复前者三，诸军遂败。敦吉、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死。他将走入浙兵营，被围数匝。副将硃万良、姜弼不救，及围急始前，一战即败走。大清兵尽锐攻浙营。营中用火器，多杀伤。火药尽，短兵接，遂大溃。策先战死，仲揆将奔，金止之，乃还兵斗。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大清兵万矢齐发，仲揆与金、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万良既遁，经略将斩之，乞勋罪自效。及辽阳被攻，果陷阵死。

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事闻，赠策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本卫指挥佥事，世袭，赐祭葬，建祠曰："愍忠"。仲揆赠都督同知，增世廕三级，祀祀。金、起龙赠都督佥事，增世廕三级，附祀。名世先有罪系狱，尚书薛三才荐其善火器，命从征立功。文杰亦先褫职。及死，并得复官，赠三级，增世廕二级。见龙等皆予赠廕，他副将至把总战死者百二十余人，赠廕有差。

敦吉，先为四川永宁参将。永宁宣抚奢效忠卒，子崇明幼，其妻奢世统与妾奢世续争印，相攻者十余年。后崇明袭职，世续犹匿印不予。都司张神武与敦吉谋，尽掠其积聚子女，擒世续以归。其部目阎宗传怒，以求主母为名，大掠永宁、赤水、普市、麾尼，数百里成兵墟。事闻，敦吉、神武并论死。辽东告警，命敦吉从军自效，及是鏖战死，赠恤如制。

神武，新建人。万历中举武会试第一。授四川都司佥书。既论死，辽左兵兴，用经略袁应泰荐，诏谕从征立功。神武率亲丁二百四十余，疾驰至广宁。会辽阳已失，巡抚薛国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辽阳，非守广宁也。"曰："辽阳殁矣，若何之？"曰："将以歼

敌。”曰：“二百人能歼敌乎？”曰：“不能，则死之。”前至辽河，遇逃卒十余万。神武以忠义激其帅，欲与还战，帅不从。乃独率所部渡河，抵首山，去辽阳十七里而军。将士不食已一日，遇大清兵，疾呼奋击，孤军无援，尽殁于阵。监军御史方震孺绘神武像，率将士罗拜，为文祭之。诏赠都督佥事，世廕千户，立祠祀之。

又有杨宗业、梁仲善者，皆援辽总兵官。宗业历镇浙江、山西。杨镐四路败后，命提兵赴援，至是父子并战死。仲善亦战死辽阳城下。宗业赠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仲善赠都督佥事，增世廕三级。并从祠附祀。

罗一贯，甘州卫人。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陷，西平地最冲，一贯悉力捍御。巡抚王化贞言于朝，加副总兵。时化贞驻广宁，经略熊廷弼驻右屯，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而一贯帅三千人守西平。已，定议，各缮隍坚垒，急则互相援，违者必诛。明年正月，大清兵西渡河，经抚戒勿轻战。兵渐近，参将黑云鹤出击。一贯止之，不从。明日，云鹤战败，奔还城，追兵歼焉。一贯凭城固拒，用砲击伤者无算。大清树旗招降，且遣使来说，一贯不从。又明日，骑益众，环城力攻。一贯流矢中目，不能战。火药矢石尽，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亦死之。化贞知城未下，信游击孙得功语，尽发广宁兵。以得功及中军游击祖大寿为前锋，令会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渠进战，遇大清兵于平阳。得功怀异志，欲引去。乃分兵为左右翼，稍却，推渠、秉忠前。渠等力战，颇有杀伤。得功及副将鲍承先走，后军见之亦奔，遂大溃。渠战死。秉忠被二刀三矢，家众扶上马，夺围出，创重，卒于途。副将刘征击杀十余人，乃死。大寿走觉华岛。得功遂降。越二日，广宁即破。事闻，赠一贯都督同知，世廕副千户；渠、秉忠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级，再廕指挥佥事。皆赐祭葬，建祠并祀。

一贯子俊杰承廕，崇祯中仕至宣府总兵官，免归。李自成犯甘州，城陷，死之。

渠，京城巡捕营副将也，以御史杨鹤荐，擢总兵官，援剿辽东。辽阳被围，广宁总兵李光荣不能救，反断河桥截军民归路，总督文球劾罢之，即以渠代。西平告急，帅镇武兵往援，遂战殁。

秉忠，陕西人。万历四十四年为永昌参将。银定、歹青以二千余骑人塞，秉忠提兵三百拒之，转战两昼夜。援军至，始遁。秉忠追还所掠

人畜，边人颂之。擢凉州副总兵。经略袁应泰荐其智勇，令率私卒守蒲河。至则辽阳已破，命为援剿总兵官，驻防闾阳，援西平，竟死。

自辽左军兴，总兵官阵亡者凡十有四人：抚顺则张承廕，四路出师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是役，渠与秉忠继之。朝端恤典，俱极优崇。而偾军之将，若李如柏、麻承恩辈，竟有未膺显戮者。

满桂，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稍长，便骑射。每从征，多斩馘。军令，获敌首一，予一官，否则赍白金五十。桂屡得金，不受职。年及壮，始为总旗。又十余年为百户。后屡迁潮河川守备。杨镐四路师败，荐小将知兵者数人，首及桂。移守黄土岭。为总督王象乾所知，进石塘路游击、喜峰口参将。

天启二年，大学士孙承宗行边，桂入谒。壮其貌，与谈兵事，大奇之。及出镇山海，即擢副总兵，领中军事。承宗幕下，文武辐辏，独用桂。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

明年，承宗议出关修复宁远。问谁可守者。马世龙荐孙谏及李承先，承宗皆不许。袁崇焕、茅元仪进曰："满桂可。但为公中军，不敢请耳。"承宗曰；"既可，安问中军。"呼桂语之，慨然请行。世龙犹疑其不可，承宗不听。即日置酒，亲为之饯。桂至宁远，与崇焕协心城筑，屹然成重镇。语具《崇焕传》中。

时蒙古部落驻牧宁远东鄙，辽民来归者悉遭劫掠，承宗患之。四年二月，遣桂及总兵尤世禄袭之大凌河。诸部号泣西窜，东鄙以宁。拱兔、炒花、宰赛诸部阳受款而阴怀反侧。桂善操纵，诸部咸服，岁省抚赏银不赀。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诏擢都督佥事，加衔总兵。承宗乃令典后部，与前部赵率教相掎角。督饷郎中杨呈秀侵克军粮，副将徐涟激之变，围崇焕署。惮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结队东走。桂与崇焕追斩首恶，抚余众而还。

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桂与崇焕死守。始攻西南城隅，发西洋红夷砲，伤攻者甚众。明日转攻南城，用火器拒却之，围解。帝大喜，擢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再论功，加右都督，廕副千户，世袭。桂疏谢，并自叙前后功。优诏褒答，再进左都督。

桂初与率教深相得。是役也，怒其不亲救，相责望。帝闻之，下敕戒勉。而崇焕复与桂不和，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举朝皆知桂可用，虑同城或偾事，遂召还。督师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而召命已下。又请用之关门。崇焕皆不纳。闰六月乃命以故秩佥书中军府事。未几，崇焕亦自悔，请仍用之臣言，帝可之，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赐尚方剑以重事权。

七年五月，大清兵围锦州，分兵略宁远。桂遣兵救，被围笊篱山。桂与总兵尤世禄赴之，大战相当。遂入宁远城，与崇焕为守御计。俄大清兵进薄城下，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捷闻，加太子太师，世廕锦衣佥事。及崇焕休去，之臣再督师，盛推桂才，请仍镇宁远。会蒙古炒花诸部离散，桂与之臣多收置之麾下。

庄烈帝已嗣位，诏之臣毋蹈袁应泰、王化贞故辙，并责桂阿之臣意。桂遂请病乞休，不允。崇祯元年七月，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罢，桂亦召还府。适大同总兵渠家桢失事，命桂代之。大同久恃款弛备，插部西侵，顺义王遂入境大掠。家桢及巡抚张翼明论死，插部遂挟赏不去。桂至，遍阅八路七十二城堡，边备大修，军民恃以无恐。

明年冬十月，大清兵入近畿。十一月诏谕勤王。桂率五千骑入卫，次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俱战败，遂趋都城。帝遣官慰劳，犒万金，令与世禄俱屯德胜门。无何，合战，世禄兵溃，桂独前斗。城上发大砲佐之，误伤桂军，桂亦负伤，令入休甕城。旋与袁崇焕、祖大寿并召见，桂解衣示创，帝深嘉叹。十二月朔复召见，下崇焕狱，赐桂酒馔，令总理关、宁将卒，营安定门外。

桂骁勇敢战。所部降丁间扰民，桂不能问。副将申甫所统多市人，桂军凌之。夜发矢，惊其营，有死者。御史金声以闻，帝亦不问。及大寿军东溃，乃拜桂武经略，尽统入卫诸军，赐尚方剑，趣出师。桂曰："敌劲援寡，未可轻战。"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以十五日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列栅以待。大清兵自良乡回，明日昧爽，以精骑四面蹙之。诸将不能支，大败，桂及祖寿战死，云龙、登云被执。帝闻，震悼，遣礼部侍郎徐光启致祭，赠少师，世廕锦衣佥事，袭升三级，赐祭葬，有司建祠。

孙祖寿，字必之，昌平人。万历中举武乡试，授固关把总。天启二年历官署都督佥事，为蓟镇总兵官。

孙承宗行边，议于蓟镇三协十二路分设三大将。以祖寿领西协，辖石匣、古北、曹家、墙子四路，驻遵化。而江应诏领东协，驻关门，辖山海关、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马世龙领中协，驻三屯营，辖马兰、松棚、喜峰、太平四路。经略王在晋、总督王象乾佥谓："永平设镇，本以卫山海。今移之三屯，则去山海四百里，于应援为疏。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今并列两镇，于建牙为赘。请令世龙仍镇永平，以东协四路分隶世龙、应诏，而以中、西二协专隶之祖寿，仍镇三屯。"章下兵部，署事侍郎张经世议如其言，承宗坚执如初。乃命祖寿移镇遵化。七年，锦州告警，祖寿赴援，不敢战，被劾罢归。及是都城被兵，散家财，招回部曲，从满桂赴斗，竟死，赠恤如制。

祖寿初守固关，遘危疾，妻张氏割臂以疗，绝饮食者七日。祖寿生，而张氏旋死，遂终身不近妇人。为大帅，部将以五百金遗其子于家，却不受。他日来省，赐之卮酒曰："却金一事，善体吾心，否则法不汝宥也。"其秉义执节如此。

赵率教，陕西人。万历中，历官延绥参将，屡著战功。已，劾罢。辽事急，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率教受知于经略袁应泰，擢副总兵，典中军事。

天启元年，辽阳破，率教潜逃，罪当死，幸免。明年，王化贞弃广宁，关外诸城尽空。率教请于经略王在晋，愿收复前屯卫城，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蒙古据其地，不敢进，抵中前所而止。其年，游击鲁之甲以枢辅孙承宗令，救难民六千口，至前屯，尽驱蒙古于郊外。率教乃得入，编次难民为兵，缮雉堞，谨斥堠，军府由是粗立。既而承宗令裨将阵练以川、湖土兵来助，前屯守始固。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万。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余给牛种，大兴屯田，身自督课，至手足胼胝。承宗出关阅视，大喜，以己所乘舆赠之。

蒙古虎墩兔素为总督王象乾所抚。其部下抽扣儿者，善为盗，率教捕斩四人。招抚佥事万有孚与率教有隙，遂以故败款事诉之象乾。象乾告兵部尚书董汉儒，将斩之，赖承宗贻书汉儒，得不死。

时承宗分关内外为五部。以马世龙、王世钦、尤世禄领中、左、右部，而令率教与副将孙谏领前、后部，部各万五千人。率教仍驻前屯。四年九月，承宗暴其功于朝。擢署都督佥事，加衔总兵。五年冬，承宗去，高第来代，诸将多所更置。率教善事第，第亦委信之。

六年二月，蒙古以宁远被围，乘间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御之，斩首百余级，夺马二百匹，追至高台堡乃还。捷闻，帝大喜，立擢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代杨麒镇山海关。寻论功，再进右都督，世廕本卫副千户。时满桂守宁远，亦有盛名，与率教深相得。及宁远被围，率教遣一都司、四守备东援。桂恶其稽缓，拒不纳，以袁崇焕言，乃令入。既解围，率教欲分功。桂不许，且责其不亲援，两人遂有隙。中朝闻之，下敕戒谕。而桂又与崇焕不和。乃召还桂，令率教尽统关内外兵，移镇宁远。

七年正月，大清兵南征朝鲜。率教督兵抵三岔河为牵制，卒无功。三月，崇焕议修筑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渐图恢复。率教移镇锦州护工，再加左都督。五月，大清兵围锦州，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硃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砲，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时桂亦著功宁远，因称“宁、锦大捷”。魏忠贤等蒙重赏。率教加太子少傅，廕锦衣千户，世袭。

崇祯元年八月移镇永平，兼辖蓟镇八路。逾月，挂平辽将军印，再移至关门。明年，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硃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帝闻痛悼，赐恤典，立祠奉祀。

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国彦以崇祯二年四月为蓟镇中协总兵官，驻三屯营。十一月六日，大清兵临城，副将硃来同等挈家潜遁。国彦愤，榜诸人性名于通衢。以所积俸银五百余、衣服器具尽给部卒。具冠带西向稽首，偕妻张氏投缳死。

官惟贤，万历末，为甘肃裴家营守备。天启二年以都司佥书署镇番参将事，历宣府游击、延绥西路参将，仍移镇番。五年春，河套、松山诸部入犯，惟贤偕参将丁孟科大败之，斩首二百四十余级。明年春，班记刺麻台吉复纠松山银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儿台吉，以三千骑来犯。惟贤再败之，获首功二百有奇。三儿台吉被创死。进惟贤副总兵。其冬，银定等以三儿之死挟愤图报，益纠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惟贤及镇将徐永寿等亦分道拒之，共获首功百有六十。七年春，银定、宾兔、矮木素、班记刺麻合土卖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惟贤及西路副将陈洪范大破之，斩首百八十余级。当是时，西部频寇边，惟贤屡挫其锋。

其秋，王之臣督师辽东，乞惟贤赴关门。

明年，崇祯改元，惟贤至，用为山海北路副总兵。二年冬，京师有警。惟贤入卫，总理马世龙令急援宝坻、漷县。明年正月九日，大清兵自抚宁向山海。翼日，至凤凰店，离关三十里列三营。惟贤与参将陈维翰等设两营以待，合战，互有杀伤。已，大清兵返抚宁，世龙令惟贤率维翰及游击张奇化、李居正、王世选、王成等往袭遵化。至城西波罗湾，城中兵出击，前锋殊死战。大清兵收入城，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寻复遣兵出战，惟贤陷阵，中箭死，士卒杀伤者三百余人，奇化亦战殁。

何可纲，辽东人。天启中，以守备典袁崇焕宁远道中军，廉勇善抚士卒。六年，宁远被围，佐崇焕捍御有功，进都司佥书。明年再被兵，复坚守。迁参将，署宁远副将事。崇祯元年，巡抚毕自肃令典中军。及崇焕再出镇，复以副将领中军事，靖十三营之变。崇焕欲更置大将，上言："臣昔为巡抚，定议关外止设一总兵。其时魏忠贤窃柄，崔呈秀欲用其私党，增设三四人，以致权势相衡，臂指不运。乃止留宁远及前锋二人，而臂指之不运犹故也。臣以为宁远一路，断宜并归前锋。总兵驻关内者，挂平辽将军印，辖山、石二路，而以前屯隶之。驻关外者，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宁远一卫，而以锦州隶之。蓟辽总兵赵率教久习辽事，宜与山海麻登云相易，挂平辽将军印。关外总兵旧有硃梅、祖大寿。梅已解任，宜并归大寿，驻锦州，而以臣中军何可纲专防宁远。可纲仁而有勇，廉而能勤，事至善谋，其才不在臣下。臣向所建竖，实可纲力，请加都督佥事，仍典臣中军。则一镇之费虽裁，一镇之用仍在。臣妄谓五年奏凯者，仗此三人之力，用而不效，请治臣罪。"帝悉从之。可纲佐崇焕更定军制，岁省饷百二十万有奇。以春秋二防功，进职右都督。

二年冬，京师被兵，与大寿从崇焕入卫，数有功。崇焕下吏，乃随大寿东溃，复与归朝。明年正月，永平、滦州失守，可纲战古冶乡及双望，颇有斩获。四月，枢辅孙承宗令可纲督诸将营双望诸山，以缀永平之师。令大寿诸军直趋滦州。滦州既复，大清兵弃永平去，可纲遂入其城。论功，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已而锦州被围，可纲督诸将赴救，立功邮马山，复进秩。四年筑城大凌河，命可纲偕大寿护版筑。八月甫竣工，大清以十万众来攻，可纲等坚守不下。久之，粮尽援绝。大寿及诸将皆欲降，独可纲不从，令二人掖出城外杀之，可纲颜色不变，亦不发一言，含笑而死。

黄龙，辽东人。初以小校从复锦州，积功至参将。崇祯三年从大军复滦州，功第一，迁副总兵。寻论功进秩三等，为都督佥事，世廕副千户。登莱巡抚孙元化以刘兴治乱东江，请龙往镇。兵部尚书梁廷栋亦荐龙为总兵官，与元化恢复四卫，从之。

先是，毛文龙死，袁崇焕分其兵二万八千为四协，命副将陈继盛，参将刘兴治、毛承祚、徐敷奏主之。后改为两协，继盛领东协，兴治摄西协。语详《崇焕传》。兴治凶狡好乱，与继盛不相能。其兄参将兴祚阵亡，继盛误听谍报，谓未死。兴治愤，择日为兴祚治丧，诸将咸吊。继盛至，伏兵执之，并执理饷经历刘应鹤等十一人。袖出一书，宣于众，诡言此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遂杀继盛及应鹤等。又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举朝大骇，以海外未遑诘也。兴冶与诸弟兄放舟长山岛，大肆杀掠。岛去登州四十里。时登莱总兵官张可大赴援永平，帝用廷栋言，趣可大还登州，授副将周文郁大将印，令抚定兴冶。会永平已复，兴治稍戢，返东江。龙莅皮岛受事，兴治犹桀骜如故。四年三月复作乱，杖其弟兴基，杀参将沈世魁家众。世魁率其党夜袭杀兴治，乱乃定。

游击耿仲明之党李梅者，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谋作乱。十月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署，拥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未几，龙捕斩仲裕，疏请正仲明罪。会元化劾龙克饷致兵哗，帝命充为事官，而核仲明主使状。仲明遂偕孔有德反，以五年正月陷登州，招岛中诸将。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急遣尚可喜、金声桓等抚定诸岛，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诛叛党，纵火焚其舟。贼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驻其地，援始通。其冬，有德等欲弃登州走入海，龙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四千邀之庙岛。飓风破舟，正祥陷贼中。后居登州，谋为内应，事露被杀。初，龙驻旅顺大治兵。贼拘龙母妻及子以胁之，龙不顾。

六年二月，有德、仲明屡为巡抚硃大典所败，航海遁去。龙度有德等必遁，遁必经旅顺，邀击之。有德几获而逸。斩贼魁李九成子应元，生擒毛承禄、苏有功、陈光福及其党高志祥等十六人，获首级一千有奇，夺还妇女无算，献俘于朝。帝大喜，磔承禄等，传首九边，复龙官。承禄，文龙族家子也。

有德等大愤，欲报龙。会贼舟泊鸭绿江，龙尽发水师剿之。七月，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引大清兵来袭。龙数战皆败，火药矢石俱尽，

语部将谭应华曰：“敌众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诸海可也。”应华出，龙率惟鸾等力战。围急，知不能脱，自刭死。惟鸾及诸将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俱死之。事闻，赠龙左都督，赐祭葬，予世廕，建祠曰：“显忠”。惟鸾等附祀。以副总兵沈世魁代龙为总兵官。

世魁本市侩，其女有殊色，为毛文龙小妻。世魁倚势横行岛中，至是为大帅。七年二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于我大清，岛中势益孤。十年，朝鲜告急，世魁移师皮岛为声援。有德等来袭，世魁战败，率舟师走石城，副将金日观阵殁。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不战而走。世魁亦阵亡，士卒死伤者万余。从子副将志科集溃卒至长城岛，欲得世魁敕印。监军副使黄孙茂不予，志科怒杀之，并杀理饷通判邵启。副将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朝廷亦不置大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明年夏，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锦，而诸岛一空。

金日观，不知何许人。天启五年以将才授守备，效力关门。擢镇标中军游击，加参将行蓟镇东路游击事，专领南兵。崇祯初，加副总兵，守马兰峪。三年正月，大清兵破京东列城。兵部侍郎刘之纶遣部将吴应龙等结营毛山，规取罗文谷关。师败，日观遣二将驰援，亦败殁。大清兵乘胜据府君、玉皇二山，进攻马兰城甚急。日观坚守，亲然大砲。砲炸，焚头目手足，意气不衰。乞援于总理马世龙。令参将王世选等赴救，兵乃退。寻复以二千余骑来攻，日观偕世选等死守不下。朝廷奖其功，骤加都督同知。四月，与副将谢尚政、曹文诏等攻复大安城，遂偕诸军复遵化。录功，进左都督。时总兵邓□辖马兰、松棚二路，日观应受节制。以□衔都督同知，不屑为之下。总督曹文衡劾日观器小易盈，恃功骄纵，帝特戒饬而已。久之，移莱州副总兵。十年春，大清兵攻朝鲜，命从登莱总兵陈洪范往救，驻师皮岛。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攻铁山。四月分兵攻皮岛，水陆夹攻。副将白登庸先遁，洪范亦避走石城。登庸寻帅所部降。日观偕诸将楚继功等相持七昼夜，力不支，阵殁，岛城随破。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世廕锦衣副千户，建祠。继功等赠恤有差。

赞曰：古人有言，彼且为我死，故我得与之俱生。故死封疆之臣，君子重之。观辽左诸帅，委身许国，见危不避，可谓得死所者与！于时优恤之典非不甚渥，然而无救于危亡者，庙算不定，偾事者不诛，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徒激劝忠义无益也。

列传第一百六十

金国凤（杨振 杨国柱） 曹变蛟（硃文德 李辅明） 刘肇基（乙邦才 马应魁 庄子固）

金国凤，宣府人。崇祯中，以副总兵守松山。十二年二月，大清以重兵来攻，环城发砲，台堞俱摧。城中人负扉以行。国凤间出兵突击，辄败还，乃以木石甃补城坏处。大清兵屡登屡却，遂分兵攻塔山、连山，令锐卒分道穴城。国凤多方拒守，终不下，阅四旬围解。帝大喜，立擢署都督佥事，为宁远团练总兵官。再论功，署都督同知，廕锦衣卫千户。是年十月，大清兵复攻宁远。国凤愤将士忄匡怯，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鏖战。移时矢尽力竭，与二子俱死。帝闻痛悼，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赐祭葬，有司建祠，增世职三级。总督洪承畴上言："国凤素怀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乃能力抗强敌，卒保孤城。非其才力优也，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也，由营伍纷纭，号令难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统兵出战，惟总兵官令是听。庶军心齐肃，战守有资，所系于封疆甚大。"帝即允行之。及国凤父子柩归，帝念其忠，命所过有司给以舟车，且加二祭。其妻张氏援刘綎例，乞加宫保。部议格不行，而请于世职增级外，再廕本卫试百户世袭，以劝忠臣。帝可之。

当松山被围，巡抚方一藻议遣兵救援，诸将莫敢应。独副将杨振请行，至吕洪山遇伏，一军尽覆。振被执，令往松山说降。未至里许，踞地南向坐，语从官李禄曰："为我告城中人坚守，援军即日至矣。"禄诣城下致振语，城中守益坚。振、禄皆被杀。事闻，命优恤。

振，义州卫人。世为本卫指挥使。天启二年，河东失守，归路梗，其母自缢。振随父及弟夜行昼伏，渡鸭绿江入皮岛。毛文龙知其父子才，并署军职。文龙死，振归袁崇焕，为宁远千总。崇祯二年从入卫。救开平有功，进都司佥书。邮马山之战，以游击进参将。久之，擢副总兵。监视中官高起潜招致之，不往。中以他事，落职。用一藻荐，复官，及是死难。

振从父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升战贾庄。象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

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事闻，赠恤如制。

国柱二子俱殁。妻何氏以所遗甲胄弓矢及战马五十三匹献诸朝。帝深嘉叹，命授一品夫人，有司月给米石，饩之终身。

曹变蛟，文诏从子也，幼从文诏积军功至游击。崇祯四年从复河曲。明年连破贼红军友等于张麻村、陇安、水落城、唐毛山，又破刘道江等于铜川桥，勇冠诸军。以御史吴甡荐，进参将。文诏移山西，变蛟从战辄胜。及文诏改镇大同，山西巡抚许鼎臣言："晋贼紫金梁虽死，老回回、过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闯塌天诸渠未灭。变蛟骁勇绝人，麾下健儿千百，才乃文诏亚，乞留之晋中。"从之。

七年，群贼入湖广，命变蛟南征。文诏困于大同，又命北援。七月遇大清兵广武，有战功。其冬，文诏失事论戍，变蛟亦以疾归。明年，文诏起讨陕西贼，变蛟以故官从。大捷金岭川，麈真宁之湫头镇，皆为军锋。文诏既战殁，变蛟收溃卒，复成一军。总督洪承畴荐为副总兵，置麾下，与高杰破贼关山镇，逐北三十余里。又与副将尤翟文、游击孙守法追闯王高迎祥，与战凤翔官亭，斩首七百余级。又与总兵左光先败迎祥乾州。迎祥中箭走，斩首三百五十余级。已而迎祥自华阴南原绝大岭，夜出硃阳关。光先战不利，赖变蛟陷阵，乃获全。九年破闯将澄城。偕光先等追至靖虏卫，转战安定、会宁，抵静宁、固宁，贼屡挫。其秋追混天星等，败之蒲城。贼西走平凉、巩昌，复击破之。

十年二月，巡抚孙传庭部卒许忠叛，勾贼混十万谋犯西安。变蛟方西追过天星，闻乱急还，贼遂遁。传庭已诛迎祥，其党闯将混天星、过天星踞洮、岷、阶、文深谷间。承畴遣变蛟、光先及祖大弼、孙显祖合击。四月望，入山，遇贼郭家坝，大雨。诸将力战，贼死伤无算，食尽引还。九月，阶州陷，与光先并停俸。俄擢都督佥事，为临洮总兵官。当是时，承畴、传庭共矢灭贼。传庭战于东，承畴战于西，东贼几尽。贼在西者，复由阶、成出西和、礼县。光先、显祖皆无功，独变蛟降小红狼。余贼窜走徽州、两当、成、凤间，不敢大逞。十月，贼瞷蜀中虚，陷宁羌州，分三道，连陷三十余州县。承畴率变蛟等由沔县历宁羌，过七盘、朝天二关。山高道狭，士马饥疲，岁暮抵广元，贼已走还秦。变蛟等回军邀击，斩首五百余级。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创"四正六隅"之说，限三月平贼。十一年四月以灭贼逾期，普议降罚，变蛟、光先并镌五级，戴罪办贼。

贼之再入秦也，其渠魁号六队者，与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四部连营东犯，混天星、过天星二部仍伏阶、文，独闯将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畴令变蛟偕贺人龙追之，连战斩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贼多死亡。变蛟转战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余贼溃入塞。大弼驻洮州，扼战不力。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礼县山中。变蛟还剿，贼伏匿不敢出，惟六队势犹张。六月，光先自固原进兵，贼已奔陇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队及争管王复走成县、阶州，为变蛟所扼。其别部号三队及仁义王、混天王降于光先，而自成、六队及其党祁总管避秦兵，复谋犯蜀，副将马科、贺人龙拒之。将还走阶、文及西乡，惮变蛟，乃走汉中，又为光先所扼。六队、祁总管皆降，惟自成东遁。承畴令变蛟穷追，而设三伏于潼关之南原。变蛟追及，大呼斫贼。伏尽起，贼尸相枕藉。村民用大棒击逃者。自成妻女俱失，从七骑遁去。余皆降。是时，曹兵最强，各镇依之以为固，录关中平贼功，进变蛟左都督。

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承畴入卫，变蛟及光先从之。明年二月，抵近畿，帝遣使迎劳，将士各有赐。未几，战浑河，无功。再战太平砦北，小有斩获。及解严，留屯遵化。麾下皆秦卒，思归，多逃亡者，追斩之乃定。时张献忠、罗汝才既降复叛，陕西再用兵。总督郑崇俭乞令变蛟兵西还，帝不许，寻用为东协总兵官。

十三年五月，锦州告急。从总督承畴出关，驻宁远。七月与援剿总兵左光先、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辽东总兵刘肇基，遇大清兵于黄土台及松山、杏山，互有杀伤。大清兵退屯义州。承畴议遣变蛟、光先、科之兵入关养锐，留三桂、肇基于松、杏间，佯示进兵状。又请解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归，代以白广恩。部议咸从之，而请调旁近边军，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用承畴言，师行粮从，必刍粮足支一岁，然后可议益兵。帝然之，敕所司速措给。

征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拣精兵赴援。以十四年三月偕变蛟、科、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将，兵十三万，马四万，并驻宁远。

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七月二十八日，诸军次松山，营西北冈。数战，围不解。八月，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朴先夜遁。通、科、

三桂、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自是锦州围益急，而松山亦被围，应援俱绝矣。九月，承畴、变蛟等尽出城中马步兵，欲突围出，败还。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将夏成德为内应，松山遂破。承畴、变蛟、廷臣及巡抚丘民仰，故总兵祖大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桢，副将江翥、饶勋、硃文德，参将以下百余人皆被执见杀，独承畴与大乐获免。

文德，义州卫人，后家锦州。崇祯时，积功至松山副将。忤监视中官高起潜，为所中，斥罢。十一年起故官。及城被围，领前锋拒守甚力，城破竟死。

三月，大寿遂以锦州降。杏山、塔山连失，京师大震。诏赐诸臣祭葬，有司建祠。变蛟妻高氏以赠廕请，乃赠荣禄大夫、太子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佥事。

法司会鞫王朴罪。御史郝晋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请独斩朴，勒科军令状，再失机即斩决。三桂失地应斩，念守宁远功，与辅明、广恩、通皆贬秩，充为事官。

辅明，辽东人，累官副总兵。崇祯八年从祖宽击贼，连蹙之嵩县、汝州、确山。明年追破贼于滁州。叙功，加都督佥事。十二年擢山西总兵官，被劾罢。明年从承畴出关，使代国柱，竟败。十六年为援剿总兵。是冬，大清兵薄宁远，辅明驰援，军败犹力战，殁于阵。事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世廕锦衣副千户，赐祭葬，列坛前屯祀之。

朴，榆林卫人。父威，官左都督，九佩将印，为提镇者五十年。兄世钦，里居殉难，见《尤世威传》中。朴由父廕屡迁京营副将。崇祯六年，贼躏畿南，命朴与倪宠为总兵官，将京军六千，监以中官杨应朝、卢九德，屡有斩获功，进右都督。明年代曹文诏镇大同，进左都督。九年秋，都城被兵，诏朴入卫，赉蟒衣彩币，竟无功。十一年加太子太保。是冬，从总督卢象升入卫，方战栾城、束鹿间。或言大同有警即引兵归。及是救锦州，以首逃下诏狱。十五年五月伏诛。

科，起偏裨至大帅，战功亚变蛟，与三桂同守宁远有功。十六年春，督兵入卫，赐宴武英殿，命从大学士吴甡南征，不果行。明年三月

从李建泰西征。李自成兵至，科遂降，封怀仁伯。

广恩，初从混天猴为盗。既降，屡立战功。松山败还，代马科镇山海关。是年十一月，京师戒严，广恩入卫，赍银币羊酒。俄战龙王口，稍有斩获，以捷闻。帝始恶广恩观望，降旨谯责，而冀其后效，特命叙功。明年四月合八镇兵战螺山，悉溃败。总督赵光抃请帝召之入，用为武经略。广恩以帝频戮大将，己又多过，惧不敢至，假索饷名，顿真定。大学士吴甡将南征，密请帝严旨逮治，而己力救，率之剿寇。广恩感甚。无何，帝遣中官赍二万金犒其军，且谕以温旨。广恩遂骄，不为甡用，大掠临洺关，径归陕西。帝不得已，命隶督师孙传庭办贼。十月，郏县师覆，加广恩荡寇将军，俾缘道收溃卒以保潼关。未几，潼关亦破，广恩西奔固原。贼将追蹑及之，即开门降。自成大喜，握手共饮，封桃源伯。

通，口辩无勇略。既败归，仍镇密云。其年冬，奉诏入卫，命守御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东，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战。明年复尾而北，战螺山，败绩。已，命从甡南征。甡未行而斥，乃令通辖蓟镇西协。五月汰密云总兵官，命兼辖中协四路。寻用孔希贵于西协，而命通专辖中协。十月，关外有警，命率师赴援，以银牌二百为赏功用。事定，复移镇西协。帝顾通厚，有蟒衣玉带之赐，召见称卿而不名，锡之宴，奖劳备至。明年，贼逼宣府，命移守居庸，封定西伯。无何，贼犯关，即偕中官杜之秩迎降，京师遂陷。

光先，枭将也，与贼角陕西，功最多。自辽左遣还，废不用。后闻广恩从贼，亦诣贼降。

又有陈永福者，守开封，射李自成中目。及自成陷山西，令广恩谕之降。永福惧诛，意犹豫。自成折箭以示信，乃降，封为文水伯。后自成败还山西，永福为守太原，杀晋府宗室殆尽。

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嗣世职指挥佥事，迁都司佥书，隶山海总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祯七年从世威援宣府，又从剿中原贼。进游击，戍雒南兰草川。明年遇贼，战败伤臂。未几，世威罢，肇基及游击罗岱分将其兵，与祖宽大破贼汝州，斩首千六百有奇。后从宽数有功，而其部下皆边军，久戍思归，与宽军噪而走。总理卢象升乃遣之入秦。其秋，畿辅有警，始还山海，竟坐前罪解职，令从征自效。俄以固守永平功复职，屡迁辽东副总兵。

十二年冬，蓟辽总督洪承畴请用为署总兵官，分练宁远诸营卒。兵部尚书傅宗龙稍持之，帝怒，下宗龙狱，擢肇基都督佥事任之。明年三月，锦州有警。承畴命吴三桂偕肇基赴松山为声援。三桂困松、杏间，肇基救出之，丧士卒千人。七月与曹变蛟等战黄土台及松山、杏山。九月，复战杏山，肇基军稍却。承畴甄别诸将，解肇基职，代以王廷臣。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场，及福王立，史可法督师淮、扬，肇基请从征自效。屡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议分布诸将，奏荐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身、胡茂桢为总兵官。成栋镇徐州，大成扬州，之纲开封。本身、茂桢隶高杰麾下，为前锋。而令肇基驻高家集，李楼凤驻睢宁，以防河。栖凤本甘肃总兵，以地失留淮、扬间也。阁标前锋，则用张天禄驻瓜洲。十一月，肇基、栖凤以可法命谋取宿迁。初八日渡河，复其城。越数日，大清兵围邳州，军城北，肇基军城南，相持半月，大清兵引去。

顺治二年三月，大清兵抵扬州，可法邀诸将赴援。独肇基自白洋河趋赴，过高邮不见妻子。既入城，请乘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战。可法持重，肇基乃分守北门，发砲伤围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益众，力不支，一军皆没。副将乙邦才、马应魁、庄子固等皆同死。

乙邦才，青州人。崇祯中，以队长击贼于河南、江北间。大将黄得功与贼战霍山，单骑逐贼，陷淖中。贼围而射之，马毙，得功徒步斗。天将暮，仅余二矢。邦才大呼冲贼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己马，分矢与之，且走且射，殪追骑十余人，始得及其军。得功自是知邦才。

时有张衡者，亦以骁敢名。贼围六安急，总督马士英救之。甫至，斥其左右副将，而号于军中曰："孰为乙邦才、张衡者？"两人入谒，即牒补副将，以其兵授之，曰："为我入六安，取知州状来报。"两人出，即简精骑二百，夜冲贼阵而入，绕城大呼，曰："大军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坚。两人促知州署状，复夺围出，不损一骑。

时颍、寿、六安、霍山诸州县数被寇，邦才大小十余战，咸有功。及可法镇扬州，携之行。至是战败，自刎死。

马应魁，字守卿，贵池人。初为小将，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间。猝遇贼，众惧欲奔。应魁大声曰："勿怖死！死，命也。"连发二矢殪二贼，贼即退。可法因拔为副总兵，俾领旗鼓。每战披白甲，大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至是巷战死。

庄子固，字宪伯，辽东人，年十三，杀人亡命。后从军有功，积官至参将。尝从山西总兵许定国救开封，军半道噪归，定国获罪。子固辑余众，得免议。后可法出镇，用为副总兵，俾兴屯于徐州、归德间。子固募壮士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号。闻扬州被围，率众驰救，三日而至。城将破，欲拥可法出城，遇大清兵，格斗死。

他若副将楼挺、江云龙、李豫，参将陶国祚、许谨、冯国用、陈光玉、李隆、徐纯仁，游击李大忠、孙开忠，都司姚怀龙、解学曾等十余人，皆以巷战死。

赞曰：金国凤之善守，曹变蛟之力战，均无愧良将材。然而运移事易，难于建功，而易于挫败，遂至谋勇兼绌，以身殉之。盖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左良玉（邓□贺人龙） 高杰（刘泽清） 祖宽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官辽东车右营都司。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经死，良玉坐削职回卫。已，复官。总理马世龙令从游击曹文诏援玉田、丰润，连战洪桥、大堑山，直抵遵化。论恢复四城功，与文诏等俱进秩，隶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大凌河围急，诏昌平军赴援，总兵尤世威护陵不得行，荐良玉可代率兵往。已，恂荐为副将，战松山、杏山下，录功第一。

良玉少孤，育于叔父。其贵也，不知其母姓。长身赪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时陕西贼入河南，图怀庆。廷议令良玉将昌平兵往剿，大指专办河南。会贼寇修武、清化者窜入平阳，因檄良玉入山西御之，颇有斩获。河南巡抚樊尚璟以良玉驻泽州，扼豫、晋咽侯，可四面为援兵。诏从之。时曹文诏将陕西兵，帝令良玉受尚璟节制，与文诏同心讨贼，有急则秦兵东，豫兵西，良玉兵从中横击。

六年正月，贼犯隰州，陷阳城。良玉败之于涉县之西陂。二月，良玉兵与贼战武安，大败。尚璟罢，以太常少卿玄默代之。三月，贼再入河内，良玉自辉县逐之。贼奔修武，杀游击越效忠，追参将陶希谦，希谦坠马死。良玉击之万善驿，至柳树口大败之，擒贼首数人，贼遂西奔。河南额兵仅七千，数被贼，折亡殆尽。良玉将昌平兵二千余，数战，虽有功，势孤甚。总兵邓□方立功莱州，乃命将川兵益以石砫土司马凤仪兵驰赴良玉，与共角贼。已而凤仪以孤军战没于侯家庄。

当是时，贼势已大炽，纵横三晋、畿辅、河北间。诸将曹文诏、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良玉等先后与贼战，胜负略相当。良玉、□办河南，屡破之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万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斩获尤多。会帝命倪宠、王朴为总兵，将京营兵六千赴河南，以中官杨进朝、卢九德监其军，而别遣中官监良玉等军。职方郎中李继贞曰：“良玉、李卑身经百战，位反在宠、朴下，恐闻而解体。”乃令良玉、卑署都督佥事，为援剿总兵官，与宠、朴体相敌。京营兵至，共击贼，数有功。良玉败贼济源、河内，又败之永宁青山岭银洞沟，又自叶县追至小武当山，皆斩贼魁甚众。然诸将以中官监军，意弗善也。

其冬，贼西奔者复折而东。良玉、九州扼其前，京营兵尾其后，贼大困，官军连破之柳泉、猛虎村。贼张妙手、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诡词乞抚于分巡布政司常道立，因监军进朝以请。诸将俟朝命，不出战。会天寒河冰合，贼遂从渑池径渡，巡抚默率良玉、九州、卑、□兵待之境上。贼乃窜卢氏山中，由此自郧、襄入川中，折而掠秦陇，复出没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残破，而三晋、畿辅独不受贼祸者十年。

贼既渡河去，良玉与诸将分地守。陈奇瑜、卢象升方角贼秦、楚，七年春夏间，中州幸无事。既而奇瑜失李自成于车箱，廷议合晋、豫、楚、蜀兵四面剿之。贼乃分军三：一向庆阳，一趋郧阳，而一出关趋河南。趋河南者又分为三，郡邑所在告急。良玉扼新安、渑池，他将陈治邦驻汝州，陈永福扼南阳，皆坐甲自保而已，不能大创贼也。贼每营数万，兵番进，皆因粮宿饱；我兵寡备多，馈饷不继。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而良玉在怀庆时，与督抚议不合，因是生心，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十二月遇贼于磁山，大战数十，追奔百余里。

八年正月，河南贼破颍州，毁凤阳皇陵。其陷鹿邑、柘城、宁陵、通许者，良玉在许州不能救。四月，督师洪承畴在汝州，令诸将分地遮贼。尤世威守雒南，陈永福控卢氏、永宁，邓□、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遏湖广。以吴村、瓦屋乃内乡、淅川要地，令良玉与汤九州以五千人扼之。未几，邓圯以兵哗死，而曹文诏讨陕贼，败没于真宁。贼益张，遂超卢氏，奔永宁。巡抚默被逮未去，檄良玉自内乡与陈治邦、马良文等援卢氏。八月败贼于鄢陵。九月蹑贼于郏之神垕山。贼连营数十里，番休更战，以疲我兵，良玉收其军而止。贼再攻密，良玉自郏援之，乃去。十月，良玉抵灵宝，合辽东总兵祖宽兵剪贼于涧口、焦村。焦村，硃阳关地也。十一月，李自成出硃阳关，张献忠久据灵宝，闯王高迎祥亦与合。良玉、宽御之灵宝，不能支，陕州陷。贼东下攻洛阳，良玉、宽从巡抚陈必谦救洛阳，贼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师、巩。献忠走嵩、汝。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宽分击献忠救汝。会总理卢象升至自湖广，与宽大败贼汝西，令裨将破贼于宜阳黄涧口。

九年二月，贼败于登封郜城镇，走石阳关，与伊、嵩之贼合。故总兵九州由嵩县深入，与良玉夹剿。良玉中道遁归，九州乘胜穷追四十里，无援败殁，良玉反以捷闻。五月，象升遣祖宽、李重镇随陕西总督洪承畴西行。良玉军最强，又率中州人，故独久留之。而以其骄亢难用，用孔道兴代其偏将赵柱驻灵宝，防雒西；良玉与罗岱驻宜、永，防

雒东。七月，良玉兵抵开封，由登封之唐庄深入击贼，自辰鏖至申，贼不支西走。陈永福方败贼于唐河，贼至田家营，良玉渡河击之，斩获颇众。九月，巡抚杨绳武劾良玉避贼，责令戴罪自赎。

十年正月，贼老回回合曹操、闯塌天诸部沿流东下，安庆告警，诏良玉从中州救之。良玉道剿杀南阳土寇杨四、侯驭民、郭三海，急抵六安，与贼遇。部将岱、道兴乘胜连战，大破贼。贼走霍、潜山。会马㸃、刘良佐亦屡败贼于桐城、庐州、六安，贼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不应，放兵掠妇女。屯舒城月余，河南监军太监力促之，始北去，贼已饱掠入山矣。已，淅川陷，良玉拥兵不救。以六安破贼功，诏落职戴罪，寻复之。贼东下袭六合，攻天长，分掠瓜洲、仪真，破盱眙。良玉坚不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夺也。十月，总理熊文灿至安庆，部檄以良玉军隶焉，良玉轻文灿不为用。

十一年正月，良玉与总兵陈洪范大破贼于郧西。张献忠假官旗号袭南阳，屯于南关。良玉适至，疑而急召之，献忠逸去。追及，发两矢，中其肩，复挥刀击之，面流血。其部下救以免，遂逃之谷城。未几，请降，良玉知其伪，力请击之，文灿不许。九月，文灿剿郧、襄诸贼，良玉与洪范及副将龙在田击破之双沟营，斩首二千余级。十二月，河南巡抚常道立调良玉于陕州。贼乘卢氏虚，遁入内、淅。是月，许州兵变，良玉家在许，歼焉。

十二年二月，良玉率降将刘国能入援京师，诏还讨河南贼。兵过灞头、吴桥，大掠，太监卢九德疏闻，诏令戴罪。已而破贼马进忠于镇平关。进忠降。又与国能再破贼李万庆于张家林、七里河，万庆亦降。七月，献忠叛去，良玉与罗岱追之，使岱为前锋，己随其后。逾房县八十里，至罗猴山，军乏食。伏起，岱马挂于藤，抽刀断之，蹶而复进，弃马登山，贼围急，矢尽被获。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事闻，以轻进贬三秩。

十三年春，督师杨嗣昌荐良玉虽败，有大将才，兵亦可用，遂拜平贼将军。当是时，贼分为三：西则张献忠，踞楚、蜀郊；东则革里眼、左金王等四营，豕突随、应、麻、黄；南则曹操、过天星等十营，伏漳、房、兴、远间。闰正月，良玉合诸军击贼于枸坪关，献忠败走，良玉乃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嗣昌谋以陕西总督郑崇俭率贺人龙、李国奇从西乡入蜀，而令良玉驻兵兴平，别遣偏将追剿，良玉不从。嗣昌檄良玉曰：“贼势似不能入川，仍当走死秦界耳。将军从汉阳、西乡入

川，万一贼从旧路疾趋平利，仍入竹、房，将何以御？不则走宁昌，入归、巫，与曹操合，我以大将尾追，促贼反楚，非算也。”良玉报曰：“蜀地肥衍，贼渡险任其奔轶，后难制。且贼入川则有粮可因，回郧则无地可掠，其不复窜楚境明矣。夫兵合则强，分则弱。今已留刘国能、李万庆守郧，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驻兴平，兵力已薄，贼来能遏之耶？今当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创自然瓦解，纵折回房、竹间，人迹断绝，彼从何得食？况郧兵扼之于前，秦抚在紫、兴扼之于右，势必不得逞。若宁昌、归、巫险且远，曹操、献忠不相下。倘穷而归曹，必内相吞，其亡立见。”良玉已于二月朔涉蜀界之渔溪渡矣。嗣昌度力不能制，而其计良是，遂从之。

时献忠营太平县大竹河，良玉驻渔溪渡。未几，总督崇俭引其兵来会。贼移军九滚坪，见玛瑙山峻险，将据之。良玉始抵山下，贼已踞山颠，乘高鼓噪。良玉下马周览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贼矣。”分所进道为三，己当其二，秦兵当其一。令曰：“闻鼓声而上。”两军夹击，贼阵坚不可动。鏖战久之，贼大溃，坠崖涧者无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斩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献忠妻妾亦被擒，遁入兴山、归州之山中，寻自盐井窜兴、归界上。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事闻，加太子少保。四月，良玉进屯兴安、平利诸山，连营百里。诸军惮山险，围而不攻。久之，献忠自兴、房走白羊山而西，与罗汝才合。七月，良玉乘胜击过天星，降之。过天星者，名惠登相，既降，遂始终为良玉部将。

初，良玉受平贼将军印，浸骄，不肯受督师约束。而贺人龙屡破贼有功，嗣昌私许以人龙代良玉。及良玉奏玛瑙山捷，嗣昌语人龙须后命。人龙大恨，具以前语告良玉，良玉亦内恨。当献忠之败走也，追且及，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去。监军万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劝嗣昌令前军蹑贼，后军继之，而身从间道出梓潼扼归以俟济师，嗣昌不用。贼既入蜀之巴州，人龙兵噪而西归。召良玉兵合击，九檄皆不至。

十四年正月，诸军追贼开县之黄陵城。参将刘士杰深入，所当披靡。献忠登高望，见无秦人旗帜，而良玉兵前部无斗志，独士杰孤军。乃密选壮士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良玉兵先溃，总兵猛如虎溃围出。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献忠已席卷出川，西绝新开驿置，楚、蜀消息中断，遂以计绐入襄阳城。襄王被执，嗣昌不食卒。贼濒死复纵，迄以亡国者，以良玉素骄蹇不用命故也。二月，诏良玉削职戴罪，平贼

自赎。五月，献忠陷南阳，即攻沁阳破之。良玉至南阳，贼遁去。良玉不戢士，沁人脱于贼者，遇官军无噍类。既而献忠陷郧西，掠地至信阳，屡胜而骄。良玉乃从南阳进兵，复大破之，降其众数万。献忠中股，负重伤夜遁。而是时，李自成方残襄城，围良玉于郾城，几陷。会陕西总督汪乔年出关，自成乃辍围，与乔年战襄阳城外。乔年军尽覆，良玉不能救。帝既斩贺人龙以肃军攻，专倚良玉办贼。

十五年四月，自成复围开封，乃释故尚书初荐良玉者侯恂于狱，起为督师，发帑金十五万犒良玉营将士，激劝之。良玉及虎大威、杨德政会师硃仙镇，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帝闻良玉败，诏恂拒河图贼，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开封既亡，自成无所得，遽引兵西，谋拔襄阳为根本。

时良玉壁樊城，大造战舰，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诸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然亲军爱将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约束，良玉亦渐衰多病，不复能与自成角矣。自成乘胜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岸，结水寨相持，以万人扼浅洲。贼兵十万争渡，不能遏。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师，左步右骑而下。至武昌，从楚王乞二十万人饷，曰："我为王保境。"王不应，良玉纵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窜山谷，多为土寇所害。驿传道王扬基夺门出，良玉兵掠其赀，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过矣！"良玉既东，自成遂陷承天，傍掠诸州县。

当是时，降兵叛卒率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劫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诸将寄帑南京，请以亲信三千人与俱。南京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陈师江上为守御。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华被召，道湖口，草檄告良玉，以危词动之。而令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两，补六月粮，军心乃定。邦华入见帝，论良玉溃兵之罪，请归罪于王允成。帝乃令良玉诛允成，而奖其能定变。良玉卒留允成于军中，不诛也。良玉留安庆久之，徐溯九江上。闻献忠破湖广，沉楚王于江，坐视不救。

八月乃入武昌，立军府招徕，下流粗定，分命副将吴学礼援袁州。江西巡抚郭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自募土人为戍守。会贼陷长沙、吉州，复陷袁州、岳州，良玉遣马进忠援袁州，马士秀援岳州。士秀率水师败贼岳州城下，二城遂并复。时帝命兵部侍郎吕大器代侯恂为总督，恂解任，中道逮下狱。良玉知其为己故，心鞅鞅，与大器龃龉。贼连陷建昌诸府，大器无兵不能救，良玉亦不援。进忠与贼战嘉鱼，再失利，良玉军遂不振。会献忠从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荆州七十里。荆、襄诸贼因自成入关，尽懈。良玉侦知，乃遣副将卢光祖上随、枣、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刘洪起自南阳，掎贼后，收其空虚地以自为功。

十七年三月，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给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战，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疏入，未奉旨，闻京师被陷，诸将汹汹，以江南自立君，请引兵东下。良玉恸哭，誓不许。副将士秀奋曰："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吾击之！"以巨舰置砲断江，众乃定。

福王立，晋良玉为侯，廕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且并封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诸镇，俱廕子世袭，而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寻加太子太傅。时李自成败于关门，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蔽。

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然良玉自硃仙镇之败，精锐略尽，其后归者多乌合，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慑。良玉家歼于许州，其在武昌，诸营优娼歌舞达旦，良玉塊然独处，无姬侍。尝夜宴僚佐，召营妓十余人行酒，履瀆交错，少焉左顾而欻，以次引出。宾客肃然，左右莫敢仰视。其统驭有体，为下所服多此类。而是时，良玉已老且病，无中原意矣。

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面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

里。良玉疾已剧，至九江，邀总督袁继咸入舟中，袖中出密谕，云自皇太子，劫诸将盟，继咸正辞拒之。部将郝效忠阴入城，纵火残其城而去。良玉望城中火光，曰：“予负袁公。”呕血数升，是夜死。时顺治二年四月也。诸将秘不发丧，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七日，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

初，梦庚自立，佯语继咸至池州侯旨。抵池，继咸密以疏闻，道梗不得达。惠登相者，初为贼，既降，为良玉副将。诸军自彭泽下，连陷建德、东流，残安庆城，独池州不破，贻书登相曰：“留此以待后军。”登相大诟曰：“若此，则我反不如前为流贼时矣，如先帅末命何！”檄其军返。梦庚见黑旗船西上，索轻舸追及之，登相与相见大恸。以梦庚不足事，引兵绝江而去，诸将乃议旋师。时大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

邓□，四川人。天启初，从军，积功得守备。安邦彦反，□追贼织金，勇冠诸将。已，败织绩河滨。鲁钦败殁，贼犯威清。□夜斫营走贼，进都司佥书。讨败苗酋李阿二。自贵州用兵，裨将杨明楷、刘志敏、张云鹏并骁勇，不得为大将，惟□以功名闻。

崇祯初，屡迁四川副总兵，与侯良柱共斩安邦彦。京师有警，率六千人勤王，共复遵、永四城。加署都督佥事，世廕千户。寻擢总兵官，镇守遵化。战喜峰口及洪山，并有功，进秩为真。五年春，叛将乱登、莱，王洪等无功。□自请行，命为援剿总兵官，与洪及刘国柱御贼沙河，战相当。已而遁走，贼乘之，大败。寻与诸将金国奇等复登、莱二城，录功进署都督同知。

□戍遵化久，思归。及登、莱事竣，复以为言。会贼入河北，言者请令□剿，□怏怏而行。给事中范淑泰劾□虐民，帝不问，旋遣近侍监其军。□至济源，射杀王自用于善阳山，即贼紫金梁也。顷之，贼逼磁州，拒却之彭城镇。与左良玉击贼清池、柳庄，贼走林县。□部将杨遇春邀贼，中伏死。贼用其旗，并诱杀他将，自是轻□。俄与良玉逐贼沙河，贼围汤阴，□被困土樵窝，良玉救乃免。已，共破贼官村、沁河、清化、万善，移师畿南，败贼白草关。贼犯平山，败之红子店、马种川。贼遁青石岭败之红涧村、醉汉口。贼犯临城，败之鱼桂岭。

当是时，贼蔓河溯及畿南，天子特遣倪宠、王朴将京军，而保定梁甫，河南左良玉，汤九州合□军足殄贼。群帅势相轧，彼此观望，托山深道岐以自解，莫利先入，贼遂由渑池南渡。而诸帅各有近侍为中军，事

易掩饰，所报功多不以实也。十一月，贼南遁，□追败之渑池扣子山，至宜阳、卢氏而还。是月以□为保定总兵官，代梁甫。

七年正月以贼尽入郧、襄，命□援剿，解南漳围。寻败贼胡地冲，斩闯天王、九条龙、草上飞、抓山虎、双翼虎。剿房县、竹山、南漳贼，战狮子崖、石漳山，斩一只虎、满天飞。已，击贼洵阳乜家沟，连战皆捷，获首功一千有奇。八月叙五峰山破贼功，进右都督。□不善驭军，军心亦不附，噪于郧西，□渡河以避之，总督陈奇瑜犒慰乃定。奇瑜集诸将讨竹山、竹溪诸贼，□频有功。十一月，贼大入河南，命□援剿。

八年春，贼陷新蔡，知县王信骂贼死，□追败贼罗山。是时，贼陷凤阳，命□自黄州速援安庆。及桐城被围，竟不至。御史钱守廉劾□剿贼罗山，杀良冒功，命总督洪承畴核之。四月，承畴至汝州，令□戍樊城，防汉江。是月，部将王允成以克饷鼓噪，杀其二仆。□惧，登楼越墙堕地死。

□由小校，大小数百战，所向克捷。以久戍觖望，恣其下淫掠。大学士王应熊以乡里庇之，□益无所惮。其死也，人以为逸罚云。

贺人龙，米脂人。初以守备隶延绥巡抚洪承畴麾下。崇祯四年，承畴受贼降，命人龙劳以酒，伏兵击斩三百二十人。其冬，张福臻代承畴，遣人龙剿贼党雄，斩获二百有奇。明年夏，从福臻擒贼孙守法。其秋，以所部援剿山西。六年春，与总兵尤世禄复辽州。已，败贼垣曲、绛县。进都司佥书。又连破贼水头镇、花池塞、汤湖村。会山西贼几尽，乃还陕西。从巡抚陈奇瑜讨平延川贼，浮斩一千有奇。奇瑜擢总督，以人龙自随。

七年四月击贼隰州，擒克天虎，进参将。奇瑜追贼郧、襄、兴、汉，人龙并有功。贼轶车箱峡，陷陇州西去，奇瑜遣人龙救之。甫入陇州，李自成复至，环攻。以人龙同里闲，遣其将高杰移书令反，人龙不报。固守两月，左光先救至，围始解。十二月败贼中庄。明年正月，凤阳陷，总督洪承畴遣人龙驰救，败贼睢州。进副总兵。承畴以陕西急，率人龙入关。商、洛贼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军五十里。承畴命人龙入子午谷，邀贼之南；别将刘成功、王永祥邀贼之北；张全昌从咸阳绕兴平东。贼以此不敢南遁，尽走武功、扶风，又渡渭走郿县。承畴追至王渠镇，贼方掠南山。人龙、成功等与战，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贼弃马登山走。七月，高迎祥、张献忠掠秦安、清水，人龙偕全昌破之张家川。已而失利，都司田应龙等死。八月，高杰降，承畴令人龙及游击孙

守法挟之趋富平，乘夜击败贼。人龙寻移守延绥。

九年七月从巡抚孙传庭大破贼盩厔，擒迎祥。九月，惠登相等屯宝鸡，承畴遣人龙等往击，战于贾家村。追奔，为贼所截。川将曾荣耀等来援，败去，人龙坐褫官立功。十年，小红狼围汉中，瑞王告急。承畴率人龙兵由两当趋救，贼解去，诏复人龙官。徽、秦逸贼东趋平、凤，人龙蹑至柳林，不利。贼窥西安，人龙御之，斩获多。其冬，自成、登相入四川，承畴率人龙等往援。岁暮至广元，贼已逼成都，自成别由松潘还陕右。

十一年，承畴督人龙等自阶、文穷追，自成走入西羌界，人龙与曹变蛟等大战二十七日。自成引残卒入塞，窜山中，谋入四川，为人龙及马科所追。突汉中，扼于左光先。其党祁总管降，自成几灭。详《变蛟传》。其冬，京师戒严，擢人龙总兵官，帅师入卫。人龙所部多降贼，至山西而噪，寻抚定。抵京，与变蛟等奏捷于太平。明年事定，还陕西。其秋，张献忠、罗汝才叛，谋入陕。人龙及副将李国奇等扼之兴安，乃入川东。杨嗣昌檄陕西总督郑崇俭率人龙、国奇军会剿。十二月，人龙击贼，大败之。

十三年二月与左良玉大破贼玛瑙山，人龙得一千三百余级，降贼将二十五人。六月，汝才、登相犯开县，总兵郑嘉栋击之仙寺岭，人龙击之马弱溪，共斩首一千二百。汝才、登相东西走，追之不能及。时贼尽集于川，监军万元吉令川将守巴、巫诸隘，人龙、国奇及楚将张应元、汪云龙、张奏凯专主追击。及应元军入夔，营土地岭，人龙逗留不至，诸军遂大败，人龙竟还陕。已而献忠、汝才陷剑州，趋广元，将从间道入汉中。人龙拒之阳平、百丈二关，贼乃退。十二月，嗣昌至重庆，三檄人龙会师，不至。

初，嗣昌恶左良玉，许人龙代为平贼将军。及战玛瑙山，良玉功第一，嗣昌语人龙姑待之。人龙大觖望，效良玉所为，不奉约束，嗣昌亦不能制。贼陷泸州而北，人龙屯小市厢，隔一水不击。贼遂越成都走汉州德阳，人龙军大噪而归。

十四年三月，嗣昌卒，丁启睿代，令人龙、国奇出当阳，击败自成于灵宝山中。人龙子大明战殁。九月，总督傅宗龙统人龙、国奇军出关，次新蔡，遇贼孟家庄。将战，人龙先走，国奇战不胜，亦走，宗龙遂殁。十五年正月，总督汪乔年出关击贼，人龙及郑嘉栋、牛成虎从。至襄城遇贼，复不战走，乔年亦殁。帝大怒，欲诛之，虑其为变，姑夺

职，戴罪视事。及孙传庭督师陕西，帝授以意。人龙驻咸阳虞祸，晓夜为备。传庭以人龙家米脂，其宗族多在贼中，未可轻发，在道佯上疏曰："人龙臣旧将，愿贯其罪，俾从臣自效。"帝亦佯许之。人龙稍自安。传庭至陕，密与巡抚张尔忠谋，以五月朔召人龙计事，数其罪斩之。其部将周国卿将精卒二百人与同党魏大亨、贺国贤、高进库等将逃还泾阳取其孥，与贼为乱。尔忠遣参将孙守法先入泾阳，质其妻子。国卿穷，谋斩大亨等以降。尔忠密闻之大亨，遂斩国卿，函送其首。他部将高杰、高汝利、贺勇、董学礼等十四人俱仍故官，一军乃定。

高杰，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崇祯七年闰八月，总督陈奇瑜遣参将贺人龙救陇州，被围大困。自成令杰遗书约人龙反，不报。使者归，先见杰，后见自成。比围城两月不拔，自成心疑杰，遣别部将往代，杰归守营。自成妻邢氏武多智，掌军资，每日支粮仗。杰过氏营，分合符验。氏伟杰貌，与之通，恐自成觉，谋归降。次年八月遂窃邢氏来归。洪承畴以付人龙，使其游击孙守法挟以破贼，取立效为信，自是杰常隶人龙麾下。十三年，张献忠败于玛瑙山，窜兴、归界上，杰随人龙及副将李国奇大败之盐井。

十五年，人龙以罪诛，命杰为实授游击。十月，陕西总督孙传庭至南阳，自成与罗汝才西行逆之。传庭以杰与鲁某为先锋，遇于冢头，大战败贼，追奔六十里。汝才见自成败来救，绕出官军后。后军左勸望见贼，怖而先奔，众军皆奔，遂大溃，杰所亡失独少。

十六年进副总兵，与总兵白广恩为军锋，两人皆降将也。广恩鸷鷙，素不奉约束，而杰尤凶暴。朝廷以杰为自成所切齿，故命隶传庭办贼。九月从传庭克宝丰，复郏县。时官军乘胜深入，乏食。降将李际遇通贼，自成帅精骑大至。传庭问计于诸将，杰请战，广恩不可。传庭以广恩为怯，广恩不怿，引所部遁去。官军接战，陷伏中。杰登岭上望之曰："不可支矣。"亦麾众退。军遂大奔，死者数万。广恩走汝州不救，杰乃随传庭走河北。已而自山西渡河，转入潼关，广恩已先至。十一月，自成攻关，广恩力战。而杰怨广恩以宝丰之败不救己，亦拥众不肯救。广恩战败，关遂破，传庭被杀。自成破西安，据之。杰北走延安，贼将李过追杰。杰东走宜川，河冰适合，遂渡，入蒲津以守。贼至，冰解不得渡，乃免。广恩既败，走固原，为贼将追及，遂以城降。十七年进杰总兵。帝令总督李化熙率杰兵驰救山西，而蒲州、平阳已陷久，杰退至泽州，沿途大掠，贼遂薄太原。

京师陷，杰南走，福王封杰兴平伯，列于四镇，领扬州，驻城外。

杰固欲入城，扬州民畏杰不纳。杰攻城急，日掠厢村妇女，民益恶之。知府马鸣騄、推官汤来贺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阁部史可法议以瓜州予杰，乃止。九月命杰移驻徐州，以左中允卫胤文兼兵科给事中监其军西讨。徐州土贼程继孔被擒至京师，乘李自成乱逃归，十二月，杰擒斩之。加太子少傅，廕一子，世袭锦衣佥事。

初，杰伏兵要击黄得功于土桥，得功几不免，两镇遂相仇怨，事见《得功传》。杰争扬州时，可法颇为所窘。至是，杰感可法忠，与谋恢复。议调得功与刘泽清二镇赴邳、宿防河，杰自提兵直趋归、开，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遂具疏上之，语激切。且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安能与同列较短长哉！"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而泽清尤狡横难任。可法不得已，调刘良佐赴徐与杰为声援。

顺治二年正月，杰抵归德。总兵许定国方驻睢州，有言其送子渡河者。杰招定国来会，不应。复邀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同往睢州，定国始郊逆。其杰讽杰勿入城，杰心轻定国，不听，遂入城。十一日，定国置酒享杰。杰饮酣，为定国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国益疑，无离睢意。杰固促之行，定国怒，夜伏兵传砲大呼。其杰等急遁走，杰醉卧帐中未起，众拥至定国所杀之。先是，杰以定国将去睢，尽发兵戍开封，所留亲卒数十人而已。定国伪恭顺，多选妓侍杰，而以二妓偶一卒寝。卒尽醉，及闻砲欲起，为二妓所掣不得脱，皆死。明日，杰部下至，攻城，老弱无子遗。定国走降大清军。

杰为人淫毒，扬民闻其死，皆相贺。然是行也，进取意甚锐，故时有惜之者。始朝廷许诸镇与闻国是，故杰屡条奏救降贼者，及请释武愫于狱，不允。复疏荐吴甡、郑三俊、金光辰、姜埰、熊开元、金声、沈正宗等。大抵其时武臣风尚多类此。杰死，赠太子太保，以其子元爵袭兴平伯。

刘泽清，曹县人。以将材授辽东宁、前卫守备，迁山东都司佥书，加参将。崇祯三年，大清兵攻铁厂，欲据以绝丰润粮道。援守三屯总兵杨肇基遣泽清来援，未至铁厂一十五里，遇大兵，力战，自辰至午不决。得济师，转战至遵化，夹击，遂得入城。叙功，加二级至副总兵。五年以侵克军粮被劾，诏立功冲要地。六年迁总兵。其冬加左都督，恢复登州有功。八年诏统山东兵防漕。九年，京师戒严，统兵入卫，令驻新城为南北控扼，复命留守通州。加左都督、太子太师。

十三年五月，山东大饥，民相聚为寇，曹、濮尤甚。帝命泽清会总

兵杨御蕃兵剿捕之。八月降右都督，镇守山东防海。泽清以生长山东，久镇东省非宜，请辞任。帝令整旅渡河，合诸镇星驰援剿。

十六年二月，贼围开封久，泽清赴援。以硃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倚河为寨，疏水环之，欲以次结八寨达大堤，筑甬道，馈饟城中。壁垒未成，贼来争。相持三日，互有杀伤。泽清即命拔营去，惶扰奔迸，士争舟，多溺死者。

泽清为人性恇怯，怀私观望。尝妄报大捷邀赏赐，又诡称堕马被伤，诏赉药资四十两。命赴保定剿贼，不从，日大掠临清。率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寇氛日急，给事中韩如愈、马嘉植皆谋奉使南归。如愈常劾泽清，过东昌，泽清遣人杀之于道，无敢上闻者。

京师陷，泽清走南都，福王以为诸镇之一，封东平伯，驻庐州。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排挤异已，奏牍纷如，纪纲尽裂，而泽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请以今岁五月改元，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脏银。都御史刘宗周劾诸将跋扈状，泽清遂两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诛宗周，臣即卸职。"朝廷不得已，温诏解之。又请禁巡按不得拿访追脏，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从之。

顺治二年四月，扬州告急，命泽清等往援，而泽清已潜谋输款矣。大清恶其反覆，磔诛之。

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幕中蓄两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瓯中，瓯可容三升许，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狰狞甚，客战掉，逡巡不敢取。泽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囚扑死阶下，剜其脑及心肝，置瓯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饮酹，颜色自若。其凶忍多此类。

祖宽，辽东人。少有勇力。给侍祖大寿家，从军有功，累官宁远参将。部卒多塞外降人，所向克捷。

崇祯五年七月，叛将李九成等围莱州急，诏发关外兵讨之。宽与靳国臣、祖大弼、张韬率兵抵昌邑。巡抚硃大黄典获贼书，约宽等为内应，以示宽等。皆誓灭贼以自明，乃用宽、国臣为前锋。宽至沙河与贼遇，众寡不敌，稍却。会国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宽、大弼、韬咸殊死战，大败贼兵，逐北抵城下，立解莱州围。是月晦，进兵黄县。贼倾巢

出战，宽等复大败之，遂与刘泽清等筑长围以困登州。明年二月，贼始平。语详《大典传》。宽以解围功，进都督佥事。再叙功，世廕外卫副千户，进副总兵。

八年秋，命为援剿总兵官，督关外兵三千讨流贼。十月至河南，巡抚陈必谦、监纪推官汤开远令与左良玉抵灵宝，至则挫张献忠于焦村。无何，高迎祥、李自成至，与献忠合攻阌乡。宽赴救，贼解而趋灵宝，断良玉、宽军不相应，遂东陷陕州，攻洛阳。良玉、宽至，迎祥、自成、献忠皆走。良玉追迎祥，而宽分击献忠，夜督副将祖克勇等趋葛家庄，黎明遇贼，大破之。贼奔嵩县九皋山，宽伏二军于山沟诱之。贼趋下，伏发，斩馘九百有奇。寻与副将刘肇基、罗岱遇贼汝州圪料镇，复大败贼，伏尸二十余里，斩馘千六百有奇。献忠愤，合迎祥、自成兵，与宽战龙门、白沙，截官军为二。宽自断后，士卒殊死斗，自晨至夜分，复大捷，斩馘一千有奇。迎祥、自成乃走窥光州，宽督副将李辅明蹑其后。贼走攻确山，宽等驰救，大破之，斩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东走庐州，攻围七昼夜。明年正月，宽等至，贼奔全椒，遂围滁州。南京太仆卿李觉斯、知州刘大巩力御之。而宽等军至，奋击大呼，诸军无不一当百，自晨至晡，贼大败。从城东五里追至关山之硃龙桥，横尸枕藉，水为不流。二月，又从总理卢象升破贼七顶山，歼自成精卒殆尽。象升移军南阳，命宽备邓州。会贼渡汉江，入郧、襄，余众三万匿内乡、淅川山中。象升命宽与祖大乐等入山搜讨。

边军强憨，性异他卒，不可以法绳。往时官军多关中人，与贼乡里，临阵相劳苦，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谓之“打活仗”。边军不通言语，逢贼即杀，故多胜。然所过焚庐舍，淫妇女，恃功不戢；又利野战，惮搜山；且见贼远窜，非旬朔可定，自以为客将，无持久心。宽卒方过河，噪而逸。象升激劝再三，始听命。至党子口，仍按甲不行。而总兵李重镇素恇怯，冀卸责，众益思归。象升乃力陈入山搜剿之难，请令宽、重镇赴关中讨贼。会总督洪承畴亦请之，宽等遂移军陕西，隶承畴麾下。八月，京师被兵，召入卫。钅录滁州功，进右都督，赉银币。事定，命赴宁远协守。

十一年冬，诏宽率师援畿辅。及山东告急，宽逗遛。明年正月，济南失守，褫职被逮，坐失陷籓封，竟弃市。

宽敢战有功，称骁将。性刚使气，不为文吏所喜，卒致大辟，莫为论救。

赞曰：左良玉以骁勇之材，频歼剧寇，遂拥强兵，骄亢自恣，缓则养寇以贻忧，急则弃甲以致溃。当时以不用命罪诸将者屡矣，而良玉偃蹇偾事，未正刑章，姑息酿患，是以卒至称兵犯阙而不顾也。高杰、祖宽皆刚悍难驯，恃功不戢，而杰尤为凶骜。然杰被戕于锐意进取之时，宽受诛于力战赴援之后，死非其罪，不能无遗憾焉。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任民育等 何刚等） 高弘图 姜曰广（周镳 雷縯祚）

史可法，字宪之，大兴籍，祥符人。世锦衣百户。祖应元举于乡，官黄平知州，有惠政。语其子从质曰："我家必昌。"从质妻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闻。举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

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改可法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明年，祖宽破贼滁州，贼走河南。十二月，贼马守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十年正月，贼从间道突安庆石牌，寻移桐城。参将潘可大击走贼，贼复为庐、凤军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县陈尔铭婴城守，可法与可大剿捕。贼走庐江，犯潜山，可法与左良玉败之枫香驿，贼乃窜潜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将程龙败殁于宿松。贼分其党摇天动别为一营，而合八营二十余万众，分屯桐城之练潭、石井、陶冲。总兵官牟文绶、刘良佐击败之挂车河。

当是时，陕寇聚漳、宁，分犯岷、洮、秦、楚、应、皖，群盗遍野。总理卢象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祯，祖宽关外兵亦北归。未几，上复以熊文灿代家祯，专抚贼。贼益狂逞，盘牙江北，南都震惊。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贼已东陷和州、含山、定远、六合，犯天长、盱眙，趋河南。可法奏免被灾田租。冬，部将汪云凤败贼潜山，京军复连破老回回舒城、庐江，贼遁入山。时监军佥事汤开远善击贼，可法东西驰御，贼稍稍避其锋。十一年夏，以平贼逾期，戴罪立功。

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连败贼英山、六合，顺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硃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大浚南河，漕政大厘。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武备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既陷，缟衣发丧。会南都议立君，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讠芳，神宗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谒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备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议监国事。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若何？"诚意伯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复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监国，廷推阁臣，众举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孔昭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举大铖，可法曰："先帝钦定逆案，毋复言。"越二日，拜可法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士英、弘图并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师凤阳。乃定京营制，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

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辞，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议分江北为四镇。东平伯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总兵官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可法启行，即遣使访大行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凤、泗二陵。

可法去，士英、孔昭辈益无所惮。孔昭以慎言举吴甡，哗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驰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毕，上疏曰："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箓，则念先帝之集木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罢，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何以卒隳大业。战兢惕厉，无时怠荒，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

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得功、泽清、杰争欲驻扬州。杰先至，大杀掠，尸横野。城中恟惧，登陴守，杰攻之浃月。泽清亦大掠淮上。临淮不纳良佐军，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泽清皆听命。乃诣杰。杰素惮可法，可法来，杰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帐中，辞色俱变，汗浃背。可法坦怀待之，接偏裨以温语，杰大喜过望。然杰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卫，文檄必取视而后行。可法夷然为具疏，屯其众于瓜洲，杰又大喜。杰去，扬州以安，可法乃开府扬州。

六月，大清兵击败贼李自成，自成弃京师西走。青州诸郡县争杀伪官，据城自保。可法请颁监国、登极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开礼贤馆，招四方才智，以监纪推官应廷吉领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阅泽清士马。返扬州，请饷为进取资。士英靳不发，可法疏趣之。因言：“迩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胜而实意不修，议论多而成功少。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兵筹饷无议论，舍治兵治饷无人才。有摭拾浮谈、巧营华要者，罚无赦！”王优诏答之。

初，可法虞杰跋扈，驻得功仪真防之。九月朔，得功、杰构兵，曲在杰。赖可法调剂，事得解。北都降贼诸臣南还，可法言：“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录用，否则恐绝其南归之心。”又言：“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者应从死，岂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能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泽清、杰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因圣明继统，钅未钺未加，恩荣叠被。而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摘罪状显著者，重惩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问。其逃避北方、俳徊而后至者，许戴罪讨贼，赴臣军前酌用。”廷议并从之。

杰居扬州，桀骜甚。可法开诚布公，导以君臣大义。杰大感悟，奉约束。十月，杰帅师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冲要，可法自任之，筑垒缘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鹤镇，谍报我大清兵入宿迁。可法进至白洋河，令总兵官刘肇基往援。大清兵还攻邳州，肇基复援之，相持半月而解。

时自成既走陕西，犹未灭，可法请颁讨贼诏书，言：

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哀，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人心不肃，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君父之仇，置诸膜外。夫我即卑宫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无救。以臣观庙堂谋画，百执事经营，殊未尽然。夫将所以能克敌者，气也；君所以能御将者，志也。庙堂志不奋，则行间气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窦之辱，汉光武不忘爇薪之时。臣愿陛下为少康、光武，不愿左右在位，仅以晋元、宋高之说进也。

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亦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豆，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漠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臣义士，闻而感愤也。

国家遘此大变，陛下嗣登大宝，与先朝不同。诸臣但有罪之当诛，曾无功之足录。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宜慎重，务以爵禄待有功，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厉。兵行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衎，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即事关典礼，亦宜概从节省。盖贼一日未灭，即有深宫曲房，锦衣玉食，岂能安享！必刻刻在复仇雪耻，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尽并于送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可法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

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飞章报。士英谓人曰："渠欲叙防河将士功耳。"慢弗省。而诸镇逡巡无进师意，且数相攻。明年，是为大清顺治之二年，正月，饷缺，诸军皆饥。顷之，河上告警。诏良佐、得功率师扼颍、寿，杰进兵归、徐。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变闻，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统杰兵。本身者，杰甥也。以胡茂顺为督师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诸将各分地，又立杰子元爵为世子，请恤于朝。军乃定。杰军既还，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卫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以夺可法权。胤文，杰同乡也，陷贼南还，杰请为己监军。杰死，胤文承士英旨，疏诮可法。士英

喜，故有是命，驻扬州。二月，可法还扬州。未至，得功来袭兴平军，城中大惧。可法遣官讲解。乃引去。

时大兵已取山东、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军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可法乃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俄报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没。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讹传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园。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砲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两淮盐运使杨振熙，监饷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思诚，幕客卢渭等皆死。

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叙江北战功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擒剧盗程继孔功加太傅，皆力辞，不允。后以宫殿成，加太师，力辞，乃允。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岁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报殽肉已分给将士，无可佐者，乃取盐鼓下之。可法素善饮，数斗不乱，在军中绝饮。是夕，进数十觥，思先帝，泫然泪下，凭几卧。比明，将士集辕门外，门不启，左右遥语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击四鼓，戒左右毋惊相公。须臾，可法寤，闻鼓声，大怒曰："谁犯吾令！"将士述民育意，乃获免。尝孑处铃阁或舟中，有言宜警备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辩识。逾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领。其后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号以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

可法无子，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之后。有弟可程，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京师陷，降贼。贼败，南归，可法请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养母。可程遂居南京，后流寓宜兴，阅四十年而卒。

任民育，字时泽，济宁人。天启中乡举，善骑射。真定巡抚徐标请于朝，用为赞画，理屯事。真定失，南还。福王时，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扬州知府，可法倚之。城破，绯衣端坐堂上，遂见杀，阖家男妇尽赴井死。

从直，辽东人，与其子死东门。缵爵，鄞人，工部尚书佐孙。志畏，亦鄞人，进士，年少好气，数遭杰将士窘辱，求解职。会伏龙至，可法命代之。伏龙，新喻人。故梓潼知县，受代甫三日。振熙，临海人。道正，余姚人。志端，孝丰人。思诚，字纯一，贵池人。

渭，字渭生，长洲诸生，可法出镇淮、扬，谓等伏阙上书，言："秦桧在内，李纲居外，宋终北辕。"不纳。居礼贤馆久，可法才渭。渭方岁贡，当得官，不受职，而拟授昆山归昭等二十余人为通判、推官、知县。甫二旬，城陷，渭监守钞关，投于河。昭死西门，从死者十七人。

时同守城死者，又有遵义知府何刚、庶吉士吴尔壎。而扬州诸生殉养者，有高孝缵、王士琇、王缵、王绩、王续等。又有武生戴之藩、医者陈天拔、画士陆愉、义兵张有德、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并自尽。他妇女死节者，不可胜纪。

何刚，字悫人，上海人。崇祯三年举于乡。见海内大乱，慨然有济世之志。交天下豪俊，与东阳许都善，语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处，盍练一旅以待用。"都诺而去。

十七年正月，入都上书，言："国家设制科，立资格，以约束天下豪杰。此所以弭乱，非所以戡乱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国，莫急于治兵。陛下诚简强壮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习之，讲韬钤，练筋骨，拓胆智，时召而试之。学成优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读戚继光书，继光数言义乌、东阳兵可用。诚得召募数千，加之训练，准继光遗法，分布河南郡县，大寇可平。"因荐都及钱塘进士姚奇胤、桐城诸生周岐、陕西诸生刘湘客、绛州举人韩霖。帝壮其言，即擢刚职方主事，募兵金华。而都作乱已前死，霖亦为贼用，刚不知，故并荐之。

刚出都，都城陷，驰还南京。先是，贼逼京师，刚友陈子龙、夏允彝将联海舟达天津，备缓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刚统之。子龙入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师，更乞广行召募，委刚训练，从之。刚乃上疏言："臣请陛下三年之内，宫室不必修，百官礼乐不必备。惟日救天下才，智者决策，廉者理财，勇者御敌。爵赏无出此三者，则国富兵强，大敌可服。若以骄悍之将驭无制之兵，空言恢复，是却行而求前也。优游岁月，润色偏安，锢豪杰于草间，迫枭雄为盗贼，是株守以待尽也。惟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枭杰皆毕命封疆，而盗魁亦少矣。东南人满，徙之江北，或赐爵，或赎罪，则豪右皆尽力南

亩，而军饷亦充矣。”时不能用。

寻进本司员外郎，以其兵隶史可法。可法大喜得刚，刚亦自喜遇可法知已。士英恶之，出刚遵义知府。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谁仗？”刚亦泣，愿死生无相背。逾月，扬州被围，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

吴尔壎，崇德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贼败南还，谒可法，请从军赎罪，可法遂留参军事。其父子屏方督学福建，尔壎断一指畀故人祝渊曰：“君归语我父母，悉出私财畀我饷军。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从高杰北征至睢州，杰被难，尔壎流寓祥符。遇一妇人，自言福王妃。尔壎因守臣附疏以进，诏斥其妄言，逮之，可法为救免。后守扬州新城，投井死。

高弘图，字研文，胶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柧棱自持，不依丽人。天启初，陈时政八患，请用邹元标、赵南星。巡按陕西，题荐属吏，赵南星纠之，弘图不能无望，代还，移疾去。魏忠贤亟攻东林，其党以弘图尝与南星有隙，召起弘图故官。入都，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诏狱，锻炼严酷。弘图果疏论南星，然言“国是已明，雷霆不宜频击”，“诏狱诸臣，生杀宜听司败法”，则颇谓忠贤过当者。疏中又引汉元帝乘船事，忠贤方导帝游幸，不悦，矫旨切责之。后谏帝毋出跸东郊，又极论前陕西巡抚乔应甲罪，又尝语刺崔呈秀。呈秀、应甲皆忠贤党，由是忠贤大怒，拟顺天巡按不用。弘图乞归，遂令闲住。

庄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诏、刘志选、梁梦环。擢太仆少卿，复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方入署，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来会，弘图耻之，不与共坐，七疏乞休。帝怒，遂削籍归，家居十年不起。

十六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迁户部尚书。明年三月，京师陷，福王立，改弘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疏陈新政八事。一，宣义问。请声逆贼之罪，鼓发忠义。一，勤圣学。请不俟释服，日御讲筵。一，设记注。请召词臣入侍，日记言动。一，睦亲藩。请如先朝践极故事，遣官赍玺书慰问。一，议庙祀。请权附列圣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侧望祀列圣山陵。一，严章奏。请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脱罪侥幸。一，收人心。请蠲江北、河南、山东田租，毋使贼徒藉口。一，择诏使。请遣官招谕朝鲜，示牵制之势。并褒纳焉。

当是时，朝廷大议多出弘图手。马士英疏荐阮大铖，弘图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大铖假冠带陛见。大铖入见，历陈冤状，以弘图不附东林引为证。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铖、士英并怒。一日，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哭东林者，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畔东林者，东林拒我耳。”弘图因纵臾之，士英意解。而刘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铖宣言曰广实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而荐张捷、谢升之疏出，朝端益水火矣。内札用户部侍郎张有誉为尚书，弘图封还，具奏力谏，卒以廷推简用。中官议设东厂，弘图争不得。遂乞休，不许，加太子少师，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寻以太后至，进太子太保。

其年十月，弘图四疏乞休，乃许之。弘图既谢政，无家可归，流寓会稽。国破，逃野寺中，绝粒而卒。

姜曰广，字居之，新建人。万历末，举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天启六年奉使朝鲜，不携中国一物往，不取朝鲜一钱归，朝鲜人为立怀洁之碑。明年夏，魏忠贤党以曰广东林，削其藉。崇祯初，起右中充。九年，积官至吏部右侍郎。坐事左迁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起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庄烈帝尝言：“曰广在讲筵，言词激切，朕知其人。”每优容之。

北都变闻，诸大臣议所立。曰广、吕大器用周镳、雷縯祚言，主立潞王，而诸帅奉福藩至江上。于是文武官并集内官宅，韩赞周令各署名籍。曰广曰：“无□遽，请祭告奉先殿而后行。”明日至奉先殿，诸勋臣语侵史可法，曰广呵之，于是群小咸目摄曰广。廷推阁臣，以曰广异议不用，用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及再推词臣，以王鐸、陈子壮、黄道周名上，而首曰广。乃改曰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鐸并命。鐸未至，可法督师扬州，曰广与弘图协心辅政。而士英挟拥戴功，内结勋臣硃国弼、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刘泽清、刘良佐等，谋擅朝权，深忌曰广。

未几，士英特荐起阮大铖。曰广力争不得，遂乞休，言：

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

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褷、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目中旨，后效可睹。

今又不然。不必佥同，但求面对，立谈取官。阴夺会推之柄，阳避中旨之名，决廉耻之大防，长便佞之恶习。此岂可训哉！

臣待罪纶扉，苟好尽言，终蹈不测之祸。聊取充位，又来鲜耻之讥。愿乞骸骨还乡里。

得旨慰留，士英、大铖等滋不悦。国弼、孔昭遂以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祯为言，交章攻之。

刘泽清故附东林，拥立议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则力诋东林以自解免。且曰："中兴所恃在政府。今用辅臣，宜令大帅佥议。"曰广愕然。越数日，泽清疏劾吕大器、雷縯祚，而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等。已，又请免故辅周延儒脏。曰广曰："是欲渐干朝政也。"乃下部议，竟不许。

曰广尝与士英交诋王前。宗室硃统钅类者，素无行，士英啖以官，使击曰广。泽清又假诸镇疏攻刘宗周及曰广，以三案旧事及迎立异议为言，请执下法司，正谋危君父之罪。顷之，统钅类复劾曰广五大罪，请并刘士桢、王重、杨廷麟、刘宗周、陈必谦、周镳、雷縯祚置之理，必谦、镳以是逮。曰广既连遭诬蔑，屡疏乞休，其年九月始得请。入辞，诸大臣在列。曰广曰："微臣触忤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臣归后，愿陛下以国事为重。"士英熟视曰广，詈曰："我权奸，汝且老而贼也。"既出，复于朝堂相诟詈而罢。

曰广骨鲠，扼于憸邪，不竟其用，遂归。其后左良玉部将金声桓者，已降于我大清，既而反江西，迎曰广以资号召。声桓败，曰广投㑹家池死。

周镳，字仲驭，金坛人。父秦峙，云南布政使。镳举乡试第一，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榷税芜湖。忧归，服阕，授南京礼部主事。极论内臣言官二事，言："张彝宪用而高弘图、金铉罢，王坤用而魏呈润、赵东曦斥，邓希诏用而曹文衡罢闲，王弘祖、李曰辅、熊开元罹罪。每读邸报，半属内侍温纶。自今锻炼臣子，委亵天言，祗徇中贵

之心，臣不知何所极也。言官言出祸随，黄道周诸臣荐贤不效，而惠世扬、刘宗周勿获进；华允诚诸臣驱奸无济，而陈于廷、姚希孟、郑三俊皆蒙谴。每奉严谕，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弃忠良，奖成宵小，祗快奸人之计，臣益不知何所极矣。”帝怒斥为民，镳由是名闻天下。

初，镳世父尚书应秋、叔父御史维持，以附魏忠贤并丽逆案，镳耻之。通籍后，即交东林，矫矫树名节。及被放，与宣城沈寿民读书茅山，廷臣多论荐之。十五年起礼部主事，进郎中，为吏部尚书郑三俊所倚。然为人好名，颇饰伪，给事中韩如愈疏论之，罢归。

福王立于南京。马士英既逐吕大器，以镳及雷縯祚曾立潞王议，令硃统钅类劾曰广，因言镳、縯祚等皆曰广私党，请悉置于理，遂令逮治。而士英劾镳从弟钟从逆，并及镳。钟亦逮治。阮大铖居金陵时，诸生顾杲等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主之者镳也，大铖以故恨镳。镳狱急，属御史陈丹衷求解于士英，为缉事者所获，丹衷出为长沙知州。于是察处御史罗万爵希大铖指，上疏痛诋镳。而光禄卿祁逢吉，镳同邑人，见人辄詈镳，遂得为户部侍郎。亡何，左良玉称兵檄讨士英罪，言引用大铖，构陷镳、縯祚，锻炼周内。士英、大铖益怒。大铖谓镳实召良玉兵，王乃赐镳、縯祚自尽，钟弃市。

雷縯祚，太湖人。崇祯三年举于乡。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用。而縯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劾杨嗣昌六大罪可斩，凤阳总督硃大典、安庆巡抚郑二阳、河南巡抚高名衡、山东巡抚王公弼宜急易，帝不悦。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备佥事。山东被兵，縯祚守德州，有诏奖励。乃疏劾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折除军饷，构结大党。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责兵部，而令纟寅祚再陈。志完者，首辅周延儒门生也，縯祚意有所忌，久不奏。

明年五月，延儒下廷议，寅祚乃奏言：“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大僚则尚书范景文等，词林则谕德方拱乾等，言路则给事中硃徽、沈胤培、袁彭年等，皆其党也。方德州被攻，不克去，掠临清，又五日，志完始至。闻后部破景州，则大惧，欲避入德州城。漏三下，邀臣议。臣不听，志完乃偕流寓词臣拱乾见臣南城古庙。臣告以督师非入城官，蓟州失事，由降丁内溃，志完不怿而去。若夫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臣不忍见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严嵩、傅国观自待也。臣外籓小吏，乙榜孤踪，不言不敢，尽言不敢，感陛下虚怀俯纳，

故不避首辅延儒与举国媚附时局，略进一言。至中枢主计请饷必馈常例，天下共知，他干没更无算。”

疏入，帝益心动。命议旧计臣李待问、傅淑训，枢臣张国维及户科荆永祚，兵科沈迅、张嘉言罪，而召縯祚陛见。越数日，抵京。又数日入封，召志完、拱乾质前疏中语，拱乾为志完辨，帝颔之。问縯祚称功颂德者谁，对曰：“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帝怒，逮廷献，诛志完，而令縯祚还任。纟寅祚寻以忧去。

福王时，统钅类劾曰广，因及之，遂逮治。明年四月与镳同赐自尽。故事，小臣无赐自尽者。因良玉兵东下，故大铖辈急杀之。

赞曰：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张慎言（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学龙 高倬（黄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

张慎言，字金铭，阳城人。祖升，河南参政。慎言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寿张知县，有能声。调繁曹县，出库银籴粟备振，连值荒岁，民赖以济。泰昌时，擢御史。逾月，熹宗即位。时方会议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谕百工，不究张差党与，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发奸谋，所以明君臣之义。至先皇践阼，蛊惑之计方行，药饵之奸旋发。崔文升投凉剂于积惫之余，李可灼进红丸于大渐之际，法当骈首，恩反赐金。谁秉国成，一至此极！若夫鼎湖再泣，宗庙之鼎鬯为重，则先帝之簪履为轻。虽神庙郑妃且先徙以为望，选侍不即移宫，计将安待。"无何，贾继春以请安选侍被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夺俸二年。

天启初，出督畿辅屯田，言："天津、静海、兴济间，沃野万顷，可垦为田。近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其沟洫庐舍之制，种植疏浚之方，犁然具备，可仿而行。"因列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又言："广宁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不下百万。宜招集津门，以无家之众，垦不耕之田便。"诏从之。尝疏荐赵南星，劾冯铨，铨大恨。五年三月，慎言假归，铨属曹钦程论劾，诬盗曹县库银三千，遂下抚按征脏，编戍肃州。

庄烈帝即位，赦免。崇祯元年起故官。会当京察，请先治媚珰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报可。旋擢太仆少卿，历太常卿、刑部右侍郎。谳耿如杞狱，不称旨，并尚书韩继思下吏，寻落职归。久之，召为工部右侍郎。国用不支，廷议开采、鼓铸、屯田、盐法诸事。慎言屡疏陈奏，悉根本计。大学士杨嗣昌议改府州县佐为练备、练总，慎言以更制事大，历陈八议，其后卒不能行。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七疏引疾，不允。就改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五月，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兴十议：曰节镇，曰亲藩，曰开屯，曰叛逆，曰伪命，曰褒恤，曰功赏，曰起废，曰惩贪，曰漕税。皆嘉纳。时大起废籍，慎言荐吴甡、郑三俊。命甡陛见，三俊不许，大学士高弘图所拟也。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一日朝罢，群诟于廷，指慎言及甡为奸邪，叱咤彻殿陛。给事中罗万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谓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嚣争不已。又疏劾慎言，极诋三俊。且谓：："慎言当迎立时，阻难怀二心。乞寝牲陛见命，且议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万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镇也。新改京

营，又加二镇衔，何尝不用武。年来封疆之法，先帝多宽武臣，武臣报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拟归阁臣，参驳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使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荐无不当。诸臣痛哭喧呼，灭绝法纪，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御史王孙蕃言：“用人，吏部职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图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乞休，不允。

甡既不出，慎言乞休得请，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山西尽陷于贼，慎言无家可归，流寓芜湖、宣城间。国亡后，疽发于背，戒勿药，卒，年六十九。

慎言少丧二亲，鞠于祖母。及为御史，讣闻，引义乞归，执丧三年以报。

子履旋，举崇祯十五年乡试。贼陷阳城，投崖死。事闻，赠御史。

徐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工部营缮主事，筦节慎库。魏忠贤兼领惜薪司，所需悉从库发，石麒辄持故事格之。其党噪于庭，不为动。御史黄尊素坐忤忠贤下诏狱，石麒为尽力。忠贤怒，执新城侯王升子下狱，令诬贿石麒，捕系其家人，勒完脏而削其籍。

崇祯三年，起南京礼部主事，就迁考功郎中。八年佐尚书郑三俊京察，澄汰至公。历尚宝卿、应天府丞。十一年春入贺。三俊时为刑部尚书，议侯恂狱不中，得罪。石麒疏救，释之。石麒官南京十余年，至是始入为左通政，累迁光禄卿、通政使。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谳吏部尚书李日宣等狱。帝曰：“枚卜大典，日宣称诩徇私。”石麒予轻比，贬二秩。先是，会推阁臣，日宣一再推，因及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石麒与焉。召对便殿，石麒独不赴。及是帝怒，戍日宣及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夺可壮、玫、三谟及谳狱左侍郎惠世扬官。石麒代世扬掌部事，旋进左。

当是时，帝以威刑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会，予重比。石麒奉命清狱，推明律意，校正今断狱之不合于律者十余章，先以白同官。以次审理十三司囚，多宽减。然廉公，一时大法赫然，无敢幸免者。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朝士多营救。石麒持之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帝曰：“未中，可覆拟。”乃论新甲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未有之奇祸。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

者斩。奏上，新甲弃市，新甲党皆大恨。

石麒寻擢本部尚书。中官王裕民坐刘元斌党，元斌纵军淫掠，伏诛，裕民以欺隐不举下狱。帝欲杀之，初令三法司同鞫，后专付刑部，石麒议戍烟瘴。奏成，署院寺名以进。帝怒其失出，召诘都御史刘宗周，对曰："此狱非臣谳。"徐曰："臣虽不与闻，然阅谳同，已曲尽情事。刑官所执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实甚，卿等焉知？"令石麒改谳词，弃之市。无何，宗周以救姜埰，熊开元获严谴，佥都御史金光辰救之，夺职。石麒再疏留，不纳。□、开元既下诏狱，移刑部定罪。石麒据原词拟开元赎徒，埰谪戍，不复鞫讯。帝责对状，石麒援故事对。帝大怒，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职闲住。

福王监国，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书。奏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时方考选，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给事中陆朗于外。朗贿奄入得留用，石麒发其罪。朗恚，诋石麒，石麒称疾乞休。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辩，求去益力。马士英拟严旨，福王不许，命驰驿归。

石麒刚方清介，扼于权奸，悒悒不得志。士英挟定策功，将图封，石麒议格之。中官田成辈纳贿请嘱，石麒悉拒不应。由是中外皆怨，构之去。去后以登极恩，加太子太保。

明年，南都亡。石麒时居郡城外，城将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与亡！"复入居城中，以闰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缢死，年六十有八。

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金华、东昌二府推官。天启二年，擢刑科给事中。辽东难民多渡海聚登州，招练副使刘国缙请帑金十万振之，多所干没。学龙三疏发其弊，国缙遂获谴。王纪忤魏忠贤削籍，学龙言："纪亮节弘猷，召置廊庙，必能表正百僚，裁决大务。"失忠贤意，不报。已，劾川、贵旧总督张我续贪淫漏网，新总督杨述中缩腋卸责，帝不罪。学龙通晓政务。上言：

辽左额兵旧九万四千有奇，几饷四十余万。今关上兵止十余万，月饷乃二十二万。辽兵尽溃，关门宜募新兵。蓟镇旧有额兵，乃亦给厚糈召募。旧兵以其饷厚，悉窜入新营，而旧额又如故，漏卮可胜言。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诚度冗者汰之，岁可得饷

数十万。裁冗吏，核旷卒，俾卫所应袭子弟袭职而不给俸，又可得数十万。

京边米一石，民输则非一石也。以民之费与国之收衷之，国之一，民之三。关饷一斛银四钱，以易钱则好米值钱百，恶米止三四十钱，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国之费与兵之食衷之，兵之一，国之三。总计之，民费其六，而兵食其一。况小民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天子，展转相欺，米已化为糠粃沙土；兼湿热蒸变，食不可咽，是又化有用之六，为无用之一矣。臣以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则地辟而民有乐土，粟积而人有固志。昔吴璘守天水，纵横凿渠，绵亘不绝，名曰“地网”，敌骑不能逞。今仿其制，沟涂之界，各树土所宜木，小可获薪果之饶，大可得抗扼之利，敌虽强，何施乎。

帝亟下所司，而议竟中格。稍进右给事中。五年九月，御史智铤劾学龙及编修侯恪为东林鹰犬，遂削籍。

崇祯元年起历户科都给事中。以民贫盗起，请大清吏治。寻劾蓟抚王应豸克饷激变，又上足饷十六事。帝皆采纳。迁太常少卿、太仆卿。五年改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疏言：“臣所部州县七十八，而坐逋赋降罚者至九十人。由数岁之逋责于一岁，数人之逋责于一人，故终无及额之日也。请别新旧，酌多寡，立带征之法。”可之。四方盗贼蜂起，江西独无重兵，学龙以为言，诏增置千人。讨平都昌、萍乡诸盗，合闽兵击破封山妖贼张普薇等，贼遂殄灭。

十二年冬，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将解任，遵例荐举属吏，并及迁谪官黄道周。帝怒，征下狱，责其党庇行私，廷杖八十，削其籍，移入诏狱，竟坐遣戍。十五年秋，道周召还，半道请释学龙，不听。

十七年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拜兵部左侍郎。十月擢刑部尚书。时方治从贼之狱，仿唐制六等定罪。学龙议定，以十二月上之：

其一等应磔者：吏部员外郎宋企郊，举人牛金星，平阳知府张嶙然，太仆少卿曹钦程，御史李振声、喻上猷，山西提学参议黎志升，陕西左布政使陆之祺，兵科给事中高翔汉，潼关道佥事杨王休，翰林院检讨刘世芳十一人也。

二等应斩秋决者：刑科给事中光时亨，河南提学佥事巩焴，庶吉士

周锺，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

三等应绞拟赎者：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陈名复，户科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襄阳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胤光，少詹事项煜七人也。

四等应戍拟赎者：礼部主事王孙蕙，翰林院检讨梁兆阳，大理寺正钱位坤，总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鉴，御史陈羽白、裴希度、张懋爵，礼部郎中刘大巩，吏部员外郎郭万象，给事中申芝芳、金汝砺，举人吴达，修撰扬廷鉴及黄继祖十五人也。

五等应徒拟赎者：通政司参议宋学显，谕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缪沅，给事中吕兆龙、傅振鐸，进士吴刚思，检讨方以智、傅鼎铨，庶吉士张家玉及沈元龙十人也。

六等应杖拟赎者：工部员外郎潘同春，礼部员外郎吴泰来，主事张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县周寿明，进士徐家麒及向列星、李□八人也。

其留北俟后定夺者：少詹事何瑞征、杨观光，太仆少卿张若麒，副使方大猷，户部侍郎党崇雅，吏部侍郎熊文举，太仆卿叶初春，给事中龚鼎孳、戴明说、孙承泽、刘昌，御史涂必泓、张鸣骏，司业薛所蕴，通政参议赵京仕，编修高尔俨，户部郎中卫周祚及黄纪、孙襄十九人也。

其另存再议者：给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鲁栗、吴尔壎、史可程、王自超、白胤谦、梁清标、杨栖鹗、张元琳、吕崇烈、李化麟、硃积、赵颍、刘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员外郎左懋泰，礼部郎中吴之琦，兵部员外郎邹明魁，行人许作梅，进士胡显，太常博士龚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硃国寿、吴嵩胤二十八人也。

其已奉旨录用者：兵部尚书张缙彦，给事中时敏，谕德卫胤文、韩四维，御史苏京，行取知县黄国琦、施凤仪，兵部郎中张正声，内阁中书舍人顾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

得旨："周锺等不当缓决，陈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学显、吴刚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拟罪未合。新榜进士尽污伪命，不当复玷班联。"令再议。惟方拱乾结纳马、阮，特旨免其罪。

明年正月，学龙奉诏拟周锺、光时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侯

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律。当是时，马、阮必欲杀周锺。学龙欲缓其死，谋之次辅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鐸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大铖暨其党张捷、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学龙引疾。命未下，保国公硃国弼、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大铖既杀锺、时亨，即传旨二等罪斩者谪允充南金齿军，三等罪绞者充广西边卫军，四等以下俱为民，永不叙用。然学龙所定案亦多漏网，而所拟一等诸犯，皆随贼西行，实未尝正刑辟也。黄继祖、沈元龙、向列星、李□、黄纪、孙襄、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硃国寿、吴嵩胤、姜荃林，皆未详其官。

学龙归，南都旋失。久之卒于家。

高倬，字枝楼，忠州人。天启五年进士。除德清知县，调金华。崇祯四年，征授御史。蓟辽总督曹文衡与总监邓希诏相讦奏。诏殚力干济，以副委任。倬乃上疏言："文衡□亢脏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诏睚眦未忘，何能化戈矛为同气。封疆事重，宜撤希诏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参之。诸边镇臣如希诏不少，使人效希诏，督抚之展布益难。即诸边督抚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将边事之废坏愈甚。"疏入，贬一秩视事。巡视草场，坐失火下吏。廷臣申救，不纳。逾年热审，给事中吴甘来以为言，始释归。起上林署丞，稍迁大理右寺副。

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诏修省。倬以近者刑狱滋繁，法官务停阁，请敕诸司克期奏报，大者旬，小者五日。其奉旨覆谳者，或五日三日，务俾积案尽疏，囹圄衰减。帝为采纳。屡迁南京太仆卿。太仆故驻滁州，滁为南都西北门户。请募州人为兵，保障乡土，从之。十六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刘孔昭，召倬别用，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立南京，拜倬工部右侍郎。御用监内官请给工料银，置龙凤几榻诸器物及宫殿陈设金玉诸宝，计赀数十万，倬请裁省。光禄寺办御用器至万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为言。皆不纳。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书。国破，倬投缳死。

是时，大臣殉难者：倬与张捷、杨维垣、庶僚则有黄端伯、刘成治、吴嘉胤、龚廷祥。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宁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母忧归。服阕入都，疏陈益王居建昌不法状。王亦劾端伯离间亲藩，及出妻酗酒诸事。有诏侯勘，避居庐山。福王立，大学士姜曰广荐起之。明年三月授仪制主事。五月，南都破，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捕系之。阅四月，谕之降，不从，卒就戮。

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七年进士。福王时，历官户部郎中。国破，忻城伯赵之龙将出降，入户部封府库。成治愤，手搏之，之龙跳而免。成治自经。

嘉胤，字绳如，松江华亭人。由乡举历官户部主事。奉使出都，闻变，还谒方孝孺祠，投缳死。

廷祥，字伯兴，无锡人。马世奇门人也。崇祯十六年进士。为中书舍人。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桥投水死。

时又有钦天监博士陈于阶、国子生吴可箕、武举黄金玺、布衣陈士达，并死焉。

左懋第，字萝石，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授韩城知县，有异政。遭父丧，三年不入内寝，事母尽孝。十二年，擢户科给事中。疏陈四弊，谓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也。又陈贵粟之策，令天下赎罪者尽输粟，盐筴复开中之旧，令输粟边塞充军食。彗星见，诏停刑，懋第请马上速传。又请严禁将士剽掠，有司朘削。请散米钱，振辇下饥民，收养婴孩。明年正月，剿饷罢征，亦请马上速行，恐远方吏不知，先已征，民不沾实惠。帝并采纳。

三月，大风霾。帝布袍斋居，祷之不止。懋第言："去秋星变，朝停刑而夕即灭。今者不然，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臣敢以实进。练饷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减兵以省饷，天下共知之，而饷犹未省，何也？请自今因兵征饷，预使天下知应加之数，官吏无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诏。而刑狱则以睿虑之疑信，定诸囚之死生，诸疑于心与疑信半者，悉从轻典。岂停刑可止彗，解网不可以返风乎？且陛下屡沛大恩，四方死者犹枕藉，盗贼未见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赋，有司迫考成，催征未敢缓，是以莫救于凶荒。请于极荒州县，下诏速停，有司息讼，专以救荒为务。"帝曰："然。"于是上灾七十五州县新、旧、练三饷并停。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下灾二十八州县秋成督征。

十四年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又言：“臣自鱼台至南阳，流寇杀戮，村市为墟。其他饥疫死者，尸积水涯，河为不流，振扌求安可不速。”已又陈安民息盗之策，请核荒田，察逋户，予以有生之乐，鼓其耕种之心。又言：“臣有事河干一载，每进父老问疾苦，皆言练饷之害。三年来，农怨于野，商叹于途。如此重派，所练何兵？兵在何所？剿贼御边，效安在？奈何使众心瓦解，一至此极乎！”又言：“臣去冬抵宿迁，见督漕臣史可法，言山东米石二十两，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漕储多逋。朝议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凤间麦大熟，如收两地折色，易麦转输，岂不大利。昔刘晏有转易之法。今岁河北大稔，山东东、兖二郡亦有收。诚出内帑二三十万，分发所司，及时收籴，于国计便。”帝即命议行。屡迁刑科左给事中。

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五月，福王立，进兵科都给事中，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朝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懋第母陈殁于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请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偕，而令懋第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马绍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尝为陈新甲通款事至义州而还。新甲既诛，绍愉以督战致衄，为懋第劾罢。及是绍愉已起官郎中，乃进为少卿，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访东宫二王踪迹。臣既充使臣，势不能兼理封疆。且绍愉臣所劾罢，不当复与臣共事。必用臣经理，则乞命弘范同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如用臣与弘范北行，则去臣经理，但衔命而往，而罢绍愉勿遣。”阁部议止绍愉，改命原任蓟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谕。

懋第濒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请以辞阙之身，效一言。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成祖列圣之陵寝何存；抚江上之残黎，则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谁恤。更望时时整顿士马，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众韪其言。王令赍白金十万两、币帛数万匹，以兵三千人护行。八月，舟渡淮。十月朔，次张家湾，本朝传令止许百人从行。

懋第衰纟至入都门，至则馆之鸿胪寺。请祭告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则陈太牢于旅所，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还出都。弘范乃请身赴江南招诸将刘泽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沧州追还懋第，改馆太医院。顺治二年六月，闻南京失守，恸哭。其从弟懋泰先为吏部员外郎，降贼，后归本朝授官矣，来谒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

也。”叱出之。至闰月十二日，与从行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刘统、王廷佐俱以不降诛，而绍愉获免。

祁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阴人。祖父世清白吏。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绝人。弱冠，第天启二年进士，授兴化府推官。始至，吏民易其年少。及治事，剖决精明，皆大畏服。外艰归。崇祯四年，起御史。疏陈赏罚之要，言：“黔功因一级疑，稽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抚总帅帷幄大臣，而陷敌冲锋之士不预，何以励行间。山东之变，六诚连陷，未尝议及一官，欺蒙之习不可不破。”帝即命议行。又言：“九列之长，诘责时闻，四朝遗老或蒙重谴。诸臣怵严威，竟迎合以保名位。臣所虑于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台员或十余载，竟不得迁除，监司守令多贬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无余地，展布曷由。急功赴名之民不胜其掩罪匿瑕。臣所虑于小臣者此也。国家闻鼙鼓思将帅，苟得其人，推毂筑坛，礼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资，冒滥之窦虽可清，奖拔之术或未尽。臣所虑于武臣者此也。抚按则使中官监视会同，隙开水火，其忠显；潜通交结，其患深。臣所虑于内臣者此也。”忤旨谯责。

寻上《合筹天下全局疏》，以策关、宁，制登海为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晋之流贼，江右、楚、粤之山贼，浙、闽、东粤之海贼，滇、黔、楚、蜀之土贼为四大势。极控制驾驭之宜，而归其要于戢行伍以节饷，实卫所以销兵。复陈民间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虚粮，曰行户，曰搜赃，曰钦提，曰隔提，曰讦讼，曰窝访，曰私税，曰私铸，曰解运，曰马户，曰盐丁，曰难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出按苏、松诸府，廉积猾四人杖杀之。宜兴民发首辅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陈于鼎、于泰庐，亦发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于延儒无所徇，延儒憾之。回道考核，降俸，寻以侍养归。家居九年，母服终，召掌河南道事。十六年佐大计，问遗莫敢及门。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还家。

北都变闻，谒福王于南京。王监国，或请登极。彪佳请发丧，服满议其仪，从之。高杰兵扰扬州，民奔避江南，奸民乘机剽敞，命彪佳往宣谕，斩倡乱者数人，一方遂安。迁大理寺丞，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项煜及大理寺正钱位坤、通政司参议宋学显、礼部员外郎汤有庆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给事中时敏家，毁其三代四棺。彪佳请议从逆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从之。

诏设厂卫缉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锦衣卫，高皇帝见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无诏狱也。后乃以

罗织为事，虽曰朝廷爪牙，实为权奸鹰狗。举朝尽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惨酷等来、周，平反无徐、杜。此诏狱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仪銮司为锦衣卫，耑掌直驾侍卫等事，未尝令缉事也。永乐间设立东厂，始开告密门。凶人投为厮役，赤手钜万。飞诬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怨愤满乎京畿。欲绝苞苴，而苞苴弥盛；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缉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无可杀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愎谏之名，天下反归忠直之誉。此廷杖之弊也。”疏奏，乃命五城御史体访，而缉事官不设。

督辅部将刘肇基、陈可立、张应梦、于永绶驻京口，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陆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军严。四将兵恣横，刃伤民，浙兵缚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备李大开统浙兵斫镇兵马，镇兵与相击，射杀大开。乱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彪佳至，永绶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将罪，赈恤被难家，民大悦。

高杰驻瓜洲，跋扈甚，彪佳克期往会。至期，风大作，杰意彪佳必无来。彪佳携数卒冲风渡，杰大骇异，尽撤兵卫，会彪佳于大观楼。彪佳披肝膈，勉以忠义，共奖王室。杰感叹曰：“杰阅人多矣，如公，杰甘为死！公一日在吴，杰一日遵公约矣。”共饭而别。

群小疾彪佳，竞诋諆，以沮登极、立潞王为言，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继失，彪佳即绝粒。至闰月四日，绐家人先寝，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赠少保、兵部尚书，谥忠敏。

赞曰：张慎言、徐石麒等皆北都旧臣，刚方练达，所建白悉有裨时政。令其受事熙朝，从容展布，庶几乎列卿之良也。而遭时不造，内外交讧，动辄龃龉，虽老成何能设施干济哉！左懋第仗节全贞，蹈死不悔，于奉使之义，亦无愧焉。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硃大典（王道焜等） 张国维 张肯堂（李向中 吴钟峦 硃永佑等）曾樱硃继祚（汤芬等） 余煌（陈函辉） 王瑞栴 路振飞 何楷（林兰友） 熊汝霖钱肃乐刘中藻 郑遵谦 沈宸荃邑子履祥

硃大典，字延之，金华人。家世贫贱。大典始读书，为人豪迈。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章丘知县。天启二年擢兵科给事中。中官王体乾、魏忠贤等十二人及乳妪客氏，假保护功，廕锦衣世袭，大典抗疏力谏。五年出为福建副使，进右参政，以忧归。

崇祯三年，起故官，莅山东，寻调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围莱州。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砲死，擢大典右佥都御史代之，诏驻青州，调度兵食。七月，登莱巡抚谢琏复陷于贼，总督刘宇烈被逮。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以总兵金国奇将，率副将靳国臣、刘邦域，参将祖大弼、祖宽、张韬，游击柏永福及故总兵吴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抵德州。贼复犯平度，副将牟文绶、何维忠等救之，杀贼魁陈有时，维忠亦被杀。八月，巡按监军御史谢三宾至昌邑，请斩王洪、刘国柱，诏逮治之。兵部尚书熊明遇亦坐主抚误国，罢去。三宾复抗疏请绝口勿言抚事。

国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国奇等关外兵为前锋，邓□步兵继之，从中路灰埠进。昌平总兵陈洪范，副将刘泽清、方登化，从南路平度进。参将王之富、王文纬等从北路海庙进。檄游击徐元亨等率莱阳师来会，以牟文绶守新河。诸军皆携三日粮，尽抵新河东岸，乱流以济。祖宽至沙河，有德迎战。宽先进，国臣继之，贼大败，诸军乘胜追至城下。贼夜半东遁，围始解。守者疑贼诱，砲拒之。起潜遣中使入谕，阖城相庆。明日，南路兵始至。国奇等遂击贼黄县，斩首万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坠海死者数万。

贼窜归登州，国臣等筑长围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墙三十里而遥，东西俱抵海。分番戍，贼不能出，发大砲，官军多死伤。李九成出战相当。十一月，九成搏战，降者泄其谋。官军合击之，馘于阵，贼乃晓夜哭。贼渠魁五，九成、有德、有时、耿仲明、毛承禄也，及是杀其二。帝嘉解围功，进大典右副都御史，将吏升赏有差。是月，国奇卒，以襄代。攻围既久，贼粮绝，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宽

夺其水门外护墙，贼大惧。

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载子女财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将王秉忠，已亦以单舸遁，官军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药，发之，城崩，官军入。贼退保蓬莱阁，大典招降，始释甲，俘千余人，获秉忠及伪将七十五人，自缢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贼尽平。有德等走旅顺，岛帅黄龙邀击，生擒其党毛承禄、陈光福、苏有功，斩李应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献承禄等于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脱械走。帝震怒，斩监守官，刑部郎多获罪。未几被执，伏诛。叙功，进大典兵部右侍郎，世廕锦衣百户，巡抚如故。

八年二月，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总督杨一鹏被逮。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移镇凤阳。时江北州县多陷。明年正月，贼围滁州，连营百余里，总兵祖宽大破之。大典会总理卢象升追袭，复破之。急还兵遏贼众于凤阳，贼始退。十一年，贼复入江北，谋窜茶山。大典与安庆巡抚史可法提兵遏之，贼乃西遁。大典先坐失州县，贬秩视事。是年四月以平贼逾期，再贬三秩。寻叙援剿及转漕功，尽复其秩。

十三年，河南贼大入湖广。大典遣将救援，屡有功，进左侍郎。明年六月命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仍镇凤阳，专办流贼，而以可法代督漕运。贼帅袁时中众数万，横颍、亳间。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破之，叙赉有差。大典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屡为给事中方士亮、御史郑昆贞等所劾，诏削籍侯勘。事未竟，而东阳许都事发。

许都者，诸生，负气，愤县令苛敛，作乱，围金华。大典子万化募健儿御之，贼平而所募者不散。大典闻，急驰归。知县徐调元阅都兵籍有万化名，遂言大典纵子交贼。巡按御史左光先闻于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饷，且令督赋给事中韩如愈趣之。

已而京师陷，福王立。有白其诬者，而大典亦自结于马士英、阮大铖，乃召为兵部左侍郎。逾月，进尚书，总督上江军务。左良玉兴兵，命监黄得功军御之。福王奔太平，大典与大铖入见舟中，誓力战。得功死，王被擒，两人遂走杭州。会潞王亦降，大典乃还乡郡，据城固守。唐王闻，就加东阁大学士，督师浙东。逾年，城破，阖门死之。

其时浙东西郡县前后失守死事者，抗州则有同知王道焜、钱塘知县顾咸建、临安知县唐自彩，绍兴则有兵部主事高岱、叶汝厓，衢州则有

巡按王景亮、知府伍经正、推官邓岩忠、江山知县方召。若夫诸生及布衣殉义者，会稽潘集、周卜年，山阴硃玮，诸暨傅日炯，鄞县赵景麟，浦江张君正，瑞安邹钦尧，永嘉邹之琦，其尤著云。

王道焜，字昭平，钱塘人。以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时，为南平知县，迁南雄同知。会光泽寇发，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抚按为请，诏改邵武同知，知光泽县事。抚剿兼施，境内底定。庄烈帝破格求贤，尽征天下贤能吏，抚按以道焜名闻。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还。及杭州失守，遂投缳死。

顾咸建，字汉石，昆山人，大学士鼎臣曾孙也。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甫之官，闻京师陷，人情恟恟。咸建戢奸宄，严警备。巡按御史彭遇飙以贪残激变，赖咸建调护，事宁而民免株连。及南都失守，镇江守将郑彩等率众还闽，缘道劫掠。咸建出私财迎犒，乃敛威去。亡何，马士英拥兵至。顷之，大将方国安兵亦至。咸建谋于上官，先期遣使行赂，兵乃不入城。四乡多被淫掠，城中得无扰。时监司及郡县长吏悉逋窜，咸建散遣妻子，独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寻被执，死之。

唐自彩，达州人。为临安知县。杭州失守，自彩与从子阶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鲁王敕，阴部署为变，遂被捕获。自彩麾阶豫走，不从，竟同死。

高岱，字鲁瞻，会稽人。崇祯中，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鲁王授为职方主事。及绍兴失守，即绝粒祈死。子朗知父意不可回，先跃入海中死。岱闻之曰："儿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复言，数日亦卒。

叶汝厓，字衡生，岱同邑人，由举人为兵部主事。闻变，与妻王氏出居桐坞墓所，并赴水死。

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崇祯末登进士。仕福王为中书舍人。唐王立，擢御史，巡抚金、衢二府，兼视学政。伍经正，安福人。由贡生为西安知县，唐王超擢知府事。邓岩忠，江陵人。由乡举为推官。衢州破，经正赴井死，景亮、岩忠皆自缢死。鲁王所遣镇将张鹏翼亦死之。

方召，宣城人。署江山县事。金华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义不当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阖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带向北拜，赴井死。士民为收葬，立祠祀焉。

张国维，安玉笥，东阳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番禺知县。崇祯元年，擢刑科给事中，劾罢副都御史杨所修、御史田景新，皆魏忠贤党也。已，陈时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锐，综核太严。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谁能展布四体，为国家营职业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谊实薄，此英察宜敛也。祖宗朝，阁臣有封还诏旨者，有疏揭屡上而争一事者。今一奉诘责，则俯首不遑；一承改拟，则顺旨恐后。倘处置失宜，亦必不敢执奏，此将顺宜戒也。召对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获罪者。今则惟传天语，莫睹拜扬。臣同官熊奋渭还朝十日，旁措一词，遂蒙谴谪。不可稍加薄罚，示优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条，请平刑罚，溥膏泽。帝不能尽用。进礼科都给事中。京师地震，规弊政甚切，迁太常少卿。

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其冬，流贼犯桐城，官军覆没。国维方壮年，一夕须发顿白。明年正月率副将许自强赴援，游击潘可大、知县陈尔铭等守桐不下。贼乃攻潜山，知县赵士彦重伤卒。攻太湖、知县金应元、训导扈永宁被杀。国维至，解桐围，遣守备硃士胤趋潜山，把总张其威趋太湖。士胤战死，自强遇贼宿松，杀伤相当。安庆山民桀石以投贼，贼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贼复由宿松入潜山、太湖，他贼扫地王亦陷宿松等三县。国维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属监军史可法。明年正月，贼围江浦，遣守备蒋若来、陈于王战却之。十二月，贼分兵犯怀宁，可法及左良玉、马爌遏之。复犯江浦，副将程龙及若来、于王等拒守。诸城并全。又围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

十年三月，国维率龙等赴安庆，御贼酆家店，龙军数千悉没。贼东陷和州、含山、定远，攻陷六合，知县郑同元溃走，贼遂攻天长。国维见贼势日炽，请于朝，割安庆、池州、太平，别设巡抚，以可法任之。安庆不隶江南巡抚，自此始也。议者欲并割江浦、六合，俾国维专护江南，不许。

国维为人宽厚，得士大夫心。属郡灾伤，辄为请命。筑太湖、繁昌二城，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迁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岁大旱，漕流涸，国维浚诸水以通漕。山东饥，振活穷民无算。

十四年夏，山东盗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临、通四镇兵，护漕运。大盗李青山众数万，据梁山泺，遣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运道为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谒之，言率众护漕，非乱也。延儒许言于

朝，授以职。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临清。国维合所部兵击降之，献俘于朝，磔诸市。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帝召国维代之。乃定战守赏罚格，列上严世职、酌推升、慎咨题等七事，帝皆报可。会开封陷，河北震动，条防河数策，帝亦纳之。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

福王召令协理戎政。寻叙山东讨贼功，加太子太保，廕锦衣佥事。吏部尚书徐石麒去位，众议归国维。马士英不用，用张捷。国维乃乞省亲归。

南都覆，逾月，潞王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闰六月，国维朝鲁王于台州，请王监国。即日移驻绍兴，进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总兵官方国安亦自金华至。马士英素善国安，匿其军中，请入朝。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连复富阳、于潜，树木城缘江要害，联合国安及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诸营，为持久计。顺治三年五月，国安等诸军乏饷溃，王走台州航海，国维亦还守东阳。六月知势不可支，作绝命词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浚县知县。崇祯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贼陷凤阳，条上灭贼五事。俄以皇陵震惊，疏责辅臣不宜作秦、越之视，帝不问。出按福建，数以平寇功受赉。还朝，言："监司营竞纷纭，意所欲就，则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则易地借才。今岁燕、秦，明岁闽、粤，道路往返，动经数千，程限稽迟，多逾数月。加一番更移，辄加一番扰害。"帝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杨嗣昌出督师。肯堂奏言："从古戡乱之法，初起则解散，势成则剪除，未有专任抚者。今辅臣膺新命而出，贼必仍用故技，佯摇尾乞怜。而失事诸臣，冀掩从前败局，必多方荧惑，仍进抚议。请特申一令，专务剿除。有进招抚说者，立置重典。"帝以偏执臆见责之。

十四年四月言："流寇隳城破邑，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此督师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计，在先释嗣昌之权。"疏入而嗣昌已死。十二月复言："今讨贼不可谓无人，巡抚之外更有抚治，总督之上又有督师。位号虽殊，事权无别。今楚自报捷，豫自报败，甚至南阳失守，祸

中亲藩，督师职掌安在。试问今为督师者，将居中而运，以发踪指示为功乎，抑分贼而办，以焦头烂额为事乎？今为秦、保二督者，将兼顾提封，相为掎角之势乎，抑遇贼追剿，专提出境之师乎？今为抚者，将一禀督师之令，进退惟其指挥乎，抑兼视贼势之急，战守可以择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问，中枢冥冥而决，诸臣瞶瞶而任。至失地丧师，中枢纠督抚以自解，督抚又互相委以谢愆，而疆事不可问矣。”帝纳其言，下所司详议。十五年请召还建言谴谪诸臣，乃复给事中阴润、李清、刘昌，御史周一敬官。肯堂迁大理丞，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

总兵郑鸿逵拥唐王聿键入闽，与其兄南安伯芝龙及肯堂劝进，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曾樱至，言官请令樱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肯堂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江南，倡义旅，而王由仙霞趋浙东，与相声援。乃加少保，给敕印，便宜从事。芝龙怀异心，阴沮之，不成行。

顺治三年，王败死，肯堂飘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鲁王用为东阁大学士。八年，大清兵乘天雾集螺头门。定西侯张名振奉王航海去，属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妇、一女孙先死，乃从容赋诗自经。

时同死者，兵部尚书李向中、礼部尚书吴锺峦、吏部侍郎硃永佑、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又有通政使会稽郑遵俭，兵科给事中鄞县董志宁，兵部郎中江阴硃养时，户部主事福建林瑛、苏州江用楫，礼部主事会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硃万年、长洲顾珍、临山卫李开国，工部主事长洲顾中尧，中书舍人苏州苏兆人，工部所正鄞县戴仲明，定西侯参谋顺天顾明楫，诸生福建林世英，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凡二十一人。

李向中，锺祥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长兴知县，调秀水。福王时，历车驾郎中，苏松兵备副使。唐王以为尚宝卿。闽事败，避海滨。鲁王监国，召为右佥都御史，从航海，进兵部尚书，从至舟山。及是破，大帅召向中，不赴。发兵捕之，以衰纟至见。大帅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从容曰：“前则辞官，今就戮耳。”

吴钟峦，字峦稚，武进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长兴知县。以旱潦，征练饷不中额，谪绍兴照磨。逾年，移桂林推官。闻京师变，流涕曰：“马君常必能死节。”已而世奇果死。福王立，迁礼部主事。抵南雄，闻南都失，转赴福建，痛陈国计。鲁王起兵，以钟峦为礼部尚书，

往来普陀山中。大清兵至宁波，钟峦慷慨谓人曰：“昔仲达死珰祸，吾以诸生不得死。君常死贼难，吾以远臣不得从死。今其时矣！”乃急渡海，入昌国卫之孔庙，积薪左庑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达者，江阴李应升，锺峦弟子，忤魏忠贤死党祸者也。

硃永佑，字爰启。崇祯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罢归。事唐王，后至舟山。城破被执，愿为僧，不许，乃就戮。

名扬，名振弟。城破，母范以下自焚者数十人。

朝相闻城失守，护王妃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开国母，瑛、明楫妻皆自尽。

曾樱，字仲含，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郎中。天启二年，稍迁常州知府。诸御史巡盐、仓、江、漕及提学、屯田者，皆操举劾权，文牒日至。樱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独南畿奔命数巡按。请一切戒饬，罢钩访取赎诸陋习。”都御史熊明遇为申约束焉。

樱持身廉，为政恺悌公平，不畏强御。屯田御史索属吏应劾者姓名，樱不应。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属已尽，无可纠，止知府无状。”因自署下考，杜门待罪。抚按亟慰留，乃起视事。织造中官李实迫知府行属礼，樱不从。实移檄以“尔”“汝”侮之，樱亦报以“尔”“汝”，卒不屈。无锡高攀龙，江阴缪昌期、李应升被逮，樱助昌期、应升赀，而经纪攀龙死后事，为文祭之，出其子及僮仆于狱。宜兴毛士龙坐忤魏忠贤遣戍，樱讽士龙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赖樱以免。武进孙慎行忤忠贤，当戍，樱缓其行。忠贤败，事遂解。

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九莲山贼犯上杭，樱募壮士击退之，夜捣其巢，歼馘殆尽。士民为樱建祠。母忧归。服阕，起故官，分守兴、泉二郡。进按察使，分巡福宁。先是，红夷寇兴、泉，樱请巡抚邹维琏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军锋，果奏捷。及刘香寇广东，总督熊文灿欲得芝龙为援，维琏等以香与芝龙有旧，疑不遣。樱以百口保芝龙，遂讨灭香，芝龙感樱甚。

十年冬，帝信东厂言，以樱行贿谋擢官，命械赴京。御史叶初春尝为樱属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诏诘问，因具言樱贤，然不知贿所从至。诏至闽，巡抚沈犹龙、巡按张肯堂阅厂檄有奸人黄四臣名。芝

龙前白曰："四臣，我所遣。我感樱恩，恐迁去，令从都下讯之。四臣乃妄言，致有此事。"犹龙、肯堂以入告，力白樱冤，芝龙亦具疏请罪。士民以樱贫，为醵金办装，耆老数千人随至阙下，击登闻鼓讼冤。帝命毋入狱，俟命京邸。削芝龙都督衔，而令樱以故官巡视海道。

寻以衡、永多寇，改樱湖广按察使，分守湖南，给以敕。故事，守道无敕，帝特赐之。时贼已残十余州县，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职。樱荐苏州同知晏日曙、归德推官万元吉才。两人方坐事罢官，以樱言并起用。樱乃调芝龙剿贼，贼多降，一方遂安。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登、莱。

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龙巡抚其地。明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归。山东初被兵，巡抚王永吉所部济、兖、东三府州县尽失，匿不以闻。兵退，以恢复报。而樱所部青、登、莱三府失州县无几，尽以实奏。及论罪，永吉反擢总督，而樱夺官，逮下刑部狱。不十日而京师陷，贼释诸囚，樱乃遁还。

其后唐王称号于福州。芝龙荐樱起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无何，令掌使部，寻进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王驻延平，令樱留守福州。大清兵破福州，樱挈家避海外中左卫。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缢死。

硃继祚，莆田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天启中，与修《三朝要典》，寻罢去。崇祯初，复官。累迁礼部右侍郎，充实录总裁。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要典》，得罪清议，不可总裁国史，不听。继祚旋谢病去。起南京礼部尚书，又以人言罢去。福王时起故官，未赴。南都失，唐王召为东阁大学士，从至汀州。王被擒，继祚奔还其乡。鲁王监国，继祚举兵应王，攻取兴化城。既而大清兵至，城复破。继祚及参政汤芬、给事中林嵋、知县都廷谏并死之。

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祯十六年进士。福王时，为史可法监纪推官。唐王以为御史。寻以监司分守兴泉道。城破，绯衣坐堂上，被杀。嵋，字小眉，继祚同邑人。由进士为吴江知县。苏州失，归仕唐王。至是自缢死。廷谏，杭州人，莆田知县。

王自监国二年正月至长垣，迨次年正月，连克建宁、邵武、兴化三府，福宁一州，漳浦、海澄、连江、长乐等二十七县，军声颇振。及是得者复失。海澄失，知县洪有文死之。永福失，邑人给事中鄢正畿、御

史林逢经俱投水死。长乐失，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宁失，守将王祈巷战不胜，自焚死。

余煌，字武贞，会稽人。天启五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与修《三朝要典》。崇祯时，以内艰归。服阕，起左中允，历左谕德、右庶子，充经筵讲官。给事中韩源劾礼部侍郎吴士元、御史华琪芳及煌皆与修《要典》，宜斥，帝置不问。煌疏辩，帝复温旨慰谕之。户部崇尚书程国祥请借京城房租，煌争，乞假归。遂丁外艰。服除，久不起。鲁王监国绍兴，起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明年以武将横甚，拜煌兵部尚书，始受命。时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廕，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大清兵过江，王航海遁。六月二日，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复投深处，乃死。

陈函辉，字木叔，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靖江知县，为御史左光先劾罢。北都陷，誓众倡义。会福王立，不许草泽勤王，乃已。寻起职方主事，监军江北。事败归，鲁王擢为礼部右侍郎。从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云峰山，作绝命词十章，投水死。

王瑞栴，字圣木，永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苏州推官，兼理兑运。军民交兑，桓相轧启衅。瑞梅调剂得宜，岁省浮费三万金，上官为勒石著令。贵人弟奸法，执问如律。其人中之当道，将议调，遂归。崇祯七年，起河间推官，迁工部主事，调兵部，转职方员外郎，擢湖广兵备佥事，驻襄阳。十一年春，张献忠据谷城乞抚，总理熊文灿许之。瑞栴以为非计，谋于巡按林铭球、总兵官左良玉，将俟其至，执之。文灿固执以为不可。瑞栴言："贼以计愚我，我不可为所愚。今良玉及诸将贾一选、周仕凤之兵俱在近境，诚合而击之，何患不捷。"文灿怒，责以挠抚局。瑞栴曰："贼未创而遽抚，彼将无所惧。惟示以必剿之势，乃心折不敢贰。非相挠，实相成也。"文灿不从。瑞栴乃列上从征、归农、解散三策，文灿亦不用。瑞栴自为檄谕献忠，献忠恃文灿庇己，不听。明年，献忠叛，瑞栴先己丁忧归。献忠留书于壁，言己之叛，总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贿月日，而题其末曰："不纳我金者，王兵备一人耳。"由是瑞栴名大著。服阕，未及用而都城陷。福王时，乃为太仆少卿，极陈有司虐民之状，旋告归。唐王召赴福建，仍故官，未几复归。及闽地尽失，温州亦不守，避之山中。有欲荐令出者，乃拜辞家庙，从容入室自经死。

路振飞，字见白，曲周人。天启五年进士。除泾阳知县。大吏陷魏忠贤，将建祠泾阳，振飞执不从。邑人张问达忤奄，坐追赃十万。振飞故迁延，奄败事解。流贼入境，击却之。崇祯四年，征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险，党邪丑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责。未几，陈时事十大弊，曰务苛细而忘政体，丧廉耻而坏官方，民愈穷而赋愈亟，有事急而无事缓，知显患而忘隐忧，求治事而鲜治人，责外重而责内轻，严于小而宽于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诏旨而无奉行。疏入，诏付所司。山东兵叛，劾巡抚余大成、孙元化，且论延儒曲庇罪，帝不问。已，劾吏部尚书闵洪学结权势，树私人，秉铨以来，吏治日坏，洪学自引去。廷推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左都御史，振飞历诋其丑状，升遂不果用。六年，巡按福建。海贼刘香数勾红夷入犯，振飞悬千金励将士，遣游击郑芝龙等大破之，诏赐银币。俸满，以京卿录用。初，振飞论海贼情形，谓巡抚邹维琏不能办，语侵之。维琏罢去，命甫下，数奏捷，振飞乃力暴其功，维琏复召用。

八年夏，帝将简辅臣。振飞言："枚卜盛典，使夤缘者窃附则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温体仁等公论俱弃，宅揆以后，民穷盗兴，辱己者必不能正天下。"时延儒已斥，而体仁方居首揆，衔之。已而振飞按苏、松，请除输布、收银、白粮、收兑之四大患，民困以苏。会常熟钱谦益、瞿式耜为奸民张汉儒所讦，体仁坐振飞失纠，拟旨令陈状。振飞白谦益无罪，语刺体仁。体仁恚，激帝怒，谪河南按察司检校。入为上林丞，屡迁光禄少卿。

十六年秋，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明年正月，流贼陷山西。振飞遣将金声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迁至安东、沭阳。且团练乡兵，犒以牛酒，得两淮间劲卒数万。福、周、潞、崇四王避贼，同日抵淮。大将刘泽清、高杰等亦弃汛地南下。振飞悉延接之。四月初，闻北都陷，福王立于南京。河南副使吕弼周为贼节度使来代振飞，进士武愫为贼防御使招抚徐、沛，而贼将董学礼据宿迁。振飞击擒弼周、愫，走学礼。竿弼周法场，命军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缚愫徇诸市，鞭八十，槛车献诸朝，伏诛。五月，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乃罢振飞。振飞亦遭母丧，家无可归，流寓苏州。寻录功，即家加右副都御史。

振飞初督漕，谒凤阳皇陵。望气者言高墙有天子气。唐王聿键方以罪锢守陵，中官虐之。振飞上疏乞概宽罪宗，竟得请。顺治二年，大兵破南京，聿键自立于福州，拜为左都御史。募能致振飞者官五宫，赐二千金。振飞乃赴召，道拜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至则大

喜，与宴，抵夜分，撤烛送归，解玉带赐之，官一子职方员外郎。又录守淮功，廕锦衣世千户。王每责廷臣怠玩，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鉴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三年，大清兵进仙霞关，聿键走汀州，振飞追赴不能及。汀州破，走居海岛，明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

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天启五年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时，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改刑科给事中。流贼陷凤阳，毁皇陵。楷劾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罪，而刺辅臣温体仁、王应熊，言：“振缨，体仁私人；一鹏，应熊座主也。逆贼犯皇陵，神人共愤。陛下辍讲避殿，感动臣民。二辅臣独漫视之，欲令一鹏、振缨戴罪自赎。情面重，祖宗陵寝为轻；朋比深，天下讥刺不恤。”忤旨，镌一秩视事。又言：“应熊、体仁奏辩，明自引门生姻娅。刑官瞻徇，实由于此。乞宣谕辅臣，毋分别恩仇，以国事为戏。”应熊复奏辩。楷言：“臣疏未奉旨，应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词，必有漏禁中语者。”帝意动，令应熊自陈，应熊竟由是去。吏部尚书谢ＣＤ言登、莱要地，巡抚陈应元引疾，宜允其去。及推劳永嘉代应元，则言登莱巡抚本赘员。楷亦疏驳之。楷又请给赠都御史高攀龙官，诰赐左光斗诸臣谥，召还惠世扬。疏多见听。屡迁工科都给事中。

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减膳修省。兵部尚书杨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前史以进。楷与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言其非。楷言：“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赏之说，引元和田兴事，欲借以申招抚之说，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说，徒巧附会耳。至永平二年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护嗣昌，不听。逾月，嗣昌夺情入阁，楷又劾之，忤旨，贬二秩为南京国子监丞。母忧归。服阕，廷臣交荐，召入京，都城已陷。

福王擢楷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命兼工部右侍郎。连疏请告，不许。顺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从唐王入闽，擢户部尚书。郑芝龙、鸿逵兄弟横甚，郊天时，称疾不出，楷言芝龙无人臣礼。王奖其凤节，命掌都察院事。鸿逵扇殿上，楷呵止之，两人益怒。楷知不为所容，连请告去。途遇贼，截其一耳，乃芝龙所使部将杨耿也。漳州破，楷遂抑郁而卒。

楷博综群书，寒暑勿辍，尤邃于经学。

林兰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祯四年进士。授临桂知县。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学士张至发、薛国观，吏部尚书田惟嘉等，因论嗣昌忠孝两亏。贬浙江按察司照磨，与楷及黄道周、刘同升、赵士春称“长安五谏”。迁光禄署丞。京师陷，薙发自匿。为贼所执，拷掠备至。贼败，南还。唐王用为太仆少卿，迁佥都御史。事败，挈家遁海隅，十余年卒。

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同安知县。擢户科给事中。疏陈用将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将，历任有功，方可授节钺。今足未履行阵，幕府已上首功。胥吏提虎旅，纨裤子握兵符，何由奋敌忾。若大将之选，宜召副将有功者，时赐面对，择才者用之。廷臣推择有误，宜用文吏保举连坐法。”帝纳其言。已，言：“杨嗣昌未罪，卢象升未褒，殊挫忠义气。至为嗣昌画策练饷、驱中原万姓为盗者，原任给事中沈迅也。为嗣昌运筹、以三千人驻襄阳、城破辄走者，监纪主事余爵也。为嗣昌援引、遭襄簠之陷、重赂陈新甲、嫁祸郧抚袁继咸者，今解任侯代之宋一鹤也。皆误国之臣，宜罪。”不报。

京师戒严，汝林分守东直门。尝召对，言：“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靡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处者，不得滥举边才；监司察处者，不得遽躐巡抚。庶封疆重任，不为匪人借途。”又言：“自戒严以来，臣疏凡二十上。援剿机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敌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县难民纷纷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敌。霸州之破，敌犹不多杀掠，官军继至，始无孑遗。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岂欲毒我赤子。”帝恶其中有“饮泣地下”语，谪为福建按察司照磨。

福王立，召还。上疏言：“臣自丹阳来，知浙兵为边兵所击，火民居十余里。边帅有言，四镇以杀掠获封爵，我何惮不为。臣意四镇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恋恋淮、扬，何也？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势必不能供。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曾奥窔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顷之，言：“臣窃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讨究兵饷战守，乃专在恩怨异同。勋臣方镇，舌锋笔锷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旧臣，以疏远宗人劾宰辅，中外纷纷，谓将复厂卫。夫厂卫树威牟利，小民鸡犬无宁日，先帝止此一节，未免府怨。前事不远，后事之师。且先帝笃念宗藩，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勋臣，而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先帝倚任内臣，而开门延敌，众口喧传；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边才督抚，谁为捍御，超迁宰执，罗拜贼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为，将待何时。”疏奏，停俸。寻补吏科右给事中。

初，马士英荐阮大铖，汝霖争不可。及大铖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铖以知兵用，当置有用地，不宜处中朝。"不听。逾月，以奉使陛辞，言："朝端议论日新，宫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枢贰悉废廷推，四品监司竟晋詹尹。蹊径叠出，谣诼繁兴。一人未用，便目满朝为党人；一官外迁，辄訾当事为可杀。置国恤于罔闻，逞私图而得志。黄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丽，复见今时。独不思他日税驾何地耶？"不报。

未几，南京破，士英窜杭州。汝霖责其弃主，士英无以应。杭州亦破，与孙嘉绩同起兵。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战屡败。入海宁募兵万人，进兵部右侍郎。唐王立闽中，遣刘中藻颁诏，汝霖出檄严拒之。顺治三年进兵部尚书，从鲁王泛海。明年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又明年春，郑彩憾汝霖，遣兵潜害之，并其幼子投海中。

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临江知府若赓孙，宁国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祯十年成进士，授太仓知州。豪家奴与黠吏为奸，而凶徒结党杀人，焚其尸。肃乐痛惩，皆敛手。又以硃白榜列善恶人名，械白榜者阶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尝摄昆山、崇明事，两县民皆立碑颂德。迁刑部员外郎，寻丁内外艰。

顺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属郡多迎降。闰六月，宁波乡官议纳款，肃乐建议起兵。诸生华夏、董志宁等遮拜肃乐倡首，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监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肃乐索取仓库籍，缮完守具，与总兵王之仁缔盟共守。闻鲁王在台州，遣举人张煌言奉表请监国。会绍兴、余姚亦举兵，王乃赴绍兴行监国事。召肃乐为右佥都御史，画钱塘而守。寻进右副都御史。当是时，之仁及大将方国安并加封爵，其兵食用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不能继，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军食尽，悉散去。鲁王航海，肃乐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没。遂隐海坛山，采山薯为食。明年，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尚书，荐用刘沂春、吴钟峦等。明年拜肃乐东阁大学士。

唐王虽殁，而其将徐登华为守富宁，鲁王遣大学士刘中藻攻之。登华欲降，疑未决，曰："海上岂有天子？舟中岂有国公？"肃乐致书："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舟中乎？"登华遂降。郑彩专柄，连杀熊汝霖、郑遵谦。肃乐忧愤卒于舟，故相叶向高曾孙进晟葬之福清黄檗山。

刘中藻，福安人。由进士官行人。贼陷京师，薙发，被搒掠。贼败南还，事唐王。既事鲁王，攻降福宁守之，移驻福安。大清兵破城，冠

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死。

郑遵谦，会稽人。为诸生。潞王以杭州降大清，遵谦倡众起兵，事鲁王，崎岖浙、闽间。从王航海，与汝霖并为彩害。

沈宸荃，慈谿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复命。擢御史，疏陈五事，皆切时病。已，论群臣丑正党邪，请王卧薪尝胆，为雪耻报仇之计。寻荐词臣黄道周、刘同升、葛世俊、徐氵开、吴伟业等。又言："经略山东、河南者，王永吉、张缙彦也。永吉失机，先帝拔为总督，拥兵近甸，不救国危。缙彦官部曹，先帝骤擢典中枢，乃率先从贼。即加二人极刑，不为过。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观望逗遛，缙彦狼狈南窜。死何以对先帝，生何以对陛下。昌平巡抚何谦失陷诸陵，罪亦当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厉兵秣马，以报国仇，乃贼尘未扬，辄先去以为民望。如河道总督黄希宪、山东巡抚丘祖德，尚可容偃卧家园乎！"疏入，谦、祖德等皆命逮治，永吉、缙彦不罪。时朝政大乱，宸荃独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为苏松兵备佥事。未赴，南都破，宸荃举兵邑中。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已而事败，宸荃弃家从王海外。王次长垣，连擢至大学士。从王于舟山，又从泛海抵厦门、金门。后舣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

其邑子沈履祥尝为知县，监国时，以御史督饷台州。城破，避山中，被获死之。

赞曰：自甲申以后，明祚既终，不逾年而南都亦覆，势固无可为矣。硃大典、张国维等抱区区之义，徒假名号于海滨，以支旦夕。而上替下陵，事无统纪，欲以收偏安之效，何可得乎。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

袁继咸（张亮） 金声（江天一） 丘祖德（温璜 吴应箕 尹民兴等） 沈犹龙（李待问 章简） 陈子龙（夏允彝 徐孚远） 侯峒曾（阎应元等

硃集璜等 杨文骢孙临等 陈潜夫陆培 沈廷扬 林汝翥林惣郑为虹黄大鹏 王士和 胡上琛 熊纬

袁继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冬，擢御史，监临会试，坐纵怀挟举子，谪南京行人司副，迁主客员外郎。七年春，擢山西提学佥事。未行，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有朝觐官赍册之奏。继咸疏论之，谓："此令行，上自籓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彝宪大恚，与继咸互讦奏。帝不听，乃孑身赴任。久之，巡抚吴甡荐其廉能。而巡按御史张孙振以请属不应，疏诬继咸脏私事。帝怒，逮继咸，责甡回奏。甡贤继咸，斥孙振。诸生随至都，伏阙诉冤，继咸亦列上孙振请属状及其赃贿数事。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十年，除湖广参议，分守武昌。以兵捣江贼巢兴国、大冶山中，擒贼首吕瘦子，降其党十余人。诏兼佥事，分巡武昌、黄州。击退贼老回回、革里眼等七大部黄陂、黄安，筑黄冈城六千余丈。

十二年，移淮阳，忤中官杨显名，奏镌二秩调用。督师杨嗣昌以其知兵，引参军事。明年四月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未一年，襄阳陷，被逮，戍贵州。十五年，廷臣交荐，起故官，总理河北屯政。未赴，贼逼江西。廷议设重臣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驻九江。擢继咸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以行。贼已陷武昌，左良玉拥兵东下。继咸遇良玉于芜湖，激以忠义。良玉即还，恢复武昌。廷议吕大器来代，继咸仍督屯政。大器、良玉不协，长沙、袁州俱陷，仍推继咸代之。甫抵镇而京师陷。

福王立南都，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继咸致书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继咸入朝，高杰新封兴平伯。继咸曰："封爵以劝有功。无功而封，有功者不劝。跋扈而封，跋扈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继咸曰："马士英引杰渡江，宜令往辑。"王曰："彼不欲往，辅臣史可法愿往。"继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泽收人心，尤宜以纪纲肃众志。乞振精神，申法纪。冬春间，淮上未必无事。臣虽驽，愿奉六龙为澶渊之举。"王有难色。因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虽无异图，然所部多降将，

非孝子顺孙。陛下初登大宝，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虑，臣当星驰回镇。”许之。因赴阁责可法不当封杰，士英嗛之。俄陈致治守邦大计，引宋高宗用黄潜善、汪伯彦事，语复侵士英。会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拟旨逮治。澍与良玉谋，阴讽将士大哗，欲下南京索饷，保救澍。继咸为留江漕十万石、饷十三万金给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为言。士英不得已，免逮澍。继咸既与士英隙，所奏悉停寝。

明年正月，继咸言：“元朔者，人臣拜手称觞之日，陛下尝胆卧薪之时。念大耻未雪，宜以周宣之未央问夜为可法，以晚近长夜之饮、角牴之戏为可戒。省土木之功，节浮淫之费。戒谕臣工，后私斗而急公仇。臣每叹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已。若《要典》一书，已经先帝焚毁，何必复理其说。书苟未进，宜寝之；即已进，宜毁之。至王者代兴，从古亦多异同。平、勃迎立汉文，不闻穷治硃虚之过；房、杜决策秦邸，不闻力究魏征之非。固其君豁达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谋，翊赞其美。请再下宽大之诏，解圜扉疑入之囚，断草野株连之案。”王降旨俞其言。

群小皆不喜继咸，汰其军饷六万，军中有怨言，继咸疏争不得。又以江上兵寡，郑鸿逵战舰不还，议更造，檄九江佥事叶士彦于江流截买材木。士彦家芜湖，与诸商昵，封还其檄。继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彦。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继咸，言继咸有心腹将校劝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云。良玉尝不拜监国诏，闻之益疑惧，上疏明与继咸无隙，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江东人乃由是交口言继咸、良玉倡和，胁制朝廷矣。会都下又有伪太子之事，良玉争不得，遂与士英辈有隙。继咸疏言：“太子真伪，非臣所能悬揣。真则望行良玉言，伪则不妨从容审处，多召东宫旧臣辨识，以解中外之疑。”疏未达，良玉已反。

初，继咸闻李自成兵败南下，命部将郝效忠、陈麟、邓林奇守九江，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州，防贼由岳州、长沙入江西境。既已登舟，闻良玉反，复还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贻书继咸，愿握手一别，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请继咸往，纾一方难。继咸会良玉于舟中，良玉语及太子下狱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谕，劫诸将盟。继咸正色曰：“密谕何从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密谕何从来？”良玉色变，良久乃曰：“吾约不破城，改檄为疏，驻军侯旨。”继咸归，集诸将于城楼而洒泣曰：“兵谏非正。晋阳之甲，《春秋》恶之，可同乱乎？”遂约与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将张世勋等则已出与良玉合兵，入城杀掠。继咸闻之，欲自尽。黄澍入署拜泣

曰："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将李士春亦密白继咸隐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图也。继咸以为然，遂出责良玉。良玉已疾笃，夜望见城中火起，大哭曰："予负临侯！"临侯，继咸别号也。呕血数升，遂死。其子梦庚秘不发丧，诸将推为帅，移舟东。中朝皆疑继咸、良玉同反。而南都时已破，诸镇多纳款。继咸劝梦庚旋师，不听。遣人语林奇、硕画、士元毋为不忠事，林奇、硕画、士元避皖湖中，遣人阴逆继咸。继咸已为效忠绐赴其军。将及湖口，而梦庚、效忠降于我大清，遂执继咸北去，馆内院。至明年三月，终不屈，乃杀之。

有张亮者，四川人。举于乡。崇祯时，历榆林兵备参议，用荐改安庐兵备，监禁军讨贼，频有功。十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福王既立，亮闻李自成兵败西奔，奏言贼势可乘，请解职视贼所向，督兵进讨，从之。寻召入京议事，复遣还任。明年四月，左梦庚陷安庆，亮被执。梦庚北行，挟亮与俱，乘间赴河死。

金声字正希，休宁人。好学，工举子业，名倾一时。崇祯元年成进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逼都城，声慷慨乞面陈急务，帝即召对平台。退具疏言："臣书生素矢忠义，遭遇圣明，日夜为陛下忧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为君父用。夫通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聚，尤宜亟防。今天下草泽之雄，欲效用国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将才。臣愿仗圣天子威灵，与练敢战士，为国家捍强敌，惟陛下立赐裁许。"

申甫者，僧也，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帝纳声言，取其车入览，授都司佥书。即日召见，奏对称旨，超擢副总兵，敕募新军，便宜从事。改声御史，参其军。甫仓猝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而是时大清兵在郊圻久，势当速战，急出营柳林。总理满桂节制诸军，甫不肯为下。桂卒掠民间，甫军捕之，桂辄索去。声以两军不和闻，帝即命声调护。亡何，桂殁，甫连败于柳林、大井，乃结车营卢沟桥。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声痛伤之，言甫受事日浅，直前冲锋，遗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战不至此。帝亦伤之，命予恤典。

声耻无功，请率参将董大胜兵七百人，甫遗将古壁兵百人，及豪杰义从数百人，练成一旅，为刘之纶奇兵，收桑榆之效，不许。俄以清核军需告竣，奏缴关防，请按律定罪，再疏请罢斥，皆不许。东江自毛文龙被杀，兵力弱，势孤。声因东宫册立，自请颁诏朝鲜，俾联络东江，张海外形势。帝虽嘉其意，亦不果用。

寻上疏言："陛下晓夜焦劳，日亲天下之事，实未尝日习天下之人。必使天下才不才，及才长短，一一程量不爽，方可斟酌位置。往者，陛下数召对群臣，问无所得，鲜当圣心，遂厌薄之。臣愚妄谓陛下泰交尚未殷，顾问尚未数，不得谓召对无益也。愿自今间日御文华，令京卿、翰林、台谏及中行、评博等官，轮番入直，博咨广询。而内外有职业者，亦得不时进见。政事得失，军民利病，庙堂举错，边塞情形，皆与臣工考究于燕闲之间。岁月既久，品量毕呈。诸臣才不才，及才长短，岂得逃圣鉴。"帝未及报，声再疏恳言之，终不用，遂屡疏乞归。

后大学士徐光启荐声同修历书，辞不就。以御史召，亦不赴。八年春，起山东佥事，复两疏力辞。乡郡多盗，声团练义勇，为捍御。十六年，风阳总督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征贵州兵讨贼，迂道掠江西，为乐平吏民所拒击。比抵徽州境，吏民以为贼，率众破走之。章玉讳激变，谓声及徽州推官吴翔风主使。士英以闻，声两疏陈辨。帝察其无罪，不问。其年冬，廷臣交荐，即命召用，促入都陛见，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立于南京，超擢声左佥都御史，声坚不起。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声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拔旌德、宁国诸县。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黄澍降于大清，王师间道袭破之。

声被执至江宁，语门人江天一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对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遂偕死。唐王赠声礼部尚书，谥文毅。天一，歙诸生。

丘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宁国推官，以才调济南。用荐超擢佥事，分巡东昌。山东土寇猖獗，帝因给事中张元始言，令祖德及东兖道李恪专任招抚，寇多解散。十五年调官沂州。其冬用兵部尚书张国维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六年罢察典，解职侯勘。事白，以故官代王永吉抚山东。京师覆，贼遣使招降。祖德斩之，谋发兵拒守。会中军梅应元叛，率部卒索印，祖德乃南奔。

福王时，御史沈宸荃劾祖德及河南总督黄希宪轻弃封疆，诏削籍提讯，久之获释。而成都亦陷，无家可归，流寓宁国。金声起兵绩溪，祖德与宁国举人钱文龙，诸生麻三衡、沈寿荛等各举兵应之。时郡城已失，祖德驻华阳，三衡驻稽亭，他蜂起者又十余部，约共攻郡城。不克，寿荛阵殁，祖德退还山中。大清兵攻拔其寨，被获，磔死，其子亦

死。越四日，三衡军败，亦死。寿荛，都督有容子。三衡，布政使溶孙也。三衡兵既起，旁近吴太平、阮恒、阮善长、刘鼎甲、胡天球、冯百家与俱起，号七家军，皆诸生也。三衡既败，太平等亦死。

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大学士体仁再从弟也。母陆守节被旌。璜久为诸生，有学行。崇祯十六年秋举进士。授徽州推官。甫莅任，闻京师陷，亟练民兵，为保障计。明年，南京亦覆。知府秦祖襄及诸僚属皆遁，璜乃尽摄其印，召士民慰谕之。金声举兵绩溪，璜与掎角，且转饷给其军，而徙家属于村民舍。未几，声败，璜严兵自守。郡中故御史黄澍以城献，璜趋归村舍，刃其妻茅氏及长女，遂自刭死。

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善今古文，意气横厉一世。阮大铖以附珰削籍，侨居南京，联络南北附珰失职诸人，劫持当道。应箕与无锡顾杲、桐城左国材、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义、长洲杨廷枢等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列名者百四十余人，皆复社诸生也。后大铖得志，谋杀周镳，应箕独入狱护视。大铖闻，急遣骑捕之，应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应金声，败走山中，被获，慷慨就死。其同时举兵者有尹民兴、吴汉超、庞昌胤、谢球、司石磐、王湛、鲁之玙。

民兴，字宣子，崇祯初举进士。历知宁国、泾二县，除奸厘蠹，有神明之称。行取入都，为陈启新所讦，谪福建按察司检校。十五年春，疏陈时务十四事，帝喜，召为职方主事。数召对，言多当帝意，即擢本司郎中。周延儒出督师，命从军赞画。延儒被谴，下民兴吏，除名，久之始释。福王立，起故官，寻谢病归，流寓泾县。南京失，与诸生赵初浣等据城拒守，大清兵攻破城，初浣死之，民兴走免。唐王以为御史，事败归，卒于家。

汉超，宣城诸生。崇祯十七年闻都城变，谋募兵赴难，会福王立，乃已。明年，南都覆，弃家走泾县，从尹民兴起兵。兵败，匿华阳山中。先是，丘祖德、麻三衡诸军溃，保华阳，有徐淮者部署之。汉超与合，连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阳、泾、太平诸县。明年正月袭宁国，夜缘南城登。兵溃，城中按首事者。汉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见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长三寸。妻戚自掷楼下死。

昌胤，西充人。崇祯十年进士。授青阳知县。南京覆，走匿九华山，谋举兵。事泄被执，夜死旅店中。

球，溧阳诸生，佥事鼎新子也。毁家募兵。兵散，被执而死。

石磐，盐城诸生，与都司酆某同举兵，兵败被执。酆言：“此儒生，吾劫之为书记耳。”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讳之！”系狱六十余日，与酆偕死。

湛，太仓诸生。城已下，与兄淳复集里人数百围城。城中兵出击，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之玙，历官副总兵，驻福山。苏州既降，诸生陆世钥聚众焚城楼。之玙率千人入城，与大清兵战，溃走，之玙战死。

其时以诸生死者，有六合马纯仁、邳州王台辅。南京既下，六合即归附，纯仁题铭桥柱，抱石投水死。台辅，当崇祯末，闻宦官复出镇，将草疏极谏。甫入都，都城陷，乃还。福王时，东平伯刘泽清、御史王燮张乐大宴于睢宁。台辅衰纟至直入，责之曰：“国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尝胆、食不下咽时，顾置酒大会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台辅视其廪曰：“此吾所树，尽此死。”明年，粟尽，北面再拜，自缢死。

沈犹龙，字云升，松江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鄞县知县。天启初，征授御史，出为河南副使。崇祯元年，召复故官，进太仆少卿，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江西妖贼张普薇等作乱，犹龙遣游击黄斌卿协剿，大破之。增秩赐金，以忧归。服阕，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

十七年冬，福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亲归。明年，南京失守，列城望风下。闰六月，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官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与合。犹龙乃偕里人李待问、章简等，募壮士数千人守城，与二将相掎角，而参将侯承祖守金山。八月，大清兵至，二将败于春申浦，城遂被围。未几破，犹龙出走，中矢死。待问守东门，简守南门，城破，俱被杀。华亭教谕眭明永题诗明伦堂，投缳死。诸生戴泓赴池死。嘉定举人傅凝之参志葵军事，兵败，赴水死。大清兵遂攻金山，承祖与子世禄犹固守。城既破，巷战逾时，世禄中四十矢，被获，死之。承祖亦被获，说之降，不从，遂被杀。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

待问，字存我，崇祯末进士。授中书舍人。工文章，兼精书法。简，字坤能。举于乡，官罗源知县。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崇祯十年进士。选绍兴推官。

东阳诸生许都者，副使达道孙也。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子龙尝荐诸上官，不用，东阳令以私憾之。适义乌奸人假中贵名招兵事发，都葬母山中，会者万人。或告监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间聚众数万，连陷东阳、义乌、浦江，遂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抚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讨之，稍有俘获。而游击蒋若来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余卒三千保南砦。雄欲抚贼，语子龙曰："贼聚粮据险，官军不能仰攻，非旷日不克。我兵万人，止五日粮，奈何？"子龙曰："都，旧识也，请往察之。"乃单骑入都营，责数其罪，谕令归降，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复挟都走山中，散遣其众，而以二百人降。光先与东阳令善，竟斩都等六十余人于江浒。子龙争，不能得。

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海舟议不可缓，请专委兵部主事何刚训练，从之。太仆少卿马绍愉奉使陛见，语及陈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当恤。"廷臣无应者，独少詹事陈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尝劾新甲者。廷臣惩刘孔昭殿上相争事，不敢言。子龙与同官李清交章力谏，事获已。

未几，列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并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子龙又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亦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

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

夏允彝，字彝仲。弱冠举于乡，好古博学，工属文。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崇祯十年，与子龙同成进士，授长乐知县，善决疑狱。他郡邑不能决者，上官多下长乐。居五年，邑

大治。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帝召见，大臣方岳贡等力称其贤，将特擢。会丁母忧，未及用。

北都变闻，允彝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御史徐复阳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以两人皆东林也。两人实未尝赴官，无可罪。吏部尚书张捷遽议贬秩调用。

未几，南都失，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徐氵开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允彝死后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而同社徐孚远，举于乡，因松江破，遁入海，死于岛中。

侯峒曾，字豫瞻，嘉定县人。给事中震旸子也。天启五年成进士，授南京武选司主事，丁父忧。崇祯七年入都。兵部尚书张凤翼荐为职方郎中，峒曾力辞，乃改南京文选司主事。由稽勋郎中迁江西提学参议。给事中耿始然督赋至，他监司以属礼见，峒曾独与抗礼。益王势方炽，岁试黜两宗生，王怒，使人诮让，峒曾不为动。迁广东副使，不赴。起浙江右参政，分守嘉、湖。漕卒击伤秀水知县李向中，峒曾请于抚按，捕戮首恶，部内肃然。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贤能监司五人，峒曾与焉。召为顺天府丞，未赴而京师陷。

福王时，用为左通政，辞不就。及南京覆，州县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为倡，偕里人黄淳耀、张锡眉、董用圆、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等誓死固守。大清兵来攻，峒曾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遣游击蔡祥以七百人来赴，一战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绝，城中矢石俱尽。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大清兵入。峒曾拜家庙，挈二子元演、元洁并沈于池。锡眉、用圆、元调、全昌、云蛟皆死之。锡眉、用圆皆举人。用圆官秀水教谕。元调、全昌、云蛟并诸生。

其时聚众城守而死者有江阴阎应元、昆山硃集璜之属。

应元，字丽亨，顺天通州人。崇祯中，为江阴典史。十七年，海贼顾三麻入黄田港，应元往御，手射杀三人。贼退，以功迁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阴。

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闰六月朔，诸生许用倡言守城，远

近应者数万人。典史陈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为将。而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相掎角。战失利，大清兵逼城下。徽入程璧尽散家赀充饷，而身乞师于吴淞总兵官吴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战不胜，瑞龙水军亦败去，明遇乃请应元入城，属以兵事。

大清兵力攻城，应元守甚固。东平伯刘良佐用牛皮帐攻城东北，城中用砲石力击。良佐乃移营十方庵，令僧陈利害。良佐旋策马至，应元誓以大义，屹不动。及松江破，大清兵来益众，四围发大砲，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明遇、用皆举家自焚。应元赴水，被曳出，死之。

训导冯厚敦冠带缢于明伦堂，娣及妻王结礻任投井死。里居中书舍人戚勋令妻及子女、子妇先缢，乃举火自焚，从死者二十人。举人夏维新，诸生王华、吕九韶自刎死。

贡生黄毓祺者，好学，有盛名，精释氏学。与门人徐趋举兵行塘，以应城内兵。及城陷，两人逸去。明年冬，趋侦江阴无备，率壮士十四人袭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祺以敕印事发，逮系江宁狱，将刑，其门人告之期，命取袭衣自敛，趺坐而逝。

硃集璜，字以发，昆山贡生。学行为乡里所推，教授弟子数百人。南京既亡，昆山议拒守，而县丞阎茂才已遣使迎降。县人共执杀茂才，以六月望，推旧将王佐才为帅，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陈大任等共举兵。参将陈宏勋、前知县杨永言率壮士百人为助。佐才亦邑人，尝官狼山副总兵，年老矣。大清兵至，宏勋率舟师迎战，败还，游击孙志尹战殁。城陷，永言遁去。佐才纵民出走，而己冠带坐帅府，被杀。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门人孙道民、张谦同日死。室瑜、琰、大任亦死之。室瑜子朝矿、大任子思翰皆同死。室瑜举于乡，官仪封知县。琰、大任皆诸生。

时以守御死者，苏达道、庄万程、陆世镗、陆云将、归之甲、周复培、陆彦冲。代父死者，沈征宪、硃国轼。救母死者，徐洺。自尽者，徐溅、王在中、吴行贞。

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浙江参政师孔子。万历末，举于乡。崇祯时，官江宁知县。御史詹兆恒劾其贪污，夺官侯讯。事未竟，福王立于南京，文骢戚马士英当国，起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皆监军京

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请筑城以资守御，从之。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

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砲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文骢走苏州。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鼐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

初，唐王在镇江时，与文骢交好。至是，文骢遣使奉表称贺。鸿逵又数荐，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加其子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士英甥也。士英遣迎福王，遇王于淮安。王贫ＣＩ甚，鼎卿赗给之，王与定布衣交，以故宠鼎卿甚。及鼎卿上谒，王以故人子遇之，奖其父子，拟以汉朝大、小耿。然其父子以士英故，多为人诋諆。

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

临，字武公，桐城人，兵部侍郎晋之弟。文骢招入幕，奏为职方主事，竟与同死。

其时起兵旁掠郡县者有吴易，字日生，吴江人。生有膂力，跅弛不羁。崇祯末，成进士。福王时，谒史可法于扬州。可法异其才，题授职方主事，为己监军。明年，奉檄征饷江南，未还而扬州失，已而吴江亦失。易走太湖，与同邑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駉、自炳，武进吴福之等谋举兵。旬日得千余人，屯于长白荡，出没旁近诸县，道路为梗。唐王闻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文骢奏易斩获多，进为兵部尚书。鲁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长兴伯。八月，大清兵至，易遂败走。父承绪、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自駉、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获，一军尽歼。明年，易乡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迎易入其营。八月，事泄被获，死之。福之，钟峦子也。兆奎兵败时，虑易妻女被辱，视其死而后行，故被获。械至江宁，死之。

陈潜夫，字元倩，钱塘人。家贫落魄，好大言以騦俗。崇祯九年举于乡，益广交游，为豪举，好臧否人，里中人恶之。友人陆培兄弟为文逐潜夫，潜夫乃避居华亭。十六年冬，授开封推官。大河南五郡尽为贼据，开封被河灌，城虚无人，长吏皆寄居封丘。有劝潜夫弗往者，不听，驰之封丘。会叛将陈永福率贼兵出山西，其子德为巡抚秦所式部将，缚巡按御史苏京去。潜夫募民兵千，请于所式及总兵卜从善、许定国，令共剿，皆不肯行。潜夫乃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县，檄召旁近长吏，设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贼所设伪巡抚梁启隆居开封，他伪官散布郡邑间甚众，而开封东西诸土寨剽掠公行，相攻杀无已。潜夫转侧杞、陈留间，朝夕不自保。闻西平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躬往说之。五月五日方誓师，而都城失守。报至，乃恸哭，令其下缟素。洪起兵万，号五万，潜夫兵三千，俘杞伪官，启隆闻风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而南阳贼乘间犯西平，洪起引还，潜夫亦随而南。

福王立南京，潜夫传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潜夫乃入朝言："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豪杰结寨自固者，引领待官军。诚分命籓镇，以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则众心竞奋，争为我用。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联络素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人。诚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籓镇为后劲，河南五郡可尽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连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众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

当是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洪起最大；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最大，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最大。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潜夫请予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而用其姻娅越其杰巡抚河南。潜夫自九月入觐，便道省亲，甫五日即驰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诸镇兵无至者。其杰老惫不知兵。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河南、山东军务，止提空名，不能驭诸将。其冬，应训复南阳及泌阳、舞阳、桐柏，遣子三杰献捷。潜夫授告身，饮之酒，鼓吹旌旗前导出。三杰喜过望，往谒其杰。其杰故为尊严，厉辞诘责，诋为贼。三杰泣而出，萌异心。潜夫过诸寨，皆铙吹送迎；其杰间过之，诸寨皆闭门不出。其杰恚，谮潜夫于士英。士英怒，冬尽，召潜夫还，以凌駉代。潜夫亦遭外艰归。

明年三月，给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飙，并及潜夫。士英以遇飙己私人，置不问，独令议潜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继妃，广昌伯刘良佐具礼送之。潜夫至寿州，见车马驺从传呼皇后来，亦称臣朝谒。及童氏入都，王以为假冒，下之狱。遂责潜夫私谒妖妇，逮下狱治之。

未几，南都不守，潜夫得脱归。闻鲁王监国绍兴，渡江往谒，命复故官，加太仆少卿，监军，乃自募三百人列营江上。寻进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顺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师尽溃，潜夫走至山阴化龙桥，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

始为文逐潜夫者陆培，字鲲庭，举进士，为行人，奉使事竣归省。南京既覆，闻潞王又降，以绳授二仆，从容就缢而死，年二十九。培少负俊才，有文名，行谊修谨，客华亭，尝却奔女于室云。

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好谈经济。崇祯中，由国子生为内阁中书舍人。十二年冬，帝以山东多警，运道时梗，议复海运。廷扬生海滨，习水道，上疏极言其便，且辑海运书五卷以呈。帝喜，即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仅半月。帝大喜，即加户部郎中，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海运事。初，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自登州侯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侯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请从登州直达宁远，帝用其议，省费多。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运，事竣，加光禄少卿，仍领其事。

及京师陷，福王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京失守，走还乡里。后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总督水师。鲁王授官亦如之。鲁王航海之明年，廷扬督舟师北上，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大作，舟胶于沙，为大清兵所执。谕之降，不从，乃就戮。

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举于乡，授沛县知县。天启二年，战却徐鸿儒兵，缉妖人王普光党有功，特擢御史。四年六月，巡视京城。民曹大妻与人奴角口，服毒死。火者曹进、傅国兴率众大掠奴主家，用大锥锥其主，刑官不敢问。汝翥捕得进，进惧劾，请受杖，遂杖之五十。国兴邀于道，骂不已，汝翥收系之，亦请受杖，复杖之。魏忠贤大怒，立传旨廷杖汝翥。先数日，群奄殴杀万璟。汝翥大惧，逸至遵化。巡抚邓氵美为代题，都御史孙玮、御史潘云翼等交章论救。不听，卒杖之，削籍归。崇祯初，起官右参议，分守温处道，不赴。久之，起琼州道，

坐奸民煽乱，贬秩归。福王时，起云南佥事，已而解职。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右侍郎，与员外郎林惣攻福宁，战败被执，谕降不从，系之，吞金屑而死。

惣，字子野，汝翥同邑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海宁知县。邑有妖人以剑术惑众，聚千人，惣捕杀之。南都覆，杭州亦不守，卒乘机乞饷，环署大噪。惣罪为首者，而如其请。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以为御史，改文选员外郎，募兵福宁。闻王被杀，大恸，走匿山中。及鲁王航海至长垣，福清乡兵请惣为主，与汝翥共攻城，殁于阵。

郑为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除浦城知县。唐王道浦城，知其廉，及自立，召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视仙霞关，驻浦城。寻令巡抚上游四府，兼领关务。郑芝龙部将夺民舟，为虹叱责之。芝龙诉于王，王为谕解。然是时芝龙已怀异志，尽撤守关将，仙霞岭二百里间无一人。顺治三年八月，大清兵长驱直入，为虹亟还浦城，纵士民出走，自守空城。无何，被执，与给事中黄大鹏并死之，年二十有五。

大鹏，字文若，建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为义乌知县，有能声。唐王召为兵科给事中，从至建宁，令与为虹共守仙霞岭，竟同死。时王在延平，闻仙霞关失守，仓猝走汀州。守延平者为王士和，从走汀州者有胡上琛、熊纬，皆以死事著。

士和，字万育，金溪人。崇祯中，举于乡。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士和避入闽，授吏部司务。疏陈时政阙失，凡数千言，唐王刊赐文武诸臣，且召士和入对，嘉奖备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王走汀州，留兵部侍郎曹覆泰偕士和居守。俄警报叠至，士和召父老曰："吾虽一月郡守，当与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数万生灵尽膏斧锼。"众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谓友人曰："吾一介书生，数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劝止之，正色曰："君子爱人以德，姑息何为。"从容正衣冠，闭户投缳死。

上琛，字席公。世袭福州右卫指挥使。好读书，能诗。既袭职，复举武乡试。唐王时，官锦衣卫指挥，迁署都督佥事，充御营总兵官，从至汀州。王被执，上琛奔还福州，谓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为我采毒草来。"妾刘年二十，愿同死。上琛喜曰："汝幼妇亦能死耶！"遂整冠带与妾共饮药酒而卒。

纬，字文江，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两京既覆，每饮酒，辄涕泗交横下。友人语之曰：“昔狼瞫有言‘吾未获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谒唐王，擢给事中。寻扈行至汀州，遘变，从官皆散，纬仍奔赴。遇大清兵，死之。

赞曰：废兴之故，岂非天道哉。金声等以乌合之师，张皇奋呼，欲挽明祚于已废之后，心离势涣，败不旋踵，何尺寸之能补。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

杨廷麟（彭期生等） 万元吉（杨文荐梁于氵矣） 郭维经（姚奇胤） 詹兆恒（胡梦泰 周定仍等）陈泰来（曹志明） 王养正（夏万亨等）曾亨应弟和应 子筠 揭重熙傅鼎铨 陈子壮麦而炫 硃实莲 霍子衡张家玉陈象明等 陈邦彦 苏观生

杨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祯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勤学嗜古，有声馆阁间，与黄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将出阁，充讲官兼直经筵。延麟具疏让道周，不许。明年二月，帝御经筵，问保举考选何者为得人。廷麟言："保举当严举主，如唐世济、王维章乃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举效得乎？"帝为动色。

其冬，京师戒严。廷麟上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言："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卢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召见大小诸臣，咨以方略。谕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此今日急务也。"时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升军。象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转饷济师。无何，象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则为不怿者久之。

初，张若麒、沈迅官刑曹，谋改兵部，御史涂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两人疑疏出廷麟指，因与嗣昌比而构廷麟。会廷麟报军中曲折，嗣昌拟旨责以欺罔。事平，贬廷麟秩，调之外。黄道周狱起，词连廷麟，当逮。未至而道周已释，言者多荐廷麟。十六年秋，复授职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恸哭，募兵勤王。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荐，召为左庶子，辞不就。宗室硃统钅类诬劾廷麟召健儿有不轨谋,以姜曰广为内应。王不问，而廷麟所募兵亦散。

顺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诸郡惟赣州存。唐王手书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刘同升国子祭酒。同升自雩都至赣，与廷麟谋大举。乃偕巡抚李永茂集绅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将徐必达战败，廷麟、同升乘虚复吉安、临江。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

从事。十月，大兵攻吉安，必达战败，赴水死。会广东援兵至，大兵退屯峡江。已而万元吉至赣。十二月，同升卒。

三年正月，廷麟赴赣，招峒蛮张安等四营降之，号龙武新军。廷麟闻王将由汀赴赣，将往迎王，而以元吉代守吉安。无何，吉安复失，元吉退保赣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军张安来救。五月望，安战梅林，再败，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赣，与元吉凭城守。未几，援兵至，围暂解，已，复合。八月，水师战败，援师悉溃。及汀州告变，赣围已半年，守陴者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战，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维经、彭期生辈皆死。

期生，字观我，海盐人，御史宗孟子。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初，为济南知府，坐失囚谪布政司照磨，量移应天推官，转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十六年，张献忠乱江西，迁湖西兵备佥事，驻吉安。吉安不守，走赣州，偕廷麟招降张安等，加太常寺卿，仍视兵备事。城破，冠带自缢死。

一时同殉者，职方主事周瑚，磔死。通判王明汲，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吏部主事龚棻，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狋、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中书舍人袁从鹗、刘孟鎬、刘应试，推官署府事吴国球，监纪通判郭宁登，临江推官胡缜，赣县知县林逢春，皆被戮。乡官卢观象尽驱男妇大小入水，乃自沉死。举人刘日佺偕母妻弟妇子侄同日死。参将陈烈数力战，众以其弟已降，疑之，烈益奋勇疾斗。及见执，不屈，顾谓赣人曰："而后乃今知我无二心也。"遂就戮。

万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潮州推官，补归德。捕大盗李守志，散其党。崇祯四年大计，谪官。十一年秋，用曾樱荐，命以永州检校署推官事。居二年，督师杨嗣昌荐其才，改大理右评事，军前监纪。嗣昌倚若左右手，诸将亦悦服，驰驱兵间，未尝一夕安枕。嗣昌卒，元吉丁内艰归。十六年起南京职方主事，进郎中。

福王立，仍故官。四镇不和，元吉请奉诏宣谕。又请发万金犒高杰于扬州，谕以大义，令保江、淮。乃渡江诣诸将营。杰与黄得功、刘泽清方争扬州，元吉与得功书，令共奖王室。得功报书如元吉指，乃录其藁示泽清、杰，嫌渐解。廷议以元吉能辑诸镇，擢太仆少卿，监视江北军务。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数有条奏。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并还懿文追尊故号，祀之寝园，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难死事诸臣，及近

日北都四方殉难者，以作忠义之气。从之。又言：

先帝天资英武，锐意明作，而祸乱益滋。宽严之用偶偏，任议之途太畸也。

先帝初惩逆珰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宽大。诸臣狃之，争意见之异同，略绸缪之桑土，敌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间，中以用严。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十余年来，小人用严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从宽大，悉反前规，天下以为太平可致。诸臣复竞贿赂，肆欺蒙，每趋愈下，再撄先帝之怒，诛杀方兴，宗社继殁。盖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宽；而先帝之严，亦每激于诸臣之玩。臣所谓宽严之用偶偏者此也。

国步艰难，于今已极。乃议者求胜于理，即不审势之重轻；好伸其言，多不顾事之损益。殿上之彼己日争，阃外之从违遥制，一人任事，众口议之。如孙传庭守关中，识者俱谓不宜轻出，而已有以逗挠议之者矣。贼既渡河，臣语史可法、姜曰广急撤关、宁吴三桂兵，随枢辅迎击。先帝召对时，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议之者矣。及贼势燎原，廷臣或劝南幸，或劝皇储监国南都，皆权宜善计，而已有以邪妄议之者矣。由事后而观，咸追恨议者之误国。倘事幸不败，必共服议者之守经。大抵天下事，无全害亦无全利，当局者非朴诚通达，谁敢违众独行；旁持者竞意气笔锋，必欲强人从我。臣所谓任议之途太畸者此也。

乞究前事之失，为后事之师，以宽为体，以严为用。盖崇简易、推真诚之谓宽，而滥赏纵罪者非宽；辨邪正、综名实之谓严，而钩距索隐者非严。宽严得济，任议乃合。仍请于任事之人，严核始进，宽期后效，无令行间再踵藏垢，边才久借然灰，收之以严，然后可任之以宽也。诏褒纳之。

明年五月，南京覆，走福建，归唐王。六月，我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临江、吉安。逾月，又取建昌。惟赣州孤悬上游，兵力单寡。会益府永宁王慈炎招降峒贼张安，所号龙武新军者也，遣复抚州。南赣巡抚李永茂乃命副将徐必达扼泰和，拒大兵。未几，战败，至万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赣。

八月，叛将白之裔入万安，江西巡抚旷昭被执，知县梁于涘死之。于涘，江都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唐王诏适至赣，永茂乃与杨廷麟、

刘同升同举兵。未几，王召永茂为兵部右侍郎，以张朝綖代。甫任事，擢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诸军，召朝綖还，以同升代。元吉至赣，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抚。

顺治三年三月，廷麟将朝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祯末，命中书舍人张同敞调云南兵，至是抵江西，两京已相继失，因退还吉安。廷麟留与共守，用客礼待之。其将赵印选、胡一青频立功，而元吉约束甚严，诸将渐不悦。时有广东兵亦以赴援至。而新军张安者，汀、赣间峒贼四营之一，骁勇善战，既降，有复抚州功，且招他营尽降。元吉以新军足恃也，蔑视云南、广东军，二军皆解体。然安卒故为贼，居赣淫掠，遣援湖西，所过残破。及是，大兵逼吉安，诸军皆内携，新军又在湖西。城中军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屯阜口，檄谕赣州极言云南兵弃城罪，其众遂西去。四月，大兵逼阜口，元吉不能御，入赣城。大兵乘胜抵城下。给事中杨文荐奉命湖南，过赣，入城共守御，城中赖之。文荐，元吉门生也。

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对将吏不交一言。隔河大营遍山麓，指为空营。兵民从大营中至，言敌势盛，辄叱为间谍，斩之。江西巡抚刘远生令张琮者，将兵趋湖东。及赣围急，远生自出城，召琮于雩都。赣人曰“抚军遁矣”，怒焚其舟，拘远生妻子。俄远生率琮兵至，赣人乃大悔。琮军渡河，抵梅林，中伏大败，还至河，争舟，多死于水。远生愤甚，五月朔，渡河再战，身先士卒，遇大兵，被获，复逃归。而新军先往湖西者，闻吉安复失，仍还雩都。廷麟躬往邀之，与大兵战梅林，再败，乃散遣其军，而身入城，与元吉同守。自远生败，援军皆不敢前。六月望，副将吴之蕃以广东兵五千至，围渐解，未几复合，城中守如初。

王闻赣围久，奖劳之，赐名忠诚府，加元吉兵部尚书，文荐右佥都御史，使尚书郭维经来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将汪起龙率师数千，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率师三千，大学士苏观生遣兵如之。两广总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数千。先后至赣，营于城外。诸将欲战，元吉待水师至并击。而中书舍人来从谔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师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狖谓元吉曰：“水师帅罗明受海盗也，桀骜难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骄子。且今水涸，臣舟难进，岂能如约。”不听。及八月，大兵闻水师将至，即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明受遁还，舟中火药戎器尽失。于是两广、云南军不战而溃，他营亦稍稍散去。城中仅起龙、维经部卒四千余人，城外仅水师后营二千余人。

参将谢志良拥众万余雩都不进，廷麟调广西狼兵八千人逾岭，亦不即赴。会闻汀州破，人情益震惧。

十月初，大兵用向导夜登城，乡勇犹巷战。黎明，兵大至，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妇女出城。其家人潜载其妾缒城去，元吉遣飞骑追还，捶其家人，故城中无敢出者。及城破，部将拥元吉出城。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

杨文荐，字幼宇，京山人。由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城破时，病困不能起，执送南昌，绝粒而卒。

郭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天启五年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迁南京御史，疏陈时弊，中有所举刺。帝责令指实，乃极称顺天府尹刘宗周之贤，力诋吏部尚书王永光溪刻及用人颠倒罪，帝置不问。六年秋，温体仁代周延儒辅政，维经言："执政不患无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筹国事。国事日非，则委曰我不知，坐视盗贼日猖，边警日急，止与二三小臣争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几成聚讼，可谓有才邪？"帝切责之。忧去。久之，起故官。

北都变闻，南都诸臣有议立潞王者，维经力主福王。王立，进应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视中城。俄上言："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令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戮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廊庙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报闻。寻迁大理少卿，左佥都御史。命专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情辇毂。明年二月，隆平侯张拱日、保国公硃国弼相继以他事劾罢维经，维经回籍。唐王召为吏部右侍郎。

顺治三年五月，大兵围赣州。王乃命维经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军务，督师往援。维经与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人入赣州，与杨廷麟、万元吉协守。及城破，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奇胤亦死之。

奇胤，字有仆，钱塘人。由进士授南海知县。地富饶，多盗贼。奇胤绝苞苴，力以弭盗为事，政声大起。入为兵部主事，改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未任，与维经赴援，遂同死。

詹光恒，字月如，广信永丰人。父士龙，顺天府尹。光恒举崇祯四年进士。由甄宁知县征授南京御史，疏陈盗铸之弊，帝下所司察核。十四年夏，言燕、齐二千里间，寇盗纵横，行旅阻绝，四方饷金滞中途者，至数百万，请急发京军剿灭。又言楚、豫之疆尽青燐白骨，新征旧逋，断无从出，请多方蠲贷。帝并采纳。明年，贼陷含山，犯无为，劾总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贼陷庐州，临江欲渡，陈内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请以史可法代，斗光遂获谴。时江北民避乱，尽走南京。光恒虑贼谍阑入，处之城外，为严保伍，察非常，奸宄无所匿。

福王立，擢光恒大理寺丞。马士英荐阮大铖，令冠带陛见。光恒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报，乃忽召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先皇灵，下短忠义气哉！"疏奏，命取逆案进览，光恒即上进。而士英亦以是日进《三朝要典》，大铖竟起用。其秋，奉命祭告，寻进本寺少卿。使事竣，即旋里。

唐王立，拜光恒兵部左侍郎，佐黄道周协守广信。广信破，奔怀玉山，聚众数千人自保。寻进攻衢州之开化县，兵败，殁于阵。

胡梦泰，字友蠡，广信铅山人。崇祯十年进士。除奉化知县。邑人戴澳官顺天府丞，怙势不输赋。梦泰捕治其子，其子走京师，醞澳，令劾去梦泰。澳念州民不当劾长吏，而劫于其子，姑出一疏，言天下不治由守令贪污，以阴诋梦泰。及得旨，令指实。其子即欲讦梦泰，而澳念梦泰无可劾，乃以嘉兴推官文德翼、平遥知县王凝命实之。给事中沈迅为两人诉枉，发澳隐情。澳下诏狱，除名。梦泰声益起。

十六年夏，吏部会廷臣举天下贤能有司十人，梦泰与焉，行取入都。帝以畿辅州县残破，欲得廉能者治之，诸行取者悉出补。梦泰得唐县。京师陷，南归。

唐王时，授兵科给事中，奉使旋里。顺治三年，大兵逼城下，梦泰倾家募士，与巡抚周定仍等守城。围数月，城破，夫妇俱缢死。

定仍，南昌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与万文英、胡奇伟、胡甲桂举兵保广信，唐王即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城破，死之。

文英，亦南昌人。初为凤阳推官，以子元亨代死，得脱归。福王时，起礼部主事，丁艰不赴。唐王授为兵部员外郎，监黄道周诸军，协守广信。诸军败于铅山，文英举家赴水死。

奇伟，进贤人。历官兵部主事。唐王授为湖东副使，守广信，兵败，死之。

田桂，字秋卿，昆山人。崇祯十二年以乡试副榜贡入国学，授南昌通判。迁永州同知，以道梗改广信。至则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广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窜徙。会黄道周以募兵至，相与议城守。已而道周败殁，势益孤，甲桂效死不去。城破被执，谕降不从，幽别室，自经死。

有毕贞士者，贵溪人，举于乡。同守广信，城破，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桥，望拜祖茔，触桥柱死。

陈泰来，字刚长，江西新昌人。崇祯四年进士。由宣城知县入为户科给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严，泰来陈战守数策。总督赵光抃言泰来与同官荆祚永素晰边情，行间奏报，宜敕二臣参预，报可。泰来又自请假兵一万，肃清辇毂。帝壮之，即改授兵科，出视诸军战守方略，召对中左门。至军中，奏界岭失事状，劾副将柏永镇论死。以功迁吏科右给事中，乞假归。福王时，起刑科左给事中，不赴。唐王擢为太仆寺少卿，与万元吉同守赣州。再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江西义军。李自成败走武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泰来大破之。初，益王起兵建昌，泰来欲从之。同邑按察使漆嘉祉、举人戴国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国士出降，泰来恶之。会上高举人曹志明等兵起。泰来与相结。十二月攻取上高、新昌、宁州，杀国士妻子，遂取万载。已而大兵逼新昌，守将出降，泰来走界埠，志明等从上高移军会之，进攻抚州，兵败皆死。

王养正，字圣功，泗州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海盐知县。遭父丧，服除，起官秀水，中大计，补河南按察司照磨，累迁南康知府。计歼巨寇邓毛溪、熊高，一方赖之。福王时，进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巡抚旷昭弃南昌遁，走瑞州，列城望风溃。养正乃与布政夏万亨、知府王域、推官刘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阅三日，有客兵内应，城即破。养正等被执，械至南昌，与万亨等同死。其妻张氏闻之，绝粒九日而死。

万亨，字元礼，昆山人，起家举人。南昌失守，避建昌，与养正同死。妻顾、子妇陆及一孙、一孙女先赴井死。仆婢死者复十余人。

域，字元寿，松江华亭人。举于乡，授宿州学正。流贼至，佐有司捍御有功。屡迁工部主事，榷税芜湖。都城陷，诸榷税者多以自入。域

叹曰：“君父遭非常祸，臣子反因以为利邪！”悉归之南京户部。寻由郎中迁建昌知府。城破，械至南昌，与允浩、夏隆同日死。

允浩，掖县人。夏隆，宜兴人。皆崇祯十六年进士。时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裒而瘗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初，建昌南城诸生有邓思铭者，闻北都陷，集其侪数十人为庠兵，期朔望习射，学技击，为国报仇。请于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众志遂懈。思铭郁郁不得志。明年，城破，死之。

建昌既破，新城知县谭梦开迎降，民潜导守关兵杀之。梦开党与民互相残，弥月不靖。唐王以邵武贡生李翔为新城知县。翔至，擒杀余党，众遂散。然民习于乱，佃人以田主征租斛大，聚数千人，噪县庭。翔潜遣义兵三百，诡称郑彩军，杀乱民。明日复斩百余级，乱乃靖。彩兵数万驻新城，畏大兵，遁入关。独监军张家玉、新城人徐伯昌与翔共守。及大兵逼，家玉亦战败入关。翔率民兵千余出城拒击。大兵从间道入城，民兵皆散，翔与伯昌皆死之。伯昌，字子期，唐王时，由举人授兵部主事，改御史者也。

时江西郡邑吏城守者，又有李时兴、高飞声。时兴，福清人，举于乡，历官袁州同知，摄府事。会城已降，时兴力城守。无何，守将蒲缨兵溃，湖广援将黄朝宣五营亦噪归。时兴度不能守，自缢于萍乡官舍，一仆亦同死。飞声，字克正，长乐人。崇祯中，由乡举授玉山知县，迁同知，气养去。唐王时，黄道周出督师，邀与偕，令摄抚州事。大兵至，遣家人怀印走谒王，而身守城死焉。

曾亨应，字子喜，临川人。父栋，广东布政使。亨应举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吏部文选主事。十五年秋，有诏起废，亨应以毛士龙、李右谠、乔可聘等十人上。御史张懋爵劾其纳贿行私，亨应疏辨。懋爵三疏力攻，遂被谪去。福王立之明年，江西列城皆不守。亨应命弟和应奉父入闽，而己与艾南英、揭重熙谋城守。会永宁王慈炎招连子峒土兵数万复建昌，入抚州，寓书亨应。亨应募兵数百，与相掎角。一日，方置酒宴客，大兵至。亨应避右室，其从弟指示之，遂被执，并执其长子筠。亨应顾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毋自负！”筠曰：“诺。”先受刑死。释亨应缚，谕之降，不答，被戮。和应闻兄死，曰：“烈哉！兄为忠臣，兄子为孝子，复何憾！”既奉父入闽，又走避之肇庆，乃拜辞其父，投井死。先是，栋弟栻为蒲圻知县，栻兄益为贵州佥事，并死难，人称“曾氏

五节”云。

始，亨应为懋爵所讦，朝士颇疑之。后亨应死节，而懋爵竟降李自成为直指使。

揭重熙，字祝万，临川人。崇祯十年以五经登进士，授福宁知州。福王时，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艰归。抚州破，与同里曾亨应先后举兵。唐王命以故官联络建昌兵，战败被劾。用大学士曾樱荐，以考功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从大学士傅冠办湖东兵事。泸溪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遂皆委重熙。江西巡抚刘广胤战败被执，复用樱荐，擢右佥都御史，代广胤。攻抚州，不克而退。俄闻汀州失，解兵入山。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兵，召募万余人，薄邵武，败还。

金声桓，左良玉将也，已降于大清，复乘间为乱，据南昌。大兵攻讨之，声桓死，诸军尽散，独张自盛众数万走闽。重熙入其军，约广信曹大镐并进。自盛掠邵武，战败被执。重熙走依大镐百丈霹。适大镐还军铅山，惟空营在，众就营炊食。大兵侦得之，率众至，射重熙中项，执至建宁，下之狱。重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颜色不改。

傅鼎铨，字维新，重熙同邑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翰林检讨。李自成陷京师，鼎铨出谒，贼败南还。唐王时，曾樱荐鼎铨，命予知府衔，赴赣州军自效，寻复其故官。赣州破，退隐山中。已，闻金声桓叛，鼎铨举兵以应。永明王命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声桓灭，鼎铨往来自盛、大镐军。顺治八年，至广信张村，为守将所执，系南昌狱。谕之降，不从。令作书招重熙，亦不从。八月朔，乃从容就刑。

鼎铨自降流贼，为乡人非笑，尝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乡人更贤鼎铨。已，重熙、大镐相继败，都昌督师余应桂亦以是岁亡，江右兵遂尽。

陈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四十七年以进士第三人授翰林编修。天启四年典浙江乡试，发策刺阉竖。魏忠贤怒，假他事削子壮及其父给事中熙昌籍。崇祯初，起子壮故官，累迁礼部右侍郎。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子壮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乃会诸臣，列上蠲租、清狱、使过、宥罪等十二事。

帝以海内多故，思广罗贤才，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子壮虑为民患，立陈五不可。会唐王上疏，历引前代故事，诋子壮，遂除子壮名，下之狱，坐赎徒归。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协理詹事府。未上，京师陷。

福王立，起礼部尚书。至芜湖，南京亦失守，乃归。唐王立福建，召相子壮。以前议宗室事，有宿憾，辞不行。

顺治三年，汀州遘变，丁魁楚等拥立桂王子永明王由榔于肇庆。苏观生又议立唐王弟聿□，子壮沮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授子壮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会大兵入广州，聿□被执死，子壮止不行。

明年春，张家玉、陈邦彦及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先后起兵，子壮亦以七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蜒户番鬼，善战。乃与陈邦彦约共攻广州，结故指挥使杨可观等为内应。事泄，可观等死。子壮驻五羊驿，为大兵击败，走还九江村。长子上庸阵殁。会故御史麦而炫破高明，迎子壮，以故主事硃实莲摄县事。实莲，子壮邑子也。九月，大兵克高明，实莲战死。子壮、而炫俱执至广州，不降，被戮。子壮母自缢。永明王赠子壮番禺侯，谥文忠，廕子上图锦衣卫指挥使。

而炫，字章闇，高明人。由进士历上海、安肃知县。唐王时，擢御史。

实莲，字子洁。由举人历官刑部主事。

初，聿□之自立于广州也，召南海霍子衡为太仆卿。子衡，字觉商，举万历中乡试，历袁州知府。及官太仆时，而广州不守。子衡乃召妾莫氏及三子应兰、应荃、应芷语之曰：“《礼》，‘临难毋苟免’，若辈知之乎？”三子皆应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笔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六字，悬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绯袍，谒家庙。先赴井死。妾从之，应兰偕妻梁氏及一女继之，应荃、应芷偕其妻徐氏、区氏又继之。惟三孙得存。有小婢见之，亦投井死。

张家玉，字元子，东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师，被执。上书自成，请旌己门为：“翰林院庶吉士张先生之庐”，而褒恤范景文、周凤翔等，隆礼刘宗周、黄道周，尊养史可程、魏学濂。自称殷人从周，愿学孔子，称自成大顺皇帝。自成怒，召之入，长揖不

跪。缚午门外三日，复胁之降，怵以极刑，卒不动。自成曰：“当磔汝父母！”乃跪。时其父母在岭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

贼败南归。阮大铖等攻家玉荐宗周、道周于贼，令收人望，集群党。家玉遂被逮。明年，南都失守，脱归。从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讲，监郑彩军。出杉关，谋复江西，解抚州之围。

顺治三年，风闻大兵至，彩即奔入关，家玉走新城。大兵来攻，出战，中矢，堕马折臂，走入关。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广信已失，请募兵惠、潮，说降山贼数万，将赴赣州急。会大兵克汀州，乃归东莞。

四年，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攻东莞城，知县郑霖降，乃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赀以犒士。甫三日，大兵至，家玉败走。奉表永明王，进兵部尚书。无何，大兵来击，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祖母陈、母黎、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乡人歼焉。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袭东莞，战赤冈。未几，大兵大至，攻数日，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

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毁及家庙，尽灭家玉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道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大兵来攻，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余人。家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故所至归附。乃分其众为龙、虎、犀、象四营，攻据增城。

十月，大兵步骑万余来击。家玉三分其兵，掎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砲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年，永明王赠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其父兆龙犹在，以子爵封之。

陈象明，字丽南，家玉同邑人。崇祯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榷税淮安，以清操闻。屡迁饶州知府。忤巡按御史，被劾。谪两浙盐运副使，累迁湖南道副使。唐王时，总督何腾蛟令征饷广西。会永明王立，广东地尽失。象明征调土兵，与陈邦传连营，东至梧州榕树潭，遇大兵，战败，死之。

广东之失也，龙门破，里人廖翰标以二幼子托从父，从容自缢死。番禺破，里人梁万爵曰“此志士尽节之秋也”，赴水死。翰标，天启中举人，官江西新城知县，廉惠，民为建祠。万爵，字天若，唐王时举人。

陈邦彦，字令斌，顺德人。为诸生，意气豪迈。福王时，诣阙上政要三十二事，格不用，唐王聿键读而伟之。既自立，即其家授监纪推官。未任，举于乡。以苏观生荐，改职方主事，监广西狼兵，援赣州。至岭，闻汀州变，劝观生东保潮、惠，不听。

会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监国于肇庆，观生遣邦彦入贺。王因赣州破，惧逼己，西走梧州。邦彦甫入谒，而观生别立唐王聿□于广州，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余辈召入舟中。王太后垂帘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语以广州事。邦彦请急还肇庆，正大位以系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韶，制粤东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敌，从而乘其敝。王大悦，立擢兵科给事中，赍敕还谕观生。抵广州，闻使臣彭耀被杀，乃遣从人授观生敕，而自以书晓利害。观生犹豫累日，欲议和，会闻永明王兵大败，不果。邦彦遂变姓名入高明山中。

顺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广州，观生死，列城悉下，邦彦乃谋起兵。初，赣州万元吉遣族人万年募兵于广，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赣州失。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总督硃治忄间招降之，既而噪归。四年春，大兵定广州，克肇庆、梧州，败走治忄间，杀魁楚，前驱抵平乐。永明王方自梧道平乐，走桂林，势危甚。邦彦乃说龙乘间图广州，而己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且遣张家玉书曰：“桂林累卵，但得牵制毋西，浔、平间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为然。然龙卒故无纪律，大兵自桂林还救，扬言取甘竹滩，龙等顾其家，辄退，邦彦亦却归。既，乃遣门人马应芳会龙军取顺德。无何，大兵至，龙战败，应芳被执，赴水死。四月，龙再战黄连江，亦败殁。大兵攻家玉于新安。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徇下江门据之。

初，广州之围，大兵知谋出邦彦，求其家，获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为书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七月与陈子壮密约，复攻广州。子壮先至，谋泄，将引退。邦彦军亦至，谋伏兵禺珠洲侧，伺大兵还救会城，而纵火以焚舟。子壮如其计，果焚舟数十。大兵引而西，邦彦尾之。会日暮，子壮不能辨旗帜，疑皆敌舟也，阵动。大兵顺风追击，遂大溃。子壮奔高明，邦彦奔三水。八月，清远指挥白常灿以城迎邦彦。乃入清远，与诸生硃学熙婴城

固守。

邦彦自起兵，日一食，夜则坐而假寐，与其下同劳苦，故军最强，尝分兵救诸营之败者。至是精锐尽丧，外无援军。越数日，城破，常灿死。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硃氏园，见学熙缢，拜哭之。旋被执，馈之食，不食，系狱五日，被戮。邦彦死，子壮被执。逾月，家玉亦自沉。永明王赠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廕子锦衣指挥。

苏观生，字宇霖，东莞人。年三十始为诸生。崇祯中，由保举授无极知县。总督范志完荐其才，进永平同知，监纪军事，寻迁户部员外郎。十七年，京师陷，脱还南京，进郎中，催饷苏州。明年五月，南京破，走杭州。会唐王聿键至，观生谒王。王与语大悦，联舟入福建。与郑芝龙、鸿逵兄弟拥立王，擢为翰林学士，旋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设储贤馆，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观生领之。观生矢清操，稍有文学，而时望不属。王以故人，恩眷出廷臣右，乃超拜东阁大学士，参机务。

观生数赞王出师。见郑氏不足有为，事权悉为所握，请王赴赣州，经略江西、湖广。王乃议观生先行。明年，观生赴赣州，大征甲兵。饷不继，竟不能出师。

时顺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总督万元吉乞援，观生遣二百人往。元吉令协守绵津滩，遇大兵，溃走。元吉乃退回赣州，大兵遂围城。观生走南康，赣人数告急，不敢援。六月，大兵退屯水西，观生发三千人助赣守。久之，他将战败。九月，大兵再攻赣州，三千人皆引去。时观生移驻南安，闽中急，不能救。聿键死于汀州，赣州亦破，观生退入广州。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趋惠、潮，扼漳、泉、两粤可自保。观生不从。

会丁魁楚等议立永明王，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观生，拒不与议，吕大器亦叱辱之。适唐王弟聿□与大学士何吾驺自闽至，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钟首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十一月二日拥立王，就都司署为行宫。即日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时仓卒举事，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

永明王监国肇庆，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赍敕往谕。耀，顺德人，过家拜先庙，托子于友人。至广州，以诸王礼见，备陈天潢伦序及

监国先后，语甚切至，因历诋观生诸人。观生怒，执杀之，嘉谟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与永明王总督林佳鼎战于三水。兵败，复招海盗数万人，遣大将林察将。

十二月二日，战海口，斩佳鼎。观生意得，务粉饰为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锺。

捷先，由进士历官监司，小有才，便笔札。朝锺举于乡，善谈论，浃旬三迁至祭酒。有杨明竞者，潮州人，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特授惠潮巡抚。朝锺语人："内有捷先，外有明竞，强敌不足平矣。"观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鎏者，妄人也，观生才之，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竞大纳贿赂，日荐用数十人。

观生本乏猷略，兼总内外任，益昏瞀。招海盗资捍御，其众白日杀人，县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时大兵已下惠、潮，长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信之。

是月十五日，聿□视学，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卒不能集。观生走鎏所问计。曰："死尔，复何言！"观生入东房，鎏入西房，各拒户自缢。观生虑其诈，稍留听之。鎏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观生信为死，遂自经。明日，鎏献其尸出降。朝钟闻变赴池，为邻人救出，自经死，聿□方事阅射，急易服逾垣匿王应华家。俄缒城走，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受，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投缳而绝。吾驺、应华等悉降。

赞曰：自南都失守，列郡风靡。而赣以弹丸，独凭孤城，誓死拒命。岂其兵力果足恃哉，激于义而众心固也。迨汀、赣继失，危近目睫，而肇庆、广州日治兵相攻，自取两败。盖天速其祸，如发蒙振槁，无烦驱除矣。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吕大器 文安之 樊一蘅（范文光 詹天颜） 吴炳（侯伟时） 王锡兖堵胤锡 严起恒 硃天麟（张孝起） 杨畏知 吴贞毓（高勣等）

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崇祯元年进士。援行人，擢吏部稽勋主事，更历四司，乞假归。以邑城庳恶，倡议修筑。工甫竣，贼至，佐有司拒守，城获全。诏增秩一等。出为关南道参议，迁固原副使。巡抚丁启睿檄大器讨长武贼，用穴地火攻法灭之。

十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劾总兵官柴时华不法，解其职，立遣副将王世宠代之。时华乞兵西部及土鲁番为变，大器令世宠讨败时华及西部，时华自焚死。塞外尔迭尼、黄台吉等拥众乞赏，谋犯肃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赏犒名，毒饮马泉，杀其众无算。又遣总兵官马爌督副将世宠等讨群番为乱者，斩首七百余级，抚三十八族而还。又击败其余党。西陲略定。

十五年六月，擢兵部添注右侍郎。大器负才，性刚躁，善避事。见天下多故，惧当军旅任，力辞，且投揭吏科，言已好酒色财，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诡称疾不至。严旨切责，亦不至，命所司察奏。明年三月始至，命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时畿辅未解严，大器及诸将和应荐、张汝行驰扼顺义牛栏山。总督赵光抃集诸镇师大战螺山，应荐阵亡，他将亦多败。大器所部无失事，增俸一等。

五月，以保定息警，罢总督官，特设江西、湖广、应天、安庆总督，驻九江，大器任之。湖北地已失，武昌亦陷，左良玉驻九江，称疾不进。以侯恂故疑大器图己，语具良玉传中。大器诣榻前与慰劳，疑稍释。而张献忠大躏湖南，分兵陷袁州、吉安。大器急遣部将及良玉军连破之樟树镇，峡江、永新二郡皆复。已而建昌、抚州陷，良玉、大器不和，兵私斗，焚南昌关厢。廷议因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袁继咸代。

十七年四月，京师报陷，南京大臣议立君。大器主钱谦益、雷縯祚言，立潞王。议未定而马士英及刘泽清诸将拥福王至。福王立，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靦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

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

未几，泽清入朝，劾大器、縯祚怀异图。大器遂乞休去，以手书监国告庙文送内阁，明无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复命法司逮治之。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谦益亦以附士英、大铖，得为礼部尚书。独縯祚论死。

明年，唐王召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道梗，久之至。汀州失，奔广东，与丁魁楚等拥永明王监国，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久之，进少傅，尽督西南诸军，代王应熊，赐剑，便宜从事。至涪州，与将军李占春深相结。他将杨展、于大海、胡云风、袁韬、武大定、谭弘、谭诣、谭文以下，皆受大器约束。宗室硃容藩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大器檄占春、大海、云风讨杀容藩。大器至思南得疾，次都匀而卒，王谥为文肃。

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藉归。久之，言官交荐，未及召而京师陷。

福王时，起为詹事。唐王复召拜礼部尚书。安之方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兖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顺治七年六月，安之谒王梧州。安之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时严起恒为首辅，王化澄、硃天麟次之，起恒让安之而自处其下。

孙可望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其后桂林破，王奔南宁。大兵日迫，云南又为可望据，不可往。安之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共奖王室，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从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进诸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弘、谭诣、谭文、党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赍敕印行。可望闻而恶之，又素衔前阻封议，遣兵伺于都匀，邀止安之，追夺光兴等敕印。留数月，乃令人湖广。安之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将谒王于安龙。可望坐以罪，戍之毕节卫。

先是，可望欲设六部、翰林等官，虑人议其僭，乃以范矿、马兆义、任僎、万年策为吏、户、礼、兵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宠，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王入黔议之。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仁以居。

李赤心，高必正等久窜广西宾、横、南宁间。赤心死，养子来亨代领其众，推必正为主。必正又死，其众食尽，且畏大兵逼，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弘等附之，众犹数十万。

顺治十六年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体仁、宗第、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会谭弘、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时王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

樊一蘅，字君带，宜宾人。父垣，常德知府。一蘅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知安义、襄阳，累官吏部郎中，请告归。崇祯三年秋，迁榆林兵备参议。流贼多榆林人，又久荒，饥民益相挺为盗。一蘅抚创残，修戎备，讨斩申在庭、马丙贵，平不沾泥。累被荐，迁监军副使，再迁右参政，分巡关南。总兵曹文诏败殁，群贼迫西安。总督洪承畴令一蘅监左光先、张应昌军，连破贼，击走混天星。贼逼汉中，瑞王告急，一蘅偕副将罗尚文往救。会承畴大军至，贼乃走。进按察使，偕副将马科、贺人龙屡挫祁总管于汉中，降之。十二年，擢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巡抚宁夏，被劾罢归。十六年冬，用荐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川、陕军务，道阻，命不达。

顺治元年，福王立于南京，复申前命。时张献忠已据全蜀，惟遵义未陷，一蘅与王应熊避其地。既拜命，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会巡抚马乾复重庆，松潘副将硃化龙、同知詹天颜击斩贼将王运行，复龙安、茂州。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明年三月攻叙州，应试、朝宗先登，展等继至，斩馘数千级。伪都督张化龙走，遂复其城。一蘅乃犒师江上。

初，乾复重庆，贼将刘廷举走，求救于献忠。献忠命养子刘文秀攻重庆，水陆并进。副将曾英与参政刘麟长自遵义至，与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夹击，破贼兵数万。英威名大振，诸别将皆属，兵二十

余万，奉一蘅节制。

杨展既复叙州，贼将冯双礼来寇，每战辄败，孙可望以大众援之。隔江持一月，粮尽，一蘅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贼退截硃化龙及佥事蔡肱明于羊子岭，化龙率番骑数百冲贼兵，贼惊溃，死者满山谷。化龙以军孤，还守旧地。他将复连败贼于摩泥、滴水。

一蘅乃命展、应试取嘉定、邛、眉，故总兵官贾连登及其中军杨维栋取资、简，天锡、高明佐取泸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据城邑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松、茂则监军佥事詹天颜，夔、万则谭弘、谭诣。一蘅乃移驻纳溪，居中调度，与督师应熊会泸州，檄诸路刻欺并进。献忠颇惧，尽屠境内民，沈金银江中，大焚宫室，火连月不灭，将弃成都走川北。

明年春，展尽取上川南地，屯嘉定，与勋等相声援。而应熊及王祥在遵义，乾、英在重庆，皆宿重兵。贼势日蹙，惟保宁、顺庆为贼将刘进忠所守，进忠又数败。献忠怒，遣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狄三品、王复臣等攻川南郡县。应熊、一蘅急令展、天锡、龙、应试及顾存志、莫宗文、张登贵连营犍为、叙州以御之。贼连战不利，英、祥乘间趋成都，献忠立召可望等还。又闻大清兵入蜀境，刘进忠降，大惧。七月，弃成都走顺庆，寻入西充之风凰山。至十二月，大清兵奄至，射杀献忠，贼降及败死者二三十万。可望等率残卒南奔，骤至重庆。英出不意，战败，死于江。贼遂陷綦江，应熊避之毕节卫。逾月，贼陷遵义，入贵州。大清兵追至重庆，巡抚乾败死，遂入遵义。以饷乏，旋师。王祥等复取保、宁二郡。一蘅再驻江上，为收复全蜀计，乃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于永明王。拜一蘅户、兵二部尚书，加太子太傅，祥、展、天锡等进爵有差。时应熊已卒，而宗室硃容簿、故偏沅巡抚李乾德并以总制至，杨乔然、江尔文以巡抚至，各自署置，官多于民。诸将袁韬据重庆，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弘据天字城，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王祥据遵义，杨展据嘉定，硃化龙、曹勋仍据故地。摇、黄诸家据夔州夹江两岸，而李自成余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县。一蘅令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

顺治五年，容簿自称楚世子，建行台夔州，称制封拜。时乔然已进总督，而范文光、詹天颜巡抚川南、北，吕大器以大学士来督师，皆恶容簿，谋诛之。六年春，容簿遂为占春所败，走死云阳。初，展与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袭杀应试，与祥战败归。乾德利展富，说韬、大定杀展，分其赀。一蘅诮乾德，诸镇亦皆愤，有离心。

秋九月，孙可望遣白文选攻杀祥，降其众二十余万，尽得遵义、重庆。一蘅益孤。七年秋，可望又使刘文秀大败武大定兵，长驱至嘉定。大定、韬皆降，乾德投水死。文秀兵复东，谭弘、谭诣、谭文尽降。占春、大海降于大清。明年正月，文秀还云南，留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三月，大清兵南征，文选、镇国挟曹勋走，文光、天颜、化龙相继死。一蘅时已谢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文武将吏尽亡。

范文光，内江人。天启初，举于乡。崇祯中，历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员外郎，告归。十七年，张献忠乱蜀，文光偕邛州举人刘道贞，芦山举人程翔凤，雅州诸生傅元修、洪其仁等举义兵，奉镇国将军硃平櫑为蜀王，推黎州参将曹勋为副总兵，统诸将，而文光以副使为监军，道贞等授官有差。勋败贼雅州龙鹳山，追至城下，反为所败，退守小关山。十一月，文光督参将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明年九月，神武合雅州土、汉兵再击贼将艾能奇于雅州，败绩。伪监司郝孟旋守锦州，文光、翔凤遣间使招之，孟旋袭杀守雅州贼，以城来归，文光等入居之。献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永明王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川南，而以安绵道詹天颜巡抚川北。总督李乾德杀杨展，文光恶之，遂入山不视事。大清兵克嘉定，文光赋诗一章，仰药死。天颜兵败被执，亦死之。天颜，龙岩人，起家选贡生。

吴炳，宜兴人。万历末进士。授蒲圻知县。崇祯中，历官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地尽失，流寓广东。永明王擢为兵部右侍郎，从至桂林，令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仍掌部事。又从至武冈。大兵至，王仓猝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伟时从之。既至，城已为大兵所据，遂被执，送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伟时亦死之。

伟时，公安人。崇祯中进士，历官吏部考功主事，罢官。至是补官数月，即遘难。

王锡衮，禄丰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明年秋，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衮以左侍郎掌部事。帝禁内臣干预外政，敕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衮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提督内臣王德化言："东厂之设，始永乐十八年，《国朝典汇》可据。礼官覆议不及，请解臣职，停厂不设。"锡衮等言："《典汇》虽载此条，但系下文笺注。臣等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妄引。"帝不听。锡衮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耤田。锡衮因言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

且乞免黄道周永戍。给事中沈胤培请增天下解额，锡衮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举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谒选者，宜定制。数科不售，即令服官。从之。

欲楫还朝，锡衮调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遂掌部事。帝性纯孝，尝以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遂欲终身蔬食。锡衮疏谏，帝嘉其寓爱于规，进秩一等。寻解部务，直讲筵。十六年忧归。

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

堵胤锡，字仲缄，无锡人。崇祯十年进士。历官长沙知府。山贼掠安化、宁乡，官军数败，胤锡督乡兵破灭之，又杀醴陵贼魁，遂以知兵名。十六年八月，贼陷长沙。胤锡朝觐还，贼已退。明年六月，福王命为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左良玉称兵，总督何腾蛟奔长沙，令摄湖北巡抚事，驻常德。唐王立，拜右副都御史，实授巡抚。

李自成死，众拥其兄子锦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澧州。拥众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乃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来归。唐王大喜，加胤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其军，手书奖劳。授锦御营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赏赉有差，号其营曰忠贞。封高氏贞义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胤锡遂与赤心等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

已而袁宗第、刘体仁诸营先归腾蛟者，亦引与赤心合，众益盛。胤锡以刍粮难继，令散处江北就食。明年正月，腾蛟大举，期诸军尽会岳州。独赤心先至，余逗遛，卒不进。永明王立，进胤锡兵部尚书，总制如故。

顺治四年，永明王令赤心等攻荆州。月余，大清兵援荆州。赤心等大败，步走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卫，声言就食湖南。时王在武冈，刘承胤惧为赤心所并，计非胤锡不能御，乃加胤锡东阁大学士，

封光化伯，赐剑，便宜从事。胤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颁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承胤欲杀腾蛟，胤锡劾其罪。

八月，大兵破武冈及宝庆、常德、辰、沅、胤锡走永顺土司。寻赴贵阳，抵遵义，乞师于皮熊王祥。又入施州，请忠贞营军。会楚宗人硃容藩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擅居夔州，御史钱邦芑传檄讨之。五年正月，胤锡见容藩，责以大义，晓譬利害，散其党。

未几，金声桓、李成栋叛我大清，以江西、广东附永明王。于是马进忠、王进才、曹志建、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间取常德、桃源、澧州、临武、蓝山、道州、靖州、荆门、宜城诸州县，进忠、赤心，必正皆封公。胤锡与进忠有隙，令赤心、必正争进忠所取常德，进忠尽焚庐舍而去。赤心等弃空城引而东，所至守将皆烧营弃城走，湖南已复州县为一空。胤锡乃率赤心等入湘潭，与腾蛟会。腾蛟令胤锡向江西，而自率进忠等向长沙。六年正月，兵方逼长沙，腾蛟在湘潭被执，诸军遂散。赤心等走广西，缘道掠衡、永、郴、桂。胤锡与胡一青守衡州，战败走桂阳。

初，赤心等入广西，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其淫掠，并恶胤锡。胤锡不知也。或说志建，胤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发兵围胤锡，杀从卒千余。胤锡及子逃入富川瑶峒。志建索之急，瑶潜送胤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会王遣大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乃载胤锡谒王于肇庆。志建迁怒图复，诱杀之，阖门俱尽。

胤锡至肇庆，时马吉翔及李元胤、袁彭年等皆专柄，各树党。胤锡乃结欢于吉翔，激赤心等东来，与元胤为难。移书瞿式耜，欲间元胤，托言王有密敕，令己与式耜图元胤，王颇不悦。元胤党丁时魁、金堡又论其丧师失地，乃令总统兵马，移驻梧州。胤锡以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结孙可望为强援，矫王命封为平辽王。胤锡寻至浔州，自恨发病，十一月卒。王赠胤锡浔国公，谥文忠。

严起恒，浙江山阴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广州知府，迁衡永兵备副使。十六年，张献忠躏湖南，吏民悉逋窜。起恒独坚守永州。贼亦不至。唐王时，擢户部右侍郎，总督湖南钱法。永明王立，令兼督湖南军饷。顺治四年，王驻武冈，拜起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领钱法。王走靖州，起恒从不及，避难万村。已知王在柳州，闲道往从之。从返桂林，复从至柳州、南宁。李成栋叛大清，以广东附于王。起恒从王至

肇庆，与王化澄、硃天麟同入直。无何，化澄、天麟相继罢。黄士俊继何吾驺为首辅，起恒次之。

时朝政决于成栋子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附之，揽权植党，人目为五虎。起恒居其间，不能有所匡正。然起恒洁廉，遇事持平，与文安侯马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共患难久，无所忤。而五虎憾起恒，竟诋为邪党。王在梧州，尚书吴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狱，欲置之死。起恒顾跪王舟力救，贞毓等并恶之，乃请召还化澄，而合攻起恒。给事中雷德复劾其二十余罪，比之严嵩。王不悦，夺德复官。起恒力求罢，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

会郧国公高必正入觐王，贞毓欲藉其力以倾起恒，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言决矣。"必正许之。有为起恒解者，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反力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见王，乃力言起恒虚公可任，请手敕邀与俱还。文安之入朝，起恒让为首辅。桂林破，从王奔南宁。

先是，孙可望据云南，遣使乞封王。天麟议许之，起恒持不可。后胡执恭矫诏封为秦王，可望知其伪，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可望知王播迁，遣其将贺九仪、张胜等率劲卒五千，迎王至南宁，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问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自有隆恩。若专问此事，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仪怒，格杀之，投尸于江。遂杀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追杀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皆以阻封议故。时顺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死，尸流十余里，泊沙渚间。虎负之登崖，葬于山麓。

硃天麟，字游初，昆山人。崇祯元年进士。授饶州推官，有惠政。考选入都，贫不能行赂，拟授部曹。帝御经筵，讲官并为称屈。及临轩亲试，乃改翰林编修。十七年正月，奉命祭淮王，抵山东而京师陷。及南都破，走福州，唐王擢少詹事，署国子监事。天麟见郑芝龙跋扈，乞假至广东。闻汀州变，又走广西，入安平土州。

顺治四年，永明王居武冈，以礼部侍郎召。天麟疏请王自将，倡率诸镇，毋坐失事机。辞不至。明年，王在南宁，擢礼部尚书，寻拜东阁大学士。天麟请亲率士兵略江右，不听，乃趋谒王。会李成栋反大清，从王至浔州。而浔帅陈邦传请世居广西如黔国公故事，天麟执不允。邦传怒，以庆国公印、尚方剑掷天麟舟中，要必得，仍执不允。已而成栋

奉王驻肇庆，天麟谓机可乘，复劝王亟颁亲征诏，规取中原。王优诏答之。

当是时，朝臣各树党。从成栋至者，曹晔、耿献忠、洪天擢、潘曾纬、毛毓祥、李绮，自夸反正功，气凌朝士。从广西扈行至者，天麟及严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德复、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自恃旧臣，诋曹、耿等尝事异姓。久之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天麟、孝起、贞毓、李用楫、堵胤锡、王化澄、万翱、程源、郭之奇，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传。主楚者，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皆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胤。元胤者，惠国公成栋子，为锦衣指挥使，进封南阳伯，握大权。彭年等倚为心腹，势张甚。

彭年尝论事王前，语不逊。王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傥向者惠国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君臣义安在？"王变色，大恶之。彭年等谋攻去吉翔、邦传，权可独擅也。而堡居言路，有锋气，乃疏陈八事，劾庆国公邦传十可斩，文安侯吉翔，司礼中官庞天寿，大学士起恒、化澄与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与给事中时魁等复相继劾起恒、吉翔、天寿无已。太后召天麟面谕，武冈危难，赖吉翔左右，令拟谕严责堡等。天麟为两解，卒未尝罪言者，而彭年辈怒不止。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

明年春，邦传讦堡官临清尝降流贼，受其职，且请堡为己监军。天麟因拟谕讥堡，堡大愤。时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诣阁诋天麟，至登殿陛大哗，弃官掷印而出。王方坐后殿，与侍臣论事，大惊，两手交战，茶倾于衣，急取还天麟所拟而罢。天麟遂辞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辞，叩头泣。王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

初，时魁等谓所拟出起恒意，欲入署殴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独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天麟移居庆远。化澄贪鄙无物望，亦为时魁等所攻，碎冠服辞去。王乃召何吾驺、黄士俊入辅。未几，吾驺亦为堡等排去，独士俊、起恒在，乃复召天麟，天麟不至。堡等既连逐三相，益横，每阑入阁中，授阁臣以意指。王不得已，建文华殿于正殿旁，令阁臣侍坐拟旨以避之。堡又连劾堵胤锡及侍郎万翱、程源、郭之奇，尚书吴贞毓。贞毓等欲排去之，畏元胤为援，不敢发。

七年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庆，陈邦传适遣兵入卫。贞毓、之奇、翱、源乃合诸给事御史劾彭年、湘客、时魁、堡、正发把持朝政，

罔上行私罪。王谓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下堡等狱。堡又以语触忌，与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脏。王乃再召天麟，天麟疏言："年来百尔构争，尽坏实事。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今则何地可退？当奋然自将，文武诸臣尽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

时大兵益逼，孙可望请王赴云南。初，起恒持可望封，天麟及化澄独谓宜许。及可望使至，天麟力请从之。请臣以起恒被杀故，皆不可。天麟乃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以为勤王之助。兵未集，大兵逼南宁，王仓皇出走，天麟扶病从之。明年四月抵广南，王已先驻安龙。天麟病剧，不能入觐，卒于西坂村。

张孝起，吴江人。举于乡，授廉州推官。大兵至，逼海滨，举兵谋恢复。战败被获，妻妾俱投海死。孝起羁军中，会李成栋叛大清，孝起乃脱去。永明王以为吏科给事中。清真介直，不与流俗伍。王至梧州。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以失李元胤援，并辞职。王报许，以孝起代时魁，掌吏科印。俄与廷臣共排去湘客等，遂为其党所疾。高必正，湘客乡人也，尤疾之，怒骂于朝，王为解乃已。久之，擢孝起右佥都御史，巡抚高、雷、廉、琼四府。城破，走避龙门岛。岛破，被执，不食七日死。

杨畏知，宝鸡人。崇祯中，历官云南副使，分巡金沧。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连陷禄丰、广通诸县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复楚雄，驻其地。必奎伏诛，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继乱，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抚吴兆元不能制，许为奏请镇云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说天波走永昌，而己以楚雄当定洲。定洲至，畏知复绐之曰："若所急者，黔国尔，今已西。待尔定永昌还，朝命当已下，予出城以礼见。今顺逆未分，不能为不义屈也。"定洲恐失天波，与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清野缮堞，征邻境援兵，姚安、景东俱响应。定洲闻，不敢至永昌，还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贼懈，辄出击，杀伤多。乃引去，还攻石屏、宁州、嶍峨，皆陷之。复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孙可望等入云南，定洲还救，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等遂据会城。

初，唐王闻畏知抗贼，进授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以巡抚吴兆元为总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同乡，甚重之。寻与刘文秀西略，畏知拒战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望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绐我尔。"可望曰："不信，当折矢誓。"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得仍用伪

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可望皆许诺。乃与至楚雄，略定大理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归。迤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

时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畏知愤甚，有所忤，辄抵掌谩骂。可望数欲杀之，李定国、刘文秀为保护得免。可望与刘、李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闻肇庆有君，李锦、李成栋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议遣使奉表。畏知亦素以尊主为言。岁已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可望表，请王封，为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行。

时堵胤锡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与谋，矫命改封可望平辽王，易敕书以往。武康伯胡执恭者，庆国公陈邦传中军也，守泗城。州与云南接，欲自结可望，言于邦传，先矫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传乃铸金章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赍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骇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伪也。”执恭亦曰：“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辞敕使，下畏知及执恭狱，而遣使至梧州问故，廷臣始知矫诏事。文安侯马吉翔请封可望澄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助之，且请却所献白金玉带。会郧国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寝。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师者也。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亲率兵至贵州。十一月，大兵破广州、桂林，王走南宁。事急，遣编修刘禬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尔，假何如真？”可望不听。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赴南宁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杀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遂留为东阁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为立祠以祀。

吴贞毓，字元声，宜兴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事唐王为吏部文选主事。事败，拥立永明王，进郎中。王驻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选事。已，擢吏部右侍郎，从至肇庆，拜户部尚书。广东、西会城先后失，王徙浔州，再徒南宁，贞毓并从。贞毓与严起恒共阻孙可望秦王封，可望杀起恒，贞毓以奉使获免。及还，进东阁大学士，代起恒。可望自云南迁贵阳，议移王自近，挟以作威。其将掌塘报者曹延生惎贞毓，言不可移黔。

时顺治八年，大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贞毓因前阻封议，且入延生言，不敢决。元胤疏请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滨远，再下廷议，终不决。亡何，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请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罗江土司，追骑相距止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龙英，抵广南，岁己暮。

可望遣兵以明年二月迎王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宫室庳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悖逆无人臣礼，王不堪其忧。吉翔掌戎政，天寿督勇卫营，谄事可望，谋禅代。恶贞毓不附己，令其党冷孟鉧、吴象元、方祚亨交章弹击。且语孟鉧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启，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二司。大权归我，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吉翔遂遣门生郭璘说主事胡士瑞拥戴秦王。士瑞怒，历声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吉翔谮于可望，杖杀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尽委吉翔、天寿。于是士瑞与给事中徐极，员外郎林青阳、蔡縯，主事张镌连章发其奸谋。王大怒。两人求救于太后，乃免。

前御史任僎、中书方于宣劝可望设内阁九卿科道官，改印交为八叠，尽易其旧，立太庙，定朝仪，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夕谋篡位。王闻忧惧，密谓中官张福禄、全为国曰："闻晋王李定国已定广西，军声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统兵入卫。若等能密图乎？"二人言徐极、林青阳、张镌、蔡縯、胡士瑞曾疏劾吉翔、天寿，宜可与谋，王即令告之。五人许诺，引以告贞毓。贞毓曰："主上忧危，正我辈报国之秋。诸君中谁能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而使员外郎蒋乾昌撰予定国敕，主事硃东旦书之，福禄等持入用宝。青阳于岁尽间道驰至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泣，许以迎王。

明年夏，青阳久未还，王将择使往促，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对。都督郑胤元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济。”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于梧州、南宁，而遣周官诣定国。吉翔在道，微知青阳密敕事，遣人至定国营侦之。主事刘议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赍敕状。吉翔惊骇，启报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赴南宁逮之。会镌、士瑞及李元开以王亲试，极、縯、东旦及御史林锺以久次，皆予美官。天寿及吉翔弟都督雄飞忌甚，与其党郭璘方谋陷之。而锺、縯、极、镌、士瑞亦知事泄，仓皇劾吉翔、天寿表里为奸。王见事急，即下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驰贵阳，告可望。

初，青阳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密遣亲信刘吉告之王。王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撰敕，铸“屏翰亲臣”金印，令吉还付青阳。至廉州，周官与青阳遇，偕至高州赐定国，定国拜受命。

而是时郑国已械吉翔至安龙，与诸臣面质。贞毓谢不知，国怒，因挟贞毓直入王所居文华殿，迫胁王，索主谋者。王惧，不敢正言，谓必外人假敕宝为之。国遂努目出，与天寿至朝房，械贞毓并胤元、锺、縯、乾昌、元开、极、镌、士瑞、东旦及太仆少卿赵赓禹，御史周允吉、硃议篆，员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系私室。又入宫擒福禄、为国而出。其党冷孟鉧、蒲缨、宋德亮、硃企鋘等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愤而退。翊日，国等严刑拷掠，独贞毓以大臣免。众不胜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骂。时日已暮，风雷忽震烈。縯厉声曰：“今日縯等直承此狱，稍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曰：“主上知否？”縯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王亲裁，王不胜愤，下廷议。吏部侍郎张佐辰及缨、德亮、孟鉧、企鋘、蒋御曦等谓国曰：“此辈尽当处死。傥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拟旨，以镌、福禄、为国为首罪，凌迟，余为从罪，斩。王以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绞。吉翔以福禄等内侍，谓王后知情，将废之，令主事萧尹历陈古废后事。后泣诉于王，乃已。诸人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瘗于安龙北关之马场。已而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官走免。时顺治十一年三月也。

居二载，定国竟奉前敕护王入云南。乃赠贞毓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赐祭，谥文忠，廕子锦衣，世千户，余赠恤有差。已，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十八先生成仁处”以旌其忠。

定国既奉王居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将靳统武收系，将杀

之。吉翔日媚统武，定国客诣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为辨冤。定国召吉翔，吉翔入谒，即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国乃大喜。吉翔因日谄定国客，令说定国荐己入内阁，遂与定国客蟠结，尽握中外权，天寿亦复用事。后从王入缅甸，天寿先死，吉翔为缅人所杀。

高勣，字无功，绍兴人。事永明王，历官光禄少卿。马吉翔、庞天寿构杀吴贞毓等，李定国奉王至云南，捕吉翔将杀之。已，为其所谀，遂免死，且荐入阁，遂得尽握中外权，而天寿亦用事。定国与刘文秀时诣二人家，定国时封晋王，文秀蜀王也。勣与御史邬昌期患之，合疏言二人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恐滋奸弊，复蹈秦王故辙。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国客金维新走告定国曰："勣等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即偕文秀入救，乃复官。

及定国败孙可望兵，自以为无他患，武备尽弛。勣与郎官金简进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死。"定国诉之王前，颇激。王拟杖二臣以解之，朝士多争不可，移时未能决。而三路败书至，定国始逡巡引谢，二臣获免。简，字万藏，勣乡人。后王入缅甸，二人扈行，并死之。

有李如月者，东莞人，官御史。王驻安龙时，孙可望获叛将陈邦传父子，去其皮，传尸至安龙。如月劾可望不请旨，擅杀勋镇，罪同莽、操，而请加邦传恶谥，以惩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使跪。如月向阙叩头，大呼太祖高皇帝，极口大骂。其人遂剔其皮，断手足及首，实草皮内纫之，悬于通衢。

又有任国玺者，官行人。顺治十五年，永明王将出奔，国玺独请死守。章下廷议，李定国等言："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暂移跸，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乃扈王入缅甸。缅俗以中秋日大会群蛮，令黔国公沐天波偕诸酋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益大。"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在抗疏劾之。

时庞天寿已死，李国泰代掌司礼监印，吉翔复与表里为奸。国玺集

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进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览止一日，国泰即窃去。国玺寻进御史，疏论时事三不可解，中言祸急然眉，当思出险。吉翔不悦，即令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忿然曰："时事至此，犹抑言官使不言耶！"

时缅甸弟弑兄自立，欲尽杀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吉翔、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国玺及在、天波、吉翔、国泰、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都督马雄飞、吏部侍郎邓士廉等皆预焉。惟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不行，获免。时顺冶十八年七月也。自是由榔左右无人。至十二月，缅人遂送之出境，事具国史。

初，由榔之走缅甸也，昆明诸生薛大观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顾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儿当死孝。"大观曰："汝有母在。"时其母适在旁，顾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两人独不能死节义耶？"其侍女方抱幼子，问曰："主人皆死，何以处我？"大观曰："尔能死，甚善。"于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龙潭死。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坚抱如故。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为知府。嵩嗣职，循法无过。王走缅甸，过沅江，嵩与子焘迎谒，供奉甚谨，设宴皆金银器。宴毕，悉以献，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后李定国号召诸土司兵，嵩即起兵应之。已而城破，登楼自焚，阖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战死。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颠覆之端，有自来矣，于当时任事诸臣何责哉。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何腾蛟（章旷傅作霖）瞿式耜（汪皞等）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地四达，贼出没其间，数被挫去。已　　，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斩首四百余级，又讨平土寇，益知名。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出为怀来兵备佥事，调口北道。才谞精敏，所在见称。遭母忧，巡抚刘永祚荐其贤，乞夺情任事。腾蛟不可，固辞归。服除，起淮徐兵备佥事。讨平土寇，部内宴然。

十六年冬，拜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时湖北地尽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军　，军横甚。腾蛟与良玉交欢，得相安。明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复德安、随州。

五月，福王立。诏至，良玉驻汉阳，其部下有异议，不欲开读。腾蛟曰："社稷安危　，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玉已听正纪卢鼎言，开读如礼。正纪者，良玉所置官名也。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抚湖南，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鹗还。明年三月，南京有北来太子事，中外以为真，朝臣皆曰伪。腾蛟力言不可杀，与当国者大忤。

无何，良玉举兵反，邀腾蛟偕行，不可，则尽杀城中人以劫之。士民争匿其署中　，腾蛟坐大门纵之入。良玉破垣举火，避难者悉焚死。腾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将自刭，为良玉部将拥去。良玉欲与同舟，不从，乃置之别舟，以副将四人守之。舟次汉阳门，乘间跌入江水。四人惧诛，亦赴水。腾蛟漂十余里，渔舟救之起，则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前也。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远近谓腾蛟忠诚得神佑，益归心焉。

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抵长沙。集诸属吏堵胤锡、傅上瑞、严起恒、章旷、周大启、吴晋锡等，痛哭盟誓。分士马舟舰糗粮，各任其一。令胤锡摄湖北巡抚，上瑞摄湖南巡抚　，旷为总督监军，大启提督学政。起恒故衡永道，即督二郡军食，晋锡以长沙推官摄郴桂道事。即遣旷调副将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兵。朝宣自燕子窝，先璧自溆浦，承胤自武冈，先后至，兵势稍振。而是时良玉已死。

顺治二年五月，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键自立于福州。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任益至。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

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城中人不知其求归也，惧甚。朝宣即引兵还燕子窝。上瑞请腾蛟出避，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城中益惧，士女悉窜。腾蛟与旷谋，遣部将万人鹏等二人往抚。贼见止二骑，迎入演武场，饮之酒。二人不交一言，与痛饮。饮毕，贼问来意，答言督师以湘阴褊小，不足容大军，请即移长沙。因致腾蛟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摇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犒从官牛酒。命先璧以卒三万驰射，旌旗蔽天。摇旗等大悦，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声威大震。

未几，自成将李锦、高必正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胤锡抚降之，置之荆州。锦，自成从子，后赐名赤心。必正则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语锦曰："汝愿为无赖贼，抑愿为大将邪？"锦曰："何谓也？"曰："为贼无论，既以身许国，当爱民，受主将节制，有死无二，吾所愿也。"锦曰："诺。"腾蛟虑锦跋扈，他日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高氏悦，戒其子毋忘何公，锦自是无异志。

自成乱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庙社，其众数十万悉归腾蛟。而腾蛟上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愤，宜告谢郊庙，卒不言己功。唐王大喜，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而疑自成死未实。腾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烂。不敢居功，因固辞封爵。不允，令规取江西及南都。

当是时，降卒既众，腾蛟欲以旧军参之，乃题授朝宣、先璧为总兵官，与承胤、赤心、郝永忠、宗第、进才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并开镇湖南、北，时所谓十三镇者也。永忠即摇旗，英，腾蛟中军，志建则故巡按刘熙祚中军，余皆良玉旧将也。

腾蛟锐意东下，拜表出师。明年正月与监军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阴，期大会岳州。先璧逗遛，诸营亦观望，独赤心自湖北至，为大兵所败而还，诸镇兵遂罢，腾蛟威望由此损。时诸将皆骄且贪残，朝宣尤甚，劫人而剥其皮。永忠效之，杀民无虚日。腾蛟不能制。故总督杨鹗者，克饷失军心，至是复夤缘为偏沅总督。腾蛟以为言，乃召鹗还。

王数议出关，为郑氏所阻。腾蛟屡请幸赣，协力取江西。王遣使征兵，腾蛟发永忠精骑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会大兵破汀州，聿键被执死，赣州亦失。腾蛟闻王死，大恸，厉兵保境如平时。

已，闻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寻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王进才故守益阳，闻大兵渐逼，还长沙。

四年春，进才扬言乏饷，大掠，并及湘阴。适大兵至长沙，进才走湖北。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失。卢鼎时守衡州，而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挟腾蛟走祁阳，又间道走辰州。腾蛟脱还，走永州。甫至，鼎部将复大掠。鼎走道州，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下衡、永。初，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至是皆自为盗贼。大兵入衡州，守将黄朝宣降。数其罪，支解之，远近大快。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将周金汤瞷城虚，夜鼓噪而登，知府出走，金汤遂入永。

六月，腾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刘承胤罪，令入武冈除之。腾蛟乃走谒王，王及太后皆召见。承胤由小校，以腾蛟荐至大将，已渐倨。腾蛟在长沙征其兵，承胤大怒，言："先调朝宣、先璧军，皆章旷亲行，今乃折箠使我。"遂驰至黎平，执腾蛟子，索饷数万。子走诉腾蛟，腾蛟遣旷行，承胤乃以众至。腾蛟为请于王，得封定蛮伯，且与为姻，承胤益骄。至是爵安国公，勋上柱国，赐尚方剑，益坐大。忌腾蛟出己上，欲夺其权，请用为户部尚书，专领饷务，王不许。王召腾蛟图承胤，腾蛟无兵，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及辞朝，赐银币，命廷臣郊饯。承胤伏千骑袭腾蛟，印选卒力战，尽歼之，腾蛟乃还驻白牙。

八月，大兵破武冈，承胤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时常德、宝庆已失，永亦再失。王将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琏军，腾蛟率印选、一青入为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拥众万余至，与琏兵欲斗，会宜章伯卢鼎兵亦至，腾蛟为调剂，桂林以安。乃遣琏、永忠、鼎、印选、一青分扼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十一月，大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合御。

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腾蛟太师，进爵为侯，子孙世袭。二月，大兵破全州，至兴安。永忠兵大溃，奔桂林，逼王西，纵兵大掠。腾蛟自永福至。大兵知桂林有变，直抵北门。腾蛟督琏、一青等分三门拒守，大兵乃还全州。会金声桓、李成栋叛大清，以兵附。大兵在湖南者姑退，腾蛟遂取全州。复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卢鼎、新兴侯焦琏、新宁侯赵印选攻永州，围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十一月朔克之。未几，监军御史余鲲起、职方主事李甲春取宝庆，诸将亦取衡州，马进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复。

腾蛟议进兵长沙。会督师堵胤锡恶进忠，招忠贞营李赤心军自夔州至，令进忠让常德与之。进忠大怒，尽驱居民出城，焚庐舍　，走武冈。宝庆守将王进才亦弃城走，他守将皆溃。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弃走，东趋长沙。腾蛟时驻衡州，大骇。六年正月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惧忠贞营掩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腾蛟乃入居之。大兵知腾蛟入空城，遣将徐勇引军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卒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勇遂拥之去。绝食七日，乃杀之。永明王闻之哀悼，赐祭者九，赠中湘王，谥文烈，官其子文瑞佥都御史。

章旷，字于野，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授沔阳知州。十六年三月，贼将郝摇旗陷其城，同知马飙死之。旷走免　，谒总督袁继咸于九江，署为监纪。从诸将方国安、毛宪文、马进忠、王允成等复汉阳。武昌巡按御史黄澍令署汉阳推官兼摄府事，承德巡抚王扬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宪文偕惠登相复德安，扬基檄旷往守。城空无人，卫官十数人赍印送贼将白旺。旷收斩之，日夕为警备。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抚何腾蛟檄旷署荆西道事。旷去，藻失将士心，城复陷。给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伦劾旷沔阳失城罪，侯讯黄州。用腾蛟荐，令戴罪立功。

福王立南京，左良玉将犯阙。腾蛟至长沙，以旷为监军。副将黄朝宣者，故巡抚宋一鹤部将，驻燕子窝　，腾蛟令旷召之来。副将张先璧屯精骑三千于溆浦，复属旷召之，留为亲军，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旷调刘承胤兵于武冈。会李自成死，其下刘体仁、郝摇旗、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六大部各拥数万兵至。腾蛟与旷计，尽抚其众，军容大壮。左良玉死，其将马进忠、王允成无所归，突至岳州。偏沅巡抚傅上瑞大惧，旷曰：“此无主之兵，可抚也。”入其营，与进忠握手，指白水为誓，进忠等皆从之。进忠即贼中渠魁混十万也。时南京已破，大兵逼湖南，诸将皆畏怯，旷独悉力御。唐王擢为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剿湖北。

旷有智略，行军不避锋镝。身扼湘阴、平江之冲，湖南恃以无恐。尝战岳州，以后军不继而还。已，又大战大荆驿。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长沙守将王进才与狼兵将覃遇春哄　，大掠而去。腾蛟奔衡州，旷亦走宝庆，长沙遂失。腾蛟驻祁阳，旷来会。腾蛟以兵事属旷，而谒王武冈。旷移驻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抑郁而卒。

傅作霖，武陵人。由乡举仕唐王，大学士苏观生奏为职方主事，监纪其军。观生殁，倚何腾蛟长沙 ，改监军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寻进尚书，从至武冈。时刘承胤擅政，作霖与相善，故骤迁。及大兵逼武冈，承胤议迎降，作霖勃然责之。承胤遣使纳款，大兵入城，作霖冠带坐堂上。承胤力劝之降，不从，遂被杀。妾郑有殊色，被执，驱之过桥，跃入水中死。

有萧旷者，武昌诸生，为承胤坐营参将。腾蛟题为总兵官，管黎平参将事。及承胤降，令降将陈友龙招旷 ，旷不从。已而城破，死之。

傅上瑞，初为武昌推官，贼围城，遁走。久之，腾蛟荐为长沙佥事，又令摄偏沅巡抚事。劝腾蛟设十三镇，卒为湖南大害。唐王时，用腾蛟荐，擢右佥都御史，实授偏沅巡抚。性反覆，弃腾蛟如遗。武冈破，大兵逼沅州，上瑞出降。逾年，与刘承胤并诛死。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礼部侍郎景淳孙，湖广参议汝说子也。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吉安永丰知县，有惠政。天启元年调江陵。永丰民乞留 ，命再任。以忧归。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疏言李国□普宜留内阁，王永光宜典铨，曹于汴宜秉宪，郑三俊、毕懋良宜总版曹，李邦华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陈朝政不平，为王之寀请恤，孙慎行讼冤，速杨镐、王化贞之诛，白杨涟、左光斗结毒之谤，追论故相魏广微、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之罪。因言夺情建祠之硃童蒙不可宽，积愆久废之汤宾尹不可用。帝亦纳之。又极论来宗道、杨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罢去。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逆党徐大化实主之。川贵总督张鹤鸣先已被废，其复用由魏忠贤。式耜并疏论。已，颂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赐谥。未几，陈时务七事，言："起废不可不核，升迁不可不渐，会推不可不慎。谥典宜严，刑章宜饬，论人宜审，附珰者宜区分。"又极论馆选奔竞之弊，请临轩亲试。末言："古有左右史，记天子言动。今召对时勤，宜令史官入侍纪录，昭示朝野。"事多议行。时将定逆案，请尽发红本，定其情罪轻重。又言宣府巡抚徐良彦不附逆奄，为崔呈秀诬劾遣戍，亟当登用。良彦遂获起。

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诏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 ，虑并推则己绌，谋沮之。式耜，谦益门人也，言于当事者，摈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温体仁遂发难，延儒助之。谦益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式耜尝颂贵宁参政胡平表杀贼功，请优擢。其后平表为贵州布政使，坐不谨

罢。式耜再贬二秩，遂废于家。久之，常熟奸民张汉儒希体仁指，讦谦益、式耜贪肆不法。体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不听。比两人就狱，则体仁已去位，狱稍解。谦益坐削籍，式耜赎徒。言官疏荐，不纳。

十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耜应天府丞。已，擢右佥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明年夏，甫抵梧州，闻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谋僭号，召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参将陈邦传助防。止狼兵，勿应亨嘉调。亨嘉至梧，劫式耜，幽之桂林，遣入取其敕印。初，式耜议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监国，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至是为亨嘉所幽，乃遣使贺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为丁魁楚所攻，势窘，乃释式耜。式耜与中军官焦琏召邦传共执亨嘉，乱遂定。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以晏日曙来代。式耜不入朝，退居广东。

顺治三年九月，大兵破汀州。式耜与魁楚等议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监国肇庆。进式耜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未几，赣州败报至，司礼王坤迫王赴梧州。式耜力争，不得。十一月朔，苏观生立唐王聿□于广州。式耜乃与魁楚等定议迎王还肇庆，遣总督林佳鼎御观生兵，败殁。式耜视师峡口。十二月望，大兵破广州。王坤趣王西走。式耜趋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四年正月，大兵破肇庆，逼梧州，巡抚曹晔迎降。王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丁魁楚、吕大器、王化澄皆弃王去，止式耜及吴炳、吴贞毓等从，乃由平乐抵桂林。二月，大兵袭平乐，分兵趋桂林。王将走全州，式耜极陈桂林形势，请留，不许。自请留守，许之。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赐剑，便宜从事。平乐、浔州相继破，桂林危甚。总督侍郎硃盛浓走灵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县，布政使硃盛氵调、副使杨垂云、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与通判郑国籓，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应昌、李当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晔代盛浓，御史鲁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于三月薄桂林，以骑数十突入文昌门，登城楼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将焦琏拒战。

初，永明王为贼执，琏率众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琏负王以行。王以此德琏，用破靖江王功，命为参将。及是战守三月，琏功最多，元晔、可藻亦尽力。式耜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积雨城坏，吏士无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援兵索饷而哗，式耜括库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琏兵主客不和，噪而去，城几破者数矣。会陈邦彦等攻广州，大兵引而东，桂林获全。琏亦复阳朔及平乐，

陈邦传亦由浔复梧州。王闻捷，封式耜临桂伯，琏新兴伯，元晔等进秩有差。

式耜初请王返全州，不听。已，请还桂林。王已许之，会武冈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复请还桂林。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腾蛟拒却。已，梧州复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宁。以大臣力争，乃以十二月还桂林。

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驻桂林，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式耜构难。式耜力调剂，永忠乃驻兴安。大兵前驱至灵川，永忠战败，奔入桂林，请王即夕西走。式耜力争，不听。左右皆请速驾，式耜又争。王曰："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式耜为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捶杀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矫腾蛟令箭，乃出城。日中，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选等走永宁。明日，式耜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焦琏及诸镇周金、汤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腾蛟军亦至。三月，大兵知桂林有变，来袭，抵北门。腾蛟督诸将拒战，城获全。时王驻南宁，式耜遣使慰三宫起居。王始知式耜无恙，为泣下。

闰三月，广东李成栋、江西金声桓皆叛大清，据地归，式耜请王还桂林。王从成栋请，将赴广州。式耜虑成栋挟王自专，如刘承胤事，力争之，乃驻肇庆。十一月，永州、宝庆、衡州并复。式耜以机会可乘，请王还桂林，图出楚之计，不纳。庆国公陈邦传守浔州，自称世守广西，欲如黔国公例。式耜特疏劾之，会中外多争者，邦传乃止。广西巡抚鲁可藻自署衔巡抚两广，式耜亦疏驳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阙，必疏谏。尝曰："臣与主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闻。"王为褒纳。而是时成栋子元胤专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时魁、金堡等遂争相倚附。六年正月，时魁等逐硃天麟，不欲何吾驺为首辅。召式耜入直，以文渊印畀之，式耜终不入也。未几，腾蛟、声桓、成栋相继败殁，国势大危。朝士方植党相角，式耜不能禁。

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讦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

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有七日，将就刑，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同敞，大学士居正曾孙，事见《居正传》。

时桂林殉难者光禄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乐也，守将镇西将军硃旻如自刭。

有周震者，官中书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气节，武冈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将吏盟于神，誓死拒守。条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瞿式耜。式耜即题为御史，监全州军。无何，郝永忠、卢鼎自全州撤兵还桂林。守全诸将议举城降，震力争不可，众怒杀之，全州遂失。

赞曰：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少亏损，固未可以是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循吏

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府州县吏来朝，陛辞　　，谕曰：“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尔等戒之。”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桑诸实政。日照知县马亮善督运，无课农兴士效，立命黜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觏焉。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厥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媮，民生由之益蹙。仁、宣之盛，邈乎不可复追，而太祖之法蔑如矣。重内轻外，实政不修，谓非在上者不加之意使然乎！

汉史丞相黄霸，唐史节度使韦丹，皆入《循吏传》中。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　，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

○陈灌　方克勤　吴履廖钦等　高斗南余彦诚等　史诚祖吴祥等谢子襄黄信中夏升　贝秉彝刘孟雍等万观　叶宗人　王源　翟溥福李信圭孙浩等　张宗琏李骥王莹等　李湘　赵豫赵登等　曾泉范衷　周济　范希正刘纲段坚　陈钢　丁积田鐸　唐侃　汤绍恩　徐九思　庞嵩　张淳　陈幼学

陈灌，字子将，庐陵人也。元末，世将乱，环所居筑场种树，人莫能测。后十年，盗蜂起。灌率武勇结屯林中，盗不敢入，一乡赖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诣军门谒见。与语奇之，擢湖广行省员外郎，累迁大都督府经历。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咸赖。有坐盗麦舟者，论死数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坐其首一人，余悉减死。灌丰裁严正，而为治宽恤类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元末，台州盗起，吴江同知金刚奴奉行省命，募水兵御之。克勤献策弗纳，逃之山中。洪武二年辟县训导，母

老辞归。四年征至京师，吏部试第二，特授济宁知府。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永嘉侯硃亮祖尝率舟师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浚河。克勤不能止，泣祷于天。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绩，赐宴，遣还郡。寻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江浦，复以空印事连，逮死。

子孝闻、孝孺。孝闻，十三丧母，蔬食终制。孝孺，自有传。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少受业于闻人梦吉，通《春秋》诸史。李文忠镇浙东，聘为郡学正。久之，举于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谓丞儒也，易之。居数月，摘发奸伏如老狱吏，则皆大惊，相率敛迹。履乃改崇宽大，与民休息。知县周以中巡视田野，为部民所詈。捕之不获，怒，尽絷其乡邻。履阅狱问故，立释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邻何罪？今絷者众，而捕未已，急且有变，奈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为丞六年，百姓爱之。

迁安化知县。大姓易氏保险自守，江阴侯吴良将击之，召履计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当来。不来，诛未晚。"良从之，易氏果至。良欲籍农故为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于农。请籍其愿为兵者，不愿，可勿强。"迁潍州知州。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履与民计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输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会改州为县，召履还，潍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归。

是时河内丞廖钦并以廉能称。居八年，调吴江，后坐事谪戍。久之，以老病放归。道河内，河内民竞持羊酒为寿，且遗之缣，须臾裒数百匹。钦固辞不得，一夕遁去。

他若兴化丞周舟以绩最，特擢吏部主事。民争乞留，乃遣还之。归安丞高彬、曹县主簿刘郁、衡山主簿纪惟正、沾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复其官，而惟正立擢陕西参议。其后州县之佐贰知名者，在仁、宣时则易州判官张友闻、寿州判官许敏、许州判官王通、灵璧丞田诚、安平丞耿福缘、嘉定丞戴肃、大名丞贺祯、昌邑主簿刘整、襄垣主簿乔育、贵池典史黄金兰、深泽典史高闻；英、景时则养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张祯、吴江丞王懋本、历城丞熊观、黔阳主簿古初、云南南安州琅井巡检李保。或超迁，或迁任，皆因部民请云。

高斗南，字拱极，陕西徽州人。貌魁梧，语音若钟。洪武中，由荐举授四川定远知县。才识精敏，多善政。二十九年，与知府永州余彦诚，知县齐东郑敏、仪真康彦民、岳池王佐、安肃范志远、当涂孟廉及丞怀宁苏亿、休宁甘镛、当涂赵森并坐事，先后被征。其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诸人既还任，政绩益著。寻举天下廉吏数人，斗南与焉，列其名于《彰善榜》、《圣政记》以示劝。九载绩最，擢云南新兴知州，新兴人爱之不异定远。居数年，以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年七十而卒。

恂，字士信，博学能诗文。官新兴，从大军征交址，有协赞功。师旋，卒于官。

彦诚，德兴人。初知安陆州，以征税愆期，当就逮，其父老伏阙乞留。太祖赐宴嘉赏，遣还，父老亦预宴。久之，擢知永州府，终河东盐运使。

敏，常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守阙下求宥。帝宴劳，复其官，赐钞百锭，衣三袭。居数年，考满入朝。部民复走京师，乞再任，帝从其请。及是，再获宥。

彦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先知青田，调仪真，后历巴陵、天台，并著名绩。永乐初罢归。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县民二百余人言彦民廉公有为，乞还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闻，宣宗叹曰："彦民去天台二十余年，民犹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为江宁县丞。

亿、廉、森三人既释还，明年复以事当逮。县民又走阙下颂其廉勤，帝亦释之。

时太祖操重典绳群下，守令坐小过辄逮系。闻其贤，旋遣还，且加赏赉，有因以超擢者。二十九年，知县灵璧周荣、宜春沈昌、昌乐于子仁，丞新化叶宗并坐事逮讯，部民为叩阍。太祖喜，立擢四人为知府，荣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黄州。由是长吏竞劝，一时多循良之绩焉。

荣，字国华，蓬莱人。初为灵璧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群赴辇下称其贤。帝赐钞八十锭，绮罗衣各一袭。礼部宴荣及耆老而还之。无何，擢荣灵璧知县。及知河南，亦有声。后建言称旨，擢河南左布政使。

史诚祖，解州人。洪武末，诣阙陈盐法利弊。太祖纳之，授汶上知县，为治廉平宽简。永乐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县长吏贤否，还言诚祖治第一。赐玺书劳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统御天下，夙夜求贤，共图治理。往往下询民间，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实鲜。尔敦厚老成，恪共乃职；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特擢尔济宁知州，仍视汶上县事。其益共乃职，慎终如始，以永嘉誉，钦哉。"并赐内酝一尊，织金纱衣一袭，钞千贯。御史又言贪吏虐民无若易州同知张腾，遂征下狱。诚祖既得旌，益勤于治。土田增辟，户口繁滋，益编户十四里。成祖过汶上，欲徙其民数百家于胶州，诚祖奏免之。屡当迁职，辄为民奏留。阅二十九年，竟卒于任。士民哀号，留葬城南，岁时奉祀。

是时，县令多久任。蠡县吴祥，永乐时知嵩县，至宣德中，阅三十二年卒于任。临汾李信，永乐时由国子生授遵化知县，至宣德中，阅二十七年始擢无为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归。涓县房岩，宣德间为邹县知县，至正统中，阅二十余年卒于任，吏民皆爱戴之。而吉水知县武进钱本忠有廉名，诖误罢官。父老奔走，号泣乞留，郡人胡广力保之，得还任。民闻本忠复来，空闾井迎拜。永乐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争负土营坟，其得民如诚祖云。

谢子襄，名衮，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中，由荐举授青田知县。永乐七年，与钱塘知县黄信中、开化知县夏升并九载课最，当迁。其部民相率诉于上官，乞再任，上官以闻。帝嘉之，即擢子襄处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其故县。子襄治处州，声绩益著。郡有虎患。岁旱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循去。有盗窃官钞，子襄檄城隍神。盗方阅钞密室，忽疾风卷堕市中，盗即伏罪。民鬻牛于市，将屠

之。牛逸至子襄前，俯首若有诉，乃捐俸赎还其主。叛卒吴米据山谷为乱，朝廷发兵讨之，一郡汹汹。子襄力止军城中毋出，而自以计掩捕之，获其魁，余悉解散。为人廉谨，历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随。二十二年卒。

信中，余干人。先知乐清县。奸人绐寡妇至京，诬告乡人谋叛，而己逸去。有司系其妇以闻，诏行所司会鞫。信中廉得其情，力诋为诬，获全者甚众。盗杀一家三人，狱久不决。信中祷于神，得真盗，远近称之。升，盐城人。

贝秉彝，名恒，以字行，上虞人。永乐二年进士。授邵阳知县，以忧去，补东阿。善决狱，能以礼义导民。岁大侵，上平籴备荒议。帝从之，班下郡县如东阿式。邑西南有巨浸，积潦为田害。秉彝相视高下，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数百顷，民食其利。尤善综画，凡废铁、败皮、朽索、故纸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胶、铸杵、捣纸、绞索贮于库。会成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贮济用，工遂速竣。帝将召之，东阿耆老百余人诣阙自言，愿留贝令，帝许之。九载考满入都，诏进一阶，仍还东阿。尝坐累，罚役京师。民竞代其役，三罚三代，乃复官。秉彝为吏明察而仁恕。素善饮，已仕，遂已之。宣德元年卒官。

时龙溪知县南昌刘孟雍、邹县知县龙溪硃瑶、建安知县昆山张准、婺源知县建安吴春、歙县知县江西乐平石启宗，皆有惠利，民率怀思不忘云。

万观，字经训，南昌人。弱冠成永乐十九年进士。帝少之，令归肄学。寻召为御史，改严州知府。府东境七里泷，有渔舟数百艇，时剽行旅。观编十舟为一甲，令画地巡警。不匝月，盗屏迹。乃励学校，劝农桑，奏减织造，以银代丝税，民皆便之。九年考绩，治行为海内第一。既以忧去，将除服，严州民豫上章愿复得观为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异焉，补平阳府，政绩益茂。有芝生尧祠栋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观曰："太守知奉职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满，擢山东布政使，卒于官。

叶宗人，字宗行，松江华亭人。永乐中，尚书夏原吉治水东南。宗人以诸生上疏，请浚范家港引浦水入海，禁濒海民毋作坝以遏其流。帝令赴原吉所自效。工竣，原吉荐之，授钱塘知县。县为浙江省会，徭重，豪有力往往构黠吏得财役贫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书于册，以次签役，役乃均。尝视事，有蛇升阶，若有所诉。宗人曰："尔有冤乎？吾

为尔理。”蛇即出，遣隶尾之，入饼肆炉下。发之，得僵尸，盖肆主杀而瘗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问，则里无赖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民以为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尤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潜入其室，见厨中惟银鱼腊一裹。新叹息，携少许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饮至醉，用仪仗导之归。时呼为“钱塘一叶清”。十五年督工匠往营北京，卒于涂，新哭之累日。

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擢进士，授庶吉士。改深泽知县。修学舍，筑长堤，劝民及时嫁娶，革其争财之俗。数上书论事，被诏征入都，又论时政得失，忤旨下吏。会赦复官，奏免逋负。岁饥，辄发粟振救，坐是被逮。民争先输纳，得赎还。召为春坊司直郎，侍诸王讲读。迁卫府纪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积逋数十万石。以母老乞归养，服阕，除刑部郎中。

英宗践阼，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赐宴及敕，乘传行。源得潮州府。城东有广济桥，岁久半圮坏，源敛民万金重筑之。以其余建亭，设先圣、四配、十哲像。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僚寀董率焉。西湖山上有大石为怪，源命凿之，果获石骷髅，怪遂息。乃琢为碑，大书“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会杖一民死，民子诉诸朝，并以筑桥建亭为源罪。逮至京，罪当赎徒。潮人相率叩阍，乃复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获，祠祀之。

翟溥福，字本德，东莞人。永乐二年进士。除青阳知县。九华虎为患，溥福檄山神，虎即殄。久之，移新淦，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为尚书魏源所器。正统元年七月诏举廷臣堪为郡守者，源以溥福应，乃擢南康知府。

先是岁歉，民擅发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盗，当死者百余人。溥福阅实，杖而遣之。地滨鄱阳湖，舟遇风涛无所泊，为筑石堤百余丈，往来者便之。庐山白鹿书院废，溥福倡众兴复，延师训其子弟，朔望躬诣讲授。考绩赴部，以年老乞归。侍郎赵新尝抚江西，大声曰：“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也，胡可听其去。”恳请累日，乃许之。辞郡之日，父老争赆金帛，悉不受。众挽舟涕泣，因建词湖堤祀之，又配享白鹿书院之三贤祠。三贤者，唐李渤，宋周敦颐、硃熹也。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时举贤良，授清河知县。县瘠而冲，官艘日相衔，役夫动以千计。前令请得沐阳五百人为助，然去家远，艰于衣食。信圭请免其助役，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两邑便之。俗

好发□冢纵火，信圭设教戒十三条，令里民书于牌，月朔望儆戒之。且令书其民勤惰善恶以闻，俗为之变。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广人稀，地当冲要，使节络绎，日发民挽舟。丁壮既尽，役及老稚，妨废农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予五人，缓者则否。今此令不行，役夫无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谁敢诘问。或遇快风，步追不及，则官舫人役没其所赍衣粮，俾受寒馁。乞申明前令，哀此惮人。"从之。八年春，又言："自江、淮达京师，沿河郡县悉令军民挽舟，若无卫军则民夫尽出有司，州县岁发二三千人，昼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别杂泛差役，一体派及。致土田荒芜，民无蓄积。稍遇歉岁，辄老稚相携，缘道乞食，实可悯伤。请自仪真抵通州，尽免其杂徭，俾得尽力农田，兼供夫役。"帝亦从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泽。

正统元年，用侍郎章敞荐，擢知蕲州。清河民诣阙乞留，命以知州理县事。民有湖田数百顷，为淮安卫卒所夺，民代输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诏还民。饥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论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没庐舍畜产甚众。信圭奏请振贷，并停岁辨物件及军匠厨役、浚河人夫，报可。南北往来道死不葬者，信圭为三大□冢瘗之。十一年冬，尚书金濂荐擢处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处州方苦旱，信圭至辄雨。未几，卒于官。清河民为立祠祀之。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略举数人列于篇。

孙浩，永乐中知邵阳，遭丧去官。洪熙元年，陕西按察使颂浩前政，请令补威宁。宣宗嘉叹，即命起复。久之，超擢辰州知府。

薛慎知长清，以亲丧去。洪熙元年，长清民知慎服阕，相率诣京师乞再任。吏部尚书蹇义以闻，言长清别除知县已久，即如民言，又当更易。帝曰："国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虽屡易何害。"遂还之。

吴原知吴桥，洪熙中，九载考绩赴部。县民诣阙乞留，帝从之。

陈哲知博野，以旧官还职，解去。宣德元年，部民恳诉于巡按御史，乞还哲。御史以闻，报可。

畅宣知泰安，以母忧去。民颂于副使邝埜，以闻，仁宗命服阕还任。宣德改元，宣服阕，吏部以请。帝曰："民欲之，监司言之，固当

从，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请。

刘伯吉知砀山，以亲丧去。服除，砀山民守阙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砀山二年矣。帝曰：“新者胜旧，则民不复思。今久而又思，其贤于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孔公朝，永乐时知宁阳，坐与同僚饮酒忿争，并遣戍。部民屡叩阍乞还，皆不许。宣德二年诏求贤，有以公朝荐者，宁阳人闻之，又相率叩阍乞公朝。帝顾尚书蹇义曰：“公朝去宁阳已二十余载，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即与之。”

郭完知会宁，为奸人所讦被逮。里老伏阙讼冤乞还，帝亦许之。

徐士宗知贵溪，宣德六年三考俱最。民诣阙乞留，诏增二秩还任。

郭南知常熟，正统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还任，英宗许之。

张璟知平山，秩满，士民乞留，英宗命进秩复任。景泰初，母忧去。复从士民请，夺情视事。

徐荣知藁城，亲丧去官。服阕，部民乞罢新令而还荣，英宗如其请。景泰初，秩满。复徇民请，留之。

何澄知安福，被劾。民诣阙乞留，英宗命还任。乃筑寅陂，浚渠道，复密湖之旧，大兴水利。秩满当迁，侍讲刘球为民代请，帝复留之。

田玉知桐乡，丁艰去。英宗以部民及巡抚周忱请，还其任。

其他若内丘马旭、桐庐杨信、北流李禧、洋县王黼、保安张庸、获鹿吴韫、扶风宋端，皆当宣宗之世，以九载奏最。为民乞留，即加秩留任者也。时帝方重循良，而吏部尚书蹇义尤慎择守令，考察明恕。沿及英宗，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报可。然其间亦有作奸者。永宁税课大使刘迪刲羊置酒，邀耆老请留。宣宗怒，下之吏。汉中同知王聚亦张宴求属吏保奏为知府。事闻，宣宗并属吏罪之。自后，部民奏留，率下所司核实云。

张宗琏，字重器，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录囚广东。仁宗即位，擢左中允。会诏朝臣举所知，礼部郎中况钟

以宗琏名上。帝问少傅杨士奇曰：“人皆举外吏，钟举京官，何也？”对曰：“宗琏贤，臣与侍读学士王直将举之，不意为钟所先耳。”帝喜，曰：“钟能知宗琏，亦贤矣。”由是知钟，而擢宗琏南京大理丞。宣德元年，诏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出厘各省军籍，宗琏往福建。明年坐奏事忤旨，谪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宗琏数争之。立怒，宗琏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株累甚众。初，宗琏使广东，务廉恕。至是见立暴横，心积不平，疽废背卒。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为建祠君山。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李骥，字尚德，郯城人。举洪武二十六年乡试。入国学，居三年，授户科给事中。时关市讥商旅，发及囊箧，骥奏止之。寻坐事免。建文时，荐起新乡知县，招流亡，给以农具，复业者数千人。内艰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数四，不许。永乐初，服阕，改知东安。事有病民，辄奏于朝，罢免之。有嫠妇子啮死，诉于骥。骥祷城隍神，深自咎责。明旦，狼死于其所。侍郎李昶等交荐，擢刑部郎中。奏陈十余事，多见采纳。坐累，谪役保安。

洪熙时，有诏求贤，荐为御史。陈经国利民十事，仁宗嘉纳。宣德五年巡视仓场，军高祥盗仓粟，骥执而鞫之。祥父妾言，祥与张贵等同盗，骥受贵等贿故独罪祥。刑部侍郎施礼遂论骥死。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即擒盗，安肯纳贿！”命偕都察院再讯，骥果枉。帝乃切责礼，而复骥官。其年十一月，择廷臣二十五人为郡守，奉敕以行。骥授河南知府，肇庆则给事中王莹〗，琼州则户部郎中徐鉴，汀州则礼部员外郎许敬轩，宁波则刑部主事郑珞，抚州则大理寺正王升，后皆以政绩著。

河南境多盗，骥为设火甲，一户被盗，一甲偿之。犯者，大署其门曰盗贼之家。又为《劝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遗。郡有伊王府，王数请嘱，不从。中官及校卒虐民，又为骥所抑，恨甚。及冬至，令骥以四更往陪位行礼。及骥如期往，诬骥后期，执而桎梏之，次日乃释。骥奏闻，帝怒，贻书让王，府中承奉、长史、典仪悉逮置于理。

骥持身端恪，晏居虽几席必正。莅郡六年卒，年七十。士民赴吊，咸哭失声。

王莹，鄞人，起家举人。居肇庆九年，进秩二等，后徙知西安。

徐鉴，宜兴人。在琼四年卒，郡人祀之九贤祠。

许敬轩，天台人。起家国子生。守汀特纠参政陈羽贪暴，宣宗为逮治羽。卒官，士民争赙之。

郑珞，闽县人。起家进士。守宁波，以艰去。会海寇入犯，民数千诣阙乞留，诏夺情复任。尝劾中使吕可烈无状，帝为诛可烈。久之，擢浙江参政。

王升，龙溪人。起家进士。在郡九载，以部民乞留，增秩还任。以疾归。

李湘，字永怀，泰和人。永乐中，由国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东平知州，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若家人然。城东有大村坝，源出岱岳，雨潦辄为民患，奏发丁夫堤之。州及所辖五邑，地多荒芜，力督民垦辟，公私皆实。会旧官还任，将解去。民群乞于朝，帝从其请。成祖晚年数北征，令山东长吏督民转饷，道远多死亡，惟东平人无失所。奸人诬湘苛敛民财，讦于布政司。县民千三百人走诉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复奔伏阙下，发奸人诬陷状。及布政司系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随湘讼冤。通政司以闻，下刑曹阅实，乃复湘官，而抵奸人于法。莅州十余年，至正统初，诏大臣举郡守，尚书胡莅以湘应，遂擢怀庆知府。东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数十里。怀庆有军卫，素挟势厉民。湘随时裁制，皆不敢犯。居三年卒。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

焉，赐宴及袭衣遣还。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始与豫同守郡者，苏州况钟、常州莫愚、吉水陈本深、温州何文渊、杭州马仪、西安罗以礼、建昌陈鼎，并皦皦著名绩，豫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

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巩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曾泉，泰和人。永乐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甄别属僚，泉谪汜水典史，卒。

正统四年，河南参政孙原贞上言："泉操行廉洁，服官勤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辟荒土，收谷麦，伐材木，备营缮，通商贾，完逋责，官有储积，民无科扰。造舟楫，置棺椁，胆民器用。百姓婚丧不给者，咸资于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汜水，泉没已三年矣，民怀其惠，言辄流涕，虽古循吏，何以加兹。若使海内得泉等数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泽滂流，物咸得所。虽在异代，犹宜下诏褒美。而奖录未及，官阶未复，使泉终蒙贬谪之名，不获显于当世，良可矜恤。请追复泉爵，褒既往以风方来。"帝从之。

范衷，字恭肃，丰城人。永乐十九年进士。除寿昌知县。辟荒田二千六百亩，兴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区。正统五年三考报最，当迁。邑人颂德乞留，御史以闻，朝廷许之。寻以外艰去，服阕，起知汝州。吏部尚书王直察举天下廉吏数人，衷为第一。性至孝，庐父墓，瓜生连枝，有

白兔三，驯扰暮侧。乡人莫不高其行。

周济，字大亨，洛阳人。永乐中，以举人入太学，历事都察院。都御史刘观荐为御史，固辞。宣德时，授江西都司断事。艰归，补湖广。正统初，擢御史。大同镇守中官以骄横闻，敕济往廉之。济变服负薪入其宅，尽得不法状，还报，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相仇杀，诏济督官兵进讨。济曰："朝廷绥安远人，宜先抚而后征。"驰檄谕之，遂解。十一年出为安庆知府，岁比不登，民间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济借漕粮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请免租，诏许之，全活甚众。又为定婚丧制，禁侈费，愆嫁葬期者有罚，风俗一变。

饥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盗劫告。济下令曰："民饥故如此，然得谷当报太守数，太守当代尔偿。"掠者遂解散。济卒官，民皆罢市巷哭云。

范希正，字以贞，吴县人。宣德三年举贤良方正，授曹县知县。有奸吏受赇，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师。吏反诬希正他事，坐逮。曹民八百余人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横为奸吏诬枉。侍郎许廓以公事过曹，曹父老二百余人遮道稽颡，泣言朝廷夺我贤令。事并闻，帝乃释希正使还县。正统十年，山东饥。惟曹以希正先积粟，得无患。大理寺丞张骥振山东，闻之。因请升曹县为州，而以希正为知州，从之。时州民负官马不能偿，多逃窜。希正节公费代偿九十余匹，逃者皆复业。吉水人诬曹富民杀其兄，连坐甚众。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历知州，再考乃致仕。

当是时，潞州知州咸宁燕云、徐州知州杨秘、全州知州钱塘周健、霸州知州张需、定州知州王约，皆大著声绩。秘、健进秩视事，约赐诏旌异。需忤太监王振戍边，人尤惜之。而得民最久者，无若希正与宁州知州刘纲。纲，字之纪，禹州人。建文二年进士。由府谷知县迁是职。莅州三十四年，仁宗尝赐酒馔，人以为荣。正统中，请老去，民送之，涕泣载道。及卒，宁民祀之狄仁杰祠中。其孙，即大学士宇也。

段坚，字可大，兰州人。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举于乡，入国子监。景泰元年，上书请悉征还四方监军，罢天下佛老宫。疏奏，不行。五年成进士，授福山知县。刊布小学，俾士民讲诵。俗素陋，至是一变，村落皆有弦玄诵声。成化初，赐敕旌异，超擢莱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忧去，服除，改知南阳。召州县学官，具告以古人为学之指，使转相劝诱。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

书。建节义祠，祀古今烈女。讼狱徭赋，务底于平。居数年，大治，引疾去。士民号泣送者，逾境不绝。及闻其卒，立祠，春秋祀之。

坚之学，私淑河东薛瑄，务致知而践其实，不以谀闻取誉，故能以儒术饰吏治。

子炅，进士，翰林检讨。谄附焦芳，刘瑾败，落职，隤其家声焉。

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举成化元年乡试，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县城当沅、湘合流，数决，坏庐舍。钢募人采石甃堤千余丈，水不为害。南山崖官道数里，径窄甚，行者多堕崖死。钢积薪烧山，沃以醯，拓径丈许，行者便之。钢病，民争吁神，愿减已算益钢寿。迁长沙通判，监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赐之金帛，不受。请王故殿材修岳麓书院，王许之。弘治元年丁母忧归。卒，黔阳、长沙并祠祀之。子沂，官侍讲，见《文苑传》。

丁积，字彦诚，宁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新会知县，至即师事邑人陈献章。为政以风化为本，而主于爱民。中贵梁芳，邑人也，其弟长横于乡，责民逋过倍，复诉于积。积追券焚之，且收捕系狱，由是权豪屏迹。申洪武礼制，参以《硃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良家子堕业，聚庑下，使日诵小学书，亲为解说，风俗大变。民出钱输官供役，名均平钱。其后吏贪，复令甲首出钱供用，曰当月钱，贫者至鬻子女。积一切杜绝。俗信巫鬼，为痛毁淫祠。既而岁大旱，筑坛圭峰顶。昕夕伏坛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积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于途。有一妪夜哭极哀，或问之，曰："来岁当甲首，丁公死，吾无以聊生矣。"

田鐸，字振之，阳城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弘治二年奉诏振四川，坐误遗敕中语，谪蓬州知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为豪右所据，鐸悉以还民。建大小二十四桥，又凿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行部至蓬，寂无讼者，讶之。已，乃知州无冤民也，太息而去。荐于朝，擢广东佥事。迁四川参议，不赴，以老疾告归。正德时，刘瑾矫诏，言鐸理广东盐法，簿牒未明，逮赴广。未就道而瑾诛，或劝鐸毋行，鐸不听，行次九江卒，年八十二矣。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举于乡，授永丰知县。之官不携妻子，独与一二童仆饭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永丰俗刁讼，尚鬼，尤好俳优，侃禁止之。进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又有议徙州境徒骇

河者，侃复言不宜朘民财填沟壑。事并得寝。章圣皇太后葬承天，诸内奄迫胁所过州县吏，索金钱，宣言供张不办者死，州县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则经至棺所，指而造之曰："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诸奄皆愕眙去。稍迁刑部主事，卒。

初，侃少时从丁玑学。邻女夜奔之，拒勿纳。其父坐系，侃请代不得，藉草寝地。逾岁，父获宥，乃止。其操行贞洁，盖性成也。

汤绍恩，安岳人。父佐，弘治初进士，仕至参政。绍恩以嘉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为人宽厚长者，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故袍袭之。始至，新学宫，广设社学。岁大旱，徒步祷烈日中，雨即降。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民情大和。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拥沙积如丘陵。遇霪潦则水阻，沙不能骤泄，良田尽成巨浸，当事者不得已决塘以泻之。塘决则忧旱，岁苦修筑。绍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见两山对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于此建闸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横互两山间，遂兴工。先投以铁石，继以笼盛甃屑沉之。工未半，潮冲荡不能就，怨讟烦兴。绍恩不为动，祷于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余寻，为闸二十有八，以应列宿。于内为备闸三，曰经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闸之溃。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闸患。刻水则石间，俾后人相水势以时启闭。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庙闸左，岁时奉祀不绝。屡迁山东右布政使，致仕归，年九十七而卒。

初，绍恩之生也，有峨嵋僧过其门，曰："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因名绍恩，字汝承，其后果验。

徐九思，贵溪人。嘉靖中，授句容知县。始视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窃印者，九思摘其奸，论如法。郡吏为叩头请，不许，于是人人惴恐。为治于单赤务加恩，而御豪猾特严。讼者，抶不过十。诸所催科，预为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隶莫敢至乡落。县东西通衢七十里，尘土积三尺，雨雪，泥没股。九思节公费，甃以石，行旅便之。朝廷数遣中贵醮神三茅山，县民苦供应。九思搜故牒，有盐引金久贮于府者，请以给尝，民无所扰。岁侵，谷涌贵。巡抚发仓谷数百石，使平价粜而偿直于官。九思曰："彼籴者，皆豪也。贫民虽平价不能籴。"乃以时价粜其半，还直于官，而以余谷煮粥食饿者。谷多，则使称力分负以去，其山谷远者，则就旁富人谷，而官为偿之，全活甚众。尝曰："即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赐复，第在吾曹酌缓急而已。"久

之，与应天府尹不合，为巡抚所劾，吏部尚书熊浃知其贤，特留之。

积九载，迁工部主事，历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于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工成，遂为永利。时工部尚书赵文华视师东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赍牒往谒，文华嫚骂而去。会迁高州知府。文华归，修旧怨，与吏部尚书吴鹏合谋构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为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子贞明，自有传。

庞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举于乡。讲业罗浮山，从游者云集。二十三年历应天通判，进治中，先后凡八年。府缺尹，屡摄其事。始至，值岁饥，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贷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万七千余人。乃蠲积逋，缓征徭，勤劳徕，复业者又十万余人。留都民苦役重，力为调剂，凡优免户及寄居客户、诡称官户、寄庄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苏。江宁县葛仙、永丰二乡，频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户。嵩为治堤筑防，得田三千六百亩，立惠民庄四，召贫民佃之，流移尽复。屡剖冤狱，戚畹王涌、举人赵君宠占良人妻，杀人，嵩置之法。

早游王守仁门，淹通《五经》。集诸生新泉书院，相与讲习。岁时单骑行县，以壶浆自随。京府佐贰鲜有举其职者，至嵩以善政特闻。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外察。嵩谓非体，疏请止之，遂为永制。迁南京刑部员外郎，进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时议称之。迁云南曲靖知府，亦有政声。中察典，以老罢，而年仅五十。复从湛若水游，久之卒。应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乡专祠祀之。

张淳，字希古，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淳至，日夜阅案牍。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曰：“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己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永人贫，生女多不举。淳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旨慑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擢礼部主事，历郎中，谢病去。起建宁知府，进浙江副使。时浙江有召募兵，抚按议散之，兵皆汹汹。淳曰：“是憍悍者，留则有用，汰则叵测。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壮勇，则留者不思乱，汰者不能乱矣。”从之，事遂定。官终陕西布政。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确山知县。政务惠民，积粟万二千石以备荒，垦莱田八百余顷，给贫民牛五百余头，核黄河退地百三十余顷以赋民。里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余辆。置屋千二百余间，分处贫民。建公廨八十间，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节公费六百余两，代正赋之无征者。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余株，开河渠百九十八道。

布政使刘浑成弟灿成助妾杀妻，治如律。行太仆卿陈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宁知府邱度虑幼学得祸，言于抚按，调繁中牟。秋成时，飞蝗蔽天。幼学捕蝗，得千三百余石，乃不为灾。县故土城，卑且圮。给饥民粟，俾修筑，工成，民不知役。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有大泽，积水，占膏腴地二十余里。幼学疏为河者五十七，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获利。大庄诸里多水，为筑堤十三道障之。给贫民牛种，贫妇纺具，倍于确山。越五年，政绩茂著。以不通权贵，当考察拾遗，掌道御史拟斥之，其子争曰：“儿自中州来，咸言中牟治行无双。今予殿，何也？”乃已。

稍迁刑部主事。中官采御园果者，怒杀园夫母，弃其尸河中。幼学具奏，逮置之法。嘉兴人袁黄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名曰《删正》，刊行于时。幼学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疏虽留中，镂板尽毁。以员外郎恤刑畿辅，出矜疑三百余人。进郎中。

迁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杀豪恶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杨升者，人奴也，横郡中。幼学执敏置诸狱。敏赂贵人嘱巡抚檄取亲鞫，幼学执

不予，立杖杀之。敏狱辞连故尚书潘季驯子廷圭，幼学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狱。他奸豪复论杀数十辈，独杨升畏祸敛迹，置之。已，念己去，升必复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霪雨连月，禾尽死。幼学大举荒政，活饥民三十四万有奇。御史将荐之，征其治行，推官阎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闻。诏加按察副使，仍视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备。幼学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终养归。母卒，不复出。天启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矣、湖州并祠祀之。

列传第一百七十 儒林一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白沙而后，旷典缺如。

原夫明初诸儒，皆硃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硃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硃，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见，列于正传者，兹不复及。其先圣、先贤后裔，明代亟为表章，衍圣列爵上公，与国终始。其他簪缨逢掖，奕叶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为篇，附诸末简，以备一代之故云。

○范祖干叶仪等 谢应芳 汪克宽 梁寅 赵汸 陈谟 薛瑄阎禹锡 周蕙等 胡居仁余祐 蔡清陈琛 林希元等 罗钦顺 曹端 吴与弼胡九韶等 陈真晟吕柟吕潜等 邵宝王问 杨廉 刘观孙鼎 李中 马理 魏校王应电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铣 何瑭唐伯元 黄淳耀弟渊耀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同邑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

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谘议，祖干以亲老辞归。李文忠守处州，特加敬礼，恒称之为师。祖干事亲孝，父母皆八十余而终。家贫不能葬，乡里共为营办，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闻，命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学者称为纯孝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见，授为谘议，以老病辞。已而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非久亦辞归，隐居养亲。所著有《南阳杂藁》。吴沉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门人何寿朋，字德龄，亦金华人。穷经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举孝廉，以二亲俱老辞。父殁，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学者因其自号，称曰归全先生。

同邑汪与立，字师道，祖干门人。其德行与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隐居教授，以高寿终。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也。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白鹤溪上。构小室，颜曰"龟巢"，因以为号。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有举为三衢书院山长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久之，江南底定，始来归，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萧然，晏如也。有司征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于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

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硃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箪瓢屡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累举不第，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明年，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年六十余矣。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书成，赐金币，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邻邑子初入官，诣寅请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问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后以不检败，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硃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硃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著《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是时，天下兵起，汸转侧干戈间，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年五十有一。学者称东山先生。

陈谟，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诗文，邃于经学，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纯驳，犁然要于至当。隐居不求仕，而究心经世之务。尝谓："学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伦，莫先于变化气质。若礼乐、刑政、钱谷、甲兵、度数之详，亦不可不讲习。"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

事亲孝，友于其弟。乡人有为不善者，不敢使闻。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学士宋濂、待制王祎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屡应聘为江、浙考试官，著书教授以终。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后贞复改官鄢陵。瑄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璡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已，见石亨、曹吉祥乱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瑄学一本程、硃，其修已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其弟子阎禹锡，字子与，洛阳人。父端，举河南乡试第一，为教谕，卒。禹锡方九岁，哭父几灭性。长博涉群书，领正统九年乡荐，除昌黎训导。以母丧归，庐墓三年，诏以孝行旌其闾。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

天顺初，大学士李贤荐为国子学正。请严监规以塞奔竞，复武学以讲备御，帝皆从之。寻升监丞，忤贵幸，左迁徽州府经历。诸生伏阙乞留，不允。再迁至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四为同考官，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为临洮卫卒，戍兰州。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惕然感动，遂读书。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从之久，学益邃。恭顺侯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后还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动必由礼。州人多化之，称为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扬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门人著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敬之，字显思，渭南人。五岁好读书，不逐群儿戏。长从蕙游，鸡鸣候门启，辄洒扫设座，跪而请教。尝语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学近伊、洛，吾以为师。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为友。"宪宗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会父母相继殁，号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终身不食韭。成化末，选应州知州，课绩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迁金华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埜录》诸书。思庵者，敬之自号也。其门人吕柟最著，自有传。

锦，字名中，咸宁人。举天顺六年乡试。入国学，为祭酒邢让所知。让坐事下吏，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幼丧父，事母色养，执丧尽礼，不作浮屠法。巡抚余子俊欲延为子师，锦以齐衰不入公门，固辞。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粝食，义不妄取。成化中选松江同知，卒官。

爵，字锡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国学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声。其教门人也，务以诚敬为本。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语治世，则曰："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业录》，盖取修辞立诚之义。每言："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尝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

居仁性行淳笃，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与罗伦、张元祯友善，数会于弋阳龟峰。尝言，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又病儒者撰述繁芜，谓硃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不作可也。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主白鹿书院。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是时吴与弼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然学者或有间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从祀孔庙，复追谥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

祐字子积，鄱阳人。年十九，师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举进士。为南京刑部员外郎，以事忤刘瑾，落职。瑾诛，起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市物不予直，民群诉于祐。涕泣慰遣之，云将列状上闻。镇守惧，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党曰："不去余祐，镇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无所得。未几，迁山东副使。父忧，服阕，补徐州兵备副使。中官王敬运进御物入都，多挟商船，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诟。良发其违禁物，敬惧，诣祐求解，祐不听。敬诬奏准等殴己，遂并逮祐，谪为南宁府同知。稍迁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历云南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祐之学，墨守

师说，在狱中作《性书》三卷。其言程、硃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时王守仁作《硃子晚年定论》，谓其学终归于存养。祐谓："硃子论心学凡三变，存斋记所言，乃少时所见，及见延平，而悟其失。后闻五峰之学于南轩，而其言又一变。最后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此其终身定见也。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从林玭学《易》，尽得其肯綮。举成化十三年乡试第一。二十年成进士，即乞假归讲学。已，谒选，得礼部祠祭主事。王恕长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恒访以时事。清乃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寻以母忧归，服阕，复除祠祭员外郎。乞便养，改南京文选郎中。一日心动，急乞假养父，归甫两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诋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竟力辞去。刘瑾知天下议己，用蔡京召杨时故事，起清南京国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时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远以所著《易经》、《四书蒙引》进于朝，诏为刊布。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逮、蔡烈并有名，而陈琛最著。

琛，字思献，晋江人，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见清，清曰："吾所发愤沉潜辛苦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子已尽得之，今且尽以付子矣。"清殁十年，琛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七年，有荐其恬退者，诏征之，琛辞。居一年，即家起贵州佥事，旋改江西，皆督学校，并辞不赴。家居，却扫一室，偃卧其中，长吏莫得见其面。

同郡林希元，字懋贞，与琛同年进士。历官云南佥事，坐考察不谨罢归。所著《存疑》等书，与琛所著《易经通典》、《四书浅说》，并为举业所宗。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

赴。尝曰："学者混硃、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

易时中，字嘉会，亦晋江人。举于乡，授东流教谕，迁夏津知县，有惠政。稍迁顺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狱失要人意，将中以他事，遂以终养归。道出夏津，老稚争献果脯。将别，有哭失声者。母年九十一而终，时中七十矣，毁不胜丧而卒。

赵逮，字子重，东平人。弘治中举乡试，受《易》于清。蔡氏《易》止行于闽南，及是北行齐、鲁矣。居母丧毁瘠，后会试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诸子之学，于明独好薛氏《读书录》。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父昊，琼州知府。烈弱冠为诸生，受知于清及莆田陈茂烈。隐居鹤鸣山之白云洞，不复应试。嘉靖十二年诏举遗佚，知府陆金以烈应，以母老辞。巡按李元阳檄郡邑建书院，亦固辞。忽山鸣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尝请论心，烈曰："宜论事。孔门求仁，未尝出事外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学士丰熙戍镇海，见烈，叹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

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因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举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继遭二亲丧，五味不入口。既葬，庐墓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艰归，渑池、霍诸生多就墓次受学。服阕，改蒲州学正。霍、蒲两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请。先后在霍十六载，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户端墓，相继死，葬暮侧，后改葬渑池。

端尝言：“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曰：“为人须从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又曰：“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

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诸书。

霍州李德与端同时，亦讲学于其乡。及见端，退语诸生曰："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末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初，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及殁，私谥静修。正德中，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请从祀孔子庙庭，不果。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父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中为翰林修撰。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请礼聘与弼，俾侍经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诏江西巡抚韩雍备礼敦遣，竟不至。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赍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牢，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帝然之，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与弼始至京，贤推之上座，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于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瓒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与弼谅非弟意，友爱如初。编修张元桢不知其始末，遣书诮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

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后笔其事于《琐缀录》。又言与弼跋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后顾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与弼门人后皆从祀，而与弼竟不果。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其门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次曰胡九韶、谢复、郑伉。胡九韶，字凤仪，少从与弼学。诸生来学者，与弼令先见九韶。及与弼殁，门人多转师之。家贫，课子力耕，仅给衣食。成化中卒。谢复，字一阳，祁门人。闻与弼倡道，弃科举业从之游。身体力行，务求自得。居家孝友，丧祭冠婚，悉遵古礼。或问学，曰：“知行并进，否则落记诵诂训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学者称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郑伉，字孔明，常山人。为诸生，试有司，不偶，即弃去，师与弼。辞归，日究诸儒论议，一切折衷于硃子。事亲孝。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所著《易义发明》、《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多烬于火。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初治举赴乡试，闻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耻之弃去，由是笃志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硃子重言主敬，知“敬”为《大学》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专心克治，叹曰：“《大学》，诚意为铁门关，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天顺二年诣阙上《程硃正学纂要》。其书首取程氏学制，次采硃子论说，次作二图，一著圣人心与天地同运，一著学者之心法天之运，终言立明师、辅皇储、隆教本数事，以毕图说之意。书奏，下礼部议，侍郎邹干寝其事。真晟归，闻临川吴与弼方讲学，欲就问之。过南昌，张元祯止之宿，与语，大推服曰：“斯道自程、硃以来，惟先生得其真。如康斋者，不可见，亦不必见也。”遂归闽，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卒于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学无师承，独得于遗经之中。自以僻处海滨，出而访求当世学者，虽未与与弼相证，要其学颇似近之。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正德三年登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以柟同乡欲致之，谢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乾清宫灾，应诏陈六事，其言除义子，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父病归。都御史盛应期，御史硃节、熊相、曹珪累疏荐。适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劝勤学以为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独，上对天心；亲贤远谗，下通民志，庶太平之业可致。”大礼议兴，与张、桂忤。以十三事自陈，中以大礼未定，谄言日进，引为己罪。上怒，下诏狱，谪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

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四方学者日至，御史为辟解梁书院以居之。三年，御史卢焕等累荐，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历官尚宝司卿。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晋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灾，乞罢黜，不允。选国子监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将躬祀显陵，累疏劝止，不报。值天变，遂乞致仕归。年六十四卒，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讣闻，上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官南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硃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所著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藁》、《泾野诗文集》。万历、崇祯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璟先后请从祀孔庙，下部议，未及行。柟弟子泾阳吕潜，字时见，举于乡。官工部司务。张节，字介夫。咸宁李挺，字正五。皆有学行。

潜里人郭郛，字维籓，由举人官马湖知府。蓝田王之士，字欲立。由举人以赵用贤荐，授国子博士。两人不及柟门，亦秦士之笃学者也。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月朔，会诸生于学宫，讲明义利公私之辨。正颍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庙以祠汉愍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也。巫言龙骨出地中为祸福，宝取骨，毁于庭，杖巫而遣之。躬课农桑，仿硃子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释菜周元公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处学者。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瑾怒漕帅平江伯陈熊，欲使宝劾之，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张彩、曹元自内出，语宝曰："郡第劾平江，无后患

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及会勘通州城濠归，奏称旨。寻疏请终养归，御史唐凤仪、叶忠请用之留都便养，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宝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举南畿，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学史》、简端二录，巡抚吴廷举上于朝，外《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二泉先生。

其门人，同邑王问，字子裕，以学行称。嘉靖十七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监徐州仓，减羡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养，改南京职方，迁车驾郎中、广东佥事。行未半道，乞养归。父卒，遂不复仕。筑室湖上，读书三十年，不履城市，数被荐不起。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门人私谥曰文静先生。

子鉴，字汝明。嘉靖末年进士。累官吏部稽勋郎中。念父老，谢病归，奉养不离侧。父殁久之，进尚宝卿，改南京鸿胪卿，引年乞休。进太仆卿，致仕。鉴亦善画，有言胜其父者，遂终身不复作。

杨廉，字方震，丰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业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举成化末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明年，京师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灾异上六事。一，经筵停罢时，宜日令讲官更直待问。二，召用言事迁谪官，不当限台谏及登极以后。三，治两浙、三吴水患，停额外织造。四，召林下恬退诸臣。五，删法司条例。六，灾异策免大臣。末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议，给事、御史随入驳正。帝颇纳之。吏部尚书王恕被谗，廉请斥谗邪，无为所惑。母丧，服阕，起任刑科。请祀薛瑄，取《读书录》贮国学。明年三月有诏以下旬御经筵。廉言：“故事，经筵一月三举，苟以月终起以月初罢，则进讲有几？且经筵启而后日讲继之，今迟一日之经筵，即辍一旬之日讲也。”报闻。以父老欲便养，复改南京兵科。中贵李广死，得廷臣通贿籍。言官劾贿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争，竟不纳。已，请申明祀典，谓宋儒周、程、张、硃从祀之位，

宜居汉、唐诸儒上。阙里庙，当更立木主。大成本乐名，不合谥法。皆不果行。迁南京光禄少卿。正德初，就改太仆，历顺天府尹。时京军数出，车费动数千金，廉请大兴递运所余银供之。奏免夏税万五千石，虑州县巧取民财，置岁办簿，吏无能为奸。乾清宫灾，极陈时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上疏谏南巡，不报。帝驻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见。廉不可，乞用常仪，更请谒见太庙，俱报许。世宗即位，就迁尚书。

廉与罗钦顺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尝以帝王之道莫切于《大学》，自为给事即上言，进讲宜先《大学衍义》，至是首进《大学衍义节略》。帝优诏答之。疏论大礼，引程颐、硃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赐敕、驰驿，给夫廪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刘观，字崇观，吉水人。正统四年成进士。方年少，忽引疾告归。寻丁内艰，服除，终不出。杜门读书，求圣贤之学。四方来问道者，坐席尝不给。县令刘成为筑书院于虎丘山，名曰"养中"。平居，饭脱粟，服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无懈容。或劝之仕，不应。又作《勤》、《俭》、《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吕氏乡约》表著之，以教其乡。冠婚丧祭，悉如《硃子家礼》。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请著述，曰："硃子及吴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复何言。"吴与弼，其邻郡人也，极推重之。

观前有孙鼎，庐陵人。永乐中为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后督学南畿，人称为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号谷平先生，在观后。是为吉水三先生。

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书王恕家居，讲学著书。理从之游，得其指授。杨一清督学政，见理与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学，皆天下士也。"登乡荐，入国学，与柟及林虑马乡，榆次寇天叙，安阳崔铣、张士隆，同县秦伟，日切劘于学，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连遭艰，不预试。安南使者至，问主事黄清曰："关中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为外裔所重如此。

正德九年举进士。一清为吏部尚书，即擢理稽勋主事。调文选，请告归。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张衍瑞等谏南巡。诏跪阙门，予杖夺俸。未几，复告归。教授生徒，从游者众。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屡迁考功郎中。故户部郎中庄绎者，正德时首导刘瑾核天下库藏。瑾败，落职。至是奏辨求复，当路者属理，理力持不可，寝其事。五年大计外吏，大学士贾咏、吏部尚书廖幻以私憾欲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鸣凤、陕西副使唐龙。理力争曰："三人督学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计京官，黜张□总、桂萼党吏部郎中彭泽，□总、萼竟取旨留之。理擢南京通政参议，请急去。居三年，起光禄卿，未几告归。阅十年，复起南京光禄卿，寻引年致仕。三十四年，陕西地震，理与妻皆死。

理学行纯笃，居丧取古礼及司马光《书仪》、硃熹《家礼》折衷用之，与吕柟并为关中学者所宗。穆宗立，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宪。

魏校，字子才，昆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苏州葑门之庄渠，因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成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守备太监刘□郎藉刘瑾势张甚，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无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嘉靖初，起为广东提学副使。丁忧，服阕，补江西兵备副使。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寻致仕。

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尝与余祐论性，略曰："天地者，阴阳五行之本体也，故理无不具。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圣贤论性有二：其一，性与情对言，此是性之本义，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与习对言，但取生字为义，非性之所以得名，盖曰天所生为性，人所为曰习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语，遂谓性兼气质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才著气质，便不得谓之性矣。荀子论性恶，杨子论性善恶混，韩子论性有三品，众言淆乱，必折之圣。若谓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论性之所以得名，则前后说皆不谬于圣人，而孟子道性善，反为一偏之论矣。孟子见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为何物，故荀、杨、韩诸儒得以其说乱之。伊川一言以断之，曰'性，即理也'，则诸说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卒，谥恭简。唐顺之、王应电、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顺之，自有传。

王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受业于校，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余寿翁、吴

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嘉靖中，家毁于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书就正罗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陈昌积以师礼事之。胡松抚江西，刊行于世。

应电又研精字学，据《说文》所载为讹谬甚者，为之订正，名曰《经传正讹》。又著《同文备考》、《书法指要》、《六义音切贯珠图》、《六义相关图》。卒于泰和。昌积为经纪其丧，归之昆山。

时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于《周礼》，为《会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诣阙上之，得旨嘉奖，赐冠带。

王敬臣，字以道，长洲人，江西参议庭子也。十九为诸生，受业于校。性至孝，父疽发背，亲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则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闻响咳声，即跃起问安。事继母如事父，妻失母欢，不入室者十三载。初，受校默成之旨，尝言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谈。自见耿定向，语以圣贤无独成之学，由是多所诱掖，弟子从游者至四百余人。其学，以慎独为先，而指亲长之际、衽任席之间为慎独之本，尤以标立门户为戒。乡人尊为少湖先生。万历中，以廷臣荐，征授国子博士，辞不行。诏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复荐。吏部以敬臣年高，请有司时加优礼，诏可。年八十五而终。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进士。知广德州，以善政闻，赐敕旌异。迁南京礼部郎中，出为抚州知府，调知镇远。秩满，省亲归。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起瑛四川参政，久之，进右布政使，咸有善绩，尤励清节。给事、御史交章荐，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丧归。服除，遂引年乞致仁。孝宗嘉之，诏进一阶。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于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也。学者称翠渠先生。子大谟，登进士，未仕卒。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进士。值宪宗崩，孝宗践阼甫二十日，礼官请衰服御西角门视事，明日释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绖。帝不许，命俟二十七日后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绖如故。

府因上疏请行三年丧，略言：“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疏入，衰经待罪。诏辅臣会礼官详议，并持成制，寝不行。

谒选，得长乐知县，教民行《硃子家礼》。躬行郊野，劳问疾苦，田夫野老咸谓府亲己，就求笔札，府辄欣然与之。迁南京兵部主事，陈军民利病七事。父丧除，补刑部。值旱蝗、星变，北寇深入，孔庙灾，疏请内修外攘，以谨天戒。又上救时十要。以便养乞南，改南京兵部，迁武选员外郎。尚书马文升知其贤，超拜广东提学副使。云南昼晦七日，楚妇人须长三寸，上弭灾三术。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辄归。已而吏部尚书杨一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屡荐其学行，终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荐，起太仆少卿，改太常，致仕。既归，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发明经传为事。时王守仁讲学其乡，相去不百里，颇有异同。尝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又曰：“荐贤当惟恐后，论功当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诏予葬。

崔铣，字子钟，安阳人。父升，官参政。铣举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召复故官，充经筵讲官，进侍读。引疾归，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总、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总、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悍者危法以激怒，柔者甘言以动听。非有元功硕德，而遽以官赏之，得毋使侥幸之徒踵接至与？臣闻天子得四海欢心以事其亲，未闻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赏之，适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阅十五年，用荐起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擢南京礼部右侍郎。未几疾作，复致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敏。

铣少轻俊，好饮酒，尽数斗不乱。中岁自厉于学，言动皆有则。尝

曰："学在治心，功在慎动。"又曰："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独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尝作《政议》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并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县，其民散，故道难成。况沿而下趋至今日乎。然人心弗异，系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论说，悉仿此意。世多有其书，故不载。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岁，见家有佛像，抗言请去之。十九读许衡、薛瑄遗书，辄欣然忘寝食。弘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阁试《克己复礼为仁论》，有曰："仁者，人也。礼则人之元气而已，则见侵于风寒暑湿者也。人能无为邪气所胜，则元所复，元年复而其人成矣。"宿学咸推服焉。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诛，复官。以经筵触忌讳，谪开州同知。修黄陵冈堤成，擢东昌府同知，乞归。嘉靖初，起山西提学副使，以父忧不赴。服阕，起提学浙江。敦本尚实，士气丕变。未几，晋南京太常少卿。与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历工、户、礼三部侍郎，晋南京右都御史，未几致仕。

是时，王守仁以道学名于时，瑭独默如。尝言陆九渊、杨简之学，流入禅宗，充塞仁义。后学未得游、夏十一，而议论即过颜、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余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严。两执亲丧，皆哀毁。后谥文定。所著《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十二卷，皆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进士。历知万年、泰和二县，并有惠政，民生祠之。迁南京户部主事，进郎中。伯元受业永丰吕怀，践履笃实，而深疾王守仁新说。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因请黜陆九渊，而跻有若及周、程、张、硃五子于十哲之列，祀罗钦顺、章懋、吕柟、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于乡。疏方下部，旋为南京给事中钟宇淳所驳，伯元谪海州判官。屡迁尚宝司丞。吏部尚书杨巍雅不喜守仁学，心善伯元前疏，用为吏部员外郎。历考功、文选郎中，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门。秩满，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时吏部推补诸疏皆留中，伯元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由臣拟议不当所致，乞赐罢斥。"帝不怿，特允其去，而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别吏部诸郎，帝识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

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务声利，独澹漠自甘，不事征逐。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京师陷，福王立南都，诸进士悉授官，淳耀独不赴选。及南都亡，嘉定亦破。忾然太息，偕弟渊耀入僧舍，将自尽。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以出处贰心。"乃索笔书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与渊耀相对缢死，年四十有一。

淳耀弱冠即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后为日历，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有《陶庵集》十五卷。其门人私谥之曰贞文。渊耀，字伟恭，诸生，好学敦行如其兄。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儒林二

○陈献章李承箕 张诩 娄谅夏尚朴 贺钦 陈茂烈 湛若水蒋信等 邹守益子善等 钱德洪徐爱等 王畿王艮等 欧阳德族人瑜 罗洪先程文德 吴悌子仁度何廷仁刘邦采 魏良政等王时槐 许孚远 尤时熙张后觉等 邓以赞张元忭卞孟化鲤孟秋来知德邓元锡刘元卿 章潢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久之，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惊曰："龟山不如也。"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抗疏解官，执弟子礼事献章。献章既归，四方来学者日进。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硃英交荐。召至京，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疏乞终养，授翰林院检讨以归。至南安，知府张弼疑其拜官，与与弼不同。对曰："吴先生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故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在开悟主上耳。时宰不悟，先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献章听选国子生，何敢伪辞钓虚誉。"自是屡荐，卒不起。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门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鱼人。成化二十二年举乡试。往师献章，献章日与登涉山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事，独无一语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辞归，隐居黄公山，不复仕。与兄进士承芳，皆好学，称嘉鱼二李。卒年五十四。

张诩，字廷实，南海人，亦师事献章。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寻丁忧，累荐不起。正德中，召为南京通政司参议，一谒孝陵即告归。献章谓其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卒年六十。

娄谅，字克贞，上饶人。少有志绝学。闻吴与弼在临川，往从之。一日，与弼治地，召谅往视，云学者须亲细务。谅素豪迈，由此折节。虽扫除之事，必身亲之。景泰四年举于乡。天顺末，选为成都训导。寻告归，闭门著书，成《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谓《周礼》皆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礼，为家礼。以《礼记》为二经之传，分附各篇，如《冠礼》附《冠义》之类。不可附各篇者，各附一经之后。不可附一经者，总附二经之后。其为诸儒附会者，以程子论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传事实，言："是非必待三传而后明，是《春秋》为弃书矣。"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然其时胡居仁颇讥其近陆子，后罗钦顺亦谓其似禅学云。

子忱，字诚善，传父学。女为宁王宸濠妃，有贤声，尝劝王毋反。王不听，卒反。谅子姓皆捕系，遗文遂散轶矣。

门人夏尚朴，字敦夫，广信永丰人。正德初，会试赴京。见刘瑾乱政，慨然叹曰："时事如此，尚可干进乎？"不试而归。六年成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岁饥，条上救荒数事。再迁惠州知府，投劾归。嘉靖初，起山东提学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与魏校、湛若水辈日相讲习。言官劾大学士桂萼，语连尚朴。吏部尚书方献夫白其无私，寻引疾归。早年师谅，传主敬之学，常言"才提起，便是天理。才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称之。所著有《中庸语》《东岩文集》。王守仁少时，亦尝受业于谅。

贺钦，字克恭，义州卫人。少好学，读《近思录》有悟。成化二年以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已而师事陈献章。既归，肖其像事之。

弘治改元，用阁臣荐，起为陕西参议。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恳辞，且陈四事。一，谓今日要务莫先经筵，当博访真儒，以资启沃。二，荐检讨陈献章学术醇正，称为大贤，宜以非常之礼起之，或俾参大政，或任经筵，以养君德。三，内官职掌，载在《祖训》，不过备洒扫、司启闭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参预机宜，干政令，招权纳宠，邀功启衅。或引左道，进淫巧，以荡上心。误国殃民，莫此为甚。宜慎饬将来，内不使干预政事，外不使镇守地方掌握兵权。四，兴礼乐以化天下。"陛下绍基之初，举行硃子丧葬之礼，而颓败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礼，革去教坊俗乐，以广治化。"疏凡数万言。奏入，报闻。正德四年，刘瑾括辽东田，东人震恐，而义州守又贪横，民变，聚众劫掠。顾相戒曰："毋惊贺黄门。"钦闻之，急谕祸福，以身任之，乱

遂定。钦学不务博涉，专读《四书》、《六经》、《小学》，期于反身实践。谓为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卒年七十四。子士谘，乡贡士，尝陈十二事论王政，不报。终身不仕。

陈茂烈，字时周，莆田人。年十八，作《省克录》，谓颜之克己，曾之日省，学之法也。弘治八年举进士。奉使广东，受业陈献章之门，献章语以主静之学。退而与张诩论难，作《静思录》。寻授吉安府推官，考绩过淮，寒无絮衣，冻几殆。入为监察御史，袍服朴陋，乘一疲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终养。供母之外，不办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太守闻其劳，进二卒助之，三日遣之还。吏部以其贫，禄以晋江教谕，不受。又奏给月米，上书言："臣素贫，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贫，非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古人行备负米，皆以为亲，臣之贫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艰苦，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心力，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

茂烈为诸生时，韩文问莆田人物于林俊，曰："从吾。"谓彭时也。又问，曰："时周。"且曰："与时周语，沉疴顿去。"其为所重如此。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五年举于乡，从陈献章游，不乐仕进。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国子监。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寻丁母忧，庐墓三年。筑西樵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嘉靖初，入朝，上经筵讲学疏，谓圣学以求仁为要。已复上疏言："陛下初政，渐不克终。左右近侍争以声色异教蛊惑上心。大臣林俊、孙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为寒心。亟请亲贤远奸，穷理讲学，以隆太平之业。"又疏言日讲不宜停止，报闻。明年进侍读，复疏言："一二年间，天变地震，山崩川涌，人饥相食，殆无虚月。夫圣人不以屯否之时而后视贤之训，明医不以深锢之疾而废元气之剂，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华，以裨圣学。"已，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作《心性图说》以教士。拜礼部侍郎。仿《大学衍义补》，作《格物通》，上于朝。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南京欲尚侈靡，为定丧葬之制颁行之。老，请致仕。年九十五卒。

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年九十，犹为南京之游。过江西，安福邹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宪老而不乞言，慎毋轻有所论辨。"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

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

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怀，字汝德，南京太仆少卿。迁，字益之，南京刑部侍郎。垣，字峻之，温州府知府。枢，刑部主事，疏论李福达事，罢归，自有传。

蒋信，字卿实，常德人。年十四，居丧毁瘠。与同郡冀元亨善，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贡入京师，复师湛若水。若水为南祭酒，门下士多分教。至十一年，举进士，累官四川水利佥事。却播州土官贿，置妖道士于法。迁贵州提学副使。建书院二，廪群髦士其中。龙场故有守仁祠，为置祠田。坐擅离职守，除名。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卒年七十九。时宜兴周冲，字道通，亦游王、湛之门。由举人授高安训导，至唐府纪善。尝曰：“湛之体认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与信集师说为《新泉问辨录》。两家门人各相非笑，冲为疏通其旨焉。

邹守益，字谦之，安福人。父贤，字恢才，弘治九年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数有条奏，历官福建佥事，擒杀武平贼渠黄友胜。居家以孝友称。

守益举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出王守仁门。以廷对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谒守仁，讲学于赣州。宸濠反，与守仁军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兴献帝本生之称。守益疏谏，忤旨，被责。逾月，复上疏曰：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屡下群臣会议，群臣据礼正言，致蒙诘让，道路相传，有孝长子之称。昔曾元以父寝疾，惮于易簀，盖爱之至也。而曾子责之曰：“姑息”。鲁公受天子礼乐，以祀周公，盖尊之至也。而孔子伤之曰“周公其衰矣”。臣愿陛下勿以姑息事献帝，而使后世有其衰之叹。且群臣援经证古，欲陛下专意正统，此皆为陛下忠谋，乃不察而督过之，谓忤且慢。臣历观前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以为邪媚也。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仰以为

正直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望陛下不吝改过，察群臣之忠爱，信而用之，复召其去国者，无使奸人动摇国是，离间宫闱。

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谏阻，先帝赫然震怒，岂不谓欺慢可罪哉。陛下在籓邸闻之，必以是为尽忠于先帝。今入继大统，独不容群臣尽忠于陛下乎。

帝大怒，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闻守仁卒，为位哭，服心丧，日与吕柟、湛若水、钱德洪、王畿、薛侃辈论学。考满入都，即引疾归。久之，以荐起南京吏部郎中，召为司经局洗马。守益以太子幼，未能出阁，乃与霍韬上《圣功图》，自神尧茅茨土阶，至帝西苑耕稼蚕桑，凡为图十三。帝以为谤讪，几得罪，赖韬受帝知，事乃解。明年迁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出掌南京翰林院，夏言欲远之也。御史毛恺请留侍东宫，被谪。寻改南京祭酒。九庙灾，守益陈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高宗，反妖为祥，亨国长久。"帝大怒，落职归。

守益天姿纯粹。守仁尝曰："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讲学，四方从游者踵至，学者称东廓先生。居家二十余年卒。隆庆初，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

先是，守仁主山东试，堂邑穆孔晖第一，后官侍讲学士，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孔晖端雅好学，初不肯宗守仁说，久乃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而守益于戒惧慎独，盖兢兢焉。

子善，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恤刑湖广，矜释甚众。擢山东提学佥事，时与诸生讲学。万历初，累官广东右布政使，谢病归。久之，以荐即家授太常卿，致仕。子德涵、德溥。德涵，字汝海，隆庆五年进士。历刑部员外郎。张居正方禁讲学，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应祯、刘台相继论居正，皆德涵里人，疑为党，出为河南佥事。御史承风指劾之，贬秩归。善服习父训，践履无怠，称其家学。而德涵从耿定理游，定理不答。发愤湛思，自觉有得，由是专以悟为宗，于祖父所传，始一变矣。德溥，由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司经局洗马。善从子德泳，万历十四年进士。官御史。给事中李献可请预教太子，斥为民。德泳偕同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荐。光宗立，起尚宝少卿，历太常卿。魏忠贤用事，乞休归。所司将为忠贤建祠，德泳涂毁其募籍，乃止。

钱德洪，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共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嘉靖五年举会试，径归。七年冬，偕畿赴廷试，闻守仁讣，乃奔丧至贵溪。议丧服，德洪曰："某有亲在，麻衣布绖弗敢有加焉。"畿曰："我无亲。"遂服斩衰。丧归，德洪与畿筑室于场，以终心丧。十一年始成进士。累官刑部郎中。郭勋下诏狱，移部定罪，德洪据狱词论死。廷臣欲坐以不轨，言德洪不习刑名。而帝雅不欲勋死，因言官疏，下德洪诏狱。所司上其罪，已出狱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勋，德洪故违之，与勋不领敕何异。"再下狱。御史杨爵、都督赵卿亦在系，德洪与讲《易》不辍。久之，斥为民。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时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而德洪、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云。

穆宗立，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

初，守仁倡道其乡，邻境从游者甚众，德洪、畿为之首。其最初受业者，则有余姚徐爱，山阴蔡宗衮、硃节及应良、卢可久、应典、董溥之属。

爱，字曰仁，守仁女弟夫也。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爱为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守仁言："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潜，硃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爱卒，年三十一，守仁哭之恸。一日讲毕，叹曰："安得起曰仁九泉闻斯言乎！"率门人之其墓所，酹酒告之。

蔡宗衮，字希渊。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四川提学佥事。

硃节，字守中。正德八年进士。为御史，巡按山东。大盗起颜神镇，蔓州县十数。驱驰戎马间，以劳卒。赠光禄少卿。

应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进士。官编修。守仁在吏部，良学焉。亲老归养，讲学山中者将十年。嘉靖初，还任，伏阙争大礼，廷杖。张□总黜翰林为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谢病归，卒。

卢可久，字一松。程粹，字养之。皆永康诸生。与同邑应典，皆师守仁。粹子正谊，历顺天府尹。

应典，字天彝。进士。官兵部主事。居家养母，不希荣利。通籍三十年，在官止一考。

可久传东阳杜惟熙，惟熙传同邑陈时芳、陈正道。惟熙以克己为要，尝言："学者一息不昧，则万古皆通；一刻少宽，即终朝欠缺。"卒年八十余。时芳博览多闻，而归于实践。岁贡不仕。正道为建安训导，年八十余，犹徒步赴五峰讲会。其门人吕一龙，永康人，言动不苟，学者咸宗之。

董涑，字子寿，海宁人。年六十八矣，游会稽，肩瓢笠诗卷谒守仁，卒请为弟子。子谷，官知县，亦受业守仁。

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闻其言，无底滞，守仁大喜。嘉靖五年举进士，与钱德洪并不就廷对归。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已，奔守仁丧，经纪葬事，持心丧三年。久之，与德洪同第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戚贤等荐畿。夏言斥畿伪学，夺贤职，畿乃谢病归。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而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学者称心斋先生。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

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有客闻艮言，诧言："何类王中丞语。"艮乃谒守仁江西，与守仁辨久之，大服，拜为弟子。明日告之悔，复就宾位自如。已，心折，卒称弟子。从守仁归里，叹曰："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还家，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守仁之道，人聚观者千百。抵京师，同门生骇异，匿其车，趣使返。守仁闻之，不悦。艮往谒，拒不见，长跪谢过乃已。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

樾，字子直，贵溪人。举进士。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土酋那鉴反，诈降。樾信之，抵其城下，死焉。诏赠光禄寺卿，予祭葬，任一子官。

春，字子仁，泰州人。闻良知之学，日以硃墨笔识臧否自考，动有绳检，尺寸不逾。嘉靖十一年会试第一，除户部主事，调吏部。缙绅士讲学京师者数十人，聪明解悟善谈说者，推王畿，志行敦实推春及罗洪先。进文选郎中，卒官，年四十四。发其箧，仅白金四两，僚友棺敛归其丧。

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父艰，服阕，起补东昌，移云南屯田副使，进参政，分守永昌，坐事为言官论罢。初，汝芳从永新颜钧讲学，后钧系南京狱当死，汝芳供养狱中，鬻产救之，得减戍。汝芳既罢官，钧亦赦归。汝芳事之，饮食必躬进，人以为难。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释。

杨起元、周汝登，皆万历五年进士。起元，归善人。选庶吉士，适汝芳以参政入贺，遂学焉。张居正方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拾遗被劾，帝不问。未几卒。天启初，追谥文懿。汝登，嵊人。初为南京工部主事，榷税不如额，谪两淮盐运判官，累官南京尚宝卿。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

蔡悉，字士备，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常德推官。筑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累官南京尚宝卿，移署国子监。尝请立东宫，又极论矿税之害。有学行，恬宦情。仕五十年，家食强半。清操亮节，淮西人宗之。

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甫冠举乡试。之赣州，从王守仁学。不应会试者再。嘉靖二年策问阴诋守仁，德与魏良弼等直发师训无所阿，竟登第。除知六安州，建龙津书院，聚生徒论学。入为刑部员外郎。六年诏简朝士有学行者为翰林，乃改德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作讲亭，进诸生与四方学者论道其中。寻改南京尚宝卿。召为太仆少卿。以便养，复改南京鸿胪卿。父忧，服阕，留养其母，与邹守益、聂豹、罗洪

先日讲学。以荐起故官。累迁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母忧归，服未阕，即用为礼部尚书。丧毕之官，命直无逸殿。时储位久虚，帝惑陶仲文“二龙不相见”之说，讳言建储，德恳请。会有诏，二王出邸同日婚。德以裕王储贰不当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诸王皆处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与太祖同，请从初制。”帝不许。德又言：“《会典》醮词，主器则曰承宗，分藩则曰承家。今裕王当何从？”帝不悦曰：“既云王礼，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即具册立仪上。帝滋不悦，然终谅其诚，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杜氏薨，德请用成化朝纪淑妃故事，不从。德遇事侃侃，裁制诸宗藩尤有执。或当利害，众相顾色战，德意气自如。

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德器宇温粹，学务实践，不尚空虚。晚见知于帝，将柄用，而德遽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庄。

族人瑜，字汝重，亦学于守仁。守仁教之曰：“常舀□然无自是而已。”瑜终身践之。举于乡，不就会试，曰：“老亲在，三公不与易也。”母死，庐墓侧。虎环庐嗥，不为动。历官四川参议，所至有廉惠声。年近九十而卒。

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父循，进士。历兵部武选郎中。会考选武职，有指挥二十余人素出刘瑾门，循罢其管事。瑾怒骂尚书王敞，敞惧，归部趣易奏。循故迟之，数日瑾败，敞乃谢循。循历知镇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备副使，咸有声。

洪先幼慕罗伦为人。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好之，欲往受业，循不可而止。乃师事同邑李中，传其学。嘉靖八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即请告归。外舅太仆卿曾直喜曰：“幸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亲孝。父每肃客，洪先冠带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诏劾请告逾期者，乃赴官。寻遭父丧，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继遭母忧，亦如之。

十八年简宫僚，召拜春坊左赞善。明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疏请来岁朝正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时帝数称疾不视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余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

洪先归，益寻求守仁学。甘淡泊，炼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国计、民情，悉加意谘访。曰："苟当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赋多宿弊，请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属。洪先精心体察，弊顿除。岁饥，移书郡邑，得粟数十石，率友人躬振给。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为画策战守，寇引去。素与顺之友善。顺之应召，欲挽之出，严嵩以同乡故，擢假边才起用，皆力辞。

洪先虽宗良知学，然未尝及守仁门，恒举《易大传》"寂然不动"、周子"无欲故静"之旨以告学人。又曰："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时王畿谓良知自然，不假纤毫力。洪先非之曰："世岂有现成良知者耶？"虽与畿交好，而持论始终不合。山中有石洞，旧为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莲。谢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户。

初，告归，过仪真，同年生主事项乔为分司。有富人坐死，行万金求为地，洪先拒不听。乔微讽之，厉声曰："君不闻志士不忘在沟壑耶？"江涨，坏其室，巡抚马森欲为营之，固辞不可。隆庆初卒，赠光禄少卿，谥文庄。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初受业章懋，后从王守仁游。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坐同年生杨名劾汪鋐事，下诏狱，谪信宜典史。鋐罢，量移安福知县，迁兵部员外郎。父忧，庐墓侧，终丧不入内。起兵部郎中，擢广东提学副使，未赴，改南京国子祭酒。母忧，服阕，起礼部右侍郎。俺答犯京师，分守宣武门，尽纳乡民避寇者。调吏部为左。已，改掌詹事府。三十三年，供事西苑。所撰青词，颇有所规讽，帝衔之。会推南京吏部尚书，帝疑文德欲远己，命调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辞，劝帝享安静和平之福。帝以为谤讪，除其名。既归，聚徒讲学。卒，贫不能殓。万历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恭。

吴悌，字思诚，金溪人。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乐安知县，调繁宣城，征授御史。十六年，应天府进试录，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帝怒，逮考官谕德江汝璧、洗马欧阳衢诏狱，贬官，府尹孙懋等下南京法司，寻得还职，而停举子会试。悌为举子求宽，坐下诏狱，出视两淮盐政。海溢，没通、泰民庐，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寻引疾归，还朝，按河南。伊王典楧骄横，惮悌，遗书称为友。悌报曰："殿下，天子亲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宪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惮之。夏言、严嵩当国，与悌乡里。尝谒言，众见言新服宫袍，竞前誉

之，悌却立不进。言问故，徐曰：“俟谈少间，当以政请。”言为改容。及嵩擅政，悌恶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败，起故官，一岁中累迁至南京大理卿。时吴岳、胡松、毛恺并以耆俊为卿贰，与悌称“南都四君子”。隆庆元年就迁刑部侍郎。明年卒。

悌为王守仁学，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为多。万历中，子仁度请恤。吏部尚书孙丕扬曰：“悌，理学名臣，不宜循常格。”遂用黄孔昭例，赠礼部尚书，谥文庄。乡人建祠，与陆九渊、吴澄、吴与弼、陈九川并祀，曰五贤祠，学者称疏山先生。

仁度，字继疏。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三王并封议起，抗疏争之。久之，擢吏部主事，历考功郎中。稽勋郎中赵邦清被劾，疑同官邓光祚等嗾言路，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宽邦清罚，给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党比。时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为文选，御史康丕扬复劾仁度倾光祚而代之，诏改调之南京。自邦清被论后，言路讦不已，都御史温纯恚甚，请定国是，以剖众疑，而深为仁度惜。仁度寻补南京刑部郎中，擢太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砥廉隅，务慈爱，与魏允贞齐名。居四年，以疾归。熹宗初，起大理卿，进兵部右侍郎，复称疾去。再起工部左侍郎。天启五年，魏忠贤以仁度与赵南星、杨涟等善，勒令致仕，寻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励，邹元标亟称之。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纲，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和厚，与人接，诚意盎溢。而弘纲难近，未尝假色笑于人。然两人志行相准。廷仁初慕陈献章，后闻王守仁之学于弘纲。守仁征桶冈，诣军门谒，遂师事焉。嘉靖元年举于乡，复从守仁浙东。廷仁立论尚平实，守仁殁后，有为过高之论者，辄曰：“此非吾师言也。”除新会知县，释菜献章祠，而后视事。政尚简易，士民爱之。迁南京工部主事，分司仪真，榷芜湖税，不私一钱。满考，即致仕。弘纲由乡举官刑部主事。

守仁之门，从游者恒数百，浙东、江西尤众，善推演师说者称弘纲、廷仁及钱德洪、王畿。时人语曰：“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然守仁之学，传山阴、泰州者，流弊靡所底极，惟江西多实践，安福则刘邦采，新建则魏良政兄弟，其最著云。

邦采，字君亮。族子晓受业守仁，归语邦采，遂与从兄文敏及弟侄九人谒守仁于里第，师事焉。父忧，蔬水庐墓。免丧，不复应举。提学副使赵渊檄赴试，御史储良才许以常服入闱，不解衣检察，乃就试，得

中式。久之，除寿宁教谕，擢嘉兴府同知，弃官归。邦采识高明，用力果锐。守仁倡良知为学的，久益敝，有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自然者，邦采每极言排斥焉。

文敏，字宜充。父丧除，绝意科举。尝曰："学者当循本心之明，时见己过，刮磨砥砺，以融气禀，绝外诱，征诸伦理、事物之实，无一不慊于心，而后为圣门正学，非困勉不可得入也。高谈虚悟，炫未离本，非德之贼乎？"晓，字伯光。举于乡，后为新宁知县，有善政。

良政，字师伊。守仁抚江西，与兄良弼，弟良器、良贵，咸学焉。提学副使邵锐、巡按御史唐龙持论与守仁异，戒诸生勿往谒，良政兄弟独不顾，深为守仁所许。良政功尤专，孝友敦朴，燕居无惰容，尝曰："不尤人，何人不可处；不累事，何事不可为。"举乡试第一而卒。良弼尝言，"吾梦见师伊，辄汗浃背"，其为兄惮如此。良器，字师颜。性超颖绝人，虽宗良知，践履务平实。良弼，自有传。良贵，官右副都御史。

王时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礼部郎中、福建佥事。累官太仆少卿，降光禄少卿。隆庆末，出为陕西参政。张居正柄国，以京察罢归。万历中，南赣巡抚张岳疏荐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时槐在闰察中，群情不服，请召时槐，且永停闰察。"报可。久之，陆光祖掌铨，起贵州参政，旋擢南京鸿胪卿，进太常，皆不赴。

时槐师同县刘文敏，及仕，遍质四方学者，自谓终无所得。年五十，罢官，反身实证，始悟造化生生之几，不随念虑起灭。学者欲识真几，当从慎独入。其论性曰："孟子性善之说，决不可易。使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羞恶更何从生。且人应事接物，如是则安，不如是则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废一。要之，居敬二字尽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谓之穷理，即考索讨论，亦居敬中之一事。敬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也。"年八十四卒。

庐陵陈嘉谟，字世显，与时槐同年进士。为给事中，不附严嵩，出之外。历湖广参政，乞休归，专用力于学。凡及其门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师之。"塘南，时槐别号也。年八十三卒。

许孚远，字孟中，德清人，受学同郡唐枢。嘉靖四十一年成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已，调北部。尚书杨博恶孚远讲学，会大

计京朝官，黜浙人几半，博乡山西无一焉。孚远有后言，博不悦，孚远遂移疾去。隆庆初，高拱荐起考功主事，出为广东佥事，招大盗李茂、许俊美，擒倭党七十余辈以降，录功，赉银币。旋移福建。神宗立，拱罢政，张居正议逐拱党，复大计京官。王篆为考功，诬孚远党拱，谪两淮盐运司判官。历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辄集诸生讲学，引贡士邓元锡、刘元卿为友。寻以给事中邹元标荐，擢陕西提学副使，敬礼贡士王之士，移书当路，并元卿、元锡荐之。后三人并得征，由孚远倡也。迁应天府丞，坐为李材讼冤，贬二秩，由广东佥事再迁右通政。二十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倭陷朝鲜，议封贡，孚远请敕谕日本，擒斩平秀吉，不从。吕宋国酋子讼商人袭杀其父，孚远以闻，诏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饥，民掠官府，孚远擒倡首者，乱稍定，而给事中耿随龙、御史甘士价等劾孚远宜斥，帝不问。所部多僧田，孚远入其六于官。又募民垦海坛地八万三千有奇，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因请推行于南日、彭湖及浙中陈钱、金塘、玉环、南麂诸岛，皆报可。居三年，入为南京大理卿，就迁兵部右侍郎，改左，调北部。甫半道，被论。乞休，疏屡上，乃许。又数年，卒于家，赠南京工部尚书，后谥恭简。

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与郡人罗汝芳讲学不合。及官南京，与汝芳门人礼部侍郎杨起元、尚宝司卿周汝登，并主讲席。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孚远作《九谛》以难之，言："文成宗旨，原与圣门不异，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立论至为明析。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未发时，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语，始为无病。今以心意知物，俱无善恶可言者，非文成之正传也。"彼此论益龃龉。而孚远抚福建，与巡按御史陈子贞不相得，子贞督学南畿，遂密讽同列拾遗劾之。从孚远游者，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皆为名儒。

尤时熙，字季美，洛阳人。生而警敏不群，弱冠举嘉靖元年乡试。时王守仁《传习录》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时熙一见叹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词章，末矣。"已而以疾稍从事养生家。授元氏教谕，父丧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为教，两邑士亦知新建学。入为国子博士，徐阶为祭酒，命六馆士咸取法焉。居常以不获师事守仁为恨，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传，遂师事之。魁以直言锢诏狱，则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寻以户部主事榷税浒墅，课足而止，不私一钱。念母老，乞终养归，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为事，足未尝涉公府。斋中设守仁位，晨兴必焚香肃拜，来学者亦令民谒。晚年，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甚且越绳墨自恣，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卒于万历八年，年

七十有八，学者称西川先生。其门人，孟化鲤最著，自有传。

张后觉，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乡举官广昌知县。后觉生有异质，事亲考，居丧哀毁，三年不御内。早岁，闻良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遂精思力践，偕同志讲习。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后觉率同志往师之，学益有闻。久之，以岁贡生授华阴训导，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宗守仁学，与后觉同志。善为建愿学书院，俾六郡士师事焉。汝芳亦建见泰书院，时相讨论。犹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门弟子日益进。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行孚远近，学者称之为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万历六年卒。

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最著。秋，自有传。维新，亦茌平人，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箧，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邓以赞，字汝德，新建人。张元忭，字子荩，绍兴山阴人。二人皆生有异质，又好读书。以赞幼，见父与人论学，辄牵衣尾之，间出语类夙儒。父闵其勤学，尝扃之斗室。元忭素羸弱，母戒毋过劳，乃藏灯幕中，俟母寝始诵。十余岁时以气节自负，闻杨继盛死，为文遥诔之，慷慨泣下。父天复，官云南副使，击武定贼凤继祖有功。已，贼还袭武定，官军败绩，巡抚吕光洵讨灭之。至隆庆初，议者追理前失亡状，逮天复赴云南对簿，元忭适下第还，万里护行，发尽白。已，复驰诣阙下白冤，当事怜之，天复得削籍归。

隆庆五年，以赞举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而元忭以廷试第一，授修撰。万历初，座主张居正枋国政，以赞时有匡谏，居正弗善也，移疾归。久之，补原官，旋引退。诏起中允，至中途复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就擢礼部右侍郎，复就转吏部，再疏请建储，且力斥三王并封之非，中言："中宫钟爱元子，其愿早正春宫，视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宫而缓册立，殆未谅中宫心。况信者，国之大宝，建储一事，屡

示更移，将使诏令不信于天下，非所以重宗庙，安社稷也。”会廷臣多谏者，事竟寝。寻召为吏部右侍郎，力辞不拜。以赞登第二十余年，在官仅满一考。居母忧，不胜丧而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洁。

元忭尝抗疏救御史胡涍，又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修《二南》之化，皆不省。万历十年奉使楚府还，过家省母，既行心动，辄驰归，仅五日，母卒。元忭奉二亲疾，汤药非口尝弗进，居丧毁瘠，遵用古礼，乡人多化之。服阕，起故官，进左谕德，直经筵。先是，元忭以帝登极恩，请复父官，诏许给冠带。至是复申前请，格不从。元忭泣曰：“吾无以下见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启初，追谥文恭。

以赞、元忭自未第时即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笃于孝行，躬行实践。以赞品端志洁，而元忭矩矱俨然，无流入禅寂之弊。元忭子汝霖，江西参议。汝懋，御史。

孟化鲤，字叔龙，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化鲤年十六，慨然以圣贤自期。而秋儿时受《诗》，至《桑中》诸篇，辄弃去不竟读。化鲤举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相欲招致之，辞不往。榷税河西务，与诸生讲学，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东大饥，奉命往振，全活多。改吏部，历文选郎中，佐尚书孙鑨黜陟，名籍甚。时内阁权重，每铨除必先白，化鲤独否，中官请托复不应，以故多不悦。都给事中张栋先以建言削籍，化鲤奏起之，忤旨，夺堂官俸，谪化鲤及员外郎项复弘、主事姜仲轼杂职。阁臣疏救，命以原品调外。顷之，言官复交章救，帝益怒，夺言官俸，斥化鲤等为民。既归，筑书院川上，与学者讲习不辍，四方从游者恒数百人。久之卒。

秋举隆庆五年进士。为昌黎知县，有善政。迁大理评事，去之日，老稚载道泣留。以职方员外郎督视山海关。关政久驰，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严。中流言，万历九年京察坐贬，归涂与妻孥共驾一牛车，道旁观者咸叹息。许孚远尝过张秋，造其庐，见茆屋数椽，书史狼藉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别号也。后起官刑部主事，历尚宝丞少卿，卒。秋既殁，廷臣为请谥者章数十上。天启初，赐谥清宪。

化鲤自贡入太学，即与秋道义相勖，后为吏部郎，而秋官尚宝，比舍居，食饮起居无弗共者，时人称“二孟”。化鲤之学得之洛阳尤时熙，而秋受业于邑人张后觉。时熙师曰刘魁，后觉则颜钥、徐樾弟子也。

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二亲相继殁，庐墓六年，不饮酒茹荤。服除，伤不及禄养，终身麻衣蔬食，誓不见有司。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自言学莫邃于《易》。初，结庐釜山，学之六年无所得。后远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数年，始悟《易》象。又数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之意。又数年始悟卦变之非。盖二十九年而后书成。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给米三石，终其身。

邓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十五丧父，水浆不入口。十七行社仓法，惠其乡人。已为诸生，游邑人罗汝芳门，又走吉安，学于诸先达。嘉靖三十四年举于乡，复从邹守益、刘邦采、刘阳诸宿儒论学。后不复会试，杜门著述，逾三十年，《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学者称潜谷先生。

休宁范涞知南城时，重元锡。后为南昌知府，万历十六年入觐，荐元锡及刘元卿、章潢于朝。南京祭酒赵用贤亦请征聘，如吴与弼、陈献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试，元锡固辞。明年，御史王道显复以元锡、元卿并荐，且请仿祖宗征辟故事，无拘部试。诏令有司问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复并荐二人，诏以翰林待诏征之，有司敦遣上道，甫离家而卒。乡人私谥文统先生。

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

元卿，字调父，安福人。举隆庆四年乡试，明年会试，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张居正闻而大怒，下所司申饬，且令人密讶之，其人反以情告，乃获免。既归，师同邑刘阳，王守仁弟子也。万历二年，会试不第，遂绝意科名，务以求道为事。既累被荐，乃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疏请早朝勤政，又请从祀邹守益、王艮于文庙，厘正外蕃朝贡旧仪。寻引疾归，肆力撰述，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问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诸书。

潢，字本清，南昌人。居父丧，哀毁血溢。构此洗堂，联同志讲

学。辑群书百二十七卷，曰《图书编》。又著《周易象义》、《时经原体》、《书经原始》、《春秋窃义》、《礼记》答刂言》、《论语约言》诸书。从游者甚众。数被荐，从吏部侍郎杨时乔请，遥授顺天训导，如陈献章、来知德故事，有司月给米三石赡其家。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乡人称潢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之书，乃私谥文德先生。自吴与弼后，元锡、元卿、潢并蒙荐辟，号“江右四君子”。

列传第一百七十二 儒林三

○孔希学孔彦绳 颜希惠 曾质粹 孔闻礼 孟希文 仲于陛 周冕 程接道 程克仁 张文运 邵继祖 硃梴 硃墅

孔希学，字士行，先圣五十六代孙也，世居曲阜。祖思晦，字明道，仕元为教谕，有学行。仁宗时，以思晦袭封衍圣公，卒谥文肃，子克坚袭。

克坚，字璟夫。至正六年，中书言衍圣公阶止嘉议大夫，与爵不称，乃进通奉大夫，予银印。十五年有荐其明习礼乐者，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封。克坚累迁国子祭酒。二十二年，克坚谢病还阙里，后起集贤学士、山东廉访使，皆不赴。洪武元年三月，徐达下济宁，克坚称疾，遣希学来见，达送之京师。希学奏父病不能行，太祖敕谕克坚，末言“称疾则不可”。会克坚亦来朝，遇使者淮安，惶恐兼程进，见于谨身殿问以年，对曰：“臣年五十有三。”曰：“尔年未迈，而病婴之。今不烦尔以官。尔家，先圣后，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俾进学。”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复召见，命以训厉族人。因顾侍臣曰：“先圣后，特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十一月命希学袭封衍圣公。置官属，曰掌书，曰典籍，曰司乐，曰知印，曰奏差，曰书写，各一人。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又命其族人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而进衍圣公秩二品，阶资善大夫。赐之诰曰：“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其孙子思，又能传述而名言之，以极其盛。有国家者，求其统绪，尊其爵号，盖所以崇德报功也。历代以来，膺袭封者或不能绳其祖武，朕甚闵焉。当临驭之初，访世袭者得五十六代孙孔希学，大宗是绍，爰行典礼，以致褒崇。尔其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以副朕之至望，岂不伟欤！”希大阶承事郎，赐之敕。

三年春，克坚以疾告归，遣中使慰问。疾笃，诏给驿还家，赐白金文绮，舟次邳州卒。

六年八月，希学服阕入朝，命所司致廪饩，从人皆有赐，复劳以敕，赐袭衣冠带。九月辞归，命翰林官饯于光禄寺，赉白金文绮。明年二月，希学言："先圣庙堂廊庑圮坏，祭器、乐器、法服不备，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后多芜，而征赋如故，乞减免。"并从之。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

希学好读书，善隶法，文词尔雅。每宾客宴集，谈笑挥洒，烂然成章。承大乱之后，庙貌服物，毕力修举，尽还旧观。十四年卒。命守臣致祭。

子讷，字言伯，十七年正月袭封。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自后，每岁入觐，给符乘传。帝既革丞相官，遂令班文臣首。讷性恭谨，处宗党有恩。建文二年卒。子公鉴袭。

公鉴，字昭文，有孝行，嗣爵二年卒。成祖即位，遣使致祭。

子彦缙，字朝绅，永乐八年袭，甫十岁，命肄业国学，久之遗归。十五年修阙里文庙成，御制碑文勒石。仁宗践阼，彦缙来朝。仁宗语侍臣曰："外蕃贡使皆有公馆。衍圣公假馆民间，非崇儒重道意。"遂赐宅东安门外。宣德四年，彦缙将遣使福建市书，咨礼部，部臣以闻，命市与之。已，奏阙里雅乐及乐舞生冠服敝坏，诏所司修治。景泰元年，帝幸学。彦缙率三氏子孙观礼，赐坐彝伦堂听讲。幸学必先期召衍圣公，自此始。彦缙幼孤，能自立，然与族人不睦。景泰六年，族祖克昫等与彦缙相讦，帝置不问。彦缙子承庆，先卒。孙弘绪，字以敬，甫八岁，而彦缙卒。妾江诉弘绪幼弱，为族人所侵。诏遣礼部郎为治丧，而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驿召弘绪至京袭封，赐玉带金印，简教授一人课其学。英宗复辟，入贺。朝见便殿，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弘绪才十岁，进止有仪，帝甚悦。每岁入贺圣寿。帝闻其赐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赏花、西苑较射，皆与焉。

公恂，字宗文。景泰五年举会试。闻母疾，不赴廷对。帝问礼部，得其故，遣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备试卷，命翰林院给笔札。登第，即丁母忧归。天顺初，授礼科给事中。大学士李贤言："公恂，至圣后，赞善司马恂，宋大贤温国公光后，宜辅导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入语孝肃皇后曰："吾今日得圣贤子孙为汝子傅。"孝肃皇后者，宪宗生母，方以皇贵妃有宠，于是具冠服拜谢，宫中传为盛事云。成化初，以言事谪汉阳知府，未至，丁父忧。服阕，还故秩，莅南

京詹事府。久之卒。

弘绪少贵，又恃妇翁大学士李贤，多过举。成化五年被劾，按治，夺爵为庶人，令其弟弘泰袭。弘泰殁，爵仍归弘绪子。

弘泰，字以和。既嗣爵，弘治十一年，山东按臣言弘绪迁善改行，命复冠带。明年六月，圣殿灾，弘泰方在朝，弘绪率子弟奔救，素服哭庙，蔬食百日。弘泰还，亦斋哭如居丧。弘泰生七月而孤，奉母孝，与弘绪友爱，无间言。十六年卒，弘绪子闻韶袭。

闻韶，字知德。明年，新庙建，规制逾旧，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御制碑文勒石。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书院及邹县子思子庙各有礼事，奏请弟闻礼主之。帝授闻礼《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为之。两书院各设学录一人，荐族之贤者充焉。六年，山东盗起，闻韶与巡抚赵璜请城阙里，迁曲阜县治以卫庙，不果行。嘉靖二十五年，闻韶卒，子贞干袭。

贞干，字用济。三十五年入朝。卒，子尚贤袭。

尚贤，字象之。巡抚丁以忠言："尚贤冲年，宜如弘泰例，国学肄业。"从之。万历九年，庶母郭氏讦尚贤。帝为革供奉女乐二十六户，令三岁一朝。十七年，尚贤仍请比岁入贺，许之。尚贤博识。天启元年卒。子廕椿先卒，无嗣，从弟子廕植袭。

廕植，字对寰。祖贞宁，衍圣公贞干弟也，仕为《五经》博士。父尚坦，国学生，追封衍圣公。廕植先为博士，尚贤既丧子，遂育为嗣。天启四年以覃恩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加太子太傅。

孔彦绳，字朝武，衢州西安人，先圣五十九代孙也。宋建炎中，衍圣公端友扈跸南渡，因家衢州。高宗命以州学为家庙，赐田五顷，以奉祭祀。五传至洙。元至元间，命归曲阜袭封。洙让爵曲阜之弟治。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圣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礼仪，猥同氓庶。今访得洙之六世孙彦绳，请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轻则起科，后改征重税，请仍改轻，以供祀费。"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

彦绳卒，子承美，字永实，十四年袭。卒，子弘章，字以达，嘉靖二十六年袭。卒，子闻音，字知政，万历五年袭。卒，子贞运，字用行，四十三年袭。时以在曲阜者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为南宗云。

颜希惠，复圣五十九代孙也。洪武初，以颜子五十七代孙池为宣德府学教授。十五年改三氏学教授，以奉祀事。池，字德裕。子拳，字克膺。拳子希仁，字士元。景泰三年诏以颜、孟子孙长而贤者各一人，至京官之。其年，希仁为巡按御史顾躭所劾。诏黜希仁，召希惠以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未几，以希惠非嫡子，仍以希仁长子议为之。议，字定伯，成化元年赐第京师，入觐，驰驿以为常。议卒，子鋐，字宗器，十八年袭。卒，子重德，字尚本，正德二年袭。卒，子从祖，字守嗣，袭。卒，无子，嘉靖四十一年以从祖从父重礼之长子肇先为嗣。肇先，字启源。卒，子嗣慎，字用修袭。卒，长子尹宗先卒，次子尹祚，字永锡，万历年袭。尹祚为人博学好义，尹宗之子伯贞既长，遂以其职让之。伯贞，字叔节，二十七年袭。卒，子幼，弟伯廉，字叔清，三十四年袭。卒，子绍绪，崇祯十四年袭。

曾质粹，字好古，吉安永丰人，宗圣五十九代孙也。其先，都乡侯据避新莽之乱，徙家豫章，子孙散居抚、吉诸郡间。成化初，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者陷入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诏加修筑。正德间，山东佥事钱鋐访得曾子之后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几而没。嘉靖十二年，以学士顾鼎臣言，诏求嫡嗣。于是江西抚按以质粹名闻，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三十九年卒。子昊，未袭卒。昊子继祖，字绳之，少病目，江西族人衮谋夺其职，为给事中刘不息、御史刘光国所纠，于是罢衮官，而继祖仍主祀事。卒，子承业，字洪福，万历五年袭。卒，子弘毅，字泰东，崇祯元年袭。卒，子闻达，字象舆，十四年袭。

孔闻礼，字知节，衍圣公闻韶弟也。正德二年诏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奉述圣祀事。自后，世以衍圣公弟为之。闻礼卒，嘉靖二十五年，贞宁字用致袭。卒，万历二十二年，廕桂袭。卒，天启二年，廕隆袭。卒，八年，尚达袭。卒，崇祯十年，廕相袭。卒，十四年，廕锡袭。卒，十六年，廕钰袭。

孟希文，字士焕，亚圣五十六代孙也。洪武元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思谅，字友道，子克仁，字信夫。克仁子希文。景泰三年授希文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卒，子元，字长伯，弘治二年袭。卒，子公棨幼，嘉靖二年以元弟亨之子公肇袭。公肇，字先文，少好学，事继母孔氏，以孝闻。卒，十二年，仍以公棨袭。公棨，字橐文。卒，子彦璞，字朝玺，隆庆元年袭。卒，子承光，万历二十九年袭。卒，子弘誉，天启三年袭。卒，子闻玉，崇祯二年

袭。

仲于陛，先贤仲子六十二代孙也。万历十五年诏以仲子五十九代孙吕为奉祀。吕子铨。铨子则显。则显子于陛。崇祯十六年以衍圣公孔廕植言，诏授于陛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赐泗水县、济宁州田六十余顷，庙户三十一，以奉其祭祀焉。

周冕，先贤元公周子十二代孙也。其先，道州人，熙宁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孙因家庐山莲花峰下。景泰七年，授冕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还乡以奉周子祀事。卒，子绣麟袭。卒，子道袭。卒，子联芳袭。卒，子济袭。卒，从弟汝忠袭。卒，子莲应袭。

程接道，先贤正公程子后也。宋淳熙间，纯公程子五世孙有居江宁者，尝主金陵书院祀事。卒，以名幼学者承之。明初失传。崇祯三年，河南巡按李日宣请以正公之后为之嗣，诏许之，遂以接道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十四年，土贼于大忠作乱，接道力拒，死之。

程克仁，先贤正公程子十七代孙也，世居嵩县之六浑。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程子祀事。卒，子继祖袭。卒，仲子世宥袭。卒，子心传袭。心传庄重寡言，为乡党所称。卒，弟宗益袭。卒，从子佳引袭。卒，从弟佳祚袭。崇祯十四年为土贼于大忠所杀。

张文运，郿人，先贤明公张子十四代孙也。天启二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张子祀事。崇祯三年卒，子承引，以父忧未袭。六年卒，子元祥，本朝康熙元年袭。

邵继祖，洛阳人，先贤康节公邵子二十七代孙也。崇祯三年，河南巡按吴甡请以继祖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邵子祀事。诏从之。卒，子养醇袭。

硃梴，字孟龄，先贤文公硃子九世孙也，世居福建建安县之紫霞洲。景泰六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硃子祀事。梴为人淳谨，言动有则。卒，子燉，字孔晖袭。燉以事入都，中途遇盗。未几，有遗金道上者，燉守之，以还其人，人称其廉介。卒，子茔，字元厚袭。卒，子鎏袭。卒，子法，字兆祖袭。法为人孝友。卒，子楗，字士启袭。卒，子莹，字惟玉袭。卒，子之俊，字乔之袭。

硃墅，先贤文公硃子十一世孙也。正德间，给事中戴铣、汪元锡，

御史王完等相继言：“硃子，继孔子者也。孔子之后有曲阜、西安，硃子之后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恩典已隆，在婺源者，请依阙里之例，录其子孙一人，量授以官，俾掌祠事。”诏许之。嘉靖二年授墅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十八年以本学训导席端言，令其世袭。墅卒，子镐袭。卒，子德洪袭。卒，子邦相袭。卒，子煜袭。卒，子坤袭。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　　，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诸家之集，参以众论，录其著者，作《文苑传》。

○杨维桢陆居仁 钱惟善 胡翰 苏伯衡 王冕郭奎 刘炳 戴良王逢 丁鹤年 危素 张以宁石光霁 秦裕伯 赵壎宋僖等 徐一夔 赵捻谦乐良等 陶宗仪顾德辉等 袁凯 高启杨基等 王行唐肃 宋克等 孙蕡王佐等 王蒙郭传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李，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辩》千余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将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覆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

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免。诗震荡陵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时锁院三千人，独惟善据枚乘《七发》辨钱塘江为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自号云松野衲。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幼聪颖异常儿。七岁时，道拾遗金，坐守侍其人还之。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同郡黄溍、柳贯以文章名天下，见翰文，称之不容口。游元都，公卿交誉之。与武威余阙、宣城贡师泰尤善。或劝之仕，不应。既归，遭天下大乱，避地南华山，著书自适。文章与宋濂、王祎相上下。太祖下金华，召见，命与许元等会食中书省。后侍臣复有荐翰者，召至金陵。时方籍金华民为兵，翰从容进曰：“金华人多业儒，鲜习兵，籍之，徒糜饷耳。”太祖即罢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书成，受赉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徜徉十数年而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义》，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

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宋门下侍郎辙之裔也。父友龙，受业许谦之门，官萧山令，行省都事。明师下浙东，坐长子仕闽，谪徙滁州。李善长奏官之，力辞归。伯衡警敏绝伦，博洽群籍，为古文有声。元末贡于乡。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与焉。岁丙午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被荐，召见，擢翰林编修。力辞，乞省觐归。洪武十年，学士宋濂致仕，太祖问谁可代者，濂对曰：“伯衡，臣乡人，学博行修，文词蔚赡有法。”太祖即征之，入见，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二十一年聘主会试，事竣复辞还。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

书，墓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花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

同时郭奎、刘炳皆早参戎幕，以诗名。奎，字子章，巢县人。从余阙学，治经，阙亟称之。太祖为吴国公，来归，从事幕府。硃文正开大都督府于南昌，命奎参其军事，文正得罪，奎坐诛。炳，字彦昺，鄱阳人。至正中，从军于浙。太祖起淮南，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洪武初，从事大都督府，出为知县。阅两考，以病告归，久之卒。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学古文于黄溍、柳贯、吴莱。贯卒，经纪其家。太祖初定金华，命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明年，用良为学正，与宋濂、叶仪辈训诸生。太祖既旋师，良忽弃官逸去。辛丑，元顺帝用荐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学提举。良见时事不可为，避地吴中，依张士诚。久之，见士诚将败，挈家泛海，抵登、莱，欲间行归扩廓军，道梗，寓昌乐数年。洪武六年始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元亡后，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

逢，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征，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请，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诗集》七卷。逢自称席帽山人。

时又有丁鹤年者，回回人。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世商。元世祖征西域，军乏饟，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赀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丞。父职马禄丁，以世廕为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留葬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年十八，奉母走镇江。母殁，盐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

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及海内大定，牒请还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瘗东村废宅中，鹤年恸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敛而葬焉。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以永乐中卒。鹤年好学洽闻，精诗律，楚昭、庄二王咸礼敬之。正统中，宪王刻其遗文行世。

危素，字太仆，金溪人，唐抚州刺史全讽之后。少通《五经》，游吴澄、范椁门。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成，赐金及宫人，不受。由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饧饼馈宦寺，叩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迁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转大司农丞、礼部尚书。

时乱将亟，素每抗论得失。十八年参中书省事，请专任平章定住总西方兵，毋迎帝师悞军事，用普颜不花为参政，经略江南，立兵农宣抚使司以安畿内，任贤守令以抚流窜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尝胆，力图中兴。"寻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二十年拜参知政事，俄除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素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宫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阁，素谏止之。请亲祀南郊，筑北郊，以斥合祭之失。因进讲陈民间疾苦，诏为发钱粟振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乱，素往廉问，假便宜发楮币，振维扬、京口饥。居房山者四年。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为承旨如故。素甫至而师入，乃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

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数访以元兴亡之故，且诏撰《皇陵碑》文，皆称旨。顷之，坐失朝，被劾罢。居一岁，复故官，兼弘文馆学士，赐小库，免朝谒。尝偕诸学士赐宴，屡遣内官劝之酒，御制诗一章，以示恩宠，命各以诗进，素诗最后成，帝独览而善之曰："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时素已七十余矣。御史王著等论素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岁余卒。

先是，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素在翰林时，宴见，

备言始末。帝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实自素发之云。

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元福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以宁年八岁，或讼其伯父于县系狱，以宁诣县伸理，尹异之，命赋《琴堂诗》，立就，伯父得释，以宁用是知名。泰定中，以《春秋》举进士，由黄岩判官进六合尹，坐事免官，滞留江、淮者十年。顺帝征为国子助教，累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在朝宿儒虞集、欧阳元、揭傒斯、黄溍之属相继物故，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

明师取元都，与危素等皆赴京，奏对称旨，复授侍讲学士，特被宠遇。帝尝登钟山，以宁与硃升、秦裕伯等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洪武二年秋，奉使安南，封其主陈日煃为国王，御制诗一章遣之。甫抵境，而日煃卒，国人乞以印诏授其世子，以宁不听，留居洱江上，谕世子告哀于朝，且请袭爵。既得令，俟后使者林唐臣至，然后入境将事。事竣，教世子服三年丧，令其国人效中国行顿首稽首礼。天子闻而嘉之，赐玺书，比诸陆贾、马援，再赐御制诗八章。及还，道卒，诏有司归其柩，所在致祭。

以宁为人洁清，不营财产，奉使往还，补被外无他物。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元故官来京者，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素宋、元史藁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

门人石光霁，字仲濂，泰州人。读书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经举，授国子学正，进博士，作《春秋钩玄》，能传以宁之学。

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乱，弃官，客扬州。久之，复避地上海。居母丧尽礼。张士诚据姑苏，遣人招之，拒不纳。吴元年，太祖命中书省檄起之。裕伯对使者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书省固辞。洪武元年复征，称病不出。帝乃手书谕之曰："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拜书，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与张以宁等扈从，登钟山拥翠亭，给笔札赋诗，甚见宠待。二年改待制，旋为治书侍御史。三年

始诏设科取士，以裕伯与御史中丞刘基为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辨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出知陇州，卒于官。

赵壎，字伯友，新喻人，好学，工属文。元至正中举于乡，为上犹教谕。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为纂修官，而壎与焉。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用资参考。至八月成，诸儒并赐赍遣归。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祐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还朝，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硃右、贝琼、硃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及壎为纂修官。先后纂修三十人，两局并与者，壎一人而已。阅六月，书成，诸儒多授官，惟壎及硃右、硃廉不受归。

寻召修日历，授翰林编修。高丽遣使朝贡，赐宴，乐作，使者以国丧辞。□熏进曰："小国之丧，不废大国之礼。"太祖甚悦，命与宋濂同职史馆，濂兄事之。尝奉诏撰《甘露颂》，太祖称善。出为靖江王府长史，卒。

始与壎同纂修者汪克宽、陶凯、曾鲁、高启、赵汸、贝琼、高逊志并有传，今自宋僖以下可考者，附著于篇。

宋僖，字无逸，余姚人。元繁昌教谕，遭乱归。史事竣，命典福建乡试。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少与兄聚受业于义乌黄溍，从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尝为人草谏章，力陈顺帝并后之失，顺帝欲罪之，引避归里。已，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士诚称王，基独谏止，欲杀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诚与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书檄多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见诛，基独免。世所传《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犹备列云。

张文海，鄞人，与同里傅恕并入史馆。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元史》成，受赐归，复同修日历。后以宋濂荐授翰林应奉，文字草制，悉称旨。寻以老疾辞还。

傅恕，字如心，鄞人。学通经史，与同郡乌斯道、郑真皆有文名。

洪武二年诣阙陈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驭外蕃、增禄秩、均民田、更法役、黜异端、易服制、兴学校、慎选举、罢榷盐、停榷茶。太祖嘉纳之，遂命修《元史》。事竣，授博野知县，后坐累死。

斯道，字继善，慈溪人，与兄本良俱有学行。洪武中，斯道被荐授石龙知县，调永新，坐事谪役定远，放还，卒。斯道工古文，兼精书法。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荣阳外史。

傅著，字则明，长洲人。史成，归为常熟教谕。魏观行乡饮酒礼，长洲教谕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观礼者以为盛事焉。历官知府，卒。

谢徽，字元懿，长洲人。史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寻擢吏部郎中，力辞不拜，归。复起国子助教，卒。徽博学工诗文，与同邑高启齐名。弟恭，字元功，亦能诗。

硃右，字伯贤，临海人。史成，辞归。已，征修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右长史。九年卒官。

硃廉，字伯清，义乌人。幼力学，从黄溍学古文。知府王宗显辟教郡学。李文忠镇严州，延为钓台书院山长。洪武初，《元史》成，不受官归。寻征修日历，除翰林编修。八年扈驾中都，进诗十章，太祖称善，为和六章赐之。已而授楚王经，迁楚府右长史。久之，辞疾归。廉好程、硃之学，尝取《硃子语类》，摘其精义，名曰《理学纂言》。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尝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元史》成，赐银币还。又以荐入翰林，母老乞归。坐知府魏观事，与高启俱被杀。

张孟兼，浦江人，名丁，以字行。史成，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刘基尝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孟兼性傲，尝坐累谪输作。已，复官，太祖顾孟兼谓濂曰："卿门人邪？"濂对："非门人，乃邑子也。其为文有才，臣刘基尝称之。"太祖熟视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几，用为山西佥事。廉劲疾恶，纠摘奸猾，令相牵引，每事辄株连数十人。吏民闻张佥事行部，凛然堕胆。声闻于朝，擢山东副使。布

政使吴印者，僧也，太祖骤贵之，宠眷甚，孟兼易之。印谒孟兼，由中门入，孟兼杖守门卒。已，又以他事与相拄。太祖先入印言，逮笞孟兼。孟兼愤，捕为印书奏者，欲论以罪。印复上书言状，太祖大怒曰："竖儒与我抗邪！"械至阙下，命弃市。

李汶，字宗茂，当涂人。博学多才，史成，除巴东知县，移南和。晚年归里，以经学训后进。

张宣，字藻重，江阴人。洪武初，以考礼征。寻预修《元史》，太祖亲书其名，召对殿廷，即日授翰林编修，呼为小秀才。奉诏归娶，年已三十矣。六年坐事谪徙濠梁，道卒。

张简，字仲简，吴县人。初师张雨为道士，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荐修《元史》。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杜寅，字彦正，吴县人。史成，官岐宁卫知事。洪武八年，番贼既降复叛，寅与经历熊鼎俱被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与义乌王祎善。洪武二年八月诏纂修礼书，一夔及儒士梁寅、刘于、曾鲁、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并与焉。明年书成，将续修《元史》，祎方为总裁官，以一夔荐。一夔遗书曰：

迩者县令传命，言朝廷以续修《元史》见征，且云执事谓仆善叙事，荐之当路，私心窃怪执事何忄卷忄卷于不材多病之人也。仆素谓执事知我，今自审终不能副执事之望，何也？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

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

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

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厂堇}而成书。至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穿贯也。而向之数公，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仆者承之于后，仆虽欲仰副执事之望，曷以哉！谨奉状左右，乞赐矜察。

一夔遂不至。未几，用荐署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

赵捻谦，名古则，更名谦，余姚人。幼孤贫，寄食山寺，与硃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迮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硃芾工草书篆隶，捻谦悉与为友。博究《六经》、百氏之学，尤精六书，作《六书本义》，复作《声音文字通》，时目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正韵》，捻谦年二十有八，应聘入京师，授中都国子监典簿。久之，以荐召为琼山县学教谕。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其后，门人柴钦，字广敬，以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进言其师所撰《声音文字通》当采录，遂奉命驰传，即其家取之。

乐良，字季本。迮雨，字士霖。赵俶，字本初。洪武中，官国子监博士。以年老乞归，加翰林待制。

张昱，字光弼，庐陵人。仕元，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留居西湖寿安坊，贫无以葺庐，酒间为瞿佑诵所作诗，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太祖征至京，悯其老，

曰“可闲矣”，厚赐遣还，乃自号可闲老人。年八十三卒。

吴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都昌二县。奏除待制翰林，为权幸所阻，避兵于鄞。

硃芾，字孟辨，洪武初，官编修，改中书舍人。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枢密院都事。宗仪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为诗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学，习舅氏赵雍篆法。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举为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谘，亦不赴。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晚岁，有司聘为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所著有《辍耕录》三十卷，又葺《说郛》、《书史会要》、《四书备遗》，并传于世。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尝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去隐于嘉兴之合溪。寻以子元臣为元水军副都万户，封德辉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母丧归绰溪，士诚再辟之，遂断发庐墓，自号金粟道人。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

孙作，字大雅，江阴人。为文醇正典雅，动有据依。尝著书十二篇，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元季，挈家避兵于吴，尽弃他物，独载书两簏。士诚廪禄之，旋以母病谢去，客松江，众为买田筑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历》，授翰林编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为国子助教，寻分教中都，逾年还国学，抉授司业，归卒于家。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词学知名者，又有张宪、周砥、高明、蓝仁之属。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学诗于杨维桢，最为所许。负才不羁，尝走京师，恣言天下事，众骇其狂。还入富春山，混缁流以自放。一日，

升高呼所亲，语曰：“祸至矣，亟去！”三日而寇至，死者五百家。后仕张士诚，为枢密院都事。吴平，变姓名，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殁。

周砥，字履道，吴人，侨无锡。博学工文词，与宜兴马治善，遭乱客治家，治为具舟车，尽穷阳羡山溪之胜。其乡多富人，与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厌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游会稽，殁于兵。治，字孝常，亦能诗。洪武时为内丘知县，终建昌知府。

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处州录事，辟行省掾。方国珍叛，省臣以明谙海滨事，择以自从，与论事不合。及国珍就抚，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还卒于家。

蓝仁，字静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时，清江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兄弟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后辟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内附后，例徙濠梁，数月放归，卒。智，洪武十年被荐，起家广西佥事，著廉声。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元末为府吏，博学有才辨，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荐授御史。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凯上言：“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台省延名士直午门，为诸将说书。后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帝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久之以寿终。凯工诗，有盛名。性诙谐，自号海叟。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赋《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基，字孟载，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吴中，生基，遂家焉。九岁背诵《六经》，及长著书十万余言，名曰《论鉴》。遭乱，隐吴之赤山。张士诚辟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客饶介所。明师下平江，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寻起为荥阳知县，谪居钟离。被荐为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职。六年起官，奉使湖广。召还，授兵部员外郎，迁山西副使。进按察使，被谗夺官，谪输作，竟卒于工所。初，会稽杨维桢客吴中，以诗自豪。基于座上赋《铁笛歌》，维桢惊喜，与俱东，语从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铁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

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本浔阳人。从父宦江浙，兵阻不获归，与友徐贲约，卜居吴兴。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四年征至京师，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阳王事，命羽撰庙碑。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羽文章精洁有法，尤长于诗，作画师小米。

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属，已谢去。吴平，谪徙临濠。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晋、冀，有所廉访。暨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改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

始吴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语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刚，若植大竹于地，系布其端，砲石至，布随之低昂，则人不能害，而砲石无所用矣。"后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行亦自负知兵，以及于祸云。

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启、贲、逊志、羽自有传。

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至正壬寅举乡试。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士诚败，例赴京。寻以父丧还。洪武三年用荐召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其秋，科举行，为分考官，免归。六年谪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称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荐，擢翰林侍读，与孝孺共领修书事，卒于官。

谢肃，官至福建佥事，坐事死。

宋克，字仲温，长洲人。伟躯干，博涉书史。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迨壮，谢酒徒，学兵法，周流无所遇，益以气自豪。张士诚欲罗致之，不就。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洪武初，克任凤翔同知，卒。

尧臣，字唐卿，永嘉人。入吴，为士诚客。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吕敏，字志学，无锡人。元时为道士，洪武初，官无锡教谕。十三年举人才，不知其官所终。

陈则，字文度，昆山人。洪武六年举秀才，授应天府治中。俄擢户部侍郎，以阅实户口，出为大同府同知，进知府。

孙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烂然。负节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廖永忠南征，蕡为真草降表，永忠辟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举，蕡与其选，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兵燹后，蕡劳徕安辑，民多复业。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九年遣监祀四川。居久之，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门城垣。蕡讴唸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十五年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已，大治蓝玉党，蕡尝为玉题画，遂论死。临刑，作诗长讴而逝。时门生黎贞亦戍辽东，蕡尸乃得收敛。贞，字彦晦，新会人。工诗文，尝为本邑训导，以事被诬，戍辽阳十八年，从游者甚众。放还卒。蕡所著，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及《西庵集》、《和陶集》，多佚不传。番禺赵纯称其究极天人性命之理，为一时儒宗云。

王佐，字彦举，先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经乱不能归，遂占籍南海。与蕢结诗社。构辞敏捷，佐不如蕢，句意沉著，蕢亦不如佐。何真使佐掌书记，参谋议。真归朝，佐亦还里。洪武六年被荐，征为给事中。太祖赐宋濂黄马，复为歌，命侍臣属和，佐立成。性不乐枢要，将告归。时告者多获重谴，或尼之曰："君少忍，独不虞性命邪？"佐乃迟徊二年，卒乞骸归。

赵介，字伯贞，番禺人。博通六籍及释、老书。气豪迈，无仕进意。行以囊自随，遇景，赋诗投其中，日往来西樵泉石间。有司累荐，皆辞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于南昌舟次。四子，洁、绚、绎、纯，皆善诗文，工篆隶。绚，隐居不出，有父风。纯，仕御史。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三年以明经荐授洛阳典史，历南阳、西安二府幕官，并能其职。以年衰乞改汉阳教谕，秩满，调义宁。义宁在粤西，荒陋甚，德为振举，文教渐兴，解官归卒。德初好为诗，晚究洛、闽之学，谓诚意为古圣喆心要，故岭南人称理学，必曰李仲修云。黄哲，亦番禺人。历仕州郡，以治行称。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赵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榘度。工画山水，兼善人物。少时赋宫词，仁和俞友仁见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问，遇乱，隐居黄鹤山，自称黄鹤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狱中。

郭传，一名正传，字文远。洪武七年，帝御武楼，赐学士宋濂坐，谓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学之士，卿知其人乎？"对曰："会稽有郭传者，学有渊源，其文雄赡新丽，其议论根据《六经》，异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进，帝召见于谨身殿，授翰林应奉，直起居注。迁兵部主事，再迁考功监丞，进监令，出署湖广布政司参政。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文苑二

○林鸿郑定等 王紱夏昶 沈度弟粲 滕用亨等 聂大年 刘溥苏平等张弼张泰 陆釴 陆容 程敏政 罗□ 储巏 李梦阳康海 王九思 王维桢 何景明 徐祯卿杨循吉 祝允明 唐寅 桑悦边贡 顾璘 弟瑮 陈沂等 郑善夫殷云霄 方豪等陆深王圻王廷陈 李濂

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训导，历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归。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十才子者，闽郑定，侯官王褒、唐泰，长乐高棅、王恭、陈亮，永福王偁及鸿弟子周玄、黄玄，时人目为二玄者也。

鸿论诗，大指谓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闽人言诗者率本于鸿。

晋府引礼舍人浦源，字长源，无锡人也。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二玄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

郑定，字孟宣，尝为陈友定记室。友定败，浮海亡交、广间。久之，还居长乐。洪武中，征授延平府训导，历国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鸿之兄子婿也。为长沙学官，迁永丰知县。永乐中，召入，预修《大典》，擢汉府纪善。

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历陕西副使。

高棅，字彦恢，更名廷礼，别号漫士。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迁典籍。性善饮，工书画，尤专于诗。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王恭，字安中，隐居七岩山，自称皆山樵者。永乐初，以儒士荐起待诏翰林，年六十余，与修《大典》。书成，授翰林院典籍。

陈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兴累诏不出，作《陈抟传》以见志。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终其身不仕。

王偁，字孟易攵。父翰仕元，抗节死，偁方九岁，父友吴海抚教

之。洪武中，领乡荐，入国学，陈情养母。母殁，庐墓六年。永乐初，用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学博才雄，最为解缙所重。自负无辈行，独推让同官王洪。

王洪者，字希范，钱塘人。八岁能文，十八成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偕偁等与修《大典》。历修撰、侍讲。帝颁佛曲于塞外，命洪为文，逡巡不应诏。为同列所排，不复进用，卒官。而偁后坐累谪交址，复以缙事连及，系死狱中。

黄玄，字玄之，将乐人。闻鸿弃官归，遂携妻子居闽县，以岁贡官泉州训导。

周玄，字微之，闽县人。永乐中，以文学征，授礼部员外郎。尝挟书千卷止高棅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同时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亦以能诗名，皆鸿之弟子。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

绂未仕时，与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遂自号九龙山人。于书法，动以古人自期。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声，乘兴写《石竹图》，明旦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其高介绝俗如此。

昆山夏昶者，亦善画竹石，亚于绂。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昶，字仲昭，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太常寺卿。昶与上元张益，同中进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后，昶见益《石渠阁赋》，自谓不如，遂不复作赋。益见昶所画竹石，亦遂不复画竹。益死土木之难。

仲微，名显，钱塘人。尝知滕县事，谪戍云南。其为诗颇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显其一也。

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洪武中，举文学，弗就。坐累谪云南，岷王具礼币聘之，数进谏，未几辞去。都督瞿能与偕入京师。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遂由翰林典籍擢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粲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擢侍读，进阶大理少卿。兄弟并赐织金衣，镂姓名于象简，泥之以金。赠父母如其官，驰传归，告于墓。

昆山夏昺者，字孟暘，与其弟昶以善书画闻，同官中书舍人，时号大小中书，而度、粲号大小学士。

度性敦实，谦以下人，严取与。有训导介其友求书，请识姓字于上。度沈思曰："得非曩讦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固请，终不肯书姓名。其在内廷备顾问，必以正对。粲笃于事兄，己有赐，辄归其兄。

滕用亨，初名权，字用衡。精篆隶书。被荐时年七十矣，召见，大书麟凤龟龙四字以进，又献《贞符诗》三篇。授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用亨善鉴古，尝侍帝观画卷，未竟，众目为赵伯驹，用亨曰："此王诜笔也。"至卷尾，果然。

陈登，字思孝。初仕罗田县丞，改兰溪，再改浮梁。选入翰林，仍给县丞禄，历十年始授中书舍人。登于六书本原，博考详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来，残碑断碣，必穷搜摩搨审度而辨定之。得其传者，太常卿南城程南云也。

聂大年，字寿卿，临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官翰林侍书、中书舍人。燕王入京师，迎谒，道□曷死，死后五月而大年生，母胡抚之。比长，博学，善诗古文。叶盛称其诗，谓三十年来绝唱也。书得欧阳率更法。宣德末，荐授仁和训导。母卒，归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子贤行上之有司，诏旌其门。服阕，分教常州，迁仁和教谕。景泰六年荐入翰林，未几得疾卒。

始，尚书王直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自序昔与文进交，尝戏作诗

一联，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题其后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贤者，天下宁复有遣贤哉。”直闻其言，不怒亦不荐。及大年疾笃，作诗贻直，有“镜中白发孰怜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为之志。

刘溥，字原博，长洲人。祖彦，父士宾，皆以医得官。溥八岁赋《沟水诗》，时目为圣童。长侍祖父游两京，研究经史兼通天文、历数。宣德时，以文学征。有言溥善医者，授惠民局副使，调太医院吏目。耻以医自名，日吟咏为事。其诗初学西昆，后更奇纵，与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鐸、邹亮、蒋忠、王贞庆号“景泰十才子”，溥为主盟。

胤勣，东瓯王和曾孙，自有传。苏平，字秉衡，弟正，字秉贞，海宁人。兄弟并以布衣终。沈愚，字通理，昆山人，业医终其身。王淮，字柏源，慈溪人。晏鐸，字振之，富顺人。由庶吉士授御史，历按两畿、山东，所至有声。坐言事谪上高典史，邻境寇发，官兵不能讨，鐸捕灭之，归所掠于民。邹亮，字克明，长洲人。用况钟荐，擢吏部司务，迁御史。蒋忠，字主忠，仪真人，徙居句容。王贞庆，字善甫，驸马都尉宁子也。折节好士，有诗名，时称金粟公子。

张弼，字汝弼，松江华亭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迁南安知府，地当两广冲，奸人聚山谷为恶，悉捕灭之。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谢病归，士民为立祠。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鐸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鐸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子弘至，自有传。

张泰，字亨父，太仓人。陆釴，字鼎仪，昆山人。陆容，字文量，亦太仓人。三人少齐名，号“娄东三凤”。泰举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修撰。为人恬淡自守，诗名亚李东阳。弘治间，艺苑皆称李怀麓、张沧洲，东阳有《怀麓堂集》，泰有《沧洲集》也。釴与泰同年进士，殿试第二。授编修，历修撰、谕德。孝宗立，以东宫讲读劳，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得疾归。泰、釴皆早卒。容，成化中进士。授南京主事，进兵部职方郎中。西番进狮子，奏请大臣往迎，容谏止之。迁浙江参政，罢归。

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南京兵部尚书信子也。十岁侍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悦之，诏读书翰林院，给廪馔。学士李贤、彭时咸爱重之，贤以女妻焉。成化二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直讲东宫。翰林中，学问该博称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

敏政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灾劾敏政，因勒致仕。五年起官，寻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进礼部右侍郎，专典内阁诰敕。十二年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不已。敏政、昶、经、寅俱下狱，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黜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敏政出狱愤恚，发痈卒。后赠礼部尚书。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罗□，字景鸣，南城人。博学，好古文，务为奇奥。年四十困诸生，输粟入国学。丘浚为祭酒，议南人不得留北监。□固请不已，浚骂之曰："若识几字，倔强乃尔！"□仰对曰："惟中秘书未读耳。"浚姑留之，他日试以文，乃大惊异。成化末，领京闱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据高树，或闭坐一室，瞑目隐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亦厚自负。

尤尚节义。台谏救刘逊尽下狱，□言当优容以全国体。中官李广死，遗一籍，具识大臣贿交者。帝怒，命言官指名劾奏。□上言曰："大臣表正百僚，今若此，固宜置重典。然天下及四裔皆仰望之，一旦指名暴其恶，启远人慢朝廷心。言官未见籍记，凭臆而论，安辨玉石？一经攻摘，且玷终身。臣请降敕密谕，使引疾退，或斥以他事，庶不为朝廷羞，而仕路亦清。"李梦阳下狱，□言："寿宁侯托肺腑，当有以保全之。梦阳不保，为侯累。"帝深纳焉。秩满，进侍读。

正德初，迁南京太常少卿。刘瑾乱政，李东阳依违其间。□，东阳所举士也，贻书责以大义，且请削门生之籍。寻进本寺卿，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遇事严谨，僚属畏惮。畿辅盗纵横，而皇储未建，□疏论激切，且侵执政者。七年冬，考绩赴都，遂引疾致仕归。宁王宸濠慕其名，遣使馈，□避之深山。及叛，□已病，驰书守臣约讨贼，事未举而卒。嘉靖初，赐谥文肃，学者称圭峰先生。

储巏，字静夫，泰州人。九岁能属文。母疾，刲股疗之，卒不起。家贫，力营墓域。旦哭冢，夜读书不辍。成化十九年乡试，明年会试，皆第一。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荐前直谏贬谪者，主事张吉、王纯，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李文祥，吉等皆录用。久之，进郎中。吏部尚书耿裕知其贤，调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尝核实一官，裕欲改其评，巏正色曰："公所执，何异王介甫！"群僚咸在侧，裕大惭，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擢太仆少卿，请命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时不能用。进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警，条御边五事，又陈马政病民者四事，多议行。正德二年改左佥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召为户部右侍郎，寻转左，督仓场，所至宿弊尽厘。刘瑾用事，数陵侮大臣，独敬巏，称为先生。巏愤其所为，五年春，引疾求去。诏许乘传，有司俟疾痊以闻。其秋，瑾败，以故官召，辞不赴。后起南京户部左侍郎，就改吏部，卒官。

巏体貌清羸，若不胜衣；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诗文。好推引知名士，辟远非类，不恶而严。进士顾璘尝谒尚书邵宝，宝语曰："子立身，当以柴墟为法。"柴墟者，巏别号也。嘉靖初，赐谥文懿。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构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泣诉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金夫人诉不已，帝弗听，召鹤龄闲处，切责之，鹤龄免冠叩头乃已。左右知帝护梦阳，请毋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愤。帝又弗许，谓尚书刘大夏曰："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会语泄，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令甲，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

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梦阳恐万实右王，讦万实。诏下总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郑岳勘之。梦阳伪撰万实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构岳子涑通贿事。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书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万实复奏梦阳短，及伪为奏章事。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梦阳，羁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劾梦阳陵轹同列，挟制上官，遂以冠带闲住去。亦褫岳职，谪戍澐，夺廷举俸。

梦阳既家居，益跅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坐前作《书院记》，削籍。顷之卒。子枝，进士。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硃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华州王维桢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梦阳辈相倡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寻调吏部，至郎中，亦以瑾党谪寿州同知。复被论，勒致仕。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王维桢，字允宁。嘉靖十四年进士。擢庶吉士，累官南京国子祭

酒。家居，地大震，压死。维桢颀而晰，自负经世才，职文墨，不得少效于世，使酒谩骂，人多畏而远之。于文好司马迁，于诗好杜甫，而其意以梦阳兼此二人。终身所服膺效法者，梦阳也。

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八岁能诗古文。弘治十一年举于乡，年方十五，宗籓贵人争遗人负视，所至聚观若堵。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与颉颃。正德改元，刘瑾窃柄。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秉政毋挠，语极激烈。已，遂谢病归。逾年，瑾尽免诸在告者官，景明坐罢。瑾诛，用李东阳荐，起故秩，直内阁制敕房。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宫灾，疏言义子不当畜，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留中。久之，进吏部员外郎，直制敕如故。钱宁欲交欢，以古画索题，景明曰："此名笔，毋污人手。"留经年，终掷还之。寻擢陕西提学副使。廖鹏弟太监銮镇关中，横甚，诸参随遇三司不下马，景明执挞之。其教诸生，专以经术世务。遴秀者于正学书院，亲为说经，不用诸家训诂，士始知有经学。嘉靖初，引疾归，未几卒，年三十有九。

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然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其持论，谓："诗溺于陶，谢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钱谦益撰《列朝诗》，力诋之。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自为诸生，已工诗歌，与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举弘治十八年进士。孝宗遣中使问祯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祯卿以貌寝不与。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其为读，喜白居易、刘禹锡。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梦阳讥其守而未化。卒，年二十有三。祯卿体癯神清，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子伯虬，举人，亦能诗。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善病，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一岁中，数移

病不出。弘治初，奏乞改教，不许。遂请致仕归，年才三十有一。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旁通内典、稗官。父母殁，倾赀治葬，寝苫墓侧。性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清宁宫灾，诏求直言，驰疏请复建文帝尊号，格不行。武宗驻跸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既复召至京，会帝崩，乃还。嘉靖中，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晚岁落寞，益坚癖自好。尚书顾璘道吴，以币贽，促膝论文，欢甚。俄郡守邀璘，璘将赴之，循吉忽色变，驱之出，掷还其币。明日，璘往谢，闭门不纳。卒，年八十九。其诗文，自定为《松筹堂集》，他所作又十余种，几及千卷。

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祖显，正统四年进士。内侍传旨试能文者四人，显与焉，入掖门，知欲令教小内竖也，不试而出。由给事中历山西参政。并有声。允明以弘治五年举于乡，久之不第，授广东兴宁知县。捕戮盗魁三十余，邑以无警。稍迁应天通判，谢病归。嘉靖五年卒。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子续，正德中进士，仕至广西左布政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时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文义不属者，索笔补之。年十九举成化元年乡试，试春官，答策语不雅训，被斥。三试得副榜，年二十余耳，年籍误二为六，遂除泰和训导。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浚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迁长沙通判，调柳州。会外艰归，遂不出。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初，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所著书，颇行于世。

边贡，字廷实，历城人。祖宁，应天治中。父节，代州知州。贡年二十举于乡，第弘治九年进士。除太常博士，擢兵科给事中。孝宗崩，疏劾中官张瑜，太医刘文泰、高廷和用药之谬，又劾中官苗逵、保国公硃晖、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改太常丞，迁卫辉知府，改荆州，并能其官。历陕西、河南提学副使，以母忧家居。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太常少卿，三迁太常卿，督四夷馆，擢刑部右侍郎，拜户部尚书，并在南京。贡早负才名，美风姿，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授广平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晋郎中。正德四年出为开封知府，数与镇守太监廖堂、王宏忤，逮下锦衣狱，谪全州知州。秩满，迁台州知府。历浙江左布政使，山西、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声。迁吏部右侍郎，改工部。董显陵工毕，迁南京刑部尚书。罢归，年七十余卒。

璘少负才名，与何、李相上下。虚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孙太初一元不可得见。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见小舟泊断桥，一僧、一鹤、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还无间。抚湖广时，爱王廷陈才，欲见之，廷陈不可。侦廷陈狎游，疾掩之，廷陈避不得，遂定交。既归，构息园，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满。

从弟璪，字英玉，以河南副使归，居园侧一小楼，教授自给。璘时时与客豪饮，伎乐杂作。呼璪，璪终不赴，其孤介如此。

初，璘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宝应硃应登继起，称四大家。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韦婉丽多致，颇失纤弱。沂与韦同调。应登才思泉涌，落笔千言。然璘、应登羽翼李梦阳，而韦、沂则颇持异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陈沂，字鲁南。正德中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量移山东参政。以不附张孚敬、桂萼，改行太仆卿致仕。

王韦，字钦佩。父徽，成化时给事中，直谏有声。韦举弘治中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太仆少卿。子逢元，亦能诗。

硃应登，字升之。弘治中进士，历云南提学副使，迁参政。恃才傲物，中飞语，罢归。子日籓，嘉靖间进士，终九江知府。能文章，世其家。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鐸、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王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谷，陈凤，璿子少南，金大车、大舆、金銮，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谷等皆里人，銮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璘遥相应和。沿及末造，风流未歇云。

郑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连遭内外艰，正德六年始为户部主事，榷税浒墅，以清操闻。时刘瑾虽诛，嬖幸用事。善夫愤之，乃告归，筑草堂金鳌峰下，为迟清亭，读书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寡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武宗将南巡，偕同列切谏，杖于廷，罚跪五日。善夫更为疏草，置怀中，属其仆曰：“死即上之。”幸不死，叹曰：“时事若此，尚可靦颜就列哉！”乞归未得，明年力请，乃得归。嘉靖改元，用荐起南京刑部郎中，未上，改吏部。行抵建宁，便道游武夷、九曲，风雪绝粮，得病卒，年三十有九。善夫敦行谊，婚嫁七弟妹，赀悉推予之，葬母党二十二人。所交尽名士，与孙一元、殷云霄、方豪尤友善。作诗，力摹少陵。

云霄，字近夫，寿张人，善夫同年进士。作蓄艾堂，聚书数千卷，以作者自命。正德中，官南京给事中。武宗纳有娠女子马姬宫中，云霄偕同官疏谏，引李园、吕不韦事为讽，不报。卒官，年三十有七。乡人穆孔晖畏云霄峭直，曰：“殷子耻不善，不啻负秽然。”

方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三年进士。除昆山知县，迁刑部主

事。谏武宗南巡，跪阙下五日，复受杖。历官湖广副使，罢归。一元，见《隐逸传》。

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勃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

学佺详见后传。□勃，字兴公，闽县人。兄熥，万历间举人。□勃以布衣终。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鰲峰书舍至数万卷。

肇淛，字在杭。万历三十年进士。官工部郎中，视河张秋，作《北河纪略》，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终广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闽县人，肇淛同年进士，终湖广副使。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尝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同邑有王圻者，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清江知县，调万安。擢御史，忤时相，出为福建按察佥事，谪邛州判官。两知进贤、曹县，迁开州知州。历官陕西布政参议，乞养归，筑室淞江之滨，种梅万树，目曰梅花源。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所撰《续文献通考》诸书行世。

初，圻以奏议为赵贞吉所推。张居正与贞吉交恶，讽圻攻之，不应。高拱为圻座主，时方修隙徐阶，又以圻为私其乡人不助己，不能无恚，遂摭拾之。

王廷陈，字穉钦，黄冈人。父济，吏部郎中。廷陈颖慧绝人，幼好弄，父抶之，辄大呼曰："大人奈何虐天下名士！"正德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益恃才放恣。故事，两学士为馆师，体严重，廷陈伺其退食，独上树杪，大声叫呼。两学士无如之何，佯弗闻也。武宗下诏南巡，与同馆舒芬等七人将疏谏，馆师石珤力止之。廷陈赋《乌母谣》，大书于壁以刺，珤及执政皆不悦。已而疏上，帝怒，罚跪五日，杖于

廷。时已改吏科给事中，乃出为裕州知州。廷陈不习为吏，又失职怨望，簿牒堆案，漫不省视。夏日裸跣坐堂皇，见飞鸟集庭树，辄止讼者，取弹弹之。上官行部，不出迎。已而布政使陈凤梧及巡按御史喻茂坚先后至，廷陈以凤梧座主，特出迓。凤梧好谓曰："子候我固善，御史即来，候之当倍谨。"廷陈许诺。及茂坚至，衔其素骄蹇，有意裁抑之，以小过榜州吏。廷陈为跪请，茂坚故益甚。廷陈大骂曰："陈公误我。"直上堂搏茂坚，悉呼吏卒出，锁其门，禁绝供亿，且将具奏。茂坚大窘，凤梧为解，乃夜驰去。寻上疏劾之，适裕人被案者逸出，奏廷陈不法事，收捕系狱，削籍归。世宗践阼，前直谏被谪者悉复官，独廷陈以畦吏议不与。

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廷陈才高，诗文重当世，一时才士鲜能过之。木，应山人，官亳州知州。格，京山人，官河南佥事。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一日作《理情赋》，友人左国玑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驰河、雒间。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初受知梦阳，后不屑附和。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文苑三

○文徵明蔡羽等 黄佐欧大任 黎民表 柯维骐 王慎中屠应埈等 高叔嗣 蔡汝楠 陈束任瀚 熊过 李开先 田汝成子艺蘅皇甫涍弟冲 汸濂 茅坤子维 谢榛卢柟 李攀龙梁有誉等王世贞 汪道昆 胡应麟 弟世懋 归有光子子慕 胡友信

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徵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徵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徵明官。徵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彭孙震孟，自有传。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ＣＷ、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蔡羽，字九逵，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自号林屋山人，有

《林屋》、《南馆》二集。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或谓其诗似李贺，羽曰：“吾诗求出魏、晋上，今乃为李贺邪！”其不肯屈抑如此。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袁ＣＷ，字永之，七岁能诗。举嘉靖五年进士，改庶吉士。张璁恶之，出为刑部主事，累迁广西提学佥事。两广自韩雍后，监司谒督府，率庭跪，ＣＷ独长揖。无何，谢病归。子尊尼；字鲁望，亦官山东提学副使，有文名。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璚，副都御史。淳受业徵明，以文行著，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谷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谷，字叔宝。天球以书，谷以画，皆继徵明表表吴中者也。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著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

董宜阳，字子元。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

黄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长乐知县，以学行闻。正德中，佐举乡试第一。世宗嗣位，始成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初，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又请修举新政，疏皆留中。寻省亲归，便道谒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守仁亦称其直谅。还朝，会出诸翰林为外僚，除江西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闻母病，引疾乞休，不俟报竟去，下巡抚林富逮问。富言佐诚有罪，第为亲受过，于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简宫僚，命以编修兼司谏，寻进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右谕德，擢南京国子祭酒。母忧除服，起少詹事。谒大学士夏言，与论河套事不合。会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礼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给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与左侍郎许成名竞进，至相诟詈；而佐及同官王用宾亦争觊望，惟恐或先之，宜皆止勿用。"言从中主之，遂皆赐罢。

佐学以程、硃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平生譔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著《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诗名最著云。欧大任，字桢伯，顺德人。由岁贡生历官南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终。黎民表，字惟敬，从化人，御史贯子也。举乡试，久不第，授翰林孔目，迁吏部司务。执政知其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供事内阁，加官至参议。

柯维骐，字奇纯，莆田人。高祖潜，翰林学士。父英，徽州知府。维骐举嘉靖二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辄引疾归。张孚敬用事，创新制，京朝官病满三年者，概罢免，维骐亦在罢中。自是谢宾客，专心读书。久之，门人日进，先后四百余人，维骐引掖靡倦。慨近世学者乐径易而惮积累，窃二氏之说以文其固陋也，作左右二铭，训学者务实。以辨心术、端趋向为实志，以存敬畏、密操履为实功，而其极则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为实用，作讲义二卷。《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又著《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及所作诗文集并行于

世。

维骐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燬，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抚按监司时有论荐，不复起。隆庆初，廷臣复荐。所司以维骐年高，但授承德郎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孙茂竹，海阳知县。茂竹子昶，副都御史，巡抚山西。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四岁能诵诗，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埈、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忭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十二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毘陵。家居，问业者踵至。年五十一而终。李攀龙、王世贞后起，力排之，卒不能掩。攀龙，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也。慎中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

屠应埈，字文升，平湖人，刑部尚书勋子也。举嘉靖五年进士。由郎中改翰林，官至右谕德。

华察，字子潜，无锡人。应埈同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

陆铨，字选之，鄞人。嘉靖二年进士。与弟编修鈇争大礼，并系诏狱，被杖，后官广西布政使。鈇终山东提学副使，兄弟皆能文。

江以达，字子顺，贵溪人。嘉靖五年进士。累官福建提学佥事。

高叔嗣，字子业，祥符人。年十六，作《申情赋》几万言，见者惊异。十八举于乡，第嘉靖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吏部。历稽勋郎中。出为山西左参政，断疑狱十二事，人称为神。迁湖广按察使，卒

官，年三十有七。

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及官吏部，与三原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艺相磨切。其为诗，清新婉约，虽为梦阳所知，不宗其说。陈束序其《苏门集》，谓有应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雄，体王、孟之清适，具高、岑之悲壮。王世贞则曰："子业诗，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瘁婉笃，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为本朝第一云。兄仲嗣，官知府，亦有才名。

汝楠，字子木。儿时随父南京，听祭酒湛若水讲学，辄有解悟。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进士，授行人。从王慎中、唐顺之及叔嗣辈学为诗。寻进刑部员外郎，徙南京刑部。善皇甫涍兄弟，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廷议改归德州为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与说经。治民有惠政，既去，士民祠祀之。历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兵部右侍郎，从诸大僚祝釐西宫，世宗望见其貌寝，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未几卒。

汝楠始好为诗，有重名。中年好经学，及官江西，与邹守一、罗洪先游，学益进，然诗由此不工去。

陈束，字约之，鄞人。生而聪慧绝伦，好读古书。会稽侍郎董□官翰林时，闻束才，召视之。东垂髫而前，试词赋立就，遂字以女，携至京，文誉益起。嘉靖八年廷对，世宗亲擢罗洪先、程文德、杨名为一甲，而置唐顺之及束、任瀚于二甲，皆手批其卷。无何，考庶吉士，得胡经等二十人，以束及顺之、瀚曾奉御批，列经等首。座主张璁、霍韬以前此馆选悉改他曹，引嫌，亦议改，乃寝前令，束授礼部主事。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请徙近郊居民坟墓，束疏谏，不报。迁员外郎，改编修。

束出璁、韬门，不肯亲附。岁时上寿，望门投刺，辄驰马过之。为所恶，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治有声。稍迁福建参议，改河南提学副使。束故有呕血疾，会科试期近，试八郡之士，三月而毕，疾增剧，竟不起，年才三十有三。妻董，亦能诗，束卒未几亦卒，束竟无后。

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束与顺之辈厌而矫之。束早世，且藁多散逸，今所传《后冈集》，仅十之一二云。

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屡迁考功郎中。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报，复自引还。给事中周来劾瀚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终世宗朝，中外屡荐，不复用。神宗嗣位，四川巡抚刘思洁、曾省吾先后疏荐，优旨报闻而已。瀚少怀用世志，百家二氏之书，罔不搜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文亦高简。卒年九十三。

熊过，字叔仁，富顺人。瀚同年进士。累官祠祭郎中，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束同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

吕高，字山甫，丹徒人。亦束同年进士。历官山东提学副使。乡试录文，旧多出学使者手，巡按御史叶经乞顺之文。高心憾，寓书京师友人言经纰缪。严嵩恶经，遂置之死。及后大计，诸御史谓经祸由高，乃斥归，于八子中，名最下。

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十年十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复普放生之仁，凡羁蹄钃杀羽禁在上林者，咸获纵释。顾使囹圄之徒久缠徽纆，衣冠之侣流窜穷荒，父子长离，魂魄永丧，此独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广皇仁，悉加宽宥。"忤旨，切责，停俸二月。屡迁祠祭郎中，广东佥事，谪知滁州。复擢贵州佥事，改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皆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岁当大比，预定诸生甲乙。比榜发，一如所定。

汝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归田后，般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著甚多，时推其博洽。子艺蘅，字子□。十岁从父过采石，赋诗有警句。性放诞不羁，嗜酒任侠。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作诗有才调，为人所称。

皇甫涍，字子安，长洲人。父录，弘治九年进士。任重庆知府。生

四子，冲、涍、汸、濂。冲、汸同登嘉靖七年乡荐，明年，汸第进士。又三年，涍第进士。又十三年，濂亦第进士。而冲尚为举子。兄弟并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

冲，字子浚，善骑射，好谈兵。遇南北内讧，譔《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凡数十万言。涍，初授工部主事，改礼部。历仪制员外郎，主客郎中。在仪制时，夏言为尚书，连疏请建储，皆涍起草，故言深知涍才。比简宫僚，遂用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言者论涍改官有私，谪广平通判，量移南京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迁浙江佥事。大计京官，以南曹事论罢，邑邑发病卒。涍沈静寡与，自负高俊，稍不当意，终日相对无一言。居官砥廉隅，然颇操切，多忤物，故数被谗谤云。

汸，字子循，七岁能诗。官工部主事，名动公卿，沾沾自喜，用是贬秩为黄州推官。屡迁南京稽勋郎中，再贬开州同知，量移处州府同知。擢云南佥事，以计典论黜。汸和易，近声色，好狎游。于兄弟中最老寿，年八十乃卒。

濂，字子约，初授工部主事，母丧除，起故官，典惜薪厂。贾人伪增数罔利，濂按其罪。贾人女为尚书文明妾，明召濂切责之。濂抗言曰：“公掌邦政，纵奸人干纪，又欲夺郎官法守邪？”明为敛容谢。大计，谪河南布政司理问，终兴化同知。

濂兄弟与黄鲁曾、省曾为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其后，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凤翼、燕翼终举人。而献翼为太学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为雠家所杀。

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母忧，服阕，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佥事，辖府江道。坤雅好谈兵。瑶贼据鬼子诸砦，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总督应槚以问坤。坤曰：“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饷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雕剿。条入歼其魁，他部必袭，谋自全，此便计也。”槚善之，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砦，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横于里，为巡按庞尚鹏所劾，遂褫冠带。坤既废，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于万历二

十九年。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少子维，字孝若，能诗，与同郡臧懋循、吴稼澄、吴梦阳，并称四子。尝诣阙上书，希得召见，陈当世大事，不报。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削其名于七子之列。然榛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赵康王卒，榛乃归。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经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卢柟，字少楩，浚县人。家素封，输赀为国学生。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跅驰，好使酒骂座。常为具召邑令，日晏不至，柟大怒，彻席灭炬而卧。令至，柟已大醉，不具宾主礼。会柟役夫被榜，他日墙压死，令即捕柟，论死，系狱，破其家。里中儿为狱卒，恨柟，笞之数百，谋以土囊压杀之，为他卒救解。柟居狱中，益读所携书，作《幽鞫》、《放招》二赋，词旨沈郁。

谢榛入京师，见诸贵人，泣诉其冤状曰："生有一卢柟不能救，乃从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陆光祖迁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狱。柟出，走谒榛。榛方客赵康王所，王立召见柟，礼为上宾。诸宗人以王故争客柟，柟酒酣骂座如故。及光祖为南京礼部郎，柟往访之，遍游吴会无所

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乡人殷学为巡抚，檄令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会其地数震，攀龙心悸，念母思归，遂谢病。故事，外官谢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便，特予告归。予告者，例得再起。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独故交殷、许辈过从靡间。时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满，二人闻之，交相得也。归田将十年，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龙至是摧亢为和，宾客亦稍稍进。。无何，奔母丧归，哀毁得疾，疾少间，一日心痛卒。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自号沧溟。

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皆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有誉除刑部主事，居三年，以念母告归，杜门读书。大吏至，辞不见。卒年三十六。

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由刑部主事调考功，谢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起故官，移文选。进稽勋员外郎，严嵩恶之，出为福建参议。倭薄城，臣守西门，纳乡人避难者万人。或言贼且迫，曰："我在，不忧贼也。"与主者共击退之。寻迁提学副使，卒官，士民皆哭。

徐中行，字子舆，长兴人。美姿容，善饮酒。由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汀州知府。广东贼萧五来犯，御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击之，让功甫宰，甫宰得优擢。寻以父忧归，补汝宁，坐大计，贬长芦盐运判官。行湖广佥事，掩捕湖盗柯彩凤，得其积贮，活饥民万余。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万历六年卒官。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故其死也，人多哀之。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由中书舍人擢兵科给事中。杨继盛死，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量移南康推官，调归德，居二岁弃去。嵩败，起建宁同知，累迁河南左参政，大计罢归。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万历时，世贞既没，国伦犹无恙，在七子中最为老寿。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怿子也。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怿以泺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怿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怿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怿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庆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籓不得出城，而讠寿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

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阴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浚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硃多火煃、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余曰德，字德甫，张佳胤，字肖甫，张九一，字助甫，世贞诗所谓“吾党有三甫”也。魏裳，字顺甫，与曰德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曰德终福建副使，裳终济南知府。九一，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终巡抚宁夏佥都御史。佳胤自有传。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筑室山中，构书四万余卷，手自编次，多所撰著。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

世贞弟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成进士，即遭父忧。父雪，始选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先世贞三年

卒。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攀龙、道昆辈因称为“少美”。

世贞子士骐，字冏伯，举乡试第一，登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卒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举万历十九年乡试，再被放，即屏居江村，与无锡高攀龙最善。其殁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请于朝，赠翰林待诏。

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

友信，字成之，隆庆二年进士。授顺德知县。岁赋率奸胥揽输，稍以所入啖长吏，谓之月钱。友信与民约，岁为三限，多寡皆自输，不取赢，闾里无妄费，而公赋以充。海寇窃发，官军往讨，民间驿骚。部内乌洲、大洲，贼所巢穴，诸恶少为贼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诛其魁，余党解散。乡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贼，贼不敢发。岁大凶，民饥死无敢为恶者。

初，友信虑民轻法，涖以严，后令行禁止，更为宽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县如家，弊修堕举，学校城池，咸为更新。督课邑子弟，教化兴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

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

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文苑四

○李维桢郝敬 徐渭屠隆 王穉登俞允文 王叔承 瞿九思唐时升娄坚 李流芳 程嘉燧 焦竑黄辉 陈仁锡 董其昌莫如忠邢侗 米万钟 袁宏道钟惺 谭元春王惟俭李日华 曹学佺曾异撰王志坚 艾南英章世纯 罗万藻 陈际泰 张溥张采

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父裕，福建布政使。维桢举隆庆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万历时，《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出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浮沉外僚，几三十年。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矣。会朝议登用耆旧，召为南京太仆卿，旋改太常，未赴。闻谏官有言，辞不就。时方修《神宗实录》，给事中薛大中特疏荐之，未及用。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复荐之，乃召为礼部右侍郎，甫三月进尚书，并在南京。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维桢亦以年衰，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又明年卒于家，年八十。崇祯时，赠太子太保。

维桢弱冠登朝，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为之语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

邑人郝敬，字仲輿。父承健，举于乡，官肃宁知县。敬幼称神童，性跅弛，尝杀人系狱。维桢，其父执也，援出之，馆于家。始折节读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历知缙云、永嘉二县，并有能声。征授礼科给事中，乞假归养。久之，补户科，数有所论奏。

山东税监陈增贪横，为益都知县吴宗尧所奏，帝不罪。敬上言："开采不罢，则陛下明旨不过为愚弄臣民之虚文。乞先停止，然后以宗尧所奏下抚按勘核，正增不法之罪。"不听。顷之，山东巡抚尹应元亦极论增罪，帝怒，切责应元，斥完尧为民。敬再上言："陛下处陈增一事，甚失众心。"帝怒，夺俸一年。帝遣中官高寀榷税京口，暨禄榷税仪真，敬复力谏。宗尧之劾增也，增怒甚，诬讦其赃私，词连青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吴时奉等，请皆籍没，帝辄可之。敬复力诋增，乞速寝其奏，亦不纳。坐事，谪知江阴县。贪污不检，物论皆不予，遂投劾归，杜门著书。崇祯十二年卒。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宪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剸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寅，字仲房。明臣，字嘉则。皆有诗名。

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族人大山、里人张时彻方为贵官，共相延誉，名大噪。举万历五年进士，除颍上知县，调繁青浦。时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然于吏事不废，士民皆爱戴之。迁礼部主事。

西宁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欢。刑部主事俞显卿者，险人也，尝为隆所诋，心恨之。讦隆与世恩淫纵，词连礼部尚书陈经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显卿挟仇诬陷状。所司乃两黜之，而停世恩俸半岁。隆归，道青浦，父老为敛田千亩，请徙居。隆不许，欢饮三日谢去。

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

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

王穉登，字伯谷，长洲人。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益骏发有盛名。嘉靖末，游京师，客大学士袁炜家。炜试诸吉士紫牡丹诗，不称意。命穉登为之，有警句。炜召数诸吉士曰："君辈职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将荐之朝，不果。隆庆初，复游京师，徐阶当国，颇修憾于炜。或劝穉登弗名袁公客，不从，刻《燕市》、《客越》二集，备书其事。

吴中自文征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与同郡友善，顾不甚推之。及世贞殁，其仲子士□肃坐事系狱，穉登为倾身救援，人以是重其风义。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王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卒年七十余。子留，字亦房，亦以诗名。

俞允文，字仲蔚，昆山人。其父举进士，官大理评事。允文年十五为《马鞍山赋》，援据该博。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善，而不喜李攀龙诗，其持论不苟同如此。

王叔承，字承父，吴江人。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贫，赘妇家，为妇翁所遂，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贫益甚。入都，客大学士李春芳所。性嗜酒，春芳有所撰述，觅之，往往卧酒楼，欠伸弗肯应。久之，乃谢归。太仓王锡爵，其布衣交也。再召，会有三王并封之议，叔承遗书数千言，谓当引大义以去就力争，不当依违两端，负主恩，辜物望。锡爵得书叹服。其诗，极为世贞兄弟所许。卒于万历中。

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父晟，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广平知府。凿长渠三百里，引水为四闸，得田数十万亩。卒于官。九思十岁从父宦吉安，事罗洪先。十五作《定志论》。后从同郡耿定向游，学益进。举万历元年乡试。居二年，县令张维翰违制苛派，民聚殴之，维翰坐九思倡乱。巡按御史向程劾维翰激变。吏部尚书张瀚言御史议非是，九思遂长流塞下。子甲，年十三，为书数千言，历抵公卿，讼父冤。甲弟罕，亦伏阙上书求宥。屠隆作《讼瞿生书》，遍告中外，冯梦祯亦白于楚中当事，而张居正故才九思，乃获释归。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

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诏有司岁给米六十石，终其身。乃撰《乐章》及《万历武功录》，遣罕诣阙上之。卒年七十一。九思学极奥博，其文章不雅驯，然一时嗜古笃志之士亦鲜其俦。甲，字释之，年十九举于乡，早卒。罕，字曰有，七岁能文。白父冤时，往返徒步，不避寒馁，天下称双孝。崇祯时，辟举知州。

唐时升，字叔达，嘉定人。父钦训，与归有光善，故时升早登有光之门。年未三十，谢举子业，专意古学。王世贞官南都，延之邸舍，与辨晰疑义。时升自以出归氏门，不肯复称王氏弟子。及王锡爵枋国，其子衡邀时升入都，值塞上用兵，逆断其情形虚实，将帅胜负，无一爽者。家贫，好施予，灌园艺蔬，萧然自得。诗援笔成，不加点窜，文得有光之传。与里人娄坚、程嘉燧并称曰“练川三老”。卒于崇祯九年，年八十有六。

娄坚，字子柔。幼好学，其师友皆出有光门。坚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工书法，诗亦清新。四明谢三宾知县事，合时升、坚、嘉燧及李流芳诗刻之，曰《嘉定四先生集》。

流芳，字长蘅，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工诗善书，尤精绘事。天启初，会试北上，抵近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

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祯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

焦竑，字弱侯，江宁人。为诸生，有盛名。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举嘉靖四十三年乡试，下第还。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读书崇正书院，以竑为之长。及定向里居，复往从之。万历十七年，始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翰林教小内侍书者，众视为具文，竑独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恶，时与论说。

皇长子出阁，竑为讲官。故事，讲官进讲罕有问者。竑讲毕，徐曰：“博学审问，功用维均，敷陈或未尽，惟殿下赐明问。”皇长子称

善，然无所质难也。一日，竑复进曰："殿下言不易发，得毋讳其误耶？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皇长子复称善，亦竟无所问。竑乃与同列谋先启其端，适讲《舜典》，竑举"稽于众，舍己从人"为问。皇长子曰："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一日，举"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长子曰："此无他，即天命之谓性也。"时方十三龄，答问无滞，竑亦竭诚启迪。尝讲次，群鸟飞鸣，皇长子仰视，竑辍讲肃立。皇长子敛容听，乃复讲如初。竑尝采古储君事可为法戒者为《养正图说》，拟进之。同官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竑遂止。竑既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张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举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险诞语，竑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岁余大计，复镌秩，竑遂不出。

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园》，竑所自号也。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万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时，以先朝讲读恩，复官，赠谕德，赐祭廕子。福王时，追谥文端。子润生，见《忠义传》。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竑同年进士。幼颖异，父子元，官湖广，御史属讯疑狱，辉检律如老吏。御史闻而异之，命负以至，授钱谷集，一览辄记。稍长，博极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久之，成进士，改庶吉士。馆课文字多沿袭熟烂，目为翰林体，及李攀龙、王世贞之学行，则又改而从之。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欧为师，馆阁文稍变。时同馆中，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辉诗及书与齐名。至征事，辉十得八九，竑以闳雅名，亦自逊不如也。

由编修迁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时帝宠郑贵妃，疏皇后、长子，长子生母王恭妃几殆。辉从内竖征知其状，谓同里给事中王德完曰："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吾辈为万世僇矣。"德完奋然，属辉具草上之，下狱，廷杖濒死。辉周旋橐饘，不避险阻，人或危之。辉曰："吾陷人于祸，可坐视乎？"辉雅好禅学，多方外交，为言者所论。时已为庶子掌司经局，遂请告归。已，起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卒官。

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父允坚，进士。历知诸暨、崇德二县。仁锡年十九，举万历二十五年乡试。闻武进钱一本善《易》，往师之，得其指要。久不第。益究心经史之学，多所论著。天启二年以殿试第三人授翰林编修。时第一为文震孟，亦老成宿学。海内咸庆得人。明年丁

内艰，庐墓次。服阕，起故官，寻直经筵，典诰敕。魏忠贤冒边功，矫旨锡上公爵，给世券。仁锡当视草，持不可，其党以威劫之，毅然曰："世自有视草者，何必我！"忠贤闻之怒。不数日，里人孙文豸以诵《步天歌》见捕，坐妖言锻炼成狱，词连仁锡及震孟，罪将不测。有密救者，得削籍归。崇祯改元，召复故官。旋进右中允，署国子司业事，再直经筵。以预修神、光二朝实录，进右谕德，乞假归。越三年，即家起南京国子祭酒，甫拜命，得疾卒。福王时，赠詹事，谥文庄。仁锡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性好学，喜著书，一时馆阁中博洽者鲜其俦云。

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迁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旭。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庆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籓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传。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洒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莫如忠，字子良。嘉靖十七年进士。累官浙江布政使。洁修自好。夏言死，经纪其丧。善草书，诗文有体要。是龙，字云卿，后以字行，

更字廷韩。十岁能文，长善书。皇甫汸、王世贞辈亟称之。以贡生终。刑侗，字子愿。万历二年进士。终陕西行太仆卿。家资钜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减产奉客，遂致中落。妹慈静，善仿兄书。米万钟，字友石。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魏忠贤党倪文焕劾之，遂削籍。崇祯初，起太仆少卿，卒官。张瑞图者，官至大学士，逆案中人也。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时，追录光宗讲官，赠礼部右侍郎。

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礼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言：“外官三岁一察，京官六岁，武官五岁，此曹安得独免？”疏上，报可，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道，字小修。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万历三十一年始举于乡。又十四年乃成进士。由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进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钟、谭者，钟惺、谭元春也。

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稍迁工部主事，寻改南京礼部，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佥事，以父忧归，卒于家。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晚逃于禅以卒。

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

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元春，字友夏，名辈后于惺，以《诗归》故，与齐名。至天启七年始举乡试第一，惺已前卒矣。

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潍县知县，迁兵部职方主事。三十年春，辽东总兵官马林以忤税使高淮被逮，兵部尚书田乐等救之。帝怒，责职方不推代者，空司而逐，惟俭亦削籍归。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光禄丞。三迁大理少卿。

天启三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值徐鸿儒之乱，民多逃亡，辽人避难来者，亦多失所，惟俭加意绥辑。五年三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入为工部右侍郎，魏忠贤党御史田景新劾之，落职闲住。

惟俭资敏嗜学。初被废，肆力经史百家。苦《宋史》繁芜，手删定，自为一书。好书画古玩。万历、天启间，世所称博物君子，惟俭与董其昌并，而嘉兴李日华亚之。日华，字君实，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恬澹和易，与物无忤。惟俭则口多微词，好抨击道学，人不能堪。尝与时辈宴集，征《汉书》一事，具悉本末，指其腹笑曰："名下宁有虚士乎！"其自喜如此。

曹学牷，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居冗散七年，肆力于学。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牷以《宗藩条例》却之。又中察典，议调。天启二年起广西右参议。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牷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牷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牷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巡按御史王政新，以尝荐学牷，亦勒闲住。广西大吏揣学牷必得重祸，羁留以待。已，知忠贤无意杀之，乃得释还。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

家居二十年，著书所居石仓园中，为《石仓十二代诗选》，盛行于世。尝谓"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两京继覆。唐王立于闽中，起授太常卿。寻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进尚书，加太子太保。及事败，走入山中，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四。诗文甚富，总名《石仓集》。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牷倡之，晚年更以殉节著云。

其同邑后起者，曾异撰，字弗人，晋江人，家侯官。父为诸生，早

卒。母张氏，以遗腹生。家ＣＩ甚，纺绩给晨夕。异撰起孤童，事母至孝。岁饥，采薯叶杂糠粃食之，母妻尝负畚锄乾草给爨。然性介甚，长吏知其贫，欲为地，不屑也。吴兴潘曾纮督学政，上其母节行，获旌于朝。及曾纮巡抚南、赣，得王惟俭所撰《宋史》，招异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异撰久为诸生，究心经世学，所为诗，有奇气。崇祯十二年举乡试，年四十有九矣，再赴会试还，遂卒。

王志坚，字弱生，昆山人。父临亨，进士。杭州知府。志坚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暇日要同舍郎为读史社，撰《读史商语》。迁贵州提学佥事，不赴，乞侍养归。天启二年起督浙江驿传，奔母丧归。崇祯四年复以佥事督湖广学政，礼部推为学政第一。六年卒于官。

志坚少与李流芳同学，为诗文，法唐、宋名家。通籍后，卜居吴门古南园，杜门却扫，肆志读书，先经后史，先史后子、集。其读经，先笺疏而后辨论。读史，先证据而后发明。读子，则谓唐、宋而后无子，当取说家之有裨经史者补之。读集，则定秦、汉以后古文为五编，考核唐、宋碑志，援史传，捃杂说，以参核其事之同异、文之纯驳。其于内典，亦深辨性相之宗。作诗甚富，自选止七十余首。

弟志长，字平仲，举于乡，亦深于经学。

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七岁作《竹林七贤论》。长为诸生，好学无所不窥。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天启四年，南英始举于乡。座主检讨丁乾学、给事中郝土膏发策诋魏忠贤，南英对策亦有讥刺语。忠贤怒，削考官籍，南英亦停三科。

庄烈帝即位，诏许会试。久之，卒不第，而文日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文者悉宗之，后钟、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两京继覆，江西郡县尽失，南英乃入闽。唐王召见，陈十可忧疏，授兵部主事，寻改御史。明年八月卒于延平。

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博闻强记。举天启元年乡试。崇祯中，累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矣，闻京师变，悲愤，遘疾卒。

罗万藻，字文止，世纯同县人。天启七年举于乡。崇祯中行保举法，祭酒倪元璐以万藻应诏，辞不就。福王时为上杭知县。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南英卒，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

陈际泰，字大士，亦临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于其地。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身不忘。久之，返临川，与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崇祯三年举于乡。又四年成进士，年六十有八矣。又三年除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

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日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读者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方枋国事，下所司。迁延久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知州周仲连言复社无可罪。三人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闽人周之夔者，尝为苏州推官，坐事罢去，疑溥为之，恨甚。闻文声讦溥，遂伏阙言溥等把持计典，己罢职实其所为，因及复社恣横状。章下，巡抚张国维等言之夔去官，无预溥事，亦被旨谯让。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党薛国观系狱，未知溥卒也，讦溥遥握朝柄，己罪由溥，因言采结党乱政。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及是，至发、国观亦相继罢，而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

故采疏上，事即得解。

明年，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帝御经筵，问及二人，延儒对曰："读书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为荐之？"延儒曰："二人好读书，能文章，言官为举子时读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诚如圣谕，溥与黄道周皆偏，因善读书，以故惜之者众。"帝颔之，遂有诏征溥遗书，而道周亦复官。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帝悉留览。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时，年止四十。

采，字受先，与溥善。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移疾归，士民泣送载道。知州刘士斗、钱肃乐严重之，以奸蠹询采，片纸报，咸置之法。福王时，起礼部主事，进员外郎，乞假去。南都失守，奸人素衔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避之邻邑，又三年卒。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忠义一

从古忠臣义士，为国捐生，节炳一时，名垂百世，历代以来 ，备极表章，尚已。明太祖创业江左，首褒余阙、福寿，以作忠义之气。至从龙将士，或功未就而身亡，若豫章、康郎山两庙及溪笼山功臣庙所祀诸人，爵赠公侯，血食俎豆，侑享太庙，恤录子孙，所以褒厉精忠，激扬义烈，意至远也。建文之变，群臣不惮膏鼎镬，赤姻族，以抗成祖之威棱，虽《表忠》一录出自传疑，亦足以知人心天性之不泯矣。仁宣以降，重熙累洽，垂二百余载，中间如交阯之征，土木之变，宸濠之叛，以暨神、熹两朝，边陲多故，沉身殉难者，未易更仆数。而司勋褒恤之典，悉从优厚。或所司失奏，后人得自陈请。故节烈之绩，咸得显暴于时。迨庄烈之朝，运丁阳九，时则内外诸臣，或陨首封疆，或致命阙下，蹈死如归者尤众。今就有明一代死义死事之臣，博采旁搜，汇次如左。同死者，各因事附见。其事实繁多及国家兴亡所系，或连属他传，本末始著，与夫直谏死忠，疏草传诵人口，概具前帙。至若抒忠胜国，抗命兴朝，稽诸前史，例得并书。我太祖、太宗忠厚开基，扶植名教，奖张铨之守义，释张春而加礼，洪量同天地，大义悬日月，国史所载，焕若丹青。诸臣之遂志成仁，斯为无忝，故备列焉。

○花云硃文逊 许瑗等 王恺 孙炎王道同 硃文刚 牟鲁裴源硃显忠 王均谅等 王纲子彦达 王祎吴云 熊鼎 易绍宗 琴彭陈汝石等 皇甫斌子弼 吴贵等 张瑛熊尚初等 王祯 万琛王祐 周宪子干 杨忠李睿等吴景王源 冯杰 孙玺等 霍恩段豸 张汝舟等 孙燧 许逵 黄宏马思聪 宋以方万木 郑山 赵楠等

花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至正十三年癸巳，杖剑谒太祖于临濠。奇其才，俾将兵略地，所至辄克。破怀远，擒其帅。攻全椒，拔之。袭缪家寨，群寇散走。太祖将取滁州，率数骑前行，云从。猝遇贼数千，云举铍翼太祖，拔剑跃马冲阵而进。贼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当其锋。"兵至，遂克滁州。甲午从取和州，获卒三百，以功授管勾。乙未，太祖渡江，云先济。既克太平，以忠勇宿卫左右。从下集庆，获卒三千，擢总管。徇镇江、丹阳、丹徒、金坛，皆克之。过马驮沙，剧盗数百遮道索战。云且行且斗三日夜，皆擒杀之，授前部先锋。从拔常州，守牛塘营。太祖立行枢密院于太平，擢云院判。丁酉克常熟，获卒万余。命趋宁国，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硃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结阵迎战，文逊战死。贼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涨，缘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贼缚云。

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年三十有九。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吴王位，追封云东丘郡侯，瑗高阳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

方战急，云妻郜祭家庙，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云被执，郜赴水死。侍儿孙瘗毕，抱儿行，被掠至九江。孙夜投渔家，脱簪珥属养之。及汉兵败，孙复窃儿走渡江，遇偾军夺舟弃江中，浮断木入苇洲，采莲实哺儿，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逾年达太祖所。孙抱儿拜泣，太祖亦泣，置儿膝上，曰："将种也。"赐雷老衣，忽不见。赐儿名炜，累官水军卫指挥佥事。其五世孙为辽复州卫指挥，请于世宗，赠郜贞烈夫人，孙安人，立祠致祭。

文逊者，太祖养子也。尝与元帅秦友谅攻克无为州。瑗，字栗夫，乐平人。元末，两举乡第一。太祖驻婺州，瑗谒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揽英雄，难以成功。"太祖喜，置幕中，参军事。已，命守太平。鼎，仪征人。初为赵忠养子。忠为总管，克太平，授行枢密院判，镇池州。赵普胜来寇，忠阵殁。鼎嗣职，复故姓，驻太平。至是，三人皆死之。

时有刘齐者，以江西行省参政守吉安。守将李明道开门纳友谅兵，杀参政曾万中、陈海，执齐及知府宋叔华，胁之降，皆不屈。又破临安，执同知赵天麟，亦不屈，并送友谅所。友谅方攻洪都，杀三人徇城下。及陷无为州，执知州董曾，曾抗骂不屈，沉之江。

王恺，字用和，当涂人。通经史，为元府吏。太祖拔太平，召为掾。从下京口，抚定新附民。及建中书省，用为都事。杭州苗军数万降，待命严州境。恺驰谕之，偕其帅至。太祖克衢州，命总制军民事。恺增城浚濠，置游击军，籍丁壮，得万余人。常遇春屯兵金华，部将扰民，恺械而挞诸市。遇春让恺，恺曰："民者国之本，挞一部将而民安，将军所乐闻也。"乃谢恺。时饥疫相仍，恺出仓粟，修惠济局，全活无算。学校毁，与孔子家庙之在衢者，并新之。设博士弟子员，士翕然悦服。开化马宣、江山杨明并为乱，先后讨擒之。迁左司郎中，佐胡大海治省事。苗军作乱，害大海。其帅多德恺，欲拥之而西。恺正色曰："吾守士，议当死，宁从贼邪！"遂并其子行杀之。年四十六。

恺善谋断，尝白事，未听，却立户外，抵暮不去。太祖出，怪问之，恺谏如初，卒从其议。后赠奉直大夫、飞骑尉，追封当涂县男。

孙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铁色，跛一足。谈辨风生，雅负经济。与丁复、夏煜游，有诗名。太祖下集庆，召见，请招贤豪成大业。时方建行中书省，用为首掾。从征浙东，授池州同知，进华阳知府，擢行省都事。克处州，授总制。太祖命招刘基、章溢、叶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遗以宝剑。炎作诗，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遗基书数千言，基始就见，送之建康。时城外皆贼，城守无一兵。苗军作乱，杀院判耿再成，执炎及知府王道同、元帅硃文刚，幽空室，胁降，不屈。贼帅贺仁德爆雁斗酒啖炎，炎且饮且骂。贼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绮裘，主上所赐，吾当服以死。"遂与道同、文刚皆见害，时年四十。追赠丹阳县男，建像再成祠。

道同，由中书省宣使在处州，赠太原郡侯。

文刚，太祖养子，小字柴舍。变起，欲与再成聚兵杀贼，不及，遂被难。赠镇国将军，附祭功臣庙。

牟鲁，乌程人，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秋，青州民孙古朴为乱，袭州城，执鲁欲降之。鲁曰："国家混一海字，民皆乐业。若等悔过自新，可转祸为福。不然，官军旦夕至，无遗种矣。我守土臣，义唯一死。"贼不敢害，拥至城南。鲁大骂，遂杀之。贼破，诏恤其家。

又有白谦、裴源、硃显忠、王均谅、王名善、黄里、顾师胜、陈敬、吴得、井孚之属。

谦，婺源知州。信州盗萧明来寇，谦力不能御，怀印出北门，赴水死。

源，肇庆府经历。以公事赴新兴，遇山贼陈勇卿，被执，勒令跪。源大骂曰："我命官，乃跪贼邪！"遂被杀。洪武三年赠官二等。

显忠，如皋人。为张士诚将，来降。以指挥佥事从邓愈下河州，抵吐番。从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洪武四年，蜀将丁世珍召番数万来攻。食尽无援，或劝走避，显忠叱不听。攻益急，裹创力战，城破，为乱兵所杀。均谅时为千户，被执不屈，磔死。事闻，赠恤有差。

名善，义乌人，高州通判。有海寇何均善曾被戮，洪武四年，其党罗子仁率众潜入城，执名善，不屈死。

里，云内州同知。洪武五年秋，蒙古兵突入城。里率兵苍战，死

之。

师胜，兴化人，峨眉知县。洪武十三年率民兵讨贼彭普贵，战死。诏褒恤。

敬，增城人。洪武十四年举贤良，为曲靖府经历，署剑川州事。邻寇来攻，敬御之。官兵寡，欲退，敬瞋目大呼，力战死。命恤其家。

得，全椒人，龙里守御所千户。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蛮作乱，得与镇守将井孚守城。贼烧门急攻，二人开门奋击，得中毒弩死，孚战死。赠得指挥佥事，孚正千户，子孙世袭。

王纲，字性常，余姚人。有文武才。善刘基，常语曰："老夫乐山林，异时得志，勿以世缘累我。"洪武四年以基荐征至京师，年七十，齿发神色如少壮。太祖异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潮民弗靖，除广东参议，督兵饷，叹曰："吾命尽此矣。"以书诀家人，携子彦达行，单舸往谕，潮民叩首服罪。还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罗拜，愿得为帅。纲谕以祸福，不从，则奋骂。贼舁之去，为坛坐纲，日拜请。纲骂不绝声，遂遇害。彦达年十六，骂贼求死，欲并杀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杀之不详。"与之食，不顾，令缀羊革裹父尸而出。御史郭纯以闻，诏立庙死所。彦达以廕得官，痛父，终身不仕。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师柳贯、　黄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征江西，祎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李文忠荐祎及许元、王天锡，召置馆中。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还。

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龙骧鹚舻，会战昆明，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祎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祎子绅讼祎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绅，字仲缙。祎死时，年十三，鞠于兄绶，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恸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与方孝孺友善，卒官。

子稌，字叔丰。师方孝孺。孝孺被难，与其友郑珣辈潜收遣骸，祸几不测，自是绝意仕进。初，绅痛父亡，食不兼味。稌守之不变，居丧，不饮酒，不食肉者三年，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

子汶，字允达。成化十四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谢病归，读书齐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荐，与检讨陈献章同召，未抵京卒。

祎死云南之三年，死事者又有吴云。云，宜兴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为湖广行省参政。洪武八年九月，太祖议再遣使招谕梁王，召云至，语之曰："今天下一家，独云南未奉正朔，杀我使臣，卿能为我作陆贾乎？"云顿首请行。时梁王遣铁知院辈二十余人使漠北，为大将军所获，送京师，太祖释之，令与云偕行。既入境，铁知院等谋曰："吾辈奉使被执，罪且死。"乃诱云，令诈为元使，改制书，共绐梁王。云誓死不从，铁知院等遂杀云。梁王闻其事，收云骨，送蜀给孤寺殡之。

云子黻，上云事于朝。诏驰传返葬，以黻为国子生。弘治四年五月赠云刑部尚书，谥忠节，与祎并祠，改祠额曰二忠。

熊鼎，字伯颖，临川人。元末举于乡，长龙溪书院。江西寇乱，鼎结乡兵自守。陈友谅屡胁之，不应。邓愈镇江西，数延见，奇其才，荐之。太祖欲官之，以亲老辞，乃留愈幕府赞军事。母丧除，召至京师，

授德清县丞。松江民钱鹤皋反，邻郡大惊，鼎镇之以静。

吴元年召议礼仪，除中书考功博士。迁起居注，承诏搜括故事可惩戒者，书新宫壁间。舍人耿忠使广信还，奏郡县官违法状，帝遣御史廉之。而时已颁赦书，丞相李善长再谏不纳，鼎偕给事中尹正进曰："朝廷布大信于四方，复以细故烦御史，失信，且亵威。"帝默然久之，乃不遣物史。

洪武改元，新设浙江按察司，以鼎为佥事，分部台、温。台、温自方氏窃据，伪官捍将二百人，暴横甚。鼎尽迁之江、淮间，民始安。平阳知州梅镒坐赃，辨不已，民数百咸诉知州无罪。鼎将听之，吏白鼎："释知州，如故出何？"鼎叹曰："法以诛罪，吾敢畏谴，诛无罪人乎！"释镒，以情闻，报如其奏。宁海民陈德仲支解黎异，异妻屡诉不得直。鼎一日览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异乎？果异，止勿动。"蛙果勿动，乃逮德仲，鞫实，立正其罪。是秋，山东初定，设按察司，复以鼎为佥事。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鼎欲稽官吏利弊，乃令郡县各置二历，日书所治讼狱钱粟事，一留郡县，一上宪府，递更易，按历钩考之，莫敢隐者。寻进副使，徙晋王府右傅。坐累左迁，复授王府参军，召为刑部主事。

八年，西部朵儿只班率部落内附，改鼎岐宁卫经历。既至，知寇伪降，密疏论之。帝遣使慰劳，赐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鼎既行，寇果叛，胁鼎北还。鼎责以大义，骂之，遂与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杀。帝闻，悼惜，命葬之黄羊川，立祠，以所食俸给其家。

易绍宗，攸人。洪武时，从军有功，授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绍宗大书于壁曰："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命妻李具牲酒生奠之，诀而出，密令游兵间道焚贼舟。贼惊救，绍宗格战，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数十贼，遂被害。其妻携孤奏于朝，赐葬祭，勒碑旌之。

琴彭，交阯人。永乐中，以义安知府署茶笼州事，有善政。宣德元年，黎利反，率众围其城。彭拒守七月，粮尽卒疲，诸将无援者，巡按御史飞章请救。宣宗驰敕责荣昌伯陈智等曰："茶笼守彭被困孤城，矢死无贰，若等不援，将何以逃责！急发兵解围，无干国宪。"敕未至而城陷，彭死之。诏赠交阯左布政使，送一子京师官之。

时交阯人陈汝石、硃多蒲、陶季容、陈汀亦皆以忠节著。汝石初为陈氏小校，大军南征，率先归附，积功至都指挥佥事。永乐十七年，四忙士官车绵子等叛。汝石从方政讨之，深入贼阵，中流矢坠马，与千户硃多蒲皆死。多蒲，亦交址人。事闻，遣行人赐祭，赙其家，官为置□冢。

皇甫斌，寿州人。先为兴州右屯卫指挥同知，以才调辽海卫。忠勇有智略，遇警，辄身先士卒。宣德五年十月勒兵御寇，至密城东峪，自旦及晡力战，矢尽援绝，子弼以身卫父，俱战死。千户吴贵，百户吴襄、毛观并骁勇，出必冲锋，至是皆死。斌等虽死，杀伤过当，寇亦引退。事闻，诏有司褒恤。

张瑛，字彦华，浙江建德人。永乐中，举于乡，历刑部员外郎。正统时，擢建宁知府。邓茂七作乱，贼二千余迫城结砦，四出剽掠。瑛率建安典史郑烈会都指挥徐信军，分三路袭之，斩首五百余，遂拔其砦。进右参议，仍知府事。烈亦迁主簿。茂七既诛，其党林拾得等转掠城下，瑛与从父敬御之。贼败，乘胜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执，大骂不屈死。诏赠福建按察使，赐祭，官其子。弘治中，建宁知府刘玙请于朝，立祠致祭。

时泉州守熊尚初亦以拒贼被执死。尚初，南昌人。初为吏，以才擢都察院都事，进经历。正统中，用都御史陈镒荐，擢泉州知府。盗起，上官檄尚初监军，不旬日降贼数百。已而贼逼城下，守将不敢御。尚初愤，提民兵数百，与晋江主簿史孟常、阴阳训术杨仕弘分统之，拒于古陵坡。兵败，皆遇害。郡人哀之，为配享忠臣庙。

王祯，字维祯，吉水人。祖省，死建文难，自有传。成化初，祯由国子生授夔州通判。二年，荆、襄石和尚流劫至巫山，督盗同知王某者怯不救。祯面数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昼夜行。至则城已陷，贼方聚山中。祯击杀其魁，余尽遁，乃行县抚伤残，招溃散，久乃得还。甫三日，贼复劫大昌。祯趣同知行，不应。指挥曹能、柴成与同知比，激祯曰："公为国出力，肯复行乎？"祯即请往，两人伪许相左右。祯上马，挟二人与俱，夹水阵。既渡，两人见贼即走。祯被围半日，误入淖中，贼执欲降之，祯大骂。贼怒，断其喉及右臂而死。从行者奉节典史及部卒六百余人皆死。

自死所至府三百余里，所乘马奔归，血淋漓，毛尽赤。众始知祯败，往觅尸，面如生。子广鬻马为归赀，王同知得马不偿直。榇既行，

马夜半哀鸣。同知起视之，马骤前啮项，捣其胸，翼日呕血死，人称为义马。事闻，赠祯佥事，录一子。

万琛，字廷献，宣城人。慷慨负气节，举于乡。弘治中，知瑞金县。十八年正月，剧盗大至，县人汹汹逃窜。有劝琛急去者，琛斥之，率民兵数十人迎敌，杀贼二十余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攒刺之，乃死。赠光禄少卿，赐祭葬，予廕。

时有王祐者，为广昌知县，贼至，民尽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刀自刲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为！"左右奔夺其刀。后援兵集，贼稍退。越七日复突至，祐仓皇赴敌，死之。

周宪，安陆人。弘治六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诏狱，谪衮州通判。正德初，复故官，历江西副使。华林、马脑贼方炽，总督陈金檄宪剿之，平马脑砦及仙女、鸡公岭诸寨，先后斩获千余人。华林贼窘，遣谍者诡言饥困状。宪信之，移檄会师夹击。他将多观望，宪攻北门，三战，贼稍却，与子干先登逼之。贼下木石如雨，军溃，宪中枪，干前救，力战堕崖死。宪创重被执，骂不绝口，贼支解之。事始闻，赠按察使，予祭葬，谥节愍，廕一子，旌干门曰孝烈。嘉靖二年，江西巡抚盛应期请与黄宏、马思聪并旌，诏附礼忠烈祠。后从给事中李鐸言，命有司岁给其家米二石，帛二匹。

杨忠，宁夏人。世官中卫指挥，以功进都指挥佥事，廉介有谋勇。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其党丁广将杀巡抚安惟学，忠在侧，骂曰："贼狗敢犯上邪！"广怒，杀之，迄死骂益厉。忠同官李睿闻变，驰至寘鐇所。门闭不得入，大骂，为贼所杀。百户张钦不从逆，走至雷福堡，亦被杀。皆赠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门，钦曰忠节之门。

吴景，南陵人。弘治九年进士。正德中，历官四川佥事，守江津。重庆人曹弼亡命播州，纠众寇川南，谋与大盗蓝廷瑞合。六年正月逼江津。御史俞缁遁去，属景及都指挥庞凤御之。凤邀景俱走，景不可，率典史张俊迎击，手杀三贼，矢被面。急收兵入保，城已陷，大呼曰："宁杀我，毋杀士民！"贼强之跪，不屈，遂被杀，俊亦死。巡抚林俊上其事，诏赠景副使，赐祭葬，立祠江津，予世廕。

是月，佥事王源行部川北，会蓝廷瑞、鄢本恕等掠通、巴至营山，源率典史邓俊御之，皆被杀。赠源副使，廕其子。源，五台人，弘治十二年进士。

明年正月，贼麻六儿将逼川东。副使冯杰追击于苍溪，俘斩颇众。日晡，移营铁山关，贼乘夜冲突，杰死之。赠按察使，赐祭葬，谥恪愍，世廕百户。

是时，略阳知县孙玺、剑州判官罗明、梁山主簿时植亦皆死于贼。

玺，字廷信，代州人。举于乡，知扶风县。都御史蓝章以略阳汉中要地，旧无城，檄玺往城之。工未毕，贼至，县令严顺欲去，玺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视此！"乃率僚属坚守，数日城陷，玺被执，大骂不屈，贼脔杀之。顺逃去，诬玺俱逃，滋于江，以他人尸敛。玺子启视，非是，讼于朝。勘得死节状，赠光禄少卿，赐祭予廕，抵顺罪。

明，以吏起家。鄢本恕逼其城，与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骂贼死。

植，字良材，通许人。由国子生授官，时摄县事。贼方四等略地，植拒却之，斩获数十级。逾月复至，相拒数日，城陷，说之降，不屈。胁取其印，不予，大骂被杀。妻贾闻变即自缢，女九岁，赴火死。明、植皆赠恤如制，而表植妻女为贞烈。

其时，士民冒死杀贼者，有赵趣、徐敬之、雷应通、袁璋之属。

趣，梁山诸生。贼攻城，同友人黄甲、李凤、何璟、萧锐、徐宣、杨茂宽、赵采誓死拒守。城陷，皆死。都物史林俊嘉其义，立祠祀之。

敬之，亦梁山人。众推为部长，以拒贼陷阵死。

应通，嘉州人。贼冲百丈关，父子七人倡义死战。被执，俱慷慨就杀。

璋，江南人。素以勇侠闻。巡抚林俊委剿贼所在有功。后为所执，其子袭挺身救之，连杀七贼，亦被执，俱死。袭死三日，两目犹瞠视其父。林俊表其门曰父子忠节。总制彭泽为勒石城隍庙，祀于忠孝祠。

霍恩，字天锡，易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中，历知上蔡县。六年，贼四起，中原郡邑多残破。畿内则枣强知县段豸、大城知县张汝舟，河南则恩及典史梁逵，西平知县王佐、主簿李铨，叶县知县唐天恩，永城知县王鼎，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挥詹济、乡官任贤，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息县主簿刑祥，睢宁主簿金声、丘绅，西华教谕孔

环，山东则莱芜知县熊骖，莱州卫指挥佥事蔡显，南畿则灵譬主簿蒋贤，皆抗节死，而恩、佐、采、环死尤烈。

恩与梁逵共守，当贼至时，语妻刘曰："脱有急，汝若何？"刘愿同死，乃筑台廨后，约曰："见我下城，即贼入矣。"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刘台上见之，即缢，未绝，以簪刺心死。恩被执，贼胁之跪。骂曰："吾此膝肯为贼屈乎！"贼日杀人以慑之，骂益厉。贼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逵自经死。

豸，字世高，泽洲人。起家进士。正德中，授兵科都给事中，谪枣强令。贼至，连战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枪，瞋目大呼，杀贼而死，贼屠其城。汝舟官大城时，与主簿李铨迎战，皆被杀。

佐，字汝弼。潞州举人，授西平令。手杀贼数十人，矢毙其渠帅。贼忿，急攻三日，佐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悬诸竿，杀而支解之。天恩知叶县，贼至，与父政等七人俱死。鼎知永城，城陷，系印于肘，端坐待贼，不屈死。

采，字亮之，浙江山阴人，进士。由主事谪教谕，迁裕州同知。与济、贤共坚守，斩获多，城陷被执。采骂不辍，贼碎其辅颊而死。济亦不屈死。贤尝为御史，方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骂贼死，一家死者十三人。基为固始丞，被执，使驭马不从，被害。宣，初授夏邑丞。贼杨虎逼其境，或劝毋往，宣兼程进。抵任七日，贼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祥已致仕，城陷，骂贼死。声、绅与义士硃用之迎战死。

环，南宫人。由岁贡生授来安知县，为刘瑾党所陷，左迁西华教谕。被执，贼曰："呼我王，即释汝。"厉声曰："我恨不得碎汝万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杀。骖为贼所执，与主簿韩塘俱不屈死。显与三子淇、英、顺俱御盗力战死。

诸人死节事闻，皆赠官赐祭予廕立祠如制。恩妻刘赠宜人，建忠节坊旌之。天恩、鼎、基、宣、祥诸人，里贯无考。

时有郑宝，为郁林州同知，署北流县事。妖贼李通宝犯北流，宝与子宗珪出战，皆死。

王振者，为福建黄崎镇巡检。海寇大至，率三子臣、朝、实迎战竞日。伏兵起，振被杀，尸僵立。三子救之，臣重伤，朝、实皆死。亦予恤有差。

孙燧，字德成，余姚人。弘治六年进士。历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正德中，历河南右布政使。宁王宸濠有逆谋，结中官幸臣，日夜诇中朝事，幸有变。又劫持群吏，厚饵之，使为己用。恶巡抚王哲不附己，毒之，得疾，逾年死。董杰代哲，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为幸。代杰者任汉、俞谏，皆岁余罢归。燧以才节著治声，廷臣推之代。

十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燧闻命叹曰："是当死生以之矣。"遣妻子还乡，独携二僮以行。时宸濠逆状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谓宸濠旦暮得天子。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防察密，左右不得窥，独时时为宸濠陈说大义，卒不悛。阴察副使许逵忠勇，可属大事，与之谋。先是，副使胡世宁暴宸濠逆谋，中官幸臣为之地，世宁得罪去。燧念讼言于朝无益，乃托御他寇预为备。先城进贤，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县多盗，割其地，别置安义县，以渐弭之。而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之。九江当湖冲，最要害，请重兵备道权，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以便控制。广信横峰、青山诸窑，地险人悍，则请设通判驻弋阳，兼督旁五县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讨贼，尽出之他所。宸濠瞷燧图己，使人赂朝中幸臣去燧，而遣燧枣梨姜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劝燧先发后闻，燧曰："奈何予贼以名，且需之。"

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贼凌十一、吴十三、闵念四等出没鄱阳湖，燧与逵谋捕之。三贼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夜大风雨，不克济。三贼走匿宸濠祖墓间，于是密疏白其状，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辄为宸濠遮狱，不得达。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许，忧惧甚。

明年，宸濠胁镇巡官奏其孝行，燧与巡按御史林潮冀藉是少缓其谋，乃共奏于朝。朝议方降旨责燧等，会御史萧淮尽发宸濠不轨状，诏重臣宣谕，宸濠闻，遂决计反。

六月乙亥，宸濠生日，宴镇巡三司。明日，燧及诸大吏入谢，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为李广所误，抱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诏，令我起兵讨贼，亦知之乎？"众相顾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请出诏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当扈驾。"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无二日，吾岂从汝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缚燧。逵奋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贼并缚逵。二人且缚且

骂，不绝口，贼击燧，折左臂，与逵同曳出。逵谓燧曰：“我劝公先发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门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万岁。

宸濠遂发兵，伪署三贼为将军，首遣娄伯徇进贤，为知县刘源清所斩。招窑贼，贼畏守吏，不敢发。大索兵器于城中，不得，贼多持白梃。伍文定起义兵，设两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南赣巡抚王守仁与共平贼。诸逋贼走安义，皆见获，无脱者。人于是益思燧功。

燧生有异质，两目烁烁，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阴惨，烈风骤起凡数日，城中民大恐。走收两人尸，尸未变，黑云蔽之，蝇蚋无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未报。世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忠烈，与逵并祀南昌，赐祠名旌忠，各廕一子。燧子堪闻父讣，率两弟墀、升赴之，会宸濠已擒，扶柩归。兄弟庐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茎九葩者数本产墓上。服除，以父死难，更墨衰三年，世称三孝子。

堪，字志健。为诸生，能文，善骑射。既廕锦衣，中武会试第一，擢署指挥同知。善用强弩，教弩卒数千人以备边。历都督佥事。事母杨至孝，母年九十余，殁京师。堪年亦七十，护丧归，在道，以毁卒。巡按御史赵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钰，亦举武会试，官都督同知。钰子如津，都督佥事。

墀，字仲泉，以选贡生历官尚宝卿。升，官尚书。墀孙如游，大学士。如游孙嘉绩，佥事。升子，鑨、鑛皆尚书，铤侍郎，錝太仆卿。鑨子，如法主事，如洵参政。并以文章行谊世其家。升、鑨、鑛、如游、如法、嘉绩，事皆别见。

许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进士。长身巨口，猿臂燕颔，沈静有谋略。授乐陵知县。六年春，流贼刘七等屠城邑，杀长吏。诸州县率闭城守，或弃城遁，或遗之刍，粟弓马乞贼毋攻。逵之官，慨然为战守计。县初无城，督民版筑，不逾月，城成。令民屋外筑墙，墙高过帘，启圭窦，才容人。家选一壮者执刃伺窦内，余皆入队伍，日视旗为号，违者军法从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开城门。贼果至，旗举伏发，窦中人皆出，贼大惊窜，斩获无遗。后数犯，数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闻，进秩二等。

时知县能抗贼者，益都则牛鸾，郯城则唐龙，汶上则左经，浚则陈滞，亦所当贼少。而逵屡御大贼有功，遂与鸾俱超擢兵备佥事。逵驻武

定州，州城圮濠平，不能限牛马。逵筑城凿池，设楼橹，置巡卒。明年五月，贼杨寡妇以千骑犯潍县，指挥乔刚御之，贼少却。逵追败之高苑，令指挥张勋邀之沧州，先后俘斩二百七十余余人。未几，贼别部掠德平，逵尽歼之，咸名大著。十二年迁江西副使。时宸濠党暴横，逵以法痛绳之。尝言于孙燧曰："宁王敢为暴者，恃权臣也。权臣左右之者，贪重贿也。重贿由于盗薮，今惟翦盗则贿息，贿息则党孤。"燧深然之，每事辄与密议。及宸濠缚燧，逵争之。宸濠素忌逵，问许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杀汝邪？"逵骂曰："汝能杀我，天子能杀汝。汝反贼，万段磔汝，汝悔何及！"宸濠大怒，并缚之，曳出斫其颈，屹不动。贼众共推抑令跪，卒不能，遂死，年三十六。

初，逵以文天祥集贻其友给事中张汉卿而无书。汉卿语人曰："宁邸必反，汝登其为文山乎？"逵父家居，闻江西有变，杀都御史及副使，即为位，易服哭。人怪问故。父曰："副使，必吾儿也。"世宗即位，赠左副都御史，谥忠节，廕一子。又录山东平贼功，复廕一子。嘉靖元年诏逵死事尤烈，改赠逵礼部尚书，进廕指挥佥事。

长子□易，好学有器识。既葬父，日夜号泣，六年而后就廕。人或趣之，□易曰："吾父死，□易乃因得官。"痛哭不能仰视。□易子安阝，事亲孝。隆庆中举于乡，数试礼部不第。有试官与瑒婚姻，慕安阝才，欲收罗之。安阝曰："若此，何以见先忠节地下？"许氏子孙不如孙氏贵显，亦能传其家。

黄宏，字德裕，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知万安县。民好讼，讼辄祷于神，宏毁其祠曰："令在，何祷也。"讼者至，辄片言折之。累迁江西左参议，按湖西、岭北二道。王守仁讨横水、桶冈贼，宏主饷有功。贼闵念四既降，复恃宸濠势，剽九江上下。宏发兵捕之，走匿宸濠祖墓中，尽得其辎重以归。宸濠逆节益露，士大夫以为忧，宏正色曰："国家不幸有此，我辈守士，死而已。"有持大义不从宸濠党者，宏每阴左右之。宸濠反，宏被执，愤怒，以手梏向柱击项，是夕卒，贼义而棺敛之。子绍文奔赴，求得其棺，以伪命治敛，非父志，亟易之，扶归。

时主事马思聪亦抗节死。思聪，字懋闻，莆田人。弘治末举进士，为象山知县，复二十六渠，溉田万顷。累迁南京户部主事，督粮江西，驻安仁。值宸濠反，被执系狱，不屈，绝食六日死。

世宗立，赠宏太常少卿，思聪光禄少卿，并配享旌忠祠。时有谓宏、思聪死节非真者。给事中毛玉勘江西逆党，复请表章宏、思聪及承

奉周仪，而宏子绍武诉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节状甚悉，遂无异议。

宋以方，字义卿，靖州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正德十年迁瑞州知府。时华林大盗甫平，疮痍未复，以方悉心抚字，吏民爱之。宸濠逆谋萌，而瑞故无城郭，以方筑城缮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训练。宸濠深忌之，有征索又不应，遂迫镇守劾系南昌狱。明日，宸濠反，出以方，胁之降，不可，械舟中。至安庆，兵败，问地何名，舟子云“黄石矶”，江西人音，则“王失机”也。宸濠以为不祥，斩以方祭江。后贼平，其子崇学求遗骸不得，敛衣冠归葬。嘉靖六年，巡抚陈洪谟上其事，诏赠光禄卿，廕一子，立祠瑞州。

方宸濠之谋为变也，江西士民受害者不可胜纪。初遣阉校四出，籍民田庐，收缚豪强不附者。有万木、郑山，俱新建人，集乡人结砦自固。贼党谢重一驰入村，二人执之，积苇张睢阳庙前，缚人马，生焚之，濠党不敢犯。二人饮江上，为盗凌十一所逼，趣见宸濠，烙而椎之，皆骂贼死。

赵楠，南昌诸生。兄模，尝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胁之，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见迫，抗节不从，一家百口皆死。诸生刘世伦、儒士陈经官、义士李广源，皆被掠，不屈死。

叶景恩者，以侠闻，族居吴城。宸濠将作难，捕景恩，胁降之，不从，死狱中。宸濠兵过吴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击贼。贼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

又有阎顺者，为宁府典宝副。宸濠将反，顺与典膳正陈宣、内使刘良微言不可，为典宝正涂钦所谮，三人惧诛，潜诣京师上变。群小庇宸濠，下之狱，搒掠备至。宸濠闻三人赴都，虑事泄，诬奏其罪，且嗾群小必杀之，会已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复官。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忠义二

○王冕 龚谅 陈闻诗 董伦 王鈇 钱泮 钱錞 唐一岑 硃裒 齐恩 孙镗 杜槐 黄钏 陈见等 王德 叔沛 汪一中 王应鹏 唐鼎 苏梦暘 韦宗孝 龙旌 张振德 章文炳等 董尽伦 李忠臣 高光等 龚万禄 李世勋 翟英等 管良相 李应期等 徐朝纲 杨以成 孙克恕 郑鼎 姬文胤 孟承光 硃万年 秦三辅等 张瑶 王与夔等 何天衢 杨于陛

王冕，字服周，洛阳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除万安知县。宸濠反，长吏多奔窜。冕募勇壮士，得死士数千人，从王守仁攻复南昌。宸濠解安庆围，还救，至鄱阳湖，两军相拒。濠尽出金制犒士，殊死战，官军不利。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实苇于中，拟建昌人语，就贼舰，乘风举火。濠兵大惊，遂溃败，焚溺死者无算。濠易舟，挟宫人遁。冕部卒棹渔舟，追执之。宸濠平，守仁封新建伯，而冕未及叙，坐他事落职。既而录前功，擢兵部主事，巡视山海关。

嘉靖三年十二月，辽东妖贼陆雄、李真等作乱，突入关。侍吏欲扶冕趋避，冕不可，曰："吾有亲在。"急趋母所，执兵以卫。贼至，母被伤，冕奋前救之，被执。胁以刃，大骂，遂见害。诏赠光禄少卿，有司祠祀。

世宗嗣位之岁，宁津盗起，转掠至德平。知县龚谅率吏民御之，力屈，被杀。赠济南通判，恤其家。

陈闻诗，字廷训，柘城人。嘉靖中举于乡，以亲老，绝意仕进。亲殁，居丧哀毁。三十二年秋，贼师尚诏陷归德，闻闻诗名，欲劫为帅。已，陷柘城，拥之至，诱说百端，不屈。引其家数人斩之，曰："不从，灭而族。"闻诗绐曰："必欲吾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以行。闻诗遂不食，至鹿邑自经死。

董伦，归德检校也。尚诏入归德，知府及守卫官皆遁。伦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妻贾及童仆皆从死。诏赠闻诗凤阳同知，伦归德同知，并立祠死所。

王鈇，字德威，顺天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常熟知县。滨海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贯其罪。倭患起，鈇语诸猾曰："何以报我？"咸请效死，于是立耆长，部署子弟得数百人，合防卒训练。县故无城，鈇率士卒城之。倭来薄，数御却之。已，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

阴。参政任环令鈇与指挥孔焘分统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斩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余倭皆遁。复掠劳县，将由尚湖还海。鈇愤曰："贼尚敢涉吾地邪！必击杀之。"

会邑人钱泮，字鸣声者，以江西参政里居，仇倭爇其父柩，力从臾赞鈇。乃用小艇数十蹑倭，倭夹击之隘中，独耆长数人从，皆力斗死。鈇陷淖，瞋目大呼，腹中刃死。泮被数枪，杀三贼而死。时三十四年五月也。诏赠泮光禄卿，鈇太仆少卿，并廕锦衣世百户，遣官谕祭，立祠死所，岁时奉祀。

钱錞，字鸣叔，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江阴知县。初至官，倭已炽。三十三年入犯，乡民奔入城者万计，兵备道王从古不纳。錞曰："民死不救，守空城奚为！"遂开门纵之入，而身自搏战于斜桥，三战却之。明年六月，倭据蔡泾闸，分众犯塘头。錞提狼兵战九里山，薄暮，雷雨大作，伏四起，狼兵悉奔，錞战死。

时唐一岑知崇明县，建新城成，议徙居，为千户高才、翟钦所沮。倭突入，一岑战且詈，遂为乱军所杀。诏赠錞、一岑光禄少卿，錞世廕锦衣百户，岑廕国子生，并建祠祀。

硃裒，字崇晋，郧西人。嘉靖中举于乡，署巩县教谕事。迁武功知县，抑豪强，祛积弊，关中呼为铁汉。迁扬州同知，吏无敢索民一钱。三十四年，倭入犯，击败之沙河，歼其酋，还所掠牲畜甚众。未几，复大至，薄城东门。督兵奋击，兵溃，死焉。赠左参政，录一子。

明年，倭犯无为州，同知齐恩率舟师败倭于圌山北等港，斩首百余级。子嵩，年十八，最骁勇，击倭至安港，伏发被围，恩家二十余人俱力战死，惟嵩等三人获全。赠恩光禄丞，录一子，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孙镗，莒州人。商贩吴、越。倭扰松江，谒郡守自请输赀佐军。守荐之参政翁大立，试以只刀，若飞，录为士兵。击走倭，出参政任环围中。遣人还莒，括家赀，悉召里儿为爪牙，吴中倚镗若长城。倭舟渡泖浒，镗突出，酣战竟日，援兵不至，还至石湖桥，半渡，伏大起，镗堕死，中刃死。赠光禄丞，录一子，亦建祠祀。

杜槐，字茂卿，兹溪人。倜傥任侠。倭寇至，县佥其父文明为部长，令团结乡勇。槐伤父老，以身任之，数败倭。副使刘起安委槐守余

姚、慈溪、定海。遇倭定海之白沙，一日战十三合，斩三十余人，馘一酋，身被数枪，堕马死。文明击倭鸣鹤场，斩一人，倭惊遁，称为杜将军。无何，追至奉化枫树岭，战殁。文明赠府经历，槐赠光禄丞，建祠并祀，廕槐子国子生。

黄钏，字珍夫，安溪人。由举人历官温州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倭入犯，钏击走之。知倭必复来，日夜为备。又三年，倭果大至。钏出城逆击，分军为三，钏将中军，其二军帅皆纨袴子，约左右应援。及与倭遇，倭遣众分掩二军，而以锐卒当中军。钏发劲弩巨礮，战良久，倭方不支，二军帅望敌而溃。倭合兵击钏，钏腹背受敌，遂被执。胁之降，不屈，责以金赎，钏笑且骂曰："尔不知黄大夫不爱钱邪！"倭怒，裸而寸斩之。子购尸不获，具衣冠葬。事闻，赠浙江参议，官一子，有司建祠。

是年，倭陷福清，举人陈儿率众御之，与训导邬中涵被执，大骂而死。倭乘胜犯惠安，知县番禺林咸拒守五昼夜，倭引去。已，复至，咸击之鸭山，穷追逐北，陷伏死。赠泉州同知，赐祠，任一子。

其陷兴化，延平同知奚世亮署府事，守逾月，城陷，力战死。赠右参议，廕子，赐葬。世亮，字明仲，黄冈人。

先是，三十一年，台州知事溧水武□追倭钓鱼岭，力战死，上官不以闻。其子尚宝诉于朝，乃赠太仆丞，而廕尚实为国子生。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户科给事中。定国公徐延德丐无极诸县闲田为业，且言私置庄田，不宜以灾伤免赋。德抗疏劾之，俺答围都城，屡陈军国便宜，悉报可。时城门尽闭，避难者不得入，号呼彻西内。德以为言，民始获入。寇退，命募兵山东，所得悉骁勇，为诸道最。还朝，会李默长吏部，怒德投刺倨，出为岭南兵备佥事。与巡抚争事，投劾径归。默复起吏部，用前憾，落职闲住。德乡居，以倭乱，奉母居城中，倾赀募健儿为保障计。三十七年夏，倭自梅头至，大掠。德偕族父沛督义兵击之，宵遁。俄一舟突来犯，沛及族弟崇尧、崇修歼焉。亡何，倭复至，大掠。德愤怒，勒所部追袭至龙湾，军败，手射杀数人，骂贼死。然倭自是不敢越德乡侵郡城矣。事闻，赠太仆少卿，世廕锦衣百户，立祠曰愍忠。沛赠太仆丞，立祠，予廕。

汪一中，字正叔，歙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由开封推官历江西副使。四十年，邻境贼入寇，薄泰和。一中方宴，投著起曰："贼鼓行而

西，掩我不备，不早计，且无唯类，岂饮酒时乎！”当路遂以讨贼属之。先是，泰和巡检刘芳力战死，贼怒磔其尸。一中至，率诸将吏祭曰：“尔职抱关，犹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灭贼，何以生为！”遂誓师，列阵鼓之，俘五人，斩首以徇。旦日，阵如前，会贼至，左右军皆溃，贼悉赴中军，中军亦溃。一中跃马当贼锋，射杀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胁中枪二，臂中刃三，与指挥王应鹏、千户唐鼎皆死。妻程投于井，家人出之，丧至，不食五日死。一中赠光禄卿，给祭葬，谥忠愍，妻程并赠恤如制。

苏梦暘，万历间，为云南禄丰知县。三十五年十二月，武定贼凤腾霄反，围云南府城，转寇禄丰。梦暘率民兵出城力战，贼退去。明年元旦，方朝服祝厘，贼出不意袭陷其城，执之去，不屈死。赠光禄少卿，有司建祠，录一子。

当禄丰之未陷也，贼先犯嵩明州，吏目韦宗孝出御而败，合门死之。赠本州同知，廕子入国学。

有龙旌者，赵州人，由岁贡生为嵩明州学正。贼薄城，被执，骂贼死。赠国子博士。

张振德，字季修，昆山人。祖情，从祖意，皆进士。情福建副使，意山东副使。振德由选贡生授四川兴文知县。县故九丝蛮地，万历初，始建士墙数尺，户不满千。永宁宣抚奢崇明有异志，潜结奸人，掠卖子女。振德捕奸人，论配之，招还被掠者三百余人。崇明贿以二千金，振德怒却之，裂其牍。

天启元年方赴成都与乡闱事，而崇明部将樊龙杀巡抚徐可求，副使骆日升、李继周等。重庆知府章文炳、巴县知县段高选皆抗节死，贼遂据重庆。时振德兼署长宁，去贼稍远，从者欲走长宁。振德曰：“守兴文，正也。”疾趋入城。长宁主簿徐大礼与振德善，以骑来迎，振德却之。督乡兵与战，不敌，退集居民城守。会大风雨，贼毁士城入。振德命妻钱及二女持一剑坐后堂，曰：“若辈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系肘后，北向拜曰：“臣奉职无状，不能杀贼，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剑死。乃命家人举火，火炽自刭。一门死者十二人。贼至火所，见振德面如生，左手系印，右手握刀，忿怒如赴敌状，皆骇愕，罗拜而去。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谥烈愍。敕有司建祠，世廕锦衣千户。

振德既死，兴文教谕刘希文代署县事。甫半载，贼复薄城，誓死不

去。妻白亦慷慨愿同死。城破，夫妇骂贼，并死。

大礼守长宁，城亦陷。大礼曰："吾不可负张公。"一家四人仰药死。赠重庆同知，世廕百户。

文炳，长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知府，治行廉洁，吏民爱之。贼既杀巡抚可求等，文炳骂贼亦被杀。后知其贤，为觅尸殡而归之，丧出江上，夹岸皆大哭。赠太仆少卿，再赠太常卿，世廕外卫副千户。

高选，云南剑川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适在演武场，闻变，立遣吏归印于署，厉声叱贼。贼魁戒其下勿杀，而高选骂不绝声，遂遇害。父汝元，母刘，侧室徐及一子一女，闻变，皆自尽。仆冒死觅主尸，亦被害。初赠尚宝卿，世廕百户。崇祯元年，子暄援振德例，叩阍请优恤，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建祠奉礼。汝元等亦获旌。十五年复以谥请，赐谥恭节。

时先后殉难者，灌县知县左重，率壮士追贼成都，力战马蹶，骂贼死。南溪知县王硕辅，城陷自尽，贼支解之。桐梓知县洪维翰，城陷，夺印，不屈死。典史黄启鸣亦死。郫县训导赵恺，率众击贼，被刺死。遵义推官冯凤雏，挺身御贼，被创死。遵义司狱苏朴、威远经历袁一修，义不污贼，坠城死。大足主簿张志誉、典史宁应皋，集兵奋战，力屈死。所司上其状，赠重、硕辅、维翰尚宝卿，世廕千户。启鸣重庆通判，恺重庆同知，俱世廕试百户。崇祯十二年，重子廷皋援高选例乞恩，命如其请。

崇明父子据永宁，贵阳同知嘉兴王昌胤分理永宁卫事，死难。赠佥事，赐祭。崇祯初，其子监生世骏言："贼踞永宁，臣父刺血草三揭，缴印上官，以次年五月再拜自缢。贼恨之，焚其尸。二孙、一孙女及仆婢十三人，同日被害。乞如张振德例，优加恤典。"报可。

董尽伦，字明吾，合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清水知县，调安定，咸有惠政。秩满，安定人诣阙奏留，诏加巩昌同知，仍视县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军饷，解职归。天启初，奢崇明反，率众薄城。尽伦偕知州翁登彦固守。贼遣使说降，尽伦大怒，手刃贼使，抉其睛啖之，屡挫贼锋，城获全。复率众援铜梁有功，寻被檄捣重庆，孤军深入，伏四起，遂虞死。赠光禄少卿，世廕百户，建祠奉祀，寻改廕指挥佥事。崇祯初，论全城功，改廕锦衣千户。

其时里居士大夫死节者，有李忠臣，永宁人，官松潘参政。家居，陷贼。募死士，密约总兵官杨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为内应。事泄，合门遇害。高光，泸州人，尝为应天通判。城陷，薙发为僧，与子在昆募壮士，杀贼百余。贼怒，追至大叶壩，光骂贼不屈，与家众十二人同死。胡缜，永宁举人。预策崇明必反，上书当事，不纳。贼起，被执，严刑锢狱中。弟纬倾家救免，乃纠义徒，潜结贼将张令等，执其伪相。部勒行阵，自当一面，数斩馘，贼甚畏之。既而为火药焚死。聂绳昌，富顺举人。毁家募义勇御贼，战死。吴长龄，泸州监生。率众恢复泸州，寻中伏，父子俱战死。胡一夔，兴文人。仕龙阳县丞，被执，不屈死。皆未予恤。

龚万禄，贵州人。目不知书，有胆志，膂力过人。从刘綎征杨应龙，先登海龙囤，署守备，戍建武所。奢崇明反，众推万禄游击将军，主兵事。指挥李世勋，名位先万禄，亦受节制，戮力固守。崇明谋犯成都，惮万禄牵其后，遣部将张令说降。令与万禄结，绐崇明以降。崇明果遣他将来戍，万禄胁降之，诱杀无算。复微服走叙州，说副使徐如珂曰："贼精骑萃成都，留故巢者悉老弱，诚假万禄万人捣其巢，彼必还救，成都围立解矣。"如珂奇其计，而不能用。未几，贼悉众攻建武，万禄邀击十里外，兵少败还，城遂陷。世勋具衣冠再拜，率家属自焚死。万禄手刃两妾、两孙，自刎不殊，乃握槊驰出，大呼："我龚万禄也，孰能追我者！"贼相视不敢逼。走至叙州，乞师巡抚硃燮元，遂以兵复建武。会官军败于江门，贼四面来攻，万禄力战三日，手刃数十人，与子崇学并死。诏赠都督佥事，立祠赐祭，世廕百户。

时成都卫指挥翟英扼贼龙泉驿，成都后卫指挥韩应泰赴援成都，遇贼草堂寺，小河所镇抚郁联若鏖贼城西，茂州百户张羽救援郫县，皆力战死。

管良相者，乌撒卫指挥也，为人慷慨负奇节。天启初，樊龙等反于四川，巡抚李桠召至麾下，与筹军事。良相策安邦彦必反，佐桠为固守计。寻以祖母疾，乞假妇，泣语桠曰："乌撒孤城，密迩水西，且与安效良相仇。水西有变，祸必首及，良相无子，愿以死报国。乞建长策，保此一方。"逾月，邦彦果反，围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自缢死。

同官李应期、硃运泰、蒋邦俊亦遇害。时普定卫王明重、威清卫丘述尧、平壩卫金绍勋、壩阳把总简登、龙里故守备刘皋、皋子景并死难，而训导刘三畏，贼至不避，兀坐斋中，见杀，人称"龙里三刘"。

徐朝纲，云南晋宁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天启元年，授安顺推官，至即署府事。明年，安邦彦反，来攻城，朝纲督兵民共守。士官温如璋等开门迎贼，朝纲奋怒督战，贼执之，逼降，不屈。索其印，骂曰："死贼奴，吾头可断，印不可得！"贼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闻之，登楼自缢。长子妇急举火焚舍，挈十岁女跃烈焰中死。孙应魁，年十六，持矛溃围出城觅其祖，遇贼被杀。婢仆从死者十一人。

五年正月恤殉难诸臣，赠朝纲光禄少卿，廕子入国学。子天凤甫第进士，即奔丧归，服阕，授户部主事。疏言："臣家一门，臣死忠，妻死节，妇死姑，孙死祖，婢仆死主。此从来未有之节烈，乞如张振德例，再加优恤。臣母、臣嫂，一体旌表。"帝深嘉之，再赠光禄卿，改廕锦衣世千户，赐祭葬，立祠建坊，诸从死者皆附祀。

同时殉难者：

杨以成，云南路南人。万历中，由贡生授贵阳通判，理毕节卫事。秩满，进同知，仍治毕节。邦彦围贵阳，以成具蜡书乞援于云南巡抚沈儆炌。书发而贼已至，战却之。贼来益众，以成遣吏怀印间道趋省，身督吏民拒守。会援兵至，贼方夜逃，而卫吏阮世爵为内应，城遂陷。以成仓皇投缳，贼系之去。乃为书述贼中情形，置竹筒中，遣弟以恭赴云南告变，至散纳溪，贼搜得其书，并以成杀之，家属死者十三人。赠按察佥事，赐葬。

郑鼎，字尔调，龙溪人。由乡举为广顺知州。策安邦彦必反，上书当事言状。州故无城，督民树栅实以士。无何，邦彦果反，来攻城，鼎誓死固守。或言贼势盛，宜走定番。鼎曰："吾守土吏也，义当与城存亡。"及贼入，与士官金□粲端坐堂上，并为贼所杀，婢仆从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统被执，亦不屈死。巡抚李桠上于朝，赠佥事，赐祭。崇祯元年，以成子举人兴南，鼎子举人昆祯皆援朝纲例，请加恤，并赠光禄卿，世廕锦衣千户，予祭葬，有司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昆祯后举进士，历御史，尚宝卿。

时有孙克恕者，字推之，马平人。举于乡，历官贵州副使，分巡思石道。御贼战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蛮人嗟异。事闻，赠太仆卿，赐祭葬。

姬文胤，字士昌，华州人。举于乡。天启二年授滕县知县。视事甫三日，白莲贼徐鸿儒薄城，民什九从乱。文胤徒步叫号，驱吏卒登陴，

不满三百，望贼辄走，存者才数十。问何故从贼，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文胤凭城谕曰："良民以董二故，挺而从贼。吾将执二置诸法，为若雪愤，可乎？"文胤身长赤面，须髯戟张，贼望见，骇为神人，皆欢呼罗拜。俄而发箭西隅，毙二贼。视之，延绥沙柳竿也。贼谓文胤绐之，大愤，肉薄登城，众悉溃。文胤绯衣坐堂皇，嚼齿骂贼。贼前，搏裂冠裳，械系之，骂不屈。三日潜解印，畀小吏魏显照及家僮李守务，北向拜阙，遂自经。贼搒掠显照索印，显照潜授其父，而与守务骂贼，并死之。事闻，赠太仆少卿，立祠致祀，录一子，优恤显照、守务家。董二逾城遁去。

时贼陷邹县，博士孟承光被执，诟詈不屈死。赠尚宝少卿，世廕锦衣千户。承光，字永观，亚圣裔，世廕《五经》博士也。

硃万年，黎平人。万历中，举于乡。历莱州知府，有惠政。崇祯五年，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率众来犯。万年率吏民固守。时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并在城中，被围，坚守数月，从治中礮死。贼诡乞降，琏率万年往受，为所执。万年曰："尔执我无益，盍以精骑从我，呼守者出降。"贼以精骑五百拥万年至城下，万年大呼曰："我被擒，誓必死。贼精锐尽在此，急发礮击之，毋以我为念！"守将杨御蕃不忍，万年复顿足大呼，贼怒杀之。城上人见万年已死，遂发畐駮，贼死过半。事闻，赠太常卿，赐祭葬，有司建祠，官一子。

初，贼掠新城，知县秦三辅、训导王协中御之，并死。其陷黄县，知县吴世扬骂贼死，县丞张国辅、参将张奇功、守备熊奋渭皆力战死。陷平度，知州陈所闻自缢死。三辅、世扬赠光禄少卿，所闻赠太仆少卿，并赐祭葬，建祠，廕子。协中、国辅、奇功亦赠恤有差。三辅，三原人。世扬，洛阳人。所闻，畿辅人。并起家乙榜。

张瑶，蓬莱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绝请寄，抑豪强，吏民畏如神。崇祯四年行取入都，吏科宋鸣梧力援宋玫为给事，而抑瑶，授府同知。瑶怒，疏摭玫行贿状。吏部尚书闵洪学劾瑶馈遗奔竞，鸣梧复极论之，谪河州判官，未赴。明年正月，李九成等逼登州，瑶率家众登陴拒守。城陷，瑶犹挥石奋击。贼拥执之，大骂不屈，被杀。妻女四人并投井死。赠光禄少卿。

先是，贼陷新城，举人王与羲、张俨然死之。其陷他县者，贡生张联台、蒋时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获旌。礼部侍郎陈子壮上言："举贡

死难，无恤典，旧制也。然名既登于天府，恩独后于流官，九泉之下，能无怨恫。比者，武举李调御贼捐躯，已蒙赠恤。武途如此，文儒安得独遗。乞量赠一官，永为定制。”可之。乃赠与夔、俨然宛平知县，联台、时行顺天府教授。其后地方死难，若举人李让、吴之秀、贾煜、张庆云，贡生张茂贞、张茂恂，皆赠官如前制。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名声招为头目，使驻三乡。崇祯三年，名声反，谋出三路兵，至昆明会战。令天衢自维摩罗平入，以礉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报国秋也，吾岂为逆贼用哉！”坑杀礉手数十人，率众归附，署维摩州同知李嗣泌开城纳之。名声已陷弥勒，闻大惧，急撤两路兵归。巡抚王伉上其事，授为守备。后数与嗣泌进剿有功。及名声死，妻万氏代领其众，屡攻天衢。天衢屡挫之，录功，进参将。十三年擢副总兵。万氏赘沙定洲为婿，益以南安兵，且厚赂黔国公用事者，令毁天衢。天衢请兵饷皆不应，贼悉力攻之，食尽，举家自焚死。

初，名声之乱，有杨于陛者，剑州人。举于乡。历官武定府同知。巡抚伉令监纪军事，兵败被执，死之。赠太仆少卿，建祠曰精忠。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忠义三

○潘宗颜窦永澄等 张铨 何廷魁徐国全 高邦佐顾颐 崔儒秀陈辅尧 段展 郑国昌张凤奇 卢成功等 党还醇安上达 任光裕等 李献明何天球 徐泽武起潜 张春 阎生斗李师圣等 王肇坤王一桂 上官荩等 孙士美白慧元 李祯宁等乔若雯李崇德等 张秉文宋学硃等彦胤绍赵珽等 吉孔嘉王端冕等刑国玺冯守礼等张振秀刘源清等 邓籓锡王维新等 张焜芳

潘宗颜，字士瓒，保安卫人。善诗赋，晓天文、兵法。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数上书当路言辽事，当路不能用。以宗颜知兵，命督饷辽东。旋擢开原兵备佥事。四十六年，马林将出师，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曰："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镐不从。宗颜监林军，出三岔口，营稗子峪，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及旦，大清兵大至。林恐甚，一战而败，策马先奔。守颜殿后，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自辰至午，力不支，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赞理通判董尔砺等皆死焉。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廕锦衣世百户，谥节愍，立祠奉祀。永澄等亦赐恤如制。

张铨，字宇衡，沁水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视陕西茶马。以忧归，起按江西。时辽东总兵官张承廕败殁，而经略杨镐方议四道出师。铨驰奏言："敌山川险易，我未能悉知，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敌所长，我所短。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也。昔胪朐河之战，五将不还，奈何轻出塞。为今计，不必征兵四方，但当就近调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抚北关以树其敌，多行间谍以携其党，然后伺隙而动。若加赋选丁，骚扰天下，恐识者之忧不在辽东。"因请发帑金，补大僚，宥直言，开储讲，先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唐九节度相州之溃，可为明鉴。"又言："廷议将恤承廕，夫承廕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谓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谓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谓无勇。臣以为不宜恤。"又论镐非大帅才，而力荐熊廷弼。

四十八年夏复上疏言："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

砾粪土何异。乃发帑之请，叫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铨疏皆关军国安危，而帝与当轴卒不省。綖、松败，时谓铨有先见云。

熹宗即位，出按辽东，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铨力争，不听，曰：“祸始此矣。”天启元年三月，沈阳破，铨请令辽东巡抚薛国用帅河西兵驻海州，蓟辽总督文球帅山海兵驻广宁，以壮声援。疏甫上，辽阳被围，军大溃。铨与应泰分城守，应泰令铨退保河西，以图再举，不从。守三日，城破，被执不屈，欲杀之，引颈待刃，乃送归署。铨衣冠向阙拜，又遥拜父母，遂自经。事闻，赠大理卿，再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子道浚锦衣指挥佥事。

铨父五典，历官南京大理卿，时侍养家居。诏以铨所赠官加之，及卒，赠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内将乱，筑所居窦庄为堡，坚甚。崇祯四年，流贼至，五典已殁，独铨妻霍氏在，众请避之。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仆坚守。贼环攻四昼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乡人避贼者多赖以免。

道浚既官锦衣，以忠臣子见重，屡加都指挥佥事，佥书卫所。顾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予。寻以纳贿事败，戍雁门。流贼起，山西巡抚宋统殷檄道浚军前赞画。道浚家多壮丁，能御贼。

崇祯五年四月，贼犯沁水，宁武守备猛忠战死。道浚遣游击张瓒驰援，贼乃退。八月，紫金樑、老回回、八金刚等以三万众围窦庄，谋执道浚以胁巡抚。道浚屡败贼，贼乃欲因道浚求抚。紫金樑请见，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误从王佳胤至此。”又一人跽致辞曰：“我宜川廪生韩廷宪，为佳胤所获，请誓死奉约束。”道浚劳遣之，而阴使使啗廷宪图贼。贼至旧县，守约不动，廷宪日惎紫金樑就款，未决。官军袭之，贼怒，尤廷宪，遂败约，南突济源，陷温阳。

九月，廷宪知紫金樑疑己，思杀之以归，约道浚伏兵沁河以待。道浚遣所部刘伟佐之。是夕，贼攻诸生盖汝璋楼，掘地深丈余，楼不毁。贼怒，誓必拔。鸡鸣不得间，廷宪知事且泄，偕伟仓卒奔。贼追之及河，伏起，杀追者滚山虎等六人，皆贼腹心也。贼临沁河，索廷宪。窦庄东面河，道浚潜渡上流，绕贼后大噪，贼骇遁去。未几，官军扼贼陵川，师溃，道浚据九仙台以免。十二月，廷宪知紫金樑、乱世王有隙，

纵谍遣书间之。乱世王果疑，遣其弟混世王就道浚乞降。时统殷以失贼罢，许鼎臣来代，主进讨。道浚权词难之曰："斩紫金樑以来，乃得请。"混世王怏怏去，贼众遂分部掠诸郡县。

明年三月，官军蹑贼，自阳城而北。道浚设伏三缠凹，擒贼渠满天星等，巡抚鼎臣奏道浚功第一。八月，贼陷沁水。沁水当贼冲，去来无时，道浚倡乡人筑堡五十四以守，贼五犯皆却去，至是乃陷。道浚率家众三百人驰赴击贼，贼退徙十五里。道浚收散亡，捕贼众，倾家囷以饷。副使王肇生列状上道浚功。道浚故得罪清议，冀用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巡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

何廷魁，字汝谦，山西威远卫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泾县知县，调宁晋，迁刑部主事，历归德、卫辉、河南知府，西宁副使。坐考功法，复为黎平知府。会辽事棘，迁副使，分巡辽阳。袁应泰纳降，廷魁争，不听。及沈阳破，同事者遣孥归，廷魁曰："吾不敢为民望。"大清兵渡濠，廷魁请乘半济急击之。俄薄城，围未合，又请尽锐出御。应泰并不从。辽阳破，廷魁怀印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仆从死者六人。都司徐国全闻之，亦自经公署。事闻，赠光禄卿，再赠大理卿，赐祭葬，谥忠愍，世廕锦衣百户。国全赠恤如制。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寿光知县，教民垦荒，招集流亡三千家。历户部主事、员外郎。迁永平知府，浚泺河，筑长堤。裁抑税使高淮，不敢大横。迁天津兵备副使，平巨盗董时耀。转神木参政，屡破套寇沙计。以嫡母忧归，补薊州道，坐调兵忤主者意，被劾归。天启元年，辽阳破，起参政，分守广宁。以母年八十余，涕泣不忍去，母责以大义乃行。熊廷弼、王化贞构隙，邦佐知辽事必败，累乞归。方报允，而化贞弃广宁逃。众谓邦佐既请告，可入关。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则一日封疆臣也，将安之！"夜作书诀母，策骑趋右屯谒廷弼，言："城中虽乱，敌尚未知。亟提兵入城，斩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即不行，请授邦佐兵赴难。"廷弼不纳，偕化贞并走。邦佐仰天长叹，泣语从者曰："经、抚俱逃，事去矣。松山吾守地，当死此。汝归报太夫人。"遂西向拜阙，复拜母，解印缓自经官舍。仆高永曰："主死，安可无从者。"亦自经于侧。事闻，赐祭葬，赠光禄卿，再赠太仆卿，谥忠节，世廕锦衣百户。邦佐与张铨、何廷魁皆山西人，诏建祠宣武门外，颜曰三忠。

同时顾颐，以右参政分守辽海道。广宁之变，力屈自经。赠太仆少

卿，世廕本卫副千户。

崔儒秀，字儆初，陕州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户部郎中，迁开原兵备佥事。时开原已失，儒秀募壮士，携家辞墓行。经略袁应泰以兵马甲仗不足恃为忧，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应泰深然之。辽阳被围，分守东城，矢集如雨，不少却。会兵溃，儒秀痛哭，戎服北向拜，自经。事闻，赐恤视何廷魁，赐祠曰愍忠，以陈辅尧、段展配祀。

辅尧，扬州人。万历中举于乡。历永平同知，转饷出关，与自在知州段展驻沈阳。天启元年，日晕异常。展牒应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逾月，沈阳破，展死之。辅尧方奉命印烙，左右以无守土责，劝之去。辅尧曰："孰非封疆臣，何去为。"望阙拜，拔刀自刭，与展并赠按察佥事。辅尧官胶州时，有馈山茧者，受而悬之公币中。展，泾阳举人。

郑国昌，邠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山西参政。崇祯元年以按察使治兵永平，迁山西右布政使，上官奏留之。三年正月，大清兵自京师东行，先使人伏文庙承尘上，主者不觉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将左右之，国昌觉其异，捶之至死。须臾，北楼火发，城遂破。国昌自缢城上，中军守备程应琦从之。应琦妻奔告国昌妻，与之偕死。

知府张凤奇，推官卢成功，卢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东胜卫指挥张国翰及里居中书舍人廖汝钦，武举唐之俊，诸生韩洞原、周祚新、冯维京、胡起鸣、胡光奎、田种玉等十数人皆死。国昌、凤奇一门尽死。事闻，赠国昌太常卿，凤奇光禄卿，并赐祭葬，廕一子。成功等赠恤有差。凤奇，阳曲人，起家乡举。

党还醇，字子贞，三原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休宁知县，有善政，以父忧归。崇祯二年服阕，起官良乡。十二月，大清兵薄城，督吏民乘城拒守。或言县小无兵，盍避去。还醇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将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破，与教谕安上达、训导李廷表、典史史之栋、驿丞杨其礼并死焉。事定，父老觅还醇尸，得之草间，赤身面缚，体被数枪，群哭而殓之。上达，贵州安顺人。万历末年举于乡，谒选得教谕，至日阖门死难。事闻，赠还醇光禄丞，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之栋等亦赠恤，给驿归其丧。已而吏科上言："还醇城亡与亡，之死靡贰，犹曰有守土责也。上达、之栋等，微员末秩，亦能致命遂志，有死无陨。宜破格褒崇，以为世劝。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虚名，作将来之忠义，乃仅赠国学教职、良乡主簿，于圣主忧恤之典谓何！"帝感其言，下部更议，乃赠上达、廷表《五经》博士，与之栋等及千户萧如龙、何秉

忠，百户李廕并配祀还醇祠。武举陈蠡测、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妇硃氏等十七人，并建坊旌表。顺天府尹刘宗周以上达得死难之正，请赠翰苑宫坊，不报。

是时，列城以死事闻者，更有香河知县任光裕、泺州知州杨爊。光裕赠恤如还醇，爊赠光禄少卿，并任一子。

李献明，字思皇，寿光人。崇祯元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明年十一月，大清兵临遵化，巡抚王元雅与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先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时献明以察核官库驻城中。或谓此邑非君所辖，去无罪。献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见危避难。"请守东门，城破死之。

元雅，太原人。为巡抚数月即遇变，自缢死。天球以永平推官理遵化军饷。泽，字兑若，襄阳人，献明同年进士。涖任七日，与天球、起潜并殉难。

起潜，字用潜，进贤人。天启五年进士。初为武清知县，有诸生为人所讦，纳金酒甕以献。起潜召学官及诸生贫者数人，置甕庭中，谓之曰："美酒不可独享，与诸生共之。"酒尽，金见，其人惶恐请罪，即以金分畀贫者。治县一年，有声，调繁遵化。坐事被劾，解官候代，遂及于难。

巡抚方大任论畿辅诸臣功罪，因言元雅有失城罪，而一死节概凛然，足以盖愆。枢辅孙承宗请恤殉难诸臣，亦首元雅。帝赠献明、天球光禄少卿，泽光禄丞，俱廕一子。元雅以大吏失城，赠恤不及。

张春，字泰宇，同州人。万历二十八年举于乡。历刑部主事，励操行，善谈兵。天启二年，辽东西尽失，廷议急边才，擢山东佥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备道。时大军屯山海关，永平为孔道，士马络绎，关外难民云集。春运筹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转副吏、参政，仍故官。七年，哈剌慎部长汪烧饼者，拥众窥桃林口，春督守将擒三人。烧饼叩关愿受罚，春等责数之，誓不敢叛。

崇祯元年改关内道。兵部尚书王在晋惑浮言，劾春嗜杀，一日枭斩十二人。春具揭辩，关内民亦为讼冤。在晋复劾其通奄克饷，遂削籍，下法司治。督师袁崇焕言春廉惠，不听。御史李炳言："春疾恶过甚，为人中伤。夫杀之滥否，一勘即明，乞免提问。"不从。明年，法司言春被

劾无实，乃释之。

三年正月，永平失守，起春永平兵备参议。春言："永平统五县一州，今郡城及泺州、迁安并失，昌黎、乐亭、抚宁又关内道所辖。臣寄迹无所，当驻何城？臣以兵备名官，而实无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济事。乞于赴援大将中，敕一人与臣同事，臣亦招旧日义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许此城，不敢少规避。但必求实济封疆，此臣区区之忠，所以报圣明而尽臣职也。"因言兵事不可预泄，乞赐陛见，面陈方略，帝许之。既入对，帝数称善，进春参政。已而偕诸将收复永平诸城，论功加太仆少卿，仍涖兵备事，候巡抚缺推用。时乙榜起家者多授节钺，而春独需后命，以无援于朝也。永平当兵燹之余，闾阎困敝，春尽心抚恤，人益怀之。

四年八月，大清兵围大凌河新城，命春监总兵吴襄、宋伟军驰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河。越三日次长山，距城十五里，大清兵以二万骑来逆战。两军交锋，火器竞发，声震天地。春营被冲，诸军遂败，襄先败，春复收溃众立营。时风起，黑云见，春命纵火，风顺，火甚炽，天忽雨反风，士卒焚死甚众。少顷雨霁，两军复鏖战，伟力不支亦走。春及参将张洪谟、杨华征，游击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执，部卒死者无算。诸人见我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礼，春独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赐以珍馔。春曰："忠臣不事二君，礼也。我若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复以酒馔赐之，春仍不食，守者恳劝，感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薙发，不从。居右庙，服故衣冠，迄不失臣节而死。

初，襄等败书闻，以春守志不屈，遥迁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闻之，恸哭，六日不食，自缢死。当春未死时，我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诚意伯刘孔昭遂劾春降敌不忠，乞削其所授宪职。朝议虽不从，而有司系其二子死于狱。

阎生斗，字文澜，汾西人。由岁贡生，历保安知州。大清兵入保安，生斗集吏民固守。城破，被执死之。判官李师圣、吏目王本立、训导张文魁亦同死，时崇祯七年七月也。八月入灵丘，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力屈众溃，投缳死，合门殉之。守备于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斗死。事闻，赠生斗太仆少卿，余赠恤如制。秉采，字衷白，全州举人。

王肇坤，字亦资，兰溪人。崇祯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初，流贼破凤阳，疏言兵骄将悍之弊，请假督抚重权，大将犯军令者，

便宜行戳。得旨申饬而已。出巡山海、居庸二关。九年七月，大清兵入喜峰口，肇坤激众往御，不敌，退保昌平。被围，与守陵太监王希忠，总兵官巢丕昌，户部主事王一桂、赵悦，摄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门守。有降丁二千为内应，城遂破，肇坤被四矢两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悦、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学正解怀亮、训导常时光、守备咸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从父死。

一桂，黄冈举人，督饷昌平，以南城最冲，身往扼之。俄西城失守，被执死。妻妾子女暨家众二十七人悉赴井死。悦以公事赴昌平，遂遇难。未几，大清兵攻顺义。知县上官荩，字忠赤，曲沃人。起家乡举，廉执有声，在官三年，荐章十余上。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拒守。城破，荩自经。国器、时雨及训导陈所蕴皆死。寻破宝坻，知县赵国鼎、主簿樊枢、典史张六师、训导赵士秀皆死。国鼎，山西乐平人。乡试第一，崇祯七年进士。破定兴，教谕泺州熊嘉志殉节死。破安肃，知县临清郑延任与妻同殉。教谕灵寿耿三麟亦死之。事闻，赠肇坤大理卿，予祭葬，官一子。一桂、悦并赠太仆少卿，廕子祭葬，余赠恤如制。

孙士美，青浦人。由乡举授舒城教谕。崇祯八年春，贼来犯，县令以公事出，士美代守七十余日，城以全。明年擢知深州。十一年冬，大清兵至，力守三日，城破，自刭于角楼。父讷亦自缢，一家死者十三人。赠太仆少卿，讷亦被旌。

是时，畿辅诸郡悉被兵，长吏多望风遁，失城四十有八。任丘白慧元、庆都黄承宗、灵寿冯登鰲、文安王钥、蠡县王采、新河崔贤、盐山陈志、故城王九鼎，皆以殉难闻。他若青县张文焕、兴济钱珍、庆云陈缄，城破被杀。教官死难者则有刘廷训、张纯儒、唐一中。乡官则乔若雯、李祯宁最著。而弃城者，吴桥知县李綦隆等十人，皆坐死。

白慧元，青涧人。崇祯七年进士。居官善祛蠹，吏民畏之。九年以守城功，命减俸行取。会与大阉有隙，摭其罪于帝，逮治之，未行，大兵已抵城下，乃与代者李廉仲共守。无何，廉仲缒城遁，慧元躬擐甲胄，防御甚力。及城破，一门俱死，赠佥事。

乡官李祯宁，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山西按察使，罢归，佐慧元拒守。城破，率家众格斗，身中数槊而死，一门从死者数人。承宗，未详何许人。冯登鰲，肤施举人，其从父大纬为蠡县训导，亦死。王钥，武功举人。王采，泽州人，进士。崔贤，弋州举人。志、九鼎，亦未详何

许人，志自经死，九鼎战死城上，各赠恤有差。

刘廷训，顺天通州人。岁贡生，为吴桥训导。崇祯十一年，大清兵入畿内，知县李綦隆欲遁，廷训止之，与共守。外围将合，綦隆缒城走。廷训急趋城上，语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于守，为忠义鬼乎！"众泣诺，乃坚拒三昼夜。廷训中流矢，束胸力战，又中六矢乃死。逾月，其子启棺更殓，面如生。

张纯儒，新安人，为临城训导，率诸生共城守，城破死之。唐一中，全州人，为钜鹿教谕，抗节死。

乔若雯，临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崇祯元年春，廷臣争击魏忠贤党，若雯亦两疏劾兵部侍郎秦士文，御史张讷、智铤，备列其倾邪状。寻言："故辅魏广微，罪恶滔天，致先帝冒桓、灵之名，罪不下忠贤。其徒陈九畴、张讷、智铤为之鹰犬，专噬善类，罪不下彪、虎。乞死者削其官阶，生者投之荒裔。"帝责其诋毁先帝，而九畴等下所司行遣。若雯寻改吏部，迁员外郎。出为衮州知府，剔除积弊，豪猾敛手，以疾归，士民遮道泣送。及城陷，若雯端坐按剑以待，遂被杀。

时乡官李崇德、董祚、魏克家并以城亡殉难。崇德，青县人。祚，隆平人。克家，高阳人。皆举人。崇德历户部员外郎。祚未仕。克家为邹平知县，有善政。若雯赠太常少卿，余赠恤有差。

张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祖淳，官参政，事具《循吏传》。秉文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福建右参政，与平海寇李魁奇。崇祯中，历广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调山东为左。十一年冬，大清兵自畿辅南下。本兵杨嗣昌檄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于是济南空虚，止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学硃方行部章丘，闻警驰还，与秉文及副使周之训、翁鸿业，参议邓谦，盐运使唐世熊等议守城，连章告急于朝。嗣昌无以应，督师中官高起潜拥重兵临清不救，大将祖宽、倪宠等亦观望。大清兵徇下州县十有六，遂临济南。秉文等分门死守，昼夜不解甲，援兵竟无至者。明年正月二日，城溃，秉文擐甲巷战，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妾陈，并投大明湖死。学硃、之训、谦、世熊及济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陈虞胤、通判熊烈献、历城知县韩承宣皆死焉，德王由枢被执。秉文赠太常寺卿，之训、谦光禄卿，承宣光禄少卿，皆建特祠，余赠恤如制。学硃死，不得尸，疑未实，独格不予，福王时，赠大理卿。鸿业及推官陆□粲不知所终，赠恤亦不及。

学硃，字用晦，长洲人。崇祯四年进士。为御史，尝抗疏劾杨嗣昌、田维嘉，时论壮之。之训，黄冈人，进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坐事贬官，被荐未擢而遘难。望阙再拜，与妻刘偕死，阖门殉之。谦，孝感人，进士。战于城上，与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间不食死，族戚傔从，死者四十余人。世熊，灌阳举人，分守西门，被杀。好善，醴泉人，进士。虞胤，未详。烈献，黄陂贡生，城破，与二子俱死。承宜，大学士爌孙，进士，与妻妾同死。有刘大年者，江西广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还朝，道历城，城破抗节死。赠光禄少卿。

时大清兵所破州县，守令失城者，皆论死。而临邑宋希尧、博平张列宿、茌平黄建极、武城李承芳、丘县高重光，皆以死节蒙赠恤。重光，字秀恒，保定人。由贡生为柏乡训导，率苍头击盗以全城，遂擢为令。及大军至，吏民欲负之逃，重光不可，抱印赴井死。

其缙绅殉难者，恩县李应荐，天启时，官御史。以附魏忠贤，丽名逆案。至是，捐赀募士，佐有司力守城，城破，身被数刃而死。历城刘化光与子汉仪先后举于乡，父子俱守城力战死，赠恤有差。

颜胤绍，字赓明，曲阜人，复圣六十五代孙也。崇祯四年进士。历知凤阳、江都、邯郸，迁真定同知，守城剿寇有功。十五年擢河间知府，比岁大饥，死亡载道，寇盗充斥，拊循甚至。闰十一月，大清兵至，与参议赵□廷、同知姚汝明、知县陈三接等坚守。援兵云集，率逗遛。胤绍知城必破，豫集一家老稚于室中，积薪绕之，而身往城上策战守。城破，趋归官舍，举火焚室，衣冠北向再拜，跃入火中同死。

□廷，字秉珪，慈溪人。崇祯元年进士。知南安、侯官二县，屡迁河间兵备佥事，一门十四人悉被难。

汝明，夏县人。天启初，举于乡。性孝友。崇祯间岁大寝，倾廪振济，立义□冢，瘗暴骨。授蠡县知县，闻乡邑又饥，贻书其子，令振救如初。后官河间，与妾任同死。

三接，文水人。举崇祯六年乡试，知河间县。岁旱饥，人相食。三接至，雨即降。有疑狱，数年不决，至即决之。妻武氏贤，三接见封疆多故，遣之归，答曰："夫死忠，妻死节，分也。"三接巷战死，武从之。

□廷赠太仆卿，胤绍光禄卿，汝明、三接并佥事。

有周而淳者，掖县人。由进士拜兵科给事中，与同官六人分督畿辅诸郡城守事。而淳甫至河间，城即被围，遂与诸臣同死，赠太常少卿。

先是，大兵入霸州，兵备副使赵辉偕知州丁师羲、里居参政李时茂等督士民固拒。援军不至，城遂破。辉整冠带自尽，子琬同死。师羲、时茂皆死之。辉，字黄如，河津人，崇祯七年进士，赠光禄卿。师羲，字象先，楚雄人。选贡生，赠参议。时茂，进士，累官参政，赠太常卿。

吉孔嘉，洋县人。幼时诉父冤于巡按御史，获释，以孝称。举崇祯三年乡试。授宁津知县，蠲繁苛，除寇贼，阖邑颂德。累迁顺德知府。十五年冬，大清兵临城，与乡官知府傅梅，中书舍人孟鲁钵、张凤鸣募兵，悉力拒守，力屈城破，孔嘉与妻张、长子惠迪、次子妇王俱死。赠太仆少卿，妻子皆获旌。梅，刑台人。万历十九年举于乡。除知登封，有善政。迁刑部主事，治张差梃击案，事别见。死，赠太常少卿。鲁钵，工部主事。

时以守城殉难者，有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举人。知赵州，以廉惠得民。城破，被执死之。教谕陈广心，元城人，起家乙榜。城将破，衣冠危坐，诸子环泣请避，厉声曰："吾平生所学何事，岂为儿女恋恋耶！"遂被杀。训导王一统，成安人。居家多义行，死节明伦堂。唐铉，字节玉，睢州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定州知州，死之。高维岱，昌邑人。举于乡，知永清县，视事甫旬余即遇变，一门死之。典史李时正、教谕邸养性、乡官刘维蕙同死。清丰破，教谕曹一贞、训导董调元皆死。乡官吏部郎中李其纪、黄州推官侣鹤举、富阳知县杜斗愚亦死之。而南乐监生郑献书、河间襄阳知县贾太初、永年山东副使申为宪皆抗节死。铉赠右参议。维岱佥事，余赠恤有差。

邢国玺，长葛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潍县知县，改建石城，尽心民事。时帝以修城郭、练民兵、储糗粮、备戎器四事课天下，有司率视为具文，惟国玺奉行如诏。上官交荐，迁户部主事。运道梗于盗，有议开胶莱河者，国玺力陈其便。擢登莱兵备剑事，经度河道。十五年，畿辅戒严，部檄征山东兵入卫。国玺监督至龙冈，猝遇大清兵。部卒惊惧欲冲，国玺叱止之，身先搏战，矢刃交加，堕马死。抚按不奏，帝降旨严责，乃具闻，赠恤如制。

时大兵下山东，直抵海州、赣榆、沭阳、丰、沛，列城将吏，或遁或降。其身死封疆者，有冯守礼、张百新、张予卿、硃迥添、任万民

等。

守礼，猗氏人，举于乡。县令有疑狱，语诉者得冯孝廉一刺，狱即解。其人怀金以告，拒不听。选平定州学正，诸生兄弟争彦相讦，馈以金，守礼严却之，劝以友悌，感悟去。历迁知莱芜县。城破，与二子摅奇、拱奇并自杀。

日新，浙江建德人。由岁贡为训导，造齐东教谕。见海内寇起，与诸生讲艺习射，招土寇安守夏降之。及齐东被围，与守夏登陴守，力屈及子光裔死之，妻方氏自刎，守夏亦从死。予卿知阳信，城陷殉难。迥添者，沈阳宗室也，居潞安。由宗学贡生为邹平知县，城失，全节以死。万民，阳曲诸生。见乡郡被寇，草救时八议、守城十二策，献之当事，果得其用。以保举授武城知县，在职三年，有能声，竟殉城死。

又文昌时，全州举人。知临淄县，以廉慎得民。及大清兵东下，城受围，与训导申周辅共守。城破，举家自焚，周辅亦殉难。同时，寿光知县李耿，大兴人。崇祯中进士，自缢城上。吴良能，辽东盖州人。举于乡，知滕县，城将破，尽杀家属，拜母出，力战死。吴汝宗，宁洋人。知东阿，城失守，死之。周启元，黄冈举人，知高苑县，城破，硃衣坐堂上，死之。

刘光先，未详里居，知丰县。大兵二千骑营西城外，不攻。夜一人自营逸出，语城上人曰："得梯即攻。"不信。又有逸者曰："梯成，立攻矣。"妇人亦自营出曰："尽甲矣。"昧爽突攻西南陬，方力御，已登西北陬，光先殉焉。刘士璟，亦不知何许人，知沐阳，有强干声。竭力捍城，城破死之。赠山东佥事。

张振秀，临清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知肥乡、永平，迁兵部主事。泰昌元年改吏部，更历四司，至文选员外郎，乞假归。崇祯改元，起验封郎中，历考功、文选，擢太常少卿，坐事落职归。崇祯十五年，大清兵围河间，远近震恐。临清总兵官刘源清偕榷关主事陈兴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应芳、吏目陈翔龙、在籍兵部侍郎张宗衡员外郎刑泰吉、临汾如县尹任及振秀等合力备御。未几，城被围，力拒数日，援不至，城破，并死之。兴言，南靖人。如瀛，陵川人。应芳，临川人。翔龙，萧山人。泰吉、任皆进士。宗衡自有传。源清，泽清弟，赠太子少保。

其时，城破殉难者，寿张王大年、曹州楚烟、滕县刘弘绪数人。大

年举进士，历御史，加太仆少卿，以附魏忠贤名持逆案，至是尽节死。烟举进士，历户部主事，解职归。及城失守，力抗，子凤苞以身翼之，皆被杀。妻赵触柱死。弘绪历车驾郎中，遇变死。

邓籓锡，字晋伯，金坛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十五年迁衮州知府，甫抵任，已闻大清兵入塞，亟缮守具。未几，四万骑薄城下，籓锡走告鲁王曰："郡有吏，国有王，犹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贵家惜金钱，而令窭人、饿夫列陴捍御。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财贿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诚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无及矣。"王不能从。籓锡与监军参议王维新，同知谭丝、曾文蔚，通判阎鼎，推官李昌期，滋阳知县郝芳声，副将丁文明，长史俞起蛟及里居给事中范淑泰等分门死守。至十二月八日，力不支，城破，维新犹力战，被二十一创乃死。籓锡受缚不降，被杀，其妾携稚子投井死。鲁王以派亦被杀。

昌期，永年人。芳声，忻州人。并起家进士。昌期尝监军破土寇万，众推其才。芳声治县有声。至是皆死。

起蛟，钱塘人。由贡生历官鲁府左长史，相宪王。及惠王立，欲易世子，起蛟力谏乃已。世子嗣位，值岁凶，劝王振贷，自出粟二千石佐之。大盗李青山率众来犯，偕淑泰出击，大破其众。及王被难，起蛟率亲属二十三人殉之。文明亦战死。

事闻，赠维新光禄卿，籓锡太仆少卿，昌期佥事，余赠恤有差。

有樊吉人者，元城人。由进士知滋阳，累擢山东兵备佥事。未行遇变，自刎死。淑泰自有传。

张焜芳，会稽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南京户科给事中。十一年春，疏荐黄道周、惠世扬、陈子壮、金光辰，而为旧抚文震孟请恤。帝以沽名市恩，切责之。又纠太仆少卿史涘，为涘所讦，遂罢职，事具《薛国观传》。十六年正月，焜芳北上，抵临清，遇大清兵，与诸生马之駧，之駉俱被执死之。其妻妾闻之，赴井死。

时又有天津参将贺秉钺者，泰宁左卫人。崇祯四年第武科一甲第三，亦以扶父柩至临清，巷战终日，矢尽，被执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 忠义四

○张允登郭景嵩 郭应响 张光奎杨于楷等 李中正马足轻等方国儒王绍正常存畏 刘定国 何承光高日临等 庞瑜董三谟等尹梦鰲赵士宽等 卢谦张有俊等 龚元祥子炳衡 姚允恭 王信史记言李君赐等 梁志仁单思仁等 王国训胡尔纯等 黎弘业马如蛟等 张绍登张国勋等 王焘魏时光 蒋佳徵吴畅春等徐尚卿王时化等 阮之钿 郝景春子鸣銮等 张克俭邝曰广等 徐世淳子肇梁 余塙等

张允登，汉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咸宁、咸阳，有善政。其成进士，出汤宾尹之门，宾尹弗善也，而东林以宾尹故，恶之。举卓异，得刑部主事，累迁河西兵备副使。鄜、延岁饥，亟遭盗，允登拊循备至，士民德之。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督饷至甘泉，降卒潜与流贼通，杀知县郭永固，劫饷。允登力御，不敌死。鄜人素服迎其丧，哭声震十里，罢市三日。

当是时，流贼日炽，总督洪承畴往来奔击，日不暇给。逾月陷宜君，又陷葭州，佥事郭景嵩死之。明年二月陷鄜州，兵备副使郭应响死之。应响，福清人，万历丙午举乡试第一。宁塞余贼来犯，应响御之，斩贼常山虎等十五人。至是，混天猴率众夜突至，应响登北关，集士卒拒守，手杀三贼，力不支遂死。事闻，赠光禄寺少卿，谥忠烈，予祭葬，廕一子入监读书。

张光奎，泽州人。仕至山东右参政。崇祯五年，流贼躏山西，监司王肇生以便宜署歙人吴开先为将，使击贼，战泽州城西。贼败去，从沁水转掠阳城。开先恃勇渡沁，战北留墩下，击斩数百人，砲尽无援，一军尽没。贼乃再犯泽州，光奎方里居，与兄守备光玺、千总刘自安等率众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并死之。泽，大州也，远近为震动。事闻，赠光禄卿，光玺等赠恤有差。

是岁，紫金梁等寇辽州，里居行人杨于楷与主事张友程，佐知州信阳李呈章拒守，力屈城陷，于楷被执，骂贼死。呈章、友程及举人赵一亨、侯标并死之。明年六月，贼陷和顺，里居昌平副使乐济众被伤，不屈，投井死。赠于楷光禄少卿，济众太仆少卿。有徐明扬者，浮梁人，由选贡生为平顺知县。六年四月，贼来犯，设策守御，城破不屈死。

李中正，卢氏人。万历末，举会试，以天启二年赴廷对，授承天府

推官，迁兵部主事。崇祯初，谢病归。六年，群盗大乱河北。其冬，乘冰渡河，遂由渑池犯卢氏。中州承平久，不设备。骤闻贼至，吏民惶馘，知县金会嘉弃城遁。十二月，贼入城，中正勒家众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力战死。贼纵掠城中，执举人靳谦书，使跪，不屈，大骂而死。

贼以是冬始入河南，自是屡陷名城，杀将吏无算，乡官举贡多被难。其宜阳马足轻，灵宝许煇，新安刘君培、马山、李登英，偃师裴君合，陕州张我正、张我德，孟津孙挺生，嵩县傅世济、李佩玉，上蔡刘时宠辈，则先后以布衣抗节显。

足轻，性孝友。弟惑妇言，迫分产，乃取田硗薄者自予。万历末，岁大凶，出粟六百石以振，焚券千余。崇祯六年冬，流贼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龙崖。三女皆殊色，虑贼污，悉投崖死。足轻被执，厉声大骂。贼怒，并三子杀之。家众皆遇害，惟存次子骏一人，后登乡荐。煇为县阴阳官，为贼所掠，大骂见杀。

君培有义行，携子及从孙避难，道遇贼，欲杀其从孙。君培曰："我尚有男，此子乃遗孤，幸舍之而杀我。"贼如其言，二子获免。

山性刚直，土寇于大中陷新安，获山，使负米。叱曰："我天朝百性，肯为贼负米邪！"大骂而死。登英亦以骂贼死。

君合幼孤，母苦节，孝养惟谨。贼至，聚众保沙岸寨。攻围十昼夜不克，说之降，大骂不从。寨破，被磔。

我正素豪侠，集众保乡里，一方赖之。十四年勒众御贼，馘三人。俄贼大至，众悉奔，奋臂独战。贼爱其男，欲生致之，诟骂自刎死。我德知贼至，恐妻子受辱，驱一家二十七人登楼自焚。

挺生精星术，预卜十五年有寇祸，编茅河渚以居。贼踪迹得之，语其妻梁氏曰："此匹夫徇义之秋也。"夫妇对泣，诟贼而死。世济与兄世舟并为土寇于大中所执，将杀之。兄弟相抱泣，贼议释其一，世济即夺贼刀自杀，世舟获免。

佩玉者，御史兴元孙也。崇祯末，中州尽残，佩玉结遗民捍乡井，与邻寨相掎角，往往尾贼后，夺其辎重。贼惮之，不敢出其境。后大举围别寨，佩玉往救，力战而死，里人聚哭之。

时宠有孝行。贼陷城，其父宗祀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杀。时宠恸哭，刺杀一子、三女，夫妇并自刭。其妹适归宁，亦从死，一家死者八人。

方国儒，字道醇，歙县人。四岁失父，奉母以孝闻。天启元年举于乡。崇祯间，授保康知县。流贼大入湖广，将吏率望风先奔。保康小邑素无兵，七年正月贼至，国儒急率乡兵出御，力不支，城遂陷。亡何，贼退，国儒还入城。逾月复至，督吏民固拒。贼至益众，复陷。国儒官服坐堂上，被执大骂，身中七刃死。

贼陷竹谿，训导王绍正死之。谷城举人常存畏会试赴京，道遇贼，欲劫为首领，骂不绝口死。他贼犯兴山，知县刘定国坚守。城将陷，遣吏怀印送上官，骂贼死。

何承光，贵州镇远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崇祯中，历夔州同知。七年二月，贼由荆州入夔门，犯夔州。副使周士登在涪州，城中仓猝无备，通判、推官、知县悉遁。承光摄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整冠带危坐，贼入杀之，投尸于江。事闻，赠承光夔州知府。

自贼起陕西，转寇山西、畿辅、河南、北及湖广、四川，陷州县以数十许，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为震动。

其他部自汉中犯大宁，知县高日临见势弱不能守，啮指书牒乞援上官，率众御之北门。兵败被执，大骂不屈，贼碎其体焚之。训导高锡及妻女，巡检陈国俊及妻，皆遇害。日临，字俨若，鄱阳恩贡生。

贼陷夔州，他贼即以次日陷巫山，通江巡检郭缵化阵没，通江指挥王永年力战死。至四月，守备郭震辰、指挥田实击贼百丈关，兵败被执，骂贼死。

庞瑜，字坚白，公安人。家贫，躬耕自给。夏转水灌田，执书从牛后，朗诵不辍。由岁贡生授京山训导。崇祯七年擢陕西崇信知县。县无城，兵荒，贫民止百余户。瑜知贼必至，言于监司陆梦龙，以无兵辞。瑜集士民筑土垣以守，流涕誓死职。闰八月天大雨，土垣尽圮。贼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赍送上官，端坐堂上以待。贼至，捽令跪。瑜骂曰：“贼奴敢辱官长！”拔刀胁之，骂益厉。贼掠城中无所有，执至野外，剖心裂尸而去。赠固原知州。

时贼尽趋秦中，长吏多殉城者。

山阳陷，知县董三谟，黎平举人也，及父嗣成、弟三元俱死之，妻李氏亦携子女偕死。赠光禄丞，立祠，与嗣成、三元并祀，妻女建坊旌表。

吉永祚，辉县人。为凤县主簿，谢事将归。会贼至，知县弃城遁，永祚倡义拒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虽小吏，尝食禄于朝，不敢以谢事逃责。"大骂死之。子士枢、士模皆死。教谕李之蔚、乡官魏炳亦不屈死。永祚赠汉中卫经历，余赠恤有差。

娄琇知泾州。闰八月，城陷死，赠太仆少卿。

蒲来举知甘泉。贼来犯，守备孙守法等拥兵不救。城破，来举手刃一贼，伤六贼而后死。赠光禄少卿。

吕鸣世，福建人。由恩贡生为麟游知县。兵燹后，拊居民有恩。城陷，贼不忍加害，自绝食六日卒。

有宋绪汤者，耀州诸生，被获，大骂死。

尹梦鰲，云南太和人。万历时举于乡。崇祯中知颍州。八年正月方谒上官于凤阳，闻流贼大至，立驰还。贼已抵城下，乃偕通判赵士宽率民固守。城北有高楼瞷城中，诸生刘廷传请先据之，梦鰲以为然。而廷传所统皆市人，不可用。贼遂据楼以攻，且凿城，颓数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梦鰲持大刀，独当城坏处，杀贼十余人，身被数刃。贼众毕登，遂投城下乌龙潭死，弟侄七人皆死之。

廷传者，故布政使九光从子，任侠好义，亦骂贼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贼刃未绝，口授友人方略，令缮牍上当事，旋卒。

士宽，字汝良，掖县人。由门廕为凤阳通判，驻颍州。以正旦诣郡城，闻警，一日夜驰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众巷战，力竭，亦投乌龙潭死。妻李携三女登楼自焚，仆王丹亦骂贼死。乡官尚书张鹤鸣、弟副使鹤胜、子大同，中书舍人田之颖，知县刘道远，光禄署正李生白，训导丁嘉遇，举人郭三杰，诸生韩光禄等，皆死之。

光祖，进士献策父也，被执，贼捽使跪。叱曰："吾生平读书，止知忠义。"遂大骂。贼杀之，碎其尸。妻武偕一妹、一女并献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贼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孙日曦骂贼死，独献策获存。时被难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妇人死节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颍州

忠烈，称独盛云。

颍州卫隶河南，流贼至，指挥李从师、王廷俊，千户孙升、田三震，百户罗元庆、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战死。贼既陷颍州，屠其民。其别部即以是月由寿州犯凤阳。

凤阳故无城，中都留守硃国相率指挥袁瑞徵、吕承廕、郭希圣、张鹏翼、周时望、李郁、岳光祚，千户陈弘祖、陈其忠、金龙化等，以兵三千逆贼上窑山，多斩获。俄贼数万至，矢集如蝟，遂败，国相自刎死，余皆阵没。贼遂犯皇陵，大肆焚掠。

知府颜容暄囚服匿于狱，释囚获之，容暄大骂，贼杖杀之。血浸石阶，宛如其像，涤之不灭。士民乃取石立冢，建祠奉祀。

推官万文英卧病，贼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语父曰："儿不得复事亲矣！"出门呼曰："若索官，何为？我即官也。贼縶之。顾见其师万师尹亦被縶，绐贼曰："若欲得者，官尔。何縶此贱隶？"贼遂释之。元亨乃极口大骂。贼怒，断胫死，文英获免。

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进士。一时同死者，千户陈永龄、百户盛可学等四十一人，诸生六十六人。举人蒋思宸闻变，投缳死。

后给事中林正亨录上其状，赠梦鰲光禄少卿，士宽光禄丞，余赠恤有差。

卢谦，字吉甫，庐江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御史，出为江西右参政，引疾归。崇祯八年二月，流贼犯庐江，士民具财帛求免，贼伪许之。俄袭陷其城，谦服命服，危坐中门。贼至，欲屈之，骂曰："吾朝廷宪臣，肯为贼屈邪？鼠辈灭亡在即，安敢无礼！"贼怒杀之，投尸于池，池水尽赤。举人张受、毕尹周亦不屈被杀。是年正月，贼陷霍丘，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乡官田既庭、戴廷对，举人王毓贞死焉。贼陷巢县，知县严觉被执不屈，一门皆死。二月犯太湖，知县金应元据城东大濠以守。奸人导贼渡濠，执应元，斫之未殊，自经死。训导扈永宁亦死之。谦赠光禄卿，余赠恤如制。觉，归安人。应元，浙江山阴人。皆举人。

龚元祥，字子祯，长洲人。举于乡。崇祯四年为霍山教谕，厉廉隅，以名教自任，与训导姚允恭友善。八年，贼陷凤阳，元祥偕县令守

御。贼掩至，令逸去，元祥督士民固守。或劝之避，元祥曰：“食禄而避难，不忠。临危而弃城，不义。吾平日讲说者谓何？倘不测，死尔。”及贼陷城，元祥整衣冠危坐。贼至，侃侃谕以大义。贼欲屈之，厉声曰：“死即死，贼辈何敢辱我！”贼怒，执之去，骂不绝口，遂遇害。子炳衡号呼骂贼，贼又杀之。阅五日，允恭敛其尸，即自缢，适令至，解免。越日，贼复入，允恭卒死之。事闻，赠元祥国子助教，建祠曰忠孝，以其子配。允恭亦被旌。

王信，陕西宁州人。父殁，庐墓三年。母殁，信年已六十，足不逾阈者三年。崇祯初，由岁贡生除灵璧训导，迁真阳知县。八年二月出抚土寇，会流贼猝至，被执，使谕降罗山、真阳。信大骂不从，断头剖腹而死。阅四日，其子来觅，犹舒指握子手。赠光禄丞，建祠奉祀。

史记言，字司直，当涂人。崇祯中举人，由长沙知县迁知陕州。陕当贼冲，记言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老回回愤，率数万人攻城，不克，乘雪夜来袭，而所练士方调他郡，城遂陷。记言纵火自焚，两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墙下。贼追获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无降知州也！”遂被杀。指挥李君赐杀数贼而死。训导王诚心，里居教谕张敏行、姚良弼，指挥杨道泰、阮我疆，镇抚陈三元，亦不屈死。是月，贼陷卢氏，知县白楹自刭。十年九月陷渑池，知县李迈林死之。记言赠光禄少卿，余赠恤有差。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铭之裔也。万历末年举于乡。崇祯六年授衡阳知县，调罗田。贼大扰湖广，志仁日夕儆备。罗汝才谓左右曰：“罗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长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当取之。”会邑豪江犹龙与贼通，志仁捕下狱。犹龙知必死，潜导汝才别校来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单思仁、教谕吴凤来、训导卢大受督民守御。城陷，志仁持长矛巷战，杀六贼。力屈被絷，抑使跪。骂曰：“我天子命官，肯屈膝贼辈邪！”贼怒，碎其支体，焚之。妻唐被逼，大骂，夺贼刀不得，口啮贼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闻之，驰至罗田，斩其别校，曰：“奈何擅害长者！”以锦绣敛其夫妇尸。凤来，福建举人。大受，宝庆贡生。诏赠志仁蕲州知州，思仁罗田主簿，凤来国子助教，大受学录，廕子，祭葬有差。

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知金乡、寿张、滋阳、武清。坐大计，久之，补调扶风。国训性刚严，耻干进，故官久不迁。崇祯八年秋，贼来犯，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陈绍南、教谕张弘纲、

训导陈繻婴城固守。阅两月，外援不至，城陷，骂贼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赠国训光禄少卿，建忠等皆赠恤。

当是时，大帅曹文诏、艾万年等并战殁，贼势益张，关中诸州县悉残破。八月，贼陷永寿，杀知县薄匡宇。寻陷咸阳，杀知县赵跻昌。

其时长吏以死闻者，陇州知州胡尔纯，自经死。延长知县万代芳与教谕谭恩、驿丞罗文魁协力守城，城陷皆死之。代芳妻刘、妾梁从死。尔纯，山东人，赠光禄少卿。代芳赠光禄丞，妻妾建坊旌表。恩等亦赐祭。

有孙仲嗣者，肤施人，由贡生为阶州学正。当事知其才，委以城守。贼大至，尽瘁死守。城破，与妻子十余人并死之。赠国子博士。又有杨呈秀，华阴人。由进士历官顺庆知府，大计罢归。贼攻城，佐有司御贼以死，赠恤如制。

黎弘业，字孟扩，顺德人。由举人知和州。崇祯八年，流贼犯和州，御却之。十二月复至，与乡官马如蛟募死士，登陴固守。城将陷，弘业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曰："儿不肖，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泣谕曰："汝勿以我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缢。妻杨、妾李及女四人继之。弘业北面恸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颈血大书曰："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何惜一死。"贼入，伤数刃而死。赠太仆少卿，任一子。判官钱大用偕妻妾子妇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创死。学正康正谏，祁门人，举人。偕妻汪、子妇章赴水死，赠国子监丞。训导赵世选不屈死，赠国子学录。

马如蛟，字腾仲，州人。天启二年进士。授浙江山阴知县，有清操。崇祯元年征授御史，劾罢魏忠贤党徐绍吉、张讷。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产投势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还朝，监武会试。武举董姓者，以技勇闻于帝，及入试，文不中程，被黜。帝怒，黜考官，如蛟亦落职。八年论平邦彦功，复故官，以父忧未赴。流贼至，如蛟倾赀募士，佐弘业固守。麾壮士出击，两战皆捷。贼将奔，会风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溃，贼遂入城。如蛟急下令，能击贼者，予百金，须臾得百余人。巷战，贼多伤，力屈，遂战死。兄盐运司判官如虬、诸生如虹及家属十四人皆死。事闻，赠太仆少卿，官一子。

张绍登，字振夫，南城人。崇祯中举人，知应城县。九年，贼来犯，偕训导张国勋、乡官饶可久悉力御之。国勋曰："贼不一创，城不易

守。”率壮士出击，力战一日夜，斩获甚众。贼去，邑侍郎王瑊之子权结怨于族党，怨家潜导贼复来攻。国勋佐绍登力守，而乞援于上官。副将邓祖禹来救，守西南，国勋守东北，绍登往来策应。会贼射书索权，权惧，斩北关以出，贼乘间登南城。绍登还署，端坐堂上，贼至，奋拳击之。群贼大至，乃被杀。贼渠叹其忠，以冠带覆尸，埋堂侧。

国勋，黄陂岁贡生。贼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圣神主，拱立以待。贼遂焚文庙，投国勋于烈焰中。祖禹亦不屈死。

可久，幼孤，事母孝，举于乡。知大兴县。崇祯初，疏请更《三朝要典》，时奄宦擅权，谪光禄典簿。迁应天府推官、刑部主事，历知府，丁艰归。贼入，语妻程曰：“臣死忠，妇死节，分也。”于是妻女相对自经。可久被执，贼强之拜，曰：“头可断，膝不可屈也！”遂遇害。瑊为贼支解。

事闻，赠绍登尚宝少卿，国勋国子学正。

王焘，字浚仲，昆山人。少孤贫，九岁为人后。族人有谋其产者，焘举以让之，迎养嗣祖母及母惟谨。万历末，举于乡，由教谕历随州知州。州经群盗焚掠，户不满千。焘训民兵，缮守具。土寇李良乔为乱，歼灭之。十年正月，大贼奄至。焘且守且战，击斩三百余人。贼攻益力，相持二十余日。天大风雪，守者多散。焘知必败，入署，整冠带自经。贼焚其署，火烛不及焘死所，尸直立不仆，贼望见骇走。已，觅州印，得之焘所立尺士下。事闻，赠太常少卿。福王时，赐谥烈愍，建双忠祠，与同邑蔡懋德并祀。

有魏时光者，南昌人。善舞双刀。崇祯九年夏，为广济典史。邑遭残破，长吏设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练。其冬，贼据蕲州河口，惮时光不敢渡。时光益募死士，夜袭其营，手杀数贼，贼不敢逼。俄贼大至，部卒皆散，时光单骑据高坡，又杀数人。贼环绕之，斫断被执，不屈死。其兄陈于上官，却不奏。兄愤发病死，友人收殓之，哭尽哀，曰：“弟为国死，兄为弟死，吾独不能表暴之乎！”具牍力陈，乃奏闻。赠广济主簿，予恤典。

蒋佳徵，灌阳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盱眙县，有声。县故无城，佳徵知贼必至，训民为兵。十年秋，贼果来犯，设伏要害，亲率兵往诱，贼歼甚众。贼怒，环攻之，力战死。母闻之，亦投缳死。兵部议赠奉训大夫、尚宝少卿。未几，巡按御史言佳徵子忠母义，宜赐谥

廕，以植伦常。乃建表忠祠，并母奉祀。

同时江北死难者，有吴畅春。崇祯八年为潜山天堂寨巡检，练乡兵防贼。明年冬，贼至，夜设燎，大惊去之。逾年，贼再至，畅春死守，力屈，仰天叹曰："吾得死所矣！"手刃数贼，被执不屈死。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廕子所镇抚。

又有王寅，钱塘人。膂力绝人，举武乡试，以父征播功为千户。崇祯中，擢抚标守备。见步卒脆弱，诧曰："曩戚将军练浙兵，闻天下，今若尔邪！"督教之，卒始可用。十年迁龙江都司，调赴泗州护祖陵。贼来犯，寅曰："贼众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卷甲疾趋，至盱眙，斩其先锋一人。战自午迄申，贼来益众，与守备陈正亨陷阵死。赠镇国将军、都指挥佥事。正亨赠昭勇将军、指挥使。并官一子。

徐尚卿，南平人。举于乡，知剑州。崇祯十年十月，李自成、惠登相等以数十万众入四川，大将侯良柱败殁于广元，遂攻陷昭化，知县王时化死之。尚卿知贼必至，集士民泣曰："城必不能守，若辈速去，吾死此。"众泣，请偕去，尚卿不可。阅二日，城陷，投缳死，吏目李英俊从之。贼遂长驱陷江油、彰明、安县、罗江、德阳、汉州，吏民皆先遁。寻掠郫县，主簿张应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孟科死之。是月也，贼陷州县三十六，以死事闻者四人。事定，赠尚卿右参议，时化光禄丞，应奇按察司知事，孟科将仕郎，并赐恤典。时化，湖广人，举乡试第一。

阮之钿，字实甫，桐城诸生。崇祯中，下诏保举人才，同郡谕德刘若宰以之钿应，授谷城知县。十一年正月，之钿未至，张献忠袭陷其城，据以求抚。总理熊文灿许之，处其众数万于四郊，居民汹汹欲窜。之钿至，尽心调剂，民稍安，乃上疏言："献忠虎踞邑城，其谋叵测。所要求之地，实兵饷取道咽喉，秦、蜀交会脉络，今皆为所据。奸民甘心效用，善良悉为迫胁。臣守土牧民之官，至无土可守，无民可牧。库藏殚虚，民产被夺，无赋可征。名虽县令，实赘员尔。乃庙堂之上专主抚议，臣愚妄谓抚剿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损国威，而挫士气。"时不能用。贼众渐出野外行劫，之钿执之以告其营将，稍置之法。及再告，皆不应，曰："官司不给饷耳，得饷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尽，遂掠及阛阓。稍拒，辄挺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嚣。监军佥事张大经奉文灿令来镇抚，亦不能禁。

明年，献忠反形渐露，之钿往说之曰："将军始所为甚悖，今幸得为王臣，当从军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见刘将军国能乎？天子手诏进宫，

厚赍金帛，此赤诚效也。将军若疑天朝有异论，之钿请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复怀他志。”献忠素衔之钿，遂恶言极骂之。之钿忧愤成病，题数语于壁，自誓以死，遂不视事。至五月，献忠果反，劫库纵囚，毁其城。之钿仰药未绝，献忠遣使索印，坚不予，贼遂杀之。旋纵火焚公署，骸骨为烬。而大经为贼劫去，不能死。迨玛瑙山战败，偕贼将曹威等出降，士论丑之。之钿后赠尚宝少卿。

郝景春，字和满，江都人。举于乡，署盐城教谕，坐事罢归。起陕西苑马寺万安监录事，量移黄州照磨，摄黄安县事。甫三日，群贼奄至，坚守八日夜，始解去。

崇祯十一年，擢知房县。罗汝才率九营之众请降于熊文灿，文灿受之。汝才犹豫，景春单骑入其营，偕汝才及其党白贵、黑云祥歃血盟。汝才诣军门降，分诸营于竹谿、保康、上津，而自与贵、云祥居房县之野。当是时，郧阳诸属邑，城郭为墟，独房赖景春拊循，粗可守。及大众杂处，居民日惴惴。景春乃与主簿硃邦闻、守备杨道选修守具，辑诸营。

明年五月，张献忠反谷城，约汝才同反。景春子鸣銮，诸生也，力敌万夫，谓父曰：“吾城当贼冲，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从乱。”汝才佯诺。鸣銮觉其伪，归与道选授兵登陴，而献忠所遣前锋已至，击斩其将上天龙。遣使缒城乞援于文灿，凡十四往，不报。

已而贼大至，献忠兵张白帜，汝才兵张赤帜，俄二帜相杂，环城力攻。贵、云祥策马呼曰：“以城让我，保无他也。”献忠又以张大经檄谕降，景春大骂碎之。鸣鸾且守且战，阅五日，贼多死。乃负板穴城，城将崩，鸣銮热油灌之。又击伤献忠左足，杀其所爱善马。乃用间入贼垒，阴识献忠所卧帐，将袭擒之。指挥张三锡启北门揖汝才入，道选巷战死。大经使汝才说景春降，怒不答。问库藏储蓄安在，叱曰：“库藏若有物，城岂为汝陷！”贼怒，杀一典史、一守备恐之，卒不屈，与鸣銮俱被杀。仆陈宜赤死之。邦闻及其家人并不屈死。事闻，赠景春尚宝少卿，建祠奉祀，道选等亦赠恤。已，帝召见辅臣贺逢圣，备述其死事状，改赠太仆少卿。三锡后为官军所获，磔死。

张克俭，字禹型，屯留人。崇祯四年进士。授辉县知县。六年春，贼犯武安，守备曹鸣鹗战死，遂犯辉县。克俭乘城固守，贼不能下，屯百泉书院，三日而去。迁兵部主事，被荐召对，称旨。十二年擢湖广佥

事，监郧、襄诸军。杨嗣昌镇襄阳，深倚仗之。张献忠、罗汝才之败也，小秦王、浑世王、过天星等皆降，嗣昌处之房、竹山中，命克俭安辑。而诸贼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择便地，连营数百里。时河南、北大饥，流民就食襄、汉者日数万，降卒多阑入流民中。克俭深忧之，上书嗣昌曰："襄阳自古要区，本朝筦钥献陵，视昔尤重。近两河饥民云集，新旧降丁逼处其间，一夫叫呼，即足致乱。况秦兵以长、武之变，西归郧、房。军府粗立，降营棋置，奚啻放虎自卫。紫、汉、西、兴，初无重门之备，何恃不恐。"嗣昌不以为意，报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贼百万，迄擒阡能，监军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克俭以留务。录破贼功，加右参议，监军如故。未几，以本官移守下川南道，郧阳巡抚袁继咸奏留之。

十四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未闻命，献忠令人假督府军符诳入襄阳城。克俭不能辨，夜分，贼从中起，焚襄王府。克俭仓皇奔救，为贼所执，大骂死。推官邝曰广、摄县事李大觉、游击黎民安死焉。

曰广，番禺人。崇祯十年进士。居官有守。奉檄核军储于荆州，甫还任而难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觉，字觉之，金谿人。由乡举知谷城，兼署襄阳县。闻变，系印于肘，缢死堂上。民安，大觉同县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余人搏战，矢尽被缚，抗骂死。独知府夏邑王承曾遁免。

初，献忠败于玛瑙山，其妻敖氏、高氏被获，他将搜山，又获其军师潘独鳌，皆系襄阳狱。承曾年少轻佻，每夕托问贼中情形，与献忠二妻笑语。狱吏又多纳贼金，禁防尽弛，独鳌等脱桎梏恣饮。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是岂能飞至耶？"及是，独鳌果从狱中起，承曾率众夺门走。事闻，命逮治。时河南亦大乱，久逮不至，未知所终。

徐世淳，字中明，秀水人。父必达，字德夫，万历二十年进士。知溧水县，筑石臼湖堤，奏除齐泰姻戚子孙军籍二十六家。累迁吏部考功郎中，与吏科给事中储纯臣同领察事。纯臣受赃吏赇，当大计日，必达进状请黜纯臣，面揖之退，一座大惊。迁光禄丞，陈白粮利弊十一事，悉允行。进少卿，巡漕御史孙居相以船坏不治，请雇民船济运，必达争止之。天启初，以右佥都御史督操江军。白莲贼将窥徐州，必达募锐卒会山东兵击破之。迁兵部右侍郎，以拾遗罢归，卒。

世淳，崇祯中举人。十三年冬，历随州知州。州尝被贼，居民萧

然。世淳知贼必复至，集士民誓以死守。会岁大荒，士多就食粥厂，叹曰："可使士以馁失礼乎？"分粟振之。溃兵过随索饷，世淳授兵登陴，而单骑入见军帅曰："军食不供，有司罪也。杀我足矣，请械我以见督师。"帅气夺，敛众去。

明年三月，张献忠自襄阳来犯，世淳寝食南城谯楼，晓夜固守，告急于巡抚宋一鹤。一鹤遣兵来援，为监司守承天者邀去。守月余，援绝力穷，贼急攻南城，而潜兵堕北城以入。世淳命子肇梁薶印廨后，勒马巷战，矢贯颐，耳鼻横断，坠马，乱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骂，贼将杀之，呼州人告以薶印处，乃死。世淳妾赵、王及臧获十八人皆死。后赠太仆少卿，建祠，以肇梁祔。

随自十年正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复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后，城中几无孑遗。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忠义五

○武大烈徐日泰等 钱祚徵 盛以恒高孝志等 颜日愉艾毓初等潘弘刘振世等 陈豫抱许宣等 刘振之杜邦举 费曾谋等 李乘云余爵等 关永杰侯君擢等 张维世姚若时等 王世琇颜则孔等许永禧高斗垣等 李贞佐周卜历等 鲁世任张信等 刘禋陈显元等 何燮左相申等 赵兴基郑元绶等

武大烈，临潼人。举天启七年乡试。崇祯中，授永宁知县。奸人倚万安郡王恣不法，大烈痛惩之。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自南阳陷宜阳，知县唐启泰被害，遂攻永宁。大烈与乡官四川巡抚张论协力捍御。论殁，子吏部郎中鼎延及从父治中讠赞继之。有狱囚勾贼入，都司马有义弃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贼夜半登城，执大烈。自成以同乡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又不予，乃燔灼以死。鼎延匿舁井免。讠赞及子国学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国辅、教谕任维清、守备王正己、百户孙世英并不屈死。万安王采钅轻亦被害。

贼移攻偃师，一日而陷。知县徐日泰大骂不屈，为贼脔割死。启泰，掖县人。日泰，金谿人。并起家乡举。

明年正月，贼陷宝丰，知县硃由槭死之。陷密县，知县硃敏汀及里居太仆卿魏持衡、举人马体健死之。由槭，益府镇国将军常澈子，敏汀亦宗室，并由贡生。敏汀妾张，一女一孙及臧获数人俱死，与由槭并赠佥事。

是月，陷洛阳，乡官来秉衡、刘芳奕、常克念、郭显星、韩金声、王明、杨萃、荀良翰等抗节死。秉衡，天启四年举于乡，未仕。城陷，为贼将刘宗敏所执，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羁南郊民舍，顾见其友，谓之曰："贼勒我以官，我义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尔。"贼闻，烧铁索加其胫，终不从，遂被杀，并其母刘、妾吴及幼子俱杀之。芳奕，慷慨负智略，与秉衡同举于乡，为昌乐知县。解官归，岁大歉，人相食，倾橐济之。贼渐逼，集义士为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及城陷，缢死西城戍楼。克念举进士，为平阳推官，有声。显星举于乡，为翰林待诏。金声、明，皆进士。金声官邯郸知县，明官行人。萃、良翰皆举人。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

钱祚徵，字锡吉，掖县人。崇祯中，由乡举历官汝州知州。汝为流贼往来孔道，土寇又窃据山中。祚徵欲先除土寇，募壮士千人训练，而

遣人为好言招抚，夜半取间道直捣其巢，寇大败。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鸣钲相救，寇势衰息，其魁遂降。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骤来犯，祚徵乘城守，身中流矢，守益力。月余，大风霾，砲炸楼焚，城遂陷，骂贼而死。汝人立庙祀之。

盛以恒，潼关卫人。崇祯十三年举人。知商城县。视事月余，流贼突至，却之。明年，张献忠陷襄阳，邻境大恐。以恒已迁开封同知，将行，士民恳留之，乃登陴，与乡官杨所修、洪胤衡、马刚中、段增辉共城守。二月中，贼奄至，适雨雪，守者冻馁不能战。以恒督家众射贼十七人坠马，贼怒，并力攻，矢中以恒右额，犹裹创拒敌。贼登北城，家众巷战死且尽，乃被执，骂贼不屈，为贼支解。孙觉及典史吕维显、教谕曹维正皆死。

所修，故魏忠贤党也。历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赎徒为民，至是骂贼死。胤衡，万历中进士。历官阳和兵备副使，分守北门，力战死。刚中，字九如。崇祯七年进士。除大同知县，行取授检讨，乞假归。贼入，大骂，被磔死。增辉，字含素，为诸生，以学行称。朝廷下保举令，被荐，不乐为吏，拟除教授，未谒选归。遇变，骂贼死。

贼既陷商城，即疾驱犯信阳。城陷，知州高孝志，训导李逢旭、程所闻，里居静海知县张映宿死之。其陷光山，典史魏光远亦死之。所司请赠恤，未报。

十五年七月，帝下诏曰："比州县有司不设守备，贼至即陷，与冲锋陷阵，持久力诎者殊科。若概援天启间例，优予赠廕，何由旌劝劳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赠监司，四品及方面，始赠京卿。著为令。"乃赠以恒副使，孝志参议，维显等赠恤有差。天启中，州县长吏殉难者，率赠京卿，廕锦衣世职，赐祭葬，有司建祠。崇祯初，改廕国子生，俾之出仕，而京卿之赠如故，至是始改赠外僚云。

颜日愉，字华阳，上虞人。万历中，举于乡。崇祯初，除知叶县，有惠政，为上官所恶，劾罢。部民争诣阙讼冤，乃获叙用。后为静宁知州。罗贼乱，驰请固镇五道兵合剿。而先率敢死士数人招谕之，贼弛备，遂遣精卒捣其营，贼仓皇溃，斩数百级。黎明，五道兵继至，复大破之。迁开封同知。流贼势方炽，上官以南阳要冲，举日愉为知府，大治守具，人心稍固。十四年五月，贼猝至，百余人冒雨登城。日愉击杀之几尽，余贼引去，城获全。日愉手中一矢，头项被二刃，死城上。事闻，赠太仆卿。贼既不得志去，遂纵掠旁近州县。其冬再围南阳，攻陷

之，参议艾毓初死焉。

毓初，字孩如，米脂人，户部侍郎希淳曾孙也。崇祯四年进士。授内乡知县。生长边陲，习战事。六年冬，流寇来犯。埋大砲名“滚地龙”者于城外，城中燃线发之，贼死无算，遂解去。内乡与领邑淅川多深山邃谷，为盗窟，民居懔懔。毓初至，为设守备，民得少安。明年冬，唐王聿键上言：“祖制，亲王所封地，有司早晚必谒见。今艾毓初等皆不谒。”帝怒，悉逮下法司，而敕礼部申典制。已而王被逮，毓初获补官。屡迁至右参议，分守南阳，与日愉却贼有功。自成用宋献策计，欲取南阳以图关中，复率大众来寇。毓初偕总兵官猛如虎等坚守。贼攻入南门，会总督杨文岳援军至，贼引退。文岳去，贼复攻之，食尽援绝，毓初题诗城楼，遂自缢。南阳知县姚运熙、主簿门迎恩、训导杨气开亦死之。

明年十月，自成再陷南阳，知府丘懋素骂贼不屈，阖门被害。是月，贼过扶沟，众议城守，举人刘恩泽初尝以策干当事，多见用。县令騃不解事，恩泽痛哭曰：“吾不幸从木偶人死。”自题楼壁曰：“千古纲常事，男儿肯让人。”明日，城陷，掷楼下以死。

潘弘，字若稚，淮安山阳人。起家贡生。崇祯十三年为舞阳知县。时流贼披猖，土寇亦间发，弘数讨败之。明年十一月，李自成、罗汝才既陷南阳，纵兵覆所属州县，将攻舞阳，弘谕士民共拒。诸生虑贼屠城，请委曲纾祸，弘叱之去。贼薄城，发砲击之，多毙。有小校善射，屡却贼。诸生潜遣人约降，贼复至。弘作告先圣文，自誓必死。诸生潜开门，缚弘以献。贼索印，弘不予。胁降，怒骂不屈，乃支解之。子澄澜痛愤大哭，投井死。

时邓州、镇平、内乡、沁阳、新野相继陷。邓州知州刘振世，吏目李国玺，千户余承廕、李锡，诸生丁一统、张五美、王钟、王子章、海宽、傅彦皆抗节死。镇平知县成县钟其硕被执，骂贼死。内乡知县南昌龚新、新野知县四川韩醇，并不屈死。

泌阳凡再陷。是年五月，张献忠破信阳，获左良玉旗帜，假之以登城。知县云南南宁王士昌怀印端坐，被缚，谩骂死。临昌姚昌祚代之，甫数月，复陷。昌祚手斩数贼，力屈死。典史雷晋暹率捕卒战死。又有武职王衍范、钱继功、海成俱死难。而邓州于十年春为张献忠所破，知州孙泽盛、同知薛应龄皆战死，至是亦再陷云。

陈豫抱，舞阳人。母段早寡，抚豫抱及其弟豫养、豫怀，皆为诸生，力田好学，善承母志。崇祯十四年，流贼陷舞阳，母先赴井，三子从之。豫抱妻黄携其子默通，豫养妻马携子默恒、默言俱从之。三世九人，一时尽节。

时郡邑诸生死者甚众，录其著者。内乡许宣及二弟寀、宫，慷慨好义。贼陷邓州，宣兄弟结里中壮士，直入其城，擒伪官，坚守许家寨。贼怒，攻破之，寀从母常先投井死，宣、宫皆詈贼被杀，宫妻钟、寀妻陈并自经，其妹亦骂贼被杀。时称“许氏七烈”。

贼之攻偃师也，张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骂，俱被杀。妻蔺与三女、二孙悉赴井死。贼杀武同芳母，同芳喷血大骂，支解而死。刘芳名、刘芳世、蔺之粹、乔于昆、蔺完馥、王光显、乔国屏、王邦纪、蔺相裔、张一鹭、张一鹏、牛一元皆抗节死。芳名、完馥妻皆张氏，与邦纪妻高并从死。一鹭、一鹏父亦骂贼死。

唐县许曰琮，早丧父。母殁，庐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贼徵之不出，胁以死，镌其背曰：“誓不从贼”，遂呕血而死。

刘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刚方，敦学行，乡人严重之。崇祯初，举于乡，以教谕迁鄢陵知县。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许州。知州王应翼被害，都司张守正，乡官魏完真，诸生李文鹏、王应鹏皆死。自许以南无坚城。有奸人素通贼，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举曰：“城存与存，亡与亡，人臣大义，公言是。”振之乃与集吏民共守。贼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初，振之书一小简，藏箧中，每岁元旦取视，辄加纸封其上。及死，家人发箧，乃“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三语也，其立志如此。赠光禄寺丞。邦举，富平人。许被屠，鄢陵人恟惧，守者或遁走，邦举捕得，斩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举骂曰：“朝廷臣子，岂为贼用！”贼抉其舌，含血喷之，遂遇害。

开封属邑多陷，殉难者，有费曾谋、魏令望、柴荐禋、杨一鹏、刘孔晖、王化行、姚文衡之属。

曾谋，铅山人，少师宏裔也。由乡举知通许，甫四旬，贼猝至。曾谋召父老曰：“我死，若辈以城降，可免屠戮。”北向再拜，抱印投井死。令望，字于野，武乡人。举进士，授商丘知县，调太康。寇至，固守不下。贼怒，攻破之，屠其城，令望阖门自焚。荐禋，江山举人，知

洧川，城陷，大骂死。一鹏，河津人。举崇祯九年乡试，为尉氏知县，甫数月，政声四起。城破，骂贼死。孔晖，邵阳人。举天启元年乡试，知新郑，固守不能支，遂死之。士民祀之子产祠。化行，知商水，城陷，被杀。代者文衡，莅任数月，贼复至，携印赴井死。其小吏，则临颍千总贾廕序、长葛典史杜复春，乡居则长葛举人孟良屏、诸生张范孔等，汜水举人张治载、马德茂，皆死之。

李乘云，高阳人，举于乡。崇祯初，知浮山县。流贼数万来寇，乘云手发一矢毙其魁，众遂遁。屡迁山西佥事。十四年秋，以才调河南大梁道，驻禹州。十二月，李自成连陷鄢陵、陈留诸县，遂寇禹州。乘云誓死固守，贼多毙于砲。俄以十万众攀堞登，执乘云使跪，乘云怒叱贼，贼捽而杖之，大骂不绝声。缚诸树攒射之，骂不已，断其舌，乱刃交下而死。赠光禄卿。州先有徽王府，嘉靖时，王载埨有罪，爵绝，而延津等五郡王皆被难。

明年，贼犯开封，监军主事余爵、监军佥事任栋先后战死。栋，永寿人，由贡生为莱州通判。崇祯四年，李九成等叛，栋佐知府硃万年共守。万年与巡抚谢琏为贼所诱执，栋与同知寇化、掖县知县洪恩炤助大帅杨御蕃力拒。围解，论功进秩，屡迁保定监军佥事。十四年从总督杨文岳南征，鸣皋镇之捷，与有功。寻与总兵虎大威破贼平峪，再破之邓州。明年正月，从解开封围。寻战郾城，大捷。后从援开封，会左良玉大溃于硃仙镇，贼来追，栋力战，殁于阵。余爵，禹州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抚宁、章丘。迁职方主事，罢归。杨嗣昌出督师，请爵以故官参谋军事。嗣昌入蜀，命与张克俭同守襄阳。城陷，爵脱走，从督师丁启睿于河南，破贼邓州。十五年，开封围急，监左良玉军往援，战败被执，骂贼死。侄敦华亦遇害。栋赠太仆卿，爵太仆少卿。

关永杰，字人孟，巩昌卫人。世官百户。永杰好读书，每遇忠义事，辄书之壁。状貌奇伟，类世人所绘壮缪侯像。崇祯四年会试入都，与侪辈游壮缪祠。有道士前曰：“昨梦神告：‘吾后人当有登第者，后且继我忠义，可语之。’”永杰愕然，颇自喜。已果登第，授开封推官，强植不阿，民畏爱之。忧归，起官绍兴。迁兵部主事，督师杨嗣昌荐其才，请用之军前，乃擢睢陈兵备佥事，驻陈州。陈故贼冲，岁被蹂躏，永杰日夜为儆备。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数十万众来攻，永杰与知州侯君擢、乡官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堞守。贼遣使说降，斩其头，悬之城上。贼怒，攻破之，永杰格杀数贼，身中乱刃而死。

君擢，字际明，成安人，起家举人。城围时，身先士卒，运木石击

贼，城濠皆满。后被缚，骂不绝口死。泌之，鹿邑人。进士。知雄县，调清苑，多所建竖。旧令黄宗昌为御史，劾周延儒，延儒属保定知府摭宗昌罪。知府以属泌之，泌之曰："杀人媚人可乎！"知府愧且怒。会泌之迁户部主事，知府谓其侵陷钱粮三万，不听行。御史行部至，泌之直前与知府角。御史以闻，下狱遣戍，久之释还。至是，遭变，用铁杖毙贼数人，自刭死。守备张鹰扬力战被擒，不屈。受爵亦击杀数贼，大骂。并死之。赠永杰光禄卿，君擢右参议，泌之复故官。受爵，宛平知县。

有龚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贼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张维世，太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平阳知府，捕治绛州奸猾数十人，迁副使。累官右佥都御史，代陈新甲巡抚宣府，视事甫旬日，坐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释还。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睢州，犯太康。维世佐知县魏令望竭力拒守。城陷，抗节死。

时中州缙绅先后死难者甚众。十三年，登封士寇李际遇因岁饥倡乱，旬日间众数万。前凤阳通判姚若时居鲁庄，被执，诱之降，大骂死。族诸生不显亦死之。若时子诸生城，思报父仇，数请兵讨贼。贼执之于路，亦抗骂死。陕州赵良栋，仕蓬莱教谕，罢归，寓渑池。寇陷渑池，父子挺身骂贼死，子妇与孙亦赴井以殉。陕州之陷，平定知州梁可栋大骂而死，淮安同知万大成投井死。商水陷，临汾知县张质抗贼死。西平陷，怀仁知县杨士英死之，子妇王亦死。睢州陷，太平知府杜时髦不屈死。时髦，字观生，崇祯七年进士。息县陷，贼召前项城教谕王多福欲官之，坚拒不赴。贼逼之，投缳死。其后以国变死者，有洛阳阮泰，知广灵，解职归。闻京师陷，不食死，妻硃氏从之。睢州杨汝经，崇祯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擢井陉兵备佥事。十七年，甘肃陷，巡抚林日瑞殉难，超拜汝经右佥都御史，代之。行次林县，闻京师陷，将赴南京，至东明，率壮士百余骑还讨林县伪官。遇贼，战败被执。伪官释其缚，屡说之降，不从，毙之狱。

王世琇，字昆良，清苑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归德推官，迁工部主事。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陈州，乘胜犯归德。世琇将行，僚属邀共守，慨然曰："久官其地，临难而去之，非谊也。"遂与同知颜则孔、经历徐一源、商丘知县梁以樟、教谕夏世英、里居尚书周士朴等誓众坚守。贼攻围七日，总督侯恂家商丘，其子方夏率家众斩关出，伤守者，众遂乱。贼乘之入，世琇、则孔并遇害。则孔女闻之，即自缢。一源分

守北城，杀贼多，城陷，巷战，骂贼死。以樟中贼刃，久而复苏，妻张及子女仆从皆死，以樟竟获免。世英持刀骂贼，死于明伦堂，妻石亦自刎。同死者，尚书士朴，工部郎中沈试，主事硃国庆，中书侯忻，广西知府沈仔，威县知县张儒及举人徐作霖、吴伯胤、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佖、侯□矣等三人，贡生侯恒、沈诚、周士贵等八人，国学生侯悰、沈倜等四人，诸生吴伯裔、张渭、刘伯愚等一百十余人。试，商丘人，大学士鲤之孙。作霖、伯胤、伯裔、渭、伯愚，皆郡中名士。则孔，忻州人。一源，海盐人。世英，祥符人。士朴自有传。贼既破归德，寻陷鹿邑，知县纪懋勋死之。陷虞城，署县事主簿孔亮死之。

许永禧，曲沃人。由乡举为上蔡知县，多惠政。性耿介，嚬笑无所假。崇祯十五年春，李自成遣数骑抵城下，胁降，永禧即督吏民城守。贼大呼曰："今日不降，明日屠！"众惧，永禧叹曰："贼势披猖，弹丸邑岂能守，吾一死尽职而已！"众皆泣。明日，贼果大至，守者惊溃。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据案秉烛端坐。贼入，遂自刭。

时西平、遂平先后皆陷。西平知县高斗垣，繁峙人。崇祯十二年由贡生授官。为人孤鲠，以清慎得名。城陷，被执不屈死。遂平知县刘英，贵州贡生，誓众死守。城陷，骂贼死。

上蔡既陷，有官篆者，以汝宁通判往摄县事。城中民舍尽毁，篆广招流亡，众观望不敢入。会左良玉驻城南，兵士恣淫掠，众始入城依篆。村民遭难来醢，篆即入良玉营，责以大义，夺还之。悍卒挟弓刃相向，篆坦腹当之，不敢害，民获完家室者甚众。是年冬，汝宁陷，贼党贺一龙掠地上蔡。讹传土寇剽掠，篆出御之，陷阵死。篆，胶州人，起家任子。

李贞佐，字无欲，安邑人。少受业同里曹于汴之门，以学行著，后举于乡。崇祯十四年除知郏县。初，李自成焚掠至郏，土寇导之，害前令邵可灼。贞佐至，则练乡兵，括土寇财充饷，时出郊劳耕者，月课士。邑有姊妹二人抗贼死，拜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锡胤有孝行，造庐礼之。士民大悦。明年二月，自成复来寇，贞佐集众死守。汝州吏目顾王家，仁和人，抚贼有功，当迁，汝人乞留以助之。城陷，贞佐走拜其母曰："儿不忠不孝，陷母至此。"有劝微服遁者，不可，贼执之去，大骂。见贼杀人，辄厉声曰："驱百姓固守者，我也，妄杀何为！"贼割其舌，支解而死，母乔亦死。友人王昱，相随不去，贼义之。昱收葬贞佐于南郊。岁寒食，乡人倾邑祭奠，广其冢至二亩余。赠河南佥事。王家亦大声叱贼，贼乱刃斫死。子国诱贼发金墟墓间，用巨石击杀之，贼遂

尽杀郏人。

郏有陈心学者，授知县，不谒选而归。其友周卜历举乡试，知内黄，以父丧归里。自成陷郏，执两人欲官之，心学不从被杀。自成谓卜历曰："为我执知县来，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为。"贼怒，并杀之。

汝所辖四邑并陷。宝丰知县张人龙，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悍奴四人欲乱之。妻饮以酒俾极欢，潜遣婢告丞尉，捕杀奴，乃扶榇旋里。鲁山知县杨呈芳，山海卫人，有惠政。练总詹思鸾与进士宗麟祥等谋不轨，呈芳捕斩之。城陷，死。伊阳知县孔贞璞，曲阜人。贼薄城，以守御坚，解围去。他日有事汝阳，道遇贼，被执，亦不屈死。

宝丰之陷也，举人李得笥短衣杂众中，为所执。贼谋主牛金星者，故举人也，劝贼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即授以官。得笥终不自言，贼莫知其为举人也，役使之，不肯，伺贼寐将刺之，贼觉，被杀。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惧，弃其尸而去。

时中州举人尽节者，南阳张凤翙、王明物，洛阳张民表，永城夏云醇，商城余容善，光州王者琯，光山胡植，嵩县王翼明，并骂贼死。

鲁世任，字愧尹，垣曲人。性端方，事亲孝。从安邑曹于汴学，又交绛州辛全，学日有闻。天启末举于乡。崇祯十年知郑州，建天中书院，集士子讲肄其中，远近从学者千人。十三年秋，给事中范士髦荐世任及临城诸生乔己百、内丘太原通判乔中和于朝，称为德行醇儒，堪继薛瑄、陈献章之后。乞召试平台，置左右备顾问，不报。十五年，流贼来犯，世任勒民兵御之河干，战败自刭死。士民祀之书院中。

其年正月，贼陷襄城，知县曹思正被杀，训导张信骂贼不屈死，典史赵凤豸拒贼死。复陷西华，知县刘伯骖怀印投井死。明年，汜水陷，知县周腾蛟亦死焉。

伯骖，河间人。由岁贡生得官。贼信急，遣妻奉母归。及城被困，有劝出降者，立斩之，登陴死守。贼驱其下为十覆，迭攻之，城遂陷，抗节死。

腾蛟，香河举人。邑兵荒，抚字有术，以其间厘定徭役，民甚便之。城孤悬河畔，县人吴邦清等于城南立七砦相掎角，摩天砦最险。土寇李际遇伺腾蛟往河北，急据之，遂攻县城。腾蛟闻，力请于上官，救

兵至，始解去。腾蛟念故城难守，迁县治于摩天砦以扼贼冲。未几，贼大至，持十余日，势且不支，砦临河，可渡以免。腾蛟曰："吾何忍舍众独生！"遂自投于河。贼退，人从河滨获其尸，印悬肘间。

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躏后，贼未再犯。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县，靡不残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丘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复设官。间有设者，不敢至其地，遥寄治他所。其遗黎仅存者，率结山寨自保，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最大者，洛阳则际遇，汝宁则沈万登，南阳则刘洪起兄弟，各拥众数万，而诸小寨悉归之。或附贼，或受朝命，阴阳观望。独洪起尝官副总兵，颇恭顺。其后诸人自相吞并，中原祸乱于是为极。至十六年四月，帝特下诏蠲五郡赋三年，谕诸人赦其罪，斩伪官者受职，捕贼徒者赍金，复城献俘者不次擢用，然事已不可为矣。

刘禋，字诚吾，中部人。祖仕，刑部郎中，以诤大礼廷杖。后与定李福达狱，下吏遣戍。穆宗朝起太仆少卿，不就。父尔完，历知商丘、名山，有学行。禋性孝，母殁于名山，四千里扶榇，过剑阁云栈，以肩任之。父少寐，爱听《史记》，禋每夕朗诵，俟父熟寝乃已，崇祯四年，贼陷中部，禋负父走免。十四年由乡举授登封知县。土寇为乱，禋练壮士，且守且战，寇不敢近。十五年，李自成陷其城，禋被缚。自成以同郡故欲降之，禋叱曰："岂有奕世清白吏肯降贼耶！"自成义之，遣贼将反覆说，禋执弥厉，乃见杀。赠佥事。

陈显元者，由副榜授新安知县。恶衣粝食，徒步咨疾苦。以城堞倾颓，寇至不能守，率士民入保阙门寨。贼檄降，立碎其檄。及来犯，死守月余，力竭而陷。见贼怒骂。贼大杀寨中人，显元叱曰："守寨者，我也。百姓何辜，宁杀我！"贼怒，遂支解而死。

当是时，河南被贼尤酷，故死事者尤多，其传隶未详者，开封之陷，则同知苏茂均，通判彭士奇，大使徐升、阎生白皆死之。士奇，高要人，由乡举。河南之陷，则先后知府亢孟桧、王廕长，通判白守文，训导张道脉，灵宝知县硃挺，或被执不屈，或陷城自尽。孟桧，临汾人。廕长，吴桥人。并由乡举。南阳之陷，则叶县知县张我翼被害，新野先后知县陈公、丘茂表皆死之。汝宁之陷，武臣则游击硃崇祖，千户刘懋勋、杨绍祖、袁永基同子世廕，百户叶荣廕、张承德、李衍寿、阎忠国，皆力战死。崇祖妻孙、永基母王亦死之。岁贡生林景暘，国学生赵得庚、杨道临等，诸生赵重明、费明栋、杨应祯、李士谔等，皆死之。巡按御史苏京奉诏录上，凡二百四十九人。后因国变，诸籍散佚。

盖武职及州县末秩、举贡诸生，所遗者几什之五六。

何燮，字中理，晋江人。举于乡。崇祯中，知亳州。州自八年后，寇贼交横，益以饥馑，民死徙过半。燮尽心拊循，营战守具甚备。未几，山东、河南土寇迭至，燮战卢家庙，生擒贼魁二人，刳其肠示众，抚降者数千人。十五年二月，李自成陷河南，居民望风逃窜，城空不能守。贼至，执燮欲降之，骂不屈，断足剖胸而死，悬首市上三日，耳鼻犹动。贼遂纵兵四出，霍丘、灵璧、盱眙皆陷。

霍丘，八年春尝陷，至是再陷。知县左相申率兵巷战，力屈死之。巡检吴姓者，斗死。灵璧知县唐良锐，全州举人。城陷，抗骂死。盱眙，先被陷，贼至，士民悉走，独主簿胡渊不去。县故无城，渊持戟至龟山寺力斗，殪数人。贼骇欲遁，会马蹶被执，奋骂而死。渊，永年人，起家贡生。

赵兴基，云南太和人。崇祯初，以乡举通判庐州。贺一龙、左金王等五部据英、霍二山，暑入秋出以为常。督师杨嗣昌遣监军佥事杨卓然招之，受侮而返。十四年六月袭陷英山，知县高在飙抗贼死。十二月陷潜山，知县李胤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导贼执之，并不屈死。所安子亦死焉。

十五年，张献忠为左良玉所败，走与诸部合，遂以三月攻舒城。逾月城陷，改为得胜州，据之。遣其党分掠旁邑，游骑日抵庐州城下。兴基与知府郑履祥、经历郑元绶、合肥知县潘登贵、指挥同知赵之璞、里居参政程楷分门守。监司蔡如蘅贪戾，民不附，贼谍满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学御史徐之垣以试士至，献忠遣其徒伪为诸生，袭儒冠以入，夜半举砲，城中大扰。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贵并缒城走。兴基时守水西门，闻变，挺刃下戍楼与斗，斩数人，被创死。元绶、楷共守南薰门，元绶力斗死，楷不屈死。之璞守东门，巷战死。

贼乘势连陷含山、巢县、庐江及无为、六安，又陷太湖。知县杨春芳、典史陈知训、教谕沈鸿起、训导娄懋履并死焉。

庐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贼百方力攻，知府吴太朴坚守不下。后屡犯，终不得志，至是以计得之。履祥、登贵惧罪，委之兴基。总督史可法察其冤以闻，乃治守令罪，而赠兴基河南佥事，楷光禄卿，元绶亦赠恤。

方贼攻舒城，县令适以忧去，里居编修胡守恒与游击孔廷训督民兵共守。会游击纵所部淫掠，士民遂叛降贼。城将陷，悍卒杀守恒。事闻，赠少詹事，谥文节。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忠义六

○夏统春薛闻礼等 陈美郭裕等 谌吉臣张国勋等 卢学古硃士完等 陈万策李开先 许文岐李新等 郭以重岳璧 郭金城崔文荣硃士鼎 徐学颜李毓英等 冯云路熊□ 明睿 易道暹 傅可知 蔡道宪周二南等 张鹏翼欧阳显宇等 刘熙祚 王孙兰 程良筹程道寿 黄世清 杨暄硃一统等 唐时明薛应玢 唐梦鲲 段复兴靳圣居等 简仁瑞何相刘等 司五教张凤翮 都任王家录等祝万龄 王徵等 陈瑸周凤岐 王徵俊宋之俊等 丁泰运尚大伦等

夏统春，字元夫，桐城人。为诸生，慷慨有才志。用保举授黄陂丞，尝摄县事，著廉能声。十五年，贼犯黄陂。统春已迁麻阳知县，未赴，乃督众拒守，凡十五昼夜，贼忽解去。统春度贼必再至，而众已疲甚，休于家。阅五日，贼果突至，城遂陷。统春巷战，力竭被执，欲屈之。统春指贼魁大骂，贼怒，断其右手。复以左手指贼骂，贼又断之。骂不已，乃割其舌，目怒视，眦欲裂，贼又剜其目。犹以头触贼，遂支解之。

有薛闻礼者，武进人。由府吏官黄陂典史。岁歉，民逋漕粟。闻礼奉使过汉口，贷于所知得千金，以代民逋。十六年，张献忠陷黄陂，爱闻礼才，挟与俱去，暮即亡归。会贼所设伪官为士民杀死，闻礼曰“祸大矣”，令士民远避，而己独留以当之。俄贼至，将屠城。闻礼挺身曰：“杀伪官者，我也。”贼欲活之，詈不止，乃见杀。

当是时，贼延蔓中原，覆名城不可胜数。其以小吏死难，有何宗孔、贾儒秀、张达、郝瑞日诸人。宗孔，紫阳典史。十一年五月，流贼再陷其城，死之。儒秀，商南典史，城陷，抗节死。达，兴山典史。十四年二月，张献忠自蜀来攻，都司徐日耀战殁，达被缚，骂贼不屈死。瑞日，陕西人，为固始巡检。罗山为贼陷，上官令瑞日摄县事。单骑携二童以往，至则止僧寺，将招流移为守御计。未逾月，贼遣伪官至，土寇万朝勋与之合。诱执瑞日，说之降，不从，拘于家。一日，朝勋置酒宴群贼，醉卧，瑞日潜入其室，杀之。将奔凤阳，雨阻，复见絷。贼爱其勇，欲留之，叱曰：“我虽小吏，亦朝廷臣子，肯为贼用耶！”遂被害，二仆亦死。

有硃耀者，固始人。与父允义、兄炳、思成并以勇力闻。八年，贼来犯，耀父子力战却之。明年，贼复至。耀出战，手馘数十人，追之，陷伏中，大骂死。允义曰：“我必报子仇。”炳谓思成曰：“我二人必报弟

仇。”三人率众奋击，贼解去，城获全。

陈美，字在中，新建人。崇祯时由乡举知宜城县。兵燹之余，民生凋瘵。及张献忠据谷城，人情益惧，美安辑备至。襄阳陷，贼兵来犯。美偕守备刘相国迎击，贼中伏败去。巡按御史上其功，获叙录。抚治都御史王永祚以六等课所部有司，美居上上。荐于朝，未及擢用。十五年冬，李自成长驱犯襄阳，左良玉先奔，永祚及知府以下俱遁。贼入城，乡官罗平、知州蔡思绳、福州通判宋大勋殉节。贼分兵寇宜城、枣阳、谷城、光化、均州。美守宜城，固拒八昼夜。城陷，抗骂不已，为贼磔死。训导阳城田世福亦死之。

枣阳知县郭裕，清江举人。甫视事，张献忠至。左良玉屯近邑，裕单骑邀与共御，贼却去。至是，贼将刘福来攻，裕发砲石，击伤多。贼愤，攻益力，城陷。身被数槊，大骂。贼支解之，阖门遇害。

光化知县万敬宗，南昌人，贡生，到官以死自誓。贼薄城，遂自尽。贼义之，引去，城获全。乡官韩应龙，举人，历长芦盐运使，不受伪职，自缢死。谷城知县周建中亦殉节。均州知州胡承熙被热不屈，与其子尔英俱死。承熙有能声，永祚课属吏，亦列上上，迁刑部员外郎，未行，遇难。贼犯郧阳，同知刘璇死之。保康陷，知县万惟坛与妻李氏俱列之。璇，永年人。惟坛，曹县人。俱贡生。

谌吉臣，字仲贞，南昌人。父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殁。吉臣由举人为云梦知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阳，其党贺一龙陷德安。吉臣急遣孥归，身誓死勿去。明年正月，云梦陷，被执，不食累日。贼临以兵，吉臣乞速死。贼壮之，授以官，不屈。驱上马，曰：“我失守封疆，当死此，更安往。”乃见杀。福王时，赠太仆寺丞。

贼分兵犯旁邑，应城陷，训导张国勋死之。国勋，黄陂人。城将陷，诣文庙抱先师木主大哭，为贼所执，大骂不屈，支解死。妻子十余人皆殉节。

袁启观者，云梦诸生也。贼据城，启观立寨自守。贼执去，出题试之。启观曰：“汝既知文，亦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耶？”贼怒，杀之。

安陆城陷，知县分水濮有容一门十九人皆死。乡民结寨自保，贼将

白旺连破数十寨，诸生廖应元守益坚。奸人执送旺，旺问："汝欲何为？"厉声曰："欲杀贼耳！"贼怒，射杀之。应山举人刘申锡养死士百人，城陷，谋恢复。兵败，为旺所杀，百人皆战死。沔阳陷，同知马飚死之。

卢学古，夏县人。举人。历承天府同知，摄荆门州事。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寇荆门，学古誓死守。学正黄州张郊芳、训导黄冈程之奇亦盟诸生于大成殿，佐城守。贼环攻四日，无援，城陷。学古骂贼不绝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

有硃士完者，潜江举人。乡试揭榜夕，梦墨帜堕其墓门，粉书"乱世忠臣"四字。至是，贼破承天，长驱陷潜江。士完被执，械送襄阳，道由泗港，啮指血书己尽节处，遂自经。贼所过焚毁，士完所题壁独存。

彭大翮者，竟陵之青山人。贼逼承天，大翮出所著《平贼权略》上之当事，不能用。遂自集一旅保乡曲，邀斩贼过当。贼怒，雨夜袭之。大融太息曰："吾子孙阵亡已尽，吾何用生为！"赴水死。

贼既陷荆门，遂向荆州。巡抚陈睿谟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润南奔，监司以下皆奔，士民遂开门迎贼。训导撖君锡正衣冠端坐明伦堂。贼至，欲屈之，诟骂而死。君锡，字宾王，绛县人。贼大索缙绅，故相张居正子尚宝丞允修不食死。户部员外郎李友兰不屈死。诸生王维籓率妻硃及二女避难，为贼所掠。维籓令妻女赴井死，遂见杀。诸生王图南被执，抗骂死。

夷陵李云，由乡举知颍川州，州人祠祀之。谢事归。流贼炽，大书"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二语于牖以自警。及城陷，不屈。执至江陵，绝食死。吕调元者，归州千户也。城陷，士民悉归附，调元独率部卒格斗，陷重围中。招之降，大骂，死乱刀下。

陈万策，江陵人。天启中，与同邑李开先先后举于乡，并有时名。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据襄阳，设伪官。其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先为御史，降贼，荐两人贤可用。自成遣使具书币征之。万策隐龙湾市，贼使至，叹曰："我为名误，既不能奋身灭贼，尚可惜顶踵耶？"夜自经。贼使至开先家，开元瞋目大骂，头触墙死。福王时，俱命优恤。

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父联枢，广西左参政。文岐，崇祯七年进士。历南京职方郎中。贼大扰江

北，佐尚书范景文治戎备，景文甚倚之。迁黄州知府，射杀贼前锋一只虎，夺大纛而还。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克期就狱，皆如约至，乃请于上官贷之。十三年迁下江防道副使，驻蕲州。贼魁贺一龙、蔺养成等萃蕲、黄间，文岐设备严。贼党张雄飞将南渡，命游击杨富焚其舟，贼乃却。巡抚宋一鹤上其功。副将张一龙善驭兵，文岐重之。尝共宿帐中，军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坚卧不出。质明，叛兵百余人夺门遁，一龙追获尽斩之，一军肃然。杨富既久镇蕲，一鹤复遣参将毛显文至，不相得，兵民汹汹。文岐会二将，以杯酒释之，始无患。十五年，左良玉溃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时警报日急，人无固志，会擢督粮参政当行，文岐叹曰：“吾为天子守孤城二载矣，分当死封疆，虽危急，奈何弃之。”遣妻奉母归，檄富、显文出屯近郊，为固守计。无何，荆王府将校郝承忠潜通张献忠。明年大举兵来攻，文岐发砲毙贼甚众。夜将半，雪盈尺，贼破西门入，文岐巷战。雪愈甚，砲不得发，遂被执。献忠闻其名，不杀，击之后营。时举人奚鼎铉等数十人同系，文岐密谓曰：“观贼老营多乌合，凡此数万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义，同心协力，贼可歼也。”于是阴相结，期四月起事，以柳圈为信。谋泄，献忠索之，果得柳圈，缚文岐斩之。将死，语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灭贼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时文岐陷贼中已七十余日矣。事闻，赠太仆卿。

贼既陷蕲州，遂屠其民。乡官陕西佥事李新举家被执，贼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尔辈方为厮养，今日肯屈膝厮养耶！”贼怒，新抱父尸就刃。其时属吏死节者，惟麻城教谕定远萧颂圣、蕲水训导施州童天申。

郭以重，黄州人。世为卫指挥。崇祯十六年，城陷，自他所来赴难。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叶金紫，不能易一死哉！吾将先杀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贼欲胁之去，坚不从。露刃慑之，乃好谓贼曰：“从汝非难，但抱小儿者，吾妻也，汝为我杀之，吾无累矣。”贼如其言。以重即夺贼刀击斩一贼，群贼拥至，遂赴水死。

先是，蕲州破，指挥岳璧自屋堕地，不死。贼执至城上，欲降之。厉声曰：“我世臣也，城亡与亡，岂降贼！”贼刃之，仆地。气将绝，瞋目曰：“我死为鬼，当灭汝！”时大雪，血流丈余，目眦不合。

同时，郭金城为罗田守将，贼逼城，率所部五百人战，斩级百余，追之英山。贼大集，困三日，突围不得出，被执。胁降不从，见杀。

崔文荣，海宁卫人。世指挥佥事，举武会试，授南安守备。崇祯中，临、蓝盗起，逼桂阳，桂王告急。文荣督所部会剿，却贼四万人。以功，擢武昌参将。十六年四月，张献忠犯汉阳，文荣渡江袭斩六百级。已而城陷，武昌震惧。巡抚宋一鹤既死，承天新任巡抚王聚奎未至，武昌素不宿重兵，城空虚。或议撤江上兵以守，文荣曰："守城不如守江，团风、煤炭、鸭蛋诸洲，浅不及马腹，纵之飞渡，而坐守孤城，非策也。"当事不从。贼果从团风渡江，陷武昌县。县无人，贼出营樊口，文荣军洪山寺扼之。既，敛兵入城，以他将代守。贼全军由鸭蛋洲毕渡，抵洪山，守将亦退入城。文荣以武胜门当贼冲，偕故相贺逢圣协守，贼攻之不能下。

监军参政王扬基时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承天、德安二郡，未闻命，尚驻武昌。见势急，与推官傅上瑞诡言有事汉阳，开门遁去，人情益汹汹。先是，楚王出资募兵，应募者率蕲、黄溃卒及贼间谍，至是开文昌、保安二门纳贼。文荣方出斗还，阖城扉不及，跃马大呼，杀三人。贼攒槊刺之，洞胸死。有硃士鼎者，起家武进士，为巡江都司。城陷被执，贼喜其勇敢，欲大用之。戟手大骂，贼断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洒贼，贼又断之，不死。贼退，令人缚笔于臂，能作楷字。招集旧卒，训练如常。

徐学颜，字君复，永康人。母疾，祷于天，请以身代。夜梦神人授药，旦识其形色，广觅之，得荆沥，疾遂愈。父为中城兵马指挥，忤权要人下吏。学颜三疏讼冤，所司格不上，遍叩诸公卿莫为雪，将置重辟。学颜号泣争于刑部，不能得，至啮臂血溅于庭，乃获释归。推所居大宅让其弟，尚义疏财，族党德之。崇祯三年建东宫，诏举孝友廉洁、博物洽闻可励俗维风者，有司以学颜应，寝不行。十二年以恩贡生授楚府左长史，引义匡辅，王甚敬之。十五年冬，诸司长官及武昌知府、江夏知县并以朝觐行，学颜摄江夏事，缮修守具。楚府新募兵，即令学颜将之。明年五月晦，新军内叛，城陷。学颜格斗，断左臂，大骂不屈，为贼支解，一家二十余人殉之。通判固安李毓英亦举家自缢。

武昌知县邹逢吉被害。同死者，武昌卫经历汪文熙、巡检戴良瑄及僧官一人，俱骂贼不屈，腰斩。贼既陷武昌，分兵陷属邑，于是嘉鱼知县霍山王良鉴、蒲圻知县临川曾栻俱抗节死。事闻，学颜赠佥事，毓英等赠恤有差。

冯云路，字渐卿，黄冈人。好学励行，年三十，即弃诸生，从贺逢圣讲学，遂寓居武昌，著书数百卷。崇祯三年，巡按御史林鸣球荐其

贤，并上所著书，不用。及贼将渡江，云路贻书逢圣曰：“在内，以宁湖为止水。在外，以汉江为汩罗。”宁湖者，云路谈经处也。城既陷，乘桴入宁湖。贼遣使来聘，遥应曰：“我平生只读忠孝书，未尝读降贼书也。”遂投湖死。从游诸生汪延陛亦死焉。

其同邑熊寔，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极书》，颇言未来事。十六年元旦，尽以所撰《性理格言》、《图书悬象》、《大易参》诸书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贻书云路，言“明日当觅我某树下。”及期行树傍，贼追至，跃入荷池以死。

有诸生明睿者，江夏人。城破，贼独不入其门。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语家人：“速从我入井，否则速去。”于是妻及二子、二女并诸婢以次投井。睿笑曰：“吾今旷然无累矣。”从容榜诸门，赴井死，时人号为明井。

先是，贼陷黄冈，诸生易道暹者，字曦侯。好学尚气节，居深山中，积书满家。贼氛渐逼，道暹惜所积书，又以己所著书多，不忍弃，逡巡未行。及贼至，子为瑚急奉母走青峰岩，道暹携幼子为琏担事以行。遇贼，绐曰：“余书贾也。贼笑曰：“汝易曦侯，何绐我。”道暹曰：“若既知我，当听我一言，慎毋杀人焚庐舍。”贼曰：“若身不保，尚为他人言耶！”道暹厉色叱贼，贼怒杀之。为琏请代，贼并杀之。未几，为瑚亦被杀。

时黄陂诸生傅可知亦以叱贼死。可知幼丧父，卧柩下三年。六十丧母，啜粥三年。黄陂陷，被执，可知年已逾八十。贼悯其老不杀，俾养马，叱曰：“我为士数十年，肯役于贼耶！”延颈就刃，贼杀之。

蔡道宪，字元白，晋江人。崇祯十年进士。为长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家分财，收者已至。召富家还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恶少年闭户谋为盗，启户，捕卒已坐其门，惊逸去。吉王府宗人恣为奸，道宪先治而后启王。王召责之，抗声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爱民，一旦铤而走险，能独与此曹保富贵乎？”王悟，谢遣之。

十六年五月，张献忠陷武昌，长沙大震。承天巡抚王扬基率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长沙。道宪请还驻岳州，曰：“岳与长沙脣齿也，并力守岳则长沙可保，而衡、永亦无虞。”扬基曰：“岳，非我属也。”道宪曰：“弃北守南，犹不失为楚地。若南北俱弃，所属地安在？”扬基语

塞，乃赴岳州。及贼入蒲圻，即遁去。湖广巡抚王聚奎远驻袁州，惮贼不敢进。道宪亦请移岳，聚奎不得已至岳，数日即徙长沙。道宪曰："贼去岳远，可缮城以守。彼犯岳，犹惮长沙援。若弃岳，长沙安能独全。"聚奎不从。贼果以八月陷岳州，直犯长沙。先是，巡按御史刘熙祚令道宪募兵，得壮丁五千训练之，皆可用。至是亲将之，与总兵官尹先民等扼罗塘河。聚奎闻贼逼，大惧，撤兵还城。道宪曰："去长沙六十里有险，可栅以守，毋使贼逾此。"又不从。

时知府堵胤锡入觐未返，通判周二南摄攸县事，城中文武无几。贼薄城，士民尽窜。聚奎诡出战，遽率所部遁。道宪独拒守，贼绕城呼曰："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宪命守卒射之毙。越三日，先民出战，败还。贼夺门入，先民降。道宪被执，贼啖以官，嚼齿大骂。释其缚，延之上坐，骂如故。贼曰："汝不降，将尽杀百姓。"道宪大哭曰："愿速杀我，毋害我民。"贼知终不可夺，磔之，其心血直溅贼面。健卒林国俊等九人随不去，贼亦令说道宪降。国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贼曰："尔主不降，尔辈亦不得活。"国俊曰："我辈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贼并杀之，四卒奋然曰："愿瘗主尸而死。"贼许之，乃解衣裹道宪骸，瘗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道宪死时年二十九，赠太仆少卿，谥忠烈。

二南，字汝为，云南人。由选贡为长沙通判，尽职业，与道宪深相得。擢岳州知府，士民固留，乃以新秩还长沙，后亦死。

邑中举人冯一第走湘乡，将乞师他所，贼系其母与兄招之。一第归就缚，贼将斩之，一老僧伏地哭请免。贼乃去其两手置营中，一夕死，母兄获免。贼陷东安，举人唐德明仰药死。犯耒阳，诸生谢如珂拒战死。

张鹏翼，西充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衡阳知县。十六年八月，张献忠逼衡州，巡抚王聚奎、李乾德及监司以下皆遁，士民尽奔窜。鹏翼独守空城，贼至即陷。胁使降，戟髯诟詈，贼缚而投诸江，妻子赴水死。

贼之趋岳州也，巴陵教谕桂阳欧阳显宇时摄县事，死焉。其趋临湘也，知县莆田林不息抗骂不屈，断其两手杀之。湘阴陷，知县大埔杨开率家属十七人投水死。其丞赖万耀摄醴陵县事，城破亦死之。长沙府照磨莫可及，宜兴人，摄宁乡县事，殉城死。二子若鼎、若钰号恸奔赴，遇害。衡州既陷，属县衡山亦失守，知县富顺董我前、教谕分宜彭允

中，皆尽节。府教授永明蒋道亨摄武陵县事，抱印骂贼，见杀。其他文武将吏，非降则逃。长沙史可镜，官给事中，丁艰归，降贼，贼用为湖广巡抚。及贼弃湖广入四川，李乾德复还长沙，执可镜，加榜掠，械送南都伏法。

乾德者，亦鹏翼同邑人。崇祯四年进士。十六年历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未赴，改湖南。时武昌已陷，乾德守岳州。献忠攻急，乾德弃城走长沙，岳州遂陷。转徙衡、永，贼至，辄先避，长沙、衡、永皆随陷。献忠入四川，乃还长沙，以失地，谪赴督师王应熊军前自效。永明王立，擢兵部侍郎，巡抚川南。乾德入蜀，其乡邑已陷，父亦被难，乃说诸将袁韬攻佛图关，复重庆。韬及武大定久驻重庆，食尽。乾德说嘉定守将杨展与大定结为兄弟，资之食。已而恶展，构韬杀之，据嘉定，蜀人咸不直乾德。会刘文秀自云南至，擒韬，陷嘉定，乾德乃驱家人及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

刘熙祚，字仲缉，武进人。父纯仁，泉州推官。熙祚举天启四年乡试。崇祯中，为兴宁知县。奸民啖断肠草，胁人财物。熙祚令赎罪者必以草，以是致死者勿问，草以渐少，弊亦止，课最，征授御史。十五年冬巡按湖南。李自成陷荆、襄诸郡，张献忠又破蕲、黄，临江欲渡。熙祚以明年二月抵岳州，檄诸将分防江浒，偏沅、郧阳二抚联络形势。会贼马守应据澧州，窥常德，土寇甘明扬等助之。熙祚驰至常德，击斩明扬。五月还长沙。

及武昌、岳州相继陷，急令总兵尹先民、副将何一德督万人守罗塘河，扼要害。而巡抚王聚奎乃撤守长沙，贼遂长驱至。聚奎率溃将孔全彬、黄朝宣、张先璧等走湘潭，长沙不能守。惠王避地至长沙，与吉王谋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衡州，桂王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王及吉、惠二王皆登舟避乱。熙祚单骑赴永州为城守计。未几，聚奎复走祁阳，衡州遂陷。永士民闻之，空城逃。三王至永州，聚奎继至，越日全彬等亦至，劫库金去。熙祚乃遣部将护三王走广西，而己返永州拒守。贼骑追执之，献忠踞桂王宫，叱令跪，不屈。贼群殴之，自殿堦曳至端礼门，肤尽裂。使降将尹先民说之，终不变，见杀。事闻，赠太常少卿，谥忠毅。弟永祚，字叔远，由选贡生屡迁兴化同知，擒贼曾旺。后以副使知兴化府事。大清兵入城，仰药死。弟绵祚，字季延。崇祯四年进士。为吉安永丰知县。邻境九莲山，界闽、粤，贼窟其中，绵祚请会剿。贼怒，率众攻。绵祚出击，三战三捷。贼益大至，绵祚伏兵黄牛峒，大破之。积劳得疾，请告归卒。兄弟三人并死王事。

王聚奎既失永州，后伺贼退，潜还武昌，为代者何腾蛟所劾，夤缘免。

王孙兰，字畹仲，无锡人。崇祯四年进士。累迁成都知府。蜀宗人虐民，民相聚，将焚内江王第。孙兰抚谕之，乃解。父扰，服阕，起官绍兴，修荒政。迁广东副使，分巡南雄、韶州二府。连州瑶贼为乱，驰剿，三战皆捷。十六年，张献忠大乱湖南，湖南之郴州宜章与韶接壤。孙兰乞援督府，不应，最后以七百人至，一宿复调去。及贼陷衡州，肆屠戮。韶所辖乐昌、乳源、仁化，逋窜一空。连州守将先据城叛，韶士民闻之，空城逃，而贼所设伪官传檄将至。孙兰仰天叹曰："失封疆当死，贼陷城又当死，吾盍先死乎！"遂自缢。既死，贼竟不至，朝廷悯其忠，予赠恤。

程良筹，字持卿，孝感人，工部尚书注子也。天启五年进士。时注为太常少卿，不附魏忠贤。御史王士英劾其为赵南星、李三才私党，忠贤遂矫旨并良筹除名，永不叙录。未出仕而除名，前此未有也。崇祯元年起官，历文选员外郎，掌选事。麻城李长庚为尚书，以同乡故，甚倚之。正郎久缺不推补，同列多忌，朝论亦少之。长庚用推举失当削籍，良筹亦下吏遣戍，久乃释归。

十六年，李自成犯承天，孝感亦陷。良筹以白云山险峻，与同邑参政夏时亨筑垒聚守。贼使说降，良筹毁其书。贼怒，设长围攻之，相持四十余日，解去。时汉阳、武昌亦为张献忠所陷，四面皆贼，独白云孤处其间，贼颇患之。已，武昌为官军所复，良筹号召远近诸寨，掎角进兵。其冬，遂复孝感、云梦。十二月，进薄德安，兵败，退保白莲寨。寨中人素通贼，为内应，良筹遂被执。说降，不屈，羁之密室。明年正月，左良玉遣将攻德安。贼惧，拥良筹令止外兵，不从。贼弃城去，逼良筹偕行，又不从，逐被杀。赠太常少卿。程道寿者，良筹里人也，尝为来安知县。贼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寿结里中壮士，击杀掌旅。贼复至，杖之，系狱，令为书招良筹。道寿曰："我不能助白云灭汝，肯助汝耶？"遂见杀。

黄世清，字澄海，滕县人。父中色，吏部员外郎。世清登崇祯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榷浒墅关，有清操。历员外郎，屡迁右参议，分守商、雒，驻商州。城屡遭兵，四野萧然，民皆入保城中。而客兵所过淫掠，民苦兵甚于贼。世清下令兵不得阑入城。未几，关中兵经其地，有二卒挝门，榜以徇。督抚发兵，诫毋犯黄参议令。李自成躏荆、襄，远近震动。世清一子方幼，属友人养人，誓身殉。十六年十月，自成败孙

传庭军，长驱入关，遣右营十万人从南阳犯商州。世清凭城守，有奸民投贼，至城下说降，世清佯与语，发砲毙之，悬其首城上曰："怀二心者视此！"士民皆效死，砲矢尽，继以石，石尽，妇人掘街砌继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仆硃化凤去，化凤愿同死。贼牵世清下，化凤叱曰："奴才不得无礼！"贼批其颊，化凤声色愈厉。执至贼帅袁宗第营，世清植立，贼欲屈之，化凤曰："吾主堂堂宪司，肯拜贼耶！"贼先杀之，授世清以防御札。骂不受，与一家十三人皆遇害。赠光禄卿。

杨暄，高平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渭南知县。岁大凶，毕力拯救，民稍获安。十六年冬，李自成入潼关，兵备佥事杨王休降。教授许嗣复分守上南门，城破，持梃斗，詈贼死，妻女被掠皆自杀。贼遂抵渭南。暄已擢兵部主事，未行，与训导蔡其城同守。会举人王命诰开门迎贼，暄被缚，索印不与，诟骂死。其城亦死之。

贼遂陷西安，咸阳知县赵跻昌被害。属邑望风降。蒲城知县硃一统独谋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贼。"或言他州县甲榜者皆已纳款，一统曰："此事宁论资格耶。"以体肥，令家人扩井口以待。会衙兵叛，夺印趣迎降。一统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尽散，从容赴井死。县丞沁源姚启崇亦死焉。一统，平定人，起家乙榜。

有硃迥溍者，沈府宗室也，由宗贡生为白水知县。明习吏事，下不敢欺。贼潜入城，犹手弓射贼，与学官魏岁史、刘进并被难。

唐时明，字尔极，固始人。举于乡。崇祯中，为长垣教谕。子路墓祀田为豪家夺，时明复其故。由国子学正屡迁凤翔知府。十六年十月闻李自成入潼关，亟治战守备。俄溃兵大掠，西入无固志。及自成据西安，分兵来冠，典史董尚质开门迎贼，时明被执。伪相牛金星曰："吾主求贤若渴，君至西京，不次擢用。"时明叱曰："我天朝命吏，肯臣贼耶！"金星令尚质说降，厉声责之。贼令缚赴西安，时明托妻子于友人，至兴平，乘间自缢。凤翔既陷，属城叛降。陇州同知薛应玢，武进人。时摄州事，勒兵守城。城陷，詈贼死。宝鸡知县唐梦鲲，番禺举人。历知仙居、天台、富川、分水四县。在富川，有抚瑶功。坐累，谪池州经历，摄贵池县事。左良玉拥兵下，乡民奔入城，守者拒，梦鲲令悉纳之。及改宝鸡，贼已过潼关，星驰抵任。贼逼县，知不可守，自经死。

段复兴，字仲方，阳谷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右参议，分守庆阳。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据西安，传檄谕降。复兴裂其檄，集众守。逾月，

贼薄城，围数匝，发砲石杀贼满濠。久之，势不支。拜辞其母，聚妻妾子女于楼，置薪其上，复乘城督战。城陷，趋归火其楼，母亦赴火死。乃持铁鞭走北门，击杀数贼，遂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同时死难者，庆阳推官靳圣居、安化知县袁继登。圣居，字淑孔，长垣人。崇祯元年进士，历知济源、莱阳二县。屡谪复起，莅庆阳时，已授刑部主事，未行，遇贼，佐复兴死守。城破被执，骂不绝口死。继登，南畿人。起家选贡，莅任未浃岁即遘变，见贼求速死，贼杀之。

其陷宁州也，知州董琬死之。宗室硃新鍱者，以贡生授中部知县。自成使人持檄招降，新鍱碎之。叹曰："城小无兵，空令士民受祸，计惟自靖耳。"令妻妾子女尽缢，乃投缳死。

简仁瑞，字季麟，荣县人。由举人历安西官同知，迁平凉知府。十六年冬，贼入关，诸王及监司以下官谋遁走。仁瑞谒韩王曰："长安有重兵，讹言不足信。殿下轻弃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纵贼压境，延、宁、甘、凉诸军足相援，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不辱二祖列宗。"王不从。是夕，其护卫卒噪，挟王及诸郡王、宗室斩关出奔，胁仁瑞行。仁瑞曰："吾平凉守也，吾去，谁与守？"众遂去。仁瑞乃撤四关居民入城，以土石塞门为死守计。未几，贼檄至，乃召所活死囚数辈，谓之曰："吾昔尝生汝，汝亦有以报我乎？"皆对曰："唯命。"即托以幼子，令卫出。明日，贼抵城下，士民数人草降书，乞佥名署印。仁瑞怒叱责之，正衣冠，自经堂上。平凉既陷，属城悉降。华亭教谕邹姓者，援曾子居武城义，欲避去。训导何相刘止之曰："吾辈委质为臣，安可以宾师自待？"乃率诸生共守，乃城陷，与教谕皆殉难。

司五教，字敬先，内黄人。笃学有志行。崇祯时，以岁贡为内丘训导。十一年，邑被兵，佐长吏拒守有功。迁城固知县，剿山寇灭之。十六年冬，贼据关中，郡县风靡，五教激士民固守。有诸生谋内应，捕斩之，竿其首城上。无何，伪帅田见秀拥兵至，五教且战且守。贼悉兵攻四日而城陷，既见执，厉声骂贼。贼去其冠带，辄自取冠之，骂益厉，乃被磔。

乡官张凤翮，字健冲。天启五年进士。崇祯中官御史，极论四川巡抚王维章贪劣，而请召还给事中章正宸，不纳。出按云南，还朝，言："陛下议均输再征一年，民力已竭，讨贼诸臣泄泄沓沓，徒糜数百万金钱。"帝纳其言，敕兵部飞骑勒熊文灿进兵，而张献忠已叛矣。十五年迁浙江右参政，未任而罢。贼陷城，胁之仕，不屈死。

都任，字弘若，祥符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屡迁四川右参政。天启五年大计，左迁江西佥事，复屡迁陕西左布政使。崇祯五年又谪山东右参政。再迁山西按察使。任性刚严，多忤物，数谪徙，终不变。月朔，同僚朝晋王，任据《会典》争，不赴。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劾提学佥事袁继咸，任数慰问继咸，赆其行。孙振怒，复中以大计，贬秩归。后复起，历右布政使兼副使，饬榆林兵备。

十六年九月，巡抚崔源之罢去，代者张凤翼未至，总兵官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奔还，远近震恐。李自成遂据西安，遣其将李过以精卒数万徇三边，延安、绥德相继陷。定惧，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益空虚。任急集军民，慷慨流涕，谕以大义，与督饷员外郎王家录、副将惠显等议城守。城中多废将，任以尤世威知兵，推为主帅，率诸将王世钦等数十人誓死守。贼遣使招降，任斩以徇。贼大众麕至，十一月望，城被围，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犹巷战，力不支，被执。欲降之，大骂不屈，遂见杀。世威等皆死，详见世威传中。

家录，黄冈人，举于乡。时已擢关南兵备佥事，未行，与任协守。围急，男子皆乘城，家录令妇人运水灌城，水厚数寸，贼不能攻。攻城陷，家录自刭死。

一时同死者，里居户部主事张云鹗，知州彭卿、柳芳，湖广监纪赵彬，皆不屈死。指挥崔重观自焚死，傅佑与妻杜氏自缢死。中军刘光祐骂贼死。材官李耀，善射，矢尽，自刎死。同营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死；张天叙焚其积贮，自缢死。指挥黄廷政与弟千户廷用、百户廷弼奋力杀贼，同死。千户贺世魁偕妻柳氏自缢死。参将马鸣节聚妻子室中，自焚死。里居战死则山海副总兵杨明、定边副总兵张发、孤山副总兵王永祚、西安参将李应孝。在官死事则游击傅德、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二典、刘芳馨、文侯国，都司郭遇吉，中军杨正韡、柳永年、马应举，旗鼓文经国，守备尤勉、惠渐、贺大雷、杨以伟，指挥李文焜、文灿。而副将常怀、李登龙，游击孙贵、尤养鲲，守备白慎衡、李宗叙，亦以守乡土遭难。诸生则陈义昌、沈浚、沈演、白拱极、白含章骂贼死，张连元、连捷、李可柱、胡一奎、李廕祥自经死。一城之中，妇女死义者数千人，井中尸满，贼遂屠其城。

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乃慕义殉忠，志不少挫，无一屈身贼庭，其忠烈又为天下最。事闻，天子嗟悼，将大行褒恤，国亡不果。

祝万龄，咸宁人。父世乔。有至行，以父远游不归，年十五即独身访求，濒死，历数千里，卒得之。后由选贡通判南康，以清慎著。万龄师乡人冯从吾，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官保定知府。天启六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万龄愤。逆党李鲁生遂劾万龄倡讹言，谓天变、地震、物怪、人妖，悉由毁书院所致，非圣诬天实甚。万龄遂落职。崇祯初，用荐起黄州知府，集诸生定惠书院，迪以正学。居三年，迁河南副使，监军磁州。辉县之北与山西陵川之南，有村曰水峪，回贼窃据数十年，大为民患。万龄与山西监司王肇生合兵击，六战焚其巢三百余，贼遂平。录功，加右参政。流贼自山西入河北，掠新乡。万龄邀击之，贼走陵川。已，复大至，坐失事，削籍归。汤开远讼其冤，不纳。久之，廷臣交荐，未及用，而西安陷。万龄深衣大带，趣至关中书院，哭拜先圣，投缳死。佥事泾阳王徵、太常寺卿耀州宋师襄、怀庆通判咸宁窦光仪、仪封知县长安徐方敬、芮城知县咸宁徐芳声、举人宗室硃谊巉及席增光皆里居，城破，并抗节死。

陈瑸，漳浦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慈谿知县。崇祯十年为袁州推官，拒楚贼有功。屡迁右参议，分守湖南，讨平八排贼。十六年，张献忠陷长沙，围参政周凤岐于澧州。瑸督兵往救，军败，被执。欲降之，不屈，断手割肝而死。凤岐，永康人。万历末年进士。历工部郎中，掌节慎库，忤奄人，落职归。崇祯初，起故宫，进四川副使。苗人争界，为立碑画疆以定之。改右参政，分守澧州。贼来犯，援军败没，城遂陷。贼帅亲解其缚，说以降，怒骂而死。

王徵俊，字梦卜，阳城人。天启五年进士。授韩城知县。崇祯初，流贼来犯，御却之。坐大计，谪归德照磨。巡按御史李日宣荐于朝，给事中吕黄钟请用天下必不可少之人，亦及徵俊，乃量移滕县知县。累官右参政，分守宁前，以忧归。十七年二月，贼陷阳城，被执不屈，系之狱。士民争颂其德，贼乃释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缳卒。

其时士大夫居家尽节者，灵石宋之俊、翼城史可观、阳曲硃慎镂。之俊举进士，历官登莱监军副使，忤巡按谢三宾，互讦于朝，落职归。三宾亦贬秩。及遇变，之俊受刑死。妻乔詈贼撞阶死。女敛尸毕，拔簪刺喉死。可观，太常少卿学迁子。官中书舍人，加鸿胪少卿。城陷，自缢死。慎镂，晋府宗室，摄灵丘郡王府事。贼陷太原，冠带祀家庙，驱家人入庙中，焚之，己亦投火死。

丁泰运，字孟尚，泽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除武陟知县，调河内，著廉直声。十七年二月，贼将刘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苏京托

言塞太行道，先遁去，与陕西巡抚李化熙同抵宁郭驿。俄兵变，化熙被伤走。兵执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叛将陈永福引贼至，京即迎降。贼遂逼怀庆，监司以下皆窜。泰运独守南城，力不支，被执。贼拥见方亮，使跪不屈，烧铁锁炙之，亦不从，乃遇害。

贼既陷怀庆，寻陷彰德。安阳人尚大伦，字崇雅。由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有国学生白梦谦以救黄道周系狱，大伦议宽之，忤尚书意，遂罢归。城陷，抗节死。参将榆林王荣乃其子师易，皆死之。又有王橓徵，由乡举历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谢事归。为贼所执，传诣李自成，道愤恨不食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忠义七

○何复邵宗元等　张罗俊弟罗彦等　金毓峒韩东明等　汤文琼范箴听等 许琰曹肃等 王乔栋 张继孟陈其赤等 刘士斗沈云祚等 王励精刘三策等 尹伸庄祖诰等　高其勋王士杰等　张耀吴子骐　曾异撰等　米寿图　耿廷箓马乾 席上珍孔师程等 徐道兴罗国瓛等 刘廷标王运开 王运闳

何复，字见元，平度人。邵宗元，字景康，砀山人。复，崇祯七年进士。知高县，有却贼功。忤上官，被劾谪戍。后廷臣多论荐，起英山知县，累迁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十七年二月擢保定知府。宗元，由恩贡生历保定同知，有治行。

李自成陷山西，遣伪副将军刘方亮由固关东犯，畿辅震动。及真定游击谢嘉福杀巡抚徐标反，遣使迎贼，人情益汹汹。宗元时摄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硃永康，后卫指挥刘忠嗣及乡官张罗彦、尹洗等，议城守。复闻，兼程驰入城，宗元授以印。复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与僇力可也。"乃谒文庙，与诸生讲《见危致命章》，词气激烈。讲毕，登城分守。

都城陷之次日，贼使投书诱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贼大至，络绎三百里。有数十骑服妇人衣，言："所过百余城，皆开门远迎，不降即屠。且京师已破，汝为谁守？"城上人闻之，发竖眦裂。贼环攻累日，宗元等守甚坚，贼稍稍引却。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率残卒数百，辇饷银十余辆，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许。建泰举敕印示之，宗元等曰："荷天子厚恩，御门赐剑，酌酒饯别。今不仗钺西征，乃叩关避贼耶？"建泰怒，厉声叱呼，且举尚方剑胁之。或请启门，宗元曰："脱贼诈为之，若何？"众以御史金毓峒尝监建泰军，识建泰，推出视之信，乃纳之。建泰入，贼攻益厉。建泰倡言曰："势不支矣，姑与议降。"书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厉声曰："我为朝廷守土，义不降，欲降者任为之。"大哭，引刀将自刎，左右急止之，皆雨泣。罗彦前曰："邪说勿听，速击贼。"复自起巘西洋巨砲，火发，被燎几死。贼攻无遗力，雉堞尽倾。俄贼火箭中城西北楼，复遂焚死。南郭门又焚，守者多散。南城守将王登洲缒城出降，贼蜂拥而上。建泰中军副将郭中杰等为内应，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率曰可、永康出降。忠嗣分守东城，城将陷，召女弟适杨千户者归，与妻毛、子妇王同处一室，俱以弓弦缢杀之，复登城拒守。城破被执，

怒詈，夺贼刀杀二贼。贼麇至，剜目劓鼻支解死。

一时武臣死事者，守备则张大同与子之坦力战死。指挥则文运昌、刘洪恩、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吕一照、李一广，中军则杨儒秀，镇抚则管民治，千户则杨仁政、李尚忠、纪动、赵世贵、刘本源、侯继先、张守道，百户则刘朝卿、刘悦、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祉，把总则郝国忠、申锡，皆殉城死。

有吕应蛟者，保定右卫人，历官密云副总兵，谢事归。贼至，总监正化知其能，延与共守，昼夜戮力。城破，短兵斗杀十余贼而死。

张罗俊，字元美，清苑人。父纯臣，由武进士历官署参将、神机营左副将。生六子：罗俊、罗彦、罗士、罗善、罗喆、罗辅。

罗俊娶瞽女，终身不置妾。罗彦，字仲美，举崇祯二年进士。累迁吏部文选郎中。杨嗣昌数借封疆事引用匪人，罗彦多驳正。帝疑吏部行私，厂卒常充庭，曹郎多罹谴者，罗彦独无所染。秩满，迁光禄少卿，被诬落职归。罗俊以十六年秋举进士，罗辅亦以是年举武进士。而罗彦少从父塞上，习兵事。初官行人，奉使旋里，乡郡三被兵，佐当事守御，三著功。给事中时敏奉使过其地，夜半欲入城，罗彦不许。敏劾其擅司锁钥，罗彦疏辩，帝不问。

十七年二月，贼逼京师，众议守御。罗彦兄弟与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死守。总兵官马岱谒罗彦曰：“贼分两道，一出固关，一趋河间。吾当出屯蠡县扼其冲，先杀妻子而后往，其城守悉属公。”罗彦曰：“诺。”诘旦，岱果杀妻孥十一人，率师去。罗彦等纠乡兵二千分陴守。罗俊守东城，罗彦西北，罗辅为游兵。公廪不足，出私财佐之。贼遣骑呼降，罗俊顾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后卫指挥刘忠嗣挺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死守者，齿此剑。”怒目，发上指。闻者咸愤厉，守益坚，贼为引却。

已，闻京师变，众皆哭，北向拜，又罗拜相盟誓。而贼攻益急，城中多异议。罗彦谓宗元曰：“小民无知，非鼓以大义，气不壮。”乃下令人缀崇祯钱一枚于项，以示戴主意。贼谓罗彦主谋，呼其名大诟，且射书说降，罗彦不顾。贼死伤多，攻愈力。李建泰亲军为内应，城遂陷。罗俊犹持刀砍贼，刀脱，两手抱贼啮其耳，血淋漓口吻间。贼至益众，大呼“我进士张罗俊也”，遂遇害。罗彦见贼入，急还家，大书官阶、姓名于壁，投缳死；子晋与罗俊子伸并赴井死。

罗善，字舜卿，为诸生，佐两兄守城。城将陷，两兄戒勿死，罗善曰：“有死节之臣，不可无死节之士。”妻高携三女投井死，罗善亦投他井死。罗辅多力善射，昼夜乘城，射必杀贼。城破，与罗俊夺围走，罗俊不可，罗辅连射杀数人，矢尽，持短兵杀数人乃死。

张氏兄弟六人，罗士早卒，其妻高守节十七年，至是自经死。惟罗喆从水门走免，其妻王亦缢死。罗俊伯母李骂贼死。罗彦妻赵、二妾宋、钱及晋妻师，当围急时，并坐井傍以待。贼入，皆先罗彦投井死，独赵不沈，家人出之。罗辅妻白在母家，闻变欲死，侍者止之，绐以汲井，推幼女先入，已从之。罗俊再从子震妻徐，巽妻刘，亦投井死，一门死者凡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稚鹤，保定卫人。父铨，户部员外郎。毓峒举崇祯七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十四年面陈漕务，称旨，授御史。疏论兵部尚书陈新甲庸才误国，户部尚书李待问积病妨贤。又请涣发德音，自十五年始，蠲除繁苛，与海内更新。因言复社一案，其人尽缝掖，不可以一夫私怨开祸端。帝多采纳。明年出按陕西。孙传庭治兵关中，吏民苦征缮，日夜望出关，天子亦屡诏督趣。毓峒独谓将骄卒悍，未可轻战，抗疏争。帝不纳，师果败。

十六年冬，期满得代，甫出境，而贼入关。复还至朝邑，核上将吏功罪而后行。明年三月召对，命监李建泰军。驰赴山西，抵保定，贼骑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散家赀千余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师变闻，贼射书说降，众颇懈。毓峒厉声曰：“正当为君父复仇，敢异议者斩！”悬银牌，令击贼者自取。众争奋，毙贼多。城陷，一贼挽毓峒往谒其帅，且骂且行，遇井。推贼仆地，自堕井死。妻闻，即自经。其从子振孙有勇力，以武举佐守城。贼至，众皆散，独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孙，前日杀数贼魁者，我也。”群贼支解之。振孙兄肖孙、子妇陈与侍儿桂春，亦投井死。肖孙匿毓峒二子，为贼搒掠无完肤，终不言，二孤获免。

同时守城殉难者，邠州知州韩东明、武进士陈国政赴井死。平凉通判张维纲，举人张尔翚、孙从范，不屈死。举人高经负母避难，遇贼求释母，母获释而经被执，乘间赴水死。贡生郭鸣世寝疾，闻城陷，整衣端坐。贼至，持棒奋击而死。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会家人，饮达旦。城破，偕妻齐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诸生韩枫、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刘宗向、田仰名、刘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经，或溺，或受刃，皆不屈死。妇人尽节者一百十五人。他若都给事中

尹洗、举人刘会昌、贡生王联芳，以城陷次日为贼收获，亦不屈死。贼揭其首于竿，书曰：“据城抗节，恶官逆子。”见者饮泣。

汤文琼，字兆鰲，石埭人。授徒京师，见国事日非，数献策阙下，不报。京师陷，慨然语其友曰：“吾虽布衣，独非大明臣子耶？安忍见贼弑君篡国。”乃书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缳而卒。福王时，给事中熊汝霖上疏曰：“北都之变，臣传询南来者，确知魏藻德为报名入朝之首，梁兆阳、杨观光、何瑞徵为从逆献谋之首，其他皆稽首贼庭，乞怜恐后。而文琼以闾阎匹夫，乃能抗志捐生，争光日月。贼闻其衣带中语，以责陈演，即斩演于市。文琼布衣死节，贼犹重之，不亟表章，何以慰忠魂，励臣节。”乃赠中书舍人，祀旌忠祠。

时都城以布衣尽节者，又有范箴听、杨铉、李梦禧、张世禧辈。福王建国，丧乱益甚，且见闻不详，未尽表章。

箴听，端方有义行。高攀龙讲学都下，受业其门。魏国公徐允祯延为馆宾，数进规谏。允祯或倨见他客，箴听至，辄敛容。贼入，置一棺，偃卧其上，绝食七日死。铉，善写真。京师陷，携二子赴井死。梦禧，负志节，与妻杜、二子、二女、一婢俱缢死。世禧，儒士也，亦与二子懋赏、懋官俱缢死。

又有周姓者，悲愤槌胸，呕血数升而死。而柏乡人郝奇遇，居京师，闻变，谓妻曰：“我欲死难，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瘗毕，服药死。

许琰，字玉仲，吴县人。幼有至性，尝刲臂疗父疾。为诸生，磊落不羁。闻京师陷，帝殉社稷，大恸，誓欲举义兵讨贼。走告里荐绅，皆不应。端午日过友人，出酒饮之，琰掷杯大诟曰：“今何日，我辈读圣贤书，尚纵酒如平日耶！”拂衣径去。已，聚哭明伦堂，琰衰杖擗踊，号泣尽哀。御史谒文庙，犹吉服。琰率诸生责以大义，御中惶悚谢罪去。及南都颁监国诏，而哀诏犹未颁。琰益愤恸，趋古庙自经，为人所解，乃步至胥门，投于河。潞王舟至，拯之出，询其故，嗟叹良久。识琰者掖以归，家人旦夕守，不得死，遂绝粒。寻闻哀诏至，即庭中稽首号恸，并不复言，以六月三日卒。乡人私谥曰潜忠先生。南中赠《五经》博士，祀旌忠祠。

是时诸生殉义者，京师则曹肃、蔺卫卿、周谠、李汝翼，大同则李若葵，金坛则王明灏，丹阳则王介休，鸡泽则殷渊，肥乡则宋汤齐、郭

珩、王拱辰。

肃，曾祖子登，仕为甘肃巡抚。贼入，肃与祖母姜、母张、嫂李及弟持敏、妹持顺、弟妇邓并自缢。卫卿止一幼女，托其友，亦自缢，谠被执，骂贼不屈死。汝翼，布政使本纬子。亦骂贼，被磔死。若蔡与亲属九人皆自缢，题曰一门完节。明灏闻变，日夕恸哭，家人解慰之。托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

渊，字仲弘。父大白，官监军副使，为杨嗣昌所杀。渊负奇气。从父兵间，善技击，尝欲报父仇。及贼破鸡泽，谋起兵恢复。俄闻京师陷，即同诸生黄祐等悲号发丧，约山中壮士，诛贼所置官。伪令秦植踉跄走，乃入城，行哭临礼，义声大震。为奸人所乘，被杀，远近悼之。汤齐、珩、拱辰亦起兵讨贼，为贼将张汝行所害。

王乔栋，雄县人。举进士，授朝邑知县。县人王之寀为魏忠贤党所恶，坐以赃，下乔栋严征。乔栋不忍，封印于库而去。巡抚怒，将劾之。士民拥署号呼，乃止。崇祯初，起顺天教授，累迁湖广参政。楚中大乱，诸道监司多不至，乔栋兼绾数篆。乙酉夏，李自成据武昌，乔栋时驻兴国州。城为贼陷，自经城楼上。

张继孟，字伯功，扶风人。万历末年进士。知潍县。天启三年擢南京御史，未出都，奏筹边六事，末言己被抑南台，由钱神世界，公道无权，宜严禁馈遗。帝令实指，继孟以风闻对，诏诘责之。左都御史赵南星言："今天下进士重而举贡轻，京官重而外官轻，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轻。乞因继孟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极力挽回，于用人不为无补。"于是忌者咸指目继孟为东林。寻以不建魏忠贤祠，斥为邪党，削夺归。

崇祯二年起故官，上言：

近见冢臣王永光"人言踵至"一疏，语语谬戾。其曰"惠世扬等借题当议"。夫云借者，无其事而借名也。世扬与杨涟、左光斗同事同心，但未同死耳。今杨、左业有定议，世扬方昭揭于天下后世，奈何以借名之，谬一。

又曰"高捷、史褷发奸已验，特用宜先。"夫捷、褷之纠刘鸿训也，为杨维垣等报仇耳。鸿训辅政，止此一事快人意。其后获罪以纳贿，非以捷、褷劾也。今指护奸者为发奸，谬二。

又曰“诸臣所拥戴者，钱谦益、李腾芳、孙慎行。”夫谦益本末，陛下近亦洞然。至腾芳、慎行，天下共推服。会推之时，永光身主其议。乃指公论为拥戴，谬三。

又曰“欲诸臣疏一面网，息天下朋党之局。”信斯言也，则部议漏张文熙等数十人，是为疏网，而陛下严核议罪，反开朋党之局乎？谬四。

且永光先为御史李应升所纠，今又为御史马孟正、徐尚勋等所论。而推毂永光者先为崔呈秀、徐大化，今则霍维华、杨维垣、张文熙，其贤不肖可知矣。

后又劾南京兵部尚书胡应台贪污。帝并不纳。永光深疾之，出为广西知府。土酋普名声久乱未靖，继孟设计鸩之，一方遂安。稍迁浙江盐运使，忤视盐内官崔璘，左迁保宁知府。寻进副使，分巡川西。

十七年八月，张献忠寇成都，与陈其赤、张孔教、郑安民、方尧相等佐巡抚龙文光协守，城陷被执。献忠僭帝号，欲用诸人备百官。继孟等不为屈，乃被杀，妻贾从之。

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兵备副使，辖成都。城陷，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余人。孔教，字鲁生，会稽人。举于乡。历四川佥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南窜，匿不使知。逾年母诣以衡书室，见副使周梦尹请孔教恤典疏，陨绝，骂以衡曰：“父死二载，我尚偷生，使我无颜见汝父地下！”遂取刀断喉死。安民，浙江贡生，历蜀府左长史。贼围成都，分守南城，城陷，不屈死。尧相，字绍虞，黄冈人。官成都同知，监纪军事，兵食不足，泣请于蜀王，王不允，自投于池，以救免。次日城陷，被杀于万里桥下。总兵刘佳胤亦尽节。

刘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崇祯四年进士。知太仓州，有政声。忤上官，中许典，谪江西按察司知事，擢成都推官。十六年，御史刘之勃荐为建昌兵备佥事。明年八月，贼将入境，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与公共，复何往。”城陷被执，见之勃与张献忠语，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屈！”献忠怒，命捽以上，士斗又返顾之勃，语如前，遂阖门被杀。

同时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崇祯十三年进士。知华阳县。有奸民为摇、黄贼耳目，设策捕戮之。贼破夔门，成都大震，云祚走谒蜀王，陈守御策，不听。闻内江王至渌贤，往说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

王府货财山积，不及今募士杀贼，疆场沦丧，谁为王守？”至渌言于王，不听。贼迫成都，王始出财佐军，已无及。城陷，献忠欲用之，幽之大慈寺而遣其党馈食，以刃胁降，不屈，遂遇害。

王励精，蒲城人。崇祯中，由选贡生授广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狱。岁凶，毁银带易粟，减价粜。富人闻之，争出粟，价遂平。迁崇庆知州，多善政。十七年，张献忠陷成都，州人惊窜。励精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从容操笔书文信国成仁取义四语于壁，登楼缚利刃柱间，而置火药楼下，危坐以俟。俄闻贼骑渡江，即命举火，火发，触刃贯胸而死。贼叹其忠，敛葬之。其墨迹久逾新，涤之不灭。后二十余年，州人建祠奉祀，祀甫毕，壁即颓，远近叹异。

先是，十三年贼犯仁寿，知县鄱阳刘三策拒守，城陷不屈死，赠尚宝司丞。及是再陷，知县顾绳贻遇害。贼陷郫县，主簿山阴赵嘉炜守都江堰，贼诱降，不从，投江死。陷绵竹，典史卜大经与其仆俱缢死，乡官户部郎中刁化神亦死之。他若荣县知县汉阳秦民汤、蒲田知县江夏硃蕴罗、兴文知县汉川艾吾鼎、南部知县郑梦眉、中江教谕摄剑州事单之宾，皆殉难。梦眉夫妇并缢。蕴罗、吾鼎阖家被难。宗室硃奉钅尹，由进士历御史，劾督师丁启睿诸疏，为时所称。时里居，并及于难。

尹伸，字子求，宜宾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承天推官。屡迁南京兵部郎中、西安知府、陕西提学副使、苏松兵备参政。公廉强直，不事媕阿，三任皆投劾去。天启时，起故官，分守贵州威清道。贵阳围解，巡抚王三善将深入，伸颇赞之，监军西征。三善败殁，伸突围归，坐夺官，戴罪办贼。四年，贼围普安，伸赴援，贼解去，遂移驻其地。贼复来攻，率参将范邦雄破走之，逐北至三岔河。总督蔡复一上其功，免戴罪，贬一秩视事。崇祯五年历河南右布政使，以失御流贼，罢归。伸所至与长吏迕，然待人有始终，笃分义，工诗善书，日课楷书五百字，寒暑不辍。张献忠陷叙州，匿山中，搜得之，骂不肯行。贼重其名，不杀。至并研，骂益厉，遂攒杀之。福王时，起太常卿，伸已先死。

蜀中士大夫在籍死难者，成都则云南按察使庄祖诰，广元则户科给事中吴宇英，资县则工部主事蔡如蕙，郫县则举人江腾龙。而安岳进士王起峨、渠县礼部员外郎李含乙，皆举义兵讨贼，不克死。

高其勋，字懋功。初袭千户，后举武乡试，为黔国公标下中军。吾必奎反，擢参将，守御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来攻。固守月余，城

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

时有陈正者，世为大理卫指挥，未嗣职。沙贼陷城，督众巷战，手馘数贼而死。

王承宪者，袭祖职为楚雄卫指挥，擢游击，为副使杨畏知前锋。定洲来攻，凡守御备悉，畏知深倚之。贼去复至，承宪偕土官那龠等出城冲击，贼皆披靡，俄为流矢所中死。弟承瑱力战死，一军尽殁。

贼进围大理时，太和县丞王士杰佐上官毕力捍御，城陷，死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见锦、经历杨明盛及子一甲、司狱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知萧时显，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经。

士人同死者，举人则高拱极投池死，杨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诸生则尹梦旗、梦符、冯大成倡义助守，骂贼死，杨宪偕妻女、子妇、侄女、孙女、弟妇一门自焚死。杨{孙心}既死复苏，妻竟死。人称太和节义为独盛云。

单国祚者，会稽人，为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上，骂贼被杀，印犹在握。县人葬之诸葛山下。

张耀，字融我，三原人。万历中，举于乡。知闻喜县，慈惠抚民，民为立祠。崇祯中，历官贵州布政使。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奔贵州。耀急言于巡抚，请发兵民守御，巡抚以众寡不敌难之。俄贼众奄至，耀率家众乘城拒击。城陷被执，贼帅与耀皆秦人，说之曰："公若降，当用为相。"耀怒詈不屈，贼执其妾媵述之曰："降则免一家死。"耀詈益甚，贼杀之，并其家属十三人。时乡官吴子骐、刘琯、杨元瀛等率乡兵败贼，贼来益众，战败被执，俱不屈死。

子骐，字九逵，贵阳人。万历中，举于乡，知兴宁县。天启时，安邦彦围贵阳，子骐以母在城内，仓皇弃官归。崇祯十年，蛮贼阿乌谜叛，陷大方城，逐守将。总督硃燮元属子骐诣六广，走书召诸目，晓以利害，果乞降。燮元上其功，优旨奖赏。琯户部主事，元瀛府同知，并起家乡举。同时谭先哲，平坝卫人，子骐同年生也。官户部郎中。贼陷其城，与里人石声和皆阖家殉难。声和，天启中，举于乡，官宁前兵备参议。

有顾人龙者，定番州人，尝出仕，解职家居。流贼来犯，率士民拒守，杀贼甚众。城破，大骂而死。可望寇安平，佥事临川曾益集众拒

守，城陷死之。

曾异撰，荣昌人。举于乡，知永宁州。可望既陷贵州，将长驱入云南。异撰与其客江津进士程玉成、贡生龚茂勋谋曰："州据盘江天险，控扼滇、黔，弃之不守，事不可为矣。"遂集众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米寿图，宛平人。崇祯中，由举人知新乡县。土寇来犯，督吏民破走之，斩首千二百余级。以治行征授南京御史。十五年四月极论监军张若骐罪，言："若骐本不谙军旅，谄附杨嗣昌，遂由刑曹调职方。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若骐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恃乡人谢升为内援。升奸险小人，非与若骐骈斩，何以慰九庙之灵。"会廷臣多纠若骐，遂论死，升亦除名。初，嗣昌倡练兵之议，扰民特甚。寿图疏陈十害，又言："往时督抚多用京卿，今封疆不靖，遇卿贰则争先，推督抚则引避，宜严加甄别，内外兼补。"因劾偏沅巡抚陈睿谟、广西巡抚林贽贪黩。帝纳其言。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马士英荐用阮大铖，寿图论劾。七月，出按四川。时川地已为张献忠所据，命吏部简堪任监司守令者从寿图西行。至则与督师王应熊、总督樊一蘅等联络诸将，号召远近，渐复川南郡县。唐王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大清顺治四年，献忠遗党孙可望等陷贵阳，寿图出奔沅州。十一月，沅州亦陷，寿图死之。

耿廷箓，临安河西人。天启四年举于乡。崇祯中，知耀州，有能声。十五年夏，疏陈时政，言："将多不若将良，兵多不若兵练，饷多不若饷核。"又言："诸臣恩怨当忘，廉耻当励。小怨必报，何不大用于断头饮血之元凶；私恩必酬，何不广用于鹄面鸠形之赤子。"优旨褒纳。擢山西佥事，改监宣府军。十七年，京师陷，走南都。十一月以张献忠乱四川，命加太仆少卿赴云南监沙定洲军，由建昌入川讨贼。明年三月，四川巡抚马乾罢，即拜廷箓右佥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乱，蜀地亦尽失，遂止不行。后李定国掠临安，过河西，廷箓闻之赴水死。妻杨被执，亦不屈死。

马乾者，昆明人。举崇祯六年乡试，为四川广安知州。夔州告警，巡抚邵捷春檄乾摄府事。张献忠攻围二十余日，固守不下。督师杨嗣昌兵至，围始解。擢川东兵备佥事。成都陷，巡抚龙文光死，蜀人共推乾摄巡抚事。贼陷重庆，留其将刘廷举戍守。乾击走之，复其城。督师王应熊劾乾淫掠，夺职提讯。会蜀地大乱，诏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传檄远近，协力讨贼。廷举既败去，贼遣刘文秀等以数万众来攻，乾固守。曾英等援兵至，贼败还。及献忠死，其党孙可望等南奔，大清兵追

至重庆，乾战败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祯中，举于乡。磊落尚节义，闻孙可望、李定国等入云南，与姚州知州何思、大姚举人金世鼎据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张虎攻陷之，世鼎自杀，上珍、思被执至昆明。可望呵之，上珍厉声曰："我大明忠臣，肯为若屈耶！"可望怒，命引出斩之，大骂不绝，遂磔于市。思亦不屈死。

有孔师程者，昆明人，以从事得官。至是纠合晋宁、呈贡诸州县，起兵拒贼。定国率众奄至，师程遁，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并死之。晋宁举人段伯美，诸生余继善、耿希哲助阳春城守，亦殉难。贼陷富民，贡生李开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开芳走至松花坝自经，其友王朝贺掩埋讫，亦自经。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楚雄举人杜天祯，初佐杨畏知拒沙贼，频有功。后畏知督兵击可望败绩，天祯闻之即自尽。临安之陷，进士廖履亨赴水死。

徐道兴，睢州人。崇祯末，官云南都司经历，署师宗州事，廉洁爱民。孙可望等入云南，破曲靖。巡按罗国瓛方按部其地，与知府焦润生被执。可望欲降之，国瓛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润生亦不屈死。道兴见贼逼，集士民谕之曰："力薄兵寡，不能抗贼，吾死分也。若等可速去。"民请偕行，道兴厉声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将安之！"众雨泣辞去。舍中止一仆，出俸金二锭授之曰："一以赐汝，一买棺敛我。"仆大哭，请从死。道兴曰："尔死，谁收吾骨？"仆叩头号泣乃去。及贼入署，令出迎其将。道兴大骂，掷酒杯击之，骂不绝口，遂被杀。

国瓛，嘉定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润生，修撰竑子。同时张朝纲，广通人，由贡生授浑源州同知，解职归。可望等兵至，与共妻冯并缢死，子诸生耀葬亲讫，亦缢死。

刘廷标，字霞起，上杭人。王运开，字子朗，夹江人。廷标由贡生历永昌府通判。运开举于乡，授永昌推官。沙定洲之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永昌。及孙可望等入云南，驰檄谕天波降。时运开摄监司事，廷标摄府事，方发兵守澜沧，而天波将遣子纳款，谕两人以印往。两人坚不予，各遣家人走腾越。永昌士民闻贼所至屠戮，号泣请运开纳款纾祸，运开不可，慰遣之。又诣廷标，廷标亦不可，众大哭。廷标取毒酒将饮，乃散去。两人相谓曰："众情如此，吾辈惟一死自靖耳。"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闻之曰："我老当先死，王乃先我。"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经。两家子弟自腾越来奔丧，厝毕复返。可望等重两人死节，

求其后，或以运开弟运闳对，即聘之。行至潞江，谓其仆曰：“吾兄弟可异趣耶！吾死，若收吾骨与兄合葬。”遂跃入江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孝义

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壁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氓、匹夫匹妇、儿童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观其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猛兽不能害，山川不能阻，名留天壤，行卓古今，足以扶树道教，敦厉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以维持。是以君子尚之，王政先焉。至或刑政失平，复仇泄忿，或遭时不造，荒盗流离，誓九死以不回，冒白刃而弗顾。时则有司之辜，民牧之咎，为民上者，当为之恻然动念。故史氏志忠孝义烈之行，如恐弗及，非徒以发侧陋之幽光，亦以觇世变，昭法戒焉。

明太祖诏举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孝廉士至京师。百官闻父母丧，不待报，得去官。割股卧冰，伤生有禁。其后遇国家覃恩海内，辄以诏书从事。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激劝之道，綦云备矣。实录所载，莫可殚述，今采其尤者辑为传。余援《唐书》例，胪其姓氏如左。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洪武时，则有丽水祝昆，上元徐真童、李某女，龙江卫丁歪头，怀宁曹镛、镛妻王氏，徐州王僧儿，广德姚观寿，广武卫陈礼关，桃源张注，江浦张二女胜奴，上海沈德，溧阳史以仁，丹徒唐川，邳州李英，北平东安王重，遵化张拾，保定顾仲礼，乐亭杜仁义妻韩氏，昌平刘驴儿，保定新城王兴，祁阳郝安童，山东宁海姜瑜，汶上侯昱，孟县李德，巩县给事中魏敏，登封王中，舞阳周炳，临桂李文选。而钧州张宗鲁以瞽子有孝行，十七年被旌。

永乐间，则有大兴王万僧奴，东光回满住，金吾右卫何黑厮，金吾后卫包三，武功中卫蒋小保、周阿狗，锦州卫赵兴祖，旗手卫周来保，大宁前卫滑中，保安卫徐宗贤，羽林前卫孙志，汉府左护卫千户许信男斌，江宁浦阿住、沈得安、严分保，上元冯添孙、邵佛定，上海沈氏妙兰，仪真韩福缘，江阴卫徐佛保，府军卫浦良儿，府军后卫王保儿、潘丑儿，水军右卫黄阿回，广武卫百户刘玉，苏州卫张阿童，广洋卫郑小奴，大河卫硃阿金，兴武卫张彦昇，龙江提举司匠张贵、胡佛保、聂广，永新左兴儿，济阳张思名，泰安张翼，肥城赵让，安邑张普圆，永宁王仕能，阳武刘大，灵宝贺贰，钧州袁节，肤施陈七儿，凤翔梁准。

洪熙间，则有江阴越铉。

宣德间，则有庆都边靖，南乐康祥、杨鐸，内黄崔克昇，江宁张继宗，定远王絅，舒城钱敏，徐州卫张文友，归德卫任贵，浮梁洪信文，堂邑赵岩，汶上马威，翼城刘原真，太康顺孙陈智，钧州杨鼐，延安卫指挥王永、安岳、李遇中。

正统间，则有大兴刘怀义，元城谷真，邢台刘镛，献县崔鉴，通州左卫总旗孙雄，昌黎侯显，新乐孙礼，定兴魏整，交河田畯，柏乡张本，归德杨敬，井陉毕鸾，永年杨忠，永清右卫穆弘，武骧左卫成贵，江宁顾暘，舒城吏部主事胡纪、御史王绍，庐江张政，武进胡长宁，徐州金暠、王豫，桐城檀郁，归德卫吕仲和，麻城赵说，聊城裴俊，陵县虎贲左卫经历张让，费县葛子成，乐安孙整，冠县陈勉，临清贾贵，郯城郭秉，东平张琛，德州张泰，平阴王福缘，猗氏王约，高平王起孝、太仆丞王璲，介休杨智，兴县郭安，朔州卫吴顺，杞县高朗，太康轩茂良，郑州邢恭，祥符李斌，凤翔石玫，肤施刘友得、张信，邠州郭元，延安卫薛广，兰州吴仕坤。

景泰间，则有成安张宪，威县傅海，邳州岑义，凤阳李忠，徐州硃环，宿州郭兴、李宽，泗州卫蔡兴，龙泉顾佛僧，龙游常州通判徐珙，武昌卫吴绶，靖州卫方观，郓城李逵，朝城王礼，聊城硃举，洛阳昌黎训导阎禹锡。

天顺间，则有宛平龚然胜，迁安蒋盛，永清贾懋，任丘黄文，唐县寇林、大宁指挥张英，平山卫房镇，忠义卫总旗钟通，潼关卫杨顺通、顺素，蒙城汪泉，六合胡琛，合肥高兴、张俊，和州获嘉知县薛良，上元龙景华，杭州姚文、姚得，平湖夔州知府沈琮，金华宗祉，德州尹纶，东昌许通，临汾续凤，绛州陈玺，鄢陵解礼、顺孙张缙，上蔡硃俭，同州侯智，醴泉张琏，西安前卫张轸，延安卫指挥柏英，太和杨宁，金齿卫徐讷。

成化间，则有神机营指挥方荣，大医院生安阳郭本，顺天举人万盛，顺天东安昌乐训导周尚文，武清柳芳，玉田李茂，无极李皑，开州任勉、陈璋、佥事侯英及弟侃、副使甘泽，赞皇刘哲，平山光禄署丞李杰，莘县李志及子忱，邢台井澍，丰润马敬，柏乡高明，定州窦文真、王达，平乡张翱、史谏、史谊，永平秦良、硃辉，武平卫成纲、杨升，隆庆左卫卫瑾，宣府左卫何文□，潼关卫千户蓝瑄，辽东定辽左卫刘定、东宁卫序班刘鼎，江宁福建参议卢雍，徐州吴友直、路车、张栋，山阳

杨旻、顺孙王鋐，滁州黄正，长洲硃灏，无锡秦永孚、仲孚，合肥沈諲，六安黄用贤，沭阳支俭，休宁吴仲成，怀宁吴本清，沛县蔡清，归德卫沈忠，杭州右卫金洪，黄岩项茂，富阳何讷，浙江西安锦衣百户郑得，丽水叶伯广，海宁董谦，浙江建德蔡廷□茶，奉化陆洪，余干桃源训导张宪，永丰吕盛，晋江史惠，平谿汪浩，江夏傅实、周玺，监利刘祥，湘阴邵敏，东昌张锐，莘县孔昭、赵全，恩县王弘，汶上张鄜，堂邑王欢，阳谷钱道，单县徐洲，聊城王安、孙良，历城湖广布政使王允，曹州黄表、张伦，临清刘端，寿阳吴宗，潞州张伦，大同杨茂、杨瑞、焦鉴，浑源庆都县丞王诚，高平李振民，平阳卫指挥佥事杨辅，安东中屯卫王经，许州何清，汜水张俊，信阳王纲、袁洪，汲县张琛，封丘陈瑛，光州太平通判刘进，罗山王宾，卫辉徐宁，郏县刘济，西平尹冕，新乡王兴，确山刘政，长葛蒙阴训导罗贵，阳武举人萧盛，弘农卫习润，泾阳赵谧、骆森、赵□遂，同州张鼎，洋县武全，甘州左卫毛纲，华阴周禄，保安李端，合州陈伯刚，临桂刘本，姚州土官高紫、潼赐。

弘治间，则有大兴钱福，宛平序班夏琮，青县张俸，南和张彪，曲周赵象贤，长垣王鼐，开州甘润、马宗范，蓟州孟振，迁安韩廷玉，元氏王懋，深州王宁，天津卫郑海，武平卫王矩，广宁右卫李周，霍丘徐汝楫，海州定边卫经历徐谧，邳州丁友，怀远徐本忠、刘澄，宣城吴宗周，颍上王翊，凤阳卫张全，凤阳张钦、王澄，嘉定县沈辅、沈珵，昆山徐协祥，丰县周潭，徐州权宇、杨辅，绩谿许钦，英山段弘仁，六安张时厚，萧县唐鸾、南杰，钱塘硃昌，仁和陈璋、璋妻钱氏，余姚黄济之，桐庐王瑁，江西乐安谢绅，南昌左卫黄琏，安福刘珍，丰城余寿，湖广宁乡同知刘端，湘阴甘准，祁阳张机，闽县高惟一，龙谿王彝，济南序班谷珍，莘县白溥，邹平辛恕，堂邑李尚质，益都冀琮，文登致仕县丞刘鉴，临清王祐，宁海州卜怀，陵川徐河、徐瑛，平遥赵澄，泽州宋甫、裴春、举人李用，兴县白好古，解州李锦，阳曲薛敬，检次赵复性，屯留卫李清，仪封谢钦，祥符陈铠、周府仪宾史经，西平张文佐，河南唐县李扩，登封王祺，嵩县杜端，裕州刘宗周，阌乡薛璋，洛阳护卫军余章瀚，钧州阵希全，新郑张遂，郏县黄锦，咸宁举人杨时敷，泾阳熊玻、张宪，陇西李琦，甘州后卫徐行，博罗何宇新，云南芮城李锦及子泽、泽子柄，太和杨谪仙，靖安陈伯瑄及子恩。

正德间，则有高邑湘潭驿丞董玹，藁城刘强，定州赵鹏，吴桥段兴，直隶新城李瑟，沙河王得时，青阳李希仁，永康归德训导应刚，进贤赵氏郡珍，宜春易直，善化陈大用，湘阴苏纯，侯官黄文会，邵武谢思，长山许嗣聪，聊城梁瑾，曲阜孔承夏，日照张旻，临汾李大经及子

承芳，新郑王科，蒲城雷瑜，嵩明陈大韶。

嘉靖以后，国史不详载，姓名所可考者，嘉靖间，则有直隶赵进、黄流、张节，冀州王国臣，六安顺孙李九畴，望江顺孙龙涌，太湖吕腆，沛县杨冕，颍上王敷政，华亭徐亿，浙江龚昙、王晁、孙堪、楼阶、丘叙、吴燧，江西余冠雄、曾柏，福建吴毓嘉、孙炳、丘子能，莆田举人方重杰，山东宫守礼、王选，河南冯金玉、刘一魁，信阳赵谟，孝妇韩氏、安氏，杞县边云鹉，陕西黄骥、张琛、李实，环县赵璋，新会容璠，四川李应麒，嘉定州举人王表，禄丰唐文炳、文蔚，蒙化举人范运吉、黄岩。又有旌表天下孝子鲍灿、陆爻、徐亿等，俱轶其乡里。

隆庆间，则有大兴李彪，静海周一念、周斐，迁安杨腾，松江举人冯行可，新乡张登元，兴业何世锦，崇善何珵。

万历间，则有直隶韩锡，深州林基，井陉张民望，清丰侯灿，河间吴应奎，平山举人邢云衢，邳州张缜，直隶华亭杨应祈、高承顺，太湖顾槐，盱眙蒋胪，六安何金，遂安毛存元，江西余钥、徐信，都昌曹珊，万安刘静，新建樊儆、舒泰，会昌欧于复，鄱阳李岐，奉新周勃，南昌曹必和，湖广贾应进，光化蔡玉、蔡佩，黄冈唐治，浦城徐彪，泉州训导王熺及熺子文升，晋江韦起宗，山东马致远，冠县申一琴、一攀，岳阳王应科，河南侯鹤龄，归德贾洙，密县陈邦宠，舞阳杨愈光，汜水王谦，淅川刘待徵，陕西刘燧，泾阳韩汝复，宁州周大贤，成都后卫杨茂勋，井研曾海，大姚金鲤，蒙化范润，四川孝女解氏。又有马锦、张浩、杜惠、孝女杨氏等，不详邑里。

天启间，则有安州邵桂，枣强先自正，晋州张兰，高邑孙乔，上海张秉介，高淳葛至学，旌德江景宗，山阳张致中，歙县吴荣让、孝童女胡之宪、玉娥，慈谿冯象临，吉水郭元达，宜春钟名扬，峡江黄国宾，临川傅合，万载彭梦瑞，南康杨可幸，万安罗应赍，江西乐安曹希和，安福孝妇王三重妻谢氏，孝感施文星，福建李跃龙，瓯宁陈荣，晋江丘应宾，浦城吴昂，禹城给事中杨士衡，泰安范希贤，曹县王治宁，曲阜孔弘传，德州纪绍尧，闻喜张学孔，陈州郭一肖，虞城吕桂芳，淅川何大缙，华州孙绳祖，梁山李资孝，又有王锡光不详邑里。

崇祯间，则有应天王之卿，故城李华先，仁和沈尚志，江西王之范，福建吴宗烜，山东硃文龙，忻州赵裕心，稷山举人史宗禹，淳化高起凤，云南赵文宿。又有王宅中、任万库、武世捷、孔维章、浦某、褚咸、孙良辅等，不详邑里。皆以孝行旌其门。

其同居敦睦者，则有洪武时龙游夏文昭，四世同居。成化间，霸州秦贵，建德何永敬，蒲圻李□，句容戴睿，饶阳耿宽，俱七世同居，石首王宗义五世同爨，宿迁张宾八世同爨，安东苏勒，潞城韩锦、李昇，永州唐汝贤，丰城刘志清，俱六世同居。弘治间，密云李琚，合肥郑元，陵川徐梁，安东硃勇，五世同居，庆都黄钟，定边卫韩鹏，俱六世同居，孝感程昂七世同居，泰州王玉八世同爨。正德间，山阳丁震五世同居。嘉靖间，石伟十一世同居，遂安毛彦恭六世同居。万历间，萧梅七世同居，滁州卢守一，长治仇大，六世同居，先后得节烈贞女二十三人，太平杨乙六累世同居。天启间，南城吴焕八世同居。皆旌曰义门。

其输财助官振济者，则有正统间千户胡文郁，训术李昺，训科刘文胜，吉安胡有初、谢子宽，浮梁范孔孙，榆次于敏，邳州巩得海、岑仲晖、高兴、叶旺、高宗泰，沭阳葛祯，清河王仲英，山阳鲍越，怀远廖冠平、张简，石州张雷，淮安梁辟、李成、俞胜、徐成，潞州李廷玉，罗山王必通，溧阳陆旺，余干舒彦祥，温州李伦、邹有真，四安何仕能、王清。景泰间，江阴陈安常。天顺间，潮阳郭吾，太原栗仲仁，代州李斌。弘治中，归善吴宗益、宗义及宗义子璋。隆庆间，永宁王洁、胥瓒。万历间，少卿吴炯，浙江董钦等，临清张氏，江西胡士琇、丁果、娄世洁、黎金球，山西孙光勋、高自修，亳州李文明，顺义杨惟孝。天启间南城吴焕。崇祯间席本桢等。皆旌为义门，或赐玺书褒劳。

○孝义一

郑濂王澄 徐允让石永寿 钱瑛曾鼎 姚玭 丘鐸李茂崔敏刘镐 顾琇 周琬虞宗济等 伍洪刘文焕 硃煦危贞昉刘谨 李德成 沈德四 谢定住包实夫 苏奎章 权谨 赵绅向化 陆尚质 麴祥

郑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七世祖绮载《宋史·孝义传》。六传至文嗣，旌为义门，载《元史·孝友传》。弟文融，字太和，部使者余阙表为东浙第一家。郑氏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文融卒，嗣子钦继之，尝刺血疗本生父疾。钦卒，弟钜继。钜卒，弟铭当主家政，以兄子渭宗子也，相让久之，始受事。铭受业于吴莱。铭卒，弟铉继。父丧，恸哭三日，发须尽白。元末兵起，大将数入其境，相戒无犯义门。枢密判官阿鲁灰军夺民财，铉以利害折之，引去。明兵临婺州，铉挈家避，右丞李文忠为扃钥其家，而遣兵护之归。至正中卒，渭继。渭卒，弟濂继。

濂受知于太祖，昆弟由是显。濂以赋长诣京师，太祖问治家长久之

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赐之果，濂拜赐怀归，剖分家人。帝闻嘉叹，欲官之，以老辞。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而郑氏数千指独完。会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命举所知。湜举同郡王应等五人，皆授参议。湜，字仲持，居官有政声。南靖民为乱，诖误者数百家，湜言于诸将，尽释免。居一岁，入觐，卒于京。

十九年，濂坐事当逮，从弟洧曰："吾家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诣吏自诬服，斩于市。洧，字仲宗，受业于宋濂，有学行，乡人哀之，私谥贞义处士。

濂卒，弟渶继。二十六年，东宫缺官，命廷臣举孝弟敦行者，众以郑氏对。太祖曰："其里王氏亦仿郑氏家法。"乃徵两家子弟年三十上者，悉赴京，擢濂弟济与王懃为春坊左、右庶子。后又徵濂弟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年余，致仕。永乐元年入朝，留为故官。未几，复谢去。濂从子干官御史，棠官检讨。他得官者复数人，郑氏愈显。济、棠皆学于宋濂，有文行。

初，渶尝仕元为浙江行省宣使，主家政数年。建文帝表其门，渶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成化十年，有司奏郑永朝世敦行义，复旌以孝义之门。

自文融至渶，皆以笃行著。文融著《家范》三卷，凡五十八则，子钦增七十则，从子铉又增九十二则，至濂弟涛与从弟泳、澳、湜，白于兄濂、源，共相损益，定为一百六十八则，刊行焉。

王澄，字德辉，亦浦江人。岁俭，出粟贷人，不取其息。有鬻产者，必增直以足之。慕义门郑氏风，将终，集子孙诲之曰："汝曹能合食同居如郑氏，吾死目瞑矣。"子孙咸拜受教。澄生三子子觉、子麟、子伟，克承父志。子觉生应，即为郑湜所举擢参议者。子伟生懃，即与郑济并擢庶子者。义门王氏之名，遂埒郑氏。

又有王焘者，蕲水人，七世同居，一家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洪武九年十一月，诏旌为孝义之门。

徐允让，浙江山阴人。元末，贼起，奉父安走避山谷间。遇贼，欲斫安颈。允让大呼曰：“宁杀我，勿杀我父！”贼遂舍安杀允让。将辱其妻潘，潘绐曰：“吾夫已死，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则无憾也。”贼许之，潘聚薪焚夫，投烈焰中死。贼惊叹去，安获全。洪武十六年，夫妇并旌。

同时石永寿者，新昌人。负老父避贼，贼执其父将杀之，号泣请代，贼杀永寿而去。

钱瑛，字可大，吉水人。生八月而孤，年十三能应秋试。及长，值元季乱，奉祖本和及母避难，历五六年。遇贼，缚本和，瑛奔救，并缚之。本和哀告贯其孙，瑛泣请代不已，贼怜而两释之。时瑛母亦被执，瑛妻张从伏莽中窥见，即趋出，谓贼曰：“姑老矣，请缚我。”贼从之，既就缚，掷袖中□奚与姑，诀曰：“妇无用此矣。”且行且睨姑，稍远即骂贼不肯行。贼持之急，骂益厉，贼怒，攒刃刺杀之。是定，有司知瑛贤，凡三荐，并以亲老辞。子遂志成进士，官山东佥事。

同时曾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怀可、父思立，并有学行。元末，鼎奉母避贼。母被执，鼎跪而泣请代。贼怒，将杀母，鼎号呼以身翼蔽，伤顶肩及足，控母不舍。贼魁继至，悯之，携其母子入营疗治，获愈。行省闻其贤，辟为濂谿书院山长。洪武三年，知县郝思让辟教设学。鼎好学能诗，兼工八分及邵子数学。

姚玭，松江人。元至正中，苗帅杨完者兵入境。玭奉母避于野，阻河不可渡。母泣曰：“兵至，吾誓不受辱。”遂沉于水。玭急投水救之，负母而出。已，数遇盗，中矢，玭佯死伏尸间以免，以奉母过湖、淮。后母疾思食鱼，暮夜无从得，家养一乌，忽飞去攫鱼以归。洪武初，行省闻其贤，辟之，以亲老不就。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元末，父为湖广儒学提举。值兵乱，鐸奉父母播迁，卖药供甘旨。母卒，哀恸几绝。葬鸣凤山，结庐墓侧，朝夕上食如生时。当寒夜月黑，悲风萧瑟，鐸辄绕墓号曰：“儿在斯！儿在斯！”山深多虎，闻鐸哭声避去。时称真孝子。鐸初避寇庆元，从祖父母居故乡者八人，贫不能自存，鐸悉迎养之。有姑年十八，夫亡守节，鐸养之终身。

后有李茂者，澄城诸生也。母患恶疮。茂日吮脓血，夜则叩天祈代。及卒，结庐墓旁，朝夕悲泣。天大雨，惧冲其墓，伏墓而哭，雨止

乃已。父卒，庐墓如之。成化二生旌。二子表、森，森为国子生。茂卒，兄弟同庐于墓。弘治五年旌。表子俊亦国子生，表卒，俊方弱冠，庐墓终丧。母卒，亦如初。正德四年旌。

崔敏，字好学，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为绵竹尹，父子隔绝者三十年。敏依母兄以居。元季寇乱，母及兄俱相失。乱定，入陕寻母不得。由陕入川，抵绵竹，求父冢，无知者。复还陕，访诸亲故，始知父殡所在，乃启攒负骸归。时称崔孝子。

同时刘镐，江西龙泉人。父允中，洪武五年举人，官凭祥巡检，卒于任。镐以道远家贫，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友怜之，言于广西监司，聘为临桂训导。寻假公事赴凭祥，莫知葬处。镐昼夜环哭，一苍头故从其父，已转入交址。忽暮至，若有凭之者，因得冢所在。刺血验之良是，乃负归葬。

有顾琇者，字季粟，吴县人。洪武初，父充军凤翔，母随行，留琇守丘墓。越六年，母殁。琇奔赴，负母骨行数千里，寝则悬之屋梁，涉则戴之于顶。父释归卒。水浆不入口五日，不胜丧而死。

周琬，江宁人。洪武时，父为滁州牧，坐罪论死。琬年十六，叩阍请代。帝疑受人教，命斩之，琬颜色不变。帝异之，命宥父死，谪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赎父戍。"帝复怒，命缚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

同时子代父死者，更有虞宗济、胡刚、陈圭。宗济，字思训，常熟人。父兄并有罪，吏将逮治。宗济谓兄曰："事涉徭役，国法严，往必死。父老矣，兄冢嗣，且未有后，我幸产儿，可代死。"乃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洪武四年竟斩于市，年二十二。刚，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谪役泗上，以逃亡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刚时方走省，立河上俟渡。闻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殷悯之，奏闻，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圭，黄岩人。父为仇人所讦当死，圭诣阙上章曰："臣为子不能谏父，致陷不义，罪当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谓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觐官至，播告之，以风励天下。"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路。"乃听圭代，而戍其父云南。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言："太平府民有殴孕妇至死者，罪当绞，

其子请代。”章下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妇系二人之命，冤曷由申；犯人当二死之条，律何可贷。与其存犯法之父，孰若全无罪之儿。”诏从其议。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洪武四年进士。授绩谿主簿，擢上元知县。丁外艰，服除，以母老不复仕。推资产与诸弟，而己独隐居养母。有异母弟得罪逃，使者捕弗获，执其母，洪哭诉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当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遂行，竟死于市。

时有刘文焕者，广济人。与兄文煇运粮愆期，当死。兄以长坐，文焕诣吏请代，叩头流血。所司上其状，命宥之，则兄已死矣。太祖特书“义民”二字奖之。

时京师有兄坐法，两弟各自缚请代。太祖遣使问故，同词对曰：“臣少失父，非兄无以至今日。兄当死，弟安敢爱其生。”帝阳许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难色者杀之，否则奏闻。”两人皆引颈就刃，帝大嗟异，欲并其兄贯之。左都御史詹徽持不可，卒杀其兄。

硃煦，仙居人。父季用，为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季用居官仅五月，亦被逮，病不能堪，谓煦曰：“吾办一死耳，汝第收吾骨归葬。”煦惶惧不敢顷刻离。时诉枉令严，诉而戍极边者三人，抵极刑者四人矣。煦奋曰：“诉不诉，等死耳，万一父缘诉获免，即戮死无恨。”即具状叩阙。太祖悯其意，赦季用，复其官。

有危贞昉者，字孟阳，临海诸生。父孝先，洪武四年进士。官陵川县丞，坐法输作江浦。贞昉诣阙上疏曰：“臣父絓吏议输作，筋力向衰，不任劳苦，而大母年逾九十，恐染霜露之疾，贻臣父终天之恨。臣犬马齿方壮，愿代父作劳，俾父获归养，死且不朽。”诏从之。贞昉力作不胜劳，阅七月病卒。

刘谨，浙江山阴人。洪武中，父坐法戍云南。谨方六岁，问家人“云南何在？”家人以西南指之，辄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云南虽万里，天下岂有无父之子哉！”奋身而往，阅六月抵其地，遇父于逆旅，相持号恸。俄父患疯痹，谨告官乞以身代。法令戍边者必年十六以上，嫡长男始许代。时谨未成丁，伯兄先死，乃归家携兄子往。兄子亦弱未能自立，复归悉鬻其产畀兄子，始获奉其父还，孝养终身。

李德成，浃水人。幼丧父。元末，年十二，随母避寇至河滨。寇骑迫，母投河死。德成长，娶妇王氏。抟土为父母像，与妻朝夕事之。方严冬，大雪，水坚至河底。德成梦母曰："我处水下，寒不得出。"觉而大恸，旦与妻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滨。卧水七日，水果融数十丈，恍惚若见其母，而他处坚冻如故。久之，乃归。洪武十九年举孝廉，屡擢尚宝丞。二十七年旌为孝子。建文中，燕兵逼济南。德成往谕令还兵，燕兵不退。德成归，以辱命下吏，已而释之。永乐初复官，屡迁陕西布政使。

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己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

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服长子三年。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仗之百，遣戍海南。因命议旌表例。

礼臣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医药吁祷，迫切之情，人子所得为也。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冰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制曰："可。"

永乐间，江阴卫卒徐佛保等复以割股被旌。而掖县张信、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援李德成故事，俱擢尚宝丞。迨英、景以还，即割股者亦格于例，不以闻，而所旌，大率皆庐墓者矣。

谢定住，大同广昌人。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随母后。虎跃出噬其母，定住奋前击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复追啮母颈，定住再击之，虎复去。行数武，虎还啮母足。定住复取石击，虎乃舍去，母子三人并全。永乐十二年，帝召见嘉奖，赐米十石、钞二百锭，旌其门。

先是，洪武中，有包实夫者，进贤人。授徒数十里外，途遇虎，衔衣入林中，释而蹲。实夫拜请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养何？"虎

即舍去。后人名其地为拜虎冈。其后，嘉靖中，筠连诸生苏奎章，从父入山，猝遇虎。奎章仓皇泣告，愿舍父食己，虎曳尾徐去。后为岷府教授。

权谨，字仲常，徐州人。十岁丧父，即哀毁，奉母至孝。永乐四年荐授乐安知县，迁光禄署丞，以省侍归。母年九十终，庐墓三年，致泉涌免驯之异。有司以闻，仁宗命驰驿赴阙，出其事状，令侍臣朗诵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华殿大学士。谨辞，帝曰："朕擢卿以风天下为子者，他非卿责也。"寻扈从皇太子监国南京。宣宗嗣位，以疾乞归，改通政司右参议，赐白金文绮致仕。子伦，举永乐中乡试。养亲二十年，亲终不仕。伦子宇，父母卒，皆庐墓。成化十二年亦获旌。

赵绅，字以行，诸暨人。父秩，永乐中为高邮州学正，考满赴京，至武城县堕水。绅奋身下救，河流湍悍，俱不能出。明日尸浮水上，绅两手抱父臂不释。宣德五年旌其门。

有向化者，静海卫人。父上为卫指挥，堕海死。化号泣求尸不得，亦投于海。忽父尸浮出，衣服尽脱。天方晴霁，雷雨骤作。既息，化首顶父衣，浮至一处。众异而收葬之。

陆尚质者，山阴人。父渡江遇风，飘舟将入海。尚质自崖见之，即跃入涛中，欲挽舟近岸。父舟获济，而尚质竟溺死。里人呼其处为陆郎渡。

麴祥，字景德，永平人。永乐中，父亮为金山卫百户。祥年十四，被倭掠。国王知为中国人，召侍左右，改名元贵，遂仕其国，有妻子，然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屡讽王入贡。宣德中，与使臣偕来，上疏言："臣夙遭俘掠，抱衅痛心，流离困顿，艰苦万状。今获生还中国，夫岂由人。伏乞赐归侍养，不胜至愿。"天子方怀柔远人，不从其请，但许给驿暂归，仍还本国。祥抵家，独其母在，不能识，曰："果吾儿，则耳阴有赤痣。"验之信，抱持痛哭。未几别去，至日本，启以帝意。国王允之，仍令入贡。祥乃复申前请，诏许袭职归养。母子相失二十年，又有华夷之限，竟得遂其初志，闻者异之。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孝义二

○王俊刘准 杨敬 石鼐任镗 史五常 周敖 郑荣瑄叶文荣 傅檝 杨成章谢用 何竞 王原 黄玺 归钺族子绣何麟孙清宋显章 李豫 刘宪罗璋等 容师偃刘静 温钺俞孜张震孙文 崔鉴 唐俨 丘绪 张钧张承相等 王在复王抃等夏子孝 阿寄 赵重华谢广 王世名 李文咏王应元等孔金子良 杨通照弟通杰浦邵等 张清雅白精忠等

王俊，城武人。父为顺天府知事。母卒于官舍，俊扶榇还葬，刈草莱为茇舍，寝处茔侧。野火延巘将及，俊叩首恸哭，火及茔树而止。正统三年被旌。

刘准者，唐山诸生。父丧，庐墓。冬月野火将及冢树，准悲号告天，火遂息。正统六年旌表。

杨敬者，归德人。父殁于阵，为木主招魂以葬。每读书至战阵之事，辄隕涕不止。母殁，柩在堂。邻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抚柩哀号，风止火灭。正统十三年旌表。

石鼐，浑源诸生。父殁，庐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骤涨。鼐仰天号哭，水将及墓，忽分两道去，墓获全。弘治五年旌表。

任镗，夏邑人。嫡母卒，庐于墓。黄河冲溢，将啮茔域。镗伏地号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史五常，内黄人。父萱，官广东佥事。卒，葬南海和光寺侧。五常方七岁，母携以归。比长，奉母至孝，常恨父不得归葬。母语之曰：“尔父杉木榇内，置大钱十，尔谨志之。”母殁，庐墓致毁，既终丧，往迎父榇。时相去已五十年，寺没于水久矣。五常泣祷，有老人以杖指示寺址。发地，果得父榇，内置钱如母言，乃扶归，与母合葬，复庐墓侧。正统六年旌表。

周敖，河州卫军家子也。正统末，闻英宗北狩，大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诸生路方读书别墅，闻父死，恸哭奔归，以头触庭槐亦死。乡人异之，闻于州。知州躬临其丧，赙麦四十斛、白金一斤。路妻方氏，厉志守节，抚子堂成立，后为知县。

郑䜣，石康人。父赐，举人，兄䜣，进士。天顺中，母为瑶贼所

掠。䜣年十六，挺身入贼垒，绐之曰：“吾欲丐吾母，岂惜金，第金皆母所瘗，愿代母归取之。”贼遂拘䜣而释母，然其家实无金也，䜣遂被杀。廉州知府张岳建祠祀之。

荣瑄，琼州人。三岁而孤，与兄琇并以孝闻。天顺四年，土贼据琼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贼，琇谓瑄曰：“我以死卫母，汝急去。”瑄从之，琇与母遂陷贼中。官军至，琇被执。主将将杀琇,瑄趋至，叩头流血，　　泣请曰：“兄以母故陷贼，母老家贫，恃兄为命，愿杀瑄存兄养母。”主将不察，竟杀瑄。

后有叶文荣，海宁人。弟杀人论死，母日悲泣不食。文荣谓母曰：“儿年已长，有子，请代弟死。”遂诣官服杀人罪，弟得释，而文荣坐死。

傅檝，字定济，泉州南安人。祖凯，父浚，并进士。为部郎。檝年十六举乡试，二十成进士。弘治中，授行人，出行襄府。半道闻母病，请入京省视再往竣事。礼部尚书刘春曰：“无害于若，而可教孝。”奏许之。浚后迁山东盐运司同知。娶继妻，私其二奴。浚闻将治之，遂暴卒。檝心疑未发，奴遽亡去。久之，侦一奴逃德化县，佣巨姓家。檝微行往伺奴出，袖铁椎击杀之，而其一不可迹矣。檝不欲见继母，葬父毕，号恸曰：“父仇尚在，何以为人！”乃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间，蓬首垢面，饥寒风雨，不知就避。亲戚故人率目之为狂，檝终不自明也。子焘卒，不哭。或诘之，则垂涕曰：“我不能为子，敢为父乎！”继母卒，乃归。盖自废自罚者三十五年，又十五年而卒。

杨成章，道州人。父泰，为浙江长亭巡检。妻何氏无出，纳丁氏女为妾，生成章。甫四岁，泰卒。何将扶榇归，丁氏父予之子，而夺其母。母乃剪银钱与何别，约各藏其半，俟成章长授之。越六年，何临殁，授成章半钱，告之故。成章呜咽受命。既冠，娶妇月余，即执半钱之浙中寻母。母先已适东阳郭氏，生子曰珉，而成章不知也。遍访之，无所遇而还。弘治十一年，东阳典史李绍裔以事宿珉家。珉母知为道州人，遣珉问成章存否，知成章已为诸生，乃令珉执半钱觅其兄。会有会稽人官训导者，尝设教东阳，为珉师，与成章述珉母忆子状。成章亦往寻母，遇珉于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钱合之，益信，遂俱至东阳，母子始相聚。自是成章三往迎母不遂，弃月廪，赴东阳侍养。及母卒，庐墓三载始返。至嘉靖十年，成章以岁贡入都，珉亦以事至，乃述成章寻亲事，上之吏部，请进一官。部臣言：“成章孝行，两地已勘实，登之朝觐宪纲，珉言非谬。昔硃寿昌弃官寻母，宋神宗诏令就官。今所

司知而不能荐，臣等又拘例而不请旌，真有愧于古谊。请量授成章国子学录，赐珉花红羊酒。”制曰：“可。”

谢用，字希中，祁门人。父永贞。生母马氏方妊，永贞客外，嫡母汪氏妒而嫁之，遂生用。永贞还，大恨，抱用归，寄乳邻媪。汪氏收而自鞠之，逾年亦生子，均爱无厚薄。用既冠，始知所生。密访之，则又改适，不知其所矣。用遍觅几一载。一夕宿休宁农家，有寡妪出问曰：“若为谁？”用告以姓名，及寻母之故。曰：“若母为谁？”曰：“马氏。”曰：“若非永贞之子乎？”曰：“然。”媪遂抱用曰：“我即汝母也。”于是母子相持而哭，时弘治十五年四月也。用归告父，并其同母弟迎归，居别室。孝养二母，曲尽其诚。后汪感悔，令迎马同居，讫无间言。永贞卒，用居丧以孝闻。邻人失火，延数十家，将至用舍，风反火息。用时为诸生，督学御史廉其孝，列之德行优等，月廪之。

何竞，字邦植，萧山人。父舜宾，为御史，谪戍广西庆远卫，遇赦还。好持吏短长。有邹鲁者，当涂人。亦以御史谪官，稍迁萧山知县，贪暴狡悍。舜宾求鲁阴事讦之，两人互相猜。县中湘湖为富人私据，舜宾发其事于官，奏核之。富人因奏舜宾以戍卒潜逃，擅自冠带。章并下所司核治。鲁隐其文牒，诡言舜宾遇赦无验，宜行原卫查核。上官不可，驳之。会舜宾门人训导童显章为鲁所陷论死，下府覆验，道经舜宾家，入与谋。鲁闻之，大诟曰：“舜宾乃敢窜重囚。”发卒围其门，辄捕舜宾，径解庆远。又令爪牙吏屏其衣服。至余干，宿昌国寺，夜以湿衣闭其口，压杀之。鲁复捕舜宾妻子。竞与母逃常熟，匿父友王鼎家。一已而鲁迁山西佥事，将行。竞乃潜归与族人谋，召亲党数十人饮之酒，为舜宾称冤。中坐，竞出叩首哭以请，皆踊跃愿效命。乃各持器伏道旁，伺鲁过，竞袖铁捶奋击，驺从骇散。仆其舆，裸之，杖齐下，矐两目，须发尽拔。竞拔佩刀砍其左股，必欲杀之，为众所止。乃与鲁连锁赴按察司，而预令族父泽走阙下诉冤。佥事萧翀故党鲁，严刑讯竞。竞大言曰：“必欲杀我，我非畏死者。顾人孰无父母，且我已讼于朝，非公辈所得擅杀。”噬臂肉掷案上，含血噀翀面，一堂皆惊。

会竞疏已上，遣刑部郎中李时、给事中李举，会巡按御史邓璋杂治。诸人持两端，拟鲁故屏人衣食至死，竞部民殴本属知县笃疾，律俱绞，余所逮数百人，拟罪有差。竞母硃氏复挝登闻鼓诉冤，鲁亦使人驰诉，乃命大理寺正曹廉会巡按御史陈铨覆治。廉曰：“尔等何殴县官？”竞曰：“竞知父仇，不知县官，但恨未杀之耳。”廉以致死无据，遣县令揭棺验之。验者报伤，而解役任宽慷慨首实，且出舜宾临命所付血书。于是众皆辞伏，改拟鲁斩，竞徒三年。法司议竞遣戍，且曰：“鲁已

成笃疾，竟为父报仇，律意有在，均俟上裁。”帝从其议，戍竟福宁卫，时弘治十四年二月也。后武宗登极肆赦，鲁免死，竟赦归，又九年卒。竟自父殁至死，凡十六年，服衰终其身。

王原，文安人。正德中，父珣以家贫役重逃去。原稍长，问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恸。乃设肆于邑治之衢，治酒食舍诸行旅。遇远方客至，则告以父姓名、年貌，冀得父踪迹。久之无所得。既娶妇月余，跪告母曰：“儿将寻父。”母泣曰：“汝父去二十余载，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氓耳，流落何所，谁知名者？无为父子相继作羁鬼，使我无依。”原痛哭曰：“幸有妇陪母，母无以儿为念，儿不得父不归也。”号泣辞母去，遍历山东南北，去来者数年。

一日，渡海至田横岛，假寐神祠中，梦至一寺，当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惊觉。原告之梦，请占之。老父曰：“若何为者？”曰：“寻父。”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附子脍也。求诸南方，父子其会乎？”原喜，谢去，而南□俞洺、漳，至辉县带山，有寺曰梦觉，原心动。天雨雪，寒甚，卧寺门外。及曙，一僧启门出，骇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寻父而来。”曰：“识之乎？”曰：“不识也。”引入禅堂，怜而予之粥。珣方执爨灶下，僧素知为文安人，谓之曰：“若同里有少年来寻父者，若倘识其人。”珣出见原，皆不相识，问其父姓名，则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恸哭，寺僧莫不感动。珣曰：“归告汝母，我无颜复归故乡矣。”原曰：“父不归，儿有死耳。”牵衣哭不止。寺僧力劝之，父子相持归，夫妻子母复聚。后原子孙多仕宦者。

黄玺，字廷玺，余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归。玺出求之，经行万里，不得踪迹。最后至衡州，祷南岳庙，梦神人授以“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二句。一书生告之曰：“此杜甫《舂陵行》诗也，舂陵今道州，曷往寻之。”玺从其言，既至，无所过。一日入厕，置伞道旁。伯震适过之曰：此吾乡之伞也。”循其柄而观，见有“余姚黄廷玺记”六字。方疑骇，玺出问讯，则其兄也，遂奉以归。

归钺，字汝威，嘉定县人。早丧母。父娶继妻，有子，钺遂失爱。父偶挞钺，继母辄索大杖与之，曰：“毋伤乃翁力也。”家贫，食不足，每炊将熟，即譠譠数钺过，父怒而逐之，其母子得饱食。钺饥困，匍匐道中。比归，父母相与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贼耳。”辄复杖之，屡濒于死。及父卒，母益摈不纳，因贩盐市中，时私其弟，问母饮食，致甘鲜焉。正德三年，大饥，母不能自活。钺涕泣奉迎，母内自惭不欲

往，然以无所资，迄从之。钺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饥色。弟寻卒，钺养母终其身，嘉靖中卒。族子绣，亦贩盐，与二弟纹、纬友爱。纬数犯法，绣辄罄赀护之，终无愠色。绣妻硃，制衣必三袭，曰："二叔无室，岂可使郎君独暖耶？"里人称为归氏二孝子。

何麟，沁水人，为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门闭，不得入。怒而还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启门者，巡抚以下皆大惧。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请厚贿中官，麟与俱往。即圣怒不测，麟一身独当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晋阳，司城门者实臣麟一人，他官无预也。臣不能启门迎驾，罪当万死。但陛下轻宗庙社稷而事巡游，且易服微行，无清道警跸之诏，白龙鱼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汉光武夜猎，至上东门，守臣郅恽拒弗纳，光武以恽能守法而赏之。今小臣欲守郅恽之节，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诛。臣恐天下后世以为臣之不幸不若郅恽，陛下宽仁之量亦远逊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释还，余不问。巡抚以下郊迎，礼敬之。

孙清，睢阳诸生也。幼孤，事母孝。母殁未葬，流贼入其境，居民尽逃，清独守柩不去。贼两经其门，皆不入，里人多赖以全。正德九年四月，河南巡按御史江良贵奏闻，并言："清同邑徐仪女雪梅、严清女锐儿皆不受贼污，愤骂见杀。沭阳诸生沈麟以知府刘祥、县丞程俭为贼所执，挺身诣贼，开陈利害，愿以身代。贼义之，二人获释。凡此义烈，有关风化，宜如制旌表。"章下礼官。先是，八年二月，山东巡按御史张璿奏，贼所过州县，有子救父，妇卫夫，罹贼兵刃者，凡百十九人，皆宜旌表。时傅珪代费宏为礼部，言："所奏人多费广。宜准山西近例，于所在旌善亭侧，建二石碑，分书男妇姓名、邑里及其孝义、贞烈大略，以示旌扬，有司量给殡殓费。厥后地方有奏，悉以此令从事。"帝可之。至是，良贵奏下，刘春代珪为礼部，竟不请旌，但用珪前议，并给银建坊之令亦不复行，而旌善之意微矣。

当是时，濮州诸生宋显章、淅川诸生李豫，皆以孝行著闻，流贼过其门不敢犯，里人亦多赖以全。而显章之死也，其妻辛氏自缢以殉。知州李缉为建孝节坊，并祠祀。嘉靖七年，豫独被旌。

刘宪，灵石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余，两目俱瞽，宪奉事惟谨。正德六年，流贼入城，宪负母避之城外。贼追至，欲杀母，宪哀告曰："宁杀我，毋害我母。"贼乃释之，行至岭后，宪竟为他贼所杀。贼纵火焚民居，独宪宅随爇随灭。同时罗璋，遂宁诸生。大盗乱蜀中，母为贼所获，璋手挺长枪，连毙三贼，贼舍母去。后贼追至，璋力捍贼，

久之力疲，竟被执。贼愤甚，剜心剖肝，裂其尸。并正德中旌表。有李壮丁者，安定县人。嘉靖中，北寇入犯，从父母奔避山谷。遇贼缚母去，壮丁取石奋击，母得脱。前行复遇五贼，一贼缚其母，母大呼曰："儿速去，毋顾我！"壮丁愤，手提铁器击仆贼，母得逃，而壮丁竟为贼所杀。正德中，贼掠巨鹿，执赵智、赵慧之母，将杀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愿杀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长，愿留养母而杀我。"智方与争死，而母复请曰："吾老当死，乞留二子。"群贼笑曰："皆好人也。"并释之。

容师偃，香山人。父患瘫疾，扶持不离侧。正德十二年，寇掠其乡，师偃负父而逃。追者急，父麾使遁，泣曰："父子相为命，去将安之。"俄被执，贼灼其父，师偃号泣请代。贼从之，父得释，而师偃焚死。后有刘静者，万安诸生。嘉靖间，流贼陷其县，负母出奔。遇贼，将杀母，静以身翼蔽求代死。贼怒，攒刃杀之，犹抱母不解，尸阅七日不变。万历元年旌表。又有温钺者，大同人。父景清有胆力。嘉靖三年，镇兵叛，杀巡抚张文锦。其后，巡抚蔡天佑令景清密捕首恶，戮数人，其党恨之。十二年复叛，杀总兵李瑾，因遍索昔年为军府效命者。景清深匿不出，遂执钺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钺曰："尔欲杀我父，而使我言其处，是我杀父也。如仇不可解，则杀我舒愤足矣。"贼不听，逼母使言，母大骂不辍。贼怒，支解以怵钺。钺大哭且骂，并被杀。事平，母子并获旌。

俞孜，字景修，浙江山阴人。为诸生，敦行谊。嘉靖初，父华充里役，解流人徐鐸至口外。鐸毒杀华，亡走。孜扶榇归，誓必报仇，纵迹数十郡不可得。后闻已还乡，匿其甥杨氏家。乃结力士十数人，佯为卖鱼，往来侦伺，且谒知府南大吉乞助。大吉义之，遣数健卒与俱，夜半骤率卒入杨氏家，呼鐸出见，缚送于官，置诸法。孜自是不复应举，养继母以终。

有张震者，余姚农家子也。生周岁，父为人所陷将死，啮震指语曰："某，吾仇也，汝勿忘。"震长而指疮不愈，母告以故，震誓必报。其友谓曰："汝力弱，吾为汝杀之。"未几，仇乘马出，友以田器击之，即死。震喜，走告父墓。已而事发，有司伤其志，减死论戍，遇赦归。孙文，亦余姚人也。幼时，父为族人时行箠死。长欲报之，而力不敌，乃伪与和好，共武断乡曲。时行坦然不复疑。一日，值时行于田间，即以田器击杀之。坐戍，未几，遇赦获释。

崔鉴，京师人。父嗜酒狎娼，召与居。娼恃宠，时时陵鉴母，父又

被酒，数侵辱之。一日，娼恶言詈母，母复之，娼遂击败母面。母不胜愤，入室伏床而泣，将自尽。鉴时年十三，自学舍归，问之，母告以故。鉴曰："母无死。"即走至学舍，挟刃还。娼适扫地，且扫且詈。鉴拔刃刺其左胁，立毙，乃匿刃牖下，亡走数里，忽自念曰："父不知我杀娼，必累我母。"急趋归，父果诉于官，将絷其母矣。鉴至，告捕者曰："此我所为，非母也。"众见其幼，不信。鉴曰："汝等不信，请问凶器安在？"自出刃示之，众乃释母，絷鉴置狱。事闻，下刑部谳。尚书闻渊等议，鉴志在救母，且年少可矜，难拘常律。帝亦贷其罪。

唐俨，全州诸生也。父廕，郴州知州，归老得危疾。俨年十二，潜割臂肉进之，疾良已。及父殁，哀毁如成人。其后游学于外，嫡母寝疾。俨妻邓氏年十八，奋曰："吾妇人，安知汤药。昔夫子以臂肉疗吾舅，吾独不能疗吾姑哉？"于是割胁肉以进，姑疾亦愈。俨闻母疾，驰归，则无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当急召我，何自苦如此！"妻曰："子事父，妇事姑，一也。方危急时，召子何及。且事必待子，安用妇为。"俨益叹异。嫡母殁二十年，而生母殁，俨庐墓三年。嘉靖四年贡至京，有司奏旌其门。

丘绪，字继先，鄞县诸生他。生母黄，为嫡余所逐，适江东包氏。未几转适他所，遂不复相闻。绪年十五，父殁，事余至孝。余疾，谨奉汤药，不解衣带者数月。余重感其孝，病革，与诀曰："我即死，汝无忘若母。"时母被逐已二十年矣。一夕，梦人告曰："若母在台州金鰲寺前。"觉而识之。次日，与一人憩于途，诘之，则包氏故养马厮也。叩以母所向，曰："有周平者曾悉其事，今已戍京卫矣。"绪姊婿谒选在京，遗书嘱访平，久之未得。一日，有避雨于邸门者，其声类鄞人，叩之，即周平也，言黄已适台州李副使子。绪得报，即之台，而李已殁，其嗣子漫不知前事。绪彷徨掩泣于道，有伤之者，导谒老媒妁王四，曰已再适仙居吴义官。吴，仙居巨族也。绪至，历瞷数十家，无所遇。已而抵一儒生吴秉朗家，语之故。生感其意，留止焉。有叔母闻所留者异乡人也，恚而咻之。生告以绪意。叔母者，黄故主母也，颇忆前事，然不详所往。呼旧苍头问之，云金鰲寺前，去岁经之，棺已殡寺旁矣。绪以其言与梦合，信之，行且泣，牛触之坠于沟，则舆夫马长之门也。骇而出，问所从来。绪以情告。长曰："吾前舆一妇至缙云苍岭下，殆是也。"舆绪至其处。绪遍物色，无所遇，伥伥行委巷中。一媪立门外，探之，知为鄞人，告以所从来。妪亦转询丘氏耗，则绪母也。抱持而哭，闾里皆感动。寺旁棺者，盖其姒氏云。所适陈翁，贫而无子，且多负。绪还取金偿之，并迎翁以归，备极孝养。嘉靖十四年，知县赵民顺入

觐，疏闻于朝，获旌表。

张钧，石州人。父赦，国子生。以二亲早亡，矢志不仕，隐居城北村。钧，正德末举于乡。以亲老亦不仕，读书养亲，远近皆称其孝。嘉靖二十年，俺答犯石州。钧虑父遭难，自城中驰一骑号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疮疾驰，至则父已被杀。钧陨绝，尽餂父血，水浆不入口三日，不胜悲痛而卒。越二年，有司上其状，获旌。是时杀掠甚惨，石州为亲死者十一人，而张承相、于博、张永安尤著。承相少孤，及长为诸生，养母二十余年，以孝闻。寇至，负母出逃，为所得，叩头号泣，乞免其母。寇怒，并杀之，抱母首死。博二岁而孤，奉母尽孝。寇抵城下，博方读书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号泣求母。母已被执，遇诸途，博取石奋击寇。寇就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为寇所逐，永安持梃追击之，伤二贼，趣父逸去，而身自后卫之，被数十创死。与钧同被旌。有温继宗者，沁州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嘉靖二十一年，寇入犯，或劝出城避难，以父殡不肯去。寇至，与叔父渊等力御，击伤一贼，中矢死柩旁，渊等皆死。亦与钧同被旌。

王在复，太仓人。年二十一，从父读书城外。倭寇入犯，父子亟奔入城。父体肥不能速行，中道遇贼，遂相失。在复走二里许，展转寻父。闻父被执，急趋贼所，叩头求免。贼不听，拔刃拟其父，在复以身蔽之，痛哭哀求。贼怒，并杀之，两首坠地，而手犹抱父不释。时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也。当是时，倭乱东南，孝子以卫父母见杀者甚众，其得旌于朝者，在复及黄岩王蒐、慈谿向叙、无锡蔡元锐、丹徒殷士望。蒐随父显避贼。显被执，将杀之。蒐亟趋前请代，贼遂杀蒐而释显。叙为慈谿诸生。倭入寇，以县无城，掖母出避。遇贼，踣叙而斫其母，叙急起抱母颈，大呼曰："宁杀我，毋杀我母！"贼如其言，母获全。俱嘉靖三十五年旌表。元锐，无锡人，与弟元鐸并孝友。倭犯无锡，入元锐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锐为贼执，令言父所在，坚不从，遂见杀。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赀往赎，并见杀。嘉靖三十八年旌表。士望，丹徒人，事亲孝。倭犯京口，父被掠，士望请代死。贼笑而试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贼两释之。嘉靖四十三年旌表。其他未及旌表者，又有陈经孚、龚可正、伍民宪。经孚，平阳人。倭至，负母出逃，遇贼索母珥环，欲杀之。经孚以身翼蔽，贼怒，挥刃截耳及肩而死，手犹抱母颈不解。可正，嘉定诸生。负祖母避贼，天雨泥泞，猝遇贼。贼恶见妇人，欲杀其祖母，叱可正去。可正跪泣请代，贼不从。可正以身覆祖母，贼并杀之。民宪，晋江人。扶父避难，遇贼，长跪哀告曰："勿

惊我父，他物任取之。”贼不听，竟杀其父。民宪愤，挺身杀二贼，伤数贼。贼至益多，断民宪右手。卧草中，犹一手执戈，呼其父三日而绝。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六岁失母，哀哭如成人。九岁父得危疾，祷天地，刲股六寸许，调羹以进，父食之顿愈。翌日，子孝痛创，父诘其故，始知之。里老以闻于官，知府胡麟先梦王祥来谒，诘旦而县牒至，诧曰：“孺子其祥后身耶？”召见，易其旧名“恩”曰“子孝”。督学御史胡植即令入学为诸生，月廪之。麟复属贡士赵简授之经。嘉靖末，父卒，庐墓，独居荒山，身无完衣，形容槁瘁。后历事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获闻圣贤之学。定向为督学御史，将疏闻于朝，固辞曰：“不肖不忍以亡亲贾名。”乃止。将死，命其子曰：“葬我父墓侧。”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时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老仆何益。”寄叹曰：“主谓我不若牛马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畀寄。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致矣。”历二十年，积资巨万，为寡妇嫁三女，婚二子，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二子，输粟为太学生。自是，寡妇财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牛马之报尽矣。”出枕中二籍，则家钜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既殁，或疑其有私，窃启其箧，无一金蓄。所遗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

赵重华，云南太和人。七岁时，父廷瑞游江湖间，久不返。重华长，谒郡守请路引，榜其背曰：“万里寻亲。”别书父年貌、邑里数千纸，所历都会州县遍张之。西祷武当山，经太子岩，岩阴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朝山至此。”重华读之，恸曰：“吾父果过此，今吾之来月日正同，可卜相逢矣。”遂书其后曰：“万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赵廷瑞之子重华，寻父至此。”久之竟无所遇。过丹阳，盗攫其资，所遗独路引。且行且乞，遇一老僧呼问其故，笑曰：“汝父客无锡南禅寺中。”语讫忽不见。重华急趋至寺，果其父，出路引示之，相与恸哭。留数日，乃还云南。

是时，有谢广者，祁门人。父求仙不返，广娶妇七日即别母求父，遇于开封逆旅中。父乘间复脱去。广跋涉四方者垂二十年，终不得父，闻者哀之。

王世名，字时望，武义人。父良，与族子俊同居争屋，为俊殴死。世名年十七，恐残父尸，不忍就理，乃佯听其输田议和。凡田所入，辄

易价封识。俊有所馈，亦佯受之。而潜绘父像悬密室，绘己像于旁，带刀侍，朝夕泣拜，且购一刃，铭“报仇”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阕，为诸生。及生子数月，谓母妻曰：“吾已有后，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归，世名挺刃迎击之，立毙。出号于众，入白母，即取前封识者诣吏请死。时万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知县陈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狱。”别馆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华知县汪大受来讯。世名请死，大受曰：“检尸有伤，尔可无死。”曰：“吾惟不忍残父尸，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归辞母乃就死。”许之。归，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遗也。以父之遗为父死，虽离母，得从父矣，何憾。”顷之，大受至，县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计。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将开视之。世名大恸，以头触阶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观者咸为陨涕，乃令舁柩去，将白上官免检尸，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无君，何以生为。”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抚孤三载，自缢以殉，旌其门曰孝烈。

李文咏，昆山诸生。父大经，沂水知县。万历二十七年，父寝室被火。文咏突入，将父抱出，而榱栋尽覆，父子俱焚死。火息，入视，尸犹覆其父，父存全体，文咏但余一股。

王应元，武隆人。力农养父。父醉卧，家失火。应元自外趋烈焰中，竟不能出，抱父死。

唐治，黄冈人。父柩在堂，邻居火，治尽出资财募人舁柩，人各自顾，无应者。或挽之出，泣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后堂岿然独存，柩亦无恙，而治竟熏灼伏柩死。万历中旌表。

许恩，蕲水人。夜半邻家失火，恩惊出，遍寻母不得，复突入，遂与母俱焚。

冯象临，慈谿诸生。家被火，遍觅父母，烟焰弥空，迷失庭户。象临大呼，初得母，即从火中负出。再入负父，并挟一弟以出，半体已焦烂。闻妹尚留卧内，母号呼，将自入，亟止之，触烈焰携妹出，竟灼烂而死。事闻，赐旌。

后有龚作梅者，陈州人。年十七，父母俱亡，殡于舍。闯贼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孔金，山阳人。父早亡，母谢氏，遗腹三月而生金。母为大贾杜言

逼娶，投河死。金长，屡讼于官，不胜。言行贿欲毙金，金乃乞食走阙下，击登闻鼓诉冤，不得达。还墓所，昼夜号泣。里人刘清等陈其事于府，知府张守约异之，召闾族媒氏质实，坐言大辟。未几守约卒，言夤缘免。金复号诉不已，被箠无完肤。已而抚按理旧牍，仍坐言大辟，迄死狱中。金子良亦有孝行，父病，刲股为羹以进，旋愈。比卒，庐墓哀毁。万历四十三年，父子并得旌。

杨通照、通杰，铜仁人。母周氏有疾，兄弟争拜祷，求以身代。阅三年，不入内室。万历三十六年，群苗流劫，至其家，母被执去。二人追斗数十里，被伤不顾。至鬼空溪，见贼絷母，大骂，声震山谷，横击万众中，为贼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泰昌元年，巡抚李桠、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旌曰双孝之门。

时无锡民浦邵，贼缚其父虞，将杀之。邵以首迎刃而死，父得免。宁化民林上元，贼掠其继母李氏出城，上元从城上持枪一跃而下，直奔贼垒，刺死二人。贼避其锋，立出李氏，因引去，城赖以全。皆万历四十三年旌。

崇祯七年，流贼陷竹谿，执知县余霄将杀之。子诸生伯麟请代，乃免。

张清雅，潜山人。家贫，力学养亲。崇祯十年，张献忠来犯。清雅以父年老卧病，守之不去。无何，父卒。敛甫毕，贼入其家，疑棺内藏金银，欲剖视之。清雅据棺哀泣，贼断其手，仆地。幼子超艺年十六，号哭求代。贼复砍之，父子俱死，而棺得不剖。仆云满，具两棺敛之，亦不食死。

时有白精忠者，颍州人。五岁而孤，母袁氏抚之。家贫，母食糠核，而以精者哺儿。精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恶者。天启中，举于乡。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家人劝逃匿。精忠以母年老，不忍独去，遂遇害。

州有檀之槐者，护母柩下去。与贼格斗，杀数人，被磔死。

又有李心唯，素敦孝行。贼至，泣守母丧。贼掠其室，将缚之，不出，被杀。子果，见父死，厉声骂贼，贼又杀之。

有余承德者，无为人。崇祯十五年，流贼突至，掖其祖母刘氏、母魏氏及妻杨氏、妹玉女出避。祖母、母行迟，为盗所获，欲刃之。承德

号呼救护，并遇害。杨氏见之，急投河死。贼将犯玉女，玉女大骂，坚不从，寸磔而死。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隐逸

韩愈言："《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而《蛊》之上九曰'高尚其事'，由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 ，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逢，岂非其时为之哉。凡征聘所及，文学行谊可称者，已散见诸传。兹取贞节超迈者数人，作《隐逸传》。

○张介福 倪瓒 徐舫 杨恒 陈洄 杨引 吴海 刘闵 杨黼 孙一元沈周 陈继儒

张介福，字子祺，自怀庆徙吴中。少受学于许衡。二亲早终，遂无仕进意。家贫，冬不能具夹襦，或遗以纟宁絮，不受，纤介必以礼。张士诚入吴，有卒犯其家，危坐不为起。刀斫面，仆地，醒复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为异物，走去。介福恐发其先墓，往庐焉。士诚闻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问，答曰："无乐乱，无贪天祸，无忘国家。"馈之，力辞。已，病革，谓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无污于时，庶几哉。"遂卒。

倪瓒，字元镇，无锡人也。家雄于赀，工诗，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所居有阁曰清閟，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求缣素者踵至，瓒亦时应之。至正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家悉被祸，而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瓒又斥去。士信恚，他日从宾客游湖上，闻异香出葭苇间，疑为瓒也，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抉几毙，终无一言。及吴平，瓒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徐舫，字方舟，桐庐人。幼轻侠，好击剑、走马、蹴踘。既而悔之，习科举业。已，复弃去，学为歌诗。睦故多诗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号睦州诗派，舫悉取步聚

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诗益工。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舫笑曰：“吾诗人耳，可羁以章绂哉。”竟避去。筑室江皋，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翛然若与世隔，因自号沧江散人。宋濂、刘基、叶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语侵之。基望见，急延入舟中。琛、溢竟欢谑，各取冠服服之，欲载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识，以问。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欢笑，酌酒而别。舫诗有《瑶林》、《沧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于家。

杨恒，字本初，诸暨人。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恒幼往受诸经，辄领其旨要。文峻洁，有声郡邑间。浦江郑氏延为师，阅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棕冠，披羊裘，带经耕烟雨间，啸歌自乐，因自号白鹿生。太祖既下浙东，命栾凤知州事。凤请为州学师，恒固让不起。凤乃命州中子弟即家问道。政有缺失，辄贻书咨访。后唐鐸知绍兴，欲辟起之，复固辞。宋濂之为学士也，拟荐为国子师，闻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笃，与人语，出肺肝相示。事稍乖名义，辄峻言指斥。家无儋石，而临财甚介，乡人奉为楷法焉。

时有陈洄者，义乌人。幼治经，长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显，既而隐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复与尘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号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适。宋濂俱为之传。

杨引，吉水人。好学能诗文，为宋濂、陶安所称。驸马都尉陆贤从受学，入朝，举止端雅。太祖喜，问谁教者，贤以引对，立召见，赐食。他日，贤以亵服见，引太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久居此矣。”复以纂修征，亦不就。其教学者，先操履而后文艺。尝揭《论语乡党》篇示人曰：“吾教自有养生术，安事偃仰吐纳为。”乃节饮食，时动息，迄老视听不衰。既殁，安福刘球称其学探道原，文范后世，去就出处，卓然有陶潜、徐穉之风。

吴海，字朝宗，闽县人。元季以学行称。值四方盗起，绝意仕进。洪武初，守臣欲荐诸朝，力辞免。既而徵诣史局，复力辞。尝言：“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市不得辄粥。如是数年，学者生长不涉异闻，其于养德育才，岂曰小补。”因著书一编曰《书祸》，以发明之。与永福王翰善。翰尝仕元，海数劝之死，翰果自裁。海教养其子

偁，卒底成立。平居虚怀乐善，有规过者，欣然立改，因颜其斋曰闻过。为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后学咸宗仰之。有《闻过斋集》行世。

刘闵，字子贤，莆田人。生而纯悫。早孤，绝意科举，求古圣贤禔躬训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丧未举，断酒肉，远室家。训邻邑，朔望归，则号哭殡所，如是三年。妇失爱于母，出之，独居奉养，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则整衣竟夕跪榻前。祭享奠献，一循古礼，乡人莫不钦重。副使罗璟立社学，构养亲堂，延闵为师。提学佥事周孟中捐俸助养。知府王弼每祭庙社，必延致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余亩赡之，并受不辞。及母殁，即送田还官，庐墓三年。弟妇求分产，闵阖户自挝，妇感悟乃已。

弘治中，佥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见皇太子年逾幼学，习处宫中，罕接外傅，豫教之道似为未备。今讲读侍从诸臣固已简用，然百司众职，山林隐逸，不谓无人。以臣所知，则礼部侍郎谢鐸、太仆少卿储罐、光禄少卿杨廉，可备讲员。其资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则致仕副使曹时中、布衣刘闵是也。闵，臣县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无二粥，身无完衣，处之晏如。监司刘大夏、徐贯等恒敬礼之。臣谓可礼致时中为宫僚，闵以布衣入侍，必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质。"时不能用。其后，巡按御史宗彝、饶瑭欲援诏例举闵经明行修，闵力辞。知府陈效请遂其志，荣以学职。正德元年，遥授儒学训导。

杨黼，云南太和人也。好学，读《五经》皆百遍。工篆籀，好释典。或劝其应举，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树，缚板树上，题曰桂楼。偃仰其中，歌诗自得。躬耕数亩供甘膳，但求亲悦，不顾余也。注《孝经》数万言，证群书，根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砚乾，将下楼取水，砚池忽满，自是为常，时人咸异之。父母殁，为佣营葬毕，入鸡足，栖罗汉壁石窟山十余年，寿至八十。子逊迎归，一日沐浴，令子孙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孙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许人，问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尝栖太白之巅，故号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轨诛，故变姓名避难也。一元姿性绝人，善为诗，风仪秀朗，踪迹奇谲，乌巾白帢，携铁笛鹤瓢，遍游中原，东逾齐、鲁，南涉江、淮，历荆抵吴越，所至赋诗，谈神仙，论当世事，往往倾其座人。铅山费宏罢相，访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昼寝，就卧内与语。送之及门，了不酬答。宏出语人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佥事谢政，并客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陵昆善，而长兴吴琉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琉因招一

元入社，称“苕溪五隐”。一元买田溪上，将老焉。举人施侃雅善一元，妻以妻妹张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琉等葬之道场山。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祖澄，永乐间举人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宾，人拟之顾仲瑛。伯父贞吉，父恒吉，并抗隐。构有竹居，兄弟读书其中。工诗善画，臧获亦解文墨。邑人陈孟贤者，陈五经继之子也。周少从之游，得其指授。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面试《凤凰台赋》，援笔立就，恭大嗟异。及长，书无所不览。文摹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并为世所爱重。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

郡守欲荐周贤良，周筮《易》，得《遁》之九五，遂决意隐遁。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风流文彩，照映一时。奉亲至孝。父殁，或劝之仕，对曰：“若不知母氏以我为命耶？奈何离膝下。”居恒厌入城市，于郭外置行窝，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迹惟恐不深，先后巡抚王恕、彭礼咸礼敬之，欲留幕下，并以母老辞。

有郡守征画工绘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摄。或劝周谒贵游以免，周曰：“往役，义也，谒贵游，不更辱乎！”卒供役而还。已而守入觐，铨曹问曰：“沈先生无恙乎？”守不知所对，漫应曰：“无恙。”见内阁，李东阳曰：“沈先生有牍乎？”守益愕，复漫应曰：“有而未至。”守出，仓皇谒侍郎吴宽，问“沈先生何人？”宽备言其状。询左右，乃画壁生也。比还，谒周舍，再拜引咎，索饭，饭之而去。周以母故，终身不远游。母年九十九而终，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

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

左氏载医和、缓、梓慎、裨灶、史苏之属，甚详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张其事以神之。论者谓之浮夸，似矣。而《史记》传扁鹊、仓公，日者 ，龟策，至黄石、赤松、仓海君之流，近于神仙荒忽，亦备录不遗。范蔚宗乃以方术名传。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

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子 ，要非妄诞取宠者所可几。张中、袁珙，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今录其最异者，作《方伎传》。真人张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泽，其事迹关当代典故，撮其大略附于篇。

○滑寿 葛乾孙 吕复 倪维德 周汉卿 王履 周颠 张中 张三丰 袁珙子忠彻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吴杰许绅 王纶 凌云李玉 李时珍缪希雍 周述学 张正常 刘渊然等

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余姚。幼警敏好学，能诗。京口王居中，名医也。寿从之学，授《素问》、《难经》。既卒业，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类，类抄而读之。《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居中跃然称善。自是寿学日进。寿又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既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尝言："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乃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著《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瘘篇》又采诸书《本草》为《医韵》，皆有功于世。晚自号撄宁生。江、浙间无不知撄宁生者。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蹻捷，饮酒无算。天台硃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数十事，为作传，故其著述益有称于世。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父应雷，以医名。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

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乾孙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后折节读书，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屡试不偶，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硃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吕复，字元膺，鄞人。少孤贫，从师受经。后以母病求医，遇名医衢人郑礼之，遂谨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药论诸书，试辄有验。乃尽购古今医书，晓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于《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公诰》、《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皆有辨论。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皆有评骘。所著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诸书甚众。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数十事，为医案。历举仙居、临海教谕，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维德，字仲贤，吴县人。祖、父皆以医显。维德幼嗜学，已乃业医，以《内经》为宗。病大观以来，医者率用裴宗元、陈师文《和剂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书读之，出而治疾，无不立效。周万户子，八岁昏眊，不识饥饱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诊之曰："此慢脾风也。脾藏智，脾慢则智短。"以疏风助脾剂投之，即愈。顾显卿右耳下生瘿，大与首同，痛不可忍。诊之曰："此手足少阳经受邪也。"饮之药，逾月愈。刘子正妻病气厥，或哭或笑，人以为祟。诊之曰："两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积，积则痛。"问之果然，以生熟水导之，吐痰涎数升愈。盛架阁妻左右肩臂奇痒，延及头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则暂止。诊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过盛所致也。"投以剂，旋愈。林仲实以劳得热疾，热随日出入为进退，暄盛则增剧，夜凉及雨则否，如是者二年。诊之曰："此七情内伤，阳气不升，阴火渐炽。故温则进，凉则退。"投以东垣内伤之剂，亦立愈。他所疗治，多类此。常言："刘、张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调护中气主补，盖随时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执一说。常患眼科杂出方论，无全书，著《元机启微》，又校订《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汉卿，松阳人。医兼内外科，针尤神。乡人蒋仲良，左目为马所

踶，睛突出如桃。他医谓系络已损不可治。汉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复故。华州陈明远瞽十年。汉卿视之，曰：“可针也。”为翻睛刮翳，焱□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奋掷乞死。汉卿纳药于鼻，俄喷赤虫寸许，口眼悉具，痛旋止。马氏妇有娠，十四月不产，尪且黑。汉卿曰：“此中蛊，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鱼，病良已。永康人腹疾，佝偻行。汉卿解衣视之，气冲起腹间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鸣，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长山徐妪痫疾，手足颤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汉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钱塘王氏女生瘰疬，环头及腑，凡十九窍。窍破白沈出，将死矣。汉卿为剔窍母深二寸，其余烙以火，数日结痂愈。山阴杨翁项有疣如瓜大，醉仆阶下，溃血不能止。疣溃者必死。汉卿以药糁其穴，血即止。义乌陈氏子腹有塊，扪之如罂。汉卿曰：“此肠痈也。”用大针灼而刺之，入三寸许，脓随针迸出有声，愈。诸暨黄生背曲，须杖行。他医皆以风治之，汉卿曰：“血涩也。”刺两足昆仑穴，顷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硃彦修，尽得其术。尝谓张仲景《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范围。且《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又谓《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嗌乾，《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辨》，名曰《溯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医家宗之。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

自滑寿以下五人，皆生于元，至明初始卒。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谒长官，曰“告太平”。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后南昌为陈友谅所据，颠避去。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厌之，命覆以巨缸，积薪煅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命寄食蒋山僧寺。已而僧来诉，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馔，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诸将士争进酒馔，茹而吐之，太祖与共食则不吐。太祖将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视天，正容曰：“天

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太祖虑其妄言惑军心，使人守之。至马当，见江豚戏水，叹曰：“水怪见，损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恶之，投诸江。师次湖口，颠复来，且乞食。太祖与之食，食已，即整衣作远行状，遂辞去。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邓愈荐召至，赐坐。问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毁且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未几，指挥康泰反，如其言。寻又言国中大臣有变，宜豫防。至秋，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伏甲北门为乱，事觉伏诛。陈友谅围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问之。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渠帅。”帝命从行，舟次孤山，无风不能进。乃以洞玄法祭之，风大作，遂达鄱阳。大战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敌舟围之数重，众忧之。曰：“无忧，亥时当自出。”已而果然。连战大胜，友谅中流矢死，降其众五万。自启行至受降，适五十日。始南昌被围，帝问“何日当解”，曰“七月丙戌”。报至，乃乙酉，盖术官算历，是月差一日，实在丙戌也。其占验奇中，多若此。为人狷介寡合。与之言，稍涉伦理，辄乱以他语，类佯狂玩世者。尝好戴铁冠，人称为铁冠子云。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尽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

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死，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殓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踪迹益奇幻。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濒偕内侍硃祥赍玺书香币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张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

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

皆不可考。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终莫测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镛，宋季举进士。元兵至，不屈，举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检阅官。珙生有异禀，好学能诗。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其法以夜中燃两炬视人形状气色，而参以所生年月，百无一谬。

珙在元时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由闽海道见珙。珙曰："公神气严肃，举动风生，大贵验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气，到官一百十四日当夺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后世，愿自勉。"普署台事于越，果为张士诚逼取印绶，抗节死。见江西宪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黄紫再见，千日内有二美除。但冷笑无情，非忠节相也。"徐于一年后拜兵部侍郎，擢尚书。又二年降于明，为吏部侍郎。尝相陶凯曰："君五岳朝揖而气色未开，五星分明而光泽未见，宜藏器待时。不十年以文进，为异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扬间乎！"凯后为礼部尚书、湖广行省参政。其精类如此。洪武中，遇姚广孝于嵩山寺，谓之曰："公，刘秉忠之俦也，幸自爱。"后广孝荐于燕王，召至北平。王杂卫士类己者九人，操弓矢，饮肆中。珙一见即前跪曰："殿下何轻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已见藩邸诸校卒，皆许以公侯将帅。王虑语泄，遣之还。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珙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为人孝友端厚，待族党有恩。所居鄞城西，绕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有《柳庄集》。永乐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赐祭葬，赠太常少卿。

子忠彻，字静思。幼传父术。从父谒燕王，王宴北平诸文武，使忠彻相之。谓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气浮，布政使张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挥谢贵拥肿蚤肥而气短，都督耿瓛颧骨插鬓，色如飞火，佥都御史景清身短声雄，于法皆当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决。及为帝，即召授鸿胪寺序班，赐赍甚厚。迁尚宝寺丞，已，改中书舍人，扈驾北巡。驾旋，仁宗监国，为谗言所中，帝怒，榜午门，凡东宫所处分事，

悉不行。太子忧惧成疾，帝命蹇义、金忠偕忠彻视之。还奏，东宫面色青蓝，惊忧象也，收午门榜可愈。帝从之，太子疾果已。帝尝屏左右，密问武臣硃福、硃能、张辅、李远、柳升、陈懋、薛禄，文臣姚广孝、夏原吉、蹇义及金忠、吕震、方宾、吴中、李庆等祸福，后皆验。九载秩满，复为尚宝司丞，进少卿。

礼部郎周讷自福建还，言闽人祀南唐徐知谔、知诲，其神最灵。帝命往迎其像及庙祝以来，遂建灵济宫于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入侍，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忠彻叩首哭，内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内侍杖之，且曰："忠彻哭我，我遂死耶？"忠彻惶惧，趋伏阶下，良久始解。帝识忠彻于藩邸，故待之异于外臣。忠彻亦以帝遇己厚，敢进谠言，尝谏外国取宝之非，武臣宜许行服，衍圣公诰宜改赐玉轴，闻之韪之。

宣德初，睹帝容色曰："七日内，宗室当有谋叛者。"汉王果反。尝坐事下吏罚赎。正统中，复坐事下吏休致。二十余年卒，年八十有三。

忠彻相术不殊其父，世所传轶事甚多，不具载。其相王文，谓"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相于谦，谓"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后果如其言。然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齕之。颇好读书，所著有《人相大成》及《凤池吟稿》、《符台外集》，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以字行。受学于义乌硃震亨。震亨师金华许谦，得硃子之传，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震亨医学大行，时称为丹溪先生。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思恭时已老，风雨辄免朝。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赍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

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ＤＡ括丹谿之旨。又订正丹谿《金匮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受业于郡人王宾。初，宾与金华戴原礼游，冀得其医术。原礼笑曰："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宾谢曰："吾老矣，不能复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坐累，输作天寿山。列侯监工者，见而奇之，令主书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鸟于江南，主寅舍，病胀，寅愈之。适遇诸途，惊曰："盛先生固无恙耶！予所事太监，正苦胀，盍与我视之。"既视，投以药立愈。会成祖较射西苑，太监往侍。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具以告，因盛称寅，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一日，雪霁，召见。帝语白沟河战胜状，气以甚厉。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怿，起而视雪。寅复吟唐人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句，闻者咋舌。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寅三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帝晚年犹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劝毋行。不纳，果有榆木川之变。

仁宗在东宫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医以妊身贺。寅独谓不然，出言病状。妃遥闻之曰："医言甚当，有此人何不令早视我。"及疏方，乃破血剂。东宫怒，不用。数日病益甚，命寅再视，疏方如前。妃令进药，而东宫虑堕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当寅之被系也，阖门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寅与袁忠彻素为东宫所恶，既愈妃疾，而怒犹未解，惧甚。忠彻晓相术，知仁宗寿不永，密告寅，寅犹畏祸。及仁宗嗣位，求出为南京太医院。宣宗立，召还。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

初，寅晨直御医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疗寅，莫能应。一草泽医人应之，一服而愈。帝问状，其人曰："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帝问寅，果空腹入，乃厚赐草泽医人。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学。永乐中，成祖北征，仲和与袁忠彻扈从。师至漠北，不见寇，将引还，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

间，寇当从东南来。王师始却，终必胜。”忠彻对如之。比日中不至，复问，二人对如初。帝命械二人，不验，将诛死。顷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时初得安南神砲，寇一骑直前，即以砲击之，一骑复前，再击之，寇不动。帝登高望之曰：“东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将谭广等进击，诸将奋斫马足，寇少退。俄疾风扬沙，两军不相见，寇始引去。帝欲即夜班师，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请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术，授仲和钦天监正。

英宗将北征，仲和时已老，学士曹鼐问曰：“驾可止乎？胡、王两尚书已率百官谏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诸星已动矣。”曰：“然则奈何？”曰：“盍先治内。”曰：“命亲王监国矣。”曰：“不如立储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终不免立。”及车驾北狩，景帝遂即位。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忧，云向南，大将气至，寇退矣。”明日，杨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卫士请占。仲和辞，卫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斗，可速返。”返则方斗不解。或问：“何由知？”曰：“彼问时，适见两鹊斗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类此。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岁而瞽，乃从师学京房术，占祸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携之行塞上。石亨为参将，颇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问还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为初之应，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干庚。午，跃候也。庚良，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明年仲秋驾必复。但繇勿用，应在渊，还而复，必失位。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帝其复辟乎？”已而悉验。

石亨入督京营，挟自随。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惧，或请筮之，寅曰：“彼骄我盛，战必胜。”寇果败去。明年，也先请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诈。寅言于亨曰：“彼顺天仗义，我中国反失奉迎礼，宁不贻笑外蕃。”亨乃与于谦决计，上皇果还。景泰三年，指挥卢忠告变，事连南宫。帝杀中官阮浪，犹穷治不已，外议汹汹。忠一日屏人请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赎。”忠惧而徉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诛。英宗复辟，将官寅，寅固辞。命赐金钱金卮诸物。其父官指挥佥事，将赴徐州。英宗虑寅偕行，乃授锦衣百户，留京师。寅见石亨势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于祸。寅以筮游公卿贵人间，莫不信重之，然无一语及私。年几九十乃卒。

吴杰，武进人。弘治中，以善医征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于尚书曰：“诸医被征，待次都下十余载，一旦遣还，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正德中，武宗得疾，杰一药而愈，即擢御医。一日，帝射猎还，惫甚，感血疾。服杰药愈，进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辄进一官，积至太医院使，前后赐彪虎衣、绣春刀及银币甚厚。帝每行幸，必以杰扈行。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驾还，渔于清江浦，溺而得疾。至临清，急遣使召杰，比至，疾已深，遂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己得祸，力请幸宣府。杰忧之，语近侍曰：“疾亟矣，仅可还大内。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近侍惧，百方劝帝，始还京师。甫还而帝崩，彬伏诛，中外晏然，杰有力焉。未几致仕。子希周，进士，户科给事中；希曾，举人。

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赉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

其士大夫以医名者，有王纶、王肯堂。纶，字汝言，慈谿人，举进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精于医，所在治疾，无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医杂著》行于世。肯堂所著《证治准绳》，为医家所宗，行履详父《樵传》。

凌云，字汉章，归安人。为诸生，弃去。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疾无不效。

里人病嗽，绝食五日，众投以补剂，益甚。云曰：“此寒湿积也，穴在顶，针之必晕绝，逾时始苏。”命四人分牵其发，使勿倾侧，乃针，果晕绝。家人皆哭，云言笑自如。顷之，气渐苏，复加补，始出针，呕积痰斗许，病即除。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此病后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是当以阳攻阴。”云曰：“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

曰："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

淮阳王病风三载，请于朝，召四方名医，治不效。云投以针，不三日，行步如故。金华富家归，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云视曰："是谓丧心。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帐中，慰以好言释其愧，可不发。"乃令二人坚持，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吴江妇临产，胎不下者三日，呼号求死。云针刺其心，针出，儿应手下。主人喜，问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针痛则舒。"取儿掌视之，有针痕。

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

有李玉者，官六安卫千户，善针灸。或病头痛不可忍，虽震雷不闻。玉诊之曰："此虫啖脑也。"合杀虫诸药为末，吹鼻中，虫悉从眼耳口鼻出，即愈。有跛人扶双杖至，玉针之，立去其仗。两京号"神针李玉"。兼善方剂。或病痿，玉察诸医之方，与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药有新陈，则效有迟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剂能愈。"乃熬药二锅倾缸内，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药浇之，逾时汗大出，立愈。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谿知县。

又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谓《本草》出于神农，硃氏譬之《五经》，其后又复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惜硃墨错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经为经，别录为纬，著《本草单方》一书，行于世。

周述学，字继志，山阴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邃于历学，撰《中

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其讹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自历以外，图书、皇极、律吕、山经、水志、分野、舆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风角、鸟占、兵符、阵法、卦影、禄命、建除、葬术、五运六气、海道针经，莫不各有成书，凡一千余卷，统名曰《神道大编》。嘉靖中，锦衣陆炳访士于经历沈炼，炼举述学。炳礼聘至京，服其英伟，荐之兵部尚书赵锦。锦就访边事，述学曰："今岁主有边兵，应在乾艮。艮为辽东，乾则宣、大二镇，京师可无虞也。"已而果然。锦将荐诸朝，会仇鸾闻其名欲致之，述学识其必败，乃还里。总督胡宗宪征倭，招至幕中，亦不能荐，以布衣终。

张正常，字仲纪，汉张道陵四十二世孙也。世居贵谿龙虎山。元时赐号天师。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谒，已而两入朝。洪武元年入贺即位。太祖曰："天有师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曰赞教，曰掌书。定为制。

长子宇初嗣。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宇初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相诋讦。永乐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渊然进号大真人，宇清入朝恳礼部尚书胡濙为之请，亦加号崇谦守静。

再传至曾孙元吉，年幼，敕其祖母护持，而赠其父留纲为真人，封母高氏为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给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复为请，许之。寻欲得大真人号，濙为请，又许之。天顺七年再乞给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礼部尚书姚夔持不可，诏许度百五十人。

宪宗立，元吉复乞加母封，改太元君为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许，乃止。初，元吉已赐号冲虚守素昭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母慈惠静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号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法妙应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死。于是刑部尚书陆瑜等请停袭，去真人号，不许。命仍旧制，择其族人授之，有妄称天师，印行符箓者，罪不贷。时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系二年，竟以夤缘免死，杖百，发肃州军，寻释为庶人。

族人元庆嗣，弘治中卒。子彦嗣，嘉靖二年进号大真人。彦知天子

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为云南巡抚欧阳重所劾，不问。十六年祷雪内庭有验，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易金印，敕称卿不名。彦入朝所经，邮传供应或后期，常山知县吴襄等至下按臣治。

传子永绪，嘉靖末卒，无子。吏部主事郭谏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请夺其世封。下江西守臣议，巡抚任士凭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号，改授上清观提点，秩五品，给铜印，以其宗人国祥为之。万历五年，冯保用事，复国祥故封，仍予金印。国祥传至应京。崇祯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应京有所祈祷。既至，命赐宴。礼臣言："天顺中制，真人不与宴，但赐筵席。今应京奉有优旨，请仿宴法王佛子例，宴于灵济宫，以内官主席。"从之。明年三月，应京请加三官神封号，中外一体尊奉。礼官力驳其谬，事得寝。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

刘渊然者，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社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永乐中，从至北京。仁宗立，赐号长春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宣德初，进大真人。七年乞归朝天宫，御制山水图歌赐之。卒年八十二，阅七日入殓，端坐如生。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其徒有邵以正者，云南人，早得法于渊然。渊然请老，荐之，召为道箓司左玄义。正统中，迁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景泰时，赐号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天顺三年，将行庆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与。"其送筵席与之，遂为制。

又有沈道宁者，亦有道术。仁宗初，命为混元纯一冲虚湛寂清静无为承宣布泽助国佐民广大至道高士，阶正三品，赐以法服。

时有浮屠智光者，亦赐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以金印。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两使乌斯藏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遂通番国诸经，多所译解。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与渊然辈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杂进，恩宠滥加，所由与先朝异矣。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外戚

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 ，汉、唐以来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贤明，抑远外氏。太祖访得高后亲族，将授以官。后谢曰："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骄佚致祸为辞。帝善后言，赐金帛而已。定国之封，文皇后谓非己志，临终犹劝帝，毋骄畜外家。诒谋既远，宗社奠安，而椒房贵戚亦藉以保福庆逮子孙，所全不已多乎。惟英宗时，会昌侯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自兹以下，其贤者类多谨身奉法，谦谦有儒者风。而一二怙恩负乘之徒，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非有军国之权，宾客朋党之势。而在廷诸臣好为危言激论，汰如寿宁兄弟，庸驽如郑国泰，已逐影寻声，抨击不遗余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然而惠安、新乐，举宗殉国，呜呼卓矣！成祖后家，详《中山王传》，余采其行事可纪者，作《外戚传》。

○陈公 马公 吕本 马全 张麒子昶 升等 胡荣 孙忠子继宗吴安 钱贵 汪泉 杭昱 周能子寿 彧 王镇子源等 万贵邵喜张峦 夏儒 陈万言 方锐 陈景行 李伟 王伟 郑承宪 王昇 刘文炳弟文燿等 张国纪 周奎

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书省即墓次立庙，设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户二百一十家，世世复。帝自制《扬王行实》，谕翰林学士宋濂文其碑，略曰：

王姓陈氏，世维扬人，不知其讳。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与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遗粮以疗饥。已而绝粮，同行者闻山有死马，将其烹食之。王疲极昼睡，梦一白衣人来曰："汝慎勿食马肉，今夜有舟来共载也。"王未之深信，俄又梦如初。至夜将半，梦中仿佛闻橹声，有衣紫衣者以杖触王胯曰："舟至矣。"王惊寤，身已在舟上，见旧所事统领官。

时统领已降于元将，元将令来附者辄掷弃水中。统领怜王，藏之艎板下，日取乾糇从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复与王约，以足撼板，王即张口从板隙受浆。居数日，事泄，彷徨不自安。飓风吹舟，盘旋如转轮，久不能进，元将大恐。统领知王善巫术，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齿，若

指麾鬼神状，风涛顿息。元将喜，因饮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

王归维扬，不乐为军伍，避去盱眙津里镇，以巫术行。王无子，生二女，长适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长子为后，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臣濂闻君子之制行，能感于人固难，而能通于神明为尤难。今当患难危急之时，神假梦寐，挟以升舟，非精诚上通于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于斯也。举此推之，则积德之深厚，断可信矣。是宜庆钟圣女，诞育皇上，以启亿万年无疆之基，于乎盛哉！

臣濂既序其事，复再拜稽首而献铭曰：皇帝建国，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亲而推。锡爵维扬，地迩帝畿，立庙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闾师来告，今在盱眙。皇情悦豫，继以涕洟，即诏礼官，汝往葺治，毋俾荛竖，跳踉以嬉。惟我扬王，昔隶戎麾，狞风荡海，粮绝阻饥。天有显相，梦来紫衣，挟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为生，寿跻期颐。积累深长，未究厥施，乃毓圣女，茂衍皇支。萝图肇开，鸿祚峨巍，日照月临，风行霆驰。自流徂源，功亦有归，无德弗酬，典礼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广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镇，王灵所依，于昭万年，视此铭诗。

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元末杀人，亡命定远。与郭子兴善，以季女属子兴，后归太祖，即高皇后也。

公及妻郑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为王夫人，建祠太庙东。皇后亲奉安神主，祝文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礼部尚书陶凯即宿州茔次立庙，帝自为文以祭。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二十五年设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无后，以外亲武忠、武聚为之，置洒扫户九十三家。永乐七年北巡，亲谒祠下。守冢武戡为建阳卫镇抚，犯法，责而宥之。十五年，帝复亲祭，以戡为徐州卫指挥佥

事。

吕本，寿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为元帅府都事。后归太祖，授中书省令史。洪武五年历官吏部尚书。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台言："本奉职不谨，郊坛牲角非茧栗，功臣庙坏不修。"诏免官，罚役功臣庙。已，释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帝召本及同时被命杨基、答禄与权，谕之曰："风宪之设，在肃纪纲，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效俗吏拘绳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成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顿首受命，寻复累迁太常司卿。逾二年卒，无子，赐葬钟山之阴。

马全，洪武中为光禄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终。

张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为燕世子妃，授兵马副指挥。世子为太子，进京卫指挥使，寻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谥恭靖，后进侯。二子昶、升，并昭皇后兄也。

昶从成祖起兵取大宁，战郑村坝，俱有功，授义勇中卫指挥同知。已，援苏州，败辽东军，还佐世子守北平。永乐初，累官锦衣卫指挥使。昶尝有过，成祖戒之曰："戚畹最当守法，否则罪倍常人。汝今富贵，能不忘贫贱，骄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纵，陵虐下人，必不尔恕，慎之。"昶顿首谢。仁宗立，擢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孙世袭。洪熙改元，命掌五军右哨军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昶兄弟诫谕之，凡朝政弗令预。昶兄弟素恭谨，因训饬益自敛。正统三年卒。

长子辅病废，子瑾嗣。以伯爵封辅，命未下而辅卒。初，昶私蓄奄人，瑾匿不举。事发，下狱，已，获释。瑾从弟□，天顺中，官锦衣卫副千户。饮千户吕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当斩，有司援议亲末灭。诏不从，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后裔嗣封，见《世表》。

升，字叔晖。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户，历官府军卫指挥佥事。永乐十二年从北征。仁宗即位，拜后府都督同知。宣德初，进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论升曰："卿舅氏至亲，日理剧务，或以吏欺谩连，不问则废法，问则伤恩，其罢府事，朝朔望，官禄如旧，称朕优礼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师。英宗立，太皇

太后令勿预政。大学士杨士奇称升贤，宜加委任，终不许。正统五年，兄昶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升一人，封惠安伯，予世袭。明年卒。

子沄早亡，孙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无子，庶兄瓒嗣。瓒卒，子伟嗣。弘治十二年充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台，出兵部推举京营大将疏，历询大学士刘健等，佥称伟才。命提督神机营，御书敕以赐。正德元年令参英国公张懋、保国公硃晖提督团营。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充总兵官，偕都御史马中锡督京兵讨流贼刘六等。朝议以伟拥兵自卫，责其玩寇殃民，召还。御史吴堂复劾其罪，兵部请逮伟及中锡，下狱论死。遇赦获释，停禄闲住。十年请给禄，诏给其半。十五年复督神机营。嘉靖初，兼提督团营。二年叙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赠太傅，谥康靖。

子镧嗣。二十年，言官劾勋戚权豪家置店房、科私税诸罪，镧亦预，输赎还爵。二十七年掌后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庆四年佥书后府事。万历三十七年卒。子庆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祯元年七月命提督京营。庆臻私请内阁，于敕内增入兼管捕营。捕营提督郑其心讦庆臻侵职，帝怒，诘改敕故。大学士刘鸿训至遣戍，庆臻以世臣停禄三年。后复起，掌都督府。十七年，贼陷都城，庆臻召亲党尽散赀财，阖家自燔死。南渡时，赠太师、惠安侯，谥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获存，庆臻卒殉国难。

胡荣，济宁人。洪武中，长女入宫为女官，授锦衣卫百户。永乐十五年将册其第三女为皇太孙妃，擢光禄寺卿，子安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专侍太孙，不莅事。后太孙践阼，妃为皇后，安亦屡进官。宣德三年，后废，胡氏遂不振。

孙忠，字主敬，邹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营天寿山陵，有劳，迁鸿胪寺序班，选其女入皇太孙宫。宣宗即位，册贵妃，授忠中军都督佥事。三年，皇后胡氏废，贵妃为皇后，封忠会昌伯。尝谒告归里，御制诗赐之，命中官辅行。比还，帝后临幸慰劳。妻董夫人数召入宫，赐赍弗绝。正统中，皇后为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赐其家。时王振专权，祭酒李时勉荷校国学门，忠附奏曰："臣荷恩厚，愿赦李祭酒使为臣客。坐无祭酒，臣不欢。"太后立言之帝，时勉获释。忠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诉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执家奴戍边，忠不问。景泰三年卒，年八十五，赠会昌侯，谥康靖。英宗复辟，加赠太傅、安国公，改谥恭宪。成化十五年再赠太师、左柱国。子五人：继宗、显宗、绍宗、续宗、纯宗。

纯宗官锦衣卫指挥佥事，早卒。

继宗，字光辅，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改锦衣卫。景泰初，进都指挥佥事，寻袭父爵。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佥事者，俱改锦衣卫。复自言："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三人预夺门功，乞加恩命。"由是显宗进都指挥同知，子琏授锦衣卫指挥使，婿指挥使武忠进都指挥佥事，苍头辈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

左右又有为绍宗求官者，帝召李贤谓曰："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请以为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时，请于太后，数请始允，且不怿者累日，曰：'何功于国，滥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贤稽首颂太后盛德，因从容言祖宗以来，外戚不典军政。帝曰："初内侍言京营军非皇舅无可属，太后实悔至今。"贤曰："侯幸淳谨，但后此不得为故事耳。"帝曰："然。"已，锦衣逯杲奏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及继宗、绍宗并侵官地，立私庄。命各首实，懋等具服，乃宥之，典庄者悉逮问，还其地于官。石亨之获罪也，继宗为显宗、武忠及子孙、家人、军伴辞职，帝止革家人、军伴之授职者七人，余不问。五年，曹钦平，进太保。寻以疾奏解兵柄，辞太保，不允。

宪宗嗣位，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乞休，优诏不许。三年八月，《实录》成，加太傅。十年，兵科给事中章镒疏言："继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宠，亟宜罢退，以全终始。"于是继宗上疏恳辞，帝优诏许解营务，仍莅后府事，知经筵，预议大政。复辞，帝不许，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无典兵者，帝见石亨、张軏辈以营军夺门，故使外戚亲臣参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郯国公，谥荣襄。再传至曾孙杲，详《世表》中。

吴安，丹徒人。父彦名，有女入侍宣宗于东宫，生景帝。宣德三年册为贤妃，彦名已卒，授安锦衣卫百户。景帝嗣位，尊妃为皇太后，安进本卫指挥使。屡迁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屡擢都督佥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为南京前军左都督。英宗复辟，太后复称贤妃，降安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敬及其群从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智、府军前卫指挥同知喜山、指挥佥事广林、锦衣卫千户诚，俱革职原籍闲住。寻命安为锦衣卫指挥使，子孙世袭。

钱贵，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从成祖起兵，为燕山护卫副千户。父通嗣职，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贵嗣祖职，数从成祖、宣宗北征，屡迁都指挥佥事。正统七年，后将正位中宫，擢贵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数欲封之，后辄逊谢，故后家独不获封。

贵卒，长子钦为锦衣卫指挥使，与弟钟俱殁于土木。钦无子，以钟遗腹子雄为后，年幼，以父锦衣故秩予优给。天顺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化时，后崩。宪宗优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钱氏，故后家又不获封。雄卒，子承宗亦屡官锦衣卫都指挥使。弘治二年，承宗祖母王氏援宪宗外家王氏例，请封。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袭。先是，勋臣庄田租税皆有司代收，至是王氏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嘉靖五年，承宗卒，谥荣僖。子维圻嗣。寻卒，承宗母请以庶长子维垣嗣，诏授锦衣卫指挥使。已又请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议。八年十月上议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洪熙时，都督张昶封彭城伯，弟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习至今，有一门数贵者，岁糜厚禄，逾分非法。臣等谨议：魏、定二公虽系戚里，实佐命元勋，彭城、惠安二伯即以恩泽封，而军功参半。其余外戚恩封，毋得请袭。有出特恩一时宠锡者，量授指挥，千、百户之职，终其身。"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袭封如故，余止终本身，著为令。维垣遂不得袭，以锦衣终。

汪泉，世为金吾左卫指挥使，家京师。正统十年，其子瑛有女将册为郕王妃，授瑛为中城兵马司指挥，食禄不视事。妃正位中宫，进泉都指挥同知府军卫，带俸，瑛锦衣卫指挥使。寻并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锦衣千户有差。英宗复位，泉仍居金吾旧职，瑛锦衣旧职，其四弟皆夺官还故里。寻命瑛锦衣指挥佥事，子孙世袭。

杭昱，女为景帝妃，生子见济。景泰三年，帝欲废英宗子而立己子，乃废皇后汪氏，册妃为后。昱累官锦衣卫指挥使。兄聚授锦衣千户。聚寻卒，赐赙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锦衣百户。英宗复辟，尽夺景帝所授外亲官，尤恶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职还里。

周能，字廷举，昌平人。女为英宗妃，生宪宗，是为孝肃皇太后。英宗复位，授能锦衣卫千户，赐赍甚渥。能卒，长子寿嗣职。宪宗践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庆云伯，赠能庆云侯。寿以太后弟，颇恣横。时方禁勋戚请乞庄田，寿独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顷，不得已与之。尝奉使，道吕梁洪，多挟商艘。主事谢敬不可，寿与哄，且劾之，敬坐落阳。十七年进侯，子弟同日授锦衣官者七人，能追赠太傅、宁国

公，谥荣靖。孝宗立，寿加太保。时寿所赐庄田甚多，其在宝坻者已五百顷，又欲得其余七百余顷，诡言以私财相易。部劾其贪求无厌，执不许，孝宗竟许之。又与建昌侯张延龄争田，两家奴相殴，交章上闻。又数挠盐法，侵公家利，有司厌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长宁伯彧亦加太保，兄弟并为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立，汰传奉官，寿子侄八人在汰中，寿上章乞留，从之。正德四年卒，赠宣国公，谥恭和。

子瑛嗣，封殖过于父。嘉靖中，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货，虐市民，亏国课，为巡按御史所劾，停禄三月。而瑛怙恶如故，又为主事翁万达所劾，诏革其廛肆，下家人于法司。时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

彧，太后仲弟也。成化时，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长宁伯，世袭。弘治中，外戚经营私利，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至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九年九月，尚书屠滽偕九卿上言：

宪宗皇帝诏，勋戚之家，不得占据关津陂泽，设肆开廛，侵夺民利，违者许所在官司执治以闻。皇上践极，亦惟先帝之法是训是遵。而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观永乐间榜例，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今勋戚多者以百数，大乖旧制。其间多市井无赖，冒名罔利，利归群小，怨丛一身，非计之得。迩者长宁伯周彧、寿宁侯张鹤龄两家，以琐事忿争，喧传都邑，失戚里之观瞻，损朝廷之威重。伏望纶音戒谕，俾各修旧好。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考永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

科道亦以为言，帝嘉纳之。十八年进太保。彧求为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无请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彧子瑭等六人为锦衣官。彧寻卒。传子瑭，孙大经，及曾孙世臣，降授锦衣卫指挥同知。

先是，孝肃有弟吉祥，儿时出游，去为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肃亦若忘之。一夕，梦伽蓝神来，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时梦。旦遣小黄门，以梦中言物色，得之报国寺伽蓝殿中，召入见。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赐遣还。宪宗立，为建大慈仁寺，赐庄田数百顷。其后，周氏衰落，而慈仁寺庄田久犹存。

王镇，字克安，上元人，宪宗纯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卫指挥使。未几，后将正位中宫，拜中军都督同知。四年进右都督。镇为人

厚重清谨，虽荣宠，不改其素，有长者称。十年六月卒。弘治六年追封阜国公，谥康穆。子三人：源，清，浚。

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锦衣卫都指挥使。外戚例有赐田，源家奴怙势，多侵静海县民业。十六年，给事中王垣等言："永乐、宣德间，许畿辅八郡民尽力垦荒，永免其税，所以培国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赐田，初止二十七顷，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及贫民赴告，御史刘乔徇情曲奏，致源无忌惮，家奴益横。今户部郎中张祯叔等再按得实，乞自原额外悉还氏，并治乔罪。"帝不悦，切责之。后诏禁外戚侵民产，源悉归所占于民，人多其能改过。十八年擢中军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进侯。十六年加太保。武宗登极，进太傅，增禄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赠太师，谥荣靖。清，成化十八年授锦衣卫千户，累官中军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浚，成化十八年授锦衣卫百户。兄清每迁职，辄以浚代，历官中军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逾月卒，赠侯。浚兄弟三人并贵显，皆谦慎守礼，在戚里中以贤称。源子桥、浚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极皆以例降革。

万贵，宪宗万贵妃父也，历官锦衣卫指挥使。贵颇谨饬，每受赐，辄忧形于色曰："吾起掾史，编尺伍，蒙天子恩，备戚属，子姓皆得官。福过灾生，未知所终矣。"时贵妃方擅宠，贵子喜为指挥使，与弟通、达等并骄横。贵每见诸子屑越赐物，辄戒曰："官所赐，皆著籍。他日复宣索，汝曹将重得罪。"诸子笑以为迂。成化十年卒，赙赠祭葬有加。十四年进喜都指挥同知，通指挥使，达指挥佥事。通少贫贱，业贾。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学士万安附通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谒起居。妖人李孜省辈皆缘喜进，朝野苦之。通死，帝眷万氏不已，迁喜都督同知，达指挥同知。通庶子方二岁，养子方四岁，俱授官。宪宗崩。言官劾其罪状。孝宗乃夺喜等官，而尽追封诰及内帑赐物，如贵言。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无子，族人争嗣。初，太后入宫时，父林早殁。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无后，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侄锦衣指挥辅、千户茂言，萱非嫡派，不当袭，蕙母争之，议久不决。大学士张璁等言："邵氏子孙已绝，今其争者皆旁枝，不宜嗣。"时帝必欲为喜立后，乃以喜兄安之孙杰为昌化伯。明年，《明伦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勋颁赐戚畹，弗及杰。杰自请之，帝诘勋。勋怒，

录邵氏争袭章奏，讦杰实他姓，请覆勘，帝不听。会给事中陆粲论大学士桂萼受杰赂，使奴隶冒封爵。帝怒，下粲狱，而尽革外戚封，杰亦夺击。

张峦，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寿宁伯。立皇太子，进为侯。卒赠昌国公，子鹤龄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龄亦由建昌伯进爵侯。峦起诸生，虽贵盛，能敬礼士大夫。

鹤龄兄弟并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赐之金。给事中吴世忠、主事李梦阳皆以劾延龄几得罪。他日，帝游南宫，鹤龄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鹤龄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游览。帝独召鹤龄语，左右莫得闻，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自是稍敛迹。正德中，鹤龄进太傅。世宗入继，鹤龄以定策功，进封昌国公。时敬皇后已改称皇伯母昭圣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蒋太后故，衔张氏。嘉靖十二年，延龄有罪下狱，坐死，并革鹤龄爵，谪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后为请不得。

初，正德时，日者曹祖告其子鼎为延龄奴，与延龄谋不轨。武宗下之狱，将集群臣廷鞫之，祖仰药死。时颇以祖暴死疑延龄，而狱无左证，遂解。指挥司聪者，为延龄行钱，负其五百金。索之急，遂与天文生董昶子至谋讦祖前所首事，胁延龄贿。延龄执聪幽杀之，令聪子升焚其尸，而折所负券。升噤不敢言，常愤詈至。至虑事发，乃摭聪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龄及诸奴杂治。延龄尝买没官第宅，造园池，僭侈逾制。又以私憾杀婢及僧，事并发觉。刑部治延龄谋不轨，无验，而违制杀人皆实，遂论死。系狱四年，狱囚刘东山发延龄手书讪上，东山得免戍，又阴构奸人刘琦诬延龄盗宫禁内帑，所告连数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云鹤又告延龄兄弟挟左道祝诅，辞及太后。鹤龄自南京赴逮，瘐死，期、云鹤亦坐诬谪戍。又明年，东山以射父亡命，为御史陈让所捕获，复诬告延龄并构让及遂安伯陈鏸等数十人，冀以悦上意而脱己罪。奏入，下锦衣卫穷治，让狱中上疏言："东山扇结奸党，图危宫禁。陛下有帝尧既睦之德，而东山敢为陛下言汉武巫蛊之祸。陛下有帝爵底豫之孝，而东山敢导陛下以暴秦迁母之谋。离间骨肉，背逆不道，义不可赦。"疏奏，帝颇悟。指挥王佐典其狱，钩得东山情，奏之。乃械死东山，赦让、鏸等，而延龄长系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龄斩西市。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庆阳伯。为人长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贵，服食如布衣时，见者不知为外戚也。十年以

寿终，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罢袭。

陈万言，肃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诸生。嘉靖元年授鸿胪卿，改都督同知，赐第黄华坊。明年诏复营第于西安门外，费帑金数十万。工商尚书赵璜以西安门近大内，治第毋过高。帝怒，逮营缮郎翟璘下狱。言官余瓒等谏，不省。寻封万言泰和伯，子绍祖授尚宝司丞。又明年，万言乞武清、东安地各千顷为庄田，诏户部勘闲地给之。给事中张汉卿言："万言拔迹儒素，联婚天室，当躬自检饬，为戚里倡，而僭冒陈乞，违越法度。去岁深冬冱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劳，怨咨载道。方今灾沴相继，江、淮饿死之人，掘穴掩埋，动以万计。万言曾不动念，益请庄田。小民一廛一亩，终岁力作，犹不足于食，若又割而畀之贵戚，欲无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义，杜渐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禄。"帝竟以八百顷给之。巡抚刘麟、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弗听。七年，皇后崩，万言亦绌。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锐，世宗孝烈皇后父也，应天人。后初为九嫔，锐授锦衣正千户。嘉靖十三年，张后废，后由妃册为皇后，迁锐都指挥使。扈跸南巡，道拜左都督。既封安平伯，寻进封侯。卒，子承裕嗣。隆庆元年用主事郭谏臣言，罢袭。

陈景行，穆宗继后陈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军功世袭百户，调通州右卫，遂家焉。景行故将门，独嗜学，弱冠试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选其女为妃，授景行锦衣千户。隆庆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册封诸典礼，必斋戒将事。家居，诫诸子以退让。万历中卒，太后、帝及中宫、潞王、公主赙赠优厚，人皆荣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请袭祖封。帝曰："承恩，孙，文全，子也，不可比。"以都督同知授之。

李伟，字世奇，漷县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儿时嬉里中，有羽士过之，惊语人曰："此儿骨相，当位极人臣。"嘉靖中，伟梦空中五色彩辇，旌幢鼓吹导之下寝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携家入京师。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庆改元，立皇太子，授伟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进武清侯。太后能约束其家，伟尝有过，太后召入宫切责之，不以父故骫祖宗法。以是，伟益小心畏慎，有贤声。万历十一年卒，赠安国公，谥庄简。子文全嗣侯，卒，子铭诚嗣。天启末，铭诚颂魏忠贤功德，建祠名鸿勋。庄烈帝定逆案，铭诚幸获免。久之，大学士薛国观请勒勋戚助军饷。时铭诚已卒，子国瑞当嗣爵，其庶兄国臣与

争产，言父遗赀四十万，愿输以佐军兴。帝初不允，至是诏借饷如国臣言，国瑞不能应。帝怒，夺国瑞爵，遂悸死，有司复系其家人。国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孙，奎请于庄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无所取可也。"诸戚畹人人自危。会皇五子疾亟，李太后凭而言。帝惧，悉还李氏产，复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殇。或云中人构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未几，国观遂以事诛。

王伟，神宗显皇后父也。万历五年授都督。寻封永年伯。帝欲加恩伟子栋及其弟俊，阁臣请俱授锦衣正千户。帝曰："正德时，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指挥使，世袭，今何薄也？"大学士张居正等言："正德时例，世宗悉已厘革，请授栋锦衣卫指挥佥事，俊千户，如前议。"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伟卒，传子栋及曾孙明辅，袭伯如制。

郑承宪，神宗郑贵妃父也。贵妃有宠，郑氏父子、宗族并骄恣，帝悉不问。承宪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国泰请袭，帝命授都指挥使。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不报。是时，廷臣疑贵妃谋夺嫡，群以为言。国泰不自安，上疏请立太子，其从子承恩亦言储位不宜久虚。大学士沈一贯左右于帝，弗听。诏夺国泰俸，而斥承恩为民，然言者终不息。万历二十六年，承恩复上疏劾给事中戴士衡、知县樊玉衡，妄造《忧危竑议》，离间骨肉，污蔑皇贵妃。帝怒。《忧危竑议》者，不知谁所作，中言侍郎吕坤构通宫掖，将与国泰等拥戴福王。而士衡前尝论坤与承恩相结，玉衡方抗言贵妃沮立太子，疏并留中，故承恩指两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贫郑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被擒。言者皆言国泰谋刺皇太子。主事王之寀鞫差，差指贵妃宫监。主事陆大受、给事中何士晋遂直攻国泰。帝以贵妃故，不欲竟事，详之寀等传。国泰官左都督，病死，子养性袭职。天启初，光禄少卿高攀龙、御史陈必谦追论其罪，且言养性结白莲贼将为乱。诏勒养性出京师，随便居住。魏忠贤用事，宥还。

王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钺。天启元年封升新城伯。寻以皇子生，进俟。卒，子国兴嗣。崇祯十七年，京师陷，被杀。

刘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应元，娶徐氏，生女，入宫，即庄烈帝生母孝纯皇太后也。应元早卒，帝即位，封太后弟效祖新乐伯，即文炳父也。崇祯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赐宝钞、白金、文绮。帝谓内侍曰："太夫人年老，犹聪明善饭，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称寿也。"因怆然泣下。九年进文炳为新乐侯，其祖、父世赠爵如之。

十三年，宫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怿，遣司礼监太监王裕民同武英殿中书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绘像以进，左右咸惊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卤簿，帝俯伏归极门，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赠应元瀛国公，封徐氏瀛国太夫人，文炳晋少傅，叔继祖，弟文燿、文照俱晋爵有差。

文炳母杜氏贤，每谓文炳等曰："吾家无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当尽忠报天子。"帝遣文炳视凤阳祖陵，密谕有大事上闻。文炳归，奏史可法、张国维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灭贼，后两人果殉国难。文炳谨厚不妄交，独与宛平太学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及驸马都尉巩永固善。时天下多故，流贼势益张，文炳与民麓等讲明忠义，为守御计。及李自成据三秦，破榆林，将犯京师。文炳知势不支，慷慨泣下，谓永固曰："国事至此，我与公受国恩，当以死报。"

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固等回国事。二人请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国。帝是之，以内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贼警益急，命文武勋戚分守京城。继祖守皇城东安门，文燿守永定门，永固守崇文门。文炳以继祖、文燿皆守城，故未有职事。十六日，贼攻西直门，势益急。尼麓踉跄至，谓文炳曰："城将陷，君宜自为计。"文炳母杜氏闻之，即命侍婢简笥绦于楼上，作七八缳，命家僮积薪楼下，随遣老仆郑平迎李氏、吴氏二女归，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国太夫人年笃老，不可俱烬，因与文炳计，匿之申湛然家。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归白母曰："有诏召儿，儿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与若妻妹死耳，复何憾。"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帝曰："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两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驰至崇文门。须臾贼大至，永固射贼，文炳助之，杀数十人，各驰归第。

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饭，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碗脱地，直视母。母遽起登楼，文照及二女从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母率众哭拜，各缢死。文照入缳堕，拊母背连呼曰："儿不能死矣，从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楼。文炳归，火烈不得入，入后园，适湛然、尼麓至，曰："巩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诺。"将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见皇帝。"湛然脱己帻冠之，遂投井死。继祖归，亦投井死。继祖妻左氏见大宅火，亟登楼自

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燿见外城破，突出至浑河，闻内城破，复入，见第焚，大哭曰：“文燿未死，以君与母在。今至此，何生为！”遂觅文炳死所，大书版井旁曰“左都督刘文燿同兄文炳毕命报国处”，亦投井死，阖门死者四十二人。是时，惠安伯张庆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国兴亦焚死。宣城伯卫时春怀铁券，阖门赴井死。与永固射贼杨光陛者，驸马都尉子也，被甲驰突左右射，与永固相失，矢尽，投观象台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国为贼所拷掠，终不言，体糜烂以死。福王时，谥文炳忠壮，文燿忠果。

张国纪，祥符人，熹宗张皇后父也。天启初，封太康伯。魏忠贤与客氏忌皇后，因谋陷国纪，使其党刘志选、梁梦环先后劾国纪谋占宫婢韦氏，矫中宫旨鬻狱。忠贤将从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学士李国□普曰：“君后，犹父母也，安有劝父构母者？”国纪始放归故郡，忠贤犹欲掎之，庄烈帝立，乃得免。崇祯末，以输饷进爵为侯，旋死于贼。

周奎，苏州人，庄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祯三年封嘉定伯，赐第于苏州之葑门。帝尝谕奎及田贵妃父弘遇、袁贵妃父祐，宜恪遵法度，为诸戚臣先。祐颇谨慎，惟弘遇骄纵，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师，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输饷，奎坚谢无有。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且乞皇后为助。及自成陷京师，掠其家得金数万计，人以是笑奎之愚云。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故《诗》载《关雎》、《葛覃》、《桃夭》、《芣苢》，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见。其变者，《行露》、《柏舟》，一二见而已。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盖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俶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伦常所系，正气之不至于沦澌，而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载笔者宜莫之敢忽也。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月娥 刘孝妇甄氏 诸娥 丁氏石氏 杨氏张氏等贞女韩氏黄善聪 姚孝女蔡孝女 招远孝女 卢佳娘施氏吴氏毕氏 石孝女 汤慧信 义婢妙聪 徐孝女高氏孙义妇 梁氏 马氏 义姑万氏陈氏郭氏幼谿女 程氏王妙凤唐贵梅 张氏杨泰奴张氏 陈氏秀水张氏 欧阳金贞庄氏唐氏 王氏易氏 钟氏四节妇 宣氏孙氏徐氏义妾张氏 龚烈妇江氏 范氏二女丁美音 成氏兴安二女子章银儿茅氏 招囊猛 凌氏杜氏 义妇杨氏 史氏林端娘汪烈妇窦妙善 石门丐妇贾氏 胡氏 陈宗球妻史氏叶氏 胡贵贞 孙氏 江氏严氏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长适芜湖葛通甫，事上抚下，一秉礼法。长姒卢率诸妇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伪汉兵自上游而下，卢曰：“太平有城郭，且严兵守，可恃。”使月娥挟诸妇女往避之。未几，寇至，城陷，月娥叹曰：“吾生诗礼家，可失节于贼邪！”抱幼女赴水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后通甫与卢皆死于寇。

刘孝妇，新乐韩太初妻。太初，元时为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刘事姑谨，姑道病，刺血和药以进。抵和州，夫卒，刘种蔬给姑食。越二年，姑患风疾不能起，昼夜奉汤药，驱蚊蝇不离侧。姑体腐，蛆生席间，为啮蛆，蛆不复生。及姑疾笃，刲肉食之，少苏，逾月而卒，殡之舍侧。欲还葬舅冢，力不能举丧，哀号五载。太祖闻之，遣中使赐衣一袭、钞二十锭，命有司还其丧，旌门闾，复徭役。同时甄氏，栾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寿九十一卒，甄庐墓三年，旦暮悲号，亦被旌。

孝女诸娥，山阴人。父士吉，洪武初为粮长。有黠而逋赋者，诬士吉于官，论死，二子炳、焕亦罹罪。娥方八岁，昼夜号哭，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勘问。娥辗转其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兄而止。娥重伤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庙。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锦孥。洪武中，方为山东佥事，坐法死，妻子当没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监护者见丁色美，借梳掠发，丁以梳掷地，其人取掠之，持还丁。丁骂不受，谓家人曰："此辈无礼，必辱我，非死无以全节。"肩舆过阴泽，崖峭水深，跃出赴水，衣厚不能沈，从容以手敛裙，随流而没，年二十八，时称其处为夫人潭。

郑煁妻石氏。煁，浦江郑泳孙也。洪武初，李文忠荐诸朝，屡迁藏库提点，坐法死。石当遣配，泣曰："我义门妇也，可辱身以辱门乎！"不食死。

杨氏，慈谿人，字同邑郑子琸。洪武中，子琸父仲徽戍云南。明制，子成丁者随遣，子琸亦在戍中。杨年甫十六，闻子琸母老弟幼，请于父母，适郑养姑，以待子琸之返。子琸竟卒戍所，杨与姑抚诸叔成立，以夫从子孔武为嗣，苦节五十余年。其后，郑焕妻张氏，嫁未旬日；泰然妻严氏生子一兰，方孩抱；栻妻王氏事夫痫病，狂不省人事，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杨氏夫族，先后早寡，皆以节闻。万历中，知府邹希贤题曰郑氏节门，以比浦江郑氏义门云。

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明玉珍据蜀，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混迹民间。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始改装而行，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成都人以韩贞女称。其后有黄善聪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贩香庐、凤间，令善聪为男子装从游数年。父死，善聪习其业，变姓名曰张胜。有李英者，亦贩香，与为伴侣者逾年，不知其为女

也。后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识，诘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乱群，辱我甚矣。”拒不纳。善聪以死自誓。乃呼邻妪察之，果处子也。相持痛哭，立为改装。明日，英来，知为女，怏怏如失，归告母求婚。善聪不从，曰：“若归英，如瓜李何？”邻里交劝，执益坚。有司闻之，助以聘，判为夫妇。

姚孝女，余姚人，适吴氏。母出汲，虎衔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脱，虎负痛跃去。负母还，药之获愈，奉其母二十年。后成化间，武康有蔡孝女，随母入山采药。虎攫其母，女折树枝格斗三百余步。虎舍其母，伤女，血歕丈许，竹叶为赤，女亦获全。后招远有孝女，不知其姓。父采石南山，为蟒所吞。女哭之，愿见父尸同死。俄顷大雷电击蟒堕女前，腹裂见父尸。女负土掩埋，触石而死。

卢佳娘，福清李广妻。婚甫十月，广暴卒，卢恸绝复苏，见广口鼻出恶血，悉餂食之。既殓，哭辄僵仆，积五六日，家人防懈，潜入寝室自经。后其县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诀曰：“疾急甚，知必死。汝无子，择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呕血尽吞之，以见志。及禾殁，即自经。

吴氏，潞州廪生卢清妻。舅姑殁于临洺，寄瘗旅次。清授徒自给，后失廪，充掾于汴，愤耻发狂死。吴闻讣，痛绝，哭曰：“吾舅姑委骨于北，良人死，忍令终不返乎！”乃寄幼孤于姊兄，鬻次女为资，独抵临洺，觅舅姑瘗处不得，号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则清所授徒也，为指示，收二骸以归。复冒暑之汴，负夫骨还。三丧毕举，忍饿无他志。学正刘崧言于知州马暾，赎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后有毕氏，河间邓节妻。年饥，携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继亡，节亦寻殁，俱藁葬景州。氏年三十三，无子女，独归里中，忍饥冻，昼夜纺织，积数年，市地城北八里庄，独之景州，负舅姑及夫骨还葬。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时，父潜坐事籍没，系京狱。母吴以漏籍获免，依兄弟为生。一日，父脱归，匿吴家。吴兄弟惧连坐，杀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长，问母曰：“我无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愤。永乐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杀我父者，吴也。奈何为父仇妇？”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颔而不答。嫁之日，方礼宾，女自经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为仇人妇也。”号恸数日亦死。有司闻之，治杀潜者罪。汤慧信，上海人。通《孝经》、《列女传》，嫁华亭邓林。林卒，妇年二十五，一女七岁。邓族利其居，迫

使归家，妇曰：“我邓家妇，何归乎？”族知不可夺，贸其居于巨室。妇泣曰：“我收夫骨于兹土，与同存亡，奈何弃之。”欲自尽，巨室义而去之。妇寻自计曰：“族利我财耳。”乃出家资，尽畀族人，躬绩纟任以给。

岁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适人者，操舟来迎，不许。请暂憩舟中，亦不许，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从汝父，所甘心焉，复何往！”母女方相牵未舍，水至，汤竟溺死。

义婢妙聪，保安右卫指挥张孟喆家婢也。永乐中，调兵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谓夫妹曰：“我命妇，与若皆宦门女，义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聪亦随入，见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负之于背。贼退，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则死矣。

徐孝女，嘉善徐远女也。年六岁，母患臁疮。女问母何以得愈，母谩曰：“儿吮之乃愈。”女遂请吮，母难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听之，吮数日，果愈。

高氏女，武邑人，适诸生陈和。和早卒，高独持门户，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时，翁姑并殁，氏以礼殡葬，时年五十矣。泣谓子刚曰：“我父，洪武间举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旋葬城北，母以刺木小车辋识之。比还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当朝夕侍养也。今大事已毕，欲舁吾父遗骸归合葬。”刚唯唯，随母至虞城，抵葬所，冢累累不能辨。氏以发系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前，即开其冢，所识车辋宛然。远近观者咸惊异，助之归，启母窆同葬。

孙义妇，慈谿人。归定海黄谊昭，生子湑。未几夫卒，孙育之成立，求兄女为配。甫三年，生二子，湑亦卒。时田赋皆令民自输，孙姑妇相率携幼子输赋南京，诉尚书蹇义，言：“县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筑海塘障之。”义见其孤苦，诘曰：“何为不嫁？”对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义嗟叹久之，次日即为奏请，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龙山，迄于观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庙祀之塘上。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岁余，夫乏食出游山海关，卖熟食为生。又娶马氏，生子二，十余年不通问。氏事翁姑，艰苦无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丧，往返二千里，迄扶柩携后妻二子以归，里人叹

异。

余亻布妻马氏，吴县人。归五年，夫死无子，家酷贫。姑欲夺其志，有田二亩半，得粟不以与妇，马不为动。姑潜纳他人聘，一夕鼓吹临门，趣治妆，马入卧室自经死，几上食器，糠籺尚存。

义姑万氏，名义颛，字祖心，鄞人，宁波卫指挥佥事钟女也。幼贞静，善读书。两兄文、武，皆袭世职，战死，旁无期功之亲。继母曹氏，两嫂陈氏、吴氏，皆盛年孀居。吴遗腹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万氏绝矣，愿天赐一男，续忠臣后。我矢不嫁，共抚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万氏有后矣。"乃与诸嫠共守，名阀来聘，皆谢绝之，训全读书，迄底成立。全嗣职，传子禧、孙椿，皆奉姑训惟谨。姑年七十余卒。姑之祖斌及父兄并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贞数十年，姑更以义著。乡人重之，称为四忠三节一义之门。

后有陈义姑者，沙县陈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继卒，遗二男，长七岁，次五岁。亲族利其有，日眈眈于旁。姑矢志抚弟，居常置帚数十。族兄弟暮夜叩门，姑燃帚照之，亟启户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辈夜行灭火，就求烛耳。"自此窥伺者绝意。及二弟毕婚，年四十五乃嫁，终无子。二弟迎归，母事之。

郭氏，大田人。邓茂七之乱，乡人结寨东岩。寨破，郭褓幼儿走，且有身，为贼所驱。郭奋骂，投百尺岩下，与儿俱碎乱石间，胎及肠胃迸出，狼籍岩下。贼据高瞰之，皆叹曰："真烈妇也！"瘗之去。同时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县，匿草间，为二贼所获。遇溪桥，贞女曰："扶我过，当从一人而终。"二贼争趋挽，至桥半，女视溪流湍急，拽二贼投水中，俱溺死。

程氏，扬州胡尚絅妻。尚絅婴危疾，妇刲腕肉啖之，不能咽而卒。妇号恸不食二日。怀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为？"答曰："吾亦知之，倘生女，徒苟活数月耳。"因复食，弥月果生男。明年殇，即前语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无悲也。"复绝食，越二日其姑抚之曰："尔父母家二百里内，若不俟面诀乎？"妇曰："可急迎之。"日饮米沈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妇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简ＤＢ中簪珥，令办后事，以其余散家人并邻妪尝通问者，复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当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床头，附吾左腕，以示全归。"遂卒。

王妙凤，吴县人。适吴奎。姑有淫行。正统中，奎商于外。姑与所私饮，并欲污之，命妙凤取酒，挈瓶不进。频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戏纟□其臂。妙凤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绝。父母欲讼之官，妙凤曰："死则死耳，岂有妇讼姑理邪？"逾旬卒。

唐贵梅者，贵池人。适同里硃姓。姑与富商私，见贵梅悦之，以金帛贿其姑，诲妇淫者，百端勿听，加箠楚勿听，继以砲烙，终不听。乃以不孝讼于官。通判某受商赂，拷之几死者数矣。商冀其改节，复令姑保出之。亲党劝妇首实，妇曰："若尔，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恶何？"夜易服，自经后园梅树下。及旦姑起，且将挞之。至园中乃知其死，尸悬树三日，颜如生。

其后，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张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与人私，诸恶少中有胡岩者，最桀黠，群党皆听其指使。于是与姑谋，遣其子入县为卒，而岩等日夕纵饮。一日，呼妇共坐，不应。岩从后攫其梳，妇折梳掷地。顷之，岩径入犯妇。妇大呼杀人，以杵击岩。岩怒走出，妇自投于地，哭终夜不绝，气息仅属。诘旦，岩与姑恐事泄，絷诸床足守之。明日召诸恶少酣饮。二鼓共缚妇，槌斧交下。妇痛苦宛转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豕其阴。举尸欲焚之，尸重不可举，乃火其室。邻里救火者蹋门入，见□赫然死人，惊闻于官。官逮小女奴及诸恶少鞫之，具得其实，皆以次受刑。妇死时年十九。邑故有烈妇祠，妇死前三日，祠旁人闻空中鼓乐声，火炎炎从祠柱中出，人以为贞妇死事之征云。

杨泰奴，仁和杨得安女。许嫁未行。天顺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胸肉食母，不效。一日薄幕，剖胸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苏，以衣裹创，手和粥以进，母遂愈。母宿有膝挛疾，亦愈。后有张氏，仪真周祥妻。姑病，医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门曰："人肝可疗。"张割左胁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没腕，取肝二寸许，无少痛，作羹以进姑，病遂瘳。

陈氏，祥符人。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汴俗聘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发，置瑄怀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聘，女缢死。后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侄永康改葬瑄，求陈骨合焉。二骨朽矣，发及定婚帖鲜完如故。葬三年，岐谷、丫瓜产墓上。

张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诸生刘伯春聘。伯春负才名，必欲举于乡而后娶。未几卒，女号泣绝发，自为诗祭之。持服三年，不逾阃，不茹荤。服阕，即绝饮食，父母强谕之，终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又有江夏欧阳金贞者，父梧，授《孝经》、《列女传》。稍长，字罗钦仰，从梧之官柘城。梧艰归，舟次仪真，钦仰坠水死。金贞年甫十四，惊哭欲赴水从之，父母持不许。又欲自缢，父母曰："汝未嫁，何得尔？"对曰；"女自分无活理，即如父母言，愿终身称未亡人。"大声哀号不止。及殓，剪发系夫右臂以殉。抵家，告父母曰："有妇，以事姑也。姑既失子，可并令无妇乎？愿归罗，以毕所事"。"父母从之。后父知广元县，姑病卒，女乃归宁。有讽他适者，曰："事姑毕矣，更何待？"女曰："我昔殓罗郎时，有一束发缠其手，谁能掘冢开棺，取发还我，则易志矣。"遂止。生平独卧一楼，年六十余卒。

庄氏，海康吴金童妻。成化初，广西流寇掠乡邑，庄随夫避新会，佣刘铭家。铭见庄美，欲犯之，屡诱不从。乃令党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鱼，没水死。越三日不还，庄求之海宾，尸浮岸侧，手足被缚，肿腐莫可辨。庄以衣识之，归携女赴水，抱夫尸而没。翼日，三尸随流绕铭门，去而复还。士人感异殡祭之，然莫知铭杀也，后梁狗漏言，有司并捕考，处以极刑。

唐氏，汝阳陈旺妻，随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携妻及女环儿、侄成儿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聪者，亦以傀儡为业。见妇、女皆艳丽，而旺且老，因绐旺至青山，夜杀之。明日，聪独返，携其妇、女、幼侄入武昌山吴王祠，持利刃胁唐。唐曰："汝杀吾夫，吾不能杀汝以复仇，忍从汝乱邪？"遂遇害。贼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徙蓑衣园，贼又迫环儿，临以刃。环儿哭且詈，声振林木，贼亦杀之，瘗粪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贼被酒，成儿潜出告官，擒于葛店市，伏诛。

王氏，慈谿人。聘于陈，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妇以慰之。及门，即入侍汤药。未几，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张氏曰："未成礼而守，无名。"女曰："入陈氏门，经事君子，何谓无名？"姑乃使其二女从容讽之。妇不答，截发毁容。姑终欲强之，窘辱万状。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顺即爪其面，姑闻复加构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为婢亦甘也。"夜寝处小姑床下，受湿得伛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从子梅为嗣，教之。成化初领乡荐，卒昌其家。后有易氏，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时世昌已遘疾，奄奄十余月，易事之，衣不解带。世昌死，除丧犹缟素。姑怜之，谓："汝犹处子，可终累乎？"跪泣曰："是何

言哉？父母许我王氏，即终身王氏妇矣。”自是独处一楼，不窥外户四十余年。方世昌疾，所吐痰血，辄手一布囊盛之。卒后，用所盛囊为枕，枕之终身。

钟氏，桐城陶镛妻。镛以罪被戍，卒于外。钟年二十五，子继甫在抱，负镛骨四千余里归葬。乃断发杜门，年八十二以节终。继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岁。其兄怜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举乡试，业于太学，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吴氏二十二，皆无子，扶榇归葬。贫不能支，所亲劝之嫁，两人哭曰：“而不知我之为节妇妇乎！”乃共以纺绩自给。越二十六年，县令陈勉以闻，诏旌三代。人称之曰四节里。

宣氏，嘉定张树田妻。夫素狂悖，与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时树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妇孙与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孙自经，或劝宣曰：“彼与夫相得，故以死报，汝何为效之？”宣叹曰：“予知尽妇道而已，安论夫之贤不贤。”卒缢死。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杰妻也。成化中，杰兄以罪逮入京，杰往请代。濒行，徐已有身，杰谓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抚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几误汝，吾去无还理，即死，善事后人。”徐泣曰：“君以义往，上必义君，君兄弟当同归，无过苦也。即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托乎？”已果生男，无何兄得还，杰竟瘐死。徐抚孤恸曰：“我本欲从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营葬事。服阕，父母劝他适，截发断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余年，视子孙再世成立，乃卒。

义妾张氏，南京人。松江杨玉山商南京，娶为妾。逾月以妇妒，遣之归。张屏居自守，杨亦数往来，所赠千计。后二十余年，杨坐役累，罄其产，怏怏失明。张闻之，直造杨庐，拜主母，捧杨袂大恸。乃悉出向所赠金珠，具装，嫁其二女，并为二子娶妇，留侍汤药。逾年杨死，守其柩不去。既免丧，父母强之归，不从，矢志以殁，终身不见一人。

龚烈妇，江阴人。年十七嫁刘玉，家贫，力作养姑。姑亡，相夫营葬。夫又亡，无以为敛。里有羡妇色者，欲助以棺。龚觉其意，辞之。既又强之，龚恐无以自脱，乃以所生六岁男、三岁女寄食母家。是夜，积麦稿屋中，举火自焚，抱夫尸死。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贫，负贩糊口，死不能敛。比邻诸生李云蟾合钱敛之，卜日以葬。及期，率众至其家，阒然无声，厨下灯微明，趋视之饮食毕具，盖以待舁棺者，妇已缢死灶旁矣。众惊叹，复合钱并葬之。

会稽范氏二女，幼好读书，并通《列女传》。长适江，一月寡。次将归傅，而夫亡。二女同守节，筑高垣，围田十亩，穿井其中，为屋三楹以居。当种获，父启圭窦率佣以入，余日则塞其窦，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为茔于屋后，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即其田立祠以祀。

又有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学程聘，年十八将嫁，学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节，非礼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啮指滴血，吁天自矢。当道交旌之，赍以银币约百金，乃构室独居，鬻田自赡，事舅姑，养父母。乡人名其田为贞女田。

成氏，无锡人，定陶教谕缯女，登封训导尤辅妻也。辅游学靖江，成从焉。江水夜溢，家人仓卒升屋，成整衣欲上，问："尔等衣邪？"众谢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邪？我独留死耳。"众号哭请，不应。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后崇祯中，兴安大水，漂没庐舍。有结筏自救者，邻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问其姓氏不答。二女见筏上男子有裸者，叹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携手跃入波中死。

章银儿，兰谿人。幼丧父，独与母居。邑多火灾，室尽毁，结茅以栖母。母方疾，邻居又火，银儿出视，众呼令疾避。银儿曰："母疾不能动，何可独避。"亟返入庐，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庐，众莫能救。火光中，遥见银儿抱其母，宛转同焚死，时弘治元年三月也。

义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独与兄嫂居。其兄病痿卧。值倭入县，嫂出奔，呼与偕行。女曰："我室女，将安之！且俱去，谁扶吾兄者！"贼至，纵火，女力扶其兄避于空室，竟被燔灼并死。

招囊猛，云南孟琏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节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云南都指挥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以变夷俗。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招囊猛贞节可嘉，其即令有司显其门闾，使远夷益知向化，无俟核报。"

张维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维举于乡，卒。妇年二十五，子四岁亦卒。其兄讽之改图，妇痛哭啮脣，噀血洒地，终身不归宁。舅姑慰之曰："不幸绝嗣，日计无赖，吾二人景逼矣，尔年尚远，何以为

活？”妇曰：“耻辱事重，饿死甘之。”乃出簪珥为舅纳妾，果得子，喜曰：“张氏不绝，亡夫墓门且有寒食矣。”后舅病疯，姑双目瞽，妇纺绩供养，二十年不衰。后有杜氏，贵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遗腹生女，悲苦无计。日讽姑为舅纳妾，果生一子。产后，妾死，杜以己女托于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丧，劝者曰：“汝辛苦抚孤，宁能以叔后汝乎？”杜曰：“叔后吾翁，异日生二子，即以一子后我夫，吾志毕矣。”后卒如其言。

义妇杨氏，王世昌妻，临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论死。世昌念兄为嫡子，请代其刑。时杨未笄，谋于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为义士，我顾不能为义妇邪？愿诉于上代夫死。”遂入京陈情，敕法司议，夫妻并得释。

史氏，杞县人。字孔弘业，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许。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饮，双蛾适堕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尚孚我心，母独不谅人邪！”母知不可夺，翌日制素衣缟裳，送之孔氏。及暮，辞舅姑，整衣自经死。白气缕缕胜屋上，达旦始消。又有林端娘者，瓯宁人，字陈廷策。闻廷策讣，寄声曰：“勿殓，吾将就死。”父曰：“而虽许字，未纳币也。”对曰：“既诈矣，何币之问？”父谨防之。曰：“女奚所不可死，顾死夫家韪耳。”父曰：“婿家贫，无以周身。”曰：“身非所恤。”又曰：“婿家贫，孰为标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毕，自克死期，理帛自经，三拱而绝。陈故家青阳山下，山下人言妇将尽时，山鸣三昼夜。

汪烈妇，晋江诸生杨希闵妻也。年二十三，夫死，无子，欲自经。家人防之谨，不得间。氏闻茉莉有毒能杀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数百朵。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

窦妙善，京师崇文坊人。年十五，为工部主事余姚姜荣妾。正德中，荣以瑞州通判摄府事。华林贼起，寇瑞，荣出走。贼入城，执其妻及婢数人，问荣所在。时妙善居别室，急取府印，开后窗投荷池。衣鲜衣前曰：“太守统援兵数千，出东门捕尔等，旦夕授首，安得执吾婢？”贼意其夫人也，解前所执数人，独舆妙善出城。适所驱隶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头乞纵父，贼许之。妙善曰：“是有力，当以舁我，何得遽纵。”贼从之。行数里，妙善视前后无贼，低语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处，欲藉汝告之。今当令汝归，幸语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即毕命矣。”呼贼曰：“是人不善舁，可仍纵之，易善舁

者。”贼又从之。行至花坞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将饮。”贼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贼惊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荣取印，引至花坞，觅井，果得妙善尸。越七年，郡县上其事，诏建特祠，赐额贞烈。

石门丐妇，湖州人，莫详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饥，妇随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门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妇有色，市人争挑之。与之食不顾，诱之财亦不顾。寓东高桥上，不复乞食者二日。伺夫与姑皆不至，聚观者益众，妇乃从桥上跃入水中死。

贾氏，庆云诸生陈俞妻。正德六年，兵变，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敛，妇何惜一死。”身服斩衰不解。兵至，纵火迫之出，骂不绝口，刃及身无完肤，与舅尸同烬。年二十五。

鄞县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归珂。阅七年，珂死，遗男女各一，胡誓不逾阈。邻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来，吾乃出。”珮使妻陈往，妇以七岁男自牖付之，属曰：“幸念吾夫，善视之。”陈曰：“婶将何如？”绐之曰：“取少首饰即出。”陈去，胡即累衣箱塞户，抱三岁女端坐火中死。

陈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将殉有期矣，尚为姑酿酒。姑曰：“妇已决死，生存岂多日，何辛苦为？”曰：“政为日短，故酿而奉姑。”将死，告舅曰：“妇有丧，幸毋髹棺。”遂缢。

叶氏，定海人。许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殁，遂育于翁。年十四，翁资产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劳勩万状，略无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罗姓者，叶恚曰：“我非货也，何辗转贸易为？”日哽咽垂涕。既知不可免，伪为喜色，舅遂宽之。夜月上，绐诸姒曰：“月色甚佳，盍少犹夷乎？”趋门外良久。诸姒并劝曰：“夜既半矣，盍就寝。”遂入，及晨觅之，则氏已浮尸于河矣，起之色如生。

胡贵贞，乐平人。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继亡，家甚落。贵贞父将夺以姻富家，女曰：“我鞠于曾，妇于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饥寒弃之邪？”乃依从姑以居，荜舍单浅，外人未尝识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归，出视求聘者金宝笄饰。女知不免，潜入房缢死。

孙氏，吴县卫廷珪妻。随夫商贩，寓浔阳小江口。宁王陷九江，廷

珪适他往，所亲急邀孙共逃。孙谓两女金莲、玉莲曰：“我辈异乡人，汝父不在，逃将安之？今贼已劫邻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离，要当为父全此身耳。”于是母子共一长绳自束，赴河死。

江氏，余干夏璞妻。正德间，贼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脱。贼将缚之，曰：“诚愿与将军俱，顾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贼以为信，纵令置所抱儿，出遂大声骂贼，投桥下死。

后隆庆中，有高明严氏，贼掠其境，随兄出避，遇贼，刃及其兄。女跪泣曰：“父早丧，孀母坚守，恃此一兄，杀之则祀殄矣，请以身代。”贼悯然为纳刃。既而欲污之，则曰：“请释吾兄即配汝。”及兄去，执不从，竟剖腹而死。

列传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欧阳氏徐氏 冯氏 方氏叶氏 潘氏 杨氏 张烈妇蔡氏 郑氏王烈妇许烈妇 吴氏 沈氏六节妇 黄氏张氏 张氏叶氏 范氏刘氏二女 孙烈女蔡烈女 陈谏妻李氏 胡氏 戴氏胡氏许元忱妻胡氏郃阳李氏 吴节妇杨氏 徐亚长 蒋烈妇杨玉英张蝉云 倪氏 彭氏刘氏 刘氏二孝女 黄氏 邵氏婢杨贞妇倪氏 杨氏 丁氏 尤氏 李氏 孙氏方孝女解孝女 李氏 项贞女 寿昌李氏 玉亭县君 马氏王氏刘氏杨氏 谭氏张氏 李烈妇黄烈妇 须烈妇陈节妇马氏 谢烈妇 张氏王氏 戚家妇 金氏杨氏 王氏李孝妇洪氏 倪氏 刘氏

欧阳氏，九江人，彭泽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抚遗腹子，纺绩为生。父母迫之嫁，乃针刺其额，为誓死守节字，墨涅之，深入肤里，里人称为黑头节妇”又徐氏，乌程人。年十六，嫁潘顺。未期而夫病笃，顾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断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长斋。年七十八卒。遗命取断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红色尚存。

冯氏，宣城刘庆妻。年十九，夫亡，誓守节。其娣姒讽之曰：“守未易言，非咬断铁钉者不能。”冯即投袂起，拔壁上钉啮之，ＤＣ然有齿痕。复抉臂肉，钉著壁上曰：“脱有异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遗腹生子，曰大贤。长娶李氏，大贤又夭，姑妇相守至老。卒，取视壁钉肉，尚韧不腐，齿痕如新。

方氏，金华军士袁坚妻。坚嗜酒败家，卒殡城北濠上。方贫无所依，乃即殡处置棺，寝处其中，饥则出饮于濠。久之不复出，则死矣。郡守刘郤为封土祭之。

又叶氏，兰谿人。适神武中卫舍人许伸。伸家素饶于财，以不检，荡且尽，携妻投所亲，卒于通州。氏守尸，昼夜跪哭。或遗之食，或馈金，或劝以改嫁，俱却不应。水浆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余，州人为买棺合葬。

潘氏，海宁人。年十六，归许钊，生子淮。甫期年，钊卒，既殓，潘自经。死已两日矣，有老妪过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药，更苏。钊族兄欲不利于孤，嗾潘改适，潘毁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势家仆数十人诬以债，椎门入。潘负子，冒风雨，逾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号恸投于河。适有木浮至，凭以渡，达母家，遂止不归。淮年十九，始

归。淮补诸生，娶妇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赖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饮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来濒死者数矣，而顾强生，独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复何憾。”语毕入室。顷之宴彻，诸宗人同淮入谢，则缢死室中矣。

杨氏，桐城吴仲淇妻。仲淇卒，家贫，舅欲更嫁之。杨曰：“即饥死，必与舅姑俱。”舅不能夺。数年，家益贫，舅谋于其父母，将以偿债。杨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无所助于贫，不仁。失节则不义。吾有死而已。”因咽发而死。张烈妇，芜湖诸生缪釜妻。年十八，归釜。越四年，釜病，属张善自托。张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则守志奉主，妻道也。无子则洁身殉夫，妇节也。”乃沐浴更衣，阖户自缢。阅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妇，松阳叶三妻。三负薪为业，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织纟任供药饵。病笃，执妇手诀曰：“及我生而嫁，无受三年苦。”妇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矣。”刎颈死。三惊叹，寻死。又郑氏，安陆赵鈺妻。性刚烈，闺房中言动不涉非礼。某寡妇更适人，馈以茶饼。郑怒，命倾之。夫戏曰：“若勿骂，幸夫不死耳。”郑正色曰：“君勿忧，我岂为此者。”后鈺疾将死，回视郑，瞪目不瞑。郑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缢于床楣。鈺少苏，回盼，出泪而绝。

王烈妇，上元人。夫嗜酒废业，僦居破屋一间，以竹篷隔内外。妇日塞户，坐门扉绩麻自给。夫与博徒李游。李悦妇姿，谋乱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妇，妇奔母家避之。夫逼之归，夜持酒脯与李俱至，引妇坐，妇骇走且骂。夫以威挟之，妇坚拒，大被搒笞。妇度不免，夜携幼女坐河干，恸哭投河死。是夜，大风雨，尸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间。

又许烈妇，松江人许初女。夫饮博不治生。诸博徒聚谋曰：“若妇少艾，曷不共我辈欢，日可得钱治酒。”夫即以意喻妇，妇叱之，屡加箠挞不从。一日，诸恶少以酒肴进。妇走避邻妪家，泣顾怀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靦颜自存，俟汝之成民也。”少间，闻阖户声。妪觇之，则拔刀刎颈仆地矣。父挈医来视，取热鸡皮封之，复抓去。明旦气绝，年二十五。

吴氏，永丰人，名姞姑。年十八，适宁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亲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怜其少，欲令改适。往视之，同寝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语。归谓诸妇曰：“此女铁石心，不可动也。”

慈谿沈氏六节妇。章氏，祚妻。周氏，希鲁妻。冯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孙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桥，近海。族众二千人，多骁黠善斗。嘉靖中，倭贼入犯，屡歼其魁，夺还虏掠。贼深仇之。一日，贼大至，沈氏豪誓于众曰："无出妇女，无辇货财，共以死守，违者诛。"章亦集族中妇女誓曰："男子死斗，妇人死义，无为贼辱。"众竦息听命。贼围合，群妇聚一楼以待。既而贼入，章先出投于河，周与冯从之。紫方为夫砺刃，即以刃斫贼，旋自刃。孟与孙为贼所得，夺贼刃自刺死。时宗妇死者三十余人，而此六人尤烈。

黄氏，沙县王珣妻。嘉靖中，倭乱，流劫其乡。乡之比邻，皆操舟为业。贼至，众妇登舟，匿舱中，黄兀坐其外。众妇呼之曰："不虞贼见乎？"黄曰："篷窗安坐，恐贼至不得脱，我居外，便投水耳。"贼至，黄跃入水中死。时同县罗举妻张氏，从夫避乱岩穴间。贼至，张与妾及妾子俱为所获。贼见张美，欲犯之，不从。至中途，张解发自缢，贼断之。张又解行缠，贼又觉之，徒跣驱至营。贼魁欲留之，张厉声曰："速赐一死。"贼曰："不畏死，吾杀汝妾。"张引颈曰："请代妾，留抚孩婴。"贼曰："吾杀孩婴。"张引颈曰："请代孩婴，存夫嗣。"贼令牵出杀之。张先行，了无惧色。贼方犹豫，张骂不绝口，遂遇害。投尸于河，数日尸浮如生。

张氏，政和游铨妻。倭寇将至，妇数语其女曰："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铨闻，以为不祥。妇曰："使妇与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几，贼陷政和，张度不脱，连呼女曰："省前诲乎？"女颔之，即赴井。张含笑随之，并死。

又叶氏，松溪江华妻，陈氏，叶弟惠胜妻，偕里人避倭长潭。值岁除，里妪觅刀为幼男薙发弗得，叶出诸怀中。众问故，曰："以备急耳。"及倭围长潭，执二妇，共系一绳。叶谓陈曰："我二人被絷，纵生还，亦被恶名，死为愈。"陈唯唯。叶探刀于怀，则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时林寿妻范氏，亦与众妇匿山坞。倭搜得众妇，偕至水南，范独与抗。或谓姑顺之，家且来赎。答曰："身可赎，辱可赎哉！我则宁死。"贼闻言，杀其幼女恐之，不为勋。曰："并及汝矣。"厉声曰："固我愿也！"贼杀之。

刘氏二女，兴化人。嘉靖四十一年与里中妇同为倭所掠，系路傍神祠中。倭饮酣，遍视系中，先取其姊。姊厉声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贼乎？"倭笑慰之曰："若从我，当询父母归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时尚论归耶？"倭尚抚背作款曲状。女怒，大骂。时黄昏，倭方纵火，女

即赴火死。已复侵其妹，妹又大骂。倭露刃胁之，不为动，曰："欲杀，即杀。"倭欲强犯之，女绐曰："吾固愿从，俟姊骨烬乃可，否则不忍也。"倭喜负薪益火，火炽，女又赴火死。时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为最。

孙烈女，五河人。性贞静，不苟嬉笑。母硃卒，继母李携前夫子郑州儿来。州儿恃母欲私女，尝以手挑之，忿批其颊。一日，女方治面，州儿从后搂之。女揪发觅刃，州儿啮其臂得脱。女奔诉于姊，触地恸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贼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后死。"姊曲抚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儿不悛，绐李曰："儿采薪，臂力不胜，置遗束于路。"李往取之，归则户扃甚严。从母舒氏亦趋至，曰："初闻如小犊悲鸣，继又响震如雷，必有异。"并力启之，州儿死阈下，项几断，女亦倚壁死。盖州儿诳母出，调女。女阳诺而使之闭门，既蹑其后杀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与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仆为僧者来乞食，挑之，不从。挟以刃，女徒手搏之，受伤十余处，骂不绝，宛转死灶下。贼遁去，官行验，忽来首伏。官怪问故。贼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陈谏妻李氏，番禺人。谏，嘉靖十一年进士。为太平推官，两月卒，其弟扶榇归。李曰："吾少嫠也，岂可与叔万里同归哉！"遂不食死。

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ＤＤ。将嫁，而ＤＤ遘父炼难，二兄衮、褒杖死塞上，ＤＤ与兄襄并逮系宣府狱。总督杨顺逢严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搒掠数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状。会顺为给事中吴时来所劾，就槛车去，襄等乃得释。自是病呕血，扶父丧归，比服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逾六月，ＤＤ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奁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髫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归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辽东，买妾代妇行。戴父与约曰："辽左天末，五年不归，吾女当改嫁矣。"至期，父语清如约。泣不从，独居十有五年。本澄归，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继亡。清哀毁几绝。父潜受吴氏聘，清闻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妇耳，何又云吴耶？"即往父家，使绝婚。吴讼之官，令守节，表曰寡妇清之门。时莆又有欧茂仁妻胡氏，守节严苦，内外重之。郡有狱久不断，人曰："太守可问胡寡妇。"守乃过妇问之，一言而决。

胡氏，鄞许元忱妻。元忱为徐祝师养子，习巫祝事。胡鄙之，劝夫改业，且劝归许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殡之许氏庐，苫卧柩傍，夜拥一刀卧。里某求氏为偶，氏毁面截鬓发，断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惊遁。族妇尊行抱持之，大恸，因立应后者，令子之。氏服丧三年，不浣不栉。毕葬，乃为子娶妇。夫有弟少流移于外，复为返之，许氏赖以复起。

李氏，邵阳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闻讣，尽变产完夫债，且置棺以待夫榇归，跪告族党曰："烦举二棺入地。"闭户将自缢，邻妇欲生之，排闼曰："尔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启门应曰："然吾资已尽，奈何？请复待一日。"乃纫履一双往畀之，曰："得此足偿矣。"归家，遂缢死。

吴节妇，无为周凝贞妻。凝贞卒，妇年二十四，毁容誓死，不更适，佣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齿毁弗能食。妇绝其儿乳以乳姑，冬月卧拥姑背以暖之，宛转床席者三年。姑卒，哀毁骨立，年七十五终。又杨氏，清苑刘寿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无依，乃不死。母家来迎，以姑老不忍去侧，竟不归宁。阅三十年，姑卒，葬毕，哀号夫墓曰："妾今得相从地下矣。"遂绝粒。家人问遗言。曰："姑服在身，殓以布素。"遂瞑。

徐亚长，东莞徐添男女。添男为徐姓仆，生亚长四岁而死。母以亚长还其主，去而别适。比长，贞静寡言笑，居群婢中，凛然有难犯之色。家童进旺欲私之，不可。亚长奉主命薙草豆田中，进旺迹而迫之，力拒获免，因哭曰："闻郎君读书，有寡妇手为人所引，斧断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为！"遂投江死。

蒋烈妇，丹阳姜士进妻。幼颖悟，喜读书。弟文止方就外傅。夜归，辄以饼饵啖之，令诵日所授书，悉能记忆，久之遂能文。归士进数年，士进病瘵死。妇屑金和酒饮之，并饮盐卤。其父数侦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启其齿饮之药，复不死。礼部尚书宝，士进从父也，知妇嗜读书，多置古图史于其寝所，令续刘向《列女传》。妇许诺，家人备之益谨。一日，妇命于乡惠帐前掘坎埋大缸贮水，笑谓家人："吾将种白莲于此，此花出泥淖无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于是日纂辑不懈。书将成，防者稍不戒，则濡首缸中死矣。为文脱稿即毁，所存《列女传》及《哭夫文》四篇、《梦夫赋》一篇，皆文止窃而得之者。御史闻于朝，榜其门曰文章贞节。初，其兄见女能文，以李易安、硃淑真比之，辄嚬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慊其夫，虽能文，大节亏矣。"其

幼时志操已如此。

杨玉英，建宁人。涉猎书史，善吟咏。年十八，许字官时中。时中有非意之狱，父母改受他聘。玉英闻之，嘱其婢曰："吾箧有佩囊、布□奚诸物，异日以遗官官人。"婢弗悟，诸之。于是窃入寝室，自经死，目不瞑。时中闻讣，具礼往祭，以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遗物，付父母启之，得诗云："昆山一片玉，既售与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坚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又张蝉云，蒲城人，许字俞桧。万历中，桧被诬系狱。女闻可贿脱，谋诸母，欲货妆奁助之。母不可，曰："汝未嫁，何为若此。"女方食，即以碗掷地，恚不语。入暮自缢死。

陈襄妻倪氏。襄为鄞诸生，早卒。妇年三十，无子，家贫，力女红养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妇煎沸汤自渍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涂伤处，遂成狞恶状。媒过之，惊走，不敢复以聘告。历二十年，姑寿七十余卒，妇哀恸不食死。

彭氏，安丘人。幼字王枚皋。未嫁，枚皋卒，誓不再适。潍县丁道平密嘱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节烈，后闻其疾革不起，赠以棺。彭语父曰："可束苇埋我，亟还丁氏棺，地下欲见王枚皋也。"遂死。又刘氏，颍州刘梅女，许聘李之本。之本殁，女泣血不食，语父曰；"儿为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长，然后殉。寄语翁，且勿为郎置椁。"遂尽去铅华，教弟读书，亲正句读。越一年，梅潜许田家。女闻，中夜开箧，取李币，挑灯制衣，衣之，缢死。知府谢诏临其丧，邻里吊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赙，举酒方酹，柩前承灌瓦盆划然而碎，起高丈余，绕檐如蝶坠。观者震色。

刘氏二孝女，汝阳人。父玉生七女，家贫力田。尝至陇上，叹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辍。"其第四、第六女闻之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继卒，无力营葬，二女即屋为丘，不离亲侧。隆庆四年，督学副使杨俊民、知府史桂芳诣其舍请见，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黄氏，江宁陈伯妻。年十八，归伯。父死，母欲改节，氏苦谏不从。一日，母来省，女闭门不与相见，母惭去。后伯疾笃，黄誓不独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黄熟视曰："嗟乎！病至此，吾无望矣。"走灶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邵氏，丹阳大侠邵方家婢也。方子仪，令婢视之。故相徐阶、高拱

并家居，方以策干阶，阶不用，即走谒拱，为营复相，名倾中外。万历初，拱罢，张居正属巡抚张佳胤捕杀方，并逮仪。仪甫三岁，捕者以日暮未发，闭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进沈应奎，义烈士，负气有力，时为诸生，念仪死，邵氏绝，将往救之。而府推官与应奎善，固邀饮，夜分乃罢。武进距方居五十里，应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墙入，婢方坐灯下，抱仪泣曰："安得沈郎来，属以此子。"应奎仓卒前，婢立以仪授之，顿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无憾。"应奎匿仪去，晨谒推官。旦日，捕者失仪，系婢毒掠，终无言。或言于守曰："必应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应奎夜饮于余，晨又谒余也。"会有为方解者，事乃寝，婢抚其子以老。

杨贞妇，潼关卫人，字郭恒。万历初，客游湖南，久不归。父议纳他聘，女不可，断发自守。家有岩壁，穴墙居之，垂橐以通饮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恒归，乃成礼。又有倪氏，归安人，许聘陈敏。敏从征，传为已死。逾五十载始归。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杨氏，宁国饶鼎妻。鼎以单衣溺死湖中，杨招魂葬之，课二子成立，冬不衣袷。万历初，年八十，竟单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礼妻。序礼弟序爵客外，为贼所杀，其妻郭氏怀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缳死。时丁氏适生女，泣谓序礼曰："叔不幸客死，婶复殉，弃孤不养，责在君与妾也。妾初举女，后尚有期，孤亡则斩叔之嗣，且负婶矣。"遂弃女乳侄。未几，序礼亦死，竟无子女。氏年方少，抚侄长，绝无怨悔。

尤氏，昆山贡生镛女。嫁诸生赵一凤，早死，将殉之，顾二子方襁褓，为强食。二子复殇，恸曰："可以从夫矣。"痛夫未葬，即营窀穸。恶少年艳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乌能久也。"妇闻之，夜取石灰手挼目，血出立枯。置棺自随。夫葬毕，即自缢，或解之，乃触石裂额，趋卧棺中死。

李氏，王宠麟继妻。宠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余，哭泣不食，经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资，必以恶语倾前妻子，预戒家人置己棺中，勿封殓。众果蝟集，噪孤杀母。氏从棺中言："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众大惭而去，然后瞑。

孙氏，瓯宁人。幼解经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孙欲左丧，家人止不得，父为命舆。曰："奔丧而舆，可乎？"入夜，徒步往，挟纳采双金

雀以见舅姑。拜毕，奠柩侧，遂不离次，期必死。吴家故贫，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椟，孙视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礼矣。"却之。以槥椟来，乃许。届期缢死，书衣带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启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澜，官仪制郎中，卒京师。女年十四，无他兄弟，与叔父扶榇归。渡扬子江，中流舟覆，榇浮。女时居别舟，皇遽呼救，风涛汹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经三日，尸浮，傍父榇，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宁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误溺水，女四顾无人，号泣投水。俄兄绍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坚，兄救母，久之复苏。女手仍不解，兄哭抚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乃解。

李氏，东乡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复拔出，血溅如注。姑觉，呼家人救，则已死矣。

项贞女，秀水人。国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应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传》，事祖母及母极孝。年十九，闻周病瘵，即持斋、燃香灯礼佛，默有所祝，侍女辈窃听，微闻以身代语。一日，谓乳媪曰："未嫁而夫亡，当奈何？"曰："未成妇，改字无害。"女正容曰："昔贤以一剑许人，犹不忍负，况身乎？"及讣闻，父母秘其事，然传吴江人来，女已喻。祖母属其母入视，女留母坐，色甚温，母释然去。夜伺诸婢熟睡，独起以素丝约发，衣内外悉易以缟，而纫其下裳。检衣物当劳诸婢者，名标之，列诸床上。大书于几曰："上告父母，儿不得奉一日驩，今为周郎死矣。"遂自缢。两家父母从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寿昌人。年十三，受翁应兆聘。应兆暴卒，女尽取备嫁衣饰焚之，以身赴火，为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复乞一小楼，设夫位，坐卧于旁，奠食相对，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饥纺绩以养姑。未几，姑亦亡，邻火大起，夜半达旦，延百余家。邻妇趋上楼，劝之避，妇曰："此正我授命时也。"抱夫木主待焚。须臾四面皆烬，小楼独存。

玉亭县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适杨仞。不两月仞卒，号恸不食。或劝以舅姑年老，且有遗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饥，宗禄久缺，纺绩三日，不得一飧，母子相持恸哭。夜分梦神语曰："汝节行上闻于天，当有以相助。"晨兴，母子述所梦皆符，颇怪之。其子曰："取屋后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钱

数百。自是，每掘辄得钱。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两月余，官俸亦至，人以为苦节所感。

马节妇，年十六，归平湖诸生刘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贫，利其再适，必欲夺其志。不与饮食，百计挫之，志益厉。尝闭门自经，或救之，则系绝而坠于地死矣。急解之，渐苏。翁又阴纳沈氏聘，其姑诱与俱出，令女奴抱持纳沈舟。妇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须臾风雨昼晦，疾雷击舟，欲覆者数四。沈惧，乃旋舟还之。事闻于县，县令妇别居。时父兄尽殁，无可归，假寓一学舍，官赡之以老。

王氏，东莞叶其瑞妻。其瑞贫，操舟往来邻境，一月一归。妇纺绩易食。万历二十四年，岭南大饥，民多鬻妻子。其瑞将鬻妇博罗民家，券成，载其人俱来。入门见氏羸甚，问之，不饘粥数日矣。其瑞泣语之故，且示之金，妇笑而许之。及舟发宝潭，跃入潭中死。两岸观者如堵，皆谓水迅，尸流无所底。其瑞至，从上流哭数声，尸忽涌出，去所投处，已逆流数十步矣。

刘氏，博平吴进学妻。杨氏，进性妻。进学疫死，既葬，刘夜匍匐缢于墓所。未几，进性亦疫死，杨一恸几绝。姑议嫁之，杨曰："我何以不如姒。"遂缢死。

谭氏，南海方存业妻。生子三月，夫亡，悲号欲殉。母乃姑交止之，且讽改适。氏垂涕曰："吾久不乐生，特念姑与儿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复言。及子七岁，遣就塾师，先令拜姑，微示付托意，窃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复劝改适，氏愈愤，中夜缢死。又张氏，临清林与岐妻。夫亡，欲自缢，舅姑慰之曰："尔死，如遗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妪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妪，遂不食死。

李烈妇，余姚吴江妻。年二十，夫与舅俱卒，家酷贫，妇纺绩养姑，己恒冻馁。有黄某者，谋娶之，贿夫族某使饵其姑，未即从。某乃阴与黄及父家约，诡称其母暴病，肩舆来迎。妇仓卒升舆，既及门，非父家也。姑亦寻至，布几席，速使成礼。妇佯曰："所以不欲嫁者，为姑老无依耳。姑既许，复何言。然妾自夫殁未尝解带，今愿一洗沐。"又问："聘财几何？"姑以数对。曰："亟怀之去。姑在，我即从人，殊赧颜也。"众喜，促姑行，为具汤。汤至，久不出，辟户视之，则缢死矣。其后，崇祯十五年，余姚又有黄烈妇者，金一龙妻。夫早殁，黄截指自誓，立从子为嗣，与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党利其财，绐令还家，间道送于熊。黄知势不可挽，愿搜括所有以偿聘金，不听，相持至夜

深，引刀自刎未殒。其姑闻之，急趋视，黄曰：“妇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复何求。”遂剜喉以绝。郡邑闻之，毙熊氏子狱中。

须烈妇，吴县人。夫李死，市儿悦其色，争欲娶之。妇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犹杀我夫耶！”市儿乃纠党聚谋，将掠之。妇惊奔母，母惧不敢留。返于姑，姑惧知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妇泣而归。邻人劝之曰：“若即死，谁旌若节者，何自苦若此？”妇度终不免，自经死。

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逾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目乃瞑。

马氏，山阴刘晋啸妻。万历中，晋啸客死，马年二十许，家无立锥。伯氏有楼，遂与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给养，不下梯者数十年。常用瓦盆贮新土，以足附之。邻妇问故，曰：“吾以服土气耳。”年六十五卒。

谢烈妇，名玉华，番禺曹世兴妻。世兴为冯氏塾师，甫成婚，即负笈往。亡何病归，不能起，妇誓不改适。曹族之老嘉之，议分祭田以赡。或谓妇年方盛，当俟襄事毕，令归宁，妇佯诺。及期，驾舆欲行，别诸姒，多作诀语，徐入室闭户，以刀自断其颈。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满衣，尚未绝，见诸人入，亟以左手从断处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瞑。

张氏，桐城李栋妻。栋死无子，张自经于床。母救之，奋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夺斧，抑而坐之蓐间，张瞶闷不语。家人稍退，张遽揜身出户投于水。水方冰，以首触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妇王氏，高文学妻。文学死，父道美来吊，谓王曰：“无过哀。事有三等，在汝自为之。”王辍泣问之，父曰：“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王即键户，绝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戚家妇者，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刘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风痹，金扶浴温泉。暴风雨，山水陡发，夫不能动，令金急走。金号泣坚持不肯舍，并溺死。尸流数十里而出，手犹挽夫不释云。又应山诸生王芳妻杨氏。芳醉坠塘中，氏

赴水救之。夫入水益深，氏追深处偕死。

王氏，山阴沈伯燮妻。议婚数年，伯燮病厉，手挛发秃，父母有他意。女问："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许时固佳儿，今乃病。"女曰："既许而病，命也，违命不祥。"竟归之。伯燮病且惫，王奉事无少怠。居八年卒，嗣其从子。更出簪珥佐舅买妾，更得子。逾年，舅姑相继亡，王独抚二幼孤，鬻手食之，并成立。

李孝妇，临武人，名中姑，适江西桂廷凤。姑邓患痰疾，将不起，妇涕泣忧悼。闻有言乳肉可疗者，心识之。一日，煮药，巘香祷灶神，自割一乳，昏仆于地，气已绝。廷凤呼药不至，出视，见血流满地，大惊呼救，倾骇城市，邑长佐皆诣其庐，命亟治。俄有僧踵门曰："以室中蕲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苏，比求僧不复见矣。乃取乳和药奉姑，姑竟获全。又洪氏，怀宁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许，疾不能起，洪剜乳肉为羹而饮之，获愈，余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数日后，群鸭自水中衔出，鸣噪回翔，小童获以告姑。姑起视之，乳血犹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硃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

倪氏，兴化陆鰲妻。性纯孝，舅早世，悯姑老，朝夕侍寝处，与夫睽异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毙，躬为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进，姑啖之愈。远近称孝妇。

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刲臂，侍婢惊持之。舅闻，嘱医言病不宜近腥腻，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进，则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医绐我，使姑未鉴我心。"复刲肉寸许，恸哭奠箦前，将阖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妇不获复事我姑，以此肉伴姑侧，犹身事姑也。"乡人莫不称其孝。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徐贞女 刘氏 余氏 虞凤娘 林贞女 王贞女 倪美玉刘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妇 于氏台氏 胡氏王氏 刘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烈妇柴氏 周氏王氏 荆娲宋氏 李氏陈氏 蕲水李氏婢阿来 万氏王氏五烈妇 明伦堂女陈氏 泽二李氏 姜氏 六安女 石氏女谢氏 庄氏 冯氏唐烈妻陈氏刘氏 唐氏颜氏 卢氏 于氏萧氏 杨氏仲氏女何氏 赵氏 倪氏王氏 韩氏 邵氏李氏 江氏 杨氏 张氏石氏王氏等 郭氏 姚氏 硃氏徐氏女定州李氏 胡敬妻姚氏熊氏 丘氏乾氏 黄氏 洗马畈妇 向氏 雷氏 商州邵氏吕氏 曲周邵氏 王氏 吴之瑞妻张氏 韩鼎允妻刘氏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张氏兰氏等 张秉纯妻刘氏陶氏田氏 和州王氏 方氏 陆氏子道弘妻于氏 项淑美王氏甬上四烈妇 夏氏

徐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济。年十五，里豪汤一泰艳之，倚从子祭酒宾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归。一泰恚甚，胁有司摄施妇，欲庭夺以归，先使人捽之济父子及媒妁数人，殴之府门，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摄，候理，次城东旅舍，思不免，夜伺人静，投池中死，衣上下缝纫不见寸体。观者皆泣下，共舁古庙，盛夏郁蒸，蝇不敢近。郡守张德明临视，立祠城东祀之。

刘氏，京师人。有松江人戍边者，诈称无妻，娶刘。既而遇赦归，绐刘曰："吾暂归省。"久之不复至，刘抵松访之，夫拒不纳。刘哭曰："良人弃我，我将安归。"乃翦发为尼，行乞市上，人多怜而周之。刘置一棺，夜卧棺中数十年。邻火起，刘入棺，呼曰："乞与阖棺，以毕吾事。"遂焚死。

余氏，黄冈宋蒙妾。蒙妻刘，举子女各一人，余无所出。及蒙卒，刘他适，妾辛勤育之。日事纺绩，非丙夜不休。壶政严肃，亲属莫敢窥其门。逾二十年，忽谓子女曰："吾命将尽，不能终视若辈，惟望若辈为上流人尔。"越数日，无疾而逝。

虞凤娘，义乌人。其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恳其父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即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绝口不言，自经死。

林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参政。女幼许长乐副都御史陈省子长源，既纳币，长源卒。女蓬首削脂泽，称疾卧床，哭无声而神伤。或谓未成妇，何自苦。答曰："子名氏、岁月饰而椟之以归陈，忍自昧

哉！”固请于父，欲赴陈丧，父为达其意。陈父答曰：“以凶归，所不忍，以好归，畴与主之？姑俟丧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缓之，觊夺吾志也。”遂不食，积七日，呕血死。

王贞女，昆山人，太仆卿宇之孙，诸生述之女，字侍郎顾章志孙同吉。未几，同吉卒。女即去饰，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驾行者。父母有难色，使妪告其舅姑，舅姑扫庭内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敛容见舅姑，有终焉之意。姑含泪曰：“儿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妇。”女闻姑称新妇，泪簌簌下，遂留执妇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视姑眠食外，辄自屏一室，虽至戚遣女奴候视，皆谢绝，曰：“吾义不见门以外人。”后姑病，女服勤，昼夜不懈。及病剧，女人候床前，出视药灶，往来再三，若有所为。群婢窥之而莫得其迹，姑既进药则睡，觉而病立间，呼女曰：“向饮我者何药？乃速愈如是。”欲执其手劳之，女缩手有难进之状。姑怪起视，已断一指煮药中矣。姑叹曰：“吾以天夺吾子，常忧老无所倚。今妇不惜支体以疗吾疾，岂不胜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称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归董绪。绪居丧过毁得疾，谓妻曰：“吾无兄弟，又无子。吾死，父母祀绝矣。当以吾屋为小宗祠，置祀田数亩，小宗人递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获与焉，吾无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绪卒，倪立从子为后。治丧毕，携其女及田二十亩嘱其姒曰：“以此累姆。”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妇出拜谢，即入室卧不食。居数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举手别父母亲属而逝，年二十二。

刘烈女，钱塘人。少字吴嘉谏。邻富儿张阿官屡窥之，一夕缘梯入。女呼父母共执之，将讼官。张之从子倡言刘女诲淫，缚人取财。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贼污我名，不可活矣，我当诉帝求直耳。”即自缢。盛暑待验，暴日下无尸气。嘉谏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诬也，伏尸大恸。女目忽开，流血泪数行，若对泣者。张延讼师丁二执前说，女傅魂于二曰：“若以笔污我，我先杀汝。”二立死。时江涛震吼，岸土裂崩数十丈，人以为女冤所致。有司遂杖杀阿官及从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疯癫，舅姑谋夺以妻少子。妇觉，密告其夫，夫泣遣之归宁。妇潜制殓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阖棺，露置水滨，以俗忌恶疾也。妇闻，盂饭沦鸡，偕幼妹至棺所，抱尸浴之，敛以衣衾，阖棺设祭。祭毕，与妹诀，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余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学，赘之于家。数日，邻人宋思徵责于父，见氏美，遂指逋钱为聘物，讼之官。知县马从龙察其诬，杖遣之。及谷下阶，茂将扶以行。谷故未尝出闺阁，见隶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惭发赧，推茂远之。从龙望见，以谷意不属茂也，立改判归思。思即率众拥舆中而去，谷母随之至思舍。谷呼号求速死，断发属母遗茂。思族妇十余人，环相劝尉，不可解，乘间缢死。从龙闻之大惊，捕思，思亡去。茂感妻义，终身不娶。

白氏，清涧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怀娠六月，欲以死殉。众谕之曰："胡不少待，举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无后，但心痛不能须臾缓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妇，博平诸生贾垓妻。垓卒，氏自计曰："死节易，守节难。况当兵乱之际，吾宁为其易者。"执姑手泣曰："妇不能奉事舅姑，反遗孤孙为累。然妇殉夫为得正，勿过痛也。"遂缢。

于氏，颍州邓任妻。任病，家贫，药饵不给，氏罄嫁笥救之。阅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绾一于夫发，自绾其一，抚任颈哽咽曰："妾必不负君。"纳指任口中，令啮为信。任殁三日，缢死。

州又有台氏，诸生张云鹏妻。夫病，氏单衣蔬食，祷天愿代，割臂为糜以进。夫病危，许以身殉，订期三日。夫付红帨为诀，氏号泣受之。越三日，结所授帨就缢，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败我事！令我负三日约。"自是，水浆不入口，举声一号，热血迸流。至七日，顿足曰："迟矣，郎得毋疑我。"母偶出栉沐，扃户缢死。

胡氏，诸城人，遂平知县丽明孙女也。年十七，归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栉拜舅姑堂下，家人怪之，从容答曰："妇不幸失所天，无子，将从死者地下，不得复事舅姑，幸强饭自爱。他日叔有子，为亡人立嗣，岁时奠麦饭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顾家人曰："洗含汝等亲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户自经，母与姑槌门痛哭疾呼，终不顾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脣焦齿黑。父不忍，予之水，谢勿饮。又三日，气息渐微，强起语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殡，奈何？"父许任其事，氏就枕叩头而瞑，年十七。

刘孝女，京师人。父兰卒，矢志不嫁，以养其母。崇祯元年，年四

十六矣，母病殁，女遂绝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锡田妻。崇祯二年，城破，氏与众诀曰："我义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将自缢，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门，众俱奔，氏仓皇缢于户后，恐贼见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镇抚刘光灿妻。夫殁，励志苦守。崇祯四年，贼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弃先夫室何往？"语未已，贼露刃入。即取刀自刺，流血淋漓。贼壮其烈，与饮食，怒不受，以碗击贼，骂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贼食耶！"遂遇害。

烈妇柴氏，夏县孙贞妻。崇祯四年，夫妇避贼山中。贼搜山，见氏悦之，执其手。氏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手。"继扳其肱，又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肱。"贼舍之去，氏骂不绝声，还杀之。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经》、《列女传》。崇祯五年，叛将耿仲明、李九成等据登州反，纵兵淫掠。一小校将辱之，氏绐之去，即投缳死。明日，贼至，怒其诳己，支解之。事平，永命侦贼所在，击斩之，以其首祭墓。时蓬莱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节抚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问所向。答曰："儿岂向患难中求活。"时有麻索在床头，叔以手振之曰："欲决计于此乎？"氏首肯，从容就缢。

荆娲，陕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凤，邑诸生。崇祯五年，流贼掠继母秦氏及荆娲去，起凤驰赴贼营请赎。贼索二马，起凤倾赀得一马，予之。贼止还其母。起凤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令劝妹从己，且欲留为书记。起凤大骂不从，被杀。百计胁荆娲，大骂求死。贼悦其色，割发裂衣以恐之。娲益骂不已，贼乃杀之，年甫十六。巡按吴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陈丹余妻宋氏。丹余为郧阳诸生。崇祯六年，贼至被掠，并执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树立，骂曰："吾母子死白日下，岂受污暗室中。"大骂不行。贼断其手，益大骂，俱被害。

黄日芳妾李氏、陈氏。日芳知霍丘县，崇祯八年，赍计簿入郡。流贼突至，围城。二人相谓曰："主君未还，城必不守，我两人独有一死耳。"密缝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携赴藏天涧死。越三日，日芳至，号哭涧侧。两尸应声浮出，颜色如生，手尚相援。

蕲水李氏，诸生何之旦妻。流贼至蕲，执而逼之去，不从，则众挟之。李骂益厉，啮贼求死。贼怒，刺之，创遍体，未尝有惧色，贼断其颈死。从婢阿来抱李幼女，守哭。贼夺女将杀之，不与，伏地以身庇之。刺数十创，婢、女俱死。

万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庆女孙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祯八年，流贼陷其城，恸哭孀姑前，命诸妇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节。"诸子环泣，急麾之曰："汝辈男子，当图存宗祀，何泣焉？"长子承舜泣曰："儿读书，惟识忠孝字耳，愿为厉鬼杀贼，何忍母独死。"遂负母投于塘。诸妇女孙相随死者十数人，仅存子希舜，求其尸，其聚塘坳，无一相离者。

流贼陷和州，王氏一时五烈妇；王用宾妻尹氏，用贤妻杜氏，用聘妻鲁氏，用极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刘台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别墅，誓偕死。及贼登陴，呼声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污贼刃。"结缳，缳断，适用贤所佩剑挂壁上，杜趋拔之，争磨以刭，次第死。州又有女，失其姓，与诸妇共匿明伦堂后。其四人已为贼执，用帛牵之。独此女不肯就执，多方迫之不得。四妇劝之，泣曰："我处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头抢地。贼搴其足而曳之，女大骂。贼怒，一手搴足，以刀从下劈之，体裂为四。

陈氏，泾阳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将死，以遗孩属陈。陈曰："吾当生死以之。"流贼至，陈抱子避楼上。贼烧楼，陈从楼檐跳下，不死。贼视其色丽，挟之马上，陈跃身坠地者再。最后以索缚之，行数里，陈力断所系索，并鞍坠焉。贼知不可夺，乃杀之。贼退，家人收其尸，子呱呱怀中，两手犹坚抱如故。

鸡泽二李氏。一同邑田蕴玺妻。遇乱，蕴玺兄弟被杀。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创难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当存此子以留田氏后。"遂弃己女，抱其子赴城，得无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乱，举家走匿。翁姑旋被杀，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岁者共逃，力罢，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岂再得乎！子虽难舍，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弃男，负叔而走。

宋德成妻姜氏，临清人。德成知赞皇县，寇入署，姜投井。贼出之，逼令食，骂曰："待官兵剿汝，醢为脯，吾当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贼曰："吾废人也，速杀为幸。"贼怒杀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祯中，流贼入境，见其美，将犯之。以帕蒙其头，辄坏之，曰："毋污我发。"被以锦衣，又掷之曰："毋污吾身。"强拥诸马上，复投地大骂请死。贼怒刃之，既而叹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随父守仁寓五河。崇祯十年，流贼突至，执欲污之。女抱槐树厉声骂贼。贼使数人牵之不解，剖其两手，骂如初。又断其足，愈骂不绝，痛仆地佯死。贼就褫其衣，女以口啮贼指，断其三，含血升许喷贼，乃瞑。贼拥薪焚之，厥后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则燥，旸则湿。村人骇异，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许。

又当涂举人吴昌祚妻谢氏，为乱卒所掠。谢以手抱树，大骂不止。卒怒，断其附树之指，复拾断指掷卒面，卒磔杀之。

周彦敬妻庄氏。彦敬，栖霞知县。氏读书知大义，乱起，乡人悉窜山穴中。庄以男女无别，有难色。彦敬强之曰："不入，且见杀。"庄曰："无礼不如死，君疑我难死乎！"既引刀自裁。彦敬感其义，终身不复娶。

梁凝禧妻冯氏。凝禧，随州诸生。崇祯十年，闻贼警，夫妇买舟避难。行至西河，贼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妇要同死，氏诀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无子，老母在堂，幸速逃，明早可于此地寻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尸于分手处。

唐烈妻陈氏。烈，孝感诸生。崇祯十年，从夫避难山砦。贼突至，夫与子俱奔散，陈独行山谷间。砦人曰："非唐氏妪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陈问夫与子至未，曰："未也。"陈泣曰："我茕茕一妇人，靡因而至。诸君虽怜而生我，我何面目安兹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贞，弃夫之难不义。失贞与义，何以为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贼至，逼去不从，大骂死。

又刘氏，怀宁人，应天府丞颜素之孙妇也。崇祯末，乱兵焚掠江市。其舅与夫先在南京。刘孑身出避，仓皇无所之，见男妇杂走登舟，慨然曰："吾侪妇人，保姆不在，义不出帷，敢乱群乎！"遂投江死。

唐氏，广济潘龙跃妻。崇祯十三年避贼灵果山。贼至，加刃龙跃颈，索钱。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许。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许。唐知夫不免，投于塘，女从之。贼怆然释其夫。

又颜氏，长乐诸生黄应运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杀应运生母詹

氏，颜泣诉，愿身代。及颜方受刃，妾曾又奔号曰：“此我主母，无所出，愿杀我以全其命。”卒感其义，两释之。

颍州卢氏，王瀚妻。家贫，舂织终岁。崇祯十四年大饥，夫患疫。氏语夫曰：“君死，我当从。”及夫死，时溽暑，氏求亲戚敛钱以葬曰：“我当死，但酷热无衣棺，恐更为亲戚累，迟之秋爽耳。”闻者咳之。及秋，尽粜其新谷，置粗布衣，余买酒蔬祀夫墓。归至家，市梨数十进姑，并贻妯娌，语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缢。

于氏，汝州张鐸妻。崇祯十四年，贼破城，氏谓两婢曰：“吾辈今日必死，曷若先出击贼，杀贼而毙，不失为义烈鬼。”于是执梃而前，贼先入者三，出不意，悉为所踣。群贼怒，攒刺之，皆死。

萧氏，万安赖南叔妻。夫早丧，无子，遗一女。寇大起，筑室与女共居。盗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门，詈曰：“昔宁化曾氏妇，立砦杀贼。汝谓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杀汝。”贼怒，纵火焚之，二人咸烬。

又杨氏，安定举人张国纮妾。崇祯十六年，贼贺锦攻城急。国纮与守者议，丁壮登陴，女子运石。杨先倡，城中女子从之，须臾四城皆遍。及城陷，杨死谯楼旁。事定，家人获其尸，两手犹抱石不脱。

仲氏女，湖州人，随父贾汉阳。崇祯中，汉阳陷，从群妇将出城，贼守门者止之。有顷，贼大肆淫掠，见女美，执之。女■面披发，大骂。贼具马，命二贼挟之上，连坠伤额，终不肯往。贼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头往？”笑曰：“头往善。”遂被害。

邝抱义妻何氏。抱义，临武诸生。崇祯末，氏为贼所执，乃垢面蓬发绐以病疫，贼惧释之。及贼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谒拜伯叔，犹赭颜汗发。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对贼，牵臂引裾，虽免污辱，何以为人！”竟忿恚不食死。

汤祖契妻赵氏。祖契，睢州诸生。氏知书，有志节。崇祯十五年，贼陷太康，将抵睢。氏语家人曰：“州为兵冲，未易保也。脱变起，有死耳。”及城破，属祖契负其母以逃，而己阖户自经，家人解之，投井，复为家人所阻，怒曰：“贼至不死，非节也，死不以时，非义也。”贼至，环刃相向，牵之出，厉声诃贼，遂遇害。

萧来凤妻倪氏。来凤，商城贡生，慷慨有大节。贼逼受职，不屈死，倪自经从之。又有宋愈亨，深泽举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

既如此，吾敢相负。”媳韩生男甫六日，愿从死，相对缢。

邵氏，邹县张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贼。欲迫李行，邵骂曰：“亡夫以妾托我，岂令受贼辱。”贼怒杀之。李知不免，绐曰：“我有簪珥埋后园井旁。”贼随李发之，至则曰：“主母为我死，我岂独生。”即投井。贼下井扶之，李披发破面骂不已，扭其衣欲令并死井底，叫声若雷。贼知不可强，乃刃之。

宗胤芳妻江氏，鲁山人。子麟祥，进士。流贼之乱，江与麟祥妻袁氏率孙女、孙妇九人登楼，俱悬于梁。视其已死，乃引刀自刭。

曹复彬妻杨氏。复彬，江都诸生。城破，复彬创仆地，杨匿破屋中。长女蒨文，年十四，趣母决计。次女蒨红，年十二，请更衣死。杨止之，复彬执不可，乃为三缳，次第而缢。

梁以樟妻张氏，大兴人。以樟知商丘县。崇祯十五年，流贼围商丘，急积薪楼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缢。谓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赖。”属乳媪匿民家。自缢死。家人举火，诸尸俱烬。

郑完我母石氏，甘州卫人。完我，南阳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祯十六年，贼围甘州，石预戒家人积薪室中。及城陷，携王及一孙女纵火自焚。寇退，出尸灰烬间，姑媳牵挽不释手。女距三尺许，覆以甕，启视色如生。

郭氏，长治宋体道妻。崇祯十五年，任国琦作乱，同居诸妇皆罗跪，呼郭不出，独匿垝垣。贼怒，诘其不跪，瞪目厉声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贼加数刃，迄死骂不绝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县之骐女，诸生吴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坚在襁褓，忍死抚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祯末，流贼掠桐城。兄孙林奉母避潜山，氏偕行。贼奄至，孙林格斗死，德坚负氏逃。氏曰：“事急矣，汝书生焉能负我远行，倘贼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顾反绝父祀乎！”叱之去，德坚泣弗忍，氏推之坠层崖下。须臾贼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离远道，安得有金。”贼令解衣验之，骂曰：“何物贼奴，敢作此语！”贼怒，刃交下死。

硃氏，无为人，徐毕璋妻。年十七，归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祯十五年，流贼破城。硃方怀孕，奔井边，谓京曰：“吾妊在怀，井口狭，可推而纳之。”京曰：“唯。”纳毕，即哭呼曰：“父母安在

乎，吾伴嫂死矣！”跃而入。

李氏，定州人，广平教授元荐女，归同里郝生。崇祯十六年，州被兵。生将奉亲避山中，留李与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马将发，李哭拜马前，指庭中井诀曰：“若有变，即洁身此中，以衣袂为识，旁有白线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尸，颜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贡生。流贼陷孝感，姚乘舟避难南湖，欷歔不已。邻舟妇解之曰：“贼入黄，从未杀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杀，畏其不杀耳。”闻贼将入湖，叹曰：“贼至而死，辱矣。”遂携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荩臣妻，大名知县正南女。荩臣父周华，官赣州知官，荩臣从父之任，留妇于家。崇祯十六年，武昌陷，妇匿林薮中，为贼所得，夺刀自刎。贼去，邻妪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残卒南奔，妇只身窜山谷。有胡姓者，欲为子娶之。妇曰：“吾颈可断，汝不闻前事乎！”已，荩臣自江西归，遇贼被杀。妇恸三日，自缢死。

丘氏，孝感刘应景妻。崇祯末，为贼所执，逼从，不可。贼曰：“刃汝。”丘曰：“得死为幸。”贼注油满甕，渍其衣，语同类曰：“此妇倔强，将巇之。”丘哂曰：“若谓死溺、死焚、死刃有间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贼怒，束于木焚之，火炽，骂不绝口。同邑乾氏，年十七，归高文焕。文焕卒，无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复苏。自是断荤，日不再食。崇祯十六年，闻贼陷德安，将及孝感。从子高骞将扶避山砦，氏曰：“吾老矣，岂复出门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后园池中死。

邑又有黄氏，张挺然妻。崇祯末，贼帅白旺陷德安，授挺然伪掌旅。黄泣止之，不听。贼令挺然取妇为质，黄携十岁儿匿青山砦。挺然诱以利，劫以兵，且使亲戚招之，皆不应。已而破砦，焚己居以穷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儿金簪，儿以绾发，黄怒，拔弃之曰：“何为以贼物污首！”久之，贼败，挺然走死襄阳，黄耕织以抚其子，乡人义之。

蕲水洗马畈某氏，为贼所执，不从。贼刃其腹，一手抱婴儿，一手捧腹，使气不即尽以待夫。夫至，付儿，放手而毙。

向氏，黄陂人。年十八，归王旦士。未久，贼陷黄陂，被执。贼持刀迫之，氏骂不绝口。贼指众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尽杀，而后及汝。”氏曰：“我义不辱，与家人何与！”夺刃自刎。贼怒，立磔之。

刘长庚妾雷氏。长庚为同州诸生。贼陷潼关，将及州，长庚拜家庙，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长，且有子，当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当从吾死。”雷曰：“妾志也。”长庚携酒登楼，谓妾曰：“汝平日不饮，今当共醉。”妾欣然引满。长庚且饮且歌，夜半遍题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对曰：“请先之。”夺刀自刎。长庚乃解所系条，缢于梁。女方七岁，横刀于壁，以颈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国用子匡伦妻也。流贼将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贼驱使执爨，骂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为狗贼作饭耶！”贼怒，斫其足，骂益厉，断舌寸磔之。

关陈谏妻吕氏。陈谏，云梦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关坤，吕每谈及，辄感慨欷歔曰：“妇人义当如是。”崇祯末，寇陷邻郡，吕谓夫曰：“贼焰方张，不如早为之所。”取鱼网结其体甚固。俄寇至，俾缝衣，吕投剪破贼面，骂曰：“贼敢辱我针黹乎！手可断，衣不可缝。”贼怒，磔之，投于水。

邵氏，曲周李纯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为寇所得，问洞所在。绐之行，寇喜随之，径往井傍，投井死。洞中五十余人俱获免。

王氏，宛平刘应龙妻。年十六，嫁应龙。家贫，以女红养舅姑。应龙父子相继亡，王事姑抚子。阅二十年，贼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长孙奉事祖母，妇死已决。”遂携幼子投井死。

吴之瑞妻张氏。之瑞，宿松诸生。福王时，城陷，军士欲污之。张恐祸及夫与子，绐曰：“此吾家塾师，携其子在此。吾丑之，若遣去，则惟命。”夫与二子去已远，张乃厉声唾骂，撞石死。

韩鼎允妻刘氏。鼎允为怀宁诸生。福王时，城溃。舅姑双柩殡于堂，刘守不去。贼欲剖棺，刘抱棺号哭，贼释之。一女年十三，贼欲纵火，而数盼其女。刘绐之曰：“苟不惊先柩，女非所惜也。”贼喜投炬，携女去。刘送女，目门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贼怒，刃刘，刘骂不绝

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节者，江都诸生也。其祖姑有适林者，其姑有适李者，其叔母曰刘氏、邹氏、胡氏。而煜节之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围，与刘约俱死，各以大带置袖中。城破，女理发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缢死。刘有女甫一岁，啼甚惨。刘乳之，复以糕饵一器置女侧，乃死。邹与胡亦同死。适林者，投井死。适李者，遭掠，绐卒至井旁，大骂投井死。时称一门六烈。

张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抚其子泣曰："向也抚孤为难，今也全节为大。儿其善图，吾不能顾矣。"遂赴水死。

又兰氏，孙道升继妻。其前妻女曰四，兰所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孙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乾、道新并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从弟子启先妻董氏。江都之围，诸妇女各手一刃一绳自随。城破，巽先缢死。兰时五十四，引绳自缢死。王氏、丁氏投舍后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节三十年，头尽白，投井死。有女嫁于吴，生女曰睿，方八岁，适在外家，从死于井。董氏以带系门枢，缢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陈氏，方寄居，与董氏同处，亦自缢死。四与七同缢于床死。

同时有张廷铉者，妻薛氏，城破自缢死。廷铉之妹曰五，遇卒鞭挞使从己，大呼曰："杀即杀，何鞭为！"遂杀死。

张秉纯妻刘氏。秉纯，和州诸生。家故贫，氏操井臼，处之怡然。国亡，秉纯绝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阅十有六日，肌骨销铄，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绝。

陶氏，当涂孙士毅妻，守节十年。南都覆，为卒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否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不忍杀，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护，亦被杀。

田氏，仪真李铁匠妻，姿甚美。高杰步卒掠江上，执犯之，田以死拒。挟马上，至城南小桥，马不能渡。田绐卒牵衣行，睹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并溺死。

王氏，和州诸生张侣颜妻。南都不守，刘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阳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贼势汹汹，我少妇，即苟免，何面

目回夫家。此张氏一线，善抚之。”言讫，挺身跳洞外，洞高数十仞，乱石巉岩若锋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钱秉镫妻。避寇寓南都。岁祎，饘粥不给，以女红易米食其夫，己与婢仆杂食糠籺。客过，洁茗治馔，取诸簪珥，与秉镫游者，未尝知其贫也。秉镫与阮大铖同里，有隙，避吴中。方挈子女追寻，得之。已而吴中亦乱，方知不免，乃密纫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陆氏，嘉定黄应爵妻。少丧夫，家贫，纺绩自给逾三十年。甫殁，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仓卒欲赴井。长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恋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继之，并溺死。

于氏，丹阳荆溱妻。溱父大澈为乱兵所杀。于闻变，知不免，谓溱曰：“请先杀妾。”溱不忍，怒曰：“君不自杀，欲留为乱兵污耶！”溱恸哭从之。

项淑美，淳安人，适方希文。希文好蓄书。杭州不守，大帅方国安溃兵掠江浒，数百里无宁宇。希文避山间，载书以往。会幼子病疹，希文出延医，淑美与一妪一婢处。是夕，乱兵突至，纵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与俱出，正色叱曰：“出则死于兵，不出死于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时妪已先去，见火炽复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应，急取书霍左右，高与身等，坐其中。须臾火迫，书尽焚，遂死。贼退，希文归，则余烬旋而成堆，若护其骨者。一恸，灰即散，乃收骨瘗先兆。

先是，有慈谿王氏，归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适他出，氏坚坐小楼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烬，惟心独存。夫归，捧之长号，未顷即化。

甬上四烈妇。钱塘张氏，鄞县举人杨文瓒妻。国变后，文瓒与兄文琦，友华夏、屠献宸，俱坐死。张纫箴联其首，棺殓毕，即盛服题绝命诗，遍拜族戚。吞脑子不死，以佩带自缢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缢。夏继妻陆氏结帨于梁，引颈就缢，身肥重，帨绝堕地。时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摇扇，谓其人曰：“余且一凉。”既复取帨结之而尽。有司闻杨、华三妇之缢，遣丐妇四人至献宸家，防其妻硃氏甚严。硃不得间，阳为欢笑以接之，且时时诮三妇之徒自苦也。数日，防者稍懈，因谓之曰：“我将一浴，汝侪可暂屏。”丐妇听之，阖户自尽。时称“甬上四烈妇。”

夏氏，黔国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乱，天波出走，母陈、妻焦亦避外舍。惧贼迫，焦谓姑曰：“吾辈皆命妇，可陷贼手乎！”举火自焚死。夏归其母家，获免。后天波自永昌还，夏复归府，则已薙为尼矣。天波感其义，俾佐内政。及天波从亡缅甸，夏遂自经。时城中大乱，死者载道，尸为乌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尸弃十余日，独无犯者。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亡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今摭其有关成败者，作《宦官传》。

○郑和侯显 金英兴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刘永诚 怀恩覃吉 汪直 梁芳 钱能等 何鼎邓原等 李广 蒋琮 刘瑾 张永谷大用魏彬等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

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十一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国。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

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英宗立，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珵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珵者，英也。

也先入寇，至德胜门，景帝敕安与李永昌同于谦、石亨总理军务。永昌，亦司礼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赃罪，下狱论死。帝令禁锢之，终景帝世废不用，独任安。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及遣都给事中李寔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寔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预！”及易储诸，人遂疑安预谋矣。

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英宗复辟，盖磔景帝所用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谓其与黄□宏扌冓邪议，易太子，且与于谦、王文谋立外籓。于是给事、御史皆言安与诚、良等为党，宜同罪。帝宥之，但夺职。是时，中官坐诛者甚众，安仅获免云。安佞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

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院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来吉士。十四年从征，殁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水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时始卒。

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宠眷，英、弘莫逮也。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张秋河，道卒，囊无十金。

阮浪至景帝时，为御用监少监。英宗居南宫，浪入侍，赐镀金绣袋及镀金刀。浪以赠门下皇城使王瑶。锦衣卫指挥卢忠者，险人也，见瑶袋刀异常制，醉瑶而窃之，以告尚衣监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变，言浪传上皇命，以袋刀结瑶谋复位。景帝下浪、瑶诏狱，忠证之，浪、瑶皆磔死，词终不及上皇。英宗复辟，磔忠及平，而赠浪太监。

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鐸。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

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廕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剌，振遂败。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师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虓怒。成国公硃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其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谏，振终弗从。八月己酉，帝驻大同，振益欲北。镇守太监郭敬以敌势告，振始惧。班师，至双寨，雨甚。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败报闻，百官恸哭，都御史陈镒等廷奏振罪，给事中王竑等立击杀马顺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脔王山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先是，郭敬镇大同，几造箭镞数十甕，以振命遗瓦剌，瓦剌辄报以良马。及帝亲征，西宁侯宋瑛、驸马都尉井源为前锋，遇敌阳和，敬又挠使败。至是逃归，亦坐诛。

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

曹吉祥，滦州人。素依王振。正统初，征麓川，为监军。征兀良哈，与成国公硃勇、太监刘永诚分道。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征邓茂七于福建，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景泰中，分掌京营。后与石亨结，帅兵迎英宗复位。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钅睿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二人恶言官有言，共谮于帝，命吏部尚书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调用。于是给事何□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吴祯等二十三人改知县。会有风雷雨雹之变，帝乃悟，悉还其职。未几，二人争宠有隙，御史杨瑄、张鹏劾之，吉祥乃复与亨合，乘间醞帝。帝为下瑄等诏狱，而逮治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事具贤传。承天门灾，帝命阁臣岳正草罪己诏，诏语激切。吉祥、亨复醞正谤讪，帝又谪正。焰益张，朝野仄目。

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贤力言夺门非是，始大悟，疏吉

祥。无何，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穀帛恣所取。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己随黜退也，皆愿尽力效死。钦问客冯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天顺五年七月，钦私掠家人曹福来，为言官所劾。帝令锦衣指挥逮杲按之，降敕遍谕群臣。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今复尔，殆矣。"谋遂决。是时甘、凉告警，帝命怀宁侯孙镗西征，未发。吉祥使其党掌钦天监太常少卿汤序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而已以禁军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是夜，镗及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趣镗由长安右门隙投疏入。帝急絷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钦知亮逸，中夜驰往逮杲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杲头示贤曰："杲激我也。"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纵火。守卫者拆河□需砖石塞诸门。贼往来叫呼门外。镗遣二子急召西征军击钦于东长安门。钦走攻东安门，道杀瑾。复纵火，门毁。门内聚薪益之，火炽，贼不得入。天渐曙，钦党稍稍散去。镗勒兵逐钦，斩铉、钅睿，镗子軏斫钦中膊。钦走突安定诸门，门尽闭。奔归家，拒战。会大雨如注，镗督诸军大呼入，钦投井死。遂杀鐸，尽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于市。汤序、冯益及吉祥姻党皆伏诛。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

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其他宦者若跛儿干、亦失哈、喜宁、韦力转、牛玉之属，率凶狡。土木之败，跛儿干、喜宁皆降敌。跛儿干助敌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为敌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执而诛之。喜宁数为也先画策，索赏赐，导入边寇掠。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还京索礼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书报边臣。至独石，参将杨俊擒宁送京师，景泰元年二月磔于市。亦失哈镇辽东。敌犯广宁，亦失哈禁官军勿出击。百户施带儿降敌，为脱脱不花通于亦失哈。正统十四年冬，带儿逃归，巡按御史刘孜并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诛带儿，而置亦失哈不问。韦力转者，性淫毒，镇守大同，多过恶。衔军妻不与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杀养子。天顺元年，工部侍郎霍瑄发力转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为妾诸不法事。帝怒，执之下锦衣卫狱，既而宥之。牛玉事，详《吴废后传》。

其与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刘永诚，永乐时，尝为偏将，累从北征。宣德、正统中，再击兀良哈。后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团营。英宗复辟，勒兵从，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诚始卒。

怀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纶族弟也。宣宗杀纶，并籍恩父太仆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宫为小黄门，赐名怀恩。宪宗朝，掌司礼监。时汪

直理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鲠无所挠，诸阉咸敬惮之。员外郎林俊论芳及僧继晓下狱，帝欲诛之，恩固争。帝怒，投以砚曰："若助俊讪我。"恩免冠伏地号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镇抚司曰："汝曹谄芳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径归，称疾不起。帝怒解，遣医视恩，卒释俊。会星变，罢诸传奉官。御马监王敏请留马房传奉者，帝许之。敏谒恩，恩大骂曰："星变，专为我曹坏国政故。今甫欲正之，又为汝坏，天雷击汝矣！"敏愧恨，遂死。进宝石者章瑾求为锦衣卫镇抚，恩不可，曰："镇抚掌诏狱，奈何以贿进。"当是时，尚书王恕以直谏名，恩每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宪宗末，惑万贵妃言，欲易太子，恩固争。帝不怿，斥居凤阳。孝宗立，召归，仍掌司礼监，力劝帝逐万安，用王恕。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卒，赐祠额曰显忠。

同时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阉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宪宗赐太子庄田，吉劝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迁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黑眚见宫中，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知外事。直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独都御史王越与结欢。明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武城县典史诘之，力朋击典史，折其齿，射杀一人。直廉得以闻，逮治论斩。力朋后得幸免，而帝以此谓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

建宁卫指挥杨晔，故少师荣曾孙也，与父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玙所。玙为请瑛，瑛阳诺而驰报直。直即捕晔、玙考讯，三琶之。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晔不胜苦，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直不复奏请，捕士伟下狱，并掠其妻孥。狱具，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皆无故被收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五月，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珝、刘吉奏其状。帝震怒，命司礼太

监怀恩、覃吉、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言："疏出谁意？"辂口数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翊慷慨泣下。恩遂据实以奏。顷之，传旨慰劳。翼日，尚书忠及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罢西厂，使怀恩数直罪而宥之，令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中外大悦。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阁疏出司礼监黄赐、陈祖生意，为杨晔报复。帝即斥赐、祖生于南京。御史戴缙者，佞人也，九年秩满不得迁。窥帝旨，盛称直功。诏复开西厂，以千户吴绶为镇抚，直焰愈炽。未几，令东厂官校诬奏项忠，且讽言官郭镗、冯贯等论忠违法事。帝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众知出直意，无敢违，竟勒忠为民。而左都御史李宾亦失直旨褫职，大学士辂亦罢去。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囊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惟河南巡抚秦纮与直抗礼，而密奏直巡边扰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直年少喜兵。陈钺讽直征伏当加，立边功自固。直听之，用抚宁侯硃永总兵，而自监其军。师还，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又用王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越封威宁伯，直再加禄米。已，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按强珍发钺奸状，直右钺谪珍。于是恶直者，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犹未敢攻直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厚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

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越。直既久镇不得还，宠日衰。给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阁臣万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抚郭镗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不复设。中外欣然。寻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缙由御史不数年至南京工部尚书。越、钺颇以材进。缙无他能，工侧媚而

已。

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而陈准代为东厂。准素善怀恩，既代铭，诫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预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宪宗朝内侍也。贪黩谀佞，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大惧，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朝。帝惧，乃止。孝宗立，谪芳居南京，寻下狱，兴亦斥退。正德初，群阉复荐兴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尚书刘大夏、给事中周玺、御史曹来旬谏，不听。兴遂复用，而芳卒废以死。

钱能，芳党也。宪宗时，郑忠镇贵州，韦朗镇辽东，能镇云南，并恣纵，而能尤横。贵州巡抚陈宣劾忠，因请尽撤诸镇监，帝不允。而云南巡按御史郭阳顾上疏誉能，请留之云南。旧制，安南贡道出广西，后请改由云南，弗许也。能诈言安南捕盗兵入境，请遣指挥使郭景往谕其王，诏从之。能遂令景以玉带、彩缯、犬马遗王，绐其贡使改道云南。边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复遣景与指挥卢安等索宝货于干崖、孟密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孙，许为奏授宣抚。逾三年，事发。诏巡抚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锺蕃往按，事皆实。帝宥能，而致其党九人于法。指挥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复上疏为二人求宥，帝曲从之。巡按御史甄希贤复劾能杖守矿千户一人死，亦不罪。召归，安置南京。复夤缘得南京守备。时恕为南京参赞尚书，能心惮恕不敢肆。久之卒。

韦眷、王敬亦芳党。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请以广南均徭户六十隶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诏给其半。眷又诬奏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结蔡用妄举李父贵冒纪太后族，降左少监，撤回京。事详《纪太后传》。

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挟臣同行。伪为诏，括书画、古玩，聚白金十万余两。至苏州，召诸生使录妖书，且辱之。诸生大哗。巡抚王恕以闻。东厂尚铭亦发其事。诏斩臣，而黜敬充孝陵卫净军。

何鼎，余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为长随，上疏请革传奉官，为侪辈所忌。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出入宫禁，尝侍内庭宴。帝如厕，鹤龄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鹤龄复窥御帷，鼎持大瓜欲击之，奏言："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皇后激帝怒，下鼎锦衣狱。问主使，鼎曰："有。"问为谁，曰："孔子、孟子也。"给事中庞泮、御史吴山及尚书周经、主事李昆、进士吴宗周先后论救，帝以后故，俱不纳。后竟使太监李广杖杀鼎。帝追思之，赐祭勒其文于碑。是时，中官多守法，奉诏出镇者，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皆谦洁爱民。兵部上其事，赐敕旌励。又有司礼太监萧敬者，历事英宗、宪宗，谙习典故，善鼓琴。帝尝语刘大夏曰："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独李广、蒋琮得帝宠任，后二人俱败，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余始卒。

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勿治。广初死时，司设监太监为请祠额葬祭，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

蒋琮，大兴人。孝宗时，守备南京。沿江芦场，旧隶三厂。成化初，江浦县田多沉于江，而濒江生沙洲六，民请耕之，以补沉江田额。洲与芦场近，又瓦屑坝废地及石城门外湖地，故不隶三厂。太监黄赐为守备时，受奸民献，俱指为芦场，尽收其利。民已失业，而岁额租课仍责偿之民。孝宗立，县民相率醞于朝，下南京御史姜绾等覆按。弘治二年，绾等劾琮与民争利，且用揭帖抗诏旨。琮条辨绾疏，而泛及御史刘恺、方岳等及南京诸司违法事。给事中韩重因星变请斥琮及太监郭镛等，以弭天怒，未报。而太监陈祖生复奏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私种南京后湖田事。后湖者，洪武时置黄册库其中，令主事、给事中各一

人守之，百司不得至。岁久湖塞，锦、向于湖滩稍种蔬伐苇，给公用，故为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适郭镛奉使两广，道南京，往观焉。御史纮等因劾镛擅游禁地。镛怒，归醞于帝，言府尹杨守随勘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帝乃遣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再勘后湖田，并覆绾、琮讦奏事。

明年，奏上，褫锦职，谪守随、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当受献地，私嘱勘官，所讦事皆诬，绾等劾琮亦多不实，并宜逮治。诏逮绾等。御史伊宏、给事中陈璚等皆言不宜以一内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狱，不听。绾等镌级调外，而宥琮不问。时刘吉窃柄，素恶南京御史劾己，故兴此狱。尚书王恕、李敏，给事中赵竑，御史张宾先后言琮、绾同罪异罚，失平，亦不纳。琮由是益无忌。久之，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奏琮僭侈杀人，掘聚宝山伤皇陵气，及殴杀商人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净军。

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

外廷知八人诱帝游宴，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骤谏，不听。尚书张升，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禬，御史王涣、赵佑，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陆昆等，交章论谏，亦不听。五官监候杨源以星变陈言，帝意颇动。健、迁等复连疏请诛瑾，户部尚书韩文率诸大臣继之。帝不得已，使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至阁，议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执不可。尚书许进曰：“过激将有变。”健不从。王岳者，素謇直，与太监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语告帝，且言阁臣议是。健等方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而吏部尚书焦芳驰白瑾。瑾大惧，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环泣。帝心动，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净军。旦日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变，于是健、东阳皆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追杀岳、亨于途，箠智折臂。时正德元年十月也。

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

郤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备南京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皆以传翀、郤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庆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复以救铣等谪杖有差。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因颛擅威福，悉遣党阉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通鉴纂要》成，瑾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誊，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数人，装潢匠役悉授官。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其余枷死者无数。锦衣狱徽纆相属。恶锦衣佥事牟斌善视狱囚，杖而锢之。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杖至死。源初以皇变陈言，罪瑾者也。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检讨刘瑞，言路则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郤、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硃廷声、刘玉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辄予封诰，痛绳文吏。宁王宸濠图不轨，赂瑾求复护卫，瑾予之，濠反谋遂成。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颟首而已。

当是时，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尝求学士吴俨贿，不得，又听都御史刘宇谗，怒御史杨南金，乃以大计外吏奏中，落二人职。授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令奴婿闾洁督山东学政。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遣使察核边仓，都御史周南、张鼐、马中锡、汤全、刘宪，布政以下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荩等，并以赦前罪，下狱追补边粟，宪至瘐死。又察盐课，杖巡盐御史王润，逮前运使

甯举、杨奇等。察内甲字库，谪尚书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申救，瑾亦微闻此书乃内臣所为，始释诸臣。而主事何鈇、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监李荣以冰瓜啖群臣，瑾恶之。太监黄伟愤甚，谓诸臣曰："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荣闲住，而逐伟南京。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都给事中许天锡欲劾瑾，惧弗克，怀疏自缢。

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其党张彩曰："今天下所馈遗公者，非必皆私财，往往贷京师，而归则以库金偿。公奈何敛怨贻患。"瑾然之。会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以故事入赂，瑾皆举发致罪。乃遣给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盘察，有司争厚敛以补帑。所遣人率阿瑾意，专务搏击，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浙江盐运使杨奇逋课死，至鬻其女孙。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时中、阮吉、张彧、刘子厉，以无重劾下狱。奎、彧枷且死，李东阳疏救，始释为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谪斥有差。又矫旨籍故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纮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孝宗实录》成，翰林预纂修者当迁秩，瑾恶翰林官素不下己，调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南京六部。

是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皆为瑾腹心。变更旧制，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又遣其党丈边塞屯地，诛求苛刻。边军不堪，焚公廨，守臣谕之始定。给事中高涝丈沧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铨以媚瑾。又以谢迁故，令余姚入毋授京官。以占城国使人亚刘谋逆狱，裁江西乡试额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余姚，以焦芳恶彭华故也。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

增河南额至九十五名，以优其乡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书刘璟无所弹劾，瑾诟之。璟惧，劾其属王尚宾等三人，乃喜。给事中郗夔核榆林功，惧失瑾意，自缢死。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著为律令。

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数瑾罪。瑾始惧，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初，与瑾同为八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谲免。及永出师还，欲因诛瑾，一清为画策，永意遂决。瑾好招致术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从孙二汉当大贵。兵仗局太监孙和数遗以甲仗，两广镇监潘午、蔡昭又为造弓弩，瑾皆藏于家。永捷疏至，将以八月十五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张彩狱毙，磔其尸。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亨、硃恩等，共六十余人，皆降谪。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

张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总神机营，与瑾为党。已而恶其所为，瑾亦觉其不附己也，言于帝，将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趋帝前，诉瑾陷己。帝召瑾与质，方争辩，永辄奋拳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杨一清往讨。帝戎服送之东华门，赐关防、金瓜、钢斧以行，宠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永，不能间也。师出，寘鐇已擒，永遂率五百骑抚定余党。还次灵州，与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计诛之。"因为永画策，永大喜，语详一清传。是时，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师籍籍谓瑾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适永捷疏至，将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俟事成并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献俘，是夜遂奏诛瑾。

于是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奏永辑宁中外，两建奇勋，遂封永兄富为泰安伯、弟容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尝刺龙形及"人王"字于足，永以为妖人，擒之。兵部尚书何鉴乞加永封，下廷臣议。永欲身自封侯，引刘永诚、郑和故事风廷臣，内阁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辞

免恩泽。吏部尚书杨一清言宜听永让，以成其贤，事竟已。久之，坐库官盗库银事，闲住。九年，北边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绥军御之，寇退乃还。

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时太监张忠等已从大江至南昌，方穷治逆党，见永至，大沮。永留数旬，促忠同归，江西赖以安。忠等屡谗守仁，亦赖永营解获免。武宗崩，永督九门防变。世宗立，御史萧淮奏谷大用、丘聚辈蛊惑先帝，党恶为奸，并及永。诏永闲住。已而淮复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实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学士杨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监，提督团营。未几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五月五日为竞渡，诬以擅造龙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瑾诛，大用辞西厂。未几，帝复欲用之，大学士李东阳力谏乃止。六年，刘六、刘七反，命大用总督军务，偕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讨之。大用驻临清，召边将许泰、郤永、江彬、刘晖等入内地，听调遣。久之无功，会贼过镇江狼山，遇飓风舟覆，陆完兵至歼之，遂封大用弟大亮为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鐇时，其兄大宽已封高平伯矣，义子冒升赏者，不可胜纪。世宗立，以迎立功赐金币。给事中阎闳极论之，寻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

魏彬，当瑾时，总三千营。瑾诛，代掌司礼监。其年，叙宁夏功，封弟英镇安伯，马永成兄山亦封平凉伯。世宗立，彬不自安，为英辞伯爵。诏改都督同知，世袭锦衣指挥使。给事中杨秉义、徐景嵩、吴严皆言彬附和逆瑾，结姻江彬，宜置极典。帝宥不问。已而御史复论之，始令闲住。

张忠，霸州人。正德时御马太监，与司礼张雄、东厂张锐并侍豹房用事，时号三张，性皆凶悖。忠利大盗张茂财，结为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爱己致自宫，拒不见。同侪劝之，乃垂帘杖其

父，然后相抱泣，其无人理如此。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一百二十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并交通宸濠，受臧贤、钱宁等贿，以助成其叛。宁王反，忠劝帝亲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纵宸濠鄱阳，待帝自战，皆忠之谋也。

是时，又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先是，又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赍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几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匮竭。既至，为番人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赍。及归，武宗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钧等言，张忠、吴经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李芳 冯保 张鲸 陈增陈奉 高淮 梁永杨荣 陈矩 王安魏忠贤 王体乾 李永贞等 崔文升 张彝宪 高起潜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见信任。初，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侵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隆庆元年二月，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皁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以是大为同类所嫉。而是时，司礼诸阉滕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鰲山灯，导帝为长夜饮。芳切谏，帝不悦。祥等复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闲住。二年十一月复杖芳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尚书毛恺等言："芳罪状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无礼，其锢之。"芳锢，祥等益横。前司礼太监黄锦已革廕，祥辄复予之。工部尚书雷礼劾祥："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徵，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臣礼力不能争，乞早赐罢。"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冲传旨下海户王印于镇抚司，论戍，法司不预闻。纳肃藩辅国将军缙□贵贿，越制得嗣封肃王。洪尤贪肆，内阁大臣亦有因之以进者。三人所糜国帑无算。帝享太庙，三人皆冠进贤冠，服祭服以从，爵赏辞谢与六卿埒。廷臣论劾者，太常少卿周审怡以外补去，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独久系狱。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以热审届期，请宥芳，乃得释，充南京净军。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时司礼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适不悦于穆宗。大学士高拱荐御用监陈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罢，拱复荐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监者，例不当掌司礼。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谋去之。会居正亦欲去拱专柄，两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属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

穆宗甫崩，保言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拱讽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交章数其奸，而给事中雒遵、陆树德又特疏论列，拱意疏下即拟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与居正定谋，遂逐拱去。

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保憾犹未释。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硃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待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由是举朝皆恶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进。

慈圣太后遇帝严。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所昵孙海、客用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谏。又缘保意劾去司礼秉笔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诸内侍俱自陈。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尽，时八年十一月也。

保善琴能书。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所以待之甚隆。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帝积不能堪，而保内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然保性贪，其私人锦衣指挥徐爵、内官张大受，为保、居正交关语言。且数用计使两人相疑，旋复相好，两人皆在爵术中。事与筹画，因恃势招权利，大臣亦多与通。爵夜至禁门，守卫者不敢诘，其横如此。居正之夺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已而居正死，其党益结保自固。居正以遗疏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桢、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度申时行不肯为晟下，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遽无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维以无故事难之，拟廕弟侄一人都督佥事。保怒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御史郭惟贤请召用吴中行等，保责其党护，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罢，保辄用其乡人梁梦龙代。爵、大受等窃权如故。

然是时太后久归政，保失所倚，帝又积怒保。东宫旧阉张鲸、张诚间乘陈其过恶，请令闲住。帝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乃从之。会御史李植、江东之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大受其党周海、何忠等八人，贬小火者，司香孝陵。爵与大受子，烟瘴永戍。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

保之发南京也，太后问故。帝曰："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时潞王将婚，所需珠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年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而其时，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

张鲸，新城人，太监张宏名下也。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当为主，谓之名下。冯保用事，鲸害其宠，为帝画策害保。宠谓鲸曰："冯公前辈，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鲸不听。既谮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礼监，而鲸掌东厂。宏无过恶，以贤称，万历十二年卒。张诚代掌司礼监。十八年，鲸罢东厂，诚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诚联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职治罪。

鲸性刚果，帝倚任之。其在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权受赇。万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鲸及其党鸿胪序班尚智与锦衣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罪当死者八。帝命鲸策励供事，而削尚智、守有职，余党法司提问。给事中陈尚象、吴文梓、杨文焕，御史方万策、崔景荣复相继论列，报闻。法司奏鲸等赃罪，尚智论死，鲸被切责。给事中张应登再疏论之，御史马象乾并劾大学士申时行阿纵。帝皆不听，命下象乾诏狱。以时行及同官许国、王锡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给事中李沂至谓帝纳鲸金宝，故宽鲸罪。帝大怒，言沂等为张居正、冯保报复，杖六十，削其官，鲸亦私家闲住。已而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南九卿请罪鲸而宥言者，帝亦不听。寻复召鲸入。给事中陈与郊、御史贾希夷、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给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报。最后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指鲸以贿复进。帝怒甚，召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命治于仁罪，而召鲸，令时行等传谕责训之，鲸宠遂衰。尚智后减死充军。

陈增，神宗朝矿税太监也。万历十二年，房山县民史锦奏请开矿，下抚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台山，还言紫荆关外广昌、灵丘有矿砂，可作银冶。帝闻之喜，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而止。十八年，

易州民周言、张世才复言阜平、房山各产矿砂，请遣官开矿。时行等仍执不可。

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增及陈奉、高淮。

二十四年，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ＤＥ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御史刘曰梧具以状闻，盐务少监鲁保亦奏守训等阻塞盐课，帝俱弗省。久之，凤阳巡抚李三才劾守训奸赃。增惧，因搜得守训违禁珍宝及赇银四十余万，闻于朝。命械入京鞫治，乃论死。而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畊等官。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讦奏，语多不仇，请罢不治，而停他处开掘，不报。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

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问。

奉复使人开谷城矿，不获，胁其库金，为县所逐。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劾奉十大罪，奉随诬奏，降应京杂职。奉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翰以显陵近，执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缇骑逮讯，并追逮应京。应素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又榜列应京罪状于衢。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可大护奉，焚其辕门。事闻，一贯及给事中姚文蔚等请撤奉，不报。而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徵三解一，病国剥民。帝始召奉归，而用一贯请，革可大职。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奉至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复极言其罪。帝不怿，降二人杂职。三十二年始释应京归，之翰卒瘐死。

当奉劾商畊等时，临清民亦噪而逐马堂。马堂者，天津税监也，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临清民立祠以祀。后十余年，堂擅往扬州，巡盐御史徐缙芳劾其九罪，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淮与陈奉同时采矿徵税辽东。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救之，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淮又恶辽东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候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淮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又请复辽东马市，巡抚赵楫力争，始得寝。

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

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淮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报。巡抚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淮因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奏其妄。帝心护淮，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而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获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释。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箠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复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阳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怒，勿予。

咸宁人道行遇盗，迹之，税使役也，知县满朝荐捕得之。永诬时际、朝荐劫税银，帝命逮时际，而以朝荐到官未久，镌秩一级。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硃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而释时际勿逮，复朝荐官。

会御史余懋衡方按陕西，永惧，使纲鸩懋衡几死。讼于朝，言官攻永者数十疏，永部下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赍重宝，辎軿盈路，诈为上供物，持剑戟弓弩，结阵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马匹者，已乘邮传先发。九功等急驰，欲追及与同出关。朝荐疑其盗，见九功等后至无验，逻兵与格斗，追至渭南，杀数人，尽夺其装。御史懋衡以捕盗杀伤闻。永大窘，听乐纲谋，使人系疏发中驰奏：“九功等各贡名马、金珠、睛绿诸宝物，而咸宁知县朝荐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

之，脔君章等，诬以盗。”帝怒曰：“御史鸩无恙，而朝荐代为报复，且劫贡物。”敕逮朝荐，而令抚按护永等还京。三十四年事也。

是年，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初，荣妄奏阿瓦、猛密诸番愿内属，其地有宝井，可岁益数十万，愿赐敕领其事。帝许之。既而荣所进不得什一，乃诬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请诏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远人心。”不报。荣由是愈怙宠，诬劾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皆下诏狱。已，又诬劾云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问。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弗悛，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怒指挥使樊高明后期，榜掠绝觔，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使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而用巡抚陈用宾议，令四川税使丘乘云兼摄云南事。

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湖口税监李道劾降九江府经历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降临江知府顾起淹。

山西税监孙朝劾降夏县知县韩薰。给事中程绍以救薰镌一级，给事中李应策等复救之，遂削绍、薰职。巡抚魏允贞以阻挠罢去。

广东税监李凤劾逮乡官通判吴应鸿等。凤与珠池监李敬相仇，巡按李时华恃敬援劾凤。给事中宋一韩言凤乾没五千余万，他珍宝称是。吏部尚书李戴等言凤酿祸，致潮阳鼓噪，粤中人争欲杀之。帝不问。而敬恶亦不减于凤，采珠七八年，岁得珠近万两。其后珠池盗起，敬乃请罢采。

山西矿监张忠劾降夏县知县袁应春，又劾逮西城兵马戴文龙。

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奇可谕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饶县勘矿洞，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渴，惫而归，乃螫鸿，罢其官。

横岭矿监王虎以广昌民变，劾降易州知州孙大祚。

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孙隆激民变，遍焚诸札委税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

福建税监高寀荐布政使陈性学，立擢巡抚。居闽十余年，广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万众汹汹欲杀寀，寀率甲士二百余人入巡抚袁一骥署，露刃劫之，令谕众退。复挟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释一骥。复拘同知陈豸于署者久之。事闻，帝召寀还，命出豸，而一骥由此罢。

他若山东张晔、河南鲁坤、四川丘乘云辈，皆为民害。迨帝崩，始下遗诏罢矿税，撤诸中使还京。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硃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礼监，督厂如故。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明年奉诏虑囚，御史曹学程以阻封日本酋关白事，系狱且十年，法司请于矩求出，矩谢不敢。已而密白之，竟重释，余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赐祠额曰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

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王安，雄县人，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陈矩荐于帝，命为皇长子伴读。时郑贵妃谋立己子，数使人摭皇长子过。安善调护，贵妃无所得。“梃击”事起，贵妃心惧。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帝大悦。光宗即位，擢司礼秉笔太监，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书舍人汪文言言，劝帝行诸善政，发帑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称贤。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

初，西宫李选侍怙宠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内忿不平。及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涟偕一燝等入临，安绐选侍抱皇长子出，择吉即位，选侍移别宫去。事详一燝等传。熹宗心德安，言无不纳。

安为人刚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数见帝。魏忠贤始进，自结于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誉忠贤，安信之。及安怒朝与忠贤争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贤、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意乃决，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刘朝者，李选侍私阉，故以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安死三年，忠贤遂诬东林诸人与安交通，兴大狱，清流之祸烈矣。庄烈帝立，赐祠额曰昭忠。

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

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廕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

天启元年诏赐客氏香火田，叙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不听。及帝大婚，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帝恋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忠贤颛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临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复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鸣起、给事中侯震暘先后力诤，俱被诘责。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复言之，并谪外，尚未指及忠贤也。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纮为援。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赖大学士叶向高救免。

初，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刘一燝及尚书周嘉谟并为杰劾去。然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议，忠贤未克逞。

二年叙庆陵功，廕忠贤弟侄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论沈纮交通客、魏，俱被谴去。会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时，忠贤谗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仆少卿满朝荐相继言之，亦俱黜。

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讦宗建、一燝、元标及杨涟、周朝瑞等保举熊廷弼，党邪误国。宗建驳巩受忠贤指挥，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巩及忠贤，皆不胜。其秋，诏忠贤及客氏子国兴所廕锦衣官并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交谏，不从。忠贤益无忌，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矫诏赐光宗选侍赵氏死。裕妃张氏有娠，客氏谮杀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堕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宫嫔冯贵人等，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鉴等甚众。禁掖事秘，莫详也。是冬，兼掌东厂事。

四年，给事中傅櫆结忠贤甥傅应星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镇抚狱，将大行罗织。掌镇抚刘侨受叶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贤大怒，削侨籍，而以私人许显纯代。是时御史李应

升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曲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滥廕谏，给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广不应，遂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涟既绌，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硃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不许。

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昌言用廷杖，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詈。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已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乃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硃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之爪牙。未几，复用拟戍崔呈秀为御史。呈秀乃造《天鉴》、《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

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忠贤欲甘心焉。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搏击善类为报复。而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爰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至牵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诗教、刘述祖等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

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其年，叙门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

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佥事。擢傅应星为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

六年二月，卤簿大驾成，廕都督佥事。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苏州民见顺昌逮，不平，殴杀二校尉，巡抚毛一鹭为捕颜佩韦等五人悉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狱，视忠贤所怒，即坐大辟。又从霍维华言，命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极意诋诸党人恶。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皆屏息丧气。霍维华遂教忠贤冒边功矣。

辽阳男子武长春游妓家，有妄言，东厂擒之。许显纯掠治，故张其辞云："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诏封忠贤侄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崇其先世，诏赠忠贤四代如本爵。忠贤又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再叙功，廕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忠贤建祠。仓场总督薛贞言草场火，以忠贤救，得无害。于是颂功德者相继，诸祠皆自此始矣。

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其党都督张体乾诬扬州知府刘鐸代李承恩谋释狱，结道士方景阳诅忠贤，鐸竟斩。又以睚眦怨，诬新城侯子锦衣王国兴，论斩，并黜主事徐石麒。御史门克新诬吴人顾同寅、孙文豸诔熊廷弼，坐妖言律斩。又逮侍郎王之寀，毙于狱。凡忠贤所宿恨，若韩爌、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或忠贤偶忘之，其党必追论前事，激忠贤怒。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心忌张皇后，其年秋，诬后父张国纪纵奴不法，矫中宫旨，冀摇后。帝为致奴法，而诮让国纪。忠贤未慊，复使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交发国纪罪状，并言后非国纪女。会王体乾危言沮之，乃止。

其冬，三殿成。李永贞、周应秋奏忠贤功，遂进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时已晋肃宁侯矣，亦晋宁国公，食禄如魏国公例，再加恩廕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翔奏给赐第。已而太监陶文奏筑喜峰隘口成，督师王之臣奏筑山海城，刑部尚书薛贞奏大盗王之锦狱，南京修孝陵工竣，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获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忠贤又自奏三年缉捕功，诏书褒奖。半岁中，所廕锦衣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授其侄希孟世袭锦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并都督佥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僭滥，于是为极。其同类尽镇蓟、辽，山西宣、大诸□厄要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绝。

七年春，复以崔文升总漕运，李明道总河道，胡良辅镇天津。文升故侍光宗药，为东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初，潘汝祯首上疏，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巳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宗室若楚王华熢、中书硃慎鉴，勋戚若丰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忠贤亦时加恩泽以报之。所有疏，咸称“厂臣”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其诬罔若此。前后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贤冒款汪烧饼、擒阿班歹罗銕等功，积廕锦衣指挥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孙希孔、希孟、希尧、希舜、鹏程，姻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抚民又从锦衣改尚宝卿。而忠贤志愿犹未极，会袁崇焕奏宁远捷，忠贤乃令周应秋奏封其从孙鹏翼为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因遍赉诸廷臣。用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独绌崇焕功不录。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于是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

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出归私第，驺从赫奕照衢路，望若卤簿。忠贤故騃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内。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贤恶，深自儆备，其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崔呈秀以尝帝，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论忠贤。帝犹未发。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疏上，帝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大惧，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应元，故忠贤博徒也。帝知之，斥应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人尤疾之。

崇祯二年命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始盖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诸丽逆案者日夜图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辈相继柄政，潜倾正人，为翻逆案地。帝亦厌廷臣党比，复委用中□当。而逆案中阮大铖等卒肆毒江左，至于灭亡。

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皆忠贤党。体乾，昌平人，柔佞深险。熹宗初，为尚膳太监，迁司礼秉笔。王安之辞司礼掌印也，体乾急谋于客、魏夺之，而置安于死。用是，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故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杨涟劾忠贤疏上，帝命体乾诵之，置疏中切要语不读，涟遂得谴。万燝之死，出体乾意。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及忠贤冒陵工、殿工、边功等赏，体乾、永贞辈亦各廕锦衣官数人。尝疑选人受益、黄愿素为钱谦益、黄尊素兄弟，欲并柰锢，其阿媚忠贤如此。及庄烈帝定逆案，革体乾职，籍其家。

永贞，通州人。万历中为内侍，犯法被系者十八年，光宗立，得释。忠贤用事，引其党诸栋、史宾等为秉笔。永贞入栋幕，与忠贤掌班

刘荣为死友。栋死，夤缘得通于忠贤，由文书房升秉笔太监，匝月五迁，与体乾、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永贞性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没无算。庄烈帝立，永贞阳引退，行十五万金于体乾及司体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恶其反覆，首于帝。永贞惧，遂亡去。既而被获，谪凤阳，寻以伪草李实奏，逮至，伏诛。

文辅，初为客氏子侯国兴授读，谄附忠贤，由司礼秉笔历掌御马监，总督太仓、节慎二库。夺宁安大长公主第为廨，署曰"户工总部。"驺从常数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参，势焰出群阉上。庄烈帝立，复附徐应元，谪南京。

时有刘若愚者，故隶陈矩名下。善书，好学有文。天启初，李永贞取入内直房，主笔札。永贞多密谋，若愚心识之，不敢与外廷通。忠贤败，若愚为杨维坦所劾，充孝陵净军。已，御史刘重庆以李实诬高攀龙等七人事劾实。实疏辨言系空印纸，乃忠贤逼取之，令永贞填书者。帝验疏，墨在硃上，遂诛永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释。若愚当忠贤时，禄赐未尝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冤，而恨体乾、文辅辈之得漏网也，作《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见者邻之。

崔文升者，郑贵妃宫中内侍也。光宗立，升司礼秉笔，掌御药房。时贵妃进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而有疾。文升用大黄药，益剧，不视朝。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给事中杨涟言："陛下哀毁之余，万几劳瘁。文升误用伐药，又构造流言，谓侍御蛊惑，损陛下令名。陛下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然构造之说，涟疑文升误用药，故为此以图御罪，其实出于文升果否，未知也。未几，光宗服鸿胪丞李可灼红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御史吴甡亦谓其罪浮河灼。下廷议，可灼论戍，文升谪南京。及忠贤用事，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吴焕复劾之。疏甫上，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声彻御座。帝大怒，并其党皆杖一百，充孝陵净军。

张彝宪，庄烈帝朝司礼太监也。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九月，遣王应朝等监视关、宁，又遣王坤宣府，刘文忠大同，刘允中山西，监视军马。而以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辅故事，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其权视外总督，

内团营提督焉。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人论谏，不纳。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南京侍郎吕维祺疏责辅臣不能匡救，礼部侍郎李孙宸亦以召对力谏，俱不听。彝宪遂按行两部，踞尚书上，命郎中以下谒见。工部侍郎高弘图不为下，抗疏乞归，削籍去。彝宪益骄纵，故勒边镇军器不发。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因劾其误国。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铉、周镳皆以谏斥去。工部尚书周士朴以不赴彝宪期，被诘问，罢去。

是时，中珰势复大振。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落良机职，命坤按治。给事中魏呈润争之，亦谪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相倾挤者。于是坤抗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科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弹劾之权，且其文词练达，机锋挡激，必有阴邪险人主之，其意指温体仁。帝置不问。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皇纲，而辅臣终不敢一问。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备责延儒，欲以动帝。帝怒，削其籍。时帝方一意用内臣，故言者多得罪。

到八年八月始下诏曰：“往以廷臣不职，故委寄内侍。今兵制粗立，军饷稍清，尽撤监视总理。”又明年，命彝宪守备南京，寻死。然帝卒用高起潜辈典兵监镇，驯至开关延贼，遂底灭亡。

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侪吕直督诸将征孔有德于登州，明年凯旋。时流贼大炽，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名曰监军，在边镇者，悉名监视。而起潜得监视宁、锦诸军。已而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八年尽撤诸镇内臣，惟起潜监视如故。

九年七月复遣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孙惟武、刘元斌防马水河。时兵部尚书张凤翼出督援军，宣大总督梁廷栋亦引兵南，特命起潜为总监，给金三万、赏功牌千，以司礼大珰张云汉、韩赞周副之。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悉用军礼。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疏争，被黜。既而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比，致宣大总督卢象升孤军战殁，又匿不言状，人多疾之。

十七年，李自成将犯阙，帝复命起潜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宣

府。勋至镇即降贼。事闻，廷臣请急撤城守太监，忽传旨云："杜勋骂贼殉难，予廕祠。"盖为内臣蒙蔽也。未几，勋从贼至，自成设黄幄坐广宁门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坐，勋侍其下，呼城上请入见。守城诸珰缒之上，同入大内，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左右请留之，勋曰："不返，则二王危。"乃纵之出，复缒下，语守城诸珰曰："吾曹富贵固在也。"俄而城陷，诸珰皆降。及贼败将遁，乃下令尽逐内竖，无贵贱老弱皆号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门。贼遂捆载其金帛珠宝西去。

初，内臣奉命守城，已有异志，令士卒皆持白杨杖，硃其外，贯铁环于端使有声，格击则折，至是贼即以其杖驱焉。广宁门之启，或曰太监曹化淳献之，或曰化淳实守东直门，而化淳入国朝，上疏奏辨甚力，时仓卒莫能明也。起潜赴宁、前，中道弃关走。福王召为京营提督，后亦降于我大清。

王承恩，太监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砲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福王时，谥忠愍。本朝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

方正化，山东人。崇祯时，为司礼太监。十五年冬，畿辅被兵，命总监保定军务，有全城功，已而撤还。十七年二月复命出镇，正化顿首辞，帝不许。又顿首曰："奴此行万无能为，不过一死报主恩尔。"帝亦垂涕遣之。既至，与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请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乱，诸公好为之。"及城陷，击杀数十人，贼问："若为谁？"厉声曰："我总监方公也！"贼攒刀斫杀之，其从奄皆死。时内臣殉难者，更有故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翔，提督诸监局太监褚宪章、张国元四人。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家最富，既降，贼勒其赀，拷死。南渡时，建旌忠祠祀诸死难者，以王承恩为正祀，内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亦滥与焉。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阉党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　，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憸，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今录自焦芳、张彩以下，迄天启朝，为《阉党列传》，用垂鉴诫。其以功名表见，或晚节自盖，如王骥、王越、杨维垣、张捷之徒，则仍别见焉。

○焦芳 刘宇 曹元 张彩韩福等 顾秉谦 魏广微等 崔呈秀吴淳夫等 刘志选梁梦环等 曹钦程石三畏等 王绍徽周应秋霍维华徐大化等 阎鸣泰 贾继春田尔耕 许显纯

焦芳，泌阳人。天顺八年进士。大学士李贤以同乡故，引为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或语大学士万安："不学如芳，亦学士乎？"芳闻大恚曰："是必彭华间我也。我不学士，且刺华长安道中。"华惧，言于安，乃进芳侍讲学士。先是，诏纂《文华大训》，进讲东宫，其书皆华等所为。芳耻不与，每进讲，故摘其疵，扬言众中。翰林尚文采，独芳粗陋无学识，性阴很，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尹旻之罢也，芳与其子龙相比，谪桂阳州同知。芳知出华、安二人指，衔次骨。

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学副使，调湖广。未几，迁南京右通政，以忧归。服阕，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寻擢礼部右侍郎。怨刘健尼己，日于众中嫚骂。健判牒不可意，即引笔抹去，不关白尚书。俄改吏部，转左侍郎。马文升为尚书，芳辄加姗侮，阴结言官，使抨击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詈。芳既积忤廷臣，复锐进，乃深结阉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

正德初，户部尚书韩文言会计不足。廷议谓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

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耶？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武宗闻之大喜。会文升去，遂擢为吏部尚书。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瑾遂逐文及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赂瑾者先赂芳。子黄中，亦傲很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芳以黄中故，时时詈东阳。瑾闻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

瑾怒翰林官傲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修《孝家实录》成，瑾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以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礼等皆迁乡人，而诏草出健，因下四人诏狱，欲并逮健、迁。东阳力解之。芳厉声曰：“纵贳其罪，不当除名耶？”乃黜健、迁为民，而榜逐余姚人之为京官者。

满剌加使臣亚刘，本江西万安人，名萧明举。以罪叛入其国，与其国人端亚智等来朝。既又谋入浡泥国索宝，且杀亚智等。事闻，方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且言：“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杨廷和解之曰：“以一盗故，祸连一方，至裁解额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耶？”乃止。

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始张彩为郎时，芳力荐以悦瑾，觊其为奸利。比彩为尚书，芳父子荐人无虚日，彩时有同异，遂有隙。而段炅见瑾暱彩，芳势稍衰，转附彩，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归。

黄中颀阁廕，以侍读随父还。瑾败，给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黄中为民。久之，芳使黄中赍金宝遗权贵，上章求湔雪复官，为吏科所

驳。于是吏部覆奏，请械系黄中法司，以彰天讨。黄中狼狈遁走。

芳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大盗赵鐩入泌阳，火之，发窖多得其藏金，乃尽掘其先人冢墓，杂烧以牛马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树，拔剑斫其首，使群盗糜之，曰："吾为天子诛此贼。"鐩后临刑叹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瑾从孙二汉当死，亦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

刘宇，字至大，钧州人。成化八年进士。由知县入为御史，坐事谪，累迁山东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学士刘健荐，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召为左副都御史。正德改元，吏部尚书马文升荐之，进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宇初抚大同，私市善马赂权要。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孝宗召见，语及之。帝密遣锦衣百户邵琪往察，宇厚赂琪，为之抵讳。后大夏再召对，帝曰："健荐宇才堪大用，以朕观之，此小人，岂可用哉？由是知内阁亦未可尽信也。"宇闻，以大夏不为己地，深憾之。

刘瑾用事，宇介焦芳以结瑾。二年正月入为左都御史。瑾好摧折台谏，宇缘其意，请敕箝制御史，有小过辄加笞辱，瑾以为贤。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宇首以万金贽，瑾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寻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子仁应殿试，求一甲不得。厚贿瑾，内批授庶吉士，逾年迁编修。时许进为吏部尚书，宇谗于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宇为兵部。宇在兵部时，贿赂狼籍。及为吏部，权归选郎张彩，而文史赠遗又不若武弁，尝悒悒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后瑾欲用彩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宇宴瑾阁中，极驭，大喜过望。明日将入阁办事。瑾曰："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逾年瑾诛，科道交章劾奏，削官致仕，子仁黜为民。

曹元，字以贞，大宁前卫人。柔佞滑稽，不修士行。举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正德二年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分守中官张昭奉命捕虎豹，元以军士出境搜捕，恐启边衅，上疏请止，不从。改抚陕西。逾年，召为兵部右侍郎，转左，寻代宇为尚书兼督团营，加太子少保。将校迁除，皆惟瑾命。元所入亦不赀。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元与刘瑾有连，自瑾侍东宫，即与相结。及瑾得志，遂夤缘躐至卿相，然琐刺无能，在阁中饮酒谐谑而已。瑾败，元即日上疏请罪，词极哀。诏许致仕，言官交劾，黜为民。元无子，病中自作墓志，叹曰："我死，谁铭我者！"

当刘瑾时，廷臣党附者甚众。瑾诛，言官交劾。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潆、礼部硃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都察院则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则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大理寺则卿张纶，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张桧。通政司则通政吴鈇、王云凤，参议张龙。太常则少卿杨廷仪、刘介。尚宝卿则吴世忠，丞屈铨。府尹则陈良器，府丞则石禄。翰林则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吏部郎则王九思、王纳诲。给事中则李宪、段豸。御史则薛凤鸣、硃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于是彩论死，福谪戍，元、恩、震、聪、讷、武、恬、介、黄中、海、仁、宪、凤鸣、钟除名，亨、昂闲住，善、岩、谅、志淳、纶、直、彦奇、良器、哲致仕，选、以贞、礻龠、中孚、龙、禄、铨、炅、豸、衮、纪、琳、九思，纳诲谪外，朝署为清。

张彩，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历文选司郎中。彩议论便利，善伺权贵指。初矫饰彻声誉，尚书马文升等皆爱之。给事中刘郤尝劾其颠倒选法数事，文升悉为辩析，且誉其聪明刚正，为上下所推服。诏令办事如故。彩即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时论称之。越数日，给事李贯荐彩有将略。杨一清总制三边，亦荐彩自代。而焦芳以彩与刘瑾同乡，力荐于瑾。瑾欲致之，因著令，病过期不赴者，斥为民。彩乃就道。既见瑾，高冠鲜衣，貌白皙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瑾大敬爱，执手移时，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时文选郎刘永已迁通政，次当验封郎石确。疏既入，瑾令尚书许进追原疏，以彩易之。彩自是一意事瑾。瑾恶进不附己，彩因媒孽去进，以刘宇代之。宇虽为尚书，铨政率由彩，多不关白宇，即白宇，宇必温言降接。彩抱案立语，宇俯偻不敢当。居文选半载，擢左佥都御史，与户部右侍郎韩鼎同廷谢。鼎老，拜起不如仪，为谷大用、张永辈所窃笑。瑾方惭，而彩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称羡，瑾乃喜。越二日罢鼎，而彩逾年超拜吏部右侍郎。

鼎，合水人。弘治时，为给事中，负直声。后迁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劳绩，以通政使家居。至是为瑾所引，复挫归，遂失其素望。

瑾欲大贵彩，乃命刘宇入内阁，以彩代之。一岁中，自郎署长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书前，彩厉色无所假借。寻加太子少

保。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哺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彩，见彩如瑾礼。彩与朝臣言，呼瑾为老者。凡所言，瑾无不从。因不时考察内外官，纠摘严急，间一用薄罚，而诸司台谏谪辱日甚。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彩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皇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彩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戴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

彩既衔瑾恩，见瑾擅权久，贪冒无厌，天下怨之，因乘间说曰："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瑾大然之。会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还，厚遗瑾。瑾发之，捕节下狱。少监李宣、侍郎张鸾、指挥同知赵良按事福建还，馈瑾白金二万。瑾疏纳金于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贿得祸者甚众。苛敛之害为少衰，中外或称彩能导瑾为善矣。及瑾伏诛，彩以交结近侍论死，遇赦当免。改拟同瑾谋反，瘐死狱中，仍剉尸于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韩福者，西安前卫人也。成化十七年进士。为御史，按宣府、大同，数条奏军民利病，边人悦之。弘治中，迁大名知府，奸盗屏迹，道不拾遗，政绩为畿辅冠。以卓异举，迁浙江左参政，病免。

武宗立，言官交荐，召为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佥都御史督苏、松粮储。未几，召入为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诏狱。狱上，刘瑾以同乡故，立命出之。召与语，大悦，即用为户部左侍郎。福强结干吏，所在著能声。至是受挫，为瑾所拔擢，遂精心事瑾，为效力。瑾亦时召与谋，委寄亚于彩。会湖广以缺饷告，命兼佥都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福希指，益务为严苛。湖广民租自私弘治改元后，逋六百余万石，皆遇灾蠲免。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抚郑时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举朝骇愕，户部尚书刘玑等议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诏旨报曰："湖广军民困敝，朕甚悯之。福任意苛敛，甚不称朕意，令自劾，吏部举堪代者以闻。"福引罪求罢，乃召还。四年复命核辽东屯田。福性故刻深，所携同知刘玉等又奉行过当。军士不能堪，焚掠将吏及诸大姓家。守臣发帑抚慰之。乱始定。给事中徐仁等极论之。瑾迫公议，勒福致仕。明年瑾败，籍其赀，则福在湖广时所馈白金数十万两，封识宛然，遂遣戍固原。

李宪，岐山人。为吏科给事中，谄事瑾，每率众请事于瑾，盛气独前，自号六科都给事中。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瑾败，虞祸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狱，笑曰：“李宪亦劾我乎？”卒坐除名。

张龙，顺天人。官行人，邪媚无赖，与寿宁侯通谱系，因得交诸中人、贵戚，恃势夺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缘为兵科给事中，出核辽东军饷，得腐豆四石。请逮问监守诸臣，罚郎中徐琏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为能，擢通政参议。瑾败，谪知滦州。后又结硃宁为父，起嘉兴同知，迁登州知府。言官弹射无虚月。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并贪残，天下目为“四害”。龙朝觐入都，中旨擢右通政，为宁通中外贿，所乾没不赀。后以私取贿，为宁所觉，斥逐之。嘉靖初，下狱论死。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明年春，秉谦、广微遂与硃国祯、硃延禧俱入参机务。

广微，南乐人，侍郎允贞子也。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南京礼部侍郎。忠贤用事，以同乡同姓潜结之，遂召拜礼部尚书。至是，与秉谦俱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七月，秉谦晋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月晋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九月晋少师。

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赵南星与其父允贞友善，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闻之，恨刺骨。既柄政，三及南星门，阍人辞不见。广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杨涟之劾忠贤二十四罪也，忠贤惧，属广微为调旨，一如忠贤意。而秉谦以涟疏有“门生宰相”语，怒甚。会孟冬飨庙，且颁朔，广微偃蹇后至，给事中魏大中、御史李应升连劾之。广微益愤，遂决意倾善类，与秉谦谋尽逐诸正人，点《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何如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由阉人王朝用进之，俾据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卒，秉谦遂为首辅。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复拟御制序冠其首，欲用是钳天下口。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时称曰“外魏公”。先是，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广微欲擅柄，谋之忠贤，令众辅分任，政权始分，后遂沿为故事。

杨涟等六人之逮也，广微实与其谋，秉谦调严旨，五日一追比。尚书崔景荣惧其立死杖下，亟请广微谏止。广微不自安，疏言：“涟等在今日，诚为有罪之人，在前日实为卿寺之佐。纵使赃私果真，亦当辅付法司，据律论罪，岂可逐日严刑，令镇抚追赃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须臾耳。以理刑之职，使之追赃，官守安在？勿论伤好生之仁，抑且违祖宗之制，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贤意。广微惧，急出景荣手书自明，而忠贤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许。居两月，矫诏切责廷臣，中言“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盖即指广微疏语。广微益惧，丐秉谦为解，忠贤意少释。然广微卒不自安，复三疏乞休，五年八月许之去。广微先已加少保、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至是复加少傅、太子太师，廕子中书舍人，赐白金百、坐蟒一、彩币四表里，乘传，行人护归。典礼优渥，犹用前好故也。居二年，卒于家，赠太傅，恤典如制。

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涟、光斗等。惟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秉谦请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内臣出镇，秉谦撰上谕，已复与丁绍轼请罢。二事微有执争。冯铨既入阁，同党中日夜交辄，群小亦各有所左右。秉谦不自安，屡疏乞休，后广微一年致仕去。崇祯元年，为言官祖重晔、徐尚勋、汪应元所纠，命削籍。已，坐交结近侍，入逆案中，论徒三年，赎为民。二年，昆山民积怨秉谦，聚众焚掠其家。秉谦年八十，仓皇窜渔舟得免，乃献窖藏银四万于朝，寄居他县以死。广微亦追论削夺，列逆案遣戍中。

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黄立极，字中五，元城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明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

图、李国□普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庄烈帝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普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宗道，萧山人。立极同年进士，累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以本官兼内阁大学士，预机务。宗道官礼部时，为崔呈秀父请恤典，中有"在天之灵"语。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

景辰，瑞图同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积官吏部右侍郎，与宗道同入阁。官翰林时，为《要典》副总裁，一徇奸党指，又三疏颂忠贤。及朝局已变，乃请毁《要典》，给事、御史交劾之，与宗道同日罢。

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崔呈秀，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擢御史，巡按淮、扬。卑污狡狯，不修士行。见东林势方盛，将出都，力荐李三才，求入其党，东林拒不纳。在淮、扬，赃私狼籍。霍丘知县郑延祚贪，将劾之，以千金贿免。延祚知其易与，再行千金，即荐之。其行事多类此。

四年九月还朝，高攀龙为都御史，尽发其贪污状。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戍之，诏革职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廷为助。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魏良卿劝兴大狱。忠贤冀假事端倾陷诸害己者，得呈秀，

恨相见晚，遂用为腹心，日与计画。明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为呈秀讼冤。中旨即言呈秀被诬，复其官。呈秀乃首疏荐张鹤鸣、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许弘纲等；而再疏请令京官自陈，由是清流多屏斥。寻督三殿工，忠贤以阅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语，以间进《同志》诸录，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皆不附东林者。令忠贤凭以黜陟，善类为一空。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绳集蚁附，其门如市。累擢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请改佥都御史，从之。

忠贤尝修乡县肃宁城，呈秀首上疏称美。六年二月，复疏颂忠贤督工功，请赐敕奖谕，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轰笑。阁臣顾秉谦辈撰敕八百余言，褒忠贤，极口扬诩，前代九锡文不能过也。自是，中外章疏，无不颂忠贤德者矣。时方创《三朝要典》，呈秀疏陈耍典之源，追论并封、妖书、之籓三事，凡拥卫光宗者，悉加丑诋。忠贤悦，宣付史馆。其年七月，进本部尚书。十月，皇极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丧，夺情视事。呈秀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朝士多拜为门下士，以通于忠贤。其不附己及势位相轧者，辄使其党排去之，时有"五虎"之目，以呈秀为魁。请所倾陷，不可悉数，虽其党亦深畏之。子鐸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惟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明年八月冒宁、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三殿功，加少傅，世廕锦衣指挥佥事。其月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握兵权宪纪，出入□亘赫，势倾朝野。无何，熹宗崩，廷臣入临。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

庄烈帝即位，其党知忠贤必败，内相携。副都御史杨所修首请允呈秀守制，御史杨维垣、贾继春相继力攻，呈秀乞罢。帝犹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传归。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号称"五虎"，宜肆市朝。诏逮治，籍其赀。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诏戮其尸，子鐸除名，弟凝秀遣戍。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

淳夫，晋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官陕西佥事，以京察罢。五年夤缘起兵部郎中，与文焕、吉、夔龙并由呈秀进，为忠贤义子。大学士冯铨释褐十三年登宰辅，为忠贤所暱。呈秀妒之，淳夫即为攻铨。六

年冬，擢太仆少卿，视职方事。旋擢太仆卿，历工部添注右侍郎。冒宁、锦及三殿功，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岁中六迁，至极品。

倪文焕，江都人。由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南城。山东多大猾，事发则走匿京师。参政王维章数牒文焕，文焕纳其贿，反劾罢维章。尝误挞皇城守卒，为中官所纠，大惧，走谒呈秀求救，遂引入忠贤幕，为鹰犬。首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林枝桥。再劾户部侍郎孙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书崔景荣、吏部尚书李宗延等数十人。轻者削夺，重者拷死。呈秀首颂忠贤，文焕即继之。出按畿辅，为忠贤建三祠。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为悬缺待文焕，至越十余人任之。冒宁、锦、殿功，加太仆卿，掌道如故。寻改太常卿。忠贤败，文焕惧，乞终养归。

田吉者，故城人。万历三十八年廷对怀挟，罚三科，以县佐录用。已，补试，由知县历兵部郎中。六年冬，迁淮扬参议，取中旨，擢太常少卿，视职方事。明年擢太常卿。未匝岁，连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诸逆党超擢，未有如吉者。

李夔龙，福建南安人。由进士历吏部主事，被劾罢去。天启五年夤缘复官，进郎中。专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贤。擢太常少卿，仍署选事。寻迁左佥都御史。三殿成，进左副都御史。

庄烈帝嗣位，淳夫、文焕、吉、夔龙，并以上林典薄樊维城、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论死。

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

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

刘志选，慈谿人。万历中，与叶向高同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刘复初、李懋桧争郑贵妃、王恭妃册封事。后懋桧因给事中邵庶请禁诸曹言事，抗疏力争，贬二秩。志选言："陛下谪懋桧，使人箝口结舌，蒙蔽耳目，非国家福也。"帝怒，谪福宁州判官。稍迁合肥知县，以大计罢归，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继立，诸建言得罪者尽起，志选独以计典不获与。会向高赴召，道杭州，志选与游宴弥月。还朝，用为南京工部主事，进郎中，时已七十余，嗜进弥锐，上疏追论"红丸"，极诋孙慎行不道。魏忠贤喜，天启五年九月召为尚宝少卿。在道，复力攻慎行，遂并及向高。忠贤益喜，出两疏宣史馆。

明年擢顺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张国纪。国纪者，后父也。忠贤

忌后贤明，欲倾之。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忠贤反状，并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出国纪及被逐诸人手。邵辅忠、孙杰谋因此兴大狱，尽杀东林诸人，而借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志选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竟上之。极论国纪罪，而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盖前有死囚孙二言张后己所生，非国纪女也。疏上，事叵测。帝伉俪情笃，但令国纪自新而已。后为故司礼刘克敬所选，忠贤迁怒克敬，谪发凤阳，缢杀之。未几，志选疏颂《要典》，言：“命德讨罪，无微不彰，即尧、舜之放四凶，举元、恺，何以加焉，洵游、夏无能赞一词者。”因力诋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而极誉刘廷元、岳骏声、黄克缵、徐景濂、范济世、贾继春并及傅櫆、陈九畴。且言：“慷慨忧时，力障狂澜于既倒者，魏广微也，当还之揆席，以继五臣之盛事。赤忠报国，弼成巨典于不日者，厂臣也，当增入简端，以扬一德之休风。”又言：“之寀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谪戍。”忠贤大悦，于是骏声等超擢，之寀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选言。

七年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贤败，言官交劾，诏削籍。后定逆案，律无倾摇国母文，坐子骂母律，与梁梦环并论死。志选先自经。

梦环，广东顺德人。举进士。历官御史。父事忠贤，兴汪文言狱，杀杨涟等。出巡山海关，会宁远叙功，崔呈秀不获与，梦环力叙其贤劳，遂进侍郎。劾熊廷弼乾没军资十七万，廷弼已死，家益破。志选之劾国纪也，忠贤意未逞。梦环侦知之，七年二月驰疏极论国纪罪，且故诘“丹山、蓝田”二语，冀倾后。顾事重，忠贤亦不能骤行，而国纪竟勒还籍。梦环建祠祀忠贤，三疏颂功德。宁、锦之役，复称忠贤“德被四方，勋高百代”，于是有安平之封，梦环擢太仆卿。

又刘诏者，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卢龙知县。天启二年超擢山东佥事。七年代阎鸣泰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诏嗜利无耻，父事忠贤。释褐九年，骤至极品。建四祠祀忠贤。忠贤败，仅罢官听勘。御史高弘图言：“倾危社稷，摇动宫闱，如诏及刘志选、梁梦环三贼者，罪实浮于‘五虎’‘五彪’，而天讨未加。且诏建祠蓟州，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及闻先帝弥留，诏即整兵三千，易置将领，用崔呈秀所亲萧惟中主邮骑，直接都门，此其意何为。”由是三人皆被逮，论死。

邵辅忠，定海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为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贪

险假横四大罪。寻谢病去，久之起故官。天启五年附忠贤，骤迁至兵部尚书，视侍郎事。诸奸党攻击正人，多其所主使。七年三月护桂王之藩衡州，加太子太保。还朝，时事已变，移疾归。寻丽逆案，赎徒为民。

孙杰，钱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刑科右给事中，以附忠贤劾刘一燝、周嘉谟，为清议所弃。出为江西参议，引疾归。忠贤召为大理丞，累擢工部右侍郎。大学士冯铨由李鲁生、李蕃拥戴为首辅，素与崔呈秀珰。而杰与霍维华以呈秀最得忠贤欢，欲令入阁，谋之吴淳夫等，先击去铨。又恐王绍徽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鲸疏攻绍徽，而龚萃肃上阁臣内外兼用疏以坚之。自是，鲁生、蕃与杰等分途，其党日相辄矣。杰官亦至尚书，加少保。忠贤诛，杰被劾罢，名丽逆案，赎徒三年。辅忠、杰本谋摇中宫，而事发于志选、梦环，故得轻论云。

曹钦程，江西德化人。举进士。授吴江知县，赃污狼籍，以淫刑博强项声。巡抚周起元劾之，贬秩，改顺天教授，调国子助教。谄附汪文言，得为工部主事。及文言败，钦程力挤之，由座主冯铨父事魏忠贤，为“十狗”之一。铨欲害御史张慎言、周宗建，令李鲁生草疏，属钦程上之，因及李应升、黄尊素，而荐鲁生及傅櫆、陈九畴、张讷、李蕃、李恒茂、梁梦环辈十余人。慎言等四人并削籍。钦程于群小中尤无耻，日夜走忠贤门，卑谄无所不至，同类颇羞称之。钦程顾骄众人以忠贤亲己。给事中吴国华劾之，忠贤怒，除国华名，钦程益得志。给事中杨所修缘忠贤指，力荐其贤，遂由员外郎擢太仆少卿。后忠贤亦厌之，六年正月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忠贤责以败群，削其籍。濒行犹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忠贤诛，入逆案首等，论死。系狱久之，家人不复馈食，钦程掠他囚余食，日醉饱。李自成陷京师，钦程首破狱出降。自成败，随之西走，不知所终。福王时，定从贼案，钦程复列首等。

当忠贤盛时，其党争搏击清流，献谄希宠。最著者，石三畏、张讷、卢承钦、门克新、刘徽、智铤。

三畏，交河人。知文登、曹二县，大著贪声。以御史陈九畴荐，得行取。赵南星秉铨，出为王府长史。故事，外吏行取无为王官者，三畏以是大恨。及忠贤得志，三畏谄附之，遂授御史。首劾都给事中刘弘化护熊廷弼，太仆卿吴炯党顾宪成，两人获严谴。追论京察三变，力诋李三才、王图、孙丕扬、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顾宪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赵南星、张问达、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荐乔应甲、徐兆魁等十三人。于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夺。已，极

论三案，请以其疏付史馆，而劾礼部侍郎周炳谟、南京尚书沈儆炌、大理丞张廷拱，三人亦获谴。三畏为忠贤“十孩儿”之一。又倚呈秀为荐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忠贤闻，大怒，削籍归。忠贤殛，借忤廕名，起故官，为南京御史硃纯所劾，罢去。

讷，阆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贤指，首劾赵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忠贤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再奏。乃罗织兵部侍郎李邦华，湖广巡抚孙鼎相，旧给事中毛士龙、魏大中，光禄少卿史记事等十七人，诬以贿南星得官，诸人并获罪。寻请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诸书院。痛诋邹元标、冯从吾、余懋衡、孙慎行并及侍郎郑三俊、毕懋良等，亦坐削夺。复劾罢江西巡抚韩光祐。讷为忠贤鹰犬，前后搏击用力多。忠贤深德之，用其兄太仆少卿朴至南京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朴官宣大总督，为忠贤建四祠。兄弟并入逆案。

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承钦官至太仆少卿卒。

克新，汝阳人。由青州推官擢御史，劾右庶子叶灿、光禄卿钱春、按察使张光缙倚傍门户，且请速诛熊廷弼。忠贤大喜，立传旨行刑。以阁臣固争，乃令俟秋后，而除灿等名。御史吴裕中，廷弼姻也，愤曰：“廷弼已死人，何必疏促。”与克新绝，逆党由此衔之。廷弼之祸，大学士丁绍轼有力焉。冯铨因使人嗾裕中劾绍轼，而先报忠贤曰：“裕中必为廷弼报仇。”裕中疏上，遂命于午门杖之百，舁至家死。魏广微将谢政，克新言：“广微砥柱狂澜，厥功甚伟，宜锡之温纶，优以礼数。”以是稍失忠贤意。太仓人孙文豸，与同里武进士顾同寅尝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为诗诔之，同寅题尺牍亦有追惜语，为逻卒所获。克新遽以诽谤闻，两人遂弃市，连及同郡编修陈仁锡、故修撰文震孟，并削籍。克新寻巡按山东，崇祯初，引疾去。

徽，清苑人。由临淮知县擢御史。陈朝辅劾冯铨，徽出疏继之，且曰：“臣与铨同乡，痛恶群小之误铨，不忍铨坐失燕、赵本色。”闻者笑之。出督辽饷，乾没不赀。初，梁梦环巡关，诬熊廷弼侵盗军赀十七

万。徽言："廷弼原领帑金三十万，茫无所归。其家赀不下百万，而仅以十七万还公家，何以申国法？"因诬给事中刘弘化、毛士龙，御史樊尚燝、房可壮赃贿事。忠贤喜，削弘化等籍，敕所司徵廷弼赃。寻加徽太仆少卿，先后颂忠贤至十一疏。忠贤败，被劾回籍。

铤，元氏人。举乡试，受业赵南星门，授知县。由魏广微通于忠贤，得擢御史，遂疏诋南星为元恶。先后劾罢礼部侍郎徐光启等。铤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贤欢，搏击弥锐。忠贤大喜，加太仆少卿，以忧归。崇祯初，礼部主事乔若雯劾铤及陈九畴、张讷为魏广微爪牙，诏夺职。后与三畏、讷、承钦、克新、徽并入逆案，讷遣戍，三畏等论徒。

当忠贤横时，宵小希进干宠，皆陷善类以自媒。始所击皆东林也，其后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自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王绍徽，咸宁人，尚书用宾从孙也。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邹平知县，擢户科给事中。居官强执，颇以清操闻。汤宾尹号召党与，图柄用。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绍徽其门生，用年例出为山东参议，绍徽辞疾不就。泰昌时，起通政参议，迁太仆少卿，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

天启四年冬，魏忠贤既逐去左光斗，即召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明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寻进户部侍郎，督仓场，甫视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忠贤为从子良卿求世封，绍徽即为奏请良卿封伯。请推崇其三世，绍徽亦议如其言。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饟，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既而奸党转盛，后进者求速化，妒诸人妨己，拟次第逐之。孙杰乃谋使崔呈秀入阁，先击去绍徽，令御史袁鲸、张文熙诋绍徽朋比。鲸再疏列其鬻官秽状，遂落绍徽职，而以周应秋代。逆案既定，绍徽削籍论徒。

应秋，金坛人。万历中进士。历官工部侍郎，生平无持操。天启三年避东林谢病去。明年冬，魏忠贤起为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书。时忠贤广树私人，悉饵以显爵，故两京大僚多添注。寻改左都御史。家善烹饪，每魏良卿过，进豚蹄留饮，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明年七月代绍徽为吏部尚书，与文选郎李夔龙鬻官分贿。清流未尽逐者，应秋毛举细故，削夺无虚日。忠贤门下有“十狗”，应秋其首也。冒三殿功，屡加太子太师。初，杨涟等拷死，应秋夜半叩户，语其馆客曰：“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矣。”庄烈帝嗣位，被劾归。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维持。天启中为御史，请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俄劾兵部尚书赵彦等，并削籍。以兄应秋在位，引嫌归。崇祯初，起按浙江，被劾罢。兄弟并丽逆案。

霍维华，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金坛知县，徵授兵科给事中。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安与魏忠贤有隙，阉人陆蒠臣者，维华内弟也，侦知之以告。维华故与忠贤同郡交好，遂乘机劾安，忠贤辄矫旨杀之。刘一燝、周嘉谟咸恶维华，用年例出为陕西佥事。其同官孙杰言，维华三月兵垣无过失，一燝、嘉谟仰王安鼻息，故摈于外。忠贤大喜，立逐两人，而维华亦以外艰归。

四年冬，朝事大变，南京御史吕鹏云以外转请告。忠贤传旨令与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转孙杰俱擢京卿，维华及王志道、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并复故官。维华得刑科。诸为赵南星斥者，竞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劾罢御史刘璞、南京御史涂世业、黄公辅、万言扬。追论三案，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而誉范济世、王志道、汪庆百、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济世巡抚、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实录更撰，而以阁臣言免一燝等罪。寻言，总督张我续宜罪，尚书赵彦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韩敬宜复官，汤宾尹宜雪。忤忠贤意，传旨谯责之。五年冬擢太仆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寻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陈奏，必颂忠贤。七年，延绥奏捷，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千户。宁、锦叙功，进兵部尚书，视侍郎事，廕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

维华性憸邪，与崔呈秀为忠贤谋主。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露饮。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颇以咎维华。维华甚惧，而虑有后患，欲先自贰于忠贤，乃力辞宁、锦恩命，让

功袁崇焕，乞以己廕授之。忠贤觉其意，降旨颇厉。无何，熹宗崩，忠贤败，维华与杨维垣等弥缝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

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去，维华自如。辽东督师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焕未至，维华谋行边自固。帝已可之，给事中颜继祖极论其罪，言“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乃寝前命。顷之，言者踵至，维华乃引退。逆案既定，维华戍徐州，气势犹盛。七年，骆马湖淤，维华言于治河尚书刘荣嗣，请自宿迁抵徐州，穿渠二百余里，引黄河水通漕，冀叙功复职。荣嗣然其计，费金钱五十余万，工不成，下狱论死，维华意乃沮。九年，边事急，都御史唐世济荐维华边才，至，下狱遣戍。维华遂忧愤死。

福王时，杨维坦翻逆案，为维华等讼冤，章下吏部。尚书张捷重述三朝旧事，力称维华等忠，追赐恤典。赠廕祭葬谥全者，维华及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廕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祭葬者，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名不丽逆案，而为清议所抑者，亦赐恤有差。

徐大化，会稽人，家京师。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贬官，再起再贬，至工部主事。孙丕扬典京察，坐不谨落职。故事，大计斥退官无复起者。万历末，群邪用事，文选郎陆卿荣破例起之。天启初，屡迁刑部员外郎，结魏忠贤、刘朝，为之谋主。给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贪，御史张新诏抉其闺房之隐，大化颇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诋熊廷弼。及廷弼入关，又请速诛，与朝瑞相讦，尚书王纪劾罢之。寻复罹察典，削职。四年冬，中旨起大理丞，益与魏广微比，助忠贤为虐。疏荐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十三人，即召用。俄迁少卿。左佥都御史杨涟等之下狱也，大化献策于忠贤曰：“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忠贤大悦，从之，由是诸人皆不免。寻进左副都御史，历工部左、右侍郎。皇极殿成，加尚书，贪恣无忌，忠贤亦厌之。七年四月那移金钱事发，遂勒闲住。后入逆案，戍死。

李蕃，日照人。与李鲁生皆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蕃由庐江知县入为御史，鲁生亦方居垣中，皆为魏忠贤心腹。孙承宗请入朝，蕃以王敦、

李怀光为比，承宗遂还镇。硃国祯当国，不为忠贤所喜，蕃希指劾去之。同官排击忠良，多其代草。始与鲁生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号两人为四姓奴。出督畿辅学政，建祠天津、河间、真定，呼忠贤九千岁。加太仆卿，视御史事。忠贤败，被劾罢。

鲁生，沾化人，知邢台、邯郸、仪封、祥符四县。擢兵科给事中，由座主广微通于忠贤，卑污奸险，常参密谋。周起元劾硃童蒙，鲁生希忠贤指，攻罢起元。时中旨频出，朝端以为忧。鲁生独上言："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举朝大骇。内阁缺人，诏举老成干济者。冯铨资浅，年未及四十，鲁生、蕃欲令入阁。鲁生遂上言："成即为老，而非必老乎年。干乃称济，而即有济于国。"铨果柄用。时有"十孩儿"之号，鲁生其一也。尝荐阮大铖、陈尔翼、张素养、李嵩、张捷辈十一人，悉其私党。疏诋家居大学士韩爌，削其籍。主事吕下问治徽州吴养春狱，株累者数百家，知府石万程不能堪，弃官去。鲁生反劾罢万程。迁左给事中，典试湖广，发策诟杨涟，因历诋屈原、宋玉等。冒宁、锦功，进太仆少卿。庄烈帝即位，鲁生知祸及，疏请免涟等追赃。给事中汪始亨、颜继祖，御史张三谟交章发其奸，始罢去。御史汪应元再劾之，乃削籍。

又有李恒茂者，邢台人。为礼科给事中，荐呈秀复官，与深相得。劾罢侍郎扶克俭、太仆少卿孙之益、太常少卿庄钦邻，皆不附忠贤者也。恒茂、鲁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问三李。"后忽与呈秀交恶，削籍归。忠贤败，起故官，为御史邹毓祚劾罢。逆案既定。鲁生遣戍，蕃、恒茂赎徒为民。

阎鸣泰，清苑人。万历中进士。除户部主事，屡迁辽东参政，拾遗被劾罢归。久之，起佥事，分巡辽海。开原既失，经略熊廷弼遣抚沈阳，半道恸哭而返。寻托疾谢归。天启二年，起故官，监军山海关。旋进副使，受知孙承宗，屡疏推荐，而鸣泰实无才略，工谄佞，以虚词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鸣泰辽东经略，会承宗自请督师，乃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自王化贞弃地后，巡抚罢不设。至是承宗以重臣当关，事权独操，鸣泰不能有所为。明年五月复移疾去，家居三年。魏忠贤窃柄，鸣泰潜结之，用御史智铤荐，召为兵部右侍郎。

六年正月，宁远告警，畿辅震惊。内阁顾秉谦等以顺天巡抚吴中伟非御侮才，荐鸣泰代之。未几，代王之臣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宁远叙功，进本部尚书。以缮修山海关城，进太子太傅。寻召还，协理戎

政。叙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熹宗崩，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鸣泰由忠贤再起，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于蓟、辽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闻者咋舌。崇祯初，为言者劾罢。后丽逆案，遣戍死。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祯。汝祯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之宣府、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建之虎丘。二月，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宣大总督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素养又建之大同。三月，鸣泰与诏、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建之西协密云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之房山。四月，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建之宁前，宣大总督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之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之卢沟桥。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冽、顺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门外，巡抚硃童蒙建之延绥，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武清侯李诚铭建之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之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之蓬莱阁、宁海院，督饷尚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文焕建之河间、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锦衣卫。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各建之所部。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尚友、山东巡抚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建之济宁，湖广巡抚姚宗文、郧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谟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胡廷晏，巡按谦、袁鲸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华奎建之高观山。山西巡抚牟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建之河东。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知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增光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抵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而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有建之内城东街者，工部郎中叶宪祖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即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诏建祠蓟州，金像用冕旒。

几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骈语褒答，中外若响应。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已，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运泰请以游击一人守祠，后建祠者必守。其孝等方建祠扬州，将上梁，而熹宗哀诏至，既哭临，释缞易吉，相率往拜。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司业硃之俊辄为举行，会熹宗崩，乃止。而华奎、诚铭辈，以藩王之尊，戚畹之贵，亦献谄希恩，祝厘恐后。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庄烈帝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具疏伪辞，帝辄报允。无何，忠贤诛，诸祠悉废，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贾继春，新乡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临汾、任丘二县，入为御史。李选侍移哕鸾宫，一时颇逼迫，然故无恙也。继春听流言，上书内阁方从哲等，略言：“新君御极，首导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通国痛心。昔孝宗不问昭德，先皇优遇郑妃，何不辅上取法？且先皇弥留，面以选侍谕诸臣，而玉体未寒，爱妾莫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驳之，继春再揭，谓“选侍雉经，皇八妹入井”，至称选侍为未亡人。杨涟乃上移宫始末疏，谓：“宸宫未定，先帝之社稷为重，则平日之宠爱为轻。及宸居已安，既尽臣子防危之忠，即当体圣主如天之度。臣所以请移宫者如此。而蜚语谓选侍踉跄徒跣，屡欲自裁，皇妹失所投井。恐酿今日之疑端，流为他年之实事。”帝于是宣敕数百言，极言选侍无状，严责廷臣党庇。

时继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驰疏自明上书之故，中有“威福大权，莫听中涓旁落”语。王安激帝怒，严旨切责，令陈状。于是御史张慎言、高弘图连章为求宽。帝益怒，下廷臣杂议。尚书周嘉谟等言：“臣等意陛下笃念圣母，不能忘选侍。及诵敕谕，知圣心自体恤。而继春误听风闻，慎言等又连疏渎奏。然意本无他，罪当宥。”未报。御史王大年、张捷、周宗建、刘廷宣，给事中王志道、倪思辉等交章论救，给事、御史复合词为请，诸阁臣又于讲筵救之，乃停慎言、弘图、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继春回奏，词甚哀，且隐“雉经、入井”二语。帝严旨穷诘，令再陈。嘉谟等复力救，帝不许。继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乃除名永锢，时天启元年四月也。其后言者屡请召还，帝皆不纳。

四年冬，魏忠贤既逐杨涟等，即以中旨召复官。至则重述移宫事，极言：“涟与左光斗目无先皇，罪不容死。且涟因傅櫆发汪文言事，知祸

及，故上劾内疏，先发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纳贿结党，则涟等当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宜速定爰书布中外，昭史册，使后世知朝廷之罪涟等以不道无人臣礼也。”疏娓娓数百言，且请用杨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贤大喜。

庄烈帝即位，继春方督学南畿，知忠贤必败，驰疏劾崔呈秀及尚书田吉、顺天巡抚单明诩、副都御史李夔龙，群小始自贰。旋由太常少卿进左佥都御史，与霍维华辈力扼正人。崇祯改元五月，给事中刘斯球极言其反覆善幻，乃自引归。已，杨涟子之易疏讦之，诏削籍。初，继春以移宫事诋涟结王安图封拜，后见公议直涟，畏涟向用，俯首乞和，声言疏非己意。还朝则极诋涟。及忠贤殛，又极誉高弘图之救涟，且荐韩爌、倪元璐，以求容于清议。帝定逆案，继春不列名，帝问故。阁臣言继春虽反覆，持论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遂引交结近侍律，坐徒三年，自恨死。

田尔耕，任丘人，兵部尚书乐孙也。用祖廕，积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十月代骆思恭掌锦衣卫事。狡黠阴贼，与魏良卿为莫逆交。魏忠贤斥逐东林，数兴大狱。尔耕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练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宵人希进者，多缘以达于忠贤，良卿复左右之，言无不纳，朝士辐辏其门。魏广微亦与缔姻，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又与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有“五彪”之号。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廕锦衣世职者数人，岁时赏赉不可胜纪。显纯等加官亦如之。忠贤败，言者交劾，下吏论死。崇祯元年六月与显纯并伏诛。

显纯，定兴人，驸马都尉从诚孙也。举武会试，擢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天启四年，刘侨掌镇抚司，治汪文言狱，失忠贤指，得罪，以显纯代之。显纯略晓文墨，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练，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每谳鞫，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应元，大兴人。市井无赖，充校尉，冒缉捕功，积官至锦衣指挥。云鹤，霸州人，为东厂理刑官。寰，吴县人。隶籍锦衣，为东司理刑。凡显纯杀人事，皆应元等共为之。而寰为田尔耕心腹。及显纯论死，法司止当应元、云鹤、寰戍。后定逆案，三人并论死，寰先死戍所。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佞幸

汉史所载佞幸，如藉孺、闳孺、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张放之属，皆以宦寺弄臣贻讥千古，未闻以武夫、健儿、贪人、酷吏、方技、杂流任亲暱承宠渥于不衰者也。明兴，创设锦衣卫 ，典新军，暱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詻天下，特任纪纲为锦衣，寄耳目。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英宗时，门达、逮杲之徒，并见亲信。至其后，厂卫遂相表里，清流之祸酷焉。宪宗之世，李孜省、僧继晓以祈祷被宠任，万安、尹直、彭华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世宗入继大统，宜矫前轨，乃任陆炳于从龙，宠郭勋于议礼，而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之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凡此诸人，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虽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聪察，而嬖幸酿乱，几与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亲己为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于此也。至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纪纲 门达逮杲 李孜省 继晓 江彬许泰 钱宁 陆炳 邵元节 陶仲文 顾可学盛端明等

纪纲，临邑人，为诸生。燕王起兵过其县，纲叩马请自效。王与语，说之。纲善骑射，便辟诡黠，善钩人意向。王大爱幸，授忠义卫千户。既即帝位，擢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

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擢都指挥佥事，仍掌锦衣。纲用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为羽翼，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

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诈取交址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乾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

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

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罪状颁示天下。其党敬、江、谦、春、瑛等，诛谴有差。

门达，丰润人。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性机警沉鸷。正统末，进千户，理镇抚司刑。久之，迁指挥佥事，坐累解职。景泰七年复故官，佐理卫事兼镇抚理刑。天顺改元，与"夺门"功，进指挥同知。旋进指挥使，专任理刑。千户谢通者，浙江人也，佐达理司事，用法仁恕，达倚信之。重狱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朝士翕然称达贤。然是时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由是逯杲得大幸，达反为之用。

逯杲者，安平人也，以锦衣卫校尉为达及指挥刘敬腹心，从"夺门"。帝大治奸党，杲缚锦衣百户杨瑛，指为张永亲属，又执千户刘勤于朝，奏其讪上，两人并坐诛。用杨善荐，授本卫百户。以捕妖贼功，进副千户。又用曹吉祥荐，擢指挥佥事。帝以杲强鸷，委任之，杲乃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并侵官田，杲劾奏，还其田于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宠不法，帝渐恶之，杲即伺其阴事。亨从子彪有罪下狱，命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硃谅等七十六人。杲因发彪弟庆他罪，连及者皆坐，杲进指挥同知。明年复奏亨怨望，怀不轨，亨下狱死。有诏尽革"夺门"功，达、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帝优诏留任，以杲发亨奸，益加倚重。

杲益发舒，势出达上。白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亲藩郡王亦然。无贿者辄执送达，锻炼成狱。天下朝觐官大半被谴，逮一人，数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诈称校尉，乘传纵横，无所忌。鼓城伯张瑾以葬妻称疾不朝，而与诸公侯饮私第。杲劾奏，几得重罪。杲所遣校尉诬宁府弋阳王奠壏母子乱，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王奠培等亦言无左验。帝怒责杲，杲执如初，帝竟赐奠壏母子

死。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数尺，人咸以为冤。指挥使李斌尝构杀弘农卫千户陈安，为安家所诉，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谳，石亨嘱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书，谓其弟健当有大位，欲阴结外番为石亨报仇。"杲以闻，下锦衣狱，达坐斌谋反。帝两命廷臣会讯，畏杲不敢平反。斌兄弟置极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杲本由石亨、曹吉祥进，讦亨致死，复奏吉祥及其从子钦阴事，吉祥、钦大恨。五年七月，钦反，入杲第斩之，取其首以去。事平，赠杲指挥使，给其子指挥佥事俸。

时达已掌卫事，仍兼理刑。杲被杀，达以守卫功，进都指挥佥事。初，杲给事达左右，及得志恣甚。达怒，力逐之。杲旋复官，欲倾达，达惴惴不敢纵。杲死，达势遂张。欲踵杲所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为能。

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达发其事。绍宗被责让，余悉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纵。达治其事，皆下狱谪官。达以囚多，狱舍少，不能容，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报可。御史樊英、主事郑瑛犯赃罪。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达劾其徇私，亦下狱谪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有军士妻醞冤，会斋戒不为奏。达劾诸人蒙蔽，诏下达治。已，劾南京户部侍郎马谅，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老聩，皆罢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帝怒，命达遣官核，籍其赀，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臣等停俸，琬等谪县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挞军职，用军容迎送。御史杨璡按辽东，韩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达治，蕃、琪并荷校死。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糊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皆为校尉所发下狱。瑛守官无玷，不胜愤，自缢死，其他多遣戍。湖广诸生马云罪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达初欲行督责之术，其同列吕贵曰："武臣不易犯，曹钦可鉴也。独文吏易裁耳。"达以为然，故文吏祸尤酷。

都指挥袁彬恃帝旧恩，不为达下。达深衔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诓人财，奏请下彬狱，论赎徒还职。有赵安者，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后谪戍铁岭卫，赦还，改府军前卫，有罪，下诏狱。达坐安改补府军由

彬请托故，乃复捕彬，搒掠，诬彬受石亨、曹钦贿，用官木为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砖瓦，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军匠杨埙不平，击登闻鼓为彬讼冤，语侵达，诏并下达治。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至是，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埙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埙。

明年，帝疾笃，达知东宫局丞王纶必柄用，预为结纳。无何，宪宗嗣位，纶败，达坐调贵州都匀卫带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论其罪。命逮治，论斩系狱，没其赀巨万，指挥张山同谋杀人，罪如之。子序班升、从子千户清、婿指挥杨观及其党都指挥牛循等九人，谪戍、降调有差。后当审录，命贷达，发广西南丹卫充军，死。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赃事发，匿不归。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赃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监丞。日宠幸，赐金冠、法剑及印章二，许密封奏请。益献淫邪方术，与芳等表里为奸，渐干预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同官王昶轻之，不加礼。孜省谮昶，左迁太仆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预郊坛分献，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惩昶事，无敢执奏者。

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然权宠皆出孜省下。居二年，进左通政。给事中王瑞、御史张稷等交劾之。乃贬二秩，为本司左参议，他贬黜者又十二人。盖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宠固未尝替也。顷之，复迁左通政。

二十一年正月，星变求言。九卿大臣、给事御史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凡五百余人。帝为留六十七人，余皆斥罢，中外大说。孜省缘是恨廷臣甚，构逐主事张吉、员外郎彭纲，而益以左道持帝意。其年十月，再复左通政，益作威福。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龙。又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刘敷、礼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

郎尹直、工部尚书李裕、礼部侍郎谢一夔，皆因之以进。间采时望，若学士杨守陈、倪岳，少詹事刘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诸名臣，悉密封推荐。搢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通政边镛为佥都御史，李和为南京户部侍郎，皆其力也。所排挤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

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陈政以下五人，递进一官。时张文质方以尚书掌司事，通政故未尝缺使也。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

常恩，临江人，因中官陈喜进。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谅进。并以晓方术，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忧，特赐祭葬，大治茔域，制度逾等。玒、中不知何许人。玒以扶鸾术，累官太常少卿，丧母赐祭，且给赠诰。故事，四品未三载无给诰赐祭者，宪宗特予之。吏部尚书尹旻因请并赠其父。未几，进本寺卿。其二子经、纶，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书供事文华殿，不数年为太常卿。逾月，以谏官言，降寺丞。孜省以星变贬，常恩亦贬本寺丞，而玉芝、玒、中并如故。孜省复通政，常恩亦复太常卿。

有李文昌者，试术不效，杖五十，斥还。岳州通判沈政以绘事夤缘至太常少卿，请敛天下货财充内府。帝怒，下狱，杖谪广西庆远通判。人颇以为快。

然群奸中外蟠结，士大夫附者日益多。进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为中人所引，擢尚宝少卿，日与市井工技伍，趋走阙廷。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谪官，因秘术干中官高英，得召见，因自陈乞复给事中，士论以为羞。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

宪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尽汰传奉官，谪孜省、常恩、玉芝、玒、中、经戍边卫。又以中官蒋琮言，逮孜省、常恩、玉芝等下诏狱，坐交结近侍律斩，妻子流二千里。诏免死，仍戍边。孜省不胜搒掠，瘐死。

继晓，江夏僧也。宪宗时，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林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

几得重谴。继晓虞祸及，乞归养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从之。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西番僧答刂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答刂实巴、锁南坚参、端竹也失皆为国师，锡诰命。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梭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寻进答刂实巴为法王，班卓儿藏卜为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脩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答刂失藏卜、答刂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成化二十一年，星变，言官极论其罪，始勒为民，而诸番僧如故。

孝宗初，诏礼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刺麻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诏法王、佛子递降国师、禅师、都纲，余悉落职为僧，遣还本土，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夺印章及诸玉器。僧录司止留善世等九员，道录司留正一等八员，余皆废黜。而继晓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弃市。

江彬，宣府人。初为蔚州卫指挥佥事。正德六年，畿内贼起，京军不能制，调边兵。彬以大同游击隶总兵官张俊赴调。过薊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后与贼战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武宗闻而壮之。七年，贼渐平，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犒之，遂并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彬因钱宁得召见。帝见其矢痕，呼曰："彬健能尔耶！"彬狡黠强很，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说，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搒死，左右皆畏彬。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氈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

宁见彬骤进，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宁，宁缩不前。虎迫帝，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然心德彬而嗛宁。宁他日短彬，帝不应。彬知宁不相容，顾左右皆宁党，欲籍边兵自固，固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请互调操练。言官交谏，大学士李东阳疏称十不便，皆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牴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

错，几不可辨。

八年命许泰领敢勇营，彬领神威营。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处边兵。建西官厅于奋武营。赐彬、泰国姓。越二年，迁都督佥事。彬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同赐姓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四镇军，彬兼统之。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诸营悉衣黄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

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未几，幸阳和。迤北五万骑入寇，诸将王勋等力战。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硃寿，又自称镇国公，所驻跸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悉置不省。

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义忤彬，下狱谪官。典膳李恭疏请回銮，指斥彬罪。未及止，彬逮恭死诏狱。帝驻大喜峰口，欲令朵颜三卫花当、把儿孙等纳质宴劳，御史刘士元陈四不可，不报。帝既还，下诏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统率六军，而命彬为威武副将军。录应州功，封彬平虏伯；子三人，锦衣卫指挥；泰，安边伯；琮、周，俱都督。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

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徵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初，延绥总兵官马昂罢免，有女弟善歌，能骑射，解外国语，嫁指挥毕春，有娠矣。昂因彬夺归，进于帝，召入豹房，大宠。传升昂右都督，弟炅、昶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为舅，赐第太平仓。给事、御史谏，不应。尝幸昂第，召其妾。昂不听，帝怒而起。昂复结太监张忠进其妾杜氏，遂传升炅都指挥，昶仪真守备。昂喜过望，又进美女四人谢恩。及是，纳钦女，皆彬所导也。

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团营。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及还京，复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陈九不可，且极言酣酒当戒，帝不省。廷臣百余人伏阙谏，彬故激帝怒，悉下狱，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议得寝。

会宁王宸濠反，彬复赞帝亲征，下令谏者处极刑。命彬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并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是时，张锐治东厂，钱宁治锦衣，彬兼两人之任，权势莫与比，遂扈帝以行。寻止宁，令董皇店役，不得从。八月发京师。彬在途，矫旨辄缚长吏，通判胡琮惧，自缢死。十二月至扬州，即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以刘姬谏，稍止。至南京，又欲导帝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诸臣极谏，会其党亦劝沮，乃止。当是时，彬率边兵数万，跋扈甚。成国公硃辅为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及公卿大臣皆侧足事之。惟参赞尚书乔宇、应天府丞寇天叙挺身与抗，彬气稍折。

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诸军夜惊，言彬欲为逆，久之乃定。时宸濠已就擒，系江上舟中，民间数讹传将为变。帝心疑，欲归。闰八月发南京。至清江浦，渔积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欲劝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又上言："赖镇国公硃寿指授方略，擒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诏褒赐镇国公，岁加彬禄米百石，廕一子锦衣千户。会帝体惫甚，左右力请乃还京。彬犹矫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提督军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场操练。

及帝崩，大学士杨廷和用遗命，分遣边兵，罢威武团练营。彬内疑，称疾不出，阴布腹心，衷甲观变，令泰诣内阁探意。廷和以温语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与司礼中官魏彬计，因中官温祥入白太后，请除彬。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彬与工部尚书李鐩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事竟将出，中官张永留彬、鐩饭，太后遽下诏收彬。彬觉，亟走西安门，门闭。寻走北安门，门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门者。门者执之，拔其须且尽。收者至，缚之。有顷，周、琮并缚至，骂彬曰："奴早听我，岂为人擒！"世宗即位，磔彬于市，周、琮与彬子勋、杰、鰲、熙俱斩，绘处决图，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时京师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珤不可数计。许泰，江都人。都督宁子，袭职为羽林前卫指挥使。中武会举第一，擢署都指挥同知。寻充副总兵，协守宣府。正德六年，与郤永、江彬俱调剿流贼，败贼霸

州，追败之东光半壁店。未几，复败贼枣强。刘六寇曹州，泰与冯桢、郤永击却之，乘胜擒斩千八百人。贼犯蠡县、临城，泰等不敢击，被劾停俸。既而贼奔卫辉，泰为所败。调赴莱阳，逗遛不进，诏革署都督佥事新衔，仍以都指挥同知办贼。贼平，进署都督同知，留京师，与彬日侍左右，赐国姓，历迁左都督。冒应州功，封安边伯。

宸濠反，帝以泰为威武副将军，偕中官张忠率禁军先往。宸濠已为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疾驰至南昌，穷搜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求刑戮，甚于宸濠之乱。嫉守仁功，排挤之百方。执伍文定，窘辱备至。居久之，始旋师。世宗即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备以虐民妒功状上闻，下狱论死。夤缘贵近，减死徙边”马昂亦罢，炅等戍边。

钱宁，不知所出，或云镇安人。幼鬻太监钱能家为奴，能嬖之，冒钱姓。能死，推恩家人，得为锦衣百户。正德初，曲事刘瑾，得幸于帝。性蝟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瑾败，以计免，历指挥使，掌南镇抚司。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刺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

太监张锐领东厂缉事，横甚，而宁典诏狱，势最炽，中外称曰“厂、卫”。司务林华、评事沈光大皆以杖系校尉，为宁所奏，逮下锦衣狱，黜光大，贬华一级。锦衣千户王注与宁暱，挞人至死，员外郎刘秉鉴持其狱急。宁匿注于家，而属东厂发刑部他事。尚书张子麟亟造谢宁，立释注，乃已。厂卫校卒至部院白事，称尚书子麟辈曰老尊长。太仆少卿赵经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宫工，乾没帑金数十万。经死，宁佯遣校尉治丧，迫经妻子扶榇出，姬妾、帑藏悉据有之。中官廖常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鹏肆恶，为巡抚邓庠所劾，诏降级安置。鹏惧，使其嬖妾私事宁，得留任。

宁子永安，六岁为都督。养子钱杰、钱靖等，俱冒国姓，授锦衣卫官。念富贵已极，帝无子，思结强藩自全。为宁王宸濠营复护卫，又遣人往宸濠所，有异谋。又令宸濠数进金银玩好于帝。谋召其世子司香太庙，为入嗣地。又以玉带、彩纟宁附其典宝万锐归，诈称上赐。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贿京师，皆主伶人臧贤家，由宁以达帝左右。

宸濠反，帝心疑宁。宁惧，白帝收宸濠所遣卢孔章，而归罪贤，谪

戍边，使校尉杀之途以灭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计，使董皇店役。彬在道，尽白其通逆状。帝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羁之临清，驰收其妻子家属。帝还京，裸缚宁，籍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世宗即位，磔宁于市。养子杰等十一人皆斩，子永安幼，免死，妻妾发功臣家为奴。

陆炳，其先平湖人。祖墀，以军籍隶锦衣卫为总旗。父松，袭职，从兴献王之国安陆，选为仪卫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统，松以从龙恩，迁锦衣副千户。累官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

世宗始生，松妻为乳媪，炳幼从母入宫中。稍长，日侍左右。炳武健沉鸷，长身火色，行步类鹤。举嘉靖八年武会试，授锦衣副千户。松卒，袭指挥佥事。寻进署指挥使，掌南镇抚事。十八年从帝南幸，次卫辉。夜四更，行宫火，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屡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

帝初嗣位，掌锦衣者硃宸，未久罢。代者骆安，继而王佐、陈寅，皆以兴邸旧人掌锦衣卫。佐尝保持张鹤龄兄弟狱，有贤声。寅亦谨厚不为恶。及炳代寅，权势远出诸人上。未几，擢署都督佥事。又以缉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骤贵，同列多父行，炳阳敬事之，徐以计去其易己者。又能得阁臣夏言、严嵩欢，以故日益重。尝捶杀兵马指挥，为御史所纠，诏不问。言故暱炳，一日，御史劾炳诸不法事，言即拟旨逮治。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长跪泣谢罪，乃已。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嵩德炳，恣其所为，引与筹画，通赇赂。后仇鸾得宠，陵嵩出其上，独惮炳。炳曲奉之，不敢与钧礼，而私出金钱结其所亲爱，得鸾阴私。及鸾病亟，炳尽发其不轨状。帝大惊，立收鸾敕印，鸾忧惧死，至剖棺戮尸。

炳先进左都督，录擒哈舟儿功，加太子太保。以发鸾密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岁给伯禄。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与严嵩、硃希忠等侍修玄。三十五年三月赐进士恩荣宴。故事，锦衣列于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司礼中官李彬侵盗工所物料，营坟墓，僭拟山陵，与其党杜泰三人论斩，籍其赀，银四十余万，金珠珍宝无算。寻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锦衣如故。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

炳任豪恶吏为爪牙，悉知民间铢两奸。富人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势倾天下。时严嵩父子尽揽六曹事，炳无所不关说。文武大吏争走其门，岁入不赀，结权要，

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二十九年卒官。赠忠诚伯，谥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绎为本卫指挥佥事。隆庆初，用御史言，追论炳罪，削秩，籍其产，夺绎及弟太常少卿炜官，坐赃数十万，系绎等追偿，久之赀尽。万历三年，绎上章乞免。张居正等言，炳救驾有功，且律非谋反叛逆奸党，无籍没者；况籍没、追赃，二罪并坐，非律意。帝悯之，遂获免。

邵元节，贵谿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论之，帝下金诏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谿，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员外旼所侮。时上章引罪，旼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阐都辅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节称谥。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冈人。尝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

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寓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噀剑，绝

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筦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乃请建雷坛于乡县，祝圣寿，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驰驿往，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稽，谪显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趋甚急，公私骚然。御史杨爵、郎中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下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廕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封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廕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建大清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廕子锦衣百户。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重，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命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

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干郭勋，言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勋进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荐之，献万金助雷坛工费。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岩攻发其诈。帝执子岩、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浸疏勋。明年，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贿，捶死其家人，复上疏渎奏。帝怒，遂论死。

龚可佩，嘉定人。出家昆山为道士，通晓道家神名，由仲文进。诸大臣撰青词者，时从可佩问道家故事，俱爱之，得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习法事，累迁太常少卿。为中官所恶，诬其嗜酒，使使侦之，报可佩醉员外郎邵畯所。执下诏狱，并逮畯，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尸暴潞河，为群犬所食，畯亦夺官。畯与可佩故无交，无敢白其枉者。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亵，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讷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

胡大顺者，仲文同县人也。缘仲文进，供事灵济宫。仲文死，大顺以奸欺事发，斥回籍。后觊复用，伪撰万寿金书一帙，诡称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从妖人何廷玉赍入京，

因左演法蓝田玉、左正一罗万象以通内官赵楹，献之帝。

田玉者，铁柱观道士。严嵩罢归，至南昌，值圣诞，田玉为帝建醮。会御史姜儆访秘法至，嵩索田玉诸符箓进献。田玉亦自以召鹤术托儆附奏，得召为演法，与万象并以扶鸾术供奉西内，因交观楹。时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顺书由三人进。帝览书问："既云乩书，扶乩者何不来？"田玉遂诈为圣谕徵之，至则屡上书求见。帝语徐阶曰："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今大顺来，可复用乎？"对曰："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必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帝悟，报曰："田玉无状，去冬代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徵取大顺，不治无以儆将来。"阶对："水银不可服食，诈传诏旨罪尤重。倘置不问，群小互相朋结，恐酿大患。"乃命执大顺、田玉、万象等下锦衣狱，不知其奸由楹也。锦衣上狱词，帝有意宽之，以问阶。阶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诸人法司，令重拟。楹伺间，具密奏，为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礼拷讯，具得其交通状，遂与大顺、田玉、万象、廷玉、元玉并论死。楹瘐死。帝以逆囚当显戮，怒所司不如法，诏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靖，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故无人摘发。赖帝晚年渐悟其妄，而政府力为执奏，诸奸获正法云。

王金者，鄠县人也。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雅好黄白术，闻金有秘方，为之解，得末减。金遂逃京师，匿通政使赵文华所。以仙酒献文华，文华献之帝。及文华视师江南，金落魄无所遇。一日，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来献者，皆积苑中；中使窃出市人，复进之以邀赏。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欲因礼部以献，尚书吴山不为进。山罢，金自进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庙礼官袁炜率廷臣表贺，而授金太医院御医。

先是，总督胡宗宪献白鹿者再。帝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进宗宪秩，百官表贺。已，宗宪献灵芝五、白龟二。帝益喜，赐金币、鹤衣，告庙表贺如初。不数日，龟死，帝曰："天降灵物，朕固疑处尘寰不久也。"淮王献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庙。"严嵩孙鹄献玉兔一、灵芝六十四，蓝道行献瑞龟。俱遣中官献太庙，廷臣表贺。未几，兔生二子，礼官请谢玄告庙。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为延生之祥，特建谢典告庙。已又生数子，皆称贺。其他西苑嘉禾，显陵甘露，无不告

庙称贺者。当是时，陶仲文已死，严嵩亦罢政，蓝道行又以诈伪诛，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诈饰以娱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

时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众。丰城人熊显进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帝知其多妄，无殊锡。金思所以动帝，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能愈。世恩竟得迁太常卿，仿太医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隆庆四年十月，高拱柄国，尽反徐阶之政，乃宥金等死，编口外为民。

顾可学，无锡人。举进士，历官浙江参议。言官劾其在部时盗官帑，斥归，家居二十余年。瞷世宗好长生，而同年生严嵩方柄国，乃厚赂嵩，自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嵩为言于帝，遣使赍金币就其家赐之。可学诣阙谢，遂命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时盛端明亦以方术承帝眷，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帝惑乩仙言，手诏问礼部："古用芝入药，今产何所？"尚书吴山博引《本草》、《黄帝内经》、《汉旧仪》、王充《论衡》、《瑞命记》，言："历代皆以芝为瑞，然服食之法未有传，所产地亦未敢预拟。"乃诏有司采之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诸山。无何，宛平民献芝五本。帝悦，赉银币。自是，来献者接踵。时又采银矿、龙涎香，中使四出，论者咸咎可学。可学寻以年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荣僖。

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亦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褫官夺谥。

硃隆禧者，昆山人。由进士历顺天府丞，坐大计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传长生秘术及所制香衲祈代进。仲

文还朝，奏之。帝悦，即其家赐白金、飞鱼服。隆禧入朝谢恩，帝以大计罢闲官例不复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礼部右侍郎。会有边警，仲文乘闲荐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废。"卒不用。既卒，其妻请恤典，所司执不予，帝特谕予之。隆庆初，褫官。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儆，江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大任，畿辅、河南、湖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至四十三年十月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儆、大任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儆不自安，寻引退。大任入翰林，不为同官所齿。隆庆元年正月，言官劾两人所进刘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夺职。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有明一代 ，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陈瑛在成祖时，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荼毒善类。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断之君，而包藏祸心，久之方败。令遇庸主，其为恶可胜言哉！厥后权归内竖，怀奸固宠之徒，依附结纳，祸流搢绅。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ＤＦ无厌。庄烈帝手除逆党，而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南都末造，本无足言，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之数人者，内无阉尹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巳、桧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传》。

○胡惟庸陈宁 陈瑛马麟等 严嵩赵文华等 周延儒 温体仁马士英阮大铖

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

给也。”责捕盗于代县。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陈宁，茶陵人。元末为镇江小吏，从军至集庆，馆于军帅家，代军帅上书言事。太祖览之称善，召试檄文，词意雄伟，乃用为行省掾吏。时方四征，羽书帝午，宁酬答整暇，事无留滞，太祖益才之。淮安纳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邮，为吴人所获。宁抗论不屈，释还，擢广德知府。会大旱，乞免民租，不许。宁自诣太祖奏曰：“民饥如此，犹征租不已，是为张士诚驱民也。”太祖壮而听之。

辛丑除枢密院都事。癸卯迁提刑按察司佥事。明年改浙东按察使。

有小隶讼其隐过，宁已擢中书参议，太祖亲鞫之，宁首服，系应天狱一岁。吴元年，冬尽将决，太祖惜其才，命诸将数其罪而宥之，用为太仓市舶提举。洪武元年召拜司农卿，迁兵部尚书。明年出为松江知府。用严为治，积蠹弊，多所厘革。寻改山西行省参政。召拜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宁，初名亮，至是赐名宁。

三年，坐事出知苏州。寻改浙江行省参政，未行，用胡惟庸荐，召为御史中丞。太祖尝御东阁，免冠而栉。宁与侍御史商暠入奏事，太祖见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宁毋入。栉已，整冠出阁，始命入见。六年命兼领国子监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释奠先师。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宁不举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预祭者不颁胙。久之，进左御史大夫。

宁有才气，而性特严刻。其在苏州徵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及居宪台，益务威严。太祖尝责之，宁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数谏，宁怒，捶之数百，竟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宁闻之惧，遂与惟庸通谋。十三年正月，惟庸事发，宁亦伏诛。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

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

永乐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讦发为能。八月劾历城侯盛庸怨诽，当诛，庸自杀。二年劾曹国公李景隆谋不轨，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谏，多置庄产，蓄佃仆，意叵测，俱收系。又劾长兴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杀。劾驸马都尉梅殷邪谋，殷遇害。三年，行部尚书雒佥言事忤帝意，瑛劾佥贪暴，佥坐诛死。又劾驸马都尉胡观强取民间女子，娶娼为

妾，预景降逆谋，以亲见宥不改。帝命勿治，罢观朝请。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狱。八年劾降平侯张信占练湖及江阴官田，命三法司杂治之。

瑛为都御史数年，所论劾勋戚、大臣十余人，皆阴希帝指。其他所劾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指挥王恕，都督曹远，指挥房昭，佥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复，御史车舒，都督王瑞，指挥林泉、牛谅，通政司参议贺银等，先后又数十人，俱得罪。帝以为能发奸，宠任之，然亦知其残刻，所奏谳不尽从。中书舍人芮善弟夫妇为盗所杀，心疑其所亲，讼于官。刑部验非盗，纵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盗，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盗。瑛因劾善妄奏，当下狱。帝曰："兄弟同气，得贼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问。车里宣慰使刀暹答侵威远州地，执其知州刀算党以归。帝遣使谕之，刀暹答惧，归地及所执知州，遣弟刀腊等贡方物谢罪。瑛请先下刀腊法司，且逮治刀暹答。帝曰："蛮僚之性稍不相得则相仇，改则已。今服罪而复治之，何以处不服者。"遂赦弗问。知嘉兴县李鉴廷见谢罪，帝问故。瑛言："鉴籍奸党姚瑄，瑄弟亨当连坐，而鉴释亨不籍，宜罪。"鉴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无名而不籍，不失为慎重。"鉴得免。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时政，因及建文事，辞意率直，帝命议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请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讳，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废之。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运粮漂没，瑛请治官军罪，责之偿。帝曰："海涛险恶，官军免溺死，幸矣。"悉释不问。瑛之奸险附会，一意苛刻，皆此类也。

帝北巡，皇太子监国。瑛言兵部主事李贞受皁隶叶转等四人金，请下贞狱。无何，贞妻击登闻鼓诉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贞等不至，惟叶转至。讯之，云贞不承，不胜拷掠死，三皁录皆笞死三日矣，贞实未尝受金。先是，袁纲、覃珩两御史俱至兵部索皁隶，贞猝无以应，两御史衔之，兴此狱。于是刑科给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纲、珩朋奸蒙蔽，擅杀无辜，请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盖为下所欺，不能觉察耳。"置勿问，械系纲、珩，以其罪状奏行在。又有学官坐事谪充太学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与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刘子春等复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谓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时太子深恶瑛，以帝方宠任，无如何。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

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纲在《佞幸传》。

麟，巩人。洪武末为工科给事中，建文时坐罪谪云南为吏。成祖即位，悉复建文朝所罢官，麟得召还。寻进兵科都给事中。麟无他建白，专以讦发为能。帝久亦厌之，谕麟等曰："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烦碎甚矣。伪谬即改正，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脱漏耳。言官当陈军国大务，细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顾侍臣曰："四方频奏水旱，朕甚不宁。"麟遽进曰："水旱天数，尧、汤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范》恒雨恒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数哉？尔此言，不学故也。"麟惭而退。麟居言路，纠弹诸司无虚日。尝署兵部事，甫一日，辄有过，为人所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于官。

珏，山阳人。永乐四年，里社赛神，诬以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因称珏忠，特擢刑科给事中。伺察百僚小过，辄上闻。居官十年，贪黩不顾廉耻。母丧未期，起复视事，辄随众大祀斋宫，复与庆成宴，为御史俞信等所劾，论大不敬当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岂有一人免耶？"遂谪戍边。

政学，慈谿人。永乐二年进士。历行在礼部郎中，务掇人过失，肆为奸贪。十六年春，有罪伏诛。

纬初为大兴教谕，燕兵起，与城守有劳。擢礼科给事中，坐罪谪思南宣慰司教授。永乐七年，复原官，务捃摭朝士过。久之，迁浙江副使。后入朝，仁宗见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无异蛇蝎。"遂谪嘉兴典史。

芳，颍上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历刑科给事中。宣宗数御便殿，与大臣议事。芳言："洪武中，大臣面议时政，必给事中二人与俱，请复其旧。"帝是之。芳辄自矜，百司所为，少不如意，即诣帝前奏之，人比之纪纲。久之，帝亦恶其奸，黜为海盐丞，弃官归。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显陵，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

嵩归日骄。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銮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赞尝叹曰：“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硃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謇、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世蕃迁太常少卿，嵩犹畏言，疏遣归省墓。嵩寻加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已而南京吏部尚书张治、国子祭酒李本以疏远擢入阁，益不敢预可否。嵩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汝夔曰："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绐。

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

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ＤＧ，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

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所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

救。有诏二王就婚邸第，嵩力请留内。帝不悦，嵩亦不能力持。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营甚称旨，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

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鹄、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

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阶极陈河，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严嵩既退，其子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应龙俱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箓，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其明年，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炳死，益自负。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

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被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

御史林润尝劾懋卿，惧相报，因与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练状。世蕃喜，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法司黄光升等以谳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佥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楩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遂斩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

赵文华，慈谿人。嘉靖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谪东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使。性倾狡，未第时在国学，严嵩为祭酒，才之。后仕于朝，而嵩日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嵩念己过恶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故以文华任之。文华欲自结于帝，进百华仙酒，诡曰："臣师嵩服之而寿。"帝饮甘之，手敕问嵩。嵩惊曰；"文华安得为此！"乃宛转奏曰："臣生平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嵩恨文华不先白己，召至直所詈责之。文华跪泣，久不敢起。徐阶、李本见之为解，乃令去。嵩休沐归，九卿进谒，嵩犹怒文华，令从吏扶出之。文华大窘，厚赂嵩妻。嵩妻教文华伺嵩归，匿于别室，酒酣，嵩妻为之解，文华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议筑京师外城，加工部右侍郎。

东南倭患棘，文华献七事。首以祭海神为言，请遣官望祭于江阴、常熟。次讼有司掩骼轻徭。次增募水军。次苏、松、常、镇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科其赋，且预徵官田税三年。次募富人输财力自效，事宁论功。次遣重臣督师。次招通番旧党并海盐徒，易以忠义之名，令侦伺贼情，因以为间。兵部尚书聂豹议行其五事，惟增田赋、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夺豹官，而用嵩言即遣文华祭告海神，因察贼情。当是时，总督尚书张经方征四方及狼士兵，议大举，自以位文华上，心轻之。文

华不悦。狼兵稍有斩获功，文华厚犒之，使进剿，至漕泾战败，亡头目十四人。文华恚，数趣经进兵。经虑文华轻浅泄师期，不以告。文华益怒，劾经养寇失机，疏方上，经大捷王江泾。文华攘其功，谓己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经竟论死。又劾浙江巡抚李天宠罪，荐宗宪代，天宠亦论死。帝益以文华为贤，命铸督察军务关防，即军中赐之。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欲分苏松巡抚曹邦辅浒墅关破贼功，不得，则以陶宅之败，重劾邦辅。陶宅之战，实文华、宗宪兵先溃也。兵科给事中夏栻得其情，劾文华欺诞。吏科给事中孙浚亦白邦辅冤状。帝终信文华言，邦辅坐遣戍。文华既杀经、天宠，复先后论罢总督周琉、杨宜，至是又倾邦辅，势益张。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文华又陈防守事宜，请籍闲田百万亩给兵，为屯守计，而令里居缙绅，分督郡邑兵事。为兵部所驳而寝。

官军既屡败，文华知贼未易平，欲委责去。会川兵破贼周浦，俞大猷破贼海洋，文华遂言水陆成功，江南清晏，请还朝。帝悦，许之。比还，败报踵至，帝疑其妄，数诘嵩，嵩曲为解，帝意终不释。会吏部尚书李默发策试选人，中言“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文华劾其谤讪，默坐死。帝以是谓文华忠，进工部尚书，且加太子太保。是时，嵩年老，虑一旦死，有后患，因荐文华文学，宜供奉青词，直内阁。帝不许。而东南警逕至，部议再遣大臣督师，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华自请行，为帝言江南人矫首望文华。帝以为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浙江诸军事。时宗宪先以文华荐代杨宜为总督，及文华再出，宗宪欲藉文华以通于嵩，谄奉无不至。文华素不知兵，亦倚宗宪，两人交甚欢。已而宗宪平徐海，俘陈东，文华以大捷闻，归功上玄。帝大喜，祭告郊庙社稷，加文华少保，廕子锦衣千户。召还朝，文华乃推功元辅嵩，辞升廕，帝优诏不允。

文华既宠贵，志日骄，事中贵及世蕃，渐不如初，诸人憾之。帝尝遣使赐文华，值其醉，拜跪不如礼，帝闻恶其不敬。又尝进方士药，帝服之尽，使小珰再索之，不应。西苑造新阁，不以时告成。帝一日登高，见西长安街有高甍，问谁宅。左右曰：“赵尚书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为文华作宅，何暇营新阁。”帝益愠。会三殿灾，帝欲建正阳门楼，责成甚亟，文华猝不能办。帝积怒，且闻其连岁视师黩货要功状，思逐之，乃谕嵩曰：“门楼庀材迟，文华似不如昔。”嵩犹未知帝意，力为掩覆，且言：“文华触热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专督大工。”帝从之。文华因上章称疾，请赐假静摄旬月。帝手批曰：“大工

方兴，司空是职。文华既有疾，可回籍休养。”制下，举朝相贺。

帝虽逐文华犹以为未尽其罪，而言官无攻者，帝怒无所泄。会其子锦衣千户怿思以斋祀停封章日请假送父，帝大怒，黜文华为民，戍其子边卫。以礼科失纠劾，令对状。于是都给事中谢江以下六人，并廷杖削籍。文华故病蛊，及遭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扪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后给事中罗嘉宾等核军饷，文华所侵盗以十万四千计。有诏征诸其家，至万历十一年征犹未及半，有司援恩诏祈免。神宗不许，戍其子慎思于烟瘴地。

鄢懋卿，丰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屡迁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转左佥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懋卿以才自负，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暱。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嵊时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淳安知县海瑞、慈谿知县霍与瑕，以抗忤罢去。御史林润尝劾懋卿要索属吏，馈遗巨万，滥受民讼，勒富人贿，置酒高会，日费千金，虐杀不辜，怨咨载路，苛敛淮商，几至激变，五大罪。帝置不问。四十年召为刑部右侍郎。两淮余盐，岁征银六十万两，及懋卿增至一百万。懋卿去，巡盐御史徐爌极言其害，乃复六十万之旧。嵩败，御史郑洛劾懋卿及大理卿万寀朋奸黩货，两人皆落职。既而寀匿严氏银八万两，懋卿绐得其二万，事皆露，两人先后戍边。

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植与嵩乡里，尝劝嵩杀杨继盛。启常官礼部郎，匿丧迁光禄，与材、汝楫俱为世蕃狎客。启常至以粉墨涂面供欢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卧内，关通请属，尤为人所恶云。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与同年生冯铨友善。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寻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

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罢，命会推，廷臣以延儒望轻置之，列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预，大疑。及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尽罢会推者不用。二年三月召对延儒于文华殿，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秽行，御史李长春论独对之非。延儒乞罢，不允。南京给事中钱允鲸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柄政，必为逆党翻局。”延儒疏辨，帝优诏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师有警，特旨拜延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六月，体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

体仁既并相，务为柔佞，帝意渐响之。而体仁阳曲谨媚延儒，阴欲夺其位，延儒不知也。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逆案王之臣、吕纯如等。或谓延儒曰：“彼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延儒愕然。会帝以之臣问，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体仁益欲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私，时论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热其庐，发其先垄，为言官所纠。兄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益为言者所诋11111

五年正月，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囚元化。侍郎刘宇烈视师无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烈。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冯元飚，御史余应桂、卫景瑗、尹明翼、路振飞、吴执御、王道纯、王象云等，屡劾延儒。应桂并谓延儒纳巨盗神一魁贿。而监视中官邓希诏与总督曹文衡相讦奏，语侵延儒。给事中李春旺亦论延儒当去。延儒数上疏辩，帝虽慰留，心不能无动。已而延儒令于泰陈时政四事，宣府太监王坤承体仁指，直劾延儒庇于泰。给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当劾首揆，轻朝廷，疑有邪人交构，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体仁各处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誖逆。”帝怒，下

元功诏狱，且穷诘赞化语所自得。赞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亦具述延儒语。帝益怒。锦衣卫帅王世盛拷掠元功无所承。狱上，镌世盛五级，令穷治其事。延儒觊体仁为援，体仁卒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乞归，赐白金、彩缎，遣行人护行。体仁遂为首辅矣。

始延儒里居，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心内惭。而体仁益横，越五年始去。去而张至发、薛国观相继当国，与杨嗣昌等并以娼嫉称。一时正人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溥等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注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从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废籍。其他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布满九列。释在狱傅宗龙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称贤。尝燕侍，帝语及黄道周，时道周方谪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气质少偏，然学与守皆可用。"蒋德璟请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复道周官。其因事开释如此。

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然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当边境丧师，李自成残掠河南，张献忠破楚、蜀，天下大乱，延儒一无所谋画。用侯恂、范志完督师，皆偾事，延儒无忧色。而门下客盛顺、董廷献因缘为奸利。又信用文选郎吴昌时及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起、曾应遴辈。

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开元廷劾延儒纳贿状，触帝怒，与给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诏狱。左都御史宗周、佥都御史光辰以救开元、埰罢，尚书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罢，延儒皆弗救，朝议皆以咎延

儒。会昌时以年例出言路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掌科给事中吴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时挟势弄权，延儒颇不自安。

初，延儒奏罢厂卫缉事，都人大悦。朝士不肖者因通赂遗，而厂卫以失权，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陈演，演衔刺骨。掌锦衣者骆养性，延儒所荐也，养性狡狠背延儒，与中官结，刺延儒阴事。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文绮、上驷，给金帛赏军。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廕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延儒辞太师，许之。居数日，养性及中官尽发所刺军中事。帝乃大怒，谕府部诸臣责延儒蒙蔽推诿，事多不忍言，令从公察议。陈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延儒遂归。

既去，给事中郝絅疏请除奸，以指延儒。帝不听。山东佥事雷縯祚纠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

温体仁，字长卿，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崇祯元年冬，诏会推阁臣，体仁望轻，不与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对称旨，亦弗及。体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讦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先是，天启二年，谦益主试浙江，所取士钱千秋者，首场文用俚俗诗一句，分置七义结尾，盖奸人绐为之。为给事中顾其仁所摘，谦益亦自发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夺谦益俸，案久定

矣。至是体仁复理其事，帝心动。次日，召对阁部科道诸臣于文华殿，命体仁、谦益皆至。谦益不虞体仁之劾己也，辞颇屈，而体仁盛气诋谦益，言如涌泉，因进曰："臣职非言官不可言，会推不与，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系。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辄称善。而执政皆言谦益无罪，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争尤力，且言："体仁热中觖望，如谦益当纠，何俟今日。"体仁曰："前此，谦益皆闲曹，今者纠之，正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党也。"帝怒，命礼部进千秋卷，阅意，责谦益，谦益引罪。叹曰："微体仁，朕几误！"遂叱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时大臣无助体仁者，独延儒奏曰："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复问诸臣。"帝乃即日罢谦益官，命议罪。允儒及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

亡何，御史毛九华劾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又困杭州建逆祠，作诗颂魏忠贤。帝下浙江巡抚核实。明年春，御史任赞化亦劾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体仁乞罢，因言："比为谦益故，排击臣者百出。而无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见。"帝再召内阁九卿质之，体仁与九华、赞化诘辩良久，言二人皆谦益死党。帝心以为然，独召大学士韩爌等于内殿，谕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当重绳以法。体仁复力求去以要帝，帝优诏慰答焉。已，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论体仁热中会推，劫言者以党，帝皆不听。法司上千秋狱，言谦益自发在前，不宜坐。诏令再勘。体仁复疏言狱词皆出谦益手。于是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仆寺卿蒋允仪，府丞魏光绪，给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樊尚璟、刘廷佐，各疏言："臣等杂治千秋，观听者数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体仁顾欺冈求胜。"体仁见于汴等词直，乃不复深论千秋事，惟诋于汴等党护而已。谦益坐杖论赎，而九华所论体仁媚珰诗，亦卒无左验。当是时，体仁以私憾撑拒诸大臣，展转不肯诎。帝谓体仁孤立，益响之。未几，延儒入阁。其明年六月，遂命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体仁既藉延儒力得辅政，势益张。逾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去，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凡异己者，率以部议论罢，而体仁阴护其事。又用御史史褷、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倾之。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事详龙锡传。比龙锡减死出狱，延

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难，体仁则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龙锡者，因薄延儒。其后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延儒，体仁默为助，延儒遂免归。始与延儒同入阁者何如宠，钱象坤逾岁致政去，无何，如宠亦去。延儒既罢，廷臣恶体仁当国，劝帝复召如宠。如宠屡辞，给事中黄绍杰言：“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帝为谪绍杰于外，如宠卒辞不入，体仁遂为首辅。

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姚希孟为讲官，以才望迁詹事。体仁恶其逼，乃以冒籍武生事，夺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礼部侍郎罗喻义，故尝与基命、谦益同推阁臣，有物望。会进讲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语，体仁欲去之，喻义执不可。体仁因自劾：“日讲进规例从简，喻义驳改不从，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议，洪学等因谓：“圣聪天亶，何俟喻义多言。”喻义遂罢归。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会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甚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升、唐世济为之。世济寻以荐逆案霍维华得罪去。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党，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文震孟以讲《春秋》称旨，命入阁。体仁不能沮，荐其党张至发以间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给事中许誉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盗起，议设五省总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庆百当行，惮不敢往，体仁庇二人，罢其议。贼犯凤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议，令淮抚、操江移镇，体仁又却不用。既而贼大至，焚皇陵。誉卿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体仁素忌誉卿，见疏益憾。会谢升以营求北缺劾誉卿，体仁拟旨降调，而故重其词。帝果命削籍，震孟力争之，大学士何吾驺助为言。体仁讦奏震孟语，谓言官罢斥为至荣，盖以朝廷赏罚为不足惩劝，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罢吾驺。震孟既去，体仁憾未释。庶吉士郑鄤与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从母舅大学士吴宗达谢政归。体仁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达。帝震怒，下鄤狱。其后体仁已去，而帝怒鄤甚，不俟左证，磔死。滋阳知县成德，震孟门人，以强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诬劾，震孟为不平。体仁劾德，杖戍之。

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然当是时，流寇蹦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诚意伯刘孔昭劾倪元璐，给事中陈启新劾

黄景昉，皆奉体仁指。礼部侍郎陈子壮尝面责体仁，寻以议宗籓事忤帝指，竟下狱削籍。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长，固上宠。帝每访兵饷事，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诋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

自体仁辅政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独体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优渥无与比。而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变，从子壮言，下诏宽恤在狱诸臣，吏部以百余人名上。体仁靳之，言于帝，仅释十余人。秋决论囚，帝再三谘问，体仁略无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涖任甫七日，以城陷论死，帝颇疑之。体仁不为救，竟弃市。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报可。

体仁自念排挤者众，恐怨归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当国既久，劾者章不胜计，而刘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实。宗籓如唐王聿键，勋臣如抚宁侯硃国弼，布衣如何儒显、杨光先等，亦皆论之，光先至舆榇待命。帝皆不省，愈以为孤立，每斥责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张溥、知县张采等倡为复社，与东林相应和。体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陆文声讦奏，将兴大狱。严旨察治，以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风指，皆降谪之。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会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时十年六月也。逾年卒，帝犹惜之，赠太傅，谥文忠。

崇祯末，福王立于南京，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天下快焉。寻用给事中戴英言，复如初。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薛国观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

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

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大铖心恨，阴结中珰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而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诩诩自矜。寻召为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赂忠贤阍人，还其刺。居数月，复乞归。忠贤既诛，大铖函两疏驰示维垣。其一专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传语维垣，若时局大变，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则上算疏。会维垣方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相诋，得大铖疏，大喜，为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ＤＨＤＨ不得志。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馀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兖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永城人刘超者，天启中以征安邦彦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帝乃命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超官贵州时，与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帝崩，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时士英督师庐、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王监国时，廷推阁臣，刘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勋臣无入阁例。孔昭乃讼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于是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寻论定策功，加太子太师，廕锦衣卫指挥佥事。九月，叙江北历年战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廕子如前。十二月，进少师。明年，进太保。当是时，中原郡县尽失，高杰死睢州，诸镇权侔无统。左良玉拥兵上流，跋扈有异志。而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初，可法、弘图及姜曰广、张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铖。有诏广搜人材，独立逆案不可轻议。士英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去之，而荐大铖知兵。初，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暱。京师陷，中贵人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奄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者，俾备言于王，以潜倾可法等。群奄更极口称大铖才，士英亦言大铖从山中致书与定策谋，为白其附珰赞导无实迹。遂命大铖冠带陛见。大铖乃上守江策，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诋孙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为大逆。于是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怀远侯常延龄等并言大铖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为大铖奏辨，力攻曰广、大器，益募宗室统昝、建安王统镂辈，连疏交攻。而以大学士高弘图为御史时尝诋东林，必当右己，乃言“弘图素知臣者。”弘图则言先帝钦定逆案一书，不可擅改。士英与争，弘图因乞罢。士英意稍折，迟回月余，用安远侯柳祚昌荐，中旨起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刘宗周言：“杀大中者魏珰，大铖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大铖进退，实系江左兴亡，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佥都御史，

巡阅江防。寻转左侍郎。明年二月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

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皆与士英龃龉，先后罢归。士英独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辈，外结勋臣刘孔昭、硃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而一听大铖计。尽起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陈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赠恤，而与张捷、唐世济等比；若张孙振、袁弘勋、刘光斗皆得罪先朝，复置言路为爪牙。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

初，举朝以逆案攻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士英因疏纠从逆光时亨等；时亨名附东林，故重劾之。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縯祚杀之。时有狂僧大悲出语不类，为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内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钱谦益先已上疏颂士英，且为大铖讼冤修好矣，大铖憾不释，亦列焉，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当大悲妖言律斩而止。

张缙彦以本兵首从贼，贼败，缙彦窜归河南，自言集义勇收复列城，即授原官，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其他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录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刑赏倒乱如此。大清兵抵宿迁、邳州，未几引还。史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序功、稽算地耳。"侍讲卫胤文兼给事中，监高杰军。杰死，胤文窥士英指，论可法督师为赘。士英即擢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杰营将士以分其权，可法益不得展布。

先是，左良玉接监国诏书，不肯拜，袁继咸强之，乃开读如礼。而属承天守备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当陛见，面数士英奸贪不法，且言尝受张献忠伪兵部尚书周文江重贿，为题授参将，罪当斩。志孔亦论士英冈上行私诸罪。司礼太监韩赞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处分，澍举笏直击其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大号呼，王摇首不言者久之，赞周即执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颇动，夜谕赞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赂福邸旧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

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谁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请释志孔，而命澍速还湖广。故都督掌锦衣卫刘侨者，尝遣戍，由周文江贿张献忠，受伪命，为锦衣指挥使。及良玉复蕲、黄，侨削发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纳侨贿，令讦澍，遂复侨官，削澍职。寻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将群哗，欲下南京索饷，因保救澍。袁继咸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军中，良玉与士英由此有隙。及伪太子狱起，良玉遂假为兵端。

太子之来也，识者指其伪，而都下士民哗然是之。时又有童氏者，自称王妃，亦下狱。督抚、镇将交章争太子及童妃事。王亟出狱词，遍示中外，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良玉亦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复上疏言：“自先帝之变，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为难。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复修之。越其杰贪焚遣戍滥授节钺。张孙振赃污绞犯，骤畀京卿。他如袁弘勋、杨文□、刘泌、王燧、黄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当路。己为首辅，用腹心阮大铖为添注尚书。又募死士伏皇城，诡名禁军，动曰废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俭明仁，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伤损盛德。复引用大铖，睚眦杀人，如雷縯祚、周镳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为题，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铖一手握定抹杀识认之方拱乾，而信朋谋之刘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诸幽囚。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乞立肆市朝，传首抒愤。”疏上，遂引兵而东。士英惧，乃遣阮大铖、硃大黄、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之西。时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请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力排思孝等议，淮、扬备御益弱。会良玉死，其子梦庚连陷郡县，率兵至采石。得功等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大清兵已破扬州，逼京城。

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孔昭斩关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经广德州，知州赵景和疑其诈，闭门拒守。士英攻破，执景和杀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总兵府为母妃行宫。不数日，大铖、大典、方国安俱仓皇至，则得功已兵败死，

王被擒，次日，请潞王监国，不受。未几，大兵至，王率众降，寻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之所议欲立者也。

杭州既降，士英欲谒监国鲁王，鲁王诸臣力拒之。大铖投硃大典于金华，亦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严州总兵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大铖掀髯指掌，日谈兵，国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恶名，颇以为恨。已，我兵击败士英、国安。无何，士英、国安率众渡钱塘，窥杭州，大兵击败之，溺江死者无算。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以罪大不许。明年，大兵巢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苏壮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乐中，唐赛儿倡乱山东。厥后乘瑕弄兵　　，频见窃发，然皆旋就扑灭。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而卒以扫除。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明兴百年，朝廷之纲纪既肃，天下之风俗未浇。孝宗选举贤能，布列中外，与斯民休养生息者十余年，仁泽深而人心固，元气盛而国脉安。虽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幸夫，浊乱左右，而本根尚未尽拔，宰辅亦多老成。迨盗贼四起，王琼独典中枢，陆完、彭泽分任阃帅，委寄既专，旁挠绝少，以故危而不亡。庄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暱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　，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

○李自成 张献忠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

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天启末，魏忠贤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硃童蒙为延绥巡抚，贪黩不诘盗，盗由是始。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捕之。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政洪承畴击破王左挂，贼稍稍惧。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巳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延绥巡抚张梦鲸恚死，承畴代之，召故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兵，便宜剿贼。

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而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间，杨鹤抚之，不听，从神木渡河犯山西。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帝不听。而嘉胤已袭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或掠秦，或东入晋，屠陷城堡。官兵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复自岳阳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刑红狼、上天老、蝎子塊、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杨鹤抚贼不效被逮，洪承畴代鹤，张福臻代承畴，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而山西贼大盛，剽掠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津间。

五年，贼分道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乃罢巡抚宋统殷，以许鼎臣代之，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督诸将。宗衡督虎在威、驾人龙、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驻平阳，责以平阳、泽、潞四十一州县。鼎臣督张应昌、颇希牧、艾万年兵七千人，驻汾州，责以汾、太、沁辽三十八州县。贼亦转入磨盘山，分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文水，窥太原；邢红狼、上天龙据吴城，窥汾州；自用、献忠突沁州、武乡，陷辽州。

六年春，官兵共进力击。自用惧，乞降于故锦衣佥事张道浚。约未定，阳和兵袭之。贼怒，败约去。会总兵官曹文诏率陕西兵至，偕诸将猛如虎、虎大威、颇希牧、艾万年、张应昌等合剿，屡战皆大克，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破自用、献忠、老回回、蝎子塊、扫地王诸贼。其后，自用又为川将邓□射杀之。山西三大盗俱败。初，贼之破泽州也，分其众，南逾太行，掠济源、清化、修武，围怀庆。官军击之，贼遁走。别贼复阑入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劫贼。贼自邢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败总兵左良玉，河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兼请卫凤、泗陵寝。诏特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与诸将并进。贼闻之，欲从河内走太行。文诏邀击之，不敢进。贼之败于山西者，亦奔河北合营，迎祥、自成、献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京兵蹙其后，左良玉，汤九州等扼其前，连战于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屡败之。贼欲逸，阻于河，大困。贼素畏文诏、道浚，道浚先坐事遣戍，文诏转战秦、晋、河北，遇贼辄大克，御史复劾其骄倨，调大同总兵去。贼遂诡辞乞降，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之，为入奏。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河南诸军无扼河者，贼遂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河南巡抚玄默率诸将盛兵待之，贼窜入卢氏山中，由间道直走内乡，掠郧阳，又分掠南阳、汝宁，入枣阳、当阳，逼湖广。巡抚唐晖敛兵守境。犯归、巴、夷陵等处，破夔州，攻广元，逼四川，所在告急。

七年春，特设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办贼，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之，以卢象升抚治郧阳，为奇瑜破贼延水关有威名，而象升历战阵知兵也。于是奇瑜自均州入，与象升并进，师次乌林关，斩贼数千级。贼走汉南，奇瑜以湖广不足忧，引兵西击。始，贼自渑池渡河，高迎祥最强，自成属焉。及入河南，自成与兄子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及奇瑜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于兴安之车箱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已，洪承畴代奇瑜，李乔巡抚陕西，吴甡巡抚山西。大学士温体仁谓甡曰：“流贼癣疥疾，勿忧也。”未几，西宁兵变，承畴甫受命而东，闻变遽返。迎祥、自成遂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檄总兵左光先与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汜

水、荥阳。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部贼拔上蔡，烧汝宁郛。乃命承畴出关追贼，与山东巡抚硃大典并力击，贼侦知之。

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谢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如自成言。先是，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惧贼南犯，请加防凤阳陵寝，不报。及迎祥、献忠东下，江北兵单。固始、霍丘俱失守。贼燔寿州，陷颍州，知州尹梦鰲、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硃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硃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承畴方驰至汝州，命诸将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张应昌分扼湖广、河南、郧阳诸关隘，召曹文诏为中军。文诏未至，□以兵乱死。迎祥、自成从终南山出，大掠富平、宁州。老回回、献忠、曹操、蝎子塊、过天星诸贼，闻承畴出关，先后皆走陕西，焚掠西安、平凉、凤翔诸郡。承畴亟还救，分遣诸将击老回回等，令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击迎祥、自成于宁州。万年中伏战死，文诏怒，复击之，亦中伏战死。群贼乘胜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决死战，贼不得过。献忠、老回回等由他道转突硃阳关，守关将徐来臣军溃死，尤世威中箭遁。于是群贼皆出关，分十三营东犯，而迎祥、自成独留陕西。

时卢象升已改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贼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承畴遣将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来降。承畴身追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自成出硃阳关，与献忠合。冬十一月，群贼薄阌乡，左良玉、祖宽御之不克，遂陷陕州，进攻雒阳。河南巡抚陈必谦督良玉、宽援雒阳，献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象升击败之确山。

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庐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杀知州黎弘业及在籍御史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不下。象升亲督祖宽、罗岱、杨世恩等来援，战于硃龙桥，贼大败，尸咽水不流。北攻寿州，故御史方震孺坚守。折而西，入归德，边将祖大乐破之。走密、登封，故总兵汤九州战死。分道犯南阳、裕州，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令大乐等击贼，杀迎祥、自成精锐几尽。贼复分兵再入陕，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绥，犯巩昌北境。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未几，官军败于罗家山，尽亡士马器仗，总兵官俞冲霄被执。自成执复振，进围绥德，欲东渡河，山西兵遏之。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将袭榆林，河水骤长，贼淹死甚众，乃改道，从韩城而西。时象升及大乐、宽等皆入援京师。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锐意灭贼。秋七月，擒迎祥于盩厔，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是月，犯阶、徽。未几，出□、陇，犯凤翔，渡渭河。

十年，犯泾阳、三原。蝎于塊、过天星俱来会。传庭督变蛟连战七日，皆克，蝎子塊降。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入蜀，陷宁羌，破七盘关，陷广元，总兵官侯良柱战死，遂连陷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县。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县王时化、郫县主簿张应奇、金堂典史潘梦科皆死。进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抚王维章坐避贼征。

十一年春，官军败贼梓潼，自成奔白水，食尽。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原，大破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传庭以疾辞，逮下狱。二人去，自成稍得安。总理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自成死，益宽之。

十二年夏，献忠反穀城。自成大喜，出收众，众复大集。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令曰"围师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杨嗣昌督师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谩语。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遂自南阳出，攻

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钅轻。攻偃师，知县徐日泰骂贼死。时十三年十二月也。

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自成发王邸金振饥民，遂移攻开封。时张献忠亦陷襄阳，戕襄王翊铭。王开封者周王恭枵，闻贼至，急发库金募死士，与巡抚都御史高名衡等固守。自成攻七昼夜，解去，屠密县。贼魁罗汝才、土寇袁时中皆归自成。时中众二十万，号小袁营。汝才即曹操，与献忠同降复叛去者也。

自成初为迎祥裨将，至是势大盛。帝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别敕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宗龙驰入关，与巡抚汪乔年调兵，兵已发尽，乃檄河南大将李国奇、贺人龙兵隶部下，亟出关。文岳率虎大威军俱至新蔡，与自成遇。人龙卒先奔，国奇、大威继之，宗龙、文岳以亲军筑垒自固。夜，文岳兵溃奔陈州，宗龙与贼持数日，食尽，突围走，被执死。自成陷叶县，杀副将刘国能，遂围左良玉于郾城。乔年代宗龙总督，出关，次襄城，自成尽锐攻之，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死。自成劓刖诸生百九十人。遂乘胜陷南阳、邓州十四城，再围开封。巡抚名衡、总兵陈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砲殪上天龙等，自成益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甋，得一砖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至百十，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纟亘。穿毕，万人曳纟亘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用毒秽灌之，多死。贼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甕中，火燃药发，当者辄糜碎，名曰放迸。

十五年正月，城半圮，贼用放迸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伺城颓即拥入城。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数丈，土坚，火外击，贼骑多歼，自成骇而去。南陷西华，寻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皆骂贼死。归德、睢州、宁陵、太康数十郡县，悉残毁。商丘知县梁以樟创死复苏，全家歼焉。已，复攻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命督师，召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硃仙镇，大败，奔襄阳。诸军皆屯河北，不敢进。开封食尽。山东总兵刘泽清亦奉诏至。传庭知开封急，大会诸将西安，亟出关来救。未至，名衡等议决硃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

先是，有马守应称老回回、贺一龙称革里眼、贺锦称左金王、刘希尧称争世王、蔺养成称乱世王者，皆附自成，时号“革左五营。”自成乃西迎传庭兵，遇于南阳，传庭军溃走，豫人所谓柿园之败也。是时大清兵南侵，京师方告急，朝廷不暇复讨贼。自成乃收群贼，连营五百余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砲死，杨文岳被杀。自成乃胁崇王由榵使从军，遂由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左良玉望风南走，自成入襄阳。分徇属城及德安诸州县，皆下，再破夷陵、荆门州。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俨钅尹遇害，烧献陵木城，穿毁宫殿。

十六年春陷承天。将发献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帝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先驱逼汉阳，良玉走九江。攻郧阳，抚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不下。光恩，贼反正者也。

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砲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

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弓夭铅铳者次之，币帛又次之，珠玉为下。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汝才众数十万，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自成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顾独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贺一龙宴，缚之，晨以二十骑斩汝才于帐中，悉兼其众。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焚毁之。及渡汉江，谋以荆、襄为根本，改襄阳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扬武州，他府县多所更易。

牛金星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自成无子，兄子过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亲信用事。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等为制将军，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封崇王由樻襄阳伯、邵陵王在城枣阳伯、保宁王绍圮宣城伯、肃宁王术□受顺义伯。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国绅，安定人，尝官参政。既降，献文翔凤妻邓氏以媚自成。自成恶其伤同类，杀之，而归邓氏于其家。六政府侍郎则石首喻上猷、江陵萧应坤、招远杨永裕、米脂李振声、江陵邓岩忠、西安姚锡胤，寻以宣城丘之陶代振声为兵政府侍郎。其余受伪职者甚众，不具载。

使高一功、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万禹州。于是河南、湖广、江北诸贼莫不听命。自成既杀汝才、一龙，又袭杀养成，夺守应兵，击杀袁时中于杞县。献忠方据武昌，自成遣使贺，且胁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献忠大惧，南入长沙。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

万全无失。”自成从之。

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大治兵，制火车二万辆，募壮士，使白广恩、高杰将，欲俟贼饥而击之。朝议日督战，不得已出关。以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入洛。高杰为是中军，檄广恩从新安来会。河南将陈永福守新滩，四川将秦翼明出商、洛，为掎角。前锋败贼渑池，至宝丰，再拔其城。次郏。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遣轻骑出汝州，要截粮道。传庭乃分军三，令广恩从大道，令高杰亲随从间道，迎粮，令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不可禁，遂为贼所蹑。至南阳，传庭还战，贼阵五重，官军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车奔，骑兵亦大奔。贼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自成空壁追，一日夜逾四百里，官军死者四万余人，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气败沮不复振。

冬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纳贼。自成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永寿王谊曈为制将军。巡抚冯师孔以下死者十余人，布政使陆之祺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也。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行后皆降。陈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巅不敢下，自成折箭为誓，招之，亦降。惟高杰以窃自成妻走延安，为李过所追，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

自成兵所至风靡，乃诣米脂祭墓。向为军所发，焚弃遗骸，筑土封之。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凤翔不下，屠之。始，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榆林故死守，李过等不能克，自成大发兵攻陷之。副使都任，总兵王世国、尤世威等，俱不屈死。乘胜取宁夏，屠庆阳，执韩王亶□脊。移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日端等亦死。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又遣贼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高杰奔泽州。诏以余应桂总督三边，收边兵剿贼，然全陕已没，应桂不能进。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

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巩焴为礼政尚书、归安张嶙然为兵政尚书。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是日，大风霾，黄雾四塞。事闻，帝大惊，召廷臣议。大学士李建泰请督师，帝许之。

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荥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自成先遣游兵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北。身率众贼并边东犯，陷大同，巡抚卫景瑗、总兵硃三乐死。自成杀代王传□齐，代藩宗室殆尽。犯宣府，总兵姜环迎降，巡抚硃之冯死。遂犯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

三月十三日，焚昌平，总兵官李守鑅死。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自成毰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河，从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

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味爽，成国公硃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太监王德化叱诸臣曰："国亡君丧，若曹不思殡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顾君恩以告自成，改殓帝后，用兖冕祎翟，加苇厂云。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封太子为宋王。放刑部、锦衣卫系囚。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从事，六科曰谏议，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馆，太仆寺曰验马寺，巡抚曰节度使，兵备曰防御使，知府州县曰尹、曰牧、曰令。召见朝官，自成南响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

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遍设官吏，所至无违者。及淮，巡抚路振飞发兵拒之，乃去。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令撰登极仪，诹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乃谋归陕西。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

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

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

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偕三桂追自成。时福王已监国南京，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鸠合溃散，走平阳。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自成归西安，复遣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宁。时献忠以兵拒之，乃还。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自成始以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又屡败，复强很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镆，官吏坐赇，即镆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兵两道追蹑，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鉏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于是斩自成从父及宗敏于军。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自成兄子过改名锦，偕诸贼帅奉高氏降于总督何腾蛟。时唐王立于闽，赐锦名赤心，封高氏忠义夫人，号其军曰忠贞营，隶腾蛟麾下。永

明王时，赤心封兴国侯，寻死。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与李自成同岁生。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

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其冬，洪承畴为总督，献忠及汝才皆就抚。已而叛入山西，偕群贼焚掠。寻扰河北，又偕渡河。自是，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

八年，十三家会荥阳，议敌官军。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定议。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及是遂相颉颃，与俱东掠，连破河南、江北诸县，焚皇陵。已而迎祥、自成西去。献忠独东，围庐州、舒城，俱不下。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御之。献忠从英、霍遁，道麻城，合守应等入关，会迎祥于凤翔。已，复出商、洛，屯灵宝，以待迎祥。迎祥至，则合兵复东。总兵官左良玉、祖宽击之，献忠与迎祥分道走。宽追献忠，战于嵩县及九皋山，三战皆克，俘斩甚众。献忠恚，再合迎祥众还战，复大败。迎祥寻与自成入陕西，而守应、汝才诸贼，各盘踞郧阳、商、洛山中，不能救，献忠亦遁山中。

明年秋，总督卢象升去，苗胙土巡抚湖广，不习兵。于是献忠自均州，守应自新野，蝎子塊自唐县，并犯襄阳，众二余万。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御，湖广震动。献忠纠汝才、守应及闯塌天诸贼，顺流东下，与江北贼贺一龙、贺锦等合，烽火达淮、扬。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总兵官杨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亲率兵当贼冲。贼从间道犯安庆，连营百里，巡抚国维告警。诏左良玉、马爌、刘良佐合兵援之，遂大破贼。贼走潜山之天王古寨，国维檄良玉搜山，良玉不应，寻北去。贼乃复出太湖，连蕲、黄，败官军于酆家店，杀参将程龙、陈于王等四十余人。会总兵官牟文绶偕良佐来援，复破贼。贼皆遁，献忠入湖广。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勍，次则汝才。献忠尝伪为官兵，欲给宛城，良玉适至，献忠仓皇走，前锋罗

岱射之中额，良玉马追及，刃拂献忠面，马驰以免。会熊文灿为总理，刊檄抚贼。闯塌天者，本名刘国能，与献忠有郤，诣文灿降。献忠创甚，不能战，大恐。

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大喜，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曰："献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岂忘之邪？愿率所部降以自效。"洪范亦喜，为告文灿，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栴与良玉谋，俟献忠至执之，文灿不可。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不敢决。时群贼皆聚南阳，屠掠旁州县。文灿赴裕州，益大发檄抚贼。汝才以战败乞降于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明年，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渠帅，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复大破李自成，自成窜崤、函山中，朝廷皆谓贼扑剪殆尽。

献忠在谷城，训卒治甲仗，言者颇疑其欲反。帝方信兵部尚书杨嗣昌言，谓文灿能办贼，不复忧也。夏五月，献忠叛，杀知县阮之钿，隳谷城，陷房县，合汝才兵，杀知县郝景春。十三家降贼一时并叛，惟王光恩不从。献忠去房县，左良玉追击之，罗岱为前锋，至罗犭英山，岱中伏死，良玉大败。

嗣昌已拜大学士，乃自请督师，帝大悦。十月朔，嗣昌至襄阳，集诸将议进兵。时群贼大掠，贺一龙、贺锦犯随、应、麻、黄，与官军相持。汝才及过天星窜伏漳、房、兴、远，献忠踞湖广、四川界，将西犯。嗣昌视东略稍缓，乃宿辎重襄阳，浚濠筑城甚固，令良玉专力剿献忠。

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追败之水右坝。川将张令、方国安又邀击于岔溪。献忠奔柯家坪，张令逐北深入，被围，应元、之凤援之，复破贼。献忠率千余骑窜兴、归山中，势大蹙。

初，良玉之进兵也，与嗣昌议不合。献忠遣间说良玉，良玉乃围而弗攻。献忠因得与山民市盐刍米酷，收溃散，掩旗息鼓，益西走白羊山。时汝才及过天星从宁昌窥大昌、巫山，欲渡江，为官兵所扼。献忠至，遂与之合。献忠虽累败，气益盛，立马江岸，有不前赴者，辄戮之。贼争死斗，官军退走。贼毕渡，屯万顷山，归、巫大震。已而汝才、过天星犯开县不利，汝才东走，过天星复轶开县而西。诸将往复追逐，献忠乃悉众攻楚兵于土地岭，副将汪之凤战死。遂陷大昌，进屯开

县，张令战死，石砫女土司秦良玉亦败。汝才复自东至，与献忠转趋达州。川抚邵捷春退扼涪江。贼北陷剑州，将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守阳平、百丈险。贼不得过，乃复走巴西。涪江师溃，捷春论死。献忠屠绵州，越成都，陷沪州，北渡隐永川，走汉川、德阳，入巴州。又自巴走达州，复至开县。

先是，嗣昌闻贼入川，进驻重庆。监军万元吉曰："贼或东突，不可无备，宜分中军间道出梓潼，扼归路。"嗣昌不听，拟令诸将尽赴沪州追贼。

十四年正月，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之开县之黄陵城，贼还战，官军大败，士杰及游击郭开等皆死。献忠果东出，令汝才拒郧抚袁继咸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给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籓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又去，陷樊城、当阳、郏。合汝才入光州，残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分军犯茶山、应城，陷随州。伪张良玉帜，入泌阳。再攻应山，不克，去。攻郧阳，守将王光恩力战，始解。又拔郧西，群盗附者万计，遂东略地。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心畏良玉，及屡胜，有骄色。秋八月，良玉追击之信阳，大破之，降贼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良玉急追之。会大雨，江溢道绝，官军不能进，献忠走免。已，复出商城，将向英山，又为副将王允成所破，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道纠土贼一斗谷、瓦罐子等，众复盛，然犹佯推自成。先是，贼营革、左二贺陷含、巢、潜诸县，欲西合献忠，以湖广官兵沮不得达。及汴围急，督师丁启睿及左良玉皆往援汴，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中，与革、左、二贺相见，皆大喜。

明年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军。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陷无为、庐江，习水师于巢湖。太监卢九德以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败绩，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诏起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贼于潜山，献忠腹心妇竖尽走蕲水，革、左二贺北投自成。已，献忠复袭陷太湖。会良玉避自成东下，尽撤湖广兵自从。献忠闻之，又袭陷黄梅。

十六年春，连陷广济、蕲州、蕲水。入黄州，黄民尽逃，乃驱妇女铲城，寻杀之以填堑。麻城人汤志者，大姓奴也，杀诸生六十人，以城

降贼。献中改麻城为州。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左良玉兵复西上，伪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乃悉众趋岳州、长沙。于是监军道王□质、沔阳知州章旷、武昌生员程天一、白云寨长易道三皆起兵讨贼，蕲、黄、汉阳三府皆反正。献忠遂陷咸宁、蒲圻，逼岳州。沅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据城陵矶拒战，三战三克，歼其前部。献忠怒，百道并进，乾德等不支，皆走，岳州陷。献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詢。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骑而逼长沙，巡按刘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总兵尹先民降，长沙陷。寻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走永州。乃拆桂府材，载至长沙，造伪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见杀。又陷宝庆、常德，发故督师杨嗣昌祖墓，斩其尸见血。攻道州，守备沈至绪战殁，其女再战，夺父尸还，城获全。遂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诸府县。广东大震，南、韶属城官民尽逃。贼有献计取吴、越者，献忠惮良玉在，不听，决策入川中。

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曾英兵。进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砲与天角。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是时我大清兵已定京师，李自成遁归西安。南京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能讨贼。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悉陷之。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惟遵义一郡及黎州土司马金坚不下。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

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

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土司

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实录》载成化十八年马平主簿孔性善言："谿峒蛮僚，虽常梗化，乱岂无因。昔陈景文为令，瑶、僮皆应差徭，厥后抚字乖方，始仍反侧。诚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帝嘉纳之，惜未能实究其用，此可为治蛮之宝鉴矣。

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弛。成化中，令纳粟备振，则规取日陋。孝宗虽发愤厘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其间叛服不常，诛赏互见。兹据其事绩尤著者，列于篇。

○湖广土司

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卫与永、保诸土司境，介于岳、辰、常德之西，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阳。谿峒深阻，易于寇盗，元末滋甚。陈友谅据湖、湘间，啖以利，资其兵为用。诸苗亦为尽力，有乞兵旁寨为之驱使者，友谅以此益肆。及太祖歼友谅于鄱阳，进克武昌，湖南诸郡望风归附，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先后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

洪武三年，慈利安抚使覃垕连构诸蛮入寇，征南将军周德兴平之。

五年，复命邓愈为征南将军，率师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将军吴良复平五开、古州诸蛮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万五千，收集溃散士卒四千五百余人，平其地。未几，五开、五谿诸蛮乱，讨平之。十八年，五开蛮吴面儿反，势獗甚。命楚王桢将征虏将军汤和，击斩九谿诸处蛮僚，俘获四万余人，诸苗始惧。而靖、沅、道、澧之间，十年内亦寻起寻灭。虽开国之初，师武臣力，实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备焉。

永乐初，苗告继绝，袭冠带，益就衔勒。垂百年，而五开、铜鼓间又纷纷多警。时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扰，苗势殊炽。景泰初，总兵官宫聚奏："蛮贼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北至武冈，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万，围困焚掠诸郡邑。臣所领官军不及二万，前后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围。乞急调京边军及征麓川卒十万前来，以资调遣。"久而师征不至，更易他帅，浸淫六七载。至天顺元年，总督石璞调总兵官方瑛，始克期征剿。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擒伪王侯伯等百余人，斩贼首千四百余级，夺回军人男妇千三百余口，于是苗患渐平。盖萌发于贵州，而蔓衔于湖南，皆生苗为梗。诸土司初无动摇，而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嘉、隆以还，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备臂指矣。

△施州施南宣抚司 散毛宣抚司 忠建宣抚司 容美宣抚司 永顺军民宣慰使司 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

施州，隋为清江郡，改施州。明初仍之。洪武十四年改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湖广都司。领军民千户所一：曰大田。领宣抚司三：日施南，曰散毛，曰忠建。领安抚司八：曰东乡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龙潭，曰大旺，曰忠峒，曰高罗。领长官司七：曰摇把峒，曰上爱茶峒，曰下爱茶峒，曰剑南，曰木册，曰镇南，曰唐崖。领蛮夷长官司五：曰镇远，曰隆奉，曰西平，曰东流，曰腊壁峒。又有容美宣抚司者，亦在境内，领长官司四：曰椒山玛瑙，曰五峰石宝，曰石梁下峒，曰水尽源通塔平。

初，太祖即吴王位，甲辰六月，湖广安定宣抚使向思明遣长官硬彻律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请改授。乃命仍置安定等处宣抚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胜为之。又置怀德军民宣抚司一，以向大旺为之，统军元帅二，以南木、潘仲玉为之。抽拦、不用、黄石三洞，各置长官一，以没叶、大虫、硬彻律为之。簳坪洞设元帅府一，以向显祖为之。梅梓、麻寮二洞，各置长官一，以向思明、唐汉明为之。皆新降者。丙午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命

光宝为四川行省参政，行容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仍置安抚元帅治之。并立太平、台宜、麻寮等十寨长官司。

洪武四年，宣宁侯曹良臣帅兵取桑植，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慰使覃大胜弟大旺、副宣慰覃大兴、光宝子答谷等皆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命以施州宣慰司为从三品，东乡诸长官司为正六品，以流官参用。五年，忠建元帅墨池遣其子驴吾，率所部溪洞元帅阿巨等来归附，纳元所授金虎符并银印、铜章、诰敕。置忠建长官司及沿边溪洞长官司，以墨池等为长官。二月，容美宣抚田光宝复遣子答谷来朝。征南将军邓愈平散毛、柿谿、赤谿、安福等三十九峒，散毛宣慰司都元帅覃野旺上伪夏所授印。

十四年，江夏侯周德兴移师讨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诸峒，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十五年，置施南宣抚司，隶施州卫。十七年，散毛、沿边安抚司安抚覃野旺之子起刺来朝，命为本司佥事。景川侯曹震言："散毛等洞蛮时寇掠为民患，已令施州卫及施南宣抚覃大胜招之，如负固，请发兵讨。"

二十二年命忠建宣抚田思进之子忠孝代父职。时思进年八十余，乞致仕，故有是命。明年，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刺惹长官覃大旺等万余人。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施州卫。以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叛服不常，黔江、施州卫兵相去远，难应援。今散毛地与大水田连，宜置千户所守御，乃改散毛为大田，命千户石山等领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镇之。时忠建、施南叛蛮结寨于龙孔，玉遣指挥徐玉将兵攻之，擒宣抚覃大胜，余蛮退走。玉复分兵搜之，杀获男女一千八百余人，械大胜及其党八百二十人送京师。磔大胜于市，余戍开元，给衣粮遣之。

永乐二年复设散毛、施南二长官司。先是，洪武初，诸土司长官来降者，皆予原官。蛮苗吴面儿之难，诸土司地多荒废，长官亦罢承袭。至是，故土官之子覃友谅等以招复蛮民，请仍设治所。以其户少，降为长官司，隶大田军民千户所。以友谅为散毛，长官，覃添富为施南长官。四年，改施南、散毛仍为宣抚司，以友谅、添富来朝故也。以田应虎为龙潭安抚。时应虎来朝，言其祖父自宋、元来，俱为安抚，自蛮乱并其地入散毛隔远难治，乞仍旧，从之。时高罗安抚田大民言，招复蛮民四百余户，乞还原职治所。木册长官田谷佐、唐崖长官覃忠孝，并言父祖世为安抚，洪武时大军平蜀，民惊溃，治所废，今谷佐等招集三百余户，请袭，许之。五年，镇南长官覃兴等来朝，称系世职，洪武中

废，今招来蛮民三百户，乞仍旧，既五峰石宝长官张再武亦以袭职请，从之。同时，设东乡五路安抚，以覃忠为之，隶施南。设石梁下峒、椒山玛瑙、水尽源通塔平三长官司，以向潮文、刘再贵、唐思文为之，隶容美。既复设忠路、忠孝、金峒三安抚司，隶施州卫，以覃英、田大英、覃添贵为之。皆因洪武间蛮乱民散，废其治，今忠等以故官子侄来朝，奏请复设，并从之，各赐印章冠带。

宣德二年设剑南长官司，隶忠路安抚；摇把峒、上爱下爱二茶峒三长官司及镇边、隆奉二蛮夷官司，皆隶东乡五路安抚；东流、腊壁峒二蛮夷官司，隶散毛宣抚；石关峒长官司、西平蛮夷官司，隶金峒安抚。皆以其酋长为之。先是，忠路安抚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孙牟酋蛮等，各拥蛮民，久据谿洞，今就招抚，请设官司，授以职事。兵部以闻，帝以驭蛮当顺其情，所授诸司，宜有等杀。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元土官子孙量授以职，从所招官司管属。皆从之。令三年一朝贡如故事。九年，木册长官田谷佐奏："高罗安抚常倚势凌轹，侵夺其土地人民，已蒙朝廷分理，然彼宿怨未平，恐复加害。乞径隶施州卫。"从之。正统三年命散毛宣抚覃友谅子瑄试职。初，友谅以罪械赴京，中路逃匿，后为官军所获，毙狱。至是，本司以其子为蛮民信服，乞袭职。帝以友谅罪重宜革，第以蛮故诎法信恩，命瑄试职图后效。景泰二年，礼部奏："散毛宣抚司副使黄缙瑄谋杀亲兄，律应斩。其妻谭氏遣子忠等贡马赎罪，然缙瑄罪重，法不可宥。宜给钞以酬马直。"从之。天顺元年，容美宣抚田潮美老疾，请子保富代职，从之。五年，礼部奏："施州木册长官司土舍谭文寿凶暴，并造不法诽谤之言，罪当刑。今其母向氏进马以赎，恐不可从。"帝命给钞百锭以慰其母，其子仍禁锢之。

成化二年，摇把洞长官向麦答踵奏："邻近洗罗峒长，窥知本洞土兵调征两广，村寨空虚，煽诱土蛮攻劫，乞调官军剿治。"五年，礼部奏："容美宣抚司田保富等，遣人进贡方物不及数，恐使者侵盗，宜停其赏，仍移知所司。"施州等卫八安抚司各奏，成化五年朝觐进马，已付边卫骑操，而诸卫收马文移不至，恐有虚诈，宜勘实给赏，皆从之。弘治二年，木册长官田贤及容美致在田保富各进马，为土人谭敬保等赎罪。刑部言："蛮民纳马赎罪，轻者可原，重者难宥，宜下按臣察核。"八年，容美宣抚贡马及香，礼部以香不及数，马多道毙，又无文验，命予半赏。九年，金峒安抚覃彦龙奏："境内产杉木，尝鬻金三千贮库。今彦龙年老，子惟一人，恐身后土人争夺，乞解部。"工部议非贡典，却之。

正德四年，容美宣抚并椒山玛瑙长官司所遣通事刘思朝等赴京进

贡，沿途驿传多需索，为侦事所发，自鲁桥以北计千余金。部臣以闻，帝以远蛮宥之。散毛宣抚并五峰石宝、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入贡后期，部议半赏，从之。九年命大田千户所冉霖彡子舜卿为指挥佥事，以自陈讨川寇功也。十一年，容美宣抚田秀爱其幼子，将逐其兄白俚俾，而以幼子袭。白俚俾恨之，贼杀其父及其弟。事闻，下镇巡官验治，磔死。土官唐胜富、张世英等为白俚俾奏辨，罪亦当坐。诏以蛮僚异类，难尽绳以法，免其并坐，戒饬之。十五年，容美宣抚司同知田世瑛，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始进开熙二年颁给，乞改升宣抚司为军民府。礼部议，以开设宣抚，颁印已久，不当更，古印宜缴，从之。

嘉靖七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礼部按旧制，进贡不过百人，赴京不过二十人，命所司申饬。忠孝安抚司把事田春者数十人称入贡，伪造关文，骚扰驿传，应天巡抚以闻。兵部议，土司违例入贡，且所过横索，恐有他虞，宜严禁谕。二十六年，腊壁峒等长官司入贡，礼部验印文诈伪，诏革其赏，并下按臣勘问。

三十三年诏湖广川贵总督并节制容美十四司。初，容美土官田世爵与土官向元楫累世相仇。元楫幼，世爵佯为讲好，以女嫁之，谋夺其产，因诬元楫以奸。有司恐激变，令自捕元楫，下狱论死。世爵遂发兵，尽俘向氏，并籍其土，皆没入之。久之，抚按知其谋，责与元楫对状，世爵不出，阴与罗峒土舍黄中等谋叛。于是湖广巡按御史周如斗请移荆南道分巡施州卫，以便控制，调广西清浪等戍军，以实行伍。疏下督臣冯岳等议，岳等言："施州地势孤悬，不可久居，戍军亦非一时可集。当移荆瞿守备于施州，九永守备于九谿，上荆南道备巡历。至世爵骄横，有司不能摄治，独久系元楫何为。宜假督臣以节制容美之权，问世爵抗违之罪，如不悛，即绳以法。"从之。

时龙潭安抚黄俊素贪暴，据支罗洞寨，以睚眦杀人，系狱。会白草番反，俊子中请立功为父贳罪，已又自求为副指挥，贿当事者许之。俊出益骄，乃与中及群盗李仲实等，恣行于四川之云阳、奉节间，副使熊逵等计擒俊与仲实。俊死于狱，中自缚出降，执余党谭景雷等自赎。帝命追戮俊，枭示，仲实等论斩，中谪戍，而赏有功者。三十五年，命容美宣抚田九霄袭职，赐红纟宁衣一袭，以浙江黄宗山击倭之功也。

隆庆元年，吏科给事硃绘等言，湖广施州卫忠路安抚覃大宁一日奏五上，语多不实，请究治。都察院议，金峒安抚上舍覃璧争印相杀，及磁峒不当辖四川。俱下抚按官勘报。四年，覃璧作乱，伤官军，抚按请

治失事诸臣罪。兵部言："本卫孤悬境外，事起仓猝，宜从宽贳，以责后功。"帝然之，命所司相机剿抚。五年，巡抚刘悫以覃璧平，条议五事："一，请以川东所辖巫山、建始、黔江、万县改属上荆道。一，以荆州去施州卫远，不便巡历。夷陵西有傅友德所辟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卫仅五百余里。请以巴东之石砫司巡检、施州卫之州门驿、三会驿并移近地，俾闾井联络。而于百里荒及东卜垅仍创建哨堡，令千户一员，督班军百人戍守。一，施州卫延袤颇广，物产最饶，卫官朘削，致民逃夷地为乱。宜裁通判设同知，抚治民蛮，均平徭赋，勿额外横索。一，金峒世官不宜遽绝，贷覃胜罪，降安抚为峒长，听支罗所百户提调。一，施州所辖十四司应袭官舍，必先白道院，始许理事。其擅立名号者，请严治，并令兵巡道每岁经历施州，豫行调集各官舍奖谕，令赴学观化。"俱从之。

万历十一年，湖广抚按奏："施州卫施南等宣抚司各官，仍听镇筸参将节制，载入敕书，以一事权。"从之。

崇祯十二年，容美宣抚田元疏言："六月间，谷贼复叛，抚治两臣调用土兵。臣即捐行粮战马，立遣土兵七千，令副长官陈一圣等将之前行。悍军邓维昌等惮于征调，遂与谭正宾结七十二村，鸠银万七千两，赂巴东知县蔡文升以逼民从军之文上报，阻忠义而启边衅。"帝命抚按核其事。时中原寇盗充斥，时事日非，即土司征调不至，亦不能问矣。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宋初为永顺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临以大兵，仕羲降。熙宁中，筑下溪州城，赐名会溪。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洪武五年，永顺宣慰使顺德汪伦、堂厓安抚使月直遣人上其所受伪夏印，诏赐文绮袭衣。遂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隶湖广都指挥使司。领州三，曰南渭，曰施溶，曰上谿；长官司六，曰腊惹洞，曰麦著黄洞，曰驴迟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九年，永顺宣慰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永乐十六年，宣慰彭源之仲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

宣德元年，礼部以永顺宣慰彭仲子英朝正后期，请罪之。帝以远人不无风涛疾病之阻，仍赐予如例。总兵官萧绶奏："西阳宋农里、石提洞军民被腊惹洞长谋古赏等连年攻劫，又及后溪，招之不从，乞调兵剿之。"谋古赏等惧，愿罚人马赎罪，乃罢兵。正统元年命彭仲子世雄袭职。天顺二年谕世雄调土兵会剿贵州东苗。

成化三年，兵部尚书程信请调永顺兵征都掌蛮。十三年以征苗功，命宣慰彭显英进散官一阶，仍赐敕奖劳。十五年免永顺赋。弘治七年，贵州奏平苗功，以宣慰彭世麒等与有劳，世麒乞升职。兵部言非例，请进世麒阶昭勇将军，仍赐敕褒奖，从之。八年，世麒进马谢恩。十四年，世麒以北边有警，请帅土兵一万赴延绥助讨贼。兵部议不可，赐敕奖谕，并赐奏事人路费钞千贯，免其明年朝觐，以方听调征贼妇米鲁故也。

正德元年以世麒从征有功，赐红织金麒麟服，世麒进马谢恩。二年进马贺立中宫，命给赏如例。五年，永顺与保靖争地相攻，累年不决，诉于朝，命各罚米三百石。六年，四川贼蓝廷瑞、鄢本恕等及其党二十八人倡乱两川，鸟合十余万人，僭王号，置四十八营，攻城杀吏，流毒黔、楚。总制尚书洪钟等讨之，不克。已而为官军所遏，乏食，乃佯听抚，劫掠自如。廷瑞以女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冀缓兵。世麟伪许之，因与约期。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来会，世麟伏兵擒之，余贼溃渡河，官兵追围之，擒斩及溺死者七百余人。总制、巡抚以捷闻，奖赉有差，论者以是役世麟为首功云。七年，贼刘三等自遂平趋东皋，宣慰彭明辅及都指挥曹鹏等以土军追击之，贼仓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斩首八十余级。巡抚李士实以闻。命永顺宣慰格外加赏，仍给明辅诰命。

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献大木三十，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如之。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十三年，世麒献大楠本四百七十，子明辅亦进大木备营建。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敕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时政出权幸，恩泽皆由于干请。于是郴州民颂世麒征贼时号令严明，其土官彭芳等亦颂世麒功，乞蟒衣玉带。兵部格不可，乃已。世麒辞赏，请立坊，赐名曰表劳。会有保靖两宣慰争两江口之议，词连明辅，主者议逮治。明辅乃令蛮民奏其从征功，悉辞香炉山应得升赏，以赎逮治之辱。部议悉已之。

嘉靖六年，论擒岑猛功，免应袭宣慰彭宗汉赴京，而加宗汉父明辅、祖世麒银币。二十一年，巡抚陆杰言："酉阳与永顺以采木仇杀，保靖又煽惑其间，大为地方患。"乃命川、湖抚臣抚戢，勿酿兵端。是年，免永顺秋粮。

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

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保靖兵最，永顺次之，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

先是，永顺兵剿新场倭，倭故不出，保靖兵为所诱遽先入，永顺土官田菑、田丰等亦争入，为贼所围，皆死之。议者皆言督抚经略失宜，致永顺兵再战再北。及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时邀功者方行赏，翼南遂授昭毅将军。已，升右参政管宣慰事，与明辅俱受银币之赐。时保、永二宣慰破倭后，兵骄，所过皆劫掠，缘江上下苦之。御史请究治，部议以土兵新有功，遽加罚，失远人心，宜谕责之。并令浙、直练乡勇，嗣后不得轻调土兵。

四十二年以献大木功再论赏，加明辅都指挥使，赐蟒衣，其子掌宣慰司事，右参政彭翼南为右布政使，赐飞鱼服，仍赐敕奖励。四十四年，永顺复献大木，诏加明辅、翼南二品服。

万历二十五年，东事棘，调永顺兵万人赴援。宣慰彭元锦请自备衣粮听调，既而支吾，有要挟之迹，命罢之。三十八年赐元锦都指挥衔，给蟒衣一袭，妻汪氏封夫人。四十七年，永顺贡马后期，减赏。兵部言："前调宣慰元锦兵三千援辽，已半载，至关者仅七百余人。"命究主兵者。四十八年进元锦都督佥事。先是，元锦以调兵三千为不足立功，愿以万兵往。朝廷嘉其忠，加恩优渥。既而檄调八千，仅以三千，塞责，又上疏称病，为巡抚所劾，得旨切责。元锦不得已行，兵抵通州北，闻三路败恤，遂大溃。于是巡抚徐兆魁言："调永顺兵八千，费逾十万，今奔溃，虚糜无益。"罢之。

保靖，唐溪州地，宋置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太祖之初起也，安抚使彭世雄率其属归附，命仍为保靖安抚使。洪武元年，保靖安抚使彭万里遣子德胜奉表贡马及方物，诏升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以万里为之，隶湖广都指挥使司。自是，朝贡如制。

永乐元年以保靖族属大虫可宜等互仇杀，遣御史刘从政赍敕抚谕之。三年，辰州卫指挥龚能等招谕箪子坪等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各遣子入贡，因设箪子坪长官司，以彪为之，隶保靖。九年，宣慰彭勇烈遣人来贡。十二年，箪子坪贼吴者泥自称苗玉，与蛮民苗金龙等为乱，总兵梁福平之。未几，者泥子吴担竹复诱苗吴亚麻纠贵州答意诸蛮叛，都督萧授斩平之。二十一年，宣慰彭药哈俾遣人贡马。

宣德元年，宣慰彭大虫可宜遣子顺来贡。四年，兵部奏：“保靖旧有二宣慰，一为人所杀，一以杀人当死，其同知以下官皆缺，请改流官治之。”帝以蛮性难驯，流官不谙土俗，令都督萧授择众所推服者以闻。正统十四年，保靖宣慰与族人彭南木答等相讦奏，既而讲和，愿输米赎诬奏罪，从之。

景泰七年命调保靖土兵协剿铜鼓、五开、黎平诸蛮，先颁赏犒之。天顺二年敕宣慰彭舍怕俾即选兵进讨。三年，保靖奏夏灾。成化二年，以保靖宣慰彭显宗征蛮有功，命给诰命。三年复调保靖兵征都掌蛮。五年免保靖宣慰诸土司成化二年税粮八百五十三石，以屡调征广西及荆、襄、贵州有功也。七年，显宗老不任事，命其子仕珑代。十三年，以平苗功，显宗、仕珑皆进一阶。十五年以灾免保靖租赋。仁珑奏，两江口长官彭胜祖违例进贡，下部臣议，宜逮问，命镇巡官谕之。

弘治十二年，永顺宣慰司奏，仕珑擅率兵攻长官彭世英，仇杀多年，构祸不已，乞发兵征剿。部覆以屡行按问不报，宜谕镇巡官速勘奏闻，从之。十四年，以保靖宣慰等方听调，免明年朝觐，时有征贵州贼妇米鲁之役故也。初，保靖安抚彭万里以洪武元年归附，即其地设保靖宣慰司，授万里宣慰使，领白崖、大别、大江、小江等二十八村寨。万里卒，子勇烈嗣。勇烈卒，子药哈俾嗣，年幼。万里弟麦谷踵之子大虫可宜，讽土人奏己为副宣慰，同理司事，因杀药哈俾而据其十四寨。事觉，逮问，死狱中，革副宣慰，而所据寨如故。其后，勇烈之弟勇杰嗣，传子南木杵，孙显宗，曾孙仕珑；与大虫可宜之子忠，忠子武，武子胜祖及其子世英，代为仇敌。而武以正统中随征有功，授两江口长官，胜祖成化中亦以功授前职，并随司理事，无印署。弘治初，胜祖以年老，世英无官，恐仕珑夺其地，援例求世袭，奏行核实，仕珑辄沮之，以是仇恨益甚，两家所辖土人亦各分党仇杀。永顺宣慰使彭世麒取胜祖女，复左右之，以是互相攻击，奏诉无宁岁。弘治十年，巡抚沈晖奏言，令世英入粟嗣父职，将以平之，而仕珑奏讦不止。是时，敕调世英从征贵州，而兵部移文有“两江口长官司”字，仕珑疑世英得设官署，将不听约束，复奏言之。于是巡抚阎仲宇、巡按王约等请以前后章奏下兵部、都察院，议：“令世英归所据小江七寨于仕珑，止领大江七寨，听仕珑约束。其原居两江口系襟喉要地，请调清水溪堡官兵守之。而徙世英于沱埠，以绝争端。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世麒党于世英，法当治，但从征湖广颇效忠勤，已有旨许以功赎。仕珑、世英并逮问，胜祖照常例发遣。”奏上，从之。弘治十六年六月事也。

正德十四年，保靖两江口土舍彭惠既以祖大虫可宜与彭药哈俾世仇，至是与宣慰彭九霄复构怨。永顺宣慰彭明辅与之连姻，助以兵力，遂与九霄往复仇杀，数年不息，死者五百余人，前后讦奏累八十余章。守巡官系惠于狱，明辅率众劫之去，寻复捕系。事闻，诏都御史吴廷举勘处。廷举乃令镇巡议，以为惠罪当诛，但土蛮难尽以法绳，宜徙惠置辰、常城中，令九霄出价以易两江口故地。仍用文官左迁者二人为首领官，以劝相之。俟数年后革心向化，请敕奖谕，仍擢用为首领。下兵部议，以惠徙内地，恐贻后患，令廷举再议。于是廷举等复请以大江之右五寨归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属辰州，设大刺巡检司，流官一人主之。惠免迁徙，仍居沱埠，以土舍名目协理巡检事。部覆如廷举言。

嘉靖六年以擒岑猛功进九霄湖广参政，赐银币。长子虎臣战殁，赠指挥佥事，次子良臣袭职时，免赴京。二十六年免保靖秋粮。三十三年诏调宣慰彭荩臣帅所部三千人赴苏、松征倭。明年遇倭于石塘弯，大战，败之。贼北走平望，诸军尾之于王江泾，大破之。录功，以保靖为首，敕赐荩臣银币并三品服，令统兵益击贼。先是，都司李经率保靖兵追倭至新场，倭二千人伏不出，保靖土舍彭翘引军探之，中伏，与所部皆死，赠翘一官并赐棺殓具。及是，以王江泾捷，进荩臣为昭毅将军。既又调保靖土兵六千赴总督军前，从胡宗宪请也。时已叙赵文华、宗宪功，复加荩臣右参政，管宣慰司事，仍赏银币。

万历四十七年调保靖兵五千，命宣慰彭象乾亲统援辽。四十八年加象乾指挥使。象乾至涿州病，中夜兵逃散者三千余人，部臣以闻。帝严旨责统兵者，并敕监军道沿途招抚。明年，象乾病不能行，遣其子侄率亲兵出关，战于浑河，全军皆殁。天启二年进象乾都督佥事，赠彭象周、彭绲、彭天祐各都司佥书，以浑河之役一门殉战，义烈为诸土司冠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四川土司

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边方，首平蜀夏　，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谕诸蛮，次第归附。故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旧属云南者，皆隶于四川，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然夷性犷悍，嗜利好杀，争相竞尚，焚烧劫掠，习以为恒。去省穹远，莫能控制，附近边民，咸被其毒。皆由规模草创，未尝设立文武为之钤辖，听其自相雄长。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以故终明之世，常烦挞伐。唯建昌、松、茂等处设立卫所，播州改遵义、平越二府以后，稍安戢云。

○四川土司一

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军民府 马湖 建昌卫宁番卫 越嶲卫 盐井卫 会川卫 茂州卫 松潘卫 天全六番招讨司 黎州安抚司

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古为窦地、的巴、东川、大雄诸甸，皆唐乌蒙裔也。宋有封乌蒙王者。元初置乌蒙路，遂以东川、芒部皆隶于乌蒙、乌撒等处宣慰司。乌撒富盛甲诸部，元时尝置军民总管府，而于东川置万户府。地势并在蜀之东南，与滇、黔坏土相接，皆据险阻深，与中土声教隔离。

明太祖既平蜀，规取云南，大师皆集于辰、沅，欲并剪诸蛮以通蜀道。洪武十四年遣内臣赍敕谕乌蒙、乌撒诸部长曰："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师往征。犹恐诸部长未喻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即躬亲来朝，或遣人入贡，亟摅诚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共省之。"时征南将军傅友德已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帅师五万，由永宁趋乌撒，复自率师由曲靖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宁之兵，捣乌撒。时元右丞实卜闻海洋兵至，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闻大军继进，皆遁。友德令诸军筑城，版ＢＥ方具，蛮寇大集。友德屯兵山冈，持重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纵兵接战。有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实卜兵与合，锋甚锐。大军鼓噪而前，其酋长多中槊坠马死。大军益奋，蛮众力不支，大溃，斩首三千，获马六百，实卜率众遁。遂城乌撒，克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于是东川、乌蒙、芒部诸蛮震詟，皆望风降附。

十五年置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卫指挥使司，诏谕诸部人民。以云南已降附，宜益效顺中国，以享升平。复谕诸部长曰："今置邮传通云南，宣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又敕征南将军友德等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虽已降，恐大军一还，仍复啸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长入朝。"又谕以贵州已设都指挥使，然地势偏东，今宜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审之。"已，乌撒诸蛮复叛，帝谕友德曰："乌撒诸蛮伺官军散处，即有此变，朕前已虑之，今果然。然云南之地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势在必守，其东川、芒部、乌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军荡埽诸蛮，戮其渠长，方可分兵守御耳。"乃命安陆侯吴复为总兵，平凉侯费聚副之，征乌撒、乌蒙诸叛蛮。并谕勿与蛮战于关索岭上，当分兵掩袭，直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师。俟三将军至，破擒之。是月，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自大理还军，会友德击乌撒，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万计，余众悉遁，复追击破之。帝谕友德等，师捷后，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惧。搜其余党，绝其根株，使彼智穷力屈，诚心款附，方可留兵镇守。又谕宜乘兵势修治道途，令土酋谕其民，各输粮一石以给军，为持久计。

十六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部长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赐朝服、冠带、锦骑、钞锭有差。其乌撒女酋实卜，加赐珠翠。芒部知府发绍、乌蒙知府阿普病卒，诏赐绮衣并棺殓之具，遣官致祭，归其柩于家。十七年割云南东川府隶四川布政府司，并乌撒、乌蒙、芒部皆改为军民府，而定其赋税。乌撒岁输二万石，氈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八千石，氈衫八百领。又定茶盐布疋易马之数，乌撒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疋，或茶一百斤，盐如之。实卜复贡马，赐绮钞。十八年，乌蒙知府亦德言，蛮地刀耕火种，比年霜旱疾疫，民饥窘，岁输之粮无从徵纳。诏悉免之。二十年徵乌撒知府阿能赴京。

二十一年命西平侯沐英南征。英言，东川强盛，据乌山路作乱，罪状已著，必先加兵。但其地重关衤复岭，上下三百余里，人迹阻绝，须以大兵临之。帝命颍国公傅友德仍为征南将军，英与陈醒为左桓副将军，率诸军进讨。敕友德等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若唐时阁罗凤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经芒部诸境，君蛮聚众据险设伏。唐将不备，遂堕其计，丧

师二十万，皆将帅无谋故也。今须预加防闲，严为之备。”乌撒军民府叶原常献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将军，以资军用，且愿收集土兵从征。英等以闻，从之。复命景川侯曹震、靖宁侯叶升等分讨东川，平之，捕获叛蛮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监读书。二十七年，乌撒知府卜穆奏，沾益州屡侵其地，命沐春谕之。二十八年，户部言：“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岁赋氈衫不如数，诏已免徵。今有司仍追之，宜申明。”从之。二十九年，乌蒙军民府知府实哲贡马及氈衫。自是，诸土知府三年一入贡，以为常，或有恩赐，则进马及方物谢恩。

宣德七年，兵部侍郎王驥言，乌蒙、乌撒土官禄昭、尼禄等，争地仇杀，宜遣官按问。八年遣行人章聪、侯琏赍敕往谕，仍敕巡按与三司官往平之。设乌蒙儒学教授、训导各一员。以通判黄甫越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虽存，师儒未建。乞除教官，选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以广文治，从之。

正统七年裁乌撒军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检校各一员。十一年裁乌蒙、东川知事、检校各一员，并革乌撒、乌蒙递运所。景泰元年敕谕乌撒、乌蒙诸府土官普茂等，以贵州诸苗叛乱，恐滋蔓邻近，宜戒严防守，毋听贼众诱惑，倘来逼犯，便当剿杀。时乌撒进万寿表逾期，部议宜究，诏以远人宥之。嗣后，朝贡过期及表笺不至者，朝廷率以土官多从宽贷，应赏者给其半。天顺元年，镇守四川中官陈清等奏，芒部所辖白江蛮贼千余备作乱，攻围筠连县治，敕御史项愫会镇巡官捕之。

成化十二年，乌撒知府陇旧等奏，同知刚正抚字有方，蛮民信服，今九年秩满，乞再任三年，以慰群望。从之。弘治十四年，乌撒所辖可渡河巡检司言：“自闰七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涨山崩地裂，山鸣如牛吼，地陷涌出清泉数十派，冲坏庐舍桥梁及压死人口牲畜无算。又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亦暴风雨，田土渰没二百余处，死者三百余人。”

正德十五年讨斩芒部僰蛮阿又磉等。初，芒部土舍陇寿，与庶弟陇政及兄妻支禄争袭仇杀。所部僰蛮阿又磉等乘机倡乱流劫。事闻，命镇守中官会抚按官捕治。至是，贵州参政傅习、都指挥许诏，督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爵等，讨擒阿又磉等四十三人，斩一百十九级，事乃定。

嘉靖元年命芒部护印土舍陇寿袭知府，免赴京。故事，土官九品以上，皆保送至京乃袭。时寿、政等争袭，不敢离任。朝廷以嫡故立寿，恐寿赴京而政等北隙为乱，故有是命。然政与支禄倚乌撒土舍安宁等兵力，仇杀如故。坝底参将何卿请于巡抚许廷光，发土兵二万五千人，命贵州参将杨仁等将之，受何卿节制，相机进剿政、禄佯听抚，乞缓师，而令贼党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关，复遣阿核等纠集诸苗，剽掠毕节诸处，杀伤官军，毁官民房屋甚众。兵部言贼势猖獗，宜速征。于是可卿等进剿，斩首二百余级，俘二十余人，降其众数百，政败奔乌撒，卿檄乌撒土舍安宁、土妇奢勿擒之。安宁佯许诺，仅以阿核等尸献，竟不出政，兵久不解。都御史汤沐以闻，诏切责诸将及守巡官罪，而革何卿冠带，令剿贼自赎。

四年，政诱杀寿，夺其印。巡抚王軏、巡按刘黻各上其事。黻言从蛮情，立支禄便。軏以陇政、支禄怙终稔恶，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命镇巡官谕安宁，缚政、禄及诸助恶者。时政已为官军擒于水西，追获芒部印信，前后斩首六百七十四级，生擒一百六十七人，招抚白乌石等四十九寨，以捷闻。贵州巡按刘廷簠言："乌撒所献阿核等尸，及水西所缚陇政，真伪未可信，恐首恶尚在，不无后虑，请核实。"五年，兵部奏："芒部陇氏，衅起萧墙，骚动两省，王师大举，始克荡平。今其本属亲支已尽，无人承袭，请改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统之。分属夷良、毋响、落角利之地，为怀德、归化、威信、安静四长官司，使陇氏疏属阿济、白寿、祖保、阿万四人统之。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贡马十二匹，而以通判程洸为试知府。"

六年，芒部贼沙保等谋复珑氏，拥陇寿子胜纠众攻陷镇雄城，执程洸，夺其印，杀伤数百人，洸奔毕节。事闻，兵科给事中郑自壁等言："镇雄初设流官，蛮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遣裔陇胜，而令沙保得拥孺子，致煽祸一方。宜速遣总兵何卿并力剿寇。"于是兵部覆言："陇胜非真陇寿子，故议设流官，有司抚循失策，遂生叛乱。沙保罪不容诛，当剿。何卿方守松潘，势难相援，宜亟趣都御史王廷相之任，并敕总兵牛桓调兵速进。"时沙保出镇雄府印乞降，然尚持两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抚按以保狡悍不可驯，檄泸州守备丁勇击之。又遣使劳赐芒部抚夷郤良佐，使计擒沙保。保怒，复叛。

七年，川、贵诸军会剿，败沙保等，擒斩三百余级，招抚蛮罗舅妇以千计。捷闻，设镇雄流官如旧。而芒部、乌撒、毋响苗蛮陇革等复起，攻劫毕节屯堡，杀掠士民，纷纷见告。兵部尚书李承勋以伍文定专主用兵为失计，疏及之。而御史杨彝复言芒部改土易流非长策，又时值

荒馑，小民救死不赡，何能趣战。时帝亦轸念灾伤，令罢芒部兵，俟有秋再议征讨。于是四川巡抚唐凤仪言："乌蒙、乌撒、东川诸土官，故与芒部为脣齿。自芒部改流，诸部内怀不安，以是反者数起。今怀德长官阿济等虽自诡擒贼，其心固望陇胜得一职，以存陇后。臣请如宣德中复安南故事，俯顺舆情，则不假兵而祸源自塞。"川、贵巡按戴金、陈讲等奏如凤仪言。金又以首恶如毋响、祖保等，宜剿诛以折其骄气，始下抚处之令，许生献沙保等，待阿济以不死，然后复陇胜故职，或降为知州。其长官或因或革，或分隶，庶操纵得宜，恩威并著。章下部覆，乃革镇雄流官知府，而以陇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令三年后果能率职奉贡，准复知府旧衔。时嘉靖九年四月也。

三十九年命勘东川阿堂之乱。初，东川土知府禄庆死，子位幼，妻安氏摄府事。有营长阿得革颇擅权，谋夺其官。因先求烝安氏不得，乃纵火焚府治，走武定州，为土官所杀。得革子堂奔水西，贿结乌撒土官安泰，入东川，囚安氏，夺其印。贵州宣慰安万铨故与禄氏姻连，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携幼子奔沾益州土官安九鼎。万铨胁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杀之。堂以是怨九鼎，时相攻击。堂兵侵罗雄州境，九鼎及禄位与罗雄土官者浚等，各上书讼堂罪。诏下云、贵、四川抚按官会勘。堂听勘于车洪江，具服罪，愿献所劫府印并沾益、罗雄人口牲畜及侵地，乞贷死。时位及弟僎已前殁，官府因讯禄氏所当袭者，堂以己幼子诡名禄哲以报。据府印如故，复与九鼎治兵相攻。九鼎诉之云南巡抚游居敬，谓堂怙乱，请致讨，且自诡当率所部为前锋，必擒堂以献。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念恶不悛，请专意进剿，为地方除害。帝允部议，行川、贵抚按会勘具奏。居敬遽调土汉兵五万余进剿。云南承平久，一旦兵动，费用不赀，赋敛百出，诸军卫及有司土官舍等乘之为奸利，远近骚动。巡按王大任言："逆堂夺印谋官，法所必诛。第彼犹借朝廷之印以约土蛮，冒禄氏之宗以图世职，而四川之差税办纳以时，云、贵之邻坏未见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与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属有罪。居敬乃信一偏之诡辞，违会勘之明旨，轻动大众，恐生意外患。且外议籍籍，谓居敬入九鼎重贿，欲为雪怨，及受各土官赂，攘盗帑积，皆有实迹。请亟罢居敬，暂停征剿为便。"乃命逮居敬。时堂闻大兵至东川，逃深箐，诸将分兵于新旧诸城，穷搜不获，地方民夷大遭屠掠。

四十年，营长者阿易谋于堂之心腹母勒阿济等，掩杀堂于戛来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擒，哲时年八岁。事虽定，而府印不知所在。于是安万铨取东川府经历印，畀禄位妻宁著署之，以照磨印畀罗雄土官者浚，

而以宁著女妻者浚子。仍留水西兵三千于东川，为宁著防卫。水西与东川邻，万铨本水西土官，故议者谓其有阴据东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诛阿堂闻，因言："东川地方残伤，该府三印悉为土官部置，请通敕川、贵总督及镇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标署之罪。并访禄氏支派之宜立，与所以处阿哲者。"部覆报可。

四十一年铸给四川东川府印。初，阿堂既诛，索府印不获，人疑为安万铨所匿，及是屡勘，印实亡失。而禄位近派悉绝，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抚按官雷贺、陈瓒请以采袭禄氏职，姑予同知衔，令宁著署掌，后果能抚辑其众，仍进袭知府。其新印请更名，以防奸伪。有旨不必更，余如议。先是，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详四川《永宁土司传》中，当事者颇厌苦之。万历六年乃令照蛮俗罚牛例处分，务悔祸息争，以保境安民，然终不能靖也。

三十八年诏东川土司并听云南节制。时巡按邓氵美疏称："蜀之东川逼处武定、寻甸诸郡，只隔一岭，出没无时，朝发夕至。其酋长禄寿、禄哲兄弟，安忍无亲，日寻干戈。其部落以劫杀为生，不事耕作。蜀辖辽远，法纪易疏。滇以非我属内，号令不行。以是骄蹇成习，目无汉法。今惟改敕滇抚兼制东川。"因条三利以进，诏从之。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万历元年，沾益女土官安素仪无嗣，奏以土知府禄墨次子继本州，即安绍庆也。已，禄墨及长子安云龙与两孙俱殁，安绍庆奏以次子安效良归宗，袭土知府。安云龙之妻陇氏，即镇雄女土官者氏之女也，以云龙虽故，尚有遗孤，且挟外家兵力，与绍庆为敌。绍庆则以陇氏所出，明系假子，亦倚沾益兵力，与陇氏为难。彼此仇杀，流毒一方。土民连名上奏，事行两省会勘，历十有四年不结。是年，安云翔奏称："陇氏有子官保，今已长成。效良倚父兵，强图窃据，杀戮无辜。"因极言效良不可立者数事。

三十九年，廷臣议行川、贵大吏勘报。贵州抚臣以土官争职在云南，而为害在黔、蜀，必得三省会勘，始可定狱。帝命速勘，乃命陇鹤书承袭镇雄土知府。鹤书，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陇飞沙献土归顺，授为世职知府，五传而为庶鲁卜，别居于果利地，又四传而为庶禄姑，别居夷良、七欠头地，又五传而陇氏之正支斩矣。水西安尧臣赘于禄，欲奄

有之，众论不平，始有驱安立陇之奏，奉旨察立陇后。女官者氏以阿固应。阿固者，鲁卜之六世孙，而易名陇正名者也。于是主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章寻病死，阿固不为夷众所服，往复察勘。者氏及四十八目、十五火头等共推阿卜。阿卜者，禄姑之五世孙，咸以为长且贤，而者氏且以印献，遂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管事，从巡抚乔应星之议也。

四十一年，乌撒土舍安效良初与安云翔争立，朝廷以嫡派立效良。云翔数为乱，谋逐效良，焚劫乌撒。四川抚按上其事，以效良为云龙亲侄，云翔乃其堂弟，亲疏判然，效良自当立。云翔扰害地方，欺冈朝廷，罪原难赦，但为奸人指使，情可原，姑准复冠带。从之。

四十三年，云南巡按吴应琦言："东川土官禄寿、禄哲争袭以来，各纵部众，越境劫掠。拥众千余，剽掠两府，浃旬之间，村屯并扫，荼毒未有如此之甚者。或抚或剿，毋令养祸日滋。"下所司勘奏。贵州巡按御史杨鹤言："乌撒土官，自安云龙物故，安咀与安效良争官夺印，仇杀者二十年。夷民无统，盗寇蜂起，堡屯焚毁，行贾梗绝者亦二十年。是争官夺印者蜀之土官，而蹂践糜烂者黔之赤子。诚改隶于黔，则弹压既便，干戈可戢。"又言："《乌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臣由普安入滇，七日始达乌撒。见效良之父安绍庆据沾益，当曲靖之门户。效良据乌撒，又扼滇、蜀之咽喉。父子各据一方，且坏地相接，无他郡县上司以隔绝钤制之，将来尾大不掉，实可寒心。盖黔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蜀有遥制之名，而无其实。诚以为隶黔中便。"帝命所司速议。

泰昌元年，云南抚按沈儆炌等言：蜀之东川，业奉朝命兼制，然事权全不相关。禄千钟、禄阿伽纵贼披猖，为患不已。是东川虽隶蜀，而相去甚远，虽不隶滇，而祸实震邻。宜特敕蜀抚按，凡遇袭替，务合两省会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无侵犯，方许起送，亦羁縻绥静之要术也。"诏下所司。时诸土司皆桀骜难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故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冀安边隅，而中枢之臣动诿勘报，弥年经月，卒无成画，以致疆事日坏。播州初平，永宁又叛，水西煽起，东川、乌蒙、镇雄皆观望骑墙，心怀疑二。于是安效良以乌撒首附逆于邦彦，并力攻陆广，复合沾益贼围罗平，陷沾益，为云南巡抚闵洪学所败。洪学以兵力不继，好语招之，令擒贼自赎，效良亦佯为恭顺。又见黔师出陆广，滇师出沾益，水、乌之势已成骑虎，遂合永宁、水西诸部三十六营，直抵沾益，对垒城下五日。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督将士力战，出奇兵破之，效良败死。妻安氏无子，妾设白生其爵、其禄。二妇素不相能，安氏居盐仓，设白母子居抱渡。安氏遂代效良为土官，

然亦未绝其爵，其爵亦以安氏为安位姐，不敢抗。

崇祯元年，四川巡抚差官李友芝赍冠带奖赏其爵母子，令管乌撒。安氏恶分，始绝其爵。其爵夜袭安氏盐仓，不克，与设白、其禄逃东川界，为东川所拒，而抱渡又失。李友芝为请于制府，发滇兵三千援其爵，滇抚不应。安氏惧，谋迎沾益土官安边为婚，授之乌撒以拒其爵。安边亦欲偶安氏以拒其禄，以催粮为名至建昌。安氏遂迎边至盐仓成婚。一时皇皇谓水西必纠沾、乌入犯。云南巡抚谢存仁以闻，存仁因移镇曲靖以观变。安边、安氏请复乌撒卫以自赎。

二年，总督硃燮元调集汉土兵，列营沾益，趣滇抚会兵进乌撒境。安边、安氏逃避偏桥。大兵入盐仓，拔难民一千余人。师还，安边、安氏复还盐仓，遣人至军前，请俟乌城克复，束身归命，意实缓师。乃复发兵逐安边、安氏，以盐仓授其爵。兵至望城坡，遇贼哨骑百余，麾兵奋击，贼尽奔箐中，遂复乌撒城。安边驻三十里外，拥兵求见，谕令束身归诚。边夜遁，遂弃盐仓，入九龙囤。乌撒陷贼八年，至是始复。乃召其爵来盐仓，令约束九头目以守，且令图献安边、安氏。其爵以盐仓残毁，乞移乌撒城，从之。时其爵署乌撒知府，其禄署沾益知州，虽懦稚颇忠顺，其母亦颇有主持，能得众。安边屡乞降于总督硃燮元，用藉水西安位代申，以边实绍庆嫡孙，宜袭知州，请罪其爵、其禄。燮元曲为调护，欲予以职衔，分乌撒安置之。云南抚按坚执不可，以安边令其党勒兵于野马川，复以千金诱其爵头目，日为并吞沾、乌计。万一其爵被袭，则乌撒失，而前功尽弃。乌撒失，沾益危，而全滇动摇，非但震邻，实乃切肤。竟不行。安边乃乞师于安位，纳之沾益，而逐其禄，时安氏在也。既而安氏死。安位与之贰，其禄乃假手罗彩令者布发难，边遄死。不移日，其禄率兵至，诡言为其叔报仇，士民归者如流，于是其禄复有沾益。而庙堂之上方急流寇，不复能问云。

马湖，汉牂牁郡内地也，有龙马湖，因名焉。唐为羁縻州四，总名马湖部。洪武四年冬，马湖路总管安济，遣其子仁来归附，诏改马湖路为马湖府。领长官司四："曰泥溪，曰平夷，曰蛮夷，曰沭川。以安济为知府，世袭。六年，安济以病告，乞以子安仁代职，诏从之。自是，三年一入贡。七年，马湖知府珉德遣其弟阿穆上表贡马，廷臣言："洪武四年，大兵下蜀，珉德叔安济遣子入朝，朝廷授以世袭知府，恩至渥矣。今珉德既袭其职，不自来朝而遣其弟，非奉上之道。"帝却其所贡马。十二年，珉德贡香楠木，诏赐衣钞。十六年，珉德来朝，献马十八匹，赐衣一袭、米二十石、钞三十锭。

永乐十二年，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四长官司遣人贡方物，赐钞币。宣德八年，平夷长官司奏，比者火延公廨，凡朝廷颁降榜文、仓库税粮钱帛及案牍皆救免，乞宥罪，并献马二匹。帝曰："远蛮能恭谨畏法如此。"置不问。正统二年，泥溪土官医学正科田玑盗官藏丝钞，援永、宣时例，边夷有犯，听以马赎，许之。三年，免马湖府举人王有学弃吏。先是，有学会试，过期不至，例充吏。有学原籍长官司，因遣通事贡马，乞宥罪，仍肄习太学，许之。

弘治八年，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诛。鰲性残忍虐民，计口赋钱，岁入银万计。土民有妇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魇魅杀人。又令人杀平夷长官王大庆，大庆闻而逃，乃杀其弟。为横二十年。巡按御史张鸾请治之，得实，伏诛，遂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

建昌卫，本邛都地。汉武帝置越巂郡。随、唐皆为巂州。至德初，没于吐番。贞元中收复。懿宗时，为蒙诏所据，改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元至元间，置建昌路，又立罗罗斯宣慰司以统之。

洪武五年，罗罗斯宣慰安定来朝，而建昌尚未归附，十四年遣内臣赍敕谕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卫指挥使司。元平章月鲁帖木儿等自云南建昌来贡马一百八十匹，并上元所授符印。诏赐月鲁帖木儿绮衣、金带、靴袜，家人绵布一百六十疋、钞二千四百四十锭。以月鲁帖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月给三品俸赡其家。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后来朝，贡马及方物，皆赐织金文绮、衣帽、靴袜。十八年，月鲁帖木儿举家来朝，请遣子入学，厚赐遣之。二十一年，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正妻师克等来朝，贡马九十九匹。诏授师克知府，赐冠带、袭衣、文绮、钞锭，因命师克讨东川、芒部及赤水河叛蛮。二十三年，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二十五年，致仕指挥安配贡马，诏赐配及其把事五十三人币纱有差。

已而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城。指挥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战，败之，斩八十余级，擒其党十余人。贼退屯阿宜河，转攻苏州。指挥佥事鲁毅率精骑出西门击之，贼众大集，毅且战且却，复入城拒守。贼围城，毅乘间遣壮士王旱突入贼营，斫贼，贼惊遁。于是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仍谕将士互相应援，设伏出奇，并谕擒首献者赏千金。复谕总兵官凉国公蓝玉，以月鲁帖木儿诡诈，不可信其降，致缓师养祸。四川都指挥使瞿能率各卫兵至双狼寨，擒伪千户段太平

等，贼众大溃，月鲁帖木儿败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转战而前，进至打冲河三里所，与月鲁帖木儿遇，大战，又败之。俘其众五百余人，溺死者千余，获牛马无算。官军入德昌，能遂调指挥同知徐凯分兵入普济州搜捕。复驾桥于打冲河，遣指挥李华引兵追托落寨余孽，进至水西，斩月鲁帖木儿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蛮长沙、纳的皆中矢死。能还攻天星、卧漂诸寨，皆克之，先后俘杀千八百余人。月鲁帖木儿遁入柏兴州。

帝遣谕蓝玉曰："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喇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贾哈喇者，麽些洞土酋也。初，王师克建昌，授以指挥之职，自是从月鲁帖木儿叛。玉率兵至柏兴州，遣百户毛海以计诱致月鲁帖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月鲁帖木儿京师，伏诛。玉因奏："四川地旷山险，控扼西番。松、茂、碉、黎当吐番出入之地，马湖、建昌、嘉定俱为要道，皆宜增屯卫。"报可，命玉班师。

二十七年，麽些洞蛮寇打冲河西守堡，都督徐凯击败之。二十九年，威龙土知州普习叛。普习，月鲁帖木儿妻兄也。官军捕之，普习中流矢死。三十一年，徐凯等平卜木瓦寨，执贾哈喇，送京师，诛之。寨地峻险，三百陡绝，下临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仅可通人行。官军至，辄自上投石，不得进。凯乃断其汲道困之，寇穷促，凯督将士抵其寨，力攻破之，遂就擒。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作咯鹿、保罗、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凤氏管指挥使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复无子，继妻禄氏管事。禄死，以族侄安崇业嗣。崇业与禄氏不相能，因养那固为假子，其奴禄祈从臾构难，岁仇杀。镇巡官谳之，杀那固而戍禄祈，事遂平。安氏所辖四驿，曰禄马、阿用、白水、泸沽，各百里有差。其凉山拖郎、桐槽、热水诸番，则以强弱为向背。所领昌州等三长官司，皆在卫东、西、南三百里内。洪武十八年，土官卢尼姑、吉撒加、白氐等归附，皆令世袭为知州。月鲁帖木儿之乱，诸州皆废革。永乐元年复置，悉改为长官司，仍隶建昌。其千户所之隶于卫者有三：曰礼州，曰打冲河，曰德昌。礼州，汉苏示县；打冲河，唐沙野城；德昌，元定昌路也。

宁番卫，元时立于邛都之野，曰苏州。洪武间，土官怕兀它从月鲁帖木儿为乱，废州置卫。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有冕山、镇西、礼州中三千户所。

越嶲卫，汉邛都及阑二县地。有奴诺城，即蜀汉时诸葛亮征蛮所筑以憩军者也。元置邛部安抚招讨司，已，改邛部州。满武中，岭真伯以招讨使来归，因改为邛部军民州。洪武二十五年置越嶲军民指挥使司于邛部州，命指挥佥事李质领谪戍军士守之。二十六年置越嶲卫。永乐元年改邛部为长官司，隶越嶲卫。万历中，土官岭柏死，孽子应升负印去，柏妾沙氏争之不得。土目阿堆等拥沙氏，焚利济站庐舍，拥兵临城。总兵刘显率兵往抚之，沙氏悔祸，杀阿堆等自赎，显遂以印授之。后沙氏淫于族人阿祭，印复为升所夺。祭死。其子岭凤起嗾他番刺杀应升。镇守官因平蛮之师，诱凤起絷之，收其印，而诛从凤起为乱者百余人。印无所归，缄于库。部众无统，肆行为盗。普雄部众姑咱等乘势蜂起，邮传不通，远近震恐。十五年，镇巡官会师讨之，斩馘千数，凤起病死，其众争归附，因置平夷、归化二堡以居之。有镇西千户所。

盐井卫，古定笮县也。元初为落兰部。至元中，于黑、白盐井置闰盐县，于县置柏兴府。洪武中，改为柏兴千户所，旋改盐井卫，又于二井置盐课司。永乐五年设马剌长官司；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长官民阿氏，洪武时归附，授世职。地接云南北胜州，称庶富，人亦扰驯。

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其土千户剌兀，于洪武二十五年征贾哈喇顺来归。其子马剌非复贡马赴京，授本所副千户。永乐十一年升正，以别于四所。地与丽江、永宁二府邻，丽江土官木氏侵削其地几半。

会川卫，越嶲之会无县也。唐上元中，移邛都县于会川镇，以川原并会故名。宋属大理，为会川府。元置会川路，治武安州，隶罗罗斯宣慰司。洪武十七年，会川土同知马诚来朝，复立会川府，领武安、永昌、麻龙等州。二十六年革会川府。初，月鲁帖木儿反，土知府王春陷会川，毁民居府治，至是遂堕其城。寻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领迷易千户所。土官贤姓，其先云南景东僰种也，徙其属来田种。洪武十六归附，以随征东川、芒部劳，授世袭副千户。居所治城外，所辖僰蛮仅八百户。

茂州，古冉□龙国地。汉武帝置汶山郡，宣帝为北部都尉。隋为蜀州，寻改会州。唐贞观改茂州。宋、元仍旧，治汶山县。洪武六年，茂州权知州杨者七及陇木头、静州、岳希蓬诸土官来朝贡。十一年置茂州

卫指挥使司。时四川都司遣兵修灌县桥梁至陶关，汶川土酋孟道贵疑之，集部落阻陶关道。都司遣指挥胡渊、童胜等统兵分二道击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进次陶关，蛮众伏两山间，投石崖下，兵不能进。适汶川土官来降，得其间道。乃选勇士卷旗甲，乘夜潜出两山后，迟明从山顶张旗帜，发火砲，蛮惊溃。师进雁门关，道险，蛮复据之。乃驻平野，得小舟渡，至龙止铁冶寨，击破之。其由石泉者次泥池，蛮悉众拒。千户薛文突阵射却之，士卒奋击，大败其众。两军遂会于茂州，杨者七迎降，以者七仍领其州。乃诏立茂州卫，留指挥楚华将兵三千守之。十五年，者七阴结生番，约日伏兵陷城。有小校密告于官，遂发兵捕斩者七。生番不之觉，如期入寇，官军掩击败之，于是尽徙羌民于城外。

正德二年，太监罗籥奏，茂州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乞为白人，愿纳粮差。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礼部覆，番人向化，宜令入贡给赏。从之。十四年，巡抚马昊调松潘兵，攻小东路番寨，而茂州核桃沟上、下关番蛮惧，遂纠白石、罗打鼓诸寨生番，攻围城堡，游击张杰败绩。十五年，巡抚盛应期奏，绰头番犯松州，总兵张杰克之，复犯雄溪屯，指挥杜钦败之，烟崇等寨皆降。万历十九年，威、茂诸番作乱，攻破新桥，乘势围普安等堡。四川巡抚李尚忠檄诸路兵追剿过河，普安诸堡得以保全。

茂州地方数千里，自唐武德改郡会州，领羁縻州九，前后皆蛮族，向无城郭。宋熙宁中，范百常知茂州，民请筑城，而蛮人来争。百常与之拒，且战且筑，城乃得立。自宋迄元，皆为羌人所据，不置州县者几二百年。洪武十一年平蜀，置垒溪右千户所，隶茂州卫。而置威茂道，开府茂州，分游击以驻叠溪，规防始立。然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云。其通西域要路，为桃坪，即古桃关也，有绳桥渡江。守桃坪者，为陇木司。

茂州长官司三：曰陇木，曰静州，曰叠溪。陇木长官司，其长官即陇木里人也。洪武时归附，授承直郎，世袭长官，岁贡马二匹。所属玉亭、神溪十二寨，俱为编氓，有保长统之。静州长官司，其地即唐之悉唐县，其长官亦静州里人也。袭官贡马，与陇木同。正德间，与岳希蓬、节孝为乱，攻茂城，断水道七日。节孝弟车勺潜引水以济我军。事平，使车勺袭职，辖法虎、核桃沟八寨，俱编户为氓，亦有保长统之。叠溪千户所，永乐四年置。领长官司二：曰叠溪，在治北一里；曰郁即，在治西十五里。叠溪郁氏，洪武十五年归附，给印世袭，凡三年贡马四匹。长官所辖河东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马路、小关七族。其土舍

辖河西小姓六寨。地土广远。饶畜产，稞麦路积。人皆枭黠，名虽熟番，与生番等。郁即长官啖保，万历十八年与黑水、松坪称兵，攻新桥，明年伏诛。汉关墩附近诸小姓，旧属郁即，至是改属叠溪。初，都督方政平历日诸寨，设长宁安抚司，隶松潘。至正统元年，总兵蒋贵言其辽阔，亦改隶于叠溪守御千户。

松潘，古氐羌地。西汉置护羌校尉于此。唐初置松州都督，广德初，陷于吐蕃。宋时，吐蕃将潘罗支领之，名潘州。元置吐蕃宣慰司。

洪武十二年，命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定其地，敕之曰："松潘僻在万山，接西戎之境，朕岂欲穷兵远讨，但羌戎屡寇边，征之不获已也。今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将资粮于容州，进取潘州。若尽三州之地，则叠州不须穷兵，自当来服。须择士勇者守纳都、叠溪路，其驿道无阻遏者，不可守也。来降诸戎长，必遣入朝，朕亲抚谕之。"遂并潘州于松州，置松州卫指挥使司。丁玉遣宁州卫指挥高显城其地。十三年，帝以松州卫远在山谷，屯种不给，馈饷为难，命罢之。未几，指挥耿忠经略其地，奏言松州为番蜀要害地，不可罢，命复置。

十四年置松潘等处安抚司，以龙州知州薛文胜为安抚使，秩从五品。又置十三族长官司，秩正七品：曰勒都，曰阿昔洞，曰北定，曰牟力结，曰蛤匝，曰祈命，曰山洞，曰麦匝，曰者多，曰占藏先结，曰包藏先结，曰班班，曰白马路。棋后复隶松潘者，长官司四，曰阿思，曰思囊儿，曰阿用，曰潘斡寨；安抚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儿匝，曰芒儿者。后又以思曩日安抚司附焉。诸长官司每三年入贡，赏赐如例。十五年，占藏先结等土酋来朝，贡马一百三匹，诏赐绮钞有差。十六年，秋忠言："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属各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供徭役。"从之。既而松潘羌民作乱，官兵讨平之。甃松州及叠溪城。

十七年，松潘八积族老虎等寨蛮乱。官兵击破之，获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牦牛九十。景川侯曹震请择良马贡京师，余给军，其犏牛、牦牛非中国所畜，令易粮饷犒军，从之。十八年，松州羌反。成都卫指挥成信等率兵攻其牟力等寨，破之。兵还，又遇贼三千人于道，复击败之，追至乞刺河乃还。

二十年改松州卫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改松潘安抚司为龙州。二十一年，杂贡生番则路、南向等引草地生番千余人寇潘州阿昔洞长官司，杀伤人口。指挥周助率马步军同松潘卫军讨之，番寇率众迎战，千

户刘德破之，斩首三十四级，获马三十余匹。贼溃，渡河四十余里，复收败卒屯聚。指挥周能追击之，斩首一百三十余级，获马六十余匹，溺死甚众，群番远遁。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来归，进马百三十匹，命给金铜信符并赐文绮袭衣。

宣德二年，麻儿匝顺化，喇嘛著八让卜来归。置麻儿匝安抚司，以喇嘛著八让卜为安抚。麻儿匝在阿乐地，去松潘七百余里。初，著八让卜时侵掠边民及遮八郎安抚司朝贡路。松潘卫指挥吴玮遣人招之，因遣其侄完卜来贡献，言其地广民众，过于八郎，请置宣抚司以辖之。帝命置安抚，遣敕谕之。四川巡按等奏松潘卫所辖阿用等寨蛮寇，拥众万余，伤败官军，请讨之。帝意边将必有激之者。既四川都司奏至，言并非番寇。实由千户钱宏因调发松潘官军往征交址，众惮行，宏诡言番寇至，当追捕，冀免调。又领军突入麦匝诸族，逼取牛马，致番人忿怨。复以大军将致讨慑之，番众惊溃，约黑水生番为乱。帝命逮宏等，而责诸司怠玩边务，亟捕诸伤官军者。遣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令调附近诸卫军二万人以行。时贼围松潘、叠溪、茂州，断索桥，官军与战皆败，出掠绵竹诸县，官署民居皆被焚毁，镇抚侯琏死之。蜀王护卫官校七千人来援，命都督陈怀与指挥蒋贵等合师亟讨之，而枭宏于松潘以徇，并窜诸将之贪淫玩寇者。三年，陈怀等率诸军屡败贼于圪答坝、叶棠关，夺永镇等桥，复叠溪，抚定祁命等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余寨，松潘平。

八年，八部安抚司及思曩儿十四族朝贡之使陛辞，令赍敕还谕其土官，俾约束所辖蛮民，安分循理，毋作过以取罪戾。九年，敕指挥佥事方政、蒋贵等抚剿松潘。政等至，榜谕祸福，威、茂诸卫俱听命，惟松潘、叠溪所辖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令指挥赵得、宫聚等以次进兵，平龙溪等三十七寨，班师还。命蒋贵佩平蛮将军印，镇守松潘。十年，贵奏，比因番人不靖，松潘、叠溪诸处仓粮，销殆尽，别无储积。帝命户部于四川岁运之数，量益二分给之。

正统三年，岩州长官司让达作乱，侵杂道诸边，要道长官安白诉于朝。帝命四川三司往谕之，皆归服。四年，松潘指挥赵得奏："祁命族番寇商巴作乱，官军捕擒之。其弟小商巴复聚浦江、新塘等关，据险劫掠，乞发大军剿除。"帝命李安弃总兵官，王翱参赞军务，调成都左卫官军及松潘土兵，合二万人征之。已，翱知商巴为都指挥赵谅所陷，乃按诛谅而释商巴等，事遂已。

九年，松潘指挥佥事王杲奏："比者，黑虎等寨番蛮攻围椒园、松溪

等关堡，杀伤官民。欲行擒剿，恐各寨惊疑，应谕能擒贼者重赏之。”报可。十年，黑虎寨贼首多儿太伏诛。初，多儿太掠茂州境，为官军所获，诚而释之。未几，复纠诸寨入掠。帝命序班祁全往谕诸寨，擒多儿太至京，枭其首。十一年以寇深为佥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备。时松潘皆已向化，惟歪地骨鹿簇二十寨不服，命督高广、王杲等剿之。设思曩日安抚司，以阿思观为之使，隶松潘卫。先是，阿思观父端葛，洪武中归顺，给金牌抚番，至阿思观又能招抚，故有是命。

景泰三年，镇守松潘刑部左侍郎罗绮等奏：“雪儿卜寨贼首卓时芳等，烟崇寨贼首阿儿结等，累年纠合于安化关劫掠。臣会师抵其巢穴，斩首不计其数，生擒卓时芳、阿儿结等，枭斩于市。”七年，提督松潘罗绮复奏：“松潘土番王永习性儿犷，尝杀其土官高茂林男妇五百余口，及故土官董敏子伯浩等二十余人。今又纠合番蛮，攻劫地方。臣与指挥周贵等统领官军，直抵桑坪，已将永等诛灭，边境肃清。”降敕褒赏。天顺五年，番众入龙安、石泉等处，扰粮道。六年敕松潘总兵许贵曰：“叙州蛮贼出没为患，比松潘尤甚，其驰往会剿。”贵闻命，会兵叙州，追讨昔乖件、莫洞、都夜三寨，分兵两哨，克硬寨四十余，斩首一千一百余级。

成化二年，镇守太监阎礼奏：“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唐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四年，礼复奏：“白草诸番拥众寇安县、石泉诸处，因各军俱调征山都掌蛮，致指挥王璟备御不谨。命副总兵卢能剿之。能遣指挥阎斌巡边至庙子沟，番贼三百突至，杀伤相当。斌以失机逮治。九年，巡抚夏埙奏：“黑虎寨贼首夜合等攻关堡，左参将宰用、兵备副使沈琮督兵驰诣松溪堡败之，斩获夜合等三十六级。”松潘指挥佥事尧彧奏：“臣与兵备沈琮分剿白马路水土、茹儿等番寨，大克之。

弘治二年，松潘番寇杀伤平夷堡官军，命逮指挥以下各官治之。三年免思曩日安抚等十六族明年朝觐，以守臣言其地方灾伤也。七年，松潘空心寨番贼犯边，都指挥佥事李镐败之。十三年，番贼入犯松潘坝州坡抵关，势益獗。”命逮指挥汤纲等，而敕巡抚张瓒调汉、土官兵五万，由东南二路分剿，破白羊岭、鹅饮溪等三十一寨，斩四百余级。商巴等二十六族皆纳款。十四年复攻黄头、青水诸寨，前后杀获男妇七百余人，赭其碉房九百，坠崖死者不可胜计，诸番稍靖。

正德元年，巡抚刘洪奏：“祈命族八长官司所摄番众多至三十寨，少

亦二十余寨，环布松潘两河。其土官已故子孙，自应承袭。今宜察勘，有原降印信者，方许袭。”报可。十六年，松潘卫熟番八大禳等作乱，同知杜钦平之。

嘉靖五年命都督佥事何卿镇守松潘。时黑虎五寨及乌都、鹁鸽诸番叛，卿次第平之，降者日至。卿有威望，在镇十七年，松潘以宁。二十三年以北警召卿入卫，继之者李爵、高冈凤，未几皆为巡抚劾罢。二十六年复命卿往镇。时白草番乱，卿会巡抚张时彻讨擒渠恶数人，俘斩九百七十余级，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无算。终嘉靖世，松潘镇号得人，边境安堵焉。初，龙州薛文胜于洪武六年来降，命仍知龙州。既置松潘安抚司，命文胜为安抚使。既置松州卫，仍以松潘为龙州。宣德七年升龙州为宣抚司，以土知州薛忠义为宣抚使。龙州者，汉阴平道也。宋景定间，临邛进士薛严来守是州，捍卫有功，得世袭。自文胜归附，其部长李仁广、王祥皆输粮饷有功，亦得世袭。及宣德中，以征松潘功，升州为宣抚使，仁广为副使，祥为佥事，各统兵五百世守白马、白草、木瓜番地。至嘉靖四十四年，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相仇讦，兆乾率众围执蕃父子，殴杀之。抚按檄兵备佥事赵教勘其事。兆乾惧，与母陈氏及诸左右纠白草番众数千人，分据各关隘拒命，绝松潘饷道。胁佥事王华，不从，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无算。是年春，与官军战，不利，求救于上下十八族番蛮，皆不应。兆乾率其家属奔至石坝，官军追及之，就擒。四十五年，兆乾伏诛，籍其家，母及其党二十二人皆以同谋论斩，余党悉平。遂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设立流官如马湖，而割保宁之江油、成都之石泉二县分隶之。

万历八年，雪山国师喇嘛等四十八寨，勾北边部落为寇，围漳腊，守备张良贤破之。犯镇虏，百户杜世仁力战，城得全，世仁死焉。又犯制台，良贤复击之，追至思答弄，连战大破之，火落赤之侄小王子死焉。十九年，巡按李化龙言：“松潘为四川屏蔽，叠、茂为松潘咽喉。番戎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宜移四川总兵于松潘以备防御。”是时叠、茂诸番众纠结为乱，镇巡官率兵剿之，俘馘八百余级，番寇亦斩其部长黑卜、白什等，献功赎罪。而松坪诸恶屯据大雪山顶，诸将卒搜讨，亦有斩获。以捷闻，遂设平武县于龙安府。

松潘以孤城介绝域，寄一线馈运路于龙州，制守为难。洪武时欲弃者数，以形胜扼险，不可罢，乃内修屯务，外辑羌戎，因俗拊循，择人为理，番众相安者垂四十余年。及宣德初，调兵启衅，致动干戈，自是置镇建牙，宿重兵以资弹压，亦时服时叛。自漳腊以北即为大荒，斯筹边者之所亟图也。

天全，古氐羌地。五代孟蜀时，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安抚司。宋因之，隶雅州。元置六安抚司，属土番等处宣慰司，后改六番招讨，又分置天全招讨司。明初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隶四川都司。

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讨使高英遣子敬严等来朝，贡方物。帝赐以文绮龙衣。以英为正招讨，杨藏卜为副招讨，秩从五品，每三岁入贡，赐予甚厚。二十一年，杨藏卜来朝，言茶户向与西番贸易，岁收其课。近在官收买，额遂亏，乞从民便，许之。先是，高敬严袭招讨使，偕杨藏卜奏请简土民为兵，以守边境，诏许之。敬严等遂招选土民，教以战阵，得马步卒千余人。至是藏卜来朝，奏其事，诏更天全六番招讨司为武职，令戍守边界，控制西番。三十一年，帝谕左都督徐增寿曰："曩因碉门拒长河西口，道路险隘，以致往来跋涉艰难，市马数少。今闻有路自碉门出枯木任场径抵长河西口，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

永乐二年，高敬让来朝，并贺立皇太子，且遣其子虎入国子学，赐虎衣衾等物。十年，敬让遣子虎贡马。初，虎入国学读书，以丁母忧去，至是服阕还监，皇太子命礼部赐予如例。

宣德五年，六番招讨司奏："旧额岁办乌茶五万斤，二年一次，运付碉门茶马司易马。今户部令再办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艰于采办，乞减其数。"帝令免乌茶只办芽茶。十年命高凤署天全六番招讨司事。先是，敬让以罪下狱死。至是，其子凤乞袭父职。帝念其祖有抚绥功，命暂理招讨事。正统四年命凤袭。

正德十五年，招讨高文林父子称兵乱，副招讨杨世仁亦助恶。命四川抚按官讨之。初，文林等与芦山县民争田构衅，知县处置失宜，致叛乱。逾年，讨斩文林，擒其子继恩，择其宗人承袭。

初，天全招讨司治碉门城，元之碉门安抚司也，在雅州境。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而设碉门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又置茶课司以平互市。盖其地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三十六番者，皆西南诸部落，洪武初，先后至京，授职赐印。立都指挥使二：曰乌斯藏，曰朵甘。为宣慰司者三：曰朵甘，曰董卜韩胡，曰长河西鱼通宁远。为招讨司者六，为万户府者四，为千户所者十七，是为三十六种。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贡，其道皆由雅州入，详《西番传》。

黎州，汉沈黎郡地。《史记》称越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筰都最大。自唐蒙通夜郎，邛、筰之君请为内臣，因置筰都县，复曰旄牛县。元鼎中，以为沈黎郡。唐割雅、嶲二州置黎州。天宝初，改为洪源郡，寻改汉源。宋属成都路。元属土番等处宣慰司。

洪武八年省汉源县，置黎州长官司，以芍德为长官。德，云南人，马姓。祖仕元，世袭邛部州六番招讨使。明氏据蜀，德兄安复为黎州招讨使。明氏亡，蛮民溃散，德奉母还居邛部。至是，四川布政司招之，德遂来朝贡马，请置长官司。诏以德为黎州长官，赐印及衣服绮帛，十一年升为黎州安抚司，即以德为使。十四年，德遣使贡马。诏赐德钞五十四锭、文绮七疋。自是，三年一入贡。弘治十四年命黎州安抚隶四川都司。

万历十九年，安抚马祥无后，妻瞿氏掌司事，取瞿姓子抚之，将有他志。祥侄上舍居松坪者，遂兴兵攻城，夺印，番众乘机剽掠。时参将吴文杰方有征东之役，移师剿平之。二十四年降黎州安抚司为千户所，立所治于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坝。分上七枝编户，属大渡河千户所，下七枝仍属松坪马氏约束。松坪在司之东南，自炒米城直接峨眉，高山峻坂三百余里，皆安抚族人居之。

黎、雅诸蛮，宋时屡为边患。明兴，以诸蛮皆天全六番诸部，散居于二州之境，遂于黎州设安抚，于天全六番设招讨，以示羁縻。而雅州所属，与招讨所辖之蛮民，境土相连，时有争讼。徼外大、小木瓜种分三枝，腻乃卜最强，世居西河。初属马湖土官安氏钤辖，自马湖改流，诸瓜叛入邛部，归岭氏。其地自西河至凉山、雪山诸处，周围蟠据。嘉靖末，诸瓜畜牧蕃盛，时窥边，邛部长官岭柏不能制，嘉、峨、犍为诸边皆为侵扰。镇巡官督邛部兵捕之，瓜兵益炽，乃议大征，分建昌、越嶲、马湖三路兵进讨。瓜部始惶骇请降，愿岁贡马方物，乃定。其地四千八百四十余亩，徵粮四百四十余石，输峨眉县。明初与安抚司同置者，有大渡河守御千户所。唐时，河平广可通漕，戍将一不守，则黎、雅、邛、嘉、成都皆动摇。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艺祖以玉斧画图曰："外此，吾不有也。"自是之后，河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汹涌如空中落，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限内外云。

列传第二百 四川土司二

△播州宣慰司 永宁宣抚司 酉阳宣抚司 石砫宣抚司

遵义府即播州。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属牂牁。唐贞观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诏陷播，太原杨端应募复其城，为播人所怀服，历五代，子孙世有其地。宋大观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元世祖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其子汉英名赛因不花，封播国公。

洪武四年平蜀，遣使谕之。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领安抚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长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余庆，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以婴等为长官。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已，复置播州黄平宣抚。播州江渡蛮黄安作乱，贵州卫指挥张岱讨平之。八年，铿遣其弟锜来贡，赐衣币。自是，每三岁一入贡。十四年遣使赍谕铿："比闻尔听浮言，生疑贰。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十五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之。改播州宣慰司隶贵州，改黄平卫为千户所。十七年，铿子震卒于京，命有司归其丧。二十年征铿入朝，贡马十匹。帝谕以守土保身之道，赐钞五百锭。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

永乐四年免播州荒田租，设重安长官司，隶播州宣慰司，以张佛保为长官，以佛保尝招辑重安蛮民响化故也。七年，宣慰使杨升招谕草塘、黄平、重安所辖当科、葛雍等十二寨蛮人来归。宣德三年，升贺万寿节后期，礼部议予半赏。帝以道远，勿夺其赐。七年，草塘所属谷亻散等四十一寨蛮作乱，总兵陈怀剿抚之，旋定。

正统十四年，宣慰使杨纲老疾，以其子辉代。景泰三年，辉奏："湖、贵所辖臻、剖、五坌等苗贼，纠合草塘、江渡诸苗黄龙、韦保等，杀掠人民，屡抚复叛，乞调兵征剿，以靖民患。"帝命总督王来、总兵梁珤等，会同四川巡抚剿之。七年，调辉兵征铜鼓、五开叛苗，赐敕颁赏。

成化十年以播州贼赍果等屡岁为患，敕责川、贵镇巡官。正统末，

苗蛮聚众寇边，土官同知罗宏奏，辉有疾，乞以其子爱代。帝命爱袭职，仍敕爱即率兵从总兵官剿贼。先是，辉奏所属夭坝干地五十三寨及重安所辖湾溪等寨，屡被苗蛮占据，乞令湖、贵会兵征之。命如辉言。部议以爱年幼，请仍起辉暂理军事。又以辉难独任，宜敕都御史张瓒亲至播州督理，励辉等振扬威武，以备征调，其机宜悉听瓒裁处。

十二年，瓒督诸军及辉攻败湾溪、夭坝干地诸苗，凡破山寨十六，斩首四百九十六级，抚男妇九千八百余口。事下兵部，以苗就抚者多，宜量为处分。瓒议设安宁宣抚司，并怀远、宣化二长官司，建靖南、龙场二堡，命辉董其役。辉调兵民五千余，立治所，委所属黄平诸长官，分甓城垣。将竣，辉因奏："各寨苗蛮，近颇知惧，但大军还后，难保无虞。播州向设操守土兵一千五百人，今拨守怀远、靖南、夭漂、龙场各二百人，宣化百人，安宁六百人，其家属宜徙之同居，为固守计。其工之未毕者，宜命臣子爱董之，而听臣致仕如故。"诏从之。时湾溪既立安宁宣抚，烂土诸蛮恶其逼，遂引赍果等攻陷夭漂、靖南城堡，围安宁。爱新袭，力弗能支，求援于川、贵二镇。兵部奏起辉再统兵剿之，又敕川、贵兵为助。十五年，贵州巡抚陈俨奏："苗贼赍果转横，乞调川、湖等官军五万五千，剋期会贵州，听俨节制。"兵部言："贼作于四川，而贵州守臣自欲节制诸军，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兴师五万，以半年计，须军储十三万五千石，山路险峻，谕运之夫须二十七万众，况天将暑，瘴疠可虞。"帝然其奏。

二十二年，爱兄宣抚杨友讦奏爱，帝命刑部侍郎何乔新往勘。二十三年，乔新奏："辉在日，溺其庶子友，欲令承袭，长官张渊阿顺之。安抚宋韬谓杨氏家法，立嗣以嫡，爱宜立。辉不得已立爱，又欲割地以授友，谋于渊，因以夭坝干乃本州怀远故地，为生苗所据，请兵取之。容山长官韩瑄以土民安辑日久，不宜征。渊与辉计执瑄，杖杀之。前巡抚张瓒受辉赂，以其地设安宁宣抚司，冒以友任宣抚。辉立券，以所有金玉、服用、庄田召诸子均分之。辉没，渊乃与友潜谋刺爱，渊弟深亦与谋，不果，友遂奏爱居处器用僭拟朝廷，又通唐府，密书往来，私习兵法、天文，谋不轨，事皆诬。"帝命斩渊、深。以爱信谗薄兄，友因公擅杀，且谋嫡，盗官钱，皆有罪。爱赎复任，友迁保宁羁管，仍敕乔新从宜处治。

弘治元年增设重安守御千户所，命播州岁调土兵一千助戍守。七年，以平苗功，赐敕劳爱。十四年，调播州兵五千征贵州贼妇米鲁等。

正德二年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旧制，土

官有功，赐衣带，或旌赏部众，无列衔方面者。斌狡横，不受两司节制，讽安抚罗忠等上其平普安等战功，重赂刘瑾，得之。逾年，巡按御史俞缁言不宜授，乃裁之，仍原职。初，友既编置保宁，爱益恣，厚敛以贿中贵，征取友向所居凯里地者独苛。同知杨才居安宁，乘之，朘剥尤甚，诸苗愤怨。凯里民为友奏复官，弗得，乃潜入保宁，以友还，纠众作乱，攻播州，焚爱居第及公私廨宇略尽，遂杀才，多所残戮。爱屡奏于朝，帝命镇巡官调兵征之。会友死，遂缓师。已而镇巡官言："友子弘能悔过自新，且善抚驭，蛮众愿听其约束。其前为友所焚杀者，俱已随土俗折偿，且还所侵夺于官。乞授弘冠带为土舍，协同播州经历司抚辑诸蛮。其家众置保宁者仍归之，隶播州管辖。并谕斌与弘协和，不得再造衅端。"报可。未几，播州安抚宋淮奏："贵州凯口烂土苗婚于凯里草塘诸寨，阴相构结，诱出苗为乱。乞赐斌敕，令每年巡视边境，会湖广镇巡官抚处。"部议，土官向无领敕出巡者。谕斌宜抚绥土众，辑睦亲族，以副朝廷优待之意。因授致仕宣慰爱为昭毅将军，给诰命，赐麒麟服。时斌又为其父请进阶及服色，礼科驳之，以服色等威所系，不可假。兵部以爱旧有剿贼功，皆许之。斌复为其子相请入学，并得赐冠带。

十二年，播州安抚罗忠、宋淮等奏："斌有父丧，欲援文臣例守制，但边防为重，乞仍令掌印理事。"初，杨弘既归凯里，与重安土舍冯纶等有怨。弘卒，纶等诱苗蛮攻之，更相仇杀，侵轶贵州境。巡抚邹文盛言状，且请移文四川，会官抚处，逾岁不报。文盛乃遣参议蔡潮入播州，督致仕杨斌抚平之。因言："宜复安宁宣抚，俾弘子弟袭之。斌未衰，宜仍起任事，以制诸蛮寨。潮有抚蛮劳，宜量擢。"兵部议："安宁已革不可复，斌子既代，亦不可起。土官应袭与否，属四川，非黔所得专。盛所请难行，而功不可诬。"十六年赐斌蟒衣玉带。

嘉靖元年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从宣慰杨相奏也。弘既死，其弟张求袭职不得，时盗边，劫白泥司印信，复与相构兵。守臣乞改凯里属贵州，以张为土知州解释之。兵部议："张习父兄之恶，幸免于辜；敢肆然执印信以要挟，当命川、贵守臣按其前后争产杀人诸罪，置于理。若张悔过输情，还所获印，尚可量授一官，听调杀贼以自效。倘或怙终，必诛以为玩法戒。"既，遂许张袭宣抚，而改安宁为凯里，隶贵川。初，杨相之祖父皆以嫡庶相争，梯祸数世。至是，相复宠庶子煦。嫡子烈母张，悍甚，与烈盗兵逐相，相走，客死水西。烈求父尸，宣慰安万铨因要挟水烟、天旺故地，而后予尸，烈阳许之。及相丧还，烈靳地不予，遂与水西构难，又杀其长官王黻。时嘉靖二十三年也。烈既代袭，

遂与黻党李保治兵相攻，垂十年，总督冯岳调总兵石邦宪讨平之。真州苗卢阿项者亦久称乱，邦宪以兵七千击败之。有言贼求援于播者，邦宪曰："吾方调水西兵，声扬烈助逆罪，烈暇救人乎。"已，擒阿项父子，斩获四百余人。初，嘉靖初，议分凯里属贵州，既，又以播地多在贵州境，并改属思石兵备。及真州盗平，地方安靖，播人以为非便。川、贵守臣异议不决，命总督会勘。总督奏，仍以播归四川，而贵州思石兵备仍兼制播、酉、平、邑诸土司事，报可。

隆庆五年，烈死，子应龙请袭，命予职。万历元年给应龙宣慰使敕书。八年赐故宣慰杨烈祭葬，从应龙请也。十四年，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又复引其祖斌赐蟒例。部议，以斌有军功，且出特恩，未可为比。帝命以都指挥使衔授应龙。

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时方防御松潘，调播州土兵协守，四川巡按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俾应龙戴罪图功。由是，川、贵抚按疏辨，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暱应龙之心。于是给事中张希皋等，以事属重大，两省利害，岂漫不相关者，乞从公会勘，无执成心。十九年，梦熊主议，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悉属重庆，与化龙意复相左。化龙遂引嫌求斥。盖应龙本雄猜，阻兵嗜杀，所辖五司七姓悉叛离。嬖妾田屠妻张氏，并及其母。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变，告应龙反。梦熊请发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谓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以故，蜀抚按并主抚。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应龙诣重庆对簿，坐法当斩，请以二万金赎。御史张鹤鸣方驳问，会倭大入朝鲜，征天下兵，应龙因奏辨，且愿将五千兵征倭自赎，诏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巡抚王继光至，严提勘结，应龙抗不出。张时照等复诣奏阙下，继光用兵之议遂决。二十一年，继光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道进娄山关，屯白石口。应龙佯约降，而统苗兵据关冲击。承嗣兵败，杀伤大半。会继光论罢，即撤兵，委弃辎重略尽。黔师协剿，亦无功。时四川新抚谭希忠与贵州镇、抚再议剿，御史薛继茂主抚。应龙上书自白，遣其党携金入京行间，执原奏何恩诣綦江县。

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刑玠总督贵州。二十三年，玠至蜀，察永宁、酉阳皆应龙姻媾，而黄平、白泥久为仇仇，宜剪其枝党。乃檄应龙，谓当待以不死。会水西宣慰安疆臣请父国亨恤典，兵部尚书石星手

札示疆臣，趣应龙就吏得贯，疆臣奉札至播招应龙。时七姓恐应龙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窜匿其间，又幸龙反，因以为利，驿传文移，辄从中阻。玠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安稳听勘。应龙使弟兆龙至安稳，治邮舍，储Я叩头郊迎，致饩牵如礼，言："应龙缚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稳者，恐堕安稳仇民不测祸也，幸请至松坎受事。"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勘地。"即单骑往。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得自比安国亨。国亨者，曩亦被讦惧罪不出界，故应龙引之。士琦为请于玠，许之，应龙乃缚献黄元等十二人。案验，抵应龙斩，论赎，输四万金助采木，仍革职，以子朝栋代，次子可栋羁府追赎，黄元等斩重庆市，总督以闻。时倭气未靖，兵部欲缓应龙，事东方，朝廷亦以应龙向有积劳，可其奏，于松坎设同知治焉，以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弹治之。应龙获宽，益怙终不悛。寻可栋死于重庆，益痛恨。促丧归不得，复檄完赎，大言曰："吾子活，银即至矣。"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署关据险。厚抚诸苗，名其健者为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入其赀以养苗。苗人咸愿为出死力。

二十四年，应龙残余庆，掠大阡、都坝，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又遣其党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势复大炽。二十五年流劫江津及南川，临合江，索其仇袁子升，缒城下，磔之。时兵备王士琦调征倭，应龙益统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已，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诇原奏仇民宋世臣、罗承恩等挈家匿偏桥卫，袭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备极惨酷。

二十七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部卒三千剿应龙，夺三百落。贼佯北，诱师歼焉，国柱等尽死。东之罢，以郭子章代，而起李化龙节制川、湖、贵州诸军事，调东征诸将刘綎、麻贵、陈璘、董一元南征。时应龙乘大兵未集，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满三千，贼兵八万奄至，游击张良贤巷战死，綦江陷。应龙尽杀城中人，投尸蔽江，水为赤。益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为助，屯官坝，声窥蜀。已，遂焚东坡、烂桥，楚、黔路梗。

二十八年，应龙五道并出，破龙泉司。时总督李化龙已移驻重庆，征兵大集，遂以二月十二月誓师，分八路进。每路约三万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旗鼓甲仗森列，苗大惊。总兵刘綎破其前锋，杨朝栋仅以身免，贼胆落。遂连克桑木、乌江、河渡三关，夺天都、三百落诸囤。贼连败，乃乘隙突犯乌江，诈称水西陇澄会哨，诱永顺兵，断桥，淹死将卒无算。寻綎破九盘，入娄山关。关为贼前门，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綎从间道攀藤毁栅入，陷焉。四月朔，师屯白石，应龙率诸苗决

死战。綎亲勒骑冲中坚，分两翼夹击，败之。追奔至养马城，连破龙爪、海云险囤，压海龙囤，贼所倚天险，谓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时偏沅师已破青蛇囤，安疆臣亦夺落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贼见势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每路投降文缓师。总兵吴广入崖门关，营水牛塘，与贼力战三日，却之。贼诡令妇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复许为应龙仰药死报广，广轻信按兵。已，觇贼诈，益厉兵攻，烧二关，夺贼樵汲路。八路师大集海龙囤，遂筑长围，更番迭攻。贼知必死。会化龙闻父丧，诏以缞墨视师。化龙念贼前囤险不能越，令马孔英率勍兵并力攻其后。天苦雨，将士驰泥淖中苦战。六月四日，天忽霁，綎先士卒，克土城。应龙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战，无应者。起，提刀巡垒，见四面火光烛天，大兵已登囤，破土城入。应龙仓皇同爱妾二阖室缢，且自焚。吴广获其子朝栋，急觅应龙尸，出焰中。贼平。计出师至灭贼，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等百余人。化龙露布以闻，献俘阙下彩应龙尸，磔朝栋、兆龙等于市。播州自唐入杨氏，传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亡。三十一年，播州余逆吴洪、卢文秀等叛，总兵李应祥等讨平之。分播地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

永宁，唐兰州地。宋为泸州江安、合江二县境。元置永宁路，领筠连州及腾川县，后改为永宁宣抚司。

洪武四年平蜀，永宁内附，置永宁卫。六年，筠连州滕大寨蛮编张等叛，诈称云南兵，据湖南长宁诸州县，命成都卫指挥袁洪讨之。洪引兵至叙州庆符县，攻破清平关，擒伪千户李文质等。编张遁走，复以兵犯江安诸县。洪追及之，又败其众，焚其九寨，获编张子伪镇抚张寿。编张遁匿溪洞，余党散入云南。帝闻之，敕谕洪曰："南蛮叛服不常，不足罪。既获其俘，宜编为军。且驻境上，必以兵震之，使詹天威，无遗后患。"未几，张复聚众据滕大寨，洪移兵讨败之。追至小芒部，张遁去，遂取得花寨，擒阿普等。自是，张不敢复出，其寨悉平。遂降筠连州为县，属叙州，以九姓长官司隶永宁安抚司。

七年升永宁等处军民安抚司为宣抚使司，秩正三品。八年以禄照为宣抚使。十七年，永宁宣抚使禄照贡马，诏赐钞币冠服，定三年一贡如例。十八年，禄照遣弟阿居来朝，言比年赋马皆已输，惟粮不能如数。缘大军南征，蛮民惊窜，耕种失时，加以兵后疾疫死亡者多，故输纳不及。命蠲之。二十三年，永宁宣抚言，所辖地水道有一百九十滩，其江门大滩有八十二处，皆石塞其流。诏景川侯曹震往疏凿之。二十四年，震至泸州按视，有枝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以通漕运。

二十六年，以禄照子阿聂袭职。先是，禄照坐事逮至京，得直，还卒于途。其子阿聂与弟智皆在太学，遂以庶母奢尾署司事。至是，奢尾入朝，请以阿聂袭，从之。永乐四年，免永宁荒田租。

宣德八年，故宣抚阿聂妻奢苏朝贡。九年，宣抚奢苏奏："生儒皆土僚，朝廷所授官言语不通，难以训诲。永宁监生李源资厚学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例，授为儒学训导。"诏从之。景泰二年，减永宁宣抚司税课局钞，以苗贼窃发，客商路阻，从布政司请也。

成化元年，山都掌大坝等寨蛮贼分劫江安等县，兵部以闻。二年，国子学录黄明善奏："四川山都掌蛮屡岁出没，杀掠良民。景泰元年招之复叛，天顺六年抚之又反。近总兵李安令永宁宣抚奢贵赴大坝招抚，亦未效。恐开衅无已，宜及大兵之集，早为定计，毋酿边患。"三年，明善复言："宋时多刚县蛮为寇，用白艿子兵破之。白艿子者，即今之民壮；多刚县者，即今之都掌多刚寨也。前代用乡兵有明效，宜急募民壮，以助官军。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时取其田禾，则三月之内蛮必馁矣。军宜分三路：南从金鹅池攻大坝，中从戎县攻箐前，北从高县攻都掌。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坝南百余里为芒部，西南二百里为乌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险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顺凤延热，寨必可攻。且征调土兵，须处置得宜，招募民壮，须赏罚必信。"诏总兵官参用之。时总督尚书程信亦奏："都掌地势险要，必得土兵响道。请敕东川、芒部、乌蒙、乌撒诸府兵，并速调湖广永顺、保靖兵，以备征遣。"又请南京战马一千应用。皆报可。四年，信奏："永宁宣抚奢贵开通运道，擒获贼首，宜降玺书奖赍。"从之。

十六年，白罗罗羿子与都掌大坝蛮相攻，礼部侍郎周洪谟言："臣叙人也，知叙蛮情。戎、珙、筠、高诸县，在前代皆土官，国朝始代以流，言语性情不相习，用激变。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将徂征，随服随叛。景泰初，益滋蔓，至今为梗。臣向尝言仍立土官治之，为久远计。而都御史汪浩傲幸边功，诬杀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余人，诸蛮怨入骨髓，转肆劫掠。及尚书程信统大兵，仅能克之。臣以谓及今顺蛮人之情，择其众所推服者，许为大寨主，俾世袭，庶可相安。"又言："白罗罗者，相传为广西流蛮，有众数千，无统属。景泰中，纠戎、珙苗，攻破长宁九县，今又侵扰都掌。其所居，崖险箐深，既难剪灭，亦宜立长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即隶之。羿子者，永宁宣抚所辖。而永宁乃云、贵要冲，南跨赤水、毕节六七百里，以一柔妇人制数万强梁之众，故每肆劫掠。臣以为宣抚土僚，仍令宣抚奢贵治之。其南境寨蛮近赤水、毕节要路者，宜立二长官司，仍隶永宁宣抚。夫土官有职无俸，无

损国储，有益边备。”从之。二十五年，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禄献大木，给诰如例。

万历元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奏：“都蛮叛逆，发兵征讨，土官奢效忠首在调，但与贵州土官安国亨有仇。请并令总兵官刘显节制，使不得藉口复仇，妄有骚动。”从之。初，乌撒与永宁、乌蒙、水西、沾益诸土官境相连，复以世戚亲厚。既而安国亨杀安信，信兄智结永宁宣抚奢效忠报仇，彼此相攻。而安国亨部下吏目与智有亲，恐为国亨所杀，因投安路墨。墨诈称为土知府安承祖，赴京代奏。已而国亨亦令其子安民陈诉，与奢效忠俱奉命听勘于川贵巡抚。议照蛮俗罚牛赎罪，报可。效忠死，妻世统无子，妾世续有幼子崇周。世统以嫡欲夺印，相仇杀。方奏报间，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利其所有，遽发兵千余，深入落红。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世续亦发兵尾其后。效忠弟沙卜出拒战，且邀水西兵报仇。成兵败绩，乃檄取沙卜于世统，统不应，复杀把总三人，聚苗兵万余，欲攻永宁泄怨。巡按劾成等邀利起衅，宜逮；而议予二土妇冠带，仍分地各管所属，其宣抚司印俟奢崇周成立，赴袭理事。报可。十四年，奢崇周代职，未几死。

奢崇明者，效忠亲弟尽忠子也。幼孤，依世统抚养一十三年。至是，送之永宁，世续遗之氈马，许出印给之。事已定，而诸奸阎宗传等自以昔从世续逐世统，杀沙卜，惧崇明立，必复前恨，遂附水西，立阿利以自固。安疆臣阴阳其间，蛮兵四出，焚劫屯堡，官兵不能禁。总督以闻，朝议命奢崇明暂管宣抚事，冀崇明蠲夙恨，以收人心。而阎宗传等攻掠永宁、普市、麾尼如故。崇明承袭几一载，世续印竟不与，且以印私安疆臣妻弟阿利。巡抚遣都司张神武执世续索印，世续言印在镇雄陇澄处。陇澄者，水西安尧臣也。陇氏垂绝，尧臣入赘，遂冒陇姓，称陇澄。叙平播州、叙州功，澄与焉，中朝不知其为尧臣也。尧臣外怙播功，内仗水西，有据镇雄制永宁心。蜀抚按以尧臣非陇氏种，无授镇雄意。尧臣以是怀两端，阴助世续。意世续得授阿利，则己据镇雄益坚。又朝廷厌兵，宗传、阿利等方驿骚，己可卧取陇氏也。而阎宗传等每焚掠，必称镇雄兵，以怖诸部。川南道梅国楼所俘蛮丑者言，镇雄遣将鲁大功督兵五营屯大坝，水西兵已渡马铃堡，约攻永宁，普市遂溃，宗传等以空城弃去。奢崇明又言，尧臣所遣目把彭月政、鲁仲贤六大营助逆不退，声言将抵叙南，攻永宁、沪州。于是总兵侯国弼等，皆归恶于尧臣。都司张神武等所俘唤者、朗者，皆镇雄土目，尧臣亦不能解。

黔中抚按以西南多事，兵食俱诎，无意取镇雄。尧臣因以普市、摩尼诸焚掠，皆归之蜀将。议者遂以贪功起衅，为蜀将罪。四川巡抚乔璧

星言："尧臣狡谋，欲篡镇雄，垂涎兰地有年矣。宗传之背逆恃镇雄，犹镇雄之恃水西也。水西疆臣不助兵，臣已得其状，宜乘逆孽未成，令贵州抚按调兵与臣会剿。倘尧臣稔恶如故，臣即移师击之，毋使弗摧之虺复为蛇，弗窒之罅复为河也。"疏上，廷议无敢决用师者。久之，阿利死，印亦出，蜀中欲逐尧臣之论，卒不可解。时播州清疆之议方沸腾，黔、蜀各纷纷。至是，永宁议兵又如聚讼矣。时朝廷已一意休兵。三十五年，命释奢世续，赦阎宗传等罪，访求陇氏子孙为镇雄后。并令安疆臣约束尧臣归本土司，听遥授职衔，不许冒袭陇职。于是宗传降，尧臣请避去，黔督遂请撤师。旧制，永宁卫隶黔，土司隶蜀。自水、兰交攻，军民激变，奢崇明虽立，而行勘未报。摩尼、普市千户张大策等复请将永宁宣抚改土为流。兵部言，无故改流，置崇明何地，命速完前勘诸案。于是蜀抚拟张大策以失守城池罪，应斩，黔抚拟张神武以擅兵劫掠，罪亦应斩。策斩策，黔人，武，蜀人也。由是两情皆不平，诸臣自相构讼，复纷结不解。会奢崇明子寅与水西已故土官妻奢社辉争地，安兵马十倍奢，而奢之兵精，两相持。蜀、黔抚按不能制，以状闻。四十八年，黔抚张鹤鸣以赤水卫白撒所屯地为永宁占据，宜清还，皆待勘未决。

天启元年，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从之。崇明与子寅久蓄异志，借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巡抚徐可求移镇重庆，趣永宁兵。樊龙等以增行粮为名乘机反，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兴文知县张振德死之。兴文，故九丝蛮地也。进围成都，伪号大梁，布政使硃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分门固守。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遣弟民屏、侄翼明等，发兵四千，倍道兼行，潜渡重庆，营南坪关。良玉自统精兵六千，沿江上趋成都。诸援兵亦渐集。时寅攻城急，阴纳刘勋等为内应，事觉伏诛。复造云梯及旱船，昼夜薄城，城中亦以砲石击毁之。相持百日，会贼将罗乾象遣人输款，愿杀贼自效。是夜，乾象纵火焚营，贼兵乱，崇明父子仓皇奔，钱帛谷米委弃山积，穷民赖以得活。乾象因率其党胡汝高等来降。时燮元已授巡抚，率川卒追崇明，江安、新都、遵义诸郡邑皆复。时二年三月也。樊龙收余众数万，据重庆险塞。燮元督良玉等夺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诸将迫重庆而军。奢寅遣贼党周鼎等分道来救，鼎败走，为合江民所缚。官军与平茶、酉阳、石砫三土司合围重庆，城中乏食。燮元遂以计擒樊龙，杀之，张彤亦为乱兵所杀，生擒龙子友邦及其党张国用、石永高等三十余人，遂复重庆。

时安邦彦反于贵州，崇明遥倚为声援。三年，川师复遵义，进攻永宁，遇奢寅于土地坎，率兵搏战。大兵奋击，败之。寅被创遁，樊虎亦战死。进克其城，降贼二万。得进拔红崖、天台诸囤寨，降者日至。崇明势益蹙，求救于水西，邦彦遣十六营过河援之。罗乾象急破兰州，焚九凤楼，覆其巢。崇明踉跄走，投水西。邦彦与合兵，分犯遵义、永宁。川师败之于芝麻塘，贼遁入青山。诸将逼渭河，鏖入龙场阵，获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辉等，斩获万计。兰州平。总督硃燮元请以赤水河为界，河东龙场属黔，河西赤水、永宁属蜀。永宁设道、府，与遵义、建武声势联络。未几，贵州巡抚王三善为邦彦所袭死，崇明势复张，将以逾春大举寇永宁。会奢寅为其下所杀，而燮元亦以父丧去，崇明、邦彦得稽诛。崇明称大梁王，邦彦号四裔大长老，诸称元帅者不可胜计，合兵十余万，规先犯赤水。崇祯初，起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诸军务，大会师。燮元定计诱贼深入向永宁，邀之于五峰山桃红坝，令总兵侯良柱大败之，崇明、邦彦皆授首。是役也，扫荡蜀、黔数十年巨憝，前后皆燮元功云。

酉阳，汉武陵郡酉阳县地，宋为酉阳州。元属怀德府。洪武五年，酉阳军民宣慰司冉如彪遣弟如喜来朝贡。置酉阳州，以如彪为知州。八年改为宣抚司，仍以冉如彪为使。置平茶、邑梅、麻免、石耶四洞长官司，以杨底纲、杨金奉、冉德原、杨隆为之，每三年一入贡。石耶不能亲至京，命附于酉阳。二十七年，平茶洞署长官杨再胜，谋杀兄子正贤及洞长杨通保等。正贤等觉之，逃至京师，诉其事，且言再胜与景川侯谋反。帝命逮再胜鞫之，再胜辞服，当族诛，正贤亦应缘坐。帝诛再胜，释正贤，使袭长官。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渝州。

永乐三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四年免酉阳荒田租。五年，兴邦遣部长龚俊等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

景泰七年调宣抚佥事冉廷璋兵，征五开、铜鼓叛苗，赐敕谕赏赍。天顺十三年命进宣抚冉云散官一阶，以助讨叛苗及擒石全州之功也。

弘治七年，宣抚冉舜臣以征贵州叛苗功，乞升职。兵部以非例，请进舜臣阶明威将军，赐敕褒之。十二年，舜臣秦宋农寨蛮贼纠胁诸寨洞蛮，杀掠焚劫，乞剿捕。保靖、永顺二宣慰亦奏，邑梅副长官杨胜刚父子谋据酉阳，结俊倍洞长杨广震等，号召宋农、后溪诸蛮，聚兵杀掠，请并讨。兵部议，酉阳溪洞连络，易煽动，宜即扑灭，请行镇巡官酌机宜。十四年调酉阳兵五千协剿贵州贼妇米鲁。

正德三年，酉阳宣抚司护印舍人冉廷玺及邑梅长官司奏，湖广镇溪所洞苗聚众攻劫，请兵剿捕。八年，宣抚冉元献大木二十，乞免男维翰袭职赴京，从之。二十年，元再献大木二十，诏量加服色酬赏。

万历十七年，宣抚再维屏献大木二十，价逾三千。工部议，应加从三品服，以为土官输诚之劝，从之。四十六年调酉阳兵四千，命宣抚冉跃龙将之援辽。四十七年，跃龙遣子天胤及文光等领兵赴辽阳，驻虎皮、黄山等处三载，解奉集之围。再援沈阳，以浑河失利，冉见龙战没，死者千余人。撤守辽阳，又以降敌纵火，冉文焕等战没，死者七百余人。兵部尚书张鹤鸣言："跃龙遣子弟万里勤王，见龙既杀身殉国，跃龙又自捐金二千两，运军器至山海关，振困招魂，忠义可嘉。臣在贵州时，跃龙亦自捐饷征红苗，屡建奇功。今又著节于边，宜加优恤，以风诸边。"

天启元年授跃龙宣慰使，并妻舒氏，皆给诰命，仍恤阵亡千七百余家。二年，奢崇明叛，跃龙率援师合围重庆。及崇明诛，其土舍冉绍文与有功。四年，跃龙以东西赴调效命，为弟见龙及诸阵亡者请赍恤。命下所司。崇祯九年，宣慰使冉天麟疏言："庶孽天胤假旨谋夺臣爵土，不遂，擅兵戕杀。"下抚按察勘。时蜀方忧盗，大吏自顾不暇，土官事多寝阁云。

石砫，以石潼关、砫薄关而名。后周置施州。唐改青江郡。宋末，置石砫安抚司。元改石砫军民府，寻仍为安抚司。

洪武七年，石砫安抚使马克用遣其子付德与同知陈世显入朝，贡方物。八年，改石砫安抚司为宣抚司，隶重庆府。十六年，石砫溪蛮寇施州，黔江守御官军击破之。十八年，石砫宣抚同知陈世显遣子兴潮等奉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二十四年赐石砫宣抚同知陈兴潮及其子文义白金百两，以从征散毛洞有功故也。

宣德五年命宣抚马应仁子镇为宣抚。初，应仁有罪应死，贷谪戍。至是，帝念其祖克用尝效力先朝，命求其子孙之良者用之，故有是命。

成化十八年，四川巡抚孙仁奏："三月内盗三百人入石砫，杀宣抚马澄及隶卒二十余人，焚掠而去。以石砫地邻酆都，互争银场相讦，有司不为区治，致相仇杀。"命责有司捕贼。仁奏："石砫岁办铅课五千一百三十斤，正统后停之。邻境军民假以征课，乘机窃取，酿成祸阶。请除其课，闭其洞，仍移忠州临江巡检于酆都南宾里之姜池，以便防守。"从

之。是年，命马徽为宣抚。

万历二十二年，石砫女土官覃氏行宣抚事。土吏马邦聘谋夺其印，与其党马斗斛、斗霖等，集众数千，围覃氏，纵火焚公私庐舍八十余所，杀掠一空。覃氏上书言："臣自从征叠、茂，击贼大雪山，斩首捕寇，皆著有成劳，屡膺上官奖赏。今邦聘无故虔刘孤寡，臣岂不能出一旅与之角胜负，诚以非朝命，不敢也。今叛人斯在，请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谋篡事，愿与邦聘同就吏。"二十三年命四川抚，按谳其狱，事未决。会杨应龙反播州，覃与应龙为姻，而斗斛亦结应龙，两家观望，狱遂解。覃氏有智计，性淫，故与应龙通。长子千乘失爱，暱次子千驷，谓应龙可恃，因聘其女为千驷妻。千驷入播，同应龙反。千乘袭马氏爵，应调，与酉阳冉御同征应龙。应龙败。千驷伏诛，而千乘为宣抚如故。千乘卒，妻秦良玉以功封夫人，自有传。

列传第二百一 云南土司

明洪武十四年，大军至滇，梁王走死，遂置云南府。自是，诸郡以次来归 ，垂及累世，规制咸定。统而稽之，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职。今以诸府州概列之土司者，从其始也。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而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故系之府州，以括其所辖。而于土司事迹，止摭其大纲有关乎治乱兴亡者载之，俾控驭者识所鉴焉。

○云南土司一

云南 大理 临安 楚雄 澄江 景东 广南 广西 镇沅 永宁 顺宁蒙化 孟艮 孟定耿马安抚司附 曲靖

云南，滇国也。汉武帝时始置益州郡。蜀汉置云南郡。隋置昆州，唐仍之。后为南诏蒙氏所据，改鄯阐府。历郑、赵、杨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升领鄯阐牧，遂世其地。元初，置鄯阐万户府。既改置中庆路，封子忽哥为云南王镇之，仍录段氏子孙守其土。忽哥死，其子嗣封为梁王。

洪武六年，遣翰林待制王祎等赍诏谕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八年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中途为梁使所害。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师至云南城，梁王赴滇池死，定其地。改中庆路为云南府，置都指挥使司，命都督佥事冯诚署司事。二月诏谕云南诸郡蛮。十五年，友德等分兵攻诸蛮寨之未服者，土官杨苴乘隙作乱，集蛮众二十余万攻云南城。时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寇至，都督谢熊、冯诚等撄城固守，贼不能攻，遂远营为久困计。时沐英方驻师乌撒，闻之，将骁骑还救。至曲靖，遣卒潜入报城中，为贼所得，绐之曰：“总兵官领三十万众至矣。”贼众惊愕，拔营宵遁，走安宁、罗次、邵甸、富民、普宁、大理、江川等处，复据险树栅，谋再寇。英分调将士剿降之，斩首六万余级，生擒四千余人，诸部悉定。二十五年，英卒，命其子春袭封西平侯，仍镇云南。

自英平云南，在镇十年，恩威著于蛮徼；每下片楮，诸番部具威仪出郭叩迎，盥而后启，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征伐，辄以征南将军印授之，沐氏未尝不在行间。数传而西平裔孙当

袭侯，守臣争之，谓滇人知有黔国公，不知西平侯也。孝宗以为然，许之。自是，遂以公爵佩印，为故事。诸土司之进止予夺，皆咨禀。及承平久，文网周密，凡事必与太监抚、按、三司会议后行，动多掣肘，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土官复慢令玩法，无所忌惮；待其罪大恶极，然后兴兵征剿，致军民日困，地方日坏。大学士杨一清等因武定安铨之乱，痛切陈之。黔国公沐绍勋亦以为言。虽得旨允行，亦不能更革。驯至神宗之世，朝廷惰媮，封疆败坏日甚一日。缅、莽之叛，皆土官之失职者导之。虽稍奏肤功，而滇南丧败，卒由土官沙定洲之祸。

沙定洲者，王弄山长官司沙源之子也。源骁勇有将材，万历中，数从征调有功，巡抚委以王弄副长官事。继以征建水功，以安南长官司废地畀之。后征东川、水西、马龙山等处，全云南会城，称首功，累加至宣抚使，时号沙兵。定洲，其仲子也。

崇祯中，元谋土知州吾必奎叛。总兵官沐天波剿之，调定洲从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会奸徒饶希之、余锡朋者逋天波金，无以偿。锡朋常出入土司家，夸黔府富盛。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诸人为内应。既定洲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日不视事，定洲噪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窦遁。时宁州土司禄永命在城，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贼。天波疑鼎为定洲诱己，杀之，其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据黔府，盘踞会城。劫巡抚吴兆元，使题请代天波镇滇，传檄州县，全滇震动。禄永命与石屏州龙在田俱引所部去。

天波走楚雄，金沧副使杨畏知奉调驻城中，谓天波曰："公何不走永昌，使楚得为备，而公在彼掎角，首尾牵制之，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乃去。遣其党王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间檄城外居民尽入城，筑陴浚隍，调土、汉兵守之。定洲闻禄永命等各固守，不敢至永昌，恐畏知截其归路，急还兵攻楚雄。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砲击之，烟焰笼城橹，众谓畏知已死，而畏知端坐自如，贼相惊谓神。畏知伺贼间，辄出奇兵杀贼甚众。贼引去，攻石屏不下，还攻宁州，禄永命战死。贼计迤东稍稍定，乃复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环城掘濠，为久困计。

会张献忠死，其部将孙可望率余众由遵义入黔，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仇。民久困沙兵，喜其来，迎之。定洲解楚雄围，迎战于草泥关，大败，遁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陆凉、宜良入云南城，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府。而可望自率兵西出，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

被执。可望闻其名，不杀，语之曰：“吾与尔共讨贼，何如？”畏知要以三事：“不用献忠伪号，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吾从尔。”可望皆许之。即折箭相誓，乃以书谕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来归。而李定国之徇临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战甚力。定国穴地置砲，砲发城陷，遂入。驱城中官民于城外白场杀之，凡七万八千余人，斩获不与焉。当时皆意定国破临安，必袭阿迷，取定洲，乃仅掠临安子女而回，所过无不屠灭。迤西以畏知在军，得保全。

始定洲归，屯兵洱革龙，且借安南援自固。会可望与定国不协，声其罪，杖之百，责以取定洲自赎。定国既至，定洲土目杨嘉方迎定洲就其营宴。定国侦知之，率兵围营，相拒数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妻万氏数百人回云南，剥其皮市中。可望遂据滇，而天波卒走死于缅甸。

大理，唐叶榆县境也。麟德初，置姚州都督府。开元末，蒙诏皮罗阁建都于此，为南诏，治太和城。至阁罗凤，号大蒙国，异牟寻改大礼国。其后，郑买赐、赵善政、杨干贞互篡夺，至五代晋时，段思平得之，更号大理国。元宪宗取云南，至大理，段智兴降附，乃设都元帅，封智兴为摩诃罗嵯，管领八方。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同智兴安辑其民。段氏有大理，传十世至宝。闻太祖开基江南，遣其叔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授段明为宣慰使。明遣都使张元亨贻征南将军书曰：“大理乃唐交绥之外国，鄯阐实宋斧画之余邦，难列营屯，徒劳兵甲。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友德怒，辱其使。明再贻书曰：“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祇缘鄯阐。乞赐班师。”友德答书曰：“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大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汝段氏接武蒙氏，运已绝于元代，宽延至今。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

十五年，征南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率师攻大理。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为固。闻王师至，聚众扼下关。下关者，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也，号极险。玉等至品甸，遣定远侯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为掎角势，自率众抵下关，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门间道夜渡河，绕出点苍山后，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帜。昧爽，军抵下关者望见，皆踊跃讠雚噪，蛮众惊乱。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遂斩关入。蛮兵溃，拔其城，酋长段世就擒。世与明皆段宝子也。至京师，帝传谕曰：“尔父宝曾有降表，朕不忍废。”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大理悉定，因改大理路为大理府，置卫，设指挥使司。

十六年，品甸土酋杜惠来朝，命为千夫长。命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人民。十七年以土官阿这为邓川知州，阿散为太和府正千夫长，李硃为副千夫长，杨奴为云南县丞。十九年置云南洱海卫指挥使司，以赖镇为指挥佥事。洱海，本品甸也。兵燹后，人民流亡，室庐无复存者。镇至，复城池，建谯楼，治庐舍市里，修屯堡、堤防、斥堠，又开白盐井，民始安辑。二十年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屯种，以俟征讨。永乐以后，云南诸土官州县，率按期入贡，进马及方物，朝廷赐予如制。嘉靖元年改十二关长官司于一泡江之西，从巡抚何孟春奏也。

临安，古句町国。汉置县。唐为羁縻牁州地。天宝末，南诏蒙氏于此置通海郡。元时内附，置阿僰部万户府。至元中改临安路，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下云南，遣宣德侯金朝兴分道取临安。元右丞兀卜台、元帅完者都及土官杨政降，改路为府，废宣慰司，置临安卫指挥使司。十七年以土官和宁为阿迷知州，弄甥为宁州知州，陆羡为蒙自知县，普少为纳娄茶甸副长官；俱来朝贡，因给诰敕冠带以命之。十八年，临安府千户纳速丁等来朝，人赐米十石。

永乐九年，溪处甸长官司副长官自恩来朝，贡马及金银器，赐赉如例。自恩因言："本司岁纳海七万九千八百索，非土所产，乞准钞银为便。"户部以洪武中定额，难准折输。帝曰："取有于无，适以厉民，况彼远夷，尤当宽恤，其除之。"

宣德五年，中官云仙还自云南，奏设东山口巡检司，以故土官后普觉为巡检。八年，亏容甸长官司奏："河底自洪武中官置渡船，路通车里、八百。近年军民有逃逸出境诈称使者，迫令乘载，往往被害，又沿河时有劫盗出没。乞置巡检司，以故把事袁凯之子瑀为巡检。"从之。嘉靖元年复设宁州流官知州，掌州事，土知州禄氏专职巡捕。宁州旧设流官，正德初，土官禄俸阴贿刘瑾罢之。遂交通弥勒州十八寨强贼为乱，为官军捕诛，其子禄世爵复以罪谕死。抚按请仍设流官，从之。初，临安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为土知州。后设流，录其后觉为东山巡检，既而以他事废。正德二年以广西维摩、王弄山与阿迷接壤，盗出没，仍令普觉后纳继前职。

普维籓者，与宁州禄氏构兵，师歼焉。维籓子名声，幼育于官，既长，有司俾继父职。名声收拾旧部，勇于攻战，从讨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渐骄恣。崇祯五年，御史赵洪范按部，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

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巡抚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名声恐，使人约降，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必奎与名声战，兵始合，佯败走。官军望见，遂大溃，布政使周士昌战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声就抚。然骄恣益甚，当事者颇以为患。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以计毒杀之。必奎闻名声死，遂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城。宁州土官禄永命、石屏州土目龙在田，俱与必奎、名声从征著名，至是，黔国公沐天波檄之统兵，合剿擒必奎。名声妻万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名声死后，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源之子定洲。名声有子曰服远，与万氏分寨居，定洲诱杀服远，并其地。天波檄定洲取必奎，定洲不欲行，遂反，详前传。

临安领州四，县四。其长官司有九，曰纳楼茶甸，曰教化三部，曰溪处甸，曰左能寨，曰王弄山，曰亍容甸，曰思陀甸，曰落恐甸，曰安南，其地皆在郡东南。西平侯征安南，取道于此。莲花滩之外即交荒外，而临安无南面之虞者，以诸甸为之备也。但地多瘴，流官不欲入，诸长官亦不请代袭，自相冠带，日寻干戈。纳楼部内有矿场三，曰中场、鹅黄、摩诃。封闭已久，亡命多窃取之。其安南长官司，本阿僰蛮所居，旧名褒古，后名舍资。元为舍资千户所。以地近交址，改安南，属临安路。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袭父职，鸩杀其嫡兄禄仁，安南长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称乱，守臣讨平之。事闻，命革蒙自土官，改长官司为新安守御千户所，调临安卫中所官军戍之。

楚雄，昔为威楚。元宪宗置威楚万户府。至元后，置威楚开南路宣抚司。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赵庸取其地。十七年以土官高政为楚雄府同知，阿鲁为定边县丞。永乐元年，楚雄府言："所属蛮民，不知礼义。惟僰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尝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县所辖六里，僰人过半，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

宣德五年命故土知府高政女袭同知。政初为同知，永乐中来朝，时仁宗监国，嘉其勤诚，升知府，子孙仍袭同知。政卒，无子，妻袭。又卒，其女奏乞袭知府。帝曰："皇考有成命。"令袭同知。

八年升南安州琅井土巡检李保为州判官；以乡老言："本州俱罗舞、和泥、乌蛮杂类，禀性顽犷，以无土官管束，多致流移，差役赋税，俱难理办。众尝推保署州事，抚绥得宜，民皆向服，流移复归，乞授本州土官。"吏部言："南安旧无土官，难从其请。"帝以为治在顺民情，从之。九年，黔国公沐晟等奏："楚雄所属黑石江及泥坎村银场，军民盗矿，千百为群，执兵攘夺。楚雄县贼首者些纠合武定贼者惟等，劫掠军

民，杀巡检张祯。又定边县阿苴里诸处强贼，聚众抄掠景东等卫。大理、蒙化、楚雄、姚州皆有盗出没。”帝敕责晟等，期以三年，讨靖诸为乱者。

嘉靖四十三年，楚雄叛蛮阿方等兵起，先攻易门所，流劫嵋峨、昆阳、新化各州县，僭称王，约土官王一心、王行道为援。一心后悔，诣军门请讨贼自效。巡抚吕光洵许之，招降数百人。官军分道进，擒获贼党。乘胜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斩阿方首，余贼悉平。

澄江，唐为南宁、昆二州地。天宝末，没于蛮，号罗伽甸。宋时，大理段氏号罗伽部。元置罗伽万户府。至元中，改澄江路。洪武十五年，云南平，澄江归附，改澄江府。地居滇省之中，山川明秀，蚕衣耕食，民安于业。近郡之罗罗，性虽顽狠，然恭敬上官。官至，争迎到家，刲羊击豕，罄所有以供之，妇女皆出罗拜，故于诸府独号安静云。

景东，古柘南也，汉尚未有其地。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据。元中统三年讨平之，以所部隶威楚万户。至元中，置开南州。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景东先归附。土官俄陶献马百六十匹、银三千一百两、驯象二。诏置景东府，以俄陶知府事，赐以文绮袭衣。十八年，百夷思伦发叛，率众十余万攻景东之北吉寨。俄陶率众御之，为所败，率其民千余家避于大理府之白崖川。事闻，帝嘉其忠，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白金文绮赐之。二十三年，沐英讨平思伦发，复景东地，因奏景东百夷要冲，宜置卫。以锦衣卫佥事胡常守之，俄陶仍旧职。二十四年，帝以景东为云南要害，且多腴田，调白崖川军士屯守。二十六年命洱海卫指挥同知赖镇守景东，从沐春请也。

宣德五年置孟缅长官司。时景东奏所辖孟缅、孟梳，地方遐远，屡被外寇侵扰。乞并孟梳于孟缅，设长官司，授把事姜嵩为长官，以隶景东，岁增贡银五十两。六年，大侯土知州刀奉汉侵据孟缅地，敕黔国公沐晟遣官抚谕。

正统中，思任发叛，官军征麓川，知府陶瓒从征有功，进阶大中大夫。弘治十五年正月，景东卫云雾黑暗，昼夜不别者凡七日，巡抚陈金以闻。命廷臣议考察，以谢天变。南京刑部、都察院承旨，考黜文武官千二百员。嘉靖中，者东甸称乱，劫景东府印去。土舍陶金追斩其头目，夺印归。

景东部皆僰种，性淳朴，习弩射，以象战。历讨铁索、米鲁、那

鉴、安铨、凤继祖诸役，皆调其兵及战象。天启六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反，率众二十万入滇境，至马龙后山，去会城十五里。总兵官调景东土舍陶明卿率兵伏路左。贼分道并至，官兵御之，贼拒战，势甚锐。明卿乃以象阵从左翼冲出横击，贼溃，追奔十余里。巡抚上功，推明卿第一。景东每调兵二千，必自效千余，饷士之费，未尝仰给公家，土司中最称恭顺。其府治东有邦泰山，颇险峻，土官陶姓所世居也。

广南，宋时名特磨道。土酋侬姓，智高之裔也。元至元间，立广南西路宣抚司。初领路城等五州，后惟领安宁、富二州。洪武十五年归附，改广南府，以土官侬郎金为同知。十八年，郎金来朝，赐锦绮钞锭。二十八年，都指挥同知王俊奉命率云南后卫官军至广南，筑城建卫。郎金父贞佑不自安，结众据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时伏草莽中劫掠，觇官军进退。俊乃遣指挥欧庆等分兵攻各寨，自将取贞佑；又以兵扼间道，绝其救援。诸寨悉破，众溃，贞佑穷促就擒，械送京师。降郎金为府通判。

永乐六年，富州土知州沈弦经入贡，值仁孝皇后丧，弦经奉香币致祭。宣德元年，土官侬郎举来朝，贡马。正统六年，广南贼阿罗、阿思等劫掠，命总兵官沐昂等招抚之。时富州土官沈政与郎举互讦纠众侵地，帝命昂等勘处。七年，昂奏二人叛逆无实迹，因有隙相妄奏。兵部请治政等罪，帝以蛮人宥之。政、举相仇杀已十余年，时方征麓川，惮兵威不敢动。未几，郎举以从征功升同知，死无嗣，四门舍目共推侬文举署事，屡立战功。万历七年，实授同知。子应祖从征三乡，亲获贼首，诏赏银百两。播州之役，征其兵三千讨寻甸叛目，皆有功，赐四品服。

侬氏自文举藉四门舍目推拥之力得授职，后侬氏袭替必因之。土官之政出于四门，租税仅取十之一。道险多瘴，知府不至其地，印以临安指挥一人署之。指挥出，印封一室，入取，必有瘟疠死亡。万历末，知府廖铉者，避瘴临安，以印付同知侬仕英子添寿。添寿死，家奴窃印并经历司印以逃，既而归印于其族叔侬仕祥。时仕英亲弟仕獬例得袭，索仕祥印，仕祥不与，遂献地与泗城土官岑接，与连婚构兵，灭仕獬家。及仕祥死，子琳以府印送接，而经历司印又为琳弟琼所有。巡抚王懋中调兵往问，琼惧，还印于通判周宪，接亦出府印献于官。时兵方调至境，遽遣归。廷议治铉擅离与守巡失抚之罪，琼、接已输服，勿问，诏可。未几，侬绍汤兄弟争袭，各纠交阯丘象，焚掠一空。

广西，隋属牂州，后为东僰、乌蛮等部所居。唐隶黔州都督府。后

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段皆莫能制。元宪宗时始内属。至元十二年籍二部为军，置广西路。洪武十四年归附，以土官普德署府事。二十年，普德及弥勒知州赤善、师宗知州阿的各遣人贡马，诏赐文绮钞锭。二十四年，布政使张紞奏："维摩、云龙、永宁、浪渠、越顺等州县蛮民顽恶，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制之。"是后，朝贡赐予如制。

正统六年，总兵官沐昂奏师宗州及广南府贼阿罗、阿思纠合为乱，命昂等招谕，未几平。成化中，土知府昂贵有罪，革其职，安置弥勒州，乃置流官，始筑土城。嘉靖元年设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其部众好掳掠，无纪律，至水西、乌撒用兵，始征调之。崇祯间，巡按御史傅宗龙由滇入黔，招普兵以行。时滇中最勍称沙普兵，亦曰昂兵。

镇沅，古濮、洛杂蛮所居，《元史》谓是和泥、昔朴二蛮也。唐南诏蒙氏银生府地。其后，金齿僰蛮据之。元时为威远蛮棚府，属元江路总管。洪武十五年，总管刀平与兄那直归附，授千夫长。建文四年置镇沅州，以刀平为知州。永乐三年，刀平率其子来朝，贡方物，赐钞文绮。从征八百，又从攻石崖、者达寨外部。整线来降，入贡方物。升为府，以刀平为知府，置经历、知事各一员。贡赐皆如例。成化十七年，以地方未平，免镇沅诸土官朝觐。正统元年复免。

嘉靖中征安铨，调镇沅兵千人，命刀宁息领之。复调其子刀仁，亦率兵千人，征那鉴，克鱼复寨。初，镇沅印为那氏所夺，至是得印以献，命给之。领长官司一，曰禄谷寨，永乐十年置。

永宁，昔楼头□夹地，接吐蕃，又名答蓝。唐属南诏，后为麽些蛮所据。元宪宗时内附，至元间，置答蓝管民官，寻改永宁州，隶北胜府。洪武平云南时，属鹤庆府。二十九年，改属澜沧卫。十二月，土贼卜百如加劫杀军民，前军都督佥事何福遣指挥李荣等讨之。其子阿沙遁入革失瓦都寨，官军赍三日粮，深入追之，会天大雨，众饥疲，引还。

永乐四年设四长官司，隶永宁土官，以土酋张首等为长官，各给印章，赐冠带彩币。寻升永宁为府，隶布政司，升土知州各吉八合知府，遣之赍敕往大西番抚谕蛮众。宣德四年，永宁蛮寨矢不剌非纠四川盐井卫土官马剌非杀各吉八合，官军抚定之。命卜撒袭知府，复为矢不剌非所杀。已，命卜撒之弟南八袭，马剌非又据永宁节卜、上、下三村，逐南八，大掠夜白、尖住、促卜瓦诸寨。事闻，帝命都督同知沐昂勒兵谕以祸福，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盐井卫谕马剌非还所据村寨。正统二年，马剌非为南八所攻，拔乌节等寨，南八亦言马剌非杀害。诏镇巡官验

问，令各归侵地，乃寝。

永宁界，东至四川盐井卫十五里，西至丽江宝山州，南至浪渠州，北至西番。领长官司四，曰剌次和，曰瓦鲁之，曰革甸，曰香罗。

顺宁府，本蒲蛮地，名庆甸。宋以前不通中国，虽蒙氏、段氏不能制。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历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洪武十五年，顺宁归附，以土酋阿悦贡署府事。十七年命阿日贡为顺宁知府。二十三年，土酋猛丘、土知府子丘等，不输征赋，自相仇杀。大理卫指挥郑祥征蒙化贼，移师至甸头，破其寨。猛丘请降输赋，乃还。猛丘死，把事阿罗等复起兵相攻击。二十九年，西平侯沐春遣郑祥与指挥李荣等，分道进讨，擒阿罗等诛之。后贡赐如制。

顺宁与大侯接境。万历中，大侯土舍奉赦、奉学兄弟不相能。奉学倚妻父土知府猛廷瑞，与兄赦日构兵。巡抚陈用宾檄参将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处。以仁袭执廷瑞，因请改顺宁为流官。先著被檄，极言不可讨，被谤语，逮下狱庾死。然廷瑞实无反谋，以参将吴显忠觇其富，诬以助恶，索金不应，遂谗于巡按张应扬，转告巡抚陈用宾。廷瑞大恐，不得已斩奉学以献。显忠益诬其阴事，傅以反状，抚按会奏，得旨大剿。廷瑞出，献印献子以候命，不从。显忠帅兵入其寨，尽取猛氏十八代蓄赀数百万，诱廷瑞至会城执之，献捷于朝。于是所部十三寨尽愤，始聚兵反，官兵悉剿除之，并杀其子。以仁超擢右都御史，廕子。未几坐大辟，系狱，应扬亦病卒。人以为天道云。

顺宁附境有猛猛、猛撒、猛缅，所谓三猛也。猛猛最强，部落万人，时与二猛为难。其地田少箐多，射猎为业。猛缅地虽广，而人柔弱。部长赐冠带，最忠顺。猛撒微弱，后折入于耿马云。

蒙化，唐属姚州都督府。蒙氏时，细奴逻筑城居之，号蒙舍诏。段氏改开南县。元为州，属大理。洪武十七年以土酋左禾为蒙化州判官、施生为正千夫长。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以蒙化所属蛮火头字青等梗化不服，请置卫。命指挥佥事李聚守蒙化。贼高天惠作乱，大理卫指挥使郑祥捕斩之，传首云南。

永乐九年，土知州左禾、正千夫长阿束来朝，贡马，赐予如例。既，左伽从征麓川，战于大侯，功第一，进秩临安知府，掌州事。正统中，升州为府，以左伽为知府，世袭。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每应征调，多野战，无行伍。

成化十七年，巡抚奏地方未宁，免蒙化土官明年朝贡。正统元年诏复免。万历四十八年，云龙土知州段龙死，子嘉龙立，养子进忠杀嘉龙争袭，流劫杀掠。官军进讨，进忠从间道欲趋大理，官军擒诛之，改设流官，授段氏世吏目一人。

孟艮，蛮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国。永乐三年来归，设孟艮府，隶云南都司，以土酋刀哀为知府，给印诰冠带。时刀哀遣人来朝，请设治所，岁办差发黄金六十两。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贡象及金银器。礼部言："刀交尝构兵攻劫邻境，诈谲不诚，宜却其贡。"帝曰："蛮夷能悔过来朝，往事不足责。"命赐钞及绒锦绮帛。是后，贡赐皆如例。宣德六年，命内官杨琳赍彩币往赐孟艮知府刀光。正统间，孟艮地多为木邦所并。景泰中，入贡知府名庆马辣，不知于刀氏何属也。

孟艮在姚关东南二千里外，沃野千里，最殷富。地多虎，农者于树杪结草楼以护稼。云南知府赵混一尝入其境，待之礼慢，后无复至者。

孟定，蛮名景麻。至元中，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领二甸，隶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洪武十五年，土酋刀名扛来朝，贡方物，赐绮帛钞币，设孟定府，以刀浑立为知府。永乐二年，孟定土官刀景发遣人贡马，赐钞罗绮。遣使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复颁信符、金字红牌。四年，帝以孟定道里险远，每岁朝贡不便，令自今三年一贡，如庆贺谢恩不拘例。

初，孟琏与孟定皆麓川地，其土目皆故等夷，恶相属；后改孟琏隶云南，多以互侵土地仇杀。宣德六年，土知府罕颜法以为言，敕黔国公沐晟遣官抚谕，俾各归侵掠。正统中，麓川叛，孟定知府刀禄孟遁走。木邦土官罕葛从征有功，总督王骥奏令食孟定之土。嘉靖间，木邦罕烈据地夺印，令土舍罕庆守之，名为耿马；地之所入，悉归木邦。万历十二年，官兵取陇川，平孟定故地，以罕葛之后为知府。十五年颁孟定府印。崇祯末，孟定叛，降于缅甸。其地，自姚关南八日程，西接陇川，东连孟琏，南木邦，北镇康。土瘠人稀，有马援城在焉。领安抚司一，曰耿马。万历十二年置，以们罕为安抚使。与孟定隔喳哩江。孟定居南，耿马居北。罕死，弟们罕金护印，屡奉朝贡。时木邦思礼作乱，侵湾甸、镇康，倚罕金为声援。天启二年，缅人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救之。缅移兵攻金，金厚赂之，乃解。后与木邦罕正构难不绝云。

曲靖，隋恭、协二州地。唐置南宁州，改恭州为曲州，分协州置靖州，至元初，置磨弥部万户，后改为曲靖路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下云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麟、行省平章刘辉等来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置曲靖军民府。十六年，沾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贡马及罗罗刀甲、氈衫、虎皮。诏赐磁、冠带、绮罗衣各一袭并文绮、钞锭。罗雄州土酋纳居来朝，赐钞币。十七年，亦佐县土酋安伯作乱，西平侯沐英发兵讨降之。

二十年，越州土酋阿资与罗雄州营长发束等叛。阿资者，土官龙海子也。越州，蛮呼为苦麻部。元末，龙海居之，所属俱罗罗斯种。王师征南时，英驻兵其地之汤池山。龙海降，遂遣子入朝，诏以龙海为知州。寻为乱，英擒之，徙辽东，至盖州病死。阿资继其职，益桀骜，至是叛。帝命英会征南将军傅友德进讨。道过平夷，以其山险恶，宜驻兵屯守，遂迁其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卫千户刘成等将千人置堡其地，后以为平夷千户所。阿资等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友德率兵击之，斩其营长。二十二年，友德等进攻，土官普旦来降。阿资退屯普安，倚崖壁为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皆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生擒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畜甚众。阿资遁还越州，复追击败之，斩其党五十余人。阿资穷蹙请降。初，阿资之遁也，扬言曰："国家有万军之勇，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英乃请置越州、马龙二卫，扼其险要，复分兵追捕，至是遂降。

英等以陆凉西南要地，请设卫屯守。命洱海卫指挥佥事滕聚于古鲁昌筑城，置陆凉卫指挥使司。英又言："曲靖指挥千户哈剌不花，乃故元守御陆凉千户。今陆凉置卫，宜调于本卫镇守，庶绝后患。"诏从之。帝以平夷尤当要冲，四面皆诸蛮部落，乃遣开国公常升往辰阳集民间丁壮五千人，统以右军都督佥事王成，即平夷千户所改置卫。二十三年置越州卫。二十四年徙越州卫于陆凉州；以英言云南诸蛮皆降，惟阿资恃险屡叛，宜徙卫军守御。已，阿资复叛。命都督佥事何福为平羌将军，率师进讨，屡败贼众。会连月淫雨水溢，阿资援绝，与其众降。福择旷地列栅，以置其众。西南有木蓉菁，贼常出没处，复调普安卫官军置宁越堡镇之，然阿资终不悛。

二十七年，阿资复反。西平侯沐春及福率兵营于越州城北，遣壮士伏于岐路，而以兵挑战。蛮兵悉众出，伏起，大败之，阿资脱身遁。初，曲靖土军千户阿保、张琳所守地，与越州接壤，部众多相与贸易。春使人结阿保等，觇阿资所在及其经行地，星列守堡，绝其粮道，贼益困。二十八年，福潜引兵屯赤窝铺，遣百户张忠等捣贼巢，擒阿资，斩之，俘其党，越州乃平。自是以后，诸土官按期朝贡，西南晏然。

正统二年，曲靖军民知府晏毅言四事：一，土官承袭，或子孙，或兄弟，或妻继夫，或妾继嫡，皆无豫定次序，致临袭争夺，仇杀连年。乞敕该部移文所司，豫为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袭职。一，请恤阵亡子孙。一，请云南官俸，悉如四川之例。一，均户口田地。事下所司议行。毅复请设沾益州松韶巡检，从之。

嘉靖中，罗雄知州者浚杀营长，夺其妻，生子继荣，稍长即持刀逐浚。浚欲置之死，以其母故不忍。及浚请老，以继荣代袭，继荣遂逐浚。浚诉之镇巡官，命迎浚归。继荣阳事之，实加禁锢。万历九年调罗雄兵征缅。继荣将行，恐留浚为难，遂弑浚。时沾益土知州安世鼎死，妻安素仪署州事，亦提兵赴调。继荣与之合营，通焉，且倚沾益兵力为助。师过越州，留土官资氏家，淫乐不进。知州越应奎白于兵备，将擒之，继荣走，遂聚众反。攻破陆凉鸭子塘、陡陂诸寨，筑石城于赤龙山，据龙潭为险，广六十里。名己所居曰“龙楼凤阁”，环以群寨，实诸军士妻女其中。十三年，巡抚刘世曾乃檄诸道进兵。适刘綎破缅解官回，世曾以兵属綎。綎遂驰赴普鲊营，直捣赤龙寨，斩贼渠帅，继荣遁去。綎复连破三寨，降其众一万七千人，追奔至阿拜江，斩继荣，贼平。世曾请筑城，改设流官，乃以何倓为知州，者继仁为巡检。未几，蛮寇必大反，杀继仁，执倓。参将蔡兆吉等讨定之，乃改罗雄州曰罗平，设千户所曰定雄。

时沾益安素仪无子，以乌撒土官子安绍庆为嗣。庆死，孙安远袭。土妇设科作乱，逐安远，纠众焚掠沾益诸堡站，陷平夷卫。天启三年，官兵擒设科，诛之。五年，安边据沾益，从水西叛。事详《乌撒传》中。

初，越州阿资罪诛，永乐间以其子禄宁为土县丞，与亦佐沙氏分土而居。其地南北一百二十里，土马精强，征调银至三千八百两。

曲靖境内有交水，去平夷卫二舍，与黔接壤，滇师出上六卫必由之道。天启初，水西用兵，抚臣议：“曲靖锁钥全滇，交水当黔、滇之冲，乃厄塞要地。平夷右所宜移置交水，去险筑城，俾与平夷卫相望，互为声援，便。”报可。

列传第二百二 云南土司二

○姚安 鹤庆 武定 寻甸 丽江 元江 永昌 新化 威远 北胜 湾甸镇康 大侯 澜沧卫 麓川

姚安，本汉弄栋、蜻蛉二县地。唐置姚州都督府，以民多姚姓也。天宝间，南诏蒙氏改为弄栋府。宋时，段氏改姚州。元立统矢千户所，天历间，升姚安路。

洪武十五年定云南，改为府。十六年，姚安土官自久作乱。官兵往讨，师次九十九庄，自久遁去。明年复寇品甸。西平侯沐英奏以土官高保为姚安府同知、高惠为姚安州同知。保、惠从英击自久，平之。二十年命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往云南总制诸军，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二十六年，保以袭职，遣其弟贡马谢恩。

宣德九年，姚安土知府高贤遣使贡马。弘治中，土官高栋与普安叛贼战，死于板桥驿。嘉靖三十年，土官高鹄当元江之变布政司徐樾遇害，奋身赴救，死之。万历中，同知高金以征缅功，赐四品服。所属大姚县，有铁索箐者，本倮种。依山险，以剽掠为业，旁郡皆受其害。弘治间，稍有归命者，分隶于姚安、姚州。嘉靖中，乃专属姚安。其渠罗思者，有幻术，造伪印称乱。万历元年，巡抚邹应龙与总兵官沐昌祚讨平之，诸郡乃安。

鹤庆，唐时名鹤川，南诏置谋统郡。元初，置鹤州。至元中，升鹤庆府，寻改为路。

洪武中，大军平云南，分兵拔三营、万户砦，获伪参政宝山帖木儿等六十七人。置鹤庆府，以土官高隆署府事。十七年以董赐为知府、高仲为同知、赐子节为安宁知州、杨权为剑川知州。赐率其属来朝，贡马及方物，诏赐冠带并织金文绮、布帛、钞锭。十八年以赐为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赐，安宁州人，世为酋长。大军入滇，率众来降，复从军讨贼有功，故与子节并有世袭知府、知州之命。及赐来朝，以父子俱受显荣，无以仰报，子幼冲，不达政治，乞还父子所授官，而自为安宁知州。帝曰："尔能绥靖边鄙，授尔官以酬尔勋。今辞尊居卑，奈何？"命颍国公傅友德及诸大臣议之。皆以赐既有功，不可听其辞，而节之官则可免。乃改赐明威将军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谕曰："云南前卫密迩安宁，特命尔是职。尔其绥辑远人，以安边鄙，其毋再辞。"

二十年，剑川土官杨奴叛。大理卫指挥郑祥讨之，斩八十余人，杨奴遁。未几，还剑川，复聚蛮为乱，祥复以兵击斩之。二十四年置鹤庆卫。三十年改鹤庆府为军民府。永乐十五年，顺州知州王义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郧，言语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教育。"从之。

正统二年，副使徐训奏鹤庆土知府高伦与弟纯屡逞凶恶，屠戮士庶，与母杨氏并叔宣互相贼害。敕黔国公沐昂谕使输款，如恃强不服，即调军擒捕。五年复敕昂等曰："比闻土知府高伦妻刘氏同伦弟高昌等，纠集罗罗、麽些人众，肆行凶暴。事发，不从逮讯。敕至，即委官至彼勘实，量调官军擒捕首恶，并逮千户王蕙及高宣等至京质问。"八年，鹤庆民杨仕洁妻阿夜珠告伦谋杀其子，复命法司移文勘验。已而大理卫千户奏报，伦擅率军马欲谋害亲母，又称其母告伦不孝及私敛民财，多造兵器，杀戮军民，支解枭令等罪。遂敕黔国公沐晟等勘覆。及奏至，言伦所犯皆实，罪应死。伦复屡诉，因与叔宣争袭，又与千户王蕙争娶妾，以致挟仇诬陷。所勘杀死，皆病死及强盗拒捕之人。伦母杨亦诉伦无不孝，实由宣等陷害。复敕晟及御史严恭确访。既而奏当伦等皆伏诛。高氏族人无可继者，帝命于流官中择人，以绥远蛮。乃擢泸州知府林遒节为知府。鹤庆之改流官自此始。

武定，南诏三十七部之一。宋淳熙间，大理段氏以阿历为罗武部长。三传至矣格，当元世祖时，为北部土官总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置南甸县。

洪武十四年，云南下，武定女土官商胜首先归附。十五年改为武定军民府，以胜署府事。十六年，胜遣人来朝，贡马。诏赐胜诰命、朝服及锦币、钞锭。十七年以和曲土官豆派为知州。二十一年发内帑，令于武定、德昌、会川诸处，市马三千匹。宣德元年，元谋县故土知县吾忠子政来朝。

正德二年四月，武定雨雹，溪水涨，决堤坏田，陨霜露杀麦。七月废武定所属之南甸县改隶和曲州，石旧县改隶禄劝州。三年，土知府凤英以从征功，进秩右参政，仍知府事，请赐金带，部议不可。帝以英有军功，给之。明年，英贡马谢恩，赐如例。

嘉靖七年，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抚臣以闻。时安铨未平，朝文复起，滇中大扰。诏以右都御史伍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贵、川、湖军务，调四镇土

汉官军讨贼。五月，黔国公沐绍勋疏言："臣奉命会同巡抚等调发官军，分道剿抚。诸贼抗逆，执留所遣官军二人，所调集各土舍，又重自疑畏。臣谨以便宜榜示，先给冠带，待后奏请承袭，众始感奋。于二月进兵，击斩强贼十余人，贼奔回武定。乞敕部授臣方略，俾获便宜行事，并宥各土舍往罪，凡有功者，俱许承袭，作其敌忾之气。"帝纳之，赐敕奖励。贼既败归，其党稍散。初，朝文绐其众，谓武定知府凤诏母子已戮，朝廷且尽剿武定蛮众。至是，凤诏同其母率众自会城往，蛮民相顾错愕，咸投凤诏降。朝文计无所出，绝普渡而走，官兵追及，复败之。朝文率家奴数人，取道沾益州，奔至东川之汤郎箐，为追兵所及，磔死。铨众犹盛，遁据寻甸故巢，列寨数十。官兵分哨夹攻之，诸寨先后破，乃并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铨奔东川，入芒部，为土舍禄庆所执，贼平。是役也，生擒渠贼千余人，斩首二千九百余级，俘获男妇千二百余，抚散蛮党二万有奇，夺器械牛马无算。捷闻，铨、朝文皆枭示，籍其产，家属戍边。

十六年命土知府瞿氏掌印。初，府印自洪武以来俱掌于土官，正德间有司议以畀流官同知，土知府职专巡捕、征粮而已。及凤诏死，瞿氏以母袭子官，所辖四十七马头阿台等，数请以印属瞿氏。吏部覆言，系旧例，宜如其请，从之。

四十二年，瞿氏老，举凤诏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袭，遂失事姑礼。瞿氏大恚，乃收异姓儿继祖入凤氏宗，挟其甥婿贵州水西土舍安国亨、四川建昌土官凤氏兵力，欲废索林，以继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称为索林囚禁，令继祖诣阙告之。继祖归，诈称受朝命袭职，驱目兵逼夺府印。索林抱印奔会城，抚按官谕解之。索林归武定，视事如故，而复听继祖留瞿氏所，于是妇姑嫌隙益甚。索林谋诛继祖，事泄，继祖遂大发兵围府，行劫和曲、禄劝等州县，杀伤调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复抱印走云南，巡抚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郑竑系狱，令瞿氏暂理府事；贷继祖，责其自新。

四十四年添设府通判一员。四十五年筑武定新城成，巡抚吕光洵遣郑竑回府复业。郑竑者，前为索林谋杀继祖者也。继祖执而杀之，纠众攻新城。临安通判胡文显督百户李鰲、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鸡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佥事张泽督寻甸兵二千余驰救，亦败，泽及千户刘裕被执。镇巡官促诸道兵并进，逼继祖东山寨，围之。继祖惧，携泽及索林走照姑。已，复杀泽。官军追之急，由直勒渡过江，趋四川，依东川妇家阿科等。巡按刘思问以状闻，敕云南、四川会兵讨贼。

初，继祖之走东川也，土官凤氏与之通。已而见滇、蜀官军与土舍禄绍先等兵皆会，乃背继祖，发卒七千人来援，继祖益穷。贼帅者色赴绍先营降，斩继祖以献。姚县土官高继先复擒其余党，姚安府同知高钦及第钧，谋主赵士杰等皆伏诛。守臣议改设流官，犹不欲绝凤氏，授索林支属凤历子思尧经历，给庄百余。凤历以不得知府怨望，阴结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国亨谋作乱。流官知府刘宗寅遣谕之，不听，遂聚众称思尧知府，夜袭府城。城中严备不能入，退屯鲁墟。宗寅夜出兵，砍其营，贼溃，追至马刺山，擒凤历，伏诛。

万历三十五年，继祖侄阿克久徙金沙江外，贼党郑举等诱阿克作乱，阴结江外会川诸蛮，直陷武定，大肆劫掠。连破元谋、罗次诸城，索府印。会流官知府携印会城，不能得。贼以无印难号召，劫推官，请冠带、印信。镇抚以兵未集，惧，差人以府印授之。贼退入武定，立阿克为知府。镇抚调集土兵，分五路进剿，克复武定、元谋、罗次、禄丰、嵩明等州县，擒阿克及其党至京师，砾于市。武定平，遂悉置流官。

寻甸，古滇国地，ＤＩ刺蛮居之，号仲扎溢源部，后为乌蛮裔斯丁所夺，号斯丁部。蒙氏为寻甸，至段氏，改仁德部。元初，置仁德万户，后改府。洪武十五年定云南，仁德土官阿孔等贡马及方物，改为寻甸军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阳来朝，贡马及虎皮、氈衫等物，诏赐衣服、锦绮、钞锭。十七年以寻甸土官沙琛为知府。二十三年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于寻甸之甸头易龙驿，又置屯田所于甸头里果马里，联络耕种，以为边备。是后，土官皆按期入贡。

成化十二年，兵部奏，土官舍人安宣聚众杀掠，命镇守官相机抚捕。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兄弟争袭，遂改置流官。嘉靖六年，安铨作乱，乃土舍之失职者也，侵掠嵩明、木密、杨林等处。巡抚傅习檄守巡官讨之，大败，贼遂陷寻甸、嵩明，杀指挥王升、唐功等，知府马性鲁弃城走。时武定凤朝文叛，铨与之合，久之伏诛，事详前传。

丽江，南诏蒙氏置丽水节度。宋时麽些蛮蒙醋据之。元初，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后改宣抚司。洪武十五年置丽江府。十六年，蛮长木德来朝贡马，以木德为知府，罗克为兰州知州。十八年，巨津土酋阿奴聪叛，劫石门关，千户浦泉战死。吉安侯陆仲亨率指挥李荣、郑祥讨之，贼战败，遁入山谷，捕获诛之。时木德从征，又从西平侯沐英征景东、定边，皆有功，予世袭。二十四年，木德死，子初当袭。初守巨津州石门关，与西番接境。既袭职，英请以初弟

亏为千夫长，代守石门，从之。二十六年十月，西平侯沐春奏，丽江土民每岁输白金七百六十两，皆麽些洞所产，民以马易金，不谙真伪，请令以马代输，从之。三十年改为丽江军民府，从春请也。永乐十六年，检校庞文郁言，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

宣德五年，丽江府奏浪沧江寨蛮者保等聚众劫掠。黔国公沐晟委官抚谕，不服，部议再行招抚。已，兰州土官罗牙等奏，者保拒命，请发兵讨之。帝命黔国公及云南三司相机行，勿缘细故激变蛮民。正统五年，赐知府木森诰命，加授大中大夫资治少尹，以征麓川功也。成化十一年，知府木嵌奏，鹤庆千夫长赵贤屡纠群贼越境杀掠，乞调旁卫官军擒剿，命移知守臣计画。嘉靖三十九年，知府木高进助殿工银二千八百两，诏加文职三品服色，给诰命。四十年又进木植银二千八百两，诏进一级，授亚中大夫，给诰命。

万历三十一年，巡按御史宋兴祖奏："税使内监杨荣欲责丽江土官退地，听采。窃以丽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藉为屏藩。今使退地听采，必失远蛮之心。即令听谕，已使国家岁岁有吐藩之防；倘或不听，岂独有伤国体。"疏上，事得寝。

三十八年，知府木增以征蛮军兴，助饷银二万余两，乞比北胜土舍高光裕例，加级。部覆赐三品服色，巡按御史劾其违越，请夺新恩，从之。四十七年，增复输银一万助辽饷。泰昌元年，录增功，赏白金表里，其子懿及舍目各赏银币有差。天启二年，增以病告，加授左参政致仕。五年，特给增诰命，以旌其忠。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

元江，古西南夷极边境，曰惠笼甸，又名因远部。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夹。后和泥侵据其地。宋时，侬智高之党窜居于此，和泥又开罗槃甸居之，后为麽些、徒蛮、阿僰诸部所据。元时内附。至元中，置元江万户府。后于威远更置元江路，领罗槃、马笼等十二部，属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

洪武十五年改元江府。十七年，土官那直来朝贡象，以那直为元江知府，赐袭衣冠带。十八年置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隶之，以土酋白文玉为副长官。二十年遣经历杨大用往元江等府练兵，时百夷屡为边患，帝欲发兵平之故也。二十六年置元江府儒学。二十七年，知府那荣及白文玉

等来朝贡。

永乐三年，荣复入朝贡。帝厚加赐予，遂改为元江军民府，给之印信。荣请躬率兵及馈运，往攻八百，帝嘉劳之。元江府又奏，石屏州洛夹桥，每岁江水冲坏，止令本府修理，民不堪，乞命石屏州协治，从之。九年，那荣率头目人等来朝，贡马及金银器，赐予如例。十二年，故土知府那直子那邦入贡方物。

宣德五年，黔国公沐晟奏，元江土知府那忠，被贼刀正、刀龙等焚其廨宇及经历印信。今获刀龙、刀洽赴京，乞如永乐故事，发辽东安置，以警边夷，从之。命礼部铸印给之。正统元年，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遣人来朝贡马。正德二年以那端袭土知府。

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鉴杀其侄土知府那宪，夺其印，并收因远驿印记。巡抚应大猷以闻，命镇巡官发兵剿之。二十九年，那鉴惧，密约交蛮武文渊谋乱。抚按官胡奎、林应箕，总兵官沐朝弼以闻，请以副使李维、参政胡尧时督兵剿之，制可。那鉴益纵兵攻掠村寨。沐朝弼与巡抚石简调武定、北胜、亦佐等土、汉兵，分五哨。调兵既集，朝弼与简驻临安，分部进兵。破木龙寨，降甘庄，贼势渐蹙。那鉴遣经历张维及生儒数人诣南羡监督王养浩所乞降。时左布政徐樾以督饷至南羡，樾迂暗，闻维言，谓鉴诚计穷，乃约翼日今鉴面缚出城来降。左右咸谓夷诈不可信，樾不听，如期亲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鉴纵象马夷兵突出冲之，樾及左右皆死。巡按赵炳然以闻，并参朝弼、简及养浩等失事罪。帝降敕切责，褫简职，养浩等各住俸，克期捕贼赎罪。朝弼与简乃督集五哨兵，环元江而壁。令南羡哨督兵渡江攻城，选路通哨、甘庄哨各精卒二千佐之。那鉴知二哨精卒悉归南羡，潜遣兵象乘虚冲路通哨。官兵不意贼至，仓猝烧营走。监督郝维岳奔入甘庄哨，甘庄亦大溃，督哨李维亦遁，惟余南羡逼城而军。武定女土官瞿氏、宁州土舍禄绍先、广南侬兵头目陆友仁咸恨那鉴戕主夺嫡，誓死不退。督哨王养浩因激奖之，翼日鼓噪攻城，贼大败，闭门不出。官兵围之，鉴乞降。官兵惩徐樾之败，不应。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银三四钱。时瘴毒起，大兵乃复撤，期秋末征之，朝弼以事闻。帝定二哨失事诸臣罪，行抚臣厚赏瞿氏、禄绍先、陆友仁等，敕朝弼会同新抚臣鲍象贤鸠兵讨贼。

三十二年，象贤至镇，调集土、汉兵七万人，广集粮运，克期分哨进剿元江，为必取计。那鉴惧，伏药死。象贤檄百户汪辅入城，抚谕其众，擒其贼首，及戕土官那宪之阿捉，杀布政徐樾之光龙、光色等，皆斩首以献。鉴子恕输所占那旂、封銮等村寨，并出所掠镇沅府印，纳象

十二只，输屡岁逋赋。象贤命官民推那氏当立者，众举前土官那端从孙从仁。象贤疏言其状，请废恕，贷其死，命从仁暂统其众，加汪辅以千户职，从之。万历十三年以元江土舍那恕招降车里功，许袭祖职，赏银币。领长官司一，曰因远罗必甸。

永昌，古哀牢固。汉武帝时，置不韦县。东汉置澜沧郡，寻改永昌郡。唐属姚州，后为南诏蒙氏所据，历段氏、高氏皆为永昌府。元初，于永昌立三千户所，隶大理万户府。至元间置永昌州，寻为府，隶大理路，置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洪武十五年定云南，立金齿卫。以元云南右丞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姓名李观。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来朝，诏赐锦二匹、织金文绮二匹、衣一袭及钹花银带、韡袜。十七年以申保为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齿土官段惠遣把事及其子弟来贡，赐绮帛钞有差。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赐冠带。

十八年置金齿卫指挥使司。二十年，遣使谕金齿卫指挥储杰、严武、李观曰："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遵礼法。尔指挥李观处事宽厚，名播蛮中，为诸蛮所爱。然其下多恃功放恣，有乖军律，故特命杰、武辅之。观之宽，可以绥远；杰、武之严，可以驭下。敕至，其整练诸军，以观外变。"

二十三年罢永昌府，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时西平侯沐英言，永昌居民鲜少，宜以府卫合为军民使司，从之。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为长官。二十四年置永平卫。永乐元年，赐金齿土官百户汪用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以西平侯沐晟遣用招安罕的法，故赏之。洪熙元年，金齿军民指挥司及腾冲守御千户所等土官贡马，赐钞币。

宣德五年设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州，置土知州一员。时腾冲守御所土官副千户张铭言，其地远在极边，麓川宣慰思任发不时侵扰，乞设州治。帝从之，即以铭为腾冲知州。八年置腾冲州库扛关、库刀关、库勒关、古涌二关。先是，腾冲州奏，本州路通麓川、缅甸诸处，人民逃徙者多，有误差发贡献。旧四百夫长隶腾冲千户所，其库扛关等五处，皆军民兼守。今四百夫已隶本州，止州民守之。乞于五处置巡检司，以土军尹黑、张保、李辅、郭节等为巡检。正统二年以非额革之。嘉靖元年复设永昌军民府。领州一、县二。其长官司二，曰施甸，曰凤溪。

新化，本马龙、他郎二甸，阿僰诸部蛮据之。元宪宗时内附，立为二千户所，隶宁州万户府。至元间，以马龙等甸管民官并于他郎甸，置司，隶元江路。洪武初，改名马龙他郎甸长官司，直隶云南布政司。后

升为新化州。十七年以普赐为马龙他郎甸副长官。宣德八年，故长官普赐弟土舍普宁等来朝，贡马，赐钞币。八月，黔国公沐晟奏，摩沙勒寨万夫长刀甕及弟刀眷纠蛮兵侵占马龙他郎甸长官司衙门，杀掠人民，请遣都督同知沐昂讨之。帝命遣人抚谕，但得刀甕，毋扰平民。正统二年，晟等奏甕不服招抚，请调附近官土兵，令都督昂剿捕。帝以蛮众仇杀乃其本性，可仍抚谕之，事遂不竟。其地有马龙诸山，居摩沙勒江右。两岸束隘如峡，地势极险，故改州以镇之。

威远，唐南诏银生府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大理时，为百夷所据。元至元中，置威远州。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后，改威远蛮棚府为威远州。三十五年，以土官刀算党为威远知州。永乐二年，算党为车里所掳，夺其地，命西平侯谕之，乃还算党并侵地。三年，算党进象马方物谢，颁降敕谕金字红牌，赐之金带、织金文绮、袭衣及银钞、锦币。二十二年，土官刀庆罕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庆罕钞八十锭，纟宁丝、罗纱，及头目以下，皆有加。

宣德三年，刀庆罕遣头目招刚、刀著中等来贡，赐予如例，就令赍敕及织金纟宁丝、纱罗赐之，仍给信符、勘合底簿。八年，威远州奏其地与车里接境，累被各土官劫掠，播孟实当要冲，乞置巡检司，以把事刘禧为巡检，从之。

正统二年，土知州刀盖罕遣人贡马及银器，赐彩币等物，并以新信符给之。正统六年给威远土知州刀盖罕金牌，命合兵剿麓川叛寇，以捷闻。敕曰："叛寇思任发侵尔境土，胁尔从逆。尔母招曩猛能秉大义，效忠朝廷，悉出金赀，分赉头目。尔母子躬擐甲胄，贾勇杀贼，斩其头目派罕，追逐余贼过江，溺死数千，斩首数百，得其战舰战象，仍留兵守贼所据江口地。忠义卓然，深足嘉尚。今特升尔正五品，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封尔母为太宜人，俱锡诰命、银带及彩币表里，酬尔母子勋劳。陶孟、刀孟经等亦赐赉有差。尔宜益勉忠义，以副朕怀。"

时西南诸部多相仇杀，所给金牌、信符，烧毁不存。景泰六年，刀盖罕、随乃吾等来朝贡，因命其管属本州人民，复给与金牌、信符、织金文绮，赐敕谕遣之。成化元年，威远州土舍刀朔罕遣头目刀昔思贡象马并金银器，赐予如例。其俗勇健，男女走险如飞。境内有河，汲水练炭上即成盐。无秤斗，以篓计多寡量之。

北胜，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始开其地，名北方□夹，徙瀰河白蛮及罗落、麽些诸蛮，以实其地，号成偈□夹，又改名善巨郡。宋时，大理段

氏改为成纪镇。元初，内附。至元中，置施州，寻改北胜州。后为府，隶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洪武十五年改为州，隶鹤庆府，后属澜沧卫。永乐五年，土官百夫长杨克即牙旧来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土判官高琳子瑛来贡方物，请袭父职。十年，土知府高瑛来朝贡，赐钞币。正统七年，以北胜州直隶云南布政司，设流官吏目一员，以州蛮苦于澜沧卫官军侵渔也。

万历四十八年，北胜州土同知高世懋死，异母弟世昌袭。其族侄兰妄称世昌奸生，讼之官，不听。世昌惧逼，走丽江避之。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纵火，杀其家七十余人，发其祖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知府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调增率其部进剿，获兰枭之。

湾甸，蛮名细□夹。元中统初，内附，属镇康路。洪武十七年置湾甸县。永乐元年三月设湾甸长官司，以西平侯沐晟奏地近麓川，地广人稠故也。寻仍改为湾甸州，以土官刀景发为知州，给印章、金牌并置流官吏目一员。四年，帝以湾甸道里险远，每岁朝贡，令自今三年一贡，著为令。如庆贺、谢恩之类，不拘此例。六年，刀景发遣人来朝，贡马及方物，赐钞币。七年，刀景发子景悬等来朝，贡马，赐予如例。宣德八年以土官刀景项弟景办法继兄职。州有流官吏目一员。州邻木邦、顺宁，日以侵削。成化五年，湾甸州土官舍人景拙法遣使刀胡猛等来朝，贡象马并金银器，赐宴并衣服彩币有差。

万历十一年，土官景宗真率弟宗材导木邦叛贼罕虔入寇姚关，宗真死于阵，擒宗材斩之。景真子幼，贷死，降为州判官。后从讨猛廷瑞有功，复旧职。湾甸地多瘴。有黑泉，涨时，飞鸟过之辄堕。

镇康，蛮名石□夹，本黑僰所居。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镇康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为镇康府，十七年改为州。永乐二年遣官颁信符及金字红牌于镇康州。七年以湾甸同知曩光为知州。初，镇康地隶湾甸，曩光请增设署所，故有是命。九年以中官徐亮使西南蛮，曩光阻道，诏责之，至是，遣人来朝谢罪。十四年，镇康州长官司遣人贡马，赐钞币。二十一年，知府刀孟广来朝，贡马。宣德三年赐镇康州土目刀门渊等钞币有差。成化五年，知州刀门戛遣使贡马及金银器，赐予如例，及妻。

镇康后亦为木邦、顺宁所侵削。隆庆间，知州闷坎者，罕虔妻以女，因附虔归缅。坎败死，其弟闷恩归义。恩死，子闷枳袭，木邦思礼

诱之归缅，不从。天启二年，木邦兵据喳哩江，枳奔姚关，守备遣官抚之，乃退。

大侯，蛮名孟祐，百夷所居。元中统初内附，属麓川路。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长官司。永乐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三年，大侯长官司长官刀奉偶遣子刀奉董贡马及银器，赐钞币。六年，长官刀奉偶遣弟不纳狂来贡，赐予如例。

宣德四年升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以土官刀奉汉为知州。时刀奉汉奏："大侯蛮民复业者多，岁纳差发银二百五十两。湾甸、镇康二长官民少，岁纳差发银各百两，永乐中俱升为州，乞援二州例。"帝谕吏部曰："大侯民多复业，亦其长官善抚绥也，宜增秩旌之。"故有是命。八年，大侯州入贡，遣内官云仙往抚之，并赐锦绮有差。

正统三年，土官刀奉汉子刀奉送来贡，命赍敕并织金文绮绒锦诸物，赐刀奉汉并及其妻。初，奉汉令把事傅永瑶来朝，贡马，奏欲与木邦宣慰罕门法共起土兵十万，协同征剿麓川，乞赐金牌、信符，以安民心。特赐之，复降敕嘉奖。七年，敕刀奉汉子刀奉送袭大侯知州，赐冠带、印章、彩段表里，以奉送能率土兵助讨麓川也。十一年，大侯知州奉外法等贡银器、象马，赐彩币、衣服有差。十二年敕赐大侯州奉敬法、刀奉送等并其妻彩币，命来使赍与之。

万历中，土目奉学婿于顺宁知府猛廷瑞，后巡抚陈用宾诬奏廷瑞与学反状，廷瑞斩奉学首以献，学兄赦守大侯如故。子奉先与其族舍猛麻、奉恭争杀抗命，次年讨平之，改为云州，设流官。

澜沧，元为北胜州地。洪武中，属鹤庆府。二十八年置澜沧卫。二十九年于州南筑城，置今卫司。领北胜、浪渠、永宁三州。永乐四年以永宁州升为府。正统七年以北胜州直隶布政司，今卫只领州一。弘治十一年，福建布政李韶以前任云南参议，知土俗事宜，上疏言四事。一谓澜沧卫与北胜州同一城，地域广远，与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迩年西番土舍章輗等倚恃山险，招服野番千余家为庄户，遂致各番生拗，动辄杀人，州官无兵不能禁止。卫官大废军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罗卫、宾川州地方有贼穴六七，军民受害。请添设兵备副使于澜沧卫城，以姚安、大罗、宾川、鹤丽、大理、洱海、景东诸府州卫所，皆令属之。于野番则用抚流民法，于贼巢则用立保甲法，朝夕经理，则内外寇患皆可弭矣。因从其议，设兵备副使一员于澜沧城。

麓川、平缅，元时皆属缅甸。缅甸，古硃波地也。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之名自此始。缅在云南之西南，最穷远。与八百国、占城接境。有城郭室屋，人皆楼居，地产象马。元时最强盛。元尝遣使招之，始入贡。

洪武六年遣使田俨、程斗南、张祎、钱允恭赍诏往谕。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通。有诏召之，惟俨还，余皆道卒。十五年，大兵下云南，进以大理，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纶发为宣慰使。十七年八月，伦发遣刀令孟献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诏改平缅宣慰使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寻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麓川与平缅连境，元时分置两路以统其所部，至是以伦发遣使贡，命兼统麓川之地。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升战死。

二十年，敕谕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知蛮情诡谲，必为边患。符到，可即于金齿、楚雄、品甸及澜沧江中道，葺垒深池，以固营栅，多置火铳为守备。寇来。勿轻与战。又以往岁人至百夷，多贪其财货，不顾事理，贻笑诸蛮。继今不许一人往平缅，即文移亦慎答之，毋忽。"明年，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英列弩注射，突阵大呼，象多伤，其蛮亦多中矢毙，蛮气稍缩。次日，英率将士，益置火枪、神机箭，更番射，象奔，贼大败。捣其寨，斩首三万余级，降卒万余人。象死者半，生获三十有七。伦发遁，以捷闻。帝遣使谕英移师逼景东屯田，固垒以待大军集，勿轻受其降。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云南守臣以闻。乃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敕往谕思伦发修臣礼，悉偿前日兵费，庶免问罪之师。伦发听命，遂以象、马、白金、方物入贡谢罪，大用并令献叛首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平缅遂平。自是，三年每来朝贡。二十七年，伦发来朝，贡马、象、方物。已，遣京卫千户郭均英往赐思伦发公服、幞头、金带、象笏。

二十八年，缅国王使来言，百夷屡以兵侵夺其境。明年，缅使复来诉。帝遣行人李思聪等使缅国及百夷。思伦发闻诏，俯伏谢罪，愿罢兵。适其部长刀干孟叛，思聪听朝廷威德谕其部众，叛者稍退。思伦发欲倚使者服其下，强留之，以象、马、金宝为赂，思聪谕却之。归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之详，为《百夷传纪》以进，帝褒之。初，平缅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发信之。又有金齿戍卒逃入其境，能为火硫、火砲之具，伦发喜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刀干孟等不服，遂与其属叛，攻腾冲。伦发率其家走云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师。帝悯之，命春为征南将军，何福、徐凯为副将军，率云南、四川诸卫兵往讨刀干孟。并遣伦发归，驻潞江上，招谕其部众。赐伦发黄金百两、白金百五十两、钞五百锭。又敕春曰："思伦发穷而归我，当以兵送还。若至云南，先遣人往谕干孟毋怙终不臣，必归而主。倘不从，则声罪讨之。"

时干孟既逐伦发，亦惧朝廷加兵，乃遣人诣西平侯请入贡，春以闻。三十一年奏："干孟欲假朝廷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贡，未可信。"帝遣人谕春曰："远蛮诡诈诚有之，姑从所请，审度其宜，毋失事机。"春以兵送伦发于金齿，使人谕刀干孟，干孟不从。遣左军都督何福、瞿能等，将兵五千讨之。逾高良公山，直捣南甸，大破之，杀刀名孟，斩获甚众。回兵击景罕寨。寨凭高据险，坚守不下，官军粮械俱尽，贼势益张。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骑往救，乘夜至潞江，诘旦渡。率骑驰躏，扬尘蔽天。贼不意大军至，惊惧，遂破之。乘胜击崆峒寨，贼夜溃。干孟遣人乞降，事闻，朝廷以其狡诈，命春俟变讨之。春寻病卒，干孟竟不降。又命都督何福往讨，未几，擒干孟归，伦发始还平缅，逾年卒。

永乐元年，思伦发子散朋来朝，贡马。赐绒锦、织金文绮、纱罗并傔从钞有差。二年遣内官张勤等颁赐麓川。麓川、平缅、木邦、孟养俱遣人来贡，各赐之钞币。时麓川平缅宣慰使思行发所遣头目刀门赖诉孟养、木邦数侵其地。礼部请以孟养、木邦朝贡使付法司，正其罪。帝谓蛮众攻夺常事，执一二人罪之，不足以革其俗，且曲直未明，遽罪其使，失远人心。命西平侯谕之，遣员外郎左缉使八百国，并使赐麓川平缅宣慰冠带、袭衣。

五年，麓川平缅所隶孟外头目刀发孟来朝，贡象及金器，散朋亦贡马，各赐钞币。六年，思行发贡马、方物谢，赐金牌、信符。黔国公沐晟言："麓川、平缅所隶孟外、陶孟，土官刀发孟之地，为头目刀薛孟侵据，请命思行发谕刀薛孟归侵地。"从之。七年，行发来贡，遣中官云仙

等赍敕，赐金织文绮、纱罗。至麓川，行发失郊迎礼，仙责之。行发惶惧，九年遣刀门奈来贡谢罪。帝贷之，仍命宴劳其使，并遣赐行发文锦、金织纟宁丝纱罗。

十一年，行发请以其弟思任发代职，从之。任发遣头目刀弄发贡象六、马百匹及金银器皿等物谢恩。二十年，任发遣使奉表来贡，并谢侵南甸州罪，遣中官云仙赍赐并敕戒之。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麓川。宣德元年遣使谕西南夷，赐麓川锦绮有差，以其勤修职贡也。时麓川、木邦争界，各诉于朝，就令使者谕解之，俾安分毋侵越。黔国公沐晟奏，麓川所属思陀甸火头曲比为乱，请发兵讨，帝命姑抚之。置麓川平缅宣慰司所辖大店地驿丞一员，以土人刀捧怯为之，从宣慰刀暗发奏也。

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夺南甸州地，请发兵问罪。帝命晟同三司、巡抚详计以闻。敕任发保境安民，不得侵邻疆，陷恶逆，以滋罪咎。晟以任发侵夺南甸、腾冲之罪不可宥，请发官军五万及诸土兵讨之。帝以交址、四川方用兵，民劳未息，宜再行招谕。不得已，其调云南土官军及木邦宣慰诸蛮兵剿之。八年遣内官云仙赍敕至麓川，赐思任发币物，谕其勿与木邦争地抗杀。

正统元年，免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所欠差发银二千五百两。以任发奏其地为木邦所侵，百姓希少，无从办纳。部执不可，帝特蠲之。初，洪武间，克平云南，惟百夷部长思伦发未服，后为头目刀干孟所逐，赴京陈诉。命为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永乐元年升孟养、木邦为宣慰司。孟养宣慰刀木旦与邻境仇杀而死，缅甸乘机并其地。未几，缅甸宣慰新加斯又为木邦宣慰所杀。时伦发已死，子行发袭，亦死。次子任发袭为麓川宣慰，狡狯愈于父兄，差发金银，不以时纳，朝廷稍优容之。会缅甸之危，任发侵有其地，遂欲尽复其故地，称兵扰边，侵孟定府及湾甸等州，杀掠人民。而南甸知州刀贡罕亦奏麓川夺其所辖罗卜思庄等二百七十八村。于是晟奏："思任发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为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齿，势甚猖獗。已遣诸卫马步官军至金齿守御，乞调大兵进讨。"朝命选将，廷臣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守右都督昂率兵讨之。任发方修贡冀缓师，而晟遽信其降，无渡江意。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又杀死甸顺、江东等处军余殆尽。帝以贼势日甚，责晟等玩寇养患。政亦至军，欲出战，晟不可。政造舟欲济师，晟又不许。政不胜愤，乃独

率麾下与贼将缅简战，破贼旧大寨。贼奔景罕，指挥唐清复击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下，共斩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夹象石，又不进。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贼出象阵冲击，军歼，政死焉。晟闻败，乃请益军。帝遣使者责状，仍调湖广官军三万一千五百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吴亮、马翔统之，至云南，听晟节制，仍敕晟豫筹粮Я。而晟惧罪，暴卒。

时任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孟琏长官司诸处皆降之。任发仍遣人以象马金银来修贡，复致番书于云南总兵官，谓："始因潞江安抚司线旧法相邀报仇，其后线旧法乃诬己为入寇，致大军压境，惶恐无地。今欲遣使谢罪，乞为导奏。"帝降敕许赦其罪。时刑部侍郎何文渊疏请罢麓川师，命下廷臣议。于是行在兵部尚书王骥及英国公张辅等，皆以为"麓川负恩怙恶，在所必诛，须更选将练兵，以昭天讨。如思任发早自悔祸，缚诣军门，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已而侍讲刘球复以息兵请如文渊议。部覆以麓川之征，已有成命，报闻。

六年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副之，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时任发遣贼将刀令道等十二人，率众三万余，象八十只，抵大侯州，欲夺景东、威远。而骥将抵金齿，任发遣人乞降，骥受之，密令诸将分道入。右参将冉保从东路攻细甸、湾甸水寨，入镇康，趋孟定。骥与贵由中路至上江，会腾冲。左参将宫聚自下江据夹象石。至期，合攻之。贼拒守严，铳弩飞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风焚其栅，火竟夜不息。官军力战，拔上江寨，斩刀放戛父子，擒刀孟项，前后斩馘五万余，以捷闻。

七年，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贡山道。至腾冲，留都督李安领兵提备。骥由南甸至罗卜思庄，前军抵杉木笼。时任发率众二万余据高山，立硬寨，连环七营，首尾相应。骥遣宫聚、刘聚分左右翼缘岭上，骥将中军横击之，贼遁。军进马鞍山，捣贼寨。寨两面拒江壁立，周回三十里皆立栅开堑，军不可进，而贼从间道潜师出马鞍山后。骥戒中军毋动，命指挥方瑛率精骑六千突入贼寨，斩首数百级，复诱败其象阵。而从东路者，合木邦人马，招降孟通诸寨。元江同知杜凯等亦率车里及大侯蛮兵五万，招降孟琏长官司并攻破乌木弄、戛邦等寨，斩首二千三百余级。齐集麓川，守西峨渡，就通木邦信息。百道环攻，复纵火焚其营，贼死不可胜算。任发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数人，从间道渡江，奔孟养。搜获原给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所掠腾冲千户等印三十

二。麓川平。捷闻，命还师。时任发败走孟蒙，复为木邦宣慰所击，追过金沙江，走孟广。缅甸宣慰卜剌当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缅甸能效命擒任发献者，即以麓川地与之。未几，任发为缅人擒，缅人挟之求地。其子思机发穷困，乞来朝谢罪，先遣其弟招赛入贡，帝命遣还云南安置。机发窥大兵归，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扰。于是复命王骥、蒋贵等统大军再征麓川。骥率师至金齿，机发遣头目刀笼肘偕其子诣军门求降。骥遣人至缅甸索任发，缅佯诺不遣。骥至腾冲，与蒋贵、沐昂分五营进，缅人亦聚众待。骥欲乘大师攻之，见其众盛，未易拔，又恐多一麓川敌，乃宣言犒师，而命贵潜焚其舟数百艘，进师薄之。缅甸坚执前诏，必予地乃出任发，复诡以机发致仇为解。骥乃趋者蓝，捣机发巢，破之。机发脱走，俘其妻子部众，立陇川宣慰司而归。时思机发窃据孟养，负固不服，自如也。

十一年，缅甸始以任发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献至云南。任发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户王政斩之，函首京师。其子机发屡乞降，遣头目刀孟永等修朝贡，献金银。言蒙朝廷调兵征讨，无地逃死，乞贷余生，词甚哀。帝命受其贡，因敕总兵官沐斌及参赞军务侍郎杨宁等，以朝廷既贷思机发以不死，经画善后长策以闻，并赐敕谕思机发。十二年，总兵官黔国公沐斌奏："臣遣千户明庸赍敕招谕思机发，以所遣弟招赛未归，疑惧不敢出。近缅甸以机发掠其牛马、金银，欲进兵攻取。臣等议遣人分谕木邦、缅甸诸宣慰司，令集蛮兵，克期过江，分道讨机发。臣等率官军万人驻腾冲，以助其势。贼四面受敌，必成擒矣。"从之。已，命授机发弟招赛为头目，给冠带、月粮、房屋，隶锦衣卫，其从人俱令于驯象所供役。先是，招赛安置云南，其党有欲称乱者，乃命招赛来京，且冀以招徕机发也。帝既命云南出兵剿机发，及沐斌等至腾冲，督诸军追捕，机发终不出，潜匿孟养，遣其徒来贡。许以恩贷，复不至。斌以春瘴作，江涨不可渡，粮亦乏，引兵还。帝以斌师出无功，复命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官军、土军十三万人往讨之。至是，骥凡三征麓川矣。帝密谕骥曰："万一思机发远遁，则先擒刀变蛮，平其巢穴。或遁入缅地，缅人党蔽，亦相机擒之。庶蛮众知惧，大军不为徒出。"又敕谕斌，军事悉与骥会议而行。又敕谕木邦、缅甸、南甸、干崖、陇川等宣慰司罕盖发等，各整兵备船，积粮以俟调度。

十四年，骥率诸将自腾冲会师，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陆行，抵沙坝，复造舟至金沙江。机发于西岸埋栅拒守。大军顺流下至管屯，适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

济师，并力攻破其栅寨，得积谷四十万余石。军饱，锐气增倍。贼领众至鬼哭山，筑大寨于两峰上，筑二寨为两翼，又筑七小寨，绵亘百余里。官军分道并进，皆攻拔之，斩获无算，而思机发、思卜发复奔遁。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

景泰元年，云南总兵官沐璘奏："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放归孟养，恐缅人复挟为奇货，不若缓之，听其自献便。"从之。五年，缅人索旧地，左参将胡志等谕以戛等处地方与之，乃送思机发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村，志等槛送京师。南宁伯毛福寿以闻，乃诛思机发于京师。七年，任发子思卜发奏："臣父兄犯法，时臣幼无知。今不敢如父兄所为，甚畏朝廷法，谨备差发银五百两、象三、马六及方物等，遣使人入贡，惟天皇帝主哀怜。"因赐敕戒谕，并赉思卜发与妻锦币及其使钞币有差。

成化元年，总兵官沐瓒等以思任发之孙思命发至京师，乃逆贼遗孽，不可留，请发沿海登州卫安置，月给米二石，从之。麓川亡。先是，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陇川宣抚使司，因以恭项为宣抚使。恭项者，故麓川部长，首先归顺效力有功，因命于麓川故地开设宣抚。已，头目曩涣等复来归，愿捕贼自效。帝命还守本土，有功，即加叙。诸凡来归者视此例。遂以刀歪孟为本司同知，刀落曩为副使，陇帚为佥事，俱赐冠带，从宣抚恭项请也。恭项子恭立来贡，给赐如例，并授恭立为长史。未几，陇川宣抚失印，请再给。帝责恭项以不能宣扬国威，反失印，罪应不宥，姑从宽颁。时板蹇据者蓝寨，侵扰陇川，百夫长刀门线、刀木立进兵围之，斩板蹇等二十三人。命赐有功者皆为冠带把事，并赉织金文绮。

正统十一年，木邦宣慰罕盖发来求麓川故地。有司以已设陇川宣抚司，建官分管，以孟止地予之，报可。十二年敕谕恭项，言："比者，总兵奏尔与百夫长刀木立相仇杀，人民怀怨，欲谋害尔父子。今迁尔于云南，俾不失所，且遣官护尔家属完聚，其体悯恤，无怀疑惧。"既而总兵官言："陇川致乱，皆由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刀歪孟为蛮众信服，乞安置项于别卫，以刀歪孟代。"帝以恭项来归，屈法宥之，命于曲靖安置，并遣敕往谕。

景泰七年，陇川宣抚多外闷遣人贡象、马及金银器皿、方物，赐彩币、袭衣如例。仍命赍敕赐之，以多外闷初修朝贡故也。成化十九年，以陇川宣抚司多歪孟子亨法代职。初，陇川与木邦相邻，争地仇杀，构兵不息。嘉靖中，土舍多鲸刃兄自袭，下镇巡官按问，伏辜，还职兄子多参。诏贳其罪，并戒木邦罕孟毋得复党鲸争职。

万历初，缅甸莽瑞体叛，来招陇川宣抚多士宁，士宁不从。其记室岳凤者，江西抚州人，黠而多智，商于陇川，士宁信任之，妻以妹。凤曲媚士宁，阴夺其权，与三宣六慰各土舍罕拔等歃血盟，诱士宁往摆古，归附缅酋。阴使其子曩乌鸩士宁并杀其妻女，夺印投缅，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抚。及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父子臣服之。诱败官军，献士宁母胡氏及亲族六百余人于应里，尽杀之，多氏之宗几尽。初，凤之附于缅也，为瑞体招诸部，拒中国，伤官军，逆势浸成，缅深倚之。久之，以缅不足恃。而邓川土知州何钰，凤友婿也，初使人招凤，凤执使献缅。及是，钰复开示百方，与之盟誓。时官军亦大集，诸将刘綎、邓子龙各率劲师至，环壁四面。凤惧，乃令妻子及部曲来降。綎责令献金牌、符印及蛮莫、猛密地。乃以送凤妻子还陇川为名，分兵趋沙木笼山，先据其险，而自领大兵驰入陇川。凤度无可脱，遂诣军门降。綎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綎攻之，凤子曩乌亦降，綎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蛮莫贼知凤降，驰报应里，发兵图陇川。綎乘机掩杀，贼窘，乞降，缚缅人及象马来献。遂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陇川平。献俘于朝，帝为告谢郊庙，时万历十二年九月也。逾年复铸陇川宣抚司及孟定府印，升孟密安抚为宣抚司。添设安抚司二，曰蛮莫，曰耿马；长官司二，曰孟琏，曰孟养；千户所二，一居姚关，一居孟淋砦，皆名之曰镇安；并铸印记，建大将行署于蛮莫。从云南巡抚刘世曾之议也。于是，多士宁之子思顺袭陇川宣抚使。

二十九年，莽应里分道入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腊撒蛮颡，一入杉木笼，并出陇川。多思顺不敌，奔猛卯。缅初以猛卯同知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大军遣木邦罕钦擒多俺杀之。未几，思顺死，蛮莫思正乘丧袭陇川，据其妻罕氏。三十五年，思顺子安民以守将索赂，叛入缅。已而缅听抚，遣安民归。安民久据蛮湾，桀骜甚，署永腾参将周会遣二指挥袭之，败绩。王师亟讨，其族人挟其弟多安靖诛之以献。时安靖尚幼，势孤，诏俟其长给之印。安民弟安邦治亦附缅，后寄居蛮莫。其地有马安、摩黎、罗木等山，极险峻，麓川之所恃为巢穴者也。

列传第二百三 云南土司三

△缅甸二宣慰司 干崖宣抚 潞江 南甸二宣抚司 芒市 者乐甸 茶山 孟琏 即猛脸 里麻 钮兀 东倘 瓦甸 促瓦 散金 木邦孟密安抚司附 孟养 车里 老挝 八百二宣慰司

缅甸，古硃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

明太祖即位，遣使赍诏谕之。至安南，留二年，以道阻不能达而返，使者多道卒。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国使人入贡，言缅近其地，以远不能自达。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国王所，谕意。于是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劳赐之。二十七年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帝遣行人李思聪、钱古训谕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伦发听命。会有百夷部长刀干孟之乱，逐伦发，以故事得已。

永乐元年，缅酋那罗塔遣使入贡。因言缅虽遐裔，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五年，那罗塔遣使贡方物，谢罪。先是，孟养宣慰使刀木旦与戛里相攻，那罗塔乘衅袭之，杀刀木旦及其长子，遂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那罗塔惧，归其境土，而遣人诣阙谢罪。帝谕礼部曰："蛮既服辜，其释不问。"仍给以信符，令三年一朝贡。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长子那罗塔管大甸，次子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罗塔尽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复入小甸，遣人来朝，且诉其情。敕谕那罗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讨。六年，那罗塔复遣人入贡，谢罪，并谢赐金牌、信符，劳赐遣之。七年复遣中官云仙等赍敕赐缅酋金织文绮。十二年，缅人来言为木邦侵掠。帝以那罗塔素强横，遣人谕之，使修好邻封，各守疆界。

洪熙元年遣内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诏谕缅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谕云南土官，赐缅甸锦绮。二年以莽得剌为宣慰使。初，缅甸宣慰使新加斯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缅共推莽得剌权袭，许之。自是来贡者只署缅甸，而甸中之称不复见。八年，莽得剌遣人来贡，复遣云仙赍敕赐之，并谕其勿侵木邦地。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八年，总督尚书王骥奏，缅甸酋马哈省、以速剌等已擒获思任发，不解至，唯以麓川地为言，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是时，大师已集腾冲，缅使致书，期以今冬送思任发至贡章交付。骥与克期，遣指挥李仪等率精骑通南牙山路，抵贡章，受献，而缅人送思任发者竟不至。九年，骥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遣人往来江中，觇官军虚实。骥以麓川未平，缅难不可复作，乃令总兵官蒋贵等潜焚其舟数百，缅人溃，骥亦班师。于是总兵官沐昂奏："缅恃险党贼，应加兵，但滇中方连年征讨，财力困弊，旱涝相仍，粮饷不给，未可轻举。臣已遣人谕缅祸福，俾献贼首。缅宜听从。"十二年，木邦宣慰罕盖法，缅甸故宣慰子马哈省、以速剌，遣使偕千户王政等献思任发首及诸俘馘至京，并贡方物。帝命马哈省、以速剌并为宣慰使，赐敕奖劳，给冠带、印信。未几，以速剌奏求孟养、戛里地，且请大军亟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兄弟，而己出兵为助。帝谕以机发可不战擒，宜即灭贼以求分地，弗为他人得也。

景泰二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时以速剌久获思机发不献，又放思卜发归孟养。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五年，缅人来索地，参将胡志以银戛等地与之，乃送机发及其妻孥。帝以思卜发既远遁，不必穷追，仍加赏锦币，降敕褒奖。

成化七年，镇守太监钱能言，缅甸宣慰称贡章、孟养旧为所辖，欲复得之。帝命往勘，贡章系木邦、陇川分治，孟养系思洪发所掌，非缅境，乃令云南守臣传饬诸部。而缅甸以所求地乃前朝所许，贡章乃朝贡必由之途，乞与之。又乞以金齿军余李让为冠带把事，以备任使。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思洪发不闻有过，岂可夺其地，李让中国人，而与为把事，亦非体，宜勿许。帝命兵部谕其使，孟养、贡章是尔朝贡所由，当饬边臣往谕思洪发，以通道往来，不得阻遏，余勿多望。

弘治元年，缅甸来贡，且言安南侵其边境。二年遣编修刘戬谕安南罢兵。然缅地邻孟养，而孟养以缅先执思任发，故怨缅。嘉靖初，孟养酋思陆子思伦纠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缅诉于朝，不报。六年始命永昌知府严时泰、卫指挥王训往勘。思伦夜纵兵鼓噪，焚驿舍，杀赍金牌千户曹义，时泰仓皇遁，乃别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值安凤之乱，不暇究其事。

莽纪岁有子瑞体，少奔匿洞吾母家，其酋养为己子。既长，有其

地。洞吾之南有古喇，滨海，与佛郎机邻。古喇酋兄弟争立，瑞体和解之，因德瑞体，争割地为献，受其约束，号瑞体为哒喇。瑞体乃举众绝古喇粮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诸蛮皆畏服之。时灭缅者木邦、孟养，而与缅相抗者孟密也。孟密土舍兄弟争立，诉于瑞体。瑞体乃纳其弟为婿，改名思忠，遣归孟密，夺其兄印，因假道攻孟养及迤西诸蛮，以复前仇，又使其党卓吉侵孟养境。后卓吉为思真婿猛乃头目别混所杀，瑞体怒，自将攻别混父子，擒之。遂招诱陇川、干崖、南甸诸土官，欲入寇。既觇知有备，又虑他蛮袭其后，乃遁归。于是镇巡官沐朝弼等上其事。兵部覆，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哒喇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诏可。时嘉靖三十九年也。

木邦土舍罕拔求袭不得，怒投于缅，潞江宣抚纟泉贵闻之，亦入缅。瑞体自以起孤微，有兵众，威加诸部，中国复禁绝之，遂谋内侵，乃命纟泉贵趣召陇川土官多士宁。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瑞体稍稍寝。未几，士宁为其下岳凤所杀，干崖宣抚刀怕举亦死。罕拔乃请瑞体入干崖，干崖举，则陇川可坐定也。瑞体子应里桀黠多智，言于瑞体曰："陇川、干崖虽无主，远难猝取。孟养思个近在肘腋，又吾世仇，万一乘虚顺流下，祸不测。"瑞体深然之，因借木邦兵一万取干崖，而自率兵侵孟养。既至，屡为思个所败，思个亦退保孟伦，相持久之。而陇川书记岳凤欺其主幼，私赍赂投缅，结为父子。蛮莫土目思哲亦迎附瑞体，调缅兵万余，出入于迤西界上，以牵制思个。复征木邦罕拔兵，会岳凤于陇川，袭孟密。

万历元年，缅兵至陇川，入之。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伪为锦囊象函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书中嫚辞无状。罕拔又为缅招干崖土舍刀怕文，许代其兄职。怕文拒之，与战。适应里率众二十万分戍陇、干间，以其兵骤临之，怕文溃奔永昌。遂取干崖印，付罕拔妹，以女官摄宣抚，召盏达副使刀思管、雷弄经历廖元相佐之，同守干崖，以防中国。于是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益拒缅。缅大发兵攻之，思个告急。会天琦卒，署事罗汝芳犒思个使，令先归待援，遂调兵至腾越。个闻援兵至，喜，令土目马禄喇送等领兵万余，绝缅粮道，且导大兵伏戛撒诱缅兵深入。个率蛮卒冲其前，而约援兵自陇川尾击之。缅兵既败，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窘甚。会有陈于巡抚王凝，言生事不便者，凝驰使止援军。汝芳闻檄退，思个待援不至。岳

凤侦知之，集陇川兵二千兼程进，导瑞体由间道遁去。思个追击之，缅兵大败，当是时几获瑞体。

六年，廷议遣使至孟养，俾思个还所俘缅兵象，并赍以金帛，好言慰谕之。瑞体不谢。七年，永昌千户辛凤奉使买象于孟密，思忠执凤送缅，缅遣回。是年，缅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瑞体，杀之，尽并孟养地。八年，巡抚饶仁侃遣人招缅，缅不应。

十年，岳凤导缅兵袭破干崖，夺罕氏印，俘之。俄，瑞体死，子应里嗣。岳凤嗾应里杀罕拔，尽俘其众。又说应里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曩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巡抚刘世曾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调诸土军应援。缅亦合兵犯姚关，綎与子龙大破之于攀枝花地，乘胜追击，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缅将猛勺诣綎降。勺，瑞体弟也。缅将之守陇川、孟养、蛮莫者，皆遁去，岳凤及其子皆伏诛。官军定陇川，遂归。应里乃以其子思斗守阿瓦，复攻孟养、蛮莫，声言复仇。副使李材备兵腾冲，遣兵援之，战于遮浪，大破其象阵，生擒五千余人。

先是，蛮莫酋思化投缅。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九年，应里复率缅兵围蛮莫，思化告急。会天暑，军行不前，裨将万国春夜驰至，多设火炬为疑兵，缅人惧而退，追败其众。二十二年，巡抚陈用宾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缅初以猛卯酋多俺为向导，寇东路。至是遣木邦罕钦擒多俺杀之，前筑堡于猛卯，大兴屯田。是年，缅帅思仁寇蛮莫，败之，斩其渠丙测。

二十三年，应里属孟琏、孟艮二土司求朝贡，镇巡以闻。朝议令原差官黎景桂赍银币赐之，至境，不受。诏以景桂首事贪功纳侮，下于理。三十一年，阿瓦雍罕、木邦罕拔子罕礻盍俱入贡，缅势顿衰。暹罗得楞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自此不敢内犯，然近缅诸部附之如初。崇祯末，蛮莫思绵为缅守曩木河。及黔国公沐天波等随永明王走蛮莫，思绵使告缅。缅遣人迎之，传语述万历时事，并出神宗玺书，索今篆合之，以为伪。天波出己印与先所颁文檄相比无差，始信。盖自天启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

干崖，奋名干赖□夹，僰人居之。东北接南甸，西接陇川，有平川众冈。境内甚热，四时皆蚕，以其丝织五色土锦充贡。元中统初，内附。至元中，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镇西府。永乐元年设干崖长官司。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并赐冠服。三年，干崖长官曩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谢恩，赐钞币。五年设古剌驿，隶干崖。曩欢复遣子刀思曩朝贡，赐赉如例。自是，三年一朝贡不绝。宣德六年改隶云南都司。时长官刀弄孟奏，其地近云南都司，而岁纳差发银于金齿卫，路远，乞改隶，而输银于布政司。从之。正统三年命仍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六年升干崖副长官刀怕便为长官司，赐彩币，以归附后屡立功，从总兵官沐昂请也。九年升干崖为宣抚司，以刀怕便为宣抚副使，刘英为同知，从总督王骥请也。

弘治三年，干崖土舍刀愈怕欺其侄刀怕落幼，劫印夺职。蛮众不服，遂起兵相攻。四年，按察司副使林俊同参将沐详移文往谕，始释兵归印。事闻，帝以镇巡官不以时奏报，责之。嘉靖三十九年，缅酋莽瑞体叛，招干崖诸土官入寇。万历初，宣抚刀怕举死，妻罕氏，木邦宣慰罕拔妹也。拔既叛附缅，召怕举弟怕文袭职以臣缅，且许以妹。怕文不受，与战。缅兵十万骤临，怕文溃奔永昌。罕拔遂取干崖印付罕氏。十年，陇川岳凤破干崖，夺罕氏印。十一年，游击刘綎破陇川，凤降，追印竟不得。而干崖部众自相承代，亦莫得而考云。

潞江，地在永昌、腾越之间，南负高仑山，北临潞江，为官道咽喉。地多瘴疠，蛮名怒江甸。至元间，隶柔远路。永乐元年内附，设潞江长官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西平侯奏其地广人稠，宜设长官司治之。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九年，潞江长官司曩璧遣子维罗法贡马、方物，赐钞币，寻升为安抚司。曩璧来朝，贡象、马、金银器，谢恩。

宣德元年，曩璧遣人贡马，请改隶云南布政司，从之。遣中官云仙赍敕及绮币赐曩璧。三年，黔国公沐晟奏，潞江千夫长刀不浪班叛归麓川，劫潞江，逐曩璧入金齿，据潞江驿，逐驿丞周礼，立寨固守，断绝道路，请发兵讨。帝敕晟与三司计议。五年，晟奏，刀不浪班惧罪，还所据地，归旧部，输役如故，乞宥之。报可。是年置云南广邑州。时云仙还言："金齿广邑寨，本永昌副千户阿干所居。干尝奉命招生蒲五千户向化。今干孙阿都鲁同蒲酋莽塞等诣京贡方物，乞于广邑置州，使阿都鲁掌州事，以熟蒲并所招生蒲属之。"帝从之，遂以阿都鲁为广邑州知州，莽塞为同知，铸印给之。八年改金齿永昌千户所为潞江州，隶云南布政司，以千夫长刀珍罕为知州，刀不浪班为同知，置吏目及清水关巡

检各一员。

正统三年从黔国公沐晟奏，改潞江安抚司仍隶金齿，悉还旧制。五年，安抚使纟泉旧法以麓川思任发叛来告，谕整兵以俟。未几，麓川贼遣部众夺据潞江，杀伤官军，潞江遂削弱。

正德十六年，安抚司土官安捧夺其从弟掩庄田三十八所，掩讼于官，不报。捧遂集蛮兵围掩寨，纵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蛮民男妇死者八十余人，据有其地。官军诱执之，捧死于狱。帝命戮尸弃市，其子诏及党与皆斩。天启间，有纟泉世禄者，继袭安抚。

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南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乐十一年改为州，隶布政司。宣德三年，南甸为麓川侵夺，有司请讨。不许，降敕诫谕麓川，俾还侵地。五年，南甸州奏："先被麓川宣慰司夺其境土，赖朝廷威力复之，若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夺未厌，乞置四巡检司镇之。"帝命吏部除官。八年又奏："与麓川接境，旧十二百夫长在腾冲千户所时，赖邦哈等处军民兼守。后麓川侵据，不守者十余年。今蒙敕谕还，窃恐再侵，百姓逃移，乞于赖邦哈、九浪、莽孟洞三处各置巡检，以土军杨义等三人为之。"命下三司勘覆，授之。

正统二年，土知州刀贡罕奏："麓川思任发夺其所辖罗卜思庄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赍金牌、信符谕之退还。"帝敕沐晟处置奏闻。麓川之役自是起。九年升州为宣抚司，以知州刀落硬为宣抚使，通判刘思勉为土同知。六年颁给金牌、信符、勘合，加敕谕之。十年免所欠差发银两，令安业后，仍前科办。

天顺二年复置南甸驿丞一人，以土人为之。时宣抚刀落盖奏南宁伯毛胜遣腾冲千户蔺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窜。敕云南三司官同巡按御史诣其地体勘，以所占田寨退还，治胜、愈罪。

南甸所辖罗卜思庄与小陇川，皆百夫长之分地。知事谢氏居曩宋，闷氏居盏西，属部直抵金沙江，地最广。司东十五里曰蛮干，宣抚世居之。南百里有关，立木为栅，周一里。曰南牙，甚高，山势延袤一百余里，官道经之。上有石梯，蛮人据以为险。

芒市，旧曰怒谋，又曰大枯□夹、小枯□夹，在永昌西南四百里，即唐史所谓茫施蛮也。元中统初内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

领二甸。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统七年，总兵官沐晟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叛寇思任发有仇。今任发已遁去，思机发兄弟三人来居麓川者蓝地方，愿擒以献。”兵部言：“放革先与任发同恶，今势穷乃言结衅，谲诈难信。宜敕谕放革，如能去逆效顺，当密调土兵助剿机发。”从之。八年，机发令其党涓孟车等来攻芒市，为官军所败。放革来降，靖远伯王骥请设芒市长官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官，隶金齿卫。成化八年，木邦曩罕弄乱，掠陇川。敕芒市等长官司整兵备调。万历初，长官放福与陇川岳凤联姻，导缅寇松坡营。事觉，伏诛，立舍目放纬领司事，辖于陇川。芒市川原广邈，田土富饶，而人稍脆弱云。

者乐甸，本马龙他郎甸猛摩地，名者岛。洪武末内附，隶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设者乐甸长官司，改隶云南都司，以沐晟言其地广人稠也。十八年，长官刀谈来朝，贡马。自是，皆以刀氏世领司事。其地山险多瘴，介于镇沅、元江、景东间。日事攻战，铠械犀利，兵寡而敕，诸部畏惮之。

茶山长官司，永乐二年颁给信符、金字红牌。八年，长官早张遣人贡马。宣德五年置滇滩巡检司。以长官司奏滇滩当茶山瓦高之冲，蛮寇出没，民不能安，通事段胜颇晓道理，能安人心，乞置司，以胜为巡检。从之。

孟琏长官司，永乐四年四月设。时孟琏头目刀派送遣子坏罕来言，孟琏旧属麓川平缅宣慰司，后隶孟定府。而孟定知府刀名扛亦故平缅头目，素与等夷，乞改隶。遂设长官司，隶云南都司，命刀派送为长官，赐冠带、印章。正统四年，思任发反，以兵破孟琏，遂降于麓川，为木邦宣慰罕盖法击败。七年，总督王骥征麓川，招降孟琏、亦保等寨。敕赐孟琏故长官司刀派罕子派乐等彩币，以麓川平故也。嘉靖中，孟琏与孟养、孟密诸部仇杀数十年，司废。至万历十三年，陇川平，复设，称猛脸云。

里麻长官司，永乐六年设，隶云南都司，以刀思放为长官。时思放为里麻招刚。招刚者，故西南蛮官名。思放籍其地来朝，请授职事，遂有是命，仍赐印章、冠带。八年遣头目贡马。

钮兀长官司，宣德八年置。钮兀、五隆诸寨在和泥之地，其酋任者、陀比等朝贡至京，奏地远蛮多，请授职以总其众。兵部请设长官司，从之。遂以任者为长官，陀比为副。

东倘长官司，宣德八年置，隶缅甸宣慰。时缅甸宣慰昔得谋杀当荡头目新把的，而夺其地。新把的遣子莽只贡象、马、方物，乞置司，庶免侵杀，从之。置东倘长官司，命新把的为长官。

瓦甸长官司，初隶金齿，永乐九年改隶云南都司。土官刀怕赖言金齿远，都司近，故改隶焉。宣德八年置曲石、高松坡、马缅三巡检司。初，长官司言其地山高林茂，寇盗出没，人民不安，乞置巡检司，以授通事杨资、杨中、范兴三人，从之。命资于曲石，中于高松坡，兴于马缅。正统五年，长官早贵为思任发所获，杀其守者十七人，挈家来归。帝嘉其忠顺，命所司褒赏，以早贵为安抚，赐彩币、诰命。

促瓦、散金二长官司，皆永乐五年设，隶云南都司。其地旧属麓川，平缅。土蛮注甸八等来朝，请别设长官司，从之。命注甸八等为长官，各给印章。

木邦，一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改木邦府。建文末，土知府罕的法遣人贡马及金银器，赐钞币。永乐元年遣内官杨瑄赍敕谕木邦诸土官。明年遣人来贡。时麓川诉木邦侵地，命西平侯谕之，因改木邦为军民宣慰使司，以知府罕的法为使，赐诰印。时官军征八百，罕的法发兵助战，攻江下等十余寨，斩首五百余级。诏遣镇抚张伯恭、经历唐复往赐白金、锦币，及其部领有差。明年遣使贡象马、方物，谢恩。颁赐如例，复加赐其母及妻锦绮。罕的法卒，其子罕宾发来朝，请袭，命赐冠服。七年遣使谢恩。又遣人奏缅甸宣慰使那罗塔数诱宾发叛，宾发不敢从逆，若天兵下临，誓当效命。帝嘉其忠，遣中官徐亮赍敕劳之，赐白金三千两、锦绮三百表里，祖母、母、妻织金文绮、纱罗各五十疋。自是，每三年遣使贡象马。十一年，宾发遣使献缅甸俘。时木邦攻破缅甸城寨二十余，多所杀获，献于京师。

宣德三年遣中官徐亮赍敕及文绮赐袭职宣慰罕门法并及祖母、母、妻。八年，木邦与麓川、缅甸各争地，诉于朝，帝命沐晟并三司巡按公勘。

正统三年征麓川，敕谕木邦以兵会剿。五年，总兵官沐昂遣人间道达木邦，得报，知宣慰祖母美罕板、其孙宣慰罕盖法与麓川战于孟定、孟琏地，杀部长二十人，斩首三万余级，获马象器械甚众。帝嘉其功，加授罕盖法怀远将军，封美罕板太淑人，赍以金带、彩币。七年，总督王骥奏，罕盖法遣兵攻拔麓川板罕、贡章等寨，追至孟蒙，获其孥七

人，象十二，麓川酋思任发父子遁孟广。帝命指挥陈仪往劳之，且曰："木邦能自效，生絷贼首献，其酬以麓川土地人民。"八年免木邦岁办金万四千两。木邦遣人谢恩，并献所获思任发家属，复赐敕及彩币奖劳。十一年，缅甸献任发首，木邦亦遣使与同献，且修贡职，因求麓川地。兵部以麓川已设陇川宣抚司，请以孟止地给之，并遣官谕祭其母，以表忠勤，免木邦岁办银八锭三年，从之。

暴泰元年，罕盖法奏乞陇川界者阑景线地，未服，盖法子罕落法辄发兵据之。陇川宣抚刀歪孟诉于总兵官沐璘。璘遣使谕归之，而与以底麻之地。四年，罕落法袭父职。族人构难，落法避于孟更，遣人赴总兵官求救。璘以闻，诏左参将胡志调兵抚谕之，与其族人部众设盟而还。然落法犹避居孟都不敢归。孟都蛮者，地近陇川，岁调蛮兵二百更番护之。

天顺元年，镇守中官罗珪奏："罕落法与所部交攻，遣人求援。臣等议委南宁伯毛胜、都督胡志量调官军，相机剿捕。"帝以非犯边疆，不许。二年，落法奏为思坑、曩罕弄等所攻，乞兵剿除，命总兵官区处。六年，总兵官沐瓒奏罕落法屡侵陇川地，欲以拨守贵州兵八千调回防御，诏留其半。

成化十年，木邦所辖孟密蛮妇曩罕弄等侵掠陇川，黔国公沐琮以闻。曩罕弄者，故木邦宣慰罕揲法之女，嫁其孟密部长思外法。地有宝井。罕揲法卒，孙落法嗣。曩罕弄以尊属不乐受节制，嗾族人与争。景泰中，叛木邦，逐宣慰，据公署，杀掠邻境陇川、孟养，兵力日盛，自称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称宣慰。黔国公琮奏委三司官往抚，曩罕弄骄蹇不服，且欲外结交址兵，逼胁木邦、八百诸部，琮等复以闻。兵部尚书张鹏主用兵。诏廷臣集议，皆以孟密与木邦仇杀，并未侵犯边境，止宜抚谕。因命副都御史程宗驰传与译者序班苏铨往。时成化十八年也。逾年，孟密思柄遣人入贡，宴赐如土官例。已，孟密奏为木邦所扰，乞别设安抚司。张鹏以太监覃平、御史程宗抚驭已有成绪，遂命宗巡抚云南，敕平偕诣金齿劝谕之，其孟密地或仍隶木邦，或别设安抚，区处具奏。初，曩罕弄窃据孟密，贰于木邦。畏邻境不平，遣人从间道抵云南，至京，献宝石、黄金，乞开设治所，直隶布政司。阁臣万安欲许之，刘珝、刘吉皆以孟养原木邦属夷，今曩罕弄叛，而请命于朝，若许之，则土官谁不解体。苏铨私以告于宗。宗复奏曩罕弄与木邦仇杀已久，势难再合，已喻诸蛮，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开设衙门，令还其所侵地，皆踊跃奉命，木邦亦已允服，乞遂行之。部覆，从之。二十年遂设孟密安抚司，以思柄为使。时孟密据宝井之利，资为结纳，而木邦

为孟密所侵，兵力积弱，不能报，虽屡奏诉，竟不得直云。

弘治二年，云南守臣奏，孟密曩罕弄先后占夺木邦地二十七处，又诱其头目放卓孟等叛，其势必尽吞后已。乞敕八百宣慰司俾与木邦和好，互相救援。亦敕木邦宣慰收复人心，亲爱骨肉，勿使孟密得乘间诱叛，自致孤弱。如孟密听谕，方许曩罕弄孙承袭。报可，并敕云南守臣亲诣金齿晓谕，复降敕诘责前镇巡官所以受赂召侮启衅者。三年追论致仕南京工部尚书程宗罪。先是，宗以右副都御史奉命率苏铨往抚谕，而铨受思柄金，绐宗奏为设孟密安抚司。铨复教思柄伪归木邦地，而占据如故，思柄益横。至是，木邦宣慰罕挖法发其事，时宗已致仕，巡按请追罪之。狱具，帝以事在赦前，不问。六年，云南守臣奏孟密侵夺木邦，兵连祸结，垂四十余年，屡抚屡叛，势愈猖肆，请调兵往讨。兵部议以孟密安抚，初隶布政司，今改隶木邦，以致争杀，仍如初隶可息兵，从之。

初，孟密之复叛木邦也，因木邦宣慰罕挖法亲迎妇于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虚袭之，据木邦，诱降其头目高答落等，聚兵阻路。罕挖法不得归，依孟乃寨者三年。于是巡抚张诰等会奏，议遣文武大员诣孟密抚谕，思揲犹不服。诰乃遣官督率陇川、南甸、干崖三宣抚司，积粮开道，示以必征之势，又令汉土官舍耀兵以威之。高答落等惧，谋归罕挖法。思揲欲杀之，罕挖法乞救于邻部，调土兵合陇川等三宣抚兵至蛮遮，共围之。思揲惧，乃罢兵。诰等奏其事，且乞赏有功者。兵部议，罕挖法虽还木邦，思揲犹未悔罪，必令歃血同盟，归地献叛，永息争端，乃可论功行赏，报闻。

九年，罕挖法及思揲各遣使来贡，报赐如例。初，思揲围蛮遮，木邦宣慰妻求救于孟养思陆。孟密素畏思陆之兵，闻其将至，遂解去。木邦与思陆谋共取孟密，于是蛮中之患，又在孟养矣。自万安、程宗勘处失宜，诸酋长纷纭进退，中国用兵且数十年。

嘉靖初，思陆子思伦与木邦宣慰罕烈同击杀缅酋莽纪岁，而分其地。后莽瑞体强，将修怨于木邦。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告袭，有司索赂不为请。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梗往来道，商旅不前，而己食盐亦乏绝，乞于缅。缅以五千籯馈之，自是反德缅，携金宝象马往谢之。瑞体亦厚报之，欢甚，约为父子。瑞体死，子应里用岳凤言诱拔杀之。时万历十一年也。

拔子进忠守木邦，应里遣弟应龙袭之，其孽子罕凤与耿马舍人罕虔

欲擒进忠献应龙。进忠携妻子内奔，虔等追至姚关，焚顺宁而去。十二年，官军破缅于姚关，立其子钦。钦死，其叔罕礻盍约暹罗攻缅，缅恨之。三十四年，缅以三十万众围其城。请救于内地，不至，城陷，罕礻盍被掳。缅伪立孟密思礼领其众。事闻，黜总兵官陈宾，木邦遂亡。

孟密自思柄授安抚，继之者曰思揲，曰思真，真年至百十岁。嘉靖中，土舍兄弟争袭，走诉于缅。缅人为立其弟，改名思忠，忠遂以其地附缅。万历十二年，忠赍伪印来归，命授为宣抚。已而复投缅，乃以其母罕烘代掌司印。缅攻孟密，罕烘率子思礼、从子思仁奔孟广，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缅复攻孟广，罕烘、思礼奔陇川，思仁奔工回，而孟广又失。先是，思仁从罕烘奔孟广时，有甘纟泉姑者，思忠妻也。思忠既投缅，思仁通于线姑，遂欲妻之，而罕烘不许。至是，罕烘携纟泉姑走陇川，思仁奔雅盖，率兵象犯陇川，欲掳纟泉姑去。会陇川有备，弗克，思仁亦走归缅，缅伪署思仁于孟密，食其地。初，孟密宝井，朝廷每以中官出镇，司采办。武宗朝钱能最横，至嘉靖、隆庆时犹然。万历二十年，巡抚陈用宾言，缅酋拥众直犯蛮莫，其执词以奉开采使命令，杀蛮莫思正以开道路。全滇之祸，皆自开采启之。时税使杨荣纵其下，以开采为名，恣暴横，蛮人苦之。且欲令丽江退地听采，缅酋因得执词深入。巡按宋兴祖极言其害，请追还荣等，帝皆不纳。凡采办必先输官，然后与商贾贸易，每往五六百人。其属有地羊寨，在孟密东，往来道所必经。人工幻术，采办人有强索其饮食者，多腹痛死；己所乘马亦毙，剖之，则马腹皆木石也。思真尝剿之，杀数千人，不得绝。至是，复议剿，以兵少中止。

孟养，蛮名迤水，有香柏城。元至元中，于孟养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洪武十五年改为云远府。其地故属平缅宣慰司。平缅思伦发为其下所逐，走京师。帝命西平侯沐春以兵纳之，还故地。成祖即位，改云远府为孟养府，以土官刀木旦为知府。永乐元年，刀木旦遣人贡方物及金银器，赐赉遣归。二年改升军民宣慰使司，以刀木旦为使，赐诰印。四年，孟养与戛里相仇杀，缅甸宣慰那罗塔乘衅劫之，杀刀木旦及子思栾发而据其地。事闻，诏行人张洪等赍敕谕责缅。那罗塔惧，仍归其境土。会木邦宣慰使罕宾法以那罗塔侵据孟养，请自率兵讨，遂破缅甸城寨二十余，获其象、马献京师。十四年复设孟养宣慰司，命刀木旦次子刀得孟为使，以木旦侄玉宾为同知。自木旦被害，司遂废，孟养之人从玉宾散居干崖、金沙江诸处者三千余人。朝廷尝命玉宾署宣慰使以抚之，故仍命为本司同知，令其率众复业。十五年，刀得孟遣使贡马及方物。

宣德五年，刀玉宾奏：“伯父刀木旦被杀，蒙朝廷遣官访玉宾，授同知，又阻于缅难，寄居金齿者二十余年。今孟养地又为麓川宣慰思任发所据，乞遣兵送归本土。”帝命黔国公沐晟遣还之，然其地仍为任发所有。时为孟养宣慰者名刀孟宾，亦寄居云南。及任发败奔缅甸，子机发潜匿孟养，求抚。

正统十三年敕孟养头目伴送思机发来朝，许以升赏，机发疑畏竟不至。帝以孟养宣慰头目刀变蛮等匿机发，敕数其罪，曰：“孟养乃朝廷开设，尔刀变蛮等敢违朝命，一可伐。思机发系贼子，故纵不捕，二可伐。尔孟养被思任发夺地，逐尔宣慰，见在云南优养，尔等与仇为党，三可伐。云南总兵官世世管属尔地，奉命捕取贼子，尔等不从调度，四可伐。尔等不过以为山川险阻，官军未易遽到，又以为气候瘴疠，官军不可久居。势强则拒敌，力弱则奔遁。殊不知昔马援远标铜柱，险阻无伤，诸葛亮五月渡泸，炎蒸无害，皆能破灭蛮众，开拓境土。况今大军有必胜之机，麓川之师可为前鉴。尔等速宜悔过自图，令思机发亲自前来，仍与一官一地，令享生全。如不肯出，尔等即擒为上策；迹思机发所在，报与官军捕取为中策；若代彼支吾，令其逃匿，则并尔等剿灭，悔无及矣。”时已三征麓川，内旨必欲生擒机发，已密谕总督王骥，又敕谕以云南安置孟养旧宣慰刀孟宾为向导。及兵出穷征，机发卒遁去，不可得。于是乃以孟养地给缅甸宣慰马哈省管治，命捕思机发。时正统十四年也。

景泰二年，任发之子思卜发遣使来贡，求管孟养旧地。廷臣议，孟养地已与缅甸，岂可移易。时朝命虽不许，然卜发已潜据之，即缅甸不能夺也。卜发死，子思洪发嗣，自天顺、成化，每朝贡辄署孟养地名，俨然自有其地矣。

成化中，孟养金沙江思陆发遣人贡象马，宴赐皆如例。思陆发者，思任发之遗孽也。太监钱能镇云南，思陆发数以珍宝遗能，因得入贡，称孟养金沙江思陆发，常规立功以袭祖职。适孟密安抚土舍思揲侵据木邦地，争杀累年，守臣议征之，思陆发乃请自效。时蛮众相传孟密畏思陆兵，参政毛科请于总兵镇巡官，许之。思陆兵未至，思揲解去。巡抚张诰议调思陆兵，令戮力捕思揲，乃遣使促之发兵。思陆遣大陶孟伦索领蛮兵象马过江，伦索既过江，指鹰谓使者曰：“我曹犹此鹰，夺得土地，即管食之耳。”科闻之忧甚。时思揲令陶孟思英以兵守蛮莫。孟养兵至，思英坚守不出，已而请和。孟养兵闻官军听思英约降，颇有怨言。官军粮绝，遽引退。伦索亦恐思英绝其归路，取道干崖而还。科念伦索前语，急戒令孟养还兵守疆界，孟养不听。初，靖远伯王骥与之约誓，

非总兵官符檄不得渡江。自是遂犯约，数兴兵过江与孟密战。

弘治十二年，云南巡按谢朝宣奏：

孟养思陆本麓川叛种，窜居金沙江外。成化中，尝据缅甸之听盏。弘治七年征调其兵渡江，遂复据腾冲之蛮莫。又纠木邦兵，攻烧孟密安抚司，杀掠蛮民二千余人，劫象马金宝，有并吞孟密觊觎故土之志。迤西人恭们、腾冲人段和为之谋主，屡抚不听。云南会城去孟养远，声势难接。曩于金腾添设镇守太监，为抚蛮安民之计。而近时太监吉庆贪暴无状，虽尝阳却思陆之贽，然蛮知其贪，又乌知不因其却而更进之。臣闻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地，蛮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云南差官每多赍违禁物往彼馈送，漏我虚实，为彼腹心。镇夷关一巡检耳，安能禁制。臣计孟养甲兵不能当中原一大县，以云南之势临之，易于压卵。柰何一调即来，屡抚不退，皆镇巡失之于初，逋逃奸人谋之于中，抚蛮中官坏之于后。伏望垂念边民困苦，将云南镇守太监止存一员，另用指挥一员守备镇夷关，驱思陆退归江外，而移腾冲司于蛮莫，并木邦、孟密不得窥伺，乃为万全之策。设思陆冥顽不听抚谕，便当决策用兵，使无噍类，以为土官不法之戒。

先是，吉庆已为思陆请朝贡，至是因朝宣疏，并下镇巡官议剿抚之宜，数年不决。

十六年，巡抚陈金乃遣金腾参将卢和抚谕思陆。和至腾冲，思陆遣陶孟投书，致方物。和谕以祸福，令掣兵过江，归所占蛮莫等地，且调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蛮兵及战象，随官军分道至金沙江。思陆乃遣大陶孟伦索、怕卓等率所部来见，和等再申谕之。思陆听命，退还前所据蛮莫等地十三处，撤回象马蛮兵，渡金沙江而归。又遣陶孟、招刚等贡象六、银六百两并金银器纳款。镇巡官以闻，并奏言："蛮莫等地原隶木邦，成化间始为孟密所有，近又为思陆所据，连年构祸，今始平定。既不可复与木邦、孟密，又不可割畀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宜暂于腾冲岁檄官军四百分番守之。思陆前有助平思揲功，今悔祸纳款，请赐以名目、冠带，仍降敕奖谕。"部议以蛮莫等处本木邦分地，在大义宜归之木邦。其名目、冠带，贡使已言思陆不愿受，不宜轻畀，请赐敕厚劳遣归之。报可。时思陆觊得宣慰司印，部执不予，于是仍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

嘉靖七年，总兵官沐绍勋、巡抚欧阳重遣参政王汝舟等遍历诸蛮，谕以祸福。孟养思伦等各愿贡象牙、土锦、金银器，退地赎罪。乃以蛮

莫等十三处地方宽广，诸蛮历年所争，属之腾冲司，檄军轮守，则烟瘴可虞；属之木邦，则地势辽远，蛮心不顺。莫若仍属孟密管领，岁征差发银一千两，而割孟乃等七处仍归木邦罕烈，则分愿均而忿争息矣。报可。

万历五年，云南巡按陈文燧言，孟养思个与缅世仇，今更归顺于缅。因引弘治朝先臣刘健尝议孟养事状，谓思陆有官犹可制，即无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以抗缅。报可。十一年，缅为游击刘綖所败，孟养思威亦杀缅使降于乡廷。十三年，陇川平，乃于孟养立长官司。未几，长官思真复为缅所掳，部长思远奉思真妻来归，给以冠带，令归守。思远乘乱自立为宣慰，贡象进方物。然远暴虐，诸部恨之，引缅兵至，声言还思真，思远奔盏西。有思轰者，内附，与蛮莫酋思正共据险抗缅。三十年，缅攻思正，轰率兵倍道驰救，至则正已被杀。三十二年，缅攻入迤西，轰走死，缅以头目思华守其地。华死，妻怕氏代理。缅人更番戍守，连年征发，从行甚苦，曰："孟养不亡，蛮何得至此！"轰之后曰放思祖，有众千余，不敢归，寄食于干崖云。

旧制，宣慰遣人俱称头目，唯木邦及缅甸又有陶孟及招刚等称，孟养又有招八称，皆见于奏章，因其俗不改。

车里，即古产里，为倭泥、貂党诸蛮杂居之地，古不通中国。元世祖命将兀良吉禋伐交阯，经所部，降之，置撒里路军民总管府，领六甸，后又置耿冻路耿当、孟弄二州。洪武十五年，蛮长刀坎来降，改置车里军民府，以坎为知府。坎遣侄丰禄贡方物，诏赐刀坎及使人衣服、绮币甚厚，以初奉贡来朝故也。十七年复遣其子刀思拂来贡，赐坎冠带、钞币，改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坎为使。二十四年，子刀暹答嗣，遣人贡象及方物。二十八年以赐诰命谢恩，予赐皆如例。

永乐元年，刀暹答令其下剽掠威远知州刀算党及民人以归。西平侯沐晟请发兵讨，帝命晟移文谕之，如不悛，即以兵继。又以车里已纳威远印，是悔过之心已萌，不必加兵。晟使至，暹答果惧，还刀算党及威远之地，遣人贡马谢罪。帝以其能改过，宥之。自是频入贡。朝廷遣内官往车里者，道经八百大甸，为宣慰刀招散所阻。三年，刀暹答遣使请举兵攻八百，帝嘉其忠。八百伏罪，敕车里班师，复加奖劳。四年遣子刀典入国学，实阴自纳质。帝知其隐，赐衣币慰谕遣还，以道里辽远，命三年一贡，著为令。十一年，暹答卒。长子刀更孟自立，骄狠失民心，未几亦卒。更孟长子霸羡年幼，众推刀赛署司事。刀赛者，更孟弟刀怕汉也。怕汉死，妻以前夫子刀弄冒为暹答孙，请袭。十五年命刀弄

袭宣慰使，以更孟从弟刀双孟为本司同知。十九年，双孟言刀弄屡以兵侵劫蛮民，乞别设治所，以抚其众。诏分其地，置靖安宣慰使司，升双孟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

宣德三年，云南布政司奏刀弄、双孟相仇杀，弄弃地投老挝，请差官招抚。帝命黔国公计议。六年，黔国公奏，谓奉命招抚刀弄，其母具言布政司差官刘亨征差发金，亨已取去，本司复来征，蛮民因而激变逐弄，弄逃入老挝，寻还境内以死。未尝弃地外投，亦未尝与双孟仇杀。帝命法司执刘亨等罪之。七年，车里土舍刀霸羡请袭，许之，遣行人陆埙赍敕赐冠带、袭衣。九年，靖安宣慰刀霸供言："靖安原车里地，今析为二，致有争端，乞仍并为一，岁贡如例。"帝从其请，革靖安宣慰，仍归车里，命刀霸供、刀霸羡共为宣慰使，俾上所授靖安宣慰司印。

正统五年命贡使赍敕及绮帛归赐刀霸羡及妻，嘉其勤修职贡也。六年，麓川宣慰思伦发叛，诏给车里信符、金牌，命合兵剿贼。景泰三年以刀霸羡奉调有功，免其积欠差发金。天顺元年，总兵官沐璘奏："刀霸羡自杀，弟板雅忠等已推兄三宝历代承职。今板雅忠又作乱，纠合八百相仇杀。"帝命璘亟为抚谕，并勘奏应袭者。二年，帝以三宝历代者，虽刀更孟之子，乃庶孽夺嫡，谋害刀霸羡，致板雅忠借兵攻杀，不当袭。但蛮民推立，姑从众愿，命袭宣慰使。

成化十六年，交阯黎灏叛，颁伪敕于车里，期会兵共攻八百，车里持两端。云南守臣以闻，遣使敕车里诸土官互相保障，勿怀二心。二十年复敕车里等部，惧固封疆，防交人入寇，不得轻与文移，启衅纳侮。嘉靖十一年，缅酋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车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万历十三年命元江土舍那恕往招，糯猛复归，献驯象、金屏、象齿诸物，谢罪。诏受之，听复职。

天启七年，巡抚闵洪学奏，缅人侵孟艮，孟艮就车里求救，宣慰刀韫猛遣兵象万余赴之。缅人以是恨车里，兴兵报复，韫猛年已衰，重赂求和。缅闻韫猛子召河璇有女名召乌冈色美，责献乌冈。河璇别以女绐之。缅知其诈，大愤，攻车里愈急。韫猛父子不能支，遁至思毛地，缅追执之以去。中朝不及问，车里遂亡。

老挝，俗呼为挝家，古不通中国。成祖即位，老挝土官刀线歹贡方物，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以刀线歹为宣慰使，给之印。五年遣人来贡。既而帝以刀线歹潜通安南季犛，遣使诘责，谕其悔过。六

年，刀线歹遣人贡象马、方物。七年复进金银器、犀象、方物谢罪。自是连年入贡，皆赉予如例。帝遣中官杨琳往赐文绮。十年来贡，命礼部加赐焉。

宣德六年遣使赍敕奖谕宣慰刀线达。九年，老挝贡使还，恐道中为他部所阻，给信符，敕孟艮、车里诸部遣人护之。景泰元年请赐土官衣服。故事，无加赐衣服者，命加赐锦币并及其妻。成化元年颁金牌、信符于老挝。七年铸给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以皆为贼焚毁也。十六年，贡使至，会安南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入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揽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国公沐琮以闻，命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觊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阯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令琮慎遣人谕之。

弘治十一年，宣慰舍人招揽章应袭职，遣人来贡，因请赐冠带及金牌、信符。赉赏如制，其金牌、信符，俟镇巡官勘奏至日给之。十一月，招揽章遣使入贡。吏部言："招揽章系舍人，未授职，僭称宣慰使，云南三司官冒奏违错，宜治罪。"宥之。

嘉靖九年，招揽章言："交阯应袭长子光绍，为叔所逐，出亡老挝，欲调象马送回。"守臣言："据招揽章之言，惧纳亡之罪，且假我为制服之资，留之启衅，遣之招兵，宜听光绍自归，并责其私纳罪。"报可。二十四年，云南巡抚汪文盛言："老挝土舍怕雅闻征讨安南，首先思奋，且地广兵多，可独当一面。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皆多兵象，可备征讨。请免其察勘，就令承袭，以备征调。"从之。四十四年，土舍怕雅兰章遣人进舞牌牙象二、母象三、犀角十，云南守臣以闻。礼部以非贡期，且无汉、缅公文，第来路险远，跋涉逾年，宜受其所贡，给赏遣之，毋令赴京。报可。时缅势方张，剪除诸部，老挝亦折而入缅，符印俱失。

万历二十六年，缅败，老挝来归，奉职贡，请颁印。命复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抚镇官以闻。明年再颁老挝印。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云。其俗与木邦同，部长不知姓，有三等：一曰招木弄，一曰招木牛，一曰招木化。而为宣慰者，招木弄也，代存一子，绝不嗣。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车里，西北六十八程至云南布政司。

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八百媳妇国遣人入贡，遂设宣慰司。二十四年，八百土官刀板冕遣使贡象及方物。先是，西平侯沐英遣云南左卫百户杨完者往八百招抚，至是来贡。帝谕兵部尚书茹玮曰："闻八百与百夷构兵，仇杀无宁日。朕念八百宣慰远在万里外，能修职奉贡，深见至诚。今与百夷构兵，当有以处之。可谕意八百，令练兵固守，俟王师进讨。"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

永乐二年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刀招散遣人贡马及方物谢恩，命五年一朝贡。是岁，遣内官杨瑄赍敕谕孟定、孟养等部，道经八百大甸，为土官刀招散所阻，弗克进。三年遣使谕刀招散曰："朕特颁金字红牌，敕谕与诸边为信，以禁戢边吏生事扰害，用福尔众。诸宣慰皆敬恭听命，无所违礼。惟尔年幼无知，惑于小人孟乃朋、孟允公等，启衅生祸，使臣至境，拒却不纳。廷臣咸请兴师问罪，朕念八百之人岂皆为恶，兵戈所至，必及无辜，有所不忍。兹特遣司宾田茂、推官林桢赍敕往谕，尔能悔过自新，即将奸邪之人擒送至京，庶境土可保。其或昏迷不悛，发兵讨罪，孥戮不贷！"并敕西平侯沐晟严兵以待。以马军六百、步军一千四百护内官杨安、郁斌前往。又虑老挝乘车里空虚，或发兵掩袭，或与八百为援，可遣其部长率兵一万五千往备。三年，刀招你等遣使奉金缕表文，贡金结丝帽及方物。帝命受之，仍加赐予。西平侯沐晟奏："奉命率师及车里诸宣慰兵至八百境内，破其猛利石厓及者答二寨，又至整线寨。木邦兵破其江下等十余寨。八百恐，遣人诣军门伏罪。"乃以所陈词奏闻。因遣使敕谕车里、木邦等曰："曩者八百不恭朝命，尔等请举兵诛讨。嘉尔忠诚，已从所请。今得西平侯奏，言八百已伏罪纳款。夫有罪能悔，宜赦宥之。敕至，其悉止兵勿进。"遂敕晟班师。四年降敕诫谕刀招散，刀招散遣人贡方物谢罪。帝以不诚，却之。五年贡使复来谢罪，命礼部受之。

洪熙元年遣内官洪仔生赍敕谕刀招散。宣德七年遣人来贡，因奏波勒土酋常纠土雅之兵入境杀掠，乞发兵讨之。帝以八百大甸去云南五千余里，波勒、土雅皆未尝归化，劳中国为远蛮役，非计，止降敕抚谕而已。

正统五年，八百贡使奏："递年进贡方物，土民不识礼法，不通汉语。乞依永乐间例，仍令通事赍捧金牌、信符，催督进贡，驿路令军卒护送，庶无疏失。"从之。十年，给八百大甸宣慰司金牌、信符各一，以

前所给牌符为暹罗国寇兵焚毁也。

成化十七年，安南黎灏已破老挝，颂伪敕于车里，期会兵攻八百。其兵暴死者数千，传言为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归路，袭杀万余，交败还。土官刀揽那以报。黔国公沐琮奏："揽那能保障生民，击败交贼，救护老挝。交人尝以伪敕胁诱八百，八百毁敕，以象蹴之，请颁赏以旌忠义。"帝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彩币四表里以奖之。二十年，刀揽那遣人入贡。云南守臣言："交兵虽退，宜令八百诸部饬兵为备。"弘治二年，刀揽那孙刀整赖贡方物，求袭祖职。兵部言："八百远离云南，瘴毒之地，宜免勘予袭。"从之，仍给冠带。其地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自姚关东南行五十程始至。平川数千里，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属八百，北属车里。好佛恶杀，寺塔以万计。有见侵，乃举兵，得仇即已，俗名慈悲国。嘉靖间，为缅所并，其酋避居景线，名小八百。自是朝贡遂不至。缅酋应里以弟应龙居景迈城，倚为右臂焉。万历十五年，八百大甸上书请恢复，不报。初，四译馆通事惟译外国，而缅甸、八百如之，盖二司于六慰中加重焉。

列传第二百四 贵州土司

贵州，古罗施鬼国。汉西南夷牂牁、武陵诸傍郡地。元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兵威远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归附，即令以故官世守之，时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適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又田仁智等岁修职贡，最恭顺，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

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土兵者属兵部。其后府并为六，州并为四，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然贵州地皆崇山深菁，鸟道蚕丛，诸蛮种类，嗜淫好杀，畔服不常。霭翠归附之初，请讨其陇居部落。帝曰："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及仁智入朝，帝谕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各安其生，则汝可长享富贵。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二十一年，部臣以贵州逋赋请，帝曰："蛮方僻远，来纳租赋，是能遵声教矣。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蠲免。自今定其数以为常，从宽减焉。"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家，宜并罪。帝曰："蛮人鸱张鼠伏，自其常态，勿复问。"明初御蛮之道，其后世之龟鉴也夫。

○贵阳 思南思州附 镇远 铜仁 黎平 安顺 都匀 平越 石阡新添金筑安抚司附

贵阳府，旧为程番长官司。洪武初，置贵州宣慰司，隶四川。永乐十一年改隶贵州。成化十二年置程番府。隆庆三年移程番府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辖城北，司辖城南。万历时，改为贵阳军民府。领安抚司一，曰金筑；领长官司十八，曰贵竹，曰麻向，曰本瓜，曰大华，曰程番，曰韦番，曰方番，曰洪番，曰卧龙番，曰金石番，曰小龙番，曰罗番，曰大龙番，曰小程番，曰上马桥，曰卢番，曰卢山，曰平伐。其贵州宣慰司所领长官司九，曰水东，曰中曹，曰青山，曰札佐，曰龙里，曰白纳，曰底寨，曰乖西，曰养龙坑。

自蜀汉时，济火从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后五十六代为宋普贵，传至元阿画，世有土于水西宣慰司。霭翠，其裔也，后为安氏。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来归，赐名钦，俱令领原职世袭。及设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八番降者，皆令世其职。六年诏霭翠位各宣慰之上。霭翠每年贡方物与马，帝赐锦绮钞币有加。十四年，宋钦死，妻刘淑贞随其子诚入朝，赐米三十石、钞三百锭、衣三袭。时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刘淑贞闻止之，为走醞京师。帝既召问，命淑贞归，招香，赐以绮钞。十七年，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赐香锦绮、珠翠、如竟冠、金环、袭衣，而召晔还，罪之。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二十年，香进马二十三匹，每岁定输赋三万石。子安的袭，贡马谢恩。帝曰："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命礼部厚赏其使。二十五年，的来朝，赐三品服并袭衣金带、白金三百两、钞五十锭。香复遣其子妇奢助及其部长来贡马六十六匹，诏赐香银四百两，锦绮钞币有差。自是每岁贡献不绝，报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二十九年，香死，朝廷遣使祭之，的贡马谢恩。

正统七年，水西宣慰陇富自陈："祖父以来，累朝皆赐金带。臣蒙恩受职，乞如例。"从之。是时，宋诚之子斌年老，以子昂代，昂死，然代。十四年赐敕陇富母子，嘉其调兵保境之功。陇富颇骄。天顺三年，东苗之乱，富不时出兵，闻朝廷有意督之，乃进马谢罪，赐敕警之。富死，侄观袭。观老，子贵荣袭。巡抚陈仪以西堡狮子孔之平，由观与子贵荣统部众二万攻白石崖，四旬而克，家自馈饷，口不言功，特给观正三品昭勇将军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贵州城侧，管水东、贵竹等十长官司，皆设治所于城内，衔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至是总兵官为之请，许其以时巡历所部，趣办贡赋，听暂还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贵荣老，请以子佐袭，命赐贵荣父子锦纟宁。

先是，宋然贪淫，所管陈湖等十二马头科害苗民，致激变。而贵荣欲并然地，诱其众作乱。于是阿朵等聚众二万余，署立名号，攻陷寨堡，袭据然所居大羊肠，然仅以身免。贵荣遽以状上，冀令己按治之。会阿朵党泄其情，官军进讨。贵荣惧，乃自率所部为助。及贼平，贵荣已死，坐追夺，然坐斩。然奏世受爵土，负国厚恩。但变起于荣，而身陷重辟，乞分释。因从末减，依土俗纳粟赎罪。都御史请以贵筑、平伐七长官司地设立府县，皆以流官抚理。巡抚覆奏以蛮民不愿，遂寝。宋

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

时安万钟应袭，骄纵不法。汉民张纯、土目乌挂等导之游猎，酒酣，辄射人为戏。又尝挞其左右，为所杀。无子，其从弟万镒宜袭，镒以贼未获辞。乌挂等遂以疏族幼子普者冒万钟弟曰万钧告袭，承勘官入其贿，遂暂委钟妻奢播摄事。万镒悔不立，而恨乌挂之主其谋也，遂以兵袭乌挂，乌挂亦发兵相仇杀，皆以万钟之死为辞。巡按御史上其状，以万镒宜袭，但与乌挂相诬讦，宜各宥输赎。而枭杀钟者，并戍纯等，受其贿者亦罚治，诏如之。未几，镒死，子阿写幼，命以万铨借袭。万铨有助平阿向功，提督尚书伍文定为之请。万铨亦自陈其功，乞加参政衔，赐蟒衣，帝命赐以应得之服。后阿写长，袭职，改名仁。未几死，子国亨袭。淫虐，乃以事杀万铨之子信。信兄智与其母别居于安顺州，闻之，因告国亨反。巡抚王诤遽请发兵诛国亨，智遂为总兵安大朝画策，且约输兵粮数万。及师至陆广河，智粮不至。诤乃令人谕国亨，而止大朝毋进。兵已渡河，为国亨所败。国亨惧大诛，遣使哀辞乞降，朝廷未之许。巡抚阮文中至，檄捕诸反者，密使语国亨，亟出诸奸徒，割地以处安智母子，还所费兵粮，朝廷当待汝以不死。于是国亨悉听命，帝果赦不诛，而命国亨子民袭。国亨事起于隆庆四年，至成历五年乃已。国亨既革任，日遣人至京纳赂，为起复地。十三年，播州宣慰杨应龙以献大木得赐飞鱼服，国亨亦请以大木进，乞还给冠带诰封如播例。既而木竟不至，乃诿罪于木商。上怒，命夺所赉。国亨请补贡以明不欺，上仍如所请。

万历二十六年，国亨子疆臣袭职。会播州杨应龙反，疆臣亦以戕杀安定事为有司所案。科臣有言其逆节渐萌者，诏不问，许杀贼图功。疆臣奏称："播警方殷，臣心未白。"上复优诏报之。巡抚郭子章许疆臣以应龙平后还播所侵水西乌江地六百里以酬功，于是疆臣兵从沙溪入。有蜚语水西佐贼者，总督李化龙檄诘之，疆臣遂执贼二十余人，率所部夺落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应龙伏诛。初，应龙之祖以内难走水西，客死。宣慰万铨挟之，索水烟、天旺地，听还葬，其地遂为水西所据。及播州平，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隶蜀、黔，以渭河中心为界。总督王象乾代化龙，命疆臣归所侵播州地。子章奏言："侵地始于万铨，而非疆臣。安氏迫取于杨相丧乱之时，非擅取于应龙荡平之日。且臣曾许其裂土，今反夺其故地，臣无面目以谢疆臣，愿罢去。"象乾疏言："疆臣征番，歼应龙子惟楝不实，首功可知。至佯败弃阵，送药往来，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还侵地，不咎既往，已属国家宽大。若因其挟而予之，彼不为恩，我且示弱。疆臣既无功，不与之地，正所以全

抚臣之信。宜留抚臣罢臣，以为重臣无能与蕞尔苗噂沓者之戒。”于是清疆之议，累年不决。兵部责令两省巡按御史勘报，而南北言官交章诋象乾贪功起衅。科臣吕邦耀复劾子章纳贿纵奸，子章求去益力。象乾执疆臣所遣入京行贿之人与金，以闻于朝。然议者多右疆臣，尚书萧大亨遂主巡按李时华疏，谓：“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土司，得之土司，播固输粮，水亦纳赋，不宜以土地之故伤字小之仁，地宜归疆臣。”于是疆臣增官进秩，其母得赐祭，水西尾大之患，亦于是乎不可制矣。

三十六年，疆臣死，弟尧臣袭。四十一年，乌撒土舍谋逐安效良，尧臣以追印为名，领兵数万长驱入滇，直薄沾益州，所过焚掠，备极惨毒。朝廷方以越境擅兵欲加尧臣罪，而尧臣死。子位幼，命其妻奢社辉摄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崇明子寅犷悍，与社辉争地，相仇恨。而安邦彦者，位之叔父也，素怀异志，阴与崇明合。及崇明反，调兵水西，邦彦遂挟位叛以应之，位幼弱不能制。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率兵趋毕节，陷之，分兵破安顺、平坝、沾益。而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遂围贵阳，自称罗甸王，时天启二年二月也。巡抚李桠方受代，闻变，与巡按御史史永安悉力拒守。贼攻不能克，则沿岩制栅，断城中出入。镇将张彦芳将兵二万赴援，隔龙里不得进。贵州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贼战于江门而死。外援既绝，攻益急，城中粮尽，人相食，而拒守不遗余力。中朝方急辽，不之省。已，以王三善为巡抚，仓卒调兵食，大会将士，分兵二道进。三日抵龙头营，屡败贼兵，遂夺龙里。邦彦闻新抚自将大兵数十万，惧甚，遂退屯龙洞。前锋杨明楷率乌罗兵击死安邦俊，遂乘胜抵贵阳城下，先以五骑传呼曰：“新抚至矣。”举城欢呼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详《李桠》及《三善传》中。

贵阳围既解，邦彦远遁陆广河外。三善遣使谕社辉母子缚邦彦以降。大军至者日益众，三善欲因粮于敌。又诸军视贼过易，杨明楷营于三十里外。邦彦复纠诸苗来攻，师败，明楷为所执。邦彦势复张，合众欲再围贵阳。三善遣兵三路御之，破生苗寨二百余，擒万化等，焚其积聚数万。龙里、定番四路并通，诸苗畔者相继降。邦彦气夺不敢出，于鸭池、陆广诸要地掘堑屯兵，为自守计。时奢崇明为蜀兵所败，计穷投水西，与邦彦合。

三年，三善督兵攻大方贼巢，擒土司何中尉等，进营红崖。连破天台、水脚等七囤，夺其天险。别将亦破贼于羊耳，追至鸭池河，夺其战象。遂深入至红鸟冈，诸苗奔溃。三善率兵直入大方，奢社辉、安位焚

其巢，窜火灼堡，邦彦奔织金。位遂遣人赴镇远，乞降于总督杨述中。许之，令擒崇明父子自赎，一意主抚。而三善责并献邦彦，当并用剿，议不合。往返间已逾数月，邦彦得益兵为备。三善粮不继，焚大方，还贵州，道遇贼，三善为所害。邦彦率数万众来追，总理鲁钦力御之，大战数日，大军无粮，乘夜皆溃，钦自刭。贼烧劫诸堡，苗兵复助逆，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初，大方东倚播，北倚蔺，相为掎角。后播、蔺既平，贼惟恃乌撒为援，而毕节为四夷交通处。当三善由贵阳陆广深入大方百七十里，皆罗鬼巢窟，以失地利而陷。天启间，硃燮元为蜀督，建议滇兵出沾益，遏安效良应援，分兵于天生桥、寻甸等处，以绝其走；蜀兵临毕节，扼其交通之路，而别出龙场岩后，以夺其险；黔兵由普定渡思腊河，径趋邦彦巢，由陆广、鸭池捣其虚；粤西兵出泗城，分道策应；然后大军由遵义鼓行而前。寻以忧去，未及用。总督闵梦得继之，亦以贵州抵大方路险，贼惟恃毕节一路外通。我兵宜从永宁始，自永宁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凭而守，宜结营进逼。四十里为白岩，六十里为层台，又六十里为毕节。毕节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贼必并力来御，须重兵扼之，断其四走之路，然后遵义、贵阳克期而进，亦不果用。及是黔事棘，诏起燮元总督贵、云、川、广。于是燮元再莅黔，时崇祯元年也。

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其部众悉号元帅。悉力趋永宁，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将佯北，诱深入，度贼已抵永宁，分遣别将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邦彦分兵四应，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其背，急击之，贼大惊溃，崇明、邦彦皆授首。邦彦乱七年而诛。燮元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许归附。位竖子不能决，其下谋合溃兵来拒。燮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斩首万余级。复得向导，辄发窖粟就食，贼益饥。复遣人至大方烧其室庐，位大恐，遂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奏请许之，报可。而前助邦彦故宣慰宋万化之子嗣殷亦至是始剿灭。乃以宋氏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建城设官。燮元复遣兵平摆金五洞诸叛苗，水西势益孤。十年，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欲乘其敝郡县之。燮元奏未可骤，乃传檄土目，谕以威德，诸苗争纳土献印。贵阳甫定，而明亦旋亡矣。

思南，即唐思州。宋宣和中，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其地。元改宣慰司。明洪武初，析为二宣慰，属湖广。永乐十一年置思南府，领长官司四：曰水德江，曰蛮夷，曰沿河祐溪，曰朗溪。思州领长官司四：曰都坪峨异溪，曰都素，曰施溪，曰黄道溪。

初，太祖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杨琛来

归附，并纳元所授宣慰诰。帝以率先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以三品银印给之，并授琛为宣抚使。思州宣抚使田仁厚亦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于是命改思州宣抚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使，俱岁朝贡不绝。

二年，仁厚死，子弘正袭。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尝诣阙，诏令率其部长入朝。九年，仁智入觐，加赐织金文绮，并谕以敬上爱下保守爵禄之道。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遣官致祭，并敕送柩归思南。时思州田弘正与其弟弘道等来朝，帝命礼部皆优赐。十一年，仁智子大雅袭，奉表谢恩。命思南收集各洞弩手二千人，备征调。十四年，大雅入朝。十八年，思州诸洞蛮作乱，命信国公汤和等讨之。时寇出没不常，闻师至，辄窜山谷间，退则复出剽掠。和等师抵其地，恐蛮人惊溃，乃令军士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耕，使不复疑。久之，以计擒其魁，余党悉定，留兵镇之。二十年移思南宣慰于镇远。大雅来谢恩。思州宣慰弘正死，子琛袭。三十年，大雅母杨氏来朝。

永乐八年，大雅死，子宗鼎袭。初，宗鼎凶暴，与其副使黄禧构怨，奏讦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归诚，曲与保全，改禧为辰州知府。未几，思州宣慰田琛与宗鼎争沙坑地有怨。禧遂与琛结，图宗鼎，构兵。琛自称天主，禧为大将，率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杀其弟，发其坟墓，并戮其母尸。宗鼎诉于朝，屡敕琛、禧赴阙自辨，皆拒命不至，潜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为变。事觉，遣行人蒋廷瓒召之，命镇远侯顾成以兵压其境，执琛、禧械送京师，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遣人招诱台罗等寨苗普亮为乱，冀朝廷遣琛还招抚，以免死。帝闻而锢之。

以宗鼎穷蹙来归，得未减，令复职，还思南。而宗鼎必得报怨，以绝祸根。帝以宗鼎幸免祸，不自惩，乃更逞忿，亦留之。宗鼎出诽言，因发祖母阴事，谓与禧奸，实造祸本。祖母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帝命刑部正其罪，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命顾成剿台罗诸寨。成斩苗贼普亮，思州乃平。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两宣慰废，田氏遂亡。

正统初，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婚姻，皆从土俗，乞颁恩命。帝以土司循袭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论，继今悉依朝廷礼法，违

者罪之。景泰间，思南府奏府四面皆山，关隘五处，无城可守，乞发附近土军修筑。命巡抚王来经画之。

镇远，故为竖眼大田溪洞。元初，置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后改为镇远府。洪武五年改为州，隶湖广。永乐十一年仍改府，属贵州。领长官司二：曰遍桥，曰邛水十五洞。领县二：曰镇远，即金容金达、杨溪公俄二长官司地；曰施秉，即施秉长官司地也。洪武二十年，土官赵士能来朝，贡马。三十年，镇远鬼长菁等处苗民作乱，指挥万继、百户吴彬战死。都指挥许能率兵会偏桥卫军击败之，众散走。永乐初，镇远长官何惠言："每岁修治清浪、焦溪、镇远三桥，工费浩大。所部临溪部民，皆佯、儻、亻苗、佬，力不胜役，乞令军民参助。"从之。

宣德初，镇远邛水奥洞蛮苗章奴劫掠清浪道中，为思州都坪峨异溪长官司所获。其父苗银总劫取之，聚兵欲攻思州。因令赤溪洞长官杨通谅往抚，银总伏兵杀谅，又掠埂洞。命总兵官萧授调辰、沅诸卫兵万四千人剿之，会于清浪卫，指挥张名讨银总，克奥洞，尽杀其党，银总遁。正统三年革镇远州，以镇远、施秉二长官司隶镇远府。十二年，巡按御史虞祯奏："贵州蛮贼出没，抚之不从，捕之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臣观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径出入，彼得恃险为恶。若将江外山口尽行闭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设关堡，屯兵守御，又择寨长有才干者为办事官，庶毋疏虞。"从之。十四年命振偏桥卫，以被苗寇杀掠，不能自存，有司以请，从之。

天顺七年，镇守湖广太监郭闵奏："贵州洪江贼苗虫虾等纠合二千余人，伪称王侯，攻劫镇远屯寨。抚谕不服，请合兵进讨。"命总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入，贼退守平坤寨，官兵追至清水江，获虫虾，并斩贼首飞天侯、苗老底、额头等六百四十余人，并复黎平之赤溪湳洞，贼平。弘治十年改镇远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州，设流官。时土官碖父子罪死，土人思得流官，守臣以闻，报可。

万历末，邛水长官司杨光春贪暴，土目彭必信济之箕敛。苗不堪，将上诉改设流官，光春与必信遂谋反，言官兵欲剿诸苗，当敛金赎，得金五百余。都御史何起鸣讷知之，捕光春下狱，瘐死。于是每四户择壮兵一人，立四哨，不为兵者佐糗粮鱼盐，简土吏何文奎等掌之。必信复醵诸苗金，诉于朝，言巴也、梁止诸寨为乱，指挥使陶效忠不问，反索土官杨光春金而杀之。改旧例用新法，不便。书上，意自得，归谒知府王一麟。一麟缚之下狱，檄诸苗，言："若等十五洞所苦者，以兵饷月米三斗过甚耳。然岁给白虫铺米，每洞月八斗，他于平溪驿剩余征银两，

皆可足饷。我为若通之，毋为必信所诬。”苗皆悦服，乃坐必信罪。时有土舍杨载清者应袭推官，尝中贵州乡试，命于本卫加俸级优异之。

天启五年，巡抚傅宗龙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抚臣移镇偏桥，勿复回沅，凡思、石、偏、镇等处俾练兵万余人，平时以之剿苗，大征即统为督臣后劲，庶苗患宁而西贼之气亦渐夺矣。”报可。

铜仁，元为铜人大小江等处军民长官司。洪武初，改为铜仁长官司。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万历二十六年始改铜仁长官司为县治。领长官司五：曰省溪，曰提溪，曰大万山，曰乌罗，曰平头著可。乌罗者，本永乐时分置贵州八府之一也，所属有朗溪长官司、答意长官司、治古长官司，而平头著可长官司亦隶焉。

宣德五年，乌罗知府严律己言：“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甕桥诸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箪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为乱，招抚不从。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地，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事闻，命总兵官萧授及镇巡诸司议。于是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守之。兵力分，卒难扞御。贼四出劫掠，杀清浪卫镇抚叶受，势益獗。七年，巡按御史以闻，且言生苗之地不过三百余里，乞别遣良将督诸军殄灭。授言：“残苗吴不尔等遁入箪子坪，结生苗龙不登等攻劫湖广五寨及白崖诸寨，为患滋甚。宜令川、湖、贵州接境诸官军、土兵分路并力攻剿，庶除边患。”从之。既降敕谕授，言：“暴师久，恐蹉跌为蛮羞，或抚或剿，朕观成功，不从中制。

八年，授奏言：“臣受命统率诸军进攻贼巢，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贼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级，皆枭以徇，余党悉平。还所掠军民男妇九十八口，悉给所亲。获贼妇女幼弱一千六百余口，以给从征将士。”并械吴不跳等献京师。帝顾谓侍臣曰：“蛮苗好乱，自取灭亡，然于朕心，不能无恻然也。”授威服南荒，前后凡二十余年。

正统三年革乌罗府，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乱后残民无几，亦并革之，以乌罗、平头著可隶铜仁，以朗溪隶思南，从巡按御史请也。景泰七年，平头著可长官司奏其地多为蛮贼侵害，乞立土城固守，从之。成化十一年，总兵官李震奏：“乌罗苗人石全州，妄称元末明氏子孙，僭称明王，纠众于执银等处作乱，邻洞多应之。因调官军往剿，石全州已就擒，而诸苗攻劫未已。”命镇巡官设策抚捕，未几平。嘉靖二十

二年，平头苗贼龙桑科作乱，流劫湖广桂阳间，甚獗。帝以诸苗再叛，责激乱者，而起都御史万镗往讨之。明年，镗奏叛苗以次殄灭，惟龙母叟虽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命安置辽东。未几，龙子贤复叛。二十六年，湖贵巡按御史奏官军讨贼不力，降旨切责。三十九年，总兵官石邦宪剿之，擒首恶龙老罗等，遂平。

黎平，元潭溪地也。洪武初，仍各长官司。永乐十一年改置黎平、新化二府。宣德十年并新化入黎平。领长官司十三：曰潭溪，曰八舟，曰洪舟泊里，曰曹滴洞，曰古州，曰西山阳洞，曰湖耳，曰亮寨，曰欧阳，曰新化，曰中林验洞，曰赤溪湳洞，曰龙里。

初，洪武三年，辰州卫指挥刘宣武率兵招降湖耳、潭溪、新化、万平江、欧阳诸洞，于是诸洞长官皆来朝，纳元所授印敕。帝命皆仍其原官，以辖洞民，隶辰州卫。既改龙里长官司为龙里卫，又增立五开卫以镇之，隶思州。二十九年，清水江蛮金牌黄作乱，都司发兵捕之，金牌黄遁去。捕获其党五百余人，械至京，以其胁从，宥死，戍远卫。既有言金牌黄匿宣慰家者，诏勿问。三十年，古州洞蛮林宽者，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力战死之。宽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户纪达率壮士击之。达突阵杀数人，以枪横挑一人掷之，流矢中臂，达拔矢复战。贼惊曰：“是平茶纪蒙邪？”遁去。蛮称官为蒙云。已，复炽，命湖广都指挥使齐让为平羌将军，统兵五万征之。既以让逗遛，命杨文代之。又命楚王桢、湘王柏各率护卫兵进讨，城铜鼓卫。未几，让擒宽等，械入京，诛之。三十一年复平其余党，并俘获三十冈等处洞蛮二千九百人以归，遂班师。

永乐五年，寨长韦万木来朝，自陈所统四十七寨，乞设官。因设西山阳洞长官司，以万木为屯长。宣德六年改永从蛮夷长官司为永从县，置流官，以土官李瑛绝故也。又割思州新溪等十一寨隶黎平赤溪湳洞长官司。正统四年，计砂苗贼苗金虫等纠合洪江生苗，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名号，劫掠四出，命都督萧授调兵剿之。贼首苗总牌等为都督吴亮所戮，洪江生苗遂诣军门降。授谕遣之，命千户尹胜诱执苗金虫，斩以徇。

景泰五年，巡抚王永寿以苗贼蒙能攻围龙里、新化、铜鼓诸城，乞调兵剿之。时贼欲取龙里为巢穴，攻破亮寨、铜鼓、罗围堡诸城，都指挥汪迪为贼所杀。朝议以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统湖广诸军讨之。蒙能纠贼众三万出攻平溪卫，瑛遣指挥郑泰等以火枪攻，毙贼三千人，能亦死。而能党李珍等尚煽惑苗众，官军计擒之，克复铜鼓、藕洞，连破

鬼板等一百六十余寨，覃洞、上隆诸苗悉降。

天顺元年，镇守太监阮让言："东苗为贵州诸苗之首，负固据险，僭号称王，逼胁他种，东苗平则诸苗服。臣会同方瑛计议，并请师期。"于是颁谕四川、湖广诸宣慰、宣抚会师讨贼。三年，督理军务都御史白圭以谷种山箐，乃东苗羽翼，宜先剿。因同瑛进青崖，令总兵李贵进牛皮箐，参将刘玉进谷种，参将李震进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车坝等一百十七寨。诸将复合兵青崖，攻石门山，克摆伤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进攻董农、竹盖、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贼首干把猪退守六美山。合兵大进，斩五千余级，生擒干把猪，送京师伏诛。先是，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赋逃入苗中，诡称唐后，聚众万余，僭称王，建元武烈。署故贼首蒙能子聪为总兵官，遗之银印敕书，纵兵剽掠，震动远近。至是为李震所败，余贼大溃。添保仅以身免，潜入鬼池及绞洞诸寨，复煽诸苗劫攻中林、龙里，亦为震擒，伏诛。

万历二十八年，皮林逆苗吴国佐、石纂太等作乱。国佐本洪州司特洞寨苗，颇知书，尝入永从学为生员，素桀黠，皮林诸苗推服之。因娶叛人吴大荣妾，为黎平府所持，遂反。自称天皇上将，阳听抚而阴与播贼通。纂太亦自称太保，杀百户黄钟等百余人，与国佐合兵围上黄堡。参将黄冲霄讨之，败绩。杀守备张世忠，焚五开，破永从县，围中潮所。总兵陈良玭、陈璘合湖、贵兵进讨，亦失利，国佐益横。二十九年命巡抚江鐸会兵分七路进剿，苗据险不出。陈璘潜师夺隘，纵火焚其巢。国佐逃，擒之，纂太亦为他将诱缚，皆伏诛。

安顺，普里部蛮所居。元世祖置普定府，成宗时改普定路，又为普安路，并属云南。洪武初为普定府，十六年改为安顺州，隶四川。正统三年改属贵州。万历中改安顺军民府，以普安等州属焉。普安，故军民府也，初隶云南，寻废为卫。永乐间改为州，始隶贵州，领长官司二：曰宁谷，曰西堡。

洪武五年，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甕来朝，遂命适尔为知府，许世袭。六年设普定府流官二员。十四年城普定。十五年，普定军民知府者额来朝，赐米及衣钞，命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十六年，者额遣弟阿昌及八十一砦长阿窝等来朝。二十年诏征普定、安顺等州六长官赴京，命以银二十万备籴，遣普定侯陈桓等率诸军驻普安屯田，明年，越州叛苗阿资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将军傅友德击走之，旦诣军门降，遂改军民府为指挥使司。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奏普安百夫长密即叛，杀屯田官军及驿丞试百户。调指挥张泰讨之于盘江

木窄关，官军失利。更调指挥蒋文统乌撒、毕节、永宁三卫军剿之，乃遁。二十六年，普定西堡长官司阿德及诸寨长作乱，命贵州都指挥顾成讨平之。二十八年，成讨平西堡土官阿傍。三十一年，西堡沧浪寨长必莫者聚众乱，阿革傍等亦纠三千余人助恶。成皆击斩之，其地悉平。

永乐元年，故普安安抚者昌之子慈长言："建文时父任是职，宜袭，吏部罢之。本境地阔民稠，输粮三千余石，乞仍前职报效。"命仍予安抚。十三年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十四年，慈长谋占营长地，且强娶民人妻为妾，杀其夫，阉其子。事闻，命布政司孟骥按状。慈长纠兵万余围骥，骥以计擒之，逮至京，死于狱。

天顺四年，西堡蛮贼聚众焚劫，镇守贵州内官郑忠、右副总兵李贵请调川云都司官兵二万，并贵州宣慰安陇富兵二万进剿。至阿果，擒贼首楚得隆等，斩首二百余级。余贼奔白石崖，复斩级七百余，焚其巢而还。十年，安顺土知州张承祖与所属宁谷寨长官顾钟争地仇杀。下巡抚究治，命各贡马赎罪。

成化十四年，贵州总兵吴经奏，西堡狮子孔洞等苗作乱，先调云南军八千助防守。闻云南有警，乞改调沅州、清浪诸军应援。十五年，经奏已擒斩贼首阿屯、坚娄等，以捷闻。

弘治十一年，普安州土判官隆畅妻米鲁反。米鲁者，沾益州土知州安民女也，适畅被出，居其父家。畅老，前妻子礼袭，父子不相能。米鲁与营长阿保通，因令阿保讽礼迎己，礼与阿保同烝之。畅闻怒，立杀礼，毁阿保寨。阿保挟鲁与其子阿鲊等攻畅，畅走云南。时东宁伯焦俊为总兵官，与巡抚钱钺和解之。鲁于道中毒畅死，遂与保据寨反。畅妾曰适乌，生二子，别居南安。米鲁欲并杀之，筑寨围其城。又别筑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鲊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号无敌天王，出入建黄纛，官兵不能制，镇巡以闻。发十卫及诸土兵万三千人分道进，责安民杀贼自赎。民乃攻斩阿保父子于查剌寨，米鲁亡走。焦俊等责安民献鲁，民阴资鲁兵五百袭杀适乌及其二子，据别寨杀掠，又自请袭为女土官。镇巡官皆受鲁赂，请宥鲁。严旨切责，必得鲁乃已。贵州副使刘福阴索赂于鲁，故缓师。贼益炽，官兵败于阿马坡，都指挥吴远被掳，普安几陷。帝命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巡抚陈金、都指挥李政进剿，破二十余寨。鲁窜马尾笼，官兵围之，就擒，伏诛。安民自辨，得赦。正德元年，畅族妇适擦袭土判官，赴京朝贡，帝嘉之。或曰适擦亦畅妾云。

西堡阿得、狮子孔阿江二种，皆革僚也。初据沧浪六寨，不供常

赋。土官温恺惧罪自缢，其子廷玉请免赋，不允。往征，为其寨长乜吕等所杀。六年，廷玉弟廷瑞诉于守臣，会乜吕死，指挥杨仁抚其众。巡抚萧翀请令其输赋，免用兵，从之。

都匀，元曰都云。洪武十九年置都匀安抚司。二十九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永乐十一年改隶贵州。弘治七年置府，领州二，曰麻哈，曰独山，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地。领县一，曰清平，即清平长官司地也。领长官司八：属府者曰都匀，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六洞；属独山者曰九名九姓，曰丰宁；属麻哈者曰乐平，曰平定。洪武二十二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四千七百余级，擒获六千三百九十余人，收降寨洞一百五十二处。二十三年城都匀卫，命指挥同知董庸守之。二十五年，九名九姓蛮乱，命何福平之。二十八年，丰宁三蓝等寨乱，命顾成平之。二十九年，平浪蛮杀土官王应名，都指挥程暹平之。应名妻吴携九岁子阿童来诉，诏予袭。永乐四年，镇远侯顾成招谕合江州十五寨来归。

宣德元年，平浪贼纪那、阿鲁等占副长官地，杀掠叶果诸寨，招谕不听。诏萧授平之。七年，陈蒙烂土副长官张勉奏，所司去卫远，地连古州生苗，与广西僚洞近，化从寨长韦翁同等煽乱，乞立堡，并请调泗城州土兵一千镇守，从之。九年，翁同纠下高太刀蛮合广西贼韦万良等恣杀掠。指挥陈原讨擒万良等三人，翁同遂听抚，而落昌、蔡郎等四十寨仍聚众拒敌。总兵萧授遣指挥顾勇进讨，平之。

成化十四年，陈蒙烂土长官司张镛奏："夭坝干贼首赍果侵掠，请于所侵大陈、大步等寨设一司，隶安宁宣抚。"而丰宁长官司杨泰亦奏峰峒陆光翁等聚烂土为乱。先是，宣慰杨辉平夭坝干后，即湾溪立安宁宣抚司。烂土诸苗恶其逼己，至是果等既攻陷夭漂，遂围丰宁。时辉已致仕，子爱承袭，力弗支，求援于川、贵二镇。各奏闻，命仍起辉，会兵讨之。十六年，镛复奏赍果纠合九姓、丰宁并荔波贼万人，攻剽愈亟。帝责诸守臣玩寇。于是巡抚谢杲言："自天顺四年以来，诸苗攻劫舟溪等处，不靖至今。"乃命镇守太监张成、总兵吴经相机剿抚。二十年，烂土苗贼龙洛道潜号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丰宁长官杨泰与土目杨和有隙，诱广西泗城州农民九千，于鋋坑等一百余寨杀掠，于是苗患愈盛。弘治二年，苗贼七千人攻围杨安堡，都指挥刘英统兵觇之，为所困。命镇巡官往援，乃得出。五年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瓒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七年，诸军分道进剿，令熟苗诈降于贼，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一百十余寨，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

正德三年，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镇巡以闻，言："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阵亡。子琮幼，弟贵署之。及琮长，仍袭，传至钦三世。敏不得以贵故妄争。"诏可之。

嘉靖十五年，平浪叛苗王聪攻夺凯口屯，执参将李佑等。初，王阿向先世为土官，为王仲武先人所夺，至阿向，与仲武争印煽乱。总兵杨仁、巡抚陈克宅平之，斩阿向等，尽逐其党，以地属都匀府，改名灭苗镇。仲武因诸苗失业，阴为招复，旋科索之。诸苗不胜怨，遂推阿向余孽王聪、王佑为主。巡按杨春芳遣李佑等抚谕之，贼质佑等，乞还土田官印，乃释之三月不克，复调宣慰安万铨兵合剿。万铨力战破贼，聪等皆伏诛，前后斩首二百六十余级，降苗寨一百五十余，男妇二万余口。捷闻，叙功赏赉有差。又有黑苗曰夭漂者，在湖、贵、川、广界，与者亚鼎足居。万历六年，夭漂请内附。都御史遣指挥郭怀恩及长官金篆往问状，而阻于者亚，乃远从丹彰间道通夭漂。会苗坪、党银等亦以格于者亚不得通，都御史王缉遣使责者亚部长阿斗。斗愿归附平定，缉谓斗故养善牌部，何故欲属平定，必有他谋。下吏按验，果得实，盖欲往平定借诸蒙兵袭养善，皆内地奸人夭金贵等导之。遂治金贵罪，以者亚仍属养善，路遂通。于是苗坪、夭漂皆请奉贡赋，比编氓，名其地曰归化，隶都匀府。凡使命往来，自生齿以上，悉跪拜迎送，夹驺从行，前吹芦笙，唱蛮歌，呼导而驰。事闻，帝嘉之。七年，者亚、阿斗以反诛，乃罢乐平吏目，增设麻哈州州判一员，令居乐平司，以养鹅、者亚、羊肠诸苗属之。

初，者亚、阿斗反，答干寨阿其应之。斗诛，阿其屡犯顺。十四年，土舍吴楠、王国聘虑阿其叵测祸及己，请以答干、鸡贾、甲多诸寨属蒙诏，立宣威营，岁输赋。独阿其不服，引者亚残苗围宣威营大噪，曰："此我地，谁令尔营此？"蒙诏常征秋税，阿其度使至，以血衅门，令勿通。居常张伞鼓角，绘龙凤器，遂与鸡贾、甲多、仰枯诸苗击牛酒为誓，劫归化，官兵不敢近。独山土吏蒙天眷愿以兵进剿，乃使人佯言，汉已黜蒙诏，令以宣威营地还阿其，旦暮撤兵去矣。阿其乃亲驰乐邦牛场诇视，言人人同，遂弛备。天眷骤入，斩阿其，鸡贾、甲多皆降。其属蒙诏者，自答干、鸡贾、甲多外，有塘蛙、当井、斗坡等十七寨。小桥熟苗龙木恰视寨事，年老，子俸袭，颁粮者遂不及恰，恰辄夺俸之有以为养。俸诉于官，官逮问恰，非罪之也。恰辄锁汉使，已而逐之曰："速去，此我家事，再来我当以乌鸡诸寨践汉边矣。"官以计擒之，死狱中。无何，龙化龙羊山苗引川苗作乱，曰："汉无故杀苗，苗请报之。"官军战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招谕令降，待以不死，于是诸苗皆

散，俸视事如故。

四十三年，平州长官杨进雄凶恶，土人苦之。雄无子，以兄继禄子珂为后，既生子治安，而疏珂。珂怨雄，雄乃夺珂财产，并其父逐之。珂颇得民心，遂为乱，据唐宿坤，攻雄。雄败走，屠其家。各上疏讦奏，诏推问。都御史赵鈇以雄不法，逮之狱，檄独山土酋蒙继武谕珂归命，许改土为流以安之。治安计不便，乃阴许以六洞赂继武借兵。继武乃发兵攻珂，复平州，珂走广西之泗城。继武遂屯耕六洞地，六洞民不服，复助珂，与继武相攻。珂复据平州。巡抚吴岳招降其父继禄，六洞乃安。

平越，古黎峨里。元为平月长官司。洪武十四年置卫。十七年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万历中，始置府，置贵州。领州一，曰黄平，即黄平安抚司地。领县四：曰平越，曰湄潭，曰甕安，即甕水、草塘二长官司地；曰余庆，即白泥、余庆二长官司地。领长官司一，曰扬义。初，洪武八年，贵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余寨苗把具、播共桶等连结苗、僚二千作乱，平越安抚司乞兵援，命指挥同知胡汝讨之。九年，黄平蛮僚都麻堰乱，宣抚司捕之，不克，千户所以兵讨之，亦败。乃命重庆诸卫合击，大破之，平其地。十九年，平越卫麻哈苗杨孟等作乱，命傅友德平之。时麻哈长官宋成阵殁，命其子袭。二十二年，察陇、牛场、乾溪苗乱，傅友德平之。二十三年命延安侯唐胜宗往黄平、平越、镇远、贵州诸处训练军士，提督屯田，相机剿寇。

正统末，镇远蛮苗金台伪称顺天王，与播州苗相煽乱，遂围平越、新添等卫。半年城中粮尽，官兵逃者九千余人，贵州东路闭。时王骥征麓川，班师过其地，不之顾。景泰元年命保定伯梁珤佩平蛮将军印督师进剿，大破之，平八十余寨，擒贼首王阿同等，平越诸卫围乃解。二年，都御史王来奏，贵州苗韦同烈聚众于兴隆之截洞，复攻平越、清平等卫。梁珤自沅州发兵由东路，都督方瑛由西路，合兵兴隆，击破之，同烈退保香炉山。瑛由龙场，都督陈友由万潮山，都督毛福寿由重安江，攻破黎树、翁满等三百余寨，斩三千余级，招抚衮水等二百余寨，合兵香炉山下。众缚同烈降，械至京。五年，副总兵李贵奏，黎从等寨贼首阿拿、王阿傍、苗金虎等伪号苗王，与铜鼓诸贼相应，乞加兵。七年，巡抚蒋琳奏，剿苗贼于平越，斩四百余级。其阿傍等据车碗寨，仍为乱于清平、平越地方，杀指挥王□巳，据香炉山，掠偏桥。

正德十一年命巡抚秦金剿之。初，黔、楚之交，群苗啸聚，连寨相望。而香炉山周回四十里，高数百寻，四面徒绝，其上平衍，向为叛苗

巢穴。阿傍等据之，纠诸寨苗作乱。巡抚邹文盛、总兵官李昂等分汉、土兵为五，克其前栅。密遣人援崖先登，杀贼守路者，众蚁附而上，焚贼巢，擒阿傍，余贼犹坚守不下。参将洛忠等诡言招抚，自山后击之，歼焉。遂移师龙头、黎、兰等寨，悉破之，贼遂平。

天启四年，凯里土司杨世慰叛，合安邦彦兵与平茶群苗来修怨，复窥香炉山，摇动四卫，梗塞粮运。总督杨述中檄总兵鲁钦驰至清平，相机进剿，调副使颜欲章等为后援。钦督将领攻破岩头，分遣朗溪司田景祥截平茶贼援。用药弩及砲杀伤贼众，贼乘夜远遁。自是不敢再窥炉山，四卫得安。

石阡，本思州地。永乐十一年置府，隶贵州，领长官司四：曰石阡，曰苗民，曰葛彰葛商，曰龙泉坪。宣德六年，葛彰葛商长官安民奏："前以官钞籴粮储备，令蛮民守视。溪洞险僻，无所支用，恐岁外腐烂，赔纳实难，请以充有司祭祀过使廪给之用。"纵之。万历中，改龙泉坪为县。

新添卫，故麦新地也。宋时克麦新地，乃改为新添。元置新添葛蛮安抚司。洪武四年置长官司。二十三年改为卫。二十九年置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曰新添，曰小平伐，曰把平寨，曰丹平，曰丹行。洪武五年春，新添安抚宋亦怜真子仁来朝。其秋，平伐、芦山、山木等砦长来降。七年，平伐、谷霞、谷浪等苗攻劫的敖诸寨，指挥佥事张岱讨之。岱攻谷峡、剌向关破之，追至的敖，大破之，擒的令、的若而还，蛮大詟。

永乐二年置丹行、丹平二长官。宣德元年，新添土舍宋志道纠洞蛮肆掠，萧授讨擒之。九年，丹行土舍罗朝煽诱寨长卜长、逃民罗阿记等侵占卧龙番长官龙保地，又攻猱平寨焚劫。时苗民素惮指挥李政，尚书王骥因奏遣政往抚谕。景泰二年，苗贼有在新添行劫，聚于西庐者，官军破之以闻。成化九年，以旱灾免新添卫粮。

万历三十四年，贵州巡抚郭子章讨平贵州苗，斩获苗长吴老乔、阿伦、阿皆等十二人，招降男妇甚众。先是，东西二路苗名曰仲家者，盘踞贵龙、平新之间，为诸苗渠帅。其在水硠山介于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窥黔自平播后财力殚竭，有轻汉心，经年剽掠无虚日。子章奏讨之，命相机进兵。子章乃命总兵陈璘、参政洪澄源率官军五千，益以土兵五千，攻水硠山。监军布政赵健率宣慰土兵万人，使游击刘岳等督之。及两路会师，皆九十余日而克。二寇既平，专命总兵

陈璘率汉、土兵五千移营新添，进攻东路苗，不一月复克其六箐，诸苗尽平。

金筑安抚司，洪武四年，故元安抚密定来朝贡马，诏赐文绮三匹，置金筑长官司，秩正六品，隶四川行省，以密定为长官，世袭。十四年敕劳密定曰："西南诸部虽归附，然暂入贡而已。尔密定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其诚可嘉，故遣特使往谕，俟班师之日，重劳尔功。"升金筑长官司为安抚司，仍以密定为安抚使，予世袭。十六年，密定遣使贡方物。十八年，密定遣弟保珠来贡。二十九年以金筑安抚司隶贵州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初年，金筑安抚得垛来朝，赐绒锦文绮。洪熙、宣德改元，皆贡马。十年，直隶贵州布政司。正统五年，安抚金镛贡马。成化、弘治、隆庆时历朝贡。万历四十年，吏部覆巡抚胡桂芳奏："金筑安抚土舍金大章乞改土为流，设官建治，钦定州名，铸给印信，改州判为流官。授大章土知州，予四品服色，不许管事。子孙承袭，隶州于贵阳府。"遂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

列传第二百五 广西土司

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 ，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滇为埒。今就其尤著者列于篇。观其叛服不常，沿革殊致，可以觇中国之德威，知夷情之顺逆，为筹边者之一助云。

○广西土司一

△桂林 柳州 庆远 平乐 梧州 浔州 南宁

桂林，自秦置郡，汉始安，唐桂州，天宝改建陵，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初，改桂林府为广西布政司治所，属内地，不当列于土司。然广西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而无地无瑶、僮。桂林之古田，平乐之府江，浔州之藤峡，梧州之岑溪，皆烦大征而后克，卒不能草薙而兽狝之，设防置戍，世世为患，是亦不得而略焉。

洪武七年，永、道、桂阳诸州蛮窃发，命金吾右卫指挥同知陆龄率兵讨平之。二十二年，富川县逃吏首赐纠合苗贼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元善等，往来劫掠。广西都指挥韩观遣千户廖春等讨之，擒杀大孝等二百余人。观因言："灵亭乡乃瑶蛮出入地，虽征剿有年，未尽殄灭，宜以桂林等卫羸余军士，置千户所镇之。"诏从其请。二十七年，全州灌阳等县平川诸源瑶民，聚众为乱。命湖广、广西二都司发兵讨之，擒杀千四百余人，诸瑶奔窜遁去，置灌阳守御千户所。初，灌阳县隶湖广，因广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贼作乱，攻击县治，诏宝庆卫指挥孙宗总兵讨平之。县丞李原庆因奏灌阳去湖广远，隶广西近，遂以灌阳隶桂林府千户所，命广西都指挥同知陶瑾领兵筑城守之。

永乐二年，总兵韩观奏："浔、桂、柳三郡蛮寇黄田等累行劫掠，杀掳人畜。已调都指挥硃辉追剿，斩获颇多。寻蒙遣官赍敕抚安，其黄田等瑶皆已向化，悉归所掳人畜。"帝命观，复业者善抚恤之。宣德六年，都督山云奏："广西左、右两江设土官衙门大小四十九处，蛮性无常，仇杀不绝。朝廷每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理断，缘诸处皆瘴乡 ，兼有蛊毒，三年之间，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不完。今同众议，凡土官衙门军务重事，径诣其处。其余争论词讼，就所近卫理之。"报可。

景泰五年，广西古丁等洞贼首蓝伽、韦万山等，纠合蛮类，劫掠南

宁、上林、武缘诸处。镇守副总兵陈旺以闻，诏令总督马昂等剿捕之。初，桂林、古田僮种甚繁，最强者曰韦，曰闭，曰白，而皆并于韦。贼首韦朝威据古田，县官窜会城，遣典史入县抚谕，烹食之。弘治间，大征，杀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正德初再征，杀通判、知县、指挥等官。嘉靖初，又征之，杀指挥舒松等。时韦银豹与其从父朝猛攻陷洛容县，据古田，分其地为上、下六里。银豹出掠，挟下六里人行，而上六里不与焉。四十五年，提督吴桂芳因其闲，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抚谕之，诸僮复业者二千人，银豹势孤请降。久之，复猖獗，尝挟其五子据凤皇、连水二寨，袭杀昭平知县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库，杀署事参政黎民衷，缒城而去，官军追不及。久之，临桂、永福各县兵群起捕贼，始得贼党扶嫩、土婆显等三十余人于各山寨中。

时首恶未获，隆庆三年，朝议以广西专设巡抚，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佥都御史以往。正茂至，奏请剿贼，合土汉兵十万，集众议。时八寨助逆，众议先剿，敕书亦有先平八寨，徐图古田之语。正茂独不谓然，先给榜谕八寨，八寨听命。然后分兵七哨，以总兵俞大猷统之，使副总兵门崇文，参将王世科、黄应甲，都司董龙、鲁国贤，游击丁山等各领一哨，复分土兵为二队，更番清道，必先清数里而后行。及至其巢，合营攻之，斩七千四百六十余级，生擒朝猛，枭于军，俘获男女千余口。银豹穷蹙，择肖己者斩首献，捷闻。既而生缚银豹并其子扶枝胶送京师，斩之。古田平。乃并八寨与龙哈、咘咳为十寨，立长官司，以黄昌等为长官及土舍，听守御调度。更升古田县为永宁州。已而永宁僮韦狼要与其党黄银成有隙，相仇杀，常安巡检欲穷治之。狼要遂与右江荔浦山湾诸僮称乱。命指挥徐民瞻将兵捕之，民瞻伏兵执狼要，诸瑶大讧。总制殷正茂、巡抚郭应聘乃檄征田州、向武、都康诸土兵，属参将王瑞进剿，斩廖金鉴、廖金盏、韦银花、韦狼化等。万历六年，总制潜云翼、巡抚吴文华大征河池、咘咳诸瑶，斩首四万八百余级，岭表悉平。

柳州置自唐贞观中，明初移治于马平。所属州二，县十。内属千余年，惟上林县尚为土官，而宾、象、融、罗诸瑶蛮蟠结为寇，城外五里即贼巢，军民至无地可田。后屡加征剿，置土巡检于各峒隘，稍称宁焉。

洪武二年，中书省臣言："广西诸峒虽平，宜迁其人入内地，可无边患。"帝曰："溪洞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何必迁也。"

永乐七年，柳州道村寨蛮韦布党等作乱，都指挥周谊率兵讨擒之。命斩布党，枭其首于寨。广西洞蛮韦父、融州罗城洞蛮潘父旂各聚众为乱，柳州等卫官军捕斩之。九年，宾州迁江县、象州武仙县古逢等洞蛮僚作乱。诏发柳州、南宁、桂林等卫兵讨之。十四年，融州瑶民作乱，官军讨平之。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常任本州巡检，有兵僮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帝不许。十九年，融县蛮贼五百余人，群聚剽掠，广西参政耿文彬率民兵会桂林卫指挥平之。柳州等府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男女三万三千余口，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初，韦公等倡乱，僮民多亡入山谷，与之相结。事闻，遣御史王煜等招抚复业，至是俱至，仍隶籍为民。

宣德初，蛮寇覃公旺作乱，据思恩县大、小富龙三十余峒，固守险阻，以拒官军。总兵官顾兴祖等督兵分道攻之，斩公旺并其党千五十余人。捷至，帝曰："蛮民亦朕赤子，杀至千数，岂无胁从非辜者。以后宜开示恩信，抚慰而降之，如贾琮戍交州可也。"元年，柳州僮首韦敬晓等归附。二年，广西三司奏："柳庆等府贼首韦万黄、韦朝传等聚众劫杀为民害。"敕兴祖进兵剿平之。

怀远为柳州属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绥、黎平，诸瑶窃据久。隆庆时，大征古田，怀远知县马希武欲乘间筑城，召诸瑶役之，许犒不与。诸瑶遂合绳坡头、板江诸峒，杀官吏反。总制殷正茂请于朝，遣总兵官李锡、参将王世科统兵进讨。官兵至板江，瑶贼皆据险死守。正茂知诸瑶独畏永顺钩刀手及狼兵，乃檄三道兵数万人击太平、河里诸村，大破之，连拔数寨，斩贼首荣才富、吴金田等，前后捕斩凡三千余，俘获男妇及牛马无算。事闻，议设兵防，改万石、宜良、丹阳为土巡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

万历元年，洛容知县邵廷臣以养归，主簿谢漳行县事。会上元夜，单骑巡檄山中。僮蛮韦朝义率上油、古底诸僮夜半出掠，逐漳，追至城，杀漳，夺县印去。是夜，指挥硃昌胤、土巡检韦显忠共提兵决战，斩首三十一级，兵校文斌获朝义，夺还县印，守巡官以闻。乃命总兵李锡，参将王瑞、康仁等剿之，破上油、古底诸寨，斩覃金狼等二千八百三十余级，俘二百二十余人，牛马器械称是。后残僮黄朝贵复合融县瑶号万人，声言欲入富福镇。王世科复引兵击之，斩五十余人。始洛容在万山中，城小无雉堞，县官皆寓府城，知县余涵请迁城于白龙岩，不果，至是谢漳遂及于难。

又韦王朋者，马平僮也。初平马平时，因建营堡，使土舍韦志隆提

兵屯其地。王朋视堡兵如仇，常率东欧、大产诸蛮要挟营堡。兵备周浩使千总往抚，遂杀千总，劫村落，总兵王尚父剿平之。

庆远，秦象郡，汉交阯、日南二郡界，后沦于蛮。唐始置粤州，天宝初，改龙水郡，属岭南道，乾符中，更宜州。宋升庆远军节度，咸淳初，改庆远府。元为庆元路。洪武元年仍改庆远府。时征南将军杨文既平广西，二年，行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护首来款附，宜如宋、元制，录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灭。"帝从之，诏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置安抚使、同知、副使、经历、知事各一员，以天护为同知，王毅为副使。三年，行省臣言："庆远故府也，今为安抚司，其地皆深山旷野，其民皆安抚莫天护之族。天护素庸弱，宗族强者，动肆跋扈，至杀河池县丞盖让，与诸蛮相煽为乱，此岂可姑息以胎祸将来。乞罢安抚司，仍设府置卫，以守其地。"报可。乃命莫天护赴京。七年，赐广西土官莫金文绮六匹，置南丹州，隶庆远府，以莫金为知州。八年，那地县土官罗貌来朝，以貌知县事。

二十八年，都指挥韩观率兵捕获宜山等县蛮寇二千八百余人，斩伪大王韦召，伪万户赵成秀、韦公旺等，传首京师。时岭南盛暑，官军多病瘴，帝命观班师。南丹土官莫金叛，帝命征南将军杨文，龙州平后，移师讨南丹、奉议等处。龙州赵宗寿来朝谢罪，贡方物。大军进征奉议，调参将刘真分道攻南丹，破之，执莫金并俘其众。后遣宝庆卫指挥孙宗等分兵击巴兰等寨，蛮僚惧，焚寨遁去，官兵追捕斩之，蛮地悉定。诏置南丹、奉议、庆远三卫，以官军守之。

二十九年，广西布政司言："新设南丹等三卫及富川千户所，岁用军饷二十余万石，有司所征，不足以给。"帝命俱置屯田，给耕种。寻遣中使至桂林等府市牛给南丹、奉议诸卫军士。都指挥姜旺、童胜率兵抵思恩县镇宁等村洞，杀获叛蛮三千余人，降一千一百余户，得故宋铜印一来上。

永乐二年，庆远府言："忻城、宜山二县洞蛮陈公宣等出没为寇，请剿捕。"帝命都指挥硃辉亲往抚谕，公宣等相率归附，凡千三十五户。荔波县民覃真保上言："县自洪武至今，人民安业，惟八十二洞瑶民未隶编籍。今闻朝廷加恩抚绥，咸愿为民，无由自达，乞遣使招抚。"乃命右军都督府移文都督韩观遣人抚谕，其愿为民者，量给赐赉，复其徭役三年。

宣德五年，总兵官山云讨庆远蛮寇，斩首七千四百，平之。九年，云奏："思恩县蛮贼覃公砦等累年作乱，今委都指挥彭义等率兵剿捕，斩贼首梁公成、潘通天等枭之，仍督官军搜捕余党。"帝赐敕慰劳。又奏："庆远、郁林等州县蛮寇出没，必宜剿除，而兵力不足。"帝命广东都司调附近卫所精锐士卒千五百人，委都指挥一员，赴广西，听云调用。十年，南丹土官莫祯来朝，贡马，赐彩币。正统四年，莫祯奏："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来，地方宁靖。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其出没。每调军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漏泄军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是以兵连祸结无宁岁。臣窃不忍良民受害，愿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总理府事，而臣专备蛮贼，务擒捕殄绝积年为害者。其余则编伍造册，使听调用。据岩险者，拘集平地，使无所恃。择有名望者立为头目，加意抚恤，督励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如贼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诳罔之罪。"帝览其奏，即敕总兵官柳溥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

弘治九年，总督邓廷瓒言："广西瑶、僮数多，土民数少，兼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乞令东兰土知州韦祖鋐子一人，领土兵数千于古田、兰麻等处拨田耕守，候平古田，改设长官司以授之。"廷议以古田密迩省治，其间土地多良民世业，若以祖鋐子为土官，恐数年之后，良民田税皆非我有。欲设长官司，祇宜于土民中选补。廷瓒又言："庆远府天河县旧十八里，后渐为僮贼所据，止余残民八里，请分设一长官司治之。"部议增设永安长官司，授土人韦万妙等为正、副长官，并流官吏目一员。是年，裁忻城县流官，留土官知县掌县事，亦从廷瓒奏也。十二年，韦祖鋐率兵五千助思恩岑浚攻田州，杀掠男女八百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副总兵欧磐诣田州，兵乃解。

嘉靖二十七年，那地州土官罗廷凤听调有劳，命袭替，免赴京。四十二年录平瑶功，授东兰州、那地州土官职。

庆远领州四。河池，弘治中以县升州，改流官。其东兰、那地、南丹皆土官。县五，忻城土官。又长官司二，曰永安，永顺。

东兰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宋时有韦君朝者，居文兰峒为蛮长，传子宴闹。崇宁五年内附，因置兰州，以宴闹知州事，俾世其官。

元改为东兰州，韦氏世袭如故。洪武十二年，土官韦富挠遣家人韦钱保诣阙，上元所授印，贡方物。钱保匿富挠名，以己名上，因以钱保知东兰州。既而钱保征敛暴急，民不堪命，拥富挠作乱。广西都司讨平之，执钱保正其罪，仍以其地归韦氏。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授世职。崇宁五年，诸蛮纳土，遂置地、那二州，以罗氏世知地州。大观中，析地州置孚州。元仍为地、那二州。洪武元年，土官罗黄貌归附，诏并那入地，为那地州，予印，授黄貌世袭土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南丹州，宋开宝初，土官莫洪胭内附。元丰三年置南丹州，管辖诸蛮，历世承袭。元至正末，莫国麒纳土，命为庆远南丹溪洞安抚使。明洪武初，安抚使莫天让归附。七年置州，授莫金知州，世袭，佐以流官吏目。金以叛诛，废州置卫。后因其地多瘴，迁之宾州。既而蛮民作乱，复置土官知州，以金子莫禄为之。

忻城，宋庆历间置县，隶宜州。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设流官知县，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后，瑶、僮狂悻，知县苏宽不任职。瑶老韦公泰等举莫保之孙诚敬为土官，宽为请于上官，具奏，得世袭知县。由是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间，总督邓廷瓒奏革流官，土人韦保为内官，阴主之，始独任土官。

永顺司、永安司，旧为宜山县。正统六年，因蛮民弗靖，有司莫能控御，耆民黄祖记与思恩土官岑瑛交结，欲割地归之思恩，因谋于知县硃斌备。时瑛方雄两江，大将多右之，斌备亦欲藉以自固，遂为具奏，以地改属思恩。土民不服，韦万秀以复地为名，因而倡乱。成化二十二年，覃召管等复乱，屡征不靖。弘治元年委官抚之，众愿取前地，别立长官司。都御史邓廷瓒为奏，置永顺、永安二司，各设长官一，副长官一，以邓文茂等四人为之，皆宜山洛口、洛东诸里人也。自是宜山东南弃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西南弃一百二十四村地。议者以忻城自唐、宋内属已二百余年，一旦举而弃之于蛮，为失策云。

平乐，初为县，元大德中改平乐府，明因之。洪武二十一年，广西都指挥使言："平乐府富川县灵亭山、破纸山等洞瑶二千余人，占耕内地，啸聚劫夺，居民被扰，恭城、贺县及湖广道州、永明等县之民亦被害。比调卫兵收捕，即逃匿岩谷，兵退复肆跳梁。臣等欲于秋成时，统所部会永、道诸军，列屯贼境，扼其要路，收其所种谷粟。彼无粮食，

势必自穷，乘机擒戮，可绝后患。”。从之。二十九年迁富川县于富川千户所。时富川千户所新立于矮石城，典史言：“县治无城，恐蛮寇窃发，无以守御，宜迁城内为便。”从之。弘治元九年，总督邓廷瓒言：“平乐府之昭平堡介在梧州、平乐间，瑶、僮率出为患，乞令上林土知县黄琼、归德土知州黄通各选子弟一人，领土兵各千人，往驻其地。仍筑城垣，设长官司署领，拨平乐县仙回峒闲田与之耕种。其冠带千夫长龙彪改授昭平巡检，造哨船三十，使往来府江巡哨，流官停选。”廷议以昭平堡系内地，若增土官，恐贻后患。况府江一带，近已设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兵备，土官不必差遣，止令每岁各出土兵一千听调。诏从其议。

府江有两崖三洞诸僮，皆属荔浦，延袤千余里，中间巢峒盘络，为瑶、僮窟穴。江上诸贼倚为党援，日与府江酋长杨公满等掠荔浦、平乐及峰门、南源，执永安知州杨惟执，杀指挥胡翰、千户周濂、土舍岑文及兵民无算。而迁江之北三，来宾之北五，皆右江僮，亦时与东欧、西里及三都、五都诸贼相倚附，马多人劲，俗号为划马贼。常陈兵走岭东，掠三水、清远诸县，还入南宁、平南、武宣、来宾、藤、贵，劫府库。已而劫来宾所千户黄元举，杀土吏黄胜及其子四人，兵七十余人，又杀明经诸生王朝经、周松、李茂、姜集等，白昼劫杀，道绝行人。隆庆六年，巡抚郭应聘、总督殷正茂请讨。诏总兵官李锡督军进剿，并调东兰、龙英、泗城、南丹、归顺诸土兵，而以土吏韦文明等统之，攻古西、岩口、笋山、古造及两峰、黄洞等寨，斩获贼渠，余党窜入仙回、古带诸山，搜捕殆尽。乃移檄北三、北五，趣其归降。峒老韦法真同被掳来宾、迁江民蒙演等诣军前乞降，许之，乃定善后六策以闻。初，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丽壁，永安之古眉诸巡司，为诸僮所夺。至是议改土巡检，推择有才武者，给冠带管事，三载称职，始世袭。

万历六年，北山蛮谭公柄挟毒弩，肆伤行旅，每一出十百为群。自杀黄胜后，复聚党以三千人出ＤＪ凤山、龟鳖塘，与河塘韦宋武傍江结寨。时义宁、永宁、永福诸僮群起，相杀掠，道路不通。会咘咳寨蓝公潺执土吏黄如金，夺其司。巡抚吴文华檄守巡道吴善、陈俊征永顺白山兵及狼兵剿之，平横山、咘咳诸巢。诸瑶请还侵地及所掳生口，愿输赋为良民，遂班师。

右江十寨，隆庆中，总督殷正茂击破古田，即以檄趣八寨归降，得贷死。于是寨老樊公悬、韦公良等踵军门上谒，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环村而居者二千一百二十余家，皆请受赋。右江兵备郑一龙、参将王世科，谓十寨既请为氓，当以十家为率，赋米一石。村立一甲长，寨

立一峒老，为征赋计。而以思古、周安、落红、古卯、龙哈立一州，属向武土官黄九畴；罗墨、古钵、古凭、都北、咘咳立一州，属那地土官黄旸；皆为土知州。已，移思恩守备于周安堡，而布政使以为不便，总制乃议立八寨为长官司，以兵八千人属黄旸为长官，黄昌、韦富皆给冠带为土舍，亦各引兵二百守焉。久之，十寨复聚党作乱，据民田产，白昼入都市剽掠，甚至攻城劫库，戕官民。总制刘尧诲、巡抚张任急统兵进剿，斩首一万六千九百有奇，获器仗三千二百，牛马二百三十九。帝乃升赏诸土吏功，复分八寨为三镇，各建一城，而以东兰州韦应鲲、韦显能及田州黄冯克为土巡检，留兵一千人戍之。于三里增建二堡，自杨渡水为界，垦田屯种，给南丹卫，通道庆远、宾州，使思恩、三里联络不绝，于是右江十寨复安辑输赋。

三十二年，桂林、平乐瑶、僮据险肆乱，杀知县张士毅，焚劫无虚月。总督应槚檄总兵官顾寰督兵进剿，擒斩四百八十四，俘获男女三百四十，牛马器械甚众。守臣以捷闻，并上佥事茅坤、参将王宠、都指挥钟坤秀、参政张谦、百户吴通等功状，各升廕有差。

平乐界桂、梧，西北近楚，清湘、九嶷，郁相樛结。东南入梧，溪洞林箐，多为瑶人盘据。自数经大征后，刊山通道，展为周行，而又增置楼船，缮修校垒，居民行旅皆帖席，瑶、僮亦骎骎驯习于文治云。

梧州，汉之苍梧郡也。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参政硃亮祖等既平广东，引兵至梧州境。元达鲁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亮祖驻兵滕州。于是浔、贵等州县以次降附。二年并南流县于郁林州，普宁县于容州，并藤绵皆隶梧州府。四年置梧州守御千户所。二十三年置容县守御千户所。

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瑶患亦稀。万历初，岑溪有潘积善者，僭号平天王，与六十三山、六山、七山诸瑶、僮据山为寇，居民请剿。会大兵征罗旁不暇及，总制凌云翼檄以祸福，积善愿归降输赋，乃贷其死，且以其子入学。议者谓七山为苍、藤信地，六山为容县、北流中冲，北科为六十三山咽喉，怀集为贺县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营，营六百人，合得三千人，设参将及屯堡三十治焉。而怀集瑶贼，在正德中已雄据十五寨，环二百余里，为州县患。官军屡讨之，归降，然盘互如故，往往相结诸峒蛮劫掠，杀百户硃裳及把总罗定朝，村民畏之，东西走匿。都御史吴善檄总兵戚继光征兵于罗定、泗城、都康诸土司，分五道，命参将戴应麟等击金鸡、松柏诸寨，斩渠魁，抚四百余人。时郁林瑶亦桀骜，数纠诸生瑶破诸村寨，入寇兴业县。兵巡道副使王原相告

于总制，调兵击破之，诸瑶悉平。

浔州，江曰浔江，东城门曰浔阳，郡名取焉。洪武八年，浔州大藤峡瑶贼窃发，柳州卫官军擒捕之。二十年，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瑶贼出没不常。近者广西布政司参议杨敬恭为大亨、老鼠、罗碌山生瑶所杀，官军讨之，贼登岩攀树，捷如猿狖，追袭不及。若久驻兵，则瘴疠时发，兵多疾疫，又难进取，兵退复出为患。臣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瑶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装，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官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帝以蛮夷梗化，夙昔固然，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如为寇不已，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永乐三年，总兵韩观奏桂平县蛮民为乱，请发兵剿捕。帝命姑抚之，勿用兵。宣德四年，总兵山云讨浔、柳二州寇，并诛从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枭首境上。七年，云奏斩获桂平等县蛮寇覃公专等首级数。帝顾左右曰："蛮寇害我良民，譬之蟊贼害稼，不可不去。然杀之过多，亦所不忍。虽彼自取灭亡，朕自以天地之心为心也。"九年，云奏浔州等处蛮寇劫掠良民，指挥田真率兵于大藤峡等处，前后斩首九十六级，归所掠男妇二百三人。

正统元年，兵部尚书王骥奏："桂平大藤峡等处蛮寇，攻劫乡村。因调广东官军二千人，今已逾年，军器衣装损坏，宜如贵州诸军例，予践更。"从之。二年，山云奏："浔州府平南等县耆民言：'大藤峡等山，瑶寇不时出没，劫掠居民，阻绝行旅。近山荒田，为贼占耕，而左、右两江，人多食少，其狼兵素勇，为贼所惮。若选委头目，屯种近山荒田，断贼出没之路，不过数年，贼徒坐困，地方宁靖矣。'臣已会同巡按诸司计议，量拨田州等府族目土兵，分界耕守，即委土官都指挥黄竑领之。遇贼出没，协同剿杀。"从之。七年，瑶贼蓝受贰等恃所居大藤峡山险，纠集大信等山山老、山丁数百人，递年杀掠。千户满智等诱杀十人，帝命枭之，家口给赐有功之家。十一年，大藤峡蛮贼流劫乡村，侵犯诸县，巡按万节以闻。景泰七年，大藤峡贼纠合荔浦等处贼，劫掠县治，杀掳居民，命总兵柳溥等剿之。

天顺五年，镇守广东中官阮随奏："大藤峡瑶贼出没两广，为恶累年，迩来愈甚。虽常会兵剿捕，缘地里辽远，且两广军马不相统属，未易成功，宜大举捣其巢穴，庶绝民患。"乃命都督佥事颜彪佩征夷将军印，调南京、江西及直隶九江等卫官军一万隶之。六年，彪奏："臣率军进剿大藤，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斩首三千二百七十一级，复所掠男妇五

百余口。”帝敕奖之。

七年，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时总兵官泰宁侯陈泾驻兵城中，会太监硃祥、巡按吴璘、副使周璹、佥事董应轸、参议陆祯、都指挥杜衡、土官都指挥岑瑛等议调兵。夜半，贼驾梯上城，泾等不觉，遂入府治，劫库放囚，杀死军民无算，大掠城中，执副使周璹为质，杀训导任璩。泾等仓卒无计，惟拥兵自卫，随军器械并备赏银物，皆为贼有。布政使宋钦时致仕家居，挺身出，以大义谕贼，为所害。黎明，贼声言官军若动，则杀周副使。泾等乃遣人与贼讲解，晡时，纵之出城。贼既出，乃纵璹还。时官军数千，贼仅七百而已。都指挥邢斌奏至，帝曰：“梧州蕞尔小城，总兵、镇、巡、三司俱拥重兵驻城中，乃为小贼所蔑视，况遇大敌乎！尔兵部其即议处行。”

八年，国子监生封登奏：“浔州夹江诸山，□含岈ＤＫ，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势如徒杠，蛮众蚁渡，号大藤峡，最险恶，地亦最高。登藤峡巅，数百里皆历历目前，军旅之聚散往来，可顾盼尽，诸蛮倚为奥区。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若两臂然。峡北岩峒以百计，仙人关、九层崖极险峻，峡以南有牛肠、大岵诸村，皆缘江立寨。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力山之险倍于藤峡。又南则为府江，其中多冥岩奥谷，绝壁层崖，十步九折，失足陨身。中产瑶人，蓝、胡、侯、槃四姓为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傅毒药弩矢，中人无不立毙，四姓瑶亦惮之。自景泰以来，啸聚至万人，隳城杀吏。而修仁、荔浦、平乐、力山诸瑶应之，其势益张。渠长侯大狗尝悬千金购，莫能得。郁林、博白、新会、信宜、兴安、马平、来宾亦煽动，所至丘墟，为民害。乞选良将，多调官军、狼兵急灭贼。”报闻。

成化元年，编修丘浚条上两广用兵机宜。兵部尚书王竑奏言：“峡贼称乱日久，皆由守臣以招抚为功，致酿大患，非大创不止。”因荐浙江参政韩雍有文武才。命以雍为佥都御史，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和勇为游击将军，率师讨之。时大藤峡贼三千余陷平南县，杀典史周诚，掳其妻子，并劫县印。又入藤县城，掠官库，劫县印，镇守总兵欧信以闻。于是总兵官赵辅率军至，奏言：“大藤蛮贼以修仁、荔浦为羽翼，今大军压境，宜先剿之。”乃合诸军十六万人，分五道进，先破修仁，穷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

二年，赵辅、韩雍等奏：“元年十一月，师次浔州，谋深入以覆其巢。遂调总兵官欧信等分兵五哨，取道山北以进。臣及指挥白全分兵八

哨，直抵浔州，以捣山南。复令参将孙震分兵二哨，从水路入。别遣指挥潘鐸等以兵分守诸山隘口，克期十二月朔日，水陆并进，腹背交攻。贼知师至，先移妻子钱米入桂州横石塘等处藏匿。乃于山南各寨，立栅自固，用木石镖枪药弩，凭险拒守。官军用团牌、扒山虎等器，鱼贯而进。士殊死战，一日之间，攻破山南、石门、林峒、沙田、古营诸巢，纵火焚其积聚，贼皆奔溃。复督兵追蹑，剷山开路，直抵横石塘及九层楼等山。贼已据险立栅数重，复用木石、枪弩拒守。臣等多设疑兵，诱贼抛掷木石几尽，别遣壮士于贼所不备处，高山绝顶，举砲为号。诸军缘木攀萝，蚁附而上，四面夹攻，连日鏖战，贼不能支。破贼寨三百二十四所，斩首三千二百七级，生擒七百八十二人，获贼妇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战溺死者不可胜计。已将大藤峡改为断藤峡，刻石纪之，以昭天讨。”捷闻，帝降敕褒谕，仍敕辅计议长策，永绝后患。未几，雍奏断藤峡残贼侯郑昂等七百余人，夜入浔州府城，焚军营城楼，夺百户所印三颗，杀掠男妇数十人。旋为参将孙震、指挥张英率军击斩贼魁，余党仍奔入巢。既雍又奏：“诸瑶之性，惮见官吏，摄以流官，终难靖乱。请改设武宣县东乡等巡检司，以土人李升等为副巡检；设武靖州于峡内，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袭土官吏目。”然府江东西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与断藤峡、朦胧、三黄等处，村巢接壤，路道崎岖，聚众劫掠，终不能除。

正德十一年，总督陈金复督调两广官军土兵，分为六大哨，按察使宗玺，布政使吴廷举，副总兵房闰，镇守太监傅伦，参将牛桓，都指挥鲁宗贯、王瑛将之，水陆并进，斩七千五百六十余级。金谓诸蛮利鱼盐耳，乃与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之鱼盐。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不得为梗。蛮初获利听约，道颇通。金以此法可久，易峡名永通。诸蛮缘此无忌，大肆掠夺，稍不惬，即杀之。因循猖獗，江路为断。时总督王守仁定田州还，两江父老遮道言峡贼阻害状。守仁上疏请讨，报可。守仁率湖南兵至南宁，约日会兵。寇闻湖兵且至，皆逃匿。守仁故为散遣诸兵状，寇弛不为备，乃令官军突进，连破油□窄、石壁、大皮等寨，贼奔断藤峡，复追击破之。贼奔渡横石江，溺死六百余人，俘斩甚众，贼溃散。遂移兵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处，贼不支，奔入永安力山，官军次第破之，擒斩三千余，俘获无算。八寨平，两江悉定。守仁遂以土官岑猛子邦佐为武靖知州，使靖遗孽。

邦佐不能辑众，且贪得贼贿，峡北贼复獗。有侯胜海者为首，指挥潘翰臣诱杀之，胜海弟公丁聚众噪城下。佥事邬阅、参议孙继祖言于都御史潘旦，请讨之。参将沈希仪以为宜需春江涨，顺流下，乃可破贼，

不听。阅与继祖以千人往击，贼遁，斩一尪寇还。漫言贼退，请置堡。堡成，阅令土目黄贵、韦香以三百人往戍。初，贵、香利胜海田庐，故说翰臣杀海，至是往戍，遂夺胜海田庐。于是诸瑶俱恚，邦佐又阴党之，公丁遂啸聚二千余人，乘夜陷堡城，杀戍兵二百人，贵、香走免。巡按以闻，乃罢阅与继祖，旦亦代去，命侍郎蔡经督兵讨之。会朝议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时出杀掠。久之，经乃会安远侯柳珣决计发兵，以兵事属副使翁万达。万达廉得百户许雄通贼状，诘之。雄惧，请自效。万达佯庇公丁，捕系讦讼公丁者数人。公丁果遣人自列，万达佯许之，又令雄假称贷为贿，公丁喜，益信雄。会万达巡他郡，以事属参议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饬之，雄绐公丁诣汝成自列，言寇堡事由他瑶，汝成亦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贼害者家，出殴公丁，一市皆哗，游檄并逮公丁入系狱。遣雄谕其党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诸瑶，果否？"诸瑶遂言事自公丁，听论坐，不敢党。乃槛致公丁于军门，砾之。汝成因言于经，谓首恶既诛，宜乘势进兵讨贼。乃以副总兵张经、都指挥高乾分将左右二军，万达及副使梁廷振监之，副使萧畹纪功，参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饷。

嘉靖十八年二月，两军齐发：左军三万五千人，分六道，攻紫荆、石门、梅岭、木昴、藤冲、大坑等巢；右军万六千人，分四道，攻碧滩，罗渌上、中、下洞等巢。南北夹击，贼大窘，遂拥众奔林峒而东。王良辅邀击之，中断，复西奔。诸军合击，大破之，斩首千二百级，追至罗运山，又斩百余级。平南县有小田、罗应、古陶、古思诸瑶亦据险勿靖。万达等移兵剿之，招降贼党二百余人，江南胡姓诸瑶归顺者亦千余人，藤峡复平。

隆庆三年，右江诸瑶、僮复乱，巡抚郭应聘请给饷剿除。给事中梁问孟以贼党众，不可尽灭，宜令守臣熟计。兵部言："府江自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陈金征讨之后，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惩创，生齿日繁，遂肆猖獗。顷者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敛戢，独府江、右江恃险为乱，若复纵之，非惟无以固八寨怀远之招，亦恐以启古田携贰之渐，剿之便。但兵在万全，宜即以科臣所虑，备行提督殷正茂及巡抚郭应骋等便宜行之。"应聘遂檄总兵官李锡等将兵往讨，以捷闻。南宁，唐之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宁路。洪武二年命潭州卫指挥同知丘广为总兵官，宝庆卫指挥佥事胡海、广西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讨左江上思州蛮贼黄龙冠等。龙冠一名英杰，时聚众万余，寇郁林州。知州赵鉴、同知王彬集民丁拒守，贼围半月不下。海北等卫官军来援，贼夜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贼走还，仍结聚不解。事闻，故命

广等讨之。广等兵至上思州，贼拒战，击败之，擒从贼黄权等。英杰走十万山，官军追及，斩之，上思州平。

三年，置南宁、柳州二卫。时广西省臣言："广西地接云南、交阯，所治皆溪洞苗蛮，性狼戾多畔。府卫兵远在靖江数百里外，卒有警，难相援，乞立卫置兵以镇。"又言："广海俗素犷戾，动相仇杀，盖缘郡县无兵以驭之。近盗寇郁林，同知集民兵拒守，浔州经历徐成祖亦以民兵千余败贼，是土兵未始不可用。乞令边境郡县辑民丁之壮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有司，有事则捕贼，无事则务农。"诏从之。遂置卫，益兵守御，赏王彬、徐成祖等有功者。

五年，宣化盗起，劫掠南宁府，诏发广西官军讨平之。初，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核民之无藉者为军，又纵所部入山伐木，民多扰，遂相构为盗。至是讨平，命大都督府按君弼罪。

南宁故称邕管，牂牁峙其西北，交阯踞其西南，三十六洞错壤而居，延袤几千里，横山、永平尤要害。历唐及宋，建牙置帅，与桂州等。又郡地夷旷，可宿数万师。成化时，征田州及经略安南，举弭节兹土。后因瑶蛮不靖，往往仗狼兵，急则藉为前驱，缓则檄为守御。诸瑶乃稍稍骄恣，不可尽绳以法。议邕事者谓宜开重镇，以复邕州督府之旧云。南宁领州四。曰新宁，曰横州，为流官。曰上思州，曰下雷州，为土官。县三，曰宣化，曰隆化，曰永淳。

归德州，宋熙宁中置。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隍城归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果化州，宋始置。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赵荣归附，授世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洪熙元年，果化州土官赵英遣族人赵诚等贡马及方物。弘治间，州与归德皆为田州所侵削，因改隶于南宁。

上思州，唐始置。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中荣内附，授知州，子孙畔服不常。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属南宁府。正德六年，土目黄镒聚众攻城，都御史林廷选捕之，下狱。已，越狱复叛，官军御之，诈降，攻破州城，复捕获之，伏诛。嘉靖元年，都御史张嵿言："上思州本土官，后改流，遂致土人称乱。宜仍其旧，择土吏之良者任之。"议以为然，仍以土官袭。

下雷州，宋置。明初，印失，废为峒，在湖润寨，属镇安府。峒长

许永通奉调有功，给冠带。传世烈、国仁继袭峒事。嘉靖十四年获旧印。国仁及子宗廕屡立战功。四十三年改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以地逼交南，奏升为州，颁印，授宗廕子应珪为土判官，流官吏目佐之。

列传第二百六 广西土司二

△太平 思明 思恩 镇安 田州 恩城 上隆 都康

太平，汉属交阯，号丽江。唐为羁縻州，隶邕州都督府。宋平岭南，于左、右二江溪峒立五寨。其一曰太平，与古万、迁隆、永平、横山四寨各领州、县、峒，属邕州建武军节度。元仍为五寨。后废，乃置太平路于丽江。

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下广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等遣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璟还自广海，帝问黄、岑二氏所辖情形。璟言："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帝曰："蛮瑶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遣中书照磨兰以权赍诏，往谕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眷兹两江，地边南徼，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顷者，朕命将南征，八闽克靖，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宣布朕意，以安居民。"以权至广西卫，镇抚彭宗、万户刘维善以兵护送。将抵两江，适来宾洞蛮寇掠杨家寨居民。以权谓彭宗等曰："奉诏远来，欲以安民，今见贼不击，何以庇民？"乃督宗等击之。贼败走，遂安辑其地，两江之民由是慑服。二年，黄英衍遣使奉表贡马，乃改为太平府。以英衍为知府，世袭。

宣德元年，崇善县土知县赵暹谋广地界，遂招纳亡叛，攻左州，执故土官，夺其印，杀其母，大肆掳掠，占据村洞四十余所。造火器，建旗帜，僭称王，署伪官，流劫州县。事闻，帝命总兵官顾兴祖会广西三司剿捕。兴祖等招之，不服，遣千户胡广率兵进。暹扼寨拒守，广进围之，绐出所夺各州印，抚谕胁从官民，使复职业。暹计穷，从间道遁。伏兵邀击，及其党皆就擒。时左州土官黄荣亦奏："蛮人李圆英劫掠居民，伪称官爵，乞发兵剿捕。"帝谓兵部曰："蛮民愚犷，或挟私仇忿争戕杀，来告者必欲深致其罪，未可遽信。其令镇远侯并广西三司勘实，先遣人招抚，如叛逆果彰，发兵未晚也。"二年斩南宁百户许善。初，善知赵暹谋逆，与之交通。及总兵官遣善追暹，又受暹马十匹、银百两，故延缓之，冀幸免。事觉，下御史，鞫问得实，斩之，余党皆伏诛。

太平领州县以十数。明初，皆以世职授土官，而设流官佐之。

太平州，旧名瓠阳，为西原、农峒地。唐为波州，宋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以忠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镇远州，旧名古陇，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赵胜昌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茗盈州，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铁钉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安平州，旧名安山，亦西原、农峒地。唐置波州，宋析为安平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郭佑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思同州，旧名永宁，为西原地，唐置，隶邕州。宋隶太平寨。洪武元年，土官黄克嗣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属太平府。万历二十八年，省入永康州。

养利州，元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赵日泰归附，授知州，以次传袭。宣德间，稍侵其邻境，肆杀掠。万历三年讨平之，改流官。

万承州，旧名万阳。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许郭安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永乐间，郭安从征交阯，死于军，子永诚袭。

全茗州，旧名连冈，为西原地，宋置，隶邕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添庆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结安州，旧名营周，亦西原、农峒地。宋置结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张仕荣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龙英州，旧名英山，宋为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贤归附，授世袭知州，割上怀地益其境，设流官吏目佐之。

结伦州，旧名邦兜，亦西原、农峒地。宋置结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二年，峒长冯万杰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

目佐之。

都结州，元属太平路，土官农姓。洪武初内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上、下冻州，旧名冻江。宋置冻州。元分上、下冻二州，寻合为一，属龙州万户府。洪武元年，土官赵贴从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属太平府。贴从死，子福瑀袭。永乐四年从征交阯，死于军。

思城州，亦西原、农峒地，唐置州。宋分为上、下思城二州，隶太平寨。元至正间，并为一，属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赵雄杰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永康州，宋置县，隶迁隆寨。元隶太平路，土官杨姓。成化八年，其裔孙杨雄杰纠合峒贼二千余人，入宣化县劫掠，且伪署官职。总兵官赵辅捕诛之，因改流官。万历二十八年升为州。

左州，旧名左阳，唐置，隶邕州。宋隶古万寨。元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黄胜爵归附，授世袭知州。再传，子孙争袭，相仇杀。成化十三年改流官。

罗阳县，旧名福利，陀陵县，旧名骆陀，皆宋置。元隶太平。洪武初，土官黄宣、黄富归附，并授世袭知县，设流官典史佐之。

思明，唐置州，隶邕州。宋隶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洪武初，改为府。二年，土官黄忽都遣使贡马及方物。诏以忽都为思明府知府，世袭。十五年，忽都复遣其弟禄政奉表来贡，诏赐钞锭。二十三年，忽都子黄广平遣思州知州黄志铭率属部，偕十五州土官李圆泰等来朝。明年，广平以服阕，遣知州黄忠奉表贡马及方物。诏广平袭职，赐冠带袭衣，及文绮十匹、钞百锭。二十五年，凭祥洞巡检高祥奏，思明州知州门三贵谋杀思明府知府黄广平，广平觉而杀之，乃以病死闻于朝，所言不实。诏逮广平鞫之。既至，帝谓刑部曰："蛮寇相杀，性习固然，独广平不以实言，故绳以法。今姑宥之，使其改过。"命给道里费遣还，是后朝贡如例。

二十九年，土官黄广成遣使入贡，因奏言："本府自故元改思明路军民总管所，辖左江一路州县峒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兵征交阯，去铜柱百里，设永平寨军民万户府，置兵戍守，命交人供其军饷。

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嗀、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以是五县岁赋皆土官代输。前者本府失理于朝，遂致交人侵迫益甚。及告礼部，任尚书立站于洞登，洞登实思明地，而交阯乃称属铜柱界。臣尝具奏，蒙朝廷遣刑部尚书杨靖核其事，《建武志》尚可考。乞敕安南，俾还旧封，庶疆域复正，岁赋不虚。”帝令户部录所奏，遣行人陈诚、吕让往谕安南。三十年，诚、让至安南，谕其王陈日焜，令还思明地。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安南终辨论不已，出黄金二锭、白金西锭及沉檀等香以贿，诚却之。安南复咨户部，无还地意。廷臣议其抗命当诛，帝曰：“蛮人怙顽不悛，终必取祸，姑待之。”

永乐二年，凭祥巡检李升言，其地濒安南，百姓乐业，生齿日繁，请改为县，以便抚辑，从之。以升为知县，设流官典史一员。三年，升以新设县治来朝，贡马及方物谢恩。广成奏安南侵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地，请遣使谕还，从之。九年，免思明税粮，以广成言去秋雨水伤稼也。

宣德元年，思明贺天寿节奉表逾期，礼部请罪之。帝以远蛮既至，毋问。土官知府黄□冈奏凭祥岁凶民饥，命发龙州官仓粮振之。正统七年，□冈遣使入贡。九年，贡解毒药味，赐钞锦。

景泰三年，□冈致仕，以子钧袭。□冈庶兄都指挥矰欲杀钧，代以己子。矰守备浔州，托言征兵思明府，令其子纠众结营于府三十里外，驰至府，袭杀□冈一家，支解□冈及钧，甕葬后圃，仍归原寨。明日，乃入城，诈发哀，遣人报矰捕贼，以掩其迹。方杀□冈时，□冈仆福童得免，走宪司诉其事，且以征兵檄为证。郡人亦言杀□冈一家者，矰父子也。副总兵武毅以闻，将逮治之。矰自度祸及，及谋迎合朝廷意，遣千户袁洪奏永固国本事，请易储。奏入，帝曰：“此天下国家重事，多官其会议以闻。”矰为此举，众皆惊愕，谓必有受其赂而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渊云。事成，矰得释罪，且进秩。英宗复辟，矰闻自杀。帝命发棺戮其尸，其子震亦为都督韩雍捕诛。

成化十八年，土知府黄道奏所辖思明州土官孙黄义为族人黄绍所杀，乞发兵捕剿。帝命两广守臣区处以闻。

弘治十年，况村贼黄绍侵占思明、上石、下石三州，复谋杀知府黄道父子。道妻赵氏累诉于朝，且谓屡经委官勘问，俱被赂免，乞发兵诛之。十一年，绍集众数千人焚劫乡村，据三州，屡抚不下，总镇请发兵

捕剿。嘉靖四十一年，以剿平瑶、僮功，命土官知州男黄承祖暂袭本职。隆庆四年，忠州土官黄贤相等据南宁府属四都地作乱，永康典史李材计诱其党，缚贤相以降。万历十六年，思明州土官黄拱圣谋夺袭，杀其母兄拱极等五人。而思明知府黄承祖乘乱掠村寨，为之援。按臣请以拱圣及诸凶正法，思明州改属流府，革承祖冠带，立功自赎，而追其所掠；更令族人黄恩护拱极妻许氏抚遗孤世延，待其长官之。

三十三年，总督戴耀奏："思明叛目已擒，土官黄应雷纵仆起衅，弃印而逃，断难复官。黄应宿争地，杀戮六哨成仇，且系义子，不应袭职。黄应聘系承祖幼子，人心推戴，似应承袭知府，以存黄氏宗祀。但年甫七岁，暂令流官同知署府事，待至十五岁，交印接管。应雷既废，不宜同城，应降为土舍，其后永袭土舍，给田养赡，制其出入。应宿仍管故业，俱属思明府节制。于府治设教授一员，量给廪生六名，其寄附太平府者，悉归本学，嗣后续增其祭祀廪饩之用，则地方可安，文教可兴。"诏悉从之。

崇祯十一年，总督张镜心疏报土官杀职官思明州黄日章、黄德志等，鼓众叛逆。帝令速擒首恶以靖地方。论者以黄赠神奸，身逭大盩，世济其凶，传及四世，犹并思明州而有之，王纲隳矣。然骨肉相屠，至是四见，盖天道云。

思明州，东抵思明府，西抵交阯界，南抵西平州，北抵龙英州。土官黄姓，与思明府同族。洪武初，黄君寿归附，授世袭知州，属思明府，后为黄赠所并。万历十六年，黄拱圣之乱，改属太平。

上石西州，宋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明初属思明府，至万历三十八年改属太平府。州更土官赵氏、何氏、黄氏凡三姓，皆绝，始改流官。下石西州，宋分石西州置，元属思明路。洪武二年，土官闭贤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佐之。

忠州，宋置，隶邕州。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威庆率子中谨归附，授威庆江州知州，中谨忠州知州，皆世袭，设流官同知吏目佐之。其邻地有四峒者，界于南宁、思明、忠江之间，思明、忠州屡肆侵夺。副使翁万达议改峒名四都，隶之南宁，地方稍定。隆庆三年冬，思明府土官黄承祖奏取四都地，忠州土官黄贤相争之，遂擅立总管诸名目，分兵数千戍守，因纵令剽掠，为祸甚烈。佥事谭惟鼎调永康典史李材以计擒贤相，毙之于狱。议改流官，不果，遂改隶州于南宁，仍以州印予贤相子有瀚，俾袭职。

凭祥，宋为凭祥洞，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十八年，土蛮李升归附。置凭祥镇，授升巡检，属思明府。永乐二年置县，以升为知县。成化八年升为州，以升孙广宁为知州，直隶布政司。广宁有十子，广宁死，诸子争立不决，凡三四年，乃以孙珠袭知州职。嘉靖十年，珠死，族弟珍、珏争立，珍挈印走况村，珏摄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赵琪等谋纳珍，许思明府黄朝以州属之。朝遂以兵纳珍于凭祥，珏奔罄柳。既珍悔属思明，与朝隙，朝乃以外妇所生子时芳，诡云广宁孙，以兵千人纳之。时珍淫纵，为部民所怨，于是广宁季子寰以尊属谋废立。十七年，寰遂杀珍而附于安南，莫登庸藉为向导。总督蔡经属副使翁万达擒之，论死。于是珏与时芳复争立，时芳倚思明势，州民皆右之。万达黜珏而论时芳死，更立李佛嗣珍为知州，凭祥遂定。

思恩，汉属交阯。唐为思恩州，属邕，乃澄州止戈县地。宋开宝间，废澄州，以止戈、贺水、无虞三县省入上林。治平间，以上林之止戈入武缘，隶邕。无属田州路。历代羁縻而已。

明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物。二十八年，归德州土官黄碧言，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既匿五县民，不供赋税，仍用故元印章。帝以不奉朝命，命左都督杨文相机讨之，既以荒远不问。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时居民仅八百户。永昌死，子瑛袭。宣德二年，瑛遣弟璥贡马。正统三年进瑛职为知府，仍掌州事。瑛有谋略，善治兵，从征蛮寇，屡有功，故有是命。因与知府岑绍交恶，各具奏，下总兵官及三司议。于是安远侯柳溥等请升思恩为府，俾瑛、绍各守疆土，以杜侵争，从之。六年，瑛受属挟诈事觉，帝以土蛮宥不问，令法司移文戒之。瑛以府治僻隘，桥利堡正当瑶寇出没之所，且有城垣公廨，乞徙置，许之。以思恩府为思恩军民府。十二年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俱从瑛请也。

景泰四年，总兵官陈旺奏："思恩土兵调赴桂林哨守者，离本府辽远，不便耕种，税粮宜暂免。"从之。六月，以瑛亲率本部狼兵韦陈威等赴城操练，协助军威，敕授奉议大夫，赐彩缎，韦陈威等俱给冠带。五年从瑛请建庙学，造祭祀乐器。又以瑛征剿瑶寇功，免土军今年应输田粮之半，进瑛从二品散官。瑛屡领兵随征，以子镔代为知府。镔招集无赖，肆为不法。瑛举发其事，请于总兵，回府治之。镔闻其父将至，自缢死。事闻，嘉其能割爱效忠，降敕慰谕。又以柳溥奏，免思恩调用土军千五百人、秋粮二千三百余石。

天顺元年，户部奏："思恩存留广西操练军一千五百人，有误种田纳

粮。乞分为三班，留五百人操练，免其粮七百七十余石。放回千人耕种，征其粮千五百四十余石，俟宁靖日放回全征。”从之。三年，镇守中官硃祥奏请量迁瑛都司军职。帝以瑛历练老成，累有军功，改授都指挥同知，仍听总兵官镇守调用，以其子鐩为知府。

成化元年遣兵科给事中王秉彝赍敕奖谕瑛父子，并赐银币。二年命给瑛父母妻诰命，从总兵赵辅请也。十四年，瑛卒。瑛自袭父职，频年领兵于外，多所斩获。历升知府、参政、都指挥使。年且八十，尚在军中。既卒，鐩以诰请，帝念其劳，特赐之。十六年，田州府土目黄明作乱，知府岑溥避入思恩，鐩会镇守等官讨平之。巡抚硃英请奖鐩功。鐩死，子浚袭。

弘治十二年，田州土官岑溥为子猇所杀，猇亦死。次子猛幼，头目黄骥、李蛮构难，督府命浚调众护猛。骥厚赂浚，并献其女，且约分地与浚。浚以兵属骥，送猛至田州。不得入，猛遂久留浚所。及总镇诸官摄浚，乃出猛袭知府。浚从索故分地，不得，怒，约泗城、东兰二州攻劫田州，杀掠万计，城郭为墟。浚兵二万据旧田州，劫龙州印，纳故知府赵源妻岑氏。及总兵官诣田州勘治，黄骥惧，匿浚所。先是，浚筑石城于丹良庄，屯兵千余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命毁之，不听。会官军自田州还，乘便毁其城。浚兵来拒，杀官军二十余人。官军败之，俘其目兵九人。总镇及巡按等官请治浚罪，而参政武清纳浚赂，曲护之。

浚从弟业少从中官京师，仕为大理寺副三司。总镇请敕业往谕，兵部以浚稔恶，非业所能谕责，宜敕镇巡召浚至军门，谕以朝廷威德，罪其首恶，反侵地，纳所劫印，并官私财物，乃可赦。总督邓廷瓒奏：“浚屡抚不服，请调官军土兵分哨逐捕按问。如集兵拒敌，相机剿杀，并将田州土官岑猛一并区处，以靖边疆。”十六年，总督潘蕃奏：“浚僭叛，当用兵诛剿。今浚从弟业以山东布政司参议在内阁制敕房办事，禁密之地，恐有泄漏。”吏部拟改调，而业亦奏乞养去。十七年，浚掠上林、武缘等县，死者不可胜计。又攻破田州，猛仅以身免，掠其家属五十人。总镇以闻，兵部请调三广兵剿之。十八年，总督潘蕃、太监韦经、总兵毛锐调集两广、湖广官军土兵十万八千余人，分六哨。副总兵毛伦、右参政王璘由庆远，右参将王震、左参将王臣及湖广都指挥官缨由柳州，左参将杨玉、佥事丁隆由武缘，都指挥金堂、副使姜绾由上林，都指挥何清、参议詹玺由丹良，都指挥李铭、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尧，各取道共抵巢寨。贼分兵阻险拒敌，官军奋勇直前，援崖而进。浚势蹙，遁入旧城，诸军围攻之。浚死，城中人献其首，思恩遂平。前后斩捕四千七百九十级，俘男女八百人，得思恩府印二，向武州印一。自进兵及班师

仅逾月。捷闻，帝以蕃等有功，玺书劳之。兵部议浚既伏诛，不宜再录其后，改设流官，择其可者。以云南知府张凤升广西右参政，掌思恩府事，赐敕。

正德七年增设凤化县治。时初设流官，诸蛮未服，相继作乱。嘉靖四年，都御史盛应期遣官军平之。六年，土目王受与田州卢苏谋煽乱，势复炽。新建伯王守仁受命至，一意招抚，而檄受等破八寨贼，因列思恩地为九土巡检司，管以头目，授王受白山司巡检，得比于世官。又以思恩旧治瘴雾昏塞，宜更之爽垲。于是择地荒田建新郡，割武缘止戈二里益之；又议割上林三里，而移凤化县治于其处。盖寓犬牙相错之意。巡抚林富谓迁郡及割止戈里应如守仁议，至以三里当设卫，而并凤化县裁之，遂令府治益孤。其后九司头目日恣，所辖蛮民不堪，知府陈璜曲加绥戢。目把刘观、卢回以复土为名，鼓众作乱。副使翁万达因有事安南，计擒卢回杀之，招回从乱者三十余人。最后东兰岑瑄诈称岑浚子起云，谋复土官，为九司头目所缚。万历七年，督抚吴文华谓九司日以骄黠，编氓甚少，缓急难恃，奏割南宁武缘县属思恩，自是思恩称巨镇云。

思恩府土巡检九司，皆嘉靖七年设，曰兴隆，曰那马，曰白山，曰定罗，曰旧城，曰下旺，曰安定，曰都阳，曰古零。

镇安，宋时于镇安峒建右江军民宣抚司，元改镇安路。明洪武元年，镇安归附。以旧治僻远，移建废冻州，改为府。授土官岑添保知府，朝贡如例。二十七年，添保上言："往者征南将军傅友德令郡民岁输米三千石，运云南普安卫。镇安僻处溪洞，南接交阯，孤立一方，且无所属。州县人民鲜少，舟车不通，陆行二十五日始到普安。道远而险，一夫负米三斗，给食余所存无几，往往以耕牛及他物至其地易米输纳。而普安荒远，米不易得，民甚病之。又岁输本卫米四百石，尤极艰难。旧以白金一两，折纳一石。今愿依前例，以苏民困。"从之。

永乐中，向武知州黄世铁侵夺镇安高寨等地，朝廷遣兵讨平之，以其地属镇安。成化八年，知府岑永寿侄宗绍纠集土兵，攻破府治，杀伤嫡母，流劫乡村，有司抚谕不服，都指挥岑瑛擒斩之。嘉靖十四年，田州卢苏作乱，纠归顺州土官岑瓛攻毁镇安府，目兵遇害者以万计。按臣曾守约以闻，帝命守臣治之。时苏倡乱，田州无主，镇安府土官男岑真宝以兵纳岑邦佐于田州。归顺州岑瓛，苏婿也，及向武州黄仲金皆与真宝隙，乘真宝入田州，苏遣瓛及仲金袭破镇安。真宝闻乱，走还。苏会目兵追围之武陵寨，瓛等遂发真宝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据诸洞寨。

真宝诉之军门，督谕瓛等不退。久之乃解，官军归真宝，于是瓛与真宝互相讦。巡按御史言，土蛮自相仇，非有所侵犯，从末减。于是苏、瓛、仲金各降罚有差，真宝亦革冠带，许立功自赎。二十二年以瑶、僮作乱，防御需人，免真宝诸土官来朝。

镇安所属有上映洞、湖润寨。巡检皆土人，世官。

田州，古百粤地。汉属交阯郡。唐隶邕州都督府。宋始置田州，属邕州横山寨。元改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兴，改田州府，省来安府入焉。后改田州，领县一，曰上林。

洪武元年，大兵下广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遣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二年，伯颜遣使奉表贡马及方物，诏以伯颜为田州知府，世袭，自是朝贡如制。六年，田州溪峒蛮贼窃发，伯颜讨平之。伯颜请振安州、顺龙州、侯州、阳县、罗博州、龙威寨人民，诏有司各给牛米，仍蠲其税二年。十六年，伯颜死，子坚袭。十七年，都指挥使耿良奏："田州知府岑坚、泗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讨捕瑶寇，多树功绩。臣欲令选取壮丁各五千人，立二卫，以善忠之子振，坚之子永通为千户，统众守御，且耕且战，此古人以蛮攻蛮之术也。"诏行其言。二十年，坚遣子思恩知州永昌朝贡，如例给赐。

永乐元年，坚死，子永通袭。永通，上隆州知州也，州以琼代，而己袭父职。正统八年，赐知府岑绍诰命，并封赠其父母妻。

天顺元年，田州头目吕赵伪称敌国大将军，张旗帜，鸣钲鼓，率众劫掠南丹州，又据向武州。武进伯硃瑛以闻，兵部请命瑛及土官岑瑛剿捕。三年，巡抚叶盛奏："田州叛目吕赵势愈獗，杀知府岑鉴，占据地方，伪称太平王，图谋岑氏宗族，冒袭知府职事。"帝命总兵速讨。四年，巡按御史吴祯奏："奉敕剿捕反贼吕赵，选调官军土兵，攻破功饶、婪凤二关，直捣府城。吕赵携妻子，挟知州岑鐸等宵遁。官军追至云南富州，夺回鐸等及其子若婿。斩首四十九级，贼众悉降。赵以数骑走镇安府，追及之，斩赵及其子四人，从贼十八人，获其妻孥及伪太平王木印、无敌将军铜印，并凤旗盔甲等物。复委知府岑镛仍掌府事，抚安人民。"田州平，帝遣使赍敕奖谕祯等，并敕镛谨守法度，保全宗族。

成化元年，遣兵科给事中王秉彝赍敕谕镛，并赐银币，以兵部言其所部土官狼兵，屡调剿有劳，且有事于大藤峡也。二年，总兵官赵辅奏镛从征有功，请给诰命，旌其父母并妻，从之。五年，复以辅言，予镛

官诰。十六年，田州头目黄明聚众为乱，知府岑溥走避思恩。总督硃英调参将马义率军捕明，明败走，为恩城知州岑钦所执，并族属诛之。已，溥复与钦交恶。钦攻夺田州，逐溥，杀五十余家。时泗城州岑应方恃兵强，复党钦，杀掳人民二万六千余，与钦分割田州而据其地。

弘治三年，总制遣官护溥之子猇入田，为钦所遏，居浔州。按察使陶鲁率官军次南宁，钦拒敌，败走。而应复援之入城，陈兵以备。巡抚秦纮请合贵州、湖广及两广兵剿之，钦势蹙，乞兵于应，遂匿应所，总镇官因檄应捕钦。钦从应饮，杀应父子于坐，收其兵以拒官军。已而应弟岑接佯以兵送钦至田州界，亦杀其父子以报。事闻，廷议仍命溥还田州。九年，总督邓廷瓒言溥前以罪革职，比随征有功，乞复其冠带，领土兵赴梧州听调，从之。十二年，溥为子猇所弑，猇亦自杀。次子猛方四岁，溥母岑氏及头目黄骥护之，赴制府告袭。归至南宁，头目李蛮来迎。骥虑蛮夺己权，杀其使。蛮率兵至旧田州，骥惧，诬蛮将为变，乞以兵纳，乃调思恩岑浚率兵卫猛。浚受骥赂，纳其女，挟猛，约分其六甲地。比至田州，蛮拒不纳，骥复以猛奔思恩，幽之。事觉，廷瓒檄副总兵欧磐等摄浚，久乃出猛，置于会城。得奏，命猛袭知府。骥、浚怒其事之不由己出也，要泗城岑接、东兰韦祖鋐各起兵攻蛮。接兵二万先入田州，杀掠男女八百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括府库，放兵大掠，城郭为墟。浚兵二万攻旧田州，据之，杀掠男女五千三百余人，蛮逃去。副总兵欧磐、参政武清等诣田州府勘治，遣兵送猛还府。骥惧罪，匿浚家，有司请治浚罪。

初，蛮之迎猛也，无他念，及猛在外，蛮守土以待其归。骥争权首乱，浚、接、祖鋐党恶，以致兹变。清受浚赂，曲右之，且诬蛮占据府治，阻兵弄权，事竟不直。于是廷瓒言思恩岑浚罪恶，正在逐捕，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区画，降府为州，毋基异日尾大之患，从之。十八年，廷议以思、田既平，宜设流官；岑猛世济凶恶，致陷府治，宜降授千户，而遴选才望者假以方面职衔，守田州，仍赐敕以重其权。帝然之，于是以平乐知府谢湖为右参政，掌府事。

时岑猛已降福建平海卫千户，迁延不行。及湖至，复陈兵自卫，令祖母岑氏奏乞于广西极边率部下立功，以便祭养，诏总镇官详议以闻。总督陈金奏："猛据旧巢，要求府佐，不赴平海卫。参政谢湖不即赴任，为猛所拒，纳馈遗而徇其要求，宜逮间。"时猛遣人重赂刘瑾，得旨，留猛而褫湖，并及前抚潘蕃、刘大夏，猛竟得以同知摄府事。猛抚辑遗民，兵复振，稍复侵旁郡自广。尝言督抚有调发，愿立功，冀复旧职。会江西盗起，都御史陈金檄猛从征，猛所至剽掠。然以贼平故论功，迁

指挥同知。非猛初意，颇犯望。

正德十五年，猛奏："田州土兵每征调，辄许户留一二丁耕种，以供常税。其久劳于外者，乞量振给，免其输税。"从之。

嘉靖二年，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遂克州治。岑接告急于军门，言猛无故兴兵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后，据其祖业，欲得所侵地。时方有上思州之役，征兵皆不至，总督张嵿以状闻。四年，提督盛应期、巡按谢汝仪议大征猛，条征调事宜，诏报可。而应期以他事去，诏以都御史姚镆代，命悬金购猛。然镆知猛无反心，猛方奏辩，镆亦欲缓师。而巡按谢汝仪与镆却，乃诬镆之子涞纳猛万金，廉得涞书献之。镆惶恐，乃再疏请征。于是部趣镆克期进，镆偕总兵官硃麒发兵八万，以都指挥沈希仪、张经等统之，分道并入。猛闻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书冤状，陈军门乞怜察。镆不听，督兵益急，沈希仪斩猛长子邦彦于工尧隘。猛惧，谋出奔，而归顺州知州岑璋，猛妇翁也，其女失爱，璋欲藉此报猛，乃甘言诱猛走归顺，鸩杀之，斩首以献。

六年，镆以田州平，告捷京师，乃请改田州为流官，并陈善后七事，诏俱从之。

镆留参议汪必东、佥事申惠、参将张经以兵万人镇其地，知府王熊兆署府事。会必东、惠皆移疾他驻，惟经、熊兆在府，兵势分，防守稍懈。于是逆党卢苏、王受等乃为伪印，诳言猛在，且借交阯兵二十万，以图兴复。蛮民信之，聚众薄府城。经出击，兵少不敌，欲引还，而城中阴为内应，呼噪四出，官军腹背受攻，力战不支，突围渡江走，贼逼其后，争舟溺死者甚众。贼沿江置阑索，伏药弩，夹岸并起。官军且战且行，抵向武，失士卒三四百人。贼遂入据府城，烧仓粟以万计。御史石金上其事，颇委罪前抚盛应期生事召衅，而给事中郑自璧因请仍檄湖广永顺、保靖兵并力剿贼。帝以四方兵数万方归休，岂可复调，命再计机宜以闻。

时卢苏等虽据府叛，佯听抚，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党王受等纠众万余，攻据思恩城，执知府吴期英、守备指挥门祖廕等。已而释期英等，亦投牒上官，愿听招抚。都御史姚镆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缓其谋。遣谍者檄东兰、归顺、镇安、泗城、向武诸土官，各勒兵自效，且责失事守巡参将等官立功自赎。复疏调湖广永、保土兵，江西汀、赣畲兵，俱会于南宁，并力进剿。帝以蛮乱日久，镇巡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绝，辄奏捷散兵，使余孽复滋，罪不容逭。姑赦前过，益图新功。乃起

原任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守仁总督军务，同镆讨之。

时受既入思恩，封府库，以贼兵守之，而自攻武缘。守巡官邹輗等率兵至思恩，思恩千夫长韦贵、徐伍等遣壮士由间道入城为内应，夜引官兵夺门，杀贼二十余人，收府印及库物，护送期英于宾州，因招抚城中未下者。时受攻武缘甚急，参将张经坚壁拒守。镇守头目许用与战，斩其渠帅一人。贼见援兵大集，乃遁去。镆以闻。

帝以田州、思恩贼锋虽挫，首恶未擒，仍令守仁亟督兵剿抚。守仁威名素重，及督军务，调兵数万人至，诸蛮心慑。守仁至南宁，道中见受等势盛，度亦未可卒灭，上疏极陈用兵利害。兵部议以守仁所见未确，复陈五事，令守仁详计其宜，于是守仁又疏云：

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广西平南县，与巡按御史石金及籓臬诸将领等会议。思、田祸结两省，已逾二年。今日必欲穷兵尽剿，则有十患。若罢兵行抚，则有十善。臣与诸臣，摅心极论，今日之局，抚之为是。

臣抵南宁，遂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数日内解归者数万，惟湖兵数千，道阻远，不易即归，仍使分留南宁，解甲休养，待间而动。而卢苏、王受先遣其头目黄富等诉告，愿得归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谕以朝廷威德，令赍飞牌，归巢晓谕，期以速降无死。苏、受等得牌，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

寻率众至南宁城下，分屯四营。苏、受等囚首自缚，与头目数百人赴军门请命。臣等复谕之曰："朝廷既赦尔罪，尔等拥众负固，骚动一方。若不示罚，何以雪愤？"于是下苏、受于军门，各杖一百，乃解其缚。又谕之曰："今日宥尔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尔者，人臣执法之义。"众皆叩首悦服，愿杀贼立功。臣随至其营，抚定其众七万余人，复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命归业。是皆皇上至孝达顺之德，神武不杀之威，未期月而蛮民率服，不折一矢，不伤一人；而全活数万生灵，即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

疏闻，帝嘉之，遣行人赍敕奖赉。于是守仁复疏言：

思、田久构祸，荼毒两省，已逾二年。兵力尽于哨守，民脂竭于转输，官吏疲于奔走。地方艞虺，如破坏之舟，漂泊风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穷兵雪愤，以歼一隅，无论不克，纵使克之，患且不测。况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深山绝谷，瑶、僚盘据。使尽诛

其人，异日虽欲改土为流，谁为编户？非惟自撤其藩篱，而拓土开疆以资邻敌，非计之得也。

今岑氏世效边功，猛独诖误触法，虽未伏诛，闻已病死。臣谓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请降田州府为田州，而官其子，以存岑氏之后。查猛有二子，长邦佐，自幼出继为武靖州知州。武靖当瑶贼之冲，邦佐才足制驭，宜仍旧职。而今所建州，请以猛幼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后递升为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设土巡检诸司，即以卢苏、王受等九人为之，以杀其势。添设田宁府，统以流官知府，以总其权。

从之。惟以守仁所奏岑猛子，与抚按所报异，令再覆。

于是守仁言："臣初议立岑氏后，该府土目及耆老俱言岑猛本有四子：长邦佐，妻张氏出；次邦彦，妾林氏出；次邦辅，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韦氏出。猛嬖溺林氏而张失爱，故邦佐自幼出继武靖。邦彦既死，邦佐得武靖民心，更代亦难其人。欲立邦辅，土目谓外婢所生，名实不正。惟邦相系猛正派，质貌厚重，堪继岑氏。故当时直谓猛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后日之争也。"疏上，如议行。

八年，守仁于思、田既议设流官，又议移南丹卫于八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设凤化县治于三里，添设流官县于思龙，增筑五镇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继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宁、泗城，交通云、贵、交阯，为备非一，不宜改设流官。南丹卫设在宾州，既不足以遥制八寨，迁八寨又不得以还护宾州。为今日计，独上林之三里，守仁所议设县者，可迁南丹卫于此。夫设县则割宾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顾彼而失此也。迁卫则扼八寨之吭以还护宾州，是一举而两得也。然不宜属田州，而仍属南宁为便。"其议与守仁颇有异同，诏从富言。

初，邦相兄邦彦有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给养田。其后邦相恶苏专擅，密与头目卢玉等谋诛苏及芝。苏知之，会邦相又侵削二氏原食庄田，二氏遂与苏合谋，以芝奔梧州，赴军门告袭，苏又为芝疏请。寻令人刺邦相，邦相觉，杀行刺者。而苏遂伏兵杀卢玉等，以兵围邦相宅，诱邦相出，乘夜与瓦氏缢杀之。巡按御史曾守约以闻，帝命守臣亟为勘处。苏之杀邦相也，归顺、镇安、泗城、向武诸土官群起构难，互相讦奏。当事者谓以岑芝承袭未定，田州无主，致令邻封觊觎，当给札付令芝管事。苏又请早给芝冠带，以抚田州，而自悔罪，愿里粮立功，及追补累年所逋粮赋。巡按御史诸演疏闻，部议以土蛮自相仇杀，当从末减，皆令立功，方准赎罪复官。

三十二年，芝死，子大寿方四岁。土人莫苇冒岑姓，及土官岑施，相煽构乱，提督郎椟奏令思恩守备张启元暂驻田州镇之，报可。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狼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四十二年以平广西瑶、僮功，准岑大禄实受知州职。

泰昌元年，总督许弘纲奏："田州土官岑懋仁肆恶起衅，窥占上林，纳叛人黄德隆等，纠众破城，擅杀土官黄德勋，掳其妻女印信，乞正其罪。"诏令岑懋仁速献印，执送诸犯，听按臣分别正法，违则进剿。天启二年，巡抚何士晋请免懋仁逮问，各率土兵援剿，有功优叙，从之。

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而终不果。卢苏再叛弑主，终逸于罚，论者以为失刑云。

上林在田州东，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黄嵩归附，授世袭知县，流官典史佐之。

恩城州，唐置，宋、元仍旧。明初因之，隶广西布政司，朝贡如例。成化十九年，知州岑钦，田州土官岑溥叔也，相仇杀。溥败，钦入田州，焚府治，大肆杀掠。溥诉于制府，下三司官鞫理。弘治三年，钦复入田州，与泗城土官岑应分据其地。巡抚秦纮请调兵剿之。兵部言兵不可轻动，惟令守臣谕令应缚钦自赎。五年，钦走岑应所借兵，总镇檄应捕之，钦遂杀应父子。已而应弟接佯以兵送钦，亦杀钦父子。有司以恩城宜裁革，从之，州遂废。

上隆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因之。后改隶布政司。洪武十九年，上隆知州岑永通遣从子岑安来贡，赐绮帛钞锭。洪熙元年，土官知州岑琼母陈氏来朝，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以陈氏为知州。时琼已卒，无子，土人诉于朝，愿得陈氏袭职，故有是命。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洪武间，为蛮僚所据。三十二年复置，隶布政司。土官冯姓。其界东南抵龙英，西至镇安，北至向武。

列传第二百七 广西土司三

△泗城 利州 龙州 归顺 向武 奉议 江州 思陵广东琼州府附

泗城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其界东抵东兰，西抵上林长官司，南抵田州，北抵永宁州。

洪武五年，征南副将军周德兴克泗城州，土官岑善忠归附，授世袭知州。十三年，善忠子振作乱，寇利州，广西都司讨平之。十四年，善忠来贡方物。二十六年，振遣人贡马及方物，诏赐以钞锭。

宣德元年，女土官卢氏遣族人岑台贡马及银器等物，赐赉有差。八年，致仕女土官卢氏奏，袭职土官岑豹率土兵千五百余人谋害己，又弃毁故土官岑瑄塑像，所为不孝，难俾袭职。豹叔利州知州颜亦奏豹兴兵谋杀卢氏，州民被害。都督山云奏："豹实故土官瑄侄，人所信服，应袭职。卢氏，瑄妻，豹伯母，初借袭，今致仕，宜量拨田土以赡终身。仍请敕豹无肆侵扰。"兵部请从云奏。帝命行人章聪、侯璡赍敕，谕云会三司巡按究豹与卢氏是非，从公判决。

正统元年，豹遣人入贡。二年，豹攻利州，掠其叔颜妻子财物。朝廷官至抚谕，负固不服，增兵拒守。云以闻，乞发兵剿之。帝敕云曰："蛮夷梗化，罪固难容，然兴师动众，事亦不易，其更遣人谕之。"五年，颜奏豹侵占及掠掳罪。头目黄祖亦奏豹杀其弟，籍其家。瑄女亦奏豹占夺田地人民，囚其母卢氏。帝复遣行人硃升、黄恕斋敕谕之，并敕广西、贵州总兵官亲诣其地，令速还所侵掠，如不服，相机擒捕。六年，总兵官柳溥奏："行人恕、升同广西三司委官谕豹退还原占利州地，豹时面从，及回，占如故。今颜欲以利州、利甲等庄易泗城、古那等甲，开设利州衙门，宜从其请，发附近官军送颜赴彼抚治蛮民。倘豹仍拒逆，则率兵剿捕。"从之。八年，豹遣人奉贡，赐彩币。十年，豹复奏颜占据其地，帝令速予议处，不可因循，贻边方害。

成化元年，豹聚众四万，攻劫上林长官司，杀土官岑志威，据其境土。兵部言："豹强犷如此，宜调兵擒捕，明正典刑。"从之。未几，豹死。

弘治三年，土官知州岑应复据上林长官司及贵州镇宁等处一十八城。时恩城土官岑钦攻夺田州府，逐知府岑溥。应与钦党，既复相仇，两家父子交相仇杀。事闻，兵部奏："钦连年构祸，而应党之，复据上林

长官司，流毒不少，今天厌祸，假手相残，实地方之幸。应所占邻壤及土官印信数多，亦宜勘断，以除祸本，并令应弟接退还侵地及印信，乃许承袭。泗城地广兵多，宜选头目，量授职衔，分辖以杀其势。”诏下总镇官区处。接遣人朝正，赐彩缎钞锭。

十年，总督邓廷瓒奏：“接往年随征都匀、府江等处有功，乞略其祖父罪，令承袭世职，以图报效。”廷臣议：“劫印侵地，虽系接祖父罪，然再四抚谕，接不肯归之于官，遽使袭职，则志益骄，非驭土官法。”

十二年，田州土目黄骥作乱，要接为声援，杀掠男妇，劫烧仓库民庐，又劫府学及横山驿印记，遂据兴仁。十四年，贵州贼妇米鲁作乱，提督王轼请调接领土兵二万营于砦布河，因敕接自备两月饷，克期赴调。

十八年，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奏：“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至豹子应罹钦之祸，子孙灭亡殆尽，其弟接，众推护印，累著劳勋，乞令袭职，俾掌辖蛮众。”兵部尚书刘大夏等议：“豹乃叛臣余孽，子应复自取灭亡。今接者，人皆传称为梁接，非应亲枝，又不知岑九仙是何逋逃，冒为奏扰。臣大夏先在两广，见岑氏谱。岑之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与田州知府之祖伯颜，一时受官。今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渎圣听，请治其罪。其岑接应袭与否，前已令镇巡官勘奏，岑九仙虽蛮人难以深究，亦当摘发以破其奸。”从之。

正德十二年，泗城及程县各遣官族来贡。后期，赏减半。泗城贡厚，仍全给之。

嘉靖二年，田州岑猛率兵攻泗城，拔六寨，进薄州城，克之。接告急军门，言猛无故攻寨。猛言接非岑氏后，据其祖业，欲得所侵地。诏下勘处。

十六年，田州卢苏作乱。泗城土舍岑施以兵纳岑邦佐。兵败，弗克纳。二十七年诏土舍施袭替，免赴京，以尝听调有劳也。隆庆二年，泗城蛮黄豹、黄豸等据贵州程番府麻向、大华等司，时出掳掠，官军剿之，豹等遁去。

万历二年，泗城土官岑承勋等贡马及香炉等物。四十一年，土官岑云汉贡方物。初，云汉乃绍勋嫡嗣，绍勋宠庶孽雷汉，头目黄玛等从中煽祸，以至焚劫称兵。云汉绐母出印，扶弟以奔，抚按以闻。廷议请释

绍勋罪以存大伦，权雷汉、黄玛等以息嚣孽，云汉从宽削衔，戴罪管事。诏可。天启二年，巡抚何士晋请复云汉知州职，量加都司职衔，令率土兵援黔。从之。

泗城延袤颇广，兵力亦劲，与庆远诸州互相雄长。其流恶自豹而应而接，且三世。领县一，曰程县；长官司二，曰安隆，曰上林。

程县在泗城州之东北，旧号程丑庄。明初归附，隶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为县，编户一里。后改属庆远府，寻复隶泗城州，设流官知县。正统间，为岑豹所逼，弃官遁去，典史摄印，旋亦罹害。豹遂夺其印，据县治。事闻，屡遣官谕之，历岑应、岑接凡七十余年不服。嘉靖二年，接为诸土官攻杀，督府遣官按问，得县印，贮于官，后仅存荒土。泗城、南丹、那地俱欲得之，时治兵相攻云。

安隆长官司，东抵泗城，西抵云南，南抵上林长官司，北抵贵州宣慰司，元泗城州地也。洪武元年，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以次子子得领安隆峒。三十年，子得来朝，贡马。设治所。永乐元年设安隆长官事，以子得为长官，抚其众。十二年贡马，赐钞币，予世袭。

上林长官司，东北俱抵泗城界，西抵安隆长官司，南抵云南。宋、元号上林峒，属泗城州，明兴因焉。永乐实置长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子成为长官，抚其民。永乐四年，子成遣子保贡方物，赐钞币，自是贡赐不绝。成化元年，泗城岑豹攻劫上林，杀长官志威，灭其族，劫印，占其境上。兵部移文议豹罪，仍以地与印给上林。弘治三年，上林长官司遣头目入贡，礼部以过期至，给半赏。既而泗城岑应复夺据上林长官司，然正、嘉、隆、万间朝贡犹时至。

利州，汉属交阯，号阪丽庄。宋建利州，隶横山寨，元因焉。土官亦岑姓，洪武初归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直隶布政司。宣德二年，利州知州岑颜遣头目罗向贡马。正统元年，泗城岑豹侵据利州地，并掠颜妻子财物。总兵官山云以闻，帝敕镇、巡官抚谕之。四年，颜遣族人岑忻贡银器方物。五年，颜奏："本州地二十五甲，被豹兴兵攻占，母覃被囚，妻财被掠，累奉敕抚谕，猖獗不服。"帝遣行人黄恕、硃升敕谕豹，事具前传。七年，豹复与颜相仇杀，帝敕总兵官吴亮宣布恩威，令各罢兵，而豹终杀颜及其子得，夺州印去，遂以流官判州事。数十年间，屡经诸司勘奏，移檄督追，历岑应、岑接二世如故。嘉靖二年归并泗城。

龙州，古百粤地。汉属交阯。宋置龙州，隶太平寨。元大德中，升州为万户府。洪武二年，龙州土官赵帖坚遣使奉表，贡方物。诏以帖坚为龙州知州，世袭。八年改隶广西布政司。时帖坚言："地临交阯，所守关隘二十七处，有警须申报太平，达总司，比报下，已涉旬月，恐误事机，乞依奉议、泗城二州，隶广西便。"从之。十六年，帖坚以孝慈皇后丧，上慰表，贡马及方物，赐绮帛钞锭有差。

二十一年，帖坚病，无子，以其从子宗寿代署州事。帖坚卒，宗寿袭。郑国公常茂以罪谪居龙州。帖坚妻黄氏有二女，一为太平州土官李圆泰妻，茂纳其一为妾。时宗寿虽袭职，帖坚妻犹持土官印，与茂、圆泰专擅州事，数陵逼宗寿。会茂以病卒，其阍者赵观海等亦肆侮宗寿。宗寿乃与把事等以计取土官印，上奏，言茂已死，并械观海等至京。于是帖坚妻惶惧，使人告宗寿掳掠，又与圆泰谋劫茂妾并其奴婢往太平州，又尽掠赵氏祖父官诰诸物，又欲并取龙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寿实从子，不应袭，宗寿亦上章言状。帝乃诏宗寿勿问，下吏议帖坚妻与圆泰罪，既而以远蛮俱释之。

久之，复有人告茂匿龙州未死，前宗寿所言皆妄。遂诏右军都督府榜谕宗寿及龙州官民，言："昔郑国公常茂有罪，上以开平王之功，不忍遽置于法，安置龙州。土官赵帖坚故，其妻与茂结为婚姻，诱合诸蛮，肆为不道。帖坚侄宗寿袭职，与黄氏互相告讦，言茂已死。上以功臣子，犹加怜悯，释二人告讦罪。今有人言茂实未死，宗寿等知状。已遣散骑舍人谕宗寿捕茂，延玩使者久不复命，其意莫测。特命榜谕尔宗寿等知之，如茂果存，则送至京师以赎罪，如茂果死，宗寿亦宜亲率大小头目至京，具陈其由。"

广西布政司言宗寿屡诏赴京，拒命不出，又言南丹、奉议等蛮梗化。帝复命致仕兵部尚书唐鐸往谕宗寿，讫不从命。诏发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官军六万余，各赍三月粮，期以秋初俱赴广西。命都督杨文佩征南将军印，为总兵官，都指挥韩观为左将军，都督佥事宋晟为右将军，刘真为参将，率京卫马步军三万人至广西，会讨龙州及奉议、南丹、向武等州叛蛮。师行，帝撰文遣使祭岳镇海渎，复遣礼部尚书任亨泰、监察御史严震直安南，谕以讨龙州赵宗寿之故，令陈日焜慎守边境，毋助逆，勿纳叛。遣人谕文调南宁卫兵千人，江阴侯吴高领之，柳州卫兵千人，安陆侯吴杰领之，皆令其建功自赎。又诏文等，如兵至龙州，宗寿亲来见，具陈茂已死之由，则宥其罪。若诈遣人来，则进兵讨之。既，鐸还京，言宗寿伏罪来朝，乞罢兵勿征。诏文移兵于奉议，仍命鐸至军参军事。宗寿偕耆民农里等六十九人来朝谢罪，贡方物。

宗寿死，子景升袭。景升死，无嗣，以叔仁政袭。仁政再传为赵源，源死无子。思恩土官岑浚率兵攻田州回，劫龙州，夺其印，纳故知府源妻岑氏。诏下镇巡官剿贼，而议立为源后者。以源庶兄浦有二子，相居长当立。相弟楷不能无望，则谋于岑氏，以仆韦队子璋诡云遗腹。岑氏恃兄子猛方兵雄，楷遂奏言，璋实源子，当立，为相所篡。事下督府勘，未决。璋赂镇守太监傅伦舍人，诡称有诏，檄猛调二万兵，纳璋入龙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都御史杨旦讨璋，猛杀之，相乃归。相二子，长□遂，次宝。相枝拇，宝亦枝拇，相绝爱之，曰："肖我当立。"猛乃以宝去，髡为奴。

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遂。楷弑之，州人立其族弟暖。时王守仁提督两广，幕客岑伯高用事，楷赂伯高，言暖非赵氏裔，当立者楷也。遣上思州知州黄熊兆核之。熊兆党伯高，言楷当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杀暖，龙州大乱。州目黄安等潜往田州购宝。宝时为奴杨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购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谓楷势已张，毋持之急，乃令楷摄职，俟宝长让之。楷复，时时谋杀宝。富谕楷，令以印还宝，宝谢以五千金，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计宝弱易与，不如邀厚利而徐图之，遂听命。楷复求韦璋之子应育之，令往来宝所。宝妻黄氏，思明府土官黄朝女也，贰于宝而与应通。应乃厚结州目，又数遣人与向武州缔好，乞兵为卫。宝日荒悍，刑狡男子王良为阍。楷知良恨宝，激使内应，良许之。楷以千人夜至宝寝门呼良，良开门纳楷兵，执宝寝所，斩之，以他盗闻。应以兵千人据州，并结朝自援。

都御史蔡经属副使翁万达谋之。万达谓楷狙诈，未可速图。韦应巽懦寡虑，可旦夕擒，断其中坚，然后可次第获，督抚善之。万达行部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朝，谕之计，论应当死，言楷才勇，正须藉为龙州当一面耳。时诸言楷事者，故不为理，州人大哗。万达愈厚楷，楷信之，遂统精兵千人诣万达言状，并以三十一村地献。万达召楷及州目邓瑀等入见，伏壮士劫之，曰："汝罪大，宜自为计。诚死，尚可为尔子留一官。"楷自分无生理，乃手书谕其党曰："业已如此，乱无益也，可善辅我子以存赵。"万达即杖楷，毙之，以楷书谕其州人。时楷子匡时，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还龙州，十八村隶崇善县，于是龙州赵氏仍得袭。

归顺州，旧为峒，隶镇安府。永乐间，镇安知府岑志纲分其第二子岑永纲领峒事，传子瑛，屡率兵报效。弘治九年，总督邓廷瓒言："镇安府之归顺峒，旧为州治，洪武初裁革。今其峒主岑瑛每效劳于官，乞设州治，授以土官知州。凡出兵令备土兵五千，仍岁领土兵二千赴梧州听

调。”诏从之，增设流官吏目一员。瑛死，子璋袭。复从璋奏，以本州改隶布政司。

璋多智略。田州岑猛以不法获谴，都御史姚镆将举兵讨之。璋，猛妇翁也。镆虑璋党猛，召都指挥沈希仪谋。希仪雅知璋女失宠，恨猛，又知部下千户赵臣雅善璋。希仪因使赵臣语璋图猛，璋受命。时猛子邦彦守工尧隘，璋诈遣兵千人助邦彦，言：“天兵至，以姻党故，且与尔同祸。今发精兵来，幸努力坚守。”邦彦欣纳之。璋遣人报希仪曰：“谨以千人内应矣。”时田州兵殊死拒战，诸将莫利当隘者，希仪独引兵当之。约战三合，归顺兵大呼曰：“败矣！”田州兵惊溃，希仪麾兵乘之，斩首数千级，邦彦死焉。猛闻败，欲自经。而璋先已筑别馆，使人请猛。时猛仓皇不知所出，遂挈印从璋，使走归顺。璋诡为猛草奏，促猛出印实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鸩杀猛，斩其首，并府印函之，间道驰军门。为谗言所阻，竟不论功。

璋死，次子瓛袭。嘉靖四年，提督盛应期以瓛先助猛逆攻泗城，许自新，出兵讨贼自赎。从之。十四年，四州卢苏叛，纠瓛攻镇安府。瓛破镇安，并发岑真宝父母坟墓。事闻，革冠带，许立功赎。瓛后从征交阯，率于军。子代袭，万历间以贡马违限，给半赏。

向武州，宋置，隶横山寨。元隶田州路。其界东北抵田州，西抵镇安，南抵镇远。洪武二年七月，土官黄世铁遣使贡马及方物。诏以世铁为向武州知州，许世袭。二十一年，广西布政司言向武州叛蛮梗化。时都督杨文佩征南将军印，讨龙州、奉议等处，复奉命移师向武。文调右副将军韩观分兵进讨都康、向武、富劳诸州县，斩世铁。以兵部尚书唐鐸言，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

永乐二年，土官知州黄彧遣头目罗以得贡马，赐钞币。宣德四年，故土官知州黄谦昌子宗廕贡马，赐钞。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向武土官以兵助猛。提督盛应期议大征，檄向武出兵讨贼，以功赎罪。十六年，田州卢苏叛，镇安土官岑真宝以兵纳岑邦佐，苏求助于向武。时土官黄仲金怨真宝，遂与合兵，破镇安。事闻，革仲金冠带。二十七年，以仲金听调有劳，诏许承袭原职，免赴京。四十二年，又以剿平瑶寇功，加仲金四品服。

向武领县一，曰富劳，元置。洪武间，为蛮僚所据。建文时复置，仍隶向武州。永乐初，省武林入焉。土官亦黄氏世袭。

奉议州，宋置。初属静江军，后属广西经略安抚司。元属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洪武初，土官黄志威旧为田州府总管，来归附。二年诏授其子世铁为向武州知州，世袭。三年，志威入朝贡。六年招抚奉议等州百十七处人民，皆款服。帝嘉志威功，命以安州、侯州、阳县属之。七年以志威为奉议州知州兼守御，直隶广西行省。二十六年，奉议州知州黄嗣隆遣人贡马及方物，赐以钞锭。

二十八年，广西布政司言，奉议、南丹等处蛮人梗化。时都督杨文讨龙州，伏罪，帝命移兵奉议剿贼，遣使谕文等："近闻奉议、两江溪峒等处，林木阴翳，蛇虺遗毒草莽中，雨过，流毒溪涧，饮之令人死。师入其地，行营驻札，勿饮山溪水泉，恐余毒伤人。宜凿井以饮，尔等其慎察之。"文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军二万人，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师至奉议州，蛮寇闻官军至，悉窜入山林，据险自固。文督诸将分兵捕之，复调参将刘真等领兵分道攻南丹叛寇。初，文等驻师奉议州之东南，分兵追捕贼党，且遣人招降其胁从者。贼皆焚庐舍，走山谷，凭险阻立栅自固。文督将士屡攻破之，贼众溃散。左副将军韩观等遂分兵追讨都康、向武、富劳、上林诸州县，破其更吾、莲花、大藤峡等寨，斩向武土官黄世铁并其党万八千三百余人，招降蛮民复业者六百四十八户，徙置象州武山县，蛮寇遂平。时兵部尚书致仕唐鐸参议军事，以朝廷尝命征剿毕日，置卫守之。乃会诸将相度形势，置奉议等卫并向武、河池、怀集、武仙、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设官军镇守。诏从其言。

宣德二年，署州事土官黄宗㕑遣头目贡马。正统五年，宗㕑科敛劫杀，甚且欲戕其母。母避之，杀母侍者以泄怒，为母所告。佥事邓义奏其事，帝敕总兵官柳溥及三司按验以闻。嘉靖四年，田州岑猛叛，奉议土官尝助猛攻泗城州。至是提督盛应期言，许其自新，令出兵讨贼，以功赎罪。后土官知州死，皆以土判官掌州事。论者以奉议弹丸地，三面交迫田州，独南界镇安，其势甚蹙。明初置卫，铨官如宋、元故事，盖欲中断田、镇，以伐其谋云。

江州界，东抵忠州，西抵龙州，南抵思明，北抵太平府。其州宋置，隶古万寨。元属思明路。明初，土官黄威庆归附。授世袭知州，设流官吏目以佐之，直隶布政司。嘉靖四十二年，以平瑶、僮功，准江州土官子黄恩暂署本职。领县一，曰罗白。洪武初，土官梁敬宾归附，授世袭知县。敬宾死，子复昌袭。永乐间，从征交阯被陷，子福里袭。

思陵州，宋置，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

十一年复置思陵州。二十七年，土官韦延寿贡马及方物。宣德四年，护印土官韦昌来朝，贡马，赐钞币。正统间，贡赐如制。其界东至忠州，西北至思明，南至交阯。

琼州，居环海中。汉武帝平南粤，始置珠崖、儋耳二郡。历晋、隋、唐、宋叛服不一，事具前史。元改置琼州路，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历初，改乾宁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广东，改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府，以崖州吉阳军、儋州万安军俱为州，南建州为定安县隶焉。

六年，儋州宜伦县民陈昆六等作乱，攻陷州城。广东指挥使司奏言："近儋州山贼乱，已调兵剿。其儋、万二州，山深地旷，宜设兵卫镇之。"诏置儋、万二州守御千户所。七年，儋州黎人符均胜等作乱，海南卫指挥张仁率兵讨平之。又海南罗屯等洞黎人作乱，千户周旺等讨平之。澄迈县贼王官舍乱，典史彭祯领民兵捕斩之。十五年，万、崖二州民陈鼎叔等作乱，陷陵水县，为海南卫官军击败，追至藤桥，斩鼎叔等三百余人，余党悉平。十七年，儋州宜伦县黎民唐那虎等乱，海南卫指挥张信发兵讨之。那虎及其党郑银等败遁，信追擒之，送京师。知州魏世吉受贿，纵银去。帝谓兵部曰："知州不能捕贼，及官军捕至而反纵之乎？"命遣力士即其州杖世吉，责捕所纵者。

永乐三年，广东都司言："琼州所属七县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余户，俱已向化，惟罗活诸洞生黎尚未归附。"帝命遣通判刘铭赍敕抚谕之。御史汪俊民言："琼州周围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岁军民有逃入黎洞者，甚且引诱生黎，侵扰居民。朝廷屡使招谕，黎性顽狠，未见信从。又山水峻恶，风气亦异，罹其瘴毒，鲜能全活。近访宜伦县熟黎峒首王贤祐、尝奉命招谕黎民，归化者多。请仍诏贤祐，量授以官，俾招谕未服，戒约诸峒，无纳逋逃。其熟黎则令随产纳税，悉免差徭；其生黎归化者，免税三年；峒首则量所招民数多寡授以职。如此庶几黎人顺服。"从之。遣知县潘隆本赍敕抚谕。

四年，琼州属县生黎峒首罗显、许志广、陈忠等三十三人来朝。初以生黎多未向化，遣铭招抚。至是向化者万余户，显等从铭来朝，且乞以铭抚其众。帝遂授铭琼州知府，专职抚黎，仍授显等知县、县丞、巡检等官，赐冠带钞币，遣还。自是诸黎感悦，相继来归。琼山、临高诸县生黎峒首王罚、钟异、王琳等来朝，命为主簿、巡检。六年，铭复率土黎峒首王贤祐、王惠、王存礼等来朝，贡马。命贤祐为儋州同知，

惠、存礼为万宁县主簿。八年，文昌县斩脚寨黎首周振生等来归，赐以钞币，俾仍往招诸峒。九年，临高县典史王寄扶奉命招至生黎二千余户，而以峒首王乃等来朝。命寄扶为县主簿，并赐王乃等钞。十一年，琼山县东洋都民周孔洙招谕包黎等村黎人王观巧等二百三十户，愿附籍为民。从之。临高民黄茂奉命招抚深峒、那呆等二十四峒生黎，率黎首王聚、符喜等来朝贡马，黎民来归者户四百有奇。通计前后所抚诸黎共千六百七十处，户三万有奇，盖皆本庙算云。

十四年，王贤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来朝贡，帝嘉纳之。命礼部曰："黎人远处海南，慕义来归，若朝贡频繁，非存抚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贡，著为令。"十六年，感恩土知县楼吉禄率峒首贡马。十九年，宁远土县丞邢京率峒首罗淋朝贡。时崖州民以私忿相战斗，卫将利渔所欲，发兵剿之。琼州知州王伯贞执不可，曰："彼自相仇杀耳，非有寇城邑杀良民之恶，不足烦官军。"卫将不从，伯贞乃遣宁远县丞黄童按视。果仇杀，逮治数人，黎人遂安。

宣德元年，乐会土主簿王存礼等遣黎首黎宁及万州黎民张初等来贡，帝谓尚书胡濙曰："黎人居海岛，不识礼仪，叛服不常，昔专设官抚绥，今来朝，当加赉之。"九月，澄迈县黎王观珠、琼山县黎王观政等聚众杀琼山土知县许志广，流劫乡村，杀掠人畜，命广东三司勘实讨之。二年，指挥王瑀等追捕黎贼，兵至金鸡岭，贼率众拒敌，败之，生擒贼首王观政及从贼二百六十二人，斩首二百六十七级，余众溃，奔走入山，招抚复业黎八百一十二户，以捷闻，械送观政等至京。帝谓尚书蹇义曰："蛮性虽难驯，然至为变，必有激。宜严戒抚黎诸官，宽以驭之，若生事激变，国有常刑。"

正统九年，崖州守御千户陈政闻黎贼出没，偕副千户洪瑜领军搜捕贼，乃围熟黎村，黎首出见，政等辄杀之。又令军旗孙得等十五人焚其庐舍，杀其妻孥数人，掳其财物。各黎激变，政及官军百人，皆为所杀。巡按御史赵忠以闻，坐瑜激变律斩。

景泰三年敕万州判官王琥曰："以尔祖父能招抚黎人，特授土官。尔能继承父志，亦既有年。兹特降敕付尔，抚谕该管村峒黎人，各安生业，不得仿效别峒生黎所为。其官军亦不得擅入村峒，扰害激变。"

天顺五年敕两广巡抚叶盛，以海南贼五百余占据城池，可驰至琼，相机抚捕，勿使滋蔓。

弘治二年，崖州故土官陈迪孙、冠带舍人陈崇祐朝贡。以其能抚黎人之逋逃复业者，厚赐之。十五年，黎贼符南蛇反，镇兵讨之，不下。户部主事冯颙奏："府治在大海南。有五指山峒，黎人杂居。外有三州、十县、一卫、十一所。永乐间，置土官州县以统之，黎民安堵如故。成化间，黎人作乱，三度征讨。将领贪功，杀戮无辜。迨弘治间，知府张桓、余浚贪残苛敛，大失黎心，酿成今日南蛇之祸。臣本土人，颇知事势，乞仍考原设应袭土官子舍，使各集土兵，可得数万，听镇巡官节制。有能擒首恶符南蛇者，复其祖职。以蛮攻蛮，不数月可奏绩矣。"诏从之。

嘉靖十九年，总督蔡经以崖、万二州黎岐叛乱，攻逼城邑，请设参将一员，驻札琼州分守。二十八年，崖州贼首那燕等聚众四千人为乱，诏发两广官军九千剿之。给事郑廷鹄言：

琼州诸黎盘居山峒，而州县反环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而我咸卤，其势彼聚而我散。故自开郡来千六百余年，无岁不遭黎害，然无如今日甚矣。今日黎患，非九千兵可办，必添调狼土官兵，兼召募打手，集数万众，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后可克。

尝考剿除黎患，其大举有二。元至元辛卯，曾空其穴，勒石五指山。其时虽建屯田府，立定安、会同二县，惜其经略未尽，故所得旋失。嘉靖庚子，又尝大渡师徒，攻毁巢冈，无处不至。于是议者谓德霞地势平衍，拟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业已举行，中道而废，旋为贼资，以至复有今日。谨条三事：

一，崖黎三面郡县，惟东面连郎温、岭脚二峒岐贼，实当万州陵水之冲。崖贼被攻，必借二峒东讧以分我兵势。计须先分奇兵攻二峒，而以大兵径捣崖贼。彼此自救不暇，莫能相顾，则歼灭可期。传闻贼首那燕已入凡阳构集岐贼。此必多方误我，且讹言摇惑，以坚诸部助逆之心。宜开示慰安，以解狐疑之党。

一，隋、唐郡县，舆图可考，今多陷入黎中。荡平后悉宜恢复，并以德霞、千家、罗活等膏腴之地尽还州县，设立屯田，且耕且守。仍由罗活、磨斩开路，以达定安，由德霞沿溪水以达昌化。道路四达，井邑相望，非徒慑奸销萌，而王路益开拓矣。

一，军威既振，宜建参将府于德霞，各州县许以便宜行事，以镇安人心。其新附之民中有异志者，或迁之海北地方屯田，或编入附近卫所

戎籍，如汉徙潳山蛮故事。又择仁明慈惠之长，久任而安辑之，则琼人受万世利矣。

疏下兵部议，诏悉允行。

二十九年，总兵官陈圭、总督欧阳必进等督兵进剿，斩贼五千三百八十级，俘一千四十九人，夺牛羊器械倍之，招抚三百七十六人。捷闻，帝嘉其功，赐圭、必进禄米廕袭有差。

万历十四年，长田峒黎出掠，兵备道遣兵执戮之。草子坡诸黎召众来报复，战于长沙营，斩黎首百余级，于是黄村、田尾诸峒黎皆出降。

琼州黎人，居五指山中者为生黎，不与州人交。其外为熟黎，杂耕州地。原姓黎，后多姓王及符。熟黎之产，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称酋首。成化间，副使涂棐设计犁扫，渐就编差。弘治间，符南蛇之乱，连郡震惊，其小丑侵突，无时而息云。

列传第二百八 外国一

○朝鲜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

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其秋，颛遣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两上表谢，并贺天寿节，因请祭服制度，帝命工部制赐之。惟得等辞归，帝从容问："王居国何为？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宫室壮乎？"顿首言："东海波臣，惟知崇信释氏，他未遑也。"遂以书谕之曰："古者王公设险，未尝去兵。民以食为天，而国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无城郭，人将何依？武备不修，则威弛；地不耕，则民艰于食；且有居室，无厅事，无以示尊严。此数者朕甚不取。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苟阙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为明鉴。王国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备御之道，王其念之。"因赐之《六经》、《四书》、《通监》。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

三年正月命使往祀其国之山川。是岁颁科举诏于高丽，颛表谢，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中书省言："高丽贡使多赍私物入货，宜征税；又多携中国物出境，禁之便。"俱不许。五年表请遣子弟入太学，帝曰："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贡使洪师范、郑梦周等一百五十余人来京，失风溺死者三十九人，师范与焉。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而颛复遣其门下赞成事姜仁裕来贡马，其贺正旦使金湑等已先至，帝悉遣还。谓中书省臣曰："高丽贡献繁数，既困敝其民，而涉海复虞覆溺。宜遵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贡物惟所产，毋过侈。其明谕朕意。"

六年，颛遣甲两等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甲两以闻。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七年遣监门护军周谊、郑庇等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

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是岁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颛无子，以宠臣辛肫之子禑为子，于是仁人立禑。

八年，禑遣判宗簿事崔原来告哀，且言前有贡使金义杀朝使蔡斌，今嗣王禑已诛义，籍其家。帝疑其诈，拘原而遣使往祭吊。十年，使来请故王颛谥号，帝曰："颛被杀已久，今始请谥，将假吾朝命，镇抚其民，且掩其弑逆之迹，不可许。前所留使者，其遣之。"于是释原归。其夏，复遣周谊贡马及方物，却不受。冬，又遣使贺明年正旦。帝曰："高丽王颛被弑，奸臣窃命，《春秋》之义，乱臣必诛，夫又何言。第前后使者皆称嗣王所遣，中书宜遣人往问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为羁囚，则当依前王言，岁贡马千匹，明年贡金百斤、银万两、良马百、细布万，仍悉送还所拘辽东民，方见王位真而政令行，朕无惑已。否则弑君之贼，必讨无赦。"

十一年四月，禑复命谊来贡。十二年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等谨饬边备。其冬，禑遣李茂芳等来贡，以不如约却之。十三年，辽东送高丽使谊至京师，帝敕敬等曰："高丽弑君，又杀朝使，前坚请入贡又不如期，今遣谊来，以虚文饰诈，他日必为边患。自今来者，其绝勿通。"因留谊于京师。十六年来贡，却之，命礼部责其朝贡过期、陪臣侮慢之罪；诚欲听约者，当以前五岁违约不贡之物并至。十七年六月，禑遣司仆正崔涓、礼仪判书金进宜贡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产，愿以马代输，余皆如约。辽东守将唐胜宗为之请，帝许之。然请颛谥号，袭王爵，未允也。

十八年正月，贡使至。帝谕礼臣曰："高丽屡请约束，朕数不允，而其请不已，故索岁贡以试其诚伪，非以此为富也。今既听命，宜损其贡数，令三年一朝，贡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贡。"七月，禑上表请袭爵，并请故王谥。命封禑为高丽国王，赐故王颛谥恭愍。

十九年二月遣使贡布万匹、马千匹。九月，表贺，贡方物。其后贡献辄逾常额，且未尝至三年也。冬，诏遣指挥佥事高家奴以绮布市马于高丽。二十年三月，高家奴还，陈高丽表辞马直，帝敕如数偿之。先是，元末辽、沈兵起，民避乱，转徙高丽。至是因市马，帝令就索之，遂以辽、沈流民三百余口来归。十二月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者，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者，本国统之。各正疆境，毋侵越。"

二十一年四月，禑表言，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旧便。帝曰："高

丽旧以鸭绿江为界，今饰辞铁岭，诈伪昭然。其以朕言谕之，俾安分，毋生衅端。”八月，高丽千户陈景来降，言：“是年四月，禑欲寇辽东，使都军相崔莹、李成桂缮兵西京。成桂使陈景屯艾州，以粮不继退师。王怒，杀成桂之子。成桂还兵攻破王城，囚王及莹。”景惧及，故降。帝敕辽东严守备，仍遣人侦之。十月，禑请逊位于其子昌。帝曰：“前闻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谋，姑俟之以观变。”

二十二年，权国事昌奏乞入朝，帝不许。是岁，成桂废昌，而立定昌国院君瑶。二十三年正月遣使来告。二十四年三月诏市马高丽。八月，权国事瑶进所市马千五百匹。帝曰；“三韩君臣悖乱，二纪于兹。今王瑶嗣立，乃王氏苗裔，宜遣使劳之。”十二月，瑶遣其子爽朝贺明年正旦。爽未归而成桂自立，遂有其国，瑶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

二十五年九月，高丽知密直司事赵胖等持国都评议司奏言：“本国自恭愍王薨，无嗣，权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国事，昏暴好杀，至欲兴师犯边，大将李成桂以为不可而回军。禑负罪惶惧，逊位于子昌。国人弗顺，启请恭愍王妃安氏择宗亲瑶权国事。已及四年，昏戾信谗，戕害勋旧，子爽痴騃不慧，国人谓瑶不足主社稷。今以安氏命，退瑶于私第。王氏子姓无可当舆望者，中外人心咸系成桂。臣等与国人耆老共推主国事，惟圣主俞允。”帝以高丽僻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进马九千八百余匹，命运纟宁丝绵布一万九千七百余匹酬之。六月表谢，贡马及方物，并上前恭愍王金印，请更己名曰旦。从之。是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朝鲜国招引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谕，示以祸福。旦得敕，惶惧陈谢，上贡，并械送逋逃军民三百八十余人至辽东。

二十七年，旦遣子入贡。二十八年遣使柳珣贺明年正旦。帝以表文语慢，诘责之。珣言表文乃门下评理郑道传所撰，遂命逮道传，释珣归。二十九年送撰表人郑总等三人至，云表实总等所撰，道传病不能行。帝以总等乱邦构衅，留不遣。三十年冬，复以表涉讥讪，拘其使。建文初，旦表陈年老，以子芳远袭位。许之。

成祖立，遣官颁即位诏。永乐元年正月，芳远遣使朝贡。四月复遣

陪臣李贵龄入贡，奏芳远父有疾，需龙脑、沈香、苏合、香油诸物，赍布求市。帝命太医院赐之，还其布。芳远表谢，因请冕服书藉。帝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自后贡献，岁辄四五至焉。

二年十二月诏立芳远子禔为世子，从其请也。五年十二月，贡马三千匹至辽东，命户部运绢布万五千匹偿之。六年，世子禔来朝，赐织金文绮。及归，帝亲制诗赐之。时朝鲜纳女后宫，立为妃嫔者四人。其秋，遣陪臣郑擢来告其父旦之丧。命官吊祭，赐谥康献。

十六年奏世子禔不肖，第三子祹孝弟力学，国人所属，请立为嗣，诏听王所择。因上表谢，并陈己年老，请以祹理国事。命光禄少卿韩确、鸿胪丞刘泉封祹为朝鲜国王。时帝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二十年，芳远卒，赐谥恭定。二十一年七月，祹请立嫡子珣为世子，从之。先是，敕祹贡马万匹，至是如数至，赐白金绮绢。

宣德二年三月遣中官赐白金纟宁纱，别敕进马五千匹，资边用。九月如数至。四年祹赐书："珍禽异兽，非朕所贵，其勿献。"后又敕祹："金玉之器，非尔国所产，宜止之，土物效诚而已。"八年，祹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

正统元年三月放朝鲜妇女金黑等五十三人还其国。金黑等自宣德初至京师，至是遣中官送回。三年八月赐祹远游冠、绛纱袍、玉佩、赤舄。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祹还之。七年五月谕祹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祹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九年春，倭寇犯边，祹命将擒获五十余人，械送京师。十年又获余党来献。帝连敕奖谕，赐赉加等。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

景泰元年贡马五百匹。奏称奉敕办马二三万匹，比因邻寇构衅，马畜踣毙，一时未能。诏曰："寇今少息。马已至者，偿其直。未至者，止

勿贡。”是年夏，祹卒，赐吊祭，谥庄宪，封子珣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因谕珣相为掎角截杀之。其秋，续贡马千五百余匹。赐冕服，并偿其直。冬又赐珣及妃权氏诰命，封其子弘□为世子。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珣绝其使。三年秋，珣卒，来告哀。遣中官往吊祭，赐谥恭顺，命子弘□嗣立。弘□立三年，以年幼且婴夙疾，请以叔瑊权国事。七年上表逊位，乃封瑊为国王。瑊请立子暲为世子，从之。

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瑊毋作不靖，贻后悔。瑊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四年复谕瑊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瑊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

成化元年冬，陪臣李门炯来朝，卒于道。命给棺赐祭，并赐彩币慰其家。时朝鲜频贡异物，三年春，敕谕瑊修常贡，勿事珍奇。是时朝廷用兵征建州，敕瑊助兵进剿。瑊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统众万余渡鸭绿、泼猪二江，攻破九狝府诸寨，斩获多。

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赉，敕奖谕之。是年，瑊卒，赐谥惠庄。遣太监郑同、崔安封世子晄为王，给妃韩氏诰命。既行，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奏曰：“辽东连年被寇，疮痍未起，今复禾稼不登，军民乏食。太监郑同等随从人员所过驿骚。臣考先年曾于翰林院中，选有学行文望者出使。今同、安俱朝鲜人，坟墓宗族皆在，见其国王，不免屈节，殊亵中国体。乞寝成命，或翰林，或给事中及行人内推选一员，往使为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后赏赉遣内臣，其册封正副使，选廷臣有学行者。”

六年，晄病笃，以所生子幼，命其兄故世子暲女子娶子权国事，遣陪臣以闻。及卒，赐谥襄悼，命娶嗣位，娶妻韩氏封王妃。十年追赠娶父世子暲为国王，谥怀简，母韩氏为王妃，从所请也。

十一年四月，娶奏建州野人纠聚毛怜等卫侵扰边境不已，乞朝命戒饬。十二年十月，娶为继妻尹氏请封，赐诰命冠服。时禁外国互市兵器，娶奏："小邦北连野人，南邻倭岛，五兵之用，不可缺一。而弓材所需牛角，仰于上国。高皇帝时尝赐火药、火砲，今望特许收买弓角，不与外番同禁。"兵部议岁市弓角五十，后以不足于用，请无限额，诏许倍市。

十五年十月命娶出兵夹击建州女直。娶遂遣右赞成鱼有沼率兵至满浦江，以水泮后期。复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渡江进剿。十六年春遣陪臣来献捷，帝命内官赍敕奖其能继先烈，赐金币，领兵官赏赉如例。后使还，遣其臣许熙伴送。熙归至开州，建州骑二千邀之，掠其从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他所亡物称是。奏闻，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旻等以辽东连年用兵，未可轻动，宜以此意谕娶。敕辽东守臣整饬边备，更令译者穷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赐熙白金彩币慰安之。

十七年，娶奏继妃尹氏失德，废置，乞更封副室尹氏。从之。十九年四月封娶长子忄隆为世子。

弘治七年十二月，娶卒，赐谥康靖。明年四月，封忄隆为国，妻慎氏为王妃。十二年，忄隆奏："本国人屡有违禁匿海岛，诱引军民，渐至滋蔓。乞许本国自行搜刷。其系上国地方，请敕官追捕。"时辽东守臣亦奏如忄隆言，报可。十五年冬，封忄隆长子为世子。

正德二年，忄隆以世子夭亡，哀恸成疾，奏请以国事付其弟怿，其国人复奏请封怿。礼部议命怿权理国事，俟忄隆卒乃封。既，陪臣卢公弼等以朝贡至京，复请封怿，廷议不允。十二月，忄隆母妃奏怿长且贤，堪付重寄。于是礼部奏："忄隆以痼疾辞位，怿以亲弟承托，接受既明，友爱不失。通国臣民举无异词，宜顺其请。"上乃允怿嗣位，遣中官敕封，并赐其妃尹氏诰命。初，成桂之自立也，与宰相李仁人本异族。永乐间，降祭海岳祝文，称成桂为仁人子，而《祖训》亦载仁人子成桂更名旦。后成桂子芳远奏辨，太宗许令改正。至是修《大明会典》，仍列《祖训》于朝鲜国。贡使市以归，怿上疏备陈世系，辨先世无弑逆事，乞改正。礼部议："《会典》详载本朝制度，事涉外国，疑似之际，在所略。况成桂得国出皇祖命，其不系仁人后，太宗诏可征，宜从其请。"诏曰："可。"

十五年冬，命内官封怿子峐为世子，赐怿金帛珠玉，令括取异物及童男女以进。十六年，世宗即位，礼官言："天子初践祚，宜正中国之

体，绝外裔狎侮之端。请谕怿非朝廷意，召内臣还，毋有所索取。”帝从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俘获倭夷来献，并送还中国被掠八人。赐白金锦纟宁。

八年八月，陪臣柳溥上言：国祖李旦系本国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罗为司空。新罗亡，六世孙兢休入高丽。十三世孙安社仕元为南京千户所达鲁花赤。元季兵兴，安曾孙子春与男成桂避地东迁。至正辛丑，当恭愍王之十年，有红巾贼入境，成桂击贼有功，授武班职事，时尚未知名。恭愍无嗣，阴蓄宠臣辛肫之子禑为子，晚为嬖臣洪伦、内竖崔万生所弑。权臣李仁人诛伦、万生而立禑，擢成桂为门下侍中。禑遣成桂侵辽东，成桂不从，返兵。禑惧，逊位于子昌。昌以伪姓见黜，复立王氏裔定昌君瑶，窜仁人于外。瑶复不道，国人戴成桂，请于高皇帝，立为王，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实未尝为弑。前永乐、正德间屡经奏请，俱蒙俞允，而迄未改正。今遇重修《会典》，乞赐昭雪。”诏送史馆编纂。

十八年二月，睿宗祔太庙，配享明堂礼成，怿表贺。帝特御奉天门引见，赐宴礼部。

二十三年冬，怿卒。二十四年正月来讣，赐谥恭僖。诏立其子皓。皓未逾年卒，赐谥荣靖。九月，皓弟权国事峘遣使谢祭谥，并请袭封，诏许之。

二十五年，峘遣使送下海番人六百余至边，赐金币。二十六年正月，峘咨称：“福建人从无泛海至本国者，因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前后共获千人以上，皆挟军器货物，致中国火砲亦为倭有，恐起兵端。”诏：“顷年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甚，往往为外国所获，有伤国体。海道官员令巡按御史察参。仍赐王银币，以旌其忠。”

三十一年冬，以洪武、永乐间所赐乐器敝坏，奏求律管，更乞遣乐官赴京校习，许之。

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自浙、直败还，漂入朝鲜境。峘遣兵击歼之，得中国被俘及助逆者三十余人来献，因贺冬至节，帝赐玺书褒谕。三十八年十一月奏：“今年五月，有倭寇驾船二十五只来抵海岸，臣命将李鐸等剿杀殆尽，获中国民陈春等三百余人，内招通倭向导陈得等十六

人，俱献阙下。”复降敕奖励，厚赉银币，并赐鐸等有差。

四十二年九月，峘复上书辨先世非李仁人后，今修《会典》虽蒙厘正，乞著始祖旦、父子春之名，帝令附录《会典》。

隆庆元年六月遣官颁即位诏。时帝将幸太学，来使乞留观礼，许之。是年冬，峘卒，赐谥恭宪，命其侄昘袭封。

万历元年正月上穆宗尊谥、两宫徽号礼成，昘表贺，献方物马匹。时昘屡请赐《皇明会典》，为其先康献王旦雪冤。十六年正月，《会典》成，适贡使愈泓在京，请给前书，以终前命。许之。十七年十一月，陪臣奇芩等入贺冬至，奏称本年六月，大琉球国船遭风至海岸，所有男妇合解京，给文放归。从之。

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平秀吉者，萨摩州人，初随倭关白信长。会信长为其下所弑，秀吉遂统信长兵，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朝鲜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夷往来互市。二十年夏五月，秀吉遂分渠帅行长、清正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111111

昘又湎酒，弛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昘弃王城，令次子珲摄国事，奔平壤。已，复走义州，愿内属。七月，兵部议令驻札险要，以待天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而是时倭已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廷议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遣行人薛潘谕昘以兴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且至。而倭业抵平壤，朝鲜君臣益急，出避爱州。游击史儒等率师至平壤，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之，仅以身免。中朝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八月，倭入丰德等郡，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市中无赖也。是时秀吉次对马岛，分其将行长等守要害为声援。惟敬至平壤，执礼其卑。行长绐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不久当还。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属朝鲜耳。”惟敬以闻。廷议倭诈未可信，乃趣应昌等进兵。而星颇惑于惟敬，乃题署游击，赴军前，且请金行间。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诸将进战，大捷于平壤。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

初，如松誓师，欲斩惟敬，以参军李应试言而止。至是败，气缩，

而应昌急图成功，倭亦乏食有归志，因而封贡之议起。应昌得倭报惟敬书，乃令游击周弘谟同惟敬往谕倭，献王京，返王子，如约纵归。倭果于四月弃王城遁。时汉江以南千有余里朝鲜故土复定，兵部言宜令王还国居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为便。诏可。应昌疏称："釜山虽濒海南，犹朝鲜境，有如倭觇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今拨兵协守为第一策，即议撤，宜少需，俟倭尽归，量留防戍。"部议留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谕昘搜练军实，毋恃外援。已而沈惟敬归自釜山，同倭使来请款，而倭随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汉江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如松计全罗饶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诸将分守要害。已，倭果分犯，我师并有斩获。兵科给事中张辅之、辽东都御史赵耀皆言款贡不可轻受。七月，倭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时师久暴露，闻撤，势难久羁。应昌请留刘綎川兵，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兵，合蓟、辽兵共万六千，听綎分布尚之大丘，月饷五万两，资之户兵二部。先是，发帑给军费，已累百万。廷臣言虚内实外非长策，请以所留川兵命綎训练，兵饷令本国自办。于是诏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谕朝鲜世子临海君珒居全庆，以顾养谦为经略。九月，昘以三都既复，疆域再造，上表谢恩。然时倭犹据釜山也，星益一意主款。九月，兵部主事曾伟芳言："关白大众已还，行长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遗。欲归报关白卷土重来，则风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于倭营讲购，咸安、晋州随陷，而俗恃款冀来年不攻，则速之款者，正速之来耳。故款亦来，不款亦来。宜令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帝以为然，因敕谕昘者甚至。

二十二年正月，昘遣金晬等进方物谢恩。礼部郎中何乔远奏："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鲜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倭语悖慢无礼，沈惟敬与倭交通，不云和亲，辄曰乞降。臣谨将万历十九年中国被掠人许仪所寄内地书、倭夷答刘綎书及历年入寇处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贡。"诏兵部议。时廷臣交章，皆以罢封贡、议战守为言。八月，养谦奏讲贡之说，贡道宜从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九月，昘请许保国。帝乃切责群臣阻挠，追褫御史郭实等。诏小西飞入朝，集多官面议，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帝复谕于左阙，语加周复。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王给金印，行长授都督佥事。

二十三年九月，昘奏立次子珲为嗣。先是，昘庶长子临海君珒陷贼中，惊忧成疾，次子光海君珲收集流散，颇著功绩，奏请立之。礼部尚

书范谦言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至是复奏，引永乐间恭定王例上请，礼臣执奏，不从。二十四年五月，昘复疏请立珲，礼部仍执不可，诏如议。时国储未建，中外恫疑，故尚书范谦于朝鲜易封事三疏力持云。

九月，封使至日本。先是，沈惟敬抵釜山，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图、武经、良马。而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事闻，逮问。乃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神机营衔副之。及是奉册至，关白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止遣二使奉白土绸为贺，拒其使不见，语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约付还，今以卑官微物来贺，辱小邦邪？辱天朝邪？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然后撤还。"翌日奉贡，遣使赍表文二道，随册使渡海至朝鲜。廷议遣使于朝鲜，取表文进验，其一谢恩，其一乞天子处分朝鲜。

初，方亨诡报去年从釜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方责备朝鲜，仍留兵釜山如故，谢表后时不发，方亨徒手归。至是，惟敬始投表文，案验潦草，前折用丰臣图书，不奉正朔，无人臣礼。而宽奠副总兵马棟报清正拥二百艘屯机张营。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后手书。帝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案问。以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改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佥都御史杨镐驻天津，申警备；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

五月，玠至辽。行长建楼，清正布种，岛倭窖水，索朝鲜地图，玠遂决意用兵。麻贵望鸭绿江东发，所统兵仅万七千人，请济师。玠以朝鲜兵惟娴水战，乃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及福建、吴淞水师，刘綎督川、汉兵听剿。贵密报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备，掩釜山，则行长擒，清正走。玠以为奇计，乃檄杨元屯南原，吴惟忠屯忠州。

六月，倭数千艘泊釜山，戮朝鲜郡守安弘国，渐逼梁山、熊川。惟敬率营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阳为慰藉，檄杨元袭执之，缚至贵营，惟敬执而向导始绝。七月，倭夺梁山、三浪，遂入庆州，侵闲山。统制元均兵溃，遂失闲山。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顺，闲山破，经略檄守王京西之汉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运道。

八月，清正围南原，乘夜猝攻，守将杨元遁。时全州有陈愚衷，去南原仅百里，南原告急，愚衷不敢救，闻已破，弃城走。麻贵遣游击牛

伯英赴援，与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庆，逼王京。王京为朝鲜八道之中，东阻乌岭、忠州，西则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东西皆倭，我兵单弱，因退守王京，依险汉江。麻贵请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鸭绿江。海防使萧应宫以为不可，自平壤兼程趋王京止之。麻贵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都体察使李元翼由乌岭出忠清道遮贼锋。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庙廷主画云何。玠曰："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政府八字密画，无泄也。应试曰："然则易耳。倭叛以处分绝望，其不敢杀杨元，犹望处分也。直使人谕之曰沈惟敬不死，则退矣。"因请使李大谏于行长，冯仲缨于清正，玠从之。九月，倭至汉江，杨镐遣张贞明持惟敬手书往，责其动兵，有乖静候处分之实。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麻贵遂报青山、稷山大捷。萧应宫揭言："倭以惟敬手书而退，青山、稷山并未接战，何得言功？"玠、镐怒，遂劾应宫恇怯，不亲解惟敬，并逮。

十一月，玠征兵大集，帝发帑金犒军，赐玠尚方剑，而以御史陈效监其军。玠大会诸将，分三协。镐同贵率左右协，自忠州、乌岭向东安，趋庆州，专攻清正。使李大谏通行长，约勿往援。复遣中协屯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以余兵会朝鲜合营，诈攻顺天等处，以牵制行长东援。十二月，会庆州。麻贵遣黄庆赐贿清正约和，而率大兵奄至其营。时倭屯蔚山，城依山险，中一江通釜寨，其陆路由彦阳通釜山。贵欲专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阳来援，乃多张疑兵，又遣将遏其水路，遂进逼倭垒。游击摆寨以轻骑诱倭入伏，斩级四百余，获其勇将，乘胜拔两栅。倭焚死者无算，遂奔岛山，连筑三寨。翌日，游击茅国器统浙兵先登，连破之，斩获甚多，倭坚壁不出。岛山视蔚山高，石城坚甚，我师仰攻多损伤。诸将乃议曰："倭艰水道，饷难继，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战缚也。"镐等以为然，分兵围十日夜，倭饥甚，伪约降缓攻。俄行长援兵大至，将绕出军后。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上闻之，震怒。乃罢镐听勘，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事详《镐传》。

二十六年正月，邢玠以前役乏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议海运，为持久计。二月，都督陈璘以广兵，刘綎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后至。玠分兵三协，为水陆四路，路置大将。中路如梅，东路贵，西路綎，水路璘，各守汛地，相机行剿。时倭亦分三窟。东路则清正，据蔚山。西路则行长，据粟林、曳桥，建砦数重。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而行长水师番休济饷，往来如驶。我师约日并进，寻报辽阳警，李如松败没，诏如梅还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当应泰之劾镐也，眇请回乾断，崇励镇抚，以毕征讨。上不许。又应泰曾以筑城之议为镐罪案，谓坚城得志，启朝鲜异日之患，于是眇奏辨。帝曰："连年用兵发饷，以尔国素效忠顺故也，毋以人言自疑。"

九月，将士分道进兵，刘綎进逼行长营，约行长为好会。翌日，攻城，斩首九十二。陈璘舟师协堵击，毁倭船百余。行长潜出千余骑扼之，綎不利，退，璘亦弃舟走。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伪退诱之。贵入空垒，伏兵起，遂败。董一元进取晋州，乘胜渡江，连毁二寨。倭退保泗州老营，麇战下之，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十月，董一元遣将四面攻城，用火器击碎寨门，兵竞前拔栅。忽营中火药崩，烟焰涨天。倭乘势冲击，固城倭亦至，兵遂大溃，奔还晋州。帝闻，命斩二游击以徇，一元等各带罪立功。是月，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俱有归志。十一月，清正发舟先走，麻贵遂入岛山、酉浦，刘綎攻夺曳桥。石曼子引舟师救行长，陈璘邀击败之。诸倭扬帆尽归。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二十七年闰四月，以平倭诏告天下，又敕谕眇曰："倭奴平秀吉肆为不道，蹂躏尔邦。朕念王世笃忠贞，深用悯恻。七年之中，日以此贼为事。始行薄伐，继示包容，终加严讨。盖不杀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乱，宜取荡平。神恶凶盈，阴歼魁首，大师乘之，追奔逐北，鲸鲵尽戮，海隅载清，捷书来闻，忧劳始释。惟王虽还旧物，实同新造，振凋起敝，为力倍艰。倭虽遁归，族类尚在。兹命邢玠振旅归京，量留万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卧薪尝胆，无忘前耻，惟忠惟孝，缵绍前休。"五月，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戍兵，马步水陆共计三万四千有奇，马三千匹。一，定月饷，每年计银九十一万八千有奇。一，定本色，合用米豆，分派辽东、天津、山东等处，每年十三万石。一，留中路海防道。一，裁饷司。一，重将领。一，添巡捕。一，分汛地。一，议操练。一，责成本国。廷臣议："数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内固根本，不当更为繁费。况彼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后事宜，仍当商之彼国，先量彼饷之赢绌，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于增买马匹，添补标兵，创立巡捕，及至管饷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抚会同国王酌奏。八月，眇献方物，助大工，褒赏如例。十月，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驻札辽阳备警。二十八年四月请将义州等仓遗下米豆运回辽阳。户部议："输运维艰，莫若径与彼国，振其雕敝，以昭皇仁。"诏曰："可。"

二十九年二月，兵部覆奏经督条陈七事：“一，练兵士。丽人鸷悍耐寒苦，而长衫大袖，训练无方，宜以束伍之法教之。一，守冲要。朝鲜三面距海，釜山与对马相望，巨济次之，宜各守以重兵，并蔚山、开山等处皆宜戍守。一，修险隘。王京北倚丛山，南环沧海。忠州左右乌、竹二岭，羊肠绕曲，有一夫当关之险。今营垒遗址尚存，亟宜修葺。一，建城池。朝鲜八道，十九无城。平壤西北鸭、浿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别遣一旅占据平壤，则王京声援断绝，皆应修筑屯聚。一，造器械。倭战便陆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击。今准福唬造百十艘为奇兵，并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访异材。朝鲜贵世官，贼世役，一切禁锢，往往走倭走敌，为本国患，宜破格搜采。一，修内治。国家东南临海，以登、旅为门户，镇江为咽喉，应援之兵，不宜尽撤。我自固，亦所以固朝鲜也。”诏朝鲜刻励以行。九月，奏所颁诰命冕服遭变沦失，祈补给，从之。

时倭国内乱，对马岛主平义智悉遣降人还朝鲜，遗书乞和，且扬言秀吉将家康将输粮数十万石为军兴资，以胁朝鲜。朝鲜与对马岛一水相望，岛地不产五谷，资米于朝鲜。兵兴后，绝开市，因百计胁款。秀吉死，我军尽撤，朝鲜畏倭滋甚。欲与倭通款，又惧开罪中国。十二月，昘以岛倭求款来请命。兵部以事难遥度，令总督世德酌议，诏可。三十年十一月，昘言倭使频来要挟和款，兵端渐露，乞选将率兵，督同本国训练修防。帝曰：“曾留将士教习，成法具在，无容再遣。因命其使臣赍敕诫励。三十三年九月，昘复请封珲为世子，礼部仍执立长之议。三十五年四月，昘以家康求和来告，兵部议听王自计而已。由是和款不绝，后三年始画开市之事。

三十六年，昘卒。光海君珲自称署国事，追陪臣来讣，且请谥。帝恶其擅，不允，令该国臣民公义以闻。时我大清兵征服各部，渐近朝鲜。兵部议令该王大修武备，整饬边防，并请敕辽左督抚镇臣，遣官宣达毋相侵犯之意。从之。十月，封珲为国王，从其臣民请也。三十七年二月，谥昘曰昭敬，遣官赐珲及妃柳氏诰命。

初，朝鲜失守，赖中国力得复，倭弃釜山遁。然阴谋启疆，为患不已。于是海上流言倭图釜山，朝鲜与之通。四十一年九月，总兵官杨宗业以闻。珲疏辨，诏慰解之。

四十二年四月，奏请追封生母金氏。礼部按《会典》，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得追赠，乃命封为国王次妃。四十三年十一月，表贺冬至，因奏买回《吾学编》、《弇山堂别集》等书，载本国事与《会典》乖

错，乞改正。礼部言："野史不足凭。今所请耻与逆党同讥，宜悯其诚，宣付史馆。"报可。初，珲为生母已得封，至是复祈给冠服。礼臣以金氏侧室，礼有隆杀，执不可。四十五年正月，珲请至再，帝以珲屡次恳陈，勉从之。

四十七年，杨镐督马林、杜松、刘綎等出师，为我大清兵所败。朝鲜助战兵将，或降或战死。珲告急，诏加优恤。十一月，兵部覆：朝鲜入贡之道，宜添兵防守。诏镇江等处设兵将，令经略熊廷弼调委。四十八年正月，珲奏："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铁岭之役，蒙古宰赛亦为所灭。闻其国谋议以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宰赛皆灭，不可使朝鲜独存。又闻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奠、镇江等处。宽奠、镇江与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敌若从瑷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一日长驱，宽镇、昌城俱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东江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可为寒心。望速调大兵，共为掎角，以固边防。"时辽镇塘报称朝鲜与大清讲和，朝议遂谓珲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其说纷拿。珲疏辨："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词极剀挚。礼、兵二部请降敕令晓谕，以安其心。帝是其议，然敕令陪臣往，不遣官也。

天启元年八月，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时毛文龙以总兵镇皮岛，招集逃民为兵，而仰给于朝鲜。十一月，珲奏力难馈饷，乞循万历东征例，发运山东粟，从之。三年四月，国人废珲而立其侄绫阳君倧，以昭敬王妃之命权国事，令议政府移文督抚转奏，文龙为之揭报。登州巡抚袁可立上言："珲果不道，宜听太妃具奏，以待中国更立。"疏留中。八月，王妃金氏疏请封倧，礼部尚书林尧俞言："朝鲜废立之事，内外诸臣抒忠发愤，有谓宜声罪致讨者，有谓勿遽讨且受方贡核颠末者，或谓当责以大义，察舆情之向背者，或谓当令亻宗讨敌自洗者，众论咸有可采。其谓珲实悖德，倧讨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文龙一人耳。皇上奉天讨逆，扶植纲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称恭顺，迥异诸裔，则更遣贞士信臣，会同文龙，公集臣民，再四询访。勘辨既明，再请圣断。"报可。十二月，礼部复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抚，并札毛师，遣官往勘。今据申送彼国公结十二道，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称倧为恭顺。且彼之陪臣相率哀吁，谓当此危急之秋，必须君国之主。乞先颁敕谕，令倧统理国事，仍令发兵索赋，同文龙设伏出奇，俟渐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几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道。"从之。四年四月，封倧为国王。

五年十二月，文龙报："朝鲜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趋王

京，被臣擒获。余孽韩润、郑梅等窜入建州，有左议府尹义立约为内应，期今冬大举犯朝鲜。臣已咨国王防守，暂移铁山之众就云从岛柴薪。”登莱巡抚武之望奏：“毛帅自五月以来，营室于须弥，所谓云从岛是也。今十月又徙兵民商贾以实之，而铁山之地空矣。故朝鲜各道疑其有逼处之嫌，甚至布兵以防御之。今镇臣所称李适等之叛，尹义立之内应，臣等微闻之，而未敢遽信焉。信之则益重鲜人之疑，不信则恐贻后来之患。”兵部言：“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今抚臣与镇臣不和，以至镇臣与属国不和，大不利。”帝乃饬勉镇抚同心，而韩润、尹义立等令朝鲜自处。倧又请撤辽民安插中土，兵部言：“辽人去留，文龙是视。文龙一日不去，则辽人一日不离。鲜人驱之入岛可也，驱之离岛不可也。宜令镇臣将辽民尽刷过岛，登抚刻期运粮朝鲜，量行救振，以资屯牧。”帝是之。

六年十月，倧上疏曰：

皇朝之于小邦，覆帱之恩，视同服内。顷遭昏乱，潜通敌国，皇天震怒，降黜厥命。臣自权署之初，不敢遑宁，即命陪臣张晚为帅，李适副之，付以国中精锐，进屯宁边，一听毛镇节制，以候协剿之期。而适重兵在握，潜蓄觊觎，遂与龟城府使明琏举兵内叛，直犯京城。晚收余兵蹑其后，与京辅官兵表里夹攻，贼皆授首，而西边军实及列镇储偫罄于是役矣。

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前后数十万，亦小邦所仰藉也。顾以封疆多故，土瘠民贫，内供本国之军需，外济镇兵之待哺，生谷有限，支给实难。辽民迫于饥馁，散布村落，强者攫夺，弱者丐乞。小邦兵民被挠不堪，抛弃乡邑，转徙内地。辽民逐食，亦随而入。自昌、义以南，安、肃以北，客居六七，主居三四。向者将此情形具奏，见兵部题覆处分已定，何敢再干。

至韩润及弟潭系逆贼明琏子侄，亡命潜逃，因而勾引来寇。贼既叛国而去，制命已不在臣。尹义立曾任判书，本非议政。顷年差为毛镇接伴官，不称任使，褫职归家，并无怨叛之事。毛镇据王仲保等所诉，都无实事。意必有谗邪之臣，欺妄督抚，以售其交构之计者。

毛帅久镇海外，臣与周旋已近十稔。虽饩牵将竭，彼此俱困，而情谊之殷，实无少损。且其须弥之迁，直为保护累重，将以就便刍薪。一进一退，兵家常事。讹言噂沓，本不介意。窃见部抚移咨曰“虞其逼处”，曰“驱其民，驱其帅”，甚至有“布兵以防，属国携贰”之语，似海外

情事，未尽谅悉。臣之请刷辽民，因力不足济，初非虑及逼处也。臣方与毛镇同心一力，建功报主，岂敢有一毫猜防意乎。

帝报曰："王和协东镇，爱戴中朝，忠贞之忱，溢乎言表。镇军久悬，鲜、辽杂处。久客累主，生寡食多。微王言，朕有不坐照万里之外者。然毛帅在中朝为牵制之师，在王国则脣齿之形也。海上刍輓，已令该部区画，刻期运济。逃难边民，亦令毛帅悉心计处，俾无重为王累。传讹之言，未足介怀，并力一心，王其勉之。"

七年三月，兵部上文龙揭言："丽官、丽人招敌攻铁山，伤我兵千人，杀丽兵六万，焚粮百余万，敌遂移兵攻丽矣。"帝敕文龙速相机应援。登抚李嵩奏："朝鲜叛臣韩润等引敌入安州，节度使南以兴自焚死，中国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阵亡。"既复奏："义州及郭山、凌汉、山城俱破，平壤、黄州不战自溃，敌兵直抵中和，游骑出入黄、凤之间，又分向云从，攻掠毛帅，国王及士民迁于江华以避难。"时大清兵所至辄下，朝鲜列城望风奔溃，乃遣使谕倧。倧输款，遂班师。九月，倧奏被兵情形。时熹宗崩，庄烈帝嗣位，优诏励勉焉。

崇祯二年，改每岁两贡为一贡。先是，辽路阻绝，贡使取道登、莱，已十余年矣。自袁崇焕督师，题改觉华，迂途冒险，其国屡请复故。至是遣户曹判书郑斗源从登海来，移书登抚孙元化，属其陈请。元化委官伴送，仍疏闻。帝以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于自便，不许。是年六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六年六月，倧遗书总兵黄龙言："文龙旧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士卒二万投顺大清，向朝鲜征粮。本国以有德等曩在皮岛为本国患，故未之应。"龙以闻。十年正月，太宗文皇帝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溃。朝鲜告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今大治舟舰，来攻皮岛、铁山，其锋甚锐。宜急敕沈世魁、陈洪范二镇臣，以坚守皮岛为第一义。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亡何，皮岛并为大清兵所破，朝鲜遂绝，不数载而明亦亡矣。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止著其有关治乱者于篇。至国之风土物产，则具载前史，兹不复录。

列传第二百九 外国二

○安南

安南，古交阯地。唐以前皆隶中国。五代时，始为土人曲承美窃据。宋初，封丁部领为交阯郡王，三传为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亦三传为大臣李公蕴所篡。李氏八传，无子，传其婿陈日炬。元时，屡破其国。

洪武元年，王日煃闻廖永忠定两广，将遣使纳款，以梁王在云南未果。十二月，太祖命汉阳知府易济招谕之。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来朝，贡方物。明年六月达京师。帝喜，赐宴，命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封为安南国王，赐驼纽涂金银印。诏曰："咨尔安南国王陈日煃，惟乃祖父，守境南陲，称藩中国，克恭臣职，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驰书往报。卿即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前人之训，安遐壤之民。眷兹勤诚，深可嘉尚。是用遣使赍印，仍封尔为安南国王。于戏！视广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叶之遗芳。益茂令猷，永为藩辅，钦哉。"赐日煃《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同时敏以下皆有赐。

以宁等至，日煃先卒，侄日熞嗣位。遣其臣阮汝亮来迎，请诰印，以宁等不予。日熞乃复遣杜舜钦等请命于朝，以宁驻安南俟命。时安南、占城构兵，帝命翰林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谕令罢兵，两国皆奉诏。明年，舜钦等至告哀。帝素服御西华门引见，遂命编修王廉往祭，赙白金五十两、帛五十匹。别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熞为王，赐金印及织金文绮纱罗四十匹。廉既行，帝以汉马援立铜柱镇南蛮，厥功甚伟，命廉就祀之。寻颁科举诏于其国，且以更定岳渎神号及廓清沙漠，两遣官诏告之。日熞遣上大夫阮兼、中大夫莫季龙、下大夫黎元普等谢恩，贡方物。兼卒于道，诏赐其王及使臣，而送兼柩归国。顷之，复仁等还，言却其赆不受，帝嘉之，加赐季龙等。

四年春，遣使贡象，贺平沙漠，复遣使随以宁等来朝。其冬，日熞为伯父叔明逼死。叔明惧罪，贡象及方物。逾年至京，礼官见署表非日熞名，诘得其实，诏却之。叔明复朝贡谢罪，且请封。其使者抵言日熞实病死，叔明逊避于外，为国人所推。帝命国人为日熞服，而叔明姑以前王印视事。七年，叔明遣使谢恩，自称年老，乞命弟□耑摄政，从之。□耑遣使谢恩，请贡期。诏三年一贡，新王世见。寻复遣使贡，帝令所司谕却，且定使者毋过三四人，贡物无厚。

十年，□耑侵占城，败没。弟炜代立，遣使告哀，命中官陈能往祭。时安南怙强，欲灭占城，反致丧败。帝遣官谕前王叔明毋构衅贻祸，以叔明实主国事也，叔明贡方物谢罪。广西思明土官诉安南犯境，安南亦诉思明扰边。帝移檄数其奸诳罪，敕守臣勿纳其使。炜惧，遣使谢罪，频年贡奄竖、金银、紫金盘、黄金酒尊、象马之属。帝命助教杨盘往使，令馈云南军饷，炜即输五千石于临安。二十一年，帝复命礼部郎中邢文伟赍敕及币往赐。炜遣使谢，复进象。帝以其频烦，且贡物侈，命仍三岁一贡，毋进犀象。时国相黎季ＢＸ窃柄，废其主炜，寻弑之，立叔明子日焜昆主国事，仍假炜名入贡。朝廷不知而纳之，越数年始觉，命广西守臣绝其使。季ＢＸ惧，二十七年遣使由广东入贡。帝怒，遣宜诘责，却其贡。季ＢＸ益惧，明年复诡词入贡。帝虽恶其弑逆，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大军方讨龙州赵宗寿，命礼部尚书任亨泰、御史严震直谕日焜，毋自疑。季ＢＸ闻言，稍自安。帝又遣刑部尚书杨靖谕令输米八万石，饷龙州军。季ＢＸ输一万石，馈金千两、银二万两，言龙州陆道险，请运至凭祥洞。靖不可，令输二万石于洺海江，江距龙州止半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国事皆决季ＢＸ父子，乃敢观望如此。”时帝以宗寿纳款，移兵征向武诸蛮，遂谕靖令输二万石给军，而免其所馈金银。明年，季ＢＸ告前王叔明之讣。帝以叔明本篡弑，吊祭则奖乱，止不行，移檄使知之。

思明土官黄广成言：“自元设思明总管府，所辖左江州县，东上思州，南铜柱为界。元征交阯，去铜柱百里立永平寨万户府，遣兵戍守，令交人给其军。元季丧乱，交人攻破永平，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所属丘温、如嵇、庆远、渊、脱等五县地，近又告任尚书置驿思明洞登地。臣尝具奏，蒙遣杨尚书勘实。乞敕安南以五县地还臣，仍画铜柱为界。”帝命行人陈诚、吕让往谕，季ＢＸ执不从。诚自为书谕日焜，季ＢＸ贻书争，且为日焜书移户部。诚等复命，帝知其终不肯还，乃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必召祸，姑俟之。”建文元年，季ＢＸ弑日焜，立其子颙。又弑颙，立其弟案，方在襁褓中，复弑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为胡一元，名其子苍曰胡□，谓出帝舜裔胡公后，僭国号大虞，年号元圣，寻自称太上皇，传位□，朝廷不知也。111111

成祖既承大统，遣官以即位诏告其国。永乐元年，□自署权理安南国事，遣使奉表朝贡，言：“高皇帝时安南王日煃率先输诚，不幸早亡，后嗣绝。臣陈氏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于今四年。望天恩赐封爵，臣有死无二。”事下礼部，部臣疑之，请遣官廉访。乃命行人杨渤等赍敕谕其陪臣父老，凡陈氏继嗣之有无，胡□推戴之诚伪，具以实闻。赍□使者

遣还，复命行人吕让、丘智赐绒锦、文绮、纱罗。既而□使随渤等还，进陪臣父老所上表，如□所以诳帝者，乞即赐□封爵。帝乃命礼部郎中夏止善封为安南国王。□遣使谢恩，然帝其国中自若也。

思明所辖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为所侵夺，帝谕令还，不听。占城诉安南侵掠，诏令修好。□阳言奉命，侵掠如故，且授印章逼为属，又邀夺天朝赐物。帝恶之，方遣官切责，而故陪臣裴伯耆诣阙告难，言："臣祖父皆执政大夫，死国事。臣母，陈氏近族。故臣幼侍国王，官五品，后隶武节侯陈渴真为裨将。洪武末，代渴真御寇东海。而贼臣黎季ＢＸ父子弑主篡位，屠戮忠良，灭族者以百十数，臣兄弟妻孥亦遭害。遣人捕臣，欲加诛醢。臣弃军遁逃，伏处山谷，思诣阙庭，披沥肝胆，展转数年，始睹天日。窃惟季ＢＸ乃故经略使黎国髦之子，世事陈氏，叨窃宠荣，及其子苍，亦蒙贵任。一旦篡夺，更姓易名，僭号改元，不恭朝命。忠臣良士疾首痛心，愿兴吊伐之师，隆继绝之义，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后，臣死且不朽。敢效申包胥之忠，哀鸣阙下，惟皇帝垂察。"帝得奏感动，命所司周以衣食。会老挝送陈天平至，言："臣天平，前王日烜孙，裔子，日煃弟也。黎贼尽灭陈族，臣越在外州获免。臣僚佐激于忠义，推臣为主以讨贼。方议招军，贼兵见迫，仓皇出走，窜伏岩谷，万死一生，得达老挝。恭闻皇帝陛下入正大统，臣有所依归。匍匐万里，哀诉明庭。陈氏后裔止臣一人，臣与此贼不共戴天。伏祈圣慈垂怜，迅发六师，用章天讨。"帝益感动，命所司馆之。

□方遣使贺正旦，帝出天平示之，皆错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责使者以大义，惶恐不能答。帝谕侍臣："□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国中臣民共为欺蔽。一国皆罪人也，朕乌能容。"三年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敕责□，令具篡弑之实以闻。云南宁远州复诉□侵夺七寨，掠其婿女。□遣其臣阮景真从琦等入朝谢罪，抵言未尝僭号改元，请迎天平归，奉为主，且退还禄州、宁远地。帝不虞其诈，许之。命行人聂聪赍敕往谕，言："果迎还天平，事以君礼，当建尔上公，封以大郡。"□复遣景真从聪等还报，迎天平。聪力言□诚可信，帝乃冬天平还国，敕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将兵五千送之。

四年，天平陛辞，帝厚加赉，敕封□顺化郡公，尽食所属州县。三月，中等护天平入鸡陵关，将至芹站，□伏兵邀杀天平，中等败还。帝大怒，召成国公硃能等谋，决意讨之。七月命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四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将军印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为左、右参将，督师南征。能至龙州病卒，辅代将其军。入安南坡垒关，传檄数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谕国人以辅立陈氏子

孙意。师次芹站，遂造浮桥于昌江以济。前锋抵富良江北嘉林县，而辅由芹站西取他道至北江府新福县，谍晟、彬军亦自云南至白鹤，乃遣骠骑将军硃荣往会之。时辅等分道进兵，所至皆克。贼乃缘江树栅，增筑土城于多邦隘，城栅连九百余里，大发江北民二百余万守之。诸江海口皆下木桩，所居东都，严守备，水陆兵号七百万，欲持久以老官军。辅等乃移营三带州个招市江口，造战舰。帝虑贼缓师以待瘴疠，敕辅等必以明年春灭贼。十二月，晟次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辅遣旭攻洮江州，造浮桥济师，遂俱抵城下，攻拔之。贼所恃惟此城，既破，胆裂。大军循富良江南下，遂捣东都。贼弃城走，大军入据之，薄西都。贼大烧宫室，驾舟入海。郡县相继纳款，抗拒者辄击破之。士民上书陈黎氏罪恶，日以百数。

五年正月大破季ＢＸ于木丸江，宣诏访求陈氏子孙。于是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辅等以闻。寻大破贼于富良江，季ＢＸ父子以数舟遁去。诸军水陆并追，次茶笼县，知季ＢＸ走乂安，遂循举厥江，追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命柳升出海追之。贼数败，不能军。五月获季ＢＸ及伪太子于高望山，安南尽平。群臣请如耆老言，设郡县。

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阯，设三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黄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张显宗、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为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参议，又命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设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乂安、顺化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五州，直隶布政司，分辖二十九县。其他要害，咸设卫所控制之。乃敕有司，陈氏诸王被弑者咸予赠谥，建祠治冢，各置洒扫二十户。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死亡暴露者瘗埋之。居官者仍其旧，与新除者参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告者设养济院。怀才抱德之彦敦遣赴京。又诏访求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及容貌魁岸、诏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诸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录用。于是张辅等先后奏举九千余人。九月，季ＢＸ、苍父子俘至阙下，与伪将相胡杜等悉属吏。赦苍弟卫国大王澄、子芮，所司给衣食。

六年六月，辅等振旅还京，上交阯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

有奇，象、马、牛二十三万五千九百有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船八千六百七十余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于是大行封赏，辅进英国公，晟黔国公，余叙赉有差。

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陈氏故官简定者，先降，将遣诣京师，偕其党陈希葛逃去，与化州伪官邓悉、阮帅等谋乱。定乃僭大号，纪元兴庆，国曰大越。出没义安、化州山中，伺大军还，即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蛮、上洪、天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向应，守将屡出讨，皆无功。事闻，命沐晟为征夷将军，统云南、贵州、四川军四万人，由云南征讨。而遣使赍敕招降者予世官。贼不应，晟与战生厥江，大败，吕毅及参赞尚书刘俊死之。

七年，败书闻，益发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军四万七千人，从英国公辅征之。辅以贼负江海，不利陆师，乃驻北江仙游，大造战舰，而抚诸遭寇逋播者，遂连破慈廉、广威诸营栅。侦其党邓景异扼南策州卢渡江太平桥，乃进军咸子关。伪金吾将军阮世每众二万，对岸立寨栅，列船六百余艘，树桩东南以扞蔽。时八月，西北风急，辅督陈旭、硃广、俞让、方政等舟齐进，砲矢飙发，斩首三千级，生擒伪监门将军潘低等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遂进击景异，景异先走，乃定交州、北江、谅江、新安、建昌、镇蛮诸府。追破景异太平海口，获其党范必栗。

时阮帅等推简定为太上皇，别立陈季扩为帝，纪元重光。乃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求封爵。辅叱斩之，由黄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转入神投海口，尽去贼所树桩栅。十余日抵清化，水陆毕会。定已奔演州，季扩走义安，帅、景异等亦散亡。于是驻军，捕余党。定走美良县吉利栅，辅等穷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围之，并其伪将相陈希葛、阮汝励、阮晏等俱就擒。

先是，贼党阮师桧僭王，与伪金吾上将军杜元措等据东潮州安老县之宜阳社，众二万余人。八年正月，辅进击之，斩首四千五百余级，擒其党范支、陈原卿、阮人柱等二千余人，悉斩之，筑京观。辅将班师，言："季扩及党阮帅、胡具、邓景异等尚在演州、晙安，逼清化。而邓熔塞神投福成江口，据清化要路，出没义安诸处。若诸军尽还，恐沐晟兵少不敌。请留都督江浩，都指挥俞让、花英、师祐等军，佐晟守御。"从之。五月，晟追季扩至虞江，贼弃栅遁。追至古灵县及会潮、灵长海口，斩首三千余级，获伪将军黎弄。季扩大蹙，奉表乞降。帝心知其

诈，姑许之，诏授交阯布政使，阮帅、胡具、邓景异、邓熔并都指挥，陈原樽右参政，潘季祐按察副使。诏既下，念贼无悛心，九年复命辅督军二万四千，合晟军讨之。贼据月常江，树桩四十余丈，两崖置栅二三里，列船三百余艘，设伏山右。秋，辅、晟等水陆并进，阮帅、胡具、邓景异、邓钅容等来拒。辅令硃广等连舰拔桩以进，自率方政等以步队剿其伏兵，水陆夹攻。贼大败，帅等皆散走。生擒伪将军邓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轩等，获船百二十艘。辅乃督水军剿季扩，闻石室、福安诸州县伪龙虎将军黎蕊等断锐江浮桥阻生厥江交州后卫道路，遂往征之。蕊及范慷来拒，蕊中矢死。斩伪将军阮陀，获伪将军杨汝梅、防御使冯翕，斩首千五百级，追杀余贼殆尽。慷及杜个旦、邓明、阮思瑊等亦就擒。

十年，辅督方政等击贼舟于神投海，大败之，擒伪将军陈磊、邓汝戏等。阮帅等远遁，追之不及。辅军至乂安土黄，伪少保潘季祐等请降，率伪官十七人上谒。辅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于是伪将军、观察、安抚、招讨诸使陈敏、阮士勤、陈全勖、陈全敏等相继降。明年，辅及晟合军至顺州。阮帅等设伏爱子江，而据昆传山险，列象阵迎敌。诸军大破之，生擒伪将军潘径、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爱母江。贼溃散，邓钅容弟伪侯铁及将军潘鲁、潘勤等尽降。明年春，进军政和。贼帅胡同降，言伪大将军景异率党黎蟾等七百人逃暹蛮昆蒲栅。遂进罗蒙江，舍骑步行，比至，贼已遁。追至叱蒲捺栅，又遁。昏夜行二十余里，闻更鼓声，辅率政等衔枚疾趋，黎明抵叱蒲干栅，江北贼犹寨南岸。官军渡江围之，矢中景异胁，擒之。镕及弟鈗亡走，追擒之，尽获其众。别将硃广追伪大将军阮帅于暹蛮，大搜暹人关诸山，获帅及季扩等家属。帅逃南灵州，依土官阮茶汇。指挥薛聚追获帅，斩茶汇。初，邓镕之就执也，季扩逃乂安竹排山。辅遣都指挥师祐袭之，走老挝。祐踵其后，老挝惧官军躏其地，请自缚以献。辅檄索之，令祐深入，克三关，抵金陵个，贼党尽奔，遂获季扩及其弟伪相国驩国王季揝，他贼尽平。明年二月，辅、晟等班师入京。四月复命辅佩征夷将军印，出镇。十四年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

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千户陈忷、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已律等一时并反。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犹不止。俄乐巡检黎利、四忙故知县车绵之子三、乂安知府潘僚、南灵州千户陈顺庆、乂安卫百户陈直诚，亦乘机作乱。其他奸宄，范软起俄乐，

武贡、黄汝曲起偈江，侬文历起丘温，陈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吴巨来起善誓，郑公证、黎侄起同利，陶强起善才，丁宗老起大湾，范玉起安老，皆自署官爵，杀将吏，焚庐舍。有杨恭、阮多者，皆自称王，署其党韦五、谭兴邦、阮嘉为太师、平章，与群寇相倚，而潘僚、范玉尤猖獗。僚者，故乂安知府季祐子也，嗣父职，不堪马骐虐，遂反。土官指挥路文律、千户陈苔等从之。玉为涂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剑，遂僭称罗平王，纪元永宁，与范善、吴中、黎行、陶承等为乱，署为相国、司空、大将军，攻掠城邑。彬东西征剿，日不暇给。中朝以贼久未平，十八年命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助之。又降敕责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车三、侬文历等迄今未获，兵何时得息，民何时得安。宣广为方略，速奏荡平。"彬皇恐，督诸将追剿。明年秋，贼悉破灭，惟黎利不能得。

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邑邑不得志。及大军还，遂反，僭称平定王，以弟石为相国，与其党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官军讨之，生擒晏等，利遁去。久之，出据可蓝栅行劫。诸将方政、师祐剿获其伪将军阮个立等，利逃匿老挝。及政等还，利潜出，杀玉局巡检。已，复出掠磊江，每追击辄遁去。及群盗尽灭，利益深匿。彬奏言："利窜老挝，老挝请官军毋入，党尽发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测。"帝疑老挝匿贼，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诘问，老挝乃逐利。二十年春，彬卒，诏智代彬。二十一年，智追利于宁化州车来县，败之，利复远窜。明年秋，智奏利初逃老挝，后被逐归瑰县。官军进击，其头目范仰等已率男妇千六百人降，利虽求抚，愿以所部来归，而止俄乐不出，造国器未已，必当进兵。奏至，会仁宗以践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抚之，而利已寇茶笼州，败方政军，杀指挥伍云。

利未叛时，与镇守中官山寿善。至是寿还朝，力言利与己相信，今往谕之，必来归。帝曰："此贼狡诈，若为所绐，则其势益炽，不易制也。"寿叩头言："如臣往谕，而利不来，臣当万死。"帝颔之，遣寿赍敕授利清化知府，慰谕甚至。敕甫降，利已寇清化，杀都指挥陈忠。利得敕，无降意，即借抚愚守臣，佯言俟秋凉赴官，而寇掠不已。时洪熙改元，铸将军印分颁边将，智得征夷副将军印，又命安平伯李宁往佐之。智素无将略，惮贼，因借抚以愚中朝，且与方政迕，遂顿兵不进。贼益无所忌，再围茶笼，智等坐视不救。阅七月，城中粮尽，巡按御史以闻，奏至而仁宗崩。宣宗初即位，敕责智及三司官。智等不为意，茶笼遂陷，知州琴彭死之。尚书掌布按二司陈洽言："利虽乞降，内携贰，既陷茶笼，复结玉麻土官、老挝酋长与之同恶。始言俟秋凉，今秋已过，

复言与参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笼州，而遣逆党潘僚、路文律等往嘉兴、广威诸州招集徒众，势日滋蔓。乞命总兵者速行剿灭。”奏上，为降敕切责，期来春平贼。智始惧，与政薄可留关，败还，至茶笼又败。政勇而寡谋，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寿专招抚，拥兵睃安不救，是以屡败。

宣德元年春，事闻，复降敕切责。时渠魁未平，而小寇蜂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庄、太原黄庵等结云南宁远州红衣贼大掠。帝敕沐晟剿宁远，又发西南诸卫军万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挝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都督马瑛为参将，往讨黎利。削陈智、方政职，充为事官。通未至，贼犯清化。政不出战，都指挥王演击败之。诏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职；停采办金银、香货，冀以弭贼，而贼无悛心。政督诸军进讨，李安及都指挥于瓒、谢凤、薛聚、硃广等先奔，政由此败，俱谪为事官，立功赎罪。未几，智遣都指挥袁亮击贼黎善于广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从，遣指挥陶森、钱辅等渡河，中伏并死，亮亦被执。善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关者为都督陈浚所败，攻边江小门者为李安所败，善夜走。通闻之，亦分兵三道出击。马瑛败贼清威，至石室与通会，俱至应平宁桥。士卒行泥泞中，遇伏兵，大败。尚书陈洽死焉，通亦中胁还。利在乂安闻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进围东关。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一战而败，心胆皆丧，举动乖张，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予贼，尽撤官吏军民还东关。惟清化知州罗通不从，利移兵攻之不下。贼分兵万人围隘留关，百户万琮奋击，乃退。帝闻通败，大骇，命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保定伯梁铭副之，督师赴讨，又命沐晟为征南将军，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为左、右副将军，从云南进兵，两军共七万余人。复敕通固守，俟升。

二年春，利犯交州。通与战，斩伪太监黎秘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获首级万计。利破胆奔遁，诸将请乘势追之，通逗留三日。贼知其怯，复立寨浚濠，四出剽掠。三月复发三万三千人，从柳升、沐晟征讨。贼分兵围丘温，都指挥孙聚力拒之。先是，贼以昌江为大军往来要道，发众八万余人来攻，都指挥李任等力拒，杀贼甚众。阅九月，诸将观望不救，贼惧升大军至，攻益力。夏四月，城陷，任死之。时贼围交州久，通闭城不敢出，贼益易之，致书请和。通欲许之，集众议，按察使杨时习曰：“奉命讨贼，与之和，而擅退师，何以逃罪！”通怒，厉声叱之，众不敢言，遂以利书闻。

升奉命久，俟诸军集，九月始抵隘留关。利既与通有成言，乃诡称

陈氏有后，率大小头目具书诣升军，乞罢兵，立陈氏裔。升不启封，遣使奏闻。无何，升进薄倒马坡，陷殁，后军相继尽殁。通闻，惧甚，大集军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坛与利盟誓，约退师。遂遣官偕贼使奉表及方物进献。沐晟军至水尾，造船将进，闻通已议和，亦引退，贼乘之，大败。

鸿胪寺进贼与升书，略言："高皇帝龙飞，安南首朝贡，特蒙褒赏，锡以玉章。后黎贼篡弑，太宗皇帝兴师讨灭，求陈氏子孙。陈族避祸方远窜，故无从访求。今有遗嗣皓，潜身老挝二十年，本国人民不忘先王遗泽，已访得之。倘蒙转达黼宸，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匪独陈氏一宗，实蛮邦亿万生民之幸。"帝得书颔之。明日，皓表亦至，称"臣皓，先王暝三世嫡孙"，其词与利书略同。帝心知其诈，欲藉此息兵，遂纳其言。初，帝嗣位，与杨士奇、杨荣语交阯事，即欲弃之。至是，以表示廷臣，谕以罢兵息民意。士奇、荣力赞之，惟蹇义、夏原吉不可。然帝意已决，廷臣不敢争。十一月朔，命礼部左寺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为正使，右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赍诏抚谕安南人民，尽赦其罪，与之更新，令具陈氏后人之实以闻。因敕利以兴灭继绝之意，并谕通及三司官，尽撤军民北还。诏未至，通已弃交阯，由陆路还广西，中官山寿、马骐及三司守令，由水路还钦州。凡得还者止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弃地殃民，而帝不怒也。

三年夏，通等至京，文武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乃与陈智、马瑛、方政、山寿、马骐及布政使弋谦，俱论死下狱，籍其家。帝终不诛，长系待决而已。骐恣虐激变，罪尤重，而谦实无罪，皆同论，时议非之。廷臣复劾沐晟、徐亨、谭忠逗留及丧师辱国罪，帝不问。

琦等还朝，利遣使奉表谢恩，诡言皓于正月物故，陈氏子孙绝，国人推利守其国，谨俟朝命。帝亦知其诈，不欲遽封，复遣汝敬、永达谕利及其下，令访陈氏，并尽还官吏人民及其眷属。明年春，汝敬等还，利复言陈氏无遗种，请别命。因贡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岁女遭乱离散，后知马骐携归充宫婢，臣不胜儿女私，冒昧以请。"帝心知陈氏即有后，利必不言，然以封利无名，复命琦、汝敬敕谕再访，且以利女病死告之。

五年春，琦等还，利遣使贡金银器方物，复饰词具奏，并具头目耆老奏请令利摄国政。使臣归，帝复以访陈氏裔，还中国遗民二事谕之，词不甚坚。明年夏，利遣使谢罪，以二事饰词对，复进头目耆老奏，仍

为利乞封。帝乃许之，命礼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赍敕印，命利权署安南国事。利遣使赍表及金银器方物，随敞等入贡。七年二月达京师，比还，利及使臣皆有赐。明年八月来贡，命兵部侍郎徐琦等与其使偕行，谕以顺天保民之道。是年，利卒。利虽受敕命，其居国称帝，纪元顺天，建东、西二都，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阳、安邦、谅山、太原、 ，明光、谅化、清华、晙安、 ，顺化、广南。各设承政司、宪察司、总兵使司，拟中国三司。东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华府。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僭位六年，私谥太祖。子麟继，麟一名龙。自是其君长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贡献不绝如常制。麟遣使告讣，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敕麟权署国事。明年遣使入贡谢恩。

正统元年四月以宣宗宾天，遣使进香。又以英宗登极及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号，并遣使表贺，贡方物。闰六月复贡。帝以陈氏宗支既绝，欲使麟正位，下廷议，咸以为宜。乃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赍敕印，封麟为安南国王。明年遣使入贡谢恩。时安南思郎州土官攻掠广西安平、思陵二州，据二峒二十一村。帝命给事中汤鼐、行人高寅敕麟还侵地。麟奉命，遣使谢罪，而诉安平、思陵土官侵掠思郎。帝令守臣严饬。七年，安南贡使还，令赍皮弁冠服、金织袭衣赐其王。是岁，麟卒，私谥太宗。改元二：绍平六年，大宝三年。子浚继，一名基隆，遣使告讣。命光禄少卿宋杰、兵科都给事中薛谦持节册封为国王。浚遣将侵占城，夺新州港，掳其王摩诃贲该以归。帝为立新王摩诃贵来，敕安南使，谕浚归其故王。浚不奉诏，侵掠人口至三万三千余，占城入诉。

景泰元年赐敕戒浚，迄不奉诏。四年遣使贺册立皇太子。天顺元年遣使入贡，乞赐衮冕，如朝鲜例，不从。其使者乞以土物易书籍、药材，从之。二年遣使贺英宗复辟。三年十月，其庶兄谅山王琮弑之而自立。浚改元二：大利十一年，延宁六年。私谥仁宗。琮，一名宜民，篡位九月，改元天与，为国人所诛，贬厉德侯，以浚弟灏继。灏，一名思诚。初，琮弑浚，以游湖溺死奏。天朝不知，将遣官吊祭。琮恐天使至觉其情，言礼不吊溺，不敢烦天使，帝即已之。使者言浚无子，请封琮。命通政参议尹旻、礼科给事中王豫往封。未入境，闻琮已诛，灏嗣位，即却还。灏连遣使朝贡请封，礼官疑其诈，请命广西守臣核实奏请，从之。使臣言："礼，生有封，死有祭。今浚死既白，请赐祭。"乃命行人往祭。六年二月命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封灏为国王。

宪宗践阼，命尚宝卿凌信、行人邵震赐王及妃彩币。灏遣使来贡，

因请冕服，不从，但赐皮弁冠服及纱帽犀带。成化元年八月以英宗宾天，遣使进香，命赴裕陵行礼。

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四年侵据广西凭祥。帝闻，命守臣谨备之。七年破占城，执其王盘罗茶全，逾三年又破之，执其王盘罗茶悦，遂改其国为交南州，设兵戍守。安南贡道，故由广西。时云南镇守中官钱能贪恣，遣指挥郭景赍敕取其货。灏素欲窥云南，遂以解送广西龙州罪人为词，随景假道云南入京，索夫六百余，且发兵继其后，云南大扰。兵部言云南非贡道，龙州罪人宜解广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谕，且严边备。灏既得凭祥，灭占城，遂侵广东琼、雷，盗珠池。广西之龙州、右平，云南之临安、广南、镇安，亦数告警。诏守臣诘之，辄诡词对。庙堂务姑息，虽屡降敕谕，无厉词。灏益玩侮无畏忌，言："占城王盘罗茶全侵化州道，为其弟盘罗茶悦所弑，因自立。及将受封，又为子茶质苔所弑。其国自乱，非臣灏罪。"中朝知其诈，不能诘，但劝令还其土宇。灏奏言："占城非沃壤，家鲜积贮，野绝桑麻，山无金宝之收，海乏鱼盐之利，止产象牙、犀角、乌木、沉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其货不足富，此臣不侵夺占城故也。明诏令臣复其土宇，乞遣朝使申画郊圻，俾两国边陲休息，臣不胜至愿。"时占城久为所据，而其词诞如此。

先是，安南入贡，多携私物，道凭祥、龙州，乏人转运，辄兴仇衅。会遣使贺册立皇太子，有诏禁饬之。十五年冬，灏遣兵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界，声言捕盗，擅结营筑室以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灏既破占城，志意益广，亲督兵九万，开山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挝，复大破之，杀宣慰刀板雅、兰、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赛走八百以免。灏复积粮练兵，颁伪敕于车里，征其兵合攻八百。将士暴死者数千，咸言为雷霆所击。八百乃遏其归路，袭杀万余人，灏始引还。帝下廷议，请令广西布政司檄灏敛兵，云南、两广守臣戒边备而已。既而灏言未侵老挝，且不知八百疆宇何在，语甚诳诞。帝复慰谕之，迄不奉命。十七年秋，满剌加亦以被侵告，帝敕使谕令睦邻保国。未几，使臣入贡，请如暹罗、爪哇例赐冠带。许之，不为例。

孝宗践阼，命侍读刘戬诏谕其国。其使臣来贡，以大丧免引奏。弘治三年，时占城王古来以天朝力得还国，复诉安南见侵。兵部尚书马文升召安南使臣曰："归谕尔主，各保疆土享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朝事，尔主得无悔乎？"安南自是有所畏。十年，灏卒，私谥圣宗。其改元二：光顺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子晖继，一名鐎，遣使告讣，命行人徐钰往祭。寻赐晖皮弁服、金犀带。其使臣言，

国主受王封，赐服与臣下无别，乞改赐。礼官言："安南名为王，实中国臣也。嗣王新立，必赐皮弁冠服，使不失主宰一国之尊，又赐一品常服，俾不忘臣事中国之义。今所请，紊乱祖制，不可许。然此非使臣罪，乃通事者导之妄奏，安惩。"帝特宥之。十七年，晖卒，私谥宪宗，其改元曰景统。子氵牵继，一名敬甫，七月而卒，私谥肃宗。弟谊继，一名璿。

武宗践阼，命修撰伦文叙、给事中张弘至诏谕其国。谊亦遣使告讣，命官致祭如常仪。正德元年册为王。谊宠任母党阮种、阮伯胜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亲，鸩杀祖母。种等怙宠窃权，四年逼谊自杀，拥立其弟伯胜，贬谊为厉愍王。国人黎广等讨诛之，立灏孙晭，改谥谊威穆帝。谊在位四年，改元端庆。晭，一名滢，七年受封，多行不义。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皓与二子昺、升作乱，杀晭而自立。诡言前王陈氏后，仍称大虞皇帝，改元应天，贬晭为灵隐王。晭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皓，后与黎氏大臣阮私裕等起兵讨之。皓败走，获昺及其党陈璲等。皓与升奔谅山道，据长宁、太原、清节三府自保。登庸等乃共立晭兄灏之子譓，改谥晭襄翼帝。晭在位七年，改元洪顺。譓将请封，因国乱不果。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总水陆诸军。既握兵柄，潜蓄异志。黎氏臣郑绥，以譓徒拥虚位，别立其族子酉榜，发兵攻都城。譓出走，登庸击破绥兵，捕酉榜杀之，益恃功专恣，遂逼妻譓母，迎譓归，自为太傅仁国公。十六年率兵攻陈皓，皓败走死。

嘉靖元年，登庸自称安兴王，谋弑譓。譓母以告，乃与其臣杜温润间行以免，居于清华。登庸立其庶弟广，迁居海东长庆府。世宗践阼，命编修孙承恩、给事中俞敦诏谕其国。至龙州，闻其国大乱，道不通，乃却还。四年夏，譓遣使间道通贡，并请封，为登庸所阻。明年春，登庸赂钦州判官唐清，为广求封。总督张嶺逮清，死于狱。六年，登庸令其党危范嘉谟伪为广禅诏，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为皇太子。旋鸩杀■，谥为恭皇帝。逾年，遣使来贡，至谅山城，被攻而还。九年，登庸禅位于方瀛，自称太上皇，移居都斋、海阳，为方瀛外援，作《大诰》五十九条，颁之国中。方瀛改元大正。其年九月，黎譓卒于清华，国亡。

十五年冬，皇子生，当颁诏安南。礼官夏言言："安南不贡已二十年，两广守臣谓黎譓、黎■均非黎晭应立之嫡，莫登庸陈皓俱彼国篡逆之臣，宜遣官按问，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暂停使命。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宜急遣官往勘，命言会兵部议征讨。言及本兵张瓒等力言逆臣篡主夺国，朝贡不修，决宜致讨。乞先遣锦衣官二人往核其

实，敕两广、云南守臣整兵积饷，以俟师期，制可。乃命千户陶凤仪、郑玺等，分往广西、云南，诘罪人主名，敕四川、贵州、湖广、福建、江西守臣，预备兵食，候征调。户部侍郎唐胄上疏，力陈用兵七不可，语详其传中，末言："安南虽乱，犹频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其姓名不符，拒之。是彼欲贡不得，非负固不贡也。"章下兵部，亦以为然，命俟勘官还更议。

十六年，安南黎宁遣国人郑惟僚等赴京，备陈登庸篡弑状，言："宁即譓子。譓卒，国人立宁为世孙，权主国事。屡驰书边臣告难，俱为登庸邀杀。乞兴师问罪，亟除国贼。"时严嵩掌礼部，谓其言未可尽信，请羁之，待勘官回奏，从之。寻召凤仪等还，命礼、兵二部会廷臣议，列登庸十大罪，请大振宸断，克期徂征。乃起右都御史毛伯温于家，参赞军务，命户部侍郎胡琏、高公韶先驰云、贵、两广调度军食，以都督佥事江桓、牛桓为左、右副总兵，督军征讨，其大将需后命。兵部复奉诏，条用兵机宜十二事。独侍郎潘珍持不可，抗疏切谏。帝怒，褫其职。两广总督潘旦亦驰疏请停前命，言："朝廷方兴问罪之师，登庸即有求贡之使，宜因而许之，戒严观变，以待彼国之自定。"严嵩、张瓒窥帝旨，力言不可宥，且言黎宁在清都图恢复，而旦谓彼国俱定，上表求贡，决不可许。旦疏遂寝。五月，伯温至京，奏上方略六事，以旦不可共事，请易之，优旨褒答。及兵部议上，帝意忽中变，谓黎宁诚伪未审，令三方守臣从宜抚剿，参赞、督饷大臣俱暂停，旦调用，以张经代之。时御史徐九皋、给事中谢廷■以修省陈言，亦请罢征南之师。八月，云南巡抚汪文盛以获登庸间谍及所撰伪《大诰》上闻。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诏征讨。时文盛招纳黎氏旧臣武文渊得其进兵地图，谓登庸以可破，遂上之朝。广东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犹黎之篡陈，不足深较。但当罪其不庭，责以称臣修贡，不必远征，疲敝中国。臣已遣使宣谕，彼如来归，宜因以抚纳。"帝以光轻率，夺禄一年。文盛即传檄安南，登庸能束身归命，籍上舆图，待以不死。于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国公沐朝辅，具述黎氏衰乱，陈皓叛逆，己与方瀛有功，为国人归附，所有土地，已载《一统志》中，乞贳其罪，修贡如制。朝辅等以十七年三月奏闻，而黎宁承前诏，惧天朝竟纳其降，备以本国篡弑始末及军马之数、水陆进兵道里来上。俱下兵部，集廷臣议。佥言莫氏罪不可赦，亟宜进师。请以原推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伯温仍为参赞，从之。张经上言："安南进兵之道有六，兵当用三十万，一岁之饷当用百六十万，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须七十余万。况我调大众，涉炎海，与彼劳逸殊势，不可不审处也。"疏方上，钦州知州林希元又力陈登庸可取状。兵部不能决，复请廷议。及议上，帝不悦曰："朕闻

卿士大夫私议，咸谓不当兴师。尔等职司邦政，漫无主持，悉委之会议。既不协心谋国，其已之。鸾、伯温别用。”

十八年册立皇太子，当颁诏安南。特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学士张治副之，往使其国。命甫下，方瀛遣使上表降，并籍其土地、户口，听天朝处分，凡为府五十有三，州四十有九，县一百七十有六。帝纳之，下礼、兵二部协议。至七月，绾犹未行，以忤旨落职，遂停使命。初，征讨之议发自夏言，帝既责绾，因发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众皆随之。乃讪上听言计，共作慢词。此国应弃应讨，宜有定议，兵部即集议以闻。”于是瓒及廷臣惶惧，请如前诏，仍遣鸾、伯温南征。如登庸父子束手归命，无异心，则待以不死，从之。登庸闻，大喜。

十九年，伯温等抵广西，传檄谕以纳款宥罪意。时方瀛已卒，登庸即遣使请降。十一月率从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镇南关，囚首徒跣，匍匐叩头坛上，进降表，伯温称诏赦之。复诣军门匍匐再拜，上土地军民藉，请奉正朔，永为藩臣。伯温等宣示威德，令归国俟命。疏闻，帝大喜，命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僭拟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以为常。更令核黎宁真伪，果黎氏后，割所据四府奉其祀事，否则已之。制下，登庸悚惕受命。

二十二年，登庸卒，方瀛子福海嗣，遣宣抚同知阮典敬等来朝。二十五年，福海卒，子宏瀷嗣。初，登庸以石室人阮敬为义子，封西宁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与方瀛妻武氏通，得专兵柄。宏瀷立，方五岁，敬益专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及文明避之都斋，其同辈阮如桂、范子仪等亦避居田里。敬举兵逼都斋，正中、如桂、子仪等御之，不胜。正中、文明率家属奔钦州，子仪收残卒遁海东。敬诡称宏瀷殁，以迎立正中为词，犯钦州，为参将俞大猷所败，诛死。宏瀷初立时，遣使黎光贲来贡，至南宁，守臣以闻。礼官以其国内乱，名分未定，止来使勿进，而令守臣核所当立者。至三十年事白，命授宏瀷都统使，赴关领牒。会部目黎伯骊与黎宁臣郑检合兵来攻，宏瀷奔海阳，不克赴。光贲等留南宁且十五年，其偕来使人物故大半。宏瀷祈守臣代请，诏许入京，其都统告身，仍俟宏瀷赴关则给。四十三年，宏瀷卒，子茂洽嗣。万历元年授都统使。三年遣使谢恩，贺即位，进方物，又补累年所缺之贡。

时莫氏渐衰，黎氏复兴，互相构兵，其国益多故。始黎宁之据清华

也，仍僭帝号，以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居四年，为登庸所攻，窜占城界。国人立其弟宪，改元光照。十五年廉知宁所在，迎归清华，后迁于漆马江。宁卒，其臣郑检立宁子宠。宠卒，无子，国人共立黎晖四世孙维邦。维邦卒，检子松立其子维潭，世居清华，自为一国。

万历十九年，维潭渐强，举兵攻茂洽，茂洽败奔嘉林县。明年冬，松诱土人内应，袭杀茂洽，夺其都统使印，亲党多遇害。有莫敦让者，奔防城告难，总督陈蕖以闻。松复擒敦让，势益张。茂洽子敬恭与宗人履逊等奔广西思陵州，莫履机奔钦州。独莫敬邦有众十余万，起京北道，击走黎党范拔萃、范百禄诸军，敦让得复归。众乃推敬邦署都统，诸流寓思陵、钦州者悉还。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杀，莫氏势益衰。敬恭、敬用屯谅山高平，敬璋屯东海新安，惧黎兵追索，窜至龙州、凭祥界，令土官列状告当事。维潭亦叩关求通贡，识以国王金印。

二十一年，广西巡抚陈大科等上言："蛮邦易姓如弈棋，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止当以彼之叛我服我为顺逆。今维潭虽图恢复，而茂洽固天翰外臣也，安得不请命而扌间然戮之。窃谓黎氏擅兴之罪，不可不问。莫氏孑遗之绪，亦不可不存。倘如先朝故事，听黎氏纳款，而仍存莫氏，比诸漆马江，亦不翦其祀，于计为便。"廷议如其言。明年，大科方遣官往察，敬用即遣使叩军门告难，且乞兵。明年秋，维潭亦遣使谢罪，求款。时大科已为两广总督，与广西巡抚戴耀并以属左江副使杨寅秋，寅秋窃计曰："不拒黎，亦不弃莫，吾策定矣。"两遣官往问，以敬恭等愿居高平来告，而维潭求款之使亦数至。寅秋乃与之期，具报督抚。会敬璋率众赴永安，为黎氏兵击败，海东、新安地尽失，于是款议益决。时维潭图恢复名，不欲以登庸自处，无束身入关意。寅秋复遣官谕之，其使者来报如约，至期忽言于关吏曰："士卒饥病，款仪未备。且莫氏吾仇也，栖之高平，未敢闻命。"遂中宵遁去。大科等疏闻，谓其臣郑松专权所致。维潭复遣使叩关，自己非遁。大科等再遣官谕之，维潭听命。

二十五年遣使请期，寅秋示以四月。郕期，维潭至关外，译者诘以六事。首擅杀茂洽，曰："复仇急，不遑请命。"次维潭宗派，曰："世孙也，祖晖，天朝曾锡命。"次郑松，曰："此黎氏世臣，非乱黎氏也。"然则何宵遁，曰："以仪物之不戒，非遁也。"何以用王章，曰："权仿为之，立销矣。"惟割高平居莫氏，犹相持不绝。复谕之曰："均贡臣也，黎昔可栖漆马江，莫独不可栖高平乎？"乃听命。授以款关仪节，俾习之。维潭率其下入关谒御幄，一如登庸旧仪。退谒寅秋，请用宾主礼，不从，四拜成礼而退。安南复定。诏授维潭都统使，颁历奉贡。一如莫

氏故事。先是，黎利及登庸进代身金人，皆囚首面缚，维潭以恢复名正，独立而肃容。当事嫌其倨，令改制，乃为俯伏状，镌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孙，臣黎维潭不得蒲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复为黎氏有，而莫氏但保高平一郡。

二十七年，维潭卒，子维新嗣，郑松专其柄。会叛酋潘彦构乱，维新与松移保清化。三十四年遣使入贡，命授都统使。时莫氏宗党多窜处海隅，往往僭称公侯伯名号，侵轶边境，维新亦不能制。守臣檄问，数发兵夹剿，虽应时破灭，而边方颇受其害。维新卒，子维祺嗣。天启四年，发兵击莫敬宽，克之，杀其长子，掠其妻妾及少子以归。敬宽与次子逃入山中，复回高平，势益弱。然迄明之世，二姓分据，终不能归一云。

安南都会在交州，即唐都护治所。其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渡海即占城，北连广西之思明、南宁，云南之临安、元江。土膏腴，气候热，谷岁二稔。人性犷悍。驩、演二州多文学，交、爱二州多倜傥士，较他方为异。

列传第二百十 外国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三年三月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责让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关者拒弗纳。秩以书抵良怀，良怀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良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詶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詶我以好语而袭我也。"自左右将兵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是年掠温州。五年寇海盐、氵敢浦，又寇福建海上诸郡。六年以于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莱、登。祖阐等既至，为其国演教，其国人颇敬信。而王则傲慢无礼，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还京。倭寇胶州。

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是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闻溪等赍书上中书省，贡马及方物，而无表。帝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帝以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其使者，命礼臣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又以

频入寇掠，命中书移牒责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来贡，且谢罪。帝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十二年来贡。十三年复贡，无表，但持其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书辞又倨。乃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十四年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良怀上言：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十六年，倭寇金乡、平阳。十九年遣使来贡，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命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乃筑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分戍诸卫，海防大饬。闰六月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然其时王子滕祐寿者，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

特授观察使，留之京师。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而其贡使已达宁波。礼官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帝曰："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

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明年正月又遣侍郎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六月，使来谢，赐冕服。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十一月再贡。十二月，其国世子源义持遣使来告父丧，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且致赙。又遣官赍敕，封义持为日本国王。时海上复以倭警告，再遣官谕义持剿捕。

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复遣王进赍敕褒赍，收市物货。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自是，久不贡。是年，倭寇盘石。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乃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谓："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帝以其词顺，许之，礼使者如故，然海寇犹不绝。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召荣至京，封广宁伯。自是，倭不敢窥辽东。二十年，倭寇象山。

宣德七年正月，帝念四方蕃国皆来朝，独日本久不贡，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赐之敕。明年夏，王源义教遣使来。帝报

之，赍白金、彩币。秋复至。十年十月以英宗嗣位，遣使来贡。

正统元年二月，使者还，赍王及妃银币。四月，工部言："宣德间，日本诸国皆给信符勘合，今改元伊始，例当更给。"从之。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八年五月，寇海宁。先是，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倭。倭每来寇，为之乡导。至是，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景泰四年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欧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先是，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礼官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怏怏去。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以前使臣获罪天朝，蒙恩宥，欲遣使谢罪而不敢自达，移书朝鲜王令转请，朝鲜以闻。廷议敕朝鲜核实，令择老成识大体者充使，不得仍前肆扰，既而贡使亦不至。

成化四年夏，乃遣使贡马谢恩，礼之如制。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村民，幼为贼掠，市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国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启复来贡，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且自服不能钤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无忌。十三年九月来贡，求《佛祖统纪》诸书，诏以《法苑珠林》赐之。使者述其王意，请于常例外增赐，命赐钱五万贯。二十年十一月复贡。弘治九年三月，王源义高遣使来，还至济宁，其下复持刀杀人。所司请罪之，诏自今止许五十人入都，余留舟次，严防禁焉。十八年冬来贡，时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铸金牌勘合给之。

正德四年冬来贡。礼官言："明年正月，大祀庆成宴。朝鲜陪臣在展东第七班，日本向无例，请殿西第七班。"从之。礼官又言："日本贡物

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赐银币，宜如其舟之数。且无表文，赐敕与否，请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五年春，其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时刘瑾窃柄，纳其黄金千两，赐飞鱼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县硃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见，悦之，而缟叔澄负其直，因以缟偿。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谓澄已自首，并获免。七年，义澄使复来贡，浙江守臣言：“今畿辅、山东盗充斥，恐使臣遇之为所掠，请以贡物贮浙江官库，收其表文送京师。”礼官会兵部议，请令南京守备官即所在宴赉，遣归，附进方物，皆予全直，毋阻远人向化心。从之。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伪。素卿贿市舶大监赖恩，宴时坐素卿于宗设上，船后至又先为验发。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璡，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巡按御史欧珠以闻，且言：“据素卿状，西海路多罗氏义兴者，向属日本统辖，无入贡例。因贡道必经西海，正德朝勘合为所夺。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宁波，因诘其伪，致启衅。”章下礼部，部议：“素卿言未可信，不宜听入朝。但衅起宗设，素卿之党被杀者多，其前虽有投番罪，已经先朝宥赦，毋容问。惟宣谕素卿还国，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无，行究治。”帝已报可，御史熊兰、给事张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贷，请并治赖恩及海道副使张芹、分守参政硃鸣阳、分巡副使许完、都指挥张浩。闭关绝贡，振中国之威，寝狡寇之计。”事方议行，会宗设党中林、望古多罗逸出之舟，为暴风飘至朝鲜。朝鲜人击斩三十级，生擒二贼以献。给事中夏言因请逮赴浙江，会所司与素卿杂治，因遣给事中刘稍、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狱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罗并论死，系狱。久之，皆瘐死。时有琉球使臣郑绳归国，命传谕日本以擒献宗设，还袁璡及海滨被掠之人，否则闭关绝贡，徐议征讨。

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经日本，其王源义晴附表言：“向因本国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合不达东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贷遣。望并赐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礼官验其文，无印篆，言：“倭谲诈难信，宜敕琉球王传谕，仍遵前命。”十八年七月，义晴贡使至宁波，守臣以闻。时不通贡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贡使硕鼎等至京申前请，乞赐嘉靖新勘合，还素卿及原留贡物。部议：“勘合不可遽给，务缴旧易新。贡期限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余不可

许。”诏如议。二十三年七月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巡按御史高节请治沿海文武将吏罪，严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橐，终不能尽绝。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杨九泽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有倭患，虽设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廷议称善，乃命副都御史硃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未几，其王义晴遣使周良等先期来贡，用舟四，人六百，泊于海外，以待明年贡期。守臣沮之，则以风为解。十一月事闻，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额，敕守臣勒回。十二月，倭贼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二郡将吏并获罪。明年六月，周良复求贡，纨以闻。礼部言：“日本贡期及舟与人数虽违制，第表辞恭顺，去贡期亦不远，若概加拒绝，则航海之劳可悯，若稍务含容，则宗设、素卿之事可鉴。宜敕纨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余留嘉宾馆，量加犒赏，谕令归国。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纨善处之。”报可。纨力言五十人过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议但赏百人，余罢勿赏。良诉贡舟高大。势须五百人。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故增一舟防寇，非敢违制。部议量增其赏，且谓：“百人之制，彼国势难遵行，宜相其贡舟大小，以施禁令。”从之。

日本故有孝、武两朝勘合几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贡请易新者，而令缴其旧。至是良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余为素卿子所窃，捕之不获。正德勘合留十五道为信，而以四十道来还。部议令异时悉缴旧，乃许易新，亦报可。当是时，日本王虽入贡，其各岛诸倭岁常侵掠，滨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纨乃严为申禁，获交通者，不俟命辄以便宜斩之。由是，浙、闽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纨又数腾疏于朝，显言大姓通倭状，以故闽、浙人皆恶之，而闽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闽产也，上疏诋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请。又夺纨官。罗织其擅杀罪，纨自杀。自是不置巡抚者四年，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

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旂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

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逾月，珫罢，代以杨宜。

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应天巡抚曹邦辅以捷闻，文华忌其功。以倭之巢于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与宗宪亲将之。又约邦辅合剿，分道并进，营于松江之甎桥。倭悉锐来冲，遂大败，文华气夺，贼益炽。十月，倭自乐清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被杀掳者无算。至□乘县乃歼之，亦不满二百人，顾深入三府，历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阻雨，为徐、邳官兵所

歼，亦不过数十人，流害千里，杀戮千余，其悍如此。而文华自甄桥之败，见倭寇势甚，其自柘林移于周浦，与泊于川沙旧巢及嘉定高桥者自如，他侵犯者无虚日，文华乃以寇息请还朝。

明年二月，罢宜，代以宗宪，以阮鹗巡抚浙江。于是宗宪乃请遣使谕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往。及是，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乃留洲传谕各岛，而送可愿还。宗宪以闻，兵部言："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赉。"从之。时两浙皆被倭，而慈溪焚杀独惨，余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乌镇、皁林间，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命宗宪亟图方略。七月，宗宪言："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部令宗宪以便宜行。当是时，徐海、陈东、麻叶，方连兵攻围桐乡，宗宪设计间之，海遂擒东、叶以降，尽歼其余众于乍浦。未几，复蹴海于梁庄，海亦授首，余党尽灭。江南、浙西诸寇略平，而江北倭则犯丹阳及掠瓜洲，烧漕艘者明春复犯如皋、海门，攻通州，掠扬州、高耶，入宝应，遂侵淮安府，集于庙湾，逾年乃克。其浙东之倭则盘踞于舟山，亦先后为官军所袭。

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历丰后、山口二岛，或有贡物而无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无国王名称，皆违朝典。然彼既以贡来，又送还被掠人口，实有畏罪乞恩意。宜礼遣其使，令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王，擒献倡乱诸渠，及中国奸宄，方许通贡。"诏可。

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澈、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朝廷至悬伯爵、万金之赏以购之，迄不能致。及是，内地官军颇有备，倭虽横，亦多被剿戮，有全岛无一人归者，往往怨直，直渐不自安。宗宪与直同郡，馆直母与其妻孥于杭州，遣蒋洲赍其家书招之。直知家属固无恙，颇心动。义镇等以中国许互市，亦喜。乃装巨舟，遣

其属善妙等四十余人随直等来贡市，于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将吏以为入寇也，陈兵备。直乃遣王11111

澈入见宗宪，谓：“我以好来，何故陈兵待我？”澈即毛海峰，直养子也。宗宪慰劳甚至，指心誓无他。俄善妙等见副将卢镗于舟山，镗令擒直以献。语泄，直益疑。宗宪开谕百方，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澈出，吾当入见。”宗宪立遣之。直又邀一贵官为质，即命指挥夏正往。直以为信，遂与宗满、清溪偕来。宗宪大喜，礼接之甚厚，令谒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以属吏。氵敖等闻，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据岑港坚守。

逾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宪不之追。十一月，贼扬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至四十年，浙东、江北诸寇以次平。宗宪寻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移据平海卫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县卫所城以百数，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远近震动，亟征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诸将合击，破之。其侵犯他州县者，亦为诸将所破，福建亦平。

其后，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隆庆时，破碣石、甲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谦、琼三郡境，亦被其患。万历二年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石双鱼所。三年犯电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彭湖、东涌。十年犯温州，又犯广东。十六年犯浙江。然时疆吏惩嘉靖之祸，海防颇饬，贼来辄失利。其犯广东者，为蜒贼梁本豪勾引，势尤猖獗。总督陈瑞集众军击之，斩首千六百余级，沈其船百余艘，本豪亦授首。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云。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有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

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乃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

同安人陈甲者，商于琉球。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

初，秀吉广征诸镇兵，诸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会其子死，旁无兄弟。前夺丰后岛主妻为妾，虑其为后患。而诸镇怨秀吉暴虐，咸曰："此举非袭大唐，乃袭我耳。"各怀异志。由是，秀吉不敢亲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以五月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清正等遂亻畐王京。朝鲜王李昭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总兵祖承训赴援，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

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事详《朝鲜传》。久之，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

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列传第二百十一 外国四

○琉球 吕宋 合猫里 美洛居 沙瑶呐哔啤 鸡笼 婆罗 麻叶甕 古麻剌朗 冯嘉施兰 文郎马神

琉球居东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遣官招谕之，不能达。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明年遣使贺正旦，贡马十六匹、硫黄千斤。又明年复贡。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朝贡，礼赐如中山。十五年春，中山来贡，遣内官送其使还国。明年与山南王并来贡，诏赐二王镀金银印。时二王与山北王争雄，互相攻伐。命内史监丞梁民赐之敕，令罢兵息民，三王并奉命。山北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贡。十八年又贡，赐山北王镀金银印如二王，而赐二王海舟各一。自是，三王屡遣使奉贡，中山王尤数。二十三年，中山来贡，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为门者所获，当入官。诏还之，仍赐以钞。

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是时，国法严，中山生与山南生有非议诏书者。帝闻，置之死，而待其国如故。山北王怕尼芝已卒，其嗣王攀安知二十九年春遣使来贡。令山南生肄国学者归省，其冬复来。中山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鲁妹二人，先后来肄业，其感慕华风如此。中山又遣使请赐冠带，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其王固以请，乃赐之，并赐其臣下冠服。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及惠帝嗣位，遣官以登极诏谕其国，三王亦奉贡不绝。

成祖承大统，诏谕如前。永乐元年春，三王并来贡。山北王请赐冠带，诏给赐如中山。命行人边信、刘亢赍敕使三国，赐以绒锦、文绮、纱罗。明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命礼部遣官谕祭，赙以布帛，遂命武宁袭位。四月，山南王从弟汪应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丧，谓前王无子，传位应祖，乞加朝命，且赐冠带。帝并从之，遂遣官册

封。时山南使臣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事发，当谕罪。帝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贯之。三年，山南遣寨官子入国学。明年，中山亦遣寨官子六人入国学，并献奄竖数人。帝曰：“彼亦人子，无罪刑之，何忍？”命礼部还之。部臣言：“还之，虑阻归化之心，请但赐敕，止其再进。”帝曰：“谕以空言，不若示以实事。今不遣还，彼欲献媚，必将继进。天地以生物为心，帝王乃可绝人类乎？”竟还之。五年四月，中山王世子思绍遣使告父丧，谕祭，赐赙册封如前仪。

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赐巾服靴绦、衾褥帷帐，已复频有所赐。一日，帝与群臣语及之。礼部尚书吕震曰：“昔唐太宗兴庠序，新罗、百济并遣子来学。尔时仅给廪饩，未若今日赐予之周也。”帝曰：“蛮夷子弟慕义而来，必衣食常充，然后向学。此我太祖美意，朕安得违之。”明年，中山遣国相子及寨官子入国学，因言：“右长史王茂辅翼有年，请擢为国相。左长史硃复，本江西饶州人，辅臣祖察度四十余年不懈。今年逾八十，请令致仕还乡。”从之，乃命复、茂并为国相，复兼左长史致仕，茂兼右长史任其国事。十一年，中山遣寨官子十三人入国学。时山南王应祖为其兄达勃期所弑，诸寨官讨诛之，推应祖子他鲁每为主，以十三年三月请封。命行人陈季若等封为山南王，赐诰命冠服及宝钞万五千锭。

琉球之分三王也，惟山北最弱，故其朝贡亦最稀。自永乐三年入贡后，至是年四月始入贡。其后，竟为二王所并，而中山益强，以其国富，一岁常再贡三贡。天朝虽厌其繁，不能却也。其冬，贡使还，至福建，擅夺海舶，杀官军，且殴伤中官，掠其衣物。事闻，戮其为首者，余六十七人付其主自治。明年遣使谢罪，帝待之如初，其修贡益谨。二十二年春，中山王世子尚巴志来告父丧，谕祭赐赙如常仪。

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诏告其国。洪熙元年命中官赍敕封巴志为中山王。宣德元年，其王以冠服未给，遣使来请，命制皮弁服赐之。三年八月，帝以中山王朝贡弥谨，遣官赍敕往劳，赐罗锦诸物。

山南自四年两贡，终帝世不复至，亦为中山所并矣。自是，惟中山一国朝贡不绝。

正统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闽时，止具贡物报闻。下人所赍海、螺壳，失于开报，悉为官司所没入，致来往乏资，乞赐垂悯。”命给直如例。明年，贡使至浙江，典市舶者复请籍其所赍，帝曰：“番人以贸易为利，此二物取之何用，其悉还之，著为令。”使者奏：“本国陪臣冠服，

皆国初所赐，岁久敝坏，乞再给。”又言：“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险远，受历之使，或半岁一岁始返，常惧后时。”帝曰：“冠服令本邦自制。《大统历》，福建布政司给予之。”七年正月，中山世子尚忠来告父丧，命给事中余忭、行人刘逊封忠为中山王。敕使之用给事中，自兹始也。忭等还，受其黄金、沉香、倭扇之赠，为侦事者所觉，并下吏，杖而释之。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达来告父丧，命给事中陈傅、行人万祥往封。

景泰二年，思达卒，无子，其叔父金福摄国事，遣使告丧。命给事中乔毅、行人童守宏封金福为王。五年二月，金福弟泰久奏：“长兄金福殂，次兄布里与兄子志鲁争立，两伤俱殒，所赐印亦毁坏。国中臣民推臣权摄国事，乞再赐印镇抚远藩。”从之。明年四月命给事中严诚、行人刘俭封泰久为王。天顺六年三月，世子尚德来告父丧，命给事中潘荣、行人蔡哲封为王。

成化五年，其贡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传至璟，擢长史。乞如制赐诰赠封其父母。”章下礼官，以无例而止。明年，福建按察司言：“贡使程鹏至福州，与指挥刘玉私通货贿，并宜究治。”命治玉而宥鹏。七年三月，世子尚圆来告父丧，命给事中丘弘、行人韩文封为王。弘至山东病卒，命给事中官荣代之。十年，贡使至福建，杀怀安民夫妇二人，焚屋劫财，捕之不获。明年复贡，礼官因请定令二年一贡，毋过百人，不得附携私物，骚扰道途。帝从之，赐敕戒王。其使者请如祖制，比年一贡，不许。又明年，贡使至，会册立东宫，请如朝鲜、安南，赐诏赍回。礼官议：琉球与日本、占城并居海外，例不颁诏，乃降敕以文锦、彩币赐其王及妃。十三年，使臣来，复请比年一贡，不许。明年四月，王卒，世子尚真来告丧，乞嗣爵，复请比年一贡。礼官言，其国连章奏请，不过欲图市易。近年所遣之使，多系闽中逋逃罪人，杀人纵火，奸狡百端，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蕃之利，所请不可许。乃命给事中董旻、行人张祥往封，而不从其请。十六年，使来，复引《祖训》条章请比年一贡，帝赐敕戒约之。十八年，使者至，复以为言，赐敕如初。使者携陪臣子五人来受学，命隶南京国子监。二十二年，贡使来，其王移咨礼部，请遣五人归省，从之。

弘治元年七月，其贡使自浙江来。礼官言贡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贡期，宜却之，诏可。其使臣复以国王移礼部文来，上言旧岁知东宫册妃，故遣使来贺，非敢违制。礼官乃请纳之，而稍减傔从赐赉，以示裁抑之意。三年，使者至，言近岁贡使止许二十五人入都，物多人少，虑致疏虞。诏许增五人，其傔从在闽者，并增给二十人廪食，

为一百七十人。时贡使所携土物，与闽人互市者，为奸商抑勒，有司又从而侵削之。使者诉于朝，有诏禁止。十七年遣使补贡，谓小邦贡物常市之满剌加，因遭风致失期，命宴赉如制。正德二年，使者来，请比年一贡。礼官言不可许，是时刘瑾乱政，特许之。五年遣官生蔡进等五人入南京国学。

嘉靖二年从礼官议，敕琉球二年一贡如旧制，不得过百五十人。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来贡，因报讣，使者还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来贡，并请封。命福建守臣勘报。十一年，世子以国中臣民状来上，乃命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持节往封。及还，却其赠。十四年，贡使至，仍以所赠黄金四十两进于朝，乃敕侃等受之。二十九年来贡，携陪臣子五人入国学。

三十六年，贡使来，告王尚清之丧。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帝嘉其忠顺，赐赉有加，即命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封尚元为王。至福建，阻风未行。三十九年，其贡使亦至福建，称受世子命，以海中风涛叵测，倭寇又出没无时，恐天使有他虑，请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进表文方物，而身偕本国长史赍回封册，不烦天使远临。巡按御史樊献科以闻，礼官言："遣使册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遥受册命，是委君贶于草莽，不可一。使者本奉表朝贡，乃求遣官代进，是弃世子专遣之命，不可二。昔正德中，占城王为安南所侵，窜居他所，故使者赍回敕命，出一时权宜。今援失国之事，以儗其君，不可三。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风涛之险尔，不知琛賨之输纳、使臣之往来，果何由而得无患乎？不可四。曩占城虽领封，其王犹恳请遣使。今使者非世子面命，又无印信文移。若轻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为至荣，遥拜为非礼，不肯受封，复上书请使，将谁执其咎？不可五。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诏从事。至未受封而先谢恩，亦非故事。宜止听其入贡，其谢恩表文，俟世子受封后遣使上进，庶中国之大体以全。"帝如其言。四十一年夏，遣使入贡谢恩。明年及四十四年并入贡。隆庆中，凡三贡，皆送还中国飘流人口。天子嘉其忠诚，赐敕奖励，加赉银币。

万历元年冬，其国世子尚永遣使告父丧，请袭爵。章下礼部，行福建守臣核奏。明年遣使贺登极。三年入贡。四年春，再贡。七月命户科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赍敕及皮弁冠服、玉珪，封尚永为中山王。明年冬，崇业等未至，世子复遣使入贡，其后，修贡如常仪。八年冬，遣陪臣子三人入南京国学。十九年遣使来贡，而尚永随卒。礼官以日本方侵噬邻境，琉球不可无王，乞令世子速请袭封，用资镇压。从之。

二十三年，世子尚宁遣人请袭。福建巡抚许孚远以倭氛未息，据先臣郑晓领封之议，请遣官一员赍敕至福建，听其陪臣面领归国，或遣习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礼官范谦议如其言，且请待世子表至乃许。二十八年，世子以表至，其陪臣请如祖制遣官。礼官余继登言："累朝册封琉球，伐木造舟，动经数岁。使者蹈风涛之险，小国苦供亿之烦。宜一如前议从事。"帝可之，命今后册封，止遣廉勇武臣一人偕请封陪臣前往，其祭前王，封新王，礼仪一如旧章，仍命俟彼国大臣结状至乃行。明年秋，贡使以状至，仍请遣文臣。乃命给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祯往，且命待海寇息警，乃渡海行事。已而瞻祖以忧去，改命给事中夏子阳，以三十一年二月抵福建。按臣方元彦复以海上多事，警报频仍，会巡抚徐学聚疏请仍遣武臣。子阳、士祯则以属国言不可爽，使臣义当有终，乞坚成命慰远人。章俱未报，礼部侍郎李廷机言："宜行领封初旨，并武臣不必遣。"于是御史钱桓、给事中萧近高交章争其不可，谓："此事当在钦命未定之前，不当在册使既遣之后，宜敕所司速成海艘，勿误今岁渡海之期。俟竣事复命，然后定为画一之规，先之以文告，令其领封海上，永为遵守。"帝纳之。三十三年七月，乃命子阳等速渡海竣事。

当是时，日本方强，有吞灭之意。琉球外御强邻，内修贡不绝。四十年，日本果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官杨宗业以闻，乞严饬海上兵备，从之。已而其王释归，复遣使修贡，然其国残破已甚，礼官乃定十年一贡之例。明年修贡如故。又明年再贡，福建守臣遵朝命却还之，其使者怏怏而去。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

天启三年，尚宁已卒，其世子尚丰遣使请贡请封。礼官言："旧制，琉球二年一贡，后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国休养未久，暂拟五年一贡，俟新王册封更议。"从之。五年遣使入贡请封。六年再贡。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

崇祯二年，贡使又至请封，命遣官如故事。礼官何如宠复以履险糜费，请令陪臣领封。帝不从，乃命户科给事中杜三策、行人杨抡往，成礼而还。四年秋，遣使贺东宫册立。自是，迄崇祯末，并修贡如仪。后两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

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官赍诏，抚谕其国。八年与冯嘉施兰入贡，自后久不至。万历四年，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国，国人助讨有功，复朝贡。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

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徵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伺计。已，竟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佛郎机既夺其国，其王遣一酋来镇，虑华人为变，多逐之归，留者悉被其侵辱。

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里系腾侵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战死，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则扬帆归，不胜而见缚，死未晚也。"众然之，乃夜刺杀其酋，持酋首大呼。诸蛮惊起，不知所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尽收其金宝、甲仗，驾舟以归。失路之安南，为其国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获返。时酋子郎雷猫吝驻朔雾，闻之，率众驰至，遣僧陈父冤，乞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以偿父命。巡抚许孚远闻于朝，檄两广督抚以礼遣僧，置惟太于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

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居吕宋者，尽逐华人于城外，毁其庐。及猫吝归，令城外筑室以居。会有传日本来寇者，猫吝惧交通为患，复议驱逐。而孚远适遣人招还，蛮乃给行粮遣之。然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

其时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以三十年七月诣阙奏闻，帝即纳之。命下，举朝骇异。都御史温纯疏言："近中外诸臣争言矿税之害，天听弥高。今广东李凤至污辱妇女六十六人，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势必见戮于积怒之众。何如及今撤之，犹不失威福操纵之柄。缅酋以宝井故，提兵十万将犯内地，西南之蛮，岌岌可忧。而闽中奸徒又以机易山事见告。此其妄言，真如戏剧，不意皇上之聪明而误听之。臣等惊魂摇曳，寝食不宁。异时变兴祸起，费国家之财不知几百万，倘或剪灭不早，其患又不止费财矣。

臣闻海澄市舶高寀已岁徵三万金，决不遗余力而让利。即机易越在海外，亦决无遍地金银，任人采取之理，安所得金十万、银三十万，以实其言。不过假借朝命，阑出禁物，勾引诸番，以逞不轨之谋，岂止烦扰公私，贻害海澄一邑而已哉。

昔年倭患，正缘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设计勒价，致倭贼愤恨，称兵犯顺。今以朝命行之，害当弥大。及乎兵连祸结，诸奸且效汪直、曾一本辈故智，负海称王，拥兵列寨，近可以规重利，远不失为尉佗。于诸亡命之计得矣，如国家大患何！乞急置于理，用消祸本。”

言官金忠士、曹于汴、硃吾弼等亦连章力争，皆不听。

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迫于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时和、百户干一成偕嶷往勘。吕宋人闻之大骇。华人流寓者谓之曰：“天朝无他意，特是奸徒横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验，俾奸徒自穷，便于还报耳。”其酋意稍解，命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陈兵卫迓之。时和等入，酋为置宴，问曰：“天朝欲遣人开山。山各有主，安得开？譬中华有山，可容我国开耶？”且言：“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时和不能对，数视嶷，嶷曰：“此地皆金，何必问豆所自？”上下皆大笑，留嶷，欲杀之。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时和还任，即病悸死。守臣以闻，请治嶷妄言罪。事已止矣，而吕宋人终自疑，谓天朝将袭取其国，诸流寓者为内应，潜谋杀之。

明年，声言发兵侵旁国，厚价市铁器。华人贪利尽鬻之，于是家无寸铁。酋乃下令录华人姓名，分三百人为一院，入即歼之。事稍露，华人群走菜园。酋发兵攻，众无兵仗，死无算，奔大仑山。蛮人复来攻，众殊死斗，蛮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议和。众疑其伪，扑杀之。酋大怒，敛众入城，设伏城旁。众饥甚，悉下山攻城。伏发，众大败，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酋寻出令，诸所掠华人赀，悉封识贮库。移书闽中守臣，言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帑。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学聚等乃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也。其后，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

时佛郎机已并满剌加，益以吕宋，势愈强，横行海外，遂据广东香山澳，筑城以居，与民互市，而患复中于粤矣。

合猫里，海中小国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饶鱼虫，人知耕稼。永乐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贡。其国又名猫里务，近吕宋，商舶往来，渐成富壤。华人入其国，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华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有网巾礁老者，最凶悍，海上行劫，舟若

飘风，遇之无免者。然特恶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猫里务后遭寇掠，人多死伤，地亦贫困。商人虑为礁老所劫，鲜有赴者。

美洛居，俗讹为米六合，居东海中，颇称饶富。酋出，威仪甚备，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发，，女椎结。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

万历时，佛郎机来攻，其酋战败请降，乃宥令复位，岁以丁香充贡，不设戍兵而去。已，红毛番横海上，知佛郎机兵已退，乘虚直抵城下，执其酋，语之曰："若善事我，我为若主，殊胜佛郎机也。"酋不得已听命，复位如故。佛郎机酋闻之大怒，率兵来攻，道为华人所杀，语具《吕宋传》。

时红毛番虽据美洛居，率一二岁率众返国，既返复来。佛郎机酋子既袭位，欲竟父志，大举兵来袭，值红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杀其酋，立己所亲信主之。无何，红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机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岁构兵，人不堪命。华人流寓者，游说两国，令各罢兵，分国中万老高山为界，山以北属红毛番，南属佛郎机，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为两国所分。

沙瑶，与呐哔啪连坏。呐哔啪在海畔，沙瑶稍纡入山隈，皆与吕宋近。男女蓄发椎结，男子用履，妇女跣足。以板为城，竖木覆茅为室。崇释教，多建礼拜寺。男女之禁甚严，夫行在前，其妇与人嘲笑，夫即刃其妇，所嘲笑之人不敢逃，任其刺割。盗不问大小，辄论死。孕妇将产，以水灌之，且以水涤其子，置水中，生而与水习矣。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磁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后佛郎机据吕宋，多侵夺邻境，惟二国号令不能及。

鸡笼山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地多深山大泽，聚落星散。无君长，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无徭赋，以子女多者为雄，听其号令。虽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与领国往来。

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掇数枚，曰："此祖宗所遗。"俗尚勇，暇即习走，日可数百里，不让奔马。足皮厚数分，履荆棘如平地。男女椎结，裸逐无所避。女或结草裙

蔽体，遇长老则背身而立，俟过乃行。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断脣旁齿以为饰，手足皆刺文，众社毕贺，费不赀。贫者不任受贺，则不敢刺。四序，以草青为岁首。土宜五谷，而不善水田。谷种落地，则止杀，谓行好事，助天公，乞饭食。既收获，即标竹竿于道，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村落相仇，刻期而后战，勇者数人前跳，被杀则立散。其胜者，众贺之，曰："壮士能杀人也。"其负者，家众亦贺之，曰："壮士不畏死也。次日，即和好如初。地多竹，大至数拱，长十丈，以竹构屋，覆之以茅，广且长，聚族而居。无历日、文字，有大事集众议之。善用镖枪，竹柄铁镞，銛甚，试鹿鹿毙，试虎虎亦毙。性既畏海，捕鱼则于溪涧。冬月聚众捕鹿，镖发辄中，积如丘山。独不食鸡雉，但取其毛以为饰。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

嘉靖末，倭寇扰闽，大将戚继光败之。倭遁居于此，其党林道乾从之。已，道乾惧为倭所并，又惧官军追击，扬帆直抵浡泥，攘其边地以居，号道乾港。而鸡笼遭倭焚掠，国遂残破。初悉居海滨，既遭倭难，稍稍避居山后。忽中国渔舟从魍港飘至，遂往来通贩，以为常。至万历末，红毛番泊舟于此，因事耕凿，设阛阓，称台湾焉。

崇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言："自袁进、李忠、杨禄、杨策、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相继为乱，海上岁无宁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彭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初，贫民时至其地，规鱼盐之利，后见兵威不及，往往聚而为盗。近则红毛筑城其中，与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计，非可干戈从事，必严通海之禁，俾红毛无从谋利，奸民无从得食，出兵四犯，我师乘其虚而击之，可大得志。红毛舍此而去，然后海氛可靖也。"时不能用。

其地，北自鸡笼，南至浪峤，可一千余里。东自多罗满，西至王城，可九百余里。水道，顺风，自鸡笼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自台湾港至彭湖屿，四更可达。自彭湖至金门，七更可达。东北至日本，七十更可达。南至吕宋，六十更可达。盖海道不可以里计，舟人分一昼夜为十更，故以更计道里云。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时常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明年又贡。

其地负山面海，崇释教，恶杀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薙

发，裹金绣巾，佩双剑，出入徒步，从者二百余人。有礼拜寺，每祭用牺。厥贡玳瑁、玛瑙、砗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黄蜡、黑小厮。

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后佛郎机横，举兵来击。王率国人走入山谷中，放药水，流出，毒杀其人无算，王得返国。佛郎机遂犯吕宋。

麻叶甕，在西南海中。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赍玺书赐物，招谕其国，迄不朝贡。自占城灵山放舟，顺风十昼夜至交栏山，其西南即麻叶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获倍他国。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男女椎结，衣长衫，围之以布。俗尚节义，妇丧夫，髫面剃发，绝粒七日，与尸同寝，多死。七日不死，则亲戚劝以饮食，终身不再嫁。或于焚尸日，亦赴火自焚。产玳瑁、木棉、黄蜡、槟榔、花布之属。

交栏山甚高广，饶竹木。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此山下，舟多坏，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其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故其地多华人。

又有葛卜及速儿米囊二国，亦永乐三年遣使持玺书赐物招谕，竟不至。

古麻剌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永乐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张谦赍敕抚谕其王干剌义亦奔敦，赐之绒锦、纟宁丝、纱罗。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随谦来朝，贡方物，礼之如苏禄国王。王言："臣愚无知，虽为国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赐封诰，仍其国号。"从之，乃赐以印诰、冠带、仪仗、鞍马及文绮、金织袭衣，妃以下并有赐。明年正月辞还，复赐金银钱、文绮、纱罗、彩帛、金织袭衣、麒麟衣，妃以下赐有差。王还至福建，遘疾卒。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谥曰康靖，有司治坟，葬以王礼。命其子剌苾嗣为王，率众归，赐钞币。

冯嘉施兰，亦东洋中小国。永乐四年八月，其酋嘉马银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币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属朝贡，赐二人钞各百锭、文绮六表里，其从者亦有赐。八年复来贡。

文郎马神，以木为城，其半倚山。酋蓄绣女数百人。出乘象，则绣

女执衣履、刀剑及槟榔盘以从。或泛舟，则酋趺坐床上，绣女列坐其下，与相向，或用以刺舟，威仪甚都。民多缚木水上，筑室以居，如三佛齐。男女用五色布缠头，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头而入，下体围以幔。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磁器。尤好磁甕，画龙其外，死则贮甕中以葬。其俗恶淫，奸者论死。华人与女通，辄削其发，以女配之，永不听归。女苦发短，问华人何以致长，绐之曰："我用华水沐之，故长耳。"其女信之，竞市船中水以沐。华人故靳之，以为笑端。女或悦华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赠遗，多与之调笑。然惮其法严，无敢私通者。

其深山中有村名乌笼里惮，其人尽生尾，见人辄掩面走避。然地饶沙金，商人持货往市者，击小铜鼓为号，置货地上，即引退丈许。其人乃前视，当意者，置金于旁。主者遥语欲售，则持货去，否则怀金以归，不交言也。所产有犀牛、孔雀、鹦鹉、沙金、鹤顶、降香、蜡、藤席、惸藤、荜拨、血竭、肉荳蔻、麈皮诸物。

邻境有买哇柔者，性凶狠，每夜半盗斩人头以去，装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严更以待。

始，文郎马神酋有贤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扰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买哇柔酋长之妹，生子袭父位，听其母族之言，务为欺诈，多负商人价直，自是赴者亦稀。

列传第二百十二 外国五

○占城宾童龙 真腊 暹罗 爪哇阇婆 苏吉丹 碟里 日罗夏治三佛齐

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后，改国号曰环。迄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元世祖恶其阻命，大举兵击破之，亦不能定。

洪武二年，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荅阿者先已遣使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帝喜，即遣官赍玺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未几，命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赍诏，封阿荅阿者为占城国王，赐彩币四十、《大统历》三千。三年遣使往祀其山川，寻颁科举诏于其国。

初，安南与占城构兵，天子遣使谕解，而安南复相侵。四年，其王奉金叶表来朝，长尺余，广五寸，刻本国字。馆人译之，其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宝位，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阿荅阿者譬一草木尔，钦蒙遣使，以金印封为国王，感戴忻悦，倍万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礼部谕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构兵，毒害生灵，既失事君之礼，又乖交邻之道。已咨安南国王，令即日罢兵。本国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构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税，示怀柔之意。

六年，贡使言："海寇张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谨奉献。"帝嘉之，命给赐加等。冬，遣使献安南之捷。帝谓省臣曰："去冬，安南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谓安南扰边，未审曲直。可遣人往谕，各罢兵息民，毋相侵扰。"十年与安南王陈□耑大战，□耑败死。十二年，贡使至都，中书不以时奏。帝切责丞相胡惟庸、汪广洋，二人遂获罪。遣官赐王《大统历》及衣币，令与安南修好罢兵。

十三年遣使贺万寿节。帝闻其与安南水战不利，赐敕谕曰：“曩者安南兵出，败于占城。占城乘胜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则福可长享；如必驱兵苦战，胜负不可知，而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十九年遣子宝部领诗那日忽来朝，贺万寿节，献象五十四，皇太子亦有献。帝嘉其诚，赐赉优渥，命中官送还。明年复贡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诸物，帝加宴赉。还至广东，复命中官宴饯，给道里费。

真腊贡象，占城王夺其四之一，其他失德事甚多。帝闻之，怒。二十一年夏，命行人董绍敕责之。绍未至，而其贡使抵京。寻复遣使谢罪，乃命宴赐如制。

时阿荅阿者失道，大臣阇胜怀不轨谋，二十三年弑王自立。明年遣太师奉表来贡，帝恶其悖逆，却之。三十年后，复连入贡。

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其王占巴的赖奉金叶表朝贡，且告安南侵掠，请降敕戒谕。帝可之，遣行人蒋宾兴、王枢使其国，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纱罗。明年，以安南王胡牴奏，诏戢兵，遣官谕占城王。而王遣使奏：“安南不遵诏旨，以舟师来侵，朝贡人回，赐物悉遭夺掠。又畀臣冠服、印章，俾为臣属。且已据臣沙离牙诸地，更侵掠未已，臣恐不能自存。乞隶版图，遣官往治。”帝怒，敕责胡牴，而赐占城王钞币。

四年贡白象方物，复告安南之难。帝大发兵往讨，敕占城严兵境上，遏其越逸，获者即送京师。五年攻取安南所侵地，获贼党胡烈、潘麻休等献俘阙下，贡方物谢恩。帝嘉其助兵讨逆，遣中官王贵通赍敕及银币赐之。

六年，郑和使其国。王遣其孙舍杨该贡象及方物谢恩。十年，其贡使乞冠带，予之。复命郑和使其国。

十三年，王师方征陈季扩，命占城助兵。尚书陈洽言：“其王阴怀二心，愆期不进，反以金帛、战象资季扩，季扩以黎苍女遗之。复约季扩舅陈翁挺侵升华府所辖四州十一县地。厥罪维均，宜遣兵致讨。”帝以交址初平，不欲劳师，但赐敕切责，俾还侵地，王即遣使谢罪。十六年，遣其孙舍那挫来朝。命中官林贵、行人倪俊送归，有赐。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往颁正朔，绳其王不恪，却所酬金币以归，擢户部员外郎。

正统元年，琼州知府程莹言："占城比年一贡，劳费实多。乞如暹罗诸国例，三年一贡。"帝是之，敕其使如莹言，赐王及妃彩币。然番人利中国市易，虽有此令，迄不遵。

六年，王占巴的赖卒，其孙摩诃贲该以遗命遣王孙述提昆来朝贡，且乞嗣位。乃遣给事中管曈、行人吴惠赍诏，封为王，新王及妃并有赐。七年春，述提昆卒于途，帝悯之，遣官赐祭。八年遣从子且扬乐催贡舞牌旗黑象。

十一年，敕谕摩诃贲该曰："迩者，安南王黎浚遣使奏王欺其孤幼，曩已侵升、华、思、义四州，今又屡攻化州，掠其人畜财物。二国俱受朝命，各有分疆，岂可兴兵构怨，乖睦邻保境之义。王宜祗循礼分，严饬边臣，毋恣肆侵轶，贻祸生灵。"并谕安南严行备御，毋挟私报复。先是，定三年一贡之例，其国不遵。及诘其使者，则云："先王已逝，前敕无存，故不知此令。"是岁，贡使复至，再敕王遵制，赐王及妃彩币。冬复遣使来贡。

十二年，王与安南战，大败被执。故王占巴的赖侄摩诃贵来遣使奏："先王抱疾，曾以臣为世子，欲令嗣位。臣时年幼，逊位于舅氏摩诃贲该。后屡兴兵伐安南，致敌兵入旧州古垒等处，杀掠人畜殆尽，王亦被擒。国人以臣先王之侄，且有遗命，请臣代位。辞之再三，不得已始于府前治事。臣不敢自专，伏候朝命。"乃遣给事中陈谊、行人薛干封为王，谕以保国交邻，并谕国中臣民共相辅翼。十三年敕安南送摩诃贲该还国，不奉命。

景泰三年遣使来贡，且告王讣。命给事中潘本愚、行人边永封其弟摩诃贵由为王。

天顺元年入贡，赐其正副使钹花金带。二年，王摩诃槃罗悦新立，遣使奉表朝贡。四年复贡，自正使以下赐纱帽及金银角带有差。使者诉安南见侵，因敕谕安南王。九月，使来，告王丧。命给事中黄汝霖、行人刘恕封王弟槃罗茶全为王。

八年入贡。宪宗嗣位，应颁赐蕃国锦币，礼官请付使臣赍回，从之。使者复诉安南见侵，求索白象。乞如永乐时，遣官安抚，建立界牌

石，以杜侵陵。兵部以两国方争，不便遣使，乞令使臣归谕国王，务循礼法，固封疆，捍外侮，毋轻构祸，从之。

成化五年入贡。时安南索占城犀象、宝货，令以事天朝之礼事之。占城不从，大举往伐。七年破其国，执王槃罗茶全及家属五十余人，劫印符，大肆焚掠，遂据其地。王弟槃罗茶悦逃山中，遣使告难。兵部言："安南吞并与国，若不为处分，非惟失占城归附之心，抑恐启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赍敕宣谕，还其国王及眷属。"帝虑安逆命，令俟贡使至日，赐敕责之。

八年，以槃罗茶悦请封，命给事中陈峻、行人李珊持节往。峻等至新州港，守者拒之，知其国已为安南所据，改为交南州，乃不敢入。十年冬还朝。

安南既破占城，复遣兵执槃罗茶悦，立前王孙斋亚麻弗菴为王，以国南边地予之。十四年，遣使朝贡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往封之。义等多携私物，既至广东，闻斋亚麻弗菴已死，其弟古来遣使乞封。义等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安南以伪敕立其国人提婆苔为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赂黄金百余两，又往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并上伪敕于朝。

十七年，古来遣使朝贡，言："安南破臣国时，故王弟槃罗茶悦逃居佛灵山。比天使赍封诰至，已为贼人执去，臣与兄斋亚麻弗菴潜窜山谷。后贼人畏惧天威，遣人访觅臣兄，还以故地。然自邦都郎至占腊止五处，臣兄权国未几，遽尔陨殁。臣当嗣立，不敢自专，仰望天恩，赐之册印。臣国所有土地本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东至海，南至占腊，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本喇补，凡三千五百余里。乞特谕交人，尽还本国。"章下廷议，英国公张懋等请特遣近臣有威望者二人往使。时安南贡使方归，即赐敕诘责黎灏，令速还地，毋抗朝命。礼官乃劾瑾擅封，执下诏狱，具得其情，论死。时古来所遣使臣在馆，召问之，云："古来实王弟，其王病死，非弑。提婆苔不知何人。"乃命使臣暂归广东，俟提婆苔使至，审诚伪处之。使臣候命经年，提婆苔使者不至，乃令还国。

二十，年敕古来抚谕提婆苔，使纳原降国王印，宥其受伪封之罪，仍为头目。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给事中李孟旸、行人叶应册封古来为国王。孟旸等言："占城险远，安南构兵未已，提婆苔又窃据其地，稍或不

慎，反损国威。宜令来使传谕古来，诣广东受封，并敕安南悔祸。”从之。古来乃自老挝挈家赴崖州，孟旸竣封事而返。古来又欲躬诣阙廷，奏安南之罪。二十三年，总督宋旻以闻。廷议遣大臣一人往劳，檄安南存亡继绝，迎古来返占城。帝报可，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至广东，即传檄安南，宣示祸福。募健卒二千人，驾海舟二十艘，护古来还国。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来乃得入。

明年，弘治改元，遣使入贡。二年遣弟卜古良赴广东，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乐时遣将督兵守护。”总督秦纮等以闻。兵部言：“安南、占城皆《祖训》所载不征之国。永乐间命将出师，乃正黎贼弑逆之罪，非以邻境交恶之故。今黎灏修贡惟谨，古来肤受之醞，容有过情，不可信其单词，劳师不征之国。宜令守臣回咨，言近交人杀害王子古苏麻，王即率众败之，仇耻已雪。王宜自强修政，抚飙国人，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敦睦修好。其余嫌细故，悉宜捐除。倘不能自强，专藉朝廷发兵渡海，代王守国，古无是理。”帝如其言。三年遣使谢恩。其国自残破后，民物萧条，贡使渐稀。

十二，年遣使奏：“本国新州港之地，仍为安南侵夺，患方未息。臣年已老，请及臣未死，命长子沙古卜洛袭封，庶他日可保国土。”廷议：“安南为占城患，已非一日。朝廷尝因占城之醞，累降玺书，曲垂诲谕。安南前后奏报，皆言祗承朝命，土地人民，悉已退还。然安南辨释之语方至，而占城控诉之词又闻，恐真有不获已之情。宜仍令守臣切谕安南，毋贪人土地，自贻祸殃，否则议遣偏师往问其罪。至占城王长子，无父在袭封之理。请令先立为世子摄国事，俟他日当袭位时，如例请封。”帝报允。寻遣王孙沙不登古鲁来贡。

十八年，古来卒。子沙古卜洛遣使来贡，不告父丧，但乞命大臣往其国，仍以新州港诸地封之。别有占夺方舆之奏，微及父卒事。给事中任良弼等言：“占城前因国土削弱，假贡乞封，仰仗天威，詹伏邻国。其实国王之立不立，不系朝廷之封不封也。今称古来已殁，虚实难知。万一我使至彼，古来尚存，将遂封其子乎？抑义不可而已乎？迫胁之间，事极难处。如往时科臣林霄之使满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而死，迄不能问其罪。君命国威，不可不慎。大都海外诸蕃，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今者贡使之来，岂急于求封，不过欲复安南之侵地，还粤东之逃人耳。夫安南侵地，玺书屡谕归还，占据如故。今若再谕，彼将玩视之，天威亵矣。倘我使往封占城，羁留不遣，求为处分，朝廷将何以应？又或拘我使者，令索逃人，是以天朝之贵臣，质于海外之蛮邦。宜如往年古来就封广东事，令其领敕归国，于计为便。”礼

部亦以古来存亡未明，请令广东守臣移文占城勘报，从之，既而封事久不行。

正德五年，沙古卜洛遣叔父沙系把麻入贡，因请封。命给事中李贯、行人刘廷瑞往。贯抵广东惮行，请如往年古来故事，令其使臣领封。廷议："遣官已二年，今若中止，非兴灭继绝义。倘其使不愿领封，或领归而受非其人，重起事端，益伤国体，宜令贯等亟往。"贯终惮行，以乏通事、火长为词。廷议令广东守臣采访其人，如终不得，则如旧例行。贯复设词言："臣奉命五载，似惮风波之险，殊不知占城自古来被逐后，窜居赤坎邦都郎，国非旧疆，势不可往。况古来乃前王斋亚麻弗菴之头目，杀王而夺其位。王有三子，其一尚存，义又不可。律以《春秋》之法，虽不兴问罪之师，亦必绝朝贡之使。奈何又为采访之议，徒延岁月，于事无益。"广东巡按丁楷亦附会具奏，廷议从之。十年令其使臣赍敕往，自是遂为故事，其国贡使亦不常至。

嘉靖二十二年遣王叔沙不登古鲁来贡，诉数为安南侵扰，道阻难归。乞遣官护送还国，报可。

其国无霜雪，四时皆似夏，草木常青。民以渔为业，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国人皆食槟榔，终日不离口。不解朔望，但以月生为初，月晦为尽，不置闰。分昼夜为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无纸笔，用羊皮槌薄熏黑，削细竹蘸白灰为字，状若蚯蚓。有城郭甲兵，人性狠而狡，贸易多不平。户皆北向，民居悉覆茅檐，高不得过三尺。部领分差等，门高卑亦有限。饮食秽污，鱼非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人体黑，男蓬头，女椎结，俱跣足。

王，琐里人，崇释教。岁时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胆"。其国人采以献王，又以洗象目。每伺人于道，出不意急杀之，取胆以去。若其人惊觉，则胆已先裂，不足用矣。置众胆于器，华人胆辄居上，故尤贵之。五六月间，商人出，必戒备。王在位三十年，则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侄代，而己持斋受戒，告于天曰："我为君无道，愿狼虎食我，或病死。"居一年无恙，则复位如初。国中呼为"昔嚟马哈剌"，乃至尊至圣之称也。

国不甚富，惟犀象最多。乌木、降香，樵以为薪。棋楠香独产其地一山，酋长遣人守之，民不得采，犯者至断手。

有鳄鱼潭，狱疑不决者，令两造骑牛过其旁，曲者，鱼辄跃而食

之，直者，即数往返，不食也。有尸头蛮者，一名尸致鱼，本妇人，惟无瞳神为异。夜中与人同寝，忽飞头食人秽物，来即复活。若人知而封其颈，或移之他所，其妇即死。国设厉禁，有而不告者，罪及一家。

宾童龙国，与占城接壤。或言如来入舍卫国乞食，即其地。气候、草木、人物、风土，大类占城，惟遭丧能持服，葬以僻地，设斋礼佛，婚姻偶合。酋出入乘象或马，从者百余人，前后赞唱。民编茅覆屋。货用金、银、花布。

有昆仑山，节然大海中，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广而高，其海即曰昆仑洋。诸往西洋者，必待顺风，七昼夜始得过，故舟人为之谚曰："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无异产。

人皆穴居巢处，食果实鱼虾，无室庐井灶。

真腊，在占城南，顺风三昼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贡。宋庆元中，灭占城而并其地，因改国名曰占腊。元时仍称真腊。

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徵等赍诏抚谕其国。四年，其国巴山王忽尔那遣使进表，贡方物，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使者亦给赐有差。六年进贡。十二年，王参答甘武者持达志遣使来贡，宴赐如前。十三年复贡。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国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遣使来贡。十九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明年，敬等还，王遣使贡象五十九、香六万斤。寻遣使赐其王镀金银印，王及妃皆有赐。其王参烈实{田比}邪甘菩者遣使贡象及方物。明年复贡象二十八、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谢赐印之恩。二十二年三贡。明年复贡。

永乐元年，遣行人蒋宾兴、王枢以即位诏谕其国。明年，王参烈婆{田比}牙遣使来朝，贡方物。初，中官使真腊，有部卒三人潜遁，索之不得，王以其国三人代之，至是引见。帝曰："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命赐衣服及道里费，遣还。三年遣使来贡，告故王之丧。命鸿胪序班王孜致祭，给事中毕进、中官王琮赍诏封其嗣子参烈昭平牙为王。进等还，嗣王遣使偕来谢恩。六年、十二年再入贡。使者以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帝遣中官送之还，并敕占城王罢兵修好。十五年、十七年并入贡。宣德、景泰中，亦

遣使入贡。自后不常至。

其国城隍周七十余里，幅员广数千里。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盘、金椀，故有“富贵真腊”之谚。民俗富饶。天时常热，不识霜雪，禾一岁数稔。男女椎结，穿短衫，围梢布。刑有劓、刖、刺配，盗则去手足。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婚嫁，两家俱八日不出门，昼夜燃灯。人死置于野，任乌鸢食，俄顷食尽者，谓为福报。居丧，但髡其发，女子则额上剪发如钱大，曰用此报亲。文字以麂鹿杂皮染黑，用粉为小条画于上，永不脱落。以十月为岁首，闰悉用九月。夜分四更。亦有晓天文者，能算日月薄蚀。其地谓儒为班诘，僧为苎姑，道为八思。班诘不知读何书，由此入仕者为华贯。先时项挂一白线以自别，既贵曳白如故。俗尚释教，僧皆食鱼、肉，或以供佛，惟不饮酒。其国自称甘孛智，后讹为甘破蔗，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

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

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田比}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已，复遣使贺明年正旦，诏赐《大统历》及彩币。五年贡黑熊、白猿及方物。明年复来贡。其王之姊参烈思宁别遣使进金叶表，贡方物于中宫，却之。已而其姊复遣使来贡，帝仍却之，而宴赉其使。时其王懦而不武，国人推其伯父参烈宝{田比}邪□思□里哆啰禄主国事，遣使来告，贡方物，宴赉如制。已而新王遣使来贡、谢恩，其使者亦有献，帝不纳。已，遣使贺明年正旦，贡方物，且献本国地图。

七年，使臣沙里拔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南，赖官司救护，尚存飘余兜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广东省臣以闻。帝怪其无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为番商，命却之。谕中书及礼部臣曰：“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然而来者不止。其世子苏门邦王昭禄群膺亦遣使上笺于皇太子，贡方物。命引其使朝东宫，宴赉遣之。八年再入贡。其旧明台王世子昭孛

罗局亦遣使奉表朝贡，宴赉如王使。

十年，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帝喜，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至正统后，或数年一贡云。

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磁器，与真腊等。二十年贡胡椒一万斤、苏木一万斤。帝遣官厚报之。时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当弃市。帝曰：“温州乃暹罗必经之地，因其往来而市之，非通番也。”乃获宥。二十一，年贡象三十、番奴六十。二十二年，世子昭禄群膺遣使来贡。二十三，年贡苏木、胡椒、降香十七万斤。

二十八年，昭禄群膺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中官赵达等往祭，敕世子嗣王位，赐赉有加。谕曰：“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较之于今，暹罗最近。迩者使至，知尔先王已逝。王绍先三之绪，有道于邦家，臣民懽怿。兹特遣人锡命，王其罔失法度，罔淫于乐，以光前烈。钦哉。”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赐其王昭禄群膺哆啰谛剌驼纽镀金银印，其王即遣使谢恩。六月，以上高皇帝尊谥，遣官颁诏，有赐。八月复命给事中王哲、行人成务赐其王锦绮。九月命中官李兴等赍敕，劳赐其王，其文武诸臣并有赐。

二年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正宜怜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玺书劳赐，遣使来谢，贡方物。赐赍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使者请颁量衡为国永式，从之。

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剌及满剌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剌、满剌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时暹罗所遣贡使，失风飘至安南，尽为黎贼所杀，止余孛黑一人。后官军征安南，获之以归。帝悯之，六年八月命中官张原送还国，赐王币帛，令厚恤被杀者之家。九月，中官郑和使其国，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七年，使来祭仁孝皇后，命中官告之几筵。时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命使者还告其主，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八观等还，命张原赍敕币奖之。十年命中官洪保等往赐币。

十四年，王子三赖波罗摩剌答刂的赖遣使告父之丧。命中官郭文往祭，别遣官赍诏封其子为王，赐以素锦、素罗，随遣使谢恩。十七年命中官杨敏等护归。以暹罗侵满剌加，遣使责令辑睦，王复遣使谢罪。宣德八年，王悉里麻哈赖遣使朝贡。

初，其国陪臣柰三鐸等贡舟次占城新州港，尽为其国人所掠。正统元年，柰三鐸潜附小舟来京，诉占城劫掠状。帝命召占城使者与相质。使者无以对，乃敕占城王，令尽还所掠人物。已，占城移咨礼部言："本国前岁遣使往须文达那，亦为暹罗贼人掠去，必暹罗先还所掠，本国不敢不还。"三年，暹罗贡使又至，赐敕晓以此意，令亟还占城人物。十一年，王思利波罗麻那惹智剌遣使入贡。

景泰四年，命给事中刘洙、行人刘泰祭其故王波罗摩剌答刂的赖，封其嗣子把罗兰米孙剌为王。天顺元年赐其贡使钹花金带。六年，王孛剌蓝罗者直波智遣使朝贡。

成化九年，贡使言天顺元年所颁勘合，为虫所蚀，乞改给，从之。十七年，贡使还，至中途窃买子女，且多载私盐，命遣官戒谕诸番。先是，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后充使来朝，贸易禁物，事觉下吏。

十八年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给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国隆勃剌略坤息剌尤地为王。弘治十年入贡。时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阁臣徐溥等请移牒广东，访取能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从之。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臣议，税其物供军需。事闻，诏斥宣妄揽事柄，撤还南京。十年进金叶表朝贡，馆中无识其字者。阁臣梁储等请选留其使一二人入馆肄习，报可。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三十二年遣使贡白象及方物，象死于途，使者以珠宝饰其牙，盛以金盘，并尾来献。帝嘉其意，厚遣之。

隆庆中，其邻国东蛮牛求婚不得，惭怒，大发兵攻破其国。王自经，掳其世子及天朝所赐印以归。次子嗣位，奉表请印，予之。自是为东蛮牛所制，嗣王励志复仇。万历间，敌兵复至，王整兵奋击，大破

之，杀其子，余众宵遁，暹罗由是雄海上。移兵攻破真腊，降其王。从此岁岁用兵，遂霸诸国。

六年遣使入贡。二十年，日本破朝鲜，暹罗请潜师直捣日本，牵其后。中枢石星议从之，两广督臣萧彦持不可，乃已。其后，奉贡不替。崇祯十六年犹入贡。

其国，周千里，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王，琐里人。官分十等。自王至庶民，有事皆决于其妇。其妇人志量，实出男子上。妇私华人，则夫置酒同饮，恬不为怪，曰："我妇美，而为华人所悦也。"崇信释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菴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富贵者，尤敬佛，百金之产，即以其半施之。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地卑湿，人皆楼居。男女椎结，以白布裹首。富贵者死，用水银灌其口而葬之。贫者则移置海滨，即有群鸦飞啄，俄顷而尽，家人拾其骨号泣而弃之于海，谓之鸟葬。亦延僧设斋礼佛。交易用海。是年不用，则国必大疫。其贡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蔷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安息香、罗斛香、速香、檀香、黄熟香、降真香、乳香、树香、木香、丁香、乌香、胡椒、苏木、肉豆蔻、白豆蔻、荜茇、乌木、大枫子及撒哈剌、西洋诸布。其国有三宝庙，祀中官郑和。

爪哇在占城西南。元世祖时，遣使臣孟琪往，黥其面。世祖大举兵伐之，破其国而还。

洪武二年，太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其使臣先奉贡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入居京师。太祖复遣使送之还，且赐以《大统历》。三年以平定沙漠颁诏曰："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莫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安，而后四方万国顺附。迩元君妥懽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天下英雄，分裂疆宇。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军民共尊朕居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底定。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来朝贡。今年遣将北征，始知元君已没，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九月，其王昔里八达剌蒲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方物，宴赉如礼。

五年又遣使随朝使常克敬来贡，上元所授宣敕三道。八年又贡。十

年，王八达那巴那务遣使朝贡。其国又有东、西二王，东蕃王勿院劳网结，西蕃王勿劳波务，各遣使朝贡。天子以其礼意不诚，诏留其使，已而释还之。十二年，王八达那巴那务遣使朝贡。明年又贡。时遣使赐三佛齐王印绶，爪哇诱而杀之。天子怒，留其使月余，将加罪，已，遣还，赐敕责之。十四年遣使贡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贡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二十六年再贡。明年又贡。

成祖即位，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王绒、绵、织金文绮、纱罗。使者既行，其西王都马板遣使入贺，复命中官马彬等赐以镀金银印。西王遣使谢赐印，贡方物。而东王孛令达哈亦遣使朝贡，请印，命遣官赐之。自后，二王并贡。

三年遣中官郑和使其国。明年，西王与东王构兵，东王战败，国被灭。适朝使经东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国人杀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六年再遣郑和使其国。西王献黄金万两，礼官以输数不足，请下其使于狱。帝曰："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悉捐之。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中官吴宾、郑和先后使其国。时旧港地有为爪哇侵据者，满剌加国王矫朝命索之。帝乃赐敕曰："前中官尹庆还，言王恭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满剌加国索旧港之地，王甚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何疑焉。小人浮词，慎勿轻听。"十三年，其王改名扬惟西沙，遣使谢恩，贡方物。时朝使所携卒有遭风飘至班卒儿国者，爪哇人珍班闻之，用金赎还，归之王所。十六年，王遣使朝贡，因送还诸卒。帝嘉之，赐敕奖王，并优赐珍班。自是，朝贡使臣大率每岁一至。

正统元年，使臣马用良言："先任八谛来朝，蒙恩赐银带。今为亚烈，秩四品，乞赐金带。"从之。闰六月遣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使臣偕爪哇使臣郭信等同往。赐爪哇敕曰："王自我先朝，修职勿怠。朕今嗣服，复遣使来朝，意诚具悉。宣德时，有古里等十一国来贡，今因王使者归，令诸使同往。王其加意抚飙，分遣还国，副朕怀远之忱。"五年，使臣回，遭风溺死五十六人，存者八十三人，仍返广东。命所司廪给，俟便舟附归。

八年，广东参政张琰言："爪哇朝贡频数，供亿费烦，敝中国以事远人，非计。"帝纳之。其使还，赐敕曰："海外诸邦，并三年一贡。王亦宜体恤军民，一遵此制。"十一年复三贡，后乃渐稀。

景泰三年，王巴剌武遣使朝贡。天顺四年，王都马班遣使入贡。使者还至安庆，酗酒，与入贡番僧斗，僧死者六人。礼官请治伴送行人罪，使者敕国王自治，从之。成化元年入贡。弘治十二年，贡使遭风舟坏，止通事一舟达广东。礼官请敕所司，量予赐赉遣还，其贡物仍进京师，制可。自是贡使鲜有至者。

其国近占城，二十昼夜可至。元师西征，以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发泉州，明年正月即抵其国，相去止月余。宣德七年入贡，表书“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盖汉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国之始也。地广人稠。性凶悍，男子无少长贵贱皆佩刀，稍忤辄相贼，故其甲兵为诸蕃之最。字类琐里，无纸笔，刻于茭墨叶。气候常似夏，稻岁二稔。无几榻匕箸。人有三种：华人流寓者，服食鲜华；他国贾人居久者，亦尚雅洁；其本国人最污秽，好啖蛇蚁虫蚓，与犬同寝食，状黝黑，猱头赤脚。崇信鬼道。杀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纵犬食之；不尽，则大戚，燔其余。妻妾多燔以殉。

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

阇婆，古曰阇婆达。宋元嘉时，始朝中国。唐曰诃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阇婆城，宋曰阇婆，皆入贡。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驼喃遣使奉表，贡方物，其后不复至。或曰爪哇即阇婆。然《元史爪哇传》不言，且曰：“其风俗、物产无所考。”太祖时，两国并时入贡，其王之名不同。或本为二国，其后为爪哇所灭，然不可考。

苏吉丹，爪哇属国，后讹为思吉港。国在山中，止数聚落。酋居吉力石。其水潴，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饶洞，其地平衍，国人皆就此贸易。其与国有思鲁瓦及猪蛮。猪蛮多盗，华人鲜至。

碟里，近爪哇。永乐三年遣使附其使臣来贡。其地尚释教，俗淳少讼，物产甚薄。

日罗夏治，近爪哇。永乐三年遣使附其使臣入贡。国小，知种艺，无盗贼。亦尚释教，所产止苏木、胡椒。

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

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赵述诏谕其国。明年，其王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叶表，随入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苾布、兜罗被诸物。诏赐《大统历》及锦绮有差。户部言其货舶至泉州，宜徵税，命勿徵。

六年，王怛麻沙那阿者遣使朝贡，又一表贺明年正旦。时其国有三王。七年，王麻那哈宝林邦遣使来贡。八年正月复贡。九月，王僧伽烈宇兰遣使，随招谕拂菻国朝使入贡。

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白猴、红缘鹦鹉、龟筒及丁香、米脑诸物。使者言："嗣子不敢擅立，请命于朝。"天子嘉其义，命使臣赍印，敕封为三佛齐国王。时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齐而役属之，闻天朝封为国王与己埒，则大怒，遣人诱朝使邀杀之。天子亦不能问罪，其国益衰，贡使遂绝。

三十年，礼官以诸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浡泥、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由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学。凡诸蕃国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今欲遣使爪哇，恐三佛齐中途沮之。闻三佛齐本爪哇属国，可述朕意，移咨暹罗，俾转达爪哇。"于是部臣移牒曰："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国四裔之防。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享。岂意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遂生异心，绐我信使，肆行巧诈。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蕃，何诸蕃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尔诸蕃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尝曰：'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倔强不服，自取灭亡。'尔暹罗恪守臣节，天朝眷礼有加，可转达爪哇，令以大义告谕三佛齐，诚能省愆从善，则礼待如初。"时爪哇已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会指挥孙铉使海外，遇其子，挟与俱来。

永乐三年，成祖以行人谭胜受与道明同邑，命偕千户杨信等赍敕招

之。道明及其党郑伯可随入朝，贡方物，受赐而还。

四年，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从子观政并来朝。祖义，亦广东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五年，郑和自西洋还，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潜谋邀劫。有施进卿者，告于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时进卿适遣婿丘彦诚朝贡，命设旧港宣慰司，以进卿为使，锡诰印及冠带。自是，屡入贡。然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其地狭小，非故时三佛齐比也。二十二年，进卿子济孙告父讣，乞嗣职，许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贡，诉旧印为火毁，帝命重给。其后，朝贡渐稀。

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其地为诸蕃要会，在爪哇之西，顺风八昼夜可至。辖十五洲，土沃宜稼。语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收获盛而贸金多也。俗富好淫。习于水战，邻国畏之。地多水，惟部领陆居，庶民皆水居。编筏筑室，系之于桩。水涨则筏浮，无沉溺患。欲徙则拔桩去之，不费财力。下称其上曰詹卑，犹国君也。后大酋所居，即号詹卑国，改故都为旧港。初本富饶，自爪哇破灭，后渐致萧索，商舶鲜至。其他风俗、物产，具详《宋史》。

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

○浡泥 满剌加 苏门答剌 须文达那 苏禄 西洋琐里 琐里 览邦淡巴 百花 彭亨 那孤儿 黎伐 南渤利 阿鲁 柔佛 丁机宜 巴喇西 佛郎机 和兰

浡泥，宋太宗时始通中国。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

永乐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皆宴。六年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旸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笺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袭衣。帝乃飨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飨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郭、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

遐旺与其叔父上言："臣岁供爪哇片脑四十斤，乞敕爪哇罢岁供，岁进天朝。臣今归国，乞命护送，就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并乞定朝贡期及傔从人数。"帝悉从之，命三年一贡，傔从惟王所遣，遂敕爪哇国免其岁供。王辞归，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以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行。

初，故王言："臣蒙恩赐爵，臣境土悉属职方，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新王复以为言，乃封为长宁镇国之山。御制碑文，令谦等勒碑其上。其文曰：

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诞命我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

乃者浡泥国王，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颡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刚见，地蹐则履，惟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延，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流溢，草木之无葩者皆华而实，异禽和鸣，走兽跄舞。国之黄叟咸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觐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稽之载籍，自古遏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服声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浡泥国王一人；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

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张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诗曰："炎海之墟，浡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迕。撦撦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遒来奔赴。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以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ＤＭ。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镌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

八年九月遣使从谦等入贡谢恩。明年复命谦赐其王锦绮、纱罗、彩

绢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赐。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来朝。命礼官宴之会同馆，光禄寺旦暮给酒馔。明日，帝飨之奉天门，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赐王冠带、袭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赐有差。明年二月辞归。赐金百，银五百，钞三千锭，钱千五百缗，锦四，绮帛纱罗八十，金织文绣、文绮衣各一，衾褥、帏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贡，后贡使渐稀。

嘉靖九年，给事中王希文言："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来贡，并道东莞。后因私携贾客，多绝其贡。正德间，佛郎机阑入流毒，概行屏绝。曾未几年，遽尔议复，损威已甚。"章下都察院，请悉遵旧制，毋许混冒。

万历中，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因乱出奔。女主立，迎还之。其女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遣人按问其家，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女主悔，绞杀其女，授其子官。后虽不复朝贡，而商人往来不绝。

国统十四洲，在旧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属爪哇，后属暹罗，改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万历时，红毛番强商其境，筑土库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携乃大泥国文也。诸风俗、物产，具详《宋史》。

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

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

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衤周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襕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十年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贡。

十二年，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即命袭封，赐金币。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剌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

宣德六年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剌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官言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醞不平，岂可无赐。"遂赐袭衣、彩币，如贡使例。

八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赍敕劳赐王及妃。洎入朝，宴赉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

正统十年，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帝悉从之。

景泰六年，速鲁檀无答佛哪沙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晖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服及犀带纱帽予之。

天顺三年，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飘六日

至清澜守御所获救。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复往。”从之。

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赍物至满剌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十七年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宫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剌加使臣请与廷辨。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并谕满剌加，安南复侵陵，即整兵待战。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二人溺死，赠官赐祭，予廕，恤其家，余敕有司海滨招魂祭，亦恤其家。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辅副，以终封事。

正德三年，使臣端亚智等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浡泥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字、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

满剌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琐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鸡、鹦鹉、片脑、蔷薇露、苏合油、栀子花、乌爹泥、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之属。

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煎成塊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

苏门答剌，在满剌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或言即汉条枝，唐波

斯、大食二国地，西洋要会也。

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永乐二年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招徕之。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诏封为苏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遂比年入贡，终成祖世不绝。郑和凡三使其国。

先是，其王之父与邻国花面王战，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号于众曰："孰能为我报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有渔翁闻之，率国人往击，馘其王而还。王妻遂与之合，称为老王。既而王子年长，潜与部领谋，杀老王而袭其位。老王弟苏干剌逃山中，连年率众侵扰。十三年，和复至其国，苏干剌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和勒部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俘以归。其王遣使入谢。

宣德元年遣使入贺。五年，帝以外蕃贡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弘遍历诸国，颁诏曰："朕恭膺天命，祗承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纪元宣德。尔诸蕃国，远在海外，未有闻知。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凡历二十余国，苏门答剌与焉。明年遣使入贡者再。八年贡麒麟。

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诰，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明年至，言王老不能治事，请传位于子。乃封其子阿卜赛亦的为国王，自是贡使渐稀。

成化二十二年，其使者至广东，有司验无印信勘合，乃藏其表于库，却还其使。别遣番人输贡物京师，稍有给赐。自后贡使不至。

迨万历间，国两易姓。其时为王者，人奴也。奴之主为国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主使牧象，象肥。俾监鱼税，日以大鱼奉其主。主大喜，俾给事左右。一日随主入朝，见王尊严若神，主鞠躬惟谨，出谓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第不欲王尔，欲之，主即王矣。"主诧，叱退之。他日又进曰："王左右侍卫少，主拥重兵出镇，必入辞，请以奴从。主言有机事，乞屏左右，王必不疑。奴乘间刺杀之，奉主为王，犹反掌耳。"主从之，奴果杀王，大呼曰："王不道，吾杀之。吾主即王矣。敢异议者，齿此刃！"众慑服不敢动，其主遂

篡位，任奴为心腹，委以兵柄。未几，奴复杀主而代之。乃大为防卫，拓其宫，建六门，不得阑入，虽勋贵不得带刀上殿。出乘象，象驾亭而帷其外，如是者百余，俾人莫测王所在。

其国俗颇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杀。岁杀十余人，取其血浴身，谓可除疾。贡物有宝石、玛絜、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舶至，贸易称平。地本瘠，无麦有禾，禾一岁二稔。四方商贾辐辏。华人往者，以地远价高，获利倍他国。其气候朝如夏，墓各秋，夏有瘴气。妇人裸体，惟腰围一布。其他风俗类满剌加。篡弑后，易国名曰哑齐。

须文达那，洪武十六年，国王殊旦麻勒兀达盼遣使俺八儿来朝，贡马二匹，幼苾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满直地二，番绵□直地二，兜罗绵二斤，撒剌八二个，幼赖革著一个，撒哈剌一个，及蔷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诸物。命赐王《大统历》、绮罗、宝钞，使臣袭衣。或言须文达那即苏门答剌，洪武时所更，然其贡物与王之名皆不同，无可考。

苏禄，地近浡泥、阇婆。洪武初，发兵侵浡泥，大获，以阇婆援兵至，乃还。

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礼之若满剌加，寻并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东王次德州，卒于馆。帝遣官赐祭，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傔从十人守墓，俟毕三年丧遣归。乃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赉，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藩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钦哉。"

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贡。十九年，东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苏里来朝，贡大珠一，其重七两有奇。二十一年，东王妃还国，厚赐遣之。明年入贡，自后不复至。万历时，佛郎机屡攻之，城据山险，迄不能下。

其国，于古无所考。地瘠寡粟麦，民率食鱼虾，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为布。气候常热。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其旁近国名高药，出玳瑁。

西洋琐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三年平定沙漠，复遣使臣颁诏。其王别里提遣使奉金叶表，从叔勉献方物。赐文绮、纱罗诸物甚厚，并赐《大统历》。

成祖颁即位诏于海外诸国，西洋亦与焉。永乐元年命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使其国，赐绒锦、文绮、纱罗。已，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赐如前。其王即遣使来贡，附载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徵税，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国来贡。

琐里，近西洋琐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塔海帖木儿赍诏抚谕其国。五年，王卜纳的遣使奉表朝贡，并献其国土地山川图。帝顾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乃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使者亦赐币帛有差。

览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来贡。诏赐其王织金文绮、纱罗，使者宴赐如制。永乐、宣德中，尝附邻国朝贡。其地多沙砾，麻麦之外无他种。商贾鲜至。山坦迤无峰峦，水亦浅浊。俗好佛，勤赛祀。厥贡，孔雀、马、檀香、降香、胡椒、苏木。交易用钱。

淡巴，亦西南海中国。洪武十年，其王佛喝思罗遣使上表，贡方物，赐赉有差。其国，石城瓦屋。王乘舆，官跨马，有中国威仪。土衍水清，草木畅茂，畜产甚伙。男女勤于耕织，市有贸易，野无寇盗，称乐土焉。厥贡，苾布、兜罗绵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叶表，贡白鹿、红猴、龟筒、玳瑁、孔雀、鹦鹉、哇哇倒挂鸟及胡椒、香、蜡诸物。诏赐王及使者绮、币、袭衣有差。国中气候恒燠，无霜雪，多奇花异卉，故名百花。民富饶，尚释教。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饶遣使赍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赉如礼。永乐九年，王巴剌密琐剌达罗息泥

遣使入贡。十年，郑和使其国。十二年，复入贡。十四年，与古里、爪哇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

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至万历时，有柔佛国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亲戚毕会。婆罗国王子为彭亨王妹婿，举觞献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许以重贿。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浡泥国王，王妃兄也，闻之，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当是时，国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浡泥王迎其妹归，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已，王复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杀其父，弑其兄自立。

那孤儿，以苏门答剌之西，壤相接。地狭，止千余家。男子皆以墨刺面为花兽之状，故又名花面国。猱头裸体，男女止单布围腰。然俗淳，田足稻禾，强不侵弱，富不骄贫，悉自耕而食，无寇盗。永乐中，郑和使其国。其酋长常入贡方物。

黎伐，在那孤儿之西。南大山，北大海，西接南渤利。居民三千家，推一人为主。隶苏门答剌，声音风俗多与之同。永乐中，尝随其使臣入贡。

南渤利，在苏门答剌之西。顺风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仅千余家。俗朴实，地少谷，人多食鱼虾。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复大海，名那没黎洋，西来洋船俱望此山为准。近山浅水内，生珊瑚树，高者三尺许。永乐十年，其王马哈麻沙遣使附苏门答剌使入贡。赐其使袭衣，赐王印诰、锦绮、罗纱、彩币。遣郑和抚谕其国。终成祖时，比年入贡，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贡。宣德五年，郑和遍赐诸国，南渤利亦与焉。

阿鲁，一名哑鲁，近满剌加。顺风三日夜可达。风俗、气候大类苏门答剌。田瘠少收，盛艺芭蕉、椰子为食。男女皆裸体，以布围腰。永乐九年，王速鲁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诸国入贡。赐其使冠带、彩币、宝钞，其王亦有赐。十年，郑和使其国。十七年，王子段阿剌沙遣使入贡。十九年、二十一年，再入贡。宣德五年，郑和使诸蕃，亦有赐。其后贡使不至。

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

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薙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茭墨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窝燕、西国米、跂吉柿之属。

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库，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堕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酒禁甚严，有常税。然大家皆不饮，维细民无籍者饮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巴剌西，去中国绝远。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始奉王命来朝，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西澜海，舟坏，止存一小艇，又飘流八日，至得吉零国，居一年。至秘得，居八月。乃遵陆行，阅二十六日抵暹罗，以情告王，获赐日给，且赐妇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进金叶表，贡祖母绿一，珊瑚树、琉璃瓶、玻璃盏各四，及玛瑙珠、胡黑丹诸物。帝嘉其远来，赐赉有加。

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鰲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鰲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礮利兵肆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击破巴西国。

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官军得其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冠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

初，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给事中王希文力争，乃定令，诸番贡不以时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几绝。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徵发，即措办不前，

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从之。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

至二十六年，硃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怨纨者御史陈九德遂劾其专擅。帝遣给事中杜汝祯往验，言此满剌加商人，岁招海滨无赖之徒，往来鬻贩，无僭号流劫事，纨擅自行诛，诚如御史所劾。纨遂被逮，自杀。盖不知满剌加即佛郎机也。

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四十四年伪称满剌加入贡。已，改称蒲都丽家。守臣以闻，下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

万历中，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至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閟，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燿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番人又潜匿倭贼，敌杀官军。四十二年，总督张鸣冈檄番人驱倭出海，因上言：“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驱斥，不费一矢，此圣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而壕镜在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约束，内不许一奸阑出，外不许一倭阑入，无启衅，无弛防，相安无患之为愈也。”部议从之。居三年，设参将于中路雍陌营，调千人戍之，防御渐密。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州城，番亦不敢拒。

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

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好经商，恃强陵轹诸国，无所不往。后又称干系腊国。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

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及咬□留吧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未敢窥中国也。自佛郎机市香山，据吕宋，和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当事难之。税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澳中人虑其登陆，谨防御，始引去。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和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锦乃代为大泥国王书，一移寀，一移兵备副使，一移守将，俾秀、震赍以来。守将陶拱圣大骇，亟白当事，系秀于狱，震遂不敢入。初，秀与酋约，入闽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卞急不能待，即驾二大舰，直抵彭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锦亦潜入漳州侦探，诡言被获逃还，当事已廉知其状，并系狱。已而议遣二人谕其酋还国，许以自赎，且拘震与俱。三人既与酋成约，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国尚依违未定"。而当事所遣将校詹献忠赍檄往谕者，乃多携币帛、食物，觊其厚酬。海滨人又潜载货物往市，酋益观望不肯去。当事屡遣使谕之，见酋语辄不竞，愈为所慢。而寀己遣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喜与之。盟已就矣，会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将兵往谕。有容负胆智，大声论说，酋心折，乃曰："我从不闻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诘，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辨，酋乃悔悟，令之范还所赠金，止以哆啰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馈寀，乞代奏通市。寀不敢应，而抚、按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由是接济路穷，番人无所得食，十月末扬帆去。巡抚徐学聚劾秀、锦等罪，论死、遣戍有差。

然是时佛郎机横海上，红毛与争雄，复泛舟东来，攻破美洛居国，与佛郎机分地而守。后又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阑出货物与市。已，又出据彭湖，筑城设守，渐为求市计。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然其据台湾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彭湖，掠渔舟六百余艘，俾华人运土石助筑。寻犯厦门，官军御之，俘斩数十人，乃诡词求款。再许毁城远徙，而修筑如故。已，又泊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为戒严。

其年，巡抚南居益初至，谋讨之。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续至，与风柜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势愈炽。有小校陈士瑛者，先遣往咬□留吧宣谕其王，至三角屿遇红毛船，言咬□留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士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咬□留吧国主已大集战舰，议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盖阿南即红毛番国，而咬□留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谕。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四年正月遣将先夺镇海港而城之，且筑且战，番人乃退守风柜城。居益增兵往助，攻击数月，寇犹不退，乃大发兵，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缓兵，容运米入舟即退去。诸将以穷寇莫追，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彭湖之警以息，而其据台湾者犹自若也。

崇祯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乃与香山佛郎机通好，私贸外洋。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事露，叶荣下吏。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自是，奸民知事终不成，不复敢勾引，而番人犹据台湾自若。

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囱置铜礮。桅下置二丈巨铁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礮，即其制也。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柁后置照海镜，大径数尺，能照数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产有金、银、琥珀、玛瑙、玻璃、天鹅绒、琐服、哆啰嗹。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

列传第二百十四 外国七

古里 柯枝 小葛兰大葛兰 锡兰山 榜葛剌 沼纳朴儿 祖法儿 木骨都束 不剌哇 竹步 阿丹 剌撒 麻林 忽鲁谟斯 溜山比剌 孙剌南巫里 加异勒 甘巴里 急兰丹 沙里湾泥 底里 千里达 失剌比 古里班卒 剌泥夏剌比 奇剌泥 窟察泥 舍剌齐 彭加那 八可意 乌沙剌踢 坎巴 阿哇 打回 白葛达黑葛达 拂菻 意大里亚

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

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木、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剌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剌等国使臣入贡。其使入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

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煅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

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綯，煅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氈单、伯兰布、苾布之属。

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

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

柯枝国远在西南，距海之滨，出诸蕃国之外，慕中华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菑。盖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长民者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肃其烦高□，时其雨旸，祛彼氛妖，作彼丰穰。靡菑靡沴，永庇斯疆，优游卒岁，室家胥庆。于戏！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自后，间岁入贡。

宣德五年，复遣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锡兰山诸国来贡。正统元年，遣其使者附爪哇贡舶还国，并赐敕劳王。

王，琐里人，崇释教。佛座四旁皆水沟，复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水灌佛，三浴之，始罗拜而退。

其国与锡兰山对峙，中通古里，东界大山，三面距海。俗颇淳。筑室，以椰子树为材，取叶为苫以覆屋，风雨皆可蔽。

人分五等：一曰南昆，王族类；二曰回回，三曰哲地，皆富民；四曰革全，皆牙侩；五曰木瓜。木瓜最贫，为人执贱役者。屋高不得过三

尺。衣上不得过脐，下不得过膝。途遇南昆、哲地人，辄伏地，俟其过乃起。

气候常热。一岁中，二三月时有少雨，国人皆治舍储食物以俟。五六月间大雨不止，街市成河，七月始晴，八月后不复雨，岁岁皆然。田瘠少收，诸谷皆产，独无麦。诸畜亦皆有，独无鹅与驴云。

小葛兰，其国与柯枝接境。自锡兰山西北行六昼夜可达。东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国也。永乐五年遣使附古里、苏门答剌入贡，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诸物，其使者亦有赐。

王及群下皆琐里人，奉释教。重牛及他婚丧诸礼，多与锡兰同。俗淳。土薄，收获少，仰给榜葛剌。郑和尝使其国。厥贡惟珍珠伞、白棉布、胡椒。

又有大葛兰者，波涛湍悍，舟不可泊，故商人罕至。土黑坟，本宜谷麦，民懒事耕作，岁赖乌爹之米以足食。风俗、物产，多类小葛兰。

锡兰山，或云即古狼牙修。梁时曾通中国。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可达。

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往来使臣，诸蕃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臣请行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命择其族之贤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

宣德五年，郑和抚谕其国。八年，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遣使来贡。正统元年命附爪哇贡舶归，赐敕谕之。十年偕满剌加使者来贡。天顺三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

其国，地广人稠，货物多聚，亚于爪哇。东南海中有山三四座，总名曰翠蓝屿。大小七门，门皆可通舟。中一山尤高大，番名梭笃蛮山。其人皆巢居穴处，赤身髡发。相传释迦佛昔经此山，浴于水，或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其皮肉。"自是，寸布挂身辄发疮毒，故男女皆裸体。但纫木叶蔽其前后，或围以布，故又名裸形国。地不生谷，惟啖鱼虾及山芋、波罗密、芭蕉实之属。自此山西行七日，见鹦哥

嘴山。又二三日抵佛堂山，即入锡兰国境。海边山石上有一足迹，长三尺许。故老云，佛从翠蓝屿来，践此，故足迹尚存。中有浅水，四时不乾，人皆手蘸拭目洗面，曰“佛水清净”。山下僧寺有释迦真身，侧卧床上。旁有佛牙及舍利，相传佛涅槃处也。其寝座以沉香为之，饰以诸色宝石，庄严甚。王所居侧有大山，高出云汉。其颠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尺，长八尺余，云是盘古遗迹。此山产红雅姑、青雅姑、黄雅姑、昔剌泥、窟没蓝等诸色宝石。每大雨，冲流山下，土人竞拾之。海旁有浮沙，珠蚌聚其内，光彩潋滟。王使人捞取，置之地，蚌烂而取其珠，故其国珠宝特富。

王，琐里国人。崇释教，重牛，日取牛粪烧灰涂其体，又调以水，遍涂地上，乃礼佛。手足直舒，腹贴于地以为敬，王及庶民皆如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死则瘗之，有杀牛者，罪至死。气候常热，米粟丰足，民富饶，然不喜啖饭。欲啖，则于暗处，不令人见。遍体皆毫毛，悉薙去，惟发不薙。所贡物有珠、珊瑚、宝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树香、檀香、没药、硫黄、藤竭、芦荟、乌木、胡椒、碗石、驯象之属。

榜葛剌，即汉身毒国，东汉曰天竺。其后中天竺贡于梁，南天竺贡于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则东印度也。自苏门答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

永乐六年，其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宴赉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徕绝域，颁赐甚厚。自是比年入贡。十年，贡使将至，遣官宴之于镇江。既将事，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礼官请表贺，帝勿许。明年遣侯显赍诏使其国，王与妃、大臣皆有赐。正统三年贡麒麟，百官表贺。明年又入贡。自是不复至。

其国，地大物阜。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四时气候常如夏。土沃，一岁二稔，不待耔耘。俗淳庞，有文字，男女勤于耕织。容体皆黑，间有白者。王及官民皆回回人，丧祭冠婚，悉用其礼。男子皆薙发，裹以白布。衣从颈贯下，用布围之。历不置闰。刑有笞杖徒流数等。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其王敬天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

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悉用银，从者皆有赠。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锣绵、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

沼纳朴儿，其国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称佛国也。永乐十年遣使者赍敕抚谕其国，赐王亦不剌金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酝其国王数举兵侵扰，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赐。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

祖法儿，自古里西北放舟，顺风十昼夜可至。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诸国入贡，命郑和赍玺书赐物报之。二十一年，贡使复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国，其王阿里即遣使朝贡，八年达京师。正统元年还国，赐玺书奖王。

其国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天时常若八九月。五谷、蔬果、诸畜咸备。人体颀硕。王及臣民悉奉回回教，婚丧亦遵其制。多建礼拜寺。遇礼拜日，市绝贸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更新衣，以蔷薇露或沉香油拭面，焚沉、檀、俺八儿诸香土ＣＬ，人立其上以薰衣，然后往拜。所过街市，香经时不散。天使至，诏书开读讫，其王遍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乳香乃树脂。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土人砍树取其脂为香。有驼鸡，颈长类鹤，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驼，行亦如之，常以充贡。

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

国滨海，山连地旷，磽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鬙，时操兵习射。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

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

其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其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麈；花福禄，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

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繁，风俗颇淳。郑和至其地。地亦无草木，垒石以居，岁多旱□，皆与木骨都束同。所产有狮子、金钱豹、驼蹄鸡、龙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属。

阿丹，在古里之西，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辞还，命郑和赍敕及彩币偕往赐之。自是，凡四入贡，天子亦厚加赐赉。宣德五年，海外诸番久缺贡，复命和赍敕宣谕。其王抹立克那思儿即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正统元年始还。自后，天朝不复通使，远番贡使亦不至。前世梁、隋、唐时，并有丹丹国，或言即其地。

地膏腴，饶粟麦。人性强悍，有马步锐卒七八千人，邻邦畏之。王及国人悉奉回回教。气候常和，岁不置闰。其定时之法，以月为准，如今夜见新月，明日即为月朔。四季不定，自有阴阳家推算。其日为春首，即有花开；其日为秋初，即有叶落；及日月交食、风雨潮汐，皆能预测。

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

蔬果、畜产咸备，独无鹅、豕二者。市肆有书籍。工人所制金首饰，绝胜诸蕃。所少惟无草木，其居亦皆垒石为之。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饼饵。狮子形似虎，黑黄色无斑，首大、口广、尾尖，声吼若雷，百兽见之皆伏地。

嘉靖时制方丘朝日坛玉爵，购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产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故事，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

剌撒，自古里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来贡，命郑和报之。后凡三贡，皆与阿丹、不剌哇诸国偕。宣德五年，和复赍敕往使，竟不复贡。国傍海而居，气候常热，田瘠少收。俗淳，丧葬有礼。有事则祷鬼神。草木不生，久旱不雨。居室，悉与竹步诸国同。所产有乳香、龙涎香、千里驼之类。

麻林，去中国绝远。永乐十三年遣使贡麒麟。将至，礼部尚书吕震请表贺，帝曰："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已而麻林与诸蕃使者以麟及天马、神鹿诸物进，帝御奉天门受之。百僚稽首称贺，帝曰："此皇考厚德所致，亦赖卿等翊赞，故远人毕来。继自今，益宜秉德迪朕不逮。"十四年又贡方物。

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赐其王锦绮、彩帛、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师。命礼官宴赐，酬以马直。比还，赐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贡。和亦再使。后朝使不往，其使亦不来。

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其王赛弗丁乃遣使来贡。八年至京师，宴赐有加。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嗣后遂绝。

其国居西海之极。自东南诸蛮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贾人，皆来贸易，故宝物填溢。气候有寒暑，春发葩，秋陨叶，有霜无雪，多露少雨。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民富俗厚，或遭祸致贫，众皆遗以钱帛，共振助之。人多白晰丰伟，妇女出则以纱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备。惟禁酒，犯者罪至死。医卜、技艺，皆类中华。交易用银钱。书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丧悉用其礼。日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咸，不产草木，牛羊马驼皆啖鱼腊。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寝处庖厕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饶蔬果，有核桃、把聃、松子、石榴、葡萄、花红、万年枣之属。境内有大山，四面异色。一红盐石，凿以为器，盛食物不加盐，而味自和；一白土，可涂垣壁；一赤土、一黄土，皆适于用。所贡有狮子、麒麟、驼鸡、福禄、灵羊；常贡则大珠、宝石之类。

溜山，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自苏门答剌过小帽山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年，郑和往使其国。十四年，其王亦速

福遣使来贡。自后三贡，并与忽鲁谟斯诸国偕。宣德五年，郑和复使其国，后竟不至。

其山居海中，有三石门，并可通舟。无城郭，倚山聚居。气候常热，土薄谷少，无麦，土人皆捕鱼，暴乾以充食。王及群下尽回回人，婚丧诸礼，多类忽鲁谟斯。山下有八溜，或言外更有三千溜，舟或失风入其处，即沉溺。

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乐三年遣使赍玺书、彩币抚谕其国。六年，郑和复往使。九年，其王遣使贡方物，与急兰丹、加异勒诸国偕来。赐其王金织文绮、金绣龙衣、销金帏幔及伞盖诸物，命礼官宴赐遣之。十四年再贡。命郑和与其使偕行，后不复至。

加异勒，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赍诏招谕，赐以锦绮、纱罗。九年，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币、宝钞。十年，和再使其国，后凡三入贡。宣德五年，和复使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

甘巴里，亦西洋小国。永乐六年，郑和使其地，赐其王锦绮、纱罗。十三年遣使朝贡方物。十九年再贡，遣郑和报之。

宣德五年，和复招谕其国。王兜哇剌札遣使来贡，八年抵京师。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赐敕劳王。

其邻境有阿拨把丹、小阿兰二国，亦以六年命郑和赍敕招谕，赐亦同。

急兰丹，永乐九年，王麻哈剌查苦马儿遣使朝贡。十年命郑和赍敕奖其王，赉以锦绮、纱罗、彩帛。

沙里湾泥，永乐十四年遣使来献方物，命郑和赍币帛还赐之。

底里，永乐十年遣使奉玺书招谕其王马哈木，赐绒锦、金织文绮、彩帛诸物。其地与沼纳朴儿近，并赐其王亦不剌金。

千里达，永乐十六年遣使贡方物。赐其使冠带、纟宁丝、纱罗、彩

帛及宝钞。比还，赐其王有加。

失剌比，永乐十六年遣使朝贡。赐其使冠带、金织文绮、袭衣、彩币、白金有差，其王亦优赐。

古里班卒，永乐中，尝入贡。其土瘠谷少，物产亦薄。气候不齐，夏多雨，雨即寒。

剌泥，永乐元年，其国中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贡方物，因携胡椒与民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徵税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远人慕义来，乃取其货，所得几何，而亏损国体多矣。其已之。"剌泥而外，有数国：曰夏剌比，曰奇剌泥，曰窟察泥，曰舍剌齐，曰彭加那，曰八可意，曰乌沙剌踢，曰坎巴，曰阿哇，曰打回。永乐中，尝遣使朝贡。其国之风土、物产，无可稽。

白葛达，宣德元年遣其臣和者里一思入贡。其使臣言："遭风破舟，贡物尽失，国主忄卷忄卷忠敬之忱，无由上达。此使臣之罪，惟圣天子恩贷，赐之冠带，俾得归见国主，知陪臣实诣阙廷，庶几免责。"帝许之，使附邻国贡舟还国，谕之曰："仓卒失风，岂人力能制。归语尔主，朕嘉王之诚，不在物也。"宴赐悉如礼。及辞归，帝谓礼官曰："天时渐寒，海道辽远，可赐路费及衣服。"其国，土地瘠薄，崇释教，市易用铁钱。

又有黑葛达，亦以宣德时来贡。国小民贫，尚佛畏刑。多牛羊，亦以铁铸钱。

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

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

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已而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

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谩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而耶稣生于如德亚，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

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进献，则内臣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审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诸番朝贡，例有回赐，其使臣必有宴赏，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不报。八月又言：“臣等议令利玛窦还国，候命五月，未赐纶音，毋怪乎远人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惟欲山栖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羁，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乞速为颁赐，遣赴江西诸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亦不报。

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郭外。

其年十一月朔，日食。历官推算多谬，朝议将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

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氵榷、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且疑其为佛郎机假托，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至十二月令丰肃及迪我等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涉海九万里，观光上国，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参劾，议行屏斥。窃念臣等焚修学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惟圣明垂怜，候风便还国。若寄居海屿，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诸处陪臣，一体宽假。"不报，乃怏怏而去。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其国善制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入都，令将士学习，其人亦为尽力。

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有取焉。

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人，皆欧罗巴洲之国

也。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且有《职方外纪》诸书在，不具述。

列传第二百十五 外国八鞑靼

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率师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数遣其将也速等扰北边。明年，常遇春击败之，师进开平，俘宗王庆孙、平章鼎住。

时元主奔应昌，其将王保保据定西为边患。三年春，以徐达为大将军，使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使出居庸捣应昌。文忠至兴和，擒平章竹贞，复大破元兵于骆驼山，遂趋应昌。未至，知元主已殂，进围其城，克之。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及其妃嫔、大臣、宝玉、图籍。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独以数十骑遁去。而徐达亦大破王保保兵于沈儿峪口，走之。太祖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谥元主曰顺帝。于是故元诸将江文清等、王子失笃儿等，先后归附。独王保保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居和林，屡诏谕之，不从。

五年春，命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率师三道征之。大将军达由中路出雁门，战不利，守塞。胜军西次兰州。右副将军傅友德先进，转战至埽林山，胜等兵合，斩其平章不花，降上都驴等所部吏民八千三百余户，遂由亦集乃路至瓜、沙州，复连败之。文忠东出居庸至口温，元将弃营遁，乃率轻骑自胪朐河疾驰，进败蛮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及阿鲁浑河，又追及称海，获其官属子孙并军士家属千八百余，送京师。达等寻召还。明年春，遣达、文忠等备西北边。元兵入犯武、朔，达遣陈德、郭子兴击破之。未几，达等复大破王保保兵于怀柔。时元兵先后犯白登、保德、河曲，辄为守将所败，独抚宁、瑞州被残，太祖乃徙其民于内地。

七年夏，都督蓝玉拔兴和。文忠亦遣裨将擒斩其长，而自以大军攻高州大石崖，克之，斩宗王、大臣朵朵失里等，至氈帽山斩鲁王，获其妃蒙哥秃。秋，太祖以故元太子流离沙漠，父子隔绝，未有后嗣，乃遣崇礼侯北归，以书谕之。又二年，其部下九住等寇西边，败去。

洪武十一年夏，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卒，太祖自为文，遣使吊祭。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其丞相驴儿、蛮子哈剌章，国公脱火赤，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枢密知院爱足等，拥众于应昌、和林，时出没塞下。太祖屡赐玺书谕之，不从。十三年春，西平侯沐英师出灵州，渡黄河，历贺兰山，践流沙，擒脱火赤、爱足等于和林，尽以其部曲归。冬，完者不花亦就擒。明年春，徐达及副将军汤和、傅友德征乃儿不

花，至河北，袭灰山，斩获甚众。

时王保保已先卒，诸巨魁多以次平定，或望风归附，独丞相纳哈出拥二十万众据金山，数窥伺辽。二十年春，命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率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将兵二十万征之，还其先所获元将乃剌吾。胜军驻通州，遣蓝玉乘大雪袭庆州，克之。夏，师逾金山，临江侯陈镛失道，陷敌死。乃剌吾归，备以朝廷抚恤恩语其众，于是全国公观童来降。纳哈出因闻乃剌吾之言已心悸，复为大军所迫，乃阳使人至大将军营纳款，以觇兵势。胜遣玉往受降。使者见胜军还报，纳哈出仰天叹曰："天弗使吾有此众矣。"遂率数百骑诣玉纳降。已，将脱去，为郑国公常茂所伤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众拥之见胜，胜重礼之，使忠与同寝食。先后降其部曲二十余万人，及闻纳哈出伤，由是惊溃者四万人，获辎重畜马亘百余里。胜班师，都督濮英以三千骑殿，为溃卒所邀袭，死之。秋，胜等表上纳哈出所部官属二百余人，将校三千三百余人，金银铜印一百颗，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马二百九十余匹，称贺。太祖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先后赐予甚厚，并授乃剌吾千户。

纳哈出既降，帝以故元遗寇终为边患，乃即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唐胜、郭英副之，耿忠、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师十五万往征之。冬，元将脱脱等降于玉。明年春，玉以大军由大宁至庆州，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从间道驰进，至百眼井哨不见敌，欲引还。定远侯王弼曰："吾等奉圣主威德，提十万余众，深入至此，无所得，何以复命？"玉乃穴地而爨，一夜驰至捕鱼儿海。黎明，去敌营八十里。时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无知者，敌不设备。弼为前锋，直薄之，遂大破其军，斩太尉、蛮子数千人。脱古思帖木儿以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五十余人、渠率三千、男女七万余，马驼牛羊十万，聚铠仗焚之。又破其将哈剌章营，尽降其众。于是漠北削平。捷奏至，太祖大悦，赐地保奴等钞币，命有司给供具。既有言玉私元主妃者，帝怒，妃惭惧自杀。地保奴出怨言，帝居之琉球。

脱古思帖木儿既遁，将依丞相咬住于和林，行至土剌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袭，众复散，独与捏怯来等十六骑偕。适咬住来迎，欲共往依阔阔帖木儿，大雪不得发。也速迭儿兵猝至，缢杀之，并杀天保奴。于是捏怯来、失烈门等来降，置之全宁卫。未几，捏怯来为失烈门所袭杀，众溃，诏朵颜等卫招抚之，来降者益众。二十三年春，命颍国公傅友德等以北平兵从燕王，定远侯王弼等以山西兵从晋王，征咬住及乃儿不花、阿鲁帖木儿等。燕王出古北口，侦知乃儿不花营迤都，冒大雪驰

进，去敌一碛，敌不知也。先遣指挥观童往，观童旧与乃儿不花善，一见相持泣。顷之，大军压其营，乃儿不花惊，欲遁，观童止之，引见王，赐饮食慰谕遣还。乃儿不花喜过望，遂偕咬住等来降。久之，乃儿不花等以谋叛诛死，敌益衰。太祖亦封燕、晋诸王为边藩镇，更岁遣大将巡行塞下，督诸卫卒屯田，戒以持重，寇来辄败之。而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

成祖即位，遣使谕之通好，赐以银币并及其知院阿鲁台、丞相马儿哈咱等。时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数往来塞下，帝敕边将各严兵备之。

永乐三年，头目埽胡儿、察罕达鲁花等先后来归。久之，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元之后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为可汗。

六年春，帝即以书谕本雅失里曰："自元运既讫，顺帝后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传，瞬息之间，未闻一人善终者。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帖木儿归，嗣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即皇考之心。兹元氏宗祧不绝如线，去就之机，祸福由分，尔宜审处之。"不听。

明年，获其部曲完者帖木儿等二十二人，帝因复使给事中郭骥赍书往。骥被杀，帝怒。秋，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将精骑十万北讨，谕以毋失机，毋轻犯敌，一举未捷，俟再举。时本雅失里已为瓦剌所袭破，与阿鲁台徙居胪朐河。福率千骑先驰，遇游兵击破之。军未集，福乘胜渡河追敌，敌辄佯败引去。诸将以帝命止福，福不听。敌众奄至，围之，五将军皆没。帝益怒。

明年，帝自将五十万众出塞。本雅失里闻之惧，欲与阿鲁台俱西，阿鲁台不从，众溃散，君臣始各为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鲁台东奔。帝追及斡难河，本雅失里拒战。帝麾兵奋击，一呼败之。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班师至静虏镇，遇阿鲁台，帝使谕之降。阿鲁台欲来，众不可，遂战。帝率精骑大呼冲击，矢下如注，阿鲁台坠马，遂大败，追奔百余里乃还。冬，阿鲁台使来贡马，帝纳之。

越二年，本雅失里为瓦剌马哈木等所杀。阿鲁台已数入贡，帝俱厚报之，并还其向所俘同产兄妹二人。至是，奏马哈木等弑其主，又擅立

答里巴，愿输诚内附，请为故主复仇。天子义之，封为和宁王。自是，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

十二年，帝征瓦剌。阿鲁台使部长以下来朝会。赐米五十石，乾肉、酒糗、彩币有差。十四年，以战败瓦剌，使来献俘。十九年，阿鲁台贡使至边，要劫行旅，帝谕使戒戢之，由是骄蹇不至。

阿鲁台之内附，困于瓦剌，穷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纳而封之，母妻皆为王太夫人、王夫人。数年生聚，畜牧日以蕃盛，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其贡使归，多行劫掠，部落亦时来窥塞。二十年春，大人兴和。于是诏亲征之。阿鲁台闻大军出，惧，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负尔，而必为逆！"于是尽弃其辎重马畜于阔滦海侧，以其孥直北徙。帝命焚其辎重，收其马畜，遂班师。

明年秋，边将言阿鲁台将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复出，当先驻塞下待之。"遂部分宁阳侯陈懋为先锋，至宿嵬山不见敌，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降。帝封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忠勇王至京师，数请击敌自效。帝曰："姑待之。"二十二年春，开平守将奏阿鲁台盗边，群臣劝帝如忠勇王言。帝复亲征，师次苔兰纳木儿河，得谍者，知阿鲁台远遁。帝意亦厌兵，乃下诏暴阿鲁台罪恶，而宥其所部来降者，止勿杀。车驾还，崩于榆木川。未几，阿鲁台使来贡马，仁宗已登极，诏纳之。自是，岁修职贡如永乐时。时阿鲁台数败于瓦剌，部曲离散。其属把的等先后来归，朝廷皆予官职，赐钞币，诏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阿鲁台日益蹙，乃率其属东走兀良哈，驻牧辽塞。诸将请出兵掩击之，帝不听。

宣德九年，阿鲁台复为脱脱不花所袭，妻子死，孳畜略尽，独与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剌等处。未几，瓦剌脱懽袭杀阿鲁台及失捏干，于是阿鲁台子阿卜只俺及其孙妻速木答思等丧败无依，来乞内附。帝怜而抚之。

阿鲁台既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儿只伯等复为脱脱不花所窘，窜居亦集乃路。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正统元年，将军陈懋败朵儿只伯于平川，追及苏武山，颇有斩获。二年冬，命都督任礼为总兵官，蒋贵、赵安副之，尚书王骥督师，以便宜行事。明年夏，复败朵儿只伯等于石城。阿台与朵儿合，复败之兀鲁乃地，追及黑泉，又及之刁力沟，出沙漠千里，东西夹击，敌几尽，先后获其部长一百五十人。于是阿台、朵儿只伯等来归。

未几，脱脱不花捕阿台等杀之。脱脱不花者，故元后，鞑靼长也。瓦剌脱忄藿既击杀阿鲁台，悉收其部，兼并贤义、安乐二王之众，欲自立为可汗。众不可，乃立脱脱不花，以阿鲁台众属之，自为丞相，阳推奉之，实不承其号令。

脱懽死，子也先嗣，益桀骜自雄，诸部皆下之，脱脱不花具可汗名而已。脱脱不花岁来朝贡，天子皆厚报之，比诸蕃有加，书称之曰达达可汗，赐赉并及其妃。十四年秋，也先谋大举入寇，脱脱不花止之曰："吾侪服食，多资大明，何忍为此？"也先不听，曰："可汗不为，吾当自为。"遂分道，俾脱脱不花侵辽东，而自拥众从大同入。帝亲征之，驾于土木陷焉。景皇帝自监国即位，尊帝为太上皇帝。明年秋，上皇归自也先所。事载《瓦剌传》。

脱脱不花自上皇归后，修贡益勤。尝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之，不从。也先亦疑其与中国通，将害己，遂治兵相攻。也先杀脱脱不花，收其妻子孳畜，给诸部属，而自立为可汗。时景皇帝二年也。朝廷称也先为瓦剌可汗。

未几，为所部阿剌知院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复攻破阿剌，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号小王子。阿剌死，而孛来与其属毛里孩等皆雄视部中，于是鞑靼复炽。

景泰六年遣使入贡。英宗复辟，遣都督马政往赐故伯颜帖木儿妻币。孛来留之，而遣使入贺，欲献玺。帝敕之曰："玺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耳，献否从尔便。第无留我使，以速尔祸。"时敌数寇威远诸卫，夏，定远伯石彪败之于磨儿山。

天顺二年，孛来大举寇陕西，安远侯柳溥御之辄败，而饰小捷以闻。明年春，敌入安边营，石彪等破之，都督周贤、指挥李钅监战死。四年复寇榆林，彰武伯杨信拒却之。再入，败之于金鸡峪。未几，复大掠陕西诸边，廷臣请治各守将罪，帝宥之。五年春，寇入平虏城，诱指挥许颙等入伏，杀之。边报日亟，命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往视师。秋，孛来求款，帝使詹升赍敕往谕。孛来遣使随升来贡，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兰县入，许之。未几，复纠其属毛里孩等入河西。明年春，圭等分巡西边，圭遇敌于固原川，竑遇敌于红崖子川，皆破之。帝赐玺书奖励，敕孛来使臣仍从大同入贡。

时麻儿可儿复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众共立马可古儿吉思，

亦号小王子。自是，鞑靼部长益各专擅。小王子稀通中国，传世次，多莫可考。孛来等每岁入贡，数寇掠，往来塞下，以西攻瓦剌为辞，又数要劫三卫。七年冬，贡使及关，帝却之，以大学士李贤言乃止。八年春，御史陈选言："鞑靼部落，孛来最强，又密招三卫诸蕃，相结屯住。去冬来朝，要我赏宴，窥我虚实，其犯边之情已露。而我边关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军士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缓急何恃？乞敕在边诸臣，痛革前弊。其镇守、备御等官，亦宜以时黜陟，庶能者知奋，怠者知警。至厄塞要害之处，或益官军，或设营堡，或用墩台，咸须处置得宜，岁遣大臣巡视，庶边防有备，寇氛可戢。"报闻。

成化元年春，孛来诱兀良哈九万骑入辽河，武安侯郑宏御却之。秋，散掠延绥。冬，复大入。命彰武伯杨信率山西兵，都御史项忠率陕西兵御之，少却。未几，复渡河曲，围黄甫川堡，官军力战，乃引去。

始，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无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边。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至是，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

二年夏，大入延绥。帝命杨信充总兵官，都督赵胜为副，率京军及诸边卒二万人讨之。信先以议事赴阙，未至。敌散掠平凉，入灵州及固原，长驱寇静宁、隆德诸处。冬，复入延绥，参将汤胤绩战死。

未几，诸部内争，孛来弑马可古儿吉思，毛里孩杀孛来，更立他可汗。斡罗出者复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遂杀其所立可汗，逐斡罗出，而遣使入贡。寻渡河掠大同。三年春，帝命抚宁侯硃永等征之。会毛里孩再乞通贡，而别部长孛鲁乃亦遣人来朝。帝许之，诏永等驻军塞上。

四年秋，给事中程万里上言："毛里孩久不朝贡，窥伺边疆，其情叵测。然臣度其有可败者三。近我边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诸部，驰驱不息，既骄且疲，二也。比来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选精兵二万，每三千人为一军，统以骁将，严其赏罚，使探毛里孩所在，潜师捣之，破之必矣。"帝壮之，而不能用。冬寇延绥。明年春再入。守将许宁等辄击败之。冬复纠三卫入寇，延绥、榆林

大扰。

六年春，大同巡抚王越遣游击许宁击败之；杨信等亦大破之于胡柴氵冓。时孛鲁乃与斡罗出合别部□□加思兰、孛罗忽亦入据河套，为久居计。延绥告急，帝命永为将军，以王越参赞军务，使御敌。永至，数以捷闻，越等皆升赏，论功永世侯，而敌据套自如。

七年春，永上战守二策，廷议以粮匮马乏，难于进剿，请命边将慎守御以图万全。于是吏部侍郎叶盛巡边，偕延绥巡抚余子俊及越议筑边墙，设立台堡。冬，敌入塞，参将钱亮败绩，越等不能救。兵部尚书白圭请择遣大将军专事敌，会盛还，越亦赴京计事，乃集廷议，请大发兵搜套。帝以武靖侯赵辅为将军，节制诸路，王越仍督师。敌大入延绥，辅不能御，遂召还，以宁晋伯刘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毛里孩、孛鲁乃、斡罗出稍衰，满都鲁入河套称可汗，□□加思兰为太师。

九年秋，满都鲁等与孛罗忽并寇韦州。王越侦知敌尽行，其老弱巢红盐池，乃与许宁及游击周玉率轻骑昼夜疾驰至，分薄其营，前后夹击，大破之。复邀击于韦州。满都鲁等败归，孳畜庐帐荡尽，妻孥皆丧亡，相顾悲哭去。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初，□□加思兰以女妻满都鲁，立为可汗。久之杀孛罗忽，并其众，益专恣。满都鲁部脱罗干、亦思马因谋杀之。寻满都鲁亦死，诸强酋相继略尽，边人稍得息肩。

时中官汪直怙恩用事，思以边功自树，王越、硃永附之。十六年春，边将上言，传闻敌将渡河，遽以永为将军。直与越督师至边，未及期，袭敌于威宁海子，大破之，又败之于大同。永晋公爵，予世袭，越封威宁伯，直增禄至三百石。未几，诏以越代永总兵。于是亦思马因等益纠众盗边，延及辽塞。秋，敌三万骑寇大同，连营五十里，杀掠人畜数万。总兵许宁御之，兵败，以捷闻。敌既得利，长驱入顺圣川，散掠浑源、朔诸州。宣府巡抚秦纮、总兵周玉力战却之。山西巡抚边镛，参将支玉等悉力捍御，敌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

亦思马因死，入寇者复称小王子，又有伯颜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务优容，许之。自是，与伯颜猛可王等屡入贡，渐往来套中，出没为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其

年，三入辽东，多杀掠。明年，宣、大、延绥诸境俱被残。

十一年秋，王越既节制诸边，乃率轻兵袭敌于贺兰山后，破之。明年，敌拥众入大同、宁夏境，游击王杲败绩，参将秦恭、副总兵马升逗遛不进，皆论死。时平江伯陈锐为总兵，侍郎许进督师，久无功，被劾去，以保国公硃晖、侍郎史琳代之，太监苗逵监军。

十三年冬，小王子复居河套。明年春，吏部侍郎王鏊上御敌八策：一曰定庙算，二曰重主将，三曰严法令，四曰恤边民，五曰广招募，六曰用间，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帝命所司知之。时敌以八千骑东驻辽塞下，攻入长胜堡，杀掠殆尽。秋，晖等以五路之师夜袭敌于河套，斩首三级，驱孳畜千余归，赏甚厚。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

十五年，以户部尚书秦纮总制陕西。夏，敌入辽东清河堡，至密云，旋西掠偏头关。秋，复以五千骑犯辽东长安堡，副总兵刘祥御之，斩首五十一级，敌乃退。明年，稍靖。

十七年春，敌上书请贡，许之，竟不至；仍入大同杀墩军，犯宣府及庄浪，守将卫勇、白玉等御却之。明年春，敌三万骑围灵州，复散掠内地，指挥仇钺、总兵李祥击走之。敌大举入寇宣府，总兵张俊御之，大败，裨将张雄、穆荣战殁。

武宗嗣位，复命晖、琳出御。冬，敌入镇夷所，指挥刘经死之。复自花马池毁垣入，掠隆德、静宁、会宁诸处，关中大扰，以杨一清为总制。时正德元年春也。

刘瑾用事，监军皆阉人，一清不得职去，文贵、才宽相继受事。二年，敌入宁夏、庄浪及定辽后卫诸境，守将皆逮问。

四年，敌数寇大同。冬，才宽御敌于花马池，中伏死。总兵马昂与别部亦孛来战于木瓜山，胜之，斩三百六十五级，获马畜六百余，军器二千九百余。

明年，北部亦卜剌与小王子仇杀。亦卜剌窜西海，阿尔秃厮与合，逼胁洮西属番，屡入寇。巡抚张翼、总兵王勋不能制，渐深入，边人苦之。八年夏，拥众来川，遣使诣翼所，乞边地驻牧修贡。翼啖以金帛，令远徙，亦卜剌遂西掠乌斯藏，据之。自是洮、岷、松潘无宁岁。

小王子数入寇，杀掠尤惨。复以五万骑攻大同，趣朔州，掠马邑。帝命咸宁侯仇钺总兵御之，战于万全卫，斩三级，而所失亡十倍，以捷闻。明年秋，敌连营数十，寇宣、大塞，而别遣万骑掠怀安。总制丛兰告急，命太监张永督宣、大、延绥兵，都督白玉为大将，协兰守御，京师戒严。已，敌逾怀安趣蔚州，至平虏城南，兰等预置毒饭于田间如农家饷，而设伏以待。敌至，中毒，伏猝发，多死者。其年，小王子部长卜儿孩以内难复奔据西海，出没寇西北边。

十一年秋，小王子以七万骑分道入，与总兵潘浩战于贾家湾。浩再战再败，裨将硃春、王唐死之。张永遇于老营坡，被创走居庸。敌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杀掠人畜数万。浩夺三官，诸将降罚有差。

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帝幸阳和，亲部署，督诸将往援，殊死战，敌稍却。明日复来攻，自辰至酉，战百余合，敌引而西，追至平虏、朔州，值大风黑雾，昼晦，帝乃还，命宣捷于朝。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

嘉靖四年春，以万骑寇甘肃。总兵姜奭御之于苦水墩，斩其魁。明年犯大同及宣府，亦卜剌复驻牧贺兰山后，数扰边。明年春，小王子两寇宣府。参将王经、关山先后战死。秋，以数万骑犯宁夏塞，尚书王宪以总兵郑卿等败之，斩三百余级。明年春，掠山西。夏，入大同中路，参将李蓁御却之。冬，复寇大同，指挥赵源战死。

十一年春，小王子乞通贡，未得命，怒，遂拥十万骑入寇。总制唐龙请许之，帝不听。龙连战，颇有斩获。

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曰吉囊、曰俺答者，于小王子为从父行，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长，相率躏诸边。

十二年春，吉囊拥众屯套内，将犯延绥，边臣有备，乃突以五万骑渡河西，袭亦不剌、卜儿孩两部，大破之。卜儿孩为庄、宁边患久，亦郎骨、土鲁番诸蕃皆苦之，尝因属番帖木哥求贡市，朝廷未之许。至是唐龙以卜儿孩衰败远徙，西海获宁，请无更议款事。

吉囊等既破西海，旋窃入宣府永宁境，大掠而去。冬，犯镇远关，总兵王效、副总兵梁震败之于柳门，又追败之于蜂窝山，敌溺水死者甚众。明年春，寇大同。秋，复由花马池入犯，梁震及总兵刘文拒却之。

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又入延绥及宁夏边。冬，复犯大同，入掠宣大塞，总制侍郎刘天和、总督尚书杨守礼及巡抚都御史楚书悉力御之。

十九年秋，书以总兵白爵等三败敌于万全右卫境，斩百余级。天和以总兵周尚文大破敌于黑水苑，斩吉囊子小十王。明年春，守礼以总兵李义御敌于镇朔堡，以总兵杨信御敌于甘肃，皆胜之。

秋，俺答及其属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抚史道以闻，诏却之。以尚书樊继祖督宣大兵，悬赏格购俺答、阿不孩首。遂大举内犯，俺答下石岭关，趣太原。吉囊田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诸处。总兵丁璋、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继祖独蒙赏。

二十一年夏，敌复遣天爵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诱缚之，上之朝，诡言用计擒获。帝悦，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磔天爵于市。敌怒，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长子皆被残；复从忻、崞、代而北，屯祁县。参将张世忠力战，敌围之数重。自巳至申，所杀伤相当。已而世忠矢尽见杀，百户张宣、张臣俱死，敌遂从雁门故道去。秋，复入朔州。吉囊死，诸子狼台吉等散处河西，势既分，俺答独盛，岁数扰延绥诸边。

二十三年冬，小王子自万全右卫入，至蔚州及完县。京师戒严。

二十四年秋，俺答犯延绥及大同，总兵张达拒却之。又犯鹁鸽峪，参将张凤、指挥刘钦、千户李瓒、生员王邦直等皆战死。会总督侍郎翁万达、总兵周尚文严兵备阳和，敌引去。明年夏，俺答复遣使诣大同塞，求贡，边卒杀之。秋，复来请，万达再疏以闻，帝不许。敌以十万骑西入保安，掠庆阳、环县而东，以万骑寇锦、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率参将李珍等直捣敌巢于马梁山后，斩百余级，敌始退。

铣议复河套，大学士夏言主之。帝方向用言，令铣图上方略，以便宜从事。明年夏，万达复言："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不听，责万达罔渎。铣鸠兵缮塞，辄破敌。既而帝意中变，言与铣竟得罪，斩西市。敌益蓄忿思逞，廷臣不敢言复套事矣。

二十八年春，犯宣府滴水崖。把总指挥江瀚、董旸战死，全军覆，遂犯永宁、大同。总兵周尚文御之于曹家庄，大败之，斩其魁。会万达

自怀来赴援，宣府总兵赵国忠闻警，亦率千骑追击，复连败之。是岁，犯西塞者五。

二十九年春，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夏，犯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敌引去，传箭诸部大举。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蓟镇兵御之。敌阳引满内向，而别遣精骑从间道溃墙入。汝孝兵溃，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

敌大众犯京师，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帝拜鸾为大将军，使护诸军。鸾与守谦皆輧懦不敢战，兵部尚书丁汝夔忄匡扰不知所为，闭门守。敌焚掠三日夜，引去。帝诛汝夔及守谦。敌将出白羊口，鸾尾之。敌猝东返，鸾出不意，兵溃，死伤千余人。敌乃徐由古北口出塞。诸将收斩遗尸，得八十余级，以捷闻。

方俺答薄都城时，纵所掳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谕令退屯塞外，因边臣以请。俺答归，遣子脱脱陈款。时鸾方用事，乃议开马市以中敌。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争之，不得。明年春，以侍郎史道莅其事，给白金十万，开市大同，次及延、宁。叛人萧芹、吕明镇者，故以罪亡入敌，挟白莲邪教，与其党赵全、丘富、周原、乔源诸人导俺答为患。俺答市毕，旋入掠。边臣责之，以芹等为词。芹诡有术，能堕城。敌试之不验，遂缚芹及明镇，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俺答复请以牛马易粟豆，求职役诰敕，又潜约河西诸部内犯，堕诸边垣。帝恶之，诏罢马市，召道还。自是，敌日寇掠西边，边人大困。

三十一年春，敌二千骑寇大同，指挥王恭御之于平川墩，战死。夏，东入辽塞，围百户常禄，指挥姚大谟、刘栋、刘启基等于三道氵冓，四人皆战没。备御指挥王相赴援，大战于寺儿山，杀伤相当，敌舍去。千户叶廷瑞率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创复邀敌于蜡黎山，殊死斗，矢竭，遂与麾下将士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创死复苏，敌亦引退。其年，凡四犯大同，三犯辽阳，一犯宁夏。明年春，犯宣府及延绥。夏，犯甘肃及大同。守将御之辄败。秋，俺答复大举入寇，下浑源、灵丘、广昌，急攻插箭、浮图等峪。固原游击陈凤、宁夏游击硃玉率兵赴援，大战却之。敌分兵东犯蔚，西掠代、繁畤。已，驻鹿阝、延二十日，延庆诸城屠掠几遍，乃移营中部，以瞰泾、原，会久雨乃去。时小王子亦乘隙为寇，犯宣府赤城。未几，俺答复以万骑入大同，纵掠至八角堡。

巡抚赵时春御之，遇敌于大虫岭，总兵李涞战死，军覆，时春仅以身免。

三十三年春，入宣府柴沟堡。夏，复犯宁夏，大同总兵岳懋中伏死。秋，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十至，京师戒严。总督杨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砍其营，敌惊扰乃遁。明年数犯宣、蓟，参将赵倾葵、李光启、丁碧先后战死。朝廷再下赏格，购俺答首，赐万金，爵伯；获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阶。时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赵全教敌，益习攻战事。俺答爱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问计。

三十五年夏，敌三万骑犯宣府。游击张纮迎战，败死。冬，掠大同边，继掠陕西环、庆诸处，守将孙朝、袁正等却之。其年，土蛮再犯辽东。

明年，敌以二万骑分掠大同边，杀守备唐天禄、把总汪渊。俺答弟老把都复拥众数万入河流口，犯永平及迁安，副总兵蒋承勋力战死。夏，突犯宣府马尾梁，参将祁勉战死。秋，复入大同右卫境，攻毁七十余堡，所杀掳甚众。冬，俺答子辛爱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惧诛来降。总督杨顺自诩为奇功，致之阙下。辛爱来索不得，乃纵掠大同诸墩堡，围右卫数匝。顺惧，乃诡言敌愿易我以赵全、丘富。本兵许论以为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绐之西走，阴告辛爱，辛爱执而戮之。敌狎知顺无能，围右卫益急，更分兵犯宣、蓟镇。西鄙震动，右卫烽火断绝者六阅月。大学士严嵩与许论议，欲弃右卫。帝不听，诏诸臣发兵措饷，而以兵部侍郎江东代顺。时故将尚表以馈饷入围城，悉力捍御，粟尽食牛马，彻屋为薪，士卒无变志。表时出兵突战，获俺答孙及婿与其部将各一人。会帝所遣侍郎江东及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等各严兵进，围乃解。复掠永昌、凉州及宣府赤城，围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蛮亦数寇辽东。

三十八年春，老把都、辛爱谋大举入犯，驻会州，使其谍诡称东下。总督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东，号令数易，敌遂乘间入蓟镇潘家口，忤得罪。夏，犯大同，转掠宣府东西二城，驻内地旬日，会久雨乃退。

三十九年，敌聚众喜峰口外，窥犯蓟镇。大同总兵刘汉出捣其帐于灰河，敌稍远徙。秋，汉复与参将王孟夏等捣丰州，擒斩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略尽。是岁，寇大同、延绥、蓟、辽边无虚日。明年春，敌自河

西踏冰入寇，守备王世臣、千户李虎战死。秋，犯宣府及居庸。冬，掠陕西、宁夏塞。已，复分兵而东，陷盖州。

四十一年夏，土蛮入抚顺，为总兵黑春所败。冬，复攻凤凰城，春力战二日夜，死之。海、金杀掠尤甚。冬，俺答数犯山西、宁夏塞。延绥总兵赵岢分部锐卒，令裨将李希靖等东出神木堡，捣敌帐于半坡山，徐执中等西出定边营，击敌骑于莜麦湖，皆胜之，斩一百十九级。

四十二年春，敌入宣府滴水崖，刘汉却之。敌遂引而东，数犯辽塞。秋，总兵杨照败死。时蓟辽总督杨选囚絷三卫长通罕，令其诸子更迭为质。通罕者，辛爱妻父也，冀以牵制辛爱，三卫皆怨。冬，大掠顺义、三河。诸将赵溱、孙膑战死，京师戒严。大同总兵姜应熊御之于密云，败之，敌退。诏诛选。明年，土蛮入辽东，都御史刘焘上诸将守御功，言海水暴涨，敌骑多没者。帝曰："海若效灵。"下有司祭告，焘等皆有赏。冬，敌犯狭西，大掠板桥、响闸儿诸处。

四十四年春，犯辽东宁前小团山，参将线补衮、游击杨维藩死之。夏，犯肃州，总兵刘承业御之，再战皆捷。秋，俺答子黄台吉帅轻骑，自宣府洗马林突入，散掠内地。把总姜汝栋以锐卒二百伏暗庄堡，猝遇台吉，搏之。台吉堕马，为所部夺去。台吉受伤，越日始苏。明年，俺答屡犯东西诸塞。夏，清河守备郎得功扼之张能峪口，胜之。冬，大同参将崔世荣御敌于樊皮岭，及子大朝、大宾俱战死。时丘富死，赵全在敌中益用事，尊俺答为帝，治宫殿。期日上栋，忽大风，栋坠伤数人。俺答惧，不敢复居。兵部侍郎谭纶在蓟镇善治兵，全乃说俺答无轻犯蓟，大同兵弱，可以逞。

隆庆元年，俺答数犯山西。秋，复率众数万分三道入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关诸处。边将不能御，遂长驱攻岢岚及汾州，破石州，杀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间，男女死者数万。事闻，诸边臣罚治有差。而三卫勾土蛮同时入寇，蓟镇、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皆被蹂躏。游骑至滦河，京师震动，三日乃引去。诸将追之，敌出义院口。会大雾，迷失道，堕棒槌崖中，人马枕藉，死者颇众，诸将乃趋割其首。

二年，敌犯柴沟，守备韩尚忠战死。时兵部侍郎王崇古镇西边，总兵李成梁守辽东，数以兵邀击于塞外。敌知有备，入寇稍稀。

四年秋，黄台吉寇锦州，总兵王治道、参将郎得功以十余骑入敌

死。冬，俺答有孙曰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所。既长，娶妇比吉。把汉复聘袄儿都司女，即俺答外孙女，貌美，俺答夺之。把汉恚，遂率其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大同巡抚方逢时受之，以告总督王崇古。崇古上言："把汉来归，非拥众内附者比，宜给官爵，丰馆饩，饬舆马，以示俺答。俺答急，则使缚送板升诸叛人；不听，即胁诛把汉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如汉置属国居乌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俺答老且死，黄台吉立，则令把汉还，以其众与台吉抗，我按兵助之。"诏可，授把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

俺答方西掠吐番，闻之亟引还，约诸部入犯，崇古檄诸道严兵御之。敌使来请命，崇古遣译者鲍崇德往，言朝廷待把汉甚厚，第能缚板升诸叛人赵全等，旦送至，把汉即夕返矣。俺答大喜，屏人语曰："我不为乱，乱由全等。若天子幸封我为王，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忍倍德乎？"乃益发使与崇德来乞封，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随执赵全、李自馨等数人来献。崇古乃以帝命遣把汉归，把汉犹恋恋，感泣再拜去。俺答得孙大喜，上表谢。

崇古因上言："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复条八事以请。一，议封号官爵。诸部行辈，俺答为尊，宜锡以王号，给印信。其大枝如老把都、黄台吉及吉囊长子吉能等，俱宜授以都督。弟侄子孙如兀慎打儿汉等四十六枝，授以指挥。其俺答诸婿十余枝，授以千户。一，定贡额。每岁一入贡，俺答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八匹，使四人。诸部长各以部落大小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使各二人。通计岁贡马不得过五百匹，使不得过百五十人。马分三等，上驷三十进御，余给价有差，老瘠者不入。其使，岁许六十人进京，余待境上。使还，听以马价市缯布诸物。给酬赏，其赏额视三卫及西蕃诸国。一，议贡期、贡道。以春月及万寿圣节四方来同之会，使人，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卫验入，给犒赏。驻边者，分送各城抚镇验赏。入京者，押送自居庸关入。一，立互市。其规如弘治初，北部三贡例。蕃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布匹、釜锅等物。开市日，来者以三百人驻边外，宣府应于万全右卫、张家口边外，山西应于水泉营边外。一，议抚赏。守市兵人布二匹，部长缎二匹、□二匹。以好至边者，酌来使大小，量加赏犒。一，议归降。通贡后，降者不分有罪无罪，免收纳。其华人被掳归正者，查别无窃盗，乃许入。一，审经权。一，戒狡饰。

疏入，下廷臣议。帝终从崇古言，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

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彩币四表里；宾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挥同知；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挥佥事；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户；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户；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户。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马五百余匹，赐俺答等彩币有差。西部吉能及其侄切尽等亦请市，诏予市红山墩暨清水营。市成，亦封吉能为都督同知。已而俺答请金字经及剌麻僧，诏给之。崇古复请玉印，诏予镀金银印。俺答老佞佛，复请于海南建寺，诏赐寺额仰华。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曰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渐驯。

自是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而东部土蛮数拥众寇辽塞。总兵李成梁败之于卓山，斩五百八十余级，守备曹簠复败之于长胜堡。神宗即位，频年入犯。

万历六年，成梁率游击秦得倚等击敌于东昌堡，斩部长九人，余级八百八十四，总督梁梦龙以闻。帝大悦，祭告郊庙，御皇极门宣捷。

七年冬，土蛮四万骑入锦川营。梦龙、成梁及总兵戚继光等已预受大学士张居正方略，并力备御，敌始退。自是敌数入，成梁等数败之，辄斩其巨魁，又时袭击于塞外，多所斩获。敌畏之，少戢，成梁遂以功封宁远伯。

俺答既就市，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且稽首谢罪，朝廷亦厚加赏赉。十年春，俺答死，帝特赐祭七坛、彩缎十二表里、布百匹，示优恤。其妻哈屯率子黄台吉等，上表进马谢，复赐币布有差。封黄台吉为顺义王，改名乞庆哈。立三岁而死，朝廷给恤典如例。

十五年春，子撦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及撦力克西行远边，而套部庄秃赖等据水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据莽剌、捏工两川，数犯甘、凉、洮、氓、西宁间。他部落亡虑数十种，出没塞下，顺逆不常。帝恶之，十九年诏并停撦力克市赏。已而撦力克叩边输服，率众东归，独庄秃赖、卜失兔等寇抄如故。其年冬，别部明安、土昧分犯榆林边，总兵杜桐御之，斩获五百人，杀明安。

二十年，宁夏叛将哱拜等勾卜失兔、庄秃赖等，大举入寇，总兵李如松击败之。二十二年，延绥巡抚李春光奏："套部纳款已久，自明安被戮而寇恨深，西夏党逆而贡市绝，延镇连年多事。今东西各部皆乞款，而卜失兔挟私叵测，边长兵寡，制御为难。宜察敌情，审时势。敌入犯则血战，偶或小失，应宽吏议。倘敌真心效顺，相机议抚，不可忘战备也。"帝命兵部传饬各边。秋，卜失兔入固原，游击史见战死。延绥总兵麻贵御之，阅月始退。全陕震动。其年，东部炒花犯镇武堡，总兵董一元与战，大破之。明年春，松部宰僧等犯陕西，总督叶梦熊督却之。秋，海部永邵卜犯西宁，总督三边李旼檄参将达云、游击白泽暨马其撒、卜尔加诸属番，设伏邀击，大败之，斩六百八十三级。捷闻，帝大悦，且以属番效命，追叙前总制郑雒功，赏赉并及雒。

二十四年春，总督李釐以劲兵分三道出塞，袭卜失兔营，共斩四百九级，获马畜器械数千。火落赤部众复窥伺洮州，釐遣参将周国柱等击之于莽剌川脑，斩一百三十六级。秋，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谋犯西边，炒花亦拥众犯广宁，守将皆严兵却之。二十五年秋，海部寇甘镇，官军击走之。冬，炒花纠土蛮诸部寇辽东，杀掠无算。明年夏，复寇辽东，总兵李如松远出捣巢，死之。冬，釐等分道出袭火落赤等于松山，走之，复其地。

二十七年诏复撦力克市赏。时釐等筑松山，诸部纷叛，延、宁守臣共击之，杀获甲首几三千。明年，著力兔、宰僧、庄秃赖等乞通款，不许。边臣王见宾等复为请，诏复套部贡市。

三十一年，海部数入陕西塞，兵备副使李自实，总兵萧如薰、达云等击走之。三十三年夏，东部宰赛诱杀庆云堡守御熊钥，诏革其市赏。

三十五年夏，总督徐三畏言："河套之部与河东之部不同。东部事统于一，约誓定，历三十年不变。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长，卜失兔徒建空名于上。西则火落赤最狡，要挟最无厌；中则摆言太以父明安之死，无岁不犯；东则沙计争为监市，与炒花朋逞。西陲抢攘非一日矣。然众虽号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多者不过二三千骑，少者一二千骑耳。宜分其势，纳其款，俾先顺者获赏，后至者拒剿。仍须主战以张国威。"时已许宰赛及火落赤诸部复贡市矣。

未几撦力克死，未有嗣，忠顺夫人率所部仍效贡职。西部银定、歹青数拥众犯东西边。延绥部猛克什力亦以挟赏故，常沿边抄掠。卜失兔欲婚于忠顺，忠顺拒之。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

号久未定。四十一年，卜失兔始婚于忠顺，东、西诸部长皆具状为请封。忠顺夫人旋卒，诏封卜失兔为顺义王，而以把汉比吉素效恭顺，封忠义夫人。卜失兔为撦力克孙，袭封时，已少衰，所制止山、大二镇外十二部。其部长五路、素囊及兀慎台吉等，兵力皆与顺义埒。朝廷因宣大总督涂宗浚言，各予升赏如例。

其年，炒花纠虎墩兔三犯辽东。虎墩兔者，居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蓟西，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明年夏，炒花复合宰赛、暖兔以三万骑入掠，至平虏、大宁。既求抚赏，许之。

四十二年，猛克什力寇怀远及保宁。延绥总兵官秉忠等破之。斩二百二十一级。明年，插部数犯辽东。已，掠义州，攻陷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四十四年，总兵杜文焕数破套部猛克什力等于延绥边，火落赤、摆言太及吉能、切尽、歹青、沙计东西诸部皆惧，先后来请贡市。

四十六年，我大清兵起，略抚顺及开原，插部乘隙拥众挟赏。西部阿晕妻满旦亦以万骑自石塘路入掠蓟镇白马关及高家、冯家诸堡。游击硃万良御之，被围。羽书日数十至，中外戒严。顷之，满旦亦叩关乞通贡。

四十七年，大清兵灭宰赛及北关金台什、布羊古等。金台什孙女为虎墩兔妇，于是蓟辽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等以利啖之，俾联结炒花诸部，以捍大清兵，给白金四千。明年，为泰昌元年，加赏至四万。虎乃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

天启元年秋，吉能犯延绥边，榆林总兵杜文焕击败之。明年春，复大掠延安黄花峪，深入六百里，杀掠居民数万。三年春，银定纠众再掠西边，官军击败之。明年春，复谋入故巢，犯松山，为守臣冯任等所败。夏，遂纠海西古六台吉等犯甘肃，总兵董继舒击之，斩三百余级。其年，歹青以领赏哗于边，边人格杀之。歹青，虎墩兔近属也，边臣议岁给偿命银一万三千有奇，而虎怏怏，益思飏去。未几，大清兵袭破炒花，所部皆散亡，半归于插汉。时卜失兔益衰，号令不行于诸部，部长干儿骂等岁数犯延绥诸边。七庆台吉及敖目比吉、毛乞炭比吉等，亦各拥众往来窥伺塞下。

崇祯元年，虎墩兔攻哈喇嗔及白言台吉、卜失兔诸部，皆破之，遂乘胜入犯宣大塞。秋，帝御平台，召总督王象乾，询以方略，象乾对言："御插之道，宜令其自相攻。今卜失兔西走套内，白台吉挺身免，而哈喇嗔所部多被掳，不足用。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万人，合卜失兔所部并联络朵颜三十六家及哈喇嗔余众，可以御插汉。然与其构之，水如抚而用之。"帝曰："插汉意不受抚，奈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款何？"象乾复密奏，帝善之，命往与督师袁崇焕共计。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大同巡抚张宗衡上言："插来宣大，驻新城，去大同仅二百里，三阅月未敢近前，饥饿穷乏，插与我等耳。插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岁，而我遗之金缯、牛羊、茶果、米谷无算，是我适中其欲也。插煞怹悖慢，耳目不忍睹闻，方急款尚如是。使插士马丰饱，其凭陵狂逞，可胜道哉。"象乾言："款局垂成而复棼之，既示插以不信，亦非所以为国谋。"疏入，帝是象乾议，诏宗衡毋得异同。

明年秋，虎复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总兵吴自勉御却之。既而东附大清兵攻龙门。未几，为大清兵所击。六年夏，插汉闻大清兵至，尽驱部众渡河远遁。是时，鞑靼诸部先后归附于大清。明年，大清兵遂大会诸部于兀苏河南冈，颁军律焉。而虎已卒，乃追至上都城，尽俘插汉妻孥部众。

其后，套部岁入宁夏、甘、凉境，巡抚陈奇瑜、总兵马世龙、督师洪承畴等辄击败之。套部干儿骂，亦为总兵尤世禄所斩。迄明世，边陲无宁，致中原盗贼蜂起。当事者狃与俺答等贡市之便，见插之恣于东也，谓岁捐金钱数十万，冀苟安旦夕，且觊收之为用，而卒不得。迨其后也，明未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列传第二百十六 外国九瓦剌 朵颜（福余 泰宁）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 ，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

成祖即位，遣使往告。永乐初，复数使镇抚答哈帖木儿等谕之，并赐马哈木等文绮有差。六年冬，马哈木等遣暖答失等随亦剌思来朝贡马，仍请封。明年夏，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暖答失等宴赉如例。

八年春，瓦剌复贡马谢恩。自是岁一入贡。

时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属阿鲁台居漠北，马哈木乃以兵袭破之。八年，帝既自将击破本雅失里及阿鲁台兵，马哈木上言请得早为灭寇计。十年，马哈木遂攻杀本雅失里。复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玺，虑阿鲁台来邀，请中国除之；脱脱不花子在中国，请遣还；部属多从战有劳，请加赏赉；又瓦剌士马强，请予军器。帝曰："瓦剌骄矣，然不足较。"赉其使而遣之。明年，马哈木留敕使不遣，复请以甘肃、宁夏归附鞑靼者多其所亲，请给还。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责之。冬，马哈木等拥兵饮马河，将入犯，而扬言袭阿鲁台。开平守将以闻，帝诏亲征。明年夏，驻跸忽兰忽失温。三部埽境来战，帝麾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等先尝之，而亲率铁骑驰击，大破之，斩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追奔，度两高山，至土剌河。马哈木等脱身遁，乃班师。明年春，马哈木等贡马谢罪，且还前所留使，词卑。帝曰："瓦剌故不足较。"受其献，馆其使者。明年，瓦剌与阿鲁台战，败走。未几，马哈木死，海童归言，瓦剌拒命由顺宁，顺宁死，贤义、安乐皆可抚。帝因复使海童往劳太平、把秃孛罗。

十六年春，海童偕瓦剌贡使来。马哈木子脱懽请袭爵，帝封为顺宁王。而海童及都督苏火耳灰等以彩币往赐太平、把秃孛罗及弟昂克，别遣使祭故顺宁王。自是，瓦剌复奉贡。

二十年，瓦剌侵掠哈密，朝廷责之，遣使谢罪。二十二年冬，瓦剌部属赛因打力来降，命为所镇抚，赐彩币、袭衣、鞍马，仍令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

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时脱懽与阿鲁台战，败之，遁母

纳山、察罕脑剌间。宣德九年，脱懽袭杀阿鲁台，遣使来告，且请献玉玺。帝赐敕曰：“王杀阿鲁台，见王克复世仇，甚善。顾王言玉玺，传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赐纟宁丝五十表里。

正统元年冬，成国公硃勇言：“近瓦剌脱懽以兵迫逐鞑靼朵儿只伯，恐吞并之，日益强大。乞敕各边广储积，以备不虞。”帝嘉纳之。未几，脱懽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众归之。自为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属焉。已，袭破朵儿只伯，复胁诱朵颜诸卫窥伺塞下。

四年，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赐赉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故事，瓦使不过五十人。利朝廷爵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屡敕，不奉约。使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餍，辄造衅端，所赐财物亦岁增。也先攻破哈密，执王及王母，既而归之。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边将知必大为寇，屡疏闻，止敕戒防御而已。

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粮，并请见守备太监郭敬。帝敕敬毋见，毋予粮。明年，复致书宣府守将杨洪。洪以闻，敕洪礼其使，报之。顷之，其部众有来归者，言也先谋入寇，脱脱不花止之，也先不听，寻约诸番共背中国。帝诏问，不报。时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请乞，无不许。瓦剌使来，更增至三千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十四年七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羽书踵至。太监王振挟帝亲征，群臣伏阙争，不得。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硃冕、都督石亨等与也先战阳和，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失律，军尽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还。车驾次大同，连日风雨甚，又军中常夜惊，人恟惧，郭敬密言于振，始旋师。车驾还次宣府，敌众袭军后。恭顺侯吴克忠拒之，败殁。成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以四万人继往，至鹞儿岭，伏发，尽陷。次日，至土木。诸臣议入保怀来，振顾辎重遽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为敌据，众渴，敌骑益增。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

之，振亦死。帝蒙尘，中官喜宁从。也先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及见，致礼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以先所掠校尉袁彬来侍。也先将谋逆，会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马，复见帝寝幄有异瑞，乃止。也先拥帝至大同城，索金币，都督郭登与白金三万。登复谋夺驾入城，帝沮之不果，也先遂拥帝北行。

九月，郕王自监国即皇帝位，尊帝为太上皇帝。也先诡称奉上皇还，由大同、阳和抵紫荆关，攻入之，直前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督武清伯石亨、都督孙镗等御之。也先邀大臣出迎上皇，未果。亨等与战，数败之。也先夜走，自良乡至紫荆，大掠而出。都督杨洪复大破其余众于居庸，也先仍以上皇北行。也先夜常于御幄上，遥见赤光奕奕若龙蟠，大惊异。也先又欲以妹进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稽首行君臣礼。

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初，也先有轻中国心，及犯京师，见中国兵强，城池固，始大沮。会中国已诱诛贼奄喜宁，失其间谍，而脱脱不花、阿剌知院复遣使与朝廷和，皆撤所部归，也先亦决意息兵。秋，帝遣侍郎李实、少卿罗绮、指挥马政等赍玺书往谕脱脱不花及也先。而脱脱不花、也先所遣皮儿马黑麻等已至，帝因复使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率指挥、千户等往。也先语实，两国利速和，迎使夕至，大驾朝发，但当遣一二大臣来。实归，善等至，致奉迎上皇意。也先曰："上皇归，当仍作天子邪？"善曰："天位已定，不再更。"也先引善见上皇，遂设宴饯上皇行。也先席地弹琵琶，妻妾奉酒，顾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师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间。也先顾善曰："有礼。"伯颜等亦各设饯毕，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仍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

上皇归后，瓦剌岁来贡，上皇所亦别有献。于是帝意欲绝瓦剌，不复遣使往。也先以为请，尚书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继言绝之且起衅。帝曰："遣使，有前事，适以滋衅耳。曩瓦剌入寇时，岂无使邪？"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也先与脱脱不花内相猜。脱脱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为太子，不从。也先亦疑其通中国，将谋己，遂治兵相攻。脱脱不花败走，也先追杀之，执其妻子，以其人畜给诸部属；遂乘胜迫胁诸蕃，东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冬，遣使来贺明年正旦，尚书王直等复请答使报之。下兵部议，兵部尚书于谦言："臣职司马，知战而已，行人事非所敢闻。"诏仍毋遣使。明年冬，也先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来朝，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田盛，犹言天圣也。报书称曰瓦剌可汗。未几，也先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地。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

六年，阿剌知院攻也先，发之。鞑靼部孛来复杀阿剌，夺也先母妻并其玉玺。也先诸子火儿忽答等徙居干趕河，弟伯都王、侄兀忽纳等往依哈密。伯都王，哈密王母之弟也。英宗复辟三年，哈密为请封，诏授伯都王都督佥事，兀忽纳指挥佥事。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天顺中，瓦剌阿失帖木儿屡遣使入贡，朝廷以其为也先孙，循例厚赉之。又搀力克者，常与孛来仇杀。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来朝。其长曰克舍，颇强，数纠鞑靼小王子入寇。克舍死，养罕王称雄，拥精兵数万，克舍弟阿沙为太师。成化二十三年，养罕王谋犯边，哈密罕慎来告。养罕不利去，憾哈密，兵还掠其大土剌。

弘治初，瓦剌中称太师者，一曰火儿忽力，一曰火儿古倒温，皆遣使朝贡。土鲁番据哈密，都御史许进以金帛厚啖二部，令以兵击走之。其部长卜六王者，屯驻把思阔。正德十三年，土鲁番犯肃州。守臣陈九畴因遗卜六王彩币，使乘虚袭破土鲁番三城，杀掳以万计。土鲁番畏逼，与之和。嘉靖九年，复以议婚相仇隙。土鲁番益强，瓦剌数困败，又所部辄自残，多归中国，哈密复乘间侵掠。卜六王不支，亦求内附。朝廷不许，遣出关，不知所终。

朵颜、福余、泰宁，高皇帝所置三卫也。其地为兀良哈，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汉鲜卑、唐吐谷浑、宋契丹，皆其地也。元为大宁路北境。

高皇帝有天下，东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乞内附。遂即古会州地，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封子权为宁王使镇焉。已，数为鞑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独朵颜地险而强。久之皆叛去。

成祖从燕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帝践阼初，遣百户裴牙失里等往告。永乐元年复使指挥萧尚都赍敕谕之。明年夏，头目脱儿火察等二百九十四人随尚都来朝贡马。命脱儿火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兀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安出及土不申俱为都指挥佥事，掌福余卫事；忽剌班胡为都指挥佥事，掌泰宁卫事；余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自是，三卫朝贡不绝。三年冬，命来朝头目阿散为泰宁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其朵儿朵卧等各升赏有差。

四年冬，三卫饥，请以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马之高下，各倍价给之。久之，阴附鞑靼掠边戍，复假市马来窥伺。帝下诏切责，令其以马赎罪。十二年春，纳马三千于辽东，帝敕守将王真，一马各予布四匹。已，复叛附阿鲁台。二十年，帝亲征阿鲁台还，击之，大败其众于屈烈河，斩馘无算，来降者释勿杀。

仁宗嗣位，诏三卫许自新。洪熙元年，安出奏其印为寇所夺，请更给，许之。冬，三卫头目阿者秃来归，授千户，赐钞币、袭衣、鞍马，仍命有司给供具。自后来归者，悉如例。

宣宗初，三卫掠永平、山海间，帝将亲讨之，三卫头目皆谢罪入贡，抚纳之如初。七年更给泰宁卫印。秋，以朵颜头目哈剌哈孙、福余头目安出、泰宁头目脱火赤等恭事朝廷久，加赐织金彩币表里有差。

正统间，屡寇辽东、大同、延安境。独石守备杨洪击败之，擒其头目朵栾帖木儿。未几，复附瓦剌也先，泰宁拙赤妻也先以女，皆阴为之耳目。入贡辄易名，且互用其印，又东合建州兵入广宁前屯。帝恶其反覆，九年春，命成国公硃勇偕恭顺侯吴克忠出喜峰，兴安伯徐亨出界岭，都督马亮出刘家口，都督陈怀出古北，各将精兵万人，分剿之。勇等捕其扰边者致阙下，并夺回所掠人畜。

拙赤等拘肥河卫使人杀之，肥河卫头目别里格与战于格鲁坤迭连，拙赤大败。瓦剌复分道截杀，建州亦出兵攻之，三卫大困。

十二年春，总兵曹义、参将胡源、都督焦礼等分巡东边，值三卫入

寇，击之，斩三十二级，擒七十余人。其年，瓦剌赛刊王复击杀朵颜乃儿不花，大掠以去。也先继至，朵颜、泰宁皆不支，乞降，福余独走避脑温江，三卫益衰。畏瓦剌强，不敢背，仍岁来致贡，止以利中国赐赉；又心衔边将剿杀，故常潜图报复。

十四年夏，大同参将石亨等复击其盗边者于箭溪山，擒斩五十人，三卫益怨。秋，导瓦剌大入，英宗遂以是役北狩。

景泰初，朝廷仍遣使抚谕。三卫受也先旨，数以非时入贡，多遣使往来伺察中国。既而也先虐使之，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地，三卫皆不堪，遂阴输瓦剌情于中国，请得近边屯驻。旧制，三卫每岁三贡，其贡使俱从喜峰口验入，有急报则许进永平。时三卫使有自独石及万全右卫来者。边臣以为言，敕止之。天顺中，尝乘间掠诸边，复窃通鞑靼孛来，每为之乡导。所遣使与孛来使臣偕见。中国待鞑靼厚，请加赏不得，大忿，遂益与孛来相结。

成化元年，头目朵罗干等以兵从孛来，大入辽河。已，复西附毛里孩，东合海西兵，数入塞。又时独出没广宁、义州间。九年，辽东总兵欧信以偏将韩斌等败之于兴中，追及麦州，斩六十二级，获马畜器械几数千。其年，喜峰守将吴广以贪贿失三卫心，三卫入犯，广下狱死。明年复掠开原，庆云参将周俊击退之。

十四年诏复三卫马市。初，国家设辽东马市三，一城东，一广宁，皆以待三卫。正统间，以其部众屡叛，罢之。会鞑靼满都鲁暴强，侵掠三卫，三卫头目皆走避塞下。数饥困，请复马市再四，不许。至是巡抚陈钺为帝言，始许之。满都鲁死，亦思马因主兵柄，三卫复数为所窘。

二十二年，鞑靼别部那孩拥三万众入大宁、金山，涉老河，攻杀三卫头目伯颜等，掠去人畜以万计。三卫乃相率携老弱，走匿边圉。边臣刘潺以闻，诏予刍粮优飙之。

弘治初，常盗掠古北、开原境，守臣张玉、总兵李杲等以计诱斩其来市者三百人，遂北结脱罗干，请为复仇，数寇广宁、宁远诸处。时海西尚古者，以不得通贡叛中国，数以兵阻诸蕃入贡，诸蕃并衔之。朝廷旋许尚古纳款，抚宁猛克帖木儿等皆以尚古为辞，入寇辽阳，杀掠甚众。鞑靼小王子屡掠三卫，三卫因各叩关输罪，朝廷许之，然阳为恭顺而已。

朵颜都督花当者，恃险而骄，数请增贡加赏，不许。正德十年，花当子把儿孙以千骑毁鲇鱼关，入马兰谷大掠，参将陈乾战死；复以五百骑入板场谷，千骑入神山岭，又千余骑入水开洞。事闻，命副总兵桂勇御之。花当退去，屯驻红罗山，匿把儿孙，使其子打哈等入朝请罪，诏释不问。十三年，帝巡幸至大喜峰口，将征三卫头目，使悉诣关下宴劳，不果。

当把儿孙犯边时，朝廷诏削其职。把儿孙死，其子伯革入贡。嘉靖九年，诏予伯革父爵，而打哈自以花当子不得职，怒，遂先后掠冷口、擦崖、喜峰间。参将袁继勋等失于防御，皆逮治。十七年春，指挥徐颢诱杀泰宁部九人，其头目把当亥率众寇大清堡，总兵马永击斩之。其属把孙以朵颜部众复入，镇守少监王永与战，败绩。二十二年冬，攻围墓田谷，杀守备陈舜，副总兵王继祖等赴援，击斩三十余级。其年，诏罢旧设三卫马市，并新设木市亦罢之。秋，三卫复导鞑靼寇辽州，入沙河堡，守将张景福战死。

三卫之迭犯也，实朵颜部哈舟儿、陈通事为之。二人者，俱中国人，被掳遂为三卫用。二十九年，鞑靼俺答谋犯畿东，舟儿为指潮河川路。俺答移兵白庙，近古北，舟儿诈言敌已退，边备缓，俺答遂由鸽子洞、曹榆沟入，直犯畿甸。已，俺答请开马市，舟儿复往来诱阻之。三十年，蓟辽总督何栋购捕至京，伏诛。

朵颜通罕者，俺答子辛爱妻父也。四十二年，古北哨卒出关，为朵颜所扑杀。俄通罕叩关索赏，副总兵胡镇伏兵执之。总督杨选将为牵制辛爱计，乃拘絷通罕，令其诸子更迭为质。三卫恨甚，遂导俺答入掠顺义及三河，选得罪。

万历初，朵颜长昂益强，挟赏不遂，数纠众入掠，截诸蕃贡道。十二年秋，复导土蛮以四千骑分掠三山、三道沟、锦川诸处。守臣李松请急剿长昂等，朝议不从，仅革其月赏。未几，复以千骑犯刘家口，官军御之，杀伤相当。于是长昂益跋扈自恣，东勾土蛮，西结婚白洪大，以扰诸边。十七年合鞑靼东西二部寇辽东，总兵李成梁逐之，官军大败，歼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独石路。二十二年复拥众犯中后所，攻入小屯台，副总兵赵梦麟、秦得倚等力战却之。明年潜入喜峰口，官军擒其头目小郎儿。

二十九年，长昂与董狐狸等皆纳款，请复宁前木市，许之。三十四年冬，复纠鞑靼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万骑迫山海关，总兵姜显谟击

走之。长昂复以三千骑窥义院界，边将有备，乃引去。旋诣喜峰，自言班、白入寇，己不预知。守臣具以闻，诏长昂复贡市，颁给抚赏如例。

长昂死，诸子稍衰，三卫皆靖。崇祯初，与插汉战于早落兀素，胜之，杀获万计，以捷告。未几，皆服属于大清云。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一

○哈密卫 柳城 火州 土鲁番

哈密，东去嘉峪关一千六百里，汉伊吾卢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领屯田。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

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

成祖初，遣官招谕之，许其以马市易，即遣使来朝，贡马百九十匹。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赐赉有加，命有司给直收其马四千七百四十匹，择良者十匹入内厩，余以给守边骑士。

明年六月复贡，请封，乃封为忠顺王，赐金印，复贡马谢恩。已而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其国人以病卒闻。三年二月遣官赐祭，以其兄子脱脱为王，赐玉带。脱脱自幼俘入中国，帝拔之奴隶中，俾列宿卫，欲令嗣爵。恐其国不从，遣官问之，不敢违，请还主其众。因赐其祖母及母彩币，旋遣使贡马谢恩。

四年春，甘肃总兵官宋晟奏，脱脱为祖母所逐。帝怒，敕责其头目曰："脱脱朝廷所立，即有过，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也。老人昏耄，头目亦不知朝廷耶？即迎归，善匡辅，俾孝事祖母。"由是脱脱得还，祖母及头目各遣使谢罪。三月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冬，授头目十九人为都指挥等官。

明年，宋晟奏，头目陆十等作乱，已诛，虑他变，请兵防御。帝命晟发兵应之，而以安克帖木儿妻子往依鬼力赤，恐诱贼侵哈密，敕晟谨备。晟卒，以何福代，又敕福开诚抚忠顺。会头目请设把总一人理国政，帝敕福曰："置把总，是增一王也；政令不一，下安适从。"寝其议。自是，比岁朝贡，悉加优赐，其使臣皆增秩授官。

帝眷脱脱特厚，而脱脱顾凌侮朝使，沈湎昏聩，不恤国事，其下买柱等交谏不从。帝闻之怒，八年十一月遣官赐敕戒谕之。未至，而脱脱以暴疾卒。讣闻，遣官赐祭。擢都指挥同知哈剌哈纳为都督佥事，镇守其地，赐敕及白金、彩币。且封脱脱从弟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赐印

诰、玉带，世守哈密。十年，贡马谢恩，自是修贡惟谨，故王祖母亦数奉贡。

十七年，帝以朝使往来西域者，忠义王致礼延接，命中官赍绮帛劳之，赐其母妻金珠冠服、彩币，及其部下头目。其使臣及境内回回寻贡马三千五百余匹及貂皮诸物，诏赐钞三万二千锭、绮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贡驼三百三十、马千匹。

仁宗践阼，诏谕其国。洪熙元年再入贡，贺即位。仁宗崩，宣宗继统，其王兔力帖木儿亦卒，使来告哀。

宣德元年遣官赐祭，命故王脱脱子卜答失里嗣忠顺王，且以登极肆赦，命其国中亦赦，复贡马谢恩。明年遣弟北斗奴等来朝，贡驼马方物。授北斗奴都督佥事，因命中官谕王，遣故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赴京。三年以卜答失里年幼，命脱欢帖木儿嗣忠义王，同理国事。自是，二王并贡，岁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礼币，命悉予之。

正统二年，脱欢帖木儿卒，封其子脱脱塔木儿为忠义王，未几卒。已而忠顺王亦卒，封其子倒瓦答失里为忠顺王。五年遣使三贡，廷议以为烦，定令每年一贡。

初，成祖之封忠顺王也，以哈密为西域要道，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而其王率庸懦，又其地种落杂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儿，一曰哈剌灰，其头目不相统属，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涣，国势渐衰。及倒瓦答失里立，都督皮剌纳潜通瓦剌猛可卜花等谋杀王，不克。王父在时，纳沙州叛亡百余家，屡敕王令还，止遣其半，其贡使又数辱驿吏卒，呵叱通事，当四方贡使大宴日，恶言诟詈，天子不加罪，但令慎择使臣，以是益无忌。其地，北瓦剌，西土鲁番，东沙州、罕东、赤斤诸卫，悉与构怨。由是邻国交侵。罕东兵抵城外，掠人畜去。沙州、赤斤先后兵侵，皆大获。瓦剌酋也先，王母弩温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围哈密城，杀头目，俘男妇，掠牛马驼不可胜计，取王母及妻北还，胁王往见，王惧不敢往，数遣使告难。敕令诸部修好，迄不从，惟王母妻获还。

十年，也先复取王母妻及弟，并撒马儿罕贡使百余人掠之，又数趣王往见。王外顺朝命，实惧也先。十三年夏，亲诣瓦剌，居数月方还；而遣使诳天子，谓守朝命不敢往。天子为赐敕褒嘉。已，知其诈，严旨诘责，然其王迄不能自振。会也先方东犯，不复还故土，以是哈密获少

安。

景泰三年遣其臣捏列沙朝贡，请授官。先是，使臣至京必加恩命。是时于谦掌中枢，言哈密世受国恩，乃敢交通瓦剌。今虽归款，心犹谲诈。若加官秩，赏出无名。乃止。终景泰世，使臣无授官者。

天顺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列革遣使告哀，即封为忠顺王。时都指挥马云使西域，闻迤北酋□□加思兰梗道，不敢进。会哈蜜王报道已通，云乃行，至哈密。而贼兵实未退，且谋劫朝使。帝疑王与贼通，遣使切责。

四年，王卒，无子，母弩温答失里主国事。初，也先被诛，其弟伯都王及从子兀忽纳走居哈密。王母为上书乞恩，授伯都王都督佥事，兀忽纳指挥佥事。自卜列革之亡，亲属无可继，命国人议当袭者。头目阿只等言脱欢帖木儿外孙把塔木儿官都督同知，可继。王母谓臣不可继君，而安定王阿儿察与忠顺王同祖，为请袭封。七年冬，奏上，礼官言："□□加思兰见哈密无主，谋据其地，势危急，乞从其请。"帝命都指挥贺玉往。至西宁逗遛不进，哈密使臣苦儿鲁海牙请先行，又不许。帝逮玉下吏，改命都指挥李珍，而敕安定、罕东护使臣偕往。阿儿察以哈密多难，力辞不行，珍乃返。

哈密素衰微，又妇人主国，众益离散。□□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且告难。朝廷不能援，但敕其国人速议当继者而已。其国残以破故，来者日众。

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言："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蕃无益之费，非策。"帝下廷臣议，定岁一入贡，不得过二百人，制可。

明年，兵部言王母避苦峪久，今贼兵已退，宜令还故土，从之。已而贡使言其地饥寒，男妇二百余人随来丐食，不能归国。命人给米六斗、布二疋，遣之。

初，国人请立把塔木儿，以王母不肯，无王者八年。至是头目交章请，词极哀。乃擢把塔木儿为右都督，摄行国王事，赐之诰印。五年，王母陈老病乞药物，帝即赐之。寻与瓦剌、土鲁番遣使三百余人来贡，边臣以闻。廷议贡有定期，今前使未回后使又至，且瓦剌强寇，今乃与哈密偕；非哈密挟其势以邀利，即瓦剌假其事以窥边。帝乃却其献，令

边臣宴赉，遣还。贡使坚不受赐，必欲亲诣阙下，乃命遣十之一赴京。

八年，把塔木儿子罕慎以父卒请嗣职。帝许之，而不命其主国事，国中政令无所出。土鲁番速檀阿力乘机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以忠顺王孙女为妾，据守其地。九年四月，事闻，命边臣谨戒备，敕罕东、赤斤诸卫协力战守。寻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赴甘肃经略。抵肃州，遣锦衣千户马俊奉敕往谕。时阿力留其妹婿牙兰守哈密，而己携王母、金印已返土鲁番。俊至，谕以朝命，抗词不逊，羁俊月余。一日，牙兰忽至，言大兵三万即日西来，阿力乃宴劳俊等，舁王母出见。王母惧不敢言，夜潜遣人来云："为我奏天子，速发兵救哈密。"文等以闻，遂檄都督罕慎及赤斤、罕东、乜克力诸部集兵进讨。十年冬，兵至卜隆吉儿川，谍报阿力集众抗拒，且结别部谋掠罕东、赤斤二卫。文等不敢进，令二卫还守本土，罕慎及乜克力、畏兀儿之众退居苦峪，文等亦引还肃州。帝乃命罕慎权主国事，因其请给米布，且赐以谷种。文等无功而还。

土鲁番久据哈密，朝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十八年春，罕慎纠罕东、赤斤二卫，得兵一千三百人，与己所部共万人，夜袭哈密城破之，牙兰遁走；乘势连复八城，遂还居故土。巡抚王朝远以闻，帝喜，赐敕奖励，并奖二卫。朝远请封罕慎为王，且言土鲁番亦革心向化，与罕慎议和，宜乘时安抚，取还王孙女及金印，俾随王母共掌国事，哈密国人亦乞封罕慎。廷议不从，乃进左都督，赉白金百两、彩币十表里，特敕奖劳，将士升赏有差。

弘治元年从其国人请，封罕慎为忠顺王。土鲁番阿力已死，而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伪与罕慎结婚，诱而杀之，仍令牙兰据其地。哈密都指挥阿木郎来奔求救，廷臣请谕土鲁番贡使，令复还侵地，并敕赤斤、罕东，共图兴复。明年，哈密旧部绰卜都等率众攻牙兰，杀其弟，夺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归。事闻，进秩加赏。先是，罕慎遣使来贡，未还而遘难，其弟奄克孛剌率部众逃之边方，朝命以赐罕慎者还赐其弟。阿黑麻之去哈密也，止留六十人佐牙兰。阿木郎觇其单弱，请边臣调赤斤、罕东兵，夜袭破其城，牙兰遁去，斩获甚多，有诏奖赉。

当是时，阿黑麻桀傲甚，自以地远中国，屡抗天子命。及破哈密，贡使频至，朝廷仍善待之，由是益轻中国。帝乃薄其赐赉，或拘留使臣，却其贡物，敕责令悔罪。己，访获惠顺王族孙陕巴，将辅立之。阿黑麻渐警惧，三年遣使叩关，愿献还哈密及金印，释其拘留使臣。天子纳其贡，仍留前使者。明年，果以城印来归，乃从马文升言，还其所拘

使臣。文升又言："番人重种类，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后裔镇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陕巴，乃故忠义王脱脱近属从孙，可主哈密。"天子以为然，而诸番亦共奏陕巴当立。五年春立陕巴为忠顺王，赐印诰、冠服及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佥事，与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辅之。

已而诸番索陕巴犒赐不得，皆怨。阿木郎又引乜克力人掠土鲁番牛马，阿黑麻怒，六年春潜兵夜袭哈密，杀其人百余，逃及降者各半。陕巴与阿木郎据大土剌以守。大土剌，华言大土台也。围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调乜克力、瓦剌二部兵来援，俱败去。乃执陕巴，擒阿木郎支解之。牙兰复据守，并移书边臣诉阿木郎罪。时土鲁番先后贡使皆未还。边臣以其书不逊，且僭称可汗，乞命将遣兵先剿除牙兰，然后直抵土鲁番，馘阿黑麻之首，取还陕巴。否则降敕严责，令还陕巴，乃宥其罪。廷议从后策，令守臣拘贡使，纵数人还，赍敕晓示祸福。帝如其请，命廷推大臣赴甘肃经略。

初，哈密变闻，丘浚谓马文升曰："西陲事重，须公一行。"文升曰："国家有事，臣子义不辞难。然番人嗜利，不善骑射，自古未有西域能为中国患者，徐当靖之。"浚复以为言，文升请行。廷臣佥言北寇强，本兵未可远出，乃推兵部右侍郎张海、都督同知缑谦二人。帝赐敕指授二人，而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鲁番人归谕其主，令献还侵地，驻甘州待之。明年，阿黑麻遣使叩关求贡，诡言愿还陕巴及哈密，乞朝廷亦还其使者。海等以闻，请再降敕宣谕。廷议言，先已降敕，今若再降，有伤国体，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谕。不从命，则仍留前使，且尽驱新使出关，永不许贡，仍与守臣檄罕东、赤斤诸部兵，直捣哈密，袭斩牙兰。如无机可乘，则封嘉峪关，毋纳其使。陕巴虽封王，其还与否，于中国无损益，宜别择贤者代之。帝以陕巴既与中国无损益，则哈密城池已破，如献还，当若何处之。廷臣复言陕巴乃安定王千奔之侄，忠顺王之孙，向之封王，欲令镇抚一方尔。今被虏，孱弱可知，即使复还，势难复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犒赉安定王，谕以不复立之故。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三种番人以辅之。且修浚苦峪城堑，凡番人散处甘、凉者，令悉还其地，给以牛具口粮。若陕巴未还，不必索取，我不急陕巴，彼将自还也。帝悉如其言，敕谕海等。海等见敕书将弃陕巴，甚喜，即逐其贡使，闭嘉峪关，缮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归其地，拜疏还朝。八年正月至京，言官交章劾其经略无功，并下吏贬秩，而哈密终不还。

文升锐意谋兴复，用许进巡抚甘肃以图之。进偕大将刘宁等潜师夜

袭，牙兰逸去，斩其遗卒，抚降余众而还。自明初以来，官军无涉其地者，诸番始知畏，阿黑麻亦欲还陕巴。然哈密屡破，遗民入居者旦暮虞寇。阿黑麻果复来攻，固守不下，讫散去。诸人自以穷窘难守，尽焚室庐，走肃州求济。边臣以闻，诏赐牛具、谷种，并发流寓三种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尽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图兴复。

时哈密无王，奄克孛剌为之长。十年遣其党写亦虎仙等来贡，给币帛五千酬其直，使臣犹久留，大肆咆烋。礼官徐琼等极论其罪，乃驱之去。时诸番以朝廷闭关绝贡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送还陕巴及哈密之众，乞通贡如故。廷议谓无番文不可骤许，必令具文乃从其请。陕巴前议废，今使暂居甘州，俟众头目俱归心，然后修复哈密城堑，令复旧业。帝悉从之。冬，起王越总制三边军务兼经理哈密。十一年秋，越言哈密不可弃，陕巴亦不可废，宜仍其旧封，令先还哈密，量给修城、筑室之费，犒赐三种番人及赤斤、罕东、小列秃、乜克力诸部，以奖前劳，且责后效。帝亦报可。自是哈密复安，土鲁番亦修贡惟谨。

奄克孛剌者，罕慎弟也，与陕巴不相能。当事患之，令陕巴娶罕慎女，与之结好。陕巴嗜酒掊克，失众心，部下阿孛剌等咸怨。十七年春，阴构阿黑麻迎其幼子真帖木儿主哈密。陕巴惧，挈家走苦峪。奄克孛剌与写亦虎仙在肃州，边臣以二人为番众所服，令还辅陕巴，与百户董杰偕行。杰有胆略。既抵哈密，阿孛剌与其党五人约夜以兵来劫。杰知之，与奄克孛剌等谋，召阿孛剌等计事，立斩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陕巴还哈密，真帖木儿还土鲁番。真帖木儿年十三，其母即罕慎女也，闻父已死，兄满速儿嗣为速檀与诸弟相仇杀，惧不敢归，愿倚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边臣虑与陕巴隙，居之甘州。十八年冬，陕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称速檀，命封为忠顺王。

正德三年，写亦虎仙入贡，不与通事偕行，自携边臣文牒投进。大通事王永怒，疏请究治，写酋亦奏永需求。永供奉豹房，恃宠恣横。诏勿究治，两戒谕之。写酋自是益轻朝廷，潜怀异志。

初，拜牙即嗣职，满速儿与通和，且遣使求真帖木儿，边臣言与之便。枢臣谓土鲁番稔恶久，今见我扶植哈密，声势渐张，乃卑词求贡，以还弟为名。我留其弟，正合古人质其亲爱之意，不可遽遣。帝从之。六年始命写亦虎仙偕都督满哈剌三送之西还，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止之，二人不可。护至土鲁番，遂以国情输满速儿，且诱拜牙即叛。拜牙即素昏愚，性又淫暴，心怵属部害已，而满速儿又甘言诱之，即欲偕奄

克孛剌同往，不从，奔肃州。八年秋，拜牙即弃城叛入土鲁番。满速儿遣火者他只丁据哈密，又遣火者马黑木赴甘肃言拜牙即不能守国，满速儿遣将代守，乞犒赐。

九年四月，事闻，命都御史彭泽往经略。泽未至，贼遣兵分掠苦峪、沙州，声言予我金币万，即归城印。泽抵甘州，谓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马骥谕令还侵地及王，当予重赏。满速儿伪许之，泽即畀币帛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十一年五月，拜疏言："臣遣通事往宣国威，要以重赏，其酋悔过效顺，即以金印及哈密城付之。满哈剌三、写亦虎仙二人召还他只丁，并还所夺赤斤卫印。惟忠顺王在他所，未还。请录效劳人役功，赐臣骸骨归田里。"帝即令还朝。忠顺王迄不返，他只丁亦不肯退，复要重赏，始以城来归。

明年五月，甘肃巡抚李昆上言："得满速儿牒，谓拜牙即不可复位，即还故土，已失人心，乞别立安定王千奔后裔。此言良然。如必欲其复国，乞敕满速儿兄弟送还，仍厚赐缯帛，冀其效顺。"廷议："经略西陲已逾三载，而忠顺迄无还期，宜兴师绝贡，不可遂其要求，损我威重。但城印归，国体具在，宜敕责满速儿背负国恩，求取无厌。仍量赐其兄弟，令其速归忠顺。不从，则闭关绝贡，严兵为备。"从之。

初，写亦虎仙与满速儿深相结，故首倡逆谋。已而有隙，满速儿欲杀之，大惧，求他只丁为解，许赂币千五百匹，期至肃州畀之，且啖之入寇，曰肃州可得也。满速儿喜，令与其婿马黑木俱入贡，以觇虚实，且徵其赂。边臣以同来火者撒者儿，乃火者他只丁弟，惧为变，并其党虎都写亦羁之甘州，而督写亦虎仙出关，惧不肯去。他只丁闻其弟被拘，怒，复又夺哈密城，请满速儿移居之，分兵胁据沙州，拥众入寇，至兔儿壩，游击芮宁与参将蒋存礼，都指挥黄荣、王琮各率兵往御。宁先抵娑子壩，遇贼。贼悉众围宁，而分兵缀诸将，宁所部七百人皆战没。贼薄肃州城，索所许币。副使陈九畴固守，且先绝其内应，贼知事泄，虑援兵至，大掠而去。

十二年正月，羽书闻，廷议复命彭泽总制军务，偕中官张永、都督郤永率师西征。贼还至瓜州，副总兵郑廉合奄克孛剌兵击败之，斩七十九级。贼乃遁去，又与瓦剌相攻，力不敌，移书求款，泽等乃罢行。

先是，写亦虎仙与子米儿马黑木、婿火者马黑木及其党失拜烟答俱以内应系狱，失拜烟答被捶死。及事平，械写亦虎仙赴京，下刑部狱，其子仍系甘州。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者，写亦虎仙侄婿他，以入贡在

京，探知王琼欲倾彭泽，突入长安门讼父冤，下锦衣狱。会兵部、法司请行甘肃讯报，琼欲因此兴大狱，奏遣科道二人往勘。明年，勘至，于泽无所坐。琼怒，劾泽欺罔辱国，斥为民。坐昆、九畴激变，逮下吏，并获重谴。明年，写亦虎仙亦减死，遂夤缘钱宁，与其婿得侍帝左右。帝悦之，赐国姓，授锦衣指挥，扈驾南征。

满速儿犯边后，屡求通贡，不得。十五年归先所掠将卒及忠顺王家属，复求贡。廷议许之，而王迄不还。巡按御史潘仿力言贡不当许，不听。明年，世宗嗣位，杨廷和以写亦虎仙稔中国情实，归必为边患，于遗诏中数其罪，并其子婿伏诛，而用陈九畴为甘肃巡抚。

时满速儿比岁来贡，朝廷待之若故，亦不复问忠顺王事。嘉靖三年秋，拥二万骑围肃州，分兵犯甘州。九畴及总兵官姜奭等力战败之，斩他只丁，贼乃却去。事闻，命兵部尚书金献民西讨，抵兰州，贼已久退，乃引还。九畴因力言贼不可抚，乞闭关绝贡，专固边防，可之。明年秋，贼复犯肃州，分兵围参将云冒，而以大众抵南山。九畴时已解职，他将援兵至，贼始遁。

当是时，番屡犯边城，当局者无能振国威，为边疆复仇雪耻，而一二新进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封疆之狱起。百户王邦奇者，素憾杨廷和、彭泽，六年春，上言："今哈密失国，番贼内侵，由泽赂番求和，廷和论杀写亦虎仙所致。诛此两人，庶哈密可复，边境无虞。"桂萼、张璁辈欲藉此兴大狱，斥廷和、泽为民，尽置其子弟亲党于理，有自杀者。复遣给事、锦衣官往按。番酋牙兰言非敢获罪天朝，所以犯边，由冤杀写亦虎仙、失拜烟答二人故。今愿献还城印赎前罪。事下兵部，尚书王时中等言："番酋乞贡数四，先已下总制尚书王宪，因其贡使镌责。所请当不妄，第其词出牙兰，非真求贡之文，或诈以款我。若果悔罪，必先归城印及所掠人畜，械送首恶，稽首关门，方可听许。"帝纳之。萼以前狱未竟，必欲重兴大狱，请留质牙兰，遣译者谕其主还侵地。而与礼、兵二部尚书方献夫、王时中等协议，为挑激之词，言番人上书者四辈，皆委咎前吏，虽词多诋饰，亦事发有因。宜遣官严核激变虚实，用服其心，其他具如前议。九畴报捷时，言满速儿、牙兰已毙砲石下，二人实未死。帝固疑之。览萼等议，益疑边臣欺罔，手诏数百言，切责九畴，欲置之死，而戒首辅杨一清勿党庇，遂遣官逮九畴。尚书金献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余人。

七年正月，九畴逮至下狱。萼等必欲杀之，并株连廷和、泽。刑部尚书胡世宁力救，帝稍悟，免死戍边，泽、献民等皆落职。番酋气益

骄，而萼又荐王琼督三边，尽释还九畴所系番使，许之通贡。番酋迄不悔罪，侮玩如故。时以牙兰获罪其主，率部帐来归，边臣受之。满速儿怒，其部下虎力纳咱儿引瓦剌二千余骑犯肃州，至老鸛堡，值撒马儿罕贡使在堡中，贼呼与语，游击彭浚急引兵击之。贼言欲问信通和，浚不听，进战，破之。贼遁走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贡，委罪瓦剌，词多悖谩。琼希时贵指，必欲议抚，因言番人且悔，宜原情赦罪，以罢兵息民，并上浚及副使赵载功状。章下兵部。

初，胡世宁之救陈九畴也，欲弃哈密不守，言："拜牙即久归土鲁番，即还故土，亦其臣属，其他族裔无可继者。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纵得忠顺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谁与为守？不过一二年，复为所夺，益彼富强，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为后日要挟之地。乞圣明熟筹，如先朝和宁交址故事，置哈密勿间。如其不侵扰，则许之通贡。否则，闭关绝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国。"詹事霍韬力驳其非。至是，世宁改掌兵部，上言："番酋变诈多端，欲取我肃州，则渐置奸回于内地。事觉，则多纵反间，倾我辅臣。乃者许之朝贡，使方入关，而贼兵已至，河西几危。此闭关与通贡，利害较然。今琼等既言贼薄我城堡，缚我士卒，声言大举，以恐吓天朝，而又言贼方惧悔，宜仍许通贡，何自相牴牾。霍韬又以贼无印信番文为疑，臣谓即有印信，亦安足据。第毋堕其术中，以间我忠臣，弛我边备，斯可矣。牙兰本我属番，为彼掠去，今束身来归，事属反正，宜即抚而用之。招彼携贰，益我藩篱。至于兴复哈密，臣等窃以为非中国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绝，今其王已为贼用，民尽流亡。借使更立他种，彼强则入寇，弱则从贼，难保为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为立之无益，适令番酋挟为奸利耳。乞赐琼玺书，令会同甘肃守臣，遣番使归谕满速儿，诘以入寇状。倘委为不知，则令械送虎力纳咱儿。或事出瓦剌，则缚其人以自赎。否则羁其使臣，发兵往讨，庶威信并行，贼知敛戢。更敕琼为国忠谋，力求善后之策，以通番纳贡为权宜，足食固圉为久计，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琼熟计详处，毋轻信番言。

至明年，甘肃巡抚唐泽亦以哈密未易兴复，请专图自治之策。琼善之，据以上闻，帝报可。自是置哈密不问，土鲁番许之通贡，西陲藉以息肩。而哈密后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有，服属土鲁番。朝廷犹令其比岁一贡，异于诸番，迄隆庆、万历朝犹入贡不绝，然非忠顺王苗裔矣。

柳城，一名鲁陈，又名柳陈城，即后汉柳中地，西域长史所治。唐

置柳中县。西去火州七十里，东去哈密千里。经一大川，道旁多骸骨，相传有鬼魅，行旅早暮失侣多迷死。出大川，渡流沙，在火山下，有城屹然广二三里，即柳城也。四面皆田园，流不环绕，树木阴翳。土宜穄麦豆麻，有桃李枣瓜胡芦之属。而葡萄最多，小而甘，无核，名锁子葡萄。畜有牛羊马驼。节候常和。土人纯朴，男子椎结，妇人蒙皁布，其语音类畏兀儿。

永乐四年，刘帖木儿使别失八里，因命赍彩币赐柳城酋长。明年，其万户瓦赤剌即遣使来贡。七年，傅安自西域还，其酋复遣使随入贡。帝即命安赍绮帛报之。十一年夏，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贡。冬，万户观音奴再遣使随安入贡。二十年与哈密共贡羊二千。

宣德五年，头目阿黑把失来贡。正统五年、十三年并入贡。自后不复至。

柳城密尔火州、土鲁番，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长入贡，多与之偕。后土鲁番强，二国并为所灭。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鲁番东三十里，即汉车师前王地。隋时为高昌国。唐太宗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宋时回鹘居之，尝入贡。元名火州，与安定、曲先诸卫统号畏兀儿，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马儿罕来贡。十一年夏，都指挥白阿儿忻台遣使偕俺的干、失剌思等九国来贡。秋，命陈诚、李暹等以玺书、文绮、纱罗、布帛往劳。十三年冬，遣使随诚来贡。自是久不至。正统十三年复贡，后遂绝。

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气候热。五谷、畜产与柳城同。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汉戊己校尉所治。西北连别失八里。国小，不能自立，后为土鲁番所并。

土鲁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余里，嘉峪关二千六百里。汉车师前王地。隋高昌国。唐灭高昌，置西州及交河县，此则交河县安乐城也。宋复名高昌，为回鹘所据，尝入贡。元设万户府。

永乐四年遣官使别失八里，道其地，以彩币赐之。其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贡玉璞，明年达京师。六年，其国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贡名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

二十年，其酋尹吉儿察与哈密共贡马千三百匹，赐赉有加。已而尹吉儿察为别失八里酋歪思所逐，走归京师。天子悯之，命为都督佥事，遣还故土。尹吉儿察德中国，洪熙元年躬率部落来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还国病卒。三年，其子满哥帖木儿来朝。正统六年，朝议土鲁番久失贡，因米昔儿使臣还，令赍钞币赐其酋巴剌麻儿。明年遣使入贡。

初，其地介于阗、别失八里诸大国间，势甚微弱。后侵掠火州、柳城，皆为所并，国日强，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称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头目各遣使入贡。天顺三年复贡，其使臣进秩者二十有四人。先后命指挥白全、都指挥桑斌等使其国。

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定议，土鲁番三年或五年一贡，贡不得过十人。五年遣使来贡，其酋阿力自称速檀，奏求海青、鞍马、蟒服、彩币、器用。礼官言物多违禁，不可尽从，命赐彩币、布帛。明年复贡，奏求忽拨思筝、鼓罗、□占镫、高丽布诸物。廷议不许。

时土鲁番愈强，而哈密以无主削弱，阿力欲并之。九年春，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经略，无功而还。阿力修贡如故，一岁中，使来者三，朝廷仍善待之，未尝一语严诘。贡使益傲，求驯象。兵部言象以备仪卫，礼有进献，无求索，乃却其请。使臣复言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剌奄檀王人马一万，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头目倒剌火只，乞朝廷遣使通道，往来和好。帝曰："迤西道无阻，不须遣官。阿力果诚心修贡，朝廷不计前愆，仍以礼待。"使臣复言赤斤诸卫素与有仇，乞遣将士护行，且谓阿力虽得哈密，止以物产充贡，愿质使臣家属于边，赐敕归谕其王，献还城印。帝从其护行之请，而赐敕谕阿力献王母及城印，即和好如初。使臣还，复遣他使再入贡，而不还哈密。

十二年八月，甘州守臣言，番使谓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谕即献还。帝已却其贡使，复俾入京。时大臣专务姑息，致遐方小丑无顾忌。

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遣使来贡。十八年，哈密都督罕慎潜师捣哈密，克之。贼将牙兰遁走。阿黑麻颇惧。朝议罕慎有功，将立为王。阿黑麻闻之，怒曰："罕慎非忠顺族，安得立！"乃伪与结婚。

弘治元年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入贡；称与罕慎缔姻，乞赐蟒服及九龙浑金膝襕诸物。使至甘州，而罕慎之变已闻，朝廷亦不罪，但令还谕其主，归我侵地。番贼知中国易与，不奉命，复遣使来贡。礼官议薄其赏，拘使臣，番贼稍惧。

三年春，偕撒马儿罕贡狮子，愿献还城印，朝廷亦还其使臣。礼官请却勿纳，帝不从。及使还，命内官张芾护行，谕内阁草敕。阁臣刘吉等言："阿黑麻背负天恩，杀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将直捣巢穴，灭其种类，始足雪中国之愤。或不即讨，亦当如古帝王封玉门关，绝其贡使，犹不失大体。今宠其使臣，厚加优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宪，乃无故召番人入大内看戏狮子，大赉御品，夸耀而出。都下闻之，咸为骇叹，谓祖宗以来，从无此事。奈何屈万乘之尊，为奇兽之玩，俾异言异服之人，杂遝清严之地。况使臣满剌土儿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谋犯肃州，名虽奉贡，意实叵测。兵部议羁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张芾之行，彼使臣还国，阿黑麻必谓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其奈我何。长番贼之志，损天朝之威，莫甚于此。"疏入，帝止芾行，而问阁臣兴师、绝贡二事。吉等以时势未能，但请薄其赐赉。因言饲狮日用二羊，十岁则七千二百羊矣，守狮日役校尉五十人，一岁则一万八千人矣。若绝其餧养，听其自毙，传之千载，实为美谈。帝不能用。

秋，又遣使从海道贡狮子，朝命却之，其使乃潜诣京师。礼官请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从之。当是时，中外乂安，大臣马文升、耿裕辈，咸知国体，于贡使多所裁损，阿黑麻稍知中国有人。四年秋，遣使再贡狮子，愿还金印，及所据十一城。边臣以闻，许之，果以城印来归。明年封陕巴为忠顺王，纳之哈密，厚赐阿黑麻使臣，先所拘者尽释还。

六年春，其前使二十七人还，未出境，后使三十九人犹在京师，阿黑麻复袭陷哈密，执陕巴以去。帝命侍郎张海等经略，优待其使，俾得进见。礼官耿裕等谏曰："朝廷驭外番，宜惜大体。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来，宣召至再，且赐币帛羊酒，正当谩书投入之时，小人何知，将谓朝廷恩礼视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国体，不可

不慎。况此贼倔强无礼，久蓄不庭之心。所遣使臣，必其亲信腹心，乃令出入禁掖，略无防闲。万一奸宄窥伺，潜逞逆谋，虽悔何及。今其使写亦满速儿等宴赉已竣，犹不肯行，曰恐朝廷复宣召。夫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狮本野兽，不足为奇，何至上烦銮舆，屡加临视，致荒徼小丑，得觐圣颜，藉为口实。”疏入，帝即遣还。张海等抵甘肃，遵朝议，却其贡物，羁前后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于边，闭嘉峪关，永绝贡道。而巡抚许进等，又潜兵直捣哈密，走牙兰，阿黑麻渐惧。其邻邦不获贡，胥怨阿黑麻。十年冬，送还陕巴，款关求贡，廷议许之。十二年，其使再求，命前使安置广东者悉释还。

十七年，阿黑麻死，诸子争立，相仇杀。已而长子满速儿嗣为速檀，修贡如故。明年，忠顺王陕巴卒，子拜牙即袭，昏愚失道，国内益乱。而满速儿桀点变诈逾于父，复有吞哈密之志。

正德四年，其弟真帖木儿在甘州，贡使乞放还。朝议不许，乃以甘州守臣奏送还。还即以边情告其兄，共谋为逆。九年诱拜牙即叛，复据哈密。朝廷遣彭泽经略，赎还城印。其部下他只丁复据之，且导满速儿犯肃州。自是，哈密不可复得，而患且中于甘肃。会中朝大臣自相倾陷，番酋觇知之，益肆谗构，贼腹心得侍天子，中国体大亏，贼气焰益盛。

十五年复许通贡。甘肃巡按潘仿言：“番贼犯顺，杀戮摽掠，惨不可胜言。今虽悔罪，果足赎前日万一乎？数年以来，虽尝闭关，未能问罪。今彼以困惫求通，且将窥我意向，探我虚实，缓我后图，诱我重利。不于此时稍正其罪，将益启轻慢之心，招反覆之衅，非所以尊中国驭外番也。况彼番文执难从之词，示敢拒之状，当悔罪求通之日，为侮慢不恭之语，其变诈已见。若曰来者不拒，驭戎之常，尽略彼事之非，纳求和之使，必将叨冒恩礼，饱餍赏饩，和市私贩，满载而归。所欲既足，骄志复萌，少不慊心，动则藉口，反复之衅，且在目前。叛则未尝加罪，而反获钞掠之利，来则未必见拒，而更有赐赉之荣，何惮不为。臣谓宜乘窘迫之时，聊为慑伏之计，虽纳其悔过之词，姑阻其来贡之使，降敕责其犯顺，仍索归还未尽之人。其番文可疑者，详加诘问，使彼知中国尊严，天威难犯，庶几反侧不萌，归服可久。”时王琼力主款议，不纳其言。

明年，世宗立，贼腹心写亦虎仙伏诛，失所恃，再谋犯边。嘉靖三年寇肃州，掠甘州，四年复寇肃州，皆失利去，于是卑词求贡。会璁、萼等起封疆之狱，遂阴庇满速儿再许之贡，议已定。贼党牙兰者，本曲

先人，幼为番掠，长而黠健，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为西陲患，至是获罪其主，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来降。有帖木儿哥、土巴者，俱沙州番族，土鲁番役属之，岁徵妇女牛马，不胜侵暴，亦率其族属数千帐来归。边臣悉处之内地。

满速儿怒，使其部下虎力纳咱儿引瓦剌寇肃州，不胜，则复遣使求贡。总督王琼请许之，詹事霍韬言："番人攻陷哈密以来，议者或请通贡，或请绝贡，圣谕必有悔罪番文然后许。今王琼译进之文，皆其部下小丑之语，无印信足凭。我遽许之，恐戎心益骄，后难驾驭。可虞者一。哈密城池虽称献还，然无实据，何以兴复。或者遂有弃置不问之议，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东，诱我赤斤，掠我瓜、沙，外连瓦剌，内扰河西，而边警无时息矣。可虞者二。牙兰为番酋腹心，拥众来奔，而彼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诈降以诱我。他日犯边，曰纳我叛臣也。我不归彼叛臣，彼不归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终无兴复之期。可虞者三。牙半之来，日给廪饩，所费实多，犹曰羁縻之策不获已也。倘番酋拥众叩关，索彼叛人，将予之耶，抑拒之耶？又或牙兰包藏祸心，构变于内，内外协应，何以御之？可虞者四。或曰今陕西饥困，甘肃孤危，哈密可弃也。臣则曰，保哈密所以保甘、陕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以哈密难守即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顺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今于诸夷中，求其雄杰能守哈密者，即畀金印，俾和辑诸番，为我籓蔽，斯可矣，必求忠顺之裔而立焉，多见其固也。"疏入，帝嘉其留心边计，下兵部确议。尚书胡世宁等力言牙兰不可弃，哈密不必兴复，请专图自治之策，帝深纳其言。自是番酋许通贡，而哈密城印及忠顺王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而满速儿桀傲益甚矣。

十二年遣臣奏三事。一，请追治巡抚陈九畴罪。一，请遣官议和。一，请还叛人牙兰。词多悖慢，朝廷不能罪，但戒以修职贡无妄言。然自写亦虎仙诛，他只丁阵殁，牙兰又降，失其所倚赖，势亦渐孤，部下各自雄长，称王入贡者多至十五人，政权亦不一。

十五年，甘肃巡抚赵载陈边事，言："番酋屡服屡叛，我抚之太厚，信之太深，愈长其奸狡。今后入犯，宜戮其使臣，徙其从人于两粤，闭关拒绝。即彼悔罪，亦但许奉贡，不得辄还从人。彼内有所牵，外有所畏，自不敢轻犯。"帝颇采其言。

二十四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

据哈密。已而兄弟仇杀，马黑麻乃结婚瓦剌以抗其兄，且垦田沙州，谋入犯。其部下来告，马黑麻乃叩关求贡，复求内地安置。边臣谕止之，乃还故土，与兄同处。总督张珩以闻，诏许其入贡。二十六年定令五岁一贡。其后贡期如令，而来使益多。逮世宗末年，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重违其情，咸为给赐。

隆庆四年，马黑麻嗣兄职，遣使谢恩。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遣使来贡。礼官请裁其犒赐，许附马黑麻随从之数，可之。迄万历朝，奉贡不绝。

列传第二百十八 西域二西番诸卫（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

○安定卫 阿端卫 曲先卫赤斤蒙古卫 沙州卫 罕东卫 罕东左卫 哈梅里

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汉赵充国、张奂、段颎，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经营，皆此地也。元封驸马章古为宁濮郡王，镇西宁，于河州设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之，统治番众。

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谕，其酋长皆观望。复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来上，会邓愈克河州，遂诣军前降。其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亦以吐蕃诸部来纳款。冬，何锁南普等入朝贡马及方物。帝喜，赐袭衣。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命为指挥同知，予世袭，知院朵儿只、汪家奴并为指挥佥事。设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长为之。卜纳剌等亦至京师，为靖南卫指挥同知，其侪桑加朵儿只为高昌卫指挥同知，皆带刀侍卫。自是，番酋日至。寻以降人马梅、汪瓦儿并为河州卫指挥佥事。又遣西宁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抚其酋长，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宁州为卫，以喃哥为指挥。

帝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而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

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据纳麟七站之地。命征西将军沐英等讨之，又命李文忠往筹军事。英等至洮州旧城，寇遁去，追斩其魁数人，尽获畜产。遂于东笼山南川度地筑城置戍，遣使来奏。帝报曰："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以指挥聂纬、陈晖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军守洮州，饷艰民劳。帝降敕谕之曰："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今番寇既斥，弃之不守，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虑小费而忘大虞，岂良策哉。所获牛羊，分给将士，亦足弃两年军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违。

秋，何锁南普及镇抚刘温各携家属来朝。谕中书省臣曰："何锁南普自归附以来，信义甚坚。前遣使乌斯藏，远涉万里，及归，所言皆称朕意。今以家属来朝，宜加礼待。"乃赐米、麦各三十石，刘温三之一。

英等进击番寇，大破之，尽擒其魁，俘斩数万人，获马牛羊数十万。自是，群番震慑，不敢为寇。

十六年，青海酋长史剌巴等七人来归，赐文绮、宝钞。时岷州亦设卫，番人岁以马易茶，马日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聂至河州，召必里诸番族，以敕谕之。争出马以献，得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觔。命以马畀河南、山东、陕西骑士。帝以诸卫将士有擅索番人马者，遣官赍金、铜信符敕谕，往赐凉州、甘州、肃州、永昌、山丹、临洮、巩昌、西宁、洮州、河州、岷州诸番族。谕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货，未许私徵。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俾尔等不获宁居。今特制金、铜信符颁给，遇有徵发，必比对相符始行，否则伪，械至京，罪之。"自是，需求遂绝。

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司。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纪以符契。自是其徒争建寺，帝辄锡以嘉名，且赐敕护持。番僧来者日众。

永乐时，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剌麻、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士官辐辏京师。其他族种，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之属，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岁一奉贡，优以宴赉。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宣德元年，以协讨安定、曲先功，加国师吒思巴领占等五人为大国师，给诰命、银印，秩正四品，加剌麻著星等六人为禅师，给敕命、银印，秩正六品。

正统五年敕陕西镇守都督郑铭、都御史陈镒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领占等先因避罪，逃居结河里，招集徒党，占耕土田，不注籍纳赋，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发兵讨之。朕念番性顽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师旅，恐累及无辜。宜使人抚谕，令散遣徒党，还所掠牛羊，兵即勿进，否则加兵未晚。尔等其审之。"番人果输服。七年再敕铭及都御史王翱等曰："得镇守河州都指挥刘永奏：往岁阿尔官等六族三千余人，列营归德城下，声言交易，后乃钞掠屯军，大肆焚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屡于暖泉亭诸处，潜为寇盗。指挥张瑀擒获二人，止责偿所盗马，纵之使去。论法，瑀及永皆当究治，今姑令戴罪。尔等即遣官偕三司堂上亲诣

其寨，晓以利害，令还归所掠，许其自新，不悛，则进讨。盖驭戎之道，抚绥为先，抚之不从，然后用兵。尔等宜体此意。”番人亦输服。

成化三年，陕西副使郑安言：“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不过三之一，余皆洮、岷寺僧诡名冒贡。进一羸马，辄获厚直，得所赐币帛，制为战袍，以拒官军。本以羁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虚国帑而赍盗粮也。”章下礼部，会廷臣议，请行陕西文武诸臣，计定贡期、人数及存留、起送之额以闻，报可。已而奏上，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拥众掠铁城、后川二寨，指挥张翰等率兵御之，败去，获所掠人口以归。

五年，巡按江孟纶言：“岷州番寇纵横，村堡为虚。顷令指挥后泰与其弟通反覆开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十余族酋长百六十余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长九十一人，转相告语，悔过来归，且还被掠人畜，愿供徭赋。杀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从宜赏劳，宣示朝廷恩威，皆欢跃而去。惟熟番绿园一族怙恶不服。”兵部言：“番性无常，朝抚夕叛，未可弛备。请谕边臣，向化者加意抚绥，犯顺者克期剿灭。”帝纳其言。

八年，礼官言：“洮、岷诸卫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余人，应赏彩币人二表里，帛如之，钞二十九万八千有奇，马直尚在其外。考正统、天顺间，各番贡使不过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诸处滥以熟番作生番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贡，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赴京，余悉遣还。成化六年，副使邓本瑞妄自招徕，又复冒送，臣部已重申约束。今副使吴□等不能严饬武备，专事通番，以纾近患。乞降敕切责，务遵前令。”帝亦如其言。

西宁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不草丰美。番人环居之，专务畜牧，日益繁滋，素号乐土。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尔秃厮获罪其主，拥众西奔。瞰知青海饶富，袭而据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自是甘肃、西宁始有海寇之患。九年，总制彭泽集诸道军，将捣其巢。寇讷知之，由河州渡黄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乌斯藏。及大军引还，则仍返海上，惟阿尔秃厮遁去。

嘉靖二年，尚书金献民西征，议遣官招抚，许为藩臣，如先朝设安定、曲先诸卫故事。兵部行总制杨一清计度，一清意在征讨，言寇精骑不过二三千，余皆胁从番人，然怨之入骨，时欲报仇，可用为间谍，大

举剿绝。议末定，王宪、王琼相继来代，皆以兵寡饷诎，议竟不行。

八年，洮、岷诸番数犯临洮、巩昌，内地骚动。枢臣李承勋言："番为海寇所侵，日益内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后。昔赵充国不战而服羌，段颖杀羌百万而内地虚耗，两者相去远矣。乞广先帝之明，专充国之任，制置方略，悉听琼便宜从事。"琼乃集众议，且剿且抚。先遣总兵官刘文、游击彭棫分布士马。明年二月自固原进至洮、岷，遣人开示祸福。洮州东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禄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宁沟等十五族，皆听抚，给白旂犒赐遣归。惟岷州东路若笼族、西路板尔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险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笼、板尔二族，覆其巢，剌即诸族震慴乞降。凡斩首三百六十余级，抚定七十余族，乃班师。自是，洮、岷获宁，而西宁仍苦寇患。

十一年，甘肃巡抚赵载等言："亦不剌据海上已二十余年，其党卜儿孩独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属番来纳款。宜因而抚之，或俾之纳马，或令其遣质，或授官给印，建立卫所，为我藩篱，于计为便。"疏甫上，会河套酋吉囊引众西掠，大破亦不剌营，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儿孩一枝敛众自保。由是西宁亦获休息，而纳款之议竟寝。及唐龙为总制，寇南掠松潘。龙虑其回巢与诸番及他部勾结为患，奏行甘肃守臣，缮兵积粟，为殄灭计。及龙去，事亦不行。

二十年正月，卜儿孩献金牌、良马求款。兵部言："寇果输诚通贡，诚西陲大利。乃止献马及金牌，未有如往岁遣子入侍、酋长入朝之请，未可遽许。宜令督抚臣侦察情实，并条制驭之策以闻。"报可。会寇势渐衰，番人亦渐复业，其议复寝。

二十四年设岷州，隶巩昌府。岷西临极边，番汉杂处。洪武时，改土番十六族为十六里，设卫治之，俾稍供徭役。自设州之后，徵发繁重，人日困敝。且番人恋世官，而流官又不乐居，遥寄治他所。越十余年，督抚合疏言不便，乃设卫如故。

时北部俺答猖獗，岁掠宣、大诸镇。又羡青海富饶，三十八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已，引去，留宾兔据松山，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隆庆中，俺答受封顺义王，修贡惟谨，二子亦敛戢。

时乌斯藏僧有称活佛者，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为名，请建寺青海及嘉峪关外，为久居计。廷臣多言不可许，礼官言："彼已采木兴

工，而令改建于他所，势所不能，莫若因而许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关外之请。况中国之御戎，惟在边关之有备。戎之顺逆，亦不在一寺之远近。”帝许之。丙兔既得请，又近胁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惧逼，乞令俺答约束其子，毋扰邻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肃不许开市，宁夏又道远艰难，虽有禁令，不能尽制。宣大总督方逢时亦言开市为便。帝以责陕西督抚，督抚不敢违。万历二年冬，许丙兔市于甘肃，宾兔市于庄浪，岁一次。既而寺成，赐额仰华。

先是，亦不剌之据青海，边臣犹以外寇视之。至是以俺答故，竟视若属番。诸酋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为边患，而洮州之变乃起。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负其物货，入掠内地，他族亦乘机为乱。奸民以告河州参将陈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与我事。”洮州参将刘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将有隙。总督石茂华闻之，令二人及兰州参将徐勋、岷州守备硃宪、旧洮州守备史经各引兵压其境，晓以利害。番人惧，即还所掠人畜。世英谓首恶未擒，不可遽已，遂剿破之，杀伤及焚死者无算。军律，吹铜角乃退兵。堂挟前憾，不待角声而去，诸部亦多引去。宪、经方深入搜捕，邻番见其势孤，围而杀之。事闻，帝震怒，褫堂、世英职，切责茂华等。茂华乃集诸军分道进讨，斩首百四十余级，焚死者九百余人，获孳畜数十群。诸番震恐远徙，来降者七十一族，斩送首恶四人，生缚以献者二人，输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谢罪，誓不再犯，师乃还。

自丙兔据青海，有切尽台吉者，河套酋吉能从子，俺答从孙也，从之而西。屡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拥众西行。疏请授丙兔都督，赐金印，且开茶市。部议不许，但稍给以茶。俺答既抵瓦剌，战败而还。乃移书甘肃守臣，乞假道赴乌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肃而南，会诸酋于海上。番人益遭蹂躏，多窜徙。八年春，始以活佛言东还，而切尽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丙兔率众掠番并内地人畜，诏绝其市赏。俺答闻之，驰书切责。乃尽还所掠，执献为恶者六人，自罚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顺，赉之银币，即以牛羊赐其部人，为恶者付之自治，仍许贡市，俺答益感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尽台吉约束之，亦引罪输服。及俺答卒，传至孙扯力克，势轻，不能制诸酋。

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众有阑入西宁者，副总兵李奎方被酒，跃马而前。部众控鞍欲诉，奎拔刀斫之，众遂射奎死。部卒驰救之，亦多死。守臣不能讨，遣使诘责，但献首恶，还人畜而止。以故无所惮，愈肆侵盗。时丙兔及切尽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驻莽剌川，火落赤移

驻捏工川，逼近西宁，日蚕食番族。番不能支，则折而为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势益炽。十八年六月入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率三千人御之，尽覆。七月复深入，大掠河州、临洮、渭源。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各将一军御之，皆败绩，游击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事闻，命尚书郑洛出经略。洛前督宣大军，抚顺义王及忠顺夫人有恩。遣使趣扯力克东归，而大布招番之令，来者率善遇之，自是归附者不绝。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闻套酋卜失兔来助，大败于水泉口，扯力克复将还巢，始惧。徙帐去，留其党可卜兔等于莽剌川。明年，总兵官尤继先破走之。洛更进兵青海，焚仰华寺，逐其余众而还。番人复业者至八万余人，西陲暂获休息。已，复聚于青海。

二十三年增设临洮总兵官，以刘綎任之。未几，永邵卜诸部犯南川，参将达云大破之。已，连火、真二酋犯西川，云又击破之。明年，诸酋复掠番族，将窥内地。綎部将周国柱御之莽剌川，又大破之。二十七年纠叛苗犯洮、岷，总兵官萧如薰等败之，斩番人二百五十余级，寇八十二级，抚降番族五千余人。三十四年复入镇番黑古城，为总兵官柴国柱所败。自是屡入钞掠，不能大得志。

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犹不甚剧。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屡为官军击败，自洮州轶出番地。诸将穷追，复奔入塞内，番族亦遭蹂躏。十五年，西宁番族作乱，总抹官马㸆督诸将五道进剿，斩首七百有奇，抚降三十八族而还。明年冬，李自成遣将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忠攻破之，遂进掠青海。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

番有生熟二种。生番犷悍难制。熟番纳马中茶，颇柔服，后浸通生番为内地患。自青海为寇所据，番不堪剽夺，私馈皮币曰手信，岁时加馈曰添巴，或反为向导，交通无忌。而中国市马亦鲜至，盖已失捍外卫内之初意矣。

原夫太祖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宁等西卫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即小有蠢动，边将以偏师制之，靡不应时底定。自边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阑入，与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时之所患，终在寇而不在番，故议者以太祖制驭为善。

安定卫，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汉为婼羌，唐为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广袤千里，东近罕东，北迩沙州，南接西番。居无城郭，以氈帐为庐舍。产多驼马牛羊。

洪武三年遣使持诏招谕。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儿使其府尉麻答儿等来朝，贡铠甲刀剑诸物。太祖喜，宴赉其使者，遣官厚赉其王，而分其地为阿端、阿真、苦先、贴里四部，各锡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傅卜颜不花来贡，上元所授金、银字牌，请置安定、阿端二卫，从之。乃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剌等为指挥。

九年命前广东参政郑九成等使其地，赉王及其部人衣币。明年，王为沙剌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复仇，诛沙剌。沙剌部将复杀王子，部内大乱。番将朵儿只巴叛走沙漠，经安定，大肆杀掠，夺其印去，其众益衰。二十五年，蓝玉西征，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昝等惧，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肃王之国甘州，遣僧谒王，乞授官以安部众。王为奏请，帝许之。二十九年命行人陈诚至其地，复立安定卫。其酋长哈孩虎都鲁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诚还，酋长随之入朝，贡马谢恩。帝厚赉之，复命中官赍银币往赐。

永乐元年遣官赍敕抚谕撒里诸部。明年，安定头目多来朝，擢千户三即等三人为指挥佥事，余授官有差，并赐本卫指挥同知哈三等银币。未几，指挥朵儿只束来朝，愿纳差发马五百匹，命河州卫指挥康寿往受之。寿言："罕东、必里诸卫纳马，其直皆河州军民运茶与之。今安定辽远，运茶甚难，乞给以布帛。"帝曰："诸番市马用茶，已著为例。今姑从所请，后仍给茶。"于是定制，上马给布帛各二匹，以下递减。三年，哈三等遣使来贡，奏举头目撒力加藏卜等为指挥等官，且请岁纳孳畜什一，并从之。四年徙驻苦儿丁之地。

初，安定王之被杀也，其子撒儿只失加为其兄所杀，部众溃散，子亦攀丹流寓灵藏。十一年五月率众入朝，自陈家难，乞授职。帝念其祖率先归附，令袭封安定王，赐印诰。自是朝贡不辍。

二十二年，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斯藏，次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挥李英偕康寿等讨之。英等率西宁诸卫军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等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贼远遁。英等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遇安定贼，击败之，斩首四百八十余级，生擒七十余人，获驼马牛十四万有奇。曲先闻风远窜，追之不及而

还。英以此封会宁伯，寿等皆进秩。大军既旋，指挥哈三等惧罪，不敢还故地。

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谕之，复业者七百余人。帝并赐彩币表里，以安其反侧。三年春，赐安定及曲先卫指挥等官五十三人诰命。

初，大军之讨贼也，安定指挥桑哥与罕东卫军同奉调从征。罕东违令不至，其所辖板纳族瞰桑哥军远出，尽掠其部内庐帐畜产。事闻，降敕切责，令速归所掠，违命则发兵进讨。已，进桑哥都指挥佥事。

正统元年遣官赍敕谕安定王及桑哥曰："我祖宗时，尔等顺天命，尊朝廷，输诚效力，始终不替，朝廷恩赉亦久而弗渝。肆朕嗣位，尔等复遵朝命，约束部下，良用尔嘉。兹特遣官往谕朕意，赐以币帛。宜益顺天心，笃忠诚，保境睦邻，永享太平之福。"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职。九年，那南奔率众掠曲先人畜。朝廷遣官谕还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责安定王追理。王既奉命，又陈词乞怜。帝乃宥之，谕以保国睦邻之义。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领占干些儿袭。时王年幼，叔父指挥同知辍思泰巴佐理国事，其同侪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请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挥佥事。历景泰、天顺、成化三朝，频入贡。

弘治三年，领占干些儿卒，子千奔袭。赐斋粮、麻布，谕祭其父。先是，哈密忠顺王卒，无子。廷议安定王与之同祖，遣官择一人为其后，安定王不许。至是，访求陕巴于安定，册为忠顺王，命千奔遣送其家属。千奔怒曰："陕巴不应嗣王爵，爵应归绰尔加。"绰尔加者，千奔弟也。且邀厚赏。兵部言："陕巴实忠顺王之孙，素为国人所服。前哈密无主，遣使取应立者，绰尔加自知力弱不肯往。今事定之后，乃尔反覆，所言不可从。"陕巴迄得立。然千奔以立非己意，后哈密数被寇，竟不应援。十七年率众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时，蒙古大酋亦不剌、阿尔秃厮侵据青海，纵掠邻境。安定遂残破，部众散亡。

阿端卫，在撒里畏兀儿之地，洪武八年置。后为朵儿只巴残破，其卫遂废。永乐四年冬，酋长小薛忽鲁札等来朝，贡方物，请复置卫设官，从之，即授小薛等为指挥佥事。

洪熙时，曲先酋散即思邀劫朝使，胁阿端指挥锁鲁丹偕行。已，大军出征，锁鲁丹惧，率部众远窜，失其印。宣德初遣使招抚，锁鲁丹犹不敢归，依曲先杂处。六年春，西宁都督史昭言："曲先卫真只罕等本别一部，因其父助散即思为逆，窜处毕力术江。其地当乌斯藏孔道，恐复

为乱，宜讨之。”帝敕昭曰：“残寇穷迫，无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命复故业。”于是真只罕率所部还居帖儿谷旧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挥同知，令掌卫事，以指挥佥事卜答兀副之。真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去帖儿谷尚一月程，朝贡艰，乞移本土为便。”天子从其请，仍给以印，赐玺书抚慰之。迄正统朝，数入贡，后不知所终。

其时西域地亦有名阿端者，贡道从哈密入，与此为两地云。

曲先卫，东接安定，在肃州西南。古西戎，汉西羌，唐吐蕃，元设曲先答林元帅府。

洪武时，酋长入贡。命设曲先卫，官其人为指挥。后遭朵儿只巴之乱，部众窜亡，并入安定卫，居阿真之地。永乐四年，安定指挥哈三、散即思、三即等奏：“安定、曲先本二卫，后合为一。比遭吐番把秃侵扰，不获宁居。乞仍分为二，复先朝旧制。”从之。即令三即为指挥使，掌卫事，散即思副之。又从其请，徙治药王淮之地。自是屡入贡。

洪熙时，散即思偕安定部酋劫杀朝使。已，大军往讨，散即思率众远遁，不敢还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挥陈通等往招抚，复业者四万二千余帐。乃遣指挥失剌罕等入朝谢罪，贡驼马，待之如初。寻擢散即思都指挥同知，其僚属悉进官，给以诰命。

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还，言散即思数率部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为大将，率左右参将赵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宁诸卫军及安定、罕东之众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即思先遁，其党脱脱不花等迎敌。诸将纵兵击之，杀伤甚众，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妇三百四十余人，获驼马牛羊三十四万有奇。自是西番震慴。散即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恶不悛。至是人畜多损失，乃悔惧。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四人贡马请罪。复待之如初，令还居故地并归其俘。

七年，其指挥那那罕言：“往者安定之兵从讨曲先，臣二女、四弟及指挥桑哥等家属被掠者五百人。今散即思已蒙赦宥，而臣等亲属犹未还，望圣明垂怜。”天子得奏恻然，语大臣曰：“朕常以用兵为戒，正恐滥及无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即敕安定王亦攀丹等悉归所掠。其年，散即思卒，命其子都立嗣职，赐敕勉之。十年擢那那罕都指挥佥事，其僚属进职者八十九人。正统七年遣使贡玉石。成化时，土鲁番强，被其侵掠。

弘治中，安定王子陕巴居曲先。廷议哈密无主，迎为忠顺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尔秃厮亦不剌窜居青海，曲先为所蹂躏，部族窜徙，其卫遂亡。

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沙州、赤斤隶肃州，余悉隶西宁。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后诸卫尽亡，亦不剌据青海，土鲁番复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迁徙之众又环列甘肃肘腋，犷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诸番，兵事日亟。

赤斤蒙古卫。出嘉峪关西行二十里曰大草滩，又三十里曰黑山儿，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骟马城，并设墩台，置□□卒。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汉燉煌郡地，晋属晋昌郡，唐属瓜州，元如之，属沙州路。

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西讨，次白城，获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儿。进至赤斤站，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师还，复为蒙古部人所据。

永乐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称丞相苦术子。率所部男妇五百余人，自哈剌脱之地来归。诏设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为千户，赐诰印、彩币、袭衣。八年，回回哈剌马牙叛于肃州，约塔力尼为援。拒不应，而率部下擒贼六人以献。天子闻之喜，诏改千户所为卫，擢塔力尼指挥佥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明年遣使贡马。又明年以匿叛贼老的罕，将讨之。用侍讲杨荣言，止兵勿进，而赐敕诘责，塔力尼即擒老的罕来献。天子嘉之，进秩指挥同知，赐赉甚厚。久之卒，子且旺失加袭，修贡如制，进指挥使。宣德二年再进都指挥同知，其僚属亦多进秩。

正统元年，其部下指挥可儿即掠西域阿端贡物，杀使臣二十一人。赐敕切责，令还所掠。寻与蒙古脱欢帖木儿、猛哥不花战，胜之，使来献捷，进都指挥使。五年，朝使往来哈密者，且旺失加具餱粮、骡马护送，擢都督佥事。明年，天子闻其部下时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贡使，遣敕切责。

时瓦剌兵强，数侵掠邻境。且旺失加惧，欲徙居肃州。天子闻而谕止之，令有警驰报边将。八年，瓦剌酋也先遣使送马及酒，欲娶且旺失加女为子妇，娶沙州困即来女为弟妇。二人不欲，并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天子以瓦剌方强，其礼意不可却，谕令各从其愿，并以此意谕也

先，而二人终不欲。明年，且旺失加称老不治事。诏授其子阿速都督佥事，代之。也先复遣使求婚，且请亲人往受其币物。阿速虞其诈，拒不从，而遣人乞徙善地。天子谕以土地不可弃，令奖率头目图自强。又以其饥困，令边臣给之粟，所以抚恤者甚至。

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挥琐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为三，凡西番人居左帐，属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帐，属琐合者，而自领中帐。后苦术卒，诸子来归，并授官。至是阿速势盛，欲兼并右帐，屡相仇杀。琐合者不能支，醞于边将，欲以所部内属。边将任礼遣赴京，请发兵收其部落。帝虑其部人不愿内徙，仍遣琐合者还甘肃，而令礼往取其孥。十三年，边将护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挥总儿加陆等率众围其城，声言报怨。官军出击之，获总儿加陆，已而逃去。事闻，敕责阿速，令缚献犯者。

景泰二年，也先复遣使持书求婚。会阿速他往，其僚属以其书来上。兵部尚书于谦言："赤斤诸卫久为我藩篱，也先无故招降结亲，意在撤我屏蔽。宜令边臣整兵慎防，并敕阿速悉力捍御，有警驰报，发兵应援。"从之。五年，也先益图兼并，遣使赍印授阿速，胁令臣服。阿速不从，报之边臣。会也先被杀，获已。

天顺元年，都指挥马云使西域，命赐阿速彩币，俾护送往还。寻进秩左都督。成化二年卒，子瓦撒塔儿请袭，即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挥敢班数侵盗边境，边将诱致之，送京师。天子数其罪，赐赍遣还。六年，其部人以瓦撒塔儿幼弱，其叔父乞巴等二人为部族信服，乞命为都督，理卫事。瓦撒塔儿亦上书，乞予一职，协守边方。帝从其请，并授指挥佥事。明年，瓦撒塔儿卒，子赏卜塔儿嗣为左都督。

九年，土鲁番陷哈密，遣使三人，以书招都督佥事昆藏同叛。昆藏不从，杀其使，以其书来献。天子嘉之，遣使赐赍，且令发兵攻讨。昆藏以力不足，请发官军数千为助。朝议委都督李文等计度。已，文等进征，昆藏果以兵来会。会文等顿军不进，其兵亦还。

十年，赏卜塔儿以千骑入肃州境，将与阿年族番人仇杀。边臣既谕却之，兵部请遣人责以大义，有仇则赴诉边吏，不得擅相侵掠，从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赏卜塔儿幼不更事，指挥佥事加定得众心，乞迁一秩，俾总卫事。赏卜塔儿亦署名推让。而罕东酋长复合词奏举，且云两卫番人，待此以靖。帝纳其言，擢加定都指挥佥事，暂掌印务。时土鲁番犹据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结赤斤为援，复其城，有诏褒赏。

十九年，邻番野乜克力来侵，大肆杀掠，赤斤遂残破。其酋长诉于边臣，给之粟。又命缮治其城，令流移者复业，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木郎破哈密，犹用其兵。后许进西征，亦以兵来助。正德八年，土鲁番遣将据哈密，遂大掠赤斤，夺其印而去。及彭泽经略，始以印来归。已，番贼犯肃州与中国为难。赤斤当其冲，益遭蹂躏。部众不能自存，尽内徙肃州之南山，其城遂空。

嘉靖七年，总督王琼抚安诸郡，核赤斤之众仅千余人。乃授赏卜塔儿子锁南束为都督，统其部帐。

沙州卫。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汉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门、阳关并相距不远。后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后没于吐蕃。宣宗时，张义潮以州内附，置归义军，授节度使。宋入于西夏，元为沙州路。

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遣国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儿兰等来朝，贡马及璞玉。永乐二年，酋长困即来、买住率众来归。命置沙州卫，授二人指挥使，赐印诰、冠带、袭衣。已而其部下赤纳来附，授都指挥佥事。五年夏，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闻赤纳本买住部曲，今官居其上，高下失伦，已擢买住为都指挥同知。自今宜详为审定，毋或失序。"八年擢困即来都指挥佥事，其僚属进秩者二十人。买住卒，困即来掌卫事，朝贡不绝。二十二年，瓦剌贤义王太平部下来贡，中道为贼所梗，困即来遣人卫送至京。帝嘉之，赉以彩币，寻进秩都督佥事。

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马儿罕先后入贡，道经哈密地，并为沙州贼邀劫。宣宗怒，命肃州守将费瓛剿之。宣德元年，困即来以岁荒人困，遣使贷谷种百石，秋成还官。帝曰："番人即吾人，何贷为？"命即予之。寻遣中官张福使其地，赉彩币。七年又奏旱灾，敕于肃州授粮五百石。已而哈烈贡使言道经沙州，为赤斤指挥革古者等剽掠。部议赤斤之人远至沙州为盗，罪不可贷。帝令困即来察之，敕曰："彼既为盗，不可复容，宜驱还本土，再犯不宥。"九年遣使奏罕东及西番数肆侵侮，掠取人畜，不获安居，乞徙察罕旧城耕牧。帝遣敕止之曰："尔居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畜牧富饶，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尝奏尔侵扰，今外侮亦自取。但当循分守职，保境睦邻，自无外患。何必东迁西徙，徒取劳瘁。"又敕罕东、西番，果侵夺人畜，速还之。明年又为哈密所侵，且惧瓦剌见逼，不能自立。乃率部众二百余人走附塞下，陈饥窘状。诏边臣发粟济之，且令议所处置。边臣请移之苦峪，从之。自是不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

正统元年，西域阿端遣使来贡，为罕东头目可儿即及西番野人剽夺。困即来奉命往追还其贡物，帝嘉之，擢都督同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挥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余家亡入哈密。困即来奉诏索之，不予。朝命忠顺王还之，又不予。会遣使册封其新王，即令使人索还所逃之户。而哈密仅还都指挥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余仍不遣。是罕东都指挥班麻思结久驻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挥革古者亦纳其叛亡。困即来屡诉于朝，朝廷亦数遣敕诘责，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侦瓦剌、哈密事，具得其实以闻。帝喜，降敕奖励，厚赐之。明年遣使入贡，又报迤北边事，进其使臣二人官。初，困即来之去沙州也，朝廷命边将缮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谢恩，贡驼马，宴赐遣还。七年率众侵哈密，获其人畜以归。

九年，困即来卒，长子喃哥率其弟克俄罗领占来朝。授喃哥都督佥事，其弟都指挥使，赐敕戒谕。既还，其兄弟乖争，部众携贰。甘肃镇将任礼等欲乘其窘乏，迁之塞内。而喃哥亦来言，欲居肃州之小钵和寺。礼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指挥毛哈剌等偕喃哥先赴沙州，抚谕其众，而亲率兵随其后。比至，喃哥意中变，阴持两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剌。礼等进兵迫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沙州遂空。帝以其迫之而来，情不可测，令礼熟计其便。然自是安居内地，迄无后患。而沙州为罕东酋班麻思结所有。独喃哥弟锁南奔不从徙，窜入瓦剌，也先封之为祁王。礼侦知其在罕东，掩袭获之。廷臣请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顺，免死，徙东昌。

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东四卫于嘉峪关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废，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

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燉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三十年，酋锁南吉剌思遣使入贡，诏置罕东卫，授指挥佥事。

永乐元年偕其兄答力袭入朝，进指挥使。授答力袭指挥同知，并赐冠带、钞币。自是数入贡。十年，安定卫奏罕东数为盗，掠去民户三百，复纠西番阻截关隘。帝降敕切责，令还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邓诚使其地。

洪熙元年遣使以即位谕其指挥同知绰儿加，赐白金、文绮。时官军征曲先贼，罕东指挥使却里加从征有功，擢都指挥佥事，赐诰世袭。其

指挥那那奏所属番民千五百，例纳差发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抚复业。帝即命招之，并免所负之马。宣德元年论从征曲先功，擢绰儿加都指挥同知。初，大军之讨曲先也，安定部内及罕东密罗族人悉惊窜。事定，诏指挥陈通等往招。于是罕东复业者二千四百余帐，男妇万七千三百余人，安定部人亦还卫。

正统四年，罕东、安定合众侵西番申藏族，掠其马牛杂畜以万计。其僧诉于边将，言畜产一空，岁办差发马无从出。帝切责二卫，数其残忍暴横、违国法、毒邻境之罪，令悉归所掠。又谕僧不限旧制，随所有入贡。明年冬，绰儿加偕班麻思结共侵哈密，获老稚百人、马百匹，牛羊无算。忠顺王遣使索之，不予。帝闻，复赐敕戒谕。然番人以剽掠为性，天子即有言，亦不能尽从也。六年夏，绰儿加来贡马，宴赉还。九年卒，子赏卜儿加嗣职，奏乞斋粮、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进都指挥使。

成化九年，土鲁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东以兵来助。后都督罕慎复哈密，亦藉其兵，赐敕奖赉。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挥梅琛勒兵追之，夺还男妇五十余人，马牛杂畜四千五百有奇。边臣请讨其罪，部臣难之。帝曰："罕东方听调协取哈密，未有携贰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谕令悔过，不服，则耀兵威之。"二十二年，边臣言："比遣官往哈密，与土鲁番使臣家属四百人偕行。道经罕东，为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仅免，乞讨之。"帝命遣人往谕，如番人例议和，还所掠物，不从则进兵。

弘治中，土鲁番复据哈密。兵部马文升议直捣其城，召指挥杨翥计之。翥言罕东有间道，不旬日可达哈密，宜出贼不意，从此进兵。文升曰："如若言，发罕东兵三千前行，我师三千后继，各持数日干粮，兼程袭之，若何？"翥称善。文升以属巡抚许进，进遣人谕罕东如前策。会罕东失期不至，官军仍由大路进，贼得遁去。十二年，其部人侵西宁隆奔族，掠去印诰及人畜。兵部请敕都督，宣谕其下，毋匿所掠物，尽归其主，违命则都督自讨，从之。

时土鲁番日强，数侵掠邻境，诸部皆不能支。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东亦遭蹂躏，其众益衰。后土鲁番复陷哈密，直犯肃州。罕东复残破，相率求内徙，其城遂弃不守。嘉靖时，总督王琼安辑诸部，移罕东都指挥枝丹部落于甘州。

罕东左卫，在沙州卫故城，宪宗时始建。初，罕东部人奄章与种族

不相能，数仇杀，乃率其众逃居沙州境。朝廷即许其耕牧，岁纳马于肃州。后部落日蕃，益不受罕东统属。至其子班麻思结，洪熙时从讨曲先有功，赏未之及。宣德七年自陈于朝，即命为罕东卫指挥使，赐敕奖赉。然犹居沙州，不还本卫。十年进都指挥使佥事。

正统四年，沙州卫都督困即来以班麻思结侵居其地，乞遣还。天子如其言，赐敕宣谕，班麻思结不奉命。时赤斤卫指挥锁合者因杀人遁入沙州地，班麻思结纳之。锁合者又令其子往乌斯藏取毒药，将还攻赤斤。赤斤都督且旺失加以为言，天子即敕谕班麻思结睦邻保境，无启衅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内徙，思结遂尽有其地。十四年，甘肃镇臣任礼等奏，班麻思结潜与瓦剌也先通好，近又与哈密扌冓兵，宜令还居本卫。天子再赐敕宣谕，亦不奉命。寻进秩都指挥使。历景泰、天顺朝，朝贡不废。

成化中，班麻思结卒，孙只克嗣职，部众益盛。其时，土鲁番强，侵据哈密。只克与之接境，患其逼己，欲自为一卫。十五年九月奏请如罕东、赤斤例，立卫赐印，捍御西陲。兵部言："近土鲁番吞噬哈密，罕东诸卫各不自保，西鄙为之不宁。而赤斤、罕东、苦峪又各怀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无人统理，势必为强敌所并，边方愈多事。宜如所请，即于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令只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从之。二十一年，甘肃守臣言："北寇屡犯沙州，杀掠人畜。又值岁饥，人思流窜。已发粟五百石，令布种，仍乞人给月粮振之。其酋只克有斩级功，亦乞并叙。"乃擢只克都督佥事，余报可。

弘治七年，指挥王永言："先朝建哈密卫，当西域要冲。诸番入贡至此，必令少憩以馆谷之，或遭他寇剽掠，则人马可以接护，柔远之道可谓至矣。今土鲁番窃据其地，久而不退。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仅三日程，野乜克力居哈密东北，仅二日程，是皆脣齿之地，利害共之。去岁秋，土鲁番遣人至只克所，胁令归附，只克不从。又杀野乜克力头目，其部人咸思报怨。宜旌劳二部，令并力合攻，永除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瓦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自存，叩嘉峪关求济。天子既振给之，复谕二部解仇息争，不得构兵召衅。

正德四年，只克部内番族有劫掠邻境者，守臣将剿之。兵部言："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藩篱。今番人相攻，于我何预，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晓谕诸族，悔过息兵。"报可。

只克卒，子乞台嗣。十一年，土鲁番复据哈密，以兵胁乞台降附，遂犯肃州。左卫不克自立，相率徙肃州塞内。守臣不能拒，因抚纳之。

乞台卒，子日羔嗣。十六年秋入朝，乞赏赉。礼官劾其越例，且投疏不由通政司，请治馆伴者罪，从之。

乞台既内徙，其部下帖木哥、土巴二人仍居沙州，服属土鲁番，岁输妇女、牛马。会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嘉靖七年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来归，沙州遂为土鲁番所有。

哈梅里，地近甘肃，元诸王兀纳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请出师略地，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赐玺书曰："略地之请，听尔便宜。然将以谋为本，尔慎毋忽。"英遂进兵。兀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诏赐文绮，遣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二十三年，帝闻兀纳失里与别部仇杀，谕甘肃都督宋晟等严兵备之。明年遣使请于延安、绥德、平凉、宁夏以马互市。帝曰："番人黠而多诈。互市之求，安知非觇我。中国利其马而不虞其害，所丧必多。宜勿听。自今至者，悉送京师。"时西域回纥来贡者，多为哈梅里所遏。有从他道来者，又遣兵邀杀之。帝闻之怒。八月命都督佥事刘真偕宋晟督兵讨之。真等由凉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围之。其知院岳山夜缒城降。黎明，兀纳失里驱马三百余匹，突围而出。官军争取其马，兀纳失里率家属随马后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斩豳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朵尔只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银印各一，马六百三十匹。二十五年遣使贡马骡请罪。帝纳之，赐白金、文绮。

列传第二百十七 西域三

○乌斯藏大宝法王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阐化王 赞善王 护教王 阐教王 辅教王 西天阿难功德国 西天尼八剌国 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董卜韩胡宣慰司

乌斯藏，在云南西徼外，去云南丽江府千余里，四川马湖府千五百余里，陕西西宁卫五千余里。其地多僧，无城郭。群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无刑罚，亦无兵革，鲜疾病。佛书甚多，《楞伽经》至万卷。其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锡玉印，既没，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其徒嗣者咸称帝师。

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使其地，令举元故官赴京授职。于是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贡。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赐红绮禅衣及鞋帽钱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举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职，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仍锡玉印及彩币表里各二十。玉人制印成，帝眎玉未美，令更制，其崇敬如此。暨辞还，命河州卫遣官赍敕偕行，招谕诸番之未附者。冬，元帝师之后锁南坚巴藏卜、元国公哥列思监藏巴藏卜并遣使乞玉印。廷臣言已尝给赐，不宜复予，乃以文绮赐之。

七年夏，佛宝国师遣其徒来贡。秋，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及乌斯藏僧答力麻八剌遣使来朝，请封号。诏授帝师后人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乌斯藏僧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佛宝国师复遣其徒来贡，上所举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职。九年，答力麻八剌遣使来贡。十一年复贡，奏举故官十六人为宣慰、招讨等官，亦皆报允。十四年复贡。

其时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衤因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其从者亦有赐。明年春，赐仪仗、银瓜、牙仗、骨朵、膂灯、纱灯、香合、拂子各二，手炉六，伞盖一，银交椅、银足踏、银杌、银

盆、银罐、青圆扇、红圆扇、拜褥、帐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马二，散马四。

帝将荐福于高帝后，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于是卿云、甘露、青乌、白象之属，连日毕见。帝大悦，侍臣多献赋颂。事竣，复赐黄金百，白金千，宝钞二千，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其徒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答师巴□罗葛罗思等，亦加优赐。遂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鞍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赐印诰、银钞、彩币。已，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再为高帝后荐福，赐予优厚。六年四月辞归，复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自是，迄正统末，入贡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贡。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始遣使来贡。十二年两贡，礼官以一岁再贡非制，请裁其赐赉，从之。

正德元年来贡。十年复来贡。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考永、宣间陈诚、侯显入番故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臣梁储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朝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来朝而赏赉之，未尝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闻之，莫不骇愕。而允奏乞盐引至数万，动拨马船至百艘，又许其便宜处置钱物，势必携带私盐，骚扰邮传，为官民患。今蜀中大盗初平，疮痍未起。在官已无余积，必至苛敛军民，钅廷而走险，盗将复发。况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数万之程，历数岁之久，道途绝无邮置，人马安从供顿？脱中途遇寇，何以御之？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所赍敕书，臣等不敢撰拟。"帝不听。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叶相、十三道御史周伦等并切谏，亦不听。。

允行，以珠琲为幢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犒赏以钜万计，内库黄金为之罄尽。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所携茶盐以数十万计。允至临清，漕艘为之阻滞。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冓□鹿，相连二百余里。及抵成都，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百两，锦官驿不足，取傍近数十驿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万。守臣力争，减至十三万。工人杂造，夜以继日。居岁余，始率将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两月入其地。所谓活佛者，恐中国诱害之，匿不出见。将士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

之，夺宝货、器械以去。将校死者二人，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善马疾走，仅免。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驰奏，至则武宗已崩。世宗召允还，下吏治罪。

嘉靖中，法王犹数入贡，迄神宗朝不绝。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

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徵之。其僧先遣人贡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见，赐藏经、银钞、彩币、鞍马、茶果诸物，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袈裟、幡幢、鞍马、伞器诸物，礼之亚于大宝法王。明年辞归，赐加于前，命中官护行。后数入贡，帝亦先后命中官乔来喜、杨三保赍赐佛像、法器、袈裟、禅衣、绒锦、彩币诸物。洪熙、宣德间并来贡。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来贡。礼官言无法王印文，且从洮州入，非制，宜减其赐物。使者言，所居去乌斯藏二十余程，涉五年方达京师，且所进马多，乞给全赐，乃命量增。十七年来贡。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来贡。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继承，不由朝命。三年，辅教王遣使奉贡，奏举大乘法王袭职。帝但纳其贡，赐赉遣还，不命袭职。

正德五年遣其徒绰吉我些儿等，从河州卫入贡。礼官以其非贡道，请减其赏，并治指挥徐经罪，从之。已，绰吉我些儿有宠于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锁南坚参巴尔藏卜遣使来贡，乞袭大乘法王。礼官失于稽考，竟许之。嘉靖十五年偕辅教、阐教诸王来贡，使者至四千余人。帝以人数逾额，减其赏，并治四川三司官滥送之罪。

初，成祖封阐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

其贡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终明世，奉贡不绝云。

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斯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明年遣使来贡。十七年命中官杨三保赍佛像、衣币往赐。二十一年复来贡。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师，命成国公硃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宣宗崩，英宗嗣位，礼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统元年复以为请。命大慈法王及西天佛子如故，余遣还，不愿者减酒馔廪饩，自是辇下稍清。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东庆云人。洪武、永乐中，数奉使西国。成祖赐号国师，仁宗加号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演教灌顶广善大国师，赐金印、冠服、金银器。至是复加西天佛子。

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犹即遣还。及宣宗时则久留京师，耗费益甚。英宗初年，虽多遣斥，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为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英宗复辟，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

成化初，宪宗复好番僧，至者日众。答刂巴坚参、答刂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纪。四方奸民投为弟子，辄得食大官，每岁耗费钜万。廷臣屡以为言，悉拒不听。孝宗践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递降，驱还本土，夺其印诰，由是辇下复清。

弘治六年，帝惑近习言，命取领占竹等诣京。言官交章力谏，事乃寝。十三年命为故西天佛子著□□领占建塔。工部尚书徐贯等言，此僧无益于国，营墓足矣，不当建塔，不从。寻命那卜坚参三人为灌顶大国师。帝崩，礼官请黜异教，三人并降禅师。

既而武宗蛊惑佞幸，复取领占竹至京，命为灌顶大国师，以先所降禅师三人为国师。帝好习番语，引入豹房，由是番僧复盛。封那卜坚参及答刂巴藏卜为法王，那卜领占及绰即罗竹为西天佛子。已，封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给番僧度牒三千，听其自度。或言，大庆法王，即帝自号也。

绰吉我些儿者，乌斯藏使臣，留豹房有宠，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为正副使，还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贡，且为二人请国师诰命，入番设茶。礼官刘春等执不可，帝不听。春等复言："乌斯藏远在西方，性极顽犷。虽设四王抚化，而其来贡必为节制。若令赍茶以往，赐之诰命，彼或假上旨以诱诸番，妄有所干请。从之则非法，不从则生衅，害不可胜言。"帝乃罢设茶敕，而予之诰命。帝时益好异教，常服其服，诵习其经，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权幸杂处，气焰灼然。及二人乘传归，所过驿骚，公私咸被其患。

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

阐化王者，乌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卫言："乌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阳沙加监藏，元时封灌顶国师，为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赏竹监藏与管兀儿构兵，若遣此僧抚谕，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顶国师，遣使赐玉印、彩币。明年，其僧使酋长锁南藏卜贡佛像、佛书、舍利。是时方命佛宝国师招谕番人，于是怕木竹巴僧等自称辇卜阇，遣使进表及方物。帝厚赐之。辇卜阇者，其地首僧之称也。八年正月设怕木竹巴万户府，以番酋为之。已而章阳沙加卒，授其徒锁南扎思巴噫监藏卜为灌顶国师。二十一年上表称病，举弟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顶国师。自是三年一贡。

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赐。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与护教、赞善二王，必力工瓦国师及必里、朵甘、陇答诸卫，川藏诸族，复置驿站，通道往来。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答刂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令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显往赐绒锦、彩币。其贡使尝殴杀驿官子，帝以其无知，遣还，敕王戒饬而已。九年，贡使归，以赐物易茶。至临洮，有司没入之，羁其使，请命。诏释之，还其茶。

正统五年，王卒。遣禅师二人为正副使，封其从子吉剌思巴永耐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使臣私市茶彩数万，令有司运致。礼官请禁之，帝念其远人，但令自僦舟车。已，王卒，以桑儿结坚昝巴藏卜嗣。

成化元年，礼部言："宣、正间，诸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十倍，天顺间百倍。今贡使方至，乞敕谕阐化王，令如洪武旧制，三年一贡。"从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领占坚参巴儿藏卜嗣。遣僧进贡，还至西宁，留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贡，隐匿所赐玺书、币物。王使其下三人来趣，其僧闭之室中，剜二人目。一人逸，诉于都指挥孙鉴。鉴捕置之狱，受其徒贿，而复以闻。下四川巡按鞫治，坐僧四人死，鉴将逮治，会赦悉免。

十七年以长河西诸番多假番王名朝贡，命给阐化、赞善、阐教、辅教四王敕书勘合，以防奸伪。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来贡，守臣遵新例，但纳一百五十人。礼官以使者已入境，难固拒，请顺其情概纳之，为后日两贡之数，从之。

弘治八年遣僧来贡，还至扬州广陵驿，遇大乘法王贡使，相与杀牲纵酒，三日不去。见他使舟至，则以石投之，不容近陆。知府唐恺诣驿呼其舟子戒之，诸僧持兵仗呼噪拥而入。恺走避，隶卒力格斗乃免，为所伤者甚众。事闻，命治通事及伴送者罪，遣人谕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时王卒，子班阿吉江东答刂巴请袭，命番僧二人为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答刂失答刂巴坚参即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谢恩仪物，并献其父所领勘合印章为左验。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论斩，减死戍边，副使以下悉宥。

正德三年，礼官以贡使逾额，令为后年应贡之数。嘉靖三年偕辅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请入贡。礼官以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核实以闻。四十二年，阐化诸王遣使入贡请封。礼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为正副使，序班硃廷对监之。至中途大骚扰，不受廷对约束，廷对还，白其状。礼官请自后封番王，即以诰敕付使者赍还，或下守臣，择近边僧人赍赐。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隆庆三年再定令阐化、阐教、辅教三王，俱三岁一贡，贡使各千人，半全赏，半减赏。全赏者遣八人赴京，余留边

上。遂为定例。

万历七年，贡使言阐化王长子札释藏卜乞嗣职，如其请。久之卒，其子请袭。神宗许之，而制书但称阐化王。用阁臣沈一贯言，加称乌斯藏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其后奉贡不替。所贡物有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氆氇、左髻毛缨、足力麻、铁力麻、刀剑、明甲胃之属，诸王所贡亦如之。

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视乌斯藏为近。成祖践阼，命僧智光往使。永乐四年，其僧著思巴儿监藏遣使入贡，命为灌顶国师。明年封赞善王，国师如故，赐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杨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从子喃葛监藏袭。宣德二年，中官侯显往使。正统五年奏称年老，请以长子班丹监坐刂代。帝不从其请，而授其子为都指挥使。

初，入贡无定期，自永乐迄正统，或间岁一来，或一岁再至。而历朝遣使往赐者，金币、宝钞、佛像、法器、袈裟、禅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岁一贡之例。

三年命塔儿把坚粲袭封。故事，封番王诰敕及币帛遣官赍赐，至是西陲多事，礼官乞付使者赍回，从之。

五年，四川都司言，赞善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种入贡，且无番王印文，今止留十余人守贡物，余已遣还。礼官言："番地广远，番王亦多，若遵例并时入贡，则内郡疲供亿。莫若令诸王于应贡之岁，各具印文，取次而来。今贡使已至，难拂其情。乞许作明年应贡之数。"报可。

十八年，礼官言："番王三岁一贡，贡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赞善王连贡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请封请袭，又遣千五百五十人，违制宜却。乞许其请封袭者，以三百人为后来两贡之数，余悉遣还。"亦报可。遂封喃葛坚粲巴藏卜为赞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端竹坚昝嗣。嘉靖后犹入贡如制。

护教王者，名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馆觉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乐四年遣使入贡，诏授灌顶国师，赐之诰。明年遣使入谢，封为护教王，赐金印、诰命，国师如故。遂频岁入贡。十二年卒，命其从子干些儿吉剌思巴藏卜嗣。洪熙、宣德中并入贡。已而卒，无嗣，其爵

遂绝。

阐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赍敕入番，其国师端竹监藏遣使入贡。永乐元年至京，帝喜，宴赉遣还。四年又贡，帝优赐，并赐其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衣币。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印诰、彩币。后比年一贡。杨三保、戴兴、侯显之使，皆赍金币、佛像、法器赐焉。

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绰儿加监巴领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领占叭儿结坚参嗣。成化四年从礼官言，申三岁一贡之制。明年，王卒，命其子领占坚参叭儿藏卜袭。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儿赍玺书勘合往赐。其僧惮行，至半道，伪为王印信、番文复命，诏逮治。

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领占答刂巴等封其新王。答刂巴等乞马快船三十艘载食盐，为入番买路之资。户科、户部并疏争，不听。答刂巴等在途科索无厌，至吕梁，殴管洪主事李瑜几毙，恣横如此。迄嘉靖世，阐教王修贡不辍。

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诏招谕，赐以银币。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赐诰印、彩币，数通贡使。杨三保、侯显皆往赐其国，与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来贡，自陈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帝从之，封为辅教王，赐诰敕、金印、彩币、袈裟、法器。以灌顶国师葛藏、右觉义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马，任载私物。礼官请治其罪，英宗方复辟，命收其敕书，减供应之半。

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答刂失坚参叭藏卜嗣。六年申旧制，三年一贡，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国师以下不许贡。弘治十二年，辅教等四王及长河西宣慰司并时入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礼官以供费不赀，请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违者却还，从之。历正德、嘉靖世，奉贡不绝。

西天阿难功德国，西方番国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鲁遣其讲主必尼西来朝，贡方物及解毒药石。诏赐文绮、禅衣及布帛诸物。后不复至。

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

匹，赐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番，其国师则番僧。与功德国同时来贡，后亦不复至。

尼八剌国，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赍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境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辨，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帝喜，赐银印、玉图书、诰敕、符验及幡幢、彩币。二十三年再贡，加赐玉图书、红罗伞。终太祖时，数岁一贡。成祖复命智光使其国。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的新葛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的新葛为尼八剌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赍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灵藏、必力工瓦、乌斯藏及野蓝卜纳，皆有赐。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显赐其王绒锦、纟宁丝，地涌塔王如之。自后，贡使不复至。

又有速睹嵩者，亦西方之国。永乐三年遣行人连迪等赍敕往招，赐银钞、彩币。其酋以道远不至。

朵甘，在四川徼外，南与乌斯藏邻，唐吐蕃地。元置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分统其众。

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抚。又遣员外郎许允德谕其酋长，举元故官赴京。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及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于六年春入朝，上所举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挥使司二，曰朵甘，曰乌斯藏，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即以所举官任之。廷臣言来朝者授职，不来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万里来朝，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之。降诏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御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乃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所举故国公、司徒、宣慰、招讨、元帅、万户诸人，自远入朝。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并宴赍遣还。初，元尊番僧为帝师，授其徒国公等秩，故降者袭旧号。

锁南兀即尔者归朝，授朵甘卫指挥佥事。以元司徒银印来上，命进指挥同知。已而朵甘宣慰赏竹监藏举首领可为指挥、宣慰、万户、千户者二十二人。诏从其请，铸分司印予之。乃改朵甘、乌斯藏二卫为行都

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为朵甘都指挥同知，管招兀即尔为乌斯藏都指挥同知，并赐银印。又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兼辖二都司。已，佛宝国师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故官赏竹监藏等五十六人。命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等司。招讨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陇答，曰朵甘丹，曰朵甘仓溏，曰朵甘川，曰磨儿勘。万户府四：曰沙儿可，曰乃竹，曰罗思端，曰列思麻。千户所十七。以赏竹监藏为朵甘都指挥同知，余授职有差。自是，诸番修贡惟谨。

八年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寻置陇答卫指挥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儿藏卜为乌斯藏都指挥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挥以下皆令世袭。未几，又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遣使贡马，命赐金铜信符、文绮、袭衣，许之朝贡。

永乐元年改必里千户所为卫，后置乌斯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又置上邛部卫，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职方，其最远白勒等百余寨犹未归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贡。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由是诸番僧来者日多，迄宣德朝，礼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赍玺书、赐物使其地，敕都督赵安率兵送之毕力术江。

正统初，以供费不赀，稍为裁损。时有番长移书松潘守将赵得，言欲入朝，为生番阻遏，乞遣兵开道。诏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贡者八百二十九寨，翻赐赉遣归。天顺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书，番僧朝贡入京者不得过十人，余留境上候赏。今蜀地灾伤，若悉留之，动经数月，有司困于供亿。宜如正统间制，宴待遣还。"报可。

成化三年，阿昔洞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为恶，杀之不惧。惟国师、剌麻劝化，则革心信服。"乃进禅师远丹藏卜为国师，都纲子璋为禅师，以化导之。六年，申诸番三岁一贡之例，国师以下不许贡，于是贡使渐希。

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乌斯藏，唐为吐蕃。元

时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隶吐蕃宣慰司。

洪武时，其地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赉遣还。十六年复遣惟善及从子万户若剌来贡。命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司，以剌瓦蒙为安抚使，赐文绮四十八匹，钞二百锭，授惟善礼部主事。二十年遣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明年还朝，言：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自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靖、岩州汉民，往往为彼驱入九枝、鱼通，防守汉边。元初设二万户府，仍与盘陀、仁阳置立寨栅，边民戍守。其后各枝率众攻仁阳等栅。及川蜀兵起，乘势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随碉门土酋归附。岩州、杂道二长官司自国朝设，迨今十有余年，官民仍旧不相统摄。盖无统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袭旧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远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岩州、宁远等处，乃古之州治。苟拨兵戍守，就筑城堡，开垦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为我用。如臣之说，其便有六。

通乌斯藏、朵甘，镇抚长河西，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二千余户。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无西顾忧。一也。

番民所处老思冈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二也。

以长河西、伯思东、巴猎等八千户为外番掎角，其势必固。然后招徕远者，如其不来，使八千户近为内应，远为乡导，此所谓以蛮攻蛮，诚制边之善道。三也。

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翻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煎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亶，归市必众。四也。

岩州既立仓易马，则番民运茶出境，倍收其税，其余物货至者必多。又鱼通、九枝蛮民所种不陆之田，递年无征。若令岁输租米，并令军士开垦大渡河两岸荒田，亦可供给戍守官军。五也。

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

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六也。”帝从之。

后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失朝贡，太祖怒。三十年春谓礼部臣曰：“今天下一统，四方万国皆以时奉贡。如乌斯藏、尼八剌国其地极远，犹三岁一朝。惟打煎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剌，不臣中国。兴师讨之，锋刃之下，死者必众。宜遣人谕其酋。若听命来觐，一以恩待，不悛则发兵三十万，声罪徂征。”礼官以帝意为文驰谕之。其酋惧，即遣使入贡谢罪。天子赦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

永乐十三年，贡使言：“西番无他土产，惟以马易茶。近年禁约，生理实艰，乞仍许开中。”从之。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来朝贡马。正统二年，喃哩卒，子加八僧嗣。成化四年申诸番三岁一贡之令，惟长河西仍比岁一贡。六年颁定二年或三年一贡之例，贡使不得过百人。十七年，礼官言：“乌斯藏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壤地相接，易于混淆。乌斯藏诸番王例三岁一贡，彼以道险来少，而长河西番僧往往诈为诸王文牒，入贡冒赏。请给诸番王及长河西、董卜韩胡敕书勘合，边臣审验，方许进入，庶免诈伪之弊。或道阻，不许补贡。”从之。十九年，其部内灌顶国师遣僧徒来贡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违制。诏止纳五百人，余悉遣还。二十二年，礼官言：“长河西以黎州大渡河寇发，连岁失贡，至是补进三贡。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补。但今贡物已至，宜顺其情纳之，而量减赐赉。”报可。

弘治十二年，礼官言：“长河西及乌期藏诸番，一时并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余人。乞谕守臣无滥送。”亦报可。然其后来者愈多，卒不能却。嘉靖三年定令不得过一千人。隆庆三年定五百人全赏、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阐教诸王。其贡物则珊瑚、氆氇之属，悉准《阐化王传》所载。诸番贡皆如之。

董卜韩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与天全六番接。永乐九年，酋长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贡方物。因言答隆蒙、碉门二招讨侵掠邻境，阻遏道路，请讨之。帝不欲用兵，降敕慰谕，使比年一贡，赐金印、冠带。

正统三年奏年老，乞以子克罗俄坚粲代，从之。凶狡不循礼法。七年乞封王，赐金印，帝不许。命进秩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掌宣慰司

事，给之诰命。益恃强，数与杂谷安抚及别思寨安抚饶蛤构怨。十年八月移牒四川守臣，谓："别思寨本父南葛故地，分畀饶蛤父者。后饶蛤受事，私奏于朝，获设安抚司。迩乃伪为宣慰司印，自称宣慰使，纠合杂谷诸番，将侵噬己地。已拘执饶蛤，追出伪印，用番俗法剜去两目。谨以状闻。"守臣上其事。帝遣使赍敕责其专擅，令与使臣推择饶蛤族人为安抚，仍辖其土地，且送还饶蛤，养之终身。

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张洪等奏："近接董卜宣慰文牒言：'杂谷故安抚阿□票小妻毒杀其夫及子，又贿威州千户唐泰诬己谋叛。今备物进贡，欲从铜门山西开山通道，乞官军于日驻迓之。'臣等窃以杂谷内联威州、保县，外邻董卜韩胡。杂谷力弱，欲抗董卜，实倚重于威、保。董卜势强，欲通威、保，却受阻于杂谷。以此仇杀，素不相能。铜门及日驻诸寨，乃杂谷、威、保要害地。董卜欺杂谷妻寡子弱，瞰我军远征麓川，假进贡之名，欲别开道路，意在吞灭杂谷，扌冓陷唐泰。所请不可许。"乃下都御史寇深等计度，其议迄不行。

时董卜比岁入贡，所遣僧徒强悍不法，多携私物，强索舟车，骚扰道途，詈辱长吏。天子闻而恶之，景泰元年赐敕切责。寻侵夺杂谷及达思蛮长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议奖其入贡勤诚，进秩都指挥使，令还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酋即奉命，惟旧维州之地尚为所据。俄馈四川巡抚李匡银ＤＮ、金珀，求《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小学》、《方舆胜览》、《成都记》诸书。匡闻之于朝，因言："唐时吐蕃求《毛诗》、《春秋》。于休烈谓，予之以书，使知权谋，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裴光廷谓，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表，赐以《诗》、《书》，俾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明皇从之。今兹所求，臣以为予之便。不然彼因贡使市之书肆，甚不为难。惟《方舆胜览》、《成都记》，形胜关塞所具，不可概予。"帝如其言。寻以其还侵地，赐敕奖励。

六年，兵部尚书于谦等奏其僭称蛮王，窥伺巴，蜀，所上奏章语多不逊，且招集群番，大治戎器，悖逆日彰，不可不虑，宜敕守臣预为戒备，从之。

克罗俄坚粲死，子答刂思坚粲藏卜遣使来贡，命为都指挥同知，掌宣慰司事。天顺元年遣使入贡，乞封王。命如其父官，进秩都指挥使，仍掌宣慰司事。

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县僻处极边，永乐五年特设杂谷安抚司，令抚辑旧维州诸处蛮塞。后与董卜构兵，维州诸地俱为侵夺，贡道阻绝。今杂谷恢复故疆，将遣使来贡，不知贡期，未敢擅遣。”帝从礼官言，许以三年为期。四年申诸番三年一贡之例，惟董卜许比年一贡。

六年，答刂巴坚粲藏卜卒，子绰吾结言千嗣为都指挥使。弘治三年卒，子日墨答刂思巴旺丹巴藏卜遣国师贡珊瑚树、氆氇、甲胄诸物，请嗣父职，许之，赐诰命、敕书、彩币。九年卒，子喃呆请袭，亦遣国师贡方物，诏授以父官。卒，子容中短竹袭。嘉靖二年再定令贡使不得过千人，其所隶别思寨及加渴瓦寺别贡。隆庆二年，董卜及别思寨贡使多至千七百余人，命予半赏，遣八人赴京，为定制。迄万历后，朝贡不替。

列传第二百二十 西域四

○撒马儿罕 沙鹿海牙 达失干 赛蓝 养夷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儿 别失八里 哈烈 俺都淮 八答黑商 于阗 失剌思 俺的干 哈实哈儿 亦思弗罕火剌札 乞力麻儿 白松虎儿 答儿密 纳失者罕 敏真 日落

米昔儿黑娄 讨来思 阿速 沙哈鲁 天方 默德那 坤城哈三等二十九部附 鲁迷

撒马儿罕，即汉罽宾地，隋曰漕国，唐复名罽宾，皆通中国。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始有撒马儿罕之名。去嘉峪关九千六百里。元末为之王者，驸马帖木儿也。

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宾钞偿之。

成祖践阼，遣使敕谕其国。永乐三年，傅安等尚未还，而朝廷闻帖木儿假道别失八里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五年六月，安等还。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寻令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

其国广大。至是帖木儿死，其孙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头目沙里奴儿丁等亦贡驼马。命安等赐其王彩币，与贡使偕行。七年，安等还，王遣使随入贡。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十三年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入贡。十八年复命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七年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

正统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ＤＯ，赏赉有加。十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官其使臣为指挥佥事。

景泰七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纟宁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纟宁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又言："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还，赐王卜撒因文绮、器物。天顺元年命都指挥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毋撒，赐彩币，令护朝使往还。锁鲁檀者，君长之称，犹蒙古可汗也。七年复命指挥詹升等使其国。

成化中，其锁鲁檀阿黑麻三入贡。十九年偕亦思罕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奏请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骖服，宜勿受。"礼官周洪谟等亦言往迎非礼，帝卒遣中使迎之。狮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养狮者，光禄日给酒馔。帝既厚加赐赉，而其使者怕六湾以为轻，援永乐间例为请。礼官议从正统四年例，加彩币五表里。使者复以为轻，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从者半之，命中官韦洛、鸿胪署丞海滨送之还。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广东，又多买良家女为妻妾，洛等不为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于滨，滨坐下吏。其使者请泛海至满剌加市狻猊以献，市舶中官韦眷主之，布政使陈选力陈不可，乃已。

弘治二年，其使由满剌加至广东，贡狮子、鹦鹉诸物，守臣以闻。礼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礼科给事中韩鼎等亦

言："狰狞之兽，狎玩非宜，且骚扰道路，供费不赀，不可受。"帝曰："珍禽奇兽，朕不受献，况来非正道，其即却还。守臣违制宜罪，姑贷之。"礼官又言："海道固不可开，然不宜绝之已甚，请薄犒其使，量以绮帛赐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剌、虎剌诸兽，由甘肃入。镇守中官傅德、总兵官周玉等先图形奏闻，即遣人驰驿起送。独巡按御史陈瑶论其糜费烦扰，请勿纳。礼官议如其言，量给犒赏，且言："圣明在御，屡却贡献，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请罪之。"帝曰："贡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诣京。狮子诸物，每兽日给一羊，不得妄费。德等贷勿治。"后至十二年始来贡。明年复至。而正德中犹数至。

嘉靖二年，贡使又至。礼官言："诸国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供费不赀，宜示以期约。"因列上禁制数事，从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鲁番入贡，称王者至百余人。礼官夏言等论其非，请敕阁臣议所答。张孚敬等言："西域诸王，疑出本国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称。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据所称答之。若骤议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礼、兵二部详议。"于是言及枢臣王宪等谓："西域称王者，止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如日落诸国，称名虽多，朝贡绝少。弘、正间，土鲁番十三入贡，正德间，天方四入贡，称王者率一人，多不过三人，余但称头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尔。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五十三王，实前此所未有。弘治时回赐敕书，止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岁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非所以尊中国制外蕃也。盖帝王之驭外蕃，固不拒其来，亦必限以制，其或名号僭差，言词侮慢，则必正以大义，责其无礼。今谓本国所封，何以不见故牍？谓部落自号，何以达之天朝？我概给以敕，而彼即据敕恣意往来，恐益扰邮传，费供亿，殚府库以实溪壑，非计之得也。"帝纳其言，国止给一敕，且加诘让，示以国无二王之义。然诸蕃迄不从，十五年入贡复如故。甘肃巡抚赵载奏："诸国称王者至一百五十余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贡使名数。通事宜用汉人，毋专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衅。"部议从之。二十六年入贡，甘肃巡抚杨博请重定朝贡事宜，礼官复列数事行之。后入贡，迄万历中不绝。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

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蕃之货皆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用泥金书经，裹

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过于哈烈，而风俗、土产多与之同。其旁近东有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诸部落，皆役属焉。

沙鹿海牙，西去撒马儿罕五百余里。城居小冈上，西北临河。河名火站，水势冲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园林广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无水，间有之，咸不可饮。牛马误饮之，辄死。地生臭草，高尺余，叶如盖，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丛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为糖，番名达郎古宾。

永乐间，李达、陈诚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贡。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贵赍敕谕其酋，赐金织文绮、彩币。

达失干，西去撒马儿罕七百余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园林，饶果木。土宜五谷。民居稠密。李达、陈诚、李贵之使，与沙鹿海牙同。

赛蓝，在达失干之东，西去撒马儿罕千余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旷，居人繁庶。五谷茂殖，亦饶果木。夏秋间，草中生黑小蜘蛛。人被螫，遍体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扫痛处，又用羊肝擦之，诵经一昼夜，痛方止，体肤尽蜕。六畜被伤者多死。凡止宿，必择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时，都元帅薛塔剌海从征赛蓝诸国，以砲立功，即此地也。陈诚、李贵之使，与诸国同。

养夷，在赛蓝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盖其地介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数被侵扰。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数百人居孤城，破庐颓垣，萧然榛莽。永乐时，陈诚至其地。

渴石，在撒马儿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宫室壮丽，堂以玉石为柱，墙壁窗牖尽饰金碧，缀琉璃。其先，撒马儿罕酋长驸马帖木儿居之。城外皆水田。东南近山，多园林。西行十余里，饶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峡，两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峡口，有石门，色似铁，路通东西，番人号为铁门关，设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东印度铁门关，遇一角兽，能人言，即此地也。

迭里迷，在撒马儿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有新旧二城，相去十

余里，其酋长居新城。城内外居民仅数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术河东，多鱼。河东地隶撒马儿罕，西多芦林，产狮子。陈诚、李达尝使其地。

卜花儿，在撒马儿罕西北七百余里。城居平川，周十余里，户万计。市里繁华，号为富庶。地卑下，节序尝温，宜五谷桑麻，多丝绵布帛，六畜亦饶。

永乐十三年，陈诚自西域还，所经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国，悉详其山川、人物、风俗，为《使西域记》以献，以故中国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达抚谕西域，卜花儿亦与焉。

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龟兹。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

洪武中，蓝玉征沙漠，至捕鱼儿海，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太祖遣官送之还，道经别失八里。其王黑的儿火者，即遣千户哈马力丁等来朝，贡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达京师。帝喜，赐王彩币十表里，其使者皆有赐。九月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钲使西域。以书谕黑的儿火者曰："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皇天眷佑，惟一视之。故受天命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俾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君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国政，任用非人，致幻纲尽弛，强陵弱，众暴寡，民生嗟怨，上达于天。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朕。朕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诸乱雄擅声教违朕命者兵偃之，顺朕命者德抚之。是以三十年间，诸夏奠安，外蕃宾服。惟元臣蛮子哈剌章等尚率残众，生衅寇边，兴师致讨，势不容已。兵至捕鱼儿海，故元诸王、驸马率其部属来降。有撒马儿罕数百人以贸易来者，朕命官护归已三年矣。使者还，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之。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朕意。"彻等既至，王以其无厚赐，拘留之。敬、钲二人得还。

三十年正月复遣官赍书谕之曰："朕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埸无扰，是我中华大有惠于尔国也。前遣宽彻等往尔诸国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一人，而尔顾拘留吾使，岂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于中国互市，待彻归放还。后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纵遣之。今复使使谕尔，俾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启兵端。《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尔其惠且懋哉。"彻乃得还。

成祖即位之冬，遣官赍玺书彩币使其国。未几，黑的儿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永乐二年遣使贡玉璞、名马，宴赉有加。时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为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师讨之。帝嘉其义，遣使赉以彩币，令与嗣忠顺王脱脱敦睦。四年夏来贡，命鸿胪寺丞刘帖木儿赍敕币劳赐，与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入贡，因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命中官把太、李达及刘帖木儿赍敕戒以审度而行，毋轻举，因赐之彩币。六年，太等还，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马哈麻嗣。帝即命太等往祭，并赐其新王。

八年以朝使往撒马儿罕者，马哈麻待之厚，遣使赍彩币赐之。明年贡名马、文豹，命给事中傅安送其使还，赉金织文绮。时瓦剌使者言马哈麻将袭其部落，因谕以顺天保境之义。十一年，贡使将至甘肃，命所司宴劳，且敕总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还者，言马哈麻母及弟相继卒。帝愍之，命安赍敕慰问，赉以彩币。已而马哈麻亦卒，无子，从子纳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来告丧。命安及中官李达吊祭，即封其嗣子为王，赉文绮、弓刀、甲胄，其母亦有赐。明年遣使来贡，言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命中官李信等以绮、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贡使速哥言其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为都督佥事，而遣中官杨忠等赐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绮、彩币，其头目忽歹达等七十余人并有赐，自是奉贡不绝。

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赐之钞币。明年入贡，授其正、副使为指挥千户，赐诰命、冠带，自后使臣多授官。三年贡驼马，命指挥昌英等赍玺书、彩币报之。时歪思连岁贡，而其母锁鲁檀哈敦亦连三岁来贡。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正统元年遣使来朝，贡方物，后亦频入贡。故王歪思之婿卜赛因亦遣使来贡。十年，也先不花卒，也密力虎者嗣。明年贡马驼方物，命以彩币赐王及王母。景泰三年贡玉石三千八百斤，礼官言其不堪用，诏悉收之，每二斤赐帛一匹。天顺元年命千户

于志敬等以复辟谕其王，且赐彩币。成化元年，礼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贡期，令亦力把里三岁、五岁一贡，使者不得过十人，自是朝贡遂稀。

其国无城郭宫室，随水草畜牧。人性犷悍，君臣上下无体统。饮食衣服多与瓦剌同。地极寒，深山穷谷，六月亦飞雪。

哈烈，一名黑鲁，在撒马儿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关万二千余里，西域大国也。元驸马帖木儿既君撒马儿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

洪武时，撒马儿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犹不至。二十八年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携士卒千五百人往，为撒马儿罕所留，不得达。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往，亦久不还。

成祖践阼，遣官赍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永乐五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诸国，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亦于是年始还。德文，保昌人，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擢佥都御史。明年复遣安赍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遣使随安朝贡。七年达京师，复命赍赐物偕其使往报。明年，其酋遣使朝贡。

撒马儿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数构兵。帝因其使臣还，命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赍敕谕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赐彩币表里，并敕谕哈里罢兵，亦赐彩币。

白阿儿忻台既奉使，遍诣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赐之币帛，谕令入朝。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十一年达京师。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及归，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蓝伯等送之，就赍玺书、文绮、纱罗、布帛诸物分赐其酋。十三年，达等还，哈烈诸国复遣使偕来，贡文豹、西马及他方物。明年再贡，及还，命陈诚赍书币报之，所过州县皆宴饯。十五年遣使随诚等来贡。明年复贡，命李达等报如初。十八年偕于阗、八答黑商来贡。二十年复偕于阗来贡。

宣德二年，其头目打剌罕亦不剌来朝，贡马。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七年复命中官李贵通西域，敕谕哈烈酋沙哈鲁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临御之日，尔等尊事朝廷，遣使贡献，始终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万方，纪元宣德。小大政务，悉体皇祖奉天恤民，一视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赍书币往赐，道阻而回。今已开通，特命内臣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还往，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因赐以文绮、罗锦。贵等未至，其贡使法虎儿丁已抵京师，卒于馆。命官致祭，有司营葬。寻复遣使随贵贡驼马、玉石。明年春，使者归。复命贵护送，赐其王及头目彩币。是年秋及正统三年并来贡。

英宗幼冲，大臣务休息，不欲疲中国以事外蕃，故远方通贡者甚少。至天顺元年，复议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独忠义卫吏张昭抗疏切谏，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乂安，而远蕃朝贡不至，分遣武臣赍玺书、彩币往谕。于是都指挥海荣、指挥马全往哈烈。然自是来者颇稀，即哈烈亦不以时贡。

嘉靖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杨博言："西域入贡人多，宜为限制。"礼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赴京，余留关内，有司供给。他若哈烈、哈三、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赏赉如哈密例。顷来滥放入京，宜敕边臣恪遵此例，滥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时哈烈已久不至，嗣后朝贡遂绝。

其国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余里。垒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虚空数十间。囱牖门扉，悉雕刻花文，绘以金碧。地铺氈罽，无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人称其王曰锁鲁檀，犹言君长也。男髡首缠以白布，妇女亦白布蒙首，仅露双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见止稍屈身，初见则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无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酿酒。交易用钱，大小三等，不禁私铸。惟输税于酋长，用印记，无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税十二。不知斗斛，止设权衡。无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无刑法，即杀人亦止罚钱。以姊妹为妻妾。居丧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尸而葬。常于墓间设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礼。无干支朔望，每七日为一转，周而复始。岁以二月、十月为把斋月，昼不饮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荤。城中筑大土室，中置一铜器，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状。游学者皆聚此，若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传箭走报。俗尚侈靡，用度无节。

土沃饶，节候多暖少雨。土产白盐、铜铁、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属。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榆、柳、槐、松、桧，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谷有粟、麦、麻、菽，兽有狮、豹、马、驼、牛、羊、鸡、犬。狮生于阿术河芦林中，初生目闭，七日始开。土人于目闭时取之，调习其性，稍长则不可驯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并隶其国。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东南去撒马儿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余里。地平衍无险，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称乐土。自永乐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贡，后不复至。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东北。城周十余里。地广无险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数区，壮丽如王居。西洋、西域诸贾多贩鬻其地，故民俗富饶。初为哈烈酋沙哈鲁之子所据。永乐六年命内官把太、李达赐其酋敕书彩币，并及哈实哈儿、葛忒郎诸部，谕以往来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东西万里行旅无滞。十二年，陈诚使其国。十八年遣使来贡，命诚及内官郭敬赍书币往报。天顺五年，其王马哈麻遣使来贡。明年复贡。命使臣阿卜都剌袭父职，为指挥同知。

于阗，古国名，自汉迄宋皆通中国。永乐四年遣使来朝，贡方物。使臣辞归，命指挥神忠母撒等赍玺书偕行，赐其酋织金文绮。其酋打鲁哇亦不剌金遣使者贡玉璞，命指挥尚衡等赍书币往劳。十八年偕哈烈、八答黑商诸国贡马，命参政陈诚、中官郭敬等报以彩币。二十年贡美玉，赐赉有加。二十二年贡马及方物。时仁宗初践阼，即宴赉遣还。

先是，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亿，军民疲转输。比西归，辄缘道迟留，多市货物。东西数千里间，骚然繁费，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为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给事中黄骥极陈其害。仁宗感其言，召礼官吕震责让之。自是不复使西域，贡使亦渐稀。

于阗自古为大国，隋、唐间侵并戎卢、捍弥、渠勒、皮山诸国，其地益大。南距{++□}岭二百余里，东北去嘉峪关六千三百里。大略{++□}岭以南，撒马儿罕最大；以北，于阗最大。元末时，其主暗弱，邻国交侵。人民仅万计，悉避居山谷，生理萧条。永乐中，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于阗始获休息。渐行贾诸蕃，复致富庶。桑麻

黍禾，宛然中土。其国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昆仑山。土人夜视月光盛处，入水采之，必得美玉。其邻国亦多窃取来献。迄万历朝，于阗亦间入贡。

失剌思，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实哈儿等八国，随白阿儿忻台入贡方物，命李达、陈诚等赍敕偕其使往劳。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随达等朝贡，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辞还，复命诚偕中官鲁安赍敕及白金、彩缎、纱罗、布帛赐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马儿罕诸国。其酋即遣使贡马，以二十一年八月谒帝于宣府之行宫。厚赐之，遣还京师，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还，乃辞去。

宣德二年贡驼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为都指挥佥事，赐诰命、冠带。嗣后久不贡。成化十九年与黑娄、撒马儿罕、把丹沙诸国共贡狮子，诏加优赉。弘治五年，哈密忠顺王陕巴袭封归国，与邻境野乜克力酋结婚。失剌思酋念其贫，偕旁国亦不剌因之酋，率其平章锁和卜台、知院满可，各遣人请颁赐财物，助之成婚。朝议义之，厚赐陕巴，并赐二国及其平章、知院彩币。嘉靖三年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贡使亦不至。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尽平西域，封子弟为王镇之，其小者则设官置戍，同于内地。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洪武、永乐间，数遣人招谕，稍稍来贡。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职、奉表笺、稽首阙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则永乐十一年与哈烈并贡者也。迨十四年，鲁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诸思，复便道赐其酋长文绮。然地小不能常贡，后竟不至。

哈实哈儿，亦西域小部落。永乐六年，把太、李达等赍敕往赐，即奉命。十一年遣使随白阿儿忻台入朝，贡方物。宣德时亦来朝贡。天顺七年命指挥刘福、普贤使其地。其贡使亦不能常至。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乐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马儿罕者道经其地，赐其酋文绮诸物。十七年偕邻国失剌思共贡狮、豹、西马，赍白金、钞币。使臣辞还，命鲁安等送之。有马哈木者，愿留京师。从其请。成化十九年与撒马儿罕共贡狮子、名马、番刀、兜罗、锁幅诸物，

赐赉有加。

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儿阿力朝贡，或云即亦思弗罕。

火剌札，国微弱。四围皆山，鲜草木。水流曲折，亦无鱼虾。城仅里许，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乐十四年遣使朝贡，命所经地皆礼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鲁湾等由海道贡玻璃、玛瑙诸物。孝宗不纳，赐道里费遣还。

乞力麻儿，永乐中遣使来贡，惟兽皮、鸟羽、罽褐。其俗喜射猎，不事耕农。西南傍海，东北林莽深密，多猛兽、毒虫。有逵巷，无市肆，交易用铁钱。

白松虎儿，旧名速麻里儿。尝有白虎出松林中，不伤人，亦不食他兽，旬日后不复见。国人异之，称为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国名。其地无大山，亦不生树木，无毒虫、猛兽之害，然物产甚薄。永乐中尝入贡。

答儿密，服属撒马儿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满千家。无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缕、马驼、牛羊。刑止箠朴。交易兼用银钱。永乐中遣使朝贡，赐《大统历》及文绮、药、茶诸物。

纳失者罕，东去失剌思数日程，皆舟行。城东平原，饶水草，宜畜牧。马有数种，最小者高不过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饮食。然好气健斗，斗不胜者，众嗤之。永乐中遣使朝贡。使臣还，历河北，转关中，抵甘肃，有司皆置宴。

敏真城，永乐中来贡。其国地广，多高山。日中为市，诸货骈集，贵中国磁、漆器。产异香、驼、马。

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纟宁、丝、夏布、磁器，诏皆予之。

米昔儿，一名密思儿。永乐中遣使朝贡。既宴赉，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正统六年，王锁鲁檀阿失剌福复来贡。礼官言："其地极远，未有赐例。昔撒马儿罕初贡时，赐予过优，今宜稍损。赐王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匹，白ＢＦ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递减。"从之。自后不复至。

黑娄，近撒马儿罕，世为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兽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来朝，贡方物。正统二年，其王沙哈鲁锁鲁檀遣指挥哈只马黑麻奉贡。命赍敕及金织纟宁丝、彩绢归赐其王。六年复来贡。景泰四年偕邻境三十一部男妇百余人，贡马二百四十有七，骡十二，驴十，驼七，及玉石、砜砂、镔铁刀诸物。天顺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挥佥事马黑麻舍儿班等奉贡。赐彩币表里、纟宁、丝袭衣，擢其使臣为指挥同知，从者七人俱为所镇抚。成化十九年与失剌思、撒马儿罕、把丹沙共贡狮子。把丹沙之长亦称锁鲁檀马黑麻，景泰七年尝入贡，至是复偕至。弘治三年又与天方诸国贡驼、马、玉石。

讨来思，地小，周径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妇人主家柄。产牛羊马驼，有布缕毛褐。土宜穄麦，无稻。交易用钱。宣德六年入贡。明年命中官李贵赍玺书奖劳，赐文绮、彩帛。以地小不能常贡。

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赉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命都指挥白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

沙哈鲁，在阿速西海岛中。永乐中遣七十七人来贡，日给酒馔、果饵，异于他国。其地，山川环抱，饶畜产，人性朴直，耻斗好佛。王及臣僚处城中，庶人悉处城处。海产奇物，西域贾人以轻直市之，其国人不能识。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不道自忽鲁谟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

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正统元年始命附爪哇贡舟还，赐币及敕奖其王。六年，王遣子赛亦得阿力与使臣赛亦得哈三以珍宝来贡。陆行至哈剌，遇贼，杀使臣，伤其子右手，尽劫贡物以去，命守臣察治之。

成化二十三年，其国中回回阿力以兄纳的游中土四十余载，欲往云南访求。乃携宝物钜万，至满剌加，附行人左辅舟，将入京进贡。抵广

东，为市舶中官韦眷侵克。阿力怨，赴京自诉。礼官请估其贡物，酬其直，许访兄于云南。时眷惧罪，先已夤缘于内。帝乃责阿力为间谍，假贡行奸，令广东守臣逐还，阿力乃号泣而去。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马儿罕、土鲁番贡马、驼、玉石。

正德初，帝从御马太监谷大用言，令甘肃守臣访求诸番骒马、骟马，番使云善马出天方。守臣因请谕诸番贡使，传达其王，俾以入贡。兵部尚书刘宇希中官指，议令守臣善择使者与通事，亲诣诸番晓谕，从之。十三年，王写亦把剌克遣使贡马、驼、梭幅、珊瑚、宝石、鱼牙刀诸物，诏赐蟒龙金织衣及麝香、金银器。

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礼官言："西人来贡，陕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为具奏。所进玉石悉粗恶，而使臣所私货皆良。乞下按臣廉问，自今毋得多携玉石，烦扰道途。其贡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从之。明年，其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贡玉石，主客郎中陈九川简退其粗恶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绅亦憾九川因诈为使臣奏，词诬九川，盗玉，坐下诏狱拷讯。尚书席书、给事中解一贯等论救，不听，竟戍边。

十一年遣使偕土鲁番、撒马儿罕、惟密诸国来贡，称王者至三十七人。礼官言："旧制，恰哈密与朵颜三卫比岁一贡，贡不过三百人。三卫地近，尽许入都。哈密则十遣其二，余留待于边。若西域则越在万里，素非属国，难视三卫贡期，而所遣使人倍逾恒数。番文至二百余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兰为词。窃恐托词窥伺，以觇朝廷处分。边臣不遵明例，概行起送，有乖法体。乞下督抚诸臣，遇诸番人入贡，分别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严饬边吏，毋避祸目前，贻患异日，贪纳款之虚名，忘御边之实策。"帝可其奏。

故事，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正德末，黠番猾胥交关罔利，始有贸易余货令市侩评直、官给绢钞之例。至是，天方及土鲁番使臣，其籍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

番使多贾人，来辄挟重赀与中国市。边吏嗜贿，侵克多端，类取偿于公家。或不当其直，则咆哮不止。是岁，贡使皆黠悍，既习知中国情，且憾边吏之侵克也，屡诉之，礼官却不问。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当番使入贡时，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

洪于衢，即执诣官以证实其事。礼官言事关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按治，洪迄获罪。

十七年复贡，其使臣请游览中土。礼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马儿罕、土鲁番、哈密、鲁迷诸国贡马及方物。后五六年一贡，迄万历中不绝。

天方于西域为大国，四时常似夏，无雨雹霜雪，惟露最浓，草木皆资之长养。土沃，饶栗、麦、黑黍。人皆颀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妇女则编发盖头，不露其面。相传回回设教之祖曰马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顶常有光，日夜不熄。后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国无苛扰，亦无刑罚，上下安和，寇贼不作，西土称为乐国。俗禁酒。有礼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顶。内用沉香大木为梁凡五，又以黄金为阁。堂中垣墉，悉以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守门以二黑狮。堂左有司马仪墓，其国称为圣人冢。土悉宝石，围墙则黄甘玉。两旁有诸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筑成，俱极其壮丽。其崇奉回回教如此。

瓜果、诸畜，咸如中国。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举者，桃有重四五斤者，鸡、鸭有重十余斤者，皆诸番所无也。马哈麻墓后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其后称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渐不如初矣。

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宣德时，其酋长遣使偕天方使臣来贡，后不复至。相传，其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诸国尊为别谙拔尔，犹言天使也。国中有经三十本，凡三千六百余段。其书旁行，兼篆、草、楷三体，西洋诸国皆用之。其教以事天为主，而无像设。每日西向虔拜。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处。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干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国中城池、宫室、市肆、田园，大类中土。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诸技。其织文、制器尤巧。寒暑应候，民殷物繁，五谷六畜咸备。俗重杀，不食猪肉。尝以白布蒙头，虽适他邦，亦不易其俗。

坤城，西域回回种。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马力丁等来朝，贡驼马。

时有开中之令，使者即输米一万六千七百石于京仓中盐。及辞还，愿以所纳米献官。帝曰："回人善营利，虽名朝贡，实图贸易，可酬以直。"于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后亦尝贡。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亻离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然仁宗不务远略，践阼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还京，敕之归国，不欲疲中土以奉远人。宣德继之，虽间一遣使，寻亦停止，以故边隅获休息焉。

今采故牍尝奉贡通名天朝者，曰哈三，曰哈烈儿，曰沙的蛮，曰哈的兰，曰扫兰，曰乜克力，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脱忽麻，曰察力失，曰干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你沙兀儿，曰克失迷儿，曰帖必力思，曰火坛，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儿干，曰戎，曰白，曰兀伦，曰阿端，曰邪思城，曰舍黑，曰摆音，曰克□□，计二十九部。以疆域褊小，止称地面。与哈烈、哈实哈儿、赛蓝、亦力把力、失剌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关，或三年、五年一贡，入京者不得过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更有乞儿、麻米儿、哈兰可脱、□□蜡烛、也的干、剌竹、亦不剌、因格失、迷乞儿、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尝通贡。

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给事中郑一鹏言："鲁迷非尝贡之邦，狮子非可育之兽，请却之，以光圣德。"礼官席书等言："鲁迷不列《王会》，其真伪不可知。近土鲁番数侵甘肃，而边吏于鲁迷册内，察有土鲁番之人。其狡诈明甚，请遣之出关，治所获间谍罪。"帝竟纳之，而令边臣察治。

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既颁赐，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御史张禄言："华夷异方，人物异性，留人养畜，不惟违物，抑且拂人。况养狮日用二羊，养西牛日用果饵。兽相食与食人食，圣贤皆恶之。又调御人役，日需供亿。以光禄有限之财，充人兽无益之费，殊为拂经。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赏，明中国圣人不贵异物之意。"不纳。乃从礼官言，如弘治撒马儿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州。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

三十三年并入贡。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剌帐、羚羊角、西狗皮、舍列狲皮、铁角皮之属。

附录：张廷玉上明史表

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世袭三等伯臣张廷玉等上言：

臣等奉敕纂修《明史》告竣，恭呈睿鉴，臣等谨奉表恭进者。伏以瑶图应运，丹纶繙竹素之遗；雒鼎凝庥，玉局理汗青之业。集百年之定论，裒一代之旧闻，历纂辑于兴朝，毕校□于兹日。垂光册府，焕采书林。窃惟论道首在尊经，纪事必归揽史。兴衰有自，七十二君之迹何称；法戒攸关，《二十一史》之编具在。继咸五登三之治，心源不隔于邃初；开万方一统之模，典制必参诸近世。况乎岁时绵历，载籍丛残。执简相先，合众长而始定；含毫能断，昭公道以无私。考献徵文，用备酉山之秘；属辞比事，上尘乙夜之观。钦惟皇帝陛下，乘六御天，奉三出治。绍庭建极，绥荡平正直之猷；典学傅心，综忠敬质文之统。观人文以化天下，鉴物惟公；考礼乐以等百王，折衷必当。

惟兹《明史》，职在儒臣。纪统二百余年，传世十有六帝。创业守成之略，卓乎可观；典章文物之规，灿然大备。迨乎继世，法弗饬于庙堂；降及末流，权或移于阉寺。无治人以行治法，既外衅而内讧；因灾氛以启寇氛，亦文衰而武弊。朝纲不振，天眷既有所归；贼焰方张，明祚遂终其运。我国家丕承景命，肇建隆基，天戈指而扫欃枪，《王会》图而陈玉帛。涤中原寇盗之孽，奠我民生；慰前朝诸帝之心，雪其国耻。迄今通侯备恪，俎豆相承；依然守户卫陵，松楸勿翦。是则扩隆恩于覆载，既极优崇；因之徵故籍于《春秋》，绝无忌讳。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降及国本之危疑，酿为《要典》之决裂。兵符四出，功罪难明；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于金石，罗耆俊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

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裁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昫。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发凡起例，首尚谨严；据事直书，要归忠

厚。曰纪，曰志，曰表，曰传，悉仍前史之体裁；或详，或略，或合，或分，务核当时之心迹。文期共喻，扫艰深鄙秽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诞奇邪之说。十有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余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胜国君臣之灵爽，实式凭之；累朝兴替之事端，庶几备矣。

臣等才谢宏通，学惭淹贯。幸际右文之代，获尚论于先民；敢云稽古之勤，远希风于作者。恭蒙睿鉴，俾授梓人。伏愿金镜高悬，璇枢广运。参观往迹，考证得失之源；懋建鸿猷，昭示张弛之度。无怠无荒而熙庶绩，化阜虞纮；克宽克仁而信兆民，时存殷鉴。则冠百王而首出，因革可征百世之常；迈千祀以前驱，政教远追千古而上矣。谨将纂成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刊刻告成，装成一十二函，谨奉表随进以闻。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世袭三等伯臣张廷玉太子少保食尚书俸臣徐元梦户部右侍郎加五级臣留保

清史稿

本纪一　太祖本纪

本纪二　太宗本纪一

本纪三　太宗本纪二

本纪四　世祖本纪一

本纪五　世祖本纪二

本纪六　圣祖本纪一

本纪七　圣祖本纪二

本纪八　圣祖本纪三

本纪九　世宗本纪

本纪十　高宗本纪一

本纪十一　高宗本纪二

本纪十二　高宗本纪三

本纪十三　高宗本纪四

本纪十四　高宗本纪五

本纪十五　高宗本纪六

本纪十六　仁宗本纪

本纪十七　宣宗本纪一

本纪十八　宣宗本纪二

本纪十九　宣宗本纪三

本纪二十　　文宗本纪

本纪二十一　　穆宗本纪一

本纪二十二　　穆宗本纪二

本纪二十三　　德宗本纪一

本纪二十四　　德宗本纪二

本纪二十五　　宣统皇帝本纪

表

列传一　　后妃

列传二　　诸王一

列传三　　诸王二

列传四　　诸王三

列传五　　诸王四

列传六　　诸王五

列传七　　诸王六

列传八　　诸王七

列传九

列传十

列传十一

列传十二

列传十三

列传十四

列传十五

列传十六

列传十七

列传十八

列传十九

列传二十

列传二十一

列传二十二

列传二十三

列传二十四

列传二十五

列传二十六

列传二十七

列传二十八

列传二十九

列传三十

列传三十一

列传三十二

列传三十三

列传三十四

列传三十五

列传三十六

列传三十七

列传三十八

列传三十九

列传四十

列传四十一

列传四十二

列传四十三

列传四十四

列传四十五

列传四十六

列传四十七

列传四十八

列传四十九

列传五十

列传五十一

列传五十二

列传五十三

列传五十四

列传五十五

列传五十六

列传五十七

列传五十八

列传五十九

列传六十

列传六十一

列传六十二

列传六十三

列传六十四

列传六十五

列传六十六

列传六十七

列传六十八

列传六十九

列传七十

列传七十一

列传七十二

列传七十三

列传七十四

列传七十五

列传七十六

列传七十七

列传七十八

列传七十九

列传八十

列传八十一

列传八十二

列传八十三

列传八十四

列传八十五

列传八十六

列传八十七

列传八十八

列传八十九

列传九十

列传九十一

列传九十二

列传九十三

列传二百七十二　　文苑二

列传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列传二百七十四　　忠义一

列传二百七十五　　忠义二

列传二百七十六　　忠义三

列传二百七十七　　忠义四
列传二百七十八　　忠义五
列传二百七十九　　忠义六
列传二百八十　　忠义七
列传二百八十一　　忠义八
列传二百八十二　　忠义九
列传二百八十三　　忠义十
列传二百八十四　　孝义一
列传二百八十五　　孝义二
列传二百八十六　　孝义三
列传二百八十七　　遗逸一
列传二百八十八　　遗逸二
列传二百八十九　　艺术一
列传二百九十　　艺术二
列传二百九十一　　艺术三
列传二百九十二　　艺术四
列传二百九十三　　畴人一
列传二百九十四　　畴人二
列传二百九十五　　列女一
列传二百九十六　　列女二
列传二百九十七　　列女三

列传二百九十八　　列女四

列传二百九十九　　土司一

列传三百　　土司二

列传三百一　　土司三

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

列传三百三　　土司五

列传三百四　　土司六

列传三百五　　藩部一

列传三百六　　藩部二

列传三百七　　藩部三

列传三百八　　藩部四

列传三百九　　藩部五

列传三百十　　藩部六

列传三百十一　　藩部七

列传三百十二　　藩部八

列传三百十三　　属国一

列传三百十四　　属国二

列传三百十五　　属国三

列传三百十六　　属国四

返回主目录

本纪一太祖本纪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硃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

越数世，布库里雍顺之族不善抚其众，众叛，族被戕，幼子范察走免。又数世，至都督孟特穆，是为肇祖原皇帝，有智略，谋恢复，歼其仇，且责地焉。于是肇祖移居苏克苏浒河赫图阿喇。有子二：长充善，次褚宴。充善子三：长妥罗，次妥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锡宝齐篇古子一：都督福满，是为兴祖直皇帝。兴祖有子六：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觉昌安，是为景祖翼皇帝，次包朗阿，次宝实。

景祖承祖业，居赫图阿喇。诸兄弟各筑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通称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景祖有子五：长礼敦，次额尔衮，次界堪，次塔克世，是为显祖宣皇帝，次塔察篇古。时有硕色纳、加虎二族为暴于诸部，景祖率礼敦及诸贝勒攻破之，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诸部，由此遂盛。

显祖有子五，太祖其长也。母喜塔喇氏，是为宣皇后。孕十三月而生。是岁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

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邻部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孙往视。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二祖皆及于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途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

太祖既归，有甲十三。五城族人龙敦等忌之，以畏明为辞，屡谋侵害，遣人中夜狙击，侍卫帕海死焉。额亦都、安费扬古备御甚谨，尝夜获一人，太祖曰："纵之，毋植怨也。"使人愬于明曰："我先人何罪而歼于兵？"明人归其丧。又曰："尼堪外兰，吾仇也，原得而执之。"明人不许。会萨尔虎城主诺米纳、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沾河城主常书率其属来归，太祖与之盟，并妻以女，于是有用兵之志焉。是岁癸未，明

万历十一年也，太祖年二十五。

癸未夏五月，太祖起兵讨尼堪外兰，诺米纳兵不至，尼堪外兰遁之甲版。太祖兵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遁之河口台。兵逐之，近明边，明兵出，尼堪外兰遁之鹅尔浑。兵出无功，由于诺米纳之背约，且泄师期也。杀诺米纳及其弟奈喀达。五城族人康嘉、李岱等纠哈达兵来劫瑚济寨，太祖使安费扬古、巴逊率十二人追之，尽夺所掠而返。

甲申春正月，攻兆佳城，报瑚济寨之役也。途遇大雪，众请还。太祖曰："城主李岱，我同姓兄弟，乃为哈达导，岂可恕耶！"进之，卒下其城。先是龙敦唆诺米纳背约，又使人杀噶哈善哈思虎，太祖收其骨归葬。六月，讨萨木占，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也。又攻其党讷申于马兒墩寨，攻四日歼之。九月，伐董鄂部，大雪，师还，城中师出，以十二骑败之。王甲部乞师攻翁克洛城，中道赴之，焚其外郭。太祖乘屋而射，敌兵鄂尔果尼射太祖，贯胄中首，拔箭反射，殪其一人。罗科射太祖，穿甲中项，拔箭镞卷，血肉迸落，拄弓徐下，饮水数斗，创甚，驰归。既愈，复往攻，克之。求得鄂尔果尼、罗科。太祖曰："壮士也。"授之佐领，户三百。

乙酉春二月，太祖略界凡，将还，界凡、萨尔浒、东佳、把尔达四城合兵四百人来追，至太兰冈，城主讷申、巴穆尼策马并进，垂及，太祖返骑迎敌，讷申刃断太祖鞭，太祖挥刀斫其背坠马，回射巴穆尼，皆殪之。敌不敢逼，徐行而去。夏四月，征哲陈部，大水，令诸军还，以八十骑前进。至浑河，遥见敌军八百凭河而阵。包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惧，解甲与人。太祖斥之曰："尔平日雄族党间，今乃畏葸如是耶！"去之。独与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武陵噶直前冲击，杀二十馀人，敌争遁，追至吉林冈而还。太祖曰："今日之战，以四人败八百，乃天祐也。"秋九月，攻安土瓜尔佳城，克之，斩其城主诺一莫浑。

丙戌夏五月，征浑河部播一混寨，下之。秋七月，征服哲陈部托漠河城。闻尼堪外兰在鹅尔浑，疾进兵，攻下其城，求之弗获。登城遥望，一人氈笠青棉甲，以为尼堪外兰也，单骑逐之，为土人所围，被创力战，射杀八人，斩一人，乃出。既知尼堪外兰入明边，使人向边吏求之，使斋萨就斩之。以罪人斯得，始与明通贡焉。明岁犒银币有差。

丁亥春正月，城虎阑哈达南冈，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六月，攻哲陈部，克山寨，杀寨主阿尔太。命额亦都帅师取把尔达城。太祖攻洞城，城主扎海降。

戊子夏四月，哈达贝勒扈尔干以女来归，苏完部索尔果率其子费英东等、雅尔古寨扈拉虎率子扈尔汉、董鄂部何和礼俱率所部来归，皆厚抚之。秋九月，取完颜部王甲城。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以女弟那拉氏来归，宴飨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

己丑春正月，取兆佳城，斩其城主宁古亲。冬十月，明以太祖为建州卫都督佥事。

辛卯春正月，遣师略长白山诸路，尽收其众。叶赫求地，弗与。叶赫以兵劫我东界洞寨。

壬辰冬十月二十五日，第八子皇太极生，高皇后出也，是为太宗。

癸巳夏六月，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合兵侵户布察，遣兵击败之。秋九月，叶赫以不得志于我也，乃纠约扈伦三部乌拉、哈达、辉发，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尔察，长白二部讷殷、硃舍里，凡九部之兵三万来犯。太祖使武里堪侦敌，至浑河，将以夜渡河，逾岭驰以告。太祖曰："叶赫兵果至耶？其语诸将以旦日战。"及旦，引兵出，谕于众曰："解尔蔽手，去尔护项，毋自拘絷，不便于奋击。"又申令曰："乌合之众，其志不一，败其前军，军必反走，我师乘之，靡弗胜矣。"众皆奋。太祖令额亦都以百人挑战。叶赫贝勒布斋策马拒战，马触木而踣，我兵吴谈斩之。科尔沁贝勒明安马陷淖中，易驟马而遁。敌大溃，我军逐北，俘获无算，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以归。冬十月，遣兵征硃舍里路，执其路长舒楞格，遣额亦都等攻讷殷路，斩其路长搜稳塞克什，以二路之助敌也。

甲午春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喀尔喀贝勒老萨遣使来通好，自是蒙古通使不绝。

乙未夏六月，征辉发，取多壁城，斩其城主。

丙申春二月，明使至，从朝鲜官二人，待之如礼。秋七月，遣布占泰归乌拉，会其贝勒为部人所杀，遂立布占泰为贝勒。

丁酉春正月，叶赫四部请修好，许之，与盟。九月，使弟舒尔哈齐贡于明。

戊戌春正月，命弟巴雅拉、长子褚英率师伐安褚拉库，以其贰于叶赫也。冬十月，太祖入贡于明。十一月，布占泰来会，以弟之女妻之。

己亥春正月，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来归，献貂狐皮，岁贡以为常。二月，始制国书。三月，开矿，采金银，置铁冶。哈达与叶赫构兵，送质乞援，遣费英东、噶盖戍之。哈达又私于叶赫，戍将以告。秋九月，太祖伐哈达，攻城克之，以其贝勒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未以告，并诛之。

辛丑春正月，明以灭哈达来责，乃遣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归主哈达。哈达为叶赫及蒙古所侵，使诉于明，明不应；又使哈达以饥告于明，亦不应。太祖乃以吴尔古岱归，收其部众，哈达亡。十二月，太祖复入贡于明。是岁定兵制，令民间养蚕。

癸卯春正月，迁于赫图阿喇，肇祖以来旧所居也。九月，妃那拉氏卒，即孝慈高皇后也。始妃有病，求见其母，其兄叶赫贝勒不许来，遂卒。

甲辰春正月，太祖伐叶赫，克二城，取其寨七。明授我龙虎将军。

乙巳，筑外城。蒙古喀尔喀巴约忒部恩格德尔来归。

丙午冬十二月，恩格德尔会蒙古五部使来朝贡，尊太祖为神武皇帝。是岁，限民田。

丁未春正月，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以乌拉侵暴，求内附。命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及费英东、扬古利率兵徙其户五百。乌拉发兵一万遮击，击败之，斩首三千，获马五千匹。师还，优赉褚英等。夏五月，命弟巴雅拉、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征渥集部，取二千人还。秋九月，太祖以辉发屡负约，亲征，克之，遂灭辉发。

戊申春三月，命褚英、阿敏等伐乌拉，克宜罕阿林城。布占泰惧，复通好，执叶赫五十人以来，并请婚。许之。是岁，与明将盟，各守境，立石于界。

己酉春二月，遗明书，谓："邻朝鲜而居瓦尔喀者乃吾属也，其谕令予我。"明使朝鲜归千馀户。冬十月，命扈尔汉征渥集呼野路，尽取之。

庚戌冬十一月，命额亦都率师招渥集部那木都鲁诸路路长来归。还击雅揽路，为其不附，又劫我属人也，取之。

辛亥春二月，赐国中无妻者二千人给配，与金有差。秋七月，命子

阿巴泰及费英东、安费扬古取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八月，弟舒尔哈齐卒。冬十月，命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率师征渥集部虎尔哈，俘二千人，并招旁近各路，得五百户。

壬子秋九月，太祖亲征乌拉，为其屡背盟约，又以鸣镝射帝女也。布占泰御于河。驻师河东，克六城，焚积聚。布占泰亲出乞和。太祖切责之，许其纳质行成，而戍以师。师还。

癸丑春正月，布占泰复贰于叶赫，率师往征。布占泰以兵三万来迎。太祖躬先陷阵，诸将奋击，大败之，遂入其城。布占泰至城，不得入，代善追击之，单骑奔叶赫，遂灭乌拉。使人索布占泰，叶赫不与。秋九月，起兵攻叶赫，使告明，降兀苏城，焚其十九城寨。叶赫告急于明，明遣使为解。师还，经抚顺，明游击李永芳来迎。与之书曰："与明无嫌也。"

甲寅夏四月，帝八子皇太极娶于蒙古，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女也，行亲迎礼。明使来，称都督。上语之曰："吾识尔，尔辽阳无赖萧子玉也。吾非不能杀尔，恐贻大国羞。语尔巡抚，勿复相诈。"冬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得千人。

乙卯夏四月，明总兵张承胤使人来求地，拒之。令各佐领屯田积穀。秋闰八月，帝长子褚英卒。先是太祖将授政于褚英，褚英暴伉，众心不附，遂止。褚英怨望，焚表告天，为人所告，自缢死。冬十月，遣将征渥集部东格里库路，得万人。是岁，釐定兵制，初以黄、红、白、黑四旗统兵，至是增四镶旗，易黑为蓝。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以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于是归徕日众，疆域益广，诸贝勒大臣乃再三劝进焉。

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弟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同听国政。谕以秉志公诚，励精图治。扈尔汉巡边，执杀盗葭者五十馀人。明巡抚李维翰止我使者纲古里、方吉讷。乃取狱俘十人戮于境上，纲古里等得归。

秋七月，禁五大臣私家听讼。命扈尔汉、安费扬古伐东海萨哈连部，取三十六寨。

八月，渡黑龙江，江冰已合，取十一寨，徇使犬路、诺洛路、石拉

忻路，并取其人以归。

二年丁巳春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来朝，待之有加礼。

是岁，遣兵取东海散居诸部负险诸岛，各取其人以归。

三年戊午二月，诏将士简军实，颁兵法。壬寅，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分兵左四旗趋东州、马根单二城，下之。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以为总兵官，辖辑降人，毁其城。明总兵张承胤等来追，回军击斩承胤等，班师。

五月，复伐明，克抚安等五堡，毁城，以其粟归。

七月，入雅鹘关，明将邹储贤等战死。

冬十月，东海虎尔哈部部长纳哈哈来归，赐赉有差。使犬各部路长四十人来归，赐宴赏赉，并授以官。

四年己未春正月，伐叶赫，取二十馀寨。闻有明师，乃还。明经略杨镐遣使来议罢兵，覆书拒之。杨镐督师二十万来伐，并徵叶赫、朝鲜之兵，分四路进。杜松军由东路渡浑河出抚顺、萨尔浒，刘綎军由南路入董鄂。侦者以告。上曰："明兵由南来者，诱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命诸贝勒先行。

三月甲申朔，清旦，师行。大贝勒代善议师行所向。四贝勒皇太极言："宜趋界凡，我有筑城万五千人，役夫多而兵少，虑为所乘。"额亦都曰："四贝勒之言是也。"遂趋界凡。向午，至太兰冈，望见明兵，分千人援界凡。界凡之骑兵已乘明师半渡谷口，击其尾，回守吉林崖。杜松留师壁萨尔浒，而自攻吉林崖。我军至，役夫亦下击，薄明军。是时，上至太兰察兵势，命大军攻萨尔浒，垂暮堕其垒，入夜夹攻松军。松不支，及其副王宣、赵梦麟等皆死。追北至勺琴山，西路军破。是日，马林军由东北清河、三岔至尚间崖。乙酉，代善闻报，以三百骑赴之。马林敛军入壕，外列火器，护以骑兵，别将潘宗颜屯飞芬山相犄角。上率四贝勒逐杜松后队，歼其军，闻马林军驰至。上趋登山下击，代善陷阵，阿敏、莽古尔泰麾兵继进，上下交击，马林遁，副将麻岩战死，全军奔溃。移攻飞芬，上率骑突入，斩宗颜，西北路军破，叶赫兵遁。是时刘綎南路之军由宽甸间道败我戍将五百人，乘势深入。上命扈尔汉将千兵往援，戍将托保以馀兵会之。丙戌，复命阿敏将二千人继往。上至界凡，刲八牛祭纛。丁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南

御，遇綎精骑万馀前进。四贝勒以突骑三十夺阿布达里冈，代善冒杜松衣帜入其军，军乱，四贝勒驰下会战，斩綎，又败其后军。乘胜至富察，綎监军道康应乾以火器迎战，大风起，烟焰返射，复大破之，应乾遁，朝鲜兵降。凡四日而破三路明兵。其北路李如柏之军，为杨镐急檄引还，至虎栏，遇我游骑二十人，登山鸣螺，呼噪逐之，如柏军奔迸，践毙又千馀人。甲辰，释朝鲜降将姜弘立归，以书谕其国主。

四月，遂筑界凡。遣兵徇铁岭，略千人。

五月，朝鲜使来报谢。

六月，先是遣穆哈连收抚虎尔哈部遗民，至是得千户，上出城抚之，赐以田庐牛马。上率兵攻开原，克之，斩马林等，歼其军，还驻界凡。

秋七月，明千总王一屏等五人来降，暨前降守备阿布图，各予之官。上攻铁岭，克之。是夕，蒙古喀尔喀部来援叶赫，败之，追至辽河，擒其贝勒介赛。

八月己巳，征叶赫。叶赫有二城，贝勒金台什守东城，其弟布扬古、布尔杭古守西城。分军围之，隳其郛，穴城，城摧，我军入城。命四贝勒领金台什之子德尔格勒谕降再四，金台什终不从，乃执而缢之。布尔杭古降。布扬古不逊，杀之。叶赫亡。师还驻界凡。

冬十月，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使来，书辞多嫚，执其使。喀尔喀五部来使约伐明，上使大臣希福等五人莅盟。旋有五部下属人来归，上卻之。

是岁，明以熊廷弼为经略。

五年庚申春正月，上报书林丹汗，斥其嫚。执我使臣。上亦杀其使。

二月，赐介赛子克什克图、色特希尔裘马，令其更代为质。

三月，论功，更定武爵。丙戌，左翼都统总兵官、一等大臣费英东卒，上临哭之。

夏六月，谕树二木于门，欲诉者悬其辞于木，民情尽达。

秋八月，上伐明，略沈阳，明兵不战而退，乃还。

九月甲申，皇弟穆尔哈齐卒，车驾临奠，因过费英东墓赐奠。

冬十月，自界凡迁于萨尔浒。

是岁，明神宗崩，光宗立，复崩，熹宗立，罢经略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

六年辛酉春二月，上伐明，略奉集堡，至武靖营。

三月壬子，上大举攻明沈阳，以舟载攻具，自浑河下。沈阳守御甚备，环濠植签，我军拔签猛进，明军殊死战，阵斩总兵贺世贤以下。乙卯，入沈阳。复败其援军总兵陈策等于浑河，败总兵李秉诚于白塔铺，援军尽走。庚申，乘胜趋辽阳。袁应泰引水注濠，环城列砲，督军出战，不支而退，守城楼。壬戌，我右翼军毁闸，左翼军毁桥，右翼傅西城升陴，左翼闻之，毕登。明军犹列炬巷战，达旦皆溃，袁应泰自焚死，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癸亥，入辽阳。辽人具乘舆鼓乐迎上，夹道呼万岁。命皇子德格类徇辽以南，所至迎降，兵宿城上，不入民舍。

六月，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额亦都卒，上临奠，哭之恸。

秋七月壬寅，宴有功将士，酌酒赐衣。镇江城人杀守将佟养真，降于明将毛文龙。

十一月乙卯，命阿敏击毛文龙，败之。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来降。明复以熊廷弼为经略。

七年壬戌春正月甲寅，上伐明，攻广宁。丙辰，克西平堡。明军三万来御，击败之，斩其总兵刘渠、祁秉忠，巡抚王化贞遁，游击孙得功以城降。庚申，上入广宁，降其城堡四十，进兵山海关，熊廷弼尽焚沿途村堡而走。乃移军北攻义州，克之，还驻广宁。蒙古厄鲁特部十七贝勒来附，上宴劳之，授职有差。喀尔喀五部同来归。

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圮，迁于太子河滨。

秋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安费扬古卒。

八年癸亥春正月壬辰朔，蒙古扎鲁特部巴克来朝，遣与质子俱还。

夏四月癸酉，遣皇子阿巴泰、德格类、皇孙岳讬率师讨扎鲁特贝勒昂安，以其杀我使人也。昂安扌鸷孥遁。达穆布逐之，中枪卒。我军愤，进杀昂安父子，并以别部桑土妻子归。

六月，戒诸女已嫁毋凌其夫，违者必以罪。

冬十月丁丑，一等大臣扈尔汉卒，上临哭之。

九年甲子春正月，喀尔喀贝勒恩克格尔来朝，求内迁，许之，以兵迁其民。

二月庚子，皇弟贝勒巴雅拉卒。上遣库尔缠等与科尔沁台吉奥巴盟，勿与察哈尔通。

四月，营山陵于东京城东北阳鲁山，奉景祖、显祖迁葬焉，是曰永陵。

五月，毛文龙寇辉发，戍将楞格礼、苏尔东安追击歼之。

秋八月壬辰，总兵官、一等大臣何和里卒，上闻之恸，曰："天何不遗一人送朕老耶！"毛文龙之众屯田于鸭绿岛，使楞格礼袭其众，歼之。

十年乙丑春正月癸亥，命皇子莽古尔泰率师至旅顺，击明戍兵，隳其城。

二月，科尔沁贝勒寨桑以女来归四贝勒皇太极为妃，大宴成礼。

三月庚午，迁都沈阳，凡五迁乃定都焉，是曰盛京。遣喀尔达等征瓦尔喀，归，降其众三百。

夏四月己卯，宗室王善、副将达硃户、车尔格征瓦尔喀，凯旋，宴劳备至。

六月癸卯，毛文龙兵袭耀州，戍将扬古利击败之。

秋八月，遣土穆布城耀州，明师来攻，击走之，获马七百。命博尔晋征虎尔哈，降其户五百，雅护征卦尔察部，获其众二千。毛文龙袭海州张屯寨，戍将戒沙击走之。上著酒戒颁于国中。

十年己卯，皇子阿拜、塔拜、巴布泰征虎尔哈，以千五百人归。

十一月庚戌，科尔沁奥巴告有察哈尔之师，遣四贝勒皇太极及阿巴泰以精骑五千赴之，林丹汗遁。

是年，明使高第为经略，驱锦西人民入山海关。宁前道袁崇焕誓守不去。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宁远。至右屯，守将遁，收其积穀。至锦州，戍将俱先遁。丁卯，至宁远。宁前道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婴城固守。天寒土冻，凿城不隳，城上放西洋砲，颇伤士卒，乃罢攻。遣武讷格将蒙古兵攻觉华岛，夺舟二千，尽焚其军储，班师。

二月壬午，上还沈阳，语诸贝勒曰："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

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戍将巴布泰、巴笃礼败之，擒其将李良美。丁巳，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谢援师也。上优礼之，封为土谢图汗。

六月，上书训辞与诸贝勒。

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

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天聪三年葬福陵。初谥武皇帝，庙号太祖，改谥高皇帝，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论曰：太祖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三十馀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讳皇太极，太祖第八子，母孝慈高皇后。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颜如渥丹，严寒不栗。长益神勇，善骑射，性耽典籍，谘览弗倦，仁孝宽惠，廓然有大度。

天命元年，太祖以上为和硕贝勒，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上居四，称四贝勒。

太祖崩，储嗣未定。代善与其子岳讬、萨哈廉以上才德冠世，与诸贝勒议请嗣位。上辞再三，久之乃许。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即位于沈阳。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初，太祖命上名，臆制之，后知汉称储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黄台吉”，音并闇合。及即位，咸以为有天意焉。

辛未，誓告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勖诸大贝勒等。甲戌，谕汉官民有私计遁逃及令奸细往来者，虽首告勿论，后惟已逃被获者论死。丙子，谕曰：“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以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兹后止葺颓坏，不复兴筑，俾民专勤南亩。满洲、汉人，毋或异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贝勒属下人，毋许边外行猎。市税为国费所出，听其通商贸易，私往外国及漏税者罪之。”丁丑，令汉人与满洲分屯别居。先是汉人十三壮丁为一庄，给满官为奴。至是，每备御止留八人，馀悉编为民户，处以别屯，择汉官廉正者理之。设八固山额真，分领八旗。以纳穆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为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为正红旗固山额真，博尔晋为镶红旗固山额真，额驸顾三泰为镶蓝旗固山额真，托博辉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彻尔格为镶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为正白旗固山额真。又设十六大臣，赞理庶政，听八旗讼狱。又设十六大臣，参理讼狱，行军驻防则遣之。乙未，蒙古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遣使来吊。

冬十月己酉，以蒙古喀尔喀札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命大贝勒代善等率精兵万人讨之，先贻书声其罪，上送至蒲河山而还。癸丑，别遣楞额礼、阿山率轻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地，以张军势。丙辰，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及代达尔汉等十四贝勒各遣使来吊。达硃户征卦尔察部，获其人口牲畜以归。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等来

吊，并贺即位。甲子，大贝勒代善等大破札鲁特，斩其贝勒鄂尔斋图，获贝勒巴克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贝勒而还。

十一月辛未，上发沈阳迎大贝勒代善，师次铁岭樊河界。癸酉，行饮至礼，论功，颁赉将士。戊寅，上还沈阳。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图尔济率百户来归。乙酉，遣方吉纳、温塔石偕李喇嘛往报袁崇焕，且遗书曰："顷停息干戈，遣使吊贺，来者以礼，故遣官陈谢。昔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言和，未获回答。如其修好，答书以实，勿事文饰。"崇焕不以闻，而令我使赍还。卓礼克图贝勒之子卫徵巴拜扌鸷其家属来归。科尔沁贝勒青巴图鲁桑阿尔斋、台吉满珠什哩各赍鞍马牛羊来吊。

十二月庚子，禁与蒙古诸簿售卖兵仗。壬戌，黑龙江人来朝贡。

天聪元年春正月丙子，命二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讠乇、硕托率兵征朝鲜。上曰："朝鲜累世得罪，今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宜两图之。"复遣方吉纳、温塔石遗书明袁崇焕，言兴师由七大恨，并约其议和，及每岁餽报之数。

二月己亥，以书招谕蒙古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

三月壬申，阿敏等克朝鲜义州，别遣兵捣铁山，明守将毛文龙遁走。又克安州，进至平壤城，渡大同江。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迎师。阿敏等数其七罪，仍遣使趣和。倧惧，率妻子遁江华岛，其长子李★遁全州。阿敏复遣副将刘兴祚入岛面谕倧。倧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献马百匹、虎豹皮百、锦苎各四百、布一万五千。庚子，与朝鲜盟，定议罢兵。壬申，明袁崇焕遣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并李喇嘛书，欲释恨修好。惟请减金币之数，而以我称兵朝鲜为疑。辛巳，阿敏等遣使奏捷。乙酉，命留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防义州，满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防镇江城。并谕李倧曰："我留兵义州者，防毛文龙耳。"阿敏等旋师，以李觉归。

夏四月甲辰，遗袁崇焕书曰："释恨修好，固所原也。朝鲜自尊轻我，纳我叛亡，我迟之数年，彼不知悔，是以兴讨。天诱其衷，我军克捷。今已和矣，而尔诡言修好，仍遣哨卒侦视，修葺城堡。我国将帅，实以此致疑。夫讲信修睦，必藉物以成礼，我岂贪而利此，使尔国力不支？可减其半。岁时餽答，当如前议，则两国之福也。"书成，闻崇焕方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遂罢遣使，而以书付杜明忠还。更责崇焕曰："两国修好，当分定疆域。今又修葺域垣，潜图侵逼。倘战争不息，

天以燕、云畀我，尔主不幸奔窜，身败名裂，为何如也。自古文臣不更事者徒为大言，每丧师殃民，社稷倾覆。前者辽左任用非人，而河东西土地尽失，今尚谓不足戒而谋动干戈耶？”癸丑，阿敏等自朝鲜凯旋，上迎于武靖营，赐阿敏御衣一袭，馀各赐马一匹。乙卯，论征朝鲜将士功，擢赏有差。戊辰，上还沈阳。乙丑，以书谕察哈尔台吉济农及奈曼衮出斯巴图鲁来和。

五月戊辰，遣朝鲜国王弟李觉归国，设宴饯之，并赐鞍马裘带等物。辛未，上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而崇焕无报书，亲率师往攻之。乙亥，至广宁，乘夜进兵。丙子，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遂围锦州。明台堡兵二千馀人来降，悉纵之归。丁丑，明镇守辽东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遣人诣师请命。上开诚谕之，并许纪用亲来定议。用不答，遂攻锦州。垂克，明援兵至，退五里而营，遣人调沈阳兵益师。庚寅，固山额真博尔晋等以兵至。癸巳，攻宁远城，歼其步卒千馀人。既，明总兵满桂出城而阵，上欲击之，三大贝勒均谏止。上怒，趣诸将戴兜鍪，率阿济格疾驰而进，败其前队，追至宁远城下，尽殪之。诸贝勒不及胄而从，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锦州守兵亦出城合战，我军复迎击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阵殁，上临其丧，哭而酹之。我军还驻双树铺。乙未，复至锦州。

六月己亥，攻锦州，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庚子，班师。丁未，上还沈阳。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上恻然曰：“民饥为盗，可尽杀乎！”令鞭而释之，仍发帑赈民。

秋七月己巳，蒙古敖汉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奈曼衮出斯巴图鲁举国来附。朝鲜国王李倧遣使报谢，并献方物，命阿什达尔汉等往报之，寻以义州归朝鲜。是月，明袁崇焕罢归。

八月辛亥，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巴尔巴图鲁、诺门达赉、吹尔扎木苏率众来归。是月，明熹宗崩，其弟信王嗣位，是为庄烈帝。

九月甲子朔，谕国家大祀大宴用牛外，其屠宰马骡牛驴者悉禁之。

冬十一月庚午，察哈尔大贝勒昂坤杜棱来降。辛巳，萨哈尔察部来朝贡。

十二月甲午朔，察哈尔阿喇克绰忒贝勒图尔济伊尔登来降。

二年春正月戊子，格伊克里部长四人率其属来朝。

二月癸巳朔，以额亦都子图尔格、费英东子察哈尼俱为总兵官。朝鲜国王李倧遣其总兵官李兰等来献方物，并米二千石，更以一千石在中江平粜。庚子，以往喀喇沁使臣屡为察哈尔多罗特部所杀，上率师亲征。丁未，进击多罗特部，败之，多尔济哈谈巴图鲁被创遁，获其妻子，杀台吉古鲁，俘万一千二百人还。丁巳，以战胜，用八牛祭天。

三月戊辰，上还沈阳，贝勒阿敏等率群臣郊迎，行抱见礼。以弟多尔衮、多铎从征有功，赐多尔衮号墨尔根戴青，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庚寅，以赐名之礼宴之。戊子，给国人无妻者金，使娶。以贝勒多尔衮为固山贝勒。

夏四月丙辰，巴林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硃习礼率众来归。明复以袁崇焕督师蓟、辽。崇焕素弗善毛文龙。时文龙据皮岛，招集辽民，有逃亡则杀以冒功，遂得擢总兵，便宜行事。后更致书与我通好。上遣科廓等赍书往报。既，文龙执科廓等送燕京。崇焕以文龙私通罪绐杀之。

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先是顾特塔布囊以其众自察哈尔逃匿蒙古地，遇归附者辄杀之。辛巳，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兵讨顾特塔布囊。乙酉，顾特伏诛，俘其人口牲畜以万计。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哈部头目里佛塔等来朝。

八月辛卯，与喀喇沁部议和定盟。乙未，赐奈曼贝勒衮出斯号达尔汉，札鲁特喀巴海号卫徵。乙卯，朝鲜来贡。

九月庚申，徵外藩兵共征蒙古察哈尔。癸亥，上率大军西发。丙寅，次辽阳。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喀喇沁诸贝勒、台吉各以兵来会。己巳，驻师绰洛郭尔。甲戌，宴来会诸贝勒。科尔沁诸贝勒不至。土谢图汗额驸奥巴、哈谈巴图鲁、满硃习礼如约，请先侵掠而后合军。上怒，遣使趣之。时奥巴违命，径归。满硃习礼及台吉巴敦以所俘来献，上赐满硃习礼号达尔汉巴图鲁，巴敦号达尔汉卓礼克图，厚赍之。丙子，进兵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诸处，克之，获人畜无算。

冬十月辛卯，还师。丙申，谕敖汉、奈曼、巴林、札鲁特诸贝勒，毋得要杀降人，违者科：。壬寅，上还沈阳。以刘兴祚诈称缢死，逃归明，系其母及妻子于狱。

十二月丁亥朔，遣土谢图汗额驸奥巴书，数其罪。巴牙喇部长伊尔彪等来朝贡。蒙古郭畀尔图、札鲁特贝勒塞本及其弟马尼各率部来归。

三年春正月庚申，土谢图汗奥巴来请罪，宥而遣之。辛未，敕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诸部悉遵国制。丁丑，谕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机务。

二月戊子，谕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己亥，合葬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于沈阳之石嘴头山，妃富察氏祔。喀尔喀札鲁特贝勒戴青、桑土、桑古尔、桑噶尔寨等率众来附。甲辰，上南巡，阅边境城堡，圮薄者修筑之。戊申，次海州，有老人年一百三岁，妻一百五岁，子七十三岁，召见赐牛种。辛亥，上还沈阳。

三月戊午，申蒙古诸部军令。

夏四月丙戌朔，设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繙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

五月丁未，奈曼、札鲁特诸贝勒越界驻牧，自请议罚。上宥之。

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丁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戴青、台吉卓尔毕，土默特台吉阿玉石等遣使朝贡。辛巳，土默特台吉卓尔毕泰等来朝贡。

秋七月辛卯，喀尔喀台吉拜浑岱、喇巴泰、满硃习礼自科尔沁来朝。甲午，孟阿图率兵征瓦尔喀。乙未，库尔喀部来朝贡。

八月庚午，颁八旗临阵赏罚令。乙亥，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中式者以他丁偿之。"

九月壬午朔，初试生员，拔二百人，赏缎布有差，免其差徭。癸未，贝勒济尔哈朗等略明锦州、宁远诸路还，俘获以三千计。丙戌，阿鲁部杜思噶尔济农始遣使来通好。癸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来朝贡。

冬十月癸丑，上亲征明，徵蒙古诸部兵以次来会。庚申，次纳里特河，察哈尔五千人来归。壬戌，次辽河。丙寅，科尔沁奥巴以二十三贝勒来会。上集诸贝勒大臣议征明与征察哈尔孰利，皆言察哈尔远，于是

征明。辛未，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止诸贝勒帐外，入见密议班师。既退，岳讬等入白诸将在外候进取。上不怿，因曰："两兄谓我兵深入，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敌人环攻，无为归计。若等见及此，而初不言，朕既远涉，乃以此为辞。我谋且隳，何候为！"岳讬坚请进师。八固山额真诣代善、莽古尔泰议，夜半议定。谕曰："朕承天命，兴师伐明，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之人，父母妻子勿使离散。勿淫人妇女，勿褫人衣服，勿毁庐舍器皿，勿伐果木，勿酗酒。违者罪无赦。固山额真等不禁，罪如之。"乙亥，次老河，命济尔哈朗、岳讬率右翼兵攻大安口，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兵攻龙井关。上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大兵继之。丁丑，左翼兵克龙井关，明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来援，皆败死。汉兒庄、潘家口守将俱降。戊寅，上督兵克洪山口。辛巳，上至遵化。莽古尔泰率左翼兵自汉兒庄来会。遗书明巡抚王元雅劝降。

十一月壬午朔，右翼诸贝勒率师来会。先是济尔哈朗等克大安口，五战皆捷，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城，明罗文峪守将李思礼降。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以兵四千来援，阿济格迎击斩之。甲申，诸贝勒攻遵化，正白旗小校萨木哈图先登，大兵继之，遂克其城。明巡抚王元雅自经死。上亲酌金卮赐萨木哈图，擢备御，世袭罔替，赐号巴图鲁，有过赦免，家固贫，恤之。蒙古兵扰害罗文峪民。令曰："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计所取倍偿之。"己丑，叙克城功，将士赏赉有差。壬辰，参将英俄尔岱、文馆范文程留守遵化，大军进逼燕京。有蒙古兵杀人而褫其衣，上命射杀之。甲午，徇蓟州。乙未，徇三河。丙申，左翼贝勒赴通州视渡口。明大同、宣府二镇援兵至顺义，贝勒阿巴泰、岳讬击败之。顺义降。上至通州，谕明士民曰："我国夙以忠顺守边，叶赫与我同一国耳，明主庇叶赫而陵我，大恨有七。我知终不相容，故告天兴师。天直我国，赐我河东地。我太祖皇帝犹原和好，与民休息。尔国不从，天又赐我河西地。及朕即位，复徇尔国之请，遂欲去帝称汗，趣制国印，而尔国不从。今我兴师而来，顺者抚，逆者诛。是尔君好逞干戈，犹尔之君杀尔也。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为匹夫，亦有匹夫而为天子者。天既佑我，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辛丑，大军逼燕京。上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营于东北。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屯德胜门，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上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蒙古兵进击桂、世禄，遣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领白甲护军、蒙古兵迎击崇焕、大寿，俱败之。癸卯，遣明归顺王太监赉书与明议

和。乙巳，屯南海子。戊申，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树栅为卫，我军偪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诸贝勒请攻城，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士卒，虽得百城不足多也。"因止弗攻。初，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受密计。至是，鸿中、承先坐近二太监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上单骑向敌，敌二人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都堂有约，此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翌日纵之归，以所闻语明帝，遂下崇焕于狱。大寿惧，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诸贝勒大臣请攻城，上曰："攻则可克，但恐伤我良将劲卒，余不忍也。"遂止。

十二月辛亥朔，大军经海子而南，且猎且行，趣良乡，克其城。壬子，总兵吴讷格克固安。辛酉，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以太牢祀金太祖、世宗陵。丙寅，复趋燕京，败明兵于卢沟桥，歼其众。明总兵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以兵四万栅永定门之南。丁卯黎明，师毁栅入，斩桂、祖寿及副将以下三十馀人，擒黑云龙、麻登云，获马六千，分赐将士。戊辰，遣达海赉书与明议和。壬申，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略通州，焚其舟，攻张家湾，克之。达海赉议和书二分置安定、德胜门外。乙亥，复遣人赉书赴安定门。俱不报。丙子，驻师通州。丁丑，岳讬、萨哈廉、豪格率兵四千围永平。遂克香河、马兰峪诸城，复叛去。己卯，大军趣永平。

四年春正月辛巳朔，大军至榛子镇、沙河驿，俱降。壬午，至永平。先是，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扌鳶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趣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癸丑，上授诸将方略，乘夜攻城。城中火药自发，敌军大乱，黎明克之。贝勒济尔哈朗等入城安抚。丙戌，上率诸将入城，官民夹道呼万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守永平。以降官白养粹为永平巡抚，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纵乡民还其家。是日，上率大军趣山海关。敖汉、奈曼、巴林、札鲁特诸部兵攻昌黎，不克。台头营、鞍山堡、迁安、灤州以次降。建昌参将马光远来归。丁酉，明兵攻遵化，贝勒杜度击败之。明兵入三屯营，先所下汉兒庄、喜峰口、潘家口、洪家口复叛。庚子，达海等复汉兒庄，贝勒阿巴泰守之。辛丑，喀喇沁布尔噶都为明兵所围，遣军往救，未至，布尔噶都自击败之。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树栅。我军砲毁其栅。之纶屯山中。大贝勒代善围之，劝之纶降，不从。破其营，之纶被箭死。壬寅，移师马兰峪，毁其近城屯堡。丙午，喀喇沁苏布地上书明帝，论和好之利，且劝以爱养边民、优恤属国之道。不报。

乐亭复叛。

二月辛亥朔，谕贝勒诸臣，凡将士骁勇立功者，勿与攻城之役。甲寅，宴明降将麻登云等于御幄，谓之曰："明主视尔等将士之命如草芥，驱之死地。朕屡遣使议和，竟无一言相报，何也？"登云对曰："明帝幼冲，大臣各图自保，议和之事，傥不见听，罪且不测，故惧不敢奏。"上曰："若然，是天赞我也，岂可弃之而归。但驻兵屯守，妨农时为可悯耳。且彼山海关、锦州防守尚坚，今但取其无备城邑可也。"己未，遗书明帝，仍申和好，并致书明诸臣，劝其急定和议，至是凡七致书矣。甲子，明榆林副将王世选来降。上班师，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及文臣索尼、宁完我等守永平，鲍承先守迁安，固山额真图尔格、那木泰等守灤州，察喀喇、范文程等守遵化。驻灤三日，论功行赏。壬申，谕曰："天以明土地人民予我，其民即吾民，宜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上至永平，降官郎中陈此心谋遁，事觉论斩，上赦之，听其所往。

三月壬午，上还沈阳。庚寅，遣二贝勒阿敏、贝勒硕讬率兵五千往守永平四城，贝勒阿巴泰等还。庚子，阿鲁四子部遣使来盟。

夏四月壬子，明兵攻灤州，不克。己卯，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等自永平还。上问是役俘获较前孰多，对曰："此行所获人口甚多。"上曰："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五月己丑，谕诸臣厚抚俘众。壬辰，阿敏、硕讬等弃永平四城归。时明监军道张春、锦州总兵祖大寿等合兵攻灤州。那穆泰、图尔格、汤古代等出战，屡败明兵，然兵少，阿敏、硕讬畏不往援，明兵用砲攻灤州，那穆泰等不能支，弃城奔永平。会天雨，我军溃围出，无马被创者死四百馀人。阿敏、硕讬闻之恐，遂杀降官白养粹等，尽屠城中士民，收其金币，乘夜出冷口。察哈喇等亦弃遵化归。上方命贝勒杜度趋永平协守，且敕阿敏善抚官民，无侵暴，将整兵亲往。庚子，闻阿敏弃城，且大肆屠戮，乃止。

六月甲寅，收系弃城诸将，数其罪。乙卯，御殿宣阿敏十六罪。众议当诛。上不忍致法，幽之。硕讬、汤古代、那穆泰、巴布泰、图尔格等各夺爵、革职有差。诸将中有力战杀敌者释之。先是阿敏既屠永平官民，以其妻子分给士卒。上曰："彼既屠我归顺良民，又奴其妻子耶！"命编为民户，以房舍衣食给之。

秋九月戊戌，申谕诸大臣满、汉官各勤职业。

冬十月辛酉，谕编审各旗壮丁，隐匿者罚之。

十一月甲午，那堪泰部虎尔噶率家属来归，阿鲁四子部诸贝勒来归。壬寅，阿鲁伊苏忒部闻上善养民，留所部于西拉木轮河，而偕我使臣察汉喇嘛来朝。

十二月戊辰，科尔沁贝勒图美卫徵来朝。

五年春正月庚辰，谕已故功臣无后者，家产给其妻自赡。壬午，铸红衣大砲成，钅隽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军中造砲自此始。乙未，以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汉官听其节制。己亥，幸文馆，入库尔缠直房，问所修何书。对曰：“记註所行政事。”上曰：“如此，朕不宜观。”又览达海所译武铨，见投醪饮河事，曰：“古良将体恤士卒，三军之士乐为致死。若额驸顾三台对敌时，见战士殁者，以绳曳之归，安能得人死力乎！”庚子，朝鲜贡物不及额，却之，以书责其罪。

二月庚申，敕边臣谨斥堠。甲戌，孟阿图征瓦尔喀，奏捷。

三月乙亥朔，镶蓝旗固山额真、额驸顾三台罢，以太祖弟之子篇古代之。书谕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诸大臣，求直言过失。丁亥，阅汉兵。甲午，诛刘兴祚、兴治家属，赦其母。丁酉，朝鲜复遣使来贡。辛丑，遣满达尔汉、董讷密遗朝鲜王书，索战船助攻明。不许。

六月癸亥，定功臣袭职例。黑龙江伊札讷、萨克提、伽期讷、俄力喀、康柱等五头目来朝。

秋七月甲戌，黑龙江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庚辰，始设六部，以墨勒根戴青贝勒多尔衮，贝勒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每部满、汉、蒙古分设承政官，其下设参政各八员，启心郎各一员，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尚称巴克什者仍其旧。更定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例，其以细事讦诉者禁之。谕贝勒审事冤抑不公者坐罪。除职官有罪概行削职律，嗣后有罪者，分别轻重降罚有差。并禁官民同族嫁娶，犯者男妇以奸论。又谕贝勒诸大臣省过改行，求极谏。甲申，闹雷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癸巳，定小事赏罚例，令牛录额真审理，大者送部。明总兵祖大寿等筑大凌河。檄诸蒙古各率所部来会征之。己亥，大军西发，命贝勒杜度、萨哈廉、豪格留守。庚子，渡辽河，申诫诸将恤士卒。

八月壬寅朔，次旧辽河而营，蒙古诸部率兵来会。癸卯，集蒙古诸贝勒，申前令，无擅杀掠。于是分兵两路，贝勒德格类、岳讬、阿济格以兵二万由义州入屯锦州、大凌河之间，上自白土场入广宁。丁未，会于大凌河，乘夜攻城。令曰："攻城恐伤士卒，当掘壕筑垒困之。彼若出，与之战，外援至，迎击之。"乃分八旗兵合围，令蒙古兵承其隙。辛亥，明马步兵五百人出城，达尔哈击败之。壬子，射书城中，招蒙古人出降。癸丑，明兵出城诱战。图赖先入，达尔哈继之，四面环攻，贝勒多尔衮亦率兵入。城内砲矢俱发，图赖被创，副将孟坦、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战殁。上以图赖等轻进，切责之。以红衣砲攻明台，兵降者相继。乙卯，遗祖大寿书曰："往者我欲和，尔国君臣以宋为鉴，不我应。尔国非宋，我亦非金，何不达若此。朕今厌兵革，更以书往，惟将军裁之。"大寿不答。丁巳，明松山兵二千来援，阿山、劳萨、土鲁什击败之。甲子，贝勒阿济格、硕托遮击明援兵。丁卯，明锦州兵六千来攻阿济格营。会大雾，觌面不相识。忽有青气冲敌营，辟若门，我军乘雾进，大战，败之，擒游击一，尽获其甲仗马匹。辛未，上诣贝勒阿济格营，酌金卮劳诸将。明兵突出，师夹击，又大败之。

九月丁亥，上以兵趋锦州，见尘起，上命诸军勿行，自率摆牙喇兵二百，与贝勒多铎缘山潜进。明锦州兵七千突出进上前。上甫擐甲，从者不及二百人，渡河冲敌军。敌不能当，溃走。诸军继至，又大败之，斩一副将而还。己丑，复以书招祖大寿。庚寅，上设伏山内，诱大寿出，将擒之，大寿惊遁，自是闭城不出。时城中穀止百石，马死尽，煮马肉为食，以鞍代爨。乙未，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锺纬等，以马步兵四万来援，壁小凌河。戊戌，明援兵趋大凌河，距城十五里。上率两翼骑兵冲击之，不动。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春不屈，乞死，上赦不杀。是役也，祖大寿仍以我为诱敌，故城中无应者。是夕黑云龙遁去。

冬十月丁未，以书招祖大寿、何可刚、张存仁。己酉，再遗大寿书。壬子，以红衣砲攻于子章台。台最固，三日台毁，守台将王景降，于是远近百馀台俱下。甲寅，遣降将姜新招祖大寿。大寿亦遣游击韩栋来会。癸亥，议三贝勒莽古尔泰上前持刃罪，降贝勒，夺所属五牛录。乙丑，祖大寿约我副将石廷柱议降。丙寅，大寿遣其子可法为质。戊辰，大凌河举城降，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掖可刚至军前杀之，夜至御营，上优遇之，大寿遂献取锦州策。己巳，遣兵随大寿夜袭锦州，会

大雾，失伍，还。

十一月庚午朔，纵大寿还锦州。戊寅，毁大凌河城。己卯，班师。乙酉，上还沈阳。丙戌，察哈尔侵阿鲁西拉木轮地，贝勒萨哈廉、豪格移师征之，会察哈尔已去，乃还。

闰十一月庚子朔，谕曰："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遣库尔缠等责朝鲜违约罪。庚戌，禁国中不得私立庙寺，喇嘛僧违律者还俗，巫觋星士并禁止之。

十二月壬辰，参将宁完我请设言官，定服制。上嘉纳之。丙申，用礼部参政李伯龙言，更定元旦朝贺行礼班次。

六年春正月癸亥，阅汉兵。

二月壬申，定仪仗制。丁丑，谒太祖陵，行时享礼。戊子，谕海州等处城守官三年一赴沈阳考察。丁酉，谕户部贝勒德格类以大凌河汉人分隶副将以下，给配抚养。给还贝勒莽古尔泰所罚人口。

三月戊戌，赉大凌河诸降将有差。命达海分析国书音义。庚戌，定讦告诸贝勒者轻重虚实坐罪例，禁子弟告父兄、妻告夫者，定贝勒大臣赐祭葬例。丁巳，征察哈尔，徵蒙古兵，颁军令。

夏四月戊辰朔，上率大军西发，阿巴泰、杜度、扬古利、伊尔登、佟养性留守。己巳，次辽河。丙子，次西拉木轮河。己卯，次札滚乌达，诸蒙古部兵以次来会。乙酉，次哈纳崖。察哈尔汗林丹闻我师至，大惧，驱归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尽委辎重而去。庚寅，次都勒河，闻察哈尔林丹远遁，上趋归化城。丙申，大军自阿济格和尔戈还趋察哈尔。

五月癸卯，谕诸部贝勒大臣勿轻进，勿退缩，勿杀降，勿分散人妻子，勿夺人衣服财物。甲辰，次布龙图布喇克。丁未，劳萨奏报察哈尔遁去已久，逐北三日无所见。上自布龙图旋师。戊申，定议征明。丙辰，次硃兒格土。时粮尽，忽逢黄羊遍野，遂合围杀数万，脯而食之。无水，以一羊易杯水而饮。上命各牛录持水迎给之。庚申，次木鲁哈喇克沁，贝勒阿济格率左翼略宣府、大同，贝勒济尔哈朗率右翼略归化城，上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甲子，上至归化城，

两翼兵来会。是日，大军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至明边境，所在察哈尔部民悉俘之。

六月丁卯朔，蒙古部民窜沙河堡，上以书谕明守臣索之。明归我男妇三百二十、牲畜千四百有奇。辛未，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合疏言："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上嘉纳之。甲戌，大军发归化城，趋明边。丁丑，明沙河堡守臣使赉牲币来献。己卯，库尔缠等自得胜堡，爱巴礼等由张家口，分诣大同、宣府议和。书曰："我之兴兵，非必欲取明天下也。辽东守臣贪黩昏罔，劝叶赫陵我，遂婴七恨。屡愬尔主，而辽东壅不上闻。我兵至此，欲尔主察之也。及攻抚顺，又因十三省商贾各遗以书，虑其不克径达，则各以书进其省官吏，冀有一闻。乃纵之使去，寂焉不复。语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今所在征讨，争战不息，民死锋镝，虽下情不达之故，抑岂天意乎？我今闻诚相告，国虽褊小，惟欲两国和好，互为贸易，各安★猎，以享太平。若言不由衷，天其鉴我。前者屡致书问，愤疾之词，固所不免。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幸速裁断，实国之福。我驻兵十日以待。"庚辰，驻大同边外。库尔缠偕明得胜堡千总赉牲币来献。上不纳。复遗书明守臣曰："我仰体天意，原申和好。尔果爱民，宜速定议。若延时不报，纵欲相待，如军中粮尽何。至书中称谓，姑勿论，我逊尔国，我居察哈尔之上可耳。"癸未，趋宣府，守臣以明主所给察哈尔缎布皮币一万二千五百归我。庚寅，驻张家口外，列营四十里。癸巳，明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遣人赉牛羊食物来献。上宴之，遂定和议，大市于张家口。科尔沁部兵三人潜入明边，盗牛驴，斩其首者，鞭二人，贯耳以徇。甲午，明巡抚沈棨遣使来请盟。命大臣阿什达尔哈等莅之，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礼成，遣启心郎祁充格送明使归。明以金币来献。晋封皇子豪格为和硕贝勒。是月，辽东大水。

秋七月丁酉朔，复以书约明张家口守臣信誓敦好，善保始终，且谓和议辽东地方在内，尔须遣官往告。上率大军还。庚子，至上都河，明以和议成，来餽礼物，酌纳之。辛丑，蒙古诸贝勒辞归。庚戌，次摆斯哈兒。游击巴克什达海卒。庚申，上还沈阳。

八月丁卯，召明诸生王文奎、孙应时、江云入宫，问以和事成否。三人皆言，明政日紊，和议难必。且中原盗贼蜂起，人民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以应天心。癸酉，六部署成，颁银印各一。甲午，命固山额真察民疾苦，清理刑狱。察哈尔檮纳楚虎尔来归。

九月癸卯，修复盖州城，移民实之。甲寅，命户部贝勒德格类、兵部贝勒岳讬展耀州旧界至盖州迤南。

冬十月乙丑朔，幸开原。甲戌，还沈阳。遣卫徵囊苏喇嘛赴宁远，赍书致明帝曰："我国称兵，非不知足而冀大位，因边臣欺侮，致启兵衅。往征察哈尔时，过宣府定和议，我遂执越境盗窃之人戮之塞下，我之诚心可谓至矣。前边臣未能细述，今欲备言，又恐疑我不忘旧怨，如遣信使来，将尽告之。若谓已和，不必语及往事，亦惟命。"又与明诸臣书曰："宣府守臣与我盟时，约我毋侵辽东，誓诸天地。今尔乃有异议，天可欺乎？执政大臣宜通权变，慎勿徒事大言，坐失事机。若坚执不从，惟寻师旅，生灵荼毒，咎将谁归？"

十一月壬寅，明宁远守臣以我所遗书封固，不敢以陈，请露封，许之。辛亥，阿禄部都思噶尔济农所属祁他特吹虎尔台吉来附。壬子，遣使往朝鲜定岁贡额。

十二月乙丑，定朝服及官民常服制。三贝勒莽古尔泰卒。乙亥，吴巴海征兀札喇遣使告捷。

七年春正月庚子，谕各牛录额真以恤贫训农习射。辛丑，朝鲜来贡，不及额。丁未，复书责之。戊申，皇长女下嫁敖汉部贝勒都喇尔巴图鲁子台吉班第。乙卯，征兀札喇师还。

二月癸亥朔，阿鲁科尔沁汗车根率固木巴图鲁、达尔马代衮等举国来附。己卯，库尔缠有罪，诛。癸未，土鲁什、劳萨等略宁远。

三月丁酉，筑★场、揽盘、通远堡、岫岩四城。辛丑，郭尔罗斯部台吉固木来朝。丙辰，明故总兵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遣使来约降。

夏四月乙丑，察哈尔两翼大总管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来附。乙亥，使参将英俄尔岱等借粮朝鲜济孔有德军，不从。

五月乙未，吴喇忒台吉土门达尔汉等来朝。壬子，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迎孔有德、耿仲明于镇江，命率所部驻东京。

六月壬戌，谕将士毋侵扰辽东新附人民，违者孥戮之。癸亥，召孔有德、耿仲明入觐，厚赍之。丙寅，遣英俄尔岱遗朝鲜王书曰："往之借粮，贵国王以孔有德等昔隶毛氏，无输粮养敌之理。今有德归我，粮已

足给。惟兵卒守船，輓运维艰，近距贵国，以粮给之甚便。朕思王视明为父，视朕为兄，父兄相争数年，而王坐观成败，是外有父兄之名，而内怀幸祸之意。若力为解劝，息兵成好，不惟我两国乐见太平，即贵国亦受其福。若仍以兵助明，合而御我，则构兵实自王始。”己巳，谕官民冠服遵制画一。癸酉，以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戊寅，英俄尔岱奏报朝鲜用明人计，借兵倭国，又于义州南岭筑城备我。集诸贝勒大臣议之，皆言宜置朝鲜而伐明。己卯，贝勒岳讬、德格类率右翼楞额礼、叶臣，左翼伊尔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将兵取明旅顺口。甲申，东海使犬部额驸僧格来朝贡。丁亥，谕曰：“凡进言者，如朕所行未协于义，宜直言勿讳。政事或有愆忌，宜开陈无隐。六部诸臣，奸伪贪邪，行事不公，宜行纠劾。诸臣有艰苦之情，亦据实奏闻。苟不务直言，远引曲喻，剿袭纷然，何益于事？”

秋七月辛卯朔，谕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以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壬辰，阿禄部孙杜棱子台吉古木思辖布，寨桑吴巴什、阿什图、巴达尔和硕齐等，吴喇忒部台吉阿巴噶尔代皆来朝贡。甲辰，贝勒岳讬等奏克旅顺口。

八月庚申朔，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以复书允粮济我守船军士。壬戌，贝勒阿巴泰、阿济格、萨哈廉、豪格等略明山海关外。庚辰，贝勒德格类、岳讬师还。丁亥，以副将石廷柱为总兵官。

九月庚子，贝勒阿巴泰等师还。上以其不深入，责之。癸卯，英俄尔岱等往朝鲜互市。庚戌，明登州都司蔡宾等来降。

冬十月壬戌，遣使外藩蒙古各部，宣布法令。丙寅，大阅。丁卯，发帑赉八旗步兵。己巳，谕曰：“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刑部讯狱稽延，罔得实情，礼部、工部皆有缺失。夫启心郎之设，欲其随事规谏，启乃心也。乃有差谬而不闻开导，何耶？”又曰：“尔等动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航海多险，攻坚易伤，是以空言相赚，不啻为敌计耳。兵事无藉尔言，惟朕与诸贝勒有过，当极言耳。”又谕文馆诸儒臣曰：“太祖始命巴克什额尔德尼造国书，后库尔缠增之。虑有未合，尔等职司纪载，宜悉心订正。朕嗣大位，凡皇考行政用兵之大，不一一详载，后世子孙何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道乎？”丙子，授明降将马光远为总兵官，王世选、麻登云为三等总兵官，马光先、孟乔芳等各授职有差。癸未，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使来约降。

十一月甲辰，英俄尔岱复赉书往朝鲜，责以违约十事。戊申，遣季

思哈、吴巴海往征朝鲜接壤之虎尔哈部。辛亥，上猎于叶赫。

十二月辛未，上还沈阳。

八年春正月庚寅，谕蒙古诸贝勒令遵我国定制。黑龙江羌图里、嘛尔干率六姓来朝贡。癸巳，诏宗人自兴祖直皇帝出者为六祖后，免其徭役。乙未，正黄旗都统、一等总兵官楞额礼卒。癸卯，汉备御诉汉人徭役重于满洲，户部贝勒德格类以闻。上命礼部贝勒萨哈廉集众谕其妄。汉总兵官石廷柱等执备御八人请罪，上曰："若加以罪，则后无复言者。"并释之。戊申，塔布囊等征察哈尔溃众于席尔哈、席伯图。己酉，蒿齐忒部台吉额林臣来归。丁巳，免功臣身故无嗣者丁之半，妻故始应役，著为令。

二月壬戌，定丧祭例，妻殉夫者听，仍予旌表；逼妾殉者，妻坐死。遣贝勒多尔衮、萨哈廉往迎降将尚可喜，使驻海州。丁卯，都元帅孔有德劾耿仲明不法状，谕解之。戊辰，遣阿山等略锦州。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绿虹见。辛卯，命谭泰、图尔格略锦州。壬辰，副将尚可喜率三岛官民降，驻海州。己亥，大阅。甲辰，遣英俄尔岱往朝鲜互市。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帜用白镶皁，以别八旗。壬子，考试汉生员。

夏四月辛酉，升授太祖诸子汤古代等副将、参将、备御有差。又以哈达、乌喇二部之后无显职，授哈达克什内为副将，乌喇巴彦为三等副将。诏以沈阳为"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为"天眷兴京"。改定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满字官名。丁丑，尚可喜来朝，命为总兵官。乙亥，以太祖弟之子拜尹图为总管。辛巳，初命礼部考试满洲、汉人通满、汉、蒙古书义者，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赐衣一袭，免四丁。乙酉，金继孟等自明石城岛来降，以隶尚可喜。

五月丙戌朔，黑龙江巴尔达齐来贡。庚寅，察哈尔台吉毛祁他特来朝。定满、汉马步军名。丙申，议征明，诸贝勒请从山海关入。上曰："不然，察哈尔为我军所败，其贝勒大臣将归我，宜直趋宣、大以逆之。"乃集各都统部署军政，遣国舅阿什达尔哈徵科尔沁兵，以书招抚遗众之在明境者。壬寅，定百官功次，赐敕书，其世袭及官止本身者，分别开载有差。甲辰，季思哈、吴巴海征虎尔哈部奏捷。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贝勒杜度守海州，吏部承政图尔格等渡辽河，沿张古台河驻防，并扼敌兵，俱授方略。毕，上率大军前发。己酉，次都尔鼻，诸蒙

古外藩兵以次来会。甲寅，次讷里特河。

六月辛酉，颁军令于蒙古诸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曰："行军时勿离纛，勿諠譁，勿私出劫掠。抗拒者诛之，归顺者字之。勿毁庙宇，勿杀行人，勿夺人衣服，勿离人夫妇，勿淫人妇女。违者治罪。"先是，察哈尔林丹西奔图白特，其部众苦林丹暴虐，逗遛者什七八，食尽，杀人相食，屠劫不已，溃散四出。至是，络绎来附者前后数千户。辛未，次库黑布里都，议觉罗布尔吉、英俄尔岱擅杀察哈尔布颜图部众罪，并夺其赐。甲戌，次喀喇拖落木，命贝勒德格类率兵入独石口，侦居庸关，期会师于朔州。戊寅，谕蒙古诸贝勒曰："科尔沁噶尔珠塞特尔等叛往索伦，为其族兄弟等追获被杀，朕心恻然。朕欲宣布德化，使人民共登安乐。今诸贝勒虽以罪诛，亦朕教化所未洽也。"又命减阿鲁部达喇海等越界驻牧罪。壬午，察哈尔土巴济农率其民千户来归。喀尔喀部巴噶达尔汉来归。甲申，命大贝勒代善等率兵入得胜堡，略大同，西至黄河，副都统土鲁什、吴拜等迳归化抚察哈尔逃民，俱会师朔州。

秋七月己丑，命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入龙门，会宣府，上亲统大军自宣府趋朔州，期四路兵克期并进。辛卯，毁边墙。壬辰，入上方堡，至宣府右卫，以书责明守臣负盟之罪，仍谕其遣使议和。癸巳，驻城东南。时阿济格攻龙门，未下，令略保安。丁酉，营东城，遗明代王书，复约其遣使议和。代善攻得胜堡，克之。明参将李全自缢死。进攻怀仁、井坪，皆不克，遂驻朔州。丙午，上围应州，令代善等趣马邑。土鲁什至归化城，察哈尔林丹之妻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来降。庚戌，阿济格等攻保安州，克之。壬子，德格类入独石口，取长安岭，攻赤城，不克，俱会师于应州。

八月乙卯，命诸将略代州。萨哈廉袭崞县，拔之。丙辰，硕托入圆平驿。甲子，阿巴泰等取灵丘县之王家庄，克之。礼部承政巴都礼战殁。又攻应州之石家村堡，克之。丙寅，上发应州，闻明阳和总督张宗衡、大同总兵曹文诏驻怀仁，度是夜必奔大同，令土鲁什、吴拜伏兵邀之。师行迟，宗衡等逸去。上怒责之。戊辰，上至大同，遗书文诏，令赞和议。又遗书众官，索察哈尔馀孽之在明者。文诏挑战，击败之。贝勒阿巴泰等拔灵丘。明代王母杨氏与张宗衡、曹文诏以书来请和。辛未，遣使以书报之。壬申，代善率师来会。癸酉，驻师大同，遣明宗室硃乃廷及俘获僧人入城。三索报书，俱不答。纵乃廷妻子及硃乃振还。丁丑，营四十里铺，得明间谍书北楼口，为书报之曰："来书以满洲为属国，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惟辽东之官欺凌我国，皇帝惑于臣下之讠

狂，虽干戈十数年来，无一言询及，使我国之情不达，若遣一信使判白是非，则兵戈早息矣。欲享太平，只旦暮间事。不然，尔国臣僚壅蔽欺罔，虚报斩伐，以吾小国果受伤夷，讵能数侵，岂皇帝之聪明独不能一忖度耶？原和之诚，黑云龙自知之，虑其恐结怨于大臣不尽告耳。”己卯，大军至阳和。明总兵曹文诏诡以书讠狂张宗衡，伪言砲伤我兵，得纛一杆等语，为我逻者所获。上乃遗宗衡书曰：“予谓尔明当有忠臣义士实心谋国者，乃一旦虚讠狂至此，岂不愧于心乎？今与公等约，我兵以一当十，能约期出战，当勒兵以俟。若讠狂言欺君，贻害生灵，祸蘖将无穷矣。”壬午，次怀远。癸未，驻左卫。

闰八月丙戌，以书责明宣府太监欺君误国罪。丁亥，副都统土鲁什被创卒。攻万全左卫，克之。庚寅，班师。察哈尔噶尔马济农等遣使乞降，言其汗林丹病殂，汗子及国人皆欲来归，于是命阿什达尔哈等往侦之。丁酉，移军旧上都城。庚戌，移军克蚌。辛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率其国人六千奉豆土门福金来归。

九月戊辰，留守贝勒济尔哈朗疏报季思哈、吴巴海征虎尔哈俘一千三百馀人。阿鲁部毛明安举国来附。辛未，渡辽河。壬申，上还盛京。

冬十月己丑，建太祖陵寝殿，树松，立石兽。壬辰，论征宣、大将士功罪。己亥，科尔沁台吉吴克善来归其妹，纳之。庚戌，以八年征讨克捷，为文告太祖。壬子，朝鲜国王李倧遣使以书来。上以其言不逊，复书切责之。

十一月乙丑，六部官考绩升授有差。

十二月癸未朔，朝鲜国王以书来谢罪。壬辰，命副都统霸奇兰、参领萨木什喀征黑龙江未服之地。丙申，分定宗室、额驸等专管佐领有差。丁酉，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像来贡，遣使迎至盛京。癸卯，察哈尔祁他特车尔贝、塞冷布都马尔等各率所部人民来归。遣吴巴海、荆古尔代征瓦尔喀。甲辰，佐领刘学诚疏请立郊坛，勤视朝。上曰：“疏中欲朕视朝勤政是也。至建立郊坛，未知天意所在，何敢遽行，果成大业，彼时议之未晚也。”

九年春正月丁卯，上亲送科尔沁土谢图济农等归国。癸酉，免功臣徭役。丁丑，诏太祖庶子称“阿格”，六祖子孙称“觉罗”，觉罗系红带以别之。有詈其祖父者罪至死。

二月壬午，令诸臣荐举居心公正及通晓文艺可任使者。丁亥，编喀喇沁部蒙古壮丁为十一旗，每旗设都统一员，下以副都统、参领二员统之。戊子，谕曰："迩来进言者皆请伐明，朕岂不以为念。然亦须相机而行。今察哈尔新附，人心未辑，城郭未修，而轻于出师，何以成大业。且大兵一举，明主或弃而走，或惧而请和，攻拒之策，何者为宜？其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酌议以闻。"己丑，沈佩瑞请屯田广宁、闾阳，造舟輓粟，为进取计。上嘉纳之。乙未，范文程、宁完我请荐举不实宜行连坐法。丁未，命多尔衮、岳讬、豪格、萨哈廉将精骑一万，收察哈尔林丹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三月戊辰，谕曰："顷民耕耨愆期，盖由佐领有事筑城，民苦烦役所致。嗣有滥役妨农者治其罪。"庚午，察哈尔寨桑巴赖都尔等一千四百馀人来归。

五月乙卯，霸奇兰、萨木什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尽克其地，编所获人口以归，论功升赏有差。癸亥，上以西征诸贝勒经宣、大境，度明必调宁、锦兵往援，遣贝勒多铎率师入宁、锦挠之。己巳，命文馆译宋、辽、金、元四史。壬申，贝勒多铎奏报歼明兵五百人于锦州松山城外，杀其副将刘应选。丙子，贝勒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奏报兵至西喇硃尔格，遇察哈尔囊囊太妃暨台吉琐诺木等以一千五百户降，遂抵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所居，其母率额哲迎降。

六月乙酉，贝勒多铎凯旋，赐良马五，赏从征将士有差。丁酉，吴巴海、荆古尔代师还，论功亦如之。明登州黄城岛千总李进功来降。辛丑，谕曰："太祖以人民付朕，当爱养之。诸贝勒非时修缮，劳苦百姓，民不得所，浸以逃亡，是违先志而长敌寇也。今朝鲜宾服，察哈尔举国来附，苟不能抚辑其众，后虽拓地，何以处之？贝勒大臣其各戢骄纵以副朕意！"壬寅，察哈尔台吉琐诺木率其属六千八百人来归。癸卯，谕曰："太祖禁贝勒子弟郊外放鹰，虑其践田园、扰牲畜也。今违者日众。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其严禁之。"

秋七月癸酉，论汉人丁户增减，擢参领李思忠等六员官，高鸿中等十一员黜罚有差。

八月庚辰，贝勒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以获传国玉玺闻。先是元顺帝北狩，以玺从，后失之。越二百馀年，为牧羊者所获。后归于察哈尔林丹汗。林丹亦元裔也。玺在苏泰太妃所。至是献之。时岳讬以疾留归化城，多尔衮等率兵略明山西，自平虏卫入边，毁长城，略忻

州、代州，至崞县。甲申，绘太祖实录图成。乙巳，上率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多尔衮等师次平虏堡。丁未，渡辽河，阅巨流河城堡。

九月癸丑，贝勒多尔衮等师还，献玉玺，告天受之。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母来朝。庚午，上还宫。壬申，召诸贝勒大臣数代善罪。众议削大贝勒号及和硕贝勒，夺十佐领，其子萨哈廉夺二佐领，哈达公主降庶人，褫其夫琐诺木济农爵号。上皆免之。

冬十月己卯，以明议和不成，将进兵，遣使赍书谕明喜峰口、董家口诸边将。管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卒。癸未，命吴巴海、多济里、札福尼、吴什塔分将四路兵征瓦尔喀。

十一月丁未朔，命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奉母居孙岛习尔哈。

十二月辛巳，哈达公主莽古济之仆冷僧机首告贝勒莽古尔泰生时与女弟莽古济、弟德格类谋逆，公主之夫琐诺木及屯布禄、爱巴礼与其事。会琐诺木亦自首。讯得实，莽古济、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及屯布禄、爱巴礼皆伏诛。莽古尔泰馀子、德格类子俱为庶人。琐诺木自首免罪。授冷僧机三等副将。丁酉，谒太祖陵。甲辰，贝勒萨哈廉与诸贝勒及大贝勒代善盟誓，请上尊号。上不许。会蒙古贝勒复来请。上曰："朝鲜兄弟国，宜告之。"

十年春正月壬戌，皇次女下嫁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二月丁丑，八和硕贝勒与外藩四十九贝勒各遗书朝鲜，约其国王劝进尊号。戊子，遣使至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赍书致明帝，索其报书。定诸臣帽顶饰。庚寅，宁完我以罪免。

三月丙午朔，清明节，谒太祖陵。辛亥，改文馆为内国史、内祕书、内弘文三院。乙卯，遣贝勒阿济格、阿巴泰筑噶海城。庚申，吴什塔等征瓦尔喀，遣使奏捷。谕曰："蒙古深信喇嘛，实乃妄人。嗣后有悬转轮结布幡者，宜禁止之。"乙丑，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言国王李倧不接见，亦不纳书，以其报书及所获倧谕边臣书进。诸贝勒怒，欲加兵。上曰："姑遣人谕以利害，质其子弟，不从，兴兵未晚也。"丁卯，外藩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俱以请上尊号至盛京。

夏四月己卯，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率满、汉、蒙古大臣及蒙古十六国四

十九贝勒以三体表文诣阙请上尊号曰：“恭维我皇上承天眷祐，应运而兴。当天下昏乱，修德体天，逆者威，顺者抚，宽温之誉，施及万姓。征服朝鲜，混一蒙古。遂获玉玺，受命之符，昭然可见，上揆天意，下协舆情。臣等谨上尊号，仪物俱备，伏原俞允。”上曰：“尔贝勒大臣劝上尊号，历二年所。今再三固请，朕重违尔诸臣意，弗获辞。朕既受命，国政恐有未逮，尔等宜恪恭赞襄。”群臣顿首谢。庚辰，礼部进仪注。壬午，斋戒，设坛德盛门外。

本纪三太宗本纪二

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受朝贺。始定祀天太牢用熟荐。遣官以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丙戌，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考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陵曰福陵；妣谥曰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追赠族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额亦都为弘毅公，配享。丁亥，群臣上表贺。谕曰："朕以凉德，恐负众望。尔诸臣宜同心匡辅，各共厥职，正己率属，克□占忠诚，立纲陈纪，抚民恤众，使君明臣良，政治咸熙，庶克荷天之休命。"群臣顿首曰："圣谕及此，国家之福也。"以受尊号礼成，大赦。己丑，多济里、扈习征瓦尔喀师还，赏赉有差。朝鲜使臣归国。初，上受尊号，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独不拜。上曰："彼国王将构怨，欲朕杀其使臣以为词耳，其释之。"至是遣归，以书谕朝鲜国王责之，命送子弟为质。丁酉，叙功，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贝勒；诸蒙古贝勒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札萨克图郡王，满硃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固伦额驸班第为多罗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棱，单把为达尔汉，耿格尔为多罗贝勒，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辛丑，朝鲜使臣置我书于通远堡，不以归。札福尼征瓦尔喀师还。

五月丙午，以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俱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壬子，贝勒萨哈廉卒，辍朝三日。癸丑，始荐樱桃于太庙。丁巳，设都察院，谕曰："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审谳淹迟，尔其察奏。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劾人，例当加罪。馀所言是，即行；所言非，不问。"壬戌，追封萨哈廉为和硕颖亲王。己巳，以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姜新为礼部承政，祖泽润为兵部承政，李云为刑部承政，裴国珍为工部承政。都统伊尔登罢。以图尔格为镶白旗都统。庚午，武英

郡王阿济格、饶馀贝勒阿巴泰、公扬古利等率师征明。上御翔凤阁面授方略，且诫谕之。癸酉，师行。

六月甲戌朔，授蒙古降人布尔噶都等世职有差。己卯，命豫亲王多铎管礼部事，肃亲王豪格管户部事。甲申，封萨哈廉子阿达礼为多罗郡王。丙戌，以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

秋七月己未，檄外藩蒙古兵征明。辛酉，阿济格等会师出延庆州，俘人畜一万五千有奇。

八月丁丑，遣官祭孔子。辛巳，成亲王岳讬、肃亲王豪格以罪降多罗贝勒。癸未，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讬、豪格举师征明。

九月戊申，明兵入A2场，命吴善、季思哈率兵御之。己酉，阿济格等奏我军经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生擒总兵巢丕昌等人畜十八万。庚申，伊勒慎等追明兵至娘娘宫渡口，见敌船甚众，不敢进，奏闻。命宜荪往援，复遣杜度率师助之。辛酉，蒙古达赖、拜贺、拜音代等自塔山来降。己巳，阿济格等师还。

冬十月癸酉，多尔衮等师还。丁亥，遣大学士希福等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佐领，谳庶狱，颁法律，禁奸盗。戊戌，朝鲜国王李倧以书来。卻之。

十一月戊申，复命岳讬管兵部事，豪格管户部事。己酉，卫寨桑等自蒙古喀尔喀部还，偕其使卫徵喇嘛等来贡。辛亥，徵兵外藩。癸丑，谕曰："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鲭，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乙卯，太祖实录成。乙丑冬至，大祀天于圜丘。以将征朝鲜告祭天地、太庙。己巳，颁军令，传檄朝鲜。

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诸王贝勒率兵会于盛京。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饶馀贝勒阿巴泰驻噶海城收集边民防敌。壬申，上率礼亲王代善等征朝鲜，大军次沙河堡，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兵自宽甸入长山口。癸酉，遣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商贾

装，潜往围朝鲜国都，多铎及贝子硕讠乇、尼堪以兵千人继之，郡王满硃习礼、布塔齐引兵来会。己卯，贝勒岳讬、公扬古利以兵三千助多铎军。上率大军距镇江三十里为营，令安平贝勒杜度、恭顺王孔有德等护辎重居后。庚辰，渡镇江至义州。壬午，上至郭山城。其定州游击来援，度不敌，自刎死。郭山降。癸未，至定州。定州亦降。乙酉，至安州，以书谕朝鲜守臣劝降。己丑，多铎等进围朝鲜国都。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山城。多铎等复围之，并败其诸道援兵。辛卯，瓦尔喀叶辰、麻福塔居朝鲜，闻大军至，以其众来归。丁酉，上至临津江，会天暖冰泮，不可渡，忽骤雨，冰结，大军毕渡。己亥，命都统谭泰等搜剿朝鲜国都，留蒙古兵与俱。上以大军合围南汉城。

是岁，土默特部古禄格楚虎尔，鄂尔多斯部额林臣济农、台吉土巴等俱来朝。

二年春正月壬寅，朝鲜全罗道总兵来援，岳讬击走之。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谕朝鲜阁臣，数其前后败盟之罪。甲辰，大军渡汉江，营于江浒。丁未，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合兵来援，多铎、扬古利击走之。扬古利被创卒。庚戌，多尔衮、豪格军克长山，连战皆捷，以兵来会，杜度等运砲车亦至。朝鲜势益蹙，李倧以书数乞和。上许其出降。倧上书称臣，逡巡不敢出。壬戌，多尔衮军入江华岛，得倧妻子，护至军前。复谕倧曰："来则室家可完，社稷可保，朕不食言，否则不能久待。"倧闻江华岛陷，妻子被俘，南汉城旦夕且下，乃请降。庚午，朝鲜国王李倧率其子★及群臣朝服出降于汉江东岸三田渡，献明所给敕印。上慰谕赐坐，还其妻子及群臣家属，仍厚赐之。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倧返其国都，留其子★、淏为质。

二月壬申，班师。贝子硕讬、恭顺王孔有德等率朝鲜舟师取明皮岛。朝鲜国王李倧表请减贡额。诏免丁丑、戊寅两年贡物，自己卯秋季始，仍贡如额。甲戌，谕多尔衮等禁掠降民，违者该管官同罪。辛卯，上还盛京。癸巳，谕户部平粜劝农。

三月甲辰，杀朝鲜台谏官洪翼汉、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以败盟故。丁未，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师助攻皮岛。戊午，罢盖州城工。

夏四月己卯，睿亲王多尔衮以朝鲜质子李★、李淏及朝鲜诸大臣子至盛京。辛巳，阿济格师克皮岛，斩明总兵沈世魁、金日观。甲申，安平贝勒杜度率大军后队还。丁酉，命固山贝子尼堪、罗讬、博洛等预议国政。增置每旗议政大臣三人，集★群臣谕之曰："向者议政大臣额少，

或出师奉使，而朕左右无人，卑微之臣，又不可使参国议。今特择尔等置之议政之列，当以民生休戚为念，慎毋怠惰，有负朝廷。前蒙古察哈尔林丹悖谬不道，其臣不谏，以至失国。朕有过失，尔诸臣即当面诤。使面从而退有后言，委过于上，非纯臣也。”又谕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闰四月癸卯，蒙古贡异兽，名齐赫特。壬子，武英郡王阿济格师还。

五月庚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奉表谢恩赎俘获。丁亥，遣朝鲜从征皮岛总兵林庆业归国，以敕奖朝鲜王。丁酉，章京尼堪等征瓦尔喀，降之，师行迳朝鲜咸镜道，凡两月始达，至是还。

六月辛丑，授喀喇沁归附人阿玉石等官。明千总王国亮、都司胡应登、百总李忠国等自海岛来降。莽古尔泰子光衮获罪，伏诛。乙卯，谕曰：“顷朝鲜之役，兵行无纪，见利即前，竟忘国宪。自今宜思所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制者。”丙辰，以臣朝鲜，克皮岛，祭告太庙、福陵。丁巳，朝鲜国王李倧请平值赎俘，不许。甲子，论诸将征朝鲜及皮岛违律罪。礼亲王代善论革爵，宥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下论罚有差。

秋七月己巳，遣喀凯等分道征瓦尔喀。癸酉，户部参政恩克有罪，伏诛。辛巳，诫谕汉官以空言欺饰者。智顺王尚可喜自皮岛师还。壬午，大赦。癸未，优恤朝鲜、皮岛阵亡将士扬古利等，赠官袭职有差。乙酉，明都司高继功等自石城岛来降。庚寅，追封皇后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壬辰，以朝鲜及皮岛之捷宣谕祖大寿。乙未，分汉军为两旗，以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为都统，分理左右翼。

八月丙申朔，再恤攻皮岛、朝鲜阵亡将士洪文魁等，赠官袭职有差。癸丑，贝勒岳讬以罪降贝子，罚金，解兵部任。丙辰，命睿亲王多尔衮、饶馀贝勒阿巴泰筑都尔鼻城。己未，遣阿什达尔汉等往蒙古巴林、札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诸部会理刑狱。

九月辛未，出猎抚安堡，以书招明石城岛守将沈志祥。己丑，兵部参政穆尔泰以罪褫职。贝勒豪格以逼勒蒙古台吉博洛罪，罚金，罢管部务。

冬十月乙未朔，初颁满洲、蒙古、汉字历。丙午，厄鲁特顾实车臣绰尔济遣使来贡，厄鲁特道远，以元年遣使，是年冬始至。庚申，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赍敕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

十一月庚午，祀天于圜丘。朝鲜国王李倧遣使来贡，复表请归其世子，并陈国中灾变困穷状。上不许，敕谕赐赉之。丁丑，乌硃穆秦济农闻上善养民，率贝勒等举国来附。癸未，追封扬古利为武勋王。庚寅，出猎打草滩。

十二月甲辰，叶克书、星讷率师征卦尔察。癸丑，征瓦尔喀诸将奏捷。戊午，蒿齐忒部贝勒博罗特、托尼洛率属来归。阿济格遣丹岱等败明兵于清河。

是岁，虎尔哈部托科罗氏、克益克勒氏、耨野勒氏，黑龙江索伦部博穆博果尔，黑龙江巴尔达齐，精格里河扈育布禄俱来朝。

三年春正月辛未，命贝子岳讬仍为多罗贝勒，管领旗务。丁亥，以德穆图为户部承政。甲午，皇第九子生，是为世祖章皇帝。

二月丁酉，亲征喀尔喀，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安平贝勒杜度居守。丁未，次喀尔占，外藩诸王贝勒等以师来会。喀尔喀闻之，遁去。上行猎达尔那洛湖西，驻跸。乙卯，次奎屯布喇克。庚申，明东江总兵沈志祥率石城岛将佐军民来降。壬戌，遣劳萨以书告明宣府守臣趣互市，且以岁币归我。

三月甲子朔，次博硕堆，命留守诸王筑辽阳城。甲戌，次义奚里。庚辰，至登努苏特而还。壬午，次上都河源，河西平地涌泉高五尺。

夏四月甲午朔，次布克图里，叶克书等征黑龙江告捷。乙未，至辽河。丁酉，次杜棱城，明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人诡议和。戊戌，次札哈纳里忒。己亥，次察木哈。庚子，次俄岳博洛。都尔鼻城工竣，改名屏城。辛丑，杜尔伯特部卦尔察札马柰等来朝贡。壬寅，至辽阳，阅新城。乙巳，上还盛京。叶克书、星讷征黑龙江师还。癸丑，命明降将沈志祥以其众志成城居抚顺。甲寅，尼噶里等征虎尔哈师还。

五月癸酉，修盛京至辽河道路，以睿亲王多尔衮、饶馀贝勒阿巴泰董其役。乙亥，礼亲王代善属下人觉善有罪，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请诛之，议削代善爵。以细故不许，并贷觉善。

六月庚申，始设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

秋七月壬戌朔，谕诸王大臣曰："自古建国，皆立制度，辨等威。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额驸名号等级，均有定制，乃皆不遵行，违弃成宪，诚何心耶？昔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统。朕当创业之时，尔等顾不能同心体国恪守典常乎？"诸王皆引罪。丁卯，喀尔喀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归，谕之曰："朕以兵讨不庭，以德抚有众。天以蒙古诸部与朕，尔喀尔喀乃兴兵犯归化，甚非分也。尔不获已，有逃窜偷生耳。尔所能至，我军岂不能至？其速悔罪来归，否则不尔宥也。"壬申，达雅齐等往明张家口议岁币及互市。丁丑，谕礼部曰："凡有不遵定制变乱法纪者，王、贝勒、贝子议罚，官系三日，民枷责乃释之。出入坐起违式，及官阶名号已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又谕大学士希福等曰："朕不尚虚文，惟务实政。今国家殷富，政在养民。凡新旧人内穷困无妻孥马匹者，或勇敢可充伍、以贫不能披甲者，许各陈诉，验实给与。"禁以阵获良家子女鬻为乐户者。丙戌，更定部院官制，专设满洲承政，以阿拜为吏部承政，英俄尔岱为户部承政，满达尔汉为礼部承政，宜荪为兵部承政，郎球为刑部承政，萨木什喀为工部承政，贝子博洛为理藩院承政，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命布颜为议政大臣。

八月甲午，礼部承政祝世昌以罪褫职，谪戍边外。丙申，吴拜、沙尔虎达连击败明兵于红山口、罗文峪，又败其密云兵，歼之。丁酉，地震。戊申，授中式举人罗硕等十名佐领品级，免四丁，一等至三等秀才授护军校品级，免二丁，各赐朝衣绸布有差，未入部者免一丁。庚戌，阿鲁阿霸垓部额齐格诺颜等、蒿齐忒部博洛特诺木齐等并来朝贡。癸丑，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贝勒豪格、阿巴泰副之，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兵，贝勒杜度副之，分道伐明。谕之曰："主帅为众所瞻，自处以礼，而济之以和，则蒙古、朝鲜、汉人之来附者，自心悦而诚服。若计一己之功，而不恤国之名誉，非所望焉。"丁巳，岳讬、杜度师行。己未，以巴图鲁准塔为蒙古都统。

九月癸亥，多尔衮、豪格、阿巴泰师行。壬申，上亲向山海关以挠明师。徵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兵。丁丑，定优免人丁例。丁亥，幸演武场，阅兵较射。

冬十月丁酉，岳讬师自墙子岭入，遇明兵。明总兵官吴国俊败走。戊戌，多尔衮军入青山关。己亥，上统大军发盛京。甲辰，次浑河，科尔沁、喀喇沁各率兵来会。丙午，遣沙尔虎达等率师趣义州。己酉，命

济尔哈朗、多铎各率师分趣前屯卫、宁远、锦州，上亲向义州。辛亥，索海率师围大凌河两岸十四屯堡。壬子，上次义州，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以砲克其五台。乙卯，次锦州。丙辰，多铎克桑噶尔寨堡，杀其守将。孔有德等攻石家堡、戚家堡，并克之。戊午，孔有德等攻锦州西台，台中砲药自发，台坏，克之。

十一月己未朔，多铎将与济尔哈朗合师径中后所，会祖大寿往援北京，乘夜袭我师。庚申，多铎、济尔哈朗还至中后所。大寿惧，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攻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俱克之。孔有德招降大福堡，又攻大台，克之。辛酉，大军入山海关。壬戌，上次连山。癸亥，攻五里河台，明守备李计友等率众降。丁卯，上至中后所，遇祖大寿收兵入城。使告之曰："别将军数载，甚思一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与我角胜，为将之道应尔。朕不以此介意，亦原将军勿疑。"戊辰，再遣使谕大寿，皆不答。己巳，济尔哈朗克摸龙关及五里堡屯台。庚午，班师。庚辰，次图尔根河，遣蒙古军各归其部。丙戌，上还京。丁亥，地震。

十二月戊戌，刑部承政郎球有罪解任，以都察院参政索海代之。

是岁，土默特部古禄格，杜尔伯特部卦尔察札马奈，席北部阿拜、阿闵，兀札喇部井瑙、马考、札柰、桑吉察，鄂尔多斯部额林臣济农，阿鲁阿霸垓部额齐格诺颜，蒿齐忒部博洛特诺木齐，黑龙江博穆博果尔、瓦代噶凌阿均来朝贡。

四年春正月乙丑，贝子硕讬以罪降辅国公。甲戌，皇第三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额驸祁他特。己卯，封沈志祥为续顺公。蒙古喇克等自锦州来归。丁亥，苏尼特部台吉噶布褚等率部人来归。是月，明以洪承畴总督蓟、辽。

二月丁酉，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师征明。壬寅，上亲统大军继之。丙午，次翁启尔浑。阿济格遣使奏捷。蒙古奈曼等部率十三旗兵来会。庚戌，营松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以砲击城外诸台，克之。遣塔布囊布颜率师防乌欣河口。壬子，上登松山南冈，授诸将方略。癸丑，列砲攻城，雉堞悉毁。明副将金国凤拒守不下。上命竖云梯急攻之。代善请俟明日，上从之。明人复完城堞，我军不得入。乙卯，命阿济格、尼堪、罗托等师围塔山、连山。

三月戊午朔，明军援杏山，我兵邀击之，斩五十人。己未，穿地道

攻松山城。乙丑，命纳海等驰略杏山。石廷柱、马光远攻观民山台，降之。丙寅，多尔衮、杜度等疏报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蹂躏数千里，明兵望风披靡，克府一州三县五十七，总督宣、大卢象升战死，擒德王硃由腞、郡王硃慈瀏、奉国将军硃慈党、总督太监冯允升等，俘获人口五十馀万，他物称是。是役也，扬武大将军贝勒岳讬、辅国公玛瞻卒于军。上闻震悼，辍饮食三日。乙亥，多尔衮、杜度又报自迁安县出青山关，遇明兵，二十四战皆胜。己卯，复攻松山城。明太监高起潜、总兵祖大寿自宁远遣副将祖克勇、徐昌永等率兵趋锦州。阿尔萨兰等击败之。上闻，驰赴锦州督师，斩徐昌永于阵，擒祖克勇。甲申，解松山围。乙酉，驻锦州。多尔衮等师还盛京。

夏四月戊子朔，阿济格略连山。壬辰，会于锦州。癸巳，渡大凌河驻跸。己亥，杜度等师还。辛丑，上还盛京，哭岳讬而后入，辍朝三日。戊申，以库鲁克达尔汉阿赖、马喇希为蒙古都统。甲寅，以索浑、萨璧翰为议政大臣。丙辰，追封多罗贝勒岳讬为多罗克勤郡王。

五月戊午，以贝子篇古有罪，削爵。己未，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略锦州、松山、杏山。辛酉，苏尼特台吉莽古斯、俄尔寨率众来归。丁卯，席特库、沙尔虎达等败明兵于锦州。辛未，济尔哈朗奏入明边，九战皆捷。丙子，济尔哈朗师还。庚辰，以镇国公艾度礼为都统。辛巳，召豫亲王多铎数其罪，宥之，惟坐其征明失利，及不亲送睿亲王出师，降多罗贝勒。

六月戊子，蒙古阿兰柴、桑噶尔寨等告岳讬生前与其妻父琐诺木谋不轨。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皆请穷治。上以岳讬已死，不问，并贷琐诺木勿治。庚寅，遣马福塔、巴哈纳册封朝鲜国王李倧妻赵氏为朝鲜王妃，其长子★为世子。丙申，分汉军为四旗，以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巴颜为都统，改纛色。辛亥，焚哈达、叶赫、乌喇、辉发前所受明敕书于笃恭殿。壬子，以伊尔登、噶尔马为议政大臣，星讷兼议政大臣。

秋七月丁巳，遣官赍书与明帝议和，并令硃由腞等各具疏进，许其议成释还。辛未，朝鲜国王李倧克熊岛，执加哈禅来献。乙亥，谕满、汉、蒙古有能冲锋陷阵先登拔城者，以马给之。

八月己丑，授宗室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爵有差。甲午，命贝勒豪格管户部事，杜度管礼部事，多铎管兵部事，萨尔纠等率兵征库尔喀部。乙巳，归化城土默特诸章京以所得明岁

币来献。

九月乙卯朔，以孙达理等八十三人从睿亲王入关有功，各授官有差，赐号巴图鲁。乙丑，都统杜雷有罪，褫职。己巳，复封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癸酉，阿济格、阿巴泰、杜度率兵略锦州、宁远。甲戌，封岳讬子罗洛宏为多罗贝勒。丙子，以宗室赖慕布、杜沙为议政大臣，英俄尔岱为都统，马福塔为户部承政。

冬十月丙戌，豪格、多铎率兵复略锦州、宁远。庚寅，苏尼特部墨尔根台吉腾机思等率诸贝勒、阿霸垓部额齐格诺颜等各率部众，自喀尔喀来归。辛卯，出猎哈达。癸丑，以刘之源为都统，喀济海为议政大臣。

十一月甲寅朔，豪格疏报参领阿蓝泰率蒙古人来归，遇明兵于宁远北冈，击败之，斩明总兵金国凤。辛酉，遣索海、萨木什喀等征索伦部。丁卯，出猎叶赫。

十二月甲午，上还京。

是岁，黑龙江额纳布、墨音、额尔盆等，喀尔喀部土谢图、俄木布额尔德尼等，喀尔喀、苏尼特、乌硃穆秦、科尔沁、克西克腾、土默特诸部，遣使俱来朝贡。

五年春正月甲子，命朝鲜质子李★归省父疾，仍令遣别子及★子来质。遣翁阿岱、多济里等戍锦州。

闰正月癸未朔，令各旗都统分巡所属屯堡，察穷民，理冤狱。

二月丙辰，遣多济里以宁古塔兵三百往征兀札喇部。丁巳，户部承政马福塔卒，以车尔格代之，觉罗锡翰为工部承政。丙寅，朝鲜国王第三子橑来质。

三月丙戌，遣劳萨、吴拜等略广宁。己丑，劳萨、吴拜以逗遛议罚有差。萨木什喀等征虎尔哈部，克雅克萨城。己亥，命济尔哈朗、多铎筑义州城，驻兵屯田，进逼山海关。辛丑，户部参政硕詹徵朝鲜水师粮米赴大凌、小凌二河。乙巳，索海、萨木什喀征索伦部奏捷。

夏四月壬子朔，罢元旦、万寿诸王贝勒献物。乙亥，索海、萨木什喀征索伦师还，上宴劳于实胜寺。庚辰，上视师义州。

五月癸未，渡辽河。乙酉，硕詹以朝鲜水师至。癸巳，上至义州。丁酉，蒙古多罗特部人苏班代等自杏山遣人约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军迎之，戒曰："此行勿领多人，敌见我兵少，必来拒战。我分兵为三，以前队拒战，后二队为援。"至杏山，祖大寿果遣刘周智、吴三桂列阵逼我。济尔哈朗等伪卻，纵兵反击，大败之。戊戌，命劳萨、吴拜等略海边。索伦部三百三十七户续来降。壬寅，上率师攻克五里台。乙巳，以红衣砲攻锦州。丁未，刈其禾而还。庚戌，驾还京。

六月乙丑，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济尔哈朗等屯田义州。戊辰，朝鲜世子李★至。先是，朝鲜遣总兵官林庆业等载米同我使洪尼喀等自大凌河运三山岛，遇风，覆没者半，与明兵战又失利，乃命陵輓至盖州、耀州，留其兵千五百人于海州。癸酉，多济里、喀柱征兀札喇部师还。遣朝鲜王次子李淏归省。

秋七月庚辰朔，叙征索伦功，索海等赏赉进秩有差。癸未，定征索伦违律罪，萨木什喀等黜罚有差。乙酉，多尔衮等奏克锦州十一台，请分兵为两翼屯驻。癸巳，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四万壁杏山，遣骑挑战，多尔衮等击败之。乙未，遣吴拜往助多尔衮军。丙午，席特库、济席哈等率师征索伦部。上幸安山温泉。己酉，多尔衮奏败明兵于锦州，杜度又败之宁远。

八月己未，遣希福等至张家口互市。乙亥，多尔衮奏败明兵于锦州，又败之大凌河。

九月乙酉，上还宫。丙戌，命济尔哈朗、阿济格、阿达礼、多铎、罗洛宏代围锦州、松山。辛卯，多尔衮奏败明兵于松山。癸卯，重修凤凰城。

冬十月壬戌，遣英俄尔岱等往朝鲜责罪。壬申，万寿节，大赦。

十一月戊寅朔，诏免朝鲜岁贡米十之九。乙酉，济尔哈朗奏败明兵于塔山、杏山及锦州城下。癸巳，阿敏卒于幽所。戊戌，朝鲜国王次子李淏来质。

十二月庚戌，命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代围锦州。己未，遣朝鲜国王三子李橑归。席特库、济席哈征索伦部，擒博穆博果尔，俘九百馀人。壬申，英俄尔岱等至自朝鲜，械系其尚书金声黑尼等四人以归。

是岁，喀尔喀部查萨克图遣使来朝贡。

六年春正月庚辰，朝鲜国王李倧上表谢罪。壬辰，席特库、济席哈等师还。癸巳，晋席特库为三等总兵官。甲午，皇四女固伦公主雅图下嫁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子弼尔塔噶尔额驸。丁酉，二等副将劳萨有罪，革硕翁科罗巴图鲁号，降一等参将。

二月己未，以八旗佐领下人多贫乏，令户部察明奏闻。谕佐领毋沉湎失职。其有因饮酒失业者四十八人并解任。谕诸王大臣教子弟习射。丙寅，多尔衮等奏败明兵。

三月己卯，济尔哈朗等代围锦州。丁酉，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阿巴泰、杜度以下罚银有差。是时，祖大寿为明守锦州，屡招之不应。上令诸王迭出困之。而多尔衮等驻营锦州三十里外，又时遣军士还家，故有是命。己亥，遣朝鲜总兵柳琳等率兵助济尔哈朗军。壬寅，济尔哈朗奏克锦州外城。初，我军环锦州而营，深沟高垒，绝明兵出入，城中大惧。蒙古贝勒诺木齐、台吉吴巴什等请降，且约献东关为内应。祖大寿觉之，谋执吴巴什等。于是诸蒙古大譟，与明兵搏战。我军自外应之，遂克其外城。大寿退保内城。甲辰，诺木齐、吴巴什等以蒙古六千馀人来归，至盛京。

夏四月丁未，遣阿哈尼堪等率兵诣锦州助济尔哈朗军。济尔哈朗奏败明援兵于松山。庚戌，遣孔有德、尚可喜助围锦州。多尔衮等闻锦州蒙古降，请效力赎罪。不许。

五月丁丑，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六万援锦州，屯松山北岗。济尔哈朗等击走之，斩首二千级。丁亥，索伦部巴尔达齐降。己丑，遣希福等阅锦州屯营濠堑。壬寅，谕驻防归化城都统古禄格等增筑外城，建敌楼，浚深濠，以备守御。

六月丁未，命多尔衮、豪格代围锦州。辛酉，济尔哈朗、多尔衮等合军败明援兵于松山。丙寅，遣学士罗硕以祖泽润书招祖大寿。庚午，多尔衮等又奏败明援兵于松山。

秋七月戊寅，赐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等朝衣各一袭，一二三等生员缎布有差。甲申，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下副都统率兵助围锦州。乙酉，议围锦州功罪，亲王以下赏罚有差。

八月甲辰朔，叙克锦州外城诸将功，晋鰲拜、劳萨、伊尔登等秩，

复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号。乙巳，我军与明合战，明阳和总兵杨国柱败死。祖大寿自锦州分所部为三，突围不得出。丁未，封乌硃穆秦部多尔济济农为和硕苏勒亲王，阿霸垓部多尔济额齐格诺颜为卓礼克图郡王。丁巳，上以明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等援锦州兵号十三万，壁松山，上亲率大军御之。济尔哈朗留守。诸王、贝勒、大臣以明兵势众，劝上缓行。上笑曰："但恐彼闻朕至，潜师遁耳。若不去，朕破之如摧枯拉朽也。"遂疾驰而进。戊午，渡辽河。洪承畴以兵犯我右翼，豪格击败之。壬戌，上至戚家堡，将赴高桥，召多尔衮以兵来会。多尔衮请驻跸松、杏间。上从之，幸松山。明以一军驻乳峰山，由乳峰至松山，列步军七营，骑兵则环城东西北，壁垒甚坚。我师自乌欣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而军。上谓诸将曰："敌众，食必不足，见我断其饷道，必无固志，设伏待之，全师可覆也。"癸亥，明兵来犯，击卻之。又败之塔山，获其积粟十二屯。甲子，明兵再犯，又卻之。时承畴以饷乏，欲就食宁远。上知其将遁，分路设伏，戒诸将严阵以待，扼其归宁远及奔塔山、锦州路。是夜，明吴三桂等六总兵果潜师先奔，昏黑中为我伏兵所截，大溃。惟曹变蛟、王廷臣返松山。乙丑，又克其四台。王朴、吴三桂奔杏山。曹变蛟弃乳峰山，乘夜袭上营，力战，变蛟中创走。己巳，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遇我伏兵，又大败之，三桂、朴仅以身免。是役也，斩首五万，获马七千，军资器械称是。承畴收败兵万馀人入松山，婴城守，不能战。我军遂掘壕围之。是日，札鲁特部桑噶尔以兵至。

九月乙亥，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以兵至。命多尔衮、豪格分兵还守盛京。戊寅，略宁远。乙酉，关雎宫宸妃疾。上将还京，留杜度、阿巴泰等围锦州，多铎、阿达礼等围松山，阿济格等围杏山。丙戌，驾还。庚寅，宸妃薨。辛卯，上还京。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遣阿拜驻锦州南乳峰山。丁未，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助围锦州。己巳，追封宸妃为元妃，谥敏惠恭和。壬申，封苏尼特墨尔根台吉腾机思为多罗墨尔根郡王。

十一月乙亥，命多尔衮、罗讬、屯齐驻锦州，豪格、满达海等驻松山。

十二月甲寅，济尔哈朗、多尔衮奏败洪承畴于松山。

七年春二月癸卯，上出猎叶赫。戊申，明德王硃由賸卒，以礼葬之。戊午，阿济格奏败明兵于宁远。辛酉，豪格、阿达礼、多铎、罗洛宏奏拔松山，擒明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

大乐，游击祖大名、大成等。先是，承畴援绝，屡突围不得出，其副将夏承德约降，且请为内应，以子夏舒为质。戊午夜半，豪格等梯城破之。捷闻，上以所俘获分赉官军，收军器贮松山城。壬戌，上还宫。

三月癸酉，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谕洪承畴、祖大乐来京，而纵大名、大成入锦州。己卯，克锦州，祖大寿以所部七千馀人出降。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出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为验。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夙原。朕为百万生灵计，若事果成，各君其国，使民安业，则两国俱享太平之福。尔等以朕意传示之。"乙未，谕多尔衮、豪格驻杏山、塔山，济尔哈朗、阿济格、阿达礼等还京。

夏四月丁未，敕谕吴三桂等降。庚戌，大小二日并出，大者旋没。辛亥，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奏克塔山。甲子，奏克杏山。毁松山、杏山、塔山三城。济尔哈朗等班师。以阿巴泰守锦州。

五月己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癸酉，洪承畴、祖大寿等至，入见请死。上赦之，谕以尽忠报效，承畴等泣谢。上问承畴曰："明帝视宗室被俘，置若罔闻。阵亡将帅及穷蹙降我者，皆孥戮之。旧规乎？抑新例乎？"承畴对曰："昔无此例，近因文臣妄奏，故然。"上曰："君暗臣蔽，枉杀至此。夫将士被擒乞降，使其可赎，犹当赎之，奈何戮其妻子！"承畴曰："皇上真仁主也。"戊寅，禁善友邪教，诛党首李国梁等十六人。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

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寇盗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向屡致书修好，贵国不从，事属既往，其又何言。予承天眷，自东北海滨以讫西北，其间使犬、使鹿产狐产貂之地，暨厄鲁特部、斡难河源，皆我臣服，蒙古、朝鲜尽入版图，用是昭告天地，正位改元。迩者兵入尔境，克城陷阵，乘胜长驱，亦复何畏。余特惓惓为百万生灵计，若能各审祸福，诚心和好，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使者往来，期以面见，情不壅蔽。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餽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市于连山適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臣及从者，遣之。后明议中变，和事竟不成。癸卯，谕诸王贝勒，凡行兵出

猎，践田禾者罪之。甲辰，设汉军八旗，以祖泽润等八人为都统。以贝子罗讬为都察院承政，吴达海为刑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乙巳，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卒。

秋七月庚午，谕诸王、贝勒、大臣曰："尔等于所属贤否，当已详悉。知而不举，何以示劝？太祖时，苏完札尔固齐费英东等见人有善，先自奖励，然后举之；见人不善，先自斥责，然后劾之。故人无矜色，无怨言。今未有若斯之公直者矣。"王贝勒等皆谢罪。辛未，承攻索海以罪褫职。壬申，以纽黑为议政大臣。丙子，叙功，晋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复为和硕亲王，多罗贝勒多铎为多罗郡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下赏赉有差。戊寅，遣辅国公博和讬代戍锦州。乙酉，议济尔哈朗以下诸将征锦州违律罪。上念其久劳，悉宥之。谕刑部慎谳狱。己丑，命多罗郡王阿达礼管礼部事。

八月己亥，铸砲于锦州。癸卯，镇国将军巴布海有罪，废为庶人。癸丑，论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诸将功，晋秩有差。

九月，叙外藩诸王、贝勒、大臣从征锦州功，赏赉有差。丁丑，遣贝子罗讠乇等代戍锦州。壬午，命沙尔虎达等征虎尔哈部。

冬十月癸卯，遣英俄尔岱等鞫朝鲜阁臣崔鸣吉等罪。辛亥，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图尔格率师伐明。壬子，师行。丁巳，上不豫，赦殊死以下。己未，令多铎、阿达礼驻兵宁远。以敕谕吴三桂降。又命祖大寿以书招之。三桂，大寿甥也。甲子，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裁决庶政，其不能决者奏闻。

十一月丁丑，多铎奏击败吴三桂兵。丙申，阿巴泰奏自墙子岭入克长城，败明兵于蓟州。

闰十一月甲辰，上还京。己酉，沙尔虎达等降虎尔哈部一千四百馀人。丙辰，遣巴布泰等更戍锦州。己未，以宗室韩岱为兵部承政。定围猎误射人马处分例。

十二月丁卯，上出猎叶赫。乙亥，遣金维城率师戍锦州。丁丑，驻跸开库尔。上不豫，诸王贝子请罢猎，不许。丙戌，月晕生三珥。丁亥，日晕生三珥。癸巳，上还京。

是岁，杜尔伯特部札萨克塞冷来朝。

八年春正月丙申朔，上不豫，命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诣堂子行礼。辛亥，沙尔虎达等师还，论功赏赉有差。甲寅，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答祖大寿书，犹豫未决，于是复降敕谕之。乙卯，遣谭布等更戍锦州。辛酉，多罗贝勒罗洛宏以罪削爵。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甲戌，葬敏惠恭和元妃。庚寅，禁建寺庙。

三月丙申，敕朝鲜臣民毋与明通。丙午，地震，自西隅至东南有声。庚戌，上不豫，赦死罪以下。遣阿尔津等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叶臣等更戍锦州。辛酉，更定六部处分例。

夏四月癸酉，遣金维城等更戍锦州。甲戌，多铎请暂息军兴，辍工作，务农业，以足民用。-80-

五月丙申，复封罗洛宏为多罗贝勒。先是，图白忒部达赖喇嘛遣使修聘问礼，留京八月，至是，遣还，并赉其来使。庚子，努山败明兵界岭口。癸卯，阿巴泰奏我军入明，克河间、顺德、兖州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硃衣珮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暨宗室文武凡千馀员，俘获人民、牲畜、金币以数十万计，籍数以闻。丁巳，阿尔津征虎尔哈奏捷。

六月癸酉，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师还，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郊迎之。甲戌，赐阿巴泰及从征将士银缎有差。己卯，谕诸王贝勒曰："治生者务在节用，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尔等勿专事俘获以私其亲。其各勤农桑以敦本计。"艾度礼代戍锦州。丁亥，朝鲜国王李倧请戍锦州兵岁一更。庚寅，谕户、兵二部清察蒙古人丁，编入佐领，俱令披甲。

秋七月戊戌，阿尔津等师还，论功赏赉有差。谕诸王勿以黄金饰鞍勒。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第宅制。壬寅，定诸王贝勒失误朝会处分例。丙辰，定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相见礼。丁巳，以征明大捷，宣谕朝鲜。辛酉，命满达海掌都察院事。

八月丙寅，贝子罗讬有罪论辟，免死，幽之。戊辰，以宗室巩阿岱为吏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星讷为工部承政。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九月壬子，葬昭陵。冬十月丁卯，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

宗，累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论曰：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归于统一，盖帝之诒谋远矣。明政不纲，盗贼凭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战以剿民命，七致书于明之将帅，屈意请和。明人不量强弱，自亡其国，无足论者。然帝交邻之道，实与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无以异。呜呼，圣矣哉！

本纪四世祖本纪一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讳福临，太宗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智天授。

八年秋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丙子，阿济格尼堪等率师防锦州。丁丑，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讬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讬伏诛。乙酉，诸王、贝勒、贝子、群臣以上嗣位期祭告太宗。丙戌，以即位期祭告郊庙。丁亥，上即皇帝位于笃恭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肆赦常所不原者。颁哀诏于朝鲜、蒙古。

九月辛丑，地震，自西北而南有声。壬寅，济尔哈朗、阿济格征明，攻宁远卫。丙午，颁即位诏于朝鲜、蒙古。以太宗遗诏减朝鲜岁贡。辛亥，昭陵成。乙卯，大军攻明中后所，丁巳拔之。庚申，攻前屯卫。

冬十月辛酉朔，克之。阿济格尼堪等率师至中前所，明总兵官黄色弃城遁。丁丑，济尔哈朗、阿济格师还。壬午，篇古、博和讬、伊拜、杜雷代戍锦州。

十二月壬戌，明守备孙友白自宁远来降。辛未，朝鲜来贺即位。乙亥，罢诸王、贝勒、贝子管部院事。鄂罗塞臣、巴都礼率师征黑龙江。壬午，谭泰、准塔代戍锦州。

是岁，朝鲜暨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库尔喀部赖达库及炎楮库牙喇氏二十六户，索伦部章京崇内，喀尔喀部土谢图汗、马哈撒嘛谛塞臣汗、查萨克图汗，图白忒部甸齐喇嘛俱来贡。

顺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御殿受贺，命礼亲王代善勿拜。甲午，沙尔虎达率师征库尔喀。己亥，来达哈巴图鲁等代戍锦州。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

二月辛巳，艾度礼戍锦州。戊子，祔葬太妃博尔济锦氏于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富察氏，太祖时以罪赐死者。

三月丙申，地震。戊戌，复震。甲寅，大学士希福等进删译辽、金、元史。是月，流贼李自成陷燕京，明帝自经。自成僭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夏四月戊午朔，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悖妄罪，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己未，晋封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辛酉，大学士范文程启睿亲王入定中原。甲子，以大军南伐祭告太祖、太宗。乙丑，上御笃恭殿，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赐敕印便宜行事，并赐王及从征诸王、贝勒、贝子等服物有差。丙寅，师行。壬申，睿亲王多尔衮师次翁后，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致书，乞师讨贼。丁丑，师次连山，三桂复致书告急，大军疾驰赴之。戊寅，李自成率众围山海关，我军逆击之，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己卯，师至山海关，三桂开关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二十馀万，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睿亲王多尔衮命击贼阵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风旋定，贼兵大溃，追奔四十馀里，自成遁还燕京。封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军一万隶之，直趋燕京。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乙酉，自成弃燕京西走，我军疾追之。

五月戊子朔，以捷书宣示朝鲜、蒙古。己丑，大军抵燕京，故明文武诸臣士庶郊迎五里外。睿亲王多尔衮入居武英殿。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毋入民家，百姓安堵如故。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壬辰，俄罗塞臣、巴都礼、沙尔虎达等征黑龙江师还。故明山海关总兵官高第来降。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乙未，阿济格等追击李自成于庆都，败之。谭泰、准塔等追至真定，又破走之。燕京迤北各城及天津、真定诸郡县皆降。辛丑，徵故明大学士冯铨至京。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

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佐理机务。己未，以骆养性为天津总督。庚申，遣户部右侍郎王鰲永招抚山东、河南。壬

戌，故明大同总兵官姜瓖斩贼首柯天相等，以大同来降。丙寅，遣巴哈纳、石廷柱率师定山东。免京城官用庐舍赋税三年，与同居者一年，大军所过州县田亩税之半，河北府州县三之一。丁卯，睿亲王多尔衮及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辅国公屯齐喀、和讬、固山额真何洛会奉迎车驾。庚午，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定山西。甲戌，故明三边总督李化熙降。壬午，上遣使劳军。癸未，艾度礼有罪，伏诛。甲申，迁故明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乙酉，铸各官印兼用国书。

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戊子，巴哈纳、石廷柱会叶臣军定山西。壬辰，以吴孳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方大猷为山东巡抚。癸巳，以迁都祭告上帝、陵庙。丁酉，故明德王硃由滕降。时故明福王硃由崧即位江南，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大学士，驻扬州督师，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己亥，山东巡按硃朗鑅启新补官吏仍以纱帽圆领临民莅事。睿亲王多尔衮谕："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庚子，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辛丑，免盛京满、汉额输粮草布疋。壬寅，大赦，除正额外一切加派。癸卯，罢内监徵收涿州、宝坻皇庄税粮。甲辰，以杨方兴为河南总督，马国柱为山西巡抚，陈锦为登莱巡抚。免山东税，如河北例。壬子，睿亲王以书致史可法，劝其主削号归藩。可法答书不屈。以王文奎为保定巡抚，罗绣锦为河南巡抚。裁六部蒙古侍郎。癸丑，雨雹。是月，建乾清宫。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丁巳，以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尼堪、硕詹统左右翼，镇守盛京。辛酉，大学士希福有罪，免。癸亥，行总甲法。戊辰，免景州、河间、阜城、青县本年额赋。己巳，定在京文武官薪俸。乙亥，车驾发盛京。庚辰，次苏尔济，察哈尔固伦公主及蒙古王贝勒等朝行在。壬午，徵故明大学士谢升入内院办事。癸未，次广宁，给故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樵牧。

九月甲午，车驾入山海关。丁酉，次永平。始严稽察逃人之令。己亥，建堂子于燕京。庚子，贼将唐通杀李自成亲族乞降。辛丑，遣和讬、李率泰、额孟格等率师定山东、河南。癸卯，车驾至通州。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朝上于行殿。甲辰，上自正阳门入宫。己酉，太白昼见。庚戌，初定郊庙乐章。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及满、汉官上表劝进。故明福王遣其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赍白金十馀万两、黄金千两、币万匹求成。壬子，奉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于太庙。

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初颁时宪历。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丁巳，以睿亲王多尔衮功最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辛酉，上太宗尊谥，告祭郊庙社稷。壬戌，流贼馀党赵应元伪降，入青州，杀招抚侍郎王鰲永，和讬等讨斩之。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诏曰："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列祖创兴宏业，皇考式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龄，敬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洊炽，极祸中原，是用倚任亲贤，救民涂炭。方驰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耆老合词劝进，恳请再三。乃以今年十月乙卯朔，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宜加殊礼。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满洲开国诸臣，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汗马著勋，开疆拓土，应加公、侯、伯世爵，锡以诰券。大军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慕义，杀贼归降，亦予通行察叙。自顺治元年五月朔昧爽以前，官吏军民罪犯，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官吏贪贿枉法，剥削小民，犯在五月朔以后，不在此例。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徵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俱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直省起存拖欠本折钱粮，如金花、夏税、秋粮、马草、人丁、盐钞、民屯、牧地、灶课、富户、门摊、商税、鱼课、马价、柴直、枣株、钞贯、果品及内供颜料、蜡、茶、芝麻、棉花、绢、布、丝䌷等项，念小民困苦已极，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凡属逋征，概予豁除。兵民散居京城，实不获已，其东中西三城已迁徙者，准免租赋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亦免一年。丁银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弱，尽苦追呼，有司查覈，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䌷米肉；有德行著闻者，给与冠带；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官与给养。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谘访以闻。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抚按荐举，来京擢用。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前明宗室首倡投诚者，仍予禄养。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帝王陵寝及名臣贤士坟墓毁者修之，仍禁樵牧。京、外文武职官应得封诰廕叙，一体颁给。北直、河南、山东节裁银，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新裁银，前明已经免解，其二府旧裁银，与各府新旧节裁银两，又会同馆马站、驴站馆夫及递运所车站夫价等银，又直省额解工部四司料银、匠价银、砖料银、★麻银、车价银、苇夫银、苇课银、渔课

银、野味银、翎毛银、活鹿银、大鹿银、小鹿银、羊皮银、弓箭撒袋折银、扣剩水脚银、牛角牛筋银、鹅翎银、天鹅银、民夫银、椿草子粒银、状元袍服银、衣粮银、砍柴夫银、搬运木柴银、抬柴夫银、芦课等折色银、盔甲、腰刀、弓箭、弦条、胖襖、裤、鞋、狐麂兔狸皮、山羊毛课、铁、黄栌、榔、桑、胭脂、花梨、南枣、紫榆、杉条等木、椴木、桐木、板枋、冰窖物料、芦席、蒲草、榜纸、赩罈、槐花、乌梅、栀子、笔管、芒帚、竹扫帚、席草、粗细铜丝、铁线、镀白铜丝、铁条、碌子、青花棉、松香、光叶书籍纸、严漆、罩漆、桐油、毛、筌、紫、水斑等竹、实心竹、棕毛、白圆藤、翠毛、石磨、川二硃、生漆、沙叶、广胶、焰硝、螺壳等本色钱粮，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逋欠在民，尽予蠲免，以甦民困。后照现行事例，分别蠲除。京师行商车户等役，每遇佥役，顿至流离，嗣后永行豁除。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豁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关津抽税，非欲困商，准免一年，明末所增，并行豁免。直省州县零星税目，概行严禁。曾经兵灾地方应纳钱粮，已经前明全免者，仍与全免，不在免半、免一之例。直省报解屯田司助工银两，亦出加派，准予豁除。直省领解钱粮被贼劫失，在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一并豁免。山、陕军民被流寇要挟，悔过自新，概从赦宥，胁从自首者前罪勿论。巡按以访拿为名，听信衙蠹，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今后悉行禁革。势家土豪，重利放债，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勿许追比。越诉诬告，败俗伤财，大赦以后，户婚小事，俱就有司归结，如有讼师诱陷愚民入京越诉者，加等反坐。赎鍰之设，劝人自新，追比伤生，转为民害，今后并行禁止，不能纳者，速予免追。惟尔万方，与朕一德。播告遐迩，咸使闻知。”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乙丑，以雷兴为天津巡抚。丁卯，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进封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罗豫郡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封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叶臣等克太原。故明副将刘大受自江南来降。辛未，封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讬、吞齐喀、和讬、尚善为固山贝子。定诸王、

贝勒、贝子岁俸。癸酉，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讨李自成。戊寅，定摄政王冠服宫室之制。己卯，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江南。檄谕故明南方诸臣，数其不能灭贼复□，拥众扰民，自生反侧，及无明帝遗诏擅立福王三罪。

十一月乙酉朔，设满洲司业、助教，官员子孙有欲习国书、汉书

者，并入国子监读书。故明福王使臣陈洪范南还，中途密启请留左懋第、马绍愉，自欲率兵归顺，招徕南中诸将。许之。壬辰，石廷柱、巴哈纳、席特库等败贼于平阳，山西悉平。庚子，封唐通为定西侯。甲辰，罢故明定陵守者，其十二陵仍设太监二名，量给岁时祭品。丁未，祀天于圜丘。庚戌，封勒克德浑为多罗贝勒。遣朝鲜质子李★归国，并制减其岁贡。

十二月丁巳，出故明府库财物，赏八旗将士及蒙古官员。叶臣等大军平直隶、河南、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丁卯，以太宗第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固山额真阿山子夸扎。戊辰，多铎军至孟津，贼将黄士欣等遁走，滨河十五寨堡望风纳款，睢州贼将许定国来降。己巳，多铎军至陕州，败贼将张有曾于灵宝。丁丑，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己卯，遣何洛会等祭福陵，巩阿岱等祭昭陵，告武成。辛巳，有刘姓者自称明太子，内监杨玉引入故明嘉定侯周奎宅，奎以闻。故明宫人及东宫旧僚辨视皆不识。下法司勘问，杨玉及附会之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廕等十五人皆弃市。仍谕中外，有以故明太子来告者给赏，太子仍加恩养。

是岁，朝鲜暨虎什喀里等八姓部，鄂尔多斯部济农，索伦部章京敖尔拖木尔，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喀尔喀部塞臣绰尔济、古伦地瓦胡土克图、馀古折尔喇嘛、土谢图汗，苏尼特部腾机思阿喇海，乌硃穆秦部台吉满瞻俱来贡。

二年春正月戊子，图赖等破李自成于潼关，贼倚山为阵，图赖率骑兵百人掩击，多所斩获。至是，自成亲率马步兵迎战，又数败之，贼众奔溃。己未，大军围潼关，贼筑重壕，坚壁以守。穆成格、俄罗塞臣先登，诸军继进，复大败之。自成遁走西安。丙申，阿济格、尼堪等率师抵潼关，贼将马世尧降，旋以反侧斩之。丁酉，命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为总统，固山额真准塔为左翼，梅勒章京谭泰为右翼，代豪格征山东。庚子，以太宗第七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鄂齐尔桑子喇玛思。河南孟县河清二日。壬寅，多铎师至西安，自成奔商州。癸卯，大学士谢升卒。乙巳，真定、大名、顺德、广平山贼悉平。丙午，命房山县岁以太牢祭金太祖、世宗陵。丁未，免山西今年额赋之半。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壬子，免济源、武陟、孟、温四县今年额赋及磁、安阳等九州县之半。癸丑，免修边民壮八千馀人。

二月丙辰，阿巴泰败贼于徐州。己未，修律例。以李鉴为宣大总

督，冯圣兆为宣府巡抚。降将许定国袭杀明兴平伯高杰于睢州。辛酉，谕豫亲王多铎移师定江南，英亲王阿济格讨流寇馀党。丙寅，禁管庄拨什库毁民坟茔。己巳，以祁充格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庚午，阿济格剿陕西馀寇，克四城，降三十八城。丁丑，多铎师至河南，贼将刘忠降。

三月甲申朔，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庚寅，多铎师出虎牢关，分遣固山额真拜伊图等出龙门关，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宜尔德、侍郎尼堪等由南阳合军归德，所过迎降，河南悉平。辛卯，免山东荒赋。庚子，故明大学士李建泰来降。乙巳，遣八旗官军番戍济宁。丙午，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归。己酉，免蓟州元年额赋。壬子，太行诸贼悉平。

夏四月丙辰，遣汉军八旗官各一员驻防盛京。辛酉，以王文奎为陕西总督，焦安民为宁夏巡抚，黄图安为甘肃巡抚，故明尚书张忻为天津巡抚，郝晋为保定巡抚，雷兴为陕西巡抚。甲子，葬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于明帝陵侧，给祭田，建碑。己丑，多铎师至泗州。阿山等取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遁，我军遂夜渡淮。丁卯，谕曰："流贼李自成杀君虐民，神人共愤。朕诞膺天命，抚定中华，尚复窃据秦川，抗阻声教。爰命和硕豫亲王移南伐之众，直捣崤、函，和硕英亲王秉西征之师，济自绥德，旬月之间，全秦底定。悯兹黎庶，咸与维新。其为贼所胁误者，悉赦除之，并蠲一切逋赋。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馀免三之一。"庚午，豫亲王多铎师至扬州，谕故明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等降。不从。甲戌，以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以太宗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丁丑，拜尹图、图赖、阿山等克扬州，故明阁部史可法不屈，杀之。辛巳，初行武乡试。

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瑞麦。上曰："岁丰民乐，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癸未，以旱谕刑部虑囚。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丙戌，多铎师至扬子江，故明镇海伯郑鸿逵等以舟师分守瓜洲、仪真，我军在江北，拜尹图、图赖、阿山率舟师自运河潜济，梅勒章京李率泰乘夜登岸，黎明，我军以次毕渡，敌众咸溃。丁亥，以王志正为延绥巡抚。免高密元年额赋。赐诸王以下及百官冰，著为令。己丑，宣府妖民刘伯泗谋乱伏诛。庚寅，以王文奎为淮扬总督，赵福星为凤阳巡抚。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硃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兴平伯高杰子元照、广昌伯刘良佐等二十三人率马步兵二十三万馀人先后

来降。丁酉，以郝晋为保定巡抚。免平度、寿光等六州县元年额赋。戊戌，命满洲子弟就学，十日一赴监考课，春秋五日一演射。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庚子，免章丘、济阳京班匠价，并令直省除匠籍为民。甲辰，定叔父摄政王仪注，凡文移皆曰皇叔父摄政王。乙巳，免皇后租，并崇文门米麦税。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乾清宫成，复建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

六月癸丑，免兴济县元年额赋。甲寅，免近畿圈地今年额赋三之二。乙卯，以丁文盛为山东巡抚。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薙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薙发如律令。辛酉，豫亲王多铎遣军追故明福王硃由崧于芜湖。明靖国公黄得功逆战，图赖大败之，得功中流矢死。总兵官田雄、马得功执福王及其妃来献，诸将皆降。免永宁等四县元年荒赋。丙寅，申薙发之令。免深、衡水等七州县元年荒赋。丁卯，陕西妖贼胡守龙倡乱，孟乔芳讨平之。戊辰，皇太妃薨。辛未，何洛会率师驻防西安。命江南于十月行乡试。己卯，诏曰："本朝立国东陲，历有年所，幅员既广，无意并兼。昔之疆场用兵，本冀言归和好。不幸寇凶极祸，明祚永终，用是整旅入关，代明雪愤。犹以贼渠未殄，不遑启居，爰命二王，誓师西讨。而南中乘衅立君，妄窃尊号，亟行乱政，重虐人民。朕夙夜祗惧，思拯穷黎，西贼既摧，乃事南伐。兵无血刃，循汴抵淮。甫克维扬，遂平江左。金陵士女，昭我天休。既俘福藩，南服略定，特弘大赉，嘉与维新。其河南、江北、江南官民絓误，咸赦除之。所有横徵逋赋，悉与蠲免。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馀免三之一。"

闰六月甲申，阿济格败李自成于邓州，穷追至九江，凡十三战，皆大败之。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贼党悉平。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三万、船四万自东流来降。丙戌，定群臣公以下及生员耆老顶戴品式。己丑，河决王家园。庚寅，诏阿济格等班师。辛卯，改江南民解漕、白二粮官兑官解。壬辰，谕曰："明季台谏诸臣，窃名贪利，树党相攻，眩惑主心，驯致丧乱。今天下初定，百事更始，诸臣宜公忠体国，各尽职业，毋蹈前辙，自贻颠越。"定满洲文武官品级。癸巳，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甲午，定诸王、贝勒、贝子、宗室公顶戴式。乙未，除割脚筋刑。癸卯，命吴惟华招抚广东，孙之獬招抚江西，黄熙允招抚福建，江禹绪招抚湖广，丁之龙招抚云、贵。多铎遣贝勒博洛及拜尹图、阿山率师趣杭州，故明潞王出降，淮王自绍兴来降。嘉兴、湖州、严州、宁波诸郡悉平。分遣总兵官吴胜兆克

庐州、和州。乙巳，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命陕西于十月行乡试。

秋七月庚戌朔，享太庙。壬子，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设明太祖陵守陵太监四人，祀田二千亩。癸丑，故明东平侯刘泽清率所部降。乙卯，以刘应宾为安庐巡抚，土国宝为江宁巡抚。丙辰，命谢弘仪招抚广西。戊午，禁中外军民衣冠不遵国制。己未，以何鸣銮为湖广巡抚，高斗光为偏沅巡抚，潘士良抚治郧阳。甲子，上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玉册玉宝于太庙。乙丑，免西安、延安本年额赋之半，馀免三之一。戊辰，西平贼首刘洪起伏诛，汝宁州县悉平。河决兖西新筑月堤。己巳，诏自今内外章奏由通政司封进。丁丑，以陈锦提督操江，兼管巡抚。故明总漕田仰陷通州、如皋、海门，凤阳巡抚赵福星、梅勒章京谭布等讨平之。己卯，以杨声远为登莱巡抚。

八月辛巳，免霸、顺义等八州县灾赋。乙酉，免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各府荒赋。己丑，英亲王阿济格师还，赐从征外藩王、台吉、将佐金帛有差。癸巳，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额赋。丙午，降将金声桓讨故明益王，获其从官王养正等诛之，并获锺祥王硃孳★等九人。丁未，以英亲王阿济格出师有罪，降郡王，谭泰削公爵，降昂邦章京，鰲拜等议罚有差。

九月庚戌，故明鲁王将方国安、王之仁犯杭州，张存仁击走之。癸丑，命镇国公傅勒赫、辅国公札喀纳等率师协防江西。丁巳，故明怀安王来降。辛酉，故明新昌王据云台山，攻陷兴化，准塔讨斩之。甲子，以河间、灤州、遵化荒地给八旗耕种，故明勋戚内监馀地并分给之。庚午，田仰寇福山，土国宝击败之。丁丑，江西南昌十一府平。

冬十月癸未，以马国柱为宣大总督。戊子，故明翰林金声受唐王敕起兵于徽州，众十馀万。洪承畴遣提督张天禄连破之于绩溪，获金声，不屈，杀之。是时，故明唐王硃聿钊据福建，鲁王硃彝垓据浙江，马士英等兵渡钱塘结营拒命。庚寅，免宝坻县荒赋。壬辰，免太原等府州灾赋。癸巳，豫亲王多铎师还，上幸南苑迎劳之。丙申，以苗胙土为南赣巡抚。乙巳，以太宗次女固伦公主下嫁察哈尔汗子阿布鼐。丙午，以申朝纪为山西巡抚，李翔凤为江西巡抚，萧起元为浙江巡抚。戊申，加封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赐从征王、贝勒、贝子、公及外藩台吉、章京金币有差。命孔有德、耿仲明还盛京。

十一月壬子，以张存仁为浙闽总督，罗绣锦为湖广四川总督。癸丑，故明大学士王应熊、四川巡抚龙文光请降。甲寅，以吴景道为河南巡抚，命巴山、康喀赖为左右翼，同洪承畴驻防江宁，硃玛喇驻防杭州，贝勒勒克德浑率巩阿岱、叶臣讨湖广流贼二只虎等。己未，朝鲜国王李倧请立次子溴为世子，许之。丁卯，硃玛喇败马士英于馀杭，和讬败方国安于富阳。士英、国安复窥杭州，梅勒章京济席哈等击走之。戊辰，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遣巴颜、李国翰帅师会之，讨四川流贼张献忠。戊寅，以陈之龙为凤阳巡抚。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乙酉，故明阁部黄道周寇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击败之。故明总兵高进忠率所部自崇明来降。癸巳，佟养和、金声桓进讨福建，分兵攻南赣，败故明永宁王、罗川王、阁部黄道周等数十万众。丙午，更定朝仪，始罢内监朝参。丁未，硃玛喇等败方国安、马士英于浙东。固原贼武大定作乱，总兵官何世元等死之。

是岁，朝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鄂尔多斯部喇嘛塔尔尼齐，乌硃穆秦部车臣亲王，席北部额尔格讷，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古伦迪瓦胡土克图喇嘛、石勒图胡土克图、嘛哈撒马谛塞臣汗，厄鲁特部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及回回国，天方国俱来贡。朝鲜四至。

三年春正月戊午，贝勒勒克德浑遣将败流贼于临湘，进克岳州。辛酉，固山额真阿山、谭泰有罪，阿山免职，下谭泰于狱。流贼贺珍、孙守法、胡向化犯西安，何洛会等击败之。金声桓遣将攻故明永宁王于抚州，获之，并获其子硃孳荣等，遂平建昌。丙寅，故明潞安王、瑞昌王率众犯江宁，侍郎巴山等击败之。戊辰，以宋权为国史院大学士。己巳，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暨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等帅师征四川。故明唐王硃聿钊兵犯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等击败之，获其阁部黄道周杀之，进克开化。

二月己卯，贝勒勒克德浑破流贼于荆州，奉国将军巴布泰等追至襄阳，斩获殆尽。大军进次夷陵，李自成弟李孜等以其众来降。辛巳，免密云荒赋。甲申，罢江南旧设部院，差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部务。乙酉，明鲁王将刘福援抚州，梅勒章京屯泰击败之。何洛会遣将破流贼刘文炳于蒲城，贼渠贺珍奔武功。戊子，以柳寅东为顺天巡抚。命肃亲王豪格分兵赴南阳，讨流贼二只虎、郝如海等。丙申，遣侍郎巴山、梅勒章京张大猷率师镇守江宁，甲喇章京傅夸蟾、梅勒章京李思忠率师镇守西安。潜山、太湖贼首石应琏拥故明樊山王硃常阖为乱，洪承畴遣将击斩之。丙午，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

同图赖率师征福建、浙江。

三月辛亥，译洪武宝训成，颁行中外。乙卯，免近京居民田宅圈给旗人别行拨补者租赋一年。丁巳，何洛会败贼刘体纯于山阳。己未，以王来用总督山、陕、四川粮饷，马鸣佩总督江南诸省粮储。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何洛会击贼二只虎于商州，大败之。昌平民王科等盗发明帝陵，伏诛。壬申，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薨。癸酉，封乌硃穆秦部塞冷、蒿齐忒部薄罗特为贝勒，阿霸垓部多尔济为贝子。豪格师抵西安，遣工部尚书兴能败贼于邠州，固山额真杜雷败贼于庆阳。故明大学士张四知自江南来降。

夏四月己卯，诏贝勒勒克德浑班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各统所部来京。甲申，免钱塘、仁和间架税。乙酉，命今年八月再行乡试，明年二月再行会试。丁亥，免睢州、祥符等四州县灾赋。戊子，除贯耳穿鼻之刑。癸巳，除明季加征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安庆府盐税。乙未，免静海、兴济、青县荒赋。丙申，江西浮梁、馀干贼合闽贼犯饶州，副将邓云龙等击败之。戊戌，摄政王多尔衮谕停诸王大臣启本。己亥，以张尚为宁夏巡抚。罢织造太监。辛丑，谕曰："比者蠲除明季横征苛税，与民休息。而贪墨之吏，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使朝廷德意不下究，而明季弊政不终釐也。兹命大臣严加察核，并饬所司详定赋役全书，颁行天下。"谕汰府县冗员。甲辰，修盛京孔子庙。

五月丁未，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各率所部叛奔喀尔喀部硕雷。命德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同承泽郡王硕塞等率师会外藩蒙古兵讨之。四子部温卜、达尔汉卓礼克图、多克新等追斩吴班代等五台吉。庚戌，申隐匿逃人律。戊午，金声桓克南赣，获其帅刘广胤。辛酉，豪格遣巴颜、李国翰败贼于延安。壬戌，故明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伏诛。癸亥，以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豪格遣贝勒尼堪等败贼贺珍于鸡头关，遂克汉中，珍走西乡。乙丑，贝勒博洛遣图赖等击败故明鲁王将方国安于钱塘。鲁王硃彝垓遁保台州。庚午，官军至汉阴，流贼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巴颜、李国翰追延安贼至张果老崖败之。辛未，免沛、萧二县元、二年荒赋之半。

六月戊寅，免怀柔县荒赋。丙戌，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壬辰，以高士俊为湖广巡抚。乙未，张存仁遣将擒故明大学士马士英及长兴伯吴日生等斩之。

秋七月甲寅，贝勒勒克德浑师还。丁巳，多铎破腾机思等于殴特克山，斩其台吉毛害，渡土喇河击斩腾机思子多尔济等，尽获其家口辎重。又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二子于查济布喇克上游。戊午，硕雷子阵查济布喇克道口，贝子博和讬等复大败之。硕雷以馀众走塞冷格。庚申，李国翰、图赖等拔张果老崖。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四十幅。谕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戊辰，豪格遣贝子满达海、辅国公哈尔楚浑、固山额真准塔趋徽州、阶州分讨流贼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臣等，破之。如砺遁，登雷、国玺、可臣俱降。

八月丙子，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薨于军。丁丑，豪格遣纛章京哈宁阿攻武大定于三台山，拔之。丁亥，博洛克金华、衢州，杀故明蜀王硃盛浓、乐安王硃谊石及其将吴凯、项鸣斯等，其大学士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降。浙江平。戊子，以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沈志祥、金砺、佟代率师征湖广、广东、广西。免太湖、潜山二年及今年荒赋。癸巳，命尚可喜率师从孔有德南讨。

九月己酉，故明瑞昌王硃谊汫谋攻江宁，官兵讨斩之。甲子，免夷陵、石首等十三州县荒赋十之七，荆门、江陵等四州县十之五，兴国、广济等十六州县十之三。丙寅，故明崇阳王攻歙县，副将张成功等败之。丁卯，故明督师何腾蛟等攻岳州，官军击败之。

冬十月丙子，郑四维等克夷陵、枝江、宜都，改湖广承天府为安陆府。己卯，和硕德豫亲王多铎师还，上郊劳之。辛巳，金声桓遣将擒故明王硃常洊及其党了悟等，诛之。甲申，以胡全才为宁夏巡抚，章于天为江西巡抚。金声桓遣将克赣州，获故明阁部杨廷麟杀之。癸巳，以李栖凤为安徽巡抚。丁酉，免怀宁等四县灾赋。己亥，免延绥、庄浪灾赋。壬寅，太和宫、中和宫成。

十一月癸卯朔，贝勒博洛自浙江分军进取福建，图赖等败故明阁部黄鸣骏于仙霞关，遂克浦城、建宁、延平。故明唐王硃聿钊走汀州，阿济格尼堪等追斩之，遂定汀州、漳州、泉州、兴化，进克福州，悉降其众。福建平。癸丑，免河间、任丘及大同灾赋。丁巳，祀天于圜丘。己巳，豪格师至南部，时张献忠列寨西充，鰲拜等兼程进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复分兵击馀贼，破一百三十馀营。四川平。

十二月癸酉朔，故明遂平王硃绍鲲及其党杨权等拥兵太湖，结海寇

为乱，副将詹世勋等讨斩之。庚戌，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壬午，故明高安王硃常淇及其党江于东等起兵婺源，张天禄讨平之。丙戌，以于清廉为保定巡抚，刘武元为南赣巡抚，免蓟、丰润等五州县灾赋。甲午，位育宫成。庚子，明金华王硃由搵起兵饶州，官军击斩之。

是岁，朝鲜，蒙古及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厄鲁特部多尔济达来巴图鲁、顾实汗，喀尔喀部买达里胡土克图、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戴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科尔沁部多罗冰图郡王塞冷，蒿齐忒部多罗贝勒额尔德尼，索伦部、使鹿部喇巴奇，鄂尔多斯部济农台吉查木苏，库尔喀部赖达库及达赖喇嘛，吐鲁番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达赖喇嘛皆再至。

四年春正月戊申，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吴拜等征宣府。壬子，命副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兴国州贼柯抱冲结故明总督何腾蛟攻陷兴国。总兵官柯永盛遣将擒抱冲及其党陈珩玉斩之。乙卯，以杨声远为淮扬总督，黄尔性为陕西巡抚。辛酉，以硃国柱为登莱巡抚。壬戌，陕西官军击延庆贼郭君镇、终南贼孙守法，败之。洪承畴遣将击贼帅赵正，大破之。

二月癸酉，以张儒秀为山东巡抚。乙亥，佟养甲平梧州。丁丑，副将王平等击贺珍、刘二虎贼党于兴安，败之。癸未，诏曰："朕平定中原，惟浙东、全闽尚阻声教，百姓辛苦垫隘，无所控诉，爰命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振旅而前。既定浙东，遂取闽越。先声所至，穷寇潜逋。大军掩追，及于汀水。聿钊授首，列郡悉平。顾惟僭号阻兵，其民何罪，用昭大赉，嘉与维新。一切官民罪犯，咸赦除之。横征逋赋，概予豁免。山林隐逸，各以名闻录用。民年七十以上，给绢米有差。"己丑，洪承畴擒故明瑞昌王硃议贵及湖贼赵正，斩之。乙未，硃聿钊弟聿★僭号绍武，据广州，佟养甲、李成栋率师讨之，斩聿★A6及周王肃耆、益王思耇、辽王术雅、邓王器□、钜野王寿圮、通山王蕴越、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魶、鄢陵王肃汭、南安王企垄等。广州平。戊戌，以佟国■A7为福建巡抚。

三月戊午，赐吕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以耿焞为顺天巡抚，周伯达为江宁巡抚，赵兆麟抚治郧阳。庚申，谕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提、镇各送一子入朝侍卫，察才任使，无子者以弟及从子代之。壬戌，免崇明县盐课、马役银。乙丑，大清律成。丙寅，佟养甲克高、雷、廉三府。丁卯，命祀郊社太牢仍用腥。己巳，禁汉人投充满

洲。庚午，罢圈拨民间田宅，已圈者补给。

夏四月丁丑，田仰率所部降。己卯，高士俊克长沙，昂邦章京傅喀蟾讨刘文炳、郭君镇，歼之。乙酉，贝勒博洛班师。是役也，贝子和讬、固山额真公图赖皆卒于军。甲午，陕西官军斩孙守法。

五月壬寅，舟山海贼沈廷扬等犯崇明，官军讨擒之。己酉，故明在籍通政使侯峒曾遣谍致书鲁王，伪许洪承畴、土国宝以公、侯，共定江南，为反间计，柘林游击获之以闻。上觉其诈，命江宁昂邦章京巴山等同承畴穷治其事。庚戌，免兴国、江夏等十州县上年灾赋。癸丑，以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辛酉，投诚伯常应俊、总兵李际遇等坐通贼，伏诛。癸亥，上幸南苑。乙丑，班代、峨齐尔、胡巴津自苏尼特来降。

六月壬申，免成安等七县上年灾赋。丙子，朝鲜国王李倧遣其子橑来朝。庚辰，故明赵王硃由棪来降。戊子，免绥德卫上年灾赋。己丑，封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癸巳，陕西贼武大定陷紫阳，总兵官任珍击败之。湖广官军克衡州、常德及安化、新化等县。甲午，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叛，伏诛。丁酉，免山东上年荒赋。

秋七月辛丑，加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癸卯，建射殿于左翼门外。甲辰，免徐州上年荒赋。己酉，封敖汉部额驸班第子墨尔根巴图鲁为多罗郡王。癸丑，以申朝纪为宣大总督。丁巳，郧阳贼王光代用永历年号，聚众作乱，命侍郎喀喀木等剿之。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甲子，诏曰："中原底定，声教遐敷。惟粤东尚为唐藩所阻，岭海怨咨，已非一日。用移南伐之师，席卷惠、潮，遂达省会。念尔官民，初非后至，一切罪犯，咸赦除之。逋赋横征，概与豁免。民年七十以上，加锡粟帛。所在节孝者旌，山林有才德者录用。南海诸国能乡化者，待之如朝鲜。"丙寅，以祝世昌为山西巡抚。丁卯，上幸边外阅武。是日，驻沙河。

八月庚午，金声桓擒故明宗室麟伯王、霭伯王于泸溪山，诛之。甲戌，次西巴尔台。丙子，次海流土河口。壬午，次察汉诺尔。乙酉，豪格遣贝勒尼堪等先后克遵义、夔州、茂州、内江、荣昌、富顺等县，斩故明王及其党千馀人。四川平。丙戌，次胡苏台。辛卯，以张文衡为甘肃巡抚。丙申，上还宫。

九月辛丑，京师地震。辛亥，淮安贼张华山等用隆武年号，啸聚庙

湾。丁巳，以李犹龙为天津巡抚。辛酉，官军讨庙湾贼，破之。

冬十月庚午，以王懩为安徽巡抚。壬申，喀喇沁部卓尔弼等率所部来降。癸未，以吴惟华为淮扬总督，线缙为偏沅巡抚。戊子，定直省官三年大计。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

十一月庚戌，以陈泰为靖南将军，同梅勒章京董阿赖征福建馀寇。辛亥，免山西代、静乐等十四州县，宁化等六所堡，山东德、历城等十五州县灾赋。裁山东明季牙、杂二税。戊午，五凤楼成。癸亥，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戊辰，免保定、河间、真定、顺德灾赋。壬申，以陈锦为闽浙总督。己卯，以太宗十一女固伦公主下嫁喀尔吗索纳木。甲申，苏尼特部台吉吴巴什等来归。丙戌，大军自岳州收长沙，故明总督何腾蛟等先期遁。次湘潭，败桂王将黄朝选众十三万于燕子窝，又败之于衡州，斩之，遂克宝庆，斩鲁王硃鼎兆等。进击武冈，桂王由榔走，追至靖州，下其城。复克沅州，岷王硃埏峻以黎平降。湖南平。庚寅，故明将郑彩犯福州，副将邹必科等败走之。

是岁，科尔沁、喀喇沁、乌硃穆秦、敖汉、翁牛特、苏尼特、札鲁特、郭尔罗斯、蒿齐忒、阿霸垓诸部来朝。朝鲜暨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墨尔根绰尔济、额尔德尼绰尔济、迈达礼胡土克图、额尔德尼顾锡、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嘛哈撒马谛塞臣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塞勒胡土克图、满硃习礼胡土克图，札萨克图汗下俄木布额尔德尼、巴颜护卫、舍晋班第、迈达礼胡土克图，诺门汗下丹津胡土克图，土谢图汗下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硕雷汗下伊赫额木齐格隆、额参德勒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台吉吴霸锡、顾实汗，罗布藏胡土克图下巴汉格隆、盆苏克扎穆苏，阿布赉诺颜下讷门汗、巴图鲁诺颜、达云绰尔济、鄂济尔图台吉，苏尼特部台吉魏正，札鲁特部台吉桑图，鄂尔多斯部济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托博克、诺尔布，唐古忒部及喇布札木绰尔济、喇嘛班第达等俱来贡。

五年春正月辛亥，故明宜春王硃议衍据汀州为乱，总兵官于永绶擒斩之。癸丑，免太原、平阳、潞安三府，泽、沁、辽三州灾赋。癸亥，和硕肃亲王豪格师还。衍禧郡王罗洛宏卒于军，至是丧归，辍朝二日。

二月甲戌，金声桓及王得仁以南昌叛。辛巳，江南官军复无为州，福建官军复连城、顺昌、将乐等县。癸未，免济南、兖州、青州、莱州

上年灾赋。辛卯，以固伦公主下嫁巴林部塞卜腾。壬辰，以吕逢春为山东巡抚，李鉴为宁夏巡抚。故明贵溪王硃常彪、恢武伯向登位寇沅州，纛章京线国安等讨斩之。

三月己亥，贝子吞齐、尚善等讦告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罪连莽加、博博尔岱、鰲拜、索尼等，降济尔哈朗为多罗郡王，莽加等降革有差。辛丑，和硕肃亲王豪格有罪，论死。上不忍置之法，幽系之。庚戌，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讨金声桓。辛酉，以耿焞为宣大山西总督。甲子，武大定犯宁羌，游击张德俊等大破之。

四月丁卯，以杨兴国为顺天巡抚。戊辰，免渭原、金县、兰州卫灾赋。壬申，官军复建宁，斩故明郧西王硃常湖等。己卯，封科尔沁杜尔伯特镇国公色冷为贝子。庚辰，遣固山额真阿赖等驻防汉中。壬午，大军克辰州，遂破永宁，至全州，故明督师何腾蛟遁，获贵溪王硃长标、南威王硃寅卫、长沙王硃由栉等。铜仁、兴安、关阳诸苗、瑶来降。丙戌，命刘之源、佟图赖为定南将军，驻防宝庆，李国翰为定西将军，驻防汉中。丁亥，吴三桂自锦州移镇汉中。

闰四月戊戌，复济尔哈朗爵为和硕郑亲王。癸卯，以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己未，以迟日益为湖广巡抚。癸亥，命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同韩岱讨陕西叛回。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官军破叛回于巩昌，复临洮、兰州。辛未，游击张勇破叛回于马家坪，获故明延长王硃识駉，斩之。壬午，以赵福星为凤阳巡抚。癸未，以硃延庆为江西巡抚。甲申，官军破金声桓，复九江、饶州。己丑，以刘弘遇为安徽巡抚。

六月甲午朔，免西安、延安、平凉、临洮、庆阳、汉中上年灾赋。癸卯，以周文业为甘肃巡抚。甲辰，额塞等大破叛回于兰州，馀党悉平。丙辰，京师地震有声。癸亥，太庙成。

秋七月丁丑，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馀祐、党崇雅、金之俊为六部尚书，徐起元为左都御史。

八月癸巳朔，金声桓、王得仁寇赣州，官军击走之。己亥，陈泰、李率泰等败郑彩于长乐，又败之于连江，复兴化。己巳，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讨天津土贼。丁未，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

器。己酉，以王一品为凤阳巡抚。壬子，令满、汉官民得相嫁娶。乙卯，以夏玉为天津巡抚，张学圣为福建巡抚。

九月壬戌朔，官军获故明巡抚吴江等于南康湖口，斩之。甲子，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讨曹县土贼，平之。己巳，封贝勒勒克德浑为多罗顺承郡王，博洛为多罗端重郡王。壬申，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湖广贼李锦。丁丑，封贝勒尼堪为多罗敬谨郡王。

冬十月壬寅，和硕礼亲王代善薨。甲辰，佟图赖复宝庆。丙辰，降将刘泽清结曹县贼叛，泽清及其党李洪基等俱伏诛。

十一月甲子，广东叛将李成栋据南雄，结★蛮犯赣州，巡抚刘武元等击走之。丙寅，总兵官任珍击贺珍，破之。戊辰，祀天于圜丘，以太祖武皇帝配。追尊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皆为皇后。上诣太庙上册宝。辛未，以配天及上尊号礼成，御殿受贺，大赦。辛未，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帅师驻大同，备喀尔喀。

十二月辛卯朔，命郡王瓦克达，贝子尚善、吞齐等诣阿济格军。调八旗游牧蒙古官军之半，戍阿尔齐土苏门哈达。癸巳，姜瓖以大同叛，总督耿焞走阳和。丙申，免平山、隆平、清丰灾赋。戊戌，阿济格围大同。辛丑，复遣梅勒章京阿喇善、侍郎噶达浑诣阿济格军。癸卯，免大同灾赋。壬子，杨捷等复都昌，获故明兵部尚书余应桂，斩之。丁巳，以佟养量为宣大总督。

是岁，苏尼特、扎鲁特等部来朝。朝鲜，喀尔喀部俄木布额尔德尼、戴青讷门汗喇嘛、塞尔济额尔德尼魏正、硕雷汗、迈达理胡土克图、扎萨克图汗下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锡勒图绰尔济、诺门汗，索伦部阿济布，鄂尔多斯部单达，苏尼特部腾机忒，科尔沁贝勒张继伦，归化城固伦第瓦胡土克图、丹津喇嘛额尔德尼寨桑，土默特部古禄格，乌思藏阐化王王舒克，汤古特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汤古特达赖喇嘛再至。

六年春正月壬戌，官军复罗源、永春、德化等县。癸亥，命多罗敬谨郡王尼堪等征太原。戊辰，谕曰：“朕欲天下臣民共登衽席，日夕图维，罔敢怠忽。往年流寇作乱，惨祸已极，入关讨贼，士庶归心。乃迩年不轨之徒，捏作洗民讹言。小民无知轻信，惶惑逃散，作乱者往往而

有。朕闻不嗜杀人，能一天下。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君残其民，理所蔑有。自元年来，今六年矣，宁有无故而屠戮民者。民苟思之，疑且冰释。至于自甘为贼，乐就死地，必有所迫以致此。岂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民难自存欤？将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欤？内外各官其确议兴利除弊之策，朕次第酌行之。”辛未，姜瓖党姚举等杀冀宁道王昌龄，陷忻州，固山额真阿赖破走之。乙亥，谕曰：“设关征税，原以讥察奸宄，非与商贾较锱铢也。其各以原额起税，毋得横征以充私橐，违者罪之。”谕山西大同军民，无为姜瓖胁诱，来归者悉予矜免。戊寅，行保举连坐之法。庚辰，谕言官论事不实者，廷臣集议，毋辄下刑部。辛巳，以金廷献为偏沅巡抚。壬午，谭泰、何洛会复南昌，金声桓投水死，王得仁伏诛，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悉平。癸未，山西贼党刘迁寇代州，阿济洛遣军破走之。

二月癸卯，摄政王多尔衮征大同。免直隶省六年以前荒赋、四川商民盐课。辛亥，故明宗室硃森釜等犯阶州，吴三桂击斩之。

三月癸亥，多尔衮拔浑源州。丙寅，汉羌总兵官张天福平贼渠覃一涵，获故明山阴王等斩之。丁卯，土贼王永强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县，延绥巡抚王正志等死之。己巳，应州、山阴降，多尔衮旋师，留阿济格于大同。辛未，进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敬谨郡王尼堪为亲王。王永强陷同官。壬申，广信府知府杨国桢等复玉山县。宁夏官军克临河等堡。乙亥，甘、凉逆回米喇印、丁国栋复作乱，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死之。丁丑，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居庸，还京临丧。甲申，减隐匿逃人律。谭泰、何洛会破贼于南康，进克信丰，叛将李成栋走死，复抚州、建昌。江西平。丙戌，博洛遣鰲拜等大破姜瓖于大同北山。吴三桂击败王永强，复宜君、同官。

夏四月庚寅，遣罗硕、卦喇驻防太原。癸巳，阿济格复左卫。乙未，命贝子吴达海等代征大同。丙申，吴三桂克蒲县。癸卯，福建官军复平和、诏安、漳平、宁洋。甲辰，赐刘子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皇太后崩。壬子，谕曰：“兵兴以来，地荒民逃，流离无告。其令所在有司广加招徕，给以荒田，永为口业，六年之后，方议徵租。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岁终，抚按考核以闻。”癸丑，以董宗圣为延绥巡抚。官军克福宁，福建平。乙卯，贼党陷汾州，命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帅师讨之。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移师大同。丁巳，封贝子满达海为和硕亲王。

五月辛酉，遣屠赖率师赴太原军。丙子，以李栖凤为广东巡抚，郭肇基为广西巡抚。免太原、平阳、汾州三府，辽、泽二州灾赋。丁丑，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各挈家驻防。裁直隶、江南、山东、浙江、陕西同知十，直隶、江南、河南、湖广、江西、浙江通判二十一。免宝坻、顺义五年灾赋。辛巳，吴三桂、李国翰复延安。壬午，四川边郡平。乙酉，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复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等县。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倧薨。壬子，免沧州、清苑六年以前荒赋。癸丑，封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乙卯，免江西四年、五年逋赋。

秋七月戊午朔，摄政王多尔衮复征大同。乙丑，满达海、瓦克达征朔州、宁武。丁卯，免开封等府灾赋。辛未，多尔衮至阿鲁席巴尔台，校猎而还。遣纛章京索洪等益满达海军。癸酉，官军平黄州贼三百馀砦，斩故明王硃蕴肏等。甲申，广东馀寇犯南赣，官军击却之。丙戌，吴三桂、李国翰复延绥镇城。

八月癸巳，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山西贼党陷蒲州及临晋、河津，孟乔芳讨平之。甲午，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赋。满达海复朔州、马邑。丁酉，端重亲王博洛拔孝义。丙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克湘潭，获何腾蛟，不屈，杀之。辰州、宝庆、靖州、衡州悉平。进克全州。丁未，封朝鲜世子李淏为朝鲜国王。辛亥，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壬子，遣英亲王阿济格、贝子巩阿岱等征大同。癸丑，梅勒章京根特等拔猗氏。乙卯，大同贼被围久，饥死殆尽，伪总兵杨震威斩姜瓖及其弟琳来献。丙辰，宁武关伪总兵刘伟等率众降，静乐、宁化山寨悉平。

九月戊午，封鄂穆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苏尼特部噶尔麻为多罗贝勒。甲子，鄂尔多斯部额林臣、布达岱、顾禄、阿济格札穆苏等来降，封额林臣为多罗郡王，布达岱子伊廪臣、顾禄子色冷为固山贝子，阿济格札穆苏为镇国公。丙寅，以夏玉为山东巡抚。癸酉，封固伦额驸祁他特为多罗郡王。甲戌，满达海、博洛克汾州、平阳。

冬十月戊子，封多尼为和硕亲王，杰书为多罗郡王。壬辰，京师地震。甲午，封劳亲为亲王。官军复郓城。戊戌，降将杨登州叛，陷山阴。己亥，免山东东平、长山等十八州县五年灾赋，江西六年以前明季辽饷。辛丑，摄政王多尔衮征喀尔喀部二楚虎尔。乙巳，陕西总兵官任珍击故明将唐仲亨于屠油壩，斩之，并诛故明王硃常渶、硃由杠等。丙

午，官军复潞安。丁未，官军克榆林。己酉，满达海等拔沁、辽二州。庚戌，命满达海还京，留瓦克达等定山西。

十一月丙寅，免直隶开、元城等县徭赋，陕西岷州灾赋。甲戌，多尔衮自喀吞布喇克旋师。免宣府灾赋。壬午，耿仲明军次吉安，畏罪自杀。

十二月乙酉朔，山西兴、芮城、平陆三县平。戊子，故明桂王将焦琏寇全州，勒克德浑等击败之，进克道州。努山等拔乌撒城。宜尔都齐等克黎平。己酉，官军复邻水、大竹二县。庚戌，宁波、绍兴、台州土寇平。

是年，朝鲜、阿霸垓、乌硃穆秦、土默特诸部，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绩克什虎巴图鲁台吉、顾实汗子下达赖乌巴什温布塔布囊，鄂尔多斯部郡王额林臣，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硕雷汗、戴青诺颜，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等，伊喇古克三胡土克图下戴青温布达尔汉囊苏及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再至。

七年春正月庚申，官军复永宁、宁乡。壬戌，官军复南雄。癸酉，封鄂尔多斯部单达为贝勒，沙克查为贝子。甲戌，故明德化王硃慈业、石城王硃议□陷大田，官军讨平之。丁丑，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师还。

二月丁亥，上太后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甲午，以刘弘遇为山西巡抚，王一品为广西巡抚。李建泰据太平叛，官军围之，出降，伏诛。平阳、潞安、泽州属境俱平。

三月己未，日赤色如血。

夏四月甲午，孔有德擒故明将黄顺、林国瑞于兴宁，降其众五万。丙申，封科尔沁贝勒张继伦为郡王。甲辰，多罗谦郡王瓦克达师还。

六月乙酉，保德州民崔耀等擒故明将牛化麟，斩之，以城降。癸卯，官军复宁都、石城。

秋七月壬子朔，享太庙。乙卯，摄政王多尔衮议建边城避暑，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有奇。辛酉，幸摄政王多尔衮第。多尔衮以贝子锡翰等擅请临幸，下其罪，贝子锡翰降镇国公，冷僧机、鰲拜等黜罚有差。壬戌，以马之先为陕西巡抚。辛未，免西宁各堡寨五年灾赋。

八月丁亥，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多罗郡王。己丑，封巴林部塞卜腾、蒿齐忒部孛罗特为多罗郡王，科尔沁国顾穆、喀喇沁部古禄思喜布为多罗贝勒，改承泽亲王硕塞、亲王劳亲为多罗郡王。

九月甲寅，故明将郑成功寇潮州，总兵官王邦俊击走之。丙子，免蕲、麻城等七州县五、六两年荒赋。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己亥，定陕西茶马例。庚子，官军克邵武，获故明阁部揭重熙等，斩之。己酉，免桐城等六县荒赋。

十一月甲寅，免甘肃去年灾赋。乙卯，吴三桂复府谷，斩故明经略高友才等，馀众降。壬戌，摄政王多尔衮有疾，猎于边外。乙丑，尚可喜复广州，馀众降。戊寅，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戊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壬辰，赴闻，上震悼，臣民为制服。丙申，丧至，上亲奠于郊。己亥，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诸王大臣■A9戴摄政王。王固怀■A0让，扶立朕躬，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不幸薨逝，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庚子，收故摄政王信符，贮内库。甲辰，尊故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乙巳，谕曰："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闇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若诸细务，理政三王理之。"

是年，喀尔喀、厄鲁特、乌斯藏诸部巴郎和罗齐、达尔汗囊素、盆挫坚挫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硕雷汗、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绰克图魏正诺颜、戴青诺颜、那穆齐魏正诺颜、察哈尔墨尔根台吉、索那穆，厄鲁特部巴图鲁贝勒、台吉鄂齐尔图、干布胡土克图、噶木布胡土克图、舒虎兒戴青，乌斯藏部阐化王，索伦、使鹿诸部，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俱来贡。朝鲜再至。

本纪五世祖本纪二

八年春正月己酉朔，蒿齐忒部台吉噶尔马撒望、储护尔率所部来归。辛亥，以布丹为议政大臣。甲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幽之。其党郡王劳亲降贝子，席特库等论死。乙卯，以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丙辰，罢汉中岁贡柑及江南橘、河南石榴。戊午，罢诸处织造督进官役及陕西岁贡羢褐皮革。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子多尔博袭爵。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庚申，上亲政，御殿受贺，大赦。诏曰："朕躬亲大政，总理万几。天地祖宗，付讬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其各□占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

之庆。"孔有德克桂林，斩故明靖江王及文武官四百七十三人，馀党悉降。壬戌，罢江西岁进龙碗。丙寅，以夏一鹗为江西巡抚。丁卯，升祔孝端文皇后于太庙。追尊故摄政王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祔于太庙。移内三院于禁城。己巳，以伊图为议政大臣。免安州芝棉税。丁丑，复封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为和硕亲王。以巩阿岱、鰲拜为议政大臣。戊寅，以巴图鲁詹、杜尔玛为议政大臣。

二月庚辰，进封满达海为和硕巽亲王，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罗可铎为多罗平郡王，瓦克达为多罗谦郡王，杰书为多罗康郡王。更定钱制，每百文准银一钱。辛巳，免朔州、浑源、大同荒赋。癸未，罗什、博尔惠有罪，论死。上欲宥其死，群臣执奏不可，遂伏诛。戊子，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己丑，大赦。免汶上等五县六、七两年灾赋。辛卯，罢边外筑城之役，加派钱粮准抵八年正赋，官吏捐输酌给议叙并免之。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故摄政王多尔衮逆节皆实，籍其家，诛其党何洛会、胡锡。甲午，免山西荒赋。戊戌，封贝勒岳乐为多罗安郡王。己亥，暴多尔衮罪于中外，削其尊号及母妻追封，撤庙享。庚子，调陈泰为吏部尚书，以韩岱为刑部尚书。辛丑，上幸南苑。壬寅，命孔有德移驻桂林。癸卯，上还宫。乙巳，封和硕肃亲王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

闰二月戊申朔，湖南馀寇牛万才率所部降。庚戌，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勒度为多罗敏郡王。甲寅，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百姓失所，殊违朕心。总督巡抚，任大责重，全在举劾得当，使有司知所劝惩。今所举多冒滥，所劾多微

员，大贪大恶乃徇纵之，何补吏治？吏部其详察以闻。”调党崇雅为户部尚书，金之俊为兵部尚书，刘馀祐为刑部尚书，谢启光为工部尚书。免祥符等六县七年灾赋。乙卯，进封硕塞为和硕承泽亲王。谕曰：“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苦之也。税关官吏，扰民行私，无异劫夺。朕灼知商民之苦。今后每关设官一员，悉裁冗滥，并不得妄咨勤劳，更与铨补。”丙辰，谕督抚甄别有司才德并优兼通文义者擢之，不识文义任役作奸者黜之，吏部授官校试文义不通者除名。己未，总兵官许尔显克肇庆、罗定，徐成功克高州。禁喇嘛贡佛像、铜塔及番犬。壬戌，幽阿济格于别室，籍其家，削贝子劳亲爵为庶人。乙丑，大学士冯铨、尚书谢启光等以罪免。谕曰：“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朕亲政以来，屡下诏令，嘉与更始。乃部院诸臣因仍前弊，持禄养交。朕亲行黜陟，与天下见之。自今以后，其淬砺前非，各尽厥职。若仍上下交欺，法必不贷。”丙寅，谕曰：“各省土寇，本皆吾民，迫于饥寒，因而为乱。年来屡经扑剿，而管兵将领，杀良冒功，真盗未歼，民乃荼毒，朕深痛之。嗣后各督抚宜剿抚并施，勿藉捕扰民，以称朕意。”丁卯，孔有德克梧州、柳州。戊辰，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己巳，裁江南、陕西督饷侍郎，淮安总理漕运侍郎。庚午，固山额真阿喇善等剿山东贼。壬申，免涿、良乡等十三州县圈地。乙亥，定阿附多尔衮诸臣罪，刚林、祁充格俱坐罪。丁丑，谕曰：“故明宗籓，前以恣行不轨，多被诛戮，朕甚悯焉。自后有流移失所甘心投诚者，有司礼送京师，加恩畜养。镇国将军以下，即其地占籍为民，各安厥业。”免宛平灾赋。

三月壬午，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以罪降郡王。癸未，命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籓院、都察院事。乙酉，湖南保、靖、永顺等土司来归。丙戌，免武强上年灾赋。己丑，以希福为弘文院大学士，陈泰为国史院大学士。改李率泰为弘文院大学士，宁完我为国史院大学士。以噶达浑为都察院承政，硃玛喇为吏部尚书，雅赖为户部尚书，谭布为工部尚书，蓝拜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辛卯，定王公朝集例。壬辰，定袭爵例。癸巳，谕曰：“御史巡方，职在安民察吏。向来所差御史，苞苴请讬，身已失检，何由察吏？吏不能察，民何以安？今后各宜洗濯自新，务尽职事，并许督抚纠举，都察院考覈以闻。”癸卯，定斋戒例。丙午，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科举，依甲第除授。

夏四月庚戌，诏行幸所过，有司不得进献。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土贼罗荣等犯虔州，副将杨遇明讨擒之。乙卯，幸沙河。辛酉，次赤城。以王文奎总督漕运。甲子，次上都。丙寅，翁

牛特部杜棱郡王等来朝。己巳，次俄尔峒。庚午，免朝鲜岁贡柑、柚、石榴。巴林部固伦额驸色布腾郡王等来朝。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继茂袭爵。辛未，还次上都河。壬申，次俄尔峒河。

五月丁丑朔，次谟护里伊札里河。夏一鹗击明唐王故将傅鼎铨等，追入福建，擒鼎铨等斩之。辛巳，次库尔奇勒河。壬午，乌硃穆秦部贝勒塞棱额尔德尼等来朝。乙酉，次西喇塔。调噶达浑为户部尚书。以觉善为都察院承政，绰贝为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壬辰，次孙河。癸巳，还宫。丙申，免英山五年至七年荒逋赋。庚子，复博洛、尼堪亲王爵。甲辰，御史张煊以奏劾尚书陈名夏论死。

六月丙午朔，幸南苑。官军破陕西贼何柴山等于雒南。丁巳，阿喇善击山东盈河山贼，平之。壬戌，罢太和山贡符篆、黄精。乙丑，定诸陵坛庙祀典。庚午，谕曰："朕以有司贪虐，命督抚察劾。乃阅四五月之久而未奏闻。毋乃受赇徇私，为有司所制，或势要挟持，不敢弹劾欤？此盗贼所由滋，而黎民无起色也。其即奉行前诏，直陈无隐。"辛未，诏故明神宗陵如十二陵，以时致祭，仍设守陵户。广东官军复廉州及永安等十二县。壬申，命修缮祖陵，设守户，定祭礼，复朝日、夕月礼。

秋七月丙子朔，谕曰："比者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朕甚恨之。夫供赋役者编氓也，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厚奴隶而薄编氓，如国家元气及法纪何？其自朕包衣牛录，下至王公诸臣投充人，有犯法者，严治其罪，知情者连坐。前有司责治投充人，至获罪谴。今后与齐民同罚，庶无异视。使天下咸知朕意。"又谕曰："大小臣工，皆朝廷职官，待之以礼，则朝廷益尊。今在京满、汉诸臣犯罪，有未奉旨革职辄提取审问者，殊乖大体。嗣后各衙门遇官员有犯，或被告讦，皆先请旨革职，然后送刑部审问，毋得径行提审，著为令。"戊子，大学士陈泰、李率泰以罪免。以雅秦为内国史院大学士，杜尔德为议政大臣。乙未，幸南苑。己亥，以陈名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八月丙午朔，上还宫。丁未，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来朝。己酉，副将许武光请括天下藏金充饷。上曰："帝王生财之道，在节用爱民。掘地求金，自古未有。"命逐去之。乙卯，以赵开心为左都御史。定顺天乡试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会试、殿试如之。戊午，册立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壬戌，更定马步军经制。吏部尚书谭泰有罪，伏诛，籍其家。乙酉，大婚礼成，加上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丙寅，御殿受贺，颁恩赦。戊辰，追复肃亲王豪格爵。己巳，诏天下岁贡物产不便于民者悉罢之。癸酉，

陈锦、金砺等追故明鲁王于舟山，获其将阮进。

九月庚辰，定朝仪。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陈锦、金砺克舟山，故明鲁王遁走。丙戌，雅赖、谭布、觉善免，以卓罗为吏部尚书，车克为户部尚书，蓝拜为工部尚书，俄罗塞臣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国祚为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封阿霸垓部都司噶尔为郡王。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多斯部多尔济。丁亥，除永平四关荒屯赋。壬辰，改承天门为天安门。癸巳，上猎于近郊。辛丑，还宫。癸卯，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等来贡。

冬十月己酉，以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辛亥，免宣府灾赋。丁巳，以额色黑为国史院大学士。庚申，赐阿济格死。辛酉，李国翰会吴三桂征四川。以马光辉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甲子，免诸王三大节进珠、貂、鞍马及衍圣公、宣、大各镇岁进马。乙丑，封肇祖、兴祖陵山曰启运山，景祖、显祖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是日，启运山庆云见。

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牛钮生。丙子，于大海率所部至夷陵请降。丙戌，尚可喜克雷州。乙未，免平阳、潞安二府，泽、辽、沁三州上年灾赋。戊戌，以伊尔德为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佟图赖为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庚子，免阳曲等四县上年灾赋。壬寅，免宁晋荒赋。

十二月丙午，免桐城等四县上年荒赋。丁卯，以周国佐为江宁巡抚。

是年，朝鲜，厄鲁特部额尔德尼台吉、昆都伦吴巴什、阿巴赖，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顾实汗、台吉吴巴什，达赖喇嘛俱来贡。

九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幸南苑。辛巳，以陈泰为礼部尚书。壬午，大学士陈名夏以罪免。雪张煊冤，命礼部议恤。京师地震。乙酉，以陈维新为广西巡抚。壬寅，皇第一子牛钮薨。

二月丁未，以祜锡布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噶达浑等讨鄂尔多斯部多尔济等于贺兰山，歼之。戊申，和硕巽亲王满达海薨，追封和硕简亲王。庚戌，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庚申，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辛酉，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孙茂兰为宁夏巡抚。

三月乙亥，以王铎为礼部尚书，房可壮为左都御史。赠张煊太常寺

卿，仍录其子如父官。庚辰，定官员封赠例。丙戌，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追降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多罗郡王。丁亥，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薨，追封和硕定亲王。己丑，以陈泰为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癸巳，以遏必隆、额尔克戴青、赵布泰、赖塔库、索洪为议政大臣，觉罗郎球、胡世安为礼部尚书。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冷僧机以罪伏诛，籍其产。拜尹图免死，幽系。戊戌，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薨，追封多罗恭惠郡王。己亥，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以蔡士英为江西巡抚。丁未，裁登莱、宣府巡抚。乙卯，以韩岱为吏部尚书，蓝拜为刑部尚书，星讷为工部尚书，阿喇善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戊午，孔有德克广西南宁、庆远、思恩，故明将陈邦傅以浔州降。己未，免府州县官入觐。庚申，定诸王以下官名舆服之制。乙丑，允礼部议，一月三朝，春秋一举经筵。设宗人府官。

五月丁丑，诏京察六年一举行。己卯，免江阴、青浦牛税。壬午，以喀喀木为昂邦章京，镇守江宁。庚子，幸南苑。

六月丁未，裁并直隶诸卫所。戊申，上还宫。庚戌，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掌宗人府事，贝勒尚善、贝子吴达海为左右宗正。官军讨肇庆、高州贼，平之。丁巳，诏军政六年一举行。丙寅，设詹事府官。追谥图尔格为忠义公，图赖为昭勋公，配享太庙。

秋七月癸酉，故明将孙可望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死之。丙子，名皇城北门为地安门。浙闽总督陈锦征郑成功，至漳州，为其下所杀。庚辰，免淮安六年、七年牙行逋税。甲申，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南、贵州。定满官丧制。丁亥，以巴尔处浑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免磁、祥符等八州县及怀庆卫上年灾赋。吴三桂、李国翰定漳腊、松潘、重庆。遣梅勒章京戴都围成都，故明帅刘文秀举城降。己丑，免临邑四县荒徭赋。辛卯，天全六番、乌思藏等土司来降。戊戌，以祖泽远为湖广四川总督。

八月乙巳，更定王公以下婚娶礼。丙午，多罗谦郡王瓦克达薨。丁巳，命尼堪移师讨广西馀寇。

九月庚午朔，以硃孔格、阿济赖、伊拜为议政大臣。辛巳，更定王以下祭葬礼。癸未，以纛章京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征广东馀寇。甲申，以刘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王来用为顺天巡抚。辛卯，幸太

学释奠。癸巳，赉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氏子孙、祭酒、司业等官有差。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

冬十月庚子，免沛县六年至八年灾赋。尚可喜、耿继茂克钦州、灵山，故明西平王硃聿★缚贼渠李明忠来降，高、雷、廉、琼诸郡悉平。壬寅，官军复梧州。癸卯，以岁饥，诏所在积穀，禁遏籴，旌输粟。丙午，免三水等三县六年灾赋。壬子，以刘馀祐为户部尚书。癸丑，免霸州、东安、文安荒赋。甲寅，孙可望寇保宁，吴三桂、李国翰大败之。以希福、范文程、额色黑、车克、觉罗郎球、明安达礼、济席哈、星讷为议政大臣，巴哈纳为刑部尚书，蓝拜罢。戊午，命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多罗信郡王多尼，多罗安郡王岳乐，多罗敏郡王勒都，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辛酉，以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马喇希移镇汉中。丙寅，以李化熙为刑部尚书。丁卯，尊太宗大贵妃为懿靖大贵妃，淑妃为康惠淑妃。

十一月庚午，以卓罗为靖南将军，同蓝拜等征广西馀寇。己丑，祀天于圜丘。庚寅，故明将白文选寇辰州，总兵官徐勇、参议刘升祚、知府王任杞死之。辛卯，尼堪抵湘潭，故明将马进忠等遁宝庆，追至衡山，击败之，又败之于衡州。尼堪薨于军。追封尼堪为和硕庄亲王。乙未，免忻、乐平等州县灾赋。

十二月辛丑，免太原、平阳、汾州、辽、沁、泽灾赋。壬寅，诏还清苑民三百馀户所拨投充人地，仍免地租一年。官军复安福、永新。丙午，撤卓罗等军回京。庚戌，幸南苑。戊午，还宫。广东贼犯香山，官军讨平之。己未，复命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等讨辰、常馀寇。甲子，免长武灾赋。

是年，达赖喇嘛来朝。朝鲜，厄鲁特部顾实汗、巴图鲁诺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戴青诺颜、喇吗达尔达尔汉诺颜，索伦部索郎阿达尔汉及班禅胡土克图、第巴、巴喀胡土克图喇嘛俱来贡。厄鲁特顾实汗三至。

十年春正月庚午，谕曰："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辛未，谕："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癸酉，免庄浪、红城堡、洮州卫灾赋。丁丑，改洪承畴为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

为祕书院大学士。庚辰，以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统征湖南军，授以方略。丙戌，以多罗额驸内铎为议政大臣。诏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仍严连坐法。庚寅，调金之俊为左都御史，以刘昌为工部尚书。癸巳，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岁俸。丙申，幸内苑，阅通鉴。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二月庚子，封蒿齐忒部台吉噶尔玛萨望为多罗郡王。壬子，大学士陈之遴免。甲寅，以陈之遴为户部尚书。乙卯，以沈永忠为剿抚湖南将军，镇守湖南。己未，裁各部满尚书之衤复者。庚申，以高尔俨为弘文院大学士，费扬古为议政大臣。辛酉，明安达礼、刘馀祐有罪，免。甲子，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贲塔尔、衮布、奔巴世希、扎穆苏台吉率所部来归。

三月戊辰，幸南台较射。上执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几，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赐太常寺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免山西岢岚、保德七十四州县六年逋赋，代、榆次十二州县十之七。己巳，封喀尔喀部贲塔尔为和硕达尔汉亲王，衮布为卓礼克图郡王，奔巴世希为固山贝子。免蓟、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庚午，幸南苑。甲戌，免五台县逋赋及八年额赋之半。己卯，免江西六年荒地逋赋。辛巳，设宗学，亲王、郡王年满十岁，并选师教习。乙酉，还宫。丙戌，济席哈免。以噶达浑为兵部尚书。甲午，复以冯铨为弘文院大学士。

夏四月丁酉，亲试翰林官成克巩等。庚子，御太和殿，召见朝觐官，谕遣之。谕曰："国家官人，内任者习知纪纲，外任者谙于民俗，内外★历，方见真才。今亲试词臣，其未留任者，量予改授，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予司、道各官。"始谕吏部、都察院举京察。甲辰，免湖南六年至九年逋赋、山西夏县荒赋。丙午，以佟国器为福建巡抚。丁未，以图海为弘文院大学士。壬子，以旱，下诏求直言，省刑狱。甲寅，命提学御史、提学道清釐学政。定学额，禁冒滥。改折民间充解物料，行一条鞭法。丁巳，定满官离任持服三年例。己未，以成克巩为吏部尚书。癸亥，免福州等六府九年以前荒赋三之一。

五月甲戌，停御史巡按直省。免祥符等七县九年灾赋，沔阳、潜江、景陵八年灾赋。乙亥，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以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征广东馀寇。免历城等六十九州县八、九年灾赋。丁丑，定旌表宗室节孝贞烈例。己卯，诏曰："天下初

定，疮痍未复，频年水旱，民不聊生，饥寒切身，迫而为盗。魁恶虽多，岂无冤滥，胁从沈陷，自拔无门。念此人民，谁非赤子，摧残极易，生聚綦难，概行诛锄，深可悯恻。兹降殊恩，曲从宽宥，果能改悔，咸与自新。所在官司，妥为安插，兵仍补伍，民即归农，不原还乡，听其居位，勿令失所。咸使闻知。”庚辰，定热审例。乙酉，追封舒尔哈齐为和硕亲王，额尔衮、界堪、雅尔哈齐、祜塞为多罗郡王。免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岳州九年灾赋。庚寅，加洪承畴太保，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壬辰，以张秉贞为刑部尚书。甲午，免霸、保定等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

六月乙未朔，追封塔察篇古、穆尔哈齐为多罗贝勒。丁酉，谕曰：“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往者臣民获罪，必下部议，以士师之任，职在明允。乃或私心揣度，事经上发，则重拟以待亲裁；援引旧案，又文致以流刻厉。朕群生在宥，临下以宽。在饥寒为盗之民，尚许自首，遐方未服之罪，亦予招扌鳶。况于甿庶朝臣，岂忍陷兹冤滥？自后法司务得真情，引用本律，钅句距罗织，悉宜痛革，以臻刑措。”大学士高尔俨免。癸卯，复秋决朝审例。乙巳，命祖泽远专督湖广，孟乔芳兼督四川。丙午，免慈谿等五县八年灾赋。辛亥，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改折天下本色钱粮，行一条鞭法。癸丑，贝勒吞齐等败孙可望于宝庆。庚申，以李率泰为两广总督。慈宁宫成。辛酉，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癸亥，谕曰：“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至周仅具其职，司阍闼洒扫、给令而已。秦、汉以来，始假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贻祸后代。小忠小信，固结主心；大憝大奸，潜持国柄。宫庭邃密，深居燕閒，淆是非以溷贤奸，刺喜怒而张威福，变多中发，权乃下移。历览覆车，可为鉴戒。朕酌古准今，量为设置，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外官有与交结者，发觉一并论死。”

闰六月丙寅，以成克巩为祕书院大学士，张端为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为弘文院大学士。乙亥，以金之俊为吏部尚书。庚辰，谕曰：“考之洪范，作肃为时雨之徵，天人感应，理本不爽。朕朝乾夕惕，冀迓天休。乃者都城霖雨匝月，积水成渠，坏民庐舍，穷黎垫居艰食，皆朕不德有以致之。今一意修省，祗惧天戒。大小臣工，宜相儆息。”

秋七月甲午朔，上以皇太后谕，发节省银八万两赈兵民潦灾。辛丑，以宜永贵为南赣巡抚。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辛酉，以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率师驻防归化城。

八月壬午，以太宗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应熊。尚可喜克化州、吴川。甲申，定武职品级。丙戌，以雷兴为河南巡抚。己丑，废皇后为静妃。辛卯，李定国犯平乐，府江道周永绪，知府尹明廷，知县涂起鹏、华锺死之。

九月壬子，复刑部三覆奏例。丙辰，耿继茂、喀喀木克潮州。丁巳，孟乔芳讨故明宜川王硃敬檄于紫阳，平之。

冬十月癸亥朔，命田雄移驻定海。乙丑，马光辉等讨叛将海时行于永城，时行伏诛。丙寅，遣济席哈讨山东土寇。乙酉，设粥厂赈京师饥民。免通、密云等七州县灾赋。戊子，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直。

十一月甲午，祀天于圜丘。戊戌，郑成功不受爵，优谕答之。戊申，以亢得时为河南巡抚。己酉，官军讨西宁叛回，平之。乙卯，硃玛喇、金之俊免。丙辰，免江南灾赋。戊午，刘清泰剿九仙山贼，平之。己未，免江西五十四州县灾赋。

十二月丙寅，以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蓝拜镇湖南。丁卯，以吕宫为弘文院大学士，博博尔代为议政大臣，冯圣兆为偏沅巡抚。辛未，幸南苑。甲戌，免金华八县九年灾赋。癸未，设兵部督捕官。以罗毕为议政大臣。甲申，免开封、彰德、卫辉、怀庆、汝宁九年、十年灾赋。丙戌，郑成功犯吴淞，官军击走之。丁亥，还宫。是夜，地震有声。

是年，朝鲜，琉球，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索诺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顾实汗下台吉诺穆齐，索伦部巴达克图，富喇村宜库达，黑龙江乌默忒、额尔多科，乌思藏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再至。

十一年春正月辛丑，罢织造官。戊申，免江宁、安徽、苏、松、常、镇、庐、凤、淮、徐、滁上年灾赋。己酉，以袁廓宇为偏沅巡抚，胡全才抚治郧阳。庚戌，广东仁化月峒贼平。癸丑，郑成功犯崇明、靖江、泰兴，官军击走之。甲寅，以金砺为川陕三边总督。乙卯，郑成功犯金山。丁巳，免顺德、广平、大名、天津、蓟州上年灾赋。辛酉，官军击贼于桃源，诛伪总兵李阳春等。

二月癸亥，朝日于东郊。丙寅，谕曰：“言官为耳目之司，朕屡求直

言，期遇綦切。乃每阅章奏，实心为国者少，比党徇私者多，朕甚不取。其涤肺肠以新政治。”以金之俊为国史院大学士。庚午，甄别直省督抚，黜陟有差。丙子，始耕耤田。戊寅，免江西缺额丁赋。辛巳，命尚可喜专镇广东，耿继茂移驻桂林。壬午，以马鸣珮为宣大山西总督，耿焞为山东巡抚，陈应泰为山西巡抚，林天擎为湖广巡抚，黄图安为宁夏巡抚。癸未，官军复平远县。甲申，谕曰：“比年以来，军兴未息，供亿孔殷，益以水旱，小民艰食，有司失于拊循，流离载道。朕心恻然，不遑寝处。即核库储，亟图赈抚。”己丑，免河南州县卫所十年灾赋。庚寅，以李麐祖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三月壬辰，官军击桂东贼，擒其渠赖龙。戊戌，免湖广襄阳、黄州、常德、岳州、永州、荆州、德安及辰、常、襄三卫，山东济南、东昌十年灾赋。辛丑，宁完我劾陈名夏罪，鞫实，伏诛。乙巳，以王永吉为左都御史。戊申，皇第三子玄烨生，是为圣祖。以蒋赫德为国史院大学士。乙卯，以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齐配享太庙。以孟明辅为兵部尚书。

夏四月壬戌，贼渠曹志攀犯饶州，官军击败之，志攀降。庚午，四川贼魏勇犯顺庆，官军击败之。壬申，地震。官军击故明将张名振等于崇明，败之。癸酉，免洛南上年灾赋三之一。己卯，幸南苑，赉所过农民金。乙酉，免保康等四县上年被寇灾赋。丁亥，以王永吉为祕书院大学士，秦世桢为浙江巡抚。戊子，江南寇徐可进、硃元等降。

五月壬辰，上还宫。甲午，幸西苑，赐大臣宴。庚子，以胡图为议政大臣。甲辰，免平凉卫上年灾赋。丙午，起党崇雅为国史院大学士，以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丁未，遣官录直省囚。庚戌，免兴安、汉阴、平利等州县上年灾赋。辛亥，太白昼见。丙辰，以杨麒祥为平南将军，驻防杭州。

六月己未朔，河决大王庙。丙寅，陕西地震。丁卯，以硃玛喇为靖南将军，征广东馀寇。甲戌，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庚辰，大赦。

秋七月戊子朔，封琉球世子尚质为中山王。壬辰，免秦州、朝邑、安定灾赋。戊申，免镇原、广宁二县灾赋。丙辰，以佟代为浙闽总督。

八月戊午朔，免延安府荒赋。己未，官军剿瑞金馀寇，诛伪都督许胜可等。庚申，罢直省恤刑官，命巡抚虑囚。辛酉，免真宁县十年灾

赋。壬戌，山东濮州、阳穀等县地震有声。甲戌，以张中元为江宁巡抚。丙子，以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庚辰，以傅以渐为祕书院大学士，任濬为刑部尚书。壬午，故明乐安王硃议氵朋谋反，伏诛。

九月己丑，范文程以病罢。免西安、平凉、凤翔三府十年灾赋。庚寅，封线国安为三等伯。壬辰，申严隐匿逃人之禁。癸巳，免宣府、万全右卫灾赋。丙申，以董天机为直隶巡抚。壬子，以冯圣兆为延绥巡抚。

冬十月丁巳朔，享太庙。辛未，免庐、凤、淮、扬四府，徐、滁、和三州灾赋。丁丑，命重囚犯罪三法司进拟，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详议。壬午，赈畿辅被水州县。免祁阳等七县逋赋。李定国陷高明，围新会，耿继茂请益师。

十一月丁亥，以陈泰为吏部尚书，阿尔津为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尚可喜遣子入侍。壬寅，诏曰："朕缵承鸿绪，十有一年，治效未臻，疆圉多故，水旱叠见，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朕以眇躬讬于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疮痍未复，而内外章奏，辄以'圣'称，是重朕之不德也。朕方内自省抑，大小臣工亦宜恪守职事，共弭灾患。凡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咸与更始。"癸卯，幸南苑。甲辰，耿继茂遣子入侍。

十二月辛酉，和硕承泽亲王硕塞薨。戊辰，免荆门、锺祥等六州县灾赋。己巳，免磁、祥符等三十六州县灾赋。壬申，以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郑成功。尚可喜、耿继茂、硃玛喇败李定国于新会，定国遁走。乙亥，郑成功陷漳州，围泉州。丁丑，命明安达礼征罗刹。免西安五卫荒赋。江西贼霍武等率众降。

是年，朝鲜，琉球，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诺门汗、额尔德尼达云绰尔济，索伦部索朗噶达尔汉，汤古忒部达赖喇嘛、谛巴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

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官军败贼于玉版巢，又击藤县贼，破之。庚寅，免东平、济阳等十八州县上年灾赋。乙未，免直隶八府，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上年灾赋。戊戌，诏曰："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谟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汙，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闻。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

未尽欤？天下之大，几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辛丑，以韩岱为吏部尚书，伊尔德、阿喇善为都统。癸卯，以于时跃为广西巡抚。甲辰，命在京七品以上，在外文官知府、武官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辛亥，修顺治大训。

二月庚申，复遣御史巡按直省。壬戌，大学士吕宫以疾免。癸亥，免成安等六县上年灾赋。己巳，赈旗丁。免平凉、汉阴二县上年灾赋。丙子，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免滨、宁阳等二十一州县上年灾赋。己卯，免滁、和二州上年灾赋。庚辰，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王永吉为国史院大学士。癸未，耿继茂、尚可喜败李定国于兴业。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平。

三月戊子，免湖广石门县上年灾赋。以戴明说为户部尚书。庚子，以佟国器为南赣巡抚，宜永贵为福建巡抚。壬寅，免郧阳、襄阳二府上年被寇荒赋。甲辰，赐图尔宸、史大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削续顺公沈永忠爵。壬子，谕曰：“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直省学臣，其训督士子，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文之治。”癸丑，设日讲官。

夏四月乙丑，免沈丘及怀庆卫上年灾赋。丁丑，进封尼思哈为和硕敬谨亲王，齐克新为和硕端重亲王。癸未，诏修太祖、太宗圣训。

五月乙酉，以图海兼刑部尚书。辛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薨，辍朝七日。丁酉，以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驻防京口。戊戌，以胡沙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庚子，以觉罗巴哈纳为弘文院大学士。辛丑，灵丘县地震有声。乙巳，以觉罗郎球为户部尚书。丙午，以李际期为兵部尚书。丁未，以恩格德为礼部尚书。己酉，以卫周祚为工部尚书。

六月甲寅，免杭州、宁波、金华、衢州、台州灾赋。丁卯，谕曰：“朕览法司章奏，决囚日五、六人，或十馀人。念此愚氓，兵戈灾祲之后，复罹法网，深可悯恻。有虞之世，民不犯于有司。汉文帝、唐太宗亦几致刑措。今犯法日众，岂风俗日偷欤？抑朝廷德教未敷，或谳狱者有失入欤？嗣后法司其明慎用刑，务求平允。”戊辰，免房山县上年灾赋。桂王将刘文秀寇常德，遣其党犯岳州、武昌，官军击走之。己卯，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辛巳，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谕曰：“中官之设，自古不废。任使失宜，即贻祸乱。如明之王振、汪直、曹吉祥、刘

瑾、魏忠贤辈，专权擅政，陷害忠良，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煽党颂功，谋为不轨，覆败相寻，深可鉴戒。朕裁定内官职掌，法制甚明。如有窃权纳贿，交结官员，越分奏事者，凌迟处死。特立铁牌，俾世遵守。”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壬辰，复遣廷臣恤刑。辛亥，命直省绘进舆图。

八月丙辰，免灵丘县灾赋。癸亥，以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卓罗驻防荆州，祖泽润防长沙。乙丑，以多罗安郡王岳乐为左宗正，贝勒杜兰为右宗正。癸酉，谕曰：“畿辅天下根本，部臣以运河决口，议徵逋赋。朕念畿内水旱相仍，人民荼苦，复供旧税，其何以堪。今悉与蠲免。工筑之费，别事筹画。”免曹、城武等七州县及临清卫、齐河屯上年灾赋。

九月癸未，免凤阳灾赋。壬寅，定武会试中式殿试如文进士。硃玛喇、敦拜师还。丙午，颁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恆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异姓公以下，文三品以上各一部。戊申，免两当、宁远二县灾赋。

冬十月辛亥朔，设尚宝司官。壬子，免蔚州及阳和、阳高二卫灾赋。己未，免甘州、肃州、凉州、西宁灾赋。辛酉，命每年六月虑囚，七月覆奏，著为令。癸亥，免磁、获嘉等八州县灾赋。甲子，免隆平十一年以前逋赋、淄川等八县灾赋。丙寅，免宣府、大同灾赋。戊辰，诏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苟律例轻重失宜，官吏舞文出入，政平讼理，其道曷由。朕览谳狱本章，引用每多未惬。其以现行律例缮呈，朕将亲览更定之。”辛未，以祝世允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癸酉，以孙廷铨为兵部尚书。乙亥，修玉牒。丙子，龚鼎孳以罪免。

十一月壬午，免滨、堂邑等十三州县灾赋。癸未，郑成功将犯舟山。乙酉，巡按御史顾仁坐纳贿，弃市。丁亥，谕曰：“国家设督抚巡按，振纲立纪，剔弊发奸，将令互为监察。近来积习，乃彼此容隐。凡所纠劾止末员，岂称设官之意。嗣有瞻顾徇私者，并坐其罪。”郑成功将陷舟山，副将把成功降于贼。戊子，幸南苑。免郧阳、襄阳逋赋，汲、淇、胙城等县灾赋。戊申，免临漳灾赋。

十二月丙辰，免耀州、同官、雒南灾赋。癸亥，免安吉、仁和等十州县，宣化八卫灾赋。乙丑，颁大清满字律。免临清、齐河等十州县，东昌卫灾赋。丙寅，于时跃、祖泽远平九团两都瑶、僮一百九十二寨。

己巳，多罗敏郡王勒度薨。癸酉，免涿、庆云等三十三州县，永平卫灾赋。甲戌，以宜尔德为宁海大将军，讨舟山寇。以秦世祯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陈应泰为浙江巡抚，白如梅为山西巡抚。免临海等十八县，祥符、兰阳二县，怀庆、群牧二卫灾赋。

是年，喀尔喀部额尔德尼诺穆齐台吉、门章墨尔根楚虎尔台吉、伊世希布额尔德尼台吉、额尔克戴青台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丹津喇嘛、车臣汗、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喇嘛塔尔达尔汉诺颜，厄鲁特部杜喇尔浑津台吉、都喇尔浑津阿里录克三拖因、阿巴赖诺颜、鄂齐尔图台吉、噶尔丹霸，索伦部马鲁凯，讷墨礼河头目伊库达，黑龙江头目库拜，班禅胡土克图，俄罗斯察幹汗遣使均来贡。朝鲜三至。厄鲁特阿巴赖、鄂齐尔图台吉再至。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幸南苑。癸未，谕修通鉴全书、孝经衍义。丙申，免汉中、凤翔、西安上年灾赋。己亥，郑成功将犯台州，副将马信以城叛，降于贼。庚子，免广德上年灾赋十之一。甲辰，免富阳等六县上年灾赋。乙巳，免江西八年逋赋。

二月戊午，免荆州、安陆、常德、武昌、黄州上年灾赋。庚申，免广平上年灾赋。丙寅，免岢岚、五台上年灾赋。戊辰，命两广总督移驻梧州。官军败李定国于南宁。庚午，定部院满官三年考满、六年京察例。以李率泰为浙闽总督，王国光为两广总督。甲戌，以赵布泰为镶黄旗固山额真。丙子，幸南苑，较射。免东平、濮、长山上年灾赋。己卯，大学士冯铨致仕。

三月庚辰，幸瀛台。癸未，免景陵等九县上年灾赋。癸巳，以费雅思哈为议政大臣，马之先为川陕三边总督。乙未，陈之遴有罪，以原官发盛京閒住。癸卯，谕曰："朝廷立贤无方，比来罢谴虽多南人，皆以事论斥，非有所左右也。诸臣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挟忿肆诬，毋摭嫌苛讦，庶还荡平之治。"丙午，谕曰："朕亲政以来，夙夜兢业，每期光昭祖德，蚤底治平，克当天心，以康民物。方睿王摄政，斥忠任奸，百姓怨嗟，望朕亲政。乃者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六载之中，康乂未奏，灾祲时闻。是朕有负于百姓也。用是恐惧靡宁，冀昭告于上帝祖宗，实图省戒，有司其涓日以闻。"

夏四月辛亥，广西故明永安王硃华堧及土司等来降。乙卯，以灾变祭告郊庙。辛酉，官军破贼姚黄于夷陵。壬戌，太原阳曲地震。丁卯，

以觉罗科尔坤为吏部尚书。庚午，免麟游荒赋。壬申，以梁清标为兵部尚书。丁丑，尚可喜复揭阳、普宁、澄海三县。

五月辛卯，免大宁荒赋。癸巳，幸南苑。己亥，以罗讬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觉罗郎球免。命明安达礼为理藩院尚书。以张悬锡为宣大总督。免荆门、京山等十一州县，襄阳卫上年灾赋。

闰五月戊申，幸瀛台。丙辰，广西都康等府土官来降。己未，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永寿、承乾、翊坤、锺粹、储秀宫成。以郎廷佐为江南江西总督，刘汉祚为福建巡抚。丙寅，以张朝璘为江西巡抚。

六月己丑，谕曰："满洲家人皆征战所得，故立严法以儆逋逃。比年株连无已，朕心恻焉。念此仆隶，亦皆人子。苟以恩结，宁不知感。若任情因辱，虽严何益。嗣后宜体朕意。"壬辰，莒州地震有声。庚子，免桃源上年荒赋。辛丑，容美土司田吉麟降。癸卯，命固山额真郎赛驻防福建。撤直省督催税粮满官。宁化贼帅黄素禾来降。

秋七月丁未朔，享太庙。戊申，官军败明桂王将龙韬于广西，斩之。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庚戌，郑成功将黄梧等以海澄来降。壬子，上初御乾清宫。癸丑，大赦。戊午，以佟延年为甘肃巡抚。

八月戊寅，免广信、饶州、吉安上年灾赋。己丑，免莆田、仙游、兴平卫十一、十二两年灾赋。辛卯，赈畿辅。壬辰，封黄梧为海澄公。停满官榷关。癸巳，郑成功军陷闽安镇，进围福州，官军击却之。丁酉，免顺天比年灾赋。己亥，免靖远、洮岷等卫灾赋。辛丑，命三年大阅，著为令。乙巳，免大同上年灾赋。

九月丙午，官军败郑成功将于夏关，又败之于衡水洋，遂复舟山。癸亥，郑成功将官顾忠来降。壬申，追封和硕肃亲王豪格为和硕武肃亲王。

冬十月丁丑，以蒋国柱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戊寅，设登闻鼓。己卯，免宣府灾赋，延绥镇神木县十之三。庚辰，四川贼帅邓希明、张元凯率众降。甲午，以胡全才为湖广总督。乙未，幸南苑。丙申，以张尚抚治郧阳。辛丑，官军复辰州。壬寅，免和顺县灾赋十之三。永顺土司彭弘澍率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峒来降。癸卯，命陈之遴还京。

十一月丙午，还宫。丁未，兴京陵工成。庚戌，祀天于圜丘。辛

亥，幸南苑。申严左道之禁。戊午，免清水县、凤翔所灾赋。丙寅，以张长庚为湖广巡抚。免海州荒赋。辛未，免洛川灾赋。

十二月己卯，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戊子，还宫。己丑，封盆挫监挫为阐化王。乙未，以李蔭祖为湖广总督。丁酉，加上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戊戌，颁恩赦。

是年，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硃习礼、固伦额驸阿布鼐亲王来朝。朝鲜，荷兰，吐鲁番，乌斯藏阐化王，喀尔喀部索特拔、宜尔登诺颜、喇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车臣汗、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丹津喇嘛、戴青、额尔德尼喇嘛，厄鲁特部达赖吴巴什台吉、讷穆齐台吉、阿巴赖诺颜、察罕台吉、马赖台吉、什虎兒戴青、额尔德尼台吉、顾实汗下色棱诺颜，索伦部达尔巴均来贡。喀尔喀土谢图汗、宜尔登诺颜再至。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祈穀于上帝，以太祖武皇帝配。癸丑，以魏裔介为左都御史。甲寅，宜尔德师还。乙卯，以张悬锡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官军败郑成功将于乌龙江，又败之于惠安县。戊午，谕曰："制科取士，计吏荐贤，皆朝廷公典。臣子乃以市恩，甚无谓也。师生之称，必道德相成，授受有自，方足当之。岂可攀援权势，无端亲暱。考官所得，及荐举属吏，辄号门生。贿赂公行，径窦百出，钻营党附，相煽成风。朕欲大小臣工杜绝弊私，恪守职事，犯者论罪。"修金陵寝。庚申，以卢崇峻为宣大总督。甲子，谕曰："我国家之兴，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录用，及各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徒以文字得官，迁转甚速，以故人乐趋之。其一切停止。"丁卯，封猛峨、塔尔纳为多罗郡王，多尔博为多罗贝勒，皇贵妃父鄂硕为三等伯。

二月戊寅，祭社稷。命儒臣纂修易经。癸未，故明崇阳王硃蕴钤等来降。丁酉，祭历代帝王庙。己亥，宽隐匿逃人律。以赛音达理为正白旗汉军固山额真。壬寅，山西云镇地震有声。癸卯，免沔阳、益阳上年灾赋。

三月己酉，奉太宗文皇帝配享圜丘及祈穀坛。多罗郡王塔尔纳薨。壬子，奉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配享方泽。癸丑，以配享礼成，大赦天下。甲寅，诏求遗书。丙辰，复孔子位号曰至圣先师。丁卯，定远大将军济度师还。

夏四月甲戌，兴宁县雷连十二峒瑶官庞国安等来降。丁丑，流郑芝龙于宁古塔。癸未，四川保宁府威、茂二州地大震。乙酉，以济席哈为正红旗满洲都统。丁亥，以久旱，恤刑狱。辛卯，祷雨于郊坛，未还宫，大雨。丁酉，幸南苑。戊戌，置盛京奉天府。

五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丙午，以道喇为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甲寅，封济度为和硕简亲王。丁巳，以觉罗伊图为兵部尚书。戊午，还宫。

六月辛巳，免彰德、卫辉二府上年灾赋。壬午，免武陵县上年灾赋。辛丑，洪承畴以疾解任。

秋七月丙辰，削左都御史魏裔介职，仍戴罪办事。庚申，以硃之锡为河道总督。

八月壬申，命敦拜为总管，驻防盛京。己丑，免山西荒地逃丁徭赋。丙申，郑成功犯台州，绍台道蔡琼枝叛，降于贼。丁酉，赉八旗贫丁。

九月辛丑，以亢得时为漕运总督，李国英为川陕三边总督。丙午，初御经筵。以贾汉复为河南巡抚。癸丑，以高民瞻为四川巡抚。停直省秋决。丙寅，官军复闽安镇。丁卯，京师地震有声。戊辰，诏曰："自古变不虚生，率由人事。朕亲政七载，政事有乖，致灾谴见告，地震有声。朕躬修省，文武群臣亦宜协心尽职。朕有阙失，辅臣陈奏毋隐。"

冬十月壬申，以开日讲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免新乐上年灾赋。癸酉，命固山额真赵布泰驻防江宁。丙子，皇第四子生。修赋役全书。辛巳，幸南苑。乙酉，阅武。丁亥，修孔子庙。戊子，还宫。庚寅，改梁化凤为水师总兵官，驻防崇明。甲午，顺天考官李振鄴、张我朴等坐受贿弃市。乙未，昭事殿、奉先殿成。

十一月壬寅，幸南苑。皇第五子常宁生。丙午，进安郡王岳乐为亲王。庚戌，免吉水等八县灾赋。戊午，免霸、宝坻等二十八州县，保安等四卫灾赋。辛酉，荆州贼田国钦等来降。壬戌，明桂王将孙可望来降。固山贝子吞齐喀以罪削爵。

十二月癸酉，复命洪承畴经略五省，同罗讬等取贵州。免新建、丰城灾赋。甲戌，封孙可望为义王。癸未，命吴三桂自四川，赵布泰自广西，罗讬自湖南取贵州。丙戌，明桂王将谭新传等降。丙申，以皇太后

疾愈，赉旗兵，赈贫民。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冰图台吉、额尔德尼韦徵诺颜、吴巴什诺颜、土谢图汗下完书克诺颜，厄鲁特部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班第大胡土克图、绰克图台吉、巴图鲁台吉、达赖乌巴什台吉，索伦部马鲁喀、虎尔格吴尔达尔汉，东夷讬科罗氏、南迪欧，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朝鲜三至。

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大赦。诏曰："帝王孝治天下，礼莫大乎事亲。比者皇太后圣躬违和，朕夙夜忧惧。赖荷天眷，今已大安。遘兹大庆，宜沛殊恩。其自王公以下，中外臣僚，并加恩赉。直省逋赋，悉与豁免。吏民一切诖误，咸赦除之。"壬寅，停祭堂子。以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征云南。戊午，祀圜丘，己未，祀方泽，辛酉，祀太庙社稷，以太后疾愈故。皇第四子薨。丙寅，以周召南为延绥巡抚。

二月甲戌，赈畿辅。甲申，免武清、漷上年灾赋。己丑，减辽阳税额。辛卯，川东贼帅张京等来降。甲午，命部院官各条陈事宜。乙未，御经筵。

三月辛丑，李定国党闫维龙等陷横州，官军击走之。甲辰，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壬子，免襄阳、郧阳荒赋。戊午，追封科尔沁巴图鲁王女为悼妃。甲子，追封皇第四子为和硕荣亲王。

夏四月辛未，赐孙承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子，官军败贼于合州，克重庆。癸未，免江夏等七县十三年灾赋。丙戌，较射于景山。辛卯，免淳化荒赋。大学士王永吉以罪免。壬辰，大学士陈之遴复以罪流盛京。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调卫周祚为吏部尚书。戊申，以刘昌为工部尚书。更定铨选法。辛亥，郑成功将犯澄海，游击刘进忠以城叛，降于成功。壬子，免山东十一年以前灶丁逋课。己未，较射于景山。辛酉，裁詹事府官。壬戌，广西贼将贺九仪犯宾州，官兵击败之。癸亥，以胡世安、卫周祚、李霨为内院大学士。甲子，官军复沅靖，进取贵阳、平越、镇远等府，南丹、那地、独山等州，抚宁土司俱降。

六月戊辰，吴三桂等败李定国将刘正国于三坡，克遵义，拔开州。辛未，以赵廷臣为贵州巡抚。壬申，以佟国器为浙江巡抚，苏弘祖为南

赣巡抚。丙子，官军败海寇于白沙。辛巳，以李栖凤为两广总督。甲申，以王崇简为礼部尚书。壬辰，免靖、沅陵等十五州县及平溪九卫所额赋。癸巳，郑成功犯温州，陷平阳、瑞安。

秋七月己亥，裁宣大总督。己酉，以潘朝选为保定巡抚。庚戌，沙尔虎达击罗刹，败之。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增各道御史三十人。己未，免桂阳、衡阳等十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巴哈、费扬古、郭迈、屠禄会、马尔济哈、鄂莫克图、坤巴图鲁、邬布格德墨尔根袍、喀兰图、鄂塞、博洛塞冷、巴特玛、巴泰俱为内大臣，赵国祚为浙江总督，李率泰专督福建。

八月癸酉，以李显贵为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丙子，敕谕多尼等，授以方略。李定国将王兴及水西宣慰使安坤等来降。癸巳，御经筵。

九月丁酉，以孙塔为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庚戌，更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己酉，以能图为左都御史。壬子，赐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官校金。甲寅，改内院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刘正宗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卫周祚为文渊阁大学士，李霨为东阁大学士。己未，免福州、兴化、建宁三府，福宁州十二、十三两年荒赋。癸亥，发帑赐出征军士家。

冬十月壬午，以祖重光为顺天巡抚。荆州、襄阳、安陆霪雨，江溢，漂没万馀人。

十一月甲午朔，海寇犯洛阳内港，官军击败之。乙未，免郧阳、襄阳荒赋。庚子，定宫中女官员额品级。辛丑，免林县灾赋十之三。江南考官方犹、钱开宗等坐纳贿弃市。

十二月壬申，以索浑为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甲戌，免五台灾赋。壬午，故明宗室硃议滃率众降。乙酉，以邬赫为礼部尚书。免山阴等八县上年灾赋。戊子，以明安达礼为安南将军，率师驻防贵州。己丑，谕曰："川、湖、云、贵之人，皆朕臣庶，寇乱以来，久罹汤火。今大军所至，有来归者，加意拊循，令其得所。能效力建功者，不靳爵赏。"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窦尔格齐诺颜、噶尔当台吉、土谢图汗、毕席勒尔图汗、丹津喇嘛，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车臣台吉下车臣俄木布、鄂齐尔图台吉，索伦部达把代，库尔喀部塔尔善，使犬国头目替尔

库，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厄鲁特阿巴赖诺颜再至。

十六年春正月甲午，桂王将谭文犯重庆，其弟谭诣杀之，及谭弘等来降。丁酉，以徐永正为福建巡抚。庚子，多尼克云南，以捷闻。初，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会师于平越府之杨老堡，分三路取云南。多尼自贵阳入，渡盘江至松岭卫，与白文选遇，大败之。三桂自遵义至七星关，不得进，乃由水西间道趋乌撒。赵布泰自都匀至盘江之罗颜渡，败守将李成爵于山谷口，又败李定国于双河口，所向皆捷，遂俱抵云南，入省城。李定国、白文选奉桂王奔永昌。癸卯，以林天擎为云南巡抚。甲辰，以巴海为昂邦章京，驻防宁古塔。辛亥，赐外藩蒙古诸王贫乏者马牛羊。癸丑，以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

二月丙寅，免潼关卫辛庄等屯上年灾赋。丁卯，海寇犯温州，官军击败之。庚午，以云、贵荡平，命今秋举会试。辛未，免荆州、潜江等九州县及沔阳、安陆二卫上年灾赋。丙子，命罗讬等班师，明安达礼驻防荆州。壬午，以许文秀为山东巡抚。

三月丙申，以蒋国柱为江宁巡抚。己亥，以张仲第为延绥巡抚。戊申，以硃衣助为安徽巡抚。郑成功犯浙江太平县，官军击败之。己酉，御经筵。甲寅，命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继茂镇四川。丁巳，免襄阳等六县灾赋。

闰三月壬戌，大学士胡世安以疾解任。丁卯，定犯赃例，满十两者流席北，应杖责者不准折赎。甲申，免锺祥县上年灾赋。图海有罪，免。丙戌，封谭弘为慕义侯，谭诣为乡化侯。丁亥，以张自德为陕西巡抚。

夏四月甲寅，多尼、吴三桂军克镇南州，白文选纵火烧澜沧江铁桥遁走。我军进克永昌，李定国奉桂王走腾越，伏兵于磨盘山，我军力战，复克腾越。

五月壬戌，广西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平。己巳，以刘秉政为宁夏巡抚。晋封满硃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戊寅，官军击成功于定关，败之，斩获甚众。辛巳，发内帑银三十万两，以其半赈云、贵穷黎，其半给征兵饷。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淏薨。壬子，郑成功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以达素为安南将军，同索洪、赖塔等率师征郑成功。丙子，郑成功犯江宁。庚辰，幸南苑。甲申，还宫。

八月己丑朔，江南官军破郑成功于高山，擒提督甘煇等，烧敌船五百馀艘。成功败遁，我军追至瓜州，敌兵大溃。先是，成功拥师十馀万，战舰数千，抵江宁城外，列八十三营，络绎不绝，设大砲、地雷、云梯、木栅，为久困之计，军容甚盛。我军噶褚哈、马尔赛等自荆州以舟师来援，会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及游击徐登第、参将张国俊等各以军至，总督郎廷佐合军会战，水陆并进，遂以捷闻。庚寅，御经筵。癸巳，幸南苑。以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等驻防镇江。以蔡士英为凤阳巡抚，总督漕运；宜永贵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丙申，安南国都将武公恣遣使纳款于洪承畴军前。戊戌，还宫。甲辰，郑成功复犯崇明，官军击败之。乙巳，幸南苑。丙午，还宫。

九月庚申，免台州四年至十年被寇税赋。乙亥，赐陆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以杜立德为刑部尚书。戊寅，予故朝鲜国王李淏谥，封世子■B3为国王。庚辰，以海尔图为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辛巳，尊兴京祖陵为永陵。甲申，幸南苑。

冬十月庚戌，洪承畴以疾解经略任。甲寅，奈曼部达尔汉郡王阿汉以罪削爵为庶人。

十一月己未，论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前罪，削巽亲王、端重亲王爵，降其子为多罗贝勒。敬谨亲王独免。壬戌，以公渥赫、公朴尔盆为内大臣。丙寅，上猎于近畿。壬申，次昌平州，上酹酒明崇祯帝陵，遣学士麻勒吉祭王承恩墓。甲戌，遣官祭明帝诸陵，并增陵户，加修葺，禁樵采。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己卯，次汤泉。甲申，次三屯营。追谥明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丙戌，吴三桂取沅江。

十二月戊戌，还京。乙巳，定世职承袭例。庚戌，加公主封号。壬子，命耿继茂移驻广西。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汗、鲁布臧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讬音、土谢图汗下多尔济台吉，厄鲁特部阿布赖诺颜、达来吴霸西诺颜、俄齐尔图台吉，黑龙江能吉勒屯头目韩批理，索伦部胡尔格乌尔达尔汉俱来贡。朝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再至。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以硃国治为江宁巡抚。庚辰，京师文庙成。以能图为刑部尚书。辛巳，诏曰："自古帝王，统御寰区，治效已臻，则乐以天下；化理未奏，则罪在朕躬。敬天勤民，道不越此。朕续承祖宗鸿绪，兢兢图治，十有七年。乃民生犹未尽遂，贪吏犹未尽除，滇、黔伏戎未靖，征调时闻。反复思维，朕实不德，负上天之简畀，忝祖宗之寄讬，虚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每怀及此，罔敢即安。兹以本年正月，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责。自今以后，元旦、冬至及朕寿令节庆贺表章，俱行停止。特颁恩赦，官民除十恶死罪外，悉减一等，军流以下，咸赦除之。直省逋赋，概予豁免。有功者录，孝义者旌。诞告中外，咸使闻知。"免洮州卫上年灾赋。甲申，免莒、宁阳十二州县上年灾赋。

二月戊子，诏京官大学士、尚书自陈。其三品以下，亲加甄别。吴三桂军破贼于普洱。征南将军赵布泰师还。壬辰，尚书刘昌自陈年老，致仕。癸巳，免贵阳等六府及土司上年灾赋。复设凤阳巡抚，驻泰州。戊戌，甄察直省督抚及京职三品以上汉官，石申、冯溥等录叙黜降有差。壬寅，以林起龙为凤阳巡抚。免淮、扬、凤三府，徐州上年灾赋。定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癸卯，谕礼部："向来孟春祈穀礼于大享殿举行，今既行合祭礼于大享殿，以后祈穀礼于圜丘举行。"壬子，免梁城所上年灾赋。

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甲子，以史纪功为浙江巡抚。辛未，谕礼部："朕载稽旧制，岁终祫祭之外，有奉先殿合祭之礼。自后元旦、皇太后万寿及朕寿节，合祀于奉先殿。其详议礼仪以闻。"论陷镇江罪，革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职，免死为奴，协领费雅柱等弃市。甲戌，定固山额真汉称曰都统，梅勒章京曰副都统，甲喇章京曰参领，牛录章京曰佐领，昂邦章京曰总管。满仍其旧。以袁懋功为云南巡抚。丙子，御经筵。癸未，定王、贝勒、贝子、公妻女封号。甲申，更定民公、侯、伯以下，章京以上盔缨制。

夏四月丙戌，免宝坻、丰润、武清上年灾赋。甲午，以张长庚为湖广总督。丙申，以刘祚远为保定巡抚，张椿为陕西巡抚。辛丑，诏定匿灾不报罪。癸卯，以白秉贞抚治郧阳。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己酉，合祀天地于大享殿。

五月乙卯朔，以觉罗伊图为吏部尚书。庚申，免绥德、肤施五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阿思哈为兵部尚书，苏纳海为工部尚书。甲戌，以佟壮年为正蓝旗汉军都统，郭尔泰为镶白旗蒙古都统。免沅州、镇远二

卫灾赋。己卯，诏曰：“前者屡诏引咎责躬，由今思之，皆具文而鲜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虽加处分，而此心介然未释。今上天示儆，亢旱疠疫，灾眚叠至。寇盗未息，民生困悴。用是深自刻责，夙夜靡宁。从前以言获罪者，吏部列名具奏。凡国计民生利害，及朕躬阙失，各直言无隐。”庚辰，以张天福为正黄旗汉军都统。壬午，觉罗巴哈纳等以旱引罪自陈。上曰：“朕以旱灾迭见，下诏责躬。卿等合辞引罪，是仍视为具文，非朕实图改过意也。卿等职司票拟，仅守成规，未能各出所见，佐朕不逮。是皆朕不能委任大臣之咎。自后专加委任，其□占力赞襄，秉公持正，以副朕怀。”多罗信郡王多尼师还。癸未，云南土司那仑来降。

六月乙酉，始命翰林官于景运门入直。以阿思哈兼摄左都御史事。戊子，遣官省狱。以杨茂勋为湖广巡抚。免澧、巴陵十二州县及岳州等卫上年灾赋。己丑，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罢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庙祀及宋臣潘美、张浚从祀。以苏纳海为兵部尚书。癸巳，以穆里玛为工部尚书，白色纯署河道总督。丙申，上以祷雨步至南郊斋宿。是日，大雨。戊戌，祀天于圜丘，又雨。己亥，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辛丑，命修举天下名山大川、古帝王圣贤祀典。

秋七月甲寅朔，以霍达兼摄左都御史事。和硕简亲王济度薨。戊午，编降兵为忠勇、义勇等十营，隶吴三桂，以降将马宝等统之。丁卯，移祀北岳于浑源州。己巳，免荆州、祁阳十三州县及衡州等卫上年灾赋。庚午，免均、保康七州县及郧、襄二卫上年荒赋。以杨义为工部尚书。丁丑，命耿继茂移驻福建。宁古塔总管巴海败罗刹于使犬部地，招抚费牙喀十五村一百二十馀户。改徙席北流犯于宁古塔。庚辰，停遣御史巡按直省。壬午，以罗讬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癸未，能图免。

八月丁亥，以彭有义为河南巡抚。己丑，免化、茂名四州县及高州所上年灾赋。庚寅，免武冈上年灾赋。丙申，云南车里土司刀木祷来降。戊戌，以沈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守广东。辛丑，以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征李定国。壬寅，皇贵妃董鄂氏薨，辍朝五日。甲辰，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己酉，降将郝承裔叛，陷邛州，围嘉定，官军击败之。辛亥，以穆里玛为镶黄旗满洲都统。

九月癸丑朔，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来降。甲子，以佟凤彩为四川巡抚。丁卯，伪将邓耀据海康，官军击走之。壬申，以王登联为保定巡

抚。甲戌，免保昌六县及南、韶二所十四年灾赋。戊寅，幸昌平，观故明诸陵。己卯，还宫。

冬十月丁亥，以觉罗雅布兰为刑部尚书。戊子，罢朝鲜贡鹰。辛卯，幸近郊。甲午，还宫。己亥，以郭科为工部尚书。丁未，免睢、商丘十一州县及归德、睢阳二卫上年灾赋。

十一月甲寅，免赵、柏乡四州县及真定卫上年灾赋。乙卯，免宁、上饶四十六州县上年灾赋。丁巳，撤直省恤刑官。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师还。辛酉，大学士刘正宗以罪免。壬戌，复遣御史巡按直省。乙丑，敬谨亲王尼思哈薨。戊寅，免睢、虞城六州县灾赋。庚辰，免五河、安东上年灾赋。

十二月癸巳，免邳、宿迁四州县灾赋。戊戌，免庆都灾赋。甲辰，皇第八子永幹生。

是岁，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下万舒克诺颜、七旗，厄鲁特部鄂齐里汗，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阿里禄克山托因，虎尔哈部宜讷克，俄罗斯部察罕汗，使鹿索伦部头目布勒、苏定噶、索朗阿达尔汉子查木苏来贡。朝鲜再至。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不豫。丙辰，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遗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籓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讬，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

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閒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鰲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讬。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三月癸酉，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累上尊谥曰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论曰：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本纪六圣祖本纪一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烨，世祖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诞上于景仁宫。天表英俊，岳立声洪。六龄，偕兄弟问安。世祖问所欲。皇二子福全言："原为贤王。"帝言："原效法父皇。"世祖异焉。

顺治十八年正月丙辰，世祖崩，帝即位，年八岁，改元康熙。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辅政。

二月癸未，上释服。乙未，诛有罪内监吴良辅，罢内官。丙申，以嗣简亲王济度子德塞袭爵。

三月丙寅，诏曰："国家法度，代有不同。太祖、太宗创制定法，垂裕后昆。今或满、汉参差，或前后更易。其详考成宪，勒为典章，集议以闻。"

四月，予殉葬侍卫傅达理祭葬。甲申，命湖广总督驻荆州。乙酉，命将军线国安统定南部军镇广西。丙戌，以拉哈达为工部尚书。癸卯，安南国王黎维祺遣使入贡。丙午，大学士洪承畴乞休，允之，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戊申，赐马世俊等三百八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罢各省巡按官。己巳，以高景为工部尚书，刘良佐为江安提督。乙亥，安南叛臣莫敬耀来归，封归化将军。

六月己卯，江苏巡抚硃国治疏言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黜有差。辛巳，黑龙江飞牙喀部十屯来归。庚寅，以嗣信郡王铎尼子鄂扎袭爵。癸巳，大学士傅以渐乞休，允之。丁酉，罢内阁，复内三院。戊戌，吴三桂进驯象五，却之。诏停直省进献。

闰七月庚辰，以车克为吏部尚书，阿思哈为户部尚书。甲午，以傅维鳞为工部尚书。壬寅，予苏松提督梁化凤男爵。

八月甲寅，达赖喇麻请通市，许之。

九月丁未，以卞三元为云南总督，李栖凤为广东总督，郎廷佐为江南总督，梁化凤为江南提督。

十月己酉，以林起龙为漕运总督。诛降将郑芝龙及其子世恩、世

廕。辛酉，裁顺天巡抚。山东民于七作乱，逮问巡抚许文秀，总兵李永盛、范承宗，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

十一月丙子朔，上亲祀天于圜丘。己亥，世祖章皇帝升祔太庙。甲辰，湖南巡按御史仵劭昕坐赃弃市。

十二月丙午，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会报大军入缅，缅人执明永历帝硃由榔以献。明将白文选降。班师。丁卯，宗人府进玉牒。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浙江、湖广、陕西各州县被灾额赋有差。朝鲜遣使进香入贡。

康熙元年壬寅春正月乙亥朔。乙酉，享太庙。庚寅，录大学士范文程等佐命功，官其子承谟等俱内院学士。

二月壬子，太皇太后万寿节，上率群臣朝贺。

三月，以滇南平，告庙祭陵，赦天下。辛卯，万寿节。己亥，遣官安辑浙江、福建、广东新附官民。

夏四月丙辰，上太祖、太宗尊谥。

五月戊寅，夏至，上亲祭地于方泽。

六月丁未，命礼部考定贵贱等威。

秋七月壬申朔，以车克为大学士，宁古礼为户部尚书，张杰为浙江提督，施琅为福建提督。

八月辛丑朔，大学士金之俊罢。

九月，裁延绥巡抚。

冬十月壬寅，以成克巩为大学士。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母后为慈和皇太后。

十一月辛巳，冬至，祀天于圜丘，免朝贺。

十二月辛酉，命吴三桂总管云南、贵州两省。

是岁，天下户丁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徵银二千五百

七十二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两零。盐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两零。铸钱二万九千万有奇。免直隶、江南各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二年癸卯春正月己亥，广东总督卢崇峻请封民船济师，斥之。

二月庚戌，慈和皇太后佟佳氏崩。

三月，荷兰国遣使入贡，请助师讨台湾，优赉之。

五月丙子，以孙廷铨为大学士。乙酉，云南开局铸钱。丙戌，诏天下钱粮统归户部，部寺应用，俱向户部关领，著为令。戊子，以魏裔介为吏部尚书。甲午，恭上大行慈和皇太后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崇天育圣皇后。

六月，葬世祖章皇帝于孝陵，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祔焉。戊申，以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乙卯，故明将李定国子嗣兴来降。乙丑，以哈尔库为浙江提督。

八月癸卯，诏乡、会试停制义，改用策论，复八旗繙译乡试。甲寅，命穆里玛为靖西将军，图海为定西将军，率禁旅会四川、湖广、陕西总督讨郧阳逋贼李来亨、郝摇旗等。

冬十月壬寅，耿继茂、施琅会荷兰师船剿海寇，克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郑锦遁于台湾。

十一月，诏免诸国贡使土物税。乙酉，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壬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二百七十馀州县灾赋。朝鲜入贡进香。

三年甲辰春正月，赐朝正外藩银币鞍马。

二月壬寅，巡盐御史张吉午请增长芦盐引。斥之。

三月丙子，耿继茂等拔铜山。丙戌，赐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亥，辅臣等诬奏内大臣飞扬古子侍卫倭赫擅骑御马，飞扬

古怨望，并弃市，籍其家，鰲拜以予其弟穆里玛。遣尚书喀兰图赴科尔沁四十七旗莅盟。戊申，裁郧阳抚治。

五月甲子，诏州县私派累民，上官容隐者并罪之。

六月庚申，诏免顺治十五年以前逋赋。

闰六月乙酉，以王弘祚为刑部尚书。丙戌，以汉军京官归入汉缺升转。

秋七月丁未，以施琅为靖海将军，征台湾。

八月甲戌，浙江总督赵廷臣疏报擒获明臣张煌言。己卯，穆里玛、图海疏报进剿郧阳茅麓山李来亨、郝摇旗，俱自焚，贼平。

九月癸丑，发仓粟赈给八旗庄田。乙卯，以查克旦为领侍卫内大臣。

十一月壬辰，冬至，祀天于圜丘。丁未，以魏裔介为大学士，杜立德为吏部尚书，王弘祚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刑部尚书。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戌，祫祭太庙。是月，彗星见张宿、井宿、胃宿、奎宿，金星见，给事中杨雍建请修省。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陕西、浙江、福建、湖广、贵州等省一百二十一州县被灾额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年乙巳春正月壬辰，以郝惟讷为左都御史。己亥，停榷关溢额奖叙。辛丑，封承泽亲王硕色子博翁果诺为惠郡王。致仕大学士洪承畴卒，予祭葬，谥文襄。

二月乙丑，太皇太后圣寿，免朝贺。己巳，吴三桂疏报剿平水西乌撒土司，擒其酋安坤、安重圣。丙戌，以星变诏臣工上言阙失。御史董文骥疏言大臣更易先皇帝制度，非是，宜一切复旧。

三月戊子，京师地震有声。辛卯，金星昼见。以星变地震肆赦，免逋赋。山西旱，有司不以闻，下吏部议罪，免其积逋及本年额赋。壬辰，诏禁州县预徵隔年税粮。丙申，诏曰：“郡县灾荒，有司奏请蠲赋，而小民先期已完，是泽不下逮也。自今被灾者，预缓徵额赋十之三。”甲辰，万寿节，免朝贺。丙午，修历代帝王庙。太常寺少卿钱綎请简老成

耆德博通经史者数人，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夏四月丙寅，诏凡灾伤免赋者并免丁徭。戊辰，诏卿贰督抚员缺，仍廷推。

五月丁未，置直隶总督，兼辖山东、河南。裁贵州总督归云南，广西总督归广东，江西总督归江南，山西总督归陕西，凤阳、宁夏、南赣巡抚悉裁之。

六月乙丑，诏父子兄弟同役，给复一年。

秋七月己酉，吏部以山西徵粮如额，请议叙。诏曰："曩以太原诸处旱灾饥馑，督抚不以闻，议罪。会赦得原。岂可仍以催科报最。惟未被灾之地方官，仍予纪录。"

八月庚午，诏赃官遇赦免罪者，不许复职。

九月辛卯，册赫舍里氏为皇后，辅臣索尼之孙女也。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加恩中外。

冬十月癸亥，上幸南苑校射行围。甲戌，还宫。

十一月丁酉，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庚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河南、浙江、广东、贵州等省一百二十一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索伦、飞牙喀人来归。

五年丙午春正月庚寅，以广东旱，发仓穀七万石赈之。以承泽亲王硕色子恩克布嗣爵。

二月壬子朔，置平远、大定、黔西三府。丁巳，以十二月中气不应，诏求明历法者。乙丑，诏自今汉军官丁忧，准解任持三年丧。

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

五月丙午，以孙延龄为广西将军，接统定南部军驻桂林。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癸酉，傅维麟病免，以郝惟讷为工部尚书。辛未，诏崇文门凡货物出京者弛其税。

秋七月庚辰朔，以硃之弼为左都御史。辛巳，琉球来贡，并补进漂失前贡。上嘉其恭顺，命还之，自今非其国产勿以贡。

八月己酉，给事中张维赤疏请亲政。

九月丁亥，上行围南苑。癸卯，还宫。礼部尚书沙澄免。以梁清标为礼部尚书，龚鼎孳为兵部尚书，郝惟讷为刑部尚书，硃之弼为工部尚书。

冬十月，诏起范承谟为秘书院学士。

十一月丙申，辅臣鰲拜以改拨圈地，诬奏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等罪，逮下狱。四大臣之辅政也，皆以勋旧。索尼年老，遏必隆闇弱，苏克萨哈望浅，心非鰲拜所为而不能争。鰲拜横暴，又宿将多战功，叙名在末，而遇事专横，屡兴大狱，虽同列亦侧目焉。

十二月丙寅，鰲拜矫旨杀苏纳海、硃昌祚、王登联。甲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湖广等省八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年丁未春正月己丑，封世祖第二子福全为裕亲王。丁酉，上幸南苑行围。以明安达礼为礼部尚书。

二月癸亥，晋封故亲王尼堪子贝勒兰布为郡王。丁卯，以宗室公班布尔善为大学士。起图海复为大学士。锡故总督李率泰一等男爵。

三月己亥，赐缪彤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戌，加索尼一等公。甲子，江南民人沈天甫撰逆诗诬告人，诛之。被诬者皆不论。御史田六善言奸民告讦，于南人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北人不曰“于七党”，则曰“逃人”，请鞫诬反坐。从之。

五月辛酉，吴三桂疏辞总理云南、贵州两省事。从之。

六月己亥，禁采办楠木官役生事累民。

秋七月己酉，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加恩中外，罪非殊死，咸赦除之。是日，始御乾清门听政。甲寅，命武职官一体引见。己未，辅臣鰲拜擅杀辅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姓。癸亥，赐辅臣遏必隆、鰲拜加一等公。

九月丙午，命修世祖实录。

冬十月己卯，盛京地震有声。

十一月丁未，冬至，祀天于圜丘。奉世祖章皇帝配飨。丁巳，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

十二月丙戌，以塞白理为广东水师提督。戊子，以马尔赛为户部增设尚书。戊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湖广等省一百六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荷兰入贡。

七年戊申春正月戊申，以莫洛为山西陕西总督，刘兆麒为四川总督。戊午，加鰲拜、遏必隆太师。

二月辛卯，上幸南苑。

三月丁未，诏部院官才能卓越，升转毋拘常调。

夏四月庚辰，浙江嘉善民郁之章有罪遣戍，其子褒、广叩阍请代。上并宥之。

五月壬子，以星变地震，下诏修省，谕戒臣工。

六月癸酉，金星昼见。丁亥，平南王尚可喜遣子之信入侍。

秋七月戊午，前漕运总督吴维华请徵市镇间架钱，洲田招民出钱佃种。上恶其言利，下刑部议罪。庚申，以夸岱为满洲都统。

八月壬申，户部尚书王弘祚坐失察书吏伪印盗帑免。

九月庚子，以吴玛护为奉天将军，额楚为江宁将军，瓦尔喀为西安

将军。壬寅，上将巡边，侍读学士熊赐履、给事中赵之符疏谏。上为止行，仍令遇事直陈。

冬十月，定八旗武职人员居丧百日，释缟任事，仍持服三年。庚午，上幸南苑。

十一月癸丑，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癸酉，以麻勒吉为江南总督，甘文焜为云南贵州总督，范承谟为浙江巡抚。癸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奉天、直隶、江南、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等省二百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暹罗入贡。

八年己酉春正月戊申，修乾清宫，上移御武英殿。

二月庚午，命行南怀仁推算历法。庚午，上巡近畿。

三月辛丑，以直隶废籓田地予民。

夏四月癸酉，卫周祚免，以杜立德为大学士。丁丑，上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丁巳，给事中刘如汉请举行经筵。上嘉纳之。

五月乙未，以黄机为吏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起王弘祚为兵部尚书。戊申，诏逮辅臣鰲拜交廷鞫。上久悉鰲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鰲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鰲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诏曰：“鰲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其弟穆里玛、塞本得，从子讷莫，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璧图，学士吴格塞皆诛死。馀坐谴黜。其弟巴哈宿卫淳谨，卓布泰有军功，免从坐。嗣敬谨亲王兰布降镇国公。褫遏必隆太师、一等公。

六月丁卯，诏曰：“朕夙夜求治，念切民依。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息，兼以贪吏朘削，民力益□占，朕甚悯焉。部院科道诸臣，其以民间疾苦，作何裨益，各抒所见以闻。”戊辰，敕改造观象台仪器。壬申，诏复辅臣苏克萨哈官及世职，其从子白尔图立功边徼，被枉尤酷，复其世

职，均令其子承袭。戊寅，诏满兵有规占民间房地者，永行禁止，仍还诸民。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戊子，诏宗人有罪，遽绝属籍，心有不忍。自顺治十八年以来，宗人削籍者，宗人府详察以闻。

秋七月壬辰朔，裁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壬寅，诏复大学士苏纳海、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原官，并予谥。

八月甲申，以索额图为大学士，明珠为左都御史。

九月甲午，京师地震有声。丁未，以勒贝为满洲都统，塞白理为浙江提督，毕力克图为蒙古都统。

冬十月甲子，上幸南苑，诏行在勿得借用民物。卢沟桥成，上为文勒之石。

十一月己亥，先是山西陕西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均坐鰲拜党罢。至是，西安百姓叩阍称其清廉，乞还任。诏特许之。壬子，太和殿、乾清宫成，上御太和殿受贺，入居乾清宫。

十二月己卯，显亲王福寿薨。丁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省四十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九年庚戌春正月丙申，予宋儒程颢、程颐后裔五经博士。丁酉，飨太庙。辛丑，祈穀于上帝，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配飨。起遏必隆公爵，宿卫内廷。己酉，诏明籓田赋视民田输纳。壬子，上幸南苑。

二月癸酉，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癸未，诏尚阳堡、宁古塔流徙人犯，值十月至正月俱停发。

三月辛酉，赐蔡启僔等二百九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丑，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己亥，上幸南苑。

五月丙辰朔，加上孝康章皇后尊谥，升祔太庙，颁发恩诏，访隐逸，赐高年，赦殊死以下。丙子，纂修会典。

六月丙戌朔，以席卜臣为蒙古都统。丁酉，以故显亲王福寿子丹臻

袭爵。己酉，命大学士会刑部录囚。

秋七月丁巳，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丁巳，奉祀孝康章皇后于奉先殿。

八月戊子，祭社稷坛。诏都察院纠察陪祀王大臣班行不肃者。乙未，复内阁，复翰林院。丁酉，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有事于孝陵。壬子，车驾还宫。

九月庚申，以简亲王济度子喇布袭爵。

冬十月庚巳，颁圣谕十六条。甲午，改内三院，复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大学士。丁酉，谕礼部举经筵。

十一月癸酉，以艾元徵为左都御史。壬午，以中和殿大学士魏裔介兼礼部尚书。

十二月癸卯，以莫洛为刑部尚书。辛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湖广、江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二百五十三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年辛亥春正月丁卯，蒙古苏尼特部、四子部大雪饥寒，遣官赈之。癸酉，封世祖第五子常宁为恭亲王。庚辰，大学士魏裔介罢。以曹申吉为贵州巡抚。

二月丁酉，以冯溥为大学士，以梁清标为刑部尚书。乙巳，召宗人觉罗年七十以上赵班等四人入见，赐朝服银币。戊申，命编纂孝经衍义。庚戌，以尼雅翰为满洲都统。

三月壬子朔，诰诫年幼诸王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癸丑，置日讲官。庚午，以无雨风霾，下诏修省。

夏四月乙酉，命纂修太祖、太宗圣训。诏宗人閒散及幼孤者，量予养赡，著为令。丙戌，诏清理庶狱，减矜疑一等。辛卯，始开日讲。壬辰，上诣天坛祷雨。甲午，雨。

五月庚申，理藩院尚书喀兰图乞休，加太子太保，以内大臣奉朝请。癸酉，上幸南苑。

六月丁亥，以靳辅为安徽巡抚。甲午，金星昼见。是月，靖南王耿继茂卒，子精忠袭封，仍镇福建。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未，上御经筵。戊申，以王之鼎为江南提督。

九月庚戌，上以寰宇一统，告成于二陵。辛亥，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启銮。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敖汉诸部王、贝勒、公朝行在。丁卯，谒福陵、昭陵。戊辰，祭福陵，行告成礼。庚午，祭昭陵，行告成礼。辛未，上幸盛京，御清宁宫，赐百官宴，八十以上召前赐酒。大赉奉天、宁古塔甲士及于伤废老病者白金，民间高年亦如之。曲赦死罪减一等，军流以下释之。山海关外跸路所经，勿出今年明年租赋。遣官祭诸王诸大臣墓。壬申，上自盛京东巡。

冬十月辛巳，驻跸爱新。召宁古塔将军巴海，谕以新附瓦尔喀、虎尔哈宜善抚之。己丑，上回跸盛京，再赐老人金。辛卯，谒福陵、昭陵。命文武官较射。命来朝外藩较射。壬辰，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回銮。

十一月庚戌，还京。壬申，以明珠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丙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省三百二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一年壬子春正月辛未，上奉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过八达岭，亲扶慈辇，步行下山。

二月戊寅，奉太皇太后至汤泉。辛卯，上回京。丙申，亲耕耤田。丁酉，朝日于东郊。戊戌，上诣赤城。

三月戊辰，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夏四月乙巳，命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巡视河工。

五月乙丑，世祖实录成。丙寅，上出德胜门观麦。

六月庚寅，命更定赋役全书。

秋七月己酉，论征缅甸、云南、贵州功，予何建忠等一百二十七人世职。丙辰，上观禾。御史孟雄飞疏言孙可望穷蹙来归，滥膺王封。及伊身死，已袭二次。今孙徵淳死，宜令降袭。诏降袭慕义公。

闰七月，复封尚善为贝勒。丁亥，诏治狱勿用严刑轻毙人命，违者罪之。

八月壬子，上幸南苑行围。癸丑，诏曰："帝王致治，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比来官员服用奢僭，竞相效尤。其议禁之。"庚申，上御经筵。壬戌，上奉太皇太后幸遵化汤泉。甲子，阅蓟州官兵较射。丁卯，上谒孝陵。

九月丁丑，阅遵化兵、三屯营兵。

冬十月甲辰，上奉太皇太后还宫。壬子，命范承谟为福建总督。

十一月辛丑，上幸南苑，建行宫。

十二月丁未，裕亲王福全、庄亲王博果铎、惠郡王博翁果诺、温郡王孟峨疏辞议政。允之。戊午，上召讲官谕曰："有人请令言官风闻言事。朕思切中事理之言，患其不多。若借端生事，倾陷扰乱，深足害政。与民休息，道在不扰。虚耗元气，则民生蹙矣。"己未，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疏辞议政。不许。庚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省一百四十一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庚寅，上幸南苑，大阅。

二月辛亥，以吴正治为左都御史。壬子，上御经筵，命讲官日直。戊辰，赐八旗官学繙译大学衍义。

三月丁丑，上视麦。壬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请以其子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癸巳，赐韩菼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丁巳，遣官封暹罗国王。

五月壬申，学士傅达礼等请以夏至辍讲。上曰："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

六月壬寅，起张朝珍为湖广巡抚，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丁未，上御瀛台，召群臣观荷赐宴。乙卯，禁八旗以奴仆殉葬。

秋七月庚午，平西王吴三桂疏请撤藩。许之。丙子，嗣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许之。壬午，命重修太宗实录。

八月丁未，试汉科道官于保和殿，不称职者罢。壬子，遣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往云南，尚书梁清标往广东，侍郎陈一炳往福建，经理撤藩。丁巳，谕礼部："祭祀大典，必仪文详备，乃可昭格。其稽古典礼酌议以闻。"

九月戊辰，礼部尚书龚鼎孳乞休。允之。乙亥，京师地震，诏修省。

冬十月壬寅，以王之鼎为京口将军。己酉，上幸南苑行围。

十一月丁卯，故明宗室硃议溧以蓄发论死。得旨免死入旗，给与妻室房地。庚午，诏民间垦荒田亩，以十年起科。

十二月壬子，以姚文然为左都御史。吴三桂反，杀云南巡抚硃国治，贵州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俱降贼，总督甘文焜死之。丙辰，反问至，命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守荆州。丁巳，召梁清标、陈一炳还，停撤二藩。命加孙延龄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镇广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守四川。京师民杨起隆伪称硃三太子，图起事。事发觉，起隆逸去。捕诛其党。诏奸民作乱已平，勿株连，民勿惊避。己未，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吴三桂。执三桂子额驸吴应熊下之狱。庚申，命副都统马哈达帅师驻兖州，扩尔坤驻太原，备调遣。辛酉，命直省巡抚仍管军务。壬戌，诏削吴三桂爵，宣示中外。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会瓦尔喀守汉中。以倭内为奉天将军。吴三桂陷辰州。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安徽、浙江、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十三年甲寅春正月乙亥，勒尔锦师行。庚辰，吴三桂陷沅州。丁亥，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遁。己丑，以提督佟国瑶守郧阳。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降之。命总兵徐治都还守夷陵。庚寅，封世祖第七子隆禧为纯亲王。以席卜臣为镇西将军，守西安。

二月乙未朔，太皇太后颁内帑犒军。丁酉，钦天监新造仪象成。壬寅，贼犯澧州，守卒以城叛，提督桑峨退荆州，陷常德。命镇南将军尼雅翰率师守武昌。癸丑，上御经筵。以赵赖为贵州提督。甲寅，吴三桂陷长沙，副将黄正卿叛应之，旁陷衡州。命都统觉罗硃满守岳州，未至，岳州失。辛酉，命刑部尚书莫洛加大学士衔，经略陕西。孙延龄以广西叛，杀都统王永年，执巡抚马雄镇幽之。

三月乙丑，命整饬驿站，每四百里置一笔帖式，接递军报，探发塘报。命左都御史多诺等军前督饷。戊辰，吴三桂将犯夷陵，勒尔锦遣兵击败之。庚午，以额驸华善为安南将军，镇京口。庚辰，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刘秉政降贼。癸未，郧阳副将洪福叛，提督佟国瑶击败之。壬辰，襄阳总兵杨来嘉以穀城叛。命希尔根为定南将军，尚书哈尔哈齐副之。命舒恕、桑遏、根特、席布率师赴江西。甲午，西安将军瓦尔喀克阳平关。

夏四月癸卯，调西安副都统德业立守襄阳。丁未，吴三桂子应熊、孙世霖伏诛。初，三桂仓卒起兵，而名义不扬，中悔。至澧州，颇前却。至是，方食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诏削孙延龄职。以阿密达为扬威将军，驻江宁，赖塔为平南将军，赴杭州。甲寅，潮州总兵刘进忠以城叛。戊午，以根特为平寇将军，赴广西讨孙延龄。河北总兵蔡禄谋叛，命阿密达袭诛之。辛酉，诏削耿精忠爵。癸亥，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

五月丙寅，皇子胤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崩。戊寅，安西将军赫业等败吴之茂于劄阁堡，复朝天关。壬午，浙江平阳兵变，执总兵蔡朝佐，应耿精忠将曾养性，围瑞安。命赖塔进兵讨之。壬辰，副都统德业立败洪福于武当。

六月丙午，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赴岳州，贝子准达赴荆州。庚戌，总兵祖弘勋以温州叛。金华副将牟大寅败耿精忠将于常山。壬子，命将军喇哈达守杭州。乙卯，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浙江，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赴四川。浙江温州、黄岩、太平诸营相继叛。命喇哈达守台、宁。

七月辛未，以郎廷佐为福建总督，段应举为提督。癸酉，赖塔败耿精忠将于金华。是时精忠遣其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犯浙江，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南瑞总兵杨富应贼，董卫国诛之。丁亥，贝勒察尼大战贼将吴应麒于岳州七里山，败之。

八月壬寅，平寇将军根特卒于军，以哈尔哈齐代之。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袭爵，守漳州。乙巳，金光祖报孙延龄陷梧州，督兵复之。丙午，上幸南苑。

九月壬戌，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耿精忠将以土寇陷清谿、徽州，江宁将军额楚、统领巴尔堪击走之，连战入江西，复乐平等县。命硕塔等驻安庆。辛未，麻城土寇邹君升等作乱，知府于成龙讨平之。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师赴江西，侍卫坤为振武将军副之。广西提督马雄叛，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赴广东，宗室瓦山、觉罗画特副之。

冬十月壬辰，喇布师行。丙申，岳乐师行。壬寅，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辛亥，还宫。

十一月庚申朔，莫洛报吴之茂兵入朝天关，饟路中阻，洞鄂退守西安。命移西安军守汉中，河南军守西安。

十二月庚寅朔，杰书大败曾养性于衢州，又败之于台州。王辅臣叛，经略莫洛死之。上议亲征。王大臣以京师根本重地，太皇太后年高，力谏乃止。徵盛京兵、蒙古兵分诣军前。丁未，命尚可喜节制广东军事。戊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七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四年乙卯春正月辛酉，尚可喜报贼犯连州，官兵击败之。戊辰，晋封尚可喜平南亲王，命其子之孝佩大将军印讨贼。

二月癸巳，下诏切责贝勒洞鄂退缩失机，饬令速定平凉、秦州以通栈道。乙巳，康亲王杰书遣兵复处州，进复仙居。王辅臣陷兰州。西宁总兵王进宝大战于新城，围兰州。洞鄂复陇州关山关。

三月己未朔，叛将杨来嘉犯南漳，总兵刘成龙击走之。戊辰，饶州贼犯祁门，巡检张行健被执不屈，死之。丁丑，命张勇为靖逆将军，会总兵孙思克等讨王辅臣。贼陷定边城，命提督陈福驻宁夏讨贼。丁亥，蒙古布尔尼反，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讨平之。戊子，以熊赐履为大学士。

夏四月己丑，以勒德洪为户部尚书。署护军统领郎肃等剿耿寇于五

桂寨，斩级二万，复馀干。乙未，封张勇靖逆侯，王进宝一等男。戊戌，以左都督许贞镇抚州、建昌、广信。戊申，王辅臣遣兵援秦州，官兵迎击败之。辛亥，上谕："侍臣进讲，朕乃覆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癸丑，王进宝复临洮，孙思克复靖远。戊午，绍兴知府许弘勋招抚降众五万人。

五月庚午，察哈尔左翼四旗来归。庚辰，命毕力克图援榆林。王辅臣兵陷延安、绥德。甲申，张勇复洮、河二州。

闰五月癸巳，上幸玉泉山观禾。杨来嘉、洪福陷穀城。斩守城不力之副将马郎阿以徇，削总兵金世需职，随军效力。壬子，额楚复广信。乐平土寇复陷饶州，将军希尔根击之，复饶州。

六月，毕力克图复吴堡，复绥德。丁丑，命将军舒恕援广东。己卯，命振武将军佛尼勒开栈道援汉中。庚辰，上幸南苑行围。壬午，张勇攻巩昌。江西官军攻石峡，失利，副都统雅赖战死。甲申，克兰州。毕力克图复延安。以军兴停陕西、湖广乡试。

七月乙巳，陈福剿定边，斩贼将硃龙。庚戌，江西官兵复浮梁、乐平、宜黄、崇仁、乐安诸县。

八月戊午，上幸南苑行围。洞鄂、毕力克图、阿密达会攻王辅臣，斩贼将郝天祥。傅喇塔复黄岩。壬申，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甲申，上还京，御经筵。

九月，上次昌平，诣明陵，致奠长陵，遣官分奠诸陵。丙申，上奉太皇太后还宫。辛丑，诏每岁正月停刑，著为令。

冬十月癸亥，康亲王兵复太平、乐清诸县。丙寅，上谒孝陵。戊辰，祭孝陵。乙亥，还宫。陈福及王辅臣战于固原，不利，副将太必图战没。论平布尔尼功，封赏有差，及助顺蒙古王贝勒沙津以次各晋爵，罚助逆奈曼等部。

十一月癸巳，贝勒察尼复兴山。丁酉，复设詹事府官。壬寅，叛将马雄纠吴三桂兵犯高州，连陷廉州。命简亲王喇布自江西援广东。是月，郑锦攻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死之，戕其家。

十二月丙寅，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颁诏中外，加恩肆赦。乙亥，以勒尔锦师久无功，夺其参赞巴尔布以下职。宁夏兵变，提督陈福死

之。壬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湖广、河南七府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五年丙辰春正月丁亥，以王进宝为陕西提督，驻秦州。甲午，以建储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乙未，升宁夏总兵官为提督，以赵良栋为之。辛丑，上幸南苑行围。

二月丁巳，诏军中克城禁杀掠。壬戌，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统辖全秦，自贝勒洞鄂以下咸受节制。癸酉，上如巩华城，谕扈从勿践春田。乙亥，吴三桂将高大杰陷吉安。戊寅，安亲王岳乐击三桂将于萍乡，败之，复萍乡。辛巳，上御经筵。赠死事副将张国彦太子太保，予世职。

三月癸未，赠海澄公黄芳度郡王。丙戌，王进宝、佛尼勒大败吴之茂于北山。庚寅，傅喇塔围温州，曾养性、祖弘勋悉众来犯，副都统纪尔他布击走之。辛卯，岳州水师克君山。庚子，勒尔锦渡江与三桂之众战，迭败之。乙巳，赐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勒尔锦与三桂之众战于太平街，不利，退守荆州。壬子，移赵赖提督江西。

夏四月辛丑，马雄、祖泽清纠滇贼犯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屡疏告急，援兵不时至。至是，贼逼广州，尚之信劫其父以降贼。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提督严自明俱从降。福建巡抚杨熙、总兵拜音达夺门出。舒恕、莽依图退至江西。上闻广东变作，命移兵益江西。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复设郧阳抚治，以杨茂勋任之。丙戌，鄂罗斯察汉汗使人来贡。己亥，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

六月壬子朔，王辅臣降，图海以闻。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己卯，耿继善弃建昌遁。上谕杰书曰：“耿精忠自撤其兵，显为海寇所逼。其乘机速进。”

七月辛巳朔，赐鄂罗斯使臣鞍马服物。大学士熊赐履免。以慕天颜为江苏巡抚。庚子，以姚文然为刑部尚书，郎廷相为福建总督。振武将军佛尼勒会张勇、王进宝击吴之茂于秦州，大败之，贼众宵遁。

八月甲寅，穆占复礼县。壬戌，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乙亥，赖塔

击马九玉于衢州，复江山，九玉弃军遁。

九月庚辰朔，赖塔进击马九玉，破之，复常山。进攻仙霞关，贼将金应虎迎降，复浦城，连下建宁。癸未，张勇复阶州。乙未，耿精忠戕前总督范承谟。山西巡抚达尔布有罪免。丙午，命穆占为征南将军，移军湖广。

冬十月辛酉，上奉太皇太后还宫。乙丑，康亲王杰书师次延平，贼将耿继美以城降。耿精忠遣子显祚献伪印乞降，杰书入福州，疏闻。上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其将曾养性、叛将祖弘勋俱降。浙江官兵复温、处二府。撤兖州屯兵。癸酉，命讲官进讲通鉴。

十一月丙戌，海寇犯福州，都统喇哈达击败之。丙申，官兵围长沙。宁海将军贝子傅拉塔卒于军。

十二月壬子，遣耿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分统靖南藩军。叛将严自明犯南康，舒恕击走之。丁巳，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军前乞降，且乞师，疏闻。许之。吴三桂将吴世琮杀孙延龄，踞桂林。庚申，海澄公黄芳世自贼中脱归。上嘉之，加太子太保，与其弟黄蓝并赴康亲王大军讨贼。建威将军吴丹复山阳。辛未，颁赏诸军军士金帛。丙子，祫祭太庙。耿继善弃邵武，海寇据之。副都统穆赫林击之，贼将彭世勋以城降。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陕西各省三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六年丁巳春正月丙申，将军额楚攻吉安失利，命侍郎班迪驰勘军状。

二月己未，上幸南苑行围。甲子，大阅于南苑。免福建今年租赋，招集流亡。丙寅，以鄂内为讨逆将军，赴岳州。丁卯，康亲王杰书败郑锦于兴、泉，贼弃漳州遁，复海澄。遣郎中色度劳军岳州，察军状。辛未，以靳辅为河道总督。癸酉，论花马池剿寇功，蒙古鄂尔多斯贝勒索诺木等晋爵有差。乙亥，上御经筵。是月江西官军复瑞金、铅山。

三月甲申，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督兵广东。己丑，谕礼部：“帝王克谨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设立专官，谨司占候。今星辰凌犯，霜露非时，钦天监不以实告，有辜职掌。其察议以闻。”庚寅，命翰林长于词赋书法者，以所业进呈。乙未，原任总兵刘进忠、苗之秀诣康亲王

军降，命随大军剿贼。癸未，诏："军兴以来，文武官身殉封疆，克全忠节，其有旅□亲不能归，妻子不得养者，深堪轸恻。所在疆吏察明，妥为资送，以昭褒忠至意。"甲辰，含誉星见，庆云见。乙巳，吴三桂聚兵守长沙。命勒尔锦进临江，图海守汉中，喇布镇吉安，莽依图进韶州，额楚驻袁州，舒恕防赣州。

夏四月己未，康亲王杰书疏言处州府庆元县民人吴臣任等不肯从贼，结寨自固，守义杀贼，实为可嘉。已交浙江督抚，效力者录用，归农者奖赏，其阵亡札委守备吴受南等并请恩恤。从之。辛酉，上幸霸州行围。以伊桑阿为工部尚书，宋德宜为左都御史。丁卯，提督赵赖败土寇于泰和，擒贼目萧元。戊辰，予死事温处道陈丹赤等官廕。辛未，上制大德景福颂，书屏，上太皇太后。乙亥，莽依图师至南安，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

五月己卯，尚之信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特擢谪戍知府傅弘烈为广西巡抚。先是，弘烈以首吴三桂反状谪梧州。及兵起，弘烈上书陈方略，故有是命。旋加授抚蛮灭寇将军，与莽依图规取广西。甲午，额鲁特噶尔丹攻败喀尔喀车臣汗，来献军实，却之。

六月丁巳，祖泽清以高州降。

秋七月庚子，郑锦将刘国轩自惠州犯东莞，尚之信大败之，贼将陈琏以惠州降。甲辰，上御便殿，召大学士等赐坐，论经史，因及前代朋党之弊，谕加警戒。以明珠、觉罗勒德洪为大学士。

八月丁未，明宗人硃统锠起兵陷贵溪、泸溪。己未，上御经筵。丙寅，册立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佟佳氏为贵妃。戊辰，傅弘烈等复梧州。

九月丙子，命宗室公温齐、提督周卜世赴湖广协剿。癸未，命额驸华善率师益简亲王军，科尔科代接驻江宁。丁亥，上发京师，谒孝陵，巡近边。丙申，次喀拉河屯。庚子，次达希喀布秦昂阿，近边蒙古敖汉部札穆苏等朝行在，敌驼马，赐金币。吴三桂将胡国柱、马宝寇韶州，将军莽依图、额楚夹击破之，贼遁，追之过乐昌，复仁化。

冬十月甲辰，上次汤泉。癸丑，还宫。傅弘烈败吴世琮于昭平，复浔州。福建按察使吴兴祚败硃统锠于光泽，其党执统锠降。癸亥，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直。

十一月己卯，吴三桂将韩大任陷万安，护军统领哈克山击败之。庚子，封长白山神，遣官望祭。是月，官兵复茶陵、攸县。

十二月乙巳，海寇犯泉州，提督段应举等御之。辛亥，海寇犯钦州，游击刘士贵击败之。命参赞勒贝、将军额楚进取郴、永。己巳，以冯甦为刑部侍郎。辛酉，金星昼见。辛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陕西、湖广等省七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七年戊午春正月己丑，副都统哈当、总兵许贞击韩大任于宁都，大任遁之汀州，诣康亲王军前降，命执送京师。壬辰，以郭四海为左都御史。乙未，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馀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于是大学士李霨等荐曹溶等七十一人，命赴京齐集请旨。

二月甲辰，傅弘烈疏言吴三桂兵犯广西，诏额楚、勒贝守梧州。己未，上御经筵，制四书讲疏义序。丁卯，皇后钮祜禄氏崩，谥曰孝昭皇后。辛未，莽依图及吴世琮战于平乐，失利，退守梧州。命尚之信及都统马九玉会师守梧州。

三月丙子，湖广官兵击杨来嘉、洪福，败之，复房县。丁丑，海寇犯石门，黄芳世击败之。癸巳，祖泽清复叛应吴三桂。

闰三月癸卯，上巡近畿。乙丑，命内大臣喀代、尚书马喇往科尔沁四十九旗莅盟。丁卯，吴三桂将林兴珠诣安亲王军前降，诏封建义侯，随军剿贼。逮问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以在江西剿贼失机也。

夏四月庚午，海寇蔡寅陷平和，进逼潮州。甲戌，祖泽清犯电白，尚之信、额楚击之，泽清遁。庚寅，庆阳土贼袁本秀作乱，官兵击斩之。

五月庚子朔，海澄公黄芳世卒于军，命其弟芳泰袭爵。戊申，福建总督郎廷相、巡抚杨熙、提督段应举俱免，以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杨捷为福建水陆提督。甲寅，上幸西郊观禾。额鲁特部济农为噶尔丹所逼，入边，张勇逐出之。

六月壬申，尚善遣林兴珠败三桂舟师于君山。丁亥，上以盛夏亢

旱，步祷于天坛。是日，大雨。壬辰，吴三桂将犯永兴，都统伯宜理布、统领哈克山与战，败殁。海寇犯廉州，总兵班绍明等击走之。吴三桂兵犯郴州，副都统硕岱与战，不利，奔永兴。丁酉，诏曰："军兴以来，将士披坚执锐，盛暑祁寒，备极劳苦，朕甚悯焉。其令兵部察军中有负债责者，官为偿之，战殁及被创者恤其家。"

秋七月，郑锦陷海澄，前锋统领希佛、副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死之。甲辰，郑锦犯泉州。甲寅，以安珠护为奉天将军。壬戌，以魏象枢为左都御史。丙寅，召翰林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直南书房。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

八月己卯，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卒于军，命贝勒察尼代之。庚午，西洋国王阿丰肃使臣入贡。癸未，上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乙未，吴三桂死，永兴围解。颁行康熙永年历。丙申，诏曰："逆贼倡乱，仰服天诛。絓误之徒，宜从宽典。其有悔悟来归者，咸与勿治。"

九月，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晋谒孝陵。姚启圣、拉哈达大败海寇于蜈蚣山，刘国轩遁，泉州围解。

冬十月癸未，上巡近边，次灤河，阅三屯营兵。己丑，将军鄂内败吴应麒于石口。丁酉，皇四子胤禛生，是为世宗，母曰吴雅氏。

十一月己亥，拉哈达疏言海贼断江东桥，兵援泉州难进。在籍侍读学士李光地为大军乡导，修通险路，接济军需，请议叙。得旨："李光地前当变乱之初，密疏机宜。兹又迎接大兵，备办粮米，深为可嘉。即升授学士。"辛酉，上奉太皇太后还宫。癸亥，命福建陆路提督杨捷加昭武将军，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

十二月丁亥，额楚、傅弘烈及吴世琮战于藤县，不利，退守梧州。乙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湖广等省七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西洋入贡。

十八年己未春正月戊申，遣官分赈山东、河南。甲寅，贝勒察尼督水师围岳州，贼将吴应麒遁，复岳州。上御午门宣捷。设随征总兵官以处降将，旋裁之。壬戌，刘国轩犯长乐，总督姚启圣偕纪尔他布、吴兴祚击败之。甲子，岳乐复长沙。

二月丙寅，傅弘烈战吴世琮于梧州，贼遁。己巳，诏数江西奸民从逆之罪，仍免其逋赋。甲戌，顺承郡王勒尔锦督兵过江，分复松滋、枝江、宜都、澧州，叛将洪福以舟师降。戊寅，简亲王喇布遣前锋统领希佛复衡州，贼将吴国贵、夏国相遁。庚辰，诏军前王大臣议进取云、贵事宜。以周有德为云贵总督，桑峨为云南提督，赵赖为贵州提督，并随王师进讨。以杨雍建为贵州巡抚。癸未，以夸扎为蒙古都统。

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遹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丁酉，上幸保定县行围。甲辰，以徐治都为湖广提督。将军穆占击吴国贵于永州，败之，复永州、道州、永明。己酉，上还宫。戊午，赐归允肃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岳州阵殁诸将丧至，遣侍卫迎奠。福建阵没将士丧至亦如之。

夏四月丙寅，以杨茂勋为四川总督，驻郧阳。戊辰，以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己卯，旱甚，上步祷于天坛。是日，大雨。莽依图击吴世琮于浔州，败走之。壬寅，上出阜成门观禾。

五月庚戌，刘国轩犯江东桥，赖塔大战败之。

六月辛未，诏曰："盛治之世，馀一馀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督抚等其选吏教民，用副朕意。"己卯，以希佛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甲午，靳辅疏报淮扬壩工成，涸出田地，招民种之。丁未，上视纯亲王隆禧疾。隆禧薨。乙卯，额楚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遁。庚申，京师地震，诏发内帑十万赈恤，被震庐舍官修之。壬戌，召廷臣谕曰："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岂牧民之官苛取以行媚欤？大臣或朋党比周引用私人欤？领兵官焚掠勿禁欤？蠲租给复不以实欤？问刑官听讼或枉平民欤？王公大臣未能束其下致侵小民欤？有一于此，皆足致灾。惟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讼理，庶几仰格穹苍，弭消沴戾。用是昭布朕心，原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八月癸亥朔，将军穆占复新宁。甲子，傅弘烈复柳城、融县。庚辰，提督赵国祚、将军林兴珠大破吴国贵于武冈，国贵死，复武冈州。

九月庚戌，以地震祷于天坛。辛亥，命简亲王喇布守桂林。甲寅，

金光祖执叛镇祖泽清送京，及其子良楩磔诛之。

冬十月辛未，诏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取四川。王进宝、赵良栋行。癸未，王进宝克武关，复凤县。赵良栋复两当。

十一月戊戌，王进宝击叛将王屏藩，遁之广元，复汉中。庚子，赵良栋复略阳，进克阳平关。丁酉，以许贞为江西提督。

十二月壬戌，以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进定云、贵。将军佛尼勒、吴丹克梁河关，贼将韩晋卿遁，复兴安、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及郧阳之竹山、竹溪。丁卯，上幸南苑。辛未，诏安亲王岳乐率林兴珠班师。壬午，授赵良栋勇略将军。乙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二百六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十九年庚申春正月甲午，赵良栋复龙安府，进至绵竹，伪巡抚张文等迎降，遂入成都。诏以良栋为云贵总督。王进宝克朝天关，复广元，王屏藩缢死，生擒吴之茂。壬子，上幸巩华城，遣内大臣赐奠昭勋公图赖墓。

二月辛酉朔，诏吴丹会赵良栋进取云南，王进宝镇四川，勒尔锦取重庆，徐治都守荆州。乙丑，佛尼勒收顺庆府，潼川、中江、南部、蓬县、广安、西充诸县悉下。丁卯，诏莽依图督马九玉、金光祖、高承廕进兵云南。己巳，上幸南苑。丙子，大阅。以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徐治都大败叛将杨来嘉，复巫山，进取夔州。杨茂勋复大昌、大宁。癸未，万正色败海寇于海坛。

三月辛卯，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杨来嘉降，送京。乙未，以伊辟为云南巡抚。丁酉，安亲王岳乐师旋，上劳于芦沟桥。辛丑，马承廕诱执傅弘烈。先是，马雄踞柳州，死，其子承廕以柳州降。至是，复叛，执弘烈送贵阳，不屈，死之。平南将军赖塔复铜山，命守潮州备承廕。万正色击海寇于平海岙，克之，进克湄州、南日、崇武诸岙。硃天贵降。拉哈达击刘国轩，败之，遁厦门。伪将苏堪迎降，进平玉洲、石马、海澄、马州等十九寨，复偕吴兴祚取金门。己酉，察尼下辰龙关，蔡毓荣复铜仁。

夏四月庚申朔，以赖塔为满洲都统。癸亥，穆占、董卫国败吴应麒，复沅州、靖州，进复黎平。丁卯，上以学士张英等供奉内廷，日备

顾问，下部优叙，高士奇、杜讷均授翰林官。己巳，命南书房翰林每日晚讲通鉴。丙子，上祈雨天坛，翌日，雨。己卯，颁行尚书讲义。王进宝以病回固原，以其子总兵用予统军驻保宁。庚辰，宗人府进玉牒。

五月壬辰，命甘肃巡抚治兰州。乙巳，莽依图会军讨马承廕，复降，命执送京师。己酉，山海关设关收税。

六月甲子，蔡毓荣复思南。丁丑，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壬午，副都统马尔哈齐、营总马顺德以纵兵杀人论罪。

秋七月甲午，停捐纳官考选科道。褒恤福建总督范承谟、广西巡抚马雄镇，赠官予谥廕。乙巳，以折尔肯为左都御史。己酉，解顺承郡王勒尔锦大将军，撤还京。

八月戊辰，上御经筵。己巳，命赖塔移驻广州，以博济军益之。戊寅，大学士索额图免。壬午，将军莽依图卒于军，以勒贝代之。甲申，尚之信以属人王国光讦告其罪，擅杀之，诏赐之信死。其弟之节，其党李天植，皆伏诛，家口护还京师。

闰八月乙未，命各将帅善抚绿旗军士。壬子，以王永誉为广东将军。

九月癸亥，吴世璠使其将夏国柱、马宝潜寇四川，谭弘复叛应之，连陷泸州、永宁，夔州土匪应之。命将军吴丹、噶尔汉，提督范达理、徐治都分道讨之。乙丑，以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师进云南。戊寅，吴丹复泸州。

冬十月，仁怀失守，罢吴丹，以鄂克济哈领其军。戊戌，以阿密达为蒙古都统。噶尔汉复巫山。壬寅，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师旋，上郊劳之。戊申，彰泰、穆占败吴世璠于镇远。噶尔汉击谭弘于铁开峡，败之。是月，王大臣议上师行玩误之王贝勒大臣罪。得旨，勒尔锦革去王爵，籍没B4禁。尚善、察尼均革去贝勒。兰布革去镇国公。硃满革去都统，立绞。馀各褫官、夺世职、鞭责、籍没有差。

十一月丙辰朔，冬至，祀天于圜丘。彗星见，诏求直言。甲子，贝子彰泰进复平越，遂入贵阳。逆渠吴世璠及吴应麒等夜遁。安顺、石阡、都匀三府皆下。庚午，以达哈里为蒙古都统。丙子，川北总兵高孟败彭时亨于南溪桥，复营山，进围灵鹫寨，斩伪将魏卿武。甲申，提督

周卜世复思南。

十二月壬辰，以徐元文为左都御史。甲午，高孟复渠县。乙未，提督桑峨大败吴世璠于永宁，追至铁索桥，贼焚桥遁。土官龙天祐、沙起龙造盘江浮桥济大军。壬寅，高孟复广安州。庚戌，以郝浴为广西巡抚。癸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福建、湖广等省一百八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年辛酉春正月壬申，叛将李本深降，械送京师。癸酉，总兵高孟复达州。甲戌，将军噶尔汉复云阳，谭弘死，进复忠州、万县、开县。乙亥，命侍郎温代治通州运河。丙子，将军穆占、提督赵赖击夏国相等，走之，复平远。辛巳，增置讲官。诏法司慎刑。是月，郑锦死，其子克塽继领所部。

二月己丑，贝子彰泰师至安南卫，击贼将线緎于江西坡。贼列象阵拒战。官兵分三队奋击，大破之。贼遁，公图、达汉泰追击，复败之，复普安州、新兴所。壬辰，副都统莽奕禄败贼张足法等于三山。甲午，诏凡三藩往事为民害者悉除之。蠲奉天盐引。大将军赖塔师至广西，大破贼于黄草壩，复安笼，入曲靖。高孟复东乡，败彭时亨于月城寨。戊戌，增钦天监满监副一员。都统希福、马缉、硕塔复马龙州、杨林城，入嵩明州，贼遁。穆占复黔西、大定，斩其伪将张维坚。乙巳，贝子彰泰、大将军赖塔、将军蔡毓荣先后入滇。贼将胡国柄、刘起龙迎拒，官军分击败之，斩国柄、起龙。辛亥，谒孝陵。

三月甲辰，宣威将军鄂克济哈以失援建昌自劾。诏以觉罗纪哈里代之。辛酉，葬仁孝皇后、孝昭皇后于昌瑞山陵。诏行在批阅章奏，令大学士审校。壬戌，胡国柱犯建昌，将军佛尼勒击走之，复马湖。癸亥，马宝弃遵义，犯泸、叙。诏佛尼勒、赵良栋急击滇贼，勿令回援。丙寅，赠恤福建死事运使高天爵、知府张瑞午等官廕。戊辰，土官陆道清以永宁降。癸酉，上奉太皇太后幸遵化汤泉。

夏四月甲辰朔，王用予复纳谿、江安、仁怀、合江。己酉，贝子彰泰遣使招抚诸路，武定、大理、临安、永顺、姚安皆降。壬子，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五月癸丑朔，提督周卜世取遵义，降伪官金仕俊等，复真安州、仁

怀、桐梓、绥阳等县。己未，遣官察阅蒙古苏尼特等旗被旱灾状。乙丑，诏行取州县曾陷贼中者勿选科道。辛巳，大将军贝子彰泰报抵云南省城，伪将李发美以鹤庆、丽江二府降。

六月戊子，除山西、陕西房号银。

秋七月丁巳，以礼部尚书郭四海兼管刑部。庚申，诏四川民田为弁兵所占者察还之。辛酉，都统希福、提督桑峨击马宝于乌木山，大败之。马宝降，械送京师诛之。乙丑，赵良栋遣总兵李芳述击败胡国柱，复建昌，入云南。戊辰，诏图海率王辅臣还京。壬申，赐宴瀛台，员外郎以上皆与焉，赐纟采币。己卯，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规取台湾，改万正色陆路提督。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巳，上御经筵。

九月辛亥，上巡幸畿甸。故平南王尚可喜丧至通州，赐银八千两，遣官奠茶果。戊午，上次雄县，召见知州吴鉴，问浑河水决居民被灾状。丙寅，上还京。诏停本年秋决。壬申，复运丁工银。

冬十月癸未，偏沅巡抚韩世琦败贼将黄明于古州。甲申，额鲁特噶尔丹入贡。乙酉，大学士图海师旋，上嘉劳之。壬辰，诏撤平南、靖南两藩弁兵还京。癸卯，诏免吐鲁番贡犬马。

十一月辛亥，诏从贼诸人，除显抗王师外，馀俱削官放还。以诺迈为汉军都统。癸亥，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平南大将军都统赖塔、勇略将军总督赵良栋、绥远将军总督蔡毓荣疏报王师于十月二十八日入云南城，吴世璠自杀，传首，吴三桂析骸，示中外，诛伪相方光琛，馀党降，云南平。是日，以昭告孝陵，车驾次蓟州。丁卯，祭孝陵。辛未，召贝子彰泰、将军赵良栋还京。乙亥，上猎于南山，发矢殪三虎。己卯，回銮。

十二月戊子，设满洲将军驻荆州，汉军将军驻汉中。癸巳，群臣请上尊号。敕曰："自逆贼倡乱，莠民响应，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输。加以水旱频仍，灾异叠见。此皆朕躬不德所致。赖宗社之灵，削平庶孽。方当登进贤良，与民休息，而乃侈然自足，为无谓之润色，能勿恧乎！其勿行。"补广西乡试。戊戌，大学士图海卒。己亥，上御太和门受贺，宣捷中外。癸卯，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颁发恩诏，赐宗室，赉外藩，予封赠，广解额，举隐逸，旌节孝，恤孤独，罪非常赦不

原者悉赦除之。以于成龙为江南江西总督，吴兴祚为广东广西总督。丁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山西、浙江、福建等省七十五州县灾赋有差。丁户一千七百二十三万，徵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两有奇。盐、茶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铸钱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万。朝鲜、厄鲁特入贡。

本纪七圣祖本纪二

二十一年壬戌春正月壬戌，上元节，赐廷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首唱云："丽日和风被万方。"廷臣以次属赋。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丙寅，调蔡毓荣为云贵总督。戊辰，王大臣奏曰："耿精忠累世王封，甘心叛逆，分扰浙、赣，及于皖、徽，设非师武臣力，蔓延曷极。李本深、刘进忠等多年提镇，高官厚禄，不能革其鸮音，俯首从贼，抑有何益。均宜从严惩治，大为之防，以为世道人心之范。谨拟议请旨。"得旨：耿精忠、曾养性、白显中、刘进忠、李本深均磔死枭首。耿精忠之子耿继祚，李本深之孙李象乾、李象坤，其侄李济祥、李济民，暨祖弘勋等俱处斩。为贼絓误之陈梦雷、李学诗、金境、田起蛟均减死一等。己巳，特封安亲王岳乐子岳希为僖郡王。

二月庚辰，以达都为左都御史。癸未，以平滇遣官告祭岳渎、古帝陵、先师阙里。甲申，上御经筵。丙戌，以佟国维为领侍卫内大臣。辛卯，上斋居景山，为太皇太后祝釐。癸巳，上东巡，启銮。皇太子胤礽从。蒙古王贝勒等请上尊号，不许。以穆占为蒙古都统。妖人硃方旦伏诛。戊戌，次山海关，遣大臣祭伯夷、叔齐庙。

三月壬子，上谒福陵、昭陵，驻跸盛京。甲寅，告祭于福陵。丙辰，告祭于昭陵。大赉将军以下，至守陵官、年老致仕官及甲兵废閒者。曲赦盛京、宁古塔。蠲跸路所过租税。己未，上谒永陵，行告祭礼。上具启太皇太后、皇太后进奉□达鱼、□鱼。庚申，上由山道幸乌拉行围。辛酉，望祭长白山。乙亥，泛舟松花江。

夏四月辛巳，上回銮。赐宁古塔将军、副都统宴，赉致仕官及甲士。乙巳，次中后所。流人王廷试子德麟叩阍乞代父戍，部议不准。上谕："王德麟所言情甚可悯。遇朕来此，亦难得之遭。其父子俱读书人，可均释回。"

五月辛亥，上还京。壬子，诏宁古塔地方苦寒，流人改发辽阳。己未，大学士杜立德乞休，温旨允之。丙寅，免吉林贡鹰，减省徭役。戊辰，以王熙为大学士。

六月乙酉，以佟国瑶为福州将军。庚寅，以公倭赫为蒙古都统。甲辰，大学士冯溥乞休，温旨允之，差官护送，驰驿回籍。

秋七月庚戌，以杭艾为左都御史。甲寅，命刑部尚书魏象枢、吏部

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豪强虐民者拘执以闻。乙卯，以三逆荡平宣示蒙古。

八月丙子，诏内阁学士参知政事。癸卯，谭弘之子谭天祕、谭天伦伏诛。

九月戊申，赐蔡升元等一百七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诏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

冬十月甲申，定远大将军贝子彰泰、征南大将军都统赖塔凯旋，上郊劳之。己丑，以黄机、吴正治为大学士。辛卯，诏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

十一月甲寅，以李之芳为兵部尚书，希福为西安将军，瓦岱为江宁将军。戊午，诏广西建双忠祠，祀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庚申，以赵赖为汉军都统。戊辰，以施维翰为浙江总督，以噶尔汉为满洲都统。

十二月己卯，前广西巡抚陈洪起从贼论死，命流宁古塔。癸未，以许贞为广东提督。戊子，录达海之孙陈布禄为刑部郎中。癸巳，论行军失律罪，简亲王喇布夺爵，馀遣戍降黜有差。庚子，郎谈使黑龙江还，上罗刹犯边事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率师防之。建木城于黑龙江、呼马尔，分军屯田。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山西、浙江、湖广等省七十八州县卫被灾额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二十二年癸亥春正月乙卯，宴赉廷臣。己未，上阅官校较射。

二月癸酉，帅颜保罢，以介山为礼部尚书，喀尔图为刑部尚书。甲申，上幸五台山。

三月戊申，还京。戊午，以噶尔汉为荆州将军，彭春为满洲都统。

夏四月乙亥，命提镇诸臣以次入觐。庚辰，命巴海回驻乌拉，萨布素、瓦礼祜帅师驻额苏里备边。辛卯，以公坡尔盆为蒙古都统。

五月丙午，设汉军火器营。甲子，命施琅征台湾。

六月丁丑，上阅内库，颁赉廷臣币器。戊寅，以伊桑阿为吏部尚书，杭艾为户部尚书。癸未，上奉太皇太后避暑古北口。

闰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庚申，谕饬刑官勘狱勿淹系。

秋七月，车驾次胡图克图，赐随围蒙古王公冠服，兵士银币。甲午，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八月庚子，命经筵大典，大学士以下侍班。戊申，以哈占为兵部尚书，科尔坤为左都御史。戊辰，施琅疏报师入台湾，郑克塽率其属刘国轩等迎降，台湾平。诏锡克塽、国轩封爵，封施琅靖海侯，将士擢赉有差。

九月癸酉，以丁思孔为偏沅巡抚。己卯，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壬辰，次长城岭，太皇太后以道险回銮。上如五台山。限额鲁特入贡人数。

冬十月，上至五郎河行宫，奉太皇太后还京。丁未，群臣以台湾平，请上尊号，不许。癸亥，以萨布素为新设黑龙江将军。乙丑，诏沿海迁民归复田里。

十一月癸未，授罗刹降人宜番等官。戊子，上以海寇平，祭告孝陵。癸巳，上巡幸边界。

十二月甲辰，上还京。丁未，从逆士司陆道清伏诛。壬子，以纪尔他布为蒙古都统。乙卯，易经日讲成，上制序颁行。尚书硃之弼、左都御史徐元文以荐举非人免。乙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山东、山西、甘肃、江西、湖广、广西等省二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三年甲子春正月辛巳，上幸南苑行围。丙戌，加封安亲王岳乐子袁端为勤郡王。壬辰，命整肃朝会礼仪。罗刹踞雅克萨、尼布潮二城，饬断其贸易，萨布素以兵临之。

二月乙巳，上御经筵。癸丑，上巡幸畿甸。丙寅，还驻南苑。大学士黄机罢。乙丑，给事中王承祖疏请东巡，命查典礼以闻。

三月壬申，以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陛辞，赐白金二百、缎匹三十、内厩鞍马一。丁亥，上制五台山碑文，召示廷臣。谕之曰："近人每一文出，不乐人点窜，此文之所以不工也。"

夏四月己酉，设台湾府县官，隶福建行省。壬子，刑部左侍郎宋文运乞休，命加太子少保致仕。庚申，谕凡一事经关两部，俱会同具奏。乙丑，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卒，予祭葬，谥清端。

五月丁卯，裁浙江总督。以公瓦山为满洲都统。己巳，修大清会典。丙子，以孙思克为甘肃提督。辛巳，命廷臣察举清廉官。九卿举格尔古德、苏赫、范承勋、赵仑、崔华、张鹏翮、陆陇其。癸未，起巴海为蒙古都统。甲申，上幸古北口，诏跸路所经勿践田禾。乙未，惠郡王博翁果诺坐陪祀不谨削爵。王大臣议奏侍郎宜昌阿、巡抚金侨查看尚之信家产，隐蚀银八十九万，并害杀商人沈上达，应斩。郎中宋俄讬、员外郎卓尔图及审谳不实之侍郎禅塔海应绞。从之。诏追银勿入内务府，交户部充饟。

六月丁未，琉球请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甲寅，暹罗国王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言贡船到虎跳门，阻滞日久，每致损坏。乞谕粤省官吏准其放入河下，早得登岸，贸易采办，勿被拦阻。从之。谕一等侍卫阿南达曰："朕视外旗蒙古与八旗一体。今巡行之次，见其衣食困苦，深用恻然。尔即传谕所过地方蒙古无告者，许其来见，询其生计。"于是蒙古扶老扌雋幼，叩首行宫门。上详问年齿生计，给与银两布疋。乙卯，上阅牧群，赐从臣马。刑部尚书魏象枢再疏乞休。允之。丁巳，以汤斌为江苏巡抚。

七月乙亥，以宋德宜为大学士。辛巳，上驻跸英尼汤泉。以佟佳为蒙古都统。

八月戊申，上还京。甲寅，大学士李霨卒，遣官奠茶酒，赐祭葬，谥文勤。甘肃提督靖逆侯张勇卒，予祭葬，谥襄壮。

九月甲子朔，停本年秋决。丙寅，以张士甄为刑部尚书，博济为满洲都统。以钱贵，更铸钱，减四分之一。听民采铜铅，勿税。丁卯，改梁清标为兵部尚书，余国柱为户部尚书。庚午，以蒙古都统阿拉尼兼理藩院尚书。癸酉，以陈廷敬为左都御史，莽奕禄为蒙古都统。丁亥，诏南巡车驾所过，赐复一年。辛卯，上启銮。

冬十月壬寅，上次泰安，登泰山，祀东岳。辛亥，次桃源，阅河工，慰劳役夫，戒河吏勿侵渔。临视天妃闸。与河臣靳辅论治河方略。

壬子，上渡淮。甲寅，次高邮湖，登岸行十馀里，询耆老疾苦。丙辰，上幸焦山、金山，渡扬子江，舟中顾侍臣曰：“此皆战舰也。今以供巡幸，然艰难不可忘也。”丁巳，弛海禁。戊午，上驻苏州。庚申，幸惠山。谕巡抚：百姓远道来观，其不能归者资遣之。

十一月壬戌朔，上驻江宁。癸亥，诣明陵致奠。乙丑，回銮。泊舟燕子矶，读书至三鼓。侍臣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上曰：“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恆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丁卯，命伊桑阿、萨穆哈视察海口。谕曰：“海口沙淤年久，遂至壅塞。必将水道疏通，始免昏垫。即多用经费，亦所不惜。”辛未，临阅高家堰。次宿迁。过白洋河，赐老人白金。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庚寅，上还京。以马哈达为满洲都统。

十二月壬辰朔，以石文炳为汉军都统。癸卯，命公瓦山视师黑龙江，佟宝、佛可托副之，备罗刹。甲辰，赐公郑克塽、伯刘国轩、冯锡范田宅，隶汉军。丙午，命流人值冬令，过严寒时乃遣。丙辰，上谒陵，赐守陵官兵牛羊。己未，还宫。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乙丑春正月癸酉，享太庙。谕曰：“赞礼郎读祝，读至朕名，声辄不扬，失父前子名之义。自今俱令宣读。”癸未，命公彭春赴黑龙江督察军务。命侯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从之。以班达尔沙、佟宝、马喇参军事。乙丑，试翰詹官于保和殿，上亲定甲乙，其不称者改官。戊子，命蒙古科尔沁十旗所贡牛羊送黑龙江军前。

二月庚子，命周公后裔东野氏为五经博士，予祀田。以额赫纳为满洲都统。癸卯，上御经筵。乙卯，上巡幸畿甸。庚申，还京。再赐刘国轩第宅。以范承勋为广西巡抚。

三月壬戌，上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重修赋役全书。辛巳，赐陆肯堂等一百二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予宋儒周敦颐裔孙五经博士。丙申，授李之芳轻车都尉世职。戊戌，马喇以所俘罗刹上献，命军前纵遣之。辛丑，诏以直隶连年旱灾，逋赋六十馀万尽免之，并免今年正赋三分之一。诏医官博采医林载籍，勒成一书。庚戌，设内务府官学。

五月癸未，诏厄鲁特济农违离本部，乡化而来，宜加爱养，予之田宅。修政治典训。甲申，以原广西巡抚郝浴历官廉洁，悉免应追帑金。彭春等攻雅克萨城，罗刹来援，林兴珠率藤牌兵迎击于江中，破之，沈其船，头人额里克舍乞降。

六月庚寅朔，上巡幸塞外，启銮。戊戌，上还京。癸卯，诏曰："鄂罗斯入我边塞，侵扰鄂伦春、索伦、赫哲、飞牙喀等处人众，盘踞雅克萨四十年。今克奏厥绩，在事人员，咸与优叙。应于何地永驻官兵，即会议具奏。"上试汉军笔帖式、监生，曳白八百人，均斥革，令其读书再试。乙巳，上巡幸塞外。

秋七月壬申，设吉林、黑龙江驿路，凡十九驿。

八月丙午，上驻跸拜巴哈昂阿，赐朝行在蒙古王贝勒冠服银币。

九月戊午朔，上闻太皇太后违豫，回銮。己未，上驰回京，趋侍医药，旋即康复。辛巳，陕西提督王进宝卒，赠太子太保，予祭葬，谥忠勇。甲申，命副都统温代、纳秦驻防黑龙江，博定修筑墨尔根城，增给夫役，兼令屯田。乙酉，以吴英为四川提督。

冬十月甲午，上幸南苑。戊戌，厄鲁特使人伊特木坐杀人弃市。己亥，以瓦代为满洲都统。庚子，定外藩王以下，岁贡羊一只、酒一瓶。丙午，庆云见。己酉，靳辅请下河涸出田亩，佃民收价偿工费。上曰："如是则累民矣。其勿取。"甲寅，以博霁为江宁将军。

十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庚申，以莽奕禄为满洲都统，塔尔岱为蒙古都统。甲戌，上大阅于卢沟桥。丙子，靳辅、于成龙遵召至京，会议治河方略。靳辅议开六河建长堤。于成龙请开濬海口故道。大学士以闻。上云："二说俱有理，可询高、宝七州县京官，孰利民。"侍读乔莱奏，从于成龙议，则工易成，而百姓有利。上令于成龙兴工。旋以民情不便而止。己卯，上赐鄂内、坤巴图鲁散秩大臣，听其家居，二人皆太宗朝旧臣也。乙酉，诏曰："日蚀于月朔，越十六日月食。一月之中，薄蚀互见。天象示儆，宜亟修省。廷臣集议以闻。"

十二月庚寅，以察尼为奉天将军。己亥，谒孝陵。癸卯，上还宫。甲寅，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南、江西、山东、山西、湖广等省七十四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噶尔丹入贡。

二十五年丙寅春正月丙申，命马喇督黑龙江屯田。鄂罗斯复据雅克萨，命萨布素率师逐之。

二月甲辰，重修太祖实录成。丁未，诏曰："国家削平逆孽，戡定遐荒，惟宜宣布德意，动其畏怀。近见云、贵、川、广大吏，不善抚绥，颇行苛虐，贪黩生事，假借邀功。朕思土司苗蛮，既归王化，有何机阱，格★靡宁。其务推示诚信，化导安辑，以副朕抚驭遐荒至意。"停四川采运木植。己酉，文华殿成。壬子，告祭至圣先师于传心殿。癸丑，上御经筵。以津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三月戊午，命修栖流所。己未，命纂修一统志。甲戌，以汤斌为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

夏四月乙酉朔，命阿拉尼往喀尔喀七旗莅盟。庚寅，诏曰："赵良栋前当逆贼盘踞汉中，首先入川，功绩懋著。复领兵直抵云南，攻克省城之后，独能恪守法纪，廉洁自持，深为可嘉。今已衰老解任，应复其勇略将军、兵部尚书、总督以示眷注。"命郎谈、班达尔沙、马喇赴黑龙江参赞军务。赠陕西死事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参赞阿尔瑚世职。甲午，诏求遗书。戊申，调万正色云南提督，以张云翼为福建陆路提督。辛亥，始令顺天等属旗庄屯丁，编查保甲，与民户同。

闰四月辛未，以范承勋为云南贵州总督。

五月丁亥，诏毁天下淫祠。

六月乙亥，录平南大将军赖塔、都统赵赖以次功，各予世职有差。戊寅，以阿兰泰为左都御史。

秋七月己酉，锡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文绮白金，命其使臣赉书致鄂罗斯。吏部奏定侍读、庶子以下各官学问不及者，以同知、运判外转。从之。辛亥，上巡幸塞外。

八月辛未，上驻跸乌尔格苏台。丙子，上还京。以索额图为领侍卫

内大臣。丁丑，诏萨布素围雅克萨城，遏其援师，以博定参军事。戊辰，诏天下学宫崇祀先儒。庚辰，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从衍圣公孔毓埏请也，除其赋。

九月己丑，以班达尔沙为蒙古都统。乙巳，以图纳为四川陕西总督。丁未，以陈廷敬为工部尚书，马齐为山西巡抚。己酉，鄂罗斯察汉汗使来请解雅克萨之围。许之。是月，内大臣拉笃祜奉诏与罗卜藏济农及噶尔丹定地而还。

冬十月丙辰，调张士甄为礼部尚书，以胡升猷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庚子，上谒孝陵。赏蒙古喀喇沁兵征浙江、福建有功者。

十二月癸丑，上还宫。丙辰，命侍郎萨海督察凤凰城屯田。癸亥，谕："纠仪御史纠察必以严，设朕躬不敬，亦当举奏。"戊寅，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湖广、甘肃等省二十七州县被灾额赋有差。朝鲜、安南、荷兰、吐鲁番入贡。

二十六年丁卯春正月戊子，遣医官往治雅克萨军士疾，罗刹原就医者并医之。丙申，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及济农合疏请上尊号。不许。乙巳，大学士吴正治乞休。允之。

二月癸丑，上大阅于卢沟桥。原任湖广总督蔡毓荣隐藏吴三桂孙女为妾，匿取逆财，减死鞭一百，枷号三月，籍没，并其子发黑龙江。原谳尚书禧佛等坐隐庇，黜革有差。甲寅，以余国柱为大学士。庚申，命八旗都统、副都统更番入值紫禁城。丁卯，以张玉书为刑部尚书。壬申，户部奏浒墅关监督桑额溢徵银二万一千馀两。得旨："设立榷关，原为稽察奸宄。桑额多收额银，乃私封便民桥，以致扰害商民。著严加议处。嗣后司榷官有额外横徵者，该部其严饬之。"

三月己丑，以董讷为江南江西总督。癸巳，以王鸿绪为左都御史。癸卯，上御太和门视朝，谕大学士等详议政务阙失，佥以无弊可陈对。上曰："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已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主，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大小臣工，各宜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有所见闻，入陈无隐。"以马世济为贵州巡抚。

夏四月己未，上谕大学士曰：“纂修明史诸臣，曾参看前明实录否？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明史成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丙寅，以田雯为江苏巡抚。癸酉，罢科道侍班。

五月己亥，宗人府奏平郡王纳尔都打死无罪属人，折伤手足，请革爵圈禁。得旨：“革爵，免圈禁。”庚辰，诏曰：“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用是减膳撤乐，斋居默祷。虽降甘霖，尚未霑足。皆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戊子，上召陈廷敬、汤斌十二人各试以文。谕曰：“朕閒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大有裨益。德格勒每好评论时人学问，朕心以为不然，故兹召试，兹判然矣。”壬辰，上制周公、孔子、孟子庙碑文，御书勒石。

六月丁酉，上素服步行，祈雨于天坛。是夜，雨。辛丑，改祀北海于混同江。以杨素蕴为安徽巡抚。

秋七月戊子，鄂罗斯遣使议和，命萨布素退兵。丙午，户部请裁京员公费。得旨勿裁。

八月己酉，上巡幸塞外。癸丑，次博洛和屯行围。甲戌，赐外藩银币。

九月己卯，上还京。辛巳，于成龙进嘉禾。上曰：“今夏乾旱，幸而得雨，未足为瑞也。”壬午，以李之芳为大学士。乙未，调汤斌为工部尚书。起徐元文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癸丑，上巡幸畿甸。甲子，上还驻申易春园。

十一月甲申，以李正宗为汉军都统。丙申，太皇太后不豫。上诣慈宁宫侍疾。

十二月乙巳朔，上为太皇太后不豫，亲制祝文，步行祷于天坛。癸亥，以王永誉为汉军都统。乙丑，湖广巡抚张为御史陈紫芝劾其贪婪，侍郎色楞额初按不实。至是，命于成龙、马齐、开音布驰往提拏，究拟论死，陈紫芝内升。己巳，太皇太后崩。上哭踊视襚，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甲戌除夕，群臣请上还宫。不允。

是岁，免直隶、山东、山西、江西等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二十七年戊辰春正月戊子，上居乾清门外左幕次。乙未释服。丁酉听政。

二月壬子，大学士勒德洪、明珠、余国柱有罪免，李之芳罢御史，郭琇具疏论列也。尚书科尔昆、佛伦、熊一潇俱罢。甲寅，以梁清标、伊桑阿为大学士，李天馥为工部尚书，张玉书为兵部尚书，徐乾学为刑部尚书。定宗室袭封年例。

三月乙亥，以马齐为左都御史。辛巳，上召廷臣及董讷、靳辅、于成龙、佛伦、熊一潇等议河务。次日亦如之。乙酉，色楞额以按张狱欺罔论死，总督徐国相以徇庇，侍郎王遵训等以滥举，俱免官。己丑，以王新命为河道总督。辛卯，裁湖广总督。丁酉，论河工在事互讦诸臣，董讷、熊一潇、靳辅、慕天颜、孙在丰俱削官，并赵吉士、陈潢罪之。己亥，增遣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会内大臣索额图与鄂罗斯议约定界。壬寅，赐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李光地坐妄举德格勒议处。得旨："李光地前于台湾一役有功，仍以学士用。"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戊申，以傅拉塔为江南江西总督。己酉，上躬送太皇太后梓宫奉安暂安奉殿。其后起陵，是曰昭西陵。回跸至蓟州除发。甲寅，以厄鲁特侵喀尔喀，使谕噶尔丹。戊辰，上还宫。庚午，命侍郎成其范、徐廷玺查阅河工。

五月己卯，吏部尚书陈廷敬、刑部尚书徐乾学以疾罢。甲午，以纪尔他布为兵部尚书。丙申，上谒祭暂安奉殿。

六月甲辰，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踞武昌，巡抚柯永升投井死，署布政使粮道叶映榴骂贼遇害。命瓦岱佩振武将军印讨之。庚申，阿喇尼奏噶尔丹侵厄尔德尼招，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遁。发兵防边。戊辰，起熊赐履为礼部尚书，徐元文为左都御史。以翁叔元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癸酉，以辅国公化善为蒙古都统。乙酉，湖广提督徐治都大败夏逢龙于应城，于鲤鱼套焚贼舟，贼遁黄冈。丙戌，上巡幸塞外。戊子，南阳总兵史孔华复汉阳。庚寅，瓦岱复黄州，获夏逢龙，磔诛之，贼平。壬午，云南提督万正色侵冒兵饟，按律论死。上念其前陷贼时抗志不屈，行间血战劳绩甚多，免死，革提督，仍留世职。壬辰，上驻喀尔必哈哈达，有峰旧名纳哈里，高百数十丈，上发数矢皆过峰顶，赐今

名。

八月癸卯，上驻巴颜沟行围。叶映榴遗疏至，赠工部侍郎，下部优恤。乙卯，张玉书奏查阅河工，多用靳辅旧议。

九月壬申，遣彭春、诺敏率师驻归化城防边。是时喀尔喀为噶尔丹攻破，徙近边内。遣阿喇尼往宣谕之，并运米赈抚。辛卯，上还京。癸巳，复设湖广总督，以丁思孔为之。

冬十月癸卯，移杨素蕴为湖广巡抚。庚戌，以辅国公绰克讬为奉天将军。乙卯，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曰孝庄文皇后。辛酉，升祔太庙，颁诏中外。

十一月辛卯，荆州将军噶尔汉等坐讨贼逗遛夺职，鞭一百，官吏从贼受官者逮治，馀贷之。

十二月庚子，以希福为蒙古都统。甲辰，建福陵、昭陵圣德神功碑，御制碑文。上谒孝庄山陵。乙巳，以尼雅翰为西安将军。己酉，进张玉书为礼部尚书；徐元文刑部尚书，再进户部尚书。丙寅，上还京。兵部、工部会疏福建前造砲船核减工料银二万馀两，应著落故总督姚启圣名下追赔。上以姚启圣经营平台甚有功绩，毋庸著追。

是岁，免江南、江西、湖广、云南、贵州等省三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八年己巳春正月庚午，诏南巡临阅河工。丙子启銮。诏所过勿令民治道。献县民献嘉禾。壬午，诏免山东地丁额赋。甲申，上驻济南。乙酉，望祀泰山。庚寅，次剡城，阅中河。壬辰，次清河。癸巳，诏免江南积欠二十馀万。乙未，上驻扬州。诏曰：“朕观风问俗，卤薄不设，扈从仅三百人。顷驻扬州，民间结彡采盈衢，虽出自爱敬之诚，不无少损物力。其前途经过郡邑，宜悉停止。”

二月辛丑，上驻苏州。丁未，驻杭州。诏广学额，赉军士，复因公降谪官，赐扈从王大臣以次银币，赐驻防耆民金。辛亥，渡钱塘江，至会稽山麓。壬子，祭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癸丑，上还驻杭州。阅骑射，赐将军以及官兵大酺。丁巳，次苏州。故湖广粮道叶映榴之子敷迎銮，为其父请谥。上书“忠节”二大字赐之。松江百姓建碑祈寿，献进碑文。江南百姓■B6留停跸，献土物为御食，委积岸上。令取米一撮，果一枚，为留一日。浙江巡抚

金鋐有罪，削职遣戍。以张鹏翮为浙江巡抚。增设武昌、荆州、常德、岳州水师。癸亥，上驻跸江宁。甲子，祭明陵。赐江宁、京口驻防高年男妇白金。乙丑，上阅射，赐酺。上诣观星台，与学士李光地咨论星象，参宿在觜宿之先，恆星随天而动，老人星合见江南，非隐见也。江宁士民■B6留圣驾。为留二日。

三月戊辰朔，发江宁。甲戌，阅高家堰，指授治河方略。丙戌，上还京。闻安亲王岳乐之丧，先临其第哭之，乃还宫。丁亥，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戊子，诏靳辅治河劳绩昭然，可复原官。丁酉，增设八旗火器营，副都统领之。

闰三月壬子，予安亲王岳乐祭葬立碑，谥曰和。己未，上谒陵。丙午，谒孝庄皇后山陵，谒孝陵。辛酉，上还京。

夏四月乙亥朔，上制孔子赞序及颜、曾、思、孟四赞，颁于学宫。壬辰，复命索额图等赴尼布楚，与鄂罗斯定边界。喀尔喀外蒙古内附告饥。命内大臣伯费扬古往赈抚之。命台湾铸钱。

五月乙巳，以阿兰泰、徐元文为大学士，顾八代为礼部尚书，郭琇为左都御史。壬戌，颁行孝经衍义。癸亥，命归化城屯兵备边。

六月乙亥，以佟宝为宁古塔将军。两广总督吴兴祚以鼓铸不实黜官。

秋七月，以石琳为两广总督。癸卯，册立贵妃佟氏为皇后。甲辰，皇后崩，谥曰孝懿。

八月癸酉，上巡幸边外。戊寅，驻博洛和屯，赐居民银米。

九月癸卯，上还京。戊午，以倭赫为蒙古都统，额驸穆赫为汉军都统。

冬十月丙寅，以郎谈为满洲都统。辛未，增设喀尔喀两翼扎萨克，招集流亡，编置旗队。癸酉，左都御史郭琇以致书本省巡抚请讬降官。甲戌，葬孝懿皇后，上临送。是月，岷州生番内附。

十一月丙申，上还宫。辛酉，孝懿皇后祔奉先殿。

十二月乙丑，诏免云南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民欠。丙寅，上朝皇太

后于慈宁新宫。戊辰，以张英为工部尚书。乙亥，内大臣索额图疏报与鄂罗斯立约，定尼布楚为界，立碑界上，以五体文书碑。

是岁，免直隶、浙江、湖北等省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二十九年庚午春正月癸丑，上幸南苑。庚申，遣官赈蒙古喀尔喀。

二月甲子，以岳乐子马尔浑嗣封安郡王。乙丑，遣大臣巡视直隶灾区流民。五城粥厂宽期，倍发银米，增置处所。己巳，上谒孝庄山陵，谒孝陵。庚午，大雨。癸酉，上还京。甲戌，上御经筵。戊子，起陈廷敬为左都御史。

三月壬辰朔，除长芦新增盐课。乙未，诏修三朝国史。癸卯，命都统额赫纳、护军统领马赖、前锋统领硕鼐率师征厄鲁特。先是，噶尔丹兵侵喀尔喀，迭诏谕解不从，兵近边塞。至是，命额赫纳等莅边御之。辛亥，除云南黑井加增盐课。以张思恭为京口将军。

夏四月丁丑，以旱赦殊死以下系囚。甲申，建子思子庙于阙里。大清会典成。

五月辛卯朔，命九卿保举行取州县堪为科道者。

六月癸酉，大学士徐元文免。戊寅，噶尔丹追喀尔喀侵入边。命内大臣苏尔达赴科尔沁徵蒙古师备御。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师驻归化城。

秋七月庚寅朔，以张英为礼部尚书，以董元卿为京口将军。辛卯，噶尔丹入犯乌珠穆秦。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禔副之，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索额图、明珠、彭春等俱参军事，阿密达、阿拉尼、阿南达俱会军前。己亥，以陈廷敬为工部尚书，于成龙为左都御史。癸卯，上亲征，发京师。己酉，上驻博洛和屯，有疾回銮。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大败噶尔丹于乌阑布通，噶尔丹以喇嘛济隆来请和，福全未即进师。上切责之。乙丑，上还京。丙子，噶尔丹以誓书来献。上曰：“此虏未足信也。其整师待之。”

九月癸巳，先是，乌阑布通之战，内大臣公佟国纲战殁于阵。至

是，丧还，命皇子率大臣迎之。凡阵亡官咸赐奠赐恤有差。戊申，停今年秋决。壬子，弛民间养马之禁。

冬十月己未，上疾少愈，召大学士诸臣至乾清宫轮对。乙亥，以鄂伦岱为汉军都统。辛巳，领翰林院学士张英失察编修杨瑄撰拟佟国纲祭文失当，削礼部尚书，杨瑄褫官戍边入旗。

十一月己亥，以熊赐履为礼部尚书。甲辰，达赖喇嘛请上尊号。不许，并卻其贡。己酉，裕亲王福全等至京听勘。王大臣议上。上薄其罪，轻罚之。将士仍叙功。

十二月丁丑，上谒陵，行孝庄文皇后三年致祭礼。庚辰还京。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甘肃等省三十二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年辛未春正月戊申，封阿禄科尔沁贝勒楚依为郡王，以与厄鲁特力战受伤被执不屈而脱归也。其十二旗阵亡台吉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子孙承袭。噶尔丹复掠喀尔喀。命瓦岱为定北将军，驻张家口，郎谈为安北将军，驻大同，川陕总督会西安将军驻兵宁夏备之。命在籍勇略将军赵良栋参军事。乙卯，以马齐为兵部尚书。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御经筵。命步军统领领巡捕三营，兼辖五城督捕。戊午，厄鲁特策旺阿拉布坦使来，噶尔丹之侄也，厚赉其使，比旋，遣郎中桑额护其行。

三月戊子，繙译通鉴纲目成，上制序文。己酉，赐戴有祺等一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午，左都御史徐乾学致私书于山东巡抚钱钰，事发，并褫职。丁卯，上以喀尔喀内附，躬莅边外抚绥。是日，启銮。

五月丙戌，上驻多罗诺尔。喀尔喀来朝。先是，喀尔喀土谢图汗听哲卜尊丹巴唆，杀其同族扎萨克图汗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内乱迭兴，为厄鲁特所乘。至是，遣大臣按其事。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具疏请罪。上赦之。以扎萨克图汗，七旗之长，饬其弟策旺扎布袭汗号，封为亲王。丁亥，上御行幄，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入觐，俯伏请罪。大臣宣赦，泣涕谢恩。赐茶赐宴赐坐，大合乐，九叩首而退。戊子，复召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策旺扎布、车臣汗及喀尔喀诸部济农、伟徵、诺

颜、阿玉锡诸大台吉三十五人赐宴。谕曰："朕欲熟识尔等，故复飨宴。"赐之冠服。策旺扎布年幼，以皇子衣帽数珠赐之。以车臣汗之叔扎萨克济农纳穆扎尔前劝车臣汗领十万众归顺，身为之倡，请照四十九旗一例，殊为可嘉，许照旧扎萨克，去其济农之号，封为郡王。馀各封爵有差。传谕喀尔喀曰："尔等困穷至极，互相偷夺，朕已拯救爱养。今与四十九旗一体编设各处扎萨克，管辖稽察，其各遵守。如再妄行，则国法治之矣。"己丑，上御甲胄乘马，遍阅各部。下马亲射，十矢九中。次大阅满洲兵、汉军兵、古北口兵，列阵鸣角，鸟枪齐发，声动山谷。众喀尔喀环瞩骇叹曰："真神威也！"科尔沁喀尔喀各蒙古王贝勒请上尊号。不许。庚寅，上按阅喀尔喀营寨，赉牛羊及其穷困者。辛卯，遣官往编喀尔喀佐领，予之游牧。乌珠穆秦台吉车根等以降附厄鲁特，按实罪之。壬辰，上回銮。癸卯，还京。辛亥，分会试中卷南左、南右、北左、北右、中左、中右，从御史江蘩之言也。壬子，群臣请上尊号。不许。

六月乙卯，以李天馥为吏部尚书，陈廷敬为刑部尚书，高尔位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甲申，西安将军尼雅翰奉诏督兵迁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于察哈尔，济农惮行遁去，尼雅翰追之不及，按问论死。命总督葛思泰追讨之。朝鲜使人以买一统志发其国论罪。致仕大学士杜立德卒，予祭葬，谥文端。

闰七月丙辰，葛思泰疏报济农之弟博济在昌宁湖，经总兵柯彩派兵剿败，生擒博济及前禁之格隆等，均斩之。乙亥，上巡幸边外。

九月辛酉，上回銮，道遵化，谒孝庄山陵，谒孝陵。乙丑，还京。庚午，以公阿灵阿为蒙古都统。甲戌，命侍郎博济、李光地、徐廷玺偕靳辅视河。

冬十月庚寅，谢尔素番盗杀参将硃震，西宁总兵官李芳述擒盗首华木尔加诛之。癸巳，以巴德浑为满洲都统，杭奕禄为荆州将军。丁未，甘肃提督孙思克讨阿奇罗卜藏，斩之。先是，使于厄鲁特之侍读学士达虎还及嘉峪关，为阿奇罗卜藏所害，命思克讨之。至是，捷闻。

十一月丁巳，以索诺和、李振裕为工部尚书，以伊勒慎为满洲都统。己未，诏曰："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大小诸臣，咸被恩礼。即因事罢退，仍令曲全乡里。近来交争私怨，纠结不已，颇有党同伐异之

习，岂欲酿明季门户之祸耶？其各蠲私忿，共矢公忠。有怙终者，朕必穷治之。”是时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既罢，而傅腊塔等抉摘琐隐，钩句连兴狱，故特诏儆饬焉。甲戌，诏曰：“钦天监奏来岁正月朔日食。天象示儆，朕甚惧焉。其罢元日筵宴诸礼。诸臣宜精白供职，助朕修省。”

十二月甲申，诏曰：“朕抚驭区宇，惟以爱养苍生，俾臻安阜为念。比岁地丁额赋，迭经蠲免，而岁运漕米，尚在输将，时切轸念。除河南已经蠲免外，其湖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漕米，以次各免一年，用纾民力。”丁亥，移旗庄壮丁赴古北口外达尔河垦田。遣侍郎阿山、德珠等往陕西监赈。壬辰，谕督、抚、提、镇保举武职堪任用及曾立功者，在内八旗旗员，令都统等举之。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山东、陕西、湖广、云南等省一百八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琉球入贡。

三十一年壬申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甲寅，上御乾清门，出示太极图、五音八声八风图，因言：“律吕新书径一围三之法，用之不合。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釐，积至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宁可用邪？惟隔八相生之说，试之悉合。”又论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可以数计。又出示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诸臣皆服。庚午，上幸南苑行围。

二月辛巳，以靳辅为河道总督。乙酉，以陕西旱灾，发山西帑银、襄阳米石赈之。丁亥，上巡幸畿甸。辛卯，陕西巡抚萨弼以赈灾不实褫职。戊戌，上还京。己亥，上御经筵。乙巳，以马齐为户部尚书。

三月丙辰，遣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赴边外设立蒙古驿站。乙丑，命府丞徐廷玺协理河工。加甘肃提督孙思克太子少保，予世职。致仕大学士冯溥卒，予祭葬，谥文敏。以阿席坦为满洲都统。置云南永北镇。

夏四月庚辰朔，以希福为满洲都统，护巴为蒙古都统。己丑，发帑银百万赈陕西，尚书王骘、沙穆哈往视加赈。戊戌，上幸瀛台，召近臣观稻田及种竹。河道总督靳辅请建新庄、仲家浅各一闸，下部议行。

五月庚寅，谕户部，山西平阳丰收，可遣官购买备荒。命王维珍董其事。癸卯，定喀尔喀部为三路，土谢图为北路，车臣为东路，扎萨克图为西路，属部各从其分地画为左右翼。

六月庚辰，以宋荦为江宁巡抚。乙未，蒙古科尔沁进献锡伯、卦尔察、打虎尔一万馀户，给银酬之。

秋七月乙亥，上巡幸塞外。

八月己丑，以翁叔元为刑部尚书，以博济为西安将军，李林隆为固原提督，李芳述为贵州提督。

九月戊申，噶尔丹属人执我使臣马迪戕之。庚戌，上还次汤泉。己未，还京。丁卯，上御经筵。壬申，上大阅于玉泉山。

冬十月己卯，诏曰："秦省比岁凶荒，加以疾疫，多方赈济，未甦积困。所有明年地丁税粮，悉予蠲免。从前逋欠，一概豁除。用称朕子惠元元至意。"庚辰，以李天馥为大学士。壬午，上谒陵。曲赦陕西，非十恶及军前获谴者，皆免死减一等。以佛伦为川陕总督，宗室董额为满洲都统。庚寅，上还京。癸巳，以熊赐履为吏部尚书，张英为礼部尚书。庚子，停直省进鲜茶暨赉送表笺。

十一月庚戌，以阿灵阿为满洲都统。甲寅，命熊赐履勘察淮、扬滨河涸田。丙寅，加孙思克振武将军。以觉罗席特库为蒙古都统。

十二月壬午，河道总督靳辅卒，予祭葬，谥文襄。以于成龙为河道总督，董讷为左都御史。壬辰，以郎化麟为汉军都统。辛丑，以西安饥，运襄阳米平粜。加希福建威将军，移戍右卫。召科尔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

是岁，免陕西、江南、四川等省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二年癸酉春正月甲子，诏朝鲜岁贡黄金木棉永行停止。

二月乙亥朔，发帑金，招商贩米西安平市价。丙子，遣内大臣坡尔盆等往督归化城三路屯田。诏修南河周桥堤工，往年靳辅与陈潢所经度者，至是阅河大臣绘图进呈，特诏修之。策旺阿拉布坦遣使入贡，报告使臣马迪被害及噶尔丹密事，以纟采缎赉之。癸未，上御经筵。改宣府六□十卫为一府八县。戊子，命郎谈为昭武将军，偕阿南达、硕鼐帅师赴宁夏，将军博济、孙思克参军事。庚寅，上巡幸畿甸，阅霸州苑家口堤工，谕巡抚郭世隆修之。庚子，上还京。贵州巡抚卫既齐疏报剿办土司失实，夺职戍黑龙江。

三月丙午，遣皇子胤禔祭华山。丁未，移饶州府驻景德镇。乙卯，置广东运司、潮州运同。庚午，诏赵良栋系旧臣，可暂领宁夏总兵。

夏四月丙戌，喀尔喀台吉车凌扎布自鄂罗斯来归，赉之袍服，赐克鲁伦游牧。癸巳，命检直省解送物料共九十九项，减去四十项免解。丁酉，以心裕为蒙古都统。

五月庚戌，命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

六月乙亥，广八旗乡、会中额。

八月甲戌，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明年地丁税粮。癸未，上巡幸塞外行围。蒙古科尔沁诸部朝行在，赐冠服银币。

九月丁未，修盛京城。丙寅，琉球来贡，遣其质子还国。丁卯，上还京。

冬十月壬申，诏曰："给事中彭鹏奏劾顺天考官，请朕亲讯，是大臣皆不可信矣。治天下当崇大体，若朕事事躬亲，则庶务何由毕理乎？"壬辰，上大阅于玉泉山。丁酉，鄂罗斯察汉汗来贡。上谕大学士曰："外藩朝贡，固属盛事，传至后世，未必不因而生事。惟中国安宁，则外患不生，当培养元气为根本耳。"

十一月辛丑，上奉皇太后谒孝庄山陵、孝陵。庚申，还宫。甲子，诏免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明年税粮。

十二月辛未，以宗室公杨岱为蒙古都统。丁亥，上幸南苑行围。谕："满洲官兵近来不及从前之精锐，故比年亲加校阅，间以行围。顷见诸士卒行列整齐，进退娴熟，该军校等赏给一个月钱粮，该管官赏给缎疋，以激戎行。"丁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浙江、山西、湖广等省六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三年甲戌春正月乙卯，盛京歉收，命马齐驰往，以仓穀支给兵丁，海运山东仓穀济民食。丙辰，召见河道总督于成龙，问曰："尔前言减水壩不宜开，靳辅糜费钱粮，今竟何如？"成龙曰："臣前诚妄言。今所办皆照靳辅而行。"上曰："然则尔所言之非，靳辅所行之是，何以不明白陈奏，尚留待排陷耶？"因谕大学士曰："于成龙前奏靳辅未曾种柳

河堤，朕南巡时，指河干之柳问之，无辞以对。又奏靳辅放水淹民田，朕复至其地观之，断不至淹害麦田。而王骘、董讷等亦附和于成龙言之。”下部议，将于成龙革职枷责。上曰：“伊经手之工未完，应革职留任。”王骘休致，董讷革职。

二月辛未，上御经筵。癸酉，大学士请间三四日一御门听政。上曰：“昨谕六十以上大臣间日奏事，乃优礼老臣耳。若朕躬岂敢暇逸，其每日听政如常。”丁丑，以诺穆图为汉军都统。庚辰，上巡幸畿甸。敕修通州至西沽两岸堤工。

三月辛丑，上还京。礼部尚书沙穆哈以议皇太子祀奉先殿仪注不敬免官。辛酉，赐胡任舆等一百六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以范承勋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庚午，理藩院奏编审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二十二万六千七百有奇。辛巳，以查木扬为杭州将军。

五月戊寅，步军统领凯音布奏天坛新修之路，勿令行人来往。上曰：“修路以为民也。若不许行，修之何益。后若毁坏，令步兵随时葺治。”顺天学政李光地丁母忧，令在京守制。甲辰，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辛亥，以纪尔他布为满洲都统，噶尔玛为蒙古都统。甲寅，诏修类函。丁巳，上巡幸畿甸，阅视河堤，谕扈从卫士鱼贯而行，勿践田禾。戊午，上阅龙潭口。己未，阅化家口、黄须口、八百户口、王家甫口、筐兒港口、白驹场口，薄弱之处，咸令增修。庚申，阅桃花口、永安口、李家口、信艾口、柳滩口等处新堤。上曰：“观新堤甚属坚固，百姓可免数年水患矣。”壬戌，上还京。

闰五月庚午，上试翰林出身官于丰泽园。

六月辛丑，加湖广提督徐治都镇平将军。丙辰，以范承勋为江南江西总督。

秋七月丁卯，以蒋弘道为左都御史，转王士禛户部左侍郎，王掞户部右侍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奏报降人祁齐克逃遁，遣兵追斩之。丁亥，上求文学之臣。大学士举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及韩菼、唐孙华以对。上曰：“韩菼非谪降之人，当以原官召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可起用修书。并召徐秉义来。”他日试唐孙华诗佳，授礼部主事、翰林院行走。己丑，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赠太子太保，予祭葬，谥清

端。庚寅，上巡幸塞外。

八月己未，上驻跸拜巴哈昂阿。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来朝，赐之冠服。

九月己巳，广八旗入学学额。己卯，上还京。壬午，以石文炳为汉军都统，以王继文为云南贵州总督。

冬十月丙申，以吴赫为四川陕西总督。乙巳，以金世荣为福州将军。

十一月丁卯，温僖贵妃钮祜禄氏薨。癸酉，以张旺为江南提督。戊寅，起陈廷敬为户部尚书。

十二月庚戌，以觉罗席特库为满洲都统，杜思噶尔为蒙古都统。

是岁，免直隶、山东等省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四年乙亥春正月丁亥，以护巴为满洲都统。

二月己亥，以郭世隆为浙江福建总督。丁巳，太和殿工成。休致大学士李之芳卒，予祭葬，谥文襄。

三月丙戌，以石文英为汉军都统。

夏四月丁酉，平阳府地震。甲辰，遣使册立班禅胡土克图。己酉，追叙赵良栋平蜀、滇功，授一等子世职。其部将升赏有差。己未，以李辉祖为河南巡抚。

五月壬寅朔，遣尚书马齐察赈地震灾民。巡抚噶世图以玩灾免。辛未，命在京八旗分地各造屋二千间住兵。壬申，上巡幸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建海神庙。戊子，还京。

六月丁酉，策封皇太子胤礽妃石氏。庚子，以久雨诏廷臣陈得失，礼部祈晴。庚申，漕运总督王樑奏参卫千总杨奉漕船装带货物。谕曰：“商人装带货物，于运何妨。王樑乃将货物搜出弃置两岸，所行甚暴，即解任。”

秋七月己丑，以觉罗舒恕为宁夏将军，鄂罗顺为江宁将军。赵良栋告赴江南就医，命给与南巡旧船。

八月壬辰，上巡幸塞外。辛丑，博济奏报噶尔丹属下回子五百人阑入三岔河汛界，肃州总兵官潘育龙尽俘之，拘于肃州。丙午，次克勒和洛。命宗室公苏努、都统阿席坦、护巴领兵备噶尔丹。己酉，次克勒乌理雅苏台。调董安国为河道总督，桑额为漕运总督。

九月辛巳，上还京。癸未，诏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水潦伤稼，免明年地丁钱粮，仍运米四万石前往平粜。

冬十月丁未，命内大臣索额图、明珠视察噶尔丹。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戌，命大军分三路备噶尔丹，裹八十日粮，其驼马米粮，令侍郎陈汝器、前左都御史于成龙分督之。丙寅，停今年秋决。庚午，命李天馥复为大学士。庚辰，上大阅于南苑。戊子，命安北将军伯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遣大臣如蒙古徵师，示师期。

十二月己亥，命将军博济、孙思克师出镇彝。乙巳，平阳地震，命蠲本年粮额，并免山西、陕西、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省逋赋，赦殊死以下，其政令有不便于民者，令督抚以闻。以齐世为满洲都统。

是岁，免直隶、山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五年丙子春正月甲午，下诏亲征噶尔丹。赉随征大臣军校宴。甲申，命公彭春参赞西路军务。

二月丁亥朔，上谒陵。辛卯，上还京。壬辰，以硕鼐为蒙古都统。癸丑，告祭郊庙社稷。甲寅，命皇太子胤礽留守。丙辰，上亲统六师启行。

三月戊辰，上出行宫观射。辛未，次滚诺，大雨雪，上露立，俟军士结营毕，乃入行幄。军中毕炊，乃进膳。以行帐粮薪留待后至者。庚辰，予故巡抚王维珍祭葬，谥敏悫。

夏四月辛卯，上次格德尔库。壬辰，上驻塔尔奇拉。谕："兹已抵边界，自明日始，均列环营。"前哨报噶尔丹在克鲁伦，命蒙古兵先进据河。

五月丙辰朔，上驻跸拖陵布拉克。辛酉，次枯库车尔。壬戌，侦知

噶尔丹所在，上率前锋先发，诸军张两翼而进。至燕图库列图驻营。其地素乏水，至是山泉涌出，上亲临视。癸亥，次克鲁伦河。上顾大臣曰："噶尔丹不知据河拒战，是无能为矣。"前哨中书阿必达探报噶尔丹不信六师猝至，登孟纳尔山，望见黄幄网城，大兵云屯，漫无涯际，大惊曰："何来之易耶！"弃其庐帐宵遁。验其马矢，似遁二日矣。上率轻骑追之。沿途什物、驼马、妇孺委弃甚众。上顾谓科尔沁王沙津曰："虏何仓皇至是？"沙津曰："为逃生耳。"喀尔喀王纳木扎尔曰："臣等当日逃难，即是如此。"上上书皇太后，备陈军况，并约期回京。追至拖纳阿林而还，令内大臣马思喀追之。戊辰，上班师。是日晨，五色云见。癸酉，次中拖陵。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斩级三千，阵斩其妻阿奴。噶尔丹以数骑遁。癸未，次察罕诺尔。召见蒙古诸王，奖以修道凿井监牧之劳，各赐其人白金。

六月癸巳，上还京。是役也，中路上自将，走噶尔丹，西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唯东路萨布素以道远后期无功。甲午，论喀尔喀郡王善巴尽以马匹借军功，晋封亲王，贝子盆楚克侦敌有劳，封为郡王。诸臣行庆贺礼。乙未，赐察哈尔护军月饟加一金，喀尔喀人六金，限给三年。诏停本年秋审。壬子，以吴琠为左都御史，调张旺为福建水师提督，张云翼为江南提督。

秋七月戊午，以平定朔漠勒石太学。以李辉祖为湖广总督。癸亥，广直省乡试解额。戊辰，改吴英福建陆路提督，岳升龙为四川提督。

八月丁酉，索诺和以乏军需免，以凯音布为兵部尚书。

九月甲寅朔，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克奏："臣仗天威，得以出降。遣臣回国叶尔钦，请敕策旺阿拉布坦勿加虐害。"乙卯，赐厄鲁特降人官秩衣粮。壬申，上巡幸塞外。丙子，次沙城。诏："年来宣化所属牧养军马，供亿甚繁，深劳民力，其悉蠲明年额赋。"丁丑，副都统祖良璧败噶尔丹部人丹济拉于翁金。

冬十月甲申朔，遣官赍赐西路军士衣裘牛羊。丁亥，次昭哈。赐右卫、大同阵亡军士白金。庚寅，大将军费扬古献俘至。赐银赎出，令其完聚。戊申，上临视右卫军士，赐食。传谕曰："昭莫多之役，尔等乏粮步行而能御敌，故特赐食。悉免所借库银。其伤病之人，另颁赐之。"众叩首欢谢。庚戌，上驻跸丽苏。上皇太后书，谢赐裘服。

十一月戊寅，噶尔丹遣使乞降，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上旨也。

上告之曰："俟尔七十日，过此即进兵矣。"庚辰，回銮。

十二月壬寅，上还京。以宗室费扬固为右卫，祁布为满洲都统，雷继尊为汉军都统。庚戌，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亿繁多，闾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

是岁，免江南、江西等省三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六年丁丑春正月丙辰，上幸南苑行围。戊辰，哈密回部擒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来献。己巳，遣官存问勇略将军赵良栋，赐人葭鹿尾。甲戌，谕："朕观明史，一代并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之事。我朝事例，因之者多。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现修明史，其以此谕增入敕书。"

二月丁亥，上亲征噶尔丹，启銮。是日，次昌平。阿必达奏哈密擒获厄鲁特人土克齐哈什哈，系害使臣马迪之首犯。命诛之，子女付马迪之家为奴。戊戌，上驻大同。丁未，次李家沟。戊申，诏免师行所过岢岚、保德、河曲等州县今年额赋。是日，次辇鄢村，山泉下涌，人马霑足。庚戌，遣官祭黄河之神。

三月丙辰，上驻跸屈野河。厄鲁特人多尔济、达拉什等先后来降。赐哈密回王金币冠服。丁巳，赵良栋卒，上闻之，嗟悼良久，语近臣曰："赵良栋，伟男子也。"辛酉，次榆林。戊辰，次安边城。宁夏总兵王化行请上猎于花马池。上曰："何如休养马力以猎噶尔丹乎？"辛未，次花马池。丙子，上自横城渡河。遣皇长子胤禔赐奠赵良栋及前提督陈福。丁丑，上驻跸宁夏。察恤昭莫多、翁金阵亡弁兵。己卯，祭贺兰山。庚辰，上阅兵。命侍卫以御用食物均赐战士。

闰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康亲王杰书薨。宁夏百姓闻上将行，恳留数日。上曰："边地磽瘠，多留一日，即多一日之扰。尔等诚意，已知之矣。"

夏四月辛亥，上次狼居胥山。甲寅，回銮。庚申，命直省选文行兼优之士为拔贡生，送国子监。甲子，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仰药死，其女锺齐海率三百户来降。上率百官行拜天礼。敕诸路班师。是日，大雨。厄鲁特降人请庆贺。止之。先是，上将探视宁夏黄河，由横城乘舟行，至湖滩河朔，登陆步行，率侍卫行猎，打鱼射水鸭为粮，至包头镇会车骑。

五月乙未，上还京。丁酉，以傅拉塔为刑部尚书，席尔达左都御史，翁叔元罢，以吴琠为刑部尚书，张鹏翮左都御史。癸卯，礼部请上尊号。不许。

六月甲寅，礼部请于师行所过名山磨崖纪功。从之。予故勇略将军一等子赵良栋祭葬，谥襄忠。

秋七月癸未，群臣请上皇太后徽号，三上，不允。乙未，以朔漠平定，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先师。赐李蟠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晋封大将军伯费扬古一等公，参赞以下各授世职。辛丑，免旗兵借帑。乙巳，遣官赉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未，上巡幸塞外。

八月乙亥，上驻巴图舍里，赐蒙古王、公、台吉银币。

九月癸未，厄鲁特丹济拉来归。上独御氈幄召见之。丹济拉出语人曰："我罪人也，上乃不疑，真神人也。"甲午，上还京。庚子，以都统凯音布兼步军统领。壬寅，上御经筵。乙巳，振平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卒，赠太子少保，予祭葬，谥襄毅。赈黑龙江被水居民。以席尔达为兵部尚书，哈雅尔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己巳，始令宗室应乡、会试。壬戌，诏曰："比年师行出入，皆经山西地方，有行赉居送之劳。其免山西明年额赋。"叙从征镇国公苏努功，晋封贝子。庚午，上谒陵。甲戌，内监刘进朝以讹诈人论死。

十一月辛巳，上还京。丙戌，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戊戌，朝鲜告粜，命运米三万石往赈。甲辰，诏直省报灾即察实以闻。

十二月丁卯，改宗室董额为满洲都统。乙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安徽、江西等省五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三十七年戊寅春正月庚寅，策旺阿拉布坦奏陈第巴匿达赖喇嘛圆寂之事，斥班禅而自尊，恳请睿鉴。上答之曰："朕曾敕责第巴具奏认罪，若怙终不悛，朕不轻恕也。"并遣侍读学士伊道等赉敕往。癸卯，上巡幸五台山。甲辰，次涿州。命皇长子胤禔、大学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

二月辛亥，诏免山西三十六年逋赋。癸丑，上驻跸菩萨顶。乙丑，遣官赈山东。戊辰，上还京。

三月丙子朔，上御经筵。丁丑，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贝勒。戊子，禁造烧酒。辛卯，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偕西洋人安多等履勘浑河，帮修挑濬，绘图呈进。得旨："于六月内完工。"

夏四月癸亥，减广东海关税额。己巳，诏温郡王延寿行止不端，降为贝勒，贝子袁端削爵。壬申，以贝子苏努管盛京将军。癸酉，上阅漕河。

五月甲戌，武清民请筑外堤。上曰："筑外堤恐损民田。"民曰："河决之害，更甚于损田。"上曰："水潦将降，暂立木椿护堤，开小河泄水，俟明春雨水前为尔等成之。"癸未，上还京。壬寅，裁上林苑。以李林盛为陕西提督，张旺为广西提督。是月，策旺阿拉布坦上言与哈萨克构兵，及将丹津鄂木布拘禁各缘由。命示议政大臣。

六月辛亥，移吴英为福建水师提督。丁巳，改四川梁万营为化林营，设参将以下官。己未，云南巡抚石文晟奏三籓属人奉旨免缉者，准其垦田应试。从之。

秋七月癸酉朔，张玉书丁母忧，以吴琠为大学士，王士禛为左都御史。辛卯，命吏部月选同、通、州、县官引见。癸巳，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己亥，以卢崇耀为广州将军，殷化行为广东提督。庚子，以苏尔发为满洲都统。辛丑，上奉皇太后东巡，取道塞外。

八月癸丑，上奉皇太后临幸喀拉沁端静公主第，赐金币及其额驸噶尔臧。甲子，皇太后望祭父母于发库山。己巳，赐端敏公主及其额驸达尔汉亲王班第金币。湖南山贼黄明犯靖州，陈丹书犯茶陵州，官兵讨平之。

九月壬申，上次克尔苏，临科尔沁故亲王满珠习礼墓前酹酒，孝庄皇后之父也。癸巳，上驻扎星阿。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金币冠服。庚子，停盛京、乌拉本年决囚。

冬十月癸卯，上行围，射殪二虎，其一虎，隔涧射之，穿其★。丁未，上行围，枪殪二熊。是日，驻跸辉发。己酉，裁云南永宁府，置永北府。癸巳，上驻跸兴京。甲寅，上谒永陵。遣官赐奠武功郡王礼敦

墓。改贵州水西土司，置大定、平远、黔西三流官。丁巳，上谒福陵、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亦都墓。免奉天今年米豆。壬戌，上奉皇太后回銮。

十一月癸未，上奉皇太后还宫。丙戌，诏曰："朕巡幸所经，敖汉、奈曼、阿禄科尔沁、扎鲁特诸蒙部水草甚佳，而生计窘迫，盖因牲畜被盗，不敢夜牧耳。朕即遣郎中李学圣等往为料理，盗窃衰止。其他处蒙古亦宜照此差遣。旗员有原往蒙古教导者，准其前往。命盗各案，同听决之。"庚寅，以张鹏翮为江南江西总督。

十二月辛丑朔，命徐廷玺协理河务，命尚书马齐，侍郎喻成龙、常绶察视河工。庚戌，谕宗人府："閒散宗室，材力幹济，精于骑射，及贫无生计者，各察实以闻。"诏官民妻女缘事牵连，勿拘讯，著为令。改四川东川土司为东川府，设知府以下官。戊午，诏八旗察访孝子节妇。己未，以巴锡为云南贵州总督，马自德为京口将军。己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福建、浙江、湖广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八年己卯春正月辛卯，诏："朕将南巡察阅河工，一切供亿，由京备办。预饬官吏，勿累闾阎。"

二月壬寅，詹事尹泰以不职解任。癸卯，上奉皇太后南巡启銮。戊申，以天津总兵潘育龙训练有方，赐御服貂裘。

三月庚午，上次清口，奉皇太后渡河。辛未，上御小舟，临阅高家堰、归仁堤、烂泥浅等工。截漕粮十万石，发高邮、宝应等十二州县平粜。壬申，上阅黄河堤。丙子，车驾驻扬州。谕随从兵士勿践麦禾。壬午，诏免山东、河南逋赋，曲赦死罪以下。癸未，车驾次苏州。辛卯，车驾驻杭州。丙申，上阅兵较射。戊戌，上奉皇太后回銮。

夏四月庚子朔，回次苏州。诏免盐课、关税加增银两，特广江、浙二省学额。乙巳，以丹岱为杭州将军。己酉，车驾次江宁。上阅兵。庚申，次扬州。辛酉，以彭鹏为广西巡抚。丙寅，渡黄河，上乘小舟阅新埽。

五月辛未，次仲家闸，书"圣门之哲"额，悬先贤子路祠。乙酉，上奉皇太后还宫。丁亥，以马尔汉为左都御史，王鸿绪为工部尚书。

六月戊戌朔，起郭琇为湖广总督，以镇国公英奇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甲申，河决淮、扬。

闰七月戊戌，敏妃张佳氏薨。诚郡王胤祉其所出也，不及百日薙发，降贝勒。癸丑，先是，苗贼黄明屡报获报死，仍报犯事。至是，遣官按鞫，并其夥陈丹书、吴思先等三十馀人诛之。其奏报不实之督抚麻勒吉等降黜有差。上巡幸塞外。

九月丙午，上还京。丙辰，上御经筵。改扬岱为满洲都统，鲁伯赫、拖伦、崇古礼俱为蒙古都统。戊午，大学士阿兰泰卒，上悼惜之，遣皇长子胤禔视疾，赐奠加祭，谥文清。

冬十月癸酉，上巡视永定河工。庚辰，上还宫。大学士李天馥卒，予祭葬，谥文定。

十一月乙巳，上谒陵。壬辰，以马齐、佛伦、熊赐履、张英为大学士，陈廷敬为吏部尚书，李振裕为户部尚书，杜臻为礼部尚书，马尔汉、范承勋为兵部尚书，王士禛为刑部尚书。壬寅，命满、汉给事中各四员侍班。丙午，令宝源局收买废钱。

十二月戊辰，上还京。癸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广等省七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九年庚辰春正月己未，朝鲜国王李焞以遣回难民进方物，上还之。癸亥，上阅永定河工。

二月甲戌，上乘舟阅郎城、柳岔诸水道，水浅，易艇而前，指示修河方略。壬午，还京。己丑，命内大臣费扬古、伊桑阿考试宗室子弟骑射。

三月甲午，上御经筵。吏部奏安徽巡抚李★被参一案，请交将军、提督查按。上曰："将军、提督不与民事，部议不合。"严饬之。尚书库勒纳旋罢。癸卯，改张鹏翮为河道总督。鹏翮请撤协理官及效力员，部臣宽文法，以责成功。从之。甲寅，以宗室特克新为蒙古都统。丙辰，赐汪绎等三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四川巡抚于养志、提督岳升龙互讦，遣官按鞫，俱削职。

夏四月庚辰，上阅永定河。命八旗兵丁协助开河，以直郡王胤禔领之，僖郡王岳希等五人偕往。壬午，上阅子牙河。壬辰，还京。

五月丁未，以阿山为江南江西总督。甲寅，以阿灵阿为蒙古都统。

六月癸亥，张鹏翮报修浚海口工成，河流申昜遂，改拦黄壩为大通口，建海神庙。杜臻罢，以王泽弘为礼部尚书，李柟为左都御史。丁亥，停宗室科举。

秋七月甲午，理藩院议覆喇嘛商南多尔济所奏策旺阿拉布坦遣兵往青海一事，毋庸议。上曰："此事目前甚小，将来关系甚大。该部拟以勿庸议，倘青海问商南多尔济，何以答之？策旺阿拉布坦为人狡猾，素行奸恶，邻近诸部，俱与仇雠。其称往征第巴，道远险多，或虚张声势以恫哧青海，未可知也。要使不敢构衅为是。"乙巳，定翰林官编、检、庶吉士月给银三两例，学道缺出，较俸派出。壬子，故振武将军孙思克卒，命皇长子胤禔奠酒，赐鞍马二匹，银一千两，谥襄武。丁巳，上巡幸塞外。命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详议科场事宜。

八月辛未，上次齐老图。

九月癸巳，停今年秋决。诏张鹏翮专理河工，范成勋等九人撤回。给事中穆和伦请禁服用奢侈，阁臣票拟申饬。上曰："言官耳目之职，若因言而罪之，谁复言者。惟其言奢侈在康熙十年后则非，乃在辅臣时耳，今少息矣。"

冬十月辛酉，皇太后六旬万寿节，上制万寿无疆赋，亲书围屏进献。癸酉，上巡阅永定河。戊寅，上还京。己卯，命本年行取科道未补官者，作为额外御史，随班议事。

十一月庚寅，命青海鄂尔布图哈滩巴图尔移驻宁夏。诏侍郎温达查视陕、甘驿站。王泽弘免，以韩菼为礼部尚书。命大臣及清要官子弟应试者，编为官号，限额取中。辛亥，上巡幸边外。命卓异官如行取例引见。戊午，四川打箭炉土蛮作乱，遣侍郎满丕偕提督唐希顺讨之。

十二月己未朔，上驻跸暖泉，赐外藩王以下至官兵白金。戊辰，上还京。癸酉，移萧永藻为广西巡抚，彭鹏为广东巡抚。壬午，故安亲王岳乐坐前审拟贝勒诺尼一案失入，追降郡王，子僖郡王岳希、贝子吴尔占俱降镇国公。丁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安徽、陕西、浙江等省五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年辛巳春正月辛亥，以河伯效灵，封金龙四大王。甲寅，以心裕为满洲都统。

二月己未朔，上巡阅永定河。谕李光地曰："河水涸必致淤塞，此甚难治，当徐议之。"乙丑，满丕、唐希顺讨打箭炉土蛮平之，蛮民万二千户内附。庚辰，上还宫。

三月戊子，上御经筵。丁酉，张鹏翮请以治河方略纂集成书。上斥之曰："朕于河务之书，罔不披阅，大约坐言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绳之。编辑成书，非但后人难以仿行，即揆之己心，亦难自信。张鹏翮试编辑之！"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北布政使任风厚年老。调来引见，年尚未衰。上因谕曰："坐而办事，必得老成练达者，方能得当，州县官则不可耳。"

夏四月己未，调李林盛为甘肃提督，擢潘育龙为固原提督，移蓝理为天津总兵官，以曹秉桓为汉军都统。丙子，刑部尚书王士禛请假回籍。上谕大学士曰："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寻仇，惟王士禛无之。其诗甚佳，居家惟读书。若令回籍，殊为可惜。给假五月，不必开缺。"丁丑，上阅永定河。谕李光地："隆冬冰结，可照常开泄。清水流于冰下，为冰所逼，冲刷河底愈深。"阅大湾口，谕："石堤尚未兴工，可以南来杉木排椿，尔等勿忽。"阅子牙河。乙酉，上还京。

五月癸巳，黑龙江管水手官员缺，部臣拟补遣戍道员周昌。上曰："周昌既遣戍矣，又补官乌拉，是终身不得归也。可令八旗官原效力者为之。"戊申，御史张瑗请毁前明内监魏忠贤墓。从之。丙辰，上巡幸塞外。

六月庚辰，授宋儒邵雍后裔五经博士。

秋七月丁亥，领侍卫内大臣公费扬古随扈患病，上为停銮一日，亲往视疾。随以不起闻，赐鞍马三匹，散马四匹，银五千两，遣大臣护送还京，予祭葬，谥襄壮。

八月乙丑，上幸索岳尔济山。诏曰："此山形势崇隆，允称名胜。嗣后此处禁断行围。"甲申，上次马尼图行围，一矢穿两黄羊，并断拉哈里木，蒙古皆惊。

九月辛丑，简亲王雅布随扈薨，命大臣送还京，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出迎，遣官治丧，赐银四千两，皇子合助银三千两。发引时，皇子侍往送，予祭葬立碑，谥曰修。乙巳，上还京。庚戌，上御经筵。大学士王熙以衰疾乞休，温旨卫慰谕，加少傅致仕。噶尔丹之女锺齐海到京，命与其兄一等侍卫色卜腾巴尔珠尔同居，配二等侍卫蒙古沙克都尔。

冬十月戊午，以宗室特克新为满洲都统，迓图布尔塞为蒙古都统。己未，召大学士张玉书还朝。诏免甘肃来年额赋。庚申，以梁鼐为福建陆路提督。辛酉，免江苏明年额赋。起岳升龙为四川提督。辛未，改普奇为满洲都统，孙渣齐为蒙古都统，以华显为四川陕西总督。癸酉，大学士张英乞休，温旨慰谕令致仕。御史靳让疏言为州县者，须令家给人足，方为良吏。命改靳让通州知州。诏总督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李光地、彭鹏、徐潮各举贤能。平悼郡王讷尔福薨，子讷尔素袭爵。

十一月甲午，诏："朕详阅秋审重案，字句多误。廷臣竟未察出一二，刑部尤为不慎，其议罚之。"

十二月壬申，广东连山瑶匪作乱，命都统嵩祝讨之。辛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陕西、广东等省四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本纪八圣祖本纪三

四十一年壬午春正月壬寅，诏修国子监。丙午，诏系囚经缓决者减一等。以雅尔江阿袭封简亲王。庚戌，上巡幸五台山。

二月庚申，次射虎川。士民请于菩萨顶建万寿亭祝釐。不许。丁卯，上巡视子牙河。

三月壬午，上还京。以瓦尔岱为满洲都统，吴达禅、马思哈、满丕为蒙古都统。丁亥，上御经筵。

夏四月甲戌，赐致仕大学士王熙御书匾对，传旨曰："卿先朝旧臣，其强餐食，慎医药，以慰朕念。"

五月癸巳，定发配人犯归籍佥遣，流犯死配所，妻子许还乡里。辛丑，显亲王丹臻薨，遣皇子及大臣治丧，赐银万两，谥曰密，子衍璜袭。壬寅，先是，廉州府连山瑶人作乱，御史参奏，命都统嵩祝率禁旅会讨，并命尚书范承勋勘状。至是，嵩祝奏官兵一到，瑶人乞降，先后投出瑶人一万九千馀名。献出戕官黎贵等九人，即于军前正法。降瑶安插，交总督料理。范承勋奏瑶人滋事，副将杜芳伤死，总兵刘虎先行退回，应拟斩，提督殷化行应革职。得旨："殷化行有战功，改原品致仕。刘虎免死。"丙午，召廷臣至保和殿，颁赐御书。

六月壬子，贵州葛彝寨苗人为乱，官军讨平之。戊午，上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直省，勒石学宫。乙未，上奉皇太后幸热河。乙丑，四川提督岳升龙疏报大凉山倮目马比必率众内附，请授土千户，给印信。

闰六月辛丑，木鸦番民万九千馀户内附，请置安抚使、副使、土百户等职，均从之。

八月庚辰朔，增顺天、浙江、湖广乡试中额。戊申，上奉皇太后还宫。

九月辛亥，以李正宗、卢崇耀、冯国相为汉军都统。壬子，定五经中式例。癸丑，停本年秋决。辛酉，以齐世、嵩祝为满洲都统，莽喀为汉军都统，车纳福为蒙古都统。甲子，诏："南巡阅河，所过停供张，禁科敛。官吏无相餽遗，百姓各守本业。督抚布告，使明知朕意。"己巳，以席哈纳为大学士，敦拜为吏部尚书，席尔达为礼部尚书，温达为左都

御史，管源忠为广州将军。镇箪诸生李丰等叩阍言红苗杀人，有司不问。诏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巡抚赵申乔驰驿按问。癸酉，上南巡启銮。

冬十月壬午，次德州。皇太子胤礽有疾，上回銮。癸卯，上还宫。丙午，以郭世隆为广东广西总督，金世荣为浙江福建总督。

十一月丙辰，诏免陕西、安徽明年额赋。甲子，大学士伊桑阿乞休，命致仕。壬申，广西巡抚萧永藻疏劾布政使教化新亏空仓穀，应令赔补。上曰："米穀必有收贮之地，乃可经久。若无仓廒，积于空野，难免朽烂，况南方卑湿之地乎？其别定例以闻。"命修禹陵。

十二月壬辰，廷臣以明年五旬万寿，请上尊号。上不许。户部议驳奉天报灾。上曰："晴雨原无一定，始者雨水调和，其后被灾，亦常事耳。可准其奏。"乙未，改赵申乔为偏沅巡抚，以赵弘灿为广东提督，王世臣为浙江提督，孙徵灏为汉军都统。壬寅，厄鲁特丹津阿拉布坦来朝，厚赉之，封为郡王，赐地游牧。

是岁，免江南、河南、浙江、湖广、甘肃等省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二年癸未春正月壬子，大学士诸臣贺祝五旬万寿，恭进"万寿无疆"屏。卻之，收其写册。壬戌，上南巡阅河。丁卯，以俞益谟为湖广提督。庚午，次济南，观珍珠泉，赋三渡齐河诗。壬申，次泰安，登泰山。诏免跸路所经及歉收各属去年逋赋。

二月丁丑，运漕米四万石赈济宁、泰安。阅宿迁堤工。己卯，自桃源登舟，遍阅河堤。甲申，渡江登金山。丙戌，次苏州。遣官奠大学士宋德宜墓。庚寅，上驻杭州阅射。辛丑，次江宁。

三月戊申，上阅高家堰、翟家壩堤工。己酉，上阅黄河南龙窝、烟墩等堤。庚申，上还京。癸亥，万寿节，上朝皇太后宫，免廷臣朝贺。颁恩诏，锡高年，蠲额赋，察孝义，恤困穷，举遗逸，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颁赐亲王、郡王以下文武百官有差。庚午，以洞鄂袭封信郡王。辛未，上御经筵。赐内廷修书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进士，一体殿试。

夏四月辛巳，赐王式丹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四川威州龙溪十八寨生番归化纳粮。丁亥，大学士熊赐履乞休，命解官食俸，

留备顾问。傅继祖等察审湖广红苗抢掠一案。得旨：“总督郭琇、提督杜本植隐匿不报，均革职。巡抚金玺降官。”以喻成龙为湖广总督。癸巳，致仕大学士王熙卒，予祭葬，谥文靖。丙申，以陈廷敬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戊戌，诏原任侍郎任克溥年逾九十，洵为耆硕，加尚书衔。以李光地为吏部尚书，仍巡抚直隶。以莽喀为荆州将军，诺罗布为杭州将军，宗室爱音图为汉军都统，孙渣齐、翁俄里为蒙古都统。己亥，谕八旗人等：“朕不惜数百万帑金为旗丁偿逋赎地，筹画生计。尔等能人人以孝弟为心，勤俭为事，则足仰慰朕心矣。倘不知爱惜，仍前游荡饮博，必以严法处之。亲书宣谕，其尚钦遵！”

五月壬子，裕亲王福全有疾，上连日视之。癸亥，内大臣索额图有罪，拘禁于宗人府。己巳，上巡幸塞外。

六月辛巳，恭亲王常宁薨，命皇子每日齐集，赐银一万两，遣官造坟立碑。壬寅，裕亲王福全薨，上闻之，兼程回京。

秋七月乙巳朔，上临裕亲王丧，哭之恸，自苍震门入居景仁宫。王大臣请还乾清宫，上曰：“居便殿乃祗遵成宪也。”居五日，命皇长子等持服，命御史罗占造坟建碑，谥曰宪。子保泰嗣爵。戊申，以山东大雨，遣官分赈。庚戌，上巡幸塞外。己巳，发帑金三十万两，截漕五十万石赈山东。山东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转。

八月癸巳，停本年秋审。

九月壬子，予故侍郎高士奇、励杜讷祭葬。己巳，命尚书席尔达督办红苗。

冬十月癸未，上西巡启銮。命给事中满普、御史顾素在后行，查仆从生事，即时锁拿。庚寅，喇嘛请广洮州卫庙，上曰：“取民地以广庙宇，有△民生。其永行禁止。”癸巳，过井陉，次柏井驿。驿向乏泉，至是井泉涌溢。丁酉，驻太原。戊戌，诏免山西逋赋。百姓集行宫前■B6留车驾，上为再停一日。

十一月乙巳，上次洪洞。遣官祭女娲陵。壬子，渡黄河，次潼关。遣官祭西岳。赐迎驾百岁老人白金。甲寅，次渭南。阅固原标兵射，赐提督潘育龙以下加一级。丙辰，上驻西安。丁巳，阅驻防官兵射。遣官祭周文王、武王，祭文书御名。遣官奠提督张勇、梁化凤墓。己未，上大阅于西安，赐将军博济御用弓矢。赐官兵宴。军民集行宫前■B6留，

上为留一日。赐盩厔徵士李颙御书“操志清洁”匾额。免陕、甘逋赋。癸亥，上回銮。己巳，次陕州。命皇三子胤祉往阅三门底柱。

十二月乙亥，上次修武。阅怀庆营伍不整，逮总兵官王应统入京论死。庚辰，次磁州。御书“贤哲遗休”额悬先贤子贡墓。庚寅，上还京。辛卯，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内者回避。封常宁子海善为贝勒。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河南、陕西、浙江、湖广等省九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四十三年甲申春正月辛酉，诏曰：“朕谘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馀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馀。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戊辰，诏汉军一家俱外任者，酌改京员。己巳，上谒陵。

二月甲戌，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御书“灵渎安澜”额悬之。癸巳，上还宫。以李基和为江西巡抚，能泰为四川巡抚。

三月辛丑，上御经筵。已酉，诏停热审。辛酉，以吴洪为甘肃提督。资送山东饥民回籍。丙寅，以温达为工部尚书。

夏四月癸酉，命侍卫拉锡察视河源。己卯，上幸梦髻山，遂阅永定河、子牙河。丙申，上还京。

五月辛酉，以于准为贵州巡抚。

六月乙亥，上巡幸塞外。

秋九月癸卯，诏督抚调员违例者罪之。侍郎常授招抚广东海盗阿保位等二百三十七名，就抚为兵。戊午，刑部尚书王士禛以失出降官。癸亥，上还宫。丁卯，侍卫拉锡察视河源，还自星宿海，绘图以进。

冬十月戊辰朔，濬杨村旧河。甲戌，诏免顺天、河间二府及山东、浙江二省明年税粮。庚辰，以李振裕为礼部尚书，徐潮为户部尚书，屠粹忠为兵部尚书，王掞为刑部尚书，吴涵为左都御史。癸未，颁内制铜斗铜升于户部，命以铁制颁行。戊子，以赵弘燮为河南巡抚。己丑，命濬汾、渭、贾鲁诸河。辛卯，上阅永定河。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上还宫。上以仪器测验与七政历不符，

钦天监官请罪，免之。郎中费仰嘏以贪婪弃市。辛亥，定吏部行取知县例，停督抚保荐。戊午，湖广巡抚刘殿衡建御书楼，上斥其糜费，并严禁藉修建侵帑累民者。四川陕西总督博霁疏参凉州总兵官魏勋年老，上曰："魏勋前有军功，兵民爱戴，与师帝宾、麦良玺、潘育龙俱系旧臣，难得，何可参耶？"壬戌，诫修明史史臣覈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

十二月乙酉，天津总兵官蓝理请沿海屯田，从之。甲午，以御制诗集赐廷臣。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湖广、广东等省一百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四年乙酉春正月戊午，古文渊鉴成，颁赐廷臣，及于官学。癸亥，上幸汤泉。

二月乙丑朔，上还宫。癸酉，上南巡阅河。诏曰："朕留意河防，屡行阅视，获告成功。兹黄水申昜流，尚须察验形势，即循河南下。所至勿缮行宫，其有科敛累民者，以军法治罪。"壬午，次静海。遣官奠故侍郎励杜讷墓，予谥文恪。

三月己亥，谕山东抚臣曰："百姓欢迎道左者日数十万人，计日回銮，正当麦秀，其各务稼穑，毋致妨农。"乙巳，上驻扬州。授河臣张鹏翮方略。辛亥，上驻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赐公福善，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在籍大学士张英，都统爱音图白金。赐大学士马齐等皇舆表。己未，次松江阅射。上书"圣迹遗徽"额赐青浦孔氏。赐故侍郎高士奇谥文恪。

夏四月丙寅，上驻杭州阅射。庚午，诏赦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死罪减一等。戊寅，御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颐、范仲淹、苏轼、欧阳修、胡安国、米芾、宗泽、陆秀夫各匾额悬其祠。乙酉，上驻江宁。

闰四月癸卯，上阅高家堰堤工。辛酉，上还京。

五月戊寅，上亲鞫郎中陈汝弼一案，原汝弼罪。刑部尚书安布禄、左都御史舒辂以失狱免职。庚辰，以贝和诺为云南贵州总督。丙戌，上巡幸塞外。

六月甲午，命行取知县非再任者不得考选科道。庚戌，停广东开

矿。丙辰，上驻跸热河。

秋七月壬申，河决清水沟、韩庄，命河臣察居民田舍以闻。

八月甲午，免八旗借支兵饟银七十万两。戊午，喻成龙免，以石文晟为湖广总督。庚申，上发博洛河屯，阅牧群。

九月己巳，进张家口。丙子还京。甲申，以希福纳为左都御史，达佳为江宁将军。

冬十月辛卯朔，重修华阴西岳庙成，上制碑文。丙午，以富宁安为汉军都统。

十一月辛酉，命蒙古公丹济拉备兵推河，察视策旺阿拉布坦。己巳，以李光地为大学士，宋荦为吏部尚书，调赵弘燮为直隶巡抚。癸酉，诏免湖广明年额赋及以前逋赋。甲戌，国子监落成，御书“彝伦堂”额。庚辰，以汪灏为河南巡抚。乙酉，上谒陵。巡幸近塞。戊子，设云南广南、丽江二府学官，许土人应试。

十二月壬寅，上临裕亲王福全葬。以阿灵阿兼理藩院尚书。己酉，上还宫。丙辰，以祖良璧为福州将军。

是岁，免直隶、江南、湖广、广东等省四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五年丙戌春正月乙酉，命孙渣齐、徐潮督濬淮扬引河。顺天考官户部侍郎汪霦、赞善姚士藟以取士不公褫职。

二月癸巳，上巡幸畿甸。丁未，次静海，阅子牙河。壬子，还驻南苑。以诸满为江宁将军。以王然为浙江巡抚。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劾江宁知府陈鹏年安奉圣训不敬，部议应斩。先是，乙酉年南巡，陈鹏年遵旨不治行宫，阿山故假他事劾之。上命入京修书。戊午，上还宫。

三月庚申，上御经筵。辛巳，赐施云锦等二百八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诏直省建育婴堂。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加贵州提督李芳述镇远将军。乙未，吴涵罢，以梅鋗为左都御史。

五月己未，以金世荣为兵部尚书。甲戌，诏免直隶、山东逋赋。丁

丑，以梁鼐为福建浙江总督。戊寅，上巡幸塞外。

六月丁亥朔，诏修功臣传。癸巳，命梅鋗、二鬲按容美土司田舜年狱。壬寅，命凡部寺咨取钱粮非由奏请者，户部月会其数以闻。以蓝理为福建陆路提督。辛亥，四川巡抚能泰疏报安乐铁索桥告成，移化林营千总驻守。

秋七月庚申，上驻跸热河。甲子，以德昭嗣封信郡王。

八月壬辰，高家堰车逻壩涧河河堤告成。

九月己亥，上还京。

冬十月乙酉朔，敦拜罢，以温达为吏部尚书，希福纳为工部尚书。庚寅，武殿试。谕曰："今天下承平日久，曾经战阵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者益少。他日台湾不无可虑。朕甲子南巡，由江宁登舟，至黄天荡，江风大作，朕独立船头射江豚，了不为意。迨后渡江，渐觉心动。去岁渡江，则心悸矣。皆年为之也。问之宿将亦然。今使高年奋勇效命，何可得耶？"壬寅，命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萧永藻覆按土司田舜年狱。丁未，以迓图为满洲都统。己酉，诏免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十省逋赋。

十一月癸酉，命尚书金世荣、侍郎巴锡、范承烈督濬清河。免八旗官兵贷官未归银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两有奇。甲戌，以阿山为刑部尚书。庚辰，上谒陵。辛巳，以邵穆布为江南江西总督。癸未，以山东私铸多，听以小钱完正赋，责有司运京鼓铸。甲申，上巡幸塞外。西藏达赖喇嘛卒，其下第巴匿之，又立伪达赖喇嘛。拉藏汗杀第巴而献其伪喇嘛。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以闻。

十二月壬寅，上还宫。诏罪囚缓决至三四年者减一等。辛亥，郭世隆罢，以赵弘灿为广东广西总督。

是岁，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省三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六年丁亥春正月丁卯，诏："南巡阅河，往返舟楫，不御室庐。所过勿得供亿。"丁巳，梅鋗免，以萧永藻为左都御史。

二月戊戌，次台庄，百姓来献食物。召耆老前，详询农事生计，良

久乃发。癸卯，上阅溜淮套，由清口登陆，如曹家庙，见地势毗连山岭，不可疏凿，而河道所经，直民庐舍坟墓，悉当毁坏。诘责张鹏翮等，遂罢其役，道旁居民驩呼万岁。命别勘视天然壩以下河道。

三月己未，上驻江宁。乙巳，上驻苏州。

夏四月甲申，上驻杭州。诏曰："朕顷因视河，驻跸淮上。江、浙二省官民■B6请临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方今二麦垂熟，百姓沿河拥观，不无践踏。其令停迎送，示朕重农爱民至意。"戊申，以鄂克逊为江宁将军，殷泰为甘肃提督。

五月壬子朔，上次山阳，示河臣方略。癸酉，上还京。丙子，解阿山尚书，削张鹏翮宫保。戊寅，赠故河道总督靳辅太子太保，予世职。加福建提督吴英威略将军。赠死难运司高天爵官，予谥忠烈。以达尔占为荆州将军。

六月丁亥，上巡幸塞外。以巢可讬为左都御史，起郭世隆为湖广总督。

七月壬子，上驻跸热河。丁卯，车驾发喀拉河屯，巡幸诸蒙古部落。外籓来朝，各赐衣币。

八月甲辰，次洮尔毕拉，赐迎驾索伦总管塞音察克、杜拉图及打牲人银币。贵州三江苗人作乱，讨平之。

九月癸亥，上驻和尔博图噶岔。甲子，阅察哈尔、巴尔虎兵丁射。

冬十月辛巳，以江苏、浙江旱，发帑市米平粜，截漕放赈，免逋赋。外籓献驼马，卻之。戊戌，上还京。己亥，户部议增云南矿税，命如旧额。庚子，金世荣免，以萧永藻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己酉朔，诏曰："顷以江、浙旱灾，随命减税、蠲逋、截漕。其江、浙两省明年应出丁钱，悉予蠲免。被灾之处，并免正赋。使一年之内，小民绝迹公庭，优游作息，副朕惠爱黎元至意。"己未，诏台湾客民乏食，原归者听附公务船内渡。以汪悟礼为汉军都统。己亥，诏江、浙诸郡县兴修水利备旱涝。

十二月丙戌，以温达为大学士，马尔汉为吏部尚书，耿额为兵部尚书，巢可讬为刑部尚书，富宁安、王九龄为左都御史。丙午，赐亲王以

次内大臣、侍卫白金有差。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湖广等省三十二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庚午，浙江大岚山贼张念一、硃三等行劫慈谿、上虞、嵊县，官兵捕平之。辛未，重修南岳庙成，御制碑文。以觉罗孟俄洛为奉天将军。乙亥，诏截留湖广、江西漕粮四十万石，留于江南六府平粜。

二月庚寅，上御经筵。壬辰，遣侍郎穆丹按大岚山狱，学士二鬲按红苗狱。甲午，上巡畿甸。丙午，诏暹罗使臣挈带土货，许随处贸易，免徵其税。

三月丙辰，上还驻申昜春园。戊午，以希思哈、李绳宗为汉军都统。

闰三月戊寅朔，重修北镇庙成，御制碑文。乙未，以施世骠为广东提督，席柱为西安将军。

夏四月己酉，宋荦罢，以徐潮为吏部尚书，以齐世武为四川陕西总督。戊午，山东巡抚赵世显报捕获硃三父子，解往浙江。上曰："硃三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若因此捕拿，株连太多，可传谕知之。"辛酉，湖广提督俞益谟密请剿除红苗。上以红苗无大罪，不许。以阿喇衲为蒙古都统，李林盛为汉军都统。内大臣明珠卒，命皇三子胤祉奠茶酒，赐马四匹。

五月甲申，以王鸿绪为户部尚书，富宁安为礼部尚书，穆和伦为左都御史。丙戌，上巡幸塞外。乙未，诏免大岚山贼党太仓人王昭骏伯叔兄弟连坐罪。

六月丁未，上驻跸热河。丁巳，九卿议覆大岚山狱上，得旨："诛其首恶者，硃三父子不可宥，缘坐可改流徙。巡抚王然、提督王世臣俱留任，受伤官兵俱议叙。"丁卯，清文鉴成，上制序文。

秋七月丁丑，谕刑部，免死流人在配犯罪者按诛之。癸未，平定朔漠方略成，上亲制序文。壬辰，上行围。二鬲奏按红苗杀人之廖老宰等斩枭，擅自遣兵前往苗寨之守备王应瑞遣戍，从之。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壬戌，上回銮，驻永安拜昂阿。

九月乙亥，上驻布尔哈苏台。丁丑，召集廷臣行宫，宣示皇太子胤礽罪状，命拘执之，送京幽禁。己丑，上还京。丁酉，废皇太子胤礽，颁示天下。

冬十月甲辰，削贝勒胤禩爵。乙卯，以王掞为工部尚书，张鹏翮为刑部尚书。辛酉，上幸南苑行围。以辛泰为蒙古都统。

十一月癸酉朔，削直郡王胤禔爵，幽之。己卯，致仕大学士张英卒，予祭葬，谥文端。辛巳，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保废太子，夺职杖之。丙戌，召集廷臣议建储贰。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及诸大臣以皇八子胤禩请。上不可。戊子，释废太子胤礽。己丑，王大臣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丙申，以宗室发度为黑龙江将军。庚子，复胤禩贝勒。

十二月甲辰，褒恤死难生员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范承谟，附祀范承谟祠，承谟子巡抚范时崇请之也。丁巳，以陈诜为湖广巡抚，蒋陈锡为山东巡抚，黄秉中为浙江巡抚，刘廕枢为贵州巡抚。

是岁，免山东、福建、湖广等省六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八年己丑春正月癸巳，召集廷臣问举立胤禩，孰为倡议者。群臣皇恐莫敢对，乃进大学士张玉书而问之，对曰："先闻之马齐。"上切责之。次日，列马齐罪状，宥死拘禁。已而上徐察其诬，释之。丙申，上幸南苑。己亥，命侍郎赫寿驻藏，协办藏事。初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特命大臣往监临之。王鸿绪、李振裕免。

二月己酉，上巡幸畿甸。以宗室杨福为黑龙江将军，觉罗孟俄洛为宁古塔将军，王文义为贵州提督。戊午，以嵩祝署奉天将军。戊辰，上还宫。庚午，以张鹏翮为户部尚书，张廷枢为刑部尚书。

三月辛巳，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昭告宗庙，颁诏天下。甲午，赐赵熊诏等二百九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辰，以富宁安为吏部尚书，穆和伦为礼部尚书，穆丹为左都御史。移禁胤禔于公所，遣官率兵监守。丁卯，上巡幸塞外。

五月甲戌，上驻跸热河。

六月戊午，康亲王椿泰薨，谥曰悼，子崇安袭封。

秋七月庚寅，以殷泰为四川陕西总督，噶礼为江南江西总督，江琦为甘肃提督，师懿德为江南提督。戊戌，上行围。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加陕西提督潘育龙镇绥将军。

九月庚寅，上还京。以年羹尧为四川巡抚。

冬十月壬寅，诏福建、广东督抚保举深谙水性熟知水师者。戊午，册封皇三子胤祉诚亲王，皇四子胤禛雍亲王，皇五子胤祺恆亲王，皇七子胤祐淳郡王，皇十子胤薀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壬戌，诏免江苏被灾之淮、扬、徐，山东之兖州，河南之归德明年地丁额赋。

十一月丙子，诏各省解部之款过多，可酌量截留，以备急需。安郡王马尔浑薨，谥曰悫，子华飏袭。己卯，加漕运总督桑额太子太保。庚寅，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水ャ水源，泰、岱诸山自长白山来。□水伏流，黄河未到积石亦是伏流，蒙古人有书言之甚详。江源亦自昆仑来，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遣张鹏翮、噶敏图按江南宜思恭亏帑狱。

十二月己亥，上谒陵。己未，上还宫。命马齐管鄂罗斯贸易事。刑部尚书巢可讬免。

是岁，免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广等省五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九年庚寅春正月庚寅，命修满蒙合璧清文鉴。

二月丁酉，上巡幸五台山。吏部尚书徐潮乞休，允之。

三月己巳，上还京。乙亥，命编纂字典。诏以故大学士李霨嫡孙主事李敏启擢补太常寺少卿。戊寅，敕封西藏胡必尔汗波克塔为六世达赖喇嘛。辛巳，诏免浙江杭、湖二府未完漕米三万九千馀石。

夏四月乙巳，调萧永藻为吏部尚书，王掞为兵部尚书。

五月己酉朔，上巡幸塞外。癸酉，次花峪沟。阅吉林、黑龙江官兵。丁丑，上驻跸热河。

六月己亥，命诸皇子恭迎皇太后至热河避暑。戊午，刑部尚书张廷枢免。

秋七月壬午，按事湖南尚书萧永藻等疏报巡抚提督互讦案，查审俱实。得旨："俞益谟休致，赵申乔革职留任。"

闰七月甲寅，上行围。

八月乙亥，诏福建漳、泉二府旱，运江、浙漕粮三十万石赈之，并免本年未完额赋。丙戌，上还驻热河。庚寅，以范时崇为福建浙江总督，额伦特为湖南提督。

九月辛丑，上奉皇太后还宫。辛亥，希福纳免。时户部亏蚀购办草豆银两事觉，积十馀年，历任尚书、侍郎凡百二十人，亏蚀至四十馀万。上宽免逮问，责限偿完，希福纳现任尚书，特斥之。以穆和伦为户部尚书，贝和诺为礼部尚书。

冬十月甲子，诏曰："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以节俭之所馀，为涣解之弘泽。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鸿施，藉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届时候旨。地方大吏以及守令当体朕保乂之怀，实心爱养，庶几升平乐利有可徵矣。文到，其刊刻颁布，咸使闻知。"丁卯，谕外藩已朝行在，勿庸朝正。丙子，以郭琗为云南贵州总督，以郭世隆为刑部尚书，鄂海为湖广总督。癸未，谕大学士："江南亏空钱粮多至数十万两，此或朕数次南巡，地方挪用。张鹏翮谓俸工可以抵补。牧令无俸，仍以累民，莫若免之为善。其会议以闻。"

十一月辛卯朔，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著为令。大学士陈廷敬以老乞休，温旨慰谕，命致仕。乙巳，上谒陵。以萧永藻为大学士，王掞为礼部尚书，徐元正为工部尚书。丁未，以孙徵灏为兵部尚书。乙卯，以桑额为吏部尚书。

十二月癸酉，以赫寿为漕运总督。戊寅，上还京。辛巳，诏曰："朕因朝列旧臣渐次衰谢，顺治年间进士去职在籍者，已无多人。王士禛、江皋、周敏政、叶矫然、徐淑嘉皆以公过屏废，俱复还原官。"以赵申乔为左都御史。

是岁，免直隶、江南等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五十年辛卯春正月癸丑，上巡畿甸，视通州河堤。

二月辛酉，以班迪为满洲都统，善丹为蒙古都统。丁卯，阅筐兒港，命建挑水壩。次河西务，上登岸步行二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钉椿木，以纪丈量之处。谕曰："用此法可以测量天地、日月交食。算法原于易。用七九之奇数，不能尽者，用十二、二十四之偶数，乃能尽之，即取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庚午，上还京。辛巳，上御经筵。

三月庚寅，王大臣以万寿节请上尊号。自平滇以来，至是凡四请矣。上谦挹有素，终不之许。

夏四月庚申，徐元正养亲回籍，以陈诜为工部尚书。庚辰，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乙未，命礼部祈雨。庚子，大雨。丙午，留京大学士张玉书卒，上悼惜，赋诗一篇，遣官治丧，赐银一千两，加祭葬，谥文贞。己酉，诏免江苏无著银十万两有奇。丙辰，召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入阁办事。增乡、会试五经中额。

六月戊辰，设广西西隆州儒学训导。

秋七月丙辰，上行围。

八月庚午，高宗纯皇帝生。以王原祁为掌院学士。设先贤子游后裔五经博士。

九月戊申，上奉皇太后还宫。蓝理有罪免，以杨琳为福建陆路提督，马际伯为四川提督。停本年秋决。

冬十月丙辰，诏免台湾五十一年应徵稻穀。贝和诺免，以嵩祝为礼部尚书。戊午，诏前旨普免天下钱粮，五十一年轮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钱粮及逋欠俱行蠲免。庚午，以硕鼐为满洲都统，瑚世巴、马尔赛为蒙古都统。戊寅，免朝鲜白金豹皮岁贡。庚辰，诏举孝义。辛巳，命张鹏翮置狱扬州，按江南科场案。壬午，鄂缮、耿额、齐世武、悟礼等有罪，褫职拘禁。赵申乔疏劾新科编修戴名世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下部严审。

十一月丙戌，以殷特布为汉军都统，隆科多为步军统领，张谷贞为云南提督。丁未，上谒陵，赐守陵官役马匹白金。

十二月癸酉，上还宫。癸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等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丁户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六百九十三万三百四十四顷三十四亩，徵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八钱。盐课银三百七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八两。铸钱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有奇。

五十一年壬辰春正月丙午，擢编修张逸少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故大学士张玉书之子也。壬子，命内外大臣具摺陈事。摺奏自此始。癸丑，上巡幸畿甸。诏右卫将军宗室费扬古办事诚实，供职年久，且系王子，可封为辅国公。

二月丁巳，诏宋儒硃子配享孔庙，在十哲之次。江苏巡抚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互讦，俱解任，交张鹏翮、赫寿查审。福建浙江总督范时崇疏陈沿海渔船，只许单桅，不许越省行走，交地方文武钤束。上曰："此事不可行。渔户并入水师营，则兵弁侵欺之矣。盗贼岂能尽除，窃发何地无之？只视有益于民者行之，不当以文法为捕具也。"戊寅，命卓异武官照文职引见。庚辰，上还京。壬午，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

三月辛卯，谕大学士："繙译本章，甚有关系。昨见本内'假官'二字，竟译作'伪官'，舛错殊甚。其严饬之。"丁酉，上御经筵。

夏四月丁巳，赐王世琛等百七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以康泰为四川提督。定会试分省取中例。壬申，谕："故大学士熊赐履夙学旧臣，身殁以后，时轸于怀。闻其子已长成，可令来京录用。"壬戌，予故一等待卫海青副都统衔，予祭葬，谥果毅。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卒，命皇三子奠茶酒，御赋輓诗，命南书房翰林励廷仪、张廷玉赍焚，予治丧银一千，谥文贞。诏明年六旬万寿，二月特行乡试，八月会试。以嵩祝为大学士，黑硕咨为礼部尚书，满笃为工部尚书，以王掞为大学士，陈诜为礼部尚书，起张廷枢为工部尚书。丙子，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启銮。壬午，上驻跸热河。

五月壬寅，命有司稽察流民徙边种地者。以穆丹为左都御史，鄂代为蒙古都统。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丁巳，命穆和伦、张廷枢覆按江南督抚互讦案。湖广镇筸红苗吴老化率毛都塘等五十二寨内附。辛酉，以张朝午

为广西提督。

秋八月癸丑，上行围。戊寅，诏朝鲜遇有中国渔船违禁至界汛，许拘执以闻。镇筸苗民续内附八十三寨。

九月庚戌，上奉皇太后还宫。皇太子胤礽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

冬十月壬戌，穆和伦等覆按江南狱上，上命夺噶礼职，张伯行复任。以揆叙为左都御史，赫寿为江南江西总督。

十一月乙酉，前福建提督蓝理狱上，应死。上念征台湾功，特原之。己亥，群臣以万寿六旬请上尊号，不许。丁未，以复废皇太子胤礽告庙，宣示天下。己酉，上谒陵，赐守陵大臣白金。

十二月甲戌，上还京。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浙江等省二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五十二年癸巳春正月戊申，诏封后藏班禅胡土克图喇嘛为班禅额尔得尼。

二月庚戌，赵申乔疏言太子国本，应行册立。上以建储大事，未可轻定，宣谕廷臣，以原疏还之。乙卯，上巡幸畿甸。编修戴名世以著述狂悖弃市。进士方苞以作序干连，免死入旗，旋赦出之。乙亥，上还驻申昜春园。

三月戊寅朔，谕王大臣："朕昨还京，见各处为朕保釐乞福者，不计其数，实觉愧汗。万国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祝延者当以兹为先。朕老矣，临深履薄之念，与日俱增，敢满假乎？"又谕："各省祝寿老人极多，倘有一二有恙者，可令太医看治。朕于十七日进宫经棚，老人已得从容瞻觐。十八日正阳门行礼，不必再至龙棚。各省汉官传谕知悉。"甲午，上还宫，各省臣民夹道俯伏欢迎，上驻辇慰劳之。乙未，万寿节，上朝慈宁宫，御太和殿受贺，颁诏覃恩，锡高年，举隐逸，旌孝义，蠲逋负，鳏寡孤独无告者，官为养之，罪非殊死，咸赦除焉。壬寅，召直省官员士庶年六十五以上者，赐宴于申昜春园，皇子视食，宗室子执爵授饮。扶掖八十以上老人至前，亲视饮酒。谕之曰："古来以养老尊贤为先，使人人知孝知弟，则风俗厚矣。尔耆老当以此意告之乡里。昨日大雨，田野霑足。尔等速回，无误农时。"是日，九十以上

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各赐白金。加祝釐老臣宋荦太子少师，田种玉太子少傅。甲辰，宴八旗官员、兵丁、閒散于申昜春园，视食授饮、视饮赐金同前。是日，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

夏四月甲寅，以鄂海为陕西四川总督，额伦特为湖广总督，高其位为湖广提督。四川提督岳升龙请入籍四川，许之。丁卯，遣官告祭山川、古陵、阙里。五月丙戌，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调张廷枢为刑部尚书，王顼龄为工部尚书。颁赉蒙古老人白金。辛丑，诏停本年秋决。

闰五月乙卯，赉热河老人白金。御史陈汝咸招抚海寇陈尚义入见，询海上情势及洋船形质，命于金州安置，置水师营。

六月丁丑，修律算书。

秋七月壬子，诏宗人削属籍者，子孙分别系红带、紫带，载名玉牒。丙寅，上行围。

八月丁丑，蒙古鄂尔多斯王松阿拉布请于察罕讬灰游牧，不许，命游牧以黄河为界，从总兵范时捷请也。

九月甲子，上奉皇太后还宫。辛未，以江南漕米十万石分运广东、福建平粜。

冬十月丙子，以张鹏翮为吏部尚书。乙酉，赐王敬铭等一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己酉，诏免广东、福建、甘肃二十一州县卫明年税粮。癸亥，上谒陵。

十二月己卯，以赫奕为工部尚书。辛卯，令文武科目原兼应者，许改试一科。壬辰，上还京。甲午，以五鬲为蒙古都统。辛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浙江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十三年甲午春正月己未，命修坛庙殿廷乐器。癸亥，户部请禁小钱。上曰：“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于民，而惟言行法，虽厉禁何益。”戊辰，上巡幸畿甸。丁卯，以何天培为京口将军。

二月甲戌，诏停今年秋审，矜疑人犯，审理具奏，配流以下，减等发落。乙酉，上还京。癸丑，命侍郎常泰、少卿陈汝咸赴甘肃赈抚灾民。丁巳，前尚书王鸿绪进明史列传二百八十卷，命付史馆。

夏四月戊子，改师懿德为甘肃提督。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六月乙亥，诏："拉藏汗年近六十，二子在外，宜防外患，善自为谋。"癸未，以炎暑免从臣晚朝。

秋七月辛卯，诏以江南□又旱，浙江米贵，河南歉收，截漕三十万石，分运三省平粜。

八月乙亥，上行围。

九月丙寅，上奉皇太后还宫。

冬十月己巳朔，命张鹏翮、阿锡鼐往按江南牟钦元狱。己丑，命大学士、南书房翰林考定乐章。

十一月，敕户部截漕三十馀万石，于江南、浙江备赈。戊申，免甘肃靖边二十八州县卫明年额赋。诚亲王胤祉等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甲寅，冬至，祀天于圜丘，奏新乐。丙辰，上巡幸塞外。贝勒胤禩属下人雅齐布有罪伏诛。遣何国栋测量广东、云南等省北极出地及日景。

十二月癸酉，上驻特布克，赐随围蒙古兵银币。己丑，上还京。辛卯，洮、岷边外生番喇子等一十九族内附。

是岁，免江南、河南、甘肃、浙江、湖广等省百二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五十四年乙未春正月甲子，停五经中式例。封阿巴垓台吉德木楚克为辅国公。诏贝勒胤禩、延寿溺职，停食俸。

二月戊辰朔，张伯行缘事解任，交张鹏翮审理。己巳，以施世纶为漕运总督。辛未，上巡幸畿甸，谕巡抚赵弘燮曰："去年腊雪丰盈，今年春雨应节，民田想早播种。但虑起发太盛，或有二疸之虞。可示农民芸耨宜疏，以防风霾。"又谕："朕时巡畿甸，见民生差胜于前。但诵读者少，风俗攸关。宜令穷僻乡壤广设义学，劝令读书。尔有司其留意。"甲午，以杜呈泗为江南提督，穆廷栻为福建陆路提督。

三月己亥，以蒙古吴拉忒等部十四旗雪灾，命尚书穆和伦运米往赈，教之捕鱼为食。庚子，以赵弘燮为直隶总督，任巡抚事。以睦森为宁古塔将军。

夏四月庚午，赐徐陶璋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师懿德奏策旺阿拉布坦兵掠哈密，游击潘至善击败之。命尚书富宁安、将军席柱率师援剿，祁里德赴推河，谕喀尔喀等备兵。庚辰，徵外藩兵集归化城，调打牲索伦兵赴推河。己丑，谕议政大臣："朕曾出塞亲征，周知要害。今讨策旺阿拉布坦进兵之路有三：一由噶斯直抵伊里河源，趋其巢穴；一越哈密、吐鲁番，深略敌境；一取道喀尔喀，至博克达额伦哈必尔汉，度岭扼险。三路并进，大功必成。"壬午，漕运总督郎廷极卒，上称其抚恤运丁，历运无阻，予祭葬，谥温勤。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乙未，命富宁安分兵戍噶斯口，总兵路振声驻防哈密。

五月丙午，黑龙江将军宗室杨福卒，赐银一千两，命侍卫尚崇义、傅森驰驿赐奠，谥襄毅，命其子三官保暂署父任。戊午，内阁侍读图理琛使于鄂罗斯，使备兵。

六月壬申，命都统图斯海等赴湖滩河朔运粮。甲戌，富宁安、席柱疏报进兵方略。得旨，明年进兵。丁亥，兵部尚书孙徵灏卒，赐鞍马二、散马二、银五百两，谥清端。

秋七月甲午朔，命和托辉特公博贝招抚乌梁海。辛酉，命公傅尔丹往乌兰古等处屯田。

八月辛未，大学士李光地乞假归，上赋诗送之。癸酉，上行围。壬辰，撤噶斯口戍兵还肃州。

九月己酉，博贝招抚乌梁海部来归。

冬十月丙寅，上谕大学士："朕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答奏摺，期于不泄漏也。"辛巳，上奉皇太后还宫。诏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今岁雨溢，穀耗不登，所有五府应完五十五年税粮，悉蠲除之。

十一月甲午，以范时崇为左都御史，觉罗满保为浙江福建总督，宗室巴塞为蒙古都统。庚子，停京师决囚。辛丑，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己未，冬至，祀天于圜丘，始用御定雅乐。

十二月己巳，以塔拜为杭州将军。命护军统领晏布帅师驻西宁。甲申，张伯行以疑赃诬参论罪应死，上原之，起为仓场侍郎。

是岁，免江南、湖南二省二十四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十五年丙申春正月壬子，上幸汤泉。

二月乙丑，命副都统苏尔德经理图呼鲁克等处屯田。癸酉，上还驻申昜春园。丙子，诏免安南岁贡犀角、象牙。己卯，上巡幸畿甸。庚寅，定丁随地出例。

三月丁酉，恤赠广西右江剿瑶伤亡参将王启云官廕。庚子，上还宫。乙巳，召席柱还，以晏布代之，路振声参军事。癸丑，蒙古图尔胡特贝子阿拉布珠尔请从军。命率蒙古兵戍噶斯口。贵州巡抚刘廕枢疏请罢兵，命乘传诣军周阅议奏。

闰三月癸亥，以额伦特署西安将军，满丕署湖广总督。丁丑，以左世永为广西提督。壬午，发京仓米二十万石赈顺天、永平。五城粥厂展期至秋。命礼部祈雨。

夏四月癸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

五月庚申，上驻热河，斋居祈雨。起马齐为大学士，穆和伦为户部尚书。壬戌，发仓米平粜。预发八旗兵粮。甲子，雨。上曰："宋儒云：'求雨得雨，旱岂无因。'此言可味也。"己巳，京师远近雨足，上复常膳。乙酉，赫奕免，以孙渣齐为工部尚书。

六月丙辰，上幸汤泉。

秋七月辛未，命移噶斯口防军分戍察罕乌苏、噶顺。癸未，上行围。

八月乙卯，前奉天府尹董弘毅坐将承德等九州县米豆改徵银两，致仓储阙乏，黜官。

九月庚午，以蒋陈锡为云南贵州总督。甲申，上奉皇太后还宫。

冬十月丁亥朔，诏刑部积岁缓决长系人犯，分别减释之。停本年秋决。戊子，以托留为黑龙江将军，赵弘灿为兵部尚书。癸巳，诏："近以

策旺阿拉布坦侵入哈密，徵兵备边，一切飞刍輓粟经过边境，不无借资民力。所有山西、陕西、甘肃四十八州县卫应徵明年银米穀草及积年逋欠，悉与蠲除。”丁酉，诏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招民垦种。以杨琳为广东广西总督。以宗室巴赛为满洲都统，晏布为蒙古都统。丙午，策旺阿拉布坦执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济布，犯噶斯口，官兵击走之。命额伦特驻师西宁，分兵戍噶斯口，布隆吉尔散秩大臣阿喇衲赴巴尔库尔参赞军事。

十一月乙丑，以傅尔丹、额尔锦为领侍卫内大臣。戊辰，上谒陵。甲申，上巡行塞外。盗发明陵，命置之法。

十二月己酉，上还京。诏免顺天、永平三十五州县明年地丁税粮，其积年逋赋并除之。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浙江、江西、湖广等省六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五十六年丁酉春正月丁卯，修周易折中成，颁行学宫。壬午，以徐元梦为左都御史，硃轼为浙江巡抚。

二月丙戌朔，上巡幸畿甸。乙未，徵奉天、吉林兵益祁里德军。癸卯，上还驻申昜春园。丁未，定盗案法无可宽、情有可原例。顺承郡王诺罗布薨，谥曰忠，子锡保袭封。左都御史揆叙卒，予祭葬，谥文端。

三月丁巳，上御经筵。戊寅，以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视师防边。壬午，上巡视河西务堤。

夏四月乙酉，上还驻申昜春园。乙未，发通州仓米分贮直隶州县备赈。丙申，碣石镇总兵陈昂奏天主教堂各省林立，宜行禁止，从之。以孙柱、范时崇为兵部尚书。辛丑，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

五月庚申，九卿议王贝勒差人出外，查无勘合，即行参究。

六月壬子，傅尔丹袭击厄鲁特博罗布尔哈苏，斩俘而还。兵部尚书赵弘灿卒，予祭葬，谥清端。

秋七月丙辰，策旺阿拉布坦遣其将策零敦多布侵掠拉藏。癸亥，富宁安袭击厄鲁特于通俄巴锡，进及乌鲁木齐，毁其田禾，还军遇贼毕留图，击败之。阵亡灰特台吉扎穆毕，追封辅国公。

八月壬午朔，上行围。

九月辛未，以路振扬署四川提督。河南奸民亢珽滋事，官兵捕之，珽走死。命尚书张廷枢、学士勒什布往鞫，得前巡抚李锡贪虐激变状以闻。李锡褫职论死，贼党伏诛。

冬十月乙酉，命侍郎梁世勋、海寿往督巴尔库尔屯田。庚子，上奉皇太后还宫。乙巳，命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将军额伦特、侍卫阿齐图等率师戍青海。以宗室公吞珠为礼部尚书，蔡升元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壬子，命停决囚。乙丑，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馀年，今年近七旬矣。当二十年时，不敢逆计至三十。三十年时，不敢逆计至四十。赖宗社之灵，今已五十七年矣，非凉德所能致也。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乂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占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適。帝王仔肩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佞倖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行围塞外，水土较佳，体气稍健，每日骑射，亦不疲乏。复以皇太后违和，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祗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甲戌，免八旗借支银二百万两。丙子，诏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省积年逋赋，江苏、安徽并免漕项银米十分之五。

十二月甲申，皇太后病势渐增，上疾七十馀日矣，脚面浮肿，扶掖

日朝宁寿宫。丙戌，皇太后崩，颁遗诰，上服衰割辫，移居别宫。己酉，上还宫。

是岁，朝鲜入贡。

五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乙卯，上有疾，幸汤泉。戊寅，赐防边军士衣二万袭。

二月庚寅，拉藏乞师，命侍卫色楞会青海兵往援。癸卯，以路振声为甘肃提督。检讨硃天保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上于行宫亲讯之曰："尔何知而违旨上奏？"硃天保曰："臣闻之臣父，臣父令臣言之。"上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命诛之。丁未，上还宫。碣石镇陈昂疏请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砲，方许进口贸易。部议不行。

三月癸丑，减大兴、宛平门厂房税。辛酉，上大行皇后谥曰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丙寅，以颜寿为右卫将军，黄秉钺为福州将军。戊辰，裁起居注官。甄别不职学政丛澍等七员，俱褫职。丁丑，命浙江南北新关税交同知管理。戊寅，浙江巡抚硃轼请修海宁石塘。从之。

夏四月乙酉，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丁亥，赐汪应铨等一百七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卯，上幸热河。穆和伦免，以孙渣齐为户部尚书。

五月癸丑，以徐元梦为工部尚书。丁巳，额伦特奏拉藏汗被陷身亡，二子被杀，达赖、班禅均被拘。己未，浙江福建总督满保疏台湾一郡有极冲口岸九处，次冲口岸十五处，派人修筑，酌移员弁，设淡水营守备。从之。

六月壬辰，遣使册封琉球故王曾孙尚敬为中山王。己丑，大学士李光地卒，命皇五子恆亲王胤祺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徐元梦还京护其丧事，谥文贞。丁未，赐哈密军士衣四百袭。

秋七月己未，打箭炉外墨里喇嘛内附。甲戌，修省方盛典。

八月壬子，索伦水灾，遣官赈之。孟光祖伏诛。戊子，上行围。甲午，礼部尚书吞珠卒，予祭葬，谥恪敏。总兵官仇机有罪伏诛。

闰八月戊辰，诏曰："夷虏跳梁，大兵远驻西边，一切征缮，秦民甚

属劳苦。所有陕西、甘肃明年地丁粮税俱行蠲免，历年逋赋亦尽除之。”

九月己卯，命都统阿尔纳、总兵李耀率师赴噶斯口、柴旦木驻防。丙戌，以王顼龄为大学士，陈元龙为工部尚书。甲辰，上还京。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会师喀喇乌苏，屡败贼，贼愈进，师无后继，矢竭力战，殁于阵。

冬十月甲寅，停本年决囚。丙辰，命皇十四子贝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视师青海。命殉难总督甘文焜、知府黄庭柏建祠列祀。甲子，诏四川巡抚年羹尧，军兴以来，办事明敏，即升为总督。命翰林、科道轮班入直。戊辰，上驻汤泉。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蕭、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

十一月丙子，上还驻申昜春园。福建巡抚陈瑸卒，赠礼部尚书，谥清端。以宜兆熊为汉军都统。

十二月丙辰，上谒陵。己未，孝惠章皇后升祔太庙，位于孝康章皇后之左，颁诏天下。云南撒甸苗人归顺。己巳，上还宫。

是岁，免江南、福建、甘肃、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五十八年己亥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曰：“日食三始，垂象维昭。宜修人事，以儆天戒。臣工其举政事阙失以闻。”乙未，上幸汤泉。庚子，上还驻申昜春园。辛丑，诏立功之臣退閒，世职准子弟承袭。若无应袭之人，给俸终其身。壬寅，命截漕米四十三万石，留江苏、安徽备荒。

二月己巳，上巡幸畿甸。己卯，学士蒋廷锡表进皇舆全览图，颁赐廷臣。庚申，上还驻申昜春园。辛未，命都统法喇抚辑里塘、巴塘，护军统领噶尔弼同理军事。

三月乙未，侍郎色尔图以运饟迟延罢，命巡抚噶什图接管。

夏四月乙巳，命抚远大将军胤禵驻师西宁。癸丑，上巡幸热河。

五月戊寅，以麦大熟，命民间及时收贮。庚辰，以扬都为蒙古都统。浙江正考官索泰贿卖关节，在籍学士陈恂说合，陈凤墀夤缘中式，均论死，并罪其保荐索泰为考官者。南阳标兵执辱知府沈渊，总兵高成

革职，游击王洪道论死，兵处斩。

六月甲辰，以贝勒满笃祜为满洲都统。丁未，年羹尧、噶尔弼、法喇先后奏副将岳锺琪招辑里塘、巴塘就抚。命法喇进驻巴塘，年羹尧拨兵接应。丙寅，以马见伯为固原提督。

秋七月癸未，以宗查木为西安将军。

八月庚戌，上行围。庚申，振威将军傅尔丹奏鄂尔斋图二处筑城设站。命尚书范时崇往董其役。

九月乙未，谕西宁现有新胡毕勒罕，实系达赖后身，令大将军遣官带兵前往西藏安禅。戊戌，安郡王华飏薨，谥曰节。

冬十月丁未，上还京。壬子，命蒙养斋举人王兰生修正音韵图。甲寅，固原提督潘育龙卒，赠太子少保，予祭葬，谥襄勇。

十一月丙子，礼部尚书陈诜致仕。庚寅，增江西解额。

十二月壬寅，以蔡升元为礼部尚书，田从典为左都御史。戊申，西安将军额伦特之丧至京，命皇五子恆亲王胤祺、皇十二子贝子胤祹迎奠。庚申，命截湖广漕粮十万石留于本省备荒。辛酉，诏曰："比年兴兵西讨，远历边陲，居送行赉，民力劳瘁。所有沿边六十六州县卫所明年额徵银米，俱行蠲免。"

是岁，免江苏、安徽等省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十九年庚子春正月丁酉，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移师穆鲁斯乌苏。以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领兵进藏，以公策旺诺尔布参赞军务。命西安将军宗查木驻西宁，平郡王讷尔素驻古木。

二月甲辰，上巡幸畿甸。癸丑，命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四川、云南兵进藏，册封新胡毕勒罕为六世达赖喇嘛。辛酉，上还驻申易春园。

三月己丑，命云南提督张谷贞驻防丽江、中甸。丙申，命靖逆将军富宁安进师乌鲁木齐，散秩大臣阿喇衲进师吐鲁番，祁里德领七千兵从布娄尔，傅尔丹领八千兵从布拉罕，同时进击准噶尔。

夏四月戊申，上巡幸热河。

五月辛巳，以旱求言。壬午，雨。

六月己亥，陕西饥，运河南积穀往赈。丙辰，保安、怀来地震，遣官赈之。

秋七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癸酉，富宁安击贼于阿克塔斯、伊尔布尔和韶，败之，擒其台吉垂木拍尔。阿喇衲师至齐克塔木，遇贼，击破之，尽虏其众。进击皮禅城，降之。师至吐鲁番，番酋阿克苏尔坦率众迎降。丙戌，傅尔丹击贼于格尔厄尔格，斩获六百，阵擒寨桑贝肯，焚其积聚而还，贝肯送京。祁里德败贼于铿额尔河，降其寨桑色布腾等二千馀人。

八月戊戌，上行围。庚子，琉球请令其陪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癸丑，平逆将军延信连败贼众于卜克河。丁巳，又败贼众于绰马喇，贼将策零敦多布遁。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副将岳锺琪自拉里进兵。戊午，克西藏，执附贼喇嘛百馀，斩其渠五人，抚谕唐古特、土伯特，西藏平。以高其倬为广西巡抚。

九月壬申，平逆将军延信以兵送达赖喇嘛入西藏坐★床。富宁安兵入乌鲁木齐，哈西哈回人迎降，军回至乌兰乌苏。戊寅，云贵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璧以馈饟后期褫职，仍令运米入藏。

冬十月癸卯，上还京。诏再以河南积穀运往陕西放赈。明年，河南漕粮照数补还仓穀，其馀漕粮留贮河南。甲辰，朝鲜国王李焞薨。诏曰："李焞袭封五十年，奉藩恭谨，抚民慈爱。兹闻溘逝，恻悼实深，即令王子李昀袭封。所进贡物悉数带回，仍查恤典具奏。"诏陕西、甘肃两省康熙六十年地丁银一百八十八万两零，通行蠲免。沿边歉收，米价昂贵，兵力拮据，并豫发本年兵饟。赉进藏官兵。甲寅，户部尚书赵申乔卒，予祭葬，谥恭毅。丁巳，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戊午，以陕西、甘肃歉收，命银粮兼赈，以麦收为止。

十一月辛未，遣官致祭朝鲜国王李焞，特谥僖顺，册封世子李昀为朝鲜国王。戊寅，以田从典为户部尚书，硃轼为左都御史，以杨名时为云南巡抚。辛巳，诏："大兵入藏，其地俱入版图，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应即考订明覈，传信后世。"上因与大学士讲论河源、江源，及于禹贡三危。庚寅，以隆科多为理藩院尚书，仍兼步军统领。

十二月甲辰，廷臣再请行六十年庆贺礼。不允。壬子，授先贤子夏

后裔五经博士。甲寅，以诚亲王胤祉子弘晟、恆亲王胤祺子弘升为世子。辛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陕西、浙江、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十年辛丑春正月乙亥，上以御极六十年，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礻匋、世子弘晟告祭永陵、福陵、昭陵。

二月乙未，上谒孝庄山陵、孝陵、孝东陵，行告祭礼。遣官告祭郊庙社稷。乙卯，上还京。山东盐徒王美公等作乱，捕斩之。己未，命公策旺诺尔布驻防西藏。论取藏功，封第巴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

三月乙丑，群臣请上万寿节尊号，上不许，曰："加上尊号，乃相沿陋习，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以欺不学之君耳。本朝家法，惟以爱民为事，不以景星、庆云、芝草、甘露为瑞，亦无封禅改元之举。现今西陲用兵，兵久暴露，民苦转输。朕方修省经营之不暇，何贺之有？"庚午，赐举人王兰生、留保进士，一体殿试。甲戌，先是，大学士王掞密疏复储。至是御史陶彝、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高玢、高怡、赵成筵、孙绍曾疏请建储，上不悦，并掞切责之，命其子詹事王奕清及陶彝等十二人为额外章京，军前效力。

夏四月甲午，以李麟为固原提督。乙未，赐邓锺岳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申，诏釐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丁酉，命张鹏翮、陈鹏年赴山东阅河。以赖都为礼部尚书，托赖为刑部尚书。丙午，上幸热河。戊午，命定西将军噶尔弼驻藏。

五月壬戌，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移师甘州。丙寅，台湾奸民硃一贵作乱，戕总兵官欧阳凯。癸酉，以署参将管永宁协副将岳锺琪为四川提督。乙亥，改思明土州归广西太平府。戊寅，诏停本年进兵。以常授为理藩院额外侍郎，办事西宁。乙酉，以年羹尧为四川陕西总督，赐弓矢。发帑金五十万赈山西、陕西，命硃轼、卢询董其事。

六月壬辰，改高其位为江南提督，魏经国为湖广提督。丙申，诏曰："平逆将军延信，朕之侄也。统兵历从古未到之烟瘴绝域，歼灭巨虏，平定藏地，允称不辱宗支，可封为辅国公。"乙卯，吐鲁番回人拖克拖麻穆克等来归，命散秩大臣阿喇衲率兵护之。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平

台湾，擒硃一贵解京。诏奖淡水营守备陈策固守功，超擢台湾总兵。

闰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丙寅，令刑部弛轻系，戊辰，以噶尔弼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己酉，上行围。

八月甲戌，命副都统庄图率兵二千进驻吐鲁番，益阿喇衲军。丙戌，河决武陟入沁水。

九月辛卯，命副都统穆克登将兵二千赴吐鲁番。甲午，噶尔弼以病罢，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定西将军，驻藏，以阿宝、武格参军事。丙申，策旺阿拉布坦犯吐鲁番，阿喇衲击走之。丙午，赈河南、山东、直隶水灾。乙卯，上还京。丙辰，命副都御史牛钮、侍讲齐苏勒、员外郎马泰筑黄河决口，引沁水入运河。丁巳，以阿喇衲为协理将军。上制平定西藏碑文。

冬十月壬戌，置巡察台湾御史。诏："本年秋审俱已详览，其直省具题缓决之案，九卿已加核定，朕不忍覆阅，恐审求之或致改重也。"丙寅，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辛未，诏："大学士熊赐履服官清正，学问博通，朕久而弗忘，常令周恤其家。今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宜加造就，可传谕九卿知之。"以锺世臣为浙江提督，姚堂为福水师提督，冯毅署广东提督。

十一月辛卯，以陈鹏年署河道总督。戊戌，以马武、伊尔哈岱为蒙古都统。己酉，上幸南苑。诏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副都统查礼浑、提督康泰等，杀敌殉国，俱赐恤。

十二月壬申，四川提督岳锺琪征郭罗克番人，平之。丁丑，上还驻申昜春园。遣鄂海、永泰往视吐鲁番屯田。

是岁，免江南、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湖广等省一百二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丁户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又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徵银二千八百七十九万零。盐课银三百七十七万二千三百六十三两零。铸钱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有奇。

六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戊子，召八旗文武大臣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已退者咸与赐宴，宗室授爵劝饮。越三日，宴汉官年六十五以上

三百四十人亦如之。上赋诗，诸臣属和，题曰千叟宴诗。戊申，上巡幸畿甸。

二月庚午，以高其倬署云南贵州总督。丙子，上还驻申昜春园。

三月丙戌，以阿鲁为荆州将军。

夏四月甲子，遣使封朝鲜国王李昀弟昑为世弟。丁卯，上巡幸热河。己巳，抚远大将军胤禵复莅军。癸未，福州驻防兵哗，将军黄秉钺不能约束，褫职，斩为首者。

五月戊戌，施世纶卒，以张大有署漕运总督。

六月，以奉天连岁丰稔，弛海禁。暹罗米贱，听入内地，免其税。辛未，命直隶截漕二十万石备赈。丙子，赵弘燮卒，以其兄子郎中赵之垣加佥都御史衔，署直隶巡抚。

秋七月丁酉，征西将军祁里德上言乌兰古木屯田事宜。请益兵防守。命都统图拉率兵赴之。壬寅，命色尔图赴西藏统四川防兵。戊申，以蔡珽为四川巡抚。予故直隶总督赵弘燮祭葬，谥肃敏。

八月丙寅，停今年决囚。故提督蓝理妻子先以有罪入旗，至是，上念平台湾功，贳还原籍，交★免追。己卯，上驻跸汗特木尔达巴汉昂阿。赐来朝外藩银币鞍马，随围军士银币。

九月甲申，上驻热河。乙酉，谕大学士曰："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甲午，年羹尧、噶什图请量加火耗，以补有司亏帑。上曰："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加增？此次亏空，多由用兵。官兵过境，或有餽助。其始挪用公款，久之遂成亏空，昔年曾有宽免之旨。现在军需正急，即将户部库帑拨送西安备用。"戊戌，上回銮。丁未，次密云，阅河堤。庚戌，上还京。

冬十月辛酉，命雍亲王胤禛、弘升、延信、孙渣齐、隆科多、查弼纳、吴尔占察视仓廒。壬戌，以觉罗德尔金为蒙古都统，安鮐为杭州将军。辛未，以查弼纳为江南江西总督。癸酉，上幸南苑行围。以李树德为福州将军，黄国材为福建巡抚。

十一月戊子，上不豫，还驻申昜春园。以贝子胤祹、辅国公吴尔占

为满洲都统。庚寅，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甲午，上大渐，日加戌，上崩，年六十九。即夕移入大内发丧。雍正元年二月，恭上尊谥。九月丁丑，葬景陵。

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本纪九世宗本纪

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讳胤禛，圣祖第四子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生有异徵，天表魁伟，举止端凝。康熙三十七年封贝勒。四十八年封雍亲王。

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在申昜春园不豫，命代祀圜丘。甲午，圣祖大渐，召于斋宫，宣诏嗣位。圣祖崩。辛丑，上即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命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命兵部尚书白潢协理大学士。以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年希尧署广东巡抚。

十二月戊午，停止直省贡献方物。壬戌，封贝勒胤禩为廉亲王，胤祥为怡亲王，胤祹为履郡王，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晰为理郡王。更定历代帝王庙祀典。癸亥，诏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尚未竣事，宜速举渊通之士编辑成书。以辅国公延信为西安将军，署抚远大将军事。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命富宁安为大学士，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廉亲王胤禩管理藩院尚书事。壬申，以张廷玉为礼部尚书。予大学士马齐二等伯爵，赐名敦惠。

雍正元年癸卯春正月辛巳朔，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丙戌，时享太庙。辛卯，祈穀于上帝。壬寅，颁赐提、镇、副将大行遗念弓矢櫜鞬。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坐审讯陈梦雷一案释其二子，降官。甲辰，封淳郡王子弘曙为长子、弘春为贝子。乙巳，大学士王掞乞休，允之。

二月辛亥朔，以佛格、励廷仪为刑部尚书。壬子，以张鹏翮为大学士。乙卯，以皇十六弟胤禄出嗣庄亲王博果铎，袭其爵。以博果铎之侄球琳为贝勒。庚申，训饬贝子胤禟。乙丑，封辅国公延信为贝子。定部院书吏考满回籍听选例。敕科道官每日一人具摺奏事。辛未，以宜兆熊为福州将军。赵之垣免，以李维钧为直隶巡抚。己卯，副将军阿喇衲奏罗卜脑兒回人投顺。

三月甲申，罢西藏防兵戍察木多。加隆科多、马齐、年羹尧太保。命督抚疏荐幕宾。封年羹尧三等公。壬辰，命故安和亲王岳乐之孙吴尔占、色亨图、经希及其子移居盛京，除属籍。

夏四月辛亥，大行梓宫奉安飨殿，命贝子胤禵留护。丙辰，命怡亲

王胤祥总理户部，封其子弘昌为贝子。设乡、会试繙译科。乙丑，复置起居注官。封皇十七弟胤礼为果郡王。丁卯，初御乾清门听政。制诏训饬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文武大臣凡三道。丙子，晋封淳郡王胤祐为亲王。敕总兵官具摺言事。

五月庚辰，诏免云南入藏兵丁应补倒毙马匹。癸卯，御太和殿视朝。李维钧请以州县岁入弥补积亏。上曰："州县官令少从容，方可责之尽心兴举，岂可勒为他人补亏缺耶！"乙酉，敕理郡王弘晰移住郑家庄。丁酉，命尚书徐元梦署大学士。辛丑，仁寿皇太后崩，帝之生母也，奉安梓宫于宁寿宫。封贝子胤禵为恂郡王。

六月丁巳，以左世永为汉军都统。己未，加封孔子五世王爵。辛酉，命八旗无恆产者移居热河垦田。壬戌，青海郡王额尔得尼为罗卜藏丹津所破，率属来投，遣官抚之。其侄噶尔丹达锡续来归附，命同居于苏油。壬申，敕李维钧："畿甸之内，旗民杂处，旗人暴横，颇苦小民。尔当整饬，不必避忌旗、汉形迹，畏惧王公勋戚，皆密奏以闻。"丙子，敕八旗人员有为本旗都统、本管王公刁难苛索者，许其控诉。

秋七月己卯，命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乙酉，遣官赴盛京、江西、湖广粜米运京。己丑，诏免江西漕粮脚耗运费误追者。壬辰，改国语固山额真为固山昂邦，伊都额真为伊都章京。辛巳，停本年秋决。除绍兴惰民丐籍。颁行孝经衍义。壬寅，命隆科多、王顼龄监修明史，徐元梦、张廷玉为总裁。

八月丁巳，以杨琳为广东总督，孔毓珣为广西总督。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谕之曰："建储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圣祖神圣，非朕所及。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庚午，常寿疏报行抵青海，谕和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年羹尧备兵。辛未，上谒陵。

九月丁丑朔，葬圣祖仁皇帝于景陵，孝恭皇后祔焉。是日，五色云见。己卯，上还京。辛巳，以郝玉麟为云南提督。壬午，以张廷玉为户部尚书，张伯行为礼部尚书。癸巳，以裕亲王保泰管镶黄旗事务。命纂修律例。丙申，以阿喇衲为蒙古都统。

冬十月戊申，敕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癸亥，罗卜藏丹津执我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癸酉，以阿尔松阿为礼部尚书，尹泰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丁丑，赐于振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罗卜藏丹津入寇西宁，守备马有仁、参将宋可进败之于申中堡，贼遁。丙戌，年羹尧奏总兵杨尽信进剿番贼于庄浪椅子山，斩贼数百。得旨嘉奖。辛丑，冬至，祀天于圜丘，奉圣祖仁皇帝配享。

十二月丙午朔，以吴尔占等怨望，不准承袭安郡王，并撤所属佐领。辛酉，年羹尧奏贼人来犯，参将孙继宗击败之。安插洋人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入教。丁卯，册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封年氏为贵妃，钮祜禄氏为熹妃，耿氏为裕嫔。甲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等省四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丁户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七十，又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四十八万五百五十七。田赋徵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盐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有奇。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有奇。

二年甲辰春正月辛巳，祈穀于上帝，奉圣祖仁皇帝配享。诏大学士图海配享太庙。常寿自罗卜藏丹津处回，命监禁西安。丁亥，命岳锺琪为奋威将军，专征青海。丁酉，以高其佩为汉军都统。庚子，建孔子庙于归化城。

二月丙午，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戊午，岳锺琪兵至青海，擒阿尔布坦温布等三虏，收抚逃散部落。诏以青海军事将竣，策旺阿拉布坦恭顺，罢阿尔泰及乌兰古木兵。辛酉，诏临雍大典，改幸学为诣学。癸亥，上耕耤田，三推毕，复加一推。甲子，敕州县举老农，予顶戴。年羹尧奏凉庄道蒋洞剿平阿冈部落，加按察使衔。丙寅，高其倬奏中甸番夷就抚。庚午，上祈雨于黑龙潭。

三月乙亥朔，上诣太学释奠，御彝伦堂讲尚书、大学，广太学乡试中额。丁丑，祭历代帝王庙。庚辰，上谒陵。岳锺琪师抵贼巢，罗卜藏丹津遁，获其母阿尔泰喀屯，青海平。封年羹尧一等公，岳锺琪三等公，发帑金二十万犒军。乙酉，清明节，上诣景陵行敷土礼。丁亥，还宫。

夏四月丁未，以孔毓珣为两广总督，李绂为广西巡抚。庚戌，召王大臣训饬廉亲王胤禩，令其改行，并令王大臣察其善恶，据实奏闻。己巳，敦郡王胤薀有罪，削爵拘禁。

闰四月丁丑，续修会典。丙戌，以嵇曾筠为河道副总督。丁酉，以

苏丹为蒙古都统。癸未，青海叛虏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藏巴扎布械系至京，上御午门受俘。

五月癸卯朔，夏至，祭地于方泽，奉圣祖仁皇帝配享。贝勒阿布兰复降为辅国公。丙辰，贝子苏努坐廉亲王党削爵，并其子俱发右卫。辛酉，诏川、陕、湖广、云、贵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苛待属人，生杀任性。方今海宇乐利，而土民独切向隅，朕心不忍。宜严饬土司，勿得肆为残暴，以副朕子惠元元至意。"壬戌，以那敏为满洲都统。戊辰，贝子弘春削爵。

六月癸未，敕八旗勿擅殴死家人。乙酉，以青海平定，勒石太学。戊戌，上以阙里庙灾，致祭先师，遣官监修。降贝子胤禔为镇国公。李光复罢，以李永绍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丁巳，御制朋党论，颁示诸臣。壬戌，以丁寿为阿尔泰驻防将军。癸亥，副将军阿喇衲卒于军，上念其久劳于外，加予世职。

八月甲戌，命乡、会试回避士子一体考试，别派大臣阅取。壬午，停本年秋决。庚寅，以田文镜署河南巡抚。

九月辛丑朔，以阿尔泰军功予丁寿世职。停户部捐纳事例。甲寅，命山西丁银摊入地粮徵收，其后各省以渐行之。

冬十月乙亥，赐陈德华等二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封明裔硃之琏为一等侯，世奉明祀。癸未，诏京师建忠义祠。乙未，诏厄鲁特郡王额驸阿宝赐往青海游牧。设宁夏驻防。丙申，刑部尚书阿尔松阿以无心效力，夺职削爵，发往盛京，以其伯音德袭果毅公。暹罗国贡稻种果树。设直隶布政司、按察司，以巡抚李维钧为总督。庚子，以音德、夸岱俱为领侍卫内大臣。丁未，以苏丹为宁夏将军。

十一月庚戌，弘晟有罪削爵。乙卯，以绰奇为蒙古都统，噶尔弼为汉军都统。丁巳，高其倬奏官兵进剿仲苗，平之。辛酉，定称孝庄文皇后山陵为昭西陵。

十二月癸酉，命太学立进士题名碑。癸未，废太子胤礽薨，封理亲王，谥曰密。以绰奇为奉天将军。己丑，裕亲王保泰有罪削爵，以其弟子广宁袭封裕亲王。设湖南学政。戊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南、浙江等省五十七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安南、暹

罗入贡。

三年乙巳春正月癸丑，诏以固安官地二百顷为井田，遣八旗闲散受耕。壬戌，以蔡珽为左都御史。癸亥，以阿齐图为步军统领。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庚辰，上以三年服阕，行祫祭礼。丁亥，诏责年羹尧未能抚恤青海残部，倘有一二人逃入准噶尔者，必重罪之。乙未，鄂伦岱坐廉亲王党夺职削爵，发往盛京，以其弟夸岱袭一等公。丁酉，召廷臣宣示胤禟罪状，并及胤禩、胤蓘、胤禵。

三月丁未，以马会伯为贵州提督。策旺阿拉布坦遣使入贡。设安徽学政。癸丑，大学士张鹏翮卒。礼部尚书张伯行卒。丁巳，蠲苏、松浮粮四十五万两。满保奏台湾生番七十四社归化。辛酉，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诏切责之曰：“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未可知也。显系不敬，其明白回奏。”乙丑，叙总理王大臣、怡亲王胤祥予一子郡王，隆科多、马齐加予世职。廉亲王胤禩不与，并严诏训责之。

夏四月己卯，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以岳锺琪为川陕总督。遣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查史往准噶尔定界。以董吉那为江宁将军。辛卯，以田从典为大学士。

五月癸亥，以左都御史尹泰为盛京礼部侍郎，兼理奉天府尹。

六月癸酉，诏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兴，隆科多之子玉柱俱褫职。乙亥，命上三旗世职及登城巴图鲁之子，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拣选引见录用。削年羹尧太保，寻褫其一等公。

秋七月丁未，削隆科多太保。壬戌，大学士白潢罢，以高其位为大学士，张廷玉署大学士。命隆科多往阿兰善山修城。壬戌，杭州将军年羹尧黜为闲散旗员。癸亥，贝子胤禟有罪削爵。

八月辛未，李维钧以党年羹尧逮鞫，以李绂为直隶总督。壬辰，上驻圆明园。加怡亲王胤祥俸，果郡王胤礼护卫。

九月甲寅，以硃轼为大学士，改蔡珽为吏部尚书，仍管兵部、都察院事。丙辰，逮系年羹尧下刑部。

冬十月戊辰，命巡抚不与总督同城者，参劾属员，自行审结。丙子，封恆亲王胤祺子弘晊辅国公。庚寅，以杨名时为云贵总督，管巡抚事，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总督事。

十一月庚子，上谒陵。戊申，还宫。癸亥，以噶尔弼为奉天将军。

十二月丁卯，降郡王胤禵为贝子。甲戌，廷臣议上年羹尧罪九十二款。得旨："年羹尧赐死，其子年富立斩，馀子充军，免其父兄缘坐。"辛巳，汪景祺以谤讪处斩。癸未，以觉罗巴延德为天津水师营都统。壬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河南、浙江、广东等省二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西洋国入贡。

四年丙午春正月甲午，上御太和殿受朝贺。朝正外藩，依先朝例，赉予银币。丁酉，宣诏罪状皇九弟胤禟。戊戌，集廷臣宣诏罪状皇八弟胤禩，易亲王为民王，褫黄带，绝属籍，革其妇乌雅氏福晋，逐回母家，复革民王，拘禁宗人府，敕令易名名曰阿其那，名其子弘旺曰菩萨保。甲寅，削隆科多职，仍令赴鄂罗斯议界。乙卯，赠故尚书顾八代太傅，谥文端，上之授读师也。

二月甲子，以孙柱为吏部尚书，兼管兵部。以法海为兵部尚书，福敏为左都御史。贝子鲁宾、镇国公永谦俱以议胤禩狱依违削爵，寻起鲁宾为辅国公。大学士硃轼有母丧，赐白金四千庀葬事。乙酉，简亲王雅尔江阿削爵，以其弟神保住袭封。庚寅，以张廷玉为大学士，蒋廷锡为户部尚书，以申穆德为右卫将军。

三月丁丑，命丁寿屯兵特斯，备策旺阿拉布坦。壬戌，侍讲钱名世投诗年羹尧事发，革去职衔，上亲书"名教罪人"四字悬其门，并令文臣作为文诗刺恶之。

夏四月己卯，以范时绎为两江总督。

五月癸巳，禁锢皇十四弟胤禵及其子白起于寿皇殿侧，以子白敦为镇国公。诛鄂伦岱、阿尔松阿于戍所。乙巳，改胤禟名为塞思黑，拘于保定。己酉，命顺承郡王锡保食亲王俸。封皇十五弟胤烜为贝勒，皇二十弟胤祎为贝子。

六月癸亥，以辅国公巴赛为振武将军，备边。乙丑，以查弼纳为兵

部尚书。

秋七月癸巳，释回军前御史陶彝等十三人。辛亥，命蔡珽专管都统。以查弼纳、杨名时为吏部尚书。平郡王纳尔素有罪削爵，以其子福彭袭封。

八月丙寅，停本年秋决。丁亥，李绂奏塞思黑卒于保定。

九月壬辰，以宜兆熊为湖广总督，寻命福敏代之。以蔡良为福州将军。贝子满都护降为辅国公，撤出佐领。丁酉，辅国公阿布兰以违例谢恩削爵，撤出佐领。戊戌，重九节，上御乾清宫，赐宴廷臣，赋柏梁体诗。己亥，锡保奏阿其那卒于禁所。癸丑，起复大学士硃轼在内阁行走。乙卯，侍郎查嗣庭以谤讪下狱。

冬十月甲子，设浙江观风整俗使。命乡试五经取中之副榜及两次取中副榜，准作举人。戊辰，诏廷臣："皇考临御六十馀年，躬节行俭。宫廷地毯用至三四十年，犹然整洁。服御之物，一惟质朴，绝少珍奇。昨检点旧器，及取回避暑山庄陈设，思慕盛德，实无终已。用特书此，以诏我子孙。"辛巳，裕亲王广宁削爵，永锢宗人府。甲申，以普雄苗地，界连川、滇，命川陕总督移驻成都。以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宪德为湖北巡抚。丙戌，琉球国谢赐匾额，贡方物。

十一月己亥，大学士高其位罢。壬子，叙富宁安久戍功，封一等侯。乙卯，诏浙江士习敝坏，工为怀挟，停其乡会试。

十二月庚申，王大臣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谕曰："阿其那、塞思黑虽大逆不道，而反叛事迹未彰，免其缘坐。塞思黑之妻逐回母家禁锢。其馀眷属，交内务府养赡。"辛酉，命河南、陕西、四川均摊丁银入地并徵。乙丑，御史谢济世疏劾田文镜十罪，诏褫职遣戍。壬申，鄂尔泰奏剿办仲苗就抚者二十一寨，查出熟地荒地三万馀亩。壬午，以李绂为工部右侍郎，以宜兆熊为直隶总督，刘师恕协办，以毛文铨为京口将军。丙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湖广等省六十三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苏禄入贡。

五年丁未春正月戊子朔，时享太庙。壬寅，赦年羹尧之子之戍边者。甲辰，王大臣奏黄河清，请朝贺，上不许。加文武官一级。敕八旗交纳铜器，三年限满，隐匿者罪之。乙巳，以孙柱署大学士。丙辰，以

沈近思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

二月丁卯，上谒陵。甲辰，广州驻防兵丁滋事，将军李杕以徇庇论死。甲戌，上还京。甲申，上御经筵。丙戌，命李绂往广西擒捕逸犯罗文纲。文纲自投来归。

三月庚寅，敕本年会试于三月举行，给与姜汤木炭。以广禄袭裕亲王。戊戌，上宣示蔡珽罪状，下刑部拘讯。辛丑，开闽省洋禁。丙午，鄂罗斯察□汗遣使臣萨瓦表贺登极，进贡方物，赏赉如例。内大臣马武卒。大学士高其位卒。

闰三月乙丑，拣选下第举人，分发直省，以州县用。戊辰，以宜兆熊为吏部尚书，迈柱为湖广总督。癸酉，乌蒙、镇雄两土府改设流官。己卯，以觉罗伊礼布为奉天将军，常寿为江宁将军。丙戌，弘升有罪削爵。

夏四月戊子，吐鲁番回酋请进贡，不许，为已撤兵，又以其地许策旺阿拉布坦也。以福敏为吏部尚书，黄国材署兵部尚书。辛卯，赐彭启丰等二百二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命州县会学官举优行生。乙巳，设宗室御史二员。

五月戊午，以拉锡为满洲都统。查嗣庭死于狱，戮其尸。乙亥，叙乌蒙、镇雄功，予鄂尔泰世职。

六月庚子，移盛京副都统一员驻锦州，设熊岳副都统。封诚亲王胤祉子弘景为镇国公。隆科多以罪削爵，以其弟庆复袭一等公。

秋七月乙卯，以富宁安为汉军都统。己未，李永绍罢，以黄国材为工部尚书。加田文镜尚书，为河南总督。己巳，以夸岱为工部尚书。丙子，晋封辅国公弘晊、鄂齐、熙良为镇国公。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硃谕，经王、大臣、刑部参奏。得旨："苏努怙恶不悛，竟令其子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信从西洋之教。谕令悛改，伊竟抗称：'原甘正法，不能改教。'今又查出昔年圣祖硃批奏摺，敢于狂书涂抹，见者发指。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但伊子孙多至四十人，悉行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

八月己丑，上御经筵。庚寅，赖都罢，以常寿为礼部尚书。癸卯，追封故平南大将军赖塔为一等公，其孙博尔屯袭。乙巳，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与鄂罗斯使臣萨瓦定界，以恰克图为贸易之所，理藩院派员管

理。

九月丙寅，定官员顶戴之制。以孙柱为大学士，查弼纳为兵部尚书。己巳，鄂尔泰奏花苗内附，剿办蒗蕖，平之，威远倮苗内附。戊寅，刑部议上蔡珽狱，大罪十八，应立斩，妻子入辛者库。得旨，改监候。

冬十月乙酉，命科道及吏部司官不必专用科目。丁亥，王大臣会审隆科多狱上，大罪五十，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得旨，隆科多著禁锢。以博尔屯为蒙古都统。

十一月癸丑，命查郎阿、迈禄备边。丁巳，加浙江巡抚李卫为总督。丁卯，复鰲拜一等公，令其孙达福袭。敕修执中成宪。戊辰，鄂尔泰奏贵州长寨后路克猛等一百八十四寨生苗内附。乙亥，守护景陵大学士萧永藻坐失察公衔广善越分请安，褫职，仍依前守陵。庚辰，遣官清丈四川地亩。顺承郡王锡保以徇庇延信夺亲王俸，仍停郡王俸三年。

十二月壬午朔，以那苏图为黑龙江将军。乙酉，命直省学政每六年拔取生员一次。王大臣审拟贝勒延信大罪二十，应斩决。得旨，延信免死，与隆科多一处监禁。辛丑，范时绎奏太仓州属之七浦士民原自行修濬。上不许，曰："民间之生计，即国计也。国用不敷之时，不得不藉资民力。方今国用充裕，仍发帑银给之。"戊戌，左都御史沈近思卒。壬寅，以唐执玉为左都御史。庚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鄂罗斯入贡。

六年戊申春正月己未，高其倬疏陈闽省械★情形。得旨："此等处须鼓舞属员实心尽力，方能有济。设遇一二有为者，甫欲整理，辄目为多事。属员窥见其隐，谁肯任怨向前。须知其难而终任之，二三年后始有成效也。"乙丑，晋封贝勒球琳为惠郡王，镇国公弘春为贝子。己卯，命杭奕禄、任兰枝使安南。

二月丙戌，晋封果郡王胤礼为亲王。癸巳，上御经筵。庚子，以来文为江宁将军。壬寅，赐归流永顺土司彭肇槐世职，并白金万两。庚戌，以嵇曾筠为兵部尚书，仍办河工。

三月丁巳，大学士田从典罢，以蒋廷锡为大学士。庚午，以进藏官兵驻劄西宁，命巡抚杭奕禄督之。

夏四月甲申，以陈泰为满洲都统。予告大学士田从典卒。癸卯，以查郎阿、稽曾筠为吏部尚书。壬寅，诏："地方官私徵耗羡，难以裁革。惟在督抚审慎用之，不可以归公。若归公，则地方官又重衤复取民矣。"

五月癸丑，以郭沭为广西巡抚。鄂尔泰奏剿办东川逆苗禄天祐、禄世豪，平之，壬戌，诏："八法内年老一条，义有未尽。凡年老而能办事者，勿入八法。"丁卯，削富宁安侯爵，仍为大学士。命马尔赛在大学士内办事。乙亥，以田文镜为河东总督，兼辖山东。以耿化祚为汉军都统。

六月庚辰，诏六部员外郎、主事作为公缺，勿庸按旗升转。癸未，置先贤仲弓后裔五经博士。丙戌，以蔡良为广州将军，石礼哈为福州将军，尹继善协办江南河工。癸巳，以张广泗为贵州巡抚，岳濬署山东巡抚。己亥，诚亲王胤祉有罪降郡王，拘其子弘晟于宗人府。封理密亲王子弘曦为辅国公。

秋七月辛亥，命李卫兼理江苏缉捕。戊午，鄂尔泰奏遣兵剿平川境米贴逆苗。命以其事属四川提督黄廷桂。辛酉，岳锺琪奏颇罗鼐兵至西藏，喇嘛擒献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西藏平。戊辰，以纪成斌为固原提督。壬申，大学士富宁安卒。赐故大学士宁完我三世孙宁兰骁骑校，房一所，银五百，四世孙宁邦玺拜唐阿。

八月甲申，上御经筵。以尹继善署江苏巡抚。乙酉，改湖广桑植、保靖二土司为流官。以马尔赛为大学士。甲午，以祖秉衡为京口将军。丁未，诏复浙江乡会试。

九月癸丑，命八旗勋旧子孙有犯法亏帑者，察实以闻。汉员中阵亡尽节及居官清正之子孙，同此察报。天津水师营都统公鄂齐以失察兵丁伤官削爵，降三等侍卫。丁卯，查郎阿奏领兵至藏，会同副都统马喇、学士僧格讯明逆首阿尔布巴等，立时正法，馀众处置讫。

冬十月丁亥，以鄂尔泰剿平广西八达寨逆苗，兼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银十万犒滇、黔兵。辛卯，发内帑九十四万代西征军士赔偿追款。以石文焯为礼部尚书，路振扬为兵部尚书。乙未，岳锺琪奏建昌喇汝窝番贼作乱，讨平之。诏："湖广土司甚多，供职输将，与流官无异，该督抚勿得轻议改流。"以蔡仕舢为浙江观风整俗使。癸巳，谕停诸王管理旗务。

十一月丙辰，设咸安宫官学，包衣子弟肄业。庚申，停本年决囚。戊辰，江西巡抚布兰泰以不职免。添设钦天监西洋人监副一。

十二月甲午，免四川崇庆州七年额赋。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成。丁酉，以定藏功封颇罗鼐为贝子，理后藏事，拣选噶隆二人理前藏事，赏其兵丁银三万两。庚子，命侍郎王玑、彭维新往江南清查逋赋。甲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陕西、四川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七年己酉春正月辛亥，鄂尔泰奏万寿节日，云南庆云见。命宣付史馆。丁巳，命陈元龙、尹泰为大学士。壬申，复蒙古恩格德尔侯爵为三等公，以其曾孙噶尔萨袭。蒙古二等伯明安晋封一等侯，令其孙马兰泰袭。都统伯四格有罪监禁，上念其祖莽固尔岱之功，释之。癸酉，命侍郎法保等察修直隶至江南大道。

二月丁丑，命出征官兵行粮外仍给坐粮。以尹继善为河道总督。戊寅，以多索礼为奉天将军。甲申，上谒陵。庚寅，还京。设直隶巡农御史。己亥，命怡亲王等查八旗世职有以绝嗣除爵者，许以族人绍封。乙未，上御经筵。以李杕为汉军都统。蠲浙江本年额赋六十万两。

三月乙巳朔，以孔毓珂为江南河道总督，郝玉麟为广东总督。岳锺琪奏剿平雷波叛苗一百馀寨。戊申，鄂尔泰奏剿平丹江、九股等处生苗。蠲河南本年额赋四十万两。辛亥，以嵇曾筠为河南山东总督。丙申，上以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稔恶藏奸，终为边患，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岳锺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甲子，以鄂善、莽鹄立俱为蒙古都统。辛酉，诏公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为振武将军，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海兰为参赞，旗兵六千，三省兵八千，蒙古兵八百，归北路，驻扎阿尔泰；总兵官魏麟、闪文绣领车骑营兵八千，赴西路布尔库。

夏四月甲午，以查郎阿署川陕总督，史贻直署福建总督。敕建云、雨、风、雷坛庙。四川天全土司改流设州。高其倬劾海澄公黄应缵行贿承袭，应革职衔。诏宽免之。

五月戊午，湖南保靖、桑植、永顺三土司改流设府县。甲子，令漕船顺带商货，于旧例六十石外，许至百石。乙丑，先是，岳锺琪疏言有

湖南人张熙投递逆书，讯由其师曾静所使。命提曾静、张熙至京。九卿会讯，曾静供因读已故吕留良所著书，陷溺狂悖。至是，明诏斥责吕留良，并令中外臣工议罪。

六月己卯，以唐执玉署直隶总督。乙酉，以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转输劳费，免庚戌全年额赋，陕西免十分之三。

秋七月丙午，贵州都匀生苗及侬、仲生苗内附。甲寅，以果亲王胤礼管工部，庄亲王胤禄管满洲都统。己巳，减暹罗国贡赋。

闰七月乙酉，以阿里衮为杭州将军。

八月癸卯，以王鈇为京口将军。己酉，上御经筵。

九月戊子，改广西镇安为流。

冬十月庚戌，赐汉大臣子蒋溥等十三人举人。甲子，诏曰："江南清查逋赋一案，历降谕旨甚明，重在分别官侵民欠。乃派往之员办理不善，有以绅衿带徵之项指为官侵者，有吏书侵蚀之项议令富户摊赔者。又有将带徵钱粮加增火耗者，甚且以停徵之项概令徵收者。惠民之政，转而扰民，岂非司其事者之咎乎？其恪遵前旨妥办。倘再犯诸弊，从重治罪。"戊辰，以内外诸臣勤慎奉职，加怡亲王仪仗一倍，张廷玉少保，蒋廷锡太子太傅，励廷仪太子少傅，傅尔丹、岳锺琪、鄂尔泰俱少保，田文镜太子太保，李卫、查郎阿、席伯俱太子少保。

十一月甲戌，发帑金百万两修高家堰石工。以马会伯为兵部尚书，仍留军前。戊寅，免功臣子孙施世骅等赃银五十馀万，以内库银拨补，其应得遣戍、监追、籍没及妻子入官等罪，咸赦除之。戊子，停本年决囚。

十二月戊申，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及肇高学政。戊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甘肃等省二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八年庚戌春正月丁丑，以总理陵寝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尚崇廙为盛京五部尚书。以那苏图为奉天将军，常德为宁古塔将军，卓尔海为黑龙江将军。以庆复为汉军都统。甲午，景陵瑞芝生。丁酉，唐执玉奏正月二十日凤凰见于房山。得旨："此事已据府尹孙家淦奏报。又据尚崇廙报称

天台山中见一神鸟，高五六尺，毛羽如锦，群鸟环绕，向北飞去。朕躬德薄，未足致此上瑞。”发国子监膏火银六千两，岁以为常。

二月庚子朔，定外戚锡爵曰承恩公。甲辰，上御经筵。己酉，复赖士公爵。丁巳，复诚郡王胤祉为诚亲王，贝勒胤烜为愉郡王，贝子胤祎为贝勒，皇二十一弟胤禧、皇二十二弟胤祐为贝子，皇二十三弟胤祁为镇国公。戊辰，南掌国遣使来贡，请定贡期。上优诏答之，命五年一贡。

三月丁亥，命张廷玉、蒋廷锡管理三库事务。甲午，以史贻直署两江总督，颁行圣祖御纂书经传说，上制序文。

夏四月，淳亲王胤祐薨，谥曰度，以子弘暻袭郡王。癸卯，赐周澍等三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左都御史为从一品。癸亥，以嵇曾筠署江南河道总督，田文镜兼理东河总督。

五月辛未，怡亲王胤祥薨，上痛悼之，亲临其丧，谥曰贤，配享太庙。丁丑，噶尔丹策零遣使通问。命暂缓师期，召傅尔丹、岳锺琪来京。移高其倬为两江总督，刘世明为福建总督。壬午，上再临怡贤亲王丧。诏曰：“朕诸兄弟之名，皆皇考所赐。即位之初，胤祉援例陈请更改上一字，奏明母后，勉强行之。今怡亲王薨逝，王名仍书原字，志朕思念。”辛卯，先是，诚亲王胤祉会怡贤亲王之丧，迟到早散，面无戚容，交宗人府议处。至是，议上，请削爵正法。得旨，削爵拘禁。癸巳，以岳超龙为湖广提督。乙未，晋封贝子胤禧为贝勒，理郡王弘晰为亲王，公弘景为贝子。复胤祹郡王。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壬寅，赐怡贤亲王“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戊申，鄂尔泰奏黎平、都匀生苗内附。癸亥，马会伯免，以唐执玉为兵部尚书，史贻直为左都御史。

秋七月戊寅，命建贤良祠。壬辰，遣官赈江南、湖南、直隶、山东等处被水灾民。癸巳，命巡抚班次在副都统之上。

八月丙午，以山东被水较重，特免通省漕粮。辛亥，命怡贤亲王子弘晓袭封亲王，弘★别封郡王，均世袭。乙卯，京师地震。康亲王崇安停管宗人府事，以裕亲王广禄管宗人府。

九月丁卯，以京师地震，赐百官半俸，赐八旗银各三万两。乙酉，以高其倬相视太平峪吉地，予世职。辛卯，鄂尔泰奏猛弄白氏、孟连、

怒子内附。

冬十月庚子，再定百官帽顶，一品官珊瑚顶，二品官起花珊瑚顶，三品官蓝色明玻璃顶，四品官青金石顶，五品官水晶顶，六品官砗磲顶，七品官素金顶，八品官起花金顶，九品、未入流起花银顶。辛亥，命查弼纳为副将军，往北路军营。壬子，鄂尔泰奏恢复乌蒙府城，苗党平。甲寅，以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久参机务，各予伯爵世袭。阙里文庙成，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暻前往告祭。

十一月己巳，设孔庙执事官。乙亥，命各省落地税、契税勿苛索求盈。丙子，明诏申饬汉军勋裔获咎大员范时绎、尚崇廙、李永升等。戊子，敕各省解部银两，留其半以充公用。

十二月丁酉，命傅尔丹、岳锺琪各回本军。乙卯，纪成斌奏准噶尔贼众犯阔舍图卡伦，总兵樊廷击败之。予樊廷世职，银一万两。其张朝佐等并予世职，赏银有差。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西、湖南、贵州等省十八州县卫灾赋。又免直隶、江南、山东、河南漕粮各有差。朝鲜、安南、南掌入贡。

九年辛亥春正月庚寅，诏拨扬州盐义仓积穀二十万石，加赈上年邳、宿被水灾民。

二月乙未，愉郡王胤烜薨，谥曰恪，子弘庆袭郡王。拨通仓米十五万石，奉天米二十万石，采买米五万石，运往山东备赈。戊戌，命常赉为镇安将军，率甘、凉兵驻安西。戊午，以田文镜年老多病，命侍郎王国栋前往河南赈济被水灾民。壬戌，专设四川总督，以黄廷桂补授。

三月乙酉，以三泰为礼部尚书，鄂尔奇为左都御史。戊子，命拣选八旗家人二千，以伊礼布统之，为西路副将军。

夏四月庚子，命史贻直、杭奕禄前往陕西宣谕化导。丙辰，鄂弥达奏琼山、儋州生黎内附。

五月甲子，以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命赵之垣、马龙督运西路粮饟。

六月丙午，傅尔丹奏准噶尔入寇扎克赛河，率兵迎击。辛亥，岳锺琪奏准噶尔犯吐鲁番，率兵赴援，贼遁，留兵屯戍。甲寅，上祈雨，是

日，雨。

秋七月丁卯，召鄂尔泰来京。以高其倬为云贵总督，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己巳，黄廷桂奏瞻对番贼作乱，遣兵剿平之。癸酉，傅尔丹奏官兵进击准噶尔不利，退至科布多。是役也，轻进中伏，傅尔丹弃大军先退，至于大败。副将军查弼纳、公巴赛、参赞公达福等均死之。甲戌，命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敕锡保固守察罕瘦尔。岳锺琪奏督兵进乌鲁木齐。

八月己亥，以鄂弥达为青州将军。丙午，移科布多兵驻察罕瘦尔。己酉，晋封锡保为顺承亲王。甲寅，岳锺琪奏兵至纳邻河，距乌鲁木齐二日程，探知贼遁，大兵即旋。命从优议叙。

九月乙亥，命康亲王崇安前往军营，给备装银万两。戊子，以刘于义为直隶总督，沈廷玉为直隶河道总督，硃藻为河东河道总督。己巳，皇后那拉氏崩，册谥曰孝敬皇后。

冬十月丙午，钱以垲乞休，以魏廷珍为礼部尚书。准噶尔入寇克鲁伦，侵掠游牧，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郡王策凌合兵击之，擒斩无算。上嘉之，各赐银万两，晋策凌为亲王。

十一月癸亥，命顺承亲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降马尔赛为绥远将军。命康亲王崇安摄抚远大将军。乙丑，以史贻直为兵部尚书，彭维新为左都御史。

十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酉，圣祖实录、圣训告成。甲寅，以马士杰署广州将军，准泰署福州将军。丁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福建、陕西、湖南、广西、甘肃等省九十三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年壬寅春正月癸亥，孟春享太庙，皇四子弘历行礼。壬午，命鄂尔泰为大学士。甲申，以军前统领达尔济为建勋将军，驻兵白格尔。

二月，以王朝恩为直隶河道总督，魏廷珍为漕运总督。己亥，封鄂尔泰一等伯，世袭。庚子，岳锺琪奏准噶尔犯哈密，遣总兵曹勷往援，败之，贼由无克克岭遁。副将军石云倬坐不遮击，逮问。癸丑，以张广泗为西路副将军，刘世明参军事。

三月丁丑，大学士等疏劾岳锺琪奏报不实，情词互异。下部严议。

夏四月辛卯，置贵州古州镇、清江镇总兵各一员。乙巳，以海寿为户部尚书，性桂为刑部尚书。降三等公岳锺琪为三等侯，仍护大将军。丙午，以张大有为礼部尚书，范时绎为工部尚书。乙卯，诏修云南嵩明州、寻甸州水利。

五月戊辰，以武格为扬武将军，刘世明副之。

闰五月甲辰，恆亲王胤祺薨，谥曰温，子弘晊袭恆亲王。原诚亲王胤祉卒于景山禁所，赐银五千两，照郡王例殡葬。吏部尚书励廷仪卒。庚戌，台湾北路西番滋事，官兵讨平之。癸丑，以李卫署刑部尚书。

六月丙辰，以莽鹄立为汉军都统。壬申，高其倬奏云南思茅土夷勾结元江夷人寇普洱郡城，遣总兵董芳率兵剿之。辛巳，办理军机大臣议奏恤赠战殁喀尔喀台吉策勒克辅国公，其子密什克袭。军机大臣之设始于此。

秋七月丙戌，马喇免，以武格为工部尚书。丁亥，山东钜野牛产瑞麟。己丑，赐顾八代子孙银一万两。丁酉，命鄂尔泰经略军务。召岳锺琪来京。以刘于义为陕西总督，李卫为直隶总督。辛丑，准噶尔入犯乌孙珠尔，傅尔丹迎击失利，下大将军锡保覈败状以闻。乙巳，大学士蒋廷锡卒。己酉，以福敏协理大学士，唐执玉兼理刑部尚书。

八月丙辰，复恭亲王之子海善贝勒原衔。庚午，西藏边外巴尔布国雅木布、叶楞、库库穆三汗遣使进贡，优敕答之。壬申，北路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亲王策凌奏追击准夷至额尔得尼招，杀贼万馀，贼向推河遁去。甲申，拨帑银二百万两解赴北路军前备赏。

九月乙酉朔，论击准夷功，加丹津多尔济智勇名号，加策凌超勇名号，封其子车布登扎布为辅国公，馀升授有差。以马尔赛纵贼失机，褫爵职处斩。己酉，削傅尔丹爵职。

冬十月壬戌，停本年决囚。削岳锺琪爵职，逮京交兵部拘禁。

十一月丙戌，以常德为靖边左副将军。乙未，封吐鲁番额敏和卓为辅国公。赐七世同居湖南沅江县生员谯衿御书匾额。

十二月乙卯，赐恤北路阵亡诸臣查弼纳、马尔萨、海兰、达福等有

差。侍郎孙嘉淦有罪论死，命在银库处行走。乙丑，治吕留良罪，与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斩吕毅中、沈在宽，其孙发边远为奴，硃羽采等释放。丙寅，武格以造言撤兵，逮问。辛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湖南等省七十五州县灾赋有差。丁户二千五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九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六。田地八十九万四百十六顷四十亩，徵银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三十二两六钱。茶三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引。盐课银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一两。铸钱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六万二千有奇。朝鲜、巴尔布国入贡。

十一年癸丑春正月戊子，命海望、李卫察勘浙江海塘。修范公堤。壬辰，颁直省书院膏火银各千两。以高其倬为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云贵总督。庚子，命鄂尔泰巡阅北路军务。丁未，上谒陵。

二月壬子，上见沿道安设水缸，蓄水洒道。上谕之曰："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癸丑，上还京。丙辰，以保明、查尔泰、伊勒慎俱为满洲都统。己未，上御经筵。封皇二十四弟胤祕为誠亲王，皇四子弘历为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亲王。贝勒弘春晋封泰郡王。壬戌，命彭维新协办内阁。以吴士玉为礼部尚书，涂天相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壬子，特赐任启运翰林，在阿哥书房行走。癸丑，赐陈倓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卯，以嵇曾筠为大学士，仍管河督。以刘于义为吏部尚书，涂天相为刑部尚书，张照为左都御史。己未，徵举博学鸿词。

五月甲申，高其倬奏普思苗人刁兴国叛，讨平之。命编修张若霭，庶吉士鄂容安、鄂伦俱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乙未，命额驸策凌为靖边左副将军，常德副之，塔尔岱为靖边右副将军，永福副之，同戍科布多。续修会典成。壬寅，黑龙江将军杜赉奏海岛特门、奇图山等处绰敏六姓内附，岁贡貂皮。己酉，诛前提督纪成斌。

六月戊午，苏禄国王臣毋汉未毋拉律林奏伊远祖东王于明永乐年间来朝，归至山东德州病殁。长子归国嗣王，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守坟墓。其子孙分为安、温二姓，岁领额设祭祀银八两，请以其后裔为奉祀生。从之。戊寅，哈元生奏讨平九股逆苗。

秋七月乙酉，大学士陈元龙以年逾八旬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李徽以越职言事褫职。裁湖南观风整俗使。戊子，顺承亲王锡保削爵，子熙良仍袭郡王。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降亲王丹津多尔济为郡王，撤去勇号。

八月丁卯，以顾琮为直隶河道总督，赵弘恩为两江总督，高其倬为江苏巡抚。己巳，置顺天府四路捕盗同知。

九月辛丑，鄂尔奇革职查讯。以庆复为户部尚书，鄂长署步军统领。

冬十月辛酉，以扣娄为蒙古都统，忠达公马礼善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甲辰，命果毅公讷亲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十二月戊午，诏曰："前鄂弥达条奏台湾建城。郝玉麟奏称台湾茨竹，栽植可以成城。台湾变乱，率自内生。贼匪无城可踞，乃易荡平。惟鹿耳门为台郡门户，于此建筑砲台，足资备御。栽植茨竹，相为藩篱。其淡水等处砲台，并应建造，以时增修。"己未，以史贻直为户部尚书，张照为刑部尚书，徐本为左都御史。壬戌，以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等省二十九州县卫灾赋，又免江苏盐场二十五引盐课各有差。朝鲜、安南、苏禄入贡。

十二年甲寅春正月辛丑，平郡王福彭进马五百匹，解军备用。壬寅，侍郎查克旦办理车臣汗部落诸务得宜，加尚书衔，赐银五千两，入官房地人口给还。

二月癸丑，上御经筵。己未，晋封贝子胤祜为贝勒。乙丑，命侍读春山、给事中李学裕册封安南国王。壬申，命额驸策凌总理前敌军务。癸酉，元展成奏坡东、坡西苗寨一百六十内附。旌广东兴宁县老民幸登运年一百二岁，其子五人，各七八十岁，一门眉寿，加赐上用缎一匹。

三月丁丑，工部尚书范时绎免。戊戌，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其父侍郎俞兆晟褫职。尹继善奏剿平普思叛苗，招抚投诚人众。得旨："凡事懈于垂成，忽于既定。勉之。"

夏四月丁未，湖广容美土司田民如有罪革退，改土归流。康亲王崇

安薨，以伊叔巴尔图袭爵，封其子永恩为贝勒。庚午，禁广东象牙席，并禁民间购用。

五月己卯，施南宣抚司改设流官。癸巳，以李禧为汉军都统。乙未，以准噶尔使来，停止进兵。己亥，命内务府总管来保前赴车臣汗部，协同查克旦办事。

六月丁未，湖广忠★等十五土司改设流官。

秋七月癸巳，命果亲王胤礼经理达赖喇嘛驻藏，并至直隶、山西、陕西、四川阅兵。诏西北二路用兵年久，或乘此兵力直进贼境，或遣使往彼谕以利害，廷臣集议以闻。康亲王巴尔图等一议进兵，大学士张廷玉等一议遣使。上乃宣示用兵始末，从后议遣使。

八月丙午，遣傅鼐、阿克敦往准噶尔宣谕。壬戌，降贝子胤祎为公，泰郡王弘春降为贝子。

九月甲申，命侍郎吕耀曾、卿德福往贵州宣谕苗蛮。命云南开炉鼓铸。

冬十月丙午，果亲王胤礼疏言："臣工条奏，宜据实敷陈，不当摭拾塞责。"得旨："所言甚是，晓谕轮班条奏官知之。"丁未，以鄂弥达署天津都统，阿里衮为青州将军，傅森为杭州将军。戊午，以郝玉麟为浙闽总督。以三泰、徐本俱协办内阁事。己巳，景陵瑞芝生。

十一月壬申朔，前直郡王胤禔卒，命照贝子治丧，封其子弘昉为镇国公。丙寅，敕续修皇清文颖。壬午，特诏福建漳、泉二府，化其强悍，勿再聚族械★C1。戊子，封理密亲王子弘晁为辅国公。

十二月癸丑朔，敕广西仍归广东总督兼辖。丁巳，以魏廷珍为兵部尚书，顾琮为漕运总督，硃藻为直隶河道总督，白锺山为河东河道总督，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庚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等省十四州县灾赋，又直隶盐场十四引盐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三年乙卯春正月己丑，以觉罗柏修为盛京将军，那苏图为黑龙江将军，赫星为宁夏将军。

二月己酉，上御经筵。庚戌，以魏廷珍为礼部尚书。癸丑，上谒陵。己未，还京。甲子，以巴泰协办大学士。

三月丁巳，上亲耕耤田。戊子，诏曰："地方编立保甲，必须俯顺舆情，徐为劝导。若过于严急，则善良受累矣。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良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

夏四月乙巳，圣祖文集刊成，颁赐廷臣。丁巳，停止广东开采。

闰四月丁酉，准噶尔遣使臣纳木喀赉表进贡。敕令定界。己亥，建先蚕坛于北郊。

五月戊申，给三姓八旗兵丁饷银。丁巳，以贵州古州、台拱逆苗滋事，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讨之。甲子，命果亲王、皇四子、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苗疆事务。工部尚书巴泰褫职。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稽勘苗疆事务。丁卯，哈元生奏剿办逆苗，黄平、施秉悉平。

六月乙亥，敕户部清查各省耗羡。癸未，以查克旦为工部尚书。甲申，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辛卯，减各省进献方物。吕宋国饥，请籴。许之。丙申，命董芳为副将军，协剿苗匪。

秋七月乙卯，鄂尔泰请辞伯爵、大学士。许之，给假养病，仍食俸。署甘州提督刘世明以失察兵丁抢劫论斩。丙辰，命硃轼往勘浙江海塘。辛酉，以迈柱、查郎阿为大学士，张广泗为湖广总督。

八月己巳，诏曰："从前经理苗疆，本为乂安民生。乃经理不善，以致逆苗肆出，勾结熟苗，抢劫居民。是以安民之心，成虐民之政。返之初心，能勿愧乎？所有贵州本年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州县，蠲免三年，以示抚绥捄恤之意。"

丁亥，上不豫。戊子，上大渐，宣旨传位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己丑，上崩，年五十八。是岁十一月丁未，恭上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二年三月，葬泰陵。

论曰：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

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本纪十高宗本纪一

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讳弘历，世宗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隆准颀身，圣祖见而锺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复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木兰从狝，命侍卫引射熊。甫上马，熊突起。上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熊。入武帐，顾语温惠皇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扁额上。五年，娶孝贤皇后富察氏。十一年，封和硕宝亲王。时准噶尔役未竟，又有黔苗兵事，命上综理军机，谘决大计。

十三年八月丁亥，世宗不豫。时驻跸圆明园，上与和亲王弘昼朝夕谨侍。戊子，世宗疾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受顾命。己丑，崩。王大臣请奉大行皇帝还宫。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封，宣诏即皇帝位。寻谕奉大行皇帝遗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令鄂尔泰复任，以鄂尔泰因病请假也。以遗命尊奉妃母为皇太后，复奉懿旨以上元妃为皇后。召大学士硃轼回京。命大学士嵇曾筠总理浙江海塘工，赵弘恩署江南河道总督。大行皇帝大殓，命以乾清宫南庑为倚庐。庚寅，命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三年丧。命履郡王允祹暂管礼部事务。召张照回京，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大学士迈柱署湖广总督。谕大将军查郎阿驻肃州，与刘于义同掌军务，北路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坚守。饬扬威将军哈元生等剿抚苗疆。癸巳，颁大行皇帝遗诏。

九月丁酉朔，日食。高起、宪德俱罢，仍带尚书衔。以鄂尔泰总理兵部事，果亲王允礼总理刑部事，庄亲王允禄总理工部事，甘汝来为汉兵部尚书，傅鼐署满兵部尚书。己亥，上即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庚子，定三年丧制，却群臣以日易月之请。命大学士硃轼协同总理事务王大臣办事。辛酉，召史贻直来京。壬寅，止进献方物。禁内廷行走僧人招摇。颁乾隆元年时宪书。铸乾隆通宝。遣官颁诏朝鲜。丙辰，赈甘肃兰州、平凉等处旱灾。丙午，命庆复往北路军营，代回福彭。手敕额驸策凌勿离军营。丁未，大行皇帝梓宫安奉雍和宫。戊申，上诣雍和宫行礼。自是日至乙卯以为常。己酉，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双俸，鄂尔泰、张廷玉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硃轼世袭骑都尉。庚

戌，召杨名时来京。辛亥，命海望署户部尚书，傅鼐署刑部尚书。乙卯，上诣雍和宫行大祭礼。奉皇太后居永仁宫。是日，上移居养心殿。命廷臣轮班条奏，各举所知。戊午，赏李绂侍郎衔，命管户部三库事。己未，上诣雍和宫梓宫前行月祭礼。自是迄奉移，每月如之。再免民欠丁赋，并谕官吏侵蚀者亦免之。逮傅尔丹下狱。庚申，开乡会试恩科。免贵州被扰州县之额赋，未扰者停征。辛酉，上诣田村孝敬皇后梓宫前致祭。以本年乡试弊多，逮治考官顾祖镇、戴瀚。大学士马齐乞休，允之。癸亥，召署河东盐政孙家淦来京，以侍郎用。

冬十月丙寅朔，飨太庙，遣裕亲王广保代行。命副将军常德赴北路军营。丁卯，申禁各省贡献。以张广泗为征苗经略，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节制。庚午，命履郡王允祹管礼部，召原任尚书涂天相来京。辛未，以任兰枝为礼部尚书。壬申，免江南等省漕粮芦课及学租杂税。命治曾静、张熙罪。加左都御史福敏太子太保。以王大臣办事迟延疏纵，申谕严明振作，毋与用宽之意相左。调徐本为刑部尚书，涂天相为工部尚书。丙子，以刘勷为直隶河道总督。丁丑，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命徐本军机处行走。癸未，停诸王兼管部院事。甲申，授海望户部尚书。己丑，命来保署工部尚书，兼管内务府。癸巳，傅尔丹、岳锺琪、石云倬、马兰泰论斩。甲午，改讷亲、海望、徐本为协办总理事务，纳延泰行走，如班第等例。丰盛额、莽鹄立罢。庚子，张照下狱鞫治。壬寅，湖北忠★等十五土司改土归流，分置一府五县，于恩施县建府治，名曰施南府，分设县治，名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乙巳，申谕荐举博学鸿词。丁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免四川巴县等旱灾额赋。戊申，召迈柱来京，以史贻直署湖广总督。庚戌，以孙嘉淦为左都御史。癸丑，命庆复为定边大将军，赴北路军营。命孙嘉淦仍兼管吏部。谕赦降苗罪。免贵州三年内耗羡。丙辰，上诣田村上孝敬宪皇后尊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佑天翊圣宪皇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改河东总督仍为河南巡抚，以傅德为之。丁巳，授锺保湖南巡抚，俞兆岳江西巡抚。命岱林布为右卫将军。己未，以平郡王福彭协办总理事务。董芳、元展成、德希寿褫职逮问，夺哈元生扬威将军，命经略张广泗兼贵州巡抚。癸亥，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甲子，以王大臣会刑部夹讯李禧、耿韬，命审讯大臣宜存大体。

十二月丙寅朔，以博第为吉林将军，吴礼布为黑龙江将军。复设川陕总督，裁四川总督。戊辰，赈安徽泗州、湖北潜江水灾。癸酉，免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盐场欠课。戊寅，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皇太后，

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己卯，以准噶尔遣使请和，命喀尔喀扎萨克等详议定界事宜。庚辰，调傅鼐为刑部尚书，仍兼管兵部。甲申，磔曾静、张熙于市。都统李禧以赃，尚书高起以欺罔，俱论斩。丙戌，命嵇曾筠兼管浙江巡抚。以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设归化城将军及副都统。辛卯，晋封讷亲一等公，世袭。

乾隆元年春正月丙申朔，上诣堂子行礼。至观德殿更素服，诣雍和门行礼毕，率诸王大臣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朝，不作乐，不宣表。戊戌，命北路参赞大臣萨木哈回京。辛丑，祈穀于上帝，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癸卯，建京师先蚕坛。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使贡方物。丁未，准噶尔贡使吹纳木喀入觐。召大将军庆复回京。命伊勒慎、阿成阿、哈岱为参赞大臣，协同额驸策凌办事，驻鄂尔坤。命都统王常、侍郎柏修往鄂尔坤勘屯田。丙辰，以顾琮署江苏巡抚。己未，署湖南永州镇总兵崔起潜妄劾鄂尔泰、张广泗，褫职逮治。南掌入贡。庚辰，上启跸谒陵。癸亥，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赈台湾诸罗县地震灾民。赈甘肃固原、四川忠州等州县旱灾。

二月丙寅，上还京师。戊辰，祭大社、大稷，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以补熙署漕运总督。甲戌，遣准噶尔来使归，诏以遵皇考谕旨，酌定疆界，赍示噶尔丹策零。乙卯，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斥所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及专令喀尔喀内徙。庚辰，命迈柱兼管工部。申饬陈奏谬妄之谢济世、李徽、陈世倌等。加杨名时礼部尚书衔，管国子监祭酒事。辛酉，朝鲜国王李昑遣使进香，赏赉如例。甲申，命改嵇曾筠为浙江总督，兼管两浙盐政。郝玉麟以闽浙总督专管福建事。戊子，定世宗山陵名曰泰陵。己丑，达赖喇嘛及贝勒颇罗鼐遣使贡方物。辛卯，以程元章为漕运总督。癸巳，尹继善奏克空稗、台雄等寨。张广泗奏克大小丹江等处。

三月庚子，释汪景琪、查嗣庭亲族回籍。乙巳，加上太祖尊谥曰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孝慈皇后尊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太宗尊谥曰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孝端皇后尊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孝庄皇后尊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世祖尊谥曰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孝惠皇后尊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孝康皇后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圣祖尊谥曰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孝诚皇后尊谥曰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

懿俪天襄圣仁皇后，孝昭皇后尊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钦天顺圣仁皇后，孝恭皇后尊谥曰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赞天承圣仁皇后。丁未，免四川凉山等处番民额赋。己酉，免肃州威鲁堡回民旧欠。庚戌，以固原提督樊廷为驻哈密总督。乙卯，免广东归善等四县加增渔税及通省逋赋。

夏四月丙寅，免江南阜宁等州县缓征漕粮。壬申，命王常、海澜为参赞大臣，协同额驸策凌办事。以高其倬为湖北巡抚，暂署湖南巡抚。戊寅，以王士俊为四川巡抚。辛巳，贵州提督哈元生褫职逮问。裁直隶副总河，以总督兼管河务。戊子，赐金德瑛等三百三十四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辰，布鲁克巴部诺颜林沁齐垒喇布济至西藏请上安，并贡方物。

五月丁未，赈河南永城县水灾。壬子，命江南副总河移驻徐州。甲寅，免四川南溪等州县被风雹额赋。乙卯，朝鲜国王李昑表贺登极及尊崇皇太后，并进方物。乙巳，暹罗国王参立拍照广拍马噓六坤司尤提雅菩挨表谢赐扁，并贡方物。庚辰，免甘肃伏羌等州县地震伤亡缺额丁银。

六月戊辰，赈江苏萧县等州县水灾。己巳，以庆复署吏部尚书，仍兼署户部事。癸酉，授张广泗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以尹继善为云南总督。

秋七月癸巳朔，以贵州流民多就食沅州，免沅州额赋。甲午，召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密书建储谕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上。己亥，免贵州通省本年额赋。辛丑，除古州等处苗赋。甲辰，免崔起潜罪。丙午，赈江西安福水灾。辛亥，追谥明建文皇帝为恭闵惠皇帝。赈江南萧、砀等州县卫水灾。丁巳，赈甘肃陇西等州县水雹灾。戊午，调锺保为湖北巡抚，高其倬为湖南巡抚。赈湖北汉川等五州县卫水灾。癸酉，逮问王士俊，寻论斩。赈广东南海、潮阳等县水灾。

八月戊辰，祭大稷、大社，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岁如之。准噶尔部人孟克来降。庚午，尚书傅鼐有罪免。乙卯，赈河南南阳等五县水灾。乙酉，赈喀喇沁饥。丁亥，兵部尚书通智免，以奉天将军那苏图代之。调博第为奉天将军。以吉尔党阿为宁古塔将军。赈陕西神木、府谷雹灾。辛卯，赈浙江兰溪等六县、江南溧水等二十四州县、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水灾。

九月丙申，免张照、哈元生、董芳、元展成、德希寿贻误苗疆罪。丁酉，礼部尚书杨名时卒。戊戌，以庆复为刑部尚书，兼管吏部。命傅鼐暂署兵部尚书。庚子，停本年秋决。癸卯，赈浙江安吉等四县水灾。丙午，上临大学士硃轼第视疾。免江西安福水灾额赋。庚戌，大学士硃轼卒，上亲临赐奠。壬子，赈安徽宿州等二十州县卫水灾。致仕大学士陈元龙卒。乙卯，赈江苏萧县等三州县水灾。己未，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授刘纶等官。赈江苏无锡等十三州卫水灾。准噶尔台吉车林等来降。

冬十月壬戌，以邵基为江苏巡抚。乙丑，除浙江仁和等州县水灾额赋。庚午，调岳濬为江西巡抚，以法敏为山东巡抚。辛未，上奉皇太后送世宗梓宫至泰陵。庚辰，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十一月甲午，上始御乾清门听政。加嵇曾筠太子太傅。命徐本为东阁大学士，仍兼管刑部。以孙家淦为刑部尚书，杨汝穀为左都御史。以额尔图为黑龙江将军。丙申，免云南楚雄等四府州县额赋。丁酉，赈安徽霍丘等三县卫、湖北汉川等十三县一水灾。己酉，冬至，祀天于圜丘，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己未，赈陕西定边雹灾，江南长洲等十二州县卫水灾。

十二月辛酉，赈巴林郡王等四旗旱灾。甲子，赈江苏娄、溧水等十三州县水灾。乙丑，改江南寿春协为镇，设总兵。己巳，免陕西府谷、神木本年雹灾额赋。移南河副总河驻徐州。丁丑，免安徽泗州卫屯田、长芦、广云灶地水灾额赋。丁亥，岱林布改江宁将军。以王常为建威将军，雅尔图为参赞大臣。免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额赋。

是岁，朝鲜、南掌、暹罗、安南来贡。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免朝贺。庚子，召赵弘恩来京。以庆复为两江总督。调那苏图为刑部尚书。以讷亲为兵部尚书。乙巳，以杨超曾为广西巡抚。丙午，释王士俊。戊子，李卫劾治诚亲王府护卫嘱讬。上嘉之，赏四团龙褂。

二月丙寅，安南国王黎维祜卒，嗣子黎维祎遣使告哀，并贡方物。癸酉，赈江苏高邮水灾。戊寅，遣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册封黎维祎为安南国王。庚辰，孝敬宪皇后发引，上奉皇太后送至泰陵。

三月庚寅，葬世宗于泰陵，孝敬宪皇后祔。壬辰，上还京师。癸

巳，世宗宪皇帝、孝敬宪皇后升祔太庙，颁诏覃恩有差。辛丑，命保德等颁升祔诏于朝鲜。甲辰，涂天相罢。以赵弘恩为工部尚书。以顾琮协办吏部尚书。戊申，命翰林、科道轮进经史奏议。庚戌，移右卫将军驻归化新城，增副都统二。辛亥，调硕色为四川巡抚。壬子，调杨永斌为湖北巡抚。

四月甲子，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乙卯，训饬建言诸臣。己巳，疏濬清口并江南运河。赈江苏江宁、常州二府旱灾。甲戌，祀天于圜丘，奉世宗配飨，次日颁诏覃恩有差。是日，雨。释傅尔丹、陈泰、岳锺琪。丙子，免顺天直隶额赋。己卯，召尹继善来京。以张允随署云南总督。甲申，免湖北汉川等五州县卫水灾额赋。南掌入贡。丁亥，免江苏萧、砀二县水灾额赋。

五月壬辰，赐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免湖北荆州、安陆二府水灾额赋。乙未，赈河南南阳等十二州县水灾。戊戌，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陈大受等三员为一等，馀各升黜有差。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戊申，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辛亥，祭地于方泽，奉世宗配飨。除广东开建、恩平二县米税。乙卯，除湖南永州等处额外税。免安徽宿州水灾额赋。免浙江仁和等四州县水灾额赋。赈陕西商南、肤施等县雹灾。甲戌，以御门听政，澍雨优渥，赐执事诸臣纱疋有差。辛酉，命直隶试行区田法。戊戌，赈安徽石埭等六州县水灾。

秋七月戊子，以永定河决，遣侍卫策楞等分赴卢沟桥、良乡抚恤灾民。癸卯，命侍卫松福等往文安、霸州等处抚恤灾民。乙未，命顾琮勘永定河冲决各工。丙申，赈山东德平、阳穀等州县旱雹各灾。壬寅，赈顺直宛平、清苑等八十一州县卫旱灾。御试续到博学鸿词于体仁阁，授万松龄等官。丙辰，命各省蠲免额赋，已输者抵作次年正赋，著为令。赈安徽黟县等十四州县水灾。

八月丁巳朔，赈陕西安塞等三县雹灾。湖南城步县瑶匪平。赈抚甘肃平番等四县旱灾。命巡漕御史四员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甲戌，命鄂尔泰详勘直隶河道水利。丙子，以顾琮署直隶河道总督。丁丑，免江苏砀山水灾未完额赋十分之七。壬午，复设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筑浙江鱼鳞大石海塘。免山东历城等二十八州县卫本年旱灾额赋。甲申，赈甘肃会宁旱灾，福建霞浦等州县水灾。

九月辛卯，调北路参赞大臣哈岱回京，以玛尼代之。乙未，准噶尔

回民米尔哈书尔来降。乙未，以杨永斌为江苏巡抚。己亥，赈福建闽县等沿海风灾。甲辰，训饬科道毋挟私言事。召史贻直入都。以德沛为湖广总督，元展成为甘肃巡抚。赈山西兴县等十二州县旱灾。辛亥，赈甘肃宁夏县水灾。癸丑，免云南宁州上年夏税。乙卯，以那苏图署兵部尚书。

闰九月癸亥，免河南西华等四县本年水灾额赋。丁卯，以尹继善为刑部尚书，兼办兵部事。调庆复为云南总督。以那苏图为两江总督。甲戌，赈长芦、芦台等场水灾灶户。除江西袁州、饶州二府杂税。丙子，马兰峪陵工竣。辛巳，赈福建霞浦等二县风灾。壬午，赈奉天小清河驿水灾。以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渎奏本省垦务，下部严议。赈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水灾，并加赈有差。赈贵州安顺等府□县雹灾。

冬十月乙酉朔，赈山西永济等三县霜灾。丁亥，修盛京三陵。戊子，上诣东陵。辛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乙未，上还京师。丙申，安西镇总兵张嘉翰坐剥削军需论斩。以崔纪为陕西巡抚，尹会一为河南巡抚，张楷为湖北巡抚。己亥，大学士尹泰乞休，温谕留之。癸卯，赈山东齐河等二十八州卫水灾。免江南淳县本年蟲灾额赋，桃源等三县未完银米。丁未，赈黑龙江水灾。戊申，修奉先殿。辛亥，免甘肃平番旱灾额赋。

十一月乙卯，赈安徽寿州、霍丘旱灾。免陕西靖边等八州县本年水灾额赋。丁巳，朝鲜国王李昑请封世子李愃，礼部言年未及岁，上特允之。癸亥，赈贵州郎岱等三□县雹灾。乙丑，除山西河津被水额赋。丙寅，赈安徽太平等十一州县卫水灾。辛未，上诣泰陵，改总管为副都统。免江南铜山、砀山二县逋赋。壬寅，祭告泰陵，上释服。乙亥，赈甘肃环县、兰州，广东三水等十县旱灾。上还京师。戊寅，皇太后圣寿节，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自是每年如之。己卯，免山西兴县等四州县旱灾丁银。庚辰，命仍设军机处，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讷亲、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军机大臣。

十二月甲申朔，漕运总督补熙免，以查克丹代之。以来保为工部尚书。免江南阜宁上年水灾额赋。丁亥，上御太和殿，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戊子，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毕，上御太和殿，群臣庆贺，颁诏覃恩有差。辛卯，免江苏溧水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壬辰，赈陕西府谷等三县雹灾。甲午，以册立皇后礼成，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皇太后。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己亥，免直隶本年旱灾灶课。免甘肃宁夏水灾

额赋。壬寅，鄂尔泰封三等伯。赈福建闽县等六县、广东海康等七县风潮灾。大学士迈柱乞病，许之。琉球贡方物。癸卯，张廷玉封三等伯。辛亥，赈涿州水灾。

三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初举元正朝贺，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贺。自是每年元正如之。乙卯，以福敏为武英殿大学士，马尔泰为左都御史。辛酉，祈穀于上帝，奉世宗配享。癸亥，命举行经筵。甲子，上初幸圆明园，奉皇太后居申昜春园。戊辰，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及内大臣、大学士宴。癸酉，以硃藻为直隶河道总督，顾琮协理河道事。丁丑，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使奉表至京，并进貂皮。遣侍郎阿克敦充正使，御前侍卫旺扎尔、乾清门台吉额默根充副使，赍敕往准噶尔议定界。己卯，上自圆明园还宫。辛巳，以谒泰陵，命鄂尔泰在京总理事务。

二月丁亥，释奠先师孔子。戊子，幸圆明园。癸巳，准噶尔使入觐，赏银币有差。戊戌，上谒泰陵。己亥，上祭泰陵。辛丑，上幸南苑行围。壬寅，上还京师。丙午，举行经筵。自是每季仲月举行一次，岁以为常。丁未，免山东齐河等三十二州县卫水灾额赋。辛亥，上亲耕耤田，加一推。自是每年如之。壬子，赵弘恩以纳贿夺职，以高其倬为工部尚书，张渠为湖南巡抚。

三月癸丑朔，赈福建闽县等八县飓风灾。甲寅，上诣太学释奠，御彝伦堂，命讲中庸、尚书。乙卯，调崔纪为湖北巡抚，张楷为西安巡抚。己未，免江苏六合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广东三水等十州县旱灾额赋。辛酉，赈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卫水灾，并免额赋。丁卯，上诣黑龙潭祈雨。辛未，免甘肃兰州等处旱灾额赋。壬申，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癸酉，免安徽太平等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丁丑，免湖北沔阳州逋赋。

夏四月甲申，以旱申命求言。停督抚贡献。理藩院尚书僧格休致，以纳延泰代之。己丑，调孙嘉淦为吏部尚书，以赵国麟为刑部尚书，孙国玺为安徽巡抚。壬辰，命顾琮往直隶会同硃藻办理河工。免长芦芦台等场、衡水等州县水灾额赋。

五月癸丑，赈陕西蒲城等十州县雹灾。己未，赈山东章丘等州县卫雹灾。庚申，赈陕西雒南等八州县雹灾。壬戌，贵州定番州苗阿沙等作乱，张广泗讨平之。辛未，调额尔图为奉天将军，博第为黑龙江将军。乙亥，免江南松江府额赋。辛巳，赈陕西靖边等八州县旱灾。

六月庚寅，赈山东东平等四州县雹灾。丙午，左都御史杨汝穀乞休，允之。

秋七月壬子，起前左都御史彭维新为原官。丁巳，免福建诏安县旱灾额赋。癸亥，免浙江温州等卫漕欠。乙丑，调史贻直为工部尚书，高其倬为户部尚书。丁卯，命查郎阿入阁办事。调鄂弥达为川陕总督。以马尔泰为两广总督，查克丹为左都御史，讬时为漕运总督。大学士尹泰乞休，允之。

八月丙戌，江苏海州、山东郯城等州县蝗。赈湖南石门县、甘肃武威等三县水灾。己丑，海望丁忧，以讷亲暂署户部尚书。己亥，奉皇太后谒泰陵。癸卯，上诣泰陵行三周年祭礼。丙午，上奉皇太后驻跸南苑，上行围。戊申，赈安徽望江等四十八州卫旱灾。

九月庚戌朔，上奉皇太后还宫。免陕西长安等十五州县雹灾额赋。赈山东招远县雹灾。戊午，免福建漳浦上年旱灾额赋。辛酉，命嵇曾筠入阁办事，兼理永定河务。裁浙江总督，复设巡抚，以郝玉麟仍为闽浙总督，卢焯为浙江巡抚。甲子，硃藻解任，遣讷亲、孙嘉淦往鞫之。以顾琮管总河印务。安南入贡。己巳，大学士尹泰卒。编修彭树葵进十思箴，上嘉赉之。赈甘肃碾伯等处旱灾。丁丑，免江苏江宁等五十二州县卫水灾额赋，并赈之。戊寅，赈台湾旱灾。

冬十月庚辰朔，赈陕西安定等六州县雹灾。辛巳，免山东邹平等八州县本年雹灾额赋。壬午，免直隶被水州县逋赋。免江苏、安徽被灾各州县逋赋。辛卯，皇次子永琏薨，辍朝五日，以御极后，亲书永琏为皇太子密旨，一切典礼如皇太子仪。赈安徽怀宁等五十州县卫旱灾。壬辰，户部尚书高其倬卒。丙申，调任兰枝为户部尚书，赵国麟为礼部尚书，史贻直为刑部尚书，以赵殿最为工部尚书。丁酉，谥皇太子永琏为端慧皇太子。直隶总督李卫以病免，命孙嘉淦署之。己亥，赈浙江吉安等州县旱灾。庚子，朝鲜国王李昑表贺上皇太后徽号并册封皇后，又表谢恩封世子，附进方物。壬寅，上幸田村，奠端慧皇太子。癸卯，免江南、江西、河南漕欠。乙巳，授孙嘉淦直隶总督，以甘汝来为吏部尚书兼兵部，杨超曾为兵部尚书。丙午，授顾琮直隶河道总督。

十一月己酉朔，复广东海南道为雷琼道，改高雷道为高廉道。庚戌，以孙嘉淦劾贝勒允祜，上嘉之，予议叙。允祜下宗人府严议。壬子，赈江苏华亭等六县卫旱灾。赈湖南石门县旱灾。癸丑，免奉天宁远等四州县蟲灾额赋。赈浙江归安、乌程，陕西绥德等四州县雹灾，湖北

孝感等六州县旱灾。癸丑，免河南信阳等八州县旱灾额赋。赈湖北应山、四川忠州等三州县旱灾。乙丑，免江南淮安、徐州二府湖滩额租。免山东招远县雹灾额赋。庚午，大学士嵇曾筠以病乞休，允之。壬申，甘肃宁夏地震，水涌新渠，宝丰县治沈没，发兰州库银二十万两，命兵部侍郎班第往赈之。乙亥，吏部尚书性桂乞休，允之。丁丑，免直隶宣化各府州逋赋。

十二月乙卯朔，调讷亲为吏部尚书。庚辰，赈四川射洪等六县水灾。赈两淮盐场本年旱灾。丙戌，彭维新褫职，以魏廷珍为左都御史。丁亥，甘肃宁夏地震。甲午，赈甘肃平番蟲灾。命大理寺卿汪★往江南总办河工。琉球国王尚敬遣使表贺登极，入贡。戊戌，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哈柳等从侍郎阿克敦等至京师，进表。乙巳，准噶尔使哈柳等入觐，谕曰："所奏游牧不越阿尔台，朕甚嘉之。托尔和、布延图卡伦内移，不可行。"

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王、大臣、翰林、科道及督、抚、学政在京者九十九人赐宴，赋柏梁体诗。丁卯，免甘肃宁夏等五县地震被灾额赋。壬申，大学士嵇曾筠卒。赵国麟为大学士，调任兰枝为礼部尚书，以陈德华为户部尚书。

二月己卯，调张渠为江苏巡抚，以冯光裕为湖南巡抚。丙戌，免直隶沧州等四州县、兴国等四场水灾灶地额赋。免贵州郎岱等四□州县雹灾额赋。乙未，免甘肃靖远风灾额赋。丙申，准噶尔部人孟克特穆尔等来降。免陕西咸宁、镇安水灾，甘肃柳沟卫蟲灾额赋。戊戌，免湖南永顺、永绥新辟苗疆盐课。免浙江上虞等县逋赋。庚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请以阿尔泰山为界，许之。免湖北锺祥等五县卫旱灾额赋。

三月丁未朔，己酉，召雅尔图来京，以阿兰泰为北路参赞大臣。免安徽宿州等四州县逋赋。吏部奏行取届期，上命尚书、都御史、侍郎保举如陆陇其、彭鹏者。免湖北应山上年旱灾额赋。甲子，设热河兵备道，驻承德州。命讷亲协办大学士。戊辰，以旱灾特免直隶、江苏、安徽三省额赋。壬申，以魏廷珍为工部尚书。赈直隶文安等六县水灾。

夏四月丁卯，免安徽寿州上年旱灾额赋。戊寅，免江苏丹阳等七县旱灾额赋。辛巳，赐庄有恭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免长芦上年旱灾逋赋。丙戌，以旱申命求言。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甲午，免四川忠州等三州县旱灾额赋。乙未，以陈世倌为左都御史。癸卯，西藏巴勒布部库库木、颜布、叶楞三汗入贡。

五月甲子，朝鲜国王李昑谢赐本国列传，进方物。戊辰，改筑浙江海宁石塘。辛未，致仕大学士马齐卒。癸酉，加鄂尔泰、张廷玉、福敏太保，徐本、讷亲太子太保，甘汝来、海望、鄂善、尹继昌、徐元梦、孙嘉淦、庆复太子少保。

六月庚辰，调硕色为山东巡抚，方显为四川巡抚。甲辰，免甘肃赤金所上年被灾额赋。山东济南等七府蝗。曹县河决，仍赈被水六州县灾民。甘肃秦安等六州县雹灾。

秋七月戊申，额驸策凌奏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并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招、塔密尔、乌里雅苏台附近，防范准噶尔。庚戌，以甘肃秦安等十五州县雹灾，命无论已未成灾，悉免本年额赋。辛酉，赈河南祥符等四十七州县水灾。壬戌，赈山东海丰等县场灶户。甲子，赈江苏睢宁等十三州县卫水雹各灾，湖北房县旱灾。丙寅，吏部尚书甘汝来卒。以郝玉麟为吏部尚书，宗室德沛为闽浙总督，以班第为湖广总督。己巳，赈安徽宿州雹灾。庚申，安南马郎叛人矣长等来降。赈山东利津等二县雹灾。壬申，赈直隶开州等州县、江苏海州等州县水灾。江苏淮安、安徽凤阳等府州蝗。

八月丙子，御史张湄劾诸大臣阻塞言路。上斥为渐染方苞恶习，召见满、汉奏事大臣谕之。辛巳，赈河南商丘等州县水灾。壬午，叙张广泗经理苗疆功，授三等轻车都尉，黄廷桂等加衔、加级有差。戊子，赈山东历城等六十六州县卫所水灾，停征新旧额赋。庚寅，江苏金坛县贡生蒋振生进手钞十三经，赐国子监学正衔。

九月乙巳朔，署广西提督谭行义以安南郑氏专柄，清化镇邵郡公及黎鸞起兵与郑氏内鬨，奏闻。丙午，免江苏海州、赣榆二州被水漕粮。戊申，赈河南祥符等三十七州县水灾有差。丁巳，上奉皇太后谒陵。庚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赈山东临邑等县水灾。癸亥，赈甘肃张掖东乐堡水灾。赈河南邓州等四州县水灾，山西榆次等三县旱灾。命停征江苏、安徽漕粮。上奉皇太后还宫。庚午，上以疾命和亲王弘昼代行孟冬时飨礼。免甘肃秦安等十五州县粮草三分之一，及灵州、碾伯等州县本年水雹各灾额赋。

冬十月丁丑，准噶尔回人伊斯拉木定来降。庚辰，以江苏海州等四州县水灾，免逋赋。甲申，端慧皇太子周年，上幸田村奠酒。乙酉，赈山东历城等六十六州县水灾，给葺屋银。丁亥，免陕西兴平等十六州县雹灾额赋。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晰等缘事，宗人府议削爵圈

禁。上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晰、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升永远圈禁。弘★王爵，系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丙申，释马兰泰。己亥，额鲁特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阿宝之妻和硕格格进顾实汗所传玉玺，谕还之。壬寅，召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来京。封弘勋郡王，袭理亲王爵。癸卯，上幸南苑行围。

十一月丙午，上行大阅礼，连发五矢皆中的，赐在事王大臣银币有差。戊申，以郝玉麟署两江总督。庚戌，召尹会一来京，以雅尔图为河南巡抚。赈江苏安东等十五州县水灾有差。壬申，免宁夏次年额赋。

十二月癸酉朔，免山东金乡等六州卫水灾额赋。丙子，免浙江安吉等州县漕粮，河南罗山旱灾额赋。戊寅，弘晰坐问安泰“准噶尔能否到京，上寿算如何”，拟立绞。谕免死，永远圈禁，安泰论绞。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赋。癸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四州县水灾额赋。乙酉，晋封贝勒颇罗鼐为郡王。庚寅，免河南商丘等十州县水灾额赋。壬辰，哈柳等入觐。甲午，召车臣汗达玛林等赐茶。

五年春正月丁未，赈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庐江等十州县卫旱灾有差。丁卯，朝鲜入贡。辛未，命乌赫图、巴灵阿护准噶尔人赴藏熬茶。湖南绥宁苗作乱，命冯光裕等剿之。

二月，琉球入贡。乙亥，命额驸策凌等定各部落接准噶尔游牧边界。哈柳归，召入赐茶，以和议成，嘉奖之。辛巳，以伊勒慎为绥远城将军。癸未，工部尚书魏廷珍罢。申谕九卿，毋蹈模棱覆辙。免山东章丘等六十州县卫水灾额赋。戊子，免湖北襄阳县卫上年额赋。壬辰，免上年安徽宿州雹灾、山东滕县等五县水灾额赋。戊戌，以韩光基为工部尚书。辛丑，免湖北汉阳等四县上年旱灾额赋。

三月庚戌，以尹继善为川陕总督，鄂善署刑部尚书。壬子，免直隶雄县上年水灾额赋。甲子，免山东霑化等县场水灾额赋。庚午，湖南栗林、鬼冲各寨苗匪平。

夏四月丙戌，赈两淮板浦等场灾。戊子，御史褚泰坐受贿论斩。免陕西葭州、怀远旱灾额赋。己丑，以那苏图为刑部尚书。甲午，以旱召九卿面谕，直陈政事阙失。改山东河道为运河道，兖沂曹道为分巡兖、沂、曹三府，管河工。戊戌，任兰枝及太常寺卿陶正靖坐朋比，下部严议。

五月甲寅，上诣黑龙潭祈雨。丙辰，命刑部清理庶狱。甲子，以杨超曾署两江总督。丁卯，谕冯光裕及湖广提督杜恺剿捕城步、绥宁瑶匪。

六月癸酉，命阿里衮、硃必阶查勘山东沂州等处水旱灾。戊寅，命山东、江苏、安徽捕除蝻子。召张广泗来京。壬辰，赈甘肃秦州水灾。戊戌，福州将军隆升坐收馈遗，褫职鞫治。

闰六月甲辰，广西义宁苗作乱，谕马尔泰赴桂林调度兵事。辛亥，以喀尔吉善为山西巡抚。命杜恺统率湖南兵至军前。乙卯，命张广泗赴湖南会办军务。甲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使进表。

秋七月癸酉，调张渠为湖北巡抚。以徐士林为江苏巡抚。调方显为广西巡抚，硕色为四川巡抚，硃定元为山东巡抚。乙亥，赐噶尔丹策零敕书，谕准噶尔使以阿尔泰山为界，山南游牧之人，仍居旧地。设甘肃安西提督，驻哈密。丁丑，以补熙为绥远城将军。辛巳，诏停今年秋决。甲申，张广泗留办湖南善后。赈安徽宣城卫饥。己丑，免安徽凤阳等十九州县卫水灾、无为等四州县旱灾额赋。甲午，赈山西徐沟饥。丁酉，赈甘肃武威等三县饥。戊戌，班第奏总兵刘策名等连克长坪各苗寨，获首倡妖言黎阿兰等。

八月己亥朔，广西宜山县蛮匪平。庚子，谕曰："朕阅江省岁额钱粮杂办款目，沿自前明，赋役全书亦未编定，官民交受其累，其悉予豁免。"庚戌，班第奏剿平盐井口苗匪各寨。壬戌，上奉皇太后驻南苑。赈福建永定饥。免河南中牟等十四州县水灾额赋。戊辰，谭行义奏安南人立龙彪为王，僭元景兴。癸酉，调杨超曾为吏部尚书，仍署两江总督，史贻直为兵部尚书，韩光基为刑部尚书，陈世倌为工部尚书。辛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三泰乞休，慰留之。赈福建上杭饥。赈浙江馀杭等十六州县□卫所水灾。丙戌，江苏宿迁县硃家闸河决，命筑挑水□霸。丁亥，筑江苏宝山县吴家滨海塘石壩。赈陕西葭州等州县饥。以王安国为左都御史。永定河复归故道。

冬十月戊戌朔，以常安为漕运总督。壬寅，上谒泰陵。乙巳，上还京师。赈四川绵竹等三县水灾。甲寅，免甘肃平罗本年水灾额赋，仍免宁夏、宁朔半赋。丙辰，佥都御史刘藻奏请停减圆明园营造，上嘉纳之。赈福建台湾、诸罗风灾。丁卯，张广泗奏获苗匪栗贤宇等，及附瑶匪之戴名扬等，克平溪等寨。

十一月己巳，以那苏图署湖广总督。庚午，调来保为刑部尚书，哈达哈为工部尚书。丙子，杨超曾劾江西巡抚岳濬，命高斌往会鞫之。己卯，召王★来京。命王安国以左都御史管广东巡抚事。命阿里衮同高斌勘鞫岳濬。以刘吴龙为左都御史。乙酉，命廷臣各举所知，如汤斌、陆陇其、陈瑸、彭鹏诸人。赈陕西葭州等六州县饥。

十二月壬寅，张广泗进剿湖南城步、绥宁，广西义宁苗、瑶，悉平之。免安徽宣城、宣州二县卫雹灾额赋。免托克托城等处雹灾额赋。壬子，免山东蒲台逋赋。

六年春正月甲戌，裁安西总兵，设提督。丙子，免福建闽县等五县逋赋。甲申，命鄂尔泰、讷亲会同孙嘉淦、顾琮勘视永定河工。命参赞大臣阿岱驻乌里雅苏台。以庆泰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戊子，免霸州、雄县额赋。甲午，命班第仍在军机处行走。

二月，御史丛洞请暂息行围，上以饬兵怀远之意训之。丙午，以完颜伟为南河副总河。免湖北锺祥等四县雹水灾额赋。甲寅，免陕西葭州等三州县雹灾额赋。庚申，增设山西归化城分巡道。

三月壬申，命侍郎杨嗣璟往山西会鞫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之狱。甲申，以御史仲永檀劾鄂善受贿，命怡亲王等鞫之。鄂善褫职逮问。辛卯，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

夏四月乙未朔，大学士赵国麟乞休，不允。免江苏丰县等十州县卫水灾、蟲灾、民屯芦课。甲辰，免顺天直隶霸州等十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以庆复署两广总督，张允随署云贵总督。己酉，赐鄂善自尽。

五月戊寅，免福建台湾逋赋。赈江西兴国等县水灾，贵州仁怀、平越水灾。

六月甲午朔，免陕西葭州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丙申，江苏巡抚徐士林给假省亲，调陈大受署之。改张楷为安徽巡抚。庚子，命王安国勘广东徵粮积弊。乙巳，以御史李刿劾甘肃匿灾，命会同尹继善勘之。己酉，浙江巡抚卢焯解任，命德沛及副都统汪扎勒鞫之。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水灾，江苏山阳等州县水灾。赵国麟以荐举非人，降调。

秋七月，免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甲子，喀尔钦处斩。丙子，萨哈谅论斩。戊寅，甘肃巡抚元展成以御史胡定劾，解任，命副都统新柱往会尹继善鞫之。癸未，诏停今年秋决。戊子，上初举秋狝。奉皇太后幸

避暑山庄，免经过额赋十分之三。自是每年皆如之，减行围所过州县额赋。辛卯，赈江西武宁等二县水灾。壬辰，上至古北口阅兵。赈广东永安、归善二县饥。

八月癸巳，赈安徽宿州等十九州县卫水灾。庚子，上驻跸张三营。辛丑，上行围。赈江苏山阳等十八州县、莞渎等场水灾。己酉，召杨超曾回京。调那苏图为两江总督，孙嘉淦为湖广总督。以高斌为直隶总督，完颜伟为江南河道总督。裁直隶河道总督，命高斌兼理直隶河务。辛亥，召宁古塔将军吉党阿来京，以鄂尔达代之。

九月癸亥朔，以陈宏谋为甘肃巡抚。乙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赈广东南海等二十六州县□饥。上奉皇太后回跸。壬申，授王恕福建巡抚，杨锡绂广西巡抚。甲戌，调陈宏谋为江西巡抚，黄廷桂为甘肃巡抚。免江苏、安徽乾隆三四年被灾漕粮。己卯，调韩光基为工部尚书。以刘吴龙为刑部尚书。辛巳，原任江苏巡抚徐士林卒。授陈大受江苏巡抚，张楷安徽巡抚。赈福建福清等八县及长福等镇营饥。丁亥，以刘统勋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庚子，赈广东琼山等二十四州县飓灾。丁未，赈安徽宿州等三十一州县卫水灾，并免宿州等三州县额赋漕粮。己酉，赈甘肃灵州等处饥。丙辰，赈热河四旗丁水灾。

十一月甲子，赈两淮灶户饥。乙丑，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入贡。丙寅，赈甘肃平番等十四州县雹水灾。己巳，御史李刿陈奏甘肃饥馑情形不实，部议革职。上曰："与其惩言官而开讳灾之端，宁从宽假以广耳目。"命革职留任。戊寅，免江苏山阳等十五州县卫水灾额赋。赈句容等三十四州县卫饥。丙戌，皇太后五旬圣寿节，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等行庆贺礼。

十二月乙未，刘统勋请停张廷玉近属升转，减讷亲所管事务，上嘉之。丙申，大学士张廷玉请解部务，不许。辛丑，免甘肃武威等二县五年被水额赋。赈江苏江浦等州县旱灾。免湖南湘乡等二县被水额赋。乙巳，免浙江仁和等十九州县本年额赋。丁未，免山东历城等十六州县卫旱灾额赋。庚戌，免甘肃永昌等三县旱灾额赋。琉球入贡。调常安为浙江巡抚，顾琮为漕运总督。命刘统勋往浙江会勘海塘。赈浙江嵊县等十七州县、仁和等场水旱灾。

七年春正月壬戌，调史贻直为吏部尚书，任兰枝为兵部尚书。以赵

国麟为礼部尚书。庚午，定绥远城、右卫、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共挑兵四千名，内札萨克首队兵四千五百名、二队兵六千五百名，援应北路军营，并于额尔德尼昭沿途置驼马备用。戊寅，以那克素三十九部番民备办准噶尔进藏官兵驼马，免本年额赋。甲申，赈安徽凤阳、颍州二府，泗州一州属饥民。庚寅，准噶尔入贡。

二月辛卯朔，上诣泰陵。乙未，上谒泰陵。是日，回跸。丙申，朝鲜入贡。戊戌，上幸南苑行围。己亥，琉球入贡。己酉，礼部尚书赵国麟乞休，不允。乙卯，以吉党阿为归化城都统。

三月庚申朔，上忧旱，申命求言，并饬九卿大臣体国尽职。丁卯，命大学士、九卿、督、抚举如马周、阳城者为言官。乙亥，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各省如之。以晏斯盛为山东巡抚。辛巳，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使吹纳木喀等奉表贡方物，乞勿限年贸易。壬午，以噶尔丹策零表奏狡诈，谕西北两路军营大臣加意防之。戊子，上诣黑龙潭祈雨。以两江总督那苏图办赈遗漏，切责之。

夏四月庚寅朔，准噶尔贡使吹纳木喀等入觐。裁八沟、独石口副都统各一，增天津副都统一。以古北口提督管独石口外台站。免河南永城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甲午，赐金甡等三百二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调德沛为两江总督，那苏图为闽浙总督。乙未，拨安徽赈银三十万两有奇，并准采买湖广米备粜。辛丑，赈安徽宿州等州县卫水灾。甲辰，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申诫以追论旧事，屡违定约，并谕将此次奏请贸易、改道噶斯等事停止，仍赏赉如例。甲寅，除河南洧川等十一县水冲地赋。免福建福清等七县飓灾额赋。丙辰，刑部尚书刘吴龙卒，以张照为刑部尚书。

五月己未朔，以顺天、保定等八府，易州等五州缺雨，命停征新旧钱粮。定移驻满兵屯垦拉林、阿勒楚喀事宜，设副都统，以巴灵阿为之。戊辰，以御史胡定劾，寝赵弘恩补刑部侍郎之命。癸酉，定雩祭典礼，御制乐章。免江苏沛县昭阳湖水沈田亩额赋。丙戌，禁奏章称蒙古为“夷人”。以琉球国王资送江南遭风难民，嘉奖之。张允随奏猛遮界外孟艮酋长召贺罕被逐，遁入缅甸。

六月甲寅，谕督抚董率州县经画地利。戊申，训饬地方官实心经理平粜。

秋七月己未，命资送日本遭风难民归国。免广西梧州等三府属逋

赋。辛酉，除山西繁峙、广西武缘荒地额赋。乙丑，礼部尚书赵国麟乞休，上责其矫饰，褫职。调任兰枝为礼部尚书，陈德华为兵部尚书，徐本兼管户部尚书。丙寅，命大学士鄂尔泰兼领侍卫内大臣。命赈江苏山阳等州县水灾。命抚恤江苏阜宁等州县水灾。癸未，命高斌、周学健往江南查办灾赈、水利。甲申，赈湖北汉川、襄阳等州县卫水雹灾，并停徵额赋。丙戌，赈江苏江浦等十八州县卫、安徽临淮等州县卫。抚恤江西兴国等州县、浙江淳安等州县、湖南醴陵等八州县、山东峄县等十州县卫、甘肃狄道等四州县□灾民。

八月戊子，江南黄、淮交涨，命疆吏拯救灾黎，毋拘常例。训饬慎重军政。拨江苏、安徽赈银二百五十万两有奇。庚寅，免江苏、安徽被水地方本年额赋。辛卯，定皇后亲蚕典礼。戊戌，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庚子，谕河南等省抚恤江南流民。壬寅，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癸卯，赈江西兴国水灾。乙巳，上奉皇太后幸晾鹰台阅围。

九月丁巳朔，拨江苏运山东截留漕米十万石，备淮、徐、凤、颍各属赈粜。赈湖北潜江等十州县水灾。辛酉，免广东崖州等二州县风灾额赋。免安徽凤、颍、泗三府州本年水灾地方漕赋，不成灾者折徵之。赈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丁卯，上诣东陵。庚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一州县本年被水漕赋。壬申，上幸盘山。赈恤江苏、安徽灾银二百九十万两、米穀二百二十万石各有奇。命再拨邻省银一百万两备明春接济。乙亥，上幸梦髻山。戊寅，上回跸。

冬十月丙戌，拨山东、河南明年运漕米各五万石备江南赈，仍由直隶赴古北口外如数采买补运。己丑，免山东历城等十九州县旱灾额赋。庚寅，命江南截留癸亥年漕粮二十万石，仍拨山东漕粮二十万石，河南仓米二十万石，运江南备赈。癸巳，浙江提督裴鉽等以侵欺褫职鞫治。壬辰，赈江苏山阳等二十八州县卫饥。甲午，命清理滞狱。乙未，命拨山东沿河仓穀十万石运江南备赈。丁酉，赈安徽凤阳二十四州县卫水灾。甲辰，朝鲜国王李昑表谢国人金时宗等越境犯法，屡荷宽典。上曰："此朕柔远之恩。若恃有宽典，犯法滋多，非朕保全外藩之本意。王其严加约束，毋俾干纪。"以塞楞额为陕西巡抚。己酉，赈河南永城等十三州县饥。辛亥，上诣顺懿密太妃宫问疾。壬子，赈江苏山阳等七州县卫水灾。

十一月丙辰朔，大学士等奏纂辑明史体例。上曰："诸卿所见与朕意

同。继春秋之翼道，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赈湖北汉川等十二州县水灾饥。戊午，赈浙江瑞安等县□场、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庚申，福建漳浦县会匪戕杀知县，命严治之。壬戌，赈山东胶州十州县卫水灾。癸亥，赈甘肃狄道等州县水雹灾。乙亥，命持法宽严，务归平允。命陈世倌会同高斌查勘江南水利。戊寅，谕明春奉皇太后诣盛京谒陵。庚辰，以初定斋宫礼，是日诣斋宫。

十二月丙戌朔，赈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饥。丁亥，命考试荐举科道人才。周学健举三人皆同乡，谕饬之。命左副都御史仲永檀会同周学健查赈。壬辰，上奉皇太后幸瀛台。丙子，仲永檀、鄂容安以漏泄机密，逮交内务府慎刑司，命庄亲王等鞫治。免福建尤溪等四县荒田溢额银。己亥，召安徽巡抚张楷来京，调喀尔吉善代之。命宽鄂尔泰党庇仲永檀罪。免直隶蓟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丁未，拨运吉林乌拉仓粮接济齐齐哈尔等处旱灾。庚戌，赈奉天承德等五州县饥。免山东胶州等十州县卫水灾额赋。辛亥，调完颜伟为河东河道总督，白锺山为江南河道总督。乙卯，谕曰：“江南水灾地亩涸出，耕种刻不容缓。疆吏其劝灾民爱护田牛，或给赀饲养，毋得以细事置之。”

八年春正月丁巳，免鄂容安发军台，命仍在上书房行走。仲永檀死于狱。召孙嘉淦来京。以阿尔赛为湖广总督。甲子，陈世倌等奏修江苏淮、徐、扬、海，安徽凤、颍、泗各属河道水利，下大学士鄂尔泰等大臣议行之。己卯，命军机大臣徐本、班第、那彦泰随往盛京。辛巳，召参赞大臣阿岱、塔尔玛回京，以拉布敦、乌尔登代之。壬辰，内阁学士李绂致仕陛辞，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嘉之。辛卯，以考选御史，杭世骏策言内满外汉，忤旨褫职。调刘于义为山西巡抚。命孙嘉淦署福建巡抚。丙申，命尹继善署两江总督，协同白锺山料理河务。癸卯，命侍讲邓时敏、给事中倪国琏为凤、颍、泗宣谕化导使，编修涂逢震、御史徐以升为淮、徐、扬、海宣谕化导使。乙巳，免湖北汉川等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准赵国麟回籍。癸丑，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亲祭同，著为例。赈山东滕县等六州县饥。庚午，调喀尔吉善为山东巡抚，晏斯盛为湖北巡抚，范璨为安徽巡抚。丙子，上诣寿祺皇太妃宫问疾。

夏四月甲申朔，寿祺皇太妃薨，辍朝十日。上欲持服，庄亲王等祈免。训饬九卿勤事。申命各督抚陈奏属员贤否。乙酉，上诣寿祺皇贵太妃宫致奠。辛卯，命奉宸苑试行区田法。丁酉，赈安徽凤阳六府州属水灾饥。免湖北襄阳等三县水灾额赋。庚子，裁江苏海防道，设淮徐海道，驻徐州府。以苏松巡道兼管塘工。扬州府隶常镇道。原设淮徐、淮

扬二道专管河工。

闰四月甲寅朔，琉球入贡。丁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会汾等三员为一等，馀各升黜有差。辛酉，免河南郑州等十三州县本年水灾额赋。甲戌，除江苏吴江等二县坍没田荡额赋。

五月癸未朔，谕銮舆巡幸，令扈从护军等加意约束，不得践踏田禾。乙酉，御史沈懋华以进呈经史讲义召见，已去，下部严议。丁亥，命河南停徵上年被水地方钱粮。己亥，免江苏山阳等十三州县牙税。免临清商民运徵米船料及铜补商补。辛丑，赈山东历城等十八州县卫饥。丙午，以硕色为河南巡抚，纪山为四川巡抚。戊申，调庆复为川陕总督。以马尔泰为两广总督。授张允随为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辛酉，苏禄国王麻喊末阿禀谬宁表请三年一修职贡。命仍遵五年旧例。

六月壬子朔，御史陈仁请以经史考试翰詹，不宜用诗赋，上嘉之。甲寅，改南掌为十年一贡。乙卯，除江苏沛县水沈地赋。丙辰，以旱求言。戊午，命阿里衮暂署河南巡抚。丁卯，以御史胡定劾湖南巡抚许容一案，究出督抚诬陷扶同，予叙。壬申，谕督抚率属重农。

秋七月乙酉，上诣顺懿密太妃宫问疾。丙戌，以安南不靖，扰及云南开化都霙厂，命张允随等严防之。开化镇总兵赛都请讨安南，不许。戊子，上奉皇太后由热河诣盛京谒陵，免经过之直隶、奉天地方钱粮。拨通仓米四十万石赈直隶旱灾。壬辰，免山东历城等十六州县卫旱灾额赋。乙未，停今年勾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丙申，除福建连江等二县水冲地赋。己亥，上奉皇太后诣盛京。癸卯，上行围于永安莽喀。乙巳，上行围于爱里。丙午，上行围于锡拉诺海。命严除州县徵漕坐仓之弊。戊申，免直隶沧州被雹灶户额赋。上奉皇太后驻跸吗吗塔喇。己酉，上行围，至己卯皆如之。严督抚等漏泄密奏之禁。赈湖北兴国等三州县水灾，并免额赋。癸亥，万寿节，上诣皇太后行幄行礼。御行幄，扈从诸王以下大臣官员暨蒙古王以下各官庆贺。赐诸王、大臣、蒙古王等宴。甲子，上驻跸巴雅尔图塔剌。乙丑，上行围。戊辰，上行围。壬申，上驻跸伊克淖尔，上行围，至丙子如之。甲戌，赈四川西昌水灾。定直隶被旱州县赈恤事宜。赈广东始兴等十六州县水灾。己卯，上行围于巴彦，亲射殪虎。

九月庚辰朔，上行围于伍什杭阿，亲射殪虎。辛巳，上行围威准。壬午，上行围黄科。癸未，上行围阿兰。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未奏往额尔德尼招礼拜，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均下理藩院议处。甲申，赈陕西

商州水灾饥。乙酉，上行围舍里。丙戌，上行围善颜倭赫。丁亥，上行围巴彦。鄂弥达改荆州将军。调博第为吉林将军，富森为黑龙江将军。戊子，上行围尼雅满珠。己丑，上行围珠敦。庚寅，上行围英额边门外。是日，驻跸乌苏河。甲午，许容以劾谢济世贪纵各款皆虚，孙嘉淦以扶同定案，均褫职。署粮道仓德以通揭鞫实，予叙。上驻跸穆奇村。乙未，上奉皇太后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命停顾琮议限民田。赈河南祥符等二十一州县、山东齐东等十八州县卫旱灾，并免额赋有差。辛丑，谒福陵。壬寅，行大飨礼。谒昭陵。癸卯，行大飨礼。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昑遣陪臣至盛京贡方物。甲辰，上率群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御崇政殿受贺。赐群臣及朝鲜使臣宴。御大政殿赐酺。颁诏覃恩有差。乙巳，上诣文庙释奠。幸讲武台大阅。谕王公宗室大臣等洁蠲礼典，训导兵民，毋忘淳朴旧俗。丙午，上亲奠克勤郡王岳讬及武勋王扬古利墓。遣官望祭长白山、北镇医巫闾山及辽太祖陵。戊申，上亲奠弘毅公额宜都、直义公费英东墓。免河南带征乾隆七年以前民欠。

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大臣宴于凤凰楼前。谕王公宗室等革除陋习，恪守旧章。免盛京、兴京等十五处旗地本年额赋及乾隆七年逋赋。御制盛京赋。辛亥，上奉皇太后回跸。乙丑，赈广东南海等七县水灾。是日，上登望海楼，驻文殊菴。丁卯，命直隶被灾各属减价平粜。己巳，命部院大臣京察各举贤自代。以刘于义为户部尚书，阿里衮为山西巡抚。命徐本仍兼管户部。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塞楞额为江西巡抚。庚午，赈河南祥符等十四州县旱灾。甲戌，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丁丑，上以谒陵礼成，率群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御太和殿，王大臣各官进表朝贺。

十一月，赈安徽无为水灾，并免额赋。壬午，赈甘肃狄道等二十四州县水蟲风雹灾。庚寅，安南国王黎维祎表谢赐祭及袭封恩，进贡方物。辛丑，赈广东万州等十四州县水灾，福建台湾等三县旱灾。壬寅，贷黑龙江被旱被霜兵丁等仓粮。赈山西曲沃等十一州旱灾。癸卯，赈直隶天津等二县旱灾。丁未，赈安徽寿州等九州县卫旱灾。己酉，免谒陵经过额赋十分之三。

十二月庚戌朔，赈广东吴川县旱灾。辛亥，命史贻直协办大学士。乙卯，赈山东陵县等十二州县卫旱灾。葬端慧皇太子于硃华山寝园。辛酉，大学士福敏乞退。温谕慰留。甲子，准噶尔遣贡使图尔都等至京，谢进藏人由噶斯路行走，赐助牲畜恩，并贡方物。乙丑，以陈德华隐匿其弟陕西按察使陈德正申辨参案密奏，下部严议。德正褫职鞫治。丁

卯，以星变示儆，诏修省。

九年春正月辛巳，以徐本病，命史贻直为大学士。以刘于义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张楷为户部尚书。陈德华罢，以王安国为兵部尚书。壬午，幸瀛台。御大幄次，赐准噶尔使图尔都宴，命立首班大臣末。以噶尔丹策零恭顺，图尔都诚敬可嘉，召图尔都近前，赐饮三爵，锡赉有加。训饬各省州县教养兼施。丁亥，赈直隶天津等十一州县灾。庚子，王安国忧免，以彭维新为兵部尚书。以许容署湖北巡抚。授史贻直文渊阁大学士。朝鲜入贡。给讷亲钦差大臣关防。癸卯，上奉皇太后诣泰陵。丙午，上诣泰陵。是日，奉皇太后回跸。

二月，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丙辰，以给事中陈大玠等奏，寝许容署湖北巡抚之命，留晏斯盛任，仍申诫言官扶同纠论。免安徽桐城等九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免福建台湾等三县旱灾额赋，并赈之。甲子，陈德华降调。丁卯，赈云南霑、益二州县水灾。丁丑，户部尚书张楷卒，以阿尔赛代之，鄂弥达为湖广总督。

三月癸未，以汪由敦为工部尚书。丁亥，免江苏沛县、河南中牟等六县旱灾额赋。丁酉，调博第为西安将军。以巴灵阿为宁古塔将军。乙巳，赈山东德州等五州县卫旱灾。以讷亲奏查阅河南、江南营伍废弛，上曰："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不可不惩一儆百。"

四月戊申朔，始建先蚕坛成。乙卯，上诣圜丘行大雩礼，特诏贬损仪节，以示虔祷。以旱命省刑宽禁。辛未，赈山东德平等八州县旱灾。己卯，谕曰："一春以来，雨泽稀少。皇太后以天时久旱，忧形于色，今日从寝宫步行至园内龙神庙虔祷。朕惶恐战栗，即刻前往请安，谆恳谢罪，特谕内外臣工知之。"戊子，祭地于方泽，不乘辇，不设卤簿。庚寅，雨。壬寅，大学士、九卿议覆御史柴潮生请修直隶水利，命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往保定会同高斌筹画。

六月己酉，大学士徐本以病乞休，允之。癸丑，赈山东历城等三十二州县旱灾，兰山等六州县雹灾。

秋七月丙子朔，谕直隶灾重之天津等十六州县，本年停征新旧钱粮。丙戌，免江苏、安徽雍正十三年逋赋。壬辰，额尔图以不职免，以达勒党阿为奉天将军。

八月己酉，抚恤安徽歙县等二十州县水灾。戊申，免江苏淮安、安

徽凤阳二府雍正十三年逋赋。癸丑，赈四川成都等州县水灾。乙丑，予告大学士徐本回籍，上赐诗宠行，赏赉有加，并谕行幸南苑之日，亲临慰问。丙寅，免直隶天津等三十一州县上年逋赋。己巳，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

九月己亥朔，以翰林院编修黄体明进呈讲章，牵及搜检太严，隐含讽刺，下部严议褫职。乙未，免山西清水河本年雹灾额赋。癸卯，赈山东博兴等县旱灾。丁未，改明年会试于三月举行。己酉，以陈世倌假满，命入阁办事。赈山西文水等县水灾。庚戌，以四川学政蒋蔚实心教士，命留任。乙卯，上奉皇太后幸汤山。江南、河南、山东蝗。癸亥，上幸盘山。丁卯，上奉皇太后还宫。庚午，重修翰林院工竣。上幸翰林院赐宴，分韵赋诗，复御制柏梁体诗首句，群臣以次赓续。赐掌院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御书扁额，及翰林、詹事诸臣书币有差。是日，幸贡院，赐御书联额。复幸紫微殿、观象台。赈直隶保定等十八州县水蟲雹等灾。赈江苏靖江等十二州县卫潮灾，安徽歙县二十一州县卫水灾。庚辰，起孙嘉淦为宗人府府丞。辛巳，除直隶涿州等三州县水冲地赋。丙戌，山东登州镇总兵马世龙以科派兵丁，鞫实论绞。赈甘肃河州等三十五州县卫雹水各灾。辛卯，以江西学政金德瑛取士公明，命留任。己亥，以贵州学政佟保守洁士服，命留任。丙午，鄂尔泰议覆刘于义奏勘直隶水利，命拨银五十万两兴修。丁未，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一州县所旱灾额赋，并赈之。辛亥，赈成都等三十州县水灾。壬子，允准噶尔贡使哈柳等随带牛羊等物在肃州贸易。甲子，免山东历城等三十二州县卫本年旱雹等灾额赋。乙丑，免直隶保定等十一州县□本年水旱蟲雹灾额赋。丙寅，赏雷鋐额外谕德，食俸。戊辰，张照丁忧，调汪由敦为刑部尚书，以赵弘恩为工部尚书。免安徽歙县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辛未，以福建闽县等县火灾，谕责疆吏不严火备。罗卜藏丹怎就获。

十年春正月丙子，召大学士、内廷翰林于重华宫联句。改会试于三月，著为令。乙未，大学士鄂尔泰以病乞解任，温谕慰留。己亥，准噶尔遣使哈柳贡方物。庚子，召高斌来京，以刘于义署直隶总督。己酉，赈浙江淳安等四县上年水灾。朝鲜入贡。辛亥，上幸内右门直庐视鄂尔泰疾。己未，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庚申，免广东海阳等二县上年水灾额赋。甲子，免江苏丹徒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丁卯，上还京师。己巳，免山东博兴等二县乾隆九年旱灾额赋。庚午，高斌回直隶总督。

三月癸酉朔，日食。乙亥，改殿试于四月，著为令。赈云南白盐井水灾。庚辰，上幸鄂尔泰第视疾。辛巳，加鄂尔泰太傅。己丑，协办大

学士、礼部尚书三泰乞休，允之。庚寅，命讷亲协办大学士，调来保为礼部尚书，以盛安为刑部尚书。癸巳，免浙江仁和等三十州县上年旱灾额赋。甲午，以安南莫康武作乱，攻陷太原、高平等处，命那苏图等严防边隘。乙未，加史贻直、陈世倌、来保、高斌太子太保，刘于义、张允随、张广泗太子少保。

夏四月癸卯朔，发江南帑银五十六万两濬河道。己巳，免山东海丰等二县被旱额徵灶课。乙卯，大学士鄂尔泰卒，上临奠，辍朝二日，命遵世宗遗诏，配飨太庙。召那苏图来京，以策楞为两广总督。调准泰为广东巡抚。以魏定国为安徽巡抚。庚申，召蒋溥来京，以杨锡绂为湖南巡抚。壬戌，饬沿海各省训练水师。癸亥，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戊辰，策试贡士，诏能深悉时政直言极谏者听。己巳，庆复、纪山奏进剿瞻对番。

五月壬申朔，赐钱维城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亥，除江苏苏州等九府坍没芦课。颁御制太学训饬士子文于各省学宫，同世祖卧碑文、圣祖圣谕广训、世宗朋党论朔望宣讲。命讷亲为保和殿大学士。辛卯，户部尚书阿尔赛为家奴所害，磔家奴于市。以高斌为吏部尚书，那苏图为直隶总督。命高斌、刘于义仍办直隶水利河道。以梁诗正为户部尚书。己亥，命刘于义兼管户部事务。

六月丁未，普免全国钱粮。谕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躬行俭约，薄赋轻徭，孜孜保治，不敢稍有暇逸。今寰宇敉宁，左藏有馀，持盈保泰，莫先足民。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我皇考无日不下减赋宽徵之令，如甘肃一省，正赋全行豁免者十有馀年。朕以继志述事之心，际重熙累洽之后，欲使海澨山陬，俱沾大泽，为是特颁谕旨，丙寅年直省应徵钱粮，其通蠲之。"庚戌，免安徽凤阳等州府连年被灾地方耗羡。命户部侍郎傅恆在军机处行走。辛酉，御史赫泰请收回普免钱粮成命。上斥其悖谬，褫职。癸亥，上诣黑龙潭祈雨。

秋七月辛未朔，免甘肃宁夏等三县逋赋。癸酉，以顺直宛平等六十四□州县缺雨，命停征钱粮。乙酉，命高斌仍兼直隶河道总督。戊子，赈安徽寿州等十八州县卫水灾雹灾。壬辰，上奉皇太后幸多伦诺尔，免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四。戊戌，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赈安徽宿州等州县卫水灾。

八月癸卯，赈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停征湖北汉川等十七州县水灾、光化等二县雹灾额赋，并赈之。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甲辰，上驻波罗河屯。赐青海蒙古王公宴，并赉之。丁未，上行围永安莽喀。戊申，上行围毕雅喀拉。己酉，上行围温都里华。辛亥，上行围额尔衮郭。赐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癸丑，上行围布尔噶苏台。甲寅，上行围巴彦沟。乙卯，上行围乌里雅苏台。赐王、大臣、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丙辰，上行围毕图舍尔。赈直隶宣化府属旱灾。丁巳，上行围阿济格鸠和洛。戊午，上行围僧机图。己未，上行围永安湃。庚申，上行围英图和洛。辛酉，上行围萨达克图口。壬戌，赈湖北宜城等三州县卫水灾。癸亥，上行围老图博勒齐尔。乙丑，上行围库尔奇勒。丙寅，赈甘肃安定等三县、广东电白等二县旱灾，海丰蟲灾，南澳风灾。上驻多伦诺尔。丁卯，赐王、大臣、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赈山西曲沃等十二州县水灾。

九月庚午朔，上行围额尔托昂色钦。辛未，上行围多伦鄂博图。壬申，遣祭明陵。上行围古哲诺尔。癸酉，张允随以猛缅土司奉廷徵等通缅莽，请改土归流，命详议。上行围塔奔陀罗海。乙亥，赈河南永城等五县水灾。上行围札玛克图。丙子，上行围嵬尔呼。丁丑，赈直隶故城等十五州县卫旱灾。癸未，上驻宣化府。甲申，上阅宣化镇兵。丁亥，赈山东济宁等六州县卫水灾，海丰旱灾。癸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甲午，授鄂弥达湖广总督。赈两淮庙湾场水灾。丁酉，以普免钱粮，命查各省历年存馀银，以抵岁需。戊戌，授尹继善两江总督。命修明愍帝陵。赈江苏淮、徐、海被灾州县。庆复奏收抚上瞻对，进剿下瞻对班滚，克加社丫等卡及南路各寨。赈陕西长安等六县水灾。

冬十月丁未，以甘肃甘山道归并肃州道。戊申，赈河南商丘等五县水灾。辛亥，裁通政使司汉右通政一。丙辰，命塞陈家浦决口。戊午，命四川严查咽匪。礼部尚书任兰枝乞休，允之。癸亥，免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漕粮。甲子，给江南灾民葺屋银。赈江苏江浦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乙丑，赈湖南湘阴等三县、湖北汉川等二十一州县卫旱灾。丙寅，除湖北当阳等二县卫水冲地赋。

十一月庚午，赈顺直香河等四十八州□县旱灾，陕西兴平等六县水灾。辛未，赈山东滕县等七州县卫水灾。壬申，以王安国为礼部尚书。甲戌，赈两淮庙湾等场水灾。乙亥，傅清奏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与阿卜都尔噶里木汗构兵。丁丑，赈山西大同等十八州县旱霜雹灾。湖北巡抚晏斯盛乞养，以开泰代之。辛巳，赈广西思恩等县旱灾。壬午，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卒。命西北两路筹备边防。乙酉，赈广东海矬等四场

风灾。戊子，免安徽宿州等五州县水灾地方漕粮。庚寅，陈家浦决口合龙。癸巳，赈直隶宣化府属及庆云县旱灾。

十二月辛亥，大学士福敏乞休，优诏允之，加太傅。壬子，命庆复为文华殿大学士，留川陕总督任。命高斌协办大学士。赈陕西陇西等州县旱灾。赈淮北板浦等场水灾。乙卯，命协办大学士高斌、侍郎蒋溥均在军机处行走。

本纪十一高宗本纪二

十一年春正月庚午，以纪年开帙，命减刑。癸未，命庆复进剿瞻对，为李质粹声援。辛卯，赈江苏铜山、安徽宿州等州县饥。甲午，朝鲜入贡。李质粹进攻灵达，班滚之母赴营乞命，仍纵归。上饬其失机。谕庆复督兵前进。

二月戊戌，赈山西大同等十二州县饥。辛丑，召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拉布敦、乌勒来京，以塔尔玛善、努登代之。癸卯，上幸南苑行围。丁未，免广东新宁等州县、云南鹤庆府水灾额赋。辛亥，以三月朔日食，诏修省以实。定皇后不行亲蚕礼之年遣妃代行。丙辰，免河南永城等五县水灾额赋。庚申，西藏台吉冷宗鼐以攻瞻对擅彻兵，论斩。谕宥其死。

三月己巳，免直隶盐山等八州县水灾额赋。甲戌，赈云南白盐井水灾。乙亥，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以新立，遣使哈柳贡方物，请派人往藏熬茶。戊寅，庆复至打箭炉，劾李质粹等老师玩寇，请续调官兵进剿，允之。辛巳，遣内大臣班第等赴瞻对军营。壬午，赐哈柳等宴。召见，允其往藏熬茶，颁如意赉之。甲申，赐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敕。予故台吉噶尔丹策零布施。丙申，免湖北潜江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庆复奏进驻灵雀。

闰三月丁酉朔，饬陕西修列代陵墓。庚子，召白锺山来京，命顾琮署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暂管之，以刘统勋署漕运总督。赈直隶宣化府饥。赈甘肃陇西等十二州县水旱雹霜灾。丙午，命汪由敦署左都御史。癸丑，左都御史杭奕禄休致，以阿克敦代之。

夏四月丁丑，白锺山褫职，发南河效力。戒军机处漏泄机密。以鄂昌署广西巡抚。丁亥，免湖南湘阴等五县水灾额赋。己丑，免广东新宁等四州县水灾额赋。

五月丙申朔，以盛安为左都御史，阿克敦为刑部尚书。丁酉，谕顾琮查明南河虚糜之款，令白锺山赔补。壬寅，免山西大同等十八州县上年旱霜各灾额赋。丙午，庆复奏进攻瞻对，番酋班滚计日授首。加庆复太子太保。戊申，免甘肃靖远等三县上年旱灾额赋。己酉，永除直隶庆云县每年额赋十分之三。乙卯，达赖喇嘛等请宥班滚，不许。以傅清代奏，严饬之。

六月丙寅，庆复、班第等会攻丫鲁尼日寨，克之。班滚自焚死。丁卯，以打箭炉口内外番从征效力，再免贡赋二年。丙子，京城地震。壬辰，命送还俄罗斯逃人于恰克图。

秋七月丙申，加那苏图、策楞太子少傅衔，周学健太子少保衔。丁酉，命高斌赴江苏察看黄、运工程，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壬寅，四川大乘教首刘奇以造作逆书，磔于市。庚戌，周学健奏捕天主教二千馀人。上以失绥远之意，宥之。壬戌，赈湖北汉川等七县水灾。癸亥，以云南张保太传邪教，蔓延数省，谕限被诱之人自首，其仍立教堂者捕治之。丁卯，召吉林将军巴灵阿来京，命阿兰泰代之。赈直隶庆云等七县场旱灾。己巳，以四川提督李质粹进剿瞻对欺饰，罢之。免广宁等处旗地水灾赋。辛未，赈湖南益阳等四州县水灾。癸酉，加赏江苏、安徽被水灾民修葺房屋银。乙酉，赈山东金乡等十一州县卫水灾。庚寅，上御瀛台，赐宗室王公等宴。改崇雅殿为敦叙殿。辛卯，上御瀛台，赐大学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宴，宣示七言律诗四章。壬辰，福建上杭县民罗日光等纠众请均佃租滋事，捕治之。癸巳，允朝鲜国王请，停奉天设槚牛哨汛兵。

九月甲午朔，除浙江归安等三县沙积坍卸地赋。戊戌，训督抚实心行政。赈山东滕县等三州县、两淮板浦等六场水灾。己亥，命高斌往奉天疏濬河道。辛丑，停今年秋决。以周学健为江南河道总督。调陈大受为福建巡抚，以安宁署江苏巡抚。定钦差大臣巡阅各省营伍例。赈河南郑州等三州县水灾。壬寅，命讷亲兼管户部。免甘肃陇西等九州县水灾额赋。癸卯，上奉皇太后启跸诣泰陵，并巡幸五台山。丁未，上谒泰陵。己酉，阿里衮患病，以班第署山西巡抚。庚戌，赉经过直隶州县耆民。甲寅，赈江苏丰县等三州县雹灾。乙卯，上驻跸五台山射虎。以山西风俗醇朴，谕疆吏教养兼施，小民崇习礼让。丙辰，免山西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丁巳，召马尔泰来京，以喀尔吉善为闽浙总督。调塞楞额为山东巡抚，陈宏谋为江西巡抚，以徐杞为陕西巡抚。庚申，上奉皇太后回跸。壬戌，召鄂弥达来京，以塞楞额为湖广总督。调阿里衮为山东巡抚，爱必达为山西巡抚。赈河南鄢陵等二十六州县水灾。

冬十月甲子，赈山西阳曲等二十二州县水雹各灾。丁卯，上阅滹沱河堤。赈湖北汉川等九州县卫水灾。庚午，上奉皇太后驻跸保定府。壬申，上阅兵，赐银币有差。甲戌，以张广泗发摘逆犯魏王氏、刘奇等，予叙。定加山西归绥道兵备衔，稽查靖远营。戊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调开泰为江西巡抚，陈宏谋为湖北巡抚。庚辰，免张廷玉带领引见，并谕不必向早入朝及勉强进内。壬午，命汪由敦军机处行走。癸

未，御史万年茂以劾学士陈邦彦等献媚傅恆不实，褫职。戊子，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三州县水灾额赋。辛卯，拨赈江苏淮、扬、徐、海各属灾民银粮二百二十万两石有奇。

十一月癸巳，寝甄别科道之命。御史李兆钰下部议处。乙未，以河南学政汪士锽考试瞻徇，褫职。免江苏山阳等二十四州县卫水灾额赋，并分别蠲缓漕粮有差。乙巳，除奉天锦县等二县冲压地赋。己酉，予故内阁学士张若霭治丧银，并谕张廷玉节哀自爱。辛亥，李质粹发军前效力。戊午，庆复奏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扰小金川，倘不遵剖断，惟有用番力以收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召班第来京，以陶正中护山西巡抚。甲子，赈湖北潜江等七州县卫水灾。乙丑，以傅清奏达赖喇嘛看茶之绥绷喇嘛镇压郡王颇罗鼐，赐手敕慰解之，并谕以与达赖喇嘛同心协力，保安地方。戊辰，以瑚宝为驻防哈密总兵。甲戌，免直隶静海蟲灾额赋，并赈之。丁丑，以张廷玉年老，命其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俾资扶掖。戊寅，赈甘肃安定等州县旱灾。免山东金乡等八州县水灾额赋。庚辰，除广西永福水冲地赋。癸未，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遣使玛木特等入觐，召见于太和斋。己丑，赈苏尼特、阿巴噶等旗灾。陈大受奏，苏禄国遣番官赍谢恩表番字、汉字二道，与例不符，卻之，仍优给番官令回国。上嘉为得体。

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命玉保办理准噶尔使赴藏事务。甲午，免山西太原等六府八州及归化城额征本色十分之三，大同、朔平二府全蠲之。乙未，赐玛木特宴于丰泽园。戊戌，免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及板浦等六场民灶旧欠。丁未，赈山东寿光等十三州县饥。乙卯，赐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敕，允所遣西藏念经人在哈集尔得卜特尔过冬及贸易。

二月辛酉朔，免吉林上年旱灾应交租穀。壬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纪山奏大金川土司侵革布什咱土司，诱夺小金川土司泽旺印信。谕饬修守御，毋轻举动。甲戌，上幸盘山。庚辰，赈山东兰山饥。壬午，除河南孟县冲坍卫地额赋。癸未，上还京师。戊子，原任内务府大臣丁阜保年届百龄，赐御书扁额朝服纟采币。免湖北枣阳上年水灾额赋。

三月，免山西阳曲等二县上年水灾额赋。辛丑，召庆复入阁办事，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复设云贵总督，以张允随为之。命图尔炳阿为云南巡抚，孙绍武为贵州巡抚。赈河南水灾。以大金川土司掠革布什咱、

明正各土司，扰及汛地，命庆复留四川，同张广泗商进剿，并饬张广泗抚驭郭罗克、曲曲乌、瞻对、巴塘诸番。免江苏淮安等四府州属上年水灾额赋。大学士查郎阿乞休，允之。乙巳，西藏郡王颇罗鼐卒，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丙午，以高斌为文渊阁大学士，来保为吏部尚书。调海望为礼部尚书，傅恆为户部尚书。命索拜驻藏，协同傅清办事。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三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丁未，命副都统罗山以原衔管阿尔泰军台，并商都达布逊诺尔马厂事务。己酉，命张广泗进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西路军营参赞大臣保德期满，以那兰泰代之。庚戌，免直隶蓟州等十四州县□上年水灾额赋。戊辰，命高斌往江南会同周学健查勘河工，并清理钱粮积弊。己巳，以那苏图署直隶河道总督。壬午，给讷亲钦差大臣关防，命往山西会同爱必达谳安邑等二县聚众之狱。甲申，召雅尔图回京。

五月辛卯，召准泰来京，以策楞兼管广东巡抚。丙申，赈山东安丘等二县饥。甲辰，祭地于方泽，以旱屏卤簿。乙巳，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己酉，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爱必达免，调准泰为山西巡抚。壬子，以福建、山东、江南、广东、山西迭出挟制官长之狱，谕："顽民聚众，干犯刑章，不得不引为己过。各督抚其谆切化导，使愚民知敬畏官长，服从教令。"

六月庚申朔，谕来春奉慈舆东巡，亲奠孔林，命各衙门豫备事宜。辛未，命贵州巡抚节制通省军务。霍备以不查劾州县亏空褫职，发军台效力。壬申，赈山东益都等七州县饥。丙子，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降，并归沃日三寨。官兵进剿大金川，攻毛牛及马桑等寨，克之。召庆复回京。

秋七月己丑朔，抚恤山东历城等二十州县卫水雹各灾。命高斌等疏濬江苏六塘等河。丙申，命纳延泰赈苏尼特等六旗旱灾。癸卯，停刘于义兼管户部，以讷亲代之。丙午，赈顺直固安等七十五□州县水旱雹灾。戊申，上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癸丑，张广泗进驻小金川美诺寨，分路攻剿，受小金川降。乙卯，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午，赈长芦永利等三场旱灾灶户。

八月辛酉，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丙寅，赈长芦、海丰等二县灶户。戊辰，上行围温都尔华。赐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辛未，采买热河八沟等处米，赈苏尼特六旗旱灾。癸酉，赈江苏苏、松等属潮灾。丙子，命赈苏尼特六旗银，均用库帑，免扣王贝勒等俸。辛巳，庆复奏进攻刮耳崖，连战克捷。谕："小小破碉克寨，何以慰朕。"壬午，赈浙江

寿昌等三县水灾。乙酉，赈顺直霸州等十五州县□水灾。赈湖南耒阳等九县、陕西朝邑、广东顺德等三县水灾。

九月戊子朔，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赈甘肃伏羌等十县、云南安宁等三州县旱灾。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癸巳，以江苏崇明潮灾，淹毙人民一万二千馀口，免明年额赋，仍赈之。乙巳，赈安徽歙县等八州县卫、河南通许等二十七州县、山东齐河等八十七州县水灾。丁酉，上奉皇太后回跸。乙巳，拨奉天粮十万石赈山东。丁未，致仕大学士查郎阿卒。戊申，谕江苏清查积欠，以陈维新与侍郎陈德华规避，均褫职。壬子，赈河南许州水灾。甲寅，以顾琮为浙江巡抚，蕴著为漕运总督。乙卯，赈两淮吕田等二十场水灾。丁巳，以陈大受为兵部尚书，调潘思榘为福建巡抚，以纳敏为安徽巡抚。

冬十月辛酉，以苏禄复遣番人至福建申理吕宋番目劫夺贡使事，谕："岛夷互争，可听其自办，不必有所袒护。"乙丑，上以皇太后疾，诣慈宁宫问安视药。是日，宿慈宁宫。每日视药三次，至辛未皆如之。庚午，赈江苏阜宁等二十州县卫水灾。丁丑，免吉林被水地方额赋。戊寅，赈浙江海宁等十一县水灾。己卯，以准噶尔赴藏熬茶，宰桑巴雅斯瑚朗等至得卜特尔交易，召庆复回京。壬午，赈江苏常熟等十九州县卫潮灾，上元等十五州县卫旱灾，命江苏复截明岁漕粮四十万石备赈。癸未，谕张广泗勿受莎罗奔降。

十一月丁亥朔，上诣皇太后视药，日三次，至己丑皆如之。召阿里衮来京，以赫赫护山东巡抚。癸巳，赈浙江寿昌等三县饥，补豁被灾额赋。己酉，额驸策凌陛见，以塔尔玛善暂署定边副将军。庚戌，赈江苏崇明等县灾民有差。癸丑，赈山东东平等州县卫灾民。辛酉，赈安徽歙县等州县卫水灾。己巳，召徐杞来京，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以彭树葵署湖北巡抚。赈山东齐河等八十五州县水灾。辛未，予告大学士徐本卒。乙亥，以张广泗进剿大金川，命黄廷桂署陕甘总督。赈直隶天津等六州县水灾。张广泗奏莎罗奔请降，告以此次用兵，不灭不已。上以"用卿得人"勉之。己卯，以大学士庆复进剿瞻对，奏报班滚自焚不实，命褫职待罪。以班第、努三均奏班滚自焚，罢御前行走。庚辰，以来保为武英殿大学士。

十三年春正月壬辰，赈江苏阜宁等县、安徽宿州等五州县水灾。庚子，命傅恆兼管兵部尚书事。辛丑，命讷亲赴浙江同高斌会鞫巡抚常安。乙巳，命阿克敦协办大学士，傅恆协办巡幸内阁事务。戊申，上至曹八屯。甲寅，大学士张廷玉乞休，温谕慰留之，停兼理吏部，以来保

代之。

二月戊午，上东巡，奉皇太后率皇后启銮。癸亥，上驻跸赵北口，奉皇太后阅水围。朝鲜、琉球入贡。甲子，赈直隶天津等十五州县水灾。丙寅，常安坐婪收褫职。壬申，福建瓯宁会匪作乱，总兵刘启宗捕剿之。癸酉，加经过山东被灾州县赈一月。罢奇通阿领侍卫内大臣，以阿里衮代之。乙亥，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戊寅，上驻跸曲阜县，免驻跸之山东曲阜、泰安、历城三县己巳年额赋。己卯，上释奠礼成，谒孔林。诣少昊陵、周公庙致祭。命留曲柄黄伞供大成殿，赐衍圣公孔昭焕及博士等宴。壬午，上驻跸泰安府。癸未，上祭岱岳庙，奉皇太后登岱。

三月乙酉，减直隶、山东监候、缓决及军流以下罪。丁亥，命班第赴金川军营协商军务。谕张广泗、班第调岳锺琪赴军营，以总兵用。戊子，上至济南府，幸趵突泉。己丑，上奉皇太后阅兵，谒帝舜庙。庚寅，上阅城，幸历下亭。免浙江馀姚等五县潮灾本年漕粮。壬辰，上奉皇太后率皇后回跸。癸巳，免安徽歙县等七州县卫上年被水额赋。乙未，上至德州登舟，皇后崩，命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奉皇太后回京，上驻跸德州。召完颜伟回京，以顾琮为河东河道总督，爱必达为浙江巡抚。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卒。辛丑，还京师。大行皇后梓宫至京，奉安于长春宫。上辍朝九日。壬寅，四川成都等二十三州县□地震。甲辰，皇太后至京师，上迎还寿康宫。乙巳，上至长春宫大行皇后梓宫前致奠。丙午，上亲定大行皇后谥曰孝贤皇后。以皇长子届丧未能尽礼，罚师傅、谙达等俸有差。丁未，上至长春宫大行皇后梓宫前行殷奠礼。命高斌、刘统勋查办山东赈务。己酉，大行皇后梓宫移观德殿。颁大行皇后敕谕于各省。遣官赉敕谕于朝鲜及内札萨克、喀尔喀、哈密、青海等处。辛亥，调爱必达为贵州巡抚，以方观承为浙江巡抚。丁巳，加傅恆、那苏图、张广泗、班第太子太保，喀尔吉善太子少保。庚申，召驻藏副都统傅清来京，以拉布敦代之。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伊勒慎卒，以那苏图、旺札勒署。来保免兼领侍卫内大臣，以丰安代之。壬戌，上至观德殿祭大行皇后。甲子，命讷亲经略四川军务。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免，以傅忄互代之，并兼管吏部尚书。哈达哈署兵部尚书。免上年江苏常熟等十六州县卫潮灾、上元等十四州县卫旱灾额赋。乙丑，调梁诗正为兵部尚书，以蒋溥为户部尚书。免江苏山阳等十八州县卫上年被灾额赋。丁卯，军机大臣蒋溥免，以陈大受代之。癸酉，以陈大受协办大学士，达勒当阿为刑部尚书。乙亥，起原任川陕总督岳锺琪赴金川军营，赏提督衔。调阿兰泰为盛京将军，以索拜为宁古塔将军。丙子，

起傅尔丹为内大臣，赴金川军营。加赈福建台湾等二县旱灾。戊寅，晋一等侯富文为一等公。庚辰，裁都察院佥都御史、通政司右通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仆寺少卿、国子监司业汉缺各一。改通政司满参议一缺为右，满、汉左通政为通政副使。

五月甲申朔，赐梁国治等二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免直隶文安等三十二州县□上年被水额赋。丙戌，命傅恆署户部三库事。庚寅，阿克敦论斩。辛卯，张广泗奏克戎布寨之捷。丁酉，免河南通许等二十八州县水灾额赋。壬寅，免安徽旌德等七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甲辰，上至观德殿册谥大行皇后曰孝贤皇后，颁诏。丙午，释阿克敦于狱，命署工部侍郎。戊申，免山东永利等八场上年水灾额赋。壬子，免山西永济等十二州县上年水雹灾额赋。

六月丙辰，李坦以祭祀久不到班，夺伯爵。申诫旗员。庚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齐召南等三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御试由部院入翰林、詹事等官，擢少詹事世贵记名升川。癸亥，赈陕西耀州等二十二州县旱灾。戊辰，四川汶川县典史谢应龙驻沃日土司，阻镇将移营。上嘉之，予州同衔。己巳，命兆惠兼管户部事。庚午，裁归化城土默特左右翼副都统。甲戌，谕禁廷臣请立皇太子，并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上至观德殿孝贤皇后梓宫前奠酒，行百日致祭礼。

秋七月癸未朔，皇太后懿旨："娴贵妃那拉氏继体坤宁，先册立为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丁亥，免福建长乐等二县上年旱灾额赋。戊子，谕讷亲等速奏进兵方略。壬辰，贷山东农民籽种银。免江苏宿迁上年水灾额赋。甲午，命高斌会周学健勘河、湖疏泄事宜。乙未，以山西永济等五县歉收，抚恤之。戊戌，德沛免，调达勒党阿为吏部尚书，以盛安为刑部尚书。辛丑，赈直隶青县等二十九州县旱灾。癸卯，阿里衮请减饥民掠夺罪，谕斥为宽纵养奸，不许。赈山东历城等二十九州县水雹等灾。丙午，常安论绞。

闰七月癸丑朔，以阿克敦署刑部尚书，德通为左都御史。丙辰，免直隶霸州、固安水灾额赋。赈湖南益阳等八州县水灾。戊午，以彭树葵为湖北巡抚。戊辰，周学健以违制薙发，逮下狱。命高斌管南河总督。尹继善以瞻徇，褫职留任。己巳，上幸盘山，以新柱署湖广总督。召安宁来京，以尹继善兼理江苏巡抚。宁古塔将军索拜迁古北口提督，以永兴代之。辛未，以讷亲奏金川进剿持两议，谕斥之，并申饬傅尔丹、岳锺琪、班第等。壬申，上驻跸盘山。癸酉，调准泰为山西巡抚，阿里衮为山东巡抚，鄂昌为江苏巡抚，舒辂为广西巡抚。塞楞额以违制薙发，

逮下狱。丁丑，赈云南昆阳等州县水灾。戊寅，召阿里衮来京，以唐绥祖护山东巡抚。己卯，免江苏元和等十县本年雹灾额赋。庚辰，上还宫。

八月甲申，以班第署四川巡抚。乙酉，以谒泰陵，命庄亲王允禄等总理在京事务。癸巳，追议征瞻对讠狂奏罪，下庆复于狱，许应虎论斩。庚子，谕抚恤四川打箭炉地震灾民。命来保兼管工部尚书。辛丑，上诣泰陵。甲辰，召安宁来京。乙巳，上谒泰陵。丙午，免直隶庆云等二县九年逋赋。丁未，命户部侍郎兆惠赴四川军营督运。讷亲请调兵三万进剿，不许。戊申，命仓场侍郎张师载往江南随高斌学习河务。己酉，上还京师。

九月壬子朔，调鄂昌为四川巡抚。命策楞、高斌会鞫周学健。戊午，赐塞楞额自裁。己未，召北路参赞大臣塔尔玛善、努三来京，以穆克登额、萨布哈善代之。讷亲等奏克申札、申达诸城。调策楞为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两广总督。辛酉，召讷亲、张广泗来京。命傅尔丹护四川总督，与岳锺琪相机进讨。甲子，起董邦达在内廷行走。命尚书班第赴军营，同傅尔丹、岳锺琪办理军务。命军营内大臣以下听傅尔丹节制。丁卯，召黄廷桂来京，以瑚宝署甘肃巡抚，兼办陕甘总督事。己巳，上幸静宜园阅兵。壬申，简亲王神保住以凌虐兄女，夺爵。癸酉，命德沛袭简亲王。丁丑，谕责讷亲、张广泗老师糜饷，饬讷亲缴经略印。己卯，命傅恆暂管川陕总督事，赴军营。命侍郎舒赫德军机处行走。庚辰，讷亲、张广泗以贻误军机，褫职逮问。召张广泗来京，发讷亲北路军营效力。以傅恆为经略，统金川军务。辛巳，命来保暂管户部。

冬十月壬午朔，调满洲兵五千名赴金川军营。诸王大臣请治讷亲罪。谕责讷亲负国负恩，候回奏再行降旨。乙酉，召尹继善来京，以硕色为两广总督，鄂容安署河南巡抚。赈湖南新宁县水灾。丙戌，班第以不劾讷亲罪，降调。以舒赫德为兵部尚书。丁亥，命傅恆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管户部。戊子，移孝贤皇后梓宫于静安庄，上如静安庄奠酒。乙丑，赈山东邹平等三十州县卫水灾。以尹继善为户部尚书。辛卯，上幸丰泽园，赐经略傅恆并从征将士宴。岳锺琪奏克跟杂之捷。壬辰，调开泰为湖南巡抚，以唐绥祖为江西巡抚。甲午，赈山西阳曲等十五州县旱灾。戊戌，上幸宝谛寺，阅八旗演习云梯兵。丁未，赈安徽阜阳等州县卫灾。己酉，命尹继善协办大学士。壬子，幸重华宫，赐经略傅恆宴。癸丑，上诣堂子行祭告礼，及祭吉尔丹纛。甲寅，赈江苏铜山县、湖北汉川等八州县卫水灾。丙辰，命各省巡抚皆兼右副都御史衔。丁巳，上幸南苑行围。戊午，上阅兵。戊辰，赐周学健自裁。平郡王福彭卒，辍

朝二日。己巳，命尹继善在军机处行走。赈福建晋江等十四县旱潮等灾。庚午，免直隶文安等三县水灾地租。癸酉，上幸丰泽园，赐东三省兵队宴，并赏赉有差。以策楞为川陕总督，雅尔哈善署两江总督。以傅恆日驰二百馀里，嘉劳之。甲戌，给尹继善钦差大臣关防，署川陕总督。丁丑，以讷亲请命张广泗、岳锺琪分路进兵，责以前后矛盾，逮治之。己卯，以用兵金川劳费，密谕傅恆息事宁人。庚辰，分设四川、陕甘总督，以尹继善为陕甘总督，策楞为四川总督，管巡抚事，鄂昌为甘肃巡抚。调舒赫德为户部尚书，瑚宝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甲申，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一员或二员，改所兼四殿二阁为三殿三阁。乙酉，加傅恆太保。命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丁亥，以黄廷桂为两江总督。上御瀛台，亲鞫张广泗。戊子，遣舒赫德逮讷亲赴军营，会傅恆严鞫之。以海望署户部尚书，哈达哈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辛卯，庆复、李质粹论斩。大学士陈世倌罢。壬辰，张广泗处斩。丙寅，密谕傅恆，明年三月不能奏功，应受降撤兵。丁酉，命川、陕督抚皆听傅恆节制，班第专办巡抚事务，兆惠专办粮运。免高斌大学士，仍留南河总督任。癸卯，命傅恆等讯明讷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甲辰，赈陕西耀州等二十五州县旱灾。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谕傅恆、岳锺琪由党壩进剿，傅尔丹办理卡撒一路。癸丑，以大学士张廷玉年老，命五日一进内备顾问。谕傅恆以四月为期，纳降班师。乙卯，赈山东金乡等州县灾。丁巳，命傅尔丹、达勒党阿、舒赫德、尹继善、策楞参赞大金川军务。戊午，命瑚宝署陕甘总督，侍郎班第褫职，仍署四川巡抚。甲子，召傅恆还京。命尚书达勒党阿、舒赫德、尹继善均回任，策楞、岳锺琪办理大金川军务。丙寅，以傅尔丹请深入，严饬之。丁卯，以大金川莎罗奔、郎卡乞降，命傅恆班师，特封忠勇公。丙子，谕傅恆受莎罗奔等降。丁丑，南掌国王岛孙进牙象。

二月乙酉，唐绥祖请率属捐廉助饷。上以不知政体，严饬之。丙戌，加来保太子太傅，陈大受、舒赫德、策楞、尹继善太子太保，汪由敦、梁诗正太子太师，达勒党阿、纳延泰、阿克敦、哈达哈太子少师。壬辰，傅恆奏，于二月初五日设坛除道，宣诏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土舍郎卡降。赐傅恆四团龙补服，加赐豹尾枪二、亲军二，岳锺琪加太子少保。癸巳，以岳锺琪亲至勒乌围招莎罗奔等来降，谕特嘉之。丙申，召拉布敦、众佛保来京。庚子，命舒赫德查阅云南等省营伍，会同新柱勘金沙江工程，以瑚宝署湖广总督。乙巳，上幸丰泽园演耕。莎罗奔进番童番女各十人，诏却之。

三月癸丑，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傅恆。乙卯，上奉皇太后至静安庄孝贤皇后梓宫前临奠。丁巳，上率经略、大学士、公傅恆诣皇太后宫问安。封岳锺琪为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己未，命傅恆兼管理藩院，来保兼管兵部。命那木札勒、德保仍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辛酉，上诣东陵。甲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卯，上至南苑行围。癸酉，上谒泰陵。甲戌，赈湖北汉川等六州县水灾。乙亥，免直隶保安等十州县□旱灾额赋。丁丑，裁直隶河道总督，兼理加入关防敕书。富森改西安将军。以傅尔丹为黑龙江将军。

四月壬午，上御太和殿，奉皇太后命，册封嫺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甲申，改来保兼管刑部。召蕴著来京，以顾琮署漕运总督。命纳延泰等勘察哈尔灾。乙酉，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辛卯，免山东邹平等二十州县水灾、甘肃皋兰等十二□州县雹灾额赋。召彭树葵来京，调唐绥祖为湖北巡抚，以阿思哈为江西巡抚。命仓场侍郎张师载以原衔协办江南河务。戊戌，以瑚宝为漕运总督，命唐绥祖署湖广总督。调哈达哈为兵部尚书，以三和为工部尚书。免山东王家冈等四场额赋。己亥，命江西巡抚兼提督衔。庚子，召纳敏来京，以卫哲治为安徽巡抚。乙巳，赈福建台湾等三县灾。免湖南新宁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乙卯，免甘肃皋兰等十三□州县旱灾额赋。丙辰，免安徽阜阳等十三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辛酉，上至黑龙潭祈雨。

六月丙申，赈甘肃渭源等州县旱灾。己亥，广西学政胡中藻以裁缺怨望，命来京候补，仍下部严议。

秋七月戊申，赈福建光泽等二县水灾。庚戌，免湖北汉川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辛亥，直隶总督那苏图卒。免福建晋江等九县潮灾额赋。壬子，以方观承为直隶总督，陈大受署之，永贵署山东巡抚。命来保兼管吏户二部，阿克敦兼署步军统领。庚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辛酉，命傅恆、陈大受译西洋等国番书。丁卯，上奉皇太后木兰行围。乙亥，补蠲山西永济等六州县被灾额赋。

八月庚辰，上行围巴颜沟，蒙古诸王等进筵宴。壬午，赈湖北罗田等二县水灾。癸卯，赈河南延津等七县水灾。甲辰，赈湖北潜江等十三州县水灾。

九月乙卯，上奉皇太后回跸。乙丑，授鄂容安河南巡抚。丙寅，瞻

对番目班滚降。赐庆复自裁。

冬十月甲午，赈浙江钱塘等二十二州县□、鲍郎等十八场水灾。赏傅清都统衔，同纪山驻藏，掌钦差大臣关防。丁酉，召八十五来京，以卓鼐为归化城都统。戊戌，饬四川严缉咽匪。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恣，谕策楞、岳锺琪、傅清、纪山防之。喀尔喀台吉额林沁之子旺布多尔济获额鲁特逃人，上嘉赉之。免江苏阜宁等二十三州县漕粮有差。己亥，免直隶蓟州等十八州县□水灾额赋，并赈之。甲辰，召原任左副都御史孙嘉淦来京。

十一月丁未，命梁诗正兼管吏部尚书。癸亥，命刑部尚书汪由敦署协办大学士。戊辰，大学士张廷玉乞休，允之。庚辰，以刘统勋为工部尚书。辛巳，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癸未，赐张廷玉诗，申配飨之命。丁亥，汪由敦以漏泄谕旨，免协办大学士，留尚书任。以梁诗正协办大学士。辛卯，削致仕大学士张廷玉宣勤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准配享太庙。调哈达哈为工部尚书，舒赫德为兵部尚书，海望为户部尚书。以木和兰为礼部尚书，新柱为吉林将军，永兴为湖广总督。乙未，召卫哲治来京，调图尔炳阿为安徽巡抚，岳濬为云南巡抚。以苏昌为广东巡抚。

十五年春正月丙午，免直隶、山西、河南、浙江未完耗羡。免江苏、安徽、山东耗羡十分之六。丁未，命张允随为东阁大学士，硕色为云贵总督，陈大受为两广总督，梁诗正为吏部尚书，李元亮为兵部尚书。甲寅，上幸瀛台紫光阁，赐准噶尔使尼玛宴。乙卯，召纪山回京，命拉布敦同傅清驻藏办事。壬戌，命工部侍郎刘纶在军机处行走。李质粹处斩，王世泰、罗于朝论斩。

二月乙亥，上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免经过地方额赋三分之一。庚辰，朝鲜入贡。丙戌，上奉皇太后驻跸五台山菩萨顶。己丑，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超勇亲王策凌卒，命贝勒罗布藏署定边左副将军。丁酉，再免山西蒲县等二县上年被灾额赋十分之三。戊戌，上驻赵北口行围。辛丑，采访经学遗书。癸卯，上阅永定河堤工。

三月丙午，加张允随太子太保，蒋溥、方观承、黄廷桂太子少保。再免直隶蓟州等十七州县额赋十分之三。己酉，上奉皇太后还京师。甲寅，孝贤皇后二周年，上诣静安庄致奠。乙卯，致仕大学士张廷玉回籍，优赉有加，令散秩大臣领侍卫十员护送之。戊午，免安徽贵池等三十州县十四年水灾额赋，并赈之。乙丑，免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十四年水

灾额赋。庚午，免山东邹平等二十七州县卫十四年水灾额赋。

夏四月丙子，云南省城火药局灾。壬辰，起阿桂在吏部员外郎上行走。乙未，罢致仕大学士张廷玉配享。免安徽贵池等三十州县卫十四年水灾额赋。戊戌，召拉布敦来京，命班第驻西藏，纪山驻青海。

五月庚戌，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杖以下罪，直隶亦如之。癸丑，谕九卿科道直陈阙失。甲寅，召新柱来京，以卓鼐为吉林将军，众佛保为归化城都统。庚午，上诣黑龙潭祈雨。

六月丙子，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丙申，赈直隶乐亭水灾。以保德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

秋七月丙午，广东巡抚岳濬褫职。命图尔炳阿、卫哲治仍留云南、安徽巡抚任。己酉，命刘统勋赴广东查折米收仓积弊。庚申，汪由敦降兵部侍郎。以刘统勋为兵部尚书，孙嘉淦为工部尚书。乙丑，缅甸入贡。

八月壬申，上御太和殿，奉皇太后懿旨，册立皇贵妃那拉氏为皇后。癸酉，以册立皇后，上率王大臣奉皇太后御慈宁宫行庆贺礼，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丁亥，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陵，并巡幸嵩、洛。戊子，命纪山赴西宁办事，班第赴藏办事，代拉布敦回京。庚寅，上奉皇太后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甲午，左都御史德通、彭维新，左副都御史马灵阿以瞻徇傅恆议处，降革有差。丁酉，赈山东峄县等七州县水灾。

九月庚子朔，以梅★成为左都御史。壬寅，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泰陵。癸卯，御史索禄等以劾蒋炳矫饰，谕斥其有心乱政，褫职。丙午，吏部奏原任大学士张廷玉党援门生，又与硃荃联姻，应革职治罪。上特免之。己酉，上驻正定府阅兵。辛亥，以拉布敦为左都御史。丙辰，免河南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巳，上驻跸彰德府，幸精忠庙。辛酉，上驻跸百泉，奉皇太后幸白露园。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部人所弑，立其兄喇嘛达尔札。癸卯，再免河南歉收地方额赋十分之五。乙丑，赈福建闽县等九县水灾。己巳，免河南祥符等县明年额赋。云南河阳地震。

冬十月辛未，幸嵩山。丙子，上奉皇太后驻跸开封府。戊寅，上幸古吹台。加鄂容安为内大臣。赈浙江淳安水灾。甲申，调爱必达为云南

巡抚、开泰为贵州巡抚，以杨锡绂为湖南巡抚。乙酉，免江苏清河等九州县水灾额赋。戊子，免山西应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甲午，免顺直固安等四十六□州县水雹各灾额赋，仍赈贷有差。戊戌，赈江苏溧阳等州县水灾。

十一月辛丑，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还京师。己酉，赈甘肃平凉二十八□州雹旱灾。壬子，免山东兰山等县旱灾额赋，并赈之。癸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作乱，驻藏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诱诛之。其党卓呢罗卜藏扎什等率众叛，傅清、拉布敦遇害。甲寅，命策楞、岳锺琪率兵赴藏，调尹继善赴四川经理粮饷，命侍郎那木扎勒同班第驻藏。逮纪山来京，命舒明驻青海，众佛保署之。乙卯，宣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戕其兄车布登及悖逆诸状。追赠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封傅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为一等子，世袭。命侍郎兆惠赴藏，同策楞办善后事宜。丙辰，命舒赫德仍在军机处行走。调穆和蔺为左都御史，以伍龄安为礼部尚书。召雅尔哈善来京，以王师为江苏巡抚。丁巳，命策楞择藏番目与班第协办噶布伦事务。乙丑，以阿里衮为湖广总督，调阿思哈为山西巡抚，卫哲治为广西巡抚，以定长为安徽巡抚。戊辰，以捕获卓呢罗布藏扎什等，乱已定，止岳锺琪进藏，命驻打箭炉。

十二月庚午朔，赈盛京高丽堡等六站水灾。壬申，始命汉大臣梁诗正等恩廕分部学习。戊寅，赈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庚辰，命舒赫德勘浙江海塘。壬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布哈沙褫职，以宝德代之。戊子，赈盛京辽阳等七城、承德等六州县水灾，并蠲缓额赋有差。癸巳，唐绥祖被劾免，以严瑞龙护湖北巡抚。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苏、安徽元年至十三年逋赋，浙江本年额赋，减直省缓决三次以上人犯罪。以上年巡幸嵩、洛，免河南十四年以前逋赋。辛丑，赈安徽宿州等州县上年水灾。癸卯，以江苏逋赋积至二百二十馀万，谕釐革催徵积弊。丙午，免甘肃元年至十年逋赋。以严瑞龙署湖北巡抚。辛亥，上奉皇太后南巡。癸丑，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自是南巡皆如之。壬戌，卓呢罗布藏札什等伏诛。癸亥，赈安徽歙县等十五州县旱灾。甲子，免山东邹平等县逋赋及仓穀。

二月辛未，赈山东兰山等七州县旱灾。癸酉，免两淮灶户逋赋。乙亥，命喀尔喀亲王德沁扎布为喀尔喀副将军，公车布登扎布为参赞大臣。丙子，上奉皇太后渡河，阅天妃闸。丁丑，阅高家堰。辛巳，免山东峄县等七州县水灾额赋有差。乙酉，上幸焦山。丙戌，调定长为广西

巡抚。己丑，上驻跸苏州，谕三吴士庶，各敦本业，力屏浮华。辛卯，宣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逆罪状，惩办如律。严瑞龙褫职，命阿里衮兼湖北巡抚。壬辰，免江苏武进等县新旧田租，免兴化县元年至八年逋赋。癸巳，准噶尔使额尔钦等觐于苏州行宫。

三月戊戌朔，上奉皇太后幸杭州府。贷黑龙江呼兰地方水灾旗民，免官庄本年额赋。免浙江淳安县水灾本年漕粮。己亥，以张师载为安徽巡抚。庚子，上幸敷文书院，幸观潮楼阅兵。甲辰，裁杭州汉军副都统。乙巳，上祭禹陵。丙午，上奉皇太后还驻杭州府。丁未，阅兵。戊申，命高斌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庚戌，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子弟力田。命班第掌驻藏钦差大臣关防。辛亥，东阁大学士张允随卒。癸丑，上奉皇太后驻跸苏州府。甲寅，赈广东海康等县水灾。乙卯，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曰高义，赏后裔范宏兴等貂币。辛酉，上奉皇太后幸江宁府。壬戌，上祭明太祖陵。乙丑，赐纪山自裁。丁卯，起陈世倌为文渊阁大学士。免江苏江浦等十五州县被灾额赋有差。

夏四月辛未，吉林将军卓鼐改杭州将军，以永兴代之。免甘肃皋兰等九□州县十三年被灾额赋。癸酉，上阅蒋家壩。免江南沛县九年以前逋赋。甲戌，赈浙江永嘉等十州县场卫水灾。赈广东龙川等十二州县十五年水灾。丙子，赈江苏山阳等二十四州县卫十五年水灾。己卯，免甘肃狄道等二十□州县十四年被水旱雹霜灾额赋有差。以恆文为湖北巡抚。癸未，免河南鄢陵等十六州县十四年水灾额赋。乙酉，永兴褫职逮问，吉林将军卓鼐降调，以傅森代之。丙戌，上驻跸泰安府，祀东岳。戊子，诏以五月朔日食，行在彻悬、斋戒。己丑，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

五月丁酉朔，日食。丁未，上临奠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戊申，以永兴等诬劾唐绥祖，给还籍产，召来京。辛亥，赐吴鸿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免广东海康等十一州县十五年风灾额赋。己未，严瑞龙以诬告唐绥祖，论斩。癸亥，赈山东掖县等六州县潮灾。

闰五月戊寅，调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尹继善为两江总督。戊子，以永贵为浙江巡抚。壬辰，命保举经学之陈祖范、吴鼎、梁锡□兴、顾栋高进呈著述，原赴部引见者听。癸巳，直隶河间等州县蝗。是月，免山西太原等十九州县上年水雹等灾额赋有差。赈山东寿光等六县、官台等三场，福建宁化等二县水灾，云南剑川等七州县地震灾。

六月己亥，起唐绥祖为山西按察使。壬子，赈江苏靖江县雹灾。赈

广东英德等四州县水灾。赈山西凤台、高平水灾。甲寅，免江苏沛县上年水灾额赋。丙辰，免浙江永嘉等七□州卫上年旱灾额赋。赈福建宁化等县水灾。庚申，缅甸入贡。辛酉，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五州县水灾额赋。甲子，准噶尔部人布图逊林特古斯来降。

秋七月庚午，赈福建归化等县水灾。壬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寅，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己卯，河南阳武十三堡河决。庚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乙卯，免山西清水河□雹灾额赋。丙戌，赈陕西朝邑县水灾。己丑，赈山东平度等州县水灾。壬辰，赈山西凤台等九县水灾。

八月乙未，赈浙江海宁等六十五州县卫所及大嵩等场旱灾。赈江西上饶等七县被旱灾。赈湖北天门旱灾。丙申，赐陈祖范、顾栋高国子监司业衔。戊戌，以硕色举发伪撰孙嘉淦奏稿，假造硃批，谕方观承等密缉之。己酉，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辛亥，命修房山县金太祖陵、世宗陵。丁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未，赈河南商丘等十四县水灾。庚寅，准泰以徇隐伪奏，褫职逮问。调鄂容安为山东巡抚、舒辂为河南巡抚、鄂昌为江西巡抚，以杨应琚为甘肃巡抚。命高斌赴河南办阳武河工。辛酉，以庄有恭为江苏巡抚。癸亥，免甘肃平凉等五州县雹灾硕赋。乙丑，定明年二月各省举行恩科乡试。诏停本年秋决。癸酉，赈山东邹平等五十三州县水灾。丙子，上奉皇太后诣泰陵。丁丑，赈福建福安等二县水灾。庚辰，上奉皇太后谒泰陵。是日，回跸。甲申，命舒赫德赴江南查办伪撰孙嘉淦奏稿事。庚寅，命陈世倌兼管礼部。两广总督陈大受卒，调阿里衮代，以永常为湖广总督。辛卯，赈河南上蔡等州县水灾。癸巳，赈福建霞浦等四县潮灾。

冬十月戊戌，以范时绶署湖南巡抚。壬寅，赈长芦属富国等七场、山东王家冈等三场水灾。甲寅，赈安徽歙县等十八州卫旱灾。丙辰，赈江苏铜山等八州县水灾。调陈宏谋为河南巡抚，舒辂为陕西巡抚。赈山东齐东等七州县本年水灾、荣成县雹灾。戊午，赈直隶武清等二十六州县水雹灾。癸亥，赈山东官台二场灶潮灾。

十一月甲戌，赈河南祥符等五县水灾。乙亥，赈直隶东明等三州县本年水灾。庚辰，阳武决口合龙。乙酉，以皇太后六旬万寿，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丙戌，命高斌、汪由敦会勘天津河工。戊子，皇太后圣寿节，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

十二月癸巳朔，以乌尔登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丁酉，濬永定河引河。戊戌，赈吉林珲春地方本年水灾。庚子，赈山东邹平等五十五州县水灾。壬寅，以雅尔哈善为浙江巡抚。甲辰，濬直隶南北两运减河。命多尔济代班第驻藏办事。辛亥，赈浙江鄞县等六十州县□卫所、大嵩等八场旱蟲灾。

十七年春正月乙亥，赐准噶尔使图卜齐尔哈朗等宴。庚戌，设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将军兼管。甲申，以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内讧，增兵阿尔泰边隘。命舒赫德、玉保查阅北路军营。丙戌，以阿巴齐、达清阿为北路参赞大臣。丁亥，赈江苏铜山等六州县、安徽歙县等九州县被灾贫民。辛卯，修直隶永定河下口及凤堤。

二月乙未，以锺音为陕西巡抚。己亥，释准泰。甲寅，上诣东陵。丙辰，布鲁克巴之额尔德尼第巴贡方物。丁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戊午，上驻跸盘山。己未，赈山西山阴、虞乡被灾贫民。辛酉，修房山县金太祖、世宗陵。

三月戊辰，以浙东灾重，谕雅尔哈善加赈，毋令流移。庚午，上还宫。壬申，以莫尔欢为归化城都统。戊寅，福建巡抚潘思榘卒，调陈宏谋为福建巡抚，以蒋炳为河南巡抚。

夏四月甲午，免山东齐东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乙巳，免直隶武清等二十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庚戌，免浙江海宁等七十三州县卫及大嵩等十三场上年水灾额赋。丁巳，免直隶永利等四场、山西山阴等县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辛未，直隶东光、武清等四十三州县蝗。庚辰，赈河南祥符等十四县水灾。己丑，赈甘肃狄道等十四州县上年水灾。山东济南等八府蝗，江南上元等十二州县生蝻。

六月甲午，准噶尔部人呢雅斯来降。丁未，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汪廷□兴等三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试满洲由部院改入翰林、詹事等官，擢德尔泰为一等，馀降用有差。丙辰，以鄂乐舜为甘肃巡抚。

秋七月丁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己卯，免所过州县钱粮十分之三。癸未，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丁亥，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

八月丙申，顺天乡试内帘御史蔡时田、举人曹咏祖坐交通关节，处斩。壬寅，抚赈福建晋江等□县风灾。甲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

围。丙午，命黄廷桂查办陕西赈恤。乙卯，赈陕西咸宁等二十一州县旱灾。

九月辛酉，西洋波尔都噶尔亚国遣使入贡。四川杂谷土司苍旺作乱，命岳锺琪率兵剿之。庚午，苏禄番目所赍入贡国书不合，饬喀尔吉善等遣回国。甲戌，四川官军克杂谷脑，降番寨一百有六。予策楞、岳锺琪优叙。戊寅，减甘肃张掖等五县偏重额赋。赈河南被灾饥民。己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庚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请终养，许之。以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工部尚书。辛巳，准噶尔喇嘛根敦林沁等来降。丁亥，召尹继善来京，以庄有恭署两江总督。苍旺伏诛。

冬十月戊子朔，赐秦大士等一百四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召鄂昌来京，以鄂容安署江西巡抚，杨应琚署山东巡抚。壬寅，阿思哈奏平阳绅民捐赈灾银。谕不忍令灾地富民出赀，饬还之。调定长为山西巡抚，以李锡泰为广西巡抚。己酉，上诣东陵，并送孝贤皇后安地宫。壬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巳，赈江苏上元等十九州县、山西临晋等十州县、湖北锺祥等二十五州县卫旱灾。四川杂谷、黑水后番上下寨来降。

十一月庚申，上还京师。甲子，命刑部尚书刘统勋在军机处行走。戊辰，赈山西闻喜等五州县旱灾。庚辰，以鄂容安为江西巡抚。

十二月戊子，赈甘肃皋兰二十一□州县水灾雹灾。己丑，修陕西永寿等九县城，以工代赈。赈河南武陟县水灾。黑龙江将军富尔丹卒，以绰尔多代之。乙巳，御史书成请释传钞伪奏稿人犯忤旨，褫职。谕陈宏谋毋究捕天主教民。

十八年春正月戊午，赈陕西耀州等三十七州县、山西永济等十一州县旱灾。丙寅，广东东莞县匪莫信丰等、福建平和县匪蔡荣祖等作乱，捕治之。戊寅，调黄廷桂署四川总督，尹继善署陕甘总督，以鄂容安兼署两江总督，班第署两广总督。辛巳，鄂昌等褫职逮问。乙酉，免山东章丘等三十一州县卫积年逋赋。

二月丁亥朔，以岳锺琪请用兵郭罗克，谕黄廷桂议奏。丙申，上谒泰陵。丁酉，上祭金太祖、世宗陵。江南千总卢鲁生坐伪撰孙嘉淦奏稿，磔于市。己亥，皇太后自申昜春园启跸至涿州，上诣行宫请安。壬寅，上奉皇太后御舟至莲花淀阅水围。丙午，免河南夏邑等五县十六年

被水额赋。丁未，命兆惠赴藏办事。戊申，上阅永定河工。庚戌，上幸南苑行围。辛亥，免江苏上元等十州县十七年水灾额赋。

三月癸亥，以雅尔哈善于查办伪奏稿不加详鞫，下部严议。戊寅，赈安徽寿州等十一州县卫上年旱灾饥民。己卯，以开泰署湖广总督，定常署贵州巡抚。辛巳，赈湖北十九州县卫上年旱灾。

夏四月丁亥，钱陈群谏查办伪奏稿，上斥以沽名，并饬勿存稿，以“尔子孙将不保首领”谕之。己丑，西洋博尔都噶里雅遣使贡方物，优诏答之。以恆文署湖广总督。甲午，赐西洋博尔噶都里雅贡使宴。乙未，免云南剑川州十六、七年地震水灾额赋有差，并赈恤之。辛丑，赐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王敕，加赉文绮珍物。丙午，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直隶亦如之。丁未，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子，命永常、努三往安西，给钦差大臣关防。

五月癸亥，减秋审、朝审缓决三次以上罪。丁卯，山东济宁、汶上等州县蝻。免广东丰顺等三县上年水灾额赋。辛未，免浙江仁和等六县、仁和场上年水灾额赋，并赈恤之。辛未，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札与达瓦齐相攻被执，达瓦齐自为台吉。

六月癸巳，以策楞署兵部尚书。乙未，浙江上虞人丁文彬以衍圣公孔昭焕发其造作逆书，鞫实，磔之。丙申，天津等州县蝗。

秋七月甲子，顺天宛平等三十二州县卫蝗。壬申，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壩同时并决，命策楞、刘统勋会同高斌查办水灾。赈安徽歙、太湖等县水灾。庚辰，命庄有恭赈高邮、宝应水灾。壬午，停各省分巡道兼布政使司参政、参议，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衔，及升用鸿胪寺少卿。

八月戊子，命履亲王允祹代祭大社、大稷。赈两淮板浦等场水灾。戊戌，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庚子，高斌免，以策楞署南河河道总督，同刘统勋查办河工侵亏诸弊。辛丑，命永常、开泰各回本任。甲辰，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乙巳，拨江西、湖北米各十万石赈江南灾。丁未，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庚戌，高斌、张师载褫职，留河工效力，以卫哲治为安徽巡抚。辛亥，赈江苏铜山十二州县水灾、山东兰山等县水灾。

九月庚申，赈湖北潜江等三县水灾。壬戌，河南阳武十三堡河决。

丁卯，以扈从行围畏葸不前，褫丰安公爵、田国恩侯爵，阿里衮罢领侍卫内大臣。以弘升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庚午，以皇后至盘山，命舒赫德为领侍卫内大臣管理内务府大臣随往。江苏铜山河决。壬申，命舒赫德协办江南河工，以阿里衮署领侍卫内大臣，随扈盘山。以尹继善为江南河道总督，鄂容安为两江总督，调永常为陕甘总督，开泰为湖广总督，黄廷桂为四川总督，以定常为贵州巡抚，胡宝瑔为山西巡抚，范时绶为江西巡抚，杨锡绂为湖南巡抚。召班第来京，以策楞为两广总督。癸酉，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甲戌，左都御史梅□成休致。丙子，谕将贻误河工之同知李焞、守备张宾斩于铜山工次。命策楞等缚高斌、张师载令目睹行刑讫释放。丁丑，赈山东利津等县水灾。

冬十月庚寅，苏禄国王遣使劳独万查剌请内附，下部议。辛卯，召刘统勋来京。乙未，赈山东海丰等六县本年潮灾。命锺音署陕甘总督。辛丑，以杨锡绂为左都御史，调胡宝瑔为湖南巡抚，恆文为山西巡抚，以张若震为湖北巡抚。癸卯，免江苏阜宁等二十六州县卫新旧额赋有差。乙巳，赈安徽太湖等三十州县卫水灾。庚戌，免浙江钱塘等二十八州县□卫所旱灾额赋有差。

十一月己未，召苏昌来京，以鹤年为广东巡抚。癸亥，江西生员刘震宇以所著治平新策有“更易衣服制度”等语，处斩。甲子，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卫所水雹灾，并免额赋有差。甲戌，以杨应琚为山东巡抚。准噶尔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等率所部来降。丙子，赈浙江玉环□旱灾。庚辰，安徽池州府知府王岱因亏空褫职，潜逃拒捕，处斩。

十二月丙戌，赈两淮富安等场旱灾。命归降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移居呼伦贝尔。丁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嘉淦卒。命玉保、努三、萨喇勒为北路参赞大臣。命舒赫德赴鄂尔坤军营。庚寅，命户部尚书蒋溥协办大学士，以黄廷桂为吏部尚书，仍管四川总督，鄂尔达署之。丙申，江南张家马路及邵伯湖二闸决口同日合龙。庚子，以准噶尔台吉达瓦齐未遣使来京，谕永常暂停贸易。

十九年春正月壬子，赈安徽宿州等十五州县卫、江苏阜宁等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壬戌，命萨喇勒等讨入卡之准噶尔乌梁海。乙亥，命杨锡绂署吏部尚书，罢鄂弥达兼管。丁丑，琉球入贡。己卯，准噶尔台吉车凌等入觐。

二月丙申，赈山东兰山十八年水灾。戊戌，苏禄入贡，命广东督、抚檄国王毋以内地商人充使。赈山东昌邑等四县、永丰等五场潮灾。癸

卯，召策楞来京。乙巳，准噶尔乌梁海库本来降。己酉，命策楞赴北路军营。

三月辛亥朔，以白锺山为河东河道总督，杨应琚署之。准噶尔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与达瓦齐内鬨。戊午，命舒赫德、成衮札布、萨喇勒来京。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管理喀尔喀兵事。庚申，四川提督岳锺琪卒。赈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卫水灾，并蠲赋有差。癸亥，免直隶大城等十□州县十八年水雹旱灾额赋。庚午，免安徽太平等二十五州县卫十八年水灾额赋，并赈之。乙亥，赈两淮富安等十二场灶户。

夏四月庚辰朔，加刘统勋、汪由敦太子太傅，方观承、喀尔吉善、黄廷桂太子太保，鄂容安、开泰太子少傅，永常、硕色太子少保。命准噶尔台吉车凌等入觐。庚寅，成衮札布降喀尔喀副将军，以策楞为定边左副将军。辛卯，召班第回京。以杨应琚署两广总督。丙午，命都统德宁、准噶尔台吉色布腾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是月，免长芦沧州等二场上年旱灾灶户、直隶沧州等二州上年水灾灶户额赋。赈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上年旱灾。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江苏阜宁等二十三州县上年水灾。

闰四月庚戌朔，赐庄培因等二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免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未，色布腾入觐，命大学士傅恆至张家口传旨迎劳，封贝勒。壬申，京师雨。

五月辛巳，命清保为黑龙江将军。以准噶尔内乱，谕两路进兵取伊犁。召永常、策楞来京，面授机宜。甲申，上奉皇太后巡幸盛京。戊子，免安徽太平等二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庚寅，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封准噶尔台吉车氵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孟克特穆尔、班珠尔、根敦为贝子。癸巳，免浙江庙湾等十一场十八年被水灶户额赋，灾重者赈之。丁酉，免长芦属永阜等三场上年水灾灶户额赋。戊戌，召陈宏谋来京。命刘统勋协同永常办理陕甘总督事务。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锺音为福建巡抚。己亥，召雅尔哈善来京，调鄂乐舜为浙江巡抚，以鄂昌为甘肃巡抚。

六月壬子，赈福建龙溪等州县水灾。庚申，赈甘肃皋兰等五州县旱灾。壬戌，阿睦尔撒纳等为达瓦齐所败，奔额尔齐斯夔博和硕之地。谕策楞等接应归附。壬申，命雅尔哈善署户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秋七月辛巳，赈直隶蓟州等州县水灾。壬午，上奉皇太后诣盛京。

癸未，命护军统领塔勒玛善、副都统扎勒杭阿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丙戌，以乌梁海人巴朗逃，降车布登为贝子，参赞大臣安崇阿、德宁论斩。丁酉，阿睦尔撒纳率部众来降，命萨喇勒迎劳。己亥，上驻跸彰武台河东大营，奉皇太后御行幄。庚子，以喀尔喀台吉丹巴札布失机，命处斩。召策楞、舒赫德、色布腾、萨喇勒来京，以额琳沁多尔济署将军，兆惠为参赞大臣。壬寅，命阿睦尔撒纳入觐。丙午，以班第为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以阿里衮为步军统领。赈江苏兴化等州县水灾。

八月辛亥，授杨应琚两广总督。癸丑，命达勒党阿为黑龙江将军。甲寅，上驻跸吉林。乙卯，上诣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松花江。丁巳，召鄂容安赴行在，以尹继善署两江总督。己未，赈齐齐哈尔等三城水灾。庚申，赈甘肃皋兰等五州县旱灾。丙寅，上阅辉发城。丁卯，命阿睦尔撒纳游牧移鄂尔坤、塔密尔。癸酉，以车凌孟克及车凌乌巴什、讷默库为西路参赞大臣。乙亥，北路以达勒党阿、乌勒登、努三、兆惠为参赞大臣，西路以萨喇勒、阿兰泰、玉保为参赞大臣。

九月丁丑朔，赈两淮角斜等场灶潮灾。辛巳，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永陵。萨喇勒等征乌梁海。甲申，免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被水被雹额赋。丙戌，谒昭陵、福陵。丁亥，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戊午，上率群臣诣皇太后行庆贺礼。御崇政殿受贺。免奉天府所属本年丁赋。自山海关外及宁古塔等处，已结、未结死罪均减等，军流以下悉免之。朝鲜国王李昑遣使诣盛京贡献。己丑，停本年秋决。辛卯，上谒文庙。癸巳，上御大政殿，盛京宗室、觉罗、将军等进御膳。甲午，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自盛京回跸。己亥，减直隶武清等四县额赋。辛丑，以班第为定边左副将军，鄂容安为参赞大臣。癸卯，命车凌乌巴什、讷默库、车凌孟克等赴西路，在参赞大臣上行走，喀尔喀王巴雅尔什第等在北路军营领队上行走。

冬十月癸丑，赈山东惠民等十六州县卫、永和等三场水灾。甲寅，调卫哲治为广西巡抚，鄂乐舜为安徽巡抚，以周人骥为浙江巡抚。乙卯，赈安徽寿州等十九州县卫本年水灾、山西马邑雹灾。丙辰，上奉皇太后还宫。戊午，上御太和殿，受王以下文武百官进表朝贺。己未，以工部尚书汪由敦管刑部尚书。辛酉，赈江苏阜宁等十六州县卫水灾，并蠲赋有差。辛未，移京城满洲兵三千驻阿勒楚喀等处屯垦，增副都统一、协领一。庚午，以鄂弥达署吏部尚书。

十一月戊寅，赈福建诸罗等二县风灾。上幸南苑。苏禄国王苏老丹

嘛喊鼻麻安柔律嶙遣使贡方物。准噶尔克尔帑特台吉阿布达什来降。庚辰，赈顺天直隶武清等十五州县被水被雹饥民，并免额赋有差。乙酉，上幸避暑山庄。丁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率降众于广仁岭迎驾。是日，上召见阿睦尔撒纳等赐宴，赏赉有差。戊子，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讷默库、班珠尔为郡王；杜尔伯特台吉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辉特台吉札木参、齐木库尔为贝勒；杜尔伯特台吉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辉特台吉德济特、普尔普、克什克为贝子；辉特台吉根敦札布等，杜尔伯特台吉布颜特古斯等为公；杜尔伯特台吉乌巴什等，辉特台吉伊什等为一等台吉。以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参赞大臣，郡王讷默库为西路参赞大臣。命额琳沁多尔济为西路参赞大臣，召班第来京。命阿睦尔撒纳署将军，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协办。命车凌同车凌乌巴什往西路军营，讷默库同阿睦尔撒纳、班珠尔往北路军营。戊戌，上还京师。

十二月戊申，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辛亥，上幸大学士来保、予告大学士福敏第视疾。以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衔琳沁、郡王讷默库、班珠尔、郡王衔青滚杂卜、尚书公达勒党阿、总督伯鄂容安、护军统领乌勒登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色布腾、贝子扎拉丰阿、公巴图孟克、玛什巴图、将军阿兰泰为西路参赞大臣。癸亥，安南国王黎维祎进方物。赈甘肃河州等十五□州县卫水灾。丙寅，调鄂容安为西路参赞大臣，命阿兰泰、库克新玛木特为北路参赞大臣。

二十年春正月丁丑，命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品级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由北路进征，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率参赞大臣郡王班珠尔、贝勒品级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由西路进征。癸未，以阿里衮署刑部尚书。癸卯，免乌梁海、札哈沁、包沁等贡赋一年。

二月乙巳朔，日食。命兆惠留乌里雅苏台协办军务，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丙午，朝鲜贡方物。乙卯，上谒东陵。戊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至孝贤皇后陵奠酒。己未，召范时绶来京，调胡宝瑔为江西巡抚，以杨锡绂署湖南巡抚，蒋溥署吏部尚书。赈山东惠民等十二州县卫水灾。庚申，准噶尔噶勒杂特部人齐伦来降。丁卯，赈云南易门、石屏地震灾民。己巳，赈江苏高邮等州县卫上年灾民。

三月丙子，永常等奏额鲁特业克明安巴雅尔来降。戊寅，免江苏江

浦等二十二州县卫十九年水灾额赋。己卯，上诣泰陵。召鄂昌来京，调陈宏谋为甘肃巡抚，以台柱署陕西巡抚。壬午，上谒泰陵。乙酉，上驻跸吴家庄，阅永定河堤。丙戌，上幸晾鹰台行围，殪熊一虎二。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谕胡中藻诗悖逆，张泰开刊刻、鄂昌唱和诸罪，命严鞫定拟。庚寅，上还京师。鄂昌褫职逮问。壬辰，高斌卒。释张师载回籍。乙未，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宰桑敦多克等来降。庚子，免直隶霸州等六州县□本年旱灾额赋。壬寅，准噶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来降。

夏四月丙午，额林哈毕尔噶宰桑阿巴噶斯等来降。壬子，致仕太保、大学士张廷玉卒，命遵世宗遗诏，配飨太庙。甲寅，胡中藻处斩。乙丑，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来降。免长芦永利等三场、海丰一县水灾额赋。丙寅，免山东惠民等十六州县水灾额赋。丁卯，绰罗斯台吉衮布扎布等并叶尔羌等回部和卓木来降。戊辰，琉球国世子尚穆遣使入贡请封，允之。壬申，集赛宰桑齐巴汗来降。

五月甲戌朔，免安徽寿州等十九州县卫水灾额赋。喀尔喀车臣汗副将军公格勒巴木丕勒褫爵，留营效力，以扎萨克郡王得木楚克代之。戊寅，赈奉天承德等七州县水灾。庚辰，命翰林院侍讲全魁、编修周煌往琉球册封。辛巳，和通额默根宰桑鄂哲特等来降。壬午，库图齐纳尔宰桑萨赉来降。甲申，准噶尔宰桑乌鲁木来降。戊子，阿勒闼沁鄂拓克宰桑塔尔巴来降。己丑，达瓦齐遁特克斯。庚寅，史贻直原品休致。赐鄂昌自尽。辛卯，命黄廷桂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调王安国为吏部尚书，以杨锡绂为礼部尚书，何国宗为左都御史。调陈宏谋为湖南巡抚，以吴达善为甘肃巡抚，图尔炳阿为河南巡抚。壬辰，阿睦尔撒纳奏克定伊犁，赏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封其子为世子。晋封班第、萨喇勒为一等公，玛木特为三等公。赏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双俸。封扎拉丰阿为郡王，车布登扎布、普尔普为贝勒。赏车凌亲王双俸。封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为亲王，策楞孟克为郡王。再授傅恆一等公爵。军机大臣等俱优叙有差。赈江苏清河、铜山等州县水灾。癸巳，召达勒党阿来京协办大学士，以绰勒多署黑龙江将军。大学士傅恆辞公爵，允之。封班第为诚勇公，萨喇勒为超勇公，玛木特为信勇公。

六月癸卯朔，以平定准部告祭太庙，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先师孔子。命四卫喇特如喀尔喀例，每部落设盟长及副将军各一人。丙午，阿睦尔撒纳奏兵至格登山，大败达瓦齐之兵。封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巴图济尔噶勒、察哈什等男爵，并授散秩大臣，馀赏赉有差。己酉，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崇禧皇太后，颁诏覃恩有

差。癸丑，阿克敦免，以鄂弥达为刑部尚书，仍署吏部尚书，阿里衮署兵部尚书，降永常为侍郎。命大学士黄廷桂为陕甘总督，调开泰为四川总督。召刘统勋来京，以硕色署湖广总督，爱必达署云贵总督。己未，罗卜藏丹津等解送京师，遣官告祭太庙，行献俘礼。庚申，上御午门受俘，宥罗卜藏丹津罪，巴朗、孟克特穆尔伏诛。甲子，以班第等奏阿睦尔撒纳与各头目往来诡秘，擅杀达瓦齐众宰桑，图据伊犁。温旨令即行入觐。戊辰，获达瓦齐，准部平。

秋七月戊寅，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来降。丁亥，乌兰泰以获达瓦齐封男爵。黑龙江将军绰勒多改荆州将军，以达色代之。

八月丙午，赈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水灾雹灾。丁未，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壬子，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甲寅，赈山东金乡等二十二州县卫水灾。封准噶尔台吉伯什阿噶什为亲王。丁巳，上奉皇太后至木兰行围。庚申，召尹继善来热河。

九月壬申朔，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甲戌，上御行殿，绰罗斯噶勒臧多尔济等入觐，赐宴。阿睦尔撒纳入觐，至乌陇古，叛，掠额尔齐斯台站。丙子，准噶尔头目阿巴噶斯等叛。起永常为内大臣，仍办定西将军事，策楞、玉保、扎拉丰阿为参赞大臣。命哈达哈留乌里雅苏台，会同阿兰泰办事。丁丑，阿睦尔撒纳犯伊犁。庚辰，颁招抚阿睦尔撒纳谕。壬午，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癸未，赐噶勒臧多尔济等冠服，封噶勒臧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晋封喀尔喀郡王桑斋多尔济为亲王。命哈达哈等讨阿睦尔撒纳。丁亥，命策楞为定西将军。以喀尔喀郡王巴雅尔什第等捕诛包沁叛贼台拉克等，晋封巴雅尔什第为亲王，沙克都尔扎布为贝勒，达尔扎诺尔布扎布为贝子。赈浙江山阴等十五州县、曹娥等五场、湖州一所，云南剑川一州本年被水灾民。赈湖北江陵等八州县卫本年被水灾民。庚寅，逮永常来京，降策楞为参赞大臣，以扎拉丰阿为定西将军。刘统勋舍巴里坤退驻哈密，切责之。丙申，逮刘统勋来京，命方观承往军营办理粮饷，以鄂弥达署直隶总督。噶勒臧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讨阿巴噶斯，败之，获得木齐班咱，加封郡王。封贝勒齐木库尔为郡王。以阿里衮署刑部尚书，调汪由敦为刑部尚书。戊戌，户部尚书海望卒。

冬十月辛丑朔，策楞褫职逮问，命副都统莽阿纳、喀宁阿为西路领队大臣。甲辰，以卫哲治为工部尚书，鄂宝署广西巡抚。戊申，赈浙江会稽等州县场所水灾。命富德为参赞大臣。壬子，宥刘统勋、策楞发军

营，以司员效力。癸丑，赈山东邹县等十九州县卫、官台等四场水灾。丁巳，达瓦齐等解至京，遣官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戊午，上御门楼受俘，释达瓦齐等。赈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县被水饥民。命李元亮署工部尚书。辛酉，起策楞为参赞大臣，署定西将军，命进剿阿睦尔撒纳。甲子，将军班第、尚书鄂容安败绩于乌兰库图勒，死之。副将军萨喇勒被执。丙寅，命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雅尔哈善为参赞大臣，达勒党阿为定边右副将军，阿兰泰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十一月辛未，以杜尔伯特贝勒色布腾为北路参赞大臣。癸酉，以策楞为内大臣兼定西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达勒党阿为参赞大臣。宥青滚杂卜罪。甲戌，以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为参赞大臣，尼玛为内大臣兼参赞大臣。云南剑川州地震。壬午，调鄂乐舜为山东巡抚，高晋为安徽巡抚，锡特库为巴里坤都统。癸未，宥达瓦齐罪，封亲王，赐第京师。甲午，噶勒杂特得木齐丹毕来降。

十二月癸卯，起乌勒登为领队大臣。以卢焯署陕西巡抚。丙午，命侍郎刘纶往浙江查办前巡抚鄂乐舜，并查江南、浙江赈务。戊申，免伊犁本年贡赋。以吉林将军傅森为兵部尚书，额勒登代之。己未，赈索伦、达呼尔水灾霜灾。赈湖北潜江等六州县卫水灾。赈两淮徐渎等十二场、山西岢岚州本年水灾各有差。

本纪十二高宗本纪三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午，以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贻误军机，褫爵禁锢。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以疏纵阿睦尔撒纳，处斩。己卯，以准噶尔故总台吉达什达瓦之妻率众来降，封为车臣默尔根哈屯。命尹继善往浙江会审鄂乐舜。丁亥，阿巴噶斯得木齐哈丹等来降。乙未，命哈达哈由阿尔泰进兵协剿。原任副将军萨喇勒由珠勒都斯来归，命与鄂勒哲依同掌副将军印。命协办大学士达勒党阿由珠勒都斯进兵协剿。丁酉，致仕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卒。

二月癸卯，授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钦差大臣关防。戊申，以杨廷璋为浙江巡抚。辛亥，上启跸谒孔林。以策楞奏报获阿睦尔撒纳，命改谒泰陵。甲寅，上谒泰陵。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钱粮十分之三，歉收地方免十分之五。乙卯，上幸山东，诣孔林。免山东海丰等三县潮灾额赋。壬辰，赈山东兰山等州县水灾。癸亥，赈浙江仁和等十五州县场水灾。甲子，工部尚书卫哲治病免，以赵弘恩代之。策楞以误传获阿睦尔撒纳奏闻。丁卯，命萨喇勒以副将军驻特讷格尔。戊辰，授硕色为湖广总督，郭一裕为云南巡抚。

三月己巳朔，上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授清保为盛京将军。庚午，释奠礼成。谒孔林、少昊陵、元圣周公庙。免曲阜丁丑年额赋。辛未，赈山东邹县等十七州县卫水灾。丙戌，免江苏宿迁被灾河租，湖北潜江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丁亥，命哈达哈进兵乌梁海布延图，以青滚杂卜、车布登为参赞大臣。策楞等奏复伊犁。戊子，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县卫、江苏阜宁等七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壬辰，上谒昭西陵、孝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丙申，赐鄂乐舜自尽。丁酉，上还京师。

夏四月壬子，免山东邹县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潮灾额赋。命达勒党阿由西路、哈达哈由北路进征哈萨克，以哈宁阿、鄂实为参赞大臣。癸丑，命大学士傅恆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策楞、玉保逮问。以乌勒登疏纵阿睦尔撒纳处斩。甲寅，命尚书阿里衮在军机处行走。丁巳，召傅恆回京。富德奏败哈萨克于塞伯苏台。壬戌，免山西岢岚州二十年霜灾额赋。癸亥，军机大臣雅尔哈善、刘纶罢。命裘曰修在军机处行走。乙丑，召刘统勋回京。

五月戊辰朔，玉保降领队大臣，以达勒党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巴禄

为参赞大臣。乙亥，免浙江仁和等十三州县上年被灾额赋。庚辰，上诣黑龙潭祈雨。乙酉，以莽阿纳、达什车凌为参赞大臣。丁亥，免甘肃甘州等三府本年民屯额赋。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州县上年霜雹灾。辛丑，噶勒杂特宰桑根敦等来降。壬子，以莽阿纳为归化城都统。癸丑，何国宗降调，以赵弘恩为左都御史，调汪由敦为工部尚书，刘统勋为刑部尚书。丙辰，伯什阿噶什属宰桑赛音伯克来降。癸亥，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遣使来降，命封亲王。乙丑，封杜尔伯特台吉乌巴什为贝子。

秋七月戊辰，免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卫上年水灾额赋。壬申，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及古尔班和卓等于济尔玛台诈降，哈达哈等率兵殄之。授哈达哈领侍卫内大臣，车布登扎布郡王，唐喀禄、舒赫德副都统，三都布多尔济公爵，馀议叙有差。庚辰，漕运总督瑚宝卒，以张师载代之。丁亥，上幸清河，至班第、鄂容安丧次赐奠。壬辰，以青滚杂卜叛迹已著，谕舒明、成衮扎布等捕剿之。癸巳，库车伯克鄂对等来降。

八月壬寅，以绰尔多为黑龙江将军。乙巳，命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舒明、阿兰泰、桑斋多尔济、德沁扎布、塔勒玛善为参赞大臣。辛亥，命纳木扎勒、德木楚克为参赞大臣。以保德署绥远城将军。癸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磔阿巴噶斯等于市。戊午，赈车臣汗部落扎萨克辅国公成衮等六旗旱灾。额鲁特达玛琳来降。庚申，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授瑚图灵阿、富昌、保德、哲库纳、阿尔宾为参赞大臣，随成衮扎布办事。以保云署绥远城将军。壬戌，台吉伯什阿噶什入觐，召见行殿，赐宴。癸亥，予成衮扎布等议叙。甲子，以喀尔喀贝勒品级车木楚克扎布接续台站，封为贝勒。乙丑，哈达哈等征哈萨克，大败之。授扎拉丰阿为贝子，明瑞为副都统。赈陕西长安等十三□州县雹灾。

九月甲戌，达瓦齐近族台吉巴里率人户来降，命附牧扎哈沁地方。丁丑，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布达什遣使臣吹扎布入贡，上召见于行幄，赐宴。戊子，免甘肃乾隆元年至十五年积年欠赋，及宁夏安西等二十二州县卫本年额赋有差。庚寅，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授杜尔伯特亲王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乙未，暹罗国王遣使贡方物。赈山东鱼台等县水灾。

闰九月癸卯，封罗卜藏车楞之子塔木楚克扎布为贝勒。戊申，上奉皇太后回跸。庚戌，授阿桂为北路参赞大臣。准借黑龙江被水人户籽种口粮。甲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卫水灾。辛酉，免江苏清河十二州县卫被灾漕项。

冬十月戊辰，命哈达哈以参赞大臣随同成衮扎布办事，阿里衮、富德回京。壬申，以富勒赫未能豫防河决，召来京。命爱必达为河道总督，刘统勋署之。调鹤年为山东巡抚，授尹继善两江总督，兼管河务。癸酉，以满福为巴里坤都统。丙子，兆惠以回部霍集占叛状闻，遣阿敏道等进兵。戊寅，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洪霍尔拜、扎哈沁，命宁夏将军和起讨之。己卯，赈直隶延庆等八州县卫本年水灾雹灾。乙酉，致仕大学士福敏卒。

十一月丁未，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六□州县水雹灾。辛亥，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图勒炳阿为湖南巡抚。甲寅，命仍逮问策楞、玉保。降封扎拉丰阿公爵。以达勒党阿为定西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永贵为参赞大臣。庚申，哈萨克锡喇巴玛及回人莽噶里克率众袭将军和起于辟展。和起力战死之，命如傅清、拉布敦例恤。己未，黄廷桂奏备马三万匹，增兵驻哈密等处。上以“明决担当”嘉之。赏黄廷桂双眼花翎、骑都尉世职。壬戌，王安国病免。以汪由敦署吏部尚书，赵弘恩署工部尚书，何国宗署左都御史。

十二月甲子朔，策楞、玉保逮京，途次为额鲁特人所害。庚午，赈山西汾阳等县水灾。辛未，谕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加号敷教安众喇嘛。壬申，以卢焯为湖北巡抚。赈山东金乡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甲戌，免陕西盩厔等四县本年水灾民屯额赋、马厂地额赋之半。戊寅，获青滚杂卜于杭噶奖噶斯，赏成衮扎布黄带，封子一人为世子，封纳木扎勒一等伯。己卯，召瑚图灵阿等回京。以获青滚杂卜功，晋贝勒车木楚克扎布郡王品级，赏贝勒旺布多尔济等双眼花翎。丙戌，达勒党阿罢协办大学士，以鄂弥达代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南巡免江苏、安徽、浙江累年逋赋。以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由巴里坤进剿，车布登扎布署北路定边左副将军，舒赫德、富德、鄂实为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阿里衮、明瑞等为领队大臣。乙未，赈江苏清河等十九州县水灾。戊戌，命嵩椿为荆州将军。以莽古赉为参赞大臣，赴北路军营。己亥，命哈达哈为参赞大臣，驻科布多。庚子，以哈宁阿、永贵为参赞大臣。癸卯，上奉皇太后南巡。甲辰，授汪由敦吏部尚书，调何国宗为礼部尚书，秦蕙田为工部尚书，赵弘恩仍回左副都御史，白锺山为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为河东河道总督，杨锡绂为漕运总督，授爱必达江苏巡抚。丙午，免直隶静海等三州县逋赋。丁未，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被灾地方十分之五。壬子，赈山东济宁五州县卫水灾。癸丑，以阿思哈为北路参赞大臣。己未，以嵇璜为江南副总河。命阿桂留乌里雅苏台办事。壬

戌，噶勒藏多尔济、达什车凌等叛。

二月癸亥朔，免经过江南、浙江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被灾地方十分之五。甲子，赈江苏清河十四州县卫、安徽宿州等四州县卫灾民。丙寅，兆惠全师至乌鲁木齐，封一等伯，世袭。丁卯，上奉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闸，阅木龙。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漕项积欠。免两淮灶户乾隆十七年至十九年未完折价银两。乙亥，上奉皇太后渡江。癸未，幸宋臣范仲淹高义园。甲申，上奉皇太后幸苏州府。乙酉，上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调富森为吏部尚书，以纳木札勒为工部尚书。降阿里衮为侍郎，以兆惠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舒赫德为兵部尚书。命成衮扎布、兆惠分路捕剿额鲁特叛众。丙戌，上阅兵于嘉兴府后教场。丁亥，上阅兵于石门镇。己丑，上奉皇太后幸杭州府。庚寅，上阅兵。辛卯，免山东齐河等三州县民欠，及山西汾阳等二县、江苏清河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

三月丁酉，噶勒藏多尔济陷伊犁，命成衮扎布讨之。庚子，上奉皇太后驻跸苏州府。己酉，上奉皇太后幸江宁府。免江南之江宁、苏州，浙江之杭州三府附郭诸县本年额赋。庚戌，上奠明太祖陵。辉特台吉车布登多尔济叛，哈达哈讨获之。命尽诛丁壮，以女口赏喀尔喀。辛亥，以哈达哈为兵部尚书。癸丑，上奉皇太后渡江。甲寅，召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入阁办事，黄廷桂仍以大学士兼管陕甘总督。丙辰，免陕西潼关等□州县上年水雹灾额赋。召刘统勋赴行在。己未，上奉皇太后渡河。

夏四月壬戌朔，直隶总督方观承劾奏巡检张若瀛擅责内监僧人。上斥为不识大体，仍谕内监在外生事者听人责惩。乙丑，免江苏淮安等三府州地亩额赋。命刘统勋督修徐州石工，侍郎梦麟督修六塘以下河工，副总河嵇璜督修昭关滚壩支河，均会同督、抚、总河筹办。召成衮扎布、兆惠、舒赫德等来京，以雅尔哈善为参赞大臣，掌定边右副将军印，命阿里衮驻巴里坤办事。丙寅，上至孙家集阅堤工。唐喀禄获车布登多尔济，以普尔普部人赏乌梁海。丁卯，上渡河，至荆山桥、韩庄闸阅河工。戊辰，免直隶延庆等州县卫二十一年雹灾水灾额赋。庚午，减山东海丰县属黎敬等五庄粮额，并免十一年至二十年逋赋。以松阿里为绥远城将军。获普尔普。辛未，上至阙里释奠先师孔子。上奉皇太后驻跸灵岩。命史贻直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乙亥，改松阿里为凉州将军，以保德为绥远城将军。戊寅，免山东济宁等五州县逋赋。己卯，调蒋炳为河南巡抚，以阿思哈为湖南巡抚。庚辰，免河南夏邑等四县逋赋。辛巳，以夏邑生员段昌绪藏吴三桂伪檄，命方观承赴河南会同图勒炳阿严鞫之。乙酉，何国宗罢。丁亥，上还京师。命秦蕙田署礼部

尚书。戊子，以前布政使彭家屏藏明末野史，褫职逮问。以归宣光为礼部尚书。庚寅，福建厦门火。丁酉，上诣蓝靛厂迎皇太后居申易春园。乙巳，赐蔡以台等二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霍集占叛，副都统阿敏道死之。

六月辛酉朔，以胡宝瑔为河南巡抚，阿思哈署江西巡抚。壬戌，免甘肃及河南夏邑等四县明年额赋。癸亥，以爱必达为云贵总督，调陈宏谋为江苏巡抚，明德为陕西巡抚，定长为山西巡抚。甲子，赈河南鄢陵等州县水灾。戊辰，彭家屏论斩。丁丑，赏达什达瓦部落两月口粮。癸未，喀尔喀达玛琳叛，命桑寨多尔济讨之。己丑，赈安徽宿州等十六州县卫水灾、甘肃碾伯等三十八州县□水雹灾。

秋七月辛卯朔，赈山东馆陶等州县水灾。壬辰，以刘藻为云南巡抚。癸卯，赐彭家屏自尽。命史贻直仍兼工部。乙巳，赈安徽宿州等十州县水灾雹灾。丙午，赈山东东平州等五州县水灾。以获巴雅尔授富德内大臣，封贝勒罗布藏多尔济为郡王。丁未，以杨应琚为闽浙总督，以鹤年为两广总督，蒋洲为山东巡抚，塔永宁为山西巡抚。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入贡。戊申，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癸丑，额鲁特台吉浑齐等杀札那噶尔布，以其首来降。戊午，赈山东济宁等三十二州县卫水灾、福建龙严等二州县水灾。

八月丙寅，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降。丁卯，以萨喇善为吉林将军，傅森署之。戊辰，赈甘肃柳沟等三卫旱灾。乙亥，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赈山西汾阳水灾。辛巳，巴雅尔、达什车凌伏诛。

九月癸巳，克埒特、乌噜特各部俱平。甲午，上御行殿，哈萨克阿布赉等使臣入觐，赐宴。戊戌，以富勒浑为湖南巡抚。珲齐等复叛。庚子，额鲁特沙喇斯、玛呼斯二宰桑叛，命都统满福讨之。以雅尔哈善为兵部尚书。辛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壬寅，磔尼玛等于故将军和起墓前。丁未，命刘统勋赴山东、江南办理河工。辛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壬戌，上幸南苑，行围。癸亥，琉球入贡。乙丑，以雅尔哈善署定边右副将军。丁卯，召车布登扎布来京，以纳木扎勒署定边左副将军。阿桂赴科布多，以莽古赉为北路参赞大臣。辛未，以兆惠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右副将军。丙戌，以永贵为陕西巡抚。

十一月丙申，以喀尔喀亲王德沁扎布为北路参赞大臣。壬子，以吴

拜为左都御史。戊午，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二□州县霜雹等灾。

十二月癸亥，以陈宏谋为两广总督，李侍尧署之，讬恩多为江苏巡抚，阿尔泰为山东巡抚。己巳，大学士陈世倌乞休，许之。乙亥，封车木楚克扎布为郡王。丁丑，赈扎噜特、阿噜、科尔沁三旗灾。庚辰，舒赫德以失机褫职。甲申，加史贻直、陈世倌太子太傅，鄂弥达、刘统勋太子太保。

是岁，朝鲜、暹罗、琉球入贡。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丑，赈河南卫辉等府属灾民一月。免甘肃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赋。庚寅，命兆惠、车布登扎布剿沙喇伯勒，雅尔哈善、额敏和卓征回部。辛卯，赈江苏清河等十八州县、安徽宿州等十州县灾民有差。癸酉，赈直隶大名等州县灾民。丙午，以俄罗斯呈验阿睦尔撒纳尸及哈萨克称臣纳贡，宣谕中外。己酉，吏部尚书汪由敦卒，上亲临赐奠。壬子，以刘统勋为吏部尚书，调秦蕙田为刑部尚书，以嵇璜为工部尚书，调锺音为广东巡抚，周琬为福建巡抚，周人骥署贵州巡抚。癸丑，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爱隆阿、玉素布为领队大臣，征回部。命永贵、定长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屯田事务。

二月庚申，朝鲜入贡。癸亥，赈陕西葭州等八州县旱灾。乙丑，赈德州等三十七州县卫所灾民。

三月庚寅，上谒西陵。癸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庚子，上谒泰陵。辛丑，兆惠等进兵沙喇伯勒，获扎哈沁哈拉拜，尽歼其众。舍楞遁，命和硕齐、唐喀禄追捕之。壬寅，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五州县卫额赋有差。乙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鸣盛等三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试由部院改入翰林等官，擢德尔泰为一等，馀升黜有差。丁未，以吴士功为福建巡抚，锺音为陕西巡抚，托恩多为广东巡抚，庄有恭署江苏巡抚，冯钤为湖北巡抚。

夏四月壬戌，免甘肃兰州等六府州县乾隆三年至十年逋赋。戊辰，复封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为亲王。免直隶霸州等三十三州县□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逋赋。庚午，致仕大学士陈世倌卒。壬申，命李元亮兼署户部尚书。免直隶魏县等二十九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丙子，命陈宏谋回江苏，以总督衔管巡抚事。以冯钤为湖南巡抚，庄有恭署湖北巡抚，李侍尧署两广总督。庚辰，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午，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

以下罪，直隶如之。

五月戊子，免甘肃通省二十四年额赋。癸丑，赈陕西延安等三府州旱灾。

六月辛未，免陕西榆林等八州县逋赋。癸未，免陕西靖边等八州县上年额赋。直隶元城等州县蝗。

秋七月丁亥，免甘肃安西等三□卫二十二年风灾额赋。己丑，毛城铺河决。庚寅，霍集占援库车，雅尔哈善等击败之。免福建台湾县旱灾额赋。丙申，加黄廷桂少保，杨应琚、开泰太子太保，杨锡绂太子少师，陈宏谋、高晋、胡宝瑔太子少傅，白锺山、爱必达、吴达善太子少保。戊戌，赈山西静乐等州县水雹灾。庚子，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壬寅，舍楞奔俄罗斯。召阿桂还。癸卯，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米隆遣其弟舍尔伯克入觐。谕缚献哈萨克锡喇。乙巳，以纳木札勒为靖逆将军，三泰为参赞大臣。谕兆惠赴库车，丙午，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申，赏车布登扎布亲王品级。壬子，赈陕西延安等十七州县旱雹灾。

八月丙寅，雨。己巳，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甲戌，以都赉为兵部尚书。丁丑，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四州县□旱灾。壬午，缅甸国王莽达喇为得楞野夷所害，木梳铺土官甕藉牙自立。

九月己丑，赐布鲁特使臣舍尔伯克宴。提督马得胜以攻库车失机，处斩。庚寅，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干回人图尔占等来降。丙申，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戌，调归宣光为左都御史，以嵇璜为礼部尚书，命梁诗正署工部尚书。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己亥，赈浙江仁和等县水灾。甲辰，哈喇哈勒巴克回部来降。庚戌，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来降。壬子，乌什城降。

冬十月癸亥，赈浙江钱塘等十六县场水灾，山西朔平府属霜灾。丁卯，赈直隶大城等九县水雹霜灾。兆惠自巴尔楚克进兵叶尔羌。甲戌，吴拜病免，以德敏为左都御史。赈直隶沧州等六州县场水灾。

十一月甲申朔，右部哈萨克遣使来朝，赐宴。乙酉，上回跸。丙戌，上幸南苑行围。戊子，上大阅。己丑，以阿里衮为参赞大臣，赴兆惠军营。辛卯，赈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水旱潮灾。丁酉，兆惠至叶尔羌城外，陷贼围中。授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往叶尔羌策应。己亥，以十二月朔望日月并蚀，谕修

省。辛丑，克里雅伯克阿里木沙来降。甲辰，以兆惠深入鏖战，封一等武毅谋勇公，晋额敏和卓郡王品级，霍集斯贝子加贝勒品级。丁未，纳木扎勒、三泰、奎玛岱策应兆惠，途次遇贼，死之。加赠纳木扎勒公爵、三泰子爵、奎玛岱世职。以舒赫德为工部尚书。庚戌，富德赴叶尔羌。

十二月癸丑朔，日蚀。左副都御史孙灏奏请明年停止巡幸，上斥其识见舛缪，改用三品京堂，并以“效法皇祖练武习劳”谕中外。赈福建台湾等四县风灾。加赈浙江仁和等七县所水灾。壬戌，裘曰修罢军机处行走。丁卯，除甘肃张掖等四□县水冲田亩额赋。戊辰，晋封喀尔喀扎萨克郡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为亲王。壬申，免浙江钱塘等七县本年水灾额赋。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免甘肃通省明年额赋及积年各项积欠。癸巳，雅尔哈善处斩。己亥，大学士伯黄廷桂卒，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

二月壬戌，哈宁阿论斩。癸亥，赈车都布等三旗旱灾。甲子，富德、阿里衮与霍集占战呼尔璃，大败之。封富德为三等伯，予舒赫德、阿里衮、豆斌等世职。命舒赫德回阿克苏办事。己巳，富德兵至叶尔羌，会兆惠兵进攻。晋封富德一等伯。命车布登扎布为副将军，福禄、车木楚克扎布为参赞大臣。鄂斯满等陷克里雅。谕巴禄援和阗。庚辰，以兆惠、富德回阿克苏，严责之。

三月癸未，命舒赫德同霍集斯驻和阗，截贼窜路。己丑，以头等侍卫乌勒登、副都统齐努浑为北路参赞大臣。壬辰，召杨应琚来京，以杨廷璋署闽浙总督。甲午，彗星见。己亥，明瑞晋封承恩毅勇公。江苏淮安等三府州蝗。

夏四月辛亥，富德等援和阗。癸丑，以阿桂为富德军营参赞大臣。丁巳，常雩，祀天于圜丘。上以农田望泽，命停止卤簿，步行虔祷。以杨应琚为陕甘总督，吴达善以总督衔管巡抚事。戊午，以杨廷璋为闽浙总督，庄有恭为浙江巡抚。庚申，免浙江钱塘等十六县场上年风灾额赋。辛酉，展赈甘肃河州等处旱灾。命刑部清狱减刑，甘肃亦如之。甲子，赈甘肃狄道等二十三□州县卫旱灾雹灾。丁卯，上临原任大学士黄廷桂丧。癸酉，免山西阳曲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雹灾额赋。丁丑，禁织造贡

精巧絺绣。命舒赫德仍回驻阿克苏。

五月辛巳，免陕西潼关等六十五□州县本年额赋有差。辛卯，上诣黑龙潭祈雨。丁酉，赈陕西咸宁等州县旱灾。己亥，诏诸臣修省，仍直言得失。辛丑，上素服诣社稷坛祈雨。丁未，上以雨泽未沛，不乘辇，不设卤簿，由景运门步行祭方泽。己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被旱灾民。

六月庚戌，缓常犯奏请处决。甲寅，以恆禄为绥远城将军。戊午，赈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旱灾。庚申，上以久旱，步至圜丘行大雩礼。是日，大雨。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尔羌。甲戌，江苏海州等州县、山东兰山等县蝗，谕裘曰修、海明捕蝗。丙子，英吉利商船赴宁波贸易，庄有恭奏卻之。谕李侍尧传集外商，示以禁约。

闰六月丙戌，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风灾额赋。丁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旱灾。庚子，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遁。甲辰，霍集占弃叶尔羌遁。丙午，以刘纶为左都御史。戊申，以甘肃旱，停发本年巴里坤等处遣犯。

秋七月己酉朔，兆惠等奏喀什噶尔、叶尔羌回众迎降。布拉呢敦、霍集占遁巴达克山。命阿里衮等率兵攻巴尔楚克。庚戌，谕兆惠等追捕布拉呢敦、霍集占。命车布登扎布驻伊犁，防霍集占等入俄罗斯。辛亥，以捕蝗不力，夺陈宏谋总督衔。壬子，上奉皇太后启跸，秋狝木兰。己未，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停徵山西阳曲等三十九□州县旱灾额赋。丁丑，改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为甘肃总督管巡抚事。以开泰为川陕总督，杨应琚为甘肃总督。山西平定等州县蝗。

八月己卯，明瑞追剿霍集占等于霍斯库鲁克岭，大败之。壬午，赈甘肃皋兰等四十□州县本年旱灾。己丑，申禁英吉利商船逗遛宁波。壬辰，富德等奏追剿霍集占于阿勒楚尔，大败之。癸巳，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庚子，富德奏兵至叶什勒库勒诺尔，霍集占窜巴达克山。

九月庚戌，赈浙江江山等县水灾。论剿贼功，晋封回人鄂对为贝子，阿什默特、哈岱默特为公，复敏珠尔多尔济公爵。癸丑，定西域祀典。命阿桂赴阿克苏办事。晋封玉素布为贝勒。丙寅，改甘肃安西镇为安西府。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苏昌为湖广总督。除回城霍集占等苛敛。

冬十月己卯，颁给阿桂钦差大臣关防。癸未，赈山西阳曲等五十六□州县旱灾。丁亥，赐哈宁阿自尽。戊子，禁州县捕蝗派累民间。癸巳，免山西助马口庄头本年旱灾额赋十分之七。乙未，以鄂弼为山西巡抚。赈盛京开原等城、承德等七州县旱灾，抚恤长芦沧州等六州县、严镇等五场被水灶户，均蠲额赋有差。免甘肃狄道等二十二□州县上年水灾雹灾额赋。丙申，赈顺天直隶固安等四十七州县□水霜雹蟲灾，并蠲额赋有差。丁酉，谕："国家承平百年，休养滋息，生齿渐繁。今幸边陲式廓万有馀里，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一举而数善备。各督抚其通饬所属，安插巴里坤各城人犯，分别惩治，勿以纵释有罪为仁，使良法不行。"己亥，赈江苏上元等十九州县□卫水蟲风潮灾。庚子，富德奏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级，全部投诚。命宣谕中外。将军兆惠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将军富德晋封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参赞大臣公明瑞、公阿里衮赏戴双眼花翎。舒赫德以下，均从优议叙。晋封额敏和卓为郡王，赏玉素布郡王品级。辛丑，以平定准、回两部用兵本末，制开惑论，宣示中外。赈浙江嘉兴等二十州县卫所、双穗等九场水灾蟲灾。壬寅，却诸王大臣请上尊号。赈陕西定边等九县旱雹霜灾。癸卯，召喀尔喀、杜尔伯特诸部落汗、王、公等赴太平嘉宴。

十一月辛亥，以平定回部，上率诸王大臣诣皇太后寿康宫庆贺。御太和殿受朝贺。颁诏中外，覃恩有差。辛酉，杨应琚加太子太师。乙丑，除山东济宁州、鱼台县水淹地赋。癸酉，命各回城伯克等轮班入觐。哈尔塔金布鲁特来降。

十二月甲子，赈甘肃皋兰等十四□州县及东乐县丞属本年旱灾。癸巳，免两淮丁溪等七场被灾应纳折价十分之七。甲午，赈山东海丰等十六州县卫、永阜等三场本年水灾潮灾。丁酉，免浙江江山等三县本年水灾额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申，以西师凯旋，再免来岁甘肃额赋。己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旱灾。庚戌，命乌鲁木齐屯田。乙卯，霍罕额尔德尼伯克遣使陀克塔玛特等入觐。丙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使额穆尔伯克等及齐哩克、博罗尔使入觐。定边将军兆惠等以霍集占首级来上，并俘酋扪多索丕等至京。丁巳，上御午门行献俘礼。命霍集占首级悬示通衢，宥扪多索丕等罪。己未，布鲁特阿济比遣使锡喇噶斯等入觐。

二月丁丑，命侍郎裘曰修、伊禄顺清查甘肃各州县办理军需。赈扎萨克图汗等四旗部落饥。癸未，上启跸诣东陵。乙酉，赈山西阳曲等州

县上年旱灾。丙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亥，以清馥迁延讳匿，命正法。辛卯，免盛京等十九驿旱灾额赋，并赈之。癸巳，上还京师。丙申，命车布登扎布以副将军统兵剿捕哈萨克巴鲁克巴图鲁，以玛巘、车木楚克扎布为参赞大臣。上诣泰陵。己亥，上谒泰陵。以兆惠、富德为御前大臣。壬寅，兆惠等凯旋，上至良乡郊劳。癸卯，上还京师。甲辰，赐哈密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等冠服有差。

三月丙午朔，上御太和殿受凯旋朝贺。丁未，试办伊犁海努克等处屯田。设乌鲁木齐至罗克伦屯田村庄。免安徽怀宁等十七州县卫上年水蟲灾额赋。壬子，以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为和阗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甲寅，颁阿桂关防，驻伊犁办事，常亮等协同办事。丁巳，免浙江仁和等十州县卫所、双穗等九场上年水灾蟲灾额赋。辛酉，赈江苏上元等五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甲子，上临和硕和婉公主丧次，赐奠。丙寅，上幸皇六子永瑢第。戊辰，命新柱往叶尔羌办事。己巳，晋封纯贵妃为皇贵妃。以巴图济尔噶勒为内大臣。庚午，免山东海丰等十六州县、永阜等三场上年潮水灾额赋。

夏四月戊子，以山东兰山等县蝻生，命直隶豫防之。己亥，内大臣萨喇勒卒。

五月甲辰朔，日食，诏修省。丙午，谕陕甘总督辖境止乌鲁木齐，饬杨应琚仍回内地。壬子，诏曰："内地民人往蒙古四十八部种植，设禁之，是厉民。今乌鲁木齐各处屯政方兴，客民前往，各成聚落，汙莱辟而就食多，大裨国家牧民本图。无识者又疑劳民。特为宣谕。"癸丑，赐毕沅等一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免安徽怀宁等十七州县卫上年水灾蟲伤额赋。乙丑，裁陕西榆葭道，改延绥道为延榆绥道，移驻榆林府，以鄜州隶督粮道。己巳，哈萨克阿布勒巴木比特遣使入觐，赐敕书，卻所请游牧伊犁，及居住巴尔鲁克等地。前掠乌梁海之巴鲁克巴图鲁服罪，献还所获，仍锡赉之。

六月乙亥，免甘肃徵本年及来年耗羡。丁酉，召阿里衮回京。命海明赴喀什噶尔办事。

秋七月癸卯朔，谕热河捕蝗。甲辰，山西宁远等□、直隶广昌等州县蝗。甲寅，伯什克勒木等庄回人迈喇木呢雅斯叛，阿里衮剿平之。以阿思哈为江西巡抚。乙卯，赈江苏高邮等州县水灾。戊辰，以杨宁为喀什噶尔提督。己巳，以俄罗斯驻兵和宁岭、喀屯河、额尔齐斯、阿勒坦诺

尔四路，声言分界，谕阿桂、车布登扎布等来岁以兵逐之。

八月丙戌，命乌鲁木齐驻劄大臣安泰、定长、永德为总办，列名奏事。其大臣侍卫等，均如领队大臣例，专任一事，咨安泰等转奏。己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壬辰，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丙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戌，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己亥，增设江苏江宁布政使，驻江宁府，分辖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以苏州布政使分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安徽布政使回驻安庆。命讬庸调补江宁布政使。命户部侍郎于敏中在军机处行走。

九月乙卯，喀尔喀车臣汗札萨克旺沁扎布，以不能约束属人，革札萨克，降贝子为镇国公。丙辰，恆禄引见，以舒明署绥远城将军。丁巳，三姓副都统巴岱以挖蔓人众滋事，不能捕治，反给牌票，上以畏懦责之，命正法。庚申，命德尔格驻辟展办事。癸亥，哈萨克汗阿布赉使都勒特克埒入觐。

冬十月壬申朔，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乙亥，以苏州布政使苏崇阿刑求书吏，妄奏侵蚀七十馀万，刘统勋等鞫治皆虚，革发伊犁。戊寅，以恆禄为吉林将军，如松为绥远城将军。乙酉，赈安徽宿州等十三州县卫本年水灾。辛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阿里衮为领侍卫内大臣。癸巳，免直隶宣化等七州县本年水雹灾额赋。己亥，赈湖南常宁等十二州县卫旱灾。

十一月癸卯，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五州县卫本年水灾额赋有差。丁未，除山东永利等二场并海丰县潮冲灶地额赋。庚申，赈甘肃洮州等二十七□州县卫本年水灾。丙寅，以常钧署江西巡抚。庚午，允垦肃州邻边荒地，开渠溉田。

十二月丙戌，西安将军松阿哩以受属员餽遗，褫职论绞。命甘肃总督仍改为陕甘总督。以伊犁、叶尔羌等处均驻大臣，无须更置道员，归总督辖。停四川总督兼管陕西。调胡宝瑔为江西巡抚，吴达善为河南巡抚，以明德为甘肃巡抚。丁亥，大学士蒋溥以病乞休，温谕慰留。壬辰，上幸瀛台，赐入觐叶尔羌诸城伯克萨里等食，至重华宫赐茶果。壬辰，阿思哈论绞。丙申，德敏迁荆州将军。以永贵为左都御史，命赴喀什噶尔办事，代舒赫德回京。

是年，朝鲜、南掌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寅，紫光阁落成，赐画像功臣并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宴。赈湖南零陵等七州县、江苏清河等六州县水灾。丙午，以爱必达、刘藻两年所出属员考语相同，下部严议。浙江提督马龙图以挪用公项，解任鞫治。甲寅，尹继善陛见，高晋护两江总督。调海明赴阿克苏办事。命舒赫德赴喀什噶尔办事，永贵赴叶尔羌办事。癸亥，以傅森署左都御史。癸酉，上临大学士蒋溥第视疾。鄂宝以回护陆川县纵贼一案，下部严议。以讬庸为广西巡抚，永泰署湖南巡抚。庚辰，上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壬午，免所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甲申，上奉皇太后谒泰陵。乙酉，安南国王黎维祎卒，封其侄黎维□为安南国王。丁亥，免直隶宣化、万全等八州县乾隆八年至十八年逋赋。癸巳，上奉皇太后驻台麓寺。己亥，免山东济宁等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贷甘肃渊泉等三县农民豌豆籽种，令试种。

三月庚子，希布察克布鲁特额穆尔比自安集延来归，遣使入觐。乙巳，上幸正定府阅兵。戊申，江南河道总督白锺山卒，以高晋代之。调讬庸为安徽巡抚，以熊学鹏为广西巡抚。己酉，设喀什噶尔驻劄办事大臣，命伊勒图协同永贵办事。庚戌，赈安徽宿州等十三州县卫水灾。壬子，上幸平阳淀行围。乙卯，免直隶宣化等二县上年雹灾额赋。丁卯，授阿桂内大臣。改绥远城建威将军曰绥远城将军。己巳，南掌国王苏吗喇萨提拉准第驾公满遣使表贺皇太后圣寿、皇上万寿，并贡方物。

夏四月庚午，上临庄亲王第、大学士蒋溥第视疾。辛未，庄有恭奏劾参将安廷召，不以保举在前，姑容于后，谕嘉之。己卯，大学士蒋溥卒。命旌额理、阿思哈赴乌鲁木齐办事，达桑阿赴阿克苏办事，代安泰、定长、纳世通回京。戊子，免湖南常宁等十二州县上年旱灾额赋有差。庚寅，上阅健锐营兵。壬辰，以李侍尧为户部尚书，调苏昌为两广总督，爱必达为湖广总督。以吴达善为云贵总督，常钧为河南巡抚。癸巳，命刘藻暂署云贵总督。甲午，赐王杰等二百一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丁未，以刘统勋为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梁诗正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刘纶为兵部尚书，金德瑛为左都御史。戊午，以定长为福建巡抚，杨廷璋兼署之。

六月癸未，赈云南新兴等二州县地震灾。壬辰，免江苏句容等十八州县卫坍地额赋。

秋七月辛丑，协办大学士鄂弥达卒，命兆惠协办大学士。调舒赫德

为刑部尚书，兆惠署。以阿桂为工部尚书，阿里衮署。癸丑，上启跸，秋狝大兰。命諴亲王允祕扈皇太后驾。壬戌，上驻避暑山庄。以皇太后巡幸木兰，直隶沿途地方文武玩忽规避，饬下部严议。丙寅，河南祥符等州县河溢。

八月丁丑，赈湖北汉川等十三州县卫水灾。戊寅，以汤聘为湖北巡抚，胡宝瑔为河南巡抚，常钧为江西巡抚。庚辰，命高晋赴河南协办河工。辛卯，上奉皇太后幸木兰。壬辰，察噶尔、萨尔巴噶什两部伯克之兄子孟克及雅木古尔齐入觐。

九月丁酉，停今年勾决。辛丑，命明瑞赴伊犁办事，代阿桂回京。癸卯，山东曹县二十堡黄河及运河各漫口均合龙。丙午，赈湖南武陵等州县水灾。戊申，河南怀庆府丹、沁二河溢入城，冲没人口千三百有奇，赈被灾人民。壬子，赈湖北沔阳等十一州县卫水灾。乙卯，以窦光鼐于会谳大典，纷呶谩詈，下部严议。己未，命素诚赴乌什办事，代永庆回京。以札拉丰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雅郎阿赴科布多办事，代札隆阿、福禄回京。庚申，命傅景赴西藏办事，代集福回京。乙丑，赈山东济河等四十五州县水灾，河南祥符等五十四州县本年水灾。

冬十月戊辰，除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州县水冲田亩额赋，并免山丹等五县水冲拨运粮米。辛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壬辰，召裘曰修回京。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周人骥奏仁怀等处试织茧□，各属仿行，上嘉之。

十一月乙未朔，赈顺直固安等六十九州县本年水灾。丁酉，以英廉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己亥，河南杨桥漫口合龙。辛丑，调嵩椿为察哈尔都统，以舒明为绥远城将军。癸卯，免山西阳曲等三十八州县、大同管粮等十四□二十四年水灾随徵耗银。丁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县漕粮漕项有差。辛亥，减江苏山阳等二十一州县卫水沈地亩，并除民屯、学田、湖荡、草滩额赋。癸丑，礼部尚书五龄安以读表错误，褫职。甲寅，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加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皇太后，翌日颁诏覃恩有差。以永贵为礼部尚书，阿里衮署之。丙辰，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率王大臣行庆贺礼。进制圣母七旬万寿连珠，奉皇太后懿旨，停止进献。以勒尔森为左都御史。

十二月丁卯，以云南江川等二州县地震成灾，命加倍赈之，仍免本年额赋。辛未，免江苏南汇等六州县二十三年水旱灾额赋。甲戌，赈山西文水等十三州县水灾。甲申，赈湖北汉川等二县卫水灾。

二十七年春正月丙申，以奉皇太后巡省江、浙，诏免江苏、安徽、浙江逋赋。赈河南祥符等州县灾民有差。丁酉，以科尔沁敏珠尔多尔济旗灾，贷仓穀济之。丙午，上奉皇太后南巡，发京师，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上年被灾处十分之五。戊申，左都御史金德瑛卒，以董邦达代之。赈顺直文安等二十八州县上年水灾。甲寅，赈山东曹、齐河等二县水灾有差。召多尔济回京，命容保驻西宁办事。丁巳，绥远城将军舒明卒，调蕴著代之。戊午，免山东惠民等十五州县卫历年民欠穀银。己未，以周人骥固执开南明河，荒农累民，罢之。命乔光烈为贵州巡抚。癸亥，命清查俄罗斯疆界。

二月己巳，赈江苏高邮等十一州县、安徽太和等五州县水灾。庚午，命尹继善为御前大臣。壬申，上奉皇太后渡河，阅清口东壩、惠济闸。命阿里衮为御前大臣，高晋为内大臣。丙子，朝鲜入贡。丁丑，哈萨克使策伯克等入觐行在，赐冠服有差。庚辰，上奉皇太后渡江，阅京口兵。辛巳，上幸焦山。乙酉，上奉皇太后临幸苏州府。丙戌，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戊子，上谒文庙。

三月甲午朔，上奉皇太后临幸杭州府。乙未，上幸海宁阅海塘。丁酉，赈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水灾。戊戌，上阅兵。庚子，免江、浙节年未完地丁屯饷、漕项，并水乡灶课银。辛丑，赈山东齐河等五州县上年水灾。壬寅，上幸观潮楼。赐浙江召试贡生沈初等二人举人，与进士孙士毅等二人并授内阁中书。癸卯，上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丙午，回跸。丁未，加钱陈群刑部尚书衔。甲寅，上奉皇太后渡江。乙卯，命濬筑直隶各河堤，以工代赈。丙辰，移山西归绥道驻绥远城。己未，上祭明太祖陵。阅兵。幸两江总督尹继善署。庚申，免江苏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额赋。辛酉，赐江南召试诸生程晋芳等五人举人，与进士吴泰来等三人并授内阁中书。壬戌，上奉皇太后渡江。

夏四月庚午，上阅高家堰，谕济运壩至运口接建砖工。上奉皇太后渡河。以大理寺少卿顾汝修奉使安南，擅移书诘责国王，褫职。癸酉，命庄亲王允禄等由水程奉皇太后回跸。上登陆由徐州阅河。甲戌，免浙江仁和等十县、湖州一所、仁和等五场上年水灾额赋。庚辰，上祭孟子庙，谒先师庙。辛巳，上谒孔林。赈甘肃安定等十州县上年雹灾。壬午，免山东齐河等四十四州县卫所上年水灾额赋。戊子，皇太后登陆，驻跸德州行宫。己丑，上送皇太后登舟。庚寅，命刘统勋会勘景州疏筑事宜。辛卯，免顺直大兴等十州县□逋赋。

五月甲午，以乾清门行走额鲁特鄂尔奇达逊奋勉勇往，赏三等伯

爵。赈安徽寿州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乙未，上至涿州。哈萨克陪臣阿塔海等入觐，赐冠服有差。赈长芦属沧州等七州县及严镇等七场上年水灾灶户，并免赋有差。辛丑，上诣黄新庄迎皇太后居申昜春园。赈湖南武陵等四州县上年水灾，并免额赋有差。癸卯，除安徽虹县等四州县卫水占洼地额赋。戊申，调鄂弼为陕西巡抚。以扎拉丰阿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癸丑，以倭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

闰五月癸亥朔，以清保年老，召来京。调格舍图为盛京将军，朝铨署之。丁卯，免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巳，籍没纳延泰财产。辛卯，命西安将军如松袭封信郡王，以德昭之子修龄袭如松公爵。改察哈尔都统嵩椿为西安将军，以巴尔品代之。

六月丁酉，免直隶固安七十四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壬寅，召此次南巡接驾休致之编修沈齐礼来京，及因事降革之冯镐等十三员引见。乙巳，以库尔勒伯克等进贡，谕计直颁赏，仍通谕各城，非盛典进方物者皆止之。己酉，以原任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在伊犁竭忠全节，命于伊犁关帝庙后设位致祭。

秋七月壬戌，以朝鲜三水府滋事逃人越境，命恆禄等赴边境查勘。癸亥，免安徽寿州等十六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戊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五。乙亥，霍罕侵据额德格讷阿济毕布鲁特之鄂斯等处，谕永贵檄霍罕还之。

八月庚子，建伊犁之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安远。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甲辰，讬恩多丁忧，调明山署广东巡抚，苏昌兼署，汤聘为江西巡抚，以宋邦绥为湖北巡抚，爱必达兼署。壬子，免顺直文安等十七州县□逋赋及宁河等五县本年水灾额赋。丙辰，赐察哈尔都统敕书。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卒，调国多欢代之。

九月癸亥，赏自哈萨克来投之塔尔巴哈沁额鲁特巴桑银绮。庚午，上奉皇太后回跸。辛未，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使入觐。丁丑，命乾清门侍卫明仁带御医驰视胡宝瑔疾。赈山东齐河等三十五州县卫水灾，并免额赋。甲申，建乌鲁木齐城堡，赐城名曰宁边、辑怀，堡名曰宣仁、怀义、乐全、宝昌、惠徠、屡丰。戊子，理藩院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富德以索取蒙古王公马畜，褫职逮问。己丑，以新柱为理藩院尚书，明瑞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冬十月辛卯，调陈宏谋为湖南巡抚，宋邦绥署之，庄有恭为江苏巡

抚，熊学鹏为浙江巡抚，冯钤为广西巡抚，顾济美护之。癸巳，缅目宫里雁以焚杀孟连土司刀派春全家，命处斩，传首示众。癸卯，以爱乌罕汗爱哈默特沙遣使入贡，谕沿途督抚预备筵宴，并命额勒登额护送。乙巳，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以明瑞为之。命筑科布多城。己酉，赈顺直霸州等六十三州县□水雹霜灾，免江苏清河等十七州县卫本年水灾额赋。甲寅，赈浙江仁和等二十八州县卫场水灾。丁巳，奉天府府尹通福寿以徇纵治中高锦勒索商人，解任鞫治。

十一月己未朔，濬山东德州运河。庚申，设伊犁参赞大臣，以爱隆阿、伊勒图为之。辛酉，设伊犁领队大臣。命明瑞等率兵驱逐塔尔巴哈台山阴之哈喇巴哈等处越牧哈萨克。戊辰，以萨鲁布鲁特头目沙巴图交还所掠霍罕贸易人等马匹，谕永贵等酌赏之。呼什齐布鲁特为霍罕所侵来投，命移于阿拉克图呼勒等处游牧。庚午，命博斯和勒为杜尔伯特盟长，设副将军二员，以车凌乌巴什为右翼副将军，巴桑为左翼副将军。辛未，建喀什噶尔新城。壬申，改山西平鲁营参将为都司，裁原设中军守备及井坪营都司。丙子，哈萨克努尔赉、乌尔根齐城哈雅克等遣使入觐。甲申，谕方观承仿河南濬道路沟洫。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州县本年冰雹霜雪灾。戊子，濬山东寿张等州县河道沟渠。

十二月庚寅，大学士史贻直以老病乞休，优诏慰留，命不必兼摄工部，以示体恤。丙申，克什密尔呢雅斯伯克请入觐，允之。霍罕呈书，以布鲁特鄂斯故地为己有，谕永贵等严檄令给还。辛丑，以霍罕伯克复永贵等书谓前遣使人奉旨称为汗，欲以喀什噶尔为界，谕严檄斥驳之。丁未，工部尚书归宣光卒，以董邦达代之。壬子，命纳世通赴喀什噶尔办事，代永贵回京。癸丑，巴达克山侵围博罗尔，谕新柱等严檄责令息兵，并索献布拉尼敦妻孥。

二十八年春正月庚申，赈顺直属之霸州等三十五州县、山东齐河等三十州县卫水灾有差。甲子，上御紫光阁，赐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使人宴。丁卯，上大阅申易春园之西厂，命各部使人从观。以法起为归化城都统。壬申，命阿桂在军机处行走。壬午，河南巡抚胡宝瑔卒，以叶存仁为河南巡抚。甲申，以纳世通为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壬辰，命方观承赴河南会勘漳河工程。戊戌，改西安满洲、汉军副都统为左右翼副都统。壬寅，裁西宁办事大臣。庚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是日，回跸。改乌鲁木齐副将为总兵。乙卯，命侍郎裘曰修督办直隶水利。

三月己未，上还京师。壬戌，免山东齐河等三十一州县卫水灾额

赋。丁卯，上谒泰陵。是日，回跸。赏宁津县百有三岁寿民李友益及其子侄孙银牌缎疋有差。丁丑，设伊犁额鲁特总管三员，副总管以下员额有差。戊寅，命福德赴库伦，同桑斋多尔济办事。丙戌，免江苏清河等十四州县卫水灾额赋。

夏四月壬辰，赈浙江钱塘等十七州县场上年水灾。癸卯，上诣黑龙潭祈雨。乙巳，雨。戊申，法起以赃免。以傅良为归化城都统。壬子，赐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寅，裁归化城都统。

五月辛酉，圆明园火。癸亥，命尚书阿桂往直隶霸州等处，会同侍郎裘曰修、总督方观承督办疏濬事。以舒赫德署工部尚书。甲子，封朝鲜国王孙李算为世孙。己巳，果亲王弘適以干与朝政削王爵，仍赏给贝勒。和亲王弘昼以仪节僭妄，罚俸三年。庚午，大学士史贻直卒。壬申，上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文治等三员为一等，馀各升黜有差。甲戌，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以李侍尧为湖广总督，辅德为湖北巡抚，陈宏谋兼署之。调刘纶为户部尚书，仍兼署兵部。以陈宏谋为兵部尚书。调乔光烈为湖南巡抚，来朝署之。乙亥，以崔应阶为贵州巡抚。己卯，调明德为江西巡抚。以和其衷为山西巡抚。丙戌，命福德往库伦办事，仍带署理藩院侍郎衔。以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往叶尔羌办事。

六月庚寅，山东历城等州县蝗。壬辰，赈甘肃狄道等三十□州县水旱霜雹灾。戊戌，开泰以恇怯规避免。以鄂弼为四川总督，明山为陕西巡抚，阿里衮署之，阿思哈为广东巡抚，苏昌兼署，命阿思哈先署广西巡抚。壬寅，四川总督鄂弼卒。以阿尔泰为四川总督，崔应阶为山东巡抚，图勒炳阿为贵州巡抚，吴达善兼署云南巡抚。以梁诗正为东阁大学士，刘纶协办大学士。调陈宏谋为吏部尚书，彭启丰为兵部尚书，张泰开为左都御史。甲辰，上幸简亲王第视疾。壬子，简亲王奇通阿卒。

秋七月庚申，英廉丁忧，命舒赫德兼署户部尚书，刘纶留部治事。戊辰，仍设西宁办事大臣，以七十五为之。己巳，顺直大城、沧州等州县蝗。庚辰，履亲王允祹卒。

八月癸巳，赐乌鲁木齐城名曰迪化，特讷格尔城名曰阜康。辛丑，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

九月乙卯朔，日食。乙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庚午，上奉皇太后回跸。癸酉，改甘肃临洮道为驿传道，兼巡兰州府，洮岷道为分巡巩秦阶道。丙子，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甲申，加梁诗正、高晋太子太傅，兆惠、刘纶、阿里衮、舒赫德、秦蕙田、阿桂、陈宏谋、杨锡绂、杨廷璋、李侍尧、苏昌、阿尔泰太子太保，庄有恭、刘藻太子少保。丙戌，上临奠履亲王允祹。丁未，免江苏铜山等九州县水灾额赋。

十一月甲寅朔，召成衮扎布来京，以扎拉丰阿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雅郎阿留科布多。辛酉，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卒，以叶存仁代之。调阿思哈为河南巡抚，明山为广东巡抚，明德为陕西巡抚，辅德为江西巡抚，常钧为湖北巡抚。以杨应琚兼署甘肃巡抚。丁卯，大学士梁诗正卒。己卯，以杨廷璋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闽浙总督任。

十二月乙酉，免直隶延庆等十州县雹旱灾额赋。丁亥，赈甘肃皋兰等十二□县旱灾饥民。辛卯，赈山东济宁等八州县卫水灾。乙未，召国多欢来京，调富僧阿为黑龙江将军。庚子，休致左都御史梅□成卒。丁未，命绰克托赴乌鲁木齐办事，代旌额里回京。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丑朔，赈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甘肃永昌等二十四□州县灾民。甲戌，加赈云南江川等五州县地震灾民，并免额赋。己卯，朝鲜入贡。

二月丁亥，命阿敏尔图驻藏办事，代福鼐回京。甲午，上谒泰陵。乙未，命观音保赴伊犁，代爱隆阿回京。己亥，上还京师。己酉，免上年直隶蔚州雹灾、万全县旱灾额赋。辛亥，免湖北沔阳等三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

三月癸丑，太子太傅、大学士来保卒。乙卯，移陕甘总督驻兰州，兼管甘肃巡抚事，裁甘肃巡抚。移固原提督回驻西安。改河州镇总兵为固原镇总兵。免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庚申，上临故大学士来保第赐奠。免江苏铜山等二十八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壬戌，命兆惠署工部尚书，阿桂赴西宁会同七十五及章嘉呼图克图选派郭罗克头目。

夏四月甲午，赈甘肃金县等县旱灾。

五月壬子朔，谕粤海关官贡毋进珍珠等物。辛酉，以讬恩多署兵部尚书。

六月癸未，赈湖南武冈等州县水灾。甲申，命玉桂赴北路，代扎拉丰阿回京。丁亥，河东河道总督叶存仁卒，以李宏代之。庚寅，奉天宁

远等州县蝗。丁酉，赈广东英德等县水灾。甲辰，调苏昌为闽浙总督，李侍尧为两广总督，明山署之。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以刘藻为云贵总督。乙巳，调常钧为云南巡抚。以王检为湖北巡抚。丁未，命阿尔泰回四川总督。

秋七月辛亥朔，以杨应琚为大学士，留陕甘总督任，陈宏谋协办大学士。壬子，命常钧暂兼署湖广总督，刘藻兼署云南巡抚。甲子，湖北黄梅等州县江溢，命抚恤灾民。丙寅，湖南湘阴等州县湖水溢，命赈恤灾民。丁卯，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癸酉，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丁丑，赈安徽当涂等州县水灾。

八月辛巳，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州县□本年旱灾额赋。壬辰，谕阿尔泰等晓谕绰斯甲布九土司会攻金川。戊戌，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秦蕙田以病解任，以刘纶兼署礼部尚书。庚子，增伊犁、雅尔等处领队大臣各二员。以绰克托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命伍弥泰等仍留乌鲁木齐办事。

九月己未，命刑部侍郎阿永阿会同吴达善谳湖南新宁县民传帖罢市狱。癸亥，赈江西南昌等八县水灾，并免额赋。丙寅，刑部尚书秦蕙田卒，以庄有恭代之，暂留江苏巡抚任。己巳，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

冬十月癸巳，乔光烈以新宁罢市狱褫职，调图勒炳阿为湖南巡抚。以方世俊为贵州巡抚。丙申，以讬恩多为理藩院尚书。辛丑，山东进牡丹。壬寅，赈江苏上元等六州县灾民。癸卯，召锺音回京。调富明安赴叶尔羌办事。甲辰，赈安徽怀宁等十九州县卫水灾。

十一月壬子，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州县旱灾。癸丑，筑呼图壁城成，赐名曰景化。丙辰，免湖南武冈等二州县水灾额赋。赈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水雹灾。乙丑，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兆惠卒，上临奠。丁卯，以阿里衮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讬恩多为兵部尚书。以五吉为理藩院尚书，兆德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十二月戊寅朔，以常复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戊子，赈湖北黄梅等州县水灾。甲午，礼部尚书陈德华病免，调董邦达代之。以杨廷璋为工部尚书。

三十年春正月戊申，以皇太后四巡江、浙，免江苏、安徽、浙江历

年因灾未完丁漕。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旱灾、湖北监利等四县水灾有差。癸丑，刘纶丁忧，命庄有恭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于敏中为户部尚书。调明德为江苏巡抚，和其衷为陕西巡抚。以彰宝为山西巡抚，文绶护之。壬戌，上奉皇太后启跸南巡。癸亥，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

二月戊子，上奉皇太后渡河。阅清口东壩木龙、惠济闸。命阿桂赴伊犁办事。壬辰，免江苏州县乾隆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杂款旧欠，并经过州县本年额赋之半。丙申，上奉皇太后渡江。己亥，朝鲜入贡。

闰二月丙午朔，上奉皇太后临幸苏州府。上谒文庙。己酉，免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丁银。免浙江经过州县本年额赋之半。辛亥，丑达改叶尔羌办事。命索琳赴库伦办事。以额尔景额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壬子，上奉皇太后临幸杭州府。乙卯，乌什回人作乱，戕办事大臣素诚。丁巳，加沈德潜、钱陈群太子太傅。命明瑞进剿乌什。庚申，命明瑞、额尔景额总理乌什军务，明瑞节制各军。命阿桂、明亮赴伊犁办事。辛酉，舒赫德留京办事。以讬恩多署工部尚书。戊辰，调明山为江西巡抚，王检为广东巡抚，李侍尧兼署。以李因培为湖北巡抚。己巳，赐伊犁新筑驻防城名曰惠远，哈什回城曰怀顺。乙亥，免江苏上元等五县上年水旱灾额赋。

三月丙子朔，赈湖北汉阳等七州县上年水灾。上幸焦山。戊寅，上奉皇太后驻江宁府。壬午，上诣明太祖陵奠酒。幸尹继善署。观音保剿乌什逆回失利。甲申，以冯钤为湖南巡抚，宋邦绥为广西巡抚。丙戌，上奉皇太后渡江。丁亥，果郡王弘適卒。甲午，以京察予大学士傅恆等叙。乙未，上阅高家堰堤，奉皇太后渡河。召尹继善入阁办事。以高晋为两江总督。调李宏为江南河道总督，以李清时为河东河道总督。壬寅，追论素诚贪淫激变罪，籍产，戍其子于伊犁。以纳世通、卡塔海讳匿败状，籍产治罪。命永贵赴喀什噶尔办事。以讬恩多署礼部尚书。癸卯，上渡河。

夏四月丙午朔，赈甘肃河州等三十六□州县上年雹水旱霜灾。庚戌，免湖北汉阳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亥，追予故刑部尚书王士祯谥文简。丁巳，上奉皇太后驻德州。庚申，裁江苏淮徐海道。丙寅，上还京师。庚午，上迓皇太后居申易春园。辛未，哈萨克使臣鄂托尔济等入觐。

五月乙亥，晋封喀尔喀郡王罗布藏多尔济为亲王。乙酉，上临果郡

王弘適殡所，及简勤亲王奇通阿园寝赐奠。以和阗办事大臣和诚婪索回人，夺职逮问。命伊勒图赴塔尔巴哈台办事。辛卯，京师地震。丁酉，免安徽怀宁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甲辰，纳世通、卡塔海贻误军务，正法。

六月己酉，以杨廷璋署两广总督，明山暂署，董邦达署工部尚书。乙卯，晋封令贵妃魏氏为皇贵妃。己巳，谕明瑞勿受乌什逆回降。

秋七月辛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子，以官保为左都御史。乙未，前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贪婪鞫实，正法。丁酉，夺喀尔喀亲王桑斋多尔济爵。

八月甲辰朔，减朝审、秋审缓决三次以上刑。己未，上幸木兰行围。庚申，赈甘肃靖远等十一□县旱灾。甲子，甘肃宁远等州县地震，命赈恤，并免本年额赋。

九月丙子，赈山东章丘等二十一州县水灾。戊寅，命尹继善管兵部，刘统勋管刑部。乌什叛回以城降。乙酉，以高恆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辛卯，以明瑞等未将乌什叛人殄诛，送往伊犁，下部严议。辛丑，以李侍尧署工部尚书。

冬十月己酉，明瑞、阿桂以办乌什事务错缪，褫职留任。赈长芦属沧州等三场水灾。己巳，杨应琚陛见。命和其衷署陕甘总督，汤聘署陕西巡抚。

十一月癸酉，免江苏海州等六州县本年旱灾额赋。乙酉，以吏部尚书傅森年老，授内大臣，调讬恩多代之。以讬庸为兵部尚书。调冯钤为安徽巡抚。庚寅，丑达以扶同桑斋多尔济私与俄罗斯贸易，正法。明瑞等以尽诛乌什附逆回众奏闻。辛卯，赈山东章丘等十八州县水灾，甘肃狄道等十二州县雹霜灾。甲午，以阿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代安泰回京。丁未，解阿桂工部尚书，以蕴著代之。以嵩椿为绥远城将军。戊申，赈甘肃靖远等十一□县旱灾，并免额赋。乙卯，赈山东齐河等十五州县水灾。丁卯，命讬恩多兼署兵部尚书。壬辰，封皇五子永祺为荣亲王。

十二月戊午，以陕西泾阳县贡生张璘七世同居，赐御制诗章、缎匹。

本纪十三高宗本纪四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朔，诏以御宇三十年，函夏谧宁，寰宇式辟，自本年始，普免各省漕粮一次。甲戌，免甘肃靖远等十四□州县、陕西延安等三府州属积年逋赋。丙戌，云南官军剿莽匪于猛住，失利。调杨应琚为云贵总督，吴达善为陕甘总督，以和其衷护之。调刘藻为湖广总督，汤聘署陕西巡抚。癸巳，刑部尚书庄有恭以谳段成功劾案不实，褫职下狱，籍产。调李侍尧为刑部尚书，以张泰开为礼部尚书，范时绶为左都御史。

二月壬寅，刘藻降湖北巡抚，仍与云南提督达启下部严议。以定长为湖广总督，调李因培为福建巡抚，常钧为湖南巡抚，汤聘为云南巡抚。庚戌，上谒东陵。辛亥，和其衷以弥补段成功亏空，褫职逮问。以舒赫德署陕甘总督。命四达赴陕西会彰宝审办段成功亏空一案。调明山为陕西巡抚，以吴绍诗为江西巡抚。庚申，上还京师。辛酉，庄有恭论斩。壬戌，上谒泰陵。癸亥，刘藻褫职，留滇效力。甲子，以鄂宁为湖北巡抚。戊辰，上还京师。

三月丁亥，刘藻畏罪自杀。己丑，杨应琚以复猛笼等土司内附奏闻。

夏四月辛丑，杨应琚奏大猛养头人内附，官军进取整欠、孟艮。壬寅，以莽匪整欠平，宣谕中外。丙午，和其衷论斩，段成功处斩。丁未，免云南普藤等十三土司本年额赋及猛笼逋赋。甲子，赐张书勋等二百一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戊寅，命正一真人视三品秩。丙戌，上诣黑龙潭祈雨。

六月丙午，杨应琚奏猛勇头目召斋及猛龙沙头目叭护猛等内附。戊申，予故三品衔西洋人郎世宁侍郎衔。

秋七月丙子，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己卯，以阿里衮、于敏中扈从，命舒赫德兼署户部尚书。壬午，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是日，皇后崩。癸未，谕以皇后上年从幸江、浙，不能恪尽孝道，丧仪照皇贵妃例。癸巳，御史李玉鸣奏皇后丧仪未能如例，忤旨，戍伊犁。丁酉，杨应琚奏补哈大头目噶第牙翁、猛撒头目喇鲊细利内附。

八月己亥，赈湖南湘阴等十三县卫水灾。癸丑，上幸木兰行围。宥庄有恭罪，起为福建巡抚。甲寅，伊犁蝗。乙卯，江苏铜山县韩家堂河决。癸亥，裁察哈尔副都统，留一员驻张家口。

九月壬申，免甘肃靖远等九县，红水、东乐二县被旱额赋。己卯，赈山东历城等五十五县、东昌等五卫所水灾，并蠲新旧额赋。乙未，杨应琚赴永昌受木邦降。

冬十月己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戊申，杨应琚奏整卖、景线、景海各部头人内附。辛亥，韩家堂决口合龙。兵部尚书彭启丰降补侍郎。甲寅，以陆宗楷为兵部尚书。壬戌，增设云南迤南道。

十一月乙亥，杨应琚奏，缅甸大山、猛育、猛答各部头人内附。戊寅，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缅匪。癸巳，命侍卫福灵安带御医往视杨应琚病。

十二月乙巳，调鄂宁为湖南巡抚，以鄂宝为湖北巡抚。癸丑，以巴禄为绥远城将军。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二年春正月乙亥，云南官军剿缅匪于新街，失利，谕杨廷璋回广东。

二月乙未，以杨应琚病，命其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赴永昌襄理军务。丙午，云南官军与缅匪战于底麻江，失利，逮提督李时升下狱。戊申，调鄂宁为云南巡抚。甲寅，庄亲王允禄卒。丙辰，上临奠。己未，上巡幸天津。癸亥，赈奉天承德等五州县及兴京凤凰城灾民。

三月乙丑朔，上阅子牙河堤。召杨应琚入阁办事，以明瑞为云贵总督。丙寅，调讬庸为工部尚书，以明瑞为兵部尚书。己巳，免直隶全省逋赋。庚午，上阅天津驻防满洲兵。以阿桂为伊犁将军。壬申，上阅绿营兵。庚辰，上还京师。辛巳，大学士杨应琚褫职。壬午，以缅匪入寇盏达、陇川，宣示杨应琚贻误罪状。癸未，命鄂宁赴普洱办军务。庚寅，以李侍尧为两广总督，召杨廷璋为刑部尚书。癸巳，以鄂宁署云贵总督。

夏四月己酉，上诣黑龙潭祈雨。庚戌，以云南边境瘴盛，命暂停进兵。庚申，命张泰开以礼部尚书管左都御史事，嵇璜署礼部尚书。

五月己巳，以鄂宝为贵州巡抚，定长兼署湖北巡抚。庚午，以范时绶为湖北巡抚。调张泰开为左都御史，嵇璜为礼部尚书。壬申，命陈宏谋管工部。丙子，云南官军失利于木邦，杨宁等退师龙陵。庚寅，李时升、硃仑处斩。

六月辛酉，以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遣赴云南。

秋七月，福建巡抚庄有恭卒，调崔应阶代之。以李清时为山东巡抚，裘曰修为礼部尚书。壬午，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子，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己丑，盛京将军舍图肯免，以新柱代之。

闰七月甲寅，赐杨应琚自尽。丙辰，缅匪渡小猛仑江入寇云南茨通。

八月癸酉，调裘曰修为工部尚书，董邦达为礼部尚书。丁丑，上幸木兰。乙酉，以锺音为广东巡抚。乙丑，谕明瑞以额勒登额代谭五格分路进兵。

九月庚子，赈湖北江夏等二十七县、武昌等七卫水灾。甲寅，命讬恩多署兵部尚书。

冬十月壬戌，赐李因培自尽。己卯，谕明瑞以将军管总督。

十一月壬寅，赈甘肃平凉等三十四□州县被雹灾民。壬子，调鄂宝为湖北巡抚。丁巳，密谕明瑞，以阿瓦不能遽下，退师木邦。

十二月甲戌，杨宁褫职戍伊犁。戊寅，明瑞奏渡大叠江进军锡箔，波龙等处土司头人罗外耀特等内附。

三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明瑞奏克蛮结。壬辰，封明瑞一等诚毅嘉勇公，赐黄带、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丁酉，明瑞进军宋赛。庚子，调彰宝为山东巡抚，以苏尔德为山西巡抚。丙午，盛京将军新柱卒，调明福代之。闽浙总督苏昌卒。丁未，命阿里衮为参赞大臣，往云南军营。以崔应阶为闽浙总督，富尼汉为福建巡抚。甲寅，缅人围木邦。

二月丙寅，谕用兵缅甸，轻敌致衄，引为己过，令明瑞等班师。额勒登额、谭五格褫职逮问。命鄂宁回云南，阿里衮署云贵总督，驻永昌。缅人陷木邦，珠鲁讷死之。戊寅，上还圆明园。丙戌，明瑞等败绩于猛育，死之。召阿桂来京，以伊勒图署伊犁将军。命傅恆为经略，阿

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赴云南。以鄂宁为云贵总督，调明德为云南巡抚。以福隆安为兵部尚书，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以永德为浙江巡抚，调彰宝为江苏巡抚，富尼汉为山东巡抚，鄂宝为福建巡抚，程焘为湖北巡抚。

三月癸巳，免山东高苑等三县三十二年被水额赋。乙巳，调鄂宝为广西巡抚，锺音为福建巡抚，良卿为广东巡抚，钱度为贵州巡抚，巴禄为察哈尔都统，傅良为绥远城将军。癸丑，免江西南昌等十三县三十二年被水额赋。

夏四月丁卯，调钱度为广东巡抚。己巳，免安徽安庆等七府州属三十二年被水额赋。壬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吴省钦等三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试由部院入翰林等官，擢觉罗巴彦学为一等，馀升擢有差。甲申，磔额勒登额于市，谭五格处斩。乙酉，上临奠明瑞、扎拉丰阿、观音保。

五月庚申，命明德赴永昌。乙丑，色布腾巴勒珠尔病免，以伊勒图为理藩院尚书。庚午，改命官保署理藩院尚书。辛巳，以范时绶为左都御史。壬午，以阿桂为云贵总督。尹继善、高晋以两淮盐务积弊匿不以闻，均下部严议。

秋七月癸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甲午，调讬庸为兵部尚书。以官保为刑部尚书，仍兼署理藩院尚书。己亥，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辛丑，以尹勒图为伊犁将军，仍兼理藩院尚书。壬子，纪昀以漏泄籍没前运使卢见曾谕旨，褫职，戍乌鲁木齐。

八月丁卯，允俄罗斯于恰克图通商。辛未，上幸木兰行围。壬申，直隶总督方观承卒，以杨廷璋代之。调裘曰修为刑部尚书，以蔡新为工部尚书。甲戌，李侍尧奏，暹罗为缅人所破，其国王之孙诏萃奔安南河仙镇，土官莫士麟留养之，内地人甘恩敕据暹罗，乞封敕。嘉奖莫士麟，命甘恩敕求其主近支立之，不得自王乞封号。己卯，加讬恩多、于敏中、崔应阶太子太保，讬庸、杨廷璋太子少保。

九月戊子，以嵩椿署伊犁将军。乙未，上回驻避暑山庄。戊戌，高恆、普福论斩。丁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鄂宝为山西巡抚。黑龙江将军富僧阿改西安将军，以傅玉代之。

冬十月己未，免甘肃平凉等十二州县三十二年被灾额赋。辛未，以

宫兆麟为广西巡抚。辛巳，高恆、普福、达色处斩，改海明等缓决。

十一月戊戌，以缅人来书不逊，谕阿里衮筹进剿。

十二月己未，以富明安为山东巡抚，揆义署湖北巡抚。漕运总督杨锡绂卒，以梁翥鸿署之。乙丑，湖广总督定长卒，调吴达善代之，彰宝兼署两江总督，明山为陕甘总督。调阿思哈为陕西巡抚，以文绶为河南巡抚。丁卯，召明福来京，以额尔德蒙额署盛京将军。甲戌，赈奉天承德等四州县水灾。壬午，留阿思哈为河南巡抚，改文绶为陕西巡抚。

三十四年春正月丙戌，免云南官兵所过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额赋。其非经过地方，免十分之五，并免湖北、湖南、贵州三省官兵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庚寅，以缅人书词桀骜，命副将军阿桂与副将军阿里衮协助傅恆征剿。辛卯，命明德为云贵总督，驻永昌，喀宁阿为云南巡抚。壬辰，阿里衮等败缅人于南底壩。拨运通仓米二十万石赈霸州等十二州县灾。甲午，右部哈萨克阿勒比斯子卓勒齐等来朝。乙未，调恆禄为盛京将军，傅良为吉林将军，常在为绥远城将军。辛丑，傅恆赴云南。命官保署户部尚书。裁宁夏右翼副都统、吉林拉林副都统。命常青署绥远城将军。癸卯，赐傅恆御用盔甲。戊申，命官保协办大学士，以福隆安署刑部尚书。癸丑，以南掌国王之弟召翁遣使请兵复仇，谕阿桂等预备由南掌分路进兵。

二月甲寅朔，嵇璜缘事降调，以程景伊为工部尚书。乙丑，以富尼汉为安徽巡抚。癸未，命傅恆整饬云南马政。以诺伦为绥远城将军。

三月乙酉，命伊犁将军伊勒图往云南军营。己丑，命伊尔图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辛丑，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福禄罢，以阿桂代之。丙午，命阿桂署云贵总督。丁未，右部哈萨克斡里苏勒统等入觐，命坐赐茶，赉冠服有差。戊申，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上年灾民。蠲安徽合肥等十六州县及庐州等五卫上年额赋。

夏四月己未，以温福为福建巡抚。壬申，傅恆进兵老官屯，阿桂进兵猛密。丁丑，赐陈初哲等一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丑，裁江宁副都统一。

六月丙辰，以阿思哈为云贵总督，喀宁阿为河南巡抚。丁巳，傅恆奏猛拱土司内附。戊寅，湖北黄梅江堤决，命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揆义勘之。

秋七月丁亥，以明德署云贵总督，移驻腾越、经理军务。辛卯，设伊犁巴彦岱城领队大臣一。傅恆奏猛密土司内附。甲午，李侍尧奏暹罗仍为甘恩敕所踞。丁酉，礼部尚书董邦达卒。己亥，调陆宗楷为礼部尚书，蔡新为兵部尚书。以吴绍诗为刑部尚书，海明为江西巡抚，梁国治为湖北巡抚。己酉，李侍尧檄莫士麟会暹罗土目讨甘恩敕。

八月乙丑，上幸木兰行围。己巳，以蔡琛自缢狱中，褫福建按察使孙孝愉职，发军台。

九月丙戌，阿桂进抵蛮暮。己丑，上回驻避暑山庄。乙未，上奉皇太后回銮。己亥，命阿桂、伊勒图自蛮暮迓傅恆会师。壬寅，命刘统勋会勘山东运河。癸卯，傅恆奏猛拱土司浑觉率众来降。上嘉之。特赏三眼孔雀翎。戊申，傅恆进抵猛养。阿桂奏克哈坎，渡江。命阿桂据新街剿贼。

冬十月乙卯，命彰宝署云贵总督，明德署云南巡抚。调永德为江苏巡抚。起熊学鹏署浙江巡抚。以增海署伊犁将军。丁巳，傅恆奏攻克猛养。癸亥，梁国治兼署湖广总督。甲子，以阿桂不能克老官屯，夺副将军，为参赞大臣。命伊勒图为副将军。调喀宁阿为贵州巡抚，富尼汉为河南巡抚。以胡文伯为安徽巡抚。乙丑，傅恆奏进抵新街。命彰宝驻老官屯。壬申，调永贵为礼部尚书，讬庸为吏部尚书，伊勒图为兵部尚书，以讬庸兼署。调吴绍诗为礼部尚书。以裘曰修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乙酉，副将军、户部尚书阿里衮卒于军。命阿桂仍在副将军上行走，并以尹勒图为副将军，乌三泰、长青为参赞大臣。调官保为户部尚书。以素尔纳为刑部尚书，讬恩多署左都御史。戊子，傅恆等进攻老官屯。癸巳，以黄登贤为漕运总督。丙申，以缅地烟瘴，官军损失大半，命班师屯野牛壩，召经略傅恆还，阿桂留办善后。己亥，起观保署左都御史。丁未，傅恆等攻老官屯不克。其土官以缅酋猛駮蒲叶书诣军营乞降。上命班师。

十二月辛亥，免云南办理军需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明年钱粮十分之五。其直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官兵经过州县并免十分之三。调宫兆麟为湖南巡抚，以德保为广东巡抚，陈辉祖为广西巡抚。乙卯，傅恆等奏缅酋猛駮称臣纳贡。谕俟来京时降旨。己巳，上以来年奉皇太后谒东陵，巡幸天津，免经过地方及天津府属乾隆三十五年钱粮十分之三。以阿桂为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春正月己卯朔，以上六十寿辰，明岁皇太后八十万寿，诏普蠲各省额徵地丁钱粮一次。辛卯，以增海为理藩院尚书。丁未，授喀尔喀和硕亲王成衮扎布世子拉旺多尔济为固伦额驸。

二月乙丑，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庚午，上奉皇太后回銮，驻盘山。壬申，以缅酋猛駮贡表不至，谕彰宝备之，并严禁通市。

三月己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起吴绍诗为刑部郎中。辛巳，调宫兆麟为贵州巡抚，吴达善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南巡抚。壬午，上奉皇太后谒泰陵，巡幸天津。丙戌，上谒泰陵。己丑，免经过州县及天津府属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积欠地粮银及常借灾借穀石，直隶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积欠地粮银及折色银两。减直隶军流以下罪。免直隶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因灾缓徵银穀。甲午，上奉皇太后驻跸天津府。丙申，上阅驻防兵。经略大学士傅恆还京师，命与福隆安俱仍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戊戌，调永德为河南巡抚，萨载署江苏巡抚。癸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酉，以缅酋索木邦土司线甕团等，谕责哈国兴粉饰迁就，召来京，以长青代为云南提督。己未，召傅良来京，命富椿为吉林将军。丙寅，天津蝗，命杨廷璋督捕。庚午，上诣黑龙潭祈雨。是月，蠲浙江仁和等八州县，杭严、嘉湖二卫，陕西定远县三十四年被水被雹额赋。

五月丁丑朔，日食。壬午，以皇八子擅自进城，褫上书房行走观保、汤先甲职，并戒谕之。乙未，以祈雨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

闰五月丙午朔，命裘曰修赴蓟州、宝坻一带捕蝗。戊申，京师大雨。己未，命温福为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甲子，裘曰修以捕蝗不力免，调程景伊为刑部尚书。以范时绶为工部尚书，张若溎为左都御史。

六月甲申，谕阿桂等调海兰察、哈国兴进兵。丙戌，河南永城、江苏砀山、安徽宿州等州县蝗。丁亥，调官保为刑部尚书，素尔纳为户部尚书。壬辰，命丰升额署兵部尚书。甲午，贵州古州苗香要等伏诛。命侍郎伍纳玺往古北口会同提督王进泰查勘水灾，发帑银二万两恤之，并开仓赈粜。

秋七月乙巳朔，李侍尧奏，河仙镇土官莫士麟请宣谕缅番恢复暹罗，不许。丙午，以增海为黑龙江将军，温福为理藩院尚书。命和尔精

额、伍纳玺往古北口筹办河工。壬子，以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构衅，命四川总督阿尔泰传集小金川土司劝谕之。癸丑，上临和亲王弘昼第视疾。丁巳，和亲王弘昼卒。太保大学士傅恆卒。戊午，赏来京祝嘏之百十二岁原任浙江遂昌县学训导王世芳国子监司业衔，并在籍食俸。辛酉，以裴宗锡为安徽巡抚。甲子，截漕粮二十万石赈武清等六县水灾。以诺穆亲为云南巡抚。

八月戊寅，以副将军阿桂办事取巧，褫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己卯，以永贵为礼部尚书，观保为左都御史。阿尔泰奏僧格桑伏罪，交出达木巴宗地方及所掠番民。辛巳，命刘统勋兼管吏部。丙戌，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进表，行庆贺礼，奉旨停止筵宴。命丰升额在军机处行走。己丑，上奉皇太后幸热河。乙未，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己亥，上幸木兰。

九月丙午，命阿尔泰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办四川总督事。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甲子，命高晋兼署漕运总督。

冬十月癸酉朔，上奉皇太后回銮。辛巳，召崔应阶来京，命锺音署闽浙总督。壬午，召阿尔泰来京，以德福署四川总督，吴达善兼署湖南巡抚。召萨载来京，命李湖署江苏巡抚。甲午，阿桂等奏老官屯缅目遣使致书，请停今岁进兵，允之。丁酉，大学士陈宏谋以衰病乞休，温旨慰留。

十二月甲戌，免新疆本年额粮十分之三。丙子，以崔应阶为漕运总督。丙戌，谕阿桂、彰宝密议进剿缅匪。庚寅，以李湖为贵州巡抚。

三十六年春正月甲辰，免福建台湾府属本年额徵粟米。乙巳，免广东广州、韶州等府州属本年官租十分之一，广西桂林七府州属本年官租及桂林平乐等府州学租十分之三。丁未，免四川宁远等四府州属、建昌镇标各营、雷波等□民番本年额粮。己未，调德福署云贵总督，命阿尔泰回四川总督任。

二月甲戌，上奉皇太后东巡。庚辰，命内大臣巴图济尔噶勒会同集福谳乌梁海副都统莫尼扎布等互控之案。辛巳，大学士陈宏谋以病乞休，允之，加太子太傅。免直隶沧州等十五州县民欠借穀，并武清县本年钱粮十分之五。癸未，命侍郎裘曰修会同杨廷璋、周元理筹办直隶河工。丙戌，免山东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灾地十分之五。免山东

泰安等二县本年地丁钱粮。庚寅，免山东济南各属民欠借穀及东平州、东平所逋赋。以阿桂请大举征缅，申饬之。辛卯，免山东济南等六府属民欠麦本银两。命刘纶为大学士，兼管工部，于敏中协办大学士。调程景伊为吏部尚书，范时绶为刑部尚书，以裘曰修为工部尚书。丙申，上奉皇太后褐岱岳庙，上登泰山。乙巳，上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丙午，上释奠先师孔子。丁未，上谒孔林。祭少昊陵、元圣周公庙。赐衍圣公孔昭焕族人银币有差。戊申，上奉皇太后回銮。乙卯，予大学士尹继善等、尚书官保等、总督杨廷璋等、巡抚锺音等议叙。内阁学士陆宗楷等原品休致。戊午，以富明安为闽浙总督、周元理为山东巡抚。庚申，以甘肃比岁偏灾，免通省民欠籽种口粮仓穀。甲子，上至捷地阅堤。乙丑，纳逊特古斯处斩。己巳，以阿桂奏辨非于本年大举征缅，下部严议。

夏四月辛未朔，以李侍尧为内大臣。甲戌，命户部侍郎桂林在军机处行走。丁丑，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乙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直隶亦如之。丙戌，上诣黑龙潭祈雨。壬辰，大学士尹继善卒。乙未，赐黄轩等一百六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丑朔，调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文绶署之，勒尔谨护陕西巡抚。调富明安为湖广总督，永德为湖南巡抚。以何煟为河南巡抚，兼管河务，锺音为闽浙总督，余文仪为福建巡抚。癸卯，命减秋审缓决三次人犯罪。甲辰，谕立决人犯当省刑之际，暂缓行刑，著为令。乙巳，阿桂以畏葸褫职，降兵丁效力。命温福驰赴云南署副将军事。壬戌，以高晋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留两江总督任。召阿尔泰入阁办事，以德福为四川总督。

六月辛未，直隶北运河决。甲戌，以努三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戊寅，命巴图济尔噶勒赴伊犁办土尔扈特投诚事宜。己卯，谕土尔扈特投诚大台吉均令来避暑山庄朝觐，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驰驿迎之。壬午，致仕大学士陈宏谋卒。癸巳，命土尔扈特部众暂驻博罗博拉。以金川土舍索诺木请赏给革布什咱土司人民，命阿尔泰详酌机宜，毋姑息。

秋七月壬寅，阿尔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围攻沃克什，命剿之。乙巳，命侍郎桂林带银一万两赴古北口会同提督王进泰赈水灾。丙午，永定河决。丁未，命舒赫德署伊犁将军。戊申，上秋狝木兰。以小金川复侵明正土司，谕阿尔泰等进剿。丁巳，上奉皇太后启銮。癸亥，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丙寅，以此次巡幸木兰。沿途武职懈忽，杨廷璋、王进泰等均下部严议。

八月己丑，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扎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卒，以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额驸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和硕亲王。罢德福军机处行走。庚寅，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来京，查勘永定河工。命萨载兼署两江总督。壬辰，永定河决口合龙。癸巳，上幸木兰行围。丁酉，命阿尔泰仍管四川总督事，召德福回京。

九月戊戌朔，停本年勾决。癸卯，命理藩院侍郎庆桂在军机处行走。乙巳，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入觐，赏顶戴冠服有差。命副将军温福、参赞大臣伍岱赴四川军营，会商进剿。辛亥，封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舍楞为青塞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呼勒图郡王，馀各锡爵有差。甲寅，上回驻避暑山庄。丁卯，以文绶为四川总督，勒尔谨为陕西巡抚。调永德为广西巡抚，梁国治为湖南巡抚，陈辉祖为湖北巡抚。

冬十月戊辰朔，以三宝为山西巡抚。己巳，上奉皇太后回銮。以舒赫德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勒图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为乌什参赞大臣。甲戌，宥纪昀，赏翰林院编修。乙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卯，高晋等奏桃源□陈家道口河工合龙，上嘉之。命高晋、裘曰修、杨廷璋查勘南运河。丁亥，召杨廷璋为刑部尚书，以周元理为直隶总督，徐绩为山东巡抚。甲午，陕甘总督吴达善卒，调文绶代之。

十一月己酉，董天弼奏攻取小金川牛厂。丙辰，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恭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以温福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丁巳，调素尔纳为理藩院尚书，以舒赫德为户部尚书。辛酉，皇太后万寿圣节，上诣寿康宫，率王大臣行庆贺礼。壬戌，董天弼进攻达木巴宗，失利。甲子，小金川番复陷牛厂。

十二月庚午，温福奏进驻向阳坪，攻小金川巴朗拉山碉卡，不克。桂林奏克小金川约咱寨。褫四川提督董天弼职，以阿桂署之。乙亥，蠲甘肃陇西等三十三州县三十三年被水旱雹霜等灾额赋。丙戌，以大金川酋僧格桑遣土目赴桂林军营献物，命给赏遣归。己丑，温福奏克巴朗拉碉卡。癸巳，温福奏进驻日隆宗地方，董天弼收复沃克什土司各寨。

三十七年春正月辛丑，免奉天锦州二府额徵米豆。免浙江玉环、海宁两□县额徵银穀。免山西大同等二府额徵兵饷米豆穀麦，并太原等十四府州及归化城各属十分之三。壬寅，免和林格尔等处及太仆寺牧厂地亩

额徵银，并清水河□额徵银及太仆寺牧厂地亩额徵米豆十分之三。癸卯，刑部尚书杨廷璋卒，以崔应阶为刑部尚书，嘉谟署漕运总督。乙巳，温福奏攻克小金川曾头沟、卡丫碉卡。丁未，桂林奏克郭松、甲木各碉卡。庚戌，以恆禄为内大臣。癸丑，建乌鲁木齐城，驻兵屯田。癸亥，命尚书裘曰修协同直隶总督周元理濬永定河、北运河。

二月丁卯，以阿桂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甲戌，上幸盘山。丙戌，上回銮，幸圆明园。丁亥，以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乙未，免陕西西安等十二府州上年额徵本色租粮。

三月丙申朔，免江苏金坛等十一州县六年至十年逋赋。戊戌，以索诺木策凌为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德云为领队大臣，命俱受伊犁将军节制。乙巳，以丰升额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己酉，河南罗山县在籍知县查世柱，以藏匿明史辑要，论斩。壬子，桂林奏攻克大金川所据革布什咱土司之木巴拉等处。乙卯，温福奏攻克小金川资哩碉寨。丁巳，桂林奏攻克吉地官寨。温福奏攻克小金川阿克木雅寨。桂林奏攻克革布什咱土司之党哩等寨，及小金川扎哇窠崖下碉卡。

夏四月丙寅朔，桂林奏攻克小金川阿仰东山梁等寨。豁甘肃节年民欠仓粮三百七十六万石有奇。壬申，桂林奏尽复革布什咱土司之地，及攻克小金川格乌等处。谕温福、桂林进剿索诺木。乙亥，授李湖云南巡抚，图思德贵州巡抚。壬午，改安西道为巴里坤屯田粮务兵备道，甘肃道为安肃兵备道，凉庄道为甘凉兵备道。裁乌鲁木齐粮道。庚寅，赐金榜等一百六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午，桂林攻小金川达乌东岸山梁，失利。

五月乙未朔，以温福劾色布腾巴勒珠尔贻误军务，褫爵职。丙申，免直隶沧州等十五州县□积年逋赋。丁酉，以舒赫德为领侍卫内大臣。命福隆安赴四川查办阿尔泰劾桂林乖张捏饰一案。命讬庸暂兼管兵部尚书，索尔讷署工部尚书。壬寅，命户部侍郎福康安在军机处行走。癸卯，命海兰察等赴四川西路军营，鄂兰等赴四川南路军营。调容保为绥远城将军。桂林以隐匿挫衄，褫职逮问。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己未，上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甲子，湖广总督富明安卒，以海明为湖广总督，海成为江西巡抚。免直隶大兴等十五州县额赋有差。

六月乙丑朔，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温福等攻克小金川东玛寨。谕阿桂督上中下杂谷及绰斯甲布各土司进剿金川。丁丑，蠲甘肃皋兰等二十五□县旱灾额赋。辛巳，盛京将军恆禄卒，调增海代之。以傅玉为黑

龙江将军。甲申，调文绶为四川总督，海明为陕甘总督，以勒尔谨署之。命阿尔泰署湖广总督。丙戌，阿尔泰罢，调海明为湖广总督。以勒尔谨署陕甘总督，调富勒浑为陕西巡抚。命仓场侍郎刘秉恬赴四川西路军营督饷。辛卯，湖广总督海明卒，以富勒浑代之，陈辉祖署。命巴延三为陕西巡抚。

秋七月乙未，命刑部侍郎鄂宝赴四川南路军营督饷，授勒尔谨陕甘总督。

八月己巳，阿桂奏攻克小金川甲尔木山梁碉卡。以阿桂为内大臣。赏布拉克底土司安多尔“恭顺”名号，巴旺土妇伽让“恭懿”名号。壬申，温福等奏小金川贼袭玛尔迪克运路，海兰察等败之。己丑，小金川犯党壩官寨，阿桂遣董天弼援之。

九月壬寅，温福奏进至木兰壩，贼毁南北两山碉卡，聚守路顶宗山梁。谕严防后路。阿桂奏绰斯甲布土司分兵进攻勒乌围。上送皇太后回銮。戊申，上自避暑山庄回銮。甲寅，上奏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壬申，董天弼奏攻克穆阳冈等卡。壬午，阿桂奏攻克小金川甲尔木山梁。

十一月乙未，温福等奏攻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碉寨。丙申，除四川乐山等九州县三十五年坍废盐井额赋。辛丑，广州将军秦璜以纳仆妇为妾，褫职逮讯。设凉州副都统。裁西安副都统一。丙午，温福等奏克博尔根山等碉寨。戊申，阿桂奏攻克翁古尔垄等城寨。己酉，命富勒浑赴四川，以陈辉祖兼署湖广总督。癸丑，阿桂奏攻克得里等碉寨。丁巳，阿桂奏攻克邦甲、拉宗等处，拉约各寨番人降。

十二月癸亥，阿桂奏攻克僧格宗碉寨。癸酉，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俱为副将军，舒常、海兰察、哈国兴俱为参赞大臣，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复兴等为温福一路领队大臣，兴兆等为阿桂一路领队大臣，董天弼等为丰升额一路领队大臣。赏给绰斯甲布土司工噶诺尔布“尊追归丹”名号。丙子，温福奏攻克明郭宗等碉卡。丁丑，阿桂奏攻克美诺碉寨。庚辰，温福奏彭鲁尔等寨番人就抚。辛巳，温福等奏克布朗郭宗、底木达碉寨，泽旺降，僧格桑逃往金川。乙酉，秦璜以婪赃论斩。丙戌，授萨载江苏巡抚。丁亥，文绶以袒徇褫职，命刘秉恬为四川总督，仍督饷，以富勒浑署之。

三十八年春正月壬辰，召永德来京，调熊学鹏为广西巡抚，三宝为浙江巡抚。鄂宝仍授山西巡抚。以小金川平，缓四川官兵经过之成都等五十一□州县三十八年额赋及分办夫粮之温江等九十□州县三十七年蠲剩额赋。番民赋贡，一体缓之。温福等进剿金川，分由喀尔萨尔、喀拉依、绰斯甲布三路进兵。甲辰，哈萨克博罗特使臣入觐。以阿尔泰婪赃，赐自尽。戊午，调永贵署户部尚书，以阿桂为礼部尚书。

二月庚申朔，谕温福等檄索诺木擒献僧格桑。

三月庚寅朔，日食。壬辰，上诣泰陵。奉皇太后巡幸天津，免所过地方及天津府属本年钱粮十分之三。癸巳，上阅永定河堤。丁酉，上谒泰陵。戊戌，上命简亲王丰讷亨奉皇太后自申易春园启銮，免跸路所经之宛平等二十州县及天津府属各州县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逋赋。己亥，免直隶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逋赋。庚子，上阅淀河。乙巳，上奉皇太后驻跸天津。己酉，上奉皇太后回銮。免通州、宝坻等九州县三十六年逋赋。壬子，上阅永定河。丙辰，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闰三月己巳，以扎拉丰阿为御前大臣。命刘统勋等充办理四库全书总裁。乙酉，以素尔讷署工部尚书。

夏四月戊戌，以绰克托为乌什参赞大臣。庚戌，命索琳以署礼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辛亥，命庆桂以理藩院侍郎、副都统为伊犁参赞大臣。丙辰，谕高晋赈清河等州县及大河、长淮二卫被水灾民。戊午，加大学士温福、户部尚书舒赫德、工部尚书福隆安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际华、工部尚书裘曰修太子少傅，礼部尚书阿桂、署兵部尚书丰升额、直隶总督周元理、闽浙总督锺音、四川总督刘秉恬太子少保。

五月辛酉，工部尚书裘曰修卒，以嵇璜代之。丙寅，上奉皇太后启銮，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壬申，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乙亥，盛京将军增海卒，调弘晌代之。丁丑，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都统，以索诺木策凌为之，仍听伊犁将军节制。己卯，猛遮土目叭立斋等内附。癸未，召车布登扎布来京，命拉旺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乙巳，阿桂等奏金川番贼陷喇嘛寺粮台，袭据底木达、布朗郭宗。己酉，鄂宝奏金川番贼袭据大板昭。壬子，定边将军温福、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畀败绩于木果木，俱死之。癸丑，以阿桂为定边将军，赠温福一等伯。小金川酋僧格桑父泽旺伏诛。大学士刘纶卒。甲寅，以富勒浑为四川总督，起文绶为湖广总督。丙辰，阿桂奏剿洗小金川番贼，尽毁碉寨，谕嘉之。

秋七月戊午朔，召舒赫德来京，以伊勒图为伊犁将军，庆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未，金川番贼陷美诺、明郭宗，海兰察退师日隆。谕阿桂由章谷退师，丰升额退驻巴拉朗等处。癸亥，命富德为参赞大臣赴军营，命阿桂撤噶尔拉之师。甲子，命舒赫德为武英殿大学士。调阿桂为户部尚书，永贵为礼部尚书。丙寅，齐齐哈尔蝗。丁卯，以温福乖方偾事，革一等伯爵，仍予恤典。褫刘秉恬职。命议恤木果木阵亡提督马全、牛天畀，副都统巴朗、阿尔素纳，总兵张大经及各文武员弁。丙戌，谕阿桂先复小金川，分三路进剿。

八月戊子，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命于敏中为文华殿大学士，舒赫德管刑部，刘统勋专管吏部。己丑，命程景伊协办大学士。调王际华为户部尚书，蔡新为礼部尚书，嵇璜为兵部尚书。以阎循琦为工部尚书。戊戌，以明亮为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壬寅，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壬戌，降海兰察为领队大臣。甲子，上回驻避暑山庄。戊辰，上送皇太后回銮。己巳，索诺木挟僧格桑归大金川，以其兄冈达克往美诺。谕阿桂乘机收复。允户部请开金川军需捐例。壬申，上自避暑山庄回銮。甲戌，以多敏为科布多参赞大臣，车木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戊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庚辰，吏部尚书讬庸致仕，调官保为吏部尚书。以英廉为刑部尚书，仍兼管户部侍郎事。

冬十月乙巳，和硕諴亲王允祕卒。己酉，褫车布登扎布定边左副将军职，仍留亲王衔，以瑚图灵阿代之。

十一月丁卯，阿桂等奏进剿小金川，攻克资哩山梁等处，收复沃克什官寨。戊辰，命福禄往西宁办事。召伍弥泰回京。己巳，阿桂等奏克复美诺，命进剿金川。辛未，军机大臣、大学士刘统勋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傅。壬申，召梁国治来京，在军机处行走。调巴延三为湖南巡抚。以毕沅为陕西巡抚。癸酉，明亮等奏克复僧格宗等碉寨。

十二月癸巳，以彰宝为云贵总督。辛丑，命李侍尧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事。

是岁，朝鲜、安南来贡。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子，以姚立德为河东河道总督。丁丑，阿桂等克赞巴拉克等山梁。

二月甲申朔，命丰升额等助阿桂进攻勒乌围。丁亥，明亮等奏克木

谿等山梁。戊戌，丰升额等克莫尔敏山梁。乙巳，蠲江苏山阳等十州县卫三十八年水灾额赋有差。丁未，上诣东陵，并巡幸盘山。庚戌，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至孝贤皇后陵奠酒。临故大学士公傅恆茔赐奠。辛亥，上驻跸盘山。

三月庚申，阿桂等克罗博瓦山梁，加阿桂太子太保，以海兰察为内大臣，额森特为散秩大臣。甲子，上幸南苑行围。辛未，阿桂等克得斯东寨。庚辰，明亮等克喀咱普等处，上嘉赉之。

夏四月乙酉，顺天大兴等州县蝗。辛亥，以京师及近畿地方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直隶如之。戊戌，以御史李漱芳劾福隆安家人滋事，上嘉之，予叙。

五月癸丑朔，命刑部减秋审、朝审缓决一二次以上罪。丙寅，彰宝以病解任，以图思德署云贵总督。戊辰，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甲戌，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癸卯，阿桂等奏克穆尔浑图碉卡。

秋七月甲寅，阿桂等克色淜普山碉卡。己未，阿桂等克喇穆喇穆山等碉卡。壬戌，阿桂等克日则雅口等处寺碉。乙丑，乌鲁木齐额鲁特部蝗。庚午，明亮等克达尔图山梁碉卡。甲戌，以于敏中未奏太监高云从嘱讬公事，下部严议。以阿思哈为左都御史。乙亥，命阿思哈在军机处行走。太监高云从处斩。辛巳，阿桂等克格鲁瓦觉等处碉寨。

八月壬午朔，日食。壬辰，富德等克穆当噶尔、羊圈等处碉卡。丁酉，上幸木兰行围。癸卯，金川头人绰窝斯甲降，献贼目僧格桑尸。

九月乙卯，山东寿张县奸民王伦等谋逆，命山东巡抚徐绩剿捕之。丁巳，命大学士舒赫德赴江南，同高晋塞决口。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命舒赫德先赴山东剿捕王伦。庚申，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侍卫章京及健锐、火器二营兵，往山东会剿王伦。辛酉，王伦围临清，屯闸口。壬戌，上送皇太后回銮。癸亥，以天津府七县旱，命拨通仓米十万石备赈。丙寅，上自避暑山庄回銮。丁卯，山东兖州镇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以临阵退避，处斩。庚午，以江苏山阳等四县水灾，命免明年额赋。壬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丙子，山东临清贼平，王伦自焚死。

冬十月辛巳朔，以杨景素为山东巡抚。壬辰，免临清新城本年未完

额赋，并旧城未完额赋十分之五。丙午，以徐绩为河南巡抚。

十一月癸丑，明亮等克日旁等碉寨。甲寅，以舒赫德为御前大臣。阿桂等克日尔巴当噶碉寨。以阿桂为御前大臣，海兰察为御前侍卫。丙辰，以四川成都等一百四十府□州县行军运粮，免历年额赋有差。戊辰，阿桂克格鲁古丫口等处碉寨。

是岁，朝鲜、琉球来贡。

四十年春正月甲戌，阿桂等克康尔萨山梁。

二月己卯，阿桂等克甲尔纳等处碉寨。丙戌，阿桂克斯莫思达碉寨。癸巳，以李瀚为云南巡抚。

三月辛亥，上幸盘山。甲寅，上驻跸盘山。蠲江南句容等十九州县，淮安、大河二卫三十九年水旱灾额赋。壬申，蠲长芦属沧州等六州县、严镇等六场，河南信阳等五州县三十五年旱灾额赋。

夏四月戊寅朔，蠲安徽合肥等十四州县、庐州等四卫三十九年旱灾额赋。丙戌，四川军营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卒。己丑，命明山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壬寅，赐吴锡龄等一百五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阿桂等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处城碉。明亮等克甲索、宜喜。乙巳，明亮等克达尔图等处碉寨。以明亮、福康安为内大臣。

五月己酉，蠲直隶霸州、保定等三十九州县三十九年旱灾额赋。甲寅，阿桂等奏克巴木通等处碉卡。丁巳，明亮奏克茹寨、甲索等处碉卡。戊辰，阿桂等奏克噶尔丹等碉寨。壬申，上幸木兰，奉皇太后驻汤山行宫。明亮等奏克巴舍什等处碉寨。乙亥，阿桂等奏克逊克尔宗等处碉寨。加封定边右副将军、果毅公丰升额为果毅继勇公。

六月丁丑朔，蠲湖北汉阳等十五州县、武昌等六卫一所三十九年旱灾额赋。戊寅，上驻避暑山庄。癸未，上诣广仁岭万寿亭迎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壬辰，以丰升额为兵部尚书。丙申，领队大臣额尔特褫职逮治。庚子，设管理乌鲁木齐额鲁特部落领队大臣，以全简为之。

秋七月壬戌，阿桂等奏攻克昆色尔等处山梁碉寨。丁卯，阿桂等克章噶等碉寨。额洛木寨头人革什甲木参等率众来降。庚午，蠲甘肃皋兰等七□州县三十九年被水被旱额赋。阿桂等克直古脑一带碉寨。

八月丙子朔，日食。丁丑，阿桂等克隆斯得寨。明亮等克扎乌古山梁。己卯，以霸州等三十馀州县被水，拨直隶藩库银五十万两赈之。辛卯，上幸木兰行围。己亥，阿桂等奏克勒乌围之捷，进剿噶喇依贼寨。上命优叙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参赞大臣海兰察、额森特等功。辛丑，召舒赫德赴热河行在。癸卯，封罗卜藏锡喇布为贝子。乙巳，命侍郎袁守侗等赴贵州，谳知府苏墝禀揭总督、藩、臬袒护同知席缵一案。

九月庚戌，蠲湖北锺祥等十二州县并武昌等七卫三十九年旱灾额赋。癸丑，上回驻避暑山庄。丁巳，上送皇太后回銮。辛酉，以图思德劾苏墝浮收勒索，命袁守侗等严鞫之。丙寅，以明亮请赴西路失机，严斥之，仍夺广州将军。丁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阿桂等克当噶克底等处碉寨。

冬十月己卯，召驻藏办事伍弥泰，以留保住代之。己丑，以霸州等六州县被灾较重，命即于闰十月放赈。庚寅，蠲甘肃皋兰等十七州县□水雹霜灾额赋。壬辰，上还宫。丙申，调裴宗锡为贵州巡抚，命袁守侗暂署，图思德署云南巡抚，李质颖为安徽巡抚。

闰十月壬子，苏墝以侵税诬讦，处斩。壬戌，明亮等奏克扎乌古山梁。甲子，阿桂等奏克西里山黄草坪等处碉卡，总兵曹顺死之。命袁守侗赴四川，同阿扬阿谳冀国勋一案。复封庆恆为克勤郡王。壬申，明亮等克耳得谷寨。

十一月，明亮等克甲索诸处碉卡。乙酉，福禄以立塔尔一案未能鞫实，革，戍伊犁。己丑，阿桂克西里第二山峰，并进围鸦玛朋寨落。壬辰，明亮等奏攻得克尔甲尔古等处碉卡。壬寅，阿桂等奏克舍勒固租鲁、科思果木、阿尔古等处碉寨。

十二月甲辰朔，日食。丁未，工部尚书阎循琦卒，调嵇璜为工部尚书，蔡新为兵部尚书，以曹秀先为礼部尚书。阿桂等克萨尔歪等寨落。丙辰，以阿桂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调熊学鹏为广东巡抚，以吴虎炳为广西巡抚。甲子，明亮等由达撒谷进兵，连克险要山梁及沿河格尔则寨落。丙寅，阿桂等克格隆古等处寨落。庚午，阿桂等由索隆古进据噶占山梁，直捣噶喇依。其头人色木里雍中及布笼普阿纳木来降。壬申，明亮等克甲杂等隘口，并后路巴布里、日盖古洛，进抵独松隘口，剋日会捣噶喇依。其头人达固拉得尔瓦等来降。

本纪十四高宗本纪五

四十一年春正月癸酉朔，富德克打噶咱普德尔窝、马尔邦等碉卡。明亮等克独松等碉卡。甲戌，定郡王绵德以交结礼部司员削爵，命绵恩承袭。阿桂克喇乌喇等碉卡及舍齐等寺。己卯，阿桂率诸军进围噶喇依，索诺木之母及其姑姊妹出降。命封阿桂一等诚谋英勇公，予四团龙补服、金黄带。加赏果毅继勇公丰升额一等子。封明亮一等襄勇伯，海兰察一等超勇侯，额森特一等男，和隆武三等果勇侯，福康安、普尔普三等男。加赏奎林一等男。丰升额、明亮、海兰察、奎林、和隆武仍各予双眼花翎，赏于敏中一等轻车都尉，均世袭。阿桂请安插降众于绰斯甲布十二土司地方，从之。壬午，赏阿桂紫缰。甲申，调明善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以法福里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己丑，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保以病乞休，允之。以阿桂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丰升额为户部尚书，福隆安为兵部尚书。以绰克托为工部尚书。庚寅，嘉谟迁仓场侍郎。命阿思哈署漕运总督，永贵署吏部尚书，英廉署户部尚书。

二月己酉，授文绶四川总督，调富勒浑为湖广总督。庚戌，命嗣后社稷坛祭时，或值风雨，于殿内致祭。蠲江苏上元等三十九州县、镇江等五卫四十年旱灾额赋。辛亥，上谒东陵。以祇谒两陵，并巡幸山东，免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甲寅，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阿桂等奏索诺木等出降，槛送京师，两金川平。乙卯，命永贵回礼部尚书，仍兼署吏部事。丙辰，命图平定金川前后五十功臣像于紫光阁。命新设将军驻雅州，四川提督桂林驻金川。丁巳，上还京师。戊午，上谒泰陵。命袁守侗赴四川，会同阿桂查办参赞大臣富德。壬戌，上谒泰陵。设云南腾越镇总兵官。丁卯，上奉皇太后巡幸山东。己巳，免顺天直隶通州等二十八州县未完地粮仓穀。庚午，停湖北勘丈湖地。免直隶霸州等二十一州县未完地粮仓穀。辛未，减直隶军流以下人犯罪。

三月丁丑，免山东泰安、曲阜二县本年额赋。戊寅，免山东邹平等三十九州县卫各项民欠额赋。己卯，增设成都将军，以明亮为之。辛巳，减山东军流以下人犯罪。壬午，免山东德州等十一州县缓徵漕米漕项。癸未，以萨载为江南河道总督，杨魁为江苏巡抚。甲申，勒尔谨陛见，命毕沅署陕甘总督。丙戌，上驻跸泰安，谒岱庙。命还督抚贡物，仍严饬之。设金川勒乌围总兵。丁亥，上登泰山。辛卯，户部尚书王际华卒，以袁守侗代之。免四川通省上年额赋及本年夷赋有差。蠲河南武陟县四十年水灾额赋。乙未，上至曲阜，谒孔子庙。蠲安徽怀宁等三十

二州县、建阳等七卫四十年水旱额赋。丙申，释奠先师孔子，告平两金川功。丁酉，上谒孔林。调李质颖为广东巡抚，以闵鹗元为安徽巡抚。戊戌，富德褫职逮治。己亥，云南车里逃夷刀维屏等悔罪自归，谕免死，锢之。庚子，命户部侍郎和珅军机处行走。辛丑，上奉皇太后自济宁登舟。

夏四月癸卯，以平定金川，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以英廉兼署户部尚书。命刘墉会同陈辉祖查勘湖北沔阳州冲溃堤工。甲辰，予告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官保卒。丁未，上阅临清州旧城。辛亥，命阿桂仍在军机处行走。癸丑，蠲直隶霸州等五十二州县四十年水灾额赋有差。乙卯，以平定金川，遣官告祭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孝贤皇后陵。丙辰，遣官告祭孔子阙里。壬戌，遣官告祭永陵、福陵、昭陵。甲子，以阿思哈为漕运总督，素尔讷为左都御史，索琳为理藩院尚书，仍留库伦办事，命丰升额署理藩院尚书。乙丑，上送皇太后自宝稼营还京师。丙寅，献金川俘馘于庙社。丁卯，定西将军阿桂等凯旋。戊辰，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将军及随征将士等宴，并赏阿桂等御用鞍马各一。上还京师。己巳，受俘。上御瀛台，亲鞫俘囚。索诺木等皆磔于市。上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凯旋将士及王大臣等宴，赐将军阿桂以下银币有差。庚午，斩番目布笼普占巴、雅玛朋阿库鲁等于市。

五月辛未朔，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戊寅，富德以诬讦阿桂悖逆，处斩。辛巳，豁山西石楼等三县丁徭虚额银。癸未，上奉皇太后启銮，秋狝木兰。己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庚子朔，定文渊阁官制。壬子，以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旱灾，命多留市米以供民食。庚申，黄邦宁论斩，逮治前护广西巡抚苏尔德、署按察使广德。

秋七月庚申，索琳以不职乍隽级，以伍弥泰为理藩院尚书。丁亥，授巴延三山西巡抚，调鄂宝为湖南巡抚。

八月丁未，召瑚图灵阿，以巴林王巴图为定边左副将军，以额驸拉旺多尔济为伊犁参赞大臣。乙卯，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丙子，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上送皇太后回銮。庚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己亥朔，命丰升额为步军统领，福隆安仍兼管。壬寅，绥远城将军容保罢，以伍弥泰代之。甲辰，命英诚公阿克栋阿在领侍卫内大臣上行走，以奎林为理藩院尚书。戊申，左都御史张若溎病免。辛亥，调崔应阶为左都御史，以余文仪为刑部尚书。壬子，阿思哈病免，以鄂宝为漕运总督。癸丑，以敦福为湖南巡抚。丙辰，命三宝查浙江漕粮积弊。甲子，以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旱灾，豁历年积欠仓粮四百万有奇。

十一月甲申，命四库全书馆详覈违禁各书，分别改毁。谕曰："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熊廷弼材优幹济，诸人所言，若当时采用，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惟当改易字句，无庸销毁。又直臣如杨涟等，即有一二语伤触，亦止须酌改，实不忍并从焚弃。"

十二月庚子，命戊戌年八月举行繙译乡试，次年三月举行会试。丙午，命明亮军机处行走，伍弥泰迁西安将军，博成署绥远城将军。戊申，以雅朗阿为绥远城将军。甲寅，蠲山东德州等三十州县卫所本年被灾额赋。丙辰，缅目得鲁蕴请送还内地官人，准其入贡。谕令进京乞恩。戊午，上幸瀛台。库车阿奇木伯克、哈萨克使人，及四川明正土司等瞻觐，各赐冠服有差。

四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蠲甘肃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民欠银八十四万两有奇。丙子，上御阅武楼阅兵，命诸王、大臣、外藩蒙古及回部、库车、哈萨克使臣、金川土司等从观。辛巳，以皇太后不豫，诣长春仙馆问安，奉皇太后幸同乐园，侍晚膳。自是每日诣长春仙馆请安。乙酉，以图思德奏缅番内附，命阿桂往云南筹办。调李侍尧为云贵总督，以杨景素为两度总督，郝硕为山东巡抚，图思德回贵州巡抚，裴宗锡回云南巡抚。己丑，宥熊学鹏罪，苏尔德、广德论斩。庚寅，皇太后崩，奉安于慈宁宫正殿，上以含清斋为倚庐，颁大行皇太后遗诏。谕穿孝百日，王大臣官员等二十七日除服。辛卯，尊大行皇太后谥号为孝圣宪皇后，推恩普免钱粮一次。壬辰，定二十七日内郊庙社稷遣官致祭用乐之制。乙未，尊大行皇太后陵曰泰东陵。丙申，移大行皇太后梓宫于申昜春园，奉安于九经三事殿。上居圆明园。

二月丁酉朔，上诣安佑宫行告哀礼。上居无逸斋苫次。己亥，上还居圆明园。庚子，上诣九经三事殿大行皇太后梓宫前供奠。诸王大臣请间一二日行礼，不允。甲辰，谕二十七月内停止元旦朝贺。其百日后，寻常御殿视朝，届日请旨。乙巳，定百日内与二十七月内御用服色及臣

下服色制。甲寅，高晋会同阿扬阿赴安徽查案，杨魁兼署两江总督。蠲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凤阳等三卫四十一年水灾额赋。丁巳，上诣九经三事殿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行月祭礼。以颜希深为湖南巡抚。

三月辛未，左都御史素尔讷、大理寺卿尹嘉铨休致。壬申，以萨载赴京，命德保兼署江南河道总督。戊寅，以迈拉逊为左都御史。壬午，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敬天光圣宪皇后。戊子，以恆山保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夏四月戊戌，以缅番投诚反覆，召阿桂回京，留缅目所遣孟幹等。戊申，上诣九经三事殿孝圣宪皇后梓宫前行祖奠礼。己酉，孝圣宪皇后发引，上送往泰东陵，免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七。癸丑，上谒泰陵。是日，孝圣宪皇后梓宫至泰东陵，奉安于隆恩殿。丙辰，上诣泰东陵孝圣宪皇后梓宫前行百日祭礼。丁巳，大学士舒赫德卒。戊午，命永贵署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辛酉，蠲安徽宿州等八州县、长河等三卫四十一年水灾额赋。壬戌，命福隆安兼署吏部尚书。甲子，上还京师。

五月乙丑朔，孝圣宪皇后神牌升祔太庙。翌日，颁诏覃恩有差。戊辰，上临舒赫德丧次赐奠。壬申，蠲直隶清苑等十州县逋赋。戊寅，以普蠲全国钱粮，免福建台湾府属官庄租息十分之三。甲申，马兰镇总兵满斗于东陵掘墙通路，论斩。丁亥，命阿桂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吏部事，英廉协办大学士。命尚书果毅继勇公丰升额之父阿里衮原袭果毅公爵号，亦加“继勇”二字。调永贵为吏部尚书，以富勒浑为礼部尚书，三宝为湖广总督，王亶望为浙江巡抚。蠲顺天直隶大兴等三十三□州县被灾额赋。

六月乙卯，以吉林将军富椿调杭州将军，命福康安代之。己未，上诣黑龙潭祈雨。

秋七月，蠲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四十一年被灾额赋。丙戌，命甘肃应徵各属番粮草束免十分之三。暹罗头目郑昭进贡，送所获缅番，谕杨景素以请封檄谕之。

八月庚子，免乌鲁木齐各州县户民额粮十分之三。庚申，命侍郎金简赴吉林，会同福康安查办事件。

九月丙子，上谒泰陵、泰东陵。壬午，上还京师。

冬十月戊戌，户部尚书果毅继勇公丰升额卒，调英廉为户部尚书，

仍兼管刑部，命德福为刑部尚书。乙巳，诏陕西民屯租粮草束届轮免钱粮之年，一体蠲免。庚申，设密云副都统一，驻防兵二千。辛酉，命袁守侗赴浙江查审归安县知县刘均被控案。命侍郎周煌、阿扬阿赴四川查审大足县知县赵宪高被控案。

十一月丙寅，广德处斩。戊辰，海成以纵庇王锡侯褫职，以郝硕为江西巡抚，国泰为山东巡抚。壬申，刑部尚书余文仪乞休，允之。甲戌，调袁守侗为刑部尚书，梁国治为户部尚书。乙酉，蠲甘肃宁夏等七□县本年被灾额赋。

十二月丁酉，蠲甘肃皋兰等十七州县四十一年被灾额赋。癸丑，赈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州县被旱灾民。

四十三年春正月壬戌朔，免朝贺。癸亥，以郑大进为河南巡抚。辛未，追复睿亲王封爵及豫亲王多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讬原爵，并配享太庙。己卯，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癸未，上谒泰陵、泰东陵。甲申，上谒泰东陵行期年礼。

二月丁酉，朝鲜、琉球入贡。己酉，以特成额为礼部尚书。调绰克托为吏部尚书，富勒浑为工部尚书。特成额迁成都将军，以锺音为礼部尚书。调杨景素为闽浙总督，桂林为两广总督，李质颖护之。戊午，以諴亲王弘申昜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三月甲子，上诣西陵。戊辰，上谒泰陵、泰东陵。己巳，上亲祭泰东陵。乙亥，上阅健锐营兵。己丑，以李湖为湖南巡抚。

夏四月辛卯，以河南旱，命减开封等五府军流以下罪。壬寅，命先免河南四十五年田赋。癸卯，肃亲王蕴著卒。乙巳，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命减河南军流以下罪。乙卯，赐戴衢亨等一百五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庚申朔，以山东荒歉，命预免四十五年钱粮。丁卯，命山西巡抚兼理河东盐政。戊辰，怡亲王弘晓卒。

六月乙未，以九江关监督全德浮收，逮治之。

闰六月癸亥，河南祥符河决。

秋七月癸巳，河南仪封考城河决。乙未，命袁守侗往河南，会同河督姚立德、巡抚郑大进查办河工。戊戌，命高晋督办堤工。丁未，上诣盛京谒陵，免经过直隶、奉天各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

八月癸酉，以仪封决河下注安徽凤阳各州县，谕萨载等赈灾民。甲戌，上谒永陵。乙亥，行大飨礼。己卯，上谒福陵。免奉天所属府州县明年丁赋。庚辰，行大飨礼。上谒昭陵。辛巳，行大飨礼。命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属已结未结死罪均减等，军流以下悉宥之。癸未，上临奠克勤郡王岳讬墓。甲申，上临奠武勋王扬古利、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乙酉，上诣文庙行礼。

九月甲午，锦县生员金从善，以上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德，忤旨，论斩。戊戌，礼部尚书锺音卒。金从善以妄肆诋斥，处斩。己亥，以德保为礼部尚书。丁未，申谕立储流弊，及宣明归政之期。壬子，上还京师。甲寅，高朴以婪赃论斩。绰克托以失察高朴褫职。命永贵为吏部尚书。乙卯，命迈拉逊署吏部尚书。

冬十月己未，以庚子年七旬万寿，巡幸江、浙，命举恩科乡会试，并普蠲钱粮。甲戌，江苏布政使陶易以徇纵徐述夔，褫职论斩。丙子，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州县四十二年旱灾额赋。

十一月戊子，禁贡献整玉如意及大玉。壬辰，定驿务归巡道分管，裁甘肃驿传道。赈广西兴安等九州县本年旱灾。庚子，免甘肃宁夏等七□州县四十二年被灾额赋。

十二月庚申，河南仪封堤工塌坏，高晋等下部严议。丙寅，谕国泰严治山东冠县义和拳教匪。甲戌，赈安徽当涂等三十四州县卫本年水旱灾、湖南湘阴等十五州县卫旱灾，并蠲额赋有差。

四十四年春正月丙戌朔，调陈辉祖为河南巡抚，郑大进为湖北巡抚。乙未，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卒。命三宝为东阁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萨载为两江总督，李奉翰为江南河道总督。癸卯，上诣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丁赋十分之三。裁福州副都统。乙巳，命阿桂赴河南查勘河工。丁未，上谒泰陵、泰东陵。辛亥，上还京师。

二月癸亥，左都御史迈拉逊病免。丙子，以增福为福建巡抚，申保为左都御史。庚辰，命辑明季诸臣奏疏。谕曰：“各省送到违碍应毁书籍，如徐必达南州草，萧近高疏草，宋一韩掖垣封事，切中彼时弊病

者，俱无惭骨□更。虽其君置若罔闻，而一时废弛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别加编录，名为明季奏疏，勒成一书，永为殷鉴。诸臣在胜国言事，于我国家间有干犯之语，不宜深责，应量为改易选录，馀仍分别撤毁。”壬午，建江南龙泉庄等处行宫。

三月丙申，命英廉署直隶总督。丁酉，命德福署协办大学士。调杨景素为直隶总督，三宝为闽浙总督。以图思德为湖广总督，舒常为贵州巡抚。乙巳，以谭尚忠署山西巡抚。己酉，赈湖北江夏等三十九州县卫上年旱灾。

夏四月己未，改辟展办事大臣为吐鲁番领队大臣。戊辰，上诣西陵。壬申，上谒泰陵、泰东陵。丁丑，改甘肃驿传道为分巡兰州道。戊寅，以袁守侗为河东河道总督，胡季堂为刑部尚书。己卯，上阅健锐营兵。庚辰，上还京师。

五月乙未，上秋狝木兰，免经过地方本年丁赋十分之三。丙申，以李世杰为广西巡抚。辛丑，上驻避暑山庄。丙午，以富纲为福建巡抚。丁未，上诣文庙行释奠礼。

六月丁卯，免甘肃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逋赋银二十三万五千两、粮一百零五万石各有奇。戊辰，河南武陟、河内沁河决。庚辰，建吐鲁番满城。

秋七月乙未，以孙士毅为云南巡抚。

八月戊辰，上幸木兰行围。辛未，命和珅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甲戌，以宗室永玮为黑龙江将军。乙亥，宁寿宫成。

九月庚子，上还京师。

冬十月壬戌，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属乾隆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仓穀。免西藏那克舒三十九族番子等应交马银。乙亥，免甘肃庄浪等十七□州县被灾额赋。

十一月甲申，免安徽亳州等十一州县额赋。戊戌，杭州将军嵩椿坐耽于逸乐褫职，仍通谕申儆。癸卯，赈甘肃皋兰等十二□州县灾民，并蠲本年额赋。丙午，以姚成烈为广西巡抚。以伍弥泰护送班禅至热河，给钦差大臣关防。

十二月癸丑，命侍郎德成至河南会办河工。甲寅，命户部侍郎董诰在军机处行走。乙卯，两广总督桂林卒，以巴延三代之，雅德为山西巡抚。戊午，大学士于敏中卒。湖广总督图思德卒，以富勒浑代之，绰克托代为工部尚书。丙寅，赈湖北沔阳等七州县卫本年水灾。己巳，命程景伊为文渊阁大学士，调嵇璜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周煌为工部尚书。辛未，直隶总督杨景素卒，以袁守侗代之。调陈辉祖为河东河道总督，荣柱为河南巡抚。

四十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以八月七旬万寿，颁诏覃恩有差。辛巳，免河南仪封等十三州县被灾额赋。辛卯，上巡幸江、浙，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壬辰，免直隶顺德等四府属逋赋。己亥，免山东历城等二十八州县逋赋及仓穀。己酉，朝鲜国王李算表贺万寿，优诏答之。修浙江仁和、海宁塘工。

二月癸丑，命舒常同和珅、喀宁阿查办海宁劾李侍尧各款。甲寅，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免两江所属四十三年以前逋赋。丙辰，调李奉翰为河东河道总督，陈辉祖为江南河道总督。丁巳，免台湾府属本年额穀，免两淮灶户灾欠及川饷未缴银。己未，上渡江，阅清口东壩堤工。甲子，免江南、浙江省会附郭诸州县本年额赋。戊辰，上幸焦山。壬申，上幸苏州府。仪封决口合龙。己卯，免浙江仁和等县逋赋。

三月辛巳，上幸海宁州观潮。壬午，上幸尖山。召索诺木策凌来京，以奎林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上幸杭州府。甲申，上幸秋涛宫阅水师。以博清额为理藩院尚书。壬辰，调李质颖为浙江巡抚，李湖为广东巡抚，以刘墉为湖南巡抚。以京察届期，予阿桂等议叙，左都御史崔应阶等原品休致。癸巳，以罗源汉为左都御史。丁酉，李侍尧褫职逮问。孙士毅褫职，发伊犁效力。以福康安为云贵总督，索诺木策凌为盛京将军。辛丑，命英廉为东阁大学士，和珅为户部尚书。丙午，上诣明太祖陵奠酒。

夏四月己酉朔，上渡江。壬子，山东寿光人魏塾以著书悖妄，处斩。丁巳，上至武家墩，阅高家堰堤工，渡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并归化城等□应徵额赋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格尔等属全免之。辛酉，调杨魁为陕西巡抚，刘秉恬署云南巡抚，颜希深为贵州巡抚，吴坛为江苏巡抚。丁卯，调杨魁为河南巡抚，雅德为陕西巡抚，喀宁阿为山西巡抚。

五月甲申，以大学士、九卿改和珅所拟李侍尧监候为斩决，谕各督抚各抒所见，定拟题奏。丁亥，上还京师。癸巳，赐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宥孙士毅罪。己亥，上秋狝木兰。乙巳，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寅，免湖北沔阳等五州县本年水灾额赋。乙卯，召大学士三宝入阁办事。调富勒浑为闽浙总督，舒常为湖广总督。丁卯，以和珅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庚午，江苏睢宁郭家渡河决。

秋七月丁丑，起孙士毅为编修。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入觐，上御清旷殿，赐坐，赐茶。戊戌，顺天良乡永定河决。庚子，上御万树园，赐班禅额尔德尼及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宴，并赐冠服金币有差。辛丑，山东曹县及河南考城河决。壬寅，以李本为贵州巡抚。

八月戊申，赈河南宁陵等四县水灾。乙卯，大学士程景伊卒。丁巳，永定河决口合龙。湖北巡抚郑大进贡金器，不纳，切责之。己未，上七旬万寿节，御澹泊敬诚殿，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台吉等行庆贺礼。癸酉，调闵鹗元为江苏巡抚，农起为安徽巡抚。甲戌，上诣东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赈浙江诸暨等七县水灾。

九月，以嵇璜为文渊阁大学士，蔡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周煌为兵部尚书，以周元理为工部尚书。壬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辛卯，上谒泰陵、泰东陵。睢宁郭家渡决口合龙。乙未，上还京师。乙巳，赈吉林珲春水灾。

冬十月戊申，定李侍尧斩监候。调雅德为河南巡抚。辛酉，免河南仪封等六县本年水灾额赋。壬戌，免直隶霸州等六十三州县本年水灾额赋。免江苏清河等八州县卫本年水旱额赋。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五□州县四十四年水灾额赋。甲戌，命博清额署左都御史，和珅仍兼署理藩院尚书。

十一月庚辰，命博清额为钦差大臣，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往穆鲁乌苏地方。壬午，以庆桂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癸未，班禅额尔德尼卒于京师。

十二月乙卯，赈甘肃皋兰等十八□州县饥民。庚申，以会同四译馆屋坏，压毙朝鲜人，礼部尚书等下部严议。丁卯，命阿桂会同陈辉祖、富勒浑、李质颖勘视海塘。

四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定蒙古喀尔喀，青海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回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世袭爵秩。丙申，朝鲜国王李算表谢赐缎匹，仍贡方物，温谕受之。癸卯，召富勒浑、李质颖来京。以陈辉祖为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督办塘工。调李奉翰为江南河道总督，韩鑅为河东河道总督。

二月丙辰，免浙江诸暨水灾额赋。癸亥，命阿桂勘视江南、河南河工。乙丑，上西巡五台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丙寅，免顺天保定七府州县逋赋。己巳，调雅德为山西巡抚。庚午，以富勒浑为河南巡抚。王燧论绞。

三月甲戌朔，上幸正定府阅兵。乙亥，免安徽亳州等九州县、凤阳等三卫水灾额赋有差。丙子，免江苏清河等八州县卫水灾额赋有差。戊寅，召庆桂来京，以巴图署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巳，上驻跸五台山。己丑，免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雹灾额赋有差。甲午，以宗室嵩椿为绥远城将军。庚子，上还京师。壬寅，甘肃循化□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等作乱，陷河州，命西安提督马彪同勒尔谨剿之。癸卯，回匪犯兰州，命阿桂往甘肃调度剿贼机宜。

夏四月甲申朔，命尚书和珅、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并巴图鲁侍卫等，赴甘肃剿贼。乙巳，命安徽巡抚农起往甘肃办理军需，宥李侍尧罪，赏三品顶戴赴甘肃。己酉，甘肃官军收复河州，仁和进援省城。庚申，休致大理寺卿尹嘉铨坐妄请其父从祀孔庙及著书狂悖，处绞。免直隶霸州等五十□州县水灾额赋。戊辰，赐钱棨等一百六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逮勒尔谨，以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未至，以阿桂兼管之。召和珅回京。辛未，免安徽寿州等十二州县卫、河南仪封等五县水灾额赋。

五月辛卯，谕阿桂等除回民新教。

闰五月癸卯朔，勒尔谨论斩。己酉，免江苏阜宁等七县卫逋赋。庚戌，上秋狝木兰。丙辰，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庚辰，江苏睢宁魏家庄河决。己丑，以甘肃累年冒赈，命刑部严鞫勒尔谨，逮王亶望至都。壬辰，免陕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仓穀。癸巳，甘肃回匪苏四十三等伏诛。

秋七月壬寅朔，江苏崇明、太仓等州县海溢。甘肃布政使王廷赞，

以冒赈浮销，褫职逮治。丙午，以奎林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己酉，河南万锦滩及仪封曲家楼河决。庚申，暹罗国长郑昭遣使赍表贡方物。辛酉，命阿桂阅视河南、山东河工。乙丑，南掌国王弟召翁贡方物。庚午，王亶望处斩，赐勒尔谨自尽，王廷赞论绞。免江苏崇明县本年额赋。赈江苏崇明等九□州县、河南仪封县水灾。

八月甲戌，赈甘肃陇西等四县水灾。免金县等七县额徵半赋。己卯，袁守侗等坐查监粮失实，下部严议。壬午，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富纲为云贵总督，杨魁署福建巡抚。乙酉，赈湖北潜江等四州县水灾。丙戌，上幸木兰行围。魏家庄决口合龙。

九月戊申，王廷赞处绞。丁卯，赈山东金乡水灾。

冬十月丙子，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丁丑，赈山东邹平等二十九州县、济宁等三卫、永阜等三场水灾。乙酉，赈直隶沧州等四州县、严镇等四场水灾。戊子，赈河南祥符十三县水灾。庚寅，赈湖北江夏等十七州县水旱灾。癸巳，赈安徽灵壁等二十四州县卫水旱灾。丁酉，上以御史刘天成奏，谕曰："均田之法，势必致贫者未富，富者先贫。我君臣惟崇俭尚朴，知愧知惧，使四民则效而已。"罢陕西贡皮。

十一月庚子，工部尚书周元理予告，以罗源汉代之。以刘墉为左都御史，仍暂管湖南巡抚。丙午，以李世杰为湖南巡抚。戊辰，以郑大进为直隶总督。

十二月己巳朔，调姚成烈为湖北巡抚。以硃椿为广西巡抚。丁丑，以雅德为广东巡抚，谭尚忠为山西巡抚。戊子，大学士等议驳嵇璜请复黄河故道，上韪之。庚寅，毕沅以御史钱沣劾，降三品顶戴留任。辛卯，调农起为山西巡抚，谭尚忠为安徽巡抚。

四十七年春正月庚子，陈辉祖、闵鹗元降三品顶戴留任。乙卯，建盛京文溯阁。丙寅，四库全书成。

二月己巳，上御文渊阁，赐四库全书总裁等官宴，赏赉有差。丁亥，命乾清门侍卫阿弥达致祭河神。

三月庚子，上幸盘山。壬寅，上驻跸盘山。癸丑，调雅德为福建巡抚，以尚安为广东巡抚。甲寅，上还京师。乙卯，免甘肃积年逋赋粮二百四十五万石、银三十万两各有奇。戊午，免江苏常熟等二十八□州县卫水灾额赋。癸亥，免直隶天津等三十九州县□水灾额赋。

夏四月戊辰，命和珅、刘墉同御史钱沣查办山东亏空。戊寅，免山东寿光等五县水灾额赋。己卯，山东巡抚国泰褫职逮问，以明兴代之。辛巳，上阅火器营兵。甲申，免山西永济县水灾额赋。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壬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新乞假，允之。以刘墉署吏部尚书。甲午，罗源汉罢，以刘墉为工部尚书，王杰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庆桂为盛京将军。

五月丁酉，召阿桂来京，命韩鑅、富勒浑筹办河工。己亥，赈山东曹州、兖州、济宁等府州，江苏徐州、丰、沛等县水灾。辛丑，免河南祥符等六县水灾额赋。定新建巴尔噶逊城名曰嘉德。戊申，上幸木兰。庚戌，免安徽怀宁等十八州县、安庆等五卫水灾额赋。甲寅，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丙子，国泰、于易简论斩。以富躬为安徽巡抚。

秋七月丙申朔，命阿桂仍督办河工。戊戌，索诺木策凌论斩。癸卯，国泰、于易简赐自尽。甲辰，以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过优，皆致罪戾，谕各督抚等惟当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己未，以何裕城署河东河道总督。癸亥，免甘肃陇西等四县四十六年水灾额赋。

八月丁卯，以福康安为御前大臣。癸酉，以宗室永玮为吉林将军，宗室恆秀为黑龙江将军。甲戌，加英廉、嵇璜、和珅、李侍尧、福康安太子太保，梁国治、郑大进太子少傅，萨载太子少保。壬午，赈江苏沛县等州县，山东邹、峄二县被水灾民。癸未，上幸木兰行围。乙酉，赐索诺木策凌自尽。壬辰，赈山东兖州等府县被水灾民。

九月丙申，建浙江文澜阁。壬寅，上回驻避暑山庄。癸卯，刑部尚书德福卒，以喀宁阿代之。命英廉暂管刑部。乙巳，调宗室永玮为盛京将军，庆桂为吉林将军。辛亥，陈辉祖褫职逮问，调富勒浑为闽浙总督，福长安署之。调李世杰为河南巡抚，以查礼为湖南巡抚。己未，赈浙江玉环等处海溢灾民。辛酉，免奉天承德等五□县水灾额赋。

冬十月癸酉，新建库尔喀喇乌苏城名曰庆绥，晶河城名曰安阜。丁卯，赈河南汝阳等十六县水灾。甲申，直隶总督郑大进卒，以袁守侗署之。以福崧为浙江巡抚。赈安徽寿州等十六州县卫水旱灾。

十二月癸亥朔，陈辉祖及国栋等论斩。甲申，常青迁杭州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

四十八年春正月甲午，以伊星阿为湖南巡抚。戊申，以萨载为两江总督，毕沅为陕西巡抚，刘秉恬为云南巡抚。

二月甲子，赐陈辉祖自尽，王燧处斩。乙丑，以毓奇为漕运总督。丙寅，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戊辰，命建辟雍于太学。辛未，上诣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亥，上诣泰陵、泰东陵。戊子，赐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五世孙泗先为儒学训导。

三月辛丑，予大学士阿桂等议叙。礼部侍郎钱载等原品休致。予总督袁守侗等、巡抚农起等议叙。召硃椿来京，以刘瓘为广西巡抚。甲寅，免江苏铜山等十九州县、淮安等三卫水旱灾额赋。

夏四月乙丑，御前大臣喀喇沁郡王札拉丰阿卒，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乙亥，上阅火器营兵。辛巳，召福康安来京。

五月壬辰，以福康安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予李奉翰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甲辰，以硃椿为左都御史。丙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贵卒。免安徽寿州等十一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丁未，直隶总督袁守侗卒，以刘瓘代之。以孙士毅为广西巡抚，伍弥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己酉，上有疾，命永瑢代祀方泽。癸丑，上幸木兰。庚申，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乙丑，体仁阁火。乙酉，免山东永阜等五场上年水灾额赋。丁亥，赈湖北广济等六州县水灾。

秋七月戊戌，命海禄署伊犁将军，图思义署乌鲁木齐都统。乙卯，命蔡新为文华殿大学士，梁国治协办大学士，刘墉为吏部尚书。

八月甲午，赐达赖喇嘛玉册玉宝。甲戌，明亮、巴林泰等褫职逮问，以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乙亥，上自避暑山庄诣盛京谒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五。庚辰，太子太保、大学士英廉卒。辛巳，上驻跸哈那达大营。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迎驾，赏赉有差。丁亥，上驻五里屯大营，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迎驾，赏赉有差。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

九月己丑朔，上驻跸四堡子东大营阅射。命皇十一子永瑆等迎册宝至盛京，藏于太庙。癸巳，上驻老边大营阅射。朝鲜国王遣使贡方物。乙未，免奉天各属乾隆四十九年额赋。戊戌，上谒永陵。己亥，行大飨礼。阅兴京城。免盛京户部各庄头仓粮。免盛京等处旗地应纳米豆草束

十分之五。减奉天等处死罪，免军流以下罪。癸卯，上谒福陵。甲辰，行大飨礼。上谒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墓。乙巳，行大飨礼。丙午，上临奠克勤郡王岳讬墓。丁未，上临奠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戊申，上御崇政殿受庆贺。御大政殿赐扈从皇子、王、公、大臣等宴，赏赉有差。己酉，上诣清宁宫祭神，赐皇子、王、公、大臣等食胙。庚戌，上回跸。戊午，申谕詹事府备词臣升转之阶，及建储之必不可行。

冬十月壬戌，赈陕西榆林八州县等旱灾。癸亥，上驻跸文殊菴行宫。壬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乙亥，上还京师。

十一月己亥，释国栋。庚子，以福隆安病未痊，命福康安协同办理兵部尚书。辛丑，命刘瓘饬玉田附近州县掘蝗蝻。壬寅，命刘瓘查办南宫县义和拳邪教。己酉，以阿克栋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那尔瑚善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十二月丙寅，命福康安赴广东，会同永德谳盐商狱。

四十九年春正月丁未，上南巡，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申，免直隶顺天等十二府州属逋赋。甲寅，调孙士毅为广东巡抚，以吴垣为广西巡抚。丙辰，免山东利津等二十一州县卫逋赋。召巴延三来京，调舒常为两广总督。以特成额为湖广总督，保宁为成都将军。

二月壬戌，上幸泰安府，诣岱庙行礼。丙寅，上谒少昊陵。至曲阜谒先师庙。丁卯，释奠先师，诣孔林酹酒。祭元圣周公庙。壬申，免江宁、苏州、安徽各属逋赋。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以永保为贵州巡抚。赉江南、浙江耆民。戊寅，祭河神。上渡河。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军流以下罪。壬午，免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附郭诸县额赋。甲申，免两淮灶户四十五、六两年逋赋。

三月丙戌朔，祭江神。上渡江，幸金山。丁亥，上幸焦山。调周煌为左都御史。己丑，以王杰为兵部尚书，俟服阕后供职。辛卯，上幸苏州府。壬辰，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卫三十年至四十四年逋赋。乙未，上诣文庙行礼。丁酉，再免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额赋十分之三。己亥，上幸海宁州祭海神。以福建钦赐进士郭锺岳年届一百四岁，来浙迎銮，赏国子监司业。庚子，上幸尖山观潮。阅视塘工。辛丑，上幸杭州府。癸卯，上诣圣因寺祭圣祖神御。戊申，上阅福建水

师。庚戌，上自杭州回銮。改庆桂为福州将军。以都尔嘉为吉林将军。增西安副都统一。甲寅，上驻跸苏州府。巴延三褫职。

闰三月丙辰朔，兵部尚书福隆安卒，以福康安为兵部尚书，复兴署工部尚书。壬戌，上幸江宁府。甲子，祭明太祖陵。乙丑，上阅江宁府驻防兵。戊辰，上渡江。丙子，上祭河神，渡河。以伊龄阿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月，免江苏上元等八州县卫，安徽怀宁等十州县、安庆等三卫上年水旱灾额赋。

夏四月丙戌，免直隶宛平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庚寅，上祭禹庙。壬寅，以李绶为江西巡抚。甲辰，以河南卫辉等属旱，免汲县等十六县逋赋。乙巳，免直隶大名等七州县逋赋。丙午，甘肃新教回人田五等作乱，命李侍尧、刚塔剿之。丁未，上还京师。以海禄为乌什参赞大臣。庚戌，免陕西、甘肃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逋赋。辛亥，调李绶为湖南巡抚，以伊星阿为江西巡抚。甲寅，赐茹棻等一百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湖北黄梅等四县、武昌等三卫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丙辰，绰克托以缘事褫职逮问，以庆桂为工部尚书。调常青为福州将军，以永铎为杭州将军。己未，命庆桂在军机处行走。壬戌，上秋狝木兰。癸亥，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逋赋。戊辰，上驻跸避暑山庄。己巳，命福康安、海兰察赴甘肃剿捕回匪。甲戌，命阿桂领火器、健锐两营兵往甘肃剿叛回。以阿桂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伍岱并为参赞大臣。乙亥，甘肃回匪陷通渭县，寻复之。以舒亮为领队大臣。庚辰，李侍尧坐玩误褫职，以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刚塔以失机褫职逮问。辛巳，调庆桂为兵部尚书，复兴为工部尚书。以阿扬阿为左都御史。癸未，江南巡抚郝硕坐贪婪逮问。是月，免山东兖州等三府州属上年水灾额赋。

六月庚寅，免甘肃本年额赋。甲午，赈湖南茶陵、攸县水灾。壬寅，东阁大学士三宝卒。戊申，以书麟为安徽巡抚。是月，免安徽怀宁等十三州县卫上年水旱额赋。

秋七月甲寅朔，日食。丁巳，礼部尚书曹秀先卒，以姚成烈为礼部尚书。调李绶为湖北巡抚，以陆燿为湖南巡抚。己未，赐郝硕自裁。甲子，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俘贼首张文庆等。予阿桂轻车都尉，晋封福康安嘉勇侯，擢海兰察子安禄二等侍卫，授伍岱都统，俱给骑都尉，和珅再给轻车都尉，馀各甄叙有差。丙寅，以常青为乌鲁木齐都统。癸酉，以伍弥泰为东阁大学士。调和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

以福康安为户部尚书，仍留陕西总督任。戊寅，命颁行军纪律。癸未，李侍尧论斩。宥刚塔罪，戍伊犁。是月，免陕西榆林等八州县上年旱灾额赋。

八月己丑，河南睢州河决，命阿桂督治之。癸巳，免甘肃积年逋赋银三十五万两、粮四十七万石各有差。乙未，以河南偃师县任天笃九世同居，赐御制诗御书扁额。己亥，上幸木兰行围。辛丑，张文庆等伏诛。甲辰，暹罗国长郑华遣陪臣贡方物，乞封。

九月癸丑朔，赈安徽宿州等处水灾。乙卯，以回匪平，封和珅一等男。庚申，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子，调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积福为绥远城将军。甲戌，上还京师。丙子，宥绰克托罪。庚辰，命内大臣西明、翰林院侍读学士阿肃使朝鲜，册封世子。是月，赈陕西华州等三州县水灾。冬十月辛卯，命重举千叟宴。戊戌，赈江西南昌等六县水灾。己酉，减京师朝审情实句到逾三次人犯罪。

十一月乙丑，谕秋审、朝审各犯缓决至三次者，分别减等。壬申，睢州河工合龙。庚辰，命留保住为驻藏大臣，以福禄为西宁办事大臣。

十二月甲辰，谕预千叟宴官民年九十以上者，许其子孙一人扶掖；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艰，亦许其子孙一人扶掖。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安南来贡。

五十年春正月辛亥朔，上以五十年国庆，颁诏覃恩有差。丙辰，举千叟宴礼，宴亲王以下三千人于乾清宫，赏赉有差。丁巳，左都御史周煌致仕，以纪昀为左都御史。调吴垣为湖北巡抚，以孙永清为广西巡抚。戊辰，召奎林来京，以拉旺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甲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以潜与萨木萨克交通事觉，处斩。乙酉，赈江西萍乡等三县水灾。丁亥，上释奠先师，临辟雍讲学。戊子，免河南汲县等十四县逋赋。己丑，御试翰林院、詹事府官，擢陆伯焜、吴璥为一等，馀升黜有差。试六部升用翰詹等官，擢庆龄为一等，馀升黜有差。辛卯，调毕沅为河南巡抚，何裕城为陕西巡抚。甲辰，免江南江宁等六府州逋赋。是月，赈江西萍乡等三县、福建建安等二县水灾，河南汲县等十四县旱灾。

三月壬子，上幸盘山。甲寅，上诣明长陵奠酒。丁巳，上驻跸盘山。辛酉，截河南、山东漕粮三十万石，赈河南卫辉旱灾。甲子，免江

苏安东、阜宁逋赋。丙寅，上还京师。丁卯，以永铎为伊犁参赞大臣，常青为西安将军，奎林为乌鲁木齐都统，复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以舒常为工部尚书，孙士毅兼署两广总督。乙亥，免直隶霸州等四十九州县逋赋。丙子，免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夏四月甲申，甘肃肃州等处地震，赈恤之。壬辰，上阅健锐营兵。丁酉，刑部尚书喀宁阿、胡季堂，侍郎穆精阿、姜晟以检验失实，降四品顶戴。戊戌，大学士蔡新致仕。是月，免河南汲县等旱灾额赋。赈祥符等州县旱灾。

五月壬子，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县、郑州等三十二州县新旧额赋积欠。甲寅，调永保为江西巡抚，陈用敷为贵州巡抚。己未，拨两淮运库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赈。丙寅，上秋狝木兰。丁卯，山西平阳等属饥，给贫民两月粮。壬申，上驻跸避暑山庄。丙子，命梁国治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刘墉协办大学士。以曹文埴为户部尚书。丁丑，柘城盗匪平。是月，赈江苏铜山等十六州县、山东陵县等四十州县旱灾。

六月壬午，以漕运迟误，萨载等下部严议，分别赔偿。乙酉，理藩院尚书博清阿卒。丙戌，以留保住为理藩院尚书。辛丑，以奎林署伊犁将军，永铎署乌鲁木齐都统。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粮十万石于安徽备赈。是月，赈安徽亳州等八州县旱灾。

秋七月己酉，调富勒浑为两广总督，以雅德为闽浙总督，浦霖为福建巡抚。庚戌，调浦霖为湖南巡抚，以徐嗣曾为福建巡抚。辛酉，以李庆棻为贵州巡抚。乙丑，拨户部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赈。辛未，赈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乙亥，以奎林为伊犁将军，永铎为乌鲁木齐都统。

八月乙酉，命阿桂赴河南勘灾，兼赴江南、山东查办河运。癸巳，上幸木兰行围。庚子，赈陕西朝邑县水灾。癸卯，以伊桑阿为山西巡抚。

九月己酉，命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以庆桂为乌什参赞大臣，署陕甘总督。降海禄为伊犁领队大臣。命明亮以伊犁参赞大臣署乌什参赞大臣。甲寅，上驻跸避暑山庄。戊午，调永保为陕西巡抚，何裕城为江西巡抚。戊辰，上还京师。壬申，赈江苏长洲等五十六州县卫旱灾。

冬十月丁丑朔，召勒保、松筠回京，命佛住驻库伦，会同蕴端多尔济办事。庚辰，赈湖南巴陵等十州县旱灾。辛丑，赈安徽亳州五十一州

县并凤阳等九卫旱灾。是月，免甘肃皋兰等十二□州县卫本年雹水灾额赋。赈直隶平乡等十六州县水旱灾，河南永城等十二州县旱灾。

十一月乙亥，以乾隆六十年乙卯正旦推算日食，宣谕定次年归政。是月，赈山东峄县等九州县旱灾，甘肃河州等七州县水雹灾。

十二月丁丑，以御史富森阿条陈地丁钱粮请收本色，谕斥为断不可行，罢之。丙戌，以明亮为乌什参赞大臣，庆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壬寅，禁广东洋商及粤海关监督贡献。是月，赈陕西朝邑等三县水灾。

是岁，朝鲜来贡。

本纪十五高宗本纪六

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免朝贺。戊申，命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往安徽备赈。辛酉，礼部尚书姚成烈卒，以彭元瑞代之。丙寅，以普福为驻藏大臣。庚午，江西巡抚何裕城奏粮价日昂，由江、楚贩运过多所致。上以意存遏籴，切责之。命范建中往哈密办事。

二月庚辰，上御经筵赐宴，命工歌新谱抑戒诗，岁为例。加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太子太保。乙酉，上幸南苑行围。辛卯，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往浙省盘查仓库。壬辰，上诣西陵，巡幸五台山，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申，上谒泰陵、泰东陵。丁酉，免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属上年灾欠银米。己亥，以图萨布为湖北巡抚。癸卯，免山西忻州等六州县逋赋。

三月丙午，上驻跸五台山。丙辰，两江总督萨载卒，调李世杰代之。以保宁为四川总督，鄂辉为成都将军。己未，上阅滹沱河，阅正定镇兵。壬戌，上祭帝尧庙。癸亥，命李侍尧署户部尚书。甲子，赈陕西朝邑等三县灾民。庚午，上还京师。辛未，以伊龄阿为浙江巡抚。

夏四月己卯，命大学士阿桂往江南筹办河工。乙酉，浙江学政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空各逾十万，郡县采买仓储，俱折收银两，以便挪移。命曹文埴等严查覆奏。赈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己丑，命窦光鼐会同曹文埴等查办浙江亏空。

五月丙午，命阿桂赴浙，会同曹文埴等查办亏空，并勘海塘。丙辰，富勒浑褫职，交阿桂等审讯。丁巳，以孙士毅为两广总督，调图萨布为广东巡抚，以李封为湖北巡抚。己未，以李侍尧署湖广总督。辛未，上秋狝木兰。赈四川打箭炉等地震灾。是月，免江苏上元等五十六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

六月丁丑，上驻跸避暑山庄。乙酉，以福崧署山西巡抚。丁亥，湖南常德府沅江溢。辛丑，调富纲为闽浙总督，以特成额为云贵总督。以毕沅为湖广总督，江兰为河南巡抚。

秋七月戊申，免河南商丘等十二州县上年旱灾额赋。壬子，江苏清河李家庄河溢。丁巳，命阿桂由浙江赴清口，会同李世杰等办理堵筑事宜。己巳，曹锡宝劾和珅家人刘全，不能指实，加恩革职留任。

闰七月庚辰，大学士、伯伍弥泰卒。召刘秉恬来京，以谭尚忠为云南巡抚。己丑，浙江学政、吏部右侍郎窦光鼐褫职。庚寅，富勒浑论斩。乙未，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福康安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福长安为户部尚书，绰克托署兵部尚书。戊戌，赈湖南武陵、龙阳水灾。

八月丙辰，上幸木兰行围。庚申，调嵩椿为绥远城将军，积福为宁夏将军。

九月戊寅，上驻跸避暑山庄。丁亥，以勒保为山西巡抚。戊子，以永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巴延三为陕西巡抚。壬辰，上还京师。甲午，调福长安署兵部尚书，以绰克托署户部尚书。乙未，以琅玕为浙江巡抚。己亥，皇长孙贝勒绵德卒。赈安徽五河等十七州县并凤阳等五卫水灾。

冬十月辛丑朔，调富纲为云贵总督，以常青为闽浙总督。丁未，降毕沅仍为河南巡抚，江兰仍为河南布政使，授李侍尧湖广总督。丁巳，免直隶安州等四州县被灾额赋有差。

十一月，赈安徽合肥等十七州县水灾。

十二月辛丑，福建南靖县匪徒陈荐等作乱，捕治之。壬子，大学士梁国治卒。命兵部尚书王杰在军机处行走。戊午，封郑华为暹罗国王。丙寅，福建彰化县贼匪林爽文作乱，陷县城，知县俞峻死之。命常青、徐嗣曾等剿办。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来贡。

五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林爽文陷诸罗竹堑。癸酉，命鄂辉署四川总督。乙亥，宥富勒浑罪。丁丑，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常青为湖广总督，仍留福建督办军务，命舒常署之。癸未，林爽文陷凤山，知县汤大全死之。甲申，常青以守备陈邦光督义民守鹿仔港，收复彰化奏闻。丁亥，命王杰为东阁大学士，管礼部事。调彭元瑞为兵部尚书，以纪昀为礼部尚书。庚寅，允户部尚书曹文埴终养，以董诰代之。辛卯，命松筠往库伦办事。丁酉，命常青渡台剿匪。

二月壬寅，林爽文复陷凤山，犯台湾府，柴大纪督兵民御之。癸卯，以李绶为左都御史。乙巳，以长麟为山东巡抚。壬子，免台湾府属本年额赋。丙辰，复诸罗。甲子，上诣东陵。丁卯，上谒昭西陵、孝

陵、孝东陵、景陵。

三月癸酉，上回跸。丙子，以重修明陵成，上临阅，申禁樵采。辛巳，复凤山。辛卯，以姜晟为湖北巡抚。黄仕简以贻误军机褫职，令其长孙嘉谟袭公爵。乙未，逮黄仕简下狱。

夏四月辛丑，以常青为将军，恆瑞、蓝元枚为参赞。调蓝元枚为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署陆路提督。戊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壬戌，赐史致光等一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上阅火器营兵。

五月丁卯朔，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病免，以三丕勒多尔济代之。戊辰，授兰第锡河东河道总督。甲戌，上秋狝木兰。庚辰，上驻跸避暑山庄。湖南凤凰□苗作乱，总兵尹德禧讨平之。

六月庚戌，免浙江仁和场潮冲荡地额课。壬子，授柴大纪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丙辰，召福康安赴行在，以勒保署陕甘总督。

秋七月壬辰，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率侍卫、章京等赴台湾剿贼。癸巳，赈安徽怀远、凤阳等州县水灾。赈山西丰镇等九□州县旱灾。

八月，常青免，命福康安为将军，赴台湾督办军务。辛亥，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壬申，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上回跸。壬午，调柴大纪为福建水师提督，以蔡攀龙为福建陆路提督，并授参赞。辛卯，以诸罗仍未解围，催福康安径剿大里杙贼，并分兵进大甲溪。

冬十月丁未，命福长安署工部尚书。戊申，修福陵。丁未，睢州下汛决口合龙。丙辰，命阿桂赴江南勘高堰等处堤工。戊午，免江苏清河等二十三州县及淮安等五卫本年水灾漕项漕米有差。辛酉，以福州将军恆瑞剿贼怯懦，召来京，调鄂辉代之。赈直隶保安等七州县旱灾。壬戌，命江苏、浙江拨济福建军需钱各五万贯。

十一月甲子朔，加李侍尧、孙士毅太子太保，柴大纪太子少保。赐台湾广东庄、泉州庄义民御书扁额。壬申，以柴大纪固守嘉义，封一等义勇伯，世袭。免台湾嘉义县五十四年额赋。以巴延三奏达赖喇嘛遣使称“夷使”，申饬之。乙酉，奎林以婪赃，褫职逮问，以保宁为伊犁将军。调李世杰为四川总督，以书麟为两江总督，陈用敷为安徽巡抚。

十二月丁未，福康安等败贼于仑仔顶庄等处，解嘉义围，晋封福康安、海兰察公爵，各赏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己酉，迁常青福州将军。以舒常为湖广总督，福长安为工部尚书。以福康安劾柴大纪、蔡攀龙战守之功多不确实，谕："柴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蔡攀龙奋勇杀贼，竟抵县城。或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岂可转没其功，遽加无名之罪？"以孙士毅调兵运械，不分畛域，赏双眼花翎。戊午，以德成奏称柴大纪贪纵废弛，命福康安、李侍尧据实参奏，并以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雅德在福建时徇隐，逮之。庚申，伍拉纳护福建巡抚。以永铎为盛京将军，尚安为乌鲁木齐都统。

五十三年春正月丁卯，免兵差经过之福建晋江等二十县本年额赋有差。辛未，明兴奏山西永宁等处河清。丙戌，柴大纪褫职逮问。福州将军常青以徇隐柴大纪褫职。

二月甲午朔，获林爽文，赏福康安、海兰察御用佩囊，议叙将弁有差。晋封大学士和珅三等伯爵。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福长安、董诰议叙。予孙士毅轻车都尉世职。乙未，释黄仕简、任承恩。壬寅，伊犁参赞大臣海禄以劾奎林失实褫职，与奎林俱罚在拜唐阿上效力。乙巳，立先贤有子后裔五经博士。辛亥，上巡幸天津。庚申，获台湾贼首庄大田，议叙提督许世亨等有差。辛酉，免天津府属逋赋。壬戌，上御阅武楼阅兵。

三月戊辰，命侍郎穆精阿赴湖北，会同舒常查案。壬申，林爽文伏诛。癸未，再赏福康安、海兰察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及福康安金黄腰带。

夏四月辛丑，以旱命刑部减徒以下罪。丙午，上阅健锐营兵。庚戌，免江苏清河等十八州县、淮安等五卫上年水灾额赋有差。己未，富勒浑、雅德以失察柴大纪论绞。

五月丁卯，蠲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有差。癸酉，蠲直隶保安等七州县上年水灾民田旗地额赋。庚辰，上秋狝木兰。癸未，宥常青罪。庚寅，赈台湾难民。

六月丙申，富纲奏缅甸孟陨差头目业渺瑞洞等赍金叶表文进贡，谕护送迅来行在。戊戌，赈湖南溆浦县水灾。免安徽凤阳等四府州卫上年水灾额赋有差。辛丑，赈湖北长阳县水灾。丁未，免陕西华州等三州县五十一年水灾额赋。戊申，安南人阮惠等叛逐其国王黎维祁，维祁来求

援。命孙士毅赴广西抚谕之。免山西大同等九州县上年旱灾额赋。

秋七月辛酉朔，以安南牧马官阮辉宿奉黎维祁之母及子来奔，谕孙士毅等抚恤之。壬戌，赈山东胶州、寿光水灾。湖北荆州江溢，府城及满城均浸没，谕舒常等查勘抚恤。丁丑，赏还闽浙总督李侍尧伯爵，予现袭之李奉尧提督衔。戊寅，湖北武昌、汉阳江溢。以毕沅为湖广总督，伍拉纳为河南巡抚，明兴为乌什办事大臣。赈安徽怀宁等州县水灾。柴大纪处斩。召姜晟来京，以惠龄为湖北巡抚。戊子，廓尔喀据后藏济咙、聂拉木，命成德与穆克登阿剿之。

八月甲辰，赈湖北监利、石首水灾。丙午，上幸木兰。庚戌，以木兰大水，停行围。癸丑，廓尔喀复陷宗喀，以鄂辉为将军、成德为参赞大臣剿之。丙辰，安南阮岳等遁，命孙士毅督许世亨进剿，命富纲统兵进驻蒙自。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

九月壬戌，缅甸番目细哈觉控等入觐，谕暹罗、缅甸现均内附，二国应修好，不得仍前构兵。戊辰，赈湖北沔阳、黄冈水灾。癸酉，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

冬十月庚寅，廓尔喀侵后藏萨喀。命孙士毅出关督剿。甲午，赈湖北潜江水灾。丙申，赈湖北江夏等三十六州县水灾。己亥，以黎维祁闇弱，谕孙士毅选择黎裔入京朝贡。庚子，命云南提督乌大经统兵出关，檄谕阮惠等来归。癸卯，调舒濂为驻藏大臣，以恆瑞为伊犁参赞大臣。调都尔嘉为盛京将军，恆秀为吉林将军。改嵩椿为西安将军，以兴兆代之。琳宁为黑龙江将军。乙卯，李侍尧病，命福康安署闽浙总督。

十一月辛酉，免安徽望江等二十六州县卫本年被水额赋有差。癸亥，李侍尧卒，以福康安代之。以勒保为陕甘总督，海宁为山西巡抚。丙子，修湖北江陵、公安各堤。免湖北江陵等三十六州县本年水灾额赋有差。

十二月己丑，释富勒浑、雅德。孙士毅奏败贼于寿昌江。癸巳，又败贼于市球江。丙申，收复黎城，复封黎维祁安南国王，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为一等子。戊申，命孙士毅班师。

五十四年春正月己未，以元旦受贺，朝班不肃，褫纠仪御史等职，尚书德保摘翎顶，都察院、鸿胪寺堂官均下部严议。庚申，成德以收复宗喀、济咙，克聂拉木奏闻。癸酉，礼部尚书德保卒，以常青代之。甲

戌，以缅甸孟陨悔罪投诚，谕令睦邻修好，并赐暹罗国王郑华纟采币，令其解仇消衅。免福建淡水等六□县灾欠额赋。癸未，阮惠复陷黎城，广西提督许世亨等死之。召孙士毅来京，削公爵。调福康安为两广总督。以伍拉纳为闽浙总督，梁肯堂为河南巡抚。以海禄为广西提督。甲申，安南国王黎维祁复来奔，命安插广西。丙戌，褫孙士毅职，命仍以总督顶戴在镇南关办事。

二月庚寅，以京察届期，予大学士阿桂等议叙，内阁学士谢墉等下部议处，理藩院侍郎福禄原品休致，予总督福康安等议叙。丁酉，勒保陛见，以巴延三署陕甘总督。和阗领队大臣格绷额以婪索鞫实，处斩。甲寅，调兰第锡为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为河东河道总督。乙卯，以安南瘴疠炎荒，不值用兵，详谕福康安。

三月甲子，免甘肃积年逋赋及未完籽种口粮。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未完仓穀。谕福康安檄阮惠缚献戕害提镇之匪。乙丑，刘墉以上书房师傅旷职，降侍郎衔。以彭元瑞为吏部尚书，孙士毅为兵部尚书。丁卯，上幸盘山。

夏四月戊子，免奉天广宁、凤凰二城属上年水灾额赋，仍赈恤有差。丙申，晋赠许世亨伯爵，令其子承谟袭。召孙士毅回京。庚子，以恆瑞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福长安署兵部尚书。谕福康安安插安南黎氏宗族旧臣。予从军出力之谅山都督潘启德以都司用。壬寅，命阿桂覆勘荆州堤工。丁未，宣谕："安南水土恶劣，决计不复用兵。阮惠已三次乞降，果赴阙求恩，可量加封号。朕抚驭外夷，无不体上天好生之德，从未敢穷兵黩武。"辛亥，赐胡长龄等九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调都尔嘉为黑龙江将军，嵩椿为盛京将军，恆秀为绥远城将军，琳宁为吉林将军。癸丑，以阮惠不亲来吁恳，遣阮光显入关进贡，谕福康安卻之。丙辰，豁直隶宣化等四县上年旱灾额赋。

五月己未，免官兵经过之广西柳州等五府属本年额赋。福康安等奏安南阮惠遣其侄阮光显赍表贡乞降，并吁恳入觐。许之，却其贡。乙酉，增伊犁惠远城、惠宁城官。

闰五月庚寅，上秋狝木兰。辛卯，免奉天广宁等七城上年水灾额赋。甲午，赈云南通海等五州县地震灾民。

六月，免安徽安庆等七府州五十三年水灾额赋。甲子，以管幹贞为漕运总督。戊辰，赈直隶蠡县水灾。庚午，命兵部尚书孙士毅军机处行

走。壬申，以郭世勋为广东巡抚。癸酉，以陈步瀛为贵州巡抚。丙子，福康安奏，阮惠即阮光平，因赦其前罪，准令降附，具表谢恩进贡，并求于明年到京祝釐。上以其情词肫切，册封为安南国王，并赐敕谕。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秋七月乙酉朔，以决河下注泗州一带，谕赈恤灾民。丁酉，赈直隶安州等八州县水灾。庚子，户部尚书绰克托卒。丙午，以巴延三为户部尚书，秦承恩为陕西巡抚。戊申，安南贡使阮光显等入觐。

八月乙丑，赈河南永城、临漳等县水灾。戊辰，赈安徽宿州水灾。己巳，上幸木兰行围。甲戌，赈直隶清苑等三十四州县水灾。

九月己丑，廓尔喀贡使入觐，封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巴都尔萨野公爵。庚寅，上回驻避暑山庄。辛卯，赈江苏铜山等十一州县水灾。丙申，赈吉林属珲春水灾，豁应交义仓粮石及上年借给仓穀。丁酉，上回跸。丙午，安南黎维祁自保乐袭牧马，为阮光平所败。谕福康安，如黎维祁来奔，收纳之。辛亥，左都御史阿扬阿卒，以舒常代之。

冬十月癸丑，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罢，以保泰代之。命伍尔伍逊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乙卯，以佛住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赈吉林打牲乌拉等处水灾。己未，睢宁决口合龙。辛酉，赈湖南华容等县水灾。

十一月乙酉，安南国王阮光平以受封进谢恩贡物，允之。丙戌，免安徽宿州等十四州县卫逋赋。庚寅，命福康安将黎维祁及其属人送京师，隶汉军旗籍，以黎维祁为世管佐领。癸巳，四川总督李世杰病，命侍卫庆成带医诊视，以孙士毅署之，彭元瑞署兵部尚书。戊戌，免盛京等五城借仓穀。

十二月庚申，追夺故大学士冯铨等谥。辛未，上以来年八旬万寿，命钅隽八徵耄念之宝。

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覃恩有差。普免各直省钱粮。己丑，颁恩诏于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国。壬辰，赏大学士和珅黄带、四开禊袍。赐安南国王阮光平金黄鞓带。乙巳，朝鲜国王李算表贺万寿，贡方物。己酉，琉球国王尚穆进表谢恩，贡方物。

二月壬子朔，以河南考城城工错缪，降江兰道员，毕沅等褫职，仍留任。癸丑，免直隶永清、武清五十四年水灾额赋。己未，上诣东陵、西陵，巡幸山东，免经过直隶州县钱粮十分之三。壬戌，上谒昭西陵、

孝陵、孝东陵。庚午，上谒泰陵、泰东陵。辛未，免直隶各属节年因灾缓徵钱粮。壬申，命福康安带同阮光平入觐，郭世勋兼署两广总督。乙亥，免云南通海等五州县五十四年分地震灾田额赋，并除傍海震没田赋。免经过山东钱粮十分之三。降直隶总督刘瓘侍郎，以梁肯堂为直隶总督，调穆和蔺为河南巡抚。戊寅，免山东各属因灾缓徵银两。以福崧为安徽巡抚。

三月乙酉，上登岱。甲午，上谒少昊陵。至曲阜谒先师庙。乙未，释奠。赐衍圣公孔宪培及孔氏族人等章服银币有差。丙申，上谒孔林。庚子，免乌鲁木齐各州县额徵地粮十分之一。乙巳，缅甸国长孟陨遣使表贺万寿，贡驯象，请封号。命封为缅甸国王。免直隶昌平等七州县水灾旗地租银。南掌国王召温猛表贺万寿，贡驯象。己酉，免直隶长芦等五场上年水灾灶课。

夏四月丁巳，上幸天津府。谕伍拉纳查浙江浮收漕粮情弊。己未，大学士嵇璜重与恩荣宴，御制诗章赐之。辛酉，命吉庆会同嵩椿勘明英额边至瑷阳边。乙丑，免安徽宿州、灵壁等八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上还京师。丙寅，上诣黑龙潭祈雨。闵鹗元罢，调福崧为江苏巡抚，何裕城为安徽巡抚。庚午，以书麟覆奏欺饰，下部严议，仍留任。闵鹗元褫职逮问。壬申，免河南永城五十四年水灾额赋。癸酉，以孙士毅为四川总督，李世杰为兵部尚书。乙亥，赐石韫玉等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免山西太原、辽州等十六府州并归化城等处额赋十分之三。

五月庚寅，上幸避暑山庄。庚子，赏黎维祁三品职衔。壬寅，免西藏所属三十九部落钱粮。己酉，书麟褫职逮问，福崧兼署两江总督。韩鑅赴江南帮办河工。

六月壬子，调孙士毅为两江总督，保宁署四川总督，永保署伊犁将军。乙卯，以陈用敷为广西巡抚。闵鹗元论斩。丁巳，免直隶霸州等五十四□州县并各属旗地上年水灾额赋。戊午，除湖南乾州等五□县苗民杂粮。

秋七月己丑，安南国王阮光平入觐。庚寅，以硃珪为安徽巡抚。甲午，赈直隶朝阳、天津水灾。丙申，赈奉天锦州九关台，山东平原、禹城等县水灾。丁酉，兵部尚书李世杰以失察书吏休致。己亥，起刘瓘为兵部尚书。戊申，上还京师。赈江苏砀山等县，安徽宿州，河南永城、夏邑水灾。江苏砀山王平庄河决。命福崧赴宿州办河工。丁未，赈山东临清水灾。

八月庚戌，暹罗国王郑华表贺万寿，贡方物。琅玕以失察漕粮自劾，罢之。调海宁为浙江巡抚，书麟为山西巡抚。辛酉，上八旬万寿节，御太和殿，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台吉、伯克，哈萨克、安南国王、朝鲜、缅甸、南掌贡使，各省土司，台湾生番等行庆贺礼。礼成，宁寿宫、乾清宫赐宴如仪。己巳，刑部尚书喀宁阿卒，以明亮代之，命舒常兼署。

九月戊寅，赈安徽泗州水灾。癸未，命安南国王阮光平归黎维祁亲属及旧臣之在其国者。己丑，上阅健锐营兵。甲午，赈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庚子，长麟以谳狱不实褫职，调惠龄为山东巡抚，以福宁为湖北巡抚，毕沅兼署之。

冬十月丙辰，赈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甲子，命保宁回伊犁将军，以鄂辉为四川总督。壬申，以福崧为浙江巡抚，起长麟署江苏巡抚。赈甘肃皋兰等三县霜灾。

十一月丁丑朔，以浦霖为福建巡抚，冯光熊为湖南巡抚。丙戌，加大学士王杰太子太保，尚书彭元瑞、董诰、胡季堂、福长安、将军保宁太子少保。乙未，释富勒浑、雅德。戊戌，命庆成同尹壮图往山西盘查仓库。壬戌，赈奉天锦县等三州县水灾。戊辰，命吏部尚书彭元瑞协办大学士。

五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赈江苏萧县等三县、安徽宿州等三州县上年水灾。己卯，赈直隶文安等三十州县、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乙酉，以尹壮图覆奏欺罔，褫职治罪。戊戌，袁凤鸣处斩。朝鲜、暹罗、缅甸均遣使谢恩，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己亥，以保宁为御前大臣。甲辰，调刘墉为礼部尚书，纪昀为左都御史。

二月己酉，谕："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尹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加恩免尹壮图治罪，以内阁侍读用。"戊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阮元等二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

三月乙亥，赈奉天锦州等处上年水灾旗地人户，并蠲租有差。戊寅，上幸盘山。甲申，免甘肃皋兰等三县上年霜灾额赋。丁酉，以永保为内大臣。

夏四月丁卯，免山东临清等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未，彭元

瑞以瞻徇降侍郎，命孙士毅为吏部尚书。以书麟为两江总督，长麟暂署。调冯光熊为山西巡抚。以姜晟为湖南巡抚。

五月庚寅，以长麟为江苏巡抚。乙未，上秋狝木兰。辛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甲辰朔，免直隶霸州等六十九□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秋七月庚辰，免江苏江宁等五府州属因灾积逋半赋。甲申，以缅甸国王孟陨资送羁留内地人民，嘉赉之。己亥，蠲安徽宿州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丑，蠲陕西朝邑等二县逋赋。

八月丁未，命喇特纳锡第为喀喇沁札萨克一等塔布囊。戊午，上幸木兰行围。甲子，上行围。廓尔喀以逋欠诱围喇嘛、噶布伦，扰西藏。命四川总督鄂辉、将军成德剿之。命孙士毅署四川总督。己巳，命福康安来京祝其母生辰，郭世勋署两广总督。廓尔喀陷西藏定日各寨，据济咙。

九月丙子，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召嵩椿回京，以琳宁为盛京将军，调恆秀为吉林将军。丙戌，上回跸。戊子，唐古忒兵与达木蒙古兵御廓尔喀失利，唐古忒公札什纳木札勒及达木协领泽巴杰等死之。命乾清门侍卫额勒登保等赴西藏军营。壬辰，以保泰懦怯褫职，命奎林赴藏办事，赏舒濂副都统衔，协同办理。以达赖喇嘛等坚守布达拉，嘉奖之。命刘墉署吏部尚书。甲午，以廓尔喀围扎什伦布，谕鄂辉等进剿。辛丑，豁奉天广宁县逋赋。

冬十月乙巳，宥闵鹗元罪。丁未，廓尔喀入扎什伦布，寻遁去。癸丑，户部尚书巴延三以浮估城工褫职，调福长安代之。以金简、彭元瑞为满、汉工部尚书。丙辰，以安南开关通市，改广西龙州通判同知。乙丑，谕王大臣不必兼议政虚衔。

十一月癸酉，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征廓尔喀。辛巳，鄂辉、成德褫职，以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吉庆为山东巡抚。癸未，以陈淮为贵州巡抚。

十二月辛亥，命海兰察等及索伦、达呼尔兵由西宁进藏。丁卯，召都尔嘉回京。以明亮为黑龙江将军，明兴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五十七年春正月壬申，赏七代一堂致仕上驷院卿李质颖御书扁额。

免奉天、直隶、安徽、湖南、广东逋赋。乙亥，以达赖喇嘛复遣丹津班珠尔等私与廓尔喀议和，谕止之。丙子，追论巴忠与廓尔喀议和擅许岁银罪。甲午，以苏凌阿为刑部尚书。

二月壬寅，成德奏败贼于拍甲岭。癸卯，予大学士阿桂等、尚书福长安等、侍郎德明等、总督福康安等、巡抚长麟等叙。裁河东盐政、盐运使等官。移山西河东道驻运城。丁未，命皇十五子嘉亲王祭先师孔子。免奉天锦州府属上年旱灾额赋。己巳，命侍郎和琳管理藏务。鄂辉等奏收复聂拉木，谕以迟延斥之。

三月丁丑，上诣西陵，巡幸五台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寅，允济咙呼图克图“慧通禅师”法号。以帕克哩营官番众收复哲孟雄、宗木，赉之。辛巳，上谒泰陵、泰东陵。壬午，免直隶大兴等八州县积欠米穀。甲申，加福康安大将军。庚寅，免五台本年钱粮十分之五，大同、朔平二府属未完逋赋。辛卯，上驻跸五台山。

夏四月己亥朔，以和阗办事大臣李侍政失察迈玛特尼杂尔，下部严议。甲辰，上阅滹沱河。以贡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丁未，上祭帝尧庙。甲寅，上还京师。乙卯，上诣黑龙潭祈雨。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

闰四月甲申，以久旱，谕台湾及沿海各省详鞫命盗各案，毋有意从严。蠲河南汤阴等五县上年旱灾额赋。丙申，以久旱，下诏求言。丁酉，雨。以失陷札什伦布，治仲巴呼图克图及孜仲喇嘛等罪。命和琳、鄂辉宣谕达赖喇嘛等。

五月辛丑，定安南国两年一贡，六年遣使一朝。丁未，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五。戊申，调长麟为山西巡抚，以奇丰额为江苏巡抚。辛亥，允霍罕额尔德尼伯克那尔巴图遣使入贡。癸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甲戌，福康安奏克廓尔喀所踞擦木耍隘。丁丑，赈江西南丰、广昌水灾。福康安奏殄玛噶尔辖尔甲山梁之贼。己卯，福康安等奏克济咙。辛巳，调陈淮为江西巡抚，冯光熊为贵州巡抚。丙戌，福康安等奏攻克热索桥。丁酉，福康安等奏攻克协布鲁寨。

秋七月甲辰，赈直隶河间等处旱灾，顺直宛平、玉田等州县蝗。己酉，福康安等克廓尔喀东觉山梁，并雅尔赛拉等处营卡，成德等克扎

木、铁索桥等处。

八月辛未，成德克多洛卡、陇冈等处。命孙士毅驻前藏督粮运。癸酉，命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孙士毅为文渊阁大学士。调金简、刘墉为吏部尚书，和琳为工部尚书，纪昀为礼部尚书，窦光鼐为左都御史。庚辰，以博兴为库伦办事大臣。丙戌，福康安等奏克噶勒拉、堆补木城卡，阿满泰、墨尔根保阵亡。成德等克利底、大山贼卡。戊子，福康安奏廓尔喀酋拉特纳巴都尔等乞降。上以其悔罪乞降，许之，命班师。丙申，赈陕西咸宁等六州县旱灾。

九月丁酉，上还京师。己亥，论征廓尔喀功，赏福康安一等轻车都尉，晋海兰察二等公为一等，议叙孙士毅等各有差。丙午，上命福康安、孙士毅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命御前侍卫惠伦等赍金奔巴瓶往藏，贮呼毕勒罕名姓，由达赖喇嘛等对众拈定。壬子，复廓尔喀王公封爵，定五年一贡。

冬十月戊辰，廓尔喀贡使入觐。己巳，赈河南安阳等十六县灾民，蠲缓新旧额赋有差。己卯，免嵇璜、阿桂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和珅、彭元瑞代之。壬午，赈直隶河间、任丘五州县旱灾，并免顺天等十三府州属被灾旗民额赋。乙酉，郭世焘奏英吉利遣使，请由天津进贡，允之。丁亥，以鄂辉隐匿廓尔喀谢恩表贡褫职，交福康安等严鞫之。赈陕西咸阳等十四州县旱灾。癸巳，调图桑阿为绥远城将军。

十一月丙午，赈山东德州等二十州县旱灾。

十二月庚午，定唐古忒番兵训练事宜。铸银为钱，文曰“乾隆宝藏”。甲戌，免长芦兴国等五场并沧州等七州县被灾灶地额赋。丙子，以长麟为浙江巡抚，蒋兆奎为山西巡抚。以伊犁回民地亩雪灾，免本年额穀。癸未，赈河南安阳等二十五县旱灾。辛卯，命永远枷号鄂辉等于西藏。

五十八年春正月丙申，赈河南林县等五县、陕西咸宁等三州县旱灾。己亥，赈直隶保定等二十一州县旱灾。庚子，改杭州织造为盐政兼管织造事，改盐道为运司，南北两关税务归巡抚管理。以全德为两浙盐政。恆秀回吉林将军。乙巳，敕谕安南国王阮光平睦邻修好，慎守封疆，赐以彩采币。丙辰，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以世子阮光缵嗣。乙亥，免河南安阳等二十五县上年旱灾额赋。壬午，命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作为喀什噶尔协办大臣。

三月丁酉，上幸盘山。庚子，上驻跸盘山。甲辰，礼部尚书常青卒，以德明代之。戊申，谕于雍和宫设金奔巴瓶，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公同掣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丁未，上回跸。乙卯，调冯光熊为云南巡抚，以英善为贵州巡抚。戊午，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卒。

夏四月壬申，命松筠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在御前侍卫上行走。辛巳，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前藏大昭及雍和宫，公同掣报出呼毕勒罕，以除王公子弟私作呼毕勒罕陋习。乙酉，删除大学士兼尚书衔、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顺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政衔。丁亥，赐潘世恩等八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命于乾隆五十九年秋特开乡试恩科，六十年春为会试恩科。庚寅，廓尔喀归西藏底玛尔宗地方。以西藏卡外之拉结、撒党两处归廓尔喀。

五月乙未，命广西按察使成林赴安南升隆城，赐奠册封。丁未，上幸避暑山庄。己酉，以明兴未奏遣回人赴霍罕等处办理外藩事件，罢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调永保代之。以伍弥伍逊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札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以特成额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辛酉，加封福康安为一等忠锐嘉勇公。癸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己卯，赈四川泰宁地震灾。乙酉，英吉利贡船至天津。戊子，于通州起陆。命在天津筵宴之。

秋七月癸巳，命和琳稽覈藏商出入。壬寅，命英吉利贡使等住宏雅园，金简、伊龄阿于圆明园分别安设贡件。己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入觐。辛未，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惠龄暂代，长麟为两广总督，调吉庆为浙江巡抚，惠龄为山东巡抚。壬午，免长芦官台等二场潮灾灶地额赋。丙戌，上还京师。戊子，以庆桂为兵部尚书。庚寅，谕英吉利贡使由内河水路赴广东澳门附船回国。

九月丁酉，加长麟太子少保。命松筠护送英吉利使臣等至浙江定海。甲辰，调福宁为山东巡抚，惠龄为湖北巡抚。丙午，以安徽无为等三州县水灾，赏口粮有差。

冬十月癸亥，安南国王阮光缵表进谢恩，贡物二分，纳其一。戊子，以长麟奏英吉利使称再进表章贡物，呈总督转奏，谕："系援例而行，并无他意，国王可安心，再来表贡，亦不拘定年限。"

十一月甲午，命和宁赴藏帮同和琳办事。戊午，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三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较康熙四十九年增十五倍，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势必益形拮据。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务当劝谕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己未，以安南等国进象已多，谕云贵、两广督抚檄卻象贡。

十二月癸未，伍拉纳陛见，命吉庆署闽浙总督。

五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免直隶、山东、河南逋赋十分之三。庚戌，管幹贞病免，命书麟兼署漕运总督。乙卯，恆秀以侵帑褫职，调宝琳为吉林将军，松筠署之。戊午，安置安南内附人黎维治于江南。

二月庚申，以明年元旦上元值日月食，谕修省，毋举行庆典。癸亥，廓尔喀遣使进表贡。丁亥，增造广东水师战船。

三月己丑，恆秀论绞。庚子，上巡幸天津，免经过地方及天津府属额赋十分之三，免天津府属逋赋，免大兴等十三州县逋赋十分之四。壬子，上驻跸天津府。

夏四月壬戌，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癸亥，上还京师。丁丑，上诣黑龙潭祈雨。

五月丙申，京师雨。甲辰，郭世勋病免，调硃珪为广东巡抚，陈用敷为安徽巡抚。丙午，以直隶保定等八十三州县旱，命赏给一月口粮。减奉天商贩豆麦等项经过直隶、山东关津税。辛亥，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有差。

六月丙辰朔，以山东历城山庄等五十一州县旱，给贫民一月口粮，除山东临清州水冲地亩田赋。丁巳，上驻跸避暑山庄。庚午，设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鄂博。

秋七月戊子，永定河决。庚寅，河南丹、沁二河决。辛卯，赈山西平定等处水灾。己亥，赈山东临清等州县水灾。辛丑，赈直隶天津等处水灾。癸卯，河南丰北□曲家庄河决。甲辰，书麟以徇隐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褫职，调富纲为两江总督，命苏凌阿署之。调福康安为云贵总督。以和琳为四川总督，孙士毅署之。以驻藏办事松筠为工部尚书。乙巳，命冯光熊署云贵总督。大学士嵇璜卒，召孙士毅入阁办事。癸丑，停本年及明年木兰行围。免直隶保定等府属、河南★辉等府属、山东临清等五州县、山西代州等三州县被水额赋。

八月丁巳，以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水灾重，免因灾缓徵额赋。戊午，永定河南工决口合龙。己巳，以明岁御宇届六十年，普免各省漕粮一次。甲戌，上回跸。调福宁为河南巡抚，穆和蔺为山东巡抚，江兰护之。福康安奏四川大宁教匪谢添秀等传习邪教，蔓延陕西、湖北、河南，谕严为捕治。丁丑，免直隶通州等二十三州县逋赋。甲申，毕沅降山东巡抚，罚缴湖广总督养廉五年。以福宁为湖广总督，穆和蔺留为河南巡抚。

九月己丑，赈湖北沔阳等州县水灾。丙申，以秀林为吉林将军。己亥，赈福建漳、泉二府水灾。减直隶遵化内务府官地租。命福宁驻襄阳，督缉邪教案犯。辛丑，以校正石经，加彭元瑞太子少保衔。癸卯，赈广东高要等县水灾。以湖北来凤县教匪段汉荣等纠众拒捕，谕责毕沅废弛。戊申，免齐齐哈尔等三城水灾逋赋。

冬十月丙辰，免河南汲县等九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逋赋。壬戌，勒保奏获邪教首犯刘松。命安徽严缉其徒刘之协。癸亥，荷兰入贡。乙丑，免福建漳州府属四□州县本年水灾额赋。戊辰，命将科布多威豁尔等七卡移驻原处北界，馀地赏杜尔伯特汗玛克素尔札布等游牧。己卯，调陈用敷为湖北巡抚，惠龄为安徽巡抚。辛巳，释恆秀罪。

十一月丙戌，以河南扶沟县知县刘清鼐疏防刘之协潜逃，革逮，穆和蔺下部严议。壬辰，免山东临清等州县本年漕赋。壬寅，命富纲署刑部尚书。甲辰，穆和蔺褫职，发乌鲁木齐效力。以阿精阿为河南巡抚。

十二月丙辰，普免各省积年逋赋。丙子，吏部尚书金简卒，以保宁代之。以明亮为伊犁将军。戊寅，命舒亮为黑龙江将军。改绥远城将军图桑阿为西安将军，以永琨代之。

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食，免朝贺。乙酉，赈直隶天津等二十州县、河南汲县等十四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上年被水贫民有差。丙戌，召苏凌阿来京，调福宁为两江总督，复以毕沅为湖广总督，玉德为山东巡抚。戊子，调陈用敷为贵州巡抚，英善为湖北巡抚，毕沅兼署。乙未，以固伦额驸丰绅殷德为内务府大臣。辛丑，免山东积年逋赋。庚戌，免江苏积年逋赋。免江西应缓徵银穀。

二月癸丑朔，免广东积年逋赋。陈用敷以查拏要犯刘之协办理错谬，褫职逮问。调姚棻为贵州巡抚，以成林为广西巡抚。丙辰，免陕西积年逋赋。贵州松桃□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戊

午，湖南苗匪陷乾州□，同知宋如椿等死之。命福康安往剿，毕沅驻常德筹办粮饷。庚申，以大学士阿桂等书上谕不能称旨，停甄叙，侍郎成策等下部议处。予总督福康安等议叙。辛酉，贵州苗匪围镇远镇总兵珠隆阿于正大营。免奉天广宁、锦州旗地逋赋。免甘肃皋兰等四十五州县积年逋赋。丙寅，命四川总督和琳赴酉阳州备苗，孙士毅仍留四川办理报销。丁卯，免浙江积年民地灶地逋赋。己巳，苗匪陷永绥□鸦酉寨，镇筸镇总兵明安图等死之。辛未，湖南永顺苗匪张廷仲等作乱，扰保靖、泸溪。丙子，免安徽积年逋赋。壬午，贵州苗匪扰思南、印江一带，窜入四川秀山。福康安赴铜仁督剿。命德楞泰领巴图鲁侍卫等赴贵州军营。

闰二月乙酉，福康安奏解正大营之围。壬辰，冯光熊留为贵州巡抚，调姚棻为云南巡抚。以苗匪乱，免贵州铜仁府属松桃、正大等处额赋。乙未，上诣东陵，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三。戊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己亥，福康安奏解嗅脑围。乙巳，福康安奏攻克石城，剿除岩洞苗匪。丁未，上谒泰陵、泰东陵，尊孝贤皇后陵。免两淮场灶积欠。戊申，福康安奏解松桃之围。

三月乙卯，和琳奏肃清秀山后路，命往松桃与福康安会剿。以孙士毅署四川总督。己未，福康安奏殄除长冲、卡落苗匪，进兵楚境。命额勒登保迅赴福康安军营。己卯，福康安奏解湖南永绥匪围。

夏四月辛卯，台湾彰化匪徒陈周全等作乱，陷县城，寻复之。癸巳，窦光鼐以会试衡文失当，降调。以硃珪为左都御史，仍留广东巡抚任。己亥，以魁伦劾洋盗肆行，命浦霖来京候旨，调姚棻为福建巡抚，以魁伦署之，江兰为云南巡抚。庚子，赐王以衔等一百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赏会试荐卷文理较优之举人徐炘、傅淦、李端内阁中书。戊申，上诣广润祠祈雨。是夜，雨。丁未，免贵州官兵经过地方本年额赋有差。福康安等奏克黄瓜寨。己酉，以福宁、惠龄经理湖南军务未竣，命苏凌阿仍署两江总督，费淳为安徽巡抚。庚戌，免福建龙溪等四县上年水灾额赋有差。匪首陈周全等伏诛。

五月丙辰，上幸避暑山庄。伍拉纳、浦霖以办理灾赈不善，褫职鞫治。命魁伦兼署闽浙总督。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丁巳，调费淳为江苏巡抚，仍留惠龄为安徽巡抚。福康安等奏克构皮寨及苏皮寨等处。调福康安为闽浙总督，勒保为四川总督。以宜绵为陕甘总督。壬戌，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子，以福建仓库亏缺查实，申饬科道无人奏及，并命嗣后陈奏地方重大事件，毋忝言责。召阿精阿来京，以景安为河南巡抚。丁卯，召惠龄来京，以汪新为安徽巡抚。戊辰，命苏凌阿驻

清江浦，兼署江苏巡抚。辛未，以于敏中营私玷职，褫轻车都尉世职。

六月壬午，以湖南苗匪扰镇筸后路，谕责福宁怯懦，刘君辅株守。命惠龄仍署湖北巡抚。戊子，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承德府如之。庚寅，福康安等奏克沙兜、多喜等处苗寨。乙未，赈广东南海等县水灾。戊申，姚棻以质讯解任，命魁伦兼署福建巡抚，长麟署闽浙总督。

秋七月庚申，德明以罣累滋阳县知县陈照自缢，论绞。乙丑，免湖北江陵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丙寅，以福康安等奏连克苗寨，渡大乌草河，赉珍物。壬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入觐，召见赐茶。

八月壬午，调永琨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恆瑞为绥远城将军。癸未，赐南掌国王召温猛、缅甸国王孟陨敕谕，均赉文绮。丙申，允兵部尚书刘瓘乞休，以硃珪代之，仍留广东巡抚任。以金士松为左都御史。丁未，免直隶通州等五十二州县积欠旗租。福康安等进驻杨柳坪。

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抚恤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水灾。壬子，皇太子及王、公、内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奏吁请俟寿跻期颐，再举行归政典礼，不允。丙辰，富勒浑、雅德以前总督婪赃，均褫职，分别发热河、伊犁效力。己未，上阅健锐营兵。晋封福康安忠锐嘉勇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庚申，上命皇太子谒东陵、西陵。乙丑，黑龙江将军舒亮以婪索，褫职鞫治，调永琨代之。命图桑阿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改恆瑞为西安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代之。命博兴为察哈尔都统。调特克慎为库伦办事大臣，策巴克为西宁办事大臣。丙寅，明亮以任黑龙江将军时侵渔貂皮褫职，命保宁为伊犁将军。己巳，舒亮论绞。明亮留乌鲁木齐效力。癸酉，以奉天、山西、四川、湖南、贵州、广西赋无逋欠，免明年正赋十分之二。乙亥，免福建龙溪等六县，华封、罗溪二县上年被水额赋。

冬十月戊寅朔，颁嘉庆元年时宪书。庚辰，福康安等奏擒匪首吴半生。赏福康安之子德麟副都统衔，和琳黄带，馀议叙赏赉有差。甲申，以伍拉纳等贪黩败检，戍其子于伊犁。长麟以徇庇伍拉纳、浦霖褫职，命来京。以魁伦署闽浙总督，姚棻署福建巡抚。乙酉，普免天下嘉庆元年地丁钱粮。丙戌，伍拉纳、浦霖处斩。壬辰，以额勒登保、德楞泰剿捕苗匪奋勇，授内大臣。乙未，命定丙辰年传位典礼。癸卯，命明年正月初吉，重举千叟宴。

十一月丁巳，福康安等奏克天星寨等处。加和琳太子少保衔，赏福康安、和琳上用黄里玄狐端罩各一。庚申，赈奉天金州、熊岳、锦州三城，宁海等三州县旱灾旗民，免额赋有差。乙丑，上命皇太子居毓庆宫。

十二月戊寅朔，谕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戊子，赈贵州铜仁被扰难民。福康安等奏克天星等苗寨。壬寅，允硃珪收英吉利国王表贡，赐敕嘉赉，交英商波郎赍回，并以其表言劝廓尔喀投顺，于赐敕内以无须英国兵力告之。甲辰，赐琉球国王尚温敕谕。丁未，以来岁元旦，传位皇太子为嗣皇帝，前期遣官告祭天地宗社。

是岁，缅甸、南掌、暹罗、安南、英吉利、琉球、廓尔喀来贡。

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举行授受大典，立皇太子为皇帝。尊上为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

三年冬，上不豫。四年正月壬戌崩，寿八十有九。是年，四月乙未，上尊谥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九月庚午，葬裕陵。

论曰：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本纪十六仁宗本纪

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讳颙琰，高宗第十五子也。母魏佳氏，追尊孝仪皇后。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策立为皇太子，高宗将传位焉，以明年为嘉庆元年。

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辰朔，举行内禅，上侍高宗遍礼于堂子、奉先殿、寿皇殿。高宗御太和殿，授玺。上即位，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训政。颁诏天下，赐宴宗藩。庚戌，立皇后喜塔拉氏。宁寿宫举行千叟宴，太上皇帝莅焉。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赐卮酒如故事。辛酉，祈穀于上帝。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赐廷臣宴于正大光明殿。凡赐宴皆如之。办理苗疆大学士福康安等奏攻克朗坡，进攻平陇。湖北枝江、宜都教匪起。

二月丁丑朔，释奠先师孔子。戊寅，祭社稷。庚辰，初举经筵。辛巳，敕甘肃贵德□建文庙。戊子，春分，朝日于东郊。己丑，上御乾清门听政，园居则御勤政殿，以为常。己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戕官。西安将军恆瑞率兵二千剿之。辛丑，祭历代帝王庙。丙午，湖北巡抚惠龄奏获教匪聂杰人。

三月庚戌，停四川续徵军需银两。辛亥，上耕耤田，四推。壬子，上奉太上皇帝谒陵。丁卯，车驾还京。己巳，皇后祀先蚕。癸酉，恆瑞奏收复湖北竹山。壬申，留保住免。以乌尔图纳逊为理藩院尚书，富锐为绥远城将军，永庆为蒙古都统。

夏四月丙子朔，时享太庙。命宜绵、永保、恆瑞、孙士毅等分剿湖北教匪。辛巳，常雩，祀天于圜丘。以剿来凤功，晋四川总督孙士毅三等男。敕伊犁贡马由草地行。丁酉，上侍太上皇帝祈雨黑龙潭。是日，雨。庚子，赐赵文楷等一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戊申，诏额鲁特来京有出痘者，嗣后由草地赴热河觐见。辛酉，祭地于方泽。壬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乙丑，以富纲为漕运总督。壬申，大学士、贝子福康安卒于军。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魁伦为闽浙总督，硃珪为两广总督。以纪昀为兵部尚书，金士松为礼部尚书，沈初为左都御史。丙子，调福昌为福州将军。以明亮署广州将军。丁丑，除山西代州三州县水冲田赋。

戊寅，和琳奏获苗匪石三保，解京诛之。癸巳，江南丰汛河决。

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匪。大学士、四川总督、三等男孙士毅卒于军。

八月丙子，以雨停秋狝。壬寅，和琳卒于军，命明亮、鄂辉接统军务。

九月乙巳，车驾还京。

冬十月戊寅，上万寿节，诣太上皇帝行礼。礼成，受廷臣贺。己卯，以董诰为大学士。王杰以足疾疏辞军机处、南书房、礼部事，允之。命沈初为军机大臣。辛巳，赠征苗阵亡提督花连布太子少保，予世职。丙戌，调沈初为兵部尚书，以纪昀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庚戌，丰汛河工合龙复决。予湖北死事巡检王翼孙、训导甘杜、典史浦宝光世职。甲子，冬至，祀天于圜丘。乙丑，江西巡抚陈淮有罪，逮问遣戍。己巳，以湖北教匪偷渡滚河入秦，褫永保职逮问，以惠龄统其军。

十二月戊子，湖南苗匪平，封明亮伯爵，额勒登保侯爵，及德楞泰等世职有差。庚子，祫祭太庙。辛丑，上奉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赐宴朝正外藩。

是岁，免顺天、江苏、山西、湖南、福建等省三十九□州县灾赋逋各赋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万二千四十四名口，穀数三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石一升二合七勺。朝鲜入贡。

二年丁巳春正月丁卯，贵州南笼仲苗夷妇王囊仙作乱，命总督勒保剿之。庚午，观成奏四川教匪徐添德侵扰达州、东乡，命总兵硃射斗等剿之。

二月癸酉，上御经筵。江南丰汛复报合龙。戊寅，皇后崩，奉太上皇帝诰，素服七日，不摘缨。廷臣如之，近臣常服不挂珠。辛巳，叙景安剿擒教匪功，晋三等伯。戊戌，册谥大行皇后曰孝淑皇后。惠龄奏获匪首刘起等，解京诛之。

三月戊申，上谒西陵。丁巳，还京。癸亥，以刘墉为大学士，调沈初为吏部尚书，硃珪为兵部尚书。以福长安、庆桂为满洲都统，德楞泰

为汉军都统。巴克坦布、庆成奏，由应山追贼入豫，查明贼首李全、王廷诏、姚之富均在其内。谕令擒捕。

夏四月壬申，设湖南镇筸镇总兵官，改保靖土县为流官。辛巳，追赠侍郎奉宽太师、礼部尚书，上受书师也。

五月戊辰，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已巳，惠龄奏教匪姚之富等由白马石抢渡汉江入川。诏罢总统庆成、恆瑞等，各降官，以宜绵为总统，明亮、德楞泰为帮办。

六月癸酉，勒保奏，剿办南笼仲苗，迭克水烟坪、卡子河等处。得旨：亟将苗首仙姑等擒获。

闰六月庚子，吉庆奏克西隆州亚稿苗寨。丙午，勒保奏进克普坪，抢毙匪首，解南笼围。诏奖绅民坚守危城，深明大义，改南笼府为兴义府。勒保续报解黄草壩围，滇、黔路通。壬戌，军机章京吴熊光、戴衢亨均加三品卿衔，与侍郎傅森一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秋七月己巳，永定河决。己卯，命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回城储粮备荒。癸未，都统巴克坦布卒于军。乙酉，免四川运送军糈奉节六州县明年额赋。

八月甲辰，永定河合龙。丙辰，范宜恆卒，调沈初为户部尚书，纪昀为礼部尚书。己未，大学士诚谋勇公阿桂卒。丙寅，上奉太上皇帝还京。

九月戊辰，勒保奏攻克仲苗贼巢，获贼首王囊仙等，解京诛之。封勒保三等侯。丁丑，上临奠故大学士阿桂。甲申，以苏凌阿为大学士，李奉翰为两江总督。庚寅，诏宜绵、勒保、奉承恩、景安等分募乡勇入伍剿贼。癸巳，诏曰："闻贼每逼平民入夥，迎拒官军。官军报捷，所称杀贼，多系平民，非真贼也。故日久无功。领兵大员尚其设法解散，勿令玉石俱焚。"甲午，以湖北恩施、利川，四川奉节士民奋勇杀贼，再免一年钱粮。

冬十月戊戌，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丙辰，乾清宫交泰殿灾。辛酉，命勒保总统四川军务。

十一月丙寅朔，予阵亡散秩大臣佛住、护军统领阿尔萨朗世职。

十二月戊申，以康基田为江南河道总督，司马騊为东河河道总督。予阵亡总兵明安图，副将曾攀桂、伊萨纳等世职。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湖广、陕西、云南、甘肃等省五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三年戊午春正月庚午，以梁肯堂为兵部尚书，胡季堂为直隶总督。甲申，调勒保为四川总督。乙丑，额勒登保奏获贼首覃加耀。上责其迟延，夺额勒登保爵职。并以疏防夺明亮、德楞泰爵职，夺舒亮、穆克登阿职，籍其家，均随军自效。

二月丁未，上释奠文庙，临雍讲学。以鄂奇泰为黑龙江将军，庆霖为江宁将军。辛亥，柯藩、乌尔图纳逊坐纵陕贼汉入楚，褫职。壬子，以吴省钦为左都御史。乙卯，命内阁学士那彦成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月丁丑，德楞泰奏，追剿贼首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予明亮副都统衔。己丑，以剿贼迟延，褫观成、刘君辅职。以富成为成都将军。

夏五月丙寅，免福建全省远年逋赋。己巳，截留江西漕粮，接赈山东曹县等十三州县被水灾民。甲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

六月己酉，以剿贼迟延，尽夺德楞泰爵职，予副都统衔自效。甲寅，云贵总督、三等男鄂辉卒。

秋七月庚午，富楞泰卒。以德勒格楞贵为宁夏将军。以雨停秋狝。

八月，以获教匪王三槐功，晋勒保及和珅公爵，福长安侯爵。己酉，张诚基奏江西西宁州教匪作乱，剿平之。

九月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还京。己卯，祀明总制袁崇焕于贤良祠。

冬十月庚子，新建乾清宫交泰殿成。

十一月丁亥，左都御史舒常卒。

十二月乙巳，惠龄奏获贼首罗其清、罗其书。戊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陕西、贵州等省四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四年己未春正月壬戌，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丁卯，大学士和珅有罪，及尚书福长安俱下狱鞫讯。晋仪郡王永璇亲王，贝勒永璘为庆郡王，绵亿封履郡王，奕纶、奕绅在上书房读书，绵志等各封赏有差。诏："中外陈奏直达朕前，不许副封关会军机处。"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董诰、尚书庆桂在军机处行走。沈初免直。成亲王永瑆管户部。丁丑，和珅赐死于狱，福长安论斩。己卯，特诏申明军纪。命勒保为经略，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并查询刘清居官，具实保奏。吴省钦免，以刘权之为左都御史。以保宁为大学士，仍管伊犁将军，庆桂协办大学士，书麟为吏部尚书，松筠为户部尚书。叙斩贼首冉文俦功，奖叙惠龄、德楞泰。丙戌，宜绵解任，以恆瑞为陕甘总督。丁亥，赠原任御史曹锡宝副都御史，廕一子。召前内阁学士尹壮图来京。

二月己丑，以松筠为陕甘总督，布彦达赉为户部尚书。辛卯，诏曰："自教匪滋事以来，迫胁良民，焚毁田舍。民非甘心从贼，欲逃无归，归亦无食。亟宜招抚解散，而非空言所能收效。应如何绥辑安插，令勒保询之刘清及其他良吏，筹议良法，俾可施行，速具以闻。"甲午，弛私售和阗玉禁。辛丑，秦承恩以贻误军事，褫职逮问。李奉翰卒，以费淳为两江总督。乙巳，复宗室乡会试例，增部院郎官宗室额缺。壬子，释回徐述夔、王锡侯子孙缘坐发遣者。丁巳，录用故大学士硃轼、孙嘉淦子孙。

三月己未朔，苏凌阿免，以庆桂为大学士，成德为刑部尚书，傅森为左都御史。庚申，户部尚书沈初卒，以范建中为户部尚书。癸亥，以书麟为闽浙总督、协辨大学士。甲子，调庆霖为福州将军，福昌为江宁将军。戊辰，许直省道员密摺上奏。庚午，解景安任，以倭什布为湖广总督，吴熊光为河南巡抚。丙子，额勒登保奏剿灭教匪萧占国、张长更，上嘉之，予二等男。叙奖裨将硃射斗、杨遇春等。戊寅，定侍卫军政。壬午，追赠皇四兄履端郡王永□为亲王，皇七兄悼敏皇子永琮为哲亲王，皇十二兄永玑为贝勒。癸未，勒保奏剿灭教匪冷天禄。得旨："旬日之内，连翦三酋，深为可嘉，额勒登保晋一等男。"免河南被匪之邓州二十州县新旧额赋。甘肃布政使广厚奏剿毙贼目张世龙。

夏四月己丑朔，钦天监言四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上曰："躔度偶逢，兵戈未息，何足言瑞。"予尹壮图给事中，准回籍养亲。丙申，恭上大行皇帝尊谥，礼成，颁诏覃恩。丁酉，免陕西被贼之孝义等三十五□州县新旧额赋。己亥，免四川被贼之奉节等三十六□州县新旧额赋。辛酉，诏遵奉皇考敕旨，于庚申、辛酉举乡会恩科。癸丑，赐姚文田等二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以庆成为成都将军。

五月戊午朔，停本年秋决。甲子，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庚午，江兰罢，以初彭龄为云南巡抚。庚辰，以傅森为兵部尚书，阿迪斯为左都御史。辛巳，克勤郡王恆谨以不谨削爵。甲申，以董诰为大学士。丁亥，敕费淳访劾贪吏。诏免伯德尔格回民增金钱及葡萄折价。

六月己丑，增设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官。庚寅，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民人掘沟垒山，足资捍御。民间村堡，侭可照办。勒保、松筠、吴熊光即晓谕百姓知之。"辛卯，吴熊光、吴璵请加徵河工稽料运费银。得旨申饬，下部议处。庚戌，恤陕西阵亡总兵官保兴等世职。

秋七月辛酉，调山西兵三千赴湖北，盛京兵二千，额勒亨额统之，赴四川剿贼。癸亥，勒保奏获贼首包正洪，予硃射斗骑都尉世职。壬申，经略勒保以玩误军务夺职逮问，以明亮为经略，魁伦为四川总督。乙亥，削景安伯爵，遣戍伊犁。免甘肃被贼陇西等四十八州县新旧额赋。辛巳，停中秋节贡。

八月己丑，富俊免，以兴奎为乌鲁木齐都统。壬辰，调盛京兵二千，吉林、黑龙江兵各一千，赴湖北剿贼。癸巳，以长麟为云贵总督。乙未，勒保奏德楞泰生擒贼目龚文玉，给骑都尉世职。癸卯，罢明亮经略，命额勒登保以都统衔为经略。乙巳，命修撰赵文楷、中书李鼎元册封琉球国王尚温。己酉，庆成、永保以督军不力逮问，命那彦成往陕西督办。癸丑，编修洪亮吉致书成亲王私论国政，遣戍伊犁。

九月丙辰朔，恤阵亡贵州副将孙大猷世职。丙寅，怡亲王永琅薨。庚午，大行梓宫发引，上恭送启銮。庚午，葬高宗纯皇帝于裕陵。癸酉，还京。甲戌，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升祔太庙，颁诏覃恩。辛巳，故湖广总督毕沅坐滥用军需削世职，夺廕官。壬午，明亮以剿贼不力罢参赞，褫都统，予副都统剿贼。

冬十月壬辰，调硃珪为户部尚书，刘权之为吏部尚书，范建中为左都御史。丁酉，明亮奏获贼首张汉潮。湖北道员胡齐仑以侵盗钱粮处斩。壬寅，德楞泰奏获贼首高均德、高二。予德楞泰二等男。丁未，成亲王永瑆免值军机处。命傅森仍为军机大臣。辛亥，命廷臣保举贤良。壬子，勒保论斩，解京监候。

十一月甲子，故超勇公海兰察子公安禄于四川剿贼阵亡，诏优恤

之，名其子恩特赫默扎拉芬，袭超勇公。癸酉，免直隶积年逋赋。戊寅，兴肇、庆成以带兵不力遣戍。赏额勒登保银一万两，德楞泰银五千两。庚辰，冬至，祀天于圜丘，奉高宗纯皇帝配享，颁诏覃恩。

十二月壬辰，漕运总督蒋兆奎以率请加赋济运罢。恤阵亡副将丁有成、德亮等世职。甲午，福宁以杀降报捷，景安以纵贼殃民，俱褫职逮问。丙申，额勒登保奏获教匪王登廷。辛丑，姜晟奏获湖南苗匪吴陈受。得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壬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湖北被兵六十七州县新旧额赋，徵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坍田额赋，吉林三姓、黑龙江、云南石屏州灾赋。普免天下积年逋赋。朝鲜、暹罗入贡。

五午庚申春正月甲寅朔，上谒陵。丙辰，诣裕陵行初期祭礼。庚申，上还京。命额勒登保剿办陕西教匪，德楞泰、魁伦剿办四川教匪。辛酉，以松筠为伊犁将军，仍留陕西剿贼。调长麟为陕甘总督，以玉德为闽浙总督，阮元为江苏巡抚。壬戌，诏清查库款，从容弥补，勿以严急而致累民。金士松卒，以张若渟为兵部尚书。辛未，祈穀于上帝，奉高宗纯皇帝配享。解倭什布任，以姜晟为湖广总督，移松筠剿湖北贼。戊寅，以景熠为黑龙江将军。

二月丁亥，命那彦成参赞甘肃军务。辛卯，以汪承霈为左都御史。癸巳，敕新疆铸乾隆钱。壬寅，恤四川阵亡副将关联升等世职。丁未，追论纵贼诸臣，秦承恩、宜绵戍伊犁。庚戌，予告大学士蔡新卒。

三月庚申，上谒陵。辛酉，解七十五任，逮京治罪。甲子，清明节，上行敷土礼。乙丑，阿迪斯以拥兵玩误逮问，起勒保护成都将军。丁卯，上幸南苑。德楞泰奏截剿渡江教匪，获匪首冉添元，晋三等子。壬申，上谒西陵。乙亥，还京。辛巳，甄录贤良祠大臣后裔。以纵贼渡嘉陵江，复过潼河，夺魁伦职逮问。以勒保署四川总督，起明亮蓝翎侍卫从军。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乙酉，阿迪斯遣戍伊犁，以德楞泰为成都将军。庚子，云南倮夷平，加书麟太子太保。

闰四月甲寅，命刑部查久禁官犯及禁锢子孙与久戍者宽减之。丙午，上步祷祈雨。乙卯，释洪亮吉回籍。丙辰，释安南人黎屌等于狱，安置火器营，给月饩。是日，雨。丙寅，恤四川阵亡提督达三泰世职。

戊辰，以那彦成不任戎务，罢直军机处，召回京。

五月壬戌朔，夏至，祀地于方泽，奉高宗纯皇帝配享。己丑，经略额勒登保以剿办匪目刘允恭等功，晋三等子。丙午，那彦成到京，奏对无状，降为翰林院侍讲。

六月壬戌，额勒登保奏获贼首杨开甲。丁卯，以张若渟为刑部尚书，汪承霈为兵部尚书，冯光熊为左都御史。甲戌，赐魁伦自尽，戍其子扎拉芬于伊犁。

秋七月辛卯，命右翼总兵长龄统吉林、黑龙江兵赴湖北协剿教匪。琅玕奏青苗杨文泰作乱，剿平之。马慧裕奏获传教首犯刘之协，解京诛之。丙申，礼部尚书德明卒，以达椿为礼部尚书。己酉，额勒登保奏获贼目陈杰。

八月丙辰，固原提督王文雄剿贼阵亡，予三等子。

九月壬午，上谒东陵。戊子，还京。丁未，恤四川阵亡副将李锡命世职。

冬十月戊辰，胡季堂卒，以姜晟为直隶总督，书麟为湖广总督，琅玕为云贵总督。

十一月乙酉，睿亲王淳颖薨。己亥，恤阵亡革职将军富成等世职。

十二月甲寅，陕西教匪徐添德窜湖北，湖北教匪冉学胜窜陕西，降责德楞泰、勒保等。丁巳，德楞泰奏获教匪杨开第等。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州县灾赋，及兵差经过、坍田额赋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年辛酉春正月壬午，以傅森为户部尚书，明安为步军统领。辛卯，遣少卿窝星阿、裘行简犒额勒登保、德楞泰军。丁酉，德楞泰以剿山阳教匪功，复一等子。甲辰，德楞泰奏获贼首高二、王儒。乙巳，勒保奏获黄、蓝、白三号贼目徐万富等。

二月乙卯，勒保奏获贼首王士虎。丙辰，书麟奏明亮获贼目卜兴昂。戊午，赐贤良后裔尚书魏象枢六世孙煜、尚书杨名时曾孙景曾、巡

抚徐士林孙从旭举人。戊辰，上谒陵，行敷土礼。壬申，上还京。改湖广提督为湖南提督。置湖北提督，驻襄阳。改襄阳镇总兵为郧阳镇总兵。癸酉，傅森卒，以成德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乙亥，额勒登保奏获贼首王廷诏。

三月庚辰，诏："被贼裹胁匪徒多系良民，凡投出者悉贷其死。军前大臣仰体朕意，广为宣示，务使周知。"恤阵亡总兵多尔济扎布、李绍祖等世职。丁酉，赐贤良后裔大学士李光地四世孙维翰、尚书汤斌四世孙念曾举人，巡抚傅弘烈六世孙县丞徵珑知县。己亥，诏："朕将谒陵，春苗申易发，令大臣监护民田，勿许践踏禾苗。"叙江西士民协剿教匪刘联登功，改江西宁州为义宁州。辛丑，上谒陵。乙巳，行释服礼。

夏四月丁未朔，上还京。己未，以四川民人输资急公，免遂宁等八十六□州县明年额赋。辛酉，册立皇后钮祜禄氏。壬戌，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书麟卒，以吴熊光为湖广总督。德楞泰奏获贼首张允寿。丙寅，以获王廷诏、高二、马五功，晋额勒登保二等子，杨遇春骑都尉。戊辰，以两广总督吉庆协办大学士。辛未，赐顾皋等二百七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卯，赐贤良后裔大学士王熙曾孙元洪举人。甲申，上祭文昌庙，始命列入祀典。乙酉，恤四川阵亡总兵硃射斗视提督，予世职。丙戌，命总兵官轮班人觐。奉天府丞视学政，三年更任。乙巳，以额勒登保为理藩院尚书。

六月壬子，大雨。永定河决，分遣卿员抚恤被水灾民。以水灾停本年秋狝。姜晟免，发永定河效力。起陈大文署直隶总督。丙辰，复雨。西安将军恆瑞卒。辛未，上步祷社稷坛祈晴。是日，晴。勒保奏东乡青、蓝号匪悉数歼除。

七月庚辰，特发在京兵丁口粮一月。甲申，命那彦宝、巴宁阿修筑永定河工。勒保奏获匪目徐添寿、王登高。戊戌，赈热河水灾。

八月丁巳，额勒登保奏获匪首王士虎、冉添泗。勒保奏七十五获贼目刘清选、汤步武等。甲子，勒保奏获贼首冉学胜等，封三等男。

九月己丑，续修大清会典。

冬十月丙午，永定河合龙。癸丑，额勒登保奏获贼首辛斗。德楞泰奏毙贼首龙绍周。癸亥，诏甄叙川、陕军劳，晋额勒登保三等伯，德楞

泰二等伯，赛冲阿骑都尉，温春云骑尉。

十一月甲申，贵州巡抚伊桑阿以骄黩欺罔赐死。癸巳，诏曰："军务即日告蕆，安插乡勇为善后要事。其通筹详议以闻。"乙未，额勒登保奏获贼首高见奇。戊戌，七十五以纵贼，夺职逮问。己亥，升四川达州为绥定府，太平营为太平协。

十二月癸卯朔，庆成奏获苟文明股匪。丁未，诏曰："前奉皇考特旨，查考本朝殉节诸臣未得世职者，业经查出一百四十馀员，补给恩骑尉世职。兹又续查得九百九十馀员，开单呈览，均系抗节效忠之臣。其子孙俱即给与恩骑尉世职，支给俸饟。除投标当差外，有原应试者，准作文武生员，一体应试。"癸亥，诏奖刘清，特授四川建昌道。壬申，额勒登保奏剿办通江贼匪，毙匪目苟朝献。辛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二百三十一□州县卫额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七年壬戌春正月癸酉朔，上谒裕陵，行三期祭礼。赐所过贫民棉衣。甲戌，定祭社稷坛用上戊。戊寅，上还京。壬午，以松筠为伊犁将军。甲午，额勒登保奏获首逆辛聪，馀党悉平。吴熊光奏获匪首张允寿子得贵，扑灭蓝号贼股。明安以贪黩褫职，遣戍伊犁。以禄康为步军统领，解刑部尚书。额勒登保以疏防苟文明窜渡汉江，降男爵。庚子，上御经筵。

二月癸卯，以苟文明窜南山老林，饬领兵大臣堵剿，地方官严密查拏，勿令蔓延。丁未，释奠先师孔子。壬戌，优恤阵亡副将韩自昌与其弟副将韩加业，饬地方官为建双烈祠，赐其母银三百两。丙寅，额勒登保奏刘清获贼首李彬、辛文，加按察使衔花翎。

三月癸酉，勒保奏获贼首张添伦、魏学盛、陈国珠。丁丑，德楞泰奏获匪首龚其尧、李世汉、李国珍，馀党悉平。壬午，上谒泰陵。庚寅，还京。壬辰，成德卒，以禄康为户部尚书。

夏四月戊申，以颜检为直隶总督。乙丑，赐吴廷琛等二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庆成奏获贼首魏洪升、张喜、白庸。

五月己卯，睿亲王宝恩薨。琅玕奏获倮匪首逆腊者布。壬午，勒保奏获匪首庹向瑶、徐添陪、张思从。甲午，庆成奏搜捕馀匪，获康二麻、张昌元，加太子太保。

六月己酉，德楞泰奏教匪樊人杰溺水死，俘其妻孥，馀匪歼尽，晋封三等侯。甲寅，命刘权之、德瑛为军机大臣。乙卯，达椿卒，以长麟为礼部尚书。命保宁管理兵部。以禄康、恭阿拉为汉军都统。

秋七月辛未，勒保奏剿歼黄、白、青、蓝四号贼匪，晋一等男。庚辰，陕西贡生何泰条陈黜奢崇俭，挽回风气。得旨可采，赏大缎二匹。甲申，大学士王杰致仕，加太子太傅，在籍食俸。戊子，上秋狝木兰。癸巳，诏曰："广东博罗监犯越狱一案，经朕硃谕查询，始据该督抚据实陈奏。则天下事之不发觉者多矣，殊堪感叹，更深懔畏。除分别惩治外，尚其大法小廉，用副澂叙官方至意。"以兴奎为西安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甲午，额勒登保奏获逆首苟文明。谕："適到木兰，便闻捷音。教匪起事诸犯，只馀此贼。今既授首，不难肃清。额勒登保晋一等伯，杨遇春以下，各优予叙赉。"张若渟卒，以熊枚为刑部尚书。转汪承霈为左都御史，戴衢亨为兵部尚书。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诏曰："月朔日食，月望月食，天象示儆，兢惕时深。朕躬有阙失欤？剿捕邪匪，馀孽未尽，其应靖以兵威，或迪以德化欤？政事有不便于民者，或一时行之，日久则滋流弊欤？其各谠言无隐。至月食修刑，惟当于明法敕罚，力求详慎，所当与内外诸臣交勉焉。"以硃珪协办大学士。癸卯，以嵇承志为东河河道总督，以刘清为四川按察使。乙卯，上行围。越南农耐、阮福映率属内附，缴前簿敕印。诏许其入贡。辛酉，德楞泰奏获贼首蒲添宝。

九月庚辰，上回銮。戊子，上谒陵。辛卯，还京。丙申，吴熊光奏毙黄号匪首唐明万。

冬十月己酉，杭州将军弘丰卒，以张承勋为杭州将军。壬子，勒保奏获白号贼首张简、蓝号贼首汤思蛟。丁巳，德楞泰奏毙贼首戴四，获贼目赵鉴。

十一月戊辰朔，德楞泰奏获贼首陈传学。庚午，诏以吉庆办理傅罗会匪，奏报不实，免协办大学士，命那彦成查办。寻解总督，敕瑚图理署理。丙戌，额勒登保奏获贼首景英，晋三等侯。

十二月戊戌朔，安徽宿州盗匪作乱，费淳等讨平之。癸丑，诏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会报川、陕、楚教匪荡平。封额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以次封赉。并推恩成亲王永瑆等、军机大臣庆桂、董诰等。乙丑，祫祭太

庙。

是岁，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卫坍田额赋。朝鲜入贡。

八年癸亥春正月庚午，以倭什布为两广总督。丁丑，命伊犁广开民田。张诚基以剿办义宁州土匪陈奏不实，论绞。乙酉，赐贫民棉衣。甲午，上御经筵。

二月己未，上谒东陵。

闰二月戊寅，上还驻圆明园。乙酉，还宫，入顺贞门，奸人陈德突出犯驾。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擒获之，交廷臣严鞫。奖赉绵恩等有差。丁亥，祀先农，上亲耕耤田。己丑，诏曰："陈德之事，视如猘犬，不必穷鞫。所惭惧者，德化未昭，始有此警予之事耳。即按律定拟。"是日，陈德及其二子伏诛。予告大学士王杰陛辞，赐玉鸠杖，御书诗章，驰驿回籍。庚寅，严申门禁。

三月丙申，御试翰林。甲辰，甘肃提督穆克登布以剿捕馀匪阵亡，赠二等男。恤湖北阵亡总兵王懋赏等世职。庚申，皇后行躬桑礼。

四月丙戌，上祈雨。丁亥，雨。

五月乙未，建宗室、觉罗住房。癸丑，以富俊为吉林将军。

六月戊子，尚书彭元瑞乞休，允之，仍总裁高宗实录。以费淳为兵部尚书，陈大文为两江总督。己丑，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秋七月乙巳，以那彦成为礼部尚书。丁未，以三省馀匪肃清，优★额勒登保、德楞泰及军机大臣。壬申，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午，调富俊为盛京将军。以停止行围回銮。辛卯，上还京。

九月戊申，致仕尚书、前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卒。

冬十月壬申，琅玕奏获首犯恆乍纲，枭傈匪平。癸未，葬孝淑皇后于山陵。

十一月戊戌，硃珪等请磨敬一亭明代碑文，上不许。

十二月己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朝鲜、越南入贡。

九年甲子春正月丁未，调兴奎为宁夏将军，赛冲阿为西安将军。

二月壬戌，上御经筵。癸亥，上临幸翰林院，赐宴，赋柏梁体诗。戊子，上谒东陵。

三月壬辰，幸盘山。壬寅，诣明陵，尊酒长陵。甲辰，上还京。

夏四月己巳，上阅健锐营兵。丙子，召嵇承志来京，以徐端署河东河道总督。

五月甲午，上祈雨黑龙潭。丁酉，雨。丁未，铁保奏进八旗诗一百三十四卷，赐名熙朝雅颂集。

六月壬戌，玉德等奏海盗蔡牵扰及鹿耳门，突入汕大寨。得旨：追擒务获。戊辰，以禄康协办大学士，明亮为工部尚书，长麟为刑部尚书，费淳为吏部尚书。德瑛罢直军机处，以那彦成、英和为军机大臣。乙亥，惠龄卒，以那彦成为陕甘总督。恤捕海盗阵亡总兵胡振声，赠提督，予世职，录用其子。

秋七月丙午，上巡幸木兰。庚子，初彭龄以诬参吴熊光褫职。癸丑，以岁周氵夹甲，停本年决囚。

八月己未，清查湖北滥支军需，追罚福康安、和琳之子并毕沅等。丁丑，上回銮谒陵。

九月庚寅，上幸南苑行围。辛卯，以搜捕三省馀匪净尽，甄叙额勒登保以次有差。甲午，上还京。

冬十月癸酉，广西武缘知县孙廷标匿伤纵凶，特旨处绞，臬司公瓘遣戍乌鲁木齐。己卯，上御惇叙殿，赐宴宗室诸王。

十一月戊申，调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倭什布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丁卯，调徐端为江南河道总督。庚辰，大学士刘墉卒。甲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二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十年乙丑春正月乙未，予告大学士王杰因赐寿来京卒，优诏恤赠。辛亥，以硃珪为大学士，纪昀协办大学士，以铁保为两江总督。诏内务府大臣严行约束内监，稽其出入，纂入宫史，著为令。

二月己未，上御经筵。己巳，礼亲王永恩薨，子昭槤袭。协办大学士纪昀卒，调刘权之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三月己丑，上幸南苑行围。己亥，上谒泰陵。丙午，回銮，阅健锐营兵。戊申，上还京。以弘康为广州将军。

夏四月辛巳，御史蔡维钰疏请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戊寅，赐彭浚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申朔，诏内务府大臣管理西洋堂，未能严切稽查，任令传教，下部议处。其经卷检查销毁，习教之佟澜等罪之。戊申，追叙削平教匪清野功，加勒保太子太保，明亮一等子。

六月庚申，颜检以失察亏帑黜免，调吴熊光为直隶总督，百龄为湖广总督。丁丑，永定河决。

闰六月癸未，刘权之免，以费淳协办大学士，秦承恩为左都御史。戊戌，永定河合龙。乙巳，以清安泰为浙江巡抚。

秋七月壬辰，上诣盛京谒陵启銮。

八月丙戌，上祭北镇庙。乙未，上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阅吉林官兵射。庚子，上谒福陵，行大飨礼。辛丑，上谒昭陵，行大飨礼。临奠克勤郡王岳讬、武勋王扬古利、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上驻跸盛京，诣宝册前行礼。甲辰，诣天坛、地坛行礼。乙巳，上御崇政殿受贺。御前大臣、三等公额勒登保卒，建祠京师。以庆成为成都将军。丙午，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大臣及朝鲜陪臣宴。御制盛京颂八章。赐朝鲜国王李松御书匾额。戊申，上回銮。

九月己巳，上谒东陵。壬申，还京。丙子，临奠额勒登保。

冬十月甲午，命戴均元驰赴南河勘工。丙申，英吉利国王入贡，赐

敕并文绮。辛丑，那彦成免，调吴熊光为两广总督，裘行简署直隶总督。癸卯，以赛冲阿为广州将军。

十一月丙辰，百龄免，以全保为湖广总督。己未，以庆溥为湖北提督。

十二月丁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及两淮十一场额课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名口，穀数二千九百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石七升三合二勺。朝鲜、英吉利入贡。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壬子，海盗蔡牵陷凤山县，命玉德剿办，调广州将军赛冲阿驰往督办。丙子，那彦成以在署演戏，滥收海盗，夺职，戍伊犁。

二月癸未，上御经筵。辛卯，上谒东陵。甲辰，上幸南苑行围。戊申，还京。

三月己丑，台湾总兵爱新泰克复凤山县，予世职。

夏四月辛卯，上阅健锐营兵。癸巳，李亨特免，以吴璥为河东河道总督。丙申，续编皇清文颖。

五月丙寅，玉德罢，以阿林保为闽浙总督。

六月戊寅，调姜晟为工部尚书，秦承恩为刑部尚书。庚辰，庆成以奏对失实削职，戍黑龙江。以特清额为成都将军。庚寅，以戴均元为江南河道总督，徐端为副总河。庚子，命德楞泰管理兵部。

秋七月癸亥，宁陕镇新兵陈逢顺纠党戕官，陷洋县，扰及宁羌。命德楞泰统巴图鲁侍卫、索伦兵剿之。丁卯，上巡幸木兰。

八月庚寅，上行围。甲辰，李长庚奏剿歼蔡牵匪党多名，蔡牵逸。

九月乙巳，发巴图鲁侍卫、索伦等兵赴陕西。癸丑，论直隶失察侵帑案，颜检戍乌鲁木齐，降姜晟、陈大文、熊枚四品京堂。起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庚申，起刘权之为左都御史。癸亥，上还京。

冬十月丁丑，德楞泰奏剿平洋县叛兵。甲申，以全保为陕甘总督，

汪志伊为湖广总督，曹振镛为工部尚书。丁亥，以温承惠为直隶总督。起阮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调张师诚为福建巡抚，金光悌为江西巡抚。癸巳，以和宁为乌鲁木齐都统。大学士保宁乞休，优诏致仕，予食公俸。

十一月庚申，以禄康为大学士，长麟协办大学士，文宁为步军统领。诏以德楞泰剿办叛兵，宽大受降，切责之，降杨遇春宁陕镇总兵，杨芳遣戍伊犁，即押降兵赴戍。

十二月戊寅，大学士硃珪卒。己卯，上临第赐奠。庚辰，特诏旗民力求节俭。辛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川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二年丁卯春正月丙午，以费淳为大学士，戴衢亨协办大学士。癸亥，诏曰："从前剿办邪匪，乡勇过多。迨事平遣散为难，多令入伍充兵。今陕之宁陕，川之绥定，迭报新兵滋事，随时剿平。此等獷悍之徒，必须随时惩创，勿令别生事端。"戊辰，陕西瓦石坪新兵滋事，讨平之。

二月甲戌，上御经筵，戊子，积拉堪罢，削爵。壬辰，上谒东陵。

三月壬辰，上幸南苑行围。辛亥，谒西陵。甲寅，还京。丁巳，高宗实录、圣训成。辛巳，上祈雨。甲子，雨。

夏四月丙戌，上阅健锐营兵。庚子，上祈雨。

五月己丑，雨。己未，以长龄为陕甘总督，萨彬图为漕运总督。丙寅，增定河工料价。雍正以来，常年工费率六十万。自此驯增百六十万。

六月乙未，禁督抚幕友矇保入官。

秋七月乙巳，命编修齐鲲、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国王。戊午，上巡幸木兰。

八月乙酉，上行围。

九月丙午，上还驻木兰。暹罗私招商人贸易，降敕训止之。辛亥，上回銮。甲寅，阅古北口兵。丙辰，还京。

冬十月乙未，令武乡、会试内场罢策论，默写武经。

十一月辛丑，塞陈家浦壩口，导黄河由故道入海。

十二月癸未，调清安泰为河南巡抚，以阮元为浙江巡抚。癸巳，祫察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四川、甘肃等省四十七州县灾赋盐课。除江苏、福建、山西五县水冲坍田额赋。朝鲜、琉球、南掌入贡。

十三年戊辰春正月戊午，浙江提督李长庚追击海盗，卒于军，赠伯爵。以部将王得禄为浙江提督。

二月丁卯，命皇次子释奠先师孔子。庚午，上御经筵。丙子，予告大学士保宁卒。戊寅，特诏奖叙湖南辰沅永靖道傅鼐，加按察使衔。

三月庚子，上谒东陵。壬午，上巡阅天津长堤。丙辰，以徐端为南河河道总督。己未，上阅天津镇兵。丙寅，上幸南苑行围。命长麟、戴衢亨勘察南河。

夏四月戊辰，上还京。辛卯，赐吴信中等二百六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卯，长麟、戴衢亨奏查勘河工，请用一百三十馀岁张姓老民指出靳辅旧于天然闸东建闸二座，验有壩基，拟请修复。得旨照准，赏老民银缎。庚申，修阙里孔庙。

闰五月壬午，湖南提督仙鹤翎以表贺生皇长孙失辞，罢。

六月甲辰，御制耕织图诗，刊于授时通考。乙巳，秦承恩免，以吴璥为刑部尚书。

秋七月庚辰，上巡幸木兰。

八月己酉，上行围。甲寅，恤广东捕盗被戕总兵林国良世职。

九月己卯，上还京。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壬午，吴熊光罢，以永保为两广总督。庚寅，以兴肇为杭州将军。

十二月壬辰朔，命皇次子诣大高殿祈雪。己亥，上祈雪。乙巳，雪。以周兴岱为左都御史。己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川等省十三□州县灾赋逋赋。除直隶、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甘肃等省十一□州县冲田额赋，浙江、福建二场坍地额课。朝鲜、琉球入贡。

十四年己巳春正月辛酉朔，上五旬万寿节，颁诏覃恩。加封仪亲王永璇子绵志、成亲王永瑆孙奕纶为贝勒，加恩簿臣、廷臣有差。丁卯，以百龄为两广总督。壬申，广兴有罪处斩，子蕴秀戍吉林，籍其家。缘以降黜者多人，长龄戍伊犁。以和宁为陕甘总督。

二月壬辰，上御经筵。壬寅，上制崇俭诗、义利辨，颁示廷臣。丁未，上谒东陵。丁巳，福建总兵许松年歼毙海盗硃濆，予世职。己未，上还京。

三月癸亥，上谒西陵。丙子，还京。西安将军、三等公德楞泰卒。己卯，松筠奏遣戍叛兵蒲大芳、马友元等一百馀人在戍不法，均分起诛讫。上责其滥杀，夺职。以晋昌为伊犁将军，兴肇为荆州将军。

夏四月甲寅，赐洪莹等二百四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吴熊光戍伊犁，百龄劾之也。孙玉庭罢。

五月丁丑，特诏切责廷臣泄沓。戊寅，巡漕御史英纶以贪婪卑污处绞。

六月乙未，仓场黑档盗米事发，责黜历任侍郎有差。丁未，以松筠为陕甘总督。

秋七月戊辰，诏停本年秋决。江苏查赈知县李毓昌为山阳知县王伸汉毒毙，下部鞫实，王伸汉立斩，知府王毂立绞，家丁李祥等均极刑，总督铁保夺职遣戍，巡抚汪日章夺职。上制悯忠诗，赐其嗣子李希佐举人、控诉得申武生李清泰武举。调阿林保为两江总督，以方维甸为闽浙总督。壬申，给事中花杰以参劾军机大臣戴衢亨徇私不得直降官。乙亥，诏曰："朕恫□在抱，每直省报灾，无不立霈恩施，多方赈恤。乃督抚不加查察，致有冒赈之事。如近日宝坻、山阳二案，竟谋毙持正委

员，岂可不加以惩治，非有所靳惜也。御史周钺因请报灾之处，另委道府详查。不知道府又安尽贤能。现在宝坻一案，该管东路同知归恩燕即曾索银三千两。山阳一案，该管知府王毂收银二千两。设遇此类道府，又可信乎！道府亦不能遍历村庄，仍委之委员，益不足凭矣。其要惟在督抚得人耳。至若以查灾为难，因而相率讳灾，则其咎更重矣。将此通谕知之。”壬午，上巡幸木兰。

八月庚戌，浙江学政、侍郎刘凤诰以监临舞弊褫职，戍黑龙江。巡抚阮元以徇隐夺职。

九月己未，以庆成为福州将军。庚申，上还京。己巳，张师诚疏报王得禄、邱良功合剿海盗蔡牵，紧逼贼船，冲断船尾，蔡牵落海淹毙。予王得禄子爵，邱良功男爵。壬申，百龄疏请粤盐改陆运，从之。

冬十月癸巳，上万寿节，御太和殿受贺，赐宴。庚戌，阿林保疏请漕粮加折收纳，上严斥之。

十一月壬辰，以松筠为两江总督，那彦成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戊戌，以失察工部书吏冒领户部、内务府官银，禄康、费淳以次降黜。甲寅，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等省二十四州县灾赋。除顺天文安洼地、浙江钱清场、湖南茶州坍地田赋。朝鲜、琉球、暹罗、越南、南掌入贡。

十五年庚午春正月丙子，以刘权之为协办大学士。

二月己丑，上御经筵。壬辰，长麟以疾免，以瑚图礼为刑部尚书，托津为工部尚书。丙申，召勒保来京，以常明为四川总督。丙子，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

三月甲子，上谒东陵。戊寅，上幸南苑行围。癸未，还京。

夏四月丁酉，上阅健锐营兵。

五月癸亥，勒保以不奏匿名书，罢大学士，降工部尚书。复以禄康为大学士，明亮协办大学士。以戴衢亨为大学士，费淳为工部尚书。

六月戊戌，改热河副都统为都统，以积拉堪补授。壬子，百龄以擒解海盗乌石二功，予轻车都尉世职。

秋七月甲寅，永定河溢。壬申，上巡幸木兰。辛巳，以徐端为南河河道总督。修改云梯关海口，命马慧裕督办。

八月戊戌，上行围。壬子，以阜保为蒙古都统。设广东水师提督，阳江镇水师总兵。

九月己未，以汪志伊为闽浙总督，马慧裕为湖广总督，恭阿拉为工部尚书。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龙。己巳，上还京。乙亥，增南河稽料价银。

冬十月甲午，江南高堰、山盱两堤决壩。丁酉，定部院直日例。

十一月壬戌，前吉林将军秀林以盗用葭银，赐死。

十二月丙申，广西疏报寿民蓝祥一百四十二岁，特赐御制诗章、御书匾额、六品顶戴、银五十两。丁酉，马慧裕奏云梯关大工合龙，河归正道入海。得旨嘉奖。己亥，以陈凤翔为江南河道总督。壬寅，调兴肇察哈尔都统。己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七州县灾赋。除江苏丹徒、上海坍田，安徽无为州废田田赋。朝鲜、暹罗入贡。

十六年辛未春正月戊午，以云梯关马港新筑长堤，增设淮海道，海安、海阜二□同知。癸酉，以百龄为刑部尚书，松筠调两广总督，勒保为两江总督。

二月壬午，上御经筵。丁亥，释奠先师孔子。诏曰："朕因连年南河河工糜费至四千馀万，特命托津、初彭龄前往查察。兹据奏覆，查勘工帐银款出入尚属相符，而工程未尽坚固。此实历任河臣之咎，吴璥、徐端俱降革有差。在工人员一并斥革。其未发银六十万，并著停发。"

三月丙寅，上谒西陵。壬午，谒陵礼成，西巡五台山。乙亥，工部尚书费淳卒，赠大学士。以肃亲王永锡为蒙古都统。

闰三月庚辰，上驻跸五台山。乙酉，上回銮。丙申，上谒尧母陵、帝尧庙行礼。戊戌，上阅直隶绿营兵，幸莲池书院，遣官祭明臣杨继盛祠。癸卯，上还京。

夏四月戊申，大学士戴衢亨卒。甲子，上祈雨。致仕协办大学士长

麟卒。壬申，赐蒋立镛等二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以福庆为汉军都统，崇禄为蒙古都统。

五月辛巳，以刘权之为大学士，邹炳泰协办大学士，刘镮之兵部尚书。丁亥，上再诣天神坛祈雨。庚寅，雨。

六月壬午，明亮以覆奏不实，降副都统。以松筠为协办大学士。癸丑，禄康以覆奏不实，降副都统。以勒保为大学士，管理吏部，吉纶为工部尚书、步军统领。乙丑，湖南按察使傅鼐卒，赠巡抚，许建专祠。

秋七月戊寅，命光禄寺少卿卢㕘溥入直军机处，加四品卿衔。壬辰，禁西洋人潜居内地。丙申，上巡幸木兰。癸丑，江南李家楼河决。乙巳，兴肇以老免，起贡楚克扎布为察哈尔都统。

八月壬戌，上行围。

九月己卯，建兴安大岭神祠，春秋致祀，戊子，上回銮。乙未，以松筠为吏部尚书，蒋攸钅舌为两广总督。丁酉，上谒陵。庚子，上还京。辛丑，四川十二支岭夷向化，改土归流。

十一月庚子，敕改运河邳、宿工程复归河员管理。

十二月癸丑，以和宁为盛京将军。癸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苏、河南等省八州县灾赋。除甘肃逋赋，又除喀什噶尔回庄田赋。朝鲜、琉球、暹罗、缅甸入贡。

十七年壬申春正月壬午，时享太庙，命皇次子行礼。

二月甲辰朔，上御经筵。

三月丙子，上谒东陵。己丑，上幸南苑行围。辛卯，以明亮为西安将军。壬辰，上御晾鹰台，大阅八旗官兵。丙申，上还京。

夏四月甲辰，诏曰："八旗生齿日繁，亟宜广筹生计。朕闻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柳条边外，葭场移远，其间空旷之地，不下千有馀里，多属腴壤，流民时有前往耕植。应援乾隆年间拉林成案，将閒散旗丁送往吉林，拨给地亩，或耕或佃，以资养赡。农暇仍可练习骑射，以备当差，教养两得其益。该将军等尽心筹画，区分栖止，详度以闻。"丙辰，上阅健锐营兵。癸亥，护军统领扎克塔尔卒，予银三百两。

五月戊子，温承惠奏灤州拏获金丹、八卦邪教董怀信等。得旨：从严惩办。

六月乙巳，移闲散宗室于盛京居住，筑室给田给银。

秋七月戊子，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子，陈凤翔以不职免，以黎世序为江南河道总督。甲寅，以阮元为漕运总督。丙辰，上行围。

九月戊子，上还京。甲午，庆桂以年老罢，以松筠为军机大臣。

冬十月丁卯，以恭阿拉为礼部尚书。

十一月辛未，以景安为理藩院尚书兼汉军都统。

十二月壬子，以铁保为礼部尚书，潘世恩为工部尚书。甲寅，以兴肇为江宁将军。

是岁，免顺天、奉天、直隶、河南、安徽等省二十七州县灾赋、逋赋、旗租，台湾噶玛兰水冲田赋。朝鲜、暹罗入贡。

十八年癸酉春正月乙亥，军机大臣松筠罢为御前大臣，以勒保为军机大臣。

二月庚子，上御经筵。

三月丁丑，上幸南苑行围。丙戌，上谒西陵。丙申，上还京。

夏四月己亥，以明亮为蒙古都统。甲寅，上祈雨。癸亥，以富俊为黑龙江将军。

五月庚辰，上祈雨。壬辰，雨。

六月乙卯，赐进书生员鲍廷博举人。庚申，以松筠为伊犁将军。

秋七月甲戌，申严贩运鸦片烟律，食者并罪之。丁丑，御史冯大中疏言中外臣工办事迟延怠缓，请旨稽覈，上是之。壬午，上巡幸木兰。

八月庚戌，上行围。

九月甲子，上以阴雨减围。癸酉，上回銮。乙亥，河南睢州河溢。河南滑县八卦教匪李文成纠众谋逆，知县强克捷捕系狱。其党冯克善、牛亮臣陷县城，克捷死之。直隶长垣、山东曹县贼党咸应。上命高杞、同兴防堵，温承惠佩钦差大臣关防剿之。召杨遇春统兵北上。贼党徐安帼陷长垣，戕知县赵纶。金乡知县吴阶捕贼崔士俊等。戊寅，上行次梦髻山。是日，奸人陈爽数十人突入紫禁城，将逼内宫，皇次子用枪殪其一人。一贼登月华门墙，执旗指挥，皇次子再用枪击之坠，贝勒绵志续殪其一。王大臣率健锐、火器营兵入，尽捕斩之。己卯，诏封皇次子为智亲王，绵志郡王衔。论捕贼功，各予奖叙。夺吉纶职，以英和为步军统领。庚辰，诏曰："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原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通谕知之。"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剿贼河南。以提督杨遇春、副都统富僧德、总兵杨芳带兵协剿。辛巳，首逆林清就擒。壬午，上还京。癸未，以松筠、曹振镛为大学士，托津、百龄协办大学士，铁保、章煦为吏部尚书。丙戌，首逆林清、通逆内监刘进亨等伏诛。

冬十月丙申，祖之望免，以韩崶为刑部尚书。癸卯，山东盐运使刘清大破贼于扈家集，侍卫苏尔慎复定陶、曹县。御史张鹏展疏陈，百姓不敢出首邪匪，由于地方官规避处分，不为受理，或反坐诬。上是之。己酉，那彦成奏各路调兵，再行进剿。上严斥之。甲寅，命托津往督河南军务，桂芳入直军机处。丁巳，恤禁城拒贼伤亡侍卫那伦等世职。己未，禄康、裕瑞失察属人从逆，发盛京禁锢。辛酉，谪降汉军籍、直隶籍之科道官。壬戌，以明亮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甲子朔，那彦成奏攻克道口贼巢，进围滑城。丙寅，敕删减公罪则例。壬申，通逆都司曹纶伏诛。戊子，那彦成奏杨芳等攻克司寨山贼寨，歼毙首犯李文成。

十二月丙申，命松筠、长龄筹议新疆经费。丙午，那彦成奏攻克滑城，贼渠宋元成等伏诛，生擒牛亮臣等。予那彦成三等男，杨遇春等以次奖叙有差。命托津留办长垣贼匪。

是岁，免直隶、河南、湖南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河南、湖南废田田赋。朝鲜、琉球、越南、暹罗入贡。

十九年甲戌春正月壬午，以吴璥为河东河道总督。

二月甲午，上御经筵。乙未，以晋昌为盛京将军。壬寅，成都将军赛冲阿以剿陕西贼匪苗小一等，予三等男，长龄轻车都尉，杨遇春晋一等男。壬子，以富俊为吉林将军，特依顺保为黑龙江将军。丙辰，铁保免，以英和为吏部尚书，奕绍为汉军都统。以戴均元为左都御史。

闰二月甲子，以和宁为礼部尚书。己丑，予死事滑县知县强克捷、教谕吕秉钧、巡检刘斌等世职。

四月乙亥，上阅健锐营兵。豫亲王裕丰失察属人祝现入教，谋逆已发觉，不入奏，削爵。以其弟裕兴袭封。以兴肇为汉军都统。壬午，漕运总督桂芳卒。丙戌，赐龙汝言等二百二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亥，以和宁为热河都统。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刘镮之为户部尚书，初彭龄为兵部尚书。署江苏巡抚。

八月甲子，上御经筵。辛未，大学士、威勤伯勒保再乞致仕，许之，命食伯俸。以托津为大学士，明亮协办大学士。戊寅，上谒陵。甲申，上还京。

九月乙未，以景安为户部尚书。

冬十月乙丑，以庆溥为左都御史。己巳，江西巡抚阮元以擒捕土匪，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癸丑，命开垦伊犁、吉林荒地。

十二月癸未，百龄罢协办大学士，以章煦为协办大学士。乙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二县、河南二县、黑龙江各城灾赋。除奉天岫岩、浙江西安四县废田田赋。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年乙亥春正月甲午，时享太庙，命智亲王行礼。

二月己未，上御经筵。

三月庚寅，上谒东陵。戊申，上还京。甲午，初彭龄以参劾百龄不实，又代茅豫乞病，降官。旋经百龄查覆参奏，夺职。己酉，两广总督蒋攸钅舌疏陈查禁鸦片★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

夏四月己巳，上阅健锐营兵。壬午，上制官箴二十六章，宣示臣工。

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矇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入教侍郎蒋予蒲褫职。

六月戊辰，上制勤政爱民论，宣示中外。己卯，常明奏中瞻对土番洛布七力滋事，改委总兵罗思举由下瞻对前往剿办。其剿办不力之总兵罗声皋及★★之都司图棠阿均褫职逮问。

秋七月甲午，总兵罗思举剿办瞻对土番洛布七力竣事，下部议叙。癸卯，上巡幸木兰。

八月戊辰，上行围。百龄以捕获编造逆词首犯方荣升功，晋三等男。

九月己亥，上还京。

冬十月庚申，召松筠来京，以长龄为伊犁将军。癸亥，命侍郎那彦宝往勘山西地震灾。

十一月丁亥，礼亲王昭槤以刑比佃丁欠租，削爵圈禁，以麟趾袭。

十二月己卯，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宁晋二县灾赋。除江苏宝山、靖江，山西静乐废田田赋。会计天下民数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五名口，存仓穀数三千八十万二千八百六十九石九斗一升七合五勺。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一年丙子春正月丙戌，特诏诸亲王、郡王勿令内监代为奏事，致开交结之端。

二月壬子，上御经筵。甲戌，上谒东陵。庚辰，上还京。

三月庚寅，上谒西陵。辛丑，上临故大学士硃珪墓赐奠。丁未，上还宫。

夏四月丙子。张师诚以父疾具奏，不候旨即回籍，罢。以胡克家为江苏巡抚。

五月辛卯，以马慧裕为左都御史，孙玉庭为湖广总督。丁未，以鄂勒哲依图为御前大臣。

六月丁丑，休致大学士庆桂卒。戊寅，那彦成缘事褫职逮问，以方受畴为直隶总督。

闰六月戊戌，释昭槤于禁所。壬寅，以戴均元为吏部尚书。

秋七月乙卯，和世泰、穆克登额、苏楞额以带领英吉利国使臣，不谙事体，不克入觐，俱黜降。以松筠为满洲都统，和宁为工部尚书。乙丑，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辰，上行围。九月戊午，上回銮。阅古北口兵。壬戌，上还京。

冬十月戊子，命松筠署两江总督，章煦为军机大臣。

十一月壬子，百龄卒，调孙玉

庭为两江总督，阮元为湖广总督。丙辰，以绵志为领侍卫内大臣。

十二月癸卯，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河南、浙江、湖南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英吉利入贡。

二十二年丁丑春正月壬申，上御经筵。

二月丁丑，释奠先师孔子。癸未，以长龄为陕甘总督，晋昌为伊犁将军，富俊为盛京将军。

三月甲辰朔，以董教增为闽浙总督。戊申，增设天津水师营总兵官，专辖水师两营。壬子，上谒东陵。己巳，上还京。辛未，章煦免，以戴均元协办大学士，卢蔭溥为兵部尚书，汪廷珍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庚寅，停伊犁仲夏进马。辛卯，云南夷匪平，加伯麟太子少保。戊戌，赐吴其濬等二百五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酉，上祈雨。壬戌，雨。以玉麟为驻藏大臣。丁卯，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诬自缢，遣熙昌、王引之鞫其事，得实。奉旨：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俱夺职。壬申，上制望雨省愆说。

六月甲戌，松筠疏请停止明年奉谒祖陵。奉旨严斥，罢大学士，黜为察哈尔都统。以明亮为大学士，伯麟协办大学士，和宁为兵部尚书。以赛冲阿为御前大臣，德宁阿为成都将军。

秋七月庚申，上巡幸木兰。以苏楞额为工部尚书，和世泰为理藩院尚书。

八月丁亥，上行围。壬辰，积拉堪罢，以毓秀为杭州将军。

九月癸丑，常明卒，以蒋攸钅舌为四川总督，阮元为两广总督，庆保为湖广总督。庚申，上还京。庚午，上制谏臣论，颁都察院。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丑，以伊冲阿为热河都统。

十二月甲戌，免云南铜厂逋银。丁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八县、黑龙江三城灾赋。除奉天承德，直隶定州，江苏丹徒、江阴，江西丰城，河南孟县，福建侯官等县水冲、河压田赋。朝鲜、琉球、越南入贡。

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戊申，特诏松筠勿沽名市惠，以保桑榆。甲寅，诏明亮年逾八旬，宜节劳颐养，勿庸常川入直，并免带领引见承旨。

二月庚午，命戴均元、和宁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董诰致仕，命食全俸。庚辰，上御经筵。己丑，上阅火器营兵。

三月庚子，上谒西陵。庚戌，以章煦为大学士，汪廷珍为礼部尚书，吴芳培为左都御史。戊午，上还京。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风霾。丙子，诏曰："昨日酉初三刻，暴风自东南来，尘霾四塞，燃烛始能辨色。其象甚异。朕心震惧惕，思上苍示警之因，稽诸洪范咎徵，蒙恆风若之义，皆朕莅事不明、用人不当之所致也。有言责者，体朕遇灾而惧之心，剀切论列，无有所隐。即下民有冤抑者，亦可据事代为直陈，以副朕修德弭灾之意。"给事中卢浙疏言，风沙示警，请禁员弁贪功妄捕，扰累平民。得旨："所奏甚是。林清案内逸犯饬缉，承缉员弁辄以他犯塞责。番役兵丁，乘机肆虐，诬陷索扌虏，无所不至。比到官审明，业已皮骨仅存，赀产荡尽，甚有因而殒命者。冤苦莫诉，宜致斯灾。所有次要五十馀犯，概令停缉。即祝现等六犯，亦只交刑部存记，获日办理。嗣后捕役有犯前情，该管官严刑重惩，以其家产付诸被诬之家，庶可儆恶习而安良懦。"己卯，钦天监疏言："谨按天文正义，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雨，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又主米贵。"得旨："初八日之事，正与正义之象相同。惟朕恪遵成宪，日日召见臣工，前席周谘，似不致于乖离。但此其迹也，其实与朕同心望治，有几人哉！不敢面诤，退有后言，貌合而情睽，是即乖也。其于同僚，不为君子之和而为小人之同，是亦乖也。我君臣其交儆焉。"庚辰，上祈雨。戊子，上再祈雨。辛卯，雨。

五月戊戌，诏曰："馆臣呈进敕修明鉴，于万历、天启载入先朝开创之事，又加按语颂扬，于体例均为未合。副总裁侍郎秀宁降为侍卫，前往新疆换班。正总裁曹振镛等各予薄罚，另行纂辑。"

六月壬申，武陟沁河溢，旋报合龙。

七月甲子，上东巡启銮。

八月丁卯朔，诏以取道民田，免经过奉天承德四州县额赋。戊子，颁行皇朝通礼。壬午，上祭北镇。辛卯，谒永陵，行大飨礼。

九月丙申朔，谒福陵。丁酉，谒昭陵，均行大飨礼，诣宝册前行礼。上制再举东巡庆成记。临奠克勤郡王岳讬、武勋王扬古利、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加恩额亦都后裔五人，费英东后裔一人。庚子，上诣天坛、堂子行礼。辛亥，上回銮。丁巳，以富俊为吉林将军，赛冲阿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庚午，上驻跸兴隆寺。辛未，万寿节，行宫受贺。癸酉，上谒东陵。丙子，上还京。辛巳，予告大学士董诰卒，上临第赐奠。

十一月戊申，以奕灏为蒙古都统。辛亥，诏曰：“国家临御年久，宜加意于人心风俗。而人心之正，风俗之醇，则系于政教之得失。其间消息甚微，系于国ャ甚重，未可视为迂图也。天下事有万殊，理归一是。从严、从宽，必准诸理。施行所及，乃能大畏民志。民志定，民心正矣。凡我君臣，当以忧盛危明之心，不为苟且便安之计。其于风俗之淳薄，尤当时时体察，潜移默化，整纲饬纪，正人心以正风俗。亮工熙绩，莫重于斯。期与内外臣工交勉之。”

十二月戊辰，上祈雪。戊子，以八十六为广州将军，松筠为礼部尚书，以刘镮之为左都御史。壬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直隶、山东、安徽、甘肃、云南等省七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四年己卯春正月甲午朔，上六旬万寿，颁诏覃恩，赐廷臣宴。封皇三子绵恺为惇亲王，皇四子绵忻为瑞亲王，皇长孙奕纬为贝勒。晋封绵志、奕绍等有差。丁巳，和宁免直军机，以侍郎文孚为军机大臣。

二月甲子，上御经筵。

三月己亥，上谒东陵。壬子，上幸南苑行围。己未，上谒西陵。

夏四月甲子，上还京。庚辰，上阅健锐营兵。丙戌，赐陈沆等二百二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罢凤阳、九江两关监督，由巡道兼理。己巳，上祈雨。庚寅，以松筠为内大臣。

闰四月己酉，上诣天神坛祈雨。是日，雨。

五月乙酉，成亲王永瑆以告祭礼愆，罢职削俸归第。以英和、和世泰俱为满洲都统。

六月癸卯，调松筠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壬戌，以郑亲王乌尔恭阿为汉军都统。庚申，上巡幸木兰。壬午，永定河决，命吴璥、那彦宝勘筑。

八月辛卯，河南兰阳北岸河溢。予告大学士、威勤伯勒保卒，赠一等侯。

九月壬戌，上还京。癸酉，罢松筠御前大臣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乙未，万寿节，上御太和殿受贺。侍郎周系英因参劾湖南客民焚杀，兼致私书，革职，并斥革其子举人。

十一月乙巳，晋封明亮三等侯。

十二月庚子，吴邦庆以奏覆湖南客民焚杀案不实，降官。丙午，董教增疏请洋船准贩茶叶，得旨斥驳。丙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浙江、湖南等省三十九州县卫灾赋旗租有差。除江苏川沙□、宝山县废地田赋。朝鲜、琉球、越南、暹罗、南掌入贡。

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壬申，诏优恤老臣明亮、和宁等，毋庸来园带领引见。

二月己丑，上御经筵。癸卯，章煦以疾致仕，以戴均元为大学士，吴璥协办大学士。戊申，上阅火器营兵。乙卯，庆郡王永璘有疾，上临视，晋封亲王。

三月甲子，上谒东陵。兵部遗失行印，事闻，明亮以次罚降有差。乙丑，上诣明成祖、宣宗、孝宗陵奠酒。己巳，庆亲王永璘薨。戊寅，上还京。临故庆亲王第赐奠，命其子绵(敏心)袭郡王。

夏四月甲午，上诣八里庄庆僖亲王殡所赐奠。庚戌，赐陈继昌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癸卯，禁王公私设谙达及买民女为妾。松筠黜为骁骑校。

秋七月壬申，上巡幸木兰。方受畴等疏呈嘉禾。戊寅，驻跸避暑山庄。己卯，上不豫，乡夕大渐。宣诏立皇次子智亲王为皇太子。日加戌，上崩于行宫，年六十有一。

八月乙巳，奉移梓宫还京。十月甲辰，恭上尊谥曰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庙号仁宗。道光元年三月癸酉，葬昌陵。

论曰：仁宗初逢训政，恭谨无违。迨躬莅万几，锄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盗，力握要枢，崇俭勤事，辟地移民，皆为治之大原也。诏令数下，谆切求言。而吁咈之风，未遽睹焉，是可慨已。

本纪十七宣宗本纪一

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讳旻宁，仁宗次子。母孝淑睿皇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生上于撷芳殿。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高宗行围威逊格尔，上引弓获鹿，高宗大喜，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元年，娶孝穆成皇后。四年四月戊戌，仁宗遵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鐍匣。十三年正月，孝穆成皇后薨，继娶孝慎成皇后。

十八年九月，从幸秋狝木兰，上先还京师，而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是月，戊寅，贼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上御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飞章上闻。仁宗欣慰，封上为智亲王，号所御枪曰“威烈”。谕内阁曰：“忠孝兼备，岂容稍靳恩施。”上谦冲不自满假，谢恩奏言：“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不伐如此。

二十五年秋七年，仁宗秋狝热河，上随扈。戊寅，仁宗不豫，己卯，大渐，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蔭溥、文孚，总管内务府禧恩、和世泰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上为皇太子。仁宗崩，即日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辛巳，尊母后为皇太后，晋封惇郡王奕纶为惇亲王，奕绵为惠郡王。癸未，奉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上奉懿旨，恭摺覆奏，并将御前大臣等启鐍匣所藏嘉庆四年四月立皇太子硃谕进呈。召在籍翰林院侍讲秦承业来京。

八月乙酉，命遵古制行三年之丧，臣民仍照定例持服。免直隶承德府属及经过宛平等五州县明年额赋。癸巳，允王大臣请，持服百日。乙未，大行皇帝梓宫还京师。御史袁铣疏陈定规模、正好恶七事。上优诏嘉纳之。加方受畴太子太保。戊申，大学士、九卿等奏上大行皇帝庙号尊谥曰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颁大行皇帝遗诏于朝鲜、琉球、暹罗、越南、缅甸诸国。庚戌，上即皇帝位于太和殿，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颁诏天下，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加

恩中外，非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加黄钺、刘镮之、赛冲阿、孙玉庭、蒋攸钅舌太子少保。辛亥，停本年秋决。是月，赈河南许州地震灾。贷盛京彰武台边门等处被淹兵丁一年钱粮，并给修屋费。贷巨流河等处一月口粮。

九月己未，尊大行皇帝陵曰昌陵。庚申，切责军机大臣，以拟遗诏错误，罢托津、戴均元军机大臣，文孚、卢蔭溥仍留军机大臣，均下部严议。斌静奏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纠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作乱。命庆祥兼程赴喀什噶尔剿之。命大学士曹振镛，尚书黄钺、英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壬戌，以那彦成为理藩院尚书。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吴璥督理河南仪封河工。调刘镮之为吏部尚书，茹棻为兵部尚书，卢蔭溥为工部尚书，黄钺为户部尚书，汪廷珍为礼部尚书，顾德庆为左都御史。起松筠为左副都御史。戊辰，以秦承业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庚午，上始御西厂幄次，引见廷臣。诏开乡会试恩科。命臣工切实言事。丁丑，豫亲王裕兴以罪夺爵圈禁。壬午，加提督杨遇春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是月，赈河南睢州等七州县水灾，并给睢州等四州县一月口粮。

冬十月戊子，调英和为户部尚书，那彦成为吏部尚书，穆克登额为工部尚书，普恭为礼部尚书，和世泰为理藩院尚书，松筠为左都御史。辛丑，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甲辰，赈江苏被水江宁等八州县、安徽被水凤阳等府所属州县。戊申，以德英阿为乌鲁木齐都统。是月，赈江南海州、安徽泗州等八州县及屯卫水旱灾。给浙江萧山等三十三县贫民口粮。

十一月丙辰，上奉皇太后居寿康宫。戊辰，以魏元煜为江苏巡抚，左辅为湖南巡抚。庚午，冬至，祀天于圜丘。自是每岁如之。癸酉，以诚安为左都御史，松筠为热河都统。甲戌，诚安改镶黄旗汉军都统。以文孚为左都御史。丁丑，翰林院侍讲学士顾莼奏松筠宜置左右，忤旨，下部严议。

十二月甲申，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皇太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谕奉皇太后懿旨，立皇帝继妃佟佳氏为皇后。丙戌，和世泰改福州将军。以晋昌为理藩院尚书。调庆保为闽浙总督。以史致光为云贵总督，韩克均为云南巡抚，颜检为福建巡抚。庚寅，河南仪封决口合龙。癸巳，加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英和罢军机大臣，照旧供尚书等职。丙申，以汪廷珍、汤金钊、方受畴、蒋攸钅舌言查陋规不便予议叙，孙玉庭奏尤为剀切，温

谕褒之。起李鸿宾为安徽巡抚。召张映汉来京，以陈若霖为湖广总督，帅承瀛为浙江巡抚。

是岁，朝鲜、琉球来贡。

道光元年春正月癸丑，御太和殿受朝，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丙辰，赏刑部员外郎初彭龄礼部侍郎衔。裁浙江盐政，以巡抚兼管。己未，以文孚为礼部尚书，那清安为左都御史。丁卯，越南进香，表贺，贡方物，诏止之。丙子，朝鲜国王李钖奉表慰唁；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奏仁宗升遐成服，贡金缎，赐敕嘉赉之。

二月壬午朔，日食。班禅额尔德尼进贡物，赐敕褒嘉赉之。戊戌，协办大学士吴璥予告。庚子，命孙玉庭为协办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加陕甘总督长龄太子少保。甲辰，免江西丰城等六县民借籽种口粮逋穀。

三月辛亥朔，钦天监奏，本年四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诏："益励寅恭，与内外臣工共图上理，不必宣付史馆。"壬子，以送仁宗睿皇帝梓宫至山陵，命庄亲王绵课等留京办事。癸丑，再免经过地方本年旗租，并给麦田籽种。辛酉，仁宗睿皇帝发引，上奉皇太后送至昌陵。壬戌，廓尔喀进登极表贡，命与道光二年例贡同进。丙寅，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隆恩殿，上孝淑睿皇后尊谥曰孝淑端和仁庄慈懿光天佑圣睿皇后。丁卯，命成都将军呢玛善赴云南帮办军务。癸酉，葬仁宗睿皇帝于昌陵。加托津、曹振镛太子太傅。丁丑，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戊寅，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祔太庙。己卯，以升祔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命贵州提督罗思举赴云南军营协剿。是月，贷山西岢岚等十州县、甘肃狄道等五州县上年灾民仓穀口粮。

夏四月丙戌，常雩，祀天于圜丘，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岁以为常。庚寅，授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云南永北军务。授那清安左都御史。大学士、三等侯明亮致仕。命戴均元、穆克登额、阿克当阿相度万年吉地。甲辰，云南大姚拉古贼平。丁未，上诣大高殿祈雨。戊午，拨江苏海州等州县赈银四十五万六千两。命伯麟为大学士管兵部。以长龄为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癸亥，诏停本年秋决。甲子，授伯麟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武英殿大学士。丙寅，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以松筠为兵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壬申，夏至，祭地于方泽，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岁以为常。癸酉，云南永北大姚贼平。

六月辛巳，以张师诚为广东巡抚。甲申，安定门灾。庚寅，上御太和门，命郑亲王乌尔恭阿、顺承郡王伦柱赍册宝诣孝穆皇后殡宫行册谥礼。戊戌，召成龄来京，以李鸿宾为漕运总督，孙尔准为安徽巡抚。除河南新乡县地赋。以琦善为山东巡抚。

秋七月庚戌，刑部尚书和瑛卒，调那彦成为刑部尚书，松筠为吏部尚书，晋昌为兵部尚书。以穆克登布为理藩院尚书。己未，严烺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丁卯，调毓岱为江西巡抚。以杨懋恬为湖北巡抚。庚午，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壬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是月，赈甘肃宁夏等四县水旱灾，并免上年额赋。

八月庚辰，展顺天乡试于九月举行。丁亥，命松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特依顺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癸巳，兵部尚书茹棻卒，以初彭龄代之。乙未，霍罕遣使请入觐，卻之。丙午，调张师诚为安徽巡抚，孙尔准为广东巡抚。

九月戊辰，暹罗国王郑佛遣使进香、贡方物，温谕止之。己巳，召长龄来京，以硃勋署陕甘总督。是月，赈安徽宿州等三州县水灾。

冬十月己卯，上御乾清门听政，自是岁以为常。丁亥，调孙尔准为安徽巡抚，嵩孚为广东巡抚。

十一月己未，贵州巡抚陈若霖奏请岁减民、苗佃租二万二千石，给苗疆会试举人川费，允之。壬戌，以河防功加黎世序太子太保衔。

十二月戊子，以邱树棠为山西巡抚。癸巳，吏部尚书刘镮之卒，调卢蔭溥为吏部尚书，免军机大臣。调初彭龄为工部尚书。以戴联奎为兵部尚书。

是岁，朝鲜、越南、琉球来贡。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方受畴病免，以颜检为直隶总督，长龄署之。以叶世倬为福建巡抚。辛酉，祈穀于上帝，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每岁如之。庚午，召特依顺保来京，调奕颢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松筠为黑龙江将军。以晋昌为盛京将军，那清安署兵部尚书。辛未，以三载考绩，予曹振镛等议叙，罢侍郎那彦宝、善庆、吴芳培，降左都御史顾德庆。以王鼎为左都御史。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以松筠署直隶总督，那彦成署吏部尚书。

二月丁亥，以谒陵命庄亲王䶮课等留京办事。癸巳，兵部尚书戴联奎卒，以王宗诚代之。

三月丙午，拨江苏上元等二十州县赈银五十四万两。丁未，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庚戌，上谒昭西陵、孝东陵、景陵、裕陵，诣端慧皇太子园寝奠酒。调穆克登额为礼部尚书，文孚为工部尚书。癸丑，上还京师。甲寅，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卯，以裕陵工程不慎，降庄亲王䶮课为郡王，解戴均元太子太保及管刑部，褫苏楞额职，令在工次听差，仍分成赔缴有差。戊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己未，清明节，上诣昌陵行敷土礼。壬戌，上诣孝穆皇后殡宫前奠酒。奉皇太后还京师。

闰三月戊寅，穆克登布免理藩院尚书。乙酉，以禧恩为理藩院尚书。庚子，赐戴兰芬等二百二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蠲缓奉天宁远等三州□额赋。

夏四月辛未，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藏册宝于太庙、盛京太庙，并藏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册宝于盛京太庙。壬午，青海番贼平。以阿霖为江西巡抚。乙酉，以仓场侍郎莫晋奏事妄言，硃批驳斥，降内阁学士。是月，蠲缓河南睢州等十六州□县沙压、堤占、水占地赋，直隶沧州等五州县并严镇、海丰二场被水赋课。

六月癸丑，大学士伯麟原品休致。命戴均元仍管刑部。己未，命那彦成署陕西巡抚。调嵩孚为贵州巡抚。以罗含章为广东巡抚。以那清安署刑部尚书。壬戌，褫松筠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命以六部员外郎候补。戊辰，命长龄为大学士兼管理藩院。以英和协办大学士。调文孚为吏部尚书，禧恩为工部尚书。以那清安为兵部尚书，玉麟为左都御史。己巳，以富俊为理藩院尚书，松筛为吉林将军，德英阿为黑龙江将军，英惠为乌鲁木齐都统。是月，赈山西兴县水灾。

秋七月，以程祖洛为河南巡抚，王鼎署之。以程国仁为陕西巡抚。是月，赈直隶霸州等二十一州县水灾。

八月癸卯，召云贵总督史致光来京，以明山代之。河南新蔡县教匪硃麻子作乱，命程祖洛捕诛之。戊申，召庆保来京，以赵慎畛为闽浙总督，卢坤为广西巡抚。庚戌，以卢坤署陕西巡抚。戊辰，赏廓尔喀国王宝石顶戴，噶箕毕穆兴塔巴三品顶戴。辛未，召长龄、松廷来京，以那

彦成署陕甘总督。是月，给河南安阳等三县，直隶霸州等十二州县，山西归化城、萨拉齐二□，山东恩县等三县水灾口粮。贷土默特被水蒙古口粮。蠲缓山东高唐等四十一州县卫，云南鹤庆、剑川二州灾歉赋课。

九月壬申朔，允暹罗进本年例贡。甲戌，拨通仓米十万石赈直隶被水灾民。乙酉，四川果洛克番贼平。授严烺河东河道总督。庚寅，以蒋攸钅舌署刑部尚书。调陈若霖为四川总督，李鸿宾为湖广总督。以魏元煜为漕运总督，韩文绮为江苏巡抚。庚子，调卢坤为陕西巡抚。以成格为广西巡抚。是月，给江西瑞昌县，河南武陟、原武二县灾民口粮。

冬十月丙午谒陵，命庄亲王醟课等留京办事。授那彦成陕甘总督，蒋攸钅舌刑部尚书。乙卯，上以释服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己未，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庚申，上谒昌陵行释服礼。癸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是月，赈甘肃河州、安徽宿州、直隶霸州等四十三州县，江苏海州、湖北天门二县水灾。贷给盛京广宁县，山东濮州等五州县，黑龙江城库木尔等二站水灾口粮。蠲缓甘肃静宁等六州县、河南仪封等二十三□县、湖北沔阳等十三州县、山东濮州等五十一州县卫、直隶通州等十八州县、江苏海州等三十四□州县卫被水灾新旧额赋，墨尔根、布特哈旧欠粮石，长芦及江苏松江府属正溢盐课。

十一月辛未朔，以玉麟署礼部尚书。癸未，抚恤广东省城火灾贫民蛋户。乙酉，以玉麟为礼部尚书，庆保为左都御史。丙戌，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戊子，起松筠为光禄寺少卿。壬辰，上诣大高殿祈雪。丁酉，以册立皇后礼成，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康豫皇太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是月，赈安徽宿州等七州县及屯坐各卫、河南武陟县水灾旱灾，给安徽泗州等八州县、甘肃河州等十一州□县灾民口粮。蠲缓安徽宿州等十七州县及屯坐各卫，河南武陟、阳武二县，甘肃狄道等六州□县，江西南昌等七县并南昌、九江二卫，湖南澧州、浙江海宁等四州县被灾新旧额赋，长芦被水引地、两淮板浦等九场被水新旧额赋。

十二月丙午，上诣大高殿祈雪。癸丑，上以祈雪未应，命再祷七日。热河都统成德卒，以庆保代之。赏松筠二品顶戴为左都御史。调程含章为山东巡抚。以陈中孚为广东巡抚。甲寅，河南虞城县匪徒卢照常等作乱，捕诛之。庚申，免江苏、安徽嘉庆二十三年以前民欠摊徵银。调德英阿为绥远城将军，禄成为黑龙江将军。乙丑，内阁汉票签处火。是月，给直隶大城县水灾口粮。贷直隶驻扎灾区兵丁饷银。蠲缓直隶隆平等三县、江苏山阳等四县水灾旱灾额赋。

是岁，朝鲜、暹罗、琉球来贡。

三年春正月壬申，御重华宫，宴群臣及内廷翰林。调孙尔准为福建巡抚。以陶澍为安徽巡抚。以廓尔喀额尔德尼王遣噶箕达纳彭咱邦礼等来贺登极进表贡，赐诏嘉勉，仍优赉之。壬午，幸圆明园。乙未，命大学士长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史致光为左都御史。是月，赈奉天小黑山白旗堡旗户、直隶霸州等三十六州县、江苏海州水灾。给江苏邳州等八州县卫水灾、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卫水灾旱灾、河南武陟县水灾、山东濮州等六州县灾民一月口粮。贷浙江海盐、长兴二县旱灾，陕西留壩等十一□州县雹灾水灾，甘肃静宁等十七州县地震灾，两淮板浦等九场水灾，河南武陟等三县，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城旗丁水灾籽种粮石。

二月辛丑朔，命以原任大学士阿桂配飨太庙。调嵩孚为湖南巡抚。以程国仁为贵州巡抚。丁未，释奠先师孔子。辛亥，以原任尚书汤斌从祀文庙。癸丑，上诣文庙释奠，临辟雍讲学，加礼部尚书汪廷珍太子太保衔。是月，加给直隶大城县口粮。

三月壬申，上御勤政殿听政。乙亥，上亲耕耤田，加一推。丙子，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辛巳，上奉皇太后还宫。甲午，上奉皇太后阅健锐营兵。戊戌，调程含章为江西巡抚，以琦善署山东巡抚。是月，加给直隶文安县灾民一月口粮。

夏四月甲辰，召颜检来京，以蒋攸钅舌为直隶总督。调那清安为刑部尚书，玉麟为兵部尚书。以户部左侍郎穆克登额为礼部尚书。癸亥，上祷雨于觉生寺。甲子，赐林召棠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未，赈直隶霸州等州县灾。是月，赈直隶霸州等三十六州县灾民。

六月，命署工部侍郎张文浩会同蒋攸钅舌查勘南北运河并永定、大清、滹沱各河。戊午，以果勒丰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永定河决。壬戌，北运河决。是月，加给直隶静海、青县二县灾民两月口粮。贷河南汝阳、正阳二县仓穀。

秋七月戊辰，以陆以庄为左都御史。己巳，以直隶霸州等十州县被淹较重，饬拨银米先行抚恤。饬琦善扑蝗。壬午，以江苏水灾，免各关商米税银。免河南应摊川楚及卫案军需四百六十万两。是月，给江西德化县、湖北黄梅县、江苏太仓等十七州□县水灾一月口粮。加赈直隶通州

等二十一州县水灾。

八月己亥，初举经筵。乙卯，以浙江杭州等三府属水灾，免海运商米船税，并留各关税银备赈。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六州县水灾。给河南濬县等十三县水灾一月口粮。

九月壬申，以谒陵命托津、英和、卢蔭溥、汪廷珍留京办事。丁丑，永定河决口合龙。壬午，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丙戌，谒泰陵、泰东陵、昌陵。丁亥，免直隶通州二十七州县水灾额赋。己丑，奉皇太后还京师。壬辰，以松筠为吉林将军，穆彰阿为左都御史。是月，赈直隶通州等四十州县、山东临清等五州县水灾。加赈江西德化县、湖北黄梅县、河南武陟等五县水灾。给江苏仪徵等四县、湖北江陵等三县水灾口粮。蠲缓山东临清等十六州县卫、直隶蓟州五十州县水灾新旧额赋，河南武陟县、湖北黄梅县水灾额赋及屯坐各卫应徵新旧额赋，并给修屋费。

冬十月，赈湖北江陵等三县卫水灾，并免新旧额赋，给修屋费。贷奉天锦州旗民、山东武城县水灾一月口粮，直隶天津镇三营及紫荆关各汛被水兵丁银米。乙亥，以毓岱为广西巡抚。是月，贷甘肃静宁等十六州县灾民口粮。蠲缓湖南澧州等五州县等水灾，甘肃宜禾县旱灾新旧额赋。癸丑，以缉盗功，加陕西陕安道严如煜按察使衔。是月，贷江苏苏州等五府驻扎灾区兵丁银米。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缅甸来贡。

四年春正月壬申，命停今岁木兰秋狝。癸酉，享太庙，命皇子奕纬代行礼。癸未，拨户部银八万两贷直隶贫民口粮。是月，赈直隶通州等三十八州县上年雹灾，河南武陟县、濬县旱灾各一月。给江苏太仓等三十州县卫，安徽无为等十七州县卫，浙江海宁等十二州县、横浦等四场，两淮安丰等九场水灾，山东临清等五州县雹灾一月口粮。贷河南武陟等十二县上年水灾籽种口粮仓穀，江西德化等十四县、湖北黄梅等三县及各屯卫、湖南澧州等四州县、甘肃秦州等十州县、齐齐哈尔等三城被灾军民籽种口粮，江苏泰兴营兵丁两月钱粮。

二月丁酉，召松筠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富俊为吉林将军，穆彰阿为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卒，以张文浩代之。己亥，御经筵。甲寅，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丁巳，上行围。己未，上奉皇太后还宫。是月，给江苏铜山县灾民一月口粮。调毓岱为江西巡抚，以

康绍镛为广西巡抚。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初彭龄罢，以陈若霖为工部尚书。

夏四月壬戌，贷湖北武昌府属道士洑营、荆州城守等营兵丁仓穀，江南徐州镇标中营等驻扎灾区两月钱粮。

五月己巳，上诣黑龙潭祈雨。甲戌，雨。增致祭堂子礼。戊寅，增皇太后万寿告祭太庙后殿礼。

六月癸巳朔，日食。乙巳，以张师诚为山西巡抚。甲寅，暹罗国王郑佛卒。

秋七月丙子，韩崶免，以陈若霖为刑部尚书，陆以庄为工部尚书，姚文田为左都御史。辛巳，大学士戴均元致仕。是月，贷湖北卫昌、德安二营兵丁仓穀。

闰七月辛丑，江苏巡抚韩文绮降调，调张师诚为江苏巡抚，以硃桂桢为山西巡抚。壬寅，以韩克均兼署云贵总督。丁未，命孙玉庭为大学士，以蒋攸钅舌为协办大学士，均仍留总督任。成都将军呢玛善卒。以奕颢为绥远城将军。辛亥，以福臝为山西巡抚。乙卯，免安徽无为等三十一州县上年水灾旱灾额赋。是月，贷江南二营银米。

八月壬戌，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濬浙江水道。己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硃方增五员一等，馀升黜有差。戊寅，御经筵。庚辰，以苏明阿为贵州巡抚。丙戌，予告大学士伯麟卒。丁亥，以成格为江西巡抚。是月，蠲缓长芦兴国等七场、沧州等七州县上年水灾灶课，甘肃宜禾县早灾额赋。

九月壬寅，以黄鸣杰为浙江巡抚。癸卯，免安徽无为等十一州县被灾学田租银。是月，给陕西宁羌等四州县灾民口粮。贷江苏瓜州营被灾兵丁银米，陕西安定等县水灾雹灾仓穀。

冬十月乙丑，回酋张格尔入乌鲁克卡伦，官军失利，侍卫花山布等阵亡。丙子，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败之。张格尔奔喀拉提锦。甲申，予告大学士章煦卒。以孙玉庭奏开王营减水壩，命相机速办。

十一月己酉，以高堰十三堡决口，张文浩交部严议。辛亥，命文孚、汪廷珍往江南查看高堰决口。调严烺为江南河道总督。以张井署河东河道总督。甲寅，孙玉庭坐徇隐张文浩，免两江总督，以魏元煜署。

命兵部尚书玉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月，给安徽宿州、灵壁县及屯坐各卫灾民口粮。贷江宁八旗、两江督标协标兵丁饷银，甘肃静宁等十三州县及东乐县丞所属灾民口粮。

十二月己未朔，上复诣大高殿祈雪。戊辰，授魏元煜两江总督，以颜检为漕运总督。己卯，召明山来京，以长龄为云贵总督。高堰决口合龙。以庆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那清安为热河都统，明山为刑部尚书，穆彰阿署。是月，给云南太和等三县灾民、景东□属盐井灶户一月口粮及修屋费，江苏高邮等五州县灾民并清河□灾民一月口粮。

是岁，朝鲜、琉球来贡。

五年春正月，授戴三锡四川总督。辛亥，以三载考绩，予托津、长龄、曹振镛、黄钺、英和、汪廷珍、蒋攸钅舌、那彦成、严烺议叙，加琦善总督衔。是月，给江苏高邮等四州县，安徽天长县、泗州卫上年水灾旱灾军民口粮。贷直隶文安、大城二县，河南汝阳、淮宁二县，陕甘宁羌等七州县，甘肃狄道等四十州□县及肃州州同、庄浪等县丞所属水灾旱灾雹灾籽种口粮，两淮中正场水灾灶户口粮，云南景东□被水盐井修费，并免上年额课。

二月庚申，御经筵。甲子，以谒陵命庄亲王、托津、卢蔭溥、汪廷珍留京办事。戊寅，上奉皇太后谒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至宝华峪阅视万年吉地，回銮。甲申，幸南苑行围。是月，给安徽天长县灾民一月口粮。

三月戊子朔，上还京师。以琦善为山东巡抚。甲辰，以程含章为浙江巡抚。壬子，王鼎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丙辰，免河南积年民欠并河工加价摊银。是月，贷直隶宝坻、静海二县，甘肃洮州□十七□州县及庄浪县丞所属灾隶籽种口粮，齐齐哈尔被灾旗人耕牛银。

夏四月乙丑，免直隶积年逋赋。辛未，以伊里布为陕西巡抚。是月，贷驻扎歉区山西宁武等二营，湖北安陆等三营，荆州水师营、提标后营兵丁仓穀。

五月甲午，太监马进喜以在浒墅关伪称奉旨进香，交刑部治罪。谕各督抚，凡遇通缉太监，当认真缉捕。有伪称奉差者，迅即奏办。丁酉，黄钺以年老免军机大臣，专办部务，仍直南书房。命王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张师诚为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戊申，孙玉庭、颜

检罢，调魏元煜为漕运总督，以琦善为两江总督。调伊里布为山东巡抚，以鄂山为陕西巡抚。甲寅，以本年漕运迟误，谕切责孙玉庭等。玉庭交部严议，魏元煜、颜检议处。是月，赈贵州镇远府属州县水灾，并免额赋，贷兵丁饷银，给城衙修费。贷湖北荆州驻守等四营驻扎灾区兵丁仓穀。

六月，命蒋攸钅舌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以礼部尚书汪廷珍协办大学士。丁卯，降魏元煜三品顶戴，仍留漕运总督任。孙玉庭、颜检均交琦善督令挑濬运河，工费命玉庭、检、元煜分偿。甲戌，魏元煜卒，以理藩院尚书穆彰阿署漕运总督，前江宁将军普恭署理藩院尚书。乙酉，以陶澍奏，停江南折漕，仍议河海并运。是月，贷福建提标五营、泉州城守营穀价。

秋七月丁未，以德英阿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世泰为察哈尔都统。是月，减免直隶等七州县积水地额赋。

八月，以嵩孚为刑部尚书，调康绍镛为湖南巡抚，以苏成额为广西巡抚。己未，御经筵。以陈中孚为漕运总督，调成格为广东巡抚，以武隆阿为江西巡抚。

九月乙酉，召那彦成，以鄂山署陕甘总督。调长龄为陕甘总督，赵慎畛为云贵总督，以孙尔准为闽浙总督。调韩克均为福建巡抚，以伊里布署云南巡抚。调武隆阿为山东巡抚，韩文绮为江苏巡抚，以嵩溥为贵州巡抚。庚子，以张井为河东河道总督。甲辰，以德英阿署伊犁将军，松筠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普恭署左都御史。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妄杀布鲁特部人。其酋汰列克纠众围巴彦巴图等于喀什噶尔，庆祥使穆克登布等援之。命庆祥缓来京。是月，赈陕西绥德等四州县雹灾。蠲直隶开州等十五州县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庚辰，以长龄署伊犁将军，杨遇春署陕甘总督，鄂山回陕西巡抚。命德英阿赴乌里雅苏台。召松筠来京。辛巳，召蒋攸钅舌，以那彦成为直隶总督。是月，赈陕西榆林等三县雹灾。

十一月壬辰，以暹罗国贡船漂没，诏免其补贡，封世子郑福为暹罗国王。庚子，免托津管刑部，以蒋攸钅舌代之，并命为军机大臣。乙巳，上诣大高殿祈雪。丙午，除直隶昌黎县捍御灤河地额赋。丁未，雪。命庆祥以将军衔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壬子，以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兼镶黄旗汉军都统，未任前，以穆克登布署之。授长龄伊犁将

军。是月，赈甘肃岷州等六州县水灾雹灾。

十二月己巳，免山东章丘、邹平二县被水逋赋。戊寅，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御前行走。是月，赈奉天锦州府旱灾蟲灾。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越南入贡。

六年春正月甲申，以双城堡屯田，加富俊太子太保。是月，赈奉天锦州、中前所等处旗户水灾。给江苏沛县灾民口粮。贷奉天宁远州旗民，河南鄢陵等七县，甘肃岷州等十二州县，山西襄垣县，直隶宝坻等三县水灾旱灾雹灾籽种口粮仓穀。

二月戊午，以谒陵命托津、英和、汪廷珍、卢蔭溥留京办事。甲戌，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戊寅，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辛巳，上还圆明园。

三月癸巳，调张井为江南河道总督。庚戌，赏潘锡恩三品顶戴，为南河副总河。是月，贷山西灵丘县、湖北荆州等五营被灾兵丁仓穀。

夏四月甲子，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甲戌，以邓廷桢为安徽巡抚。丙子，赐硃昌颐等二百六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给江苏沛县灾民口粮。贷江苏徐州镇三营，湖北德安、宜都二营灾区兵丁钱穀。

五月乙未，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免，以松筠代之。以那清安为左都御史。以明山为热河都统。戊戌，云贵总督赵慎畛卒，调阮元代之。以嵩孚为湖广总督，明山为刑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壬寅。免直隶河间等五县积水地亩逋赋。是月，给山东堂邑等十二县旱灾口粮。贷直隶广平等五县、山东堂邑等十二县、河南临漳等十二县、山西隰州营口粮籽种仓穀。

六月，赈湖北江陵、当阳二县水灾。给河南临漳等七县旱灾口粮。贷直隶大名镇标等七营被旱兵饷。

秋七月癸巳，张格尔纠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喀什噶尔回众响应之。命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剿之，鄂山署陕甘总督。命武隆阿为钦差大臣赴台湾。己亥，以德英阿为伊犁参赞大臣，伦布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庚子，张格尔陷和阗城，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等死之。甲辰，命长龄为扬威将军，以武隆阿为钦差大臣，与杨遇春参赞军务。乙巳，以德英阿署伊犁将军。是月，赈江苏高邮等六州县水灾。给湖南

醴陵等三州县、山西归化城水灾口粮。贷陕西西乡、盩厔二县水灾籽种，奉天锦州府属各驿马乾银。

八月，回酋巴布顶等陷英吉沙尔。甲戌，张格尔陷喀什噶尔城，参赞大臣庆祥、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死之。进陷叶尔羌，办事大臣音登额、帮办大臣多隆武等死之。是月，赈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水灾。给萨拉齐□水灾口粮。贷山西绥远城浑津黑河水灾口粮。

九月己卯朔，黄钺免，以王鼎为户部尚书。辛巳，幸南苑。命固原提督杨芳、甘肃提督齐慎赴阿克苏军营。丁亥，还圆明园。戊子，以博启图为察哈尔都统。辛卯，召穆彰阿来京，以杨懋恬署漕运总督。乙未，以长清为阿克苏办事大臣。己亥，庆廉奏败贼于阿察他克台。辛丑，免阿克苏附近回庄本年应交麦石。癸卯，调格布舍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月，给贵州松桃□，山西归化□，江苏山阳、盐城二县，江西莲花等七□县水灾口粮银穀。

冬十月庚申，赠喀什噶尔死事参赞大臣庆祥太子太保。壬戌，免两淮富安等十四场水灾灶课。甲子，拨江苏藩关道库银一百四十五万两赈高邮等二十州县水灾。是月，给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卫被灾口粮。蠲缓江苏高邮等四十七州□县卫灾民新旧额赋。

十一月戊子，长龄等奏败贼于阿克苏之柯尔坪。己丑，以台湾平，加孙尔准太子少保。是月，赈湖南茶陵等三州县灾民。贷甘肃秦州等十三州县灾民口粮。蠲缓盛京牛庄等处水灾粮租，湖南茶陵等五州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戊申朔，以杨健为湖北巡抚。以讷尔经额为漕运总督。丙辰，四子部扎萨克亲王伊什楚克鲁布以僭妄削爵。戊午，调英和为理藩院尚书，禧恩为户部尚书，穆彰阿为工部尚书。

是岁，琉球、朝鲜入贡。

七年春正月丁酉，和阗回众降，命优赉之。寻复为张格尔所陷。庚子，以惠显为驻藏办事大臣。是月，展赈江苏高邮等二十三州县卫军民、两淮丁谿等九场灶户水灾。给安徽泗州、五河县及屯坐各卫，奉天白旗堡、小黑山二处灾歉口粮。贷直隶开州等十州县、甘肃秦州等十七州□县、河南原武等四县、两淮富安等五场、江西莲花等五□县灾歉口粮籽种，河南修武、封丘二县，山西萨拉齐□灾民仓穀，江苏川沙□等三

营、青村等八营银米。

二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是月，贷江苏狼山等三营毗连灾区兵饷。

三月己丑，赈江苏高邮等州县水灾。丙申，长龄等奏败贼于洋阿尔巴特。晋长龄太子太保。丁酉，上诣黑龙潭祈雨。己亥，长龄等败贼于沙布都尔，获安集延回目色提巴尔第。命蒋攸钅舌、穆彰阿查勘南河。以那清安署工部尚书。癸卯，以惠显为驻藏大臣。甲辰，雨。是月，赈江苏高邮等州县灾民。贷甘肃张掖等三县、直隶开州等六州县贫民口粮。

夏四月丙午朔，日食。戊申，长龄等奏败贼于阿克瓦巴特。予长龄紫缰，加杨遇春太子太傅，武隆阿太子少保。壬子，长龄等克喀什噶尔，张格尔遁。辛酉，进克英吉沙尔。以张格尔未获，褫长龄紫缰、杨遇春太子太傅、武隆阿太子少保。

五月庚辰，杨芳克和阗，获回目噶尔勒等，诛之。壬午，陆以庄免，以王引之为工部尚书。癸未，琦善、张井、潘锡恩严议。琦善免两江总督，以蒋攸钅舌代之。以托津管刑部。丁亥，命穆彰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闰五月乙巳朔，免回疆八城新旧额赋。丙午，命杨遇春回，以杨芳为参赞大臣。戊申，调奕颢为盛京将军，晋昌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湖北黄州协道士洑营兵丁穀石。

六月壬午，上诣黑龙潭祈雨。丙戌，雨。

秋七月壬子，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汪廷珍卒。晋昌免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郑亲王乌尔恭阿代之。丙辰，以姚文田为礼部尚书，汤金钊为左都御史。丁巳，命卢蔭溥协办大学士。己未，英和以失察家丁，褫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紫缰。召富俊为理藩院尚书、协办大学士。以博启图为吉林将军。以安福为察哈尔都统。辛酉，热河都统升寅免，以那清安代之。癸亥，那清安仍为左都御史。英和褫太子太保，降二品顶戴，为热河都统。乙丑，以武隆阿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卢坤为山东巡抚。戊辰，免甘肃兵差过境之各州县额赋，协济军需之甘肃、陕西各州县额赋十分之六。庚午，论喀什噶尔等四城收复功，复杨遇春太子太保，加鄂山、卢坤太子少保。壬申，以再定回疆，晋曹振镛太子

太师，蒋攸钅舌、文孚太子太保，加王鼎、玉麟太子少保。是月，给奉天锦州等三府州县水灾旗民口粮。

八月癸未，万寿节，停筵宴。丙申，调卢坤为山西巡抚，以琦善为山东巡抚。是月，赈陕西略阳县，湖北江陵、监利二县水灾。给江淮等处被灾帮丁月粮。蠲缓江苏高邮等四十七州县卫□被水新旧额赋。

九月癸丑，以孝穆皇后梓宫移宝华峪，命皇长子奕纬祖奠。丙辰，上诣孝穆皇后梓宫前奠酒。授伊里布云南巡抚。戊午，免兵差过境之陕西华州等二十二州□县额赋十分之六。庚申，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五。癸亥，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召长龄，以德英阿为伊犁将军。晋戴均元太子太师。是日，回銮。庚午，以杨国桢为河南巡抚。免兵差过境之盛京省城及所属开原等十四处旗民额赋十分之四。是月，加赈陕西略阳县水灾。

冬十月庚辰，免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五年各省民欠正杂钱粮。壬午，皇太后万寿圣节，奉懿旨停筵宴。丙戌，礼部尚书姚文田卒，以汤金钊代之。以潘世恩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庚寅，巴绷阿免，以额勒津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丁酉，以纶布多尔济为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是月，赈湖北江陵、监利二县及屯坐各卫水灾。给奉天广宁县被水站丁口粮。贷山西定襄、潞城二县旱灾雹灾仓穀，黑龙江墨尔根城歉收口粮。

十一月乙巳，命长龄督同杨芳办理回疆善后事宜。丙午，召那彦成。庚戌，授那彦成钦差大臣，会同长龄筹办回疆善后事宜。以屠之申署直隶总督。己巳，免奉天辽阳等七州□县地丁银十分之四。是月，赈甘肃岷州等六州县水灾雹灾。

十二月，以彦德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八年春正月丙午，以松筠署热河都统，那清安署礼部尚书。戊申，授刘彬士浙江巡抚。壬戌，长龄奏获张格尔。癸亥，封长龄威勇公，授御前大臣。封杨芳果勇侯。调果齐斯欢为绥远城将军。乙丑，晋曹振镛太傅，文孚太子太傅，玉麟太子太保。加穆彰阿太子少保，并充军机大臣。授杨遇春陕甘总督。丙寅，晋将攸钅舌太子太傅。复英和太子太保。命那彦成仍以钦差大臣赴喀什噶尔，偕杨芳办善后。丁卯，加禧恩太子少保。是月，给江苏沛县贫民口粮。贷直隶沧州等九州县灾歉口

粮，湖北江陵、监利二县及屯坐各卫籽种，山西定襄等四县仓穀，江苏江宁、京口驻防修屋费。

二月乙亥，群臣以再定回疆，上尊号，卻之，命议上皇太后徽号。都察院左都御史史致光卒。

三月庚子朔，日食。乙巳，上行围，至丁巳皆如之。戊申，上还宫。是月，贷直隶开州等六州县贫民口粮。

夏四月，调果齐斯欢为黑龙江将军，以特依顺保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山西代州等二十四州县歉收、湖北驻兵灾区、荆州水师各营仓穀。

五月己酉，以获张格尔，遣官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庚戌，御午门受俘。晋长龄太保。加杨芳太子太保。壬子，上廷讯张格尔罪，磔于市。丁巳，命图平定回疆四十功臣及军机大臣曹振镛、文孚、王鼎、玉麟像于紫光阁。是月，贷湖北驻扎歉区黄州协兵丁仓穀。

六月癸酉，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凯旋，命郑亲王乌尔恭阿等迎劳。丙子，命长龄管理藩院。

秋七月甲辰，朝鲜国王李钖以回疆平定，遣使表贺进方物。丙午，以升寅为热河都统，以那清安署礼部尚书。

八月丁丑，万寿节，停止筵宴。己卯，以成格为热河都统。调卢坤为广东巡抚。以徐炘为山西巡抚。甲申，命奕绍、托津、富俊、陈若霖留京办事。是月，给浙江淳安等四县水灾口粮。贷长芦被淹灶户工本。蠲缓浙江淳安等四县新旧额赋。

九月戊戌朔，日食。丙午，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未，以宝华峪工程不慎，褫英和职，降戴均元三品顶戴。己酉，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并祭孝穆皇后殡宫。褫戴均元职。庚戌，谒裕陵，行大飨礼。辛亥，下英和于狱，籍其家。癸丑，上还圆明园。甲寅，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巳，谒泰陵、泰东陵、昌陵。戊午，谒昌陵，行大飨礼。庚申，逮戴均元下狱，籍其家。辛酉，上还圆明园。调特依顺保为黑龙江将军。以那彦宝为绥远城将军，达凌阿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月，赈两淮海州属中正等三场灶户水灾。贷回疆西四城兵丁茶价银。

冬十月庚午，英和遣戍黑龙江。甲午，复惇郡王绵恺为惇亲王。是月，赈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卫、浙江建德等五县水灾。给江苏高邮等九州县、安徽泗州等二十六县水灾旱灾一月口粮。贷奉天广宁等处水灾旗民口粮，浙江富阳县贫民穀石，齐齐合尔等处旗营官庄银粮。蠲缓江苏海州等三十六州□县卫、安徽泗州等二十六州县、浙江海宁等十三州县旱灾水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辰，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安豫康成皇太后。乙巳，以加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己未，释戴均元。是月，赈浙江富阳县水灾。给盛京宁古塔等处水灾口粮。

十二月辛巳，那彦成奏招降附霍罕之额提格讷部落。谕嘉之，令妥为抚驭。

是岁，琉球、朝鲜入贡。

九年春正月丁未，希皮察克爱曼布鲁特阿仔和卓来降。壬子，杨芳加太子太傅。是月，给安徽泗州等五州县并屯坐卫、江苏海州等十五州县卫灾民口粮。赈两淮板浦等三场被灾贫丁。贷山西代州、解州水灾籽种，河南上蔡县水灾仓穀。

二月己巳，御经筵。庚午，上奉皇太后幸圆明园。霍罕西南达尔瓦斯部落遣使内附，谕嘉奖卻之。甲午，命吉林将军博启图为御前大臣，以瑚松额代之。

三月丙午，上幸南苑。丁未，上行围，至辛亥皆如之。辛亥，西藏徼外拉达克部长呈进奏表。壬子，上还圆明园。甲寅，上御阅武楼阅京营兵。戊午，召琦善，以讷尔经额为山东巡抚，硃桂桢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癸酉，召戴三锡，以琦善为四川总督。壬午，屠之申以谳狱错误降，松筠署直隶总督。丙戌，奉皇太后御含辉楼阅皇子及侍卫等骑射。戊子，赐李振钧等二百二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湖南乾州等五□州县上年旱灾口粮籽种、山西朔州等二十三州□县歉收仓穀。

五月丁酉，移孝穆皇后梓宫于宝华峪正殿，神牌于东配殿。是月，贷湖北荆州城守、水师二营及宜都营被水仓穀。

六月乙丑，以福釂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己巳，免西藏喀喇乌苏等处雪灾番族贡马银，并抚恤达木八旗被灾官兵户口。甲戌，伊犁将军德英

阿卒，以玉麟代之。调松筠为兵部尚书。以博启图为礼部尚书。丁丑，召安福，以福克精额署察哈尔都统。是月，贷三姓地方上年被水仓穀。

七月己亥，申严粤海关官银出洋、私货入口禁。以扎隆阿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丁巳，越南国王以母老乞葠芪，上嘉赉之。是月，赈广西雒容、永福二县水灾。免安徽泗州五河县，凤阳、泗州二卫上年被水钱粮十分之一。

八月癸亥，以谒盛京祖陵，命奕绍、托津、汤金钊、明山留京办事。庚辰，上奉皇太后谒盛京祖陵。

九月壬辰朔，日食。免跸路经过之承德等五□州县本年额赋，及帮办差务之岫岩等九□州县额赋十分之五。壬寅，朝鲜贡使李相璜等迎觐。乙巳，上亲射，并阅盛京官兵等骑射。丁未，上谒永陵。戊申，行大飨礼。阅兴京城。己酉，博启图降调，以耆英为礼部尚书。上谒福陵，临奠弘毅公额亦都墓，加恩后裔博克顺等。癸丑，行大飨礼。上至盛京，诣太庙宝册前行礼。乙卯，上诣天坛、堂子。奉皇太后幸嘉廕堂。临奠克勤郡王岳讬墓。朝鲜国王李钖遣使贡方物。戊午，诣地坛。临奠直义公费英东墓。己未，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及盛京文武官员宴赏有差。

十月，以潘世恩署礼部尚书。辛未，皇太后圣寿节，上率扈从王、公、大臣诣皇太后行宫行庆贺礼。上奉皇太后幸澄海楼。壬午，谒裕陵。甲申，以吴光悦为江西巡抚。乙酉，上奉皇太后还宫。是月，给安徽泗州等五州县★一月口粮。

十一月丁巳，召英惠，调成格为乌鲁木齐都统。以裕恩为热河都统。是月，赈奉天辽阳等五处被灾旗民口粮。

十二月甲子，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贺。乙亥，抚恤西藏三十九族成灾番民。是月，赈山东益都、临朐二县地震灾。蠲直隶隆平、宁晋二县洼地额赋之五。

十年春正月丁巳，暹罗国王郑福遣使表贺，并贡方物。是月，赈江苏沛县、安徽盱眙等六州县卫旱灾水灾。贷直隶沧州、盐山二州县，甘肃皋兰等十四州县旱灾水灾银穀。

二月壬戌，上御经筵。丁卯，命缉捕河南枭匪、捻匪。丁丑，命缉捕江西上犹县会匪。

三月庚寅，以谒西陵，命奕绍、托津、长龄、卢蔭溥留京办事。己亥，免湖南澧州滨湖淤田额赋并前借籽种银。壬寅，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以升寅为绥远城将军。甲辰，调瑚松额为盛京将军，以福克精阿为吉林将军，武忠额为察哈尔都统。丙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己酉，上幸南苑。庚戌，上行围，至壬子如之。壬子，以哈萨克汗阿勒坦沙喇等请遣其子入觐，命至热河陛见。

四月辛未，申禁外省才不胜任之员改京职。

五月辛酉，河南、直隶毗连十四州县地震，命加意抚恤。

六月辛卯，蒋攸钅舌有疾，以陶澍署两江总督。乙未，以程祖洛为湖南巡抚。

七月丙子，暹罗遣使贺万寿贡方物。免江苏海州四州县旧欠额赋。

八月乙未，万寿节，停筵宴。庚戌，召蒋攸钅舌来京，授陶澍两江总督。调卢坤为江苏巡抚。以硃桂桢为广东巡抚。命吴邦庆以三品衔署漕运总督。是月，加赈湖北监利等四县水灾。

九月戊午，安集延回匪复入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战败，死之，遂围喀什噶尔城。命玉麟等往剿。命杨遇春驻肃州，杨芳、胡超率陕甘兵协剿。以鄂山署陕甘总督。徐炘署陕西巡抚，阿勒精阿署山西巡抚。己未，以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以英惠署黑龙江将军。丁卯，命长龄为钦差大臣，率桂轮、阿勒罕保等赴新疆。辛未，以玉英署黑龙江将军。乙亥，上阅火器营兵。丁丑，大学士蒋攸钅舌以谳狱误，降侍郎。召徐炘来京，以颜伯焘署陕西巡抚。以卢蔭溥为大学士，李鸿宾协办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王引之为礼部尚书，潘世恩为工部尚书，硃士彦为左都御史。是月，赈直隶磁州等三州县地震灾、四川彭城等二县水灾。

十月，以卢蔭溥为体仁阁大学士。戊子，以富呢扬阿为浙江巡抚。乙未，仍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命哈哨阿、杨芳参赞军务。庚子，以乐善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丑，以军事迟误，褫伊犁参赞大臣容安职并所袭子爵。壬寅，以恩铭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癸卯，回匪犯叶尔羌，壁昌等击败之。丁未，逮容安。壬子，召富呢扬阿来京。是月，赈直隶大城、文安二县灾民。给安徽芜湖等五州县卫口粮。贷黑龙江等三处旗民仓穀、甘肃皋兰等十一州县贫民口粮。

十一月，以杨怿曾为湖北巡抚。乙亥，申谕李鸿宾等查办广东会匪。丁丑，谕吴光悦查办江西赣南会匪。壬午，嵩孚降调，以卢坤为湖广总督。调程祖洛江苏巡抚，苏成额湖南巡抚。以祁□为广西巡抚。以阿勒精阿为江西巡抚。是月，赈河南安阳等三县地震灾。给江西庐陵县水灾修屋费。

十二月癸巳，托津免管刑部，以卢蔭溥代之。丙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回匪平。予死事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都统衔。是月，赈云南□习瓘县水灾。贷江苏苏州等四府州属驻近灾区兵丁银米。

本纪十八宣宗本纪二

十一年春正月辛酉，扎隆阿免，以哈哨阿、杨芳护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乙丑，容安论斩。丙子，以魏元烺为福建巡抚。朝鲜国王李钖请封其孙奂为世孙，贡方物。是月，给江苏沛县、安徽芜湖等八州县卫、浙江富阳县被灾口粮。贷三姓、双城堡兵民，直隶磁州等九州县，湖南安乡、华容二县，河南武安县，甘肃会宁等五县被灾口粮、屋费、籽种。蠲缓吉林等四处兵民新旧额赋。

二月己丑，御经筵。辛卯，以谒西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那彦成以驱逐安集延回民启衅，褫太子太保，并褫其子容照侍郎。乙未，褫那彦成职，调琦善为直隶总督，王鼎署。以鄂山为四川总督，那彦宝署，史谱为陕西巡抚。戊戌，申禁各省种鬻鸦片。辛丑，上谒西陵。乙巳，谒泰陵、泰东陵、昌陵。上阅视万年吉地，赐名龙泉峪。丙午，上再谒昌陵，行敷土礼。御隆恩殿行大飨礼。是月，贷湖北荆门营上年被水兵丁仓穀。

三月癸丑朔，释英和并其子奎照、奎耀回京。广东黎匪作乱，命李鸿宾剿之。辛酉，以广东贸易英吉利人违禁令，命李鸿宾等查覆。是月，贷湖北督标、抚标暨武昌、黄州各营兵丁仓穀。

夏四月戊子，上阅健锐营兵。癸卯，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广东黎匪平。

五月丙寅，汤金钊缘事降，并罢上书房总师傅。调潘世恩为吏部尚书，硃士彦工部尚书，白镕都察院左都御史。戊辰，命长龄赴喀什噶尔商办剿抚及善后事宜。辛未，雨。

六月丙申，申定官民买食鸦片烟罪例。己亥，赈安徽泗州等二十五州县水灾。庚戌，以湖北沔阳等二十州县水灾，命平粜仓穀，免湖北关津米税。是月，给江苏上元等九县卫水灾口粮。贷江苏淮安卫灾屯籽种。

秋七月戊午，命陶澍偕程祖洛办江苏灾赈。以安徽水灾，准邓廷桢买邻省米麦平粜，并备兵糈。癸酉，以诬陷回王伊萨克叛逆，扎隆阿论斩。辛未，移回疆参赞大臣及和阗领队大臣驻叶尔羌，添设总兵驻巴尔楚克。己卯，命穆彰阿、硃士彦往江南查办赈务。是月，给湖南武陵等五州县，贵州桐梓县、石岘卫水灾口粮。贷江苏江宁等六营灾区兵饷。

八月己丑，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王以下文武各官，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行庆贺礼，停筵宴。辛卯，晋长龄太傅。乙未，松筠病免，调穆彰阿兵部尚书，富俊工部尚书。以博启图为理藩院尚书。辛丑，暹罗国王遣贡使载内地遭风官民回广东，温谕奖赉之。癸卯，以保昌为热河都统。以吴荣光为湖南巡抚。是月，给江苏甘泉等十一州县、湖北江夏等十六州县、江西德化等二十县水灾口粮籽种。贷江南江宁驻防及溧阳营兵米。

九月甲子，福克精阿缘事褫职，以宝兴为吉林将军。丁丑，越南国王遣使送遭风难民回福建，温谕奖赉之。

冬十月，严烺病免，以林则徐为河东河道总督。己丑，改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为领队大臣。乙未，命截留江西漕米八万石赈南昌、九江饥民。是月，赈安徽无为等二十三州县卫、江苏上元等二十六州县、浙江仁和等七县卫、两淮丁谿等六场水灾。给安徽桐城等十州县，湖南武陵等五县，江西德化县口粮、修屋费。贷甘肃皋兰等十八州□县口粮，湖南武陵、龙阳二县民堤修费。

十一月丙辰，大学士托津病免。授吴邦庆漕运总督。己巳，松筠罢内大臣，降三品顶戴休致。是月，贷奉天铁岭等五州□及巨流河四处口粮，江西南昌等六县修堤费。蠲缓宁古塔、双城堡雹灾霜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乙酉，以富俊为大学士，管兵部，文孚协办大学士。调穆彰阿为工部尚书。以那清安为兵部尚书，升寅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彦德为绥远城将军。乙巳，以吴邦庆为江西巡抚，苏成额为漕运总督。是月，展赈湖北江夏等十六州县水灾。给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卫及丁谿十五场水灾口粮。贷江苏镇江等二十七营，湖南常德、澧州各营水灾兵饷。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免浙江杭州等三府商船米税。丁卯，陈若霖免，以戴敦元署刑部尚书。癸酉，王引之丁忧，以汪守和为礼部尚书。是月，赈安徽怀宁等二十一州县水灾旱灾，并给怀宁等十七县卫贫民口粮。贷直隶大名等四州县、河南商丘等三县灾民米穀，陕西葭州等四州县、江西南昌等十六县、湖北江夏等二十州县卫、湖南武陵等十州□县卫、甘肃渭源等七州县、贵州桐梓县灾民口粮籽种。

二月戊寅，湖南江华县瑶贼赵金龙作乱，命卢坤等剿之。己卯，御经筵。甲申，梁中靖奏查办邪教株连冤抑，谕斥之。辛卯，锺昌降调。授戴敦元刑部尚书。乙未，闽浙总督孙尔准卒，以程祖洛为闽浙总督，

林则徐为江苏巡抚，吴邦庆为河东河道总督，周之琦为江西巡抚。丙申，命李鸿宾剿瑶贼。壬寅，以谒东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

三月己酉，湖南提督海陵阿、副将马韬等剿瑶贼于宁远，失利，死之。壬子，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丙辰，召瑚松额，以奕颢署盛京将军。己未，上幸南苑行围。庚申，召长龄。癸亥，上还京师。庚午，命户部尚书禧恩赴湖南剿瑶贼，以文孚署户部尚书。是月，展赈湖北江夏、汉川二县水灾。给安徽青阳县灾民口粮。贷甘肃皋兰等七州县灾民、湖南乾州等五州县屯丁口粮籽种，湖北督标、提标及武昌城守营被灾兵丁仓穀。

夏四月癸巳，祈雨。戊戌，雨。辛丑，赐吴锺骏等二百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卢坤等败瑶贼于羊泉，尽歼之，获赵金龙子及贼首五十馀人。是月，再给江苏扬州水灾仓穀。

五月丁未，减福建水陆各营及浙江马步兵有差。壬子，以赵金龙已毙，馀贼悉平，赏卢坤、罗思举双眼花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湖南提督余步云太子少保。乙卯，教匪尹老须等伏诛。庚申，上祈雨于黑龙潭。戊辰，上诣天神坛祈雨。己巳，诏刑部清釐庶狱。是月，贷山西大同等三县被灾兵民仓穀。

六月庚辰，上步诣社稷坛祈雨。壬午，求直言。丁亥，上诣黑龙潭祈雨。壬辰，以广东提督刘荣庆剿连州瑶贼失利，褫职，李鸿宾褫职留任。癸巳，上步诣方泽祈雨。乙未，富俊以旱乞罢。不允。丙申，霍罕遣使进表，归所扌虏喀什噶尔回民。丁酉，复松筠头品顶戴。癸卯，上自斋宫步诣圜丘行大雩礼。是日，雨。甲辰，命禧恩、瑚松额自湖南赴广东剿瑶贼。是月，贷江苏淮安卫水灾屯田籽种。

秋七月丁未，宥容安，遣戍吉林。戊申，以锺昌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命程祖洛清理浙江盐政。和阗回塔瓦克等纠众作乱，捕诛之。乙丑，广西贺县瑶盘均华等作乱，祁□剿平之。是月，赈福建澎湖□风灾。给湖北天门县水灾口粮。

八月，陶澍奏英船再入内洋，或不遵约束，当严惩。谕以启衅斥之。甲午，李鸿宾褫职，并提督刘荣庆逮问。调卢坤为两广总督。命阮元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以讷尔经额为湖广总督，锺祥为山东巡抚。是月，赈山西朔州水灾。蠲缓安徽怀宁等二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

旱灾额赋。

九月甲辰朔，以尹济源为山西巡抚。丙午，南河龙窝汛堤盗决，命穆彰阿会同陶澍查办，张井褫职留任。丁未，以英吉利船阑入内洋，命沿海整饬水师。甲寅，以特依顺保为伊犁将军。戊午，广东连州瑶平。湖南瑶赵幅金等伏诛。是月，给江苏桃源县、湖北天门县等七县卫水灾口粮。贷山西山阴县歉收仓穀。

闰九月丁亥，上简阅健锐营兵。壬寅，以朝鲜国王李铴卻英吉利贸易，下诏褒奖之。是月，赈直隶阜平等十州县灾民。贷河南祥符等七州县、陕西兴安府水灾口粮。贷齐齐哈尔等处被旱兵丁银穀。

冬十月乙巳，广东曲江、乳源两县盗匪作乱，剿平之。丙午，命硃士彦、敬徵往江南查办事件。乙丑，命穆彰阿至湖北会同讷尔经额查办事件。是月，赈直隶吴桥、东光二县，江苏桃源等三州县，湖北汉川等四县卫，安徽五河县，两淮板浦等三场水灾旱灾。给江苏海州等四州县，安徽五河等十一县卫，湖南安乡、华容二县，奉天锦州府属旗民口粮。贷山西大同镇灾区驻防仓穀。蠲缓直隶吴桥等十七州县，江苏桃源等六十三州□县卫，安徽五河等三十九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二十二州县卫、仁和场，两淮富安等十四场，湖南安乡等七州县卫，山西隰州等六州县，湖北汉川等二十六州县卫水灾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戊寅，命署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都统哈哨阿为参赞大臣，赴台湾剿匪。丙申，拨京仓米一万石赈顺天府武清等八州县灾民。丁酉，李鸿宾遣戍乌鲁木齐，刘荣庆遣戍伊犁。是月，贷陕西汉中等五府州□属、甘肃宜禾县被灾口粮，吉林等七处籽种。蠲缓甘肃宜禾县逋租。

十二月甲辰，拨浙江、江西仓穀二十万石济福建民食。丙午，卢蔭溥予假，命王鼎管刑部。己巳，以孝顺岱为科布多参赞大臣。是月，贷直隶灾区各营兵饷，山西丰镇等六州□县灾民仓穀。

是岁，朝鲜、南掌、琉球、暹罗入贡。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台湾嘉义匪首陈办伏诛。己卯，升寅等查覆西安将军徐锟赃款属实，褫职。丁酉，以麟庆为湖北巡抚。桃南□决口合龙。

二月甲辰，上御经筵。己未，四川越巂等处夷匪作乱，命那彦宝、

桂涵剿之。庚申，赈被灾多伦诺尔租种蒙古地贫民，并谕此后口外偏灾不得援请。壬戌，以汪守和兼署吏部尚书。是月，赈直隶蓟州等七州县灾民。贷陕西汉中等五府州□贫民仓穀。

三月丙子，大学士卢蔭溥致仕。辛巳，上阅火器营兵。丙申，卢坤奏获越南盗陈加海等，洋面肃清。戊戌，以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以鄂顺安为湖北巡抚。庚子，雨。是月，贷直隶紫荆关营兵，奉天锦州府属兵丁，湖南乾州等五□县屯丁、苗佃仓穀。

夏四月壬寅，调鄂顺安为山西巡抚，尹济源为湖北巡抚。乐善迁福州将军。调庆山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丁未，雨。戊申，瑚松额迁成都将军。调宝兴为盛京将军，保昌为吉林将军。以苏成额为热河都统，贵庆为漕运总督。己酉，命潘世恩为体仁阁大学士，管户部。调硃士彦为吏部尚书。以白镕为工部尚书，汤金钊为左都御史。乙卯，免道光十一年十二年喀什噶尔、叶尔羌额贡。己巳，皇后佟佳氏崩。是月，贷盛京义州兵米、湖南新田县民瑶籽种。

五月辛未朔，赐汪鸣相等二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杨芳剿越巂夷匪，大败之，进剿瓘边夷匪。己丑，瓘边匪首桑树格等伏诛。丁酉，禧恩免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改为理藩院尚书。命大学士长龄管户部，潘世恩管工部。调穆彰阿为户部尚书，博启图为工部尚书。己亥，四川瓘边夷匪平。

六月庚子朔，日食。是月，贷直隶博野等三县雹灾籽种。

七月甲申，御试翰林、詹事官，擢田嵩年三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壬辰，册谥大行皇后为孝慎皇后。调祁□广东巡抚，以惠吉为广西巡抚。是月，赈贵州古州等四□县水灾。

八月，是月，赈贵州都江等二□水灾。

九月庚午，移孝慎皇后梓宫于田村，上临送。乙亥，晋杨芳一等侯。壬辰，以贵庆为热河都统。调嵩溥为漕运总督。调史谱为贵州巡抚。以杨名飏为陕西巡抚。甲午，免云南昆明等十州县地震灾本年额赋，并赈之。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六县水灾。

十月戊午，调布彦泰为伊犁参赞大臣，常德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未，以汤金钊为工部尚书，史致俨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二县卫，湖南安乡、华容二县，直隶曲阳县，黑龙江三处灾民。

赈湖北武昌等六县水灾。给安徽怀远等六县灾民口粮。

十一月丙戌，上诣大高殿祈雪。以裕泰为贵州巡抚。丁亥，以武忠额为热河都统。以凯音布署察哈尔都统。

十二月丁巳，减免直隶河间等五县水淹地赋。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二县卫水灾。

是岁，朝鲜、越南、琉球、缅甸入贡。

十四年春正月丁卯朔，辛未，文孚免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载铨代之。丁丑，缅甸贡使聂纽耶公那牙卒于京师。庚辰，广东儋州黎匪作乱，饬卢坤剿之。甲申，以浙江杭州等府灾，免外商及浙民运米关税。福建永安等县土匪扌虏人勒赎，捕治之。允浙江杭州、湖州两府所属漕粮红白兼收，秈粳并纳。丁亥，命潘世恩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戊子，以三载考绩予长龄等议叙。命松筠以都统衔休致。祁□奏越南谅山解围，七泉夷州知州阮文泉等求入关，拒之。是月，赈直隶曲阳县贫民。给江苏上元等八县、浙江海宁等四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上年灾歉口粮籽种。贷山西朔州等十州县、陕西葭州等十四州□县、江西南昌等六县、湖北武昌等十八州县卫、湖南澧州等四州县、甘肃皋兰等九州□县上年被灾仓穀口粮籽种。

二月丙申朔，硃士彦给假省亲，以汤金钊署吏部尚书。改巴尔楚克换防总兵为副将。己亥，上御经筵。癸卯，升寅等查办山东、河南事件，以敬徵署左都御史。乙巳，释李鸿宾、刘荣庆回籍。丙午，以江苏粮价增昂，免四川、湖广商米各关船税。戊申，以广东学政李泰交自缢，命卢坤彻查。己酉，定山东运河查泉章程。庚戌，以谒西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壬子，命凯音布查办乌里雅苏台事件。以苏勒通阿署察哈尔都统。辛酉，硃士彦忧免，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以汪守和为工部尚书，史致俨为礼部尚书，何凌汉为左都御史。乙丑，大学士富俊卒。是月，给江苏上元等八县卫上年被灾口粮。贷贵州古州□上年被灾籽种。

三月庚午，明山病免，以成格为刑部尚书，那清安兼署。以长清为乌鲁木齐都统，兴德为叶尔羌参赞大臣。癸酉，上谒西陵，诣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奠酒，免经过额赋十分之三。丁丑，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庚辰，上还京师。壬午，上临故大学士富俊第赐奠。乙酉，以喀尔喀游牧被灾，准凯音布请，缓勘地界。免四川夷匪滋扰之清溪等三□县，并宁越、越嶲两营上年额赋。

夏四月丁酉，以给事中黄爵滋奏，命各省督抚兴复书院，选择山长，查保甲，修水利，筹积贮，严禁扣饷派兵积弊，查究偷漏洋税，并禁纹银出洋及私铸洋银。戊戌，除直隶乐亭县水冲官地租赋。丁未，仪郡王绵志卒。甲寅，临故仪顺郡王绵志第赐奠。以其子奕絪袭贝勒。丁巳，命侍郎赵盛奎、在籍前河督严烺会同富呢扬阿查勘浙江塘工。辛酉，以苏清阿为伊犁参赞大臣。甲子，上诣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行周年祭礼。是月，贷山西岳阳等十二州□县歉收民屯仓穀。

五月己巳，以恩铭署漕运总督。壬申，授凯音布察哈尔都统。癸酉，免云南昆明等十州县上年地震灾赋。辛巳，上至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奠酒。丙戌，命卢坤等驱逐英吉利贩鸦片趸船，勿任停泊。庚寅，修山东阙里至圣孔子林、庙。甲午，申谕多尔济喇布坦等与俄罗斯交涉事件务遵旧章。是月，贷淮安、大河二卫歉收屯田籽种。

六月戊申，以福建省城水灾，准运古田、福清二县仓穀及厦门商贩米平粜。癸丑，以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私租蒙地民人拒捕伤台吉，命鄂顺安捕治之。壬戌，实授恩铭漕运总督。是月，蠲缓叶尔羌等三城回户逋粮。

秋七月乙丑，饬查漕运亏短积弊，并申禁京城私贩接济回漕。丁卯，博启图给假，以奕颢署工部尚书。戊辰，霍罕伯克以准通商免税，遣使表贡，并请年班入觐，允之。庚午，命苏清阿查勘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垦田。免福建台匪滋扰之四县，暨淡水□抄叛各产租穀。壬申，命特依顺保等妥议沿边会哨章程。程祖洛奏获洋盗刘四等诛之。甲戌，四川瓘边□支夷作乱，命瑚松额、杨芳等查办。赈江西水灾。丙子，工部尚书博启图卒，调耆英为工部尚书，升寅为礼部尚书，敬徵为左都御史。壬午，以桂良为河南巡抚。戊子，东河硃家湾决口。是月，赈江西南昌等十三县水灾。给湖南武陵等七县卫被水军民口粮并修屋费。

八月己酉，改建浙江北海塘为石塘。癸丑，以武忠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伦布多尔济署。以嵩溥为热河都统。庚申，四川瓘边支夷平。卢坤奏英商律劳卑来粤，致书称大英国，请暂停贸易。谕是之。辛酉，上诣孝慎皇后梓宫前奠茶酒。是月，赈盛京盖州等三处，浙江建德、淳安二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五县水灾。贷甘肃皋兰等六县旱灾仓穀。蠲缓江西南昌等二十五州县新旧额赋。

九月乙丑，英吉利兵船入广东内河，褫卢坤职留任。庚午，上阅健锐营兵。癸酉，英吉利兵船出口，复卢坤太子少保，仍革职留任。是

月，赈直隶宛平等七州县水灾，奉天新民等四州县□水灾。贷广东广州、肇庆二府水灾籽种，打牲乌拉被水旗民仓穀。蠲缓直隶大城等五十一州县、山西太原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月己酉，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颁诏加恩有差。壬子，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安豫康成庄惠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辛酉，那清安病免，以敬徵为兵部尚书，奕颢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湖北黄梅等三县卫、湖南安乡等四县卫水灾。贷甘肃皋兰等八州县旱灾雹灾口粮。

十一月乙丑，调汪守和为礼部尚书，史致俨为工部尚书。壬申，礼部尚书升寅卒，以奕颢为礼部尚书，恩铭为左都御史。调硃为弼为漕运总督。丙子，以棍楚克策楞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卯，刑部尚书戴敦元卒，调史致俨代之。以王引之为工部尚书。庚辰，以乌尔恭额为浙江巡抚。丙戌，以文孚为大学士管吏部。调穆彰阿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耆英为户部尚书，敬徵为工部尚书，奕颢为兵部尚书。以载铨为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王引之卒。丁亥，以何凌汉为工部尚书，吴椿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浙江丽水县水灾。蠲缓浙江建德等十六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巳，霍罕复侵色埒库勒，命兴德等谕之。命文孚为东阁大学士。丙申，四川瓘边夷匪复叛，降杨芳二等侯，褫御前侍卫，以总兵候补。甲辰，黑龙江将军富僧德调西安将军，以奕经代之。癸丑，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贷直隶灾区各营兵饷，江宁八旗官兵银米，广东南海等九县籽种并围基修费。

是岁，朝鲜、琉球、缅甸、暹罗入贡。

十五年春正月甲子，大学士曹振镛卒。壬午，长龄以受霍罕餽送，罢御前大臣管户部事。丙戌，陕甘总督杨遇春致仕，仍温谕来京。以瑚松额为陕甘总督。调宝兴成都将军。以奕经为盛京将军，保昌为黑龙江将军，苏清阿为吉林将军。是月，赈奉天牛庄等三处被灾旗户。给江西南昌等九县，甘肃靖远等六州县口粮。贷山西太原等三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六州县，湖南安乡等四州县，甘肃秦州、靖远县被灾仓穀籽种。

二月丙申，以阮元为大学士管刑部，王鼎协办大学士，伊里布为云贵总督，何煊为云南巡抚。庚子，以奇明保署黑龙江将军。丁未，命长龄管理藩院，文孚管户部，潘世恩管工部，阮元改管兵部，王鼎管刑部。以朝鲜世孙李奂袭封朝鲜国王。戊午，吉林将军苏清阿卒，调保昌

代之。以祥康为黑龙江将军。

三月，山西赵城县匪曹顺作乱，知事杨延亮死之，遂围霍州。命鄂顺安剿办。乙亥，上亲耕耤田。幸南苑行围。庚辰，上还京师。是月，给甘肃皋兰等五州县□灾歉口粮。

夏四月，四川瓘边支夷平，晋鄂山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甲寅，赐刘绎等二百七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

五月丁卯，致仕陕甘总督杨遇春晋封一等侯，予食全俸。辛未，赵城县匪首曹顺等伏诛。丁丑，上复诣黑龙潭神祠祈雨。以栗毓美为河东河道总督。庚辰，雨。是月，贷山西凤台、沁水二县被旱仓穀。

六月丙午，减江苏丹徒被水芦田额赋。

闰六月丁卯，敬徵降调，以载铨为工部尚书，恩铭为礼部尚书，武忠额为左都御史。调保昌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祥康为吉林将军，哈丰阿为黑龙江将军。己巳，停本年秋决。

秋七月甲辰，文孚免军机大臣，仍命以大学士管吏部。改潘世恩管户部，穆彰阿管工部。命刑部右侍郎赵盛奎、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是月，给陕西沔县、洛川县被水，湖南华容等三县卫被旱口粮。

八月甲子，以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免各省逋赋。庚辰，谕："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擢任京卿，所以广开忠谏，务当不避嫌怨，于民生国计用人行政阙失，仍随时据实直陈，以资采纳。"两广总督卢坤卒，以邓廷桢为两广总督，祁□署，色卜星额为安徽巡抚。甲申，上谒西陵。是日，移孝慎皇后梓宫由田村启行，免经过地方额赋十之五。是月，给陕西府谷县雹灾口粮。

九月己丑，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上临奠。庚寅，上回銮。戊戌，授麟庆江南河道总督。丙午，硃为弼病免，以恩特亨额为漕运总督。是月，给两淮板浦、中正二场被水灶丁口粮。缓徵陕西榆林县、葭州雹灾，江西金谿等九县旱灾额赋。

冬十月戊午，以毓书为科布多参赞大臣。甲子，以皇太后六旬圣寿，上徽号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皇太后。乙丑，皇太后六旬圣寿

节，上率王、公、大臣诣寿康宫行庆贺礼。上御太和殿，群臣进表行庆贺礼。诏天下覃恩有差。以富呢扬阿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御史汤鹏以劾载铨忤旨罢。予告大学士托津卒。是月，给山西阳曲等五州县、湖南岳州卫、浙江海宁等十三州县被灾口粮。贷奉天金州水师营兵穀。蠲缓湖南华容等十四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三十一州县卫被灾新旧额赋杂款。

十一月戊戌，临大学士托津第赐奠。是月，给吉林等三处歉区口粮。

十二月己未，上再诣大高殿祈雪。乙丑，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安地宫。乙亥，以乐善为吉林将军。是月，贷江苏抚标及城守、刘河二营灾区兵饷。蠲缓贵州松桃□被水额赋。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乙未，以车伦多尔济为库伦蒙古办事大臣。壬寅，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赈登、莱、青三府饥。乙巳，调裕泰为湖南巡抚。以贺长龄为贵州巡抚。是月，赈浙江义乌等三县水旱灾。给奉天广宁等处水灾旗民口粮。贷甘肃金州等十四州县、江西莲花等五十一□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县、湖南澧州等四州县、山西保德等十五州县水旱雹灾口粮籽种仓穀。

二月丙辰，调周之琦为湖北巡抚。以陈銮为江西巡抚。己未，以谒东陵，命肃亲王等留京办事。己巳，上阅火器营兵。癸酉，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湖南武冈州匪蓝正樽等作乱，命吴荣光会同讷尔经额剿之。戊寅，免四川瓘边□逋赋。己卯，上还京师。

夏四月癸亥，以梁章钜为广西巡抚。丁丑，赐林鸿年等一百七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甘肃秦州等八州县被灾口粮。

五月丙申，上诣黑龙潭祈雨。戊戌，礼部尚书汪守和卒，以吴椿为礼部尚书，李宗昉为左都御史。丁未，上诣静明园龙王庙祈雨。是月，贷直隶宝坻县歉收口粮。

秋七月癸未，以锺祥为闽浙总督，经额布为山东巡抚。乙酉，以哈丰阿举发都统高喀鼐干预公事书信，加太子太保。己丑，高喀鼐褫职，遣戍热河。丙申，大学士文孚致仕。庚子，命穆彰阿为大学士管工部，

琦善协办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调耆英为吏部尚书，奕顥为户部尚书，禧恩为兵部尚书，武忠额为理藩院尚书，凯音布为左都御史，乐善为察哈尔都统。壬寅，恩铭免尚书、都统，赵盛奎免军机大臣及侍郎。以贵庆为礼部尚书。

九月壬辰，以富呢扬阿为陕西巡抚，廉敬为乌鲁木齐都统。庚子，上阅健锐营兵。戊申，圆明园三殿灾。己酉，以耆英受太监属讬，褫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以奕经为吏部尚书，宝兴为盛京将军。左都御史凯音布迁成都将军，以敬徵代之。是月，赈盛京白旗堡等处、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县、贵州松桃□灾民。展赈陕西神木县灾民。蠲免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县、陕西榆林府属被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丙辰，加长清太子太保。贷甘肃泾州等八州县、山西山阴县灾歉口粮仓穀籽种。蠲缓直隶景州等十二州县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壬午，以敬徵为工部尚书，调武忠额为左都御史，以奕纪为理藩院尚书。癸卯，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给陕西府谷等四县霜雹灾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

十二月丁巳，上再诣大高殿祈雪。癸亥，雪。

是岁，朝鲜、暹罗来贡。

十七年春正月己卯朔，命奕纪为御前大臣。赏长龄四开禊袍。加潘世恩太子太保。壬辰，兵部尚书王宗诚卒，以硃士彦代之。丁酉，山东濰县教匪马刚等作乱，捕获之。庚子，降讷尔经额湖南巡抚，以林则徐为湖广总督，调陈銮为江苏巡抚，裕泰为江西巡抚。是月，贷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县、甘肃金州等十三州县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霜灾仓穀口粮籽种。

二月乙卯，福建嘉义县教匪沈知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七州县仓穀。

三月戊寅朔，以诣梦髻山，命惇亲王绵恺等留京办事。庚寅，上奉皇太后幸梦髻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甲午，上奉皇太后还圆明园。以耆英为热河都统。乙未，上诣明陵。丙申，上诣明长陵、献陵、泰陵、景陵、永陵奠酒。以明裔延恩侯书桂为散秩大臣。丁酉，上还圆明园。

夏四月庚申，命彦德鞫治茂明安署札萨克贝勒丹丕勒等讦控盟长之狱。甲子，以颜伯焘为云南巡抚。是月，贷山东濮州等二十四州县卫、山西宁武县仓穀。

五月戊寅，贵庆病免，调奕纪为礼部尚书，以武忠额为理藩院尚书，奎照为左都御史。以周天爵署漕运总督。

六月庚戌，以御史硃成烈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三千馀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馀万，命沿海各督抚及各监督严饬稽查。戊午，命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己未，命琦善署直隶总督。壬申，四川马边□夷匪作乱，命鄂山剿之。甲戌，奕山等奏获霍罕贼目阿达那等诛之。是月，贷江苏淮安、大河二卫被灾籽种。

秋七月丙子朔，命侍郎倭什纳等册封朝鲜王妃。壬午，乐善迁荆州将军，以赛尚阿为察哈尔都统。辛卯，谕栗毓美，东河砖工改办碎石。丁巳，西宁办事大臣德楞额迁荆州将军，以苏勒芳阿代之。甲戌，廓尔喀年贡逾例，温谕卻之。

九月庚寅，授周天爵漕运总督。癸巳，召讷尔经额来京。甲午，以钱宝琛为湖南巡抚。甲辰，免直隶邢台、阜城二县被旱额赋十分之五。

冬十月丙午，上临大学士长龄第视疾。辛未，停吉林珠贡。是月，给陕西保安县被灾籽种口粮，并贷绥德等四州县仓穀。蠲缓山西应州等十州县、齐齐哈尔等三城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辛卯，晋封长龄一等威勇公。是月，贷甘肃金州等九州县贫民、江西南昌等十三县、陕西葭州等五州县被灾籽种口粮仓穀。

十二月丁未，凉山夷匪平。己巳，李宗昉忧免，以卓秉恬为左都御史。庚午，彦德以年老留京，以棍楚克策楞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陕西定边、安定二县来春口粮籽种。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越南来贡。

十八年春正月甲戌朔，命奎照、文庆为军机大臣。乙亥，太傅、大学士、一等公长龄卒。丙子，上临长龄第赐奠。乙酉，四川夷匪平。是月，贷甘肃固原等十四州□县、山西平定等五州县灾民口粮籽种仓穀。

二月癸卯朔，命琦善为大学士，仍署直隶总督。以云贵总督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仍留任。乙巳，史致俨病免，以祁□为刑部尚书，怡良为广东巡抚。壬戌，修喀喇沙尔城。戊辰，修浙江海塘。是月，贷陕西怀远、府谷二县歉收籽种。

三月乙亥，以谒陵命肃亲王等留京办事。戊子，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壬辰，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寝奠酒。乙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丙申，上幸南苑行围，至戊戌皆如之。庚子，上还京师。辛丑，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入贡。是月，贷山西辽州等十三州□县上年歉收仓穀。

夏四月庚申，以富呢扬阿等建鸟鲁木齐书院，议处有差。申命新疆将军、都统、大臣认真教练，使人人习于战阵、毋舍实政务虚名。甲子，以伍长华为湖北巡抚。丙寅，赐钮福保等一百九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以奕出为伊犁将军，湍多布为伊犁参赞大臣。

闰四月丙子，上诣黑龙潭祈雨。辛巳，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俱罪死。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督抚各抒所见议奏。己丑，褫禧恩太子太保衔兵部尚书，调成格为兵部尚书，以鄂山为刑部尚书，宝兴为四川总督，耆英为盛京将军，惠吉为热河都统。庚寅，调奕纪为户部尚书，成格为礼部尚书，奕颢为兵部尚书。

五月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己酉，雨。癸丑，大学士阮元致仕。命王鼎为大学士，仍管刑部，汤金钊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硃士彦为吏部尚书，卓秉恬为兵部尚书，姚元之为左都御史。戊辰，惇亲王绵恺免内廷行走、宗令，罚亲王俸三年。

六月辛未，免四川马边、雷波二□逋赋及各厂应解铜铅。丁丑，降惇亲王绵恺为郡王。己卯，命湍多布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关福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给贵州镇远府属被水兵民口粮。

秋七月戊申，刑部尚书鄂山卒，以宝兴为刑部尚书，苏廷玉署四川总督。

八月丙戌，以林则徐等奏查获烟贩收缴烟具情形，谕嘉之。己丑，成格免，以奎照为礼部尚书，恩铭为左都御史。命奕纪管理藩院。以赛尚阿署理藩院尚书，布彦泰为察哈尔都统。是月，给陕西安定、府谷二县灾民口粮。

九月丙午，庄亲王奕镈等坐食鸦片革爵。丁未，上阅健锐营兵。己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请弛鸦片禁。命休致。召林则徐来京，以伍长华署湖广总督。辛酉，调钱宝琛为江西巡抚，裕泰为湖南巡抚。吏部尚书硃士彦卒，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吴椿为户部尚书，以龚守正署礼部尚书。是月，给山东濰县灾民口粮。

冬十月庚寅，以盛贵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是月，蠲缓直隶深州等十三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安徽寿州等三十四州县卫、河南内黄等十一县、湖南澧州等八州县卫、奉天宁远州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壬寅，命伊里布等查禁云南种罂粟。壬子，以宝兴为四川总督，恩铭为刑部尚书，裕诚为左都御史。癸丑，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以周天爵署湖广总督，铁麟署漕运总督。丁巳，上诣大高殿祈雪。以固庆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乙丑，兵部尚书奕颢褫职，调裕诚为兵部尚书，以隆文为左都御史。丙寅，召哈丰阿来京，以舒伦保署黑龙江将军。是月，赈陕西怀远、安定二县，宁古塔三姓地方兵民口粮。

十二月戊辰朔，贵州仁怀县匪谢法真等作乱，命伊里布剿之。辛未，惇郡王绵恺卒，追复亲王爵。上亲临其丧三次赐奠。乙亥，上再诣大高殿祈雪。丙戌，上复诣大高殿祈雪。庚寅，移库伦帮办大臣驻科布多，为科布多帮办大臣。辛卯，授赛尚阿理藩院尚书。乙未，左都御史姚元之免，以龚守正代之。以匪乱平，赏伊里布双眼花翎，晋余步云太子太保。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来贡。

十九年春正月戊戌朔，晋封惠郡王奭愉为亲王。戊午，召奕山来京，以关福署伊犁将军。是月，贷湖南武陵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县、甘肃固原等五州县水旱灾雹灾口粮籽种。

二月壬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李国杞四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丙戌，以谒东陵，命肃亲王敬敏等留京办事。命林则徐赴虎门、澳门，防外海洋船进口及内匪出洋。

三月庚子，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辛丑，吴椿病免，调何凌汉为户部尚书，以陈官俊为工部尚书，龚守正为礼部尚书，廖鸿荃为左都御史。癸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

诣端慧太子园寝奠酒。乙巳，陶澍病免，调林则徐为两江总督，以陈銮署之，裕谦署江苏巡抚，以桂良为湖广总督，硃树为河南巡抚。丙午，上幸南苑行围。辛亥，上还京师。乙卯，林则徐等奏趸船呈缴烟土，谕嘉之，予奖叙。准林则徐等奏，暂缓议断互市。乌鲁木齐都统廉敬迁成都将军，以惠吉代之，以恩铭为热河都统，隆文为刑部尚书。丙辰，以铁麟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辛未，以吴文镕为福建巡抚。丁丑，调周天爵为河南巡抚，硃树为漕运总督。戊子，上诣万寿山殿祈雨。丁酉，以直隶旱，免奉天、山东、河南来直米税。

五月辛丑，雨。予告大学士卢蔭溥卒。是月，赈云南浪穹、邓川二州县地震灾额赋。

六月丙寅，闽浙总督锺祥以关防被窃褫职，以周天爵代之，以牛鉴为河南巡抚。丁亥，太子少保前两江总督陶澍卒。辛卯，调周天爵为湖广总督。

秋七月壬子，命林则徐以禁贩鸦片檄谕英吉利国及各国在粤洋商。是月，给湖南华容县水灾口粮。

八月庚午，经额布迁成都将军，以托浑布为山东巡抚。召乌里雅苏台将军保昌来京，以廉敬代之。是月，给陕西葭州等三州县被灾口粮。

九月庚子，命托浑布查办山东登州海贼，整顿水师。辛丑，上阅健锐营兵。己酉，哈丰阿迁广州将军，调棍楚克策楞为黑龙江将军，德克金布为绥远城将军。

冬十月，山西巡抚申启贤卒，赐恤如尚书例。以杨国桢为山西巡抚。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一州县及屯坐各卫水灾。赈湖北黄梅等三县灾民。给湖北沔阳等九州县，山东蒙阴县，陕西府谷、神木二县，湖南华容县九州卫水灾旱灾口粮。蠲缓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县、湖北沔阳等二十六州县、河南睢州等二十一州县、湖南澧州等九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庚子，英船入广东海港，林则徐督官军击走之，停其贸易。以程懋来为安徽巡抚。戊申，德克金布迁广州将军，以松溥为绥远城将军，舒伦保为黑龙江将军。庚戌，命济克默特赴库伦，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觐。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七县、山西应州等四州县灾民口粮。

蠲免江西南昌等二十三县、山西应州等八州县、直隶安州等五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亥，署两江总督陈銮卒，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裕谦为江苏巡抚。癸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觐见。调伊里布为两江总督，邓廷桢为云贵总督。癸未，命刑部尚书隆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桂良为云贵总督。戊子，陈官俊免，以廖鸿荃为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文庆免。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壬辰朔，加王鼎太子太保。戊戌，以阿勒精阿为热河都统。己亥，理藩院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用旗伞，并未奏明，奕纪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紫缰，免管理藩院。赛尚阿降二品顶戴。调隆文为户部尚书。壬寅，皇后钮祜禄氏崩。戊申，谥大行皇后为孝全皇后。庚戌，奕纪逮问。庚申，以奕纪收沙布朗餽送银，遣戍黑龙江，赛尚阿等均下部严议。

二月癸亥，以阿勒精阿为刑部尚书，讷尔经额为热河都统，哈丰阿为西宁办事大臣。丁卯，户部尚书何凌汉卒，以卓秉恬代之。以祁俊空话藻为兵部尚书，沈岐为左都御史。丁丑，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卒，以文冲为河东河道总督。是月，给安徽桐城县贫民口粮。贷山西河保等营兵丁穀石。

三月，命何汝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召奕山来京，以布彦泰为伊犁将军。辛亥，以壁昌为察哈尔都统。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九州□县仓穀。

夏四月辛酉朔，册谥孝全皇后，翼日颁诏。己巳，调经额布为吉林将军。丙子，以祥康为库伦办事大臣。戊寅，上诣黑龙潭祈雨。乙酉，赐李承霖等一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上诣广润祠祈雨。是月，贷直隶紫金关及所属浮图峪等三营弁兵仓穀。

六月丁卯，以色克津阿为绥远城将军。丁丑，林则徐等奏击毁载烟洋艇。庚辰，英船入浙洋，围定海县城。命余步云会乌尔恭额等援之。甲申，英人陷定海县，知县姚怀祥等死之。褫乌尔恭额及浙江提督祝廷彪职，仍留任。调瑚松额为热河都统，讷尔经额为陕甘总督。

秋七月癸巳，英船犯浙江乍浦海口。命奇明保率兵御之。英师犯福

建厦门□包台，参将陈胜元等击卻之。丙申，褫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职，以刘韵珂代之。丁酉，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剿办。以裕谦兼署两江总督。以湍多布为伊犁参赞大臣，花山太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甲辰，英船泊天津口外，递信与琦善诉屈。命琦善接收，仍饬勿进口。丙午，花山太迁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调湍多布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福兴阿为伊犁参赞大臣。庚戌，林则徐等奏续获贩烟人犯。谕以空言搪塞，切责之。乙卯，英船至山海关等处。丙辰，命伊里布等，英人如有投递书信，即接受驰奏。是月，赈湖北沔阳等三州县水灾。

八月甲子，以邵甲名署浙江巡抚。丙子，英人复侵福建厦门，提督陈阶平等击走之。己卯，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谕伊里布及沿海督抚防守耍隘，洋船停泊外洋勿问。调讷尔经额署直隶总督，以瑚松额署陕甘总督。庚辰，廉敬迁成都将军，以德楞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巳，裕谦奏英人呈递原书，不敢上闻。谕切责之。是月，给江苏上元等十四县水灾口粮并修屋费。

九月庚寅，林则徐、邓廷桢命交部严加议处。以琦善署两广总督。辛卯，以托浑布奏英船南去，命耆英、托浑布酌撤防兵。召邓廷桢来京，以颜伯焘为闽浙总督，张澧中为云南巡抚。甲午，谕周天爵等恤湖北各州县水灾。乙未，褫林则徐、邓廷桢职，命赴广东候查问。己亥，英船入浙江慈谿、馀姚二县内洋，伊里布等击走之。以乌尔恭额不代奏英人书信，逮问。是月，给江苏泰兴县水灾口粮。

十月壬申，以谒陵命庄亲王等留京办事。壬午，以孝全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上诣观德殿行祖奠礼。乙酉，调禄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月，赈直隶沧州等三州县灾民。给安徽东流、含山二县军民口粮。贷奉天白旗堡、小黑山水灾口粮。蠲缓直隶沧州等三十三州县、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水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一月庚寅，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五。甲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并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寝奠酒，孝全皇后梓宫前行迁奠礼。乙未，孝全皇后梓宫奉安地宫，上临视，命皇子行礼。己亥，上还京师。癸卯，禄普改荆州将军，调奕湘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英人陷定海。戊申，乌尔恭额论绞。壬子，伊里布奏英人要求澳门、定海贸易。谕琦善令英人退还定海。癸丑，以周天爵擅用非刑，褫职，遣戍伊犁。以裕泰为湖广总督，以吴其濬为湖南巡抚。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六县、直隶天津县水旱灾。贷江苏江宁驻防及督协各营驻扎灾区兵饷、黑龙江墨尔根城水灾屯丁口粮屋费。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二州县

卫、直隶天津县、山西河曲县新旧额赋。

十二月，以孝全皇后升祔奉先殿，上亲诣告祭。翼日，命皇四子行礼。戊辰，调余步云为浙江提督。以铁麟为察哈尔都统，恩桂为左都御史。以壁昌为伊犁参赞大臣。己卯，调吴文镕为湖北巡抚，以刘鸿翱为福建巡抚。癸未，召瑚松额来京，以恩特亨额署陕甘总督。是月，给福建龙谿、南靖二县水灾口粮屋费。贷江苏江阴等三营兵饷。蠲缓浙江长兴等四县水旱灾新旧正杂额赋。

是岁，朝鲜入贡。

本纪十九宣宗本纪三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英人寇广东虎门，副将陈连陞及其子举鹏死之。庚寅，以奕山为御前大臣。辛卯，琦善以虎门陷，下部严议，褫提督关天培顶戴。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督办广东海防。命赛尚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庚子，命讷尔经额驻天津，督办海防。命哈哨阿赴山海关，督办海防。命耆英等勤哨探。己巳，命伊里布回两江总督任，以裕谦为钦差大臣，办浙江军务。辛亥，琦善褫大学士，仍下部严议。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穀。

二月庚申，以伊里布迁延不进，下部严议。辛酉，琦善逮问，仍籍其家。以祁□为两广总督，怡良兼署，李振祜署刑部尚书，授讷尔经额直隶总督，恩特亨额陕甘总督。丙寅，越南国王阮福皎卒，诏停贡方物。戊辰，英人去定海，以伊里布庸懦，褫协办大学士，留两江总督任。命宝兴为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以奕经协办大学士。戊寅，命齐慎为参赞大臣，赴广东会剿。壬午，英人陷广东虎门砲台及乌涌卡座，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署湖南提督祥福等死之。是月，展赈江苏江宁、通州二府州灾民。

三月丙戌朔，释周天爵赴广东军营。甲午，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未，致仕大学士文孚卒。丙申，英人兵船入广东内港，杨芳等击走之。戊戌，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至龙泉峪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寝奠酒。己亥，上再谒昌陵，行敷土礼。诣隆恩殿行大飨礼。壬寅，上还京师。丙午，上临故大学士文孚第赐奠。戊申，准米里坚等国通商。庚戌，以裕谦奏，命沿海通商口岸照旧准商民贸易。壬子，杨芳等请仍准英国商船在广东贸易。不许，命将杨芳、怡良严议。

闰三月乙卯朔，褫杨芳、怡良职，仍留任。丙寅，汤金钊降调，调卓秉恬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祁俊藻为户部尚书，以许乃普为兵部尚书。丁卯，召伊里布来京，以裕谦为两江总督，命定海防务交刘韵珂办理。调梁章钜为江苏巡抚，以周之琦为广西巡抚。乙亥，谕奕山等抚恤各国洋商。是月，贷山西吉州等十州县暨和林格尔□上年歉收仓穀。蠲

缓江苏宿迁县被水滩租。

夏四月己丑，命裕谦仍为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海防。英人陷广东城外砲台。甲辰，礼部尚书奎照病免，以色克精额为礼部尚书。赐龙启瑞等二百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亥，命睿亲王等、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会同刑部讯伊里布。癸丑，以广东省城围急，准奕山等奏，令英人通商。是月，缓徵山西朔州等六州□县逋赋。

五月丙辰，英船入浙洋，命裕谦申严各海口兵备。癸亥，邓廷桢、林则徐遣戍伊犁。癸酉，英船去广东虎门。穆彰阿免管理藩院，命赛尚阿代之。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隆文卒于军。庚辰，调敬徵为户部尚书，赛尚阿为工部尚书，恩桂为理藩院尚书。壬午，调吴文镕为江西巡抚，钱宝琛为湖南巡抚。以奕兴为绥远城将军。

六月，准祁□等奏定商船赴天津等处章程。庚寅，褫伊里布职，发军台效力赎罪。准奕山等奏，分期撤兵。戊戌，琦善论斩。癸卯，河南下南□河决。辛卯，褫文冲职，仍留河东河道总督任，牛鉴下部严议。

七月丙辰，命王鼎等赴东河督工。壬戌，以李振祜为刑部尚书。丁卯，以达赖喇嘛于四月坐床，颁敕书。戊辰，命前宁夏将军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广东。辛未，以河水汎滥，命牛鉴移民赈恤。己卯，南掌入贡。庚辰，英人陷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等死之。以故越南国王阮福皎子阮福暶为越南国王，命广西按察使宝清往册封。

八月癸未，以桂轮为热河都统。丁亥，英人寇浙江。庚寅，以硃襄为河东河道总督。辛卯，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使臣、外藩王公行庆贺礼。褫文冲职，枷号河干。以王鼎署河东河道总督。英人去厦门。丁酉，英人寇浙江双澳、石浦等处，裕谦督兵击走之。命怡良赴福建查办军务。以梁宝常署广东巡抚。庚子，以赵炳言为湖北巡抚。辛丑，英人复大举寇浙江。戊申，英人再陷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死之。裕谦、余步云下部严议。是月，免陕西华州、大荔二州县，河南睢州等八州□县水灾额赋。

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死之，提督余步云遁。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哨阿、胡超为参赞大臣，督办浙江海防。命怡良为钦差大臣，会同颜伯焘、刘鸿翱督办浙江海防。以牛鉴署两江总督，鄂顺安署河南巡抚。丁巳，命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江，胡超仍驻天津。命

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哈哨阿仍驻山海关。命祁俊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牛鉴两江总督。辛酉，英人陷浙江宁波府。己巳，上阅火器营兵。是月，赈奉天辽阳等六州县水灾。

冬十月戊子，命僧格林沁等巡视天津海口。辛卯，英船入台湾海口，达洪阿等击退之。命王得禄赴台湾协剿。是月，赈湖南华容县、岳州卫，江西德化等十县水灾。加赈湖北沔阳等九州县、山西萨拉齐□灾民、江苏上元等十五县卫灾民，并免额赋。给安徽无为等十二州县水灾口粮屋费，并免额赋。

十一月庚午，以程矞采署江苏巡抚。以青海玉树番族雪灾，免应徵银二年。戊寅，英人陷浙江馀姚县，复入慈谿。是月，赈江苏上元、江宁二县灾民。

十二月戊子，褫颜伯焘职，以杨国桢为闽浙总督。己丑，以梁萼涵为山西巡抚。癸巳，英人陷浙江奉化县。壬寅，湖北崇阳县匪锺人杰作乱，攻陷县城，命裕泰等督兵讨之。以程矞采为江苏巡抚。丙午，英船寇浙江乍浦。戊申，英船寇台湾淡水、鸡笼，达洪阿等击退之。是月，赈江苏新阳县灾民。展赈河南祥符等六县、江苏上元等十县灾民。贷河南睢州、柘城县贫民籽种口粮，并平粜淮宁县仓穀。缓徵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逋赋，浙江横浦、浦东二场灶课。

是岁，朝鲜、琉球、南掌入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杨国桢病免，以怡良为闽浙总督，梁宝常为广东巡抚。甲子，盛京将军耆英改广州将军，以禧恩署之。己巳，湖北崇阳贼匪陷通山，裕泰遣兵击败之。丁丑，克复湖北崇阳县，获匪首锺人杰。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二州县卫，奉天辽阳等六处、新民等四□县灾民。给安徽泗州等二十二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七州县水灾口粮。贷江西德化等七县、湖南武陵县、湖北嘉鱼等九县卫、陕西葭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口粮，山西萨拉齐□歉收仓穀，江苏灾区京右等营兵饷。蠲缓浙江海宁等九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二月丙戌，命林则徐仍戍伊犁。丙申，奕经等进攻宁波失利。释伊里布赴浙江军营。命耆英署杭州将军。王鼎乞假。命齐慎仍为参赞大臣，办理浙江军务。丙午，命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特依顺守浙江省城，并命刘韵珂会办防务，责成奕经等守沿海各口岸。是月，赈盛京辽阳等处、江苏上元等八县灾民。

三月壬子，上幸南苑。癸丑，上行围，翼日如之。丁巳，上还圆明园。恩特亨额卒，以富呢扬阿为陕甘总督，壁昌为陕西巡抚。以庆昌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蠲缓河南郑州积涝地亩逋赋。

夏四月癸未，英人复寇台湾，达洪阿等击走之。加达洪阿太子太保。己丑，英人去宁波府。甲午，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乙未，英人陷浙江乍浦，同知韦逢甲死之。庚子，褫余步云职逮问。丙午，锺人杰伏诛。是月，贷湖南凤凰等五□县屯丁苗佃籽种口粮，山西吉州等十四州县仓穀。缓徵山西阳曲县、萨拉齐□逋穀。

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暴卒。丙辰，降汤金钊为光禄寺卿。丁巳，汤金钊乞休，允之。戊午，奕山以查奏不实，褫左都御史，并祁□、梁宝常褫职留任。己未，礼部尚书色克精额卒，以恩桂代之。以吉伦泰为理藩院尚书。以奎照为左都御史。壬戌，英人陷江苏宝山县，提督陈化成死之。命耆英、伊里布赴江苏，会同牛鉴防剿。丁卯，英人陷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死之。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会同讷尔经额防剿。是月，贷江苏山阳县及淮安等二县卫歉收籽种。

六月戊寅朔，日食。蠲缓湖北被匪滋扰之崇阳等五县卫新旧额赋。辛卯，以文庆为库伦办事大臣。壬辰，蠲缓浙江被扰之定海等十二县新旧额赋。癸巳，英船寇京口。丙申，英船寇镇江，齐慎等遁。丁酉，英人陷镇江，副都统海龄死之。

秋七月甲寅，英船寇江宁省城。命伊里布等议款。命奕经进驻常州。己未，耆英奏与英兵官玛礼逊等议罢兵。谕“朕以民命为重”，令妥行定议。癸亥，耆英等请与英兵官定约，钤御宝。谕“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允所请。庚午，江南桃北□河决。是月，赈巴里坤地震灾。

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戊子，麟庆以贻误河防，褫职留任。命敬徵、廖鸿荃赴江南查勘河工。是月，贷巴里坤地震灾修屋费。

九月丁未，沈岐乞终养，允之。以李宗昉为左都御史。己酉，授禧恩盛京将军。戊午，硃树乞终养，允之。命周天爵以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己未，两江总督牛鉴褫职逮问，命耆英代之。召奕山来京。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辛酉，河东河道总督硃襄卒，以慧成署之。癸亥，召奕经、文蔚来京。命齐慎回四川提督。甲戌，命伊里布议通商税课事宜。乙亥，壁昌迁福州将军，以李星沅为陕

西巡抚。

冬十月庚辰，上阅圆明园八旗枪兵。丙戌，奕山、奕经、文蔚交刑部治罪，特依顺、齐慎下部严议。庚寅，减免江苏滨海被兵太仓等四十□州县卫新旧额赋有差。甲午，奕山、奕经、文蔚均夺职论斩，特依顺、齐慎褫职留任。乙未，命户部尚书敬徵协办大学士，调恩桂为吏部尚书，以麟魁署礼部尚书。戊戌，庆郡王奕纟采缘事夺爵，不入八分辅国公醨性夺爵发盛京。是月，赈江苏桃源、沭阳二县水灾。给湖北江陵等四县、山西保德等三州□县灾民口粮。贷奉天牛庄等处灾民口粮。蠲缓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湖南澧州等八州县卫新旧额赋。

十一月丁未，召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来京，以果勒明阿代之。召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盛贵来京，以乐斌代之。召驻藏大臣孟保来京，以海朴代之。以潘锡恩为江南河道总督。授慧成河东河道总督。丙辰，允周天爵回籍守制，以廖鸿荃署漕运总督。甲子，命怡良查办达洪阿等妄杀被难洋人。丁卯，牛鉴论斩。甲戌，给江苏滨江被兵等丹徒六县贫民口粮屋费，并免通州等十三州县□额赋有差。是月，给江苏萧县、徐州卫水灾口粮。蠲缓浙江淳安等三县新旧额赋。

十二月辛巳，召廖鸿荃来京，以李湘棻署漕运总督。己丑，设通永镇总兵，驻芦台，以向荣为通永镇总兵。庚寅，召程矞采来京，以孙善宝为江苏巡抚。乙未，托浑布病免，以程矞采为山东巡抚。戊戌，申命大学士、九卿、科道议余步云罪，处斩。己亥，调梁宝常为山东巡抚，程矞采为广东巡抚。是月，给福建峰市等三县□水灾口粮屋费。

是岁，廓尔喀、朝鲜、琉球来贡。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命李僖、成刚赴南河，会同潘锡恩督工。壬子，英兵官朴鼎查回香港，留马礼逊等候议约。命伊里布等筹办通商事宜。命李湘棻会同耆英筹办江北善后事宜。是月，赈江苏萧县、桃源县灾，并给沭阳等六县卫口粮。贷湖北江陵等三县卫，湖南澧州、洞庭二营水灾籽种口粮。

二月乙未，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卒，命祁□接办通商税则。丁酉，乌里雅苏台将军奕湘改广州将军，以禄普代之。辛丑，调奕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禄普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湖北荆州被水驻防仓穀。

三月庚戌，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江浙通商事宜。壁昌署两江总

督。丁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万青藜五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乙丑，禄普迁镶红旗蒙古都统，调奕兴为绥远城将军，以桂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起琦善为热河都统。丙寅，起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起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丁卯，怡良奏达洪阿、姚莹并无战功，命褫职逮问。寻免达洪阿、姚莹治罪。是月，贷山西绛州等六州县、湖北荆州驻防被灾仓穀，江宁驻防暨督协各营灾歉兵丁银，湖南凤凰等五□县苗佃屯丁籽种口粮。

夏四月甲戌朔，以惟勤为乌鲁木齐都统。丙子，授麟魁礼部尚书。丁丑，以御史陈庆镛劾，仍夺琦善、文蔚、奕经职。奎照病免，以特登额为左都御史，萨迎阿为热河都统。庚子，命耆英与英人会议通商。戊辰，怡良病免，以刘韵珂为闽浙总督，调吴其濬为浙江巡抚，以陆费瑔为湖南巡抚。

六月乙亥，湖南武冈州贼匪曾如炷作乱，戕知州徐光弼，命吴其濬讨捕之。甲午，曾如炷伏诛。

秋七月乙巳，河决东河中牟九堡，慧成下部严议。允耆英奏，定通商税则，先在广州市易。改命敬徵、何汝霖赴东河查勘。丙午，命鄂顺安赈沿河被水灾民。

闰七月戊寅，直隶永定河决。乙酉，中牟决口未塞，命枷慧成河干。以锺祥为河东河道总督。丙戌，召法丰阿来京，以德兴为西宁办事大臣。丁亥，命廖鸿荃往河南，会同督办河工。己丑，起麟庆赴东河督办河工。庚寅，命敬徵等议制纸钞。甲午，调吴其濬为云南巡抚，以管黼群为浙江巡抚。

八月乙巳，申谕程懋采抚恤安徽被水各州县灾民。是月，赈陕西沔县等三县水灾雹灾。

九月甲午，命李湘棻以三品顶戴署漕运总督。是月，赈山东福山县水灾。蠲缓直隶景州等二十七州县、山东福山县水灾雹灾正杂额赋。

冬十月己酉，耆英奏通商事竣，命回两江总督任，办善后及上海通商事宜，祁□等办粤省未尽事宜。庚戌，起琦善为驻藏办事大臣。甲子，起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是月，赈安徽太和等三县、山西岢岚州水灾雹灾。贷安徽太和等四县、齐齐哈尔等四处歉收口粮。蠲缓奉天辽阳等六州□县、沈阳等三处，齐齐哈尔等四处，山东临清等二十七州县卫，安

徽泗州等三十七州县卫，山西岢岚等七州县，湖南澧州等六州县卫被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一月己巳朔，日食。己卯，以王植为浙江巡抚。壬午，调程懋采为浙江巡抚，以王植为安徽巡抚。丁酉，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赈江苏沭阳县、大河卫灾民。贷江西南昌等十五县、陕西绥德等九州县籽种口粮仓穀。蠲缓直隶新河等四县、江苏高邮等六十八州□县卫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辛丑，议定意大利亚国通商章程。甲辰，调梁宝常为浙江巡抚，以崇恩为山东巡抚。丙午，雪。丁巳，命刘韵珂办宁波通商事宜。礼部尚书龚守正病免，以陈官俊代之。是月，蠲缓河南睢州等十六州县被水新旧正杂额赋。

是岁，朝鲜、缅甸、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贷陕西葭州等四州县、山西大同等三县水灾雹灾籽种。

二月戊戌朔，祁□病免，调耆英为两广总督，以壁昌署两江总督。庚子，以谒东陵命肃亲王敬敏等留京办事。庚戌，以中牟壩工复蛰，褫麟魁、廖鸿荃职，给七品顶戴，仍留河工，锺祥褫职，留东河总督任，鄂顺安降三品顶戴。以特登额为礼部尚书，文庆为左都御史，调陈官俊为工部尚书，以李宗昉为礼部尚书，杜受田为左都御史。甲寅，命穆彰阿留京办事。以程矞采奏米利坚使欲来天津朝觐，并议通商章程，命耆英赴广东，会同程矞采妥办米利坚等国通商事宜。丁卯，免经过地方田赋十分之三。是月，给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卫民屯口粮。

三月壬申，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善后事宜，仍令程矞采谕止米里坚使来京。丙戌，锺祥等奏河工善后事宜，谕："一夫失所，罪在朕躬。卿等善为之。"是月，贷山西平定等十一州□县歉收仓穀。

夏四月己酉，修广东虎门各内洋砲台。壬子，台湾匪平。辛酉，赐孙毓汶桂等二百有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加给河南睢州等十五州县水灾三月口粮。

六月丁酉，直隶永定河决。壬寅，湖南耒阳县匪杨大鹏等作乱，命陆费瑔等讨捕之。己酉，定米利坚通商条约。是月，缓徵山东临清等二十二州县并德州东昌二卫被灾新旧额赋有差。

秋七月辛巳，富呢扬阿及提督周悦胜下部严议。甲申，湖南耒阳县匪平，匪首杨大鹏伏诛。戊子，湖北荆州万成堤决。辛卯，召奕兴来京，以铁麟署绥远城将军，阿彦泰署察哈尔都统。是月，加给河南中牟等九县水灾三月口粮。贷陕西葭州雹灾籽种。

八月，赈山西汾阳县水灾雹灾，并蠲缓汾阳等三县额赋。

九月，给河南淮宁等三县三月水灾口粮。

冬十月甲午朔，准布鲁特阿希木袭四品翎顶。己酉，叶尔羌参赞大臣奕经改伊犁领队大臣，以麟魁代之。壬戌，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病免。命林则徐赴阿克苏、乌什、库车、和阗等处勘议开垦事宜。癸亥，以舒兴阿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赈直隶霸州、永清二州县旗民。给奉天锦州等八州□县水灾口粮。蠲缓直隶霸州等三十七州县、奉天金州等八州县□、湖北沔阳等二十九州县卫水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乙丑，允桂良来觐，以吴其濬兼署云贵总督。前刑部侍郎黄爵滋以员外郎等官用。甲申，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贷盛京金州水师营歉收口粮。

十二月癸巳朔，上再诣大高殿祈雪。庚子，申命林则徐赴喀什噶尔查勘开荒。辛丑，上诣大高殿祈雪。命卓秉恬为大学士，以陈官俊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为工部尚书，祝庆蕃为左都御史。是月，加给河南睢州等十五州县被灾口粮，并贷籽种仓穀。贷江宁驻防兵丁、江苏各营兵匠银米。

是岁，朝鲜、暹罗入贡。

二十五年春正月乙丑，河南中牟河工合龙。庚午，调李星沅为江苏巡抚，惠吉为陕西巡抚，以程矞采为漕运总督，黄恩彤为广东巡抚。戊子，召容照来京，以麟庆为库伦办事大臣。是月，给直隶霸州、永清二州县灾民口粮。贷江西德化等五县，湖北江陵等六县卫，湖南沅江、安乡二县军民籽种。庚戌，以福济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癸丑，睿亲王仁寿坐滥保海朴，褫宗人府左宗正、领侍卫内大臣、内廷行走。敬徵坐滥保孟保，褫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命两广总督耆英协办大学士。调赛尚阿为户部尚书，裕诚为工部尚书。以文庆为兵部尚书，成刚为左都御史。调僧格林沁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车登巴咱尔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甲寅，调惠吉为福建巡抚，以邓廷桢为陕西巡抚。乙丑，颁发

五口通商章程。己巳，上阅圆明园八旗枪兵。癸未，麟庆病免，以成凯为库伦办事大臣。是月，贷山西忻州等十七州县□歉收仓穀。

夏四月癸卯，桂良留京，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甲辰，调吴其濬为福建巡抚。惠吉为云南巡抚，以乔用迁为贵州巡抚。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子，富呢扬阿卒，以惠吉为陕西巡抚，邓廷桢署之，以郑祖琛为云南巡抚。乙卯，赐萧锦忠等二百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裕诚、许乃普降调，以敬徵为工部尚书，何汝霖为兵部尚书。

五月丙戌，雨。丁亥，上再诣黑龙潭祈雨。是月，给山东乐安等六县水灾口粮。

六月甲午，允比利时国通商。诏停本年秋决。丙申，命崇恩剿捕濮州、郓城等处捻匪。辛丑，赈台湾彰化县地震灾民。癸丑，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以垦荒未奏率即兴工，褫职。己未，江苏中河□桃源汛河决。甘肃西宁镇总兵庆和遇番贼于金羊岭，死之。命惠吉剿捕番贼。是月，缓徵山东滨州等四十二州县卫被灾逋赋。

秋七月辛未，允丹麻尔国通商。命大学士卓秉恬管兵部。丙戌，命达洪阿赴甘肃查办番贼。

八月壬辰，诏皇太后七旬万寿，免道光二十年以前实欠正杂田赋。辛丑，调郑祖琛为福建巡抚，梁萼涵为云南巡抚，吴其濬为山西巡抚。敬徵病免，调特登额为工部尚书，以保昌为礼部尚书。丙戌，召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禧恩病免，调奕湘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甲午，加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康裕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上进册宝，率皇子及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戊戌，皇太后七旬圣寿，上率皇子、王、公、大臣行庆贺礼。辛丑，李宗昉病免，以祝庆蕃为礼部尚书，魏元烺为左都御史。癸卯，以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覃恩有差。丙午，免直隶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各项旗租。是月，赈直隶宝坻等四县灾民。

十一月辛酉，陕甘总督惠吉卒，以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林则徐署之，萨迎阿为伊犁将军，桂良为热河都统。癸亥，御史陈庆镛降调。是月，贷热河围场歉收兵丁银。

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戊戌，免台湾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租穀粮米。癸卯，上再诣大高殿祈雪。癸丑，上复诣大高殿祈雪。

是岁，朝鲜、越南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命赛尚阿、周祖培查勘江防。辛巳，弛天主教禁。以陆建瀛为云南巡抚。是月，给奉天凤凰城、岫岩□旗民，直隶宝坻等四县口粮。贷甘肃静宁等十三县灾民籽种。

二月己丑，云南永昌回匪作乱，命提督张必禄剿之。乙卯，以谒陵命定郡垩载铨等留京办事。

三月癸亥，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卯，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至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奠酒。庚午，上幸南苑行围。辛未，上行围，翌日如之。乙亥，上还京师。兴平仓火。乙酉，上诣黑龙潭祈雨。以林则徐为陕西巡抚。是月，贷山西平定等九州县歉收仓穀。

夏四月辛丑，以云南永昌回民藉端寻衅，命贺长龄查办，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庚戌，以瑞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

五月壬戌，上诣黑龙潭祈雨。乙丑，张必禄败回匪于永昌。以上年杀永昌内应回民过多，贺长龄下部议处。丁卯，上复诣黑龙潭祈雨。英人退出舟山。

闰五月乙酉朔，青海黑错四沟番作乱，命布彦泰剿之。癸巳，永昌回匪遁入猛庭，贺长龄督兵剿之。戊申，以麟魁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六月戊午，命祁俊藻、文庆查办天津盐务。壬午，以予告大学士阮元重逢乡举，晋太傅，食全俸。癸未，达洪阿剿窜匿果岔番贼，败之。

秋七月辛卯，禧恩以失察奸民，褫公爵，降镇国将军。壬寅，上阅吉林、黑龙江官兵马步射。癸卯，以云南汉、回积嫌未释，命贺长龄持平办理，勿分畛域。辛亥，申严门禁。是月，赈三姓及宁古塔等处水灾。

八月壬申，命盛京、直隶、江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七省将军、督、抚筹办练兵储饷。癸酉，上阅火器营兵。乙亥，贺长龄以防剿无功，降河南布政使。命李星沅为云贵总督，调陆建瀛为江苏巡抚，以张日晸为云南巡抚。丙子，布鲁特匪入喀什噶尔卡伦，命赛什雅勒泰剿之。

九月己亥，湖南新田县匪王棕献等作乱，捕诛之。戊申，以杨殿邦署漕运总督。辛亥，江苏昭文县匪金得顺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赈山东东平、莱芜二州县灾民。赈三姓、珲春水灾旗民。给山东汶上等四县灾民口粮。蠲缓奉天辽阳等十三州□县、直隶霸州等三十五州县、山东东平等四州县灾歉新旧额赋。

十月丁巳，免黑错四沟番民额赋。丙寅，以徐继畬为广西巡抚。是月，给河南汲县等八县，陕西府谷、神木二县灾民口粮。蠲缓湖南澧州等五州县暨岳州卫被灾额赋。

十一月乙酉，桂轮改荆州将军，以特依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乙未，上诣大高殿祈雪。丙午，命壁昌等筹议江苏漕粮酌分海运。己酉，黄恩彤以奏请赐应试年老武生职衔，下部严议。辛亥，命山东严缉虏人勒赎匪。是月，赈山西垣曲县灾民。蠲缓山西保德等六州县暨归化城等三处、浙江馀杭等四十四县卫、直隶安州等六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丑，黄恩彤褫职，调徐广缙为广东巡抚，以程矞采为云南巡抚，杨殿邦为漕运总督。癸亥，云南猛统回匪窜入缅宁，命陆建瀛查办。甲子，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病免，以哈勒吉那代之。戊辰，以王兆琛为山西巡抚。庚午，命清釐刑部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庶狱。命宝兴留京管刑部。赏琦善二品顶戴，为四州总督。丙子，调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徐继畬为福建巡抚。是月，给浙江缙云、宣平二县水灾口粮。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七年春正月癸未，调成凯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乙酉，铁麟迁荆州将军，以裕诚为察哈尔都统。是月，给浙江富阳等六县卫、安徽五河等三县、江苏桃源等五县卫上年灾歉口粮，河南河内等十三县水旱灾口粮籽种，并贷辉县等八县仓穀。贷陕西葭州等三州县、直隶霸州等三十九州县灾歉籽种口粮仓穀。

二月己未，云南云州回匪作乱，命李星沅剿之。癸亥，以谒陵，命载铨等留京办事。丙子，以福建海盗劫杀洋商，命刘韵珂等搜捕。戊寅，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是月，给河南汲县等五县被灾口粮。乙未，壁昌迁内大臣，调李星沅为两江总督，以林则徐为云贵总督，杨以增为陕西巡抚。戊戌，英船退出虎门。乙巳，以魏元烺为礼部尚书，贾桢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戊午，布鲁特匪复攻色埒库勒，伯克巴什等击走之。赛什雅勒泰等奏英人据音底、努普尔，各部咸附之。丙寅，免热河丰宁县逋赋及旗租银。癸酉，赐张之万等二百三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江西上高、新昌二县，湖南凤凰等五□县屯丁苗佃籽种口粮。

五月丙戌，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庆云四员为一等，馀升黜有差。何汝霖忧免，调魏元烺为兵部尚书，以贾桢为礼部尚书，孙瑞珍为左都御史。丁亥，命文庆、陈孚恩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辛卯，以广东民情与洋人易启衅端，命择绅士襄办交涉事宜。丁未，擢曾国藩为内阁学士。

六月，理藩院奏俄罗斯达喇嘛请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通商，不许。

秋七月己卯，命林则徐谳云南回民控诉香匪杀无辜一万馀人之狱。乙未，命林则徐谳云南回民杜文秀控诉被诬从逆之狱。癸卯，以河南旱灾，发库银十万两，并拨邻省银二十万两赈之。

八月己酉，安集延匪犯喀什噶尔，吉明等击走之。赛什雅勒泰自杀，调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癸亥，以布彦泰赴肃州调度，命杨以增署陕甘总督，恆春署陕西巡抚。甲子，以喀什噶尔卡外布鲁特、安集延匪作乱，命布彦泰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讨之。以善焘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以吉明署叶尔羌参赞大臣。戊辰，奕湘改杭州将军，调奕兴为盛京将军，以英隆为绥远城将军。以河南灾广，再拨内帑银三十万两，并命户部拨银三十万两赈之。丙子，安集延匪围英吉沙尔城，命布彦泰驻肃州，遣兵讨之。是月，赈甘肃西宁县水灾。缓徵山东乐安等六县被水额赋，并永利等四场灶课。

九月丁丑朔，日食。戊寅，命文庆、张澧中赴河南查赈。辛巳，吉明等遣兵援喀什噶尔，击安集延匪，大败之。乙巳，以法兰西兵船入朝鲜，命耆英言于法使，令其退兵。是月，给河南禹州等四十一州县旱灾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十六州县水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辛酉，湖南新宁县瑶人雷再浩等作乱，陆费瑔等捕讨之。乙丑，上阅健锐营兵。戊辰，奕山等剿安集延匪于叶尔羌之科科热依瓦特，大败之。庚午，又败之于英吉沙尔。壬申，安集延匪遁走。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开明阿等褫职逮问。是月，蠲缓安徽泗州等三十九州县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申，调英隆为黑龙江将军，成玉为绥远城将军。壬辰，以张澧中为山东巡抚。乙未，湖南新宁贼平。庚子，湖南道州匪窜广西灌阳县，命郑祖琛剿捕之。是月，给山西绛州等十一州□县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州县、山西绛州等十一州□县、河南禹州等六十四州县被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二月戊午，湖南乾州□苗匪作乱，命裕泰等剿捕之。甲戌，召耆英还，以徐广缙署两广总督及钦差大臣，办理通商。是月，给河南祥符等十七县水灾口粮，并贷郑州等仓穀。

是岁，朝鲜、琉球来贡。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丑，加潘世恩太傅，宝兴太保，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成刚太子太保。甲申，湖南乾州□苗匪降，命裕泰分别惩办，仍搜馀匪。辛卯，命廓尔喀使附朝鲜、暹罗使筵宴。戊戌，越南国王阮福市卒，停本年例贡。免喀什噶尔民、回各户正杂逋赋。是月，展赈直隶盐山等五县灾民。给安徽凤阳等三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南安乡县、山西宁远等四□县、甘肃皋兰等七县灾民口粮籽种。

二月壬子，吏部尚书恩桂卒，文庆罢军机大臣，调为吏部尚书。以麟魁为礼部尚书，桂良改正白旗汉军都统。以惠丰代为热河都统，以保昌为兵部尚书。壬戌，江西长宁、崇义两县匪作乱，命吴文镕剿捕之。甲子，以谒陵命睿亲王仁寿等留京办事。

三月戊寅，云南赵州匪作乱，命林则徐剿捕之。以奕山为伊犁参赞大臣，吉明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壬午，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戌，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寝奠酒。庚寅，上还京师。癸卯，裕诚迁荆州将军，以双德为察哈尔都统。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七州县歉收仓穀。

夏四月戊辰，云南保山匪平。辛未，广西灌阳、平乐、阳朔等县匪平。

六月癸卯朔，以徐泽醇为山东巡抚。丙午，命耆英留京管礼部，授徐广缙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以叶名琛为广东巡抚。癸丑，调耆英管兵部。甲寅，上诣黑龙潭祈雨。戊辰，以傅绳勋为江西巡抚。庚午，调吴文镕为浙江巡抚。

秋七月庚寅，加林则徐太子太保，赏花翎。

八月丁巳，河南巡抚鄂顺安褫职，以潘铎代之。辛酉，俄罗斯商船请在上海贸易，却之。

九月甲戌，潘锡恩免，以杨以增为江南河道总督，陈士枚为陕西巡抚。召成玉来京，以盛□熏署绥远城将军。赈江宁等三府水灾。乙酉，赈湖北水灾。癸巳，召乔用迁来京，以罗绕典署贵州巡抚。是月，给湖南武陵等四县水灾口粮屋费。

冬十月甲寅，文华殿大学士宝兴卒。丁卯，修巴尔楚克城。是月，赈直隶通州等七州县、安徽无为等十六州县水灾。给安徽和州等十四州县，湖南华容县、岳州卫灾民口粮。贷湖南安乡县、澧州灾民籽种。蠲缓直隶通州等五十二州县、湖北沔阳等三十九州县卫、湖南澧州等九州县、安徽泗州等二十四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乙亥，封故越南国王阮福市子福时为越南国王。己卯，命耆英为大学士，管兵部。以琦善为协办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召瑞元来京，以慧成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御史张鸿升请铸大钱，下部议。辛巳，命定郡王载铨、侍郎季芝昌查办直隶盐务，大学士耆英、侍郎硃凤标查办山东盐务。丁亥，授耆英文渊阁大学士。丁酉，以托明阿为绥远城将军。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二十县水灾口粮。贷湖南提标及常德等协营灾区兵饷。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七州□县卫、两淮吕泗等二十场、江西德化等二十二县、直隶安州等六州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丙午，上诣大高殿祈雪。甲寅，上诣大高殿祈雪。辛酉，上诣天坛祈雪。壬戌，以侍郎陈孚恩前署山东巡抚不收公费，赏一品顶戴，并御书扁额。乙丑，以倭什讷为吉林将军，成刚为礼部尚书，柏葰为左都御史。丙寅，以张祥河为陕西巡抚。是月，赈直隶通州等十四州县灾民。

是岁，朝鲜、琉球、暹罗、越南入贡。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未，以奕格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卯，命耆英、季芝昌查阅浙江营伍及仓库。是月，加赈安徽无为等十四州县卫水灾。给湖南澧州等六州县、安徽和州等十三州县水灾口粮。贷江西南昌等十二县、湖南澧州等六州县水灾籽种。

二月庚子朔，日食。辛丑，命刘韵珂抚恤台湾北路水灾震灾。丙午，谕李星沅办江苏赈务。辛亥，穆彰阿、潘世恩、陈官俊免上书房总

师傅。命祈俊藻、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受田仍授皇四子读。丙辰，四川中瞻对番工布朗结作乱，命琦善剿之。以裕诚兼署四川总督。是月，贷江苏灾区京左等八营一季兵饷。

三月庚寅，徐广缙等奏，兵民互相保卫，内河外海，现饬严防，英人进省城一事，万不可行。谕嘉纳之。

夏四月壬寅，李星沅病免，以陆建瀛为两江总督，调傅绳勋为江苏巡抚，以费开绶为江西巡抚。丙午，陆建瀛等奏南漕毋庸改折，从之。丁未，徐广缙奏英人罢议进城。封徐广缙子爵、叶名琛男爵，均一等世袭。谕嘉奖粤人深明大义。

闰四月辛未，以颜以燠署河东河道总督。癸酉，调赵炳言为湖南巡抚，以罗绕典为湖北巡抚。辛巳，琦善剿中瞻对番，败之。壬午，以德龄为叶尔羌参赞大臣。

五月乙巳，移广东澳门税口于黄埔。己酉，云南腾越□野夷作乱，林则徐讨平之。己未，山西巡抚王兆琛以受赇褫职逮问，以季芝昌为山西巡抚。是月，贷山东滕县雹灾仓穀。

六月丙子，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平。己丑，礼部尚书成刚卒。庚寅，调毓书为乌鲁木齐都统，以惟勤为热河都统。

秋七月丙申朔，福建闽县匪林仕等作乱，捕诛之。戊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卒，调贾桢为吏部尚书。以孙瑞珍为礼部尚书，王广蔭为左都御史。以冯德馨为湖南巡抚。己亥，命祁俊藻协办大学士。辛亥，命湖南布政使万贡珍赈武陵等县被水灾民。丙辰，王兆琛遣戍新疆。己未，林则徐病免，以程矞采为云贵总督，张日晸为云南巡抚。降侍郎戴熙三品顶戴休致。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五县、湖南澧州等九州县卫水灾口粮。蠲缓江苏川沙等二十二□县新旧额赋。

八月丁丑，陆建瀛奏办赈及水退情形。谕："臣民之福，即朕之福。"丙戌，召季芝昌来京，以龚裕署山西巡抚。是月，给奉天锦州旗民、江西鄱阳等九县、湖南澧州等十州县卫水灾口粮。

九月甲辰，布彦泰病免，以琦善署陕甘总督，裕诚署四川总督。丙午，授颜以燠河东河道总督。戊申，命署吏部右侍郎季芝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己酉，授琦善陕甘总督。以徐泽醇为四川总督，陈庆偕为山东巡抚。癸丑，云南保山界外小宇江等处野夷作乱，程矞采剿平之。戊

午，命服阕尚书何汝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月，给贵州桐梓县水灾口粮，并蠲缓额赋。

冬十月庚午，以故朝鲜国王李悅子昇袭爵，命瑞常、和色本往册封。甲申，大学士潘世恩请开缺，命免军机大臣。庚寅，以赓福署热河都统。是月，给湖南澧州等七州县、山西徐沟县被灾口粮。蠲缓直隶蓟州等三十七州县、浙江富阳等二十一县、山西萨拉齐等三□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午朔，湖南新宁县匪李沅发作乱，命冯德馨剿之。丙申，太傅、予告大学士阮元卒。甲辰，调龚裕为湖北巡抚，以兆那苏图为山西巡抚。乙巳，阿哥所火。庚戌，台湾嘉义县匪徒吴吮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赈江西德化等十四县水灾。给齐齐哈尔等六城旗民、浙江仁和等八场灶丁口粮。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三州□县卫、江西德化等二十一县被灾新旧额赋，浙江海沙等十四场灶课。

十二月庚午，湖南道州匪黄三等作乱，命裕泰剿之。以扎拉芬泰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辛未，皇太后不豫，上诣慈宁宫问安，自是每日如之。甲戌，皇太后崩。乙亥，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慈宁宫。上居倚庐，席地寝苫。诸王大臣请还宫，不允。甲申，移皇太后梓宫于绮春园迎晖殿。自是上居慎德堂苫次。乙酉，李振祜病免，以陈孚恩为刑部尚书。丁亥，湖南新宁贼分窜广西，郑祖琛遣兵防剿。

是岁，朝鲜、琉球、越南入贡。

三十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丙申，以祁俊藻等查覆陕甘总督布彦泰清查关防不密，下部严议。丁酉，以王大臣再请停止亲送大行皇太后梓宫，谕从之。戊戌，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熙圣睿皇后。庚子，上诣迎晖殿孝和睿皇后梓宫前行大祭礼。甲辰，上诣梓宫前行周月祭礼。乙巳，尊孝和睿皇后陵曰昌西陵。

丙午，上不豫。丁未，上疾大渐。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是日，上崩于圆明园慎德堂苫次。硃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

四月甲戌，上尊谥曰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宣宗。咸丰二年二月壬子，葬慕陵。

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本纪二十文宗本纪

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讳奕蟭，宣宗第四子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二十六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

三十年正月丁未，宣宗不豫，宣召大臣示硃笔，立为皇太子。宣宗崩，己未，上即位，颁诏覃恩，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尊皇贵妃为孝慈皇贵妃。追封兄贝勒奕纬、奕纲、奕绎为郡王。封弟奕□恭亲王，奕枻醇郡王，奕硉锺郡王，奕讠惠孚郡王。定缟素百日，素服二十七月。

二月戊辰，命左都御史柏葰、内务府大臣基溥营建昌西陵，为孝和皇后山陵。初宣宗遗诏，毋庸升配、升祔。交廷臣议。议上。诏曰："先帝谦让，所不敢从。曲体先怀，宜定限制。即以三祖五宗为断，嗣后不复举行。"湖南土匪李沅发作乱。诏："惠亲王系朕之叔，免叩拜礼，示敬长亲亲。"庚辰，敕沿海整顿水师，认真巡缉。壬辰，大理寺卿倭仁应诏陈言，上嘉其直谏。

三月癸巳朔，保昌卒，以柏葰为兵部尚书，花沙纳为左都御史。壬寅，通政使罗惇衍应诏陈言，上优诏答之。癸卯，左副都御史文瑞疏陈四事，并录进乾隆元年故大学士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均嘉纳之。辛亥，濬江苏白茅河，移建海口石徬于老徬桥。壬戌，礼亲王全龄薨，子世铎袭。

夏四月乙丑，俄罗斯请于塔尔巴哈台通商，允之。己巳，内阁学士车克慎疏陈敬天继志、用人行政凡十条，优诏答之。癸酉，户部疏陈整顿财政，胪陈各弊，得旨：实力革除。庚辰，英吉利国船至江苏海口递公文，卻之。乙酉，船至天津。

五月丙申，起碇南旋。丁酉，诏曰："州县亲民之官，责任綦重。近年登进冒滥，流品猥杂，多倚胥吏而朘闾阎，民生何赖焉。督抚大吏其加意考察，荐进廉平，锄斥贪茸，庶民困渐苏，以副朕望。"获湖南逆首李沅发，解京诛之。诏郑祖琛"广西会匪四起，应时捕剿，疏报勿得讳饰。"辛亥，改山东登州镇为水师总兵，兼辖陆路。癸丑，诏东南两河勘筹民堰。甲寅，以固庆为吉林将军。

六月癸亥，永定河溢。大学士潘世恩致仕，食全俸。以祁俊藻为大学士，杜受田协办大学士，孙瑞珍为户部尚书，王广廕为兵部尚书，季

芝昌为左都御史。甲戌，除甘肃民、番升科畸零地银。甲申，敕督抚举劾属员，胪列事实，勿以空言。是月，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事。

秋七月辛卯，敕沿海督抚筹防海口。丙辰，尚书文庆坐延请妖人薛执中治病，免。

八月丁卯，洪秀全窜修仁、荔浦，敕郑祖琛剿之。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剿贼。甲申，诏曰："各省纠众滋事，重案层见叠出，该地方官所司何事？即如河南捻匪结党成群，甚至扰及邻省，横行劫掠，自应合力捕治，净绝根株。若封疆大吏玩纵于前，复讳饰于后，以致酿成钜患，朕必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凛之！"

九月丙申，以广西贼势蔓延，调湖南、云南、贵州兵各二千赴剿，并劝谕绅民举办团练。辛丑，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剿贼广西。甲辰，以广东游匪滋事，命徐广缙剿之。丙午，大行梓宫发引。辛亥，暂安宣宗成皇帝于隆恩殿。

冬十月壬午，以弥缝酿患，夺郑祖琛职，林则徐署广西巡抚。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龙。丙戌，诏曰："大学士穆彰阿柔佞窃位，倾排异己，沮格戎机，罔恤国是，即行褫职。协办大学士耆英无耻无能，降员外郎。颁示中外。"以赛尚阿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戊戌，以奕山为伊犁将军。庚子，钦差大臣林则徐道卒，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贼。乙巳，敕各省藩库积存杂款，拨充军需，暂缓开捐。刘韵珂免，以裕泰为闽浙总督，程矞采为湖广总督，吴文镕为云贵总督。获广西匪首锺亚春，诛之。

十二月己巳，孝德皇后册谥礼成，追封后父富泰为三等公。敕奕山酌定俄罗斯通商条例以闻。庚午，敕江苏四府漕粮暂行海运。甲戌，向荣剿贼横州，败之。己卯，恤广西阵亡副将伊克坦布等世职。丙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浙江、湖南等省六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咸丰元年辛亥春正月戊子朔，御太和殿受朝贺。诏直省查明道光三十年以前正耗钱粮实欠在民者，开单请旨。命赛尚阿为大学士。壬寅，

上谒慕陵，行周年大祭礼。庚戌，还京。辛亥，诏翰、詹诸臣分撰讲义进呈。给事中苏廷魁疏请推诚任贤，慎始图终。上嘉纳之。

二月乙丑，诏免直省民欠钱粮巳入奏销者，及于江苏民欠漕粮，悉予蠲免。杜受田疏陈整军威、募精勇、劝乡团、察地形四事，发军前大臣。庚午，李星沅奏剿贼金田获胜。己卯，诏曰："今年节过春分，寒威未解。朕返躬内省，未能上感天和。因思去冬礼部汇题烈妇一本，内阁票拟双签，遂用不必旌表之签发下。该烈妇等舍生取义，足激薄俗而重纲常，所有烈妇彭氏等三十七口，准其一体旌表，以慰贞魂。"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带所制军械赴广西剿贼。

三月丙申，命大学士赛尚阿佩钦差大臣关防，驰往湖南办理防堵，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往。庚子，上御紫光阁阅射。辛丑，御拱辰殿步射，阅大臣、侍卫射。己酉，河南巡抚潘铎奏拿获捻匪姚经年二百馀名。庚戌，调广东、湖南、四川兵赴广西助剿。壬子，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备广西军储，发四川仓穀碾运湖南。

夏四月戊午，命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军务。己未，命户部左侍郎舒兴阿为军机大臣。庚申，上御乾清门听政。恤广西中伏阵亡副将齐清阿等世职。诏以李星沅等毫无成算，中贼奸计，切责之。以郑祖琛养痈贻患，遣戍伊犁。丙寅，周天爵奏洪秀全等众皆散处，山险路熟，伺间冲突，即败不足以大创。此时兵力不足，专饬防守。须兵有馀力，乃可连营偪剿。得旨："务当严防，勿令窜逸。"赛尚阿师行，赐遏必隆刀，命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从征。庚午，免直隶道光三十年民欠钱粮。周天爵奏劾右江镇总兵惠庆、右江道庆吉剿贼不力，均夺职。丙子，李星沅奏剿灭上林墟会匪。癸未，李星沅卒。乌兰泰奏，四月初三日，抵武宣军营。查询贼势，类皆乌合。惟武宣东乡会匪有众万馀，蓄发易服，有伪王、伪官名目，实广西腹心之患。得旨："贼情狡獪，务当持重。"

五月戊子，周天爵奏，武宣东乡逸贼窜入象州。诏切责之，各予薄谴。诏湖南提督余万清协同堵剿。庚寅，卓秉恬奏请行坚壁清野之法，下赛尚阿及督抚知之。甲午，周天爵奏剿平泗城股匪，陈亚等投诚，追贼入合浦。丁酉，乌兰泰奏，四月十七日，驰至象州，堵截逸贼。甲辰，陕甘总督琦善以剿办番族，率意妄杀，夺职逮问。乙巳，以季芝昌为闽浙总督，以户部尚书裕诚协办大学士。己酉，诏停中外一切工程。命工部右侍郎彭蕴章为军机大臣。乙卯，上诣大高殿祈雨。

六月丁巳，赛尚阿报抵长沙。诏曰：“象州之贼，宜重兵合围。分窜南宁、太平之贼，应分兵追剿。其尚审度地势人材，联络布置。粮台尤关紧要，并宜分置，以利转输。”丙寅，乌兰泰奏，五月初十日，贼陷贵州兵营，当日夺回。其南山屯集之贼，亦经迎击南窜。阵亡官十五员，兵二百馀名，附单请恤。首先败退之贵州参将佟攀梅等褫职。辛未，拨江海关税银十五万两，解备湖北过境兵差。乙亥，赛尚阿奏，六月初四日，驰抵桂林，通筹全局。上嘉其均合机宜。丁丑，河南南阳捻匪四出滋扰，诏所司捕之。辛巳，西宁番匪抢掠，敕萨迎阿遣将剿捕。

秋七月丙戌，赛尚阿奏，贼由象州回窜东乡，派兵堵剿。庚寅，御史焦友瀛疏言吏治因循，宜综覈名实。得旨：“如果牧令得人，何至奸宄潜聚，酿成巨患？嗣后有似此者，惟督抚是问。”庚子，赛尚阿奏，进剿新墟贼匪，七战皆捷。赏还乌兰泰、秦定三花翎。命湖广、四川督抚严查会匪、教匪。丁未，敕南河岁修工程，以三百万为率。己酉，赛尚阿奏：“查明军将功过，乌兰泰先胜后败，由于猛追中伏，贼人壅流设伏，后军死流湍者百馀。向荣初到桂时，连获胜仗，每胜赏兵银人各一两。李星沅既至，减为三钱。众兵譁然，誓不出战。现已分别汰除，务知持重。”安徽巡抚蒋文庆奏，寿州匪犯程六麻与合肥捻匪高四八作乱。庚戌，调鲍起豹为湖南提督，荣玉材为云南提督，重纶为贵州提督。

八月乙卯，赛尚阿奏，进剿新墟贼巢，夺占猪绺峡、双髻山。得旨嘉奖。乙丑，山东巡抚陈庆偕奏，登州水师船被贼扌虏，副将落水。得旨：“速往追剿。”并敕奕兴、讷尔经额严防海口。礼部尚书惠丰卒。

闰八月甲申朔，新墟众首洪秀全陷永安州，踞之，僭号太平天国。陆建瀛奏请禁天主教。得旨：“与外夷交涉，当慎之于始。原约所有者，仍应循守旧章。”戊子，程矞采奏，阳山贼匪窜扑宜章、乳源，饬总兵孙应照往剿。予广西殉难巡检冯元吉世职，建祠，其子澍溥附祀。甲午，南河丰北三堡河决。庚子，定考试军机章京例。壬寅，赛尚阿奏新墟贼翻山窜出，陷永安州。诏切责之，下部议处。己酉，命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驰赴广西剿贼。庚戌，常大淳奏盗船在石浦肆劫，知府罗镛击走之。辛亥，以舒兴阿为陕甘总督。

九月庚午，赛尚阿奏巴清德、向荣讬病诿卸，进兵迟延。得旨，均夺职自效。丙子，诏议河海并运漕米章程。

冬十月戊戌，敕建定海阵亡总兵葛云飞、郑国鸿专祠。

十一月己卯，叶名琛奏，剿办英德贼匪净尽。加太子少保。

十二月丁酉，赛尚阿奏，向荣进扎龙眼塘。己酉，陆建瀛奏，海盗布兴有缴械投诚，拨营安插。庚戌，祫祭太庙。

是岁，普免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钱粮。又免直隶六十一州县民欠旗租，浙江五十一州县带徵银米。又免奉天十五□州县，吉林四城，黑龙江一城，湖南七□州县灾赋。又免浙江、福建盐场欠课。又免广西被贼八十六州县额赋。朝鲜、琉球入贡。

二年壬子春正月壬子朔，封奕劻贝子，奉庆亲王永璘祀。乙卯，以裕诚为大学士，讷尔经额协办大学士，禧恩为户部尚书。壬戌，赛尚阿奏，距永安州城三里安营督战。辛未，命侍郎全庆、副都统隆庆册封朝鲜国王妃。

二月丁亥，陈庆偕病免，以李僳为山东巡抚。辛丑，上诣西陵。

三月壬子，大葬宣宗成皇帝于慕陵。丁巳，上还京，恭奉宣宗成皇帝，孝穆、孝慎、孝全三皇后神牌升祔太庙，颁诏覃恩。庚申，邹鸣鹤奏永安踞匪全数东窜，乌兰泰追贼不利，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均死之。得旨，赛尚阿等下部议处，敕程矞采派兵在湖南防堵，恤长瑞等四总兵世职，建祠。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卒于军，赠都统，照阵亡例赐恤。丙子，恤广西死事副将阿尔精阿等世职。庚辰，内阁学士胜保疏言："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上优容之。

夏四月壬午，常雩，祀天于圜丘，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甲申，府尹王庆云疏陈河东盐务，永禁签商，可募钜款。下部议行。丙戌，上谒慕陵，行释服礼。命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辛卯，程矞采奏郴州匪徒刘代伟作乱，参将积拉明捕诛之。癸巳，常大淳奏，盐枭拒捕，戕毙副将张蕙、知县德成，经提督善禄、知府毕承昭派兵攻击，斩擒百馀，馀匪逃散。予张蕙、德成世职。太仆寺少卿徐继畬疏陈释服之后，宜防三渐：一、土木之渐，一、宴安之渐，一、壅蔽之渐。得旨："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己亥，减乾隆朝所增名粮兵六万六千馀名。庚子，程矞采奏，洪秀全扑全州，进扑永州，分股窜永福、义宁，檄提督鲍起豹、刘长清分御之，并咨照赛尚阿一同堵御。辛丑，特登额免，以桂良为兵部尚书。乙巳，赐章鋆等二百三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琦善遣戍吉林。丙午，邹鸣鹤以留兵守城，不令追贼，夺职。以劳崇光为广西巡抚。己酉，命截留漕米六十万石，分运江苏、山东备赈。

五月辛亥，布彦泰奏，库存回布四十万匹，请变通折征，允之。甲寅，夏至，祭地于方泽，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庚申，贼陷湖南道州。赛尚阿留守桂林，檄江忠源、张国樑移兵湖南。

六月甲申，查办山东赈务。杜受田、怡良疏言漕船入东，先行起卸，以资散放。丙戌，命赛尚阿赴湖南督办军务，徐广缙接办广西军务。丁亥，策立皇后钮祜禄氏。癸巳，僧格林沁奏劾御前大臣郑亲王端华修改大考侍讲学士保清试卷，阻止不听，骄矜亢愎，难与共事。诏端华退出御前大臣，保清褫职。戊戌，以慧成为河东河道总督。

秋七月己未，广东罗镜凌十八股匪剿平，上嘉奖之。乌什办事大臣春熙奏，回匪铁完库里霍卓窜扰乌什，官兵击退。诏参赞详查以闻。甲子，诏军务未竣，需材孔亟，其有知兵之人，所在保举录用。诏直省修整城垣。丙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卒。丁卯，罗绕典奏，行抵长沙，闻知贼由道州窜出江华、永明、桂阳、嘉禾，诚恐衡郡有失，省垣亦应预防。得旨，即妥筹办理。戊辰，给事中袁甲三劾定郡王载铨、尚书恆春、侍郎书元，迭查有迹，各予谴责，其题咏载铨息肩图各员，并下部议处。庚午，奕山、布彦泰奏，回匪倭里罕纠约布鲁特突入卡伦，官兵击卻之。壬申，洪秀全攻陷郴州。甲戌，常大淳奏岳州宜筹防堵，诏徐广缙拨兵前往。以麟魁为刑部尚书。

八月己卯朔，向荣以称病规避夺职，遣戍新疆，寻留军自效。以福兴为广西提督。癸未，初举经筵。甲申，诏湖广督抚："湖南之洞庭湖、湖北之大江，均有捕鱼小船及经商大船数千百只，亟宜收集，免为贼用。其各船水手习于风涛，堪充水勇，其即留心招集。"己丑，罗绕典、骆秉章奏，贼匪陷安仁、攸县，进图省城。敕赛尚阿速解省围。庚寅，命廷臣会筹军储。调常大淳为山西巡抚，以罗绕典为湖北巡抚，张芾署江西巡抚。甲辰，命暂免四川、江西商贩运往湖北米税。调福建、浙江兵一千名赴江西防堵。

九月己酉，诏赛尚阿视师无功，贻误封疆，褫职逮问，籍其家。辛亥，以载铨为步军统领，以讷尔经额为大学士，禧恩协办大学士。甲寅，获西宁番贼阿里克公住，斩之。命骆秉章暂留湖南会办。戊午，上谒东陵。恤湖南阵亡总兵福诚等世职。己未，常大淳奏贼将北窜，防御兵单。命徐广缙拨兵赴岳州助防。丁卯，上还京。

冬十月辛巳，上临赠大学士杜受田第赐奠，加其父杜堮礼部尚书衔。甲申，黄宗汉奏请浙江新漕改由海运，从之。壬辰，季芝昌免，以

吴文镕为闽浙总督。

十一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丁巳，贼陷岳州。戊午，起琦善署河南巡抚。辛酉，诏徐广缙分兵防守武昌、汉阳、荆州，陆建瀛、蒋文庆各就地势扼要严防。癸亥，以贼近湖北，敕琦善严防河南边境，诏张芾严防沿江要隘。甲子，以文庆为户部尚书。癸酉，贼陷汉阳，命陆建瀛驰赴上游防堵。乙亥，复向荣提督衔。诏在籍侍郎曾国藩督办团练。调福珠洪阿为江南提督。

十二月丁丑，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命四品京堂胜保从军河南。癸巳，贼陷武昌，巡抚常大淳死之。上切责督军大臣不筹全局，拥兵自卫，逮徐广缙治罪。以向荣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张亮基署湖广总督。以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柏贵为广东巡抚。癸卯，向荣奏贼连陷武、汉，搭有浮桥，必须多备砲船，将桥焚毁，方可进剿。得旨："刑部郎中卢应翔所带砲船，曾在长沙击贼，即迅赴军前。"甲辰，吉林、黑龙江徵兵到京。得旨："每起间二日起行，带兵官严守纪律，不得多索车辆，骚扰驿站。"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十二州县、山西一府灾赋，浙江四十八州县缓徵银米各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三年癸丑春正月丁未，调青州副都统常青兵移防豫、楚。戊申，张亮基奏，贼目萧朝贵实在长沙城外轰毙，起获尸身，验明枭剉。己酉，蒋文庆奏城薄兵单，移调东西梁山兵勇来城防御。癸丑，向荣奏，武昌踞贼抬砲上船，意欲逃窜。陆应穀奏，侦得贼匪开年有东窜安庆、江宁之信。敕向荣多方侦备，迎击兜剿。甲寅，敕步军统领、前锋统领整备军实，盘诘奸宄。甲子，贼陷九江，陆建瀛退守江宁。赛尚阿论斩，革其子崇绮等官职。丁卯，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防，加周天爵侍郎衔，会办防务。壬申，陆建瀛褫职逮问，以祥厚为钦差大臣。癸酉，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绅民捐输军饟，加乡试中额、生员学额。甲戌，贼陷安庆，蒋文庆死之，命周天爵署安徽巡抚。予江西阵亡总兵恩长世职。

二月丙子朔，诏："京师八旗营兵十五万之多，该管大臣勤加训练。"赠恤湖北殉难学政冯培元加侍郎，谥文介，布政使梁星源谥敏肃，按察使瑞元谥端节，及知府以下官各予世职、建专祠，提督双福、总兵官王锦绣附常大淳祠。丁丑，释奠先师孔子。遣少卿雷以諴、侍讲学士晋康往南河，少詹事王履谦赴东河，会办防务。癸未，上临雍讲学，加

衍圣公孔繁灏太子太保。丁亥，敕文臣三品以上养廉以四成、武臣二品以上以二成充军饟。户部请办商捐、户输，上不许。壬辰，贼陷江宁，将军祥厚、提督福珠洪阿等死之。以怡良为两江总督，命慧成驰赴江南防剿。调托明阿为江宁将军，文斌为绥远城将军，瑞昌为杭州将军，邓绍良为江南提督。丙申，命琦善会防淮扬。敕湖北行盐暂用川盐二千引。敕李僖查拿山东兖、沂、曹三府捻匪。命内阁学士胜保帮办江北防务。

三月乙巳，贼陷镇江、扬州。丙午，孝和睿皇后升祔太庙。辛亥，上耕耤田。壬子，命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江南军务。丙辰，敕侍郎奕经统密云兵赴山东会防。丁巳，敕各省团练格杀土匪勿论。以骆秉章复为湖南巡抚。敕江宁布政使陈启迈在徐州设立粮台。庚申，向荣击贼于江宁，败之。以施得高为福建水师提督。壬戌，以庐州为安徽省会。周天爵剿贼妥速，琦善进攻连获胜仗，均嘉赉之。敕直隶、奉天备防海口。丙寅，向荣奏迭胜城贼，进据锺山。上优奖之。命奕经、托明阿赴清江防剿。命瑞昌统盛京兵赴淮、徐会防，恩华统吉林兵驻防直隶。辛未，敕广东招募红单船，遴将带赴江南剿贼。以福济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庚辰，日见黑晕。己丑，贼陷浦口、滁州。甲午，命琦善统制江北诸军。逮治杨文定。库伦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喇嘛进马三千匹，及西林盟长进马，均温谕止之。己亥，赐孙如仅等二百二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贼陷凤阳。安徽捻匪窜扰蒙城。

五月戊申，始制银钞。壬子，王懿德奏海澄会匪陷同安、安谿、厦门，严饬之。周天爵奏收复凤阳。癸丑，李嘉端奏金陵贼船上窜。得旨，此与向荣疏报不同，令确切查探。骆秉章奏，江西上犹县匪首刘洪义聚众在桂东滋扰，毗连广东、湖南。得旨，三省会剿。丙辰，陆应穀奏亳州失守，贼扑汴梁。敕江忠源驰赴河南剿贼。王懿德奏漳州镇、道被贼戕害，永安、沙县先后失守。丁巳，命胜保统兵驰赴河南。戊午，释赛尚阿、徐广缙于狱，从军自效，杨殿邦、但明伦均留清江浦办防。周天爵奏凤阳逸匪窜扰而西，即日赴援。得旨："周天爵素称勇敢，所保臧纡青练勇可当一面，独不能与贼决一死战耶？"陆应穀、恩华奏窜贼由曹河抢渡，犯及山东。得旨，调陕西兵应援，仍令固守潼关门户。贼陷归德。己未，贼复陷安庆。诏江忠源防守九江。徵蒙古兵及其所进马五千匹集于热河。壬戌，诏以贼匪北窜，劝谕北地绅民练团自卫，如能杀贼出力，并与论功。命僧格林沁、花纱纳、达洪阿、穆蔭督办京城巡防。癸亥，以许乃普为刑部尚书，翁心存为工部尚书。甲子，以河南兵民固守省城，优诏嘉勉。丁卯，命讷尔经额防守河北。桂良赴保定办理

防守。己巳，开封解严，贼南窜中牟、硃仙镇，敕托明阿等追之。辛未，始铸当十大钱。

六月乙亥，福建绅商克复漳州，优诏嘉之，查明给奖。戊寅，河南贼犯汜水，分股渡河陷温县。托明阿击之，复汜水。己卯，金陵贼船上陷南康，进围南昌。辛巳，温县绅勇败贼，复其城，复会官军败贼于武陟。命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督办河南、河北军务，恩华、托明阿副之。黄河再决丰北。甲申，云南东川回匪作乱。福建台湾土匪作乱。戊子，美国使人求入觐，诏止之。河南贼围怀庆。官军解许州围，贼走罗山。福建官军收复永安、沙县。托明阿等败贼于怀庆。乙未，镇江官军失利，夺提督邓绍良职，以和春署江南提督。戊戌，优恤扬州攻城伤亡总兵双来世职银两。广西全州土匪作乱。

秋七月甲辰朔，广西土匪陷兴安、灵川，分扑桂林，官军败之，复灵川、兴安。丙午，敕慧成回清江浦防剿。丁未，命胜保帮办河南军务。丙辰，敕东南河臣收撤渡船，防贼偷渡。恤江西阵亡总兵马济美世职。丁巳，诏江西、湖广新漕折价解京。辛酉，贼窜湖北、安徽。敕怡良于上海设关收税。癸亥，恤提督福珠洪阿世职。甲子，诏绅士办团御贼捐躯者，一体恩恤。乙丑，福建官军复尤谿。

八月丙子，官军解怀庆围，贼窜山西。戊寅，调吴文镕为湖广总督，裕瑞为四川总督，乐斌为成都将军。庚辰，贼陷垣曲。癸未，李僖卒，以张亮基为山东巡抚，骆秉章授湖南巡抚。甲申，江西贼陷饶州郡城，吉安土匪遥应之。丙戌，贼陷绛县、曲沃，进围平阳。哈芬免，以恆春为山西巡抚。庚寅，贼陷平阳，胜保兵至，败之，复平阳。贼由洪洞东窜。癸巳，命胜保为钦差大臣，赐神雀刀，恩华、托明阿副之。丁酉，托明阿败贼于陈留。

九月癸卯朔，再败之潞城、黎城，贼窜直隶，入临洺关。夺讷尔经额职逮问，以桂良为直隶总督。丙午，贼陷柏乡。江西南昌围解，贼复窜踞安庆。丁未，调魁麟为礼部尚书，花沙纳为工部尚书，以胜保为汉军都统。江苏土匪陷青浦、宝山，官军复之。戊申，命截留漕粮备山东灾赈。以军务方急，缓修丰北河工。辛亥，命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赐锐捷刀，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赐讷库尼素刀，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内大臣壁昌会办巡防。乙卯，贼由赵卅、□城陷深卅。命于河间、涿卅、通州设防。辛酉，李嘉端罢，以江忠源为安徽巡抚。甲子，僧格林沁复深州。丙寅，陆应穀罢，以英桂为河南巡抚。己巳，周天爵卒于军。辛未，贼陷献县、交河、沧州，进扑天津，知县谢子澄督

带练勇迎击，死之，所部败贼三十里。特赠谢子澄布政使，并建祠，优奖练勇。警闻，京师戒严，僧格林沁驻军于武清。

冬十月甲戌，命曾国藩督带练勇赴湖北剿贼。丙子，贼陷黄州，汉黄德道徐丰玉死之，连陷汉阳，进围武昌。丁丑，贼踞独流镇，胜保督军至，连击败之。戊寅，命恭亲王奕□在军机处行走，解麟魁军机大臣，以瑞麟、穆蔭为军机大臣。乙卯，加给事中袁甲三三品卿衔，剿办安徽捻匪。壬辰，武昌解严，江忠源赴皖。命署臬司唐树义江面剿贼。癸巳，贼陷桐城。戊戌，豫征山西、陕西、四川三省粮赋，寻止之。

十一月壬寅朔，以王庆云为陕西巡抚。丙午，福建官军克复厦门。安徽贼陷舒城，办团大臣侍郎吕贤基死之。庚戌，贼陷仪徵。癸丑，命侍郎曾国藩督带水师剿贼安徽。丁卯，胜保剿贼独流，不利，阵殁副都统佟鉴，赠将军赐恤。

十二月甲戌，扬州贼溃围出，官军复其城，琦善、慧成等均褫职从军。乙亥，诏以黄州贼□宗麕集，饬吴文镕出省剿贼。戊子，琦善复仪徵。己丑，贼陷庐州，江忠源死之。以福济为安徽巡抚，邵灿为漕运总督。丙申，以侍郎杜翰为军机大臣。翁心存罢，以赵光为工部尚书。己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等省三百四十四□州县卫灾赋。又免甘肃中卫地震银粮、草束各有差。朝鲜、琉球、暹罗、越南、缅甸、南掌入贡。

四年甲寅春正月辛丑朔，蒙古各盟长亲王、郡王迭次报效军需银两，温旨嘉奖，均卻还之。乙巳，拨内库银三十万两解赴胜保军营。庚戌，官军克独流镇，踞匪回窜。壬子，张芾罢，以陈启迈为江西巡抚。王履谦疏陈河南吏治废弛，军需浮冒，河工糜费。下英桂查覆。丙辰，浙江海运漕米改由刘河口放洋，命江苏派员设局。己未，命福济经理淮北盐务。以王懿德为闽浙总督，吕佺孙为福建巡抚。辛酉，袁甲三疏请事关筹饟，由军机处径交所司，勿发内阁，从之。乙丑，命广东购办夷砲运赴武昌。丙寅，贼踞束城村，严诏僧格林沁、胜保迅速剿擒。丁卯，湖北进攻黄州兵溃，总督吴文镕，署按察使、前布政使唐树义死之。户部议覆四川学政何绍基捐廉疏上违式用骈文，上责祁俊藻曰：“当阅何绍基疏时，卿亦议其迂拘，何为尤而效之？大学士管部，乃不能动司官稿一字乎！”贼窜献县东城庄，僧格林沁、胜保合军击之。贼窜陷阜城，分股窜山东。己巳，江苏六合县绅团力保危城，诏嘉之，免一年钱

粮。

二月丁丑，上御经筵。己卯，许乃普罢直南书房，降内阁学士。以硃凤标为刑部尚书，周祖培为左都御史。起翁心存为吏部左侍郎。辛巳，以台涌为湖广总督。壬午，曾国藩奏统带水陆师万七千人，自衡州起程驰赴湖北。癸巳，奕兴罢，以英隆为盛京将军。曾国藩疏请前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捐银二万两，准杨健入祀乡贤祠。得旨："杨健系休致之员，乡贤钜典，非可以捐纳得之。曾国藩不应遽为陈请，下部议处。"军兴以来，饟空事棘，而帝于名器犹慎之如此。予殉难安徽布政使刘裕珍世职，谥勤壮。癸未，前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兵部尚书特登额重宴鹿鸣，加宫衔，赐御书匾额。丙戌，张亮基奏获戕害大员之贼目王小涌，摘心遥祭。得旨，即传知佟鉴、谢子澄家属告祭。命托明阿帮办僧格林沁军务。癸巳，以青麟为湖北巡抚，崇纶丁忧，仍同守城。戊戌，张亮基奏捻贼渡河由丰县窜入单县，官兵迎击获胜，复陷金乡。

三月庚子朔，张亮基奏贼陷钜野、郓城。辛丑，命载龄带兵一千驻防河间，桂龄、台禄带马步兵千五百驻防德州。骆秉章奏贼陷岳州，曾国藩回省防堵，留候补道胡林翼楚南剿贼。壬寅，贼陷阳穀，知县文颖莅任五日，死之，优恤建祠。甲辰，贼由阳穀、冠县窜至清河之小滩，又分窜至临清之李官庄。乙巳，命胜保迎击山东窜贼，布政使崇恩奏带兵扼守临清州。辛亥，上耕耤田。丁巳，贼陷临清。越十日，官军复之，溃匪南窜，胜保追击。曾国藩奏剿贼岳州失利，回守长沙。下部议处。

夏四月庚辰，顺承郡王春山薨。阜城贼窜连镇，僧格林沁追击围之。壬午，胜保奏马队追剿临清溃匪，全数殄灭。得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德勒克色楞、善禄黄马褂。己丑，予告大学士潘世恩卒。内大臣壁昌卒。辛卯，鲍起豹罢，以塔齐布署湖南提督，曾国藩夺职剿贼。曾国藩克复湘潭，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剿贼大胜，靖港贼退。

五月己亥朔，葛云飞祠成，赐御书匾额。廓尔喀国王表请出兵剿贼。温诏止之。辛丑，孙瑞珍免，以硃凤标为户部尚书，赵光为刑部尚书，彭蕴章为工部尚书。副都统绵洵追贼于丰县，败之，赐巴图鲁勇号。乙巳，连镇贼首李开方窜陷高唐州，胜保督兵追之。壬申，上祈雨大高殿。丁巳，祈雨天神坛。庚申，荆州将军官文奏官军收复监利县、宜昌府城。敕塔齐布统军赴湖北剿贼。前湖北巡抚崇纶以讬病夺职。壬戌，雨。癸亥，和春、福济奏收复安徽六安州城。

六月戊辰朔，赐临清、冠县被贼难民一月口粮。江西贼窜湖北德安。庚辰，许乃钊免，以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诏曰："中国海口，除通商五口外，夷船向不驶入。近日乃有阑入金陵、镇江之事，意欲何为？叶名琛即向各国夷酋正言阻止。"辛巳，诏直省团练杀贼者，建立总坊，入祀忠义祠，妇女遇难捐躯者，入祀节孝祠。癸未，贼陷武昌。台涌罢，以杨霈为湖北巡抚，署总督。命曾国藩由岳州进剿，英桂赴信阳防堵。副都统达洪阿卒于军，赠都统。辛卯，敕叶名琛剿捕广东会匪盗船。铸铁钱、铅钱。

秋七月辛丑，湖北贼陷岳州，连陷常德。壬子，诏："青麟弃城逃走，远赴长沙，饬官文传旨正法。"副都统特尔清额卒于军。庚申，湖南水师克复岳州，予革职侍郎曾国藩三品衔。命道员胡林翼攻剿常德。壬戌，杨霈奏克复沔阳，贼陷安陆。

闰七月戊辰，湖北官军克复安陆。丁丑，钦差大臣琦善卒于军，以托明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庚辰，杨霈奏克复京山、孝感、天门、黄陂、麻城等城。向荣奏官军收复高淳。丙申，和春奏克复太平。

八月庚子，官文奏连复嘉鱼、蒲圻。癸卯，广东土匪陷肇庆，调湖南、福建兵剿之。甲寅，湖南官军由城陵矶进攻通城。癸亥，英、美二国兵船抵天津海口，命桂良莅事。

九月辛未，湖北、湖南官军攻克武昌、汉阳。授杨霈湖广总督，曾国藩以二品衔署湖北巡抚，塔齐布赐黄马褂，李孟群、罗泽南、李续宾并升叙有差。殉难布政使岳兴、署按察使李卿穀均予谥建祠。壬午，湖北官军克复黄州。命曾国藩以兵部侍郎衔会塔齐布督军东下。甲申，裕瑞罢，以黄宗汉为四川总督，何桂清为浙江巡抚。戊子，安徽官军收复庐江。乙未，魏元烺卒，以翁心存为兵部尚书。

冬十月丙辰，以花沙纳为吏部尚书，全庆为工部尚书，领国子监。调文庆为满洲都统，奕兴为汉军都统，奕山为内大臣。丁巳，曾国藩奏水陆军攻半壁山贼，毙贼万馀。戊午，以扎拉芬泰为伊犁将军。甲子，曾国藩等奏攻克田家镇，予杨载福、彭玉麟升叙。湖北军收复蕲州。

十一月丁丑，上诣大高殿祈雪。庚辰，杨霈奏克复广济、黄梅。戊子，罗绕典卒，以恆春为云贵总督，王庆云为山西巡抚，吴振棫为陕西巡抚。绥远城将军善禄卒于军。庚寅，大学士、军机大臣祁俊藻致仕。以贾桢为大学士，翁心存为吏部尚书，周祖培为兵部尚书，许乃普为左

都御史。癸巳，湖北贼陷安徽英山。安庆贼窜九江、湖口，及于吴城。

十二月乙未，曾国藩奏攻克小池口，上嘉奖之，赐狐腿黄马褂。戊戌，和春奏克复英山。以克复英、霍两县均资民力，免三年漕粮。辛丑，袁甲三奏举人臧纡青进攻桐城，力竭阵亡，赠三品衔，予世职。乙卯，封奕纪之子载中贝勒，嗣隐志郡王，改名载治。贵州官兵击贼，败之，解兴义城围。辛酉，安徽官军克复含山。僧格林沁奏攻毁西连镇贼巢。癸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一百二十九州县，又广西土州县十二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年乙卯春正月己巳，四川官军克复贵州桐梓。壬申，贵州官军剿匪雷台山，擒匪首陈良模。甲戌，以江、浙漕米不敷京仓支放，命怡良开办米捐解京。戊寅，吉尔杭阿奏克复上海县城。诏嘉奖之。辛巳，湖北贼由黄梅回窜汉口，杨霈退守德安，夺职，仍留任。癸未，江西官军克复武宁。乙酉，僧格林沁奏攻克连镇，首逆林凤祥就擒。封僧格林沁亲王，移军山东，攻剿高唐踞匪。钦差大臣胜保师久无功，褫职逮问。丙戌，浙江乐清土匪滋事，剿平之。叙连镇功，西凌阿、瑞麟、庆祺、绵洵、拉木棍布扎布、棍楚克林沁各予优赉。

二月甲午朔，王懿德奏夷商来闽贩茶，租赁民房久居，藉收茶税，从之。以法将剌尼乐助攻上海，赉绸四端、银一万两，从吉尔杭阿请也。己亥，上御经筵。僧格林沁奏克复高唐州，馀匪窜入冯官屯。辛丑，福建匪徒作乱，剿平之。戊午，鄂贼北窜，敕僧格林沁调拨马步兵三四千赴河南助防。

三月甲子，广东官军复海丰。皖贼陷徽州。乙丑，上谒西陵。贼陷武昌，巡抚陶恩培死之，以胡林翼署湖北巡抚。辛未，上还京。辛卯，贵州匪首杨凤捕诛，馀匪平。

夏四月乙未，安徽官军收复婺源。以额驸景寿为御前大臣。丁未，江西贼陷广信。庚戌，僧格林沁等奏攻克冯官屯贼巢，擒获首逆李开芳，馀匪尽歼。得旨：欣慰，僧格林沁即以亲王世袭，许乘肩舆，德勒克色楞加贝勒衔，馀各升叙。江西官军复弋阳。浙江贼陷开化。己未，西安将军扎拉芬在湖北剿贼阵亡，优恤之。褫杨霈职，以官文为湖广总督，绵洵为荆州将军，瑞麟为西安将军。以西凌阿为钦差大臣，赴湖北剿贼。庚申，江西官军复饶州、广信及兴安。辛酉，广东官军剿匪获

胜，水陆股匪悉平。

五月丙寅，恤福建阵亡知县高鸿飞，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台湾建祠。丁卯，向荣奏剿贼三山，胜之。戊辰，广东官军复河源等县，歼贼于三水。辛未，上御乾清门，奉命大将军惠亲王绵愉、参赞大臣亲王僧格林沁恭缴大将军印、参赞关防。壬申，诏曰："兴办团练，原以保卫乡闾。而河南迭有抗粮、抗官之事。似此相率效尤，流弊甚大。各督抚其尚加意整顿，勿令日久酿患。"是时，山东已有黑团之害，尚未上闻。其后卒以兵力平之。乙亥，以柏葰为热河都统。戊寅，杨霈军复随州。癸未，河南军收复光山。丁亥，胡林翼奏分督水陆各军力攻武、汉，四战四胜。得旨，迅图克复。诏曰："朕闻云南回民易滋事端，屡有聚众抗粮之事。恆春、舒兴阿务将首要各犯惩处，勿令日久蔓延。"以李钧为东河河道总督。

六月乙未，江西贼陷义宁。丁酉，提督邓绍良克复休宁。乙巳，广东官军收复封川，歼贼于虎门洋面。丙辰，河南兰阳河溢。己未，敕安徽徽宁池广道照台湾道专摺奏事。辛酉，官文奏官军克复云梦、应城。

秋七月壬戌朔，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广东贼陷湖南郴州、宜章。癸亥，陈启迈夺职，以文俊为江西巡抚。己巳，向荣奏克复芜湖。庚午，皇太后崩。丁丑，西凌阿进剿德安贼匪不利，退守随州。命都兴阿自冯官屯移军剿之。辛巳，恭亲王奕□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文庆为军机大臣。癸未，广东官军收复肇庆府、德庆州。甲申，山西阳城土匪滋事，剿平之。丁亥，官文奏克复汉川。

八月辛卯朔，胡林翼督军攻克汉镇，进围汉阳。甲午，英桂奏邱联恩擒获捻首易添富、王党等诛之。己亥，湖南提督塔齐布卒于军，赠将军。庚子，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静康慈皇后。喀什噶尔回匪入卡，倭什珲布派兵逐出之。戊申，广东官军连复连州、三江、连山，解永安城围。

九月甲子，大学士卓秉恬卒。乙丑，以刘钲为汉军都统。庚午，命文庆、叶名琛协办大学士。癸酉，发内帑十万两续赈直隶、山东灾民。壬午，四川马边□夷匪滋事，官军剿平之。癸未，捻首张洛行由归德南窜，命提督武隆额剿之。乙酉，命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浙军克复安徽休宁、石埭。戊子，调邓绍良为固原提督。

冬十月丁酉，和春、福济奏克复庐州府城。得旨嘉奖，赐和春黄马

褂，福济太子少保，免合肥三年额赋。辛丑，贵州苗匪陷都江。壬寅，官文奏克复德安。戊申，石达开回窜湖北，胡林翼堵剿之。壬子，永免河南摊徵河工加价银四十万两。

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峒，败之；请购洋砲击贼。敕叶名琛采购洋砲六百尊，由湖南水运湖北应用。辛未，廓尔喀夷人占踞后藏济咙。德兴卒，调麟魁为刑部尚书，以瑞麟为礼部尚书。戊子，官文奏攻克咸宁、金口，并报江西贼陷义宁，檄饬罗泽南回剿。得旨："罗泽南正在攻剿，武汉□契紧，不可回剿。"诏令曾国藩等遣周汝筠前赴崇、通，为罗泽南后路援应。和春等奏捻匪李兆受窜踞英山，道员何桂珍密谋会捕，不克，死之。

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江、瑞州，敕曾国藩拨兵剿之。戊戌，留江苏漕米二十万石济江南军。癸卯，广西官军收复兴安。贵州贼徐廷杰陷镇筸，分陷思南。乙巳，命文庆、叶名琛为大学士，桂良、彭蕴章协办大学士，柏葰为户部尚书，奕湘为盛京将军，英隆为热河都统。丙午，以郑亲王端华为满洲都统，奕山为黑龙江将军。命西凌阿赴河南防剿。庚戌，捻匪张洛行回窜归德。癸丑，命英桂督剿豫、东、皖三省捻匪。景淳奏陈防夷情形，上嘉奖之。驻藏大臣赫特贺奏驰抵后藏筹御大略。得旨："江孜、定日汛、马布加各地，均属中道要害，即宜扼守。噶布伦中择其为夷情信仰者，令协同办事，以辅兵力之不及。生擒夷人，暂留营中，令来往通信，以示羁縻。乐斌等所拟六条，下该大臣知之。"丁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二府一百五十八州县，又广西三十八土州县灾赋，江苏盐场场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年丙辰春正月己未朔，惇郡王奕脤复亲王。以奕山为御前大臣，贝勒载治御前行走。壬戌，杨以增卒，以庚长为江南河道总督。壬申，贼扰湖南晃州、麻阳，官军击走之，斩贼首何禄。乙亥，诏骆秉章檄知府刘长佑赴江西剿贼。戊寅，广东提督昆寿剿归善贼，平之。辛巳，提督秦定三攻克舒城。

二月壬辰，诏湖南苗弁剿匪出力，准其留营序补。戊戌，上御经筵。辛丑，顺天府尹蒋琦淳疏进克己、复礼二箴，上嘉纳之。丙午，英、美二国求改条约，下叶名琛知之。丁未，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城兵赴山东、河南剿贼。己酉，酌增直省文员减成养廉。壬

子，命福兴帮办江南军务。丙辰，廓尔喀请罢兵。丁巳，贵州官军攻克铜仁。

三月己未，瓜州贼出窜运河，托明阿追剿之。奕湘免，以庆祺为盛京将军。壬戌，湖南官军克复永明、江华。刘长佑军入江西，复萍乡。江西贼陷吉安。癸亥，上耕耤田。甲子，江南贼再陷扬州，夺托明阿、雷以諴职，授德兴阿钦差大臣，少詹事翁同书副之。乙丑，石达开陷瑞州，诏广东堵剿。丁卯，释赛尚阿、讷尔经额于戍所。乙亥，提督邓绍良力攻扬州，克之，命帮办德兴阿军务。贼窜江浦。丁丑，罗泽南力攻武昌，阵亡，赠巡抚，赐恤予谥。戊寅，贼陷江西建昌。命浙江学政万青藜、布政使晏端书督办三衢防务。庚辰，穆宗生母懿嫔那拉氏晋封懿妃。曾国藩攻贼樟树失利，下部议处。癸未，恆春奏军务省分督抚，请许单衔奏事，从之。丙戌，张国樑军攻克浦口。

夏四月戊子，粤贼复陷仪徵，官军寻复之。甲午，贵州军复郎岱。丙申，云南楚雄汉、回构衅。己亥，江西军复进贤。辛丑，奉天金州地震。癸卯，安徽贼陷宁国。丙午，前协办大学士、致仕光禄寺卿汤金钊卒，赠尚书。辛亥，赐翁同龢等二百一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德兴阿奏官军攻贼三汊河，毁其巢。

五月辛酉，以穆克德讷为广州将军，都兴阿为江宁将军。壬戌，湖北通城官军失利，道员江忠济死之。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击贼镇江之黄泥州，不胜，死之，赠总督。以赵德辙署江苏巡抚。甲子，江南贼扑九华山营盘，陷之。河南军复光州。复西凌阿都统。袁甲三复三品卿。丁丑，贼陷溧水。

六月丙戌朔，金陵贼扑陷大营，官军退守丹阳，夺向荣、福兴职。戊子，以按察使徐宗幹帮办安徽防务。命怡良雇募火轮船入江剿贼。敕河南、广东拨兵，和春、傅振邦赴援江南。丁未，叶名琛奏英、美、法各国公使以定约十二年，请赴京重修条约。诏酌允变通，阻止来京。辛亥，永定河溢。江西贼陷饶州。

秋七月辛酉，广东援军连复江西上犹、雩都，解赣州城围。王懿德呈进美国国书，得旨："更换条约，难以准行，仍令回广东商订。"丁卯，命总兵张国□梁帮办向荣军务。壬申，江西官军连复南康、饶州。癸酉，钦差大臣向荣卒于军。丙子，甘肃撒拉回匪滋事，官军剿平之。命和春驰赴丹阳剿贼，郑魁士接办安徽军务。湖北援军克复江西新昌、上高。赫特贺奏廓尔喀与唐古忒和成，撤回戍兵。

八月戊子，黄宗汉罢，以吴振棫为四川总督，谭廷襄为陕西巡抚。癸巳，命舒兴阿严办回匪，举行乡团。癸卯，广西官军复上思州、贵县。丁未，贵州贼陷都匀、施秉，进陷古州。戊申，安徽官军攻克三河。己酉，江西会匪攻陷广昌、南丰、新昌、泸溪。

九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戊午，京师米贵，开五城饭厂，并拨仓穀制钱赈固安六州县饥民。己巳，云南土匪陷浪穹。庚午，江南官军攻高淳，克之。癸酉，安徽官军复无为州。丁丑，文庆等疏进孟保繙译大学衍义，命校刊颁行。壬午，西宁黑番族滋事，提督索文剿平之。易棠病免，以乐斌为陕甘总督，有凤为成都将军，东纯为福州将军。

冬十月丙戌，贵州贼陷台拱、黄平。庚寅，官文剿襄阳匪徒，平之。甲午，命英桂、秦定三会剿涡河、蒙城捻匪。丁酉，安徽官军克复和州。云南大理回匪戕官踞城。壬寅，襄樊贼犯邓州。河南贼由夏邑趋扰徐州。甲辰，浙江官军再复休宁。予前巡抚张芾三品卿。丁未，广西右江镇标兵变，劳崇光讨平之。壬子，何桂清奏浙军进克黟县，徽州肃清。邵灿奏官军击退捻匪，徐州解围。以常清为伊犁将军。

十一月乙卯朔，宣宗实录成。以彭蕴章为大学士，翁心存协办大学士，许乃普为工部尚书，硃嶟为左都御史。辛酉，云南官军克复姚州。乙丑，升文昌入中祀。命郑魁士移军会英桂剿捻匪，秦定三会福济剿皖匪。丙寅，命胜保赴安徽军营。辛未，大学士文庆卒。英人在广东以查船构衅，放砲攻城。绅团愤击之，歼数百人。敕叶名琛相机办理。壬申，命柏葰为军机大臣。乙亥，江西贼陷抚州。戊寅，楚军道员刘长佑连复江西袁州、分宜，加按察使衔，予其父母三品封典，予巡抚骆秉章花翎。英桂奏攻破雉河集贼巢。庚辰，上临大学士文庆第赐奠。壬午，胡林翼克复武昌，癸未，官文克复汉阳，均得旨嘉奖。贵州军攻克都匀。

十二月乙酉，湖北官军攻克老河口。丙戌，上祈雪。戊子，以肃亲王华丰为内大臣。己丑，诏曰："湖北累为贼踞，小民兵燹馀生，疮痍可念。现在武、汉既复，亟宜援救民瘼。钱粮分别蠲缓，灾黎作何抚恤，其速筹议以闻。"湖北官军连复武昌县、黄州府城。甲午，胡林翼奏陈湖北兵政吏治。得旨："既能确有所见，即当实力举行。"丙申，官文奏剿办随州土匪，匪首就擒。续报官军连复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辛丑，皖、浙官军克复宁国，赐何桂清花翎。癸卯，以湖南官军剿除湖北崇、通贼匪，加候选道王珍按察使衔。甲辰，官文奏官军在九江焚毁贼船。诏曾国藩激厉将士，由湖出江，以便合剿。戊申，山东官军

剿毙捻首王方云。湖北官军克复黄梅。己酉，命桂良为大学士，柏葰协办大学士。以谭廷襄为直隶总督，曾望颜为陕西巡抚。壬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省一百六十五州县被灾、被贼额赋，又免江苏六场盐课各有差。朝鲜入贡。

七年丁巳春正月庚午，怡良奏傅振邦克复高淳，张国樑进取句容。何桂清奏浙省援剿，内防本境，外保邻封。得旨嘉奖。调全庆为兵部尚书，文彩为工部尚书，肃顺为左都御史。广西太平府土匪平。丙子，召西凌阿、崇安回京。加胜保副都统衔，帮办剿匪事宜。王履谦回籍，命李钧接办河防。己卯，叶名琛奏防剿英夷获胜。得旨："控制外夷，非内地可比。定海前事，可取为鉴。其务操纵得宜，勿贻后悔，朕不为遥制也。下苏、直、闽、浙各督抚知之。"

二月乙酉，曾国藩奏克复建昌。丙戌，上御经筵。辛卯，湖北官军收复宜昌。甲午，云南宾川回匪作乱。甲辰，湖北贼陷远安、荆门，官军击走之。丁未，安徽贼匪上犯黄梅，都兴阿击败之。安徽匪陷六安。壬子，英桂、胜保奏剿办捻匪，夺回乌龙集，进规固始。

三月癸巳朔，曾国藩丁父忧，给假治丧，命杨载福暂统水军，彭玉麟副之。丙辰，湖北官军唐训方、巴扬阿剿南彰匪徒，败之，贼首刘尚义降。贵州提督孝顺兵溃于都匀，死之。己未，襄樊贼陷河南内乡，官军击复之。诏怡良"密查张国樑是否与和春意见不合。军中统帅，全在能得人心，倘驾驭无方，使健将不肯出力，贻误非轻"。癸亥，上耕耤田。丁卯，以耆龄为江西巡抚。庚午，叙克复武、汉功，协领多隆阿以副都统用。辛未，恆春奏回匪滋扰，将领乏员，请调郧阳镇总兵王国材来滇协剿，从之。壬申，江西官军攻景德镇，不利，都司毕金科战殁，刘长佑复败于新喻。辛巳，广西横州土匪滋事，广东官军剿平之。叶名琛奏英船退出省河。得旨："总宜弭此衅端，不可使生边患。"

夏四月甲申，恆春奏迤西回匪降。德勒克多尔济奏俄国请遣使来京，诏止之。丁亥，江西贼窜福建，陷邵武、光泽。癸巳，怡良以病免，命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乙未，贵州贼陷永从。丁酉，湖南援军刘长佑攻克江西新喻。

五月丙辰，萨迎阿卒，以刘钲署西安将军。湖北官军克复江西奉新、靖安、安义。癸亥，李孟群奏赴援庐州，克复英山。福建贼陷汀

州。丙子，德勒克多尔济奏俄使由天津来京，敕谭廷襄羁縻之。

闰五月甲申，和春奏克复溧水。乙酉，曾国藩奏请终制，温旨留之，仍令迅赴江西视师。庚寅，云南武定州回匪滋事，官军剿平之。李孟群奏击败霍丘窜贼，得旨嘉奖。丁酉，胜保攻正阳关，不利，道员金光箸死之，赠布政使。庚子，俄人以兵至海兰泡，建营安砲，要求通商。命奕山拒之。辛丑，何桂清奏请知府温绍原复官，办理六合乡团。诏吉林、黑龙江兵久劳于外，酌量撤回。壬寅，庆英奏浩罕勾结回匪，占踞英吉沙尔城，集兵剿之。以张国樑为湖南提督。癸卯，福建官军收复光泽、汀州，踞匪出窜连城，击败之。

六月壬子，召舒兴阿来京，以桑春荣为云南巡抚。癸丑，福建官军收复邵武。乙卯，江南官军克复句容，加和春太子少保，赐张国樑黄马褂。辛酉，王珍援江西吉安，连战胜之，赐巴图鲁勇号。丁卯，河南南阳土匪平。癸酉，福建官军收复泰宁、建宁。俄夷至天津递国书，命文谦卻之。永定河决。乙亥，云南回匪犯省城，恆春自尽。事闻，调吴振棫为云贵总督，以王庆云为四川总督，恆福为山西巡抚。丙子，江西官军收复龙泉。戊寅，命许乃钊帮办江南军务，张亮基予五品衔，帮办云南剿匪事宜。

秋七月乙酉，李孟群奏收复霍山。己丑，河南官军收复邓州。癸巳，命奕山会集俄使勘定黑龙江两岸边界。甲午，贵州官军收复锦屏。湖北官军攻剿黄梅大胜，总兵王国材力战阵殁，赠提督，赐恤建祠。甲辰，命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壬子，福建官军收复宁化。癸丑，江西官军克复瑞州。丁丑，法福理奏克复英吉沙尔回城，解汉城围。戊寅，官文、胡林翼奏湖北全境肃清。得旨："胡林翼亲督所部攻克小池口贼城，即乘此声威规复九江，以振全局。"先是，林翼密奏欲保鄂省而复金陵，惟有先取九江，次复安庆，始握要领，故明诏从之。

九月庚辰，湖南援赣道员王珍卒于军，赠布政使。壬午，胜保奏克复正阳关，又奏凤台生员苗沛霖藉团聚众。得旨："正当示之不疑，藉消反侧。"丙戌，法福理奏收复喀什噶尔回城。庚寅，湖北贼陷舒城。河南捻匪陷南阳。丙申，江西官军克复东乡。丁未，湖南援黔官军克复黎平。

冬十月戊申朔，官文、胡林翼奏，李续宾等水陆齐进，攻克江西湖

口县城。胜保、袁甲三奏，总兵硃连泰、史荣椿等攻剿捻匪，平毁韩圩贼巢。蒋霨远、佟攀梅奏，剿办苗匪、教匪，斩擒多名，都匀贼退。河南官军败贼于南召，进剿裕州、泌阳馀匪。己未，李孟群剿捻匪于独山，不利，兵溃。乙丑，湖北援军李续宾等攻克彭泽。广西官军收复南宁。戊辰，胡林翼奏漕粮积弊，请改章徵收，以济军需，从之。庚午，河南贼入武胜关，直扑商南，陕西官军击走之。甲戌，以杨载福为福建陆路提督。以李续宾为浙江布政使。

十一月戊寅朔，英桂奏德楞泰败贼于卢氏，邱联恩败贼于淅川。安徽贼陷和州、霍山。杨载福克复望江、东流、铜陵。乙酉，骆秉章奏蒋益澧、江忠濬援剿广西，连战获胜，进围平乐。戊子，胡林翼疏荐布衣万斛泉、宋鼎、邹金粟等。甲午，廓尔喀奉表输诚，颁赏珍物。丙申，德兴阿等奏克复瓜州。得旨嘉勉，赐双眼花翎、骑都尉世职。翁同书以侍郎用，鞠殿华加提督衔。戊戌，和春奏同张国樑克复镇江，赐和春双眼花翎、轻车都尉世职，张国樑骑都尉世职，何桂清太子太保。庚子，英桂奏败贼于汝州，豫西肃清。辛丑，永定河合龙。

十二月辛亥，耆龄奏曾国荃攻克吉水。骆秉章、劳崇光会奏官军攻克平乐。广西贼陷庆远。丙辰，督办三省剿匪副都统胜保奏请皖兵悉归节制。得旨："胜保尚属勇敢，若平其躁气，敛其骄心，可为有用之材，何庸自行★J6请。"庚申，英人入广东省城，劫总督叶名琛以去。诏革名琛职，以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柏贵署理。乙亥，李孟群奏粤、捻合股东窜，偪近商、固。命胜保严防之。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广西等省二百三十五□州县卫，广西四土县被灾、被贼额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八年戊午春正月己卯，佟攀梅罢，以蒋玉龙为贵州提督。丙戌，敕王懿德筹备海防。庚寅，江西官军收复临江。

二月庚午，官军克复秣陵关，进围金陵，加和春太子太保，张国樑双眼花翎，阵亡总兵虎坤元优恤世职。

三月丁丑朔，胜保奏剿贼获胜，固始解围。得旨嘉奖。戊寅，俄船至天津。敕谭廷襄防堵。癸未，江北官军克复江浦，道员温绍原复官。庚寅，福济奏收复和州。贵州贼陷都匀，前提督佟攀梅死之。

夏四月丙午朔，谭廷襄奏俄人不守兴安旧约，请以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使臣仍请进京。得旨："分界已派大员会勘，使臣非时不得入京，驳之。"丁未，江西贼窜入福建，陷政和、松谿。戊申，俄人请由陆路往来，英人、法人请隔数年进京一次，诏不许。胜保奏捻首李兆受乞降，许之。己酉，安徽贼陷麻城，另股陷蒙、亳、怀、宿，诏袁甲三剿之。诏许俄之通商，不许进京。庚戌，贼陷和州。云南大理回匪陷顺宁。戊申，诏谭廷襄告知英人、法人，减税增市，俟之粤事结日，彼时再议来京。庚戌，江西贼陷常山、开化，命总兵周天受加提督衔，专办浙防，道员饶廷选防守衢州。辛亥，谭廷襄呈进美国国书，诏许减税率、增口岸，仍不许入京。乙卯，英、法兵船入大沽，官军退守。命僧格林沁备兵通州。戊午，江西官军复雩都、乐安、崇化、宜黄。辛酉，英、法船抵津关。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办夷务。江西贼窜浙江，陷处州及永康。壬戌，湖北官军克复九江，加官文、胡林翼太子少保，李续宾加巡抚衔。乙丑，英、法兵退三汊河，与俄、美来文，请求议事大臣须有全权便宜行事，始可开议。桂良等以闻，诏许便宜行事。丙寅，命僧格林沁佩带钦差大臣关防，办理防务。戊辰，胜保奏克复六安。乙巳，敕各省军营挑练马队。庚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英船开出大沽。桂良等奏英人之约于镇江、汉口通商，长江行轮，择地设立领事，国使驻京。上久而许之。

五月丙子，皖匪陷湖北黄安。桂良、花沙纳奏，英使坚偪立约，不见耆英。耆英请回京，诏止之。戊寅，捻匪陷怀远。己卯，奕山奏请黑龙江左岸旷地割畀俄人。甲申，桂良等奏俄允代转圜，先允俄人陆行。丁亥，命廷臣集议和战二者，两害取其轻。戊子，桂良等奏英人谓我徒事迁延，即弃和言战。大学士裕诚卒，上亲临赐奠。庚寅，桂良等奏进英、法订约五十一款，并请先订俄、美条约。壬辰，湖北官军复黄安、麻城。福建官军复光泽。广东官军复广西梧州。敕耆龄檄调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各军由祁门进援浙江。癸巳，耆英擅回京，赐自尽。太傅杜堮卒，上亲临赐奠。乙未，命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丁酉，桂良、花沙纳奏进俄、美、英、法四国条约。得旨："既已盖用关防，今复硃批依议，宜示四国照此办理。至通商税则，在上海议之。"庚子，江北官军克复江浦、来安。甲辰，夷船全数退出内河。命吏部侍郎匡源、内阁学士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六月己酉，命桂良、花沙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前往江苏会议通商税则。江西官军复新城、金谿。癸丑，福建匪陷建宁。福兴罢，以周天受统其军赴援福建。召桑春荣来京，以张亮基为云南巡抚。甲

寅，广西军复象州。丁巳，浙江贼陷寿昌，官军寻复之。福济以不职，夺宫衔，解任。以翁同书为安徽巡抚。庚申，论天津失事状，谭廷襄解任，提督张殿元遣戍。以庆祺为直隶总督，玉明为盛京将军。丁卯，福建道员赵印川剿匪，死之。浙江官军复常山、开化。江西援军复浙江武义、永康、衢州，绍兴城围解严。瑞麟请筹款修筑天津营垒砲台，下僧格林沁办理。辛未，俄人请停办驿站羊只，诏库伦大臣援旧事拒之。壬申，赏刑部员外郎段承实五品卿衔，帮办会议税则。曾国藩奏由九江登陆赴浙，诏嘉勉之。浙江军复缙云。

秋七月甲戌朔，奕山、景淳奏俄人闯越黑河口，欲入松花江，于乌苏里建屋安砲。诏勘明吉、黑地界，据理拒绝。乙亥，以李孟群署安徽巡抚。丁丑，从法福理请，升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为办事大臣。周天受攻复浙江处州，移军福建。癸未，诏曾国藩衢、严肃清，改援福建。乙酉，杨载福收复安徽建德。癸巳，湖北巡抚胡林翼丁母忧，诏在任守制，给假、给银治丧。丙申，贼陷庐州，李孟群夺职留军，以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袁甲三援剿三省捻匪。丁酉，福建军复建阳、光泽，贼陷宁化。庚子，召晏端书来京，以胡兴仁为浙江巡抚。壬寅，张芾军复龙泉，赐花翎。

八月癸卯朔，复设天津水师。甲辰，福建军复政和、松谿。胜保奏发逆伪英王陈玉成窜店埠、梁园，直扑定远。庚戌，李定太剿贼玉山，胜之，解其围。辛亥，蒋益澧援军复广西庆远，擢按察使。丙辰，周天受援福建，克复浦城，进克宁化。捻匪陷丰县。辛酉，捻匪窜山东，陷单县。调英桂为山西巡抚，恆福为河南巡抚。乙丑，官军复丰县。捻匪陷曹县，寻复之。何桂清请以海关盈馀用充军饟，允之。壬申，江北军在浦口失利，夺德兴阿、鞠殿华职。和春奏："浦口失利，已飞调援浙之师径赴六合。探闻闽省回窜之贼，将由宁、太以援金陵，明系城贼围急，令其部众到处窜扰，以分我兵力。请饬各路自行援剿，勿致掣动全局。"上是之。

九月癸酉朔，湖北官军多隆阿克复太湖。乙亥，诏以"天长、仪徵相继失陷，六合危急，温绍原虽素得民心，日久亦恐难支。即调周天培一军分援六合、德安，一军前往援应。"辛巳，官文、胡林翼奏李续宾、都兴阿分路克复桐城、潜山，多隆阿进攻石牌，鲍超力攻雷公埠，均属得手。诏令联络水师进规安庆。湖南官军克复吉安，予同知曾国荃等升叙有差。壬午，明谊奏俄案议结，互换文凭，开办通商。贼陷扬州，夺德兴阿世职。命柏葰、翁心存为大学士，官文、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调瑞麟为户部尚书，肃顺为礼部尚书，硃凤标为户部尚书，陈孚恩为兵部尚

书，瑞常为理藩院尚书，绵森为左都御史。敕总兵毛三元、成明帮办德兴阿军务。甲午，张国樑攻克扬州，续复仪徵。庆端奏攻克邵武，闽省肃清。戊戌，荆州将军绵洵卒，调都兴阿为荆州将军，和春为江宁将军，张国樑为江南提督。己亥，贼陷六合，知县温绍原死之。绍原孤守危城，数年百馀战，力竭而陷。上悼惜之，赠布政使，优恤，建祠予谥。

冬十月癸卯朔，浙江宁海土匪滋事，提督阿麟保剿平之。乙巳，胜保奏克复天长，李兆受在事出力。得旨："李兆受赐名李世忠，予三品衔、花翎，以参将补用。"己酉，御史孟传金奏劾举人平龄硃墨不符，派载垣、端华认真查办。丁巳，僧格林沁奏天津砲台工竣。上嘉之，赐御服。己未，江南官军复溧水。壬戌，命李续宾帮同胜保办理安徽军务。戊辰，诏本年乡试主考、同考官荒谬已极，覆试应议之卷，竟有五十本之多，正考官柏葰先革职，副考官硃凤标、程庭桂暂行解任，听候查办。命庄亲王奕仁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月壬申朔，移吉林马队益袁甲三军。乙亥，袁甲三请于山东东三府抽釐助饟，许之。己卯，徐泽醇卒，以硃嶟为礼部尚书，张祥河为左都御史。乙酉，援闽、浙军复浦城、顺昌，予周天培提督衔。丙戌，恆福奏官军剿捻大胜，豫境肃清，总兵傅振邦擢提督，编修袁保恆赐巴图鲁勇号。丁酉，内阁副本库被盗。己亥，吴振棫以病免，以张亮基为云贵总督，徐之铭为云南巡抚。庚子，予阵亡提督邓绍良优恤建祠。

十二月丁未，以宋丞相陆秀夫从祀文庙。庚辰，提督李朝斌收复安徽东流、建德，赐巴图鲁勇号。永州镇总兵樊燮以乘肩舆劾免。丙辰，以郑魁士为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己未，李续宾进剿安徽，败绩于三河集，死之，赠总督，建祠予谥。同知曾国华赠道员，予谥。丁卯，以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赵德辙免，以徐有壬为江苏巡抚。庚午，以瑞麟为大学士，调肃顺为户部尚书，麟魁为礼部尚书，瑞常为刑部尚书。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福建、湖北、贵州等省九十二□州县被灾、被贼额赋，又免江苏六场盐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九年己未春正月壬申朔，桂良等奏英人藉口广东有事，罢议回粤。乙亥，召袁甲三来京，以傅振邦督剿三省捻匪，伊兴阿副之。壬午，江西官军复瑞金，解安远围，别贼陷南安。桂良等奏和约四事。敕俟英使回沪妥议。庚寅，福建匪周灯燧等降，遂复连城。乙未，安徽官军复建

德。丁酉，敕湖北采买马匹训练马队。戊戌，桂良等奏英使坚欲进京。敕僧格林沁严防海口。辛丑，都兴阿请假，以多隆阿接统其军。诏海运漕船探避夷轮。

二月丁未，捻匪薛之元举江浦降，会李世忠攻克浦口，赐名薛成良，予花翎、三品衔，擢李世忠副将。癸丑，筑奉天沿海砲台。郑魁士攻克湾沚、黄池贼垒。甲寅，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乙卯，张芾奏官军攻克婺源，贼目张淙相等乞降。丁巳，翁同书奏贼陷六安。庆祺卒，以恆福为直隶总督，瑛棨为河南巡抚。癸亥，张国樑奏攻克扬州、仪徵，回军连克溧水。特诏嘉奖，予轻车都尉世职，李若珠赐黄马褂。乙丑，曾国藩奏军抵南康，萧启江克复南安。得旨嘉奖，予萧启江巴图鲁勇号。诏编修李鸿章交伊兴阿差委。

三月辛未朔，前布政使李孟群兵溃于官亭，死之，复官予恤。甲戌，奕山、景淳奏俄人径至乌苏里江、绥芬河择地建屋，并请会勘，诏不许。丙子，捻匪犯河南西华、舞阴，前总兵邱联恩死之，赠提督，予恤。丁丑，桂良等奏英使兵船北上，阻止不听。己卯，四川里塘头人作乱，恩庆讨平之，诛其夷目邓珠。甲申，上祈雨。庚寅，以旱求言。辛卯，李钧卒，以黄赞汤为东河河道总督。乙未，俄人在黑龙江通商，许免征税，不许阑入乌苏里、绥芬。

夏四月辛丑朔，胜保奏克复六安。伊兴阿解帮办，以关保帮办傅振邦军务。壬寅，调王庆云为两广总督，黄宗汉为四川总督。江西贼窜湖南郴州、桂阳，刘长佑击走之。癸卯，胜保奏捻匪张元龙降，收复凤阳府县，并复临淮关。筑宁河砲台。戊申，浙江馀姚土匪作乱，讨平之。甲寅，俄使赛善由察哈尔陆路入京，请助枪砲，致于恰克图。丙辰，上再祈雨。己未，邵灿病免，以袁甲三署漕运总督。调劳崇光为广东巡抚，兼署总督。贼陷天长，前提督德安死之，复官予恤。辛酉，奕山奏俄船由黑龙江入松花江东驶入海。得旨，不许入绥芬，令特普钦派员阻之。壬戌，王懿德免，以庆端为闽浙总督，罗遵殿为福建巡抚。癸亥，雨。乙丑，赐孙家鼐等一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辰，广东官军复嘉应，窜贼扰连平，陷乐昌。

五月丙子，诏骆秉章仍令田兴恕回援贵州，兆琛一军撤回。己卯，敕奕山更正俄人条约。辛巳，敕庆昀密查张家口、白城居住俄人。壬午，以周天受督办宁国军务。甲申，俄人请赴三姓贸易。诏责奕山办理

輭弱，革副都统吉拉明阿职，枷号乌苏里地方。庚寅，官文奏探闻石达开将犯四川，诏曾国藩移军夔州。辛卯，桂良、花沙纳奏英酋于本月十三日起碇入京，桂良等即日驰驿回京。大学士翁心存乞休，允之。复以贾桢为大学士。调许乃普为吏部尚书，张祥河为工部尚书，沈兆霖为左都御史。癸巳，骆秉章奏石达开窜湖南，刘长佑、江忠义、田兴恕诸军击走之。丙申，僧格林沁奏英船鸣砲闯入大沽，我军开砲轰击，击沈多船，并有步队上岸搦战，我军径前奋击，击毙数百名，其兵头赫姓并被砲伤。我军亦伤亡提督史荣椿、副将龙汝元等。夷船即时出口。得旨："将弁齐心协力，异常奋勇，先奖赏银五千两，并查明保奏。"戊戌，诏夷人虽经惩创，仍宜设法抚驭，即派恆福专办抚局，僧格林沁仍办防务。

六月己亥朔，赐僧格林沁御用珍服。庚子，捻匪陷盱眙，官军寻复之。壬寅，特普钦奏俄人在三姓者，倔强不肯折回。命景淳前往查办。癸卯，广西官军复上林，匪陷宾州。甲辰，张亮基奏回匪马凌汉伏诛。丙午，恆福奏美人进京换约，许之。癸巳，英、法兵船全数开行。庚申，以李若珠为福建陆路提督。辛酉，何桂清奏英、法陆续回沪。乙丑，陈玉成陷定远。丙寅，和春奏水师剿贼获胜。

秋七月庚午，曾国藩奏克景德镇，复浮梁。戊寅，胜保奏翁同书溃败情形。得旨："汝为统帅，只知炫己之长，不原援人之失。日日聚讼，庸何济乎！"己卯，美使华若翰递国书，和约用宝，在北塘交换。庚辰，诏曰："朕闻胜保专以招降为能事，降众未尽薙发，张元濯且四外打粮。又报克复盱眙，该县并无城池，贼因无粮退出，虚报邀功。此次姑不深究。即约束反侧，力改前非。凛之！"癸未，御史赵元模奏黄河北流，涸出滨河田亩三四千顷，请办屯田，寓兵于农，较胜团练。上是之，下袁甲三、庚长议奏。乙酉，诏曰："王大臣续陈审明科场舞弊之大员父子，及递送关节之职员，分别定拟。此案程炳采于伊父程庭桂入闱后，接收关节，令家人转递场内，程庭桂并不举发。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免死，遣戍军台。谢森墀、潘祖同、潘敦俨等俱免死，发遣新疆。"己丑，骆秉章奏石达开围宝庆，李续宜援之，立解城围。癸巳，命李若珠帮办江南军务。

八月戊戌朔，崇恩罢，以文煜为山东巡抚。己亥，上御经筵。乙巳，敕恆祺留办广东通商。胜保奏李世忠剿贼获胜，解定远、滁州围。诏擢李世忠总兵。广东官军复连山、开建。庚戌，命曾国藩驻军湖口。命都兴阿莅江宁将军视事，多隆阿接统所部，总理前敌事务。甲寅，景淳奏俄人船在三姓者，现令折回。在乌苏里者，未肯听命。诏体察舆

情，妥为办理。己未，美人请先开市，以英、法约议未定，却之。辛酉，骆秉章奏石达开南陷江华、永门，将入广西。现饬刘长佑统军追剿。得旨，田兴恕一军援黔，李续宜一军回湖北备调。壬戌，发逆、捻匪会攻寿州，官军击却之。御史陈庆松奏科场案内大员子弟陈景彦等赎罪太骤，请仍发遣，严旨斥之。甲子，广东官军复灵山。

九月戊辰，安徽贼陷霍山、盱眙，胜保击退之。胜保丁母忧，留营视军。甲戌，胡兴仁罢，调罗遵殿为浙江巡抚。戊寅，王庆云病免，以劳崇光为两广总督。庚辰，官文、胡林翼奏多隆阿攻破安徽石牌，击破援贼，获贼目霍天燕石廷玉，得旨嘉奖。己丑，傅振邦奏追剿捻匪，败之。甲午，曹澍锺奏石达开围广西省城，萧启江、苏凤文会合蒋益澧分途剿击，败之，立解城围。

冬十月丁酉朔，时享太庙，上亲诣行礼。骆秉章奏贼中投出难民，给予免死护照，资遣回籍，原效力者，准其留营，得旨，各省均可照办。戊戌，云南官军克复嵩明，阵斩贼首孙汉鼎。庚子，以曾望颜署四川总督，谭廷襄署陕西巡抚。辛丑，以袁甲三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以侍郎匡源、内阁学士文祥为军机大臣。癸卯，河南捻匪陷兰仪，围考城、通许，扰尉氏，分窜直隶、山东。戊申，命总兵田在田帮办傅振邦军务。乙卯，授袁甲三漕运总督。丙辰，胜保克复怀远。江苏官军剿六合失利，夺李若珠职。戊午，美使请开潮州、台湾通商口岸。庚申，河南官军剿平鄢陵捻匪，西路肃清。壬戌，以明谊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景廉为伊犁参赞大臣，崇实为驻藏大臣。乙丑，命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妥筹四路规皖。

十一月戊辰，滇匪犯叙州，夺万福职，以阜升为四川提督。辛未，何桂清奏，探闻英、法明春必来寻衅。恆祺奏英兵续行至粤。诏僧格林沁加意津防。丁丑，贼陷浦口，总兵周天培死之，予世职。癸未，特普钦奏俄人在黑龙江左岸占踞五十馀屯，请调西丹墨尔根、布特哈兵交那尔胡善训练，联络旗民参夫，有事抵御，从之。丙戌，命张芾督办皖南军务。己丑，曾国藩奏韦志俊以池州降。滇匪陷叙州，另股陷酉阳、秀山。庚寅，四川官军复筠连、庆符、高县。乙未，户部灾。

十二月丙申朔，蒋霨远奏石达开纠党十馀万由桂犯黔，将以窥蜀。诏田兴恕剿之。戊戌，上诣大高殿祈雪。云南丘北土匪滋事戕官，官军讨平之。庚子，和春奏官军攻破江浦贼垒，扬州西界肃清。壬寅，吏部尚书花沙纳卒。丙午，何桂清报英、法兵船到沪。以田兴恕为贵州提督。辛未，援黔湘军攻复镇远。庚申，景淳奏请招集流民参夫，给地设

卡，以助边防，从之。壬戌，袁甲三奏攻克临淮关，得旨嘉勉，下部议叙，穆腾阿加都统衔。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等省一百五十七州县被灾、被贼额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年庚申春正月丙寅，上三旬万寿，颁诏覃恩。诏先朝寿节有告祭之礼，升殿之仪，本年勿庸举行，外吏、外藩并停来京祝嘏。加恩亲藩，惇郡王奕脤晋亲王，贝子奕劻晋贝勒，馀各封赉，及于廷臣、疆臣。戊辰，前宁夏将军托云保卒。己巳，解胜保钦差大臣，专办河南剿匪，袁甲三专办安徽。丁丑，瑛棨以迟解京饟降官，以庆廉为河南巡抚。己丑，刑部主事何秋涛呈进所纂北徼汇编八十卷，上嘉与之，赐名朔方备乘，入直懋勤殿。壬辰，有凤免，以全亮为成都将军，占泰为四川提督。甲午，御史白恩佑言津防重大，请预筹后路，以保万全。得旨："所奏固是，然驻兵筹饟，甚觉为难。现在津防周备，可勿庸议。"特普钦奏请召集鄂伦春人入伍。从之。扎拉芬泰奏请与俄、廓合攻印度。上曰："俄非和好也。廓岂英敌？"

二月丁酉，上御经筵。庚子，以刘源灏为贵州巡抚。袁甲三奏克复凤阳，赐黄马褂。辛丑，何桂清奏上海英人经华商开导，索兵费一百万。津约不能更易，入京换约。如不见许，即开船北驶。诏僧格林沁严备津防后路。海运漕粮，暂缓放洋。丙午，湖南官军克复贵州镇远。庚戌，捻匪陷桃源，上窜清江，庚长退守淮安。壬子，援桂湘军克复柳州、柳城，加道员刘坤一按察使衔。甲寅，张芾奏官军复建德，匪陷泾县、旌德，连陷太平。己巳，以倭什珲布为礼部尚书，春佑为热河都统。辛酉，诏和春分兵援浙。

三月乙丑朔，袁甲三奏官军复清江。庚子，命提督张玉良统军援浙。丙子，贼陷杭州，巡抚罗遵殿死之。越六日，将军瑞昌复其城。重赉瑞昌、张玉良等。以王有龄为浙江巡抚。丁亥，上耕耤田。辛卯，浙江官军克复长兴、临安、孝丰。甲午，何桂清奏夷船北犯。

闰三月癸卯，四川官军克复蒲江，贼陷名山。丙午，命曹澍锺督军四川，以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丁未，贼陷溧水，连陷句容。以张玉良为广西提督，留苏督军，寻令折回杭州。庚申，和春等奏陈玉成率众突犯大营，城贼出而合犯，官军力不能支，退守镇江。壬戌，以王梦龄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丙寅，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癸酉，贼陷丹阳，张国樑死之，和春走常州。戊寅，诏直省举办团练。命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癸未，诏两江总督何桂清屡失城池，褫职逮问。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擢兵部郎中左宗棠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乙酉，贼犯常州，和春迎战受伤，卒。以魁玉署江宁将军，会巴栋阿扼守镇江。辛卯，贼陷建平，张玉良兵溃于无锡。壬辰，赐锺骏声等一百八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贼陷苏州，巡抚徐有壬死之。

五月甲午朔，以薛焕为江苏巡抚，暂署总督。己亥，江苏常熟县知县周沐润招募沙勇，克复江阴。辛丑，贼陷浙江长兴，围湖州，萧翰庆赴援失利，死之。甲辰，曾国藩奏陈三路进兵，规苏保浙，并调沈葆桢差遣。上嘉允之。以东纯兼署四川总督。丙午，贼陷吴江、昆山及浙之嘉兴。玉明奏金州、岫岩海口有洋船六十馀停泊，劫掠牲畜。庚戌，敕王梦龄督同乔松年开办江北粮台。辛亥，恤殉难在籍侍郎戴熙，赠尚书，予世职，建专祠，谥文节。甲寅，命毛昶熙办河南团练，杜□办山东团练。戊午，李若珠奏薛成良投诚复叛，捕诛之。己未，曾国藩奏随调鲍超、硃品隆进驻祁门，鄂军不宜再调。从之。玉明奏洋船到金州海面一百馀艘，文煜奏英、法兵到烟台者约有万人，探闻有由海丰大山北犯之说，均下僧格林沁知之。

六月癸亥朔，敕准巴尔虎旗人一体考试。甲子，英船驶入北塘。丙寅，贼陷青浦、松江。己巳，刘长佑奏复庆远，石达开南窜。庚午，瑞昌奏复广德。辛未，万寿节，御殿受贺。壬申，大学士彭蕴章罢直军机。命邵灿、刘绎、晏端书、庞锺璐各在原籍举办团练。戊寅，王有龄奏在籍道员赵景贤克复湖州。薛焕奏克复松江。庚辰，英、法兵登岸，遂踞北塘。裁南河河道总督暨淮海道各官。壬午，僧格林沁奏英、法势大志骄，难望议和。得旨，以抚事责之恆福，以顾大局。丙戌，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实授两江总督。己丑，夷人犯新河，官军退守塘沽。命骆秉章驰赴四川督办军务。辛卯，手诏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危急，谅汝忧心如焚。惟天下大本在京师不在海口。若有挫失，总须退保津、通，万不可寄身命于砲台，为一身之计。握管凄怆，汝其勉遵！"敕西凌阿固守天津，瑞麟、伊勒东阿赴通州防堵。

秋七月癸巳，命巴栋阿援金坛。戊戌，大沽砲台失守，提督乐善死之，优血卩建祠。庚子，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辛丑，英人陷天津。浙江贼陷临安、馀杭。四川贼陷邛、蒲、新津。甲辰，江苏贼复陷松江。丁未，以崇实署四川总督。己酉，裕瑞奏浩罕请依前通商，许之。以常清为伊犁将军。辛酉，金坛陷，知县李淮守三年，援兵不至，力竭死之，

绅民从死者逾千人。命胜保督马队守通州。

八月癸亥，洋兵至通州，载垣诱擒英使巴夏礼解京。戊辰，瑞麟等与洋兵战于八里桥，不利。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办理抚局。己巳，上幸木兰，自圆明园启銮。丁丑，上驻跸避暑山庄。李世忠以擒叛将薛成良擢授江南提督。戊寅，诏曰："江南提督张国樑谋勇兼优，忠义奋发。在军十年，战功卓著，东南半壁，倚为长城。本年大营溃散，回援击贼，受伤没水。先后奏报，朕犹冀其不确。迄今数月，其为效死捐躯无疑。若使张国樑尚在，苏、常一带，何至糜烂若此。追念荩劳，益深怆恻。赠太子太保，入祀昭忠祠，分建专祠。子孙几人，送部录用。"己卯，命都兴阿带兵入卫，从官文请也。命玉明、成凯、乐斌、文煜、英桂督兵入卫。辛巳，命恆福驻古北口备防，吴廷栋接转文报。壬午，浙江官军克复平湖、嘉善。广东官军克复乐昌、仁化癸。未，江苏贼陷常熟。圆明园灾，常嫔薨，内务府大臣、尚书文丰死之。庚寅，恭亲王奏请还巴夏礼于英军。薛焕奏劾冯子材赴援金坛，拥兵不进，致令城陷。诏薄谴之。

九月壬辰，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总统援军。敕恭亲王奕□照会英人，勿修城北砲台，速行议约。甲午，英使、法使入城。大学士彭蕴章、尚书许乃普以病乞免，许之。己亥，命庆廉、英桂兵驻直备调。辛丑，贼陷宁国，周天受死之。甲辰，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乙巳，抚局成。恭亲王奕□奏请宣示中外，如约遵行。许俄人驻乌苏里、绥芬。停各省援兵。敕英桂来京。议西巡。戊申，李若珠奏克复江阴。辛亥，贼陷徽州，守城道员李元度弃城走。癸丑，直隶、山东、河南贼匪并起，命僧格林沁讨之。庚申，恭亲王奕□奏洋人退至天津，吁请回銮。

冬十月辛酉朔，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以田兴恕为贵州提督。予阵亡提督周天受、周天培世职，建祠予谥，附祀道员福咸等。壬戌，以刘源灏为云贵总督，邓尔恆为贵州巡抚。甲子，敕文谦、恆祺办理通商事宜，吴廷栋督办防务。以文安为湖南提督。以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丙寅，恭亲王奕□奏换俄人和约，请用御宝，从之。辛未，俄罗斯致枪砲。癸酉，敕乐斌、英桂回任。庚辰，以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毛昶熙督办河南捻匪。辛巳，命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李若珠副之。以总兵田在田接办徐、宿剿匪，淮徐道吴棠帮同办理。

十一月辛卯，胜保奏以大顺广道联英专办河防，准其奏报，从之。癸巳，翁同书奏陈谨天戒，固邦本，收人才，练京营，争形势。得旨："收人才一条，利少弊多。馀留览。"甲午，浙江贼陷新城、临安、

富阳。乙未，王梦龄奏剿贼获胜，三河肃清，并请节制黄开榜水师，从之。庚子，曾国藩奏鲍超等克复黟县。辛丑，李若珠乞养亲，以曾秉忠代之。癸卯，以杭州解严，优赉瑞昌、王有龄等。瑞昌奏陈庆端力保浙疆，请加优奖。得旨："不分畛域，皆尔大吏分内之事。甄叙督抚，出自朝旨，非汝所得擅请。"戊申，命成琦会景惇查勘俄罗斯东界。癸卯，浙军张玉良攻复严州。甲寅，官文、胡林翼奏陈玉成图犯怀、桐，多隆阿会合李续宜迎剿，大败之，杀贼万馀。多隆阿赐黄马褂，李续宜加二品衔。

十二月辛酉，命西凌阿、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丙寅，命张亮基留办云南军务。己巳，始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桂良、文祥管理。以崇厚充三口通商大臣，薛焕兼办上海等处通商事务。准旗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己巳，以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丙子，左宗棠奏督军克复江西德兴、安徽婺源，予三品京卿。乙酉，以官文、周祖培为大学士，肃顺协办大学士，沈兆霖为户部尚书，硃凤标为兵部尚书。戊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额赋逋赋，又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等省四百一州县卫被灾、被贼额赋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六千零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名口，存仓穀数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五合一勺。朝鲜入贡。

十一年辛酉，上在木兰。春正月庚寅朔，上御绥成殿受贺。辛酉，诏二月十三日回銮。乙未，曾国藩奏杨载福剿贼，克都昌，解南陵围。田在田奏捻匪犯砀山，击走之，加提督衔。丙申，召翁同书来京，以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丁酉，以福济为成都将军。辛丑，贼陷孝丰，杭州戒严。壬寅，诏："纪年开秩，应予特赦，非常赦所不原者咸减除之。"癸卯，左宗棠兵复饶州暨都梁。乙巳，恆福以病免，以文煜为直隶总督，谭廷襄为山东巡抚，邓尔恆为陕西巡抚，何冠英署贵州巡抚。丁未，僧格林沁奏捻匪窜入山东，派队追剿，及于菏泽，失利。得旨："僧格林沁督带重兵，北地倚为屏障。乃以饥疲之卒，追方张之寇，旁无援应，宜其败也。勇往有馀，未能持重。尚其汰兵选将，扼要严防，谋定后动，勿再轻进。"戊申，诏袁甲三等："捻匪裹胁良民，未便概行诛戮，可剀切晓谕，设法解散。投诚者免罪，杀贼者叙功。并传知李世忠一体招抚。"辛亥，贵州官军克复独山。壬子，翁同书奏陈抚练苗沛霖劫扰寿州，跋扈异常。诏李续宜酌办。河南捻匪窜扰东明、长垣。

二月己未朔，云南官军克复晋宁。壬戌，复置奉天金州水师营。丙

寅，诏准山东抵还法国教堂地基，并敕直省遇有交涉，即行酌办请旨，勿许推诿。丁卯，张玉良军克复江山、常山。庚午，曾国藩奏左宗棠败贼于景德镇，鲍超败贼于石门洋塘。壬申，浙军克复富阳。热河朝阳盗匪陷城，命克兴阿剿之。命明谊、明绪会勘俄界，英蕴、奎英办理俄人通商。捻匪扑汶河，副都统伊兴阿、总兵滕家胜逆战阵殁。乙亥，陈玉成纠合捻匪由英山犯湖北蕲水，诏胡林翼回兵击之。庚辰，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绥俟秋间再降谕旨。"壬午，朝鲜国王遣使朝觐行在。温谕止之，颁赐文绮、珍器，及其使臣。癸未，诏挑选兵丁演习俄国送到枪砲。甲申，裁撤黑龙江团丁归农。

三月己丑朔，诏派办约大臣崇纶、崇厚给与全权便宜行事。敕侍郎成琦赴兴凯湖会勘俄人分界事宜。予道员联捷四品京卿，办理河防。壬辰，恭亲王奕□请赴行在祗叩起居。上手诏答之曰："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惟近日欬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丙申，诏皇长子于四月七日入学，以李鸿藻充师傅。戊戌，都兴阿奏镇、扬水师船只年久损坏，请饬广东购运红单船应用，从之。庚子，命胜保督办直隶、山东剿匪。以贾臻署安徽巡抚。庚戌，英、法两国兵退出广东省城。辛亥，以前大学士彭蕴章署兵部尚书。甲寅，浙江贼陷海盐、平湖、乍浦，副都统锡龄阿死之。丙辰，广西土匪陷太平府、养利州。

夏四月己未朔，严树森奏贼犯汝宁，道员张曜击走之。戊辰，山东捻匪、教匪连陷馆陶七县。僧格林沁入滕县固守，诏胜保分兵援之。甲戌，诏曰："朕闻各处办捐，有指捐、借捐、砲船捐、亩捐、米捐、饟捐、堤工捐、船捐、房捐、盐捐、板捐、活捐，名目滋多，员司猥杂。其实取民者多，归公者寡。近年军锜浩繁，不得已而借资民力商力。然必涓滴归公，撙节动用，始得实济。若似此徵求无艺，朘薄民生，尚复成何政体。各大臣、督抚，尚其严密稽查，剔除奸蠹，以副朕意。"乙亥，左宗棠败贼于乐平。庚辰，山东教匪扑围大名，联捷击走之。癸未，皖贼复窜浙江，陷常山、江山，进偪衢州。

五月癸巳，田在田奏苗练犯符离，敕僧格林沁分兵援之。甲午，邓尔恆被戕于曲靖。饬刘源灏查办。以瑛棨为陕西巡抚。庚子，胜保奏克复馆陶。辛丑，命贾臻、李世忠帮办袁甲三军务。甲辰，命多隆阿帮办官文、胡林翼军务。乙巳，贼陷浙江寿昌、金华、龙游、汤谿、长兴，进陷兰谿、武义。诏催左宗棠赴援。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曾国藩、胡林翼奏："安庆省城自我

军长围，逆酋陈玉成率党回援安庆，于集贤关外赤冈岭坚筑四垒。经鲍超、成大吉会合多隆阿马队奋力进剿，昼夜轰击。五月初一日，三垒俱降。释去胁从，将长发老贼概行正法。其踞第一垒之贼刘沧琳，乘夜潜遁。经鲍超歼于马踏石，馀为水师斩戮殆尽，并将刘沧琳验明支解枭示。”得旨嘉奖。布鲁斯亚国换约通商。辛酉，许俄人在库伦、恰克图通商。乙丑，钦天监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得旨，不必宣付史馆。甲戌，贼陷浙江遂昌、松阳、永康。丙子，回匪扑扰喀什噶尔。诏景廉赴阿克苏防剿。丙戌，浙江官军克复长兴。

秋七月丁亥，诏每年秋间王公致祭两陵，如遇山水涨发，可在途守候道路通时，即行前往。届期不到，由守护之贝勒、公等行礼。甲午，曾国藩奏收复安徽徽州。戊戌，予四川阵亡侍卫昭勇侯杨炘建祠。

辛丑，上不豫。壬寅，上大渐，召王大臣承写硃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癸卯，上崩于行宫，年三十一。十月，奉移梓宫至京。十二月，恭上尊谥。同治四年九月，葬定陵。

论曰：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本纪二十一穆宗本纪一

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讳载淳，文宗长子，母孝钦显皇后那拉氏，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储秀宫。

十一年，就学，编修李鸿藻授读。七月，文宗不豫，壬寅，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谕立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

癸卯，文宗崩，召陈孚恩、文煜赴行在。甲辰，尊皇后及圣母并为皇太后。谕军机处于各摺片后署赞襄政务王大臣。乙巳，免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寻常召对及宴赉叩拜。停各省贡献方物。

丙午，展顺天文乡试于九月举行，恩科武会试于十月，顺天武乡试于十一月。授骆秉章四川总督，督办军务。召云贵总督刘源灏来京，以福济代之。以崇实为成都将军，旋命协办四川军务。湖北官军复武昌、咸宁、通城等县及江西义宁州。戊申，以景纹为驻藏办事大臣。己酉，允恭亲王赴行在叩谒梓宫。庚戌，薛焕请招商试运淮盐济饷。议行。辛亥，粤匪陷吉安。广西官军复宾州。癸丑，加上宣宗帝后尊谥。甲寅，粤匪陷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乙卯，定年号祺祥。

八月丁巳朔，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粤匪陷严州，旋复之。戊午，官军复新昌、奉新、瑞州、上高。己未，命景廉赴叶尔羌查办英蕴敛钱擅杀事。允曾国藩请，以上海现舶轮船驶往皖江，归其军练习。辛酉，湖北官军复德安。壬戌，江西官军复武宁、靖安。癸亥，颁大行皇帝遗诏。胜保军复濮州。丁卯，捻匪渡运河，谕胜保与僧格林沁等截剿，毋任北窜。戊辰，胡林翼以疾乞假，命李续宜暂署湖北巡抚。庚午，御史董元醇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载垣等拟旨驳饬。甲戌，曾国荃军复安庆。戊寅，广西官军复浔州。庚辰，四川番贼陷松潘。辛巳，论复安庆功，加官文、曾国藩太子少保，胡林翼太子太保，并予骑都尉世职，赏李续宜黄马褂，杨载福、多隆阿云骑尉世职。癸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曰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谦仁宽敏显皇帝，庙号文宗。苗沛霖陷正阳、霍丘，围寿州。

九月丙戌朔，上母后皇太后徽号曰慈安，圣母皇太后徽号曰慈禧。辛卯，杨载福军复池州。壬辰，捻匪窜汜水、巩县，官军击退之。召张亮基来京。金州地震。甲午，川军剿平会理回匪。丁酉，允乐斌等奏，撒拉回匪降，撤回官军。庚子，川军复名山。壬寅，多隆阿、曾国荃等复桐城、宿松、蕲州、黄梅、广济。彭玉麟、成大吉等复黄州。湖北巡抚胡林翼卒，调李续宜为湖北巡抚，仍驻鄂、皖交界，督办军务。擢彭玉麟为安徽巡抚。癸卯，浙江官军复于潜、昌化。粤匪窜严州，张玉良等军溃。甲辰，英、法撤广州驻兵，英撤驻天津马队。乙巳，僧格林沁剿平青州等处窜捻，赏还御前大臣并黄缰。戊申，上奉大行皇帝梓宫返京师，免承德及宛平各府县田赋。己酉，苗沛霖反，命袁甲三会贾臻诸军讨之。甲寅，上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还宫。乙卯，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解载垣、端华、肃顺任，罢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军机。命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按律覈奏。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疏请政权操之自上，并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办事章程。胜保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亲王辅政。命王大臣、大学士等定议以闻。召醇郡王奕䜣来京。是日夺载垣、端华、肃顺爵职，逮问议罪。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䜣逮肃顺解京。诏文武各衙门自十月十六日以后轮班值日。鲍超军复铅山。是月，免西宁碾伯被扰额赋。

冬十月丙辰朔，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并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召盛京户部侍郎倭仁来京。丁巳，谕求言，申严门禁。戊午，大行皇帝梓宫至京，奉安于乾清宫。庚申，诏改祺祥为同治。辛酉，恭亲王等拟请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职，穆荫遣戍军台。壬戌，褫陈孚恩、黄宗汉、刘昆、成琦、德克津太、富绩职。谕不究既往，诸臣毋再请察办党援。申诫王公、内外文武大臣招权纳贿。甲子，上御太和殿即皇帝位，受朝。颁诏天下，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免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谕旨及奏疏称名。乙丑，懿旨以物力维艰，诫内务府，宫闱器用，力行节俭。赏还僧格林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命刑部覈结五宇钞票案。通谕中外清理庶狱。丙寅，苗沛霖陷寿州。东南方有声如雷。谕热河未竟工程即时停止。丁卯，申诫各路统将粉饰迁延，纵寇殃民。补行咸丰十年恩科武会试。己巳，命总兵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庚午，谕议政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壬申，谕统兵大臣实核功罪，信赏必罚。癸酉，粤匪陷严州、馀杭。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

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瑞昌帮办浙江军务，太常寺少卿左宗棠赴浙江剿贼，调遣提、镇以下官。丙子，申谕郊配仍以三祖五宗为定，皇考祔庙称宗。起用予告大学士祁俊藻、翁心存、前太常寺卿李棠阶。籍陈孚恩家，下狱治罪。官军复无为及随州。丁丑，申诫廷臣遇事因循。谕官文、曾国藩等妥筹剿抚苗练。粤匪陷萧山、绍兴及江山、常山，趣左宗棠军速援。己卯，释贝子德勒克色楞于狱。辛巳，廷臣议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诏开恩科。初，乌拉停捕珠八年。至是，谕仍停办。壬午，陈孚恩戍新疆。命侍郎宝鋆、董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甲申，法兵去天津。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丙戌，谕各省习教交涉，分别良莠，持平办理。丁亥，谕定户部五宇钞票侵款者罪。复熙麟等官。庚寅，命各军保荐将才。壬辰，山东教匪作乱，成禄等剿平之，匪首延秀轮伏诛。甲午，先是张亮基言云南副将何有保戕邓尔恆，疑徐之铭主使。至是，之铭饰奏军功，为有保请奖，谕福济察办，撤任严参。乙未，石达开窜绥宁。庚子，谕中外举人才，以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为法。辛丑，粤匪陷绍兴、诸暨，褫王履谦职逮问。壬寅，福济以畏葸取巧褫职。赏潘铎二品顶戴，署云贵总督。僧格林沁剿寿张等处会匪，大捷。癸卯，命彭玉麟帮办袁甲三军务。官军复来安。乙巳，给事中高延祜劾徐之铭贪淫荒谬，及滇省练党纵恣。谕潘铎查办。丁未，诏各省察举循良，并访学行该备之士。庚戌，以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癸丑，粤匪陷处州。

十二月甲寅朔，谕曾国藩通筹进剿机宜。乙卯，谕谭廷襄赴东昌筹河防。濮、范教匪平。丁巳，胜保奏收抚匪首刘占考、宋景诗。戊午，国瑞军复范县。粤匪陷宁波、镇海暨绍兴各属。己未，谕整顿盐务。辛酉，命左宗棠迅速援杭，张运兰归调遣，得专奏军事。壬戌，命江宁副都统魁玉帮办镇江军务。以毛鸿宾言，谕督抚及统兵大臣因地选将，毋专恃楚勇。袁甲三军复定远。允廓尔喀例贡改丁卯年呈进。乙丑，福建会匪陷福鼎，寻复之。河南捻匪窜枣阳。丁卯，曾国藩辞节制四省军务，不允。己巳，上孝德皇后尊谥曰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恭天赞圣显皇后。兵部侍郎庆英有罪褫职，戍新疆。以青海札萨克贝勒纲僧却多布为左翼盟长。辛未，褫毓科职，擢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命恭亲王、醇亲王督瑞麟、文祥等管理神机营。曾国藩奏派道员李鸿章统水陆军赴镇江规复苏、常，允之。定登莱青道驻烟台，监督东海关税务。壬申，降端华、载垣世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甲戌，免安徽、江苏、浙江被贼来年额赋。乙亥，允江忠义终制，田兴恕兼署贵州巡抚，旋以韩超署任。命

张亮基督办云南军务，徐之铭免云南巡抚，以亮基署之。丁丑，多隆阿军进攻庐州。石达开窜沅江、黔阳，偪川境，谕骆秉章、田兴恕合击之。两淮粤匪陷杭州，瑞昌、王有龄死之。褫闽浙总督庆端职，留任。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彭玉麟辞巡抚，请专办贼，许之，以为水师提督。调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以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戊寅，祁俊藻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改彭玉麟以兵部侍郎候补。庚辰，捻匪围颍州。胜保论劾严树森，谕令“反躬自责，保全名节，副皇考委任之意”。以薛焕言，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法筹商借兵剿贼。壬午，追封皇弟二阿哥为悯郡王。趣左宗棠进取浙江。命胜保率部赴颍州。癸未，僧格林沁击窜匪于曹州河南岸，殄之。

同治元年壬戌春正月甲申朔，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王大臣行礼。御乾清宫受贺。自是每岁皆如之。命麟魁、曾国藩协办大学士。乙酉，诏酌撤亩捐、釐捐，拊循从征将士家室，抚慰伤亡兵勇子孙。以江西肃清，赏鲍超黄马褂。李世忠复六合，赏亦如之。丙戌，谕曾国藩、左宗棠保衢州进解徽州围。命曾国藩选将保上海。调蒋益澧部赴左宗棠军。庚寅，胜保移军颍州，命副都统遮克敦布、道员王榕吉接办防务。辛卯，川军复丹棱，匪首蓝潮鼎伏诛。官军复平越。壬辰，李世忠军复天长。癸巳，粤匪李秀成陷奉贤、南汇、川沙。命都兴阿以艇师□厄吴淞口。丙申，乐斌以纵匪殃民，解任讯办。命麟魁署陕甘总督，与沈兆霖剿抚撤回。粤匪窜偪上海。薛焕言英、法各员协同防剿。上嘉之。丁酉，初，绵性请改徵回赋，景廉赴阿克苏勘办之。及是，景廉覆劾，绵性坐褫职，寻戍吉林。回子郡王爱玛特解回库车管束。申诫回疆各大臣勿再摊徵。命英蕴察禁私典阿克苏各城回地。戊戌，粤匪犯镇江，冯子材军击退之。捻匪窜沭阳。谕僧格林沁南北兼顾。官军复莘县。己亥，麟魁卒。李世忠军克江浦、浦口。撤庆端任，命耆龄赴闽接办援浙军务。庚子，擢鲍超为浙江提督，冯子材为广西提督。癸卯，命乔松年督办沿江团练。丙午，前安徽巡抚翁同书以失寿州、定远，褫职逮问，寻论斩。丁未，加铸阿克苏钱。戊申，文煜等上北塘防守事务，允行。英、法留兵驻大沽砲台。云南官军复丽江，回匪窜昆明。庚戌，粤匪窜松江，官军合外兵迎剿，大败之。洋将美人华尔原隶中国籍，赏四品顶戴、花翎。壬子，命张亮基募军赴滇。癸丑，谕遮克敦布等会剿河套捻匪。

二月甲寅朔，官军复来凤。乙卯，懿旨皇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祁俊藻、翁心存授读。丙辰，擢曾国荃江苏布政使，并令办理军务，毋庸回避。丁巳，粤匪陷黄岩。官军解镇江、徽州围。辛酉，西宁办事大臣

多慧、提督成瑞以饰言撒匪投诚，并褫职议罪，寻论斩。乐斌以庇护褫职，戍新疆。壬戌，命都兴阿遣兵驻天长、六合，李世忠移军江浦、浦口，和衷共济。粤匪陷安义，旋复之。癸亥，捻匪围杞县。甲子，以倭仁所进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陈弘德殿讲肄。乙丑，僧格林沁军击捻匪大捷，贼由杞县窜通许，追剿之。戊辰，石达开窜酆都。允田兴恕请解钦差大臣，率部赴川，归骆秉章节制。命韩超筹贵州防剿事。己巳，薛焕言会英、法军剿高桥贼垒，克之。美人白齐文原入华籍，赏四品顶戴、花翎。壬申，金陵粤匪渡江扰江浦等处。谕曾国藩、都兴阿抽调师船截击之。癸酉，多隆阿军进攻庐州。丙子，以上海洙泾陷，褫提督曾秉忠职。上海官军会英、法军剿除萧塘贼垒。命崇厚、成明督办天津海防。丁丑，复郑亲王、怡亲王世爵。谕李续宜安集皖北流亡。是月，免汀州等处被扰额赋。

三月癸未朔，捻匪窜太和。甲申，允英、法派师船往长江协同防剿。丙戌，粤匪窜上海，薛焕军击败之。戊子，贼陷青田。允郑元善请，以丁忧布政使张曜专办剿匪。庚寅，自正月以来不雨，诏修省，求直言。左宗棠复遂安。宋景诗降众叛于兰仪。壬辰，粤匪犯庐、和及江浦。甲午，胜保军进援颍州，大捷。丙申，郑元善言招回宋景诗，令带罪图效，允之。戊戌，命李续宜、郑元善帮办胜保军务。辛丑，前府尹庄琦龄应召，陈崇正学，疏通正途，限制津贴、抽釐，筹军实等十二策。议行，惟停养廉、查陋规，以妨政体不许。诏各省举孝廉方正，务求真儒。癸卯，命沈兆霖督军赴西宁剿撒匪。乙巳，万寿节，停受贺。丙午，趣曾国藩分军援湖州。丁未，汇纂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书成，名治平宝鉴。己酉，命副都御史晏端书赴广东督办釐金，吴棠督办江北团练。命薛焕以头品顶戴充通商大臣。以李鸿章署江苏巡抚。京口副都统海全剿贼失利，死之。壬子，免回疆新旧应进贡物。是月，上躬诣大高殿祈雨者三。

四月甲寅，谕统兵大臣慎重饷糈，汰除浮费。景其濬上历代君鉴，上嘉纳之。乙卯，允骆秉章奏留田兴恕仍办贵州军务。丁巳，粤匪陷宜阳，寻复之。戊午，雨。鲍超军复青阳。曾国荃军复巢县、含山、和州。己未，普承尧戍军台。曾国藩等言苏绅请借英、法兵规复苏、常，断不可行。上韪其议。令李鸿章裁制华尔常胜军。粤匪李世贤窜江西，沈葆桢赴广信督办防剿。比利时请换约，谕薛焕妥酌筹办。庚申，上孝静成皇后尊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壬戌，命薛焕为全权大臣，办理比国通商事务。癸亥，贼陷汉中，乙丑，川军复青神，左宗棠解衢州、江山围。丙寅，捻首张洛行北窜，谕僧格林沁等筹防。以

闽军失利，庆端讳报，切责之。戊辰，曾贞幹复繁昌，鲍超复石埭、太平、泾县。上海军会英、法军平南翔贼垒，复嘉定，庚午，都兴阿击败扬州窜匪。官军复颍上。粤匪陷孝义、镇安。豫军复永宁。辛未，以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克拉伊都违例摊捐，擅杀回众，夺郡王，治英蕴罪，壬申，西安副都统乌兰都剿贼失利，谕官文、郑元善分兵赴陕。丙子，台湾会匪陷彰化。粤匪窜偪西安，趣官文、郑元善饬兵会剿。丁丑，上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戊寅，多隆阿军克庐州，匪首陈玉成遁至寿州境，苗沛霖诱擒之。命免沛霖罪。己卯，张运兰军复旌德。曾贞幹军复南陵。撒回围攻巴燕戎格，沈兆霖援剿之。上海官军复青浦。庚辰，何桂清逮至京，命大学士会刑部审拟。是月，免安州等州县被水逋赋。

五月壬午朔，官军复宁波、镇海。癸未，郑元善移军汝宁。粤匪陷陕西山阳。命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甲申，雨。命吴振棫趣山西协办防剿。乙酉，命明谊速赴塔城与俄会勘地界，徐宗幹剿台湾匪。丙戌，赐徐郙等一百九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亥，以诸暨农民包立身练勇杀贼，谕左宗棠酌用之。李世忠军截剿江南援贼，大捷。己丑，广西官军复太平，刘长佑赴浔州督剿。粤匪陷渭南。壬辰，戍王履谦新疆。粤匪围温州、瑞安，谕庆端等进援，并令左宗棠兼顾。粤匪犯潼关，谕沈兆霖檄马德昭援陕。乙未，彭玉麟、曾国荃各军复太平暨芜湖城、金柱关、东梁山各隘，赏李成谋黄马褂。官军会英、法军克南桥、柘林、奉贤各城。南桥攻克时，法提督卜罗德阵没，上嘉悼之，赐祭，赏其家属珍物。丙申，粤匪窜陕州。以铜仁、石阡苗、教各匪猖獗，谕毛鸿宾、韩超会剿。戊戌，命侍郎恆祺会崇厚办理葡国通商事务。时英国拟调印度兵助剿，谕曾国藩等迅克金陵、苏、常，以杜觊觎。己亥，粤匪陷兴义，官军复霍丘。庚子，前太常寺少卿李棠阶疏请于师傅匡弼之馀，预杜左右近习之渐，并讲御批通鉴辑览及大学衍义，优诏答之。辛丑，官军复台州府仙居、黄岩等六县。贼目吴建瀛等以南汇降。官军复川沙。贼陷嘉定。免直隶积欠旗租。壬寅，官军进攻雨花台。甲辰，允曾国藩议，仍以安庆为省治，设长江水师提督，驻芜湖。命恆祺为办理葡国通商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法使照会，田兴恕虐害教民，命骆秉章、劳崇光查办。乙巳，陈玉成解京师，诏于中途磔之。汝州练目李瞻谋叛，官军剿灭之。丙午，李世忠军渡江克龙潭等处贼垒，进攻九洑洲，谕曾国藩节制。谕明谊按条约地图与俄剖析界务，锡霖襄办北路分界事宜。丁未，官军复陕西山阳。戊申，踞山阳贼窜郧西。戍英蕴盛京。川匪陷太平□，窜扰陕西定远。张芾抚叛回于临潼县，被执，死之。辛亥，彭玉麟、曾国荃等军克秣陵关诸隘，进偪金陵。粤匪陷湖州，在

籍福建粮道赵景贤死之。

六月壬子朔，耆龄以援浙逗留，褫职，仍留任。乙卯，谕李续宜调度淮北剿捻事，并约束苗沛霖。丙辰，僧格林沁等军克金楼贼垒。戊午，命六部、九卿再议何桂清罪。庚申，川匪陷西乡。官军复定远。李鸿章督程学启等军剿粤匪，大败之。西安、同州汉、回械斗，烧杀渭北村镇。谕分别剿抚，但辨曲直，不论汉、回。壬戌，川军复太平。癸亥，粤匪陷郧西。甲子，何桂清谕斩。乙丑，直隶蝗。丙寅，粤匪由伊、洛南窜，命胜保督剿之。陕回扑西安及同州，趣雷正绾入关。戊辰，申诫统兵大臣欺饰滥保，督抚严禁州县藉灾请缓，仍复私徵。庚午，贼匪陷天柱。癸酉，大学士桂良卒，赠太傅。颁廓尔喀王奖励敕书。甲戌，诏难民陷贼来归者，概予免罪。申严失守城池律。定比利时通商条约。常清等言俄人称哈萨克汗阿勒坦沙拉已属俄。谕查实酌办，令各台吉别举袭汗爵者。乙亥，严谕文煜等缉直隶马贼。谕谭廷襄赴兖、沂督剿各匪及窜捻。丙子，官军复青田。丁丑，允僧格林沁请，收抚苗沛霖。己卯，石达开窜綦江，官军大败之，遂窜珙、高等县。庚辰，趣多隆阿援西安剿回匪，毋为抚议所误，仍解散被胁良回。是月，免直隶、河南逋欠及杂粮。

秋七月壬午朔。甲申，安集延匪倭里罕入喀什噶尔卡滋扰，官军剿败之。浩罕乱，伯克迈里被杀。丁亥，命景纹调达木蒙古兵及夥尔等族番兵赴藏。己丑，以陕回惨杀汉民，促多隆阿等入关。寻谕责其迁延，令胜保分军援陕。袁甲三以病免，命李续宜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庚寅，李鸿章军克金山卫。辛卯，甘肃撤回降。安集延贼遁出卡。俄人称哈萨克、布鲁特为其国地，命常清察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剖理，明绪会明谊勘西界事宜。壬辰，命倭仁协办大学士。甲午，川匪陷洋县。戊戌，川军复长宁。命爱仁、王茂廕密察陕西吏治。擢知州秦聚奎大顺广道，会遮克敦布办直、东防务。己亥，以纵兵劫掠，褫总兵田在田职。庚子，沈兆霖督剿撤回，还至平番，山水暴发，卒。粤匪窜南阳，命胜保入陕督办军务，节制各军。命熙麟为陕甘总督。允冯子材请，简汰镇江军。癸卯，毛鸿宾剿黔匪连捷，谕韩超规复失地，刘长佑解散瑶人，毛鸿宾会剿黔、桂各匪。甲辰，闽军复宣平、松阳、瑞安。以庆端为福州将军，耆龄为闽浙总督。乙巳，李续宜母丧，诏夺情署安徽巡抚。丙午，彗星见西北方。中、葡商约成。命僧格林沁统豫、鲁军务，节制督抚以下，与李续宜商办安徽剿匪事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设同文馆，习外国语言文字，允之。丁未，鲍超军复宁国。官军复景宁、云和。鄂军复郧西。谕刑部清理庶狱。初，广东恩平、阳春、新兴等县土、客互

斗，九年未解。至是，谕劳崇光谕止之，豫筹善后。戊申，以星变诏求直言。庚戌，林福祥、米兴朝以失守逃避处斩。谕都兴阿实覈沿江釐税。云南回匪陷永昌、龙陵、腾越。是月，免江西义宁等州县逋赋芦课。

八月辛亥朔，以台州民团克复郡县，诏蠲同治元、二年钱粮。壬子，李鸿章军克青浦。申谕督抚痛除捐输、抽釐、逼勒诸弊。癸丑，准京官俸减成搭放现金。甲寅，回匪围咸阳等城，谕胜保入潼关督剿。乙卯，褫哷徵呼图克图名号及黄缰。以藏事敉平，停调番兵及川饷。诏顺直捕蝗。己未，徐之铭请阻张亮基带兵入滇。谕责其为回人挟制，不允。辛酉，谕严防陕匪句结甘回。壬戌，谕胜保分兵赴山西，英桂筹晋省防务。癸亥，谕胜保剿渭北，多隆阿剿渭南回匪，兼顾镇平。甲子，资遣林自清练众回滇。乙丑，陕回围朝邑。特普钦等言呼兰垦民日众，请设理事同知等职，议行。命傅振邦襄办谭廷襄军务。丙寅，谕各省清查流品。丁卯，李续宜给假治丧，以唐训方暂代。命福济会景纹办理藏事。命僧格林沁节制淮北军，剿抚苗、捻。辛未，陕回西窜同州，朝邑路通。逆酋洪容海诣鲍超军降，率所部克广德。壬申，北新泾围解，沪防肃清。癸酉，甘回窜凤翔。粤、捻合犯淅川，陷竹谿、竹山。甲戌，允王大臣请，停送奉移山陵，命议近支亲王恭代典礼。镇江设关徵洋税。丙子，谕胜保檄马德昭军驻长武一带，防回匪窜甘。擢雷正绾陕西提督。丁丑，台湾军解嘉义围。官军复处州及缙云。命总兵黄开榜接统田在田军。戊寅，允直隶增募马勇缉马贼。官军复青谿。命耆龄专办援浙军务。己卯，山东军剿捻匪大捷。胜保奏败回匪于斜口，西安解围，匪窜渭北。谕以自便责之。命雷正绾襄办胜保军务。复浙江馀姚，广西阳朔。以粤匪窜阌乡，促郑元善军赴河、洛。

闰八月辛巳朔，庆端军复缙云。甲申，多隆阿军克荆紫关。乙酉，鄂军复竹山、竹谿。黔军复天柱、邛水。粤匪窜老河口。回匪围泾阳，饬雷正绾军进剿。西安解严。丁亥，法库门回民互斗，玉明等解散之。趣文煜、谭廷襄捕直、东界马贼。戊子，回匪复攻西安。滇匪由川窜□专坪。粤匪由阌乡窜永宁。允河南收长芦盐釐济饷。己丑，洪容海降众复叛，踞广德。辛卯，多隆阿军剿捻匪大捷，解商南围。调驻南苑吉、黑马队赴山西。壬辰，谕韩超与提督江忠义商办贵州军务，堵截林自清拥众入黔。命李棠阶为军机大臣。以德勒克多尔济等增兵巡河防。甲午，谕各省裁革州县浮费。命京控案件专责按察使讯鞫。乙未，诏荐举人才。命薛焕、李鸿章办理普国换约事宜。饬各省迅解京饷。丙申，命倭仁为大学士。谕多隆阿扼守武关。戊戌，多隆阿剿亳、颍西窜捻匪大

捷，赏黄马褂。粤匪复陷慈谿，官军合英、法军复之，华尔没于阵。庚子，谕劳崇光等筹济京仓米穀，江苏等省新漕徵收本色解京。张亮基劾徐之铭、岑毓英跋扈。允法将勒伯勒东留防宁波。谕潘铎安抚云南汉、回。辛丑，允袁甲三回籍，命唐训方赴临淮接办军务，马新贻暂统甲三军。曾国藩请简大臣会办军务，上不许，仍慰勉之，并传旨存问疾疫将士。谕景纶等严缉吉林教匪。壬寅，命富明阿驰赴扬州襄办都兴阿军务。癸卯，胜保请抚三原等处回匪，不许。甲辰，以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允田兴恕暂留贵州剿匪。乙巳，石达开窜綦江等处，官军剿击败之。回匪窜邠州、宝鸡等处。丙午，河南捻匪李如英降。戊申，石达开窜仁怀。己酉，命官文为文华殿大学士，倭仁为文渊阁大学士。

九月辛亥，孝静成皇后升祔太庙，颁诏覃恩有差。豫捻窜内乡、新野。壬子，御史刘庆请以招流亡、垦地亩课州县治绩，从之。甲寅，允沈葆桢请，挑练额兵，酌筹津贴。乙卯，以文宗奉移山陵，蠲经过州县额赋。谕文煜选良有司筹办畿辅水利。丙辰，直隶妖人王守青等编造逆书，事发伏诛。丁巳，谕郑元善、毛昶熙夹剿西南两路捻匪。曾国藩言驭苗沛霖，宜赦其罪而不资其力，韪之。戊午，广东土匪黄金笼、李植槐等倡乱，官军讨平之。趣多隆阿督所部入陕，其窜随、枣之匪，令穆图善军剿之。己未，胜保请调苗沛霖入陕助剿，不许。川匪窜宁陕，官军败之于子午谷。庚申，石达开窜桐梓。癸亥，以闽、粤、鲁省玩视军饷，予疆臣严议，并严定欠解京饷处分。甲子，粤酋李秀成大举援金陵。陈得才陷应城、孝感，官军复之。安徽军克湖沟贼巢。丙寅，僧格林沁军克亳州捻巢。陕回围凤翔。庚午，冯子材克汤冈贼巢。灵州回乱。趣李续宜赴军。壬申，回众扑同、朝，谕胜保亲往督剿，雷正绾督剿咸阳以北。癸酉，浙军复寿昌。甲戌，以勒索回商，褫库伦大臣色克通额职，戍新疆。革库伦茶票陋规。李鸿章军合英、法军复嘉定。允荷兰立约通商。乙亥，鄂军复京山。粤匪窜黄陂、黄安。谕曾国藩等选武弁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令闽、粤等省仿行。丙子，豫军克龙井贼巢。召苏廷魁、曾望颜、刘熙载、黄彭年、硃琦等来京，仍命各省举行团练。丁丑，诏畿辅行坚壁清野法。谕曾国藩等豫选将弁演习外国船砲。己卯，享太庙。

冬十月庚辰朔，川军克龙□场，匪首李永和等伏诛，赏提督胡中和黄马褂。辛巳，粤匪大股围南翔等处沪军。胜保赴潼关剿匪。癸未，湖南援军会复修仁。命劳崇光赴黔察办田兴恕杀教民案。以张凯嵩接办广西军务。丙戌，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升祔奉先殿，上亲诣行礼。戊子，命瑞常协办大学士。己丑，命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庚寅，豫军剿捻

胜之，解临颍围。趣胜保赴同、朝剿匪。胜保仍请调苗沛霖赴陕，谕严斥之。官军复奉化。徐之铭言招抚兴义回匪。谕称其为滇回所制。令潘铎截回委员，毋俾之铭预黔事。辛卯，延安回匪作乱。英桂办河曲、保德团防。命李鸿章选将统常胜军，实授江苏巡抚。甘回窜逼花马池。癸巳，黔军剿败石达开，遵义围解。石达开窜仁怀。乙未，谕奉天严缉盗匪。裁故洋将华尔所部兵勇。准俄兵船在上海助剿，毋入江。定嗣后外人领兵毋易服色例。德楞额军溃于山东，诏褫职查办。丙申，宁夏军剿回失利。陕回窜清水。戊戌，命僧格林沁剿山东幅匪。己亥，江南军击退金柱关贼。庚子，谭廷襄罢。命丁忧按察使阎敬铭署山东巡抚，办理军务。癸卯，命穆腾阿襄办胜保军务。乙巳，谕刑部："今年例停句决，何桂清统兵失律，仅予斩候，已属法外之仁。兹已届期，若因停句再缓，久稽显戮，何以谢死事者暨亿万生灵，著即处决。自后如遇停句之年，情罪重大之犯，仍特奏闻取旨。"初，徐之铭委回人马联升署安义镇，回匪因踞普安城。至是，事闻。谕之铭撤回马联升，迅查酿变情形具奏。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以沈宏富署贵州提督，接办田兴恕军务。庚戌，擢长沙知府丁宝桢署山东按察使。壬子，郑元善以废弛，降道员。命张之万署河南巡抚。谕毛昶熙裁所部兵勇。台湾会匪陷斗六门。甲寅，褫黄彬职，撤其帮办，命吴全美接统水师，归曾国藩、都兴阿节制。丙辰，翁心存卒，赠太保。曾国荃军剿金陵援贼大捷，赏国荃及萧孚泗黄马褂。戊午，官军合英、法军复上虞、嵊、新昌。己未，彭蕴章卒。庚申，金陵粤匪窜扰高资，冯子材军击退之。壬戌，胜保坐骄恣欺罔，褫职逮问。谕直隶举行保甲。谕瑞麟严缉热河匪徒。癸亥，秦聚奎剿匪冠县没于阵。九洑洲贼复陷和州、含山、巢县。乙丑，宣示胜保罪状，籍其赀，赏所部兵勇。授多隆阿钦差大臣，接统胜保所部各军。丙寅，川匪陷佛坪，官军复之。川匪复陷略阳。己巳，粤匪窜陷祁门。平罗回匪乱。辛未，阎敬铭请终制，不允。乙亥，山东降众叛，陷濮州。命张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兼署提督，撤署巡抚韩超、署提督田兴恕任，候查办。丙子，石达开陷筠连。川匪陷两当，旋复之。丁丑，法使以教士被戕，责田兴恕抵偿，不许。

十二月戊寅朔，谕江、浙等处被贼胁从，诚心归顺者，无论从贼久暂，均许投诚。谕曾国藩、唐训方分军驻正阳关、寿州。庚辰，白齐文有罪褫顶带，逮治之。辛巳，多隆阿破回匪于同州。壬午，命荆州副都统萨萨布赴直、鲁剿贼。癸未，江南军复绩溪、祁门。鲍超丁母忧，命改为署职，仍留营。官军复濮州。乙酉，左宗棠军复严州。丙戌，命雷

正绾帮办多隆阿军务，将军穆腾阿会瑛棨办理省城防守事宜。丁亥，谕左宗棠等保举湘籍人才。广西匪陷西宁。戊子，回匪陷泾阳。宋景诗叛于山西。调阿拉善、鄂尔多斯蒙部兵助剿宁夏平罗回匪。申谕举孝廉方正。粤匪窜平利。河州回匪肆扰，恩麟剿之。允普鲁士换约。滇匪陷景东。改令席宝田军援江西。谕江忠义节制援桂各军。山东窜匪扰冀州、枣强，谕文煜等合剿。甲午，广东举人桂文灿进经学丛书，诏嘉勉。丙申，官军复新宁，复霍丘。石达开再陷高县，旋复之。丁酉，命侍郎崇厚帮办直隶防剿。召刘长佑来京，命晏端书、昆寿商办广东军务。戊戌，粤匪由郧阳窜兴安，谕多隆阿等会剿。庚子，贼目骆国忠等以常熟、昭文降。壬寅，谕穆腾阿、瑛棨办理西安防剿，多隆阿兼顾省防。甘匪窜陷陇州，知州邵辅死之。癸卯，召薛焕来京，以李鸿章暂署通商大臣。甲辰，贼匪窜永年、邯郸等处，以迁延贻误褫文煜、遮克敦布职，并遣戍。以刘长佑为直隶总督，晏端书署两广总督。谕提督宝山接办直、东交界事务。乙巳，祫祭太庙。丙午，粤匪复窜宁陕。丁未，粤匪围兴安，分窜汉中。是月，免四川荣昌等县、福建瓯宁等县被扰额赋，江南湖滩积欠地租。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二年癸亥春正月戊申朔，免朝贺。授张之万河南巡抚。辛亥，予绍兴伤亡洋将勒伯勒东优恤。甲寅，诏曾国藩、都兴阿等举堪胜水师总兵者。匪陷武邑，官军旋复之。广西军复莲塘。戊午，粤匪陷兴安府、镇两城。陕西回匪窜鄠县，从瑛棨请，留马德昭办省防。丙寅，鲍超等军复青阳。戊辰，命李桓赴陕，接办汉南军务。庚午，瞻对酋纠德尔格忒土司扰巴塘、里塘。辛未，畿南窜匪平。甲戌，以凤翔困守半年，诏责瑛棨贻误，趣雷正绾驰救解围。

二月丁丑朔，左宗棠军复金华、汤溪、龙游、兰谿。戊寅，以李鸿章言，谕两湖用漕折购米运京，免其税。庚辰，李秀成等渡江北犯，官军击败之。川军剿石达开，破之。贵州回匪陷安南、兴义。辛巳，吉林军败朝阳流匪于兴凯湖，谕毋令窜入俄界。多隆阿剿回匪大捷，克羌白镇等贼巢。壬午，陕西团勇复兴安。粤匪窜汉阴、紫阳。李世忠请褫职赎胜保罪，不许。粤匪窜陷褒城，旋复之。癸未，复永康、武义。乙酉，谭廷襄赴东昌剿匪。丁亥，左宗棠移军兰谿。东阳、义乌、浦江踞贼均遁。己丑，僧格林沁军克雉河集贼巢，捻首张洛行伏诛。得旨嘉奖，仍以亲王世袭罔替。免蒙、亳等属钱漕二年。庚寅，宁夏平罗回匪投诚。辛卯，以庆昀为宁夏将军。癸巳，畿南匪张锡珠窜大名，以崇厚失机切责之，趣刘长佑赴直隶。冯子材败贼于镇江。乙未，左宗棠军复

绍兴、桐庐。丙申，满庆等剿办瞻对逆匪。黄国瑞军克郯城县长城匪巢。以追贼迟延，褫崇厚职，留任。东匪窜曲周、平乡。庚子，谕恩麟等，甘肃回匪毋轻议抚。壬寅，允平瑞请，垦乌鲁木齐等处閒荒马厂，升科济饷，以屯田之地，分给屯兵。癸卯，粤匪陷江浦。广东匪踞信宜，昆寿剿之。甲辰，浙东肃清，蠲新复各府州县钱漕二年。乙巳，趣阎敬铭赴东昌办理军务。回匪马化龙纠党围灵州，旋赴固原投诚。石达开由滇窜叙永。丙午，诏疆臣慎选牧令，薄赋轻徭，删除烦苛，与民更始。是月，免青神兵扰二年逋赋。

三月戊申，申禁河南豫徵钱粮。辛亥，命崇厚回三口通商大臣任。壬子，命刘长佑节制直隶诸军。谕沈葆桢办交涉当持平，毋令绅民生衅。癸丑，谕曾国藩统筹江北军务。乙卯，陕南粤匪陷紫阳，旋复之。云南迤西逆匪犯昆明，潘铎死之。以贾洪诏为云南巡抚。丙辰，李鸿章军克福山口。命英将戈登约束常胜军。丁巳，捻匪陷麻城，戊午，偪武昌省垣。饬楚、豫合军攻剿。己未，蠲浙江西安钱粮二年。庚申，丹国遣使拉斯那弗议立商约。洋将达耳第福阵亡，优恤。回匪围平凉。以甘肃剿贼迁延，褫署提督定安职，逮问。甲子，耆龄迁福州将军。以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节制两省军务。以曾国荃为浙江巡抚，仍统兵规金陵，宗棠兼署之。停福建本年例贡。乙丑，命王大臣覆覈胜保情罪。宁国粤匪窜东流、建德。予秦儒毛亨、明儒吕枏从祀文庙。丙寅，蒙城捻首贾文彬伏诛。陕南粤匪陷沔县。贵州总兵罗孝连军复定番、长寨、独山、荔波。丁卯，曾国藩以失守江浦等城钅隽级，褫李世忠帮办。实授吴棠漕运总督，仍节制江北军务。谕拊循江北难民。己巳，万寿节，停受贺。庚午，苗沛霖复叛。官文等截剿蕲州窜贼。癸酉，褫徐之铭职，逮问。予潘铎世职。以雨泽稀少，诏清理庶狱。甲戌，命福济、景纹查办西藏启衅事。乙亥，李鸿章军复太仓。隆德回匪乱。黄国瑞军平沂州棍匪。丙子，诏察恤陕、甘殉难被害良善回众，寻诏云南亦如之。是月，上连诣大高殿祈雨。

夏四月戊寅，御史吴台寿以疏奏袒胜保，褫职。苗沛霖陷怀远。山东匪刘得培踞淄川。己卯，官军剿畿南匪，张锡珠等窜高唐，寻伏诛。庚辰，粤、捻各匪窜扰庐江、桐、舒及黄州。谕曾国藩驻守安庆，勿撤金陵之围。壬午，多隆阿军克孝义匪巢。饬刘蓉统军援陕。免浙江被陷各地额粮。甲申，苗沛霖围寿州、六安，趣僧格林沁讨之。粤匪踞太平、石埭，左宗棠、沈葆桢会防。多隆阿军克仓头匪巢，陕东肃清。苗沛霖陷颍上，犯蒙城。命刘长佑督办直、鲁、豫交界剿匪事务。乙酉，刘典军复黟县。命侍郎薛焕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戊子，允英桂回

驻太原。庚寅，刘长佑言匪首杨明岭等投诚。甘肃回匪陷盐茶，犯静宁，马德昭赴庆阳进剿。壬辰，赣军败贼祁门，逆酋胡鼎文伏诛。癸巳，李续宜请开署缺，允之。以唐训方为安徽巡抚。李鸿章遣程学启等军薄昆山。泾州军击回匪，胜之。甲午，礼部议定先贤、先儒祀典位次，颁行各省。乙未，开垦直隶新城一带稻田。阎敬铭赴淄川督剿。捻匪回窜河南，总兵余际昌等死之，命张曜接统其军。丁酉，以皖匪纷窜江、鄂，安庆可虞，诏曾国藩搘拄艰难，倍加谨慎。左宗棠军复黟县。以劳崇光为云贵总督。逮治田兴恕以谢法人。庚子，粤、捻各匪犯凤台、定远，官军击退之。辛丑，赐翁曾源等二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停四川亩捐。癸卯，程学启等军复昆山、新阳。官军败贼酋李秀成于石涧埠。乙巳，回匪复犯西安，击退之。是月，连祈雨。免太仓等州县额赋。

五月戊申，苗沛霖围蒙城。己酉，鲍超军复巢县。庚戌，赏郎中李云麟京卿，节制汉南防兵及川省援兵。壬子，粤、捻合犯天长，官军击败之。甲寅，命江忠义统军援江西。丁巳，邹县教匪平，获匪首刘双印。粤匪陷古州。戊午，俄兵入科布多境，执台吉。壬戌，雨。癸亥，粤匪扰富阳，官军击退之，总兵熊建益等阵没。官军援平凉失利，趣多隆阿分军速援。乙丑，宁夏抚回再叛。鲍超军复克巢、和、含山。召晏端书来京，以毛鸿宾为两广总督，恽世临为湖南巡抚。予明臣方孝孺从祀文庙。戊辰，谕购置轮船归曾国藩、李鸿章节制。己巳，曾国藩为弟国荃辞浙江巡抚，上褒勉，不允所辞。西宁回句结撒匪攻丹噶尔□。惠远回匪乱，官军捕诛之。定丹国通商条约。壬申，彭玉麟等军复江浦、浦口及九洑洲。乙亥，广西军复浔州。

六月丙子朔，黔军复普安、安南。丁丑，命明谊赴塔城会明绪等办分界事。戊寅，诏曾国藩、左宗棠等议减江苏常、镇，浙江杭、嘉、湖属漕粮。庚辰，以复城池功，赏李朝斌等及宋国永等黄马褂。停陕西例贡。丁亥，川军剿贼于大渡河，获石达开，诛之。晋骆秉章太子太保衔，擢总兵唐友耕提督。辛卯，平罗回众复叛。瓦亭回匪围隆德，击退之。河决开州、考城、菏泽。甲午，苗沛霖陷寿州，知州毛维翼死之。乙未，陕军复宁羌。己亥，以俄人强占住牧，趣常清等定界，劝俄兵撤回，抚绥求内附之哈萨克、布鲁特。壬寅，官军复淄川，获刘得培等诛之。甲辰，宝庆土匪平。命四川布政使刘蓉督办汉南军务。是月，免福建顺昌等县属被扰额赋，江西义宁等州县属逋赋杂课。

秋七月乙巳，苗沛霖偪临淮，唐训方击之。丙午，李鸿章军复吴江、震泽。豫军克张冈匪巢。瑛棨有罪，褫职。命刘蓉为陕西巡抚，张

集馨署之。甲寅，命李鸿章暂兼南洋通商大臣。戊午，黔军复古州。辛酉，袁甲三卒于军。壬戌，赐胜保自尽。甲子，官军克沙窝等处匪巢。允江北漕米仍徵折色。乙丑，命刘蓉并节制湖北援军。丁卯，官军击退狼山苗众，蒙城路通。命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荷兰通商条约。滇回陷平彝，岑毓英军复之。癸酉，命明谊等会同俄使办分界诸务。山东白莲池教匪平。文煜予释。捻匪逼开封。是月，免都匀等府□州县属被扰新旧额赋，并凤凰等□县滩地积欠租银。

八月丙子，程学启等军大破贼于太湖、枫泾等处，进偪苏州。丁丑，陕西曹克忠军克附省等处贼巢。戊寅，西宁、狄道、河州汉、回互斗。哈萨克句结俄兵扰伊犁。趣四川何胜必军援甘。庚辰，皖军克长淮卫。辛巳，以畏葸褫马德昭职。多隆阿军抵西安，渭南肃清。命陈国瑞帮办吴棠军务。丙戌，苏军克江阴。丁亥，戍瑛棨新疆。都兴阿遣军援临淮。己丑，以剿办台湾贼匪调度乖方，褫吴鸿源职，逮问。辛卯，李鸿章赴江阴督剿。谕陈国瑞援蒙城。调善庆部马队援临淮。熙麟遣军援平凉。乙未，允多隆阿请，以曹克忠补河州总兵，并令嗣后提镇缺勿擅请简。宋景诗窜开州。命张集馨会穆腾阿筹办西安防守。丁酉，黔军克桐梓贼巢。普安陷，旋复之。命刘蓉节制毛震寿、李云麟各军。调乌鲁木齐、阿克苏兵助伊犁军御俄。允哈萨克绰坦承袭汗爵。己亥，趣林文察渡台剿匪。庚子，回匪陷平凉。辛丑，阎敬铭移军东昌。定荷兰换约。刘长佑赴景州督剿。是月，免沁州等州□县属逋赋。

九月乙巳朔，命马德昭赴庆阳营。沈葆桢乞病，慰留给假。戊申，允李鸿章调知县丁日昌来沪督制火器。石泉知县陆堃联团剿贼，诏嘉之。庚戌，浙军克富阳。辛亥，粤军克广海寨城。癸丑，谕僧格林沁以砲队赴蒙城助剿。甲寅，粤匪陷城固。捻首张总愚等由汝州南窜。乙卯，多隆阿军复高陵。丙辰，穆隆阿以覆奏失实褫职。调多隆阿为西安将军。以富明阿为荆州将军。辛酉，多隆阿军克苏家沟、渭城贼巢。甲子，粤匪陷会同、绥宁，旋复之。陕西兵团复沔县。乙丑，李秀成援无锡，程学启等击退之。己巳，僧格林沁剿宋景诗股匪悉平。景诗遁。以援陕川军败，褫提督萧庆高职，留营。以汉中失事，褫布政使毛震寿职。谕刘长佑、阎敬铭办直、鲁善后。庚午，御史马元瑞条陈薄赋税、慎讼狱、善拊循、勤晓谕四事，如所请行。是月，免直隶沧州等州县，山东海丰等场未完灶课。

冬十月乙亥，阎敬铭请终制，不许。官军获直、东股匪硃登峰等，悉诛之。丙子，捻首张总愚由鲁山、南召南窜。己卯，陶茂林军解凤翔围，实授茂林甘肃提督。命丁忧总兵成禄留营。撤退李泰国，以赫德办

理总税务司。辛巳，粤匪窜龙胜，总兵胡元昌死之。甲申，谕骆秉章分军剿瞻对，疏通藏路。谕阻法教士入藏传教。丁亥，朝阳馀匪窜扰昌图。诏臣工力求节俭。趣贾洪诏赴昭通。以捐备马匹赏扎萨克台吉明珠尔多尔济贝子衔。戊子，李云麟军失利，粤匪陷陕西山阳。张总愚窜邓州。赖、曹诸酋窜凤县、两当。庚寅，左宗棠军击败杭州、馀杭踞贼。壬辰，蓝逆陷盩厔。癸巳，上释服逾期，祁俊藻、倭仁、李鸿藻请黜浮靡以固圣德。懿旨："屏斥玩好游观兴作诸务，祁俊藻等其各朝夕纳诲，养成令德，以端治本而懋躬行。"逆酋古隆贤就抚，收复石埭、太平、旌德。曾国荃等军复秣陵关。丙申，桂军复容县。丁酉，程学启等军攻克浒墅关。己亥，官军剿昌图匪失机，谕责玉明讳饰。辛丑，英桂迁福州将军，以沈桂芬署山西巡抚。癸卯，李秀成援苏州，李鹤章等军击败之。命富明阿帮办僧格林沁军务。是月，免广西永安等州□县被扰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午，奉天匪窜吉林，玉明等会剿。皖军复怀远及蚌埠。丁未，僧格林沁督诸军攻剿苗沛霖，诛之。李鸿章督军复苏州，粤酋郜云官等降。加鸿章太子少保衔，程学启世职，并赏黄马褂。戊申，逆酋杨友清等以高淳、宁国、建平、溧水降。李云麟等复山阳。粤军复信宜。己酉，刘典等军复昌化。庚戌，蓝逆窜商南。癸丑，张总愚窜淅川。甲寅，僧格林沁军复下蔡、寿州。丙辰，李鸿章诛郜云官等，遣散降众。丁巳，李鹤章军克无锡、金匮。庚申，李续宜卒。丘县匪张本功等纠众抗粮，捕诛之。实授阎敬铭山东巡抚。汧阳回众降。壬戌，官军复颍上、正阳。癸亥，马化龙陷宁夏、灵州。论平苗逆功，复李世忠职。曾国荃军克淳化等隘，进驻孝陵。丙寅，官军克嘉善张泾汇。丁卯，逆回围宁夏满城。庚午，苏军复平湖。贼目以乍浦、嘉善降。是月，免山东泗水等州县灾扰钱粮，直隶武清等州县被灾额赋。赈吉林打牲乌拉灾。

十二月丁丑，提督江忠义卒于江西军次。庚辰，苏军克平望。辛巳，唐训方罢，以乔松年为安徽巡抚。戊子，以唐友耕为云南提督，令赴昭通。辛卯，谭廷襄言统筹黄河下游地势，请濬支渠以减涨水，培土埝以卫民田。谕刘长佑、阎敬铭会同筹办。癸巳，陕回、粤匪纷窜甘境。甲午，允苏、松、太漕粮减价折徵。乙未，上御抚辰殿大幄，赐蒙古王公宴，赏赉有差。每岁皆如之。复彰化，台湾两路贼平。丙申，翁同书加恩遣戍。命左宗棠剔除浙东地丁积弊。饬陕、鄂、川会剿汉南逆匪。是月，免山东、陕西被扰州县新旧额赋，并孝义等□县仓粮。

是岁，朝鲜入贡。

三年甲子春正月癸卯朔，上率王大臣庆贺两宫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朝。自是每岁皆如之。甲辰，李鸿章军击常州援贼于奔牛镇，大捷。丙午，凤翔回民乞抚，许之。商南匪窜郧西。调湖北石清吉军赴陕。援陕川军失利于青石关。庚戌，河南捻匪窜随州。癸丑，豫军剿张总愚于赵庄山口，失利。己未，官军复修文及册亨。庚申，调直、晋兵援宁夏。谕阿拉善旗禁蒙民与回匪勾结。甲子，李世贤窜绩溪。丙寅，命都兴阿赴绥远会办防务。富明阿赴扬州接办军务。己巳，浙军复海宁。彰化匪首戴万生伏诛。粤匪窜石泉、汉阴、宁陕。是月，免安州等处歉收逋赋。

二月壬申朔，官军复汉中留壩。黔军复龙里。乙亥，粤匪窜广信、建昌。庚辰，宁夏回匪犯中卫等处，熙麟分兵援之。壬午，广东三山土匪平。癸未，粤匪陷镇安，旋复之。丁亥，多隆阿围盩厔久未下，切责之。停山东亩捐，从阎敬铭请也。戊子，桂军克苍梧等县。庚寅，曾国荃等军克锺山石垒，合围金陵。蒋益澧军复桐乡。粤匪偪闽境，张运兰军援之。壬辰，豫军克息县、光州贼寨。甲午，粤匪窜广丰、弋阳。庚子，陕南匪窜内乡。

三月壬寅，程学启等军克嘉兴。赣军复金谿。江南军复溧阳。陕军克盩厔，多隆阿以伤赐假，穆图善暂督军务。雷正绾等军进剿逆回。川匪蓝二顺窜洵阳。丙午，僧格林沁统全军赴豫，进至许州。江南军复广德。嘉义匪首林赣晟伏诛。己酉，戈登攻金坛受创，命慰问。岑毓英等军克他郎、镇沅。庚戌，命多隆阿督办陕、甘军务。壬子，蒋益澧各军克复杭州及馀杭。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益澧黄马褂，寻予世职。甲寅，免杭、嘉新复各地钱粮二年。命穆图善帮办多隆阿军务，暂署钦差大臣。川军攻松潘匪，复叠溪营城。丁巳，滇军复景东、元谋及楚雄。癸亥，赣匪窜福建。乙丑，逆首蓝大顺伏诛。丙寅，浙军复武康、德清、石门。谕左宗棠收养杭州难民。己巳，提督程学启卒于军。庚午，张总愚窜镇平。甘肃回匪马三娃陷赤金堡，官军剿平之。是月，免贵州各府□州县被扰逋赋。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鲍超军复句容。丙子，命都兴阿赴定边接统讷钦所部各军，进剿宁灵踞匪。丁丑，李世贤等窜江西。鲍超军复金坛。捻、粤各匪合窜枣阳。陕南匪窜河南，陷荆子关。戊寅，湘军会复古州。辛巳，覈减绍兴浮收钱粮，著为永例。甲申，李鸿章督军克常州。冯子材等军复丹阳。以故朝鲜王李□世子熙袭爵，命侍郎阜保、副都统文谦往封。丙戌，以侍郎薛焕、通政使王拯互讦，均予降调，并申诫臣工。官文赴安陆督师，严树森办省城防守。庚寅，多隆阿

卒于军。命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雷正绾帮办之。辛卯，赣军解玉山围。癸巳，严树森以官文劾降，以吴昌寿为湖北巡抚，唐训方署之。命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辛卯，僧格林沁会楚军剿粤、捻于随州，大败之。丁酉，以江防下游肃清，裁汰师船，并弛封江之禁。戊戌，粤匪陷弋阳。陕南粤逆窜德安府，僧格林沁军追剿之。己亥，申诫统兵大臣奏报粉饰。是月，免武进、阳湖本年额赋。

五月庚子朔，黔匪陷长寨、定番、广顺，旋复之。甲辰，粤匪窜天门、应城、德安、随州。乙巳，粤匪陷宁化，旋复之。熙麟病免，以杨岳斌为陕甘总督，都兴阿署之。丁未，允日斯巴尼亚立约通商，命薛焕、崇厚充全权大臣，妥为办理。谕李鸿章拨劲旅助攻金陵。己酉，李世贤犯抚州，官军击走之，复弋阳。赏戈登黄马褂、花翎，并提督章服，汰留常胜军，撤遣外国兵官。辛亥，官军复都江、上江等城。粤匪窜逼西安。癸丑，褫刘蓉、李云麟职，留任。命穆图善留西安会筹防剿。黔匪窜秀山。戊午，鲍超乞假葬亲，诏慰留。李世贤陷宜黄、崇仁，南昌戒严。庚申，回匪陷狄道，旋复之。壬戌，粤匪窜黄陂，官文移军孝感。癸亥，懿旨瑞常、宝鋆、载龄、单懋谦、徐桐轮直进讲治平宝鉴。粤匪再陷建宁、宁化，旋复之。丁卯，雷正绾军复平凉。戊辰，谕疆吏不分畛域，会缉边匪。命李恆嵩、刘郇膏与丹使璧勒在上海换约。己巳，桂军克贵县贼巢，浔州肃清。

六月壬申，申诫各部院大臣毋得仍前泄沓。癸酉，粤匪窜麻城、黄冈。丁丑，雨。苏军复长兴。黔军复普安。马如龙、岑毓英各军剿迤西回匪，复中甸、维西、思茅、威远及石膏井等贼巢。戊寅，库车汉、回乱，办事大臣文艺、回子郡王爱默特死之。安置哈萨克众于斋桑淖尔东南。戊子，赣军克贵溪贼垒。曾国荃军克金陵外城。辛卯，雨。回匪陷布古尔、库尔勒。谕撤讷钦等军。癸巳，浙军复孝丰。戊戌，官军克复江宁，洪秀全先自尽，其子福瑱遁，获贼酋洪仁达、李秀成，江南平。遣醇郡王诣文宗几筵代祭告。上诣两宫贺捷。论功，晋封曾国藩一等侯；曾国荃一等伯，加太子少保衔；提督李臣典一等子，赏黄马褂；萧孚泗一等男：均赏双眼花翎。按察使刘连捷等赏世职，升叙有差。命戮洪秀全尸，传首各省。论各路剿贼功，封僧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为贝勒，官文一等伯，李鸿章一等伯，骆秉章一等轻车都尉，均赏双眼花翎，加杨岳斌、彭玉麟太子少保，并鲍超均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骑都尉，魁玉云骑尉。回逆陷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依奇哩等均死之。是月，免福建建宁等县属被扰逋赋。

秋七月庚子，以江南平论功，晋封议政王恭亲王子载澂贝勒，载濬

不入八分辅国公，载瀅不入八分镇国公，加军机大臣文祥太子太保衔，宝鋆、李棠阶太子少保衔，加恩宗亲及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馀赉录有差。辛丑，以岁逢甲子，诏停句情实人犯。谕："江南新复，民生彫敝，有司招徕抚恤之。其军务未靖诸省，统兵大臣、督抚等须激厉将士，奋勉图效。"俄兵入科布多卡伦，执委员及扎萨克。壬寅，禁宗室、觉罗潜住外城。甲辰，追论附苗沛霖罪，总兵博崇武等戍新疆，按察使张学醇戍军台。粤匪窜踞罗田。桂匪陷归顺。己酉，诏修明太祖陵。裁江北釐金。复两淮鹺务。庚戌，实授沈桂芬山西巡抚。以郑敦谨为河东河道总督。辛亥，丹国换约成。壬子，洪仁达、李秀成伏诛。汪海洋窜踞许湾。癸丑，洪福瑱入湖州。盐茶、固原回匪复叛，北窜宁灵，扰中卫、靖远，撤回句结陷循化□，吐鲁番属托克逊汉、回亦变乱。甲寅，户部侍郎吴廷栋言金陵告捷，请益加敬惧，嘉纳之。丁巳，以广西道梗，止越南入贡。奇台汉、回作乱，古城、乌鲁木齐同时不靖。文光等军进援库车，失利，覆于乌沙塔克拉，死之。庚申，狄、河回匪结撤回扰河州。赣军复崇仁、东乡。辛酉，复金谿。壬戌，祁俊藻因病乞休，命仍以大学士衔直弘德殿。官军获昌图盗匪刘发好等，诛之。癸亥，复郑亲王、怡亲王袭爵。录已故诸臣功，予胡林翼一等轻车都尉，李续宾二等轻车都尉，塔齐布、张国樑、江忠源、程学启三等轻车都尉，加赏江忠济、罗泽南、多隆阿、曾国华一云骑尉。赣军复宜黄，甲子，克许湾。乙丑，僧格林沁败贼麻城。曾国荃乞病，温谕止之。李臣典以伤卒于军。是月，免江苏、安徽各属被扰逋赋。

八月己巳朔，定诸王位次，著为令。赣军复南丰，庚午，乌鲁木齐参将反，提督业普冲额死之。伊犁危急，调塔尔巴哈台喀尔喀蒙兵援之。谕刘蓉专办陕西军务，穆图善统所部赴甘，与雷正绾筹办军务。趣杨岳斌即赴陕甘任。辛未，谕张集馨赴固原、盐茶办抚回事宜。癸酉，苏、浙官军会克湖州及安吉。乙亥，赣军复新城，陈炳文降。辛巳，官军复广德。赏郭松林世职，杨鼎勋、周盛波黄马褂。贵县匪平。擢刘铭传为直隶提督。壬午，回匪陷古城汉城。癸未，雷正绾军克张家川贼巢。甲申，僧格林沁剿罗山窜贼失利，都统舒通额等死之。丁亥，云南巡抚贾洪诏以藉病规避，褫职。己丑，调土谢图汗、车臣汗蒙兵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壬辰，浙军追贼于昌化、淳安，擒贼酋黄文金等诛之。以林鸿年为云南巡抚。癸巳，诏新疆各路大臣分别剿抚。以回郡王伯锡尔联络各城杀贼，嘉奖之。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回匪乱，官军失利。甲午，命麟兴办乌里雅苏台立界事宜。乙未，僧格林沁剿贼失利，总兵巴扬阿等死之。丙申，雷正绾攻莲花城不利，回匪复陷固原。丁酉，河、狄回匪窜犯兰州及金县。

九月己亥朔，刘铭传各军击败宁国等处窜匪。庚子，赣军复雩都。以李云麟乞病规避，褫职，撤所统陇军。壬寅，曾国荃以疾乞免，允之。命马新贻为浙江巡抚，留办安庆防守事宜。癸卯，命穆图善帮办都兴阿军务。甲辰，杨岳斌乞病，温谕止之。李世贤犯南安，官军击走之。乙巳，回匪陷叶尔羌，署参赞奎栋死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武弁同叛。己酉，西宁回众降。庚戌，张家川回匪犯庆阳。辛亥，赣贼窜南雄。壬子，粤匪陷开化，窜江西。黄、麻匪窜商城。乙卯，日斯巴尼亚换约。丙辰，谕内务府力求撙节。命札克通阿署哈密大臣。丁巳，西宁回匪复叛。戊午，粤匪蔡得荣等窜陷阶州。庚申，诏修曲阜圣庙及各省学宫。辛酉，修浙江海塘。甲子，捻匪窜蕲水，鄂军失利，总兵石清吉死之。乙丑，俄兵阑入阿尔泰淖尔。丁卯，沈桂芬请筹费移屯以恤旗民。

冬十月戊辰朔，允杨岳斌回籍省亲，并募勇赴甘。命刑部尚书绵森、户部侍郎吴廷栋往治察哈尔狱。己巳，改乌鲁木齐提督文祥名为文祺。辛未，褫将军常清职，命明绪代之，以联捷为参赞大臣。命武隆阿统援救乌鲁木齐各军，节制领队大臣以下。壬申，鲍超军击贼大捷，赏双眼花翎。席宝田军获贼酋洪仁玕等。皖南北肃清。乙亥，回匪陷乌鲁木齐满城及绥来，都统平瑞等死之。哈密汉、回乱。命保恆署乌鲁木齐都统，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吴棠署江苏巡抚，富明阿署漕运总督。戊寅，获洪福瑱于石城，诛之。赏枕葆桢一等轻车都尉。封鲍超一等子。论恢复全浙功，封左宗棠一等伯，赏蒋益澧骑都尉。粤匪陷瑞金，旋复之。庚辰，粤匪陷漳州、龙岩、南靖、武平，按察使张运兰等死之。刘蓉分军守邠州等处。乙酉，明谊与俄使换分界约，科布多城卡外蒙古，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均属俄。给鲍超假，所部宋国永等军援闽，归左宗棠节制。丁亥，雷正绾军克莲花城，赏曹克忠黄马褂。僧格林沁剿贼大捷，赏郭宝昌等黄马褂，贼首马融和以众降。己丑，四川援军复仁怀。庚寅，粤匪陷平和。辛卯，陷嘉应、大埔。丙寅，谕曾国藩仍驻金陵，李鸿章等回本任。是月，免河南信阳等处被扰额赋，浙江西安等县逋赋。

十一月己亥，豁江宁所属粮赋三年。壬寅，回匪陷河州。癸卯，筑濮州金□是。乙巳，文祺、伯锡尔剿平哈密回。己酉，免江苏历年州县摊赔银两，永禁派摊名目。壬子，沈葆桢请饬援闽，兼防贼回窜。甲寅，粤军复武平，命闽、浙、赣军会剿，毋纵入海。回匪陷阿克苏、乌什，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癸亥，僧格林沁击襄、枣窜匪不利，发、捻各匪遂窜邓州。甲子，谕饬刘连捷、刘铭传各军前进，归僧格林

沁调遣。乙丑，雷正绾等军剿败固原回匪。丙寅，文祺等剿巴里坤回匪，平之。回匪陷库尔喀喇乌苏，伊犁戒严。丁卯，满庆言汪曲结布卒，请赏青饶汪曲诺们罕名号，协理西藏商上事务，允之。是月，免江苏上元等县被扰逋赋。

十二月戊辰朔，闽军剿漳州匪失利，林文察等死之。己巳，命吴棠仍兼管江北事务。庚午，肇庆客匪平。都兴阿等军克清水堡。甲戌，停河南例贡枣实。筑浙江海塘。乙亥，回匪陷金县。曹克忠军克盐关。戊寅，伊犁官军败绩，领队大臣托克托奈等死之。允明绪请借俄兵助剿。己卯，济木萨官军失利。庚辰，予诸暨义民包立身等优恤。允吴棠请，试行河运。乙酉，陶茂林军复金县。丙戌，戍李元度军台。己丑，僧格林沁移军宝丰剿贼，胜之。甲午，官军剿回匪大捷，伊犁解围，赏明绪黄马褂。是月，免浙江瑞安被扰逋赋，江苏太仓等州□县，淮安等卫被扰灾赋。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四年乙丑春正月丁酉朔，官军克静宁贼巢。回匪陷古城汉城。庚子，巴彦岱城被围，官军不利。释陈孚恩、乐斌，命襄办伊犁兵饟事。壬寅，从曾国藩请，调刘铭传军赴闽，鲍超募川军赴甘。追予死事道员何桂珍、知州刘腾鸿、游击毕金科谥。甲辰，乌鲁木齐提督文祺卒于巴里坤。回匪陷木垒等处。丁未，张集馨以罪褫职。复已革提督马德昭原官。平、固回匪窜扰灵台及汧阳、陇州。戊申，命伯锡尔署哈密帮办大臣。辛亥，台湾会匪平。甲寅，粤匪陷永定、云霄。丙辰，复设淮扬河务兵备道，改设徐海河务兵备道。丁巳，粤、捻并窜鲁山，护军统领恆龄等死之。癸亥，回匪陷济木萨。甲子，黔匪陷定番，旋复之，又陷黔西。乙丑，回匪窜永昌。

二月辛未，以蒙兵援古城，战不利，谕撤已调各兵均回旗。壬申，陕军败回匪于醴泉，命胡中和总统进剿。戊寅，以云南临安官绅不附回逆，谕嘉之。己卯，允沈葆桢假归省。癸未，以直隶诸省雷雹灾异，诏修省。雷正绾军复克固原等处。贵州参将曹元兴谋逆，伏诛。甲申，长阳土匪平。丙戌，复永定、龙岩。武隆额等军援巴彦岱城，失利。己丑，黔西匪陷大定。苗匪陷天柱、古州。以马如龙、岑毓英肃清曲靖、寻甸，擒斩逆首马联升等，奖叙有差。癸巳，福建官军剿李世贤、汪海洋各股于古田、漳州，大捷。

三月丁酉，以田兴恕玩视军务，惨杀教民，遣戍新疆。辛丑，陶茂

林剿平郭家驿等处回匪。谕僧格林沁“驻军指挥调度，勿轻临前敌，致蹈危机”。壬寅，恭亲王罢军机，撤议政。命文祥等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粤匪陷诏安，知县赵人成死之。癸卯，凉州回众叛，剿平之。允英、法在江宁通商。命鲍超筹备西征，准专奏。惇亲王言恭亲王被参不实，下王公、大学士等详议以闻。乙巳，塔城回乱。锡霖乞病，罢之，命赴伊犁，由明绪调遣。提督谭胜达以剋扣勇粮褫职，仍命赴鲍超军。以武隆额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丁未，巴里坤领队大臣色普诗新以兵援古城，遇贼，失利，死之。己酉，闽军败汀州、连城踞贼。庚戌，甘军击退古浪、平番回匪。辛亥，从王大臣请，命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丙辰，谕官文简汰兵、勇。己未，命杨岳斌赴甘。沈葆桢丁母忧，诏夺情署江西巡抚。辛酉，西宁回匪复叛，陷大通。壬戌，桂军复永淳。癸亥，命毛昶熙回京。是春，免直、苏、皖、赣灾扰诸处额赋及逋课。

夏四月乙丑朔，禁热河围场垦红椿内地。肃州回匪踞嘉峪关，围州城，抚彝回匪亦起。丁卯，彭玉麟疏辞漕督，请专办水师，允之。留吴棠漕运总督任，办清、淮防务。己巳，官军复盐茶□，免已革提督成瑞罪。庚午，回匪陷古城，领队大臣惠庆等死之。乙亥，台湾肃清。丁丑，黔军复玉屏、天柱。命恭亲王仍直军机，毋复议政。甘州回匪陷永固堡。壬午，粤匪再陷沭、宿。霆军十八营不原西征，溃于金口。止鲍超西征，命招集溃勇赴闽剿贼。乙酉，宁夏官军剿贼大捷。丙戌，粤、捻并回窜兖、济，命刘铭传赴直隶设防。己丑，赐崇绮等二百六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辰，以山东贼势蔓延，命曾国藩出省督师，会僧格林沁军南北合击。癸巳，僧格林沁剿贼于菏泽南吴家店，失利，与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鰲等均死之。事闻，辍朝三日，特予配飨太庙。命曾国藩督师剿贼，李鸿章署两江总督。

五月乙未朔，谕成禄进剿肃州踞匪。霆营叛勇由江西窜福建。粤、捻并窜开州、东明。丙申，陶茂林军溃，回匪围安定，兰州戒严。戊戌，命曾国藩节制直、豫、鲁三省军防。甘肃溃勇窜扰陕西。乙巳，免李元度遣戍。丁未，粤、捻并渡运河，东窜济宁、兖、泰。戊申，严谕盛京、吉林剿办马贼。己酉，以剿贼无功，褫官文、张之万、毛昶熙职，均留任，并撤官文宫衔。趣鲍超赴江西。辛亥，命侍读学士卫荣光赴东昌督办沿河民团。壬子，官军克漳州、南靖。允沈葆桢终制。曾国藩辞节制三省军务，不许。回匪陷肃州。粤、捻分窜丰、沛。谕整顿沿海水师。窜陕溃勇平。谕刘长佑驻直境，崇厚驻东昌，部署沿河防务。黔匪陷广顺，旋复之。甲寅，雨。粤匪围永定。乙卯，苏军复漳浦。以

刘坤一为江西巡抚。庚申，以防剿迟延，褫提督刘铭传职，仍留任。杨岳斌请开缺，不允，仍命赴甘。壬戌，奇台官军复济木萨。癸亥，官军复阶州。

闰五月甲子朔，起沈葆桢督办江西防剿。乙丑，粤匪由福建窜嘉应。戊辰，粤军复平和、诏安。川军复正安。壬申，泗城匪平。甲戌，减杭、嘉、湖属漕米二十六万石。丁丑，汪海洋回窜永定，官军失利，总兵丁长胜等死之。己卯，回匪踞阜康。张总愚南窜至雉河集，谕刘铭传、吴棠等会剿。粤匪陷广东镇平。遵义匪降。丙戌，鄂尔多斯蒙兵击退花马池回匪。黔匪陷绥阳。己丑，上临僧忠亲王丧，赐奠。赏其孙那尔苏贝勒、温苏都辅国公。曾国藩驻军临淮。特克慎卒，命阜保查巴尔虎争界事，恩合为吉林将军。庚寅，以久旱，谕修省求言。癸巳，谕耆英获咎，毋庸昭雪。禁肃顺之子出仕。以耆英子庆锡鸣冤，谓其死由肃顺也。

六月甲午朔，增设安徽安庐滁和道。改凤庐颍道为凤颍六泗道，仍兼凤阳关监督。命刘长佑回保定，潘鼎新军驻济宁。丙申，甘肃民勇复嘉峪关。以安西、玉门诸县回乱，谕杨岳斌进驻兰州。己亥，申谕各省甄别牧令。壬寅，塔尔巴哈台回匪诱戕参赞锡霖等，围城，为喇嘛棍噶札拉参兵击退。调武隆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额腾额为叶尔羌参赞大臣。丙午，雨。论载华等办工侵蚀罪，夺载华贝子、恩弼辅国公，仍圈禁二年。己酉，沈桂芬以忧免，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黔匪复陷天柱，扰湖南会同，劳崇光、李瀚章合剿之。黔军复黔西，在独山失利。壬子，岷州回匪乱，戕知州增启等，扰洮州。乙卯，援黔川军复正安。丁巳，奇台、哈密陷，哈密办事大臣札克当阿死之。文麟退巴里坤。谕杨岳斌、成禄、联捷军进击肃州匪。回子台吉陆布沁投诚。丁巳，御史穆缉香阿请慎选侍御仆从。谕内务府稽察有便僻侧媚者，举实严惩。是夏，免陕西、浙江、福建等州县被扰额赋，及哈密兵扰粮课。

秋七月癸亥朔，谕刘蓉严防定边、鄜、延、邠、陇，杨岳斌防范回酋赫明堂。甲子，回匪陷巴燕岱，伊犁领队大臣穆克登额等死之。褫助逆伯克都鲁素等职。官军复库尔喀喇乌苏。命布尔和德署领队大臣，援塔城。雷正绾各军攻金积堡失利，退至韦州。丁卯，武隆额剿礼拜寺回逆，平之。黔匪陷石阡，知府严谨阵没，官军旋复其城。癸酉，命董恂、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商约事务。己卯，赏科尔沁亲王伯彦那谟祜世袭博多勒噶台亲王号。壬午，御史蔡寿祺以妄言褫职。黔匪陷大定，旋复之。己丑，奉天马贼扰遵化、蓟州，罢玉明，予严议。以恩合署盛京将军。换荷兰约。庚寅，谕禁法教士干预军事。壬辰，陈国瑞罢帮办

军务。

八月庚子，以议抚贻误，褫恩麟职，戍成瑞黑龙江。祁俊藻致仕。粤、捻各逆窜皖、豫境。壬寅，设机器局于上海。癸卯，回匪犯巴里坤，讷尔济击走之。文麟军于奎苏失利。甲辰，里塘夷务竣。予四川总督骆秉章假，命崇实署之。严谕麟兴亲勘唐努乌梁海立界。乙巳，命左宗棠驻粤，节制赣、粤、闽三省各军。丙午，命曾国藩进驻许州，会剿豫捻。辛亥，令伊犁捕诛从逆官兵。予剿贼出力额鲁特总管蒙库巴雅尔等奖叙有差。癸酉，褫玉明职。郭嵩焘请开缺，以语多负气，严饬之。减江西丁漕浮收。裁州县捐摊繁费。粤酋汪海洋杀李世贤。乙卯，粤匪陷广东长乐。英、法还天津海口砲台。丙辰，都兴阿辞督办军务，不许。丁巳，谕李鸿章等妥议江北新漕河海并运。庚申，苏、松、杭、嘉、湖属水，赈恤之。予龙溪乡团殉难男妇建祠，赐名忠义乡。辛酉，谕崇实等查办酉阳教案。

九月甲子，上躬送定陵奉安，命肃亲王华丰等留京办事。长乐贼以城降粤军。丙寅，免定陵奉安经过地方田赋。戊辰，以捻首张总愚及赖、任各逆窜扰豫、鲁，命李鸿章会剿，吴棠署两江总督，李宗羲署漕运总督。命曾国藩仍驻徐州。己巳，允招商办云南铜厂。庚午，调江南砲船赴山西河防教习水战。壬申，好水川回众降。官军解南阳围。陶茂林军再溃。甲戌，官军复镇平。丙子，雷军部将胡大贵、雷恆叛，围泾州，提督周显承击退之。马化龙与胡大贵等分窜陕境。授张之万河东河道总督。己卯，上奉两宫皇太后启銮。粤匪犯龙南，刘坤一赴赣州督剿。甲申，葬文宗于定陵。乙酉，回銮。奇台知县恆颐以民勇复奇台、济木萨、古城三城。丁亥，上还宫。戊子，文宗帝后升祔太庙，翼日颁诏覃恩有差。庚寅，褫甘肃提督陶茂林职，以曹克忠代之，逮治总兵陶生林等。左宗棠辞节制三省，不允。是秋，免陕西孝义、浙江兰谿等处被扰逋赋。

冬十月壬辰朔，藏兵克瞻对。回匪犯庆阳，官军击退之。癸巳，定比利时条约。甲午，命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命廓尔喀例贡俟六年并进。庚子，减浙江漕米南米浮收。壬寅，粤匪陷和平。乙巳，王榕吉言潞盐壅滞，请分别停减续加课票，议行。丁未，回匪围巩昌、宁远。己酉，浙军克南田贼垒。辛亥，命刘蓉署陕西巡抚。壬子，以升祔礼成，祫祭太庙。醇亲王辞八旗练兵。谕仍稽察校阅，勤加训练。甲寅，马贼偪奉天，官军失利。庚申，命福兴统吉、黑马队及神机营兵赴剿。辛酉，释绵性。

十一月癸亥，赖、任各匪窜舞阳、郾城，与张总愚股合，谕鄂、豫夹击。丙寅，减徵苏、松、常、镇、太仓米豆五十四万石有奇。壬寅，奉军剿马贼失利。李棠阶卒。命李鸿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湖北巡抚郑敦谨入为户部侍郎，以李鹤年代。乙亥，治不顾主将罪，成保论斩，戍郭宝昌新疆。丙子，奉天匪首徐点复叛于广宁。庚辰，粤匪陷嘉应。巩昌解围。丙戌，官军失利于济木萨，恆颐死之。丁亥，谕刘长佑驻边隘督剿马贼。己丑，川军剿松潘番贼，平之。黔匪犯叙永、綦江。庚寅，命左宗棠亲往嘉应视师。

十二月壬辰朔，曾国藩移军周家口。允明绪遣荣全如俄借兵贷粮。甲午，黔匪陷清镇县城，旋复之。命周达武为贵州提督。乙未，联捷坐贪扰，撤帮办军务，以侍卫隶成禄军。己亥，黎献军溃于肃州。辛丑，马贼回窜昌图。允户部请，拨盐课诸款增内廷用费三十万。壬寅，热河军复朝阳。癸卯，命伯彦讷谟祜回旗会各盟长檄蒙兵协剿马贼。以文麟为哈密办事大臣。乙巳，瞻对逆酋工布朗结等伏诛，三瞻均归达赖管理。丙午，金州匪伪降，窜铁岭，命文祥等办奉天防守事宜。壬子，以雪泽愆期，诏清理庶狱，瘗暴露骸骨。乙卯，恩合以贻误军事褫职。提督成大吉军溃于麻城。丙辰，粤军会复越南宁海府城。调都兴阿为盛京将军。命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接统都兴阿所部各军。庚申，上御保和殿，赐朝正外藩等宴。自是每岁皆如之。滇军复丽江、鹤庆。

是冬，免四川松潘、湖南茶陵等□州县被扰逋赋。

五年丙寅春正月辛酉朔，停筵宴。甲子，捻匪扰鄂，曾国藩檄刘铭传援黄州。马化龙乞抚，献宁夏汉城。乙丑，桂军复那檀。免福建例贡。己巳，命穆图善办抚回善后事宜。庚午，云南巡抚林鸿年赴昭通。乙亥，马贼入踞伯都讷，旋及双城堡，吉林危急。文祥、宝善檄黑龙江兵暨马队援之。己卯，黄岩总兵刚安泰巡洋，遇艇匪，死之。癸未，林鸿年坐畏葸贻误褫职，刘岳昭代之。左宗棠督诸军复嘉应，粤匪平。左宗棠以次论功赏叙。丙戌，马贼窜陷阿勒楚喀及拉林城，富明阿往吉林剿之。命特普钦回黑龙江布防守。吴昌寿降调，调李鹤年为河南巡抚，以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戊子，奉军复八面城。己丑，谕严缉军营哥老会匪。

二月辛卯朔，诏左宗棠等缓撤江、闽各军，备调北路助剿捻、回诸匪。黔回陷永宁，旋复之。壬辰，命兆琛赴镇远办军务。辛丑，官军复黄陂。丁未，都兴阿坐部勇肆杀，褫职留任。戊申，命广东陆路提督高连升赴任剿办土匪。伯彦讷谟祜剿马贼于郑家屯，大捷。谕马新贻筹办

海塘。辛亥，定安军剿马贼于长春，胜之，诏复副都统。壬子，德英忧免，以富明阿为吉林将军。丙辰，召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署广东巡抚。己未，湖南军击退黔苗。

三月壬戌，曾国藩移军济宁，督剿张总愚。乙丑，复阿勒楚喀、伯都讷、双城堡三城。己巳，奉军剿南北路马贼，大败之。蠲奉天、吉林被扰诸地银米。庚午，明谊乞病，命麟兴统蒙兵援伊犁。乙亥，赖文光等窜偪开封。戊寅，免随征黑龙江牲丁贡貂。谕内外臣工讲求律例。己卯，马贼窜扰热河。庚辰，允马化龙等投诚。甲申，张总愚窜濮、范，赖文光等由豫窜郓城、钜野，谕曾国藩等守运河，乔松年军截剿。乙酉，马贼陷牛庄。丙戌，曹毓瑛卒。丁亥，闽军复崇安、建阳。戊子，命李鸿藻为军机大臣，胡家玉在军机学习。是春，免河南积欠钱粮，直隶安州、奉天新民等州县被水、被扰额赋。

夏四月己丑朔，奉天北路匪首马傻子伏诛，降其馀众。官军复牛庄。粤、捻犯直隶河岸，击退之。辛卯，允曾国荃请裁兵并饷，并调刘联捷、彭毓橘、硃南桂、郭松林赴湖北。丙申，回目以洮州降曹克忠军。戊戌，命马如龙署云南提督。庚子，召文祥、福兴回京，命都兴阿接办奉天军务，节制各军。辛丑，讷尔济复木垒、奇台、古城，招募民勇防守。癸卯，官军复绥阳。甲辰，回匪陷靖远。戊申，谕奉天、吉林会剿山内外贼匪。己酉，谭玉龙军溃，命曹克忠兼统其军。壬子，回匪回窜庆阳。披楞大举悉兵众迫布鲁克巴，命景纹赴边隘查办。甲寅，武缘匪平。丙辰，粤、捻扰铜、沛及泗州、灵壁。劳崇光进驻昆明。杜文秀复陷丽江、鹤庆、剑川。戊午，回匪犯兰州，官军击退之。

五月壬戌，黔匪复陷兴义、贞丰、永宁。俄使坚请黑龙江内地通商。谕特普钦整顿营伍。乙丑，大考翰、詹，擢孙毓汶四人一等，馀升黜有差。戊辰，马朝清降，灵州复。辛未，回匪霍三等回窜凤、岐，官军击退之，谕杨岳斌、刘蓉合击，毋再任入陕。甲戌，回匪陷塔尔巴哈台，武隆额死之。以德兴阿为参赞大臣，奎昌署科布多参赞。严谕成禄迅速出关。乙亥，回匪陷伊犁，明绪等死之。以荣全署伊犁将军。命库克吉泰督办新疆军务。丁丑，诏清庶狱。壬午，以久不雨，诏求直言，禁凌虐罪囚。甲申，谕保举尽心民事官吏。丁亥，官军复荔波。是月，免广东嘉应等处被扰逋赋。

六月庚寅，雨。允左宗棠请，在闽建厂试造轮船。壬辰，谕内外大臣勤职。辛丑，成禄军进围肃州。壬寅，谕富明阿搜捕山场馀匪。甲辰，灵山匪平。戊申，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病免。己酉，以德勒克多尔

济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福兴为绥远城将军。庚戌，盐、固回匪投诚。辛亥，凌云、阳万土匪平。乙卯，谕杨岳斌剿狄、河回匪。

秋七月庚申，褫广凤、图尔库职，逮讯。命侍郎魁龄等使朝鲜，册封王妃。壬戌，官军复哈密。甲子，谕整顿广东吏治、军务、釐税。乙丑，李鸿藻丁母忧，懿旨令百日后仍直弘德殿、军机处。庚午，湘军克思南贼巢。壬申，李鸿藻请终制，不许。癸酉，减苏、松、常、太浮收米三十七万馀石，浮收钱百六十七万馀贯。丙子，崇厚会日斯巴尼亚使换约。己卯，黔匪陷石阡，旋复之。庚辰，免乌梁海七旗应纳半贡。乙酉，河南河决胡家屯。

八月戊子，刘蓉病免，调乔松年为陕西巡抚，以英翰为安徽巡抚。己丑，濮州河决。庚寅，浔、郁匪平。裁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辛丑，赏李云麟头等侍卫，帮办新疆军务。癸卯，杨岳斌病免，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吴棠为闽浙总督，张之万为漕运总督。实授瑞麟两广总督。甲辰，官军克大孤山贼巢，徐宗礼伏诛。乙巳，官军剿败张、牛诸捻。以月食示儆，饬廷臣修省。丁未，从御史庆福请，积粟张家口、绥远城，转运新疆，以济民食。

九月丁巳朔，命谭廷襄会崇厚办义国商约事务。癸亥，福建兴化土匪平。甲子，谕李云麟与麟兴等整顿北路防军。命阜保赴归化督运新疆饷款。回匪陷阜康。祁俊藻卒。辛未，滇回陷安宁等州县。癸未，左宗棠请将闽、浙绿营减兵加饷，就饷练兵。允之。是秋，免贵州、广东、山东、福建被扰，江西被灾等处额赋，浙江等县逋赋。

冬十月辛卯，命刘长佑严覈畿辅兵额。癸巳，张总愚由陕州窜平陆，官军击退之。乙未，命沈葆桢总司福建船政事务。命刘典帮办左宗棠军务。己亥，张总愚西窜，陷华阴、渭南。甘回窜宜君、三水。诏责曾国藩任贼蔓延。辛丑，允李鸿藻病假。命富明阿办吉林善后事宜，汪元方为军机大臣。壬寅，黔回陷兴义，旋复之，并复安平、镇宁。乙巳，曾国藩乞病，请开各缺，在营效力，并注销侯爵，谕慰之，命病痊陛见。谕穆图善援应陕西。丙午，修海宁石塘。是月，免安徽、寿州等州县被水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辰，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署通商大臣。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任剿匪。戊午，予山东巡抚阎敬铭假，以丁宝桢署之。庚申，刘铭传等剿任、赖各匪于金乡，大捷。乙丑，三札、两盟西征蒙兵溃，李云麟回乌城。谕库克吉泰统吉、黑军速进。丁卯，川

军克桐梓贼巢。丁酉，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命撤任查办。己卯，定福建船政章程。

十二月丁亥，以给事中寻銮炜参劾失实，切责之，因谕科道慎重言事。己丑，郭松林等大破任、赖诸匪于德安。庚寅，以黄河趋北，谕苏廷魁周历履勘，并会同直、鲁、豫三省筹办堤工。甘回复陷哈密。罢胡家玉军机，褫职留任，以受官文贿也。甲午，曾国藩复疏请开缺。温旨慰留。己亥，雷正绾军复平凉。呼兰匪平。庚子，援黔湘军剿苗匪于铜仁，大捷。己酉，回匪围庆阳，提督周显承等力战死之。甲寅，陕军剿张总愚，失利于灞桥，总兵萧德阳等死之。以捻势披猖，命曾国藩等广筹方略。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本纪二十二穆宗本纪二

六年丁卯春正月己未，任、赖诸匪窜孝感、德安，官军失利，总兵张树珊死之。壬戌，复靖远。丙寅，革官文总督，召来京。以李鸿章为湖广总督，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以刘昆为湖南巡抚。己巳，张锡嵘剿捻匪于西安鱼化镇，死之。刘松山军大捷。命乔松年专办陕西军务。辛未，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赏刘典三品卿衔，帮办军务。乙亥，哈密回匪窜巴里坤，官军击退之。讷尔济病免，以伊勒屯为巴里坤领队大臣。丙子，命徐继畬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己卯，官军复镇雄。

二月乙酉朔，刘铭传追剿任、赖于锺祥，失利。鲍超进击，大败之。庚寅，命李鸿章督军赴豫。壬辰，京师疫。甲午，擢刘松山为广东陆路提督。丁酉，陕回马生彦等降。减广州属徵收米折银十九万有奇，著为令。乙巳，桂军复泗城。庚戌，以丁宝桢为山东巡抚。辛亥，洮州复陷。壬子，云贵总督劳崇光卒，以张凯嵩代之。

三月丁巳，鄂军剿贼于蕲水，失利，道员彭毓橘等死之。癸亥，总兵段步云军溃于鄜州。戊辰，鲍超累乞病，谕仍赴黄州。乙亥，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辞，不允。丁丑，谕李云麟等安顿新疆难民。辛巳，曹克忠军复洮州。壬午，回匪马占鳌等犯西宁。是春，免浙江仁和等场被扰逋课、山西平定等处民欠仓穀。

夏四月丁亥，允琉球国子弟入监读书。予鲍超病假。戊子，何琯军复哈密。己丑，周祖培卒。癸巳，吉林马贼平。丙申，日斯巴尼亚使来换约。壬寅，刘松山大破捻、回于同州。丙午，赠哈密殉难扎萨克郡王伯锡尔亲王，建祠。德勒克多尔济病免，命麟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调荣全为参赞。丁未，瞻对番目大盖折布伏诛。庚戌，贵德回匪叛，陷□城。

五月甲寅，哈密回匪窜玉门，官军击退之。以旱，命恤难民、育婴孩、揜暴露、赡阵亡者家属。戊午，谕广购书籍，并重刊御纂钦定经史，颁发各学。己未，郭宝昌、刘松山两军破张总愚于朝邑。免郭宝昌遣戍。辛酉，命曾国藩为大学士，骆秉章协办大学士。丙寅，诏清理庶狱。丁卯，桂军复荔波、义宁。戊辰，诏求直言，覈减宫廷用款。己巳，捻匪渡运河，予丁宝桢严议。庚午，贼窜长垣，官军击退之。癸酉，以剿贼无功，褫曾国荃顶戴，与李鹤年下部严议。谕李鸿章戴罪图

功。京师地震。庚辰，董福祥陷陕西甘泉。

六月甲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俄人窥伺新疆，下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会总理王大臣妥议。丙戌，申禁州县浮收漕粮。甲午，倭仁乞病，罢职务，仍以大学士直弘德殿。乙未，官军败捻匪于即墨。庚子，顺直久旱，饥，赈恤之。允鲍超回籍。辛丑，李鸿章檄刘铭传、潘鼎新等军防运河，扼胶、莱。命成禄节制黄祖淦、王仁和两军。以畿内亢旱，拨闽、广、赣釐捐三十万，浙、闽海关洋税三十五万备赈需。癸卯，甘回陷陕西华亭，旋复之。丁未，免昌平例贡果品。己酉，自三月不雨以来，上频祈雨。至是日雨。是月，免陕西乾州等属灾扰额赋。

秋七月己未，雨。陕军复甘泉。庚午，永定河决。己卯，以捻匪过胶莱河，谕各路扼守河、运两防，夺丁宝桢职，仍留任。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丙戌，停奉天冬围。戊子，湖北匪首刘汉忠伏诛。庚寅，命黎培敬会办贵州剿抚及屯田事宜。壬辰，奉军剿平孤山、法库等处贼匪。辛卯，署贵州提督赵德光剿贼于安平，死之。丙申，穆隆阿等军剿枭匪于文安，失利。济阳土匪作乱，剿平之。丁酉，迤西回犯姚州。戊戌，贵州巡抚张亮基开缺严议，命曾璧光署之，布政使严树森以逗遛褫职。壬寅，召陈国瑞来京。丙午，以淮、楚各军所至骚扰，谕李鸿章严申军律。己酉，裁热河木税。庚戌，创建福建船坞。

九月壬子，允左宗棠调曹克忠赴陕。丙辰，赖、任诸匪犯运河，牛师韩军击退之。丁巳，河、狄、西宁回众投诚。庚申，停山东例贡。辛酉，安置额鲁特游牧于额尔齐斯河。甲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预筹修约事。谕曾国藩等各抒所见以闻。己巳，命丁日昌赴上海办理义国换约。壬申，抚恤巫山被水灾民。丁丑，命荣全与棍噶札拉参筹办哈萨克剿抚机宜。己卯，命冯子材赴左江，专办南、太军务。赈襄阳等府灾民。

冬十月癸未，谕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严申军律。甲申，察哈尔都统色尔固善卒，以库伦办事大臣文盛代之。乙酉，以张廷岳为库伦办事大臣。丙戌，陕军复宁条梁及宜君。饬席宝田军赴沅州，统援黔军务。壬辰，迤西回陷定远、大姚。癸巳，汪元方卒。命沈桂芬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丙申，曾国荃病免，以郭柏廕为湖北巡抚，苏凤文为广西巡抚。赈山东被水灾民。乙巳，派美前使蒲安臣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己酉，回匪陷宝鸡、正宁，旋复之。

十一月庚戌朔，命道员志刚、郎中孙家穀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壬子，刘铭传等军剿贼赣榆，大捷，任柱伏诛。癸丑，以枭匪蔓延，褫刘长佑职，仍责自效。命官文署直隶总督。丙辰，陕军剿捻洛川，遇回匪，失利，提督李祥和死之。癸亥，张总愚陷延川、绥德。甲子，增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明瑶为帮办，福济为科布多帮办。甲寅，刘铭传军剿贼于诸城，大捷。丁丑，陕军复延川、绥德。

十二月壬午，张总愚窜吉州，左宗棠、赵长龄均褫职留任。成禄剿回匪于肃州，失利，总兵黄祖淦死之。癸未，赏陈国瑞头等侍卫，隶左宗棠军。刘铭传等剿贼于寿光，大捷。迤西回陷禄丰、广通、元谋。己丑，官军复吉州。壬辰，直隶枭匪平。甲午，赏刘长佑三品顶戴，命率所部回籍。永定河堤工合龙。丙申，命蒋益澧以按察使候补，隶左宗棠军，率楚勇回籍。丁酉，骆秉章卒。刘松山等败张总愚于洪洞。调吴棠为四川总督，以马新贻为闽浙总督，李瀚章调浙江巡抚，丁日昌为江苏巡抚。戊戌，淮军剿贼高邮大捷，获赖文光等，诛之。辛丑，东捻平，加赉李鸿章、曾国藩世职，赏刘铭传、英翰及郭松林、杨鼎勋、善庆世职有差，复曾国荃顶戴。壬寅，以左宗棠督师入晋，命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督办陕西军务。甲辰，命杨占鰲署甘肃提督，接办西路军务。戊申，左宗棠檄喜昌、刘松山等赴磁州迎剿。谕张曜、刘铭传等会剿。己酉，命郑敦谨往山西查办事件。是月，免浙江仁和等场未垦灶课、云南嵩明等属歉收额粮。

是岁，朝鲜、琉球入贡。

七年戊辰春正月庚戌朔，捻首李允等率众降于盱眙，诏诛之，遣散馀众。命硃凤标协办大学士。乙卯，回匪复陷正宁。丙辰，喜昌等击张总愚于河内，大捷。西宁回陷北川。李云麟乞病。不许。以锡纶为布伦托海帮办大臣。辛酉，张总愚北窜定州，保定戒严，官文、左宗棠均褫职留任。谕玉亮统神机营兵剿贼。壬戌，张总愚犯清苑，刘松山、郭宝昌等军绕贼前剿之，予优叙。陈国瑞、宋庆、张曜均以军至保定。达赖请宥里塘犯东登工布死罪，允之。命贾桢等设团防总局。癸亥，谕令天津洋枪、练军各队赴河间，与山东军联络防剿。甲子，李鸿章遣周盛波等军北援。趣左宗棠赴保定北方督剿。命恭亲王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巡防。壬申，允英翰入卫畿疆，命统牛师韩军驻黄河以南。饬程文炳军赴河间会剿。癸酉，张总愚陷饶阳，旋复之。贾桢以病致仕。乙亥，命左宗棠总统各路官军。

二月辛巳，官军复渭源。癸未，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戊子，回匪复陷宁条梁。己丑，回匪窜伊克沙巴尔，官军击退之。褫赵长龄、陈湜职，遣戍。壬辰，陕军复宝鸡。癸巳，滇军解镇雄围。迤西回陷楚雄。乙未，豫、皖各军败张总愚于束鹿。庚子，左宗棠、李鸿章等军剿贼，迭破之。回匪陷怀远、神木。壬寅，白泥□苗匪降。乙巳，以朝鲜请严边禁，命延煦、奕榕赴奉天，会都兴阿勘展边事宜。

三月壬子，张凯嵩乞病，谕责其逗留规避，褫职。回匪陷鄜州，刘典驻三原督剿。癸丑，以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乙卯，陕军复鄜州。癸亥，谕庶吉士散馆仍试诗赋。戊辰，张总愚窜延津、封丘，刘松山、郭宝昌击败之。辛未，命沈桂芬为军机大臣。乙亥，命硃凤标为大学士。丙子，迤西回陷易门。丁丑，张总愚窜滑县，击败之。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处涝地逋赋。

夏四月己卯朔，哈密回陷五堡，官军击退之。甲申，张总愚陷南皮。丁亥，谕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等，督各军于运河东西分路防剿。己丑，苗匪何正观降。庚寅，陕军剿回匪于郿州，失利，谭玉龙死之。己巳，永定河决。乙未，召都兴阿来京。戊戌，黎平苗犯晃、沅各境，官军击退之。辛丑，宁条梁回扰鄂尔多斯游牧，贝子札那格尔济击退之。回匪犯哈密，伊勒屯等会击退之。癸卯，赐洪钧等二百七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四川各土司三年租赋。

闰四月戊申朔，迤西回窜陷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戊午，回匪复陷神木。癸亥，陕军复延长。甲子，董福祥投诚，谕立功自赎。乙丑，回匪踞乌绅旗，分扰准噶尔旗，偪托克托城。丁卯，程文炳、陈国瑞、刘松山等军击张总愚于高唐、茌平、博平，大捷。贼窜东光。己巳，回匪再陷庆阳及宁州、合水，知县杨炳华死之。辛未，命都兴阿为钦差大臣，会同左宗棠、李鸿章剿捻、调遣春喜、陈国瑞、张曜、宋庆四军，崇厚帮办军务。

五月戊寅，刘松山等军剿张总愚于盐山、海丰，大捷。己卯，创设长江水师，置岳州、汉阳、湖口、瓜州四镇总兵官。癸未，陕军击退窜邠、凤回匪。壬辰，北山土匪犯延安，官军失利，副将刘文华等阵没。庚子，滇军复元谋、武定、禄劝、罗次。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六月己未，郭松林等剿捻于临邑、滨州、阳信，大捷。谕水师严扼运防。辛酉，桂军复归顺。癸亥，金匪窜宁古塔界，官军剿平之。甲子，陕军克宜川。丙寅，张总愚犯运河岸，官军击败之，捻众多降。戊

辰，又击之于商河，大捷。乙亥，李云麟褫职查办。命明瑶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浙江海塘工竣。

秋七月丁丑，蠲直、鲁、豫被扰各州县田赋。己卯，春寿以欺饰褫职。壬午，抚恤沧州等处被扰难民。乙酉，张总愚赴水死，捻匪平。加李鸿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丁宝桢、英翰、崇厚并加太子少保衔，复官文衔翎，晋刘铭传一等男，郭松林一等轻车都尉，赏宋庆、善庆二等轻车都尉，刘松山黄马褂、三等轻车都尉，郭宝昌、张曜、温德勒克西骑都尉，黄翼升加一云骑尉，复陈国瑞提督世职，馀升叙有差。命惇亲王祭告定陵。允彭玉麟回籍终制。丙戌，召左宗棠、李鸿章入觐。丁亥，荥泽河决。辛卯，毛昶熙言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旋御史张绪楷疏请保泰持盈，及时讲学，并嘉纳之。壬辰，允左宗棠请，资遣降众回籍。癸巳，武陟沁河堤决。乙未，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以英桂为闽浙总督。命彭玉麟赴江、皖会筹长江水师事宜。戊戌，谕苏、皖、豫、鲁各属修圩寨，饬乡团。庚子，予宋儒袁燮从祀文庙。援黔川军复龙里、贵定。川军剿越嶲夷匪，胜之，俘其酋勒乌立。授曾璧光贵州巡抚。辛丑，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陇古河。德勒克多尔济卒。癸卯，抚恤荥、郑灾民。甘回扰白水、郃阳，陕军击退之。甲辰，援黔湘军复甕安。

八月乙巳朔，褫御史德泰职，以奏请修理园庭也。库守贵祥妄陈希利，发黑龙江为奴。永定河决。己酉，谕明瑶等规复布伦托海旧制。命马新貽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壬子，延安土匪扈彰降。癸亥，谕左宗棠兼顾山西军务。戊辰，谕吉林严定开垦围荒界限。辛未，谕金顺专办援陕军务。是月，免皖、苏、鲁、豫、鄂被扰积年逋赋。

九月壬午，官军复庆阳。甲申，肃州回攻敦煌，官军击退之。谕伊勒屯等筹办巴里坤屯田。乙酉，援黔川军会复平越。辛卯，命延煦出关查办奉天展边事宜。癸巳，滇军复晋宁、呈贡。是月，免浙江横浦等场歉收灶课。

冬十月丁未，回匪犯泾州、灵台，击退之。乙卯，文麟抵哈密，谕兴办蔡巴什湖等处屯田。丙辰，穆图善克河州。赈济南、武定水灾。丁巳，戍李云麟黑龙江。戊午，命李鸿藻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庚申，以守科布多功，加土尔扈特郡王凌札栋鲁布亲王衔。己巳，黔苗复陷兴义，旋复之。

十一月甲戌，援黔川军复麻哈。丁亥，凉州总兵周盛波以不戢所

部，褫职。回匪扰鄂尔多斯等旗，窜榆林。谕定安等截剿。壬辰，谕除吏胥积弊。己亥，黔军克都匀，赏张文德黄马褂。庚子，台湾英领事纵洋将掠船，踞营署，焚局库，勒兵费。谕总署诘办，饬英桂等遴员交涉。壬寅，热河匪平。免吉林双城堡被水屯田租赋。

十二月甲辰朔，川军剿西昌夷匪，连捷，各夷部降。援黔湘军复天柱。丙午，回匪犯包头，蒙军失利。丁未，热河匪首弥勒僧格伏诛。甲寅，以曾国藩言川私病楚，谕筹止川盐济楚章程，撤局停税。丁巳，滇军复澂江。庚申，申谕各省禁种罂粟。壬戌，黔苗窜扰河池，官军击退之。乙丑，谕朝审缓决三次以上者并减等。永定河工竣。戊辰，麒庆罢，以庆春为热河都统。庚午，刘松山剿贼大理川，大捷。壬申，截鄂饷二十一万赈河南灾。是月，免江苏荒地粮赋，山东泰安、河南汝宁等属被扰逋粮。

是岁，朝鲜入贡。

八年己巳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丁丑，川、湘、黔、桂各军会剿苗匪，黔军复长寨。戊寅，滇军克富民。己丑，刘松山等军击土、回各匪，败之于清涧。成禄克肃州，与杨占鳌并赏黄马褂。甲午，荥工合龙。丙申，刘松山军败贼于靖边，董侍有等以镇静堡及靖边降。迤西回犯昆明，岑毓英等击退之。辛丑，雷正绾克泾州董家堡。

二月戊申，命袁保恆督办西征粮饟。

三月癸酉朔，林自清戕兴义知县，提督陈希祥诱诛之，赏希祥黄马褂。甲戌，援黔湘军复镇远府、卫两城。己卯，甘肃提督高连升部兵变，戕连升，部将周绍濂击逆党于同官，殄之。乙酉，谕督抚于克复州县慎选牧令，拊循流亡。庚寅，回匪陷磴口。甲午，吐鲁番回匪犯哈密，官军迭败之。乙未，桂军克凭祥。己亥，懿旨，大婚典礼，力崇节俭。

是春，免江苏山阳、直隶安州等属灾、扰额赋，两淮富安等场逋欠灶课。

夏四月癸卯朔，迤西回陷杨林营，刘岳昭退守曲靖，严责之。乙巳，麟兴以畏事褫职。以福济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己酉，雷正绾、黄鼎军复镇原、庆阳。援黔川军复甕安。己未，援黔湘军会复清江。庚申，允刘铭传乞病。辛酉，免陈湜遣戍。是月，

免山东东昌等属逋赋。

五月庚辰，援黔湘军复施秉，进攻黄飘贼垒，失利，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提督刘长槐死之。壬午，回匪陷澂江。甲申，杜嘎尔等军大破贼于杭锦旗。辛卯，命李鸿章赴四川察办吴棠劾案。申诫岑毓英任用通贼练目，苛敛民捐。以马如龙为云南提督。丙申，官军剿匪于保安，大捷，匪首袁大魁等伏诛。自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上频祷祈。丁酉，雨。

六月辛亥，援军会克寻甸。壬子，命董恂、崇厚办理奥斯马加换约。甲寅，永定河决。戊午，予黄飘死事提督荣惟善、总兵罗志宏等世职加等。辛酉，武英殿灾。癸亥，倭仁、徐桐、翁同龢请勤修圣德，以弭灾变，上嘉纳之。丙寅，谕督抚考课农桑。庚午，回匪犯阿拉善定远营，蒙兵失利。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癸酉，张曜等军败回匪于察汉淖尔。命吴坤修赴沿江各属抚恤灾民。甲戌，滇军复嵩明，克白盐井。甲申，桂军会越南军克九葑、洛阳等隘。乙酉，谕锡纶赈恤额鲁特人众。丙戌，朝鲜请鸭绿江北禁游民建屋垦田。趣都兴阿等妥办。壬辰，何琯军败贼于木垒河等处。是月，免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庚子朔，俄商船泊呼兰河口，求吉、黑内地通商，谕总署按约止之，禁军民私与贸易。癸卯，内监安得海出京，丁宝桢奏诛之。黔匪复陷都匀。丙午，桂军会复越南高平。庚戌，申谕约束太监。壬子，官军剿平杭锦旗属窜回。癸丑，宁夏官军剿贼失利，副将方大顺阵亡。戊午，棍噶札拉参军复布伦托海，贼首张匊等伏诛。己未，官军剿达拉特旗窜匪，殄之。是月，赈浙江杭、湖各属，湖南安乡等县水灾。

九月庚午，高台勇溃，褫成禄职，留任。壬申，拨京饷三十万济武、汉等属工赈。甲戌，马化龙复叛，袭陷灵州。官军复威戎堡、水洛城。戊寅，滇军复易门。壬午，免暹罗补历年贡品。庚寅，乌鲁木齐匪窜哈密，何琯等击败之。乙未，福建新造第一轮船成，命崇厚勘验。戊戌，谕福济等额鲁特各安旧居，僧众居阿尔泰山南，俗众居青格里河。

冬十月庚子，刘松山败回匪于吴忠堡等处。辛丑，金顺又败之于纳家徬。命杨占鳌署甘肃提督，办肃州善后事宜。法使罗淑亚与其水师提督以兵船赴赣、鄂、川省查教案，谕所在按约待之。乙巳，雷正绾、黄鼎败回匪于固原、盐茶。丁未，命毛昶熙、沈桂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行走。辛丑，命文硕等会勘布伦托海分界事宜，董恂办理美国换约。甲寅，滇军复楚雄、南安、定远。刘岳昭移军昆明。己未，哈密官军剿西路回匪，大捷。甲子，凤凰城匪首王庆等伏诛。乙丑，刘松山军复灵州。是月，赈云南水灾，直隶旱灾。

十一月丙子，茌平教匪孙上汶等谋逆，捕诛之。丁丑，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庚辰，赈江宁水灾。癸未，免科布多属贡貂。甲申，滇军复昆阳。丙戌，甘军复靖远。庚寅，永定河口合龙。乙未，命文硕来京，改奎昌办理分界。是月，免直隶东明被淹、被扰，安徽无为等州县卫被水逋赋。

十二月庚子，援滇川军克鲁甸。乙巳，刘松山军攻金积堡，总兵简敬临等死之。乙卯，披楞侵占哲孟雄各地，廓尔喀与唐古特构嫌，谕恩麟防维开导。布鲁克巴内鬨，并谕恩麟解释抚绥。丁巳，越南匪平。谕苏凤文严申边禁。癸亥，赈畿南灾。

是岁，朝鲜、越南、琉球入贡。

九年庚午春正月丁卯朔，停筵宴。癸酉，滇军复禄丰。甲戌，甘军击败援贼于王家甿。己卯，回匪陷定边。癸未，神武门木库火，诏修省。庚寅，回匪陷安定。陕军复定边。甲午，马德昭留办潼关防务。

二月辛丑，刘松山督剿金积堡回匪，中砲卒。赏道员刘锦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以俄官往齐齐哈尔、吉林商界务，谕富明阿、德英据约待之，毋迁就。乙巳，回匪分窜安边、清涧，陕军击走之。丙午，又分窜花马池、榆林，宋庆军剿之。戊申，官军击败米脂窜匪。壬子，命李鸿章赴陕西督办军务。甲寅，回匪窜同官、宜君，陕军剿败之。丙辰，法使因教案藉兵要挟，谕各疆吏通商大臣迅结交涉事宜。辛酉，宁夏各堡降回复叛。

三月丁卯朔，回匪窜准噶尔旗，马玉昆击败之。辛巳，雷正绾以疏防峡口，褫职留营。谕诫西征各军贪功锐进。乙酉，滇军复弥渡、宾川、丽川、缅宁。辛卯，回匪分扰岐、凤，李辉武击败之。

夏四月甲辰，谭廷襄卒。

五月庚午，命崇实赴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癸酉，始允英国设置沿海各口电线。甲戌，援黔川军克黄飘、白堡等苗寨。庚寅，天津人与天主教启衅，焚毁教堂，殴毙法领事。命曾国藩与崇厚会商办理。

乙未，谕疆吏饬禁播谣惑众，保护通商传教各区。李鸿章督军入关，请调郭宝昌军，允之。命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以成林署三口通商大臣。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属逋赋。

六月戊戌，奎昌赴塔尔巴哈台，与俄使勘办立界。壬寅，赛音诺颜部蒙兵剿回匪失利。丁未，滇军复威远。己酉，命彭玉麟赴江南，会同沿江督抚整顿长江水师。庚戌，甘军败回匪于巩昌。乙卯，永定河决。庚申，以疏防民教启衅，褫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职，下部治罪。辛酉，滇军复姚州。癸亥，命毛昶熙会同曾国藩查办教案。曾国藩言："善全和局，为保民之道。备御不虞，为立国之基。"谕旨嘉勉。命丁日昌赴天津帮办洋务。

秋七月戊辰，以珲春边务事繁，加协领副都统衔，为定制。丙子，法使罗淑亚以曾国藩不允府、县论抵，回京。谕国藩迅缉原凶，从速办结。丁丑，召崇厚还。命毛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甲申，周盛传等剿散北山馀匪。丙戌，谕曰："海上水师，与江上水师截然不同。欲捍外侮图自强，非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钜，畏缩不为，则永无自强之日。近年内外臣工，值事急时，徒事张皇。祸患略平，又为苟安之计。即创立战守章程，而奉行不力，使朝廷谋议均属具文。积习因循，焦忧曷释。兹闽、沪两厂轮船告成，马新贻、丁日昌、英桂、沈葆桢各择统将出洋，穷年练习，以备不虞。广东亦应筹备轮船，瑞麟、李福泰务切实办理。将校有熟谙风涛沙线者，随时择保，即山野中或长于海战，亦当随时物色，量材超擢。各督抚其统筹全局，以副委任。"庚寅，南路甘军复渭源、狄道。是月，免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丁酉，汝阳人张汶祥刺杀马新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调直隶总督，李瀚章为湖广总督。戊戌，设黄河水师。庚子，北山匪首李凡觉伏诛。壬寅，命张之万会同魁玉讯张汶祥。己酉，召毛昶熙还。命李鸿章会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癸丑，桂军剿平安边、河阳贼匪，梁添锡伏诛。允越南进方物及驯象。己未，命李成谋为新设轮船统领。

九月戊辰，滇军复新兴。庚午，谕崇实仍赴遵义办教案。甲戌，治天津民教启衅罪，张光藻、刘杰遣戍，诛逞凶杀害之犯十五人。

是秋，川东、荆州、热河被水，赈抚之。

冬十月乙未，沈葆桢丁忧，命百日后仍经理船政。丙申，命刘铭传

督办陕西军务。谕严禁四川州县苛派。拨款续赈北山难民。辛丑，以江北漕船阻浅，由陆路转运临清。甲辰，天津制造局成。庚戌，日本请立约通商，允总署遴员议约。辛亥，免科布多贡貂。壬子，裁三口通商大臣，命直隶总督经理，如南洋大臣例，给钦差大臣关防。严谕疆吏慎密交涉，有漏泄者立诛之。丙辰，以水旱叠见，诏修省。戊午，移周盛传军卫畿辅。陕回禹生彦等窜平番，官军失利，提督张万美等死之。庚申，设直隶津海关道。刘锦棠各军克汉伯等堡，合围金积堡。

闰十月乙丑，俄使倭良嘎哩来京。庚午，湘潭会匪平。乙亥，滇军复永北、鹤庆、镇南、楚雄。回匪陷乌里雅苏台。丙子，永定河合龙。谕曾国藩筹河运。戊寅，越南吴亚终等伏诛。

十一月癸巳，命郑敦谨会鞫张汶祥狱。寻定谳，磔张汶祥于江宁。丁酉，回匪窜凉州，副将谢元兴阵没，王仁和击退之。辛丑，援黔湘军复台拱。戊申，福济、荣全以匪入乌里雅苏台，褫职留任。命曾国藩兼通商大臣。庚戌，甘肃总兵周东兴侵赈，命斩于军前。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

十二月甲子，谕严禁河工偷减侵蚀诸弊。辛未，滇军复邓川、浪穹。回目马源发戕提督丁贤发等，捕诛之。

是冬，免贵州兴义等州县卫、陕西绥德等州县灾扰逋赋。

是岁，朝鲜入贡。

十年辛未春正月辛卯朔，停筵宴。壬辰，官军克河西王甿贼垒，赏金顺黄马褂，加张曜一云骑尉。乙未，黔军平贵定等处贼垒，克都匀，赏提督林从泰、总兵何雄辉黄马褂。己亥，谕冯子材赴太平进剿牧马、谅山匪。壬寅，官文卒。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属被水额赋。

二月壬戌，刘锦棠等军克金积堡，匪首马化龙等伏诛，加左宗棠一骑都尉，赏刘锦棠云骑尉、黄马褂，开复雷正绾处分，及陈湜原官，赏黄鼎、金运昌黄马褂。置就抚陕回于华亭之化平川，设通判、都司以绥靖之。前知灵州彭庆章坐为贼主谋，处斩。壬午，获叛将宋景诗，诛之。丁亥，调江苏按察使应宝时赴津，筹办日本通商事。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

三月癸巳，金顺等军克宁夏，匪首马万选伏诛。己丑，滇军复澂江，克江那土城，匪首马和等伏诛。辛丑，普使李福斯致国书，以德意

志各国及自主之三汉谢城共复一统，受尊称为德意志皇帝，复书贺之。丁未，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瑞常为文渊阁大学士。自春初至于是月，上连祈雨。庚戌，雨。

夏四月丙寅，援黔湘军复新城、岩门司等城，克高坡等苗寨。己巳，宁夏纳家徬回众降。己卯，陕回窜扰平番、碾伯，官军击退之。辛巳，倭仁卒。甲申，赐梁耀枢等三百二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筑大沽、北塘砲台。乙酉，福济革职，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丙戌，回匪复窜扰赛音诺颜部，焚掠固尔班赛汗等处。

五月庚寅朔，雨。乙未，左宗棠请禁绝回民新教，不许。戊戌，苗酋闻国兴等降，八寨等城俱复。壬寅，回匪扰乌拉特，杜嘎尔、萨萨布军合击之。丙午，援黔湘军复丹江、凯里等城，赏苏元春黄马褂。己酉，以李世忠寻仇斗很，陈国瑞演剧生事，褫世忠职，降国瑞都司，并勒回籍，畀有司管束。辛亥，郑亲王承志有罪，褫爵逮讯。命李鸿章办日本商约，应宝时、陈钦为帮办。乙卯，金顺乞假守制葬亲。不许。己未，滇军复云龙。

六月壬戌，太白昼见。益阳等处会匪平。己巳，陕回白彦虎结西宁回众扰河州。庚午，黔军克永宁、镇宁、归化苗寨，破郎岱、水城各峒寨。乙亥，命瑞麟为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己卯，阜阳匪扰沈丘、汝阳，官军捕诛之。辛巳，以广东盗贼横行，谕饬严缉。丁亥，德宗生于醇邸。戊子，赈天津灾。

秋七月己丑朔，桂军剿越南窜匪，克长庆，斩匪首赵雄才。壬辰，杜嘎尔军剿贼于布拉特，胜之。甲午，永定河复决。丙申，穆图善赴北山剿贼。金运昌军剿乌拉特窜匪，胜之。丁未，河内沁河决。乙卯，昌图贼匪窜扰，都兴阿遣军剿平之。

八月壬申，以副都统庆至袭封郑亲王。甲戌，桂军克安世贼寨，追剿太原窜匪，苏国汉赴广东乞降。丁丑，诏各省设局收养流寓孤寡。

九月丙申，革高邮徵粮弊习。丁酉，甘军克康家崖要隘。趣荣全赴伊犁。给刘铭传假三月。壬寅，谕奉、吉整顿吏治，严缉盗贼。命恩锡往上海办奥国换约。丁未，乔松年等会堵侯家林决口。

是秋，赈顺直各属及菏泽等州县灾，免濮州被水、晃州被扰逋赋。

冬十月戊午朔，达尔济以撤营纵贼，褫职逮治。命曹克忠接统刘铭

传军，赴肃州防剿。庚申，以湖南匪变，命李鸿章查办。壬辰，命景廉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诏免伊犁被胁官吏军民等罪。以参领贡果尔接统达尔济军。

十一月癸巳，甘军克河州，禹得彦等降。丁未，西宁回匪窜乌拉特及中卫，张曜军击退之。乙卯，肃州回匪复犯敦煌，文麟援剿之。

十二月辛未，予先儒张履祥从祀文庙。丁丑，香山匪徒曾大鹅幅等作乱，捕诛之。

是岁，朝鲜、琉球、越南入贡。

十一年壬申春正月丙戌朔，停筵宴。己丑，以纪年开秩谕减刑。文硕以乞病褫职。辛卯，桂军复越南从化，克镇山。癸巳，甘军连破甘坪、大贝坪等处贼垒，进攻太子寺。庚子，黔军克清平、黄平、重安。辛丑，援黔湘军克黄飘、白堡苗寨。辛亥，命侍郎崇厚、太常寺少卿夏家镐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二月庚申，允江苏办米试行河运，漕白二粮仍由海运。丙寅，曾国藩卒，赠太傅。戊辰，褫刘铭传职，以前功仍留一等男爵。庚午，起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甲申，侯家林决口合龙。越南匪首苏国汉等伏诛。是月，赈四川各属灾。

三月乙酉朔，黔军复贞丰。丙戌，甘军剿太子寺回匪失利，提督傅先荣、徐文秀死之。褫提督杨世俊黄马褂，降参将。甲午，免达尔济等罪，仍褫职效力。丁酉，以奉匪扰朝鲜境，严缉之。辛丑，瑞常卒。

是春，免湖北黄陂、直隶安州、甘肃河州等处被扰逋赋。

夏四月丙辰，回匪窜定边、靖边，陕军击退之。己未，西宁回目马占鳌、陕回崔三、米拉沟回目治成林等，先后乞降。丙寅，停淮关传办活计。谕内务府力求撙节。己卯，通政司副使王维珍疏陈先意承志，孝思维则。予严议，寻褫职。是月，免贵州兴义等属被扰逋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免热河腾围旗民租课三年。乙酉，自三月初旬，慈禧太后弗豫，月馀不视朝。至是，御史李宏谟请勤召对。谕责其冒昧，严饬之。癸巳，徐占彪军剿肃回屡捷。左宗棠劾成禄糜帑迁延，命穆图善查办。乙未，贵州苗匪平，赏席宝田骑都尉。丙申，陕回宋全德等降。予伊犁殉难已革尚书陈孚恩暨其眷属旌恤加等。庚子，命

李鸿章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乙巳，滇军克永平及云南。

六月甲午，硃凤标致仕。命文祥为大学士，全庆协办大学士。丁卯，谕停本年秋审、朝审句决。以单懋谦协办大学士。

秋七月癸未朔，滇军会克兴义。己丑，免廓尔喀例贡。赈达木蒙古及三十九族被灾兵民。戊戌，回匪窜扰宁夏西路及阿拉善旗，官军击退之。己亥，直隶呈进瑞麦，御史边宝泉疏论之。谕李鸿章勤恤民隐，补救偏灾，毋铺张瑞应。庚子，永定河北下汛溢。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庚午，截江北漕米十万馀石赈畿辅被水灾民。癸酉，金顺以迁延罢，常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巳，以单懋谦为大学士。

九月癸未，滇军克赵州、蒙化并大理上下关，赏杨玉科、李维述黄马褂。左宗棠言地产瑞麦瑞穀，谕却之。乙未，册立皇后阿鲁特氏，自王大臣以次推恩加赉，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永定河工合龙。丙午，允彭玉麟乞病回籍，仍命每年巡阅长江水师。庚戌，荣全请令庆符招抚缠、民，英廉等马队驻库尔喀喇乌苏，酌募民勇，允之。

十月丁巳，甘肃溃勇首犯冯高山等伏诛。己未，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戊辰，广西隆安、岑溪土匪，西隆苗匪平。壬寅，谕统兵大臣约束委员，治骚扰逾限者罪。允恭亲王请，复军机处旧制。丙子，何璟忧免，以张树声署两江总督。

十一月乙酉，朝鲜匪船越境侵扰，都兴阿等水师缉剿之。回匪扰哈密东山，官军剿胜之。禁殿廷、乡、会考试请讬冒替。己卯，琼州土匪平，诛匪首何亚万等。辛卯，滇军剿馆驿等踞匪，迤东、迤南肃清。乙未，肃回窜扎萨克汗各旗，官军击走之。黔军会克新城。下江苗匪乱，张文德军剿除之。全黔底定。丙申，捻匪窜扰太湖，水师剿平之。允军民入哥老会者自首免罪。丁酉，申禁各省种罂粟。辛丑，刘锦棠等军剿回匪，大捷。丁未，陕军剿陕北二道河等处窜匪，殄之。李鸿章奏设招商局，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

十二月己未，驻藏帮办德泰坐事褫职回旗。丙辰，谕吏部、兵部、理藩院，亲政后，各署有请旨及军务摺片，均用汉文。丁卯，释田兴恕回。丙子，左宗棠乞病，温旨不许，己卯，祫祭太庙。

是岁，朝鲜入贡。

十二年癸酉春正月辛巳朔。癸未，官军击回匪于那玛特吉幹昭，败之。丙戌，以李宗羲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辛丑，成禄以苛捐诬叛，褫职逮问，趣金顺接统其军。甲辰，滇军克大理，回酋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伏诛。赏岑毓英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开复刘岳昭处分，赏杨玉科骑都尉。乙巳，两宫皇太后以亲政届期，懿旨勉上“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勖廷臣及中外臣工“公忠尽职，宏济艰难”。丙午，上亲政，诏“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己酉，谕内务府核实撙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

二月庚戌朔，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黄、运两河办法。谕李鸿章悉心筹办奏闻。下诏修省，求直言。谕直省举贤才，杜侵蠹。戊午，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翌日颁诏覃恩有差。刘锦棠军克大通向阳堡。庚午，以谒东陵，命惇亲王等留京办事。乙亥，金顺军抵肃州剿回匪，败之。

三月癸未，上奉两宫皇太后谒东陵。丁亥，回銮。免跸路经过本年额赋。己丑，大通、巴燕戎格及五工撒拉各回众降。西宁匪首马桂源等伏诛。庚寅，上奉两宫皇太后还宫。丙申，回匪白彦虎等窜甘州。命议定各国公使觐见礼节。荣全乞病，不许。庚子，以英廉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丁未，滇军克顺宁。

是春，免江苏邳州、陕西鄜州等属被扰逋赋。

夏四月乙卯，设廉州北海关。丙辰，日本换约成。乙丑，回匪窜阿拉善旗及阿毕尔米特，谕定安遣军会防兵夹击。己巳，官军克肃州塔尔湾贼巢。

五月庚寅，滇军克云州。丁酉，允各国公使觐见。癸卯，成禄交刑部治罪。丙午，命成瑞署乌鲁木齐提督。

六月壬子，上幸瀛台，日使副岛种臣、俄使倭良嘎哩、美使镂斐迪、英使威妥玛、法使热福哩、荷使费果荪觐见于紫光阁，呈递国书。庚申，严趣金顺出关。丁卯，甘军复循化，匪目马玉连等伏诛。

闰六月甲申，李鸿章覆陈黄、运两河淮、徐故道难复，请仍海运。其旧河涸地，酌量升课。议行。丙戌，硃凤标卒。滇军克腾越，予岑毓英一等轻车都尉，赏刘岳昭黄马褂，杨玉科一等轻车都尉。以云南军兴十有八年，郡县多为贼蹂躏，诏免十一年以前积欠粮赋，并永远停徵济

军釐穀。谕刘岳昭慎选牧令，察吏安民。甲午，京畿久雨，上祈晴。丙申，诏查各省亩捐、釐捐及丁漕违制者，次第豁除。庚子，甘军剿白彦虎等于敦煌，失利，副将李天和等死之。永定河决。免阿尔泰乌梁海七旗贡貂。

秋七月辛亥，桂军剿西林、西隆匪，平之。甲子，赈顺天灾。是月，免山东青城被水新旧额赋。

八月丁丑朔，都兴阿乞病，慰留之。辛巳，直隶运河堤决。荣全复以病乞免，不许。富和有罪褫职。戊子，白彦虎等陷马莲井营堡。召刘岳昭入觐，以岑毓英兼署云贵总督。壬辰，白彦虎等围哈密，犯巴里坤，官军失利。乙未，谕景廉督军赴援，调锡纶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明春为哈密帮办大臣。是月，赈直隶各属、永顺府属暨公安水灾。

九月丙寅，命军机大臣会刑部审拟成禄罪。癸酉，永定河合龙。

冬十月丙子朔，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谕令内务府仅治安佑宫为驻跸殿宇，馀免兴修。己亥，官军克肃州，匪逆马文禄伏诛。上诣两宫皇太后贺捷。庚子，论功，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复金顺职，赏还黄马褂；予徐占彪、穆图善云骑尉。

十一月己未，越南王疏请会剿河阳、兴化、山西、宣光边地诸匪。谕刘长佑、冯子材议奏。辛酉，法、越构衅，法兵破河内省城，越匪扰北宁。越人求援。谕瑞麟饬军由钦州出关，会桂军援剿之。甲子，御史吴可读请将成禄明正典刑。己巳，岑毓英奏整顿吏治营伍，并请撤勇停捐，自云南始。诏嘉之。庚午，疏濬运河。壬申，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十二月甲申，回匪窜扰乌梁海等部，锡纶军追剿，败之。戊子，以磨勘顺天举人徐景春试卷荒谬，考官尚书全庆、都御史胡家玉等降黜有差。辛卯，命额勒和布赴乌里雅苏台查办事件。丙申，赏故提督刘松山一等轻车都尉。命张曜、金顺分军西进。壬寅，以慈禧皇太后四旬庆典，推恩近支王公及中外大臣，赉叙有差。

是岁，朝鲜入贡。

十三年甲戌春正月乙巳朔，停筵宴。甲寅，湘军剿古州苗匪，平之。丙辰，命编修张英麟、检讨王庆祺直弘德殿。辛酉，以刘坤一、胡家玉互参，降坤一三品顶带，褫职留任，家玉钅隽五级调用。癸亥，谕

筑东明长堤。己巳，官军援沙山子击回匪，胜之，赏福珠哩黄马褂。

二月己卯，回匪扰巴里坤境，明春等会剿之。丙申，以法取越南地，越匪扰山西，偪滇疆，谕岑毓英部署边防。禁京师私铸。丁酉，上奉两宫谒西陵。

三月甲辰，还宫。乙巳，赈奉天灾民。丙午，命宝鋆协办大学士。己酉，修海宁石塘。辛酉，论肃清贵州功，复陶茂林提督，赏提督何世华等世职。辛未，日本兵舰泊厦门，谕沈葆桢统兵轮往，相机筹办。命李鸿章与秘鲁公使会议华工事宜。

夏四月甲戌，诏拨帑十万抚恤乌里雅苏台灾扰部落。丁丑，上幸瀛台。单懋谦因病乞休，允之。觐见俄使布策等于紫光阁。辛巳，上幸圆明园还宫。癸未，玛那斯回匪犯奎屯等处，官军进剿失利，景廉兵援之。丙戌，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命沈葆桢办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江、广沿海各口轮船，以时调遣。辛卯，常顺缘事褫职，命额勒和布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庆春为察哈尔都统，托伦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丁酉，赐陆润庠等三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景廉再乞病，不许。

五月壬寅朔，法、越和议定，谕边将安辑内迁难民。壬子，上幸圆明园还宫。日本攻台湾番社。丁巳，以慈禧太后圣节，予在京旗官六十以上者恩赏，停本年秋审、朝审人犯句决。己未，彗星见。乙丑，诏赈奉天灾民。丙辰，允沈葆桢请，建台湾海口砲台，抚番社，撤疲兵。戊辰，日本师船游弋福建各海口。日使柳原前光与总署王大臣商台湾兵事。

六月乙亥，谕饬总兵孙开华接办厦门防务。己卯，召杨岳斌、曾国荃、阎敬铭、赵德辙、丁日昌、鲍超、蒋益澧、郭嵩焘来京。壬午，乌索寨降众复叛，滇军剿平之。癸未，允李鸿章请，以徐州唐定奎军渡海赴台。乙酉，谕户部撙节不急之需，豫筹海防经费。谕沈葆桢部署南北路防守。丁酉，命翁同龢仍直弘德殿。

秋七月丁未，李鹤年请闽省陆路选立练军，议行。庚戌，玛纳斯回匪犯西湖，官军击退之。壬子，命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庚申，觐见比使谢恩施等于紫光阁。甲子，内务府大臣贵宝以任郎中时，于知府李光昭报效木植，欺罔奏陈，严议褫职。乙丑，马贼陷宁古塔，旋复之。允福建军

饷借用洋款二百万，由海关税分年抵还。己巳，停修圆明园工程。庚午，谕责恭亲王召对失仪，夺亲王世袭，降郡王，仍为军机大臣，并革载澂贝勒郡王衔。白彦虎等犯济木萨，官军击败之。

八月辛未朔，懿旨复恭亲王世袭及载澂爵衔，训勉之。谕修葺三海工程，力求撙节。丙戌，河南蝗。戊子，李光昭论斩。庚寅，谕各省整顿捕务。乙未，命左宗棠督办西征粮台转运事宜，以内阁学士袁保恆为帮办。诏各省酌裁釐局，禁种罂粟。丁酉，上幸南苑。戊戌，阅御前王大臣、乾清门侍卫射。己亥，上行围。

九月庚子朔，上幸晾鹰台，撤围。辛丑，上幸晾鹰台，阅神机营兵。壬寅，阅王大臣、侍卫等射。丁未，瑞麟卒，以英翰为两广总督。庚戌，日本续遣大久保利通来，与总署王大臣论台湾番社兵事。丙辰，宁古塔匪首王文拴伏诛。辛酉，王大臣与日使成议，退兵回国，给日本难民恤金及台湾军费共五十万。乙丑，贾桢卒。丙寅，谕李鸿章等于总署条奏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诸事，详议以闻。

十月辛未，以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复刘铭传提督。己卯，上庆贺礼成，赏废员职衔，免王公、文武官处分，馀进叙有差。庚辰，恤广东飓灾。癸巳，命广寿、夏同善赴陕西查事。己亥，上不豫，命李鸿藻代阅章奏。

十一月甲辰，命恭亲王代缮批答清文摺件。丁未，赈徐、海水灾。己酉，命内外奏牍呈两宫披览。以宝鋆为大学士。壬子，日本退兵。癸丑，冬至，祀天圜丘，遣醇亲王代。颁部帑百五十万筑石庄户堤工。甲寅，上以两宫调护康吉，崇上徽号，诏刑部及各省罪犯分别减等。庚申，议行河南练军。甲子，以石庄户堤难就，允丁宝桢请，于贾庄一带建壩筑堤。

十二月辛未，诏蠲免云南被扰荒地钱粮十年。甲戌，李宗羲病免，以刘坤一署两江总督。上疾大渐，崩于养心殿，年十九。

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召惇亲王奕脤、恭亲王奕□、醇亲王奕枻，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黄钰、潘祖廕、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奉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为嗣皇帝。

光绪元年二月戊子，皇后阿鲁特氏崩。三月己亥，上尊谥曰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穆宗。五年三月庚午，葬惠陵。

论曰：穆宗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泊帝亲裁大政，不自暇逸。遇变修省，至勤也。闻灾蠲恤，至仁也。不言符瑞，至明也。藉使蕲至中寿，日新而光大之，庸讵不与前古媲隆。顾乃奄弃臣民，未竟所施，惜哉！

本纪二十三德宗本纪一

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讳载湉，文宗嗣子，穆宗从弟也。本生父醇贤亲王奕枻，宣宗第七子。本生母叶赫那拉氏，孝钦皇后女弟。同治十年六月，诞于太平湖邸第。

十三年，食辅国公俸。十二月癸酉，穆宗崩，无嗣。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召惇亲王奕脤、恭亲王奕□、醇亲王奕枻，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澂，镇国公奕谟，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弘德殿、南书房诸臣等定议，传懿旨，以上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继大行皇帝。

乙亥，王大臣等以遗诏迎上于潜邸，谒大行皇帝几筵。丙子，上奉慈安皇太后居锺粹宫，慈禧皇太后居长春宫。从王大臣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太后训敕称懿旨，皇帝称谕旨。诏停三海工程。乙卯，停各省贡方物。壬午，颁大行皇帝遗诏。懿旨，醇亲王奕枻以亲王世袭罔替。翰林院侍讲王庆祺有罪，褫职。定服制，缟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伯彦讷谟祜、景寿俱管理神机营。癸未，诏惇亲王、恭亲王、孚郡王谕旨章奏勿书名，召对宴赉免叩拜。甲辰，诏以明年为光绪元年。

丁亥，上大行皇帝尊谥曰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曰穆宗。戊子，懿旨封皇后为嘉顺皇后，皇贵妃为敦宜皇贵妃。谕中外臣工，于用人行政，据实直陈。饬臣民去奢崇实。敕各督抚求民疾苦，慎选牧令，考覈属吏，并修明武备。壬辰，颁遗诏于朝鲜。甲午，禁内务府官结纳太监。乙未，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褫职。丙申，谕左宗棠督剿河州叛回。丁酉，祫祭太庙。

是月，免浙江被灾盐场灶课。

光绪元年乙亥春正月己亥朔，免朝贺。命吏部尚书英桂、兵部尚书沈桂芬并协办大学士。戊申，予明故簿硃成功建祠台湾，追谥忠节。庚戌，敕沈葆桢勘办琅軿筑城建邑，筹开山抚番事宜。辛亥，祈穀于上帝。清江设厂，收养徐、海被水饥民。内阁侍读学士广安疏请廷臣会议大行继嗣颁铁券，斥之。丙辰，越南匪党窜滇边，巡抚岑毓英剿平之，戊午，上御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赦诏，开恩科。辛酉，申谕督抚进贤惩贪，除夤缘奔竞。

二月丁丑，谕刑部清釐积案。戊寅，祭大社、大稷，豫亲王本格摄

行。由是大祀皆遣代，至十二年冬至圜丘祀天始亲诣。壬午，英繙译官马嘉礼被戕于云南。刘锦棠等复河州。甲申，台湾生番乱，提督唐定奎剿之。丙戌，赐琉球国王缎匹文绮及贡使缎匹。戊子，嘉顺皇后崩。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己亥，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壬子，山东贾庄河工合龙。丙辰，越南匪党苏亚邓等伏诛。乙丑，召景廉回京，授左宗棠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副之。是月，普免各省欠粮，免江西、山西同治六年以前逋赋。

夏四月丁卯朔，享太庙。庚午，命穆图善调所部马队来京，隶神机营，驻南苑。己卯，唐定奎克台湾南路番社。壬辰，以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督南洋海防，李鸿章督北洋海防。

五月戊戌，兴直隶水利，防军垦咸水沽稻田。庚子，大考翰、詹，擢吴宝恕、瞿鸿禨、钮玉庚、孙诒经一等，馀升黜有差。甲辰，停浙江贡绿玉簪镯，并停各织造传制诸品。刘岳昭督攻越南，复同文土州等城。戊申，上嘉顺皇后尊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辛亥，工部神库火。壬子，刑部科房火。命李瀚章往云南查马嘉礼案，薛焕继往会按之。乙卯，夏至，祭地于方泽。

六月戊辰，吉林将军奕榕褫职遣戍。庚午，奉天匪据大东沟作乱，崇实讨平之。停甘肃例贡。甲午，免直隶同治十年以前民欠旗租并补徵税。懿旨命醇亲王与御前大臣举各署谙绿营、勇营纪律，及侍卫可任统兵者。壬午，以穆宗帝后梓宫奉移山陵，预戒有司毋备御道，旋禁苛扰。

秋七月戊戌，免直隶同治六年以前逋赋并税粮。庚子，永定河决。谕各省详理京控诸狱。贷太原等县仓穀济民食。癸卯，赏刘典三品京堂，帮办陕、甘军务。免湖北米穀釐金。甲辰，祕鲁换约成。谕总署会筹保护华工。丙午，慈安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壬戌，命李鸿章、丁日昌与英使威妥玛就商马嘉礼案。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充出使英国大臣。

八月戊寅，免陕西被兵额赋。庚辰，免长芦、两淮盐政应进物品。庚寅，命丁日昌督福建船政。

九月丁酉，谕穆图善整饬吉林吏治、旗营。甲辰，申定外人游历内地条约。吴棠督剿叙永□窜匪。辛亥，免梓宫经过大兴等州县额赋十之

五，遵化十之七，赏平毁麦田籽种银，并免蠲赝钱粮及旗租。甲寅，奉安梓宫于隆福寺。乙卯，上谒诸陵。阅普祥峪、菩陀峪工程。丙辰，阅惠陵工程。丁巳，奉两宫皇太后还宫。庚申，至自隆福寺。辛酉，谕王凯泰区处台湾生番。癸亥，刘长佑剿败越南匪，匪首黄崇英、周建新伏诛。

冬十月甲子朔，享太庙。癸酉，慈禧皇太后圣寿，停筵宴。甲戌，允丁宝桢请，于烟台、威海卫、登州府筑砲台，设机器局。己卯，弛浙江南田岛禁，听民耕作。庚辰，赏京师贫民棉衣银，每岁皆如之。叙永匪李增元等为乱，提督李有恆剿平之。癸未，赏八旗各营一月钱粮，岁以为常。湖南新化、衡、永匪乱，总兵谢晋钧、提督赵联升剿平之。丁亥，委散秩大臣吉和、内阁学士乌拉喜崇阿使朝鲜，封李熙子拓为世子。

十一月戊戌，岑毓英克镇雄大寨，匪首鞠占能伏诛。刘岳昭以玩泄褫职。丁未，予郎中陈兰彬以京堂候补，充出使美日祕大臣。乙卯，奉天大通沟匪平。戊午，冬至，祀天于圜丘。己未，免朝贺。庚申，祔穆宗帝后神牌于奉先殿。

十二月丙寅，奉安神御于寿皇殿。丁卯，除盛京养息牧硷地额赋。甲戌，懿旨："皇帝典学，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读于毓庆宫，御前大臣教习国语满、蒙语言文字及骑射。"大学士文祥请解机务，慰留之。戊寅，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甲申，祈雪坛庙。辛卯，祫祭太庙。

是岁，朝鲜、琉球、缅甸入贡。

二年丙子春正月癸巳朔，免朝贺。戊戌，谕各省宣讲圣谕广训。癸卯，免仁和等场未垦灶荡课粮。癸丑，黔匪陷下江，寻复之。丙辰，祈雨。自是频祈雨。辛酉，四川蛮匪平。

二月乙丑，诏自本年孟夏始，未亲政以前，太庙时享及祫祭大祀，俱前一日亲诣行礼。己卯，免海沙、芦沥等场灶额课。壬午，邓川匪首罗洪昌、项和伏诛。免浙江逋赋。庚寅，阳万土州判岑润清作乱，严树森剿平之。壬辰，东乡匪聚众抗官。

三月丙申，以旱故，诏清庶狱。己亥，予吴赞诚三品京堂，督办福建船政。甲寅，已革都司陈国瑞遣戍黑龙江。丙午，免陕西六十六州县逋赋。丁未，诏以慈安皇太后四旬万寿，停本年秋决。贵州四脚牛贼巢

及六峒匪平。戊申，以雨泽愆期，谕内外臣工直言阙失。

夏四月乙亥，停陕西进方物，免淮、扬等属同治六年以前逋赋。壬午，上始御毓庆宫读书。丙戌，赐曹鸿勋等三百二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苏热达热毕噶尔玛萨哈进哀表，颁敕答之，并赐缎匹。

五月乙未，文祥卒。乙巳，以近畿亢旱，直隶、山东暨河南、河北等府小民艰食，谕长官抚恤，并捕蝗蝻。丙辰，御史潘敦俨请更上孝哲皇后谥号。予严议，寻褫职。

闰五月辛酉朔，赈近畿旱灾。庚午，赈福建水灾。辛未，以旱敕修省。壬申，孝陵大碑楼灾。自春正月不雨，至于是日雨。甲申，阶州斋匪平。乙酉，谕刘坤一防海练兵，亟图整顿。

六月庚寅朔，谕文焜等严惩传习邪术。壬辰，腾越练军踞城作乱，并陷顺宁、云州。丁酉，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议结马嘉礼案。庚子，安徽蝗。戊申，开云南实官捐例。辛亥，以江、皖、鲁、豫匪扰，谕沈葆桢等分兵搜剿，解散胁从。丁巳，总兵孔才进攻玛纳斯，斩匪首马得明等。是月，赈南丰、南昌、福建水灾。

是夏，免淮、扬等属逋赋，盛京同治六年以前逋赋，长芦各场同治十年以前灶课，直隶同治十年以来逋赋。

秋七月辛酉，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辛未，复淮盐楚岸引地。甲戌，东乡匪首袁廷蛟伏诛。辛巳，刘长佑、潘鼎新复腾越各城，匪首苏开先伏诛。戊子，马嘉礼案议结，免案内官所坐罪。

八月辛卯，刘锦棠、金顺击败回酋白彦虎，复乌鲁木齐、迪化城，寻复昌吉、呼图壁、景化各城。辛丑，许钤身改出使日本大臣。丁未，赈浙江水灾。辛亥，赈江西水灾。孔才等复玛纳斯北城。

九月戊午朔，予上元、江宁两县一门殉难三十五家百九十五人旌恤建坊。壬戌，顺天增设粥厂。己巳，定出使各国章程。以四川州县民、教讼阋，谕魁玉等持平讯断。壬申，谕文煜等严缉福建、江西、安徽等省邪教匪党。

冬十月丙午，赈皖北旱灾。命景廉、李鸿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召荣全来京，以金顺为伊犁将军。丁巳，赈口北、山东、安徽、江北饥。

十一月丁卯，金顺、锡纶克玛纳斯南城，匪首何碌、马有财伏诛。壬午，以新疆北路平，发帑汰遣金顺军。甲申，截漕一万石，并提仓穀济苏、常留养灾民。

十二月戊子，命侍讲何如璋充出使日本大臣。甲辰，命督抚严查州县，毋匿灾，各省民、教案持平审理。戊申，赈江北淮、海灾。己酉，回匪窜扰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派兵迟缓，切责之。乙卯，免杭、嘉、松各场未垦地灶课。

三年丁丑春正月丁巳朔，免朝贺。戊午，命以左都御史景廉为军机大臣。庚申，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于达赖未出世以前掌商上事务，给“达善”名号。癸亥，以英桂为体仁阁大学士，载龄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丙寅，免洪泽湖滩欠租。

二月戊子，穆坪夷匪伏诛。己丑，申谕各省垦荒田，禁械斗，慎举劾，整营规。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还籍饥民。巳亥，免湖北逋赋。庚子，懿旨：“梓宫在殡，皇帝冲龄，除朝贺大典外，其颁庆赏宴外宾典礼暂缓举行。”辛丑，复淮盐引地。壬寅，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濬、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当，毋轻率。

三月丁巳朔，上释服。以山陵未安，仍禁官中宴会演剧。辛未，免华阴被水粮课三年。癸酉，以刘锡鸿充出使德国大臣。赈沭阳灾民。辛巳，除台湾府属杂饷，赈内山饥番。

夏四月辛卯，常雩，祀天于圜丘。甲午，马边倮夷结野番、黑夷出扰，魁玉等剿之。乙未，免酃县被水逋赋。戊戌，刘锦棠等克七克腾木、辟展，复吐鲁番满、汉两城。寻攻克达坂及讬克逊贼垒，安集延酋帕夏自杀。己亥，总兵张其光攻台湾率芒番社，克之。庚子，贷义州旗户籽种银。辛丑，赈贵阳地震灾。壬寅，昭通、广南匪作乱，官军讨平之。癸卯，以灾区缓徵，吏胥舞弊，谕各省整顿。旌安贫乐道高邮增生韦弼谐。甲辰，越南遣使进方物，赉其国王缎匹。庚戌，赐王仁堪等三百二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江苏、安徽蝗。

五月戊辰，日本阻琉球入贡，遣来使归国。癸酉，山西旱，留京饷二十万赈之。甲戌，监利会匪王澕漳等作乱，伏诛。拨帑银一百二十万解西征粮台。戊寅，赈福州水灾。壬午，懿旨以皇上万寿值斋戒期，更定六月二十六日行庆贺礼，著为令。山西大旱，巡抚曾国荃请颁扁额为

祷。以非故事，不许。谕曰：“祷惟其诚，当勤求吏治，清理庶狱，以迓和甘。”

六月戊子，诏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辛卯，广东北江堤决，连州大水，诏赈抚灾民。戊戌，先是穆宗祔庙位次，懿旨命大臣会议，醇亲王复请定久远至计，少詹事文治，鸿胪寺卿徐树铭、少卿文硕，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司业宝廷并有陈奏。至是，仍命王大臣等详议以闻，并命李鸿章妥议。丙午，以灾祲叠见，诫臣工修省。庚戌，上万寿，御乾清宫受贺。

秋七月丁巳，拨海防经费助山西赈。己未，惇亲王等议上穆宗帝后神牌位次，请于太庙中殿东西各四楹，遵道光初增奉先殿后殿龛座，修葺改饰，并从醇亲王请，自今以往，不援百世不祧之例。戊辰，免江宁、上元等县被灾额赋十之三。己巳，留京饷漕折银赈河南饥。

八月丁亥，谕各省修农田水利。壬辰，拨天津练饷十万济山西赈。甲午，免台湾同治十年供粟及糯米易穀。庚子，谕刘坤一等整顿广东捕务。戊申，拨银四十万赈山西、河南灾，并留江安漕粮输山西、河南各四万石备赈。

九月甲寅，罗田匪首陈子鰲伏诛。戊午，命前侍郎阎敬铭往山西查赈。己未，申禁山西种罂粟，改植桑、棉。辛酉，拨山东冬漕各八万石续赈山西、河南灾。甲子，予汉儒河间献王刘德从祀文庙。乙丑，诏求直言。丁卯，命李鹤年往河南查赈。戊辰，减缓山西、河南应协西征军饷。庚辰，加赈祥符等县灾民口粮。辛巳，赈兴化府属风灾。

冬十月壬辰，赈三姓雹灾。庚子，谕各省安抚转徙饥民。甲辰，免三姓被灾银穀。加赈阳曲等县灾民口粮。乙巳，增设内城粥厂。庚戌，刘锦棠进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寻复阿克苏及乌什城。

十一月癸丑，诏戒各部院玩愒因循。乙卯，开山东运漕新河。丁巳，谕督、抚、府尹讲求吏治。

十二月辛卯，缓赫哲贡貂。庚子，豫免山西、河南被灾州县来岁粮。

是冬，连祈雪。拨来年江、鄂漕米凡十二万石赈山西，发帑金赈陕西。

是岁，山、陕大旱，人相食。

四年戊寅春正月辛未，赈河南饥。命郭嵩焘兼出使法国大臣。西军复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回众降。己卯，谕各省清理词讼。

二月辛巳朔，修成都都江堰。壬午，谕兴北方水利。乙酉，命署兵部左侍郎王文韶为军机大臣。庚寅，谕举州县能实行荒政者。壬辰，新疆平，匪首白彦虎遁入俄罗斯。论功，进左宗棠二等侯，刘锦棠二等男，予提督余虎恩等世职有差。甲午，谕清庶狱。丁酉，赈呼兰灾。己亥，下诏罪己。赈山西、河南饥。丙午，瘗灾地遗骸。庚戌，免侯官被水丁粮。

三月甲寅，谕被灾各省试行区田法。壬申，赈直隶饥，拨察哈尔牧群马三千匹给贫民耕作。甲戌，谕内务府，减经费，除浮冒。戊寅，英桂致仕。是月，河南雨。

四月壬午，沈葆桢请罢武科，斥之。壬辰，赈广东风灾。

五月庚戌朔，谕直省广植桑、茶。命载龄为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事，全庆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辛未，以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

六月丙戌，免陕西逋赋。庚寅，严私铸禁。甲午，赈台湾风灾。庚子，谕刑部严定州县侵赈罪。

秋七月乙卯，云南官军复耿马土城。辛未，命礼部右侍郎王文韶、顺天府府尹周家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壬申，严命案延玩处分。甲戌，以曾纪泽为出使英法大臣。丁丑，免平阳、蒲、解、绛今岁秋赋。是月，赈金、衢、严等府，浮梁等县水灾。

八月己卯，永定河决。丙戌，沁河决。戊子，赈崇安、浦城水灾。

九月丁巳，谕东南疆吏豫救水患，清釐保甲，防会匪煽惑灾民。癸亥，赈山西旱，免阳曲等县逋赋，及徐沟等县秋粮。戊辰，赈蓝田水灾。丙子，修樊口江堤。

冬十月壬午，广西在籍总兵李扬才叛，命冯子材剿之。免通、海各处，淮安四卫逋赋并杂课。丁亥，赈濮、范、寿阳水灾。癸巳，沁河复决。赈奉天水灾。乙未，北新仓火。戊戌，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就抚，缚献番目，诛之。免贵州被兵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辰，修北运河堤。辛酉，白彦虎寇边，刘锦棠击败之。癸亥，李扬才踞越南长庆，杨重雅剿之。己巳，诏督抚整躬率属。责军机大臣勿避嫌怨，院部大臣力戒因循。甲戌，冬至，祀天于圜丘。乙亥，停朝贺。

十二月己丑，诏永罢捐输事例。

是岁，免仁和盐场逋课者二。朝鲜、廓尔喀入贡。

五年己卯春正月乙巳朔，停筵宴。乙丑，申谕停筹饷捐例。修高淳堤。辛未，赈山西饥。

二月壬午，吉州知州段鼎耀以吞赈处斩。癸未，诏复河运。甲午，谕山西清理荒田，编审丁口，均差徭。己亥，梓宫奉安山陵，禁有司科派扰累。赈文安等州县水灾。

三月丙午，贼目锺万新与李扬才合犯宣光，冯子材会师越南击之。壬子，免梓宫所过大兴、通、三河、蓟、遵化额赋。庚申，颁吉咙呼图克图敕书，并赉哈达、蟒缎。布鲁特回酋合安集延贼酋寇边，刘锦棠败之。乙丑，奉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己巳，谒昭西、孝东诸陵。庚午，葬穆宗于惠陵，孝哲后祔。癸酉，至自东陵。

闰三月乙亥，穆宗神主祔太庙，颁诏天下。丁亥，李扬才踞者岩。己丑，修襄阳、沔阳、天门江堤。庚寅，吏部主事吴可读于东陵仰药自尽，遗疏请豫定大统。懿旨，王大臣等集议以闻。乙未，命三品卿衔李凤苞为出使德国大臣。

夏四月戊申，修通州北运河。癸丑，予吴可读恤典。懿旨，以可读原疏及会议摺，徐桐、宝廷、张之洞等摺，并前后谕旨均录存毓庆宫。免河南被灾州县漕银及逋课。己巳，先是峄县知县硃永康以谋杀委员高文保论戍，寻下廷议。至是，奏上，诏以罪浮于法，改论死。

五月丙子，夏至，祭地于方泽。己卯，免两淮、泰、海各场逋课。壬午，河南蝗。己亥，官军剿平者岩贼。是月，赈清河、安东风灾。山西雨。阶、文、西和地震历十有三日。

六月壬子，刑部言东乡狱事，诬叛妄杀，已革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恆论死。寻文格、丁宝桢并坐夺职。命发帑二十万，拨丁釐银三十万，济山西赈需。己未，谕言事诸臣，交部议奏之事，不得攙越陈奏，

亦不得雷同附和，相率渎陈。普免山西积年民欠仓穀。乌拉特、阿拉善等旗蝗。甲子，懿旨允醇亲王奕枻家居养疾，解职务。赈邠、乾、汉、凤地震灾。

七月庚辰，赈直隶水灾。戊子，以星变、地震求直言。谕各省积穀。免绛、蒲、阳城被灾夏课盐税。庚寅，复海运。

八月戊申，祭大社、大稷。诏各省举文武堪备任使者。壬子，致仕大学士单懋谦卒。癸丑，赈博山等州县水灾。乙卯，江、皖各属蝗。乙丑，赈阶、文、西和地震及水灾。

九月甲戌，赈直隶水灾。壬辰，加上文宗、穆宗尊谥。己亥，重庆等府县地震，赈之。

冬十月辛丑朔，免曲沃等州县歉收额赋。乙卯，免奉天旗民站丁地课抵例赈口粮。丁巳，谕水师并习陆战。癸亥，赈秀山等处水灾。己巳，英桂卒。免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屯粮，并原贷籽种。

十一月乙亥，李扬才伏诛。己卯，冬至，祀天于圜丘。庚辰，停朝贺。壬午，沈葆桢卒。甲申，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庚寅，诏责崇厚与俄人定伊犁约，擅自回京，所议条约，廷臣集议。壬辰，免山西灾重州县税契银。

十二月己酉，懿旨，廷议俄约覆奏，下王大臣等再议，醇亲王并预议以闻。乙卯，褫崇厚职，下狱。辛酉，谕修社仓，兴社学。己未，免永济等州县秋粮。丙寅，祫祭太庙。诏洗马张之洞会商俄约。戊辰，修山东运河。

是岁，朝鲜、廓尔喀入贡。

六年庚辰春正月己巳朔，停筵宴。辛未，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改议条约。甲戌，谕查营伍虚额占役。乙亥，西林苗匪平。丙子，命前工部尚书李鸿藻仍为军机大臣。壬午，寻甸匪乱，官军讨平之。己丑，诏中外举人才，疆吏饬边备海防。命河北道吴大澂帮办吉林军务，通政使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辛卯，定崇厚罪，论斩。癸巳，户部奏筹饟十条，诏各省推行。是月，除山西各属荒地丁银，免仁和等场荒荡夏税。

二月乙巳，永免榆次贡瓜。壬戌，甘肃总兵萧兆元侵蚀军粮，论

斩。

三月甲戌，赈顺直水灾。乙亥，左宗棠出屯哈密，金顺扼精河，张曜、刘锦棠分进伊犁。己卯，免山西洪洞、忻州各属荒赋三年或四年。

四月庚子，祀天于圜丘。复设科布多昌吉斯台、霍呢迈拉扈等八卡伦官兵。丙午，三姓设厂造轮船。甲寅，阶州番匪哈力等作乱，伏诛。壬戌，赐黄思永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丑，调李长乐为直隶提督，统武毅四营，鲍超为湖南提督，召来京。

五月丙子，赈洛阳等县雹灾。乙酉，阶州番匪古旦巴等伏诛。丙戌，以徇俄人请，贷崇厚死，仍系狱。

六月丁酉朔，赈福建水灾。癸卯，畀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巴西议约。甲辰，禁徵粮浮收勒折。丙辰，赈广州等处水灾。丁巳，免交城等县荒地缺课。命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

七月壬申，召左宗棠来京，督办关外事宜。癸酉，出崇厚于狱。癸未，赈扬州风灾。甲申，命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办理浙江防务。

八月己亥，巴西商约成。戊申，召刘铭传来京。庚戌，南北洋初置电线。壬子，江苏捕蝗。癸亥，朝鲜来告与日本交聘。

九月己巳，命浙江提督吴长庆帮办山东防务，节制防军。庚午，免永济贡柿霜。辛未，允朝鲜派工匠来天津学造器械。壬申，赈蒲城等处灾。壬午，给曾国荃病假，命岐元节制各军。癸未，减凉、肃番族马贡。己丑，赈资阳、清溪灾。庚寅，印度进乐器并所撰乐记，赉以金宝星。癸巳，除拉林旗佃租赋。

冬十月丙午，察木多帕克巴拉胡图克图进贡物，以哈达、大缎赐之。己酉，东明河决。辛亥，命前吏部尚书毛昶熙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赈围场海龙城及渮泽水灾。甲子，懿旨醇亲王管理神机营事务。

十一月乙丑朔，命侍讲许景澄为出使日本大臣。己巳，以全庆为体仁阁大学士，灵桂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甲申，冬至，祀天于圜丘。丙戌，江华瑶匪平。癸巳，免永平等属逋赋。

十二月丙午，命杨昌濬会办新疆善后。丙辰，免文安被水额赋。庚

申，懿旨神机营选弁兵赴天津学制外洋火器。辛酉，濬漕运河道。

是冬，数祈雪。

是岁，朝鲜、廓尔喀入贡。

七年辛巳春正月甲子朔，停筵宴。沈桂芬卒。癸酉，敕各省慎举孝廉方正。乙亥，达赖喇嘛遣人进哈达、佛香，命献惠陵，赉以哈达、缎匹。戊寅，免浙江仁和等场荒坍灶荡，各府州县卫荒地新垦地六年逋课及额粮。辛卯，越南请官兵助剿积匪，不许。免海阳六年逋赋。壬辰，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管兵部，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除贵筑、兴义、八寨水银等厂逋课。

二月癸巳朔，命李鸿章筹山海关防务，节制诸军。以曾国荃为陕甘总督。戊戌，日本使臣□户玑来议琉球条款，不协，敕海疆戒备。己酉，修襄阳老龙石堤。辛亥，修济阳壩工。甲寅，通政司参议刘锡鸿以诬劾李鸿章□职。

三月甲子，除锦州官田租赋。丁卯，改筑焦山都天庙砲台。己巳，命李凤苞兼出使义和奥大臣，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大臣。辛未，慈安皇太后不豫，壬申，崩于锺粹宫。癸未，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

夏四月癸巳，雷波夷匪平。己亥，命吴大澂督办吉林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兼屯卫。免陕西咸宁等六十二□州县逋赋。辛丑，颁孝贞显皇后遗诰于朝鲜。己酉，曾纪泽与俄国改订新约成。丙辰，永禁明陵私卫。己未，懿旨，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议兴畿辅水利。初置珲春副都统。庚申，赈台北地震灾。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官军击散越南积匪。丁卯，诏疆臣于命盗重狱按月册报，迟逾者罪之。戊寅，罢乌里雅苏台屯田。己丑，赈盐源水灾。赏郑藻如三品卿衔，为出使美日祕大臣。

六月己亥，彗星见，诏修省。丙辰，万寿节，停朝贺。己未，命李鸿藻协办大学士。

秋七月癸亥，赏学行纯笃广东在籍知县硃次琦、举人陈澧并五品卿衔。戊子，召刘坤一来京，以彭玉麟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赈阶州等处地震灾。

闰七月壬辰，谕各省统覈釐卡出入，酌定撤留。癸巳，赈两淮、泰州各场灶灾。甲午，免榆社等县五年逋赋。己亥，命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锡纶为特派大臣，与俄人会商界务。寻命升泰并为特派大臣。甲辰，命鲍超复裁所部营伍。乙巳，初置呼伦贝尔副都统。庚戌，禁州县讳饰重狱。是月，赈江苏、福建、四川水灾，陕西雹灾。

八月甲子，颁帑金二万给养霍硕特流民。辛巳，以皇太后疾愈，命刑部停秋决。其缓决届三次与未届三次，分别差减之。癸未，孝贞显皇后奉安，免所过州县租赋。命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副之。丙戌，除伯都讷磽地赋额。全庆致仕。

九月甲午，赈宁海等县水灾。乙未，允彭玉麟解职，仍巡阅长江。刘坤一罢，以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午，葬孝贞显皇后于定东陵。丁未，汝宁、光州捻匪平。己酉，再减金坛漕额十分之一分四釐。赏附居青海番众八族青稞岁八百馀石。辛未，孝贞显皇后神牌祔太庙。丙辰，赈台湾飓风灾。是月，甘肃、台湾地震。

冬十月己巳，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庚午，昭通匪陆松山等作乱，官军讨斩之。癸酉，以灵桂为体仁阁大学士，以刑部尚书文煜协办大学士。甲戌，法人踞越南北境，谕滇、粤合筹弭衅。甲申，诏举行察典，勿有举无劾。赈泰和等县水灾。丁亥，安徽已革提督李世忠擅絷贡生吴廷鉴等，裕禄上其状，诏处斩。

十一月庚寅，免吉林被水官庄及伯都讷地租。丙申，施南会匪杨登峻伏诛。丁酉，濬吴淞淤沙。戊戌，广西果化土州匪首赵苏奇伏诛。赈贵县等处水灾。甲辰，赈台湾、澎湖灾。

十二月乙亥，赏恭亲王子载潢不入八分公，醇亲王子载洸奉恩辅国公。是月，免浙江各府州县卫荒废及新种赋课，仁和等场灶课。免安州、任县、文安涝地额粮。除吉林荒地租赋。

是冬，频祈雪。

是岁，朝鲜、越南入贡。

八年壬午春正月戊子朔，免朝贺。辛卯，修洞庭西湖堤。自去年十一月不雨至于是月。己亥，雪。庚戌，修滹沱新河及子牙河堤。

二月己未，江苏文庙火。壬戌，以朝鲜占种吉林边地开垦历年，令

其领照纳租隶籍。癸丑，申严门禁，更定稽察守卫章程。壬午，申禁私伐明陵树木。乙酉，先是江宁疑狱，命麟书、薛允升往勘之。至是讯明，委员胡金传以酷刑论斩。谕疆吏详覈重狱，勿冤溢。

三月乙未，命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戌，李鸿章母忧，连疏请终制，许之；命百日后驻天津练军，仍权理通商事务。辛亥，法、越构兵，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筹边备。乙卯，筑浙江海口砲台。是月，俄人归我伊犁。

是春，免阳曲逋粮、大城额赋及累年逋赋。

夏四月丙辰朔，永免山西荒地税粮。戊午，免陕西前岁逋赋。己巳，法人入越南东京。起曾国荃署两广总督。甲戌，全庆卒。甲申，朝鲜请遣使来驻京师，不许，惟予已开口岸贸易。

五月丙戌朔，谕金顺经画伊犁，西北边界以长顺勘分，西南以沙克都林札布勘分。戊子，赈汀州风灾。壬辰，召刘长佑来京，以岑毓英署云贵总督。乙巳，初置吉林分巡道。庚戌，直隶蝗。

六月丁巳，翰林院侍读温绍棠奏称时事多艰，请皇太后励精勤政。诏以皇太后尚未康复，饬之。命整顿八旗官学。乙亥，清安言俄兵至哈巴河。谕长顺详慎勘界，以杜觊觎。戊寅，朝鲜匪乱，命张树声剿平之。寻提督丁汝昌往援，吴长庆率师东渡。癸未，朝鲜焚日本使馆，日本以兵船至。命李鸿章赴天津部署水陆军前往察办。是月，赈安徽水灾，浙江、江西水灾。

秋七月乙酉朔，三岩野番就抚。乙巳，懿旨损秋节宫费，赈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灾。丁未，吴长庆军入朝鲜，执其大院君李□正应。初置新疆阿克苏、喀什噶尔分巡道。癸丑，朝鲜乱平。

八月丙辰，谕："科布多界务，崇厚贻误于前，曾纪泽力争于后。兹订新约，应就原图指办，酌定新界。清安等当与俄官量议推展，期后来彼此相安。"丁巳，谕有司慎覈秋审。甲子，诏云南布政使唐炯出关视边防。乙丑，安置李□正应于保定。寻朝鲜国王乞释归，不许。丁丑，彗星复见东南，诏内外臣工修省。

九月乙酉，河决山东惠民、商河、滨州。癸巳，郁林匪乱，官军剿平之。

是秋，赈四川、浙江、山东、陕西、福建、江西、贵州水灾，资州火灾，台湾风灾水灾。

冬十月乙卯，谕京师严缉捕，毋讳饰扰累。壬戌，河决历城。甲子，谕捕咽匪。丁丑，王文韶连疏乞罢。温旨慰留。

十一月丁亥，王文韶仍以养亲乞罢，许之。命翁同龢为军机大臣。戊子，命潘祖廕为军机大臣。台州匪首王金满日久逋诛，下所司严缉。乙未，允朝鲜互市。辛丑，开天津塌河淀南新河。壬寅，以地震诏臣工勤职察吏。庚戌，诏中外保荐人才。是月，开铜山县煤铁矿。

十二月辛酉，命游百川赴山东勘河工。壬戌，设沪、粤沿海电线。乙丑，诏中外清理积案。壬申，自上月连祈雪，至是雪。

是冬，赈直隶地震灾，四川、陕西雹灾。免齐齐哈尔、墨尔根歉地，浙江州县卫新旧屯地，仁和等场灶荡额赋。

是岁，朝鲜入贡。

九年癸未春正月癸未朔，停筵宴。丙申，刘锦棠言沙克都林札布与俄使勘分新疆南界，不符旧约，谕长顺等按约诘之。寻谕曾纪泽力争重勘。戊戌，命宗人府丞吴廷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谕蠲免钱粮，民已输官者，得抵翌年正赋，勿重徵。乙巳，拨鄂漕三万石备赈顺直饥。是月，越南匪覃四娣等降。

二月甲寅，直、鲁流民纷集京师，谕有司抚恤。戊午，山东河决历城，齐河诸县民埝坏，命游百川等赈抚灾民。己未，先是马兰镇总兵景瑞修缮营房，为营兵匿控，总兵桂昂请兵激变，遣伯彦讷谟祜、阎敬铭查办。至是覆陈，褫景瑞职，桂昂寻并褫职。禁各省酷吏非刑。命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筹防。戊辰，福建按察使张梦元督办福建船政。癸酉，高州都司莫毓林聚乱，伏诛。庚辰，刑部言河南胡体洝一狱，原谳舛误，覆审回护。诏褫巡抚李鹤年、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职，原审官谴戍有差。

三月戊子，镇国公溥泰收受禁垦淀地，坐削爵，圈禁一年。法人陷南定。乙未，命唐炯统防军守云南边境。谕倪文蔚保北圻。

是春，免潜山等县夏粮，陕西被旱丁粮米折。赈济南、武定水灾，台湾地震灾。

夏四月己未，俄撤伊犁驻兵。甲子，谕严缉畿辅盗贼。甲戌，刘长佑以病免，授岑毓英云贵总督。乙亥，赐陈冕等三百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巳，诏李鸿章回北洋署任，部署海防。壬午，命升泰与俄使勘分塔尔巴哈台西南界。丁亥，湖南会匪方雪敖倡乱，擒斩之。辛卯，禁私铸钱。庚子，谕岑毓英等选募边民，与官军扼守滇、越要隘。戊申，懿旨醇亲王会筹法、越事宜。先是，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御史洪良品、给事中邓承修以事涉枢臣景廉、王文韶，相继论劾。先后命惇亲王、阎敬铭、潘祖廕、张之万、麟书、翁同龢、薛允升会同察办。至是覆陈，瑞清等罪如律，户部尚书景廉，前侍郎王文韶、奎润，前尚书董恂，与前云贵总督刘长佑俱钅隽三级，馀处罚有差。

六月庚戌，山东河决，坏历城、齐东、利津民埝，谕堵塞赈抚并行。越将刘永福及法兵战于河内，败之。乙卯，修沁河堤。戊午，法国遣使托利古来议和约。太监王永和盗御用衣物，诏刑部按律拟罪，勿株连。丁卯，濬山东小清河。庚午，山东以水灾开办赈捐事例。

是夏，免云南土司地租，甘肃旧欠粮赋。又免懋功被灾、铜仁被水额粮。留漕粮凡十万石、京饷十六万两赈山东灾。

秋七月己卯，留京饷二十万给广西军。壬午，谕令吴全美、方耀分巡廉、琼洋面及钦州边境。戊子，诏开云南矿。辛卯，台州匪首王金满率众降，诏免死，与馀众留营效力。

八月庚戌，法人破顺化河岸砲台，越人停战议和。壬子，永定河决。乙卯，考察部院官。谕修筑沿海堤塘各工，并抚恤灾户。丙寅，诏举谋勇兼优堪备任使者。己巳，诏彭玉麟赴广东，会同张树声布置防务。

九月辛巳，法、越议和，立新约。丙戌，命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倪文蔚为广东巡抚，徐延旭为广西巡抚。己亥，拨广西库银十万济刘永福军。丁未，唐炯以率行回省褫职，仍留任。

是秋，拨京仓及漕米五万馀石，库帑凡十万，赈顺天直隶。留漕五万石，赈山东。赈热河、长阳、崞县等处水灾。赈江南灾。

冬十月戊辰，诏南北洋及沿江沿海诸省严戒备。辛未，河决齐东、

蒲台、利津。丙子，诏李鸿章举将才。命岑毓英出关驻山西，唐炯回滇筹饷。

十一月辛巳，命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壬午，趣徐延旭出关策应。辛卯，严内外城门禁。壬辰，越南民变，杀嗣王阮福时，命张树声戡定之，寻改命岑毓英往平乱。庚子，懿旨，清江设厂收养灾民，命户部发帑一万接济，并给顺直、山东各四万，湖北三万，安徽二万。壬寅，法人陷山西，刘永福退走。癸卯，诏以尚书文煜被劾，回奏积俸至三十六万，命捐银十万充公。林肇元坐库储空虚夺职。

十二月戊申，祈雪。庚戌，法人进攻北宁，图犯琼州。命彭玉麟檄湘楚军会合吴全美师船严防，起杨岳斌往福建会办海防。官军大败法人于谅山。己未，以山东、淮、徐灾民聚集清江等处，命所司抚恤，并随时资遣。庚申，谕江西筹饷二万济王德榜军。丁丑，追复故总兵陈国瑞世职。

是冬，免顺天直隶等州县秋赋，浙江被灾州县卫所额赋。除山西凤台等州县荒地租粮。

是岁，朝鲜、越南入贡。

十年甲申春正月庚寅，岑毓英出镇南关赴兴化，节制边外诸军。

二月丁未朔，法人攻兴化，官军击卻之。岑毓英与徐延旭进图山西。谕严约束，勿扰越境。留江、浙漕米各五万石赈通州、天津水灾。寻拨京仓粟米三万石赈顺天灾。丁丑，法人陷北宁，官军退守太原。戊辰，命湖南巡抚潘鼎新赴广西筹防。乙亥，法人陷太原，徐延旭、唐炯褫职逮问。

三月丁亥，岑毓英请免节制楚、粤诸军，不许。以太原陷，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并褫职逮问。戊子，懿旨以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家居养疾，大学士宝鋆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景廉俱降二级，工部尚书翁同龢褫职仍留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并为军机大臣。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学习。己丑，懿旨军机处遇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壬辰，授潘鼎新广西巡抚，张凯嵩云南巡抚。总兵陈得贵失守砲台，副将党敏宣临阵退缩，诏并斩于军前。以怡亲王载敦为阅兵大臣。命贝勒奕劻管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事，内阁学士周德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巳，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各疏陈醇亲王不宜与闻机务，不报。命刑部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学习。甲午，诏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岑毓英举部将中沈毅勇敢有谋略者。己亥，阎敬铭、许庚身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命潘鼎新赴镇南关接统徐延旭军。庚子，法人进据兴化。

是春，免仁和荒芜灶荡上年逋课，陕西咸宁等处逋赋及杂欠。免穆坪土司马匹粮草十年。

夏四月丙午，勘分新疆南界事竣。以侍讲许景澄充出使法德义和奥大臣。庚戌，先是，法、越战事亟，法水师将福禄诺属税务司德璀琳献议媾和息兵。李鸿章以闻，许之，敕其筹定。至是，覆陈“当审势量力，持重待时”。诏集廷议。懿旨醇亲王并与议。允吴长庆兵还。辛亥，利津等决口合龙。癸丑，罢开马颊河，濬宣惠河，修德州运河堤。戊午，命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皆许专奏。寻加佩纶三品卿衔。福禄诺出私议五条，因李鸿章上闻。敕鸿章“力杜狡谋，常存戒惧”。诏户部裁冗费。庚申，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法使议约。癸亥，免褒城濒江地亩额赋。乙丑，祈雨。丙寅，再发仓米赈顺天。戊辰，吴大澂辞北洋会办。上责其饰词，不许。壬申，张树声以疾请免本职，专治军事，许之。

五月丙子，命李成谋总统江南兵轮。己卯，岑毓英辞节制粤、楚各军，许之。丁亥，授文煜武英殿大学士。戊子，额勒和布、阎敬铭并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己丑，京师久旱，谕有司平粜。赏徽宁太广道张廕桓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辛卯，诏中外保荐文武人才。甲午，诏皇太后五旬万寿，停秋决。丁酉，诏中外大臣“率属尽职，勿耽逸乐、尚浮华”。戊戌，诏左宗棠仍为军机大臣，毋庸常川入直，并管理神机营。免武昌、黄州二卫额粮。壬寅，诏举宗室及旗、汉世职人才。

闰五月乙巳，命工部尚书福锟、理藩院尚书昆冈、左都御史锡珍、工部侍郎徐用仪、内阁学士廖寿恆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丁未，命前提督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锡珍、廖寿恆、陈宝琛、吴大澂往天津会商法约。庚戌，命太常卿徐树铭勘献县新开横河。法人犯观音桥，潘鼎新击败之。辛亥，山东河堤工成。甲寅，以法使言和，调潘鼎新诸军回谅山，岑毓英军仍驻保胜。乙卯，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始雨。颁定蠲缓钱粮章程。庚申，思恩匪首莫梦弼伏诛。丙寅、法舰犯闽海。丁卯，谕曰：“法使延不议约，孤拔要求无理，我军当严阵以待。彼如犯

我，并力击之。敢退缩者，立置军法。”庚午，授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法使于上海议约，命陈宝琛会办。

六月癸酉朔，以郧西余琼芳狱事谳不实，下总督卞宝第、巡抚彭祖贤部议，承审各官贬斥有差。甲戌，河决历城等县。以乞援守城，追予沈葆桢妻林氏附祀广信葆桢专祠。丙子，建昌、多伦匪首杨长清伏诛。丁丑，吴长庆卒，旌其子主事保初孝行。己卯，谕直省考察州县官。壬辰，法人陷基隆。诏集廷臣议和战。乙未，刘铭传复基隆。己亥，懿旨，神机营选马步军三千，巡捕五营选练军二千，以都统善庆为总统，前锋统领托伦布为帮统，分防畿东，并抽调直隶练军协守。命曾国荃、陈宝琛回江宁布防。是月，赈顺德、青浦风灾，叶县水灾。

秋七月乙巳，命吴元炳勘山东河工、海防。授张之洞两广总督。丙午，法人袭马尾砲台及船厂，陆军击退之。戊申，醇亲王奏延煦劾左宗棠，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懿旨坐延煦夺职留任，罚俸一年。诏与法人宣战，杨昌濬赴福建督师。癸丑，法人毁长门砲台。丁巳，谕穆图善、张佩纶毋退驻省城。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濬副之，张佩纶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授曾国荃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寅，论北宁失守罪，已革道员赵沃、提督陈朝纲并论斩。戊辰，以杨昌濬为闽浙总督。普赈历城等县灾民。是月，赈浮梁及齐河、长安等处水灾。

八月壬申，命鸿胪寺卿邓承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论马尾战事功罪，褫何璟职及张佩纶卿衔，下部议，提督黄超群等颁赏进秩有差。建、邵匪首张廷源等伏诛。甲戌，河决东明。赈南海等县水灾。丙子，授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戊寅，懿旨赏醇亲王子载沣不入八分辅国公。文煜以病免。命崇厚、崇礼、文锡、文钅舌输财助饟。庚辰，赈台湾风灾。丁亥，法人复陷基隆。戊子，命道员徐承祖充出使日本大臣。己丑，诏刑部本年情重各案及秋、朝审官犯，并停查办。癸巳，苏元春及法人战于陆岸，败之。命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赈星子水灾。戊戌，法人犯沪尾，提督孙开华击败之。

九月癸卯，逮唐炯下狱廷讯。乙巳，出帑金五万赉刘永福军。辛亥，严谕南北洋轮船悉援台湾。壬子，刘铭传为福建巡抚，驻台湾督防，苏元春帮办潘鼎新军务，杨昌濬等分防澎湖，张兆栋、何如璋并褫职。诏免云南田税，暂荒缓三年，永荒蠲十年。甲寅，刘铭传自请治罪，诏原之。戊午，留新漕十万备山东冬赈。庚申，以沪尾战胜，予总兵孙开华世职，发帑银一万犒军。授额勒和布体仁阁大学士。乙丑，以

刑部尚书恩承协办大学士。丙寅，赈凤凰城潦灾。庚午，官军及法人战于陆岸，又败之，予苏元春世职。辛未，新疆改建行省，置巡抚、布政使各一，裁南北路都统、参赞、办事、领队诸职。

冬十月壬申朔，懿旨晋封奕劻庆郡王，奕谟固山贝子。癸酉，以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戊寅，赈江北□等处水灾雹灾。辛巳，皇太后五旬圣寿，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等诣慈宁宫庆贺。辛卯，鲍超屡误师期，切责之。癸巳，以讬疾规避，夺提督王洪顺职。甲午，张树声卒。乙未，朝鲜复乱，吴大澂往察办，续昌副之。文煜卒。庚子，刘永福及法人战于宣光，败绩。

十一月丁未，命提督孙开华帮办台湾军务。戊申，逮徐延旭下狱廷讯。壬子，李鸿章调军发朝鲜。癸丑，普洱地震。丙辰，禁州县捏报灾荒。丁巳，东明决口合龙。戊午，李秉衡赴龙州部署防军。己未，祈雪。云南巴蛮降。戊辰，谕各省积穀。

十二月戊寅，官军败法人于纸作社。壬午，唐炯、徐延旭并论斩。乙酉，官军复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安平府暨二州五县。壬辰，禄劝夷匪平。丙申，雨雪。张佩纶、何如璋并褫职遣戍。

是岁，免镇西□荒地逋赋，文安四州县涝地额赋。朝鲜入贡。越南国王阮膺登自杀，法人立其弟为国王。

十一年乙酉春正月癸卯，命冯子材襄办广西关外军务。乙巳，法人陷谅山。丙午，官军围宣光，复美良城。甲寅，法人犯镇南关，总兵杨玉科死之。乙卯，赐英将戈登恤金。甲子，法舰去台湾。左宗棠等兵援浙江。乙丑，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偕吴大澂与日使议朝鲜事。庚午，朝鲜乱平，使来表谢，赉之。

二月甲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败法人于镇海口。戊寅，褫潘鼎新职，以李秉衡署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辛巳，秦州地震。癸未，冯子材、王孝祺大败法人于镇南关外，遂复谅山。予杨玉科等世职。辛卯，法人请和。允之。壬辰，诏停战撤兵。缅匪平。戊戌，岑毓英奏官军大捷于临洮。

三月乙巳，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议约，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卿邓承修往津会商。丙午，朝鲜订约成。庚戌，岑毓英复缅旺与清水、清山诸寨，获越南叛臣黄协等诛之。癸丑，命吴大澂、依克唐阿会

勘吉林东界。丙辰，免永平、张家口、顺天等十府州积年民欠租赋。癸亥，命冯子材督办钦、廉防务。乙丑，免陕西咸宁等处前岁逋粮。

夏四月己卯，祈雨。丙戌，趣岑毓英撤军，毋爽约开衅。辛卯，谕除江西丁漕积弊。壬辰，趣刘永福撤回保胜军。天津会订中法新约成。

五月丁未，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诏整海军，大治水师，下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基隆法兵退，命杨岳斌等部署全台事宜。除福建光绪初年逋赋。辛亥，许乍丫随察木多入贡。癸丑，予苏元春、冯子材三等轻车都尉，王孝祺、岑毓英云骑尉，复王德榜原官优叙。辛酉，复祈雨。壬戌，雨。丁卯，以张曜为广西巡抚。是月，赈基隆兵灾、桐城等县及镇筸水灾。

六月己巳，诏停秋决。庚午，懿旨命文钅舌、崇礼、崇厚、文锡修建三海工程。许景澄兼出使比利时大臣。辛未，定内附越南民籍。甲戌，曾纪泽订烟台约成。丁丑，谕岑毓英察云南铜矿。通谕曾国荃等勘东南各矿。赈裕州水灾。癸未，命工部侍郎孙毓汶、顺天府尹沈秉成、湖南按察使续昌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召曾纪泽来京，命江西布政使刘瑞芬充出使英俄大臣，张廕桓充出使美日秘大臣。法兵去澎湖。命左宗棠等选将吏调轮船策应。辛卯，越南新约成，宣谕中外。诏诫建言诸臣挟私攻讦。追论御史吴峋劾阎敬铭、编修梁鼎芬劾李鸿章俱诬谤大臣，予严议。寻各降五级。甲午，授孙毓汶军机大臣。是月，赈河南、广东、广西、江南、安徽、江西水灾。

秋七月丁酉朔，设广西南宁电线达云南。己亥，懿旨发帑银六万赈两广水灾。庚子，左宗棠连乞病，许之。丙辰，命周德润往云南，邓承修往广西，会同岑毓英、张凯嵩勘中、越界。壬戌，河决山东长清。甲子，开川、滇铜铁矿。是月，赈黔阳、湘潭、辉县、清江、当涂、汾阳等处水灾。

八月丁卯朔，赈奉天水灾。己巳，截漕粮十万石充顺直赈需。赈皋兰等处雹灾水灾。乙亥，赈长沙等处水灾。丁丑，山东历城、章丘等处水，发帑五万赈之。以水灾故，停三海工作。李鸿章与法使议滇、粤陆路通商。戊寅，释李□正应归朝鲜。辛巳，命苏元春存抚越南入关流民。赈襄城水灾。乙酉，左宗棠卒，赠太傅。辛卯，赈福建风灾。

九月庚子，懿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奕劻、李鸿章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侍郎曾纪泽帮办。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归福建巡抚

事于闽浙总督。英使来议印度、西藏通商。谕丁宝桢、色楞额等开导藏番毋生事。壬寅，灵桂卒。甲辰，裁伊犁参赞大臣，改设副都统二。裁塔尔巴哈台满洲领队大臣，仍留额鲁特领队大臣。甲寅，赈宾川、恩安等处雹灾。

冬十月丙寅朔，朝鲜王李熙以伏莽未除，来请镇抚。李鸿章遣军防卫之。戊辰，赈朝阳灾。庚辰，截来年京饷银五万充山东冬赈。辛巳，命奕劻、许庚身与法使互换条约，刘瑞芬于英京互换烟台条约，并议洋药专条。丁亥，授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节制副都统以下。甲午，拨年节宫用银五万赈给山东灾区。严紫禁城门禁。

十一月壬寅，祈雪。乙巳，云南地震。庚申，裁新疆各城回官。癸亥，懿旨，八旗都统釐剔旗营诸弊。授恩承体仁阁大学士，阎敬铭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张之万并协办大学士。以英人灭缅甸，严四川边备。

十二月丙寅，续设三姓、黑龙江陆路电线。丙子，诏内务府禁止浮冒虚糜。己卯，赵庄决口合龙。

是冬，赈潮州、万县水灾，台湾风灾。免永宁被水丁银，浙江各州县卫荒废并新种地课。减文安、天津洼地粮赋。除徐沟、汾阳被水银税。

十二年丙戌春正月乙未朔，停筵宴。庚子，免湖北逋赋。辛丑，山东溞沟决口合龙。免台湾旧欠供粟。癸卯，免奇台被旱额赋。丙辰，命特尔庆阿等随同穆图善练兵。甲子，诏以谒陵，本年会试改三月十日入场。

二月乙丑朔，山东黄河南岸决。甲戌，张曜往勘何王庄决口。己卯，除溆浦积年被水额赋。戊子，设黑龙江绥化□。辛卯，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经过州县税粮十分之四。

三月乙未，谒诸陵。上诣定东陵。庚子，至自东陵。癸丑，赈广宁灾。是月，留山东新漕十万石赈何王庄暨章丘、济阳、惠民被水灾民。

夏四月戊子，赐赵以炯等三百三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丘北地震及广西州火，赈之。

五月庚子，台湾生番归化四百馀社，七万馀人。赈临潼等县风雹

灾。壬寅，裁阳江镇水师总兵，置北海镇水陆总兵。改高州镇陆路总兵为水陆总兵。

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甲戌，修复海盐石塘。丙子，醇亲王暨王大臣等合词疏请皇太后仍训政，不许。皇帝亲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命枢臣集议，整齐圜法。庚辰，醇亲王暨礼亲王等复申训政之请，尚书锡珍、御史贵贤并以为言，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

七月甲午，木邦土司请内附，卻之。丁酉，金顺卒。辛丑，留江苏漕米五万石备顺、保赈需。乙巳，钱法议定奏上。允行。甲寅，赈太原等县水灾。

八月壬戌，以色楞额为伊犁将军。赈热河水灾。乙丑，礼亲王暨廷臣请加上皇太后徽号，懿旨不许。丁卯，再拨江北漕米五万石赈顺天通州水灾，并发帑金二万散给灾民，免陕西咸宁等处荒田逋赋。戊辰，以北运河决口漫溢，拨库帑十万充永平各府急赈，再发内帑二万济之。丙子，增设广西太平归顺道，移提督驻龙州。增设柳庆镇总兵驻柳州。庚辰，筑怀柔白河漫口。乙酉，御史硃一新奏遇灾修省，豫防宦寺流弊，言醇亲王巡阅北洋，总管太监李莲英随往，恐蹈唐代监军覆辙。懿旨命回奏。寻奏入，以执谬降主事。

九月辛卯朔，赈奉天、浙江水灾。癸巳，赈甘肃雹灾水灾，留壩、南郑水灾。丁酉，以顺直水灾减各府各旗庄田租及其他租额。庚子，鲍超卒。乙巳，赈光山雹灾。丙午，刘铭传剿苏鲁马那邦叛番。甲寅，赈上饶等县水灾。

十一月庚寅朔，寿张决口合龙。乙巳，宥徐延旭、唐炯罪，延旭戍新疆，炯戍云南。丁未，命曾纪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戌，再拨京仓粟米三万石备顺天春赈。丙辰，冬至，祀天于圜丘，始亲诣。除隆科城额赋。

十二月甲子，减安州、河间、隆平涝地粮赋。丁卯，祈雪。庚辰，懿旨再敕曾国荃等详议两江河道治法。丁亥，祫祭太庙。

是岁，朝鲜入贡。

十三年丁亥春正月己丑朔，停筵宴。辛丑，以亲政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祈穀于上帝。癸卯，上始亲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壬

子，拨江苏漕米十万石赈顺直灾民。懿旨购置机器于天津鼓铸，一文以一钱为率，京、外毋得参差。

二月壬戌，雨雪。辛酉，责恭鏜严剿马贼，整顿见有练军。川、滇接修电线成。戊辰，祭大社、大稷。辛巳，赏唐炯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是月，懿旨醇亲王以亲王世袭罔替，朝廷大政事，仍备顾问。

三月己丑朔，上初诣奉先殿行礼。乙未，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己亥，谒陵。甲辰，至自西陵。辛巳，祀先农，亲耕耤田，三推毕，加一推，自是岁以为常。甲寅，刘锦棠请解职省亲就医，不许；给假三月，在任调理。拨直籓库帑八万赈所属饥民。除文安等处无粮地租。

夏四月戊午朔，享太庙。丁卯，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督办台湾铁路及商务。己巳，祈雨。丙子，常雩，祀天于圜丘。

闰四月己酉，免江苏各州县卫逋赋逋课。壬子，赈昆明等县水灾。

五月戊午，夏至，祭地于方泽。己未，命前内阁学士洪钧充出使俄德奥和大臣，大理卿刘瑞芬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癸未，赈陇州等处水灾。甲申，雨。

六月丁亥朔，赈富阳各属水灾。乙巳，赈怀宁等县水灾。丁未，开州大辛庄河溢，灌山东境，截留新漕五万石赈濮州等处灾民。庚戌，赈罗田、石首水灾。壬子，赈温宿、乌什水灾。癸丑，赈凌云风雹灾。

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庚申，永定河、潮白河先后并溢。甲子，增设福建澎湖镇总兵。乙丑，赈南阳等处水灾。丁卯，除甘肃积年民欠银粮暨杂赋。赈洮州等属雹灾。乙亥，增设云南临安开广道。丁丑，黎匪平。辛巳，命道员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

八月戊子，祭大社、大稷。甲辰，沁河决。赈平彝水灾。丙午，沔阳等州县被水，留冬漕三万石赈之。郑州河决，南入于淮，褫河督成孚职，留任。己酉，拨京仓漕米五万石赈顺天通州各属。截留京饷漕折银三十万赈河南。癸丑，懿旨发内帑银十万赈济水灾。

九月乙卯朔，免陕西各府□州县前岁逋赋。辛酉，以郑州河决，豫留明年江北、江苏河运米粮并运费充赈。辛未，准哷徵胡图克图入贡。乙亥，命薛允升赴河南察郑工。丁丑，李鸿藻往河南会察河工。是月，赈

武陟、安县、云阳、皖北水灾，汉口、龙州水灾，建水、通海雹灾。

冬十月甲申朔，赈融县火灾。丁亥，冯子材以疾辞职，命留粤办钦、廉防务。乞休，不许。己丑，赈惠、高、廉、雷、琼、赤溪、阳江风灾。己亥，穆图善卒。赈给郑州等灾区贫民口粮。壬寅，以善庆为福州将军，襄办海军事，并管神机营。免顺直被水各州县秋赋。乙巳，赈镇西□雪灾。戊申，上侍皇太后临视醇亲王疾，自是频视疾，至于明年七月有瘳。庚戌，赈长安等属水灾。癸丑，赈绥来霜灾。

十一月乙卯，授定安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节制副都统以下。辛酉，冬至，祀天于圜丘。壬戌，谕文硕访呼毕勒罕，依制掣定。壬申，祈雪。

十二月丁亥，命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己丑，除恩隆、百色等处荒田额赋。赈桂林等处火灾。壬辰，免阳城等县灾缓税租。丁酉，雨雪。戊戌，懿旨复阎敬铭、福锟、翁同龢、嵩申、孙诒经、景善、孙家鼐处分。庚子，以皖北被灾，拨安徽漕折、芜湖关常税共银十万，备来年春赈。辛丑，置新疆伊塔道、伊犁府、霍尔果斯□、塔城□，设道、府、抚民通判、同知等官。壬寅，石屏、建水地震。己酉，拨山东冬漕五万石备河南来年冬赈。

是岁，朝鲜入贡。

十四年戊子春正月癸丑朔，上亲诣堂子行礼。丙辰，雪。免安徽被淹太和等州县夏粮。己未，开黑龙江漠河金矿。庚申，开广东昌化石绿铜矿。辛酉，展接腾越至云南省垣电线。乙亥，刘锦棠乞疾。慰留，再给假四月。壬午，谕官铸当十大钱，每文重至二钱以上者，一律行用。是月，拨留京仓及海运漕米凡十三万石赈顺直灾。

二月乙酉，赈梧州火灾。丙戌，赏裴荫森三品京堂，督办福建船政。庚寅，文硕以擅行密疏稿于都察院，褫职。辛亥，祀先农，亲耕耤田。是月，诏修葺颐和园，备皇太后临幸。

三月丙辰，免浙江光绪五年以前逋赋。丙寅，赉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呼毕勒罕哈达、念珠、如意。

夏四月庚寅，永定河决口合龙。辛卯，上奉皇太后始幸西苑。甲午，展接广东电线自九江至大庾岭。丁酉，雨雹。辛亥，命张曜帮办海军事务。赈惠州等属水灾。

五月乙卯，京师、奉天、山东地震。癸亥，夏至，祀地于方泽。丁卯，祈雨。

六月癸巳，雨。己亥，懿旨，皇帝大婚典礼，明年正月举行。甲辰，彭玉麟以疾免兵部尚书，巡阅长江水师如故。壬寅，懿旨，明年二月初三日归政。

七月庚申，以河工贻误，褫李鸿藻、倪文蔚职，仍留任，李鹤年、成孚并戍军台。甲子，永定河复决。丙寅，阎敬铭罢。丁丑，谕吴大澂察覈河工。是月，津沽铁路成。

八月丁亥，赈奉天各□州县，安徽怀宁等县水灾。己丑，诏直省清庶狱。壬辰，赈苍梧等处水灾。丁酉，截留江北漕米备苏、皖赈。乙巳，醇亲王以归政有日，请解职务。懿旨，海军署、神机营依前管理，归政后奏事勿列衔。

九月丙辰，除陕西去年逋赋。甲戌，永定河决口合龙。

冬十月己卯朔，享太庙。癸未，懿旨立叶赫那拉氏为皇后。癸巳，拨京漕二万石备顺天冬赈。甲午，免水城等处丁粮。赈丹徒旱灾、南昌等县水灾。庚子，免朝鲜红蔆釐税。

十一月壬戌，滇越边界联接中法电线成。初置北洋海军提督，以丁汝昌任之。丙寅，冬至，祀天于圜丘。丁卯，免朝贺。戊辰，免静海积水淀地租。

十二月壬午，赈阿迷、蒙自等处疫灾。乙酉，诏光绪十五年举行恩科乡试，十六年恩科会试。辛卯，增设吉林水师营总管各官。癸巳，太和门灾。甲午，诏修省，敕臣工勤职。乙未，免陕西前岁民欠钱粮。丁酉，懿旨，以水灾停减颐和园工作。御史余联沅、屠仁守、洪良品各疏请罢铁路，徐会沣等条奏，同下海军署与军机大臣议。旋翁同龢、奎润、游百川、文治等并言铁路不当修，亦并下议。命太仆少卿林维垣襄办台湾开垦抚番事。庚子，赈威远□水灾。辛丑，道员徐承祖前使日本，坐浮冒，褫职听勘，籍其家。丙午，郑州决口合龙。授吴大澂河东河道总督，复李鸿藻、倪文蔚原官，并优叙，释成孚、李鹤年还。

十五年己丑春正月丁未朔，停筵宴。庚申，靖远、皋兰地震。辛酉，以张之万为东阁大学士，徐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海军署会同军机议駮停铁路诸疏，覆请详议。懿旨："庆裕、定安、曾国荃、张之

洞、黄彭年等，按切时势，各抒所见以闻。”乙丑，惇亲王薨。上奉皇太后临奠。丁卯，御史屠仁守上言：“归政伊迩，时事孔殷，密摺封奏，请仍书皇太后圣鉴，披览后施行。”懿旨斥其乖谬，罢御史，下部议，原摺掷还。戊辰，御史林绍年请禁督抚报效。懿旨斥之。癸酉，大婚礼成，

二月戊寅，吴大澂请敕议尊崇醇亲王典礼，懿旨斥之，通谕中外臣民。己卯，皇太后归政。上御太和殿受贺，颁诏天下。丙戌，免江、淮光绪初年灾熟各项税粮。己丑，以齐东等州县水灾，拨山东库帑五万备赈。壬辰，加上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甲午，朝鲜庆贺归政，进方物，赉其国王及王妃缎匹。

三月丙午朔，命侍讲崔国因充出使美日秘大臣。丁未，彭玉麟辞巡阅职。温谕慰留。濮州河决。癸丑，以布鲁克巴部长归化，予封号印敕。甲寅，拨黑龙江库帑二万加赈呼兰属灾民。丁巳，皇后祀先蚕。己未，再加上皇太后徽号。庚午，免云南被匪村寨钱粮。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允阎敬铭回籍养病。

夏四月戊寅，拨南漕十万石备山东赈。己卯，赈奉天、吉林灾民。辛卯，赏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三品京堂，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懿旨发内帑银十万备山东赈。庚子，赐张建勋等三百三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丑，停秋决。庚申，赈泸州火灾。

六月丙子，岑毓英卒。丁丑，以王文韶为云贵总督。己卯，重修太和门。丁亥，赈周家口火灾。壬辰，永定河道缺，李鸿章举堪任之员。上疑于魁柄下移，予申斥。

秋七月丁未，章丘河决。己酉，除贵州西良山额课。庚午，齐河决。辛未，沁河决。是月，赈莒州、沂水雹灾，周家口水灾，长安、西乡、鄜州水灾雹灾。赈云南昆阳、太和，安徽霍丘等州县水灾。

八月乙亥，命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署筹办芦汉铁路。丁亥，留新漕十万石备山东赈。壬辰，以四川水灾，捐款五万赈灾民。丁酉，天坛祈年殿灾。庚子，赈伊犁、绥定等处地震灾。辛丑，免贵州被贼府□州县卫未徵并民欠税粮。

九月壬子，重修祈年殿。赈温州等处风灾水灾。癸丑，免陕西各属前岁逋赋。赈咸宁等处水灾雹灾。乙卯，赈皋兰等处水灾。壬辰，长垣

堤决，黄水浸入滑县。丙寅，谕定安等除东三省练兵弊习。丁卯，定明年祈穀暂于圜丘举行。

冬十月乙亥，赈阳曲等处雹灾水灾。戊寅，设西安至嘉峪关电线。赈杭、嘉、湖属水灾。丁亥，以江、浙雨水为灾，各拨库储五万，并发内帑五万赈济。以张之洞订购机器，遽立契约，诏切责之，嗣后凡创设之事，未先奏明，毋轻举。己丑，拨武昌库储十万备湖北赈需。壬辰，诏各省两司仍专摺奏事。台湾社番乱，副将刘朝带等阵没，敕刘铭传剿办之。甲午，再拨浙江库储十五万赈杭、嘉、湖灾。己亥，山东大寨河工合龙。壬寅，拨苏、皖赈捐馀款修运河。赈绥德等属雹灾水灾。

十一月丙辰，允海军署请，户部岁拨二百万开办铁路。丁巳，诏汰冗员，删浮费。戊午，拨安徽漕折银三万备安庆、宁国、泗州赈需。丙寅，浙江发常平仓穀赈天台、仙居等处难民。

十二月壬申朔，免杭、嘉、湖应徵漕白粮并地丁税。甲戌，留山东漕米四万石备赈。丁丑，再拨武昌库储五万备湖北赈需。丁亥，山东西纸坊漫口合龙。癸巳，申禁办理蠲缓积弊。免云南匪扰村寨钱粮。丁酉，免郑州、淮宁、尉氏等州县税粮。免仁和等县，杭、严卫所粮课。

是岁，朝鲜入贡。

十六年庚寅春正月壬寅朔，停筵宴。辛酉，免直隶十三年以前灶课。丁卯，谕本年万寿毋庸告祭，停升殿礼，免各省文武大员来京祝嘏。

二月乙酉，张曜言统核山东河工需费二百八十八万有奇。命所司筹给。壬辰，台湾内山番社酋有敏等伏诛。是月，免榆林等州县十三年逋赋。除东川被水官田税粮。免文安、静海、霸州淀泊逋租及伯都讷地课。

闰二月壬寅，赈桂林各属火灾。己酉，命太仆寺卿张廕桓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乙卯，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所过地额赋十分之三。庚申，上临奠端慧皇太子园寝。癸亥，至自东陵。乙丑，曾纪泽卒，寻予特谥。谕李鸿章整顿北洋水陆军，定安等训练东三省兵。

三月辛未，懿旨，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西宁地震，赈恤之。辛卯，以二旬万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乙未，濬馀杭南湖。瞻对番目撒拉雍珠与巴宗喇嘛结野番作乱，官军剿平之。

夏四月庚寅，彭玉麟卒。庚戌，谕整顿土药税釐。命刚毅详察徐州土药出产及徵税实额，严定整理章程。丁卯，赐吴鲁等三百三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辛未，色楞额卒，以长庚为伊犁将军。丙子，以升泰为驻藏大臣。己卯，上诣大高殿祈雨。乙酉，御画舫斋阅侍卫步射，至壬辰皆如之。己丑，雨。筑阌乡沿河石壩。赈淮宁等县风灾。

六月己亥朔，徙齐东各州县濒河村民二千馀户。丁未，开三姓金矿。戊申，以藏事平，颁给布鲁克巴部长敕印。自癸卯至己酉连祈晴。辛亥，近畿霪雨成灾，京师六门外增设粥厂，命拨京仓米万五千石煮赈，并发内帑五万充赈需。壬子，永定河决口。癸丑，永北属土司章天锡谋逆，官军讨斩之。丁巳，拨奉天运京粟米，并留江北漕米，备天津灾赈。甲子，万寿节，御乾清宫受贺。

秋七月乙亥，镇康土族乱，剿平之。诏责李鸿章堵合永定河决口。己卯，发帑五万两，大钱五十万贯，米十万石，赈顺天各属灾。壬午，谕严惩领放赈款侵冒剋扣。庚寅，分拨部库及海关银凡三十万，济永定河工。癸巳，命翰林院侍读许景澄充出使俄德和奥大臣，道员李经方充出使日本大臣。赈湖北、广西、陕西、云南水灾。

八月壬寅，再拨京仓米十万石备顺天赈需。乙巳，上诣醇亲王邸视疾。己酉，刘锦棠乞归。仍予假。壬子，以刘铭传擅兴商矿，章程纰缪，谕止之，予部议。丁巳，留漕米五万石，拨库帑十万，备山东赈。壬戌，以顺直水患，谕王公各府京旗庄田并减租。是月，免陕西、江西逋赋。赈陕西水灾雹灾，云南水灾，台湾风灾。

九月乙亥，户部言禄米仓亏十五万石，仓场侍郎兴廉、游百川下部议，寻并夺职。丙子，赈珲春、宁古塔潦灾。壬午，御史吴兆泰请停颐和园工程，予严议。永定河决口合龙。甲申，赈甘肃雹灾。壬辰，石埭会匪乱，剿定之。癸巳，拨部帑及仓米于顺天备赈。

冬十月丁未，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庚戌，曾国荃卒，赠太傅。辛亥，再拨京仓米五万石备顺天赈。免奉、直、鲁、豫商贩杂粮税捐。

十一月乙亥，赈湖南被水州县灾。乙酉，上奉皇太后临醇亲王邸视

疾。丁亥，醇亲王薨，辍朝七日，上奉皇太后临邸视殓，皇太后赐奠。命王子镇国公载沣即日袭王爵。上成服，懿旨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己丑，懿旨赐谥曰贤。皇帝持服一年。

十二月壬子，懿旨晋封辅国公载洵入八分镇国公，镇国将军载涛不入八分辅国公。乙卯，醇贤亲王金棺奉移园寓，上送至適园。壬戌，缓南苑工程。甲子，免浙江各□州县场光绪初年逋赋。

十七年辛卯春正月癸巳，四川雷波夷匪就抚。

二月癸卯，留海运漕米十六万石备顺直春抚。己巳，御史高燮曾请举行日讲。诏以有名无实，不纳。辛亥，命李鸿章、张曜会阅北洋海军。刘锦棠以忧去，以陶模为新疆巡抚。云南匪乱，陷富民、禄劝县城，讨平之。是月，免湖北、山西十三年以前逋赋。

三月丁卯，谕资遣难民归籍。己巳，皇后祀先蚕。壬申，修宝坻、通、蓟诸州县河工。丁丑，命李鸿章督修关东铁路。庚寅，命沙克都林札布会额尔庆额勘察哈巴河。辛卯，刘铭传以疾免。

夏四月丁酉，立醇贤亲王庙。丙午，复建祠。辛酉，颐和园蔵工，上奉皇太后临幸自此始。

五月丁卯至庚午连雨。辛未，皇后躬桑。壬午，赈清江等处风灾。是月，京畿蝗。总署以各省教案迭出，请饬办。谕曰：“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商民教士，各省当力卫其身家。乃者焚毁教堂，同时并起。显有匪徒布谣生事，各督抚其缉治之，俾勿有所扰害。”

六月戊戌，谕严缉会匪。戊申，诏会匪自首与密报匪首因而缉获者原免之。辛亥，王文韶奏诛附乱参将鲍虎。巧家□披沙蛮酋禄汶芒伏诛，滇支夷二十一寨就抚。

秋七月癸未，以王文韶言云南猛参、猛角、猛董土司划界息争。予孟定土知府罕忠邦宣抚使衔，土目罕荣高管理猛角、猛董，予土千总准世袭。乙酉，张曜卒。

八月壬辰朔，予乐亭耆儒史梦兰四品卿衔。癸巳，命奕劻总理海军事务，定安、刘坤一襄办。己亥，世祖御制劝善要言译汉书成，颁行直省学官，朔望与圣谕广训一体宣讲。宝鋆卒。癸丑，谕疆吏饬营伍，除积习，严禁句结包庇。

九月癸未，免陕西前岁逋课。丙戌，初，与国来使，自同治十二年以来，皆见于紫光阁。是月，德使巴兰德谓视如藩属，屡以易地为言。至是，奥使毕格哩本来，遂于承光殿觐见。戊子，云南北胜土州同改土归流。

十月丁酉，免隰、榆次等处逋赋及旗租。癸丑，诏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明年正月坐床，升泰、苏呼诺门罕往视，颁寄敕书珍物。甲寅，予宋儒游酢从祀文庙。戊午，热河朝阳匪乱，提督叶志超、聂士成剿平之。

十一月丁卯，以热河匪首擒戮，谕民间无论入会否，并许自新，其自拔来归者宥之。乙亥，命户部侍郎崇礼、兵部侍郎洪钧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己卯，海运仓火。甲申，以喀喇沁旗匪乱，拨库帑三万赈抚之。赈汉口火灾。

十二月丙申，免河南光绪初年逋赋。乙巳，赈热河被匪灾区。戊申，申谕内务府撙节用费。

是冬，免浙江、陕西本年民欠税粮。

十八年壬辰春正月丁亥，濬运河。辛卯，拨库帑五万于热河，赈敖罕、奈曼两旗蒙古。癸丑，英兵入坎巨提，回部头目逃避色勒库尔，赈抚之。

三月庚申，阎敬铭卒。

夏四月己酉，葬醇贤亲王。是月，台湾内山番社作乱，剿平之。

五月甲子，阳江匪乱，首逆谭运青伏诛。庚午，祈雨。辛未，赐刘福姚等三百一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亥，合肥等州县旱蝗，赈之。是月，上林、宾州匪首莫自闲等伏诛。

六月庚寅，祈雨。丙申，雨。壬寅，命编修汪凤藻充出使日本大臣。

闰六月己未，永定河决。庚申，赈汾州及归绥七□旱灾。甲子，留江苏江北河漕各五万石于顺直备赈。丙寅，阿克达春以奏对失辞，罢山西巡抚。丁丑，以近畿水灾，拨部帑十万备赈。庚辰，恩承卒。是月，京畿蝗。

秋七月辛丑，发库帑十万备云南各属赈。壬寅，河南蝗。癸丑，谕唐炯整顿铜运。

八月丙寅，命奎焕与英使保尔议印藏商约。甲寅，命福锟为体仁阁大学士，麟书协办大学士。留山东新漕备赈。

九月庚寅，拨江北漕米五万石备镇江各属赈。己亥，福建德化匪首陈拱伏诛。壬寅，免陕西前岁民欠钱粮。

十月乙卯朔，留江南漕米三万石备江宁诸县赈。庚申，醴陵匪首邓海山伏诛。己巳，赈莎车水灾。免直隶通州等处粮租杂课。

十一月乙酉朔，免直隶通州等处逋赋。辛卯，赈台湾等处潦灾。辛丑，谕李鸿章、孙家鼐等察赈，被灾州县有玩视民瘼者，严劾以闻。壬寅，免江苏各□州县卫逋赋。庚戌，发库帑十万赈太原等属水旱霜雹灾。癸丑，发内帑二万赈顺直各属灾民。

十二月乙卯朔，诏王大臣承办皇太后六旬庆典，会同户、礼、工部，内务府博稽旧典，详议以闻。丙寅，召刘锦棠来京。丁卯，再发京仓米四万石，赈顺天灾民。乙巳，懿旨，办理庆典，一切撙节，内外臣工例贡免进献。特颁内帑赈济顺直灾区，每岁准此，畀顺天府、直隶总督永济穷黎。每省各赏银二万，自明年甲午始，俱发内帑畀各省疆吏散给之。谕已故贝勒那尔苏为僧格林沁孙，惓念前劳，追封亲王，后不得援例。丙子，赏徽宁池太广道杨儒四品京堂，充出使美日祕大臣。

是岁，朝鲜入贡。

十九年癸巳春正月乙酉朔，诏以明岁皇太后六旬圣寿，今年举行恩科乡试，翌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丙戌，免长洲等州县冬漕米石。己亥，免长沙等州县逋赋。甲辰，诏明年应来京祝嘏蒙古与内札萨克王、公、台吉等，除有年班外，俱止来京。癸丑，以口外七□及大同等府灾，命直、晋免收运商粮税，拨部帑十万赈之。

二月戊午，留江苏漕米五万石备赈安州等处。戊辰，见德使巴兰德于承光殿。癸酉，留京饷五万赈陕西北山等处灾民。

三月辛卯，命以两湖漕米六万馀石变价赈山西灾。

夏四月丙子，祈晴。己卯，以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特色楞游

牧连年荒旱，颁帑三万赈之。

五月乙酉，北新仓火。乙未，以伊克昭盟长札萨克固山贝子札那吉尔第游牧连年荒旱，颁帑一万赈之。

六月乙卯，命直省择保精晓天文、医理、卜筮、数学及娴于堪舆者，上之内务府。戊午，拨部帑三万备赈醴陵等处灾。庚申，见德使绅珂于承光殿。癸亥，祈晴。丁卯，普安匪首刘燕飞等伏诛。癸酉，京师雨灾，诏于六门外等六处各设粥厂，拨京仓米万石充赈。乙亥，再拨奉天粟米、江南北漕米备顺直赈需。永定河决，南北汛并溢。丙子，免安徽积年逋赋，暨潜山等县卫前欠夏粮。

秋七月甲申，谕顺天府平粜。甲辰，近畿积潦渐消，谕遣就食贫民归籍。

八月辛亥，赐故总督曾国荃孙广汉四五品京堂。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丁卯，采购奉、豫、鲁省杂粮分备顺直赈。

九月癸未，山东截留新漕六万石赈濒河州县灾民。再拨江南北漕米十万石改折，复留江苏漕米八万石充赈顺直，分半给之。癸卯，发京仓米三万石赈顺天。是月，免陕西各属逋赋及额赋。

冬十月己酉朔，修太仓四州县海塘。壬子，赏四川布政使龚照瑗三品京堂，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己未，命户部岁纳内务府银五十万。乙丑，免通州等处粮赋。

十一月己丑，申私钱之禁，有销毁改铸或载运者，所司访缉严治之。戊子，甘肃、新疆地震。辛卯，命许振祎与李鸿章会勘永定河。甲午，免大兴等县秋税。

十二月辛亥，命吏部侍郎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壬子，诏京察严考覈。戊午，除内地人民出海禁。辛酉，赈安仁疫灾。壬戌，免归化等七□租赋。丁卯，免乌拉捕东珠。壬申，拨京东仓米五万石备顺天春赈。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

二十年甲午春正月己卯朔，懿旨，六旬庆辰，晋封妃嫔名号，增恭亲王护卫，奕劻晋封亲王，醇亲王载沣等赏赉有差。自中外大臣、文武

大员、蒙古王公等以次恩锡。丙申，许振祎会勘永定河工程，命与李鸿章会筹。允岁增修费四万，并拨部帑三十万充经费。己亥，库车地震。免镇、迪各属逋赋。庚子，重申科场禁例。辛丑，免鄂伦春贡貂。壬寅，滇缅续约成。

二月辛亥，诏殿廷考试阅卷大臣公慎校取勿滥。濬通惠河，筑闸壩。甲子，命李鸿章阅海军。甲戌，禁州县非时预徵及滥用非刑。允许振祎请，卢沟桥置河防局，仿裘曰修成法，设浚船百二十艘。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谕疆吏毋滥保属官。戊子，诏停秋决。

是春，免新疆各属逋赋，云南各属额赋杂课。

夏四月戊申，韶州南雄匪乱，剿平之。己酉，溆浦匪首谌北海伏诛。甲寅，大考翰、詹，擢文廷式等六人一等，馀升黜有差。辛酉，见义使巴尔迪等于承光殿。辛未，赐张謇等三百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申，谕直省清理京控积案。

五月丁亥，以畿辅多盗，谕严捕务。戊子，诏驻藏办事大臣、帮办大臣三年任满得请觐，著为令。丁酉，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籓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壬寅，除免江苏海运漂没漕粮。乙巳，召刘铭传来京。裁鄂伦春总管，升布特哈总管为副都统。

六月己酉，诏停道、府捐。癸丑，京师霪雨，祈晴。乙卯，见日使小村寿太郎于承光殿。戊午，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壬戌，停海军报效。乙丑，谕："湖南京漕折价，备顺天赈。向有济荒经费，亦报解存储。"皆自今岁始，岁以为常。丁卯，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戊辰，召刘锦棠来京。辛未，上二旬万寿，御殿受贺筵宴。命徐用仪为军机大臣。壬申，召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鲜，下诏宣战。戊寅，命李瀚章毁南海举人康祖诒所著书。己卯，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丙辰，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助邵友濂筹防。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乙酉，免宾川等州县田租。丙戌，敕神机营兵防近畿，驻通州，旋移南苑。戊子，命端郡王载漪、敬信练旗兵，以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载漪寻管神机营。谕停不急工程。允吴大澂请，统湘军赴朝鲜督

战。丁酉，赈会同、会乐二县灾。己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敬信、汪鸣銮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卯，重订中外保护华工约。

八月丙午，吴大澂督军出关，自请帮办海军，不许。丁未，始释奠于先师。己酉，刘锦棠卒。戊午，上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壬戌，李鸿章以师久无功，褫三眼孔雀翎、黄马褂。丙寅，懿旨发内帑三百万备军需。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丁卯，命承恩公桂祥统率马步各营往驻山海关。戊辰，奉天援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日人战于平壤，败绩，死之。己巳，命吴大澂军驻乐亭。庚午，懿旨，六旬庆辰停止颐和园受贺。拨京仓米三万石赈顺天各属水灾。

九月甲戌朔，懿旨起恭亲王奕□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乙亥，命宋庆节制直、奉诸军。罢叶志超总统。丁丑，谕在籍提督曹克忠募津勇驻山海关。召王文韶来京。调黄少春为长江水师提督。庚辰，命兵部侍郎王文锦等办理团练。辛巳，免陕西咸宁等处旱荒田赋。壬午，海军副将邓世昌及日人战于大东沟，死之。癸未，召张之洞来京。丁亥，赈瑞昌等县潦灾。戊子，以临敌溃散，罢叶志超、卫汝贵统领，以聂士成统两军。庚子，日兵渡鸭绿江。辛丑，陷九连城。壬寅，命长顺率吉林军往奉天助剿，丰绅统三省练军防东边。

冬十月甲辰朔，谕裕禄饬金州战备。乙巳，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定安、裕禄防剿。丁未，诏山西各省入卫。戊申，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命王大臣等分办巡防、团防，广西按察使胡燏棻驻天津督粮饟，许专奏。召刘坤一来京，以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以临敌退缩，褫职逮问。己酉，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壬子，日人陷金州，副都统连顺弃城遁。徐邦道及日人战，败绩。丙辰，赈东省濒河贫民，并拨帑抚恤。丁酉，各国使臣呈递国书，贺皇太后六旬万寿，上见之于文华殿。壬戌，日人陷岫岩州，丰升阿、聂桂林皆弃城走。额勒和布、张之万罢军机。定安以临敌无功，夺钦差大臣、汉军都统，暂留办东三省练兵。依克唐阿以督兵畏葸褫职，戴罪图功。丁卯，日人袭旅顺船坞，总办龚照□兴遁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继之，徐邦道与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奔复州依宋庆。谕李秉衡严防威海。吴大澂请自任山海关防务，并俟各军会合，规复朝鲜。谕曰："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切勿掉以轻心，致他日言行不相顾。"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壬申，夺丁汝昌海军提督，暂留任。宋庆自请治罪，特原之。诏各路将帅严约束，禁扰累民间，犯者立正军法。褫叶志超职。

十一月癸酉朔，褫龚照□兴职，寻逮问。己卯，以金州陷，褫副都统连顺职，程之伟并褫职，赵怀业逮京治罪。庚辰，懿旨恭亲王奕□复为军机大臣。辛巳，免顺直被水州县额赋。丙戌，日本陷复州。戊子，日本兵集金、复二州。谕宋庆率诸军决战。丰升阿、聂桂林自岫岩奔析木城，闻敌至，师复溃，日人取析木城。以程文炳为陆路提督。己丑，宋庆及日人战于海城，败绩，退保田庄台。庚寅，依克唐阿及日人战于凤凰城，侍卫永山死之。命荣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壬辰，丰升阿、聂桂林逮问。癸巳，逮叶志超、丁汝昌治罪。戊戌，褫提督程允和、张光前、总兵姜桂题职，俱留营效力。

十二月癸卯，停是月紫光阁、保和殿筵宴。褫提督卫汝成职，逮问。甲辰，御史安维峻以论李鸿章，坐妄言褫职，戍军台。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褫提督黄仕林职，逮问。壬子，命张廕桓、邵友濂以全权大臣往日本议和，寻召还。丙辰，拨江苏漕米十二万石备顺直春赈。丁巳，章高元及日人战于盖平，败绩。奉军复战，提督杨寿山死之，城陷。辛酉，懿旨，刘坤一驻山海关筹进止。趣吴大澂率师出关，会宋庆进剿。以近畿米贵，运豫、鲁杂粮平粜。癸亥，卫汝贵处斩。甲子，命宋庆、吴大澂襄办刘坤一军务。乙丑，再拨京仓米三万石备顺天春赈。己卯，日本陷荣成。庚午，命王文韶襄办北洋军务。

是岁，朝鲜入贡。

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二

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乙亥，日兵寇威海。丁丑，我海军与战于南岸，败绩。己卯，吴大澂始出关视师。辛巳，威海陷，守将戴宗骞死之。改命聂士成统兵入关。丁亥，诏责李鸿章。庚寅，刘公岛陷，水师熸，丁汝昌及总兵刘步蟾死之。谕张之洞、松椿防海、赣、清江水陆要冲，保清、淮通运。辛卯，授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使日本。壬辰，见各国使臣于文华殿。陶模言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属户民，英印度部收买为奴，应由公家赎放，从之。丙申，叶志超、龚照□兴俱论斩。己亥，日本陷文登、宁海，偪烟台。宋庆等及日人战于太平山，败绩，走。

二月乙巳，宋庆、吴大澂败日人于亮甲山，参将刘云桂、守备赵云奇战死。赈锦州、宁远灾民。丁未，命聂士成总统津、沽海口防军。乙酉，日兵薄辽阳，长顺、唐仁廉击卻之。庚戌，日兵陷牛庄，吴大澂退走，日人遂袭营口。癸丑，马玉昆败日人于田庄台。甲寅，复战，败绩。丙辰，日兵陷田庄台。吴大澂奔锦州，宋庆退双台。丁巳，以吴大澂师徒挠败，切责之。戊午，恭亲王等奏撤海军署。免上元、江宁等处，淮安等卫赋课。赈直隶水灾。庚申，分神机营兵驻喜峰口。癸亥，命吴大澂解军务帮办来京，湘、鄂诸军以魏光焘领之。乙丑，拨库帑十万加赈蓟州等处灾民。戊辰，知州徐庆璋集民团固守辽阳，命裕禄济饟械。己巳，赈玉田、灤州、乐亭水灾。日人狙击李鸿章，弹伤其颊。庚午，日人犯澎湖。

三月壬申朔，命吴大澂回湖南巡抚任。癸酉，济阳高家纸坊河决。乙亥，日兵陷澎湖。戊子，褫提督蒋希夷职，逮问。癸巳，命郭宝昌随同刘坤一办防务。己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

夏四月戊申，拨京仓米石备顺天平粜。己酉，天津海溢，王文韶自请罢斥，不许。谕曰："非常灾异，我君臣惟当修省惕厉，以弭天灾。"甘肃撤回叛，陷循化□，雷正绾剿之。庚戌，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乙卯，谕曰："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瀋，南可犯畿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

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戊午，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和局已成，勿再论奏。留山东运粮十万石备宁河等处赈。命裕禄接济宁、锦等属赈需。己未，赏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五品卿衔。辛酉，达赖喇嘛受戒毕，赉哈达、念珠等物。癸亥，拨湖北漕米三万石，备宁、锦等属赈。乙丑，京师平粜。命李经方为台湾交地全权委员。丙寅，赐骆成骧等二百八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召唐景崧来京。

五月辛未朔，赈临漳等县水灾。庚辰，蒋希夷论斩。乙酉，见俄使喀希尼、法使施阿兰于文华殿。壬辰，日本归我辽南地。丁酉，免湖南新化，云南阿迷、保山、昆明上年被灾田赋。赈长武等县水灾雹灾。庚子，唐景崧休致。

闰五月辛丑朔，拨山东库帑二万助赈奉天。壬寅，抚恤江、浙运漕稽候船户万馀人。甲辰，大学士福锟致仕。乙巳，命直隶提督聂士成总统淮军驻津、沽，江西布政使魏光焘总统浙军驻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总统毅军驻锦州，俱听北洋大臣调度。癸丑，吴大澂罢。戊午，予惠潮嘉道裕庚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丁卯，谕曰：“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兴举。至整顿釐金，严覈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生多所裨补。直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

六月甲戌，孙毓汶以疾免。丁丑，赈热河饥民。乙酉，军机大臣徐用仪罢。以麟书为武英殿大学士，昆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钱应溥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均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子，赈锺祥等处水灾。

秋七月甲辰，沁河决。乙巳，荥泽河决。丁未，诏李鸿章入阁办事。授王文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申，赈商州、清涧等处水灾雹灾。己酉，予宋儒吕大临从祀文庙。寿张、齐东河决。丰升阿遣戍军台。戊午，赈镇安等县水灾。辛酉，江西巡抚德馨有罪褫职。色勒库尔地震。壬戌，以回众猖獗，褫总兵汤彦和职，杨昌濬、雷正绾并褫职留任。丁卯，已革提督黄仕林论斩。

八月壬申，赈富川、容县水灾。丙子，赈阶、文、西宁等州县水

灾。己卯，四川总督刘秉璋以不能保护教堂褫职。丙戌，命工部郎中庆常以五品京堂充出使法国大臣。癸巳，免云南威远被灾田赋。

九月庚子，赈梧州府属火灾。留山东新漕备濒河诸县灾赈。乙巳，留湖北冬漕三万石备锺祥等县赈需。丁未，命魏光焘统军援甘肃。戊申，免望都差徭，及退出圈地额赋五成，著为令。己酉，免陕西前岁民欠，暨华州开渠占地钱粮。壬子，见英使欧格讷于文华殿。乙卯，赈甘肃被扰各地难民。戊午，赈临湘蛟灾。拨帑三万购仓穀，备常德、衡州旱灾。壬戌，见和使克罗伯于文华殿。癸亥，命宗人府府丞吴廷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丙寅，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京谒陵，进方物。揭阳、潮阳、普宁等县地震。

十月辛未，杨昌濬罢，以陶模署陕甘总督。辛巳，李鸿章与日使互换归辽条约。甲申，长麟、汪鸣銮并以召对妄言褫职。己丑，初设新建陆军，命温处道袁世凯督练。丙申，免江川被灾田赋二年。赈鹤庆等州县水旱灾。

十一月乙酉朔，山东赵家口合龙。丁未，免盛京被淹官庄额赋。戊申，留河南漕折八万备内黄等县工赈。己酉，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充俄皇加冕贺使。庚戌，免奉天被兵各属旗民两年田赋，并积年逋赋。癸丑，刘永福免。癸亥，甘肃提督李培荣以赴援西宁逗留褫职。乙丑，调董福祥为甘肃提督，仍总统甘军，前敌诸将均归节制。赈保山蛟灾。

十二月戊寅，寿张决口合龙。庚辰，拨库帑六万备湖北春赈。癸巳，改命李鸿章使俄，邵友濂副之。是月，免陕西前岁逋赋、奉天上年苇税及官庄税粮。赈盛京、萍乡灾。发帑各十万，赈湖南、云南、陕西各属灾。

二十二年丙申春正月丙申朔，停筵宴。丁酉，以特遣李鸿章使俄，谕止邵友濂、王之春毋往。己亥，赈长沙各府水旱灾。乙卯，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庚申，命冯子材仍回广东，督办钦、廉防务。

二月庚午，移塔尔巴哈台额鲁特领队大臣驻布伦布拉克，伊犁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驻博罗塔拉。壬申，始议邮政与各国联会。开龙州铁路。刘铭传卒。丁亥，户部火。

三月戊戌，额勒和布致仕。癸卯，开杭州商埠。丁未，命王文韶、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辛酉，回匪窥珠勒都斯。癸亥，命董福祥驻西

宁，专任剿抚，魏光焘还驻河州，寻命回陕西巡抚任。

夏四月壬申，五台山菩萨顶灾。乙亥，免昆明、丘北被灾夏粮。辛巳，命荣禄往天津阅新建陆军。戊子，授昆冈体仁阁大学士，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月丁酉，谕李秉衡查州县粮赋，浮收者覈减之。免恩安被灾额赋。辛丑，郑州文庙灾。是月，上数奉皇太后临醇王邸视福晋疾。癸卯，醇贤亲王福晋叶赫那拉氏薨，辍朝十一日，上奉皇太后临邸视殓，越日复往奠祭。懿旨，醇贤亲王福晋薨逝，应称曰“皇帝本生妣”。乙巳，上成服。壬子，免安徽历年逋赋。甲子，缓鄂伦春牲丁进貂贡。

六月丙寅，谕奎顺抚恤青海蒙民。丁卯，河决利津。戊辰，免浙江历年各场积欠灶课盐课。庚午，赈浙江风灾。壬申，醇贤亲王福晋金棺奉移，上躬诣临送。甲戌，上奉皇太后如醇王园寓临奠福晋金棺。己卯，谕整顿长江水师。壬午，命裕禄兼充船政大臣。丙戌，松潘番乱，官军剿平之。丁亥，允王大臣请，神机营练兵处仿西制练兵。辛卯，永定河溢。是月，赈大东沟海溢灾，安徽、湖北蛟灾。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顺天东南各属水，命孙家鼐等速筹赈需。乙巳，留南漕十万石于天津备赈。

八月乙丑，以关内外回匪渐平，谕陶模、董福祥安辑降众，搜捕馀匪。己巳，川军剿瞻对，叠克要隘，进逼中瞻。庚辰，谕鹿传霖：“瞻对用兵，乃暂时办法。事定后仍设番官否，当再审详。不得因此苛责喇嘛，转生他衅，慎勿卤莽而行。”己丑，谕刑部讯狱应速结，毋任延宕。壬辰，禁各省滥用非刑。

九月丙申，福锟卒。免陕西前岁逋赋。己亥，东陵蟲灾。丙午，赏盛宣怀四品京堂。先是，王文韶、张之洞请立招商轮船总公司，举盛宣怀督办。至是，旨下，并准专奏。大学士张之万致仕。丁未，见德使海靖、比使费葛于文华殿。庚戌，命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丑，李秉衡言勘明黄河尾闾，拟由旧黄河东岸挑濬新河，仍导归旧河入海。谕以大举兴办，务期一劳永逸，以副委任。

是秋，赈河南、奉天、湖北、安徽、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水灾，湖南蛟灾，及陕、甘水灾雹灾，新疆蝗灾雹灾，广东洋面风灾。

冬十月壬戌朔，赈湖北江、汉水灾。癸亥，办河州冬赈。甲子，增

设苏州、杭州、沙市、思茅四关。丙寅，谕陶模选廉明贤吏，和辑汉、回，偶有争执，专论是非，准情理以剂其平，并分别抚恤被兵区域。论平回功，予董福祥骑都尉世职，授陶模陕甘总督，饶应祺新疆巡抚，予奎顺、魏光焘优叙，其馀甄叙有差。甲戌，永定河决口合龙。戊寅，定朝鲜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不递国书，以总领事一人驻其都城。庚辰，命左都御史杨儒充出使俄奥荷大臣，道员罗丰禄充出使英义比大臣，黄遵宪充出使德国大臣，伍廷芳充出使美日祕大臣。癸未，免武清等州县秋赋杂课。乙酉，赈华州等处水灾。己丑，以徐桐为体仁阁大学士，李鸿藻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戊申，冬至，祀天于圜丘。己酉，免朝贺。辛亥，免河、洮等处被灾赋课。丁巳，命工部侍郎许景澄充出使德国大臣。是月，赈山东、四川水灾。

十二月乙丑，初，鹿传霖屡奏瞻对宜剿，拟收回后改设汉官。上虑失达赖心，命鹿传霖、文海等详议。至是，疏陈瞻民向化，藏番震慑各情。因谕剀切劝导达赖，期于保藏、保川两无窒碍。赈四川东乡等属灾。丙子，免辽阳各村屯粮赋，绥德等州县逋粮。

二十三年丁酉春正月辛卯朔，停筵宴。丁酉，免山东光绪初年逋赋。辛亥，留湖北漕米充工赈。乙卯，见美、法、英、德、荷、比、俄、义、日本及日、奥诸国公使于文华殿。

二月壬戌，命户部侍郎张廕桓使英。庚午，河决历城、章丘。己卯，命崇礼、许应骙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三月癸巳，诏汰冗兵。甲辰，懿旨发内帑十万赈四川，五万赈湖北，并以库帑十万加赈四川夔、绥、忠三属。辛亥，免铜仁、青谿被水田赋。丁巳，初设海参葳委员。

夏四月乙亥，李秉衡奏减山东钱漕。

五月丙申，诏棍噶札拉参胡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准转世为八音沟承化寺胡图克图。甲辰，张之万卒，赠太保。丁未，上诣本生妣醇贤亲王福晋园寝，周年释服。壬子，予吕海寰四品京堂，充出使德荷二国大臣。

六月己卯，赈崇阳等县水灾。

是夏，见奥使齐幹、俄使乌尔他木斯科、英使窦纳乐、日使矢野文雄于文华殿。

秋七月庚寅，李鸿藻卒。丙申，命廖寿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丑，复故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原官。甲辰，免岷州卫二十四寺进骡，并展缓马贡。甲寅，平遥普洞村山陷入地中。

八月己巳，靖西地震。壬申，命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癸未，弛科布多札哈沁宝尔吉矿禁，许蒙、汉民人开采。乙酉，以鹿传霖于德尔格忒土司措理失宜，罢改土归流议，释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暨其家属，仍回德尔格忒管土司事。

九月戊子，鹿传霖罢。己丑，命德尔格忒撤兵。戊戌，见挪威使柏固于文华殿。甲辰，达赖喇嘛请还瞻对地。谕恭寿等会商以闻。丙午，利津决口合龙。乙卯，复故陕甘总督杨昌濬官。

是秋，赈陕西雹灾水灾，湖南北、江西、广东、安徽、云、贵水灾，新疆蝗灾。

十月戊午，广西巡抚史念祖坐事褫职。壬申，曹州匪戕害德国教士，命李秉衡察勘之。戊寅，德以兵轮入胶澳。壬午，免乐亭等州县被灾额赋。是月，赈广东风灾，陕西雹灾，湖南、江南水灾。

十一月辛卯，拨江北漕米三万石，备徐、海各属赈。甲午，诏罢三瞻改土归流议，仍隶达赖喇嘛。辛丑，谕安抚江苏各属饥民。丁未，英使窦纳乐入见。癸丑，冬至，祀天于圜丘。甲寅，免朝贺。昭乌达盟旗匪平。

十二月甲子，利津河决。己巳，免安州涝地租。乙亥，三岩野番就抚，改设土千户，隶巴塘。罢硃窝、章谷两土司归流议。戊寅，诏各省保护教堂教士。免狄道、巴燕戎格等处额赋。

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元旦受礼改于乾清宫，停宗亲宴。戊子，诏各省大吏定议筹饷练兵，速覆以闻。庚寅，定经济特科及岁举法。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乙未，免建水被旱夏粮。己酉，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壬子，免石屏、昆明夏粮。

二月甲子，命廖寿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丙寅，免清海阿里克番族马贡银。乙巳，留江北漕米一万石赈徐州灾。丁丑，命神机营选练

先锋队。庚辰，诏武科改试枪砲，停默写武经。

三月丁亥，诏立义仓。戊子，俄使巴布罗福觐见。乙巳，除新化被水额赋。是月，开直隶北戴河至秦王岛、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口岸。

闰三月乙卯，召张之洞来京。丙辰，麟书卒。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贤像，下总署察问。乙丑，临恭亲王邸视疾。甲戌，上侍皇太后幸外火器营教场，阅火器、健锐、神机三营及武胜新队操，凡三日。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张之洞回任。续赈徐、海灾。戊寅，见德亲王亨利于玉澜堂。己卯，还宫。免新兴被旱额赋。庚辰，见法使毕胜于文华殿。壬午，安徽凤、颍、泗灾。

是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

夏四月壬辰，恭亲王奕□薨，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临邸赐奠。懿旨特谥曰忠。守卫园寝增设丁户，每祭祀官经理之。孙贝勒溥伟袭。甲午，懿旨，恭忠亲王功在社稷，应配飨太庙。诏中外臣工当法恭忠亲王，各摅忠悃，共济时艰。己亥，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乙巳，诏定国是，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办。军机大臣、王大臣妥速会议以闻。"丙午，诏各省立商务局。赐夏同龢等三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翁同龢罢。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近支王、贝勒等，上亲察之；公以下及閒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王文韶来京。裁督办军务处。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辛亥，前藏达赖喇嘛贡方物。

五月癸丑朔，诏陆军改练洋操，令营弁学成者教练，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各疆臣限六阅月，举并饷练兵及分驻地，妥议以闻。其军械枪砲，各省机器局酌定格式，精求制造。甲寅，赈栖霞火灾。丁巳，诏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命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授荣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庚申，趣盛宣怀芦汉铁路刻日兴工，并开办粤汉、宁沪各路。甲子，诏以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岁、科试悉改策论，毋待来年。丁卯，诏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戊辰，诏兴农学。谕曰："振兴庶务，首在鼓励人材。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新法，成新

器，堪资实用者，宜悬赏以劝。或试之实职，或锡之章服。所制器给券，限年专利售卖。其有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砲厂者，并照军功例赏励之。”辛未，免禄劝被水田粮。癸酉，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抬枪。以奕劻等管理骁骑营，崇礼等管理护军营。甲戌，诏改直省各属书院为兼习中西学校，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其地方义学、社学亦如之。乙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丙子，谕各省州县实力保护教堂。丁丑，命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抚、学政举堪与经济特科者。颁士民著书，制器暨创兴新政奖励章程。命中外举制造、驾驶、声光化电人材。戊寅，诏各省保护商务。免海康、遂谿上年被灾额赋。赈长安等州县水灾雹灾。

六月癸未朔，诏改定科举新章。丙戌，赈徐、海灾。己丑，诏颁张之洞著劝学篇，令直省刊布。命康有为督办官报。壬辰，命荣禄会同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郁林、梧州土匪、会匪相结为乱，陷容、兴业、陆川三县，官军剿平之。丙申，饶应祺进回部贡金。丁酉，命翰詹、科道轮班召对。部院司员条列时事，堂官代陈。士民得上书言事。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王文韶、张㕘桓专理之。庚子，湖南设制造枪砲两厂。辛丑，赈宁羌火灾，洵阳等县水灾雹灾。癸卯，命伍廷芳赈古巴华民。乙巳，谕曰：“时局艰难，亟须图自强之策。中外臣工墨守旧章，前经谕令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训诫谆谆。惟是更新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广集众长，折衷一是。诸臣于交议之事，当周谘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倘面从心违，致失朝廷实事求是本旨，非朕所望也。朕深惟穷变通久之义，创建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道蒸蒸矣。”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水师及路矿学堂。谕各省广开通商口岸。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驻朝鲜大臣。

是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于英吉利。

秋七月甲寅，诏停新进士朝考，并罢试诗赋。赈奉天被贼各□县灾。丙辰，诏于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以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督理，并加三品卿衔。命出使大臣设侨民学堂于英、美、日本各国。丁巳，河决山东上中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己未，诏定于九月十五日奉皇太后幸天津阅兵。移沙市关监督、荆宜施道、江陵县并驻沙市镇。壬戌，赈南阳水灾。乙丑，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裁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以总督兼管之。河东河道总督并于河南巡抚。兼裁各省粮道、盐道。庚午，

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夺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职。赏上书主事王照四品京堂。辛未，颁曾国藩州县清讼事宜及功过章程于各省，并增道府功过。谕疏导京师河道沟渠，平治道涂。谕各省实行团练。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赈建水水灾。癸酉，罢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裕禄为礼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乙亥，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丙子，赈泰和水灾。丁丑，召袁世凯来京。谕曰："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辄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政万端，大率主于为民开智慧，裕身家。其精者乃能淑性延寿。生人利益，推扩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所畀，祖宗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相陵逼，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谕各省撤驿站，设邮政。严米粮出口禁。

八月壬午朔，命户部编定岁出入表颁行之。谕出使大臣徵送侨民归国备任使。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任练兵事宜。丙戌，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署使林权助于勤政殿。赈射洪等县水灾，略阳等县水灾雹灾。丁亥，皇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有为走免。戊子，诏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庚寅，户部侍郎张廕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暨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并坐康有为党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徵医天下。召荣禄来京。命逮文廷式，捕孙文。壬辰，诏复设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禁官民擅递封章。罢时务官报。各省祠庙毋改学堂。命吏部侍郎徐用仪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巳，拨江漕八万石改折，备徐、海赈。赈高州水灾。甲午，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俱处斩。谪张廕桓新疆。徐致靖禁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乙未，以康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硃谕宣示臣下。罢巡幸天津阅操。命荣禄管兵部事，兼节制北洋诸军及宋庆军。丁酉，籍康有为、梁启超家。命赵舒翘会同王文韶督办矿路总局。谕苏、浙新漕运京，罢改折议。留山东新漕米石备赈。戊戌，赏袁昶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李端棻以滥保褫职，戍新疆。褫王照职，籍其家，逮捕。辛丑，赏前御

史文悌知府。壬寅，黄遵宪以疾免，赏李盛铎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陈宝箴以滥保夺湖南巡抚任。癸卯，诏疆臣饬吏治，培人才，开财源，修武备，举劾牧令，整齐营规。诏言责诸臣指陈国计得失，其淆乱是非事攻讦者罪之。乙巳，懿旨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罢经济特科，罢农工商局。丙午，端方进所编劝善歌，诏颁行。懿旨命疆臣保卫民生，慎选循良，整饬保甲团练。凡水利蚕桑，及制造贩运，资民间利赖者，以时教导之。申联名结会之禁。授荣禄为钦差大臣。己酉，命裕禄会办芦汉等处铁路。设上海、汉口水利局。

九月辛亥朔，懿旨，一切政治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次第推行。建言诸臣章奏务裨时局，毋妄意揣摩。癸丑，发内帑二十万赈山东水灾。甘肃、新疆地震。丁巳，广西匪平。己未，命军机大臣会大学士及部院议治河之策。辛酉，初，强劫盗案，不分首从。至是，命枢臣暨法司详议区别。代州地震。壬戌，免陕西咸宁等处逋课。戊辰，复武乡、会试及童试旧制，惟营用武进士及投标武举令习枪砲。复置湖北、广东、云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免裁粮道等缺。己巳，命许景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戌，复刑名解勘旧制，除军务省分及情事重大者，仍就地正法，馀不准行。丙子，命胡燏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己卯，权停福州船厂制造。庚辰，命李鸿章往勘山东黄河。是月，赈直、陕、川、鄂、苏、滇、晋、新等各省灾。

冬十月辛巳朔，享太庙，礼亲王世铎摄行，是后郊庙祀典皆遣代，至辛丑冬自西安还京，始亲诣。丙戌，命道员张翼督办直隶暨热河矿务，立公司。赈顺天各属灾。丙申，赈韩城等县灾。己亥，命户部拨帑八万备安徽赈。辛丑，追夺翁同龢职。前湖南巡抚吴大澂坐事褫职。济阳决口合龙。壬寅，悬赏购捕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甲辰，允荣禄请，以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分立四军，别募万人为中军。乙巳，见俄使格尔思于勤政殿。命胡燏棻督办津镇铁路，以张翼副之。丁未，赈罗平水灾雹灾。

十一月癸丑，谕张汝梅办山东灾赈。赏桂春三品京堂，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命启秀为军机大臣，赵舒翘、联元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丁巳，留河南漕折于滑县备赈。拨库帑二十万于江苏备赈。己巳，命溥良察山东赈。庚午，命裕庚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未，命疆臣均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衔。壬申，赈吐鲁番等处水灾蝗灾。丁丑，以称疾停年节升殿筵宴。戊寅，罢直隶练军。

十二月丙戌，湖北巡抚曾銮坐事免。癸巳，命马玉昆往河南办理防

剿。罢胡燏棻津芦路督办，以许景澄代之。丁酉，免汉阳等州县被灾额赋。壬寅，改湖北汉口同知为夏口抚民同知。戊申，发内帑五万于清、淮备赈。

二十五年己亥春正月庚戌，抚恤豫、皖被贼州县灾民。丙辰，诏清庶狱。庚申，免涡阳等州县被贼税粮。辛酉，止各国驻京公使觐贺。壬戌，再拨部帑五万于安徽备赈。丙寅，召李秉衡来京。

二月甲申，申谕各省办积穀、清讼、团练、保甲。丁亥，命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举行京师保甲。戊戌，胶州湾德兵藉词护教，入沂州境。命吕海寰告德国外部，止其进兵。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予袁世凯优叙。庚子，命副都统寿山募练十六营，为镇边新军。甲辰，德兵至兰山。丁未，陷日照城。

三月乙卯，谕有漕各□州县，自今冬始，改徵本色运京师。丁丑，召苏元春来京。

夏四月癸未，谕曰："近因时事艰难，朝廷孜孜求治，叠谕疆臣整顿一切。旋据覆陈练兵、筹饷、保甲、团练、积穀各事，虽匪空言，尚虚确效。用再谕令所筹诸务，速即兴办。仍将有无成效，据实以闻。"申谕疆臣切实校阅营伍。又谕察勘荒田，劝导民垦，勿任吏胥讹扰，亦毋遽拟升科。义人以兵舰来，图登三门湾，谕严戒备。己丑，命刚毅往江南诸省覈库藏出纳实数。癸巳，命聂士成军马步四营驻热河，实边防。丙申，谕刘坤一等集重兵为备，义兵登陆，即迎击之。丁酉，命按察使李光久督办浙江防剿，长顺往吉林稽察练兵。乙巳，诏："关税、釐、盐诸课，岁有常经，疆吏瞻徇，不能力除积弊。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详覈会议以闻。"

五月壬子，命吴廷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神机营兵厂药库火。乙卯，命太仆少卿裕庚充出使法国大臣。乙丑，命正定镇总兵杨玉书统练军驻热河。除安化、武冈、新宁被水田赋。己巳，岳州开商埠，移岳常澧道驻之，兼岳州关监督。

六月戊子，免迪化等属逋赋。丁酉，谕整饬海军，除积弊。庚子，赈庐陵等县水灾。

秋七月庚戌，以法人租借广州湾，命苏元春往会勘。乙卯，订朝鲜通商条约。丁巳，开秦皇岛商埠。己巳，命刚毅往广东清釐财政。庚

午，命苏元春赴淮、徐练兵，听荣禄节制。

八月丁亥，甘肃海城回乱，官军剿平之。己亥，诏各省宣讲圣谕广训。甲辰，锦州、广宁匪乱，剿平之。

九月丁未，以旱诏求直言。庚戌，诏清讼狱，缓徵输。谕疆吏整躬率属，持公道，顺舆情。己未，副都统寿长以废弛营务，褫职谪戍，荣和褫职逮问。辛酉，命李徵庸充督办四川商矿大臣。甲戌，义人兵舰续至，谕直、鲁、江、浙严防。

是秋，赈浙江、湖南、甘肃水灾，陕西旱灾。

冬十月庚寅，命李秉衡巡阅长江水师。丙申，命李鸿章为通商大臣，考察商埠。壬寅，免陕西咸宁等处前岁逋赋。

十一月癸丑，命太仆寺卿徐寿朋充出使韩国大臣。甲寅，廖寿恆罢军机大臣，命赵舒翘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免北流被贼上年逋赋。壬戌，再暴康有为、梁启超罪状，悬赏严捕。戊辰，孙家鼐以疾免。己巳，以户部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

十二月甲戌朔，诏停年节升殿筵宴。丙子，举行察典，敕毋冒滥。乙酉，免榆林等处被灾田粮。己丑，罢苏元春江南练兵，回广西提督任。乙未，命陈泽霖募勇驻江北操练，为武卫先锋右军。丁酉，诏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穆宗嗣，封皇子。命崇绮直弘德殿，授皇子溥俊读。壬寅，诏来年三旬寿辰，停朝贺筵宴，止文武大吏来京祝嘏。特举恩科，明年庚子乡试，次年辛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

是冬，赈山西、云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属灾。

是岁，广州湾租借于法郎西，并开滇越铁路。

二十六年庚子春正月甲辰朔，诏以三旬庆辰，加宗支近臣恩赉。己酉，命醇亲王载沣直内廷，命侍讲宝丰直弘德殿。停本年秋决。壬子，先是，知府经元善联名上书谏立嗣。至是，诏严捕治罪，寻籍其家。戊子，诏大索康有为、梁启超，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壬戌，三严夷平，增设巴塘等处土官各职。癸亥，总署与法人议广州湾租约，订期九十九年。甲子，留南漕三万石赈河北灾民。是月，拳匪起山东，号“义和拳会”，假仇教为名，劫杀相寻，蔓延滋害。

二月丙子，河决滨州。乙酉，免昆明等州县被灾额赋。戊戌，定墨国条约。

三月戊申，命李盛铎使日本，贺其太子联姻；吕海寰使德，贺其太子加冠。壬子，滨州决口合龙。癸丑，以旱诏中外虑囚。甲寅，赏高赓恩四品京堂，直弘德殿。丁巳，命内阁学士桂春充出使俄国大臣，寻命兼使奥国。拨部帑十万赈山东、贵州各属水灾。己未，靖远夷就抚，置诸夷土官。壬戌，命袁世凯集新兵二十营，增立一军，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

夏四月乙酉，善联罢，以许应骙兼管船政大臣。庚寅，义和拳入京师，诏步军统领等会议防禁以闻。辛卯，免宣威、嵩明被水秋赋。丙申，赈重庆等处水旱灾。丁酉，总署言拳会造言煽惑，人心浮动，易肇衅端。谕所司妥议。授李鸿章两广总督。庚子，免新化等州县被水额赋。是月，拳匪焚毁保定铁路，副将杨福同往镇摄，行及涞水，被戕。

五月癸卯，拳匪毁琉璃河、长辛店车站局厂。命聂士成护芦保、津芦两路，防御之。甲寅，命载漪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启秀、溥兴、那桐同时兼行走，罢廖寿恆。乙卯，拳匪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于永定门外。丁巳，谕令马玉昆赴京西剿拳匪。大沽戒严。己未，拳匪扰五城，坊市流血。诏步军统领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会巡，大臣巡察街陌，分驻九门监启闭。召李鸿章、袁世凯入卫。庚申，荣禄以武卫中军护各国使馆。命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召李秉衡及马玉昆统兵来京。是夕，拳匪焚正阳门城楼，闾市灰烬。庚申，诏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自馀遣散。辛酉，诏各省以兵入卫。外军攻大沽口，提督罗荣光不能御，走天津，死之，大沽遂陷。裕禄以捷闻，诏发内帑十万犒师。壬戌，命徐桐、崇绮会同奕劻、载濂等商军务。癸亥，命许景澄、那桐往告各国公使速出京。自庚申至于是日，皇太后连召王大臣等入见，谘众论。载漪持战议甚坚。载勋、载濂、载澜、徐桐、崇绮、启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荣禄依违其间。独许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辞殊切直。故有是命。甲子，拳匪戕德使克林德于崇文门内。乙丑，诏以中外衅启，饬战备。罢崇礼步军统领。以载勋代之。发仓米开粜济民食。庚午，召鹿传霖来京。

六月辛未朔，谕顺天府五城平粜，瘗教民暴骸。癸酉，命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募水会强壮者，编立成军，与通州、武清、东安团民驻直隶，济之饷械。发仓于通州开粜。长萃等言津通道阻，请暂停漕运，不

许。乙亥，谕各省护教士回国，教民悔悟自首者许自新。己卯，南漕运阻，命清江浦置局，采买运京。壬午，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趣兼程来京。乙酉，诏展缓本年恩科乡试，明年三月八日举行，会试八月八日举行，庚子正科乡试及会试以次递推。外兵袭天津，聂士成战于八里台，死之。戊子，以吕本元为直隶提督。天津陷，裕禄、宋庆、马玉昆并退守北仓。庚寅，命顾璜、张仁黼会办河南团防。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辛卯，诏缉戕害德使凶犯。额勒和布卒。丙申，上三旬万寿，东华门不启，群臣朝贺皆自神武门入。免疏附、拜城被灾额赋。赈福建水灾。

秋七月庚子朔，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并听节制。壬寅，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乙巳，调马玉昆为直隶提督。丁未，命荣禄以兵护各国公使往天津。己酉，外兵据北仓。庚戌，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壬子，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外兵进占河西坞。甲寅，增祺言盖平、熊岳先后失守。丙辰，杀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丙寅，次宣化。命万本华、孙万林、奇克伸布军听马玉昆节制，驻后路。丁卯，诏求直言。免跸路所过宛平、昌平等处钱粮一年。

八月庚午朔，次左卫。辛未，次怀安。壬申，次天镇。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议和。癸酉，次阳高。甲戌，次聚乐镇。太监张天顺骚扰驿站，处斩。乙亥，次大同。命刘坤一、张之洞会议和局。以载漪为军机大臣。戊寅，赏随扈王公暨大小臣工津贴银两。己卯，次怀仁。命京师部、院、卿寺堂官暨内廷行走者，除留京外，均率司员赴行在。辛巳，次广武镇。命程文炳统军驻潼关。壬午，次阳明堡。谕荣禄收集整理武卫中军。癸未，次原平镇。谕廷雍督剿直属拳匪。甲申，次忻州。丙戌，次太原，御巡抚署为行宫。免跸路所过天镇、阳高等州县今岁额赋。丁亥，西安等府旱。戊子，谕荣禄约束武卫中军。癸巳，诏有司劝教民安业，拳民被胁者令归农。乙未，赈四川各属灾。

闰八月庚子朔，赈丽水等县水灾。辛丑，追悼德使克林德，命昆冈往奠之。论庇拳启衅罪，削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瀅

爵。罢载漪、载澜、刚毅、赵舒翘、英年职，并下府部议。命鹿传霖为军机大臣。壬寅，以日书记杉山彬被戕，遣那桐使日本致祭赙。毓贤罢。乙巳，诏幸西安。丁未，启跸。是日，次徐沟。戊申，次祈县。己酉，次平遥。庚戌，次介休。辛亥，次灵石。壬子，次霍州。召荣禄赴行在。甲寅，诏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乙卯，次平阳。丙辰，次史村驿。谕北五省严捕自立会党。戊午，次闻喜。己未，诏以西幸，陵寝坛庙久疏对越，命奕劻遴近支王贝勒代享太庙及祭东西陵，太常寺派员祭坛庙。寻令今岁除夕、来岁元旦祀典，并遣代行。趣近省解京饷给在京官弁俸粮。授奕劻全权大臣，会李鸿章议和约，刘坤一、张之洞仍会商。辛酉，次临晋。癸亥，次蒲州。谕江苏等省解款百万济京城俸饟。免跸路所过太原、阳曲等属今岁额赋。乙丑，次潼关。赈福州水灾。丁卯，次华阴。命敬信、溥兴管理虎神营。戊辰，次华州。

九月己巳朔，次渭南。壬申，至西安府，御巡抚署为行宫。甲申，以裕钢为驻藏办事大臣。丙子，予殉难祭酒王懿荣世职，并旌其妻谢氏、子妇张氏。乙卯，李鸿章奏诛附匪逞乱道员谭文焕。壬午，德人陷紫荆关，布政使升允退军浮图亿。寻奏德兵退易州，上以其张皇，切责之。己丑，罢保德贡黄河冰鱼。庚寅，削载漪爵，与载勋、溥静、载瀅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澜、英年钅隽级。赵舒翘夺职留任。刚毅病故，免议。毓贤戍极边。壬辰，予阖家自焚黑龙江将军延茂、祭酒熙元、侍读宝丰、崇寿等恤。乙未，赈陕西荒。丙申，免陕西咸宁等县逋赋。戊戌，免云南各□州县暨土司被灾逋赋。

冬十月戊申，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庚戌，诏董福祥不谙外情，遇事卤莽，夺提督，仍留任。辛亥，发内帑四十万赈陕西饥民，趣江、鄂转漕购粮以济。癸丑，授王文韶为体仁阁大学士，崇礼、徐郙并协办大学士。丁巳，谕廓尔喀、前后藏及各土司暂勿贡献。癸亥，开秦、晋实官捐例赈旱灾。

十一月壬申，免长安额赋十之五。乙亥，清平苗匪王老九等作乱，官军剿擒之。庚辰，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议交收东三省事。辛巳，以长沙等府旱灾，开赈捐事例。壬午，免跸路所经山西各州县额赋十之二。癸未，命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乙酉，命徐寿朋赴京随办商约。癸巳，安徽开筹饷捐例。丙寅，增祺坐擅与俄人立交还奉天暂行约，予严议，寻褫职。

十二月甲辰，诏免明年元旦礼节。丁未，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庚

戌，谕直省大小官吏保护外侨，违者重谴。严立会仇教之禁，犯者问死刑。壬子，命左都御史张百熙充专使英国大臣。甲寅，留京大臣奏京师盗风甚炽，权用重典，允之。庚申，赏张佩纶编修，随李鸿章办交涉。壬戌，诏复冤陷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职。再论纵匪肇乱首祸诸臣罪，夺载澜爵职，与载漪并谪新疆禁锢。褫刚毅职。英年、赵舒翘并褫职论斩。追褫徐桐、李秉衡职。启秀、徐承煜褫职听勘。董福祥褫职解任。癸亥，下诏自责。以当时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诫中外诸臣激发忠诚，去私心，破积习，力图振作。

二十七年辛丑，行在西安。春正月戊辰朔，诏以救济顺直兵灾，开实官捐例。罢多伦诺尔岁贡海龙诸皮。庚午，赐载勋自尽。辛未，毓贤处斩。癸酉，英年、赵舒翘并赐自尽。刚毅、徐桐、李秉衡并论斩，以前没免。乙亥，启秀、徐承煜处斩。庚辰，免仁和等县荒废田粮。辛巳，免新会贡橙。

二月己亥，拨部帑百万于山西备赈。壬子，广东郎中黎国廉等进方物，升叙有差。

三月戊辰，免跸路所过暨被灾陕西咸宁等处税粮。己巳，诏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并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甲戌，免云南临安等处逋粮。丁丑，论拳匪仇教保护不力罪，夺已故总督裕禄、驻藏大臣庆善原职，褫浙江巡抚刘树棠职，布政使荣铨、副都统晋昌褫职戍极边，道员郑文钦、知县白昶、都司周之德并处斩，馀褫谪有差。拨山东漕米五万石赈直隶灾民。壬午，谕免自京来行在各署司员停补扣资。

夏四月丁酉，赏在京王公百官半俸，旗、绿营兵丁一月钱粮。辛丑，命马玉昆剿近畿馀匪，瞿鸿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丁未，命瞿鸿禨兼政务处大臣。己酉，赈直隶旱灾。壬子，诏开经济特科，命中外举堪与试者。免各省例贡，除茶叶药材及关祭品者，一切食物悉罢之。癸丑，命载沣充德国专使大臣。庚申，诏从各国议，停顺天、奉天、黑龙江、直隶、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南诸省考试五年。壬戌，命张百熙等修京师跸路。癸亥，停吉林今岁贡。

五月乙丑，命那桐充日本专使大臣。展山西本年恩、正两科乡试。癸未，赏道员蔡钧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甲午，赈墨尔根等处灾。

六月丙申，命副都统廕昌充出使德国大臣，寻命为荷兰兼使。赏知府许台身道员，充出使韩国大臣。庚子，万寿节，停朝贺筵宴。癸卯，诏置外务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之，命奕劻总理，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任尚书并会办大臣，徐寿朋、联芳为侍郎。庚戌，各国联军去京师。壬子，发内帑五万于江西备赈。赈栖霞火灾。

秋七月甲子朔，命邓增节制随扈诸军。免陕西、河南、直隶跸路所过地额赋。乙丑，诏除漕务积弊，河运海运并改徵折色，在京仓采运收储。世铎罢直军机。己巳，河决章丘、惠民。己卯，诏改科举自明年始，罢时文试帖，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停武科。予罗丰禄三品京堂，充出使俄国大臣。戊子，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议订和约十二款成。己丑，展陕西乡试于明年举行。壬辰，诏永罢实官捐例。谕各省建武备学堂。癸巳，谕各省裁兵勇，改练常备、续备、警察等军。

八月甲午朔，以回銮有日，遣官告祭西岳、中岳。跸路所经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寝、先儒名臣祠墓，并由疆吏遣官致祭。乙未，诏直省立学堂。戊申，废内外各署题本，除贺本外，均改为奏。壬子，命盛宣怀为办理商税大臣。癸丑，诏以变法图强示天下，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条奏命各疆吏举要通筹。丁巳，车驾发西安。己未，升允奏临潼知县夏良材误供应，请褫职。皇太后命从轻议。升允自请处分，原之。

九月己酉，李鸿章卒，赠太傅，晋一等侯爵。命王文韶署全权大臣，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是秋，发帑十五万赈陕西、安徽灾，留漕款十万、漕米六万石备安徽、江苏赈。又赈两湖、安徽、云南水灾，江苏潮灾。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甲午，次开封。惠民决口合龙。丙申，赏道员张德彝三品卿衔，充出使英国大臣，旋命兼使义比。壬寅，皇太后圣寿节，停朝贺。壬子，懿旨撤溥俊皇子名号。丙辰，诏展会试于癸卯年。其明年顺天乡试及癸卯科会试，权移河南贡院举行。

十一月丙子，特予故大学士李鸿章建祠京师。戊子，命贻穀督晋边垦务。章丘决口合龙。庚寅，上奉皇太后至自西安。辛卯，诏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命翰、詹、科道及各署司员，按日预备召见。

十二月癸巳朔，命王文韶仍督办路矿，瞿鸿禨副之，袁世凯督办关

内外铁路事宜，胡燏棻会办。丙申，申谕中外臣工，重邦交，安民教。以比匪误国，附和权贵，褫左副都御史何乃莹、侍讲学士彭清藜、编修王龙文、知府连文冲、曾廉职。丁酉，赈跸路所过三十里内贫民。己亥，祀天于圜丘。自戊戌年八月至于是月，始亲诣。庚子，祭大社、大稷。遣睿亲王魁斌等告祭方泽、朝日坛、夕月坛，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诣东西陵告祭。壬寅，命袁世凯参预政务处。甲辰，命镇国将军载振充英国专使，贺其君加冕，寻晋贝子衔。免跸路所过河南州县额赋十之三。赈广西火灾。辛亥，两宫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免云南铜厂积年民欠。甲寅，以瞿鸿禨为军机大臣。授孙家鼐体仁阁大学士。乙卯，两宫见各国公使暨其夫人等于养性殿。丁巳，免山西州县历年逋赋仓穀。庚申，祫祭太庙。辛酉，上始复御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暨文武大臣。免浙江仁、钱等州县，杭严、嘉湖二卫未垦地亩粮赋。

二十八年壬寅春正月庚午，享太庙。辛未，祈穀于上帝。癸酉，四川提督宋庆卒，晋封三等男爵。丁丑，命张翼总办路矿事宜，王文韶、瞿鸿禨为督理，吕海寰会盛宣怀议商约。戊寅，罢河东河道总督。命各省大吏清釐屯地，改屯饣襄为丁粮，撤卫官归营，屯丁、运军并罢。谕各省立农工学堂。戊子，罢詹事府、通政使司。

二月壬辰朔，命张德彝充日斯巴尼亚专使，贺其君加冕。癸巳，谕各省亟立学堂暨武备学堂，开馆编纂新律。甲午，广西游匪戕法兵官，剿办之。丁酉，释奠于先师。戊戌，祭大社、大稷。庚戌，刘坤一乞疾，慰留。

三月辛酉朔，交收东三省条约成。甲子，见义使嘎釐纳于乾清宫。乙丑，祀先农，亲耕耤田。丙寅，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跸路所过州县额赋十之三。己巳至庚午，谒诸陵。甲戌，幸南苑，驻跸团河行宫。壬午，至自东陵。癸未，皇后祀先蚕。

是春，免宣威、昆明及齐齐哈尔、墨尔根旗屯灾赈。免榆林等处逋赋，西安等□县秋粮十之二。

夏四月壬辰，见俄使雷萨尔于乾清宫。甲午，常雩祀天。丙申，命沈家本、伍廷芳参订现行法律。戊戌，李经羲以陈奏失辞，免云南巡抚，下部议。壬寅，命许鄘充出使义国大臣，吴德章充出使奥国大臣，杨兆鋆充出使比国大臣。癸卯，皇后躬桑。甲辰，裁银、缎匹、颜料三库，罢管库大臣。乙卯，免灤平被灾地课。

五月壬戌，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免双城逋赋。甲子，见各国公使等于乐寿堂。丙寅，广西匪陷广南之皈朝，云南官军击走之，复其城。丙子，夏至，祭地于方泽。戊寅，见美使康格等于乾清宫。

六月己丑朔，免鹤庆、宾川被灾杂赋。丙申，命孙宝琦充出使法国大臣，胡惟德充出使俄国大臣，梁诚充出使美日祕大臣。庚戌，见美使康格及博览会长巴礼德于乾清宫。辛亥，命张之洞为督办商务大臣。癸丑，赈四川南充、简等属灾。

秋七月庚午，颁行学堂章程。

八月甲申，移云南迤西道驻腾越，兼监督关务。戊戌，袁世凯请裁陋规加公费，命他省仿行。癸卯，河决利津、寿张等处。己酉，见德使葛尔士等于仁寿殿。庚戌，河复决惠民。

九月癸巳，两江总督刘坤一卒，追封一等男，赠太傅。命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免天津被兵新旧额赋。丁酉，见法使贾斯那等于仁寿殿。甲辰，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壬子，命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伍廷芳副之，兼议各国商约。

是秋，发库帑三十万，续拨义赈十二万，并于四川备赈。又赈山东、广东、云南、福建、贵州等属水灾。

冬十月戊子，中英商约成。己丑，湖南都司刘长儒坐不保护教士处斩。是月，赈山、陕各属灾。云南剑川、鹤庆州，新疆疏勒等□县俱地震。

十一月戊午，诏自明年会试始，凡授编、检及改庶常与部属中书用者，胥肄业京师大学堂，俟得文凭，始许散馆及奏留。分省知县亦各入课吏馆学习。己未，以有泰为驻藏大臣。辛酉，发内帑、部帑各五万于山东备赈。壬戌，调魏光焘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寅，免临潼被水地课五年。庚辰，冬至，祀天于圜丘。是月，见法使吕班、美使康格于乾清宫。

十二月癸卯，命袁世凯充督办电务大臣。辛亥，旌殉亲异域使俄大臣杨儒子锡宸孝行。是月，免江、浙各□州县卫额赋，宜良被水租粮。

二十九年癸卯春正月丁巳朔，停筵宴。以明岁皇太后七旬圣寿，诏开庆榜，本年为癸卯恩科乡试，来年为甲辰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

并于下届举行。乙丑，见美使康格等于乾清宫。丁卯，命荣庆同管大学堂事。己巳，见各国公使等于养性殿。丁亥，免镇西、疏附被灾粮赋。

二月壬子，惠民决口合龙。

三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庚申，见德亲王亨利、公使葛尔士等于乾清宫。诏以谒陵取道铁路，禁摊派差徭，扈从并免供给。辛酉，裁官学满、汉总裁及教习。癸亥，祀先农，亲耕耤田。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乙丑，幸保定府驻跸，免跸路所过州县额赋十之三。己巳，荣禄卒，赠太傅，晋一等男。罢印花税及一切苛细杂捐，科派侵渔者论如律。庚午，命奕劻为军机大臣。癸亥，幸南苑。甲戌，幸团河驻跸。庚辰，命奕劻、瞿鸿禨会户部整理财政。立银钱铸造总厂于京师。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辛巳，至自南苑。是月，免陕西庚子年逋赋。

夏四月己亥，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己酉，云南匪陷临安府城。庚戌，免跸路所过州县旗租。辛亥，命崇礼为东阁大学士，敬信协办大学士。

五月癸亥，命铁良会袁世凯练京旗兵。戊辰，户部火。甲戌，命杨枢充出使日本大臣。乙亥，云南倮夷平。壬午，赐王寿彭等三百一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闰五月甲申朔，命冯子材会岑春煊办理广西军务。丙戌，命张之洞会张百熙、荣庆釐定大学堂章程。庚寅，滇军复临安府城，石屏匪首周云祥伏诛。壬辰，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雨。丙申，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并褫职，以柯逢时为广西巡抚，刘光才为广西提督。己亥，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壬寅，命马玉昆巡缉近畿盗贼。甲辰，中英续订商约成。

六月壬戌，予考取特科袁嘉穀等升叙有差。癸亥，逮苏元春下狱。丁卯，世铎等请加上皇太后徽号。懿旨以广西兵事方殷，民生困苦，不许。丁丑，河决利津。是月，见日使内田康哉等、义使嘎釐纳等于仁寿殿。山东烟台水灾，赈之。

秋七月乙酉，开厦门、鼓浪屿为各国公地。辛卯，赏郑孝胥四品京堂，督办广西边防，得专奏。昆冈致仕。戊戌，初置商部，以载振为尚书。

八月壬子朔，王公百官豫请来年皇太后七旬万寿报效廉俸申祝，懿

旨止之。癸丑，免灵州濒河地粮。丁卯，日本商约成。庚寅，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壬申，以敬信为体仁阁大学士，裕德协办大学士。丁丑，见法使吕班、德使穆默于仁寿殿。

九月丙申，命荣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那桐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丁酉，命那桐与奕劻、瞿鸿禨整理户部财政，荣庆充政务处大臣。戊戌，命孙家鼐、张百熙并充政务处大臣。

是秋，赈湖北、陕西等属水灾，怀柔雹灾，云南各属水旱灾雹灾，镇西、绥来蝗灾冻灾。

十月辛亥朔，见荷使希特斯于乾清宫。戊午，以英秀接收阿勒台借地，率议展缓，命瑞洵往按之。丙寅，置练兵处，命奕劻总理，袁世凯、铁良副之。甲戌，命岑春煊总统广西诸军。乙亥，赏杨晟四品卿衔，充出使奥国大臣。丙子，袁世凯劾张翼擅售开平煤矿暨秦王岛口岸于外人。诏褫职，责令收回。

十一月丙午，谕曰："兴学育才，当务之急。据张之洞同管学大臣会订学章所称，学堂、科举合为一途，俾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著自丙午科始，乡、会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丁未，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任之。

十二月丙辰，广西匪首覃志发等伏诛。戊午，诏内务府再减宫廷用费，罢一切不急工作。己巳，置翰林学士撰文，并增员缺，更定品级。丙子，以日、俄扌冓兵，中国守局外中立例，宣谕臣民。己卯，授荣庆军机大臣。是月，免安州被涝、昆明被旱地亩租粮。

是冬，赈甘肃、云南各州县水灾，南州、新化蛟灾，泸州火灾。

三十年甲辰春正月癸未，移广西盐道驻梧州，兼关监督。河决利津王庄。甲申，见美、英、法、德、日、义、比、荷、葡各使康格等于乾清宫。己丑，云南提督张春发有罪，褫职戍军台。甲午，以皇太后七旬圣寿，上御太和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已亥，云南普洱镇总兵高德元坐玩寇殃民处斩。己酉，诏停本年秋决。

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己未，见葡使白朗穀于乾清宫。丙寅，利津决口合龙。

三月庚辰朔，见德使穆默等于乾清宫。癸未，御史蒋式瑆以疏劾奕劻语无根据，责还本官。戊子，下王照于狱。庚寅，免榆林等州县逋课。丁未，张德彝与英订保工条约成。

夏四月辛亥，见德亲王阿拉拜尔、公使穆默于乾清宫。乙亥，苏元春戍新疆。是月，免邓川上年灾粮，新化被蛟，呼兰、绥化等属被兵逋赋。

五月辛巳，命道员袁大化办理安徽矿务。乙酉，热河行宫灾。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戊戌，广西叛勇陷柳城，斩统领祖绳武于军前。己亥，旌九世同居邢台贡生范凤仪。癸卯，赐刘春霖等二百七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懿旨，本年七旬寿节停筵宴，将军、督抚等毋来京祝嘏，并免进献。罢粤海、淮安关监督，江宁织造。

六月己酉，谕曰："时艰民困，官吏壅蔽，下情不通。甚至州县钱粮浮收中饱，以完作欠，百弊丛生，大负朝廷恤民之意。各督抚速将粮额几何，实徵几何，正耗收米或折色几何，具列简明表册。此外有无规费，一一登明声叙，毋饰毋漏，据实奏闻。"壬子，命铁良往江南考求制造局厂，筹画所宜，并察出入款目，及各司库局所利弊。戊午，趣岑春煊赴桂、柳督师。癸亥，青海住牧盟长车琳端多布等，请藉年班赍贡物赴京祝嘏。懿旨嘉奖，仍卻之。癸酉，永定河决。丙子，河决利津薄庄。

秋七月戊寅，见比使葛飞业于乾清宫。罢福建水师提督，归并于陆路提督，移驻厦门。甲申，永定河北下汛复决。戊子，发内帑十万赈四川水旱灾。壬辰，英兵入藏境，达赖逃，褫其名号，命班禅额尔德尼摄之。甲午，甘肃黄河决，皋兰被灾，命崧蕃赈济。乙未，停九江进瓷器。丙申，命李兴锐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月，赏汤寿潜四品卿衔，督办浙江铁路。

八月丁未朔，裁并内务府司员。癸亥，赏唐绍仪副都统衔，往西藏查办事件。辛未，见义使嘎尼纳于仁寿殿。癸酉，见墨使郦华于乾清宫。

九月丙子朔，见英使萨道义于乾清宫。癸未，敬信以疾免。己亥，李兴锐卒，命周馥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以英兵入藏，达赖求救，命德麟安抚之。英兵旋退。敕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癸卯，改湖北粮道

为施鹤兵备道。

是秋，免吉林被兵、云南水旱兵灾逋赋，武威、金州额赋。赈云南、顺天、福建、甘肃、江西水灾，山西、浙江、广东等处灾。

冬十月丙午，吕海寰续订中葡商约成。以裕德为体仁阁大学士，世续协办大学士。庚戌，见奥、美、德、俄、比诸使齐幹等于皇极殿。永定河决口合龙。壬子，上奉皇太后御仁寿殿，赐近支宗籓等宴，率王、贝勒、贝子、公等进舞。甲寅，皇太后圣寿节，上诣排云殿进表贺。辛酉，见英、日、法、韩诸使萨道义等于皇极殿。丙寅，懿旨禁各省藉新政巧立名目，苛细私捐。一切学堂工艺有关教养者，当官为劝导，绅民自筹，毋滋苛扰。除浙江堕民籍，准入学堂，毕业者予出身。

十一月乙亥朔，命廕昌仍充出使德国大臣，曾广铨充出使韩国大臣。四川打箭炉地震。丁丑，见义使巴乐礼于乾清宫。壬午，广西匪首陆亚发伏诛。戊子，定新军官制。甲辰，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

十二月戊申，见义使巴乐礼、荷使希特斯、葡使阿梅达等于皇极殿。甲寅，裁江安粮道，改江南盐道为盐粮道。丁巳，发内帑三十万赈奉天难民。壬戌，直隶始行公债票。丙寅，罢漕运总督，置江淮巡抚。丁卯，立贵胄学堂。戊辰，置黑龙江巡道兼按察使衔，兰绥海兵备道，呼兰、绥化二府。辛未，修四川都江堰。

是冬，裁湖北、云南巡抚，湖南、陕西粮道。免石屏、赵州秋粮，陈留等州县逋赋，朝邑被水额赋。

三十一年乙巳春正月丁丑，见德、英、日本、法、荷、比、义、日、葡、墨、美、韩、奥诸使于乾清宫。达赖喇嘛请于库伦建庙讽经，不许。命仍还藏，善抚众生。癸巳，铁良言察阅诸省营伍，湖北陆军为最优，诏嘉奖。江南各军统领惩罚有差。命唐绍仪充出使英国大臣。

二月乙巳，懿旨发内帑三十万抚恤东三省难民。庚戌，命长庚、徐世昌考验改编三镇新军。丙寅，景陵隆恩殿灾。庚午，见美使康格于海晏堂。壬申，赈阿拉善游牧。癸酉，免陕西前岁逋粮。

三月乙亥，奉天饥。俄兵入长春，据之。丙子，巴塘番人焚毁法国教堂，驻藏帮办凤全剿捕，遇伏死。饬四川提督马维骐剿之。命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丁丑，见德亲王福礼留伯、公使穆默于乾清宫。己卯，诏督抚举堪胜提镇官者。己丑，云南省城开商埠。庚寅，罢

新置江淮巡抚，改淮扬总兵为江北提督。癸巳，谕更定法律。死罪至斩决止，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斩、绞、监候者以次递减。缘坐各条，除知情外，馀悉宽免。刺字诸例并除之。甲午，以禁止刑讯，变通笞、杖，清查监狱羁所，谕督抚实力奉行。乙未，犍为匪徒作乱，官军剿平之。丙申，命周馥往江北筹画吏治、海防、河工、捕务。

夏四月甲辰，以俄舰至南洋，谕所在预防，并禁商人运煤接济。更定窃盗条款。凡应拟笞、杖者改罚工作。乙巳，谕各省府州县立罪犯习艺所。丙午，赏刘永庆侍郎衔，署江北提督，镇、道以下归节制。丁未，裁广东粮道，置廉钦兵备道。己酉，命程德全署黑龙江将军。壬子，德兵舰突至海州测量，饬严诘。

五月丁亥，见日使贾思理、美使柔克义于乾清宫。癸巳，见墨使胡尔达于皇极殿。庚子，王文韶罢军机大臣，命徐世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政务处大臣，铁良、徐世昌会办练兵事。

六月丙午，见俄使璞科第于仁寿殿。免中牟等州县逋赋。甲寅，予考试留学生金邦平等进士举人出身有差。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往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戊午，诏置盛京三陵守护大臣。裁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侍郎。己未，以世续为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学士。癸亥，裁广东巡抚。庚午，黔匪陷都匀之四寨，官军克复之。

七月丙子，罢御史巡视五城及街道□，改练勇为巡捕。乙酉，续派绍英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己丑，以巴塘兵事，开实官捐一年。丙申，赏廷杰侍郎，往奉天办垦荒事务。常德、湘潭开商埠。丁酉，命铁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兼政务处大臣。

八月壬寅，谕："各省工商抵制美约，既碍邦交，亦损商务。疆吏当剀切开导，以时稽察之。"甲辰，诏废科举。丙午，裁奉天府尹、府丞，改置东三省学政。命刘式训充出使法日大臣，黄诰充出使义国大臣，周荣曜充出使比国大臣。荣曜旋罢，改任李盛铎。丁未，免奉天北路被兵额赋。辛亥，发内帑三万于江苏备急赈。癸丑，诏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嗣后学政事宜，归学务大臣考核。戊午，新疆巡抚潘效苏坐侵款褫职，戍军台。己未，命袁世凯、铁良校阅新军秋操。壬戌，命汪大燮充出使英国大臣，杨晟充出使德国大臣，李经迈充出使奥国大臣。甲子，开海州商埠。乙丑，改命李经方为商约大臣。丁卯，载泽等启行，甫登车，有人猝掷炸弹。事上，诏严捕重惩。己巳，巴塘乱平，匪首喇嘛阿泽、隆本郎吉等伏诛。

九月丙子，以三品京堂周荣曜旧充关书，侵盗钜帑，褫职逮治，籍其赀。庚辰，初置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庚寅，北新仓火。辛卯，论肃清广西功，晋岑春煊太子少保衔，李经羲优奖。丙申，见德使穆默于勤政殿。戊戌，命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等赴各国考察政治。

是秋，赈贵州、云南各属水灾，太康风灾，镇番暨巴燕戎格雹灾风灾。

冬十月癸卯，见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等于勤政殿。置吉林哈尔滨道。丙辰，芦汉铁路成。英兵入藏，索赔款一百二十馀万。谕国家代给，以恤番艰。壬戌，订铸造银币及行用章程。乙丑，以陆徵祥充出使荷国大臣，兼理海牙和平会事。戊辰，置考察政治馆，择各国政法宜于中国治体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取旨裁定。诏："近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假借党派，阴行叛逆。各疆臣应严禁密缉。首从各犯，论如谋逆例。"

十一月庚午朔，陕、洛会匪平。辛未，裕德卒。丙子，罢驻韩使臣，改置总领事。己卯，诏置学部，以国子监归并之，调荣庆为尚书。乙未，中日新约成。

十二月辛亥，授那桐体仁阁大学士，荣庆协办大学士。癸亥，置京师内外城巡警总□。罢工巡局。命徐世昌、铁良并为军机大臣。是月，免盛京各旗、陕西各属被兵逋赋，安州积涝、韩城水冲地租。

是冬，赈会泽潦灾，荆州水灾，英吉沙尔水灾雹灾。

三十二年丙午春正月丙子，缓布特哈贡貂。丁丑，见德、英、法、美、日本、荷、义、俄、奥、比、葡、墨诸使穆默等于乾清宫。丁亥，漳浦匪首张婴伏诛。壬辰，徐郙以察典罢。甲午，命瞿鸿禨协办大学士。

二月戊辰，诏各省保护教堂及外人身家。乙丑，见德使穆默等于勤政殿。是月，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

三月戊辰朔，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纲为教育宗旨，宣诏天下。庚午，罢选八旗秀女。丙子，命汪大燮往贺日君婚礼。丙戌，开江苏通州商埠。丁酉，美国旧金山地震，颁帑十万赈华民。是月，奥使顾新斯基、义使巴乐礼等、德使穆默等、法使吕班先后觐见。

是春，免浙江仁和等场与各州县，杭、严、衢三所灶课及荒地山塘杂课，云南、湖南、新疆灾粮，陕西逋赋。

夏四月戊戌朔，命陆徵祥往瑞士议红十字会公约。己亥，裁各省学政，改置提学使。庚子，见日本公使内田康哉于勤政殿。癸丑，命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副之。丁巳，发湖南库帑十万赈水灾。

闰四月丙戌，以旸雨失时，偏灾屡告，懿旨饬君臣上下交儆。戊子，唐炯以衰疾解云南矿务。

五月戊戌，发库帑五万赈广东水涝灾。癸卯，河南沁河溢，赈灾民。是月，见法使巴思德、义亲王费尔迪安德等于乾清宫。

六月丁卯，德国减直隶驻兵，归我廊坊、杨村、北戴河、秦王岛、山海关地。庚辰，沅陵匪首覃加位伏诛。

是夏，免浪穹旧逋，莎车复荒额赋，甘肃、云南被灾逋赋。赈武陟水灾，朝阳火灾。

秋七月戊戌，置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任之，赏侍郎衔。沁河决口合龙。庚子，江苏水陆各营旗防军改编巡防队。辛丑，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还京，上封事。命醇亲王、军机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北洋大臣公阅，取进止。乙巳，奉天开商埠大东沟，置海关，以东边道兼监督。戊申，谕曰："载泽等陈奏，谓国势不振，由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所由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惟有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立宪基礎，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参用各国成法，再定期限实行。"己酉，谕立宪预备，须先釐定官制，命大臣编纂，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取旨遵行。调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甲子，发江苏库储十万赈徐、海、淮西水灾。

八月丁亥，除临川水冲地额赋。庚寅，见日本王爵博恭、公使林权助于仁寿殿。是月，赈安徽水灾，广东风灾，湖州涝灾。

九月癸卯，见各国公使等于仁寿殿。丙午，赐游学毕业陈锦涛等各科进士、举人出身有差。甲寅，诏更定官制。内阁、军机处、外务、吏、礼、学部、宗人府、翰林院等仍旧。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都御史一

人，副都御史二人。改六科给事中为给事中，大理寺为大理院。增设邮传部、海军部、军谘府、资政院、审计院。以财政处归度支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归礼部。太仆寺、练兵处归陆军部。各部尚书俱充参预政务处大臣。命世续为军机大臣，林绍年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并罢军机，专理部务。乙卯，发广东库储十万赈香港及潮、高、雷、钦、廉属风灾。丁巳，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戊午，命曾广铨以三品京堂充出使德国大臣。

冬十月癸酉，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癸未，见英使硃迩典、比使柯霓雅于乾清宫。乙酉，裁并广东陆路、水路提督为广东提督。丁亥，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戊子，浏阳、醴陵匪巫王永求、陈显龙倡乱，官军擒斩之。己丑，拨漕折三十万备赈江苏。辛卯，立官报局于京师。

十一月己亥，留广东京饷十万备赈。壬寅，免广西锑矿出井税。甲辰，拨陕西官帑八万助赈江苏。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癸丑，诏各省议币制。丁卯，建曲阜学堂，发内帑十万济工。是月，见墨使胡尔达于勤政殿，德使雷克司、法使巴思德、英使硃迩典于乾清宫。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丁卯，加京官养廉。甲戌，改驻各国公使为二品实官。

是冬，赈普宁、赵州、罗平、师宗灾，江宁、扬州水灾。免灤平、安州涝灾粮赋，永城额赋，陕西咸宁等处逋赋，永平、太和、昆明灾地欠粮。

三十三年丁未春正月甲辰，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庚戌，裁各部小京官。

二月甲子，有泰以贻误藏事褫职，谪戍军台。壬申，留苏漕十五万备赈。

三月丙申，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戊戌，长春、哈尔滨辟商埠。己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吉林、黑龙江将军，改置奉、吉、黑三巡抚，授徐世昌钦差大臣，为东三省总督。壬寅，命府尹孙宝琦充出使德国大臣。壬子，命天津道梁敦彦充出使美墨祕古大臣。丙申，命陆徵祥充保和会专使大臣，李经方充出使英国大臣，钱恂充出

使荷国大臣。丁巳，昆冈卒。

是春，免中卫被水及榆林等属逋赋，云南旱灾等州县逋粮及额赋。

四月甲子，裁各省民壮捕役，改设巡警。绥来地震。乙丑，御史赵启霖坐污衊亲贵褫职。辛未，更定东三省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置左右参赞，分领承宣、谘议两□，分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七司，各置司使，及提法使、督练处等官。己卯，祈雨。辛巳，以江北水灾，严米粮出口禁。丁亥，定陆海军官制，陆军部设两□十司，军谘处五司，海军部六司。戊子，命衍圣公孔令贻稽察山东学务。

五月癸巳，巴塘等属喇嘛胁河西蛮作乱，官军讨平之。乙未，命王士珍以侍郎衔署江北提督。丙申，西陵禁山火。丁酉，瞿鸿禨罢。己亥，授鹿传霖军机大臣。命醇亲王直军机。辛丑，王文诏罢，命张之洞协办大学士。癸卯，崇礼卒。丁巳，改按察使为提法使，置巡警、劝业道，裁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及分设审判□，备司法独立，增易佐治员，备地方自治，期十五年内通行。戊午，诏："宪法，官民均有责任，凡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许各条举，主者甄采以闻。"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

六月辛酉，命李家驹充出使日本大臣。丙寅，复御史赵启霖官。壬申，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雨。授张之洞体仁阁大学士，鹿传霖协办大学士。乙酉，停万寿筵宴。永定河决。

是夏，免新化被水额赋，伊通被贼逋课，云南旱灾等州县银米。赈云南饥及直隶水灾。

秋七月辛卯，诏中外臣工议化除满、汉。甲午，改考查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其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于内阁行之。壬寅，懿旨遣杨士琦赴南洋各埠考察，奖励华侨。免赵州、禄丰被灾额赋。赈顺天等属灾民，及浏阳、邵阳蛟灾。甲辰，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各督抚当设法解散。获犯拟罪，分别叛逆、盗匪科论，被胁及家属不知情者勿株连。命张廕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人议藏约。敬信卒。己酉，定限年编练陆军三十六镇。丙辰，命张之洞、袁世凯并为军机大臣，以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丁巳，命杨士骧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午，李经迈以母病免，命雷补同充出使奥国大臣。己未，河决孟县。

八月辛酉，上不豫，诏各省荐精通医理者。命汪大燮使英国，达寿使日本，于式枚使德国，俱充考察宪政大臣。壬戌，置京师高等审判□。己巳，置总检察□。庚申，立资政院，以贝子溥伦、孙家鼐为总裁。乙亥，命伍廷芳充出使美国大臣，萨廕图充出使俄国大臣。己卯，诏以各省驻防习为游惰，命各将军等授田督耕，归农后，一切归有司治理。庚辰，裁奉天驿站，设文报局。壬午，诏中外臣工研究君主立宪政体。谕定自治章程。甲辰，见德使雷克司、日使阿部守太郎于仁寿殿。谕神机营卫队及官兵归陆军部管辖。

九月辛卯，诏议定满、汉礼制、刑律，考定度量权衡画一制度章程。是日，以烟习未除，敕责庄亲王载功、睿亲王魁斌、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解职，迅速戒断。并谕内外文武，限三月净尽，否即严惩。癸巳，命沈家本、俞廉三、英瑞充修订法律大臣。己亥，命各省立谘议局，公举议员，并筹设州、县议事会。壬寅，日本以水灾来告籴，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甲辰，命各省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予游学毕业生章宗元等进士、举人出身有差。戊申，湖北按察使梁鼎芬言挽回时局，莫亟于禁贿赂，绝请托，劾奕劻、袁世凯等夤缘比附，贪私误国。廷旨以有意沽名，斥之。是月，免云南旱伤等州县税粮。赈怀宁等县水灾。

冬十月乙丑，命派孙家鼐、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硃益藩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永定河合龙。戊辰，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壬申，见日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丙戌，哲布尊巴丹胡图克图进方物。

十一月庚寅，广西匪踞南关砲台，责张鸣岐督剿，寻复之。戊申，严聚众开会演说之禁。谕各省整顿学堂，增订考核劝戒法。壬子，见俄使璞科第等于乾清宫。以内外臣工条议币制，用两用元，互有利害，谕各督抚体察筹议以闻。发帑五十万济广西军。

十二月戊午朔，复分置广东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癸亥，裁吉林副都统，置交涉、民政、度支三司使暨提法使、劝业道。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杨兆麟等进叙有差。壬申，裁山东粮道，置巡警、劝业二道。甲戌，谕热河围场办屯垦，裁驻防官兵。乙亥，命吕海寰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丙子，那桐兼督办税务大臣。辛巳，赏总税务司赫德尚书衔。丙戌，再停布特哈贡貂一年。

是冬，免云南被旱、直隶被潦暨陕西逋赋。赈云南等属蛟灾，四川

水灾，广东风灾水灾。

三十四年戊申春正月丁亥朔，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庚寅，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己亥，以京师银价骤高，物直踊贵，发帑五十万，命顺天府尹贬价收钱，并令各省厂铸当十铜元，定额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资补救。甲寅，建兰州黄河铁桥。丙午，见奥使顾新斯基于勤政殿。是月，免云南昆明等县逋赋，浙江仁和等场灶课，湖南邵阳额赋。

二月戊午，祭大社、大稷，是后祀典不克亲行，皆遣代。庚申，赏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大臣，仍兼边务大臣。癸亥，诏增给满大臣暨各旗官十成养廉，更定御前大臣以下等员津贴。丙寅，谕京、外清庶狱。甲戌，京师劝工陈列所灾。丙子，谕以“禁烟议成，英人许分年减运，见已实行递减。相约试行三年，限满再为推减。转瞬期至，其何以答友邦。民政、度支二部迅订稽核章程，责成督抚饬属将减种、减食，切实举办以闻”。丁丑，召达寿还，命李家驹为考察宪政大臣，胡惟德充出使日本大臣。壬午，黄诰罢，调钱恂为出使义国大臣，以陆徵祥为出使荷国大臣。

三月壬辰，命恭亲王溥伟、鹿传霖、景星、丁振铎充禁烟大臣，立戒烟所，专司查验。丙午，廓尔喀贡方物。甲寅，以湛深经术，赐湘潭举人王闿运检讨。是月，免云南被灾新旧额赋。

夏四月丙辰，见日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绥远城将军贻穀有罪褫职，逮下刑部狱，寻籍其家。命信勤充垦务大臣，兼署绥远城将军。丁巳，裁安徽安庐滁和道。己未，越匪陷河口，命刘春霖以三品京堂帮办云南边防，前敌诸军归节制。戊辰，裁贵州粮道、贵西道。己巳，见各国公使希特斯等于仁寿殿，赐宴。庚辰，云南官军败匪于田房，复四隘，旋克大小南溪及河口，发帑犒军。

五月乙酉朔，滇匪平。丁亥，裁巴塘、里塘土司，置流官。壬辰，上疾复作，命直省荐精通医理者。癸巳，录中兴功臣多隆阿、向荣、江忠源、罗泽南、骆秉章、张国樑、李续宾、彭玉麟、杨岳斌、鲍超、李孟群、程学启、刘松山、冯子材等后，升叙有差。甲午，修曲阜孔子庙。癸卯，襄河决，飓风为灾。庚戌，郎中曹元弼进所著礼经校释，赏编修。癸丑，广东大雨，东西北三江并溢，冲决围堤。

六月丁巳，前祭酒王先谦进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赏内阁学士衔。甲子，免广西矿地出井、出口两税五

年。庚午，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黎湛枝等进叙有差。甲戌，命张之洞兼督办粤汉铁路。乙亥，允达赖喇嘛入觐。丙子，以美国减收赔款，命唐绍仪充专使致谢，兼赴东西洋考察财政。议免釐加税。乙卯，授杨士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巳，法部主事陈景仁等请三年后开国会。诏以景仁倡率生事，褫职交管束。

是夏，免云南水旱雹灾，奉天水灾荒地额赋。赈江苏风雹灾，湖北水灾。发部帑五万赈察哈尔蒙旗及两翼牧群灾，又部帑十万赈广东广州、肇庆、阳江各属水灾。

秋七月壬辰，裁黑龙江爱珲等三副都统，增置□爱珲道、呼伦贝尔道。丙申，释苏元春回。己亥，免铁路公私税三年。庚子，以各省设政闻社敛财结党，阴扰治安，谕所在严禁。辛丑，修浙江海塘。癸卯，广西巡勇叛变，戕杀统将，张人骏督剿之。丙午，命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庚戌，置云南交涉使。是月，山东、安徽蝗。

八月甲寅朔，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上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逐年筹备事宜。诏颁行京、外官署，依限举办，每六阅月，胪列成绩以闻。辛未，命姜桂题总统武卫左军。戊寅，见俄使廓索维慈、荷使希特斯等于仁寿殿。己卯，命廕昌、端方校阅秋操。庚辰，马玉昆卒，晋二等轻车都尉。辛巳，命廕昌充出使德国大臣。壬午，遣御前大臣博迪苏往保定迎劳达赖喇嘛。

九月癸未朔，予先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文庙。乙酉，美军舰游历至厦门，遣贝勒毓朗、梁敦彦往劳问。己丑，开宁夏渠垦田。庚寅，达赖喇嘛至京，寻于仁寿殿觐见。癸巳，颁画一币制。丙申，允邮传部请，试办本国公债。戊戌，予进士馆毕业陈云诰等叙进有差。庚子，见英使硃迩典等于仁寿殿。癸卯，予游学毕业陈振先等出身，进士馆毕业叶光圻等叙进各有差。己酉，裁四川成酾龙茂道，增置巡警、劝业两道。辛亥，诏以前筹备宪政事宜尚有未尽，谕各部院依前格式，各就职司所系，分期胪列奏明，交编查馆覆核，取旨遵行。

是秋，免云南会泽被水逋赋，楚雄等县及湖南溆浦被水额粮。发帑十万赈湖北、湖南灾民。复赈甘肃灾，广东风灾水灾，广西、浙江、黑龙江、福建水灾。

冬十月甲寅，见日使伊集院彦吉于勤政殿。广州、肇庆等属飓风为灾，谕施急赈。戊午，赐达赖宴于紫光阁。壬戌，皇太后圣寿节，停筵

宴。达赖祝嘏，进方物，懿旨加封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岁赐廪饩万金，遣归藏。

壬申，上疾甚。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癸酉，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遗诏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皇太后懿旨，命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宣统元年正月己酉，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

论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廉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

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

宣统皇帝名溥仪，宣宗之曾孙，醇贤亲王奕枻之孙，监国摄政王载沣之子也，于德宗为本生弟子。母摄政王嫡福晋苏完瓜尔佳氏。光绪三十二年春正月十四日，诞于醇邸。

三十四年冬十月壬申，德宗疾大渐，太皇太后命教养宫内。癸酉，德宗崩，奉太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穆宗，兼承大行皇帝之祧，时年三岁。

摄政王载沣奉太皇太后懿旨监国。军国机务，中外章奏，悉取摄政王处分，称诏行之，大事并请皇太后懿旨。诏行三年丧。

甲戌，尊圣祖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皇后为皇太后。先是，太皇太后并亦违豫。是日，崩。

乙亥，申严门禁。丁丑，尊封文宗祺贵妃为祺皇贵太妃，穆宗瑜贵妃为瑜皇贵妃，珣贵妃为珣皇贵妃，瑨妃为瑨贵妃，大行皇帝瑾妃为瑾贵妃。戊寅，停各省进方物。己卯，诰诫群臣，诏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嗣后王公百官，傥有观望玩违，或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定即治以国法，庶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庚辰，颁大行皇帝遗诏。安庆兵变，剿定之。

十一月乙酉，颁大行太皇太后遗诰。诏四时祭飨祝版，醇贤亲王称曰“本生祖考醇贤亲王”，嫡福晋称曰“本生祖妣醇贤亲王嫡福晋”。赈湖南澧州等属水灾。戊子，皇太后懿旨，皇帝万寿节，俟释服后，改于每年正月十三日举行庆贺礼。庚寅，以即位前期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先师孔子，告祭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几筵。辛卯，帝即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宣统元年。颁诏天下，罪非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诏遵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仍定于第九年内，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铸宣统钱。己亥，颁“中和位育”扁额于文庙。壬寅，内阁等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诏宣布之。定守卫门禁章程，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总司稽察。以副都统昆源管理察哈尔牧群。定军机处领班章京为从三品官，帮领班章京为从四品官。福建龙溪、南靖等县水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乙巳，诏各省督抚督率司道考察属吏，秉公甄别。不肖守令罔恤民瘼者，重治之。立变通旗制处，命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那

桐、宝熙、熙彦、达寿总其事。谕内外臣工尚节俭，戒浮华。丙午，遣官告祭孔子阙里、历代帝王陵寝、五岳、四渎。戊申，皇太后懿旨，罢颐和园临幸。加恩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贝勒载洵、载涛加郡王衔，皇太后父公桂祥食双俸，大学士以次，锡赉有差。辛亥，冬至，祀天于圜丘，庄亲王载功代行礼，自是坛庙大祀皆摄。

十二月壬子朔，加上穆宗毅皇帝、孝静成皇后、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孝哲毅皇后尊谥。颁宣统元年时宪书。甲寅，立禁卫军，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专司训练。裁湖南镇溪营游击、乾州协守备，减留乾州协各营兵。旌殉节故直隶提督马玉昆妾于氏。赈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黑水、大赉等城□水灾。免直隶河间等八州县被灾地亩粮租。丁巳，祈雪。命张之洞兼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庚申，致仕大学士王文韶卒，赠太保。追予故云贵总督张亮基谥。民政部上调查户口章程表式。壬戌，袁世凯罢，命大学士那桐为军机大臣。癸亥，以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那桐免步军统领，以毓朗代之。乙丑，诏定西陵金龙峪为德宗景皇帝山陵，称曰崇陵。丁卯，复祈雪。己巳，度支部上清理财政章程。壬申，命张勋所部淮军仍驻东三省，办理剿抚事宜。癸酉，义大利地震灾，出帑银五万两助赈。宪政编查馆奏，京旗初选、礻复选事宜，应归顺天府办理。乙亥，谕各省清蠲缓钱粮积弊。丁丑，复祈雪。是日，雪。免陕西各州县光绪三十二年逋赋。戊寅，又雪。宪政编查馆上核覆城乡地方自治，并另拟选举章程，诏颁行之。始制宝星，赐外务部总理、会办大臣及出使各国大臣。庚辰，设奉天各级审判□、检察□。辛巳，裁江西督粮道，设巡警、劝业两道。

宣统元年己酉春正月壬午朔，以大行在殡，不受朝贺。癸未，免江苏长洲等二十八□州县荒废田地，暨昭文、金坛、丹徒、昆山、新阳、靖江、溧阳等七县漕屯银米。戊子，置呼伦贝尔沿边卡伦。庚寅，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病请免，不许。辛卯，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不受贺。甲午，免云南阿迷州被灾逋赋。乙未，度支部奏改定币制，请仍饬会议。下政务处覆议。开广西富川县锡矿。丁酉，禁置买奴婢。戊戌，以近年新设衙门，新建省分，调用人员，请加经费，不能综覈名实，命中外切实考覈裁汰，毋漫无限制。美利坚国开万国禁烟会议于江苏上海，端方莅会。乙亥，陈璧被劾罢，以徐世昌为邮传部尚书。调锡良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以李经羲为云贵总督。壬寅，命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赴澳门勘界。民政部上整顿京师内外警政酌改□区章程。癸卯，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翼日颁诏天下。戊申，诏筹备立宪事宜，本年各省应行各节，依限成立，不得延误。谕核定新刑律，

来年颁行。复已革广西提督苏元春原官。罢福建厦门贡燕。己酉，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翼日颁诏天下。庚戌，重整海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筹画，庆亲王奕劻总司稽查。罢铁良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二月壬子，修德宗实录。癸丑，谕京、外问刑衙门清讼狱，釐剔弊端。戊午，农工商部奏，和兰将订新律，收华侨入籍，请定国籍法。下修订法律大臣会外务部议。庚申，免浙江仁和等场灶课钱粮。乙丑，宣示实行预备立宪宗旨，诏曰："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言责诸臣，亦应于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剀切敷陈。"丁卯，命熙彦、乔树枏、刘廷琛、吴士鉴、周自齐、劳乃宣、赵炳麟、谭学衡与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硃益藩分日进讲。讲义令孙家鼐、张之洞核定。庚午，宪政编查馆上统计表式。甲戌，申鸦片烟禁。丙子，免云南宣威州被灾村庄银米。

闰二月甲申，诏严预备立宪责成，戒部臣、疆臣因循敷衍，放弃责任。以服制伦纪攸关，诏自今内外遭父母丧者，满、汉皆离任听终制。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总理礼学馆。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二州县并杭、严二卫，杭、衢、严三所荒废田地山塘丁漕银米。丙戌，军机大臣、大学士那桐丁母忧，诏夺情，百日孝满改署任，仍入直。戊子，置库伦理刑司员。免广东新矿井口税。予死事安徽砲营管带官陈昌镛优恤。辛卯，监国摄政王班见王公百官于文华殿。增设海参崴总领事。颁行度支部印花票税。置直省财政监理官。丙申，裁湖北黄州、荆门、郧阳、宜昌、施南、德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中军守备各官。出使大臣伍廷芳与美国订立公断专约成。丁酉，修崇陵。戊戌，立法政贵胄学堂，命贝勒毓朗总理。乙巳，旌赏年逾百岁甘肃固原州回民李生潮，赐御书匾额。己酉，以大行在殡，止年班内外札萨克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及呼图克图喇嘛，西藏堪布，察木多帕克巴拉，回子伯克，土司、土舍，廓尔喀等毋来京。

三月辛亥，增设浙江巡警道、劝业道。甲寅，复前河南巡抚李鹤年原官。庚申，皇太后懿旨，度支部每岁交进年节另款银二十八万两，自今停进。辛酉，奉移德宗景皇帝梓宫于西陵梁格庄行宫。甲子，以轮船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乙丑，复裁奉天巡警道。增设洮昌等处兵备道，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等处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东边道为兴凤等处兵备道。升兴京□为兴京府。丙寅，免梓宫经过宛平、良乡、涿州、房山、涞水五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五，易州十分之七，并赏民间平毁麦田银每亩一钱。己巳，诏复前户部尚书立山、兵部

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原官，并赐谥。命陆军协都统吴禄贞督办吉林边务。裁山西雁平道。辛未，以前外务部左参议杨枢充出使比国大臣。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埠设关。丙子，增置奉天辉南直隶□。戊寅，四川总督赵尔巽、驻藏大臣赵尔丰助款兴学，下部优叙。赵尔巽捐廉赡族，赏御书“谊笃宗亲”匾额。

夏四月庚辰，以各国遣使来吊，命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使日本，法部尚书戴鸿慈使俄罗斯报谢，他国命驻使将事。甲申，度支部立币制调查局，铸通行银币。乙酉，普免光绪十四年讫光绪三十三年直省逋赋。癸巳，裁吉林珲春、三姓、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各城副都统。置珲春兵备道，三姓兵备道。升改增置绥芬、延吉、五常、双城、宾州、临江诸府，伊通直隶州，榆树直隶□，宝清、绥远二州，珲春、滨江、东宁三□，富锦、穆棱、和龙、桦川、临湖、汪清、额穆诸县。寻复设舒兰、阿城、勃利、饶河四县。甲午，命内阁、部院、翰林、科道会议德宗升祔大礼。乙未，祈雨。丙申，甘肃兰州、凉州、巩昌、碾伯、会宁各属灾，发帑银六万两赈之。壬寅，裁奉天左右参赞，承宣、谘议两□。甲辰，复祈雨。戊申，谕禁烟大臣切实考验，毋许瞻徇敷衍。外省文武职官学堂，责成督、抚、将军、都统等严查禁。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廷试游学毕业生进士黄德章等一百二十人，授官有差。壬子，于式枚言，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鲁士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下宪政编查馆妥议。癸丑，陈启泰卒，以瑞澂为江苏巡抚。允浙江绅士为故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右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浙江西湖立祠。甲寅，复祈雨。陕甘总督升允以疏陈立宪利弊罢，以长庚代之。乙卯，命广福署伊犁将军。丁巳，联豫、温宗尧奏陈西藏筹办练兵兴学事宜。己未，命世续署外务部会办大臣。杨士骧卒，以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孙宝琦署山东巡抚。辛酉，以乍丫地方曩属四川，命画归边务大臣管辖。甲子，谕农工商部趣各省兴举农林工艺各政。乙丑，复祈雨。是日雨。戊辰，复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原官。己巳，唐绍仪免奉天巡抚，以侍郎候补。辛未，立游美学务处。癸酉，河南省改编营制。甲戌，赈云南南宁州地震灾。丙子，诏立军谘处，以贝勒毓朗领之。摄政王代为统率陆海军大元帅，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俱充筹办海军大臣。赈湖南澧州水灾。丁丑，命贝勒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

六月甲申，庆亲王奕劻免管理陆军部事。赈湖北汉阳等府水灾。乙酉，伊犁始编练陆军。丙戌，授程德全奉天巡抚，陈昭常吉林巡抚，周树模黑龙江巡抚。丁亥，开甘肃皋兰县、新城、西固城渠，以工代赈。

己丑，赈云南弥勒县□习洱等处地震灾。免云南太和县属上年被灾田粮。庚寅，复已故降调两广总督毛鸿宾原官。追予御贼殉难已故江苏常州府通判岳昌于常州府建祠。赈奉天安东水灾。甲午，吕海寰罢，以徐世昌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沈云沛副之。更奉天锦新道名锦新营口等处分巡兵备道。乙未，吉林大水，发帑银六万两赈之。赈湖南澧州、安乡、常德、岳州等□州县水灾。丁酉，湖北荆州、汉阳两府潦，发帑银六万两，并命筹银二十万两急赈之。辛丑，除热河新军营房占用圈地额租。壬寅，赈浙江钱塘等十一县水灾。癸卯，罢张勋东三省行营翼长，命赴甘肃提督任。甲辰，命伍廷芳、钱恂俱来京，以署外务部右丞张廕棠为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署外务部右参议吴宗濂为出使义国大臣。赵尔巽奏平四川宁远浅水倮夷。乙巳，赏京师贫民棉衣银，后以为常。丙午，命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

秋七月戊申朔，裁湖南常德、宝庆、永顺、岳州、澧州、临武、桂阳、宣奉、永州、武冈、沅州、绥靖、辰州、岭东各协、营，暨抚标、提标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癸丑，浚辽河。丙辰，筹办海军大臣上拟订海军长官旗式章服图说，管理军谘处上酌拟军谘处暂行章程。赈江西萍乡等县水灾。丁巳，停秋决。法部上补订高等各级审判□试办章程及拟定外省审判□编制大纲。开四川重庆江北□龙王洞煤铁矿。戊午，免云南鲁甸、镇雄二□被灾田亩银米。甲申，南洋筹设劝业会，命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会长，各省筹办协会，出品免税釐。辛酉，德宗景皇帝梓宫奉移山陵，免所过各州县旗租，并赏籽种银。甲子，裁河南粮盐道，增置巡警、劝业二道。戊辰，谕直省整饬积穀。恤以死建言颐和园八品苑副永麟。庚午，增设南洋各岛领事。壬申，学部立图书馆于京师。洪江会匪姚芒山伏诛。丙子，湖北平粜。

八月丁丑朔，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司法制度考等书。辛巳，开黑龙江墨尔根嫩江甘河煤矿。甲申，改吉林滨江道为西北路道，西路道为西南路道，并前设之东北路道、东南路道俱名分巡兵备道。乙酉，赈福建福州风灾，热河开鲁、平泉两州县水灾。丙戌，藏番不靖，赵尔丰剿定之。命候补内阁学士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戊子，京张铁路工成。除浙江镇海县开浚河道挖废民灶田地银米。己丑，开湖南平江金矿，新化锑矿，常宁铅矿。庚寅，予救父捐躯湖北黄陂县举人陈鸿伟孝行，宣付史馆。丁酉，大学士孙家鼐、张之洞并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戊戌，农工商部奏试行劝业富签公债票。己亥，大学士张之洞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命戴鸿慈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廷杰为法部尚书，葛宝华为礼部尚书。庚子，调诚勋为热河都统，以溥良为察哈尔都

统。癸卯，京师开厂煮粥济贫民，发粟二千五百石有奇，已改设教养局、习艺所者仍给之，岁以为常。乙巳，修订法律大臣进编订现行刑律，下宪政编查馆核议。丙午，诏以九月初一日为各省召集议员开议之期，特申诰诫。谕曰："谘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当切实指陈，妥善计画。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或滋侵越。各督抚亦当虚心采纳，裁度施行，以期上下一心，渐臻上理。至开局以后，各督抚尤应遵照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稍逾越权限，违背法律。共摅忠爱，以图富强，朕实有厚望焉。"是月，载洵、萨镇冰出洋考查海军。

九月丁未朔，始制爵章颁赐。辛亥，和兰保和会条约成，分别批准画押。癸丑，命赵尔巽兼署成都将军。乙卯，内阁会奏德宗升祔大礼。诏穆宗毅皇帝、德宗景皇帝同为百世不祧之庙，宜以昭穆分左右，不以昭穆分尊卑。定德宗升祔太庙中殿，供奉西又次楹又五室穆位。前殿于文宗显皇帝之次，恭设坐西东向穆位。奉先殿准此。永为定制。丁巳，赏陆军贵胄学堂毕业学生子爵成全等侍卫，及进叙有差。己未，资政院上选举章程。壬戌，德人游历云南，为怒夷所害，捕诛之。甲子，豫河安澜。赈广东省城及南海各县水灾。乙丑，锡林果勒盟阿巴嘎、阿巴哈那尔、浩齐特、乌珠穆沁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赈云南镇雄等州县水灾。丙寅，黄河安澜。授鹿传霖体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陆润庠协办大学士。赏游学毕业生项骧等举人。辛未，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为正四品，侍读、侍讲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正五品，编修、检讨从五品。颁爪哇侨民捐立学堂扁额。癸酉，南河安澜。是月，韩人安重根戕日本前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于哈尔滨。

冬十月丁丑朔，四川西昌、会理交界二板房夷匪为乱，官军剿平之。成都将军马亮卒。庚辰，葬孝钦显皇后于菩陀峪定东陵，免梓宫经过州县地方额赋，并赏平毁麦田籽种银。乙酉，孝钦显皇后神牌祔太庙，翼日颁诏天下。丙戌，定成都将军勿庸统辖松潘、建昌。以玉昆为成都将军。丁亥，直隶总督端方坐违制夺职。调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瑞澂署湖广总督，宝棻为江苏巡抚。以孙宝琦为山东巡抚，丁宝铨为山西巡抚。己丑，诏第一、二届筹办宪政事宜，内外诸臣应竭诚负责，并命宪政编查馆稽核所奏成绩，有因循敷衍、措置迟逾者，甄劾以闻。庚寅，宪政编查馆上釐定各省提法使官制章程。开库伦哈拉格囊围金矿。延祉以疾免，命三多署库伦办事大臣。辛卯，江苏溧阳、金坛、荆溪、宜兴、丹徒、丹阳、震泽等县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癸巳，民政部奏，援案请赏米石，核定各厂院实需数目，收养贫

民，诏行之。赈云南大姚、文山等县水灾。甲午，大学士孙家鼐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赏银治丧。诏以已故五品卿衔山西即用知县汪宗沂经学卓越，宣付史馆。赏食饷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暨孤寡半月钱粮，八旗、绿、步各营官兵半月钱粮，岁以为常。丁酉，免云南元江州属被水田亩银米。庚子，东明黄河安澜。癸卯，除广东缉匪花红，自今文武官有再收花红者以赃论。复前礼部尚书李端棻原官。甲辰，停今年吉林珠贡。乙巳，顺天绅士请为已故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立祠，许之。

十一月戊申，免直隶武清等十一□县额赋旗租，开州、东明、长垣等三州县额赋。己酉，上兼祧母后皇太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翼日颁诏天下。癸丑，民政部上府□州县自治选举章程。癸亥，复前福建巡抚张兆栋原官。设黑龙江□爱珲沿边卡伦二十，自额尔古讷河讫于逊河口。乙丑，置督办盐政大臣，以载泽为之，产盐省分督抚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督抚俱兼衔。丙寅，授陆润庠体仁阁大学士，戴鸿慈以尚书协办大学士。辛未，以贝勒毓朗为步军统领。癸酉，都察院上互选规则。乙亥，学部上女学服色章程。予绝学专家已故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华蘅芳，与其弟故直隶州州判世芳，及已故二品封职徐寿俱宣付史馆。

十二月己卯，诏求直言。辛巳，增置奉天安图、抚松二县。壬午，赏游学专门詹天佑等工科、文科、法科进士，工科、格致科举人。癸未，免山东青城等八十九州县及卫所盐场本年钱粮。乙酉，德宗景皇帝神牌升祔奉先殿。赏一产三男河南柘城县民妇张刘氏、通许县民妇田厉氏米布。赈广东佛山等十三□县灾。丙戌，定太医院院使为四品。戊子，录咸丰、同治年间戡定发、捻、回诸匪功臣后，叙官有差。除珲春军队营房占用旗户地亩租。庚寅，赵尔丰奏四川德格土司多格生吉纳土，改设流官，赏土舍都司世袭。壬辰，庆亲王奕劻免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以贝勒载润代之。癸巳，增置热河隆化县。乙未，宪政编查馆上禁烟条例，颁行之。复故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原官。丙申，宪政编查馆上禁买卖人口条款。戊戌，法部上法官惩戒章程。己亥，宪政编查馆上京师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庚子，升太医院左右院判为五品。壬寅，宪政编查馆上府□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并府□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癸卯，宪政编查馆上法院编制法，并法官考试任用、司法区城分划、及初级暨地方审判□管辖案件各暂行章程。

二年庚戌春正月丙午朔，不受朝贺。己酉，广州新军作乱，练军讨平之。辛亥，诏以人心浮动，党会繁多，混入军营，句引煽惑，命军谘处、陆军部、南北洋大臣新旧诸军严密稽查，军人尤重服从长官命令，

如有聚众开会演说，并严查禁。移吉林大通县驻松花江南岸，更名方正县。乙卯，广东革命党王占魁等伏诛。丁巳，达赖喇嘛患川兵至，出奔。谕联豫等仍遣员迎护回藏。辛酉，诏夺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卻勒朗结达赖喇嘛名号。盐政处上督办盐政试行章程。癸亥，协办大学士戴鸿慈卒，赠太子少保衔，赏银治丧。吕海寰等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命盛宣怀充会长。监察御史江春霖以论庆亲王奕劻误国，斥回原衙门。命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吴郁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甲子，管理军谘处贝勒戴涛请赴日本、美、英、法、德、义、奥、俄八国考察陆军。辛未，英国举行万国刑律改良会，法部奏遣检察□长徐谦往与会。甲戌，诏："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自今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

二月乙亥朔，联豫请以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前藏事务。丙子，禁洋商湖南购运米石。辛巳，铁良以疾免，以廕昌为陆军部尚书，梁敦彦为税务处会办大臣。免浙江仁和、海沙、鲍郎、芦沥四场暨江苏横浦、浦东二场荒芜灶荡宣统元年逋课。壬午，免陕西榆林等四州县旧欠，榆林府仓粮米草束。乙酉，以内阁侍读学士梁诚为出使德国大臣。丁亥，民政部上修正报律，下宪政编查馆核奏。己丑，复发帑银三万两赈安徽灾。壬辰，免吉林五常□、桦甸县宣统元年逋赋。甲午，联豫奏拉里僧俗暨工布番兵投诚归化。丙申，葛宝华卒，调荣庆为礼部尚书，以唐景崇为学部尚书。己亥，予故湖北提督夏毓秀优恤。癸卯，宪政编查馆上行政纲目。筹办海军大臣奏各司名目职掌。

三月乙巳朔，王士珍以疾免，命雷震春署江北提督。己酉，云南威宁邪匪袭昭城，官军剿灭之，匪首李老么伏诛。辛亥，湖南民饥倡变，谕擒首要，散胁从。壬子，湖南巡抚岑春蓂罢，命杨文鼎暂代之。遣杨士琦赴南洋充劝业会审查总长。丁巳，祈雨。庚申，雨。追复故海军提督丁汝昌原官。废秋审覆审旧制。谕沿江各省督抚平粜。河南巡抚吴重熹免，以宝棻代之。调程德全为江苏巡抚。壬戌，予遗爱在民故太常寺卿袁昶安徽芜湖县建祠。癸亥，裁奉天巡抚。授广福伊犁将军。甲子，革命党人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谋以药弹轰击摄政王，事觉，捕下法部狱。庚午，旌殉夫烈妇山东曲阜孔令保妻潘氏，宣付史馆。

夏四月甲戌朔，诏资政院于本年九月一日开院，钦选宗室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官暨硕学通儒议员八十八人，前期召集。丙子，裁福建督粮道，增设巡警道、劝业道。丁丑，命载涛充专使大臣，往英国吊祭。戊寅，赏游学毕业生吴匡时等七人工科进士、法政科举人有差。庚辰，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进现行刑律，命颁行之。诏曰："此

项刑律，为改用新律之预备。内外问刑衙门，当悉心讲求，依法听断。毋任意出入，致枉纵。”癸未，诏：“各省增设巡警、劝业两道，原期保卫治安，振兴实业。督抚于已补人员悉心考覈，如不能胜任，或于缺不宜，即奏明另补，毋回护瞻徇。”乙酉，联豫请西藏曲水、哈拉乌苏、江达、山南、硕般多及三十九族地方各设委员一人，并停藏番造枪、造币两厂。前出使义大利大臣钱恂进和会条约译诠。丁亥，以江北盐枭、会匪出没靡常，谕雷震春剿抚之。己丑，度支部上币制兑换则例。诏：“国币单位，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釐，各以十进，著为定制。”以联芳为荆州将军。庚寅，定续选纳税多额十人为议员。辛卯，命邮传部侍郎汪大燮充出使日本大臣。癸巳，梁敦彦以疾免，以邹嘉来署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除湖北石首县文义洲地方租课、芦课。丙申，湖南巡抚岑春蓂褫职。

五月丙辰，升四川宁远阿拉所巡检为盐边□抚夷通判。戊午，湖南常德府水潦灾，发帑银二万两赈之。李经羲奏云南永昌府属镇康土州改流官，增置永康州。免云南陆凉州被旱银粮。辛酉，赈江北海州等处水灾。癸亥，都察院代递谘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并直省旗籍代表等呈请速开国会。诏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员，宣谕之。甲子，免湖南苗疆佃民欠租，湖南凤凰、乾州、永绥、保靖、泸溪、麻阳、古丈坪七□县积欠屯租穀石。己巳，赈湖北灾。辛未，裁奉天同江□河防同知。

六月壬午，黑龙江灾，发帑银二万两赈之。乙酉，汪大燮进考查英国宪政编辑各书。己丑，命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贝勒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壬辰，命外务部侍郎胡惟德充税务处帮办大臣。丙申，诏：“各省督抚劳于行政，亟于筹款，而恆疏于察吏。不知吏治不修，则劳民伤财，乱端且从此起，新政何由而行？其各慎选牧令，为地择人，斯为绥靖地方至计。”戊戌，诏各部院、各督抚严劾贪官汙吏，并谕贵戚及中外大臣敦品励行，整躬率属。己亥，命载泽、寿勋会阿穆尔灵圭、载润查办前锋营暨内务府三旗护军营，釐定章程以闻。是月，山东莱阳绅民相仇，匪首曲思文聚众万馀，围攻城邑，劫杀官兵，海阳亦因徵收钱粮激变，旋并平定之。

秋七月甲辰，裁福建督粮道，置劝业道。瑞兴免，以志锐为杭州将军。乙巳，瑞澂、杨文鼎奏湘省匪势蔓延，拟行清乡法，从之。戊申，诏农工商部会同各督抚等调查矿产，熟筹开办。庚戌，诏趣各督抚查造

官民荒田及气候土宜图册，并兴举工艺实业，报农工商部奏闻。壬子，农工商部立度量权衡用器制造厂。癸丑，贝勒载涛奏考察各国军政，军人犯罪，统归军法会议处审断，非普通裁判所得与闻。谕照行之。甲寅，世续、吴郁生免军机大臣，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命唐绍仪署邮传部尚书。毓朗免步军统领并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命乌珍兼署步军统领。设各省交涉使。新疆陆军营官田熙年以擅杀酿变伏诛。丙辰，安徽皖南、南陵、宿州、灵壁等属潦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丁巳，法部上秋审条款。庚申，前江西提学使浙路总理汤寿潜，以劾盛宣怀为苏浙路罪魁祸首，夺职。辛酉，赈皖北饥民。以忠瑞为科布多办事大臣。联魁免新疆巡抚，以何彦升代之。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甲子，大学士鹿传霖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赏银治丧。乙丑，命外务部参议上行走沈瑞麟充出使奥国大臣，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和兰万国禁烟大会全权委员。戊辰，奉天开葫芦岛港。己巳，置黑龙江讷河直隶□同知。是月，载洵、萨镇冰复往美利坚、日本两国考察海军。

八月甲戌，置奉天镇东县。乙亥，清锐免，以铁良为江宁将军。癸未，命沈家本充资政院副总裁。甲申，以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出使英国大臣。丁亥，理藩部奏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地亩、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牍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不得用汉字命名等旧例，许之。增置四川昭觉县。己丑，联芳免，以凤山为荆州将军。命廕昌兼训练近畿各镇大臣。甲子，命近畿陆军各镇俱归陆军部管辖。裁近畿督练公所。增置奉天盐运使。改四川盐茶道为盐运使，茶务归劝业道管理。乙未，以奏报禁种烟苗粉饰，下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福建、广西、云南、新疆诸省督抚部议，申谕各省严切查禁。丙午，授徐世昌为体仁阁大学士，以吏部尚书李殿林协办大学士。丁酉，以廓尔喀额尔德尼王毕热提毕毕噶尔玛生写热曾噶扒噶都热萨哈拒西藏求援兵，诏嘉奖之。庚子，赈陕西华、渭南两州县潦灾。

九月辛丑朔，资政院举行开院礼，监国摄政王莅会颁训辞。壬寅，赏游学毕业生吴乃琛等四百五十九人文、医、格致、农、工、商、法政进士、举人有差。癸卯，免甘肃河、金、渭源、伏羌、安定、会宁、宁灵、循化、秦九□州县上年被灾地亩钱粮草束。丙午，江北徐州等属雨潦灾，命度支部发帑赈之。乙巳，署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大臣信勤以疾免，调堃岫代之。以奎芳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戊申，命度支部再发帑银二万两赈皖北灾。壬子，张人骏以上海市情危急，请借洋款酌剂，并输运库帑银五十万两，许之。癸丑，永定河安澜。赈四川醨竹等□县水灾。甲寅，裁海龙围场总管。丙辰，诏直省举贤良方正，从严甄取。己未，

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裁湖南常德府同知、宝庆府长安营同知。癸亥，谕绥远城垦务紧要，沿边道□以下官，凡关垦务者，均听垦务大臣节制。丙寅，杨枢以疾免，命农工商部右丞李国杰充出使比国大臣。赈黑龙江水灾。丁卯，袁树勋以疾免，命张鸣岐署两广总督。以沈秉堃为云南巡抚。戊辰，裁贵州副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免新疆迪化等十一□县民欠钱粮、籽种。

十月癸酉，诏改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以直省督抚多以为言，复据顺天直隶各省谘议局人民代表请原速开国会，故有是命。甲戌，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乙亥，黄河安澜。丁丑，广西岑溪匪乱，官军剿定之，匪首陈荣安伏诛。程文炳卒，以程允和为长江水师提督，命甘肃提督张勋接统江南浦口各营。免甘肃灵州水灾银米。庚辰，增韫奏浙江裁绿营改编水师。辛巳，诏以缩改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责成各主管衙门切实筹备，民政、度支、法、学诸部俱有应负责任，提前通盘筹画，分别最要、次要，详细以闻。并诫勉直省督抚淬厉精神，切实遵行，毋再因循推诿，致误限期。壬午，何彦升卒，以袁大化为新疆巡抚。戊戌，予故大学士、前署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江宁省城建祠。

十一月癸卯，罢陆军尚书、侍郎及左右丞、参议，改设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置海军部，设海军大臣、副大臣各一人。以廕昌为陆军大臣，寿勋副之。贝勒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副之。乙巳，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巡洋长江舰队。丙午，云南大姚县民乱，入城劫狱杀人，官军剿定之，匪首陈文培、邓良臣俱伏诛。己酉，命前安徽巡抚冯煦为江、皖筹赈大臣。壬子，农工商部进编辑棉花图说。丁巳，资政院言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设立责任内阁。诏以朝廷自有权衡，非院臣所得擅预，斥之。雷震春罢，命段祺瑞署江北提督。庚申，陈夔龙奏顺直谘议局呈请明年即开国会，谕提前豫备事宜已虑不及，岂能再议更张。命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要求渎奏。加赏普济教养局仓米六十石，月以为常。辛酉，置各省高等审判、检察□，设丞、长，湖南缓设。癸亥，东三省国会请原代表来京，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军机大臣以闻。诏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勒归籍，勿逗留，再有来京及各省聚众者察治之。甲子，诏趣宪政编查馆拟订筹备清单，内阁官制并纂拟具奏。予故大学士张之洞于湖北省城建祠。乙丑，庆亲王奕劻请免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优诏慰留之。己巳，资政院请明谕剪发易服。

十二月壬申，谕各省晓谕学堂，禁学生干豫政治，聚众要求，违者重治。丙子，唐绍仪以疾免，以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丁丑，察哈尔右翼四旗蒙古灾，发帑银一万两赈之。己卯，志锐请变通销除旗档旧制。

辛巳，召增祺入觐，命孚琦署广州将军。壬午，召赵尔巽入觐。癸未，重申烟禁，地方官仍前粉饰者罪之，并命民政、度支二部考核。命各省总督会同宪政编查馆王大臣参订外省官制。乙酉，裁并江苏州县，设审判□。江宁以江宁并入上元，苏州以长洲、元和并入吴，江都并入甘泉，昭文并入常熟，新阳并入昆山，震泽并入吴江，娄并入华亭，阳湖并入武进，金匮并入无锡，荆溪并入宜兴。丁亥，宪政编查馆上遵拟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裁吉林水师营官丁。戊子，四川匪踞黔江县为乱，官军击卻之，复其城。己丑，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租税制度考、会计制度考。癸巳，四川匪首温朝锺窜入湖北咸丰县境，擒斩之。乙未，命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充头等专使大臣，贺英君加冕。资政院议决新刑律总则、分则，诏颁布之。丙申，免陕西咸宁等六十四府□州县光绪三十三年逋赋，并广有仓钱粮草束。丁酉，资政院上议决统一国库章程。戊戌，资政院奏议决宣统三年岁出岁入总豫算。廷杰卒，以绍昌为法部尚书。己亥，裁甘肃兰州道，置劝业道。是月，江、淮饥，人相食。东三省疫。

三年辛亥春正月庚子朔，以山海关外防疫，天寒道阻，谕陈夔龙、锡良安置各省工作人。丙午，冯煦奏察勘徐、淮灾状。己酉，免江苏长洲等四十□州县田地银粮。庚戌，赈江苏高邮、宝应、清河、安东、山阳、阜宁等县水灾。甲寅，度支部上全国豫算章程。丙辰，释服。御史胡思敬劾宪政编查馆，言新官不可滥设，旧官不可尽裁；起草应用正人，颁行当采众议。下其章于政务处。庚申，调志锐为伊犁将军，广福为杭州将军。乙丑，除非刑。凡遣、流以下罪，毋用刑讯。法部奏上已革绥远城将军贻穀罪论死。诏改戍新疆效力赎罪。乙巳，命周树模会勘中俄边界。是月，直隶、山东民疫。

二月庚午朔，予故大学士、前湖南巡抚王文韶于湖南省城建祠。冯煦请濬睢河。民政部上编订户籍法。壬申，谕所司防疫，毋藉端骚扰，并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以保卫民生之意谕人民。乙亥，四川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设流官，置边北道，登科府，德化、白玉二州，石渠、同普二县。定应遣新疆军台人犯改发巴、藏。丙子，免云南昆明等三州县被灾田地条粮银米。丁丑，免浙江仁和等三十州县，杭、严二卫，衢、严二所荒地钱粮漕米。戊寅，改陆军部、海军部大臣、副大臣为正都统、副都统，仍以廕昌、寿勋、载洵、谭学衡为之。英人占片马。癸未，命李家驹撰拟讲义轮班进呈。丙戌，裁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丁亥，颁浙江惠兴女学堂“贞心毅力”扁额。己丑，外务部上勋章赠赏章程。命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学部右侍郎李家驹、民

政部左参议汪荣宝协纂宪法。以诚勋为广州将军，溥颋为热河都统。以贝子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世续为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副之，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壬辰，禁洋商运盐入口。改设英属槟榔屿正领事官。

三月庚子，以刘锐恆为云南提督。裁稽察守卫处，置管理前锋、护军等营事务处，三旗护军仍隶内务府。陆军部奏，东三省测量局员焦滇贿卖秘密地图，诛之。辛丑，裁奉天承德、锦二县。壬寅，裁四川川北、重庆二镇总兵官。癸卯，颁尽忠节、守礼节、尚武勇、崇信义、敦朴素、重廉耻六条训谕军人。丁未，赏陆军各镇、协统制、统领等官何宗莲、李奎元等陆军副都统衔、协都统有差。戊申，吉林濬图们江航路通于海。己酉，命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充专使，贺义大利立国庆典。庚戌，革命党人以药弹击杀署广州将军孚琦。壬子，以萨镇冰为海军副都统。赵尔丰奏平三岩野番，改孔撒、麻书两土司，设流官。甲寅，授张鸣岐两广总督。乙卯，度支部尚书载泽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缔结借款契约。丙辰，赏伊犁将军志锐尚书衔，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受节制。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七州县并卫所田塘宣统二年银粮。戊午，以江、皖、豫灾，命冯煦会三省督抚筹赈。己未，和兰开禁烟会于海牙，命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往与会。赈科布多札哈沁蒙古游牧灾。庚申，锡良以疾免，调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授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加直隶热河道提法使衔。辛酉，命赵尔丰署四川总督，王人文为川滇边务大臣。予哀毁殉亲前浙江巡抚聂缉槼孝行宣付使馆。癸亥，汉儒赵岐、元儒刘因俱从祀文庙。华商创立大同学校于日本横滨，颁“育才广学”扁额。丁卯，革命党人黄兴率其党于广州焚总督衙署，击走之。

夏四月辛未，杨文鼎请缓裁湖南绿营及防军。甲戌，赏游学毕业生锺世铭、汪爔芝等法政科进士、举人，工科举人有差。丙子，赵尔巽奏请用人行政便宜行事，从之。丁丑，裁山东抚、镇标营官。戊寅，诏改立责任内阁。颁内阁官制。授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俱为协理大臣。以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廕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复命内阁总、协理大臣俱为国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均充宪政编查馆大臣，庆亲王奕劻仍管理外务部。置弼德院，以陆润庠为院长，荣庆副之。罢旧内阁、办理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仍序次于翰林院。裁内阁学士以下官。置军谘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俱为军谘大臣，命订府官制。赵尔巽会陈夔龙、张人骏、瑞澂、李经羲与宪政编查馆大臣商订外省官制。己卯，庆亲王奕劻、大

学士那桐、徐世昌俱辞内阁总理、协理，不许，趣即任事。重申鸦片烟禁，谕民政、度支二部，各省督抚剋期禁绝。诏定铁路国有。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国幹路定为国有，自馀枝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上韪之，下邮传部议。至是，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幹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故有是诏。辛未，吉林火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癸未，赠恤署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丁亥，资政院请预算借款两事归院会议，不许。戊子，起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谕裁缺候补人员毋得奏事。谕本年秋季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陆军于直隶永平府大操。己丑，恭亲王溥伟以疾免禁烟大臣，以顺承郡王讷勒赫代之。庚寅，邮传大臣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缔结借款契约成。辛卯，庞鸿书罢，以沈瑜庆为贵州巡抚。壬辰，命督抚晓谕人民，铁路现归官办，起降旨之日，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宣统三年四月以前所收者，应由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会督抚查奏。地方官敢有隐匿不报者诘治。杨文鼎奏湘省自闻铁路幹路收归国有谕旨，群情汹惧，譁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谕严行禁止，傥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硃家宝奏江、淮交会为匪党出没之区，比岁荐饥，盗风尤炽。请援鄂、蜀惩办会匪、土匪章程，犯者以军法从事。丙申，移税务司附属之邮政归邮传部管理。除云南昆明县官用田地额赋。丁酉，赈山东滕、峄二县灾。

五月庚子，用湖南京官大理寺少卿王世祺等言，停湖南因路抽收房捐及米盐捐。辛酉，杨文鼎奏湖南谘议局呈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据情代奏，严饬之。恤墨西哥被害华侨银。壬寅，裁广西绿营都司、守备以下官及马步兵。癸卯，山东兖、沂、曹三府，济宁州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四川谘议局以绅民自闻铁路国有之旨，函电纷驰，请缓接收，并请停刊謄黄，呈王人文代奏。人文以闻，诏切责之，仍命迅速刊刻謄黄，遍行晓谕，并剀切开导。乙巳，免珲春贫苦旗丁承领荒地价银。戊申，廷试游学毕业生进士江古怀等，叙官有差。乙卯，孙宝琦奏宗支不宜豫政，饬之。壬子，起复那桐，仍授文渊阁大学士。丙辰，广东因收回路事，倡议不用官发纸币，持票取银。谕张鸣岐防范。丁巳，资政院上修改速记学堂章程。戊午，度支、邮传二部会奏川、粤、汉幹

路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馀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端方迅往三省会各督抚照行之。丁宝铨以疾免，以陈宝琛为山西巡抚。庚申，命于式枚总理礼学馆。甲子，内阁上内阁属官官制、法制院官制，诏颁布之。置内阁承宣□，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四局。设阁丞、□长、局长各官。并置内阁法制院院使。罢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俱归其事于内阁。以繙书房改隶翰林院。陆军部奏，简各省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乙丑，翰林院进检讨章■J7所纂康熙政要。

六月丁卯，命资政院会内阁改订院章。赈湖南武陵、龙阳、益阳三县水灾。保定陆军军械局火药库、陆军第二镇演武□火药库俱火。庚辰，安徽水，无为州五里碑、九连等处圩坏。辛巳，以荣庆为弼德院院长，邹嘉来副之。陆润庠免禁烟大臣，陈宝琛免山西巡抚，以侍郎候补。伊克坦免都察院副都御史，以副都统记名。裁兼管顺天府府尹。壬午，以陆锺琦为山西巡抚。癸未，赵尔丰奏收巴塘得荣地方，户民请纳粮税，浪庄寺喇嘛千馀人许还俗。又奏巴塘临卡石户民投诚，拨隶三壩□管理。乙酉，伊克昭盟扎萨克固山贝子三济密都布旗灾，发帑银一万两赈之。丙戌，丹噶尔□及西宁县匪党纠众为乱，官军击散之，首犯李旺、李统春、李官博俭等伏诛。辛卯，置典礼院，设掌院大学士、副掌院学士、学士、直学士各官。以李殿林为典礼院掌院学士，郭曾炘为副。壬辰，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馀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呈请裁察。王人文以闻，诏以一再渎奏，切责之。增设和属爪哇岛总领事，泗水、苏门答腊正领事。甲午，湖南常德府大雨河溢，浸属县，坏田庐，发帑银六万两赈之。丙申，以禁烟与英使续订条件，重申厉禁，谕中外切实奉行。

闰六月己亥，命宝熙充禁烟大臣。庚子，恩寿以疾免，以余诚格为陕西巡抚。癸卯，安徽大雨，江潮暴发，滨江沿河各州县涝灾，发帑银五万两赈之。庚戌，调余诚格为湖南巡抚，杨文鼎为陕西巡抚。壬子，诏本年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军于永平府大操，命军谘大臣贝勒载涛恭代亲临监军。癸丑，命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会宗人府纂拟皇室大典。乙卯，革命党人以药弹道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伤而免。前吉林将军铭安卒。丙辰，命载振、陆润庠、增祺、陈宝琛、丁振铎、姚锡光、沈云沛、诚勋、清锐、硃祖谋俱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务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廕昌、载洵、绍昌、溥伦、盛

宣怀、寿耆及宗人府宗令世铎、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俱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丁巳，调善耆为理藩大臣，以桂春署民政大臣。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以寿耆为荆州将军。川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呈劾邮传部，赵尔丰以闻，不报。辛酉，裁各省府治首县，改置地方审判□。乙丑，内阁请修订法规。

七月壬申，赵尔丰奏铁路收归国有，川民仍多误会，相率要求。谕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清理路股，明示办法，以释群疑。甲戌，命瑞澂、张鸣岐、赵尔丰、余诚格各于辖境会办铁路事宜。命端方赴四川按查路事。丁丑，以四川人心浮动，宜防鼓惑，谕提督田振邦严束营伍弹压之，趣端方速赴四川，许带兵队。赵尔丰、玉昆率提督、司、道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交资政院议决仍归商办，不许，仍责赵尔丰弹压解散。己卯，江苏各属大雨，圩堤溃决，田禾淹没，发帑银四万两赈之。永定河决。端方入川，水陆新旧诸军听调遣。调陆徵祥为出使俄国大臣，刘镜人为出使和国大臣。辛巳，忠瑞免，以桂芳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溥□免，以萨廕图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壬午，四川乱作，赵尔丰执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保路同志会长邓孝可、股东会长颜楷、张澜及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九人。寻同志会聚众围总督署，击之始散。赈浙江杭、嘉、湖、绍四府灾。癸未，帝入学，大学士陆润庠、侍郎陈宝琛授读，副都统伊克坦教习国语清文。赈湖北水灾。甲申，广东澄海县堤决，发帑银四万两赈之。四川旅京人民以争路开会，具呈资政院乞代奏。命捕代表刘声元解归籍。谕学部约束学生勿预外事，并敕所司禁聚众开会。丁亥，山东济南及东西路各州县水灾，黄河上游民埝复决，发帑银五万两赈之。赈福建水灾。戊子，命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往四川，会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己丑，监国摄政王阅禁卫军。癸巳，以四川民乱，谕赵尔丰督饬诸军迅速击散，仍分别良莠剿抚，被胁者宥之。甲午，波密野番投诚。

八月丙申，总税务司赫德卒，晋太子太保衔。予故成都将军、前伊犁将军马亮于伊犁建祠。壬寅，庆亲王奕劻复请免内阁总理大臣及管理外务部，不许。甲辰，裁直隶督标、提标，通永、天津、正定、大名、宣化各镇标官弁马步守兵，提督依旧。丙午，江南提督刘光才以疾免，调张勋代之，以张怀芝为甘肃提督。丁未，定国乐。庚戌，置盐政院，设大臣以下官，废盐务处。命载泽兼任盐政大臣。癸丑，端方、瑞澂奏，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改归国有，取消商办公司，议定接收路股办法，诏嘉之，并以深明大义奖士绅。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瑞澂以闻，诏嘉其弭患初萌，定乱

俄顷，命就擒获诸人严鞫，并缉逃亡。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澂弃城走，遂陷武昌。诏夺瑞澂职，仍命权总督事，戴罪图功。命陆军大臣廕昌督师往讨，湖北军及援军悉听节制，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并援之。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夺湖北提督，仍责剿匪。停永平大操。弛山西、河南运粮禁。武昌军民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称都督，置军政府。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革命军取汉阳，袭兵工厂、铁厂，据汉口。丁巳，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俱督办剿抚事宜。命贝勒载涛督禁卫各军守近畿。戊午，王人文罢，复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停奉天今年贡。己未，岑春煊辞四川总督，诏不许。趣梁敦彦来京供职。京师开粜济民食。壬戌，诏长江水陆诸军俱听袁世凯节制。谕川、楚用兵，原胁从，自拔来归，不咎既往，原随军自效，能擒献匪党者，优赏之。获逆党名册应销毁，毋株连。两省被扰地方抚恤之。免裁各省绿营、巡防队。寿耆免，授连魁荆州将军。癸亥，皇太后懿旨，发帑银二十万两赈湖北遭兵难民。福建龙溪、南靖两县河溢堤决，发帑银二万两赈之。以湖北用兵，谕山东、山西两省购运米麦济军。甲子，命副都统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

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 康熙五十一年，王之枢等奉敕撰。 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 乾隆三十二年敕撰。 逸周书补注二十二卷，补遗一卷。 陈逢衡撰。 汲冢周书辑要一卷。 郝懿行撰。 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 硃右曾撰。 逸周书集训校释增校一卷。 硃骏声撰。 逸周书管笺十六卷。 丁宗洛撰。 逸周书王会篇笺释三卷。 何秋涛撰。 校辑世本二卷。 雷学淇撰。 世本辑补十卷。 秦嘉谟撰。 帝王世纪考异一卷。 宋翔凤撰。 帝王世纪地名衍四卷。 迮鹤寿撰。 春秋战国异词五十六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 陈厚耀撰。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 李凤雏撰。 尚史一百七卷。 李锴撰。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 姚之骃撰。 季汉书九十卷。 章陶撰。 季汉书九十卷。 汤成烈撰。 季汉五志十二卷。 王复礼撰。 后汉书十四卷。 王廷璨撰。 晋记六十八卷。 郭伦撰。 晋略六十卷。 周济撰。 西魏书二十四卷。 谢启昆撰。 续唐书七十卷。 陈鱣撰。 宋史翼四十卷。 陆心源撰。 元史新编九十五卷。 魏源撰。 元祕史注十五卷。 李文田撰。 元史备志五卷。 王光鲁撰。 续宏简录四十二卷。 邵远平撰。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 傅维鳞撰。 明史稿三百十卷。 王鸿绪撰。 明史稿二十卷，续二卷。 汤斌撰。 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 汪琬撰。 拟明史传不分卷。 姜宸英撰。 明史分稿残编二卷。 方象英撰。 明史拟传六卷，艺文志五卷，外国志五卷。 尤侗撰。 国史考异六卷。 潘柽章撰。 开辟传疑二卷。 林春溥撰。 历代甲子考一卷。 黄宗羲撰。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 顾炎武撰。 历代史表五十九卷。 万斯同撰。 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历代世系纪年编一卷。 沈炳震撰。 历代帝王年表三卷。 齐召南撰。 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 陆费墀撰。 纪元要略二卷。 陈景云撰。 历代建元考十卷。 锺渊映撰。 元号略四卷，补遗一卷。 梁玉绳撰。 纪元通考十二卷。 叶维庚撰。 列代建元表十卷，建元类聚考二卷。 钱东垣撰。 纪元编三卷。 李兆洛撰。 历代统纪表十三卷。 段承基撰。

汉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元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 乾隆时敕辑。世本一卷。 孙冯翼辑。 汉宋衷世本注五卷。 张澍辑。 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 汪文台撰。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 孙志祖辑。 薛莹后汉书一卷，华峤后汉书注一卷，谢沈后汉书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张璠后汉记一卷，虞预晋书一卷，硃凤晋书一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谢灵运晋书一卷，臧荣绪晋书一卷，众家晋书一卷。 以上黄奭辑。 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 汤球辑。

杂史类

蒙古源流八卷。 蒙古小彻辰萨囊台吉撰。 乾隆四十二年敕译。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 洪亮吉撰。 国语校文一卷。 汪中撰。 国语补注一卷。 姚鼐撰。 国语补校一卷。 刘台拱撰。 国语补韦四卷。 黄模撰。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 汪远孙撰。国语翼解六卷。 陈□彖撰。 国语释地三卷。 谭澐撰。 国语正义二十一卷。 董增龄撰。 战国策去毒二卷。 陆陇其撰。 战国策释地二卷。 张琦撰。 国策地名考二十卷。 程恩泽撰，狄子奇笺。读战国策随笔一卷。张尚瑗撰。 战国策札记三卷。 顾广圻撰。 武王克殷日记一卷，灭国五十考一卷。 林春溥撰。 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 崔述撰。 熹庙谅阴记一卷，圣安本纪六卷，明季实录六卷。 顾炎武撰。 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 万斯同撰。 见闻随笔二卷。 冯甦撰。 安南使事记一卷。 李仙根撰。 建文帝后纪一卷。 邵远平撰。 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 毛奇龄撰。 烈皇勤政记一卷，思陵典礼记四卷。 孙承泽撰。 三朝野纪七卷。 李逊之撰。 弘光日录四卷，永历实录二十五卷，行朝录十二卷，汰存录一卷，赣州失事记一卷，绍武争立记一卷，舟山兴废记一卷，四明山寨记一卷，沙州定乱记一卷，赐姓始末一卷，郑成功传一卷，滇考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 黄宗羲撰。 永历实录二十六卷。 王夫之撰。 鲁春秋一卷。 查继佐撰。 伪东宫伪后及党祸记略一卷，榆林城守记略一卷，保定城守记略一卷，扬州城守记略一卷。 戴名世撰。 二申野录八卷。 孙之騄撰。 逊代阳秋二十八卷。 余美英撰。 复社记事一卷。 吴伟业撰。 社事始末一卷。 杜登春撰。 启祯野乘十六卷，二集八卷。 邹漪撰。 蜀难★略一卷。 沈荀蔚撰。 金陵野钞十四卷。 顾苓撰。 甲申传信录十卷。 钱士馨撰。 史外八卷。 汪有典撰。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南略十八卷。 计六奇撰。 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 邵廷寀撰。南疆逸史三十卷，恤谥录八卷，摭遗十八卷。 温睿临撰。 南疆绎史五十

八卷。 李瑶撰。 海东逸史十八卷。 不著撰人氏名。爝火录三十卷。 李本撰。 小腆纪传六十五卷。 徐鼒撰。 补遗五卷，考异一卷。 徐承礼撰。 闽事纪略二卷。 华廷献撰。 平定耿逆记一卷。 李之芳撰。 平闽记十三卷。 杨捷撰。 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 礼亲王昭槤撰。 养吉斋丛录二十二卷。 吴振棫撰。 郎潜记闻初笔十四卷，二笔十六卷，三笔十二卷。 陈康祺撰。 圣德纪略一卷，傃直纪略一卷，恩遇纪略一卷，旧闻纪略一卷。 瞿鸿禨撰。

宋不著撰人咸淳遗事二卷，大金吊伐录四卷，元王鹗汝南遗事四卷。 乾隆时敕辑。 国语贾注一卷。 蒋曰豫辑。 郑众国语解诂一卷，贾逵国语注一卷，唐固国语注一卷，王肃国语章句一卷，孔晁国语注一卷，孔衍春秋后语一卷，陆贾楚汉春秋一卷，伏侯古今注一卷，王粲英雄记一卷、司马彪战略一卷、九州春秋一卷，傅暢晋诸公赞一卷，荀绰晋后略一卷，卢綝晋八王故事一卷，晋四王遗事一卷。 以上黄奭辑。

诏令奏议类

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 康熙二十五年敕编。 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 顺治时敕编，康熙二十六年告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 康熙二十六年敕编。 亲政纶音不分卷。 顺治时敕编。 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 雍正九年敕编。 庭训格言不分卷。 世宗御编。圣谕广训不分卷。 雍正二年敕刊。 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 雍正七年敕刊，乾隆时续刊。 硃批谕旨三百六十卷。 雍正十年敕编，乾隆三年告成。 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 雍正九年敕编。 训饬州县条规二十卷。 雍正八年敕刊。 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 乾隆五年敕编。 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 嘉庆十二年敕编。 仁宗睿皇帝圣训一百十卷。 道光四年敕编。 宣宗成皇帝圣训一百三十卷。 咸丰六年敕编。 文宗显皇帝圣训一百十卷。 同治五年敕编。 穆宗毅皇帝圣训一百六十卷。 光绪五年敕编。 明名臣奏议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 息斋疏草五卷。 金之俊撰。 龚端毅奏议八卷，附录一卷。 龚鼎孳撰。 孟忠毅公奏议二卷。 孟乔芳撰。 赵忠襄奏疏存稿六卷。 赵良栋撰。 张襄壮奏疏六卷。 张勇撰。 兼济堂奏议四卷。 魏裔介撰。 寒松堂奏议四卷。 魏象枢撰。 文襄公奏疏十五卷。 李之芳撰。 抚虔奏议一卷。 佟国器撰。 平岳疏议一卷，平海疏议一卷。 万正色撰。 郝恭定集五卷。 郝惟讷撰。 中山奏议四卷。 郝浴撰。 靳文襄奏疏八卷。 靳辅撰。 乾清门奏对记一卷。 汤斌撰。 抚浙奏议一卷，督闽奏议一卷。 范承谟撰。 抚浙疏草五卷。 硃昌祚撰。 抚吴封事八卷，抚楚封事一卷，抚黔封事一卷，抚漕封事一卷，辑瑞陈言一卷。 慕天颜撰。 于山奏牍七卷。 于成龙撰。 清忠

堂奏疏不分卷。 硃宏祚撰。 西台奏议一卷，京兆奏议一卷，附曲徙录一卷。 杨素蕴撰。 杨黄门奏疏不分卷，抚黔奏疏八卷。 杨雍建撰。 华野疏稿五卷。 郭琇撰。 河防疏略二十卷。 硃之锡撰。 西陂奏疏六卷。 宋荦撰。 督漕疏草二十二卷。 董讷撰。 奏疏稿不分卷。 江藜撰。 抚豫宣化录四卷。 田文镜撰。 防河奏议十二卷。 嵇曾筠撰。 平蛮奏疏一卷。 鄂尔泰撰。 张公奏议二十四卷。 张鹏翮撰。 条奏疏稿二卷。 蒋廷锡撰。 奏疏十卷。 高其倬撰。 望溪奏疏一卷。 方苞撰。 尹元孚奏议十卷。 尹会一撰。 裘文达奏议一卷。 裘曰修撰。 那文毅奏议八十卷。 那彦成撰。 两河奏疏不分卷。 严烺撰。 思补斋奏稿偶存一卷。 潘世恩撰。 恭寿堂奏议十二卷。 韩文绮撰。 楚蒙山房奏疏五卷。 晏斯盛撰。 东溟奏稿四卷。 姚莹撰。 林文忠政书三卷。 林则徐撰。 陶云汀先生奏议三十二卷。 陶澍撰。 耐菴奏议存稿十二卷。 贺长龄撰。 吴文节遗集八十卷。 吴文镕撰。 张大司马奏稿四卷。 张亮基撰。 骆文忠奏议十六卷。 骆秉章撰。 李文恭奏议二十二卷。 李星沅撰。 李尚书政书八卷。 李宗羲撰。 王侍郎奏议十卷。 王茂蔭撰。 台垣疏稿一卷。 丁寿昌撰。 张文毅奏稿八卷。 张芾撰。 曾文正奏稿三十二卷。 曾国藩撰。 胡文忠奏稿五十二卷。 胡林翼撰。 左文襄奏疏初编三十八卷，续编七十六卷，三编六卷。 左宗棠撰。 曾忠襄奏疏六十一卷。 曾国荃撰。 沈文肃政书十二卷。 沈葆桢撰。 李忠武奏议一卷。 李续宾撰。 刘中丞奏稿八卷。 刘昆撰。 刘中丞奏议二十卷。 刘蓉撰。 刘武慎奏稿十六卷。 刘长佑撰。 彭刚直奏议八卷。 彭玉麟撰。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 郭嵩焘撰。 岑襄勤奏稿三十卷。 岑毓英撰。 丁文诚奏议二十六卷。 丁宝桢撰。 毛尚书奏稿十六卷。 毛鸿宾撰。 曾惠敏奏议六卷。 曾纪泽撰。 出使奏疏二卷。 薛福成撰。 养云山庄奏稿四卷。 刘瑞芬撰。 钱敏肃奏疏七卷。 钱鼎铭撰。 黎文肃奏议十六卷。 黎培敬撰。 许太常奏稿一卷。 许乃济撰。 豸华堂奏议十二卷。 金应麟撰。 水流云在馆奏议二卷。 宋晋撰。 吴柳堂奏疏一卷。 吴可读撰。 王文敏奏疏稿一卷。 王懿荣撰。 袁太常戊戌条陈一卷。 袁昶撰。 谏垣存稿四卷。 安维峻撰。 李文忠政书一百六十五卷。 李鸿章撰。 张宫保政书十二卷。 张之洞撰。 端忠敏奏议十六卷。 端方撰。 三贤政书十八卷。 汤斌、宋荦、张伯行撰。 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四卷。 徐致祥、宝廷撰。

宋陈次升谠论集五卷。 乾隆时敕辑。

传记类

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 乾隆四十六年敕撰。 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 乾隆四十四年敕撰。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 乾隆九年敕

撰。 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 乾隆四十一年敕撰。 满汉名臣传八十卷，贰臣传八卷，逆臣传二卷。 乾隆时敕撰。 史传三编五十六卷。 硃轼撰。 历代忠臣义士卓行录八卷。 戴作铭撰。 历代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 硃桓撰。 广群辅录六卷。 徐汾撰。 臣鉴录二十卷。 蒋伊撰。 历代党鉴五卷。 徐宾撰。 续高士传五卷。 高兆撰。 续补高士传三卷。 魏裔介撰。 孝史类编十卷。 黄齐贤撰。 元祐党人传十卷。 陆心源撰。 明名臣言行录四十五卷。 徐开仕撰。 崇祯五十宰相传一卷，年表一卷。 曹溶撰。 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十卷。 沈佳撰。 东林列传二十四卷，留溪外传十八卷。 陈鼎撰。 复社姓氏传略十卷。 吴山嘉撰。 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七百二十卷，编目十九卷。 李桓撰。 碑传集一百六十卷。 钱仪吉撰。 续碑传集八十六卷。 缪荃孙撰。 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 李元度撰。 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一作咸同以来功臣别传，一作中兴名臣事略，一作续先正事略。 续编六卷。 硃孔彰撰。 大清名臣言行录一卷。 留保撰。 文献徵存录十卷。 钱林撰。 从政观法录三十卷。 硃方曾撰。 初月楼闻见录十卷，续录十卷。 吴德旋撰。 学统五十六卷。 熊赐履撰。 雒闽渊源录十九卷。 张夏撰。 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编二卷。 魏裔介撰。 道统录二卷，附录一卷，道南源委六卷，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 张伯行撰。 儒林宗派十六卷。 万斯同撰。 理学宗传二十六卷。 孙奇逢撰。 理学宗传辨正十六卷。 刘廷诏撰。 宋元学案一百卷。 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编。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 黄宗羲撰。 明儒林录十九卷。 张恆撰。 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 唐鉴撰。 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 张星鉴撰。 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 江藩撰。 国朝儒林文苑传四卷。 阮元撰。 康熙己未词科录十二卷。 秦瀛撰。 鹤徵录八卷。 李集、李富孙、李遇孙同撰。 词科掌录十七卷，馀话二卷。 杭世骏撰。 鹤徵后录十二卷。 李富孙撰。 畴人传四十六卷。 阮元撰。 续畴人传六卷。 罗士琳撰。 畴人传三编七卷。 诸可宝撰。 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二卷。 郑方坤撰。 畿辅人物志二十卷。 孙承泽撰。 洛学编四卷。 汤斌撰。 中州人物考八卷。 孙奇逢撰。 中州道学编二卷，补编一卷。 耿介撰。 关学编十卷。 廉伟然撰。 东越儒林后传一卷，文苑后传一卷。 陈寿祺撰。 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闽学志略十七卷。 李清馥撰。 粤东名儒言行录二十四卷。 邓淳撰。 豫章十代文献略五十卷。 王模撰。 金华徵献略二十卷。 王崇炳撰。 嘉禾献徵录四十六卷。 盛枫撰。 松陵文献录十五卷。 潘柽章撰。 海州文献录十六卷。 许乔林撰。 吴门耆旧记一卷。 顾承撰。 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叙录一卷，校正一卷。 闺秀王照圆撰。 列女传校注八卷。 闺秀梁端撰。 列女传集注八卷。 闺秀萧道管撰。 广列女传二十卷。 刘开撰。 胜朝彤史拾记六卷。 毛奇龄撰。 贤媛类徵初编十二卷。 李桓撰。 越女表微录五卷。 汪辉祖撰。

宋不著撰人庆元党禁一卷，京口耆旧传九卷，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八卷。 以上乾隆时奉敕辑。 魏嵇康圣贤高士传一卷，后魏常景鉴戒象赞一卷。 以上马国翰辑。 赵岐三辅决录一卷，刘向孝子传一卷，萧广济孝子传一卷，师觉授孝子传一卷。 以上黄奭辑。

以上传记类总录之属

晏子春秋音义一卷。 孙星衍撰。 晏子春秋校正一卷。 卢文弨撰。 晏子春秋校勘一卷。 黄以周撰。 周公年表一卷。 牟廷相撰。 孔子年谱五卷。 杨方晃撰。 孔子年谱辑注一卷。 江永撰，黄定宜辑注。 孔子编年注五卷。 胡培翚撰。 至圣编年世纪二十四卷。 李灼、黄晟同撰。 先圣生卒年月考二卷。 孔广牧撰。 孔子世家考二卷，仲尼弟子列传考一卷。 郑环撰。 宗圣志十二卷。 孔允植撰。 阙里文献考一百卷。 孔继汾撰。 孔子世家补订一卷，孔门师弟年表一卷，孔孟年表一卷，孟子列传纂一卷，孟子时事年表一卷。 林春溥撰。 孔子编年四卷，孟子编年四卷。 狄子奇撰。 洙泗考信录四卷，馀录一卷，孟子事实录二卷。 崔述撰。 孔子弟子门人考一卷，孟子弟子门人考一卷。 硃彝尊撰。 孟子年谱一卷。 黄玉蟾撰。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阎若璩撰。 孟子游历考一卷。 潘眉撰。 三迁志十二卷。 孟衍泰、王特选、仲蕴锦同撰。 从祀名贤传六卷。 常安撰。 刘更生年表一卷。 梅毓撰。 许君年表一卷。 陶方琦撰。 郑司农年谱一卷。 孙星衍撰。 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唐陆宣公年谱四卷。 丁晏撰。 郑康成纪年一卷。 袁钧撰。 郑学录四卷。 郑珍撰。 诸葛忠武故事五卷。 张澍撰。 忠武志八卷。 张鹏翮撰。 王右军年谱一卷。 鲁一同撰。 安定言行录一卷。 丁宝书撰。 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 吴大镕撰。 增订欧阳文忠年谱一卷。 硃文藻撰。 胡少师年谱一卷。 胡培翚撰。 王荆公年谱二十五卷，杂录二卷，附录一卷。 蔡上翔撰。 米海岳年谱一卷。 翁方纲撰。 考订硃子世家一卷。 江永撰。 硃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 王懋竑撰。 重订硃子年谱一卷。 褚寅亮撰。 别本硃子年谱二卷，附录一卷。 黄中撰。 陆象山年谱二卷。 李绂撰。 杨文靖年谱二卷。 张夏撰。 洪文惠年谱一卷，洪文敏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 钱大昕撰。 王深宁年谱一卷。 张大昌撰。 谢皋羽年谱一卷。 徐沁撰。 元遗山年谱三卷。 翁方纲撰。 元遗山年谱二卷。 凌廷堪撰。 元遗山年谱一卷。 施国祁撰。 周文襄公年谱二卷。 周仁俊撰。 李文正公年谱一卷。 法式善撰。 王文成集传本二卷。 毛奇龄撰。 王弇州年谱一卷。 钱大昕撰。 归震川年谱一卷。 孙岱撰。 杨升庵年谱一卷。 李调元撰。 周忠介公遗事一卷。 彭定求撰。 缪文贞公年谱一卷。 缪之镕撰。 袁督师事迹一卷。 不著撰人氏名。倪

文正公年谱一卷。 倪会鼎撰。 黄忠端公年谱二卷。 黄炳垕撰。 左忠毅年谱二卷。 左宰撰。 张忠烈公年谱一卷。 赵之谦撰。 刘子行状二卷。 黄宗羲撰。 蕺山年谱二卷。 刘均撰。 顾亭林年谱一卷。 吴映奎撰。 顾亭林年谱四卷。 张穆撰。 黄黎洲年谱二卷。 黄炳垕撰。 孙夏峰年谱二卷。 汤斌撰。 李二曲历年纪略二卷。 惠□嗣撰。 杨园先生年谱四卷。 陈梓撰。 杨园先生年谱一卷。 苏惇元撰。 颜习斋先生年谱二卷。 李□恭撰。 李恕谷先生年谱五卷。 冯辰撰。 申凫盟先生年谱一卷。 申涵煜、申涵盼同撰。 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 不著撰人氏名。渔洋山人自订年谱注一卷。 惠栋撰。 施愚山年谱四卷。 施念曾撰。 陆清献年谱一卷。 罗以智撰。 陆稼书年谱二卷。 吴光酉撰。 阎潜丘年谱四卷。 张穆撰。 硃文端公行述一卷。 硃必阶撰。 阿文成年谱二十四卷。 那彦成撰。 钱文端公年谱三卷。 钱仪吉撰。 王述庵年谱二卷。 严荣撰。 孙文靖年谱一卷。 孙惠惇撰。 黄昆圃年谱一卷。 黄叔琳撰。 黄莞圃年谱一卷。 江标撰。 戴东原年谱一卷。 段玉裁撰。 洪北江年谱一卷。 吕培撰。 焦理堂事略一卷。 焦廷琥撰。 寄圃老人自记年谱一卷。 孙玉庭撰。 思补老人自订年谱一卷。 潘世恩撰。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一卷。 硃骏声撰。 彭文敬自订年谱一卷。 彭蕴章撰。 翁文端年谱一卷。 翁同龢撰。 骆文忠年谱一卷。 骆天保撰。 曾文正年谱十二卷。 黎庶昌撰。 曾文正公大事记四卷。 王定安撰。 吴柳堂孤忠录三卷。 傅岩霖撰。 豫章先贤九家年谱九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七卷。 杨希闵撰。 四史疑年录七卷。 阮元撰。 历代名人年谱十七卷。 吴荣光撰。 疑年录四卷。 钱大昕撰。 续疑年录四卷。 吴修撰。 补疑年录四卷。 钱椒撰。 疑年赓录二卷。 张鸣珂撰。 三续疑年录十卷。 陆心源撰。

以上传记类名人之属

史钞类

史纬三百三十卷。 陈允锡撰。 读史蒙拾一卷。 王士禄撰。 廿一史约编十卷。 郑元庆撰。 汉书蒙拾三卷，后汉书蒙拾二卷。 杭世骏撰。 汉书古字类一卷。 郭梦星撰。 国志蒙拾二卷。 郭麟撰。 宋书琐语一卷。 郝懿行撰。 两晋南北集珍六卷。 陈维崧撰。 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 沈名孙、硃昆田同撰。 南北史识小录补正二十八卷。 张应昌撰。 南北史捃华八卷。 周嘉猷撰。 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 沈炳震撰。

载记类

吴越春秋校文一卷。 蒋光煦撰。 吴越春秋校勘记一卷，逸文一卷。 顾观光撰。 读吴越春秋一卷，读越绝书一卷。 俞樾撰。 越绝书札记一卷，逸文一名。钱培名撰。 增订吴越备史五卷，补遗一卷。 钱时钰撰。 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一卷。 廖寅撰。 华阳国志校勘记一卷。 顾观光撰。 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洪亮吉撰。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 汤球撰。 十六国年表一卷。 张愉曾撰。 十六国年表三十二卷。 孔尚质撰。 西秦百官表一卷。 练恕撰。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 吴任臣撰。 拾遗一卷，备考一卷。 周昂撰。 南汉书十八卷，考异十八卷，丛录二卷，文字略二卷。 梁廷相撰。 南汉纪五卷，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 吴兰修撰。 南唐拾遗记一卷。 毛先舒撰。 西夏国志十六卷。 洪亮吉撰。 西夏书事四十二卷。 吴广成撰。 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 张鉴撰。 西夏书十卷。 周春撰。 西夏事略十六卷。 陈昆撰。

晋陆翙鄴中记一卷，唐樊绰蛮书十卷，宋不著撰人江南馀载二卷。 乾隆时奉敕辑。

时令类

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 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 古今类传岁时部四卷。 董穀士、董炳文同编。 时令汇纪十六卷，馀日事文四卷。 硃濂撰。 月日纪古十二卷。 萧智汉撰。 节序同风录十二卷。 孔尚任撰。 七十二候考一卷。 曹仁虎撰。 月令粹编二十四卷。 秦嘉谟撰。 二十四史日月考二百三十六卷。 汪曰桢撰。 古今冬至表四卷。 谭澐撰。

唐韩鄂四时纂要一卷。 马国翰辑。

◎地理类

皇舆表十六卷。 康熙四十三年，喇沙里等奉敕撰。 方舆路程考略不分卷。 康熙时，汪士鋐等奉敕撰。 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 乾隆八年敕撰。 大清一统志五百卷。 乾隆二十九年敕撰。 皇朝职贡图九卷。 乾隆十六年，傅恆等奉敕撰。 历代疆域表三卷，沿革表三卷。 段长基撰。 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 陈芳绩撰。 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一卷。 徐文范撰。 舆地沿革表四十卷。 杨丕复撰。 周末列国所有郡县考一卷，古国都今郡县合考一卷。 闵麟嗣撰。 战国地舆一卷。 林春溥撰。 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 刘文淇撰。 历代郡国考略三卷。 叶澐撰。 今古

地理述二十卷。 王子音撰。 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卷，舆地图一卷，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皇朝舆地韵编二卷。 李兆洛撰。 王会新编一百四十五卷。 茹铉撰。 乾隆府□州县志五十卷。 洪亮吉撰。 皇朝舆地全图不分卷。 董祐诚撰。 大清一统舆图三十卷。 胡林翼撰。 皇朝舆地韵编一卷，舆地略一卷。 严德撰。 郡县分韵考十卷。 黄本骥撰。 肇域志一百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顾炎武撰。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 顾祖禹撰。 太平寰宇记补缺二卷。 陈兰森撰。 山河两戒考十四卷。 徐文靖撰。

晋太康三年地记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唐濮王泰等括地志一卷。 以上黄爽辑。

以上地理类总志之属

列传一后妃

显祖宣皇后继妃 庶妃

太祖孝慈高皇后元妃继妃大妃寿康太妃 太祖诸妃

太宗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

懿贵妃康惠淑妃 太宗诸妃

世祖废后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孝献皇后 贞妃

淑惠妃 世祖诸妃

圣祖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

敬敏皇贵妃 定妃通嫔 惇怡皇贵妃? 惠皇贵妃圣祖诸妃

世宗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敦肃皇贵妃

纯?皇贵妃 世宗诸妃

高宗孝贤纯皇后皇后乌拉纳喇氏孝仪纯皇后

慧贤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哲悯皇贵妃

淑嘉皇贵妃婉贵太妃 高宗诸妃

仁宗孝淑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恭顺皇贵妃

和裕皇贵妃 仁宗诸妃

宣宗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孝静成皇后

庄顺皇贵妃彤贵妃 宣宗诸妃

文宗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

庄静皇贵妃 玫贵妃 端恪皇贵妃 文宗诸妃

穆宗孝哲毅皇后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 敬懿皇贵妃荣惠皇贵妃

德宗孝定景皇后端康皇贵妃恪顺皇贵妃

宣统皇后 淑妃

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缘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崇德改元，五宫并建，位号既明，等威渐辨。世祖定鼎，循前代旧典。顺治十五年，采礼官之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又置女官。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

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曰景仁，曰承乾，曰锺粹，曰延禧，曰永和，曰景阳；西六宫：曰永寿，曰翊坤，曰储秀，曰启祥，曰长春，曰咸福。诸宫皆有宫女子供使令。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以下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后妃诸姑、姊妹不赴选。帝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诸宫殿设太监，秩最高不逾四品，员额有定数，廪给有定量，分领执事有定程。此其大较也。

二百数十年，壶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追尊四代，惟宣皇后著氏族，且有继室，讬始于是。历朝居正号者，谨而次之，并及妃、嫔有子若受后朝尊封者。世祖以汉女为妃，高宗以回女为妃，附书之，以其仅见也。

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都督阿古女。归显祖为嫡妃。岁己未，太祖生。岁己巳，崩。顺治五年，与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同时追谥。子三：太祖、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女一，下嫁噶哈善哈斯虎。

继妃，纳喇氏，哈达部长万所抚族女。遇太祖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产独薄。子一，巴雅喇。庶妃，李佳氏。子一，穆尔哈齐。

太祖孝慈高皇后，纳喇氏，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太祖初起兵，如叶

赫，杨吉砮以后许焉。杨吉砮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杀，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又为成梁击破。岁戊子秋九月，以后来归，上率诸贝勒、大臣迎之，大宴成礼。是岁，后年十四。岁壬辰冬十月，太宗生。岁癸卯秋，后病作，思见母，上遣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九月庚辰，后崩，年二十九。

后庄敬聪慧，词气婉顺，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改其常。不好谄谀，不信谗佞，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不预外事，殚诚毕虑以事上。及崩，上深悼之，丧敛祭享有加礼，不饮酒茹荤者逾月。越三载，葬赫图阿拉尼雅满山冈。天命九年，迁葬东京杨鲁山。天聪三年，再迁葬沈阳石嘴头山，是为福陵。崇德元年，上谥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顺治元年，祔太庙。康熙元年，改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子一，太宗。

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

继妃，富察氏。归太祖亦在孝慈皇后前。岁癸巳，叶赫诸部来侵，上夜驻军，寝甚酣，妃呼上觉曰："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上曰："我果惧，安能酣寝？我闻叶赫来侵，以其无期，时以为念。既至，我心安矣。我若负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纠九国以虐无咎之人，天不佑也！"安寝如故。及旦，遂破敌。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子二：莽古尔泰、德格类。女一，名莽古济，下嫁锁诺木杜棱。

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于汤泉。八月，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妃子三?入浑河。庚戌，舟次磑：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顺治初，多尔衮摄政，七年，上谥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八年，多尔衮得罪，罢谥，出庙。

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郡王孔果尔女。太祖诸妃中最老寿。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尊为皇曾祖寿康太妃。康熙四年，薨。

太祖诸妃称侧妃者四：伊尔根觉罗氏，子一，阿巴泰，女一，下嫁达尔汉；纳喇氏，孝慈皇后女弟，女一，下嫁固尔布什；其二皆无出。称庶妃者五：兆佳氏，子一，阿拜；钮祜禄氏，子二，汤古代、塔拜；

嘉穆瑚觉罗氏，子二，巴布泰、巴布海，女三，下嫁布占泰、达启、苏纳；西林觉罗氏，子一，赖慕布；伊尔根觉罗氏，女一，下嫁鄂托伊。

太宗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岁甲寅四月，来归，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屡来朝，上迎劳，锡赉有加礼。崇德元年，上建尊号，后亦正位中宫。二年，大妃复来朝，上迎宴。越二日，大妃设宴，上率后及贵妃、庄妃幸其行幄。寻命追封后父莽古思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封大妃为和硕福妃，使大学士范文程等册封。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六年四月乙巳，崩，年五十一。七年，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女三，下嫁额哲、奇塔特、巴雅思祜朗。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十一年，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康熙九年，上奉太后谒孝陵。十年，谒福陵、昭陵。十一年，幸赤城汤泉，经长安岭，上下马，扶辇；至坦道，始上马以从。还，度岭，正大雨，仍下马，扶辇。太后命骑从，上不可，下岭，乃乘马傍辇行。吴三桂乱作，频年用兵，太后念从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闻各省有偏灾，辄发帑赈恤。布尔尼叛，师北征，太后以慈宁宫庶妃有母年九十馀，居察哈尔，告上诫师行毋掳掠。

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始命罢之。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上命儒臣译大学衍义进太后，太后称善，赐赉有加。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尝勉上曰："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天子以一身临其上，?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又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十九年四月，上撰大德景福颂进太后。

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汤泉。云南平，上诣太后宫奏捷。二十一年，上诣奉天谒陵，途次屡奏书问安，使献方物，奏曰："臣到盛京，亲

网得鳙、□，浸以羊脂，山中野烧，自落榛实及山核桃，朝鲜所进柿饼、松、栗、银杏，附使进上，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欣幸。”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上以长城岭峻绝，试辇不能陟，奏太后。次日，太后辇登岭，路数折不可上，太后乃还龙泉关，命上代礼诸寺。二十四年夏，上出塞避暑，次博洛和屯，闻太后不豫，即驰还京师，太后疾良已。

二十六年九月，太后疾复作，上昼夜在视。十二月，步祷天坛，请减算以益太后。读祝，上泣，陪祀诸王大臣皆泣。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己巳，崩，年七十五。上哀恸，欲于宫中持服二十七月，王大臣屡疏请遵遗诰，以日易月，始从之。命撤太后所居宫移建昌瑞山孝陵近地，号“暂安奉殿”。二十七年四月，奉太后梓宫诣昌瑞山。自是，岁必诣谒。雍正三年十二月，世宗即其地起陵，曰昭西陵。

世祖亲政，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圣祖以云南平，奏捷，定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初奉安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世祖。女三，下嫁弼尔塔哈尔、色布腾、铿吉尔格。

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姊也。天聪八年，来归。崇德元年，封关雎宫宸妃。妃有宠于太宗，生子，为大赦，子二岁而殇，未命名。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乃悔曰：“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上仍悲悼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妃母和硕贤妃来吊，上命内大臣掖舆临妃墓。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当妃丧作乐，皆坐夺爵。

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四年，额齐格诺颜及其妻福晋来朝，妃率诸王、贝勒迎宴。次日，上赐宴清宁宫，福晋入见，称上外姑。顺治九年，世祖加尊封。康熙十三年，薨，圣祖侍太后临奠。子一，博穆博果尔。女一，下嫁噶尔玛索诺木。又抚蒙古女，嫁噶尔玛德参，济旺子也。

康惠淑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女。崇德元年，封衍庆宫淑妃。抚蒙古女，上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顺治九年，加尊封，前懿靖大贵妃薨。

太宗诸妃：元妃，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女，子一，洛博会；继妃，乌拉纳喇氏，子二，豪格、洛格，女一，下嫁旺第。称侧妃者二：叶赫纳喇氏，子一，硕塞；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女二，下嫁夸扎、哈尚。称庶妃者六：纳喇氏，子一，高塞，女二，下嫁辉塞、拉哈；奇垒氏，察哈尔部人，女一，下嫁吴应熊；颜札氏，子一，叶布舒；伊尔根觉罗氏，子一，常舒；其二不知氏族，一生子，韬塞；一生女，下嫁班第。

世祖废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后丽而慧，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为世祖聘焉。顺治八年八月，册为皇后。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积与上忤。

十年八月，上命大学士冯铨等上前代废后故事，铨等疏谏，上严拒，谕以“无能，故当废”，责诸臣沽名。即日奏皇太后，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下礼部，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疏请慎重详审，礼部员外郎孔允樾及御史宗敦一、潘朝选、陈棐、张璟、杜果、聂玠、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各具疏力争。允樾言尤切，略言：“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上命诸王、贝勒、大臣集议，议仍以皇后位中宫，而别立东西两宫。上不许，令再议，并责允樾覆奏，允樾疏引罪，诸王大臣再议，请从上指，于是后竟废。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悁。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

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上奉太皇太后谒孝陵，幸盛京，谒福陵、昭陵，出古北口避暑，幸五台山，皆奉太后侍行。康熙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出塞，太后未侍行，中途射得鹿，断尾渍以盐，并亲选榛实，进太后。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不豫，太后朝夕奉侍。及太皇太后崩，太后悲痛。诸妃主入临，太后恸甚，几仆地。上命诸王大臣奏请太后节哀回宫，再请乃允。岁除，诸王大臣请太后谕上回宫，上不可。二十七年正月，行虞祭，上命诸王大臣请太后勿往行礼，太后亦不可。二十八年，建宁寿新宫，奉太后居焉。

三十五年十月，上北巡，太后万寿，上奉书称祝。驻丽苏，太后遣送衣裘，上奉书言：“时方燠，河未冰，帐房不须置火，俟严寒，即欢忭而服之。”三十六年二月，上亲征噶尔丹，驻他喇布拉克。太后以上生日，使赐金银茶壶，上奉书拜受。噶尔丹既定，?臣请上加太后徽号寿康显宁，太后以上不受尊号，亦坚谕不受。三十七年七月，奉太后幸盛京谒陵，道喀喇沁。途中以太后父母葬发库山，距跸路二百里，谕内大臣索额图择洁地，太后遥设祭。十月，次奇尔赛毕喇，值太后万寿，上诣行宫行礼，敕封太后所驻山曰寿山。

三十八年，上奉太后南巡。三十九年十月，太后六十万寿，上制万寿无疆赋，并奉佛像，珊瑚，自鸣钟，洋镜，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念珠，皮裘，羽缎，哆罗呢，沈、檀、芸、降诸香，犀玉、玛瑙、赤、漆诸器，宋、元、明名画，金银、币帛；又令膳房数米万粒，号“万国玉粒饭”，及肴馔、果品以献。四十九年，太后七十万寿，亦如之。

五十六年十二月，太后不豫。是岁，上春秋六十有四，方有疾，头眩足肿，闻太后疾舆诣视，跪?下，捧太后手曰：“母后，臣在此！”太后张目，畏明，?甚，以帕?足，乘障以手，视上，执上手，已不能语。上力疾，于苍震门内支幄以居。丙戌，太后崩，年七十七。上号恸尽礼。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初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云南平，定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及崩，上谥，大学士等初议误不系世祖谥，上令至太庙、奉先殿瞻礼高皇后、文皇后神位，大学士等引罪；又以所拟谥未多留徽号字，命更议。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顺治十一年春，妃诣太后宫问安，将出，衣裾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谓近侍曰：“朕?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有是，生子必膺大福。”三月戊申，圣祖生。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庚戌，崩，年二十四。初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及崩，葬孝陵，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文育圣章皇后。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旗自此始。子一，圣祖。

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上皇太后徽号，鄂硕本以军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进三等伯。十七年八月，薨，上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上亲制行状，略曰：“后□兒静循礼，事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返跸晏，必迎问寒暑，意少■H3，则曰：‘陛下归晚，体得毋倦耶？’趣具餐，躬进之，命共餐，则辞。朕值庆典，举数觞，必诫侍者，室无过燠，中夜置置起视。朕省封事，夜分，未尝不侍侧。诸曹循例章报，朕辄置之，后曰：‘此虽奉行成法，安知无当更张，或有他故？奈何忽之！’令同阅，起谢：‘不敢干政。’览廷谳疏，握笔未忍下，后问是疏安所云，朕谕之，则泣曰：‘诸辟皆愚无知，岂尽无冤？宜求可矜宥者全活之！’大臣偶得罪，朕或不乐，后辄请霁威详察。朕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日讲后，与言章句大义，辄喜。偶遗忘，则谏：‘当服膺默识。’蒐狩，亲骑射，则谏：‘毋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骤。’偶有未称旨，朕或加谯让，始犹自明无过；及闻姜后脱簪事，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省。后初病，皇太后使问安否，必对曰：‘安。’疾甚，朕及今后、诸妃、嫔环视之，后曰：‘吾殆将不起，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不及酬皇太后暨陛下恩万一。妾殁，陛下宜自爱！惟皇太后必伤悼，奈何？’既又令以诸王赙施贫乏，复属左右毋以珍丽物敛。殁后，皇太后哀之甚。”行状数千言，又命大学士金之俊别作传。是岁，命秋谳停决，从后志也。

时鄂硕已前卒，后世父罗硕，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及上崩，遗诏以后丧祭逾礼为罪己之一。康熙二年，合葬孝陵，主不祔庙，岁时配食飨殿。子一，生三月而殇，未命名。

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

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皇后妹也。顺治十一年，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尊封皇考淑惠妃。妃最老寿，以五十二年十月薨。

同时尊封者：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为恭靖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为端顺妃，皆无所出；栋鄂氏为宁?妃，在世祖时号庶妃，子一，福全。又恪妃，石氏，灤州人，吏部侍郎申女。世祖尝选汉官女备六宫，妃与焉。居永寿宫。康熙六年薨，圣祖追封皇考恪妃。

又在三妃前，世祖庶妃有子女者，又有八人：穆克图氏，子永幹，八岁殇；巴氏，子钮钮，为世祖长子，二岁殇，女二，一六岁殇，一七岁殇；陈氏，子一，常宁；唐氏，子一，奇授，七岁殇；钮氏，子一，

隆禧；杨氏，女一，下嫁纳尔杜；乌苏氏，女一，八岁殇；纳喇氏，女一，五岁殇。

内大臣噶布喇女。康?圣祖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一等大臣索尼孙领侍熙四年七月，册为皇后。十三年五月丙寅，生皇二子允礽，即于是日崩，年二十二。谥曰仁孝皇后。二十年，葬孝东陵之东，即景陵也。雍正元年，改谥。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子二：承祐，四岁殇；允礽。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一等公遏必隆女。初为妃。康熙十六年八月，册为皇后。十七年二月丁卯，崩。二十年，与仁孝皇后同葬。上每谒孝陵，辄临仁孝、孝昭两后陵奠醊。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康熙十六年，为贵妃。二十年，进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册为皇后。翌日甲辰，崩。谥曰孝懿皇后。是冬，葬仁孝、孝昭两后之次。雍正、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懿温诚端仁宪穆和恪慈惠奉天佐圣仁皇后。女一，殇。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女。后事圣祖。康熙十七年十月丁酉，世宗生。十八年，为德嫔。二十年，进德妃。世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拟上徽号曰仁寿皇太后，未上册。雍正元年五月辛丑，崩，年六十四。葬景陵。上谥，曰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子三：世宗，允祚，允□。允祚六岁殇。女三：其二殇，一下嫁舜安颜。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事圣祖为妃。康熙三十八年，薨。谥曰敏妃。雍正初，世宗以其子怡亲王允祥贤，追进封。妃又生女二，下嫁仓津、多尔济。

定妃，万琉哈氏。事圣祖为嫔。世宗尊为皇考定妃。就养其子履亲王允祹邸。高宗朝，岁时伏腊，辄迎入宫中上寿，然未进尊封。薨年九十七。

通嫔，纳喇氏。事圣祖为贵人。雍正二年，世宗以其?喀尔喀郡王策棱功，尊封。乾隆九年，薨。子二：万黼，五岁殇；允禶，二岁殇。女一。

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事圣祖为和妃。世宗尊为皇考贵妃。高宗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谥曰惇怡皇贵妃。葬景陵侧皇贵妃园寝。女一，殇。圣祖诸妃，妃薨最后。

乾隆初，同时尊封者：?惠皇贵妃，佟佳氏，孝懿皇后妹。事圣祖为贵妃。世宗尊为皇考皇贵妃。高宗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薨，谥曰?惠皇贵妃。顺懿密太妃，王氏。初为密嫔，自密妃尊封。子三：允溍、允禄、允祄，允祄八岁殇。纯裕勤太妃，陈氏。初为勤嫔，自勤妃尊封。子一，允礼。襄嫔，高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祎。女一，殇。谨嫔，色赫图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祜。静嫔，石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祁。熙嫔，陈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禧。穆嫔，陈氏。自贵人卒后追尊封。子一，允祕。

其卒于康熙中及虽下逮雍正、乾隆而未尊封者，又有：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孝昭皇后妹。子一，允礻我。女一，殇。惠妃，纳喇氏。子二：承庆，殇；允禔。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子三：允祺、允禟、允禄，允帝十二岁殇。荣妃，马佳氏。子五：承瑞，为圣祖长子，四岁殇；赛音察浑，长华，长生皆殇；允祉。女一，下嫁乌尔滚。成妃，戴佳氏。子一，允祐氏。子一，允禩。平妃，赫舍里氏，孝诚皇后妹。子一，允禨，殇。端嫔，董氏?。良妃，。女一，殇。贵人，兆佳氏。女一，下嫁噶尔臧。郭络罗氏，宜妃妹。子一，允騕，殇。女一，下嫁敦多布多尔济。袁氏，女一，下嫁孙承运。陈氏，子一，允■H4，殇。庶妃，钮祜禄氏，女一；张氏，女二；王氏，女一；刘氏，女一：皆殇。

世宗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女。世宗为皇子，圣祖册后为嫡福晋。雍正元年，册为皇后。九年九月己丑，崩。时上病初愈，欲亲临含敛，诸大臣谏止。上谕曰：“皇后自垂髫之年，奉皇考命，作配朕躬。结褵以来，四十馀载，孝顺恭敬，始终一致。朕调理经年，今始全愈，若亲临丧次，触景增悲，非摄养所宜。但皇后丧事，国家典仪虽备，而朕礼数未周。权衡轻重，如何使情文兼尽，其具议以闻。”诸大臣议，以明会典皇后丧无亲临祭奠之礼，令皇子朝夕奠，遇祭，例可遣官，乞停亲奠，从之。谥孝敬皇后。及世宗崩，合葬泰陵。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

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即召宫监，谕："汝等尝侍圣祖，几曾见昭圣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庙宇？嗣后当奏止！"宫监引悟真庵尼入内，导太后弟入苍震门谢恩，上屡诫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

乾隆十六年，六十寿；二十六年，七十寿；三十六年，八十寿：庆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琺琅、彝鼎、赤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太后为天下母四十馀年，国家全盛，亲见曾玄。

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曰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屡加上，曰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敦肃皇贵妃，年氏，巡抚遐龄女。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雍正元年，封贵妃。三年十一月，妃病笃，进皇贵妃。并谕妃病如不起，礼仪视皇贵妃例行。妃薨逾月，妃兄羹尧得罪死。谥曰敦肃皇贵妃。乾隆初，从葬泰陵。子三：福宜、福惠、福沛，皆殇。女一，亦殇。

纯?皇贵妃，耿氏。事世宗潜邸，为格格。雍正间，封裕嫔，进裕妃。高宗时，屡加尊为裕皇贵太妃。乾隆四十九年，薨，年九十六。谥曰纯?皇贵妃。葬妃园寝，位诸妃上。子一，弘昼。

世宗诸妃，又有：齐妃，李氏。事世宗潜邸，为侧室福晋。雍正间，封齐妃。子三：弘盼、弘昀，皆殇；弘时。女一，下嫁星德。谦妃，刘氏。事世宗潜邸，号贵人。雍正间，封谦嫔。高宗尊为皇考谦妃。子一，弘適。懋嫔，宋氏。事世宗，号格格。雍正初，封懋嫔。女二，皆殇。

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高宗为皇子，雍正五年，世宗册后为嫡福晋。乾隆二年，册为皇后。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沴毯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也。上甚重之。十三年，从上东巡，还跸，三月乙未，后

崩于德州舟次，年三十七。上深恸，兼程还京师，殡于长春宫，服缟素十二日。

初，皇贵妃高佳氏薨，上谥以慧贤，后在侧，曰："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至是，上遂用为谥。并制述悲赋，曰："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壶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奉慈闱之温凊，为九卿之仪型。克俭于家，爰始缫品而育茧；克勤于邦，亦知较雨而课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抚诸子如一出兮，岂彼此之分视？值乖舛之叠遘兮，谁不增夫怨{封心}？况顾予之伤悼兮，更怳悢而切意。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制泪兮泪滴襟，劳，促归程兮变故遭。登画?强欢兮欢匪心。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舫兮陈翟褕，由潞河兮还内朝。去内朝兮时未几，致邂逅兮怨无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术。循丧仪兮怆徒然，例展禽兮谥孝贤。思遗徽之莫尽兮，讵两新昌而增?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谓庶几其可传。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恸兮，陈旧物而忆初。亦有时而暂弭兮，旋触绪而欷歔。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淑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十七年，葬孝陵西胜水峪，后即于此起裕陵焉。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子二：永琏、永琮。女二：一殇，一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

皇后，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后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娴妃。十年，进贵妃。孝贤皇后崩，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五年，册为皇后。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子二，永?、永璟。女一，殇。

四十三年，上东巡，有金从善者，上书，首及建储，次为立后。上因谕曰："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竟悍然不顾，朕犹包含不行废斥。后以病薨，止令减其仪文，并未削

其位号。朕处此仁至义尽，况自是不复继立皇后。从善乃欲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当自责乎？从善又请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下行在王大臣议从善罪，坐斩。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事高宗为贵人。封令嫔，累进令贵妃。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丁丑，仁宗生。三十年，进令皇贵妃。四十年正月丁丑，薨，年四十九。谥曰令懿皇贵妃，葬胜水峪。六十年，仁宗立为皇太子，命册赠孝仪皇后。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后家魏氏，本汉军，?入满洲旗，改魏佳氏。子四：永璐，殇；仁宗；永璘；其一殇，未命名。女二，下嫁拉旺多尔济、札兰泰。

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大学士高斌女。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初，封贵妃。薨，谥曰慧贤皇贵妃。葬胜水峪。

纯惠皇贵妃，苏佳氏。事高宗潜邸。即位，封纯嫔。累进纯皇贵妃。薨，谥曰纯惠皇贵妃。葬裕陵侧。子一，永瑢。女一，下嫁福隆安。

庆恭皇贵妃，陆氏。初封庆嫔。累进庆贵妃。薨。仁宗以尝受妃抚育，追尊为庆恭皇贵妃。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事高宗潜邸。雍正十三年，薨。乾隆初，追封哲妃，进皇贵妃。谥曰哲悯皇贵妃，葬胜水峪。子一，永璜，为高宗长子。女一，殇。

淑嘉皇贵妃，金佳氏。事高宗潜邸，为贵人。乾隆初，封嘉妃，进嘉贵妃。薨，谥曰淑嘉皇贵妃，葬胜水峪。子四：永□，永璇，永瑆；其一殇，未命名。

婉贵太妃，陈氏。事高宗潜邸。乾隆间，自贵人累进婉妃。嘉庆间，尊为婉贵太妃。寿康宫位居首。薨，年九十二。颖贵太妃，巴林氏。亦自贵人累进颖贵妃。尊为颖贵太妃，亦居寿康宫。薨，年七十。

贵人：西林觉罗氏，柏氏，皆自常在进尊为贵人。晋太妃，富察氏。事高宗为贵人。逮道光时，犹存。宣宗尊为皇祖晋太妃。

高宗诸妃有子女者：忻贵妃，戴佳氏，总督那苏图女。女二，皆殇。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子一，永琪。舒妃，叶赫那拉氏。子一，

殇，未命名。惇妃，汪氏。尝笞宫婢死，上命降为嫔。未几，复封。女一，下嫁丰绅殷德。

又有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

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仁宗为皇子，乾隆三十九年，高宗册后为嫡福晋。四十七年八月甲戌，宣宗生。仁宗受禅，册为皇后。嘉庆二年二月戊寅，崩，谥曰孝淑皇后，葬太平峪，后即于此起昌陵焉。道光、咸丰累加谥，曰孝淑端和仁庄慈懿敦裕昭肃光天佑圣睿皇后。子一，宣宗。女二：一殇，一下嫁玛尼巴达喇。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高宗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崩，年七十四。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于慎德堂丧次。咸丰三年，葬后昌陵之西，曰昌西陵。初尊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逮崩，上谥。咸丰间加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子二：绵恺、绵忻。女一，殇。

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嘉庆初，选入宫，为如贵人。累进如妃。宣宗尊为皇考如皇妃，居寿安宫。文宗尊为皇祖如皇贵太妃。薨，年七十四，谥曰恭顺皇贵妃。子一，绵愉。女二，殇。

和裕皇贵妃，刘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諴妃。进諴贵妃。宣宗尊为皇考諴禧皇贵妃。薨，谥曰和裕皇贵妃。子一，未命名，殇。女一，下嫁索特纳木多布斋。

仁宗诸妃有子女者：华妃，侯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莹嫔。改进封。女一，殇。简嫔，关佳氏；逊嫔，沈佳氏：皆事仁宗潜邸，号格格。嘉庆初，追封。女各一，皆殇。

仁宗嫔御至宣宗朝尊封者，又有信妃，刘佳氏；恩嫔，乌雅氏；荣嫔，梁氏：皆自贵人进。安嫔，苏完尼瓜尔佳氏，自常在进。

宣宗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女。宣宗

为皇子，嘉庆元年，仁宗册后为嫡福晋。十三年正月戊午，薨。宣宗即位，追册谥曰孝穆皇后。初葬王佐村，移宝华峪，以地宫浸水，再移龙泉峪，后即于此起慕陵焉。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三等承恩公舒明阿女。宣宗为皇子，嫡福晋薨，仁宗册后继嫡福晋。宣宗即位，立为皇后。道光十三年四月己巳，崩，谥曰孝慎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慎敏肃哲顺和懿诚惠敦恪熙天诒圣成皇后。女一，殇。

、一等男颐龄女。后事宣宗，册全嫔。累进全贵妃?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文宗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正月壬寅，崩，年三十三。宣宗亲定谥曰孝全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全慈敬宽仁端?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子一，文宗。女二：一殇，一下嫁德穆楚克扎布。

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女。后事宣宗为静贵人。累进静皇贵妃。孝全皇后崩，文宗方十岁，妃抚育有恩。文宗即位，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越九日庚午，崩，年四十四。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葬慕陵东，曰慕东陵。穆宗即位，祔庙，加谥。光绪、宣统累加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抚圣成皇后。子三：奕纲、奕继、奕□。女一，下嫁景寿。

庄顺皇贵妃，乌雅氏。事宣宗，为常在。进琳贵人，累进琳贵妃。文宗尊为皇考琳贵太妃。穆宗尊为皇祖琳皇贵太妃。同治五年，薨，命王公百官持服一日，谥曰庄顺皇贵妃，葬慕东陵园寝。德宗朝，迭命增祭品，崇规制，上亲诣行礼。封三代，皆一品。子三，奕枻、交硉、奕譓。女一，下嫁德徽。

彤贵妃，舒穆噜氏。事宣宗，为彤贵人。累进彤贵妃。复降贵人。文宗尊为皇考彤嫔。穆宗累尊为皇祖彤贵妃。女二，一下嫁扎拉丰阿，一殇。

宣宗诸妃有子女者：和妃，纳喇氏。初以宫女子，事宣宗潜邸。嘉庆十三年，子奕纬生。仁宗特命为侧室福晋。道光初，封和嫔。进和妃。祥妃，钮祜禄氏。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文宗尊为皇考祥

妃。穆宗追尊为皇祖祥妃。子一，奕脤。女二，一殇，一下嫁恩醇。

他无子女而受尊封者：佳贵妃，郭佳氏；成贵妃，钮祜禄氏：皆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历咸丰、同治二朝进封：常妃，赫舍哩氏，以贵人进封；顺嫔，失其氏，以常在进封。恆嫔，蔡佳氏；豫妃，尚佳氏；贵人李氏，那氏：以答应进封。

文宗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太常寺少卿富泰女。文宗为皇子，道光二十七年，宣宗册后为嫡福晋。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亥，薨。文宗即位，追册谥曰孝德皇后。权攒田村，同治初，移静安庄，旋葬定陵，上谥。光绪、宣统屡加谥，曰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恪慎徽懿恭天赞圣显皇后。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事文宗潜邸。咸丰二年，封贞嫔，进贞贵妃。立为皇后。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是时，孝钦、孝贞两宫并尊，诏旨称“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以别之。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太后立命诛之。十二年，归政于穆宗。十三年，穆宗崩，德宗即位，复听政。光绪七年三月壬申，崩，年四十五，葬定陵东普祥峪，曰定东陵。初尊为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慈安端康裕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及崩，上谥。宣统加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

是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等以文宗遗命，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两太后患之。御史董元醇请两太后权理朝政，两太后召载垣等入议，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难之。侍郎胜保及大学士贾桢等疏继至。恭亲王奕□留守京师，闻丧奔赴，两太后为言载垣等擅政状。九月，奉文宗丧还京师，即下诏罪载垣、端华、肃顺，皆至死，并罢黜诸大臣预赞襄政务者。授奕□议政王，以上旨命王大臣条上垂帘典礼。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谕曰：“垂帘非所

乐为，惟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承，是以姑允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自是，日召议政王、军机大臣同入对。内外章奏，两太后览讫，王大臣拟旨，翌日进呈。阅定，两太后以文宗赐同道堂小玺钤识，仍以上旨颁示。旋用御史徐启文奏，令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直言无隐；用御史锺佩贤奏，谕崇节俭，重名器；用御史卞宝第奏，谕严赏罚，肃吏治，慎荐举。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十二年二月，归政于穆宗。

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太后定策立德宗，两太后复垂帘听政。谕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万几综理，宵旰不遑，矧当民生多蹙，各省水旱频仍。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凡诸政事当举，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施行者，详细敷奏。至敦节俭，祛浮华，宜始自宫中，耳目玩好，浮丽纷华，一切不得上进。”“封疆大吏，当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清讼狱，勤缉捕。办赈积穀，饬有司实力奉行；并当整饬营伍，修明武备，选任贤能牧令，与民休息。”用御史陈彝奏，黜南书房行走、侍讲王庆祺；用御史孙凤翔等奏，黜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又罪宫监之不法者，戍三人，杖四人。一时宫府整肃。

光绪五年，葬穆宗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从上陵，自杀，留疏乞降明旨，以将来大统归穆宗嗣子。下大臣王议奏，王大臣等请毋庸议，尚书徐桐等，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皆别疏陈所见。谕曰：“我朝未明定储位，可读所请，与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付讬，将来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

六年，太后不豫，上命诸督抚荐医治疾。八年，疾愈。孝贞皇后既崩，太后独当国。十年，法兰西侵越南。太后责恭亲王奕□等因循贻误，罢之，更用礼亲王世铎等；并谕军机处，遇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枻商办。庶子盛昱、锡珍，御史赵尔巽各疏言醇亲王不宜参豫机务，谕曰：“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枻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枻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是年，太后五十万寿。

十一年，法兰西约定。醇亲王奕枻建议设海军。十三年夏，命会同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遣太监李莲英从。莲英侍太后，颇用事。御史硃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莲英。太后不怿，责一新覆奏。一新覆奏，言鸿章具舟迎王，王辞之，莲英乘以行，遂使将吏迎者误为王舟。太后诘王，王遂对曰："无之。"遂黜一新。

太后命以次年正月归政，醇亲王奕枻及王大臣等奏请太后训政数年，德宗亦力恳再三，太后乃许之。王大臣等条上训政典礼，命如议行。请上徽号，坚不许。十五年，德宗行婚礼。二月己卯，太后归政。御史屠仁守疏请太后归政后，仍披览章奏，裁决施行。太后不可，谕曰："垂帘听政，本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归政后，惟醇亲王单衔具奏，暂须径达。醇亲王密陈：'初裁大政，军国重事，定省可以?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永无底止。"因斥仁守乖谬，夺官。

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未行。德宗以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高宗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釐于此，命葺治，备太后临幸，并更清漪园为颐和园，太后许之。既归政，奉太后驻焉。岁十月十日，太后万寿节，上率王大臣祝嘏，以为常。十六年，醇亲王奕枻薨。二十年，日本侵朝鲜，以太后命，起恭亲王奕□。是年，太后六十万寿，上请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跸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朝鲜军事急，以太后命罢之。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薨。

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顾以国事日非，思变法救亡，太后意不谓然，积相左。上期以九月奉太后幸天津阅兵，讹言谓太后将勒兵废上；又谓有谋围颐和园劫太后者。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二十五年十二月，立端郡王载漪子溥?继穆宗为皇子。

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奥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义大利、日本、和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以公衔出宫。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

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穆宗立后，同日封慧妃。进皇贵妃。德宗即位，以两太后命，封为敦宜皇贵妃。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光绪三十年，薨。谥曰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大学士赛尚阿女，孝哲毅皇后姑也。事穆宗，为珣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宣统皇帝尊为皇考珣皇贵妃。孝定景皇后崩未逾月，妃薨。谥曰庄和皇贵妃。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事穆宗，自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宣统间，累进尊封。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事穆宗，自贵人进嫔。光绪间，进妃。宣统间，累进尊封。

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端康皇贵妃，他他拉氏。光绪十四年，选为瑾嫔。二十年，进瑾妃。以女弟珍妃忤太后，同降贵人。二十一年，仍封瑾妃。宣统初，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逊位后，进尊封。岁甲子，薨。

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祔崇陵。追进尊封。

宣统皇后，郭博勒氏，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女。逊位后，岁壬戌，册立为皇后。淑妃，额尔德特氏。同日册封。

创业之难，而树委裘之主，政出王大臣?论曰：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殷忧启圣，遂定中原，克底于升平。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列传二诸王一

景祖诸子

武功郡王礼敦孙色勒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

恪恭贝勒塔察篇古

显祖诸子

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子襄敏贝子务达海庄亲王舒尔哈齐

子阿敏郑献亲王济尔哈朗靖定贝勒费扬武阿敏子温简贝子固尔玛珲

固尔玛珲子镇国襄敏公瓦三济尔哈朗子简纯亲王济度辅国武襄公巴尔堪

济度子简亲王喇布简修亲王雅布雅布从孙简仪亲王德沛巴尔堪子辅

国襄愍公巴赛费扬武子尚善惠献贝子傅喇塔舒尔哈齐孙辅国公品级札

喀纳镇国公品级屯齐镇国将军洛讬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笃义

刚果贝勒巴雅喇

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史称其制善。清兴，诸子弟但称台吉、贝勒；既乃?明建亲、郡王，而次以贝勒、贝子，又次以公爵，复别为不入八亦益广，下此则有将军，无中尉，又与明小异；诸王?分。盖所以存国俗，而等杀既多，屏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视明为尤善。然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与明所谓不临民、不治事者乃绝相反。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嘉庆初，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穆宗践阼，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之林也。

今用诸史例，以皇子为宗，子孙袭爵者从焉；子孙别有功绩复立爵者亦从焉。其爵世，备书之；其爵不世，则具详于表。表曰皇子，传曰诸王，亦互文以见义焉。自公以下，别被除拜具有事实者，及疏宗登追列高位著名绩者，皆散与诸臣相次。清矫明失，宗子与庶姓并用，通前史之例以存其实也。

景祖五子：翼皇后生显祖；诸子，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恪恭贝勒塔察篇古，皆不详其母氏。

武功郡王礼敦，景祖第一子也。肇祖而下，世系始详，事迹未备，四传至兴祖。兴祖六子：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景祖；次，包朗阿；次，宝实：号“宁古塔贝勒”。景祖承肇祖旧业，居赫图阿拉，德世库居觉尔察，刘阐居阿哈河洛，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包朗阿居尼麻喇，宝实居章甲，环赫图阿拉而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互相。宝实子阿哈纳渥济格与董鄂部长克辙巴颜有隙，屡来侵。索长阿子吴泰，哈达万汗?也，乞援于哈达，攻董鄂部，取数寨，董鄂部兵乃不复至。“宁古塔”亦自此稍弱。及太祖兵起，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宝实等子孙惎其英武，屡欲加害；其后益强大，谋始戢。索长阿、宝实子孙皆从攻战，包朗阿云孙拜山尤有功，自有传。帝业既成，景祖诸兄弟追封皆未及。

礼敦生而英勇，景祖讨平硕色纳、奈呼二部，礼敦功最，号曰“巴图鲁”。太祖兵起，礼敦卒久矣。太祖既定东京，葬景祖、显祖于杨鲁山，以礼敦陪葬。崇德四年八月，进封武功郡王，配享太庙。子贝和齐，太祖伐明，攻广宁，留守辽阳。

孙色勒，事太祖，授牛录额真。事太宗，自十六大臣进八大臣，授正蓝旗固山额真。从太宗围大凌河，军城南，屡击败明兵。又从太宗略宣府、大同，与贝勒德格类入独石口，败明兵于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寻坐事，降镶黄旗梅勒额真。崇德初，从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遣妻子入江华岛，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围之急，朝鲜将赴援，色勒与甲喇额真阿尔津击败之。分兵攻江华岛，色勒率右翼兵渡海，越敌舰，近跃登岛，破其守兵，得倧妻子。倧既降，论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兼吏部右参政。顺治元年，擢内大臣。录礼敦诸孙席赉、阿济赉、阿赉等，并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色勒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再进二等精奇尼内大臣。卒，谥勤?。阿赉子吉哈礼，自有传。?哈番，擢领侍

慧哲郡王额尔衮，景祖第二子。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宣献郡王斋堪，景祖第三子。当族人与太祖构难，斋堪与额尔衮皆不与。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恪恭贝勒塔察篇古，景祖第五子。顺治间，追封谥。天聪九年，诏德世库等子孙以“觉罗”为氏，系红带。乾隆四十年，诏国史馆：“礼敦等传列诸臣之首，以别于宗室诸王。”

显祖五子：宣皇后生太祖、庄亲王舒尔哈齐、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继妃纳喇氏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庶妃李佳氏生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

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显祖第二子。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岁乙酉，从太祖伐哲还，留八十人：被棉甲者五十，被铁甲者三十，行略地。加哈人苏枯赖?陈部，值大水，遣虎密以告，于是托漠河、章甲、把尔达、撒尔湖、界凡五城合兵御我。后哨章京能古德驰告，上出他道，弗遇。上深入，遥望见敌兵八百馀，阵浑河至于南山。包朗阿孙札亲桑古里惧敌，解其甲授人，上呵之。穆尔哈齐及左右颜布禄、兀浚噶从上驰近敌阵，下马奋击，射?杀二十馀人，敌渡浑河走。穆尔哈齐复从上蹑敌后，至吉林崖，遥见敌兵十五自旁径来。上去胄上缨，隐而待，射其前至者，贯脊殪。穆尔哈齐复射殪其一，馀皆坠崖死。上曰：“今日以四人败八百人，天助我也！”穆尔哈齐屡从征伐，赐号青巴图鲁，译言“诚毅”。天命五年九月，卒，年六十。上临祭其墓。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十一，有爵者六：达尔察、务达海、汉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达尔察、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皆封辅国公，达尔察谥刚毅，喇世塔谥恪僖。

襄敏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事太宗，授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攻沙河、南和及临洺关、魏县并有功。三年，授刑部左参政。从贝勒岳讬败明兵开平，复偕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败明兵沙河、三河，又败之浑河岸，至赵州。复攻山东，克临清、安丘、临淄。还次密云，俘四千馀。五年，授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攻锦州，夜略杏山、塔山。七年，擢刑部承政。从伐明，分军略登州，未至先归，坐夺俘获入官。顺治元年，从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延安，城兵夜出，击破之。复从豫亲王多铎徇江南。三年，又从讨苏尼特腾机思，败土谢图汗、硕雷汗援兵。五年，偕固山额真阿赖等戍汉中。累进爵，自三等辅国将军至贝子。六年，偕镇国公屯齐哈、辅国公巴布泰代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八年，摄都察院事。十一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

郑成功，中道疾作，召还。十二年，卒，谥襄敏。

务达海子托克托慧，封镇国公。托克托慧子扬福，事圣祖，官黑龙江将军久，圣祖屡称之，命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谥襄毅。扬福子三官保，圣祖褒其孝，即命继扬福署黑龙江将军，袭爵。

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事太宗，与务达海同授牛录章京。崇德六年，从上围松山，击破明总兵吴三桂、王朴。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蓟州、河间、景州，进克兖州，即军前授兵部承政。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又从多铎西征，破自成潼关。二年，与梅勒额真伊尔德率兵自南阳趋归德，克州一、县四；渡淮克扬州。赐金二十五两、银千三百两。三年，授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与贝勒博洛徇杭州，进攻台州，击明鲁王以海。分兵略福建，攻分水关，破明唐王将师福，入崇安，斩所置巡抚杨文英等，下兴化、漳州、泉州。五年，从贝子屯齐将兵讨陕西乱回。乱定，与英亲王阿济格合军讨叛将姜瓖。六年，从巽亲王满达海克朔州、宁武。移师攻辽州，下长留、襄垣、榆社、武乡诸县。七年，授吏部尚书、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八年，调刑部。累进爵，自一等奉国将军至镇国公。九年，复调吏部。从定远大将军尼堪下湖南，尼堪战没，坐夺爵。十二年，复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镇国将军品级。十三年四月，坐依阿蒙蔽，夺官爵。卒。

汉岱子海兰、席布锡伦、嵩布图，均封辅国公。海兰谥?厚，席布锡伦谥悼敏，嵩布图谥怀思。

庄亲王舒尔哈齐，显祖第三子。初为贝勒。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苦乌喇之虐，原来附。扈尔汉、纳齐布，将?太祖令舒尔哈齐及贝勒褚英、代善，诸将费英东、扬古利、常书，侍三千人往迎之。夜阴晦，军行，纛有光，舒尔哈齐曰："吾从上行兵屡矣，未见此异，其非吉兆耶？"欲还兵，褚英、代善不可。至蜚悠，尽收环城屯寨五百户而归。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邀于路，褚英、代善力战破之。舒尔哈齐以五百人止山下，常书、纳齐布别将百人从焉。褚英、代善既破敌，乃驱兵前进，绕山行，未能多斩获。师还，赐号达尔汉巴图鲁。既，论常书、纳齐布止山下不力战罪，当死。舒尔哈齐曰："诛二臣与杀我同。"上乃宥之，罚常书金百，夺纳齐布所属。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舒尔哈齐居恆郁郁，语其第一子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扎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阿敏、图伦、寨桑武、济尔哈朗、费扬武。以归。岁癸丑?阿敏，舒尔哈齐第二子。岁戊申，偕褚英伐

乌喇，克宜罕山城，俘其，上伐乌喇，布占泰以三万人拒，诸将欲战，上止之。阿敏曰：“布占泰已出，舍而不战，将奈何？”上乃决战，遂破乌喇。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二贝勒。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阿敏从上击破明兵萨尔浒山。复御明总兵刘綎于栋鄂路，代善等继之，阵斩綎。还击明将乔一琦，一琦奔固拉库崖，与朝鲜将姜弘烈合军。阿敏攻之，弘烈降。一琦自经死。寻从上破叶赫。六人，从上取沈阳、辽阳。镇江城将陈良策叛附明将毛文龙，阿敏迁其民于内地。文龙屯兵朝鲜境，阿敏夜渡镇江，击杀其守将，文龙败走。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取所属屯寨。伐扎噜特部。？，俘其

天聪元年，太宗命偕贝勒岳讬等伐朝鲜，濒行，上命并讨文龙。师拔义州，分兵攻铁山，文龙所屯地也，文龙败走。进克定州，渡嘉山江，克安州、平壤。复进次中和，朝鲜国王李倧使迎师。阿敏与诸贝勒答书数其罪有七，力拒之。师复进次黄州，倧复遣使来。阿敏欲遂破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其大臣至，莅盟许平。总兵李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已遗书言遣大臣莅盟即班师，背之不义。”阿敏怒，叱之退，师复进次平山，倧走江华岛，遣其臣进昌君至军，阿敏令吹角督进兵。岳讬乃与济尔哈朗驻平山，遣副将刘兴祚入江华岛责倧。倧遣族弟原昌君觉等诣军，为设宴。宴毕，岳讬议还师，阿敏曰：“吾恆慕明帝及朝鲜王城郭宫殿，今既至此，何遽归耶？我意当留兵屯耕，杜度与我叔侄同居于此。”杜度变色曰：“上乃我叔，我何肯远离，何为与尔同居？”济尔哈朗亦力阻，诸贝勒乃定议许倧盟。阿敏纵兵掠三日，乃还。上迎劳于武靖营，赐御衣一袭。复从上伐明，围锦州，攻宁远，斩明步卒千馀。

四年，师克永平、灤州、迁安、遵化，上命阿敏偕贝勒硕讬将五千人驻守。阿敏驻永平，分遣诸将分守三城，谕降榛子镇。明经略孙承宗督兵攻灤州，阿敏遣数百人赴援，收迁安守兵入永平。明兵攻灤州急，灤州守将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不能支，弃城奔永平，明兵截击，师死者四百馀。阿敏令遵化守将固山额真察哈喇等亦弃其城，遂尽杀明将吏降者，屠城民，收其金帛，夜出冷口东还。

上方遣贝勒杜度赴援，闻阿敏等弃四城而归，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宣谕，罪阿敏等。阿敏等至，令屯距城十五里，复宣谕诘责。上念士卒陷敌，感伤堕泪。越三日，召诸贝勒曰：“阿敏怙恶久矣。当太祖时，嗾其父欲移居黑?大臣集阙下，上御殿，令贝勒岳讬宣于扯木，太祖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如己出，授为和硕贝勒。

及上嗣位，礼待如初。师征朝鲜，既定盟受质，不原班师，欲与杜度居王京，济尔哈朗力谏乃止。此阿敏有异志之见端也。俘美妇进上，既，复自求之。上察其觖望，曰：‘奈何以一妇人乖兄弟之好？’以赐总兵冷格里。伐察哈尔，土谢图额驸背约与通好，上怒，绝之。阿敏遗以甲胄鞍辔，且以上语尽告之。诸贝勒子女婚嫁必闻上，阿敏私以女嫁蒙古贝勒塞特尔，及宴，上不往，常怀怨愤。太祖时，守边驻防，原有定界，乃越界移驻黑扯木。上责以擅弃汛地，将有异志，阿敏不能答。上出征，令阿敏留守，惟耽逸乐，屡出行猎。岳讬、豪格出师兵?先还，坐受其拜，俨如国君。及代守永平，妄曰：‘既克城，何故不杀其民？’又明告曰：‘我既来此，岂能令尔等不饱欲而归？’略榛子镇，尽掠其财物，又驱降人分给八家为奴。明兵围灤州三昼夜，拥兵不亲援，屠永平、迁安官民，悉载财帛牲畜以归。毁坏基业，议其罪。佥曰：“当诛。”命幽之。留庄六所、园二所、奴仆二十、?故令我军伤残。”命羊五百、牛二十，馀财产悉畀济尔哈朗。崇德五年十一月，卒于幽所。

阿敏子六，有爵者五：爱尔礼、固尔玛珲、恭阿、果?、果赖。爱尔礼、果?、果赖皆封镇国公，爱尔礼坐罪死，果?谥端纯。

温简贝子固尔玛珲，崇德间，从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四十馀，封辅国公。阿敏得罪，夺爵，削宗籍。顺治五年，复封辅国公。上以其贫乏，赐白金三千。从济尔哈朗徇湖广，破何腾蛟。师复进攻永兴，夺门入，败明兵，进贝子。康熙二十年，卒，谥温简。

镇国襄敏公瓦三，固尔玛珲子。事圣祖，初封辅国将军。从岳讬定湖广，袭辅国公。二十一年，授右宗人。追论攻长沙退缩罪，夺官，仍留爵。复授镶蓝旗满州固山额真。俄罗斯侵据雅克萨，上遣瓦三偕侍郎果丕，会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按治。寻命固山额真朋春等率师讨之，以瓦三统辖黑龙江将士。二十四年，卒，谥襄敏。瓦三子齐克塔哈，袭辅国公。事圣内大臣。坐事，夺爵。以固尔玛珲孙鄂斐袭。?祖，征噶尔丹在行。历右宗人、都统、领侍征噶尔丹亦在行。卒，以子鄂齐袭。事世宗，尝奉使西藏，宣谕达赖喇嘛，进镇国公。授天津水师都统，坐不能约束所部，夺爵。复起授都统，坐纳赂，再夺爵。

恭阿，亦以阿敏得罪，与固尔玛珲同谴，寻同还宗籍。顺治五年，同徇湖广，克六十馀城，封镇国公。六年，卒于军。

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幼育于太祖。封和硕贝勒。

天命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扎噜特部，并有功。天聪元年，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既乞盟，阿敏仍欲攻其国都。岳讬邀济尔哈朗议，济尔哈朗曰："吾等不宜深入，当驻兵平山以待。"卒定盟而还。五月，从上伐明，围锦州，偕莽古尔泰击败明兵。复移师宁远，与明总兵满桂遇，裹创力归。三年八月，伐明锦?。二年五月，偕豪格讨蒙古固特塔布囊，戮之，收其?战，大败其州、宁远，焚其积聚。十月，上率师自洪山口入，济尔哈朗偕岳讬攻大安口，夜毁水门以进，击明马兰营援兵。及旦，明兵立二营山上，济尔哈朗督兵追击，五战皆捷，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三营。引军趋石门寨，歼明援兵，寨民出降。会师遵化，薄明都，徇通州张家湾。四年正月，从上围永平，击斩叛将刘兴祚，获其弟兴贤。既克永平，与贝勒萨哈璘驻守，察仓库，阅士卒，置官吏，传檄下灤州、迁安。三月，阿敏代戍，乃引师还。

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济尔哈朗掌刑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济尔哈朗督兵收近城台堡千馀人。七年三月，城岫岩。五月，明将孔?。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还趋归化城，收其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之，朝鲜兵与会，济尔哈朗与贝勒阿济格等勒军自镇江迓有德等，明兵引去。

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郑亲王。三年五月，攻宁远，薄中后所城，明兵不敢出。移师二千有奇。五年三月?克模龙关及五里堡屯台。四年五月，略锦州、松山，九战皆胜，俘其，修义州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附于明，屯杏山五里台，请以三十户来归。上命率师千五百人迎之，戒曰："明兵见我寡，必来战，可分军为三队以行。"夜过锦州，至杏山，使潜告苏班岱等携辎重以行。旦，明杏山总兵刘周智与锦州、松山守将合兵七千逼我师，济尔哈朗纵师入敌阵，大败之，赐御?良马一。九月，围锦州，设伏城南，敌不进，追击破之。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立八营，掘壕筑堑，以困祖大寿。大寿以蒙古兵守外郛，台吉诺木齐等遣人约献东关，为大寿所觉，与之战。济尔哈朗督兵薄城，蒙古兵縋以入，据其郛。迁蒙古六千馀人于义州，降明将八十馀。上御笃恭殿宣捷。四月，败明援兵。五月，又败之，斩级二千。六月，师还。九月，复围锦州。十二月，洪承畴自松山遣兵夜犯我军，我。七年，再围锦州。三月，大寿降，隳松山、塔山?军循壕射之，敌败去，不得入，尽降其、杏山三城以归，赐鞍马一、蟒缎百。

八年，世祖即位，命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九月，攻宁远，拔中后所，并取中前所。顺治元年，王令政事先白睿亲王，列衔亦先之。五月，睿亲王率师入山海关，定京师。十月，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赐金

千、银万、缎千疋。四年二月，以府第逾制，罚银二千，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等讦王诸罪状，言王当太宗初丧，不举发大臣谋立肃亲王豪格。召王就质，议罪当死，遂兴大狱。勋臣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诸子侄皆连染，议罪当死，籍没。既，改从轻比，王坐降郡王，肃亲王豪格遂以幽死。

闰四月，复亲王爵。九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十月，次山东，降将刘泽清以叛诛。六年正月，次长沙，明总督何腾蛟，总兵马进忠、陶养用等，合李自成馀部一只虎等据湖南。王分军进击，拔湘潭，擒腾蛟。四月，次辰州，一只虎遁走，克宝庆，破南山坡、大水、洪江诸路兵凡二十八营。七月，下靖州，进攻衡州，斩养用。逐敌至广西全州，分军下道州、黎平及乌撒土司，先后克六十馀城。七年正月，师还，赐金二百、银二万。

八年二月，偕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奏削故睿亲王多尔衮爵，语详睿亲王传。三月，以王老，免朝贺、谢恩行礼。九年二月，进封叔和硕郑亲王。十二年二月，疏言："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雄，肇兴大业。太宗缵承大统，亦时与诸王贝勒讲论不辍，崇?忠直，录功弃过，凡诏令必求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又虑武备废弛，时出射猎，诸王贝勒置酒高宴，以优戏为乐。太宗怒曰：'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今若辈为此荒乐，欲国家隆盛，其可得乎？'遣大臣索尼再三申谕。今皇上诏大小臣工尽言，臣以为平治天下，莫要于信。前者轸恤满洲官民，闻者懽忭。嗣役修乾清宫，诏令不信，何以使民？伏祈效法太祖、太宗，时与大臣详究政事得失，必商榷尽善，然后布之诏令，庶几法行民信，绍二圣之休烈。抑有请者，垂谟昭德，莫先于史。古圣明王，进君子，远小人，措天下于太平，垂鸿名于万世，繫史官是赖。今宜设起居注官，置之左右，一言一行，传之无穷，亦治道之助也。"疏上，嘉纳之。

五月，疾革，上临问，奏："臣受三朝厚恩，未及答，原以取云贵，殄桂王，统一四海为念。"上垂涕曰："天奈何不令朕叔长年耶！"言已，大恸。命工图其像。翌日薨，年五十七。辍朝七日。赐银万，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六月，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复嗣王封号曰郑。

济尔哈朗子十一，有爵者四：富尔敦、济度、勒度、巴尔堪。

富尔敦，济尔哈朗第一子，封世子。顺治八年，卒，谥?厚。

简纯亲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初封简郡王。富尔敦卒，封世子。十一年十一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郑成功。十二年九月，次福州。久之，进次泉州。十三年六月，成功将黄梧、苏明、郑纯自海澄来降，移军次漳州。俄，成功犯福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等赴援，击败之，斩二百馀级。复击斩其将林祖兰等，夺其舟十有四。又分军攻惠安、闽安、漳浦，获舟数百，斩二千馀级。十四年三月，师还，上遣大臣迎劳卢沟桥，始闻郑献亲王之丧，令入就丧次，上临其第慰谕之。五月，袭爵，改号简亲王。十七年，薨。

济度子五，喇布、德塞、雅布先后袭爵简亲王。

喇布，济度第二子。济度初薨，以第三子德塞袭。康熙九年，薨，谥曰惠。是年，喇布袭爵。吴三桂反，十三年九月，命为扬威大将军，率师驻江宁。十四年九月，移师江西，镇南昌，屡遣兵援东乡，击鄱阳，破金谿、万年。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陷吉安，诏趣进师。喇布驻南昌，不出师攻吉安，屯螺子山，敌来攻，师败绩。上遣侍郎班迪按败状，喇布乃督师围吉安。十六年三月，敌引走，喇布入吉安，疏称大任等屯宁都请降，诏报可。既而大任自宁都出扰万安、泰和，喇布复请增兵。上谕曰：“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廪饷。迨赴吉安，以重兵围城，而韩大任窜逸，窃踞宁都，复扰万安、泰和，不能击灭。喇布所辖官兵为数不为少，乃一大任不能翦除，宜严加处分，俟事平日议罪。”十七年正月，护军统领哈克三等败大任于老虎洞，毁其垒，斩六千级。大任奔福建，诣康亲王杰书军降。二月，移师湖南，驻茶陵。八月，三桂死于衡州，诏令自安仁进师。十八年正月，进复衡州。二月，分军复祁阳、耒阳、宝庆。九月，进次广西，驻桂林。十九年正月，马承廕以柳州叛。五月，进攻柳州，承廕降。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二十年八月，召还京师。十月，薨。二十一年，追论吉安失机罪，夺爵。

雅布，济度第五子。二十二年，袭。二十七年，命赴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珠穆沁地，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雅布与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口。既而罢行，诏赴裕亲王福全军参赞军务。八月，击败噶尔丹于乌阑布通，噶尔丹遁，未穷追。师还，议不追敌罪，当夺爵，诏罚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三十八年，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修。子十五，雅尔江阿、神保住先后袭爵。

饮废?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初封世子。四十二年，袭。雍正四年，诏责雅尔江阿事，夺爵。神保住，雅布第十四子。初封镇国将军。雅尔江阿既黜，世宗命袭爵。乾隆十三年，诏责神保住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夺爵。以济尔哈朗弟贝勒费扬武曾孙德沛袭。

德沛字济斋，贝子福存子。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以果亲王允礼荐，世宗召见，问所欲，对曰："原廁孔庑分特豚之馈。"上大重之。授兵部侍郎。乾隆元年，改古北口提督。二年，授甘肃巡抚，奏言："甘肃州县多在万山中，遇灾，民入城领赈，路穹远。宜于乡镇设厂散粮，并许州县吏具详即施赈。"旋擢湖广总督，奏言："治苗疆宜劝垦田，置学校，并谕令植树。"四年，调闽浙总督。御史硃续?劾福建巡抚王士任赃私，上疑不实，命续?会鞫。德沛自承失察，直续?而夺士任官，时服其公。福州将军隆升贪纵，劾去之。奏，宜酌移镇将营汛，预弭争端。"五年十二月，谕曰："德沛屡任封?言；"海滨居民恆械疆，操守廉洁，一介不取，逋负日积，致蠲旧产。赐福建籓库银一万，以风有位。"六年，兼署浙江巡抚。七年，调两江总督。淮、扬大水，令府县发仓库，奏拨地丁、关税、盐课银十万两治赈。寻议河事与高斌不合。八年，转吏部侍郎。十二年五月，署山西巡抚。十二月，擢吏部尚书。十三年七月，以疾解任。神保住既黜，上以德沛操履厚重，特命袭爵，曾祖贝勒费扬武、祖贝子傅喇塔、父福存，并追封简亲王。十七年，薨，谥曰仪。以济尔哈朗曾孙奇通阿袭。

奇通阿，辅国公巴赛子。初授辅国将军。袭辅国公。乾隆元年，授正红旗满州都统。内大臣。十七年，袭。祖辅国公巴尔堪、父巴赛，并追封简亲王。二十一年?三年，授领侍。事高宗，从师?，掌宗人府事。二十八年，薨，谥曰勤。子丰讷亨袭。丰讷亨初授三等侍讨准噶尔，将健锐千人屯呼尔瑞。霍集占以五千人来犯，合诸军击?之，逐北十馀里。师进，敌踞堑以拒战，夺堑，所乘马中创，易马再进，败敌沁达勒河渡口，再败敌叶尔羌河岸。，擢镶白旗满洲副都统。移军伊犁，授领队大臣。击破玛哈沁及哈萨?诏嘉其勇，迁二等侍克部人，收其马。二十七年，师还，赐双眼孔雀翎。迁护军统领，管健锐营。二十八年，袭爵。授都统，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恪。子积哈纳，袭。四十三年正月，复号郑亲王。四十九年，薨，谥曰恭。子乌尔恭阿，袭。

乌尔恭阿初名佛尔果崇额，袭爵，诏改名。道光二十六年，薨，谥曰慎。

子端华，袭。授御前大臣。宣宗崩，受顾命。文宗即位，迭命为阅

兵大臣、右宗正。内大臣。端华弟肃顺用事，文宗崩，?京师戒严，令督察巡防。十年，扈上幸热河，授领侍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并号“赞襄政务王大臣”。穆宗还京师，诏责端华等专擅跋扈罪，端华坐赐死。肃顺自有传。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元年二月，以济尔哈朗八世孙岳龄袭。三年七月，克复江宁，复还郑亲王世爵，以奇通阿五世孙承志袭。

承志，辅国公西朗阿子。初袭辅国公。既袭王爵，曾祖辅国公经讷亨、祖辅国公伊丰额、父西朗阿，并追封郑亲王，而以岳龄改袭辅国公。四年二月，御史刘庆劾承志品行不端玉寿殴杀主事福珣，夺爵，圈禁。以积哈纳孙庆至袭。?，诏令力图湔濯。十一年，坐令护庆至，奉恩将军松德嗣子。既袭王爵，松德追封郑亲王。庆至，光绪四年，薨，谥曰顺。子凯泰，袭。二十六年，薨。谥曰恪。子昭煦，袭。

勒度，济尔哈朗第三子。封敏郡王。薨，谥曰简。无子，爵除。

辅国武襄公巴尔堪，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湖南，令巴尔堪率师赴兖州，署梅勒额真。进次江宁，耿精忠遣兵犯徽州，诏巴尔堪进剿。九月，次旌德，闻绩溪陷，疾趋过徽岭，破敌。江宁将军额楚继至，合师逐北，斩三千馀级，克徽州。复破敌黟县董亭桥，进攻婺源。复破敌于奇台岭、于黄茅新岭，复婺源。进克乐平，击破叛将陈九杰，乘胜下饶州。十四年，攻万年石头街，敌四万人御渡口，水陆并进，破五十七营，斩五千级，擒九杰，克安仁，敌焚舟走。五月，复贵溪，进略弋阳，攻永丰。十六年正月，败于螺子山，议夺官。偕额楚徇广东。九月，战韶州莲花山，陷阵，中流矢，裹创力战，大破敌。十九年八月，喇布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丧还，上命内大臣辉塞往奠，下部议恤。雍正元年，追封谥。子巴赛，袭。

辅国襄愍公巴赛，事圣祖，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从征噶尔丹，迁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黑龙江将军。世宗即位，授宁古塔将军。既，袭爵，召还。雍正四年，授振武将军，军阿尔台。五年，当代还，以喀尔喀郡王丹津多尔济言巴赛治事整饬，命留防。七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师讨噶尔丹策零，授巴赛副将军。八年，傅尔丹入觐，护大将军印。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以三万人来犯，傅尔丹信间言噶尔丹策零兵寡，遂出师，次库列图岭。敌据险，攻之不克，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敌伏山谷，突起截战，蒙古兵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

营，保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敌追至，傅尔丹还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旌黄带示我师曰："汝宗室为我所?查弼纳率残兵越岭至河滨御敌，没于阵。噶尔丹策零之杀矣！"赐恤谥，祀昭忠祠。子奇通阿，袭。寻改袭简亲王，公爵当除。高宗以巴尔堪、巴赛仍世有战功，以奇通阿次子经讷亨袭。四传至曾孙承志，复改袭郑亲王。

靖定贝勒费扬武，一名芬古，舒尔哈齐第八子。天聪五年，授镶蓝旗固山额真。从上伐明，攻大凌河城，费扬武率本旗兵围其西南。上幸阿济格营，城兵突出，费扬武击败之。上令诸军向锦州，帜而驰，若明援兵至者，以致祖大寿。费扬武迎击，大寿败入城，遂不敢出。八年，再从伐明，师进独石口，克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九年，师入山西，上命费扬武等攻宁、锦，缓明师。大寿军大凌河西，击败之。崇德元年，伐明，克城十。是冬，伐朝鲜。?功，封固山贝子。四年，坐受外藩蒙古贿，削爵。寻复封辅国公。七年，伐明，败明总兵白腾蛟等于蓟州，克其城。八年，代戍锦州。十二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费扬武子七，有爵者三：尚善、傅喇塔、努赛。努赛封贝子，谥悼哀。

尚善，初袭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二年，从多铎南征击李自成，敌以骑兵三百冲我师，尚善击败之。平河南，下江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金百、银五千、鞍马一。五年，戍大同。六年，进贝勒，掌理藩院，为议政大臣。十五年，从多尼征云南。明桂王由榔奔永昌，尚善进镇南州，破其将白文选于玉龙关，渡澜沧江，下永昌，由榔先遁，乘胜取腾越，进南甸，至孟村而还。十六年，赐蟒袍一、玲珑刀一、鞍马一。十七年，追论尚善撤永昌守兵致军士入城伤人罪，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爵，任右宗正。以疾罢。

吴三桂反。授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之岳州。尚善至军，移书三桂曰："王以亡国馀生，乞师我朝，殄歼贼寇，雪国耻，复父仇，蒙恩眷礼，列爵分藩，富贵荣宠，迄今三十馀年矣；而晚节末路，自取颠覆，窃为王不解也。王今藉口兴复明室，曩者大兵入关，不闻请立明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翦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创大业，则公主、额驸入滇之时，何不即萌反侧？至遣子入侍，乃复称兵，以陷子于戮，可谓慈乎？若谓光耀前人，则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锡，今则坟茔毁弃，骸骨遗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身事两朝，而未尝忠于一主，可谓义乎？躬蹈四罪，而犹逞志角力，谬欲收拾人心，是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圣朝宽大，如输诚悔

罪，应许自新，毋蹈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三桂得书，不报。

尚善疏请发荆州绿营兵、京口沙唬船五十，进攻岳州。十四年，遣舟师绝敌饷道。十五年，败贼于洞庭，取君山，分兵助攻长沙。十六年四月，三桂奔衡州，复出湘潭，分遣其侵两粤。十七年，诏责尚善师无功，令率所部驻长沙，而以岳乐统大军取岳州。尚善请率?舟师克岳州自效，上从之。三桂将杜辉等犯柳林嘴，师迎击，舟师来会，合战，辉败走。八月，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贝勒。圣祖念尚善旧劳，授其子门度辅国公，世袭。

惠献贝子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徇湖广，有功，赐金五十、银千。五年，复征湖广，逐敌至广西，赐银六百。六年，进贝子。十六年，以朝参失仪，降辅国公。十八年，复爵。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宁海将军，佐康亲王杰书讨之。师至浙江，温州、处州皆陷。傅喇塔师进台州，战黄瑞山，击斩精忠将陈鹏等，复破敌天台紫云山。十四年，精忠将曾养性再犯台州，师自仙居袭其后，破之，乘胜围黄岩，养性遁，城降。先后复太平、乐清、青田诸县，进攻温州，破敌南江。十五年，精忠兵四万水陆来犯，师分路迎击，斩其将三百、兵二万有奇。

初，傅喇塔之攻温州也，以待红衣?为辞，继言须战船，杰书疏闻。上责其言先后歧，命?期取温州。傅喇塔疏言：“臣奉康亲王檄催，心思皇惑，语言违谬。臣前驻台州，王云：‘待破台州，进福建。’臣得黄岩，又云：‘必取温州。’以是责臣，臣将无辞。今蒙恩刻期下温州，敢不戮力，但环温州皆水，我军不能猝入。”上命康亲王留兵围温州，而趣傅喇塔率师自衢州规福建。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命讨贼，师克在和，宜同心合力，以奏肤功。”于是傅喇塔亦留兵围温州，而自率师攻处州，溯江抵得胜山。养性等以数百艘泊江中，复立两营对江及得胜山下古溪，阻我师。傅喇塔遣攻古溪，伏林中，敌败，伏起截杀，并发?碎敌舟及对江营。师进次温溪渡口，败精忠将马成龙。寻会杰书师于衢州。精忠兵屯云和石塘岭，击之，破其垒二十八，克云和。九月，师入福建，精忠降。浙江诸寇悉平。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

子富善，仍袭贝子。授左宗人。以病解任。谕责富善乖乱，夺爵。

弟福存，袭。卒，子德普，袭镇国公。授左宗人。卒，子恆鲁，袭辅国公。事高宗，历工部侍郎、左宗人，绥远城、盛京将军，授内大臣。卒，谥恭懿。子兴兆，袭辅国公。事高宗，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历右宗人、荆州将军。攻当噶拉、得黑、绒布寨、卡卡角诸地，有功。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历西安、绥远城将军。坐事，夺官。复授荆州将军。苗石柳邓、吴半生、吴八月等为乱，与提督花连布击吴半生，降；与内大臣额勒登保等击吴八月，复击石柳邓，歼焉：，?屡荷恩赉。嘉庆初，讨教匪姚之富、齐王氏等，师久无功，夺官，戍乌鲁木齐。复授侍驻和阗、塔尔巴哈台。坐事，复夺官。子孙仍以辅国公世袭，录傅喇塔功也。

舒尔哈齐诸孙，札喀纳、屯齐、洛托皆有功，受封。

札喀纳，扎萨克图子。崇德三年八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师伐明，毁边墙，至涿州，分，所向有功。四年，师还，赐驼?军八道入。札喀纳趋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还破天津马各一、银二千，封镇国公。上命追蒙古、汉人之逃亡者，札喀纳以泥淖，不追而还，降辅国公。六年，从上攻锦州。明总督洪承畴以兵犯镶红旗营，击败之。罢战，敌袭我后，距百步而近，札喀纳奋力转战，敌惊遁。复偕辅国公费扬武，追击明将吴三桂、白广恩、王朴等于塔山。七年，戍锦州。追论敏惠恭和元妃丧时札喀纳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歌舞为乐，大不敬，削爵，黜宗籍，幽禁。

顺治初，释之。从多尔衮败李自成，复宗籍，授辅国公品级。偕镇国公傅勒赫戍江南，复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徇湖广。师还，赐金五十、银千。五年，从郡王瓦克达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子。九年，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殁，上以贝勒屯齐与札喀纳合领其军。败明兵于周家坡。十一年，追论衡州败绩罪，夺爵。十二年，复授辅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定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徇云南，克永昌。十六年闰三月，卒于军。子玛喀纳，袭。

三等镇国将军品级屯齐，图伦子。图伦，舒尔哈齐第四子，追封贝勒，谥恪僖。屯齐，事太宗，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有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松山、杏山，九战九胜。屯齐受创，加赐银百，封辅国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兵夜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坐不临城及私遣兵还，议削爵，命罚银千。六年，从上攻锦州、塔山，败明兵，复从多尔衮围锦州。

顺治元年，进贝子。寻从豫亲王多铎破流寇，平陕西、河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从多铎下江宁，明福王由崧走太平，与贝勒尼堪追至芜湖，获之。师还，赐金百、银五千、鞍马一，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破贺珍，解汉中围。会一只虎、孙守法陷兴安，进师汉阴，击走之。五年，陕西回乱，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师讨之。总督孟乔芳已击斩回酋米喇印、丁国栋等，还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勒。

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于明桂王由榔，扰湖南。九年，屯齐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南征。尼堪战殁，以屯齐代将。时定国及别将马进忠率兵四万馀，屯永州。定国闻师至，度龙虎关先遁。可望在靖州，别将冯双礼在武冈。屯齐进师宝庆，至周家坡，双礼、进忠据险号十万，屯齐分兵纵击，大破?抗我师，会暮天雨，列阵相拒。其夜可望自宝庆以兵来会，之。十一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十二年，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徇云南，定国。还。康熙二年，卒。?挟由榔奔永昌，降其馀

子温齐，初封贝子，授右宗人、镶蓝旗满洲都统。吴三桂反，上命定西大将军董额自陕西徇四川，温齐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师驻汉中。十四年，进次陇州，克仙逸、关山二关，复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清水、伏羌并下。十六年，诏责董额师久无功，温齐亦坐降辅国公，夺官。三桂陷湖南，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规岳州，上发禁旅，命温齐率以往，参赞军务。十七年，败贼于柳林嘴、于君山、于陆石口，进克岳州。十八年，温齐追三桂将吴应麒，以未携爨具，引还，且妄报阵斩五千馀级。时尚善已卒，察尼代将。事闻，命察尼按鞫之，温齐坐削爵。

洛讬，寨桑武子。寨桑武，舒尔哈齐第五子，追封贝勒，谥和惠。

洛讬，天聪八年，从太宗伐明。上驻师大同南山西冈，洛讬籍所俘以献。崇德元年，封贝子。从伐朝鲜，偕贝勒多铎围南汉山城。朝鲜将以八千人赴援，尽歼之；又以五千人赴援，击之，败走。二年，与议政。四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围塔山、连山。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屯田义州。锦州兵夜袭我镶蓝旗营，与屯齐共击败之。六年，坐围锦州不临城，且私遣兵还，议削爵，诏罚银千。上征松山，大破明总督洪承畴兵。洛讬横击溃兵于塔山，复围锦州。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塔山，克之，授都察院承政。偕博洛、尼堪驻锦州。八年，坐事，削爵，幽禁。

顺治初，释之。八年，复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十四年，孙可望、李定国、冯双礼等扰湖南，命为宁南靖寇将军，驻防荆州，佐经略洪承畴讨之。遣兵取心潭隘，断巴东渡口，可望将赵世超、谭新传、赵三才皆降。俄，可望与定国内讧，战不胜，亦来降。上命偕都统济席哈自湖南进取贵州。十五年，与承畴会师常德，次辰州。复沅陵、泸溪、麻阳、黔阳、?浦诸县，进次沅州。檄偏沅巡抚袁廓宇徇靖州，屯镇远二十里山口以御敌。双礼部将冯天裕、阎廷桂等先后自平越降。四月，师至贵州，明将罗大顺收，击败之，洛讬与承畴守贵阳。十六年，师还。?功，加授拖沙喇哈番，进一?溃卒袭新添等镇国将军。十七年，命为安南将军，征郑成功，大破之。十一月，还。康熙四年，卒。

子富达礼，袭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旋改袭奉恩将军。八年，进一等辅国将军。坐谄索额图，为其从弟所讦，削爵。

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显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其生平不著。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配享太庙。

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显祖第五子。初授台吉。岁戊戌正月，太祖命偕褚英伐安楚拉库路，夜取屯寨二十，降万馀人，赐号卓礼克图，译言“笃义”。岁丁未五月，伐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天命九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拜音图，事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镶黄旗固山额真。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略保定，攻安肃，克之。十月，献所获于笃恭殿，上以拜音图战不忘君，深嘉之。从伐朝鲜，骑入城，收其辎重。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偕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敌董家口，毁边墙入，克青山关下城。六年，拜音图弟巩阿岱从大军围锦州，临阵退挠，下王大臣鞫其罪，拜音图拂袖出，坐徇庇，论死，命夺爵职，罚鍰赎罪。寻率师助多尔衮攻锦州，复偕多铎围松山。七年，复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国将军，赐绣服一袭。复从南征，克扬州，又以舟师破其兵于江南岸，偕贝子博洛下杭州。?功，赐金八十、银四千、鞍马一。三年，授三等公。五年，进贝子。从阿济格戍大同。叛将姜瓖既，进贝勒。巩阿岱事?死，馀党犹分据郡邑。六年，拔沁州，复围瓖将胡国鼎于潞安，歼其多尔衮，最见信任，累进封贝子。多尔衮既薨，坐党附罪，死。拜音图亦牵连，削爵，幽禁，削宗籍。嘉庆四年，仁宗命复宗籍，赐红带。巩阿岱裔孙伊里布，自有传。

列传三诸王二

○太祖诸子一

广略贝勒褚英子安平贝勒杜度敬谨庄亲王尼堪杜度子?厚贝勒杜尔祜

贝子穆尔祜恪僖贝子特尔祜怀愍贝子萨弼

礼烈亲王代善子巽简亲王满达海克勤郡王岳讬硕讬颖毅亲王萨哈璘

谦襄郡王瓦克达辅国公玛占满达海从子康良亲王杰书

岳讬子衍禧介郡王罗洛浑显荣贝勒喀尔楚浑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

罗洛浑曾孙平敏郡王福彭萨哈璘子阿达礼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

勒克德浑子勒尔锦孙锡保

太祖十六子：孝慈高皇后生太宗，元妃佟佳氏生广略贝勒褚英、礼亲王代善，继妃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大妃乌拉纳喇氏生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侧妃伊尔根觉罗氏生饶馀郡王阿巴泰，庶妃兆佳氏生镇国公阿拜，庶妃钮祐禄氏生镇国将军汤古代、辅国公塔拜，庶妃嘉穆瑚觉罗氏生镇国公巴布泰、镇国将军巴布海，庶妃西林觉罗氏生辅国公赖慕布，而费扬古不详所自出。

广略贝勒褚英，太祖第一子。岁戊戌，太祖命伐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以归。赐号。军夜行，?洪巴图鲁，封贝勒。岁丁未，偕贝勒舒尔哈齐、代善徙瓦尔喀部蜚悠城新附之阴晦，纛有光，舒尔哈齐疑不吉，欲班师，褚英与代善持不可。抵蜚悠城，收其屯寨五百户以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以万人邀之路。扈尔汉所部止二百人，褚英、代善策?，令扈尔汉?，今日何惧？且布占泰降虏耳，乃不能复缚之耶？”?马谕之曰：“上每征伐，皆以寡击皆奋，因分军夹击，敌大败，得其将常柱、瑚里布，斩三千级，获马五千、甲三千。师还，上嘉其勇，锡号曰阿尔哈图土门，译言“广略”。岁戊申三月，偕贝勒阿敏伐乌喇，克宜罕山城。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合兵出乌喇二十里，望见我军，知不可敌，乃请盟。

，诸弟及?臣愬于上，上浸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褚英屡有功，上委以政。不恤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幽禁，是岁癸丑。越二年乙卯闰

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褚英死之明年，太祖称尊号。褚英子三，有爵者二：杜度、尼堪。

安平贝勒杜度，褚英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九年，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请内附，杜度从贝勒代善迎以归，封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岳讬等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请和，诸贝勒许之。阿敏欲仍攻王京，岳讬持不可；阿敏引杜度欲与留屯，杜度亦不可：卒定盟而还。三年十一月，从上伐明，薄明都，败明援兵。又偕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其舟，至张家湾。十二月，师还，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来援。与代善亲陷阵，伤足，驻遵化。四年正月，明兵?攻，败之，斩其副将，获驼马以千计。?犹力战，歼其

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降，偕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赴镇江迎以归。诏问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杜度言："朝鲜在掌握，可缓；察哈尔逼则征之；若尚远，宜取大同边地，秣马乘机深入。"八年，军海州。崇德元年，进封安平贝勒。海州河口守将伊勒慎报明将造巨舰百馀截辽河，命杜度济师，明兵?，乃还。是冬，上伐朝鲜，杜度护辎重后行，略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二年二月，次临津江。前一日冰解，夕大雨雪，冰复合，师毕渡。上闻之曰："天意也！"从睿亲王多尔衮取江华岛，败其水师，遂克之。

三年，多尔衮将左翼、岳讬将右翼伐明，杜度为岳讬副。师进越密云东墙子岭，明兵迎战，击败之。进攻墙子岭堡，分军破黑峪、古北口、黄崖口、马兰峪。岳讬薨于军，杜度总军事。会多尔衮军于通州河西，越明都至涿州，西抵山西，南抵济南，克城二十，降其二。凡十六战皆捷，杀总督以下官百馀，俘二十馀万。还，出青山口，自太平寨夺隘行。四年四月，师还，赐驼一、马二、银五千，命掌礼部事。略锦州、宁远。五年，代济尔哈朗于义州屯田，刈锦州禾，遇明兵，败之，克锦州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四万营杏山城外，偕豪格击败之，追薄壕而还，又歼运粮兵三百。往锦州诱明兵出战，复击败之，获大凌河海口船，追斩敌之犯义州者。冬，再围锦州。六年，攻广宁，败松山、锦州援兵。以从多尔衮离城远驻，遣军私还，论削爵，诏罚银二千。复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是秋，复从上伐明，留攻锦州。七年六月，薨。病革时，诸王贝勒方集笃恭殿议出征功罪，上闻之，为罢朝。丧还，遣大臣迎奠。雍正二年，立碑旌其功。

杜度子七，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

?厚贝勒杜尔祜，杜度第一子。初封辅国公。从太宗围松山、锦州有功。坐事，降袭镇国公。复以甲喇额真拜山等首告怨望，削爵，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功，赐金五十、银二千。五年，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六年，败敌永兴，次辰州。进剿广西，定全州。七年，赐银六百。八年，进贝勒。十二年二月，卒，予谥。子敦达，袭贝子，谥恪恭。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敦达八世孙光裕，袭辅国公。光绪二十六年，德意志等国兵入京师，死难，赠贝子衔，谥勤愍。

贝子穆尔祜，杜度第二子。天聪九年，师伐明，穆尔祜从贝勒多铎率偏师入宁远、锦州缀明师，抵大凌河，击斩明将刘应选，追奔至松山，获马二百，克台一，并有功。崇德元年，封辅国公。七年十月，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破李自成潼关，先后。二年，?拔两营。贼犯我噶布什贤兵，穆尔祜击败之。又设伏山隘，贼自山上来袭，败其复宗室，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年，进一等。从多铎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等，败之。四年，进辅国公。六年，从尼堪击叛将姜瓖，进贝子。复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殁。十一年，论前罪，削爵。卒，子长源，授镇国将军品级。子孙递降至云骑尉品级，爵除。

恪僖贝子特尔祜，杜度第三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六年，从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杏山间。七年，移师驻塔山，克之。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复从多铎败自成潼关。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赐金五十、银二千。六年，进贝子。十五年，卒，予谥。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怀愍贝子萨弼，杜度第七子。杜尔祜得罪，从坐，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三年，从勒克德浑南征，略荆州，屡破敌。师还，赐金五十、银千。六年，从击叛将姜瓖，战朔州，败瓖将姜之芬、孙乾、高奎等，移师攻宁武，瓖将刘伟等降，进贝子。十二年，卒，予谥。子固鼐，袭镇国公，谥悼愍。子孙递降，以镇国将军世袭。杜度诸子，惟第六子杜努文无战功。顺治初，封辅国公。卒。康熙三十七年，追封贝子，亦谥怀愍。子苏努，初袭镇国公。事圣祖，累进贝勒。雍正二年，坐与廉亲王允禩为党，削爵，黜宗室。

敬谨庄亲王尼堪，褚英第三子。天命间，从伐多罗特、董夔诸部，有功。天聪九年，师伐明，从多铎率偏师入锦、宁界缀明师。崇德元

年，封贝子。上伐朝鲜，从多铎逐朝鲜国王李倧至南汉山城，歼其援兵。四年，上伐明，从阿济格等攻塔山、连山。七年，戍锦州。

顺治元年四月，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败李自成，复从阿济格追击至庆都，进贝勒。复从多铎率师自孟津至陕州，破敌。二年，师次潼关，自成将刘方亮出御，尼堪与巴雅喇纛章京图赖夹击之，获马三百馀。又偕贝子尚善败敌骑，趋归德，定河南，诏慰劳，赐弓一。五月，从多铎克明南都，追获明福王由崧。又攻江阴，力战，克之。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一、马五。

三年，从豪格西征。时贺珍扰汉中，二只虎、孙守法扰兴安，?寇蜂起。尼堪次西安，自栈道进军，珍自鸡头关迎拒，击歼之，疾驰汉中蹦其垒，贼走西乡，追击于楚湖，至汉阴，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十一月，复从豪格入四川，斩张献忠于西充。与贝子满达海分兵定遵义、夔州、茂州、隆昌、富顺、内江、资阳，四川平。五年，师还。偕阿济格平天津土寇，进封敬谨郡王。六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姜瓖，屡败敌。破瓖所置巡围大同?抚姜辉，其将罗英坛以所部降。多尔衮赴大同招抚姜瓖，承制进尼堪亲王。旋自左，瓖将杨振威等斩瓖以降，师还。七年，与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理六部事。多尔衮遣尚书阿哈尼堪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尼堪以章京恩国泰代行，事觉，尼堪坐徇隐，降郡王。八年，复封亲王。又坐不奏阿济格私蓄兵器，降郡王。寻掌礼部。居数月，再复亲王，掌宗人府事。

孙可望等犯湖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濒行，赐御服、佩刀、鞍马，上亲送于南苑。李定国陷桂林，诏入广西剿贼。十一月，师次湘潭，明将马进忠等遁。师乡衡州，噶布什贤兵击敌衡山县，败敌兵千八百。尼堪督兵夜进，兼程至衡州。诘旦，师未阵，敌四万馀猝至，尼堪督队进击，大破之，逐北二十馀里，获象四、马八百有奇。敌设伏林内，中途伏发，师欲退，尼堪曰："我军击贼无退者。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敌围之数重，军失道，尼堪督诸将纵横冲击，陷淖中，矢尽，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十年，丧归，辍朝三日。命亲王以下郊迎，予谥。是役也，从征诸将皆以陷师论罪。

第二子尼思哈，袭。顺治十六年，追论尼堪取多尔衮身后遗财，及不劾尚书谭泰骄纵罪，以阵亡，留爵。十七年，卒，谥曰悼。第一子兰布，袭贝勒。圣祖念尼堪以亲王阵亡，进兰布郡王，仍原号。七年，进亲王。兰布取鰲拜女，八年，鰲拜既得罪，兰布坐降镇国公。十三年，从尚善讨吴三桂于湖南。十七年，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

爵。子赖士，袭辅国公。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尼堪功著，力战捐躯，进镇国公，世袭。

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岁丁未，与舒尔哈齐、褚英徙东海瓦尔喀部，乌拉贝勒布占泰遣其将博克多将万人要于路。代善见乌喇兵营山上，分兵?斐悠城新附之缘山奋击，乌喇兵败窜，代善驰逐博克多，自马上左手攫其胄斩之。方雪甚寒，督战益力，乌喇败兵僵卧相属，复得其将常柱、瑚哩布。师还，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

岁癸丑，太祖伐乌喇，克逊扎搭、郭多、郭谟三城。布占泰将三万人越富勒哈城而营，诸将欲战，太祖犹持重，代善曰："我师远伐，利速战，虑布占泰不出耳。出而不战，将志在战，复何犹豫。?谓之何？"太祖曰："我岂怯战？恐尔等有一二被伤，欲计万全。今"因麾兵进，与乌喇步兵相距百步许，代善从太祖临阵奋击，大破之，克其城。乌喇兵溃走，代善追殪过半。布占泰奔叶赫，所属城邑尽降，编户万家。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

太祖始用兵于明，行二日，遇雨，太祖欲还，代善曰："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適足以懈敌耳。"太祖从之。夜半雨霁，昧爽，围抚顺，明将李永芳以城降。东州、玛哈丹二城及台堡五百馀俱下。师还，出边二十里，明将张承廕率兵来追。代善偕太宗还战，复入边，破其三营，斩承廕及其裨将颇廷相等。四年，命代善率诸将十六、兵五千，守扎喀关备明。寻引还。

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遣总兵刘綎将四万人出宽甸，杜松将六万人出抚顺，李如柏将六万人出清河，马林将四万人出三岔口。太祖初闻明兵分出宽甸、抚顺，以宽甸有备，亲率师西御抚顺明兵。代善将前军，谍复告明兵出清河，代善曰："清河道狭，且崎岖，不利速行，我当御其自抚顺来者。"过扎喀关，太宗以祀事后至，言界凡方筑城，民应役，之。代善引兵自太兰冈趋界凡，与筑城役屯吉林崖。杜松以二万人来攻，别军阵萨尔?宜急浒山。代善与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将议以千人助吉林崖军，使陟山下击，馀军张两翼，右应吉林崖，左当萨尔浒。太祖至，以右翼兵益左翼，先趋萨尔浒。明兵出，我兵仰射，不移时破其垒。吉林崖军自山驰而下，右翼渡河夹击，破明兵，斩松等。马林出三岔口，以三万人军于尚间崖，监军道潘宗颜将万人军于飞芬山，松后部龚念遂、李希泌军于斡珲鄂谟，太祖督兵攻之。代善将三百骑驰尚间崖，见明兵结方营，掘壕三匝，以火器居前，骑兵继之，严阵而待，遣

骑告太祖。太祖已击破念遂等，亲至尚间崖，令于军，皆下马步战。未毕下，明兵突至，代善跃马入阵，师奋进，斩获过半。翌日，代善以二十骑先还，诇南路敌远近。太祖亦还，闻刘綎兵深入，命代善率先至诸军御之。出瓦尔喀什，綎已至阿布达哩冈，太宗率右翼陟山，代善率左翼出其西，夹击，明兵大溃，斩綎。镐所遣诸军尽败。

七月，从太祖克铁岭。八月，太祖伐叶赫。叶赫有二城：金台石居其东，布扬古居其西。师至，太祖攻东城，代善攻西城。东城下，布扬古及其弟布尔杭古乞盟，代善谕而降之。复偕莽古尔泰迁金州民于复州。?。六年三月，从太祖伐明沈阳，率其子岳讬战，斩馘甚

十一年八月，太祖崩，岳讬与其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是冬，伐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擒贝勒巴克等，斩鄂尔斋图，俘所属而归。

天聪元年，从太宗围锦州，拒明山海关援兵，薄宁远，破敌，以暑还师。三年，从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明总兵满桂等赴援，击败之德胜门外，克良乡，又破明兵永定门外。从上阅蓟州形势，明步兵五千自山海关至，与师遇，不及阵，列车楯、枪?而营，代善率左翼四旗击破之。四年正月，明侍郎刘之纶率兵至遵化，营山上，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之纶走入山，射杀之。五年八月，从上围大凌河，收城外台堡。九月，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等将四万人自锦州至，距大凌河十五里，代善从上将二万人击之，明兵方阵，发枪?，督骑兵突入，矢如雨，明兵大?。襄遁，春收溃兵复阵。黑云起，风自西来，明兵，师乘之，获春等。春见上不屈，上将?乘风纵火逼我军。大雨反风，毁其营，明兵死者甚诛之，代善谏，乃赦之。

初，太祖命四和硕贝勒分直理政事，每御殿，和硕贝勒皆列坐。至是，礼部参政李伯龙请定朝会班制。时和硕贝勒阿敏已得罪，莽古尔泰亦以罪降多罗贝勒，诸贝勒议不得列坐。代善曰："奚独莽古尔泰？上居大位，我亦不当并列。自今请上南面，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下。"

六年四月，从上伐察哈尔，过兴安岭，闻林丹汗远遁，移师攻归化城，趋大同、宣府，出塞，与沙河堡、得胜堡、张家口诸守将议和而还。八年五月，从伐明，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分兵自喀喇鄂博克得胜堡，遂自朔州趋马邑，会师大同而还。

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冬，从上伐朝鲜。二年，有司论王克朝鲜，违旨以所获溢额，上曰：“朕于兄礼亲王敬爱有加，何不体朕意若是？”又曰：“?粮米饲马及选用护王等事朕虽致恭敬，朕何所喜？必正身行义以相辅佐，朕始嘉赖焉。”四年十一月，从上猎于叶赫，射麋，马仆，伤足。上下马为裹创，酌金?劳之，因泣下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罢猎，还，命乘舆缓行，日十馀里，护以归。

八年，太宗崩，世祖即位。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又发贝子硕讬、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讬，王次子；阿达礼，萨哈璘子，王孙也。顺治元年正月朔，命上殿毋拜，著为例。二年春，至京师。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

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巽简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崇德五年，从围锦州。六年，封辅国公。从肃亲王豪格围松山，破敌。洪承畴赴援，战，所乘马创，豪格呼曰：“马创矣！亟易马！”明兵大至，力战，殿而还。明总兵吴三桂倚山为营，满达海合诸军击破之，三桂宵遁。七年，从济尔哈朗克塔山。八年，授都察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李自成，进贝子。复从英亲王阿济格逐自成趋绥德。二年，克沿边三城及延安，自成遁湖广，师还。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自汉中进秦州，降献忠将高如砺。师次西充，击斩献忠，与尼堪分剿馀贼。五年，师还。坐徇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冒功，议罚银，睿亲王多尔衮令免之。六年，袭爵。降将姜瓖叛大同，满达海与郡王瓦克达率师讨之，寻授征西大将军。克朔州、马邑、宁武关、宁化所、八角堡、静乐县，遂与博洛会师，复汾州。瓖诛，大同平。遣兵围平遥、太谷、辽沁，先后克之。屯留、襄垣、榆社、武乡诸县俱下。睿亲王多尔衮令留瓦克达剿馀寇，满达海还京师。

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诸王分治部务，满达海掌吏部。九年二月，薨，予谥。十六年，追论满达海于奏削多尔衮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谭泰骄纵，未论劾：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子常阿岱，初袭亲王。降贝勒。康熙四年，薨，谥怀愍。子星尼，

袭贝子，再袭辅国公。星尼子星海，袭镇国公。并坐事夺爵。乾隆四十三年，追录满达海功，命星海孙福色铿额以辅国将军世袭。常阿岱既降爵，以从弟杰书袭亲王。

康良亲王杰书，祜塞第三子。初袭封郡王。顺治八年，加号曰康。十六年，袭爵，遂改号康亲王。康熙十三年六月，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耿精忠。师至金华，温州、处州已陷。精忠将徐尚朝以五万人犯金华，王令都统巴雅尔、副都统玛哈达迎击，破之。尚朝复来犯，巴雅尔会总兵陈世凯破贼垒积道山，歼二万馀，复永康、缙云。精忠将沙有祥踞桃花岭，梗处州道，玛哈达率军击之，有祥溃走。十四年，复处州及仙居。尚朝等犹踞宣平、松阳，屡窥处州。都统拉哈达偕诸将御之，破贼于石塘，于石佛岭，于大王岭东陇隘口上套寨、下五塘诸地。诏宁海将军傅喇塔自黄岩规温州，趣杰书自衢州入，杰书疏言："处州有警，兵单不能骤进。"上谕曰："王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宜刻期进取。"

十五年，自金华移师衢州，精忠将马九玉屯大溪滩拒师。杰书督诸将力击之，伏起，兵负扉为蔽，杰书谈笑自若，诸军皆踊跃奋?刃相接。杰书坐古庙侧指挥，纛为火器所穿，击，精忠兵大败，溪水为赤。杰书令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乘月攻克江山，进徇常山，次仙霞关。精忠将金应虎收舟泊隔岸，师不得渡。令循滩西上，视水浅乱流，涉。精忠兵不战，溃，应虎降。进拔浦城，檄精忠谕降。师复进，拔建阳，抚定建宁、延平二府。精忠遣其子显祚迎师，杰书承制许以不死，精忠出降。十月，师入福州，精忠请从师讨郑锦自赎，入告，诏许之。

锦将许耀以三万人屯乌龙江南小门山、真凤山，杰书遣拉哈达等击走之。疏言："精忠从师出剿，其弟昭忠、聚忠，宜留一人于福州，辖其属。"又言："福建制兵已设如额，精忠所率兵不少，左右两镇兵可并裁去。温州总兵祖弘勋、藩下总兵曾养性，宜别除授。"上命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馀并如所请。杰书遣兵败锦将吴淑于浦塘，复邵武。师复进，泰宁、汀州及所属诸县皆下。十六年，拉哈达败锦军于白茅山、太平山，破二十六垒，克兴化，复泉州、漳州。奏入，诏褒杰书功。杰书令拉哈达等率兵与精忠进次潮州，规广东。锦兵陷平和，逼海澄，副都统穆赫林等守御越七旬，援不至，与长泰并陷。杰书请罪，诏俟师还议之。锦兵复破同安、惠安，杰书遣军讨复之，并复长泰，破敌于柯铿山、万松关，又寨。十八年，战郭塘、欧溪头，屡破敌。敌犯江东桥，击?之。副?遣别将破敌江东桥、石都统吉勒塔布败敌鰲头山，沃申克东石城。十九年，沃申抚定大定、小定、玉洲、石马诸地，克海澄。水师

提督万正色克海坛，拉哈达等克?门、金门，都统赉塔克铜山。锦以残兵还台湾。

精忠既降，复有异志，杰书疏请逮治。上令杰书讽精忠请入觐，亦召杰书师还，留八旗兵三千分守福州、泉州、漳州。十月，至京师，上率王大臣至卢沟桥迎劳之。二十一年，追论金华顿兵及迟援海澄罪，夺军功，罚俸一年。二十九年，率兵出张家口，屯归化城，备噶尔丹。三十六年闰三月，薨，予谥。

子椿泰，袭。椿泰豁达大度，遇下以宽。善舞六合枪，手法矫捷，敌十数人。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子崇安，袭。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九年，率兵驻归化，备噶尔丹。寻命护抚远大将军印，召还，十一年，薨，谥曰修。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崇安子永恩，袭。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永恩性宽易而持己严，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恆。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子昭槤，袭。昭槤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二十二年，命释之。从弟麟趾，袭，父永諲，永恩弟也。亦嗜文学，能诗。追封礼亲王。麟趾，道光元年，薨，谥曰安。孙全龄，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全龄，三十年，薨，谥曰和。

子世铎，袭。同治间，授内大臣、右宗正。光绪十年，恭亲王奕□罢政，太后谘醇亲王奕枻诸王孰可任，举世铎对。乃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诏紧要事件会同奕枻商办。德宗。二十年，太后万寿，赐亲?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奉太后旨，不许。十九年，命增护。二十六年，上奉太后西巡，世铎不及从。召赴行在，复以病未至。二十?王双俸，再增护七年七月，罢直，授御前大臣。逊位后三年，薨，谥曰恪。子诚厚，袭。薨，谥曰敦。

克勤郡王岳讬，代善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谍告明军所在，岳讬偕台吉德格类击败之。上克沈阳，明总兵李秉诚引退，师从之，至白塔铺。岳讬后至，逐北四十里，歼明兵三千馀。喀尔喀扎鲁特贝勒昂安执我使送叶赫，被杀。八年，岳讬同台吉阿巴泰讨之，斩昂安及其子。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鲁特，斩其部长鄂尔

斋图，俘其。封贝勒。？

天聪元年，偕贝勒阿敏、济尔哈朗伐朝鲜，克义州、定州、汉山三城。渡嘉山江，克安州，次平壤，其守将弃城走。再进，次中和，谕朝鲜国王李倧降。阿敏欲直攻王京，岳讬密与济尔哈朗议驻平山，再使谕倧。倧原岁贡方物，岳讬谋曰："吾曹事已集，蒙古与明皆吾敌，设有警，可不为备乎？宜与盟而归。"既盟，告阿敏。阿敏以未与盟，纵兵掠。岳讬曰："盟成而掠，非义也。"劝之不可。复令倧弟觉与盟，乃还师。

从上伐明，又从围宁远，并有功。复败明兵于牛庄。二年，略明边，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自十三站以东，毁堠二十一，杀守者三十人。师还，上迎劳，赐良马一。三年，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上伐明，岳讬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兵夜攻大安口，毁水门入，败马兰营援兵于城下。及旦，见明兵营山上，分兵授济尔哈朗击之，岳讬驻山下以待。复见明兵自遵化来援，顾济尔哈朗曰："我当击此。"五战皆捷。寻次顺义，击破明总兵满桂等。薄明都，复从代善击败援兵。偕贝勒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四年，还守沈阳。

五年三月，诏询诸贝勒："国人怨断狱不公，何以弭之？"岳讬奏："刑罚舛谬，实在臣等。请上擢直臣，近忠良，绝谗佞，行黜陟之典，使诸臣知激劝。"是岁初设六部，命掌兵部事。上攻大凌河，趋广宁，岳讬偕贝勒阿济格率兵二万别自义州进，与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围城西南，岳讬为之应。祖大寿请降，以子可法质。可法见诸贝勒，将拜，岳讬曰："战则仇敌，和则弟兄，何拜为？"因问何为死守空城，曰："畏屠戮耳！"岳讬善谕之，遣归。越三日，大寿乃降。上议取锦州，命偕诸贝勒统兵四千，易汉服，偕大寿作溃奔状，夜袭锦州。会大雾，乃止。

六年正月，岳讬奏："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灤州、永平，是以，归顺者必多。　？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正欲使天下知我善抚民也。臣愚以为善抚此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以赡之。倘蒙天眷，奄有其地，仍还其家产，彼必悦服。又各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令取汉男妇二人、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出牛口之家，各牛录复以官值偿之。至明诸将士弃其乡土，穷年戍守，畏我诛戮。今慕义归降，善为抚恤，毋令失所，则人心附，大业成矣。"疏入，上嘉纳之。

寻偕济尔哈朗等略察哈尔部，至归化城，俘获以千计。又偕贝勒德格类行略地，自耀州至盖州南。七年，又偕德格类等攻旅顺口，留兵驻守。师还，上郊劳，以金?酌酒赐之。八年，上阅兵沈阳，岳讬率满洲、蒙古十一旗兵，列阵二十里许，军容整肃，上嘉之。从上征察哈尔，有疾先还。九年，略明山西，岳讬复以病留归化城。土默特部来告，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遣人偕阿噜喀尔喀及明使者至，将谋我。岳讬伏兵邀之，擒明使者，令土默特捕斩阿噜喀尔喀匿马驼者。部分土默特壮丁，立队伍，授条约。寻与诸贝勒会师，偕还。

崇德元年四月，封成亲王。八月，坐徇庇莽古尔泰、硕讬，及离间济尔哈朗、豪格，论死，上宽之，降贝勒，罢兵部。未几，复命摄部事。二年八月，上命两翼较射，岳讬言不能执弓，上勉之再三，始引弓，弓堕地者五，乃掷去。诸王论岳讬骄慢，当死，上再宽之，降贝子，罚银五千。

三年，复贝勒。从上征喀尔喀，至博硕堆，知扎萨克图汗已出走，乃还。八月，伐明，授岳讬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副之，统右翼军；统左翼者睿亲王多尔衮也。至墙子岭，明兵入堡，外为三寨，我师克之。堡坚不易拔，用俘卒言岭东西有间道，分兵攻其前，缀明师，潜从间道逾岭入，克台十有一。师深入，徇山东，下济南，岳讬薨于军。四年，多尔衮奏捷，无岳讬名。上惊问，始闻丧，大恸，辍膳，命毋使礼亲王知。丧还，上至沙岭遥奠；还宫，辍朝三日。诏封为克勤郡王，赐驼五、马二、银万。康熙二十七年，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岳讬子七，有爵者五：罗洛浑、喀尔楚浑、巴尔楚浑、巴思哈、祜里布。巴尔楚浑、祜里布并恩封贝勒，巴尔楚浑谥和惠，祜里布谥刚毅。

衍禧介郡王罗洛浑，岳讬第一子。初袭贝勒。崇德五年，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于杏山，遇明兵，搏战破之，赐御?良马一。寻围锦州。复从伐明，克松山，赐蟒缎。八年，坐嗜酒妄议，敏惠恭和元妃丧不辍丝竹，削爵。旋复封，命济尔哈朗、多尔衮戒谕之。顺治元年，从定京师，进衍禧郡王。三年，偕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薨于军。康熙间，追谥。

子罗科铎，袭。八年，改封号曰平郡王。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徇云南，屡破明将李定国、白文选。十六年，赐蟒衣、弓刀、鞍马，旌其

劳。康熙二十一年，薨，谥曰比。子纳尔图，袭。二十六年，以殴毙无罪人及折人手足，削爵。弟纳尔福，袭。四十年，薨，谥曰悼。子纳尔苏，袭。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允□昷收西藏，驻博罗和硕，寻移古木。六十年，摄大将军事。雍正元年，还京。四年，坐贪婪，削爵。子福彭，袭。

平敏郡王福彭既袭爵，授右宗正，署都统。十一年，命军机处行走。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噶尔丹策零。师次乌里雅苏台，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直。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媿于心？臣有马五百，原送军前备用。"十二年，率将军傅尔丹赴科布多护北路诸军。寻召还。十三年，复命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寻以庆复代，召还。乾隆初，历正白、正黄二旗满洲都统。十三年，薨，予谥。

子庆宁，袭。十五年，薨，谥曰僖。无子。以纳尔苏孙庆恆袭，授右宗正。坐旗员冒借官银，降贝子。四十年，复王爵。四十三年，复号克勤郡王。四十四年，薨，谥曰良。以讷尔图孙雅朗阿袭。五十九年，薨，谥曰庄。子恆谨，袭。嘉庆四年，以不避皇后乘舆，夺爵。以弟恆元子尚格袭。恆元追封克勤郡王。尚格，道光四年以病乞休，十三年，薨，谥曰简。子承硕，袭，十九年，薨，谥曰恪。

子庆惠，袭。咸丰八年，授正黄旗汉军都统。十年，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英国兵燔圆明园，其将巴夏礼先为我师所擒，庆惠释之，疏请恭亲王奕□入城议抚。十一年，薨，内大臣。德宗大婚，加亲王衔。孝?谥曰敬。子晋祺，袭。历左宗人、右宗正、都统、领侍钦皇后万寿，赐四团龙补服，并岁加银二千。二十六年，薨，谥曰诚。子崧杰，袭，宣统二年，薨，谥曰顺。子晏森，袭。

显荣贝勒喀尔楚浑，岳讬第三子。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击李自成于山海关。二年，封降，豪格?镇国公。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偕贝子满达海率师进剿。献忠将高如砺等率歼献忠，喀尔楚浑在事有功。五年，授都统。六年，从尼堪讨叛将姜瓖，围宁武，破敌，进贝勒。八年，摄理藩院事。卒，予谥显荣。子克齐，方一岁，袭爵，历七十一年卒，年七十二。子鲁宾，初封贝子。事圣祖，授左宗正。从征噶尔丹，罢宗正。雍正元年，袭爵。四年，坐狂悖，削爵。复封辅国公。乾隆八年，卒，年七十四，谥恪思。子孙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岳讬第五子。崇德四年，封镇国将军。顺治

六年，进贝勒。九年，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尼堪战死衡州，屯齐代为定远大将军，巴思哈与合军自永州趋宝庆，败敌周家坡。十一年，追论尼堪败绩失援罪，削爵。十二年，授都统。寻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师次贵州，破敌。十六年，薄云南会城，同贝勒尚善克镇南州玉龙关、永昌府腾越州，赐蟒袍、鞍马。十七年，师还。追议在永昌纵兵扰民，降镇国将军品级。十八年，卒。

硕讬，代善第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从伐明，攻奉集堡。十年，偕贝勒莽古尔泰援科尔沁。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扎噜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又从上伐大凌河，围锦州。四年，师克永平，偕阿敏驻守。阿敏引还，硕讬坐削爵。五年，从攻锦州，明兵攻阿济格营，硕讬力战，伤于股，上亲酌金?劳之。明兵趋大凌河，硕讬击败张春，复伤于手。?劳，赐采缎十、布百。八年，从代善自喀喇鄂博攻得胜堡，克之。又击败朔州骑兵。偕萨哈璘略代州，拔崞县，分克原平驿。寻封贝子。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围南汉山城，败援兵二万馀。二年，偕阿济格攻克皮岛。三年，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四年，坐僭上越分，降辅国公。偕阿尔格伐明，俘获无算，论功，赐驼、马各一。五年六月，从多尔衮围锦州。坐离城久驻，又遣卒私归，议削爵。上让之曰："尔罪多矣！朕屡宥，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法司治之，不汝宥也！"改罚银千。寻复封贝子。太宗崩，硕讬与阿达礼谋立睿亲王多尔衮，谴死，黜宗室。

颖毅亲王萨哈璘，代善第三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攻科尔沁，萨哈璘将精骑五千赴援，解其围。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扎噜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上伐明，率巴雅喇精骑为前队。上自大凌河至锦州，明兵走，萨哈璘邀击塔山粮运，败明兵二万人。攻宁远，击明总兵满桂，萨哈璘力战，被创。?歼之。复率偏师三年，上伐明，次波罗河屯。代善等密请班师，上不怿。萨哈璘与岳讬力赞进取，由是克遵化，薄明都。十二月，萨哈璘略通州，焚其舟，次张家湾。复围永平，克香河。四年，永平言将屠城，斩以徇。旋谕降迁安、灤州、建?既下，萨哈璘与济尔哈朗驻守。永平人李春旺昌、台头营、鞍山堡诸地。明兵自乐亭、抚宁攻灤州，萨哈璘率军赴援，明兵引退。贝勒阿敏来代，乃还师。

五年，诏诸贝勒指陈时政，萨哈璘言："图治在人。人主灼知邪正，则臣下争尚名节，惟皇上慎简庶僚，任以政事。遇大征伐，上亲在行间，诸臣皆秉方略。若遣军，宜选贤能者为帅，给符节，畀事权，仍限某官以下干军令，许军法从事。"初设六部，掌礼部事。六年，略归化

城，俘蒙古千馀。指授蒙古诸贝勒牧地，申约法。

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萨哈璘言："当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察哈尔虽不加兵，如蟲食穴中，势且自尽。至于明，我少缓，则彼守益固。臣意视今岁秋成图进取，乘彼禾稼方熟，因粮于敌，为再进计。量留兵防察哈尔。先以骑兵往来袭击蹂躏，再简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关，则宁、锦为无用；或仍自宁、锦入，断北京四路，度地形，据粮足之地。乘机伺便，二三年中，大勋集矣。"寻略山海关。八年，偕多尔衮迎降将尚可喜，招抚广鹿、长山二岛户口三千八百有奇。从伐明，萨哈璘自喀喇鄂博攻克得胜堡。略代州，夜袭崞县，拔之。王东、板镇二堡民弃堡遁。复击败代州兵。会上大同，籍俘获以闻。

九年，偕多尔衮、岳讬、豪格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师次托里图，收其全部。师还，岳讬驻归化城。萨哈璘偕多尔衮、豪格入明边，略山西。事详多尔衮传。诸贝勒大臣屡请上尊号，不许。既收察哈尔，复请，上仍不许。萨哈璘令内院大臣希福等奏曰："臣等屡请，未蒙鉴允，夙夜悚惶，罔知所措。伏思皇上不受尊号，咎在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展布嘉猷，为久大计。今诸贝勒誓改行竭忠，辅开太平之基，皇上宜受尊号。"上曰："善。萨哈璘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诸贝勒应誓与否，尔掌礼部，可自主之议告朝鲜，萨哈璘因言："诸贝勒?。"翌日，萨哈璘集诸贝勒于朝，书誓词以进。上命以亦当遣使，示以各国来附，兵力强盛。"上嘉纳之。

崇德元年正月，萨哈璘有疾，上命希福谕曰："?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尔其静心调摄，以副朕望！"萨哈璘对曰："蒙皇上温旨眷顾，窃冀仰荷恩育，或可得生。即不幸先填沟壑，亦复何憾。但当大勋垂集，不能尽力国家，乃□展转?蓐，为可恨耳！"希福还奏，上恻然曰："国家岂有专事甲兵以为治理者？倘疆土日辟，克成大业，而明哲先萎，孰能助朕为理乎？"病革，屡临视，见其羸瘠，泪下，萨哈璘亦悲痛不自胜。五月，卒。上震悼，入哭者四，自辰至午乃还。仍于庭中设幄坐，不御饮食，辍朝三日。祭时，上亲奠，痛哭。诏褒萨哈璘明达敏赡，通满、汉、蒙古文义，多所赞助，追封颖亲王。上御翔凤楼，偶假寐，梦人请曰："颖亲王乞赐牛一。"故事，亲王薨，初祭以牛。萨哈璘以追封，未用，上命致祭如礼。康熙十年，追谥。

萨哈璘子三：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杜兰，恩封贝勒，坐事，

降镇国公。

阿达礼，萨哈璘第一子。袭郡王。崇德三年，从伐喀尔喀。五年五月，偕济尔哈朗驻义州，迎来归蒙古多罗特部，明锦州杏山、松山兵出拒，击败之。师还，赐御?良马一。六年，围锦州，降城中蒙古台吉诺木齐、吴巴什等，败明援兵于锦州南山西冈。明兵复自松山。围松山，明兵来犯，击败之，斩千四百馀级。七年，明?沿海进援，我兵薄城下，击歼其将夏承德约内应，夜半，我军梯登，遂克松山。?功，赐鞍马一、蟒缎九十。寻管礼部，与议政。先是，上御笃恭殿，王以下皆侍立，硕讬奏定仪制，上御殿及赐宴，亲王以下皆跪迎，上升阶方起，驾还清宁宫亦如之。贝勒阿巴泰伐明蓟州，偕多铎屯宁远缀明师。八年，太宗崩，坐与硕讬谋立睿亲王，谴死。

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萨哈璘第二子。阿达礼谴死，缘坐，黜宗室。顺治元年，复宗室，封贝勒。二年，命为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江宁。时明鲁王以海据浙东称监国，其大学士马士英等率兵渡钱塘江窥杭州，勒克德浑遣兵击?之。复遣梅勒额真珠玛喇击士英馀杭，和讬击明总兵方国安富阳，两军合营杭州城三十里外。士英、国安复率兵渡江，又为梅勒额真济席哈所败，溺死者无算。十一月，明唐王聿键所置湖广总督何腾蛟招李自成馀部，分据诸府县，命勒克德浑偕镇国将军巩阿岱率师讨之。三年正月，师次武昌，遣护军统领博尔辉等督兵进击，战临湘，歼敌千馀。次岳州，降明将黑运昌。至石首，敌渡江犯荆州，遣尚书觉罗郎球等以偏师出南岸，伺敌渡，狙击之。师乘夜疾驰，诘旦抵城下，。薄暮，郎球等亦尽夺敌舟以归。翌日，分遣奉国将军巴?分两翼躏敌营，大破之，斩获甚布泰等逐敌，自安远、南漳、喜?山、关王岭至襄阳，击斩殆尽。次彝陵，自成弟孜及诸将、牛万二千馀。捷闻，?田见秀、张耐、李佑、吴汝义等率马步兵五千，诣军前降，获马、优诏班师，赐金百、银二千。五年九月，进封顺承郡王。寻偕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兵攻湘潭，拔之，擒腾蛟。移师入广西，攻全州。破赵廉，克永安关。逐土寇曹桢子，又败之于道州。七年，师还，赐金五十、银五千。八年，掌刑部事。九年三月，薨。康熙十年，追谥。

子勒尔锦，袭。康熙十一年，掌宗人府事。十二年，吴三桂反，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之。十三年，驻荆州。三桂兵陷沅州、常德，分兵抵巴东，逼襄阳，遣都统鄂内率兵防守。三月，三桂将刘之复率舟师犯彝陵，夹江立五营，遣护军统领额司泰等水陆并击，大败之。四月，三桂将陶继智复自宜都来犯，又败之。七月，败三桂将吴应麒等。十四年五月，三桂兵犯均州，遣都统伊里布击败之。六月，叛将杨

来嘉来犯，列阵山巅，自山沟下断舟多，请益战舰以断运道。”上从?我师道，师击之，斩三千馀级。疏言：“敌逼彝陵，兵之。七月，三桂将王会等合来嘉犯南漳，遣伊里布与总督蔡毓荣会师击之。八月，疏言：“贼立垒掘堑，骑兵不能冲突。当简绿旗步兵，造轻箭帘车、?车并进，填壕发?，继以满洲兵，庶可灭贼。”上复从之。十月，复兴山。十二月，请发禁旅益师，上责其迁延。十五年，自荆州渡江，破敌于文村、于石首，复战太平街，师败绩，退保荆州。九月，遣副都统塞格复郧西。十八年，设随征四营，辖新增兵万二千。

三桂既死，复渡江克松滋、枝江、宜都及澧州，进取常德，敌焚庐舍、舟□监先遁，所置巡抚李益阳、按察院陈宝钥等降。遣兵至青石渡，吴世璠将潘龙迎战。师左右夹击，追至。复衡山。攻归州，败世璠将廖进忠于马黄山，追至西?平峪铺，斩馘无算，敌堕崖死者甚壤，复归州、巴东。十九年，诏趣取重庆。疏请留将军噶尔汉于荆州，亲率师赴重庆。中途引还，具疏自劾，请解大将军任，赴沅州军自?，上责令还京师。下吏议，以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削爵。子勒尔贝，袭。二十一年，薨。弟扬奇，袭。二十六年，薨。弟充保，袭。三十七年，薨。弟布穆巴，袭。五十四年，坐以御赐鞍马给优人，削爵。以从父诺罗布袭。

。累官至杭州将军。袭爵。五十六年，薨，?诺罗布，勒克德浑第三子。初授头等侍谥曰忠。

子锡保，嗣。雍正三年，掌宗人府事，在内廷行走。四年，谕曰：“顺承郡王锡保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坐徇贝勒延信罪不举劾，又逮治迟误，夺亲王俸，降左宗正。七年三月，师讨噶尔丹策零，命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台。九年，上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命守察罕叟尔。噶尔丹策零遣其将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多尔济丹巴入犯科布多，次克噜伦，侵掠喀尔喀游牧。蒙古亲王策棱等合师邀击，遣台吉巴海夜入大策零敦多卜营挑战，击斩其将喀喇巴图鲁，大策零敦多卜等自哈布塔克拜达克遁归。锡保疏报，得旨嘉?。十一月，授靖远大将军。十年七月，策棱等败敌额尔德尼昭。十一年，疏请城乌里雅苏台，从之。寻以噶尔丹策零兵越克尔森齐老，不赴援，罢大将军，削爵。

子熙良，初封世子。以锡保罪，并夺。寻命袭郡王。乾隆九年，薨，谥曰恪。子泰斐英阿，袭。授都统、左宗正。二十一年，薨，谥曰恭。子恆昌，袭。四十三年，薨，谥曰慎。子伦柱，袭。道光三年，

薨，谥曰简。子春山，袭。咸丰四年，薨，谥曰勤。子庆恩，袭。穆宗大婚，赐三眼孔雀翎。光绪七年，薨，谥曰敏。子讷勒赫，袭。德宗大婚，赐食全俸。孝钦皇后万寿，岁加银二千。逊位后，薨，谥曰质。

谦襄郡王瓦克达，代善第四子。天聪元年，师攻宁远，击败明总兵满桂，瓦克达力战，被创。崇德五年，从多尔衮围锦州，敌兵樵采，瓦克达以十馀骑击斩之。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次松山，敌骑来夺我红衣?，瓦克达偕满达海战?之，天雨，复战，又败之。进击承畴步兵，噶布什贤什长费雅思哈失马，瓦克达与累骑而出。甲喇章京哈宁阿坠马，创甚，敌围之数重，瓦克达入其阵，挈以归。硕讬谴死，缘坐，黜宗室。

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复从阿济格自边外趋绥德。二年，?，自成遁湖广，蹑至安陆。贼方乘船遁，瓦克达偕巴牙喇纛章京鰲拜涉水登岸，射殪贼夺其船以济大军。三年，?功，复宗室，援三等镇国将军。从多铎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至图拉河，斩腾机思孙三、腾机特子二，及喀尔喀台吉十一，并获其辎重。至布尔哈图山，复与贝子博和讬合军，进斩千馀级，俘八百馀人，获驼、马、牛、羊无算。又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四年，进封镇国公。

五年，上念宗室贫乏，瓦克达赐银六千，进封郡王。喀尔喀部二楚虎尔扰边，从阿济格防大同。复从讨叛将姜瓖，围浑源。六年，偕满达海攻朔州，发?隳其城。移攻宁武，瓖将刘伟、赵梦龙守焉，纵火，弃城走。瓖将杨振威斩瓖降阿济格，伟、梦龙亦降于瓦克达，静乐及宁化所、八角堡诸寨悉平。十月，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剿山西馀寇。明大学士李建泰既降，复叛，踞太平。围之二十馀日，穷蹙，出降。诏诛建泰及其兄弟子侄，籍家产入官。连复平阳属县三十六。七年，师还。八年，加封号，掌工部，预议政。九年，坐事，解部任，罢议政。薨。康熙十年，追谥。

瓦克达尝驻军平阳，戢军安民。既薨，平阳人建祠以祀。薨之明年，授其子留雍、哈尔萨三等奉国将军品级。康熙六年，留雍、哈尔萨诉瓦克达功多，授哈尔萨镇国公，留雍镇国将军。八年，留雍复以己爵卑，讼不平。议政王等言前爵夤缘辅政所得，宜并黜革，上命并降奉国将军品级。二十一年，哈尔萨复诉瓦克达爵乃功封，例得袭。命袭镇国公，并封其子海青辅国公。哈尔萨累迁右宗正。二十五年，诏责其钻营，与海青并夺爵。又以留雍袭镇国公。三十七年，复以惰，夺爵。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录瓦克达功，命其四世孙洞福以镇国将军世袭。

辅国公玛占，代善第六子。天聪九年，多铎自广宁入宁远、锦州缀明师，玛占在事有功。崇德元年，从阿济格入长城，至安州，克十二城。师还，上郊劳，赐酒一金?，封辅国公。三年，从岳讬自墙子岭毁边城，入密云，连克台堡，越燕京趋山东，卒于军。四年，丧归，赐银二千、驼马各一。无子，未立后。

列传四诸王三

太祖诸子二

镇国勤敏公阿拜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子镇国公聂克塞

莽古尔泰辅国?厚将军塔拜

饶馀敏郡王阿巴泰子安和亲王岳乐温良贝子博和讬博洛

博和讬子贝子彰泰阿巴泰孙悼愍贝子苏布图

镇国恪僖公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阿济格

辅国介直公赖慕布

镇国勤敏公阿拜，太祖第三子。天命十年，偕塔拜、巴布泰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俘千五百户，还，太祖出城迎劳，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梅勒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承政。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年，驻防锦州。八年，以老，罢承政。顺治四年，进二等。五年二月，卒。十年，追封谥。

阿拜子有爵者三：巩安，袭三等镇国将军，进辅国公；干图、灏善封辅国公，干图谥介直。巩安、灏善之后，皆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太祖第四子。事太宗，授固山额真。取永平四城，汤古代偕图尔格、纳穆泰守灤州。天聪四年，明兵攻灤州急，贝勒阿敏怯不敢援，遣巴都礼率数百人突围进，夜三鼓，入灤州。既，明兵以?坏城，城楼火，汤古代等弃城奔永平。既还，太宗廷诘之，汤古代引罪请死。太宗曰：“汝不能全师而归，杀汝何益？”下所司论罪，免死，罢固山额真，夺所属人口，籍其家。八年，授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年，卒。

子二：穆尔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袭爵，进二等。卒，谥恪恭。聂克塞，袭穆尔察三等奉国将军。从多铎略宁远，从多尔衮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庆都，皆有功，累进镇国公。坐事降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四年，卒。无子，爵除。

莽古尔泰，太祖第五子。岁壬子，从太祖伐乌喇，克六城，莽古尔

泰请渡水击之，太祖曰：“止！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我且削之。”遂毁六城，移军富勒哈河。越日，于乌喇河建木城，留兵千守焉。天命元年，授和硕贝勒，以序称三贝勒。

四年，明经略杨镐遣总兵杜松以六万人出抚顺关，刘綎以四万人出宽甸。莽古尔泰从太祖御松界凡，伏兵萨尔浒谷口，伺明兵过将半击之，我军据吉林崖，明兵营萨尔浒山，复偕贝勒代善等以千人益吉林崖，而合师攻萨尔浒，大破之，松战死。又从太祖还军击斩綎。八月，从伐叶赫。五年，太祖伐明，略懿路、蒲城，令莽古尔泰以所部逐敌，率健锐百人追击明兵，至浑河乃还。六年，镇江守将陈良策叛投毛文龙，莽古尔泰偕代善迁金州民复州。十年，攻克旅顺口。

察哈尔林丹汗侵科尔沁部，围克勒珠尔根城，莽古尔泰赴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十一年，太祖伐喀尔喀巴林部，先命诸贝勒略锡拉穆楞，皆以马乏不能进；莽古尔泰独领兵夜渡击之，俘获无算。

塔山粮运。三年，从太宗征明，阿巴泰自龙井?，又以偏师?天聪元年，攻明右屯关入，攻汉兒庄。莽古尔泰偕多尔衮、多铎为继，降其城，旋谕降潘家口守将。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莽古尔泰自汉兒庄合军击败明总兵赵率教，擒其副将臧调元。师进次通州，薄明都，明诸道兵入援。莽古尔泰遣巴牙喇兵前行，与多铎殿，值明溃卒来犯，击歼之。从上阅蓟州，破山海关援兵。四年二月，克永平、遵化。还，与明兵遇，败之。

五年，从围大凌河，正蓝旗围其南，莽古尔泰与德格类率巴牙喇兵策应。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赴援，距城十五里而营。莽古尔泰从上击之，获春等。当围大凌河时，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于上。上偶诘之曰：“闻尔所部兵每有违误。”莽古尔泰恚曰：“宁有是耶？”上曰：“若告者诬，当治告者；果实，尔所部兵岂得无罪？”言已，将起乘马，莽古尔泰曰：“上何独与我为难？我固承顺，乃犹欲杀我耶？”抚佩刀，频目之。贝勒德格类，其母弟也，斥其悖，拳殴之，莽古尔泰益怒，抽刃出鞘。左右挥之出，上愤曰：“是固尝弑其母以邀宠者！”诸贝勒议莽古尔泰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移师伐明，略大同、宣府。十二月，卒，上临丧，漏尽三鼓，始还；又于中门设幄以祭，哭之恸，乃入宫。

九年，莽古尔泰女弟莽古济格格所属冷僧机告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格格盟誓怨望，将危上，以莽古济格格夫琐诺木为证。搜得牌印十六，文曰“大金国皇帝之印”。追夺莽古尔泰爵。莽古济格格及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坐死，馀子并黜宗室。

辅国?厚公塔拜，太祖第六子。天命十年，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授三等甲喇章京。天聪八年，进一等。寻封三等辅国将军。崇德四年九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塔拜子八，有爵者三：额克亲、班布尔善、巴都海。额克亲，崇德元年，从阿济格伐明，偪燕京。明兵自涿州来拒，亲陷阵，破之。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寻袭爵。五年，从多尔衮攻锦州，复从多铎追击明兵于塔山。六年，上围锦州，败洪承畴兵十三万。移军近松山，掘壕困之。明总兵曹变蛟夜突上营，额克亲偕内大臣锡翰力御，卻之。?功，赐银八十。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累进镇国公。七年，授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复进贝子。八年，坐附罗什博尔惠谄媚诸王造言构衅，削爵，黜宗室。九年，复入宗室，授内大臣。十二年，卒。班布尔善，累进封辅国公。以附鰲拜，谴死。附见鰲拜传。巴都海，亦封辅国公，谥恪僖。

饶馀敏郡王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初授台吉。岁辛亥，与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师伐东海窝集部乌尔固辰、穆棱二路，俘千馀人，还。天命八年，偕台吉德格类等伐扎噜特部，渡辽河，击部长昂安。昂安携妻子引牛车遁，师从之，昂邦章京达音布战死。阿巴泰继进，还，太祖郊劳，并赉从征将士。?斩昂安及其子，俘其

太宗即位，封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擐甲胄，猎则佩弓矢，何不得为和硕贝勒？”语闻，上曰：“尔等宜劝之，告朕何为？”天聪元年，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与宴。阿巴泰不出，曰：“我与诸小贝勒同列。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乃位我上，我耻之！”上以语诸贝勒，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共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讬、硕讬早从五大臣议政，尔不预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先帝时使领全旗，诸贝勒皆先尔入八分。尔今为贝勒，得六牛录，已逾分矣！乃欲与和硕贝勒抗行，得和硕贝勒，不更将觊觎耶？”阿巴泰引罪，罚甲胄、雕鞍马四、素鞍马八。

二年，与岳讬、硕讬伐锦州，明师退守宁远，克墩台二十一，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还。三年，从伐明，自喀喇沁波罗河屯行七日，偕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军攻龙井关，夜半克之。明将易爱自汉兒庄赴援，击斩之，取其城。会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克

之。复趋通州，明总兵满桂、侯世禄屯顺义，阿巴泰偕岳讬击走之，获马千馀、驼百，顺义亦下。

时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屯广渠门外，阿巴泰偕莽古尔泰等率师攻之。闻敌伏兵于右，诸贝勒相约入隘必趋右，若出中路，与避敌同。豪格趋右，败伏兵，转战至城壕。阿巴泰出中路，亦破敌，与豪格师会。罢战，诸贝勒议违约罪，阿巴泰当削爵。上曰："阿巴泰非怯，以顾其二子，与豪格相失，朕奈何加罪于吾兄？"宥之。徇通州，焚其舟，略张家湾。四年，从上围永平，与济尔哈朗邀斩?。从上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至，奋击，歼其叛将刘兴祚。寻命守永平。明兵攻灤州，偕萨哈璘赴援，明兵引退，代还。

五年，初设六部，掌工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正黄旗围北之西，镶黄旗围北之东，阿巴泰率巴牙喇兵为策应。大寿降，阿巴泰偕德格类、多尔衮、岳讬以兵四千易汉装，从大寿夜袭锦州，二更行，?发不绝声。锦州人闻之，谓大凌河兵逸，争出应之，师纵击，斩馘甚。雾，两军皆失伍，乃引还。七年，筑兰磐城，赐御用蟒衣一、紫貂皮八、马一。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巴泰请先伐明。八月，略山海关，俘数千人还。上迎劳，责其不深入。八年，从征宣府，至应州，克灵丘及王家庄。九年，阿巴泰病手痛，上曰："尔自谓手痛不耐劳苦。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惟家居佚乐，不涉郊原，手不持弓矢，忽尔劳动，疾痛易生。若日以骑射为事，宁复患此？凡有统帅之责者，非躬自教练，士卒奚由奋？尔毋媮安，斯克敌制胜，身不期强而自强矣。"

崇德元年，封饶馀贝勒。偕阿济格等伐明，克雕鹗堡、长安岭堡，薄延庆，分兵克定兴、安肃、容城、安州、雄、东安、文安、宝坻、顺义、昌平十城。五十六战皆捷，俘十数万。师还，上出城十里迎劳，酌以金?。上伐朝鲜，留防噶海城。三年，上伐喀尔喀，阿巴泰与代善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复治盛京至辽河道，道广十丈，高三尺，濬壕夹之。副多尔衮率师伐明，毁边墙入，越明都趋涿州，直抵山西。复东趋临清，克济南。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还。赐马二、银五千。四年，偕阿济格略锦州、宁远。

五年，偕多尔衮屯田义州，分兵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偕杜度伏兵宁远，截明运道，夺米千石。移师败明杏山、松山兵。时大军更番围锦州，阿巴泰屡往还其间。六年，坐从多尔衮去锦州三十里为营及遣士卒还家，论削爵，夺所属户口。诏宽之，罚银二千。寻从上破洪承畴援兵十三万。七年，锦州降，偕济尔哈朗围杏山，

克之，还守锦州。?功，赐蟒缎七十。

十月，授奉命大将军伐明，内大臣图尔格副之。自黄崖口入边，败明将白腾蛟等于蓟州，破河间、景州。趋兖州，擒斩明鲁王以派等。分徇莱州、登州、青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还略沧州、天津、三河、密云。凡克城八十八，降城六，俘三十六万，得金万二千、银二百二十万有奇。八年五月，师还，上遣济尔哈朗、多尔衮等郊迎三十里，赐银万。顺治元年四月，进郡王。二年，统左右两翼兵镇山东，剿满家洞土寇，寻还。三年，薨。康熙十年，追谥。

阿巴泰子五，有爵者四：尚建、博和讬、博洛、岳乐，而岳乐袭爵。

安和亲王岳乐，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豪格徇四川，击斩张献忠。六年，封贝勒。八年，袭爵，改号安郡王。九年，掌工部事，与议政。十年，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规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寻行成，入贡，乃罢兵。十二年，掌宗人府事。十四年，进亲王。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并反，犯江西。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之，自江西规广东，次南昌，遣兵复安福、都昌。十四年，复上高、新昌。战抚州唐埠、七里冈、五桂寨、徐汊，屡破敌，复馀干、东乡。诏移师湖南，疏言："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三千，固??广之冲，今三十馀城皆陷贼。三桂于醴陵造木城，增伪总兵十馀人，兵七万、守萍乡诸隘。若撤抚州、饶州、都昌诸路防兵尽赴湖南，则诸路复为贼有。否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无?顾忧，然后移师。"疏闻，上令速定江西。岳乐督兵攻建昌，精忠将邵连登率数万人迎战长兴乡，击走之，克建昌，并下万年、安仁。师进克广信，再进克饶州，破敌景德镇，复克浮梁、乐平。分兵徇宜黄、崇仁、乐安，皆下。并谕降泰和、龙泉、永新、庐陵、永宁及湖广茶陵诸县。师再进，克靖安、贵溪。疏言："三桂闻臣进取，必固守要害，非绿旗兵无以搜险，非红衣?无以攻坚。请令提督赵国祚等率所部从臣进讨，并敕发新造西洋?二十。"又疏言："精忠将张存遣人称有兵八千屯顺昌，俟大军入闽为应。"诏以简亲王喇布专主福建军事，而趣岳乐赴长沙。

十五年，岳乐师克萍乡，遂薄长沙。疏言："敌船集长沙城下，我师无船，难以应敌。长沙附近林木颇盛，请先拨战舰七十艘，仍令督抚委

员伐木造船。”如所请。八月，诏曰：“朕闻王复萍乡，直抵长沙，甚为嘉悦。王其善抚百姓，使困苦得纾；即胁从者皆朕赤子，当加意招徕。”十六年，遣兵破敌浏阳，斩千馀级，克平江。十七年，破敌七家洞。三桂将林兴珠等自湘潭来降。九月，三桂既死，诏趣岳乐进师。岳乐请赴岳州调度诸军。上命大将军察尼规取岳州，而令岳乐仍攻长沙。十八年正月，岳州降。长沙贼亦弃城遁，遂入长沙，遣兵复湘潭。寻会喇布军克衡州、宝庆，分兵守焉。复与喇布合军攻武冈，破敌宝庆岩溪，斩级数百，获舟四十。师次紫阳河，敌于对岸结营，师迳渡，分兵出敌后夹击之，敌溃走。三桂将吴国贵、胡国柱以二万人守隘，发?殪国贵，夺隘。贝子彰泰逐敌至木瓜桥，遂克武冈及枫木岭。诏召岳乐还京师，以敕印付彰泰。十九年正月，下诏褒岳乐功。岳乐至京师，上于卢沟桥南二十里行郊劳礼。

顺治初，故明外戚周奎家有自称明太子者，使旧宫人及东宫官属办视非是。三桂反，京师又有硃慈瑸者，自称三太子，私改元广德，纠党举火为乱，事败，慈瑸走免。鞫其党，谓其真姓名为杨起隆。及岳乐驻师枫木岭，于新化僧寺得硃慈灿，自言为庄烈帝长子，闯难奔南京，福王置诸狱，释为民，从朽木和尚为僧，往来永州、宝庆间。以三桂悖逆反覆，将募兵声讨，三桂死，乃止。至是，岳乐携慈灿来京，诏令慈瑸党相见，复不相识，乃斩之。

二十年，仍掌宗人府事。二十七年，偕简亲王雅布往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八年二月，薨，予谥。二十九年，贝勒诺尼讦岳乐掌宗人府，听谗，枉坐诺尼不孝罪，追降郡王，削谥。

岳乐子二十，有爵者三：蕴端、玛尔浑、经希。蕴端封勤郡王，坐事降贝子；复坐事夺爵。经希封僖郡王。岳乐得罪，降镇国公，卒，停袭。玛尔浑，袭爵。玛尔浑好学能文章，蕴端亦善诗词。玛尔浑又辑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一时知名士多从之游。四十八年，薨，谥曰懿。子华?，袭。五十八年，薨，谥曰节。雍正元年十二月，诏曰：“曩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蒙恩始终宽宥，而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玛尔浑、华?相继夭折，爵位久悬。岳乐诸子伍尔占、诸孙色亨图等，怨望形于辞色。廉亲王允禩又复逞其离间，肆为谗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阿巴泰、岳乐屡著功绩，封华?孙奇昆辅国公，世袭。

温良贝子博和讬，阿巴泰第二子。初封辅国公。崇德元年，从征朝鲜，围南汉山城，。三年，从伐明，自董家口略明都西南六府，入山西

界。移师?偕尼堪击走其援兵，斩殪甚克济南。师还，赐银二千。七年，从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及还，赐银三千。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子。三年，从多铎击喀尔喀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五年九月，卒，予谥。子六，彰泰，袭贝子。

彰泰袭爵，进封。康熙十三年春，吴三桂陷湖南，上命贝勒尚善为大将军，率师下岳州，以彰泰参赞军务。十五年，诏责行师延缓。彰泰与尚善议水陆并进，遣额司泰等破敌洞庭湖，获舟五十馀。敌立椿套湖峡口阻我师。十七年，督兵伐椿，棹轻舟破敌柳林嘴，发?毁其船。八月，尚善卒于军，贝勒察尼代为大将军，授彰泰抚远将军。九月，督兵出南津港。十月，破敌陆石口，屯白米滩，绝三桂兵运道。十八年，三桂将陈珀等以乏食出降，吴应麒走衡州。都统珠满等克湘阴，彰泰克华容、石首。会安亲王岳乐复长沙，简亲王喇布复衡州，诏彰泰与会师。自衡州进攻武冈，击破三桂将吴国贵等。十一月，召岳乐还京师，命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十九年，复沅州，靖州，三桂所置绥宁诸将吏及附近土司俱降。疏言："将军蔡毓荣调遣汉兵，今进取贵州，若不相闻，恐碍事机。"诏毓荣军事关白大将军。十月，次镇远，关，截其隘，而与毓荣督兵躏敌垒。所遣兵亦夺十向口，破敌大岩门，逐之至?遣兵攻镇远，趋贵阳。三桂孙世璠及应麒等俱走还云南。迭克安?，遂复镇远。进下平越及新添?偏桥顺、石阡、都匀、思南诸府。十一月，复永宁，破敌安笼铺，逐之至鸡公背山铁索桥，师驻贵阳。诏趣彰泰进规云南。

二十年正月，渡盘江，破敌沙子哨，进次腊茄坡，复新兴所，逐北三十里，克普安、霑益。大将军赉塔自广西入曲靖，会于嵩明州，合围云南会城，距三十里。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以万馀人列象阵拒战。赉塔军其右，彰泰军其左，自卯达午，殊死战，破敌阵，斩、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诸地?国柄、起龙等，俘获无算。令诸军分扼南坝、萨石，于是大理、临安、永顺、姚安、武定世璠所置将吏，相继诣军前降。

世璠将马宝、胡国柱等自四川，夏国相自广西，还救云南，彰泰遣兵迎击，宝次姚安，亦乞降。国柱走鹤庆、丽江，希福攻云龙州，国柱自经死。国相走广西，李国樑等围之西板桥，国相亦降，与宝同槛送京师。将军赵良栋师自四川至，彰泰偕赉塔及良栋等屡破敌南坝、得胜桥、太平桥、走马街诸地。师薄城环攻，世璠自经死，其将何进忠等出降。彰泰戒将士毋杀掠，入城安抚，收仓库，戮世璠尸，函首献阙下。

云南平。授左宗正。二十一年十月，师还，上迎劳卢沟桥南二十里。

二十二年，议初下岳州迁延罪，以功不坐。赐金二十、银千。二十四年，坐滥举宗人府属官，罢左宗正。二十九年正月，卒。子屯珠，袭镇国公。授左宗正、礼部尚书。五十七年，卒。赠贝子，谥恪敏。孙逢信，以辅国公世袭。

博洛，阿巴泰第三子。天聪九年，从伐明，有功。崇德元年，封贝子。二年，与议政。三年，授理藩院承政。从攻宁远，趋中后所。明将祖大寿袭我军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与相持，博洛突前奋击，大寿引?。五年，从济尔哈朗迎来归蒙古苏班岱，击败明兵，赐良马。寻与诸王更番围锦州。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博洛偕阿济格击之，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又偕罗洛浑等设伏阿尔斋堡，击败明将王朴、吴三桂。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勒。从多铎征河南。二年，破自成潼关。多铎南征，下江宁，分师之半授博洛，下常州、苏州，趋杭州，屡败明兵。师临钱塘江岸，明兵以为江潮方盛，营且没，会潮连日不至，明潞王常涝以杭州降，淮王常清亦自绍兴降。克嘉兴，徇吴江，破明将吴易，攻江阴亦下。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马一。

三年，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明将方国安营钱塘江东，亘二百里。师无舟，会江沙暴涨，固山额真图赖等督兵径涉，国安惊遁，以海走台州。师入绍兴，进克金华，击杀明蜀王盛浓等，再进克衢州，浙江平。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擒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来袭，击之?，斩万馀级。又破敌分水关，克崇安。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斩所置巡抚杨廷清等，降其将郑芝龙等二百九十馀人、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师复进，下兴化、漳州、泉州诸府。十一月，遣昂邦章京佟养甲徇广东，克潮州、惠州、广州，击杀明唐王聿□及诸王世子十馀人，承制以养甲为两广总督。四年，师还，进封端重郡王。五年，以所获金币、人口赉焉。

偕阿济格防喀尔喀，徇大同，讨叛将姜瓖。六年正月，偕硕塞援代州，克其郛。三月，瓖将马得胜以五千自北山逼我师，博洛率千馀骑应之，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奋击，大破之，斩馘过半，瓖闭城不敢出。睿亲王多尔衮自京师至军议抚，承制进亲王，命为定西大将军。移师汾

州，下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诸县，战平阳、绛州；又遣军克孝义，战寿阳、平遥、辽州、榆次：屡捷。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围大同，巽亲王满达海、谦郡王瓦克达定朔州、宁武。召博洛还京师，疏言："太原、平阳、汾州所属诸县虽渐次收复，然未下者尚多，恐撤军后，贼乘虚袭踞，请仍留守御。"上从之。瓌既诛，与满达海合军克汾州，复岚、永宁二县，战绛州孟城驿、老君庙诸地，尽歼瓌馀党，乃还师。七年，偕满达海、尼堪同理六部事。再坐事，降郡王。世祖亲政，复爵。寻命掌户部。九年三月，薨，谥曰定。

子齐克新，袭。十六年，追论博洛分多尔衮遗财，又掌户部时尚书谭泰逞私揽权，不力阻，夺爵、谥，齐克新降贝勒。十八年，卒，谥怀思。无子，爵除。博洛子塔尔纳封郡王，卒，谥敏思。坐博洛罪，追夺爵。

悼愍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父尚建，追封贝子，谥贤?。苏布图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驻江宁，移师征湖广。三年，从定荆州、襄阳有功，赐金五十、银千，进贝子。五年，复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卒于军，谥悼愍。子颜龄，封镇国公。卒。无子，爵除。苏布图弟强度，封贝子，谥介洁，亦不袭。

镇国恪?公巴布泰，太祖第九子。天命十年，偕阿拜、塔拜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十一年，命理正黄旗事。天聪四年，从阿敏驻永平。明兵攻灤州，巴布泰不能御，坐罢。八年，授梅勒额真。从伐明，克保安州。巴布泰匿所获不以闻，复坐罢。崇德六年，授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二年，进一等。三年，从勒克德浑伐湖广，战安远、南漳、西峰口、关王岭、襄阳，屡破敌。四年，进辅国公。六年，偕务达海讨姜瓌，进镇国公。十二年正月，卒，予谥。子噶布喇，封辅国公；祜锡禄，袭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并以奉恩将军世袭。

德格类，太祖第十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有一卒指明兵所在，德格类偕岳讬、硕讬进击之，击败明将李秉诚。复偕台吉寨桑古阅三岔河桥，至海州，城中官民张乐舁舆迎德格类等，令军士毋扰民，毋夺财物，毋宿城上，毋入民居。翌日，遣视三岔河者还报桥毁无舟楫，乃还。八年，偕阿巴泰伐喀尔喀扎噜特部。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噜特部。天聪三年，偕济尔哈朗略锦州，焚其积聚。?功，进和硕贝勒。

五年，初设六部，掌户部事。从围大凌河，德格类率师策应，击破明监军道张春。十。六年，偕济尔哈朗等略归化城。复?月，祖大寿降，偕阿巴泰等伪为明军袭锦州，击斩甚偕岳讬略地，自耀州至盖州迤南。七年，攻克旅顺口。八年，从伐明，抚定蒙古来归人户。克独石口。攻赤城，未拔。入保安州，会师应州，还。九年十月，卒。上临其丧，痛悼之，漏尽三鼓乃还。设幄坐其中，撤馔三日。

逾月，莽古尔泰既卒，为冷僧机所讦，以大逆削籍，德格类坐同谋，追削贝勒。子邓从豪格征张献忠，战死，世祖诏其子辉尔食一等阿?什库，并坐，削宗籍；德克西克，以侍思哈尼哈番俸。子五，云柱，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复宗籍，赐红带。

巴布海，太祖第十一子。初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尝命偕镇国将军阿拜祭陵，巴布海不待阿拜，先往祭。牛未至，取民牛代，以祭牛偿民，民以小不受，讼焉，罚银三十偿民，又不与，再讼。巴布海闻上，上责其愚黯，且谓其受制于妻，妻，扬古利女也。崇德四年，授梅勒额真，封镇国将军。七年，巴布海语固山额真谭泰曰："原罢我梅勒额真。堪为梅勒额真者，多于草木！"谭泰语折之，誓曰："若口与心违者，天日鉴之！"图海奉命差择牛录贫富，巴布海曰："我所领牛录甚富。"语闻，巴布海曰："我非太祖之子欤？谭泰等顾厚诬我。"廷鞫皆实，罪当死，上宽之，但夺爵。世祖即位，有为飞书讦谭泰者，投一等公塔瞻第。鞫其仆，谓得之巴布海家。内监逮讯，不承，巴布海及其妻并子阿喀喇皆坐死，籍其家予谭泰。顺治九年，谭泰诛，乃以其孥及遗产畀巴布泰。

阿济格，太祖第十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从贝勒莽古尔泰伐察哈尔，至农安塔。十一年，偕台吉硕讬伐喀尔喀巴林部，复从贝勒代善伐扎鲁特，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塔山粮运。会师锦州，薄宁远，?年，偕贝勒阿敏伐朝鲜，克五城。从上伐明，偕莽古尔泰明兵千馀人为车营，掘壕，前列火器，阿济格击歼之。总兵满桂出城阵，上欲进击，诸贝勒以距城近，谏不可，独阿济格请从。上督阿济格驰击明骑兵至城下，诸贝勒皆惭，奋不及胄，亦进击其步军，明兵死者大半。二年，以擅主弟多铎婚，削爵，寻复之。

三年，偕济尔哈朗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俘三千。复从上伐明，克龙井关，下汉兒庄城，克洪山口。进次遵化，击斩明总兵赵率教。薄明都，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赴援，屯广渠门外，师逐之，迫壕，阿济格马创，乃还。寻偕阿巴泰等略通州，至张家湾。寻从上阅蓟

州，遇明山海关援兵，阿济格偕代善突入敌阵，大破之。

四年，复从伐明，趋广宁，会师大凌河。夜围锦州，明兵袭阿济格营，雾不见人，阿济格严阵待。青气降，雾豁若门辟，急纵击，获明裨将一、甲械及马二百馀。上酌金?亲劳之，授围城方略。寻闻明增兵，上命扬古利率八旗巴牙喇兵之半以益军。大寿弟大弼逐我军中侦骑近上前，上擐甲与战，阿济格驰至，明兵步骑鹅出，奋击?之，斩明裨将一。上以所统兵付阿济格，明监军道张春援至，又战于大凌河，截杀过半，逐北四十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上移师伐明，令阿济格统左翼及蒙古兵略大同、宣府，尽得张家口所贮犒边财物。七年，城通远堡，迎降将孔有德，拒明及朝鲜兵。诏问攻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济格言当攻明。偕阿巴泰略山海关，诏责其不深入，阿济格言；“臣欲息马候粮，诸贝勒不从。”上曰：“汝果坚不还，诸贝勒将弃汝行乎？”八年，从伐明，克保安，拔灵丘。

崇德元年，进武英郡王。偕饶馀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伐明，自雕鹗堡入长安岭，薄延庆。越保定至安州，克昌平、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顺义、容城、文安诸县，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馀万。又遣固山额真谭泰等设伏，斩遵化三屯营守将，获马百四十馀。得优旨，赐鞍马一。师还，上迎劳地载门外十里，见阿济格劳瘠，为泪下，亲酌金?劳之。上伐朝鲜，命守牛庄。二年，硕讬攻皮岛未下，阿济格督所部水陆并进，克之。上遣使褒劳。

四年，从伐明，阿济格扬言欲以红衣?攻台，守者惧，四里屯、张刚屯、宝林寺、旺民屯、于家屯、成化峪、道尔彰诸台俱下。寻还守塔山、连山，俘人马千计。复偕阿巴泰略锦州、宁远。六年，偕济尔哈朗围锦州。守郛蒙古台吉吴巴什等议举城降，祖大寿觉之，击蒙古兵，阿济格夜登陴助战，明兵败，徙蒙古降者于义州。屡击败明兵，赐银四千。

洪承畴率诸将王朴、吴三桂等援锦州，号十三万。上亲视师，营松山。明兵奔塔山，阿济格追击之，获笔架山积粟，又偕多尔衮克敌台四，擒明将王希贤等，朴、三桂仅以身免。明兵犹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诸地，上还盛京，命阿济格偕杜度、多铎等围之。承畴二千皆降。七年，围?环射之，明兵败还，城闭不得入，其?夜出松山袭我军，阿济格等督杏山，遣军略宁远。三桂以四千人驻塔山、高桥，不战而

退，纵兵四击，又迭败之。八年，复，攻城西，斩馘四千馀?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军城北，布云梯发?，城?，克之；抵前屯，明总兵黄色弃城遁，复克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英亲王，赐鞍马二。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入陕西，断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尚二十万，规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率师讨自成。自成南走，及于邓州，复南至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屡破敌，自成走死，斩其将刘宗敏，俘宋献策。宗敏，自成骁将；献策，自成所倚任，号军师者也。

明将左良玉子梦庚方驻军九江，师至，执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万、舟数万，诣军门降。是役凡十三战，下郡县：河南十二，湖广三十九，江西、江南皆六。捷闻，上使赴军慰劳，诏曰："王及行间将士驰驱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馀里，劳苦功高。寇氛既靖，宜即班师。其招抚馀兵，或留或散，王与诸大臣商榷行之。"诏未至，阿济格率师还京师。睿亲王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诏班师，又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又在午门张盖坐，召而斥之。复议方出师时，胁宣府巡抚李鉴释逮问赤城道硃寿?及擅取鄂尔多斯、土默特马，降郡王。寻复之。五年，剿天津、曹县土寇。十一月，率师驻大同，姜瓖叛，督兵讨之。旋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巴颜等讨瓖。六年，瓖将刘迁犯代州，遣博洛赴援，围乃解。

多尔衮至大同视师，时阿济格两福晋病卒，命归视，阿济格曰："摄政王躬摄大政，为国不遑，吾敢以妻死废国事？"阿济格自以功多，告多尔衮曰："辅政德豫亲王征流寇至，追腾机思不取，功绩未著，不当优异其子。郑亲?庆都，潜身僻地，破潼关、西安不歼其王乃叔父之子，不当称'叔王'。予乃太祖之子，皇帝之叔，宜称'叔王'。"多尔衮斥其妄，令勿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寻复偕巩阿岱攻大同，会降将杨振威斩瓖降，隳其城睥睨五尺，乃还。八年正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阿济格张纛与合军。多尔衮左右讦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十月，监守者告阿济格将于系所举火，赐死。

阿济格子十一，有爵者三：和度、傅勒赫、劳亲。和度，封贝子，

先卒。劳亲与阿济格同赐死。

傅勒赫，初封镇国公。坐夺爵，削宗籍。十八年，谕傅勒赫无罪，复宗籍。康熙元年，追封镇国公。子构孳、绰克都，并封辅国公。绰克都，事圣祖。从董额讨王辅臣，守汉中，攻秦州，师无功。授盛京将军，又以不称职，夺爵。上录阿济格功，以其子普照仍袭辅国公，坐事夺爵，以其弟经照仍袭辅国公。雍正间，普照亦以军功复爵，卒。世宗谕曰："普照军前?力，且其兄女为年羹尧妻，故特予封爵。今羹尧负恩诛死，此爵不必承袭。"居数年，经照亦坐事，夺爵。普照、经照皆能诗。乾隆四十三年，命阿济格之裔皆复宗籍。经照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辅国介直公赖慕布，太祖第十三子。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崇德四年，与议政。七年，从阿济格伐明，败宁远兵。上御笃恭殿赉师，阿济格不待赏先归。赖慕布坐不劝阻，夺职，罢议政。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三年，卒。十年五月，追封谥。子来祜，袭。累进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其孙扎昆泰袭奉恩将军，一传，命停袭。

列传五诸王四

太祖诸子三

睿忠亲王多尔衮豫通亲王多铎子信宣和郡王多尼信郡王董额

辅国恪僖公察尼多尼子信郡王鄂扎费扬果

睿忠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于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三年，从上自龙井关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兒庄，趋通州，薄明都，败袁崇焕、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又歼山海关援兵于蓟州。四年，引还，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复破敌。五年，初设六部，掌吏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战，多尔衮陷阵，明兵堕壕者百馀，城上?矢发，将士有死者。上切责诸将不之阻。祖大寿约以锦州献，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以兵四千，侨装从大寿作溃奔状，袭锦州，锦州兵迎战，击败之。事具阿巴泰传。

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穀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八年五月，从上伐明，克保安，略朔州。九年，上命偕岳讬等将万人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至朔州，毁宁武关，略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复自?师还渡河，多尔衮自平鲁还。林丹汗得元玉玺曰"制诰之宝"，多尔衮使额哲进上，?臣因表上尊号。?归化城携降崇德元年，进封睿亲王。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师伐明，命王偕多铎攻山海关缀明师，阿济格捷至，乃还。从伐朝鲜，偕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国王李倧请降。上还盛京，命约束后军，携朝鲜质子鹅、淏及大臣子以归。

三年，上伐喀尔喀，王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复治盛京至辽河大道。八月，命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讬将右翼，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务。越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行略地至山西，南徇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遂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还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克四十馀城，降六城，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赐马五、银二万。五年，屯田义州，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迭败明兵杏山、松山间。

围锦州，王贝勒移营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将校率每牛录甲士五人先归。上遣济尔哈朗代将，传谕诘责，对曰：“臣以敌兵在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处牧马。若来犯，可更番抵御。是以遣人归牧，治甲械。旧驻地草尽，臣倡议移营就牧，罪实在臣。”上复使谕曰：“朕爱尔过于?子弟，锡予独厚。今违命若此，其自议之。”王自言罪当死，上命降郡王，罚银万，夺二牛录。

，请济师。上自将疾?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屯松山，王屡击之，以敌驰六日，次戚家堡，将屯高桥。王请上驻松山、杏山间，分兵屯乌欣河南山，亘海为营。明兵屡?复前，上张黄?指挥，明兵引退。王偕洛讬等趋塔山道横击之，明兵多死者；遂发?克塔山外四台，擒王希贤等。寻以贝勒杜度等代将，王暂还。复出，七年，下松山，获承畴，克锦州，大寿复降。进克塔山、杏山。乃隳三城，师还。?功，复亲王。

八年，太宗崩，王与诸王、贝勒、大臣奉世祖即位。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王同辅政，誓曰：“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讬。寻与济尔哈朗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顺治元年正月，?朝鲜餽遗，告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曰：“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餽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今辅政，谊无私交，不当受。”因并禁外国餽诸王贝勒者。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白王，书名亦先之。王由是始专政。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

四月乙丑，上御笃恭殿，授王奉命大将军印，并御用纛盖，敕便宜行事，率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及孔有德等伐明。丙寅，发盛京。壬申，次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来书乞师，王得书，移师向之。癸酉，次西拉塔拉。答三桂书曰：“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

丁丑，次连山。三桂复遣使请速进，夜逾宁远抵沙河。戊寅，距关十里，三桂报自成兵已出边。王令诸王逆击，败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

石。己卯，至山海关，三桂出迎，王慰劳之。令所部以白布系肩为识，先驱入关。时自成将二十馀万人，自北山列阵，横亘至海。，不可轻敌。吾观其阵大，首尾不相顾?我兵阵不及海岸，王令曰：“流贼横行久，獷而。可集我军鳞比，伺敌阵尾，待其衰击之，必胜。努力破此，大业成矣。勿违节制！”既成良久，师譟。风止，自三桂阵右?列，令三桂居右翼后。搏战，大风扬沙，咫尺不能辨。力突出，捣其中坚，马迅矢激。自成登高望见，夺气，策马走。师无不一当百，追奔四十里，自成溃遁。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以马步兵各万人属三桂，追击自成。乃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自关以西，百姓有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薙发迎降。辛巳，次新河驿，使奏捷，师遂进。途中明将吏出降，命供职如故。

五月戊子朔，师次通州。自成先一日焚宫阙，载辎重而西。王令诸王偕三桂各率所部追之。己丑，王整军入京师，明将吏军民迎朝阳门外，设卤簿，请乘辇，王曰：“予法周公以周公尝负扆，固请，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奏乐，拜天，复拜阙?辅冲主，不当乘。”，乘辇，升武英殿。明将吏入谒，呼万岁。下令将士皆乘城，毋入民舍，民安堵如故。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诸臣降者，仍以明官治事。武英郡王阿济格逐自成至庆都，大破之，获其辎重。自成西奔，又令固山额真谭泰、准塔等率巴牙喇兵追至真定，自成败走。巴泰赍敕慰劳。畿辅诸府县先后请降，分遣固山额?王再遣使奏捷，上遣学士詹霸、侍真巴哈纳、石廷柱略山东，叶臣定山西诸省，金砺等安抚天津。

王初令官民皆薙发，继闻拂民原，谕缓之。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釐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复令曰：“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自今咸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殴，田、婚细故，就有司告理。?以前，罪无大小，悉行宥免。违谕讦讼，以所告罪罪之。重大者经抚按结案，非机密要情，毋许入京越诉。讼师诬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之外，复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馀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诸名目，巧取殃民。今与民约，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不从，察实治罪。”六月，遣辅国公屯齐喀、和讬，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迎上，定都燕京。

明福王由崧称帝江宁，遣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设江北四镇，沿淮、徐置戍。王致书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

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讬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能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H5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原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遣人报书，语多不屈。

京师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王宣谕当建都燕京，戒民毋信流言摇惑。又讹言八月屠民；未几，又讹言上至京师，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王复宣谕曰：“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馀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馀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

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害，发兵追剿，犹恨未能速定，岂能不爱京城军民，反行杀戮？此所目击，何故妄布流言？是必近京土寇，流贼间谍，有意煽惑摇动，已谕各部严捕。通?皆心。”?行晓谕，以安

九月，上入山海关，王率诸王?臣迎于通州。上至京师，封为叔父摄政王，赐貂蟒朝衣。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黑狐冠一、上饰东珠十三、黑狐裘一，副以金、银、马、驼。二年，郑亲王等议上摄政王仪制，视诸王有加礼。王曰：“上前未敢违礼，他可如议。”翌日入朝，诸臣跪迎，命还舆，责大学士刚林等曰：“此上朝门，诸臣何故跪我？”御史赵开心疏言：“王以皇叔之亲，兼摄政王之尊，臣民宁肯自外于拜舞？第王恩皆上恩，?臣谒王，正当限以礼数，与朝见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尊上之心。上称叔父摄政王，王为上叔父，惟上得称之。若臣庶宜于叔父上加‘皇’字，庶辨上下，尊体制。”下礼部议行。其年六月，豫亲王克扬州，可法死之，遂破明南都。闰六月，英亲王逐李自成至武昌，东下九江，故明宁南侯降，江南底定。十月，上赐王马，王入谢，诏曰：“遇朝贺大典，朕受王?左良玉子梦庚率礼。若小节，勿与诸王同。”王对曰：“上方幼冲，臣不敢违礼。待上亲政，凡有宠恩，不敢辞。”王时摄政久，位崇功高，时诫诸臣尊事主上，曰：“俟上春秋鼎盛，将归政焉。”

。英、豫二王与王同母，王视豫亲王厚，每宽假之。豫?初，肃亲王怨王不立己，有亲王之征苏尼特也，王送之出安定门。及归，迎之乌兰诺尔。集诸大臣，语以豫亲王功懋，宜封辅政叔王，因罢郑亲王辅政，以授豫亲王。肃亲王既平四川，王摘其微罪，置之死。四年十二月，王以风疾不胜跪拜，从诸王大臣议，独贺正旦上前行礼，他悉免。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六年二月，自将讨大同叛将姜瓖，拔浑源。闻豫亲王病痘，先归。谕瓖降，未下。以师行在外，铸行在印。禁诸王及内大臣干预部院政事及汉官升降，不论所言是非，皆治罪。七月，复征大同，瓖将杨振威斩瓖降。十月，移师讨喀尔喀二楚呼尔，徵敖汉、扎噜特、察哈尔、乌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以兵来会。至喀屯布拉克，不见敌，乃还。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王纳肃王福金，福金，妃女弟也。复徵女朝鲜。令部事

不须题奏者，付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复猎于中后所，责随猎王贝勒行列不整，罚鍰有差。七月，谕以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择地筑城避暑。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京师备工用。八月，王尊所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

寻有疾，语贝子锡翰、内大臣席讷布库等曰："予罹此大戚，体复不快。上虽人主，独不能循家人礼一临幸乎？谓上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既又戒曰："毋以予言请上临幸。"锡翰等出，追止之，不及，上幸王第。王因责锡翰等，议罪当死，旋命贳之。十一月，复猎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

八十员。又以王?王无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视诸王三倍，诏留护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二月，苏克萨哈、詹岱讦告王薨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请以王所制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貂褂置棺内。王在时，欲以两固山驻永平，谋篡大位。固山额真谭泰亦言王纳肃王福金，复令肃王子至第较射，何洛会以恶言詈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疏言："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原重加处治。"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多尔博归宗。十二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各疏颂王功，请复爵号，下王大臣议，长庚、尔安坐论死，诏流宁古塔。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曰："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定罪除封。第念定鼎之初，王实统废绝，茔域榛芜，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员缮葺，并令近支王公以时祭扫。"四十三年正月，又诏曰："睿亲

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命仍还为王后，以其五世孙辅国公淳颖袭爵。四世祖镇国公苏尔发、曾祖辅国公塞勒、祖辅国恪勤公功宜布先已进封信郡王，至是与淳颖父信恪郡王如松并追封睿亲王。嘉庆五年，淳颖薨。谥曰恭。子宝恩，袭。七年五月，薨，谥曰慎。弟瑞恩，袭。道光六年，薨，谥曰勤。子仁寿，袭。道光九年，上巡盛京谒陵，追念忠王，推恩赐三眼花翎。同治三年，薨，谥曰僖。子德长，袭。光绪二年，薨，谥曰?。子魁斌，袭。

豫通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三年，从上伐明，自龙井关入，偕莽古尔泰、多尔衮以偏师降汉兒庄城。会大军克遵化，薄明都。广渠门之役，多铎以幼留后，明溃兵来犯，击??之。师还，次蓟州，复击破明援兵。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为正白旗后应，克近城台堡。明兵出锦州，屯小凌河岸，上率二百骑驰击，明兵走。多铎逐之，薄锦州，坠马，马逸入敌阵，乃夺军校马乘以还千馀。?。六年，从伐察哈尔，将右翼兵，俘其

，但止攻关外?七年，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铎言：“我军非怯于战，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与攻燕京，等攻耳。臣以为宜直入关，庶餍士卒望，亦久远计也。且相机审时，古今同然。我军若弛而敌有备，何隙之可乘？吾何爱于明而必言和？亦念士卒劳苦，姑为委蛇。倘时可乘，何待再计。至察哈尔，且勿加兵；朝鲜已和，亦勿遽

绝。当先图其大者。”八年，从上略宣府，自巴颜珠尔克进。寻攻龙门，未下，趋保安，克之。谒上应州。复略朔州，经五台山，还。败明兵大同。九年，上遣诸贝勒伐明，徇山西，命多铎率师入宁、锦缀明师。遂自广宁入，遣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率兵四百前驱。祖大寿合锦州、松山兵三千五百屯大凌河西，多铎率所部驰击之，大寿兵溃。命分道追击，一至锦州，一至松山，斩获无算。翌日，克台一，还驻广宁。师还，上出怀远门五里迎劳，赐良马五、甲五。上嘉之曰：“朕幼弟初专阃，即能制胜，是可嘉也！”

崇德元年四月，封豫亲王，掌礼部事。从伐朝鲜，自沙河堡领兵千人继噶布什贤兵，至朝鲜都城。朝鲜全罗、忠清二道援兵至南汉山，多铎击败之，收其马千馀。扬古利为残兵所贼，捕得其人，斩以祭。三年，伐锦州，自蒙古扎衮博伦界分率巴牙喇及土默特兵入明境，克大兴堡，俘其居民，道遇明谍，擒之。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经中后所，大寿以兵来袭，我军伤九人，亡马三十。多铎且战且走，夜达郑亲王所，合师薄中后所城。上统师至，敌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寻命掌兵部。十月，伐宁远，击斩明总兵金国凤。

五年三月，命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修义州城，驻兵屯田，并扰明山海关外，毋使得耕稼。五月，上临视。附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降，上命偕郑亲王以兵迎之，经锦州杏山，明兵来追，奋击败之，赐御?良马一。围锦州，夜伏兵桑阿尔斋堡，旦，敌至，败之，追至塔山，斩八十馀级，获马二十。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环城立八营，凿壕以困之。大寿城守蒙古将诺木齐约降，师縋以入，击大寿，挈降者出，置之义州。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多铎与郑亲王率两翼兵伏锦州南山西冈及松山北岭，纵噶布什贤兵诱敌，夹击，大败之。

洪承畴以十三万援锦州，上自盛京驰六日抵松山，环城而营，明兵震怖，宵遁。多铎伏兵道旁，明总兵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我军追及于高桥，伏发，三桂等仅以身免。嗣与诸王更番围松山，屡破敌。七年二月，明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通款，以其子舒为质，约内应，夜半，我军梯而登，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功，进豫郡王。复布屯宁远边外缀明师，俘获甚夥。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进亲王。命为定国大将军，南征，定怀庆。进次孟津，遣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率兵先渡，

自成守将走，沿河十五寨堡皆降。再进次陕州，克灵宝。再进，距潼关二十里，自成兵据山列营，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及图赖、鄂硕等击破之。二年正月，自成亲率步骑迎战，师奋击，歼其步卒，骑卒奔溃。及夜，屡犯屡北，凿重壕，立坚壁。师进，发巨?迭战，自成兵三百骑冲我师，贝勒尼堪、贝子尚善等跃马夹击，屡破敌垒，尸满壕堑，械胄弥山野，自成精锐略尽，遁归西安，其将马世尧率七千人降。入潼关，获世尧所遣致自成书，斩以徇。进次西安，自成先五日毁室庐，挈子女辎重，出蓝田口，窜商州，南走湖广。二月，诏以陕西贼付英亲王阿济格，趣多铎自河南趋淮、扬。师退徇南阳、开封，趋归德，诸州县悉降。所至设官吏，安集流亡。诏褒多铎功，赐嵌珠佩刀、■H7金鞓带。四月，师进次泗州，渡淮趋扬州，遣兵部尚书汉岱等先驱，得舟三百馀，围七日，克之，杀明大学士史可法。五月，师再进，次扬子江北岸，明将郑鸿逵等以水师守瓜洲、仪真。师列营相持，造船二百馀，遣固山额真拜音图将水师薄南岸，复遣梅勒额真李率泰护诸军渡江。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再进，明忻城伯赵之龙等率文武将吏，籍马步兵二十三万有奇，使迎师。

多铎至南京，承制受其降，抚辑遗民。遣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徇太平，追击明福王。福王复走芜湖，图赖等邀之江口，击杀明将黄得功，获福王。捷闻，上遣侍臣慰劳。明潞王常涝守杭州，遣贝勒博洛率师讨之，潞王降。江、浙底定。多铎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别遣精奇尼哈番吴兆胜徇庐江、和州，并下。诏遣贝勒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召多铎还京师。上幸南苑行郊劳礼，进封德豫亲王，赐黑狐冠、紫貂朝服、金五千、银五万、马十、鞍二。

三年，命为扬威大将军，偕承泽郡王硕塞讨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师至盈阿尔察克山，闻腾机思方在衮噶噜台，疾行三昼夜，败之于谔特克山，斩台吉茂海。渡图拉河，追至布尔哈图山，斩腾机特子二、腾机思孙三，尽获其孥。师次扎济布喇克，喀尔喀土谢图汗遣兵二万，硕雷车臣汗遣兵三万，迎战。我师奋击，逐北三十馀里，先后斩级数千，俘千馀，获驼千九百、马二万一千一百、牛万六千九百、羊十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师还，上出安定门迎劳，加赐王鞍马一。

四年，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银万、鞍马二，封册增录功勋。六年三月，以痘薨，年三十六。九年三月，睿亲王既削爵，以同母弟追降郡王。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

多铎子八，有爵者四：多尼、董额、察尼、多尔博、费扬古。费扬

古自三等奉国将军进封辅国公，坐事，夺爵。

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初封郡王。顺治六年十月，袭豫亲王。八年，改封信亲王。九年，降郡王。十五年，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偕平郡王罗科铎等南征。师自湖南入，击?。明将李定国焚盘江口铁索桥走，师以浮桥济，自交水进次松岭?贵州，趋安庄走明将白文选。十六年正月，薄云南会城，定国、文选挟桂王走永昌，遣贝勒尚善以师从之，克永昌及腾越。上使慰劳，赐御衣、蟒袍及鞍马、弓矢。十七年五月，师还，遣内大臣迎劳。六月，追论云南误坐噶布什贤昂邦瑚理布等磨盘山败绩罪，罚银五千。十八年正月，薨，谥曰宣和。

子鄂扎，嗣。康熙十四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察哈尔布尔尼。师次岐尔哈台，诇知布尔尼屯达禄。鄂扎令留辎重，偕副将军图海及梅勒额真吴丹轻骑进。布尔尼设伏待，命分军搜山涧，伏发，师与土默特兵合击破之。布尔尼督兵列火器以拒，师奋击，布尔尼大败；复收溃卒再战，又击歼之，获马械无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中途为科尔沁部长沙津射死。察哈尔平，抚馀党一千三百馀户。师还，上迎劳南苑，诏褒功，赐金百、银五千。寻掌宗人府事。二十九年，副恭亲王常宁备噶尔丹。三十五年，从上北征，领正白旗营。三十八年，以惰，解宗人府。四十一年，薨，以多铎子董额袭。

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三子。初封贝勒。康熙十三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王辅臣。董额遣将梅勒额真赫业等守凤翔，而率师驻西安。诏令进驻兰州，董额未即行，上复命严守栈道。辅臣遣兵毁偏桥，断栈道。诏责董额迁延，仍趣攻下平凉、秦州诸路。董额进克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克清水、伏羌。复遣安西将军穆占取巩昌，兰州亦下。寻与将军毕力克图、阿密达会师攻平凉，久未下。十五年，命大学士图海视师，改授董额固山额真，听图海节制。十六年二月，削贝勒。三十一年，授正蓝旗固山额真。四十二年，袭郡王。四十五年，薨。仍坐前罪，不赐恤。以鄂扎子德昭袭。雍正间，历左、右宗正。乾隆二十七年，薨，谥曰?。以多铎五世孙如松袭。

如松四世祖多尔博，多铎第五子。初出为睿亲王多尔衮后。多尔衮薨后，削爵。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多尔博生苏尔发，袭贝子。苏尔发生塞勒，塞勒生功宜布，皆袭辅国公。内大臣，绥远城、西安将军。袭爵，?功宜布生如松，历都统、左宗人、署兵部尚书、领侍复授都统、右宗正。三十五年，薨，谥曰恪。寻以子淳颖袭睿亲王，追进封。具睿亲王多尔衮传。

功宜布初薨，以德昭子修龄袭辅国公，授左宗正。四十三年，复袭豫亲王。五十二年，薨，谥曰良。子裕丰，袭。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弟裕兴，袭。二十五年，奸婢，婢自杀。仁宗谕曰："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共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且亲丧未满，国服未除，罪孰大焉！"坐夺爵，幽禁。三年后释之。弟豫全，袭。道光二十年，薨，谥曰厚。子义道，袭。历内大臣、左宗正。同治七年，薨，谥曰慎。子本格，袭。亦历内大臣、左宗正。德宗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诚。子懋林，袭。

辅国恪僖公察尼，多铎第四子。顺治十三年，封贝勒。康熙七年，授左宗正。十二年，吴三桂反，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南征，参赞军务。师次荆州，三桂已陷岳州。察尼偕将军尼雅翰舟师进，三桂将吴应麒引七万人自陆路来拒，击?之。师次七里山，发?沈其舟十馀。方暑，还驻荆州。十四年，佩靖寇将军印，援穀城。时南漳、兴山已陷，敌逼彝陵，踞镇荆山，掘壕为寨。察尼至彝陵，议增舟师，断饷道。击敌牛皮丫口，进攻黄连坪，焚其积聚，取兴山。十五年，三桂移南漳、彝陵兵往长沙，勒尔锦令察尼还荆州，渡江趋石首，据虎渡口，击敌太平街，斩三百馀级。翌日再出，遇伏，败还荆州。诏责其无能。十七年八月，贝勒尚善薨于军，命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规岳州。疏言："舟师入湖，贼饷将绝。宜于湖水涸后，围以木?，立椿列?，以小舟徼巡，为久困计。"上善其言，令副都统关保济师。寻破敌南津港，斩千级。都统叶储赫等进攻岳州，复破敌万馀人。屡疏请增调水陆军合围，上皆许之。十八年正月，三桂将王度冲、陈珀等以舟师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降官吏六百馀、兵五千馀，获舟六十五、?六百四十有奇。二月，安亲王岳乐自长沙进取衡州，察尼发绿旗兵济师，寻复湘阴、安乡。四月，命自常德征辰龙关，澧州以南诸军听调度。十九年三月，克辰龙关，复辰州。疏言："途中霪雨泥泞，士马须休养。"诏暂屯沅州。六月，诏以贝子彰泰率师下云南，察尼劳苦久，率满洲兵还京师。吏议退缩罪，削爵职、籍其家、幽禁，上念克岳州功，命但削爵。二十四年，授奉天将军。二十七年，卒，赐祭葬视辅国公，谥恪僖。

费扬果，太祖第十六子。太宗时，坐罪赐死，削宗籍。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莽古尔尼雅罕呈宗人府请复宗籍，宗人府以闻，圣祖?泰、德格类子孙复宗籍。费扬果曾孙三等侍曰："此事朕知之，但不详耳。费扬果，太祖子，太宗时因获大罪诛死者。"命复宗籍，赐红带。

列传六诸王五

太宗诸子

肃武亲王豪格子温良郡王猛瓘猛瓘子延信辅国公叶布舒

承泽裕亲王硕塞庄恪亲王允禄镇国?厚公高塞

辅国公品级常舒辅国公韬塞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

世祖诸子

裕宪亲王福全荣亲王恭亲王常宁纯靖亲王隆禧

太宗十一子：孝庄文皇后生世祖，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生第八子，懿靖大贵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元妃钮祜禄氏生洛博会，继妃乌喇纳喇氏生肃亲王豪格、洛格，侧妃叶赫纳喇氏生承泽亲王硕塞，庶妃颜扎氏生辅国公叶布舒，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庶妃生辅国公韬塞。洛格、洛博会及第八子，皆殇，无封。

肃武亲王豪格，太宗第一子。初从征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有功，授贝勒。天命十一年，偕贝勒代善等征扎噜特部，斩其贝勒鄂斋图。天聪元年，败明兵于锦州，。三年十月，偕?塔山粮运。二年，偕济尔哈朗讨蒙古固特塔布囊，诛之，收其?复率偏师贝勒莽古尔泰等视通州渡口，师薄明都，豪格迎击宁、锦援兵于广渠门外，敌伏于右，豪格以所部当之，冲击至城壕，明兵大溃，偕岳讬、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六年，从伐察哈尔，移师入明边，略归化诸路。六月，进和硕贝勒。

七年，诏问征明与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疏言：“征明，如徒得锦州，馀坚壁不下及边外新旧蒙古从旧道入，谕各屯寨，以我欲和而彼君不?，旷日持久，恐老我师。宜悉我答，彼将自怨其主。再用更番法，俟马肥，益以汉兵巨?，一出宁远，一出旧道，夹攻山海关，不得，则屯兵招谕流贼，驻师通州，待其懈而击之。朝鲜、察哈尔且缓图焉。”八月，略山海关。八年，从上自宣府趋朔州。豪格偕扬古利毁边墙，分兵自尚方堡入，略朔州及五台山，从上视大同，击败明援兵。

九年，偕多尔衮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抵托里图，定盟。还抵归化城，复略山西边郡，毁宁武关，入代州、忻州。崇德元年四月，进封肃亲王，掌户部事。寻坐党岳讬漏上言有怨心，降贝勒，解任，罚银千。旋偕多尔衮攻锦州，仍摄户部。又从征朝鲜，偕多尔衮别自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败安州、黄州兵于宁边城下。复遣将败其援兵，次宣屯村，村民言："黄州守将闻国王被围，遣兵万五千往援，行三日矣。"我军疾驰一昼夜，追及于陶山，击败之。九月，坐固山额真鄂莫克图欲胁取蒙古台吉博洛女媚事豪格，豪格不治其罪，罢部任，罚银千。

三年九月，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略地至曹州，还下东光。又遣骑二千破明兵，克献县。四年四月，师还，赐马二、银万，复摄户部，复原封。又偕多铎败宁远兵，斩明将金国凤。五年六月，偕多尔衮屯田义州，刈锦州禾，克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兵夜出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又击洪承畴杏山，偕多尔衮围锦州。坐离城远驻，复遣兵还家，降郡王。六年，再围锦州，击松山及山海关援兵，皆败之，获马五百馀。

承畴将兵十三万援锦州，破其垒三。上至军，将驻高桥，豪格等恐敌约军夹攻，请改屯松山、杏山间。七年，松山明将夏承德密遣人请降，以其子舒为质，豪格遣左右翼夜梯城入，八旗兵继之，旦，克松山，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斩官百馀、兵千六十有奇。进驻杏山，复偕济尔哈朗克塔山。?功，复原封，赐鞍马一、蟒缎百。

顺治元年四月，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所讦，坐削爵。十月，大封诸王，念豪格从定中原有功，仍复原封。其年冬，定济宁满家洞土寇，堙山洞二百五十一。

三年，命为靖远大将军，偕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西征。师次西安，遣尚书星讷等破敌邠州，别遣固山额真都类攻庆阳。时贺珍、二只虎、孙守法据汉中、兴安，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据徽县、阶州。师自西安分兵进击，登雷、国玺、可成、克德俱降，馀溃走，下所陷城邑。陕西平。十一月，入四川，张献忠据西充，遣巴牙喇昂邦鰲拜先发，师继进，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捷闻，上嘉?。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四川平。五年二月，师还，上御太和殿宴劳。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坐豪格徇隐部将冒功及擢用罪人扬善弟吉赛，系豪格于狱。三月，薨。

睿亲王纳豪格福晋，尝召其子富绶至邸校射。何洛会语人曰：“见此鬼魅，令人心悸，何不除之？”锡翰以告，睿亲王曰：“何洛会意，因尔不知我爱彼也。”由是得全。八年正月，上亲政，雪豪格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十三年，追谥。亲王得谥自豪格始。以谥系封号上，曰武肃亲王。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豪格子七，有爵者二：富绶、猛瓘。

富绶袭爵，改号曰显亲王。康熙八年，薨，谥曰懿。子丹臻，袭。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四十一年，薨，谥曰密。子衍潢，袭。乾隆三十六年，薨，年八十二，谥曰谨。富绶孙蕴著，袭。乾隆中，自三等辅国将军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通政使、盛京户部侍郎。调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坐受商人餽遗，谬称上旨籍盐政吉庆家，坐绞，上宽之，复授副都统，历凉州、绥远城将军，工部尚书。既，袭封。四十三年，复号肃亲王。薨，年八十，谥曰勤。丹臻孙永锡，袭。官都统。坐事，罢。道光元年，薨，谥曰恭。子敬敏，袭。咸丰二年，薨，谥曰慎。子华丰，袭，历内大臣、宗令。以火器营设碓制药，占用王府地，华丰力拒之，诏责不知大体，罢宗令、内大臣。八年，薨，谥曰恪。子隆懃，袭，官内大臣。光绪二十一年，疏请纳正言、裕财用，上嘉纳之。二十四年，薨，谥曰良。子善耆，袭。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书。逊国后，避居大连湾。久之，薨，谥曰忠。

温良郡王猛瓘，豪格第五子。顺治十四年，封。康熙十三年，薨。子佛永惠，袭。三十七年，降贝勒。卒。子揆惠，袭辅国公。坐事，夺爵。

延信，猛瓘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累官至都统。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西宁。五十九年，授平逆将军，率师徇西藏，道青海，击败策妄阿喇布坦将策零敦多卜，遂入西藏。西藏平。诏曰：“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辅国公。”寻摄抚远大将军事。揆惠既夺爵，议以延信袭。进贝子，再进贝勒。授西安将军。雍正五年，上以延信与阿其那等结党，又阴结允□，徇年羹尧，入藏侵帑十万两，夺爵，逮下王大臣按治。谳上延信党援、欺罔、负恩、要结人心、贪婪乱政、失误兵机，凡二十罪，当斩，上命幽禁，子孙降红带。

辅国公叶布舒，太宗第四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

公。二十九年，卒。子苏尔登，降袭镇国将军。

承泽裕亲王硕塞，太宗第五子。顺治元年，封。时李自成奔潼关，河以南仍为自成守。硕塞从豫亲王多铎师次孟津，进攻陕州，破自成将张有增、刘方亮，自成迎战，又大破之。师入关，斩其将马世尧。寻复从南征，击破明福王由崧，赐团龙纱衣一袭、金二千、银二万。嗣复从多铎征喀尔喀、英亲王阿济格戍大同。会姜瓖叛，硕塞移师解代州围，进亲王。谕曰："博洛、尼堪、硕塞皆不当在贵宠之列。兹以太祖孙故，加锡王爵。其班次、俸禄不得与和硕亲王等。"七年，以和硕亲王下、多罗郡王上无止称亲王者，仍改郡王。八年，复进和硕亲王。迭掌兵部、宗人府。十一年十二月，薨，予谥。

第一子博果铎，袭，改号曰庄亲王。雍正元年，薨，年七十四，谥曰靖。无子，宗人府题请以圣祖子承袭，世宗请于皇太后，以圣祖第十六子允禄为之后，袭爵。居数日，上手诏谓："外间妄议朕爱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爵。朕封诸弟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袭庄亲王爵加厚于十六阿哥乎？"

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总理劳，加封镇国公，允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允礽子弘?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允禄等奏："藉田礼毕，筵宴当奏雨旸时若、五穀丰登、家给时足三章，本为蒋廷锡所撰，乐与礼不符，不能施于燕乐。请敕别撰。"又奏："中和韶乐，例用笙四、箫笛乐之上。请增笙为八，箫笛为四。"又奏："汉以来各史乐志，?皆二，金、革二音独出俱有鎛钟、特磬。今得西江古鎛钟，考定黄钟直度，上下损益，铸鎛钟十二。窃以条理宜备始终，请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与鎛钟俱为特悬。乐阕击特磬，乃奏敔；大祭祀、大典礼皆依应月之律，设鎛钟、特磬各一?。"上悉从之。二十九年，允禄年七十，上赐诗褒之。三十二年，薨，年七十三，谥曰恪。

内大臣，仍管乐部、宗人府。?子弘普，辅国公，前卒。孙永巘，袭，历都统、领侍内大臣、御前大臣。嘉庆十?五十三年，薨，谥曰慎。无子，以从子绵课袭，历都统、领侍八年，林清为乱，其徒入宫门，绵课持械拒，射伤一人，得旨议叙。明年，上幸木兰，绵课奏河桥圮于水，意在尼行，不称上旨，坐罚俸，并罢诸职。道光二年，坐承修裕陵隆恩殿工草率，降郡王。四年，重修工蕆，复亲王。六年，薨，谥曰

襄。子奕镈，嗣。八年，以宝华峪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降奕镈郡王，并夺诸子奕胜、奕飀、奕賟、奕赓职。十一年，上五十万寿，复奕镈亲王。十八年九月，坐与辅国公溥喜赴尼寺食鸦片，夺爵。上闻奕镈浮薄无行，戍吉林；又娶民女为妾，改戍黑龙江，以允禄曾孙绵护袭。

绵护，允禄次子辅国公弘?孙，辅国将军永蕃子也。二十一年，薨，谥曰勤。弟绵□，袭，二十五年，薨，谥曰质。子奕仁，袭，同治十三年，薨，谥曰厚。子载勋，袭。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师，载勋与端郡王载漪相结，设坛于其邸，纵令侵使馆。俄，授步军统领。上奉太后幸太原，载勋从，为行在查营大臣。既，与各国议和，罪祸首，夺爵，赐自尽。弟载功，袭。

硕塞第二子博尔果洛，封惠郡王。坐事，夺爵。世宗既以允禄袭庄亲王，封博尔果洛孙球琳为贝勒，惠郡王所属佐领皆隶焉。乾隆中，坐事，夺爵。子德谨，袭辅国公。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厚公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进镇国公。高塞居盛京，读书医无闾山，嗜文学，弹琴赋诗，自号敬一主人。九年，卒。子孙递降，至曾孙忠福，袭辅国将军，坐事夺爵。

辅国公品级常舒，太宗第七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十四年，坐事，夺爵。三十七年，授辅国公品级。明年，卒。乾隆元年，高宗命录太祖、太宗诸子后无爵者，授常舒子海林奉恩将军，世袭。再传至慧文，卒，命停袭。

辅国公韬塞，太宗第十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三十四年，卒。乾隆元年，授韬塞子谕德奉恩将军，世袭。

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予谥。无子，爵除。

世祖八子：孝康章皇后生圣祖，孝献皇后董鄂氏生荣亲王，宁?妃董鄂氏生裕宪亲王福全，庶妃巴氏生牛钮，庶妃陈氏生恭亲王常宁，庶妃唐氏生奇授，庶妃钮氏生纯靖亲王隆禧，庶妃穆克图氏生永幹。牛钮、奇授、永幹皆殇，无封。

裕宪亲王福全，世祖第二子。幼时，世祖问志，对：“原为贤王。”世祖异之。康熙六年，封，命与议政。十一年十二月，疏辞，允之。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先行视道路，命福全扈太皇太后

行。次长城岭，上以岭险不可陟，命福全奉太皇太后先还。二十七年，太皇太后崩。既绎祭，谕曰：“裕亲王自太皇太后违豫，与朕同处，殊劳苦。”命皇长子及大臣送王归第。?领侍

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深入乌硃穆秦，命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而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口。福全请发大同绿旗兵往杀虎口听调遣，上令发大同镇标马兵六百、步兵一千四百从征，兼命理藩院自阿喇尼设站处量发附近蒙古兵尾大军置驿。福全又请凡谍报皆下军中，上从之。师行，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上先后遣内大臣阿密达、尚书阿喇尼、都统阿南达等出塞，命各率所部与福全师会。上出塞，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进驻博洛咎屯。又命简亲王雅布参赞福全军事。上先遣内大臣索额图、都统苏努分道出师，福全奏请令索额图驻巴林，待师至，与会，上从之，并令苏努同赴巴林，又趣阿密达、阿喇尼等速率兵内向分驻师所经道中以待。上自博洛和屯还驻舍里乌硃，遣使谕福全曰：“兵渐与敌近，斥堠宜严明。噶尔丹当先与羁縻，以待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部兵至。”

福全遣济隆胡土克图等以书喻噶尔丹曰：“我与汝协护黄教，汝追喀尔喀入我界，上命我等来论决此事。汝使言：‘我汗遵达赖喇嘛之谕。’讲信修礼，所关重大，今将于何地会议？”并遗以羊百、牛二十。苏努、阿密达师来会，福全疏言：“噶尔丹声息渐近，臣等分大军为三队，三队当置将。自参赞大臣以下、副都统以上在行间者，皆奋欲前驱，唯上所命。”上命前锋统领迈图、护军统领杨岱、副都统札木素、塞赫、罗满色、海兰，尚书吉勒塔布、阿喇尼率前队，都统杨文魁、副都统康喀喇、伊垒、色格印率次队，公苏努、彭春率两翼，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从王亲督指挥，师遂进。八月己未朔，次乌阑布通，厄鲁特兵遇。黎明，整队进，日晡，与战，发枪?。至山下，厄鲁特兵于林内隔河高岸横卧。师右翼阻??驼以为障。内大臣佟国纲等战没。至昏，师左翼自山腰入，大败之，斩馘颇河崖泥淖，夜收兵徐退。事闻，上深?谕之。

噶尔丹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至军前，请执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畀之，福全数其罪，遣还。越日，济隆胡土克图率其弟子七十人来言：“博硕克图汗信伊拉古克三等言，入边侵掠，大非理。但欲索其仇土谢图汗及泽卜尊丹巴，迫而致此。彼今亦不敢复索土谢图汗，原以泽卜尊丹巴予其师达赖喇嘛，荣莫大矣！”福全谓之曰：“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即有罪，唯上责之，岂能因噶尔丹之言遣还达赖喇嘛？且汝往来行

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境内民人乎？”济隆固言噶尔丹不敢妄行，福全许檄各路军止勿击。时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军未至，厄鲁特方据险，故福全既击败厄鲁特，欲因济隆之请羁縻之，待诸军至复战。

上以福全奏下王大臣集议，佥谓福全不即进军，明知济隆为噶尔丹游说以缓我师而故听之，坐失事机，上严旨诘责，又以允禔与福全不协，留军前必偾事，召先还京师。福全吴丹、护军参领塞尔济等偕济隆谕噶尔丹，噶尔丹跪威灵佛前稽首设誓，复遣伊拉古?遣侍克三赍奏章及誓书诣军前乞宥罪，出边待命。上许之，复戒福全曰：“噶尔丹虽服罪请降，但性狡诈，我撤兵即虞背盟，仍宜为之备。”十月，福全率师还，驻哈吗尔岭内，疏言：“军中粮至十月十日当尽，前遣侍郎额尔贺图偕伊拉古克三谕噶尔丹，月馀未归，度噶尔丹已出边远遁。”上以福全擅率师内徙，待归时议罪，命即撤兵还京师，令福全及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阿密达留后。寻奏：“噶尔丹出边，伊拉古克三等追及于塞外。噶尔丹具疏谢罪。”因并命福全还京师。

十一月，福全等至京师，命止朝阳门外听勘，谕曰：“贝勒阿敏弃永平，代善使朝鲜，不遵旨行事，英亲王以兵譟，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且谕允礻是曰：“裕亲王乃汝伯父，倘汝供与王有异同，必置汝于法。”福全初欲录允礻是军中过恶上闻，闻上命，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引为己罪。王大臣议夺爵，上以击败厄鲁特功，免夺爵，罢议政，罚俸三年，撤三佐领。

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噶尔丹。四十一年，重修国子监文庙。封长子保泰为世子。四十二年，福全有疾，上再临视。巡塞外，闻福全疾笃，命诸皇子还京师。福全薨，即日还跸。临丧，摘缨，哭至柩前奠酒，恸不已。是日，太后先临王第，上劝太后还宫，自苍震门入居景仁宫，不理政事。?臣劝上还乾清宫，上曰：“居便殿不自朕始，乃太祖、太宗旧典也。”越日，再临丧，赐内?马二、对马二、散马六、骆驼十，及蟒缎、银两。予谥。又越日，举殡，上奉太后临王第恸哭，殡行，乃已。命如郑亲王例，常祭外有加祭。御史罗占为监造坟茔，建碑。

福全畏远权势，上友爱綦笃，尝命画工写御容与并坐桐阴，示同老意也。有目耕园，礼接士大夫。子保泰、保绶。

保泰，初封世子，袭爵。雍正二年，坐谄附廉亲王允禩国丧演剧，夺爵。以保绶子广宁袭，保绶追封悼亲王。四年，谕：“广宁治事错缪，未除保泰朋党之习。”夺爵，锁禁。弟广禄，袭。乾隆五十年，薨，谥曰

庄。子亮焕，袭郡王。嘉庆十三年，薨，谥曰僖。孙文和，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荣亲王，世祖第四子。生二岁，未命名，薨。追封。

恭亲王常宁，世祖第五子。康熙十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二十二年，府第灾，上亲临视。是秋，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常宁扈从。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硃穆秦。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口；同时，裕亲王福全以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先发，旋令率师会裕亲王军。十一月，以击败噶尔丹不穷追，罢议政，罚王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四十二年，薨。上方巡幸塞外，命诸皇子经理其丧，赐银万，内务府郎中阜保监修坟茔，立碑，遣官致祭。上还京师，临其丧。第三子海善，袭贝勒。五十一年，坐纵内监妄行，夺爵。雍正十年，复封。乾隆八年，卒，谥僖敏。初夺爵，以常宁第二子满都护袭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又以海善孙斐苏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纯靖亲王隆禧，世祖第七子。康熙十三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十八年七月，隆禧疾笃，上亲临视，为召医。是日再临视，日加申，薨，上痛悼，辍朝三日。太皇太后欲临其丧，上力谏乃止。上复欲临奠，太皇太后亦谕止之，留太皇太后宫中。越日，上临奠，命发帑修茔，加祭，予谥。子富尔祜伦，袭，明年，薨，上辍朝三日。又明年，葬纯亲王隆禧，上临奠。富尔祜伦无子，未立后，爵除。

列传七诸王六

圣祖诸子

贝子品级允禔 理密亲王允礽 诚隐郡王允祉

恆温亲王允祺 淳度亲王允祐 允禩 允禟

辅国公允礻我 履懿亲王允禑 怡贤亲王允祥

恂勤郡王允□ 愉恪郡王允禟 果毅亲王允礼

果恭郡王弘適 简靖贝勒允祎 慎靖郡王允禧

质庄亲王永瑢 恭勤贝勒允祐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

諴恪亲王允祕

世宗诸子

端亲王弘晖 和恭亲王弘昼 怀亲王福惠

圣祖三十五子：孝诚仁皇后生承祐、理密亲王允礽，孝恭仁皇后生第六子允祚、世宗、恂勤郡王允□，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生怡贤亲王允祥，温僖贵妃钮祜禄氏生贝子品级允礻我，顺懿密妃王氏生愉恪郡王允禟、庄恪亲王允禄、第十八子允祄，纯裕勤妃陈氏生果毅亲王允礼，惠妃纳喇氏生承庆、贝子品级允禔，宜妃郭络罗氏生恆温亲王允祺、第九子允禟、第十一子允禌，荣妃马佳氏生承瑞、赛音察浑、长华、长生、诚隐郡王允祉，成妃戴佳氏生淳度氏生第八子允禩，定妃万琉哈氏生履懿亲王允禑，平妃赫舍里氏生允禨，通嫔纳喇氏生万黼、允禶，襄嫔高氏生第十九子允禝、简靖贝勒允祎，谨嫔色赫图氏生恭勤贝勒允祐，静嫔石氏生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熙嫔陈氏生慎靖郡王允禧，穆嫔陈氏生諴恪亲王允祕，贵人郭络罗氏生允礻禹，贵人陈氏生允礻爰。允禄出为承泽裕亲王硕塞后，允祚、允禌、允祄、允禝皆殇，无封。承瑞、承祐、承庆、赛音察浑、长华、长生、万黼、允禶，允騕、允禨、允礻爰皆殇，不齿序。

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上有巡幸，辄从。康熙二十九年，命副裕亲王福全御噶尔丹。上以允禔听谗，与福全不协，私自陈

奏，虑在军中偾事，召还京师。未几，福全师还，命诸王大臣勘鞫。福全初欲发允禔在军中过失，会有严旨戒允禔不得与福全异同，福全乃引罪。语在福全传。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统先发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与四旗察哈尔及绿旗诸军驻拖陵布喇克待上。西路大将军费扬古军后期，下军中大臣议，亦遣官谘允禔。上遂进军昭莫多。既捷，允禔留中拖陵犒军，寻召还。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

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允礽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

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十三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

理密亲王允礽，圣祖第二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太子通满、汉文字，嫺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

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

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臣郊迎。明

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暱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十八子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

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肆恶虐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徵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偪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馀不更推求，毋危惧。"

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氈帷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馀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心者未有不兴，失?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断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

生。抑臣更有哀籥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馀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隆为皇长子允禔魇允礽事，上令侍，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

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魇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前执允礽，朕日日不释于怀。自顷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

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五十年十月，上察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谴责步军统领讬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讬合齐兼坐受户部缺主沈天生贿罪，绞；又以镇国公景熙首告贪婪不法诸事，未决，死于狱，命剉尸焚之。齐世武、耿额亦以得沈天生贿，绞死。鄂缮夺官，幽禁。迓图入辛者库，守安亲王墓。上谕谓：“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

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五十四年十一月，有医贺孟頫者，为允礽福金治疾，允礽以矾水作书相往来，复嘱普奇举为大将军，事发，普奇等皆得罪。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陈嘉猷等八人疏继上，上疑其结党，疏留中不下。五十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硃天保请复立允礽为太子，上亲召诘责，辞连其父侍郎硃都纳，及都统衔齐世，副都统戴保、常赉，内阁学士金宝。硃天保、戴保诛死，硃都纳及常赉、金宝交步军统领枷示，齐世交宗人府幽禁。七月，允礽福金石氏卒。上称其淑孝宽和，作配允礽，辛勤历有年所，谕大学士等同翰林院撰文致祭。六十年三月，上万寿节，掞复申前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继上。上乃严旨斥掞为奸，并以诸大臣请逮掞等治罪，上令掞及彝等发军前委署额外章京。掞年老，其子奕清代行。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允礽子弘?为理郡王。雍正元年，诏于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驻劄兵丁，将移允礽往居之。二年十二月，允礽病薨，追封谥。六年，弘?进封亲王。乾隆四年十月，高宗谕责弘?自视为东宫嫡子，居心叵测，削爵。以允礽第十子弘勋袭郡王。四十五年，薨，谥曰恪。子永暖，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允礽第三子弘晋、第六子弘曦、第七子弘晁、第十二子弘晥皆封辅国公。弘曦卒，谥恪僖。子永玮，袭。事高宗，历官左宗正，广州、黑龙江、盛京将军。卒，谥恪勤。永暖四世孙福锟，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慎。

诚隐郡王允祉，圣祖第三子。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诣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行宫，上命先还。三十二年，阙里孔庙成，命偕皇四子往祭。凡行围、谒陵，皆从。三十五年，上亲征，允祉领镶红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诚郡王。三十八年，敏妃之丧未百日，允祉薙发，坐降贝勒，王府长史以下谴黜有差。四十三年，命勘三门底柱。四十六年三月，迎上幸其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或一岁再幸。

四十七年，太子既废，上以允祉与太子索亲睦，召问太子情状，且曰：“允祉与允礽虽暱，然未慫恿其为恶，故不罪也。”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废太子，允祉侦得之，发其事。明年，太子复立，允祉进封诚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

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

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五十三年十一月，书成，奏进。上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

五十八年，上有事于圜丘，拜毕，命允祉行礼。五十九年，封子弘晟为世子，班俸视贝子。六十年，上命弘晟偕皇四子、皇十二子祭盛京三陵。世宗即位，命允祉守护景陵。雍正二年，弘晟得罪，削世子，为閒散宗室。

六年六月，允祉索苏克济赇，事发，在上前诘王大臣，上责其无臣礼，议夺爵，锢私第。上曰："朕止此一兄。朕兄弟如允祉者何限？皆欲激朕治其罪，其心诚不可喻。良亦朕不能感化所致，未可谓尽若辈之罪也。"命降郡王，而归其罪于弘晟，交宗人府禁锢。八年二月，复进封亲王。五月，怡亲王之丧，允祉后至，无戚容。庄亲王允禄等劾，下宗人府议，奏称："允祉乖张不孝，暱近陈梦雷、周昌言，祈禳镇魇，与阿其那、塞思黑、允□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仅予禁锢，而允祉衔恨怨懟。怡亲王忠孝性成，允祉心怀嫉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至早散，背理蔑伦，当削爵。"与其子弘晟皆论死。上命夺爵，禁景山永安亭，听家属与偕，弘晟仍禁宗人府。十年闰五月，薨，视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

子弘暻，封贝子。子孙递降，以不入八分辅国公世袭。五世孙载龄，袭爵。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恪。

恆温亲王允祺，圣祖第五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祺领正黄旗大营。四十八年十月，封恆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八年，封子弘升为世子，班禄视贝子。雍正五年，坐事，削世子。十年闰五月，允祺薨，予谥。子弘晊，袭。乾隆四十年，薨，谥曰恪。子永皓，袭郡王。五十三年，薨，谥曰敬。弘升子永泽，袭贝子。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弘升既削世子，乾隆十九年卒，予贝勒品级，谥恭恪。

淳度亲王允祐，圣祖第七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祐领镶黄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八年十月，封淳郡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蓝三旗事务。雍正元年，进封亲王，诏褒其安分守己，敬顺小心。复命与诚亲王允祉并书景陵碑额，以两王皆工书故。八年四月，薨，予谥。

子弘曙。圣祖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驻甘州，令弘曙从。圣祖崩，世宗召还京，封世子。雍正五年，坐事削，改封弘暻为世子。允祐薨，弘暻袭。乾隆四十二年，薨，谥曰慎。子永鋆，袭贝勒。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永鋆子绵洵，事穆宗，官凉州副都统。转战河南、直隶、山东、湖北，克临清，破连镇、冯官屯，皆有功。迁荆州将军。卒，谥庄武。

允禩，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

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礻我、允□，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禔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

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閒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

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五十一年十一月，复废允礽。

六十一年十一月，上疾大渐，召允禩及诸皇子允祉、允祐、允禟、

允礻我、允祹、允祥同受末命。世宗即位，命允禩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雍正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封亲王命下，其福晋乌雅氏对贺者曰："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语闻，世宗憾滋甚。会副都统祁尔萨条奏："满洲俗遇丧，亲友馈粥吊慰。后风俗渐弛，大设奢馔，过事奢靡。"上用其议申禁，因谕斥："允禩居母妃丧，沽孝名，百日后犹扶掖匍匐而行；而允礻我，允禟、允□指称馈食，大肆筵席，皇考谕责者屡矣。"二年，上谕曰："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允禩在诸弟中颇有治事材，朕甚爱惜之，非允禟、允礻我等可比，是以屡加教诲，令其改过，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全前三复教诲之理？朕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皇考慈爱之衷。朕果欲治其罪，岂有于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恣意妄行，匪伊朝夕，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以永贻子孙之安乎？"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允禩任总理事务，挟私怀诈，有罪无功，不予议叙。寻因工部制祈穀坛祖宗神牌草率，阿尔泰驻兵军器粗窳，屡下诏诘责允禩；允禩议减内务府披甲，上令覆奏，又请一佐领增甲九十馀副。上以允禩前后异议，谕谓："阴邪叵测，莫此为甚！"因命一佐领留甲五十副不即裁，待缺出不补。隶内务府披甲诸人集允禩邸嚣閧，翌日，又集副都统李延禧家，且纵掠。上命捕治，诸人自列允禩使閧延禧家，允禩不置辩。上命允禩鞫定为首者立斩，允禩以五人姓名上，上察其一乃自首，其一坚称病未往，责允禩所谳不实。宗人府议夺允禩爵，上命宽之。允禩杖杀护军九十六，命太监阎伦隐其事，厚赐之。宗人府复议夺允禩爵，上复宽之。

四年正月，上御西暖阁，召诸王大臣暴允禩罪状，略曰："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而事事伤圣祖之心。二阿哥坐废，圣祖命朕与允禩在京办事，凡有启奏，皆蒙御批，由允禩藏贮。嗣问允禩，则曰：'前值皇考怒，恐不测，故焚毁笔札，御批亦纳其中。'此允禩亲向朕言者。圣祖升遐，朕念允禩夙有才幹，冀其痛改其非，为国家出力，令其总理事务，加封亲王，推心置腹。三年以来，宗人府及诸大臣劾议，什伯累积，朕百端容忍，乃允禩诡谲阴邪，狂妄悖乱，包藏祸心，日益加甚。朕令宗人府讯问何得将皇考御批焚毁，允禩改言：'抱病昏昧，误行烧毁。'及朕面质之，公然设誓，诅及一家。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谨述皇考谕，遵先

朝削籍离宗之典，革去允禩黄带子，以儆凶邪，为万世子孙鉴戒。”并命逐其福晋还外家。

二月，授允禩为民王，不留所属佐领人员，凡朝会，视民公、侯、伯例，称亲王允禩。诸王大臣请诛允禩，上不许。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六月，诸王大臣复胪允禩罪状四十事，请与允禟、允□并正典刑，上暴其罪于中外。九月，允禩患呕哕，命给与调养，未几卒于幽所。诸王大臣仍请戮尸，不许。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高宗谕曰：“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

允禟，圣祖第九子。康熙四十七年，上责允禩，允禟语允□，入为保奏，上怒。是时，上每巡幸，辄随。四十八年三月，封贝子。十月，命往翁牛特送和硕愠恪公主之丧。五十一年，赐银四千。

雍正元年，世宗召允□回京，以诸王大臣议，命允禟出驻西宁。允禟屡请缓行，上谴责所属太监，允禟行至军。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买草、勘牧地，违法肆行，请夺爵，上命宽之。三年，上闻允禟纵容家下人在西宁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以闻，上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并牵连及允禩、允□、允礻我私结党援诸事。七月，山乌雅图等经平定殴诸生，请按律治罪，陕西人称允禟九王，为上?西巡抚伊都立奏劾允禟护所闻，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即西宁幽禁，并录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还京师，授以官。

四年正月，九门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书，以闻，上见书迹类西洋字，遣持问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允禟与弘旸书用硃笔，弘旸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僭妄非礼。允禟寄允礻我书言‘事机已失’，其言

尤骇人。”命严鞫毛太、佟保等。诸王大臣请治允禟罪，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还京，令胡什礼监以行。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所拟字样奸巧，下诸王大臣议，改为塞?楚宗及侍思黑。

六月，诸王大臣复劾允禟罪状二十八事，请诛之。胡什礼监允禟至保定，命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绂语胡什礼“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命驰谕止之，绂奏无此语。八月，绂奏允禟以腹疾卒于幽所。上闻胡什礼与楚宗中途械系允禟，旋释去，胡什礼又，乃起流言也。乾?妄述绂语，命并逮治。其后绂得罪，上犹责绂不以允禟死状明白于隆间，复原名，还宗籍。子弘晸，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坐事夺爵。

辅国公允礻我，圣祖第十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敦郡王。五十七年，命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允礻我与允禟、允□皆党附允禩，为世宗所恶。雍正元年，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诣京师，谒圣祖梓宫，俄病卒，上遣送灵龛还喀尔喀，命允礻我赍印册赐奠。允礻我讬疾不行，旋称有旨召还，居张家口。复私行禳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为上所知，斥为不敬。兵部劾奏，命允禩议其罪。四月，夺爵，逮京师拘禁。乾隆二年，高宗命释之，封辅国公。六年，卒，诏用贝子品级祭葬。

履懿亲王允祹，圣祖第十二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贝子。自是有巡幸，辄从。五十六年，孝惠章皇后崩，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大事将毕，乃罢。五十七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六十年，上以御极六十年，遣允祹祭盛京三陵。六十一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世宗即位，进封履郡王。雍正二年，宗人府劾允祹治事不能敬谨，请夺爵，命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二月，因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降镇国公。八年五月，复封郡王。高宗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七月，薨，予谥。

子弘昆，先卒，用世子例殡葬，馀子皆未封。高宗命以皇四子永□为允祹后，袭郡王。四十二年，薨，谥曰端。嘉庆四年，追封亲王。子绵惠，袭贝勒。嘉庆元年，薨，追封郡王。以成郡王绵懃子奕纶为后，袭贝子，进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乾隆四十二年，高宗南巡，还跸次涿州，有僧携童子迎驾，自言永□庶子，为侧室福晋王氏所弃，僧育以长。上问永□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言永□子以痘殇。乃令入都，命军机大臣诘之。童子端坐名诸大臣，诸大臣不敢决。军机章京保成直前批其颊，叱之，童子乃自承刘氏子，僧教

为妄语。斩僧，戍童子伊犁，仍自称皇孙，所为多不法。上命改戍黑龙江，道库伦，库伦办事大臣松筠责其不法，缚出，绞杀之，高宗嘉其明决。

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三十七年，从上谒陵。自是有巡幸，辄从。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为怡亲王。寻命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命总理户部。十一月，谕："怡亲王于皇考时敬谨廉洁，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朕御极以来，一心翊戴，克尽臣弟之道。从前兄弟分封，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援此例赐之，奏辞不已，宣谕再四，仅受十三万；复援裕亲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固辞。今不允所请，既不可；允其请，而实心为国之懿亲，转不得与诸弟兄比，朕心不安。"下诸王大臣议。既，仍允王请，命王所兼管佐领俱为王一等一员、二等四员、三等十二员，豹尾枪二、长杆刀二，每佐领增亲军二名?属，加护。二年，允祥请除加色、加平诸弊，并增设三库主事、库大使，从之。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王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复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八月，加俸银万。京畿被水，命往勘。十二月，令总理京畿水利。疏言："直隶河与汶河合流东下。沧、景以下，春?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皆汇于天津大直沽入海，河?多浅阻，伏秋暴涨，不免溃溢。请将沧州砖河、青县兴济河故道疏濬，筑减水坝，以泄之涨；并于白塘口入海处开直河，使砖河、兴济河同归白塘出海；又濬东、西二淀，多开引河，使脉络相通，沟澮四达；仍疏赵北、苑家二口以防冲决。子牙河为滹沱及漳水下流，其下有清河、夹河、月河同趋于淀，宜开决分注，缓其奔放之势。永定河故道已湮，应自柳义水所归，应逐年疏濬，使浊水不能为患。?口引之稍北，绕王庆坨东北入淀，至三角淀，为又请于京东灤、蓟、天津，京南文、霸、任丘、新、雄诸州县设营田专官，募农耕种。"四年二月，疏言直隶兴修水利，请分诸河为四局，下吏、工诸部议，议以南运河与臧家桥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东之淀河为一局，令天津道领之；苑家口以西各淀池及畿南诸河为一局，以大名道改清河道领之；永定河为一局，以永定分司改道领之；北运河为一局，撤分司以通永道领之：分隶专官管辖。寻又命分设京东、京西水利营田使各一。三月，疏陈京东水利诸事。五月，疏陈畿辅西南水利诸事。皆下部议行。

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谕曰："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于'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期咸砥砺，以副朕望。"七年六月，命办理西北两路军机。十月，命

增仪仗一倍。十一月，王有疾。八年五月，疾笃，上亲临视，及至，王已薨，上悲恸，辍朝三日。翌日，上亲临奠，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越日，复谕举怡亲王功德，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白家甿等十三村民请建祠，允之。拨官地三十馀顷为祭田，免租赋。命更定园寝之制，视常例有加。又命未殡，月赐祭；小祥及殡，视大祭礼赐祭；三年后，岁赐祭。皆特恩，不为例。乾隆中，祀盛京贤王祠。命王爵世袭。

子弘晓，袭。乾隆四十三年，薨，谥曰僖。子永琅，袭。嘉庆四年，薨，谥曰恭。孙奕勋，袭。二十三年，薨，谥曰恪。子载坊，袭。明年，薨。弟载垣，袭。事宣宗，命在御大臣。咸丰八年，赐紫禁城内肩?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即位，历左宗正、宗令、领侍舆。

载垣与郑王端华及端华弟肃顺皆为上所倚，相结，权势日张。九年，命赴天津察视海防。十年正月，万寿节，赐杏黄色端罩。七月，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兵至天津，命与兵部尚书穆荫以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人议和。时大学士桂良已于天津定议，上许英使额尔金至通州签约，英使额尔金请入京师亲递国书，不许。兵复进，上以和议未成，罢载垣钦差大臣。未几，扈上幸热河。及和议定，?臣请还京师，上犹豫未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载垣等受遗诏辅政，与端华、景寿、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九月，上奉文宗丧还京师，诏罪状载垣等，夺爵职，下王大臣按治，议殊死，赐自尽。事详肃顺传。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命不得以其子孙及亲兄弟子承袭。同治元年，以庄亲王允禄四世孙载泰袭辅国公，收府第敕书。三年七月，师克江宁，推恩还王爵。九月，以宁郡王弘?四世孙镇国公载敦袭怡亲王，还敕书。光绪十六年，薨，谥，夺爵，以先薨免罪。弟之?曰端。子溥静，嗣。二十六年八月，薨。九月，坐纵芘拳匪启子毓麒，袭。

宁良郡王弘?，允祥第四子。世宗褒允祥功，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固辞不敢承。及允祥薨，世宗乃封弘?宁郡王，世袭。乾隆二十九年八月，薨，谥曰良。子永福，仍循例袭贝勒。四十七年九月，薨，谥恭恪。子绵誉，仍袭贝勒。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载敦绍封怡亲王，即以载泰袭镇国公。

允祥诸子：弘昌，初封贝子，进贝勒，坐事夺爵；弘暾，未封早

世，聘于富察氏，未婚守志，世宗愍之，命视贝勒例殡葬；弘昀，亦用其例。

恂勤郡王允□，圣祖第十四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年，从上幸塞外。自是辄从。五十一年，赐银四千两。五十七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策妄阿喇布坦。十二月，师行，上御太和殿授印，命用正黄旗纛。五十八年四月，劾吏部侍郎色尔图督兵饷失职，都统胡锡图索诈骚扰，治其罪。都统延信疏称："准噶尔与青海联姻娅，大将军领兵出口，必有谍告准酋者，不若暂缓前进。"上命驻西宁。五十九年正月，允□移军穆鲁斯乌苏，遣平逆将军延信率师入西藏，令宗查布防西宁，讷尔素防古木。时别立新胡必尔汗，遣兵送之入藏。十月，延信击败准噶尔将策零敦多卜等于卜克河诸地。六十年五月，允□率师驻甘州，进万?次吐鲁番。旋请于明年进兵。闰六月，和尔博斯厄穆齐寨桑以厄鲁特兵五百围回民，回馀人乞援。允□以粮运艰阻，兵难久驻，若徙入内地，亦苦粮少地狭，哈密扎萨克额敏皆不能容，布隆吉尔、达里图诸地又阻瀚海，请谕靖逆将军富宁安相机援抚，从之。十月，召来京，面授方略。六十一年三月，还军。

世宗即位，谕总理王大臣曰："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但于皇考大事若不来京，恐于心不安，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允□至，命留景陵待大祭。雍正元年五月，谕曰："允□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前为大将军，苦累兵丁，侵扰地方，糜费军帑，请降授镇国公，上命仍降贝子。四年，诸王大臣劾，请正国法。谕："允□止于糊涂狂妄，其奸诈阴险与允禩、允禟相去甚远。朕于诸人行事，知之甚悉，非独于允□有所偏徇。今允□居马兰峪，欲其瞻仰景陵，痛涤前非。允□不能悔悟，奸民蔡怀玺又造为听，宜加禁锢，即与其子白起并锢于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大逆之言，摇惑"高宗即位，命释之。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十二年六月，进贝勒。十三年正月，进封恂郡王。二十年六月，薨，予谥。

第一子弘春，雍正元年，封贝子。二年，坐允禩党，革爵。四年，封镇国公。六年，进贝子。九年，进贝勒。十一年，封泰郡王。十二年八月，谕责弘春轻佻，复降贝子。高宗即位，夺爵。别封允□第二子弘明为贝勒。乾隆三十二年，卒，谥恭勤。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弘春曾孙奕山，自有传。

愉恪郡王允禟，圣祖第十五子。康熙三十九年，从幸塞外。自是辄

从。雍正四年，封贝勒。命守景陵。八年，封愉郡王。九年二月，薨，予谥。子弘庆，袭。乾隆三十四年，薨，谥曰恭。子永珔，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果毅亲王允礼，圣祖第十七子。康熙四十四年，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元年，封亦如?果郡王，管理藩院事。三年，谕曰："果郡王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宜给亲王俸，护之，班在顺承郡王上。"六年，进亲王。七年，命管工部事。八年，命总理户部三库。十一年，授宗令，管户部。十二年，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还京师，命办理苗疆事务。世宗疾大渐，受遗诏辅政。

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寻赐亲王双俸，免宴见叩拜。密疏请蠲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允之。谕曰："果亲王秉性忠直，皇考所信任。外间颇疑其严厉，令观密奏，足见其存心宽厚，特以宣示九卿。"允礼体弱，上命在邸治事，越数日一入直。乾隆元年，坐事，罢双俸。三年正月，病笃，遣和亲王弘昼往视。二月，薨，上震悼，即日亲临其丧。予谥。无子，庄亲王允禄等请以世宗第六子弘適为之后。

弘適善诗词，雅好藏书，与怡府明善堂埒。御下严，晨起披衣巡视，遇不法者立杖之，故无敢为非者。节俭善居积，尝以开煤?夺民产。从上南巡，嘱两淮盐政高恆鬻人葭牟利，又令织造关差致绣段、玩器，予贱值。二十八年，圆明园九州清宴灾，弘適后至，与诸皇子谈笑露齿，上不怿。又尝以门下私人嘱阿里衮。上发其罪，并责其奉母妃俭薄，降贝勒，罢一切差使。自是家居闭门，意抑郁不自聊。三十年三月，病笃，上往抚视。弘適于卧榻间叩首引咎，上执其手，痛曰："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恧若此？"因复封郡王。旋薨，予谥。

子永□，袭。五十四年，薨，谥曰简。子绵从，袭贝勒。孙奕湘，袭镇国公。历官副都统，广州、盛京将军，兵部尚书。加贝子衔。卒，谥恪慎。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简靖贝勒允祎，圣祖第二十子。康熙五十五年，始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二月，进贝勒。十二年八月，命祭陵。称病不行，降辅国公。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复封贝勒，守护泰陵。乾隆二十年，卒，予谥。子弘闰，袭贝子。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慎靖郡王允禧，圣祖第二十一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五月，谕以允禧立志向上，进贝勒。十三年十一月，高宗即位，进慎郡王。允禧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自署紫琼道人。乾隆二十三年五月，薨，予谥。

二十四年十二月，以皇六子永瑢为之后，封贝勒。三十七年，进封质郡王。五十四年，再进亲王。永瑢亦工画，济美紫琼，兼通天算。五十五年，薨，谥曰庄。子绵庆，袭郡王。绵庆幼聪颖，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庄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体孱弱。嘉庆九年，薨，年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赐银五千，谥曰恪。子奕绮，袭贝勒。道光五年，坐事，罚俸。十九年，夺爵。二十二年，卒，复其封。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恭勤贝勒允祜，圣祖第二十二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十二年二月，进贝勒。乾隆八年，卒，予谥。子弘晓，袭贝子。卒。子永芝，袭镇国公。坐事，夺爵，爵除。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圣祖第二十三子。雍正八年二月，封镇国公。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进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四十五年，复封贝子。四十七年，进贝勒。四十九年，加郡王衔。五十年，卒，予谥。子弘谦，袭贝子，嘉庆十四年，加贝勒品级。卒，子永康，袭镇国公。卒，子绵英，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无子，爵除。

諴恪亲王允祕，圣祖第二十四子。雍正十一年正月，谕曰："朕幼弟允礻必，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锺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渐增长，朕心嘉悦，封为諴亲王。"乾隆三十八年，薨，予谥。第一子弘暢，袭郡王。六十年，薨，谥曰密。子永珠，袭贝勒。道光中，坐事，夺爵。弘?，允祕第二子，字仲升。乾隆二十八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九年，进封贝子。屡坐事，夺爵。嘉庆间，授奉恩将军。卒。弘?工画，师董邦达，自署瑶华道人，名与紫琼并。永珠既夺爵，以弘?孙绵勋袭贝子。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世宗十子：孝敬宪皇后生端亲王弘晖，孝圣宪皇后生高宗，纯懿皇贵妃耿佳氏生和恭亲王弘昼，敦肃皇贵妃年佳氏生福宜、怀亲王福惠、福沛，谦妃刘氏生果恭郡王弘適，齐妃李氏生弘昀、弘时、弘昉。弘適出为果毅亲王允礼后。弘昀、弘昉、福宜、福沛皆殇，无封。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端亲王弘晖，世宗第一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端。

和恭亲王弘昼，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十三年，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高宗与弘昼领其事。乾隆间，预议政。弘昼少骄抗，上每优容之。尝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晡，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遽曰："上疑吾买嘱士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汝齑粉矣！"待之如初。性复奢侈，世宗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作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三十年，薨，予谥。子永璧，袭。三十七年，薨，谥曰勤。子绵伦，袭郡王。三十九年，薨，谥曰谨。弟绵循，袭。嘉庆二十二年，薨，谥曰恪。子奕亨，袭贝勒。卒，子载容，袭贝子。同治中，加贝勒衔。卒，谥敏恪。子溥廉，袭镇国公。

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七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怀。

列传八诸王七

高宗诸子

定安亲王永璜端慧太子永琏循郡王永璋

荣纯亲王永琪哲亲王永琮仪慎亲王永璇

成哲亲王永瑆贝勒永?庆僖亲王永璘

仁宗诸子

穆郡王惇恪亲王绵恺惇勤亲王奕脤瑞怀亲王绵忻

惠端亲王绵愉

宣宗诸子

隐志郡王奕纬顺和郡王奕纲慧质郡王奕继

恭忠亲王奕□醇贤亲王奕枻锺端郡王奕硉

孚敬郡王奕譓

文宗子

悯郡王

高宗十七子：孝贤纯皇后生端慧太子永琏、哲亲王永琮，皇后纳喇氏生贝勒永?、永璟，孝仪纯皇后生永璐、仁宗、第十六子、庆僖亲王永璘，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生循郡王永璋、质庄亲王永瑢，哲悯皇贵妃富察氏生定安亲王永璜，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生履端亲王永□、仪慎亲王永璇、第九子、成哲亲王永瑆，愉贵妃珂里叶特氏生荣纯亲王永琪，舒妃叶赫纳喇氏生第十子。永□出为履懿亲王允祹后，永瑢出为慎靖郡王允禧后。永璟、永璐、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皆殇，无封。

定安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上南巡，还跸次德州，孝贤纯皇后崩，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十五年三月，薨。上谕曰：“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追封定亲王，谥曰安。

子绵德，袭郡王。坐事，夺爵。弟绵恩，袭。五十八年，进封亲王。嘉庆四年正月，封其子奕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八年闰二月，有陈德者，匿禁门，犯跸，诸王大臣捍御。论功，赐绵恩御用补褂，进奕绍贝子。二十年，授御前大臣。道光二年，薨，赐银五千治丧，谥曰恭。子奕绍，先以上六十万寿进贝勒，至是袭亲王。十五年，奕绍年六十，封其子载铨为辅国公。十六年，奕绍薨，赐银治丧，谥曰端。载铨袭。

载铨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三进封辅国公，授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袭爵。道光末，受顾命。文宗即位，益用事。咸丰二年六月，给事中袁甲三疏劾："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恆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又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举所绘息肩图朝官题咏有师生称谓为证。上谕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恆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认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恆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罚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九月，仍授步军统领。三年，加亲王衔，充办理巡防事宜。二月，疏请申明会议旧章，报可。四年九月，病作，诏以绵德曾孙溥煦为后。是月，薨。追封亲王，赏银五千两治丧，谥曰敏。

溥煦袭郡王。光绪三十三年，薨，谥曰慎。子毓朗，袭贝勒。光绪末，授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二年七月，授军机大臣。三年四月，改授军谘大臣。

端慧太子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殇，年九岁。十一月，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循郡王永璋，高宗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薨。追封循郡王。四十一年，以永瑆子绵懿为后，袭贝勒。卒，子奕绪，袭贝子。卒，子载迁，袭镇国公。

荣纯亲王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荣亲王。永琪少习骑射，娴国语，上锺爱之。三十一年三月，薨，谥曰纯。子绵亿，四十九年十一月，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袭荣郡王。绵亿少孤，体羸

多病，特聪敏，工书，熟经史。十八年，林清变起，绵亿方扈跸，闻警，力请上速还京师，上即日回銮，因重视之，宠眷日渥。逾年，薨，谥曰恪。子奕绘，袭贝勒。卒，子载钧，袭贝子。卒，子溥楣，袭镇国公。

哲亲王永琮，高宗第七子，与端慧太子同为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属意焉。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以痘殇，方二岁。上谕谓："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命丧仪视皇子从优，谥曰悼敏。嘉庆四年三月，追封哲亲王。

仪慎亲王永璇，高宗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仪郡王。嘉庆四年正月，进封亲王，总理吏部。二月，罢。谕曰："六卿分职，各有专司，原无总理之名，勿启专权之渐。"十三年正月，谕曰："内廷行走诸王日入直，仪亲王朕长兄，年逾六十，冬寒无事，不必进内。"十四年正月，封其子绵志为贝勒。十七年，以武英殿刻高宗圣训，误书庙讳，罢王俸三年。

十八年，林清变起，贼入禁城，绵志从宣宗发鸟枪殪贼。仁宗褒其奋勇，加郡王衔，加俸岁千两。永璇亦以督捕勤劳，免一切处分。二十年七月，命祭裕陵，阻雨，还京，坐降郡王，并夺绵志郡王衔及加俸，仍罚王俸五年。二十四年正月，复绵志郡王衔，赐三眼孔雀翎。七月，坐刺探政事，上谕曰："朕兄仪亲王年已七十有四，精力渐衰。所领事务甚多，恐有贻误，探听尚有可原。朕不忍烦劳长兄，致失颐养。嗣后止留内廷行走，平日不必入直。"六月，绵志坐纵妾父冒职官诈赃，夺郡王衔，罚贝勒俸四年。

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谕仪亲王不必远迎，又谕召对宴赉无庸叩拜。道光三年正月，绵志复郡王衔，加俸。八年正月，命在紫禁城乘轿，并加赏俸银五千，示亲亲敬长之意。十一月，复谕朝贺免行礼。十年十月，永璇诣圆明园视大阿哥，径入福园门，谕罢绵志官。十一年，谕寿皇殿、安佑宫当行礼时，于府第内行礼。又谕元旦暨正月十四日宗亲筵宴，均免其入宴，别颁果殽一席。十二年八月，薨，年八十八。赐银五千治丧，亲临赐奠，谥曰慎。绵志袭郡王，薨，谥曰顺。子奕絪，袭贝勒，加郡王衔。卒，曾孙毓?，袭贝子。卒，弟毓岐，袭镇国公。

成哲亲王永瑆，高宗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嘉庆四年正月，仁宗命在军机处行走，

总理户部三库。故事，亲王无领军机者，领军机自永瑆始。二月，仪亲王永璇罢总理吏部，并命永瑆俟军务奏销事毕，不必总理户部。三月，和珅以罪诛，没其园第，赐永瑆。七月，永瑆辞总理户部三库，允之。八月，编修洪亮吉上书永瑆，讥切朝政，永瑆上闻，上治亮吉罪。语在亮吉传。十月，上谕曰："自设军机处，无诸王行走。因军务较繁，暂令永瑆入直，究与国家定制未符。罢军机处行走。"

永瑆尝闻康熙中内监言其师少时及见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永□星广其说，作拨镫法，推论书旨，深得古人用笔之意。上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并令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以手诏为序。刻成，颁赏臣工。

十八年，林清变起，永瑆在紫禁城内督捕，上嘉其勤劳，免一切处分及未完罚俸。二十四年正月，加其子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懃郡王衔。五月，祭地坛，终献时，赞引误，永瑆依以行礼。上以永瑆年老多病，罢一切差使，不必在内廷行走，于邸第闭门思过，罚亲王半俸十年。绵懃亦罢内大臣，居家侍父。二十五年六月，绵懃卒，赠郡王。有司请谥，以非例斥之，著为令。

仁宗崩，有旨免迎谒。语见仪亲王传。十月，命曾孙载锐袭贝勒。道光二年十月，上还自行在，永瑆进食品十六器，以非例卻之。三年三月，薨，年七十二，赐银五千治丧，谥曰哲。载锐袭郡王。绵懃及载锐父奕绶并追封如其爵。咸丰九年，薨，谥曰恭。子溥庄，袭贝勒，加郡王衔。卒，子毓橚，袭贝子。

贝勒永?，高宗第十二子。乾隆四十一年，卒。嘉庆四年三月，追封贝勒。以成亲王子绵偲为后，初封镇国将军，再进封贝子。道光十八年正月，谕曰："绵偲逮事皇祖，昔同朕在上书房读书者只绵偲一人。"进贝勒。二十八年，卒，子奕缙，袭贝子。卒，弟奕缮，袭镇国公。

庆僖亲王永璘，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亲政，封惠郡王，寻改封庆郡王。三月，和珅诛，没其宅赐永璘。五年正月，以祝颖贵太妃七十寿未奏明，命退出乾清门，留内廷行走。二十一年正月朔，乾清宫筵宴，辅国公绵?就席迟，奕绍推令入座，拂堕食?，永璘告内奏事太监。得旨："诸王奏事不得迳交内奏事太监。"罚永璘俸。二十五年三月，永璘疾笃，上亲临视，命进封亲王。寻薨，谥曰僖。命皇子往奠，上时谒陵归，复亲临焉。

子绵?，袭郡王。绵?奏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镫三十六对。上谕曰："庆亲王府第本为和珅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府置谙达二，亦命裁汰。道光三年正月，赐绵?三眼孔雀翎，管雍和宫、中正殿。十六年十月，薨，赐银四千治丧，谥曰良。上命再袭郡王一次。

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采为后，袭郡王。十七年正月，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二年十月，奕采以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采行赇请免，永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亦行赇觊袭王爵，事发，奕采夺爵，绵性戍盛京。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九年，卒。

以绵性子奕劻为后。三十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十年正月，上三十万寿，进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三月，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月，进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十二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十五年正月，授右宗正。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子载振头品顶带。二十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进亲王。二十六年七月，上奉太后幸太原，命奕劻留京会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十二月，加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如故。寻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解御前大臣以授载振。

载振赴日本大?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十月，御史张元奇劾载振宴集召歌妓侑酒。上谕："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旋请开缺，未许。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奏："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钜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命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按其事，不得实，式瑆回原衙门行走。

三十一年，充日、俄修订东三省条约全权大臣。三十二年，遣载振使奉天、吉林按事。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三十三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

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载振复疏辞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许之。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以亲王世袭。

宣统三年四月，罢军机处，授奕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协理大臣。八月，武昌兵起，初命陆军部尚书廕昌视师，奕劻请于朝，起袁世凯湖广总督视师。世凯入京师，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奕劻弼德院总裁。十二月，诏逊位，奕劻避居天津。后七年薨，谥曰密。

仁宗五子：孝淑睿皇后生宣宗，孝和睿皇后生惇恪亲王绵恺、瑞怀亲王绵忻，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生惠端亲王绵愉，和裕皇贵妃刘氏生穆郡王。

穆郡王，未命名，仁宗第一子。二岁，殇。宣宗即位，追封。

惇恪亲王绵恺，仁宗第三子。嘉庆十八年，林清变起，绵恺随宣宗捕贼苍震门，得旨褒嘉。二十四年，封惇郡王。宣宗即位，进亲王。子奕缵，封不入八分公。道光三年正月，命绵恺内廷行走。旋以福晋乘轿径入神武门，坐罢，罚王俸五年。上奉太后幸绵恺第，仍命内廷行走，减罚王俸三年。七年，坐太监张明得私相往来，复匿太监苑长青，降郡王。八年十月，追?苍震门捕贼，急难御侮，复亲王，谕加意检束。十三年五月，绵恺以议皇后丧礼引书“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于义未协，退出内廷，罚王俸十年。十八年五月，民妇穆氏诉其夫穆齐贤为绵恺所囚，命定郡王载铨按实，复降郡王，罢一切职任。十二月，薨，复亲王。上亲临奠，谥曰恪。奕缵前卒，追封贝勒，命赐福晋郡王半俸。

二十六年，以皇五子奕脤为绵恺后，袭郡王。文宗即位，命在内廷行走。奕脤屡以失礼获谴。咸丰五年三月，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六年正月，复封惇郡王。十月，进亲王。穆宗即位，谕免叩拜称名。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封其子载濂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津赐头品顶带。四年六月，授宗令。七年正月，捻匪逼近畿，奕脤陈防守之策。八年十一月，醇郡王奕譞劾王自授宗令，藉整顿之名，启揽权之渐，诏两解之。十一年，大婚，赐紫内大臣班及带豹尾枪。载濂进辅国公。十三年十二月，赐亲?禁城乘四人肩舆，并免进领侍王双俸。光绪五年六月，普祥峪吉地工竣，复赐食双俸。十三年，上亲政，免带领引见。十五年正月，薨，上奉太后临奠，谥曰勤。

子八，有爵者五：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载濂，奕脤第一子。初封一等辅国将军，累进辅国公，袭贝勒，加郡王衔。二十五年，子溥偁，赐头品顶带。二十六年，载濂以庇义和拳，夺爵，弟载瀛，袭。载瀛，奕脤第四子。初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袭贝勒。载漪，奕脤第二子。出为瑞郡王奕志后。获罪，夺爵，归宗。语在瑞怀亲王绵忻传。载澜，奕脤第三子。初封三等辅国将军，再进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以庇义和拳，夺爵，戍新疆。载津，奕脤第五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瑞怀亲王绵忻，仁宗第四子。嘉庆二十四年，封瑞亲王。道光三年，命在内廷行走。八年七月，薨，谥曰怀。子奕约甫晬，上命定亲王奕绍检察邸第官吏，内务府大臣敬徵治家政。十月，奕约袭郡王，予半俸。寻更名奕志。三十年五月，薨，谥曰敏。无子。赐绵忻福晋郡王半俸。咸丰三年，福晋薨，复赐奕志福晋郡王半俸。

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同治十一年，大婚，命食贝勒全俸。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旧号；更曰端者，述旨误，遂因之。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侄也。二十四年，太后复训政。二十五年正月，赐载漪子溥?头品顶带。十二月，上承太后命，溥?入为穆宗后，号“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读书，以承恩公尚书崇绮、大学士徐桐为之傅。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

二十六年，义和拳乱起，载漪笃信之，以为义民，乱遂炽。五月，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义和拳击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复及德国使臣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八月，诸国联军自天津逼京师，上奉太后出狩，载漪及溥?皆从。次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未逾月罢。命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议和，诸国目载漪为首祸。十二月，夺爵，戍新疆。二十七年十月，上奉太后还京师。次开封，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赐公衔俸，归宗。

二十八年六月，别以醇贤亲王奕枻子镇国公载洵为奕志后，袭贝勒。宣统间，为海军部尚书。改海军部大臣，加郡王衔。

惠端亲王绵愉，仁宗第五子。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封惠郡王，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故事，亲、郡王未及岁，食半俸。道光九年，命食全俸。十九年，进亲王。文宗即位，谕：“惠亲王为朕叔

父，内廷召对及宴赉赏赐宜免叩拜，章奏免书名。”咸丰三年，赐御用龙褂。

洪秀全之徒北扰近畿，命为奉命大将军，颁锐捷刀，统健锐、火器、前锋、护军、巡捕诸营，及察哈尔兵，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兵，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办防剿。僧格林沁出驻涿州，绵愉留京师。九月，会奏颁行银钱钞法。时秀全兵至深州，请发哲里木盟马队一千及热河、古北口兵各五百赴涿州助防；复奏请发蒙古兵三千，以德勒克色楞为将，督兵进击。

四年正月，命朝会大典外悉免叩拜。寻与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疏请铸铁钱为大钱辅，上令王详议以行。五年四月，北路肃清，行凯撤礼，上奉命大将军印。十二月，以铸铁钱有效，下宗人府议叙。八年五月，以奏保耆英，罢中正殿、雍和宫诸职任。九年，罢铁钱局。

十年七月，英、法二国兵至天津，命至通州与僧格林沁办防，并谕绵愉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等筹商交涉。同治二年，穆宗典学，太后以绵愉行辈最尊，品行端正，命在弘德殿专司督责，并令王子奕详、奕询伴读。三年十二月，薨，上亲临奠，赐银五千治丧，谥曰端。

子六，有爵者三：奕详、奕询、奕谟。奕详，绵愉第五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赐三眼孔雀翎，进镇国公，袭郡王。穆宗大婚，加亲王衔。十三年，命食亲王俸。光绪十年十月，太后万寿，命食亲王全俸。十一年六月，授内大臣。十二年正月，薨，谥曰敬。子载润，袭贝勒。奕询，绵愉第四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封镇国公。卒，无子，以愉恪郡王允溼五世孙载泽为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光绪末，授度支部尚书。奕谟，绵愉第六子。初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再进封贝子，加贝勒衔。卒，以醇贤亲王奕枻孙溥佶为后，袭镇国公。

宣宗九子：孝全成皇后生文宗，孝静成皇后生顺和郡王奕纲、慧质郡王奕继、恭忠亲王奕□，庄顺皇贵妃生醇贤亲王奕枻、锺端郡王奕硉、孚敬郡王奕譓，和妃纳喇氏生隐志郡王奕纬，祥妃钮祜禄氏生惇勤亲王奕脤。奕脤出为惇恪亲王绵恺后。

隐志郡王奕纬，宣宗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封贝勒。道光十一年四月，薨，以皇子例治丧，进封隐志贝勒。文宗即位，进郡王。无子，以贝勒绵懿子奕纪为后，袭贝勒。卒，谥恭勤。子溥伦，袭贝子，进贝

勒；溥侗，授一等镇国将军。

顺和郡王奕纲，宣宗第二子。二岁，殇。文宗即位，进封谥。

慧质郡王奕继，宣宗第三子。三岁，殇。文宗即位，追封谥。

恭忠亲王奕□，宣宗第六子。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文宗即位，封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

内大臣办理巡防，命仍佩白虹刀。十月，?三年九月，洪秀全兵逼畿南，以王署领侍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四月，以畿辅肃清，予优?。七月，孝静成皇后崩，上责王礼仪疏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七年五月，复授都统。九年四月，授内大臣。

十年八月，英吉利、法兰西兵逼京师，上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与议和，诱执英使巴夏礼，与战，师不利。文宗幸热河，召回载垣、穆荫，授王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王出驻长辛店，奏请饬统兵大臣激励兵心，以维大局。克勤郡王庆惠等奏释巴夏礼，趣王入城议和。英、法兵焚圆明园。豫亲王义道等奏启城，许英、法兵入。王入城与议和，定约，悉从英、法人所请，奏请降旨宣示，并自请议处。上谕曰：“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十二月，奏通商善后诸事。初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王与大学士桂，边防空虚，?良、侍郎文祥领其事。王疏请训练京师旗兵，并以吉林、黑龙江与俄罗斯相议练兵筹饷。上命都统胜保议练京兵，将军景淳等议练东三省兵。

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王请奔赴，两太后召见，谕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擅政状。穆宗侍两太后奉文宗丧还京师，谴黜载垣等，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王坚辞世袭，寻命兼宗令、领神机营。

同治元年，上就傅，两太后命王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三年，江宁克复。上谕曰：“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加封贝勒，以授其子辅国公载澂，并封载濬辅国公、载氵莹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寻以惇亲王

奕脤、醇郡王奕枻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廕、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奏请任用，广诚语尤切。两太后命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入谢，痛哭引咎，两太后复谕："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年二月，西捻逼畿辅，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授右宗正。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复命王爵世袭。十二年正月，穆宗亲政，十三年七月，上谕责王召对失仪，降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夺载澂贝勒。翌日，以两太后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澂爵。十二月，上疾有间，于双俸外复加赐亲王俸。旋复加剧，遂崩。德宗即位，复命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

光绪元年，署宗令。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家居养疾。十二年十月，复双俸。自是国及甲数，岁时祀事赐神糕，节序辄有赏赉，以为常。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兵?有庆屡增护事急，太后召王入见，复起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仍谕王疾未愈，免常川入直。寻又命王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一月，授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授宗令。王疾作，闰三月增剧，上奉太后三临视，四月薨，年六十七。上再临奠，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曰忠，配享太庙，并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子四：载澂，贝勒加郡王衔，卒，谥果敏；载瀅，出为锺端郡王奕硉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载濬，与载瀅同时受封；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澂、载濬、载潢皆前王卒。王薨，以载瀅子溥伟为载澂后，袭恭亲王。

醇贤亲王奕枻，宣宗第七子。文宗即位，封为醇郡王。咸丰九年三月，分府，命仍在内大臣，管?内廷行走。穆宗即位，谕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神机营。同治三年，加亲王衔。四年，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十一年，进封醇亲王。十二年，穆宗亲政，罢弘德殿行走。

德宗即位，王奏两太后，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独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

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两太后下其奏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但令照料菩陀峪陵工，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光绪二年，上在毓庆宫入学，命王照料。五年，赐食亲王双俸。

十年，恭亲王奕□罢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与王商办。时法兰西侵越南，方定约罢兵，王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设海军衙门，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定议练海军自北洋始，责鸿章专司其事。十二年三月，赐王与福晋杏黄轿，王疏辞，不许。鸿章经画海防，于旅顺开船坞，筑砲台，为海军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辅以蚊船、雷艇，复购舰英、德，渐次成军。五月，太后命王巡阅北洋，善庆从焉，会鸿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视?台、船坞及新设水师学堂，十馀日毕事。王还京，奏?诸将吏及所聘客将，请太后御书榜悬大沽海神庙。

太后命于明年归政，王疏言：“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籥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规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太后命毋庸议。十三年正月，上亲政。四月，太后谕预备皇帝大婚，当力行节俭，命王稽察。十四年九月，王奏：“太平湖赐第为皇帝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藩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太。葺?后从之，别赐第，发帑十万葺治。十五年正月，大婚礼成，赐金桃皮鞘威服刀，增护治邸第未竟，复发帑六万。并进封诸子：载沣镇国公，载洵辅国公，载涛赐头品顶带、孔雀翎。

二月，河道总督吴大澂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特旨宣示。上即位逾年，王密奏：“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適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牴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皇清受天

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摺，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不但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太后如王言，留疏宫中。大澂疏入，谕曰：“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奕枻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馀年来，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优加异数，皆涕泣恳辞，前赐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宣示，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特明白晓谕，并将王原奏发钞，俾中外咸知贤王心事，从此可以共白。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

十六年正月，以上二十万寿，增护军十五、蓝白甲五十，授载涛二等镇国将军。十一月，王疾作，上亲诣视疾。丁亥，王薨，年五十一。太后临奠，上诣邸成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称本生考，遵高宗御批；仍原封，从王志也。谥曰贤，配享太庙。下廷臣议：上持服期年，缟素、辍朝十一日；初祭、大祭，奉移前一日，亲诣行礼，御青长袍褂，摘缨；期年内御便殿，用素服；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庙班讳。十八年，葬京师西山妙高?。宣统皇帝即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祖考。

子七：德宗，其第二子也；载洸，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宣统皇帝即位，命为监国摄政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志后；载涛，出为锺郡王奕硉后。宣统间，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主军政。三年十月，并罢。十二月，逊位。

锺端郡王奕硉，宣宗第八子。文宗即位，封为锺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七年十一月，薨，谥曰端。无子，以恭忠亲王奕□子载瀅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醇贤亲王奕枻子载涛为后，袭贝勒，加郡王衔。

孚敬郡王奕譓，宣宗第九子。文宗即位，封孚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命管乐部。

十一年，授内大臣，加亲王衔。德宗即位，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光绪三年二月，薨，谥曰敬。无子，以愉恪郡王允溉四世孙奕栋子载沛为后，袭贝勒。卒，又以奕瞻子载澍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贝勒载瀛子溥伒为后，封贝子。

文宗二子：孝钦显皇后生穆宗，玫贵妃徐佳氏生悯郡王。

悯郡王，生未命名，殇。穆宗即位，追封。

论曰：庄亲王佐太祖建业，将出师，登?而谋，策定驰而下，黄道周亟称其骁勇；太祖崩，诸子嗣业，未有成命，礼烈亲王拥立太宗，亲为扞御边圉，夏允彝以为行事何减圣贤。盖雄才让德，虽在敌国，不能掩也。睿忠亲王手定中原，以致于世祖，求之前史，实罕其伦。徒以执政久，威福自专，其害肃武亲王，相传谓因师还赐宴拉杀之，又或谓还至郊外遇伏死，死处即今葬地。传闻未敢信，然其惨酷可概见矣。身后蒙谤，仅乃得雪，亦有以取之也。

圣祖遇诸宗人厚，遗诏犹以礼亲王、饶馀亲王子孙安全，拳拳在念。然当用兵时，诸王贝勒为帅，小违律必议罚，且不得以功掩。义以行法，仁以睦亲，固不相悖也。雍正中，允禩、允禟之狱，世宗后亦悔之。怡贤亲王特驯谨，渥加宠荣，示非寡恩。诚以尺布斗粟，相逼笮过甚，恂勤郡王尝握兵柄，非母弟亦岂得幸生耶？时去开国未远，以尚武为家法，其失则獷。

太宗屡谕诸子弟当读书，?厚公承其教，彬彬有东丹王之风。高宗诸子多擅文学，尤以成哲亲王为最，词章书翰，无愧古人。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懟，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醇贤亲王尊为本生亲，乾乾翼翼，靡间初终，预绝治平、嘉靖之议，载在方策，彰彰迈前代远甚。迨时移势易，天方降割，乃以肺腑之亲，寄腹心之重，漠然不知阴雨之已至，一发而不可复收。天欤人欤，亡也忽诸，尤足为后来之深鉴矣！

列传九

阿哈出子释加奴猛哥不花释加奴子李满住李满住孙完者秃猛哥不花子

撒满哈失里猛哥帖木兒猛哥帖木兒弟凡察子董山董山子脱罗脱罗子脱

原保凡察子不花秃

王杲王兀堂

，始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起兵。建州设?阿哈出，辽东边外女真头人。太祖以建州，初为指挥使者，阿哈出也，明赐姓名李诚善，所属授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服、钞币有差。三年十月，阿哈出朝于明。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剌河诸女真头人，哈喇等授千百户。七年七月，阿哈出朝于明。?哈喇等朝于明，以其地属建州阿哈出子二：释加奴、猛哥不花。八年，成祖亲征出塞，释加奴率所属从战有功。八月乙卯，以释加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所属昝卜赐姓名张志义，阿剌失赐姓名李指挥使。初?从善，可捏赐姓名郭以诚，皆为正千户。九年九月，释加奴举猛哥不花为毛怜，以头人巴兒逊为指挥使；至是从释加奴请，以命其弟。十年，释加奴?，永乐三年设毛怜等岁祲乏食，辽东都指挥巫凯以闻，成祖命发粟赈之。

处之?猛哥帖木兒者，亦女真头人，其弟曰凡察，与阿哈出父子并起，明析置建州左，以为指挥使。十一年十月，与释加奴、猛哥不花同朝于明。十四年，释加奴、猛哥不花朝于明，为所属乞官。十五年二月，猛哥不花朝于明。十二月，释加奴上言："颜春头人月兒速哥率其孥来归，请属于建州。"释加奴、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兒屡为所属乞官。十八年闰正月，成祖命无功不得乞官，赐敕戒谕之。十九年十月，猛哥不花朝于明。二十年正月，成祖亲征出塞，猛哥不花率子弟及所属从，赐弓矢、裘、马。二十二年三月，成祖复亲征出塞，猛哥不花使所属指挥佥事王吉从，成祖嘉赉之。七月，成祖崩。

宣德元年正月，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兒朝于明。是月壬子，进猛哥帖木兒为都督佥事。释加奴已前卒，三月辛丑，以其子李满住为都督佥事。九月丁巳，进猛哥不花为中军都督。二年二月，猛哥不花使贡马，

旋卒。四月，命饩其孥。?同知，仍掌毛怜猛哥不花子二：撒满哈失里、官保奴。撒满哈失里蒙其祖阿哈出赐姓为李氏，四年三月壬子，明以为都督佥事。五年三月，官保奴朝于明。四月，李满住上言求市于朝鲜，朝鲜不纳，宣宗敕谕听于辽东境上通市。六年正月，释加奴妻唐氏朝于明。二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七年二月，猛哥帖木兒使其弟凡察朝于明；三月壬戌，明以为都指挥佥事。

八年二月庚戌，进猛哥帖木兒为右都督，凡察都指挥使。六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都督猛哥帖木兒及其?，杀左?头人弗答哈等掠建州?是年，七姓野人木答忽等纠阿速江等子阿古，凡察告难于明。会明使都指挥裴俊如斡木河，中途遇寇，凡察以所属赴援，有功。事；敕谕木答忽等还所掠人、马、赀财，且赦其罪。?九年二月癸酉，进凡察都督佥事，掌是月，撒满哈失里母金阿纳失里朝于明。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是月，李满住、撒满哈失里上言忽剌温境内野人那列秃等掠所属那颜寨，敕谕那列秃等还所掠人、马、赀财，并以责弗答哈等。四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正统元年闰六月，李满住使其子古纳哈等朝于明，还辽东逃人，明英宗嘉其效诚，赐采缎、冠服；并上章言忽剌温野人相侵，乞徙居辽阳婆?江，英宗命辽东总兵官巫凯计议安置，毋弛边备，毋失夷情。二年正月，凡察使所属指挥同知李伍哈朝于明，上章言："居邻朝鲜，为所困；欲还建州，又为所阻：乞朝命。"英宗赐敕抚谕。五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自陈原留京师自?。

事，赐敕遣之。是时，李满住掌建?前，撒满哈失里已进都督同知，英宗命仍掌毛怜都督猛哥帖木兒死七姓?，与撒满哈失里并奉职贡惟谨；而故建州左?，凡察掌建州左?州指挥使。?野人之难，子阿古殉焉，诸子董山、绰颜依凡察以居。是年十一月，以董山为本三年正月，凡察朝于明。是月壬子，英宗赐以敕曰："往者猛哥帖木兒死七姓野人之难，失二印无故事。?其印，宣德间，别铸印畀凡察。董山上言旧印故在，而凡察复请留新印，一印自此始。六月，李满住使所属指挥?敕至，尔等协同署事，遣使上旧印。"凡察、董山争赵歹因哈上章，言："自徙居婆?江，屡为朝鲜侵掠。今复徙居?突山东南浑河上，为朝廷印为指挥阿里所匿，请别铸印畀撒满哈失里。"?守边圉，罔敢或违。"别疏又言："毛怜英宗不许，命撒满哈失里奏事附李满住以达。

四年四月，李满住上言："都督凡察、指挥童仓为朝鲜所诱，叛去。"童仓即董山，译音异也。英宗敕朝鲜国王李祯问状，祯疏自明非诱。英宗命凡察、童仓即居镜城，复敕祯鞑靼相侵盗，敕辽东总兵曹义

备边。九月，朝鲜?抚谕之。五年四月，英宗以李满住与福馀国王李祹上言凡察、童仓复逃还建州。总兵曹义亦疏陈："凡察等去镜城，率叛军马哈剌等四十家至苏子河，乏食。"英宗敕义使编置三土河及婆?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仍依李满住以居，发粟赈之；贳逃军马哈剌等，命还伍。复谕祹使归其种人留朝鲜境者。是时，凡察，其徙居镜城复还。六年正月戊午，进董山为都督佥事。?以都督、董山以指挥同领建州左

二月，朝鲜国王李祹上言："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其兄猛哥帖木兒，臣祖授以万户，创公廨，与婢仆、衣粮、鞍马，臣父又授以上将军。及死七姓野人之难，其子阿古殉焉，屋宇、赀产焚掠殆尽。臣抚恤凡察，如先臣抚恤其兄。近岁徙居东良，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时臣不及知，安有追杀？或有留者，非怀土不去，则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李满住昔居婆?江，在臣国边境。盐米醯酱随其所索，时时给与。后引忽剌温劫掠臣边不已。今凡察与同恶，谋与忽剌温等来侵。请饬凡察等遄返旧居，庶小国边民获免寇盗。"英宗敕祹谨为备。会凡察上言不敢为非，敕辽东总兵曹义遣使谕之，并廉其情伪。

?印数年而不决。七年二月甲辰，英宗用总兵官曹义议，析置建州右?凡察、董山争，敕分领所属，守法安?，凡察以新印掌右?，凡察、董山皆进都督同知，董山以旧印掌左。董山、凡察及李满住各为所属乞官，皆许之。自是，岁有干请。久次，乞进?业，毋事争印畀之?秩；物故，乞袭职，以为常。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三月丁丑，进右都督，别铸毛怜指挥佥事吴良赍敕往勘。凡察所索童阿?，使锦衣?。五月，英宗以凡察等屡言朝鲜留其部哈里等，居朝鲜久，受职事，守丘墓，皆自陈不原还，而以十人还李满住。八年十月，李满住使报兀良哈将入寇，英宗命佥都御史王?勒兵为备。九年正月，李满住等上言指挥郎克苦等还自朝鲜，乞赈，英宗命发粟赈之。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年正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十一年二月，以董山弟绰颜为副千户。十二年正月，进李满住为都督同知。六月，李满住、董山、凡察等使为备。十三年正月，复敕戒李满住等?以闻瓦剌将寇边，敕建州三毋为北虏诱。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四年，凡察妻?兒真索朝于明，进皇太后塔纳亦屡犯边。景泰中，王?巡抚辽东，使招?珠二颗，赍以纻丝表里。既而额森入寇，建州三谕，复叩关。

天顺二年正月，李满住朝于明。二月，进董山右都督。时董山阴附朝鲜，朝鲜授以中枢密使。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讷得其制书以闻，英宗使诘朝鲜及董山，皆忄习服，贡马谢。五夜至义州江，杀并江收禾民，掠男妇、牛马。"下?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上言："建州都督郎卜兒

哈，致寇乃自取，置勿问。八年春正月，英宗崩?兵部议，以为朝鲜尝诱杀毛怜。

成化元年正月，董山朝于明，自陈防边有劳，乞进秩。宪宗不许，赐以采缎。十月，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上言："建州、毛怜、海西诸部落入贡，边臣验方物，貂必纯黑，屡犯边。贡使至，使者不宜过持择，召边衅。?马必肥大，否则拒不纳。今诸部落结福馀三犯边，官兵击破之。"十二月，复入犯，?"宪宗命从之。二年十一月，秉上言："毛怜诸总兵武安侯郑宏战败。三年正月，秉上言："董山归所掠边人，请赎俘。"宪宗敕?董山，因戒复入鸦鹘?署都督佥事武忠将命抚谕。是月，海西、建州诸?，旋使锦衣?责建州、毛怜诸关，都指挥邓佐御诸双岭，中伏死，副总兵施英不能救。三月，复入连山关，掠开原、抚顺，窥铁岭、宁远、广宁。及忠至，董山等受抚。四月，偕李古纳哈等朝于明，宪宗使集阙下，宣诏赦其罪，董山等顿首听命。

五月己丑，复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发兵讨建州，而董山等留京师，会赐宴，其从者语嫚，夺庖人铜牌，事闻，有诏切责；既而，予马值、赉采币如故事。董山、李古纳哈乞蟒衣、玉带、金顶帽、银酒器，宪宗命增赐衣、帽，人一具。董山又言指挥可昆等五人有劳，乞赐，宪宗命赐衣，人一袭。董山等辞归，鸿胪寺通事署丞王忠奏："董山等骂坐不敬，贪求无厌，扬言归且复叛，请遣官防送。"宪宗命礼部遣行人护行，复赐敕戒谕。董山等既行，宪宗复用礼部主事高冈议，命赵辅絷董山塞上。辅留董山等广宁，令遣使戒所属毋更盗边。七月庚申，辅召董山等听宣敕，未毕，董山等，杀董山等二十六人。宪宗命发兵益秉、辅东征，敕安抚?为嫚语，袖出刃刺译者，吏士格，示专讨建州。九月，分道出师：左军渡浑河，越石门，至分水岭；右军度?毛怜、海西诸鸦鹘关，逾凤凰城、摩天岭，至婆?江；中军下抚顺，经薄刀山，过五岭，渡苏子河，至虎城。攻破张打必纳、戴咬纳、朗家、嘹哈诸寨，四战皆捷。十月，师还。秉上疏请增兵戍辽阳，于凤凰山、鸦鹘关、抚顺、奉集、通远诸路度地筑城堡，选将吏习边事者镇开原，宪宗悉从之。

四年正月，朝鲜国王李□上言，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等将兵征建州，渡鸭绿、泼?二江，破兀狝府诸寨，擒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多所俘馘，使献俘。

，猛哥帖木兒领之，死，而?，传其子释加奴及孙李满住。析左?自阿哈出始领建州，移凡察领之。其入边为乱，董山为之渠。明既杀董山?

弟凡察代，既复传其子董山；析右，朝鲜亦破李满住，其子古纳哈同死，他子都喜亦的哈，后不著。凡察正统后不复见，当已前死。其子不花秃不与董山之乱，独全。他子阿哈答尝朝于明，争赐币不及例。五年六月，都指挥佟那和劄等上章，为董山子脱罗等、李古纳哈子完者秃乞官。兵部请进止，?建州左宪宗命授脱罗都指挥同知、完者秃都指挥佥事。自是，凡从董山为乱者，其子姓降一等，仍袭职。

头人沙加保等三百馀人朝于明，宪宗敕示威德，俾复奉朝贡。居?六年正月，建州三数年，太监汪直擅政，欲以边功自重，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阿直意，十三年十二月，上为边患，请声罪致讨。十四年六月，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及钺会议招抚，文升上?章言建州三掌印都指挥完?掌印都指挥脱罗、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建州?言："建州左、右二者秃等二十七人，先后应命。"宣敕抚慰，遣还。卜花秃即不花秃，凡察子也，九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再入朝，至是同受招抚。

寻复命直诣辽东处置边务，直至边，钺复请用兵。十五年十月，命直监督军务，抚宁，并敕朝鲜国王李□发兵夹击。十一?侯硃永佩靖虏将印充总兵官，钺参赞军务，讨建州三月，永等分道出抚顺关，建州人拒守，纵击破之，有所俘馘。师还，永等受上赏。十六年六月，建州复寇边。巡按辽东御史强珍疏论钺等启衅冒功，下吏议。汪直憾珍，劾珍欺罔，逮奉朝贡如故。?治，谪戍。钺寻罢去。十八年，直亦得罪，建州三

弘治初，脱罗、完者秃皆进都督。孝宗之世，脱罗三朝，完者秃五朝，明赐完者秃大帽、金带。正德元年，脱罗卒，以其子脱原保袭都督佥事。二年四月，卜花秃卒，赐祭。武宗之世，脱原保三朝。

都督阿剌哈、真哥、腾力革?都督章成、古鲁哥，右?都督方巾，左?嘉靖间，建州辈，见于明实录，皆不知其世。盖自李满住死，复传其孙完者秃。阿哈出之后，可纪者四世，传子撒满答失里，后不著。董山死，传其子脱罗及孙脱原保。?。其别子猛哥不花领毛怜猛哥帖木兒之后，可纪者三世。其弟凡察传子不花秃，后不著。迨嘉靖季年，王杲强，而阿哈出、猛哥帖木兒之族不复见。

王杲，不知其种族。生而黠慧，通番、汉语言文字，尤精日者术。嘉靖间，为建州右都指挥使，屡盗边。三十六年十月，窥抚顺，杀守备彭文洙，遂益恣掠东州、会安、一堵?墙诸堡无虚岁。四十一年五月，副总兵黑春帅师深入，王杲诱致春，设伏媳妇山，生得春，磔之，遂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前后杀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

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凡数十辈。当事议绝贡市，发兵剿，寻又请贷，杲不为悛。隆庆末，建州哈哈纳等三十人款塞请降，边吏纳焉。王杲走开原索之，勿予，乃勒千馀骑犯清河。游击将军曹簠伏道左，突起，斩五级，王杲遁走。

故事，当开市，守备坐听事，诸部酋长以次序立堂上，奉土产，乃验马；马即羸且跛，并予善值，餍其欲乃已。王杲尤桀骜，攫酒饮，至醉，使酒箕踞骂坐。六年，守备贾汝翼初上，为亢厉，抑诸酋长立阶下，诸酋长争非故事，尽阶进一等。汝翼怒，抵几叱之，视戏下箠不下者十馀人，验马必肥壮。王杲鞅鞅引去，椎牛约诸部，杀掠塞上。是时，哈达王台方强，诸部奉约束，边将檄使谕王杲。王杲讼言汝翼摧抑状，巡抚辽东都御史张学颜以闻，下兵部议，令辽东镇抚宣谕，示以恩威。于是王台以千骑入建州寨，令王杲归所掠人马，盟于抚顺关下而罢。学颜复以闻，赍王台银币。

万历二年七月，建州奈兒秃等四人款寨请降，来力红追亡至塞上，守备裴承祖勿予，追者纵骑掠行夜者五人以去。承祖檄召来力红令还所掠，亦勿予。是时王杲方入贡，马二百匹、方物三十驮，休传舍。承祖度王杲必不能弃辎重而修怨于我，乃率三百骑走来力红寨，。王杲曰：“将?诸部围之，未敢动。王杲闻耗惊，驰归，与来力红入谒承祖，而诸部围益军幸毋畏。仓卒闻将军至，皆匍匐原望见。”承祖知其诈，呼左右急兵之，击杀数十人，诸，杀伤相当。来力红执承祖及把总刘承奕、百户刘仲文，杀之。于是学颜奏绝王杲?部皆前贡市，边将复檄王台使捕王杲及来力红。王台送王杲所掠塞上士卒，及其种人杀汉官者。

坐困，遂纠土默特、泰宁诸部，图大举犯辽、沈。总兵李成梁屯?王杲以贡市绝，部沈阳，分部诸将：杨腾驻邓良屯，王维屏驻马根单，曹簠驰大冲挑战。王杲以诸部三千骑入五味子冲，明军四面起，诸部兵悉走保王杲寨。王杲寨阻险，城坚堑深，谓明军不能攻。成梁计诸部方聚处，可坐缚。十月，勒诸军具?石、火器疾走围王杲寨，斧其栅数重。王杲拒守，成梁益挥诸将冒矢石陷坚先登。王杲以三百人登台射明军，明军纵火，屋庐、刍茭悉焚，?蔽天，诸部大溃。明军纵击，得一千一百四级。往时剖承祖腹及杀承奕者皆就馘，王杲遁走。明军车骑六万，杀掠人畜殆尽。犯边，复为明军所围。王杲以蟒褂、红甲授所亲阿哈?三年二月，王杲复出，谋集馀速把亥。明军购?纳，阳为王杲突围走，明军追之。王杲以故得脱，走重古路，将往依泰宁王杲急，王杲不敢北走，假道于王台。边吏檄捕送。七月，王台率子虎兒罕赤缚王杲以献，槛车致阙下，磔于市。王杲尝以日者术自推出亡不即死，竟不验。妻孥二十七

人为王台所得，其子阿台脱去。阿台妻，清景祖女孙也。

王台卒，阿台思报怨，因诱叶赫杨吉砮等侵虎兒罕赤。总督吴兑遣守备霍九皋谕阿台，不听。李成梁率师御之曹子谷、大梨树佃，大破之，斩一千五百六十三级。四年春正月，阿台复盗边，自静远堡九台入，既又自榆林堡入至浑河，既又自长勇堡入薄浑河东岸，又纠头人阿海居莽子寨，两寨相与为?土蛮谋分掠广宁、开原、辽河。阿台居古勒寨，其党毛怜犄角。成梁使裨将胡鸾备河东，孙守廉备河西，亲帅师自抚顺王刚台出寨，攻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设。成梁麾诸军火攻两昼夜，射阿台，殪。别将秦得倚已先破莽子寨，杀阿海，斩二千二百二十二级。景祖、显祖皆及于难。语详太祖纪。

同时又有王兀堂，亦不知其种族，所居寨距磥阳二百五十里，磥阳故通市。王兀堂初起，奉约束惟谨。万历三年，李成梁策徙孤山、险山诸堡，拓境数百里，断诸部窥塞道。王杲既擒，张学颜行边，王兀堂率诸部酋环跪马前，谓徙堡塞道，不便行猎，请得纳质子，通市易盐、布。学颜以请，神宗许之。开原、抚顺、清河、磥阳、宽奠通布市自此始。

当是时，东方诸部落，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王兀堂制之：颇守法。已，渐窃掠东州、会安堡。七年七月，开市宽奠，参将徐国辅纵其弟若仆减直强鬻参，殴种人以回易至者几毙，诸部皆忿，数掠宽奠、永奠、新奠诸堡。他酋佟马兒等牧松子岭，阑入林刚谷。巡抚都御史周咏等劾国辅，罢之，谕王兀堂戢诸部。八年三月，王兀堂及他酋赵锁罗骨等，以六百骑犯磥阳及黄关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四月，又以千骑自永奠堡入，成梁帅师击败之，斩七百五十级，俘一百六十人。十一月，复自宽奠堡入，副总兵姚大节帅师击败之，斩六十七级，俘十一人。王兀堂自是遂不振，不复通于明。

则有纳答哈、纳木章，?以都督奉朝贡者，建州?当隆庆之世，下逮万历初，建州诸则有八当哈、来留住、松塔；而王杲自指挥使迁何?则有大疼克、八汗马、哈塔台，右?左秩，不可考见，王兀堂?不著其官，然皆强盛为大酋。自王杲就擒后五年而王兀堂败，又后三年而阿台死，太祖兵起。

，始自阿哈出。枝幹互生，左右析置，自永乐至嘉靖，一百五十馀?论曰：建州之为年，而阿哈出之世绝。王杲乘之起，父子弄兵十馀年乃

灭。其在于清，犹爽鸠、季荋之于齐，所谓因国是也。或谓猛哥帖木兒名近肇祖讳，子若孙亦相同。然清先代遘乱，幼子范察得脱，数传至肇祖，始克复仇，而猛哥帖木兒乃被戕于野人，安所谓复仇？若以范察当凡察，凡察又猛哥帖木兒亲弟也，不得为数传之祖。清自述其宗系，而明乃得之于简书。春秋之义，名从主人，非得当时纪载如元秘史者，固未可以臆断也。隆庆、万历间，建州诸部长未有名近兴祖讳者。太祖兵起，明人所论述但及景、显二祖，亦未有谓为董山裔者。信以传信，疑事可考见者著于篇，以阿哈出、王杲为之纲，而其子弟?以传疑，今取太祖未起兵前建州三及同时并起者附焉。

列传十

万子扈尔干孟格布禄扈尔干子岱善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

杨吉砮兄清佳砮杨吉砮子纳林布禄金台石清佳砮子布寨布寨子布扬古

布占泰拜音达里

万，哈达部长也。万自称汗，故谓之万汗。明译为王台，“台”“万”音近。明于东边酋长称汗者，皆译为“王”某，若以王为姓，万亦其例也。哈达为扈伦四部之一，明通称海西。哈达贡于明，入广顺关，地近南，故谓之南关。

万姓纳喇氏，其始祖纳齐卜禄。纳齐卜禄生尚延多尔和齐，尚延多尔和齐生嘉玛喀硕珠古，嘉玛喀硕珠古生绥屯，绥屯生都勒喜。都勒喜子二：克什纳、古对硃颜。古对硃颜之，于诸部中最强，修贡谨，又捕叛者猛克有劳?后别为乌喇部。克什纳，嘉靖初掌塔山左，明授左都督，赐金顶大帽；既，为族人巴代达尔汉所杀。克什纳子二：长彻彻穆，次旺济外兰。克什纳死时，彻彻穆子万奔席北部境绥哈城，而旺济外兰奔哈达，遂为其部长。明以其侦寇功，授都督佥事。叶赫部长褚孔格数为乱，旺济外兰执而僇之，夺其贡敕七百道，及叛，旺济外兰为所杀。其子博尔坤舍进杀父仇，迎从兄万于绥哈城，?所部十三寨。后其部部，远交而近攻，势益盛，遂以哈达为国，称汗。兴祖诸子环?，略?还长其部。万能用其居赫图阿喇，号“宁古塔贝勒”，与董鄂部构衅。兴祖第三子索长阿为其子吴泰娶万女，盖尝乞兵于万以御董鄂部。

万居静安堡外，室庐、耕植与他部落异，事明谨。是时王杲领建州，与鞑靼东西遥应，窥辽塞，万支拄其间不令合。明使继其大父克什纳为都督。王杲盗边，开原兵备副使王之弼檄万，令王杲还所掠。万入建州寨，要王杲盟于抚顺关下，复通市如故。土默特徙帐辽东，万入贡，多夺其马。已而，土默特弟韦徵与万为婚，其从子小黄台吉拥五万骑，介叶赫复请婚于万，万惧而许之。小黄台吉以马牛羊、甲胄、貂豹之裘遗万，筑坛刑白马为盟，约毋犯塞。居无何，小黄台吉要万犯塞，万不可，乃罢，时为万历元年。明年，王杲乱，辽东巡抚张学颜檄万捕王杲。万令海西、建州诸酋款塞，乞先开市，游击丁仿语之曰：“必得王杲都督大疼克等叩关，督抚以闻，许开市，遂缚献王杲所?而后市可图

也。”万复率建州掠辽军八十四人，及种人兀黑，以兀黑尝杀汉官也。又明年，捕得王杲，槛致京师。明进万右柱国、龙虎将军，官二子都督佥事，赐黄金二十两、大红师子纻衣一袭。

是时万所领地，东则辉发、乌喇，南则建州，北则叶赫，延袤千里，保塞甚盛。万暴而黩货，以事赴诉，视赂有无为曲直。部下皆效之，使于诸部，骄恣无所忌，求贿鹰、犬、鸡、豚惟所欲。使还，意为毁誉，万辄信之。以是诸部皆贰。而叶赫部长清佳砦、杨吉砦兄弟，以父褚孔格见僇，心怨万。万纳其女弟温姐，又以女妻杨吉砦，卵翼之。万老而衰，杨吉砦复婚于哈屯恍惚太，势渐张。万子扈尔干尤暴，所部或去从杨吉砦。杨吉砦构乌喇与扈尔干为仇，遂收故所部诸寨为旺济外兰所侵者，取其八寨，惟把太等五寨尚属万。自是辉发、乌喇诸部皆不受约束，万地日蹙，忧愤不自僇。万历十年七月，万卒。叶赫闻万死，使求故贡敕，扈尔干曰：“我父以汝兄弟故，卒用忧愤死，今尚问敕书乎？”勿与，告哀于明。明以万忠，赐祭，予采币、四表里。

万有子五：扈尔干为长；仲、叔皆前死；季孟格布禄，温姐子也；又有康古鲁，为万外妇子。万卒，康古鲁与扈尔干争父业。扈尔干怒曰：“汝，我父外妇子也，宁得争父业乎？不避我，我且杀汝！”康古鲁因亡抵清佳砦，清佳砦妻以女。是时太祖初起兵。八月，扈尔干以兵从兆佳城长李岱劫太祖所属瑚济寨，太祖部将安费扬古、巴逊以十二人追击，杀哈达未附。?兵四十人，还所掠。扈尔干旋卒。孟格布禄年十九，袭父职龙虎将军、左都督，康古鲁闻扈尔干死，遂还，烝温姐。

扈尔干有子曰岱善，与唐古鲁、孟格布禄析万遗业为三。康古鲁报扈尔干之怨，释憾于其子；孟格布禄亦以母温姐故，助康古鲁，共攻岱善；而清佳砦、杨吉砦兄弟谋攻万子孙报仇，十一年七月，挟暖兔、恍惚太等万骑来攻。明总督侍郎周咏念岱善弱，孟格布禄少，请加敕部诸酋，神宗许之。十二月，杨吉砦等复挟蒙古科尔沁贝勒甕阿岱等万骑来攻，孟格布禄及岱善以二千骑迎战而败。自是兵屡至，恣焚掠不已。十二年，明总兵李成梁诱杀清佳砦、杨吉砦兄弟，所部詟服，誓受孟格布禄约束。

叶赫难始纾，而内讧复急。清佳砦子布寨、杨吉砦子纳林布禄乘隙图报怨。十五年四月，纳林布禄以恍惚太万骑攻把泰寨，明兵来援，围解；乃阴结其姑温姐，嗾孟格布禄佐康古鲁图岱善。先是扈尔干许以女归太祖，十六年，岱善亲送以往，太祖为设宴成礼。是年纳林布禄复以恍惚太五千骑围岱善。孟格布禄将其孥从纳林布禄往叶赫，居十八里

寨，于是图岱善益急，而康古鲁诱岱善所部叛岱善，略其赀畜，纳林布禄并掠岱善妻哈尔屯以去。明边吏议绝孟格布禄市，以所部及土田、牲畜尽归于岱善。孟格布禄不听，复与布寨、纳林布禄、康古鲁入开原，温姐偕。开原兵备副使王缄令裨将袭其营，执温姐、康古鲁以归。巡抚顾养谦谕孟格布禄："和岱善，还所掠，否则断若母头矣！"王缄以为戮温姐则孟格布禄益携，不如释之，而囚康古鲁，待朝命。温姐既得脱，遁还。孟格布禄自叶赫攻岱善，自焚其所居，劫温姐去。王缄坐是夺职。

十六年二月，河西大饥，岱善乞籴于明，明予粟百斛。李成梁出师讨布寨、孟格布禄，围其城，布寨、孟格布禄请降，成梁振旅还。开原兵备副使成逊议释康古鲁，和诸部；总。不如释康古鲁，使和岱?督侍郎顾养谦亦谓："岱善弱而多疑，即歼诸酋立之，不能有其善，则万子孙皆全。岱善内倚中国，外结建州，阴折北关谋，实制东陲胜策也。"夏四月，遂释康古鲁而谕之曰："中国立岱善，以万故；囚汝，以助北关侵岱善也。汝亦万子，不忍杀。今释汝，和诸酋，修父业。岱善安危，汝则任之。"康古鲁听命，因令岱善以叔父事康古鲁，以祖母事温姐，刑牲盟；且进布寨、纳林布禄使者诫谕之，为均两部，敕孟格布禄出岱善妻子五人，及所部种人三百二十三、妇稚五百四十三、马牛羊数百，归岱善。康古鲁偕温姐归故寨，居月馀，康古鲁病且死，语温姐及孟格布禄，戒部曲毋盗边负明恩。康古鲁死，孟格布禄谋尽室徙依叶赫，度温姐不从，微告布寨、纳林布禄以兵至。孟格布禄纵火燔其居，趣温姐行，温姐不可，强扶持上马，郁郁不自得，七月亦死。

布寨、纳林布禄诱孟格布禄图岱善如故。成逊令诸酋面相要释憾，并入贡，而太祖日强盛，布寨、纳林布禄与有隙。二十一年夏六月，纠孟格布禄及乌喇、辉发四部合兵攻太祖，略户布察寨。太祖率兵追之，设伏于中途，引兵略哈达富兒家齐寨。哈达兵至，太祖欲使退，以单骑殿。孟格布禄以三骑自后相迫，一骑出于前，太祖引弓射?引敌至设伏所，挥前骑，前骑在右，回身自马项上发矢，矢著于马腹，遂逸去。三骑骤至，太祖马惊几坠，右足絓于鞍，复乘，遂射孟格布禄马踣地，其从者秦穆布禄授以己马，挟以驰。太祖率所部兵骑者三、步者二十，逐而击之，斩十二人，获甲六、马十八，以还。九月，复从布寨、纳林布禄以九部之兵三万人攻太祖，战于黑济格城下，九部之兵僭，布寨歼焉。

二十五年，叶赫诸部请成于太祖，盟定辄背之。二十六年，孟格布禄所居城北溪流血。二十七年秋，纳林布禄攻孟格布禄，孟格布禄不能

支，以其三子质于太祖，乞师。太祖使费英东、噶盖以兵二千戍哈达。纳林布禄恐，乃构明开原译者为书，诱孟格布禄使贰于明，将袭击费英东等。费英东等诶得之，以告太祖。九月丁未朔，太祖帅师攻哈达。贝勒舒尔哈齐请为前锋，薄孟格布禄所居城。兵出，舒尔哈齐使告太祖曰："彼城兵出矣！"太祖曰："岂为此城无兵而来耶？"躬督兵进。舒尔哈齐兵塞道，太祖军循城行，城上发矢多伤者，遂攻城，癸丑，克之。扬古利生得孟格布禄，太祖命勿杀，召入谒，赐以所御貂帽、豹裘，置帐中。既，孟格布禄与噶盖谋为乱，事泄，乃杀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太祖以女妻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明使来让，太祖遣吴尔古代还所部。纳林布禄归所掠敕六十道，请于明，补双贡如故事。已而，纳林布禄复纠蒙古掠哈达。哈达饥，乞籴于明，明不与，至鬻妻子、奴仆以食。太祖周恤之，遂以吴尔古代归。哈达亡。

杨吉砮，叶赫部长，孝慈高皇后父也。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灭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后迁叶赫河岸，因号叶赫。其贡于明，取道镇北关，地近北，故明谓之北关。

始祖星根达尔汉生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生齐尔噶尼。正德初，齐尔噶尼数盗都督佥事。褚?边，斩开原市。八年，其子褚孔格纠他酋加哈复为乱，旋就抚，授达喜木鲁孔格阻兵数反覆，为哈达部长旺济外兰所杀，明赐敕书及所属诸寨，皆为所夺。

褚孔格子太杵。太杵子二：长，清佳砮；次即杨吉砮。能抚诸部，依险筑二城，相距可数里，清佳砮居西城，杨吉砮居东城，皆称贝勒。明人以译音，谓之"二奴"。是时哈达万汗方强，杨吉砮弟兄事万谨，万纳其女弟温姐，藉势浸骄，数纠建州王杲侵明边。明讨王杲，而清佳砮，杨吉砮不与，盖万实庇之，既又以女妻杨吉砮。然杨吉砮兄弟日夜思复先世褚孔格之仇，怨万。会万老，势衰，杨吉砮复婚于哈屯恍惚太，以隙复故地季勒诸寨。万子扈尔干所属白虎赤等先后叛归杨吉砮，杨吉砮势日盛，万遂以忧愤死。死而诸子内争，其庶孽康古鲁亡抵清佳砮，清佳砮妻以女，益间万子孙使自相图。

既而太祖兵起，尝如叶赫，杨吉砮顾知为非常人，谓太祖曰："我有幼女，俟其长，当使事君。"太祖曰："君欲结姻盟，盍以年已长者妻我？"杨吉砮对曰："我虽有长女，恐未为嘉偶。幼女端重，始足为君配耳。"太祖遂纳聘焉。

万历十一年，杨吉砮弟兄率白虎赤，益以暖兔、恍惚太所部万骑，袭败孟格布禄，斩三百级，掠甲胄一百五十；益借猛骨太、那木塞兵，焚躏孟格布禄所部室庐、田稼殆尽。明分巡副使任天祚使赍布帛及铁釜，犒杨吉砮兄弟，谕罢兵。杨吉砮兄弟言："必得敕书尽辖孟格布禄等然后已。"既，复焚孟格布禄及其仲兄所分庄各十，岱善庄一，胁所属百馀人去。既，又以恍惚太二千骑驰广顺关，攻下沙大高寨，俘三百人，挟兵邀贡敕。

十二年，巡抚李松与总兵李成梁谋诛杨吉砮兄弟，哈达亦以请。明制，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成梁使召杨吉砮弟兄，当赐敕赏赉，乃伏兵中固城，距开原可四十里，待其至。已而杨吉砮弟兄挟恍惚太二千骑擐甲叩镇北关，守备霍九皋遣使让之曰："若来就抚，甲骑数千何为者？"杨吉砮兄弟乃请以三百骑入圈。李松令参将宿振武、李宁等夹城四隅为伏，戒军中曰："虏入圈，听抚则张帜，按甲毋动；不则鸣?，皆鼓行而前，急击之勿失。"松与任天祚坐南楼，使九皋谕杨吉砮兄弟。杨吉砮兄弟则益兵，以精骑三千屯镇北关，而以三百骑入圈。杨吉砮兄弟请敕书部勒孟格布禄等，九皋谯让之，渐急，杨吉砮兄弟瞋目，语不驯，李松奋髯抵几叱之。九皋麾杨吉砮等下马，杨吉砮目从者白虎赤，白虎赤拔刀击九皋，微中右臂。九皋还击杨吉砮从者一骑踣，馀骑?噪击明兵。军中?如雷，伏尽起，遂杀清佳砮、杨吉砮、白虎赤、清佳砮子兀孙孛罗、杨吉砮子哈兒哈麻，及诸从者，斩三百十有一级。勒兵驰出关，成梁先自中固城至，围击叶赫军，斩千五百二十一级，夺马千七百有三，遂深入杨吉砮弟兄所居寨。师合围，旦日，诸酋出寨门蒲伏，请受孟格布禄约束，刑白马攒刀为誓，成梁引师还。自是叶赫不敢出兵窥塞扰哈达为乱。明总督张佳胤等以阵斩"二奴"闻，成梁、松、天祚、九皋、振武、宁予廕进秩有差。

居数年，清佳砮子布寨、杨吉砮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收馀烬，谋倾哈达报世仇，挟以兒邓数侵掠，阑入威远堡。纳林布禄尤狂悖，要贡敕如其诸父，频岁纠恍惚太攻岱善不已；且因其姑温姐煽孟格布禄、唐古鲁图岱善，俾哈达内讧。会明助岱善，袭执康古鲁。

十六年二月，巡抚顾养谦决策讨布寨、纳林布禄。成梁帅师至海州，雪初消，人马行淖中，马足胶不可拔。成梁计击虏利月明，军抵开原已下弦，不如三月往，遂壁海州，养谦壁辽阳。是岁，河西大饥，斗米钱三千，菽二千，发海州、辽阳穀赡军。月将晦，成梁自海州乘传出，三月十有三日，至开原。令岱善军以白布缀肩际为帜，鸡鸣，发威远堡，行三十里，至叶赫属酋落罗寨。成梁使召落罗，落罗骇兵至，迎

谒，命以一帜树寨门，材官十人守之，戒诸军毋犯；挟落罗及其从者三骑俱，又行三十里，至叶赫城下。布塞弃西城，奔纳林布禄与明军夹道驰，明军不敢先发。二酋麾其骑突明军，杀三人，成梁乃纵兵?，并兵以拒，其击之。游击将军吴希汉先驱，流矢集于面，创甚，弟希周奋起，斩虏骑射希汉者，亦被创。明军如墙进，叶赫兵退入城守。城以石为郭，郭内外重?障，以巨桁为栅。城中有山，凿山周遭为?，绝峻，为罗城其上，外以石，内以木，又二重，中构八角楼，置妻孥、财货。明师攻二日，破郭外栅二重。城上木石杂下，先登者辄死，城坚不可拔。成梁乃敛兵，发巨?击城，城坏，穿楼断桁，叶赫兵死者无算，歼其酋把当亥，斩级五百五十四，城中皆号泣。明军车载云梯至，直立，齐其内城，将置巨?其上。二酋始大惧，出城乞降，请与南关分敕入贡。成梁令毋攻，燔云梯，戒诸军毋发其窖粟，遂引师还。四月朔，释康古鲁遣还，因进叶赫使者谕曰："往若?顺，朝廷赏不薄。江上远夷以貂皮、人参至，必藉若以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于我，耕稼围猎，坐收木枭、松实、山泽之利，为惠大矣。今贡事绝，江上夷道梗，皆怨若。我第传檄诸部，斩二酋头来，俾为长，可无烦兵诛也。今贷若，若何以报？"遂与哈达均敕。永乐初，赐海西诸部敕，自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至是，畀哈达、叶赫分领之，以哈达?顺，使赢其一。

秋九月，纳林布禄送其女弟归太祖，太祖率诸贝勒迎之，大宴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

十九年，纳林布禄令宜尔当、阿摆斯汉使于太祖，且曰："扈伦诸部与满洲语言相通，宜合五为一。今属地尔多我寡，额尔敏、扎库木二地，盍以一与我！"太祖曰："我为满洲，尔为扈伦，各有分地。我毋尔取，尔毋我争。地非牛马比，岂可分遗？尔等皆知政，不能谏尔主，奈何强颜来相渎耶！"遣其使还。既而纳林布禄又令尼喀里、图尔德偕哈达、辉发二部使者复至，太祖与之宴。图尔德起而请曰："我主有传语，恐为贝勒怒。"太祖问："尔主何语？我不尔责。"图尔德曰："我主言曩欲分尔地，尔靳不与。傥两国举兵相攻，我能入尔境，尔安能蹈我地乎？"太祖大怒，引佩刀断案曰："尔叶赫诸舅，盍尝躬在行间，马首相交，裂甲毁胄，堪一剧战耶？哈达惟内讧，故尔等得乘隙掩袭，何视我若彼易与也！吾视蹈尔地，如入无人境，昼即不来，夜亦可往，尔其若我何！"因诋布寨、纳林布禄父见杀于明，至不得收其骨，奈何出大言，以其语为书，遣巴克什阿林察报之。布寨要至其寨，不令见纳林布禄，遣还。

未几，长白山所属硃舍里、讷殷二路引叶赫兵劫太祖所属东界洞

寨。二十一年夏六月，扈伦四部合兵攻太祖，布寨、纳林布禄为戎首，劫户布察寨。太祖以师御之，遂侵哈达。秋九月，复益以蒙古科尔沁、席北、卦尔察三部，硃舍里、讷殷二路，攻太祖，谓之“九姓之师”。太祖将出师，祀于堂子，祝曰：“我初与叶赫无衅，叶赫横来相攻，纠集诸部，为暴于无辜，天其鉴之！”又祝曰：“原敌尽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天其助我！”是时，叶赫兵万人，哈达、乌喇、辉发三部合兵万人，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及席北、皆惧，太祖戒勉之。朝发虎阑哈达，夕宿扎喀?卦尔察三部又万人，凡三万人。太祖兵少，城。叶赫兵方攻黑济格城，未下。旦日，太祖师至，面城而阵，使额亦都以百人先。叶赫兵罢攻城来战，太祖军迎击，斩九级，叶赫兵小卻。布寨、金台石及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复并力合攻，金台石者，纳林布禄弟也。布寨将突阵，马触木，踣，太祖部卒吴谈趋而前，伏其身刺杀之。叶赫兵见布寨死，皆痛哭，阵遂乱。九姓之师以此败。布寨死，子布扬古嗣为贝勒。

二十五年春正月，扈伦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曰：“吾等兵败名辱，继自今原缔旧好，申之以婚媾。”布扬古请以女弟归太祖，金台石请以女妻太祖次子台吉代善，上许之，具礼以聘。宰牛马告天，设?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国使者誓曰：“既盟之后，苟弃婚媾，背盟约，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坠厥命！若始终不渝，饮此酒，食此肉，福禄永昌。”太祖誓曰：“彼等践盟则已，有或渝者，待三年不悛，吾乃讨之。”布扬古女弟，高皇后侄也，是时年十四。未几，太祖遣将穆哈连侵蒙古，获马四十。纳林布禄邀夺其马，执穆哈连归于蒙古。乌喇贝勒布占泰亦背盟结纳林布禄。二十七年，太祖克哈达。以明有责言，使哈达故贝勒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还所部。二十九年，纳林布禄以兵侵之，太祖遂以吴尔古代归。三十一年秋九月，高皇后疾笃，思见母，太祖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令其仆南太来视疾，太祖数之曰：“汝叶赫诸舅无故掠我户布察寨，又合九姓之师而来攻我，既乃自服其辜，歃血誓天为盟誓，而又背之，许我国之女皆嫁蒙古。今我国妃病笃，欲与母诀，而又不许，是终绝我也！”既而，高皇后崩。三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帅师攻叶赫，克二城，曰张，曰阿气兰；取七寨，俘二千馀人而还。

三十五年，纳林布禄闻辉发贝勒拜音达里使贰于太祖，太祖以是取辉发，纳林布禄不能救；而布扬古女弟受太祖聘，十六年不遣，年三十，乌喇贝勒布占泰将强委禽焉。四十年，太祖讨布占泰。四十一年，师再举，遂克乌喇，布占泰亡奔叶赫。布扬古欲遂以女弟嫁之，布占泰逊谢不敢娶，为别婚。是时纳林布禄已死，其弟金台石嗣为贝勒，与布

扬古分居东、西城如故。秋九月，太祖使告叶赫执布占泰以献，使三往，不听。太祖谋伐之，先期遣第七子巴布泰率所属阿都、干骨里等三十馀人质于明。至广宁，谒巡抚都御史张涛，请敕叶赫遣布占泰，涛以闻，神宗下部议，以为质子真伪莫可辨，拒勿纳。太祖乃以四万人会蒙古喀尔喀贝勒介赛伐叶赫。会有逋卒泄师期，叶赫收张、吉当阿二路民堡。太祖围兀苏城，城长山谈、扈石木降，太祖饮以金?，赐冠服；遂略张、吉当阿、呀哈、黑兒苏、何敦、克布齐赉、俄吉岱七城，下十九寨，尽焚其庐舍储峙，以兀苏城降民三百户还。

叶赫愬于明，以兵援，遇介赛，战胜，遂遣使让太祖，令游击马时柟、周大岐率兵千，挟火器，戍叶赫。太祖至抚顺，投书游击李永芳，申言："侵叶赫，以叶赫背盟，女已字，悔不遣，又匿布占泰；故与明无怨，何遽欲相侵？"遂引师还。

金台石有女，育于其兄纳林布禄，嫁介赛。金台石既为贝勒，杀纳林布禄妻，介赛假辞为外姑复仇，觊得布扬古女弟以解。布扬古女弟誓死不原行。介赛治兵攻叶赫。既而喀尔喀贝勒巴哈达尔汉为其子莽古尔代请婚，布扬古将许之。明边吏谕布扬古，姑留此女，毋使叶赫。四十三年夏?縻；而以兵分屯开原、抚顺及镇北堡为犄角，?太祖及介赛望绝，冀相五月，布扬古遂以其女弟许莽古尔代，秋七月婚焉。太祖闻，诸贝勒皆怒，请讨叶赫，不许。请侵明，又不许，且曰："此女生不祥，哈达、辉发、乌喇三部以此女构怨，相继覆亡。今明助叶赫，不与我而与蒙古，殆天欲亡叶赫，以激其怒也。我知此女流祸将尽，死不远矣。"布扬古女弟嫁莽古尔代未一年而死，死时年盖三十四，明所谓"北关老女"者也。是岁为太祖天命元年。

太祖既称帝建国，始用兵于明。三年，攻抚顺、清河。明经略侍郎杨镐使谕叶赫发兵挠太祖。秋九月，金台石子德尔格勒侵太祖，克一寨，俘四百七人，斩八十四级。明赐以白金二千两、采缎表里二十。四年春正月，太祖谋报之，使大贝勒代善以兵五千戍札喀关阻明师，而躬督兵伐叶赫。辛卯，入其境，经克亦特城、粘罕寨，至叶赫城东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馀。叶赫乞援于明，明开原总兵马林以师至，合城兵而出，见太祖兵盛，不敢击。太祖亦引还。二月，杨镐大举伐太祖，使都司窦永澄徵兵于叶赫，叶赫以二千人应。至三岔北，明师覆，永澄死之。太祖谋使所属诈降于金台石，金台石不应。六月，太祖攻开原，叶赫复以二千人援，至则开原已下。秋八月，经略侍郎熊廷弼初视事，叶赫使期复开原，廷弼厚赉之。

太祖甚叶赫，八月，大举伐之。己巳，师出，声言向沈阳，以缀明师。壬申，至叶赫城下，太祖攻金台石东城，而命诸贝勒驰向西城取布扬古。布扬古与其弟布尔杭古以城兵出西郭，陟冈，鸣角而噪，望太祖军盛，敛兵入。诸贝勒遂督军合围。太祖围东城，入其郛，布攻具，呼金台石降，不听，曰："吾非明兵比，等丈夫也，肯束手降乎？宁战而死耳。"太祖麾兵攻城，两军矢交发，太祖军拥楯陟山麓，将穴城，城上下木石，掷火器。太祖军冒进，穴城，城圮，师入，城兵迎战，败溃，皆散走。太祖使执帜约军士毋妄杀，执黄盖，令降者免死，城民皆请降。金台石以其孥登台，太祖军就围之，命之下。金台石求见四贝勒盟而后下，四贝勒为太宗，高皇后所出，金台石甥也。四贝勒方攻西城，太祖召之至，使见金台石。金台石曰："我未尝见我甥，真伪乌能辨？"费英东、达尔哈在侧，曰："汝视常人中有奇伟如四贝勒者乎？且曩与汝通好时，尝以媪往乳汝子德尔格勒，盍使媪辨之！"金台石曰："何用媪为也！观汝辈辞色，特诱我下杀我耳。我石城铁门既为汝破，纵再战，安能胜？特我祖父世分土于斯，我生于斯，长于斯，则死于斯可已。"四贝勒劝之力，金台石使阿尔塔石先见太祖，太祖复令谕降。金台石又求见其子德尔格勒，德尔格勒至，金台石终不下。四贝勒将缚德尔格勒，德尔格勒曰："我年三十六，乃今日死耶！杀可也，何缚焉？"四贝勒以德尔格勒见太祖，太祖撤所食食之，命四贝勒与共食。且曰："尔兄也，善遇之！"金台石妻将其幼子下，金台石引弓，其从者复甲。太祖军进毁台，金台石纵火，屋宇皆烬。太祖诸将谓金台石且死，军退。火烬，金台石潜下，为太祖军所获，缢杀之。

诸贝勒围西城，布扬古闻东城破，与布尔杭古使请降，并请盟无死。大贝勒曰："汝辈畏死，盍以汝母先，汝母我外姑也，我宁能杀之？"布扬古母至军，大贝勒以刀划酒，誓，饮其半，使送布扬古、布尔杭古饮其半，乃降。大贝勒以布扬古见太祖，布扬古行复勒马，大贝勒挽其辔，命毋沮。见太祖，布扬古以一膝跪，不拜而起。太祖取金?授之，布扬古复以一膝跪，酒不竟饮，不拜而起。太祖命大贝勒引去，以其懟也，即夕亦缢杀之。贷布尔杭古。攻杀明游击马时楠戍兵，歼焉。杨镐闻警，使总兵李如桢自抚顺出，张疑兵为叶赫声援，得十馀级而退。

神宗命给事中姚宗文行边，求叶赫子孙，德尔格勒有女子子二，嫁蒙古，各赐白金二千。明臣请为金台石、布扬古立庙，又以哈达馀裔王世忠为金台石妻□至，授游击，将以风诸部，然叶赫遂亡。

太祖以德尔格勒归，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授三等副将。太宗天

聪三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卒，八年，子南楮嗣。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殂，所部内乱，太宗遣贝勒多尔衮帅师略地。林丹汗福金号苏泰太后，南楮女兄也，因使南楮谕降。南楮至其帐，呼其人出，语之曰："尔福金苏泰太后之弟南楮至矣！"其人入告，苏泰太后大惊，使故叶赫部来媵者视之，信。苏泰太后号而出，与南楮相抱持，遂使其子额哲出降。南楮旋以罪夺爵，复以南楮弟索尔和嗣。乾隆初，改二等男。

布尔杭古分隶正红旗，亦授三等副将。再传，坐事，夺世职。

布占泰，乌喇部长，太祖婿也。乌喇亦扈伦四部之一，与哈达同祖纳齐卜禄。纳齐卜禄五传至克什纳、古对硃颜兄弟。克什纳之后为哈达部。古对硃颜生太兰，太兰生布颜。布颜收附近诸部，筑城洪尼，滨乌喇河，因号乌喇，为贝勒。

布颜子二：布干、博克多。布颜死，布干嗣为部长。布干子二：满泰、布占泰。布干死，满泰嗣为部长。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扈伦诸部侵太祖，满泰以所部从。秋九月，叶赫再纠扈伦诸部，及蒙古科尔沁所部，及满洲长白山所属，大举分道侵太祖。满泰使布占泰以所部从，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合军万人。战败，叶赫贝勒布寨死于阵，科尔沁贝勒明安单骑走。战之明日，卒有得布占泰者，缚以见太祖，曰："我获俘，将杀之。俘大呼勿杀，原自赎。因缚以来见。"跽太祖前，太祖问谁何，对曰："乌喇贝勒满泰弟布占泰也，生死惟贝勒命。"叩首不已。太祖曰："汝辈合九部兵为暴于无辜，天实厌之。昨阵斩布寨，彼时获汝，汝死决矣！今见汝，何忍杀？语有之曰：'生人胜杀人，与人胜取人。'"遂解其缚，与以猞猁猻裘，抚育之。

居三年，二十四年秋七月，遣还所部，使图尔坤黄占、博尔焜蜚扬占护行。未至，满泰及其子淫于所部，皆见杀。布占泰至，满泰有叔兴尼牙，将杀而夺其地，二使者严护之，兴尼牙谋不行，乃出奔叶赫，卒定布占泰而还。冬十二月，布占泰以女弟妻贝勒舒尔哈齐。二十五年春正月，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请盟，盟甫罢，布占泰旋执太祖所属瓦尔喀部安褚拉库所推者罗屯、噶石屯、汪吉努三人送叶赫，使招所部贰于太祖；又以满?、内河二路头人为泰妻都都祜所宝铜锤?纳林布禄。二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命台吉褚英等伐安褚拉库路。冬十二月，布占泰来谒，以三百人俱，太祖以舒尔哈齐女妻之，赐甲胄五十，敕书十道，礼而遣之。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乙未朔，布占泰以其兄满泰女归太祖。布占泰初聘布寨女，既又聘明安女，以铠胄、貂、猞猁猻裘、金银、驼马为聘，明安受之而不予女。三十一年春正月，布占泰使告太祖曰："我昔被擒，

待以不死，俾我主乌喇，又妻我以公主，恩我甚深。我孤恩，尝聘叶赫、蒙古女，未敢以告。今蒙古受聘而复悔，我甚耻之！乞再降以女，当岁岁从两公主来朝。”太祖允其请，又以舒尔哈齐女妻焉。

三十五年春正月，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谒太祖，自陈属乌喇，为布占泰所虐，乞移家来附。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褚英、代善率诸将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以兵三千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扬古利护之先行。布占泰使其叔博克多将万人要诸途。日暮，扈尔汉依山结寨以相持。翌日，乌喇兵来攻，扬古利率兵击败之，乌喇兵引退，渡河陟山为固。褚英、代善等率后军至，缘山奋击，乌喇兵大败，代善阵斩，俘其将常住、胡里布等，斩三千级，获马?博克多。是日昼晦，雪，甚寒，乌喇兵死者甚五千、甲三千以还。

三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复命褚英及台吉阿敏将五千人伐乌喇，克宜罕阿麟城，斩千人。布占泰纠蒙古科尔沁贝勒甕阿代，合军屯所居城外二十里，畏褚?，获甲三百，俘其馀英等军强，不敢进，引还。秋九月，遣使复请修好，太祖使报问。布占泰执纳林布禄所部种人五十辈，?太祖使者尽杀之。又遣使来请曰：“我数背盟，获罪于君父，若更以女子子妻我，抚我如子，我永赖以生矣。”太祖复允其请，又以女子子妻之。

四十年，布占泰复背盟，秋九月，侵太祖所属虎尔哈路，复欲娶太祖所聘叶赫贝勒布寨女，又以鸣镝射所娶太祖女。太祖闻之怒，癸丑，亲率兵伐之。庚申，兵临乌喇河，布占泰以所部迎战，夹河见太祖军甲胄甚具，士马盛强，乌喇兵人人惴恐，不敢渡。太祖循河行，下河滨属城五，又取金州城，遂驻军焉。冬十二月辛酉朔，太祖以太牢告天祭纛，青白气见东方，指乌喇城北。太祖屯其地三日，尽焚其储峙。布占泰昼引兵出城，暮入城休。太祖率兵毁所下六城，庐舍、糗粮皆烬，移军驻伏尔哈河渡口。布占泰使使者三辈以舟出见太祖，布占泰率其弟喀尔喀玛及所部拉布泰等继以舟出，?舟中而言曰：“乌喇国即父国也，幸毋尽焚我庐舍、糗粮。”叩首请甚哀。太祖立马河中，数其罪。布占泰对曰：“此特谗者离间，使我父子不睦。我今在舟中，若果有此，惟天惟河神其共鉴之！”拉布泰自旁儳曰：“贝勒既以此怒，曷不以使者来诘？”太祖责之曰：“我部下岂少汝辈人耶？事实矣，又何诘？河冰无时，我兵来亦无时。汝口虽利，能齿我刃乎？”布占泰大惧，止拉布泰毋言。喀尔喀玛为乞宥，太祖乃命质其子及所部大酋子，遂还营。五日引还，度乌喇河滨邑麻虎山巅，以木为城，留千人戍焉。

十二月，有白气起乌喇，经太祖所居南属虎拦哈达山。布占泰旋复

背盟，幽太祖及舒尔哈齐女，将以其女萨哈廉子绰启鼐及所部大酋子十七人质于叶赫，娶太祖所聘贝勒布寨女。四十一年春正月，太祖闻，复率兵伐之。布占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出质，而太祖军以乙亥至，攻下孙扎泰及郭多、俄谟三城。丙子，布占泰以兵三万越伏尔哈城而军，太祖犹欲谕之降。诸贝勒代善、阿敏，诸将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额亦都、安费扬古皆请战，曰："我利速战，但虑彼不出耳。今既出，平原广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战，厉兵秣马，何为乎来？且使布占泰娶叶赫女，辱莫甚焉！虽后讨之，何益？"太祖曰："我荷天宠，自少在兵间，遇劲敌，无不单骑突阵者！今日何难率汝辈身先搏战。但虑诸贝勒、诸将或一二夷伤，我所深惜，故欲出万全，非有所惧也。今汝辈志一，即可决战。"因命被甲，诸贝勒、诸将则大欢，一军尽甲，令曰："胜即夺门，毋使复入！"乃率兵进。布占泰自伏尔哈城率兵还，令其军皆步为阵，两军距百步。太祖军亦皆舍马步战，矢交如雨，呼声震天。太祖躬入阵，诸贝勒、诸将从之纵击，乌喇兵大败，死者十六七。师入，太祖坐西门楼，命树帜。布占泰馀兵不满百，还至城下，见帜则大奔。遇代善，布占泰兵皆溃，仅以身免，奔叶赫。太祖使请于叶赫，叶赫不听。后七年，太祖克叶赫，布占泰盖已前死。

拜音达里，辉发部长也。辉发亦扈伦四部之一，其先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时扈伦部噶扬噶、图墨土二人居张城，二人者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

昂古里星古力子二：留臣、备臣。备臣子二：纳领噶、耐宽。纳领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禅都督，噶哈禅都督生齐讷根达尔汉，齐讷根达尔汉生王机褚。王机褚收邻近诸部，度辉发河滨扈尔奇山，筑城以居，因号辉发。城负险坚峻，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尝自将攻之，不能克。王机褚死时，其长子前死，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为贝勒。

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哈达、乌喇诸部侵太祖，拜音达里以所部从。秋九月，复举兵，拜音达里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布占泰合兵万人，兵败，还。二十三年夏六月，太祖攻辉发，取所属多璧城，辉发将克充格、苏猛格二人戍，歼焉。二十五年春正月有携心。拜音?，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居数年，拜音达里之族有叛附叶赫者，部达里惧，以所属七人之子质于太祖，太祖发兵千人助之镇抚。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使告拜音达里曰："尔以质子归我，亦归尔叛族。"拜音达里信之，乃曰："吾其中立于满洲、叶赫二国之间乎！"遂取质子还，

以其子质于纳林布禄。纳林布禄殊无意归叛族，拜音达里以告太祖，且曰：“吾前者为纳林布禄所诳，怙旧恩，敢请婚。”太祖许之。既而拜音达里背约不娶，太祖使诘之曰：“汝昔助叶赫，再举兵侵我。我既宥尔罪，复许尔婚。今背约不娶，何也？”拜音达里诡对曰：“吾子质叶赫，须其归，娶尔女，与尔合谋。”因筑城三重自固。及其子自叶赫归，太祖复遣使问，拜音达里倚城坚，度兵即至，足以守，遂负盟。三十五年秋九月丙申，长星出东方指辉发，八夕乃灭。乙亥，太祖率师讨之。甲辰，合围，遂克之，杀拜音达里及其子，安集其民，帅师还。辉发亡。

论曰：扈伦四部，哈达最强，叶赫稍后起，与相埒，乌喇、辉发差弱。其通于明，皆，令于所部则曰“国”。太祖渐强盛，四部合攻之，兵败纵散，以次覆灭。太祖与?以所领四部皆有连，夺其地，歼其酋，显庸其族裔。疆埸之事不以婚媾逭，有时乃藉口以启戎，自古则然，不足异也。

列传十一

张煌言张名振王翊等郑成功子锦锦子克塽

李定国

张煌言，字玄箸，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时以兵事急，令兼试射，煌言三发皆中。慷慨好论兵事。顺治二年，师定江宁，煌言与里人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合谋奉鲁王以海。煌言迎于天台，授行人。至绍兴，称“监国”，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三年，师溃。归与父母妻子决，从王次石浦，与黄斌卿军相犄角，加右佥都御史。

鲁王诸将，张名振最强。四年，江南提督吴胜兆请降，煌言劝名振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至崇明，飓作，舟覆，煌言被执。七日，有导之出者，走间道复还入海。经黄岩，追者围而射之，以数骑突出，自是益习骑射。集义旅屯上虞、平冈。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履亩劝输，戢所部毋扰民。六年，觐王于健跳。七年，名振奉王居舟山，召煌言入。乃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赴之，加兵部侍郎。八年，闻父讣，浙江提督田雄书招降，卻之。师攻瀚洲，名振奉王侵吴淞，冀相牵制。俄，师破舟山，乃奉王入金门，依郑成功。成功用唐王隆武号，事鲁王但月上豚、米，修寓公之敬。煌言尝谓成功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故与成功所事不同，而其交能固，王亦赖以安居。九年，监名振军，经舟山至崇明，进次金山。十年，复至崇明，师与战，败绩。十一年，又自吴淞入江，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仪真，薄燕子矶，寻还屯临门，皆与名振俱。十二年，成功遣其将陈六御与名振取舟山，台州守将马信约降，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

十三年，师再破舟山，煌言移军秦川，王去“监国”号，通表桂王。十四年，桂王使至，授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两江总督郎廷佐书招煌言，煌言以书报，略曰：“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氈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仆于将略原非所长，祗以读书知大义。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

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若斩使焚书，適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

十五年，与成功会师将入江，次羊山，遇飓，引还。十六年，成功复大举，煌言与俱，次崇明。煌言曰：“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定营于此，庶进退有所据。”成功不从。师防江，金、焦两山间横铁索，隔江置大砲，煌言以十七舟翦江而渡。成功破瓜洲，欲取镇江，虑江宁援至，煌言曰：“舟师先捣观音门，南京自不暇出援。”成功以属煌言，煌言所将人不及万，舟不满百，即率以西。降仪真，进次六合，闻成功拔镇江，煌言致书，言当先抚定夹江郡县，以陆师趋南京，成功复不从。煌言进薄观音门，遣别将以轻舟数十直上攻芜湖，分兵掠江浦。成功水师至，会芜湖已降，趣煌言往抚，部勒诸军，分道略地，移檄诸郡县。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煌言所过，秋毫无犯，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方如徽州受降，闻成功败，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军为守计，既，闻成功并弃瓜洲、镇江入海，煌言兵遂溃。南江总督郎廷佐发舟师断煌言东下道，书招煌言。煌言拒不应，率馀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次铜陵，师自湖广至，煌言与战而败，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自铜城道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骑至，从者尽散。煌言突围出，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痞作，力疾行，至休宁，得舟下严州。复山行，经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收集旧部，成功分兵益之，屯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使桂王告败，桂王敕慰问，加兵部尚书。十七年，移军临门。十八年，廷议徙海上居民绝接济，煌言无所得饷，开屯南田自给。

成功攻台湾，煌言移书阻之，不听。师下云南，取桂王。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趣成功出兵，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遣使入郧阳山中，说十三家兵，使之扰湖广，以缓云南之师。十三家者，郝永忠、刘体纯辈，故李自成部将，窜据茅麓山，衰疲不敢出。康熙元年，煌言复移军沙堤。成功自攻江宁败还，取台湾谋建国。鲁王在金门，礼数日薄，煌言岁时供亿，又虑成功疑，十年不敢入谒。及闻桂王败亡，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俄成功卒，煌言还军临门，又有议奉鲁王监国者，煌言使劝锦，以李亚子锦囊三矢相勖。

笼岛，煌言不可?浙江总督赵廷臣复招煌言，煌言书谢之。煌言孤军

势日促，或议入。二年，鲁王殂，煌言恸曰：“孤臣栖栖海上，与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三年，遂散遣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为僧普陀，伺煌言，知踪迹，夜半，引兵攀岭入，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宾礼之。九月乙未，死于弼教坊，举目望吴山，叹曰：“好山色！”赋绝命词，坐而受刃，纶等并死。煌言妻董、子万祺先被执，羁管杭州，先煌言死。

纶字子木，丹徒诸生。方成功败还，纶入谒，劝以回帆复取南都，成功不能用，乃从煌言。又有山阴叶振名，字介韬，尝谒煌言论兵事，煌言荐授翰林院修撰、兵科给事中。既，复上策，欲擒斩成功，夺其兵，图兴复。煌言死，登越王岭遥祭，为文六千五百馀言。与纶称“张司马二客”。

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录胜朝殉节诸臣，得专谥者二十六；通谥忠烈百十三，煌言与焉；忠节百八；烈愍五百七十六；节愍八百四十三。祀忠义祠：职官四百九十五，士民千七百二十八。诸与煌言并起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明史并有傅。

张名振，字侯服，应天江宁人。崇祯末，为石浦游击。鲁王次长垣，率舟师赴之，封定西侯。以所部屯舟山，移南田，迎王居健跳所，与阮进、王朝先共击黄斌卿。斌卿，莆田人，崇祯末为舟山参将，唐王时封伯。名振奉鲁王如舟山，不纳。既，以王命进侯。斌卿法严急，配民为兵，籍大户田为官田，先后戕荆本澈、贺君尧。王次健跳，令进告籴，又不应。至是，名振破舟山，沈斌卿于海，迎王居焉。使日本乞师，不应。成功袭破郑彩，名振因声彩杀熊汝霖、郑遵谦罪，击破其馀兵。俄，又袭杀朝先。师攻舟山，名振与煌言奉王南依成功。成功居王金门，名振屯?头。成功初见名振不为礼，名振袒背示之，?“赤心报国”四字，深入肤，乃与二万人，共谋复南京，攻崇明，破镇江，题诗金山而还。复与成功偕出，师次羊山，飓作，舟多损，惟名振部独完。再攻崇明，复入镇江，观兵仪真，侵吴淞，战屡胜。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卒于军。或云成功酖之。

王翊，字完勋，浙江馀姚人。顺治四年，起兵下管，奉鲁王破上虞。是时萧山、会稽、台州、奉化民兵并起结山寨，无所得饷，则不免剽掠。翊与煌言皆履亩科税赡兵。陈天枢者，会稽山寨将也，荐刘翼明

佐翊，武勇善战。东徇奉化，师与遇，引卻。鲁王授翊官，累进至兵部尚书。复陷新昌，越馀姚，拔浒山。固山额真金砺、浙江提督田雄合兵攻大岚山。八年七月，翊走还山，团练执以献，死定海。天枢与翼明攻陷新昌，视火药骤焚，急投水，月馀死。翼明善大刀，治兵戒毋犯民，翊败，死于家。

肃乐、宸荃谥忠节，翊谥烈愍，斌卿谥节愍。名振不与，而其弟名扬死舟山，谥烈愍。

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崇祯初，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代领其，累擢总兵。

芝龙有弟三：芝虎、鸿逵、芝豹。芝虎与刘香搏战死。鸿逵初以武举从军，用芝龙功举甲科进三秩，授都指挥使。累?掌印千户。崇祯十四年，成武进士。明制，勋?，授锦衣迁亦至总兵。福王立南京，皆封伯，命鸿逵守瓜洲。顺治二年，师下江南，鸿逵兵败，奉唐王聿键入福建，与芝龙共拥立之，皆进侯，封芝豹伯。未几，又进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

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入南安学为诸生。芝龙引谒唐王，唐王宠异之，赐姓硃，为更名。寻封忠孝伯。唐王倚芝龙兄弟拥重兵。芝龙族人彩亦封伯，筑坛拜彩、鸿逵为将，分道出师，迁延不即行。招抚大学士洪承畴与芝龙同县，通书问，?乡里，芝龙挟二心。三年，贝勒博洛师自浙江下福建，芝龙撤仙霞关守兵不为备，唐王坐是败。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芝龙欲以成功见博洛，鸿逵阴纵之入海。四年，博洛师还，以芝龙归京师，隶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成功谋举兵，兵寡，如南澳募兵，得数千人。会将吏盟，仍用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以洪政、陈辉、杨才、张正、余宽、郭新分将所部兵，移军鼓浪屿。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诸父兄中，近远皆属目，而彩奉鲁王以海自中左所改次长垣，进建国公，屯?门。彩弟联，鲁王封为侯，据浯屿，相与为犄角。成功与彩合兵攻海澄，师赴援，洪政战死。成功又与鸿逵合兵围泉州，师赴援，围解。鸿逵入揭阳，成功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五年，成功陷同安，进犯泉州。总督陈锦师至，克同安，成功引兵退。六年，成功遣其将施琅等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明桂王称帝，号肇庆，至是已三年。成功遣所署光

禄卿陈士京朝桂王，始改用永历号，桂王使封成功延平公。鲁王次舟山，彩与鲁王贰，杀鲁王大学士熊汝霖及其将郑遵谦。七年，成功攻潮州，总兵王邦俊御战，成功败走。攻碣石寨，不克，施琅出降。成功袭?门，击杀联，夺其军，彩出驻沙埕。鲁王将张名振讨杀汝霖、遵谦罪，击彩，彩引馀兵走南海，居数年，成功招之还，居?门。卒。

八年，桂王诏成功援广州，引师南次平海，使其族叔芝筦守?门。福建巡抚张学圣遣泉州总兵马得功乘虚入焉，尽攫其家赀以去。成功还，斩芝筦，引兵入漳州。提督杨名高赴援，战于小盈岭，名高败绩，进陷漳浦。总督陈锦克舟山，名振进奉鲁王南奔，成功使迎居金门。九年，陷海澄，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锦败绩。左次泉州，成功复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锦师次凤凰山，为其奴所杀，以其首奔成功。漳州围八阅月，固山额真金砺等自浙江来援，与名高兵合，自长泰间道至漳州，击破成功。成功入海澄城守，金砺等师薄城，成功将王秀奇、郝文兴督兵力御，不能克。

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成功阳诺，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芝龙虑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芝豹奉其母诣京师。成功复出掠福建兴化诸属县。十一年，上再遣使谕成功，授靖海将军，命率所部分屯漳、潮、惠、泉四府。

成功初无意受抚，乃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七十二镇；遥奉桂王，承制封拜，月上鲁王豚、米，并厚廪泸、溪、宁、靖诸王，礼待诸遗臣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华若荐、徐孚远等，置储贤馆以养士。名振进率所部攻崇明，谋深入，成功嫉之，以方有和议，召使还。名振俄遇毒死。成功讬科饷，四出劫掠，蔓及上游。福建巡抚佟国器疏闻，上密敕为备。李定国攻广东急，使成功趣会师。成功遣其将林察、周瑞率师赴之，迁延不即进。定国败走，成功又攻漳州，千总刘国轩以城献，再进，复陷同安。其将甘辉陷仙游，穴城入，杀掠殆尽。至是和议绝。

上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成功。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与成功私书，乃夺芝龙爵，下狱。成功遣其将洪旭、陈六御攻陷舟山，进取温、台，闻济度师且至，隳安平镇及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撤兵聚思明。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

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十三年，济度以水师攻?门，成功遣其将林顺、陈泽拒战，飓起，师引还。

成功以军储置海澄，使王秀奇与黄梧、苏明同守。梧先与明兄茂攻揭阳未克，成功杀茂，并责梧。梧、明并怨成功，俟秀奇出，以海澄降济度。诏封梧海澄公，驻漳州，尽发郑氏墓，斩成功所置官。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击杀六御。成功攻陷闽安城牛心塔，使陈斌戍焉。十四年，鸿逵卒。师克闽安，斌降而杀之。成功陷台州。

十五年，谋大举深入，与其将甘辉、余新等率水师号十万，陷乐清，遂破温州，张煌言来会。将入江，次羊山，遇飓，舟败，退泊舟山。桂王使进封为王，成功辞，仍称招讨大将军。十六年五月，成功率辉、新等整军复出，次崇明，煌言来会，取瓜洲，攻镇江，使煌言前驱，溯江上。提督管效忠师赴援，战未合，成功将周全斌以所部陷阵，大雨，骑陷淖，成功兵徒跣击刺，往来剽疾，效忠师败绩。成功入镇江，将以违令斩全斌，继而释之，使守焉；进攻江宁，煌言次芜湖，庐、凤、宁、徽、池、太诸府县多与通款，腾书成功，谓宜收旁郡县，以陆师急攻南京。成功狃屡胜，方谒明太祖陵，会将吏置酒，辉谏不听。崇明总兵梁化凤赴援，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合满、汉兵出战，袭破新军，诸军皆奔溃，遂大败，生得辉犹数万，弃瓜洲、镇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苏巡抚蒋国柱遣兵赴援，化?杀之。成功收馀凤亦还师御之，成功战复败，引还。煌言自间道走免。

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门。成功使陈鹏守高崎，族兄泰出浯屿，而与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师自漳州薄海门战，成功将周瑞、陈尧策死之，迫取辉舟，辉焚舟。战方急，风起，成功督巨舰冲入，泰亦自浯屿引舟合击，师大败，有满洲兵二百降，夜沈之海。师自同安乡高崎，鹏约降。其部将陈蟒奋战，师以鹏已降，不备，亦败，成功收鹏杀之，引还。十七年，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罗讬为安南将军，讨成功。十八年，用黄梧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

成功自江南败还，知进取不易；桂王入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芝龙与颜思齐为盗时，尝屯于此。荷兰筑城二：曰赤嵌、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馀，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嵌走保王城。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围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城下，皆遣归国。成功

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水土恶，皆惮行，又以令严不敢请，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入漳州降。是岁，圣祖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廕、世默。

成功既得台湾，其将陈豹驻南澳，而令子锦居守思明。康熙元年，成功听周全斌谗，遣击豹，豹举军入广州降。恶锦与乳媪通，生子，遣泰就杀锦及其母董。会有讹言成功将尽杀诸将留?门者，值全斌自南澳还，执而囚之，拥锦，用芝龙初封，称平国公，举兵拒命。成功方病，闻之，狂怒咬指，五月朔，尚据胡?受诸将谒，数日遽卒，年三十九。

成功子十，锦其长也，一名经。成功既卒，台湾诸将奉其幼弟世袭为招讨大将军，使，引兵至台湾。诸将有欲拒锦立?于锦告丧。锦出全斌使为将，以永华为咨议，冯锡范为侍世袭者，全斌力战破之，锦乃入，嗣为延平王。世袭走泉州降。二年，锦还思明。泰尝与台湾诸将通书，锦得之，遂杀泰。泰弟鸣骏、赓，子纟赞绪亦走泉州降。诏封鸣骏遵义侯、缵绪慕恩伯，世袭、赓皆授左都督。诸将蔡鸣雷、陈辉、杨富、何义先后举军降。锦渐弱。

耿继茂、李率泰大发兵规取金、?，出同安；马得功将降卒，并徵红毛兵，出泉州；黄梧、施琅出海澄。锦令全斌当得功，遇于金门外乌沙，得功舟三百，红毛夹板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入阵冲击，红毛?皆不中，诸舟披靡，得功战死；而同安、海澄二道兵大胜，直破?门。琅复进克金门、浯屿，锦退保铜山。三年，锦将杜辉以南澳降。铜山粮垂尽，全斌亦出降，封承恩伯。锦与其将黄廷坚守。继茂等复以水师出八尺门，廷与诸将翁求多等以三，载其孥尽入台湾。改东?万人降，遂拔铜山，焚之，得仗舰无算。锦与永华及洪旭引馀都为东宁国，置天兴、万年二州，仍以永华综国政。

诏授施琅靖海将军，周全斌、杨富为副，督水师攻台湾，阻飓，不得进。四年，廷议罢兵。李率泰请遣知府慕天颜谕降，假卿衔，赍敕往。锦请称臣入贡如朝鲜，上未之许。六年，徵琅入京师。撤降兵分屯诸省，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锦兵亦不出。相安者数年，滨海居民渐复业。

十二年，耿精忠将以福建叛应吴三桂，使约锦为援。十三年，精忠遂反，锦仍称永历年号。以永华辅长子克□居守，与诸将冯锡范等督诸军

渡海而西，入思明，取同安。锦以族人省英知思明，省英，芝筦子也。集舟航，整部伍，方引军复出，而精忠与争泉州。泉州兵内乱，精忠所遣守将溃围走，迎锦师入，复攻下漳州。精忠遣兵围潮州，潮州总兵刘进忠降于锦，锦遣其将赵得胜入潮州，击破精忠兵。

锦更定军制，以锡范及参军陈绳武赞画诸政，诸将刘国轩、薛进思、何祐、许辉、施福、艾祯祥分领各军。省英为宣慰使，督各郡钱粮，令人月输银五分，曰“毛丁”；船计丈尺输税，曰“樑头”。盐司分筦盐场，盐石值二钱，徵饷四钱；饷司科杂税给军。复开互市，英圭黎、暹罗、安南诸国市舶并至，思明井里?火几如承平时。

十四年，精忠使贺年，锦亦报礼，自是复相结。永春民吕花，保所居村曰“马跳”，不应徵索，使进忠围之，三月不下，诱花降而杀之。续顺公沈瑞屯饶平，进忠攻之，何祐击破援兵，遂执瑞及其孥归于台湾。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保漳州。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祐亦自潮州攻平和，降守将赖升。芳度孤守漳州，围合，总兵吴淑以城降，芳度死之，其孥皆殉。

十五年，康亲王杰书下福建，精忠降，克泉州，国轩复围之，两月不下。李光地迎师自间道赴援，总兵林贤、黄镐、朴子威以舟师会，国轩退次长泰，隳同安，稍进屯漳州溪西。师进击国轩，国轩败，弃长泰走。锦将许辉以二万人攻福州，壁乌龙江。康亲王遣副都统喇哈达等渡江奋击，破其垒，逐北四十里。兴、泉、汀、漳诸郡尽复，惟海澄未下。十六年，师克海澄，锦复破之，遂围泉州。锦下教?国轩、淑、祐等功。副都统穆赫林等克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凡十县。喇哈达等解泉州围，锦撤兵还思明。十七年，康亲王遣知府张仲举招锦，不纳。

国轩自长泰退据三汊河、玉洲、水头、镇门诸寨，屡遣兵攻石玛、江东桥。锦又遣其将林耀、林英犯泉州，提督段应举击破之，获耀。吴淑又自石玛登陆，海澄公黄芳世、都统孟安击破之，沈其舟。上令复徙滨海民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穆赫林、黄芳世会师湾腰树，攻国轩，师败绩。国轩陷平和、漳平，遂复破海澄，段应举、穆赫林及总兵黄蓝死之。蓝，梧族，芳度所遣诣京师奏事者也。国轩进围泉州。诏趣诸军合击，将军喇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克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启圣与赖塔等逐国轩至长泰，及于蜈蚣山，大破之，斩四千馀级，进克同安，斩锦将林钦。赖塔又破锦兵万松关，启圣、捷及副都统吉勒

塔布等，与国轩战于江东桥、于潮沟，国轩屡败。副都统瑚图又击吴淑于石街，尽焚其舟。锦敛兵退保思明。

诏厚集舟师，规取金、?。十九年，兴祚出同安，与启圣、捷会师，自陆路乡?门。提督万正色以水师攻海坛，分兵为六队前进，自统巨舰继；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发砲毁锦师船十六，兵三千馀入水死，锦将硃天贵引退。正色督兵追击，斩锦将吴内、林勋。湄洲、南日、平海、崇武诸澳皆下。天贵出降。副都统沃申击破锦将林英、张志，水陆并进，趋玉洲，国轩走还思明。锦将苏堪以海澄降。启圣分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从赖塔击破陈洲、马洲、湾腰山、观音山、黄旗诸寨。兴祚复与喇哈达等逐锦兵至浔尾，遂克?门、金门，锦还台湾。二十年，锦卒。

子克□，自锦出师时为居守，永华请于锦，号“监国”。年未冠，明察能治事，顾乳媪子锡范等意不属，先构罢永华兵，永华郁郁死；及锦卒，遂共缢杀克□，奉锦次子克塽嗣为延平王。

克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行人傅为霖谋合诸将从中起，事泄，锡范执而杀之，并及续顺公沈瑞。诏用施琅为水师提督，与启圣规取台湾。二十二年，国轩投书启圣，复请称臣入贡视琉球。上趣琅进兵。时国轩以二万人守澎湖。六月，琅师乘南风发铜山，入八罩屿，攻澎湖，击沈锦师船二百，斩将吏三百七十有奇、兵万馀。国轩以小舟自吼门走台湾。七月吴启爵持榜入台湾谕军民薙发?，克塽使请降，琅疏闻。上降敕宣抚，克塽上降表，琅遣侍。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门，水浅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馀，?舟平入。台湾人咸惊，谓无异成功初至时也。克塽及国轩、锡范率诸将吏出降，诣京师，上授克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国轩、锡范皆伯爵。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上以国轩为天津总兵，召对慰勉。眷属至，赐第京师。克塽请为成功子聪、锦子克举等?官，上特许之。光绪初，德宗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成功立祠台湾。

李定国，字鸿远，陕西延安人。初从张献忠为乱，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入四川，遣诸将分道屠杀，定国为抚南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率师入四自重庆而南，四年，破遵义，入贵?川，献忠死西充。可望与定国等及白文选、冯双礼率残州。可望令定国袭破临安，屠其城，尽下迤东诸郡县，定国等皆自号为王。居年馀，可望用任僎议，自号为国主。

时能奇已前卒，定国、文秀故侪辈，不相下，而定国尤崛强。六年

春，可望密与文秀谋，藉演武声定国罪，缚而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憾可望，念兄事久，未可遽发难，乃率所部攻定洲，定洲降，械以归，剥皮死。定国兵渐强。可望知不可制，乃通使桂王，思得封爵，弹压诸将。桂王封可望公，寻进为王。定国与文秀亦自侯进公。八年，可望遣使迎桂王。九年，劫迁安隆所。会定南王孔有德师出河池向贵州，可望令定国与冯双礼将八万人自黎平出靖州，别遣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两军会武冈，图桂林。文秀亦出兵规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进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

定国自靖州进陷沅州，再进，陷宝庆，遂破武冈，与双礼兵合。有德引师还桂林。定国使张胜、郭有铭为前锋，趋严关，而令双礼与高文贵、靳统武继其后。有德遣兵逆战驿湖，败绩，陷全州。定国与王之邦、刘之讲、吴子圣、廖鱼、卜宁率所部自西延大埠疾驰乡桂林，胜、有铭已破严关。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阵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定国昼夜环攻，城陷，有德自杀。定国分兵徇广西诸郡县，梧州、柳州皆下，又遣白文选攻陷辰州。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师南征，次湘潭。马进忠引退，师从之，次衡州。定国赴援，两军同时至，战衡州城下，定国败走。敬谨亲王自率精骑追之，遇伏，没于阵。定国收兵屯武冈。

定国转战广西、湖广，下数十城，兵屡胜，可望益嫉之，次沅州，召定国计事，将以衡州败为定国罪而杀之。定国察其意，辞不赴。十年，率进忠等犯永州。大将军、贝勒屯齐率师自衡州赴之，未至，定国度龙虎关复入广西，次柳州。可望会双礼追定国，自靖州进次宝庆。贝勒屯齐遣兵自永州要击，可望败走，还贵阳。定国自柳州道怀集，攻肇庆。师自广州赴援，战四会河口，定国兵败，移军破长乐，行略高、雷、廉三府，悉属于定国。

桂王在安隆，马吉翔为政，遥奉可望指。可望谋自帝甚急，王惧，与大学士吴贞毓谋，定国感泣，议奉迎，青阳密使报王。王复遣周官铸“屏翰亲?，密遣林青阳敕定国统兵入臣”金印赐之，定国拜受命。十一年，事为吉翔闻，启可望，可望怒，遣其将郑国按治，杀贞毓、青阳及诸与谋者凡十八人，独官走免。定国发兵陷高明，进围新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赴援，次三水，将军珠玛喇以师会，战于珊洲，定国兵败，退保新会。师进击之，定国败走。十二年，师进次兴业，再进次潢州江上。定国战屡败，乃道宾州走南宁。可喜等抚定高、雷、廉三府及广西横州。十三年，师进攻南宁，定国战复败，将道安隆入云南。可望讷知之，遣白文选移桂王贵阳。文选心不直可望，因密告王曰：“姑

迟行，候西府。入云南。文秀自四川还军，可望令与诸将?”西府谓定国也。定国至，文选与共奉王自安南王尚礼、王自奇守云南，亦不直可望，遂与沐天波迓王入居可望廨，进定国晋王，并封文秀、文选皆王，尚礼等公。令文选还贵阳喻意，可望夺文选兵，置之军中。定国令靳统武收吉翔，将杀之，吉翔哀统武为言于定国，召入谒，叩头，谄定国，定国荐于王，使入阁，复用事。

十四年，可望举兵反攻定国，起文选为将，留双礼守贵阳。定国与文秀率师御之，遇于三岔河。两军夹河而阵，文选弃其军奔定国，可望遣张胜、马宝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将当定国，战方合，其将马维兴先奔，兵尽溃，可望走还贵阳。定国遣文秀追可望，引军还云南，遇胜于浑水塘，获而杀之，宝降定国。可望至贵阳，双礼言追兵且至，可望乃诣经略洪承畴降。双礼尽取其子女玉帛，从文秀归云南，桂王进双礼王、维兴等公。

十五年，大将军罗讬自湖南，吴三桂自四川，将军卓布泰自广西，三道入贵州。文秀病卒。定国使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御三桂，马进忠守贵州。会王自奇、关有才贰于定国，据永昌举兵，定国自将击之。罗讬师自镇远入，定国不及援，卓布泰亦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两军会贵阳，进忠遁去。三桂师后入，至三坡，正国拒战，大败，自水西奔还云南。师次开州，武迎战倒流水，亦败，遂取遵义。王拜定国招讨大元帅，赐黄钺，?谋御敌。三桂亦入贵阳，大将军信郡王多尼至军，会师平越，戒期入云南。定国与双礼扼公背，图复贵州，文选守七星关。三桂师自遵义趋天生桥，出水西，克乌撒，文选弃关走霑益。卓布泰兵次盘江，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隆，定国将吴子圣拒战，败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卓布泰师进破象阵，迭战罗炎、凉水井，定国兵溃，妻子俱散失，诸将窜走不相顾。定国收兵还云南，奉桂王走永昌。

十六年春，师自普安入云南会城。定国使靳统武护桂王走腾越，文选自霑益追及定国，定国使断后，屯玉龙关。师从之，文选战而败，自右甸走木邦，师遂克永昌，渡潞江，陟磨盘山。定国使其将窦民望、高文贵、王玺为三伏以待。师半度，以?发其伏，伏起力战，自卯至午短兵接，死者如堵墙。民望弹穿胁，犹持刀溃围出，乃死。玺亦死于阵。定国坐山巅督战，飞?堕其前，土坌起扑面，遂奔，退走腾越。未至，马吉翔以桂王走南甸。统武还从定国，双礼渡金沙江走建昌，其部将执以出降。

王，与定国意?桂王入缅甸，定国次孟艮，如木邦，从文选谋，分屯边境。文选将入异。定国乃移驻猛缅，收残部，势稍振。未几，复移驻孟连。贺九仪招文秀将张国用、赵得胜归定国。孟艮酋惧定国兼?，攻定国，定国击破之，遂据其地。号召诸土司起兵，元江土司那嵩应定国，三桂讨焉，嵩自焚死。三桂使招九仪，定国执而杀之。国用、得胜皆鞅鞅不为用，定国坐是终不竟。十七年，文选自木邦攻阿瓦，求出桂王，不克，引兵会定国孟艮。十八年，合兵复攻阿瓦，定国上三十馀疏迎桂王，为吉翔所阻，不得达。文选使密启王，得报书。与缅人战，定国军稍?，文选引兵横击之，缅人大败，退城守，然终不肯出桂王。复议以舟师攻之，造船，为缅人所焚，乃移兵次洞邬，国用、得胜挟文选北走，定国还孟艮。文选至耿马，遇定国将吴三省，方得定国妻子，将归诸定国，乃合军驻锡箔，凭江为险。三桂与将军爱星阿会木邦，倍道深入，文选降。师薄阿瓦，缅人执王归于我师。

定国自景线走猛腊，遣将入车里、暹罗诸国乞师，皆不应；伺边上求王消息。康熙元年，闻王凶问，号恸祈死。六月壬子，其生日也，病作，诫其子及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毋降！"乙丑，定国卒。统武寻亦卒。嗣兴乃与文秀子震率所部出降。

论曰：当鼎革之际，胜国遣臣举兵图兴复，时势既去，不可为而为，盖鲜有济者。徒以忠义郁结，深入于人心，陵谷可得更，精诚不可得沫。煌言势穷兵散，终不肯为逭死之计。成功大举不克，退求自保，存先代正朔。定国以降将受命败军后，崎岖险阻，百折而不挠，比之扩廓帖木兒、陈友定辈，何多让焉。即用明史例，次于开国?雄之列。既表先代遗忠，并以见其倔强山海间，远至三十馀年，近亦十馀年。开创艰难，卒能定于一，非偶然也。

列传十二

额亦都费英东子索海孙倭黑何和礼子多积礼和硕图都类

安费扬古扈尔汉

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以赀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幼时，父母为仇家所杀，匿邻村以免。年十三，手刃其仇。有姑嫁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往依焉。穆通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相得甚懽。居数岁，庚辰，太祖行经嘉木瑚寨，宿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太祖语，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以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贻姑忧。"翌日，遂从太祖行。是岁太祖年二十二，额亦都年十九。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

居三年，岁癸未，太祖起兵，额亦都从，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先登；攻色克济城，掩敌无备，取之，获其牛马、甲士；又别将兵攻舒勒克布占，克其城。额亦都骁果善战，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见信任。岁丁亥八月，令将兵取巴尔?挽强弓十石，能以少击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馀创，不退，卒拔其城。师还，太祖迎于郊，燕劳，其所俘获悉畀之，号为"巴图鲁"。萨克察来攻，额亦都率数卒出御，为所败；夜入其城，进攻克尼玛兰、章家二城，索尔瑚寨。师还，太祖迎劳如初。界簿有科什者，以勇闻，盗九马以遁，额亦都单骑追斩之，尽返所盗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谋叛附哈达，太祖命额亦都讨之，诛其父子五人以徇。

岁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合师来侵，攻我黑济格城，太祖亲御之，阵于古勒山。令额来犯，奋击，殪九人，敌卻，我师乘之，擒叶赫贝勒布寨。九部师?亦都以百骑挑战，敌悉皆溃，遂乘胜略诺赛寨及兆佳村。有齐法罕者，战没，额亦都直入敌阵，以其尸还。讷殷路守佛多和山自固。太祖命额亦都?者，九部之一也，其长搜稳塞克什，既败归，复聚七寨之偕噶盖、安费扬古，以兵千人围其寨，克之，斩搜稳塞克什，太祖以所乘马赐之。岁己亥秋，从征哈达，灭之。

岁丁未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东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拖克索等三路，俘二千人。九月，从征辉发，灭之。岁庚戌

十一月，太祖命将兵千，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礼等十九人。旋乘胜取雅揽路，俘万人。岁辛亥，太祖命偕何和礼、扈尔汉将兵二千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札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千级，俘二千人。环近各路悉降，令其长土勒伸、额勒伸护其民五百户以还。岁癸丑，从征乌拉，灭之。

岁乙卯，定旗制，额亦都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建元，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二年，命偕安费扬古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兒诸堡，皆克之。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军自抚顺入。三月甲申朔，诸贝勒帅师出御。日过午，师至太兰冈，大贝勒代善以太祖未至，议驻军以俟。太宗时号四贝勒，谓：“界藩有我筑城夫役，宜急护之！何为次，且示弱？”额亦都大言曰：“四贝勒之言是也！”师遂进。师至界藩，筑城夫役腾跃下山赴战，太祖亦至，指挥夹击，松军遂覆，还破马林于尚间崖、刘綎于阿布达里冈，额亦都并为军锋。

。每克敌受赐，辄散给将士之有功者，不?太祖有所征讨，额亦都皆在行间，未尝挫以自私。太祖厚遇之，始妻以族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

额亦都次子达启，少材武，太祖育于宫中，长使尚皇女。达启怙宠而骄，遇诸皇子无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礼，额亦都患之。一日，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累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给以百人廪食，食三世。分所部为世管牛录三，分隶镶黄、正白二旗。六年，克辽阳，赐第一区。六月，卒，年六十，太祖临哭者三。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崇德初，配享太庙。顺治十一年，世祖命立碑旌功，亲为制文，详著其战阀，以为“忠勇忘身，有始有卒，开拓疆土，厥积懋焉”。

额亦都子十六人，其知名者，彻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皆自有传。四子韩代，五子阿达海，及阿达海之子阿哈尼堪，并以从征战死。七子谟海，蚤岁从军，屡立战功，仕至都统，亦战死。十五子索浑，从太宗战伐有功，授世管牛录额真，累迁至议政大臣。

额亦都初授一等总兵官，康熙间改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图尔格别封公爵，以其从孙阿里衮及阿里衮子丰升额父子相继有功，进一等果毅继勇公。高宗谕："额亦都后已进一等公，其初封子爵仍绍封如故。"

费英东，瓜尔佳氏，苏完部人。父索尔果，为部长。太祖起兵之六年，岁戊子，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归。费英东时年二十有五，善射，引强弓十馀石。忠直敢言，太祖使佐理政事，授一等大臣，以皇长子台吉褚英女妻焉。兑沁巴颜者，费英东女兄之夫也，有逆谋，费英东擒而诛之。旋授扎尔固齐，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

以归。岁戊戌正月，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伐瓦尔喀部，取噶嘉路，杀其酋阿球，降其命费英东从台吉褚英、巴雅喇，伐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将兵千，克屯寨二十馀，收所属村落。岁己亥秋九月，哈达、叶赫二部构兵，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乞援于太祖，太祖命费英东及噶盖将兵二千戍哈达；既而贰于明，费英东等以其谋闻，哈达以是亡。

岁丁未春正月，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请徙所部属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舒尔哈齐等将兵三千以往，收环城居民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使护之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要诸途，费英东从诸贝勒督后军至，大败乌喇兵。夏五月，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巴雅喇伐渥集部，略赫席黑等路，俘二千人以还。岁辛亥秋七月，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掠他路太祖所赐甲，太祖命费英东从台吉阿巴泰将千人讨之，俘千馀人以还。岁癸丑，从太祖伐乌喇，灭之。

岁乙卯，太祖将建号，设八旗，命费英东隶镶黄旗，为左翼固山额真；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扎尔固齐如故。明年岁丙辰，太祖遂建国，改元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费英东从攻抚顺。明总兵张承廕以万骑来援，据险而阵，火器竞发。费英东马惊旁逸，诸军为之卻，费英东旋马大呼，麾诸军并进，遂破之。太祖叹曰："此真万人敌也！"四年，明大举来侵，分道深入。明总兵杜松屯萨尔浒山巅，费英东所部属左翼，合诸旗奋击破之，松战死，明师以是沮败。秋八月，太祖伐叶赫，费英东从，薄其城，城人飞石投火。太祖命且退，费英东曰："我兵已薄城，安可退也？"又命之，费英东曰："城垂克，必毋退！"遂拔其城。太宗谕金台石降，费英东在侧，相与诘责，卒获金台石，叶赫以是破。

费英东事太祖，转战，每遇敌，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摧锋

陷阵，当者辄披靡；国事有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五年春三月，太祖定武功爵，授费英东三等总兵官。是月，费英东卒，年五十有七。方疾革，日向西，云起，有声铿鏘，雷电雨雹交至，不移时而霁。太祖将临丧，诸贝勒以日晏谏，太祖曰："吾股肱大臣，与同休戚，今先彫丧，吾能无悲乎？"遂往，哭之恸，至夜分始还。秋九月，太祖祭贝勒穆尔哈齐墓，出郊，因至费英东墓，躬奠酒者三，泣数行下。

天聪六年，太宗命追封直义公。崇德元年，始建太庙，以费英东配享。太宗尝谕?臣曰："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劝而后举之：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亦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如斯人者也！"顺治十六年，世祖诏曰："费英东事太祖，参赞庙谟，恢扩疆土，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延世之赏，勿称其勋，命进爵为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为文勒碑墓道，称其功冠诸臣，为一代元勋。雍正九年，世宗命加封号曰信勇。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复命进爵为一等公。费英东子十，图赖自有传。

索海，费英东第六子，袭总兵官。旋坐事，夺职。太宗天聪五年，初置六部，授刑部承政。七年，与兵部承政车尔格侦明边，至锦州，有所俘馘，命管牛录事。崇德三年，更定部院官制，改都察院左参政。十月，从太宗伐明，略大凌河，下屯堡十四，复授刑部承政。

四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等降而复叛，命索海及工部承政萨木什喀帅师往讨之，克雅克萨、兀库尔二城。进攻铎陈城，博木博果尔以六千人来援，乘我师后，索海设伏以待，破敌，俘四百，乘胜入其垒，博木博果尔遁去。索海率诸将攻挂喇尔屯，攻克之，屯兵五百，斩级二百，俘百三十还。逐敌额苏里屯西、额尔图屯东，俘六千九百五十六人，牛羊驼马称是。师还，命贝勒杜度、阿巴泰迎劳，太宗幸实胜寺，赐宴。?功，授二等甲喇章京。兵部劾索海行军不立寨，俘有逋者，当夺赏，命贯之。

六年春，从睿亲王多尔衮等出师围锦州，坐私遣官兵归，离城远屯，徵还，与谭泰、阿山、叶克书等皆罚鍰。夏，复从多尔衮等出师围锦州，城兵出行汲小凌河，索海以兵四百邀击，斩九十馀级，遂从攻松山，击破明军。时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世祖顺治二年，以副都统从征四川，卒于军。子多颇罗，以从入关击流贼有

劳，授牛录章京，进一等甲喇章京。十四年，从信郡王多尼征云南，战死磨盘山。

倭黑，费英东诸孙。父察哈尼。方索海嗣父爵而黜也，太宗以纳海、图赖分袭，既又以事夺爵，复以察哈尼袭。寻改三等昂邦章京。卒，子倭黑，袭。世祖初元，从入关。四年，复更定爵秩，改三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一等。十六年，进三等公，并授内大臣。康熙八年，圣祖谴鼇拜，吏部议倭黑与同族，当黜，命罢内大臣，隶骁骑营。

吴三桂反，倭黑从征。十三年，命以署副都统率兖州驻防兵，佐定南将军希尔根进讨，败耿精忠将左宗邦于分宜，败吴三桂将硃君聘、黄乃忠于袁州，遂收安福。击贼鸾石岭、白水口，屡捷。十五年，加太子太保。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复萍乡，至长沙，击败吴三桂兵。十六年，岳乐分兵授倭黑，令驻茶陵。十七年，移屯攸县。十八年，从大将军贝子彰泰下云南，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云南平，二十一年，擢都统。议政大臣议诸将帅功罪，以倭黑击贼长沙尝引退，当谴，命罢太子太保。三十年，卒。子傅尔丹，自有传。

何和礼，栋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栋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何和礼祖曰克彻巴颜，父曰额勒吉，兄曰屯珠鲁巴颜，世为其部长。何和礼年二十六，代兄长其部。栋鄂部素强，克彻巴颜与章甲城长阿哈纳相仇怨。阿哈纳，兴祖诸孙，为“宁古塔”六贝勒之一。栋鄂屡侵宁古塔，宁古塔借兵哈达伐栋鄂，互攻掠。

太祖初起兵，闻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乃加礼招致之。岁戊子，太祖纳哈达女为妃，行。比还，遂以所部来附，太祖以长女妻焉。何和礼故有妻，挟所部留故?何和礼率三十骑地者，求与何和礼战，太祖面谕之，乃罢兵降。旗制初定，何和礼所部隶红旗，为本旗总管。岁戊申，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岁辛亥，太祖命与额亦都、扈尔汉将兵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岁癸丑，从太祖再征乌喇。太祖招谕布占泰，犹冀其悛悔，何和礼与诸贝勒力请进攻，遂灭乌喇。天命建元，旗制更定，何和礼所部隶正红旗。置五大臣，何和礼与焉。四年，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下沈阳、辽阳，何和礼皆在行间，?功，授三等总兵官。九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时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皆前卒，太祖哭之恸，曰：“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太宗朝，进爵为三等公。顺治十二年，追谥温顺，勒石纪功。雍正九年，加封号曰勇勤。子六。

多积礼，何和礼次子。初授牛录额真。事四贝勒，从伐乌拉。天聪间，擢甲喇额真。从伐锦州，围大凌河，授游击世职。崇德元年，帅师伐东海瓦尔喀部，俘壮丁三百馀，擢本旗梅勒额真。四年，与镇国公扎喀纳率兵屯簿、屏二城间，卒窃马遁去，追之勿及。论罪，夺世职，籍没，上命留弓矢、甲胄及三马，仍领梅勒额真事。六年，从击洪承畴，率骑兵循。七年，以老罢。顺治五年，卒。?海追捕，斩获甚

和硕图，何和礼四子。初袭三等总兵官。太祖以大贝勒代善女妻焉，号和硕额驸。太宗即位，授正红旗固山额真。天聪元年，从击朝鲜，又从伐明，攻锦州、宁远有功。二年，从贝勒阿巴泰帅师破锦州、杏山、松山诸路。九月，复伐察哈尔，克其四路军。以功加五牛录，进爵三等公。三年，从贝勒岳讬帅师攻大安口，败明戍兵于马兰峪，再败明援兵于石门寨。复从太宗攻遵化，率本旗兵攻其城西北，克之。师薄燕京，结营土城关，明兵来攻，击卻之。复败明师于卢沟桥，与副都统阿山等阵斩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获黑云龙、麻登云。师旋，克永平，帅骑兵守灤州。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以本旗兵当其西北。明兵突围出，与都统叶臣等夹击破之，追奔及城壕而还。七年，上询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国何先，和硕图疏言：“宜先葺治诸城堡，乃觇明边，乘瑕而入。若天佑我，各城纳款，势不能速归，南界六城，立界屯耕，修筑可差后。虑我兵既出，敌伺其隙，鞭长不及，难为援也。沈阳、牛庄、耀州三城宜先缮完，庶边界内外皆可长驱。”七月，和硕图卒，上亲临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端恪。

都类，何和礼第五子，公主出也。初为牛录额真，洊擢本旗固山额真。以公主子，增领两牛录。崇德元年，从太宗伐朝鲜，薄汉城，先登，城溃，率阿礼哈超哈兵入城搜剿。以失察所部违法乱行，罚鍰，夺所分俘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次密云墙子岭。明将以三千人来拒，都类与谭泰督部将夹击，大败之，获马百、驼二十。军分四道进，所当辄摧破，略地至济南而还。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坐所部退缩，又受蒙古馈遗，罚鍰。未几，所部讦告都类在山东时，纵?养盗马，私发明德王埋藏珍物，坐论死，上贷之，夺职，籍没。八年，复起为固山额真，镇锦州。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分兵定庆阳，会师西充，击杀献忠，与贝勒尼堪等戡定川北州县。师还，论功，并遇恩诏，累进二等伯。十三年，卒。

安费扬古，觉尔察氏，世居瑚济寨。父完布禄，事太祖，有章甲、尼麻喇人诱之叛，不从，又劫其孙以要之，终无贰志。安费扬古少事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

岁癸未，太祖兵初起，仇尼堪外兰，克图伦城，攻甲版。萨尔浒城长诺米讷、柰喀达阴助尼堪外兰，漏师期，尼堪外兰得遁去。太祖憾诺米讷、柰喀达，执而杀之，使安费扬古率兵取其城。康嘉者，太祖再从兄弟也，惎太祖英武，与?从谋以哈达兵至，俾兆佳城长李岱为导，劫瑚济寨。既，引去，安费扬古方猎，闻有兵，与巴逊以十二人追及，击破之。岁甲申正月，从太祖攻兆佳城，获李岱。其党李古里扎泰走附汪泰，安费扬古以太祖命往谕，并汪泰降之。六月，从太祖攻马兒墩寨，寨负险，守者甚备，矢石杂下，攻三日不克。安费扬古夜率兵自间道攀崖而上，拔其寨。岁丁亥六月，太祖伐哲陈部，八月，克洞城，岁戊子九月，克王甲城，安费扬古皆从战有功。寻攻克章甲、尼麻喇、赫彻穆诸城，又取香潭寨；其长李墩拜湖遁走，追及于硕郭之阳，俘以献。岁癸巳六月，太祖略哈达富尔佳齐寨。师还，太祖躬勒兵以殿，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至，一骑出太祖前，太祖方引弓射，复有三骑突至，太祖马几坠，三骑挥刀来犯，安费扬古截击，尽斩之；太祖亦射孟格布禄中马踣，敌骑败走。太祖嘉其勇，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九月，太祖既破九部师，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噶盖等攻讷殷路佛多和山寨，斩其长搜稳塞克什。岁己亥九月，从太祖灭哈达。

岁辛亥七月，命与台吉阿巴泰等伐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取其地，俘其人以归。岁癸丑正月，从太祖灭乌喇，师薄城，安费扬古执纛先登。寻置五大臣，安费扬古与焉。天命元年七月，命与扈尔汉帅师伐东海萨哈连部，至兀尔简河，刳木为舟，水陆并进，取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师至黑龙江之阳，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当驻师处独冰，宽将竞从之，师毕渡，冰旋解?六十步，若浮梁。安费扬古曰：“此天佑我国也！”策骑先涉，遂取江北十一寨，降使犬、诺洛、石拉忻三路。三年四月，太祖取抚顺，明总兵张承廕等赴援，分为三营，安费扬古击其左营，大破之，遂乘胜取三岔兒诸堡。四年，破明经略杨镐，灭叶赫。六年，取沈阳、辽阳。安费扬古皆在行间。

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四。顺治十六年，追谥敏壮，立碑纪其功。太宗尝谕?臣曰：“昔达海、库尔?劝朕用汉衣冠，朕谓非用武所宜。我等宽袍大袖，有如安费扬古、劳萨其人者，挺身突入，能御之乎？”当日猛士如云，而二人尤杰出云。

子达尔岱、阿尔岱、硕尔辉。达尔岱以甲喇额真事太宗。伐明，攻大凌河，守臧家堡，取锦州、宁远，征朝鲜，皆有功。顺治二年，授拖沙喇哈番。七年，追?安费扬古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念安费扬古开国勋，别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令其孙明岱分袭。阿尔

岱子都尔德及硕尔辉孙逊塔，皆有功，受爵世祖朝，别有传。

扈尔汉，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父扈喇虎，与族人相仇，率所部来归，是岁戊子，。旗制定，隶满洲正白?太祖起兵之六年也，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稍长，使为侍旗。扈尔汉感太祖抚育恩，誓效死，战辄为前锋。

瓦尔喀部蜚悠城初属乌喇，贝勒布占泰待之虐，丁未正月，城长策穆特黑请徙附太祖，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等将三千人迎之，扈尔汉从。既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使扈尔汉与扬古利率兵三百，护以前行。布占泰发兵万人邀诸路，扈尔汉结寨山巅，使蜚悠城之。自率二百人与乌喇兵万人各据山为阵，相持，使驰告后?来附者五百户入保，分兵百人来战，扬古利迎击，乌喇兵稍退，会后军至，奋击，大破之。夏五月，?军。翌日，乌喇悉太祖命贝勒巴雅喇将千人伐渥集部，扈尔汉从，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己酉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将千人伐渥集部，取滹野路，收二千户以还，太祖嘉其功，赉甲胄及马，赐号“达尔汉”。辛亥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及何和礼、额亦都将二千人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斩千馀级，俘二千人；抚环近诸路，收五百户以还。癸丑，太祖讨乌喇，扈尔汉及诸将皆从战，夺门入，遂灭乌喇。太祖置五大臣，扈尔汉与焉。

先是太祖与明盟，画界，戒民毋窃逾，违者杀毋赦。至天命初将十年，明民越境采参凿矿，取树木果蔬，殆岁有之。太祖使扈尔汉行边，遇明民逾塞，取而杀之，凡五十馀辈。太祖遣纲古里、方吉纳如广宁，广宁巡抚李维翰系诸狱，而使来责言，且求杀逾塞民者，太祖拒不许。既乃取叶赫俘十人戮抚顺关下，明亦释使者。是年秋七月，太祖命扈尔汉及安费扬古将二千人伐萨哈连部，道收兀尔简河南北三十六寨；遂进攻萨哈连部，取十一寨，降其三路。语详安费扬古传。

四年春二月，明经略杨镐大举四道来侵，三月，太祖督军御之，扈尔汉从贝勒阿敏先行，与明游击乔一琦遇，击败之。时朝鲜出军助明，其帅姜弘立屯孤拉库岭，一琦收残卒匿朝鲜营。扈尔汉从诸贝勒击明军，战于萨尔浒，破明将杜松等；战于尚间崖，破明将马林等：扈尔汉皆在行间。明将刘綎自宽奠入董鄂路，牛录额真托保等战不利。扈尔汉帅师与托保合军，凭隘为伏，诸贝勒军出瓦尔喀什林。刘綎将率兵登阿布达里冈为阵，扈尔汉引军扼其冲，诸贝勒继至，东西夹击，破之，綎战死，明兵遂熸。五年，太祖取沈阳，扈尔汉从击明总兵贺世贤等，败之。历加世职至三等总兵官。八年冬十月，卒，年甫四十?八，太祖亲临

其丧。

扈尔汉诸子：浑塔袭三等总兵官，其后不著；准塔别有传；阿拉密袭准塔世职，附见准塔传。

论曰：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称佐命第一。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他塔喇希福祖罗屯，传言列五大臣，或初阙员时尝简补欤？草昧传闻，盖不可深考矣。

列传十三

扬古利劳萨子程尼图鲁什子巴什泰觉罗拜山子顾纳岱顾纳岱子莫洛浑

西喇布子马喇希阿兰珠阿兰珠弟布尔堪纳尔察纳尔察子瑚沙

达音布朗格朗格子和讬从弟雍舜玛尔当图玛尔当图子乌库理

喀喇喀喇孙舒里浑洛多欢崆古图巴笃理穆克谭穆克谭子爱音塔穆

达珠瑚达珠瑚子翁阿岱

扬古利，舒穆禄氏，世居浑春。父郎柱，为库尔喀部长，率先附太祖，时通往来，太祖遇之厚，命扬古利入侍。郎柱为部人所戕，其妻襁负幼子纳穆泰于背，属鞬佩刀，左右射，夺门出，以其族来归。部人寻亦附太祖。扬古利手刃杀父者，割耳鼻生啖之，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太祖令扬古利守汛鸭绿江，警备严密，无敢犯者。伐辉发多璧城，阻水不得进，扬古从之，遂薄城，多所俘馘。岁癸巳，略硃舍里路、讷殷路，戊戌，略安褚拉?利乱流而济，库路，皆有功。岁己亥，从克哈达，扬古利先登，擒贝勒孟格布禄。岁丁未正月，徙蜚悠城曰：“吾侪平居相谓死?，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行，乌喇以万人要诸路。扬古利励?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矛突阵，杀乌喇兵七，敌稍卻。夹河相持，诸贝勒军总至，大破之。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渥集部，取赫席黑路，为前锋。马兒古里村人惊兵至，走负山，因攻据其山巅，驰下击之，尽歼丁壮，俘子女以归。九月，伐辉发，越栅二重，先入，夺其城。岁庚戌七月，从台吉阿巴泰等伐渥集部，略木伦路，克吴兒瑚麻村，望林中。岁壬子九月，从讨乌喇，攻金州城，城中迎射拒，??起，即驰赴之，往复者三，俘获甚进战。攻青河，乌喇贝勒布占泰兵?扬古利冒矢攻克之。岁癸丑正月，再讨乌喇，扬古利先迫城，聚一隅疾攻，遂拔之。?甚锐，太祖传矢命诸将退，扬古利持不可，麾

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等攻界凡，大贝勒代善等帅师御之。我军屯吉林崖，明军屯萨尔浒山，两军相薄，扬古利与贝勒阿巴泰等争先赴敌，破其军，松等皆战死。是夕，明总兵马林以

兵至，营于尚间崖。翌旦，移兵往攻，太祖命被创者勿往，扬古利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林兵大溃。七月，攻铁岭，遇蒙古贝勒介赛兵，击破难之；扬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先登?之，遂获介赛。六年三月，从太祖攻沈阳，壕深堑坚，夺敌所植竹签以阻军者，遂克之。进攻辽阳，复先登陷阵，破其步卒，夺河桥，与明兵战于沙岭，大败之。辽阳既拔，太祖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诫勿更临阵。

十年，扬古利守耀州，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来攻，略城南荞麦冲，扬古利率兵追击，尽歼之。旋进三等公。天聪三年九月，同阿山等捕逃人，至雅尔古，遇文龙所部越塞采葭者，击杀九十六人，获千总三及其从者十六人以还。十月，从伐明，薄明都，击败满桂兵于城北，砲兵陷敌伏中，扬古利率亲军十馀人夺围入，悉出之。军还，从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舟千馀。攻蓟州，明军来援，太宗督右翼三旗攻其西，贝勒代善等督左翼四旗攻其东，右翼两红旗兵少卻，扬古利率正黄旗兵直前突阵，敌败走。太宗命两红旗将佐纳鍰自赎，以赐扬古利，扬古利分畀将士，不自私。六年，太宗伐察哈尔，命贝勒阿巴泰等及扬古利居守，明兵来侵，诸贝勒御之。锦州战，明兵锐甚，六旗俱卻，扬古利大怒，独率本旗兵奋击破之。旋复从太宗入明边，攻大同、宣府，与贝勒阿巴泰等拔灵丘，隳王家庄，取之。

七年六月，太宗谘诸将兵事，扬古利言：“用兵不可旷隔，若逾年不用，敌以其时乘间修备，虑误我再举。我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乃为善策。我今当深入敌境克城堡，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不克，则纵兵焚其村聚；民降者编伍，拒者俘以还。各旗献俘，视牛录为多寡，兵士所获听自取。若此，则人人贪得，不待驱迫，争出私财买马，兵气益扬矣。戍边，贝勒许番代，他将卒不许番代。不耐劳苦，岂有能拓地成功业者乎？或谓用兵数，且妨农。妇子相随，且行且穫，何妨农之有？朝鲜、察哈尔宜且置之，山海关外宁远、锦州亦当缓图，但深入腹地。腹地既得，朝鲜、察哈尔自来附矣。”时诸大臣所见亦略同，太宗遂定策伐明。八年五月，复录扬古利前后战功，进超品公，位亚贝勒，帽顶嵌珠。

崇德元年五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馀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帅师伐明，入边，克畿内诸州县凡十二城，五十八战皆捷，获总兵巢丕昌等，俘十馀万。出边，击败三屯营、山海关援兵。九月，师还，太宗出都十里迎劳。献捷，设宴，亲酌卮酒赐三帅。十一月，论伐明诸将违律，阿济格出边不亲为殿，扬古利坐不诤，罚土黑勒威勒。

十二月，太宗亲伐朝鲜，扬古利从。二年正月，师济汉江，屯江岸，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兵来援，营汉城南。是月丁未，太宗命豫亲王多铎及扬古利击之，值雪，阴晦，敌阵于山下，纵兵进击，自麓至其巅，多铎鸣角，招扬古利登山督战。扬古利将驰赴，朝鲜败卒伏崖侧，窃发鸟枪，中扬古利，创重，遂卒，时年六十六。明日，多铎率兵逼敌营，朝鲜兵已夜遁，得扬古利尸以归。太宗亲临哭奠，赐御用冠服以殡。丧还，太宗迎于郊，命陪葬福陵。葬日，太宗复亲奠。

扬古利初事太祖，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太宗诫不令临阵，而遇敌忘躯，奋发不自已。行军四十馀年，大小百馀战，功业绝特，而持身尤敬慎。太宗尝命。其葬，以本牛录八户守?。是年十?本牛录护军为之守门，赐豹尾枪二，以亲军二十人为一月，追封武勋王，立碑墓道。顺治中，世祖命配享太庙。康熙三十七年，圣祖巡盛京谒陵，亲奠其墓。三十九年，复建碑为文表绩。雍正九年，定世爵为一等英诚公。

扬古利子二：长，阿哈旦，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次，塔瞻，袭超品公，擢内大臣。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亲将御明洪承畴，战于锦州，敌遁，命塔瞻设伏追击，斩获甚营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率兵突近御营，塔瞻不能御，降一等公。顺治四年，卒，以其子爱星阿袭，爱星阿自有传。

劳萨，瓜尔佳氏，世居安褚拉库。太祖伐瓦尔喀部，取安褚拉库，劳萨来归。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六年，从伐明，克辽东，授游击。天聪二年，从伐蒙古多特罗部，进二等参将。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图鲁什等败敌德胜门外，斩五十馀级，获马数十，进一等参将。八旗选精锐为前锋，号“噶布什贤”。劳萨骁勇善战，使为将，号“噶喇依章京”。每出师，前行侦敌，所向有功。五年八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上闻明援兵自锦州至，遣劳萨与图鲁什以兵二百侦敌，上与贝勒多铎以兵二百继其后。明兵至，逐劳萨等至小凌河，突近上前，上渡河躬陷阵，后军亦至，共击败之。时我将觉善被围，又有裨将与敌战，敌挥刃将及，劳萨直前奋击，悉拯之出，还，白上，上亲酌金?以劳。明监军道张春等合马步兵四万，渡小凌河，严屯拒战，劳萨受上指，领纛而前，力战破敌垒。十月，复与图鲁什往锦州松山侦敌，遇明兵，奔宁远，斩其执纛者十馀人。

十一月，闻察哈尔兵至，劳萨率兵百侦敌。会察哈尔兵引去，追击之，逾兴安岭，勿及，甲仗、驼马委于道者，悉收以还。六年四月，从

伐察哈尔，师次博罗额尔吉，劳萨率兵前行，收蒙古流散者二百馀人。五月，与阿山率兵百至喀喇莽柰侦敌，遇察哈尔逻卒，逐而斩之。我国谍者刘哈为敌困，敌兵殆百人，劳萨以七骑大呼破围入，挟之出，敌披靡败走。寻侦察哈尔汗弃地，遁已远，还白上，上乃自布龙图班师，至枯?，劳萨还与大军会。

七年，上命劳萨与图鲁什等将三百人略宁远，分其兵两翼突入沙河所，斩三百人，获裨将一、牲畜二百七十。八年二月，复略锦州松山边境，往锦州投书明总兵祖大寿。五月，与图尔格率兵出边，渡辽河，沿张古台河屯戍，卫蒙古，扼明兵。劳萨屡以寡胜众，功多，进三等副将，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十二月，察哈尔部众来归，命劳萨将百人迎护。九年四月，从贝勒多尔衮收降察哈尔部众，师还，略明边，劳萨夜率兵进败宁武关兵，遂毁关入，进略代州；复进略忻州，度黑峰口，遇明逻卒四十人，悉击斩之，获其马。

崇德元年，偕吴松等赍书谕明松棚路潘家口诸戍将，因侦敌边隘，多所俘馘。上伐朝鲜，命劳萨与户部承政马福塔以兵三百先为贾人装，昼夜行，将至朝鲜，其戍将出御，力战，尽殪其众。朝鲜国王李倧使劳师郊外，以其间走南汉山城。师还，吏议劳萨备不严，使倧得走，当夺世职论罚，上命毋夺职。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上使劳萨赍书谕明宣府将吏归岁币、开市。劳萨获喀尔喀四十馀人，收其财物、牲畜，纵使去。师还，吏议劳萨罪当死，上特命宥之。八月，从贝勒岳讬、杜度伐明，自密云墙子岭口入。岳讬奏言："噶布什贤将领劳萨等逐溃兵，得明逻卒，讷知墙子岭坚不易拔，岭东西高处可越。"分军四路深入，明兵合马步八千人拒战，阿兰泰所将蒙古兵稍卻，劳萨与图赖等奋战陷阵，明兵败去，其夜复至，劳萨击卻之，遂入其垒；又率所部逐敌，斩百七十馀级，俘九十，获马百三十有奇，进二等梅勒章京。

五年五月，与吴拜侦敌广宁边境，自中后所入，循海而南，斩二百级。上自将攻锦州，劳萨伏兵高桥，纵敌弗击，论罪，降世职，夺赐号。六年四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设伏，击明兵松山，获马百九十。劳萨逐明兵，见敌援至，使骑驰问济尔哈朗曰："敌援至，若之何？"济尔哈朗以为怯，闻于上，上曰："劳萨素勇敢，且身被重创，不当议小过。"五月，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六万援锦州，屯松山北，我师未集，劳萨力战，败其前锋。会上命睿郡王多尔衮等济师，复与战，大败之。劳萨行塔山东侦敌，获敌骑，克锦州外城。九月，命复劳萨世职、赐号。旋代洪尼喀为梅勒章京。是月，上自将督多尔衮等与承畴决

战，劳萨从多尔衮陷阵，力战，死之。既克敌，上遣内大臣携酒临奠，恤赠三等昂邦章京，以其子程尼袭。

程尼既袭职，三遇恩诏，进一等伯，任议政大臣。顺治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十一月，及明将李定国战于衡州，我师败绩，没于阵，恤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追谥国初以来有功诸将，劳萨谥忠毅，程尼谥诚介，并立石纪绩。

劳萨弟罗壁，初以军功授阿达哈哈番，至是并袭程尼世职，进为二等公。卒，其子降袭一等伯。再传，无嗣，乾隆间，续封二等子。

图鲁什，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叶赫。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九年，为。擢甲喇额真，授?牛录额真。蒙古有亡者，逐得之。十年，命率兵至旅顺口捕盗，俘获甚游击世职。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图鲁什先驱侦敌，至大安口，城下兵出战，图鲁什单骑奋击，师继至，克之。自遵化向明都，明兵自蓟州踵师后，图鲁什设伏击卻之。十二月，上军明都西南，令图鲁什与梅勒章京阿山循城觇敌多寡。获谍，言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合兵四万，屯永定门南二里许。还白上，且曰："敌盛，宜及其不虞，乘夜击之。"夜三鼓，秣马蓐食，八旗及蒙古左、右翼兵俱进。图鲁什率所部先驰入敌垒，敌阵乱，师从之，明师遂败，斩桂、祖寿，获云龙、登云。与劳萨、席尔纳等往来游击，屡有斩馘。四年正月，从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逐斩叛将刘兴祚，进二等参将。既，复从贝勒阿敏守永平，谍告明兵且至，图鲁什以四十人侦之，巴笃理、屯布禄等以百人策应，共击败明别将张弘谟兵。语详巴笃理传。已而，明兵大至，阿敏弃永平引师还。命往视边墙，率兵五十为三队，麾使后，独与四骑先至塞下，蒙古数十人猝起，相薄两垣间，环而射之，图鲁什突围出，顾所将骑卒皆陷围中，一骑中矢且仆，复大呼驰入，援三骑挟伤者俱归。

五年八月，从伐明，攻大凌河，明援兵二千自松山至，图鲁什与阿山、劳萨等以兵二百迎击，败之，斩百馀级，获三纛。还，上酌金?劳之。九月，攻锦州，明援兵自锦州至，与劳萨从上破敌。语详劳萨传。复遵上指，令军中张旗帜，举?，伪若明兵来援，致城兵出战，伏起，敌败走。明监军道张春等集诸路军来援，渡大凌河，屯长山。图鲁什先以偏师邀击，小胜。戊戌之夕，上亲督骑兵袭敌垒，图鲁什先进，两军力战，卒破明师，获张春。十月，侦锦州松山，斩明兵执纛者。十一月，逐察哈尔兵，逾兴安岭。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博罗额尔吉，招流亡，皆与劳萨偕。上令哈尔占具粮糗储乌兰哈达，而以甲喇额真颜布禄、牛录额真董山司转运，愆期，粮糗不时至，吏议当死。上命覆皆言法不当宥，图鲁什言："曩者上申谕'临阵而退当斩'，然亦尝恩宥；今罪颜布?谳，禄、董山而贷其死，实惟上恩。"上从之。

八年二月，略锦州。五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进三等副将。六月，复从伐察哈尔。七月，至归化城，遇察哈尔诸宰桑以千二百户来降，率以谒上。是月，毁明边墙入大同城，击败明总兵曹文诏?，与瑚什布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军，略地至宣化，攻怀远，设伏左城西，使图鲁什如宣府侦敌。闰八月乙酉，遇大弼侦卒十五人，图鲁什单骑驰?军。上驻左击，矢中其腹，犹力战不已，斩二人，俘十三人。图鲁什创甚，上亲迎视之。丁亥，卒于军，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进三等总兵官。顺治间，追谥忠宣。

?子巴什泰，袭爵。事世祖。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顺治九年三月，在上前为蒙古侍琐尼所戕，进三等侯。子珠拉岱，袭。康熙间，定封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

觉罗拜山，景祖弟包朗阿曾孙也。景祖兄弟凡六，分城而居，包朗阿次第五，居尼麻喇城。太祖既起兵，族人甚太祖英武，谋欲害太祖，包朗阿子孙独不与，率先事太祖。太祖起兵之三年，攻哲陈部托漠河等五城，合兵战于界凡，包朗阿诸孙札亲、桑古里皆从。

拜山事太祖差后。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六年，从太祖伐明，攻沈阳。明将有?自城南来，拜山迎战，斩副将一，遂降其?号秃尾狼者，骁悍善战，拜山殪诸阵。明兵悉。既克辽东，授游击。天聪元年，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未下，移师攻宁远。锦州兵潜出蹑师后，拜山与牛录额真巴希竞起还击，战死。太宗亲临其丧，酹酒哭之，赐人户、牲畜，赠三等副将。子顾纳岱，袭。

顾纳岱既袭职，天聪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崇德三年，从伐明，战于山海关，败明兵。逐敌至丰润，师或出采薪，明兵起乘之，顾纳岱驰赴奋击，援以归。徇山东，击败明内监冯永盛、总兵侯应禄，克博平，进一等梅勒章京。

顺治元年，顾纳岱以摆牙喇纛章京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十月，从豫亲王多铎逐自成至陕州，贼依山为阵，顾纳岱与图赖率摆牙

喇兵驰击，斩获大半。二年二月，自成将刘元亮以千馀人夜觇我师，顾纳岱出击败之。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继进，贼大奔，遂克潼关，逼西安，加半个前程。三月，从豫亲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扬州，与伊尔都齐等率摆牙喇兵军于城南，获舟二百馀。翌日，合师薄城下，七日而拔。进克明南都，溯江至芜湖，击明将黄得功，败其舟师。移师从贝勒博洛徇苏州，克昆山，攻江阴，发?破城，顾纳岱先登。复移师趋浙江，略平湖，水陆并胜，收其战舰。攻嘉兴，明兵出御，背城为阵，顾纳岱与固山额真恩格图、汉岱等合击之，三战三胜。七月，师还，进三等昂邦章京。

四年，从豫亲王征苏尼特部，讨腾机思，腾机思走喀尔喀，分遣蒙古兵追击，败之于欧特克山；复自土喇河西行，败喀尔喀兵于查济布喇克。寻以恩诏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从征南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至九江，击破声桓兵；进攻南昌，中砲，没于阵。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其子莫洛浑袭。

莫洛浑授参领。顺治十七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徇福建，讨郑成功，攻?门，死之。圣祖以拜山、顾纳岱、莫洛浑三世死王事，赠莫洛浑三等伯，谥刚勇。

太祖始起，诸族人未附，有龙敦者，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子，于太祖为从叔，挠太祖尤力。太祖讨尼堪外兰、讨李岱，漏师期，又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杀噶哈善哈思虎，皆龙敦所为也。然其从子旺善事太祖。太祖再攻兆佳城，取宁古亲，旺善为敌踣，敌俯扑，出刃将刺；太祖未及甲，直入发矢，中敌额，殪，援旺善起。其后屡从征伐。天命十年，偕达珠瑚、。上出郊迎之，行抱见礼，慰谕甚至。?车尔格，以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俘获甚

太祖既盛强，龙敦子铎弼、托博辉皆从。天命七年，太祖伐明，使铎弼与贝和齐、苏把海留守辽阳。太宗初即位，设八大臣，以托博辉领正蓝旗。

又有土穆布禄，为景祖幼弟宝实诸孙。十年，命与阿尔代、毛海、光石等屯耀州。太宗设十六大臣，使与萨璧翰为托博辉佐。

又有郎球、巴哈纳，皆索长阿之裔，俱致通显，自有传。

太祖，授扎尔固齐?西喇布，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率

所部来归，常翼。岁癸巳，略富尔佳齐，哈达人西忒库抽矢射贝勒巴雅拉，西喇布以身当之，中二矢，遂卒，恤赠游击。子二：噶禄、马喇希。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噶禄袭职，从攻沙岭有功，进二等参将。卒，无子。

马喇希，天聪九年，授佐领。寻袭其兄噶禄世职。崇德二年，从都统叶克舒等伐卦勒察。三年七月，授刑部理事官。八月，迁蒙古梅勒额真。四年，再迁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徇王贝勒等私遣兵归，离城远驻，罚如律。复从贝勒阿巴泰等入黄崖口，所至克捷。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击至庆都。十二月，与都统阿山征陕西，自蒲州渡河击贼。论功，进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命移师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二年五月，自归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走，师夜济，与都统宗室拜音图以红衣砲攻克武冈寨，引兵而东。至常州，明将黄蜚以步兵数万御战，击破之，遂下宜兴，道破明水军。至昆山，都统恩格图等方攻城，马喇希率所部兵趋颓堞，先登，遂克之，复拔常熟。师还，进三等梅勒章京。

四年八月，从肃亲王豪格徇陕西，至汉中。叛将贺珍走西乡，马喇希与都统鰲拜分兵，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睿亲王多尔衮出猎，马喇希坐?驰击，及于楚、湖，斩馘甚与都统噶达浑等私猎，贬秩。八年，世祖亲政，诏复职。再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九月，命与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帅师定广东。十月，命移军镇汉中。十二月，复命移军定湖广辰州、常德诸路。十一年，卒。

十二年，世祖命追录国初以来有功诸将，皆视一品大臣，予谥，立碑墓道，于是西喇布谥顺壮，马喇希谥忠僖。

太祖诸将，当帝业未成，?死行间，与西喇布同时易名纪绩者，又有扎尔固齐阿兰珠、梅勒额真纳尔察。

阿兰珠，栋鄂氏，世居瓦尔喀什。父阿格巴颜，与其兄对齐巴颜并为屯长。太祖攻杭佳城，守城者为阿格巴颜妻父，令助守，阿格巴颜不可，曰：“以德诛乱，宜也。吾安能助乱而拒有德乎？”寻与对齐巴颜各率所属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对齐巴颜子噶尔瑚济、阿兰珠皆授牛录额真，分辖所属。阿兰珠旋擢扎尔固齐。从伐乌喇，直前冲击，人马皆被创，下马步战，遂没于阵。恤赠三等甲喇章京，以其弟布尔堪袭。顺治间，追谥顺毅。

布尔堪袭职，授甲喇额真。天聪四年，与武赖、哈宁阿等率精兵百略明边，获明谍三，遂渡大凌河，斩四十馀级，俘百六十。八年，重定各牛录所属人户，以新附瑚尔哈百人增隶布尔堪。寻戍牛庄，获蒙古逃人，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卒。

纳尔察，钮祜禄氏，世居安图，隶苏克苏浒河部。国初来归，授备御，隶满洲镶黄旗。岁戊申，从太祖讨乌喇，攻伊罕阿林城，先登克之，擢梅勒额真。后攻沙岭，不待大军至，独进，没于阵，以长子佛索里袭世职。顺治间，追谥端壮。

瑚沙，纳尔察次子。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太宗伐明，入大同。与图鲁什等行侦敌，遇明兵四百，瑚沙弯弓跃马，疾驰入阵，敌皆披靡。略地至崞县，屡击败明兵。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与鰲拜先驱，遇明骑兵三百，突出搏战，瑚沙以八骑击卻之。遂率左翼摆牙喇兵越燕京，徇山东。明太监高起潜等率兵出御，瑚沙与罗什等连战皆捷，逐北数十里。上以佛索里不胜任，畀瑚沙袭世职，为噶布什贤章京。六年，从伐明，攻锦州，转战松山、杏山间，屡有斩获。七年，加半个前程。十月，贝勒阿巴泰等帅师伐明，上命瑚沙从，俟师入边，以军事还报。八年春，师还，使瑚沙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努山等，以兵九。?十人诣界岭口迎师，俘敌甚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战于一片石，瑚沙率本旗噶布什贤超哈当自成将唐通，逐自成至庆都；复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席特库设谋诱敌，夹击破之。六月，从固山额真叶臣征山西，至汾州，偕甲喇额真道喇、图尔赛等，击破自成将白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克绥德、延安。牛录额真哈尔汉俄班驻军南山，为贼所乘，战死，瑚沙率数骑突入，得其尸以还。自成奔湖广，追剿至安陆，击败自成将邵章，掠其舟以东。至九江口，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垒，逐自成至于九宫山。自成既殪，瑚沙复与甲喇额真苏拜、希尔根等逐捕馀贼，斩二千馀级，进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于汉中，击败叛将贺迎战，瑚沙奋击败之，肃亲王遂殪献忠。五年，进二等阿达?珍，逐献忠至于西充，献忠引哈哈番。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南。时明桂王由榔犹驻广西，其总督何腾蛟守湘潭。师既克长沙，渡湘水攻之，前锋兵薄城，敌分三门出战，瑚沙与席特库力战，破城西兵，生致腾蛟。明兵溃，遂克湘潭，于是衡州、宝庆、永州、辰州诸郡县次第皆下。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擢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命与学士苏纳海使朝鲜鞫狱。十一年，兼任

工部侍郎。十二年，擢本旗蒙古都统，授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从克永昌。十七年，师还。以永昌初下，纵兵入城扰民，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分世职为二，第五子瑚弼图袭一等阿达哈哈番，第二子硕伯海袭拜他喇布勒哈番。

达音布，他塔喇氏，世居札库木。天命三年来归，隶满洲正白旗，任牛录章京。从太或为蒙古诱遁，达音布与楞额礼率兵逐之，?祖征伐，辄为军锋，积战阀授备御。来归诸部及于达岱塔，击败蒙古兵，得逃人以归。六年，太祖伐明，略奉集堡，达音布先驱，斩谍克敌，进游击。蒙古扎鲁特贝勒昂安尝执我使畀叶赫，又屡遣兵要我使，攘牲畜。八年，太祖命台吉阿巴泰等将三千人讨之。达音布时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与雅希禅、博尔晋率五十骑先大军行，乘夜渡辽河，略昂安所辖厄尔格勒，复驰百馀里，逼昂安所居寨，昂安以牛车载妻子率从者二十馀骑出寨。雅希禅、博尔晋麾三十馀骑下马将搏战，达音布引十馀骑勒马立，昂安谋遁，不欲战，直前冲骑兵，冀突围出，达音布拒战，方弯弓注矢，昂安所部乘隙挟短矛?达音布，中其口，堕马。我兵冲击，昂安父子及从者尽殪，俘其孥。达音布遂以创卒。师还，予恤，进世职为游击。

。崇?子阿济格尼堪，阿济格尼堪子宜理布，并有传。第三子岱衮，屡从征伐，授侍德二年，围锦州，战死，赠备御。达音布死最烈，子孙贵列爵，顺治间赐谥乃不及。

太祖诸偏裨死事者，牛录额真喀喇，以御刘綎战死。又有牛录额真额尔纳、额黑乙，将五百人屯深河，与綎战林中，死之。甲喇额真布哈、石尔泰，牛录额真朗格，从太祖攻沈阳，既下，明总兵陈策等来援，与战，陷阵死。玛尔当图从太祖围锦州，战死。喀喇、额尔纳、额黑乙死时，太祖方草创，未有恤赠。布哈赠参将，石尔泰、朗格赠游击，而玛尔当图死时已授游击。朗格子和讬、玛尔当图子乌库理事太宗，喀喇孙舒里浑、洛多欢、崆古图事世祖，皆有战功，赏延于世。

朗格，栋鄂氏，对齐巴颜子，阿兰珠弟也。对齐巴颜来归，语见阿兰珠传。战死，得世职，以长子栋世禄袭。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

和讬，其次子也。崇德七年正月，授本旗梅勒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其城降，遂进克塔山。郑亲王籍所俘获，令和讬还奏。上命分赉军中死伤将士，并令赍敕抚明杏山守将，曰：“汝以善言招之，降则已；否则以砲攻，砲发而彼降，亦可许

也。”和讬至军，如上指宣示，砲发，明将降。师还，得优赉。旋追议诸将徇部卒失律，和讬当罚鍰，以前劳得免。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至黄崖口。军中议分两翼夹攻，辅国公斐洋古令和讬督左翼，建云梯攻城。和讬周视毕，复曰：“城可登，无以梯为也。”乃率巴牙喇兵四十人毁城入，斩守备一，馀悉溃。复合右翼围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徇山东，克兖、莱、青诸府。明年，师还，授吏部参政、兼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上遣侍郎王鰲永招抚山东，明副总兵杨威据登州。鰲永请兵，上命和讬与梅勒额真李率泰、额孟格帅师讨之。鰲永至青州，为降将赵应元所戕。和讬等师至，牒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逼青州。应元复请降，和讬与李率泰计许之降，遣兵夜捕斩应元及其党数十人，宥胁从勿诛，青州遂定。锦亦下登州。上命和讬与李率泰移军河南，会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赉黄金、紫貂，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从贝勒勒克德浑徇浙江，定杭州。明将方国安以兵至，和讬将左翼御之富阳，斩副将二、参将二、游击五，国安兵大败。复破敌下关直沟，毁其木城。上命和讬与梅勒额真珠玛喇率所部满洲、蒙古兵驻防杭州。三年四月，卒。

雍舜，对齐巴颜从子，授牛录额真。英果，战辄当前锋。累擢镶红旗固山额真。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围遵化，率本旗兵攻城西南，克之。四年，从取永平，授二等参将世职。贝勒阿敏弃永平还师，雍舜独赞其议，坐罢官，夺世职，籍没。七年，从贝勒岳讬舟师攻旅顺，明将黄龙城守，师克之。论功，先登崖者，巴奇兰、萨穆什喀；先登城者，雍舜、珠玛喇：复世职。崇德二年，从克皮岛，擢梅勒额真。四年，从征索伦，设伏败敌，进一等参将。六年，从攻锦州，战坠马，得他骑，引本旗兵趋左翼；及右翼胜，乃驰击，争赴敌。坐欺谩论罪，命宽之，解梅勒额真。顺治初，遇恩诏，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复官固山额真。卒。子庚图，先以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同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玛尔当图，扎库塔氏，先世居和克通吉。太祖时，率百馀人，授游击。从攻锦州，战死。

子乌库理，年十六，即从征伐。太宗命领甲喇额真，袭玛尔当图世职。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略山东，明太监冯永盛以兵至，击败之；攻济南，云梯兵未至，乌库理攀雉堞先登，麾所部兵毕上，克其城。师还，将出塞，与白奇超哈统将萨穆什喀殿，敌不敢逼，道经太平寨，复步战败敌。七年，从伐明，复攻锦州，战于松山，敌败走，旋合

溃兵屯北山，垒甚固，乌库理直前击之，三战皆捷。

顺治初，入关，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率十骑绕城周视，城兵骤出搏战，乌库理与。寻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湖广、江西诸省。师还，至池?甲喇额真萨璧图奋击，俘馘甚州，侦明将黄斐，击之，得舟十二。还京师，授兵部理事官，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败其将高汝砺；逐献忠，再破之。五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宁武关，所署巡抚姜辉、总兵刘惟思以三千人赴援，内外兵夹击。乌库理率三旗巴牙喇兵转战关下，瓖兵万馀阵以待，乌库理击破之，复发砲克其城?及偏关西河营，七战皆胜。师将至左，殪瓖兵。八年，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年，郑成功寇福建，命与理事官额赫理率禁旅及江?宁、杭州驻防兵济师，至海澄，敌以火器守隘，乌库理连破其垒。敌毁桥，乌库理跃马先涉，敌惊溃，师乃毕渡；敌又以三千馀人屯海岸，乌库理步战败之。先后与固山额真金砺等，劙敌寨数十，降其兵数千人，复加拖沙喇哈番。

十二年，授大理寺卿，疏言："满洲士卒岁从征讨，市马制械皆自具，其孥留京师，请恩赉。行军所至，民多失所，虽被旨赈贷，当安辑，俾自为生计，请?部议便宜。绿旗死事将卒，请下所司赡其妻子。江、广、闽、浙滨江、海，盗贼出没，请敕诸省督抚，要隘设重兵。西北厄鲁特、俄罗斯诸部尚阻声教，请敕理藩院议互市条例，通贸易。"所陈凡五事，皆下部议行。

寻命视黄河决口。十三年，授漕运总督。十七年，授盛京总管。康熙元年，改总管为将军，仍以命乌库理。是时，盛京置户、礼、工三部，乌库理请增设刑部，廷议如所请。四年，卒。析世职为二，长子俄谟克图，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次子佛保，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喀喇，栋鄂氏，先世居瓦尔喀。当太祖时，以其族来归。从征伐有功，授牛录额真，赐号"巴图鲁"。天命四年，御明总兵刘綎，力战，被七创，以伤卒。

子扎福尼。天聪四年，从伐明，攻灤州，有三卒为敌所得，扎福尼陷阵援之出。以功，予世职备御。八年十二月，从白奇超哈统将巴奇兰等伐黑龙江，加半个前程。

舒里浑，扎福尼子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军。从攻大凌河城，败蒙

古军。及扎福尼卒，袭世职。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逐李自成至延安，七捷。自成走湖广，以师从之，次安陆，得舟十四。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吉斯，力战，多俘馘，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硕类汗。师还，授牛录额真。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西徇大同，击败姜瓖所署巡抚姜建勋等。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五年，授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从信郡王多尼南征云南，战凉水井，败明将李成蛟；战双河口，败明将李定国。师还，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八月，卒。

洛多欢，舒里浑弟。从军，取旅顺，围锦州，皆有功。崇德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克顺德府，先登，赐号“巴图鲁”。累进世职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崆古图，亦舒里浑弟也。顺治间，从靖南将军陈泰征福建，克兴化府，先登。自巴牙喇壮达擢甲喇额真。十七年，洛多欢卒，袭世职。康熙十三年，从副都统雅赉、阿喀尼等讨耿进忠，自安庆向江西，败贼小孤山，复彭泽、宜黄、崇仁、乐安诸县。十五年，移师讨吴三桂，攻萍乡，败其将夏国相，师下湖南。十八年，战枫木岭，败其将吴国贵，复武冈。二十四年，卒。子多博海，袭。

特尔勒，舒里浑孙也。康熙间，从征南大将军赉塔讨吴世璠，败其将何继祖，夺石门坎、黄草坝；乘夜拔嵩明、丹城，遂克云南。又从都统希福逐马宝，破胡国柱。以功，予世职拜他勒布喇哈番。卒。

太祖尝为故勋臣雅巴海祈天：“乞转生朕家！”又为布哈孙、朗格等八人祈曰：“宥其微失！”太祖未举兵以前，有族难，侍者帕海死之，似即雅巴海。布哈孙等事不著。

巴笃理，世居佟佳，以地为氏。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隶满洲正白旗。太祖察巴笃理才，使为扎尔固齐。积战功，授游击。十?，使兄弟分领其年，明发兵航海至旅顺，缮完故城，驻军以守。巴笃理从贝勒莽尔古泰攻之，城下，尽歼明兵。十一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夜袭萨尔浒城，城兵砲矢交发，明兵退，结营。巴笃理率兵自山而下，大呼乘敌，敌溃走，追斩二百馀级。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有功。太宗亲酌金?劳之，进二等参将。四年正月，从贝勒济尔哈朗守永平。三月，明将张弘谟率兵来侵，甲喇额真图鲁什以四十人先，巴笃理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屯布禄以百人继。伏起，屯布禄败走，巴笃理与图鲁什殿，力战，其弟课约马著矢且踣，

巴笃理斩敌兵，夺马授其弟，殪三十馀人，敌乃退。五月，明兵围灤州，贝勒阿敏守永平，不即赴援，城垂破，乃遣巴笃理率兵赴之，乘夜突围入城。方议并力坚守，敌发巨砲焚城楼，守将纳穆泰等度力不能支，弃城依阿敏，阿敏亦弃永平东还。廷议诸将罪，以巴笃理突围赴援，释勿论。

五年，授礼部承政。六年，使朝鲜，定职贡额数。八年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巴笃理从，至应州，命与贝勒阿巴泰等取灵丘县王家庄。巴笃理督军攻堡，既被创，犹奋击，中流矢，卒。太宗闻之泣下，曰："此朕旧臣，转战数十年，?命疆场，深可惜也！"恤赠三等副将。顺治十三年，追谥敏壮。子卓罗，自有传。

蒙阿图，自牛录额真累擢梅勒额真，坐私立屯庄，罢。天聪三年，从伐明，败敌于遵三千。逾年师还，上自出郊宴劳。授游击世职，擢工部承政?化。寻命帅师伐瓦尔喀，俘其。崇德三年，以老解职，召见，谕之曰："尔等旧臣，朕见之辄心喜，可不时来见也！"未几，卒。

国初诸将，事太祖创业复佐太宗从征伐而战死者，劳萨、图鲁什功最高，巴笃理、穆克谭、纳尔特与相亚，达珠瑚为俘所贼。顺治中，皆追谥。纳尔特事具其父雅希禅传中。

来归，授牛录额真。从太?穆克谭，戴佳氏，世居杭涧，隶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率祖征伐，战必陷阵，攻则先登，赐号"巴图鲁"。有查海胡色者，叛太祖归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追之，战，其父兄皆死。从子厄尔诺亦叛归哈达，穆克谭单骑逐斩之。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元年，从伐瓦尔喀，战败，诸将孟库噶哈皆走，舒赛、阿尔虎达将为敌得，穆克谭与燕布里等八人冲敌阵，援之出。师还，太祖谴孟库噶哈，夺所获畀穆克谭。六年，叛去，我师追之，战不利，穆克?从伐明，攻耀州，先登，克之，命戍焉。蒙古人海色与其谭策马大呼，直前刺杀海色，馀悉溃。以功授二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以穆克谭佐本旗。天聪元年四月，从伐朝鲜。六月，阿山、阿达海兄弟叛，将归明，贝勒阿敏夜帅师追之，穆克谭从，射阿达海，阿达海力战，抽刀斫穆克谭坠马，几殆，卒挟以俱还。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穆克谭以本旗兵从固山额真宗室篇古当城西南。城兵出挑战，图赖先进，穆克谭从之，薄壕，舍骑步战，将迫敌入壕。城上?矢竞发，城兵续出，奋拒力战，殁于阵。太宗惜之，曰："穆克谭我旧臣，不值于此毕命也！"赠一等副将，世袭。顺治间，追谥忠勇，立碑墓道。子爱音塔穆。

爱音塔穆袭父爵，兼领穆克谭旧辖牛录，益壮丁五十。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旋从豫亲王多铎徇河南，与梅勒额真沙尔瑚达屡败贼，逐贼至潼关，为殿，贼自后来袭，三至三卻，爱音塔穆功也。二年，河南既平，从定江南。六年八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湖南诸郡县半为明守。爱音塔穆帅师自长沙而南，克宝庆，击马进忠、王进才皆有功。自成将刘体纯与其党袁宗第等屯洪江为十寨，缘沅江拒守。爱音塔穆与尚书阿哈尼堪督军渡江，连破贼寨，贼溃，遂与阿哈尼堪驻守沅州。十二月，贼将王强来犯，与阿哈尼堪共击卻之。九年，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一月，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四万，列象?，据山峪，方相?略广东，时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平南王尚可喜赴援，定国有持。爱音塔穆等师至，合击大破之，逐北二十馀里，定国遁去。十二年闰五月，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康熙十九年，卒。

子公图，袭。三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昭莫多，战胜，进三等伯。子永泰，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世袭。

达珠瑚，兆佳氏，先世居讷殷。祖达尔楚，国初来归。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达珠瑚初任牛录额真。从太祖伐乌喇，斩级四千。从克西林屯，俘其人以归；追者至，还击败之，斩级五千。从伐叶赫，斩级三百，俘五十人。遇明人越境采参，斩三十人，俘六人。敌侵宁古塔，出战，斩其将及兵百，获甲百副、马三百匹。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伐东海瓦尔喀部，又伐卦尔察部，皆有功。太宗即位，设十六大臣，伊逊及达珠瑚佐镶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朝鲜，克义州，留兵驻守，命达珠瑚分将之。旋复帅师伐瓦尔喀。师还，为俘卒所贼。八年，以其子翁阿岱袭三等梅勒章京。太宗复遣将伐瓦尔喀，因诫之曰：“前遣达珠瑚，以?见害。念其从事久，有劳，方令袭世职。汝曹未能如达珠瑚之功，傥不自慎，欲觊例外恩，不可得也。”顺治间，追谥襄敏。

翁阿岱袭职为甲喇章京。从伐虎尔哈，加半个前程。累迁都察院参政、正蓝旗梅勒额真。时方攻锦州急，命与梅勒额真多积礼帅师屯戍，讥逋逃。崇德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战，屡胜。寻进攻松山，力战，没于阵。赉白金千两，进一等梅勒章京。无子，以弟之子济木布袭。康熙间，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男，世袭。

论曰：国之将兴，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致身事主，蹈死不

反顾，乃能拓土破敌，弼成大业。扬古利负大将才略，功视额亦都、费英东伯仲间；劳萨、图鲁什骁勇冠军，战必将选锋陷阵；若拜山三世?忠，西喇布、达音布、巴笃理等以死勤事，亦其亚也。观太祖祈天之语，惓惓于旧将；太宗以达珠瑚为戒，又以恭衮不从令，虽阵亡，犹付吏议。其申军律，惜将材，恩威兼尽，开国基于是矣。

列传十四

常书 弟扬书 常书子察哈喇 孙叶玺 曾孙辰布禄 察哈喇子富喇克塔扬书子达尔汉 达尔汉子鄂罗塞臣 康果礼 弟喀克都哩 哈哈纳 哈哈纳弟绰和诺 绰和诺从子富喀禅 叶克书 叶克书子道喇 博尔晋 子特锦 孙玛沁 曾孙康喀喇 雅希禅 子恭衮 讷尔特 拉笃浑舒赛 舒赛子西兰 西兰子席特库 景固勒岱 景固勒岱从弟崇阿 扬善 弟伊逊 讷都祜 从弟武赖 冷格里 子穆成格 冷格里弟纳穆泰 从弟谭布 萨穆什喀 弟雅赖 洪尼雅喀 子武拉禅 洪尼雅喀弟萨苏喀 阿山

常书，郭络罗氏。与其弟扬书，同为苏克苏浒河部沾河寨长。太祖起孤露，奋复祖父仇，归罪尼堪外兰，未遽讼言仇明也。明庇尼堪外兰，宣言将筑城甲班，使为满洲主。于是旁近诸部及太祖族人，皆欲害太祖，附尼堪外兰。苏克苏浒河部萨尔浒城长诺米纳有兄曰瓜喇，忤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谮于明，见诘治。诺米纳与常书、扬书及同部嘉木湖寨长噶哈善哈思虎相为谋曰："与其倚此等人，何如附爱新觉罗宁古塔贝勒乎？"遂相率归太祖。太祖椎牛祭天，将与盟，常书等言于太祖曰："我等率先来归，幸爱如手足，毋以编氓遇我！"乃盟。既而诺米纳贰于尼堪外兰，常书等请于太祖诱而杀之。

太祖以同母女弟妻扬书、噶哈善哈思虎，是岁癸未。明年正月，太祖从叔龙敦，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邀噶哈善哈思虎杀诸途。太祖闻，大怒，欲收其骨；族昆弟皆与龙敦谋，不肯往。太祖率近侍数人行，太祖族叔棱敦尼之曰："同族皆仇汝，否则汝女弟之夫何至见杀？宜勿往。"太祖勿听，环甲跃马，登城南横巘，引弓疾驰。向城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闻者惮太祖英武，不敢出，遂收其骨以归，移置室中，解所御冠履衣服以敛，厚葬之。遂帅师讨萨木占及其党讷申、万济汉等，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

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旋改隶镶白旗。常书兄弟皆卒于太祖朝，扬书之丧，太祖亲临焉。常书子布哈图、察哈喇，并为牛录额真无所表见。?，改隶镶白旗。布哈图事

察哈喇事太宗。各旗设调遣大臣，察哈喇与焉，佐正红旗。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取遵化，薄明都。四年二月，师还。命署固山额真，与范文程率蒙古兵守遵化。四月，与武纳格设谋，即樵采地设伏败敌，获

马二百馀。明将合马步军四千攻大安口，复与武纳格整兵奋击，尽歼之。五月，明兵复灤州。贝勒阿敏等谋弃诸城，引兵出边，令察哈喇弃遵化。会明兵已逼，察哈喇与鄂本兑等突围出，全师以还。五年五月，偕总兵官冷格里、喀克笃礼伐明南海岛，师次海滨，掠敌舟以渡，舟未足，驻师待之。明兵渡海来击，牛录额真穆世屯战死。察哈喇督兵力战，别遣人沉其舟，敌还求舟不得，溺者大半。六年五月，上伐明，略归化城，将渡河，与承政车尔格以兵五百为前锋，具舟济师。十一月，与承政巴笃理使朝鲜，定职贡岁额。九年，从贝勒多铎攻明锦州，与固山额真阿山、甲喇额真吴拜等以兵四百为前锋，渡大凌河，遇明兵三千，相向列阵。使告多铎督诸军继至，明兵溃，察哈喇等分道迫击，俘馘无算。逾年，卒。

布哈图有子曰叶玺，事太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毁边墙入，破蓟辽总督吴阿衡军。五年，从围锦州。顺治元年，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西征。二年，破李自成兵于延安，移军下江南，至安陆，获敌舰四，复与护军统领哈宁阿泛江击贼，至富池口，水陆屡战皆捷。三年四月，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叛入喀尔喀，叶玺从多铎等讨之，追至布尔哈图山，俘七人，降二十五户。七月，师自图拉河西行，至扎济布拉克，遇喀尔喀土谢图汗二子率兵二万御，战，没于阵。叶玺时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事闻，赠巴牙喇纛章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布哈图有孙曰辰布禄，初任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崇德三年，从多尔衮伐明，克阳信。顺治三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击贺珍汉中，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皆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十三年，从讨郑成功，败其将陈六御等于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卒。

察哈喇有子曰富喇克塔，任牛录额真、都察院理事官。崇德八年，迁工部参政。顺治元年四月，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旋擢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自成将刘宗敏据山为阵，富喇克塔与都统拜音图发?击之，溃。二年，从下江南，与马喇希等为前锋，克扬州。三年，从贝勒博洛定浙江，克处州。略福建，与都统汉岱克分水关，趋泉州，下抚州及所领县三。加半个前程。五年二月，坐事，解固山额真。寻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败贼于九江，得战舰百馀。与何洛会以偏师截饷道，得粮艘二百，遂攻南昌。声桓及王得仁以兵七万守隘，富喇克塔以舟二十为前锋，薄城力战。明年，贼平。师还，卒于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扬书有子曰达尔汉，太祖甥也。改隶镶蓝旗。初为牛录额真。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积战功，授一等副将世职。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黄旗。从大贝勒代善伐扎鲁特部，单骑逐敌，获其台吉。复伐栋揆部，俘塔布囊古穆楚赫尔、杜喀尔、代青多尔济三人及其子，进三等总兵官。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定、安三州，斩其府尹李莞等。朝鲜国王李倧请行成，使与纳穆泰等莅盟。师还，上赐宴劳之。复从伐明，攻锦州，有功。贝勒阿巴泰以赐宴不得与大贝勒同坐，属达尔汉代奏，上使劝谕之。复宴，阿巴泰又以为言，乃解达尔汉固山额真示意，旋命复任。三年，从伐明，围遵化，率所部攻城西迤北，克之。四年，蒙古敖汉、柰曼诸部兵攻昌黎，不克，命达尔汉与喀克笃礼等以兵千人往会攻，城未下，焚近郭庐舍而还。五年七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率所部攻城北迤东，浚壕筑垒，与冷格里等环城固守。八月，城人以步骑五百出战，达尔汉率八十人击败之。越日，敌复出挑战，达尔汉督所部邀击，明兵堕壕死者百馀人。

六年，从伐察哈尔，师次哈纳崖。达尔汉从者盗马，遁入察哈尔，告师至，林丹汗举部西奔，驱归化城富家渡黄河西遁。达尔汉坐降一等副将。七年，明将孔有德来降，达尔汉与篇古屯兵江岸守其舟。八年，复从伐察哈尔，遂略明边，自上方堡毁边墙入，经朔州，分。是岁，命免功臣徭役，达尔汉与焉，并增牛录人户。九年，上遣诸贝勒?兵至宣府右伐明，略山西，命达尔汉及阿山等出屯，牵制明宁、锦诸道兵，使不得西援。道遇敌，击败之，斩明将刘应选。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攻顺义，以所部先登，进一等总兵官。寻以顺义复失，论罚。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攻锦州，达尔汉坐济尔哈朗召议御敌不时至，嗾其僚争功，罢固山额真，夺世职。顺治元年，卒。

达尔汉有子曰鄂罗塞臣，事太宗，官甲喇章京，领摆牙喇兵。天聪三年，从伐明，薄燕京，与哈宁阿共破明经略袁崇焕营。太宗嘉其善战，授备御。四年，署固山额真。从贝勒至，迎击，败之。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屡败城兵。?阿巴泰等守永平，明兵自开平击敌。累功，进二等阿?八年，从贝勒萨哈廉略山西，明兵自崞县至，鄂罗塞臣从第三队先达哈哈番。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萨穆什喀等败其援兵。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十月，从豫亲王多铎伐明，侵宁远、锦州。十一月，豫亲王至中后所，将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明总兵祖大寿兵来袭，甲喇额真翁克等及从征土默特部兵先奔，鄂罗塞臣及哈宁阿等且战且退，士卒有死伤者。论罚，夺世职。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六月，复从郑亲王济尔

哈朗伐明，围锦州，祖大寿以步兵出战，左翼三旗骑兵避敌勿敢击，鄂罗塞臣与同官阿桑喜率摆牙喇兵直前奋击，大寿乃引去。肃亲王豪格庇三旗之未战者，睿亲王多尔衮和之，使诫鄂罗塞臣毋言战胜皆出摆牙喇兵，亦毋言战时未见骑兵，功罪置勿论。明年，事闻，上令多尔衮出白金五百，豪格出白金千，畀鄂罗塞臣，进二等阿达哈哈番，擢梅勒额真。八年，与参政巴都礼等定黑龙江。顺治二年，从讨李自成，克潼关，鄂罗塞臣先登。五年正月，命帅师驻沧州。十二月，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六年七月，擢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寻兼任刑部侍郎。

鄂罗塞臣，公主子，世臣，从征伐有功。两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七年，坐谳狱徇情，罢侍郎。八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专任固山。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帅师驻荆州。郑成功犯江宁，明安达礼、鄂罗塞臣以舟师赴援，成功败走。十七年，还京，仍任都统。康熙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敏果。子勒贝，自有传。

康果礼，先世居那木都鲁，以地为氏。岁庚戌，太祖命额亦都将千人，徇东海渥集部，降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康果礼时为绥芬路屯长，与其弟喀克都里及他屯长明安图巴颜、泰松阿、伊勒占、苏尔休，明安图巴颜子哈哈纳、绰和诺，泰松阿子叶克为六牛录，以康果礼、?书等，凡十九辈，率丁壮千馀来归。太祖为设宴，赉以金币，分其喀克都里、伊勒占、苏尔休、哈哈纳、绰和诺世领牛录额真。

旋授康果礼三等总兵官。以贝勒穆尔哈齐女妻之，号“和硕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取抚顺，克抚安、三岔兒等十一堡，入鸦鹘关，破清河。六年，复从伐明，下沈阳，树云梯先登，遂克其城。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寻擢摆牙喇纛章京。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三年，从上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入援，壁于城东南。上命康果礼从诸贝勒击之，诸贝勒逐敌迫壕，康果礼与甲喇章京郎球、汉岱等不及壕而返，并坐削爵，罚鍰，夺俘获。五年，卒。

子六，色虎德，继为牛录额真；迈色，为摆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战塔山，没于阵；赖塔，自有传。

喀克都里，与康果礼同隶满洲正白旗。初授三等总兵官。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正白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有功。三年，上伐明，围遵化，八固山环城而攻，分隅列阵。继之，城遂拔。上嘉喀克都里造攻具如法，督兵?喀克都里所部兵萨木哈图，树云梯先登，先诸军登

城，亲酌金??劳，进二等总兵官，赐号噶思哈巴图鲁，言其勇敢善战，疾如飞鸟也。

萨木哈图亦赐“巴图鲁”号，授备御世职。四年正月，上复伐明，克永平，明兵溃走昌黎。上遣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部兵攻之，命喀克都里与固山额真达尔汉等将千人继往为助，守坚不能下，焚附城庐舍，引还。上既录遵化功，察萨木哈图猛士，心爱惜之，戒喀克都里毋使更先登。及攻昌黎，萨木哈图运木筑栅，复树云梯欲登，闻上命罢攻，乃止。上以喀克都里不恤战士，深诘责之。

五年五月，与固山额真冷格里分率左右翼步、骑兵伐明，规取南海岛，徵舟于朝鲜，不至，师次海滨，不能渡，引还。明兵邀战，屡击败之，多所俘获。八月，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城，喀克都里率所部军城东北，城人食尽，祖大寿以城降，引还。六年，从上伐察哈尔，与诸将分道并入，籍所俘人户及帛、马、牛、羊以献，赐赉有差。七年，上询诸贝勒大臣伐明及朝鲜、察哈尔宜何先，喀克都里言：“宜先伐明，以承天佑、协人情，且利在神速，攻其不备。”上嘉纳之。

八年，喀克都里家人讦喀克都里将亡归瓦尔喀，以财货藏那木都鲁故屯。上曰：“喀克都里安有此？果欲负朕，天必鉴之！”以讦者付喀克都里杀之。逾数月，喀克都里卒。其兄康果礼妻，故贝勒舒尔哈齐女，言喀克都里谋亡去事不诬，诸子坐此不得绍封。

哈哈纳，亦那木都鲁氏，明安图巴颜子也。隶满洲镶红旗。初与伊勒占、苏尔休同授备御。太祖妻以宗女。寻从伐乌喇，被数创，力战败敌。上命将所部出驻赛明吉，未至，其戍兵叛亡，守将玛尔图追弗及。哈哈纳闻之，兼程疾进，斩三百馀级，收男妇五百馀以还。上赐以所得叛渠及鞍马、弓矢。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部诸将四路来攻，上督诸贝勒出御，破之，遂进克开原、铁岭。哈哈纳皆在军有功。六年，从攻辽阳，与博尔晋伺敌城下，败其援兵；复分攻沙岭城，破援兵自广宁至者。太宗即位，设各旗调遣大臣，以哈哈纳佐镶红旗。天聪八年，帅师略锦州，进攻宁远，明兵骤至，哈哈纳马殪，徒步益奋击，卒破明兵。城海州，明兵来争，哈哈纳以所部首当敌，敌溃走。复援耀州，解其围，逐敌，获马三十。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入长城，克昌平、涿州。创发，病废，致仕。寻卒。

子费扬古，事圣祖。以佐领从军，讨吴三桂。师次荆州，战宜昌，战永兴，皆捷；攻常宁、耒阳，先驱。累迁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

绰和诺，亦隶镶红旗。其初归太祖，别率所部百人偕，太祖赉予甚厚。从太祖征伐，临阵衷绵甲，奋起直前，所向披靡。岁辛亥，从何和礼伐呼尔哈部，克扎库塔城。天命四年，击明总兵马林尚间崖。六年，取沈阳、辽阳，并有功，授游击。帅师戍科木索、宁古塔。掠辎重亡去，绰和诺追及海滨，斩就善，并歼其党，上命以所获辎?有就善者，戕守吏，率重犒之。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迎击，力战，没于阵。上厚恤其家，进?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兵万馀自锦州来援，绰和诺先世职一等参将。无子，其兄翁格尼袭，以新附呼尔哈百人益所辖牛录。旋以翁格尼才不胜，改授其子富喀禅。

富喀禅初以摆牙喇壮达事太宗。大凌河之役，深入敌阵，绰和诺战死，富喀禅亦被创堕马，裹创步战，搴敌纛；摆牙喇壮达瑶奎亦堕马，富喀禅复前援，与俱归。八年，攻大同，复被创，仍奋进克敌寨。是岁代其父为牛录额真，袭职。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三年，授工部理事官，兼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攻宁远，败敌中后所城西。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三年，授西安驻防总管。自成馀党刘文炳、郭君镇等掠延安、庆阳。四年三月，富喀禅帅师讨之，逐贼三水，斩君镇；别遣游击胡来觐、守备徐国崇等逐文炳至宜君蓝庄沟，获之，俘斩其党略尽。

五年，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等陷河州为乱，富喀禅与总督孟乔芳遣兵攻讨，诸回皆受抚，而喇印复叛，陷甘州。富喀禅帅师进攻，深沟高垒相持，贼出城来犯，战辄胜，并歼其樵采者。城既下，馘喇印。国栋又与?回土伦泰等陷肃州，遣副将马宁、张勇讨平之。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旁近郡县皆陷。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战猗氏，获瓖登方；战合水，斩瓖将刘宏才。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圣祖?所署监军道即位，改西安驻防总管为将军，富喀禅任事如故。时自成馀党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等屯归州、兴山间。康熙二年，上遣将往讨，命富喀禅与总督李国英、副都统杜敏等会师，战于陈家坡，贼溃遁，进至黄草坡，复大败之，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子穆成额，自有传。

叶克书，辉和氏，尼玛察部长泰松阿子也。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红旗。天杀敌。累功授三等?命六年，从伐明，攻辽阳，敌背城而阵，叶克书冲锋突击；攻沙岭，先副将。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

正红旗。天聪五年，授兵部承政。六年，授固山额真。八年八月，从贝勒代善伐明，入得胜堡；略大同，下诸城堡；西至黄河，合军朔州。十一月，考满，进二等副将世职。九年，贝勒多尔衮伐明，自大同入边，分兵授叶克书，从贝勒多铎屯宁远、锦州间，缀明援师，斩明将刘应选，俘其偏裨。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自延庆入边，克十二城。师还，坐所部失伍及攘获、擅杀诸罪，罢官，削世职，仍领牛录。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命从承政尼堪等帅师伐。三?瓦尔喀，师出会宁，击败朝鲜兵。十一月，从参政星讷伐卦尔察，至黑龙江，俘获甚年，师还，上特遣大臣迎劳。寻授兵部右参政。四年七月，授梅勒额真。十一月，从承政索海等帅师伐索伦。五年四月，复任固山额真。七月，授牛录章京世职。

复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率所部三百人为伏城西南乌欣河，捕城人出牧者。敌兵千馀逆战，叶克书马中矢蹶，图尔格驰救之，上马复战，杀敌。比还，敌潜蹑其后，叶克书收兵还击，敌溃。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六年九月，从贝勒杜度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谭泰、阿山等凿壕环守，击明总督洪承畴于松山。十一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师至黄崖口，叶克书与谭泰定策分两道夹击，入边薄长城，麾军先登；攻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诸军。寻遣兵攻孟家台，陷敌，坐罢官，夺世职。

顺治元年三月，世祖复命为梅勒额真，帅师驻宁远。四月，率步兵从入关击李自成，身被三十一创，毁一目，战弥厉，大破贼军。二年，从肃亲王豪格略山东，贼渠十馀辈据满家洞，凭险为巢，凡二百五十一窟，叶克书与尚书车尔格合兵搜剿，歼其渠，悉堙诸窟。以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三年，授镇守盛京总管，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四年，坐昭陵总管锺柰有罪，失不劾，罢官，夺世职。十五年，卒。子道喇。

道喇以摆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摆牙喇甲喇章京。崇德三年，从伐明。五年，围锦州，战松山、杏山，皆有功。顺治元年，调噶布什贤甲喇章京。睿亲王多尔衮与李自成战于一片石，从噶喇昂邦鄂硕当自成将唐通，通大败。入关逐贼，战安肃、庆都，乘胜蹑击，斩馘。寻从固山额真叶臣略山西，至汾州，败自成将白辉。授牛录章京世职。三年，从顺承?甚郡王勒克德浑攻荆州，击走李锦。五年，从大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五败贼，获所署总兵以下。九年，擢正红旗梅勒额真。十

年，从靖南将军哈哈木复潮州，讨郝尚久。旋帅师驻荆州。十四年，授本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六年，从信郡王多尼平云南，攻元江土司，克其城。累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康熙初，以老乞致仕，徙居盛京。十二年，圣祖加恩诸老臣，加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幸盛京，召见赐坐，侍茶酒，优赉。二十二年九月，卒，年八十一，谥勤襄。以弟之孙伊济纳袭职。叶克书次子夏穆善，第三子瑚叶，皆有战功，授世职：夏穆善二等阿达哈哈番，瑚叶三等阿达哈哈番。

博尔晋，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有挟丁口来归者，籍为牛录，即使为牛录额真，领其众。顺治间，定官名皆汉语，谓之“世管佐领”。博尔晋领牛录，隶满洲镶红旗，寻授侍卫。岁癸巳，太祖侵哈达，略富尔佳齐寨，博尔晋与族弟西喇布从。西喇布被二矢死，博尔晋拔其矢还射，殪发矢者西忒库，为西喇布报仇。

天命六年，授扎尔固齐。城萨尔浒，命博尔晋董其役。役竟，从伐明，攻沈阳，击败明总兵贺世贤、陈策。沈阳下，进攻辽阳，明总兵李怀信、侯世禄、蔡国柱、姜弼、董仲葵合军五万，屯城东南五里，左翼四旗与战，大破之。城兵自西门出援，博尔晋方奉命诇敌，傍城行，遂合两红旗兵邀击，明兵败，入城争门，相蹂践死者枕籍。会左翼四旗兵已登陴，毕登，辽阳亦下。复分兵拔沙岭，击败明广宁援军。八年，与达音布、雅希禅帅?博尔晋麾师伐扎鲁特部，其贝勒昂安突走，达音布战死，博尔晋与雅希禅奋进，斩昂安，俘其孥。师还，上优赉之。十年，擢梅勒额真。将兵二千伐东海虎尔哈部，收五百户以归，上郊迎宴劳。

如故。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五月，上?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红旗，兼侍自将围锦州，屯城西二里。博尔晋自沈阳帅师至，败明兵，追至宁远城下尽歼之。?先后战功，授一等副将。旋卒。以失敕书，子孙不得袭。康熙三年，其子特锦疏请立碑纪绩，部议无左证，持不可，圣祖以博尔晋事太祖，勤劳夙著，特诏许之，并追谥忠直。特锦及博尔晋孙玛沁、曾孙康喀喇，皆有战绩。

特锦，博尔晋第四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帅师屯田义州。蒙古多罗特部苏班代等降明，居杏山西五里台，使通款，上命郑亲王移师迎护。明总兵祖大寿、吴三桂、刘周智屯杏山拒战，特锦以偏师击败之。六年，从伐明，围松山，攻宁远，皆力战败敌。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与梅勒额真和讬合军大败之，进三等甲喇章京，任兵部理事官。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战三水，败其将胡敬德；复战礼县，败其将高汝砺。献忠死西充，馀贼负山，将断我兵后，特锦击之走；又战马湖，破其将杨正。六年，从讨姜瓖，略寿阳，贼犯两蓝旗分地，徇汾州，贼七千夜击两红旗军垒，特锦连击败之。平辽、辽州、榆社以次悉平。

七年，擢兵部侍郎，兼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年，擢本旗蒙古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云南，进二等。十八年，转本旗满洲都统。康熙十一年，卒，谥襄壮。

玛沁，博尔晋孙。父本讬辉，博尔晋长子。官牛录额真，兼都察院理事官。崇德三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边，明蓟辽总督吴阿衡以马步兵六千来援，玛沁与劳萨等率兵击败之，获其马及砲。六年，从围锦州，败敌于松山。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授牛录章京世职。五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七年，恩诏加半个前程。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至衡州，疾，卒。无子，以兄子康喀喇袭。

。顺治四年，苏尼特部腾机思与其弟腾机特叛，?康喀喇，博尔晋曾孙。初为二等侍康喀喇从豫亲王多铎帅师往讨，大破之，阵斩腾机特。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五年，从宁南大将军洛讬征贵州。康熙十年，迁护军参领。十二年，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康喀喇将护军从。十三年，攻岳州，战荆河口，战城陵矶，破三桂将吴应麒。十六年，攻长沙，复茶陵，战攸县，破三桂将王辉。十七年，取耒阳，下常宁、新宁诸县，又克郴州，康喀喇皆在行间。二十五年，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九年，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三十年，卒。

雅希禅，先世居马佳，以地为氏。父尼玛禅，当太祖兵初起，从其兄赫东额率五十馀户来归，任牛录额真。雅希禅事太祖，积战功，授备御，为扎尔固齐。天命四年，蒙古喀尔喀五部遣使请盟，太祖命额克星格、绰护尔、雅希禅、库尔缠、希福往莅。是岁，从上御明师，战于界凡，雅希禅先众克敌，复击明总兵马林于尚间崖，破其中坚，以功进二等参将。七年，从上克辽阳，进三等副将。及沙岭之战，为敌所创，战败，降一等参将。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扎鲁特部，与达音布、博尔晋率兵逼贝勒昂安寨，昂安以其孥行，达音布战死，雅希禅与博尔晋共

击杀昂安。寻卒。顺治十二年，世祖追录太祖、太宗诸将，赐谥勒碑，雅希禅谥敏果。子三：恭衮、讷尔特、拉笃浑。

恭衮袭职，坐事，析世职为二备御，与其弟讷尔特分袭。崇德三年，授刑部副理事官。四年，从伐索伦，阵没。部议恭衮不从军令，乃为敌所戕，当夺世职，籍家产三之一，上念其父雅希禅有功，特贯之。

讷尔特，初从太宗伐明，败敌小凌河。复自大同入边，选善射者使讷尔特将之，攻克小石城。既，袭备御。复从围锦州，屡败敌松山、杏山。崇德七年，授刑部参政，兼梅勒额真。师方攻松山，松山明兵夜遁，讷尔特与摆牙喇纛章京鰲拜，驰塔山南海滨，先敌至，蓐食以待。夜击明兵，达旦，明兵据山巅，讷尔特率所部冒矢石仰攻，明兵败走，乘胜逐之，明。八年，从伐明，初入边，击败明守将。师渡浑河，方筑梁，明兵千馀起挠?兵入水死者甚之，讷尔特击之走。复败明援兵于三河，进略山东，克武定。师还，将出边，明将以步兵追蹑，谋劫砲，讷尔特与固山额真准塔还击，破之，赐白金五百。九月，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兵吴三桂出拒，讷尔特力战，阵没，赠游击。

拉笃浑从父兄在军，战比有功。恭衮战死，袭备御。崇德六年，从伐明，围锦州，阵没，加半个前程。

舒赛，世居萨克达，以地为氏。归太祖，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四年，从太祖御明师，进二等参将。太宗即?与雅希禅等攻马林于尚间崖，以功授备御。寻从伐瓦尔喀，俘获甚位，列十六大臣，佐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还，命与固山额真阿山等帅师戍义州。八年，上自将伐明，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舒赛与梅勒额真蒙阿图等副之。舒赛善战，攻城辄被棉甲先登，太祖嘉其勇，又虑其轻进，温谕诫止之。舒赛益感奋，先后克十六城。太宗特敕旌其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六年十月，卒。顺治十二年，追谥壮敏。

子西兰，初任牛录章京，授备御世职。顺治元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讨李自成，攻潼关，三战皆胜。二年，从贝勒博洛定江南，下松江，徇福建，克平和。论功，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西兰子席特库，崇德六年，袭大父舒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八年，授甲喇额真。从伐，以砲克城，斩明总兵李辅明。顺治初，从入关，进略山西，佐固山额真叶臣?明，攻前屯等克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

徇陕西，败贼延安。自成走湖广，蹑击至安陆，与鰲拜等屡破敌，进二等梅勒章京。四年，改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四月，卒。乾隆间，定封二等男。

景固勒岱，扎库塔氏。初居呼尔哈部，乌喇招之，不往。太祖遣将伐东海渥集部，景。寻挈孥及诸兄弟率所属三十户来归，隶满洲?固勒岱徒步从军，攻取乌尔固宸路，俘馘甚正白旗，任牛录额真。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入鸦鹘关，攻克清河城，擢甲喇额真，仍兼领牛录。上规取辽、沈，景固勒岱并在军有功。天聪八年五月，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十二月，命与甲喇额真吴巴海率兵四千伐瓦尔喀部，降其屯长芬达里及所属五百馀户，俘阿库里尼满部千馀人，获貂、虎、狐、貉、猞猁猻、獭、青鼠诸毛毳之属。九年六月，师还，上令礼部诸臣宴劳，以所获分赉将士，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克之，赉裘服、鞍、马、银、布、驼、牛诸物。顺治初，恩诏，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八月，卒，谥忠直。

从弟崇阿，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徇大同，略回雁堡。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败敌桃山村。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入其郛，巷战。七年，从伐明，败敌浑河之滨，入山东，至寿光。顺治初，从入关。二年，从下浙江，拔湖州，进取福建，败敌福宁。五年，从讨金声桓，败王得仁于南昌。从讨李成栋，破其军，六年，战南康，围信丰，蹙成栋赴水死。累功，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卒。

扬善，瓜尔佳氏，费英东弟音达户齐之子也。费英东诸弟：音达户齐、吴尔汉、郎格齐，皆事太祖，隶镶黄旗；而音达户齐诸子：扬善、伊逊、锺金、吉赛、纳都祜、吉逊?、，改隶镶白旗。

扬善亦逮事太祖，授备御。太宗即位，旗设调遣大臣二，扬善佐镶黄旗，寻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聪三年，从伐明，受上方略，冲锋攻坚，所至有功。五年，攻大凌河，与明监军道张春战，冒矢石陷阵，胸腕皆被创，进游击，擢内大臣。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既遁有遁入明境沙河堡者，使扬善赍书索以归。崇德二年，略大同，蒙古有被掠者，悉?，其部取以还，授议政大臣。

顺治初，肃亲王豪格得罪，都统何洛会诬告扬善及其子罗硕谄附豪格为乱。罗硕能通满、汉、蒙古文字，太宗召直文馆，授内国史院学士、噶布什贤章京，兼刑部理事官。至是，父子俱弃市。世祖亲政，诛何洛会，复扬善世职，以其孙霍罗袭。

伊逊，音达户齐第三子。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黄旗。天聪三年，从伐明，攻遵化，伊逊先登，中砲伤臂，太宗亲临视，授游击，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偕英俄尔岱使朝鲜，定互市约。崇德二年，坐事，罢。三年，复为兵部承政。四年，命与工部承政萨穆什喀等伐虎尔哈部，分兵循喇里阐，下兀库尔城，设伏铎陈城，败敌，斩七十级。师还，坐为博穆博果尔所袭，亡辎重、士卒，论罚。八年，卒。顺治十二年，追谥襄壮，建碑纪绩。子噶达浑，孙沙尔布，相继袭职。

纳都祜，音达户齐第八子。顺治初，任护军参领。从入关，破李自成，克潼关，定西安。移师下江南，追明福王至芜湖。并有俘馘，授半个前程。三年，从讨腾机思，土谢图汗、硕罗汗拒战，皆击败之。五年，从讨金声桓，有功。八年，擢正白旗梅勒额真，改副都御史，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伊逊无嗣，纳都祜当并袭，复遇恩诏，覈改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四年，都察院请更定世职袭次，上疑其徇私，坐罢官。十七年，卒。无子，以锺金孙贵钦、吉赛子卢柏赫分袭。

武赖，吴尔汉子也。隶满洲镶黄旗。天聪四年，与布尔堪等将精兵百人略明边，渡大。八年，任甲喇额真。九年，擢固山额真，领正蓝旗。崇德元年七月?凌河，驰斩俘获甚来窥伺，尽歼之。师还，坐出边不收后队?，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明遵化三屯营守备率，诳言阿济格逼胁，临阵败走，罚白金四百。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武赖从，与豫亲王多铎共击败诸道援兵。复与固山额真谭泰等率阿礼哈超哈兵攻汉城，树云梯以登，守陴者奔窜，尽收其辎重牲畜以归。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至山东，击败明内官冯永盛、总兵侯永禄等，经董家口，敌兵千馀，依山为阵，武赖与战屡捷，?其垒。明将复率兵要我军辎重，武赖与准塔击破之，遂乘胜行略地。以功，授牛录章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刈禾锦州，明兵出拒，武赖追击，迫使入城，遂略松山。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至浑河，击败明兵。师还，经密云，明兵以火器断归路，武赖与固山额真鰲拜奋勇驰突，明兵溃走；度塞，复败敌，整军出边。以功加半个前程。顺治初，入关破李自成，三诏，进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老乞休。寻卒，谥康毅，建碑纪绩。

齐子鰲拜，郎格孙席卜臣，皆别有传。

冷格里，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弟也。少事太祖，从征伐。?功，自备御累进一等副将。明将毛文龙分兵自朝鲜义州城西渡鸭绿江，入海岛中，辟田以耕。天命九年秋八月，上命冷格里将左翼兵、吴善将右翼兵袭击之。道得谍，知明兵昼渡江穫于岛，夜还屯江岸。冷格

里夜引兵自山蹊潜行，平旦，度明兵已渡江，即疾驰，揭支流以济。入岛，争舟，多堕水死，焚岛中积聚而还。?明将卒皆惊，奔溃，追斩五百馀级，馀

太宗即位，以其弟纳穆泰为八大臣领本旗，而冷格里列十六大臣佐之。蒙古扎鲁特部贰于明，大贝勒代善等帅师讨之，冷格里及甲喇额真阿山将六百人为前锋，略喀尔喀巴林部，逐守卒，纵火燎原，张军势，转战而前，获扎鲁特部贝勒巴克等十四人，俘二百七十一，掠驼、马、牛、羊三千九百四十有二。师还，上率诸贝勒大臣迎劳，进三等总兵官。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夜引兵八十人袭明边，一夕入六堠，尽俘其堠卒，遂袭义州，克之。论功，进一等总兵官。三年二月，明兵自海岛移屯朝鲜铁山，冷格里率精兵攻之，多所斩馘。九月，从扬古利率兵逐逃人雅尔古，遇毛文龙部卒以采蔓至者，俘数十人以还。四年，纳穆泰以弃灤州黜，擢冷格里为八大臣，领本旗。五年五月，与喀克笃礼分将左右翼兵伐南海岛，有功。八月，太宗伐明，冷格里从，围大凌河城，冷格里以所部军于城西北。

上招明总兵祖大寿降，大寿未?，先使裨将韩栋出谒，出冷格里所守门。冷格里令军士戎服执戟，立营门内外，示栋军容。栋既谒上还，将入城，冷格里呵使止门外，问姓名，审形貌，然后令入。栋具以语大寿，大寿怵我军严整，乃决降。

七年六月，从贝勒岳讬等将右翼兵伐明，取旅顺，师还，上迎劳如初。是年冬，冷格里有疾，十二月，上亲至其第视疾。八年正月，卒。上临其丧，哭之恸，驾还，设幄于丹墀，坐而叹息，漏下二鼓始入宫。明年，上行幸，道经其墓，下马酹而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武襄。

子穆成格。天聪四年，从伐明，克永平四城。薄明都，明侍郎刘之纶率兵出御，战败，所将兵尽歼，之纶匿石岩下，穆成格射杀之。八年，袭一等总兵官，寻改一等昂邦章京。官至刑部左参政。卒，子穆赫林，袭。顺治初，改一等精奇尼哈番。恩诏，累进一等伯。康熙中，其孙吉当阿袭，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间，定封一等子。

纳穆泰，扬古利幼弟，其母襁负来归者也。少从太祖征伐。太宗即位，擢为八大臣，领本旗，以笃义贝勒巴雅喇子拜音图及其兄冷格里为十六大臣佐之。天聪元年，从伐朝鲜。三年冬，从伐明，攻遵化，率所

部军其城西北。四年春，复克永平，降迁安，下灤州，是为永平四城。师还，命贝勒阿敏督诸将戍守，纳穆泰与图尔格、库尔?、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分守灤州。

明经略孙承宗锐意复四城，四月，遣兵攻灤州，不能克而退。五月，监军道张春、监纪官邱禾嘉，总兵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来攻，纳穆泰与图尔格分门而守，矢石竞发，出精锐绕城搏战，驱敌出壕外。?诚、孟弢悉敌复突至，攻纳穆泰所守门，焚城楼，或执纛缘云梯先登，我兵阿玉什斩之，夺其纛，敌稍卻，求援于阿敏。阿敏守永平，使巴笃礼以数百人往，夜突围入城。敌以砲攻，我兵不能御，守四日夜，弃城奔永平就阿敏。阿敏旋引师还，永平四城复入于明。纳穆泰坐论死，上命宥之，夺官，籍其家。

五年，将兵入明边逐逋，斩六人，执九人以归。明宁远人张士粹来降，诡言明筑大凌河城，使纳穆泰与图尔格将千人往诇之，还言士粹等言妄，悉诛之。寻擢兵部承政，授游击世职。复与图尔格略锦州、松山。八年，改官制，授固山额真、三等甲喇章京。秋，从上伐明，自上方堡入，八月，克灵丘县王家庄，先登有功。九年二月，命贝勒多尔衮将万人，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师还，入明境，自平鲁略代州，至崞县出边，纳穆泰、图尔格以兵千人殿。明总兵祖大寿率马步兵三千人追至，?，获人畜七万六?图尔格奋击破之；溃兵合马步五百馀据台为阵，纳穆泰麾兵围攻，尽歼其千二百。?功，加三等梅勒章京。十月，卒。上欲临其丧，诸贝勒谏止，赐御服以敛。顺治四年，改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三传，降袭。扬古利从弟谭泰，自有传。

谭泰弟谭布，天聪初，为巴牙喇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城人出樵采，率先邀击，斩三人，俘二人，复与希福等击败明援兵自锦州至者。崇德三年，授议政大臣。四年十一月，与萨穆什喀、索海等伐索伦部，取道虎尔哈部，攻雅克萨城，得丁壮三百馀。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击卻之，护所俘以归。授牛录章京，赐貂皮及人户。五年，擢，明兵骤至，残屯丁，论罚如例。六年，?十六大臣。时我兵屯田义州，谭布及觉善率兵为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步卒出战，谭布冲坚力战，复败其骑卒，斩材官一以徇。明总督洪承畴来援，谭布从其兄谭泰迎战，敌骑至，谭布屡奋战挫敌。以功，加半个前程。祖大寿既降，上命诸大臣与较射，赏诸中侯者，谭布赐驼一。八年正月，复与觉善戍锦州。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略宁远。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饶馀郡王阿巴泰镇山东，与准塔徇徐州，击败明军，得舟五百馀、砲五十有七。时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自泗州渡河趋扬州，而明总兵刘泽清、总漕田仰犹保淮安，谭布与准塔师至清江浦，泽清、仰皆走，遂定淮安，下如皋、通州，抚辑附近诸州县。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击张献忠。

出城?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姜瓖，围大同。瓖潜结援贼倚北山缀我军，而自纠为；又分兵徇太原、?夹击。谭布与鰲拜、车尔布等先破贼援，还击瓖，迫使入城，斩殪甚平阳、汾州。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工部尚书。是年八月，谭泰诛，诏兄弟毋连坐。寻罢尚书，复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萨穆什喀，佟佳氏，扈尔汉第三弟也。隶满洲正白旗。少从太祖转战，积功授游击。尝以十二人逐敌山麓，斩百人，获五十三人，马、牛、羊千计。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白旗。

天聪四年，从伐明，攻灤州。七年，复从贝勒岳讬等伐明，规取旅顺。时师自陆行，舍马徒行。至水次，岳讬勉萨穆什?皆乘马，萨穆什喀曰："师潜进，安用乘马为？"乃率喀努力，萨穆什喀对曰："如贝勒言。此城誓必下，不空归也！"遂与白奇超哈章京巴奇兰以舟先，身被百创，战益厉，遂破旅顺。师还，太宗郊劳，亲酌金?以赐，进一等参将。八，取?年，授甲喇额真。从贝勒杜兰戍海州。十二月，命副巴奇兰伐黑龙江虎尔哈部，降其其地。九年四月，师还。加三等梅勒章京，授白奇超哈章京。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入长城，与额驸苏纳帅师攻容城，先登，克之。三年，授议政大臣。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督摆牙喇兵渡江，先至岸，与固山额真阿山、叶臣等共攻克之，斩其守将沈世魁，进二等。七月，授工部承政。

四年，与刑部承政索海分将左右翼伐索伦部，部人达尔布尼、阿哈木都户、白库都、汉必尔代据厄库尔城拒我师，萨穆什喀合左右翼攻克之。进攻铎陈，未下，牛录额真萨必图等引兵助攻，铎陈、阿撒津二城兵潜出邀战，萨穆什喀设伏败之，斩七十人。五年，师还，上郊劳赐宴。吏议萨穆什喀伐索伦，得三屯，复叛，其长博穆博果尔掠正蓝旗辎重，坐视不救，当削职、籍没，上命削职，贯籍没。萨穆什喀陈辩："博穆博果尔掠辎重，率兵追击里许，乃与右翼索海等兵遇，索海等攘

功。”上命王、贝勒、议政大臣勘覈，以萨穆什喀言妄，论死，上特宥之。复追论戍海州时备不严，屯丁为敌杀，论罚鍰。

七年，从伐明，攻锦州，敌犯塞，萨穆什喀力战，敌三至三卻。锦州下，复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卒。子罗什，袭职。

雅赖，扈尔汉第七弟也。事太祖，从伐乌喇，略地朝鲜，数被创。从攻辽东，破蒙古兵。从伐察哈尔，先登杀敌。天聪三年五月，与甲喇额真罗璧等将千人略明新城路，遇毛文，杀九千?龙旧部采参者，斩六十人，毁其舟。九月，从扬古利逐逃人雅尔古，复遇文龙部六百馀人，获千总三及从者十六。十一月，太宗伐明，薄明都，袁崇焕来援，攻摆牙喇兵，城兵出应，雅赖力战?之。五年，从攻大凌河，屡胜。尝单骑入敌阵，出战死者尸。七年，取旅顺口，与萨穆什喀同舟先济，敌据岸列阵以拒。雅赖超跃登岸，大呼曰：“雅赖先登矣！”遂入敌阵。黎明，与敌战，入城被创，战益奋，我兵或少卻，辄手刃之。城下，授世职备御。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八年，加半个前程。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破自成兵潼关，定河南、江南。论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三月，擢户部尚书。四月，坐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发饷不均，罢，并削拖沙喇哈番。康熙三年，卒。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洪尼雅喀，吴扎库氏，世居噶哈里。太祖初起时，扈伦诸部方强，乌喇尤横肆，闻洪尼雅喀以材武豪于所部，劫其孥，迫使归附。洪尼雅喀既偕往，念乌喇贝勒不足事，中途弃，隶满州镶红旗。?走；与弟萨苏喀、萨穆唐阿率其族四十人归太祖。授牛录额真，俾领其天命三年，从伐明有功，擢甲喇额真。天聪二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师薄城，洪尼雅死，洪?喀先登，毁其堞，坠伤足，敌迫之，将执而縶焉，季弟萨穆唐阿以壮达从军，驰护尼雅喀乃免。八年五月，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寻卒。子武拉禅。

武拉禅袭世职。顺治元年，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十月，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十二月，至潼关，甫立营，贼掩至，击?之。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趋平湖，败敌，获来攻，武拉禅与战于赭山、于硃桥、于范村，屡胜?战舰。进略杭州，马士英、方国安拥。四年，授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五年正月，增设沧州、大名驻防，命武拉禅以梅勒额真驻大名。金声桓为乱，从征南大将军谭泰攻南昌，五合五胜。声桓以步骑七万拒战，率本旗兵合击，大破之。声桓既死，剿馀寇于袁州，击败明将硃翊鋋，定府一、县二。

千人；别遣甲喇?六年七月，有赵凤冈者，为乱于畿南，武拉禅讨之，斩凤冈，歼其额真哈其哈等击贼宝山村，获其渠田东楼、杨牌子。七年五月，授刑部侍郎。?功，遇恩诏，世职屡进，寻定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宜尔德攻舟山，明将陈六御等以三万人拒战，武拉禅督纛奋击。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以恩诏，加拖沙喇哈番阿拉那于市，武拉禅勘狱，反罪阿拉那，坐?内大臣额尔克戴青家奴殴侍?。十六年，领侍枉抑，削所加拖沙喇哈番。十七年，以病免。康熙六年十月，卒。

萨苏喀，洪尼雅喀仲弟也。事太祖，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天命七年，从太祖伐明，攻广宁，战于沙岭。我师有都尔根者，马蹶，敌骑三共取之，两刃交下，萨苏喀驰入敌阵，跃马大呼，斩一人，排一人扑地，遂翼之出，无敢逼者。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萨苏喀为前驱侦敌。五年，师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萨苏喀率兵追击，及壕而返；城兵寻复，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劳萨击败宁远兵，获马二十有?出，又击败之。八年二月，略明前屯二。，敌三百屯城外，奋击，敌溃走，逐之至城下，斩获甚?六月，师至大同，以三十人侦左。九年，从贝勒多尔衮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进略明边。固山额真图尔格设伏败敌，敌?溃走，萨苏喀蹑其后，斩级最，授半个前程。寻擢礼部参政。崇德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等以八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敌七百屯守，与战大胜，获纛二、马二十馀。五年，围锦州，守，战比有功。顺治初，擢镶红旗?木鲁河。六年，围松山。八年，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满洲梅勒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与梅勒额真和讬共驱入敌营，中砲没，赠三等甲喇章京。

阿山，伊尔根觉罗氏，世居穆溪。父阿尔塔什，率阿山及诸子阿达海、济尔垓、噶赖，以七村附太祖。太祖妻以同族女兄弟，号“额驸”，而以阿山等属贝勒代善。代善置閒散，觖望，与诸弟及其子塞赫等逃之明。上收其孥，贝勒阿敏以兵追之，射殪阿山二子，阿山亦被创，兄弟相失。穆克谭追射阿达海，阿达海斫穆克谭，坠马几死，遂夺其马，与阿山等入明边，寻复自归。太祖问其故，对曰：“举族相投，矢?命疆埸，岂直充?役乎？”乃置诸左右。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天命六年，从伐辽阳，授二等参将。太宗即位，旗置大臣一为将，其次置大臣二为佐，又其次置大臣二备调遣。使阿山佐正白旗，阿达海与同旗备调遣。是岁，贝勒代善等帅师伐扎鲁特部，上令阿山与冷格里以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部逐逻卒，纵火张军威。师还，进三等副将。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州。阿达海坐匿太祖御用兜鍪，鞭五十。又违上命，为贝勒多铎媒聘国舅阿布泰女，论死，上宥之，命夺官，籍其家之半。阿达海讬言捕鱼，以十骑逾赫图阿喇城遁，克彻尼追之还。阿达海私语从人曰："我欲乱箭射杀克彻尼，如尔辈何！"语闻，上命诛之。

三年秋，阿山复与弟噶赖子塞赫及阿达海子查塔、莫洛浑奔明宁远，上收其孥，遣兵往追之，阿山等将入明境，遣从者先，明守塞兵执而杀之。阿山等惧，复还，请罪，上复宥之，还其孥，使复职。阿山乃讦雅荪与同谋，雅荪者起微贱，以叶赫攻兀扎鲁城时，战有功，太祖宠任之，雅荪矢言殉太祖。太祖崩，不果殉，临丧慢。至是，鞫得实，遂坐诛。

冬，从上伐明，克洪山口城，薄明都，军于城东南。阿山与图鲁什周视敌营，请速进攻，上命即夜漏三下列阵，诘旦遂战，大破明军，阵斩武经略满桂等。四年，攻永平，上命阿山及叶臣选部下猛士二十四人，乘夜挟云梯以攻，谕曰："登梯当令四人先分立梯端二旁，次令四人登，又次令十六人相继上，又次则尔曹督其后，复令各旗出将一兵千人助攻。"次日，日加寅，薄城树梯，犯矢石奋战。俄，城上砲裂药发，敌兵自惊扰，阿山督所部冒火锐上，诸军继进，遂克其城。

五年，攻大凌河，率锐骑逻锦州、松山，俘明兵，明守将出援，与劳萨、图鲁什以三二千，斩百馀级，获纛三。上劳以金?，寻授固山额真。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百人败其，阿山与梅勒额真布尔吉方行边，闻上至西拉木伦河，帅师来会，上命率精骑三百助图鲁什为前驱。察哈尔汗遁去，上引还，复命阿山等帅师防边。七年，与布尔吉侦鹿岛，多所俘获。八年，与图鲁什略锦州，贝勒岳讬谓图鲁什曰："军中调遣，当就阿山商榷，勿违其言。"既，复从伐察哈尔，斩蒙古逃人。追录克永平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免徭役；并分以虎尔哈俘百人，隶所领牛录。

九年，师入明边，略山西，明兵自山海关赴援。上命贝勒多铎军广宁，阿山与固山额真石廷柱率噶布什贤兵四百前驱趋锦州，明副将刘应选等以兵三千五百人来御，遇于大凌河。将战，多铎后军骤至，自山而下，士马腾踔，军容甚盛，明兵惊沮。阿山突起掩击，我师从之，阵斩应选，歼其兵五百，克台堡一。师还，赐良马、铠甲。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下雕鹗、长安岭二城，率本旗兵独克东安县。师还，明兵来追，阿山殿，击斩略尽。二年，取皮岛，

与叶臣将左翼舟师攻其西北隅，先登，斩守将沈世魁，进一等昂邦章京世职。六年八月，复围锦州，城兵突围出攻我师，松山守将潜谋夺火器，阿山迭击败之。七年十月，复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墙子岭，转战至兖州。师还，赉银币。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自成败走，阿山偕左翼梅勒额真阿哈尼堪、右翼固山额真马喇希，济薄津击破之，克平阳。以功，进三等公。二年，豫亲王多铎自陕西移师下江南，阿山及诸将从。与马喇希等取淮河桥，渡淮拔扬州；率舟师溯江上，克江宁，获明福王。江南既定，从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音图徇浙江，师次杭州，明潞王常涝降。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严州皆下。师还，赉金银、鞍马。

阿山自太宗时，屡坐事被论，辄贷之。三年，坐妄听巫者言，罪所部，被讦，罢官，夺世职。旋复授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旋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从弟阿尔津，自有传。

，其子孙皆能以骁勇?论曰：太祖时，邻近诸部族归附，常书兄弟最先，康果礼等最自?。博尔晋、雅希禅杀敌致果，盖劳萨、图鲁什之亚也。扬善、冷格里、萨穆什喀皆有战绩，非藉父兄显者。洪尼雅喀尤以材武名。阿山屡去复归，诛弟而用兄，驾驭枭桀，惟恩与法，握其要矣。

列传十五

额尔德尼噶盖噶盖子武善布善布善子夸扎达海尼堪

库尔缠弟库拜英俄尔岱满达尔汉弟马福塔明安达礼

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

满洲初起时，犹用蒙古文字，两国语言异，必移译而成文，国人以为不便。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蹑我师后，额尔德尼偕?天命三年，从伐明，取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廕自广宁率诸将还击，斩承廕。?功，授副将。太宗时，额尔德尼已前卒，尝谕文馆诸臣，叹为一代杰冠军使。赐姓赫舍里，改入大学士希福?出。顺治十一年，追谥文成。子萨哈连，官至銮仪族中。

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讷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戌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馀。岁己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子武善。

武善年十六，太祖念噶盖旧劳，授牛录额真。天命九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入海岛屯耕。语详冷格里传。文龙复遣兵三百登海岸掠，武善与满?，太祖命武善与冷格里击之，歼其都里率兵追击，斩裨将三，还所掠。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八年，上遣诸将伐明，武善与阿山为后队，遵上方略，设伏败敌，授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

诇知明兵袭滨海鹾场，上命武善与吏部参政吉恩哈驰援，击走明兵。三年正月，喀尔喀扎萨克图窥归化城，上自将御之，武善与吴巴海从。吴巴海?卒盗军糈，武善坐徇隐，夺世职。八月，授工部参政。时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使至，每以武善典其事。顺治元年，卒。

布善，武善弟。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牛录额真。寻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崇德五年，从伐明，攻锦州，击败杏山骑兵。六年，复从伐明，攻松山，洪承畴以而饷不继，必引去，命诸将比翼列营，直抵?力战卻敌。上度明兵?十三万人赴援，布善先海滨。入夜，明兵果引去，诸将截击，布善率兵穷追，斩获无算。八年，复从伐明，攻克前、中前所。顺治初，从入关，予牛录章京世职。二年，从征江南，卒于军。?屯

夸札，布善子，袭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授护军参领，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围抚州，屡破贼，贼弃城走。四年，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其将夏国相屯萍乡，依山结寨。夸札率兵奋击，大破之，国相等弃资械走。十七年，迁护军统领。十八年，擢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安亲王攻武冈，军器辎重自水道进，贼截溪，夸札率兵驰击，贼卻走。绿旗兵屯溪岸，贼舟坌集逼屯，夸札自陆赴援，道险，?，马不能行，乃率兵步行。贼据山梁，设鹿角，列火器以拒，夸札督兵直前，斩获甚贼水陆皆溃。十九年，命将湖广兵诣广西，参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务，讨叛将马承廕，克武宁，进取象州，围柳州，承廕降，进复庆远。广西平，还京。二十一年，卒。?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达海，先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祖博洛，太祖时来归。父艾密禅。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令于国中，有当兼用汉文者，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太宗始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库尔?、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政。

天聪三年，上伐明，既击破满桂等四总兵军，遣达海赍书与明议和，明闭关拒勿纳；复命达海为书二通，一置德胜门外，一置安定门外，乃引师还。四年，复伐明，至沙河驿，命达海以汉语谕降。克永平，命达海持黄旗登城，以汉语谕军民，城中望见，皆罗跪呼“万岁”。

降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从贝勒阿巴泰入见，命达海以汉语慰劳。三屯营、汉兒庄既降，明兵袭三屯营。上虑汉兒庄复叛，命达海以汉语抚定之。是年，所译书成，授游击。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九月，复伐明，破大凌河，命达海以汉语招总兵祖大寿。上赐宴，复命传谕慰劳。十二月，定朝仪。

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六年三月，太宗谕达海曰：“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字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义可寻，必且舛误。尔其审度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达海承命寻绎，字旁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谓：“旧有十二字头为正字，新补为外字，犹不能尽协，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较汉文翻切尤精当。”国书始大备。是年六月，达海病，逾月病亟。上闻，垂涕，遣侍臣往视，赐蟒缎，并谕当优恤其子。达海闻命感怆，已不能言，数日遂卒，年三十八。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

无完者。七年二月，以其长子雅?达海廉谨，在文馆久，为领袖。其卒也，当敛，求秦降一等袭职，授备御。国初文臣无世职，有之自达海始。十年，赐谥文成。康熙八年五月，圣祖从其孙禅布请，立碑纪绩。

达海子四，长子雅秦，以备御兼管佐领。崇德三年，从伐明，毁董家口边墙入，略明畿内，下山东，所向克捷。还，出青山口，遇明军，雅秦率步兵击败之。四年，从攻松山。六年，从围锦州，城兵突出犯我军，雅秦率所部兵御敌，皆有功。旋授吏部理事官。八年，调户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四月，从入关，击败李自成。迭遇恩诏，进世职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吏部侍郎。七月，擢国史院大学士。十月，卒。九年，上以恩诏进世职过滥，命改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子禅布袭职。康熙二十一年，圣祖巡方，命从官祭雅秦墓。

达海次子辰德，太宗尝召其兄弟，赐馔予币，命辰德勤习汉文，其后仕未显。

三子喇扪，康熙间，以前锋统领从讨吴三桂，战衡州，阵没，赠拖沙喇哈番。

四子常额，雅秦卒后，世祖特授学士，而雅秦子禅布，康熙初亦官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立碑。三桂既平之明年，圣祖谘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明珠对：“闻有孙为鸿胪寺官。”因下吏部录达

海诸孙陈布禄等十二人引见，命授陈布禄刑部郎中。其后国子监祭酒阿理瑚请以达海从祀孔子庙，礼部尚书韩菼议不可，乃罢。

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

尼堪，纳喇氏，世居松阿里乌喇。太祖时来归，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镶博尔晋等率师伐虎尔哈部，收五?白旗。初以说降蒙古科尔沁部，授备御。天命十年，偕侍百户以还，上郊劳赐宴。

。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有功。七年，从诸贝勒按狱蒙古诸部，?天聪初，擢一等侍牛录额真阿什达尔汉以所赍敕二十道付尼堪，尼堪以授从者，失其九。所司论劾，罚如律。蒿齐忒部台吉额林等来归，命尼堪往迎。八年正月，收其部落户口、牲畜以还。七月，上伐来归，命尼堪还盛京安置。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使尼堪偕卦尔察、?明，道遇察哈尔部席特库率兵十二人侦明兵。明兵適至，奋击败之，逐至辽河，凡三战，斩馘百馀，明兵引退。九年，从贝勒岳讬戍归化城，土默特部私与明通，岳讬使尼堪及参领阿尔津伺塞上，得明使四辈、土默特使十辈，皆执以归。寻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

崇德元年六月，授理藩院承政。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既克其都，命尼堪及吉思哈、叶克舒帅师?护科尔沁、扎鲁特、敖汉、奈曼诸部兵伐瓦尔喀，将出朝鲜境，朝鲜兵屯吉木海，阻师行，尼堪督兵进击，大破之，斩平壤巡抚。既，朝鲜兵二万馀人复来追袭，尼堪等设伏诱敌，歼万馀人。敌遁，据山巅立栅拒守，师围之三日，遂下。降哈忙城巡抚及总兵副使以下官，获牲畜、布帛诸物无算。进略瓦尔喀部，以所获畀蒙古诸部兵，寻引师还。复偕阿什达尔汉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诸部颁赦诏，会诸部王贝勒清庶狱。三年五月，坐谳狱科尔沁失实，解任。七月，授理藩院右参政。四年，伐明，徵蒙古诸部兵，兵至不如额，命尼堪使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诸部诘责。五年四月，上以尼堪充副任使，授三等，编为八牛录。七月，复命徵蒙古诸部?甲喇章京。复命安集索伦、郭尔罗斯两部新附之兵伐索伦，简其军实。

世祖定鼎，论功，进二等。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河南，将蒙古兵自南阳趋归德。四年，论功，进三?，降州一、县四。论功，进一等。三年，从多铎讨苏尼特部，大破其等阿思哈尼哈番。迁理藩院尚书。六年，喀尔喀使至，餽睿亲王多尔衮马，巽亲王满达海以为言，尼堪启王，王曰：“如例云何？”尼堪曰：“外藩职贡，例不当餽诸王。”王

恶其语侵己，令内大臣议罪，夺其俸。三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十年，上以尼堪老，进二等，致仕。十七年，卒。无子，以其弟阿穆尔图、阿锡图，从子玛拉、兆资分袭世职。玛拉自有传。

库尔?，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祖曰赖卢浑，父曰索塔兰。赖卢浑先为哈达都督，索塔兰及所部来归。旗制定，隶属满洲镶红旗。太祖以女妻索塔兰，生子四，库尔?其次子也。天命元年，召直左右。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五部来议和，库尔?赍书莅盟；九年二月，复将命如科尔沁修好：皆称旨，授牛录章京。

太宗即位，伐扎鲁特部，库尔?从，师还，上劳诸贝勒。饮至，达海承旨问诸贝勒行军胜敌始末，库尔?为诸贝勒具对，成礼。天聪元年，伐朝鲜，库尔?从，朝鲜王李倧请行成，库尔?及副将刘兴祚将命宣抚。倧既约降，库尔?等还报，朝鲜诸将不知倧已约降也，以步骑兵千人邀诸平壤，库尔?集从者环甲突围出。朝鲜兵蹑其后，库尔?令从者前行，而以十骑殿，杀朝鲜兵三，疾驰六十里。朝鲜兵三百骑继至，库尔?率十骑凭?隘为伏，击败之，斩朝鲜将四、兵五十馀，获马百，卒达沈阳。上复命赍谕至军中申军令，定盟誓而还。

三年四月，定文馆职守，命记注时政，备国史。四年正月，伐明，库尔?偕游击高鸿中先至灤州，设谋使启城门，师遂入。二月，师还，库尔?从诸将戍焉。五月，明监军道张春等来攻，库尔?与牛录额真觉善等勒兵出战，奋□逾堑，直趣敌阵。春等稍卻，旋发火器焚城楼，坏睥睨，库尔?与觉善还兵御之，敌不能登。都统图尔格等以孤军无援，退保永平，敌围益急，库尔?且守且战，屡有斩馘。旋从贝勒阿敏等弃诸城，还都待罪。上以在灤州时能力战，特贯之。

库尔?先以口语被讦。五年十一月，使朝鲜，以汉文作书遗朝鲜，受私餽。六年六月，使明得胜堡议和，以其人来，上召入见，屡失期。七年二月，上发库尔?诸罪，并追议庇刘兴祚罪，论死。兴祚者开原人，见辱开原道，遂率其诸弟兴治等以降，太祖以国语名之曰爱塔。克辽东，授副将，领盖、复、金三州。兴祚婪，索民财畜，被讦解任，遂有叛志。事屡败，太宗屡覆盖之。兴祚使其弟兴贤逃归毛文龙，作书遗库尔?，诡言且死，讬以营葬，诳瞽者醉而缢杀之，焚其室逸去。库尔?得书，视兴祚，见瞽者尸，以为兴祚也，持之恸，告于上，以其子五十袭职，为营葬。既而其弟兴治亦遁，诈渐露。兴祚、兴治去事文龙，文龙荐为参将。袁崇焕杀文龙，使兴治及陈继盛分将其兵。天聪四年，上攻永平，兴祚在敌中，袭我军中喀喇沁兵，杀数十人。使贝勒阿巴泰、济

尔哈朗将五百人求兴祚。兴祚将趋山海关，阿巴泰遮其前，济尔哈朗迫其后，遂战，甲喇额真图鲁什获兴祚，杀之，执兴贤以归。库尔?解衣瘗兴祚，上命发而磔之，库尔?复窃收其遗骼。时兴治将兵驻皮岛，诸弟兴基、兴梁、兴沛、兴邦皆为偏裨。兴沛以游击守长山岛，上遣使招兴治等，讳言逻卒误杀兴祚；且令兴贤附书述上恩，赡其母及妻。使屡返，复遣护其妻以往，兴治亦屡答上书，自署“客国臣”，枝梧不得要领。会兴治为兴祚发丧，而继盛信谍言，疑未死，兴治忿，执杀继盛，因纵掠。明使黄龙镇皮岛，兴治复为乱，被杀。上亦杀兴贤及其诸子。库尔?与兴祚善，未叛，屡为上言，终收其骨，卒以此及。上犹念其有劳，命毋籍其家。世祖定鼎燕京，诏视一品大臣例，予宅地、奴仆。

库尔?弟库拜，初以小校事太祖，从伐明，取抚顺，战败追兵，复下辽、沈，命为牛录额真。天聪五年，从伐瓦尔喀，手被创，犹力战，克堡一。是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吏部参政。?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复以吏部考满，授三等甲喇章京。八年，从伐黑龙江诸部。九年，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追论伐瓦尔喀时夺部卒俘，复令部卒私猎，论罚，罢牛录章京。三年七月，更定官制，改吏部理事官。五年正月，卒。

英俄尔岱，他塔喇氏，世居扎库木。太祖时，从其祖岱图库哈理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天命四年，从攻开原。有蒙古巴图鲁阿布尔者，素以骁勇名，降明为边将，出战，英俄尔岱驰斩之。六年，从克沈阳，授游击。从克辽阳，授二等参将。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太宗督诸军向明都，而令英俄尔岱及李思忠、范文程以兵八百守遵化。师既行，所下诸城堡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兒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灤阳营皆复为明守。明兵夜薄遵化，英俄尔岱率兵击卻之。平旦悉锐奋击，明兵退，斩殿?，明将以骑兵列阵待，英俄尔岱出战，明兵骤至，英俄尔岱麾其者五人，俘材官一，明兵宵奔。英俄尔岱以师从之，复歼骑卒百、步卒千馀，以书谕诸城，罗文峪、三屯营、洪山口、汉兒庄、灤阳营五城复降。

五年七月，定官制，始设六部，以英俄尔岱为户部承政。七年，明故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使英俄尔岱及游击罗奇赍书徵粮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使其臣朴禄报聘，言毛氏旧为敌，不原输粮。太宗复以书谕，略言：“毛氏将今归我国，以兵守其舟，当就便输以粮。”遣英俄尔岱及备御代松阿赍书复往，朝鲜乃输粮如指。八年五月，

改进一等甲喇章京。

太宗自将伐察哈尔，察哈尔林丹汗走图白特，所部溃散。或得俘，言同行凡千馀户，方苦无所归，上命英俄尔岱及梅勒额真觉罗布尔吉将二千人往迹之。英俄尔岱等行遇蒙古头人侯痕巴图鲁率千户将来归，遣使谒上；复遇台吉布颜图，纵兵击杀之，斩二百馀，俘四十奔愬于上，言："我曹自察?以还。上以驼马及所俘，赉英俄尔岱及诸将士。既，布颜图部哈尔来归，遇大军，乞降不见允，横被屠戮。"上怒，命尽夺所赉。英俄尔岱寻以考满进三等梅勒章京。

十年春，诸贝勒及蒙古诸部以太宗功德日隆，议上尊号，令英俄尔岱赍书使朝鲜喻意。既至，倧谢不延纳，令英俄尔岱诣所置议政府陈说，设兵昼夜环守使邸。英俄尔岱率诸从者夺民间马，突门而出。朝鲜王遣骑持报书追付英俄尔岱而别，以书诫其边臣令守界，英俄尔岱并夺之以闻。又遇明皮岛兵遮归路，击走之。

崇德改元，讨朝鲜，师克王都，倧出奔南汉城。二年春，上使英俄尔岱及马福塔赍敕诘责，朝鲜以书谢。师益进，薄南汉城，复使英俄尔岱、马福塔招倧出城相见，倧答书始称臣，然犹逡巡不敢出。上诇知倧寄孥江华岛，命睿亲王多尔衮以偏师下之，获其妃及诸子。倧乃出降，上留其二子为质，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其妃及诸戚属还王都。二月，班师，倧出送，命英俄尔岱、马福塔宣谕，仍送之还。旋授议政大臣。十月，复命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印使朝鲜，封倧仍为朝鲜国王。四年，授固山额真。五年，上以倧缮城郭，积刍粮，欺罔巧饰，使英俄尔岱及鄂莫克图赍敕诘责，倧上表谢罪。

六年六月，睿亲王多尔衮复攻锦州，九月，贝勒多铎等围松山，英俄尔岱皆在行间。七年，复使朝鲜鞫狱，还奏称旨。八年，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是年，改承政为尚书，英俄尔岱仍任户部。二年，?功，封三等公。三年，奏请、军械、火器，以杜盗源，从之。四年，考满，进二等公。五年二月，卒。?禁民间私售马

英俄尔岱娶饶馀郡王阿巴泰女，授多罗额驸。领户部十馀年，既领固山，仍综部政。屡坐事论罚，而恩顾不稍衰。太宗尝谕?臣曰："英俄尔岱性素执拗，其于本旗人亦偶有徇庇。朕思人鲜有令德，英俄尔岱能殚心部政，治事明决，朕甚嘉之。视诸部大臣不如英俄尔岱者多矣！"及睿亲王薨，得罪，夺英俄尔岱公爵，降精奇尼哈番。康熙间，辅臣鰲拜

专政，陷大学士苏纳海等于死，以英俄尔岱与苏纳海同族，追论初授地不平、附睿亲王诸罪状，夺官。子宜图，官至内大臣，袭爵降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满达尔汉，纳喇氏，先世居哈达。父雅虎，率十八户归太祖，太祖以为牛录额真，隶满洲正黄旗。擢扎尔固齐。与哈穆达尼伐东海卦尔察部，俘二千人以归，太祖郊劳，与宴。又克舒桑哈达，赐俘百。既乞休，满达尔汉继为牛录额真。从太宗伐虎尔哈部，降五百馀户。

天聪五年五月，上将伐明，规取海中诸岛，使满达尔汉与董纳密聘于朝鲜，且徵舟焉。时朝鲜初附，未敢开罪于明，满达尔汉等至朝鲜，国王李倧谢不见，且以兵守馆。越三日，满达尔汉谓守者曰："我奉命至此，何慢我不相见？我归矣！"遂与诸从者佩弓矢，策骑夺门出。倧使侍臣追及，请见，满达尔汉等乃入见，致使命而还。七月，授礼部参政。闰十一月，复与库尔?等使朝鲜，诫毋纵其民越境采猎，毋匿逃人，并令岁餽当如例，倧乃引咎，原如约。

八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同，满达尔汉分兵克堡四、台一，又拔王家庄。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礼部承政。复使朝鲜。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皮岛，赐白金、裘、马。顺治初，世祖定鼎京师，满达尔汉以老解部任，专领牛录。恩诏，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卒，谥敬敏。子阿哈丹，袭职。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福建，击郑成功?门，战死，恤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马福塔，满达尔汉弟也。初授牛录额真，与满达尔汉分辖所属人户。天聪五年，授户部参政。八年三月，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五月，太宗自将伐明，马福塔从贝勒济尔哈朗等居守。九月，赍奏诣行营，道明铁山，明兵邀战，斩五人，俘一人；又刺一人，纵使还。寻擢户部承政。九年，与参政博尔惠使朝鲜。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

崇德元年，复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明皮岛兵遮道，击走之。九月，复如朝鲜义州监互市，得明逻卒，知明兵入??，因率百人蹑其后，明兵引去。值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还，渡辽，具舟以济师。十二月，太宗自将伐朝鲜，命马福塔与劳萨率兵先驱。语详劳萨传。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二年正月，师克朝鲜都，进攻南汉山城。马福塔两奉敕入城数倧罪，且谕降。倧先使其臣谢罪，寻率?僚出城谒上。二月，上班师，倧出送，命马福塔与英俄尔岱送倧还城。倧餽金，?之，以闻。四

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马福塔攻其赍还，又令朝鲜?北隅，督战败敌。六月，吏议马福塔从伐朝鲜，私以其子往，得俘获，先将与贝子硕讬交结，罪当死，命罚鍰以赎。十月，复命与英俄尔岱使朝鲜，册李倧为朝鲜国王。三年七月，更定官制，改户部左参政。四年六月，命与刑部参政巴哈纳使朝鲜，册倧妃赵氏为王妃。八月，其兄甲喇额真福尔丹从军退缩，伏法，籍其家畀马福塔。九月，复为户部承政。十一月，倧疏言立碑三田渡颂上恩，命与礼部参政超哈尔等往察视。五年二月，卒。

明安达礼，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世居科尔沁。父博博图，率七十馀户归太祖，即授牛录额真，领所属。天聪元年，从伐明，攻锦州，战死，予世职游击，以明安达礼袭，仍兼领牛录额真。

崇德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密云东北毁边墙以入，与固山额真伊拜共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克南和县。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明兵阵山巅，明安达礼率所部巴牙喇兵陷阵，明兵败走。既，又有骑兵自松山至，复击败之。师阻壕，以守城兵出争桥，明安达礼迫明兵使引入城。上自将击洪承畴，明安达礼战尤力，又败敌骑，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蓟州，薄明都，击破明总督赵光抃。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阿山共击明兵自三河至者，遂进略山东。八年春，与明总兵白广恩、张登科、和应荐等战螺山，又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共击明总督范志完，屡破敌。师还，赉白金。擢礼部参政，兼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战延安，七遇皆捷。抚凤翔等府三十馀城，悉下。三年，调兵部侍郎。苏尼特腾机思叛，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讨之，别将兵屯险要。腾机思遁走，明安达礼夜帅师乘之，及诸鄂特克山，战大胜，斩台吉茂海，复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逐北，手斩十一人，获其辎重。复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

五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七年，授兵部尚书，九年，列议政大臣。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年，坐徇总兵任珍擅杀，罢尚书，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帅师伐鄂罗斯，败敌黑龙江。十三年，授理藩院尚书。

十五年十二月，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十六年，郑成功入攻江宁，明安达礼帅师赴援。成功将杨文英等以舟千馀泊三山峡，明安达礼击之，斩副将一，获其舟及诸攻具，成功引入海。上命明安达礼移

师驻防舟山。十七年，召还，授兵部尚书。康熙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调吏部尚书。引疾，致仕。八年，卒，谥敏果。

子都克，袭。从征噶尔丹有功，授拖沙喇哈番，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都克孙永安，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间，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官至山海关副都统。永安孙宪德，宪德子梦麟，自有传。

论曰：国必有所与立，文字其一也。因蒙古字而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创之，达海成之。尼堪等皆兼通蒙、汉文字，出当专对。造邦之始，抚绥之用广矣。英俄尔岱领户部，调兵食最久，见褒于太宗。明安达礼以折冲御侮之才，屡长兵部。盖皆有功于创业者，故比而次之。

列传十六

明安 子昂洪多尔济恩格类恩格类从子布当布颜代 恩格德尔

子额尔克戴青古尔布什 鄂齐尔桑 布尔喀图弼喇什色尔格克

阿济拜 恩格图鄂本兑和济格尔和济格尔子拜音达里阿赖

布延 阿尔沙瑚阿尔沙瑚兄子果尔沁额琳奇岱青德参济旺

多尔济达尔罕奇塔特彻尔贝 洛哩 弟沙哩岱奇塔特伟徵

奇塔特伟徵弟额尔格勒珠尔喀兰图扎克托会□楚克图英珲津

沙尔布

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贝勒。岁癸巳，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战败，明安乘驟马独身跳去，寻修好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正月，明安送女至，上具车服以迎，与宴成礼。

天命二年正月，明安来朝，上出郊百里迎诸富尔简冈，设宴慰劳。明安献驼十、马牛皆百，上优礼之，日设宴。留一月，明安辞，赐以四十户，甲币称是，送之三十里。七年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贝勒兀尔宰图、锁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噶尔马、昂坤、多尔济、顾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颜代、伊林齐、特灵，喀尔喀部贝勒石里胡那克，并诸台吉等三千馀户，驱其牲畜来归，授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

天聪三年，与固山额真武讷格、额驸恩格德尔等伐察哈尔，降二千户。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总兵祖大寿出战，明安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等夹击，大败之。我师伪为明兵赴援状，诱大寿复出战，明安及两翼固山齐进奋击，大寿败卻，寻率众降，明安得优赉。六年，从上伐察哈尔。师还，以俘获少，又违令不以隶户籍，擅以官牛与所属，复匿蒙古亡者，吏议当夺世职，上命罚鍰以赎。寻以内附诸蒙古所行多违令，罢蒙古旗，俱散隶诸贝勒所领牛录，明安改隶满洲正黄旗。八年，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三遇恩诏，进二等伯。卒，谥忠顺。雍正间，追进一等侯，加封号恭诚。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纳穆生格、

朗素。

昂洪初从父来归，授游击。天命十一年，从伐巴林、扎鲁特诸部；天聪五年，从伐明，攻大凌河：俱有功，超进三等副将，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七年，卒。子鄂齐尔，袭。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顺治间，三以恩诏进，再以罪降，定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洊擢内大臣，管銮仪卫事。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四年，卒，谥勤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多尔济亦从父来归，授备御，尚主为额驸。天命十一年，从伐扎鲁特，有盗马遁者，多尔济逐得之。寻又从伐栋奎、克什克腾诸部，又从伐朝鲜，皆有功。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多尔济为刑部承政，专理蒙古事。六年，以直上前失仪，又奉命选猎户不当，吏议夺世职，上宥之，罚白金百。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多尔济领中军，图鲁什、乌拜分率左右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逐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授内大臣，预议政。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六年，上伐明，驻军松山、杏山间，命多尔济与内大臣锡翰设伏高桥。明杏山兵千人，以粮不继潜遁，伏发，败之，逐至塔山，俘斩甚众。寻以围松山时，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多尔济不能御，议罪，系三日，罚白金五百，仍叙高桥功，进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以多尔济夙荷太宗恩厚，进三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

弟绰尔济，袭。坐事，削爵。弟纳穆生格，袭。从征福建，没于海，谥直勇。纳穆生格既卒，复以绰尔济袭。乾隆初，定三等子，多尔济三世从孙博清额袭。三十四年，改袭一等恭诚侯，为其四世祖明安后。

朗素，明安幼子，袭明安世职。传至孙马兰泰，雍正七年，上以明安旧劳，进一等恭诚侯，命署前锋统领。九年，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疏言寇犯西尔哈昭，击之败退，擢领侍卫内大臣。召还，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俄，察知在军忄匡怯，妄奏功，谪军前自效，逮京论斩，系狱。乾隆初，复授副都统。又以扈从行围后至，称疾不治事，发拉林披甲。

初，明安所与同部诸贝勒入朝请内附，皆授世职有差，锁诺木子穆赫林自有传。又有恩格类、布当叔侄与明安同时来归，布颜代归稍后，皆从征伐有战绩。

恩格类、布当，博尔济吉特氏。来归，恩格类授游击，布当授二等

参将。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布当从攻遵化，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合军力战，破明总兵赵率教，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散蒙古旗入满洲，恩格类、布当皆隶正蓝旗。崇德三年，授布当刑部右参政。四年，卒。布当弟色棱，袭恩格类世职。事太宗，伐明，克遵化，围锦州。事世祖，从入关破贼，击腾吉斯，并有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卒。

布颜代，博尔济吉特氏。初为蒙古乌鲁特贝子。天命七年，籍所辖户口自西拉塔喇来归，尚主为额驸，予二等参将世职，隶满洲镶红旗。十一年，太祖自将伐明，攻宁远，不克，偏师取觉华岛，布颜代率蒙古兵从固山额真武讷格破敌垒，歼其众，焚所积刍粮而还。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有功，分赐降户及所获马。三年，从伐明，入龙井关，克大安口，下遵化，薄明都，四遇敌，战皆胜。复击明兵卢沟桥，以七人先入敌阵，遂破之。四年春，师还，驻遵化，明兵击喀喇沁兵垒，布颜代趋援却敌。寻与武讷格略地行山冈，遇敌，斩级四十馀。五年，授礼部承政，兼右翼蒙古梅勒额真。从围大凌河，明兵出战，布颜代伤于矛，仍力战却敌，斩一人。六年，从略宣府、大同边外，收察哈尔部众。师还，以匿俘获，吏议削世职、罚鍰、夺俘获及赐物，上命毋削世职。八年，上自将伐明，攻大同，布颜代与侍卫星讷等率蒙古巴牙喇兵八十人，经哈麻尔岭，收察哈尔部众。进次西拉木轮，降百馀户；又进，遇察哈尔部俄尔塞图等以所属来降。还，与大军会。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九年，蒙古旗制定，以布颜代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昌平。师还出塞，明兵袭我后，布颜代为所败，坐罢固山额真世职，降一等甲喇章京，罚鍰，夺俘获。顺治元年，以巴牙喇甲喇额真从入关，与梅勒额真和讬等逐李自成至庆都。寻从豫亲王多铎定陕西。二年，加半个前程。复从下江南，渡黄河，与明兵战，身被数伤，所乘马亦创，犹力战冲锋殪敌，遂以创卒，年六十有一。子鄂穆布，袭职。

恩格德尔，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长。当太祖初起兵时，喀尔喀裂为五部，巴约特其一也，恩格德尔父达尔汉巴图鲁，为其部贝勒，牧地曰西喇木伦。太祖起兵之十二年，岁甲午正月，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北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始遣使来聘。又十一年，岁乙巳，恩格德尔来谒，献马二十，上优赉而遣之。明年，岁丙午冬十二月，恩格德尔率五部诸贝勒之使谒太祖，献驼马，奉表上尊号曰

神武皇帝。自此蒙古诸部朝贡岁至。

天命元年，太祖初建国即皇帝位，距恩格德尔等初上尊号时十年矣。二年，恩格德尔来朝，上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号为“额驸”。三年夏四月，太祖始用兵于明，师次挖鬨萼谟之野，恩格德尔与萨哈尔察国长萨哈连二额驸侍上，上与言金往事，因谕之曰：“朕观古帝王转战劳苦，始致天位，亦未有能永享者。今朕此役，非欲觊天位而永享之也。但以明构怨于我，不得已而用兵耳。”

九年春正月，恩格德尔偕其妻郡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上嘉其诚，与之盟，赐以敕：“非叛逆，他罪皆得免。”命贝勒代善等帅师移所部至辽阳。既至，上郊劳，设宴章义站，赐恩格德尔及其弟莽果尔代雕鞍良马一、貂裘一，恩格德尔子囊孥克、门都、答哈，莽果尔代子满硃习礼猞狸猻裘一。既入城，赐田宅、金银、貂、猞狸猻、段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复分平定堡民属焉。寻授恩格德尔、莽果尔代三等总兵官。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三年，与武讷格等帅师伐察哈尔，降二千户。语详武讷格传。是年冬，从上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军二万人，自宁远赴援，屯城东南。上令诸军进战，时恩格德尔与武讷格共将蒙古兵。恩格德尔率左翼，未成列，纵骑骤进，为所败，卻走；武讷格以右翼突击，乃败敌。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命贷之。四年春，克永平。恩格德尔行略地，遇明将将步卒三百，将战；复有骑兵三千自玉田城突出，恩格德尔阳退诱敌，敌稍前，疑有伏，还走；因追蹑其后，获马百。

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军四万自锦州赴援，上亲督诸军击破之。初战，敌甚锐，蒙古兵右翼猛进，先入张春垒；左翼兵避矢石，进稍缓。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复命贷之，罚鞍马一、白金百。崇德元年五月，卒。顺治十二年，追谥端顺，立碑纪功。

子额尔克戴青，初任侍卫，授三等甲喇章京。恩格德尔既卒，以额尔克戴青袭父爵，而以所授世职予其弟索尔噶。顺治二年，进二等昂邦章京。七年三月，遇恩诏，进三等侯。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讽使附睿亲王多尔衮，当改入正白旗，额尔克戴青不从，旋构吏议，降二等精奇尼哈番。世祖亲政，嘉其持正无所阿，复进一等侯，列议政大臣，管銮仪卫，擢领侍卫内大臣。再遇恩诏，又以索尔噶卒，仍兼三等甲喇章

京，三进至一等公。十年，坐谳狱有所徇，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六年，额尔克戴青仆殴侍卫于市，先发诬侍卫；谳实，额尔克戴青坐徇纵，削爵夺官，留内大臣衔。十八年六月，卒，谥勤良。

恩格德尔初封，是时从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其长子囊弩克当袭。囊弩克先以从军授二等甲喇章京，合为二等伯。康熙间，复为二等公，降袭一等侯。世宗时，特命袭三等公，加封号顺义，旋改奉义。乾隆九年，定封一等奉义侯。

莽果尔代初与恩格德尔同授三等总兵官，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雍正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古尔布什，亦元裔，为喀尔喀台吉，与恩格德尔同牧西喇木伦。天命六年十一月，偕台吉莽果尔，率所属六百户，驱牲畜来归。太祖御殿，入谒与宴，各赐裘：貂三，猞猁猻、虎、貉皆二，狐一；缘貂朝衣五，缘獭裘二，缘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黄金十两，白金五百两，雕鞍一，鲨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实弓矢八，甲胄十，僮仆、牛马、田宅、杂具毕备。上以女妻古尔布什为额驸，赐名青卓礼克图，畀满洲、蒙古牛录各一，授一等总兵世职，隶满洲镶黄旗。

天聪五年，太宗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蒙古左翼兵战不力，古尔布什当夺世职，上特贯之，罚鞍马一、白金百两。寻擢兵部承政。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兵部右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败敌于宁远。七年，再围锦州，敌兵出战，古尔布什击走之。

古尔布什屡坐事论罚，至是以元妃丧，辅国公扎喀纳军中歌舞，吏议古尔布什不呵禁，不举劾，当夺世职、籍没，上复特贯之。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复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正月，卒，谥敏襄。康熙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八年，定封二等子。

莽果尔与古尔布什偕来，同被赏赉。太祖以族弟济白里女妻焉，亦授总兵。

鄂齐尔桑，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鲁特部人。父巴克，为其部贝勒。天命四年，太祖既击败杨镐，取开原；七月，复克铁岭，即夕，巴

克与喀尔喀部贝勒介赛等将万馀人赴援，翌旦遂战，诸部师大败，获介赛等及巴克以归。七年正月，鄂齐尔桑入质，请释巴克，上许之。八年，巴克朝正旦，上悦，遣鄂齐尔桑与俱还。

太宗即位，以扎鲁特部败盟，贰于明，命贝勒代善、阿敏等将万人讨之，斩倡叛者贝勒吴尔寨图，获巴克及其二子，诸贝勒喇什希布、代青、桑噶尔寨等十四人以归。上命隶满洲镶黄旗，赐衣服器用。寻授鄂齐尔桑牛录额真。

天聪三年，从伐明，明步兵自蓟州至，与扬古利共击破之。五年，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八月，复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图鲁什将左军，甲喇额真吴拜将右军，而以额驸多尔济与鄂齐尔桑并将中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追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擢内大臣。六年，从上伐明，攻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诸将未御战者皆坐谴，上以鄂齐尔桑自蒙古来归，特免之。顺治二年正月，以其子喇玛思尚主，授固伦额驸。二月，进鄂齐尔桑三等梅勒章京。五年，卒，以其子楚勒袭，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太宗时，诸博尔济吉特之裔来归，为将有战功受封爵者，又有布尔喀图、弼喇什、色尔格克。

布尔喀图，初为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三年六月，使入贡，九月，来朝。十月，太宗自将伐明，以布尔喀图尝如明朝贡，习知关隘，使为导。师入边，克龙井关，抚定罗文峪，分兵命布尔喀图戍焉。四年正月，明将丁启明等以三千人来攻，布尔喀图与战，明兵败，入堡。翌日进兵，克其堡，获启明及裨将三，俘馘甚众，赐号岱达尔汉。五年正月，以贝勒阿巴泰第四女妻焉。三月，从上伐察哈尔。察哈尔部众有降而复叛者，劫军中土默特部人畜，布尔喀图追击，斩逋者，足被创，寻挈所部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蓝旗。崇德元年六月，授一等昂邦章京。顺治元年，卒。子班珠勒，袭。恩诏累进一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弼喇什，亦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二年二月，从其父贝勒布延谒太宗，请归附。八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徵蒙古诸部兵，次绰洛郭尔。弼喇什从其汗拉斯喀布谒行在，献财币驼马，上悉却之，赐宴，与以甲胄，遂从上击察哈尔，战有功。旋又从贝勒岳讬伐栋奎部，与甲喇额真萨木什喀、牛录额真布颜、巴牙喇壮达博尔辉等同力战破敌，斩百馀

人。寻率所属人户来归。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弼喇什自陈贫乏，上赐以金。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失囚，论罚。顺治三年，从豫亲王多铎逐腾机思，道卒。子多尔济，袭。改三等精奇尼哈番，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色尔格克，先世居喀喇彻哩克部。父阿拜岱巴图鲁，天聪间率众来归，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隶正白旗。卒，以色尔格克袭，授一等侍卫。崇德元年，从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保南汉山城，师从之，色尔格克登山，身被创，赉马三。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色尔格克率侍卫二十人前搏战。有僧格依者，自蒙古降明，为将，善战，色尔格克击斩之。郑亲王使启心郎额尔赫图还，上其功。六年，复围锦州，令色尔格克选巴牙喇兵四十为伏以待敌，得明将一，夺甲与械，即以赐之。上自将御洪承畴，命诸将设伏高桥，色尔格克斩明兵七，复赉马二。又先众破敌骑。师围松山，为壕环其城，城兵出击乌真超哈分守地，色尔格克以巴牙喇兵三十人赴援，城兵引退。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越明都攻临城；略山东，攻青州，皆力战，被创。

世祖即位，录阿拜岱巴图鲁旧勋及色尔格克战功，复遇恩诏，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臣，色尔格克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卒，谥勤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济拜，卓特氏，先世为蒙古巴林部人。旗制定，隶正蓝旗。初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命三年，太祖克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廕自广宁袭师后，阿济拜从贝勒阿巴泰还击，破之。四年，破明总兵杜松于界凡。七年，败明兵于沙岭。阿济拜皆在行间。

天聪三年，太宗伐明，阿济拜以甲喇额真从，略通州，斩逻卒五，获马四；薄明都，与甲喇额真鄂罗塞臣等当袁崇焕，战胜。九年，上命巴牙喇纛额真布哈将八十人略明边，至宁远，俘九人，获马四、牛百馀。还，出边六十里，明兵八千追至，布哈殿，战没，阿济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托克雅、哈谈巴图鲁等还击败敌，护所俘获以还。上命赉以牛马，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阿济拜署梅勒额真，为后队。寻与固山额真伊拜逐寇山西，至泽州，数破贼垒，擢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二年，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

巴哈纳击走叛将贺珍；徇秦州，与尚书星讷击败献忠将高汝砺，获马骡百馀；进击献忠于西充，与巴牙喇纛额真阿尔津、苏拜连战皆捷。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八月，以老乞休，命解梅勒额真任。寻卒，谥忠勤。

恩格图，失其氏，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授牛录额真。与甲喇额真阿岱出驻伊兰布里库，防蒙古游牧轶界，率十人巡徼，遇敌百人，追斩殆尽。闻明兵千馀将攻海州，率三百人驰击，败之。天聪间，屡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击满桂军；攻遵化，破敌垒，入大安口：皆先众奋击。以功，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兵部承政。蒙古旗制定，恩格图隶正红旗，即授本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与阿岱等为伏，歼明逻卒。复从伐朝鲜，薄其都城，与固山额真谭泰等树云梯以登。寻坐伐明时，战松山，正蓝、正白、镶白三旗营汛错乱，匿不劾；师还出塞，遇敌战败：罚鍰，夺俘获。又坐伐朝鲜时，方食，上召不即赴，厮卒妄出，为朝鲜兵所杀，论罪，上命罚鍰以赎。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密云，距墙子岭五里，恩格图率兵先诸军越高峰，入边破敌。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松山，明兵夜出劫营，恩格图率本旗兵击败之。六年，从上伐明，上命恩格图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击明总督洪承畴，恩格图违上方略，遇敌不前。师还，吏议当褫职，命罚鍰以赎。寻令与诸将更番戍松山。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从豫亲王多铎西破贼，移师向江南，贼蹑我师后，恩格图殿，四战皆胜。寻破明将郑鸿逵于瓜洲，复自江南徇浙江，至杭州，破敌，获舟三十五。克嘉兴，下昆山。进三等梅勒章京。复自浙江徇福建，与固山额真汉岱共下府一、县五；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共下府一、县八；战于分水关、于南靖：皆有功。四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卒于军。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鄂本兑，曼靖氏，其先为蒙古。入明为守备。天命六年，太祖取辽阳，鄂本兑以兵三十五、马六十出降。其后蒙古旗制定，隶正黄旗。七年，从伐广宁有功，授世职游击。天聪元年，太宗伐明，屯锦州，命额驸苏纳选蒙古将士御敌塔山西，鄂本兑与焉，敌以二千人至，奋击败之。上移师宁远，明总兵满桂阵于城东，鄂本兑率五牛录甲士破敌，进二等参将。二年，从上伐多罗特部，以二百人先驱，遇敌，敌稍北，复出精锐死战，我师且卻，鄂本兑跃骑突前，敌败遁，上督诸贝勒并进，

杀其台吉古鲁，俘获无算。进一等参将，擢右翼蒙古固山额真。

三年，从上伐明，明边将五道迎战，鄂本兑率所部兵击敌，斩参将一，获其纛，入大安口，遂进薄明都，克永平、灤州、遵化、迁安四城。上命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察哈喇等守遵化，贝勒阿敏驻永平，护诸将。明兵来攻，阿敏檄弃城引师退，敌已逼城下，鄂本兑以五十人出战，斩逻卒七人，获其马，遂与察哈喇等全军以还。鄂本兑为殿，明师追至，屡击卻之，引出边，师无所损，进三等副将。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屯城西。敌出战，争已下诸台堡，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督兵并进，敌败退入城，迫逐之及壕，敌死者甚众。师还，得优赉。八年，改三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卒。康熙间，兄孙讬克塔哈尔袭世职。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讨噶尔丹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和济格尔，失其氏，蒙古乌鲁特部人。入明为千总。太祖取广宁，从石廷柱出降，授甲喇额真，隶乌真超哈。其后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并从汉姓为何氏。和济格尔事太祖，从伐巴林、栋奎诸部，有功。天聪三年，从伐明，讷敌蓟州，斩逻卒三，敌三百来攻，和济格尔冲锋入，斩百总一。五年，复从伐明，围大凌河，败锦州援兵；城兵出樵采，争台堡，并击败之。与敌战城下，我师执纛者坠壕，和济格尔掖之出，复以鸟枪殪敌兵三。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复从贝勒岳讬伐明。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四固山、八梅勒，以和济格尔为镶白旗梅勒额真。五年，从围锦州，累败敌。六年，复从围锦州。敌自松山分踞高桥南三台，和济格尔以火器克之，歼敌百馀。七年，从克塔山、杏山二城，加半个前程，授正白旗梅勒额真。八年，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二月，卒。

拜音达里，和济格尔子，袭二等阿达哈哈番。事圣祖，自参领擢宣化总兵官。十三年，耿精忠反，移拜音达里为随征福建总兵官，尚可喜请增兵戍广东，上命与福建巡抚杨熙驻广州。十五年，可喜子之信叛，拜音达里与熙督所部斩关突围出，会大军于赣州。上奖其忠勇，进一等。十九年，授驻防广州副都统。二十七年，迁广州将军。三十七年，卒，以其子何天培袭。

天培时已官参领，累迁江南京口将军。雍正初，命署江苏巡抚。入为兵部尚书，出为江宁将军；复入为正白旗汉军都统，署兵部尚书。六年五月，上以天培阿附年羹尧、隆科多下刑部逮治，拟斩监候。乾隆元年，赦出狱。寻卒。天培既得罪，以拜音达里曾孙何钧降袭二等阿达哈

哈番。乾隆间，更名立柱。官至贵州提督。

阿赖，莽努特氏，世居喀尔喀部。太宗时，挈其孥来归，隶蒙古正黄旗。尝奉使阿禄部，降其部长，上嘉其能，赐号“达尔汉”，免赋役。率兵五百逐逃人，穷追数月，斩倡叛者四人，尽俘以还。又率兵攻喀木尼喀部，俘其部长叶雷，获户口牲畜无算。崇德九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又半个前程，加赐号库鲁克达尔汉。寻授礼部左参政、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攻锦州，设伏杏山邀击，攻松山，败敌。顺治初，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师还，赐白金三百；三年，从击腾机思；六年，讨姜瓖：皆有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谥武壮。

布延，郭尔罗特氏，蒙古察哈尔部人。初在其部为塔布囊。天聪元年，偕昂坤杜棱来归，隶满洲正黄旗。从伐栋奎部，为导。从伐克什克腾部，首陷阵。再从甲喇额真图鲁什略明边，俘其逻卒，斩百馀级，得樵车百馀、骡驴以百数。复略十三站，斩十级，得把总一、马三。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偕布哈塔布囊略宁远。既出边，明兵千馀追至，布哈陷阵。哈谈巴图鲁还战，马中矢仆，布延赴援，与之马，力战败敌，赉俘一、马二、牛三，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二月，命赍书投明边诸守将，历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致责言焉。五月，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卢沟桥。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部。七月，擢议政大臣，兼巴牙喇纛章京。九月，从伐明，自墙子岭入，败明兵，追击，得马八十七。四年，帅师戍乌欣河口。偕侍卫阿尔萨兰攻松山，布延为伏，斩二十一级。诇敌锦州，斩逻卒八，得马十二。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击败明步军。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克锦州外城，与内大臣伊尔登战最力，赉百金，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月，上自将击洪承畴，其将曹变蛟夜袭上营，布延以内大臣不严守御，论罚。七年二月，师击承畴，布延兵后至，当死，命论罚以赎。十一月，伐明，围蓟州。

顺治二年，世祖以布延旧臣，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其从子乌纳海，先以战死，恤赠世职牛录章京，命布延并袭，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次子茂奇塔特袭世职。

茂奇塔特，康熙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有功，加拖沙喇哈番，例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尔沙瑚，瓦三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林丹汗败走唐古特，阿尔沙瑚帅所属四十馀户渡哈屯河来归，隶蒙古镶白旗，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从伐明，自墙子岭入，屡败明兵，行略地至济南。四年三月，师还出塞，复击败太平寨明兵。五年，从伐索伦部，获部长博穆博果尔及其孥。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以骑兵出松山，谋劫红衣砲，阿尔沙瑚力战却之，又败洪承畴所将步兵，以功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八年，卒，以兄子果尔沁袭。

果尔沁时已为牛录额真。从伐朝鲜，尝以侍卫二十人败敌。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再迁镶白旗蒙古梅勒章京，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迁本旗固山额真。上命定西将军爱星阿帅师与吴三桂合兵逐明桂王由榔，以果尔沁为副，敕爱星阿军中机事皆俾果尔沁与议。十八年九月，师次大理，休马力。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薄木邦，明将白文选方据锡箔江为守。果尔沁与固山额真逊塔，巴牙喇纛章京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噶布什贤昂邦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馀里，至江滨。文选毁桥走茶山，令总兵官马宁以师从之，至猛养，文选降。师进次晚旧，得由榔以归。康熙三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列议政大臣，调本旗满洲都统。九年二月，卒，谥襄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额琳奇岱青，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特部，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所部皆溃，额琳奇岱青将来归；会宰桑多尔济塔苏尔海率所属游牧，与我师遇，倚山拒战，败遁，额琳奇岱青追及之，与谋偕降。天聪八年六月，上自将伐明，道塞外，师次波硕兑。额琳奇岱青、多尔济塔苏尔海及顾实、布颜代、塞冷等五宰桑率丁壮七百人及其孥二千口来归，上遣将护诣沈阳，厚赉之，分隶蒙古正白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二等昂邦章京。三年，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地山东，累战皆胜。六年，围锦州，与阿尔沙瑚同功，进一等，世袭罔替。八年，卒。顺治间，追谥勤良。子札木素，袭。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者，札木素与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沙哩岱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三年，授内大臣。六年，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德参济旺，博尔济吉特氏，世居阿布罕。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以所属从。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略宣府，攻万全左卫，遂出尚方堡二十里驻军。时林丹汗走死大草滩，德参济旺与噶尔玛济农、多尼库鲁克、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号四大宰桑，挟林丹汗二福金，率丁壮二千人及其孥来归，遣三十人先奏上。上进次克蚌，命所司运米三百石以待。二福金及德参济旺等至，谒上行在，上与之宴，赐貂裘、鞍马、

牛羊。还师，复宴新附诸臣，德参济旺等跪进酒，上曰："朕本不饮酒，念尔曹诚意，当尽此一卮。"复酌酒遍赐之，并赉甲胄、衣裘，授世职一等昂邦章京，隶蒙古正黄旗。九年六月，察哈尔台吉琐诺木来降，上召宴，德参济旺与焉。上因言："察哈尔倾覆，尔诸臣来归，朕皆预知。"德参济旺奏曰："圣谕及此，洵有如神之鉴也！"顺治二年，坐事，降三等。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鄂特克山之役，及破土谢图汗，德参济旺皆与有功焉。语详奇塔特彻尔贝传。复进一等。是岁，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八月，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多尔济达尔罕，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特，为察哈尔部宰桑。与德参济旺等同降，隶蒙古镶黄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以为都察院承政。三年，更定官制，改参政。六年，上自将击洪承畴，命多尔济达尔罕偕承政阿什达尔罕度善地驻军，并察诸军斩级多寡，还报称旨，擢内大臣，仍兼参政。七年七月，祖大寿来降，上幸牧马所，命诸内大臣与较射，赏中的者，多尔济达尔罕得驼一。十月，从饶馀贝勒阿巴泰伐明，行略地，自蓟州至于兖州。师还，上言："师自兖州还，右翼诸固山不遵贝勒期约，先左翼诸军出塞。赖上威灵慑敌，我军纵横如行无人地，得全师以还。万一有失，悔何及？"请论罚，上为停右翼诸军赏。顺治间，上推太宗旧恩，并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复授都察院承政。七年，命以内大臣与议政，恩诏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十七年四月，卒，谥顺僖。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奇塔特彻尔贝，哈尔图特氏。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奇塔特彻尔贝以四百户保哈屯河。天聪八年十一月，上使招焉，渡河次西拉木轮，旋从使者来归，上厚赉之，隶蒙古正蓝旗。林丹汗有八大福金，掌高尔土门固山事福金，其一也。林丹汗殂，所部宰桑衮出克僧格妻焉。上以衮出克僧格叛主，夺福金畀奇塔特彻尔贝。

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九月，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山东。明年，师还，以所部牛录额真珠额文经三屯营，率兵役掠敌粮，战死。奇塔特彻尔贝未及援，罚纳马。九月，从伐明，薄宁远，以火攻击卻明兵。六年，围锦州，破洪承畴。既，复与阿尔沙瑚共击败明兵来劫砲者及承畴所将步兵，进世职二等昂邦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师次英噶尔察克山，闻腾机思在滚葛鲁台，疾驰逐之，至鄂特克山，获其孥。土谢图汗以六万人次扎济布拉，为腾机思声援，奇塔特彻尔贝等率所部击之，败走，逐北三十馀里。诘旦，硕类汗复以二万人

至，复击之，亦败走。以功进一等。康熙三年，卒。子鄂诺勒，袭。十八年，鄂诺勒以参领从护军统领莽吉图南讨郑锦，卒于军。

洛哩，鄂尔沁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天聪六年，太宗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洛哩持元初巴斯巴喇嘛所铸嘛哈噶拉金佛，率百馀人来归。隶蒙古正黄旗，授世职一等参将。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毁边墙入，击败明总督吴阿衡。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左翼三旗巴牙喇兵击之不利，退入壕，明师环之，逼洛哩分守地。洛哩力战，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洛哩兄沙济，弟乌班和硕齐、沙哩岱。沙济袭洛哩遗爵。乌班和硕齐当林丹汗走死，别率七十人来归，授游击。卒，以其弟沙哩岱袭。顺治初，沙哩岱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讨腾机思，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寻沙济亦卒，沙哩岱兼袭，合为二等精奇尼哈番，授散秩大臣。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归者，沙哩岱及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札木素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元年，卒。乾隆初，定封二等子。

太宗时诸将自蒙古来归以战死者，又有奇塔特伟徵、巴赖都尔莽奈、巴赖都尔莽奈子阿南达、孙阿喇纳，皆有声绩，自有传。其事世祖战死，则有衮楚克图英、珲津、沙尔布。

奇塔特伟徵，博尔济吉特氏，鄂尔多斯哈尔济农族人也。世居克鲁伦。太宗时，与其弟额尔格勒珠尔、喀兰图、扎克托会率所属来归，隶蒙古正黄旗。天聪八年正月，上遣蒙古军略锡尔哈、锡伯图，收察哈尔流散部众，奇塔特伟徵与岱青塔布囊斩七十三人，降百馀人，获马驼数十。五月，上自将伐明，次古尔班图勒噶，命蒙古军别出间道，与大军会锡喇乌苏河，奇塔特伟徵行遇察哈尔五人将遁入阿禄部，擒以献。九年五月，从贝勒多铎伐明，次宁远。奇塔特伟徵时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率所部前驱，至大凌河西，明将刘应选、赵国志将七千人迎战，我兵寡，奇塔特伟徵力战，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额尔格勒珠尔，崇德间，屡从伐明，徇山东，围锦州，战松山，皆有功。顺治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卒，无子，以喀兰图子察珲袭。

喀兰图，崇德间为一等侍卫。顺治初，世祖推太宗旧恩，复屡遇恩

诏，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请上幸其第，喀兰图方退直，闻上扈从无多人，即持弓矢趋诣左右防卫。及世祖亲政，敕奖喀兰图忠笃，赐金帛、鞍马、庄田，命以其族改隶满洲正黄旗，进世职一等。寻以上行围扈从愆迟，复为二等。事圣祖，累官理藩院尚书。乞老，授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卒，谥敏壮。子察珲兼袭，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三年，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次袁州，与吴三桂将马宝战钤冈山，死之。进二等。

扎克托会，事太宗，授正黄旗蒙古梅勒额真。从伐朝鲜，坐所部战舰不时至，解官。寻以追叙来归功，累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子锡喇布，袭。顺治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徇广东，击明将李定国，战于新会，锡喇布力战破敌，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兖楚克图英，和勒依忒氏。初为察哈尔宰桑。林丹汗败走，部众皆溃散。天聪八年，太宗自大同还师，屯尚方堡，衮楚克图英将二百馀人，与故宰桑德参济旺等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红旗，授甲喇额真。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二年，坐事，降一等甲喇章京。三年，从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至，衮楚克图英引避，当谴，上以降将贷之，收其牲畜，分畀诸自察哈尔降者。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战松山。八年，略宁远，屡击败明兵。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与固山额真恩格图合军力战败贼。二年，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讨张献忠，屡战皆胜。六年正月，从讨姜瓖，攻大同，城兵出劫土默特营，衮楚克图英赴援，中流矢，没于阵，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衮楚克图英六世孙望吉尔袭。从讨霍集占兄弟，战死叶尔羌，赠一等男。

珲津，萨尔图氏，世居敖汉部。太宗收敖汉，珲津从众来归，行失道，入明锦州。崇德六年，我师围锦州，珲津与蒙古台吉诺木齐、武巴什等縋城出降，授世职牛录章京，隶蒙古镶蓝旗。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署梅勒额真。督后队，有功，加半个前程。六月，与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略山东。七月，移师徇山西，自成将陈永福据太原，珲津单骑行城下，城兵骤出，击之，败走，遂克太原，其属州县十有五皆下，赍白金。二年，与固山额真都雷逐自成至九江口，得其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时叛将贺珍据汉中，以二千人守鸡头关，拒我师。珲津率右翼兵从贝勒尼堪击之，败走，遂进兵入四川，与固山额真巴特玛等击献忠，屡战皆捷。

献忠既诛，复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希尔根定涪州，以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真除镶蓝旗蒙古梅勒额真。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时自成馀众降于明，分屯宝庆、沅州诸郡县。六年，珲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梅勒额真拜音岱等攻克宝庆，徇沅州，破敌于洪江，斩所署总兵二、副将四、兵二千馀，得舟九。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师渡潞江，明将李定国为伏磨盘山。师至，破其栅，珲津与固山额真沙尔布率众深入，伏起，遂战死，谥壮勤。

沙尔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二年，自察哈尔率百馀丁来归，授牛录额真，即使辖其众，隶蒙古镶白旗。寻擢一等侍卫。至顺治九年，三迁，授本旗固山额真。恩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十一月，命与宁南大将军陈泰帅师守湖南。十二年，明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将数万人分道侵岳州、武昌，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设伏邀击，大败之。敌复攻常德，舟千馀蔽江而下，沙尔布督军截击，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遁，文秀走桃源。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以师从之，文秀走贵州。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明年，与珲津同战死，谥襄壮，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间，高宗命八旗世职先世以死事恤叙，袭次已满者，皆予恩骑尉，世袭罔替，沙尔布等皆与焉。

论曰：蒙古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东与扈伦四部接。太祖兵初起，一战知不敌，率先归附。明安、恩格德尔皆申以姻盟，赏延于世。鄂齐尔桑初为质子，恩礼与相亚。阿济拜等于蒙古为庶姓，皆以功受赏。察哈尔林丹汗庭，西处宣、大边外，太宗乘其衰，以兵收之。布延等有战绩，而洛哩诸人效命疆埸，尤有足多者。最初蒙古来附，即隶满洲；有自明至者，又入汉军。天聪九年，定蒙古旗制，先已籍满洲、汉军者，亦不复追改也。

列传十七

武理堪 子吴拜苏拜苏拜子和讬 武纳格 子德穆图齐墨克图

阿什达尔汉 苏纳固三泰固三泰子明阿图明阿图子赛弼翰瑚什布

瑚什布子穆彻纳 鄂莫克图 喀山喀山子纳海安达立绰拜布丹

孙达哩 吉思哈 弟吉普喀达吴巴海 康喀勒 从兄子和托玛拉

兄孙通嘉萨璧翰

武理堪，瓜尔佳氏，世居义屯。父伊兰柱，徙居哈达费德里。太祖初起，武理堪来归。岁癸巳，叶赫纠九部之师，三道来侵，上遣武理堪出东路侦敌。武理堪出虎拦哈达新城，行将百里，方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武理堪心异之，度行且与敌左，驰归告上，上命改道自札喀路向浑河部。武理堪行，薄暮至浑河，敌方屯北岸会食，爨火密如星。武理堪得叶赫逻卒一，言敌兵三万，将夜度沙济岭而进，遂挟以还报，时夜方半，上命旦日出师。武理堪虑我军怵敌众，言曰："敌虽众，心不一，谁能御我？"及战，遂破诸路兵。

旗制定，武理堪隶满洲正白旗，分辖丁户，为牛录额真。出从征伐，率选锋前驱，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天命四年，明经略杨镐合诸镇兵四道来侵，太祖督诸贝勒帅师御之。既，败其三道，独总兵李如柏出鸦鹘关，未与我师遇，镐檄使引还。武理堪方率二十骑逻虎拦山，见如柏军行山麓；乃令诸骑立马山巅，鸣螺，脱帽系弓末，挥且噪，若指挥伏兵者，如柏军望而愕顾。武理堪遂纵骑疾驰下击，斩四十人，获马五十匹，如柏军夺路走，相蹂藉死者复千馀。武理堪寻卒，太祖叹曰："武理堪从朕摧锋陷阵，几死者数矣！"乃录其二子吴拜、苏拜。

吴拜，年十六，从太祖伐明，略抚顺，遇敌辄奋斗，矢中颡不顾。尝从太祖猎，有熊突围出，跃上峻岭，太祖遥望见一人跃马射熊，贯胸而堕。上顾侍臣雅荪曰："是非吴拜不能。"遣视之，吴拜也。因谕诸皇子曰："吴拜之勇，今共见之矣！"遂授侍卫。天命四年，从伐叶赫，负重创，力战不退，师还，赐良马。明总兵毛文龙诱我新附之众实皮岛。吴拜循徼三日，获逋八十馀，射杀文龙使者，还告上。时吴拜已代父为牛录额真，上命以所获隶所辖牛录。六年，从伐明。破明军于南寿山，

授备御。既克辽阳，以俘获分隶诸将，上以吴拜能继父志，年少建功，命视一等大臣，隶千人。十一年，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兔背盟掠境上，上遣将讨之，吴拜从，谍者为敌困，援之出，殪敌百人。

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白旗。命逐蒙古亡去者，至都尔弼。蒙古亡去者十五人，拒战，吴拜既被创，仍奋击，尽斩之。太宗谕诸大臣曰："是固先帝数嘉许者！"赏特厚。天聪四年，伐明，取永平、灤州等四城，吴拜从贝勒阿敏守永平。阿敏引还，吴拜当坐罪逮系，以尝率摆牙喇兵援灤州，夜入敌营，太宗命贯之，释其缚。寻授噶布什贤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与甲喇章京苏达喇诣锦州侦敌。六年，从伐察哈尔，率精骑前驱，道遇蒙古亡去者，击杀之，察哈尔林丹汗西奔土默特部。师还，取归化城，上命吴拜抚辑降者。

八年，伐明，攻大同，多尔济将中军，图鲁什将左军，吴拜将右军，明总兵曹文诏迎战，击败之。复与甲喇章京席特库设伏宣府，获明守备一，歼其游骑。寻与承政阿什达尔汉等招林丹汗子额哲来归。九年五月，明屯军大凌河西，吴拜与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图赖要其归路，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及守备三，歼步骑五百馀，复攻克松山城南堡。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是时，上遣诸贝勒分道伐明，命吴拜等帅师驻上都城旧址，侦军事。崇德元年，复命与劳萨等赍书投明边吏。

冬，征朝鲜，命与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前驱，袭朝鲜都城，朝鲜王倧走南汉山城。师进，吴拜与劳萨击破朝鲜援兵，斩二百馀级。二年，授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列议政大臣。甲喇章京丹岱、阿尔津等如土默特互市，将还，命吴拜率将校至归化城迎护，遇明逻卒十六人，斩其十五，获马十九，俘一，以还。

三年四月，略宁远，逐敌堕壕，斩馘甚众。八月，率兵八十人至洪山口，遇明兵，斩其裨将；复击走罗文峪骑兵五百，夺其纛，获马四十，歼密云步兵百馀。五年，与劳萨率兵过中后所，略海滨，斩级二百，获马骡牲畜。我师攻锦州，命吴拜驻军要隘为策应，屡败敌兵。六年春，以攻锦州勿克，论统师王贝勒罪，吴拜坐罚鍰。秋，上自将攻松山，明兵败走，吴拜未邀击，逮系，旋命释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入明边，败敌丰润、三河、静海，至于青州。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取明中后所、前屯卫。十一月，复授正白旗梅勒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解梅勒额真，授内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四年，与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何洛会帅师戍宣府。论

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

苏拜，年十五，从太祖伐蒙古有功，授侍卫，兼领牛录额真。天聪间，从军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遂入明边，攻代州，明兵三百自崞县赴援，苏拜争先当敌，明兵溃走。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桃山村。三年，授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四年，围锦州，苏拜屡击败明援兵自松山、杏山至者；又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伏兵乌忻河口，多所俘获，敌千馀蹑师后，击卻之，获其辎重。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骑兵，又败明总督洪承畴所将步兵，予世职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克乐安、昌邑。八年，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既定鼎，命将分道讨自成：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出山西、河南；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道塞外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入边，南取西安，苏拜佐阿济格军。方冬，渡黄河，凿冰以济。明年春，至榆林。自成兵夜袭蒙古军，苏拜与摆牙喇纛章京彻尔布赴援，贼败走，还军遇伏，复击卻之。攻延安，七战皆胜。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俘馘无算。三年，摄摆牙喇纛章京。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败献忠将高汝砺于三寨山，进击献忠于西充。贼攻正蓝旗营，苏拜与阿尔津共援之，大破贼兵。五年，师还，授摆牙喇纛章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八年正月，吴拜、苏拜及内大臣洛什、博尔辉发英亲王阿济格罪状，吴拜进三等侯，苏拜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二月，洛什、博尔辉以谄媚诸王、造言构衅，论死；吴拜兄弟坐削爵，夺官，籍没。苏拜又坐阿徇睿亲王多尔兖，论死，上特宥之。九年，起苏拜为正白旗梅勒额真。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上念吴拜兄弟事太祖、太宗有战功，复授吴拜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苏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苏拜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三年十二月，苏拜卒，谥勤僖。四年四月，吴拜卒，年七十，谥果壮。吴拜子郎谈，自有传。

苏拜第三子和讬，康熙间以侍卫从讨王辅臣，战平凉城北，杀贼甚众；从讨吴三桂，战攸县，败三桂将王国佐等；战永兴，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十九年，自广西进兵攻石门坎、黄草坝，薄云南省城，败吴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皆有功。官至护军参领，予世职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五十二年，卒。

武纳格，博尔济吉特氏，隶蒙古正白旗。其先盖出自蒙古，而居于

叶赫。太祖创业，武纳格以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岁癸丑，从伐乌喇有功，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太祖伐明，围宁远城未下，命武纳格别将兵攻觉华岛。明参将姚抚民将兵四万，倚岛列屯，凿冰为壕，袤十五里，卫以盾。武纳格督军争壕，首排盾迳入，尽歼其众，焚所储刍糗及舟二千馀，进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武纳格总管蒙古军，位亚扬古利、李永芳，在八大臣上。旋以蒙古军益众，分左、右二营，武纳格与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天聪三年春，与额驸苏纳等率蒙古军，益以满洲骁卒八十人，伐察哈尔，降其边境二千户。军中流言降者瞷我师寡将为变，于是尽歼其男子，惟二台吉得免，俘其孥八千。太宗责武纳格等杀降非义，夺所给牲畜，命以所俘分隶二翼，赡之毋失所。冬，从太宗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进薄明都。明督师袁崇焕自宁远来援，左翼蒙古兵迎战不能胜，武纳格麾右翼蒙古兵继进，遂败敌。赐俘获之半以犒其军。寻克固安。四年春，克永平。明将以三千骑自玉田至，武纳格遣兵击之走，获马百馀。行略丰润，还，闻明兵四千攻大安口城急，与察哈喇赴援，解其围。又就军士行樵，设伏致敌，斩获无算。

五年秋，复从伐明。明总兵祖大寿守大凌河城，杏山守将与大寿书，谋携军弃城相就，武纳格获以献，得其情，于是环城筑垒凿壕，为久困计。武纳格统蒙古兵屯城东南，大寿纵兵出攻我所下台堡，武纳格与贝勒阿济格等率兵夹攻，歼敌过半，自是城兵不复出。六年夏，与阿济格招抚大同、宣府边外察哈尔部众。七年秋，与贝勒阿巴泰等侵明，攻山海关，有所俘获。师还，明兵追袭，武纳格为殿，力战却之。太宗谕诸贝勒大臣曰：“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

八年五月，改蒙古军左、右营为左、右翼，以武纳格为左翼固山额真。定诸将功次，武纳格以一等昂邦章京世袭，旋进三等公。是年，太宗复率诸贝勒分道伐明，命武纳格统蒙古军为策应，入独石口，越兴安岭，经保安州，至应州，与大军会，道收察哈尔千馀户，所过诸州县，或攻或抚，悉称上意。闰八月，自得胜堡班师，收蒙古逃人自阳和入者四百七十人。九月，喀尔喀部众为察哈尔所袭杀，命将百人往讷，斩二十馀人而还。九年二月，卒。子德穆图、齐墨克图、广泰。

德穆图，武纳格长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正月，擢户部承政。七月，更定官制，改右参政。四年，从上伐明，围松山，树云梯攻城。会明兵自锦州赴援，德穆图度不能克，弃云梯引还，罪当死，上特

贯之，论罚。寻兼任梅勒额真。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守外城，约降，郑亲王令德穆图迎之。诺木齐方率所部与明兵战，德穆图以其子阿桑喜出我师克外城，诺木齐始来归。德穆图诡言诺木齐父子皆所拔出，论罚，籍家产之半，罢参政、梅勒额真，俾专领牛录。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入边，薄明都，略山东。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流贼，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遂定江南。败明将郑鸿逵于瓜洲，与都统马喇希徇常州，与明将黄蜚等遇，再战皆捷。分兵下宜兴、昆山诸县，加拖沙喇哈番。复任本旗蒙古副都统，三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卒。

齐墨克图，武纳格次子。早岁屡从行阵，略宁远，败明兵。武纳格既卒，以广泰袭世职，从伐明，坐违令不前，夺世职，以齐墨克图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从伐明，与沙尔虎达等率逻卒至锦州，明兵五百来追，还击败之，获马六十及其纛。太宗伐明，三围锦州，齐墨克图皆在军中，遇城兵出战，骤马截击，阵斩十人。攻洪承畴所将步卒，掩杀甚众，又败敌援兵。崇德八年三月，与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围都里屯，克之；又降大小噶尔达苏、能吉尔三屯师：赉貂皮、银币。十一月，擢梅勒额真，佐本旗。顺治初，从入关，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三年，从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击破叛将贺珍。五年，卒，复以广泰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别以齐墨克图子萨哈炳分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广泰遇恩诏，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阿什达尔汉，纳喇氏，与叶赫贝勒金台石同族，为兄弟，太宗诸舅也。太祖灭叶赫，阿什达尔汉率所属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天命六年二月，从伐明，攻奉集堡，围其城，阿什达尔汉先诸将奋进，三月，攻辽阳，复先登，克之，授一等参将，敕免死一次。

太宗嗣位，以阿什达尔汉典朝鲜、蒙古诸属部，尝奉使宣谕。天聪六年，明边吏遣使议和，上命阿什达尔汉及白格、龙什等报聘。既盟而归，白格言阿什达尔汉及龙什等受明边吏餽，命夺入官。六年，从贝勒济尔哈朗、萨哈璘如蒙古鞫狱，赉敕二十道，失其九，论罚。十一月，复以定律令颁布蒙古诸部。

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命徵兵科尔沁部，会于宣府左卫。林丹汗西遁，道死。所属额尔德尼囊苏等以其众降。上命阿什达尔汉及吴拜等挟额尔德尼囊苏诇林丹汗子额哲所在。九月，率来降台吉塞冷等还，并报复有祁他特等率千人而来者，踵相接也。旋命至春科尔大会蒙古诸部，分画牧地，使各有封守，复与诸贝勒亭平其狱讼。十一

月，还报称旨，令专辖一牛录。九年二月，从贝勒多尔衮等将万人取额哲。四月，师至托里图，多尔衮等遵上所授方略，遣阿什达尔汉及金台石孙南褚谕额哲母。额哲母，金台石女孙也，阿什达尔汉为其族尊行，额哲遂从其母举部来降。当我军未至，有鄂尔多斯济农图巴者招额哲，与盟而去。阿什达尔汉侦知之，追及图巴，令悉归额哲之餽。又率兵入明边，略宣府、大同，入山西境，多所俘获。师还，上亲迎劳之。

崇德元年六月，授都察院承政。上御崇政殿，侍臣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后至，阿什达尔汉责其慢，叱出之。十月，与希福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申明律令。十二月，从伐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帅师追之，围城。朝鲜诸道援兵合万八千人，树二栅城外，悉众出战，阿什达尔汉及贝子硕讬率精骑锐进，大破其军。朝鲜别将以五千人屯山麓为声援，复分兵百，循河而南，阿什达尔汉驰击尽歼之，攻破其垒，馀众皆溃。二年正月，倧请降。论功，进三等副将，世袭。寻复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诸部，颁赦，且谳狱。明年五月，部议阿什达尔汉谳狱失平，受蒙古诸部餽，命罢承政，夺所餽入官。七月，复授都察院承政。

五年，与参政祖可法等疏论时事，略言："皇上欲恢张治道，深思笃行之。今诸国景附，朝廷清明，而诸王以下至诸固山额真，彼此瞻顾，第念身家，莫肯一心为国，有所论列。不知果无可言耶，抑有所畏忌而不敢言耶？夫刑所以防民之奸，骫于法则丽于刑，此不可宥也。今刑部断狱不依本律，诸臣有坐者，或从重论，辄削其职。臣思诸臣历战阵，出死力，蒙恩授官；一旦有过，岂可不论重轻而遽削其职乎？臣等窃思先时简选议事十人，今皆不称职，宜罢斥。令甲，战死者将吏得世职，兵则恤其妻孥。今又未尽行，惟皇上裁察。"疏入，上嘉纳之。

六年，从伐明，上督诸军围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乘夜弃寨，率步骑直犯御营，诸将力战卻之。阿什达尔汉未至，论罪，罢承政，降世职为牛录章京。寻卒。

太祖诸臣自叶赫来归者，苏纳、固三泰、瑚什布皆与金台石同族。

苏纳当叶赫未亡，弃兄弟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编所属人户为牛录，使领牛录额真，隶正白旗。天命四年，太祖灭叶赫，命苏纳收其戚属隶所领牛录。十年，授甲喇额真。录战功，赐敕免死四次。寻擢梅勒额真。

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以贝勒莽古尔泰等将偏师屯塔山，卫饷道；命苏纳选八旗蒙古精锐别屯塔山西路，截明兵。明兵二千人至，苏纳领纛进击，败之，乘胜逐敌，多所俘斩，获马百五十。三年春，命与武纳格将兵伐察哈尔，以杀降见诘责。十月，复与武纳格将兵逐蒙古亡去者。语并见武纳格传。五年，授摆牙喇纛章京，擢兵部承政。从伐明，围大凌河城，败城兵及锦州援兵，授备御世职。八年，考满，进三等甲喇章京，免徭役。九年，以隐匿壮丁，削世职。七月，定蒙古旗制，以苏纳领镶白旗。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明都，攻雕鹗、长安、昌平诸城隘，五十六战皆捷；复与萨穆什喀共攻容城，克之。师还，以先出边，后队为敌乘，溃败，夺所俘获。十二月，从伐朝鲜，朝鲜将以步骑兵千馀御战，苏纳及吴塔齐等邀击，大破之，俘其将。二年，吏议苏纳坐朝鲜国王朝行在，乱班释甲，又离大军先还，论罚。三年，又坐有所徇隐，论罚，罢固山额真，仍领牛录。顺治五年，卒。世祖追录苏纳旧劳，复原职。子苏克萨哈，自有传。

固三泰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领牛录，隶满洲镶蓝旗。从伐明，战于广宁，单骑入敌阵，身被数创，战愈力，师乘之，遂败敌，授副将世职。太宗即位，为八大臣，领本旗。天聪元年三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有功，师还，上郊劳。三年，上自将伐明，攻遵化，固三泰率本旗兵攻其西南，克之。四年，上命固三泰与达尔汉等助攻昌黎。语详达尔汉传。复命与高鸿中、库尔缠等下灤州，籍其仓库银穀以闻。五年，上幸文馆，览达海所译武经，因谕群臣曰：“为将当恤士。朕闻额驸固三泰与敌战，士有死者，以绳系其足曳归，蔑视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寻命解固山额真。九年，诏免徭役，并增赐人户，俾专领牛录。顺治初，卒。

子明阿图。睿亲王多尔衮帅师入关，明阿图摄梅勒额真为殿。累官都察院理事官、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八年，卒。

明阿图子赛弼翰，初为简亲王济度护卫。康熙四年，授护军参领。从护军统领瑚里布西御吴三桂将吴之茂，克阳平、朝阳诸关；趋保宁讨王辅臣，克秦州。从平南将军赖塔南讨郑锦，战漳州，败锦将刘国轩等。诛吴世璠，定云南。累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十九年，卒。

瑚什布，与固三泰同隶镶蓝旗，领牛录。寻任侍卫，兼甲喇额真。天聪二年，从伐通古索尔和部，身被七创，战益力，斩敌将，授备御世职。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图鲁什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攻万全左卫，击败明总兵曹文诏；复设伏邀击，斩三十馀级，俘四人。九年，定蒙古旗制，瑚什布领镶蓝旗。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越明都，克定兴。师还，部议出边时不为殿，为敌所乘，士卒战死者十人，罚白金六百，夺世职，罢固山额真，专领牛录。三年，授理藩院副理事官。顺治四年，复世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子穆彻纳。顺治间，官护军参领。从豫亲王多铎征苏尼特部腾吉思，败喀尔喀兵。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败其将刘伟思等；攻宁武关，败宜孟臣援兵；至左卫城，战于吴家峪。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定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卒。

鄂莫克图，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蓝旗。初为摆牙喇壮达。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克义州。五月，上自将伐明，攻宁远。明总兵满桂阵于城东，鄂克莫图从诸将进战，殪敌。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保安州，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授备御世职，任甲喇章京。八年，从伐黑龙江虎尔哈部，计俘，为诸甲喇章京冠。崇德二年，复从伐卦尔察部，计俘如伐虎尔哈部时。

三年七月，授兵部理事官。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入边，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克临潼关，略地至济南。四年七月，上遣使如明，命与努山等率兵护使者以行。五年，授噶布什贤噶喇昂邦。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明总兵祖大寿。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经略洪承畴。语见喀山传。上军松山、杏山间，明军自松山溃遁，骑兵走杏山，步兵走塔山，鄂莫克图先后邀击，并有斩获。七年，复从围杏山，分兵略宁远，掠牲畜。明总兵吴三桂以兵蹑我师后，我师击之，败走，复益兵觇我师垒，鄂莫克图与战，穷追至连山，敌骑自沙河犯我师牧地，复奋击破之。锦州既下，进二等参将。

顺治元年，从入关，败贼安肃，追之至庆都。寻率前锋兵徇山西，败贼绛州渡口。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败贼延安。李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得战舰三十，授一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败贼汉中。逐张献忠至西充，与护军统领白尔赫图等屡战皆捷，加授半个前程。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三年，致仕。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八。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喀山，纳喇氏，世居苏完。当叶赫未灭，挈家归太祖，隶满洲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屡从伐明，下辽、沈有功，予游击世职。天命九年，明总兵毛文龙以兵百人劫额驸康果礼庄，喀山率所部御之，斩二裨将，歼其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与劳萨、吴拜率精锐前驱。林丹汗遁走。八年，进三等梅勒章京。目失明，辞牛录。顺治初，进二等昂邦章京。寻改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卒，谥敏壮。

子纳海。初以喀山病目，命代领牛录。旋授噶布什贤甲喇额真。从伐明，与席特库等以步兵四千击败明阳和骑兵，斩级二百，获马六十馀；复设伏宣府，捕明逻骑。天聪九年，复从伐明，攻大同，命与布丹等驻上都城故址，诇军事。寻命与鄂莫克图等赍书谕明边守将，历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隘，及还，斩逻卒百馀。

崇德二年，命与席特库赍书谕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自广宁入边，获逻卒十二，斩其九，纵二人使赍谕以往，俘一人以还。四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锦州，还报捷。复从上攻松山，明兵出战，击卻之。祖大寿遣兵自宁远乘舟趋杏山，将入城；纳海与瑚密色、索浑将兵击其后，斩级五十，获甲四十、舟一。又与瑚密色、席特库等行略地，俘采薪者二十二人，牛、羊、骡马无算。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敌筑台城外，纳海与色赫、布丹、苏尔德将骑兵驰击，斩四十人，复逐斩刈草者四十二人，敌来犯，屡击卻之。与色赫等略小凌河，斩祖大寿所遣蒙古十七人。

六年，明总督洪承畴集各道兵赴援，次松山，与吴拜击败其骑兵。上自将攻松山，敌自杏山走塔山，与鄂莫克图帅师邀击，追至笔架山，斩级四百，俘二十八，得纛六，获马二百馀。七年，锦州下。叙功，予半个前程，命摄噶布什贤噶喇昂邦。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长城，趋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略山东。明年，师还。以右翼诸将不俟左翼军至，先出边，功不叙。顺治初，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及喀山卒，兼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例进二等伯。雍正中，从孙奇山，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定封一等男。

安达立，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太祖遣兵徇铁岭，刈其禾，有蒙古人降于明，出拒，安达立击之走。事太宗，从贝勒萨哈璘驻牛庄。师攻永平，叶臣率二十四人冒矢石先登，安达立其一也。师还，从图鲁什侦敌建昌，夜战，甲士有中矢坠马者，援之出，擢噶布什贤章京。从伐明，攻崞县，率所部先登；复以四十人伏忻口，败敌，得纛三、马五十馀。出边，图尔格击敌溃窜，安达立邀击，迫敌入

壕，所杀伤过当。天聪九年，授牛录章京世职，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将至墙子岭，闻明军备甚固，安达立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率所部趋岭右，陟高峰间道入边，击败明军。越燕京，略山东。明年，师自青山口出边，复击败明军。五年，围锦州，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援师至，与战，破三营，至暮，敌溃，翌日复战，又击卻之。叙功，加半个前程。寻卒。

子阿积赖，袭职。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战于庆都。又从叶臣徇山西，署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逐自成至武昌，窜入九宫山，率师搜剿，歼其徒甚众。四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五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分兵徇道州，攻永安关。叙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

绰拜，巴林氏。自叶赫归太祖，隶蒙古镶白旗，为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与吴巴海伐瓦尔喀部，深入额赫库伦、额埒岳索诸地，进三等甲喇章京。崇德三年，兼任户部理事官。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徇山东，至济南，敌骑千馀拒战，何洛会先众奋击，遂克其城。七年，从肃亲王豪格围明总督洪承畴于松山，承畴遣兵夜越壕攻镶黄旗营，击卻之。八年，进二等。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进一等。四年，加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参领。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克饶州、南昌，师还，赉白金千、马四十。七年，迁仓场侍郎。八年，授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擢本旗固山额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十二月，卒。

布丹，富察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授牛录额真。寻迁甲喇额真，领摆牙喇兵。天聪八年，从伐明，克万全左卫城，先登，授半个前程。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锦州，师还，明兵骤至，固山额真石廷柱所部有陷阵不能出者，布丹破阵援之出。旋命与纳海等讷军事。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破雕鹗、长安二隘，皆先登，与苏纳同功。转战至涿州，师还，明兵出居庸关，设伏邀我军辎重，击破之。四年，与沙尔瑚达等将土默特兵二百，略宁远北境，以数骑挑战，敌坚壁不出，乃俘其樵者以归。五年，围锦州，杀敌。语见纳海传。六年，与明兵战松山、杏山，屡胜。锦州下，进牛录章京世职。七年冬，复与

纳海等从贝勒阿巴泰伐明。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叙功，并遇

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十一年，卒，谥毅勤。

孙达哩，鲁布哩氏。太祖取叶赫，以其民分属八旗，孙达哩隶正黄旗。选充骁骑，遇战必先，中创不为卻，屡得优赉。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入自青山口，越明都，转战至山东，攻济南，先登第一，赐号“巴图鲁”，授二等参将，领牛录额真。顺治间，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迁摆牙喇纛章京。从穆里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袁宗第等，破茅麓山，有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十四年四月，卒，谥果壮。

吉思哈，乌苏氏，世居瓦尔喀冯佳屯。初属乌喇，见其贝勒不足事，与弟吉普喀达归太祖，并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旋改隶镶白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有功，授游击世职。六年，以甲喇额真帅师围辽阳，树云梯先登。天聪八年，太宗追录其功，进二等参将。是年，与甲喇额真吴巴海伐东海虎尔喀部，俘一千五百有奇，及牲畜辎重。九年，与梅勒额真巴奇兰等伐黑龙江，收二千人以还，进一等参将。崇德元年，太宗自将伐朝鲜，闻明兵入硷场，遣吉思哈率兵蹑其后，击败之。二年，师既克朝鲜都城，上命旗出甲士十，并简科尔沁、敖汉、奈曼、扎鲁特、乌拉特诸部兵，俾吉思哈及理藩院承政尼堪为将，自朝鲜伐瓦尔喀，因击破朝鲜军，斩平壤巡抚，进略瓦尔喀，奏捷称旨。语详尼堪传。累迁至吏部参政。三年四月，卒。子吉瞻，袭。

吉普喀达，吉思哈弟也。天命四年，授游击。六年，任甲喇额真。从伐明，攻奉集堡，明总兵李秉诚赴援，师与战，明兵走入城，师从之，至壕，城上发巨砲，吉普喀达中砲卒。天聪八年，赠二等参将。子瓜尔察，袭。

吴巴海，瓜尔佳氏，自乌喇归太祖。太祖讨尼堪外兰，吴巴海实从。隶满洲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元年四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攻义州，与梅勒额真阿山、穆克谭等先登，克之。五月，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敌来犯，我师少却，吴巴海为殿，督战败敌。五年，与梅勒额真蒙阿图伐瓦尔喀，略额黑库伦、额勒约索二部，收降人数千，上郊劳，赐宴，赐号“巴图鲁”。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西遁，上命吴巴海逐逋逃，斩察哈尔兵五，获其马及牲畜。旋率师伐乌扎喇，部署所将兵四道并进，会敌方渔于握黑河，吴巴海挥骑直前，斩三百馀人，得其辎重。七年，与牛录额真郎格如朝鲜互市，得瓦尔喀部长族属十五人以归。八年，与吉思哈伐东海虎尔哈部。语详吉思哈传。十二月，复与牛

录额真景固尔岱将四百人伐瓦尔喀，降屯长分得里，收阿库里尼满部众千馀。师还，上命大臣迎劳，以所获赉之。

九年，从贝勒岳讬率师镇归化城。土默特人讦部长博硕克图，谓其子阴遣使与明通，岳讬遣吴巴海及甲喇额真阿尔津等四人要诸途，毛罕私以告，喀尔喀人潜遁，吴巴海追获之，并得明使。毛罕者，博硕克图子乳母之夫也，初从土默特来降，既而有叛志，号博硕克图子为汗，自号贝勒。吴巴海既执喀尔喀使人，遂杀毛罕。十年，授梅勒额真，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六月，进三等梅勒章京，移镇宁古塔。十二月，喀木尼汉部叶雷等叛，将其孥俱亡，吴巴海部兵逐之。行数十日无所见，见宿雁三，射之，一雁负矢飞且堕，往取之，见遗火，知逃者自此过。蹑其迹，及之于温多，获其孥。叶雷入山，追及围之，谕使降，不可，射之。叶雷将注矢，有狐起于前，触叶雷弓，弓坠，遂射杀叶雷及其从者。师还，太宗命诸固山额真迎劳。二年，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赐衣服、仆、马、庄田。三年，与梅勒额真吴善帅师戍归化城。旋坐匿罪人、徇厮养卒盗米，罢梅勒额真，论罚，四年卒，分世职为一等甲喇章京者一，为牛录章京者二，授其子弟。

康喀勒，纳喇氏，辉发贝勒王机砮之孙也。太祖时，偕从兄通贵率族属来归，隶满洲镶红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部。八年正月，上以察哈尔林丹汗西遁，其部众流散锡尔哈、锡伯图，命康喀勒与岱青塔布囊等率蒙古及诸部驻牧兵往取以归。五月，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兼刑部副理事官。五年，擢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并攻松山城。七年，松山、锦州皆下，复克塔山城。寻追论攻松山避敌、克塔山与固山额真叶臣争功，罪当死，太宗特贯之。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与固山额真准塔自徐州水陆并进，次清河。明总兵刘泽清遣部将马花豹、张思义等率战舰千馀、兵数万，屯黄淮口。康喀勒与游击范炳、吉天相等发砲毁其舟，分兵追击，泽清走，淮安下。复与梅勒额真谭布击明总漕田仰，仰方屯湖口桥，以三千人迎战，击破之；又战于三里桥，逐至海岸，获舟八十；又战于如皋，攻通州，以云梯克其城，旁近诸县皆下。二年十一月，授镇守江宁梅勒额真。时江北未定，群相聚为乱，江宁有谍为内应者，康喀勒与驻防总管巴山先期捕治，杀三十人而定。已而明潞安王硃谊石集众二万馀，分三道来攻，康喀勒等击卻之。

三年，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世袭。四年，改三等阿达哈哈番。旋卒。子洛多，袭职。

和托，康喀勒从兄之子也。顺治元年，以噶布什贤甲喇章京从入关，破李自成潼关，移兵下江宁。复从贝勒博洛徇浙江，破明总兵方国安等于杭州。复略福建，所向克捷。攻汀州，先登，克其城。论功，并遇恩诏，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世袭。十一年，从征云南，击败明将白文选，进取永昌，夺澜沧江铁索桥。康熙九年，卒。

玛拉，和托弟也。顺治十二年，以三等侍卫署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伊勒德攻舟山，从摆牙喇纛章京穆成额破郑成功兵于泉州；十六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击成功厦门：皆有功。康熙二十二年，卒。

通嘉，康喀勒兄孙。初袭其父莽佳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八年，以护军参领从靖东将军济什喀讨山东贼于七。于七据栖霞、岠嶴山为乱，其党吕思曲、俞三等以数千人拒战，通嘉击败之，贼遂以平。康熙六年，改前锋参领。十四年，从信郡王鄂托讨察哈尔布尔尼，师至达禄，布尔尼为伏山谷间，通嘉督所部尽击杀之，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以功加拖沙喇哈番。旋坐事削。十八年，以护军统领从讨吴三桂，破谭弘于云阳。二十三年，迁本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卒。

萨璧翰，亦纳喇氏。父三檀，自辉发率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蓝旗。卒，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并授牛录额真。太宗即位，以萨璧翰列十六大臣，佐正蓝旗。天聪五年，擢户部承政。八月，上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御，萨璧翰与战，舍马而步，逐敌薄壕。城上发砲矢，甲士巴逊没于阵，萨璧翰力战，入敌阵，取其尸还。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贝勒济尔哈朗居守，萨璧翰与梅勒额真蒙阿图副之。考满，授世职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朝鲜，取皮岛。师还，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发贝子硕讬以厮役冒甲士请恤，坐论罚，萨璧翰初隶硕讬，至是命改隶饶馀贝勒阿巴泰。旋以萨璧翰从子侍卫吴达礼从伐朝鲜，私役甲士，坐夺世职。三年，改吏部右参政。四年，授议政大臣。六年八月，从伐明，攻锦州，明援兵自松山至，诱战，萨璧翰被创，卒于军。

子汉楚哈、哈尔沁，皆授牛录额真。哈尔沁从讨吴三桂，从讨噶尔丹，皆有功，授拖沙喇哈番。汉楚哈子哈尔弼，授一等护卫，从击郑成功，战厦门，殁于阵，亦授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祖初起，扈伦四部与为敌，四部之豪俊，先后来归。武理堪等自哈达，武纳格、阿什达尔汉、鄂莫克图等自叶赫，吉思哈等自乌喇，康喀勒等自辉发，皆能效奔走，立名氏。武纳格其先出自蒙古，遂为“白奇超哈”统帅，勋绩尤著。四部有才而不能用，太祖股肱爪牙取于敌有馀。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列传十八

佟养性 孙国瑶 李永芳 石廷柱 马光远 弟光辉 李思忠 子廕祖廕祖子鈳 金玉和 子维城 王一屏 一屏子国光 国光子永誉 孙得功张士彦 士彦子朝璘 金砺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天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太祖用兵於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节制。尔其殚厥忠，简善黜恶，恤兵抚民，毋徇亲故，毋蔑疏远。昔廉颇、蔺相如共为将相，以争班秩，几至嫌衅。赖相如舍私奉国，能使令名焜耀於今日。尔尚克效之！”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壹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

是岁，初铸砲，使养性为监。砲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八月，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养性率所部载砲越走锦州道为营，击城西台，台兵降；又击城南，坏睥睨；翌日，击城东台，台圮，台兵夜遁，尽歼之。九月，明兵出关援锦州，上遣亲军迎击，养性以所部兵五百从，敌溃遁。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夜战，上督骑兵击破之。方追奔，明溃兵复阵，上命养性屯敌垒东，发砲毁敌垒。十月，攻于子章台，发砲击台上堞，台兵多死者。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降，上命尽籍城中所储枪砲弹药付养性。寻率兵隳明所置台壕，自大凌河至於广宁。

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砲，擐甲列阵，军容甚肃。上嘉养性能治军，因追奖大凌河战功，赐雕鞍良马一、白金百，遂遍及诸将，自石廷柱以下皆有赐，设宴以劳之。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火器而战，无事则为农。火器攻城，非砲不克，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特城守器耳，宜增铸大砲。兵食未足，宜令民广开垦，无力者官畀牛若种，穫则以十一偿。”四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杜度，大臣扬古利、

伊尔登留守。七月，卒。顺治间，追谥勤惠。

子普汉，改袭二等昂邦章京。卒，以弟六十袭。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顺治四年，改二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伯。

国瑶，六十子也，袭爵。康熙九年，授本旗副都统。十二年，吴三桂反，特命国瑶为郧阳提督，帅师镇抚。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嘉以穀城叛附三桂，郧阳副将洪福应来嘉，劫部兵千馀攻国瑶。国瑶率游击杜英、佟大年以健丁三百拒战，福退，复至，苦战数日，斩二百馀级，福败遁。事闻，加左都督。十四年，福挟诸叛将分五道来犯，复击败之，逐战泥河口、板桥河，斩其将林跃等七辈、兵数百人。

十五年，四川叛将谭弘与福等复分道来犯，弘屯郧江北，福掠郧江南，相声援；国瑶分兵御之，战坪沟、战黄畈、战九里冈，又渡郧江战江南岸，皆胜，焚其舟及械，斩获无算。福复遣众伏郧江两岸，以三十馀舟顺江下，泊琵琶滩，偪郧阳运道为寨。国瑶及将军噶尔汉、抚治杨茂勋等率水陆兵大破之，战陡岭，福败走，运道复通。叙功，加一等。

十六年，以捐俸赉军赈难民，加太子少保。十七年，进讨来嘉、福，战於房县，获其将五十二辈、印十二、劄牌二十四，遂克其城，进复保康。十八年，与噶尔汉等攻兴安，久而不下，命削战陡岭所叙加一等。六月，授福建将军。二十八年，卒，谥忠悫。乾隆初，定封二等子。达尔哈齐子养真，自有传。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在明官抚顺所游击。太祖克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走叶赫。太祖伐叶赫，叶赫愬於明。明使告太祖，诫毋侵叶赫。太祖以书与明，言叶赫渝盟悔婚，复匿布占泰，不得已而用兵，躬诣抚顺所，永芳迎三里外，导入教场，太祖出书畀永芳，乃引师还。

后三岁为天命元年，又三岁，始用兵於明。四月甲辰昧爽，师至抚顺所，遂合围，执明兵一，使持书谕永芳曰：“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於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

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永芳得书，立城南门上请降，而仍令军士备守具。上命树云梯以攻，不移时，师登陴，斩守备王命印等。永芳冠带乘马出降，固山额真阿敦引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於马上以礼答之，传谕勿杀城中人。东州、马根单二城及沿边诸台堡五百馀，悉下。是日，上驻抚顺。明日，命隳其城，乃还。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喇。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

是年七月，上复伐明，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以功授三等总兵官。明巡抚王化贞及诸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

太宗即位，以朝鲜与明将毛文龙相应援，纳逋逃，命贝勒阿敏等帅师讨之，永芳从。上谕阿敏等曰：“朝鲜理当讨，然非必欲取之。凡事相机度义而行。”克义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文龙；进下定州、安州，次平壤，其官民皆遁，遂渡大同江。朝鲜王李倧使赍书迎师，诸贝勒答书历数其罪，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使既行，师复进，次黄州，倧使驰告已遣大臣莅盟。阿敏欲遂攻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所遣大臣至，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与朝鲜书，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今食言不义。盍暂驻待之？”诸贝勒皆是其言，阿敏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师再进，次平山，倧所遣大臣至师，卒如永芳议，遣刘兴祚、库尔缠如倧所，莅盟而还。

八年，永芳卒，有子九人。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汉军。次子李率泰，自有传。

第三子刚阿泰，顺治初，官宣府总兵。时姜瓖为乱，山西北境诸州县土寇蜂起，瓖既平，所部窜匿代州、定襄、繁峙五台山中。刚阿泰先后逐捕，诸山砦悉平。旋以属吏侵饷劾罢。

第五子巴颜，天聪八年袭父爵，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崇德间，以参领从太宗征科尔沁；围锦州，与洪承畴战松山城下：皆有功。七年，定汉军八旗，以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八年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征宁远，拔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进二等昂邦章京。旋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剿寇昌平，与固山额真叶臣徇直隶饶阳，河南怀庆，山西泽州、潞安诸府县，师还，赐白金五百。二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自陕西徇四川，流寇孙守法、贺珍犯西安，再战大破之，逐至黑水峪，斩守

法；又破流寇一只虎於商州，克延安诸路山寨。四年，例改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讨叛将姜瓖，从睿亲王多尔衮复浑源州；从英亲王阿济格复左卫；从巽亲王满达海复朔州、汾州及太谷诸县。巴颜在军将左翼，挟火器以攻，所向皆克。八年，叙平姜瓖功，复遇恩诏，进一等伯。九年，卒。乾隆间，定封号曰昭信。四十年正月，命以其族改隶镶黄旗。

石廷柱，辽东人。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有布哈者，为建州左卫指挥。布哈生阿尔松阿，嘉靖中袭职。阿尔松阿生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为氏。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之季，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太祖师至，巡抚王化贞走入关，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

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克背盟劫掠，廷柱从上讨之，取其寨，收牲畜以还，进三等副将。天聪三年，太宗命率兵搜剿明故毛文龙所辖诸岛，敌自石城岛来犯，击斩二百人，俘十九人。寻从上伐明，薄明都。四年，师还，至沙河驿，廷柱与达海谕城中军民出降；又与达海以千人讷汉兒庄，汉兒庄与三屯营、喜峰口诸堡先已降而复叛，至是复降。

五年，明总兵祖大寿筑城大凌河，上自将围之。大寿穷蹙，使从子泽润射书请降，并乞上令廷柱往议。廷柱与达海至城南，先使姜桂讷大寿，桂故明千总，为我军所俘。大寿使游击韩栋从桂出迎廷柱，并以其义子可法为质。廷柱乃逾壕与语，大寿言决降，惟乞速取锦州，俾妻子得相见。廷柱以告，上复遣廷柱谕指，大寿乃降。是时佟养性为乌真超哈昂邦章京，廷柱为副。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从伐察哈尔，多斩获。七年，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旅顺，师还，上酌金卮以劳，进三等总兵官。八年，从伐明，攻应州，克石家村堡。九年，复从伐明，与明兵战大凌河西，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等。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命廷柱帅所部整兵械，储糗崿，挟火器以从。二年，既定朝鲜，还攻皮岛，廷柱与户部承政马福塔攻其北隅。寻追论朝鲜王李倧谒上时廷柱乱班释甲，及纵士卒违法妄行罪，解任，罚鍰，夺赏赉。是年分乌真超哈为左、右翼，以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三年，上与诸臣论兵事，举吕尚相勖，廷柱言：“吕尚制阃外专生杀，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过下部逮讯，虽牛录以下亦当比肩对簿，其何以堪？”诸臣以其言戆，请下刑部议罪论死，上命宥之。是年十月，从伐明，攻锦州，克城外诸屯堡，进破城旁台。台上馀敌兵潜自间道走，廷

柱弗追击，部议降爵罚鍰，上复命宥之。

四年二月，上自将伐明，乌真超哈诸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马光远及廷柱皆率所部从。上驻军松山，命廷柱攻城南台，毁其堞，台兵不能御，守将王昌功等四十馀人出降。上登松山南冈度地形，命廷柱从。可喜以砲攻城南门之左，廷柱与光远先取城西南隅台，诸将继进，攻城，城堞皆尽，会以日暮罢。明日攻益急，城兵守御甚固，我兵缘云梯上不能入，死者二十馀人，廷柱兄子达尔汉亦被创。上召询诸将，皆谓攻必克。翌日复集议，有德、仲明、可喜、光远欲凿地道以攻，廷柱持不可。上责廷柱曰："尔为主将，恇怯无斗志，与诸将异议。尔岂因兄子被创，故惊怖不欲战耶？"廷柱惶恐，对曰："臣昔尝巡逻至此，知地中有水石不可穿，且亦不能越壕而过，故不敢不言。今众皆谓可攻，臣焉敢独异？"乃与有德等鸠役於城南凿地道。初，祖大寿既降，请得入锦州，乃复叛，为明守；至是，闻松山急，遣蒙古兵三百乘夜入城，诇得我军谋，多为备，地道不能达，乃罢攻。师还，部议廷柱攻城不尽力，当罢任罚鍰，上仍命宥之。时乌真超哈复析为八旗，合二旗为一固山，於是汉军旗制始定。廷柱隶正白旗。

六年七月，廷柱上言："锦州为辽左首镇，我师筑垒浚壕，誓必翦灭，以策进取，诚至计也。第明恃大寿为保障，我师围之急，彼必益发援兵，并力一战。宜及此时简精锐，分布各旗屯田所，遇警即并进。如敌已立营，以砲环击，伺其稍动，我师即突起乘之，转战过锦州，至松山、杏山间，敌必败走，则锦州破矣。锦州既破，关外八城闻而震动。昔年克沈阳，辽阳从之下；克沙岭，广宁亦从之下。此其明徵也。近闻喀尔喀扎萨克图扬言取归化，恐阴欲取鄂尔多斯。臣拟令鄂尔多斯移牧黄河南，使与归化相接，彼此策应。仍选才勇将士挟火器戍焉，而令王贝勒帅师道宣、大，略应州、雁门。归化有警，轻骑倍道赴援。明所恃为辽东援者，不过宣大、陕西榆林、甘肃宁夏诸路。我师西入，诸路自顾不遑，岂能复出援辽哉？此一举而两得也。明援兵自宁远至松山，所赍行粮不过六七日，其锋少挫，势必速退；即宿留数日，终且讬粮尽而返。宜设伏於高桥险★C7处，凿壕截击，仍发劲兵缀其后，使进退无路，则彼援兵皆折而降我矣。我师遇敌步兵，每奋勇陷阵，彼军多火器，恐致伤夷。宜诇敌远离城郭，或凭据高阜，水竭粮匮，乃环而攻之。夜则凿壕以守，昼则发砲以击。不一二日，势且生变，其毙可坐俟也。洪承畴书生耳，所统援辽诸镇，皆乌合亡命，外张声势，内实恇慑。如大寿为我师所破，承畴与诸将纵得脱去，亦东市就僇而已。彼闻上恩豢降将，或慕义纳款，亦未可料。今明灾异迭见，流寇方炽，乘时

应运，定鼎中原，机不可失。”疏入，上深嘉之。九月，师围松山，敌夜犯廷柱营，廷柱力御，斩十馀级，获刀甲、枪砲无算，进二等昂邦章京。七年，定汉军八旗，置八固山，以廷柱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顺治元年四月，从师入关，破李自成。五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平昌平土寇。六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帅师抚定山东诸郡县。七月，移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共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师还，赐白金五百两，进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讨叛将姜瓖，复浑源、太谷、朔州、汾州。十二年五月，授镇海将军，驻防京口。十四年二月，以老乞休，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进三等伯，世袭。十八年二月，卒，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忠勇，立碑纪绩。

廷柱兄国柱，亦自广宁降，与天柱先后授三等副将。廷柱六子，三子华善，四子石琳，自有传。

马光远，顺天大兴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我师克永平，光远以所部降，命隶正蓝旗，授梅勒额真，赐冠服、鞍马。五年，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城南台降，得百总一、男妇五十馀，即畀光远育焉。

六年十一月，光远疏言：“六部既设，当建内阁，选清正练达二三臣为总裁，日黎明入阁。八家固山、六部承政，有事诣阁集议，请上指挥。”并议置六科，立八道言官。翌日再疏，申言六科职掌。七年正月，乌真超哈昂邦章京佟养性及光远合疏言：“上及诸贝勒豢汉官恩厚，臣等叨冒首领。上有命，敢不竭心力。臣等有罪，听诸臣弹劾。诸汉官如或抗令欺公，诳言误事，诿避偷安，玩法科敛，臣等当弹劾，不敢避忌。惟虑诸汉官茹怨，以蜚语中臣等，臣等得罪，虽死不知其故。乞上及诸贝勒鉴臣等意，今后有过失，即时处分；有谗言，即时质问：俾佥邪不得行其险慝。”三月，光远疏陈整饬军政：省戎器，视牧马，习砲，治砲车，节火药，谨城守，制火箭，建藏砲储药之局，赡铸砲造药之役，厚养砲兵，凡十事。七月，上命旧隶满洲户下汉人十丁授棉甲一，得千五百八十人，命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

时孔有德、耿仲明来降，克旅顺。光远言：“有德等初来，登莱、旅顺并各岛兵舰随至江口不敢归，畏明法也。今旅顺既失，江口兵舰必退保登莱。宜急遣水师逐彼舟后，乘风而西。上亲帅师取山海，进攻北京，不半载大事可定。”十月，授一等总兵官。八年三月，疏请出师：“一自蓟东入，一自八里铺趋山海关，内外夹攻，先取其水关，则山

海关易下也。既克山海关，还取祖大寿，整旅而西，进攻北京，塞冲要，阻运道，不数月必有内变。但乞上於出师之日，戒谕将士，毋杀，毋淫，毋掠货财，毋焚庐舍。四方闻之，皆引领而归上矣。”四月，改一等昂邦章京。九年七月，甄别辖治汉人各官，以各堡户丁增减行赏罚，丁减初额三之一者削世职为民。光远疏言：“各官功次不等，皆蒙敕赐世袭，得之至艰。今以养人不如法，皆罢为民，众情惊惧。乞恩从重议罚，而毋遽夺世职；令戴罪视事，使功不如使过。臣为王法持平，敢昧死以请。”梅勒额真张存仁亦以为言，上从之。十年四月，诸臣劝进，汉将列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及光远，凡五人。

崇德元年十二月，从伐朝鲜，克平壤、江华岛。二年八月，分乌真超哈为两翼，置固山额真二。以廷柱辖左翼，光远辖右翼。三年，上伐明，攻锦州，乌真超哈运火器为前驱。寻与有德以火器克台五，复与廷柱克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俘七百有三，得牲畜称是。光远率甲喇额真郎绍贞围攻锦州城旁台，敌遁，不追击，上诘之，光远妄辩，当夺职，上命罚鍰。四年，上复伐明，光远以所部克松山西南隅台，降其将杨文显，攻城不克。语详石廷柱传。师还，数其罪而罢之；又以庇所部参将季世昌铸砲子不中程，论死，上特宥之。六月，析乌真超哈为八旗，置固山额真四，复起光远为正黄、镶黄两旗固山额真。汉军旗制定，光远隶镶黄旗。顺治四年，以老病乞休。康熙二年，卒，谥诚顺。以弟之子思文袭爵。恩诏进三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光辉，光远弟。明武举。与其兄光先从光远来降。天聪七年，授光先二等参将，光辉游击。崇德三年，任户部理事官。以贷官商物不偿，罢官，夺世职。四年六月，汉军旗制定，授镶黄旗梅勒额真。六年，兼任吏部。七年，以从克杏山城，复世职。师已克锦州，命光辉从固山额真孟乔芳诣锦州监铸砲。八年，以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

世祖入关定鼎，参政改侍郎，光辉仍贰吏部。顺治四年，考满，加拖沙喇哈番。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声桓既诛，谭泰将承制授光辉江西提督，光辉辞。既，谭泰欲以都察院理事官纪国先为都司，国先亦辞。谭泰劾国先，辞连光辉，吏议从重比，上命罢光辉梅勒额真、侍郎，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年，复任梅勒额真。八年，上命追录光辉军功，屡遇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五月，授户部侍郎。十月，命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

十年九月，胶州总兵海时行叛，为暴莱、沂间，光辉帅师讨之。时行走宿迁，师从之，复走永城。光辉会漕运总督沈文奎帅师自灵壁向永城，战洪河集西，大破之，缚时行以归。以功加级，任子。十一年，甄别诸督抚，加太子少保，以老病乞休。十二年七月，卒，谥忠靖。

光先，顺治间遇恩诏，亦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山西左布政使。

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梴，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梁族子也，仕明为太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於明，克抚顺，得思忠，如梴徙还铁岭。明年，师下铁岭，如梴及弟如梓子一忠、存忠死之。六年，定辽阳，敕思忠收其族人，俾复故业，即授牛录额真，予世职备御。寻以获谍，进游击。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取永平等四城。师还，贝勒阿敏护诸将分守，察哈喇以蒙古兵守遵化，思忠及甲喇额真英固勒岱等为之佐。既而明将谢尚忠等来攻，思忠与战，敌三进三却。阿敏议弃四城东还，檄察哈喇合军出塞。时尚忠攻遵化正急，发火箭焚我军火器，我军方恇扰，思忠戒无轻动，徐结阵出城，挟降吏四人以俱，身为殿，出塞无一亡失。师还，上谴阿敏等，以思忠力战，贷勿罪。五年，从固山额真楞格里等伐明，攻南海岛，未至，遇明兵茨榆坨，俘十一人，得舟五。明兵争舟，思忠与战，砲伤额，勿却，卒败明兵，进二等参将。九年，察汉官所领城堡户口盈耗，思忠辖沙河堡郎寨，增丁百十有三，上嘉赏，赐狐裘一袭，进三等梅勒章京。寻命驻盖州。崇德二年，命修辽阳诸城，思忠疏言："盖州处边，士卒任防守，馀丁仅足以耕。今弃农就役，工窳而农亦废。请俟诸城工竟，庀役造砖从事。"上允其请。七年，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

顺治元年，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破潼关；下江南，克扬州，抚定江北州县凡十。三年二月，命以梅勒额真戍西安。三月，擢陕西提督。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七月，卒。

思忠子五，第三子显祖袭爵，世祖赐名塞白理，授二等侍卫、甲喇额真。康熙初，授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迁广东水师提督，改浙江提督。耿精忠叛，自福建侵浙江，塞白理疏请分兵援台州，防宁波。寻从贝子傅喇塔击走精忠将曾养性。十四年九月，卒於军。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廕祖，思忠次子。事世祖，自廕生授户部员外郎，三迁兵部侍郎。顺治十一年，直隶灾，命与尚书巴哈纳等治赈。寻授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疏请蠲被灾诸州县秋粮，招流民还故里，当随地安集，以时予赈，毋使道殣。又疏言："直隶滨海北塘、涧河、黑洋诸地，宜分兵驻守。"时议禁海船，鱼盐米麦不能转输，请官为编号，讥其出入，则商民皆便。并下部议行。

十四年四月，疏发河南管河道方大猷贪惏状，上切责河道总督杨方兴失劾，夺大猷官，鞫治论死。有高鼎者，据五台山为乱，出三岔口扰真定，廕祖遣井陉道陈安国谕降，悉散其党。疏言："太行天下险，三岔居其冲，林密山深，藏奸甚易。自鼎降，其党散在民间，虽戍以兵，视营垒为传舍。当置游击一，定额兵六百，耑司守御。"上从之。

是岁廕祖年才二十有九，会湖南北用兵，上察廕祖才，加太子太保，移督湖广。师方徇贵州，故李自成诸将郝永忠、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辈挟十馀万人降於明，踞郧、襄间，扰饷道。廕祖请选襄阳水师及均、黄、汉阳诸营兵二千人戍穀城，地扼上游；选武昌洞庭营兵千人戍九谿，断通蜀道。十五年，汉阳、天门、潜江、沔阳诸郡县水灾，上命廕祖治赈，民赖以得拯。

十六年，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发湖北提镇标兵六千人戍云南，廕祖以承畴已发湖广兵万三千五百有奇，湖南新收降人数万，郧、襄间流贼未殄，留兵不宜复发，请敕承畴就滇中召募，下部议行。复疏议："讨永忠等，请敕四川总督李国英帅师驻重庆，扼巫峡，阻达州；西安将军富喀禅帅师趋兴安；河南协剿兵诣襄阳合军。臣督诸军分出彝陵、襄阳、郧阳，三道深入，期一举灭贼。"疏既上，会郑成功犯江南，诏将军明安达哩将荆州驻防兵赴援，部议缓师期。十七年，以疾乞罢。康熙三年，卒。祀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名宦。

鈲，廕祖子。事圣祖，自佐领授兵部员外郎。十三年，以参将从征吴三桂，再迁御史。二十七年，湖广夏逢龙为乱，上授鈲湖北按察使。累擢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与左都御史于成龙等督饷。三十七年，授山东巡抚，以疾辞，改授安徽巡抚。三十九年，疾未瘳，被弹事罢。四十二年，山东饥，鈲请往助赈，卒於赈所。

金玉和，辽东人。仕明为开原千总。太祖克开原，玉和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天聪五年，擢礼部承政。六年，上阅兵，玉和与额驸佟养性等率所辖乌真超哈擐甲列阵试

砲，上赉以鞍马。八年，考绩，进二等副将。崇德元年，坐与吏部参政李延庚互举子弟，罢官，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皮岛，以水师战不利，玉和不赴援，论死，上特宥之，但削世职。四年，复授甲喇额真。六年，从围明锦州，屡败敌。敌夜攻壕堑，击卻之，斩级五十。七年，锦州下，并克塔山，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宁远，与王国光同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顺治元年，擢工部参政。叙宁远功，进三等甲喇章京。既入关，迁梅勒额真。从军河南，署怀庆总兵官。时李自成窜陕西，馀党掠河南，犯济源县城，玉和帅师往援，至则城已陷，夜半遇贼，力战，中流矢，没於阵。河南巡抚罗绣锦疏报得玉和遗骸於柏乡西，请赐恤，进二等梅勒章京。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金维城，玉和子也。崇德初，师攻锦州，维城以甲喇额真奉命与梅勒额真金砺督饷，屡从伐明有功。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维城亦在行间。累官正白旗汉军梅勒额真，兼兵部参政，世职至牛录章京。从入关，改兵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顺治四年，改拜他喇布勒哈番。考绩，加拖沙喇哈番。复从定湖广，同克武冈、沅州、靖州，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调正黄旗汉军梅勒额真。十年，坐总兵任珍行赇罢官，降世职为三等。十五年，卒。

子世砺，康熙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福建，败敌江东桥。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漳州，世砺战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太祖克开原，玉和与同官王一屏、戴集宾、白奇策，守堡百总戴一位降；下广宁，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降；收辽河诸城堡，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延、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陈尚智，备御硃世勋、黄宗鲁，中军王志高，守堡闵云龙、俞鸿渐、郑登、崔进忠、李诗、徐镇静、郑维翰、臧国祚、周元勋、王国泰，各以所守城堡来降。玉和、一屏、得功、士彦、廷柱、砺皆以有功授世职。廷柱自有传。

王一屏，先世本满洲，姓完颜氏。初降，授牛录额真。汉军旗制定，隶正红旗。天聪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卒。

子国光，以牛录额真兼户部理事官，袭职。擢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兼户部参政。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改户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御寇西安。考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迁本旗固山额

真。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左卫、朔州、汾州、太谷四城。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从定远大将军、贝勒屯齐征湖广，击败明将李定国、孙可望。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伊勒德援浙江，击败明将郑成功、张名振。十三年二月，授两广总督，谕奖其才品，赐蟒服、鞍马，加太子太保。十五年，以疾解任。十八年，圣祖即位，授镇海将军，帅师镇潮州。康熙三年，与平南王尚可喜会师讨碣石叛将苏利，师至海丰，侦破敌伏，迳灯笼山。苏利乘我军未成列，以万馀人搏战，我军左右夹击，贼溃遁。薄碣石卫城，环攻拔之，斩苏利及所部陈英、李慧等，遂歼其馀党。五年，还京，仍任本旗都统。九年，卒，谥襄壮。

子永誉，字孝扬，袭爵。十二年，授河南提督。河北总兵蔡禄叛应吴三桂，内大臣阿密达帅师讨之。上命永誉如怀庆，拊循士卒，因请留驻镇抚。旋设安庆提督，以授永誉。耿精忠将宋标方自饶州犯徽州，十四年，永誉督兵驻建德，令参将傅尔学破标於馀干，俘标，磔於市。寻移驻徽州。十七年，江西平。改永誉江南提督，驻松江。十九年，迁广东将军。二十年，疏言："广东濒海，陆路两镇，请各以一营改练水师。"二十二年，复请留满洲兵四千驻防广东省城。皆如所议行。二十七年，授本旗都统。二十三年三月，命定北将军瓦岱帅师屯张家口，诇噶尔丹，以永誉与都统喀岱等参赞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分汉军为四营，永誉帅正黄、正红二旗出中路，噶尔丹不战遁。永誉与平北将军马斯喀督兵追蹑，侦噶尔丹行远，乃还。三十六年，从上至宁夏，命督饷运，贮黄河西岸，闻噶尔丹窜死，罢，还。四十三年，卒。乾隆十八年，命其族改隶满洲正红、镶白二旗。

孙得功，在明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化贞倚得功为心膂。太祖围西平堡，刘渠等赴援，令得功从。渠等战死，得功潜纳款於太祖，还言师已薄城，城人惊溃。化贞走入关，得功与进、绍贞、国志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太祖入驻巡抚署，士民皆夹道俯伏呼万岁。时天命七年正月庚申，月之二十四日也。上授得功游击，隶镶白旗，辖降众，移驻义州。天聪六年十月，得功疏言："上命修城，天寒土冻，徒劳民力而不能坚固，请俟春融。又上发帑畀官兵市布制冬衣，官已足用，兵人给银五钱六分，得布不足以为衣，乞恩使人得市布一二疋，官兵均霑上泽。"七年四月，又疏言："禁淡巴菰，令未能行。步兵皆用火器，尤宜申谕戒革。上令民输粮，因禁百穀不得入市，贫民无所得食，则宜任民便。"八年，追叙得功广宁功，授三等梅勒章京。旋卒，以其子孙有光袭。汉军旗制定，改隶正白旗。以从

克前屯卫、中后所及顺治间讨姜瓖有功，并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得功次子思克，自有传。

张士彦，化贞中军守备。太祖兵至，化贞走入关，士彦降。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天聪八年，与一屏同授三等甲喇章京。旋乞休。

子朝璘，袭职。崇德七年，授牛录额真。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於胶州。八年，与国光同功，进二等甲喇章京。迁兵部理事官。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克扬州、江阴，率兵戍苏州，击败明将黄斐。四年，从恭顺王孔有德等平湖南，破明将刘承胤於夕阳桥，克武冈；复破明将张先璧於黔阳，克沅州。六年，从讨姜瓖，复与国光同功。考满，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授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十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迁户部侍郎。寻出为江西巡抚。江西当金声桓乱后，民少田芜，御史笪重光请蠲赋，下朝璘议。朝璘疏言："田亩荒芜，惟从容劝垦，则熟者恆熟，荒者不终荒。若急於徵赋，则始以荒为熟，渐至熟者仍荒，非足国恤民计也。南昌、瑞州二府新垦田四十馀顷，请三年后起科；未垦二千馀顷，请与豁除。"上允其请。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十八年，擢江西总督。康熙二年，右布政使王庭疏请减南昌府属浮粮，下朝璘议。朝璘疏言："江西重赋，自陈友谅始，明世因之。前巡抚蔡士英请减袁、瑞二府赋额，未及南昌。南昌诸州县，惟武宁为友谅乡里，赋额循元、宋之旧。他六县一州，请敕部核减。"户部覈上南昌府属浮粮银十二万五千有奇、米十四万九千有奇，上命悉蠲之。三年，朝璘疏言："吉安旧食粤盐，远且阻，请改食淮盐。"下所司从之。四年，以江西总督省入江南，解任。五年，授福建总督。六年，以老疾乞休。越十馀年，卒。

金砺，辽东人。明武进士，为镇武堡都司。初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砺为兵部承政。六年，上阅兵，与玉和等并赐鞍马。调户部承政。八年，考绩，进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明，攻皮岛，甲喇额真巴雅尔图等先入敌阵，砺与副将高鸿中所将水师不进，前军以是败，坐论死，上以砺与鸿中来归有功，特宥之。四年，汉军旗制定，砺隶镶红旗，复为甲喇额真。五年，授吏部参政。六年，擢固山额真。迭克松山、塔山、前屯卫、中后所，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五月，与梅勒额真李率泰安集天津乱民；六月，复与固山额真叶臣宣抚山西。时李自成西遁，其将陈永福犹据太原，砺与叶臣潜往觇焉，城兵骤出，砺击败之，督本旗兵发砲克其城。师还，赐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征湖广，明将马进忠降复叛，砺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进忠武

昌，夺战舰六十馀，遂下湖南，战衡州，斩明将黄朝宣；复战长沙，斩明将杨国栋。师还，赐黄金二十两、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月，授平南将军，镇浙江。遇恩诏，加拖沙喇哈番。明鲁王以海及其臣阮进、张名振屯舟山，砺与梅勒额真吴汝玠等率兵自宁波出定海，会总督陈锦破获进於横洋，遂克舟山，名振拥以海出走。九年，郑成功攻漳州，命砺帅师赴援，至泉州，成功退屯江东桥。砺自长泰进屯漳州城北，分兵万松关为犄角，七战皆胜，漳州围解，海澄、南靖、漳浦诸县悉定。叙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授陕西四川总督。十三年，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康熙元年，卒。

论曰：养性、廷柱先世本满洲，怀旧来归，申以婚媾。永芳归附最先，思忠为辽左右族，皆蒙宠遇，各有贤子，振其家声。光远初佐养性，后与廷柱分将汉军，罢而复起。玉和战死。同时诸降将有绩效，赏延於世，或其子显者，得以类从。后先奔走，才亦盛矣。

列传十九

希福 子帅颜保曾孙嵩寿 范文程 子承勋承斌孙时绎时捷时绶

时纪曾孙宜恆四世孙建中 宁完我鲍承先

希福，赫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部来归。居有顷，以希福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以希福使科尔沁徵兵，土谢图额驸奥巴止之曰：“寇骑塞路，行将安之？即有失，谁执其咎？”希福曰：“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遂行。再宿，达上所，复命曰：“科尔沁兵不赴徵，土谢图额驸奥巴方率所部行掠，掠竟乃来耳。”上怒，使希福再往，以壮士八人从。行四昼夜，道遇敌，击杀三十馀人，卒至科尔沁，以其兵来会。明年，奥巴来朝，上命希福与馆臣库尔缠辈责让之，奥巴服罪，上驼马以谢。叙功，授备御。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於城下。攻大凌河，援兵自锦州至，与谭泰争先奋击，破之。师还，又力战败追兵，进游击。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希福为内国史院承政。寻授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请禁造言惑众，违者罪之，著为令。三年，偕大学士范文程建言定部院官制。希福虽以文学事上，官内院，筦机务，然常出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置牛录，颁法律，亭平狱讼；时或诣军前宣示机宜，相度形势，覈诸将战阀，行赏，谕上德意於诸降人。每还奏，未尝不称旨也。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赉有加。

希福故与谭泰有隙，屡诮其衰慵。谭泰暱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因与其弟谭布构希福妄传王语，谓堂餐过侈，诋谩诸大臣，构衅乱政，罪当死；王命罢官削世职，并籍其家。八年二月，世祖亲政，雪其枉，仍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复世职。九年，世祖以希福事太祖、太宗，衔命驰驱，殚心力。曩定鼎燕京，希福方削籍，功未赏，乃一岁三进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是年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长子奇塔特，袭职。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帅颜保，希福次子。康熙初，圣祖念希福事先朝久，躬预佐命，用

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例，超授内国史院学士。八年六月，迁吏部侍郎。七月，授漕运总督。九月，疏言："淮安水陆孔道，乃十五里中为关者三，板闸有钞关，淮安有仓税，隶户部；清江有税厂，隶工部。胥役繁冗，商民耗资失时，请减三为一，合并税额，省胥役，便商民。"下部议，户部言仓税并钞关便；工部言税厂徵船料诸税，葺治漕船，并钞关不便。上心韪帅颜保言，下九卿科道再议，卒如所请。九年正月，疏言："淮、扬被水，高邮、宿迁、桃源、盐城、赣榆灾尤重。旧逋漕米，例当补徵，民力不能胜。"下部议，请改折，仍补徵。上以诸县频岁被灾，民重困，下部再议，免旧逋漕米三万一千石有奇。十二年正月，偕河道总督王光裕疏请漕运毕事，当复旧例，举劾所属文武官吏。既得请，疏荐山东粮道迟日巽、河南粮道范周、无锡知县吴兴祚等，劾溧阳知县王锡范等。十三年，吴三桂兵犯江西，十月，命帅颜保帅所部移镇南昌。十二月，安亲王岳乐师至，命罢还。十七年，岳乐进军湖南，复命镇南昌。九月，移吉安。十八年三月，招降吴三桂部将五十馀、兵万馀。十九年八月，逮尚之信勘治，命帅颜保移镇南雄、韶州。十月，命罢还。二十年五月，迁工部尚书。十二月，移礼部尚书。二十三年十二月，卒。子赫奕，自侍卫累迁工部尚书。

嵩寿，希福曾孙。雍正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二年，册封安南国王黎维祎，以侍读充正使，赐一品服。累擢内阁学士。十四年，颁诏朝鲜，擢礼部侍郎。十九年，袭一等子爵。二十年，卒。

范文程，字宪斗，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曾祖鏸，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

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鏸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

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天聪三年，复从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文程别将偏师徇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凡五城皆下。既，明围我师大安口，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略永平，留文程守遵化，敌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以功授世职游击。五年，师围大凌河，降其城，而蒙古降卒有阴戕其将叛去者，上怒甚，文程从容进说，贷死者五百馀人。时明别将壁西山之巅，独负险坚守未下，文程单骑抵其垒，谕以利害，乃请降。上悦，以降人尽赐文程。

六年，从上略明边，文程与同直文馆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论兵事，以为入宣、大，不若攻山海。及师至归化城，上策深入，召文程等与谋。文程等疏言："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於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於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疏入，上深嘉纳之。

七年，孔有德等使通款，而明兵迫之急，上命文程从诸贝勒帅师赴援；文程宣上德意，有德等遂以所部来归。自是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文程皆与谋。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初，旗制既定，设固山额真。诸臣议首推文程，上曰："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文程尝以疾在告，庶务填委，命待范章京病已裁决。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初，上犹省览，后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文程迎父楠侍养，尝入侍上食，有珍味，文程私念父所未尝，逡巡不下箸。上察其意，即命彻馔以赐楠，文程再拜谢。

世祖即位，命隶镶黄旗。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弑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

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翌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蒐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於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於是议遂定。论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顺治二年，江南既定，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从之。五年正月，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七年，睿亲王多尔衮卒。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坐死。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

时直省钱粮多不如额，一岁至缺四百馀万，赋亏饷绌。文程疏言：“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乱久民稀，请兴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幹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官吏俸廪，初年出兴屯母财，次年以所穫偿。自后皆出所穫，官增而俸不费。屯用牛，若穀种，若农器，听兴屯道发州县仓库以具。屯始驻兵，地荒芜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馀。地无主，若有主而弃不耕，皆为官屯。民原耕而财不足，官佐以牛若穀种，分所穫三之一，三年后为民业。编保甲，使助守望，绝奸宄。若无财，官畀以佣值。民将逭饥，流亡当大集。初年所穫粮草，听屯吏储留，出陈易新，为次年母财；有馀，畀近屯驻军，勿为额以取盈。三年所穫浸多，僦舟车运以馈饷。毋烦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屯吏称其职，三岁进二秩，视边俸；不职，责抚按纠举；有所徇，则并坐：所谓信赏必罚也。”上深韪其议。

十年，复与同官疏：“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察其论议，覈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深鉴，待缺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上特允所请。

上勤於政治，屡幸内院，进诸臣从容谘访。文程每以班首承旨，陈对称上意。尝值端阳，诸臣散直差早，上曰："乘藉天休，猥图安乐，人情尽然。特欲逸必先劳，俾国家大定，其乐方永。不然，乐亦暂耳。"复言："人孰无过，能改之为美。成汤盛德，改过不吝。若明武宗嬉游无度，诿罪於其臣，岂修己治人之道耶？"文程因奏："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上曰："善。自今以往，朕有过即改。卿等亦宜黾勉，毋忘启沃可也！"上尝命遣官莅各省恤刑，文程言："前此遣满、汉大臣巡方，虑扰民，故罢。今四方水旱灾伤，民劳未息，宜罢遣使。现禁重囚，令各省巡抚详勘，有可矜疑，奏闻裁定。"上从之。文程论政，务简要，持大体，多类是。

十一年八月，上加恩辅政诸臣，特加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文程疏谢，因自陈衰病，乞休。九月，上降温谕，进太傅兼太子太师，致仕。上以文程祖宗朝旧臣，有大功於国家，礼遇甚厚：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圣祖即位，特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哀恸不能起。康熙五年八月庚戌，卒，年七十。上亲为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葬怀柔红螺山，立碑纪绩，谥文肃，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文程子承廕、承谟、承勋、承斌、承烈、承祚，承谟自有传。

承勋字苏公，文程第三子也。以任子历官御史、郎中。康熙十九年，谭弘叛，圣祖命承勋与郎中额尔赫图如彝陵，趣将军噶尔汉战，并督湖广转粟运军。二十年，师进攻云南，命趣军督饷如故。二十二年，还京，监崇文门税。二十三年，上命九卿举廉吏，承勋与焉，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广西巡抚，疏免容县、郁林州追徵陷贼后逋赋；定诸属徵米，本折兼纳。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疏定云南援剿两协驻军地，裁贵州卫十五、所十，改并州县，并增设县七。二十七年，湖广兵乱，云南时岁铸钱，钱壅积，军饷十之三皆予钱，军勿便。会移左协赴寻甸，遂鼓譟为变，省城兵亦将起应，承勋诛其渠二十一人，乱乃弭。遂疏罢云南铸钱，以银供饷。二十八年，番阿所杀土目鲁姐走匿东川土妇安氏所，忄互出掠为民害。事闻，上命郎中温葆会承勋等如东川檄安氏献阿所，斩之。

云南自吴三桂乱后，康熙二十一年讫二十七年，逋屯赋当补徵，承勋疏请分年附徵，上命悉蠲之。二十九年，疏定云南秋粮，本折兼纳，贵州提督马三奇请军饷折银，承勋疏言："折贱困兵，折贵病民，宜以时损益。秋成，各府察市值，本折兼纳。"三十一年，疏设永北镇，罢洱海营，增置大理府城守将吏。三十二年，入觐。

三十三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上难其人，以授承勋。并谕："承勋坚定平易，当胜此任。"承勋上官，琉移凤阳关监督驻正阳关。江西民纳粮，出赀俾吏输省城，谓之脚价，寻以违例追入官，承勋疏请罢追，部议不可，上特允其请。江南地卑湿，仓穀易朽蠹，承勋疏请"江苏、安徽诸州县，岁春夏间，以仓穀十二三平粜，出陈易新"。又以江南赋重，疏请"州县经徵分数，视续完多寡为轻重。康熙十八年后逋赋分年附徵，俾宽吏议，纾民力"。皆如议行。三十五年，淮、扬、徐诸府灾，疏请发省仓米十万石，续借京口留漕凤仓存麦，治赈，民赖以全。三十八年，授兵部尚书。三十九年，命监修高家堰堤工。四十三年，工成，加太子太保。五十三年，卒。

承勋初授广西巡抚，入辞，上诫之曰："汝父兄皆为国宣力，汝当洁己爱民，毋信幕僚，沽名妄作。"及自云贵总督入觐，上方谒孝陵，承勋迎谒米峪口，上曰："汝父兄先朝旧臣，汝兄复尽节。朕见汝因思汝兄，心为轸戚。不见汝八九年，汝须发遂皓白如此。郊外苦寒，以朕所御貂冠、貂褂、狐白裘赐汝。汝且勿更衣，虑中风寒。明日可服以谢。"圣祖推文程、承谟旧恩，因厚遇承勋如是。

时绎，承勋子。雍正初，自佐领三迁为马兰镇总兵。四年，命署两江总督。是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五年，移镶白旗汉军都统，并署总督如故。十二月，时绎疏："请自雍正六年始，江苏、安徽各州县应徵丁银，均入地亩内徵收。"地丁并徵始此。六年，授户部尚书，仍署总督。时绎在官，尝疏请就通州运河入海处，作涵洞以时蓄泄。规扬州水利，濬海口，疏车路、白涂、海沟诸水，泰州运盐河为之堤。盐城、如皋诸水入海处，为之闸若涵洞。釐两淮盐政，增漕标庙湾、盐城二营兵吏。皆下部议行。上以苏、松诸处多盗，时绎戢盗才绌，命以江苏七府五州盗案属浙江总督李卫。卫名捕江宁民张云如以符呪惑众谋不轨，而时绎尝与往还，卫因论劾。八年，命尚书李永升会鞫得实，诛云如，解时绎任。召还京，命董理太平峪吉地。旋复命协理河东河务，河东总督田文镜复以误工论劾，谕曰："朕以范时绎为勋臣后，加以擢用。硃鸿绪尝奏时绎廉，至日用不能给，朕深为动念，优与养廉。后知时绎例所当得，未尝不取。朕犹令增糈，盖欲遂成其廉，使殚心力於封疆也。顾时绎袒私交，容奸宄，朕复密谕李卫善为保全。且范氏为大僚者，惟时绎及其从弟时捷，勋臣后裔，渐至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之者至矣。复命协理河务，岂意伏汛危急，时绎安坐於旁，置国事弁髦，视民命草芥。负恩□职，他人尚不可，况时绎乎？"逮治，部议坐云如狱论斩，上复特宥之。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年，授工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

统。十二年，罢尚书。十三年，复以侍卫保柱劾行贿，下部议罪，寻遇赦。乾隆六年，卒。

承斌，文程第四子，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

时捷，承斌子。自参领再迁为陕西、宁夏总兵。康熙五十七年，署陕甘提督。雍正元年，授陕西巡抚。三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年，年羹尧得罪，世宗以羹尧尝举时捷，及羹尧败，事连时捷，罢都统，授侍卫。八年，授散秩大臣，护陵寝。是时，时捷从兄时绎以协理河东河务误工罢黜，世宗以文程诸孙无为大僚者，命时捷署古北口提督，直隶总兵官听节制，诏勉以改过。旋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元年，例改一等子。二年，以病召还，授散秩大臣。三年，卒。

建中，时捷孙，袭一等男。自副参领再迁副都统、侍郎。嘉庆四年，授户部尚书，署正黄旗汉军都统。寻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出为杭州将军。五年，卒，谥恪慎。

时绶，文程诸孙。雍正间，自笔帖式累迁至户部郎中。乾隆初，复累迁至湖北布政使。十六年，署湖南巡抚，疏言："湘阴、益阳诸县，察有私垦千馀顷，皆濒洞庭，岁旱方穫，请缓升科。洞庭诸私垸窒水道，劝禁增筑。"报可。十八年，移江西巡抚，病免。二十一年，起授户部侍郎，署都统，请赴西路屯田。二十四年，副都统定长劾时绶役兵渔利，遣使就谳，时绶未尝役兵，特其仆从藉事求利，命夺官，交定长责自效。二十六年，授头等侍卫，迁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留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二年，授湖北巡抚。入对，上以时绶弱不能任封疆，三十三年，复授都统、左都御史。三十五年，迁工部尚书。明年，罢。四十七年，卒。

时纪，亦文程诸孙。乾隆初，以任子授工部员外郎。四迁，署广东按察使。二十五年，俸满入觐，谕范氏无大僚，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六年，授工部侍郎。二十七年，疏请就京南诸州县开田植稻，下直隶总督方观承察土宜酌行。屡移仓场、户部、礼部诸侍郎。四十二年，以年衰改副都统。寻卒。

宜恆，时绶子。乾隆中，自銮仪卫、整仪卫，五迁，为福建福宁镇总兵。四十七年，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五十七年，授工部侍郎。嘉庆元年，迁户部尚书。二年，卒。

文程曾孙行又有宜清，乾隆间官盛京工部侍郎；四世诸孙建丰，嘉庆时官吏部侍郎：皆以汉军任满缺，一时称异数云。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天命间来归，给事贝勒萨哈廉家，隶汉军正红旗。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寻授参将。四年，师克永平，命与达海宣谕安抚。又从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皆有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七月，初置六部，命儒臣赐号“榜式”得仍旧称，馀称“笔帖式”。

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徕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於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鍊，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於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三月，上决策自将伐察哈尔，而完我以为大凌河降卒思遁，宜先图山海，还取锦州，因上疏谏。四月，师

西出，度兴安岭，次都勒河，侦言林丹汗西走。完我与同值文馆范文程、马国柱合疏申前议，略言："师已度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远遁，上威名显襮。臣度上且罢西征，转而南入。上怜士卒劳苦，不能长驱直入，徒携子女、囊金帛而归。苟若是，大事去矣！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馀人，从上南入，馀悉遣还部。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厉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於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馀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是时上已决用兵於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完我等计事。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贝勒申军律，盖采完我等前疏所陈也。

七年正月，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拥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於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於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几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诤，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於国何利？於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於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

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论试士，谓："我国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当祗以笔舌取人，试前宜刷陋习，试后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满、汉官吏及大凌河将备，当悉令入试，既可觇此等人才调，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贵此途不相冰炭也。"论六部治事，谓："六部本循明制，汉承政皆墨守大明会典，宜参酌彼此，殚心竭思，就今日规模，别立会典。务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度，庶异日既得中原，不至於自扰。昔汉

继秦而王，萧何任造律，叔孙通任制礼。彼犹是人也，前无所因，尚能造律制礼；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变，则又何也？六部汉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译者侍左右，俾时召对，毋使以不通满语自诿。”完我疏屡上，上每采其议。完我又尝疏荐李率泰、陈锦，皆至大用。惟论用兵，力主自宁、锦直攻山海，不原出宣、大；孔有德、耿仲明降时，完我疏言当收其兵入乌真超哈，继又言有德、仲明暴戾无才，其兵多矿徒，食尽且为盗：皆未当上旨。

九年二月，范文程上言荐举太滥，举主虽不连坐，亦当议罚。完我亦疏请功罪皆当并议，略言：“上令官民皆得荐举，本欲得才以任事，乃无知者假此幸进，两部已四五十人，其滥可见。当行连坐法，所举得人，举主同其赏；所举失人，举主同其罪；如有末路改节，许举主自陈，贷其罪。如采此法，臣度不三日，请罢举者十当八九；其有留者，不问皆真才矣。”上并嘉纳。

完我久预机务，遇事敢言，累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袭六次，赐庄田、奴仆，上骎骎倚任，顾喜酒纵博。初从上伐明，命助守永平，以博为礼部参政李伯龙及游击佟整所劾，上为诫谕，宥之。十年二月，复坐与大凌河降将甲喇章京刘士英博，为士英奴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是年改元崇德，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皆为大学士，完我以罪废，不得与。

及世祖定鼎京师，起完我为学士。顺治二年五月，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是年及三年、六年，并充会试总裁。又命监修太宗实录，译三国志、洪武宝训诸书，复授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完我以知睿亲王改太祖实录未启奏，当夺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覆谳，以为无罪，得免。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命班位禄秩从满洲大学士例。寻授议政大臣。

十一年三月，疏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胪举名夏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纵子掖臣为害乡里，凡七事；复言：“从古奸臣贼子，党不成则计不行。何则？无真才，无实事，无显功，故必结党为之虚誉。欲党之成，附己者虽恶必护，异己者虽善必仇，行之久而入党者多。若非审察乡评舆论，按其行事，则党固莫可破矣。臣窃自念，壮年孟浪疏庸，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始得随入禁地，谨守臣职，又复十年，忍性缄口。然愚直性生，遇事勃发，埋轮补牍，虽不敢行；若夫附党营私以图富贵，臣宁死不为也。皇上不以臣衰老，列诸满大臣；圣寿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图报。名夏

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言，臣不惮舍残躯以报圣主。”名夏坐是谴死。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五年九月，以老乞休，温谕命致仕。康熙元年正月，圣祖念完我事太宗、世祖有劳，命官一子为学士。四年四月，卒，谥文毅。雍正六年七月，世宗命录完我子孙，得曾孙兰，以骁骑校待缺，赐宅，予白金五百。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间，积官至参将。泰昌元年，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城守如故。经略熊廷弼疏请奖励诸将，承先预焉，加都督佥事衔。是岁为天命五年。太祖已克开原，乃自懿路、蒲河二路进兵向沈阳。承先偕世贤、秉诚出城，分汛驻守，见太祖兵至，皆不战退。上令左翼兵逐承先等，迫沈阳城北，斩百馀级而去。七年三月，上克氵审阳、辽阳，世贤战死，承先退保广宁。八年正月，克西平堡，承先从秉诚及总兵刘渠、祁秉忠等自广宁赴援，渠、秉忠战死，承先与秉诚败走，全军尽殪。巡抚王化贞弃广宁走入关，游击孙得功等以广宁降。承先窜匿数日，从众出降，仍授副将。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井关入边，承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马兰峪，屡败明兵，承先以书招其守将来降。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骡以济师。明经略袁崇焕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四年，师克永平，承先从，以书谕迁安诸绅硃坚台、卜文焕以城降，遂取灤州。上命承先与副将白格率镶黄、镶蓝二旗兵守迁安，立台堡五，明兵来攻，力战却之。明监军道张春、总兵祖大寿等合诸军攻灤州，贝勒阿敏令承先以守迁安兵守永平。及灤州破，阿敏弃永平，率诸将出冷口，东还沈阳。上命定诸将弃地罪，以承先、白格守迁安，完城退敌，释弗问。五年，从攻大凌河，降翟家堡。

六年十一月，上询文馆诸臣，考各部启心郎优绌以为黜陟。承先与宁完我、范文程疏言：“当察其建言，或实心为国，或巧言塞责，以为去

留。”七年五月，孔有德、耿仲明来降，泊舟镇江。承先疏言：“用舟师攻明宜急进，否则，明亦广练舟师以御，即不能为功。”七月，既克旅顺，承先复请移镇江诸舰泊盖州，收旁近诸岛，以仁义抚其人。

八年五月，上伐明大同，明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遣承先子韬赍书请和。初，承先降，明人执韬系应州狱，至是出之，使以书来，山行，遇土谢图济农兵，夺其骑，斫韬及从者，皆死。兵去，韬复苏。有冯国珍者，送韬至贝勒代善营，令与承先相见，遂使入谒上。上见韬创甚，留军中，遣国珍赍书还。

九年正月，承先疏言：“臣窃见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为其属员请敕，上许其自行给劄。帝王开国，首重名器，上下之分，自有定礼。倘欲加意招徕远人，可谕吏部奏请给劄，使恩出上裁。”上不谓然，谕曰：“元帅率众航海远来，厥功匪小。任贤勿贰，载在虞书。朕推诚待下，前旨已行，岂可食言？承先败走乞降，今尚列诸功臣，给敕恩养。岂远来归顺诸将吏反谓无功？朕此言亦非责承先也，彼以诚入告，朕亦以诚开示之耳。”

旋自察哈尔得元传国玺，承先请命工部制玺函，卜吉日，躬率群臣郊迎入宫，仍以得玺敕示满、汉、蒙古，上从之。既，承先与文馆诸臣随诸贝勒文武将吏请上尊号。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承先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三年，改吏部右参政。四年，汉军八旗制定，承先隶正红旗。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围明锦州，令防守衮塔。耕时明兵伤我农民，承先退避不及援，坐论死，上宥之。寻以病解任。顺治元年，世祖定鼎燕京，承先从入关，赐银币、鞍马。二年，卒，命大学士范文程视含敛。

子敬，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河北总兵。康熙四年，剿流贼郝摇旗，纵不追，坐降四级。复起为大同总兵。入为銮仪卫銮仪使。卒。

高鸿中与承先同直文馆。克永平四城，承先助守迁安，而令鸿中助守灤州，盖使文馆诸臣习武事。旋以鸿中领甲喇额真。天聪五年，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六年，疏论刑部事当釐正者四，谓：“诸臣敕书赐免死，有罪宜先去‘免死’字，更有罪乃追敕书，不当遽议削夺。诸臣坐罪辄罚鍰，非古制；且罚鍰视职崇庳，不问罪轻重，宜有定程。满民有罪待谳，所属牛录若家主，辄与谳狱吏同坐，辨论纷扰，拟严定以罪，著为令。刑曹谳狱，满、汉官会谳，民不便，宜令满官主满民狱讼，汉官主汉民狱讼。”旋复条奏时政，上谕文馆诸臣曰：“上书建言，固不可禁

遏。鸿中疏多言古人过失，昔元成吉思皇帝子察罕代以刀削柽柳为鞭，曰：‘我国，父皇所定；此柽柳鞭，乃我所手创也。’其臣俄齐尔塞臣曰：‘非先帝鸠工制此刀，则此柽柳岂能以指削，以齿齧耶？凡此土地人民一切诸政，皆先帝所创立。’今榜式等当以此等事相启迪，毋妄议前人为也。”既又疏论兵，略谓：“上策宜薄明都，中策先取山海。当申军令，毋辱妇女，毋妄杀人，毋贪财物。有以离家久得财多而劝还师者，上毋为所惑。”九年，以所属户口耗减，坐黜。

论曰：太祖时，儒臣未置官署。天聪三年，命诸儒臣分两直，译曰“文馆”，亦曰“书房”；置官署矣，而尚未有专官，诸儒臣皆授参将、游击，号榜式；未授官者曰“秀才”，亦曰“相公”。崇德改元，设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及刚林授大学士，是为命相之始。希福屡奉使，履险效忱，抚辑属部；文程定大计，左台赞襄，佐命勋最高；完我忠谠耿耿，历挫折而不挠，终蒙主契；承先以完我荐直文馆，而先完我入相，参预军画。间除敌帅，皆有经纶。草昧之绩，视萧、曹、房、杜，殆无不及也。

列传二十

图尔格 兄彻尔格 伊尔登 弟超哈尔超哈尔子额赫里 巴奇兰 岱松阿

岱松阿子阿纳海巴汉 齐尔格申 巴都里巴都里从弟子海都托克雅

叶臣 子车尔布苏鲁迈苏鲁迈子苏尔济鄂洛顺翁鄂洛

珠玛喇 瓦尔喀珠玛喇瓦尔喀珠玛喇弟伊玛喇

图尔格，满洲镶白旗人，额亦都第八子也。少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尚和硕公主。太宗即位，八旗各设大臣二，备调遣，亦号“十六大臣”，以图尔格佐镶白旗。寻迁本旗固山额真，列八大臣。天聪元年，上伐明，图尔格率所部从攻锦州，不克，隳大小凌河二城而还。二年，追录其父额亦都功，进世职总兵官。

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四年，上还师，命贝勒阿敏护诸将屯永平，而图尔格与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正红旗调遣大臣汤古岱，榜式库尔缠、高鸿中守氵栾州。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官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等，合军来攻，图尔格与纳穆泰、汤古岱分地设汛以守。明兵攻纳穆泰急，图尔格分兵授裨将阿玉什使赴援。明兵举火，火将及城楼，有执纛者乘云梯以登，阿玉什挥刀斩之，夺其纛，明兵稍却。阿敏闻明兵攻灤州，遣巴都礼以数百人赴之，夜三鼓，突围入，明兵发巨砲，城圮，城楼焚。图尔格等守四日，度不能御，率所部夜弃城，为散队溃围出。会雨，明兵截击，死者四百馀人。至永平，阿敏遂尽弃诸城，引师出塞，令图尔格为殿。师还，命收诸将议罪，上诘责图尔格、纳穆泰等，汤古岱因引罪请死。上曰：“汝等不能全师归，陷於彼为敌所杀，归至此朕又杀之，於朕复何益？且汝等既携俘获人畜而还，何不收我士卒与之俱来？彼等何辜，忍令其呼天抢地以死也！”图尔格坐削总兵官，解固山额真。

五年，初设六部，起图尔格为吏部承政。上自将伐明，攻大凌河，督诸军合围，令图尔格从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城兵出攻城南砲台，图尔格不及骑，徒步击走之。略松山，大凌河旋下。八年，与固山额真谭泰帅师略锦州。上自将伐明，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使图尔格帅师屯张古台河口，防敌自沿海至。既，又使与梅勒额真劳萨帅师出边，渡辽河，循张古台河驻军，卫蒙古诸部。

是时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其子额哲不能驭其众，诸宰桑皆来降。九年，命贝勒多尔衮等为帅，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徇察哈尔，至其庭，额哲遂降。师还，略明边，自平鲁卫入塞，躏代州，乘胜至忻口，遇伏，败之，逐北至崞县，歼明兵。还过平鲁卫，明兵邀於途，图尔格战，陷阵，得数百级，明兵引入城，不敢出。图尔格度追师且至，设伏以待，与纳穆泰将千人为殿。明将祖大寿等以三千人赴战，图尔格返兵步战，力冲其中坚，伏起夹击，明兵大奔，乃徐引兵出塞。十年，叙功，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

崇德元年，复授镶白旗固山额真。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图尔格率所部自坤都入边，会於延庆，遂深入，克十六城。攻昌平，下雄县，图尔格皆先登。旋坐女为贝勒尼堪福晋诈取仆女为女，事发，贷死夺官。八月，复命摄固山额真。四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师伐明，图尔格从，击破明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军。复与固山额真拜音图败明兵於董家口，毁边墙，夺青山关入，下四城。

五年，从多尔衮帅师攻锦州，取其禾，屡击败明兵。又与固山额真叶克书将三百人伏乌忻河口，伺城兵出牧，驱牲畜以归。明兵千馀人逐战，叶克书马中矢蹶，敌将兵焉，图尔格射敌殪，翼叶克书上马，并力击敌，敌败去复至，凡六合，图尔格身中二十馀创，犹殿后力战，护所俘还。叙功，复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寻授内大臣。六年，太宗自将伐明，困洪承畴松山，图尔格从。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兵至仓卒，守营大臣侍卫皆未集，图尔格首发矢殪二人，与弟伊尔登、宗室锡翰督亲军攒射，变蛟中创败去。复从诸贝勒邀击明败兵，战於塔山，为伏於高桥，杀敌无算。

七年十月，上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副之，帅师伐明。左翼道界岭口，右翼破石城、雁门二关，并深入，越明都，自畿南徇山东，南极兖州，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获明鲁王以派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他宗室官属千馀人。遇敌三十九战皆胜，俘三十六万九千、驼马骡驴牛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有奇，得黄金万二千、白金二百二十万有奇，珠缎衣裘称是。八年六月，师还，赐白金千五百。世祖即位，叙功，进三等公。顺治二年二月，卒。九年，谥忠义。配享太庙，立碑墓道。雍正九年，定封三等果毅公，世袭。

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科布梭，袭三等昂邦章京。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济尔哈朗诸罪状，因及太宗崩时图尔格等共谒肃亲王豪格，

将奉以嗣位，而以上为太子。王大臣议追夺图尔格公爵，命但削科布梭世职。科布梭亦讦其父当太宗崩时，以与白旗诸王有隙，命三牛录护军具甲胄弓矢卫其门，其祖母，其父，及其从父遏必隆；又尝叱辱格格，格格，遏必隆妻也。语详遏必隆传。顺治八年，上亲政，命科布梭袭三等公，恩诏进二等。九年，追论科布梭妄讦其父，削爵。遏必隆兼袭进一等公，自有传。

兄彻尔格，隶满洲镶黄旗。幼事太祖，从征伐有劳，授备御，进游击。天命十年四月，上命王善、达珠瑚及彻尔格率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王善，上族弟也。师大捷，多所俘获。及还，上先五日出郊猎於避廕，四日乃罢猎，至木户角洛，与师会。王善等入谒，行抱见礼，以酒二百甕并出猎所获兽百馀飨从征士卒，并及降人。还至沈阳北冈，复以酒四百甕、牛羊四十，列四百筵为大宴。既入城，又赐从征者人白金五两。寻进彻尔格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设八大臣，彻尔格领镶白旗。天聪元年正月，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师还。寻解固山额真授其弟图尔格。二年五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八月，命与刑部承政索海侦明边，至锦州，斩七级，获把总一、兵九。十月，明副将尚可喜来降，上命彻尔格侦其踪迹。八年二月，奏言："可喜行且至，道远马不给，请诸牛录凡有马四者，借二以给用。"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攻皮岛，师还，以屡违军令，削爵罢官。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起授工部左参政。五年二月，擢户部承政。八年，考满，复授牛录章京世职。世祖定鼎燕京，加半个前程。顺治二年二月，卒。

子陈泰、法固达、拉哈达。陈泰、拉哈达自有传。法固达袭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伊尔登，额亦都第十子，与图尔格同旗。幼，太祖育之宫中，长授侍卫。屡从征伐，城界凡、萨尔浒，皆有劳，赉蟒服，授世职游击。累进三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置大臣二备调遣，伊尔登与其兄图尔格同佐镶白旗。寻命帅师戍国南界。天聪三年九月，攻麞子岛，岛故明将毛文龙所辖，文龙为袁崇焕所杀。伊尔登帅师行略地，得舟四，沉之，俘其人以归。十月，从伐明，攻龙井关，隳其水门入，斩明将易爱、王遵臣，尽歼其众。攻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斩其将赵率教，薄明都。四年，克永平、灤州、遵化诸城。师还，进一等副将。图尔格罢固山额真，以授伊尔登。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深沟坚

垒，环而守之，卒以破敌。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等留守。

七年六月，上以伐明若朝鲜若察哈尔三者何先，谕诸贝勒大臣各陈所见。时上留诸军驻山海关外屯田，诸贝勒大臣皆请先用兵於明。伊尔登亦言："与其顿兵关外，不若径入内地。察诸城孰可攻者，多率步兵具梯牌，乘机摧陷，何坚不克？况蓄锐已久，人有战心，及时而用之，所谓事半而功倍也。"七月，上命从贝勒岳讬、德格类等取旅顺，与固山额真叶臣将二千五百人戍焉。八年，上自将伐明，自上方堡入，命伊尔登从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帅师自巴颜硃尔格入龙门，与上军会宣府，击败明兵，得马百馀。攻保安，克之，进拔灵丘。伊尔登忤诸贝勒，又与固山额真贝子篇古等相诋諆，下法司集谳，坐夺世职，★罢固山额真，复授图尔格，仍罚鍰。寻从豫亲王多铎伐朝鲜，师还，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坐先军纛渡江，复罚鍰。

崇德三年，起授巴牙喇纛章京。四年春，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伊尔登以三十人行略地，败明兵千人，掠其马。上自将大军驻锦州。四月，阿济格以其师会攻松山、杏山，诇知明总兵祖大寿、太监高起潜将二千人出战，我师为伏以待，敌逡巡不前。伊尔登以四十人纡道致敌，且战且却，伏发合击，大败明兵。六月，命充议政大臣，兼内大臣。

六年六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兵洪承畴以师赴援，屯松山西北。郑亲王令右翼军击之，战不利，退保乳峰山。敌入两红旗、两蓝旗驻军地，固山额真叶臣等敛兵不与争。伊尔登将多尔机辖与恭顺王孔有德及蒙古敖汉、奈曼、察哈尔诸部兵御敌，跃马突阵，纵横驰击，身被数创不少卻，马踣，易之，三战益奋，明兵凡四合围，卒溃围出。上嘉其勇，复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赐白金四百。

八月，上自将御洪承畴，陈师松山、杏山间，命诸贝勒大臣分道截击明兵。伊尔登与公塔瞻率巴牙喇兵为伏於高桥，甫出营，遇明兵千人自杏山潜出，击斩之，遂至高桥；又遇明兵六百馀人自杏山南奔塔山，伏起，明兵熸焉。上移营逼松山，明将曹变蛟夜犯御营，图尔格率先射敌，伊尔登与内大臣宗室锡翰整兵拒战，变蛟败遁。上命侍卫大臣疏防及战不利者皆罚鍰，赏御敌将士，伊尔登得优赉。

世祖定燕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顺治十三年，以老致仕。上旌伊尔登功，命得乘马入朝，辄召对赐食。图其像，一藏内库，一畀其家。康熙二年，卒，谥忠直。

伊尔登勇冠诸军，尤长於应变，潜机制敌，诸宿将皆弗能及。子前卒，孙噶都袭，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超哈尔，彻尔格弟，与同旗。幼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九年，与牛录额真纳海、巴雅、彰屯等赍书诣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处谕明守边将吏，还遇戍卒邀战，斩获百馀人，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遇逻卒，迎战，俘二人，获马四。薄明都，夺砲以击敌，杀百馀人。转战至卢沟桥，再遇敌，战皆胜。二年，列议政大臣。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授礼部左参政。

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石口入边，会师涿州。超哈尔率所部攻任丘，穴地隳其城，趋赵北口，明兵毁桥，师不得渡，乃骑出水西袭明兵后，明兵大败。南略山东，从克济南。四年春，师还，出边，超哈尔殿，败明兵於太平寨。五年，转兵部右参政。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超哈尔率所部奋击，逐入郭，力战没於阵。太宗深惜之，赐白金六百一十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顺治间，追谥果壮，立碑纪绩。子格黑礼、额赫里。格黑礼袭世职，凡四年而卒。

额赫里以牛录额真袭世职，寻迁甲喇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屡败明兵。师还，授京城中城理事官。迁都察院理事官。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九年，命帅师戍江宁。郑成功侵福建，驻军海澄。平南将军金砺请益师进剿，上命额赫里将千五百人以往，与金砺会师击成功，大破之，遂攻海澄，复败成功兵。十二年，擢兵部侍郎。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六年，成功兵逼江宁，给事中杨雍建劾枢臣失职。明年，甄别部院诸臣，上以额赫里弗任劳怨，解任，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初，复为兵部侍郎。擢工部尚书。卒。

子英素袭。从征准噶尔有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卒，子郎保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从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和通呼尔之败，郎保殉焉，恤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奇兰，纳喇氏，世居伊巴丹。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太祖兵初起，巴奇兰率众来归。屡从征伐，沙岭之役，率五牛录兵当前锋，败敌。天命十一年，从攻宁远，克觉华岛，授游击。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二，巴奇兰佐正黄旗。

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驻军城北，击败明总兵满桂等。七年，从伐明，攻旅顺口。巴奇兰率白奇超哈兵与镶白旗固山额真萨穆什喀方舟而前，敌负崖，战甚力，巴奇兰被数创，冒矢石奋击，且号於众曰："孰能先登，吾昇其功於上前！"於是牛录额真雍舜、珠玛喇超距登崖，巴奇兰督众兵从之上，敌殊死战，我军少却。巴奇兰疾呼曰："敌兵败矣！"士卒皆踊跃腾藉入，遂克之，进三等副将。

八年五月，太宗自将伐明，贝勒济尔哈朗留守，巴奇兰副之。十二月，命偕萨穆什喀分将左右翼兵伐虎尔哈诸部，师行，上谕之曰："此行道殊远，慎毋惮劳。得俘，抚以善言，与共甘苦。携以还，皆可为我用。汝曹当善体朕意。"九年五月，师还，上御殿设宴，亲酌金卮劳之，分赉所获牲畜，命籍降人二千馀户俾安业，进一等梅勒章京。十年二月，病创溃，卒，赠三等昂邦章京。乾隆初，定封三等子。巴奇兰伐虎尔哈诸部，牛录额真岱松阿实从。

岱松阿，佟佳氏，世居雅尔湖。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初亦逮事太祖。天聪二年，从伐明锦州，下十三站以东二十馀台。七年，命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使朝鲜。语见英俄尔岱传。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及巴奇兰等师还，有功，加半个前程。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徇昌平。二年，戍海州，击明兵旅顺口，得舟二，俘七人，斩二人，命赉银布。六年，卒。

阿纳海，岱松阿子，袭职，授牛录额真。顺治二年，从击李自成，逐至富池口，掠其舟。三年，从击张献忠。师至西安，叛将贺珍以马步二千人拒守鸡头关，阿纳海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击破贼垒，遂徇四川，屡破献忠兵。五年，授工部理事官，寻兼任甲喇额真。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大同，掘堑环城，城兵出战，阿纳海及固山额真噶达浑与战屡胜。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从靖东将军济席哈讨山东土寇于七，败其党乔玉季於连山，贼夜出，阿纳海与战，中创卒，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汉，亦岱松阿子，袭职。康熙十三年，以参领从副都统硕塔、穆森等讨耿精忠。次安庆，闻建德陷，巴汉率兵讷之。至赤头关，精忠兵出战，击之溃，遂导诸军攻克之。十一月，精忠兵四千馀攻南康，巴汉从硕塔、穆森等击败之，斩千馀，尽收其械。十六年，从镇南将军莽依图、江宁将军额楚等讨吴三桂，自广东徇广西，破三桂将蒋雄於树梓墟。十八年，三桂将吴世琮攻南宁，巴汉从莽依图等赴援，世琮屯新宁州西山下，列鹿角为阵。巴汉与战，多所俘馘，世琮负伤引去。南宁围

解。二十年，从征南大将军赖塔进兵，败三桂将何继祖等於西隆州，夺石门坎、黄草坝诸隘，遂趋曲靖。会湖南、四川两路兵，进克云南。复从都统希福击三桂将马宝、巴养元等於楚雄乌木山。二十五年，论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二十九年三月，卒。

齐尔格申，世居宁古塔，以地为氏。兄纳林率百馀人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纳林卒，齐尔格申代为牛录额真，率所部屯达卜逊木城。明兵攻耀州，齐尔格申赴援，败之淤泥河，还驻平山。海滨鬻盐者千人，具舟将出海，齐尔格申夜袭之，千人皆殪。明锦州守者以兵至，齐尔格申与战，面中枪，战愈力，明兵败去。

天聪六年，修盖州城，移民以实之，命齐尔格申与梅勒额真石国柱、甲喇额真雅什塔等帅师戍焉。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盖州与明为界，诸新附多亡去归於明。齐尔格申将兵行海滨，值明兵以舟迎逃人，已入海。齐尔格申涉水追射，殪舟中执枪者及逃人一，遂跃入其舟，获明备御一、逻卒十有三。又将兵视北新渡口，谍言明兵以舟五十馀泊岛中，命为伏以待，明兵二十馀入岛伐木，伏发，尽获之。明兵以舟泛于海，有二人遥呼曰："我逃人也，谁敢逐我者？"齐尔格申乘小舟逐之，斩一人，俘一人，馀舟明兵皆惊溃。

崇德元年，以齐尔格申出戍能称职，赐良马。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大同，徇延庆，有所俘获。世祖朝为福陵总管。顺治七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齐尔格申从弟多尼喀，以攻莱阳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至是卒，以齐尔格申兼袭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复以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二年，卒。

巴都里，性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刚格，当太祖时率其族来归。巴都里屡从战伐，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宗室拜音图为导，未入边，得察哈尔宰桑四，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巴都里与巴牙喇纛章京巩阿岱围南汉山城，屡败敌。二年，从上猎叶赫，巴都里及哈宁阿所部行列不整，上严诘责之。三年，从伐明。明年，从济南还，师出青山口，明师追至，巴都里率所部还战，巴牙喇兵有被创坠马者，令他兵护以归，弃於道，坐罚鍰。六年，授兵部参政，兼任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八年，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伐黑龙江，降图瑚勒禅诸城。师还，予世职半个前程。迁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卒。

海都，其从弟杭嘉子也，袭职。恩诏，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顺治间，从击明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皆有功。康熙中，署护军统领。从讨吴三桂，卒於军。叙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

托克雅，先世居瑚尔哈，以地为氏。兄纳罕泰，为瑚尔哈部屯长，天命四年，将其戚属及所部百馀户来归，太祖使迎劳赐宴，赉裘服、奴仆、田宅、器用、牛马。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寻授纳罕泰扎尔固齐，托克雅牛录额真。天聪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入自龙井关，遇明三屯营逻卒，斩五人，获马七。护粮以行，明兵来劫，复斩数人，获纛一。遂与大军会，从克遵化。五年三月，与甲喇额真榜素等将百人略锦州。八月，围大凌河城，移屯断锦州、松山道。明兵自锦州至，击却之，逐至城下，俘馘甚众。八年，从伐明，攻大同，归还出尚方堡，察哈尔诸宰桑来归，上命托克雅率师护降人以还。叙功，授甲喇章京世职。九年，战於宁远，与阿济拜等败敌。语详阿济拜传。崇德三年八月，从贝勒岳讬伐明，越明都，趋山东，围临邑，托克雅以云梯攻克其城，赉马及白金。四年六月，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战，当敌砲，被数创。七年，解梅勒额真任。顺治元年，起为陵寝总管。二年九月，卒，年六十有三。

叶臣，完颜氏，世居兆佳。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攻铁岭，蒙古兵助守拒战，奋击破之。六年，复从伐明，克辽阳，以功授游击。太宗即位，各旗置调遣大臣二，叶臣佐镶红旗。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以六十人阑入明边，俘逻卒六。攻义州，与牛录额真艾博先登，以功授二等参将。率兵戍蒙古，捕斩逋逃，进三等副将。四年，从太宗伐明，攻永平，上命叶臣与副将阿山选部下壮士二十四人，树云梯先登。语详阿山传。城既克，上嘉叹，且谕诸将曰："他日复攻城，毋令先登。骁将，当共惜之！"进三等总兵官，授议政大臣。谕以政有阙失，当尽言，叶臣对曰："臣受恩重，原罄所知入告，但恐臣识未逮耳。"五年，授镶红旗固山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叶臣以所部当城西迤南。城兵出劘我垒，叶臣与额驸和硕图等督兵夹击，歼敌过半。

七年六月，上命诸贝勒大臣陈时政，时有议直击山海关者，叶臣疏言："今我师方聚，宜先往大同、宣府觇察哈尔踪迹，近则攻之；若远，即入明边，进逼明都。伐木为梯，昼夜环攻，即不遽克，亦足以威敌。"上韪其言。是月，从贝勒岳讬、德格类等攻明旅顺口，斩获无算。

八年，从贝勒代善自喀拉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西至黄河，击败明朔州骑兵。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既入边，分兵下安州；又合攻宝坻，穴其城，克之。十二月，从上伐朝鲜，与诸固山额真率阿礼哈超哈兵入其王都。二年四月，从阿济格攻明皮岛，与阿山督白奇超哈兵乘小舟攻岛西北隅，麾兵先进，斩明总兵沈世奎，岛下。师还，进一等总兵官。四年，从贝勒岳讬等伐明，入青山口，略太平寨。岳讬令每旗遣梅勒章京一，每牛录简甲士三，使叶臣与固山额真谭泰为将，攻克其关，遇敌十三战皆胜，得马六十。七年，命代贝勒阿巴泰戍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率师徇山西。师所经行，自直隶饶阳至河南怀庆，傍近诸府县悉下，进克太原。先后定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署置官吏，安辑居民。明将李际遇屯河南境，依山为寨。唐通、董学礼降李自成，拥众扰边。叶臣皆招使来降，山西底定。师还，至定州，土寇有自号扫地王者，纠徒党剽掠，叶臣遣兵讨平之。比至京，坐擅毁禁垣，屏其功不录，但赐白金六百。二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七月，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以叶臣佐之，代多铎镇抚；并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南方诸行省，敕满洲诸军会叶臣调遣，有不顺命者，叶臣发兵搜捕，辄奏绩。十一月，以自成馀党一只虎等出没武昌、襄阳、荆州诸府，命叶臣从勒克德浑移师剿除。三年十月，师还，赐黄金三十、白金五百。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是年七月，定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以长子车尔布袭；复兼一拖沙喇哈番，以第五子车赫图袭。

车尔布初官甲喇额真。崇德六年，从攻锦州，与诸将共为伏，破明兵，擢巴牙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於安肃，复追及於庆都，歼贼甚众，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既，复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师出塞，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塞渡黄河，凿冰以济。顺治二年春，师至榆林，贼夜袭蒙古军，车尔布与牛录额真苏拜往援，破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与固山额真伊拜拊循旁近诸府县。师进围延安，与梅勒额真罗璧战败城兵。自成走湖广，车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以师从之，攻安陆，得舟八十；复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噶达浑逐贼九宫山，败其骑兵，自成死。师还，授议政大臣，加一拖沙喇哈番。

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屡战皆捷，与贝勒尼堪等徇遵义、夔州诸府县。寻以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被围，车尔布未及援，降拖沙喇哈番，辍其赏及既袭父爵。六年，姜瓖以大同叛，车尔布从英亲王阿济格帅师讨之。瓖出攻镶红旗营，车尔布率巴牙喇兵御之，瓖败走。瓖党

自阻马、得胜二路分兵循北山逼我军，瓌复以城兵出战，鰲拜率先当贼，车尔布与梅勒额真谭布合兵继进，遂歼瓌兵。两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十二年十二月，命与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徇浙江，击斩明鲁王将王长树、王光祚、沈尔序等。与伊尔德自宁波航定海，分三路进攻，敌万馀，列舟二百，战败；逐之，至衡水洋，斩思、六御，获其将林德等百馀人，遂克舟山。语互见伊尔德传。以功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十二月，命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理戍贵州。十六年二月，复命移驻荆州。八月，郑成功入攻江宁，车尔布与明安达理自荆州赴援，循江而下，击败成功将杨文英，斩其裨将，获舟及诸攻具。十七年十一月，师还。十八年，改镶红旗蒙古都统。康熙三年，以久疾解都统，降三等伯。七年三月，卒。乾隆十四年，定封号曰威靖。

初，从叶臣攻永平，先登凡二十四人，苏鲁迈其一也。

苏鲁迈，嵩佳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栋鄂部。父逊札哩，归太祖，太祖录其长子苏巴海，授牛录章京。天命三年，苏鲁迈从伐明，攻抚顺，树云梯先登。六年，授牛录额真。复从伐明，取沈阳、辽阳。天聪元年，从阿敏伐朝鲜，攻义州，苏鲁迈以二十人先诸军登城。三年，从太宗伐明，攻克洪山口城。予世职备御。其从叶臣攻永平也，城上火器发，苏鲁迈面中枪，不退；敌砲裂自焚，冒火援云梯上，城遂下。上遣医视创，赐号“巴图鲁”，赉牲畜、布帛，进世职游击。复从伐明，取旅顺，略宁远，战必先众，恆以被创受赏。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攻雕鹗城，砲伤口，因以残疾家居。顺治间，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元年十一月，卒，谥勤勇。苏鲁迈子苏尔济、逊哈、三塔哈、鄂洛顺、翁鄂洛。

苏尔济，顺治初以噶布什贤辖从入关，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锡特库击败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徇福建，败明将姜正希於汀州，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七年，卒。

鄂洛顺，事圣祖。以二等护卫从建威将军佛尼埒讨吴三桂，败其将高定；以前锋统领从裕亲王福全击噶尔丹。有功，累迁江宁将军。卒。

翁鄂洛，事圣祖。从征南大将军赉塔讨吴世璠，师自广西入，战石门坎，败其将何继祖；再战黄草坝，复败继祖，获詹养、王有功。薄云南，歼胡国柄，逐捕马宝、巴养元等。以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珠玛喇，碧鲁氏，世居叶赫。太祖时，率所部虎尔哈人来归。旗制

定，隶满洲镶白旗，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伐明，次遵化，击败明兵。后三日，太宗临视遵化，明兵自山海关至，将入城，珠玛喇以逻卒十人御之，所击杀甚众。薄明都，遇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军入大红门，与额驸扬古利、甲喇额真音达户齐击之明兵左次，旋克永平。复攻昌黎，先登，被六创。以功授备御。寻坐事夺世职。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珠玛喇与甲喇额真鄂诺迭战，破其前锋。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穆鲁哈岱，获布延图台吉，歼其从者百馀，俘其孥。七年，从贝勒德格类、岳讬攻旅顺口，将巴牙喇兵十人，以舟登击甕城。巴奇兰既令於众，珠玛喇与牛录额真雍舜超跃而上，大声自名曰："珠玛喇登城矣！"被三创，不少卻，卒拔其城。上闻，嘉叹，亲酌金卮以赐，复世职。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围锦州，夜设云梯以攻，被创甚。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力战，克山寨；从伐明，败明总兵，取四县。三年，授兵部理事官。从伐明，围锦州。明兵屯广宁北苕峙山，珠玛喇别将四十人破其寨；又招降别军屯骆驼山及大凌河北山诸寨。六年，命与甲喇额真僖福监张家口互市。事毕，所司劾珠玛喇以私财为市，且索马蒙古，论死，上命宽之，复夺世职，输所市物入官。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复围锦州，敌将夺我军砲，珠玛喇击之退；既，复至，珠玛喇射殪敌，敌乃溃。七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沙尔虎达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屯，俘壮丁千馀及牲畜、辎重以归，上命迎劳。

顺治初，珠玛喇以甲喇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兵部侍郎，复世职。二年十一月，与梅勒额真和讬等帅师驻防杭州，珠玛喇将左翼。马士英、方国安自严州侵馀杭，珠玛喇击之走。还，未至杭州三十里，遇土寇，复击破之。国安等仍以数万人分屯江东诸山及杭州郊外硃桥、范村诸地，珠玛喇与总兵田雄、副将张杰等分兵逐捕。三年，率师徇福建，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击破明兵。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於江西，与固山额真何洛会及沙尔虎达等屡败声桓兵，焚其舟千三百有奇，下九江及其属县凡六。迁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吏部尚书。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冬，坐选授山东驿道房之麒尝占籍青州不详勘，罢尚书。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等寇广东，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副以敦拜，率师讨之。方攻新会，尚可喜、耿继茂等军於三水，扼隘列屯。珠玛喇至，与合军击敌，战於珊洲，斩副将一，获裨将十馀，馘一百五十馀级。师至

新会，定国所将步骑卒四万，分据山险列砲，以象为阵。珠玛喇督将士力战，定国兵既却，复出兵四千馀人自山上驰下，我师力御败之，夺其山，定国兵乃遁。十二年二月，定国走高州，珠玛喇遣梅勒额真毕力克图、鄂拜等以师从之，战於兴业，再战於横州，定国渡江焚其桥，我师蹑其后，三战皆胜。定国走入安隆，珠玛喇与尚可喜等复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及所属州三、县八；又克广西境州二、县四：凡二十二城。得象十六、马二百有奇，他器械称是。上赐敕奖励。九月，师还，入见，上谕大学士冯铨等曰："珠玛喇率师征广东捷归，年方五十。壮年能立功，为有福也！"赐茶慰劳。部议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上以珠玛喇等击破定国，雪衡州、桂林之愤，功高不当循常格，命再议，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致仕。康熙元年，卒，谥襄敏。

瓦尔喀珠玛喇，那木都鲁氏，居瓦尔喀部浑春地。祖察礼，率族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珠玛喇方少时，即从太祖征伐，授牛录额真。以同时有碧鲁珠玛喇，命缀地於名以为别。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尝率噶布什贤兵十人，逐得蒙古亡者四十三人，上特予优赉。崇德二年，与牛录额真喀凯等分道伐瓦尔喀部，徇额勒约索、额黑库伦、僧库勒诸路，俘获甚众。以功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吏部理事官。四年三月，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故城，夜以云梯登，克之。明总兵侯世禄师赴援，珠玛喇徒步突敌军，力战，世禄败去；珠玛喇创甚，明太监高起潜师复至，负创战尤力，起潜亦败去。十月，从略锦州，败明兵，入边至太平寨，明兵严阵以待，珠玛喇徒步大呼，入阵斫鹿角，中创不稍却，明兵大溃。十一月，从承政索海、萨穆什喀伐索伦部，珠玛喇俘十有九人。道攻虎尔哈部雅克萨，焚其郛，牛录额真和讬先登，珠玛喇继之，克其城。师还，次黑龙江之滨，虎尔哈溃兵复合，乌鲁苏屯酋博穆博果尔以六千人击正蓝旗后队，珠玛喇与索海设伏掩击，歼敌略尽。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骑卒。明总督洪承畴赴援，营松山西北，我师与战，右翼败；敌萃於左翼，珠玛喇力战，砲伤颔，踣且绝，上深悼之，赐襚以敛。后三日复苏，上闻喜甚，令加意休养，毋即从军，命监造盛京塔，塔成，厚赉之。旋令率师戍锦州，明兵来攻，战竟夜，敌败去，斩四十馀级，得云梯及军械。累进一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平马山口土寇，以功加半个前程。二年十月，调户部理事官。十一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帅师会定西大将军何洛会西讨张献忠。三年，肃亲王豪格代何洛会督诸军向阶州，闻献忠

兵屯礼县南，遣珠玛喇分兵击之，献忠兵惊窜；复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进兵西充，献忠死，乃还师。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次左卫。瓖兵屯城外迎战，珠玛喇击之走，城遂下。逐贼宁武关，瓖兵置砲山冈以拒，珠玛喇与甲喇额真乌库礼疾驰据冈脊，破其垒，瓖所置总兵刘伟以关降。师还，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三月，卒，祀四川名宦。

伊玛喇，其弟也。肃亲王定四川，伊玛喇以巴牙喇侍卫从。师次保宁，献忠将赵云桂来攻。伊玛喇登城射中云桂目，贼骇走，师从之，大捷，即袭其兄世职，授甲喇额真。康熙十三年，从扬威将军阿密达讨叛将王辅臣。十四年五月，克宁州。九月，进攻平凉，未至八里，辅臣率万馀人出拒，伊玛喇从贝勒洞鄂与战，辅臣败入城。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复攻平凉，至城北虎山墩诇贼，贼合步骑猝至，伊玛喇奋战，贼败去。事平，师还。二十七年，乞休。三十四年五月，卒，亦祀四川名宦。世宗即位，命录战功未受赏者，加伊玛喇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宗与明战，下大凌河，克锦州，皆以全力争。壬午之师，间道深入数千里，如行无人之境，为前此所未有，则图尔格之绩也。以是战多踵为功宗。伊尔登、巴奇兰、齐尔格申辈皆骁武，从太宗征伐，搴旗陷阵；而叶臣、珠玛喇入关后，又以夙将力战策勋。大业将成，群才翊运，盛矣！

列传二十一

孔有德 全节 耿仲明 子继茂继茂子昭忠聚忠 尚可喜 子之孝

沈志祥 兄子永忠永忠子瑞 祖大寿 子泽润泽溥泽洪泽洪子良璧

大寿养子可法从子泽远

孔有德，辽东人。太祖克辽东，与乡人耿仲明奔皮岛，明总兵毛文龙录置部下，善遇之。袁崇焕杀文龙，分其兵属副将陈继盛等。有德与仲明走依登州巡抚孙元化为步兵左营参将。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有德谋为变。所部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馀人，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元化及山东巡抚余大成皆力主抚，檄所过郡县毋邀击，有德因伪请降。明年正月，率众迳至登州，仲明与都司陈光福及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为内应，夕举火，导有德入自东门，城遂陷。元化自刭不殊，有德等以元化故有恩，纵使航海去。旅顺副将陈有时、广禄岛副将毛承禄亦叛应有德，势益张。有德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属，九成为副元帅，仲明、有时、承禄、光福为总兵官，应元为副将，四出攻掠。明以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有德等进陷黄县、平度，遂攻莱州，从治中砲死城上。有德复伪请降，诱琏出，杀之。庄烈帝命侍郎硃大典督师讨有德，援平度，斩有时，至昌邑，有德逆战，大败，复黄县。有德等退保登州。

登州城东西南皆距山，北临海，城北复有水城通海舶。大典督诸军筑长围困之，九成出战死，明师攻益急；有德乃谋来降，以子女玉帛出海，仲明单舸殿，经旅顺，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击，擒承禄、光福，歼应元，斩级千馀。有德等退屯双岛龙安塘，食尽，遣所置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以男妇百人泛海至盖州。盖州戍将石国柱、雅什塔护使谒上，具言有德等举兵始末，且请降。上谕范文程、罗什、刚林预策安置。有德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帅师迓之。朝鲜发兵助明师，要有德等鸭绿江口。济尔哈朗等兵至江岸，严阵相对，敌师不敢逼。有德

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砲、辎重及其孥毕登，三贝勒为设宴，上使副将金玉和传谕慰劳。

七年六月，有德、仲明入谒，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为设宴，亲举金卮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有德、仲明亦上金银及金玉诸器、采段、衣服。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师、仲明总兵官，赐敕印，即从所署置也。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有德等怨黄龙，必欲报之。会闻龙发水师逐贼鸭绿江，旅顺无备，上命贝勒岳讬、德格类帅师袭之，以有德率为导。龙数战皆败，遂自杀，克其城。有德等兵入占官吏富民廨宅，多收俘获。岳讬、德格类闻於上，上置不问。有德坠马伤手，与仲明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别敕令旗纛用皁色，并诫军士以时演习枪砲、弓矢；马以牌，甲胄以带，皆书满洲字为识别。有德、仲明旋入朝，上诫毋餽遗贝勒大臣。八年，朝元日，命有德、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遣官为营第，疏辞不允。

有德、仲明军驻辽阳，官吏经其地，必躬迎款宴。上复诫谕之，谓："尔等即朕子弟，款接诸臣理有未当。今后非贝勒，毋更迎宴。尔等偕至者如有困穷，当加爱养。尔等或遣使诣盛京，当令使者告礼部，礼部与馆饩。不然，尔等新附，亲知尚少，使来无居无食，不重困乎？"及尚可喜来降，上遇之亚有德、仲明。命更定旗制，以白镶皁，号有德、仲明军为天祐兵，可喜军为天助兵。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有德等自将所部不相属。八月，从上伐明，自大同入边，有德遣所部黑成功、佟延以八十人击败明兵代州城东，获马二十。九年，有德等为部将请敕，上命自给札。鲍承先疏论当令吏部给劄付，上不允。有德等仍录所部副将以下请敕，上曰："尔等初来归，朕许尔等黜陟部将。今复给敕，是背前言。朕非谓尔等无功不当畀敕书也，虑失信耳。"因赐有德、仲明、可喜人缎一、貂皮六十，副将以下白金有差。有德以新附者日众，偕仲明输粮佐饷，上卻之。

崇德元年夏四月，上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有德从诸贝勒奉宝以进，封恭顺王。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命有德等从贝勒杜度护辎重继后。二年二月，既下江华岛，命有德等从贝子硕讬以水师取皮岛。师还，有言其部众违法妄行者，上命申严约束，毋蹈故辙。三年，从攻锦州，有德等以砲攻下戚家堡、石家堡及锦州城西台，降大福堡；又以砲攻下大台一，俘男妇三百七十九，尽戮其男子；又以砲攻五里河台，台

隅圮，明守将李计友、李惟观乃率其众出降，皆籍为民，勿杀。四年，从攻松山，以砲击城东隅台，台上药发，自燔，歼其馀众，又降道旁台二。上至松山，使有德等以砲攻其南郛。有德当郭门，仲明居右，马光远佐之；可喜居左，石廷柱佐之。自夜漏下至翌日晡，城堞尽毁。明守将金国凤即夜缮治，守甚固，有德议穴地攻之，不克。六年，率兵更番围锦州，破明师杏山。七年，松山、锦州相继下。时析乌真超哈为八旗，有德等请以所部隶焉，乃分属正红旗。八年，从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九月，上至京师，赐有德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大宴，复赐鞍马。旋命有德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二年，陕西既定，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明南京，攻江阴，有德皆有劳。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黄金百、白金万。命还镇辽阳，简士马待徵发。

三年五月，谕兵部召有德等率所部会京师。八月，授有德平南大将军，率仲明、可喜及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额真屯泰率师南征，策自湖广下江西赣南入广东，谕诸将悉受有德节制。是时明桂王称号，湖广总督何腾蛟驻湘阴，诸将李赤心、黄朝宣、刘承胤、袁宗第、王进才、马进忠等分屯湖南北，号“十三镇”，大抵自成馀党及左良玉旧部。

四年春，有德师至，进才自长沙走湖北，腾蛟亦弃湘阴单骑奔衡州。有德遣梅勒额真卓罗、蓝拜等蹑进才，与所部水师遇，击败之。有德进次湘潭，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有德率蓝拜等将水师，可喜及卓罗等将陆师，分道并入，破明将徐松节。朝宣走衡州，有德以师从之，获朝宣。有德令仲明、金砺、卓罗等将水师还诣长沙，明将杨国栋以二千人屯天津湖，巴牙喇甲喇章京张国柱、札萨蓝等与战，国栋自牛皮滩遁去。有德令金砺留驻衡州，复与仲明及卓罗等率师越熊飞岭克祁阳，遂破宝庆，击杀明鲁王世子乾生，总兵黄晋、李茂功、吴兴等。时明桂王居武冈，倚承胤为守。有德夜发宝庆，前队梅勒章京黑成功等败敌，焚木城，夺门入，明桂王走靖州，转徙入桂林，承胤出降。

有德始自长沙下祁阳也，闻郝摇旗围桂阳，令可喜及蓝拜等别将兵赴援；郝摇旗部卒千四百人屯翔凤铺，令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固山大苏朗等击破之，摇旗引去。至是国安等遂趋靖州，追明桂王。明总兵萧旷、姚有性以万二千人守靖州，国安师薄城，夺门入，获旷、有性等，又破明侍郎盖光英军。蓝拜略黔阳，进攻沅州，明将张宣弼以三万人出

战，我兵奋击，遂克其城。自出师至此，凡获明宗室桂王子尔珠等二十七人，降明将自承胤以下四十七人，偏裨二千馀人、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捷闻，赐有德黄金二百五十两，仲明、可喜各二百，志祥百，将士赉白金有差。

五年春，复进克辰州，湖南诸郡县悉定。又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复获明宗室荣王子松等四十馀人，及所置总兵以下诸将吏甚众。上命有德班师，至京师，宴劳，赐黑狐、紫貂、冠服、采帛、鞍马、黄金二百、白金二千。

六年五月，改封有德定南王，授金册金印，令将旧兵三千一百、新增兵万六千九百，合为二万人，征广西，设随征总兵官一、左右翼总兵官各一，以授马蛟麟、线国安、曹得先。同时仲明、可喜各将万人征广东，但设左右翼，制𢇁於有德。自有德师还，湖南诸郡县复为赤心、进才、宗第等侵据，上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帅师讨之，克长沙、宝庆、衡州诸府，获腾蛟；而进忠犹据武冈，与曹志建、郑思爱、刘禄、胡光荣、林国瑞、黄顺祖、向文明等为寇靖、永、郴诸州，窥宝庆。

十月，有德师至衡州，遣副将董英、何进胜击思爱，战於燕子窝，擒斩之；进克永州，击走明将胡一青。七年春，复进破龙虎关，歼志建，遂攻武冈，阵获禄、光荣等。进忠负创走，克其城，并下靖州。复进战兴宁，获顺祖、国瑞，招文明等以五万人降。师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桂王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八年春正月，有德奏移籓属驻桂林，遣蛟麟、国安取梧州、柳州，略旁近诸州县。有德进驻宾阳，复遣国安等分三道进取，定思恩、庆远，明将陈邦傅以浔州来降。明桂王走广南，南宁亦下。

九年四月，有德疏言："臣荷先帝节录微劳，锡以王爵。恭遇圣主当阳，两粤八闽未入版图，臣谬辱廷推，驻防闽海。同时有固辞粤西之役者，盖以其地最荒僻，民少山多，百蛮杂处，诸孽环集，底定难预期也。臣自念受恩至渥，必远辟岩疆，始敢伸首丘夙原，故毅然以粤西为请。受命以来，道过湖南，伏莽蔓延，六郡拮据，一载咸与扫除。乃进征粤西，仰藉威灵，所向克捷。贼党或窜或降，虽土司瑶、伶、俍、僮，古称叛顺靡常者，亦渐次招徕，受我戎索，粤西底定。臣生长北

方，与南荒烟瘴不习。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恩敕能臣受代，俾臣得早觐天颜，优游终老。”疏入，得旨：“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

五月，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留师柳州为后援。是时张献忠将孙可望降於明，窥伺楚、粤，有德请敕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驻沅州，扼门户。时国安擢广西提督，马雄为左翼总兵，全节为右翼总兵，分守南宁、庆远、梧州。未几，明将李定国、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会於武冈。永忠使乞援，有德遣兵赴之，至全州。永忠已弃宝庆，退保湘潭，有德因还桂林。七月，定国自西延大埠取间道疾驱击破全州军，薄桂林，驱象攻城。城兵寡，定国昼夜环攻，有德躬守陴，矢中额，仍指挥击敌。敌夺城北山俯攻，有德令其孥以火殉，遂自经，妻白氏、李氏皆死於火。事闻，谥有德武壮。十一年六月，有德女四贞以其丧还京师，上命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汉官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郊迎，赐白金四千，官为营葬，立碑纪绩。寻复命建祠，祀春秋，以白氏、李氏配。

有德子廷训，为定国所掠，越六年，乃杀之。及我师克桂林，随征总兵李茹春求得遗骼，以其死事状上闻，命予恤。四贞至京师，赐白金万，视和硕格格食俸，旋嫁有德部将孙龙子延龄，延龄叛应吴三桂，自有传。国安、雄皆附延龄为乱，附见延龄传。

节，广宁人。在明官参将。从有德降，授甲喇额真。有德既克桂林，以节为右翼总兵。克庆远，使节戍焉。降宜山、河池、思恩、荔浦诸县。顺治九年七月，有德遣兵援宝庆，令节移屯梧州；闻定国兵且至，复令节移屯平乐。节方至柳州，定国已破桂林，柳州副将郑元勋等叛降定国，谋袭节。节间道走梧州，与国安、雄合军。定国来攻，我师战而败，节负重伤溃围出，乘舟至肇庆。可喜遣水师助节，乃还定梧州、藤县、浔州。十年正月，复平乐。马雄守梧州，而与国安共击破明将陈经猷、王应龙，遂克桂林。明将胡一青、龙韬、杨振威以数万人屯阳朔、永福间，节屡战破之。叙功，加都督，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移屯武宣，平象州，获明将韦文有、罗天舜。

十二年，移屯荔浦。时明宗室盛浓、盛添，明将李茂先、龚瑞屯富川，纠土寇王心、蒋乾相等及瑶、僮为乱，跨湖南、贵州界，依山结寨，为可望、定国声援。节与国安等迭遣兵击之，获盛浓、盛添，诸瑶、僮百九十二寨皆下。十五年，上命国安征贵州，奏请令节移屯柳

州。十六年，复督兵讨茂先、瑞，战融县，获茂先；战怀远，瑞降。康熙元年，改右翼总兵为左江镇总兵，即以命节。七年七月，卒，赠太子少保。

方定国破桂林也，节妻温氏率妾婢自经，子成忠，年十一，被掠去。及洪承畴定贵州，得之降将赵三才所。至是，袭三等精奇尼哈番。

从有德降者，又有李尚友、徐元勋、胡琏、曹绍中、孟应春，皆受世职梅勒章京，分隶正黄、镶黄二旗。

耿仲明，字云台，辽东人。初事明总兵毛文龙，文龙死，走登州依巡抚孙元化，皆与孔有德俱，元化以仲明为中军参将。时总兵黄龙镇皮岛，所部有李梅者，仲明党也，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廨，拥之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龙乃执杀仲裕，疏请罪仲明。元化劾龙蚀饷致兵譁。明庄烈帝命充为事官，而覈仲明主使状。会有德已叛，还攻登州，仲明遂纠诸将同籍辽东者为内应。城陷，推有德为帅，受署置，称总兵官。天津裨将孙应龙自讠夸与仲明兄弟善，能令缚有德以降。巡抚郑宗周使将二千人自海道往。仲明伪为有德首，绐之开水城，延使入，猝斩之，歼其众，得巨舰，以为舟师。明师攻登州急，天聪七年五月，从有德来降，上礼遇优异，授以总兵官，号其兵曰天祐兵。语并详有德传。

仲明侵渔所部，所部愬於有德。有德因劾仲明，仲明引咎，请以所部赴愬者移属有德。上敕奖有德，令善抚之；亦谕仲明善抚部下，毋念旧恶。即日并召入宫赐宴。越数日，又使赐羊酒，且谕之曰："朕闻诸汉官从尔等教场角射，设筵飨尔等，意尔等必欲相酬报。尔等去家远，可即以此羊酒藉教场为答宴也。"旋命与有德同驻辽阳。崇德元年，封仲明怀顺王。上屡出师伐明，讨朝鲜，仲明皆从。七年八月，命隶正黄旗。九月，所部甲喇额真石明雄讦仲明匿所获松山、杏山人户；有逃人被法，仲明为收葬设祭；复妄杀无辜：鞫实，罚仲明白金千两。八年十一月，甲喇额真宋国辅、潘孝及明雄谋杀仲明，仲明以闻，鞫实，斩国辅等，籍其家畀仲明。顺治初，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复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移师定江南。三年，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帅师南征，仲明等以所部从。与明将杨国栋战於牛皮滩，大破之；克衡州、祁阳、武冈诸郡县；获明将郭肇基。皆仲明功也。六年，改封靖南王，赐金册金印。

仲明自降后，屡出征伐，恆与有德俱，未尝独将。是岁始与有德分道出师，有德征广西，仲明与尚可喜征广东。仲明将旧兵二千五百、新

增兵七千五百，合为万人，以徐得功为左翼总兵，连得成为右翼总兵。师既行，刑部奏论仲明部下梅勒章京陈绍宗等纵部卒匿逃人，罪当死。上因谕仲明，察随征将士携逃人以往者，械归毋隐。仲明察得三百馀人械归，上疏请罪，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绍宗等亦贷死。仲明未闻命，十一月次吉安，自经死。

子继茂，顺治初授世职昂邦章京。仲明死，继茂在军中，代领其众，请袭爵，睿亲王方摄政，持不可。继茂从可喜俱南，定广东诸郡县。语见可喜传。八年，世祖亲政，继茂嗣为王。九年，李定国陷桂林，孔有德死事。上闻报，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自湖南移师赴之，敕可喜、继茂俟尼堪至，合军进攻，而继茂先已与可喜遣兵赴援，复梧州及旁近诸郡。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据城叛，继茂与靖南将军喀喀木、总兵吴六奇合军讨之，围城逾月，城将王立功为内应，树云梯以登，尚久入井死，馀贼尽歼。潮州及饶平、揭阳、澄海、普宁诸县悉平。十一年二月，命内翰林秘书院学士郎廷佐赍敕慰劳，赐白金三千，分赉将士。是岁李定国徇高、雷、廉三府，进犯新会。继茂、可喜与靖南将军珠玛喇合军进击，再战皆捷。定国还据南宁，复出攻横州，继茂自梧州帅师赴之，解横州围。进攻南宁，定国走安隆，获明将李先芳，斩裨将杜纪等。十三年，赐敕纪功，增籓俸岁千金。

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靖南、平南二籓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徵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自山东赴官，途中上疏，言："臣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辱士绅妇女，占居布政使官廨，并擅署置官吏。臣思古封建之制，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忧民至意，以安百姓，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默？乞敕二王还官廨，释俘虏。"继茂奏辩，可喜亦有疏自白，章坐诬论绞，上命贷死夺官。逾年，高要知县杨雍建内迁给事中，疏陈广东滥役、私税诸大害，谓："一省不堪两籓，请量移他省。"朝议令继茂移镇桂林，未行。十六年三月，上命移四川。十七年七月，改命移福建。

时明将郑成功据金门，窥伺闽、浙，继茂既移镇，与总督李率泰协谋征剿。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锦代领其军。上命继茂相机剿抚，继茂疏报："自顺治十八年讫元年，招降将吏二百九十、兵四千三百三十四、家口四百六十七。"其后成功弟世袭、兄子缵绪及所置都督郑赓先后出降，复得将吏七百有奇、兵七千六百有奇。二年十月，继茂与率泰督兵渡海克厦门，水师提督施琅以荷兰夹板船来会，乘胜取浯屿、金门二

岛。锦与其将周全斌等走铜山，复入犯云霄、陆鼇诸卫，总兵王进功与战，大破之。三年三月，继茂复与率泰及海澄公黄梧合军，自八尺门出海克铜山，锦以数十舟走台湾。捷闻，上嘉其功，复增岁俸千金。十年正月，疏陈疾剧，乞以长子精忠代治籓政，上允其请。五月，卒，谥忠敏。精忠嗣为王，别有传。

昭忠，继茂次子；聚忠，继茂第三子。顺治间先后入侍世祖，授昭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贝子苏布图女妻焉。昭忠例得多罗额驸，进秩视和硕额驸；聚忠尚柔嘉公主，为和硕额驸：同加太子少保，旋又同进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精忠叛，昭忠、聚忠率子姓请死，系於家待命，逾年贳其罪，复秩如故。十四年，命聚忠赍敕招精忠，精忠拒不纳。十五年，精忠降，授昭忠镇平将军，驻福州，代精忠治籓政。籓下参领徐鸿弼等讦精忠降后尚蓄逆谋，昭忠具以闻，并劾助逆曾养性等十馀人。上以精忠在军，未即发。十七年，命昭忠以其祖父之丧还葬盖平。十九年，召精忠诣京师，昭忠、聚忠疏劾精忠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蹙迫以死，诬祖仲明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时先有成约，请予显戮。寻命聚忠诣福州，议徙籓兵。聚忠疏陈籓兵当尽徙，称旨，命以精忠家属还京师。精忠既诛，昭忠、聚忠疏陈家属众多，艰於养赡，请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下部议，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二十五年，昭忠卒，谥勤僖。二十六年，聚忠卒，谥悫敏。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楼子山。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皮岛兵乱，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及金声桓等抚定诸岛。有德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军驻其地。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明年秋七月，有德等从我师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盖可喜兄弟行也。明以沈世奎代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诇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

天聪七年十月，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谒上乞降。上报使，赐以貂皮，并令车尔格等侦可喜踪迹。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岛，行且至，上命诸贝勒集满、汉、蒙古诸臣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馀也，承天眷佑，彼自来附。八家贝勒已出粟四千石，凡积粟之家，当量出佐饷，仍予以值。”二月，命贝勒多尔衮、萨哈廉往迓。三月，可喜至海州，上降敕慰劳。攻旅顺时，获可喜戚属二十七人，至是，命归诸可喜。四月，可喜入朝，上迎十里外，拜天毕，

御黄幄，可喜遥行五拜礼，进至上前再拜，抱上膝以见，所部将士以次罗拜，可喜跪进赆。上与宴，赐蟒衣、鞓带、帽鞾、玄狐裘、雕鞍、马、驼、羊，命诸贝勒以次设宴。旋授可喜总兵官，赐敕印，可用、玉奎皆为甲喇章京，号其军曰天助兵，命驻海州。

寻从伐明，自宣化入边，略代州。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十二月，从伐朝鲜。二年，朝鲜降。从贝勒硕讬帅师克皮岛，斩世奎，师还，赉蟒服、黄白金。可喜家僮讦可喜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上曰："此岂王自得，必散於众兵耳。其勿问。"三年，从伐明，攻锦州，屡攻下台堡，更番驻牧，敌至辄击败之。七年，锦州下，赐所俘及降户。可喜与有德等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分隶镶蓝旗。八年，从伐明，取中后所、前屯卫诸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斩自成将谷可成等。十月，命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出边自榆林趋绥德，二年二月，师次米脂。自成兄子锦犹据延安，用可喜议，令诸军分道进，锦走，克其城。会豫亲王多铎已破潼关，定西安，上命可喜从英亲王追击自成，分兵克郧阳、荆州、襄阳诸郡，降自成将王光恩、苗时化等。复与英亲王合军下九江，闻自成窜死九宫山，乃班师，赐可喜绣朝衣一袭、马二，还镇海州。

三年八月，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命可喜率所部兵偕行。师次湘潭，明将黄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可喜与梅勒章京卓罗等自陆路进击，败明将徐松节，遂逐斩朝宣。既，闻郝摇旗攻桂阳急，可喜与梅勒章京蓝拜帅师赴援。郝摇旗以千四百人屯翔凤铺，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等与战，郝摇旗败走，桂阳围解。湖南既定，师还，与有德等同赐冠服、金币、鞍马。

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赐金册金印。旋命率旧兵二千三百、新增兵七千七百，合万人，与耿仲明同征广东，以许尔显为左翼总兵官，班志富为右翼总兵官。仲明所部匿逃人，事发，因谕有德等检校军中得逃人悉送京师，仲明惧罪自裁。吏议可喜亦坐夺爵，上命纳白金四千以赎。时明桂王驻肇庆，两广尚为明守。是岁除夕，可喜潜兵袭南雄，城兵三千出西门迎战，击败之，立云梯以登。明守将江起龙弃城走，斩其部将杨杰、董洪信、郑国林等三十馀人、兵六千有奇。

七年正月，进克韶州。明守将罗成耀闻南雄破，已先遁，明桂王走梧州。复进下英德、清远、从化诸县，明将吴六奇等迎降。二月，师薄

广州。广州城三面临水，李成栋之叛，於城西筑两翼，令附城外为砲台，水环其下。成栋死信丰，子元胤、建捷代将，元胤留肇庆，建捷守广州。可喜令攻城，阻水不能进，乃凿深壕，筑坚垒，为长围困之。建捷拒战甚力，暑雨郁蒸，我师弓矢皆解胶，久相持不下。元胤与明将陈邦傅等分道援广州，邦傅与杜永和等以万馀人自清远赴战，可喜击败之，获裨将魏廷相等，明水师总兵梁标相来降，得战船百五十助攻；复招潮州守将郝尚久、惠州守将黄应杰，皆以其城降，遣将士戍焉。围合十阅月，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决砲台下水，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遂得砲台；据城西楼堞发砲击城西北隅，城圮，师毕登，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明将宋裕昆自肇庆率所部来降。八年春，可喜遣尔显等收肇庆，并下罗定，部将徐成功克高州。梁标相叛，遣兵讨平之。

九年春正月，可喜与耿继茂帅师南下，降明将蔡奎，遂入廉州，遣部将吕应学等攻克钦州，战於灵山，获元胤及明将袁胜、周朝，阵斩明益阳王、明将上官星拱。师将下雷、琼，永和及明西平王缚明将李明忠以降。於是高、雷、廉、琼四府皆定。七月，李定国陷桂林，有德死之。梧州、南宁、平乐、浔州、横州皆复为明，东略化州、吴川。可喜遣兵与有德部将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合军以进，广西诸郡县以次收复。十年八月，可喜别遣兵克化州、吴川。

十一年冬，定国以万馀人侵广东，扰高、雷、廉三府境，深入陷高明，分兵攻肇庆，围新会，可喜与继茂疏请发禁旅为援。上已先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帅师援广东。可喜等师次三水，遣兵援肇庆，破定国兵於四会河口，待珠玛喇师至合军击定国，战於珊洲，斩定国裨将一，俘十馀人，馘百五十馀，进薄新会。定国与其将吴子圣阻山而军，马步兵分屯岭隘，可喜麾兵急击，夺径以登，斩获甚众。定国走，新会围解。可喜与继茂督军攻高明，定国遣兵御战，获其将武君禧等三十馀人，斩三百馀级，得马骡、军械无算。可喜遣梅勒章京毕力克图等逐定国，战於兴业，定国败走；复及於横州江，歼马步兵甚众，获象二。定国渡江焚桥引去，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诸州县悉平。十三年四月，又克揭阳、晋宁、澂海三县。闰五月，赐敕纪功，增岁俸千两，并赉貂裘、鞍马。自是明桂王徙云南，定国等不复侵广东，数岁无兵事。可喜与继茂并开府广州，所部颇放恣为民害，自左布政胡章以论可喜等得罪，无复言者。

十七年，移继茂福建，可喜专镇广东。广东初定，又以令徙濒海居民，民失业去为盗。有邓耀者据龙门，入掠雷阳；又有萧国隆，与其徒

洪彪、周祥、方泰、陈期新等分据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诸山寨，掠广州诸属县，并及肇庆。可喜先后遣兵讨之，耀走死，斩彪、祥、泰、期新及其徒千五百人，国隆投水死。又有周玉，故□户，自号恢粤将军，缯船数百，三帆八棹，冲浪若飞，习水战。郑成功兵至，辄助剽掠。康熙二年，可喜遣兵讨之，获玉，焚其舟。四年，碣石总兵苏利叛，可喜遣潮州总兵许龙以舟师进击，利出降。玉馀党谭琳高窜据东涌海岛，□户黄明初等济以米粮。可喜遣部将佟养谟击琳高，舒云护等捕明初，皆就诛。

初，可喜遣长子之信入侍。十年十一月，疏言有疾，请令还广东暂领军事，上允其请。十二年二月，遣侍卫古德、米哈纳使广东劳军，赍御用貂帽，团龙天马裘、蓝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围，赐可喜。三月，可喜疏乞归老海城，谕曰："王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老辽东，恭谨能知大体，朕深嘉悦。"下议政王大臣及户、兵二部集议，议尽撤所部移驻海城。於是吴三桂、耿精忠相继上章乞撤藩，上皆允其请，分遣朝臣料量藩兵移徙，具舟役刍糗，户部尚书梁清标如广东。十一月，三桂反，命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清标还。

十三年，精忠及定南王孔有德壻孙延龄反应三桂。三月，可喜疏言："延龄檄并举三藩，精忠复叛，臣与精忠为婚姻，不能不踧踖於中。臣叨忝王爵，年已七十馀，虽至愚岂肯向逆贼求富贵乎？惟知矢志捐躯，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上温旨嘉奖，并命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合力筹战守。四月，潮州总兵刘进忠叛应三桂，可喜遣次子都统之孝帅师讨之。疏言："诸子中惟之孝端慎宽厚，可继臣职。"上即命之孝袭王爵，之孝辞。可喜复疏言："三桂遣兵二万人屯黄沙河，若与延龄兵合，势益猖獗，请遣将合军进讨。"上授副都统根特平寇将军，自江西帅师赴广东，与可喜合军进讨，并命兵部以各道进兵状移告可喜。五月，上敕奖可喜忠贞，并谕与光祖等策讨延龄。十月，可喜讨平广州土寇李三、官七。上命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根特自长沙下广西，卒於军，上复授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禁旅赴广东。三桂、精忠方连兵寇江西，安亲王师至，转战不能遽达。十二月，复命镇南将军尼雅翰率所部协守广东。

十四年正月，进封可喜平南亲王，以之孝袭爵，并授平南大将军。广东当寇冲，盗贼并起，博罗、河源、长宁、增城、从化诸县先后告警，可喜辄分兵剿定。总兵张星耀等战乐昌，俘斩千馀；副将李印香等战碣石、白沙湖诸处，毁敌舟百馀：皆下部叙功。郑锦自台湾以兵攻海

澄，进围漳州，可喜疏闻，复请发重兵策应。尼雅翰亦言："可喜年衰，臣才短，设有警，虑不支。"上命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江西帅师援广东，旋代尼雅翰为镇南将军。

先是，之孝讨进忠，复程乡、大埔诸县，遂克潮州。郑锦遣其将刘国轩以万人赴之，势复张。之孝退保惠州，叛将祖泽清引延龄将马雄、三桂将王宏勋等入高州，并陷雷、廉二郡。可喜疏言："广东十郡已失其四，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退保肇庆，事势危急，请敕安亲王赴广东办贼。"上方责安亲王定江西即下长沙取三桂，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自江宁移师屯南昌，遂命简亲王发兵应可喜。师未至，十五年正月，锦攻陷漳州，三桂兵逼肇庆。可喜初请以长子之信袭爵，继恶之信酗酒嗜杀，请更授次子之孝。之信阴通三桂，三桂兵日迫。之孝与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二月，之信发兵围可喜第，叛。可喜卧疾不能制，愤甚，自经，左右救之甦，疾益甚，十月卒。可喜疾亟，犹服太宗所赐朝衣，遗令葬海城。十六年，之信降，上敕部恤可喜，谥曰敬。及之信既诛，二十年五月，之孝乞迎可喜丧归葬。九月，丧至，遣大臣觉罗塔达、学士库勒纳、侍卫敦柱至丁字沽亲奠，谕曰："王素矢忠贞，若人人尽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每念王怀诚事主，至老弥笃，朕甚悼焉！"可喜诸子，之信自有传。

之孝初授可喜藩下都统，袭平南亲王。授平南大将军，帅师讨刘进忠。上敕还广州，未闻命，之信叛，胁之孝罢惠州军，之孝还广州侍可喜疾，及可喜卒，从之信居广州。之信降，遣之孝还京师，上命以内大臣入直，秩视一品，食正一品俸。之孝请自效，授宣义将军，驻南昌，募兵诣简亲王军听调遣，击吴三桂军吉安、赣州间，降其将林兴隆、王国赞等；进次汀州，复击破其将杨一豹、江机。江西定，召还京师，留所募兵编入绿旗营。之信诛，上贷之孝毋连坐，以内大臣入直如故。二十二年，奏乞守陵，议政大臣等劾削职。三十五年正月，卒。

之隆，可喜第七子。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圣祖既诛之信，命有司还可喜海城田宅，置佐领二，以其一为可喜守墓，从之隆请也。

沈志祥，辽东人。毛文龙所部有沈世奎者，本市侩，倚女为文龙妾，横行岛中。累迁副总兵。及黄龙败没，明以世奎代龙为总兵官，镇东江。时旅顺已破，尚可喜又以广鹿岛降，世奎势孤甚。后三年，太宗伐朝鲜，因移师克皮岛，世奎战败，率舟师走，我师从之，副总兵金日观战死。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不敢进，世奎亦战死，志祥其从子也，时官副将，收溃兵保石城岛，欲得世奎敕印，监军者靳弗予，遂自称总

兵，明发兵讨之。

崇德二年九月，太宗遣使赍书招志祥。三年二月，志祥遣所部将吴朝佐、金光裕诣盛京上疏请降，时上方出猎奎屯布喇克，留守诸王与宴，使贝勒杜度等转粟迓志祥。志祥自黄石岛至安山城，杜度等令驻沙河堡待命。从志祥降者，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军民二千五百有奇。上猎还，命学士胡球、承政马福塔等劳志祥，且令於铁岭、抚顺自择屯军所。志祥言原驻抚顺，畀以车骑，令率所携军民往。至，复为具屋宇，庀服物，俾得安处。七月，上闻志祥所携军民有亡去者，遣学士罗硕等谕其众曰："尔曹航海来归，以朕能育尔曹也。朕不能育尔曹，任尔曹亡去未晚。尔曹初至，朕適出猎，故未及加恩，尔曹何去之速也！朕蒙天眷，朝鲜已平，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惟明仅存。倘天复垂佑，以明畀我，尔曹将安之？尔曹虽逃，为诸边逻卒所得，不免於杀戮，朕心实所不忍。今后毋更逃，有贫不能自给者，朕为抚育之。"志祥入谒上，上御崇政殿受朝，授志祥总兵官，赍蟒衣，凉帽，玲珑鞓带，貂、猞猁猻、狐、豹裘各一袭，撒袋、弓、矢、雕鞍、甲、胄、驼、马。初宴礼部，再宴宫中，命诸贝勒各与宴；及还镇，遣官送五里外，复赐宴。四年正月，封续顺公。九月，授志祥兄子永忠及所部许天宠等二十八人世职。

六年十月，命率所部助围锦州。七年，师还，分赐俘获。旋与孔有德等合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志祥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上至京师，赐志祥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宴凯旋诸王大臣，志祥与焉，复赐鞍马。三年，授孔有德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志祥率所部从。五年，湖南定，赐志祥黄金百、白金二千。寻卒，无子。

永忠，其兄子也，袭爵。五月，有德及耿仲明、尚可喜复分道出师征两广，亦命永忠率部将总兵官许天宠、郝效忠等徇湖南。六年，效忠遣参将马如松将兵御孙可望，战於托口，俘其将李应元等。八年，天宠及阿达哈哈番张彦宏、护军统领宋文科等击败明师，获明将席世贤等一百七人，降牛万才等二百五十六人、兵一万八千有奇。可望等攻陷沅州，效忠遣守备吴进功等分屯要隘为备，复亲将兵攻下黎平，屯四乡所。可望调我兵寡，骤以兵至，效忠力战，马蹶被执，不屈，死。效忠，辽东人。明副将，属左良玉军。良玉死，从其子梦庚来降，隶汉军正白旗，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至是，永忠以死事状闻，上命予恤。

永忠退保湘潭，敕令激励将士，相度险要，以同心并力，坚守疆

土，毋轻战，毋退缩。旋闻桂林陷，孔有德战死，复敕令留屯宝庆，与总兵柯永盛合军固守。十年二月，授永忠剿抚湖南将军，镇湖南。十一年，孙可望兵入湖南，沅、靖、武冈诸州皆陷，进攻辰、永。永忠还军长沙。给事中魏裔介劾："永忠手握重兵，望风宵遁，乞亟赐罢斥，毋俾误及封疆。"十二年，议政王大臣议永忠丧师失地罪，当斩，来降有功，免死夺爵，上从其议。十七年，复命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广东。康熙初，命驻潮州。旋卒。

瑞，永忠子。方永忠之黜也，以从弟永兴袭爵。永兴卒，以瑞袭爵。时瑞方八岁，所部副都统邓广明驻潮州如故。十三年，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叛应三桂，瑞部兵与巷战三日，进忠引郑锦兵入城，执瑞、广明，驱将卒家属二千馀人徙福建，置诸漳浦。十六年，复执瑞送台湾。康亲王杰书师定福建，疏言："瑞所部及其孥无所统属，应令有地得以总集。"上命副都统张梦吉、宋文科统其众驻潮州，同将军赖塔等协守，当给俸饷，令督饷侍郎达都视旧例从厚。梦吉等寻疏请送孥留京师，杰书又请以所部分隶督、抚、提、镇，而处其孥於山西诸省。圣祖谕谓："瑞及所部官兵素怀忠义，特以众寡不敌，为贼所胁。"令驻潮州如故。

锦得瑞，爵以侯。瑞不原附锦，谋待我师至为内应。二十年十一月，锦将硃友以瑞谋告锦，锦遂幽瑞，瑞及妻郑皆自杀，锦尽杀其孥。台湾平，圣祖闻瑞死事状，下廷臣议，求其族，以瑞从侄沈熊昭袭爵。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仕明为靖东营游击。经略熊廷弼奏奖忠勤诸将，大寿与焉。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走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出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承宗用参政道袁崇焕议，城宁远，令为高广，大寿董其役。方竟，太祖师至，穴地而攻，大寿佐城守，发巨砲伤数百人。太祖攻不下，偏师略觉华岛，斩冠，殪士卒万馀。太宗即位，伐明，略宁远，崇焕令大寿将精兵四千人绕出我师后，总兵满桂、尤世威等以兵来赴，战宁远城下。会溽暑，我师移攻锦州，不克，遂引还。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庄烈帝立，用崇焕督师，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太宗尝与大寿书，议遣使吊明熹宗之丧，且贺新君，大寿答书拒之。越二年，太宗伐明，薄明都。崇焕率大寿入卫，庄烈帝召见平台，慰劳，令列营城东南拒战。崇焕中太宗间，朝臣复论其"引敌胁和"，庄烈帝意移，复召入诘责，缚下狱。大寿在侧股栗，惧并诛，出，又闻满桂为武经略，统宁远将卒，不肯受节制，遂帅所部东走，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庄烈帝取崇焕狱中书招之，孙承宗亦使抚慰，密令上

章自列，请立功赎崇焕罪。大寿如其言，庄烈帝优旨答之。明年春，我师克永平等四城，太宗闻大寿族人居永平三十里村，命往收之，得大寿兄子一、子二及其戚属，授宅居之，以兵监焉。师出塞，贝勒阿敏等护诸将戍四城。承宗令大寿与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会师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诚、孟□等攻灤州，灤州下，遂逼永平，阿敏等弃四城引兵还。大寿复驻锦州。

又明年七月，大寿督兵城大凌河。太宗策及其工未竟攻之，自将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贝勒德格类等率偏师出义州。八月，师至城下，上曰："攻城虑多伤士卒，不若为长围困之。城兵出，我则与战；援师至，我则迎击。"乃分命诸贝勒诸将环城而军：冷格里当城北迤西，达尔哈当城北迤东，阿巴泰在其后；觉罗色勒当城正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其后；篇古当城南迤西，济尔哈朗在其后；武纳格当城南迤东，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多铎在其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多尔衮在其后；和硕图当城西迤北，代善在其后；鄂本兑当城正西，叶臣当城西迤南，岳讬在其后。诸蒙古贝勒各率所部弥其隙。佟养性率乌真超哈载砲跨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就分地，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距墙内五丈又为壕，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上陟城南冈，顾谓降将麻登云、黑云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关内兵强弱，朕所素悉。"登云对曰："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上命射书城中，招蒙古兵出降。诸将攻抚城外诸台堡，以次悉下；城兵出樵采，辄为我军擒馘。围合十馀日，上以书谕大寿，言原与明媾和，大寿置不报。

明援师自松山至，阿山、劳萨、图鲁什击败之；自锦州至，贝勒阿济格等击败之。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官吴襄、锺纬，合军七千人赴援，上亲率贝勒多铎及图鲁什等以巴牙喇兵二百渡小凌河，乘锐击破之。围合已月馀，上度大寿必期援师至，出城兵夹攻，乃令厮卒去城十里所，发砲树帜，骤马扬尘，若为援兵自锦州至者，而亲率巴牙喇兵入山为伏。大寿果以城兵出攻城西南隅台，篇古、叶臣及蒙古诸贝勒督所部御战，上亲率巴牙喇兵自山上腾跃下。大寿知坠计，急收兵入城，死伤百馀人。自是闭城不复出。越数日，明监军道张春及襄、纬等合马步兵四万来援，渡小凌河，为严阵徐进，上与贝勒代善等以二万人御之。上率两翼骑兵直入敌营，发矢射明军。明军发枪砲，上督骑兵纵横驰突，矢雨集，明军遂败。襄先奔，佟养性屯敌营东发砲。黑云起天际，风从西来，明军纵火，势甚炽，将逼我阵，忽骤雨，反风向明军，明军益乱。右翼兵入春营，逐北三十馀里，获春及副将张弘谟、杨华

徵、薛大湖，参将姜新等三十三人，斩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襄等皆遁走。

十月，上复使招大寿，并命弘谟等各以己意为书劝降，大寿率将吏见使者城外，曰："我宁死於此，不能降也！"上复与大寿书谕降，许以不杀。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参将王景又以于子章台降。我师克傍城诸堡，收糗粮，葺壕垒。大寿欲突围，不得出。上复遣姜新招大寿，大寿见新於城外，遣游击韩栋与新偕还，栋怵我师严整，归以白大寿，大寿始决降。遂令其子可法出质，要石廷柱往议，上遣库尔缠、龙什、宁完我与廷柱偕。廷柱度壕见大寿，大寿曰："人安得不死？今不能忠於国，亦欲全身保妻子耳。我妻子在锦州，上将以何策俾我得与妻子相见耶？"上复令廷柱与达海往谕，即令大寿为计。大寿遣其中军副将施大勇来，言降后欲率从者诈逃入锦州，伺隙以城献。是时大凌河诸将皆原降，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乃令掖以出城杀之。大寿使以誓书至，上率诸贝勒誓曰："明朝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泰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今以大凌河城降。凡此将吏兵民罔或诛夷，将吏兵民亦罔或诈虞。有违此盟，天必谴之！"誓毕，上使龙什告大寿，大寿即日出谒，上与语良久，定取锦州策，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金玲珑鞓带、缎韡、雕鞍、白马赐之。

次日，命贝勒阿巴泰等将四千人为汉装，从大寿取锦州，会大雾，不果行。又次日为十一月朔，大寿以从子泽远及从者二十六人入锦州，石廷柱、库尔缠送之，夜渡小凌河，徒步去。上令大凌河将吏兵民薙发，敛军中馀粟分赉之。方大凌河筑城时，军士、工役、商贾都三万馀人，至是仅存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有二。后数日，大寿自锦州传语诸裨将："前日行仓猝，从者少。抚按防御严，客军众，未得即举事。"又遣使以告上，上报以书，诫毋忘前约。命隳大凌河城，引师还，至沈阳，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用贝勒岳讬议，将以雪辽东、永平多杀谤也。

大寿初入锦州，诡言突围出，辽东巡抚邱禾嘉知其纳款状，密闻於朝。庄烈帝欲羁縻之，因为用，置勿问；惟以蒙古将桑噶尔塞等赴援，战不力，败又先奔，令大寿诛之。桑噶尔塞等将执大寿来降，大寿与之

盟乃定。庄烈帝召大寿入朝，使三至，辞不往。上自大凌河师还，略宣府，克旅顺。居二年，遣阿山、谭泰、图尔格先后徇锦州。又明年，上使贝勒多铎帅师攻锦州，多铎令阿山、石廷柱、图赖、吴拜、郎球、察哈喇等以四百人前驱。大寿令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参将桑噶尔塞、张国忠、王命世、支明显将二千七百人出御，松山城守副将刘成功、赵国志率八百人来会。阿山等与遇大凌河西，多铎引后军自山下，尘起蔽天，应选等军溃，歼五百人，获游击曹得功等，得马二百馀、甲胄无算。多铎旋引军还。

又明年，改元崇德，行封赏，授泽润三等昂邦章京，泽洪、可法一等梅勒章京，予世袭敕书。设都察院、六部，满、汉、蒙古各置承政。汉承政皆授诸降将：可法、张存仁都察院，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二年，更定部院官制，但置满承政。诸降将改授左右参政，并以邓长春代大勋，陈邦选代新。是时上北抚喀尔喀，南定朝鲜，敕大寿使密陈进兵策，大寿不报。

三年十月，上自将伐明，率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衮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讬为右翼，自墙子岭入。大寿方屯中后所，以兵袭多铎，土默特之众先奔，多铎师败绩。次日，与济尔哈朗合兵出，大寿敛兵不复战。上亲率师至中后所，使谕大寿曰：“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於去留，终不相强。曩则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於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次日，又纵俘赍敕往曰：“曩大凌河释汝，朕之诸臣每谓朕昧於知人。今将军宜出城相见，若怀疑惧，朕与将军可各将亲信一二人於中途面语。朕欲相见者，盖为朕解嘲，亦使将军子侄及大凌河诸将吏谓将军能践言也。”大寿终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孔有德等攻克旁近诸台堡，上乃命还师。左右翼深入，师大捷。

四年二月，上复自将伐明，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前锋，亲督军围松山，分兵攻连山、塔山、杏山。明庄烈帝方召大寿入援，大寿甫行，我师至，乃还守宁远。时泽远守杏山，大寿遣部将三、兵九百自水道赴援，半入城。我噶布什贤兵蹑其后，纵击，得舟一，杀五十人。上遣使至锦州谕大寿妻，令以利害导大寿来降。大寿选蒙、汉兵各三百，授祖克勇及副将杨震、徐昌永等取道边外趋锦州，至乌欣河口；阿尔萨兰以满、蒙兵一百六十戍焉，与战，获震，斩级八十四，得马百五十。克勇等依山为寨，上亲督巴牙喇兵破其寨，斩昌永，获克勇，斩级三百十一，得马四百十一。我兵攻松山，不克，会左右翼师还，上命罢攻还盛

京。大寿复入锦州。是岁屡出师略锦州、宁远、松山、杏山，皆未竟攻，得俘获即引退。

五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率师屯田义州。五月，上幸义州视师，蒙古苏班岱等牧杏山城西，使请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巴牙喇兵千五百人往迓。大寿侦我师寡，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周智合兵七千人邀击，济尔哈朗引退以致敌，还击，大败之。上亲阅锦州城，攻城东五里台、城北晾马台，皆下，刈其禾而还。上命多尔衮、济尔哈朗等将兵更番攻锦州。六年三月，济尔哈朗令诸军环城而营，大寿令蒙古守陴。逻卒至城下，蒙古兵自城上呼与语曰："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逻卒曰："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蒙古兵闻之皆惧。贝勒诺木齐等遂遣使约降，启郭东门纳我师。及期，大寿闻变，以兵出子城，蒙古兵与战，我师逼城外，蒙古兵垂绳，援以登，吹角夹攻，大寿退保子城。我师入其郛，得裨将十馀及蒙、汉民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七人。明援兵自杏山至，济尔哈朗为二伏，败明兵，斩级一百七十，俘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得马百十六、甲七十六。

五月，洪承畴督军来援。六月，多尔衮番代。上遣学士罗硕以泽润等书招大寿。七月，上自将破明师，降承畴。语见承畴传。大寿弟总兵大乐，游击大名、大成从承畴军，被获，上命释大成，纵之入锦州。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

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砲，岂非背恩，尔举砲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已。"泽远感激泣下。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覆，虑蹈大凌河故

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八年十月，济尔哈朗帅师伐明，克中前所，并取前屯卫、中后所。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大寿初未有子，抚从子泽润为后。其后举三子，泽溥、泽洪、泽清。泽清叛应吴三桂，语见三桂传。

泽润初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中，以从征叛将姜瓖，并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从阿尔津帅师镇湖南，卒於军。乾隆初，定封二等子兼一云骑尉。

泽溥初降，授一等侍卫。累迁福建总督。乞休，卒。

泽洪分隶镶黄旗。顺治元年，改参政为侍郎，泽洪仍任吏部。入关追击李自成，斩其将陈永福；克太原，复击败叛将贺珍、姜瓖。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授内弘文院学士。以疾解任，卒。

子良璧，袭爵，授参领，兼佐领。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擢西安副都统；复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讨噶尔丹，驻翁吉督饷。噶尔丹从子丹济拉袭翁吉，良璧击之，败走。迁福州将军，署福州总督。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兼一云骑尉。

可法，大寿养子。初质於我师。及降，授副将，隶正黄旗。顺治初，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命以右都督充河南卫辉总兵。自成兵掠济源、怀庆，总兵金玉和战死，可法赴援力战，自成兵乃引去。进都督，充镇守湖广总兵，驻武昌。以疾解任，卒，谥顺僖。

泽远，顺治间，积功，并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京察左迁。寻卒。

论曰：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列传二十二

图赖准塔伊尔德努山阿济格尼堪佟图赖

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初隶镶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明，略宁远，二年，伐察哈尔，图赖皆从。三年，复伐明，薄明都，明大同总兵满桂入援，屯德胜门，图赖与战，所杀伤甚众。师还，授世职备御。四年，从贝勒阿敏守永平，明兵救灤州，阿敏遣巴都礼赴援，图赖及梅勒额真阿山皆在行。及阿敏弃永平出边，明将率步卒百人追击，图赖以十六人殿，还战，尽歼之，进世职游击。

五年，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命巴牙喇纛章京杨善、巩阿岱等驻军壕外，待敌度壕即与战，而令图赖与南褚、哈克萨哈当两旗间，卫樵采；城兵出挑战，图赖锐入阵，达尔哈以所部继，贝勒多尔衮亦督兵进，我师薄壕，舍骑步战，敌阻壕与城上兵争发砲矢。师退，副将穆克谭、屯布禄，备御多贝、戈里等皆战死，图赖亦被创。上怒曰："图赖轻进，诸军从之入，朕弟亦冲锋而进，有不测，将磔尔等食之！敌如狐处穴，更将焉往？朕兵天所授，皇考所遗，欲善用之，勿使劳苦。穆克谭我旧臣，死非其地，岂不可惜？"因诫诸臣毋视图赖创，扬古利、巩阿岱偕往存问，上复切责之。明监军道张春等以四万人来援，次长山，上率诸贝勒御之，图赖当右翼，跃马突阵，敌溃走，遂覆其师。

七年，从攻旅顺口。八年，从伐明，徇大同，攻朔州，拔灵丘，进世职二等。旋追论攻朔州时越界出略，又不赴期会地，夺俘获入官。九年，授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多铎等伐明。多铎既入广宁，令图赖与固山额真阿山等以四百人为前锋向锦州，击杀明将刘应选，破其军。师还，以功得优赉。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讬率师分道伐明。图赖从岳讬为前驱，逾墙子岭入边，克十一台，遂南略山东。明将以八千人拒战，蒙古阿蓝泰旁卻，图赖方督所部驰击，敌百骑突至，图赖搏战陷坚，敌败去。明大学士刘宇亮缀我师而北至通州，图赖与固山额真谭泰击破之，拔四城，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为明守，蒙古吴巴什、诺木齐等谋内应，事泄，大寿以兵攻吴巴什等，图赖入其郛，力战，援诺木齐出。先后破杏山、松山援兵，遂督乌真超哈拔塔山、杏山二城，进一等梅勒章京。师还，追论攻锦州时巴牙喇兵有怯退者，图赖

当罚鍰，上命宽之。八年，从伐明，拔中后所、前屯卫，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遣其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於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自成还京师西遁，图赖复从诸军追击，败之於庆都。二年，叙功，超授三等公。时图赖方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自成，豫亲王师自怀庆而南，图赖至孟津，率精兵渡河，明守将黄士欣等皆走，降濒河寨堡十五。

明总兵许定国等以所部来附，进薄潼关。自成将刘宗闵据山为阵拒我师。噶布什贤章京努山、鄂硕等率兵向敌，敌迎战，图赖率百四十骑直前掩杀，一以当百，俘馘过半。是岁正月，自成将刘方亮以千馀人出关觇我师，图赖与阿济格尼堪等令正黄、正红、镶白、镶红、镶蓝等五旗各牛录出巴牙喇兵，率以击敌，大败之。自成闻败，亲率马步兵拒战，又徵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相助，贼连夕攻我垒，皆败走，遂破潼关。

陕西既定，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扬州，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等攻之，克其城，执明大学士史可法杀之。进攻明南京，复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率舟师列江西岸助攻。南京既下，从贝勒尼堪等逐明福王至芜湖。福王登舟，将渡江，图赖扼江断渡，明将田雄、马得功以福王降。师还，图赖上书摄政睿亲王，略言："图赖昔年事太宗，王之所知也。今图赖事上，亦犹昔事太宗时。不避诸王贝勒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默；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为隐恶。图赖誓於天，必尽忠事上。图赖有过失，王若不言，恐不免於罪戾。王幸毋姑息，不我教诫也！"

初，图赖在军，固山额真谭泰方从英亲王阿济格西征，遣使告图赖曰："我军道迂险，故后至。请留南京畀我军取之。"图赖以其语告豫亲王，别作书遣塞尔特报索尼，将使索尼启摄政王。塞尔特以书示牛录希思翰，希思翰虑书达，谭泰且得罪，令沉诸河。图赖至京师，系塞尔特索前书，塞尔特诡言已达索尼。事闻於摄政王。三年正月，下诸大臣审勘，将罪索尼。摄政王亲鞫塞尔特，始自承沉书状。摄政王坐午门议谭泰罪，三日犹未决。图赖诘王，语甚厉，摄政王怒曰："尔亦过妄矣！曩逐流贼至庆都，议分道进兵。因诸将争先，尔诮让肃、豫、英诸亲王，不顾而唾。今又以语凌我。似此怒色疾声，将逞威於谁乎？予与诸王非

先帝子弟乎！”语毕，遂还邸。诸王因执图赖将罪之，王复返曰：“图赖虽声色过厉，然非退有后言者。且为我矢勤效忠，无他咎也。”命解其缚。狱既定，侍卫阿里马私诮图赖庇索尼，图赖以告摄政王，王令捕阿里马及其二弟索泥岱、锁宁。阿里马故骁勇，与索泥岱拔刀力拒。皆杀之，而释锁宁。寻授本旗固山额真。

二月，以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图赖副之，帅师徇浙江、福建。五月，论破流贼及定河南、江南功，进图赖一等公。是月，师至杭州，明鲁王驻绍兴，其将方国安等屯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里，舣舟拒我军。我军舟未具，会潮落沙涨，图赖率诸将士策马自上流迳渡，江广十馀里，人马无溺者。国安望见，惊，弃战舰走还绍兴，将劫鲁王以降，鲁王走台州，图赖师从之，获其将武景科等。进克金华，杀明督师大学士硃大典。七月，复进克衢州，杀明蜀王盛浓及明将吴凯、项鸣斯等。浙江平。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克浦城，分遣署巴牙喇纛章京杜尔德、噶布什贤章京拜尹岱等攻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帅师追击，克其城，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袭汀州，已登陴，我军出御，击杀过半；别军自广信出分水关，克崇安。共抚定兴化、漳州、泉州诸府。福建平。师还，至金华，图赖卒於军。子辉塞，袭爵。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及图赖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及上即位，复附和郑亲王，辉塞坐夺爵。八年，上亲政，念图赖旧功，命配享太庙，谥昭勋，立碑纪绩，辉塞复袭爵。雍正九年三月，定封一等雄勇公。

准塔，满洲正白旗人，扈尔汉第四子也。天聪间，授世职牛录章京，官甲喇额真。尝与鰲拜共率师略明锦州，复与劳萨共率师迎护察哈尔来降诸宰桑。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敌守坚。阿济格集诸将问策，准塔与鰲拜对曰：“我二人誓必克之！不克，不复见王。”遂先众连舟渡海，举火招诸军，敌倚堡为阵以拒，与鰲拜犯矢石力战，卒取其岛。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袭十二次，赐号“巴图鲁”，敕增纪其绩。

三年八月，授蒙古固山额真。九月，从扬武大将军贝勒岳讬等伐明，攻密云墙子岭，准塔先据岭，导诸军毁边墙以入，击败明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等；又与武赖败三屯营援兵，复进战於董家口，破敌，行略地，克城二。师还，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六年二月，从睿亲王多尔衮攻锦州，以阿王指，遣士卒归，又离城远驻，议罪，当夺官籍没，上命罚鍰以赎。八月，上自将攻锦州，九月，还盛京，命准塔从贝勒杜

度等为长围困之。七年三月，锦州既下，上命贝勒阿巴泰率师留戍。旋令准塔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番代。

先是围锦州时，城兵出犯镶黄旗汛地，巴牙喇兵退入壕内，王贝勒等袒不举，准塔坐阿附，议罪当罚鍰，上命贷之。十月，从阿巴泰、图尔格帅师伐明，略山东，与叶克书等分兵攻孟家台，不克，士卒有死者，准塔又妄称尝陷阵。师还，议罪，夺巴图鲁号，降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仍罚鍰。十二月，复命镇锦州。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遂至庆都，大破之；又与谭泰等率噶布什贤兵逐至真定，又破之。自成焚辎重，仓皇西走，於是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诸城堡，及畿南诸州县悉定。论功，复三等梅勒章京。

二年正月，以饶馀郡王阿巴泰为帅，准塔将左翼，谭布将右翼，帅师徇山东。二月，闻明福王遣兵渡河，阿巴泰令准塔等迎战。明兵方攻沛县李家楼，马步二千馀屯徐州，距城十五里，准塔师破其垒，斩其将六，明兵赴河死者无算，遂克徐州。五月，复自徐州南下，明总兵刘泽清遣其将高祐以舟师攻宿迁，击破之，进次清河县。黄河自西来，至县境，淮水及清河皆入焉。泽清遣其将马化豹、张思义等将兵四万、舟千馀，据三水交汇处，连营十里。准塔遣梅勒章京康喀赖，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结营相拒，发砲击敌舟；复遣都司楚进功将步兵六百人屯黄河北岸，鸣砲相应；又分其兵为二：一出清河上游，一隔水，击破明马步军；兵复合，逐入淮安界，斩其将三。师次清江浦，泽清引去，明将吏栢永馥、范鸣珂出降，遂克淮安。

明新昌王入海据云台山，纠众陷兴化，准塔遣将击斩之，通州、如皋、泰兴诸城皆下；凤阳、庐州亦降。凡降明将吏二百十三，得舟五百馀、马九百馀、橐驼二十五、砲一百二十。捷闻，进准塔三等昂邦章京，复巴图鲁号，命以固山额真镇守庐、凤、淮阳诸处。准塔帅师巡行诸州县，安抚居民，设置官吏。江、淮间悉定。泽清寻亦以所部降。

三年正月，从肃亲王豪格帅师徇陕西。时叛将贺珍据汉中，武大定、石国玺等分屯徽、阶诸州，遥与相应。豪格师自西安向汉中，珍走西乡。七月，令准塔与贝子满达海等攻大定、国玺等，大定、国玺等以其众七百人降。十一月，豪格击张献忠於西充，准塔指挥诸军合战，俘馘甚众。四年八月，复与贝勒尼堪、贝子满达海等分兵下遵义、夔州、茂州、荣昌、富顺、内江、资阳诸郡县。四川平，师还。寻卒。论功，

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追谥襄毅，立碑纪绩。

准塔无子，弟阿拉密袭。遇恩诏，进三等伯。康熙中，准塔兄子舒书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伊尔德，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族侄也。天聪三年，从扬古利率师入明边，略锦州、宁远。既，复从攻北京。师还，败山海关援兵於灤州，出塞为前驱，斩明兵守隘者。五年，从上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伊尔德冲锋杀敌，逐敌迫壕，乃引还。敌骑挟弓矢将犯御营，伊尔德驰斩之。秋，复略前屯卫，将十五人，捕敌军逻卒。值别将噶思哈为敌困，奋击，援之出。积功，授世职备御。寻擢巴牙喇纛章京。

崇德二年，从贝勒阿巴泰筑都尔弼城，将巴牙喇兵四百人护工役。五年，从围锦州，敌出战，伊尔德领纛追击，败之。督屯田锦州、松山间，明人纵牧於野，伊尔德设伏乌欣河，驱其牲畜以归。敌袭我军后，伊尔德还击，斩获无算。超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屡坐事当削世职，命罚鍰以赎。七年，复从围锦州，明兵来夺砲，击败之，进一等。

顺治元年，命驻防锦州。二年，加半个前程。世祖召伊尔德，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与尚书宗室韩岱等将蒙古兵自南阳下归德，招抚甚众。至扬州，获战□监百馀，渡江先驱，破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与固山额真阿哈尼堪等追击，败明将黄得功。三年，进世职一等昂邦章京。六年，偕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下南昌，诛声桓。师进，叛将李成栋陷信丰，攻克之，成栋夜遁，马蹶，溺水死。分兵定抚州、建昌，破其将杨奇盛。江西悉平。师还，复移剿保定土寇。论功，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八年，巴牙喇纛章京鼇拜讦伊尔德值上幸内苑擅令门直员役更番，私减守门护军额数，又嫉忌鰲拜等，鞫实，论死，上贷之，命降世职一级，罚鍰以赎。寻授本旗固山额真。九年，三遇恩诏，累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师败绩，王没於阵。十一年，师还，论罪，夺职籍没。

初，明鲁王以海与其将阮进等据舟山，以海走入海。至是，其将陈六御、阮思等复据舟山为寇。十二年，上授伊尔德宁海大将军，率师讨之。六御等遣所置总兵王长树、毛光祚、沈尔序等登陆掠大岚山。伊尔德遣巴牙喇纛额真车尔布、梅勒额真硕禄古、总兵张承恩引兵趋夏关，抵斗门，连击败之，斩长树等；而自率师攻宁波，乘舟趋定海，分三道并进。六御等列舟望江口山下以待，伊尔德挥众进击，败之；追至衡水洋，斩六御等，遂取舟山。十四年，师还，上命贝勒杜兰等郊劳，复世

职，论功，进一等伯。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自贵阳至盘江，击斩明将，进克云南。十八年，卒於军，谥襄敏。

孙巴珲岱，袭。自散秩大臣迁正黄旗满洲都统。夏逢龙之乱，出为荆州将军。圣祖征噶尔丹，参赞大将军马斯喀军务。卒，谥恪恭。子马哈达，降二等伯，世袭。乾隆中，加封号宣义。

努山，扎库塔氏，世居鄂里。父塔克都，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其长子瑚什屯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积功，授世职游击。卒，无子，以努山子浑岱为后，袭职，而努山代为牛录额真。从征伐，辄先驱觇敌。有功，授噶布什贤章京。太宗嘉其能，以瑚什屯世职改命努山，谕曰："弟之子不若弟亲也。"时为天聪八年五月。

寻从伐明，攻大同，努山与甲喇额真席特库、纳海执逻卒以献。崇德元年，率甲士行边，至冷口，遇明逻卒十四，斩三人，俘一人，获马十馀。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将入边，遇明兵，斩四十人，俘三人。发明兵所置火药。度墙子岭，明总兵吴阿衡将六千人迎战，击之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逐明兵，获马数十及攻具。薄明都，破明兵为伏者，而自设伏道侧，挑明太监高起潜战，伏起夹击，多所俘馘。即夕，起潜袭噶布什贤兵，努山与席特库及甲喇额真鄂克合兵战，起潜兵败走，逐北，迫会通河，明兵多入水死，遂次涿州；分道从睿亲王多尔衮徇山东，克济南。师还，出塞，复与劳萨共败明兵。

六年七月，与侍卫穆章等讷敌董家口、喜峰口，遇明兵，斩百馀人，俘四人。从围锦州，是时上自将驻军松山、杏山道中，明兵击噶布什贤兵，努山力战，斩五十二人，获马三十。明总督洪承畴出战，努山与劳萨等阵而前，战良久，王贝勒等各以所部合战，大破明兵。十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是时武英郡王阿济格驻军杏山河岸，上命努山济师。敌骑千自宁远至，猝与努山值，惊溃，努山逐之，至连山，斩三十人，获马三十有二。七年三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共略宁远，敌骑五十自中后所至，率噶布什贤兵纵击，明兵四百人来援，并击败之；薄宁远，守者背城阵，努山等与战，俘二十三人：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年，上以贝勒阿巴泰等略山东未还，命努山率甲喇额真四、侍卫四、兵九十至界岭口，讷师行距边远近，遇明兵，斩守备一、兵三百馀，俘数十人，获马骡二百馀。八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帅师戍锦州。

顺治元年，世祖既定鼎，命努山将左翼噶布什贤兵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自成兵出潼关拒战，努山自间道劘其垒，斩杀过半，自成兵溃走。二年，移师定河南，下扬州，克明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努山与诸将以师从之，得福王以归。三年，从贝勒博洛徇浙江，明总兵方国安屯钱塘江东岸，以舟师出战。努山从固山额真图赖自上游渡，击国安，败之，尽得其舟；进略福建，击斩明巡抚杨廷清、李暄。时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攻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聿键走汀州，努山驰七昼夜追及之，唐王入城守，令锐卒以巨木撞其门，后军继至，遂克之。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定湖广。明桂王由榔据广西，其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等，分屯湖南诸郡邑。六年正月，努山至长沙，时席特库亦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将右翼噶布什贤兵，共简精锐攻湘潭，与固山额真阿济格尼堪等破北门入，腾蛟死之。四月，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徇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出御，努山令所部舍骑步战，明兵败，薄城东门，进才等弃城走，逐之至武冈，歼进忠所将步兵三千，破进才及宗第等寨十馀，分克沅州、靖州；再进克全州，斩明阁部杨鰲及副将以下四十馀。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卒。

阿济格尼堪，满洲正白旗人，达音布子。达音布战死，长子阿哈尼堪袭三等甲喇章京，旋卒。阿济格尼堪继袭，授甲喇额真。从太宗伐察哈尔，自大同入明境，与雅赖共击败明兵於崞县。崇德元年，从太宗伐朝鲜，击败明宁远守边兵。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击破总兵侯世禄，得其印及骑。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肃亲王豪格攻锦州，设伏於连山，俘五人，获马七。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锦州，以七十人为伏，败敌；进攻杏山，领纛直入敌垒，敌大溃。时锦州有蒙古诺木齐等原降，明总兵祖大寿发其谋，以兵围之，不得出。阿济格尼堪讷知之，乘夜薄城，力战先登，入其郛，援诺木齐等皆出。进攻松山，战屡捷。上以阿济格尼堪少年能杀敌，进一等参将，赉白金四百。是年八月，明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救锦州，上自将屯松山、杏山道中，绝饷道。明总兵吴三桂、唐通等皆潜引去。上召阿济格尼堪亲授策，与鰲拜等追击，大败之。八年八月，命戍锦州。九月，郑亲王取中后所、前屯卫，阿济格尼堪率所部及蒙古兵攻中前所，拔其城，俘明溃兵，无得脱者，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一等梅勒章京。十月，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西讨自成，渡孟津，薄潼关。贼

凿重壕为固，自成将刘方亮率千馀人出拒，阿济格尼堪与图赖、阿尔津等奋战，方亮败退。至夜，复来犯，阿济格尼堪力战卻之，连破贼二垒，遂麾兵逾壕，冒矢石先登，贼惊溃降窜，师入关。二年正月，克西安，自成自商州入湖广。

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淮安，遣阿济格尼堪率所部趋扬州，屯城北，与亲军合攻，城遂下，获战舰二百馀；渡江克明南都，追击明福王由崧於芜湖，败其舟师：进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金华、衢州，破仙霞关，略建宁、延平。明唐王聿键走汀州，阿济格尼堪与都尔德进击至城下，率精锐先登，遂克汀州。其总兵姜正希以二万人赴援，阿济格尼堪出御，所杀伤过半。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赐敕世袭。五年，授正白旗满洲都统。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以阿济格尼堪参赞军事。是时明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等，守湖南：腾蛟军湘潭；进才、进忠军宝庆。阿济格尼堪至长沙，与兵部尚书阿哈尼堪为前锋，攻湘潭，破北门入，执腾蛟。逐明溃兵至湘乡，尽歼之，遂趋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拒战，阿济格尼堪令步骑番进，薄宝庆东郭，进才等败遁。遂下沅、靖，进克全州。七年正月，师还，进三等伯，赉白金五百，授议政大臣。四月，卒，谥勇敏。乾隆间，加封号襄宁。子宜理布，自有传。

佟图赖，汉军镶黄旗人。父养真。太祖克抚顺，养真以从弟养性已降，挈其族来归。从攻辽阳，以功授世职游击。命驻镇江，守将陈良策以城叛，养真及长子丰年皆死。

佟图赖初名盛年，其次子也，袭世职，事太宗。天聪五年，从攻大凌河，破明监军道张春兵，进世职二等参将。崇德三年，授兵部右参政。五年，从攻锦州，取白官兒屯台。六年，复从攻锦州，取金塔口三台。七年，从攻松山，明师以骑兵突阵，将夺我师砲，佟图赖击卻之；又败其步兵，取塔山、杏山诸台，遂克其城二：以功进世职一等。是岁始分汉军为八旗，授正蓝旗固山额真。师出略明边，佟图赖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奏请直取燕京，上以“未取关外四城，何能即克山海”，优旨开谕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调镶白旗，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等招降山东府四、州七、县三十二。复移师下太原，招降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师还，赐白金四百。寻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

定河南。二年，移师徇江南，先后克扬州、嘉兴，皆在行，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赐蟒服、黄金三十、白金千五百。五年，授定南将军，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率左翼汉军驻宝庆。时马进忠等寇衡、湘、辰、永间，陷宝庆。佟图赖师至，克之。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佟图赖与固山额真硕詹等分兵趋衡州，阵斩明将陶养用，拔其城。时明将胡一清犹屯城南为七营，乘胜疾击破之；逐一清，战於望公岭山峪口，又破之；一清走入广西境，距全州三十里，立六营自保，与努山、阿济格尼堪合军奋击，破之，遂下全州。师还，驻衡州。明兵犯常宁，遣牛录额真陈天谟等驰援，破明兵石鼓洞，斩其渠。八年，师还，宴劳。授礼部侍郎。复调正蓝旗固山额真。世职累进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三年，以疾乞休，世祖命加太子太保致仕。十五年，卒，赐祭葬，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谥勤襄。

康熙间，以孝康章皇后推恩所生，赠一等公，并命改隶满洲。世宗即位，追封佟养正一等公，谥忠烈，与佟图赖并加太师。养真改曰养正，避世宗嫌名也。

论曰：图赖忠鲠类父，督师南征，破福、唐二王，三江、闽、浙，以次底定，仍世侑飨，允哉！准塔绥徠畿辅，戡定江、淮；伊尔德横海杀敌，破鲁王馀众，功与相并。努山、阿济格尼堪、佟图赖佐定江表，又合军徇湘南。戮力佐创业，绩亦伟矣！

列传二十三

陈泰阿尔津李国翰 子海尔图桑额 卓布泰 弟巴哈

卓罗 四世孙永庆 爱星阿 子富善 逊塔 子马锡泰从弟都尔德

陈泰，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彻尔格子也。初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攻锦州，明兵自宁远来援。陈泰先众直入敌阵，斩执纛者，得纛以归。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屯德胜门外，攻袁崇焕垒，遇伏，奋击，多所俘馘。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陈泰设伏，擒其逻卒，复以步军战，歼敌。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梅勒额真萨穆什喀夜袭破黄州守将营。三年，伐明，败明兵於丰润，攻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营，拔之；又以巴牙喇兵三十败明骑卒百馀。五年，从围锦州，攻杏山，败敌兵，获牲畜。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兵。我兵出樵采，为敌困，陈泰率兵六援之出，敌袭我后队，迭战破敌，遂克其郛。予世职，自牛录章京进三等甲喇章京。七年，复围锦州，掘堑困松山。明兵夜犯正黄旗蒙古营，赴援，击之走。八年，从伐明，败总兵马科於浑河，筑浮桥济师。明总督范志完拒战，击败之。下山东，陈泰以偏师克东阿、汶上、宁阳三县，进世职二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四年，授礼部侍郎。从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广，战荆州，击破流贼一只虎。时明鲁王遣其将郑彩、阮进等寇福建，先后陷府三、州一、县二十七。上授陈泰靖南将军，与梅勒额真栋阿赉率师讨之，击破鲁王将曹大镐、张耀星，克同安、平和二县。五年三月，复克兴化。彩遁入海，复克长乐、连江，获所置总督顾世臣等十一人，斩之。鲁王所陷诸府州县以次尽复，福建平。师还，授巴牙喇纛章京，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兼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刑部尚书。八年，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以加上皇太后尊号恩诏误增赦款罢任，并以吏部覃恩升袭过滥，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起礼部尚书，充会试主考官，授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特命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上以湖广未定，大学士洪承畴再出经略，至军，疏言："孙可望等战湖南，郝摇旗、一只虎等扰湖北。湖南驻重兵，各郡窵远，不免首尾难顾。"上授陈泰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巴牙

喇纛章京苏克萨哈等统兵镇湖南。临行，上谕之曰：“师行有一定纪律，大小将佐，为国尽力，岂致挫衅？上毋藐视主帅，下当抚励士卒，能爱众而得其心，遇敌未有不争先效命者也。”十一年，复授吏部尚书。十二年，孙可望遣其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以舟师六万分犯岳州、武昌。文秀引精兵攻常德，陈泰遣苏克萨哈设伏以待。甲喇额真呼尼牙罗和当前锋，挫敌；甲喇额真苏拜、希福等以舟师迎击；大军继进，三合三胜。敌复列舰拒战，伏起，纵火焚其舟，敌大败，别遣兵击敌德山下。师进次龙阳，敌集二千人来犯，我兵奋击，溃奔，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与文秀并遁。降所置裨将四十馀、兵三千馀。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未几，卒於军。

师还，明年正月，世祖宴诸将，追悼陈泰，挥泪酌酒，谕学士麻勒吉、侍卫觉罗塔大曰：“大将军班师还，朕将亲酌酒以慰劳之。不幸中道弃捐，不复相见。尔等以此觞奠大将军灵次，抒朕追悼。”诸将及侍从皆感涕。赐祭葬，谥忠襄。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阿尔津，伊尔根觉罗氏。父齐玛塔，与从子阿山归太祖，官侍卫。旗制定，与阿山同隶正蓝旗。阿山自有传。

阿尔津积战功，授甲喇额真，世职二等参将。天聪四年，从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灤州。纳穆泰等引还，论罪，上以阿尔津力战杀敌，特贯之。九年，伐察哈尔，阿尔津从贝勒岳讬驻归化城。博硕克图汗子阴结喀尔喀等部贰於明，阿尔津获其使者，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走南汉山城，阿尔津简精骑追蹑，破其援兵。二年，略铁山，获明逻卒。授议政大臣，领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豫亲王多铎伐明，过中后所，明将祖大寿发兵追袭，阿尔津为殿，战不力，所部多战死者，又弃其骨不收，坐削世职，籍家产之半，仍领巴牙喇纛章京如故。五年，从围锦州，以离城远驻，坐罚鍰。六年，攻松山，击明总督洪承畴军，克台一、垒三，歼守台敌兵，出我师被围者。上嘉其善战，复授三等甲喇章京。七年，从伐明，攻宁远。八年，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伐虎尔哈部，下七屯，俘获无算。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於安肃，大破之，进二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西破潼关，还定江南，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等徇汉中，击叛将贺珍，破流贼张献忠，进攻叙州，所向克捷。五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率师定宣化叛兵。八年，与固山额真额克青等发武英亲王阿济格罪状，语详阿济格

传。叙功，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授西安将军，镇汉中。寻改授定南将军，移师徇湖广。十一年，自巴牙喇纛章京迁固山额真。

十二年八月，授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卓罗等率师驻荆州。时土寇姚黄等据归州，出没宜昌、襄阳间，阿尔津督兵搜捕，安集兵民，枝江、松滋诸县悉定。十三年，与卓罗等率师渡江，十月，克辰州。宝庆、永顺诸土司率官吏，具版籍，诣军前降。时云南、贵州尚为明守，阿尔津议移常德镇兵守辰州，别移兵屯常德为应援，自辰州下沅、靖，进取滇、黔。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与异议，事闻，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讬代之。

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命阿尔津率本旗兵以从。五月，卒於军，赠太子太保，谥端果。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其先居清河。父继学，初为商，从明经略杨镐军，尝通使於我。天命六年，克辽阳，继学来归，授都司。以副将刘兴祚婪贿，劾罢之。屡获明谍，捕逃人，授世职三等副将。请老，国翰袭世职。事太宗，授侍卫，赐号“墨尔根”。

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还攻永平，战先众。五年，围大凌河，城兵突出，国翰督兵击之退；明兵自锦州赴援，又击之，败走。九年，以善拊循所领人户，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从伐明，入边，明兵千馀据山列阵，国翰督兵奋击，败之，获马四十；进克墙子岭，转战至山东，克济南。师还，攻庆都、获鹿，发砲毁其垣。四年，授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五年，从攻锦州，克吕洪山台。七年，攻下塔山、杏山，擢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世职累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国翰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祖泽润等率兵剿饶阳土寇康文斗、郭壮畿等，师进征山西。时李自成走陕西，其党犹分据太原、平阳诸府，国翰与固山额真叶臣谋曰：“自成新败，贼无固志，当以大兵直捣太原。太原既下，分道略定诸郡县，馀贼非降即就馘耳。”乃合兵进拔太原，分道略定诸郡县。师还，赉白金五百。寻又从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自成走湖广，师从之，战应山，进攻武昌，与固山额真金砺等夺舟数百。

二年，命偕固山额真巴颜率兵下四川，次西安，叛将贺珍自汉中来犯，国翰与驻防西安内大臣和洛辉分兵夹击，大破之，进世职二等。三年，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师至，令国翰与巴颜逐捕延安馀寇，寇保张果老崖，掘壕困之，乘夜攻克其寨，歼其渠，获马二百馀。遂从肃亲王下四川，歼张献忠，复率兵渡涪江，击破献忠将袁韬，进世职一等。

五年四月，授定西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镇汉中。六年，明宗室硃森滏与其将赵荣贵以万馀人犯阶州，国翰督兵赴援，战必先众陷阵。诸将请曰："将军任讨贼之重，柰何轻身犯锋镝？脱有不戒，忧及全军。"国翰曰："吾固知此。然贼锋颇锐，战不利，势将蔓延。吾故以力战挫其锋。明之失机，率由主兵者怯战耗时，贼以坐大。覆辙可复蹈耶？"遂战，阵斩森滏、荣贵；复击破其将王永强，斩级数千，获驼马数百，复宜君、同官、蒲城、宜川、安塞、清涧等县。上深嘉其勇略，谕以"自后但发纵指示，不必身先士卒"。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将刘登楼、张凤翼、任一贵、谢汝德、万鍊等分据附近诸郡县，国翰遣兵会剿，歼贼甚众，抚定河东；进克府谷，擒斩所置经略高有才以下三百馀人，降其将郝自德等：进一等伯。

九年，与三桂督兵复成都、嘉定，遣将徇重庆、叙州，皆下。明将王复臣等纠倮儸万馀人犯保宁，列象阵攻城，国翰自绵州赴援，督兵横击敌，阵斩复臣，歼其众。捷闻，进三等侯，赏紫貂冠服、■H6金甲胄、櫜鞬、鞍马。十年，以四川平，命与三桂还镇汉中。十四年，明将谭文等与自成馀党刘二虎等为寇，陷重庆，使所置都督杜子香守之。十五年，国翰与三桂进讨之，自西充下合州，子香迎战，败遁，复重庆，道桐梓，趋遵义。明将李定国遣其将刘正国等据险拒战，击之溃，自水西走云南，取遵义及所属州县；复进克开州，并招降水西土司。时大将军罗讬、经略洪承畴已取贵阳，国翰还驻遵义，策会师取云南。七月，卒於军。丧至京，命内大臣致奠，赠太子太保，谥敏壮，侯爵袭三次，循例改袭三等伯。乾隆中，加封号懋烈。

海尔图，国翰长子。初从国翰军击贺珍，破袁韬，皆在行，授兵部理事官、牛录额真。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授户部侍郎，坐事罢。迁本旗固山额真。康熙初，袭三等侯爵。定西将军贝勒董鄂讨叛将王辅臣，命海尔图运砲赴军前，并参赞军务。寻以运砲迟误，解参赞，留驻凤翔。从征云、贵，二十年，卒於军。

桑额，国翰第三子。康熙初，自参领擢宁夏总兵。迁云南提督，未上官，吴三桂反，留驻荆州。改湖广提督，移守武昌。从攻岳州，师进

城陵矶，发砲沈敌舰，加右都督。三桂兵自洞庭湖出，桑额击之卻，逐至岳州城下，三桂兵引去，收万容、石首、安乡诸县，加左都督。诏趣进师，复以桑额为云南提督，奏改湖广提标兵为云南提标，率之进克辰龙关，克辰州、沅州；复进克镇远、平越，下贵阳，趋鸡公背。三桂兵焚铁索桥走，桑额督土司沙起龙等筑浮桥济师。旋从大将军贝子彰泰攻下云南省城，其将马宝、胡国柱自四川还救，桑额与副都统讬岱等破宝於楚雄，宝走降；又与都统希福困国柱於永昌，国柱自经死。云南平。

初，桑额标兵中道有溃散者，上遣左都御史哲勒肯按治，疏言标兵家口在武昌，无资养赡，逃回者千馀人。上切责桑额不恤士卒，部议夺职，命留任，叙功复职。二十五年，卒。

卓布泰，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父卫齐，费英东第九弟。事太祖，从特尔晋等率兵伐虎尔哈，得五百户以归，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太宗伐明，略遵化，进世职游击。上统大军出征，每令卫齐留守盛京，任八门提督。卒。顺治间，追谥端勤。子鰲拜，自有传。

卓布泰，其次子也。事太宗，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伐瑚尔哈部，铎陈、阿萨津二城以兵四百逆战，卓布泰与牛录额真萨弼图率甲士九十人击败之，斩级五十。敌复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合兵以拒，卓布泰率先邀击，俘六十馀人。五年，擢甲喇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山口拒守。卓布泰与梅勒额真翁阿岱迎战，明兵败走，大军合击，复与翁阿岱力战破敌。师还，敌蹑我后，翁阿岱中创仆，卓布泰还歼敌，掖翁阿岱乘马归。七年，从伐明，徇山东至青州，屡败明兵。明将张登科、和应荐等合八镇兵来拒，卓布泰率兵奋击，大破之，复乘夜袭破馀兵。八年，师还，赉白金，兼任兵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偕甲喇额真沙尔瑚达略黑龙江，克图瑚勒禅城，俘二百馀人。

是冬，从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次潼关，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等迭战破敌。二年，进克西安，自成走湖广，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阿尔津等追击，歼敌骑三百。移师下江南，从贝勒博洛徇浙江，败敌於杭州、於海宁、於平湖，得战舰百馀。三年，复从徇福建，署梅勒额真。次延平，明唐王聿鍵走汀州，师从之，卓布泰别将兵攻克福州。叙功并考满，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六年，复署梅勒额真，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自湘潭进克衡州。明将胡一清以步骑万馀踞城南山冈，列七

营，与佟图赖合攻之，溃走；复进克道州、靖州。师还，优赉，授刑部侍郎。累擢内大臣、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四年，授征南将军，率师至广西会湖南、四川两军规取云、贵。十五年九月，师次独山，与信郡王多尼及吴三桂会约师期，语详洪承畴传。卓布泰率兵自都匀进次盘江，明兵闻师至，沉舟，潜匿山谷中。卓布泰用土司岑继鲁言，渡下流取所沉舟，中夜济师。明将李承爵以万馀人屯凉水井，师进击破之，攻双河口山寨。明将李定国以象阵拒战，击溃之。定国悉众为三十营，列栅固守，卓布泰分军为三队，张左右翼以进，再战皆胜，追奔四十馀里，获其象、马。闻明兵尚坚守铁索桥，乃自普安间道进罗平，会信郡王等军攻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二月，从贝勒尚善等进军镇南，破白文选於玉龙关，渡澜沧江，取永昌，明桂王奔腾越，师复进，渡潞江。定国以六千人伏磨盘山，卓布泰分兵为八队，以火器发其伏，掩击，斩杀过半，遂克腾越。明桂王奔缅甸，卓布泰乘胜追击，越南甸至猛卯而还。捷闻，赉蟒服、鞍马。

康熙元年二月，师还，上命内大臣迎劳。寻追论在军勘将士功罪不实，与议政王贝勒争辨语怨望，论绞籍没，上命宽之，夺世职，罢都统。三年，复世职。八年，复以弟鰲拜得罪，夺世职。十六年，再复世职。十七年，卒，谥武襄。

巴哈，卓布泰弟。事太宗，以一等侍卫授议政大臣。顺治初，入关，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有功，世职累进一等甲喇章京。睿亲王讨姜瓖，巴哈请从征，王勿许，拂衣起，坐论死，命罚鍰以赎。睿亲王摄政，巴哈兄弟独不附。肃亲王卒於狱，子富绶尚幼，尚书宗室巩阿岱议杀之，巴哈及内大臣哈什屯持不可，乃止。巩阿岱因与弟锡翰及内大臣西讷布库等欲构陷以罪，闻上嘉其勤劳，议乃寝。世祖亲政，使证巩阿岱等罪状，皆坐诛。复命为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授领侍卫内大臣。鰲拜得罪，坐罢官夺世职。卒。

苏勒达，巴哈子。事圣祖，授侍卫。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上亲征噶尔丹，从行，赞议进击，复扈上巡行塞北，赐内厩马。卒，谥恪僖。

卓罗，满洲正白旗人，巴笃理子也。卓罗袭三等副将，兼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从伐明，薄明都，明太监杨永盛出战，卓罗以三百人击败之，遂进略山东。四年，围锦州，入其郛，获守备一。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总督洪承畴。八年，授刑部参政。

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梅勒章京，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败自成党一只虎於荆州。师还，赉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是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其将王进才等分守长沙、衡州、宝庆。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收湖南诸郡县，命卓罗及梅勒额真蓝拜率师益有德。四年，自岳州趋长沙，进才弃城走，卓罗等追击败之。遂与智顺王尚可喜共击败明总兵徐松节，率舟师还长沙。遣甲喇额真张国柱、札苏蓝等以偏师击败明总兵杨国栋於天心湖。卓罗会有德下祁阳，道熊罴岭，克其城。进攻武冈，击败明将刘承胤於夕阳桥，承胤降。明桂王走桂林，遂取武冈。五年，师还，上赉如自荆州还时。累擢吏部尚书，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十一月，授靖南将军，下广东。旋以广东垂定，罢。

十二年八月，命与固山额真阿尔津帅师屯荆州，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降於明，屯辰州。十三年八月，卓罗与阿尔津道澧州、常德，下辰州，可望焚舟夜遁，卓罗与梅勒额真泰什哈、巴牙喇纛章京费雅思哈等率兵渡江攻之，遂克辰州。十四年，可望诣长沙降，定国、文选等从明桂王入云南。

十五年，规取云南，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卓罗从信郡王多尼自湖南，三道并进。十六年正月，合攻云南，克之，屡败文选、定国兵，收永昌、腾越，追击至南甸。命卓罗守云南，赉蟒服、鞍马。明桂王奔缅甸，定国屯孟艮，以印劄招元江土司那嵩。十月，卓罗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白尔赫图等共击之，克其城，那嵩自焚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与三桂帅师入缅甸，卓罗仍守云南。缅甸执明桂王诣军，云南平。康熙元年，召卓罗振旅还京，进二等伯。七年，卒，谥忠襄。乾隆间，定封号曰昭毅。

永庆，卓罗四世孙。乾隆间，以护军参领降袭三等伯。旋擢副都统。从征准噶尔有功，加云骑尉，仍进二等伯。出为乌鲁木齐副都统。迁江宁将军，移绥远城将军。召还，擢礼部尚书。罢，授内大臣。嘉庆十年七月，卒，谥敬僖。旋以在绥远城尝受赇，事露，夺谥。

爱星阿，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孙也。父塔瞻，袭封一等公，卒，爱星阿袭封。世祖念扬古利旧劳，命加给三等阿达哈哈番俸。顺治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明桂王由榔与其将沐天波等奔缅甸，李定国居孟艮，白文选屯木

邦，皆在云南边外。上命吴三桂镇云南，三桂疏请发兵入缅甸取由榔。十七年，授爱星阿定西将军，与都统卓罗、果尔钦、逊塔，护军统领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禁旅会三桂南征。十八年，师行，闻世祖大行，三桂犹豫不进。爱星阿曰："君命不可弃。"督兵先行，三日，三桂乃发。九月，师次大理，休兵秣马。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至木邦，获文选将冯国恩，讯知文选屯锡箔江滨，定国与不协，走景线。爱星阿令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馀里至江滨，文选已毁桥走茶山。大军至，结筏以济，遣总兵马宁、沈应时追之。爱星阿与三桂督师趋缅甸，时缅甸酋尽杀桂王从官天波以下数十人，密使人守之，谋擒以归我师。十二月，师次旧晚坡，去其庭六十里，缅甸使诣军前请遣兵薄城，当以桂王献。爱星阿遣白尔赫图将前锋百人进，次兰鸠江滨；复令毕力克图等将护军二百人继其后，缅甸以舟载桂王及其孥并故从官妻女献军前。宁、应时追文选及於猛养，文选度不能脱，遂降。定国走死猛猎。捷闻，圣祖谕嘉奖，命以爱星阿所俘获畀三桂区处，振旅还京师。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敕书增纪军功。

康熙三年二月，卒，谥敬康。

子富善，袭。授领侍卫内大臣。圣祖亲征噶尔丹，富善将镶红旗兵扈上出中路，进次克鲁伦河，阅选驼马，徵输刍粟，皆当上意。师还，加太子太保。卒。乾隆初，追谥恭懿。

逊塔，满洲镶蓝旗人，安费扬古孙也。父硕尔辉。安费扬古既卒，太祖以所属人户分编牛录，授硕尔辉牛录额真。卒，逊塔嗣。太宗嘉其能，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是冬伐明，贝勒岳讬将右翼自墙子岭入边，逊塔署甲喇额真，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席特库等击破明总督吴阿衡军，遂越明都，略山东。明年春，师出边，明兵蹑我后，逊塔从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等奋战卻之。明兵侵喀喇沁营，逊塔移兵赴援，明兵溃走。六年，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屯松山，逊塔与甲喇额真蓝拜率兵击之，破三垒。明兵乘阴雨犯我师右翼，复与蓝拜步战卻敌。八年，授甲喇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击破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献忠率其徒拒战，逊塔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迭击破之。五年，师还，兼任刑部理事官。命率师驻防淮安。六年，莒州土寇曹良臣破海州，知州张懋勋、州同李士麟死之。逊塔督兵赴援，良臣走保马髻山，进击破之。时设浙淮盐务理事、兼户部侍郎衔，上以命逊塔，驻

扬州。七年，改督理漕运户部侍郎，仍驻淮安。八年，官裁，逊塔还京，授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遇恩诏，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三年，授工部尚书。十五年，监修坛殿工成，进世职二等。寻兼授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十七年，罢尚书，专任都统。旋命从定西大将军爱星阿率师下云南，明年十一月，会师木邦，趋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叙功，进世职一等拖沙喇哈番。四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十二月，卒，谥忠襄。

子马锡泰，袭世职，授佐领，兼前锋参领。康熙间，从信郡王鄂札征察哈尔布尔尼，师次达禄，布尔尼屯山冈，列火器拒战，马锡泰率前锋薄险，四战皆捷，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又从讨吴三桂，迁本旗满洲副都统。自湖广出广西，下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战，皆在行间。进破云南省城，逐贼楚雄，降三桂将马宝、巴养元等。师还，进世职一等。卒，孙德彝，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都尔德，亦安费扬古孙。父阿尔岱，以牛录额真事太宗，驻耀州，御明兵有功。从攻大凌河，战死，赠世职备御，都尔德袭。顺治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西征，战陕州，督兵陟山拔其垒，复破敌潼关。寻自河南下江南，逐明福王由崧至芜湖，截江而战，大败之。复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福建，偕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攻汀州，破明唐王聿键。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广，讨李自成馀党李锦等。师还，真除巴牙喇纛章京，授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赐祭葬，谥忠襄。

论曰：顺治初，取福、唐二王，不再期而定。桂王势更蹙，以有闯、献馀众死寇力战，支拄十馀年。陈泰定湖北，兵力至常、岳，阿尔津继之，奄有湖南。李国翰略四川、贵州，卓布泰下云南，卓罗从信郡王为之佐；爱星阿继之，逊塔为之佐；与吴三桂合军，深入缅甸取桂王：明宗至是始尽熸矣。

列传二十四

洪承畴 夏成德 孟乔芳 张文衡 张存仁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初，流贼大起，明庄烈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时诸贼渠高迎祥最强，号闯王，李自成属焉，承畴与战，败绩。庄烈帝擢卢象升总理河北、河南、山、陕、川、湖军务，令承畴专督关中，复与自成战临潼，大破之，迎祥就俘。自成号闯王，分道入四川，承畴与屡战辄胜。自成还走潼关，承畴使总兵曹变蛟设伏邀击，自成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是岁为崇德三年。

太宗伐明，师薄明都，庄烈帝徵承畴入卫。明年春，移承畴总督蓟、辽军务，帅秦兵以东，授变蛟东协总兵、王廷臣辽东总兵、白广恩援剿总兵，与山海马科、宁远吴三桂二镇合军；复命宣府杨国柱、大同王朴、密云唐通各以其兵至：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太宗师下大凌河，祖大寿入锦州为明守，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与为犄角。承畴至军，庄烈帝遣职方郎中张若麒趣战，乃进次松山，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

六年八月，太宗自将御之。上度松山、杏山间，自乌忻河南山至海，当大道立营。承畴及辽东巡抚邱民仰率诸将驻松山城北乳峰山，步兵分屯乳峰山至松山道中为七营，马兵分屯松山东、西、北三方，战败，移步兵近松山城为营，复战又败。上诫诸将曰："今夕明师其遁！"命诸军当分地为汛以守，敌遁，视其众寡，遣兵追击，至塔山而止；分遣诸将截塔山、杏山道及桑噶尔寨堡，又自小凌河西直抵海滨，绝归路。是夜三桂、朴、通、科、广恩、辅明皆率所部循海引退，为我师掩杀，死者不可胜计。承畴、民仰率将吏入松山城守，上移军松山，议合围。变蛟夜弃乳峰山寨，悉引所部马步兵犯镶黄旗汛地者一，犯正黄旗汛地者四，直攻上营，殊死战，变蛟中创，奔还松山。三桂、朴引馀兵入杏山。上遣诸将为伏於高桥及桑噶尔寨堡，明兵自杏山出奔宁远，遇伏，殪强半。三桂、朴仅以身免。承畴师十三万，死五万有奇，诸将溃遁，惟变蛟、廷臣以残兵万馀从。

城围既合，上以敕谕承畴降。九月，上还盛京，命贝勒多铎等留护诸军。承畴悉众突围，攻镶黄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战败，不能出。十

月，命肃郡王豪格、公满达海驻松山。十二月，承畴闻关内援师且至，复遣将以兵六千夜出攻正红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及正黄旗蒙古营，战败，城闭不得入，强半降我师。馀众溃走杏山，道遇伏，死。庄烈帝初以杨绳武督师援承畴，绳武卒，以范志完代，皆畏我师强，宿留不进。承畴被围阅六月，食且尽。明年二月，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使其弟景海通款，以子舒为质。我师夜就所守堞树云梯，阿山部卒班布里、何洛会部卒罗洛科先登，遂克其城，获承畴、民仰、变蛟、廷臣及诸将吏，降残卒三千有奇。时为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

居月馀，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承畴跪大清门外，奏言："臣为明将兵十三万援锦州，上至而兵败。臣入守松山，城破被获，自分当死，上不杀而恩育焉。今令朝见，臣知罪，不敢遽入。"上使谕曰："承畴言诚是。尔时与我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且朕所以战胜明兵，遂克松山、锦州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故朕亦恩尔。尔知朕恩，当尽力以事朕。朕昔获张春，亦尝遇以恩，彼不能死明，又不能事朕，卒无所成而死，尔毋彼若也！"承畴等乃入朝见，命上殿坐，赐茶。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见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於上，始若此尔。"上因叹谓："君闇臣蔽，遂多枉杀。将帅以力战没敌，斥府库财赎而还之可也，奈何罪其孥？其虐无辜亦甚矣！"承畴垂涕叩首曰："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上还宫，命宴承畴等於殿上。宴毕，使大学士希福等谕曰："朕方有元妃之丧，未躬赐宴。尔等勿以为意！"承畴等复叩首谢。庄烈帝初闻承畴死，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与邱民仰并列。庄烈帝将亲临奠，俄闻承畴降，乃止。承畴既降，隶镶黄旗汉军，太宗遇之厚。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承畴从。既定京师，命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旋与同官冯铨启睿亲王，复明内阁故事，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钞发各部院。九月，上至京师，与铨及谢升奏定郊庙乐章。

二年，豫亲王多铎师下江南。闰六月，命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赐敕便宜行事。是时明唐王聿键称号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率师道广信、衢州向徽州，左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募乡兵十馀万屯绩溪；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蕲水王术胖子常阖自号樊山王屯潜山、太湖间，由揾号金华王据饶州，谊石号乐安王、谊泐号瑞安王分屯溧阳、金坛、兴化诸县；荆本彻以舟师驻太湖，败，复入崇明：皆为明守。承畴至官，招抚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十月，遣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攻破绩溪。十二月，进破道周於婺源，声、道周见获，皆不屈，送江宁杀之；总兵李成栋破崇明，本彻走入海，杀其将李守库、徐君美。三年二月，遣总兵马得功、卜从善等击破司空寨，斩守寨石应琏、应璧等五人，获常阖。

既，谊石、谊泐合兵二万犯江宁。承畴先事诛内应西沟池万德华、郭世彦、尤琚等八十馀人。谊石等攻神策门，我分兵出朝阳、太平二门，截谊石等后，乃启神策门出城兵奋击，破之，追及摄山，斩馘无算。承畴疏请还京，以江南未大定，不允，赐其妻白金百、貂皮二百。八月，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克金华，获谊石。九月，谊泐复犯江宁，承畴出御，追获谊泐及所置经略韦尔韬、总兵杨三贯、夏含章。十二月，天禄搜婺源严杭山，获常淇及所置监军道江于东、职方司许文玠等。四年二月，从善及总兵黄鼎攻宿松，获谊泐弟瑞昌王谊贵及所置军师赵正；下饶州，获由揾及其族人常洊、常沘、常涫：并请命斩之。江南众郡县以次定。

明鲁王以海转徙浙、闽海中，号监国，明诸遗臣犹密与相闻。是年四月，明给事中陈子龙家华亭，阴受鲁王官，谋集太湖溃兵举事。承畴遣章京索布图往捕，子龙投水死。是月，柘林游击陈可获谍者谢尧文，得鲁王敕封承畴国公，江宁巡抚土国宝为侯；又得鲁王将黄斌卿与承畴、国宝书；镇守江宁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以闻。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命与承畴会鞫谍者，别敕慰谕承畴。

粤僧函可者，为故明尚书韩日缵子，日缵於承畴为师生。函可将还

里，乞承畴畀以印牌护行出城，守者讥察笥中，得文字触忌讳。巴山、张大猷以闻，承畴疏引咎，部议当夺职，上命贯之。

承畴闻父丧，请解任守制，上许承畴请急归，命治丧毕入内院治事。五年四月，还京师。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疏请定会推督、抚、提、镇行保举连坐法。得旨："自后用督、抚、提、镇，内院九卿咸举所知。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

八年闰二月，命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寻甄别诸御史为六等，魏琯等二十二人差用，陈昌言等二人内升，张煊等十一人外转，王世功等十七人外调，降黜有差。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因及承畴尝与名夏及尚书陈之遴集火神庙，屏左右密议逃叛；承畴又尝私送其母归里。疏入，上方狩塞外，巽亲王满达海居守，集诸王大臣会鞫。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议甄别诸御史定等差，非有他也。"并以送母未请旨引罪。名夏亦列辨，因坐煊诬奏，论死。未几，上雪煊冤，黜名夏。因谕："承畴火神庙集议，事虽可疑，难以悬拟；送母归原籍未奏闻，为亲甘罪，情尚可原。留任责后效。"九年五月，承畴闻母丧，命入直如故，私居持服，赐其母祭葬。九月，达赖喇嘛来朝，上将幸代噶，待喇嘛至入觐。承畴及大学士陈之遴疏谏，上为罢行，并遣内大臣索尼传谕曰："卿等以贤能赞密勿，有所见闻，当以时入告。朕生长深宫，无自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十月正月，调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明桂王由榔称号肇庆，频年转战，兵□瞀地蹙，至是居安隆所，云南、贵州二省尚为明守。诸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四出侵略，南攻湖南南境诸州县，东陷桂林，西据成都，兵连不得息。五月，上授承畴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满兵当留当撤，即行具奏。命内院以特假便宜条款详列敕书，宣示中外；并允承畴疏荐，起原任大学士李率泰督两广。以江西寇未尽，命承畴兼领，铸"经略大学士"印授之。临发，赐蟒朝衣、冠带、韡衤蔑、松石嵌撒袋、弓矢、马五、鞍辔二，诸将李本深等八十七人朝衣、冠带、撒袋、弓矢、刀马、鞍辔有差。

承畴至军，疏言："湖南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窵远，兵力所不及。郝摇旗、一只虎等窃伏湖北荆、襄诸郡，倘南窥澧、岳，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率提标兵驻荆州，别遣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又疏言："桂林虽复，李定国军距桂林

仅二百里，满洲援剿官兵岂能定留？克复州县，何以分守？又使孙可望讷我兵出援，潜自靖、沅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置孤军於徼外，其危易见。臣已分兵驰赴，俾佐战守，且当亲历衡、永，察机宜以闻。”十二月，上授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及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摆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等率师镇湖南；十一年二月，命靖南王耿继茂率所部自广州移镇桂林：皆承畴疏发之也。

是岁孙可望劫桂王，杀大学士吴贞毓等，方内讧。十二年六月，可望遣刘文秀攻常德，分兵使卢明臣、冯双礼攻武昌、岳州。承畴、陈泰遣苏克萨哈迎击，破之。明臣堕水死。文秀、双礼皆走贵州。陈泰旋卒於军，以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卓罗、祖泽润等分驻荆州、长沙。十三年，考满，加太傅，仍兼太子太师。李定国奉明桂王入云南，湖广无兵事。阿尔津议以重兵驻辰州，谋自沅、靖入滇、黔，承畴与异议。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讬代。十四年，可望叛其主，举兵攻云南，与定国战而败；十一月，诣长沙降。时上已允承畴解任还京师养疴，至是命承畴留任，督所部与罗讬等规取贵州，并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入。

十五年正月，复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帅师南征，於是承畴与罗讬会师常德，道沅州、靖州入贵州境，克镇远。卓布泰招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下独山州，会克贵阳。三桂亦自重庆取遵义进攻开州、桐梓，以其师来会。承畴上疏筹军食，言：“贵州诸府、州、县、卫、所仅留空城，即有馀粮，兵过辄罄。惟省仓存米七千馀石、穀四千馀石，足支一月粮。臣所部兵，令分驻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诸处。降兵暂驻三五日，改屯天柱、会同、黔阳诸县及湖南沅州。四川兵驻遵义，广西兵驻独山，使分地就粮。闻信郡王大兵自六月初发荆州，需粮多且倍蓰。贵州山深地寒，收穫皆在九月。臣方遣吏劝谕军民须纳今岁秋粮之半，并檄下沅州运粮储镇远，又令常德道府具布囊、樱套、木架、绳索，思南、石阡诸府、州、县、卫、所及诸土司募夫役，具工糈，以赴军兴。”九月，授武英殿大学士。

信郡王多尼师至，驻平越杨老堡，承畴、三桂、卓布泰皆会，议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云南省城，行一千馀里；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凡一千五百馀里，先中路十日行；卓布泰以南宁方有寇，自贵州、广西边境平浪、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隆所、黄草坝、罗平州，凡一千八百馀里，先四川兵十五日行。既定议，承畴还贵阳，与罗讬驻守，遣提督张勇等从多尼军。明将李定国等拒战皆败，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正月乙未，三路师会，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缅甸。承畴如云

南，疏言："云南险远，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上以命三桂。

三月，承畴至云南，疏言："信郡王令贝子尚善及三桂等追剿至永昌、腾越。明将贺九义、李成爵、李如碧、廖鱼、邹自贵、马得鸣辈收集溃兵，分遁元江、顺宁、云龙、澜沧、丽江，处处窥伺。民间遭兵火，重以饥馑，近永昌诸处被祸更烈，周数百里杳无人烟，省城米价石至十三两有奇。诸军就粮宜良、富民、罗次、姚安、宾川、临安、新兴、澂江、陆凉诸处。上明察万里，自有宸断，俾边臣得以遵奉。"疏入，上命户部发帑三十万，以十五万赈两省贫民，十五万命承畴收贮，备军饷不给。

八月，承畴疏言："兵部密咨令速攻缅甸。臣受任经略，目击民生彫敝，及土司降卒尚怀观望，以为须先安内，乃可剿外。李定国等窜伏孟艮诸处，山川险阻，兼瘴毒为害，必待霜降始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其间可以用师不过四月，虑未能穷追。定国等觊自景东、元江复入广西，要结诸土司，私授劄印，歃血为盟。若闻我师西进，必且避实就虚，合力内犯。我军相隔已远，不能回顾；省城留兵，亦未遑堵御：致定国等纵逸，所关非细。臣审度时势，权其轻重，谓今岁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藉秋收以延馀喘；明年尽力春耕，渐图生聚。我军亦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诸土司不能伺间隙以思逞。绝残兵之勾结，断降卒之反侧，则饥饱劳逸皆在於我。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相侵，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刍粮辏备，苗、蛮辑服，调发将卒，次第齐集，然后进兵，庶为一劳永逸、安内剿外长计。"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如所请暂停进兵。

十月，以目疾乞解任，命回京调理。明年，三桂进兵攻缅甸，获明桂王以归。语见三桂传。圣祖即位，承畴乞致仕，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康熙四年二月，卒，谥文襄。子士钦，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夏成德，广宁人。既，以松山降，隶正白旗汉军。顺治初，授三等昂邦章京。其弟景海，授一等甲喇章京。出为山东沂水总兵，尝疏请收沂州明大学士张四知等财产，又越职乞颁方印，皆不得请。旋以纵所部越境暴掠，与青州道韩方昭互揭，还京师，卒。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孟乔芳，字心亭，直隶永平人。父国用，明宁夏总兵官。乔芳仕明为副将，坐事罢，家居。

天聪四年，太宗克永平，乔芳及知县张养初、家居兵备道白养粹、罢职副将杨文魁、游击杨声远等十五人出降，命以养粹为巡抚，养初为知府，乔芳、文魁仍为副将，率降兵从诸贝勒城守。上移军向山海关，诸贝勒率乔芳、文魁、声远入谒行营，上召三人者酌以金卮，且谕之曰："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乔芳使诇阳和，而明总兵祖大寿亦使诣乔芳诇我师，乔芳缚以献。五月，明兵取灤州，贝勒阿敏弃永平出塞。濒发，屠城民，诸降官养粹、养初等死者十一人，乔芳、文魁、声远及郎中陈此心得免。乔芳从师还，隶乌真超哈为牛录额真。五年七月，置六部，以乔芳为刑部汉承政，授世职二等参将。

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左参政。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八旗四固山，以乔芳兼领正红、镶红两旗梅勒额真。七年，从伐明，克塔山城。乌真超哈八旗复析置八固山，改镶红旗梅勒额真，遂为汉军镶红旗人。八年，或诉贝勒罗洛浑家人夺金，乔芳置不问，坐瞻徇，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以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入关，改左侍郎。从诸军西讨。二年四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时张献忠尚据四川，关中群盗并起，叛将贺珍躏汉中、兴安诸府。是年冬，武大定叛固原，徒党甚众。初，上命内大臣何洛会帅师镇西安，至是就拜定西大将军，遣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将禁旅济师。三年，复敕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帅师督诸将自汉中、兴安入四川取献忠，乔芳於其间亦分遣所部四出捕治。初上官，长安民胡守龙者挟左道惑民，妄改元清光，将为乱，乔芳遣副将陈德捕诛守龙，散其胁从。是年春，贺珍与其徒孙守法、胡向化等以七万人攻西安。何洛会主城守，乔芳遣德军西门，副将任珍军北门，往来冲突，会李国翰师至，贺珍败走。三年十月，肃亲王豪格师既入川，乔芳亦遣总兵官范苏等攻献忠部众，为伏柷溪第沟子，战白水、青川，屡破之；复以反间杀其渠况益勤等，遂收龙安。

四年五月，乔芳帅师出驻固原，讨大定之党，分遣诸将任珍击斩白天爵等；刘芳名攻宁夏，俘王元、焦浴；陈德攻镇原，降姬蛟、王总管：於是固原西北悉定。复遣珍、德及副将马宁、王平徇兴安，讨贺珍之党，战荞麦山，再战板桥，斩胡向宸；困椒沟，破药箭寨，斩孙守法；破漫营山寨，擒米国轸、李世英：於是兴安定。是年秋，马德乱宁夏，复遣马宁会宁夏兵共讨之。战乱麻川，逐至河兒坪，斩德。又遣张勇、刘友元攻铁角城，复战安家川，擒贺宏器；攻李明义寨，擒明义：於是环庆亦定。乃益遣陈德、王平等招降青嘴寨渠折自明，三十六寨渠

王希荣，辘轳寨渠高一祥，击斩天峰寨渠张贵人，於是关中群盗垂尽。五年四月，流贼一朵云、马上飞等攻西乡，乔芳遣任珍等讨之，斩所署监军许不惑，凡千馀级，生致其渠。

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栋挟明延长王识駉为乱，既陷甘、凉，渡河东，残岷、兰、洮、河诸州，薄巩昌。乔芳帅师出驻秦州，遣赵光瑞、马宁等赴援，城兵出，夹击，斩百馀级。宁等复战广武坡，逐北七十馀里，斩三千馀级，巩昌围解。喇印、国栋之党数百人，分扰临洮、岷州内官营。乔芳部勒诸将，令张勇、陈万略向临洮，马宁、刘友元取内官营，赵光瑞、佟透徇岷、洮、河三州。勇等败贼马韩山，斩级七百，进复临洮。光瑞等败贼梅岭，得其渠丁光射，斩级三千。岷、洮、河三州皆下。宁等直击内官营，斩级八百。喇印、国栋之徒退据兰州。闰四月，乔芳与侍郎额塞率师自巩昌薄兰州。勇败贼马家坪，获识駉，与宁、光瑞会师兰州城下，攻拔之。别遣光瑞克旧洮州，其渠丁嘉升走死，师渡河。七月，定凉州。八月，攻甘州，乔芳遣张勇夜攻城，而与昂邦章京傅喀禅及宁、光瑞等为继。喇印等食尽，皆出降。

六年，徵诸道兵下四川。喇印降后授副将，在兰州军中，觇镇兵惮远征，因惎中军参将蒋国泰，戕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据甘州以叛。国栋亦攻陷凉、肃二州。乔芳帅师自兰州渡河而西，与傅喀禅等会师合围，攻不下，深沟坚垒以困之。喇印等食尽夜遁，乔芳遣兵追及之水泉，击杀喇印。国栋复与缠头回土伦泰等据肃州，号伦泰王，而国栋自署总兵官，城守，出掠武威、张掖、酒泉。会平阳盗渠虞允、韩昭宣等应大同叛将姜瓖为乱，以三十万人陷蒲州，上命乔芳与额塞还军御之。乔芳留勇、宁等围肃州，率师遂东。八月，师自潼关济，督协领根特、副将赵光瑞等克蒲州，斩级七千。进次宁晋，瓖将白璋等六千人往攻荣河，光瑞等击破之，斩级二千有奇。璋北走，师从之，迫河，贼多入水死，遂击斩璋。馀贼入孙吉镇，歼焉。复进向猗氏，行十馀里，瓖所置监军道卫登方以数千人依山拒我师，其将张万全又以四千人助战。光瑞等击斩万全，乃还攻，获登方，斩其将王国贤等三十馀人、级三千有奇。又令章京杜敏等攻解州，破其渠边王张五、党自成等。荣河、猗氏、解州皆下。杜敏等歼馀寇。根特等又破所置都督郭中杰於侯马驿。九月，光瑞等进克运城，斩允、昭宣。瓖之徒内犯者皆尽诛。十一月，勇、宁克肃州，诛国栋、伦泰及其党黑承印等，斩五千馀级。河西平。

七年三月，论功，加兵部尚书，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乔芳遣任珍击斩兴安寇何可亮。是年，遣赵光瑞等讨北山寇刘宏才，战保安，擒其军师苗惠民；战合水，擒斩宏才。八年，遣游击陈明顺等击

败雒南寇何柴山，游击仰九明讷紫阳山寇孙守全；复令光瑞等会兴安镇兵击斩守全及其徒翘兴宁、赵定国、谢天奇等，犁其寨。

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胁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如张勇、马宁、赵光瑞、陈德、狄应魁、刘友元辈，皆自偏裨至专阃。诸寇既殄，疏言："陕西寇剧，多荒田，请蠲其赋。分兵徕民，行屯田法。"乃遣诸将白士麟等分屯延庆、平固诸地，岁得粟四万二千石有奇，以佐军糈。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太保。

十年二月，命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疏言："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甘肃处边远兴安界，三省兵当循旧额。延绥、宁夏、固原、临巩四镇镇留三千人，庆阳协五百人，馀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汉羌既驻三桂、国翰两军，宜裁总兵官。兴镇置副，留千人，阳平关、黑水峪、汉阴县各五百人，馀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提督驻省会，留二千人，馀二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标兵悉令屯田，延镇、定边、神木三道无屯田，止用守兵，计所省又二千馀人。都省兵一万二千人，省饷岁三十一万。今四川未定，当令右路总兵官马宁率精兵三千驻保宁，以步兵五千分驻保宁迤北广元、昭化间，以屯田为持久。三桂驻汉中，相为犄角，规取四川。"既，复疏言："师进取四川，宜随在留兵驻防，以树干城，谋生聚。师行，当人给马三、伴丁一，携甲仗，以利攸往。"上褒其谋当。

十月，西宁回谋为乱，遣狄应魁捕治，得其渠祁敖、牙固子等以归。乔芳屡乞退，至是以疾告，加少保，召还京师。十二月，命未至而乔芳卒，谥忠毅。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尝诫汉军诸官吏，因曰："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云。

张文衡，辽东开平卫人。明诸生。天聪八年闰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入宣府。文衡自大同诣军前求见，言在明为代王参谋。明诸臣方尚贪酷，虐民罔上，必有圣主应天而兴，故徒步上谒。旋疏言："大同城小而坚，师攻当先关而后城，攻关宜穴地。宣府城大破碎，宜决洋河灌之。"九年正月，复疏策进取，言："明文武将吏皆以赂得，无谋无勇；又以贪故，饷减器窳，兵不用命。所以能拒我者，不过畏杀、畏掠、畏父母妻子离散，乃倚火器以死御我。今宣、大新被兵，山、陕、川、湖

陷於流贼。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惟东南无事，又困於新饷。上不及此时进兵，明不恆弱，我不恆强，节短势险，人有鼎立之志。岂非自失其机，反贻异日忧乎？原上毋负天生上之心也。”疏入，上曰：“待朕思之。”二月，遣贝勒多尔衮帅师收察哈尔。文衡又言：“宜率蒙古入偏岢，略太原，假中国物力以富蒙古；且张军威，并可近招流贼，并力并进。”上授文衡秘书院副理事官，赐田宅、银币，以大臣雅希禅女妻焉。隶镶黄旗汉军。

顺治元年，出为山东青州知府。初上官，总兵官柯永盛以戍青州之兵徇高密，而侍郎王鰲永以招抚至，主饷。赵应元者，从李自成为旗鼓，觏青州兵寡，阳就鰲永降，请置孥於城。既入，遂执杀鰲永。文衡见应元，为好语，具疏请留镇。应元喜，攫库金，群酗。会梅勒额真和讬、李率泰率禁旅略登、莱，道青州，营城西北。文衡惎应元出谒和讬等，慰劳遣还，密令兵从入，夜起戮应元及其党数十人。青州平。

二年，移淮安府知府。豫亲王多铎下扬州，道淮安。文衡请禁将吏毋扰市，糗粮刍秣应期立办。三迁，巡抚甘肃。五年二月上官，逾月而遘米喇印之乱。变未作，喇印诡言要文衡造其家集议。文衡行未至，贼环射杀之。总兵刘良臣，副将毛镔、潘云腾，游击黄得成、金印，都司王之俊，守备胡大年、李廷试、李承泽、陈九功皆死。参将翟大有与战，没於阵。贼挟西宁道副使林维造至北关，扌益杀之。越日，陷凉州，戕西宁道参议张鹏翼。贼四出侵掠，破巩昌，戕临巩兵备道李絮飞；破岷州，戕知州杜懋哲、王札；破兰州，戕同知赵冲学，知州赵翀，训导白旗、国学锦；破临洮，戕同知徐养奇；破渭源，戕知县李淐；战通渭，围子山，知县周盛时被创死。事平，皆赠恤如例。

张存仁，辽阳人。明宁远副将，与总兵祖大寿同守大凌河。天聪五年，太宗自将攻大凌河，从大寿出降，仍授副将。六年正月，存仁与副将张洪谟、参将高光辉、游击方献可合疏请乘时进取，参将姜新别疏请令副将祖可法、刘天禄先取松、杏二城，则锦州自下。七年五月，新复请进兵，洪谟等及新皆大凌河降将也。

崇德元年五月，始设都察院，班六部上。以存仁为承政，并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越数日，存仁上言：“臣自归国，默察诸臣贤否，政事得失，但不敢出位妄论列。今上创立此官，而以命臣。臣而正直，后之人正直必有过於臣者；臣而邪佞，后之人邪佞亦必有甚於臣者。所虑臣本心而行事，人不敢弹劾而臣弹劾之，人不敢更张而臣更张之，举国必共攻臣，使臣上无以报主恩，下无以伸己志，获戾滋甚。臣虽愚，岂不知

随众然诺，其事甚易；发奸擿伏，其事甚难。诚见不如此，不足以尽职。敢於受任之始，沥诚以请：如臣苟且塞责，畏首畏尾，请以负君之罪杀臣；如臣假公行私，瞻顾情面，请以欺君之罪杀臣；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请以贪婪之罪杀臣。苟臣无此三罪，而奸邪诬陷，亦原上申乾断，以儆谗嫉。”上曰：“此或知有其人而为是言。朕素不听谗，惟亲见者始信之。且朕志定於上，而诸臣蒙泽於下，纵有奸邪，孰能售其术哉？”越数日，以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满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并增置祖可法为汉承政。上御清宁宫，阿什达尔汉等前奏事，上因谕曰：“朕有过，亲王以下坏法乱纪，民左道惑众，皆当不时以闻。若举细而遗大，非忠直也。”可法对曰：“臣等惟上是惧，他复何忌？有闻必以奏。”存仁曰：“可法言非是。臣诚忠直为国，上前且犯颜直谏，况他人乎？”上曰：“然。人果正直，天地鬼神不能摇动，人主焉得而夺之？”是岁，都察院劾刑部承政郎球贪汙，论罪；劾工部夺民居授降人，复别造宅偿民，劳民非制。上以诸臣多未更事，事事加罪，反令惶惑，但诫毋更违令。

三年正月，可法、存仁疏言：“礼部行考试，令奴仆不得与。上前岁试士，奴仆有中式者，别以人畀其主。今忽更此制，臣等窃谓奴仆宜令与试，但限以十人为额。苟十人皆才，何惜以十人易之？”上曰：“昔取辽东，良民多为奴仆。朕令诸王下至民家，皆察而出之，复为良民。又许应试，少通文艺，拔为儒生。今满洲家奴仆，非先时滥占者比。或有一二诸生，非攻城破敌血战而得，即以战死被赉。昨岁克皮岛，满洲官兵争效命，汉官兵坐视不救。此行所得之人，苟无故夺之，彼死战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也？若别以人相易，易者无罪，强令为奴，独非人乎？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可法、存仁引罪谢。既，复论户部承政韩大勋盗帑，大勋坐夺职。四月，疏请敕户部立四柱年册，再疏请诛大勋，又劾吏部、刑部复用赃吏违旨坏法，皆与可法合疏上，上皆嘉纳之。七月，更定官制，可法、存仁皆改都察院右参政。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

大寿既降，复入锦州为明守，攻数年不克。五年正月，存仁疏请屯兵广宁，扼宁远、锦州门户。四月，又疏言：“臣睹今日情势，锦州所必争。但略地得利易，围城见功难。原上振军心，与之坚持。截彼讷察，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一月，当有机可乘。兵法全城为上，盖贵得人得地，不贵得空城也。我师压境，彼必弃锦州，保宁远；再急，彼必弃宁远，保山海关。大寿跋扈畏罪，岂肯轻去其窟？事缓则计持久，事急则虑身家。大寿背恩失信，人皆以为无颜再降。臣深知其心无

定，惟便是图，急则悉置不顾。况彼所恃者蒙古耳，今蒙古多慕化而来，彼必疑而防之。防之严则思离，离则思变。伏原以屯耕为本务，率精锐薄城，显檄蒙古，纵俘宣谕，未有不相率出降者。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十二月，复言：“兵事有时、有形、有势，三者变化无定，而用之在人。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乃锦州之羽翼，宁远之咽喉。塔山城倚西山之麓，自其巅发砲俯击，城易破也。既得此城，羽翼折，咽喉塞矣。兵法困坚城者，必留其隙。锦州虽不甚坚，当留山海关以为之隙。锦州辽兵少，西兵多，一人负箭入，群惊而思遁。能善用巧，山海关可下。”疏末并言乌真超哈每遇番上，辄令奴仆代，上为申禁。

六年，师屡破明兵松山、杏山间，存仁复疏请相机度势，以时进兵。七年，既克锦州，存仁请招吴三桂降。上颁御劄抚谕，并命存仁遗以私书，略言：“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六月，乌真超哈四旗始分置八固山，授存仁镶蓝旗梅勒额真。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前屯卫、中后所，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与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徇山西，下府六、州二十四、县一百三十一，遂克太原。又从豫亲王多铎略河南，下江南，督所部以砲战，屡有克捷。二年六月，从贝勒博洛定浙江，以存仁领浙江总督。兵后民流亡，存仁集士绅使抚谕，民复其所。七月，疏言：“近有薙发之令，民或假此号召为逆。若反形既著，重劳大兵，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下令免积逋，减额赋，使读书者希仕进，力田者逭追呼，则莫肯相从为逆矣。”得旨，谓“诚安民急务也”，令新定诸行省皆准恩诏施行。

十一月，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时明鲁王以海保绍兴，号“监国”，其将方国安镇严州。故明福王由崧倚大学士马士英，用以亡国，士英走依国安。是岁九月，国安自富阳渡钱塘江窥杭州，存仁遣副将张杰、王定国率师御之，斩四千馀级。国安退保富阳。又令定国出屯馀杭，遇国安兵，与战，自关头至小岭，逐北二十里，斩国安子士衍。十月，士英复以兵至，去杭州十里为垒五。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帅师赴之，未至，士英引去，存仁与总兵官田雄追击之，斩五百馀级。十一月，士英、国安复以兵至，存仁与梅勒额真季什哈及雄等帅师击之，敌溺江死者无算。十二月，士英、国安屯赭山，掠硃桥、范村诸处。存仁与梅勒额真硃玛喇及雄、杰等分兵与战，国安

所将水师数万人歼焉，馀众俘馘殆尽。三年二月，有姚志卓者，为乱於昌化，与国安相应。存仁遣杰等击走志卓，复昌化。五月，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六月，遣副将张国勋等破敌太湖，获士英等，戮之。十一月，存仁请设水师五千，备钱塘江御海寇。四年五月，遣副将满进忠等收福州镇东卫，破海寇周鹤芝；遣副将李绣援浦城，逐鹤芝党岑本高。十二月，遣副将马成龙等破敌处州，克景宁、云和、龙泉三县。五年正月，明宜春王议衍率众自江西入福建，保汀州山寨，总兵官于永绂击破之。二月，分兵克连城、顺昌、将乐三县，获明侍郎赵士冕、总兵黄锺灵等。存仁自至浙江，屡以疾乞休，至是始得请，受代以去。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七年，上令疆吏考校诸守令，以文艺最高下。存仁出按诸府县，廉能吏有一二语通晓，即注上考；非然者，文虽工亦乙之。监司请其故，存仁曰："我武臣也，上命我校文，我第考实，文有伪，实难欺也。况诸守令多从龙之士，未尝教之，遽以文艺校短长，不寒廉能吏心乎？"屡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存仁弟子瑞午，康熙间为福建邵武府知府。耿精忠叛，徇诸郡邑，瑞午不为下，死之。子飏、瑛、珍、珖、玳、瑜，子妇王、李皆从死。事定，赠瑞午太仆寺卿。存仁孙璲，康熙间以佐领从军，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海澄，战死，赠拖沙喇哈番。

论曰：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孟乔芳抚绥陇右，在当日疆臣中树绩最烈。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列传二十五

蒋赫德额色赫车克觉罗巴哈纳宋权傅以渐吕宫

成克巩金之俊 谢升胡世安 王永吉党崇雅卫 周祚高尔俨

张端

蒋赫德，初名元恆，遵化人。天聪三年，太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元恆与焉，赐名赫德。崇德元年，授秘书院副理事官，予四户。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

顺治二年，擢国史馆学士。九年，朝鲜国王李淏奏国内外奸徒谋不轨，巳伏其辜，命与侍郎伊勒都赍敕往慰问。十一年，擢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诏诸大臣陈时务，疏言："察吏乃可安民，除害乃可兴利。今百姓大害，莫甚於贪官蠹吏。惩治之法，惟恃督抚纠劾，以其确知属吏之贤不肖也。近每见各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行其志乎？其始官胥朋比，虐取瓜分；事败，官嫁名於吏以觊燃灰，吏假赀於官以成展脱。究之官吏优游，两获无恙，纠劾虽行，竟成故事。请严饬各督抚，纠劾勘谳覆奏时，必全述原参疏语，某款不实，或开报虚构，或承问故纵，穷源质讯，是非不容并立；实系衙役诈骗，按律坐以应得之罪，不许折赎，则贪蠹清而民苏矣。"得旨，下所司严饬行。旋加太子太保。

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六年，加少保。命赍册封朝鲜国王李■H7，侍读硕博辉副之。蒋赫德屡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修辑明史、太宗实录，充副总裁；太祖、太宗圣训充总裁。译三国志成，赐鞍马。十七年，引疾乞休。康熙元年，起为弘文院大学士。二年，调国史院。九年，卒，谥文端。

蒋赫德初为明诸生，尝应乡试，夜闻明远楼鼓声，曰："此颓败之气，国安能久？"不终试而去。遍游九边，曰："王气在辽、沈，将有圣人出，吾蓄才以待可也。"旋为太宗赏拔，卒致通显。

额色赫，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讷殷。祖莽吉图，当太祖时，从其兄孟古慎郭和来归。

额色赫事太宗，从征伐，自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天聪九年，从梅勒额真巴奇兰伐黑龙江部，使还奏捷。崇德三年，擢秘书院学士。五年，睿亲王多尔衮率师围锦州，命额色赫赉敕谕机宜。会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明兵於木轮河，使还奏捷。六年，命与图尔格及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如锦州，按诸将离城远驻，遣兵还家，睿亲王以下坐降罚有差。明总督洪承畴以援师至，上又命额色赫诣军前授诸将方略，还奏敌势甚张，当益兵。上遂自将击破明军。既克锦州，又命宣谕慰抚祖大寿及同降诸将士。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略山东，下兖州，同甲喇额真穆成格等奏捷。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五年，迁刑部启心郎。八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命往朝鲜谳狱。十五年，改保和殿大学士。额色赫再主会试，修太宗实录，辑太祖、太宗圣训，纂资政要览，并充总裁官，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八年，卒，谥文恪。

车克，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苏完。祖克尔素，太祖时来归。父席尔那，任牛录额真，卒，车克嗣，兼巴牙喇辖。

天聪八年，从上伐明，自大同趋怀远，薄左卫城，与巴牙喇纛章京图鲁什等设伏，败明将曹文诏骑兵。略代州，至五台山，还，遇明将祖大弼兵，击败之。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承政韩大勋私取库金，事发，车克坐贮库时未记档，论死，命罚鍰以赎，仍留部。寻兼任甲喇额真。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令车克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以三百人伏高桥北，坐纵敌，藉家财之半。六年，复从攻锦州，击破明总督洪承畴步兵。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牛录章京。考绩，加半个前程。五年，擢户部侍郎。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师下大同，令车克援太原，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歼瓖将刘迁、万鍊等。七年，兼任正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改都察院参政。驻防河间，佐领硕尔对讦户部给饷不均，事具巴哈纳传。车克亦坐降世职拖沙喇哈番。旋擢户部尚书。十年，复世职。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十二年，擢秘书院大学士，进少保。十三年，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领户部尚书。十四年，考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六年，命赴江南督造战舰。十七年，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讬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

圣祖即位，召还，调吏部尚书。有阿那库者，与兄金布争产，上命

均分之。既，又与本旗佐领吉詹争言，吉詹坐阿那库违上旨。牒户部，车克移刑部，坐阿那库罪绞；阿那库妻击登闻鼓讼冤，命覆勘，车克当夺官，命削加衔。康熙元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六年，以疾乞休。十年，卒，谥文端。

觉罗巴哈纳，满洲镶白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年十七从军，佐太宗征伐有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命免功臣徭役，分设牛录，巴哈纳与焉。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四年，擢参政，兼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七年，以刑部勘将佐功罪失平，夺世职。

顺治元年，擢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徇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皆下。移师山西，会固山额真叶臣，招降明总督李化熙等。师自汾州趋平阳，与廷柱击破明兵，至黑龙关，降裨将三、卒六千馀，赉白金，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分兵定遵义、夔州、茂州，斩所置吏数百，降卒数千，尽得其马骡辎重。馀寇悉平。师还，以勘甲喇章京希尔根军功失实，又肃亲王欲以机赛为巴牙喇纛章京不当，巴哈纳与索浑未阻止，且共为奏，议夺官，命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擢户部尚书。

八年，世祖亲政，巴哈纳奏事毕，上问民间疾苦及国家无益之费，巴哈纳举临清采砖及通州五闸运漕二事以对，上命即永行停止。寻兼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户部发饷不均，下法司鞫问，部议巴哈纳阿附睿亲王，厚白旗，薄黄旗。时方治睿亲王狱，坐巴哈纳罪至死，上命宽之，削世职，夺官，籍其家三之二。

九年，起授刑部尚书。十一年，同诸大臣分赈畿辅，赐敕印以行。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十八年，复设内三院，又改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卒。时鰲拜擅政，巴哈纳与不洽，恤不行。圣祖亲政，其子巴什以请，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谥敏壮。

宋权，字元平，河南商丘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顺天巡抚，驻密云。受事甫三日，李自成陷京师，权计杀自成将黄锭等。睿亲王师入关，籍所部以降，命巡抚如故。权疏言：“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衣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咸颂，四海可传檄而定。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济私，明徵外有暗徵，公派外有私派，民困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馀加增悉予蠲

免。勤求上理，宜育贤才。臣所知者，如王永吉、方大猷、杨毓楫、硃继祚、叶廷桂等，均济时舟楫，惟上召而用之。”得旨嘉纳。寻又荐宝坻进士杜立德等十一人。

时权仍驻密云，抚治二十馀州县，兼领军事。旋以遵化当冲要，命权移驻，先后击降自成党数千。丰润盗起，权捕治，以未获其渠，疏请罢斥，温旨慰留。寻疏陈祖军、民壮之害，言：“明制祖传军籍，隶在营路；选取民壮，隶在州县。身故则勾子孙，子孙绝则勾宗族，宗族尽则勾戚属，流离逃窜，乱由此阶。请特沛恩纶，除兹秕政。”又有私刻顺天巡抚印伪为纠举咨文投部者，事觉，逮治。权疏言：“用舍者君人之权，黜陟者铨枢之政，荐劾者抚按之职。请饬各省抚按，有关用舍大典，必具疏请，不须以咨文从事，则百弊俱清。”疏入，并如所请，著为令。

畿辅既平，诏拨近京荒田及明贵戚内监废庄，画为旗地，民田错杂，别给官田互易。权疏言：“农民甫得易换之田，庐舍无依，耕种未备，请蠲租三年。”又迭疏请蠲蓟州田租一年，除密云荒地逃丁派徵钱粮，兴三协屯政，守兵一予田十亩。俱下部议行。有诏优恤绿旗阵亡兵家属，权请特遣部臣莅视散给，俾霑实惠。

三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五年，遭母丧，请终制，命如常入直，私居持服。六年，假归葬亲。寻加太子太保。七年，还朝。时议用明例，遗御史巡方，权力持以为不可。八年，条陈时政，又言宜复设巡按。给事中陈调元、王廷谏等劾权前后持两端，且追劾其母丧未除，入闱主试，下部议，权老病宜罢归，遂命致仕。九年，卒。部议权被论致仕，祭葬宜杀礼。上以权诛自成党有功，赐祭葬如例，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文康。子荦，自有传。

傅以渐，字于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迁左庶子。十年，历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国史院学士。十一年，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诏陈时务，条上安民三事。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文学士。先后充明史、太宗实录纂修，太祖、太宗圣训并通鉴总裁。又命作资政要览后序，撰内则衍义，覆核赋役全书。十四年，命以渐及庶子曹本荣修易经通注。十五年，偕学士李霨主会试。考官入闱，例得携书籍，言官请申禁，以渐请仍如旧例，许之。入闱病咯血，请另简，命力疾料理。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乞假还里，累疏乞休。十八年，解任。康熙四年，卒。

吕宫，字长音，江南武进人。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九年，加右中允。十年二月，上幸内院，召宫与侍讲法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宫论有曰："伊、周、卫、霍，争介不介。"上喜曰："此三公语。"列第一。寻谕吏部："翰林升转，旧例论资俸，亦论才品。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閒雅。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寻授秘书院学士。闰六月，迁吏部侍郎。十二月，超授弘文院大学士。言官请禁江、浙签富户运白粮并织造报充机户，部议已有例禁，宫复请严饬督抚察究。

大学士陈名夏得罪，十一年，给事中王士祯、御史王秉乾劾宫为名夏党，宫引罪乞罢，上命省改。初，平西王吴三桂专镇，渐跋扈。宫与名夏及大学士冯铨、成克巩荐御史郝浴，命巡按四川。至是，浴露章劾三桂，三桂疏辨，上为罢浴，宫与铨、克巩皆坐误举，镌二级留任。

宫以病乞假，上遣医疗治，问病状。疏言："乞假已三月，禀体怯弱，人道俱绝，仅能僵卧兀坐。乞宽期调治。"御史姜图南劾疏语亵嫚，杨义复劾其旷职，宫亦累疏乞罢。十二年，以修资政要览书成，加太子太保。宫复疏申请，赐貂裘、蟒缎、鞍马，命驰驿回籍，俟病痊召用。十三年，敕存问，赐羊酒。十七年，诏大学士、尚书自陈，宫不具疏，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宫"一病六年，闻问杳然，忘君负恩"。上以宫请告无自陈例，谕毋苛求。十八年，世祖崩，宫赴都哭临，病益殆，还里。康熙三年，卒。

成克巩，字子固，直隶大名人。父基命，明大学士。克巩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避乱里居。

顺治二年，以左庶子李若琳荐，授国史院检讨。五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九年，迁吏部侍郎。十年，擢本部尚书。疏言："臣部四司，分省设官，原以谘访本省官评。请令各司人注一簿，详列本省各官贤否，参以抚按举劾，备要缺推选。督抚旧无考成，请令疏列事迹，消弭盗贼，开垦荒田，清理钱粮，纠除贪悍，定为四则，以别赏罚。文选推升，概从掣签。但地方繁、简、冲、僻不同，如江南苏、松等郡积弊之区，非初任邑令所能振刷。请取卓异官，或升或调，通融补授。行之有效，即加优擢，亦於选法无碍。"章下所司。寻擢秘书院大学士。以荐御史郝浴失人，镌二级。十二年，命还所降级。

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缺员，命克巩暂摄，并谕俟得其人，仍回内院。疏言："用人为治平之急务，而大僚尤重。今通政使李日

芳、甘肃巡抚周文叶、陕西巡抚陈极新皆衰老昏庸，亟当更易。财用困乏，宜定丈量编审之期。学校冒滥，宜严考贡入学之额。任枢密者，遇封疆失事，不得借行查以滋推诿。司刑宪者，於棍徒诈害，不得宽反坐以长刁风。又若修筑河工，宜覈冒销，杜侵帑。此数事皆当振刷，以图实政。”上深韪之。

给事中孙光祀劾左通政吴达兄逵叛逆，下法司勘拟。克巩疏论左都御史龚鼎孳与达同乡，徇隐不举，鼎孳疏辨不知逵为达弟，坐夺俸。寻命克巩回内院。十五年，加少保，改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十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七年，遵例自陈，谕不必求罢。

部推浙江布政参议李昌祚擢大理寺少卿。先是，扬州乱民李之春事发，其党亦有名李昌祚者，克巩与大学士刘正宗票拟未陈明；又在吏部时，荐周亮工，擢至福建布政使，坐赃败：克巩疏引罪。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语连克巩，并及昌祚、亮工事，克巩疏辨，上责其巧饰，下王大臣议，罪当夺官。世祖初以克巩世家子，知故事，不次擢用，值讲筵，命内臣将画工就邸舍图其像以进，居常或中夜出片纸作国书询时事，克巩占对惟谨；至是，谕责其依违附和，凡事因人，仍宽之，命任事如故。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为国史院大学士。康熙元年，调秘书院大学士。二年，乞休回籍。

克巩迭主乡、会试，称得士，汤斌、马世俊、张玉书、严我斯、梁化凤等，皆出其门。历充太宗实录，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屡得优赉。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赴临。三十年，卒，年八十四。子亮，编修；光，武昌守道。

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睿亲王定京师，命仍故官。疏请先蠲畿甸田租以慰民望，又言：“土寇率★降者，宜赦罪勿论。缚渠来献，分别叙功。就抚之众，宜编保甲，令安故业。无恆产者，别为区画。”寻奏荐丁魁楚、丁启睿、线国安、房可壮、左懋泰、郝絅等，又劾通州道郑煇优游养寇、三关总兵郝之润纵兵肆掠，俱宜罢斥；并请趣畿南北巡按及监司以下官赴任，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索驿递夫马。疏入，皆采行。

顺治二年，以京师米贵，疏言：“大兵直取江南，应令漕督及巡漕御史赴任。金陵底定，举行漕政。”诏速议行。因复上漕政八事，疏下所

司。寻调吏部侍郎。三年，疏请酌定进士铨选之制。五年，擢工部尚书。六年，乞假归，加太子太保。七年，还朝。八年，调兵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调左都御史。疏言："审拟盗犯，请用正律，不宜概行籍没，致累无辜。"又疏言："直省提学，例以佥事道分遣。畿辅为首善之区，江南人才之会，请以翰林官简用。"均报可。寻迁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

十二年，之俊病，乞休，上不允，遣画工就邸画其像。十三年，谕诸大臣曰："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尔等岂忍违朕，朕亦何忍使尔等告归？昨岁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已老，惟恐不复相见，不胜眷恋。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之俊泣谢。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校定律例。十六年，诏立明庄烈帝碑，命之俊撰文。寻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复乞假归。十七年，自陈乞罢，温谕敦召，未至，加太傅。十八年，复改秘书院大学士。之俊自归后，屡以衰老乞休，康熙元年，始允致仕。

之俊家居，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之俊白总督郎廷佐穷治之，牵累不决。事闻，上不直所为，以律禁收审匿名帖，镌廷佐二级，之俊削太傅衔。九年，卒，谥文通。

谢升，山东德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崇祯之季，明帝欲与我议和，升泄其语，罢归里。李自成入京师，升与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氵崔逐自成所置吏，奉明宗室香河知县师敌城守。寻奉表来归，授师敌知州，命升以建极殿大学士管吏部尚书。升至京师，改命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顺治二年，卒，赠太傅，谥清义。

胡世安，四川井研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四迁礼部尚书。十五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圣祖即位，与之俊同改秘书院大学士。以疾乞休，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康熙二年，卒。

王永吉，字修之，江南高邮人。明天启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顺治二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永吉疏辞，上责其博虚名，特允之，并谕永不录用。居数年，有诏起用废员，复诣京师，吏部疏荐，八年，授户部侍郎。条奏各卫所屯地分上、中、下三等，请拨上田给运丁；各项折色银请仍令官收官解，本色物料动支折价采买；洲田丈量累民，请以芦课并入州县考成，五年一次丈量：皆

见采择。

永吉家居，究心黄河下游阏壅为害，尝议修泾河闸，濬射阳湖。九年，疏言："黄水自邳、宿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於洪泽湖，亦出清河口。二水交会，淮、泗弱势，不能敌黄。折而南趋四百馀里，出瓜洲、仪真方能达江。一线运河，收束甚紧，即有大小闸洞宣泄，海口不开，下流壅滞，以致河堤十年九决。海口在兴化、泰州、盐城境内，辄为附近居民填塞。乞敕河、漕重臣相度疏濬，复其故道。淮、泗消则黄河势亦减。"

时河以北诸省患水，而江以南又苦旱，屡诏蠲赈，而湖广、四川、闽、广诸镇待饷甚急。永吉疏请下廷臣筹足饷救荒之策，上命永吉详具以闻。永吉因言："各省兵有罪革占冒，马亦有老病弱毙，十汰其二。以百万之饷计之，岁可省二十万。即以裁省之项，酌定直省灾伤分数，则兵清而赋亦减。"上嘉纳之。

畿辅奸民，每藉投充旗下，横行骫法。永吉疏陈其害，谓："上干国法，下失人心，请敕禁王大臣滥收人投旗，以息诸弊。"十年，擢兵部尚书。十一年，与刑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分赈直隶八府。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

永吉在兵部，鞫德州诸生吕煌匿逃人行贿，谳未当，下王大臣诘问，永吉厉声争辨。事闻上，谕曰："永吉破格超擢，当竭力为国，乃因诘问，辄至忿怒，岂欲效陈名夏故态耶？"左授仓场侍郎。十二年，仍授国史院大学士。寻加太子太保，领吏部尚书。

十四年夏，旱，疏请"下直省督、抚、按诸臣清釐庶狱，如有殊常枉屈，奏请上裁；赎徒以下，保释宁家"。下所司议行。旋以地震具疏引咎，上复责其博虚名。十五年，以兄子树德科场关节事发，左授太常寺少卿，迁左副都御史。十六年，卒。上以永吉勤劳素著，命予优恤，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通。

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顺治元年，以天津总督骆养性荐，授原官，调刑部。疏言："旧制，大逆大盗，决不待时，馀俱监候秋后处决，未尝一罹死刑，辄弃於市。请凡罪人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新制未定，并乞暂用明律。俟新例颁行，画一遵守。"二年，复疏言："流寇暴虐，今剿灭殆尽。恐寇党株连，下民未获宁止。请速颁恩赦。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简用务在得

人，庶可广皇仁，布实政。”并得旨允行。骆养性被讦贪婪通贼，辞连崇雅，谳不实，免议。给事中庄宪祖劾崇雅衰庸，崇雅疏乞罢，留之。五年，擢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八年，调户部，加少保。十年，引疾告归，命仍支原俸。旋召还。十一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复以老乞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入谢，上见其老，赐御服，谕曰：“卿今还里，服朕赐衣，如见朕也！”临行，复召见，赐茶，慰以温语，命大学士车克送之。十三年，敕存问。康熙五年，卒。明福王时，定从贼案，崇雅与卫周祚、高尔俨皆与。

卫周祚，山西曲沃人。明崇祯进士，官户部郎中。顺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再迁刑部侍郎，疏言：“各省逮捕土寇，坐辄数十人，请饰鞫讯得实，具狱词解部。京师多讦讼，请严反坐罪。功臣犯法，请复收赎之令。”调吏部，疏言：“六部司属，请每岁令堂官纠举黜陟。”“疆圉新辟，招民百名，即授知县，暂委各官，即予本职，乃一时权宜计。请试以文义，有不娴者，招民改武职，暂委授佐杂。”皆下部议行。擢尚书，历工、吏二部。十五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改国史院。以葬兄周胤乞假还。复起授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以疾乞休。康熙十四年，卒，谥文清。周祚居乡谨厚，圣祖称之。西巡，遣大臣酹其墓。

周胤，明崇祯七年进士，官御史。顺治初，授原官。官至兵部侍郎。

高尔俨，直隶静海人。明崇祯十二年进士，官编修。顺治初，授秘书院侍讲学士。迁侍郎，历礼、吏二部，擢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九年，为御史吴达所论，乞罢。旋起补弘文院大学士。十二年，卒，赠少保，谥文端。

张端，山东掖县人。父忻，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端，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入京师，端从忻皆降。顺治初，忻以养性荐，授天津巡抚。端亦以荐授弘文院检讨。三迁为礼部侍郎。十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忻以静海土寇乱罢，后端卒。

养性，崇祯时官锦衣卫都指挥使，颇用事。大学士吴甡戍，周延儒死，皆有力。来降，授总督。寻坐事罢，仍加太子太傅、左都督，进太子太师。求自效，授浙江掌印都司。卒。

论曰：世祖既亲政，锐意求治，诸臣在相位，宜有闳规硕画足以辅新运者。如蒋赫德请惩贪蠹；权首请田赋循万历旧额，并罢祖军、民壮；永吉议清兵额、恤灾伤，痛陈投旗之害；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若巴哈纳以细事塞明问，以渐、宫以巍科虚特擢，及额色赫、车克辈，皆鲜所建白。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

列传二十六

沈文奎李栖凤 马鸣佩 马国柱 罗绣锦绣锦弟绘锦雷兴王来用

丁文盛 子思孔 祝世昌

沈文奎，浙江会稽人。少寄育外家王氏，因其姓。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伐明，下遵化，文奎降。从贝勒豪格以归，命值文馆。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六年六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因略宣府边外。明文武大吏请盟，上还师。八月丁卯，召文奎及同值文馆诸生孙应时、江云深入宫赐馔，命策和议成否。文奎等皆言明政日紊，中原盗贼蜂起，民困於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文奎等退，各具疏陈所见。

文奎疏言："先帝用兵之初，势若破竹，盖以执北关之衅，名正言顺。其后多疑好杀，百姓离心，皆曰利我子女玉帛耳。上宽仁大度，推心置人。今师次宣、大，长驱而入，谁复敢当？乃以片言之故，卷甲休兵。大信已著，宜乘时遣使，略逊其辞，以践张家口之约。夫不利人之危，仁也；不乘人之乱，勇也；不失旧约，信也：一举而三美归焉。或谓南朝首吝王封，次论地土人民，和必不成。臣谓和否不在南朝，在上意定不定耳。且和而成，我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或蓟镇，或宣、大，或山海，乘时深入，诞告於众曰：'幽、燕本金故地，陵墓在房山，吾第复吾故疆耳。'师行毋杀人，毋劫掠，则彼民必怨其君之不和，而信我无他志矣。大凌河降夷，上赦之刀斧之下，复加以恩育，其所以去者，皆父母妻子牵其念耳。文王王政，罪不及孥。执杀逃亡，已正国法。岂可因兄及弟，因父及子？以一降夷而使众降夷自危，且使凡自大凌河降者人人坐疑，非上明白宣谕，上下暌违，终不能释也。我国衣冠无制，贪而富者，即氓隶，冠裳埒王侯；清而贫者，即高官，服饰同仆从。乞上独断，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贤愚佥奋，国日以强。"

云深疏言："南朝未能决和，宜倍道径取山海。山海既破，八城折入於我，再与画界议好，和乃可定。"

应时疏言："用兵当先足民。年来国用不舒，今岁又被灾，十室九空，宜乘时究方略，转虚为盈，此宜急议者也。八门徵税，正税外有羡银，税一两非增三四分不收，朘削穷民脂血，此宜严覈者也。六部公廨

已毕工，人人当尽心力为上治事，否则不惟负上，抑且负此巨室，此宜申饬者也。大凌河新夷，固自取灭亡，然边防严则逋逃何自越，此亦宜申饬者也。”

是岁近明边蒙古部民逃入沙河堡，明兵索还。文奎、应时疏中曰“降夷”，曰“新夷”，盖谓是也。

九月，文奎复疏言：“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日进四书二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上无曰‘此难能’，更无曰‘乃公从马上得之’，乌用此迂儒之常谈，而付之一哂也。上用人亦宜详审，臣第就书房言之。书房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也。自达海卒，龙什罢，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鬨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上方求言，而令喉舌不通，是何异欲其入而闭之门乎？宜量才委用，或分任俾责有所专，或独任俾事有所总。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立簿籍，定期会，使大事不过五，小事不过十，分而任之。课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

七年七月，疏言：“图事功者，以得人为先务。顷闻开科取士，诚开创急事也。然臣以为非抡才之完策，上宜发明谕，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有才能者许自荐，知人有才能者许保举。自荐者择有智识之臣，畀以抡选，而严挟私徇情之罚；保举者不避父子兄弟，但令立状记籍，异日考其功罪，与同赏罚，然后亲加省试，量才录用。有技能则超擢，无才行则责谴。奴隶工商，有善必取。显官贵戚，有恶必惩。招以真心实意，歆以高爵厚禄，绳以严刑重罚。好荣恶辱，人情所同。虽不能拔十得五，於千百中得数人，而已足为用矣。”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文奎列第二，赐人户、牲畜，授内弘文院学士。七年八月，以醉乘马犯卤簿，论死，上宥之，仍命断酒。

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七月，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时畿南未定，保定、大名、真定所属诸州县，盗千百并起，焚掠为民害。文奎到官，驻真定，训练所部兵，与巡按卫周胤谋捕治，盗渠赵崇阳等数百人降。有韩国璧者，为盗宁晋泊，拒官军。文奎即用崇阳捕斩国璧，歼其徒。遂分部总兵王巇、守备刘文选等将兵逐贼。巇等讨灭香炉、乔家二寨，戮其渠钱子亮、赵建英。文选等攻深州，戮其渠于小安；攻晋

州，戮其渠马数全。於是冀州郭世先、保定李库、内黄李君相、顺德袁三才数十渠魁，并就俘戮。散其胁从，录骁勇置部下。畿南渐定。州县吏徵赋仍明季旧习，优免多则蚀赋，摊派行则厉民，文奎疏请悉从正额；宁晋泊地肥而赋轻，豪右竞占，逋赋为州县吏累，文奎疏请招民分耕纳赋；二年正月，疏言畿南民重困，岁贡绵丝诸品，皆求诸他行省，请改折色；二月，又论诸卫所地纳赋丁入保甲，皆当属州县吏：并见采择。李联芳、张成轩等为盗南皮、盐山间，四月，遣都司杨澄、守备徐景山捕治，戮联芳等九十三人。

寻命加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五月，改命总督淮、扬漕运。淮、扬群盗，高进忠、魏用通、高升三人者为之魁，复有酆报国、司邦基挟明宗室新昌王，与相应为乱。文奎遣游击裴应旸等击斩用通，总兵王天宠亦击破升，报国、邦基为其徒缚诣江宁以降；进忠走崇明，亦降。十二月，复令总兵孔希贵、苏希乐逐盗如皋，得其渠于锡簿、刘一雄。三年八月，又与淮徐道张兆熊发兵击斩邳州盗杨秉孝、王君实等。江、淮间始稍安。十月，疏请禁革苏、松诸府徵漕积弊，悉去官户、儒户、济农仓诸名，著为令。四年正月，以擅免荒田赋，又渎请明陵祀典，夺职。

五年十二月，起为内弘文院学士。六年，充会试总裁。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文奎以知睿亲王多尔衮令改实录不上言，当坐，上命免议。四月，复命以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请复姓沈氏。七月，疏请慎选运官，清核舍馀，合选殷丁，清勾黄快，皆漕政大端，凡四事。十年，率师讨胶州叛将海时行。十一年，遣兵捕硃周錤，清通、泰滨海逋寇。江北庐、凤、淮、扬诸府灾，文奎请蠲赋，户部议未定，冬尽未启徵。九月，文奎坐督运愆迟，左迁陕西督粮道。寻卒。

与文奎同时以诸生直文馆者，云深、应时同被召对。又有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辈，盖皆文奎疏中所谓秀才八九者也。栖凤、方兴、国柱、鸣佩、兴自有传。云深后不著。应时为启心郎，以祝世昌请毋以俘妇为妓，为改疏稿，坐死。士俊尝上疏谓：“上定例一丁予田五日，衣食於此出，力役於此出。民已苦不足，况以绳量田，名五日，实止二三日。将吏复占沃地，役民以耕，宜禁革。民间贷金，当视金多寡定取息重轻，其有逾度者，宜坐罪。”日者，满洲以计田，士俊用当时语也。士俊入关后，尝为湖广巡抚，收长沙，克衡州、常德，有劳。

方上召文奎等策议和成否，亦谕吏民令建言。有胡贡明者，疏言："我国与南朝未尝无内外君臣之分。今既议和，当遣使修表，姑听其区画。如不欲为之下，遂图大事，必如汉高祖而后可。"因谓鼓舞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人心，皆未若汉高祖。贡明先尝上疏请更养人旧例，略言："太祖时方草创，土地、人民、财用皆与诸贝勒均之。今尚沿此习，上名虽有国，实不啻正黄旗一贝勒耳。一人寸土，上与诸贝勒互不相容。十羊九牧，即有中原不可以为治。出师得财，当以三属上，七分畀诸贝勒。得人聚而赎之，视其贤不贤，厚薄予夺，权得以自操，而人心亦归于一。"至是又别疏申前说，并反覆言养豪杰当破格，如高祖之于"三杰"。上览先疏，颇韪其语，谓后出师当用汝议；览后疏，责其语冗。贡明复上疏抗辨。

七年，又有扈应元者，疏诋汉官但求名利，语近戆，略如贡明。别疏陈七事，谓备荒宜储粮；编丁宜恤老□；筑城建关宜不妨农业；出师宜选公正廉能吏，拊循新下郡邑；取士宜尚德行；求言宜置谏官；乘机取天下，在人心不在火器。上览其疏，至论筑城建关，疑勿善也，不竟阅。应元亦上疏抗辨。

贡明隶镶红旗，亦诸生；应元隶正白旗，自署"隐士"。

李栖凤，字瑞梧，广宁人，本贯陕西武威。父维新，仕明为四川总兵官。尝官蓟、辽，家焉。马鸣佩字润甫，辽阳人，本贯山东蓬莱。其先世尝为辽东保义副将，因占籍辽阳左卫。栖凤、鸣佩皆以诸生来归，事太宗，并值文馆。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栖凤、鸣佩俱列二等，赐人户、牲畜。汉军旗制定，同隶镶红旗。世祖定鼎，授栖凤山东东昌道，鸣佩山西冀南道。顺治二年，收湖广，移栖凤上荆南道，鸣佩下湖南道。

方栖凤值文馆，治事勤慎，达海等闻於上。上命司撰拟，移写国书。达海卒，栖凤言文馆无专责，椟贮官文书，人得窃视，虑有漏言。上召王文奎等谘和议成否，栖凤上疏言："臣侍文馆几七年，今上与南朝议和，谋及群臣。臣愚以为时政有可惜者二，当速图者六。先帝劳心力、训练劲旅以遗上，上当法先帝赏罚出独断，有功虽贱虽仇必赏，有罪虽贵虽亲必罚。若不振奋鼓舞，必且习为泄泄，弛已成之业。此可惜者一也。上天姿英敏，诚大有为之君也。臣见诸臣章奏，辄曰'上宽仁大度'，此则谀耳。创国之君，不欲过刻，亦不欲过宽。用人听言，审察其可否，中夜而思，如何使人畏，如何使人喜，而后可以驱使。倘信虚誉而毗于仁厚，必误上英敏矣。此可惜者二也。民以食为天。今岁水且

螟，米值骤昂。上宜速出师攻关外八城，八城为我有，岂复虑我民之枵腹耶？一失此机，民无食且流散，国亦稍稍衰矣。当速图者一也。上旧得人民，兵农工役，物物皆备。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昨闻大凌河西夷复加诛戮，奈何先与之誓而后又杀之也？今宜罢非时之工，广养人之惠。当速图者二也。南朝东西支梧，奔命不遑，势必且南迁。祖大寿与上尝有盟约，当急遣使游说，乘机进兵，迟则失时。当速图者三也。君虽圣，必赖贤臣以调燮之。近虽有二三骨鲠之臣，位卑禄薄，信任未专。如永平道张春，在彼中号有谋略，上宜隆以礼遇，心虽金石，将为我镕。我国虽边鄙，未始无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速图者四也。诸臣多请制定衣冠，尚未允行。夫所谓衣冠，岂必如南朝纱帽圆领而后可？但能别尊卑，差贵贱，即是制度。国体威严视斯，人心系恋视斯，纲纪法度，风移俗易，莫不视斯。当速图者五也。达海竭心力奉上，及其卒，敛乃无韡，其廉若此，未闻上破格矜恤。总兵布三取辽阳首功，先帝赐敕免死，今以事夺官，且下之狱，不过以愚直得罪。功过贪廉，自古无全才，不可拘於一。当速图者六也。”调为上荆南道参政。明年六月，迁湖广右布政使。

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安徽。吴继、程国柱等为寇休宁、婺源间，栖凤檄总兵李仲兴、许汉鼎等帅师捕治，获所置总兵江乌、郑恩祥，降张天麒、江周等千人。其党赵正挟明瑞昌王谊贵攻宿松，栖凤率总兵卜从善、冷允登御之洿池，斩千级，获谊贵及正子捷应，弟允升。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上其事。旋坐属县滥徵赋不举劾，左迁。

六年，复自浙江嘉湖道参议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广东诸郡县，尚可喜、耿继茂军驻广州，栖凤驻南雄，为具储糈。七年，合兵克韶州，并破雷州、廉州诸寨。八年，明将曾志建侵韶州，栖凤令南韶道林嗣琛、游击张玮等击之，斩二千馀级。九年，遣副将先启玉等攻钦州，获叛将李成栋子元胤。十年，明将李定国自梧州侵肇庆，栖凤遣兵败之龙顶冈；寻分遣总兵徐成功、吴进功等复罗定州东安县。捷闻，上手书“知方略”三字以赐。又遣副将陈武、李之珍徇高州，至沙江。敌循江岸列寨，师渡江纵击，获所置副将姚奇、中军余元玑等。克化州、吴川县，焚其垒，歼敌。以功进兵部右侍郎。

十五年三月，考满，加兵部尚书。六月，命总督两广。时明桂王走云南，其将陈奇策及明江夏王蕴钥、德阳王俨锦等据上思州，旁掠诸县，栖凤令总兵栗养志等讨之，获奇策等；又剿抚那锦、板强诸寨，定太平、思恩诸府。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九月，分设广东、广西两总督，栖凤督广东。十二月，以老乞休。康熙三年正月，卒。

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六年，与同官罗绣锦疏论输粮令，语详绣锦传。崇德八年，授半个前程。顺治三年，自下湖南道参政授户部侍郎衔，总督江南粮储兼理钱法。疏言钱法首禁私铸，犯必诛，并请设钱法道专其责；江南军饷不足，请留关税佐之：皆议行。八年，入为户部侍郎。十年，改总督仓场侍郎。

十一年二月，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劝垦宣府、大同荒地三千馀顷。盗发平阳，鸣佩令副将许占魁等捕治，分兵扼隘，诛其渠张五等二百八十馀人，降其党九十馀。

十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时郑成功为寇海上，陈其纶、汪龙等为明将，号为侯、伯，据郡县，遥应成功。鸣佩檄总兵胡有升等攻其纶瑞金，破大柏山寨。其纶走宁都天心寨，寨民获以献；复获龙九江，并击破成功之徒胡宁等。未几，明将张名振以舟师侵崇明，鸣佩亦以舟师御之，名振败走，得其副将林正礼等；复周历松江、崇明诸郡邑，视形势，疏陈水陆攻守之策。会给事中张玉治言江宁提督当移驻苏州，吴淞宜增兵，上令鸣佩覈议。鸣佩请令江宁提督分兵守刘河、福山，苏松提督驻吴淞，不烦更增兵，但令与江宁提督互策守御为犄角。得旨，如所议。十二月，名振兵复侵崇明，以舟师断海港，官军莫能渡，鸣佩密令民束草削★H9，佐军焚敌舟，俘馘无算，名振夜引去。十三年正月，降所置总兵顾忠，副将黄忠、董礼等百馀人。顾忠故剧盗，号“纲仓顾三”，善水战，至是降，敌益沮。复率参将吴守祖等出海，至浙江独山破敌。分兵讨吉安、赣州盗，败之上坪；讨徽州盗，剿花桥诸寨。闰五月，以目疾乞罢，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年正月，卒。

鸣佩尝荐梁化凤有大将才，及成功入攻江宁，赖化凤破敌。栖凤、鸣佩子弟皆才。栖凤弟栖凰漕运总督加太子太保，栖鹃、栖鸾总兵，栖鸣广东提督；子镇鼎，亦官广东提督，加太子太保。鸣佩子雄镇，自有传。

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诸生直文馆。六年，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语附见沈文奎传。国柱上疏，谓：“以家喻国，上犹祖父，诸贝勒犹子弟，而人则妻孥也。祖父重持家，子弟喜便嬖，好恶不同，不能迫而从也。我国正直者多贫贱，贪佞者多富贵。正诎而邪申，欲国之兴得乎？宜采贡明议，无分新旧人，悉养於上。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今昔相较，果何如乎？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先帝至今日，亦当更旧习。苟益於国，何有於小嫌？且利於八家，而上独擅焉，诚不可也；今养人乃劳事，虽专

之，庸何伤？”

先是，国柱与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是疏并申言之；而诸上书言时事者，扈应元、徐明远、许世昌、仇震疏中往往及是。应元事见沈文奎传。明远，明兵部吏，自永平降，隶镶黄旗。疏并请禁交结，定法度，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禁八门监榷不得用重秤，豁流亡户籍，录閒冗吏，革鬻良人为妓。世昌，正红旗牛录章京。疏并请定先帝谥号，建中书府。震，明武进士、都督佥事。疏自署“俘臣”，并请译书史，申法律，简贤才，与明通和。

八年，太宗命礼部设科取士，中式为举人，国柱与焉。直文馆如故。崇德初，始置都察院。三年，授国柱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授左佥都御史。师已定大同、代州，七月，命国柱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道昌平，出居庸关，至代州任事。师自忻州克太原，国柱进驻太原。师行，任策应。汾州、平阳、潞安、泽州诸府以次底定。李自成将李过、高一功走保绥德，国柱疏请分兵东西夹击，使贼首尾不相应，上韪其议。二年，遣游击杨捷击斩阳曲盗阎汝龙，别将讨岚县盗高九英，降四十馀寨。交城盗梁自雨、河曲盗李俊与九英犄角，国柱复分兵捕治。国柱抚山西年馀，捕诛自成馀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客军数往来，苦供亿繁，国柱悉心措置，民不知兵。十月，擢兼兵部侍郎，总督宣、大。

四年七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河南三行省。五年正月，安庆乱者冯洪图陷巢县，掠无为州，国柱令按察使土国宝从侍郎鄂屯帅师讨之，获洪图及其党蒋懋修、锺武等。江西总兵金声桓叛，其将潘永禧犯徽州，国柱遣满洲驻防官兵击破之，复祁门、黟二县。上命征南大将军谭泰帅师讨声桓，克九江、南康、饶州等府。明尚书余应桂据都昌，出没鄱阳湖，国柱令副将杨捷等从谭泰攻克都昌，获应桂；复击败其将邓应龙等於武宁。十月，广东叛将李成栋自南雄侵赣州，国柱遣将与江西巡抚刘武元合兵击杀之。

六年，有王定安者，为乱於湖广，陷罗田，结英山盗陈元等掠霍山，国柱遣中军副将硃运亨等击之，战於三尖山，元等引去；又令总兵卜从善剿白云、梅家、英窠诸寨。明石城王统锜率五千馀人自金紫寨赴援，倚山列阵，从善与战，俘馘甚众，获所置总兵孔文灿、副将方学达等。国柱复率师会江宁昂邦章京巴山、提督张大猷讨六安盗，围将军寨，击斩其渠张福寰，降所置总兵王俊、副将霍维伦等。安徽境诸弄兵

者，往往依山结寨相望，至是始尽。

明鲁王以海在舟山，其将吴凯据大兰山为声援，上命国柱策剿抚。国柱知宁波诸生方圣时与以海臣严我公友，使为游说，我公遂降，国柱护送京师。上遣赍敕招凯，国柱复寓书焉，凯与其将顾奇勋、姜君献、陈德芝等降。七年，加太子少保。

九年七月，有张自盛者，为乱於福建，阑入江西境，保大觉岩，国柱檄提督刘光弼击斩所置总兵李全等，遂获自盛。十一年正月，明将张名振攻崇明、刘河、吴淞，国柱募水师，遣总兵王璟、副将张恩达分将之，败之於靖江，复败之於泰兴，毁其舟，名振引去。二月，有赖龙者，为乱於湖广，号“红头贼”，自桂东侵江西境，国柱与湖广总督祖泽远合兵攻桂东，得龙，乱乃定，复加太子太保。旋致仕。国柱初至江南，驻防兵与民不相习，国柱善为抚戢，令行禁止，兵民相安。康熙三年二月，卒。

天聪八年，举人凡十六人，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硃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得八人。国柱及绣锦、兴、来用入关后，皆至督抚，而国柱、绣锦、兴又同值文馆。

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天聪五年，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馀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馀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绣锦、鸣佩疏言：“民有馀粮，孰肯输之官？纵令首告，有仇则讦，无仇则隐，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粮入市，新人粮不足及旧人之无粮者，皆无所於籴。不若出令，无问满、汉、蒙古官生军民，人输粮一斗。有粮者固易办，无粮者人出银二三钱，籴以输官，亦无大损；其有馀粮原输官者，奖以升赏：此两便之术也。”崇德元年五月，授内国史院学士。纂太祖实录成，得优赉。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七年，兼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李自成西走，其党掠卫辉、怀庆间，而原武、新乡诸县盗竞起。绣锦至官，与总兵官祖可法等谋防御。疏言：“自成之众二万馀，攻怀庆甚急。明尚书张缙彦等拥兵河上，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不应徵调，叛而为寇。明兵在南，流寇在西，请发兵靖乱。”上已令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南征，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绣锦亦遣卫辉参将赵士忠等攻破娄兒寺盗寨，擒其渠。绣锦请以河北荒地万馀亩令守兵屯垦，得旨俞允。

二年十一月，擢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湖南诸州县尚为明守，自成从子锦拥众降於明，侵湖北。绣锦至荆州，锦率众来攻。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江宁来援，锦败走。勒克德浑师还，锦又至，绣锦帅师御之，锦复败走。有胡公绪者，据天门八百洲，四出焚掠，戕署盐道周世庆，绣锦遣中军副将唐国臣、署总兵杨文富等分道讨之，获公绪，毁其巢。三年六月，遣总兵官徐勇击破麻城山寨，获其渠梅增、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高蛟龙等击斩满大壮，获龙见明等。九月，明总督何腾蛟寇岳州，绣锦遣将御之，多所斩获。十月，遣总兵郑四维等定夷陵、枝江、宜都三州县。

四年，定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略湖广，取长沙、衡州、宝庆、辰州诸府。绣锦条奏增设镇协，下部议行。王光泰以郧阳叛，上命侍郎喀喀木帅师讨之，绣锦与合兵克郧阳，光泰走四川。五年，金声桓以江西叛，湖南骚动，常德、武冈、辰、沅诸府州复入於明。绣锦疏留喀喀木驻荆州，而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分守要隘，屡败明将马进忠等。上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率师徇湖南，渐收诸郡县。绣锦疏请移降卒腹地，毋使师还后复为馀孽煽诱，上嘉纳其言。九年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弟绘锦，自通政司理事官再迁，终贵州巡抚。

兴，亦辽东人。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事太宗，授秘书院副理事官。崇德间，迁都察院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顺治元年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天津。李联芳、张成轩为乱沧州、南皮间，兴与总兵官娄光先帅师讨之。成轩等将遁出海，师已扼海口，乃惊溃，投水死者强半。兴复遣兵捕治，斩渠宥胁，盗尽散。疏言大沽海口为神京门户，请置战船为备，下所司议行。二年四月，移巡抚陕西。陕西方被兵，民多流亡，兴招徕抚绥，疏述其状。上旌以冠服、裘马。三年，肃亲王豪格帅师自陕西徇四川，师未至，有孙守法者，为乱於兴安；贺珍又以汉中叛。兴移潼关兵戍商州，密檄汉羌道胡全才为备，待师至，悉戡定。兴疏请陇州置兵，临洮、巩昌留屯军防边，皆报可。四年四月，以疾乞罢。十年八月，复起巡抚河南。未上，卒，赠兵部侍郎。

来用，亦隶镶蓝旗。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初，再迁山西布政使。三年，师略四川，三月，授来用户部右侍郎，总督山西、川、陕粮饷，驻西安。疏言陕西兵后民困，请蠲荒徵熟。山西铜缺，铸钱多，定值过低，商不前，请酌增。四年，疏言汉南遘贺珍乱，蹂躏荒残，请恩赈，并敕部储备肃亲王还师饷糈。五年，疏言河西回乱，运河阻，诸军南

讨，请发湖广漕供饷。又言汉中屯军岁饷数十万，请专设饷司。皆如所请。六年，疏言兵出镇，赡其孥如所食糈。司兵者请自离伍日起，司饷者请自到军日起，持异议，请定例画一。部议以应徵日起，中途逃亡，不得滥与。八年正月，御史聂玠劾来用专倚中军王桢，自隳职业，部议左迁，援赦免。七月，裁缺。九年，命巡抚顺天。十年，移驻河间。十一年，以定南王孔有德丧归，其属吏或格诏书不出迎，坐左迁。十四年，改授河南大梁道。寻卒。

丁文盛，广宁人。初为明诸生。天命六年，归太祖。天聪间，授兵部启心郎。七年正月，偕同官赵福星疏言："师行戒毋扰民，子女玉帛，秋毫无犯，但发仓库以佐军兴。攻关东八城，当先其易者，后其难者。舍宁、锦、前卫，但得其他小城，因粮以度师，进攻山海。旧制编民为兵，十丁而取一。当令诸甲喇及领屯将吏，慎选年事盛强、身家相称者，毋许以他人代。永平砲兵衣食不足，宜择其技精者授千总，督演习，食糈视铸砲之工。哈喇沁降者置辽河外，虑且逃亡，宜移屯腹地。"

及孔有德。耿仲明来降，五月，文盛、福星上疏请水陆并进，攻山海，取旅顺；并言："毛帅来归，令金、汉官吏出羊、鸡、鹅、米、肉以赡其兵。臣虑新人未必肥，而旧人已不胜瘠。复使市马，力尤不能举。若用八门税，一二月已足。"孔有德等，毛文龙部曲，文龙尝使冒其姓，故是时犹称毛帅。及旅顺既下，七月，文盛、福星复请城旅顺，加意防守。考绩，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授山东登莱兵备道参政。二年六月，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濰县盗张广为乱，以数千人攻莱州，文盛令游击冯武乡等讨之，战三埠，再战红山口，斩广党尼思齐、赵明春。广走平度，游击杨遇明逐之，及於徐里甿，射广殪，歼其徒。明季马政弛，驿马缺，求诸民，文盛疏请以馀存驿站银市马。明季增牙税及他杂税，文盛疏请罢。临清、东昌、平山诸卫置兵五千人，虚额逾半，文盛疏请减，留二千人，节饷令州县募壮丁逐捕盗贼。别疏又请教有司清刑狱，禁狱卒毋虐囚。皆下部议行。三年，盗发茌平、高唐诸县，文盛请兵，上遣副都统觉善率师捕治。四年，文盛被弹事不胜任，左迁河南按察使，稍迁福建布政使。七年，卒。

文盛子思孔，字景行。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四迁，授陕西汉羌道副使，康熙二年，巡抚贾汉复劾思孔追胥役蚀粮草逾限，左迁河南开封府同知。思孔诣通政使自列胥役蚀粮草，狱瘐家罄。事上巡抚，巡抚久乃入告未尝逾限，下总督白如梅勘实。复授直隶通蓟道。直隶未设

布政、按察两司，八年，巡抚金世德请增置保定守道领钱穀，以授思孔。再迁江南布政使。时吴三桂乱方定，师行江西、湖广，思孔主餽运，应期不愆。禁旅还自福建，庀役具舟，科量悉当。修苏州府学，置育婴堂、养济院，诸政皆举。二十一年，遇大计，总督于成龙以思孔督赋未中程，不得举卓异，特疏荐廉能，上命准卓异。二十二年，擢偏沅巡抚。偏沅所领七郡，溪山环互，民、僚杂处，反侧初定，馀孽每煽乱，思孔抚其渠，群盗渐散。复岳麓书院，御书旌楣。

二十七年，移抚河南，方上，而有夏逢龙之乱，复移抚湖北。逢龙私自署置千总胡耀乾，参将李廷秀，马兵周凯、万金镒皆号总兵，守备林德号副将。上命振武将军瓦岱帅师讨之，趣思孔诣荆州主饷。思孔以武昌仓库皆陷贼，诸军饷乏，乃发河南库帑，护诣襄阳，诸军资以济，疏报称旨。七月，瓦岱师至，蹙贼黄州，诛逢龙，而耀乾等尚据武昌拒命。思孔至汉口，具舟渡江，单骑叩汉阳门，呼耀乾出见，耀乾等遂降。思孔入武昌，数耀乾等罪而诛之，并戮所置巡抚傅尔学、布政娄方顺、驿道金奇功，凡八人，武昌遂定。九月，复设湖广总督，以命思孔。陈龙越八者，逢龙之徒也，二十八年五月，谋为变，期夜半。思孔晡始闻，执陈龙越八戮於市，他悉不问。设水师，分戍武昌、荆州、岳州、常德。尝岁饥，便宜发帑市米江西，平值以籴。

三十三年四月，移督云、贵。八月，卒。

祝世昌，辽阳人。先世在明初授辽阳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十数传至世昌，为镇江城游击。天命六年，太祖克辽阳，世昌率三百馀人来降，仍授游击，统其众。命董筑沈阳、辽阳、海州三城，事竟，授沈阳城守昂邦章京。

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六年，太宗阅乌真超哈兵，赉诸将，世昌与焉。寻迁礼部承政，授世职参将。七年七月，克旅顺。世昌疏请大举伐明，谓："攻城当专用红衣砲，国中新旧三十馀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馀悉载军中。砲多则糜药亦多，药局制药，硝丁淋硝虑不足於用。旅顺新获硝磺，宜以其半送氵审阳制药。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戢民心、保疆圉，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储峙，然后整军挟红衣砲自大道徐进。"上寻遣贝勒阿巴泰等将二千人略山海关外，未深入，引还。

崇德七年，疏请禁俘良家妇鬻入乐户，上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

可法曰：“世昌岂不知朕禁乐户？而为此疏，不过徇汉人，藉此要誉耳。朕度世昌身在我国，心犹乡明。世昌果忠於明，明以元功臣田、刘、张三姓之裔隶乐户，世昌何不闻有言乎？朕视满、蒙、汉若一体，尔等同心辅国。譬诸五味，贵调剂得宜。若各相庇护，是犹咸苦酸辛不得其和。尔等徇世昌而不举劾，咎在尔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尔等能如曾之省身，则何过之有？”旋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与诸汉官会鞫，坐世昌死。其弟世廕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改疏稿，皆死。礼部承政甲喇章京姜新、甲喇章京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上命诛应时，而贷世昌、世廕，徙边外席北。新解承政，与光先皆贯罪。

顺治二年，召还，隶汉军镶红旗。四年七月，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时盗发盂、五台、永宁、静乐诸县，世昌遣兵捕治。五年十二月，上遣英亲王阿济格等戍大同备边，总兵官姜瓖疑见诛，遂叛。世昌檄诸县兵还守省城，瓖遣兵陷朔州、岢岚，攻代州急，世昌帅师赴援，疏请发禁旅出居庸取大同，分兵出紫荆关，至代州济师。上命阿济格等讨瓖，别遣敬谨亲王尼堪等帅师镇太原。六年正月，瓖将姚举等掠平原驿，戕冀宁道王昌龄，下忻州。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等破举众石岭关，举弃忻州走。既，复袭陷宁武，万鍊踞偏关，刘迁破繁峙、静乐及交城东关。世昌疏趣援，尼堪师至，出攻宁武，逾月未下，移师向大同。瓖党以其间攻陷保德、交城、石楼、永和诸县，世昌复请发禁旅守太原、曲沃。李建泰以大学士罢归，谋应瓖叛，世昌得其手书以闻。会瓖为其将杨振威所杀，以大同降，师讨定汾、绛、潞安、永宁、宁乡诸州县。建泰与瓖将李大猷等入太平，师从之，建泰等亦降。是岁平阳盗虞允、韩昭宣为乱，攻陷州县，应瓖，陕西总督孟乔芳将兵击破之，世昌以闻。山西底定。七年，卒，谥僖靖。

天聪间，有徐明远者，疏陈时事，因言：“军中得良家妇，上悉令归故夫。此诚如天之仁，禹、汤、文、武殆莫能过。臣窃见遵化、永平俘得良家妇，其主贪利，辄鬻入乐户，得无损上仁声？且乐户既多，吏民游冶，损财物，耗精血，於国无益。买良为贱，古著於令甲，今岂可任其所为而不之禁乎？”明远盖自永平降者，事互见张存仁传。世昌继以为言，乃得罪。

论曰：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阖，用汉臣又与政地阖，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文盛、世昌未尝直文馆，而自太祖朝已来附，抒谠效忱，遂与文奎、栖凤、国柱辈分领疆圻，各著声绩。天聪间诸言时

政者，并以类附见。当时章奏，流传盖鲜，经纶草昧，毋俾终湮也。

列传二十七

李国英刘武元库礼胡全才申朝纪 马之先刘弘遇

于时跃 苏弘祖 吴景道 李日芃 刘清泰 佟岱秦世祯 陈锦

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隶左良玉部下，官至总兵。顺治二年，与良玉子梦庚来降。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授成都总兵。五年，擢四川巡抚。

献忠既灭，其将孙可望、刘文秀等降於明，分遣所部王命臣等窜川南，谭弘、谭文、谭诣、杨展、刘惟明等窜川东，与李自成旧部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刘二虎、邢十万、马超等遥为声援。弘犯保宁，国英击败之。命臣据顺庆，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克其城，获其将李先德、硃朝国等。邢十万、马超所据地近保宁，国英偕总兵惠应诏讨之，获其将胡敬，复潼川，逐之至绵州，获所置吏吕济民等。寻招惟明、展来降，遂下绵州。六年，进复安县，克彰明，破曲山关，徇石泉。有谢光祖者，据寨抗，师行，遣兵破斩之。七年，遣副将曹纯忠、刘汉臣徇川北诸郡县，设伏击斩寇渠老铁匠、黄鹞子。九年，可望、文秀大举寇保宁，横列十五里，势张甚。国英督兵捣其中坚，别遣兵出间道击其后，大破之，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一年，加兵部尚书。时可望等破成都，重庆、夔州、嘉定皆为明守。吴三桂、李国翰驻军汉中，国英请敕进兵。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擢陕西四川总督。三桂等自汉中下重庆，遂趋贵州。文、弘、诣、二虎等分屯忠州、万县，合军攻重庆，总兵程廷俊、严自明御之，败走。文又合十三家兵逼重庆，国英自保宁赴援，次合江，诣杀文以降。国英入城安抚，弘亦与其将郝承裔、陈达先后出降。文所部犹据涪、忠二州，国英遣总兵王明德击破之。十七年，承裔据雅州复叛，国英督兵至嘉定，分三道进剿，破竹箐关入，承裔走黎州，追获之。十八年，川、陕各设总督，命国英专辖四川。

康熙元年，明石泉王奉鋡攻叙州，国英讨平之。时摇旗、来亨、二虎、宗第等据茅麓山，出掠四川、湖广、陕西错壤诸州县。议三省合军讨之，国英疏言：“贼巢横据险要，我师进攻，未能联合。宜豫会师期，分道并入，使贼三路受敌，彼此不暇兼顾。一路既平，就近会师，贼可尽歼。”上命将军穆里玛、图海将禁旅讨之，国英与西安将军富喀禅、副

都统都敏会剿。明年，督兵进巫山，趋陈家坡，破二虎垒。二虎走死，摇旗、宗第夜遁。总兵梁加琦、佐领巴达世逐之至黄草坪，获摇旗、宗第及所置吏洪育鰲等。又遣总兵李良桢破小尖寨，获明东安王盛蒗，叛将贺珍子道宁以所部降。四年，疏言："全川底定，裁留通省兵四万五千名，以马二、步一战守各半定额。"从之。五年，卒，谥勤襄。七年，追叙国英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孙永升，袭职。雍正间，官南阳总兵。坐事戍军台。世宗念国英前劳，召还，洊擢至工部尚书。以永升从子时敏袭职。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刘武元，字镇藩，汉军镶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官游击，佐祖大寿守大凌河，天聪五年，从大寿出降。崇德六年，授刑部参政。顺治元年，改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授天津兵备道。三年，擢南赣巡抚。四年，遣副将刘伯禄、徐启仁等剿捕瑞金、石城，兴国、龙安，宁都、上犹诸州县土寇，克鱼骨、莲花、丁田、钩刀嘴诸寨，斩其渠叶南枝、刘志谕、刘飞等。

五年正月，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江西诸郡县皆附，外连闽、粤，赣州介其间。武元召诸将歃血誓，得仁以二十万人来攻，启仁出降，围合。武元城守三月，粮尽，斥家财佐军，励士卒奋战，遂破得仁兵。得仁退屯东山，引武元空城出战，将设伏邀击。武元知其谋，天未明，兵数百持炬为前驱，得仁兵望见，伏尽出，力战，得仁中创遁。声桓闻我师至九江，谋退保南昌，武元出奇兵袭其后，败之太湖港，斩获无算。

十月，叛将李成栋复来攻，众号百万。武元先出兵数百挠之，夜縋城出死士劫破十馀垒，遂令诸将分兵东、西、南三门出战，大破之，成栋以数骑走。叙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六年，征南大将军谭泰既克南昌，遣梅勒额真觉善等与武元会师，克信丰，成栋宵遁，堕水死。武元分遣副将先启玉、参将鲍虎、游击左云龙等捕成栋馀党，定瑞金、雩都、崇义诸县。进攻梅岭，破木城五，获成栋将刘治国。

七年，平南王尚可喜徇广东，师自南安入，武元遣副将栗养志以兵从，克南雄、韶州二府。又遣副将高进库，游击杨继、洪起元等剿宁都土寇彭顺庆，副将杨遇明、刘伯禄、贾熊、董大用等剿大庾土寇罗荣。顺庆应声桓为乱，自号军门，窥伺郡邑；荣自明季倡乱楚、粤间，自号

五军都督，聚众数万，阻山结寨二十馀，四出劫掠：至是皆就戮。叙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年，引疾还京。十一年，卒，赠少保，谥明靖。

濆，武元长子，袭职。疏请追叙武元赣州全城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官至副都统。

浩，武元次子。康熙间，官广西浔州知府。孙延龄叛，城陷被戕，并及其子中枢、中梁、中柱、中楫。事闻，赠太仆卿。

库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太祖创业初，其四世祖昂果都理巴颜来归。库礼事太宗。

崇德初，徵朝鲜兵从征伐，命库礼将其军。五年，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围锦州。上遣户部参政硕詹使朝鲜，发水师五千人、米万斛诣大凌河，库礼与梅勒额真洪尼哈将三十人导。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克其郛，斩八百馀级。复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萨穆什喀攻松山北崖，库礼以朝鲜兵二百馀先登。科尔沁部人或降於明，发砲中库礼手，库礼不为动，督战益力，卒破明兵。攻松山，明兵击正红、镶蓝二旗分守地，库礼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击之，明兵引卻。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赉所获牲畜。七年，擢户部参政。

顺治初，改户部侍郎。论定都功，加半个前程。旋坐阿豫亲王多铎指，集视八旗女子，论罚鍰。二年，命如淮安总理漕储。四年九月，盐城土寇窃发，库礼与漕运总督杨声远亲往抚慰。未几，其渠周文山等以八百人夜袭淮安，自夹城东门缺口入，攻库礼官廨。库礼率中军张大治、旗鼓王国印将帐下卒数十人御之，其妻尽出廨储矢，仆婢赍送助战，众皆一当百，自丑至辰，所杀伤过当。文山等溃走，逐斩百八十馀级，尽收其印劄、军械，城赖以全。

有称明益王者，奉唐王聿键隆武号，屯庙湾，有众数千、舟百馀，将攻淮安，库礼与声远等计，设伏以待。敌舟扬帆直上，至车家桥，伏发，水陆夹击，敌死者过半，馀众走还庙湾。固山额真张大猷、巡抚陈之龙以师从之，敌据刘庄场，为屯凡十，以次剿抚，旬日乃尽定。考满，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召还。

七年，致仕，复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卒，谥僖恪。

胡全才，山西文水人。明崇祯进士，官兵部主事。顺治元年，固山

额真叶臣定山西，疏荐，起原官。二年，自郎中授陕西汉羌道，驻汉中。时叛将贺珍为乱，全才上官，抚绥彫瘵，安集流亡。招明将赵光远部曲齐升、王明德、李世勋等来降，尽收其军械，与知府杨可经等练士卒，聚刍粮为备。珍突至围城，升等奋勇冲击，世勋中流矢死。城守三十馀日，援师至，珍遁走，汉中得全。工部侍郎赵京仕疏言汉中重地，宜设巡抚，且荐全才才称仕。

三年，擢宁夏巡抚。四年，疏请颁本朝律典及性理、通鉴诸书，令士子诵习。又疏言："宁夏旧额兵三万有奇，设总兵及中军副将分统之。其后兵裁及半，罢中军副将。往者总兵应徵发，叛将王元遂乘隙戕巡抚焦安民为乱。宜复旧制，广兵额，设中军，调征兴庆副将马宁尝擒斩王元，请仍补斯缺。"下部议，并如所请。元党马德既降复叛，全才与总兵刘芳名发兵讨诛之。语详芳名传。是岁山、陕蝗见，全才为捕蝗法授州县吏，蝗至，如法捕辄尽，不伤稼。因以其法上闻，命传示诸直省。

初，全才任汉羌道时，令凡受贺珍劄付者，许自首，仍予劄付如其官。旋揭告汉羌总兵尤可望苛罚冒饷，藏匿伪官，可望即以擅给劄付讦全才，并坐罢。全才诣部自陈，部议以全才功大罪小，复除江西饶南道。

十年，经略洪承畴奏荐，令从征湖南。寻命抚治郧阳，提督军务。李自成将郝摇旗、刘体纯等降於明，及明桂王走南徼，遂屯聚房、竹群山间为盗。全才分兵扼冲要，驰察穀城、南漳诸地形势，檄诸将进讨，战屡胜。十三年，明桂王所置总兵李企晟入郧阳，与摇旗等合，全才遣诸将硃光祚等密捕之，执企晟。旋擢湖广总督，卒官，赠兵部尚书，谥勤毅。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文馆硃延庆疏陈时事，荐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守身约，讷言敏行，足任鸿钜。崇德元年，赐人户、牲畜。

顺治元年，授河南河北道，驻怀庆，李自成之党二万馀来犯，朝纪登陴守御，昼夜不少懈，有渠乘白马薄壕，麾众攻城，朝纪举砲殪之，贼悉惊窜。二年，迁江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三年，疏言："驿递累民，始自明季，计粮养马，按亩役夫。臣禁革驿递滥应、里甲私派。请饬勒石各驿，永远遵守，俾毋蹈前辙。"又疏言："各省驿站银旧额十五万有奇，明季裁充兵饷。驿费不足，辄私派於民。请敕部复原额。"又疏言："赋役全书应裁、应留诸项，请覈实详酌，俾有司不得私徵滥

派。”疏并下部议行。四年，阳城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朝纪遣中军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捕治，悉诛希尧、国昌等。汾州营卒李本清、任自兴等据永宁铜柱寨为乱，朝纪赴汾州，遣冀宁道王昌龄等率兵捕治，获本清等，焚其寨。宁乡民杨春暢等复以左道据冷泉寨为乱，朝纪遣平阳副将范承宗等讨平之，擢宣大山西总督。五年，卒。

延庆，汉军镶黄旗人。入关，官至江西巡抚。

顺治间，治山、陕著绩效者，又有马之先、刘弘遇。

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初籍金州卫。顺治初，以诸生授昌平知州。四迁至湖广布政使。七年，授江西巡抚。土寇王才据终南山肆掠，之先遣游击陈明顺等自子午镇进剿，才窜走，败之高关峪，又败之化羊峪，获才。又捕治诸盗何紫山、孙守金、唐珍玉等。十一年，自成馀党刘二虎、郝摇旗等侵入陕西境，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破小广峪寨，斩其将傅奇，迁宣大山西总督。十三年，调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入觐，上谕之曰：“陕西天下咽喉，尔当视孟乔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济。”十四年，卒，谥勤僖。

刘弘遇，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东。与弟奇遇，并以诸生入祖大寿幕，佐军谘。天命间，太祖伐明，次三岔河，弘遇与奇遇挈家来归，籍明诸边兵马数目，并画战守事陈奏。上曰：“得广宁，当官汝！”久之未用。崇德元年，上疏乞自效，命大学士范文程等试之，授弘文院副理事官。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赐白金、鞍马。寻授工部理事官，迁山西朔州道。二年，与副将侯大节等捕治蒋家峪、黑草嘴土寇，擢陕西布政使。五年，授安徽巡抚。金声桓叛江西，皖北盗蜂起。弘遇如池州，分遣镇将逐捕盗渠王贰甫等，移驻安庆，与总督马国柱捕治英山、霍山、潜山诸盗，得其渠孔文灿等，馀盗悉平。六年，裁缺召还。

七年，授山西巡抚。时姜瓖乱初定，其党窜匿保德、五台、府谷诸县山谷间。弘遇请免逋赋，甦驿困，矜恤诸死事家。又疏言：“兵后民田荒芜殆尽，前此师讨姜瓖，竭蹶供刍粮。今捕治馀寇，日需输輓。值二麦未收，秋禾遇蝗灾，农失耕时。”得旨，下所司蠲赈。又与总督佟养量、总兵刚阿泰剿五台山寇刘永忠、高鼎，降陕西土寇杨茂。

弘遇抚山西四年，建忠烈祠祀守土诸臣死姜瓖乱者，并修太原、阳

曲学宫，筑汾河诸堤，山西民诵其惠。旋以捕治土寇未入奏即籍没，给事中张璿论弘遇专擅，寻奉诏甄别督抚，弘遇左授福建督粮道。十八年，卒。

于时跃，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诸生授安徽合肥知县。寻迁河南怀庆知府。四年，擢河南道。灵宝、卢氏二县寇发，时跃与副将寇徽音、游击孔国养等入山捕治，破其寨，斩寇渠刘芳、张进泽、张三桂等，寇乃平。七年，迁山西按察使。时跃善听讼，讼至即定谳，民称之曰于不落。九年，迁山西布政使。坐在陕西荐举属吏失当，左迁。经略洪承畴荐其才，命赴军前效用。寻复荐补湖广驿盐道。

十二年，超擢广西巡抚。明宗人盛浓、盛添据富川，结土寇王心、蒋乾相等，■H0集瑶、僮，窥旁近郡县。时跃会提督线国安、总兵全节讨平之。十三年，明将龙韬屯柳州，时跃密约国安与定南王护卫李茹春、总兵温如珍等，督兵攻之，阵斩韬，逐北三十馀里，馀众悉遁。十四年，师下云南，时跃疏请宾州设兵防守，并分屯柳州备策应，下所司议行。明桂王由榔号召诸降附土寇，假以公侯，分据郡县：郁林则李胜、李乔华，怀集则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贺县则马宝、梁忠，南宁、太平则贺凡仪、曹友，并倚险为巢，四出侵掠。僮寇罗法达、廖仁伦等复扰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时跃亲督兵捕治，所陷城邑次第克复，叙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十八年，擢广西总督。明德阳王至濬走安南，时跃招使来降。叙功，加右都御史。康熙二年，卒。

苏弘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八年，考满，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初，授河南河北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世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年，坐计典失实，左授福建福宁道。十三年，迁左佥都御史。十五年，授南赣巡抚。十七年，雩都寇发，弘祖斥资造火器，遣兵捣其巢，擒其渠李玉廷。别有土寇谢上逵、罗一鉴、徐黄毛等，据广东平远五指石，界连闽、赣。弘祖发兵讨之，上逵诈降，潜走匿红畲。弘祖遣将李宗韬以计擒斩一鉴、黄毛等七人，夜进兵，逐贼至柑子窝中木溪，毁五指石寨，攻红畲，贼缚上逵献，斩之。十八年，遣游击王把什捕治广昌土寇，乘雨攻不备，破滴水、羊石二寨，斩千馀级，擒其渠幸连升、萧来信。康熙元年，甄别督抚，弘祖解任。三年，卒。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崇德元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贪污不法状，鞫实，黜郎位，追赃贷死。郎位衔景道甚，诱都察院笔帖式李民表与同

居，讦景道，鞫虚，民表坐诛，籍郎位半产。景道以不察民表违禁移居他旗，罚如例。景道疏论睿亲王多尔衮专擅，坐夺官。

顺治二年，起授河南布政使，擢巡抚。时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馀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诛养气等。四年，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馀人犯淅川，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卻之。五年，罗山土寇张其伦据鸡笼山寨，出掠，景道遣都司硃国强、佟文焕等督兵讨之，破寨，擒戮其伦，并其党硃智明、赵虎山等。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丘、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丘诸县土寇，并起为盗，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寇退保长垣，第以师从之，寇走兰阳。景道遣文焕督兵追击，斩千馀级。薄曹县，寇列栅拒守。景道檄总兵孔希贵自卫辉道肥城，断寇东走路。游击赵世泰、都司韩进等率精骑分道夹击，战於东明，歼寇数千，获慎行诛之，馀众悉溃散。叙功，加兵部侍郎。七年，进尚书。八年，商州土寇何紫山等掠卢氏，夜袭世泰营，第督兵扼击，走商南。景道檄应祥督兵讨之，寇尽歼。九年，以塞汴河决口，与河道总督杨方兴同赐鞍马、冠服。十年，以老疾乞休。十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悫僖。

李日芃，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太宗时，命以诸生入内院理事，赐五户。顺治元年，授永平知府。三年，迁霸州兵备道。授知州张儒策，谕降土寇李振宇等数百人，擢佥都御史。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授操江巡抚。金声桓以江西叛，日芃亲督兵屯小孤山磨盘洲，令同知赵廷臣、参将汪义、游击袁诚等迎击。五年，战於彭泽，得舟二十馀，寇中砲及溺死者无算。六年，裁安徽巡抚，命日芃摄其事。土寇余尚鉴挟明宗室统锜■H0声桓馀党据险为二十馀寨，掠桐城、潜山、太湖诸县。日芃遣副将梁大用等督兵讨之，克皖涧寨，进围飞旗寨，断水道，分兵四路合击，拔之。又破桃围等寨，擒戮统锜、尚鉴，馀大小和山等十八寨皆降。九年，加兵部侍郎。十年，讨平徽州赤岭土寇张惟良。十一年，甄别直省督抚，加兵部尚书。明将张名振屡自海入江犯镇江、瓜州，劫漕艘。日芃令於镇江檀家洲测江水，浅则植椿，深则编筏，环以铁索，阻来舟。两岸置砲，南自镇江至圌山，北自瓜洲至三江口，建新堤，设木桥，通巡兵往来。令圌山、瓜洲等四营守备更番督水师防御。五里置一汛，讥察详密。诸寇匿江为薮，俘斩略尽。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旋卒，谥忠敏。

刘清泰，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名朝卿，以诸生归太宗，赐今名。崇德六年，试一等，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擢弘文院学士。九

年，充会试副考官。授浙江福建总督。

时郑成功据厦门，陷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上命其父芝龙作书，敕清泰谕降。十年二月，清泰疏劾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前此侦成功赴粤，潜袭厦门，攫其家赀，致成功修怨，连陷城邑，学圣等并坐黜。三月，清泰得成功报芝龙书，略言就抚后，原得浙东、岭南地驻兵。清泰疏上闻，并论成功语浮讠夸，议抚当详慎，上嘉其远虑。五月，平南将军金砺攻海澄，以饷不继，还军漳浦。会上敕封成功海澄公，畀以泉、漳、惠、潮四郡地，遂罢兵。清泰请驻军浦城备不虞，从之。十一年，疏言："成功虽降，不薙发，其党逞掠如故，降无实意。宜发禁旅赴福建，驻要地，资策应。"下诸王大臣议。清泰旋以病乞假，还驻杭州。成功发兵攻陷漳、泉，上授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清泰当金砺攻海澄，不能同心合力，及招抚未定，又不控扼险要，致海疆被陷，坐夺官。

十八年，圣祖即位，起秘书院学士，授河南总督。康熙三年，以报垦荒地万馀顷，加兵部尚书。四年，以疾致仕。卒。

佟岱，汉军正蓝旗人，先世居佟佳。父佟三，归太祖，任梅勒额真。佟岱与兄养量同授牛录额真。养量顺治初官至宣大总督，驻阳和，有惠於民。佟岱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以纵掠降民坐死，命夺官，罚鍰以赎。三年，授吏部副理事官，兼甲喇额真。六年，师围锦州，七年，攻塔山、杏山，皆在行，擢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锺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馀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复从征湖南，自岳州进长沙，战衡州，克宝庆、武冈。六年，复从讨姜瓖，拔浑源、左卫、朔州、汾州、太谷诸城。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历户、吏诸部。

十一年，代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疏请申海禁，断接济，片帆不得出海，违者罪至死。十二年，成功陷舟山，十三年，复陷台州。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协，互劾。上为移世祯操江巡抚，召佟岱还京，以李率泰代。佟岱不即行，复疏自叙剿抚功，上责其冒功恋禄，下李率泰等按状，夺官，留军功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贡生除直隶文安知县。三年，行取授御史，疏请画一各省裁免赋役，从之。四年，巡按浙江。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徒党聚盟，仇诉告者，世祯执为首者系之狱，疏上其事，并言惩蠹於事后，不若使不为蠹。请饬督抚以下至州县，毋於经制外滥设胥役，并定年限，毋令久充，上从之。

时方大兵后，田亩淆乱，官为丈量，胥役因缘为奸。世祯令编列“鱼鳞册”，使民自丈量，赢缩胥复其旧，荒坍皆有别。州县徵赋，民或逾额输纳，世祯限夏税五月，秋粮九月，先给“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又令每甲汇列赋额及输户为“滚单”，使里长按户递传，输赋则填注。先行之苏州，民以为便，条列以闻，通行诸府。又以徵银设櫃，有司奉行不实，请增司府印封，立日收簿，输户自封投櫃，验数书之簿。又请革佥点粮长之例，改官收官兑。并下部，著为令。巡抚土国宝贪酷病民，以世祯劾，罢。

十年，还京，迁大理寺丞。十一年，擢浙江巡抚，疏请增造战舰，精选水师；别疏言沿海渔舟，往往通寇，请按保甲法，以二十五舟为一队，无事听采捕，有事助守御：并议行。十二年，与佟岱互劾，调操江巡抚，解佟岱任，命暂管总督事。寻以李率泰等疏论成功陷舟山，世祯不能辞咎，与佟岱并夺官。卒。

陈锦，字天章，汉军正蓝旗人，初籍锦州。仕明官大凌河都司，崇德间来降，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汉军旗制定，授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自内院副理事官授登莱巡抚。青州土寇杨威、秦尚行结明将刘泽清为乱，锦遣兵讨平之。二年，土寇张广焚掠掖、濰诸县，遣兵击败之。广降於泽清，复寇平度，犯莱州，锦遣兵捕治，授策设伏徐家甿，射杀广，尽歼其众。擢操江总督，与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并驻江宁。三年，明瑞昌王谊石等密结城人为乱，锦与承畴讷知之，闭城捕治诸为乱者。谊石以兵至，击破之。四年，疏言：“圌山为镇江咽喉，江宁门户，宜建立砲台，置兵备。江北要口设台亦如之。两岸兵船接哨分防，沿江设烽墩，使声势相通。”章下部议行。

迁浙江福建总督。郑成功为寇，据延平将军寨，地高险，俯瞰诸县，攻不能破。锦命垒土高与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岁大饥，锦遣兵次第收复，抚辑流亡，民赖以安。五年，成功将郑彩以舟师入据长乐、连江诸县，锦与靖南将军陈泰等分兵收复。师进次兴化，斩成功将

顾世臣等十一人。六年，遣总兵张应梦、马得功等复罗源、永春、德化、福安诸城。江西山寇侵延平，陷大田、尤溪，锦遣兵收复，获明新建王由模等。七年，疏请进攻舟山。八年，锦与固山额真金砺、刘之源，提督田雄等会师，以大舰随潮出，败明兵於横洋，获其将阮进；乘雾攻舟山，明鲁王以海出走，遂克之，隳其城，置定关总兵，驻师守焉。九年，成功寇漳浦、平和，锦督兵赴援，战江东桥，败绩，左次同安，贼夜入其帐，刺中要害，遂卒，赠兵部尚书。

论曰：国初民志未壹，诸依山海险岨而起者，往往自讬於明遗，要之为民害，廓清摧陷，封疆之责也。国英定四川，合师讨茅麓山，绩最高。武元守赣州，库礼守淮安，全才守汉中，御寇全城，亦其亚也。朝纪等捕治土寇，皆能勤其官者。若清泰策郑成功，谓挟怨而叛，殊不中事理。锦屡胜而挫，遽为何人所贼，防卫亦稍疏矣。

列传二十八

科尔昆觉善甘都谭拜 法谭 席特库蓝拜鄂硕

伊拜 弟库尔阐 阿哈尼堪 星讷 褚库

科尔昆，阿颜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瑚木。祖翰，太祖时来归。父硕色，官牛录额真。

科尔昆初为贝勒阿巴泰护卫。事太宗，未冠，从伐察哈尔、朝鲜皆有功，令隶噶布什贤。崇德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数万屯松山，科尔昆与牛录额真索浑、巴牙喇甲喇章京瑚里布挑战，败之。明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合兵十馀万迎战，科尔昆与索浑等陷阵，殪骁骑数十。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驻杏山。明兵数千自宁远至，科尔昆先众驰击，逐敌至连山，马中流矢仆，科尔昆跃起殪敌骑，夺马，乘以还。从英亲王视壕，敌猝至，索浑陷围中，科尔昆单骑翼以出。明兵数千自沙河所至，侵牧地，率噶布什贤兵击破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次丰润，破明军。次河西务，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鄂硕将数十骑侦敌，敌将将射，科尔昆先发，贯其臂，逐之，从马上相搏，同堕水，敌将颀有力，握科尔昆胄，抑使入水，科尔昆捶其胫而踣，絷以归。八年，授牛录额真，兼兵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击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设伏歼敌。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讨自成湖广，屡劘敌垒。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次汉中，击破叛将贺珍。进击献忠，战西充凤凰山，大破之。献忠既殪，复与辅国公岳乐、尚书巴哈纳等歼其馀党。师还，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授噶布什贤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破湘潭，下宝庆、武冈，分兵趋沅州。与巴牙喇甲喇章京白尔赫图以数十骑先驱，白尔赫图陷阵失其马，科尔昆夺敌马掖之上，并马突围出。复纵骑奋击破敌，进沅州，自道州出龙虎关。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徇衡州，明将李定国列象阵迎战。科尔昆语巴牙喇甲喇章京西伯臣曰：“象不畏矢石，惟鼻脆，吾为君射之。”矢再发，贯象鼻，象奔，师从之，追奔数十里。敬谨亲王闻胜，轻骑疾进，遇伏战没，科尔昆三入围，求得王遗骸。师进次宝庆，明将孙可望以数

万人屯山巅，科尔昆督兵奋击，可望溃走。贝勒屯齐遣学士硕岱与科尔昆还奏军事，疏不言王战没。事闻，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勘，科尔昆言不知疏云何，郑亲王呵之，科尔昆大言曰："臣自髫龀侍太祖，弱冠事太宗，转战二十馀年。今奏事不明，死其分。奈何轻相侮？"上察其无罪，命宽之，但夺世职。十三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四年，从大将军罗讬下贵州。既定贵阳，令科尔昆以五千人取黄平，梅勒额真玛尔赛副之。明将白文选据七星关，科尔昆令玛尔赛将二千人出万奇岭大道，诱文选出战，伪败数十里，文选蹑其后。科尔昆将三千人自间道疾趋出文选军后，玛尔赛还战，文选败走，克黄平。师还。

康熙元年，出定义州土寇。二年，从将军穆里玛、图海下湖广，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图海出归州，穆里玛出宜昌，科尔昆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赖塔将五千人先驱，迭战皆胜。次茅麓山，郝永忠以数万人与来亨合，拒战，科尔昆升山觇之，俟隙纵击，破之。夜设伏，来亨以万馀人袭我军，伏发，败走。明日复战，来亨兵以大刀、藤牌护阵，我师张两翼，科尔昆捣其中坚，阵溃。来亨倚谭家砦屯粮，计持久。科尔昆分兵破石坪，进围砦。其将李嗣名出战，中流矢死，科尔昆断其后道，十馀日，其将高必玉等出降。科尔昆还与穆里玛合军，图海亦至，令满洲兵守隘，绿旗兵为长围困之，来亨自经死，馀党悉降。自成馀党至是乃尽殄。师还，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科尔昆从征伐，常为军锋。廉介，嫉恶远势。鰲拜专政，科尔昆独不附。八年，卒。子巢可讬，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觉善，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萨尔浒。父通果，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觉善嗣。灭叶赫，克沈阳、辽阳，皆在行间，授世职备御，擢甲喇额真。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下永平四城，佐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灤州。明兵来攻，围合，觉善勒兵出战，奋□逾堑，与甲喇额真阿尔津、牛录额真库尔缠趋击，明兵溃奔，俄复集迫城下，觉善击卻之。明兵发石坏城堞，觉善力御，明兵不能登，凡五败明兵。阿敏弃永平出关，纳穆泰等亦突围走，明兵阻道，力击败之。师还，与诸将待罪，上以觉善力守城，既出犹杀敌，释其缚，进世职游击。五年，上自将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骤至，屯小凌河岸。上遣偏师渡河迎击，兵不盈二百，觉善奋入阵，陷重围，力战得出。我兵别队与明兵战，有军校为明兵所得，援

之归。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将步骑四万距大凌河十五里驻军，觉善从贝勒硕讬以右翼兵直蹦春垒，明兵败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五年，授正红旗梅勒额真，驻防义州。六年，从攻锦州，坐攻围不力，罚鍰。上攻锦州，自将军松山、杏山间，明兵薄我军，谋夺砲，觉善以所部御之，明兵败走。师围松山，掘堑立营，明兵夜来侵，复战卻之。八年，与梅勒额真谭布等驻锦州。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兵吴三桂邀战，击卻之。进攻前屯卫，明兵出战，蒙古兵稍却，觉善督右翼兵奋击，大破之，遂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觉善创於砲，仍奋战。二年，进世职一等。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南征，次江宁。自成馀党一只虎等寇湖北，命移师讨之。三年，师次石首，令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率精锐徇荆州，破敌，分剿远安、南漳、宜昌，悉定。师还，赐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山东土寇扰恩、齐河、平阴诸县，命觉善率兵讨之，斩其渠扫地王，其众万馀歼焉。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七月，师薄南昌，至六年正月，克之。移师讨叛将李成栋，攻信丰，觉善督所部树云梯先登，拔其城。师还，次赣州，复分兵戡定新喻、安福诸县。叙功，并遇恩诏，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图鲁”。七年，从睿亲王畋於中后所，坐私出射猎，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仍专领梅勒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以老病乞罢。康熙三年，卒，谥敏勇。乾隆初，定封三等男。子吉勒塔布，自有传。

甘都，先世自叶赫徙居巴林，因氏巴林。太祖时，率子弟来归，授牛录额真。旗制定，隶蒙古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明，次宁远。明兵屯城北山冈，甘都手大纛直前，击破之。三年，复从伐明，克大安口，复败明兵於玉田。上自将取永平四城，克遵化，甘都与焉，即命佐察哈喇等驻守。四年，师弃遵化出边，甘都殿，击败追兵。八年，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授兵部参政。

崇德三年，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寻更定部院官制，改兵部理事官。冬，从贝勒岳讬等伐明，击败明太监高起潜，越明都，徇山东，克济南。四年春，师还，道蠡县，复克其城。以功进一等甲喇章京。五年，从索海等伐索伦部，索伦兵五百，据挂喇尔屯拒战。甘都及理事官喀喀木督兵破栅入，斩级二百，俘二百三十人以归。六年，从伐明，围

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松山，屡以步骑出战，甘都辄击败之。恭顺王长史徐胜芳为敌困，甘都突入阵，援之出。七年，锦州下，以功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克潼关，取西安。二年五月，移师定江南，复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玛喇布等下宜兴、昆山诸县，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略浙江，逐明将方国安至黄岩，国安入城守，围合。甘都察国安势蹙，撤围纵使出，击之，国安兵大溃，城遂拔。师入福建，甘都先众克分水关，逐明唐王聿键至汀州，降漳州及漳平县。五年，命署巴牙喇纛章京。从征南大将军谭泰徇江西，讨叛将金声桓。七年三月，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寻卒於军。

谭拜，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阿敦，事太祖。天命元年正月朔旦，太祖始建号，诸贝勒大臣上表，阿敦与额尔德尼侍左右，受表，额尔德尼跪展读如礼。阿敦寻领固山额真。太祖初征明抚顺，李永芳出降，阿敦引谒太祖。厥后事不著。

谭拜事太宗，天聪五年，以牛录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祖大寿城守，遣百馀骑突围出，谭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布颜图追斩三十馀人，获马二十有四。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迁甲喇额真。九年，从伐察哈尔，收降人，遂伐明代州。谭拜与噶布什贤章京苏尔德、安达立将四十人伏忻口，明逻卒三百经所伏地，斩馘过半。

崇德元年，从伐明，薄明都，北趋卢沟桥，再败明兵。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萨苏喀等将四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明兵七百拒守，击之溃，搴纛二，并获其马。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入墙子岭，攻丰润，击明兵，多坠壕死，复攻破明太监冯永盛诸军。四年，从略锦州，率巴牙喇兵破明兵於城南，以功加半个前程。五年，授兵部参政。六年，兼任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七年冬，从伐明山东，克利津。八年春，出边，以所部击败明总督赵光抃、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白广恩诸军。师还，赉白金，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初，从入关。三年，擢兵部尚书。寻从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陕西，与固山额真玛喇希等击败叛将贺珍。下四川，屡破献忠兵，复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渡涪江，败献忠将袁韬。四年，调吏部尚书。旋歼献忠。入关后，世职四进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三月，卒。子玛尔赛，附鰲拜，语见鰲拜传。孙多奇辉，降袭三等。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法谭，亦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瓦尔喀。初以巴牙喇壮达从灭叶赫，取辽阳，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攻宁远，败明兵於城北山冈。七年，取旅顺。崇德三年，从伐明，败密云步卒，趣山东，克郯城。四年，从伐虎尔哈部，克雅屯萨城。六年，从围锦州，御明总督洪承畴兵於松山，逐敌至塔山，击之，多赴海死。八年，从攻宁远，克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元年，擢甲喇额真，兼工部理事官。从入关，破李自成。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逐自成湖广，其兄子锦犯荆州，法谭以精骑蹂之，斩获甚众，降自成弟孜及其将田见秀等。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右翼步军总尉。康熙元年，以病致仕。卒。

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席特库嗣。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率兵出锦州，得明谍，明兵自耀州至，席特库赴援卻敌。从围大凌河，裨将多贝阵没，席特库入阵，以其尸还。明兵自宁远来援，与战，一卒坠马，席特库领纛入阵援以出。

六年，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鰲拜等略明边。八年，与噶布什贤章京图鲁什诇敌锦州、松山，皆有俘馘。察哈尔部人有散入席尔哈、席伯图者，上命席特库与蒙古布哈塔布囊等逐捕，斩七十馀级，得其户口、牲畜。寻与卦尔察尼堪以二十骑往济丰城侦明兵，至西拉木轮河，遇降明蒙古百人，席特库设伏尽歼之。二人逸而奔，席特库射殪其一，一为我国谍者所获。上嘉席特库以少胜多，赐甲胄旌之。

复从大贝勒代善略大同，败明兵。自阳和转战，趣天城、左卫，徇宣府，与噶布什贤章京吴拜设伏破敌，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九年，从贝勒多尔衮略山西，自平鲁卫入宁武关，击败明兵。复与甲喇额真布颜等诇明兵锦州，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蹑明兵冷口。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讬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突出，与劳萨分兵击败之，得巨砲二十。复击败明总督吴阿衡，攻真定，破太监高起潜兵，追至运粮河。敌夜犯本旗营，偕牛录额真俄兑等力战卻敌。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喀朗围锦州，明兵自杏山赴援，郑亲王设伏，令席特库以噶布什贤兵诱敌，伏发还击，大破之。

明总督洪承畴出松山拒战，席特库与劳萨力战破敌。师复围锦州，承畴以十三万人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八章京迎战，击败其将王朴等。承畴退塔山，我师蹑击屡胜；复退杏山，席特库纵横驰突，追至笔架山，斩四百馀级，得马二百四十有奇，获纛六。明兵自松山、杏山二

城潜遁，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布尔逊追击，斩数百人，得其驼马。七年，克松山，从豫郡王多铎伐明，明兵自宁远至，击卻之。以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旋率兵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败山海关明兵。将攻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合军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瑚里布督兵奋击，破阵斩将，得马六百有奇。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上命席特库益其军，至绛州，渡河，下汾州、平阳，降自成将康元勋，进攻黑龙关，降明将及其兵三千人。二年，移师略湖广，逐自成至安陆，斩四百馀级，夺其战舰，进世职一等。

三年，从豫亲王讨苏尼特部腾机思，次土喇河，土谢图等部以兵遮道，席特库督兵追击，斩获无算，迭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五年，卒。

蓝拜，亦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噶哈，太祖时来归，授牛录额真。蓝拜事太宗，天聪八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阿山略锦州，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兵迎察哈尔部众之来归者。寻擢梅勒额真。崇德四年，以不称职解任。寻命偕承政萨穆什喀、索海征索伦部，仍领梅勒事，道虎尔哈部攻克雅克萨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与索海设伏夹击，大破之，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赐貂皮及所获人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兵来夺砲，击卻之，擢兵部参政。明总督洪承畴援锦州，蓝拜与诸将进击，破三营。敌乘雨侵右翼，蓝拜及甲喇额真逊塔等与战，敌败走。寻调礼部。

顺治元年，从入关，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复授梅勒额真。从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南，明桂王由榔据武冈，其总督何腾蛟遣其将王进才、黄朝宣、张先璧等拒战。有德至长沙，击走进才，令蓝拜与梅勒额真卓罗追击，殪其众过半。下湘潭，朝宣屯燕子窝，蓝拜与梅勒额真佟岱乘舰至泸口，督兵破其营，寻从尚可喜援桂阳，还师攻道州。又与可喜合军攻沅州，先璧自黔阳出，扼隘为五营。蓝拜率先与战，斩七千馀级，遂薄城，先璧又以三万人拒战，败溃，遂克之，赐黄白金，进世职二等。六年，兼任礼部侍郎。八年，擢固山额真，兼工部尚书。九年，调刑部。寻命罢尚书，专领固山事。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命率兵镇湖南。明将孙可望等出峡窥湖北，蓝拜督兵防御，敌不能犯。十三年，召还。上亲劳以酒，谕曰：“尔等为朕宣力年久矣。今见尔等形貌★瘠，朕心恻然！”寻以老病乞罢，加太子太保。康熙四

年，卒。

鄂硕，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祖棆布，太祖时率四百人来归，赐名鲁克素，子锡罕，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伐朝鲜，先驱战没。

鄂硕，锡罕子也。太宗以锡罕死事，进世职游击，以鄂硕袭。八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前屯卫，斩逻卒。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将士迎察哈尔部来归者，授牛录额真。九年，招察哈尔部伐明，自朔州至崞县，斩逻卒。自平鲁卫出边，明兵邀战，鄂硕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击卻之。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与劳萨将百人侦明边，至冷口，斩逻卒，得马十五。二年，护甲喇额真丹岱等与土默特互市，赴归化城，斩明逻卒。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山口入边，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四年，与噶布什贤章京沙尔虎达将土默特兵三百略宁远，挑战，明兵坚壁不出，得其樵采者以还。

五年，从围锦州，以噶布什贤兵败敌骑。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营松山、杏山间，命吴拜等以偏师营高桥东。鄂硕诇明兵自杏山溃出，告吴拜，吴拜未进击，明兵复入城。上以鄂硕不亲击责之。六年，复围锦州，分兵略宁远，遇明兵六百骑，击破之，得纛二、马六十馀。七年，从伐明，自界岭口入边，败明总督范志完军於丰润。明兵自密云出劫我辎重，奋击卻之，遂越明都趋山东。师出边，明总兵吴三桂邀战，复击之溃，追斩数十级，得纛三、逻卒二十九、马二百馀。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从豫亲王多铎讨之。自成据潼关，倚山为寨，鄂硕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攻拔之。二年，移师南征，鄂硕将噶布什贤兵先驱，至睢宁，败明兵。从端重亲王博洛下苏州，击明巡抚杨文骢舟师，得战舰二十五。趋杭州，败明鲁王以海兵，获总兵一。复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克湖州。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六年，擢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师还，赉白金三百。八年，授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世职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四年，以其女册封皇贵妃，进三等伯。十四年，卒，赠三等侯，谥刚毅。子费扬古，自有传。

罗硕，鄂硕兄也。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擢甲喇额真。顺治六年，姜□襄叛，命梅勒额真卦喇驻军太原。瓌遣兵陷清源，与卦喇分道击之，瓌兵弃城走，斩五千馀级。瓌遣兵犯太原，从端重亲王博洛破贼

垒，斩万馀级。其徒围绛州，扰浮山，迭战胜之。八年，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从征湖南，失利，夺官，降世职。寻授大理寺卿。十七年，以从女追册端敬皇后，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鄂尔多，罗硕孙。初授侍卫，累迁至侍郎，历户、刑二部。授内务府总管，擢尚书，历兵、户、吏三部。卒，谥敏恪。

伊拜，赫舍里氏，世居斋谷。父拜思哈，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卒，伊拜与其兄宜巴里、弟库尔阐分辖所属，为牛录额真。太宗即位，察哈尔部贝勒图尔济来归，命伊拜迎犒。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命伊拜徵科尔沁部兵，予世职半个前程。九年，迁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入长城，攻克昌平等州县，俘获甚众。三年九月，从伐明，入青山口，薄明都，徇山东。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杏山、松山赴援，城兵出战，伊拜屡击败之。六年，复围锦州，破明兵，进世职牛录章京。洪承畴赴援，上自将击之，命诸将分屯要隘，要明兵，伊拜与梅勒额真谭拜等依杏山而营。明兵败走，伊拜逐击至塔山，明兵多赴水死。七年，遂破承畴，下锦州，命伊拜戍杏山。八年，复命与辅国公篇古戍锦州。是时军纪严，将士有过，辄论罚，伊拜屡坐罚鍰、罚马。

顺治元年，调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抚定旁近州县。师还，赉白金三百。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武昌，屡击破贼垒。三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南，时衡州、宝庆诸府尚为明守。六年，师克湘潭，伊拜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分兵向衡州，未至三十里，明兵千馀人据桥立寨，伊拜与侍郎硕詹击之溃。薄城，战屡胜，斩明将陶养用，遂克衡州。别军略宝庆及辰、沅、靖、武冈诸州，皆定。师还，赉白金三百。寻请老，授议政大臣。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直。第三子费扬武，袭世职。

库尔阐，天聪间，以牛录额真从伐黑龙江，有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五年，从伐索伦部，与其部长博穆博果尔力战，却之。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攻松山，战有功。六年，擢都察院参政。复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来，将夺军中砲，库尔阐击却之。率师依山为寨，明兵复来攻，势甚猛，工部承政萨穆什

喀欲遣兵助战，库尔阐辞焉，独以所部迎战，斩四十一级，得云梯、枪砲、甲楯、旗帜，进世职牛录章京。八年，迁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加半个前程。旋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潼关，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四年，命帅师驻防济南。淄川寇发，库尔阐遣兵讨之。部议责库尔阐不亲赴，当罚鍰，尽削其官职，上但命倍其罚。五年，迁都察院承政，寻仍改参政。六年，从谭泰讨金声桓江西，卒於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阿哈尼堪，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叶赫。天命时，曾祖椿布伦，偕兄楚隆阿、弟昂古里来归。阿哈尼堪初授牛录额真。天聪九年，同蒙古两黄旗将领布哈、阿济拜略明宁远，明兵千人追至，还击，败之。崇德二年，从征朝鲜，取江华岛。五年，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伐虎尔哈部，克雅克萨城。博穆博果尔以两乌喇兵六千来袭正蓝旗后队，索海设伏击之，阿哈尼堪与焉。又攻挂喇尔，先入屯，授世职牛录章京。擢礼部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援兵。又与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败明总督洪承畴兵。松山守将夜袭我军，又遣步兵犯正黄旗蒙古汛地，阿哈尼堪击却之。擢镶黄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将迁都燕京，命内大臣何洛会镇盛京，阿哈尼堪与梅勒额真硕詹将左右翼为之佐。寻命偕固山额真阿山等率兵之蒲州，助剿流寇。二年，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命阿哈尼堪会师，自河南下江南攻扬州，明兵来援，率甲喇额真班代等连战皆捷，与固山额真玛喇希克常熟。三年，从豫亲王北讨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遁走，追击，斩百馀级，俘获无算，进世职一等。四年，擢兵部尚书。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师略湖广，阿哈尼堪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别将兵趋宝庆，明将王进才、马进忠城守。师夜薄城，平旦，明兵出战，急击歼之，遂克宝庆。明将马有志等九营屯南山，阿哈尼堪乘胜奋进，阵斩有志等。师徇洪江，又破袁宗第十营，克沅州。师复进，留阿哈尼堪驻守。明将王强等来攻，阿哈尼堪遣署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迎击，战沅水上，大破之，斩裨将三、兵七百馀。七年，师还，赐白金三百。调礼部尚书，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睿亲王遣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巽亲王满达海等，以甲喇额真恩德代行。事觉，下王大臣会勘，论死，得旨，夺世职，罚鍰以赎。寻复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

星讷，觉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事太祖，授二等侍卫，兼牛录额真。从伐明，次塔山北，遇蒙古兵四百，射杀其渠。事太宗，伐察哈尔，以二十人侦敌张家口，遇明兵，御之四昼夜，俟贝勒阿济格军至，益兵二百击破之。察哈尔部多尔济苏尔海倚山立寨，列火器拒守，星讷率巴牙喇兵先登破敌。天聪八年，复从上伐察哈尔，星讷佐额驸布颜代率蒙古兵进哈麻尔岭，招其部俄尔塞图等来降。移师伐明，与席特库等略大同。论功，予世职半个前程，授刑部参政。

崇德三年，与承政叶克舒伐黑龙江，师有功，其兄辛泰、弟西尔图战没，当得世职，合为三等甲喇章京。寻坐事降理事官。四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议政大臣。寻迁梅勒额真。六年，授工部参政。八年，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尚书，进世职一等。三年，从讨张献忠，师还，加太子少保。六年，从讨姜瓖，攻大同。瓖以精锐出战，填堑毁垣，星讷督将士持短兵，力战却之。瓖背城为阵，星讷督将士直压其垒，师乘之，歼其精锐略尽，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英亲王阿济格得罪，星讷故为王属，坐夺官，削世职，籍家产之半。寻复授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十年，以老致仕。十四年，星讷自讼军功，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三年，卒，谥敏襄。

褚库，萨尔图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札鲁特。祖柏德，迁居叶赫，来归。天聪四年，师围大凌河，褚库年十七，从军。明军中蒙古将彻济格突阵，褚库迎击，生获以归。复伐明，攻万全左卫，褚库先登，颈被创，犹力战破其城。论功，授世职备御，赐号“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略湖广，自成将吴伯益以三千人拒战，褚库击之，败走。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略陕西，与尚书星讷击献忠将高汝砺等，遂下四川，屡败献忠兵。六年，从讨姜瓖，围大同，败□襄将杨振威。师还，坐值宿失印钥，解理事官。九年，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多斯部，与其部长多尔济战贺兰山，俘获甚众。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三年，郑成功攻福州，时郑亲王世子济度率师次漳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与褚库别将兵赴援。成功以战舰二百自乌龙江来犯，褚库督兵

迎战，逐至大江口，得舟十二。成功又以千馀人屯江岸，褚库督兵奋击，斩二百馀级。康熙二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进世职一等。七年，以老乞休。十四年，卒，谥襄壮。

论曰：科尔昆、觉善、甘都逮事太祖，谭拜以下诸将，则太宗所驱策，入关后四征不庭，成一统之业，皆与有功焉。科尔昆尤忠直，与席特库、褚库并以骁武搴旗陷阵。干城腹心，由此其选矣。

列传二十九

觉罗果科 觉罗阿克善 敦拜 哈宁阿硕詹硕詹孙达色

济席哈 弟费雅思哈 噶达浑 费扬武爱松古兴鼐兴鼐兄孙哈尔奇

达素 喀尔塔喇喀尔塔喇子赫特赫

觉罗果科，满洲镶白旗人，未详其属籍。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分兵屯杏山河岸。明兵自宁远至，果科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击破之，逐至连山，斩级三十，得马三十二。七年，与努山略宁远，明兵自中后所犯我牧地，击之溃遁。八年，复与努山至界岭口诇明兵，与战，斩裨将一、步骑三百馀。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陕西，克绥德。自成兄子锦据延安，果科与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三战皆捷。自成奔湖广，师从之，次安陆，迭击败之，得舟八十。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经汉中，击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破献忠，复与希尔根搜剿馀寇。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城守，果科与噶布什贤章京瑚沙破西门入。寻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率兵趋衡州，击破明兵，攻拔石桥寨。又击破明将周进唐、胡一清等，逐一清至全州。师还，授刑部理事官。

十一年，授工部侍郎。叙功，遇恩诏，并以监修坛庙，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十八年，卒。追坐修仓糜费，罚鍰，降世职拖沙喇哈番。圣祖亲政，其子萨尔布诉枉，复拜他喇布勒哈番。

觉罗阿克善，满洲正黄旗人，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事太宗，授甲喇额真。崇德六年，围锦州，与果科同在行，击败明总兵吴三桂及松山、杏山援军。师还，明兵袭梅勒额真索海军，阿克善与巴牙喇纛章京伊尔德赴援，击卻之，又屡击败总督洪承畴军，授半个前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分兵攻前屯 卫，先登，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年，擢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八年，调兵部。叙功，并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蒙古鄂尔多斯部，歼其众於贺兰山。总兵任珍杀其孥，

贿兵部寝勿治，事发，阿克善罢侍郎，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暂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征湖广，战湘潭、常德、龙阳，屡捷。

十三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师次乌龙江，水险不可渡，又间道趋福州，分兵令牛录额真褚库先驱击成功，署巴牙喇纛章京伊色克图击成功舟师，遂至福州。谍言成功舟三百泊乌龙江，阿克善等水陆合击，逐敌至三江口，斩其将林祖兰等，俘获甚众。十四年，成功兵侵罗源，阿克善督兵赴援，力战死之，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敦拜，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沙济。父本科理，归太祖。尝从鄂佛洛总管达赖讨硃舍理部长尤额楞，有功，赐号苏赫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卒，敦拜嗣。天命十一年，从太祖攻宁远，先驱，败城兵。师还，敌骑追射，敦拜还击卻敌，殿而归。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五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城兵出诱战，敦拜突入敌队中，斩三人，众悉遁。明兵自杏山再来犯，皆战卻之。六年，复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攻两红旗及蒙古军，敦拜御敌力战，斩二百馀级，得云梯十四。七年，加半个前程。八年，与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二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敦拜将巴牙喇兵从。次陕州，破自成将刘方亮，方亮兵夜袭营，复击败之。克潼关，定西安。自成走商州，入湖广，敦拜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追斩三百馀级。从豫亲王下江南，克扬州，薄明南都。追明福王至芜湖，与阿尔津、图赖等截江口，击破明将黄得功，得明福王以归。三年，进世职一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自浙江徇福建，与梅勒额真珠玛喇合军破敌。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攻九江，破王得仁军，克之，抚临江郡县。

六年，剿畿南土寇，斩其渠，献、雄、任丘、宝坻诸县悉定。七年，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从睿亲王畋於中后所，坐私出猎，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九年，进二等。

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命佐将军珠玛喇讨之，克新会，逐之至横州江岸，定国引去。师还，晋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起为盛京总管。十七年，卒，谥襄壮。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富察之族，有哈宁阿、硕詹、济席哈、费雅斯哈，皆以武功显。

哈宁阿，满洲镶白旗人，世居额宜湖。父阿尔图山，率其族攻萨齐库城，杀其部长喀穆苏尼堪，抚降三百馀人，以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既，复分其众别编一牛录，以命哈宁阿。天聪二年，从贝勒岳讬等伐明，略锦州，攻松山、杏山、高桥诸台堡，战甚力，授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袁崇焕战广渠门外，以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从攻大凌河。八年，从攻大同，哈宁阿先驱，至小西城，树云梯以攻，克之，复将二十人出战，败敌兵三百。九年，与承政图尔格入明边。师还，道平鲁卫，明兵蹑师后，还击败之，逐薄壕，多所斩馘，进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从攻皮岛。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如锦州会师，道中后所，祖大寿以轻骑掩我师，甲喇额真翁克及土默特兵先奔，哈宁阿且战且退，士卒有死者，论罪当死，上贷之，命夺世职，籍家产之半。四年，复以庇牛录额真阿兰太失律，论罪当死，上复贷之。六年，从围锦州，屡败敌。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督诸军环松山而营，度明师且遁，遣诸将分地为伏以待。哈宁阿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阵於海滨，夜初更，明师循海走，哈宁阿等起掩击，明师蹂藉，死者甚众。寻进攻松山，屡败敌。八年三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伐虎尔哈部，俘男妇二千五百有奇，获牲畜、貂皮无算。师还，上厚赉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庆都，再战真定，自成焚辎重走。二年，复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逐贼绥德，徇延安，战破城兵。南逐自成，战安陆，得舟八十。复与谭泰合兵下江南，战江上，夺敌舟。逐敌至富池口，敌据江岸为阵，复击之败。三年二月，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略湖广，破明将吴汝义，降甚★。四月，进二等甲喇章京。五月，从肃亲王豪格讨叛将贺珍，取汉中，逐贼至秦州。珍党武大定据三寨山，山势峻不可攻，师围之。会其将周克德、石国玺皆乞降，克德遣其子导师自僻径登，国玺为内应，哈宁阿与梅勒额真阿拉善、署巴牙喇纛章京噶达浑将六百人破垒入，贼皆自投崖下，斩杀略尽。进讨张献忠，徇夔州、茂州、资州、遵义，皆下。五年，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硕詹，满洲正红旗人，世居讷殷。父舒穆禄，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硕詹嗣，寻兼甲喇额真。天聪五年，与甲喇额真杭什木、沙尔虎达等略明边，遇逻卒，斩其三，俘其五及逻卒长。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攻江华岛，硕詹舟越朝鲜战舰，继牛录额

真阿哈尼堪以登，率众合围，降其城，加半个前程。三年，兼刑部理事官。从伐明，深入山东，克禹城、平阴。四年，师还，明兵袭我后军，与巴图鲁尼哈里等击卻之，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擢户部参政。五年，师伐明，命硕詹如朝鲜徵粮及水师助战。从围锦州，甲喇额真禧福率甲士二十四驻守骆驼山，明兵四百夜劫营，硕詹赴援，斩二百馀级，得马十六。七年，领本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侍郎。上将迁都燕京，命硕詹统右翼兵留守盛京。寻复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自河南徇陕西，遂移师定江南。叙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偕都统佟图赖等师出湘潭，明兵阻桥立寨，与固山额真伊拜、巴牙喇甲喇章京觉罗果科共击下之，斩其将陶养用，衡州平。师还，赉白金三百，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坐户部给饷不均，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以老病罢。十年，命复世职。康熙二年，卒，谥明敏。以其孙达色、法色分袭世职，并授二等阿达哈哈番。

达色以参领从征福建，战屡捷。郑锦将刘国轩众万馀犯海澄，达色赴援，冒枪砲力战，闻城陷，自经死，加拖沙喇哈番。法色兼袭，复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明宝，雍正间从征西藏，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改三等子。子德成，降袭三等男。

济席哈，亦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本科里，官牛录额真。济席哈初亦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至，邀战，与甲喇额真布丹、希尔根等击卻之。寻驻义州护屯田，上诫诸将固守营垒，勿与明兵战。明兵犯镶蓝旗营，济席哈越镶红旗营助战，以擅离汛地，夺官，籍其家三之一。旋与梅勒额真席特库伐索伦部，得其部长博穆博果尔以归。六年，师还，与宴劳。七年，授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八年，兼户部参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之至庆都。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既克杭州，以梅勒额真驻守。明大学士马士英、总兵方国安据严州，屡来犯，济席哈督兵御之，五战皆捷。还京，授工部侍郎，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兵驻东昌。寻以郑彩寇福建，命从将军陈泰南征，克长乐、连江、同安、平和诸县，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调刑部，

擢尚书，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授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年，解尚书。胶州总兵海时行叛，命与梅勒额真瑚沙讨之，未至，时行走宿州降。诏移兵镇湖南。十一年，召还。

十四年，命率梅勒额真四、巴牙喇甲喇章京八，从大将军贝子罗讬征云南。十五年，命佐将军卓布泰，师进次都匀，击败明将李定国。会师，克云南。十七年，以勘从征将士功罪不实，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击破所据岠嵎山寨，七窜入海。康熙元年，卒。六十年，以其子西安副都统阿禄疏请，追谥勇壮。

费雅思哈，济席哈弟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事太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分兵略大同，至朔州，城兵出战，费雅思哈与甲喇额真道喇等击败之。崇德三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岳讬伐明，败密云步兵。五年，师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杏山赴援，费雅思哈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同甲喇额真哈宁阿击敌城下，射殪三人，明总督洪承畴步队自松山至，费雅思哈力战卻敌。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败之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二年春，次榆林，自成兵夜袭营，与巴牙喇纛章京车尔布等击之走，追自成至武昌，屡破其垒；又以舟师邀击富池口，得舟三十。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西安，分兵徇邠州。其渠胡敬德以千馀人据三水西北山冈，费雅思哈与巴牙喇纛章京噶达浑破其垒，复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击叛将贺珍於鸡头关。师下四川，屡战皆捷。正蓝旗兵为贼困，与噶达浑趋援，贼走。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讨叛将姜瓖，掘堑围城，瓖兵步骑万馀来犯，费雅思哈先众迎战，瓖兵不得入城。瓖兵分踞左卫，陷汾州，窥太原，费雅思哈率巴牙喇兵伺击，会师围大同，瓖党斩以降，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十三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寻命率兵驻防湖南。明将孙可望据辰州，费雅思哈与固山额真卓罗、梅勒额真泰什哈等，自澧州、常德进征，可望弃城遁，纵火焚舟，阻我师。费雅思哈取其未焚者以济师，蹑击至泸溪，歼敌甚众。十八年，从将军爱星阿入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师还，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一年，卒，谥僖恪。子素丹，自有传。

噶达浑，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哈达。其先有约兰者，当太祖时，率其子懋巴里等来归。天聪二年，噶达浑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八年，从伐明，略山西，克应州。崇德五年，从伐明，略中后所。睿亲王多尔衮等率师围锦州，令领纛先进，败杏山骑兵，设伏松山，斩十馀级，明兵营岭上，击破之；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追击至北冈。七年，从豫亲王多铎攻宁远，明兵蹑我后，噶达浑先众还击，明兵溃走。师还，有巴牙喇兵达哈塔者，被创，仆，掖以归。

顺治元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击自成至九宫山，三败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次西安，分兵讨叛将贺珍，徇邠州，其党胡敬德屯三水，噶达浑与梅勒额真和讬直入，破其垒。高汝砺、武大定等屯三寨山，复与巴牙喇纛章京苏拜、哈宁阿，梅勒额真阿拉善击败之，督步卒搜剿岩谷。大定等据山巅，其徒左右迎战，噶达浑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奋战，挫其锋。大定等兵攻正蓝旗营，哈宁阿陷围中，噶达浑与阿尔津、苏拜疾驰赴援，围乃解。擢户部侍郎，五年，调吏部，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噶达浑与阿拉善济师，七战皆捷。克代州，进复浑源。六年，兼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七年，世祖亲政，擢户部尚书，进世职二等。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寻还为尚书。率师征鄂尔多斯部，获部长多尔济，歼其众於贺兰山，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调满洲固山额真、兵部尚书。十年，进世职二等。世职吕忠行赇事发，部议引赦例贷其罪，坐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命噶达浑佐之，敕济度调遣官兵，毋令噶达浑离左右。克海澄，水陆并进，复福州，遂下泉州，攻惠安海港卫套及闽安镇，大捷。十四年，师还。卒，赠太字太保，谥敏壮。同族有费扬武、爱松古、兴鼐。

费扬武，满洲正蓝旗人。初自巴牙喇壮达累迁甲喇额真。崇德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塞，击败明总兵马科。越明都，略山东，次胶州，明兵千馀屯城外，费扬武力战破之；攻滨州，以云梯先登。出塞，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等分道要我师，费扬武先后与战皆胜，护所俘获还。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败其骑兵。寻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

亲王多铎西讨自成，次潼关，破自成将刘宗敏。二年，从定江南，攻扬州，得舟二百馀。攻明南都，败其步兵。逐明福王至芜湖，与明总兵黄得功战，得舟三十有一。旋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破明马士英军於杭州，生致明总兵一，分兵定海宁、平湖土寇；又与明总兵王之仁战，得舟十有六：授议政大臣，予世职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四年，从军福建。卒。

爱松古，满洲镶白旗人。太祖时，自叶赫来归，屡从征伐。崇德元年，命与察汉喇嘛等赴明边杀虎口互市。复遣往科尔沁徵兵。三年，初设理藩院，授副理事官。寻自归化城导厄鲁特部长墨尔根戴青来归。再坐事鞭责。

顺治元年，授牛录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时李自成西走，其将陈永福据太原，发砲攻城圮，永福突围走，爱松古以蒙古兵战，多斩馘，得马千馀。又逐自成将马骥至河滨，得舟十五。二年，从围延安，城兵出战，击卻之，以八骑蹑自成，获其孥。

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将蒙古兵三百先驱扼隘，师继进，腾机思遁走，从侍郎尼堪、梅勒额真明安达里乘夜追击，得其辎重；斩台吉茂海，遂渡图喇河，土谢图汗以二万人拒战，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败其骑兵。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蒙古兵六百驻太原，击斩泾阳寇李阳，败交城寇王豪明。时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党刘迁以万馀人犯代州，爱松古驰往守御。迁众傅云梯乘城，钩致其梯九，斩级三百；迁众穴城，城上发矢石，迁众多殪，乃走繁峙。六年，复来袭，有为应者，引入郛，爱松古婴城守十馀日，端重亲王博洛师至，击斩其渠郭芳，迁遁去。乃还驻太原，瓖党十馀万来犯，爱松古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赴清源徐沟防御，不使逼城下。端重亲王师自晋阳至，破贼。累擢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南征，王没於阵，爱松古不及救，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六年，致仕。康熙十四年，卒。

子讷青，以三等侍卫从讨郑成功，至厦门，卒於军。

兴鼐，满洲镶白旗人。父素巴海，自哈达率二百人来归，太祖编牛录，授其长子莽果，兴鼐其第三子也。事太宗，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佐固山额真达尔罕攻顺义，先

登，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工部理事官。考满，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西讨李自成。自成之徒自延安出犯，截击，大破之。逐自成至武昌，蹑之至富池口，列阵河岸，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甲喇额真希尔根击之溃。移军江南，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布克沙败明将黄蜚於池州，斩级二百，得舟十二。三年，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战败土谢图汗、硕类汗二部兵。擢工部侍郎，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以勘罗源战败将士有所徇，夺官，削世职。十八年，圣祖即位，复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三年，卒。

哈尔奇，莽果孙也。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壮达从军。郑成功内犯，自荆州援江宁，破成功将杨文英。署巴牙喇甲喇章京。讨耿精忠，迭战败其将杨益茂於九江、邵联登於建昌，又败吴三桂将夏国相於萍乡、谢胜先於浏阳、吴国贵於武冈。叙功，授拖沙喇哈番。卒。

达素，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费雅朗阿。天聪五年，以巴牙喇壮达从伐明，围大凌河。明兵来援，与巴牙喇壮达鰲拜同击卻之。略明边，斩敌骑。师还，擢巴牙喇甲喇额真。

崇德五年，从围锦州，败杏山明兵。六年，复围锦州，明兵数十人据塔山，列火器拒守。达素率六骑驰而上，尽斩之；复率兵邀击，明兵走海岸，溺死者无算。七年，从徇宁远，败明骑兵。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伐虎尔哈部，克博和理城，又招降能吉尔、大噶尔达苏诸屯。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山西，克绛州，逐贼至黄河。贼以舟济，达素督兵射之，贼多堕水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湖广，讨自成，克安陆、武昌，逐之至富池口，贼营对岸，达素先诸将冲击，多所俘获。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击破贺珍，下四川，屡战皆捷。积战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战於右卫，贼大至，达素奋前搏击，飞矢及其喉，手足皆创，堕马。军校欲负以退，叱曰：“死则死耳，何避为？”裹创督兵复战，瓖兵败卻。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次衡州。贝勒屯齐令别将兵讷敌宝庆，遇敌，击败之，进攻全州，破寨五，斩所置文武吏九及其徒四千馀，复兴安、灌阳，复斩定国将倪兆龙。敬谨亲王没於阵，将佐俱坐

罪，达素以别将兵克敌，得免议。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十六年，郑成功内犯江宁，授达素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浑、巴牙喇纛章京赖塔等率师赴援，至则成功已败走，移师赴福建。十八年，召还。康熙八年，鰲拜败，达素为所引用，坐罢官。寻复世职。卒。同族有喀尔塔喇。

喀尔塔喇，满洲镶白旗人，先世亦居费雅朗阿。父图尔坤詹，当太祖时，率五子及所部百馀户来归，授牛录额真。卒，喀尔塔喇嗣，事太宗。崇德三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略宁远，将入边，破明兵；及还，又连败之。六年，从围锦州，城兵出犯镶黄旗分守壕堑，坐退避，罪当死，上命罚鍰以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将本旗败其骑兵，逐之至庆都，尽歼其后队。旋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怀庆，入山西境，破贼黄河渡口，逐之至榆林。二年，自成走湖广，移师从之。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鰲拜攻克安陆，督兵进剿，毁其垒，得舟六十馀。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次童子渡。声桓兵据水而阵，方舟为梁，喀尔塔喇夺以渡师，分兵趋饶州。声桓遣别将以三千人迎战，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巴朗等击败之，克饶州。进次南昌，营甫定，菉桓兵出战，奋战，挫其锋。师合围，喀尔塔喇屯江岸，声桓兵以舟运粮入城，喀尔塔喇邀击，得舟八，又纵火焚舟七百馀，师次城北。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艮泰分兵攻城南，六年春，克南昌。

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衡州，乘胜疾进，遇伏，力战，与王同没於阵。喀尔塔喇积战功，世职累进一等哈达哈哈番，恤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谥忠壮。

子赫特赫，袭。十六年，以甲喇额真从讨郑成功，攻厦门，战死，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论曰：满洲诸大家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战绩既著，门材遂张。济席哈、达素尝专将，虽所当非大敌，或未与敌遇，要其才望必有足以胜此任者。果科等皆以裨佐树绩行间，勋阀所存，亦不得而略焉。

列传三十

沙尔虎达 子巴海安珠瑚 刘之源 吴守进 巴山 张大猷 喀喀木

梁化凤 子鼐 刘芳名胡有升杨名高 刘光弼刘仲锦

沙尔虎达，瓜尔佳氏，其先苏完部人，居虎尔哈。太祖时，从其父桂勒赫来归，授牛录额真。天命初，从伐瓦尔喀部，有功，授世职备御。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凌河，围锦州，沙尔虎达以噶布什贤章京从，屡战辄胜。三年，复从伐明，拔遵化，薄明都，沙尔虎达战郭外，败明兵，进世职游击。自是数奉命与噶布什贤章京劳萨等率游骑入明边，往来松山、杏山间，获明逻卒十八及牙将为逻卒监者，并得牲畜、器械甚夥。大凌河城下，明将祖大寿降，既，复入锦州为明守。上遣诸将略锦州，使沙尔虎达悬书十三站山坡谕大寿。九年，与白奇超哈将领巴兰奇等徇黑龙江，加半个前程。冬，复略锦州，还，献俘，命分赉将士。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南汉山城。二年，列议政大臣。甲喇额真丹岱、阿尔津等如土默特互市，上卢明兵要诸途，命沙尔虎达帅师诣归化城护行。三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将八十人行边，至红山口，遇明兵，斩裨将二；击走明骑兵自罗文峪至者，搴其纛，得马四十；又破明步兵自密云至者，斩百馀级。四年，上自将伐明，沙尔虎达将噶布什贤兵自义州向锦州，复将土默特兵二百人入宁远北境，与甲喇额真苏尔德、鄂硕、布丹为伏，以数骑致明师，明师坚壁不应，乃掠其采薪者以归。五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从王令离城远驻，当夺职，籍家产之半，上命罚鍰。八月，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上自将御洪承畴，部分诸将击敌，赐沙尔虎达马，使将所部屯高桥东界，谕曰："敌败，当自杏山西台截大道蹑击之，毋使入城。"且诫之曰："汝平日行不逮言，今当自勉！"既战，明师败，沙尔虎达违节制，纵溃兵二百馀入城。上命系而问之，沙尔虎达稽首对曰："杀臣祗一死，宥当效命。"上乃宥之，降授甲喇额真。七年，与珠玛喇率师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七人、户千馀，得马骡牲畜。师还，宴劳，赉布帛有差。

顺治元年，伐库尔喀，伐黑龙江，皆有功。复从击李自成，破潼关。二年，从攻江宁，下杭州，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四年，授梅勒额

真。帅师屯东昌，讨平土寇丁维岳、张尧中，加半个前程。五年，从讨江西叛将金声桓。迁巴牙喇纛额真，复为议政大臣。六年，定河间土寇。七年，调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七月，命帅师驻防宁古塔。十年，擢固山额真，仍留镇，赐冠服、鞍马。十五年七月，俄罗斯寇边，沙尔虎达击之走，多所俘馘。十六年，卒，谥襄壮。以其子巴海袭。

巴海初以牛录额真事世祖，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既袭世职，上谕吏部曰："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十七年，俄罗斯复寇边，巴海与梅勒章京尼哈里等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讷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馀级。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砲若他械，因降飞牙喀百二十馀户。叙功，加拖沙喇哈番。明年，以巴海奏捷讳未言有五舟战不利，尽削原袭及功加世职。

康熙元年，改设黑龙江将军，仍以命巴海。十年，上东巡，诣盛京，巴海朝行在。上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尔哈诸部风俗，巴海具以对。谕曰："朕初闻尔能，今侍左右，益知尔矣。飞牙喀、赫哲虽服我，然其性暴戾，当迪以教化。俄罗斯尤当慎防。训练士马，整备器杭州，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四年，授梅勒额真。帅师屯东昌，讨平土寇丁维岳、张尧中，加半个前程。五年，从讨江西叛将金声桓。迁巴牙喇纛额真，复为议政大臣。六年，定河间土寇。七年，调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七月，命帅师驻防宁古塔。十年，擢固山额真，仍留镇，赐冠服、鞍马。十五年七月，俄罗斯寇边，沙尔虎达击之走，多所俘馘。十六年，卒，谥襄壮。以其子巴海袭。

巴海初以牛录额真事世祖，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既袭世职，上谕吏部曰："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十七年，俄罗斯复寇边，巴海与梅勒章京尼哈里等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讷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馀级。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砲若他械，因降飞牙喀百二十馀户。叙功，加拖沙喇哈番。明年，以巴海奏捷讳未言有五舟战不利，尽削原袭及功加世职。

康熙元年，改设黑龙江将军，仍以命巴海。十年，上东巡，诣盛京，巴海朝行在。上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尔哈诸部风俗，巴海具以对。谕曰：“朕初闻尔能，今侍左右，益知尔矣。飞牙喀、赫哲虽服我，然其性暴戾，当迪以教化。俄罗斯尤当慎防。训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其狡谋。尔膺边方重任，当黾勉报知遇！”

边外有墨尔哲之族，累世输贡，巴海招之降。其长扎努喀布克托等请内徙，巴海请徙置宁古塔近地，置佐领四十，以授扎努喀布克托及其族属，分领其众，号为新满洲。十三年冬，巴海率诸佐领入觐，上锡予有差，赐巴海黑狐裘、貂朝衣各一袭。十七年，敕奖巴海及副都统安珠瑚抚辑新满洲有劳，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巴海疏言官兵捕采葵者，当视所得多寡行赏。上为下部议，并诫非采葵者毋妄捕。是岁，上复东巡，诣盛京，幸吉林，察官兵劳苦。既还京师，谕巴海罢采鹰、捕鲟鳇诸役。二十二年，以报田禾歉收不实，部议夺官，削世职，上犹念巴海抚辑新满洲有劳，命罢将军，降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三十五年，卒。子四格，袭职。

安珠瑚，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父阿喇穆，任牛录额真。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死，授世职半个前程。安珠瑚袭职，遇恩诏，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甲喇额真，兼刑部郎中。从大将军伊尔德攻舟山，从将军济什哈讨莱州土寇于七，皆有功。康熙六年，授宁古塔副都统。十五年，增设吉林乌喇副都统，以命安珠瑚，佐巴海抚新满洲，进世职如巴海。十七年，擢盛京将军。二十一年，上东巡，见边界多战骨暴露，谕-9587-安珠瑚遍察收瘗。二十二年，以疾乞休，上责安珠瑚失职，夺官，发吉林乌拉效力。二十四年，授索伦总管。二十五年，卒。

安珠瑚入对，尝言所辖士兵皆藐视之，上知其庸懦，及卒，命削其世职。

刘之源，汉军镶黄旗人。天聪九年，授甲喇额真。崇德五年，从上伐明，攻锦州，距城东五里发砲隳其台。复列砲城北击晾马台，殪明兵。寻代马光远为正黄、镶黄二旗汉军固山额真。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松山，发砲隳台四，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杨重镇等，又斩裨将三。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塔山，列砲城西，毁其垣二十馀丈，歼城兵，隳杏山城北台，又击毁其垣，城兵惧，乃出降，授世职二等甲喇

章京。分设汉军八旗，之源仍领镶黄旗。八年，从郑亲王攻克中后所，斩明将吴良弼、王国安等；进攻前屯卫，发砲隳其城：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命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剿定畿南馀寇。复从固山额真叶臣等西征，克太原。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自汾州逐寇至平阳，斩馘四千馀。山西寇始尽。师还，优赉。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讨李自成，与国翰合师破应山。降将马进忠复叛，与固山额真金砺击败之武昌，得舟六十馀，遂徇湖北。五年，授定南将军，从郑亲王再下湖-9588-广。六年，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分三队出战，之源分兵应之，败明兵，克其城，获腾蛟。夜督兵逐进忠，平明劘其垒。复进克宝庆，并破南山坡九垒，斩明将马有志、胡进玉等，进忠跳而免。又击破明将袁宗第於洪江、王永强於便水驿。叙功，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八年，与金砺驻防杭州。明大学士张肯堂与其将阮进、张名振拥鲁王以海屯舟山，之源与总督陈锦、总兵田雄合师攻之，破明兵於横水洋，获进。逼螺头门，肯堂城守十馀日，师以云梯登，肯堂及鲁王诸臣李向中、吴锺峦、硃永佑等纵火自焚死。名振以鲁王遁三盘岛，之源遣总兵马进宝等追击破之，焚其积聚；复败之於沙埕，收各□奥户口八千五百馀，悉令归农。论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六年八月，授镇海大将军，驻防镇江。疏言：“京口百川汇流，江南财赋自此輓运北输。近因郑成功入犯，几至横截运道。宜先练习水师，以资防御。防海策有三：出海会哨，勿使入江，上也；循塘拒敌，勿使登陆，中也；列阵备兵，勿使近城，斯下矣。顾练水师当先造船，火器、水手、舵工，百无一备，何以御贼？”上敕兵部下总督郎廷佐制备。十七年，疏言：“京口水师造船二百，募水手、舵工八千馀，一时难以集事。沿海民有双桅沙船，造作坚固，其人熟於洋面水道，请查验船堪用者予收用，船户给以粮饷。旧设战船低小，不必修-9589-补。边海砲台、烽墩、桥路，请敕督抚下沿海州县修葺高广。”下兵部，并从之。寻得成功遣谍与提督马逢知关通状，疏闻，命侍郎尼满会之源鞫实，逢知坐诛。

康熙三年，召还京，仍任都统。四年，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其子光代为都统。鰲拜得罪，之源、光坐党附，夺官论死，上命宽之。之源寻卒。妻胡叩阍，诉之源功罪足相当，诏复官，并予三等精奇尼哈番，仍以光袭。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吴守进，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太祖时来归，从征伐有劳，授世职游击。天聪五年，授户部承政。八年，考满，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时始设汉军世管牛录额真，命守进兼任。崇德三年，改左参政。四年，坐赇，论罪至死，命贷之，削世职，解参政，籍其家之半，仍摄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旋真除。

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攻锦州，守进发砲克塔山四台，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等，多所斩馘。七年，擢本旗固山额真。率师攻松山、杏山，明兵屯吕洪山口，与固山额真金砺击破之。明兵保杏山侧二台，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破之，遂拔杏山。寻命与梅勒额真马光辉等诣锦州督铸砲。八年，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从入关，复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复从豫亲王破李自成，下江南，败明师，克扬州、江阴，复进破嘉兴。叙功，进一等。四年，授定西将军，驻汉中。五年，卒。子国柄袭。从征湖广，官梅勒额真，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巴山，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哈达。祖巴岱，国初率众来归，授世管牛录额真。再传至巴山。天聪五年，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战，梅勒额真屯布禄、牛录额真郎格等战没，巴山驰入阵，以其尸还。六年，从伐察哈尔，其部人窜入大同，往取之。师还，巴山与承政图尔格殿，明兵追袭，设伏邀击，斩馘甚众。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甲喇额真。

崇德元年，从上伐朝鲜，与甲喇额真屯泰等先众破敌。三年，兼任工部理事官。从贝勒岳讬伐明，自墙子岭入边，薄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攻钜鹿，率所部以云梯先登，克之：加半个前程。五年，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等伐虎尔哈部，攻挂喇尔屯。七年，从奉国将军巴布泰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督所部步兵击败李自成，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年，授梅勒额真，镇守江宁。三年，命总管江宁驻防满洲兵，特置总督粮储兼理钱法，驻江宁，以协领鄂屯兼任，加户部侍郎，以重其事。时江北诸山寨并起，号为明守。江宁民有谋为应者，巴山讷知之，捕斩三十人。未几，明潞安王谊石以二万人分三道攻江宁，巴山会招抚大学士洪承畴等督兵御之，谊石败走。语详承畴传。明故左通政嘉定侯峒曾以二年死难，四年，其子元瀞通表鲁王以海，取敕书及其将黄斌卿致承畴书以归。柘林游击陈可得之，有“内杀巴、张二

将”语，指巴山及提督张大猷也。事闻，上以敌谋设间，诏慰承畴，而谕奖巴山及大猷“严察乱萌，公忠尽职”。

六年，江南总督马国柱讨六安山寇，巴山及大猷以师会，斩其渠张福寰，诸寨悉平，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是岁，裁总督粮储钱法，不复置。九年，将军金砺讨郑成功，请益师，部议调江宁驻防兵二百，鄂屯与理事官额赫纳、乌库理率以行，攻海澄。成功兵劫我军砲，鄂屯与额赫纳击却之。成功兵十馀万逆战，鄂屯督兵纵击，成功兵退，断桥。鄂屯与乌库理策马迳渡，成功兵溃，破其垒数十，降数千人。寻召巴山还京，以喀喀木代。十一年，复录江宁平寇功，进世职二等。康熙十二年，卒。

子舒恕，袭世职。从大学士图海讨王辅臣，次平凉城北虎山苾，击败辅臣兵。复从都统穆占讨吴三桂，击败三桂兵於松滋，进围云南，屡败吴世璠将胡国柄、刘□龙、黄明等，又困其将马宝、巴养元等於乌木山。论功，进世职一等。卒，子长清，改袭一等阿达哈哈番。

张大猷，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阳。太祖克辽阳，大猷以千总自广宁来降，授牛录额真。天聪初，明边将遣谍招我新附之众，大猷发其事。太宗嘉之，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寻擢汉军梅勒额真。四年，更定汉军旗制，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率本旗兵攻五里台及晾马山、马家湖，皆下，又克金塔口台。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骑兵自松山至，谋夺砲，大猷击卻之。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等攻克塔山、杏山及附近诸台。论功，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迁兵部参政。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筑桥浑河济师，击破明总督范阿衡军。八年，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抚定诸郡县。二年，师定江南，与固山额真吴守进下浙江，次石门，明兵自杭州夜来袭，却之。还，克嘉兴。三年，命与巴山率兵镇守江宁，总管汉军及绿旗兵。旋授提督江南总兵官。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六年，同讨张福寰。总督马国柱奏大猷身先士卒，履险摧锋，功第一，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卒。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喀喀木，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乌喇部。父塘阿礼，当太祖时，率百人来归，授牛录额真。从伐辽东有功，予世职游击。从

伐瓦尔喀，射熊，为所伤，卒。

喀喀木嗣领牛录。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五年，从伐虎尔哈部，敌据栅拒战，喀喀木督兵破栅，斩级二百，俘一百三十。七年，从伐明，攻松山，本旗将领失律未察举，降世职牛录章京。八年，擢吏部参政。顺治元年，署梅勒额真。从入关，加半个前程。寻改侍郎。四年，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郧阳总兵王光恩坐事逮系，其弟光泰叛据郧阳，提督孙定辽战死，势甚张，上命喀喀木率兵讨之。师将薄郧阳，光泰遁走，喀喀木与副将王平率师逐捕，战房县，斩级千馀。光泰走四川，喀喀木驻军郧阳。

五年，金声桓自江西窥湖广，总督罗绣锦疏请留喀喀木驻荆州。六年，召还。七年，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命与固山额真噶达浑等率兵讨蒙古鄂尔多斯部长多尔济。九年，师出宁夏，至贺兰山，击斩多尔济，并歼其部众，俘其馀以归，得马驼数百、牛千馀、羊万馀。

寻命代巴山为镇守江宁总管。十年，明将李定国兵犯广东，潮州总兵郝尚久叛应之，授喀喀木靖南将军，率师会靖南王耿继茂讨尚久。围逾月，督兵以云梯登，尚久入井死，潮州及旁近州县皆定。还驻江宁。

十六年，郑成功大举入犯，破镇江，复陷瓜洲，溯江上。喀喀木与总督郎廷佐、提督管效忠谋御敌，檄总兵梁化凤赴援。会梅勒额真噶□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循江东道江宁，入城同守。喀喀木曰：“贼势盛，宜乘其未集先击之。”简精锐逆击，成功前军为少却，得舟二十馀。俄成功兵大至，连营八十有三，舟蔽江，喀喀木昼夜防守。化凤援兵至，乃议使绿旗兵先出战。化凤出仪凤门，效忠出锺阜门，夹击，破成功兵，获其将余新等。明日，喀喀木与噶□哈、玛尔赛督兵出神策门，成功兵据白土山列阵，乃分兵左右仰攻，与化凤率精锐捣其中坚，获其将甘辉及裨佐数人，斩馘无算。成功兵溃，走出海。事闻，部议失镇江、瓜洲当议罪，上以固守江宁功大，命免议。

康熙元年，改总管为将军，仍以命喀喀木。七年，卒，授其子喇扬阿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梁化凤，字翀天，陕西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阳和城，擒瓖将郭二用。擢大同掌印都司。时大同、左卫、浑源、太原、汾、泽群盗竞起

应瓌。六年，化凤攻大同，破北窑沟，寇据山巅，悬柴以火燔之，获其渠李义、张豹。攻浑源，徇韩村、玉合堡、张家堡，破贾庄，获其渠王平；乃克浑源，又获其渠方三、唐虎诛之。攻左卫，降云冈、高山二堡，遂合围。化凤中三矢，战愈力，寇以城降。叙功，超加都督佥事，以副将推用。进攻太原，寇出战，化凤左臂中枪，矢集於髀，益奋斗，执所置巡抚姜建勋，乃克太原。进解平阳围，攻汾州，败其渠沈海。攻孝义，寇渠张尔德来援，与战大破之，乃克汾州，获尔德。海复以兵至，再战击败之，走潞安。迭下曹家堡、记古寨、善信堡。介休、平遥、祁、徐沟诸县悉降。进攻太谷，克之，获其渠苏升，乃克潞安，海走九仙台。拔长子，进攻九仙台，山峻，骑不得上；以火攻之，寇不支，海出降。进定泽州。是岁凡二十二战皆捷。七年，复歼馀寇於牛鼻寨，获其渠袁忠。山西悉定。

八年，借补江南芜永营参将。讨平石皿、鹭鸶二湖盗，获其渠杨万科。十二年，擢浙江宁波副将。明将张名振屯崇明平洋沙，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苏松总兵。名振攻高桥，化凤驰赴战，迭击败之，遂复平洋沙。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化凤以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沿海筑坝十馀里使内属，并引水灌田，俾海滨斥卤化为膏腴。

会郑成功攻崇明，遣谍疑众，化凤擒斩之，督兵迎战，获其将侯丁秀、宫龙、陈义等。又遣诸将设伏，斩其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成功引去，七月，复大举入寇，连舟蔽江，号百万，陷镇江，直犯江宁，南北中梗。化凤将所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升高了敌，见成功军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五百骑夜出神策门，破白土山敌垒。明日，督兵出仪凤门，提督管效忠出锺阜门，夹击搏战，拔巨纛，毁其木寨，简骁勇乘屋，发火器，矢石杂下，成功兵奔溃，逐至龙江关，获其将余自新等。成功收馀众，连营屯白土山，众犹数十万。又明日，复与总管喀喀木等出神策门，直攻白土山，督将士仰击，寇迎拒，殊死战。甘辉者，成功骁将也，化凤入阵生获之。成功兵夺气，遂奔不可止，逐北斩馘。迫江上，化凤先遣别将焚其舟，成功兵自蹂藉及入江死者无算。成功遁入海，化凤策成功当还攻崇明，先遣别将为备。成功出海攻崇明，化凤自江宁还援；成功度不能克，括民舟将渡白茅口，化凤与相值，绝流迅击，砲石荡海波，成功复大败，跳而免。叙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金甲、貂裘。

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化凤疏言：“苏、松滨海，地袤八百馀里，标兵止二千馀。请酌调省兵三千八百，立六营，资捍御。”下部议，从之。十八年，上复录化凤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

番。寻裁江安庐凤提督，以化凤为江南提督。时议者以台湾未复，用广东、福建例，苏、松滨海立界，徙居民於内地。化凤曰："沿海设兵，赋拟弃之地以养之。国既足兵，民无废业，迁界何为？"奏入，上从其言。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鼐，其次子也。以廕授川陕督标左营游击。吴三桂乱起，总督哈占令鼐率兵驻黑水峪，败王辅臣之兵於观音堂。调兴安城守游击。从征汉中，战屡捷，克达州，加都督佥事。三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上南巡，书"旂常世美"字赐之。初，金世荣为总督，谓出洋大船易藏盗，奏定渔船不得用双桅，商船悉令改造，樑头不得过丈有八尺。鼐力言无益海疆，徒累於商民，上命弛其禁。四十七年，疏言嘉、湖诸水皆泄入太湖，通津要道，发帑疏治；支河淤浅，劝民开濬。上谕支河劝民开濬，虑有司藉此私派，当并发帑疏治。四十九年，以母丧去官。五十三年，卒。

刘芳名，字孝五，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宁夏。仕明至柳沟总兵。顺治元年，降，命仍原官。二年，调宁夏，赐白金、冠服。时陕西初定，多盗，悍卒复伺隙谋乱。芳名抚绥训练，冀树威望，销乱萌，总督孟乔芳疏奖其才。武大定叛固原，贺珍叛汉中，师进讨，芳名皆有功。三年，方赴巩昌剿寇，宁夏兵遽变，戕巡抚焦安民。芳名驰还，察知裨将王元、马德首乱，遣德署花马池副将，分元势；侦元将出城就寇渠洪大诰，芳名设伏，俟元至，伏发，元力拒，诸将樊朝臣、姜九成等衷击之，元败奔，副将马宁等追击，获以归。芳名别遣将搜斩大诰。德闻元诛而惧。四年春，芳名偕河东道马之先出师惠安，德乘间纠党劫军资，遁入山，合寇渠贺宏器等自红古城出口，袭破安定。螺山寇王一林戕参将张纯以应之，横行宁固、平庆间。芳名督所部兵进次乱麻川，破贼；复进次预望城，再破贼，斩一林，德以四骑走，追及之河兒坪，缚而磔之，乱乃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四川提督、定西将军。寻命以右都督留镇宁夏。五年，讨平香山寇李彩。

马德之诛，副将刘登楼预有功。登楼居榆林宁塞，多力而狡。六年，以延安叛应姜瓖，易衣服，自署"大明招抚总督"，戕靖边道夏时芳，腾书致芳名。芳名以见汙，怒，封其书示巡抚李鉴，鉴以闻。登楼西犯花马池，下兴武诸营堡，逼宁州。时定边屯蒙古札穆素叛逃贺兰山，芳名遣兵击破登楼，登楼走定边屯，结札穆素寇宁夏西境，犯河东，陷铁柱、惠安、汉伯诸堡。将犯灵州，会固山额真李国翰师至，乃定策：鉴守宁夏，御札穆素；芳名引兵东渡河，趋榆林，与登楼战於官

团庄，大破之。登楼退据汉伯，师从之，绝其水道，遂合围。芳名督兵逼垒东南，当矢石冲。诸将进曰：“当移数武避贼锋。”芳名厉色叱之曰：“死则死耳，何惧为？且士卒多伤痍，而我避锋镝可乎？”士卒益奋，攻十二日，克之，斩登楼，馀众悉降。

乱定，进世职二等。疏言：“宁夏孤悬河外，延袤千里。镇兵屡徵发，兵单力薄。请自后徵发缺额，即令招补备守御。”又请以减等罪人佥发沿边，资生聚。皆下部议行。

十六年，调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加左都督，率宁夏三营驻江宁。郑成功攻崇明，芳名与提督梁化凤共击败之。十七年，疏言：“臣奉命剿贼，不意水土未服，受病难瘳。所携宁夏军士，训练有年，心膂相寄。今至南方，半为痢疟伤损。及臣未填沟壑，敢乞定限更调。”上报以优旨。旋卒於军，加太子太保，谥忠肃。命所部将士还宁夏本镇。

胡有升，锦州人。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率师攻锦州，有道人崔应时者，与州民张绍祯，门世文、世科，秦永福等谋以城降，使有升持书诣师，期内应。豫亲王与书赍还。明将讷知之，执应时等下狱。有升与绍祯、世文、世科、永福脱走来归，各赐冠服、鞍马、妻室、奴仆。授世职，有升得三等梅勒章京，隶汉军镶黄旗。屡从征伐，进二等。

顺治四年，授南赣总兵。五年，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犯赣州。副将高进库出战而败，巡抚刘武元与巡道张凤仪分守城东西，有升率健卒循城策应。得仁兵穴城，将置火具仰攻，有升以石窒其窦。围三月，粮匮，有升出战，得仁败走。声桓闻征南大将军谭泰师至，引退，有升督兵迫击，多所斩馘。未几，李成栋复来攻，有升乘成栋兵方凿壕，出战大破之。语互见武元传。初，柯永盛自南赣总兵迁湖广总督，请以镇兵二千自随。有升疏言：“赣地江、湖关键，声桓乱未平，镇兵习水土，便征剿，宜遣还镇。”上从之。六年，声桓诛，成栋走死。谭泰师还，土寇犹未靖，上犹刘飞、龙南叶芝、石城邹华、雩都彭顺庆、瑞金陈其纶，皆负固为乱，有升与武元分遣诸将次第讨平之。叙功，加左都督，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以尚可喜、耿继茂疏论有升功，复加太子少保。十七年，以老解官。康熙三年，武元子濵疏请加叙守赣州功，有升亦以请，进一等。九年，卒，子启泰袭，改隶正白旗。再传，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杨名高，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东。太宗时，率其族百馀人来归，授牛录额真，兼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伐，克塔山、杏山，击败明总督范志完，取前屯卫、中后所，皆在行。顺治元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二年，迁甲喇额真。三年，擢都察院参政。

六年，授福建漳州提督。明新建王由模据大田，■H0延平高峰诸土寇为乱。七年，名高率师破石矶巅，由模走永安，副将王爱臣追获之。高峰寨渠陈光等招德化土寇郑文荐来援，名高令副将韩尚亮等率师截击，围寨。光夺围走，名高督兵奋击，寇多堕壕死。师进次大田，寇溃走，败之龙门桥，擒其将郭奇，廖明正，诸寨悉降。

寻又率师徇邵武，寇走入江西新城，名高分兵三道进，与总兵王之纲殿，逐寇三十馀里，擒其将洪国玉、李安民、王恆美等，得牛马、枪砲无算。叙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郑成功自厦门陷长春、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以二十馀万人寇漳州，屯凤巢山。名高督兵击破之，成功退屯海澄，所陷诸县皆复。寻复出，陷漳州及所属诸县。给事中魏裔介劾名高怠玩，下总督佟岱按治，坐夺官。寻卒。

刘光弼，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阳，冒曹氏。天聪五年，命守耀州。率兵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克城旁三台。城兵出战，光弼先众驰击，我兵有陷阵者，力援之出。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自锦州赴援，光弼驰入阵，斩其裨将。崇德五年，授甲喇额真。从攻锦州，与墨尔根辖李国翰同克吕洪山诸台。屡击败松山、杏山马步兵。明兵屯山口阻我师，与国翰督兵奋战，明兵引去。锦州既下，发砲攻克塔出、杏山两城，及附近台堡。叙功，予世职牛录章京。七年，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八年，偕固山额真刘之源诣锦州督铸砲。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宁远，取前屯卫、中后所。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旋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拔金华，进定福建。五年，授礼部侍郎。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克南昌，谭泰疏请以光弼署江西提督。六年，平广昌土寇，旋命真除。土寇张自盛、洪国玉等据湖东为乱。光弼督参将陈升等讨平之。其党董明魁、郭承珉等皆降。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赐鞍马、弓矢。十六年，以老病致仕。康熙十二年，卒。

刘仲锦，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东宁卫。崇德五年，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围锦州，骑兵千馀出迎战，仲锦击破之，追薄

城下始还。复击败松山、杏山、吕洪山口敌兵。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攻塔山，发砲击城圮，仲锦率所部兵先登，克之。进攻杏山，复发砲击城，毁其垣，城人遂降。叙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虎尔哈部，克博和哩、诺尔噶勒、都里三屯，降大小噶勒达苏、绰库禅、能吉勒四屯。赐貂皮、白金。复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户部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李自成，自陕西下湖广，败其将马进忠，得舟十一。五年，擢兵部侍郎。六年，从睿亲王讨姜瓖，攻浑源、左卫，进攻汾州，皆发红衣砲克之。七年，授山东临清总兵，加都督同知，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年，改福建右路总兵，加左都督，驻泉州。十一年，以疾解任。旋卒。

论曰：满洲兵初入关，分驻都会，其后乃久屯，置总管。沙尔虎达招徕新满洲，刘之源、巴山、喀喀木镇抚江南，喀喀木合群力摧大敌，厥功尤著。汉兵入关后来附者，不复入乌真超哈，循旧制分设提镇。化凤援江宁，与喀喀木同功。芳名偕马之先守宁夏，有升佐刘武元守赣州，皆有殊绩。名高等以卿贰出专阃，亦能称其职者。若富喀禅镇西安，乌库理守盛京，皆见於他篇，故不复著。

列传三十一

赵开心杨义林起龙硃克简 成性 王命岳

李森先 李呈祥 魏琯李裀季开生 弟振宜 张煊

赵开心，字灵伯，湖南长沙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顺治元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有自称故明皇太子者，令故明贵妃袁氏及故东宫官属内监等视之，皆言不相识。开心及给事中硃徽疏请详审，下法司，自承为京师民杨玉。以开心疏言“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论死，上命免之。二年，疏言：“刑部治庶狱，数日即结正。惟自别衙门发送者，恆不时谳决，久置狱中。请令所司五日一稽核，当鞫当释，勿使留滞。并请通饬诸行省抚按遵行。”从之。

寻命巡视南城。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之急，婴穉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旋又疏言：“立政之始，一事之得失，关天下万世之利害。疏奏不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乞时赐召对，霁颜听受。庶用人施政，悉奉宸断。”睿亲王摄政，入朝，朝臣皆跪迎，开心疏请敕礼部详定仪注。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开心疏请急置抚按，以时绥抚。并得旨俞允。擢左佥都御史。三年，坐事，罢。

八年，召起原官。旋超擢左都御史。开心子而抃，为唐王时举人。九年，开心疏乞许而抃会试，礼部议不许，开心坐夺职，永不叙用。十年，谕曰：“开心有直名，畀风宪重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辜朕望实深。朕念开心大臣，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心终未恝然。召还京。”开心至，疏论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所属寇盗充斥，剿抚无能。得旨，下部察议。又言：“江南诸行省，每因捕治叛逆，株连无辜。如常镇绅士王期升、路迈、蒋拱辰等，久锢狱中，虚实未辨。就一方一事，可推之他省。”上命确察以闻。时方考察京官，甄别翰林，开心疏论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上命开心据实覆奏，未能实指其人，得旨申饬。旋授原官。

十一年，疏陈时政，请御经筵，亲奏对，遴贤才，原过误，许流徙自赎，重法司职掌。上以疏中有“屏斥畋游”语，谕曰：“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寻以名夏获罪，责言官不先事举发，降补太仆寺卿。

十二年，迁户部侍郎。疏言：“畿甸流民载道，有司恐误留逃人，听其转徙。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谕曰：“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因责开心沽誉，降补太仆寺寺丞。寻擢少卿，协理兵部督捕事。十三年，上以逃人多不获，所司督责不严，复降补鸿胪寺少卿。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康熙元年，擢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卒官。

杨义，山西洪洞人。明崇祯进士，官山东聊城知县。顺治元年，授河南汝阳知县。五年，行取，擢江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义疏请定行盐掣验之法，遴选清廉有司照引盘验，御史亲临监掣。八年，睿亲王得罪，义劾工部侍郎李迎晙前官营缮郎中，监造王府，僭拟禁廷，不数年閒，躐升华膴，请敕部治罪。以迎晙事在赦前，寝其议。复巡视长芦盐政，劾运使赵秉枢贪酷骫法，削籍逮治。

九年，督学江南，寻掌京畿道事。十一年，大学士陈名夏得罪，义因劾请告侍郎孙承泽党附名夏，下部，令承泽休致。吏部尚书刘正宗荐降调员外郎董国祥，拟授文选司郎中，义面诘正宗专擅，即具疏劾之，正宗得旨察议，国祥卒以赃败，谪徙尚阳堡。

十二年，条陈时政，言：“大学士吕宫久疾旷职，宜令归田，养大臣廉耻。”“巡按既停阅城、审录诸事，督抚按期巡行，宜令简随从，慎关防，毋以扰民。”“兵民匮乏，请令各州县禀生捐银准贡，以给满洲兵备鞍马器用，馀赈被灾贫民。”“谕旨严禁加派，有司抗不遵行。如臣籍洪洞，地亩正粮外，又加驿站坐司马夫、工食、公费等项，几半正粮。祈敕禁革。”会宫已得旨致仕，饬下所司议行。时议复设巡按，义奏请甄举才守兼优考试，请简不拘资俸。是岁四迁至刑部侍郎。十四年，调工部。十七年，调仓场侍郎，擢工部尚书。康熙元年，致仕。卒。

林起龙，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疏请严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邪教。又疏请重守令，课以十五事，曰：招流亡，垦荒莱，巡阡陌，劝树艺，稽户口，均赋税，轻徭役，除盗贼，抑豪强，惩衙蠹，赈灾患，济孤寡，濬沟池，治桥梁，兴学校。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时访察。俱如所奏行。四年，劾山东巡抚丁文盛不能弭盗，并荐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部议以起龙有私，降二级外用。又坐劾登州道杨云鹤婪赃不实，夺官。

世祖亲政，召来京。十年，复原官。时军旅未靖，急转饷，不遑言积贮，起龙请敕计臣筹画，先实京仓，次及近辅各直省，务使仓有储

穀，备水旱，应调发。又言：“满洲兵昔在盛京，无饷而富；今在京师，有饷而贫。时地既迥异，法制宜更定。凡驻守征行，所需马匹、草束、军装、戎器，悉动官帑筹备，毋使拮据。”疏入，谕曰：“满洲兵建功最多，资生无策，十年来未有言及此者。起龙实心为国，忠诚可嘉！”下部议，以五品京堂用，起龙疏辞。

十一年，转刑科，加大理寺寺丞衔。疏言：“州县吏媚事上官，耗费不赀，请禁革；并请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直省，体察利弊。”既，疏劾总河杨方兴及工部尚书刘昌，召方兴、昌相质，所劾皆不实，部议当杖流，上特宥之，左授光禄寺署正。十二年，迁大理寺寺丞。十三年，一岁中三迁，擢工部侍郎。十五年，改户部侍郎，总督仓场。

十六年，加太子少保。疏请更定绿旗兵制，略言：“有制之师，兵虽少，一以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费、兵愈弱而国贫。今绿营兵几六十万，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虽多仍不足用。推原其故，总缘将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甚有地方铺户子侄，充兵免徭。其月饷则归之本管，马兵剋扣草料，驿递缺马，亦供营兵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俱钝弊朽坏，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则竟阙不具。春秋两操，不复举行。将不知分合奇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法。徒空国帑，竭民膏，虽★何益？推其病有二：一则营兵原以戡乱，今乃责之捕盗；一则出饷养兵，原以备战守之用，今则加以剋扣。兵丁所得，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发，贫乏何以自支？今诚抽练绿旗精兵二十万，养以四十万之饷，饷厚兵精，地方有警，战守有人。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下所司议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巡抚凤阳。时议惩官吏犯赃，视轻重科罪，不许纳赎，起龙疏请如旧例收赎充饷，下廷议，请从之。上曰：“立法止贪，今因济饷而贷法，如民生何？”绌起龙议不行。

圣祖即位，授起龙漕运总督，迭疏请免滨海移民田地赋额，濬淮城迤南运河，直达射阳湖，修筑济宁、临清诸处堤闸，并请禁运丁毋病民，运弁毋病丁，条议以上，皆从其请。又疏请禁运丁多携货物，稽滞漕运，定分地稽察例。康熙六年，粮艘至济宁，运丁有多携货物者。事觉，总河卢崇峻疏陈起龙言江南漕储道既裁，总漕不任稽察，御史张志尹纠起龙不引罪。上以诘起龙，起龙谢失职，镌三级休致。卒。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阅世祖实录，得起龙更定绿营兵制疏，谕诸行省督抚整饬营伍，并以所言抽练精兵，是否可仿行，饬妥议具奏。诸

行省督抚惮改作，议格不行。

硃克简，字敬可，江南宝应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五年，考授御史。八年，典广东乡试。十二年，巡按福建。福建八府一州，其五滨海。郑成功时入寇，民苦焚掠。克简至，申明军政，绸缪防御，请增兵防仙霞关。时兵部尚书王永吉疏请减兵额，汰营兵老弱，下诸行省。克简疏言："福建内防山贼，外御海寇，省兵三万四千，不可复减。"上如其议。又疏论防海，略言："用水师不难得其力，难得其心。漳泉为郑成功故土，沿海多戚属，宜以连保法察其踪迹，考其身家，不使入伍；降者令归耕，或移置他军，使离旧巢，乃坚归志。水师战海中，破浪擒贼，当受上赏，宜著为令。水师用在舟，木、竹、钉铁、油、麻、★叶，皆海之所无，一物不具，不可以为舟。宜设专官讥察，毋以资敌。""宁化、崇安滨海要地，今俱为贼踞，当按形势增兵固守。"又立六规二十四约，与提督马成功、总兵王之纲等深相结纳，诸将咸奉令。

巡汀州，闻成功兵攻福州，即率汀州镇兵还援。成功兵引退，克简入城，曰："寇知我援寡，且复来。"令完城垣、简卒伍为备。数日，成功兵复至。初，官军得成功兵辄诛之，克简令发不过五寸者贷死，编为民，得万馀人，皆恩克简，至是助守城，发★击寇，寇溃，遂出战，解围去。至漳州，布政使详请徵逋赋，克简力阻之，疏请蠲徵，上从之。至福清，以闽安地当冲，设兵守之，连江、罗源、福清、长乐诸县要隘皆置汛。至兴化，见道有流民，与知府张彦珩议赈，活者万数千人。至泉州，令崇武、獭户、大盈诸隘皆置汛。至延平，知其地舟人多通寇，令循江诸州县设"循环簿"讥察。汀州、延平、建安三郡多伏戎，克简遣兵破其巢穴，离其党羽，次第皆就抚。迭疏请汰冗员，蠲盐课，恤驿困，皆报可。秩满，乞归。康熙三十二年，卒。

子约，以副贡生充教习，历知福安、南丰、费诸县，擢晋州，所至皆有惠政。

成性，字我存，江南和州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十四年，考授御史，巡按福建。疏言："福建山海征剿，师旅繁兴，民穷地荒。条上四策：一曰严汛守。滨海地寥廓，不能遍防。臣愚以为宜设水师，求熟练舟楫、谙识水性之将吏，广选舵工水手，缭椗招斗，惟其能者，禀饷不为常格。以舟为家，铳械用其长技，操演习熟，庶几水师可成。泉州近贼巢，水师宜移石湖。崇武、石芝驻陆军为声援。惠安北有峰尾司，宜驻兵，为惠州藩篱。同安邻厦门，当於高浦设屯，刘五店置

警砲，时出游骑巡视要隘。此又惠州之脣齿也。一曰分界址。有司禁遏接济，商阻物贵，民生穷蹙。臣愚以为先定禁例，若竹木、镔铁、硝磺、油、麻，毋许通贸。小民日用所需，宜听转运。惟滨海大道或捷径可通者，严立疆界。更定勾稽文法，以时比验。自泉州西出延平上游，去海甚远，百货交易，宜听民便。一曰辑降众。山海啸聚之徒，渐次来降。入伍者多，归耕者少。间有悍气未驯，凌轹乡里。居民亦负气不相下，讦讼不受理，则自相格斗。臣愚以为宜令解散宿怨，禁止罗织。新附之众，合者渐分，聚者渐散，近者渐远，庶可消弭反侧。一曰清营伍。府县编氓，既有保甲，诸营什伍，犹未整齐。臣愚以为当责成兵吏，自为版籍。略仿保甲之制，同居连坐。则军伍肃、盗源遏矣。”事下兵部议行。

既，又上疏言：“下游四府滨海，海徼无险阻可守，且又兵力所不及。宜令居民筑土堡，多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贼至，人自为守，家自为战，驰报附近将领，以兵赴援。久之使贼粮绝势穷，未有不瓦解者也。”又疏论盐场利弊，请裁上里、海口、牛田诸场，以福清知县领其事。十六年，报绩，授兵部主事。移疾归。

康熙七年，始出就官。十一年，授工科给事中。时议招募游民，开垦荒田。性疏言：“民贫不能耕，乃有荒田。游民既失业，安能开垦？请敕督抚令县官劝民开垦，无力者上布政司给牛种赀钱。以本县之民，垦本县之田，官既易於稽察，朝廷本赀亦易於徵收。”又迭疏请奖进廉吏，为国家培元气，密谕推举督学，以重人才根本之地。又疏陈民生十害，谓：“州县胥役挟持长吏，为衙蠹之害；官吏私交旧识，关说曲直，为抽丰之害；乡民钱粮讼狱，必投在城所主之户，听其侵蚀唆使，为歇家之害；大奸巨猾武断乡曲，为奸豪之害；督抚及司道胥吏干讬有司，为上官胥吏之害；丞簿佐贰滥受讼牒，为佐贰之害；奸民诱张上控，株连蔓衍，为越诉之害；颜料本色，缘时价低昂，不载由单，任意苛敛，为杂派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无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谓‘印子钱’，利至十之七八，折没妻孥，为放债之害；邮传往来，强捉人夫，挽舟负舆，为纤夫之害。请下所在有司，每季书状，不蹈十害，申大吏按验。”又请饬督抚严饬所司，复社学，讲乡约，举节孝，立义冢，不力行者，不得与卓异。旋擢掌科。十五年，以疾乞归，家居三年，卒。

国初循明旧，御史出为巡按。顺治七年罢，旋复设。八年，世祖亲政，特敕诫谕，并命都察院察访举劾。御太和殿，召新命诸巡按入见，赐坐宣谕。十七年，都察院复请罢，王大臣会议，安亲王及侍郎石申等议留，别疏上。又以御史陆光旭疏争，令再议，仍议罢不复设。巡按能

举其职者，又有宁承勋按河南，请塞黄河决口；秦世祯按江苏，劾罢巡抚土国宝：最知名。承勋大兴人，明天启举人，自礼部主事考选御史，官至大理寺右寺正。世祯自有传。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晋江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时云南、贵州未定，策问及之。命岳言："李定国贰於孙可望，当缓定国，行间使与可望相疑忌。我兵以守为战，以屯为守，视隙而动。"上异之，擢工科给事中。上经国远图疏，略言："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各省镇满、汉官兵俸米、草豆，都计千八百三十八万有奇，师行刍秣又百四十万，其在京王公百官俸薪、披甲俸饷不过二百万。是则岁费二千二百万，十分在养兵，一分在杂用也。臣愚以为今日不宜再议剥削以给兵饷，而当议就兵生饷之道。河南、山东、湖广、陕西、江南北、浙东西、江西、闽、广诸行省，迭经兵火水旱，田多荒废。宜令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稍仿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有司给与牛种、耕具、饩粮，自次年后，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费朝廷金钱，此其为利甚溥。古者郡县之兵，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将帅因而辖之。乃者将帅多以仆从、摎役、优伶为兵，其实能操戈杀贼者十不得二三。故食粮有兵，充伍无兵。官去兵随，难议屯种。今当先定兵额，官有升降，兵无去来。平定各省及去贼二三百里外者，皆给地课耕。因人之力与地之宜，一岁便可生财至千馀万。群情不为深虑，不过议节省某项、清察某项。譬如盘水，何益旱田？臣见今日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展转相因，深可隐忧。要在力破因循，断无不可核之兵，断无不可耕之田，断无不可生之财。"疏下各直省督抚，议格不行。

世祖恶贪吏，令犯赃十两以上籍没。命岳疏言："立法愈严，而纠贪不止，病在举劾不当。请敕吏部，督抚按举劾疏至，当参酌公论，果有贤者见毁，不肖者蒙誉，据实覆驳。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执奏。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别，督抚本重臣，言官恐外转为属吏，参劾绝少。请特敕责成，简别精实。每岁终仍命吏部、都察院考核督抚举劾当否，详具以闻。庶激励大法以倡率小廉。"转户科。再上疏论漕弊，大要谓："百姓为运官所苦，运官又自有其苦，不得不苦百姓。请革通仓需索，禁旗丁混抢，仓场督臣亲监河兑。"福建方用兵，时又苦旱，命岳疏陈五事，曰：缓徵买，粜劝赈，督催协饷，严治奸盗，安置投诚。

十五年，调兵科。师下湖广，命岳复申屯田之议，请复明军卫屯田之制，设指挥、千百户等官，以劳久功多之臣膺其任，子孙世及。无漕

之地，专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领运。新附之将，有功亦得拜官。量易其地，勿在本省。寻疏言："各省除荒之数，岁缩银五百五十万有奇。荒地以河南、山东为最多。请选清正御史，督察二省田地，率诸州县清丈，编造鱼鳞图册。他省除荒多者，如例均丈。"得旨举行。命岳又上清丈事宜十馀条。

明桂王既出边，云南犹未平。命岳疏言："云南岁饷九百万，而一省正杂赋税都计十六万有奇，是以九百万营十六万之地也。云南原有旧屯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有奇，科粮三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石有奇。请敕巡抚袁懋功责成原军，换帖领种。暂发二十万金，买牛办种，借给军民。经年销算，必无亏损，又可收复科粮旧额。且官收额内，军馀额外，每粟一石，价可三金，视今年每石十二金，已省饷费四分之三。庶几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上可其奏，命发十万金买牛办种，修复旧屯。

命岳乞假归葬，还朝，疏言："贼习於海战，我师皆北人，不谙水性。惟有堵截隘港，禁绝接济，严号令，轻徭赋，与民休息，使民不为贼，贼不得资。久之必有系丑献阙下者。"吏部以浙江右布政员尽忠迁广东左布政，命已下，命岳劾其贪秽，尽忠坐罢。康熙初，使广东还，迁刑科都给事中。时陈豹据南澳，尚为明守，命岳疏请招豹收南澳。寻以议狱未当，夺官。六年，畿辅旱，诏求直言。命岳家居，以天子方冲龄，宜览古今，广法戒，撰千秋宝鉴，书垂成，未进，卒。

李森先，字琳枝，山东掖县人。明崇祯进士。顺治二年，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启睿亲王发大学士冯铨贪秽及其子源淮诸不法状，御史吴达，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先后论劾。睿亲王於重华殿集大学士，刑部、科道诸臣，召铨等面质，以为无实迹，语详铨传，责森先启请肆市语过当，夺官。世祖既亲政，铨罢去。九年十一月，大学士范文程以劾铨诸疏进，上阅之竟，曰："诸臣劾铨诚当，何为以此罢？"文程曰："诸臣劾大臣，无非为君国，上当思所以爱惜之。且使大臣而能钳制言官，非细故也。"越数日，上谕吏部，诸臣以劾铨罢者皆起用，森先补原官。

十三年，巡按江南，劾罢贪吏淮安推官李子燮、苏州推官杨昌龄，论如律。巡苏州，杖杀不法僧三遮、优王紫稼并为优张榜少年沈濬，一时震悚。淮安吏张电臣坐侵蚀漕折银一百二十两有奇，例当追比，森先为疏请缓之。上责森先徇纵，夺官，逮至京讯鞫，事白，复原官。

十五年，应诏陈言，略曰：“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下；而诸臣迟回观望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相率以言为戒耳。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官之罚。如流徙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裀、郝浴、张鸣骏等，皆与恩诏因公诖误例相应。倘蒙俯赐轸恤，使天下昭然知上宽宥直臣，在远不遗。凡有言责者，有不洗心竭虑而兴起者乎？”上责其市恩徇情，夺官，下刑部议，流徙尚阳堡，上仍宽之，复原官。寻命察荒河南，用左都御史魏裔介言，给敕印，未讫事而卒。

十七年，上命吏部开列建言得罪诸臣，其流徙者，举呈祥、琯、裀、开生及彭长庚、许尔安凡六人。上命释呈祥，许琯、开生归葬。馀虽系建言，情罪不同，无可宽免。裀、开生自有传。长庚、尔安事见睿亲王传。

呈祥，字吉津，山东霑化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顺治初，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十年二月，条陈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上谕大学士洪承畴等曰：“呈祥此奏甚不当。昔满臣赞理庶政，弼成大业。彼时岂曾咨尔汉臣？朕满、汉一体眷遇，奈何反生异意耶？”副都御史宜巴汉等因劾呈祥，夺官，下刑部，坐呈祥巧言乱政，论斩，上命免死，流徙盛京。居八年，至是命释还，诣京师疏谢，遂还里。康熙二十七年，卒。

琯，字昭华，山东寿光人。明崇祯进士，官御史。顺治二年，以荐起原官，巡按甘肃。请开马市以柔远人，下部议行。凉州兵劫参议道廨，捕得倡乱者二十馀人，琯疏言西陲兵骄悍，由明季专事姑息，养奸滋乱，宜用重典。上命悉诛之，并诏后有犯者，首从骈斩，著为令。

四年，授江宁学政。七年，还京，掌河南道。八年，漕运总督吴惟华请输银万，又括诸项羡馀，得九万三千，请以助饷。琯疏言淮、扬连年水旱，惟华输饷皆分派属吏，仍取自民间，乞赐察究，会巡漕御史张中元发惟华贪黩状，逮治夺官。琯又劾郧阳抚治赵兆麟，甄别文武属吏，荐举多至数十，纠劾仅一二微员，上为责兆麟，并诫诸督抚不得劾微员塞责。九年，授顺天府府丞。

十二年，迁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又言：“逃人日多，以投充者★。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概讼为逃人。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窝逃犹论斩，籍人口、财产给本主。与叛逆无异，非法之

平。”下九卿议，改为流，免籍没。又言窝逃瘐毙，妻子应免流徙，时遇热审，亦应一体减等。上责其市恩，下王大臣议琯巧宽逃禁，当坐绞，上宽之，降授通政司参议。德州诸生吕煌窝逃事发，州官当坐罪，琯持异议。王大臣劾琯，因追议琯前请热审减等为煌地，坐夺官，流徙辽阳，卒於戍所。上既许归葬，并宥其孥还故里。

诸与森先同时劾冯铨者：吴达，江南人。自刑部员外郎授御史。顺治二年七月，疏言：“今日用人，皆取材於明季。抗直忤时，山林放弃，此明季所黜而今日当用者也。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持禄养交，倒行逆施，此明季未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定鼎初年，藉招徕为名，犹可兼收邪正。江南既定，人材毕集，若复泾渭不分，则君子气沮，宵小竞进。即如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辈，联袂而至，岂可概加录用乎？至广开言路，尤为创业急务。乃动责回奏，是沮敢谏之气而塞后进之路也。即如赵开心论事爽剀，用其人矣，而所规切时政，果一一用之否耶？”得旨：“朝廷用人，非曰诱之，若先既录用，后无罪而黜，是有疑心矣。屡饬回奏，欲求其实，非沮言路也。”疏寝不用。旋命巡按山东、湖南，官至太仆寺少卿。

桑芸，山西榆次人。自行人授御史，巡按顺天，累迁光禄寺卿。出为河南汝南道参政，督民垦荒土，除杂派，捕治巨猾毙杖下。累迁广东左布政。道卒。

又有许作梅，河南新乡人。亦以劾铨罢，复起官至太仆寺少卿。王守履，山西宁乡人。自工部郎中授御史，巡按湖北。罗国士，山东德州人。自礼部主事授御史，巡按顺天。庄宪祖，直隶东光人。以明进士起户科给事中。顺治三年新进士，除科道，宪祖与吏科都给事中向玉轩疏争，下刑部，并坐夺官。玉轩，四川通江人。邓孕槐，失其籍，自顺天府推官授御史，巡按江南。

李裀，字龙衮，山东高密人。顺治六年，以举人考授内院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转兵科。劾吏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宿妓纳餽，鞫实，夺官。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原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

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覈：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於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K1。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彫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躅踯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於既逃之后，何如严於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於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馀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於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

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馀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累迁礼科给事中。明将张名振犯上海，开生疏言防御海寇，宜远侦探，扼要害，备器械，严海禁，杜接济，密讥察。十一年，因地震，疏言："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官之失职，约有十端：一曰格诏旨，二曰轻民命，三曰纵属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剋，六曰纳餽遗，七曰广株连，八曰阁词讼，九曰失弹压，十曰玩纠劾。"分疏其目以上，章下所司。调兵科右给事中。

十二年秋，乾清宫成，发帑遣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讹言往扬州买女子，开生上疏极谏。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朕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责开生肆诬沽直，下刑部杖赎，流尚阳堡，寻卒戍所。十七年，旱，下诏罪己，命吏部察谪降言官，谕曰："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官归葬，廕一子入监读书。"

弟振宜，字诜兮。顺治四年进士，授浙江兰溪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户部员外郎、郎中。十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及上以旱下诏罪己，言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振宜疏言："伏读上谕，兴革责之部院，条奏责之科道，而内阁诸臣阙焉未及。夫用人行政，其将用未用、将行未行之际，毫釐千里，间不容发。天颜咫尺，呼吸可通者，惟内阁诸臣。皇上亲政以来，忧勤惕厉，原未见有过举。皇上以为有过举矣，试问其时有言及者乎？则宰相之不言亦可见矣。皇上以心膂股肱寄之内阁诸臣，徒以票拟四五字了宰相事业，皇上纵不谴责，清夜扪心，恐有难以自慰者。"得旨："阁臣不能尽言，初非其罪。前谕十二、十三年间过举，皆已行之事。朕心过失，即今岂能尽无，阁臣何由得知？部覆章奏，照拟票发，皆朕亲裁，亦非阁臣之咎。朕恆虑此心稍懈，诸臣其各加内省！"

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士刘正宗蠹国乱政，振宜亦疏举正宗树党纳贿诸罪状，正宗以是得罪。互见正宗传。振宜又疏言："府库已竭，兵革方兴。云南守御，专任平西王，满兵抽十之四五驻湖南。郑成功为闽、浙、江南三省之患，当择地驻兵，绝其登陆。闽抚徐永桢、浙督赵国祚、浙抚史记功，军旅皆不嫺习，宜简贤员以代其任。山东、河南辅翼京师，连年水旱，盗贼实繁。北直八府，白昼公行劫掠。明末流寇，殷鉴不远。蒙古阑入陕西洮、岷一带耕种，西宁抵宣、大，长城颓塌，防卫空虚。国家中外一统，疆界原宜分明，何可听其出入不加讥察？"又请复六科封驳旧制，复以扬、徐近河诸县加派河夫为民间重累，疏请申

禁，下部议行。寻命巡视河东盐政。乞归，卒。

顺治初以建言名者，又有给事中常若柱、张国宪。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钜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国宪，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

张煊，山西介休人。明崇祯间进士，自知县擢河南道御史。为大学士陈演所构，遣戍。顺治元年，荐起原官，以忧归。三年，复补浙江道御史，仍掌河南道事。六年，疏言："有司朘削小民，督抚徇不以告。言官论劾，乃其职守。乞付廷臣公议，勿遽下狱对理。"上从之，谕："惟挟仇诬陷，仍夺官治罪。自非然者，虽有不实，不得迳送刑部。"八年，疏言："文武全才难得。近以武职改任督抚，恐政体民瘼未必晓畅，请还本职。"又言："贪吏坐赃，多委诸吏役，遇赦辄复原官。请将援免诸人应左降者，调补閒曹；应夺官者，勒令休致。"下部议行。

是年值计典，煊以河南道掌计册，劾御史李道昌、王士骥、金元正、匡兰兆、李允嵒等巡方失职。时大学士洪承畴掌都察院，甄别诸御史，议道昌降调，士骥等均夺官，并列煊外转。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以故明修撰，谄事睿亲王，骤陟尚书，父为县民所杀，赐银归葬。名夏夤缘夺情，恤典空悬。因举紊乱铨序，把持计典，列十罪、二不法，并及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於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承畴送母回籍未先奏，亦非法。疏下王大臣勘奏。时上方出猎，巽亲王满达海等召名夏、承畴与煊质，名夏事俱实，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诸御史，送母回籍未先奏，当引罪。上还京，复命王大臣廷鞫，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名夏事在赦前；煊奏不多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衊，罪当死，因坐绞。九年正月，谭泰得罪，上复发煊疏，命王大臣覆谳，名夏坐夺官。语详名夏传。遂下诏雪煊冤，赠太常寺卿，赐祭葬。以赠官官其子基远，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国初言事侃侃，以开心为最。义、起龙皆用言事致显擢，克

简巡方著声绩，命岳策屯田虽未用，要自有所见。森先、裀、开生以謇直蒙谴，独森先复起。煊死非罪，世尤哀之；然挟外转之嫌，授谗人以隙，与森先诸人不同矣。

列传三十二

刚林 祁充格 冯铨 孙之獬李若琳 陈名夏陈之遴

刘正宗 张缙彦

刚林，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世居苏完。初来归，隶正蓝旗，属郡王阿达礼。授笔帖式，掌繙译汉文。天聪八年，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命直文馆。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与范文程、希福等参与政事。疏请重定部院承政以下官各五等，又疏请定试士之法，皆报可。太宗四征不庭，疆宇日辟。刚林屡奉使军前，宣布威德，咸称上旨。积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阿达礼有罪，改隶正黄旗。

世祖定鼎，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四年，迭主会试。考满，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五年，复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复主会试。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报可。八年，以编撰明史阙天启四年至七年实录，请敕悬赏购求；崇祯一朝事□责无考，其有野史、外传，并令访送。章下所司。

睿亲王多尔衮薨，得罪。刚林阿附睿亲王，参与移永平密谋，又与大学士祁充格擅改太祖实录，为睿亲王削匿罪愆、增载功绩，坐斩，籍没。

祁充格，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瓦尔喀。国初从其族吉思哈等来归。太宗时号“四贝勒”，以祁充格嫺习文史，令掌书记。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授礼部启心郎。八年，考绩，授牛录额真。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攻锦州，命巩阿岱往济师，祁充格从师有功，还报捷。三年，睿亲王复伐明，太宗亲饯於郊。祁充格以不启豫亲王多铎从上出送，又於是日私往屯庄，坐死，命宽之，夺官，贯耳鞭责，以隶睿亲王。顺治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官、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四年，考满，加授牛录额真。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官，与刚林等同主会试。八年，与刚林同诛。

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明万历进士，授检讨。谄事魏忠贤，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微忤罢去。庄烈帝既诛忠贤，得铨罢官后寿忠贤百韵诗，论杖徒，赎为民。

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徵铨，铨闻命即至，赍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十月朔，世祖御皇极门受贺，给事中孙承泽疏纠朝班杂乱，语侵内院。铨与升、承畴乞罢，谕令益殚忠猷，以襄新治。

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瓖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未称其意；内院政本所关，乃令其子源淮擅入，张宴欢饮。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亦交章劾铨得招抚侍郎江禹绪金；为源淮贿招抚侍郎孙之獬充标下中军；礼部侍郎李若琳为铨党羽，庸懦无行。御史李森先疏继入，语尤峻，略谓："明二百馀年国祚，坏於忠贤，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於铨。此通国共知者。请立彰大法，戮之於市。"疏并下刑部鞫问，刑部以所劾不实，启睿亲王。王集廷臣覆谳，以铨降后与之獬、若琳皆先薙发，之獬家男妇并改满装，诸臣遂谋陷害。王谓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诘责科道诸臣。给事中龚鼎孳言铨附忠贤作恶，铨亦反诘鼎孳尝降李自成。王问鼎孳："铨语实否？"鼎孳曰："岂惟鼎孳，魏徵亦尝降唐太宗。"王因斥鼎孳，遂寝其事。以森先言过甚，夺官，互见森先传。

三年正月，铨疏言："臣蒙特召入内院，列同官旧臣之前，臣固辞不敢。摄政王面谕：'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今海宇渐平，制度略定。金台骏骨，暂示招徕。久假不归，实逾涯分。况叨承宠命，赐婚满洲，理当附籍满洲编氓之末。回绎尊贤敬客之谕，□展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后。"得旨："天下一统，满、汉无分别。内院职掌等级，原有成规，不必再定。"是年命典会试，列范文程、刚林后，宁完我前。四年，复典会试。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八年，上亲覈诸大臣功绩，谕："铨先经吴达奏劾得叛将姜瓖贿，便当引去；乃隐忍居官，七年以来，无所建白：令致仕。李若琳憸险专擅，与铨朋比为奸，夺官，永不叙用。"铨既罢，代以陈名夏，坐事夺官；代以陈之遴，亦不久罢。上复召铨还，谕曰："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铨素有才学，博洽谙练，朕特召用，以观自新。"铨至，召见，又与承畴、文程等同夕对论翰林官贤否，上曰："朕将亲试之！"铨奏曰："南人优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上颔之，仍授弘文院大学士。以议总兵任珍罪坐欺饰论绞，上命宽之。铨入谢，奏对失旨，谕诫之。

龚鼎孳为左都御史，复劾铨，上命指实。鼎孳言铨罪过颇多，惟以密勿票拟，非如诸曹有实可指，上切责鼎孳。十二年，居母丧，命入直如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三年，上以铨衰老，加太保致仕，仍令在左右备顾问，铨疏请回籍，许之。十六年，改设内阁，命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康熙十一年，卒，谥文敏。旋命削谥。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鰲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猷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抚，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构衅；之獬议抚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辨，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俊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启心郎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李若琳，山东新城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顺治元年，起原官，累迁少詹事，兼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裁，改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祭酒如故。二年，请更定孔子神牌，复元制曰大成至圣文宣王，下礼部议，定称大成至圣先师。再迁礼部侍郎。五年，进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既罢归，未几卒。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降李自成。福王时，入从贼案。顺治二年，诣大名降。以保定巡抚王文奎荐，复原官。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旋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师定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三年，居父丧，命夺情任事，请终制，赐白金五百，暂假归葬，仍给俸赡其孥在京者。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

名夏任吏部时，满尚书谭泰阿睿亲王，擅权，名夏附之乱政。睿亲王薨，是夏，御史张煊劾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坐煊诬奏，论死。语详煊传。是时御史盛复选亦以劾名夏坐黜。迨秋，谭泰以罪诛，九年春，复命王大臣按煊所劾名夏罪状，名夏辨甚力。及屡见诘难，词穷，泣诉投诚有功，冀贷死。上曰：“此□展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

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因宥之，命夺官，仍给俸，发正黄旗，与闲散官随朝，谕令自新。

十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员缺，侍郎孙承泽请以名夏兼摄，上责承泽以侍郎举大学士，非体。翌日，命名夏署吏部尚书。上时幸内院，恆谕诸臣：“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名夏或强辞以对，上戒之曰：“尔勿怙过，自贻伊戚。”诸大臣议总兵任珍罪，皆以珍擅杀，其孥怨望，宜傅重比。名夏与陈之遴、金之俊等异议，坐欺蒙，论死，复宽之，但镌秩俸，任事如故。

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之，略言：“名夏屡蒙赦宥，尚复包藏祸心。尝谓臣曰：‘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其情叵测。名夏子掖臣，居乡暴恶，士民怨恨。移居江宁，占入官园宅，关通纳贿，名夏明知故纵。名夏署吏部尚书，破格擢其私交赵延先，给事中郭一鹗疏及之，名夏欲加罪，以刘正宗不平而止。浙江道员史儒纲为名夏姻家，坐事夺官逮问，名夏必欲为之复官。给事中魏象枢与名夏姻家，有连坐事，应左迁，仅票俸。护党市恩，於此可见。臣等职掌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立簿注姓，以防推诿。名夏私自涂抹一百十四字。上命诰诫科道官结党，名夏擅加抹改，其欺罔类是。请敕大臣鞫实，法断施行。”疏下廷臣会鞫，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掖臣逮治，杖戍。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来降，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加右都御史。八年，擢礼部尚书。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语涉之遴，鞫不实，免议，加太子太保，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

时捕治京师巨猾李应试，王大臣会鞫，之遴默不语，王大臣诘之，之遴曰：“上立置应试於法则已，如或免死，则必受其害，是以不言。”王大臣等以闻，上以诘之遴，疏引罪。上以之遴既悔过，宥之。调户部尚书。议总兵任珍罪，与名夏及金之俊持异议，坐罪，宽贷如名夏。十二年，奏请依律定满臣有罪籍没家产、降革世职之例，下所司议行。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三年，上幸南苑，召诸大臣入对，谕之遴曰：“朕不念尔前罪，屡申诰诫，尝以朕言告人乎？抑自思所行亦曾少改乎？”之遴奏曰：“上教臣，臣安敢不改？特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上恩。”上曰：“朕非不知之遴等朋党而用之，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

过效忠耳。”因责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等媕阿缄默，裔介退，具疏劾之遴植党营私，当上诘问，但云“才疏学浅”，良心已昧；并言之遴讽礼部尚书胡世安举知府沈令式，旋为总督李辉祖所劾，是为结党之据。给事中王桢又劾之遴市权豪纵，昨蒙诘责，不思闭门省罪，即於次日遨游灵佑宫，逍遥恣肆，罪不容诛。之遴疏引罪，有云：“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上益不怿，下吏部严议，命以原官发盛京居住。是冬，复命回京入旗。十五年，复坐贿结内监吴良辅，鞫实，论斩，命夺官，籍其家，流徙尚阳堡，死徙所。

刘正宗，字可宗，山东安丘人。明崇祯进士，自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授中允。顺治二年，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十四年，授吏部侍郎，擢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缺员，谕以“正宗清正耿介，堪胜此任，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御史杨义论部推越次，正宗与辨，执相诟詈。给事中周曾发，御史姜图南、祖建明交章劾之。御史张嘉复以正宗昏庸衰老，背公徇私，疏请罢斥。下部议，以无实据，寝其事。给事中硃徽复劾正宗擅拟佥事许宸迁通政司参议，不由会推，又未专疏题明。正宗以疏忽引咎，当□俸，援恩诏以免。旋引疾乞休，不允。辞尚书，命以兼衔回内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四年，考满，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

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务诗文，廷议辄以己意为是，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愜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十七年，自陈乞罢，不允。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自陈奏内不叙上谕切责，无人臣礼。李昌祚叛案有名，票拟内升。先后荐董国祥、梁羽明，今皆事败，被劾不自检举。欺君之罪何辞？正宗与张缙彦为友，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诡谲尤不可解。正宗弟正学，为郑成功总兵，正宗嘱巡抚耿焞躐升中军。蠹国乱政，其事非一端。请乾断以杜祸萌”。御史季振宜继劾，亦及国祥、正学，并正宗贪贿营利诸事。正宗疏辨，略谓：“李昌祚为叛党，裔介身为法司，何不早行纠参？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国祥、羽明皆升任后得罪。缙彦序臣诗有曰‘将明之才’，臣诗稿见存，缙彦序未见此语。”疏入，上夺正宗官，下王大臣会鞫；亦责裔介、振宜不早纠参，并夺官待质。旋议上裔介、振宜劾正宗罪状鞫实者十一事，罪当绞。上斥“正宗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偏私，处事执谬。惟事沽名好胜，罔顾大体，罪戾滋甚。从宽免死，籍家产之半，入旗，不许回籍”。十八年，圣祖即位，以世祖遗诏及正宗罪状，当置重典，愍其

衰老，贷之。未几病卒。

张缙彦，河南新郑人。明崇祯进士，自知县行取授主事。再授编修，擢兵部尚书。顺治元年，诣固山额真叶臣军前纳款，福王授以总督，乃遁去。既，复受洪承畴招降。九年，以荐下吏部考核。十年，授山东右布政。十五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别三品以上大臣，降授江南徽宁道。裔介劾正宗，词连缙彦，夺官逮讯。御史萧震疏劾缙彦编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惑人心，害风俗。王大臣会鞫，论斩，上命贯死，籍其家，流徙宁古塔。寻死於戍所。

论曰：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祁充格掌记室，於创业宜皆有功。铨故明相，谙故事，与名夏皆善占对。名夏劝进虽不用，以此邀峻擢。之遴、正宗各有所援引，知当时亦颇用事。际初运，都高位，而不足以堪之。诛夷削夺，曾莫之惜。正宗倾名夏，亦不免於罪，尤可鉴矣。

列传三十三

谭泰何洛会锡图库博尔辉冷僧机

谭泰，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从弟也。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擢巴牙喇章京，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分统左右翼兵，略锦州。还从太宗伐明，自上方堡毁边墙以入，败明兵，克保安州。擢巴牙喇纛章京，令关白诸事。九年，扬古利赐第，侍卫宗室济马护欲得其旧居，扬古利不可。济马护嘱谭泰入奏，谭泰匿不以闻，济马护诉於上，上责谭泰曰："尔为朕耳目，凡事当无隐。济马护乃朕叔父之子，其言尚不能达，民间劳苦嗟怨，何由得使朕知？尔恃宗族强盛，欺陵愚弱，朕所深恶！"下刑部质讯，夺官。寻复授本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克延庆等十二城。进围定兴，先登有功。复与固山额真阿山等设伏，败明遵化三屯营守兵，尽歼之。师还，宴劳。复从上伐朝鲜，朝鲜王弃城走，谭泰率师入其城，尽收其辎重。从上逐朝鲜王至南汉城，受降而还。四年，从睿亲王多尔衮等伐明，与固山额真叶臣自太平寨破青山口，与明兵十三战，皆捷。辅国将军巩阿岱，济马护兄也，谭泰与相诟於禁门，坐罚。

六年，从围锦州，谭泰将四百人自小凌河直抵海滨，绝明兵归路。与明总督洪承畴兵战，大败之。授世职二等参将。七年，从辅国公篇古等攻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等，俘馘为诸军最。八年，命率锐卒与固山额真准塔更番戍锦州。顺治元年，从入关，逐破李自成於庆都。复将巴牙喇兵蹑击，至真定，大破之，叙功授一等公。

睿亲王摄政，谭泰与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启心郎索尼并见信任。固山额真何洛会诬肃亲王豪格怨谭泰等不附己，讦之睿亲王，王谓谭泰忠，益信任之。大学士希福忤谭泰，希福欲易赐第，谭泰不可，希福诮之，益怒。其弟谭布以希福述睿亲王自言过误告谭泰，谭泰讦之法司，希福坐黜。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坐奏军事不实得罪，命谭泰与鰲拜等集众宣其罪。谭泰匿谕旨不以示众，索尼发其罪，降世职昂邦章京，夺官。谭泰怨索尼，讦索尼於内库牧马鼓琴及禁门桥下捕鱼，索尼亦坐黜。谭泰复起为本旗固山额真。

初，师下江南，谭泰自西安逐捕流寇，虑不与平江南功，使谓图赖曰："我军道迂险，后至。今南京未下，请留待我军。"图赖书告索尼，

使启睿亲王，或发观之，惧谭泰得罪，毁其书勿使达索尼。图赖师还，诘索尼，发其事，王鞫赍书者，得状。谭泰又坐与妇翁固山额真阿山遣巫者治病。下廷臣议罪，论死，下狱，王使视之，并餽食焉。谭泰曰："王若拯我，我杀身报王！"乃出之狱。五年，复原官。

金声桓叛江西，授谭泰征南大将军，率师讨之。声桓以步骑七万人抗我师，谭泰督诸军与战，次九江，大败声桓兵，获其舟以济师。攻南昌，为长围困之，数月，麾将士以云梯登，声桓中二矢，投水死；又破其将王得仁。南康、瑞州、临江、袁州并下。当声桓叛时，李成栋以广东应之，南昌围急，成栋赴援。谭泰师将至赣州，闻成栋入信丰，谭泰遣诸将乘胜袭击，成栋兵溃，溺水死，克信丰。别将徇抚州、建昌。江西悉平。师还，授一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薨，上命吏、刑、工三部增设满洲尚书各一，授谭泰吏部尚书。八年，世祖亲政，追论睿亲王罪状，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皆坐诛，罪不及谭泰。时图赖已卒，索尼方罪废，谭泰毁图赖墓室，泄旧忿。五月，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等，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谳上，命未下，谭泰前奏，言煊劾皆虚，且所举诸事皆在赦前，煊以外转嫌，诬名夏等死罪，当反坐，煊遂见法。

谭泰愈纵恣，岳尔多其妻弟也，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为夺其族人法喀应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合并为三等侯；佟图赖其女弟之夫也，时金砺驻防杭州，妄称员缺，以佟图赖拟补。上自谭泰袒陈名夏构张煊，心厌恶之。是岁八月，下诏责其专横，命执付狱，集廷臣议罪。鰲拜复讦谭泰阿附睿亲王及营私擅政诸状，谳皆实。王大臣议诛谭泰及其子孙，上命诛谭泰，籍其家，子孙贷连坐。

何洛会，失其氏，满洲镶白旗人。父阿吉赖，事太祖，从征战，官牛录额真。卒，何洛会嗣，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八年，从伐明，略锦州。九年，诏免诸功臣徭役，何洛会与焉。崇德五年，授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围锦州。调满洲固山额真。七年，锦州既下，追论围锦州时何洛会匿鄂罗塞臣破阵功，当夺官，上宥之。

何洛会隶肃亲王豪格，颇见任使。世祖即位，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有隙。何洛会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扬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将谋乱，肃亲王坐削爵，扬善等皆弃市。赏何洛会告奸，籍俄莫克图、伊成格家畀之，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寻从睿亲王入关，击李自成，逐至庆都。还，睿亲王令奉表迎世祖，擢内大臣，留守盛京。阿哈尼堪将

左翼，硕詹将右翼，并於熊耀城、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城各置城守官，皆统於何洛会。

顺治二年，叙功，进世职一等。旋命率师驻防西安，道河南，讨定西平土寇刘洪起等。是岁十二月，授定西大将军，命自陕西徇四川。时自成将刘体纯等犯商州，叛将贺珍与其党孙守法、胡向宸等分据汉中、兴安。三年，珍以七万人犯西安，何洛会督兵迎战，珍败走，复逐破之，并破体纯商州。

肃亲王从入关，破李自成，复爵。至是，上命为靖远大将军，下四川，召何洛会还京师。四年，命率师驻防宣府，仍授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调镶白旗。命佐谭泰定江西，击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事具谭泰传。师还，赐所获金银珠玉，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肃亲王师还，贝子屯齐等讦王诸悖妄状，何洛会复从而证之，遂坐夺爵，以幽系终。睿亲王取肃亲王福金，召肃亲王诸子入府校射，何洛会詈之曰："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尚书谭泰闻其语。及睿亲王薨，世祖亲政，何洛会语贝子锡翰曰："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尝讦告肃亲王，今岂肯容我？"八年二月，苏克萨哈等讦睿亲王将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且私具上服御，及薨用敛，何洛会、罗什、博尔惠等皆知状。时罗什、博尔惠已先诛，执何洛会，下王大臣会鞫。谭泰、锡翰各以何洛会语告，又追论诬告肃亲王罪，与其兄胡锡并磔死，籍其家。

锡图库，乌扎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乌拉。兄福兰，当太祖时来归，授世职备御。卒，锡图库嗣，授牛录额真，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四年，师克永平，锡图库与甲喇额真图鲁什等率兵循徼，得逻卒二、马十七。五年，讷敌大凌河，得二人以还。上伐明，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锡图库皆有功。六年，复从伐明，略宣府、大同边外，多所斩获。八年，复略蒙古锡尔哈、锡伯图诸地，斩七十馀级、俘百馀户及马驼，赉以所获，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九年，偕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略明边，入长城，攻代、朔诸州，多所斩获。

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率师伐明，攻宁远，锡图库以二十人前驱，至中后所及山海关外讷敌，屡得逻卒，并获其马，又於前屯卫设伏败敌。喀木尼堪部叶类等盗科尔沁诸部马叛走，锡图库率巴牙喇壮达八人诣宁古塔，与梅勒额真吴巴海督兵追之。行数十日，及於温铎，招降不从，叶类潜遁，尽歼其党九十四人，俘妇女八十馀，得马五十六；复逐捕叶类，入山，射之殪。师还，上遣大臣出迎五里，宴劳，进世职一

等梅勒章京。

五年，命偕巴牙喇纛章京济什哈率师并徵蒙古敖汉、柰曼、乌喇特诸部兵伐索伦部，败敌於甘河，擒部长博木博郭尔，籍千馀户，得马数百。师还，赐宴北驿馆，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旋授本旗梅勒额真。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越明都，下山东。师还，以先出边，部议当夺官，命宽之，□白金百。八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败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遂入山海关，屡战皆胜；败自成游骑於三河，追击至安肃。旋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取太原，战於汾州、於绛州，屡破敌。二年，进二等精奇尼哈番。时自成犹据陕西，师自潼关、绥德南北两路入，锡图库率师与北路军会，败贼延安。自成走入湖广，铴图库移兵从之，自安陆至於荆门，屡击败自成兵。

三年，复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五年，进世职一等。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六年，师次长沙，锡图库从左翼巴牙喇纛章京努三率兵前驱，攻湘潭。努三军北门，锡图库军西门，遂克之。进徇永兴，斩明将尹举智、杜贞明等。再进定宝庆，取全州，破明将焦琏。又移兵克永安关，取道州。师还，赐白金三百。

七年，睿亲王多尔衮薨。八年春，吴拜、罗什、博尔辉等讦英亲王阿济格将谋乱，鞫实，锡图库坐与谋，诛死，籍其家。

博尔辉，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栋奎部，有俘馘。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自龙井关入攻遵化。明总兵赵率教自山海关赴援，与战，博尔辉斩其副将，明兵惊溃。五年，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兼户部参政。复从伐明，与明兵遇宁远，击杀前队七人。八年，复从伐明，攻大同，明兵三千自龙门迎战，博尔辉与噶布什贤章京锡特库、牛录额真星讷等奋击破之。九年，命偕承政马福塔赍敕谕朝鲜国王。师出边招察哈尔部众，自归化经明边东还，博尔辉殿。明兵二百三十追击我师，博尔辉以二十人击卻之，斩十人，俘一人，得马三。明兵从我师，有垂为所获者，博尔辉救之得脱。崇德元年，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裁参政，专任巴牙喇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叙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旋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师至武昌。时自成将马进忠、王进才既降复叛，据岳州，令博尔辉率师讨之，

次临湘，击败其兵。进攻岳州，进忠、进才走长沙，逐击败之，其将黑运昌以舟师降。师还，优赉。五年，真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睿亲王摄政，诸王多与忤。郑亲王济尔哈朗降郡王，旋复爵。初以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佐理事，亦以专擅降爵。博尔辉及诸大臣罗什、额克亲、吴拜、苏拜皆谨事睿亲王，从王猎喀喇城。王薨，丧还。英亲王阿济格为睿亲王同母兄，欲继王柄政，博尔辉等与阿尔津共发其罪，英亲王夺爵幽禁，赏诸告者，博尔辉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博尔辉等传睿亲王遗言，复理事二王亲王爵，以告两黄旗大臣。居月馀，命未下，博尔辉有疾，穆尔泰往视之，博尔辉以为言。穆尔泰告额尔德赫，额尔德赫告敬谨郡王尼堪，遂与端重郡王博洛诉於郑亲王。八年正月，复二王爵。越八日，执博尔辉等下狱，坐博尔辉、罗什动摇国事，蛊惑人心，论死，籍其家。额克亲削宗室籍，及吴拜、苏拜皆夺官为民。议上，得旨："朕每闻刑人，殊不忍。二人罪当诛，姑宥死何如？"王大臣复以初议上，乃诛死。

冷僧机，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部长金台石之族也。叶赫亡，来归，隶正蓝旗，属贝勒莽古尔泰。天聪元年，敖汉部长索诺木来归，尚公主为额驸，以冷僧机隶焉。莽古尔泰既卒，九年，冷僧机诣法司言莽古尔泰及贝勒德格类与公主及索诺木结党，设誓谋不轨。冷僧机与甲喇额真屯布禄、巴克什爱巴礼并下法司，鞫实，冷僧机以自首免罪，屯布禄、爱巴礼皆坐诛，籍其家以★K2冷僧机，改隶正黄旗，授世职三等梅勒章京。

崇德二年，固山额真都类坐事下兵部待鞫，兵部参政穆尔泰令诸在系者避都类。或以告冷僧机，闻於上，穆尔泰及同官皆坐降罚，授冷僧机一等侍卫。七年，祖大寿来归，上幸牧马所，命内大臣侍卫与大寿等校射，中的者有所赐，冷僧机得驼一。世祖即位，授内大臣。顺治二年，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谭泰讦索尼，引冷僧机为证，谢未闻，坐徇庇，当削世职籍没，上贳之。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有疾，怨上未临视，冷僧机及贝子锡翰等奏请上临视，睿亲王坐以擅请降世职，恩诏复故，进一等伯。睿亲王薨，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袭爵。冷僧机言於上曰："昔太宗登遐，两黄旗大臣誓立肃亲王。睿亲王定策奉上绍统，多尔博宜特见优遇。"又举侍卫罗什，罗什上为冷僧机乞恩。八年，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劾罗什蛊惑诸王，坐诛，辞连冷僧机。上因命诸大臣诘誓立肃亲王事，冷僧机穷，诸大臣

兼发阿谀睿亲王诸罪，论斩籍没，命宽之。九年，追论冷僧机与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西讷布库等迎合睿亲王，乱国政，下王大臣鞫实，与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等并诛，籍其家。

论曰：定金声桓、王得仁之乱，谭泰专将，何洛会为之佐。锡图库、博尔辉亦久从征战有劳。睿亲王既薨，诸阿附者乃互相倾，何洛会之狱，谭泰证之；锡图库之诛，博尔辉等发之：转相排轧，同就诛夷。若冷僧机者，专事告讦，其及也亦宜矣。

列传三十四

彭而述陆振芬姚延著毕振姬

方国栋于朋举王天鉴赵廷标

彭而述，字子籛，河南邓州人。明崇祯进士，官阳曲知县，母忧归。顺治初，英亲王徇湖广，荐为提学佥事，迁永州道参议。孔有德定湖南，荐而述授贵州巡抚，予兵三千以行。次靖州，降将陈友龙叛，围州城，而述夜开西门出，营山下，选劲骑乘雾冲阵，贼溃且走，副将贺进才战死。城兵大噪，欲与友龙合，而述拔众退守宝庆，告有德益师，与贼相持紫阳河上。永州陷，劾免官。

吴三桂征水西土司安坤，而述谋曰："乌蒙、乌撒、镇雄、东川四府与水西为脣齿，土司陇安籓又与安氏婚媾。今四府虽名内附，狼子野心，势必顾惜其种类。以水西之强，而安籓与四府附之，安坤未易制也。莫如先定四府，馘安籓，然后西南可无患。"三桂用其策，诛安坤。迁广西右布政使。三桂荐为云南左布政使，而述乞归，三桂留之，会有诏召，遂行，出会城三十里，一夕无疾卒。

陆振芬，字令远，江南华亭人。顺治六年进士。时两粤未平，廷议破格用人，即新进士中遴才除道府。振芬授广东惠潮道副使，从师南征。是冬，克南雄。七年春，度大庾岭，次韶州。韶州以南望风降，进规会城，既下，振芬与总兵郭虎率师赴惠州，剿抚归善、海丰诸寨。将至，诸寨窥兵寡，出拒。振芬选精锐数百人绕出其旁击之，获一队，诸寨皆惧。於是谕以祸福，降者踵至。至海丰，守者抗不下。振芬与虎驻五坡驿，他将自羊氾岭会师合攻之，遂克其城。碣石卫亦降。

八年，抵潮州，上官，联结诸镇，检制土官，招集流亡，简省徭役，民始有更生之乐。乱甫定，用法严，郡县辄滥禁无辜。振芬与属吏约，期五十日清庶狱，囹圄为空。九年，会师复平远，总兵郝尚久故降将，阴持两端，闻将改授水师副总兵，结山海诸寇僭立帅府。振芬牒大吏策弭变，不应。十年春，尚久自署新泰侯，举兵围道署。振芬谕以大义，不从，使告变。秋，固山兵至，振芬约为内应，引外兵入，诛尚久。事平，引疾归里。家居四十年乃卒。

姚延著，字象悬，浙江乌程人。顺治六年进士，除广西庆远知府。

从师南征，调柳州，有守御功，又调平乐。迁广东岭南道副使，抚僮寨，擢江南按察使。

十六年，郑成功内犯，陷镇江，入攻江宁。延著佐总督郎廷佐缮守备，安辑危城，闾阎不扰。民间时有羊尾党，事发，株连数百人。延著谓廷佐曰："寇在门，不可兴大狱、摇人心。"狱乃解。当事急，人多疑贰，民间有宿怨，辄诬以通敌。延著严治反坐，多所全活。城民有升高而望者，逻者执之，总管喀喀木以为敌谍，延著力争，得不死。喀喀木部兵扰城市，延著捕得械毙之。吏卒私掠被难妇女，延著亲驻江干，召其家，遣还者一千七百人，以此忤喀喀木。事定叙功，擢河南左布政使。旋以忧归，而金坛狱起。

镇江之陷也，属县戒严。金坛知县任体坤集县中士大夫王重、袁大受等谋遣诸生十辈诣镇江乞缓兵。丹徒乱民王再兴兵起，复令书吏、耆民数十人送款，尽窃库帑以遁。喀喀木等击败成功，体坤乃复至县，赂重、大受谒大吏，谓士民送款，冀掩弃城罪。重、大受居乡多不法，为诸生所挠。至是欲以叛坐诸生，泄私怨，列姓名以上。巡按马胜声疏闻，下廷佐令延著鞫其狱。延著絷县吏李锺秀，讯得实，欲但坐体坤，馀皆减罪。大受腾书京师为蜚语，欲并陷延著，御史冯班发其状。时侍郎尼满奉诏勘提督马逢知狱，命即讯，乃坐重、大受及诸士大夫集议者。诸生及书吏、耆民送款者皆斩，体坤以被逼迫减为绞。巡按何可化又疏劾延著谳从叛罪人史记青、管得胜傅轻比，又有王天福、韩王锡并纵不拟罪，与金坛狱并论，亦坐绞。时喀喀木主军事，新破敌，尤威重，素不慊於延著。民间谓延著之死，喀喀木实主之。就刑日，江宁为罢市，士民哭踊。丧归，数百里祭奠不绝，建祠鸡鸣山下私祀焉。

子淳焘，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伏阙上书为延著讼冤。累擢湖广提学道佥事，坐事罢，未行，值叛卒夏逢龙之乱，誓死不为屈。事闻，复官，授岳常澧道副使。卒。

毕振姬，字亮四，山西高平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平阳教授。入为国子监助教，累迁刑部员外郎。曹事暇，独坐陋室，布被瓦盆，读书不稍倦。

十年，出为山东济南道参议。岁旱，流民踞山谷为盗，振姬昼夜驰三百里往谕之，悉就抚，全活者七千馀人。泰山香税，岁羡馀七千金，例充公使钱，振姬悉以佐饷。调广东驿传道佥事。时三藩使命往来络绎，胥吏乘以私派折价，民苦之，振姬一绳以法，阅数月，减船数百，

减费七万有奇。调浙江金衢严道参政，擢广西按察使。所至以廉能闻。迁湖广布政使，乞病归。

康熙中，诏举博学鸿儒，左都御史魏裔介、副都御史刘楗疏荐之。十八年，命廷臣举清廉吏，裔介复疏言："振姬清操绝世，才略过人。请告十馀年，躬耕百亩，读书不辍。"楗亦言："振姬居官不染一尘。归日一仆一马，了无长物，真学行兼优之人。"下部议，以振姬老，置勿用。寻卒。

方国栋，字干霄，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举人，授蠡县教谕。入为国子监助教，累擢至刑部郎中。

十六年，出为广东海北道佥事。海寇邓耀居岛中，时出剽掠。国栋以三千人分五道进剿，檄邻道出兵扼要隘，擒耀，解散馀党。事平，雷、廉两部诸富人为贼所诬，械系者众，国栋察其冤，为辨雪。诸富人裒千金为报，国栋曰："吾悯若无辜，柰何污我？"卻之。

迁山西宁武道参议。康熙六年裁缺，改江南苏松常道参议。太湖堤岸倾圮，率吏民修葺，修沿海墩台及吴淞、刘河两徬，工费不扰民。师下闽、粤，徵调旁午，国栋一意与民休息，每遇急徵，从容部署。刍茭粮糗，预储以待，军兴无乏，闾左晏然。戒属吏无朘民，郡县稍稍知敛戢，不敢事剥削。

连岁用兵，度支不给，诏各省筹裕饷之策。国栋言："古今生财之说，开与节二者而已。议开於今日，已无可加，当议节，自朝廷始。旧制，江南岁市布五万匹供宫府赉予，宜可罢，岁省帑金三万。"议上，报可，满洲兵驻防苏州，议筑营舍於王府基，当城中。国栋以兵民杂居难久安，持不可，乃改营南城隙地，民便之。宜兴善权山中寺僧与豪族争地，聚众焚寺杀僧，知县告乱，大吏将发兵。国栋单骑驰往，得首祸寘法，馀无所问。吴俗健讼，喜投鋊告密，国栋辄不问，即有所案，亦从宽。驭吏严，而拊循士民具有恩意。十六年，卒。吴民思之，建祠虎丘山麓以祀。

于朋举，字襄子，江南金坛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十二年，出为河南睢陈道副使，政不扰民。郾城盗杀县官而逸，士民汹汹，谓城将受屠。朋举驰至，抚谕毋恐。营将以兵至，拒不使入城。大吏召朋举诘责，对曰："郾城令，朋举妇翁也。岂不欲甘心是盗？独柰何苦良民！"大吏悟，止兵，亦得盗正其罪。

迁福建福宁道参政。兴化濒海，镇将所部皆群盗受抚者。有材官辱张氏仆，张氏以告。镇将挞材官，部卒大譁，毁张氏之室，欲劫镇将为乱。镇将避去，则缢被挞者寘张氏，谓其仆杀之。朋举甫到官，廉得首恶，猝缚至，集文武吏会鞫，健兒带刀环立瞋视。朋举从容曰："若曹干军法，罪重。念若曹约束无素，但用杀人律，罪有专属。"众乃泥首，言杀人者为张氏仆。朋举曰："若曹气焰何等，彼能於千百健兒中夺一人缢之耶？"召讯证者，俱吐实，诛三人而事定。泉州提督剿海盗，盗逸入兴化界，镇将获数百人。朋举视其尝薙发者，曰："此良民被陷，当宥。"有年少者，曰："童穉何知，又当宥。"全活甚众。

郑成功屯厦门，与漳州隔海相望。固山额真驻会城，遣兵戍漳州，番代岁四易，民苦供役。朋举请驻防无屡更，不许；固请展其期，岁再易，民稍苏息。擢四川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父忧归。

起授湖南布政使。上官，见胥吏至数百，曰："兵初罢，民方重困。此曹鲜衣美食，纵横市井间，何所取诸？"汰其十九，择谨愿者，取足供文书而已。数为大吏言地方利病，有司贤不肖积与之忤，被劾镌级，未行，而大吏以贪败。士民惜之。寻卒。

王天鉴，字近微，直隶万全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东恩县知县。县接直隶界，自明季为盗薮，尝一岁七被寇。天鉴上官，谕父老曰："往岁寇至，县辄不守，由人无固志。自今勿复逃，视知县所向。"俄而寇大至，天鉴坐城上，从容指挥，寇疑有伏，逡巡去。於是葺楼橹，治城隍，严候望，时巡徼，守具大备。按行乡鄙，举团练，立砦十有九，枹鼓相闻，久之得步卒万八千、骑士三百。巡按御史疏闻，令天鉴自治兵。廉得境内贼渠数辈，夜突至其乡呼之出，贼错愕不能遁，皆诛之。寇据曹县，巡抚檄天鉴与诸道兵会剿，率所部为前锋，冒矢石深入，诸军踵之，复其城。尝以轻骑逐贼，日暮被围，短兵相接，手格杀数贼，溃围出，不失一骑。在恩四年，屡与寇战，俘馘无算，降者安抚之。寇远遁，招徕屯种，流亡复归，垦荒千八百顷。建书院，弦诵不辍。政声为山东最，上考，内迁礼部主事。十一年，始行耤田亲耕礼，天鉴参酌古今，悉合礼宜。累迁郎中。主山东乡试。十二年，出为陕西河西道参议。与属吏约，毋猎民枉法。

天鉴固长治兵，按籍讨军实，诫将弁毋以军糈肥私橐。性刚介负气，数忤上官。岁馀，谢病归。绝迹公府，门下士或有餽遗，不受，曰："饬簠簋，惜名节，足以报举主矣！"康熙初，大臣荐，不出。寻卒。

赵廷标，浙江钱塘人。顺治三年，以拔贡生授福建永定知县。广东大埔逸寇江龙以万馀人犯县城，廷标城守。寇穴地入，潴池水以待，地砲不得发；树云梯乘城，於城上悬栅堕之。持三月，食垂尽。值立春，廷标张鼓乐，开城门，迎春东郊。寇疑有伏，引去。密遣兵间道往伏两山间，出不意夹击，败之。进至龙磜寨，捕斩略尽。

擢湖广衡州同知，署府事。蠲赋垦荒，流亡复业。岁大饥，赈恤有实惠。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荐廷标，十七年，擢云南迤东道副使。安普诸番为土官所诱，竞作不靖。廷标设方略、行间，解散之，遂复维摩旧地。移檄谕宁州弥勒、巴盘、八甸，罢捕逐之令，令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持兵者乃为贼。巡行安抚，诸路悉平。治迤东十八年。康熙中，调广东广肇南韶道副使。安普民、蛮闻其去，堑道塞城留之。慰谕再三，乃得行。

两粤八排诸山寇闻廷标来，望风解散。连州乱，至，立就抚。逾年以忧去。起湖南驿盐道副使。捕治剧寇，诛其渠，馀悉纵归农。湖南方用兵，刍茭械仗，储峙供给，不误晷刻，民不困役。兼摄粮道。会湘东民变，巡抚韩世琦令廷标往抚之。单骑驰谕，皆悔泣听命，散遣之。事稍定，修岳麓书院，置田禀诸生。尝行部至衡州，父老罗拜车下，号以“慈母”。俄迁陕西粮储道参议。已病，值武昌兵变，军书至，犹强起视事。病笃乞归，至家卒。

论曰：自置督抚，而两司权轻，况於各道；然以贤者处之，奉职循理，视民之所急，弭乱解嬈，亦足以为治。而述、振芬、振姬、天鉴皆有才略，根本尤在廉勤。延著、国栋、廷标当治乱用重之日，济之以宽仁，虽以是罢贬，甚或中危法，而一不自恤，是皆能举其职者。泽及於斯民，亦已多矣。

列传三十五

许定国 刘良佐 左梦庚 郝效忠徐勇卢光祖 田雄 马得功

张天禄 弟天福赵之龙 孙可望 白文选

许定国，河南太康人。明崇祯间，官山西总兵官。李自成围开封，趣定国赴援，师次沁水，一夕师溃，逮治论死。寻复授援剿河南总兵官。福王时，驻军睢州。

顺治元年，豫亲王多铎下河南，次孟津，定国使请降。肃亲王豪格略山东，复上书请以其孥来附，肃亲王命遣子为质。二年，遣其子诣肃亲王军。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遣总兵高杰徇河南，次归德，闻定国已遣子纳款，招往会，不赴。杰乃与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就定国睢州，定国不得已郊迎。其杰劝杰勿入城，杰轻定国，不听。既入，定国宴杰，侑以妓。杰酣，为定国刻行期，并微及遣子纳款事。定国益惧，中夜伏兵杀杰。明日，杰部将攻定国屠城。定国走考城，遂来降。

豫亲王请以定国从征，留其孥曹县，命河道总督杨方兴厚赡之。定国妻邢有疾，乞还乡里，方兴为代奏。命暂居曹县，俟定国入觐。豫亲王师还，定国诣京师，隶汉军镶白旗。三年，卒。五年，以来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子尔安袭。十二年，诏求言，尔安为睿亲王多尔衮讼功德，请修其墓。语详睿亲王传。坐煽惑，减死流宁古塔。弟尔吉袭。

史可法置江北四镇，杰与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分领之。杰为定国所杀，得功战死芜湖。

刘良佐，直隶人，明总兵，预拥立福王。顺治二年，豫亲王下江南，良佐以兵十万来降。江南定，诣京师，隶汉军镶黄旗。五年，以来降功，授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还，授散秩大臣。十八年，授江南江安提督，加总管衔。寻改直隶提督，改左都督。康熙五年，以病乞休。六年，卒。刘泽清既降复叛，诛死。

左梦庚，山东临清人。父良玉，明史有传。良玉初授平贼将军，及封宁南伯，以平贼将军印授梦庚。福王时，良玉举兵自武昌东下，号“清君侧”。次九江，病卒。诸将推梦庚为帅。总督袁继咸御战，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总兵黄得功破之铜陵，乃退保

九江。

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逐李自成至九江，梦庚率众降。师还，入觐，宴午门内，命隶汉军正黄旗。疏言："部将卢光祖、李国英从入京师，馀若张应祥、徐恩盛、郝效忠、金声桓、常登、徐勇、吴学礼、张应元、徐育贤俱奉英亲王调发防剿江西、湖广。诚恐诸将在外，踪迹未定，室家未安，讹惑之事，不可不筹。"命有司安插。五年，叙来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英亲王讨大同叛将姜瓖，攻左卫，克之。擢本旗固山额真。十一年，卒，谥庄敏。乾隆初，定封一等子。梦庚诸将，李国英最显，自有传。

郝效忠，辽东人，隶汉军正白旗。从英亲王定湖南，擢湖南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陷沅州，效忠率师克黎平。可望兵骤至，力战，马蹶被执，不屈，遂见杀，赠都督同知。

徐勇，亦辽东人。英亲王檄署九江总兵，调黄州，捕治九江、黄州土寇。明唐王使招之，勇斩使以闻，命移镇长沙。金声桓叛，招勇，复斩其使。与李锦战江中，中矢，裹创战愈奋。贼攻城，设策守御，锦遁去。迎郑亲王师击破明大学士何腾蛟。复调辰常总兵，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明桂王遣将张光翠、张景春窥辰州，屯荔溪。勇督将士渡江战，击杀景春，擒裨将六，馘士卒数百，加左都督，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桂王复遣白文选来攻，驱象为阵，破城，勇巷战死之，赠太子太保，进世职二等，谥忠节。以其兄子袭，入籍武昌卫。

卢光祖，辽东海州人，隶汉军镶蓝旗。从肃亲王下四川，破张献忠。授夔州总兵。击破明桂王将硃天麟等。取顺庆，屡捕治土寇。甘一爵、硃德洪据邻水、大竹为乱。光祖督师讨之，战七昼夜，斩一爵、德洪，降硐寨十馀。以功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破叙州，将军李国翰率师赴援，光祖殿，遇敌，战败，命立功自赎。寻改川北总兵。卒。金声桓既降复叛，诛死。

田雄，直隶宣化人。马得功，辽东人。仕明皆至总兵。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督兵截江断道，雄、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豫亲王令以原衔从征。寻授雄杭州总兵，得功镇江总兵。

雄佐总督张存仁、梅勒章京珠玛喇，驻军杭州。时明鲁王以海称"监国"绍兴，乘间渡钱塘江窥杭州，雄与存仁、珠玛喇等屡击破之。三年，

擢浙江提督。六年，发李成栋逆书，加左都督。八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

明鲁王与其臣阮进、张名振等据舟山，雄与固山额真金砺以舟师出海擒进，遂破舟山，隳其城，名振拥鲁王入海。十二年，进将阮思、陈六御等复据舟山，朝命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南征。雄预治战舰攻具，分兵遣裨将扼要隘，通声援，而以舟师会伊尔德击思，以横洋、金塘为舟山要路，分兵击破之。张两翼夹击，歼其众无算，思赴水死。捷闻，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疏请归旗籍，隶汉军镶黄旗。

郑成功兵扰浙境，陷遂安、平阳诸县。兵部劾雄，上命宽之。十六年，成功兵攻太平，击却之。复攻宁波，雄督战，分三路进剿，成功兵引退。十八年，进二等侯。康熙二年，卒，赠太傅，谥毅勇。

得功，亦隶汉军镶黄旗。江宁初定，明瑞昌王谊泐屯花山、龙潭间。顺治三年，谋攻江宁，事泄，走镇江。得功获谊泐，诛之。寻以收劫盗入伍，降调。四年，大学士洪承畴请以得功署副将。从浙闽总督张存仁剿建宁、邵武山寇，克松溪、政和、建阳、崇安、光泽诸县，即令驻松溪。复克庆元、永春、德化诸县。六年，授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克南安，破海寇林忠。复捕治兴化、仙游、惠安诸县海寇郑丹国等。

时郑成功据厦门。巡抚张学圣讷成功方出，令得功攻厦门，克之。成功还救，复陷。遂围漳州，破海澄。得功退守泉州，与固山额真金砺会师解漳州围。以得功初克厦门贪取财物为成功所乘，命逮治，援赦免。十一年，叙前功，赐一品顶带，出镇泉州。得功自陈与雄同降，援雄例乞世职，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加都督同知。

十三年，擢福建提督。林忠复据永春、德化、尤溪、大田诸县，巡抚宜永贵令得功率师讨之。师行，寇自闽安迳攻会城，得功引师还，与城兵夹击，围解。十四年，与浙闽总督李率泰等合兵克闽安，成功屡内犯，得功击卻之。十八年，进三等侯。康熙元年，迁滨海居民内地，击败海寇阻民迁者。二年，师进攻厦门，得功克乌沙，以舟师出海。南风起，寇乘上流来战，得功奋击，没於阵。李率泰以闻，进一等侯，谥襄武。子三奇，袭爵，官至潮州总兵。乾隆十四年，定诸侯、伯封号，雄曰顺义，得功曰顺勤。

张天禄，陕西榆林人。明季与弟天福以义勇从军，积功至总兵。福

王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令屯瓜洲为前锋。豫亲王师下江南，天禄、天福率所部三千人从赵之龙迎降，豫亲王令以原官从征，隶汉军镶黄旗。

明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受唐王命，纠乡勇十馀万据徽州。贝勒博洛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击之，天禄及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并从。师自旌德入，战绩溪，获声及中军吴国祯、副将成有功、守备万全等，送江宁杀之。徽州平。

明大学士黄道周率兵犯徽州，天禄击之，斩其将程嗣圣等十馀人，获总兵李尧光等。顺治三年，战婺源，获道周，亦送江宁杀之。分兵出祁门、江湾、街口、黄源，四道逐捕道周馀众。以功加都督同知，授徽宁池太总兵官。天禄屯徽州城外，依山为营。值雨，父老迎天禄入城，天禄曰："三军方在泥涂，何忍独安？"终不下山。军民皆称之。明嵩安王常淇纠众数千扰婺源，天禄率副将许汉鼎等击之，获常淇及监军江于东等。四年，授江南提督。五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八年，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九年，郑成功围漳州，命天禄赴援，成功引退。天禄留驻延平，捕治山寇。十一年，明鲁王将张名振攻崇明，天禄还松江御战。名振既出海，复侵吴淞。我水师与战，败绩。江南总督马鸣佩劾天禄失舟师三百馀及砲械，匿未报；闽浙总督佟泰劾天禄与名振通书：逮下刑部，谳通书无据，坐匿失砲械等，夺官，降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六年，卒。

天福初降，从征昆山、嘉定。民不薙发，据城抗我师，天福与总兵李成栋讨平之。顺治五年，授陕西汉羌总兵。叙来降及战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明山阴王鼎济聚兵据毛坝关，署单一涵为元帅。年六，天福自汉中率师入山，获鼎济，一涵投崖死。参将王永祥叛延安，山寇刘宏才攻同官，天福先后讨平之。以病还京师，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授本旗都统。康熙六年，卒。

赵之龙，江南虹县人。崇祯时，以忻城伯镇南京。福王立，与拥戴，干政。豫亲王师至，与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张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壁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侍郎硃之臣、梁云构、李绰等迎降。之龙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允爵等皆置勿

用。铎等诣京师。先是北都降者多授原官，御史卢传言南都新人不得与旧臣比。铎至，命以尚书管弘文院学士，累擢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安。谦益语在文苑传。

孙可望，陕西延长人。从张献忠为贼，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据四川，使分将其众，可望号平东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师定四川，献忠败死。可望与定国等率残众南窜，道重庆、綦江、遵义入贵阳。阿迷土司沙定洲乱云南，可望率众兼程赴之。定洲方攻楚雄，迎战大败，走归阿迷。可望入云南会城，遣定国徇迤东，而与文秀率兵西出，得副使杨畏知，相誓扶明室，与俱至楚雄，略迤西诸府。定国亦定迤东诸府。可望遂尽有云南，自号平东王，以干支纪年，铸钱曰“兴朝通宝”。时能奇已前死，可望并将其众。定国、文秀故等夷，不为可望下。可望假事杖定国，欲以威众，隙益深。

明桂王在肇庆，乃遣畏知奉表乞王封，桂王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使以敕印往，而桂王诸将争欲得可望为强援。堵胤锡驻梧州，承制改封平辽王；陈邦傅守泗城，又矫命封秦王；可望乃不受景国公命。会我师克韶州，桂王走梧州。可望复遣使请封，议封澂江王。使者谓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恆持不可，议中寝。可望袭贵阳，复遣文秀攻嘉定，入四川。我师定两广，桂王至南宁，乃遣使封可望冀王，可望犹不受，复使畏知诣桂王，而遣其将贺九仪等以五千人先驱，取起恆及诸臣阻秦封者尽杀之。桂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留畏知授大学士。可望闻之怒，召至贵阳面数之，畏知以冠击可望，亦被杀。

桂王遣大学士文安之督师四川，将以招川中诸镇。可望遣兵伺於都匀，邀止之。可望将移桂王自近，挟以作威。桂王奔广南，可望遣兵迎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岁供银八千、米百石，穷迫不可堪；而马吉祥、庞天寿辈方欲戴可望行禅让，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叠。桂王益忧惧。

初，定国自广西入湖广，兵益强，不复禀可望约束。会定国败於衡州，使召诣沅州议事，将以为罪而杀之；定国辞不赴，又自柳州攻肇庆，下高、廉、雷诸府。至是，桂王闻定国兵强，密诏使入卫。可望闻，使执大学士吴贞毓等，凡预谋者尽杀之。议移桂王贵阳，使其将白文选督行期。文选心不直可望，以情输桂王，缓其行。俟定国至，奉桂王自安南卫走云南。时文秀守云南，亦怨可望，迎桂王入云南会城。可望举兵反桂王，以双礼留守，令文选统诸军前行。定国、文秀率师御之，次三岔河，夹水而军。文选轻骑奔定国。可望遣其将张胜、马宝等

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率劲卒击定国等。战方合，其将马惟兴先奔，遂大溃，定国遣文秀等追之。

可望至贵阳，双礼绐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事去，将诣经略洪承畴请降，遣使先纳款。文秀等遣将杨武追之，及於沙子岭。承畴援兵至，乃得脱，将妻子诣长沙降，时顺治十四年十月也。诏封义王，慰谕之。寻遣学士麻勒吉等赍敕印册封。十五年，诣京师，命简亲王济度等郊迎。入觐，宴中和殿，赐白金万，官其部将陈杰，刘天瑞等百馀人，命隶汉军正白旗。可望请从讨云南自效，下王大臣议，寝其奏。十七年，疏辞封爵，复慰谕之。寻卒，谥恪顺。

子徵淇袭，未几卒。徵淳袭，卒，谥顺愍。徵灏请袭，御史孟飞熊疏言："可望，献忠馀党，久据滇、黔，负固不服。及为定国所败，穷蹙来归，滥膺非分。宜即停止，或以次降等。"下部议，降袭慕义公，官至兵部尚书，谥清端。子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乾隆三十六年，命停袭。

文选，陕西吴堡人，亦从献忠为贼。献忠败，从可望入贵州。其缓桂王使得入云南也，桂王封为巩国公，令还贵阳慰谕可望，可望夺其兵，置军中。及将举兵，诸将说可望原得文选为大将，可望使将前锋，遂降定国，可望以是败。桂王封文选巩昌王。

顺治十六年，我师下云南，定国战屡败，令文选为殿；战於玉龙关，文选复败，走木邦。桂王入缅甸，居赭硜。十七年，文选攻阿瓦，弗克，与定国会师孟艮；再攻阿瓦，求出桂王，终不获，我师益深入。文选据锡箔，凭江拒守。我师出木邦，造筏将渡，文选奔茶山。总兵马宁将偏师追之，及於猛养，文选降。诏封承恩公，亦隶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命予三等公俸。七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卒。子绘，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停袭。

论曰：邦家新造，师行所至，逆者诛，顺者庸。虽其人叛故国，贼旧君，苟为利於我，固不能不以为功也。可望独以台官言降爵，终见削夺。唐通降自成，既复来归，授世职，康熙间即停袭，事又在其前；而定国、梦庚、雄辈及他诸降将，皆袭封如故。民间传雄负福王出，王咬其项，遂溃死。雄死时，明亡已二十年。其言诚无稽，然民之所恶，盖亦可见矣。

列传三十六

索尼苏克萨哈 苏纳海硃昌祚王登联白尔赫图

遏必隆 子尹德 鼇拜 弟穆里玛班布尔善

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硕色，大学士希福兄也，太祖时，自哈达挈家来归。太祖以其兄弟父子并通国书及蒙、汉文字，命硕色与希福同直文馆，赐号“巴克什”。授索尼一等侍卫。从征界藩、栋夔。天聪元年，从太宗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

二年，上亲征喀尔喀，徵兵外藩，科尔沁不至。命索尼与侍卫阿珠祜赍谕饬责土谢图额驸奥巴。初，奥巴为台吉，入朝，太祖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既而奥巴屡背约，私与明通，复徵兵不至。索尼受方略行，既入境，其部人馈以牲，索尼不受，曰：“尔汗有异心，尔物岂可食耶？”时奥巴病足，索尼与阿珠祜见公主，以谕旨告。奥巴闻之，扶掖至，佯问曰：“此为谁？”索尼曰：“吾侪天使也！尔有罪，义当绝。今特以公主故，使来餽问耳。”奥巴顾左右趣具饌，索尼等不顾而出。奥巴恐，使台吉塞冷等请其事。索尼出玺书示之，即令从者先行。奥巴得书大惊，令所属大臣□忌留，索尼责以大义，奥巴叩首悔罪，原入朝。索尼与阿珠祜偕其大臣党阿赖先归奏状，帝甚悦。

三年，从大军入关，薄燕京，明督师袁崇焕赴援，列营城东南。贝勒豪格突入阵，敌兵蹙之，矢石如雨。索尼跃马驰入，斩杀甚众，拔豪格破围出。四年，谕降榛子镇、沙河驿，拔永平，守之。五年，擢吏部启心郎。从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来援，败之。六年，从征察哈尔，略大同，取阜台寨。寻予牛录章京世职，仍直内院。崇德八年，考绩，进三等甲喇章京。

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纛章京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於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

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於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王坐废，诏褒索尼不附王，赐鞍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入关，定京师。二年，晋二等昂邦章京。睿亲王令解启心郎职，仍理部事。睿亲王方擅政，谭泰、巩阿岱、锡翰皆背盟附之，憾索尼不附。李自成之败也，焚宫殿西走。至是议修建，睿亲王亦营第，■H0工庀材，工部给直偏厚，诸匠役皆急营王第。佟机言於王，王怒，欲杀之。索尼力言其无罪，王以是愈憾索尼。英亲王阿济格慢上，目为“八岁幼兒”，索尼以告睿亲王，请罪之，王不许。王尝召诸大臣议分封诸王，索尼持不可。巩阿岱、锡翰进曰：“索尼不欲王平天下乎？”请罪之，王亦不许。索尼发固山额真谭泰隐匿诏旨，谭泰坐削公爵；因讦索尼以内库漆琴与人，及使牧者秣马库院，傔从捕鱼禁门桥下，索尼遂坐罢。

三年，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劾谭泰怨望，词涉索尼。顺治初，大军分道剿贼西安，谭泰后至，无功。及移师江南，谭泰虑勿预，语图赖，甚怏怏。图赖遗书索尼，使启睿亲王，赍书者私发之，恐谭泰获罪，沉诸河。图赖发前事，逮讯赍书者塞尔特，诡云书巳达索尼。诸大臣论索尼罪当斩，王亲鞫之，索尼曰：“吾前发谭泰匿诏旨罪，顾匿图赖书以庇之乎？”王穷讯赍书者，事得白。寻复世职，然王与谭泰等憾索尼滋甚。五年，值清明，遣索尼祭昭陵，既行，贝子屯齐讦索尼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论死，末减，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

八年，世祖亲政，特召还，复世职。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十七年，应诏上言，略谓：“小民冤抑，有司不为详审者，请严察，使毋壅於上闻。犯罪发觉，其奉有严旨者，有司辄从重比，不无枉滥。请敕法司详慎。前议福建将士失律罪，在大将军止削一不世袭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而所属将领乃尽夺世职，轻重不平，有乖惩劝，请敕更正。开国诸臣，自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皆有功业，宜予世袭；其后恩诏所加，非有战功，请毋给世袭敕书。在外诸藩，风俗不齐，若必严以内定之例，恐反滋扰，请予以优容。大臣夺据行市，奸宄之徒，投托指引，以攘货财，四方商贾，负担来京，辄复勒价强买。诸王贝勒及大臣私引玉泉山水灌溉，泉流为之竭。边外木植，皆商人雇民采伐。今又为大臣私行强占，致商不聊生。大臣不殚心公事，惟饰宅第。皆请申禁。五城审事官，遇世族富家与穷民讼者，必罪穷民，曲意徇私，不思执法。请严饬毋得枉屈贿庇。”疏入，上以所奏皆实，饬议行。

十八年，世祖崩，遗诏以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同辅政。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共任国政，诸王贝勒皆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委以国家重务，谁敢干预？"索尼等乃奏知皇太后，誓於上帝及大行皇帝前，其辞曰："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餽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誓讫，乃受事。

世祖定中国，既亲政，纪纲法度，循太祖、太宗遗制；亦颇取明旧典损益之，务使称国体。四辅臣为政，称旨谕诸王、贝勒、诸大臣，详考太祖、太宗成宪，勒为典章。引世祖遗诏，谓："不能仰法太祖、太宗，多所更张；今当率祖制，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乃改内阁翰林院还为内三院，复设理藩院，罢裁太常、光禄、鸿胪诸寺。他举措皆类是。而镶黄、正白两旗互易圈地，兴大狱。四辅臣称旨，亦谓太祖、太宗时，八旗庄田庐舍，依左右翼顺序分给。既入关，睿亲王多尔衮使镶黄旗处右翼之末，正白旗圈地本当属镶黄旗，今还与相易，亦以复旧制。

索尼故不慊苏克萨哈，顾见鼇拜势日张，与苏克萨哈不相容，内怵；又念年已老，多病，康熙六年三月，遂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鼇拜共为奏请上亲政。上未即允，而诏褒索尼忠，加授一等公，与前授一等伯并世袭，索尼辞，不许。六月，卒，谥文忠，赐祭葬有加礼。七月，乃下索尼等奏，上亲政，以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法保袭一等公。长子噶布喇官领侍卫内大臣，孝诚皇后父也，十三年，后崩，推恩所生，授一等公，世袭。第三子索额图，自有传。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叶赫贝勒金台什同族。太祖初创业，来归，命尚主为额驸，授牛录额真。累进梅勒额真。天聪初，从太宗征锦州，贝勒莽古尔泰帅偏师卫塔山饷道，苏纳屯塔山西，明兵来攻，击破之。三年，与固山额真武纳格击察哈尔，入境，降其民二千户。闻降者将为变，尽歼其男子，俘妇女八千馀，上责其妄杀。蒙古人有自察哈尔逃入明边者，命苏纳以百人逐之，所俘获相当。累进三等甲喇章京。坐隐匿丁壮，削职。寻授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崇德初，从伐明，攻雕鹗、长安诸堡及昌平诸城，五十六战皆捷。又攻破容城。及出边，后队溃，坐罚鍰。又从伐朝鲜，击破朝鲜军，俘其将。以朝鲜王出谒时乱班释甲，又自他道还，坐罚鍰。寻以谳狱有所徇，坐

罢，仍专管牛录事。顺治五年，卒。

苏克萨哈初授牛录额真。崇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师赴援，太宗亲帅大军蹙之，苏克萨哈战有功，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七年，世祖命追复苏纳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议政大臣，进一等，加拖沙喇哈番。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王薨，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讦王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敛服色违制，王坐是追黜。是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年，孙可望寇湖广，命苏克萨哈偕固山额真陈泰率禁旅出镇湖南，与经略洪承畴会剿。十二年，刘文秀遣其将卢明臣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邀击，大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蔽江，苏克萨哈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斩获甚众，明臣赴水死，文秀走贵州。叙功，晋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圣祖立，受遗诏辅政。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鼇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鼇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鼇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龉，浸以成隙。鼇拜隶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易庄地，遂兴大狱。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坐纷更阻挠，下刑部议罪，以律无正条，请鞭责籍没。上览奏，召辅臣议，鼇拜请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不对，上因不允。鼇拜卒矫命，悉弃市。

鼇拜以苏克萨哈与相抗，憾滋甚。鼇拜日益骄恣，苏克萨哈居常怏怏。康熙六年，上亲政，加恩辅臣。越日，苏克萨哈奏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馀生。有旨诘问，鼇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遂诬以怨望，不欲归政，构罪状二十四款，以大逆论，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馀子六人、孙一人、兄弟子二人皆处斩，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皆斩：狱上，上不允。鼇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处绞，馀悉如议。八年，鼇拜败，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此皆鼇拜挟仇所致，命复官及世爵，以其幼子苏常寿袭。

苏纳海，他塔喇氏，满州正白旗人。由王府护卫擢弘文院学士，累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圣祖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管户部。时鼇拜擅权，以苏纳海不阿附，嗛之。寻鼇拜欲以蓟、遵化、迁安正白旗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益正白旗，使旗人诉请牒户部。苏纳海持不可，谓旗人安业已久，且奉旨不许再圈民地，宜罢议，鼇拜益衔

之，矫旨遣贝子温齐等履勘。旋以镶黄地不堪耕种疏闻，遂遣苏纳海会直隶总督硃昌祚、巡抚王登联董理其事。昌祚、登联交章请停圈换，苏纳海亦言屯地难丈量，候明诏进止，鼇拜遂坐以藐视上命，并弃市。鼇拜获罪，昭雪复官，谥苏纳海襄愍，昌祚勤愍，登联悫愍。

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官宗人府启心郎。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清廉沉毅。平寇盗，拨荒地，给濒海内徙居民开垦，免其所弃田亩丁粮，戒所司藉端苛敛，浙人德之。康熙四年，擢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昌祚抗疏力言其不便，卒以冤死。祀直隶、浙江名宦。

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自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荐擢山东济宁道，累迁大理寺卿。顺治十七年，授保定巡抚。严缉捕，盗贼屏息。康熙五年，以京东诸路圈地扰民，疏请停止，言甚痛切。民闻其死，甚哀之。祀直隶名宦。

白尔赫图，初由噶布什贤壮达授兵部副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有功，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入关，击李自成，败贼将唐通於一片石，多斩获。寻从豫亲王多铎西剿流寇，克潼关。移师江南，徇苏州，略定浙江、福建。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大破贼於湘潭，平宝庆、武冈。累功，晋一等阿达哈哈番，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屡陷阵，进克云南。逾年，率兵取永昌府，渡潞江，败李定国，遂克腾越州。明桂王由榔及定国、白文选俱遁入缅甸。信郡王班师，白尔赫图留驻云南。定国入犯，约降将高应凤内应，以由榔印劄诱元江土司那嵩叛，白尔赫图往剿，斩应凤於阵，那嵩自焚死，赐白金、鞍马。十八年，与定西将军爱星阿会师木邦，缅人献由榔至军中。康熙元年，诏班师。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后苏克萨哈为鼇拜构陷，以白尔赫图为其族弟，竟被祸。八年，上以白尔赫图无罪枉坐，追复故官世职。寻其子一等侍卫罗铎讼其父云南战功为鼇拜所抑，未予优叙，诏晋三等精奇尼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州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母和硕公主。天聪八年，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遏必隆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从太宗伐明，营松山，筑长围守之。明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变蛟集溃卒突犯御营，遏必隆与内

大臣锡翰等力战，殪十馀人，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赉。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剿李自成兄子锦於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世祖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许之。四大臣当国，鼇拜独专恣，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加阻，亦不劾奏。八年，上逮治鼇拜，并下遏必隆狱。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上宥之，削太师，夺爵。九年，上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疾笃，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制碑文，勒石墓道。十七

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上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番。

尹德初自佐领授侍卫，从圣祖征噶尔丹，扈跸宁夏。寻自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雍正五年，以病乞休，许致仕。未几卒，谥悫敬。尹德恭谨诚朴，宿卫十馀年，未尝有过。兼袭图尔格二等公，岁禄所入，以均宗族，人皆贤之。寻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诏晋一等公。

鼇拜，瓜尔佳氏，满州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鼇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顺治元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鼇拜忠勤戮力，进一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破流贼李自成。进征四

川，斩张献忠於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五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鍰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襄，迭败之，克孝义。七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

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衮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鼇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鼇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鼇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於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

鼇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鼇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鼇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鼇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鼇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齮而去之。卒，又擅予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

康熙八年，上以鼇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鼇拜大罪三十，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鼇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

五十二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

袭。苏赫卒，仍以鼇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宣谕群臣，追覈鼇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鼇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穆里玛，卫齐第六子。卫齐卒，袭世职牛录章京，授一等侍卫。顺治初，迁甲喇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金声桓，克饶州，遂下南昌。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并授本旗满洲都统。李自成将李来亨等降於明，窜伏郧、襄山中，出劫掠为寇。康熙二年，授穆里玛靖西将军，图海定西将军，率师讨之。来亨拥众据茅麓山，穆里玛督兵攻围，九战皆捷。来亨等夜袭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营，穆里玛赴援，大破之，来亨自焚死，馀众降。论功，超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鼇拜得罪，坐死。

班布尔善，太祖诸孙辅国公塔拜子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累进辅国公。康熙六年，以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谄事鼇拜。及事败，王大臣劾奏班布尔善大罪二十一，坐绞。

同时坐鼇拜党罪至死者，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及鼇拜侄塞本特、讷莫、玛尔赛，追夺官爵，削谥。

论曰：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徵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索尼忠於事主，始终一节，锡以美谥，诚无愧焉。苏克萨哈见忌同列，遂致覆宗。遏必隆党比求全，几及於祸。鼇拜多戮无辜，功不掩罪。圣祖不加诛殛，亦云幸矣。

列传三十七

李霨孙廷铨杜立德冯溥王熙弟燕吴正治黄机

宋德宜 子骏业 伊桑阿 子伊都立 阿兰泰 子富宁安 徐元文 弟秉义

李霨，字坦园，直隶高阳人，明大学士国缙子。少孤，劬学自厉。顺治三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十年，世祖亲试习国书翰林，霨列上等，擢中允。累迁秘书院学士。时初设日讲官，霨与学士麻勒吉、胡兆龙，侍读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中允方悬成、曹本荣等并入直。寻充经筵讲官。十五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内三院改内阁，以霨为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票拟疏误，镌四秩。未几，复官，任事如故。偕大学士巴哈纳等校定律例。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内三院，以霨为弘文院大学士。时四大臣辅政，决机务，或议事龃　，霨辄默然，既乃出片言定是非，票拟或未当，不轻论执。每於谈笑间婉言曲喻，徐使更正。其间调和匡救，保护善类，霨有力焉。

康熙八年夏，旱，奉诏清刑狱，释系囚，多所平反。明年，复内阁，霨以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与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十一年，书成，赐银币、鞍马，晋太子太傅。未几，三藩叛，继以察哈尔部作乱。上命将出征，凡机密诏旨，每口授霨起草，退直尝至夜分，或留宿阁中。所治职务，出未尝告人，忠谨慎密，始终匪懈。二十一年，重修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

台湾初定，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有谓宜迁其人、弃其地者，上问阁臣，霨言："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虑有奸宄生事。应如琅议。"上韪之。二十三年，卒，谥文勤。

霨弱冠登第，大拜时年裁三十有四，风度端重，内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嫺掌故，眷遇甚厚。四十九年，上追念前劳，超擢其孙工部主事敏启为太常寺少卿。

孙廷铨，初名廷铉，字枚先，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任永平推官。顺治元年，授天津推官。二年，以巡抚雷兴荐，擢吏部主事，历郎

中。与曲沃卫周祚同官文选司，有声於时。累迁左通政。十年，擢户部侍郎。以大学士洪承畴荐，召对。寻坐事，罚俸，论告归。还朝，改兵部，擢尚书。

十三年，调户部。廷铨以岁会无总录，无以剂盈绌之宜，殚心综覈，钱穀旧隶诸部者，各还所司，条贯釐然。岁会之成自此始。十四年，疏言："山东、河南荒田，请招民垦辟。其已熟者，清釐赋额，无使隐漏。"上从其言。

十五年，调吏部，加太子太保。十六年，谕奖其勤劳，加少保。廷铨疏请复学道升补旧制，下所司集议，如廷铨请。时吏部铨除，一事数例，吏胥因缘为奸。给事中杨雍建、胡尔恺。黏本盛、孙际昌、王启祚，御史许劭昕，交章发其弊，且劾廷铨因循为所蔽，夺加衔，罚俸。十七年，疏言："新辟边疆员缺，督抚委用，即予实授，与部选之员，一体迁转。莅事未久，辄移内地，请定为试署二年，乃予实授。"又言："司道不宜轻易，非大计处分及贪酷被纠者，遇降革，仍留任。"皆从之。又因旱，疏请宽考成，兴屯政。上命兵部议屯政，而询廷铨请宽考成议中有云"积资累荐，弃以一眚"语，何所指？廷铨言："积疲州县，久累人材，宜稍宽减观后效，非为处分人员求免。"

世祖崩，二十七日制满。廷铨发议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上所生母为皇太后，率九卿上请举大礼疏。及议大行皇帝谥号，廷铨曰："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於开创。宜谥为高皇帝。众皆和之，而辅臣鼇拜持异议，遂定谥章皇帝。时太祖谥武皇帝，故廷铨议如是。时论颇归之。

康熙二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奉职勤慎，终岁未尝休沐。逾年，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闭户卻扫，不与外事。十三年，卒，谥文定。

杜立德，字纯一，直隶宝坻人。明崇祯进士。顺治元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中书科中书。二年，考选户科给事中。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今秦、晋、燕畿水旱风雹，天心示警。凡开诚布公，懋德敦行，皆敬天事也。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於一时，法则昭於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上以其有裨治理，深嘉纳之。又累疏言："牧民之官，宜久任以验成功。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豫行颁示，使小民咸

喻，胥吏不能为奸。”“条编法简易便民。军兴草豆无定额，宜敕部定价值，使民先事为备。”皆下部议行。累迁户科都给事中。疏言：“漕运丛弊，今漕臣库礼搜获运官使费册三十本送部。请敕穷究，以釐奸弊。”再迁吏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请举行经筵，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以裨圣治；又请定朝期，肃禁地，杜加派。上甚韪之。

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给事中许作梅，御史吴达、李森先、桑芸等交章劾大学士冯铨奸贪状，疏上旬日，未下廷议。立德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伸公论，鼓直言之气；并及马士英、阮大铖、宋企郊等，在前朝或纳贿招权，或煽恶流毒，今并逋逃，宜急捕诛，以彰法纪。下刑部，以事在赦前，寝其议。世祖亲政，铨既黜，立德因言作梅等前以劾铨为所切齿，又佥都御史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乞矜察。由是开心等俱起用。

立德寻迁太常寺少卿，超擢工部侍郎，调兵部。畿辅水灾，奉诏赈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以父忧去。坐兵部任诖误，镌秩调用。服阕，除太仆寺卿，擢刑部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衔。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克岱青家奴缚侍卫诬诉，部议罪侍卫，下内大臣索尼等察实，立德夺加衔。十六年，擢尚书。

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深嘉之。尝入对，既出，上顾左右曰：“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也！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元年，调户部。考满，复加太子少保。三年，调吏部。八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圣祖亲政，乾清宫成，择日临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立德言：“紫微帝星所在，吉神拱向。皇上迁正新宫，臣庶观瞻，应从中门入。监臣所奏非是。”上从其言。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进太子太傅。

三藩事起，立德与李霨、冯溥参预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广东平，所司具正杂赋税之数以闻。立德言：“广东杂税多尚之信所加，为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上从之。十八年，自陈乞休。其秋地震，复请罢，诏辄慰留。云南平，议颁恩赦，立德告病未与议，遣大臣持诏旨就其家谘询，俟还奏乃下诏。一日，上顾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立德面疏数人以对。比退，人讶其不稍引嫌，答曰：“自筮仕以来，惟此心可邀帝鉴。他非所计也。”

二十一年夏，复乞休，上许之，赐御制诗及“怡情洛社”篆章，驰驿遣行人护归。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赐银币、鞍马。二十六年，太

皇太后丧，立德诣京师哭临，上念其老病不任拜起，命学士张英扶掖以行，慰劳甚至。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一，上闻，谕大学士曰：“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直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赐祭葬如礼，谥文端。三十九年，帝南巡，其子恭俊迎驾三河，上问立德葬所，手书“永言惟旧”四字赐之，命揭诸阡。恭俊官广信知府，好义，善济人急。

冯溥，字孔博，山东益都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直讲经筵。世祖幸内院，顾大学士曰：“朕视冯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擢吏部侍郎。会各省学道缺，部郎不足，以知府补之。已，会礼部议奏，时尚书孙廷铨、侍郎石申并乞假；给事中张维赤因劾溥徇私，溥疏辨。上曰：“朕知溥不为也！”置勿问。明年，京官三品以上自陈，忽严旨黜满尚书科尔坤及两侍郎，独留汉官在部。溥与廷铨疏言：“部事满、汉同治，今满臣得罪，汉臣安得免，乞并黜。”诏供职如故。

康熙初，停各省巡按，议每省遣大臣二人廉察督抚。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议设公廨，颁册印。溥谓：“国家设督抚，皆重臣。今谓不可信，复遣两大臣监之。权既太重，势复相轧，保无属吏仰承左右启隙端？”泰必图性暴伉，闻溥言，恚，瞋目攘臂起。溥徐曰：“会议也，独不容吾两议耶？且可否自有上裁，岂敢专主？”疏入，上然溥言，事遂寝。御史李秀以考绩黜，后夤缘得复官，劾溥为故相刘正宗党，主铨时违例徇私，溥疏辨，严旨责秀诬讦。六年，迁左都御史。内阁有红本，已发科钞，辅臣鼇拜取回改批。溥抗言：“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鼇拜欲罪之，上直溥，戒辅臣详慎。盛京工部侍郎缺，已会推，奉旨以规避者多，不旬日三易其人。溥疏言：“王言不宜反汗，当慎重於未有旨之先，不当更移於已奉旨之后。”首辅班布尔善寝其奏，上闻，取溥疏览之，称善，饬部施行。

八年夏，旱，应诏陈言，请省刑薄税。略谓：“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牵连佐证，或数人，或数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审明，而被累致死者已多。且或迟至七八年尚未结案，遂致力穑供税之人，抛家失业。请敕部严禁。百姓之财，不过取之田亩。今正月已开徵，旧税之逋甫偿，新岁之田未种，钱粮从何办纳？请敕部酌议。自后徵赋，缓待夏秋。”下户、刑二部议。刑部议，承审强盗、人命重案，限一年速结，不得牵累无辜，督抚及承审官隐漏迟延皆有罚。户部议，春季兵饷不能待至夏秋，仍旧例便。得旨，俟国用充足，户部奏请更定。户部吏陈一魁冒领清苑等县钱粮事发，溥言：“钱粮者百姓之脂膏也，其已输在官，则朝廷之帑

藏也。若任胥吏侵盗，职掌谓何？请严定所司处分，惩前毖后。”擢刑部尚书。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疏言：“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米麦丰收，穀价每斗值银三四分。当此丰稔之时，宜广积贮，以备凶年。”

先是，溥以衰病累疏乞休，上曰：“卿六十四岁，未衰也，俟七十乃休耳。”自吴三桂反，军事旁午，乃不敢复言。十四年，建储礼成，内阁议恩赦，满大臣以八旗逃人应不赦，溥不可，遂两议以进。诏下阁臣画一奏闻，有谓当从满大臣议者，溥持之力，仍以两议进，上卒从之。十七年，福建平，溥以年届七十，复申前请，上仍慰留。二十一年秋，诏许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比将归，诣阙谢，赐游西苑，内侍携酒果，所至坐饮三爵。临发，疏请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言甚切，温旨报闻。赐御制诗及“適志东山”篆章，命讲官牛钮、陈廷敬传谕曰：“朕闻山东仕於朝者，彼此援引，造为议论，务有济於私，又居乡多扰害地方，朕审知其弊。冯溥久居禁密，可教训子孙，务为安静。”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年，卒，年八十三，谥文毅。

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性爱才，闻贤能，辄大书姓名於座隅，备荐擢。一时士论归之。

王熙，字子雍，顺天宛平人。父崇简，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三年，以顺天学政曹溶荐，补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尝疏请赐血卩明季殉难范景文、蔡懋德等二十八人，又议帝王庙罢宋臣潘美、张浚从祀，北岳移祀浑源，皆用其议。十八年，引疾解职。康熙十七年，卒，谥文贞。

熙，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右春坊谕德。召直南苑。译大学衍义，充日讲官，进讲称旨。累擢弘文院学士。时崇简方任国史院学士，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罕。以尔诚恪，特加此恩。”十五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考满，加尚书衔。时崇简为尚书，父子复同官。十八年正月，上大渐，召熙至养心殿撰遗诏，熙伏地饮泣，笔不能下，上谕勉抑哀痛，即御榻前先草第一条以进。寻奏移乾清门撰拟，进呈者三，皆报可。是夕上崩，圣祖嗣位，熙改兼弘文院学士。

康熙五年，迁左都御史。时三藩拥兵逾制，吴三桂尤崛强，擅署官吏，浸骄蹇，萌异志。子应熊，以尚主居京师，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熙首疏请裁兵减饷，略言：“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

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馀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臣以为滇、黔已平，绿旗额兵亟宜汰减，即藩下馀丁，亦宜散遣屯种，则势分而饷亦裕。”复疏言：“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官吏，挟赀贸易，与民争利。或指称藩下，依势横行。宜饬严禁。”又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得授知县。不肖奸人，借资为市，贻害地方，宜改给散秩。现任官吏捐输银米，博取议叙，名出私橐，实取诸民，宜一切报罢。”上俱从之。

七年夏，旱，金星昼见，诏求直言。熙疏言：“世祖章皇帝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现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上命各部院条议，遵旧制，删繁例，凡数十事。迁工部尚书。

十二年，调兵部。是年冬，三桂反，京师闻变，都城内外一夕火四起，皆应熊党为之也。明年三月，用熙言诛应熊。寻命熙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十七年，以父忧去。二十一年，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三藩既平，熙以和平宽大，宣上德意，与民休息。造次奏对，直陈无隐，上每倾听。太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一年，以疾累疏乞休，温旨慰留。四十年，诏许致仕，晋少傅。明年上元节，赐宴其家，遣官赍手敕存问。四十二年，卒，上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谥文靖。

熙持大体，有远虑。平定三藩后，开方略馆。一日，上谕阁臣：“当三桂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多移妻子回家，顾学士韩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岂非误国？移家偶然耳，日久何从分别，其移者岂非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何颜立朝？”翌日入见，执奏如阁中语，上许之。

熙子克善、克勤，皆世祖命名。克善能文，熙不令与试，遇乡、会典试，熙辄注假，以圣祖方恶汉人师生之习，故尤慎之。二十七年，典会试，盖特命也。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弟燕，字子喜，以父廕，任户部郎中。出为镇江知府，擢江苏按察使，治狱称平。迁湖广布政使，巡抚贵州，建学设官，减赋税，教养兼施，善拊循苗人，颁条教，饬州县无纵奸人诡索土司。抚黔三年，移疾

归，卒。

吴正治，字当世，湖北江夏人。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编修。丁母忧，服阕，起故官。迁右庶子。十五年，特简翰林官十五人外用，正治与焉，得江西南昌道。迁陕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十七年，内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平亭疑狱，释江南逋赋无辜诸生二百馀人。疏论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禁状外指扳，严妇女私嫁，皆著为令。

康熙八年，以父忧去。起兵部督捕侍郎，充经筵讲官。十二年，迁左都御史。疏言："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即坐以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伏读律有亲属容隐之条，惟叛逆者不用此律。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与叛逆轻重相悬。请自今有父子窝逃，被人举发者，逃犯治罪，免坐窝隐。若容留逾旬，父子首报者，逃犯依自首例减罪。则首报者多，逃人易获。朝廷之法与天性之恩，两不相悖矣。"又言："今岁雨泽愆期，方事祈祷。近因直隶多盗，廷议於玉田、灤州、霸州、雄县增设驻防旗兵，构建营房，劳民动众，应暂停止。俟农隙时酌行。"疏入，下部议，俱如所请。先是睿亲王多尔衮当国，严旗下逃人之禁，鰲拜继之，禁益严。株连穷治，天下嚣然，而圈地建营房，凡涉旗务，汉大臣莫敢置喙。自正治疏出，逃人禁稍宽，营房亦罢建，世多以是称之。

寻迁工部尚书，调礼部。十八年，自陈乞休，诏嘉其端勤诚慎，慰留之。二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时修太祖实录、圣训、会典、方略、一统志，俱充总裁官，加太子太傅。

正治守成法，识大体。一日，圣祖阅朝审册，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上曰："刺股伤非致命，此可宽也。"正治对曰："当念死者之无辜。"他日，又阅册，有囚当死，上问此囚尚可活否，众皆以情实对。正治曰："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细勘，得可矜状，遂从末减。二十六年，复疏乞休，诏许原官致仕。三十年，卒，谥文僖。

黄机，字次辰，浙江钱塘人。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世祖幸内院，询机里籍官职，命与侍讲法若真、修撰吕宫、编修程芳朝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上览毕，赐茶。授左中允，寻迁弘文院侍读。

十二年，机疏言："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

治。今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乞敕诸臣校定所载嘉言嘉行，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辑成治典，颁行天下。尤原万几之暇，朝夕省览。法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何以用人而收群策之效？何以纳谏而宏虚受之风？何以理财而裕酌盈剂虚之方？何以详刑而无失出失入之患？力行身体，则动有成模，绍美无极。”上俞之，诏辑太祖、太宗圣训，以机充纂修官。累迁国史院侍读学士，擢礼部侍郎。

康熙六年，进尚书。疏言：“民穷之由有四：杂捐私派，棍徒哧诈，官贪而兵横。请严察督抚，举劾当否，以息贪风、甦民命。各省藩王、将军、提、镇有不法害民之事，许督抚纠劾。请饬破除情私，毋更因循，贻误地方。”七年，调户部，再调吏部。机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为御史季振宜所劾。既而给事中王曰温劾故庶吉士王彦即机子黄彦博，欺妄，应罢黜。机以彦与彦博姓名不同，且彦博死已久，疏辨，得免议。寻以迁葬乞假归，而论者犹不已。

十八年，特召还朝，以吏部尚书衔管刑部事。御史张志栋言机老成忠厚，然衰迈，恐误部事，应令罢归。上以志栋言过当，命机供职如故。明年，授吏部尚书。以年老请告，诏慰留。二十一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逾年，复乞休，许以原官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二十五年，卒，谥文僖。

宋德宜，字右之，江南长洲人。父学硃，明御史，巡按山东，死於难。德宜年十七，伏阙请恤，与兄德宸、弟德宏并著文誉。顺治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严立条教，六馆师生咸敬惮之。圣祖亲政，释奠太学，御彝伦堂，命德宜东乡坐，讲周易乾卦辞，称旨。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内阁学士。

德宜风度端重，每奏事，辄当上意。康熙十一年，扈跸塞外，上从容询及江南逋赋之由，德宜极言苏、松赋役独重，民力凋敝，上为动容。诏明年蠲苏、松四府钱粮之半。迁户部侍郎，发龙江关大使李九官餽遗，上嘉其不私，褫九官职。寻调吏部。

十五年，擢左都御史。时陕、甘、闽、粤渐已底定，惟吴三桂未平。德宜疏言：“三桂所恃，不过枪砲，枪砲专藉硝黄。硝黄产自河南、山西，必奸民图利私贩，请饬严禁。”上以督、抚、提、镇稽察不严，下兵、刑二部严定处分。德宜又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支不继。皇上允廷臣之请，开例捐输。三年所入，二百万有馀。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馀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得选授，徘

徊观望。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又疏言：“沿海居民，以渔为生。佐赋税，备灾荒，而利用通商，又立市舶之制。本朝以海氛未靖，立禁甚严。近者日就荡平，宜及此时招携抚恤。沿海居民，以捕鱼为业。商人通贩海岛，皆许其造船出海，官给印票，仿旧例输税。人口商货，往来出入，咸稽核之。”事并下所司议行。

十七年，疏言：“自三桂煽乱，各路统兵大将军以下，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越省购买妇女，甚者掠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今当剋期灭贼，尤恐借端需索。请严饬。”上下王大臣申禁。山东提督柯永蓁纵兵鼓讠枭，德宜劾奏，上命逮治。

孝昭皇后崩，德宜上疏请秉礼节哀，并言；“宵旰忧勤，天颜清减。昔唐太宗锐意勤学，刘洎谏以多记损心。宋儒程颐亦曰：‘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伏原□绎篇章，略方名象数之繁，择其有关政治、裨益身心者而讨论之。稍节耳目之劳，用葆中和之德。”上嘉纳焉。迁刑部尚书，调兵部。

四川初定，大军糗粮皆运自陕西，出栈道，颠踣相望，陕西民大困。工部侍郎赵璟、金鼐疏上陈，德宜因言：“大军下云、贵，需饷孔亟。秦、蜀互相推诿，皆由总督分设。川、陕设一总督，则痛痒相关，随地调发，可以酌剂均平。”诏如议行。靖逆将军张勇以甘肃防边事重，请缓裁前此添设官兵，部臣议如所请，德宜独谓：“当日河东有兵事，添设官兵，事平应即裁汰。将军标下前以步兵二千名改为马兵，今宜复原，定经制马六步四。惟以防边添设之兵，无可议裁。”上遣尚书折尔肯往会勇等阅核，留河州、宁夏添设兵，馀仍复原定经制，如德宜议。迨三藩平，军中俘获妇女，并籍旗下。德宜言宜听收赎，所释甚众。

调吏部。左都御史魏象枢、副都御史科尔昆等劾德宜会推江西按察使事失当，德宜疏辨，部议降五级。上以会推原令各出所见，免德宜处分。二十三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重修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

德宜严毅木讷，然议国家大事，侃侃独摅所见。居官廉谨，未仕时有宅一区，薄田数顷；既贵，无所增益，门巷萧然。二十六年，卒，谥文恪。

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疏劾湖广总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雷如等办理苗疆剿抚失宜，鞫实，琇等降革有差。终兵部侍郎。

伊桑阿，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礼部主事。累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迁礼部侍郎，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时吴三桂踞湖南，廷议创舟师，自岳州入洞庭，断贼饷道，命伊桑阿赴江南督治战舰。明年，复命偕刑部侍郎禅塔海诣茶陵督治战舰。

二十一年，黄河决，命往江南勘视河工，以布政使崔维雅随往，维雅条上治河法，与靳辅议不合。伊桑阿因请召辅面询，上以维雅所奏无可行，寝之。寻疏陈黄河两岸堤工修筑不如式，夺辅职，戴罪督修。复命筹海运，疏言："黄河运道，非独输輓天庾，即商贾百货，赖以通行，国家在所必治。若海运，先需造船，所费不赀；且胶、莱诸河久淤，开濬匪易。"上是之。是年冬，俄罗斯犯边，命往宁古塔造船备徵调。再调吏部。

二十三年夏，旱，偕王熙等清刑狱。其秋，扈跸南巡，命阅视海口。疏言车路、串场诸河及白驹、草堰、丁溪诸口，宜饬河臣疏濬，引流入海。历兵、礼二部尚书。二十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充三朝国史总裁。三十六年，上亲征噶尔丹，命往宁夏安设驿站，事平，与大学士阿兰泰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居政府十五年，尤留意刑狱，每侍直勾本，上有所问，辄能举其词，同列服其精详。上尝御批本房，伊桑阿与大学士王熙、吴琠及学士韩菼等以折本请旨，上曰："人命至重，今当勾决，尤宜详慎。尔等苟有所见，当尽言。"伊桑阿乃举可矜疑者十馀人，皆得缓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当死，犹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轻毙一人。因念淮、扬百姓频被水害，死者不知凡几。河患不除，朕不能暂释於怀也！"伊桑阿陈灾民困苦状，上曰："百姓既被水害，必至流离转徙。田多不耕，赋安从出？今当预免明年田赋，俾灾黎於水退时思归故乡，粗安生业。"伊桑阿等皆顿首，遂下诏免淮、扬明年田赋。

三十七年，以年老乞休。上谕阿兰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尔二人自任阁事，推诚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无不知者。伊桑阿虽年老求罢，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复以病告，诏许原官致仕。逾年卒，谥文端。乾隆中，入祀贤良祠。

子伊都立，自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历刑部侍郎，巡抚山西。坐事夺职。雍正七年，命赴大将军傅尔丹军治粮饷，授额外侍郎。十三年，以侵蚀军粮事觉，褫职下狱，论大辟。乾隆七年，赦释。

阿兰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性敏慎。初授兵部笔帖式。康熙初，累迁职方郎中。三藩事起，专司军机文檄。议政王大臣以勤劳详慎疏荐，得旨以三品卿用。二十年，擢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充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兼充明史总裁。二十二年，迁兵部侍郎，兼管佐领。擢左都御史。上阅方略，以叙事多舛错，谕阁臣曰："平逆始末，阿兰泰知之甚详，可与酌改，务期纪载得实。"迁工部尚书。累调吏部。二十八年，上以雨泽愆期，命偕尚书徐元文虑囚，奏减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是年拜武英殿大学士。陕西饥，命阿兰泰与河督靳辅议运江、淮粮米自黄河溯西安，以备积储。

三十四年，上出古北口巡历塞外，命留京综阅章奏。明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兰泰仍留京，与尚书马齐、佛伦宿卫禁城。其秋，随驾出归化城，驻跸黄河西界，经画军务。以扈从劳，赐内厮马。厄鲁特台吉丹济拉来降，上驻跸翰特穆尔岭，召入见，阿兰泰及郎中阿尔法引之入御幄，上屏左右，令阿兰泰等出，独与丹济拉语良久。及退，召阿兰泰谕曰："尔偕降人入，以防不测，意甚善。朕令尔出，欲推诚示不疑耳。"

三十七年，与伊桑阿俱以年老善忘奏解阁务，上曰："大学士重任，必平坦雍和、任事谨慎者方为称职。至於记事，可令学士任之。"明年，卒。方病剧，上欲临视，遣皇子先往，而阿兰泰已卒。上为辍朝一日，遣皇子及内大臣奠醊，赠太子太保，加赠少保，谥文清。

阿兰泰操行清谨，处政府远权势，人莫敢干以私，以是为上所重。后上与大学士论内阁旧臣，称阿兰泰能强记，且善治事云。

子富宁安，初袭其从祖尼哈纳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自侍卫历官正黄旗汉军都统，改授左都御史，迁吏部尚书。富宁安内行修笃，事亲至孝，圣祖亟称之，又尝谕廷臣曰："富宁安自武员擢用，人皆称其操守，是以授为吏部尚书。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当於初为笔帖式时，即念日后擢用，可为国家大臣，自立品行也。"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命富宁安赴西宁视师，许以便宜调遣。贼旋遁，诏缓进兵，回驻肃州，经理粮马。五十六年，授靖逆将军，驻军巴里坤，与将军傅尔丹等分路规贼。旋率兵袭击厄鲁特边境，进屯乌鲁木齐，屡败贼。五十九年，进兵乌兰乌苏，遣侍卫哲尔德等分道袭击，斩获甚众；别遣散秩大臣阿喇纳等谕降辟展回人，进击吐鲁番，降其酋长，获驼马无算。时策妄阿喇布坦挟所属吐鲁番回人偕徙，中道多遁归，命富宁安收抚其众。未几，贼复来犯，遣将援剿，自率兵

进驻伊勒布尔和硕，调遣策应。会阿喇纳连败贼，窜走，乃还驻巴里坤。六十一年，疏言：“嘉峪关外、布隆吉尔之西，为古瓜、沙、燉煌地。昔吐鲁番建城屯种，遗址犹存，若驻兵屯牧，设总兵官一人统之，可扼党色尔腾之路。”又请专遣大臣领屯田粮储及牧驼运粮事，上可其奏。

世宗即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军务如故。雍正四年，还朝，赐御用冠服、双眼花翎、黄辔鞍马，并谕王大臣：“富宁安端方廉洁，年来领兵将军声名无出其右者。”授世袭侯爵。寻进一等侯，加太子太傅，署西安将军。六年，坐事夺爵，仍留大学士任。是年卒於西安，谥文恭，与父阿兰泰同祀贤良祠。

徐元文，字公肃，江西昆山人。初冒姓陆，通籍后复姓。少沉潜好学，与兄乾学、弟秉义有声於时，称为“三徐”。

元文举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一，世祖召见乾清门，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冠带、蟒服，授翰林院修撰。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尝奉命撰孚斋说，孚斋，世祖读书所也，上览之称善，命刊行。康熙初，江南逋赋狱起，元文名丽籍中，坐谪銮仪卫经历，事白，复原官。丁父忧，居丧行古礼。起补国史院修撰，累迁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

元文閒雅方重，音吐宏暢，进讲辄称旨。元文疏请“敕直省学臣间岁一举优生，乡试仍复副榜额，俱送监肄业”。并著为令。复请永停纳粟，章下所司。居国学四年，端士习，正文体，条教大饬。其后上语阁臣：“徐元文为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后人不能及也。”十三年，迁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

先是熊赐履在讲筵，累称说孔、孟、程、硃之道，上欲博览前代得失之由，命词臣以通鉴与四书参讲。元文因取硃子纲目，择其事之系主德、裨治道者，采取先儒之说，参以臆断，演绎发挥，按期进讲。寻以母忧归。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疏请徵求遗书，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万言等，徵入史馆，不至者，录所著书以上。寻补内阁学士。时有议遣大臣巡方者，元文言於阁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台长约束，故偾事者鲜。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谁能禁之？”因入告，事得寝。

明年，擢左都御史。会师下云南，吴三桂之徒多率众归附，耗饷不赀。元文疏言："三桂遗孽，旦夕伏诛。凡胁从之众，恩许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规；移调他方，亦多迁徙之费。统以别将，则猜疑未化，终涉危嫌；摄之归旗，则放恣既久，猝难约束。请以武职及入伍者，与绿旗一体录用。馀俱分遣为民，以裕饷需。至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弁，尤宜解散，勿仍籓旗名目。"又请"革三籓虐政，在粤者五：曰盐埠，曰渡税，曰总店，曰市舶，曰鱼课；在闽者四：曰盐税，曰报船，曰冒扰驿夫，曰牙行渡税；在滇者四：曰勋庄，曰圈田，曰矿厂，曰冗兵。"疏入，俱下所司议行。

初，御史刘安国请察隐占田亩，州县利有升叙，多捏报累民。元文力言其弊，谓名为加税，实耗粮户。请饬督抚检举，复条列近时督抚四弊。时部例捐纳官到任三年后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罢之。既，复令捐银者免其具题，又生员得捐纳岁贡。元文言捐纳事例，系一时权宜，请於收复滇南之日，降诏停止，言甚剀切。

云南平，告庙肆赦，廷臣多称颂功德。元文独言："圣人作易，於泰、丰、既济诸卦，垂戒尤切。景运方新，原皇上倍切咨儆。兼谕大小臣工，洗心涤虑，毗赞大业。勿狃目前之浅图，务培国家之元气。振纪纲以崇大体，核名实以课吏材，崇清议以定国是，厉廉耻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图治本，抑营竞以儆官邪，敦节俭以厚风俗，正名分以绝奸萌，并当今急务。"上俞之。

时方严窝逃之禁，杭州将军马哈达以民间多匿逃人，请自句摄，勿移有司。元文曰："是重扰民也。无已，当令督抚会同将军行之。"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京察计典罢官者，谋入赀捐复，元文力持不可，遂罢议。先后疏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谲诈，杭州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堪泰徇庇贪官，御史萧鸣凤居丧蔑礼，俱谳鞫得实，惟启圣辨释。二十二年，以会推湖北按察使，坐所举不实，镌三秩调用。寻命专领史局。二十七年，复代其兄乾学为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户部。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事。

上南巡，幸苏州，以江南浮粮太重，有旨询户部。元文考宋、元以来旧额官田、民田始末及前明历代诏书以闻。元文在内阁，上复谕及之，元文顿首曰："圣明及此，三吴之福也。"因下九卿议，有力尼之者，事遂寝。

元文兄乾学，豪放，颇招权利，坐论罢；而元文谨礼法，门庭肃然。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傅拉塔劾乾学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招权竞利，词连元文，上置不问，予元文休致回籍。舟过临清，关吏大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家居一年卒。乾学自有传。

弟秉义，字彦和，举康熙十二年进士第三，授编修，迁右中允。乞假归。乾学卒，召补原官。累迁吏部侍郎。命偕刑部侍郎绥色克如陕西，谳粮盐道黄明受贿，拟罪失当，左迁詹事。擢内阅学士，乞归。上南巡，赐御书“恭谨老成”榜额。五十年，卒。

论曰：康熙初叶，主少国疑，满、汉未协，四辅臣之专恣，三藩之变乱，台湾海寇之趒荡，措置偶乖，皆足以动摇国本。霭、廷铨、立德、溥当多事之日，百计匡襄；熙预顾命，参军谋；正治等入阁，值事定后，从容密勿，随事纳忠；伊桑阿、阿兰泰推诚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

列传三十八

○图海李之芳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图海自笔帖式历国史院侍读。世祖尝幸南苑，负宝从，顾其举止，以为非常人。擢内秘书院学士，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与大学士巴哈纳等同订律例。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两家奴斗於市，谳失实，坐欺罔，免死，削职。世祖崩，遗命起用。圣祖即位，授正黄旗满洲都统。

李自成馀众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啸聚郧、襄间。康熙二年，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副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将禁旅，会湖广、四川诸军讨之，屡破贼。未几，郝摇旗为副都统杜敏所擒，刘体纯亦破灭，惟李来亨据茅麓山，恃险负固，图海围之，绝其外援。来亨穷蹙，自焚死，其下以众降。执斩明新乐王及所署置官属，俘三千馀以还。六年，复为弘文院大学士，进一等阿达哈哈番。顷之，以兼都统乞解机务，不许。九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请老。七月，吴三桂继之，实探朝旨。廷议移籓状，莫洛、米思翰、明珠等皆主如所请，惟图海持不可。上意决，遂黜图海议。三桂既反，命摄户部，理饷运。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劫其父阿布柰以叛。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副之，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於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於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馀。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师还，圣祖御南苑大红门，行郊劳礼。叙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三桂，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督诸军攻之，久未下。三桂遣王屏籓、吴之茂等犯秦、陇，欲与平凉合。十五年，以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八旗每佐领出护军二名，率以往。临发，上御太和殿赐敕印，命诸军咸听节制。既至，明赏罚，申约束。诸将请乘

势攻城，图海宣言曰："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今奉天威讨叛竖，无虑不克。顾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当体圣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城中闻者，莫不感泣，思自拔。五月，夺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凉城北，高数十仞，贼守以精兵，通饷道。图海曰："此平凉咽喉也。"率兵仰攻，贼万馀列火器以拒师。图海令兵更迭进，自巳至午，战益力，遂夺而据之，发大砲攻城，城人汹惧。图海用幕客周昌策，招辅臣降。

昌，字培公，荆门诸生。好奇计。佐振武将军吴丹有劳，以七品官录用。图海次潼关，以策干之，客诸幕。辅臣所署置总兵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皆昌乡人，屡劝辅臣反正，以蜡丸告昌，昌白图海。图海即令昌入城谕降，辅臣遣其将从昌出谒，图海闻上，上许之。乃假昌参议道，赍诏往抚。辅臣使荣遇上军民册，子继贞缴三桂所授敕印，顾犹观望，复命昌偕兄子保定谕之，乃薙发降。因令吴丹入城抚定。

吴之茂闻平凉下，自秦州遁，遣将军佛尼勒败之於牡丹园，又败之於西和县北山。将军穆占进攻王屏藩於乐门，败贼於红崖，复礼县。辅臣所署置巡抚陈彭，总兵周养民、王好问等相继降。秦地略定。叙功，进三等公，世袭。

图海疏请遣兵赴湖广，会征三桂，上命图海亲率精锐以行。图海疏陈陕西初定、反侧未安状，乃授穆占征南将军，率满洲兵及平凉降卒往，图海仍留镇。时平凉、庆阳虽下，汉中、兴安犹为贼据。图海奏调绿旗兵，期明年正月檄提督孙思克赴秦州，赵良栋赴凤翔，与张勇、王进宝会师进取，勇等谓须俟夏秋。上虑克汉中、兴安转饷难，令守诸要隘，分兵赴荆州攻三桂。十六年，图海招抚韩城等县伪官，又遣兵逼礼县、益门，先后败贼五盘山、乔家山、塘坊庙、芭蕉园、沙窝诸处，复塔什堡。十七年，复疏请分兵下汉中、兴安，上密谕止之。将军佛尼勒等又败贼牛头山香泉，四川总督周有德亦败贼秦岭，复潼关堡五寨。庆阳贼袁本秀受三桂劄，谋乱。图海发庆阳、宜君、延安三营兵，会王进宝讨平之，斩本秀卫远沟。顷之，入觐。十八年，还镇。

湖南、广西平。上命亟攻宝鸡，规取汉中、兴安，定四川。图海乃厉师攻益门镇，破之。会贼毁偏桥，兵不得进，状闻，诏严责。乃决策期分四路：图海亲率将军佛尼勒等趋兴安，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屯旧县关；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自略阳进，总兵官硃衣客为后援，驻西河；将军王进宝、总兵官费雅达自栈道进，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宝鸡；提督赵良栋自徽县进。十月，师次镇安，分兵为二队，进败三桂

将王遇隆，渡乾玉河，夺梁河关。三桂将韩晋卿遁。进宝亦复汉中。良栋复徽县、略阳。毕力克图复成县，又复阶州，遣参将康调元复文县。於是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竹山、竹溪、上津诸县皆下。兴安既克，图海统大军之半屯凤翔，寻移汉中，护诸军饷。会降将谭洪复叛，陕西总督哈占溯江讨之，诏图海遥为声援。

二十年，以疾徵还。卒，谥文襄。太宗实录成，赠少保兼太子太傅。雍正初，追赠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子诺敏，袭爵，历刑、礼二部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诺敏子马尔赛，自有传。

周昌初入城，自陈父明季死流寇，母孙剜目破面触棺死，原捐躯表母烈。及辅臣降，图海以闻。上命旌其母，遣官致祭，授昌布政使参政。昌复参蔡毓荣军事，事平，授山东登莱道，摄布政使，以与总兵互讦罢。昌既罢，犹喜言兵。噶尔丹扰边，数上书当事陈利害。后卒於家。

李之芳，字鄴园，山东武定人。顺治四年进士，授金华府推官。卓异，擢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授广西道御史。疏请革钱粮陋规，禁州县官迎送。十七年，巡按山西。圣祖即位，裁巡按，召回。康熙元年，乞假归。二年，复授湖广道御史。五年，巡视浙江盐政。入掌河南道事。

大学士班布尔善坐鰲拜党诛，之芳疏言："昔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即日票拟。自鰲拜辅政，大学士皆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请复旧制，杜任意更改之弊。"又疏言："世祖时赏罚出至公，督抚不敢恣睢无忌。十八年以后，督抚率多夤缘而得，有恃无恐。勒索属员，扰害百姓。夫直省亿万之众，皆世祖留遗之群黎，我皇上爱养之赤子，何堪此辈朘削？自与受同罪之法严，与者不承，则言者即涉虚，非特不敢纠督抚，且不敢纠司道守令。有贪之利，无贪之害，又何惮而不怙恶自恣？今皇上亲政，乞亲裁，罢黜溺职督抚，以肃吏治。"疏下部，寻甄别各省督抚，黜其尤者数人。进秩视四品，擢左副都御史。之芳数上封事，请严巡盐考绩，慎外官罚俸，皆关治体。迁吏部侍郎。

十二年，以兵部侍郎总督浙江军务。会吴三桂反，十三年，奏请复标兵原额，督习枪砲。疏甫上，耿精忠亦叛，遣其将曾养性、白显忠、马九玉数道闚浙，浙大震。之芳檄诸将扼仙霞关，调总兵李荣率副将王廷梅、牟大寅、陈世凯、鲍虎等分道御寇。时上命都统赖塔率师入浙，五月，偕赖塔率满洲兵千、绿旗兵二千、乡勇五百，进驻衢州。众皆谓会城重地，不宜轻委。之芳曰："不然。衢踞上游，无衢，是无浙也。今

日之事，义无反顾。”显忠自常山陷开化、寿昌、淳安，养性自处州犯义乌、浦江、东阳、汤溪，沿河阻饷道。温州镇总兵祖弘勋叛，召寇陷平阳，再进陷黄岩，集悍卒数万窥衢州。

七月，之芳与赖塔阅兵水亭门，率总兵官李荣、副都统瑚图等薄贼垒，军坑西。之芳手执刀督阵，或请少避，之芳曰：“三军司命在吾，退即为贼乘。今日胜败，即吾死生矣！”守备程龙怯战，斩以徇。麾众越壕拔栅，败之。遣陈世凯乘胜复义乌、汤溪，鲍虎复寿昌、淳安，牟大寅破常山，王廷梅败贼於金华石梁、大沟源，李荣亦复东阳，复败贼於金华寿溪，馘贼将，毁寨十八。参将洪起元复嵊县。诏嘉之芳调度有方。

十月，贼将桑明等五万众由常山逼衢州西沟溪，倚山为营，觊联南路贼巢。之芳与赖塔议，出不意，遣廷梅与参领禅布夜趋沟溪，分队进攻，又大破之，贼弃营遁。

十四年，康亲王杰书破曾养性金华，复处州；贝子傅拉塔亦复黄岩，进围温州。惟九玉踞江山、常山、开化，连寨数十，与之芳相持。五月，乘大雨河溢，由南塘捣贼前岭，阵斩七百馀级。十五年，遣将自遂安连破贼寨，遂复开化。

会郑锦入漳、泉，耿继祚方攻建昌溃营遁。上知闽中有变，命王撤温州之围取福建，之芳乃建议直捣仙霞关，曰：“进取之路，不在温、处而在衢。虽九玉死守河西难猝破，然其南江山，西则常山，皆间道可袭。我兵一进，使彼首尾受敌，即河西之垒不能独完。”王至衢州，从之芳议。遂进兵大溪滩，复江山，九玉走，欲别取道夺仙霞。诸将受之芳密檄，急据关夹击，其将金应虎等穷蹙降。

王师下福建，临行，之芳启曰：“王但饬诸军勿虏掠，即长驱入，兵可不血刃也。”未几精忠降，温、处贼皆溃散。精忠所署置总兵马鹏、汪文生、陈山，将军程凤等犹踞玉山、铅山、弋阳、德兴，之芳请会剿。时吴三桂兵寇吉安、袁州，江西兵不能东，乃独遣兵复玉山，文生遁；自白沙关趋德兴，擒鹏；遣游击郭守金等复铅山、兴安、弋阳、贵溪诸县。上嘉之芳剿贼邻省有功，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遣参将蒋懋勋等败贼玉山椒岩，山降。先是文生、凤皆乞降，而凤病死，其妻王玉贞籍所属六万八千馀人就抚，而精忠将林尔瞻犹拥众石垅。之芳令懋勋等扼要隘，自以数十骑入寨，往抚慰之，尔瞻乃降。十七年，击贼子午口，克八仙、老鼠诸洞，贼寨悉平。郑锦寇濒

海，遣将严守御，败之於庙岭湖，又败之於温州。锦将詹天枢诣世凯降。十八年，檄定海总兵牟大寅斩锦将童耀等孝顺洋，夺获船只、器械以还。

之芳练世故，沉几善谋。康亲王师将行，问之芳："所策固万全乎？"之芳曰："军已发，犹豫则士气沮。"乃诣王曰："虏在吾目中久，明日捷书至矣！"前军捷书果至，杰书大喜，以为神。在杭州，与将军图喇约为兄弟。精忠既叛，语图喇勿纵兵暴民。有满兵犯法，之芳缚诣图喇，以军法治之，一军肃然。浙乱平，疏请蠲被兵州县额赋，安辑流亡，甚有威惠。所拔偏裨，皆累功至方镇，而之芳以督臣不叙。久之，追论大溪滩破贼功，授拖沙喇哈番，准袭一次。

入为兵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大学士明珠，谓内阁票拟，皆听明珠指挥，上既罢明珠，并命之芳休致。三十三年，卒於家，谥文襄。

之芳既卒，圣祖思其功，尝谕群臣曰："人能效命，即为勇士。耿精忠叛，时之芳为总督，虽不谙骑射，执刀立船首，率众突前破敌。彼时同出征者，还京皆称其勇。今承平久，善射，能约束士卒，尚不乏人。若屡经战阵者，甚难得也！"世宗命立贤良祠，谕曰："德若汤斌、功若之芳者，祀之。"乾隆间，录勋臣后，命予恩骑尉，世袭。

论曰：图海始阻撤藩之议，及其鹰扬西土，绥靖秦陇，卒收底川之绩。川军入滇，遂竟全功。之芳力扼三衢，敌虽东略，终不能得志仙霞。下闽之功，与有劳焉。虽曰遭时盘错，抑亦圣祖驭材之效哉？并践纶辅，易名曰襄。呜呼，伟矣！

列传三十九

甘文焜 子国璧 范承谟 子时崇 马雄镇傅弘烈

甘文焜，字炳如，汉军正蓝旗人，其先自丰城徙沈阳。父应魁，从入关，官至石匣副将。

文焜善骑射，喜读书，尤慕古忠孝事。以官学生授兵部笔帖式，累迁礼部启心郎，屡奉使称旨。康熙初，授大理寺少卿，迁顺天府府尹。崇文门榷税不平，疏劾之。廷议令兼摄，文焜曰："言之而居之，是利之也。"固辞。六年，授直隶巡抚，奏复巡历旧制。单车按部，適保定、真定所属诸县患水灾，疏请蠲岁赋。总督白秉真以赈费浩繁，请听官民输银米。文焜斥廉俸以助。议叙，加工部侍郎。

七年，迁云贵总督，驻贵阳。时吴三桂镇云南，欲藉边衅固兵权，诡报土番康东入寇，绐文焜移师，又阴嗾凯里诸苗乘其后。文焜策康东无能为，凯里近肘腋，不制将滋蔓，先督兵捣其巢，斩苗酋阿戎。既平，约云南会剿康东。三桂虑诈泄，谓康东已远遁，繇是益惮之。文焜巡历云、贵各府州皆遍。十年，遭母忧，上命在任守制。文焜又遣兵击杀臻剖苗酋阿福。疏乞归葬，许给假治丧。三桂请以云南巡抚兼督篆，令督标兵悉诣云南受节度，而以利啗之，冀为己用。

十二年，文焜还本官，適撤藩议起。三桂反，杀巡抚硃国治，遣其党偪贵阳。文焜闻变，使族弟文炯赍奏入告，牒贵州提督李本深率兵扼盘江。本深已怀贰，先以书觇文焜意。文焜手书报之，期效张巡、南霁云誓死守，而本深不之顾。本标兵已受三桂饵，纷溃弗听调。文焜度贵阳不可守，令妾盛率妇女七人自经死，独携第四子国城赴镇远，思召湖北兵扼险隘，使贼不北出。十二月丙申朔，癸卯至镇远，守将江义已受伪命，拒弗纳。文焜渡河至吉祥寺，义遣兵围之。文焜望阙再拜，拔佩刀将自杀，国城大呼请先死，夺其刀以刎而还之，尸乃踣，血溅文焜衣。文焜曰："是兒勇过我！"遂自杀，年四十有二。从者笔帖式和善雅图殉。

乱平，贵州巡抚杨雍建以文焜治绩及死事状上闻，予优恤。遣其长子宣化同知国均迎丧还京师，使内大臣佟国维迎奠卢沟桥，赠兵部尚书，谥忠果。建祠贵阳，上赐"劲节"二字颜其额。子七，国璧尤知名。

国璧，字东屏，以任子授陕州知州，改苏州同知，擢山西平阳、浙江宁波知府，名循吏。圣祖南巡，幸杭州，御书硃子诗及“永贞”额以赐。谕曰：“汝父尽节，朕未尝忘，此为汝母书也。”累迁云南巡抚。坐事罢。雍正间，起为正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三年，授绥远城右翼副都统。复罢。十二年，卒。

范承谟，字觐公，汉军镶黄旗人，文程次子。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康熙七年，授浙江巡抚。时去开国未久，民流亡未复业，浙东宁波、金华等六府荒田尤多。总督赵廷臣请除赋额，上命承谟履勘。承谟遍历诸府，请免荒田及水冲田地赋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馀亩。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府被水，民饥，承谟出布政使库银八万，籴米湖广平粜，最贫者得附老弱例，肩盐给朝夕，全活甚众。并疏请“漕米改折，石银一两。明年麦熟，补徵白粮，以三年带徵。灾重者如例蠲免”。得旨允行。十年，以疾请解职，召还。总督刘兆麒、提督塞白理疏言浙民请留承谟一百五十馀牒，给事中姜希辙、柯耸，御史何元英等亦言：“承谟受事三载，爱民如子，不通请谒馈遗。劾罢贪墨，廉治巨猾，剔除加耗、陋规、私派诸弊。浙民爱戴，深於饥渴。”上命承谟留任。十一年，承谟复疏言湖、嘉两府白粮加耗，多寡不一，请每石加四斗五升为限；又奏蠲温、台二卫康熙九年以前逋赋及石门、平阳未完轻赍月粮：皆下户部议行。

十月，擢福建总督，疏辞未允，请入觐。十二年七月，至京师，入对。承谟疾未愈，命御医诊视，赐药饵。疾稍差，趣赴官，赐冠服、鞍马。福建总督初驻漳州，至是以将撤籓，命移驻福州。吴三桂反，承谟察精忠有异志，时方议裁兵，承谟疏请缓行。又报巡历边海，欲置身外郡，便徵调防御。事未行而精忠叛，阳言海寇至，约承谟计事。巡抚刘秉政附精忠，趣同行。承谟知有变，左右请擐甲从，承谟曰：“众寡不敌，备无益也。”遂往。精忠之徒露刃相胁，承谟挺身前，骂不绝口。精忠拘之土室，加以桎梏，绝粒十日，不得死。精忠遣秉政说降，承谟奋足蹴之仆，叱左右掖之出，曰：“贼就僇当不远，我先褫其魄！”为贼困逾二年，日冠赐冠，衣辞母时衣，遇朔望，奉时宪书一帙悬之，北乡再拜。所居室迫隘，号曰蒙谷。为诗文，以桴炭画壁上。

时有部曲张福建者，手刃夺门入，连斩数贼，力竭死。蒙古人嘛尼为伪散骑郎，精忠遣守承谟，感承谟忠义，谋令出走。事泄，精忠将磔之，大言曰：“吾宁与忠臣同死，不原与逆贼同生！”

十五年，师克仙霞关，精忠将降，冀饰词免死，惧承谟暴其罪。九

月己酉朔，甲子夜半，精忠遣党偪承谟就缢。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从弟承谱，下至隶卒，同死者五十三人。语互详忠义传。旧役王道隆奉遣他出，还至延平，闻变，自刎死。贼焚承谟尸，弃之野，泰宁骑兵许鼎夜负遗骸藏之。十六年，丧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卫迎奠，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御书碑文赐其家。十九年，精忠伏诛。赴市曹日，承谟子时崇脔其肉祭墓。福建民请建祠祀之，御书“忠贞炳日”扁於楣。承谟所为画壁集，上亲制序。

时崇，字自牧。以难廕出知辽阳州，迁直隶顺德知府，有惠政。累迁福建按察使。陛辞日，上顾谓群臣曰：“此开国名臣孙，殉难忠臣子也！”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兼盐政。越二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五十四年，入为左都御史。明年，授兵部尚书。命出塞筑莫代察罕廋尔、鄂尔斋图杲尔台站凡四十有七所。又明年，还朝。寻卒。闽人思其德，附祀承谟祠。

马雄镇，字锡蕃，汉军镶红旗人，鸣佩子。以廕补工部副理事官，历迁左佥都御史、国史院学士。康熙八年，授山西巡抚。未上，改广西。时群盗蝟起，构瑶、僮掠梧州、平乐二府，不数月讨平之。累疏请平鹾价，建学宫，定有司边俸，省军粮运费，并罢诸采买累民者，皆得旨允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十三年，孙延龄以广西叛应之，围雄镇廨，胁降。时巡抚无标兵，雄镇督家人拒守。密令守备易友亮赴柳州趣提督马雄来援，弗应。雄镇自经，为家人救免，以蜡丸驰疏请兵。延龄讷知之，幽雄镇，置家人别室。三桂使招降，雄镇不为屈。会傅弘烈劝延龄反正，延龄踌躇未决，雄镇得以间遣长子世济赍疏诣京师，友亮导之出，客杨启祥护行，至赣州，江西巡抚董卫国以闻。上遣使护入京，至，授世济四品京卿。居数月，雄镇又具疏陈粤西可复状，付长孙国桢，俾与客硃昉凿垣出。既，又遣州人唐守道、唐正发潜负次子世永出，次第诣京师。又为延龄知，系其孥於狱。雄镇愤自刭，复为贼所夺，幽之别室。

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杀延龄，拥雄镇至贼垒，迫使降，雄镇大呼曰：“吾义守封疆，不能寸斩汝以报国，死吾分也！”贼戕其幼子世洪、世泰怵之，骂益厉，贼杀之，时年四十有四。从者马云皋、唐进宝、诸兆元等九人同时死，妻李，妾顾、刘，女二人，世济妻董、妾苗，并殉。语互详列女传。雄镇尸暴四十馀日，友亮收其骸骨，藁葬焉。

雄镇被絷三年，日著书赋诗。既死，客孙成、陈文焕乘间脱走，抵苍梧，以所著击笏楼遗稿及汇草辨疑归世济。十七年，弘烈以雄镇死状入告，命议恤。擢世济大理寺少卿。成以举人授同知，文焕授知县。旋又授友亮、守道、正发、启祥游击、守备有差。十八年，世济如广西迎雄镇丧至京师，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文毅。三桂既平，岁正，上宴群臣，特命世济及陈启泰子汝器至御座前赐酒。世济官至遭运总督，世永历运使；国桢官江南常镇道，督饷入藏，卒於军。

傅弘烈，字仲谋，江西进贤人。明末，流寓广西。顺治时，以总督王国光荐，授韶州同知，迁甘肃庆阳知府。

吴三桂蓄逆谋久，康熙七年，弘烈密以告，逮治，坐诬，论斩。九年，上特命减死戍梧州。及三桂反，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弘烈欲集兵图恢复，阳受三桂伪职，入思州、泗城、广南、富川诸土司，历交阯界，募义军得五千人，遂移檄讨贼，从尚可喜军规肇庆。三桂甚惎之，使马雄如柳州害其家百口。弘烈说延龄反正。镇南将军觉罗舒恕军赣州，弘烈密致书言延龄妻孔四贞，定南王有德女，未忘国恩，延龄可招抚。又致书奉诏招抚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言王师速进南安，弘烈自韶州策应，则两粤可定。舒恕、麻勒吉先后以闻，上嘉其忠诚，授广西巡抚、征蛮灭寇将军，俾增募义兵，便宜行事。

弘烈克梧州，下昭平、贺、郁林、博白、北流、陆川、兴业诸州县，进复浔州，遣平乐知府刘晓赍疏上方略。论功，加太子少保，并加晓参议道。当是时，马雄据柳州，三桂诸将分据平乐、南宁、横州，势汹汹。弘烈虽屡捷，惟新军缺砲马，假於尚之信，弗应。吴世琮既杀延龄，陷平乐，袭弘烈梧州，弘烈击败之。十七年，与将军莽依图围平乐，战失利，弘烈与互讦。诏谓弘烈兵未支俸饷，奋勇收复诸路。莽依图自平乐退贺县，又言粮乏，再退梧州，使弘烈所复郡县尽弃於贼，因饬莽依图图效。弘烈督兵进，贼数万渡左江，弘烈战败。贼陷藤县，逼梧州。十八年，之信军至，弘烈分兵水陆，乘贼攻城时三面夹击，贼溃走，遂下藤县，克平乐，进复桂林。

弘烈密疏言延龄旧部宜善为解散，又言之信怙恶反覆，当早为之所。马雄死，子承廕仍附三桂，受伪封怀宁公，诡言乞款附，弘烈许之，为疏闻。诏授承廕昭义将军统其众。弘烈规取云、贵。十九年二月，次柳州，承廕期弘烈会议，弘烈至，承廕以其众叛，袭破其营，执送贵阳。世璠诱以伪职，弘烈曰："尔祖未反时，吾已劾奏，料汝家必为叛逆。汝敢以此言污我邪？"世琮百计说之，骂益厉。十月辛丑，遇害。

十一月，征南将军穆占复贵阳，收遗骸，以死状闻，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谥忠毅。二十二年，允广西巡抚郝浴请，建双忠祠於桂林，祀弘烈及马雄镇。

论曰：方诸藩盛强，朝廷所置督抚，势不足以相抗。文焜虽与三桂分疆而治，所部贰於三桂久矣。若承谟之於精忠，雄镇之於延龄，皆同城逼处，惟以身殉，无他术也。弘烈异军特起，又与莽依图相失，势孤，遂困於承廕。要其忠义激烈，作士气，怵寇心，皆不为徒死者。呜呼，烈已！

列传四十

莫洛陈福王之鼎 费雅达 李兴元陈启泰 吴万福

陈丹赤 马 閟叶映榴

莫洛，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呼纳赫鲁。祖温察，太祖时来归。莫洛初授刑部理事官，累迁工部郎中。康熙六年，擢左副都御史。七年，出为山西陕西总督。陕西饥，平凉、临洮、巩昌、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兴安诸府州多逋赋，有司令现户均输，民苦之，奏请蠲免。迭疏清釐加派、火耗诸弊。八年，辅政大臣鼇拜获谴，法司以莫洛附鼇拜，请逮问，诏以能任事，贷勿治，仍留任。九年，计典，仍以前罪夺职。陕西民籥留，甘肃巡抚刘斗同，提督张勇、柏永馥等疏言莫洛清正，在官有善政，乞留以慰民望。上谕曰："简用督抚，原以绥辑地方，爱养百姓。莫洛既能得民，其免处分，供职如故。"俄擢刑部尚书。

十三年，吴三桂等奏请撤籓，上敕廷臣议，皆主勿徙，惟莫洛与米思翰、明珠议撤。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等叛应之。二月，命莫洛经略陕西，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管兵部，赐以敕印，既至，策遣诸军征四川。时蛟麟兵据广元百丈关，莫洛遣都统马一宝、将军席卜臣赴汉中，副都统科尔宽赴广元，击贼。十月，蛟麟将何德成犯宁羌，为官军所败，还奔四川，莫洛因遣提督王辅臣驻其地。逾月，蛟麟将彭时亨复据七盘、百丈诸关，劫略阳粮艘，截陆运栈道。

广元军缺饷两月矣，总兵王怀忠所部溃散，而辅臣亦阴怀异志。辅臣故与莫洛有郄，奉檄使随征，益怏怏，藉口戎备寡，莫洛益以骑兵二千，少之；又以马疲瘠不任用摇军心，军无斗志。十二月，莫洛至宁羌，两营相去二里许。先是，上命莫洛统绿营步旅下四川，嗣虑巴蜀道险，令贝勒洞鄂率满洲骑兵兼程继进。军未至，是月庚寅朔，癸巳，辅臣煽所部噪饷，袭劫莫洛。莫洛督兵击卻之。甫定，辅臣复率悍党至，砲矢雨坌，莫洛被创，卒於军。恤典久未行，二十二年，命予祭葬，谥忠愍，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常安，袭。

陈福，字箕演，陕西榆林人。国初师定陕西，福以武举应募，从宁夏总兵刘芳名剿寇。叙功，授守备。又从都统李国翰下四川，迁遵义游击。康熙初，从总督李国英讨李自成遗党郝摇旗、李来亨等。叙功，加

右都督衔，擢成都副将，迁重庆总兵。十二年，入觐，授宁夏总兵。

吴三桂反，郑蛟麟以四川叛应之，遣使诱福。福家留重庆，弟奇官守备，妻子亦在贼中，贼以是劫福。福执其使，具疏入告，遣其弟诸生寿赍诣京师。上嘉福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并官寿主事。辅臣据平凉，福上战守方略。十四年，擢陕西提督，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又官奇参将。进规花马池，惠安、安定、定边诸城堡，以次皆下。上擢寿鸿胪寺少卿。福率副将泰必图乘胜薄固原，围之匝月。辅臣遣其将来援，城贼亦突出，泰必图战死。福引兵还灵州，斩逃将贾从哲、张元经以徇。

上命福佐贝勒洞鄂攻平凉。福疏言固原有贼万馀，若我兵径趋平凉，虑贼断我饷道，当先取固原，上韪之。十二月，福督兵取固原。天寒大雪，士卒苦远役，且惩前败，有戒心。是月甲寅朔，乙亥，师次惠安，下令："五鼓会食，集城下，后者斩。"夜半时，参将熊虎等鼓譟入，刺福死。上以赵良栋代，收虎及首谋把总刘德及营兵戕福者悉诛之，赠福三等公，以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谥忠愍。建祠宁夏。擢奇天津总兵。时福子世琳、世勋并陷贼，命以寿子世怡袭爵。

事定，寿弃官入四川求福妻子，得之遵义山中，将入都，上召世琳入见，问母子流离状，深愍之，命袭爵，改籍宁夏。旋授直隶三屯协副将。累迁古北镇总兵、銮仪使。世琳子益，益子大用，相继袭爵。益官至楚姚镇总兵。大用乾隆间官江南提督，所属游击杨天相，获海盗，总督苏凌阿谳以为诬，诛天相，大用亦被谴。嘉庆初，予守备衔，休致。

王之鼎，字公定，汉军正红旗人。父世选，仕明为参将。归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从世祖入关，征江南有功，进二等。卒，之鼎袭，进一等精奇尼哈番，署参领。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击走李定国、孙可望。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防贵州。康熙元年，授福建中路总兵，讨郑锦，克厦门、金门、古浪诸岛。三年，败锦将黄盛、林茂、裴德等，拔铜山卫，进三等伯。八年，召还，仍授本旗副都统。十年，授江南提督。

十二年，授镇海将军，驻守京口。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反。上命之鼎分兵防安庆，而以安南将军华善帅师佐之。之鼎调崇明沙船，江阴、瓜洲战舰，扼津要，令绿旗水师驻黄浦操防，兼备水陆。上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之鼎赞军事。十七年，改福建水师提督，加定海将军。闽寇日蹙，而楚、蜀间军事方亟，请移镇要地自效。

十八年，调四川提督。十九年，到官，会寇犯永宁，遂率总兵李芳述等讨之，战屡胜。六月，勇略将军赵良栋将进剿云、贵，调芳述守叙州，之鼎留镇永宁。九月，吴世璠遣将尤廷玉、胡国柱攻永宁，围之数匝。时城中粮尽已两阅月，之鼎犹率兵挑战，士气倍奋。嗣为贼诇知，筑长围以守。至是月甲子，寇穴城入，总兵费雅达，副将杨三虎，游击周尚功，守备李逢春、鲁明芝、席豹督兵巷战，皆死。之鼎解印付家人，令间道走成都，率总兵杨魁、何成德、王永世、傅汝友，游击陈先凤、陈田、刘应科等出御贼，身受重创。贼涌至，之鼎自度不能免，拔剑自刎，未殊，与魁等俱被执，传送贵阳。贼党夏国相等百计诱降，之鼎厉声叱曰："死则死耳，肯向鼠辈乞活耶？"久之，贼知不可夺，遂遇害。魁等皆不屈死。事闻，赠之鼎太子少保，谥忠毅。子毓贤，官至贵州布政使，毓秀袭爵。

费雅达，汉军正白旗人。自整仪尉累迁潼关副将。王辅臣叛，廷议设汉中总兵讨贼，以授费雅达，署都督佥事。进取汉中，破贼彝门镇，抵秦岭，拔北木城，与王进宝会师夺武关。叙功，加都督同知。永宁之役，城陷身死，赠左都督、太子少傅，谥忠勇。魁等皆予恤。

从三虎等战死者，又有千总蒋得福、赵鸣凤、王英杰；从之鼎死者，又有从军廕生潘济世：并恤如例。

李兴元，字若始，汉军镶黄旗人。以拔贡授直隶沙河知县，报最，迁祁州。历江西吉安、直隶永平知府，晋陕西陇右道。康熙十一年，授云南按察使。其明年，诏敕有司审理平西藩下逃兵。时平西勋庄棋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讼牒命、盗两案，兵居半。又勒平民为馀丁；不从，则曰："是我逃兵也。"称贷重息，人或丝毫负，亦以"逃兵"诬之，有司亡谁何。兴元素持风力，谂知刘昆强项，令为审事官。有犯者论如法，部民德之，而大忤三桂意。

三桂将叛，使冶者铸印，昆诇知，白兴元，兴元启巡抚硃国治，趣入告。国治迟数日始发，为三桂逻卒所得，遂作乱。召各官集议，以国治苛虐失民心，杀之；迫授兴元伪职，兴元叱之曰："汝内为国戚，外封亲王，受恩重矣，何叛为？我为丈夫，义可杀不可辱，惟一死以报朝廷。"三桂怒，杖而下之狱。云南知府高显辰及昆皆不屈，旋以兴元及昆戍腾越卫。十八年，师克湖南，时三桂已死，其子世璠使刺杀兴元。师困滇城，兴元二子廕秀、奇秀亦被杀。

事定，其三子萃秀诣军所申诉，巡抚王继文上其状，赠太常寺卿。

萃秀官至安陆府知府。昆当兴元未死，出避民间。事定，复补登州同知，迁常德知府。

陈启泰，字大来，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四年，自贡生知直隶滑县，有声。行取，擢御史。奏言："满洲部院官凡遇亲丧，宜离任守制，以广孝治。"从之。十一年，出为苏松粮道。康熙三年，调福建漳南道。八年，转巡海道。时山寇遍受耿精忠劄，势汹汹。启泰严保甲，立团长，亲督所司捕贼。有干禁令者，辄痛绳以法，奸宄屏息。

十三年，精忠叛，伪檄至漳州。启泰密与海澄公黄梧议拒守，会梧病，精忠复招郑锦为助。启泰自度不能守，语妻刘曰："义不偷生，忠不附贼，死吾事也。然死而妻子为僇，吾何以瞑？"刘请殉，家人皆原从死。乃以巨盎置酒下药，刘及侍妾婢仆饮者二十一人。幼子方六岁，持觞拜而饮。启泰朝服坐堂皇，召僚属与诀，引弓弦自绞死，僚属为殡。锦兵入，见置棺纵横，皆垂泪。事闻，赠通政使，赐葬祭。

启泰子汝器，闻变，赴漳州迎丧，为郑锦兵掠去。逾二年乃脱还，诣京师，上念其父子忠义，加赠工部侍郎，授汝器右通政。三十三年，复予启泰谥忠毅。建祠福州，御书"忠义流芳"为祠额。汝器官至安徽巡抚。方精忠叛时，诸郡望风纳叛；所不肯以城降者，启泰死漳州，总兵吴万福死福宁。

万福，汉军镶红旗人。初仕明为守备。崇德七年，师围松山，从副将夏承德来归，授牛录额真。入关，从征李自成有功，累叙二等阿达哈哈番。出为福宁总兵。张煌言兵屡入，与总兵李长荣分路击卻之，累进右都督，精忠叛，万福婴城固守，城破，死之，阖家被害。幕客孙璥、百总潘腾凤并殉。事闻，赠万福左都督、太子少保，谥忠愍。

陈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十七年举人，选授重庆推官，摄府事，兼署夔州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沦於贼，征师四集，丹赤给饷不乏。垦荒莱，缓刑禁，报最，迁刑部主事，再晋兵部郎中。出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分巡温处道，署按察使。

康熙十三年，入觐，道山东。会吴三桂反，诏入觐官悉还治所。丹赤归至东昌，闻耿精忠亦叛，亟间道还。適平阳叛将司定猷构精忠兵偪瑞安，丹赤独居城上，泣谕父老，誓与城存亡。海寇硃飞熊乘间肆掠，乡民争入城，总兵祖弘勋欲不纳。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民辇粟入城，民即兵，食即饷。亟宜纳之，与共守。"於是来者数万。寇

涌至，攻南门甚亟，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心汹惧。丹赤日驰牒乞援，晨夜徼循，以忠义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

弘勋将以温州叛，阳遣游击马文始助守，实以诇丹赤，丹赤誓以身殉。六月甲午朔，弘勋陈甲仗华盖山，集文武官计事，欲以胁丹赤。千总姚绍英知其谋，劝勿往，丹赤不顾，策马去。至则兵露刃夹阶立，坐定，弘勋曰："彼众我寡，将若何？"丹赤曰："提标前锋五千人已集，且民心效死，战即不足，守自有馀。吾此来商以舟济师，顾乃计多寡邪？"弘勋曰："舟安在？"丹赤语通判白鼇宸曰："河干泊舟不少，皆乡民所弃。以济援师，何患无舟？"弘勋语塞，春芳厉声言曰："城中粮尽，纵有兵有舟，谁为我用？"丹赤曰："若言误矣。吾军粮饷足供六阅月，且远近乡民输粟入。若乃为此言惑军心邪？"有自怀中出帛书者，精忠招弘勋献城檄也，丹赤怒，碎而掷之地，曰："此岂可污吾目？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弘勋执其手，好语慰之，丹赤曰："封疆之臣死封疆，不知其他。"弘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骂益厉，执斧者断其臂，大呼曰："臣事毕矣！"兵刃交下，遂遇害。十六年，浙江巡抚陈秉直疏请恤，赠通政使，谥忠毅。三十八年，上南巡，丹赤子一夔时为湖州知府，迎谒，上书额赐之。

马閎，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十一年举人，授山东昌乐知县，有惠政。康熙十三年，补永嘉。明决有才，清覈图籍，不数月而政成。华盖山集议，弘勋戕丹赤，閎跃而起曰："国家豢若辈，反党贼杀封疆大吏，吾耻与若辈俱生！"遂骂不绝口，同时遇害。事闻，赠布政司参政。三十五年，敕建祠温州，祀丹赤及閎，亦曰"双忠"。四十二年，上南巡，閎子逸姿官江南布政司参议督粮道，迎谒，疏引丹赤例求赐谥，上允之，谥忠勤，亦赐御书额如一夔。丹赤役林莪、仆张亦宝，閎从子颖姿，皆从死。

叶映榴，字炳霞，江南上海人。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时方严治江南逋赋士绅，映榴在籍中，降国子监博士。累迁礼部郎中。出榷赣关，会吴三桂叛，赣南北路绝。映榴与同官守险要，抚流民，境获宁。提学陕西巡抚鄂恺荐其才，康熙二十四年，授湖广粮储道。清积逋，减耗羡，事有不便於民者，辄与大吏力争。

二十七年五月，廷议省湖广总督，并裁督标兵。楚兵素剽悍，有夏逢龙者，尤桀黠，能以小信义结其伍，隐附之。檄既下，裁兵汹汹亡所归。总督徐国相还朝已登舟，众围诉索饷，不得，遂大譁。时巡抚柯永升初上官，映榴摄布政使才三日。事急，映榴白永升，请予两月粮遣

散，不许。众入巡抚署，露刃呼譟。映榴复白永升，请好言慰遣之。永升出，众语不逊，永升曰：“若辈欲反邪？”众曰：“反也奈何？”刃伤永升臂，夺其印，复刃伤足，仆，遂拥映榴至阅马场。永升得间自经死。逢龙自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帜以白，迫布政使以下官受伪职，映榴绐以无杀掠，三日后徐议之。乃令其妻陈奉母吴自水沟出，解印付其仆，乃手具遗疏。是月丁酉，朝服升公座，骂贼，拔佩刀自刎死。

疏略曰：“臣一介竖儒，叨沐皇上高厚深恩，历擢今职。尝以洁己奉公，自矢夙夜，但媿才具庸劣，未效寸长。兹值裁兵夏逢龙倡乱，劫夺抚臣敕印，分兵围臣衙门，露刃逼胁。臣幼读诗书，粗知节义，虽斧锓在前，岂肯丧耻偷生？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长子舅，远在原籍；其馀二子尚未成童，茕茕孤嫠，死将安归？因遣妻女奉母潜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幸免以图后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义所当然。今勉尽一死，以报国恩。所恨事起仓猝，既不能先事绸缪，默消反侧；复不能临期捍御，独守孤城。上辜三十载之皇恩，下弃七旬馀之老母，君亲两负，死有馀惭。”上览疏，深愍伤之，召廷臣展读，闻者皆感泣。下部议恤，部议援陈丹赤例，赠通政使，特旨赠工部侍郎。次年上南巡，舅迎谒，手书“忠节”二字赐之，遂以为谥。立祠武昌，书“丹心炳册”扁以赐。

雍正八年，录忠臣后，授其子舅凤阳知府；芳蔚州知州，寻改员外郎；孙凤毛内阁中书。与映榴同时死者，都司宣德仁，赠副将。

论曰：功令褒死事，仓卒遇变与艰难效死者同，所以奖忠义也。莫洛与福，先事宜知有变，师行有进无退，虽死不挠。之鼎效忠於孤城，兴元抗节於大憝。若启泰、丹赤、映榴，皆能死其官者。启泰以其家殉，与马雄镇比烈；映榴遗疏款款，则又范承谟蒙谷自序之亚也。

列传四十一

赉塔穆占莽依图 觉罗舒恕勒贝 佛尼埒 坤鄂泰吴丹

毕力克图 噶尔汉 阿密达 鄂克济哈觉罗吉哈里

拉哈达 察哈泰 根特 华善 席卜臣 希尔根

赉塔，那穆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康古里第四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坐事免。崇德时，从伐明，围锦州，击松山、杏山敌兵，屡有斩获。攻新城、高阳、霸州、寿光、博兴，并先登，身中五创。被赏赉，授前锋侍卫。

顺治元年，从讨李自成，败之一片石，追至安肃、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转战河南、陕西，频有功。二年，移师江南，克扬州，下江宁，追败明福王於芜湖，予拖沙喇哈番。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福建，明唐王奔汀州，赉塔率师攻破其城，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明桂王据湖南。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衡州，战败明将陶养用、胡一清；克祁阳，复战败明将周进唐、王进才及一清；又战败明将谭弘，取道州；又战败一清及明将焦琏，取全州。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兼世管佐领。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从珠玛喇解新会围，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巴牙喇纛章京。十六年，郑成功窥江宁，从安南将军达素讨之。比至，成功已败遁，遂引兵下福建。十七年，战厦门，师失利，坐免官，夺世职。康熙二年，署前锋统领。击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数战皆克。八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白显忠分三道寇浙江。授赉塔平南将军，赴援。寇犯金华，遣诸将玛哈达、雅塔里、拉哈等击走之，复义乌、诸暨。精忠将王国斌屯金、衢接壤处，为群寇声援。赉塔与总督李之芳驻衢州，精忠将周列拥众二万自常山入。赉塔遣瑚图要之焦园，俘斩过半。精忠将桑明率众五万犯衢州，迎击，斩级万馀。十四年，督兵击九玉，五战皆捷，又破其将李廷魁，焚所屯木城。康亲王杰书军至衢州，赉塔依例归将军印，以都统参赞军务。时九玉退据九龙山，分万人扼大溪滩护粮运。杰书令赉塔攻之，即夕遣兵涉河，直捣九玉营，破之。九玉仅以三十骑遁，遂复常山。率玛哈达等破仙霞关，拔浦城；又与吉勒塔布败贼建阳，克之。进取建宁，薄延平，精忠乃迎降。

其时漳、泉、兴化并为郑锦所据，锦，成功子也。精忠导贝子傅拉塔军攻锦。十六年，与宁海将军拉哈达复兴化，降仙游。进讨叛将刘进忠於潮州，进忠亦降。康亲王杰书奏仍授赉塔平南将军，守潮州。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入犯泉州，与总督姚启圣会师赴援，复长泰，战漳州，破敌。十八年，国轩复入犯，迎击，败走。十九年，克海澄，锦还台湾。授赉塔本旗满洲都统，守潮州如故。

尚之信之降也，仍怀贰志，返广东，复抗命。都统王国栋首告，诏赉塔抚慰。之信已杀国栋反，赉塔率兵讨擒之。

时吴世璠尚据云南，大将军贝子彰泰自湖南下贵州，上授赉塔平南大将军，督满、汉诸军自广西入云南。赉塔师自田州、泗城道西隆，迭战皆捷。石门坎者去安笼三十里，地峻★C7，世璠将何继祖等拥众拒守。赉塔令诸将希福、勒贝、玛奇等率师前进，而别与总督金光祖等分兵自间道蹑其后。二十年元旦，度贼无备，饬前军进攻；继祖等仓卒出御，后军攀险上，前后夹击，遂夺其隘口，复安笼所。继祖复与詹养、王有功等以二万人守黄草坝。赉塔督诸军奋击，自卯至未，破垒二十二，俘养、有功及其众千馀，并获其象、马。捷闻，上以赉塔自广西深入，先诸军至，败敌，温诏嘉奖。

师至曲靖，遣诸将希福、玛奇、硕塔等分道取霑益、云龙、嵩明诸州及易龙所、杨林城。彰泰师自贵州至，两军合。未至会城三十里，世璠遣郭壮图等迎战，列象阵，彰泰军其左，赉塔军其右，自卯至午，贼五卻五进，殊死战。过金汁河，象反践，阵乱，师乘之，大溃，进屯城东归化寺。九月，赵良栋师自四川至，遂合围。赉塔军银锭山，运砲至，昼夜番攻，世璠将余从龙降。诇知粮将罄，人相食，与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擒世璠以降，世璠自杀。其将夏国相奔广南，胡国柱奔云龙州。遣诸将李国樑、希福等追袭之，擒国相，国柱自缢死。云南大定。

二十一年，凯旋，上率群臣郊劳卢沟桥西，行抱见礼。二十二年，以隐匿之信籓下入官妇女，下所司集质。上谕赉塔有大功，勿以细事加罪。礼部议请夺官治罪，诏改降级罚俸。二十三年，卒，谥襄毅。二十五年，追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子费叶楞，袭。雍正五年，世宗命追封一等公，令其孙博尔屯袭。并谕："赉塔克云南，功绩懋著。当日因其功过相掩，未予优封，欲使立功之臣，咸知儆惕收敛，不可恃功骄肆。今事历多年，后人已知鉴戒。

用特追封，示眷念旧臣。”九年，定公号曰褒绩。

穆占，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南楮子也。南楮事具杨吉砮传。穆占初任侍卫，兼牛录额真。顺治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都统卓洛等驻防云南，平元江土司有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本旗梅勒额真。

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反，命授赫叶安西将军，道陕西入四川进讨，以穆占署前锋统领，参赞军务。十三年二月，师至陕西，时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皆附贼，总兵谭弘亦叛据阳平关。穆占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先驱，战野狐岭，败之，克阳平关。总兵吴之茂叛据保宁，穆占进与战，屡击败之。旋以贼阻饷道，引还汉中。提督王辅臣叛宁羌，与之茂、弘相应。穆占从大将军贝勒洞鄂还西安。十四年，诏趣洞鄂讨辅臣，而以穆占代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师并进。辅臣将高鼎屯陇州河岸，迎战，与达理善击卻之。趋秦州，围合，辅臣将陈万策以城降。穆占复助提督张勇攻下巩昌，还会诸军征平凉。十五年，上遣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辅臣降。穆占分剿馀寇，以次复西河、清水、成、礼诸县。辅臣将周养民等以庆阳降。

九月，诏入觐，进秩视都统，佩征南将军印，统陕西、河南诸军赴湖广，讨三桂，诸将塔勒岱、鄂克逊从。十六年正月，至荆州。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守荆州，贝勒尚善围岳州，安亲王岳乐围长沙，简亲王喇布守吉安。上命穆占助攻长沙，军至，屯阿弥岭。三桂初欲自松滋渡江，进攻荆州，相持数年不得逞。闻长沙有新军至，亟自松滋还援，屯隔江岳麓山。遣其将马宝等屯城外，掘重壕，布铁蒺藜，列象阵以守；而自从常德进，为穆占所败，走衡州。上命穆占移兵会简亲王取衡州。十月，克茶陵，复攸、安仁、酃、永宁诸县。十七年春，克郴州，傍县并下。穆占守郴州，以都统宜理布守永兴。三桂欲通粤东道，与尚之信、孙延龄军合，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悉锐攻永兴。穆占遣哈克三、硕岱来援。时喇布尚驻吉安，穆占请旨趣进征。六月，宜理布、哈克三战死。硕岱入城守，喇布遣萨克察来援，牒穆占请益兵。穆占谓永兴军事简亲王主之。喇布以闻，上责穆占谬戾。宝、国柱攻永兴，二十馀日不下，闻三桂死，乃引还衡州。穆占率布舒库等追击，败之耒阳。十八年，三桂将吴国贵为他将所□戚，遁永州，穆占追剿，克之，道州、常宁、新田、永明、江华、东安皆下。师入广西境，克全州、灌阳、兴安、恭城。诏还定湖南，进克新宁。三桂将郭壮图等拥三桂孙世璠据贵州。

十一月，上命贝子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规定云、贵，穆占参赞

军务。十九年二月，复沅州。十月，克镇远，并定偏桥、兴隆二卫。进克平越，下贵阳。世璠奔云南。十一月，克遵义、安顺、石阡、都匀、思南诸府。二十年正月，世璠将夏国相、高起隆、王会、杨应选等拥众二万拒战，屯平远西南山。穆占与提督赵赖督诸军奋击，起隆等败窜，会降，遂复平远。分遣诸将莽奕禄等逐贼，复大定，应选亦降。遂入云南，与广西军会，壁归化寺。壮图出兵重关，列象阵犯我军。赉塔等纵兵夹击，穆占战尤力，象阵乱，反践其军。诸军乘之，壮图敛兵，止存二十七人，奔入城。九月，四川军至，总督蔡毓荣破重关，穆占亦夺玉皇阁，猛攻东西寺。世璠、壮图皆自杀。穆占入城，抚馀众，籍逆产以闻。师还，授正黄旗蒙古都统、议政大臣。

二十二年，追论征保宁时奏军事不实，征平凉时不临阵指挥，及不救永兴，罪当绞，籍没。上谕曰："穆占固有罪，但其战绩多至二百六十处，此所议稍过。"命覆议，乃请夺官、削世职、没妻子入内务府，上命但夺官，馀悉宽之。寻卒。

莽依图，兆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武达禅，崇德中从伐明，攻任丘、济阳，并先登，赐号"巴图鲁"，予牛录章京世职。既入关，授太原城守尉。卒。

莽依图袭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五年，从征南将军卓卜特下贵州，自都匀次盘江，破明将李定国。移师定云南。康熙二年，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据湖北茅麓山，未下，从靖西将军穆里玛攻克之。凯旋，授江宁协领。

十三年，吴三桂陷湖南，复从镇南将军尼雅翰攻岳州，砲击寇舰，败之七里桥。十四年，三桂构广西总兵马雄叛，广东十府失其四。尚可喜请兵，上命尼雅翰率师赴广东，以莽依图署副都统，驻肇庆。甫至，而可喜子之信已叛应三桂。十五年，三桂将范齐韩等偪肇庆，莽依图溃围出，且战且走，还驻江西。闻三桂将黄士标等攻信丰，亟率师赴援，遣奇兵出其背，与城兵衷击之，贼大溃，遂会镇南将军觉罗舒恕解南康围。

十六年三月，上命舒恕留兵守赣州，而授莽依图署江宁副都统，代舒恕佩镇南将军印，帅师规复广东，以额赫讷、穆成额参赞军事。自南康进南安，再进南雄，三桂所遣守将皆出降，之信亦率籓属归顺。莽依图遂逾岭进韶州，韶居五岭脊，为赣、粤咽喉，贼所必争。莽依图以城北当敌冲，厚增土墙，夜则縋卒出城濬壕通水，并分兵断广州饷道。三

桂将胡国柱、马宝以万馀人攻城，莽依图屡击卻之；乃扼河西断我水运，又壁莲花山发砲，女墙悉坏。会江宁将军额楚赴援，莽依图出城兵夹击，破四垒，逐北至帽峰山，夜战，大败之。河西贼亦引去，饷运始通。莽依图督军追击，破敌风门澳，斩二千馀级。下乐昌、仁化诸县，乃还驻韶州。

时傅弘烈佩抚蛮灭寇将军印，巡抚广西，所将义兵五千人。莽依图虑其力不支，遣副都统额赫讷将兵八千赴梧州佐弘烈，而之信不为具舟，师久不集。十七年二月，莽依图至平乐，围城，寇水陆拒战，引还中山镇，与弘烈互奏纠，上两释之。莽依图复还梧州，引咎请罢将军，上切责之，命留任图功赎罪。十八年春，三桂从孙世琮犯梧州，莽依图与弘烈谋合诸军分布水陆，与战，贼败去，遂复桂林。语具弘烈传。

三桂将马承廕以南宁来降，世琮自梧州败归，并力攻南宁。城几陷，莽依图方卧病，闻警，督军倍道赴援。贼悉锐依山列鹿角拒战，莽依图使额楚、额赫讷引前锋兵冲击之，而自与舒恕麾大军进，预遣兵潜出山后断归路，尽殪之。世琮负重伤，以数十骑越山遁。南宁围解。命进取云、贵，莽依图以承廕虽降，心叵测，疏请暂驻南宁。上命简亲王喇布镇桂林，莽依图俟都统希福军至，合兵谋进取。十九年，授护军统领。承廕果以柳州复叛，弘烈遇害。莽依图军进次宜宾，承廕驱象阵迎战，以劲弩射之，象返奔，贼阵乱，铁骑乘之，遂大败。承廕复以柳州降。莽依图疾益深，八月，卒於军。

莽依图母贤，尝训以不杀降，不掠民，莽依图终身诵之，时称“仁义将军”。既卒，南宁人绘其像祀之。事平，朝议追论自平乐还梧州失律罪，当籍没。上以莽依图战多，且不扰民，宽之，夺恩诏所加世职，以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弟博和里。博和里曰：“兄平粤有功，上褒之，不可使吾子孙复袭此职。”乃抚其孙布瞻阿继袭。乾隆元年，追谥襄壮。

三桂初反，十三年正月，上授都统尼雅翰镇南将军，会师德州，道安庆至武昌。寻命参赞军务，攻岳州；旋又命进取南康，克之；又击破三桂将黄乃忠等於袁州。十五年五月，上命哈尔哈齐率江宁兵攻吉安，解尼雅翰镇南将军印授之；螺子山败，改授觉罗舒恕。

觉罗舒恕，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曾孙。康熙八年，自一等侍卫授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十三年，命署前锋统领，参赞定南将军希尔根军务。精忠遣将陷抚州，舒恕从希尔根进击，克之。十四年，精

忠兵复至，又击破之，克新城、宜黄、崇仁、乐安诸县。上命舒恕援广东，授镇南将军。叛将马雄及三桂将王弘勋攻高州，与战不利，退驻肇庆。十五年，尚之信反，再退驻赣州。十六年，上命解镇南将军印授莽依图，率师下广东，令舒恕留兵佐巡抚佟国桢守赣州。寻复授安南将军。三桂兵自宜章窥南雄、韶州，上命莽依图赴韶州应敌，而舒恕守南雄为声援。

十七年，穆占言郴州、桂阳新复，请敕舒恕移师驻守。舒恕疏言南韶为湖南、江西、广东三省接壤，不可轻离。继命进次梧州。十八年，即军前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与莽依图共击吴世琮，解南宁之围。舒恕以病乞还肇庆，召还京。入对，上察其神色如故，无病状，诏诘责，命羁候宗人府，下王大臣议，夺职。三十四年，起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再迁宁夏将军，参赞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军务，讨噶尔丹。三十五年，上亲征，授扬威将军，从费扬古出西路。上驻栋斯拉，召费扬古议军事，以舒恕署大将军。师有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正蓝旗满洲都统。以病乞休。卒。

勒贝，郭络罗氏，满洲正蓝旗人，鄂罗塞臣子。初授侍卫，兼管牛录事。累迁正蓝旗满洲都统。三桂乱未平，康熙十六年春，上以简亲王喇布出师江西久无功，参赞均不胜任，命勒贝及哈克三、舒库往代之。既，命与江宁将军额楚守韶州；又诏进次梧州，与弘烈攻郁林及北流、兴业、陆川、博白，军益振，乘胜下南宁，克象州。十九年秋，莽依图卒於军。诏勒贝代为镇南将军，从赉塔定云南。抵西隆，讷知三桂将何继祖等屯安笼所石门坎，与玛奇率前锋奋攻，次第克三峰，夺隘口，复安笼所。继祖等坚守黄草坝，列象阵以待，复与赉塔大败之，直抵云南城。吴世璠自杀，滇平。师还，道卒。

佛尼埒，科奇理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父索尔和诺，少孤，兄瑚里纳抚之成立，后为仇所害，索尔和诺手刃之，祭兄墓。崇德三年，来归。从伐明，攻河间，战死，授牛录章京世职。

佛尼埒袭职。授西安驻防牛录额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初，累擢西安副都统。十三年春，从将军瓦尔喀道四川讨吴三桂。入栈道，闻四川叛附三桂，谭弘据阳平关。从瓦尔喀自野狐岭进兵，斩三千馀级。进朝天关，屡击败敌军。总兵吴之茂以保宁叛，移师往讨之，弗克，凿壕堑与相持。之茂出劫略阳粮艘，截槐树驿运道。我师饷不继，还汉中。之茂要於中途，与总兵王怀忠击之，败走。

其冬，提督王辅臣叛，连陷平凉、秦州。十四年，擢西安将军，加振武将军衔。命与贝勒洞鄂进讨辅臣将高鼎，以四千人屯关山河岸，偕穆占整师与战，破其垒；逐北，又败之渭河桥，进薄秦州。垒未定，贼乘我不备，开壁出战。佛尼埒督军遮击，贼不敢犯。旋攻克东西二关。贼数千掠仙逸关，佛尼埒虑断饷道，分兵往援。贼逾山走，追蹑之，杀其党且尽，遂率师趋陇州。贼纵火焚山泽，佛尼埒曰："是欲烧绝我輓运道也。若不增兵策应，军食何赖焉？"因暂驻陇州。

时师攻秦州久未下，而四川及平凉诸寇挟万馀人赴救，城寇与应者亦八千馀。佛尼埒亟还师与诸军合，偕内大臣坤连败贼众，擒其将李国栋等，殪其众三千馀。州城复，以次下礼县、西和、清水、伏羌诸城。汉中运道阻，军大饥。将军席卜臣还西安，上命佛尼埒领兵开栈道，规汉中，缘涂击贼，皆溃窜。十五年，之茂欲为辅臣援，再犯秦州。佛尼埒与护军统领杰殷议绕贼后，绝其运道，复静宁。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遁。又与杰殷乘夜追击，及之牡丹园，遂克祁山堡。之茂仅以十馀骑走。

十六年，追论自保宁退还汉中诸罪，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削振武将军衔，仍署西安将军。十七年，与吴丹等败敌於牛头山、於香泉，率师驻守宝鸡，坚扼栈道诸隘。寇屡至，屡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兴安，寇阻梁河关。佛尼埒领兵先驱，济乾玉河，拔之。兴安下。十九年，潼川降，并复盐亭、中江、射洪诸县。再败寇豹子山，克泸州。冬，吴世璠将胡国柱自叙州扰永宁，诏授建威将军讨之。二十年，克马湖。世璠将宋国辅等以永宁降。国柱亦弃叙州遁，上命佛尼埒守之。寻命还镇汉中。二十一年，卒。乾隆初，追谥恭靖。子托留，袭世职，官至黑龙江将军。额伦特，别有传。

坤，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绥芬，隶瓦尔喀部。父伊讷克，太宗伐瓦尔喀，先众降。坤事太宗，洊擢一等侍卫，兼管牛录事。太宗伐明，围松山。明总兵曹变蛟乘夜犯御营，迫正黄旗营门。诸侍卫及亲军等皆散列门左右，坤独当门，力战卻敌。上嘉其勇，赐号"巴图鲁"，赉白金四百，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

世祖朝，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以遣祭昭陵辞未往，扈跸南台不入直，又娶女子已赐配者为妻，论罪当死，上宽之，夺官，仍留世职侍卫。顺治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命署固山额真。破明将李定国於新会，逐至横州江岸，斩馘无算。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奖先朝诸旧臣，坤加太子太保。

吴三桂反，授振武将军，帅师驻汝宁。王辅臣叛，命移师西安。十四年，又命偕副都统翁爱等进驻汉中，辅臣毁凤县偏桥绝运道，又断栈道，阻汉中声援。诏趣坤援汉中，次宝鸡，以道阻未克进。命罢将军，以内大臣从军。秦州既复，朝议规复汉中，以坤守潼关。

十八年，上念坤已老，召还。追论汉中逗留状，当夺官、削巴图鲁号。上曰："巴图鲁号太宗所赐，其勿削！但夺官。"仍留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并谕年衰不能朝，听家居。二十六年，卒。

鄂泰，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苏完。国初来归，以军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顺治间，授盛京礼部理事官，坐事黜，并夺世职，旋复起。康熙初，洊擢盛京副都统。王辅臣叛，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命鄂泰率盛京兵千来京备徵发。十四年，授建威将军，率所部兵驻太原。寻命赴西安参赞洞鄂军务，以建威将军印授副都统吴丹。鄂泰与副都统阿尔瑚屯宝鸡，贼出栈道攻九龙山，鄂泰督兵纵击，尽殪之。辅臣所署置总兵任德望率兵及倮倮七千馀屯益门镇，鄂泰分兵九路进击，自巳至未，破七垒。德望以百骑遁，骁骑校韩楚汉射中其股，乃降。十五年，复捕馀贼红崖堡。十八年，卒，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吴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金台石曾孙也。康熙初，以一等侍卫同学士郭廷祚视淮安河决。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吴丹奉使军中，宣谕机宜。王辅臣叛，命署副都统，从鄂泰驻太原。旋复命署建威将军，移师潼关。十五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平凉，击贼虎山墩，辅臣乞降，吴丹率数骑入城，安抚降人。

十七年，授护军统领。时汉中、兴安尚为三桂兵所据，上趣图海进军，以吴丹参赞军务，战於牛头山、香泉，屡破贼。图海入覲，命仍佩建威将军印，暂统大兵。旋从图海徇镇安，偕将军佛尼埒战於火神崖，破贼，渡乾玉河，克梁河关，遂复兴安。上命图海还驻凤翔，分兵畀吴丹，与将军王进宝下四川，为后继。十九年，与进宝击贼蟠龙、锦屏诸山，大破之，遂复保宁，获三桂将吴之茂等。时将军赵良栋亦复成都，吴丹与佛尼埒分兵取顺庆、重庆，并下达州、东乡、太平诸州县。诏取泸州，趋云南。吴丹复从佛尼埒战於豹子山，破泸州贼。会永宁复为贼得，仁怀亦不守，良栋劾吴丹不急赴援，解将军印还汉中。事定，还京，王大臣等议罪，夺职。寻授三等侍卫兼佐领。

二十九年，喀尔喀台吉额尔克阿海等为乱，噶尔丹亦犯边，命从大将军裕亲王讨之，战於乌阑布通，噶尔丹败走。裕亲王命吴丹与参领色尔济、博尔和岱讠问噶尔丹所在，知远去已数日，乃还。途值喀尔喀叛者，并遇害，赠散秩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毕力克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世居科尔沁。太宗时，来归，授豫亲王护卫。从伐朝鲜及明锦州，并有功。顺治初，从讨李自成，定西安，移师拔扬州，下江宁，以战绩著，署护军统领，予牛录章京世职，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诏驻防平阳，贼犯绛州，击卻之。李建泰叛据太平，复与协领根特等攻之，久弗下，乃穴地燃火药隳城，擒建泰诛之。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礼部侍郎，调户部。

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明将李定国犯新会，屯县左山峪。毕力克图再战败之，追至兴业，斩杀过半，趋横州，定国渡江遁。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坐事罢官，降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命署护军统领。从定西将军爱星阿出师云南。时明桂王入缅甸，定国与白文选分据孟艮、木邦。十八年，会师木邦，定国走景线，文选走锡箔江，毁桥趋茶山。毕力克图至，获谍者，结筏以济，次旧晚坡，去缅城六十里。缅人谋献桂王，请大军留驻，以百人进兰鸠江备捍卫，於是白尔赫图率前锋以往，毕力克图以护军二百人从之。缅酋蟒猛以桂王出畀我军，遂班师还。文选至猛养，为总兵马宁追及，率众降。毕力克图抚其众，徙之边境。论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康熙八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王辅臣叛，授毕力克图平逆将军，帅师驻大同。寻延安、绥德皆陷，命进驻榆林。讷知贼屯杨家店渡口，遂分兵三队，乘夜疾进。黎明，鸣角济河。贼不虞我师至也，皆骇走，遂复吴堡。进次虎尔崖口，遇贼，又击败之。下绥德，乘胜克延安，并招抚附近诸州县。上命移师会扬威将军阿密达攻平凉。将至，辅臣拥众迎战，与贝勒洞鄂等击之，阵斩其将郝天祥。十五年，大学士图海莅师，命毕力克图屯宁夏。辅臣降，还驻平凉。

十七年，移师守陇州、宝鸡。图海议取汉中，与鄂克济哈等分道入，以次降灵台、华亭、崇信诸县。其冬，克成县。十九年，徵还，仍任都统。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三，谥恪僖。孙常远，袭职。二十五年，追录陕西军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噶尔汉，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尚书噶达浑子也。噶尔汉袭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王府长史。康熙初，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十四年，授镇安将军，驻守河南。时寇势甚炽，总兵杨来嘉叛，命移师襄阳。十五年，战南漳，破灵机寨。叛将谭弘等犯郧阳，遣党扼城东陡岭，断我輓运道。复与提督佟国瑶会师，分路进击，贼退。十八年，谢泗、刘魁等掠竹山、竹谿诸县，偪郧城，与兴安贼为声援，噶尔汉往讨之。时方溽暑，郧西数百里，山迳★C7隘，草木丛塞，霪雨洪注，师阻水，弗能进。噶尔汉期以木落水涸时进师，上责其逗留，削前功。二十年，薄郧城，时弘已死，其子天秘毁垒遁，遂克之。以次下万、开、建始、梁山诸县及忠州。二十二年，授荆州将军。部议当杨来嘉攻房县不能救，当夺职，上命降级留任。

二十六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噶尔汉师次安陆，遣协领穆礼玛等攻之，多所斩馘。进次应城，贼还窜武昌，会粮绝，战舰不足用，疏言状，召还，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比至都，论退缩玩寇罪，免官。后卒於家。

阿密达，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间，授三等侍卫，洊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初，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十三年，吴三桂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穀城叛应之。河北总兵蔡禄初与来嘉并为郑成功将，先后来降。来嘉招同叛，禄具枪械，购骡马，密令所部为备。圣祖闻状，命阿密达率兵赴怀庆察视，禄不出迎，谋拒战。阿密达疾驰入其廨，得禄及其孥，悉诛之。耿精忠亦叛，授阿密达扬威将军，率满洲兵千人驻江宁，命习水战。寻授简亲王喇布扬威大将军，阿密达归将军印，参赞军务。

王辅臣叛，十四年，命阿密达仍佩扬威将军印，率兵赴兰州，佐以副都统鄂克济哈、觉罗夸岱。时辅臣据平凉，兰州诸路皆陷贼，大将军贝勒洞鄂令阿密达径攻平凉。五月，克宁州，薄平凉，战失利，退驻泾州。洞鄂兵至，命参赞军务，与总兵孙思克会师进攻，久不下。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为大将军，阿密达参赞如故。既，夺虎山墩，俯攻城，辅臣乃降。

十七年，命赴湖南，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世璠。十八年，克武冈。谕阿密达与安亲王计议，量撤满洲兵，护还京师。十九年，授正白旗蒙古都统。部议平凉战败当夺职，上宽之，命降五级留任。寻复授领

侍卫内大臣。

噶尔丹为乱，命讷贼状。二十九年，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军务，出塞讨噶尔丹，战於乌阑布通，胜敌。师还，部议不能乘胜灭贼，福全以下皆有罪，当夺职。上以师有功，宥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密达请从征。上次克鲁伦河，以阿密达暂充将军，率留后满洲兵及绿旗步兵赴克勒和硕，并命兼辖留屯各军。寻撤还京师。四十八年，卒。

鄂克济哈，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任侍卫，署副都统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三桂反，陕西、湖广并警。上命偕副统色格驻河南府。辅臣乱起，从阿密达赴西安剿御。寻赴兰州参赞阿密达军务，克泾州、宁州，诏嘉之。十八年，从图海攻礼县驿门，大破之。复塔什堡，进克兴安。图海以汉中要地，令鄂克济哈领振武将军，与副都统哈塔将千人守之。

十九年，提督赵良栋等徇四川，与将军吴丹为后劲。泸州陷，率师攻克之，又败之托川雅。未几，贼犯仁怀，吴丹拥兵不救，永宁复陷。命还汉中，而使鄂克济哈领其众。鄂克济哈疏言建昌、永宁相去千馀里，未能兼顾，乃命佛尼埒专领永宁一路，而授鄂克济哈宣威将军，驻军成都，专领建昌一路。二十年，建昌军弃城走，自劾，解将军印，以都统觉罗吉哈里代，还守汉中。寻入为二等侍卫。三十年，迁正黄旗副都统。三十三年，授护军统领。从征噶尔丹，事平，驻守宁夏。三十八年，卒。

觉罗吉哈里，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第三世孙。顺治初，授牛录额真，袭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遇恩诏，晋二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护军参领、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奸民杨启隆为乱，都统图海、祖承烈及吉哈里讨平之。佐领鄂克逊擒其党黄吉、陈益，吉哈里亦获焦三、硃尚贤、张大、李柱、陈继志、史国宾、王镇邦等送法司，廉得实，论弃市。语互详鄂克逊传。十六年，命与副都统席布率师赴四川会镇安将军噶尔汉讨贼，即军前擢镶黄旗蒙古都统。三桂孙吴世璠尚据有云南、贵州，其将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分犯泸州、叙州、建昌。二十年，建昌陷，上解鄂克济哈宣威将军任，诏吉哈里代之，统所部兵会提督赵良栋复建昌。良栋自雅州入，吉哈里为后，鏖战大渡河，夺寇舟以济。是时师下云南，已合围，国柱等亟引众还，吉哈里遂复建昌。将趋云南，行至武家，疾作，卒於军，恤如例。

拉哈达，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车尔格第五子。顺治间，以侍卫袭其兄法固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恩诏累进一等。授兵部督捕侍郎，擢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康熙八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

十三年，吴三桂叛，授镇东将军，驻防兖州，甫至，而耿精忠叛，犯浙江。诏往署杭州将军，与平南将军赉塔、总督李之芳共筹防御。贼窥金华，遣副都统沃申、副将陈世凯等击卻之；复犯台州，宁波、绍兴皆骚动。上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统师援浙，拉哈达以都统参赞军务。十四年，击处州贼，连下松阳、宣平。十五年，从康亲王徇福建。精忠降，即导我师攻郑锦。

时漳州、泉州、兴化三府为锦所据，遣其将许耀以三万人偪福州，拉哈达率师击之，破其垒十四。其冬，傅喇塔卒於军，授拉哈达宁海将军。十六年，与赉塔合军攻兴化，克之，其将郭维籓以仙游降。耀奔泉州，复据以坚守。拉哈达率锐师宵加之，漏未尽，梯入，斩耀及诸伪官，入城抚定军民。是时锦连败，还厦门，泉州、漳州二府及海澄等十县皆复，降将四百、兵四千有奇。移师略潮州，叛将刘进忠亦降，乃还守福州。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陷海澄，复犯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扼长泰、同安诸隘，南北援绝，泉州几不守。拉哈达驻漳州，诏责其不亟援海澄，趣戴罪赴泉州难。拉哈达议自长泰入，会江涨，军阻水。侍读学士李光地方居忧在籍，乃遣使导师出间道，自南靖道漳平趋安溪，遂薄泉州，围乃解。国轩筑垒滨海东石地，当金门、厦门道。十八年，拉哈达遣沃申攻克之。十九年，与巡抚吴兴祚自同安至浔尾，分兵渡海，拉哈达居中，兴祚自左，总兵王英自右，并趋厦门。赉塔与总督姚启圣，提督万正色、杨捷，总兵黄大来师来会，三面合击，贼不能支，遂克厦门。复进攻金门，其将吴国俊等迎降，锦与国轩走归台湾。诏召康亲王还京，命拉哈达与副都统马思文守福州。

二十一年，撤满洲兵还京，追论失守海澄罪，部议降世职为三等，并罢官，上以拉哈达从康亲王平福建有劳，留都统任。二十四年，致仕。四十二年，病卒，恤如制。

察哈泰，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宁古塔。事太宗，从伐明，屡有功。顺治初，逐李自成，讨金声桓，皆在行间，屡擢太仆寺理事官，并授三等阿达哈哈番。复迁太仆寺卿、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从伐俄罗斯，将舟师，招降斐雅喀百二十馀户。坐所部战舰战失利，奏不

实，罢副都统，夺世职，专管牛录事。

康熙三年，复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老乞休，上慰留之。寻迁护军统领，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从拉哈达出驻兖州。上命拉哈达赴杭州，以敕印留付察哈泰，继为镇东将军。十四年，命仍以护军统领帅所部赴荆州，听顺承郡王勒尔锦调度。十五年，三桂将陶继智等犯宜昌，率兵驻江陵，通声援。七月，卒於军，恤如制。察哈泰调赴荆州，上命以镇东将军印授副都统布颜，统蒙古兵留驻兖州。事定，撤还京师。

根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达雅里，国初来归。从伐明，攻深州，先登，克之。军功，累进一等参将世职。

根特早岁从戎，数立功绩。从伐明，攻泗水县、定州，并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三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元年，授刑部理事官。五年，金声桓以南昌叛，从大将军谭泰讨之，薄南昌，攻未下，根特自城南以登，拔之。声桓中矢死，擒王得仁。师还，擢梅勒额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其党虞允、白漳、张万全陷蒲州及临晋、猗氏、河津。从总督孟乔芳济河击之，复蒲城，进征平阳。白漳拥步骑六千至荣河迎战，奋击，大破之。迫黄河，贼未及济，师薄之，贼多赴水死，遂斩白漳，馀奔吉镇，悉歼焉。移师趋猗氏，瓖党卫登芳依山结寨，与万全为犄角，复分兵击斩万全，歼其众。寻生得登芳，复进败瓖党郭中杰於闻喜。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命出驻兖州。寻以江西地要冲，命偕副都统席布徙守南昌。长沙陷，袁州、吉安二府与接壤，巡抚董卫国请发兵驻防，命根特自南昌移师，备战御。寻以希尔根为定南将军，根特参赞军务。尚可喜疏请兵，上令根特俟希尔根兵至，率所部下广东。耿精忠反，授根特平寇将军，令仍返江西。副将柯升以广信叛应精忠，破都昌，窥南康，复命根特先定广信，与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袁州规长沙。是年八月，卒於军，恤如制。

礼部尚书哈尔哈齐副定南将军希尔根驻江西，根特卒，上命以平寇将军印授之。十一月，命赴江宁，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镇江南。十五年五月，命率江宁兵赴广东，授华善平寇将军，道江西，命会师攻吉安。螺子山之败，坐夺官，披甲。

华善，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三子，为豫亲王多铎壻，授和硕额驸。三桂反，授安南将军，守镇江。寻命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驻江宁。十五年，改授平寇将军。十六年，简亲王进军江西，命华善率所部从，以平寇将军印留付江宁副都统科尔扩岱。十七年，授定南将军，命守茶陵。三桂兵攻永兴急，上命简亲王进次茶陵，而令华善救永兴。华善不敢进，上切责之，解将军印，令从穆占自效。事平，论罪，上命宽之。三十四年，卒。子石文炳，袭廷柱三等伯。累迁福州将军。以华善老，召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寻闻丧还京，卒於途。

席卜臣，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费英东弟郎格之孙也。事太宗，从上征朝鲜。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战於通州，击败太监高起潜军；再从攻锦州，屡战破敌。顺治初，从大军入关击李自成，战於一片石，遂至庆都，败贼於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安陆。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歼张献忠。五年，从讨叛将姜瓖。叙功，屡遇恩诏，世职至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官至护军统领。十二年，与都统卓洛等出驻荆州，破孙可望。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里援江宁，败郑成功将杨文英等，斩馘甚多。康熙九年，擢镶白旗蒙古都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

十三年，吴三桂反，上授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等自汉中下四川。十四年，复授席卜臣镇西将军，与副都统巴喀、德业立同驻西安。寻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赫叶归将军印，参赞军务。是冬，席卜臣与赫叶会师攻保宁。三桂将王屏藩拒守，师屯蟠龙山，屏藩出战，潜遣别将自他道绝流渡，挠我师，我师弃营退，席卜臣引还汉中。上命覈诸将罪，赫叶夺职，披甲自效。方军退，佐领穆舒誓死决战，将甲上记号付将军，督兵奋斗。上闻，超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奖其勇。

席卜臣至汉中，值王辅臣叛，栈道绝，饷不继，引还西安。旋召还京。事定，王大臣追论蟠龙山战败罪，夺官，削世职。上以席卜臣有劳，免其籍没。寻卒。

希尔根，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长白山。太宗居藩邸时，任护卫。天聪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元年，从伐明，连下昌平、宝坻十馀城，迁巴牙喇甲喇章京。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擒总兵巢丕昌，又助谭泰设伏，败三屯营骑兵。师还，敌蹑后，诸将护辎重先行，希尔根殿，超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二年，从克皮岛。将行围，选扈从，其父雅赖与焉。希尔根向睿亲王多尔衮乞免，不许，绐以珠尔堪

代之。事觉，坐欺罔，应罢官夺世职，从宽论罚鍰。从师围锦州，壁山冈，明兵至，击走之，并击退松山援兵。复坐擅离军伍、言事不实，停叙功。七年，师围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率师驰救，希尔根击败之。

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围延安，大败其众。其将有一只虎者，称骁果，数犯我师。希尔根三战皆克，遂至西安。自成奔湖广，逐北至安陆，贼据城拒战，复与鼇拜攻克之，获战舰八十艘。引兵武昌，贼又集舰五百浮江将东下，谭泰率众往取，希尔根先至，获之，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与哈宁阿、阿尔津、苏拜败之西充。别趋涪州，讨贼袁韬，斩虏多。寻坐哈宁阿陷重围不救，复与阿尔津等争功，论弃市，诏改罚赎，降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姜瓖叛据大同，希尔根从巽亲王满达海讨之，围太谷，以砲破其城，斩瓖所署置知县李成沛、都司吴汝器，进克大同。以次复长子县，浑源、朔二州。永宁州、岚县、潞安府并降。又与汉岱攻复辽州。山西平，当进秩，因诉前镌秩冤，累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列内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

十三年，耿精忠叛，使其将白显忠寇广信、建昌、抚州，授希尔根定南将军，率师援江西，以桑格赞军事，沃赫、伊巴罕从，次南昌，而三城已陷。是时安亲王岳乐驻师省城，檄希尔根先取抚州，贼出拒，连败之，并率沙纳哈击走援贼，城贼待援不至，弃城走。精忠将陈升构土贼郭应定等犯赣州，令副都统甘度海御之，大捷。追至龙泉，破三垒，复攻取曹林十馀寨。十四年，击败精忠将邵连登，复建昌。移师饶州，击退馀干、浮梁、乐平诸县贼。会岳乐师下湖南，命简亲王喇布赴南昌，以希尔根副之。三桂将高大节出醴陵、萍乡，陷吉安，冀断岳乐军后路。我师屯螺子山，大节勇，常以少骑奔我师。喇布仓皇弃营走，希尔根从之，贼入垒，纵饮饱掠而归。俄大节死，希尔根督师攻围，战又弗胜。逾岁贼遁，诏仍驻南昌。寻以老召还。十八年，卒。

子喀西泰，任护军参领。从征四川，攻保宁，死蟠龙山之战。

论曰：当三藩乱时，命将四出，以庶姓授大将军，惟图海与赉塔二人而已。赉塔自广西，穆占自湖南，皆转战下云南，削平巨憝，功最多。穆占功归彰泰，故赏不逮；赉塔、莽依图功与相并，惜中道先卒。佛尼埒等皆夙将，有战绩。其时杂号将军，或出朝命，或即军前除拜。有一人递掌二三印者，有一印迭授二三人者，皆领异军独当一路。综而观之，当日行师应敌之大概，可以得其要矣。

列传四十二

张勇赵良栋 子弘灿弘燮 王进宝 子用予王万祥 孙思克 马进良

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人。善骑射，仕明为副将。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师次九江，勇来降，檄令招抚，得总兵以下七百馀人。授游击，隶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时李自成将贺珍、贺弘器、李明义等分据汉中、兴安、固原诸地，窥西安。勇与副将任珍、马宁等御战，屡败之。四年，宁夏叛将马德结弘器陷安定，勇从总兵刘芳名率师赴援，战，马宁阵擒德，勇攻克固原，获弘器、明义，诛之。

四年，米喇印、丁国栋以兰州叛，陷临洮。勇与副将陈万略率师夹击，破贼，复临洮。逐贼至岷州，败之宫堡，又败之马韩山。贼分窜二崖洞，歼焉；又败之马家坪，获明延长王识駉。乔芳攻拔兰州，喇印、国栋走甘州。勇等率师与乔芳会，遂渡河而西。八月，至甘州，贼出战，屡击败之。六年正月，总兵南一魁夺门入，勇入城巷战，贼夜遁，逐之至北山，歼贼甚众。斩喇印於水泉，国栋走肃州，师从之。五月，至肃州，伏壕外，伺贼出牧，擒斩，不使得入。十二月，勇与马宁督兵树云梯登城，遂复肃州，诛国栋，超授甘肃总兵。十年，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大学士洪承畴视师湖广，勇请自效，诏奖其忠勤，召诣京师。承畴亦荐勇智勇兼备，所部兵精马足，请移授经略右标总兵，上许之。勇入对，赐冠服、甲胄、弓矢，加右都督。勇移家京师，乞赐宅；子云翥，以廕授陕西卫指挥，乞改隶京卫，并得旨俞允。勇将行，命内大臣索尼等传谕曰："当今良将如勇者甚少。军务不可悬度，当相机而行，勿负才轻敌。"至军，佐承畴屡破敌。十五年，从徇贵州，明将罗大顺焚新添卫，勇率兵驰战，大顺走十万谿，勇与一魁等破其垒。复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次盘江。明兵焚铁索桥，勇夜督兵造梁，黎明，全军皆得渡，破明将白文选於七星关。十六年，加左都督。十七年，命移镇临元、广西诸处。十八年，迁云南提督。

康熙二年，以勇久镇甘肃，威名素著，属番詟服，命还镇甘肃。三年，加太子太保。西喇塔拉饶水草，号大草滩，厄鲁特蒙古乞驻牧於此。勇以其地当要隘，不容逼处，自往谕之，事遂寝。因请筑城其地，曰永固。旁建八寨，相联属为声势。四年，蒙古徙牧近边，请增西宁兵四千五百二十。部议下总督覆覈，上特命允之。

十二年，吴三桂反，四川总兵吴之茂叛应之。十三年，三桂使招勇，勇执其使以闻。陕西提督王辅臣亦叛，勇督兵防御。十四年，巡抚华善疏言："辅臣遥应三桂，西番土回乘隙并起，河西危甚，得免沦陷，皆勇之力。请敕许勇便宜。"命授靖逆将军，仍领提督，总兵以下听指挥。辅臣招勇，勇斩其使，上嘉之，封靖逆侯。

勇遣西宁总兵王进宝率师攻兰州。辅臣将潘瑀攻洮州，曾文耀攻河州，番部乘隙肆掠。勇率兵攻河州，文耀败走。别遣土官杨朝樑攻洮州，自督兵继其后，瑀亦败走。上嘉勇谋略，以其次子云翼为太仆寺卿。勇进攻巩昌，辅臣将任国治等潜师入城，与城兵共出战。勇与副将刘宣圣等奋击，截其归路，斩馘过半，获四百七十三人。时辅臣据平凉，贝勒洞鄂督兵围攻，久不下，上命勇率师会之。勇疏言巩昌要地，兵力难分，下廷臣议，令勇固守巩昌。

吴三桂遣其将吴之茂自四川北犯，为辅臣声援，屯西和。勇与振武将军佛尼埒及进宝等御之，三战皆胜。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勇还驻巩昌，疏荐天津总兵赵良栋才勇，命即授宁夏提督。十五年，叙复洮、河二州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吴之茂屯乐门，分兵攻陷通渭。勇督兵道伏羌赴援，至十八盘坡，与之茂兵遇，张两翼冲击，之茂兵溃，乘胜复通渭。进攻乐门，之茂据险，列十一寨，勇度地，令横营山梁。营甫立，贼齐出，勇令兵持草一束，与都统赫叶分击南北山梁，贼亦南北应战。火器发，贼败走入寨，兵投草填堑直进，杀贼千馀。之茂收馀众复战，勇勒兵冲击，之茂大败。勇与佛尼勒、进宝等尽平贼寨。之茂夜走，追败之牡丹园，又败之西和北山，之茂仅以数骑遁。大学士图海出视师，辅臣降，勇遣兵收平凉、庆阳、巩昌诸属县。诏褒勇功，进一等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

十七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兵入河套，厄鲁特部为所败，假道赴青海，阑入内地，勇驱令出塞。二十一年，入觐。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谕留之。二十三年，闻青海蒙古游牧近边城，率兵赴丹山防御，至甘州，病笃。上闻，遣医并其子云翼驰驿往视。寻率，赠少师仍兼太子太师，赐祭葬，谥襄壮。

勇身经数百战，克府五、州县五十，右足中流矢，伤骨，不能履，常以肩舆督战。临敌若无事，而智计横出，每以寡胜众。居恆恂恂退让，宾礼贤士。用人尽其材，其所甄拔，往往起卒伍为大将，良栋、进宝尤其著者也。

子云翼，袭爵，官至江南提督。卒，谥恪定。雍正间，祀勇贤良祠。乾隆三十三年，命以一等侯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诏褒勇、良栋、进宝勋绩，尤称勇有古名将风。时勇四世孙承勋袭爵，以散秩大臣旷班，降三等侍卫，命复还散秩大臣。

赵良栋，字擎宇，甘肃宁夏人，先世居榆林。顺治二年，师定陕西，良栋应募，隶总督孟乔芳标下，檄署潼关守备。从征秦州、巩昌，击败叛将贺珍、武大定。授宁夏水利屯田都司。五年，讨河西回，擒丁国栋。良栋在行间，擢高台游击。十三年，以经略洪承畴荐，从征云、贵，授督标中军副将。康熙元年，擢云南广罗总兵。先后剿平马乃、陇纳、水西诸苗。四年，移镇贵州平远，遭父丧，吴三桂以水西未大定，留勿遣。良栋辞，忤三桂，同官为排解，乃得归终制。八年，起山西大同总兵。十一年，移镇直隶天津。

十二年，三桂反。十三年，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甘肃提督张勇荐良栋，擢宁夏提督。入觐，奏宁夏乱兵，宜诛首恶、宥胁从，上颔之。良栋请留孥京师，赐宅以居。简精兵百疾驰赴镇，宣上谕抚慰。察知倡乱者把总刘德，而参将熊虎与其谋，戕福者营兵阎国贤、陈进忠。乃分兵使出防，散其党羽，逮虎等正其罪，请旨斩之。

是时大将军图海督师平凉，讨王辅臣，良栋及平凉提督王进宝并听指挥，分兵定秦州、西和、礼县。十八年，良栋疏言："宁夏兵旧习骄纵，臣三年训练，渐遵纪律，并严禁侵剋额饷，众志思奋。臣年渐老，不乘时努力，虚负上恩。今湖南既定，宜取汉中、兴安，规四川。臣原精选所部步骑五千，独当一路。"上览奏嘉许，下图海。图海议先破栈道、益门镇诸处贼垒，分四道进取；而凉州提督孙思克疏请缓师，得旨切责。乃以十月定师期，良栋将所部出徽县。师进破密树关，遣兵袭黄渚关分敌势，大战，破三桂兵，克徽县。思克出略阳，方次阶州。良栋师自徽县进克略阳，三桂将吴之茂败走。良栋复进取阳平关，徇沔县。进宝出凤县定汉中，良栋与会师宁羌，各奏捷。授良栋勇略将军，仍领宁夏提督。

十九年，良栋与进宝分道进次白水坝，三桂兵夹江而阵，江水方涨，不得舟，贼矢石如雨。良栋令於众曰："视我鞭所向，敢退者斩！"一军皆奋呼。良栋擐甲，骤马乱流而渡，师从之，敌发砲，伤数十人，无回顾者。三桂兵错愕奔溃，逐之过青川，败之石峡沟，再败之青箐山，下龙安府，渡明月江，经绵竹。三桂兵尽溃，所置巡抚张文德及其将汪文元等皆降，遂复成都，盖出师甫十日。上奖良栋功，擢云贵总

督，加兵部尚书，仍领将军。良栋念宁夏当有代者，镇兵且不能从征，疏辞总督，上弗许。部议宁夏改设总兵，上即授良栋子廕生弘灿，仍将镇兵从征。

时进宝亦克保宁，与建威将军吴丹等徇顺庆、重庆、遵义，皆下。良栋分遣游击冶国用等西徇雅州，复象岭、建昌诸卫。东略叙州，定纳溪、永宁诸县。疏请敕陕西、四川督抚诸臣合筹运饷济军。师自四川分道：一自保宁出永宁，达霑益；一自成都出建昌，达武定。并下云南。上韪其言，谕诸将帅协谋定策。寻议吴丹出永宁，良栋出建昌。吴世璠遣其将胡国柱、夏国相等攻陷永宁，犯泸州、叙州，复聚窥建昌。良栋檄总兵硃衣客将八千人援建昌，硃衣客战不胜，退驻雅州。建昌守兵食尽，弃城走。良栋劾吴丹拥兵不进，致永宁陷贼，并及硃衣客引退状，诏解吴丹将军以授佛尼埒，逮硃衣客下刑部。

二十年，良栋率师次朝天关，遣弘灿出马湖绕贼兵后，战凤凰村，再战观音崖。贼据崖，弘灿督兵攀崖袭其后，馘三百，俘八十馀。令总兵李芳述、偏图等逐至黄茅冈，贼分三道拒战，弘灿分兵应之，自旦至暮，大破贼，斩其将沈明、张文祥，国柱等遁走。复泸州、叙州，遂克永宁，徇荣经。良栋与会师夹江，克雅州，进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

大将军贝子彰泰统湖广、广西诸路满、汉兵四十万下云南，攻会城，屯城东归化寺，西亘碧鸡关，连营四十里，前临昆明湖，湖中不设兵。世璠收馀众固守，自水道转运，相持数月未下。九月，良栋至军，周视营垒，请於彰泰曰："我师不速战，相持日久，粮不继，何以自存？"彰泰曰："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之於敌？且尔兵初来，亦宜体养，何可令其伤损？"良栋不从，率所部夜攻南坝，破垒夺桥，遂薄城。彰泰语良栋："尔兵攻已瘁，宜暂退，令总督蔡毓荣代守。"良栋曰："我兵死战所得地，奈何令他人守乎？"於是彰泰令诸军悉进，世璠兵出城，战於桂花寺，诸军皆奋斗，世璠兵大败，乃自杀，馀众以城降。云南平。

自三桂镇云南，至世璠覆亡，历年久，子女玉帛充积饶富。城破，诸将争取之，独良栋无所取，戢所部兵丝毫毋敢犯。

硃衣客就逮，具疏辨，谓良栋与兵少，又无后应，是以退还。进宝亦疏谓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良栋复劾硃衣客欺饰狡辨，且谓辨疏出进宝。上以军事急，命俟事平察议。云南既定，召良栋诣京师，进宝亦入

觐，谕曰：“当贼据汉中负固，诸将咸谓恢复为难，独良栋首发议进剿，与进宝同取汉中。嗣因意见不相合，遂分道克成都，而进宝亦取保宁。成都不下，保宁未易拔；保宁不下，成都未易守：是二将并有功也。时贼皆入川抗战，我师乘虚自沅州、镇远取贵阳，川中寇复张，已复之疆土几至再陷，则二将不能和衷之所致也。二将不谙大体，私忿攻讦。朕念其功绩并茂，惟欲保全，互讦章奏，皆置不问，但论失援建昌罪。”部议硃衣客论斩，吴丹夺官籍没，良栋夺官。上命硃衣客免死为奴，吴丹夺官，良栋改授銮仪使。

二十二年，良栋疏陈战功，请察议，下王大臣等议：良栋失建昌，以功抵罪；止叙从征将士弘灿、芳述、偏图，并加左都督。良栋寻乞病归。二十五年，上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总督原衔。二十七年，入觐，复自陈战功，上命还里牒部具奏。二十八年，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三十年，噶尔丹扰边，命西安将军尼雅翰等出防宁夏，以军事谘良栋。三十二年，以宁夏总兵冯德昌赴甘州，命良栋暂领镇兵。良栋劾德昌剋军粮，德昌坐罢。三十三年，命良栋率兵驻土喇御噶尔丹，旋召诣京师。三十四年，良栋复自陈战功为大将军图海、彰泰所抑，并咎大学士明珠蔽功，上责其褊隘，还其疏，仍敕部优叙，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良栋原留京师，乞田宅。御史龚翔麟劾良栋骄纵，上原之，赉白金二千，令归里。

三十六年，良栋病，尚书马齐自宁夏还，奏状，手诏存问，赐人葠、鹿尾。寻卒，年七十有七。上方征噶尔丹，次榆林，谕曰：“良栋伟男子，著有功绩。性躁心窄，每与人不合，奏事朕前，言语粗率。朕保全功臣，始终优容之，所请无不允。今病卒，宜为其妻子区处，使得安生。”至宁夏，命皇长子允禔临其丧，赐祭葬，谥襄忠。五十九年，上谕群臣，犹举良栋至云南与彰泰议军事，谓决於进战乃得成切。乾隆四十七年，进一等伯，世袭罔替。

子弘灿，初以廕生特授宁夏总兵，历川北、真定、黄岩、南赣诸镇。康熙三十八年，授浙江提督，调广东。四十五年，授两广总督。五十五年，入觐，辞还，奏言久处炎海，年事就衰，请移近地自效。寻授兵部尚书。五十六年，诣京师，至武昌，道卒，谥敏恪。

弘燮，初授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良栋卒，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复授天津道。三迁河南巡抚，调直隶。五十四年，谕奖弘燮抚直隶十

年，任事勤劳，旗、民辑睦，盗案稀少，加总督衔。六十一年，卒，谥肃敏。弘燮在官亏库帑，特命弘灿子之垣以郎中署直隶巡抚，责完补。世宗即位，以之垣庸劣，令解任。寻命免追亏项，诏谓念良栋旧勋也。

王进宝，字显吾，甘肃靖远人。精骑射。顺治初，从孟乔芳讨定河西回，授守备，隶甘肃总兵张勇标下。十一年，勇调经略右标总兵，南征，进宝从徇湖南。十五年，下贵州，师次十万谿，悬崖千仞，明将李定国遣其将罗大顺扼险屯守。进宝率众攀崖直上，捣其巢，大顺奔溃，以功迁经略右标中营游击。康熙二年，勇还为甘肃提督，进宝亦改授提标左营游击，随军有功，迁参将。厄鲁特蒙古欲得大草滩驻牧，勇用进宝议，持不可。既，城永固，以进宝为副将驻其地。十二年，擢西宁总兵。

王辅臣攻陷兰州，勇遣进宝率师讨之。次黄河，夜以革囊结筏自蔡湾渡，破贼皋兰龙尾山，获辅臣将李廷玉。遂东拔安定，复金县。西攻临洮，会大雪，讠问贼不诫备，袭破之。辅臣使持吴三桂劄招进宝，进宝以闻，加左都督。四月，进攻兰州。辅臣遣兵开壁出战，进宝督兵奋击，自旦至日中，擒斩过半。贼败入壁，为长围困之，断其粮运。六月，辅臣兵造筏黄河，谋潜遁。进宝缘河要之，贼计蹙，其将赵士升出降。

其秋，三桂遣其将王屏藩、吴之茂自四川入陕西，为辅臣声援。之茂据西和凤凰山，进宝督兵讨之，初合，我师败绩；夜，之茂兵来袭，进宝以计环攻之，蹙之党家山，大溃，多坠崖死。十五年，擢陕西提督，仍兼领西宁总兵，驻秦州。之茂进据北山，断临洮、巩昌道。进宝与将军佛尼埒分兵赴援，击败之，获其将徐大仁。战罗家堡，再战盐关，屡胜。之茂集溃兵万馀屯铁叶硖、红山堡，筑垒，护以密椿，潜出运刍粮。进宝遣兵破贼牡丹园，获粮械。大将军图海进攻平凉，辅臣引四川叛将谭弘犯通渭。进宝引数十骑入自东峡口，闻将军赫叶战败，寇方张，令诸军伐木曳以行，尘大起，寇骇走，追杀数十里。分兵进攻，复静宁，於是平凉遂下。六月，师次乐门，甫立营，之茂兵来攻，进宝督兵环击，歼其裨将数辈。复与佛尼埒合兵，战屡胜，之茂仅以十馀骑溃走。平原、固原悉定。论功，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上褒进宝忠义，进一等，授奋威将军，仍兼提督平凉诸军事。

十七年，复庆阳，斩其将袁本秀。十八年，图海议取汉中。图海与总兵费雅达自栈道先驱，进宝疏乞令长子用予随征，上授以副将。师进次宝鸡，进宝遣用予击贼红花铺，大败之，克凤、两当二县。复进次武

关，令用予将偏师绕出关后，进宝督兵夜斩关入，获其将罗朝兴等。复进夺鸡头关，直趋汉中，屏籓率其众自青石关走广元，进宝遣兵追击，其将杨永祚、孙启耀来降，遂尽复汉中地。时赵良栋亦克略阳，命分道定四川。将军吴丹、鄂克济哈率满洲兵继进，进宝自青石关进次神宣驿，督兵夺朝天关，疾驰进，拔广元。屏籓走保宁。

十九年，分兵趋保宁，距城二十里当孔道立营，屏籓以二万人出战，进宝督兵奋击，大破之。追至锦屏山，连拔贼垒，夺浮桥。薄城，守兵贯弓注矢，进宝披襟示之曰："何不射我？"守兵皆惊愕。用予斩门入，进宝戢诸军毋惊井里，皆曰："此仁义将军也！"屏籓与其将陈君极缢焉，获之茂与其将张起龙、郭天春等十七人，诛之。分部诸将及次子用宾复昭化，剑州、苍溪、蓬州、广安、合州、西充、岳池诸州县悉定。

时良栋已克成都，授云贵总督，移军下云南。诏进宝留镇四川，驻保宁。擢用予松潘总兵。进宝疏称疾乞休，命还固原就医，即令用予护诸军驻保宁。寻改用予固原总兵。良栋檄川、陕诸军从征，进宝疏言所属诸军宜留镇守，请停拨遣，从之。三桂将胡国柱、夏国相等自贵州入四川，谭弘既降复叛，陷建昌。良栋疏劾进宝，进宝言方卧疾，固原、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诏趣进宝还保宁护诸军。叙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用予加左都督，授拖沙喇哈番。二十年，三桂将马宝犯叙州，用予击卻之，并复纳溪、江安、仁怀、合江诸县，降其将何德成等，宝窜还云南。上命用予率所部驻永宁。

二十一年，云南平，进宝入觐，良栋亦诣京师，命王大臣发还互劾章奏，并宣谕："二臣功绩并茂，欲矜全保护之；私忿攻讦，不谙大体，皆置不问。"语互详良栋传。赉服物，还镇。二十三年，疾甚乞休，时用予已调太原总兵，命偕太医驰驿视疾。寻移甘肃总兵，俾便奉侍。二十四年，进宝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忠勇。用予袭爵，进二等，寻卒官。乾隆三十三年，命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进一等，用宾授侍卫。进宝所部多材武，王万祥尤著。

万祥，字瑞宇，会宁人。幼丧父母，依其戚郭氏，从其姓。进宝官游击，应募入伍，屡当军锋。积功至副将。攻兰州，万祥请先取临洮，进宝率兵以夜半至城下。万祥见城有缺，令裨将阎润先登，縋万祥上，数十人从，守者惊觉，发矢石。万祥语众曰："今欲退无路，惟有猛进！"手刃数人，众继上，遂克临洮。

宁夏兵变，军中流言汹汹，万祥告进宝。翌日，阳引兵退，而置伏以待。敌来追，伏起，敌大败。俄，至者益众，万祥中矢，手拔，战益奋，左辅又创，仍力战，敌乃溃奔，克通渭。进宝愤城人通贼，将悉按诛之，万祥谏而止。攻汉中，将二千四百人断敌运道，敌弃寨，屯八角原，复攻之下。土寇起，击斩其渠。拔凤县，分兵取两当。雪夜进攻武关，擒其将刘哈性。战阎王碥，用予陷围中，万祥驰援，伤右股，还固原疗治。进宝为疏请复姓，授定海总兵，调兴化。台湾定，复调台湾，擢福建陆路提督。卒，赠太子少保，谥壮敏。

孙思克，字荩臣，汉军正白旗人。父得功，以明游击降太祖，有功，附金玉和传。思克其次子也。初授王府护卫。顺治八年，管牛录额真，并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迁甲喇额真。从军，自湖南下贵州、云南，转战有功。康熙二年，擢甘肃总兵，驻凉州。

五年，厄鲁特蒙古徙牧大草滩，慰遣之。不受命，战於定羌庙，败去，扬言将分道入边为寇。思克与提督张勇疏请用兵，廷议不可轻启兵衅，令严防边境，抚恤番人。思克乃偕勇修筑边墙，首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止，於是厄鲁特蒙古入边牧者皆徙走。思克遍视南山诸险隘，分兵固御，乃益敕军纪，简将才，汰冗卒，覈饷糈，剔蠹蚀，戢兵安民，疆圉敉宁。总督卢崇峻以闻，加右都督。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吴三桂，临洮、巩昌皆附，兰州亦陷。总督哈占檄思克赴援，思克率师道阿坝红水芦塘至索桥，结筏渡河，克靖远，附近诸城堡悉下。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乘隙毁隘，入为寇，副将陈达阵没。思克乃留参将刘选胜等守靖远，率师还凉州，墨尔根台吉引去。高台黄番复入边为寇，攻围暖泉、顺德诸堡。思克率师赴甘州，黄番亦远遁，乃复渡河而东，与勇会师。疏言所部兵自草地往来劳苦，乞恩加犒赏，上特许之。

思克会勇围巩昌，时大将军贝勒洞鄂攻秦州未下，三桂遣兵自四川至，营南山上，势方张。檄思克率二千人自巩昌赴援，壁州西，与相持。辅臣将陈万策等诣思克降，巴三纲遁走，遂克秦州。南山寇溃窜，思克与将军佛尼埒等追击，败之阎关，复礼县；复败之西和，夺门入，斩所置吏，清水、伏羌诸县皆下。复还军巩昌，遣万策等入城谕辅臣将陈可等，以巩昌十七州县降。河东悉定。

乃会攻平凉，思克率师出静宁，击败辅臣将李国樑，斩级五百，获裨将三，复其城。进次华亭，辅臣将高鼎率裨将二十八、兵千馀，迎

降。遂至平凉，与贝勒洞鄂师会。城兵出战，思克徒步督所部当贼，战南山，战城北，八战辄胜。又为九覆，败贼南郭外。贼阻我军掘壕，思克挥兵急击，贼退复逼者三，皆败去。攻泾州白起寨，挥兵先登，克寨，获辅臣将李茂。又败之甲子峪，败之马营子、麻布岭，洞鄂上其功。十五年，图海代洞鄂督师，至城北虎山墩度形势，并侦通固原道。贼伏兵万馀猝起，思克急击之，逐北十馀里，被巨创。辅臣乞降，思克还凉州。诏褒思克功，擢凉州提督，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思克疏谢，因言："虎山墩之战，贼斫臣右臂，伤筋骨。今已成残疾，乞解任回旗。"温旨慰留。十六年，叙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噶尔丹为乱，诸蒙古徙入边扰民，思克与勇遣兵驱之，乃去。

十八年，上敕图海合诸军下四川，定四道进兵，思克与将军毕力克图出略阳。会京师地震，诏内外大臣陈所见。思克疏言："汉中、兴安山岭纡险，贼划断要隘，师未能直入。绿旗兵不尽强壮，马又多羸瘦，满洲兵亦无多。若各路调取，又恐地偪番夷，秋高马肥，乘机思逞。秦地多山，土不生秔稻，采买麦豆，用民负载驮运，餽运维艰。诸军闻京师地震，倾坏房屋，压毙人口，各有内顾忧。不若今秋暂缓出师，选强壮，饲战马，俟来春再议进兵。"上命学士拉隆礼至凉州宣谕诘责，思克引罪。与毕力克图率师攻阶州，进克文成、沔诸县。上命思克还凉州。寻以总督哈占奏，移驻庄浪。二十年，庆阳民耿飞纠番酋达尔嘉济农等为乱，犯河州，思克与勇遣兵讨平之。二十二年，追论请缓师罪，罢提督，夺世职，仍留总兵。二十三年，复授甘肃提督。

二十九年，学士达瑚、郎中桑格使西域归，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劫。思克遣游击硃应祥诱质其宰桑，达瑚等乃得返。又遣副将潘育龙、游击韩成率师讨之，斩四百馀级，阿奇罗卜藏败走。复使诘责西海诸台吉，诸台吉惧，籍阿奇罗卜藏家偿所掠。思克疏请免穷治，上嘉思克筹画合宜，如其请。

三十年，疏言："噶尔丹巢穴距边三十馀程，其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在西套住牧。虽叔侄为仇，虑其复合，侵掠西海，道必经嘉峪关外。今设副将，威望未尊，兵不盈千，不足资控御。请设总兵一、兵三千，以固边圉。甘肃地瘠民贫，布种收穫，与腹地迥别。纵遇丰年，输将国赋，仅赡八口，并无盖藏。兵马粮料，不敷供支。宜於河西要地，屯积粮草。本地无粮可买，輓运又恐劳民。请开事例，捐纳加级、纪录、职监。俟边储稍充，即行停止。"三十一年，加太子少保，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疏乞休，复慰留。加振武将军。

三十二年，噶尔丹为乱，命内大臣郎岱率禁旅出驻宁夏，以思克为参赞。三十五年，上亲征，大将军费扬古当西路，思克率师出宁夏，与会於翁金。上驻跸克鲁伦河，噶尔丹遁去，费扬古督兵邀击，战於昭莫多。思克将绿旗兵居中，与诸军并力奋战，大破之，逐北三十馀里，噶尔丹引数骑走。诏褒谕，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暢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命驻肃州，诇噶尔丹踪迹。三十七年，叙功，加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以病乞休，遣医往视，仍命留任养疴。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襄武。丧还京师，命皇长子允禔临奠。

思克镇边久，威惠孚洽。丧还自甘州，至潼关，凡道所经，军民号泣相送。上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四年，定封一等男。三十二年，命世袭罔替。曾孙庆成，自有传。

马进良，甘肃西宁人。初入伍，隶思克军。从攻平凉，辅臣拒战，贼斫思克手。进良闻之，曰："斫我总兵手，我必杀之！"乃入贼阵，逐斫思克手者杀之，身被数创。叙功，累迁游击。思克请补中军参将，格部议，上特允之。复再迁，授古北口总兵。上征噶尔丹，命将千五百人从。擢直隶提督，谕奖饬营伍，训练严明。中军参将缺，上特授其子龙。寻以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襄毅。

论曰：世称河西四将，以勇为冠，忠勇笃诚，识拔裨佐，同时至专阃，奉指挥维谨。高宗许为古名将，允哉！良栋、进宝，转战定四川，进宝实首功，乃忼爽多所忤，圣祖力全之，始以功名终。进宝亦与良栋龃　，不令并下云南，怏怏称疾，命其子代将。思克请缓师，虽不得与良栋、进宝同功，仍俾坐镇，皆圣祖驭将之略也。思克战功微不逮，而惓惓爱民，可谓知本矣。

列传四十三

蔡毓荣哈占 杭爱鄂善华善 董卫国 佟国正 周有德 张德地

伊辟 王继文

蔡毓荣，字仁庵，汉军正白旗人。父士英，初籍锦州。从祖大寿来降，授世职牛录章京。从转战有功。顺治间，累迁至右副都御使。出为江西巡抚，疏陈兵后荒芜，请除荒田赋额十万八千五百四十顷有奇；又以瑞、袁二府科粮偏重，疏请蠲瑞属浮粮九万九千馀石，定袁属赋额自一斗六升七八合减至九升三合：皆得请。又疏论铜塘封禁山不宜开采，咸为民所颂。寻改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以疾告归。十三年，卒，谥襄敏。

毓荣，其次子也。初授佐领，兼刑部郎中。寻授御史，兼参领，迁秘书院学士。康熙初，授侍郎，历刑、吏二部。九年，授四川湖广总督，驻荆州。累疏言："四川民少田荒，请广招开垦。招民三百户，予议叙，垦田五年，起科"；"四川冲要营员用沿边例题补"；"移驻官兵子弟得入籍应试"。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毓荣遣沅州总兵崔世禄率兵入贵州，夷陵总兵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继进，上命速遣提督桑额守沅州。寻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大将军，率八旗兵讨三桂，驻荆州，谕毓荣督饷。十三年，分设四川总督，命毓荣专督湖广，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三桂破沅州，世禄降。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部议毓荣当夺官，命留任。寻居父丧，命在任守制，督绿旗兵进剿。毓荣令副将胡士英等分防江口。叛将杨来嘉据南漳，屡出掠，令襄阳总兵刘成龙御之，战屡胜。广西提督马雄降三桂，腾书两广总督金光祖，言毓荣将率绿营兵赴岳州降三桂。光祖密使告毓荣，毓荣以闻，请解任，命殚心供职，毋以反间引嫌。

十四年，勒尔锦请增绿旗兵援、剿二营，领以两副将，命毓荣统辖。十七年，毓荣督造战舰成，率绿旗兵五千，从大将军贝勒尚善进攻岳州，与讨逆将军鄂纳等以舟八百馀入洞庭湖，击三桂兵，大败之，发砲沈其舟，歼寇甚众。遣将舣君山，载土伐木塞诸港。分兵屯三眼桥、七里山，绝寇转粮道。寇犯我粮艘，夹击，复大败之，斩级千馀。会三桂死，其孙世璠以丧还。师克岳州，进定长沙、衡州。十八年，疏

言："湖南境惟辰州尚为三桂守。枫木岭、神龙冈两道皆险隘。我师疲顿，当小休。俟粮草克继，会师进攻。"上命给事中摩罗、郎中伊尔格图传谕曰："贼败遁负险，宜用绿旗步兵。毓荣所属官兵强壮，不难攻取险隘，剿除馀寇。其具方略以闻。"毓荣疏请专责一人，总统诸路绿旗兵水陆并进，上即授毓荣绥远将军，赐敕，总统绿旗兵，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赵赖等并受节制。十九年，督兵分道出枫木岭、辰龙关，水师并进，克辰州，再进克沅州，并复泸溪、溆浦、麻阳诸县。

大将军贝子彰泰与会师，自沅州入贵州境。彰泰疏言绿旗兵已与满洲兵会，若各自调遣，虑未能合力奏功。上命毓荣军机关白大将军。寻与卫国督兵克镇远、思南。世璠将夏国相等以二万人屯平远西南山，分兵据江西坡，坡天险，国相为象阵。我师迫险攻象阵，不能克，毓荣以红旗督战，众奔不可止，师败绩。越二日复战，鼓众奋进，国相弃险走，遂克贵阳。二十年，从彰泰下云南，次曲靖。会师进薄会城，屯归化寺，夺重关及太平桥。世璠将余从龙等出降，诇知其虚实。赵良栋师至，趣进攻，毓荣军大东门。世璠自杀，城下。云南平。毓荣还任湖广总督。

二十一年，调云贵总督。累疏区画善后诸事："一曰蠲荒赋。云南陷寇八载，按亩加粮。驱之锋镝，地旷丁稀，无徵地丁。额赋应予蠲除，招徕开垦。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职，不过宣慰，三桂滥加至将军、总兵。初投诚，权用伪衔给劄，今当改给土职。旧为三桂夺职者，察明予袭。三曰靖逋逃。三桂旧部奉裁，徵兵散失。八旗仆从，兔脱鼠窜。宜厚自首赏，重惩窝隐。所获逃人，量从末减，庶闻风自归。四曰理财源。云南赋税不足供兵食。地产五金，令民开采，官总其税。省会及禄丰、蒙自、大理设炉铸钱。故明沐氏庄田及入官叛产，均令变价，以裕钱本。田仍如例纳赋，兵弁馀丁，垦荒起科，编入里甲，俾赋有馀而饷可节。五曰酌安插。逆属尝随伍，当遣发极边。若仅受伪衔，并未助逆，宜免迁徙。六曰收军仗。私造军器，应坐谋叛论罪。土司藏刀枪，民以铅硝、硫黄贸易，皆严禁。七曰劝捐输。云南民鲜盖藏，偶有灾祲，无从告籴。请暂开捐监事例。八曰弭野盗。鲁魁在万山中，初为新□习阿蒙土人所据，啸聚为盗。内通新平、开化、元江、易门，外接车里、孟艮、镇元、猛缅。三桂授以伪职，今虽改授土司。仍宜厚集土练，分驻隘口，防侵轶为患。九曰敦实政。兵后整理抚绥，其要在垦荒芜，广树蓄，裕积贮，兴教化，严保甲，通商贾，崇节俭，蠲杂派，恤无告，止滥差。州县吏即以此十事为殿最。十曰举废坠。各府州县学宫，自三桂煽乱，悉皆颓坏。今宜倡率修复。通省税粮，既有成额，宜

均本折定，留运驿站，酌加工食，俾民间永无派累。”疏入，廷臣议行。别疏言：“督标旧额兵四千，请增千为五营。吴三桂设十镇，今改为六。在迤西者：曰鹤丽、曰永顺、曰楚姚蒙景，在迤东者：曰开化、曰临元澂江、曰曲寻武霑。”“中甸旧辖丽江土府，三桂割畀蒙、番互市。今互市已停，蒙、番所设喇嘛营官未撤，宜令土知府木尧仍归其地。”

初，师自贵州下云南，毓荣劾董卫国不听调度，上命俟事平再议。二十二年，部议卫国未尝违误，且有复镇远功，请免议，上责毓荣妒功诬奏，下部议，削五级。二十五年，授总督仓场侍郎，改兵部。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等疏言侍卫纳尔泰自陈前使云南，毓荣令其子琳餽以银九百；内务府又发毓荣入云南以三桂女孙为妾，并徇纵逆党状：下刑部，鞫实，拟斩，籍没，命免死，与琳并戍黑龙江。赦还。三十八年，卒。

哈占，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自官学生授鸿胪寺赞礼郎，累迁兵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八年，授秘书院学士。十一年，擢兵部侍郎。

十二年，授陕西总督。甫到官，吴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等叛应之，与三桂将王屏藩谋寇陕西。上授都统赫业安西将军，会西安将军瓦尔喀讨之，命哈占与巡抚杭爱督饷，并敕与提督张勇、王辅臣修边备，辑军民。十三年，复命尚书莫洛经略陕西，敕凡事谘哈占乃行。哈占以汉中、广元山迳险峻，疏请造船略阳速粮运。寻又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护诸将出秦州，徇四川。寇劫略阳粮艘，上命四川总督周有德督川境转饷。哈占疏请令山西协助，上以山西道远多劳费，发帑十五万，使在西安采运；并谕宜稍增其直，俾民乐输送。会辅臣叛，莫洛遇害。董额以饷不继，自汉中引还西安。

十四年，诏哈占分兵防兰州，哈占疏言西安兵少不宜分遣。上命云贵总督鄂善率师驻兴安、汉中，既又命守延安，哈占迭奏请留西安不遣。时辅臣据平凉，同州游击李师膺叛，戕韩城知县翟世琪，胁神道岭营卒，合蒲城土寇陷延安。固原道陈彭、定边副将硃龙皆以城叛。辅臣分兵四出，陷旁近诸州县，遂破兰州，巡抚华善走凉州。遣将逐贼邠州、淳化、三水、长武、汉阴、石泉、甘泉、宝鸡诸处，战辄胜。董额师克秦州，总兵王进宝亦复兰州。定边、延安皆下。上趣董额督兵合攻平凉。哈占闻兴安游击王可成叛，移潼关绿旗兵守商州，移西安满洲兵守潼关。俄闻兴安叛兵已破商州旧县关，逼西安，疏请敕董额分兵赴援。上责哈占曰：“辅臣初叛，朕以兰州近边要地，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以西安兵少不遣，兰州遂陷。又以延安居要冲，命鄂善屯守，哈占留

之西安，延安复陷。哈占但知有西安，重兵自卫，贻误非小！”别敕董额急攻平凉，仍遣将军吴丹率师自太原移驻潼关，员外郎拉笃祜率榆林蒙古兵益西安。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董额为大将军，围平凉，辅臣降。哈占疏请安辑降众，设置官吏。事皆下部议行。

十九年，将军赵良栋克成都，王进宝克保宁，郡县以次底定。哈占疏言军饷自西安运保宁，应令四川接运。上以四川初定，未能任转饷，命自略阳水道运叙州。寻敕哈占率师赴保宁，规复云南。哈占复疏请命四川督饷，户部侍郎赵璟、金鼐疏言陕西转饷入四川，四川吏不之恤，道远民滋困。

尚书宋德宜言陕西、四川宜以一总督董理，庶两省民劳逸得平，乃改设川陕总督，以命哈占。哈占师次保宁，时叛将谭弘、彭时亨四出劫掠为民害，上命速剿定，进攻云南。哈占遣总兵高孟击时亨，败贼南溪罗石桥，复营山、渠二县。二十年，镇南将军噶尔汉收忠、万、开、建始、云阳、梁山诸州县。弘走死。孟逐时亨，亦复广安、达、大竹、东乡诸州县。时亨势蹙，降。敕哈占率师赴叙州，会建昌、永宁两路兵进征。哈占师发永宁，追击三桂将马进宝，入贵州。次毕节，进宝降。复进次威宁。大将军贝子彰泰疏言云南已合围，师足用，兵多粮少，宜令哈占还四川。哈占复进次曲靖，闻命引还。寻以破时亨功，加兵部尚书衔。弘将牟一乾、一举诣遵义降，分驻巴县、涪州。哈占疏请移陕西，懦者归农，强者入伍，上从之。二十二年，授兵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礼部。以疾乞休，上疏自述在军时积劳成病。上以哈占未尝立功，斥其妄，命仍殚力供职自赎。二十五年，卒。

杭爱，章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古尔嘉珲，顺治初为国子监祭酒。杭爱初授笔帖式，累迁吏部郎中。康熙十一年，超授山西布政使。谕曰：“朕知汝才能，外省事重，藩司职掌最要。其克尽忠诚，毋负简任！”十二年，擢陕西巡抚。军兴，命督饷。十九年，调四川。叛将谭弘据万县为乱，命杭爱慰抚夔州诸路。二十年，建昌土司安泰宁谋乱，敕与将军王进宝招之来降。哈占师进次永宁，命杭爱督趣输运。自三桂乱，四川悉陷，民多流亡，兵占耕民田不纳赋。杭爱疏请清釐，又乞蠲罗森妄报垦荒升科田四百馀亩，上特允之。二十二年，卒，谥勤襄。

鄂善，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初自侍卫授秘书院学士，迁副都御史。康熙九年，授陕西巡抚。十一年，擢山西陕西总督，寻改专督陕西。十二年，调云南，以哈占代。三桂反，诏鄂善留湖广。十三年，改兼督云、贵，命从师进征。三桂陷湖南郡县，吏议镌五级，命留任。王

辅臣叛，命与副都统穆舒浑率师自襄阳移守兴安、汉中。十四年，次西安，哈占疏留助守。上复命移守榆林、延安，哈占再疏留不遣。及毕力克图击辅臣，复延安，鄂善乃遵上指移驻，招抚流民，分守栈道，寇来犯，击之退。授甘肃巡抚。十七年，坐失察布政使伊图蚀帑、清水知县佟国佐苛敛，部议当夺官，命留任。十八年，以计典罢。寻卒。

华善，亦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顺治十三年，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累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初，累迁弘文院学士。九年，授甘肃巡抚，疏请免逃荒额赋。西和、礼县大疫，华善发帑治赈，并以春耕期迫，令市耕牛、具籽种，事竟乃疏闻，部议以违例当责偿，上命宽之。辅臣反，攻兰州，游击董正己叛应之，布政使成额降寇，华善与按察使伊图走永昌，疏请假提督张勇便宜讨辅臣，与勇及王进宝、陈福、孙思克分道进兵，规复兰州。华善与勇督兵赴临洮，遣将收河、洮二州，复督兵攻巩昌，克之，会进宝亦克兰州，谕嘉劳。十五年，疏请免临洮、巩昌二府逋赋。寻卒於官。

董卫国，汉军正白旗人。初授佐领，累官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八年，擢山西巡抚。康熙四年，加工部尚书衔。十三年，改兵部尚书衔。

吴三桂反，陷长沙，卫国疏请发兵备袁州、吉安，上命副都统根特自兖州移兵赴援。耿精忠亦反，侵宁都、广昌、南丰诸府县，饶州参将程凤、广信副将柯升叛应之，构土寇破都昌，窥南康。卫国密疏闻，上命定南将军希尔根会卫国剿御。精忠兵逼袁州，山民棚居与相结，谓之“棚寇”。卫国请设袁临总兵，荐副将赵应奎有胆略堪任，上从之。南瑞总兵杨富谋叛，卫国廉得实，寘之法，并歼其党，上嘉之。寻改设江西总督，以命卫国。精忠兵及棚寇分犯新昌、上高，卫国遣诸将佟国栋、赵登举、张射光赴援，大破贼，斩其渠左宗榜。十四年，与希尔根等招降泰和、龙泉、永新、庐陵诸县。参赞桑额自上高克新昌，被檄引去；寇抵隙复入，城并陷，遣其徒遏广信粮道。卫国请督兵进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驻师南昌，疏留之。十五年，遣诸将吴友明逐寇瑞州，复上高、新昌。复遣援靖安，诸将许盛、杨以松克泰和、定南。十六年，以土寇杨玉泰窃据宜黄、乐安、崇仁山谷中，发兵讨之。崇仁寇蔡仕伯、宜黄寇沈凤祥等出降。破贼於大岭，克乐安，玉泰亦降。

湖南平江及铜鼓营寇起，卫国留提督赵赖守乐安，移兵入湖南，简亲王檄发卫国标下兵悉赴乐安。卫国疏闻，且言省城驻满洲兵不过二百，虑不足守御，乞赐罢斥，上严旨诘简亲王，并谕此后徵发当谘卫

国。卫国遣兵徇建昌，定泸溪，自将出芳塘，别遣诸将出黄冈口，遂克铜鼓营。平江乃定。

未几，精忠将韩大任侵宁都，时简亲王出驻吉安，卫国请与会师合剿，上命绿营兵听便宜调遣。十七年，巡抚佟国正遣将破大任。精忠将郭应辅等分屯万安、泰和诸县，卫国督兵进击，斩四万馀，降者亦四万六千有奇。

吴三桂犯永兴，薄吉安，上命卫国守铜鼓营。三桂既死，其将据岳州、长沙，师围之未下。卫国请自铜鼓营督兵援剿，上嘉许，并授以方略。未几，岳州、长沙皆下。十八年，命会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谋进取，遂合军出衡州、宝庆，破贼紫阳河、双井铺，克武冈。给事中李宗孔劾卫国为总督不治事，失民心，廷议夺官，上宽之。十九年，破鸭婆、黄茅诸隘，攻靖州。与都统穆占会师逐吴世璠将吴应麟等，克沅州。进薄镇远，力战夺石港口，抵大岩门。世璠将张足法悉众迎战，卫国亲督兵奋击，大破之。足法夜遁，逐之至油闸关而还，遂克镇远。贵州既定，大将军贝子彰泰下云南，留卫国守贵阳。二十年，云南平，命还任。

二十一年，调湖广总督。卫国初自湖南入贵州，蔡毓荣以不听调度论劾。事平，下廷议，上右卫国谴毓荣。御史蒋伊又论卫国纵兵俘掠，江西总督于成龙为疏辩。卫国朝京师，濒行，谕曰："尔在外二十馀年，民情宜悉知。前此方用兵，不免扰民。今天下承平，当思休养，兴革利病，务在实行。朕知尔有劳，毋畏人言，勉图后效。"月馀，卒，赐祭葬。

佟国正，佟佳氏，汉军正黄旗人。自拔贡生授江南无为知州，累迁安徽按察使。康熙十三年，迁江西布政使。卫国改总督，白色纯代为巡抚。十四年，色纯卒，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国正得民心，擢巡抚。十五年，命出驻赣州。叛将严自明等偪南康，国正遣许盛等赴援，破贼库镇铺，破其垒十七，逐北七十馀里。自明等走南安，又遣别将黄士标、王割耳等犯信丰，国正遣杨以松及诸将周球等分三道击之，士标等走南雄。盛进克上犹，球进克龙泉。国正闻师定漳州，遣球及诸将刘体君等出间道援剿。十六年，破贼五里排，会里、瑞金、崇义以次下。韩大任自宁都败窜万安，国正遣兵四出断道，并绝粮运；令以松等追击，战鸕鷀寨，战老虎洞，屡败之。大任走汀州，降。江西平。叙功，累进兵部尚书衔。十八年，左副都御史杨雍建疏论国正莅任数载，治绩无闻。京察循例自陈，降二级调用。四十七年，卒於家。

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弘文院编修。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还，迁侍读。康熙元年，迁国史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

二年，授山东巡抚。三年，以获逃人加工部侍郎衔。迭疏请宽登、莱、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鱼资生；请以历城明季籓府地视民田科赋；请复孤贫口粮；请以德州驻防兵旧给民地五百馀顷仍还之民，驻防兵视陕西、浙江例支月粮；请蠲逋赋六十馀万，暨察出逃亡荒芜虚增田额户口凡四十万有奇，悉予免除。四年，济南、兖州、东昌、青州四府旱灾，请加赈恤；登州、莱州二府歉收，请免本年额赋；皆下部议行。

六年，擢两广总督。七年，上遣都统特锦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设兵防汛，俾民复业。有德疏言："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仍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得旨允行。是冬，遭父丧，平南王尚可喜疏言沿海兵民，方赖经营安辑，请命在任守制。凡三年而事定。九年，疏请还京师治丧，许之。

十年，旱，求言，编修陈志纪疏言："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上命指实，覆疏举郎廷佐、张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许世昌并及有德，下部严察，有德坐居丧营造，又於志纪覆疏未入时，嘱讬毋及其名，夺官，追缴诰命。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授四川总督。三桂将吴之茂、彭时亨等犯广元，有德与副都统科尔宽分道击败之，阵斩裨将徐应昌等。上命经略尚书莫洛自陕西入四川，敕有德与巡抚张德地固守广元诸路，并督军饷。三桂将何德成等自昭化攻二郎关，谋夺我师储峙，有德遣兵击德成，走还昭化，复犯广元；有德与科尔宽等复击败之，逐北三十馀里。时亨屯七盘、朝天诸关，劫略阳粮艘，广元饷不给。寇窥阳平，将军席卜臣屯蟠龙山为所劫，断我师饷道，上命有德固守阳平诸路。

王辅臣叛，十四年，上命大将军贝勒董额讨之，以有德参赞军务，命督诸军协击。董额克秦州，有德乞还诰命，吏部持非例，上特许之。十五年，从大将军大学士图海攻平凉，辅臣降。图海疏令有德还驻西安。之茂等尚驻秦岭，十七年，与副都统觉和讬督兵击之，降其裨将王世祜等。

十八年，调云贵总督。师克汉中，上谕责“有德、德地等前驻广元督饷迟误，致数年来逆贼逋诛，兵民苦累。今大兵前进，督抚诸臣有误饷运，以军法从事。”王大臣议师自湖广进征云、贵，绿旗兵当有统帅，以湖广总督蔡毓荣及有德名上，上以命毓荣，令有德受节制。有德寻疾作，留驻常德。十九年，卒。

张德地，初名刘格，汉军镶蓝旗人。初以通晓国书，在户部学习。顺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累迁户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元年，擢顺天府尹。二年，授四川巡抚。疏言：“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田十顷以上，予迁转。”下部议行。累加工部尚书衔。十年，武生刘琯等讦德地主武乡试得贿鬻武举，遣副都御史阿范等按治，德地坐斩，命免死夺官。德地叩阍称枉，下部覆议，以事无据，复官。十三年，复授四川巡抚。时亨犯广元，德地与有德督兵御之。十四年，王辅臣叛，命协守西安，寻又命出驻延安。广元之役，有德劾德地弃城走，夺官。二十二年，卒。

伊辟，字卢源，山东新城人。顺治五年，举乡试第一。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授御史。十四年，巡按山西，捕长治乱民勒化龙，穷治其党与。十六年，还，掌京畿道，擢通政司参议。累迁大理寺卿。

康熙十九年，授云南巡抚。时吴世璠未平，师自广西、贵州、四川分道入，辟督饷。围会城未下，同知刘昆不屈於三桂，为所絷，至是始脱出。辟从谘策，昆曰：“公用人宽，降人予原职。今安宁、晋宁、昆阳、呈贡诸县令悉降人，昆池舟楫往来无禁。岂有父兄被围而子弟不为转输者？”辟为罢诸降人，寇饷渐断。师久次，虑饷不继。辟疏请贵州、广西二路协济银米，上以二路道险山多，转运不便，遣户部郎中明额礼、萨木哈诣军酌议采买。军中或议取食民间，布政使王继文持不可，曰：“现粮支三日，昆阳、宜良寇遗粮，方具资庀役运诣军前。两广随军饷银十万在曲靖，当请於总督金光祖，乞相假。过三日饷不继，请正继文军法。”辟言於大将军贝子彰泰，用其议。不三日，银粟皆至，民以得安，饷亦无阙。辟疏言：“云南地处天末，当得重臣弹压。元镇以亲王，明则黔国公任留守。王师计日荡平，臣自镇远至云南，途次闻士民语，佥谓大将军贝子彰泰、内大臣额驸华善所过不扰，请特简一人镇守。”章下所司。辟旋病作，遗疏荐继文自代。卒，赐祭葬。

继文，字在燕，汉军镶黄旗人。自官学生授弘文院编修，迁兵部督捕副理事官。顺治十二年，考选御史，巡按陕西。初受事，即疏劾布政

使黄纪、兴屯道白士麟贪污不法，夺官逮治。十四年，还京师，都察院列上继文在官劾文武吏四十馀，督开荒田七千顷有奇，招徕流移民五千八百馀，察出虚冒钱粮七千七百有奇，实心任事，允为称职。迁户部郎中。十八年，授江西饶九南道。康熙三年，调浙江宁绍台道。六年，缺裁。

十三年，师讨吴三桂，命以候补道从左都御史多诺等如荆州督饷，用继文策度地建仓，分餽东西二路军及水师。旋授云南布政使，从师进征。二十年，代辟为巡抚，佐将军赵良栋攻克会城，云南遂定。二十一年，与总督蔡毓荣疏言："会城东南旧有金汁河，引盘龙江水入昆明池，旧存坝闸涵洞，积水溉田。世璠毁为壕堑，令官吏捐资修治。"下部议，捐银百，纪录一次。二十五年，以忧归。二十八年，复授巡抚，疏言："黑井盐课，三桂月增课银二千两，请豁除。屯田科赋十倍於民田，重为民累，请分别改视民田起科。"三十年，疏言："土司奏销迟误，例无处分，请比照流官计俸罚米，移贮附近常平仓备荒赈。"皆议行。

三十三年，擢云贵总督。三十七年，讨平鲁魁山寇，釐定汛界，驻兵防守。又疏议收水西宣慰使地，改属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均如所请。是岁冬，朝京师，以老病乞致仕。寻命修理子牙河工。赐御书榜曰"烟霞耆旧"。四十年，加兵部尚书衔。四十二年，卒，赐祭葬。子用霖，官山东布政使。

论曰：毓荣统绿旗兵下云南，廉清不逮赵良栋，战绩与相亚。哈占镇陕西，卫国定江西，有德略四川，督饷治军，其於戡乱皆与有功。云南既下，抚绥安集之绩，毓荣开之，继文成之，自是西南遂底於平矣。

列传四十四

赵国祚许贞 周球 徐治都 胡世英 唐希顺 李麟

赵应奎 赵赖 李芳述陈世凯许占魁

赵国祚，汉军镶红旗人。父一鹤，太祖时来归。天聪间，授三等甲喇章京。国祚其次子也。初授牛录额真，屯田义州。从征黑龙江。取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初，从征江南，克扬州、嘉兴、江阴，皆有功。世职自半个前程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历官自甲喇额真累迁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

十三年，加平南将军，驻师温州。十五年，授浙江总督。郑成功犯温州，国祚督兵击卻之，得舟九十馀。成功又犯宁波，副都统夏景梅、总兵常进功等督兵击卻之，奏捷，上以成功自引退，疏语铺张，饬毋蹈明末行间陋习，罔上冒功。成功旋大举犯江宁，督兵防御，事定，部议国祚等玩寇，当夺官，诏改□俸。国祚督浙江四年，颇尽心民事。岁饥，米值昂，发帑平粜，并移檄邻省毋遏粜，民以是德之。十八年，调山东，复调山西。康熙元年，甄别各直省督抚，国祚以功不掩过，解任。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国祚江西提督，驻九江。三桂兵入江西境，命移驻南昌。耿精忠应三桂，亦遣兵犯江西，陷广信、建昌。国祚与将军希尔根、哈尔哈齐督兵赴援，精忠将易明自建昌以万馀人迎战。师分道纵击，破贼，逐北七十馀里，克抚州。明复以万馀人来攻，国祚与前锋统领沙纳哈、署护军统领瓦岱等奋击破之，斩四千馀级。十四年，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请以国祚随征，报可。十五年，师进攻长沙，三桂兵来犯，国祚击之败走。寻命移驻茶陵。十八年，长沙下，从安亲王攻宝庆。世璠将吴国贵据武冈，国祚与建义将军林兴珠督兵力战，砲殪国贵，克武冈。国祚以创发乞休。二十七年，卒，年八十，赐祭葬，谥敏壮。子□月袭职，自广东驻防协领累迁至正红旗汉军都统。

许贞，字荩臣，福建海澄人。初为郑氏将。康熙三年，率所部至漳州降，授左都督，驻九江。寻移赣县，以荒地畀降兵屯垦，号“屯垦都督”。

十三年，耿精忠反，遣其将贾振鲁、曾若千犯赣州，陷石城，围宁都。广信、建昌诸山寇应之，州县多残破。贞选所部得健卒四百，会游

击周球赴援，败贼於黄地，斩级千馀，获甲帜、砲械无算，遂解宁都围，复石城。未几，贼犯兴国，贞驰剿，多斩获。进攻雩都、瑞金，战天华山、李芬江、长乐里，屡破贼，克桥头、五仙、白奇、田产、江头、上龙、宝石诸寨，降贼万馀，出难民三万有奇。巡抚白色纯上其功，诏嘉许，加太子少保。总督董卫国请增置抚建广总兵驻建昌，即以命贞。贞督兵复宜黄、崇仁、乐安诸县。精忠使诱贞，贞不发书，械其使以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时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驻建昌，精忠遣其将耿继善、杨玉太、李懋珠等分屯城外麻姑、二圣诸山，岳乐忧之，贞曰："贼虽多，易与，请先破一砦。"即夕驰攻萧家坪，破一砦。岳乐乃督兵自吉安进攻长沙，留满洲兵五百俾贞守建昌。贞所部仅二千，贼诇守兵寡，攻城，分屯城东南从姑山，贞自将锐卒攻之，直上破垒，贼引卻。麻姑山最峻，贼数万人屯其上，环山立寨。贞休兵数月，时就山麓操演，贼易之，不为备。十五年，春水发，溪涧皆可舟，贼寨隔水为浮桥相属。贞复引兵操山麓，出不意，督兵直上突贼垒，别将舟载薪焚浮桥，一日破六十馀砦，斩其将揭重信等，其众歼焉。

继善屯二圣山，馀众分屯沙坪、红门、梓木岭。贞复休兵数月，当暑，督兵出攻，肉薄，陟崖，大破贼。继善弃砦走入杉关，师从之，进克金谿、南丰。复进克广昌，攻泸溪。泸溪在万山中，精忠将杨益茂、林镇等以四万人守隘，为之栅。贞督兵陟岭，援栅以上，焚其垒，遂克泸溪。懋珠寇南丰，贞赴援，击贼杨梅岩，斩其将王大耀等，进克新城。十六年，懋珠、玉太走入乐安，副都统尼满、提督赵赖与贞会师进攻。贞出西路，击贼白石岭，复乐安。玉太以六千人来降。韩大任自吉安走入乐安，贞督兵击之，遇於跌水岭。一日与八战，走宁都，立木城都湖堑而守。围之两月，大任出走，败之永丰，又败之黄塘老虎峒，众死亡略尽；走福建，诣康亲王军前降。

十七年，逐贼广昌，破藤吊、枫树二寨。二寨地绝峻，贞驻师永安山与相对，发火器遥击，焚其寨，乃破之。叙功，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擢抚建广饶吉南六府提督。广信土贼江机、杨一豹以数万人屯江浒山，倚险立木城，四出剽掠。贞与总督董卫国分兵进攻，迭克要隘。贼退入鸡公山、猴子岭，复袭破之，斩万六千馀级。一豹走洪山。十八年，贞复督兵自弋阳双港进攻，屡挫贼，斩一豹弟一虎及其众二千四百有奇。机、一豹俱窜走。命贞提督江西全省军务。十九年，逐贼入江浒山，贞诇贼谋夜劫营，令筑垒，兵露刃立垣下，别将伏林中。贼至，见垣内刃如林，惊走，伏发，大破之。一豹、机亦走福建降。

二十一年，自陈乞罢，诏慰留。寻调广东提督，朝京师，上褒劳备至，加拖沙喇哈番。贞莅粤十四年，造哨船，设塘汛，昼夜巡逻，盗贼屏迹。三十四年，卒，赠少傅，赐祭葬。

贞和易，谦抑不伐。驭军严整，戒所部毋淫掠。收城邑，他将议攻山砦，贞曰："寇乱方烈，民结寨自保，非尽盗也。"止勿攻，全活甚众。江西民甚德之。

周球，字季珍，江南来安人。顺治十二年武进士，授广州卫守备，署南赣营都司，管游击事。石城陷，总兵刘进宝遣球赴援，与贞合兵击贼宁都。民避乱红石崖洞，贼积薪洞口，将举火焚之。球兵至，贼走，民以得全。既克石城，复与贞援兴国，球破南安土寇，克崇义、上犹境中诸寨，除游击。复与游击李天柱援会昌，破贼。康熙十四年，叛将陈升引精忠将郭应辅等陷龙泉，球与天柱破黄土关，克龙泉。逐贼，升自林中出诱战，伏起，球督兵奋击，大破之。攻左安口，陟自险径，砲殪升。十五年，赣州增城守兵，球授参将，管副将事。被巡抚佟国正檄援信丰，破黄士标、王割耳等。十六年，援会昌，战五里排。语详国正传。叙功，加都督佥事。复从贞击破韩大任。大任既降，球与游击唐光耀督护降卒至福州。复被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以二千人从征湖南，守安仁，援永兴，立营鸡公山，屡破贼，加右都督。十八年，擢太原总兵，进左都督。调汉中，再调真定。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

徐治都，汉军正白旗人。父大贵，事太宗，援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师攻锦州，战松山、杏山，克塔山，取中后所、前屯卫，皆在行间。顺治间，从征太原，自河南徇江南。累迁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驻防杭州，领左翼。徇福建，攻海澄，还定舟山。累功，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少保。卒，谥勤果，赐祭葬。

治都，初授佐领，兼参领。康熙七年，擢直隶天津总兵。八年，调湖广夷陵。吴三桂反，十三年，陷沅州，治都率师赴援。时四川文武吏附三桂，叛将杨来嘉、刘之复应之。治都妻许闻邻境兵民皆从逆，权以治都令约束将弁，抚慰士卒，并脱簪珥劳军。会上命治都还守夷陵，来嘉、之复以舟师来攻。治都督兵水陆防御，击卻之。来嘉据南漳，分路出犯，治都与襄阳总兵刘成龙会师合击，所斩杀过半。叙功，加左都督。十五年，来嘉复以舟师来攻，治都循江堵截。总兵廨濒江，寇舟逼廨，妻许督兵与战，中砲死。总督蔡毓荣、提督桑额疏闻，具述治都忠奋不顾家状。十八年，擢提督，以胡世英代为总兵。

贼将王凤岐据巫山，上命治都戒备。治都练水师，修五板船百，令世英领之；而与成龙督兵出归州、兴山、巴东，扼形势，相机进剿。十九年，师次巫山，来嘉、凤岐以万馀人拒守。师夺隘，贼突出，治都挥刃力战，来嘉弃马越山走，擒凤岐，斩三千馀级，克巫山。进向夔州，夔州贼将刘之卫、瞿洪升以城降。叛将谭弘遣其子天秘、族人地晋、地升诣军前请降，缴敕印。上命治都还守夷陵。弘复叛，陷泸、叙二州。治都与镇安将军噶尔汉督兵溯江上，分军为三队击贼，进克下关城。二十年，进向云阳，屡败贼。时弘已死，天秘走万县。治都复进复梁山、忠州。叙功，进四级。

二十七年，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据武昌。治都督兵赴剿，至应城，与贼遇，力战卻之。遂驻师应城。贼万馀环攻，治都分兵内外夹击，贼大溃，奔德安。逢龙乘北风联巨舰二十顺流下，见治都水师严整，不敢攻，乃登龙川矶攻陆师。治都督兵迎击，昼夜鏖战，斩杀殆尽。逢龙合馀众泊鲤鱼潦，治都令诸将郑兴、杨明锦防贼登陆，而自将水师循江发火器焚贼舟。逢龙再攻陆师，复战卻之，斩七百馀级，馀多赴水死。其将胡耀乾等以武昌降，逢龙走黄州。振武将军瓦岱督八旗兵至，黄冈诸生宜畏生擒逢龙以献，磔於市，乱乃定。捷闻，赐孔雀翎，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治都师未还，桃源土寇万人杰为乱，治都妻孔督兵剿平之。三十二年，朝京师，赉御用冠服。三十三年，诏嘉治都功，用孙思克、施琅例授镇平将军，仍领提督事。三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赐祭葬。

治都在湖广十八年，整饬军纪，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祀。

胡世英，字汝迪，安徽歙县人。初从福建总督李率泰军。累功至参将。康熙元年，迁湖广督标中军副将。十二年，擢副总兵，守荆州。吴三桂反，总督蔡毓荣檄为中军。十四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自荆州渡江击三桂，世英以四百人为前锋。师集围合，贼援至，冲我师，断为二。世英张左右翼略阵，度师已毕济，乃分骑队逆战，人持二炬，贼惊不敢逼，徐引还。十六年，常、澧诸郡饥，三桂将吴应麒屯岳州，粜仓穀以为利。世英密令人市焉，白勒尔锦乘贼饥督兵水陆并进。世英为前锋，棹小舟直抵巴陵，溯风而战，偪岸且近。世英呼而登曰：“得城陵矶矣！”师毕登，破贼垒。十八年，应麒走，城民迎师入。勒尔锦请设随征四镇，世英授后路总兵，寻调夷陵。十九年，从治都克巫山，擒凤岐，进取重庆。以病还夷陵，未几卒。

唐希顺，甘肃武威人。自行伍补凉州镇标把总。康熙十三年，王辅臣叛，希顺从总兵孙思克进剿河东，转战有功。十五年，从围平凉，破贼虎山墩，希顺奋勇争先，手足被伤。叙功，予参将衔，管提标千总。寻迁守备，偕参将康调元攻复阶州、文县。

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征四川，调希顺从军，迁四川川北镇标游击。时吴世璠将胡国柱等踞关山大象岭，良栋军由雅州进剿，复荣经。贼退入箐口驿，分兵扼周公桥、黄泥铺诸隘，结五营守险。希顺从总兵李芳述及调元等进攻土地桥，连破其垒。抵桥口，选步兵千，由间道穿山箐，自山顶下攻。会桥口兵夹击，贼溃遁。乘夜追袭，次日，复败贼於黎州，克其城，追至大渡河，夺渡口三，遂复建昌。其冬，从良栋自金沙江下云南，败贼於玉皇阁、三市街。二十二年，叙功，予左都督衔。累迁台湾水师副将。三十二年，擢贵州威宁镇总兵。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希顺隶西路进剿。自贵州率亲丁百，驰抵宁夏。大军已出塞，希顺兼程进，与孙思克军会，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疏言："川省幅员辽阔，蛮、苗杂处，水陆交错。提标三营，请视各省提标例，营设兵八百。川省额兵三万六千，臣清釐积弊，兵额充足。即於原额内酌量营汛缓急抽调。提标兵虽他移，饷仍其旧。标下将备等官，材技优长，弓马嫺熟，又谙蜀中地利。请如松潘、叠溪等营保题事例，择员题补。"允之。

打箭炉旧属内地，上以西藏番部嗜茶，许西藏营官在打箭炉管理土伯特贸易事。三十九年，营官喋巴昌侧集烈为乱，侵据河东乌泥、若泥、岚州、善庆、擦道诸处，戕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总督锡勒达奏请移化林营参将李麟督兵捕治。贼复攻围烹坝、冷竹关，希顺檄各路兵赴化林，密疏闻。上命侍郎满丕统荆州满洲兵进剿，并诏希顺相机行事。蛮兵五千馀，立营十四，在磨西面及磨冈等处。希顺雪夜渡泸水，分兵三路进攻：一自子牛攻哪吒顶，一自烹坝攻大冈，一自督兵出咱威攻磨西面及磨冈。别遣兵自头道水登山，驰下夹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歼蛮兵五千馀，斩喋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喇嘛、番民俱降。寻抵木鸦，番目错王端柱等缴敕印，归附喇嘛、番民万二千馀户。捷闻，诏嘉奖。寻疏陈善后事，并允行。未几，以病乞休，命解任调理。四十七年，卒，予祭葬如制。子际盛，袭职，入籍四川。

李麟，陕西咸阳人。自行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叙功，以都司佥书用。康熙三十五年，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於昭莫多，大败

之。累迁四川化林营参将。三十九年，昌侧集烈作乱，麟奉檄移兵渡泸，招安咱威、子牛、烹坝、魁梧四处。寻提督唐希顺令麟顺泸水至哦可，出磨西面后，夹攻磨冈。麟军夜迷失道，比明，反出磨西面前，遂攻蛮营，夺磨西面。打箭炉平。希顺追劾麟避险就易驻咱威，致失烹坝；又进兵迷道，误军机。诏总督锡勒达及满丕等讯鞫，以有功免治罪。累擢登州总兵。

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扰西藏，命麟选精兵百，自宁夏赴军前。五十九年，诏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麟参赞军务。寻令护送第六世达赖喇嘛进藏，至沙克河，贼乘夜袭营，击败之，连败贼於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西藏平，麟率兵自拉里凯旋。六十年，授陕西固原提督。雍正元年，迁銮仪使。追叙平藏功，加右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以老致仕。寻卒。

赵应奎，河南商丘人。少入伍，从恭顺王孔有德征湖南、广西，俱有功。累迁至湖广施南副将。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陷长沙，调应奎为江西袁州副将。袁州地逼长沙，又有棚寇，与三桂兵句连。应奎以所部兵力弱，斥赀增募，并家丁助战，擒斩贼渠硃益吾等。寻自慈化进剿黄塘、楚山、上栗市，屡败贼。总督董卫国请设袁临镇，即以应奎为总兵官。三桂遣贼犯袁州，应奎力守。未几，其将硃君聘等以数万人自萍乡来犯，应奎败之西村，斩万五千馀级。分兵趋万载，斩其将邱以祥等，复其城。三桂使诱降，应奎令子衍庆呈部，部议加应奎左都督，衍庆署都司佥书。寻降敕嘉其忠荩，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十四年，遣游击杨正元剿棚贼於分宜、新喻，擒斩甚众，尽毁其巢。三桂将揭玉卿犯万载，遣游击陈素纶等败之，斩级千馀；又败之於白良。三桂将黄立卿复以三桂书诱降，应奎令子衍祥呈部，部议加应奎军功一等，衍祥授鸿胪寺少卿。十五年，遣游击李显宗等逐三桂兵至仙居桥、沙溪、湖塘，皆败之。三桂兵复结浏阳诸寇陷万载，应奎进剿，贼截龙河渡口，夹岸迎拒。应奎督兵渡河，先斩守口贼，直入其垒，贼大溃，追斩无算，复万载，诏嘉奖。寻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上以江西已定，命应奎统本标官兵移镇茶陵、攸县。疏言："自三桂反，袁州密迩湖南，臣率孤军征剿，上游幸获安全。但彼时兵力苦单，漕运亦匮，臣捐赀赡养亲兵，或自备马匹，或奖以虚衔。嗣户部侍郎温岱奏见臣督亲丁防御，蒙恩给臣所养健丁千人步战兵饷，令臣量为设官管辖。惟兵丁既叨饷饩，而所设管辖官未议实授。今臣移驻

茶、攸，仅率标兵二千六百，现奉征南将军穆占、定南将军华善调往酃县千四百人。健丁一营，随臣左右。仰冀天恩，各予实衔，开支实俸。”诏从之。未几，贼犯永兴，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祁阳、新宁。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檄剿贼武冈州枫木岭，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寻偕贵州提督赵赖攻克龙头山、泡洞口、瓦屋塘、云雾岭、五子坡诸寨。三桂将马宝败遁，追击之，复会同、黔阳等县。未几，建义将军马承廕以柳州叛，从简亲王率兵讨之，承廕降。

二十一年，命以提督充广西左江镇总兵。叙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疏言：“臣昔任思南副将，深知左江为滇、黔门户，接壤交南，环以僮、瑶，土司不时反覆。镇标额设四营，共兵三千有馀，多从逆归命者，习成骄悍。臣标健丁一营，半系亲属，久经训练，请率赴新任，以资钤压。”从之。未几，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命衍祥驰驿归省。应奎卒，赠太子少保，谥襄壮。

赵赖，汉军正蓝旗人。父梦彩，事太宗，以监修福陵，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赖袭职。从谦郡王瓦克达征叛将姜瓖，以功进一等，并兼拖沙喇哈番。擢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十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擢贵州提督，统兵驻九江，调江西。韩大任陷吉安，赖率兵击败之。复调湖南，从简亲王喇布剿贼衡山，复衡州府。迭克耒阳、祁阳等县。败三桂将吴国贵等，复武冈。十九年，从大将军贝子彰泰、将军蔡毓荣进攻贵州，迭克贼寨。败马宝於洪江，复黔阳，旋自沅州趋镇远，复黎平、铜仁、思州、思南等府。偕将军穆占败三桂将高启隆、夏国相等，复平远府。大军进征云南，诏赖留镇贵州，擢正蓝旗汉军都统。以老乞休。三十一年，卒。

李芳述，四川合州人。初入伍，隶贵州大定总兵刘之复标下。剿水西土司安坤有功，授千总。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之复从逆，胁芳述往湖北，据夷陵、巴东关隘。芳述脱走，留四川，其妻子在大定。越五年，乃得取妻子至叙州。吴世璠加芳述伪总兵，令自巫山袭郧、襄。芳述留重庆。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进取成都，芳述遣人赴军前呈缴伪劄，率重庆、泸州、叙州所属州县文武吏降。良栋令芳述抚永宁，即移军驻守，修缮城垣。甫竣事，世璠将毛友贵等以数万人来犯，芳述迎击，贼卻走。寻以悍卒数千偪城，夜树云梯攀堞，芳述督兵鏖战，毙贼千馀，斩友贵於阵。世璠将胡国柱、王邦图等以显武将军印招芳述，芳述封送良栋。良栋以闻，诏授随征总兵。

未几，贼陷仁怀、合江。芳述移兵守叙州，擒贼谍，斩以徇。贼来犯，芳述壁城外真武、翠屏诸山，贼不得逞，潜退马湖，谋出木川、犍为袭成都。芳述讠问知之，先率兵至犍为扼其冲，大破贼，蹑击至新增黄茅冈，斩杀过半。降其将夏升、罗应甲等，拔被掠民二千有奇。擢西宁总兵官，仍从征云南。二十年，良栋令为前锋，自洪雅、荣经二县出大象岭之左，败贼关山。时国柱踞建昌，闻关山、大象岭俱失，弃建昌走云南。芳述渡金沙江，会良栋军取云南，夺得胜桥，拔其东西二营，遂克云南。

三十一年，迁贵州提督。四十年，云南总督巴锡疏劾游击高鉴，语连芳述徇隐，芳述亦疏讦巴锡，上遣侍郎温达往谳。芳述应夺俸，免之。四十二年，湖南镇筸红苗作乱，芳述移兵会剿，深入苗地，平□塘山及葫芦、天星诸寨。疏言："贵州苗、民杂处，控制尤在得人。保题武职，请以久任苗地、熟悉风土者拣选题补。"诏允行。四十五年，诏奖"芳述久镇边境，驭军有法。现今旧将，罕与比伦"。特加太子少保，授镇远将军。四十七年，卒，赠太子少傅，谥壮敏，赐祭葬。

陈世凯，字赞伯，湖广恩施人。初附明桂王，为忠州副总兵。顺治十六年，川陕总督李国英驻师重庆，世凯来降，授副将衔。康熙十年，李自成馀党刘一虎等以数万人犯巫山，世凯击卻之。寻从国英进剿，以功加总兵衔。十一年，授杭州副将。

十三年，耿精忠反，浙江总督李之芳驻师衢州，令世凯援金华。甫渡江，闻寇犯龙游，即遣兵驰击，通衢州饷道。既至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永康、武义来犯，世凯与副都统沃申御之，发砲击贼。既，复与总兵李荣逐贼汤溪，分兵出贼后，而自当其前，获所置监军道徐福龙等。精忠将陈重自东阳、叶锺自浦江先后来犯，与副都统玛哈达、石调声督兵击之败走。援义乌，破精忠将周彪。叙功，授温州总兵，加都督佥事。精忠将徐尚朝以数万人逼金华，世凯出城南十二里与战，寇甫集，大呼陷阵，寇溃奔，逐北十馀里，杀伤过半。尚朝与精忠将冯公辅合，得五万人，据积道山，立木城石垒。世凯乘大雾进兵，破木城，斩级万馀，尚朝败走。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师进次金华，令世凯及玛哈达、荣规处州。十四年，世凯复永康，进攻缙云，击破尚朝兵，克之。精忠将沙有祥守处州，垒桃花岭拒守。世凯等师三道入，夺岭，有祥走，克处州。尚朝来犯，三战破贼，获其裨将，斩八百馀级。移师徇松阳，从贝子傅喇塔攻温州。十五年，精忠将曾养性及叛将祖弘勋以四万馀人拒我师，世凯与

提督段应举奋击，获其裨将。诏傅喇塔进征福建，世凯以所部从。击养性得胜山，破其垒。寇舟屯江山，督兵击之，师行乃无阻，复云和、泰顺诸县。精忠降，世凯还镇温州。十六年，加左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屡招降郑锦将陈彬、刘天福等。二十二年，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朝京师，上奖其绩，谕“辑兵爱民，毋以功大生骄傲”，赐鞍马、裘服。

二十三年，擢浙江提督。上制圣训十六条，宣谕士民。世凯请令将卒一体讲读，并援引经史依类附注，为书三卷，奏进颁行。又奏春秋祭文庙，宜令武职行礼。下九卿议行。二十八年，复朝京师，命还任，以疾未行，卒。遣内大臣佟国维、侍卫马武奠茶酒，赐祭葬，谥襄敏。字天培，授都司。累迁至浙江提督。世凯勇敢善战，所向有功，军中呼为陈铁头。

浙中诸将，佐之芳戡乱者，又有李荣、王廷梅、牟大寅、鲍虎、蒋懋勋。荣，字华庵，广宁人。黄岩总兵。廷梅，顺天人。武进士。自督标中营副将迁平阳总兵。大寅，湖广人。镇海总兵。虎，字云楼，山西应州人。初授南赣镇标前营游击。击李成栋有功，累迁浙江严州城守副将。从之芳御精忠，克寿昌。破土寇黄应茂。寻代荣为黄岩总兵。懋勋，浙江临海人。温州总兵。谥襄僖。

许占魁，字文元，陕西蒲城人，流寓辽东。顺治初，从豫亲王多铎定江南，授陕西阳平关参将。六年，土寇赵荣贵拥明宗人森淼号秦王，聚数万人犯阶州。占魁从间道出碧鱼口袭其后，先与定西将军李国翰、临巩总兵王允久期夹击，大破之。迁山西平阳副将。土寇张武挟硃秀唐号魏王，掠闻喜。占魁与游击苗成龙等分道搜剿，战紫家峪，擒秀唐等，斩级百馀。累调直隶紫荆关副将。康熙九年，擢延绥总兵，驻榆林。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副将硃龙俱叛应吴三桂，占魁举首龙所与逆书，上嘉之，下部议叙，加都督同知。延绥标兵多应调征四川，龙等窥榆林防守单弱，屡纠众来犯。占魁遣副将张国彦、孙维统，游击谢鸿儒、钱应龙等分道堵剿，自督兵击贼绥德。贼踞城以拒，发砲，毙贼数百。占魁虑贼袭榆林，率维统等还守榆林，令国彦守波罗堡。龙诱波罗营千总刘尚勇等叛，逼国彦，劫夺敕印。国彦阖门自焚死。叛将孙崇雅戕神木道杨三知、知县孙世誉、守备张光斗等，遂踞神木，势张甚。占魁遣子登隆诣阙告急，诏授登隆鸿胪寺少卿，趣将军毕力克图、都统觉和托自大同移师赴援。占魁遣维统、应龙等从觉和托击贼，擒斩无算。复鱼河、响水、波罗诸堡，进克神木。毕力克图复绥德、延安，擒崇

雅、尚勇等，悉诛之。国彦、三知等并赐恤，从征将弁敕议叙。

占魁疏言：“王辅臣嗾硃龙窃踞定边，遂陷绥德、米脂、葭州、神木，贼骑至归德堡，北距榆林仅二十里。臣集阖城官民誓死守城。嗣因临洮、巩昌、延安、庆阳、平凉、汉中、兴安、固原相率从逆，榆林一城独存，饷道隔绝，百姓日食糠秕。臣斥赀购米，计口授食。及大兵既至，道臣高光祉筹措粮需，将士奋勇击贼，剋期奏凯，危城得安。皆由文武同心，兵民合力。其在城各官劳绩，祈敕部覈议，为固守孤城者劝。”上俞之，俱命优叙。占魁进左都督，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以疾乞罢，温旨慰留。十六年，擢銮仪使。占魁复以病辞，允驰驿回籍，仍食俸。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视一品，谥恪敏。子登隆，官至云南临安知府。

论曰：顺治初，汉兵降，犹分隶汉军；其后抚定诸行省，设提镇，置营汛，於是有绿营。以绿营当大敌，建愬定之绩，自三藩之役始。蔡毓荣、赵良栋将绿营直下云南诸行省，以战伐显者，如国祚辈，皆彰彰有名氏，而治都、芳述功尤著。贞治屯垦，奋起效绩，不烦饷运，盖更有难能者。腹心爪牙，由此其选矣。

列传四十五

希福 珠满玛奇额赫讷洪世禄彰库 鄂克逊 莽奕禄沙纳哈

偏图瑚里布 达理善 额楚 穆成额 额斯泰 布舒库塔勒岱

瓦岱 桑格伊巴罕 沃申 武穆笃 瑚图 玛哈达 杰殷 弟杰都

瓦尔喀

希福，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安褚拉库路。祖罗屯，国初以八百户来归，编牛录。父哈宁阿，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锦州、松山。入山海关，逐李自成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希福初任二等侍卫，袭世职。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赴湖广。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宁羌叛，分据平凉、秦州，命希福移师守兴安、汉中。十四年，大将军贝勒洞鄂进攻秦州，希福攻克东、西二关。十五年，调守陇州。十六年，迁前锋统领。十七年，命赴湖南，驻茶陵。十八年，攻衡州，夜半薄城下，夺门入，贼烧营遁，城复。擢正红旗满洲都统。

时耿精忠将马承廕以南宁降，诏希福率所部赴广西，佐镇南将军莽依图规云南。十九年，承廕复叛，战陶登，大败之。莽依图卒於军，朝命赉塔为征南大将军，希福将莽依图所部以从。至西隆，破石门坎，复安笼所，攻黄草坝，希福屡力战。既至曲靖，复马龙诸城。遣硕塔等下嵩明州，遂会大军围省城。希福率前锋冲击，贼大溃。其党马宝、胡国柱自蜀还救，希福与珠满、桑额迎战乌木山，大破之。宝奔姚安，部卒溃，寻降。国柱奔云龙州，希福追至永昌，截守潞江诸要隘。国柱自度不能脱，缢死。其别将王绪、李匡自焚死。二十一年，擢西安将军。部议追论希福从征长沙战失利，当夺官、削世职。上念希福战功多，命轻之。二十七年，调正红旗蒙古都统。

二十九年，噶尔丹寇边，上命裕亲王福全出师讨之，以希福参赞军务，破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授建威将军，统师驻右卫。三十三年，噶尔丹内犯，将侵根敦戴青，诏希福亟赴图拉备守御。希福疏调大同总兵康调元率三千人偕往，并请发察哈尔兵，上责其疑阻，敕还驻右卫。

部劾希福不收八旗送马糜饷，免官。三十八年，卒。

珠满，瓜尔佳氏，隶满洲正白旗，先世居乌拉。祖多和伦来归，次子额赫玛瑚任侍卫，攻郑成功厦门，阵没，赠拖沙喇哈番，无子。珠满其兄子也，袭世职，署参领。耿精忠叛，使其党犯南康，珠满从将军尼雅翰击败之。吉安既平，又从莽依图军征广东，入韶州。马宝等来犯，珠满居右翼，奋战，大破贼，宝溃围出。进取广西，破吴世琮，解南宁围。陶登之捷，并败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援兵。从希福征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役，战常陷坚。围省城，斩世璠将胡国柄於乌木山。师还，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护军参领。三十六年，出为荆州副都统。三十九年，被命讨川蛮，驻守雅陇江。四十一年，还本官。会镇筸苗乱，命尚书锡勒达等统师抚剿，以珠满谙兵事，敕共筹战守。抚降三百一寨，唯天星寨犹负嵎，师分四路入，珠满为策应，攻克葫芦寨，馀悉平。擢江宁将军。四十六年，卒，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玛奇，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其先哈达万汗之族。初授显亲王护卫。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上念广西将士劳苦日久，宜番休，命与都统赵琏，副都统洪世禄、祖植椿率师往，并命参赞军务。次柳州，降伪将三十馀人。赉塔取云、贵，上趣玛奇进兵，安笼所、黄草坝诸役，并有功。进军曲靖，迭克马龙州、易龙所、杨林城。世璠军壁浑水塘，与嵩明遥应。玛奇分遣兵趋嵩明，乘不备，克其东门，贼启西门遁。乃会贝子彰泰军入省城，屯归化寺。世璠使其将胡国柄等出战，阵斩之，遂合围，与勒贝等夺城西北银锭山。贼砲弹雨下，玛奇挺立当其冲，督兵掘壕筑垒。垒成，俯瞰城内，纵砲，贼不支，内乱，世璠死。与穆占入城抚民，授镇安将军，驻防云南。二十三年，坐才力不及，当免；上命撤云南驻防兵，玛奇率以还京。三十五年，卒。子常赉，自有传。

额赫讷，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任王府护卫，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及平栖霞土寇，有功，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驻防兖州。耿精忠叛，分兵犯江西，诏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马雄扰广东，命倍道往援。未至，而尚之信谋乱，将犯赣州。额赫讷退守南赣，连破寇寨二十馀。会叛将严自明犯南康，围信丰，又击之固镇铺，围解。命参赞莽依图军务，赴韶州。马宝等壁城东山，与额楚击败之。旋奉莽依图檄赴梧州佐傅弘烈，闻祖泽清叛据高州，亟还师次电白。贼殊死守，额赫讷破之，高州平。授护军统领。从莽依图进剿柳州，与勒贝、希福分路击敌，败之。二十年，克安笼所，略定曲靖、罗平。师既克云南，凯旋，

调前锋统领，擢镶蓝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噶尔丹犯边，命屯归化城。寻召还，以老乞休。卒。

洪世禄，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祖噶锡屯，归太祖，援世管牛录额真。顺治间，洪世禄嗣职，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入缅甸。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二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十四年，大将军信郡王鄂扎讨察哈尔布尔尼，洪世禄参赞军务。师至达禄，薄敌垒，布尔尼设伏山谷间，以三千馀人出拒。洪世禄将右翼进战，伏起，师有备，尽歼之。布尔尼悉众发火器力战，洪世禄等纵兵分击，大破之。布尔尼收馀众屯山冈，洪世禄督兵环射，分道掩杀，布尔尼乃遁走。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九年，命与玛奇等益赉塔兵，攻石门坎，赉塔令勒贝等为前锋，洪世禄等继进，破贼夺隘入；攻黄草坝，洪世禄当头队，复力战破隘。师还。二十三年，以老乞休。二十七年，卒。

彰库，亦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多克索哩，事太宗，从伐明，攻南皮，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间，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卒，彰库袭，自骁骑校署参领。从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徇抚州，破精忠将易明；战建昌，阵斩杨益茂等。又击破邵连登长兴山、李茂珠等建昌镇鼓山。从勒贝攻柳州，破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从赉塔下云南，克石门坎、黄草坝，皆在行。又从希福逐世璠将马宝、巴养元，战於乌木山，大破之，宝等降。师还，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护军参领。累迁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致仕，卒。子海宝，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袭职。

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鄂通武，事世祖，有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逊袭职。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闻变，有杨起隆者，诈称硃三太子，私改元广德，号其徒为“中兴官兵”，裂布裹首以白，披身以赤，谋作乱。其徒黄吉、陈益等三十馀人，聚正黄旗周公直家，公直，承恩伯全斌子也，家鼓楼西街。公直出诣都统祖永烈告变，起隆等遽举火。鄂克逊行过鼓楼，见火，升屋望之，贼皆披甲露刃，遂奔告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永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率兵围公直家。贼益纵火，流矢如雨，鄂克逊先入，斩十馀人，擒益、吉，悉诛之，独起隆遁去。后七年，图海驻军凤翔，捕得起隆，槛送京师，诛之。

十三年春，以参领衔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至南昌，寇陷龙

泉。石灰澳者，县要隘也，南曰山都澳，北曰河塘澳，寇阻险筑垒相犄角。鄂克逊夺其隘口，破南北诸垒，寇遁，蹑击至曹林，拔十馀寨，遂复龙泉。敌来犯，复击破之。十五年，从简亲王喇布及希尔根攻吉安，敌阵於城北，以火器战，鄂克逊劘贼垒逐贼，贼堕壕死者甚众。三桂将马宝与韩大任以数万人来援，战於螺子山，我师败绩。鄂克逊被数创，犹力战，马踣，鄂克逊堕，跃而起，手刃数人，复夺马入阵，收战士尸，奔而殿。十七年，大任自万安走福建，鄂克逊与额楚分道逐贼，败贼汀州老虎洞，焚其垒，杀贼六千馀。

复从穆占徇湖南。时拉寨、萨克察自安仁赴永兴，被困。穆占令鄂克逊送米及火药济之，贼拒阻，击却之，乃得达。十八年，与三桂将郭应辅、吴国贵战於永州，多所俘馘。十九年，师下贵州，战於新田卫；复进，逐贼镇远，克偏桥、兴隆二卫。穆占令鄂克逊袭取重安浮桥，师得济。二十年，师下云南，围省城，破象阵，鄂克逊夺归化寺东西二垒。师还，授江宁驻防佐领，再迁江宁副都统。四十六年，上南巡，鄂克逊迎谒，陈战绩，擢江宁将军，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七年，以老乞休。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八，谥武襄。

莽奕禄，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曾祖阿布岱，自叶赫归太宗，授牛录章京世职。莽奕禄袭，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师征广东，败李定国於新会，进一等。康熙初元，授护军参领。三桂反，诏署统领，从征湖广。以功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十九年，从穆占征贵州。时世璠据贵阳，其将韩天福据新添卫，莽奕禄与诸军击却之，复龙里。薄贵阳城，世璠遁，遂克之。二十年，进军平远，贼据西南山拒战，又与副都统花色等击败其众，城复。旋下黔西、大定诸城，遂入云南，会赉塔军於曲靖，进围省城。调满洲副都统，参赞赉塔军务。云南平，还，授护军统领，管佐领，擢都统。三十年，出为荆州将军。四十二年，谢病归。寻卒，谥敏肃。雍正时，命改入正白旗。

沙纳哈，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六年，从征大同，克左卫，先登，赐号“巴图鲁”，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旋署甲喇额真。从将军伊尔德下浙江，克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移师福建讨郑成功，率师为前锋，以舟进。俄，舍舟登陆，战失利，面及项中三矢，师退。吏议夺赐号、世职，以受创重，免籍没、鞭责。顷之，还拜他喇布勒哈番，授西安驻防佐领。已，命还京，授参领。

康熙十三年，精忠叛，出师江西，败易明於抚州。贼自建昌入，奉希尔根檄率前锋兵百，会两蓝旗兵击卻之。叛将杨富弟杨三与李茂著以

万馀人掠抚州，与护军统领瓦岱进攻，大捷。三、茂著中箭堕水死。从岳乐进兵瑞州，寇万五千人自上高扼会浦。与桑额疾击之，克上高。阮国栋据新昌北山，复与诸将会击，斩四千馀级，新昌亦复。进规萍乡。

三桂将夏国相等以一万三千人据来龙山，结寨十二，师环攻之，贼败溃；沙纳哈截杀之，脱者仅四百。十八年，兵进次湘潭，贼遁走。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前锋统领。其秋，国相屯武冈双井寨，使马宝等以二万四千人拒战。沙纳哈将三百人进击，贼披靡，逐北至枫木岭。二十年，师至盘江西坡，击败世璠将线緎，遂入云南。世璠以象阵拒师，沙纳哈大败其众，追迫城下，斩其将胡国柄等九人。云南平。擢正黄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二十六年，谢病归。寻卒，恤如制。

偏图，李氏，汉军正白旗人，隶内务府。康熙十三年，以奉宸院催长从军陕西，授都司衔，旋授督标游击。十四年，土寇李长腿以千馀人攻淳化、三水，掠三原，偏图与游击缴应善将六百人自泾阳逐贼至红水沟，俘四十馀，获旗械、骡马以归。又率绿旗兵从将军阿密达出瓦云驿，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率满洲兵共趋泾州，贼据隘，数战破之。进薄城，贼出拒，击斩三百馀级，遂克之，斩王辅臣将卫民誉。又从护军统领舒淑攻灵台，破辅臣将马瑞轩，拔陶家堡，斩百馀级。又与鄂克济哈略庆阳，招降二十馀寨。入宁州，破辅臣将魏虎山、冯嘉德等。还军泾州，又破贼镇原。

从大将军贝勒洞鄂攻辅臣平凉，贼筑垒高阜；将二百五十人，与护军统领阿哈多等仰攻，破之。十五年，援商州，克山阳，破辅臣将李茂荣於宽平里，斩百馀级。复援三原，战西阳镇，逐贼至凤凰山，出陷贼难民百馀。寻从大将军图海攻平凉，屯虎山墩，断粮道，辅臣降。十六年，授督标副将。十七年，从征兴安，贼据岭掘壕树栅，偏图自窑兒沟出岭后毁垒，逐贼至香泉。十八年，攻破梁河关，克兴安及汉阴、石泉诸县。

十九年，命从将军赵良栋南征。二十年，命增置云南随征总兵，以授偏图。吴世璠将胡国柱以二万馀人屯马湖拒守，良栋檄偏图坚守雅州，徇荣经，斩百二十馀级。从良栋军克关山关，下黎州，夺大渡河隘口。逐贼火场坝，深入山谷中，降世璠将蔡国明、戴圣明、于登明、杨泗等，复越嶲、建昌。渡金沙江，破石虎关。遂攻会城，夺玉皇阁及土桥、东寺、西市三市街，城旋下。二十一年，授永顺总兵。叙功，加左都督。三十年，朝京师，擢云南提督。四十五年，复朝京师，赐孔雀翎。五十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十五年，卒。赐祭葬，谥襄敏，予

世职拖沙喇哈番。

瑚里布，赫舍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和穆多哈连。父吴巴海，归太祖，授牛录额真。瑚里布袭。天聪间，擢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事太宗，屡从征伐。顺治元年，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瑚里布率正红旗前锋兵从。二年，师次绥德，贼乘我未列阵，掠我马数十。瑚里布追及之山巅，击贼溃，以所掠马归。自成走湖广，师从之，克安陆。瑚里布破贼，得其战舰。逐自成至九宫山，五战皆胜。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三年，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师将至西充，令瑚里布与参领席卜臣率前锋四十人，持檄先驱。遇贼骑，突前冲击，斩三十馀级，俘二人。薄献忠垒，斩其执纛者，师继进，与战，遂殪献忠。瑚里布复与都统准塔下遵义，战璧山，破贼。六年，从征湖广，攻湘潭，徇衡州，皆有俘馘。以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哈番。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右翼前锋统领。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十六年，师克云南，明桂王走缅甸，与左翼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兵趋永昌，渡潞江，战磨盘山，克腾越，穷追至南甸。师还，追论磨盘山战时都统沙里布战死，瑚里布弗及援，功不叙。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将，瑚里布加太子少师。

吴三桂反，授都统赫叶安西将军，改瑚里布护军统领为之副，率禁旅自西安进。十三年，趣瑚里布与前锋统领穆占驰援四川。师次汉中，寇屯阳平关，攻克之。迭破七盘、朝天二关，进攻保宁，三桂将吴之茂拒守，与相持。上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征，瑚里布参赞军务。王辅臣叛应三桂，命瑚里布引兵自汉中还驻西安。寻又命瑚里布从洞鄂攻辅臣，克秦州。进围平凉，久不下。十五年，以大学士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瑚里布罢参赞，留军听调遣。十六年，卒於军。

达理善，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其先世岳苏纳，与绥芬路长明安图巴颜同族，归太祖。达理善其四世孙也。崇德间，以閒散隶骁骑营。从征明，攻济南，树云梯以登，达理善为第三人，克其城，赐号“巴图鲁”，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复从征明，围锦州，战松山、杏山间，屡破敌。

顺治三年，从梅勒额真珠玛喇、和讬等驻防杭州，击败明将方国安，屡战皆捷。五年，从讨叛将金声桓，复南昌。累进世职一等阿达哈

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甲喇额真。十五年，从征云南，攻元江，克之，得明桂王将高应凤，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二年，以老乞休。十三年，王辅臣叛，请自效，命署本旗副都统，率师赴西安。十四年，次陇州仙逸关，辅臣屯平凉，遣其将高鼎、蔡元以四千人迎战。达理善与前锋统领穆占等共击之，鼎、元败走，克关山关。师自清水进，夺渭河桥，次秦州。城寇出战，达理善纵兵夹击，寇败入城，分兵克东关。叛将吴之茂以万人援平凉，逼秦州立寨，城寇八千馀出应，犯我师。达理善已病，犹督兵力战，大破贼。寻卒，赐祭葬，谥武毅。事定，兵部叙功，上谕曰："达理善巴图鲁以老乞休，复请从军，尽心效力，卒於行间。"复加拖沙喇哈番，合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额楚，乌扎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萨哈勒察。顺治初，从内大臣和洛辉出师，驻防西安。降将刘洪起以西平叛，树云梯攻城，护军昂海先登，额楚继之，遂克其城，授牛录额真。迭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从军贵州还，適郑成功犯江宁，遂自荆州驰救，大破成功，进二等。再迁江宁副都统。康熙七年，迁将军。

耿精忠之叛也，徽州所属多附贼，移师规绩溪，破之，克徽州。贼据休宁新岭，分兵夹击，长驱复婺源。诏进征饶州，攻乐平，薄东门，贼出窜，追袭之，俘斩过半。进攻鄱阳，遂定饶州。叛将陈九杰遁入鄱阳湖，毁其舟十馀。次万年，至石头街渡口，与贼夹水而军。额楚自出挑战，而潜使骑兵济上游，绕贼后衷击，俘九杰，诛之。万年复，并克安仁、弋阳。

上复命赞简亲王喇布军，军南昌。会吴三桂遣高天杰陷吉安，与将军哈勒哈齐攻之，克外郛；马宝、韩大任等来援，额楚迎战於螺子山，我师败绩。宝闻长沙被围，乃引去。坐失机，罢官，留世职，仍领江宁兵赴广东。宝等复犯韶州。师次莲花山，贼逼营，城兵出应，战，破贼，遂与勒贝守韶州。寻命与莽依图合军进。叛将祖泽清复以高州应贼，诏趣额楚自肇庆兼程进，至藤县，遇大疫，士马多死。疏请增遣备御，未至而寇集，城陷。与勒贝进解南宁围，还江宁。十九年，卒。

穆成额，那木都鲁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富喀禅，西安将军，有勋劳 语在康古里传 ，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穆成额袭职。精忠叛，命署副都统，从征南将军希尔根下江西，分守南昌。三桂自长沙遣将犯袁州，与总兵赵应奎赴援，败贼西村，规万载，斩其渠邱以祥，城复，遂克安

福。精忠将刘进忠构郑锦扰濒海郡邑，上先后命尼雅翰、舒恕率兵赴广东，以穆成额参赞军务，克始兴，枭通贼守备李光明。尚之信以韶州、南雄叛，退保南安、赣州，克万安、南康，频有功。上命舒恕守赣州，而以莽依图代其任，穆成额参赞如故。广东定，从莽依图下粤西。三桂遣将分犯浔州、梧州、桂林、平乐，与额楚、勒贝、傅弘烈并力讨之。次郁林，战失利；还守藤县，寻复陷。坐免官，籍没。未几，卒。

额斯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大学士额色赫弟也。初任一等侍卫。康熙三年，擢副都统。九年，授护军统领。

吴三桂反，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以额斯泰参赞军务。三桂兵自贵州出，湖南南境皆陷。诏与护军统领伊尔都齐简锐先发。十三年二月，师次荆州，常德、长沙皆陷。三桂将刘之复、陶继智率万馀人犯宜昌，夹江而垒。额斯泰自荆州赴援，与总兵徐治都率舟师横江截击。战甫接，贼潜以三百人扰我师后，我师分击败之，得贼舟三，贼败走。

师进次岳州，三桂时屯澧州，其将吴应麒、廖进忠、柯铎、高起隆据岳州。马宝、胡国柱率二万人会於澧州，水陆岔集，设鹿角阻我骑兵。额斯泰与贝勒察尼等议，令前锋先夺山冈扼贼吭，继乃分路截击，夺据城陵矶及七里桥，俾首尾不相顾。至期，闻贝勒营吹角，额斯泰率战舰进，众乘之，贼大溃。

是岁冬，命参赞贝勒尚善军务，规岳州，与贼相持久。十五年二月，诏趣尚善进兵。尚善乃令额斯泰督所部水陆诸军以进。贼舟列阵洞庭，贯以铁锁，额斯泰率锐卒冲其北，使副都统路什击其南。战甫交，额斯泰麾纛进，砲矢雨岔，卫卒死者五人，额斯泰不为动，进如前，手刃数十人，遂克君山，获贼舟五十馀，诏嘉之。十六年，卒於军。师旋，追论征岳州迟留不进，坐籍家产，上宥之。

额斯泰伟幹有雅量，恤军爱民，谙韬略。尝图滇、楚戺谝塞，悬壁谛视。既寝疾，犹强起视事。卒日，军民为位哭，哀动郊野。孙傅鼐，自有传。

布舒库，吴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纳尔泰，官牛录额真。从征大同叛将姜瓖，率子噶尔珲、纳什库力战，阵亡。布舒库其长子也。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江西、云南，战常陷坚，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初，授参领，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列议政大臣。韩大任据吉安，上命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次永丰，大任兵至，与提督赵赖同击之。贼退守山寨，

布舒库缓师诱之，弗应。相持月馀，大任引去，追斩千馀级。大任走福建，又与哈克三追剿，连破之老虎洞、鞍子岭，贼势以蹙，大任降。还征湖南。互详哈克三传。贼犯永兴，穆占令守河岸，贼不能进。遂从穆占取耒阳，进规常宁。与塔勒岱数败贼，逐北翟里桥，去永州四十里。又从穆占攻城，贼大溃。与简亲王喇布会师武冈。十九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击败马承廕，克雒容，承廕复降。旋卒，谥刚壮。

塔勒岱，博和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噶布什贤壮达。康熙初，从征缅甸，授前锋侍卫。三桂叛，从军，从穆占逐贼野狐岭。贼隐深林中，出步骑诱战，发其伏，歼之。克阳平关，进次保宁蟠龙山。师败引还，两遇贼，击之败去，予拖沙喇哈番。从讨王辅臣，战陇州，进围秦州，克之。遂趋平凉，屡捷。十五年，命从穆占移师湖南，驻攸县，击败三桂将王国佐。又败黄士彪、裘万宝於酃县、桂阳州；败吴国贵、吴应麒於永州、沅州。凯旋，授护军参领。擢镶白旗蒙古都统，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卒，谥勇壮。

瓦岱，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也。父敖德，事太宗，分额亦都旧辖人户，益以新附瑚尔哈部众，授敖德世管牛录事。屡从征有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瓦岱其第三子也。初任侍卫，署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湖广有功，即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命署护军统领，从安亲王岳乐援江西，所至为军锋。次抚州，战锺家岭，被巨创。寇夜袭营，仍力战卻之，并击败精忠将易明等。又战瑞州北山，抚定东乡。移师徇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拥众可八万，因山为垒，负险抗拒。瓦岱与将军希尔根分阵山下，鸣角仰攻，多所斩获。连登中矢，馀溃，复绝其归路，得贼舟六十馀。遂下建昌，乘胜克新城。十五年，复萍乡，进规长沙，仍为军锋。战南桥、齐家峒，皆捷。十八年，克长沙，以次下衡州、宝庆，并歼贼於武冈，克其城。渡紫阳河，贼分据渡口，瓦岱俟诸军进战，引兵袭其后，夹击之，贼大败。湖南平。授护军统领，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授江宁将军。二十三年，车驾南巡，嘉其居官廉，赉御用袍，并白金千。二十四年，召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以博济代之。谕曰：“将军、副都统与地方官多不相能，唯瓦岱克谐众志，尔当效之。”既至京，任议政大臣。

二十七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命为振武将军往讨之。师至黄州，逢龙所署置总兵赵得等迎降，胡约谦等复献武昌、汉阳二城，诸生

宜畏生执逢龙以献，磔之，并诛其党与，班师。

三十年，诏授定北将军，率师赴图拉，追击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三十一年，命偕都统班达尔沙督理达勒鄂莫、瑚尔鄂莫屯田。坐督耕不勤，免官，削云骑尉。寻卒。

桑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库礼子。桑格以三等侍卫袭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善射，擢一等侍卫。康熙十五年，授护军统领，从希尔根赴江西。上谕以江西为粤东咽喉，江、浙脣齿；兵民持两端，当协同将军领重兵进剿。至则攻易明於抚州，援贼自建昌至，倚城结垒，合城寇拒战。桑格夷其垒，明遁，州复。明复来犯，再败之。希尔根移师入城，桑格出至碣石，遇贼，战大捷。连克上高、新昌、东乡诸县，击斩连登，明遁，遂下建昌。

吴三桂将夏国相据萍乡，桑格会诸军并进，战来龙山，连破十二寨，国相奔长沙。十八年，克长沙。御制诗宠异之，有“百战威名早已扬”句。湖南上游，惟武冈枫木岭与辰州辰龙关皆天险，为入贵州要道。三桂将吴国贵、马宝据武冈，桑格与伊巴罕督兵攻之，鏖战三昼夜，国贵中砲死，馀溃走，遂克枫木岭。二十年，以怠职罢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署护军统领。师至克鲁伦河，请追击逸寇，与平北将军马思喀进次乌兰西路。噶尔丹已败，收集降众，护送至张家口。还京，复护军统领原品。三十八年，卒。

伊巴罕，格济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雅兰。其世父舒珠，从征黑龙江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无子。伊巴罕袭。初任三等侍卫，改刑部郎中兼佐领。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嗣以护军参领援江西，击走建昌贼及抚州援寇，复新昌、萍乡。枫木岭之捷，功最，擢前锋统领。出为盛京将军。康熙二十四年，徵还，复授前锋统领。二十五年，追录前功，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寻卒。

沃申，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崇德时，以噶布什贤兵从伐明锦州，克松山。顺治元年，从入关，平保定，进征山、陕，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平舟山有功，加拖沙喇哈番。累迁杭州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浙东告警，与总督李之芳赴衢州御之。寻徙守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温州来犯，辄败走。又遣将焚浦江寇垒，遂会贝子傅喇塔取台州，道义乌，遇精忠将赵明卿，击败之。十四年，精忠

将林冲等据仙居，师三路入，战白水洋。沃申纵兵张两翼，令营总萨木哈将左，侍卫卦塔将右。战移时，贼坚持不退，沃申直前击之，连破二垒。太平贼闻我师至，就叛将曾养性乞兵以守。时夜将半，沃申三面梯攻，缺其西而隐卒城外以待其逸。黎明，贼果启西门遁，伏起，大溃。

师入仙居，寇水陆扼险守，沃申讷知有路通黄岩，可袭其后，伐木凿石，开道以济师。夜达黄岩，贼大惊，遣其党吴长春扼半山岭，沃申身先士卒，大破之。进梁蓬隘口，又大败其众。养性奔福建，十五年，构瑞安石塘贼分路入寇，与副都统吉勒塔布先后击退之。其夏，傅喇塔被命征福建，沃申从。浦城为四达要衢，入福建捷径也。精忠将连登云以二万馀众守隘，沃申攻夺山寨，武穆笃等乘雾直捣其巢，复云和。精忠降，沃申守延平。亡何，郑锦势益炽，使其将吴淑取邵武，薄延平，顿木城、新屯渡口，别遣将潜扰浦塘隘口。沃申率师破之，乘势渡河攻木城，贼溃走，遇其将杨德来援，又败之小河岸，斩万馀人。邵武、汀州相继复。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诸县以次皆降。其将硃宁遁入海，据石井寨。

十六年，师分三路入，沃申进自东路，克清寺。十七年，寇万馀人逼漳州，其将刘国轩壁对河为犄角。城兵寡，沃申以千馀人赴援，瑚图分道亦至，大破之。贼退据长泰，谋犯南靖，顿蜈蚣山。沃申与瑚图并力迎击，自辰至未，贼大溃，弃寨走，克长泰。贼退据江东桥，截漳、泉路。沃申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力战，攻桥东岸，自长泰深入奋击之，贼遁走，江道乃通。

十八年，锦将林盛据东石，其地近泉州，为金门、厦门屏蔽，三面皆海，寇婴城固守。沃申精选前锋，架云梯，乘潮落亟进，亲薄壕指麾，遂拔东石。十九年，锦将林深与我水师相拒，别遣将扼大定、小定，梗我舟行道。会泉州无舟，沃申自陆路取大定，夺其中寨；追至小定，贼遁，燔其巢。適海澄已下，乘胜渡海取尾高溪，与漳州兵夹攻，寇屯金、厦者皆窜出大洋。师还，沃申留守泉州。初江山之陷也，积骸盈野，议者颇咎之。守金华，奉檄取温州，赴事又缓；守台州时，小梁山寇势盛，未能击。廷臣追论其罪，坐免。沃申在行间久，大小凡九十馀战，身被创二十馀处，一时称骁将。三十年，卒。

武穆笃，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任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桂王，自贵州入云南，击败其将李成蛟於凉水井、李定国於双河口；进至卢噶，定国列象阵拒战，大败之，追至磨盘山，又大捷：授拖沙喇哈番。又剿山东土寇于七，有功，授前锋参领。精忠叛，从将军傅拉塔率

师自浙江下福建，次台州。贼壁黄瑞山，谋犯天台，其地当江北，为水陆咽喉。武穆笃与吉尔塔布、塞白理悉力攻克之。师至凉蓬隘口，杀伏贼几半，贼夜遁。武穆笃追击於黄土岭，贼溃退黄岩，师围城，曾养性遁走，城复。师至上塘岭，养性拥众三万拒战，武穆笃统前锋冲击，大败之，身被数创，获甲械无算。太平、乐清、青田三县，大荆、磐石二卫相继收复。石塘岭之役，功最。康熙十七年，创发，卒於军。丧还，遣侍卫内大臣奠茶酒，命赐恤视前锋统领，进拜他喇布勒哈番，谥襄壮。

瑚图，洪鄂氏，满洲镶白旗人。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湖广、福建，屡有功。康熙二年，授江宁协领。八年，擢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与副都统玛哈达率所部赴杭州，参赞平南将军赉塔军务。精忠将马九玉遣别将胡锦等犯衢州，与副将王廷梅等击败之，复破贼大沟源、焦园、红桥诸处。十四年，九玉屯衢州西南，夜渡水袭我军；与廷梅往击之，败之杭埠。九玉复遣别将李廷桂军元口村，设木城，绝我粮运，并据东西山为犄角，瑚图分兵击之，燔其木城，贼败走。十五年，覆其兵大溪滩，江山复。九玉奔常山，瑚图进围之，遁去。逐至江西玉山界，克常山，进拔浦城。及精忠降，随军驻福州。

郑锦将徐耀以三万人至乌龙江南，军小门、直凤诸山，又与总兵董大来夹击之，破其垒十四，贼大溃，进驻泉州。土寇数谋乱，辄败去，徙守漳州。十七年二月，寇陷石玛，逼海澄。从黄芳世赴援，败寇弯腰树、观音山，寇收馀众垒石玛拒师。逾月，寇舟二百乘潮至，与石玛寇相表里，将夹击我军。瑚图从芳世坚守，潜令总兵黄蓝袭其后，击之，毁其舟九，寇保垒。海澄围解。时漳州兵少，瑚图昼夜循徼不少休。锦兵连□宗数百，蹈瑕入东关，砲击之退。已，复至，构山寇蔡寅扼天宝山，截我饷道。瑚图督战，焚其船，寇殊死战，不少卻。会芳世援师至，乃遁去。

未几，刘国轩、吴淑复破海澄，陷长泰，饷道又阻。瑚图以八百人扼要路，淑率万馀众逼漳州，国轩夹水而军为声援。值副都统沃申率师至，瑚图从赉塔分路进击，至蔗林，遇伏，师少卻。瑚图斩卻退者三人，众乃奋进，连破十六营。寇退据长泰，谋犯南靖。瑚图引兵进，寇以兵五万分军龙虎、蜈蚣二山，复与沃申麾众力战，寇乃败，弃营走，遂克之。然寇犹据江东桥不退，赉塔军其西，而令瑚图、沃申与提督石调声取桥东岸，乃间道逾朝天岭，过龙江口，深入寇军奋击。寇弃寨，走入舟，据桥口，急击之，寇出江遁。漳、泉路始通。国轩还海澄。

十八年，寇顿鼇头山，复数窥江东桥，谋断我后路。师分四路入，瑚图与副都统玛思文为一路，击败之。十九年，攻克玉洲各寨。寇败窜厦门。海澄再复。随赉塔赴潮州，再战破贼。闽、粤平，还江宁。二十三年，擢杭州将军。二十六年，卒，诏奖其清慎，予恤，谥敏恪。

玛哈达，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礼部承政巴都里孙。康熙七年，自参领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吴三桂反，诏守兖州，徙安庆。精忠叛，赴浙参赞赉塔军务。时大将军杰书至金华，精忠将陈重自东阳来犯，玛哈达与都统石调声等败之山口村小河岸，追击至郑家店。俄，精忠将徐尚朝拥众五万人犯金华，距城十二里结寨，玛哈达与台吉察浑、都统巴雅尔、总兵李荣等分兵击败之。精忠将张元兆以二万人屯寿溪，又与巴雅尔、荣移兵击之，破垒十八，斩兆元及其众二千馀。尚朝复据积道山，与总兵陈世凯等乘雾进兵，破其木城。十四年，击精忠将沙有祥等於桃花岭，复处州。尚朝、有祥等又来攻，复与察浑、荣、世凯分兵击败之。十五年，擢杭州将军。杰书下福建，玛哈达从赉塔自衢州率兵先驱。大溪滩、仙霞岭诸役，战常陷坚。进复建宁、延平，还杭州。论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坐补官徇情，罢，遣戍黑龙江。二十八年，卒。

杰殷，韩氏，满洲正红旗人，其先为朝鲜人。父义，归太祖，授世职一等参将。杰殷初授一等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一年，迁护军统领。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从内大臣佟国纲率师驻宣府。

王辅臣叛，上命将军毕力克图率师驻大同，以杰殷参赞军事。土寇硃龙据榆林，毕力克图移师讨之，次谢村，分兵为三队，杰殷乘夜先发，黎明次河岸。贼三千馀据杨家店渡口，杰殷督兵渡河击贼，贼溃，克吴堡，遂趋绥德。贼屯虎尔崖山口，杰殷督兵仰攻，殪其裨将，俘七十馀人，进破卧牛城，复米脂、延川诸县，复进收延安及诸属县，并定宜川县境二十六寨。再进攻平凉，大将军贝勒洞鄂令杰殷领左翼兵为前锋，辅臣以万馀人列阵迎战。杰殷督兵捣其中坚，战自巳至未，凡三胜，复分兵环击，歼馘甚众。自是屡击卻辅臣兵。

十五年，吴三桂将吴之茂以万馀人屯秦州，为辅臣声援。洞鄂令杰殷移师御之，战谷口山崖，斩五十馀级。与将军佛尼埒、提督王进宝会师。议出贼后断粮道，杰殷督兵先行，战罗家堡、战盐关、战三十里铺，屡击败之茂护粮兵。之茂扬言将断临洮、巩昌道，杰殷移师伏羌，战平头山、战马坞，又屡击败之茂护粮兵，破其垒，克通渭，还驻秦

州。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引兵走。杰殷与佛尼埒率师夜追之，及於牡丹园，力战破阵，克祁山堡。之茂别部兵自西和至，败之祁山嘴，又败之清阳峡。选轻骑逐之茂，及於石牙兒关，之茂以二十人越山遁，斩五千馀级，俘五百馀人，克礼、西和二县。

三桂将王屏藩走阶州，督兵追之，降其兵三百馀，复还驻秦州。十九年，攻保宁，克顺庆，并复所属州县，进驻成都。寻卒，赐祭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弟杰都，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将军达素徇厦门，破郑成功舟师。康熙十三年，从前锋统领穆占自陕西入四川，破之茂裨将石存礼於朝天关；趋保宁屯蟠龙山，屏藩引众劫营，绝我师饷道。师引退，杰都殿，力战，死之，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瓦尔喀，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任噶布什贤壮达，称骁勇，中创不少卻，数被优赉。崇德时，从贝勒岳讬伐明，攻怀来、宝坻，略山东，攻克海丰，并先登。又从贝勒阿巴泰攻范县，薄城，以矛凿垣为磴，缘而上，克之。顺治初，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数击败张献忠兵。有护军阿纳海者为敌困，瓦尔喀策马突前，格杀二人，翼之出。与梅勒额真乌拉禅驻防大名，击土寇。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工部理事官，董修宫殿，进一等。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固山额真卓洛驻防云南，讨平元江土司。康熙元年，还京，授参领，兼督捕理事官。迁西安副都统。七年，擢将军。

十二年，吴三桂反，湖南、广西皆应。命瓦尔喀偕佛尼埒赴四川备守御，许便宜行事。师次汉中，分三道入，击叛将谭弘野狐岭，发其伏，歼之。乘胜复阳平、七盘、朝天诸关，先后斩万馀级，获旗帜、器械称是。时贼据保宁，师进偪，凿壕堑与相持，久弗下。瓦尔喀遘疾，卒於军，谥襄敏。寻追论保宁不疾进兵，又守隘弗严，损将士，部议追夺官阶、世职，并削谥。

论曰：希福将莽依图所部，转战下云南，功最多。鄂克逊、偏图等皆与攻云南，而偏图留镇三十年，抚定创夷。瑚里布、达理善以夙将从军，额楚战广西，额斯泰战湖南，瓦岱战江西，沃申战闽、浙，杰殷、瓦尔喀战川、陕，皆有功绩。是时倾禁旅以出，八旗将士敌忾策勋，斯其尤炳著者也。

列传四十六

宜里布哈克三阿尔护路什雅赉扩尔坤王承业 王忠孝

宜里布，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阿济格尼堪子也。初授兵部副理事官。顺治八年，袭三等伯爵，兼管牛录。恩诏进一等伯。擢刑部侍郎，调吏部。郑成功据台湾为乱，议者谓当徙濒海居民入内地，以避剽掠，绝接济，命宜里布与尚书苏纳海历江南、浙江、福建勘疆界。既定，还京师，擢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七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讨之，以宜里布参赞军务。既至荆州，三桂自常德攻陷松滋，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叛附之，壁穀城、郧阳间，窥觊郡邑，诏宜里布守宜昌。十四年，来嘉等犯南漳，顺承郡王承制授宜里布讨逆将军印，与副都统根特往援。来嘉等引退，旋复犯均州，垒武当山下，宜里布督兵击之，斩千馀级，来嘉等复引退。

时三桂屯松滋北山，缘江置战舰，谋水陆并进。命宜里布与都统范达礼等守襄阳、均州诸处。三桂遣其将张以诚与来嘉等寇南漳，宜里布与总督蔡毓荣分率劲旅夹击，斩三千馀级。十六年，命与将军穆占率荆州满洲兵自岳州下长沙，克茶陵。三桂兵奔攸县，宜里布追击之，斩四千馀级，俘百馀，克攸县。

十七年，穆占师进克郴州、永兴诸处，驻师郴州，而令宜里布守永兴。三桂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来犯，与副都统哈克三督兵御之，力战，殒於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复遣侍卫谕其母曰：“宜里布侍朕久，深知其为人。出师有劳绩，方谓功成奏凯，即可相见。忽闻阵没，凄怆痛悼！尔家贫，予白金六百为治丧资。”赐祭葬，谥武壮。子阿什坦袭爵。

哈克三，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法萨里巴图鲁，以骁骑校从征战没。哈克三初授礼部笔帖式，累迁员外郎。顺治十四年，改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康熙二年，李自成馀孽李来亨等据茅麓山，剽掠为民害，从将军穆里玛等讨之。贼入山，哈克三从巴牙喇纛章京堪泰自山后进，大破之；复与总兵于大海夹击，多所斩馘，来亨自缢死：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十二年，调满洲副都统，寻迁护军统领。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之，哈克三参赞军务。师次达禄，布尔尼列阵以待，而隐兵山谷间以诱我师。土默特兵遇伏，哈克三力御败之。复督骁骑突贼阵，贼溃奔，斩馘甚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六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讨吴三桂，哈克三参赞军务。三桂将韩大任据万安，哈克三与副都统雅沁等分道进，大任渡河走。哈克三以山迳隘不容骑，请调绿旗兵守隘，断贼饷道，上责其稽延，敕穷追毋纵入楚。贼窜兴国山中，追击之黄塘、新田铺，师舍骑而徒，奋击，贼大溃。复选轻骑夜逐贼至姜坑岭，贼据险自保，哈克三分兵环攻，斩千馀级。大任等收馀众走福建，屯老虎洞。十七年三月，与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锡三、雅沁、布舒库等分队夺隘，斩六千馀级，获所置总兵以下三百馀。大任穷蹙，率众诣康亲王军降，哈克三还吉安。旋命赴湖南，与将军穆占会师驻郴州。三桂将马宝、胡国柱攻永兴急，穆占令哈克三率师赴援，与都统宜里布力战，同殁於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予白金五百治丧，赐祭葬，谥武毅，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无子，以弟之子巴尔泰袭。

阿尔护，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辉发。父鄂拜，国初来归，管牛录。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复从征福建有功，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尔护初授王府长史。

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与将军坤巴图鲁率师出驻汝宁。其冬，吴三桂将王屏藩等自四川窥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之。与坤巴图鲁赴西安，十四年，将五百人守宝鸡。贼来犯，击之，败去，追至天王村，抚定归州十二堡，降其将七、兵千馀。八月，诏分将军佛尼埒兵六百授阿尔护，守栈道诸险要。与三桂将彭时亨战仰天池，大捷。出蚂蚁河口，望见贼营分立九龙山，即以锐师宵加之，贼大溃。十月，三桂将石存礼等拥众八千出栈道，据益门镇口，分七营窥宝鸡，兼为王辅臣声援。阿尔护令军中曰：“有能攻剋隘口者，赏与克州县城同。”军士气奋，分三道上，直捣其巢，力战，自巳至未，七营尽破，追奔十数里，射殪其将，获旗帜、器械无算。迭破贼仰天池山下，及益门镇东邵家山、黄兒子沟、沈家坡诸处，自是贼不敢出栈道。

十五年，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穆占移师湖广。十六年，三桂将吴国贵犯长沙，力战，死之。事闻，谥敏壮，予三等阿达哈哈番。

路什，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章甲城。父克恩，归太祖。路

什以骁勇称。崇德七年，师入兖州，以云梯攻城，路什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予世职游击。

顺治初，以甲喇额真从入关，与牛录额真衮泰将步兵击李自成；复与梅勒额真阿哈尼堪逐自成至庆都，败之，自成溃而西。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与梅勒额真阿喇善攻绥德，围延安，七战七克。时自成南走商州，奔湖广，蹑追至武昌，获其孥。论功，进二等。

张献忠据蜀，久不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会叛将贺珍等犯汉中，分兵守鸡头关，路什与巴牙喇纛章京鰲拜击卻之；追破珍於楚湖，入四川，所向皆捷。献忠既灭，分兵剿馀贼，俘斩甚众，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师入贵州。明桂王将罗大顺出拒战於黔西州十万溪箐，路什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鄂讷、梅勒额真噶褚哈分兵击之，连破数营，敌大溃。叙功，进二等。

吴三桂反，路什年已七十，请从征，遂从贝勒尚善徇湖南。康熙十七年秋，以偏师取湘阴，进洞庭湖，守九马嘴。寇至，风大作，泊绿林滩，舟被击，路什犹贾勇发矢石，击杀十数人，力竭，死。时七月二十八日也。事闻，进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子布纳海，袭。圣祖亲征噶尔丹，布纳海从内大臣费扬古出西路，战於昭莫多。师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子瑚什屯，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雅赉，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初任王府长史，兼佐领。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驻防江宁，未至，徙驻安庆。耿精忠遣其将扰江西，广信、建昌、饶州并陷。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率禁旅南征，驻南昌，以雅赉与署领都统阿喀尼参赞军务，移兵攻彭泽。既，讷知贼据小姑山，先遣兵击之。贼结水寨拒战，我军出其后，陟山而下，斩其裨将，馀众多被创赴水死。师进攻彭泽，城西临江，南北皆倚山，路险峻，乃督兵略其东，陟山，树云梯以登。贼不能抗，纵火启东门走，追击败之，遂进攻湖口。安亲王军至，贼弃城走都昌，雅赉追及之，败窜鄱阳湖，所置吏以湖口降。

十四年，将水师逐贼鄱阳湖，趋五桂寨，贼弃寨走，其将黄浩浮舟来犯，击卻之。追至梅溪、瑞洪、康山湖及坝口，先后得船数百，斩数

千级，与陆军会苜蓿湾，克馀干县。复进征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据常兴山，列营三十，雅赉攻其左，诸军自右击之，尽夷其巢，连登中流矢死。复与都统霍特征广信，次石峡，方暑，士马疲渴，猝遇伏，师少卻，雅赉直前奋战，中砲死，赐祭葬，谥襄壮，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扩尔坤，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那穆都鲁。祖叶古德，归太祖，编牛录，俾统之。父喜福，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从征黑龙江，顺治初，从征汉中，皆有功。复出讨姜瓖，瓖将屯宁武关，分据左卫。喜福力战，被巨创，卒於军，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扩尔坤初授牛录额真。从征贵州，战屡捷。康熙初袭职，迁护军参领，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三桂反，命率师驻防太原。十三年，徙驻西安。会四川告警，命进驻汉中。三桂将吴之茂犯广元，遣兵败之，复分水陆兼进，又击之败去。之茂遣裨将贺腾龙劫粮二郎关，扩尔坤驰击，获腾龙。之茂复遣裨将何德成犯广元，分兵渡河击卻之，逐北三十馀里。寻以七盘、朝天诸关复陷贼，诏还驻汉中。

十四年，汉中乏饷，将军锡卜臣领兵还城固，扩尔坤率右翼兵殿后。三桂将彭时亨等拥众八千据险邀阻，扩尔坤击溃之，且战且行三昼夜，次洋县金水河，七战皆捷。诸军前行，仍令扩尔坤殿，俄贼环偪，力战中创，殒於阵，赐祭葬，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子逊扎齐，袭职，官至工部尚书。

王承业，字琼山，江南庐江人。少入伍。康熙初，从军福建，克金门、厦门。累擢游击，迁广西副将。十七年，将军莽依图徇广西，以承业为新设援剿中营总兵，管副将事。十八年，吴世琮犯梧州，承业击败之。世琮弃营宵遁，克浔州。世琮以十万人分屯贵州、广西诸要隘，而自将兵围南宁。承业赴援，设奇与城兵相犄角，战新村西山之巅，斩六千馀级，世琮负重伤败走，南宁围解。遂自陶邓山进剿柳州，叛将马承廕以二万人拒战，击败之，乘胜定象州，承廕遂降。

其冬，将军赉塔自南宁直进云南，檄承业至西隆。吴世璠将何继祖据石门坎，去安笼所三十里，地僻道险。十九年正月，承业奋勇入，连夺二隘口，复所城。继祖退据黄草坝，列象拒战，承业疾击之，自卯至未，毁其营二十有二。克曲靖，取霑益，下马龙、杨林，大小三十馀战，无不披靡。既抵会城，壁城外归化寺。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出拒，承业引守备林廷燏鏖战，自卯至午，突入贼阵，砲中额，坠马死。

廷燏单骑驰救，贼矢雨集，亦殒於阵。事闻，诏赠承业右都督，廷燏赠都司佥事。

王忠孝，奉天人。以参将衔从军屡有功，累擢署左翼总兵官。从将军赉塔下云南，为前锋。克西隆，攻广西县，忠孝与所部游击林桂选勇士数十人，越岭疾驰下，大破贼。攻石门坎，师盛旗帜，鸣鼓角，趋上游，忠孝与桂督兵涉水，出间道绕其后，破敌砦。攻黄草坝，与桂引敌入谷，伏起，夹击，斩世璠军裨将。既破隘，师进薄云南会城。国柄等出战，忠孝与承业、廷燏同时战死，赠都督同知。

廷燏，广东南海人。桂，广东番禺人。忠孝既战没，桂佐赉塔定云南，代为左翼总兵官。

论曰：吴三桂白首举事，号善用兵。屯松滋数年，不敢渡江攻荆州。晚欲通赣、粤道，宜理布、哈克三以死拒，然终不得达，安在其为善用兵也？阿尔护辈杀敌致果，授命疆埸。承业战没云南城下，悍敌致死，诚有不易当者。故比而论之，亦以见戡定始末。他死事者，语别见忠义传，不能遍著也。

列传四十七

姚启圣 子仪 吴兴祚 施琅 硃天贵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陷温州傍近及台、处诸属县。圣祖命康亲王杰书统师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兒数百诣军，以策干王。檄署诸暨知县，剿平紫琅山土寇。十四年，以王荐，超擢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克松阳、宣平二县。十五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剿贼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复云和。

先是，精忠以书招郑锦，锦至复拒之，将士多为内应，锦遂取泉、漳二府，据厦门。精忠与战，复屡败。启圣又使仪破精忠将曾养性於温州。十月，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锦。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简其部卒，得死士三千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地。锦遁归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

十七年，锦遣其将刘国轩、吴淑、阿佑等复犯漳、泉，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与战，败绩，遂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诏擢启圣福建总督，条上机宜，“请调福宁镇兵助攻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助攻漳州，复设漳浦、同安二总兵，增督标兵五千。通省经制兵万八千，申明临阵赏罚，禁厮役占兵额”。下议政王大臣议，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徵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馀皆从其议。七月，偕海澄公黄芳度自永福进克平和、漳平。国轩等解泉州围，进逼漳州，壁於蜈蚣岭。启圣率壮士锺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馀人，国轩遁海澄，乘胜复长泰。叙功，进正一品。九月，复遣仪率兵攻同安，敌弃城遁，斩其将林钦等。寻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

杨捷等进攻海澄，败国轩於江东桥，又败之於潮沟。

十八年，国轩与淑、佑等踞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赉塔、捷及巡抚吴兴祚等邀击，大败之，先后招降所置吏四百馀、兵一万四千有奇。国轩等复率万馀人谋夺榴山寨，启圣偕赉塔及副都统石调声击败之，至太平桥、潮沟，斩千馀级。十九年，会赉塔等攻海澄。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别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降锦将硃天贵等，锦退保澎湖，尽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兒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硃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於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於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兒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於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硃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二十一年，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方郑锦屡入寇，徙滨海居民入内地，俾绝接济、避侵掠，下令越界者罪至死，民多荡析。及禁旅班师，驱系良民子女北行，启圣白王严禁。复捐赀赎归难民二万馀人，并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及锦死，子克塽仍其爵，称延平王，凡事皆决之国轩等。启圣令知府卞永誉、张仲举专理海疆，多以金帛间其党与。克塽乃遣使赍书，原称臣入贡，不薙发登岸，如琉球、高丽例。启圣以闻，上不许，趣水师提督施琅进征。

二十二年六月，琅进攻台湾，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纟曾、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语具琅传。启圣还福州，未几，疽发背，卒。明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子仪，膂力绝人，雄伟与父埒。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康亲王檄署游击。议叙，内擢郎中。上以仪有才略，且自陈原以武职自效，改都督佥事，以总兵用。历狼山、杭州、沅州、鹤庆诸镇总兵，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赐祭葬。

锺宝，少业屠，流为盗。启圣令香山，招之降。后启圣征福建，宝偕同降者二十人隶麾下，每战辄当前，所向有功。累进秩都督佥事。启圣卒，遂归。后数年，部议注官，授潼关参将，迁靖边协副将。卒。宝抚兵民有恩，称为锺佛子。

韩大任，降后入觐，圣祖以其为三桂将，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二十九年，从佟国纲征噶尔丹，次乌阑布通，伏发，国纲殁於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死之。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金声桓叛，郡县多被寇，萍乡以有备独完。坐事罢。旋以守御功复官，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县吏亏库帑，更数政未得偿，官罢不能去。兴祚至，为请豁除，其当偿者出私财代输。清丈通县田，编号绘图，因田徵赋。飞诡隐匿，皆不得行。县徭役未均，最烦苦者为图六。兴祚以入官田徵租雇役，民害乃除。岁饥，为粥食饿者。八旗兵驻防苏州，兴祚请於领兵固山，单骑弹压。兵或取民鸡，立笞之，皆奉约束。塘溢，兵不得渡，立竹於塘旁，悬灯以为识，骑行如坦途。

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有硃统锠者，号明裔，耿精忠私署敉远将军，及精忠降，自称宜春王，据贵溪为乱，与福建错壤。兴祚轻骑至光泽，抚其将陈龙等，遣降将阳自归为内应，令龙导师入，其将冯珩等缚统锠，率兵三千以降。

十七年，擢巡抚。时郑锦踞台湾，遣其骁将刘国轩等陷漳、泉属县，复围泉州。兴祚率标兵自兴化赴援，至仙游，锦将黄球等率二千人结土寇万馀屯白鸽岭。兴祚分兵三道，自当中路，与战，自辰至酉，相持不即退。兴祚遣兵自间道夺白鸽岭关口，斩级六百，堕岸溺水死者甚众，寇乃溃走，追败之於岭头湾，复永春、德化二县。国轩自泉州走入海，以巨舰数百出没赤屿、黄崎诸处。兴祚遣总兵林贤等统水师出海，分三路夹攻，焚敌舰六十馀，俘斩六千有奇。疏报捷，并言："海逆逼犯漳、泉，大军由陆路进发，跋涉疲难。臣前捐募水兵，一战破贼，但兵力稍薄，未易轻取厦门。若得水师二万，再添造战船，可直捣巢穴，扫荡鲸波。"诏允行。

十八年，国轩率兵二千至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兴祚与都统吉勒塔布、总督姚启圣会师击走之。兴祚遣驿传道王国泰等招降锦将蔡冲琱、林忠等三百八十五人，兵万二千五百，拔难民千二百，得舟六十七。叙前后功，进秩正一品。

十九年，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砲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二月，正色师进海坛，兴祚自泉州会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王英等赴同安，攻克汭洲、浔尾诸隘。渡海，拉哈达出中路，英右，兴祚左，奋战，敌大溃，遂克厦门。时正色已取海坛，降锦将硃天贵等，复遣兵取金门，馀众悉窜台湾。捷闻，诏嘉奖，下部优叙。兴祚因请留澳民防守，蠲荒田租粮，减关课。正色亦请於海澄、厦门分兵驻守。上命侍郎温岱赴福建会议。温岱至，启圣与言正色复海坛，与天贵先有约乃进兵，无杀贼攻克事。温岱还京师，兵部据其言，议兴祚冒功，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年，擢两广总督。兴祚上官，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徵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兴祚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上遣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兴祚巡历规画，兵民皆得所。又言潮州海汛辽阔，商民往来贸易，恐宵小潜踪，应令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防外海岛屿，诏并允行。二十四年，疏请於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

三十一年，授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复坐事镌秩。三十五年，上

征噶尔丹，命自呼坦和硕至宁夏安十三塘，兴祚原效力坐沙克舒尔塘，未几，复原秩。三十六年，卒。

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籥祀名宦。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成功於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馀，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七年，琅密陈锦负嵎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刘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馀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於帕，督战不少卻，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

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队，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硃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馀，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薙发，迎於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侯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其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於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徵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硃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馀。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

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於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今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馀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飓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於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硃天贵，福建莆田人。初为郑锦将。康熙十九年，师下海坛，以所部二万人、舟三百来降，授平阳总兵。琅攻澎湖，天贵以师会。国轩拒战，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砲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列传四十八

杨捷 石调声 万正色吴英蓝理黄梧 子芳度从子芳世芳泰

穆赫林 段应举

杨捷，字元凯，义州人，先世居宝应，明初，以军功授后屯卫指挥使，世袭，遂家焉。捷初为明裨将，顺治元年来降，授山西抚标中军游击。岚县土寇高九英等聚众剽掠，巡抚马国柱檄捷捕治，斩九英，毁其巢。国柱迁总督，以捷为督标中军参将，旋擢副将。

四年，师定广东，命捷率宣化、大同兵三千往镇抚。五年，行次池州，金声桓、李成栋叛。大将军谭泰请以捷驻防九江会剿，即授九江总兵，率兵复都昌，获声桓所置吏余应柱等，斩之。江西平，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从靖南将军喀喀木讨广东叛镇郝尚久，复潮州。调陕西兴安，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请留原镇，加右都督。调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十二年，叙复潮州功，进左都督。郑成功侵掠福建，与战云霄、铜山诸处，屡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会成功陷镇江，窥江宁，加太子少保，充江南随征左路总兵，驻扬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馀人，诛之。

康熙十二年，调江南。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霄、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召募材健，训谏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琏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於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扼守榴山寨。

捷初上官，疏请别设水师提督，得以专御陆路。上授捷昭武将军，领福建陆路提督事。十八年，国轩率众劫榴山寨，欲夺江东桥。捷会平南将军赉塔等分两翼夹击，大败之於下坑山及欧溪头，斩级千馀，获甲仗无算。国轩屯狮子山，联络远近各寨为声援。十九年，捷亲率健卒剿平乌屿诸寨，与总督姚启圣、总兵姚大来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码，连

破十九寨，进取海澄。锦将苏侃以城降，遂乘胜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复厦门，国轩自铜山窜归台湾。

是年，以老病乞罢，命还任江南提督。叙复海澄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敏壮。孙铸，袭职，请改籍扬州卫。

石调声，汉军镶黄旗人。以佐领从征广东，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迁参领，驻防福建。擢杭州副都统。耿精忠犯浙江，调声迎击，屡卻贼。擢浙江提督。康熙十七年，郑锦遣刘国轩等犯海澄，诏趣调声赴援，未至而海澄陷，康亲王檄守惠安。贼陷同安，遂围泉州，惠安亦陷。调声退军兴化，与参赞大臣禅布攻复惠安，逐北至洛阳桥。泉州围解。复偕副都统沃申破贼江东桥。顷之，国轩等复夺桥，断饷道，将军赉塔檄调声迎击，败之。十九年，复厦门、金门，国轩遁。调声还浙江任。初贼陷江山、惠安，战士暴骨多未瘗，议者以咎调声。二十一年，追论夺官及世职。寻卒。

万正色，字惟高，福建晋江人。少入伍。以招降海寇陈灿等，叙功，授陕西兴安游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正色从西安将军瓦尔喀征四川。叛将谭弘等据阳平关拒战，败之於野狐岭，乘胜复广元、昭化。累擢岳州水师总兵。时三桂据岳州，扼守洞庭湖套，植木为椿阻我师。十七年，正色上官，率舟师夜入乱苇中，拔椿尽，击贼，屡败之。三桂将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舟二百攻柳林嘴，正色与游击唐善等击之，毁其舟。是岁三桂死於衡州，其子应麒与辉、义等守岳州。正色遣千总魏士曾赍书十四分致应麒部将，士曾为所杀，应麒亦杀部将之受书者，遂内讧。其将陈华、李超、王度冲出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正色为士曾请恤，赠守备。十八年，追叙克阳平关功，加左都督。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征福建，耿精忠降，而郑锦犹踞金门、厦门，陷海澄。正色自以闽人习海上事状，因陈水陆战守机宜，言："福建负山枕海，贼踪出没靡常。宜择官兵习於陆者分布要害，使贼不得登岸；水军自万安镇顺流直下金门，塞海澄以断其归路。贼自厦门来援，则从金门掩击。更请蠲除沿海边地杂派，设法招抚，善为安置，则贼党自散。"疏入，诏加太子少保，调福建水师总兵，擢提督。时议檄调荷兰国船进取厦门，正色疏言："荷兰船迟速莫必，延至三四月，风信转南，即难前进。今新旧鸟船俱集，臣与抚臣吴兴祚决计进讨，臣率水师直攻海坛，兴祚率陆兵为声援。"

十九年，正色征海坛，分前锋为六队，亲统巨舰继之，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并力夹攻，发砲击沈敌舰，溺死三千馀人，遂取海坛。其将硃天贵遁，正色追蹑至平海澳，天贵走崇武，正色掩击，大败之。与将军拉哈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会师取厦门，天贵降。

锦窜归台湾。疏请分兵镇守滨海要地，上遣兵部侍郎温岱莅视。寻议铜山、厦门诸处量设总兵以下官，留水师二万人分镇之。初，海坛既克，下兵部叙功。启圣语温岱："正色先与天贵约乃进兵，未尝与贼战。"兵部疏闻，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上谕正色规取台湾，正色请缓师。二十年，改陆路提督。

二十五年，调云南。未几，与鹤庆总兵王珍互讦，命与珍诣京师质问。总督范承勋劾正色纳贿侵蚀，上遣侍郎多奇、傅拉塔按治，下刑部论死，上以正色功多，特宥之，夺官，仍留世职。三十年，卒。

吴英，字为高，福建莆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更姓王。康熙二年，赴泉州降，授守备劄。从提督王进功攻郑锦，拔铜山城，加都司佥书衔。寻授浙江提标都司。

十三年，耿精忠反，其将曾养性侵浙，总兵祖弘勋以温州叛应之，分犯宁波、绍兴。英从提督塞白理击败之，降其将李荣春等，迁左营游击。十四年，养性、弘勋率众十馀万犯台州。英言於塞白理，阳修毛坪山径，潜引兵间道自仙居袭贼后，贼踞黄岩半山岭拒战。英偕游击曾承等冒矢石前进，斩其将刘邦仁等，遂复黄岩，迁中军参将。

十五年，贝子傅拉塔规复温州，养性、弘勋率三万人乘夜劫营。英分兵五百伏贼后，自率精锐据大羊山，阻其要道，遇贼，殊死战，身中数枪。师继进，伏尽起，贼大溃，斩获无算。寻从提督石调声援象山，贼屯石门、西溪二岭。英偕游击侯奇等分兵三道抵慈谿，击沈贼船，歼其众，遂复象山。九月，康亲王杰书进征福建，精忠降，养性、弘勋引退。其将冯公辅犹踞松阳，英入山，招之降。其党林惟仁等屯处州，英剿抚兼用，斩贼五百馀，降惟仁及兵千馀。

十七年，锦犯泉州，康亲王檄调声赴援，英率师从。锦将刘国轩据洛阳桥，英自上游陈山坝渡江，以奇兵出贼后，造浮桥济师，前后夹攻，斩级六百有奇。迁福建督标中军副将。率师援漳州，连克十九寨，转战至江口，发砲击沈敌船，遂复海澄。十八年，国轩复拥众数万屯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英击走之，擢同安总兵。

十九年，偕宁海将军拉哈达、巡抚吴兴祚自同安港口分兵，进克厦门，锦遁归台湾。是年英奏请复姓。二十二年，移兴化，会施琅进攻澎湖。英偕总兵硃天贵、林贤等自八罩屿乘风进击，游击蓝理陷围，英冲入敌阵，拔之出。翌日，进取虎井屿，英右耳中枪，益力战，跃入敌舰，手刃其将郑仁，馀悉骇窜。国轩与郑克塽乞降，事具琅传。

二十四年，入觐，奏言："台湾地势绝险，土番止求衣食，素无他原。自来小寇窃发，皆由内地奸民作祟，陆师搜捕易尽。前议设水师趕缯双篷船百，请减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拨台湾、澎湖二处，传递文书。台湾、澎湖经制官兵一万员名，前议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饷，不能如期给发。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恆产，饷可省半。"疏入，命议行。寻移镇浙江舟山。擢四川提督。

英先以军功加左都督，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叙平台、澎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改水师。上南巡，英朝行在，赐御书榜额。召见，问："福建今有无海寇？"英对曰："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何用？惟海中与城郭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已走而为盗，往往有之，不可遽谓之海寇也。"上降诏奖英笃实而明达，寻授威略将军，仍领水师提督事，复御制诗赐之，勖以黾勉防微。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

蓝理，字义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骜，膂力绝人。集族人勇健者击杀海寇卢质，诣吏，欲因以为功，吏疑亦盗也，系之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纵系者，令赴籓下授职。理间道走仙霞关诣康亲王军降，为乡导，破叛将曾养性於温州。十五年，从师入闽，授建宁游击。十七年，从都统赉塔败海寇於蜈蚣统赉塔败海寇於蜈蚣山，复长泰。十八年，迁灌口营参将。十九年，总督姚启圣驻师漳浦，令理分兵守高浦，辞不赴，劾理虚兵冒饷，坐夺官。下部议罪，拟杖徒，理请剿海寇自赎，上允之，发军前效力。

二十一年，提督施琅征台湾，知理英勇，奏署右营游击领舟师，部议格之，特旨允行。琅令理当前锋，诸弟瑶、瑗、珠皆从。郑克塽遣其将刘国轩守澎湖，令曾遂等率众数万迎敌，战舰蔽海。理督兵与战，自辰至午，战益力。遂发砲，弹掠理而过，理仆，遂遥呼曰："蓝理死矣！"瑶扶理起立，理亦呼曰："蓝理在，曾遂死矣！"呼刀，族子法以授理，见理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瑗傅以衣，珠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击沈敌舰二，敌大溃。琅过理舟慰劳之，令治创复

战。琅舟胶浅沙，敌舰环围之，理闻，赴援。理舟书姓名篷上，敌惮理，战为稍卻，追击，大败之。得敌舰，请琅易舟，出，逐敌至西屿，杀伤殆尽，遂克澎湖。台湾平，叙功，仍授参将，加左都督。

未几，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诣京师，迎驾赵北口，召至御前，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超授陕西神木营副将。寻擢宣化镇总兵，挂镇朔将军印。二十九年，移定海。四十二年，复移天津。赐花翎、冠服，并御书榜曰“所向无敌”赉焉。四十三年，以旧伤疾作，乞解任，温旨慰留，遣御医诊视。理以畿辅地多荒洼，请於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岁收稻穀，民号曰“蓝田”。

四十五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四十六年，上南巡，理迎驾扬州，赏赉有加，复御书榜曰“勇壮简易”。四十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五十年，巨盗陈五显等纠二千人扰泉州永春、德化诸县。事闻逾数月，理始疏陈，并言村落安集如故，上斥其诳，命夺职，总督梁鼐、巡抚满保先后劾理贪婪酷虐诸状，遣侍郎和讬、廖腾煃会督抚按治得实，论斩，诏从宽免死，入京旗。五十四年，师北征，剿策妄阿喇布坦，理请赴军前效力，赐总兵衔，从都统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以病回京，寻卒。诏免所追银两，遣其妻子回籍归葬。

理虓勇善战。性率直。官福建提督，政行於乡里。捕治盗贼，遂及诸豪家。修桥梁，平道路，率富民钱，益积怨。泉州民绘虎为榜，列理诸累民状，以是得罪。上念其旧功，终矜全之。弟瑶，未仕；瑗，官至金门总兵；珠，累官参将。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梧与李率泰及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分道进，破七城，克闽安镇。叙功，赐甲胄、貂裘，加太子太保。梧牒李率泰，荐委署都督施琅智勇忠诚，熟谙沿海事状，假以事权，必能剪除海孽；又言成功全藉内地接济，木植、丝绵、油麻、钉铁、柴米，土宄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率泰先后上闻，琅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也。

及成功病卒，其将万义、万禄、杨学皋、陈莽、陈辉、颜立勋、黄昌、黄义、余期英等诣梧降。康熙二年，师攻厦门，靖南王耿继茂出浔

尾，梧偕李率泰出蒿屿，督水陆将卒夹击，斩获无算，遂克厦门、金门、浯屿三岛。郑锦遁据铜山。继茂令梧统兵驻云霄防剿。三年，梧招锦将周全斌、陈升、黄廷、何政、许贞、李思忠等来降。遂偕继茂、李率泰及提督王进功乘夜渡海，拔铜山。锦走还台湾。

梧疏言："自海上归诚，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吏二百馀、兵数万人，有蒙赐封侯伯且世袭者。臣公爵未定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覈议。"寻命定封一等公，世袭十二次。七年，兵部议裁汰诸行省兵额，梧标下额定官三十员、兵一千二百人，馀移驻河南。十三年，耿精忠反，传檄至漳州。梧方病疽，闻变惊恚，遂卒。

子芳度，字寿岩。梧既卒，阳以梧命答精忠，而阴募兵自守，凡二月馀，得壮士六千人，遂斩精忠所置都督刘豹等，誓师登陴，以蜡丸函疏，遣黄蓝间道驰奏。上嘉梧忠荩，降诏优恤，以芳度袭爵；并谕师自浙江、江西、广东三路入福建。芳度讷何路兵先到，迎会合剿。寻疏言："漳州介耿、郑二逆间，自八月以来，坚与耿拒，伪与郑和。因得阴行招募，练成劲旅万人，分布漳城及龙溪等五县。无何，耿逆来犯，臣率众迎击，擒斩无算。二逆构怨已深，势必俱败。诚得粤省大兵乘胜进攻，臣当率师迎会，迅奏扫除之功。"十四年，复言："臣拒耿饵郑，固守一载有馀。近二逆通好，臣谋已泄。郑逆遂撤回各镇，蜂聚海澄，备粮缮器。臣知其狡谋，遣总兵杨壮猷等扼守平和，并令臣从兄芳泰突围赴广东，接引大兵。郑逆率众围城，昼夜攻击。臣连次出兵，斩其将黄鼎新、卢英等。但孤城缺饷，百计难支。计粤路援师，旦夕可至。乞密敕浙江、江西两路兵迅速进发，俾二逆不能相顾，臣可会合奏功。"

漳州自五月被围至七月，敌来益众，竖云梯攻城，砲毁城堞三十馀丈。芳度率将士拒战，歼贼无算。敌环攻不退，芳度连疏告急。诏趣统兵诸将迅速赴援，并拨饷接济。十月，城中粮尽，叛将吴淑引贼陷城。芳度率兵巷战，力竭，赴开元寺井死，年二十有五。贼戕其尸，母赵、妻李自经。从父枢、从兄芳名、弟芳声、芳祐并死。期功男女从死者三十馀人。贼又斫梧棺，毁其尸。副将蔡隆，游击硃武，外委张琼、戴邻、陈谦俱骂贼死。事闻，优诏褒恤，赠芳度王爵，谥忠勇，如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隆、武、琼、邻、谦俱赠官有差。

梧兄子芳世，字周士。先於康熙元年赍梧疏入觐，留京师，授一等侍卫。及芳度遣蓝赍疏告急，芳世自陈乞从大军自广东进援，上许之，以为福建随征总兵官，降敕褒勉。芳世至广东，会弟芳泰自漳州突围出，芳世督兵赴援，距漳州仅二日，闻城陷，退屯惠州。芳度殉难，诏

以芳世袭爵。十五年，叛将马雄等诱芳世兄弟附三桂，不从，乘间脱走，至江西信丰，遣蓝赍疏陈陷贼始末。上嘉之，加太子太保，命仍镇守漳州。蓝自参将擢海澄总兵，令驰赴康亲王军，俟漳、泉恢复，收集海澄公部下散失官兵，镇守汛地。

十六年，芳世疏言："臣叔梧遗骸遭贼残毁，请与芳度一体议恤。臣叔枢{罒马}贼而死，臣弟芳名、芳声奋力守城，同日遇害，并乞赐恤。"诏赠梧太保，谥忠恪，枢赠按察使佥事，芳名、芳声赠太常寺卿，各予廕；赐芳世蟒袍、弓矢、鞍马，褒嘉甚至。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吴淑犯海澄，芳世与总督郎廷相、副都统孟安等迭败之观音山、秬山头、石玛村等处。国轩退犯漳州，芳世率兵堵剿，歼贼甚众。山寇蔡寅诈称硃三太子，纠众数万，与锦通，犯漳州。芳世击败之於天宝山，斩其渠杨宁等。芳世疏言："漳州乱后，臣叔梧、弟芳度旧部离散，臣渐次收集，得四千八百人，选补本标五营六百人，馀无额可补，乞汰留三千人，别立三营，视经制给饷。"部议从之。未几，病卒，遗疏言："闽省久困兵祸，漳州尤甚。原大师底定后，严饬有司轻徭薄赋，甦此残黎。"并区画海疆数事，复以子溥年才九岁，请以弟芳泰袭爵，诏赠少保，谥忠襄。

芳泰，字和士。少为诸生。佐芳度守漳州，突围出乞援。城陷后，父母妻子皆遇害。至广东，值尚之信叛，芳泰与芳世从巡抚杨熙力战得出。寻授江南京口总兵。芳世卒，袭爵。屡出剿贼，复平和、漳平诸县。总督姚启圣疏言芳泰年少，不能辖标兵。下部议，令芳泰诣京师。芳泰疏请暂驻汀州，为兄芳度营葬。启圣复言海澄公标下旧兵，闻芳泰在汀州，皆走依之，伪将吴淑兄弟以曾害芳度，不敢来降，请敕芳泰速离福建。十八年，芳泰至京师，上言："臣久经行阵，不为幼弱。离漳已十月，不闻吴淑投诚。督臣无计办贼，以臣藉口。臣当壮年，乞仍驻闽疆督剿，以报主恩。"上慰谕之。二十二年，许其回籍营葬。二十九年，卒，以子应缵为芳度后，袭爵。四十九年，应缵为芳泰请恤，赠太子少保。乾隆初，追谥襄愍。三十二年，高宗特诏以公爵世袭罔替。

应缵卒，谥温简。无子，以从子仕简为后，袭爵。乾隆初，朝京师。高宗以其幼，令还里待命。十九年，授衢州总兵。二十四年，迁湖广提督，历广东、福建陆路水师。疏发厦门商船陋规，上嘉之，谕："汝知恩，朕亦知人。"漳、泉民流入台湾，屡出劫掠，仕简亲渡海督兵捕治。再入觐，赐黄马褂、双眼花翎、黑狐端罩。病后偶踬，赐人参、高丽清心丸。淡水生番戕同知杨凯，复渡海督兵捕治，加太子太保。林爽

文乱起，督兵讨之，师久无功。总督常青、李侍尧先后劾仕简贻误，夺官，逮下刑部论斩，特宥之。寻赦归，卒。

仕简子秉淳前卒，以其孙嘉谟袭爵。秉淳初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狼山总兵。嘉谟初授头等侍卫，累迁至温州总兵。

穆赫林，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祖琐诺木，为兀鲁特贝勒。太祖时，从明安来归。积战阀，授二等总兵官。卒，顺治间，追谥顺良。再传，子僧格袭世职，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卒，穆赫林袭职。康熙五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偕都统拉哈达率兵驻防兖州，旋命移驻江宁。时耿精忠叛应三桂，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贝子傅喇塔讨之。穆赫林率所部喀喇沁、土默特兵赴浙江，与傅喇塔师会。十四年，从攻台州，精忠将林冲纠众万馀，列十三寨拒战。穆赫林督兵攻拔其寨，斩获无算，复仙居。

师自黄岩进，精忠将曾养性偕叛将祖弘勋据温州分水陆迎战，穆赫林击败之上塘岭，得战舰三十馀。精忠将彭国明率众五千濒瓯江列寨，穆赫林率兵至宝带桥奋击，斩级千馀，尽获其枪械旗帜，遂薄江而阵，贼来犯，辄战卻之。温州绕城为壕属瓯江，为闸以蓄水，师争闸，贼护甚力，久未能薄城。时康亲王杰书驻金华，檄傅喇塔与穆赫林速攻城。穆赫林言必得大砲乃可克。十五年，上责王贝子等迁延，师无功。王因劾穆赫林与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段应举等违令瞻顾状，命事平议罪。八月，康亲王自衢州攻克仙霞关，精忠降，徙养性、弘勋等至福州，檄穆赫林移师福建，驻守延平。

郑锦使其将吴淑、吴潜自邵武来攻，穆赫林击之浦塘隘口，阵斩其将杨大任等，乘胜复邵武、汀州二府及所属县。锦屡犯泉州，复侵潮州，穆赫林与副都统沃申、总兵马三奇等分兵赴之，屡捷。十七年，锦犯海澄，穆赫林与海澄公黄芳世率兵迎击於湾腰树，战失利，退保海澄。锦复纠众环偪，据高阜瞰城中，砲石交下，穆赫林与应举协力固守，粮尽，身负重创，未几城陷，乃与应举自经死。事平，吏议穆赫林征温州师无功，守海澄闻援且至，不能突围出，当夺官及世职，籍其家，上以穆赫林有战功，贯籍没，命其从子赫达色袭爵。世宗时，诏与应举并入祀昭忠祠。

段应举，汉军镶蓝旗人。父思信，明广宁千总。太祖取广宁，来

降，予世职备御。卒，应举袭。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攻汾州及太谷，克之。复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屡有功。累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偕镇国将军王国光赴广东，驻防潮州。康熙三年，剿叛将苏利於南塘铺，贼败遁，复碣石卫。叙功，进世职一等。寻署山东提督。十三年，率兵赴杭州剿御耿精忠，授福建提督。击贼仙居、黄岩、太平、乐清，进围温州，皆捷。十五年，从康亲王征福建，精忠降。时郑锦据漳、泉、兴化，与将军拉哈达合兵进剿，复兴化、泉州二城。复分兵定漳州及海澄等县，应举进驻海澄。十七年，刘国轩、吴淑等陷平和，穆赫林战失利，诏责应举不能平贼，调江宁提督杨捷代之，应举仍以副都统从征。寻城陷，死之。

论曰：郑氏为海疆患三十馀年，捷、正色扞卫艰难，内定泉、漳，外收金、厦；英、理遂佐施琅越海恢疆，而理尤忠奋，称虎将。方郑氏乱时，有自海上降者，辄优以封爵，林兴珠为建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周全斌为承恩伯，郑缵绪为慕恩伯，梧最先降，授成功旧封。子芳世殉漳州，以忠延世。穆赫林等死海澄，孤城抗节，亦自有足称者。悍寇死战，御之艰，克之尤伟矣！

列传四十九

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

魏裔介，字石生，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工科给事中。五年，疏请举经筵及时讲学，以隆治本。又言："燕、赵之民，椎牛裹粮，首先归命。此汉高之关中，光武之河内也。今天下初定，屡奉诏蠲赋，而畿辅未霑实惠，宜切责奉行之吏，彰信於民。"俱报闻。

转吏科，以母忧归。服阕，九年，起故官。应诏疏言："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阗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以习功名。纪纲日弛，法度日坏。请时御正殿，召对群臣，虚心谘访。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时世祖亲政，裔介疏言："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又言："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善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上韪之。

河南巡抚吴景道援恩诏荐举明兵部尚书张缙彦。裔介疏言："缙彦仕明，身任中枢，养寇误国，有卢杞、贾似道之奸，而庸劣过之。宜予摈弃，以协公论。"疏下部议，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又疏言："州县遇灾荒，既经报部，其例得蠲缓钱粮，即予停徵，以杜吏胥欺隐。并就州县积穀及存贮库银，先行赈贷。"下所司议行。时直隶、河南、山东诸省灾，别疏请赈。上命发帑金二十四万，分遣大臣赈之，全活甚众。

十一年，迁兵科都给事中。东南兵事未定，疏言："今日刘文秀复起於川南，孙可望窃据於贵筑，李定国伺隙於西粤，张名振流氛於海岛，连年征讨，尚稽天诛。为目前进取计，蜀为滇、黔门户，蜀既守而滇、黔之势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粤西稍弱，昨岁桂林之役未大创，必图再犯，以牵制我湖南之师。宜令藩镇更番迭出，相机战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胆落，滇、黔亦当瓦解。"又疏劾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拥兵观望，致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力竭战死。永忠坐罢任夺爵。复劾福建提督杨名高玩寇，致漳州郡县为郑成功沦陷，名高坐罢任。

寻迁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

植党，之遴坐解官，发辽阳閒住。十四年，迁左都御史，上谕之曰：“朕擢用汝，非繇人荐达。”裔介益感奋，尽所欲言。四月，因钦天监推算次月日月交食，疏请广言路，缓工作，宽州县考成，速颁恩赦，释滞狱，酌复五品以下官俸，减徵调之兵，节供应之费。上嘉之，下部详议以行。尝侍经筵，讲汉文帝春和之诏，因举仁政所宜先者数事。正阳门外菜园为前朝嘉蔬圃地，久为民居，部议入官。裔介过其地，民走诉，即入告，仍以予民。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京察自陈。以御史巡方屡坐贪败，责裔介未纠劾，削太子太保，供职如故。

时可望犹据贵州，郑成功乱未已。裔介疏言：“可望恃峒蛮为助，宜命在事诸臣加意招徕，予以新敕印，旧者毋即收缴，则归我者必多。成功作乱海上，我水师无多，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不得泊岸劫掠，然后招其携贰，散其党与，海患可以渐平。”下部议行。未几，疏劾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欺罔附和诸罪，命正宗、克巩回奏，未得实，下法司勘讯，并解裔介官与质。谳定，正宗获罪籍没，克巩夺职视事，复裔介官。时以云南、福建用兵，加派钱粮。裔介疏请敕户部综计军需足用即停止，上命未派者并停止。康熙元年，云南既定，疏言：“云南既有吴三桂籓兵数万，及督提两标兵，则满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边方辽远，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大将领满兵数千驻防，无事则控制形势，可以销奸宄之萌；有事则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疏下部，格不行。复请以湖广总督移驻荆州，从之。

进吏部尚书。三年，拜保和殿大学士。时辅臣柄政，论事辄争执，裔介调和异同，时有所匡正。预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九年，典会试。是年内院承旨会吏、礼二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试以文字，拟上中下三等入奏，上亲定二十七人为庶吉士。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拟上卷二十四人，先使人通信，招权纳贿；并谓与班布尔善相比，引用私人。班布尔善官大学士，党鼇拜，伏法。上命裔介复奏，裔介疏辨，并言：“臣与班布尔善同官，论事辄龃　。以鼇拜之执焰，足迹不至其门，岂肯附班布尔善？臣服官以来，弹劾无所避忌。前劾刘正宗，其党切齿於臣者十年於兹。之芳，正宗同乡，今为报复。”因自请罢斥，疏下吏部会质。之芳力争，裔介自引咎。部议以之芳劾奏有因，裔介应削秩罚俸，上宽之，命供职如故。

十年，以老病乞休，诏许解官回籍。世祖实录成，进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赐祭葬如制。

裔介居言路最久，疏至百馀上，敷陈剀切，多见施行。生平笃诚，信程、硃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著述凡百馀卷，大指原本儒先，并及经世之学。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穑，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雍正间，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谥文毅。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典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

康熙六年，圣祖诏求直言。时辅臣鼇拜专政，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苦孔亟，私派倍於官徵，杂项浮於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得不贪。此又理势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督抚得人，守令亦得人矣。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则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今朝廷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国家章程法度，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於其中。乞敕议政王等详议制度，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曰，职业极其隳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讬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持禄养身之念。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间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乞申饬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转推诿为担当。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司员。宰执尽心献纳，勿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勿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箴日肃而士气日奋矣。一曰，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汎滥於百家，沉沦於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於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风俗极其僭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诏内外臣民，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则贪风自息、

民俗渐醇矣。虽然，犹非本计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毋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辍，毋以晨夕有间。於是考诸六经之文，监於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端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佞幸不置於前，声色不御於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閒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恆，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目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鼇拜恶之，请治以妄言罪，上勿许。

七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叠见，正宵旰忧勤、彻悬减膳之日，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乞时御便殿，接见群臣，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庶几转咎徵为休徵。”疏入，鼇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八年，鼇拜败，命康亲王杰书等鞫治，以鼇拜衔赐履，意图倾害，为罪状之一。方鼇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

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内阁，设翰林院，更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己以听。十四年，谕★其才能清慎，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

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谒，召入对，御书经义斋榜以赐。二十七年，起礼部尚书。未几，以母忧去。二十八年，上复南巡，赏赉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经筵。命往江南谳狱，调吏部。会河督靳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命赐履会勘。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三十四年，弟编修赐瓒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龚翔麟遂劾吏部铨除州县以意高下，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下都察院议，赐履与尚书库勒纳，侍郎赵士麟、彭孙遹当降官，上不问，赐瓒亦

获赦。

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四十五年，乞归江宁。比行，召入讲论累日。赐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张烦费，惟上留意，上颔之，给传遣官护归。四十六年，上阅河，幸江宁，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礼部遣官视丧，赐赙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谕吏部召其二子志契、志夔诣京师，皆尚幼，复谕赐履僚属门生醵金饮之。

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著闲道录，尝进上，命备省览。雍正间，祀贤良祠。

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幼颖异。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康熙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乞省亲归。

十三年，耿精忠反，郑锦据泉州，光地奉亲匿山谷间，锦与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十四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杉关，郑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於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馀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时尚之信亦叛，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请降。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赉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十六年，复泉州，光地谒拉哈达於漳州。拉哈达白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

十七年，同安贼蔡寅结众万馀，以白巾为号，掠安溪。光地募乡勇百馀人扼守，绝其粮道，贼解去。未几，锦遣其将刘国轩陷海澄、漳

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光地遣使赴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谿小道入。光地从父日蚤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垤、光垠以乡兵千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於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海。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迁翰林学士。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蚤，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

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蚤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二十一年，乞假奉母归。二十五年，还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归省。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於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寻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会试。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三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汎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光地疏言："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钜鹿合於滏，又经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於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汎滥。"诏报可。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通州等六州

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请援民田例概蠲免之。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於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馀里；又於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无水患。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辨，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寻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馀万，霖论斩，籍没。

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硃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抚直隶时，御史吕履恆劾光地於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还其奏。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原夺官。

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於章奏。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越二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五十六年，还朝，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五十七年，卒，年七十七，遣恆亲王允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子锺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於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於经学，与弟锺侨、锺旺俱

以穷经讲学为业。锺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锺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

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谠言，为忧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易攵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列传五十

王弘祚姚文然魏象枢硃之弼赵申乔

王弘祚，字懋自，云南永昌人。明崇祯三年举人。自蓟州知州迁户部郎中，督饷大同。顺治元年，授岢岚兵备道。总督吴孳昌以弘祚筹画军饷，请仍留大同。二年，以总督李鉴荐，仍授户部郎中。中原初定，图籍散佚。弘祚聪强习掌故，户部疏请修赋役全书，以弘祚主其事。弘祚谓："民不苦正供而苦杂派，法不立则吏不畏，吏不畏则民不安。闾阎菽帛之输，朝廷悉知之，则可以艰难成节俭。版籍赋税之事，小民悉知之，则可以烛照绝侵渔。"裁定赋役，一准万历间法例，晚末苛细巧取，尽芟除之，以为一代程式。三年，加太仆寺少卿。六年，迁太仆寺卿，仍领郎中。

十年，擢户部侍郎。时云、贵尚为明守，孙可望据辰州。弘祚请於江南、江西、湖广丰稔之地，采米穀、储粮饷为进取计。又言："黔国公沐天波世守云南，得民心，其僚属有散处江宁者，宜令往招天波为内应。贵州九股黑苗，自都匀、黎平远及庆远、靖州，近为可望蹂躏，宜加意抚绥，俾令归化。冠服异制，勿骤更易。"上以所言足助抚剿，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采行。

十一年，给事中郭一鹗劾弘祚修赋役全书逾久未成，弘祚疏辨，一鹗复劾其巧饰。下部议，以各省册报稽迟，弘祚不举劾，论罚俸。十二年，疏请禁有司私派累民、将领冒名领饷，皆下部议行。十三年，以河西务钞关员外郎硃世德徵税不如额，援赦请免议，坐降三级，命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叙劳，还所降级。考满，廕子。寻擢尚书，加太子少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校订律例。十六年，进太子太保。

云南平，迭疏上善后诸事，请开乡试，慎署员，设重镇，稽丁田，恤士绅，抚土司，宽新政。既，又疏言司道宜久任，州县宜部选，投诚宜解散，荒残宜轸恤，炉座宜多设。弘祚闻父母丧，疏乞解官奔赴，命在任守制。逾月，命出视事。十八年，圣祖即位，疏请归葬，许之。旋谕促还朝。

康熙三年，授刑部尚书，寻复还户部。四年，星变地震，求直言。弘祚疏言："异星见，天失其常；地震，地失其常。挽回天地之变，首在率循人事之常。"漕粮自通州运京师，或谓水次支散，可省转搬费。弘祚

持不可，谓："水次支散，受者艰负戴。必减直而售，则米狼戾在外。京仓颁给虽有粜者，颗粒皆在都下。根本至计，不宜以小利遽变。"又有议尽裁州县存留与变漕粮官运为商运者，固争不得，具疏上之，卒如弘祚议。

六年，用辅政大臣鼇拜议，户部增设满尚书，以授玛尔赛，与弘祚龃　。七年，户部失察书吏假印盗帑，大学士班布尔善独罪弘祚，坐夺官。八年，鼇拜得罪，起弘祚兵部尚书。九年，以老乞休，命驰驿归里，食原俸。弘祚中道疾作，侨居江宁。念未终事父母，辑永思录，自号曰思斋。十一年，疏辞俸，谕曰："卿在官著有劳绩，引年乞休，赐禄颐养，毋固辞。"十三年，卒，赐祭葬，谥端简。

姚文然，字弱侯，江南桐城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以安庆巡抚李犹龙荐，授国史院庶吉士。五年，改礼科给事中。六年，疏请"敕抚、按、道恩诏清理刑狱，勿任有司稽玩。条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许专疏上陈"。又请重定会试下第举人选用例，以广任使。又言："直隶与山东、河南接壤，盗贼窃发，东西窜匿，难於越境追捕。请改保定巡抚为总督，辖直隶、山东及河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又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诸疏皆下部议行。寻转工科。

八年，世祖亲政，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是岁，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既，又言："折漕例新定，民未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徵耗银，或先已徵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上并采纳。十年，疏言大臣得罪不当锁禁，得旨允行。迁兵科都给事中，乞归养。

康熙五年，起补户科给事中。六年，疏言："四川、湖广诸省官吏，借殿工采木，搜取民间屋材、墓树，宜申饬禁止。"又言："采买官物，其由官发价者，如有驳减馀银，例贮司库。若价出自民，馀银宜还之民间。"又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於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九年，考满内升，命以正四品顶带食俸任事。故事，给事中内升，还籍候补。留任自文然始。文然与魏象枢皆以给事中敢言负清望，号"姚魏"。十年，两江总督麻勒吉坐事逮诣京师，仍用锁系例。文然复上疏论之，上谕："自后命官赴质，概免锁系，著为令。"

寻迁副都御史，再迁刑部侍郎。十二年，调兵部督捕侍郎。京口副都统张所养劾将军柯永蓁徇私纵恣，令文然往按，永蓁坐罢。迁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习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上嘉纳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河南巡抚佟凤彩引疾，上已许之；文然言河南近陕西，流言方甚，凤彩得民心，宜令力疾视事，上为留凤彩。

文然屡有论列，尤推本君身，请节慎起居。孝诚皇后崩，权攒巩华城，上数临视，文然密疏谏，且引唐太宗作台望昭陵用魏徵谏毁台事相拟，上亦受之，不怫也。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钩稽擥讨，必剂於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又以明季用刑惨酷，奏除廷杖及镇抚司诸非刑。十七年，卒，赐祭葬，谥端恪。

文然清介，里居几不能自给，在官屏绝餽遗，晚益深研性命之学。子士基，官湖广罗田知县；士苾，官陕西朝邑知县：皆有治行。

魏象枢，字环极，山西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抚、按听用官舍太杂，道、府、州、县胥隶太滥，请严予清釐。"报可。五年，劾安徽巡抚王懩受赇庇贪吏，懩坐罢。转工科右给事中。时以满、汉杂处不便，令商民徙居南城。象枢疏言："南城地狭，商民赁买无房，拆盖无地。请下部察官地官房，俾民输银承业。"复疏请更定会典。并下部议行。七年，转刑科左给事中。

八年，世祖亲政，有司有以私徵侵帑坐罪者，象枢疏陈其弊，请饬州县依易知单造格眼册，注明人户姓名、粮银、款目及蠲赈清数，上大吏覈验，印发开徵；又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滞：皆见施行。复疏言："圣政方新，机务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昔日。上近巡京畿，辅臣当陪侍法从，尽启沃之忠。倘远有临幸，亦宜谏止銮舆，副保傅之责。"又因灾变上言，谓天地之变，乃人事反常所致。语侵权贵尤急。九年，转吏科都给事中。十年，大计，疏请复纠拾旧制，言官纠拾未得当，不宜反坐，下所司，著为令。因复疏言顺治四年吏科左给事刘楗以纠拾被谴，宜予昭雪，上为复楗官。

总兵任珍失职怨望，并擅杀其家人，下九卿科道议罪，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别为一议，象枢与焉。上责其徇党负恩，下部议，罪应流，宽之，命留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名夏，辞连象枢，谓象枢与名夏姻家牛射斗有连，象枢纠劾有误，吏部议降级，名夏改票罚俸，命逮问。象枢自陈素不识射斗，得免议。寻以名夏父子济恶，言官不先事论劾，各科都给事中皆镌秩，象枢降补詹事府主簿，稍迁光禄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终养。

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予褒纳。复疏纠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给事中余司仁欺罔不法，皆坐黜。十二年，以岁满加四品卿衔，寻擢左佥都御史。

十三年，岁三迁，至户部侍郎。会西南用兵，措兵食，察帑藏，多所规画。疏论筹饷，请确估价直，严覈关税，慎用各直省布政使。十七年，授左都御史。疏言："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原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因上申明宪纲十事，上嘉其切中时弊。各直省举劾属吏多失当，江苏嘉定知县陆陇其有清名而被劾罢，象枢疏荐之。镇江知府刘鼎溺职，题升粮道；山西绛州知州曹廷俞劣迹显著，纠察不及：象枢疏劾之。磨勘顺天乡试卷，因陈科场诸弊，请设内帘监试御史；考核各直省学道，举劳之辨、邵嘉，劾卢元培、程汝璞，上如其议以为黜陟。

十八年，迁刑部尚书。象枢疏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留御史台，为朝廷整肃纲纪。"上可其奏，以刑部尚书留左都御史任。分疏劾山西巡抚王克善、榷税芜湖主事刘源诸不法状，皆坐黜。七月，地震，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疏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上召象枢入对，语移时，至泣下。明日，上集廷臣於左翼门，诏极言大臣受赇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攘财物；外吏不言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罔市利，预词讼：上干天和，严饬修省。是时索额图预政贪侈，诏多为索额图发，论者谓象枢实启之。

寻命举廉吏，象枢举原任侍郎雷虎、班迪、达哈塔、高珩，大理寺

卿瑚密色，郎中宋文运，侍讲萧维豫，布政使毕振姬，知县陆陇其、张沐凡十人。上谕曰：“雷虎朕亦闻其清，以其怠惰罢黜，既经象枢特荐，授内阁学士。班迪清慎，因使往江西按事，未能明晰，问以民间苦乐，又谢不知，以是镌秩。馀令吏部议奏录用。”十九年，仍授刑部尚书。寻命与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按治豪猾，还奏称旨。

象枢有疾，上赐以人参及参膏，命内侍问饮食如何。二十三年，奏事乾清门，踬焉，即日疏乞休，再奏，乃许之，命之入对，赐御书寒松堂额，令驰驿归。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赐祭葬，谥敏果。

象枢以冯溥荐再起。象枢见溥，问何以见知？溥曰：“昔余为祭酒，故事，丁祭不得陪祀者，当於前一日瞻拜。君每期必至，敬慎成礼。一岁直大雨，君仍至，肃然瞻拜而去，此外无一人至者。余以是知君笃诚。”子学诚，进士，授中书。上推象枢恩，改编修，官至谕德。嘉庆间，录贤良祠诸臣后裔，赐象枢四世孙煜举人。

硃之弼，字右君，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言：“国家宜重名器。旧制，胥吏供役年久无过，予以议叙，选用佐贰。今户、兵等部书役别系职衔，非官非吏，有玷班行。此曹起自贫乏，不数年家赀钜万，衣食奢侈。非舞文作奸，何以致此？户、兵堂司官岁有迁转，此曹历年久不去，官为客，吏为主，流弊何穷。请严察褫夺。”下部议行。九年，以父丧去。十一年，起补户科都给事中。

十二年，疏言：“小民纳粮一也，而其目有四：曰漕粮、白粮、军粮、恤孤粮。军粮、恤孤粮程限迟缓，无增耗之费，有力之家，往往营求拨兑；单弱之户，派纳漕、白，苦乐不均。军粮行折色，军得银则妄费，生挂欠之弊。恤孤粮半饱豪强，鳏寡孤独无由控诉。请饬漕臣下各省粮道，亲督州县画一编徵，尽数输纳，敢有拨兑者治罪。”又言：“钱粮侵欠，兵食不充，为上所廑念。侵欠之大者，曰漕欠、粮欠。漕欠责漕督亲督粮道，粮欠责督抚亲督布政使，令本年附徵。某年欠项逾限不完，以溺职论，有司侵亏怠缓，纠劾不贷。如此，则年销年欠，宿逋可清。”上韪其言，并严饬行。又疏言：“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不然，行外察报，迁延岁月而已；不然，听督抚参奏，科道指纠而已；不然，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上下相诿，彼此相安。国家事安得不废，百姓安得不困？欲致太平，必无之事也。臣愚谓今日求治，首在择人。上面召诸大臣亲试才品，因能授任；复考

其历事后兴利几何，除弊几何，定功罪，信赏罚，则法行而事举矣。”上纳之弼言，谕六部去怠忽旧习。一岁中四迁，授户部侍郎。十三年，河西务钞关员外郎硃世德徵税不如额，户部援赦请免议，上切责谴部臣，之弼降三级。

十五年，授光禄寺少卿，再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巡按未得其人，当责都察院考核，巡按之贤不肖，即都察院堂上官贤不肖。臣与诸巡按约，操守当洁清，举劾当得宜，抚按当互纠。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当，巡按贤者不荐，不肖者不纠，诸御史亦得论劾。至巡方应行诸事，当令掌河南道会诸御史各抒见闻，奏请明定画一。”从之。

世祖恶贪吏，命官得赃十两、役得赃一两，皆流徙。令既行，之弼疏论其不便，略谓：“自上谕宣传后，抚按所纠，必无以大贪入告者。何则？一经提问，有司无不图保身命，虽盈千累百，而及其结谳，期不满十两而止。是未纠以前，徒层累而输於大吏。被纠之后，又层累而输於问官。尺籍所科，百不一二。盖虽起龚、黄为今之有司，未有不犯十两之令者。而今普天之下，皆不取十两之有司，岂真出古循吏上哉？良以令严则思遁，徒有名而无其实也。上但择抚按一大贪者惩之，一大廉者奖之，则众贪惧、众廉奋矣。”

会岁旱求言，之弼疏言：“山东巡抚耿焞、河南巡抚贾汉复以垦荒蒙赏，两省百姓即以赔熟受困，岁增数十万赋税，多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抢地之孑遗。怨苦之气，积为沴厉。”又疏劾户部赈济需迟，救荒无术。京师既得雨，河南报彰德、卫辉以旱成灾，户部奏：“上步祷天坛，时雨方降。彰德、卫辉地接畿南，何独请蠲恤？请覆勘。”之弼疏争，略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安得以辇下例率土？且以抚臣疏报为不可信，而又倚以覆勘，使抚臣告灾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必易人而勘，徒使地方增烦扰耳。自夏徂冬，被灾州县未尽停徵，待勘明已至来春，虽蠲免，徒饱吏橐，饥民转为沟中瘠久矣。”与尚书王弘祚廷辨，卒从之弼议。十八年，复授户部侍郎。

康熙四年，调吏部。五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六年，疏言：“福建官兵月米五十馀万石，岁徵十万馀石，馀皆籴诸市，石值银二两四钱。朝廷买米养兵，绝不抑值以累民。臣闻延、建、汀、邵诸府民以买米摊赔为累，有原缴田入官者。漳、泉之间，按地派米，石必加六斗，又迫令折价三四两不等，数倍於正供，民不胜其朘削。”上特谕督抚严察。

七年，调刑部。八年，疏言：“各省存留钱粮，顺治间军需正迫，有裁减之令。昨年部臣又请酌减。存留各款，原为留备地方公用，事不容已，费无所出，势不得不派之民间，不肖有司因以为利。宜复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旧例。”又疏言：“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人虽有贵贱，均属赤子。请敕谕八旗，凡蓄仆婢，当时其教诲，足其衣食，恤其劳苦，减其鞭笞，使各得其所。岁终刑部列岁中自尽人数，系某旗某家，具册呈览，俾人知儆惕。”又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贪蠹事发，被证畏同罪，刑讯不承，使大贪漏网。请嗣后因事纳贿，仍拟同罪。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诏并如所请。九年，调兵部。十四年，以母丧去官。十七年，起授工部尚书。二十二年，会推湖北按察使，之弼举道员王垓，不当上意，以所举非材，吏部议降三级调用。寻卒。

之弼内行修笃，事亲孝，与其弟之佐相友爱。之佐，顺治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侍读学士。严事之弼，虽白首，执子弟礼甚谨。

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齧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湖南镇筸红苗杀掠为民害，民走京师叩阍陈状，给事中宋骏业因劾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植讳匿不为民去害，上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及申乔往按，尽发红苗杀掠害民状，琇等皆坐罢。调申乔偏沅巡抚。四十二年，疏言与总督喻成龙檄衡永道张士可入苗洞宣抚，已听命者二十馀寨，并与提督俞益谟发兵讨诸不率命者。上命尚书席尔达等率荆州驻防满洲兵，并檄广东、贵州、湖北三省提督，会成龙等进攻。自龙椒洞至於天星寨，分道搜剿，斩悍苗千馀，三百馀寨咸听命受约束，苗悉定。申乔疏上善后诸事，移辰沅道驻其地。上奖征苗诸将，贵州提督李芳述功最，并褒申乔强毅。

上南巡，申乔朝行在，上以潮南地偏远，官吏私徵、加耗倍於他省，特诏申饬。申乔还，建上谕碑亭於通衢，示属吏，并疏劾巴陵知县李可昌等违例苛敛，夺官逮治。四十五年，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地处山僻，请改米徵银，俾省运费。"四十六年，疏言："漕运旗丁旧有耗赠、行月银米，於起运前预发。给事中戴嵩条奏俟至通州补发，意在防其亏缺。湖南运道远於江、浙，例本无耗赠，惟恃行月银米为转运之资。今既扣存，穷丁不能涉远，必致误漕。请仍旧例预发。"上许之，著为令。

四十七年，命赴湖北按谳荆州同知王侃等侵蚀木税，疏请裁港口渡私税，荆州关税部差如故。申乔还，又请以靖州属鸕鷀关税并入辰州关。别疏言："营兵给饷，每於正月支领，时地丁尚未开徵，挪移则累官，预徵则累民，请以隔岁馀存米石拨给兵饷。"并下部议行。内阁学士宋大业祭告南岳还京师，劾申乔轻亵御书，诏诘申乔。申乔疏辨，并言："大业初使湖南，餽金九千。此次再使湖南，餽金五百，意不慊，札布政使董昭祚，言南岳庙工馀银毋报部。臣仍报部充饷，以是诬劾。"大业坐夺官，申乔镌五级留任。

四十八年，疏劾提督俞益谟取兵粮三十五石，诏诘益谟。益谟劾申乔苛刻，请并解官质讯。四十九年，上命尚书萧永藻往按，永藻察申乔疏实，上为罢益谟，而命申乔还职。寻擢左都御史，谕曰："申乔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直。朕察其无私，是以护惜之。"五十年，疏请刻颁部行则例。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五十一年，疏请禁营兵冒名食粮；又言上普免各省地丁钱粮，惟潼关卫、大同府徵本色，不在蠲例，请如奉天、台湾例，一体蠲免：并允所请。

又疏言每岁农忙，京师当遵例停讼。上谕曰："农忙停讼，听之似有理，实乃无益。民非独农也，商讼则废生理，工讼则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准则速结，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日滥准词状，又复何益？且此四月至七月间，或有奸民诈害良善，冤向谁诉？八月以后，正当收穫，亦非閒时。福建、广东四季皆农时，岂终岁停讼乎？读书当明理，事有益於民，朕即允行，否则断乎不可也。"五十二年，广东饥，命往督平粜。寻授户部尚书。

五十三年，旗丁请指圈沧州民地，直隶巡抚赵弘燮议以旗退地另拨，部议不许。申乔言沧州民地有旨停圈，宜如弘燮议，上从之。时方铸大钱，商人请纳银领易小钱送宝源局改铸，命内务府会户部议。申乔

言："收小钱，有司责也，商人图利，恐近藉端扰民，不可许。"而疏已上，议准申乔奏，请罢斥。上召问状，申乔言："司官但送侍郎画题，为所藐视，无颜复居职。"上曰："君子惩忿窒欲，此语宜详思。司官藐视，但当奏劾。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但不杀而已。盖於万物皆养育而保全之。尔在官诚廉，然岂可恃廉而矫激乎？"命任事如故。卒用申乔议，罢商人纳银领钱。

申乔子凤诏，官太原知府。上幸龙泉关，凤诏入谒，上以申乔子优遇之。问巡抚噶礼贤否，凤诏言噶礼清廉第一，上为擢噶礼江南总督。及噶礼以贪败，上举凤诏问尚书张鹏翮，鹏翮言其贪。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劾凤诏受赇至三十馀万，命夺官按治。申乔疏谢不能教子，请罢斥，上责其词意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故。凤诏坐赃罪至死。

五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仍奖申乔清廉，令在官调治。凤诏赃未清，命免追，并谕大学士，谓"速传此旨，使其早知，庶服药可效也"。寻卒，年七十有七，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六年，湖广总督迈柱疏劾属吏亏帑，有申乔在偏沅时事，例当分偿。世宗特命免之。

论曰：弘祚定赋役，文然修律例，皆为一代则，其绩效钜矣。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之弼意主於爱民，凡所献替，皆切於民事。申乔名辈差后，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贞元之际，自据乱入升平，开济匡襄，诸臣与有力焉。

列传五十一

郝维讷任克溥刘鸿儒刘楗 硃裴 张廷枢

郝维讷，字敏公，直隶霸州人。父杰，明崇祯进士。顺治初，授行人，迁户部给事中。迭疏请开经筵，祀阙里，废斥诸臣才堪录用者量予自新，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入班行礼，俱下部议行。累迁户部侍郎。卒。

维讷，顺治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七年，出为福建督粮道佥事。师下漳南，粮运多阻，维讷督米二万石浮海达泉州以济军。巨盗张自盛犯延、邵，徙维讷权延建邵道，设方略，用间散其党，自盛就擒。寻署按察使，谢苞苴，绝羡耗。举卓异，复用孙承泽、成克巩荐，十一年，召授通政司右参议。累迁大理寺卿。十三年，擢户部侍郎，调吏部。十六年，丁父忧。服阕，起户部侍郎，复调吏部。

康熙三年，典会试，寻擢左都御史。维讷以开国二十馀年，南徼初定，民困未苏，疏言："天下大弊在民穷财尽，连年川、湖、闽、广、云、贵无不增兵增饷，本省不支，他省协济。臣观川、湖等省尚多旷土，若选绿旗及降兵精锐者隶之营伍，给以牛种，所在屯田，则供应减而协济可以永除，闾里无追呼之困。"又疏言："巡按既裁，地方巡视责归督抚。督抚任重事繁，出巡动逾旬月，恐误公务，况骑从众多，经过滋扰。至属官贪廉，闾阎疾苦，咨访耳目，仍寄司道。请嗣后事关重大者，仍亲身巡察，馀概停止。"又疏言："山西、山东等省偏旱，发帑赈济，圣恩至为优渥，特穷乡僻壤恐难遍及，惟蠲免钱粮，率土均霑实惠。但田有田赋，丁有丁差，前者被灾地方，例多免粮不免丁；其有丁无田者，反不得与有田之户同霑恩泽。请丁银均如田粮分数蠲免。"又疏言："贪吏罪至死者，遇赦免死，并免交吏部议处。此曹饕餮狼藉，未可令其复玷名器，贻害地方。虽新例赴部另补，贪残所至，播虐惟均。请敕部定议，凡赃款审实者，遇赦免罪，仍当夺官。庶官箴可肃，民害可除。"皆下部议行。

五年，迁工部尚书，调刑、礼二部。八年，调户部。疏请停督抚勘灾，申禁圈取民地，并得旨允行。十一年，调吏部。时兵兴开捐纳，正途日壅，维讷为斟酌资格，按缺分选，铨法称平。十八年，给事中姚缔虞请宽免科道风闻言事之禁，下廷臣议，维讷谓："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奏参审问全虚者，例有处分，否则虑有藉风闻挟私报怨者，请仍照定例行。"从之。

维讷领吏、户二部最久，法制多经裁定。凡事持大体，遇会议、会推、朝审，委曲斟酌，期於至当。敷奏条暢，所见与众偶有同异，开陈端绪，不留隐情，上深重之，往往从其言。十九年，遭母忧。服阕，诣京师，未补官，卒，谥恭定。

任克溥，字海眉，山东聊城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南阳府推官。卓异行取，十三年，授吏科给事中。疏言："上励精图治，知亲民之官莫过守令，特择各府繁剧难治者，许三品以上各举一人，破格任用。使保举得当，一人贤则一郡安，人人贤则各省安，太平何难立致。乃为时未久，以贪庸劾罢者已有数人，前此保举不能秉公慎选可知。乞敕部察处。"

十四年，转刑科，疏言："抗粮弊有三：宦户、儒户、衙蠹。宜分三项，各另造册，申报总督、巡抚、巡按，宦欠者题参，衿欠者褫革，役欠者逮治。"复疏论顺天乡试给事中陆贻吉与同考官李振鄴、张我朴交通行贿鬻举人，下吏部、都察院严鞫，贻吉、振鄴、我朴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行贿举人田耜、邬作霖皆坐斩。命礼部覆试不及程者，褫夺流徙又二十五人，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并坐降调。

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出闱，疏言："伏读上谕，令各衙门条奏兴利除弊。时近两月，仅见宗人府一疏，各衙门迟疑观望。窃谓其病有二：一则因循既久，发论方新，恐无以赎往日旷官之咎；一则瞻望多端，指陈无隐，恐无以留后来迁就之门。臣子报国，止有朴忠，遇事直陈；稍一转念，便持两端，势必摭拾琐屑，剿说雷同，不能慷慨论列，又安望设诚致行？乞严饬不得浮泛塞责，并鉴别当否，示以劝惩。"又疏言："近以各衙门胥役作奸犯科，诏令诸臣计议指摘。臣以为惩於弊后，不若杜於弊先，如吏部文选司推升原有定序，应先悬榜部门，序列姓名、资俸、荐纪、参罚，使共见共闻；考功司议处条例，亦画一颁发，使不得轻重增减。至各官开缺，以科钞为凭，向以发钞后先转移舞弊。如当逮问，先下刑部，与事止夺官、迳下吏部者迟速有异。应令即日钞发，使不容操纵。"上以所奏切中时弊，下部详议行。

转礼科都给事中，疏言："士为四民首，宜端习尚。请敕学臣，凡有请讬私书，许揭送部科，差满定为上考。并令举优当访学行著闻之士，惩劣则以抗粮为最重。"又疏言："钱粮逋欠，非尽在民。臣前奏三款，部议分册申报，得旨允行；而造册奏报者，惟山西一省耳。诸省玩泄从事，不肯实心清理，徒以开荒增课，一时博优叙之荣，仍听其逋欠而不之问，请饬部察覈；又绅衿抗粮，定有新条，蠹役尤应加严，并请敕部

定例行。”十七年，迁太常寺少卿。十八年，遭父丧。

康熙三年，起补原官。六年，疏言：“朝廷欲薄赋，有司反加赋；朝廷欲省刑，有司反滥刑：皆由督抚不得其人。今方有诏令部院纠察，部院肯纠极贪大恶之督抚一人，天下为督抚者警；督抚肯纠极贪大恶之司道一人，天下为司道者警。督抚、司道廉洁，则有司不苦诛求，轻徭薄赋，政简刑清，自宽然有馀地矣。”八年，应诏陈民生疾苦，言：“小民莫疾於加派，莫苦於火耗，已敕严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数端：有司派殷户催粮，粮单中多列逃亡绝户，无可徵粮；且有粮册无名，按时追比，致倾家以偿者。邮传供应，原有钱粮，或侵入私囊，佥民养马应夫或充里长。使客往来，舟车饮食，责令设备。河漕附近，籍民应役，衣敝履决，力尽筋疲，而工食或至中饱。浅夫闸夫，卖富差贫，一名更至数十名，衙役捕系恫哧，民被累无穷。请敕督抚清釐惩禁。”上纳其言，并特谕河工毋得累民。

寻迁右、左通政。十一年，疏言：“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餽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餽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督抚初受命，群餽裘马、弓矢，而为督抚者亦饰观瞻、趋奢侈，一时费累万。上官后，为酬报取偿地，遂苛索属吏，贻累於民。请敕督抚赴官之先，屏绝餽送，勿铺张行色，以俭养廉。督抚参罚科条甚密，部院亦当知督抚艰难繁重，依例处分，毋过为吹索，俾得专心吏治民生，无旁顾之忧。”先后诸疏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十八年，京察，以才力不及拟降调，命再议，改註不谨，遂夺官。三十八年，迎跸临清，复原衔。四十二年，南巡还跸东昌，幸其所居园，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是岁卒，赐祭葬。乾隆四十七年，高宗览克溥条奏诸疏，善之，谕：“克溥逮事两朝，抒诚建白，无愧直言謇谔之臣。”并命录诸疏宣示。

刘鸿儒，字鲁一，直隶迁安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疏言：“开国之始，首重安民，宜轻赋徭，革积弊。伏读恩诏，赋制悉依万历初年，及观顺治二年徵数，并不减少，且复增重，请敕有司核实。州县六房书吏，初房各二人，今则增至七、八十人，并请敕有司核简。”上命指实，鸿儒复言：“臣籍迁安，明季丁银，下下二钱，下中四钱，上地一亩七分有奇。民苦输将，犹多逋赋。今蒙恩诏蠲免，而二年徵数，二钱者增至三钱六分，四钱者增至七钱二分，上地每亩增至八分有奇。一邑如此，他邑可知。乞敕清查蠲免。”下部确察。四年，调户部。五年，

坐纠钜鹿知县劳有学失实，左迁上林苑蕃育署署丞。十年，命复故官。十三年，补兵科，疏言：“畿辅近地，劫掠时闻。请严责成，谨防捕。”下部如所请。

转户科，十五年，疏言：“开国以来，度支屡见不敷。汰冗员，增榷务，广输纳，督积逋，讲求开节，已无不尽。今南服削平，万方底定，宜总计财赋之数，准其出入，定为经久不易之规。请通计一岁内亩赋、丁徭、盐徵、津税，各省轻赍、重运及赎鍰事例等项，汰其猥琐无艺者，所存金粟若干数；然后计一岁内上方供应、官吏俸禄、兵马粮料、朝祭礼仪、修筑工役，以至师生廪饩、胥役代食，罢其不经无益者，所需金粟若干数：务使出入相合，定为会计之准。用财大端惟兵，生财本计惟土。欲纾国计，莫善於屯田，朝廷下民屯之令。设官置役，多糜廪禄，得不偿失，不旋踵而请罢。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丰种具，宽程效，则收穫自充。此唐初府兵之制也。自顷四川、贵州已入版图，所得之地，必需驻守；若令处处兴屯，则根本自固，战守咸资。此又赵充国之於先零，杜预之於宛、叶，确然可循之遗策也。顺天左右郡县，拱翊王畿，根本要地，自令旧人圈住，深得居重驭轻之意。但畿辅之民，多失恆业，拨补他地，皆有系属，岂能据为己有？今喜峰、冷口诸关外，大宁以南，弥望千里，咸称膏壤，请令民原出关开垦者，许承为己业。沃土新辟，获利必饶，先事有获，趋者自众。数年以后，渐次起科，成聚成邑，堪资保障。二者皆军国大计，若设诚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国基赖以不拔矣。”下部议，以滇、黔未靖，兵饷无数，难以预定会计；设置兵屯，及畿辅民出边垦种，敕所司详勘。

十七年，迁顺天府府丞，再迁左通政。十八年，迁太常寺卿。康熙三年，迁通政使。六年，擢兵部侍郎。十年，调户部。十二年，迁左都御史。

官户部时，甘肃巡抚华善因擅发仓粟赈灾，户部循例题参，并议罚偿，鸿儒无异议；及官都御史，又疏论华善不应参处，嗣后封疆大臣有利民之政，不宜拘以文法。给事成性疏劾，下部议，坐鸿儒先未异议，后又指摘沽名，降二级调用。寻卒於家。

刘楗，字玉疊，直隶大城人。顺治二年进士。是岁选新进士十人授给事中，楗除户科。疏论山东巡抚杨声远劾青州道韩昭宣受贿释叛贼十四人，仅令住俸剿贼，罚不蔽辜，昭宣坐夺官。四年，转兵科右给事

中。疏论江南巡按宋调元荐举泰州游击潘延吉，寇至弃城走，调元滥举失当，亦坐夺官。是岁大计，楗用拾遗例，揭山东聊城知县张守廉赃款，下所司勘议，守廉以失察吏役得赃，罚俸；楗诬纠，坐夺官。十年，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请行大计拾遗，因论楗枉，得旨，吏役诈赃，知县仅罚俸，言官反坐夺官，明有冤抑，令吏部察奏，命以原官起用。授兵科左给事中。

十一年，疏言："近畿被水地，水落地可耕。方春农事急，请敕巡抚檄州县发存留银，借灾民籽种，俟秋成责偿。仍饬巡行乡村勘覈，不使吏胥得缘以为利。"

十二年，疏言："郑成功蹂躏漳、泉，窥伺省会。臣昔充福建考官，询悉地势。福清镇东卫，明时驻兵防倭。倘复旧制，可以保障长乐，藩卫会城。宋、元设州海坛，明以倭患弃之。若设将镇守，可与镇东互为犄角。仙霞岭为入福建门户，与江西、浙江接壤，宜设官控制，招民以实其地，俾无隙可乘。成功数犯京口，泊舟平洋沙为巢穴。宜乘其未至，移兵驻镇，使退无可据，必不敢深入内地。"疏入，敕镇海将军石廷柱等分别驻守。

十三年，授山西河东道副使。十五年，转河南盐驿道参议。十六年，授湖广按察使，就迁右布政。十八年，总督张长庚、巡抚杨茂勋疏荐楗廉幹，协济滇、黔兵饷至八百馀万，清逋赋垦地，除鼓铸积弊。楗以母忧归。康熙二年，起江西布政使。

吴三桂乱作，措饷供兵，事办而民不扰。十四年，授太常寺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十七年，擢副都御史，疏言："自吴三桂为乱，军需旁午，大计暂停。今师所至，渐次荡平。伏思兵后残坏已极，正赖贤有司招徕安辑。若使不肖用事，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盗贼？请令督抚速行举劾，凡经荐举者，改行易操，一体严察，不得偏徇。"下部如所请行。又疏言："江西当乱后，民逃田墟，钱粮缺额不急予蠲免，逃者不归，归者复逃；荒者未垦，垦者仍荒。"上为特旨悉行蠲免。

旋以病乞休，谕慰留，遣太医视疾。擢吏部侍郎。未几，复擢刑部尚书。十八年，病剧，始得请还里。至家，卒，赐祭葬，谥端敏。

硃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亦顺治三年进士。知直隶易州，移河南禹州。裴治尚严，到官即捕杀盗渠。县有诸生聘妇为盗掠，既复自归。盗以夺妇讼生，妇以生贫且别娶，反为盗证。前政论生死，裴廉得

实，为榜杀妇而出生於狱。擢刑部员外郎，迁广东道御史，再迁礼科给事中。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累迁工部侍郎。以疾乞休，归。地震，伤於足，卧家九年，卒。

张廷枢，字景峰，陕西韩城人。父顾行，康熙六年进士，官江安督粮道。廷枢，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八年，以侍读主江南乡试。四十一年，以内阁学士督江南学政。四十四年，圣祖南巡，赐御书、冠服。四十五年，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湖广容美土司田舜年揭其子昺如贪庸暴戾，昺如匿桑植土司向长庚所，不赴鞫。总督石文晟以闻，并劾舜年僭妄。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会文晟按治。舜年诣武昌，文晟执之，病卒。鋗与文晟各具议疏陈，二格疏言佐证未集，未可即定议。诏廷枢偕大学士席哈纳、侍郎萧永藻覆勘，舜年各款俱虚，梅鋗以草率具奏，下部议夺官；文晟及湖北巡抚刘殿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各降罚有差。

四十八年，进刑部尚书。民张三等盗仓米，步军统领讬合齐逮送刑部，满尚书齐世武拟斩监候，廷枢持不可，拟充军。下九卿议，廷枢改拟不当，当罚俸。上责廷枢偏执好胜，夺官。俄，讬合齐得罪，五十一年，起廷枢工部尚书。江南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命尚书张鹏翮、总督赫寿按治，议夺伯行官。上复命廷枢与尚书穆和伦覆勘，如鹏翮等议。疏下九卿，上特命夺噶礼官，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调刑部。五十六年，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加徵火耗虐民，盗渠亢珽结渑池盗李一临据神垕寨为乱，并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阌乡盗王更一亦藉知县白澄豫徵钱粮，啸聚围县城；巡抚张圣佐、总兵冯君侁不能平，又匿不以起衅所由入告。命廷枢与内阁学士勒什布按治，珽自缢；更一、一临就擒，置之法；澄、育徽拟绞监候；圣佐、君侁夺官；并追咎原任巡抚李锡令属吏加徵激变，论斩。兰阳白莲教首袁进等谋不轨，命廷枢并按，论罪如律。五十八年，南阳镇兵为乱，辱知府沈渊，命廷枢偕内阁学士高其倬按治；浙江巡盐御史哈尔金受商人赇，被劾，命廷枢偕内阁学士德音按治。并论如法。

廷枢还京师，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每石改折银八钱解部，嗣因米贱，部议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巡抚购米起运。巡抚分委州县，州县复派民买输，甚为闾阎累。请交粮道购运，毋得派累民间。"下部议

行。

世宗在藩邸，优徐采嗾佣者箠杀人，部议以佣抵。廷枢独议罪在采，坐徙边。世宗即位，褒廷枢抗直，复逮采论罪。雍正元年，以原任编修陈梦雷侍诚郡王得罪，命发黑龙江，廷枢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装。尚书隆科多劾廷枢徇纵，命镌五级，逐回籍。

子缙，进士，官中允，亦以告病家居。六年，陕西巡抚西琳劾廷枢受河督赵世显赃六千，抗追不纳，缙居乡不法。诏夺廷枢及缙官，令所司严讯。廷枢被逮，道卒。总督岳锺琪议缙当斩，籍其家，诏特宽免，令缙在川、陕沿边修城赎罪。乾隆时，复廷枢官，追谥文端。子綖，亦进士，官户部主事。

论曰：维讷论贪吏遇赦，不得遽复官；克溥言民生疾苦，戒加赋滥刑；鸿儒请定岁会之制；楗议兵后当复行计典；裴请禁殉葬：益於国，泽於民，言各有所当也。廷枢使车四出，惟张伯行事出上裁，他皆称指。律严科场罪，所以重取士，乃草野私议辄以为过甚。克溥兴丁酉顺天之狱，卒以不谨罢，殆怨家所中欤？廷枢得罪，似亦有齮之者，诎而后申，足为謇直者劝矣。

列传五十二

汤斌 孙之旭 陆陇其张伯行 子师载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

方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下所司。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谓斌奖逆，拟旨严饬，世祖特召至南苑慰谕之。时府、道多缺员，上以用人方亟，当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选翰林官，得陈燿、黄志遴、王无咎、杨思圣、蓝润、王舜年、范周、马烨曾、沈荃及斌凡十人。

斌出为潼关道副使。时方用兵关中，徵发四至。总兵陈德调湖南，将二万人至关欲留，斌以计出之，至洛阳譁溃。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明将李玉廷率所部万人据雩都山寨，约降，未及期，而郑成功犯江宁。斌策玉廷必变计，夜驰至南安设守。玉廷以兵至，见有备，卻走；遣将追击，获玉廷。

斌念父老，以病乞休，丁父忧。服阕，闻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负笈往从。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以斌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一年，命为明史总裁官，迁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缺，方廷推，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颁行，谕曰："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复赐御书三轴，曰："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十月，上南巡，至苏州，谕斌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上还跸，斌从至江宁，命还苏州，赐御书及狐腋蟒服。

初，余国柱为江宁巡抚，淮、扬二府被水，国柱疏言："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徵赋。"斌遣覆勘，水未退即田，出水处犹未可耕，奏寝前

议。二十四年，疏言："江苏赋税甲天下，每岁本折五六百万。上命分年带徵漕欠，而地丁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并徵。州县比较，十日一限。使每日轮比，则十日中三日空閒，七日赴比。民知剜补无术，拌皮骨以捱徵比；官知催科计穷，拌降革以图卸担。恳将民欠地丁钱粮照漕项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徵。"又疏言："苏、松土隘人稠，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賸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日绌。顺治初，钱粮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宽。后因兵饷急迫，起解数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难逭部议。官吏顾惜功名，必多苟且。参罚期迫，则以欠作完；赔补维艰，又以完为欠。百姓脂膏已竭，有司智勇俱困。积欠年久，惟恃恩蠲。然与其赦免於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於徵比未加之先。恳将苏、松钱粮各照科则量减一二成，定適中可完之实数，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於稽覈。"又请蠲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米，淮、扬二府十八九两年灾欠，及邳州版荒、宿迁九釐地亩款项，并失额丁粮，皆下部议行。九釐地亩款项，即明万历后暂加三饷，宿迁派银四千三百有奇，至是始得蠲免。

淮、扬、徐三府复水，斌条列蠲赈事宜，请发帑五万，籴米湖广，下俟诏下，即行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斌赴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疏闻，上命侍郎素赫助之。先后奏劾知府赵禄星、张万寿，知县陈协濬、蔡司霑、卢綖、葛之英、刘涛、刘茂位等。常州知府祖进朝以失察属吏降调，斌察其廉，奏留之。又疏荐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而徵收钱粮，未能十分全完，请予行取。下部皆议驳，特旨允行。

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骛。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

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於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

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

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濬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兒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瑭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適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斌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尝訂：“滞事物以穷理，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而致知，隳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斌笃守程、硃，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孙之旭，字孟升。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编修，改御史。出为霸昌道，内迁左通政。所至皆有声。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或父讼子，泣而谕之，子掖父归而善事焉；弟讼兄，察导讼者杖之，兄弟皆感悔。恶少以其徒为暴，校於衢，视其悔而释之。豪家仆夺负薪者妻，发吏捕治之，豪折节为善人。讼不以吏胥逮民，有宗族争者

以族长，有乡里争者以里老；又或使两造相要俱至，谓之自追。徵粮立挂比法，书其名以俟比，及数者自归；立甘限法，令以今限所不足倍输於后。

十五年，以军兴徵饷。陇其下令，谓“不恋一官，顾无益於尔民，而有害於急公”。户予一名刺劝谕之，不匝月，输至十万。会行间架税，陇其谓当止於市肆，令毋及村舍。江宁巡抚慕天颜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因言嘉定政繁多逋赋，陇其操守称绝一尘，才幹乃非肆应，宜调简县。疏下部议，坐才力不及降调。县民道为盗所杀而讼其仇，陇其获盗定谳。部议初报不言盗，坐讳盗夺官。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於父母，命服阕以知县用。

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灵寿土瘠民贫，役繁而俗薄。陇其请於上官，与邻县更迭应役，俾得番代。行乡约，察保甲，多为文告，反覆晓譬，务去斗很轻生之习。二十三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以陇其与兖州知府张鹏翮同举清廉官。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偏沅巡抚于养志有父丧，总督请在任守制。陇其言天下承平，湖广非用兵地，宜以孝教。养志解任。

三十年，师征噶尔丹，行捐纳事例。御史陈菁请罢捐免保举，而增捐应升先用，部议未行。陇其疏言：“捐纳非上所欲行，若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是清廉可捐纳而得也；至捐纳先用，开奔竞之途：皆不可行。更请捐纳之员三年无保举，即予休致，以清仕途。”九卿议，谓若行休致，则求保者奔竞益甚。诏再与菁详议，陇其又言：“捐纳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若并此而可捐纳，此辈有不捐纳者乎？议者或谓三年无保举即令休致为太刻，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搢绅，为荣多矣。若云营求保举，督抚而贤，何由奔竞；即不贤，亦不能尽人而保举之也。”词益激切。菁与九卿复持异议。户部以捐生观望，迟误军需，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置。上曰：“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会顺天府尹卫既齐巡畿辅，还奏民心皇皇，恐陇其远谪，遂得免。

寻命巡视北城。试俸满，部议调外，因假归。三十一年，卒。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上欲用陇其，侍臣奏陇其已卒，乃用邵嗣尧，嗣尧故与陇其同以清廉行取者也。雍正二年，世宗临雍，议增从祀诸儒，陇

其与焉。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著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其为学专宗硃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讬於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斥之甚力。为县崇实政，嘉定民颂陇其，迄清季未已。灵寿邻县阜平为置冢，民陆氏世守焉，自号陇其子孙。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仪封城北旧有堤，三十八年六月，大雨，溃，伯行募民囊土塞之。河道总督张鹏翮行河，疏荐堪理河务，命以原衔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馀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四十二年，授山东济宁道。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上命分道治赈，伯行赈汶上、阳穀二县，发仓穀二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布政使责其专擅，即论劾，伯行曰："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穀重乎？人命重乎？"乃得寝。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

寻迁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伯行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福建米贵，请发帑五万市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粜。建鼇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硃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

四十八年，调江苏巡抚，赈淮、扬、徐三府饥。会布政使宜思恭以司库亏空为总督噶礼劾罢，上遣尚书张鹏翮按治。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署布政使，议司库亏三十四万，分扣官俸役食抵补，伯行咨噶礼会题，不应。伯行疏上闻，上命鹏翮并按。别疏陈噶礼异议状，上谕廷臣曰："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朕综理机务垂五十年，未尝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宜置不问。"伯行寻乞病，上不许。鹏翮请责前任巡抚于准及思恭偿十六万，馀以官俸役食抵补。上曰："江南亏空钱粮，非官吏侵蚀。朕南巡时，督抚肆意挪用而不敢言。若责新任官补偿，朕心实有不忍。"命察明南巡时用款具奏。伯行又疏奏各府州县无著钱粮十万八千，上命并予豁免。

噶礼贪横，伯行与之迕。五十年，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交通关节，榜发，士论譁然，舆财神入学宫。伯行疏上其事，正考官左必蕃亦以实闻，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按治，伯行与噶礼会鞫，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伯行请解噶礼任付严审，噶礼不自安，亦摭伯行七罪讦奏。上命俱解任，鹏翮等寻奏晋与泌、光奎通贿俱实，拟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更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按，仍如前议。上曰："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馀而喜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明日，召九卿等谕曰："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遂夺噶礼官，命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缺员，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瑸、前祭酒余正健，上已以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擢任。未几，伯行劾钦元匿通海罪人张令涛署中，请逮治。令涛兄元隆居上海，造海船，出入海洋，拥厚赀，结纳豪贵。会部檄搜缉海贼郑尽心馀党，崇明水师捕渔船，其舟人福建产，冒华亭籍，验船照为元隆所代领，伯行欲穷治。是时令涛在噶礼幕，元隆称病不就逮，狱未竟而死於家。噶礼前劾伯行，因摭其事为七罪之一。会上海县民顾协一诉令涛据其房屋，别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称令涛今居钦元署中。上命总督赫寿察审，赫寿庇令涛，以通贼无证闻；复命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按其事，鹏翮等奏元隆、令涛皆良民，请夺伯行官。上命复审，且命伯行自陈，伯行疏言："元隆通贼，虽报身故，而金多党众，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照。令涛乃顾协一首告，若其不实，例应坐诬；钦元庇匿，致案久悬。臣为地方大吏，杜渐防微，岂得不究？"既命解任，鹏翮等仍以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论斩，法司议如所拟，上免其罪，命伯行来京。

旋入直南书房，署仓场侍郎，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再充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二年，命赴阙里祭崇圣祠。三年，卒，年七十五。遗疏请崇正学，励直臣。上轸悼，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

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於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硃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於一敬，故学莫先於主敬。"因自号曰敬庵。又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

清，初不令知。平日齮齕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曰："已荷保全，敢以私废公乎？"所著有困学录、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

子师载，字又渠。举人。以父廕补户部员外郎。雍正初，授扬州知府。岁饥，高邮湖西民以县吏报灾轻，不得赈。师载行部，见饥民满道，不待报而赈之。江都芒稻闸为淮、黄，高、宝诸河入江要津，夏潦盛涨。闸官利商人饵，谓非运使令不得启。师载询盐艘须水六七尺，今过半，乃身往督役启闸。其后芒稻闸属府启闭，遂以为例。累迁江苏按察使，内擢右通政。再迁，授仓场侍郎，命协办江南河务。授安徽巡抚，仍命赴南河协同防护。会河溢，夺官。上命诛疏防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使师载视行刑，毕，释之。再起为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师载长於治河。少读父书，研性理之学，高宗称其笃实。卒，赠太子太保，谥悫敬。

论曰：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硃，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於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乡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

列传五十三

叶方蔼沈荃励杜讷 子廷仪孙宗万 徐元珙许三礼王士祯

韩菼汤右曾

叶方蔼，字子吉，江南昆山人。顺治十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江南奏销案起，坐夺官。寻授上林苑蕃育署丞。事白，还故官。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迁国子监司业，再迁侍讲。宴瀛台，群臣皆进诗赋，方蔼制八箴以献，上甚悦，命撰太极图论以进，赐貂裘、文绮。十五年，迁左庶子，再迁侍讲学士。十六年，命充孝经衍义总裁，进讲通鉴。上问："诸葛亮何如伊尹？"方蔼对曰："伊尹圣人，可比孔子；诸葛亮大贤，可比颜渊。"上首肯。讲中庸，上问："知行孰重？"对曰："宋臣硃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行重。"上曰："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转侍读学士。十七年，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经筵讲官，直南书房。上勤於典学，故事，以大臣二人日直，上特以属方蔼，兼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命方蔼阅卷，总裁明史。十九年，尚书讲义成。上以讲幄劳，加方蔼尚书衔。上讲易噬嗑卦辞，方蔼与同官库勒纳进所撰乾坤二卦总论，上览竟，谕曰："卦爻义各有不同，即如噬嗑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总论发挥，庶全卦之义了然，诸卦可依此撰进。"二十年，授刑部侍郎。二十一年，卒，遣奠茶酒，赐白金二百。上以方蔼久侍讲幄，启沃勤劳，命优恤，赐谥文敏。

方蔼初释褐，以文章受知世祖。家居时，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下其事江苏巡抚田雯覈覆。雯以乡评入告，上曰："朕固知方蔼不如是也！"其后事圣祖，直内廷，眷遇优渥。方蔼故廉谨，其卒，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甕，布帐多补缀，无以为敛，见者以为难能。

沈荃，字贞蕤，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世祖择翰林官外转，荃出为大梁道副使。剧盗董天禄、牛光天剽掠许、颍间，荃督兵捕治，歼其渠，群盗皆散去。禹州盗倚竹园为巢，杀人越货，荃遣吏卒收捕，发土得尸十馀，悉按诛之。寻署按察使，疏言："师方南征，必经南阳、汝宁诸府，供应疲苦，亢村、郭店诸驿，官死夫逃，请敕均拨驿站银两。师既入楚，留马彰德，役民饲秣，请敕以怀庆、卫辉、广平、顺德、大名诸府更番分驻。各县常平仓蓄穀太寡，请

敕定额：大县五六百石，小县三四百石。开封自河决后，城垣淤圮，官吏分驻各邑，乡闱暂移辉县。近奉旨修复汴城，请敕筹拨钱粮，督倡兴工。河南土地，原有上中下等则，向因疆井混淆，一例派粮。今查勘渐定，请敕视万历年间则例，照地派粮。河南兵额一万二千，奉旨缺额免补，有汰无增，驻防分汛，每苦不足，请敕仍许募补足额。”俱下部议行。

康熙元年，以忧归。六年，授直隶通蓟道，坐事左迁。九年，授浙江宁波同知。未上官，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十一年，转侍读。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国子监祭酒。十五年，迁少詹事。十六年，擢詹事。

十八年，旱，求直言。时更定新例，罪人当流者徙乌喇，下廷臣议。荃谓：“乌喇去蒙古三四千里，地极寒，人畜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驱之死地，宜如旧例便。”疏上，有旨令画一，荃持前议益坚，且曰：“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上改容纳之。越二日，天竟雨，例得罢。十九年，上以讲幄劳，加荃礼部侍郎衔。二十一年正月，乾清宫宴廷臣，赋柏梁体诗，荃与焉。二十三年，卒。上以荃贫，赐白金五百。

子宗敬，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入直，上命作书，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宗敬官至太常寺少卿。

励杜讷，字近公，直隶静海人。励氏自镇海北迁，讷以杜姓补诸生。康熙二年，纂世祖实录，选善书之士，讷试第一，赴馆缮录。书成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同，命留直南书房，食六品俸。十九年，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奏请复励姓。圣祖方阅通鉴纲目，杜讷与学士张英侍，阅竟，杜讷请以御批宣示史馆，下礼部翰林院会议，如所请。二十七年，迁赞善。二十九年，迁侍讲，改光禄寺少卿。三十六年，迁通政司参议。三十七年，迁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府丞。

三十九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抚大吏，朝廷畀以百馀城吏治、数千里民生，责任至重；若讬词镇静，渐成悠忽，不过以期会簿书忝封疆之寄。请敕各督抚年终汇奏若何察吏安民、兴利除弊，以备清览；不实，则治以欺罔之罪：庶时时警勉，不敢优游草率，贻误地方。藩司专掌钱穀，臬司专掌刑名，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则藩臬之优劣亦无遁情。”议如所请。又言：“提镇保

送将弁，时有骑射甚劣并年老之员，经特旨甄别。典戎要务，首在考察将弁，请敕部将各提镇所属引见不称旨之员，汇册呈览，并定处分。”下诏所司饬行。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卒。

杜讷学行醇粹，直禁廷二十馀年，无纤芥过失。四十四年，上驻跸静海，敕奖杜讷谨慎勤劳，亲定谥曰文恪，手书赐其家。雍正元年，赠礼部尚书。八年，祀贤良祠。高宗即位，加赠太子太傅。

子廷仪，字南湖。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一年，特命直南书房。四十三年，授编修，遭父丧，既终，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侍郎。雍正元年，迁刑部尚书。疏言各省常平仓穀，当责督抚覈实盘查，年终册报；又请於古北口外设理事同知，检察命、盗狱：并从之。二年，疏言各州县团练民壮，当选习枪箭，勤加训练，上韪之，下直省督抚实力奉行；又疏请分立内外监，内监居要犯，外监居轻犯，别为女监，另墙隔别：均报可。迭疏论监生考职，禁止私盐，清查入官家产，各举其丛弊所在，并下部议行。七年，加太子太傅，赐“矜慎平恕”榜。九年，调吏部，仍专管刑部事。十年，卒，谥文恭。

子宗万，字滋大。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二年，命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督山西学政。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按试潞安。临晋民解进朝诈称御前总管，私书请讬，宗万疏发之，谕嘉奖，迁侍读，命巡察山西。八年，巡抚石麟劾宗万扰驿递，并纵仆受赇，坐夺官。十年，起鸿胪寺少卿，仍直南书房。四迁至礼部侍郎，调刑部。乾隆元年，吏部劾宗万保举河员受请讬，坐夺官。寻命直武英殿。七年，再起侍讲学士，累迁通政使。直懋勤殿，纂秘殿珠林，迁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十年，坐纵门客生事，复夺官，手诏诘责，命还里闭户读书。督抚那苏图劾宗万纵弟占官地，命承修固安城工，免其罪。十六年，复起侍讲学士，累迁光禄寺卿。二十四年，卒。

子守谦，嘉庆十年进士，官编修。

自杜讷以诸生受知遇，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

徐元珙，字辑五，江南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典广西试，迁郎中。出为福建建宁道佥事，善治盗。移山西冀宁南道参议，遭母忧去。康熙十二年，起直隶口北道参议。时宣镇未设府县，但置同知分防。元珙和调将士，严斥堠，增亭障，葺城郭，修学

舍，边境晏然。入为光禄寺少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

二十四年，授太常寺卿。疏请釐正北郊配飨位次，略言："本朝分祭南北郊。圜丘南乡，三圣并配，甚钜典也。独方泽配位，臣不能无议。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东西。圜丘南乡，则东为左为昭，西为右为穆；地祇既北乡，则西为左为昭，东为右为穆。盖东西有定方，而左右无定位，从正位所乡而殊。汉、唐地祇皆南乡，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阴之义，始改北乡，配位亦改焉。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因宋制，地祇北乡，而配位仍设於东，不应古礼。盖其时礼官误执以东为左，因循至今。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无越次之嫌。今三圣并配，左右易位，因之昭穆失序；况配位误则从坛皆误，即陵山从祀岳镇者亦误。揆诸典礼，实有未安，有待釐正。"疏入，下廷臣集议，学士徐乾学、韩菼皆韪元珙议，独许三礼驳之，遂不行。语见三礼传。

二十五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请正北海祀典，略言："唐望祭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怀庆府。明依宋制。说者谓怀庆属济源，潜通北海，故於此望祭焉。本朝定制，东海祀莱州，南海祀广州，西海祀蒲州，皆为允当。独北海仍祀怀庆，窃以岳镇方位，当准皇都。往南祭北，於义未惬。谨按北镇医巫闾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为北镇，川即可为北海，矧长白山水、黑龙、鸭绿诸江，悉朝宗於海。请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镇医巫闾为便。或疑历时已久，不可辄更。臣按北岳祀恆山曲阳，积二千馀年，用科臣言改祀浑源州。岳祭可更，何疑海祭？"疏入，议行。

二十六年，疏乞归养。至家，父已前卒。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崩，赴阙哭临。疾作，卒於京师，上闻而悯之，丧归，许驰驿，恤如礼。

元珙尚风义，座主陈彩没，妻妾继逝，抚其一岁孤并其女，为营婚嫁，与己子无异。时论推其笃厚。

彩字美公，广东顺德人。顺治九年进士，自编修出为江南常镇道。康熙初，江南有大狱，诸生连染被逮，彩以轻刑全活之甚众。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硃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土兵。筑塘濬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

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疏言："汉儒董仲舒表章六经，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与禅宗异学专主明心者不同。故宋儒程颢有儒道本天、释教本心之辨。宜视宋时六大儒，从祀国学，进称先贤。"下廷臣议，不果行。时云、贵犹未定，三礼疏言荡平后，察大吏宜严，苏民困宜宽。

寻命巡视北城，太常寺卿徐元珙议北郊配位应改坐西乡东，下廷臣集议，三礼曰："阳生於子，极於巳，故祀天在冬至，位南郊南乡；阴生於午，极於亥，故祀地在夏至，位北郊北乡。答阴答阳，义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义在近尊者为上。故配天尚左，配地尚右，并居东。改之非是。"从之。寻疏请定武臣守制例，下廷臣集议，有谓本朝无此例者。三礼曰："宋高宗绍兴七年，岳飞闻母讣，解兵柄徒步归庐山，庐墓三年。此往代守制例也。"遂定议武臣守制自此始。旋擢通政司右参议。二十七年，迁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再迁大理寺卿。

召对便殿，上曰："河图洛书，道治之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金火易位何也？"对曰："此即一阴一阳之道也。天地大德曰生，故河图左旋，而相生为顺数；洛书右转，而相剋为逆数。一顺一逆，位所由易也。"上曰："既顺何以逆？"对曰："孤阳不生，独阴不成。河图自北而东，顺以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洛书自北而西，逆则相剋，上下四方中，就对待言。既五数在中，纵横皆十五矣，惟剋乃所以生也。阴阳交则生变，变则生生不易。"上又问曰："洪范九畴，皇建有极，谓人参三才，此说是乎？"对曰："自天地开辟以来，赖有圣人，原治而不原乱者，天地之心；有治而不能无乱者，天地之数。数至则生圣人，拨乱而返之治，裁成辅相，以左右民，则圣人建极会极归极之功也。圣人既能拨乱而返之治，始副天地长治之心，此人参三才之说，实理也，亦实事也。"上颇嘉美之。

迁顺天府府尹。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斆宋赵抃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王士祯，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於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祯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鹾贾逋课

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祯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硃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餽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釐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俟明史告成覈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祯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祯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祯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於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祯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讬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

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锺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斅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韩菼，字元少，江南长洲人。读书通五经，恬旷好山水。朋游饮酒，欢谐终日，而制行清严。特工制举文。应顺天乡试，尚书徐乾学拔之遗卷中。康熙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圣祖知其能文，命撰太极图说以进，复谕进所作制举文，召入弘德殿讲大学。初世祖命纂孝经衍义未成，至是以菼专任纂修。十四年，典顺天试。十五年，迁赞善。十六年，迁侍讲。十七年，复典顺天试。十八年，乞假归。二十三年，起故官，寻转侍读。二十四年，上亲试翰林，菼列第二，迁侍讲学士。寻擢内阁学士。

二十六年，再假归，筑室西山。点勘诸经注疏，旁逮诸史。居八年，三十四年，召至京，命以原官总裁一统志。迁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祭酒阿理瑚请以故大学士达海从祀文庙，下部议，菼谓：“从祀钜典，论定匪易。达海造国书，一艺耳。”持不可。永定河工开事例，户部请推广，得捐纳道府。菼谓道府不当捐纳，御史郑维孜疏言：“国子监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试者。请尽发原籍肄业。”菼曰：“京师首善地，远人乡化，方且闻风慕义而来。若因一二不肖，辄更定制，悉为驱除，太学且空，非国体。维孜言非是。”事得寝。三十九年，充经筵讲官，授礼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四十一年，上疏乞解职，专意纂辑承修诸书，诏慰留之，并赐“笃志经学、润色鸿业”榜。四十二年，再称疾，上不悦，敕仍留原任。四十三年，再疏乞退，仍不允。是岁秋，卒，恤如礼。

菼负文章名，而立朝树风概，敢言，与人有始终。其再假归也，乾

学方罢官家居，领书局洞庭山中。两江总督傅腊塔构乾学，将兴大狱，素交皆引去。焱旦暮造门，且就当事白其诬，乃已。其复起也，上遇之厚，尝曰："韩焱天下才，美风度，奏对诚实。"又曰："焱学问优长，文章大雅，前代所仅有。所撰拟能道朕意中事。"会江宁布政使张万禄蚀帑金三十馀万金，总督阿山庇之，谓费由南巡。下廷臣议，有言阿山与有连，妄语罪当死。焱谓纵有连，情私而语公。忌者增益其语入告，上由是疏焱。及再谢病，诏责其教习庶吉士，每日率以饮酒多废学；九卿集议，不为国事直言，惟事瞻徇。焱意不自得，病甚，饮不辍，至卒。乾隆十七年，高宗谕奖"焱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

子孝嗣，举人；孝基，进士，官编修，焱卒，奉母不出十馀年。雍正初，召修明史。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

汤右曾，字西厓，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典贵州试。三十九年，授刑科给事中。两广总督石琳疏言琼州生黎以文武官吏婪索，激而为乱。上遣侍郎凯音布、学士邵希穆按治。右曾疏言："揭帖言琼州文武官往黎峒采取沈香、花梨致生衅，石琳及巡抚萧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时绝不觉察，且黎乱在上年，迟且一载，始行题报，掩饰欺隐，请严加处分。"石琳等皆下吏议。四十年，疏请刊颁政治典训及御制文集。

四十一年，转户部掌印给事中。初，以私钱多，改钱制轻小，使私铸无所利，顾仍不止。上令仍铸大钱，下廷臣议，改铸大钱，其旧铸小钱，期二年销毁。右曾疏言："改大钱宜遵圣谕，若毁小钱则民间必惊扰。且户、工二部存钱八十四万串，若议销毁，工料耗折甚多。且二年中铸出新钱不过一百万串，岂能遍及各省？新钱无多，旧钱已毁，恐私铸更繁，钱法愈坏。古者患钱重，则改轻而不废重；患钱轻，则改重而不废轻：使子母相权而行。新铸重钱，每串作银一两；旧铸轻钱作七钱：并听行使。积久大钱流通，小钱自不行矣。"疏再下廷臣议，定新钱每重一钱四分，旧钱并行勿禁，如右曾议。

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学政。秩满，巡抚汪灏疏言右曾取士公明。四十八年，迁奉天府府丞。四十九年，迁光禄寺卿。五十年，转太常寺卿、通政使。五十一年，擢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十二年，授吏部侍郎。尚书富宁安、陈鹏翮皆廉办有威棱，右曾贰之，锐意文案，纠剔是非。选人或挟大力以相要，必破其机纽，俾终不获选。由是干进射利者，皆丛怨於吏部，而富宁安往莅西师，鹏翮任事久，见知於上深，莫可摇

动，遂争为浮言撼右曾。六十年，命解右曾侍郎，仍专领掌院学士。六十一年，卒。

右曾少工诗，清远鲜润。其后师事王士祯，称入室。使贵州后，风格益进，锻鍊澄汰，神韵泠然。右曾朝热河行在，上命进所为诗，右曾方咏文光果，即以进上。上为和诗，有句曰“丛香密叶待诗公”，右曾自定集，遂取是诗冠首。

论曰：方蔼、荃、杜讷以文学直内廷，其结主知，尤在於廉谦。元珙、三礼议礼各申其所见，有当於经指。士祯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焚於文亦然，久而论定，并邀补谥，增文字之重。右曾师事士祯，继以诗被遇。论者谓自明弘治、正德以后一百五十年，而文章复在台阁，为圣祖崇儒右文之效云。

列传五十四

张玉书李天馥吴琠张英 子廷瓒廷璐廷□彖 陈廷敬

温达 穆和伦 萧永藻嵩祝王顼龄

张玉书，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徵，字湘晓。顺治二年，举乡试第一。九年，成进士。博学砺行，精春秋三传，尤邃於史。历吏部文选郎中。出为河南提学佥事，考绩最，当超擢，遽引疾归。

玉书，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藩平，有请行封禅者，玉书建议驳之，事遂寝。二十三年，丁父忧，上遣内阁学士王鸿绪至邸赐奠。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调兵部。

二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奏中河工成。时学士开音布往勘称善，监高邮石工，疏请闭塞支河口为中河蓄水。上以于成龙尝奏辅开中河无益累民，今中河工成，乃命玉书偕尚书图纳等往勘，并遍察毛城铺、高家堰及海口状。濒行，上谓玉书曰："此行当秉公陈奏，毋效熊一潇讬故推诿为也。"玉书等还奏："勘阅河形，黄河西岸出水高。年来水大，未溢出岸上，知河身并未淤塞。海口岸宽二三里，河流入海无所阻。中河工成，舟楫往来，免涉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但与黄河逼，河宽固不可，狭又不能容运河及骆马湖之水。拟请於萧家渡、杨家庄增建减水坝，相时宣泄。闭塞支河口，应如开音布议。"上悉从之。

浙江巡抚金鋐以民杜光遇陈诉驻防满洲兵扰民，下布政使李之粹察讯。之粹咨杭州将军郭丕请申禁，郭丕以闻。上遣尚书熊赐履往按，赐履丁忧去，改命玉书。寻调礼部。二十八年，上南巡，驻跸苏州，玉书还奏杜光遇无其人，所陈诉皆虚妄。金鋐、李之粹皆坐夺官，流徙。二十九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三十一年，靳辅奏高家堰加筑小堤，复命玉书偕图纳往勘。还言："曩者黄涨，淮流被逼，故洪泽湖水视昔为高。今拟筑堤，距高家堰甚近；若水涨，则高家堰大堤且不保，筑小堤何益？因条列高家堰河工，自史家刮至周桥一万四百馀丈，宜筑堤三官庙。诸口宜改石工。今拟筑小堤处，宜令河臣每岁亲勘。"上深然之。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玉书扈行，预参帷幄。师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北窜，大将军费扬古截击，斩杀几尽，噶尔丹仅以身免。玉书率百官上贺。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丁母忧，遣官赐祭，并赐御书松廕堂榜。三十八年，上南巡，玉书迎谒，赐赉有加。三十九年，服未阕，召至京，入阁视事。四十年，扈驾南巡，驻跸江宁，召试士子，命为阅卷官。御舟次高资港，玉书奏言前去镇江不远，请幸江天寺，留驻数日，上为留一日。

四十六年，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开溜淮套河，上南巡，次清口勘视，见所树标竿多在民冢，召鹏翮极斥其非。玉书奏曰："向者老人白英议引汶水南北分流，不若别作坝引汶水通漕，其下流专以淮水敌黄。黄水趋海，此万世利也。"上善其言，遂谕鹏翮罢开溜淮套，事具鹏翮传。

四十九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五十年，从幸热河，甫至疾作，遂卒，年七十，上深惜之，亲制輓诗，赐白金千。命内务府监制棺椁衾绞，驿送其丧还京师，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五十二年，上追念旧劳，擢其子编修逸少为侍读学士。

玉书谨慎廉洁，居政地二十年，远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自奉俭约，饮食服御，略如寒素。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李天馥，字湘北，河南永城人。先世在明初以军功得世袭庐州卫指挥佥事，家合肥。有族子占永城卫籍，天馥以其籍举乡试。顺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闻约取，究心经世之学，名藉甚。累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侍直，有所见，悉陈无隐，圣祖器之，康熙十九年夏，旱，命偕大学士明珠会三法司虑囚，有矜疑者，悉从末减。寻擢户部侍郎，调吏部。杜绝苞苴，严峻一无所私，铨政称平。二十七年，迁工部尚书。河道总督靳辅议筑高家堰重堤，束水出清口，停濬海口；于成龙主疏濬下河。上召二人诣京师入对，仍各持一说，下廷臣详议，天馥谓下河海口当濬，高家堰重堤宜停筑，上然之。历刑、兵、吏诸部。

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上曰："机务重任，不可用喜事人。天馥老成清慎，学行俱优，朕知其必不生事。"三十二年，以母忧回籍，上赐"贞松"榜御书，勉以儒者之学；复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三十四年，服将阕，起故官，入阁视事。上亲征厄鲁特，平定朔漠，兵革甫息，天馥务以清静和平，与民休息。

尝谓："变法不如守法。奉行成宪，不失尺寸，乃所以报也。"三十八年，卒，谥文定。

天馥在位，留意人才，尝应诏举彭鹏、陆陇其、邵嗣尧，卒为名臣。为学士时，冬月虑囚，有知县李方广坐当死，天馥言其有才，得缓决，寻以赦免。刑部囚多瘐毙，为庀屋材，多为之所，别罪之轻重以居，活者尤众。事亲孝，居丧庐墓，有双白燕飞至，不去，人名其居为白燕庐。子孚青，进士，官编修。父丧归，不复出。

吴琠，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河南确山知县。县遭明季流寇残破，琠拊流亡，辟芜废，垦田岁增，捕获盗魁诛之。师下云南，县当孔道，舆马粮饷，先事筹办而民不扰。康熙十三年，以卓异入为吏部主事，历郎中。累迁通政司右参议。刑部尚书魏象枢亟称其贤。二十年，特擢右通政，累迁左副都御史。疏请复督抚巡方，略言："令甲，督抚於命下之日，即杜门屏客；莅任，守令不得参谒。凡有举劾，惟据道府揭报，爱憎毁誉，真伪相乱，督抚无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请敕督抚亲历各属，以知守令贤否。或谓巡方恐劳扰百姓，夫督抚贤，则必能禁迎送、卻供应；如其不肖，虽端坐会城，而暮夜之餽踵至，岂独巡方足以劳民哉？"又言："巡抚及巡守道无一旅之卫，而提镇各建高牙。前抚臣如马雄镇，道臣如陈启泰，怀忠秉义，向使各有兵马，奚至束手？宜及此时复旧制，使巡抚、巡守道仍各管兵马。减提督，增总兵，以一镇之兵酌分数镇，听督抚节制。"

二十八年，迁兵部侍郎，寻授湖广巡抚。湖北自裁兵乱后，奸猾率指仇人为乱党，株连不已，琠悉置不问，而惩其妄讦者，人心大定。陕西饥，流民入湖广就食，令有司分赈，全活甚众。三十一年，诏以荆州兵船运漕米十万石至襄阳备赈，琠议："兵船泊大江下至汉口受米，复西上抵襄阳，计程二千馀里。令原运漕船若乘夏水顺道赴襄阳，仅七百馀里，即以便宜行事。"疏入，上嘉之。未几，丁母忧，服未阕，即授湖广总督，仍听终制乃赴任。故事，土司见州县吏不敢抗礼，其后大吏稍稍假借之。琠至，绝餽遗，饬谒见长吏悉循旧制，或犯约束，檄谕之，无敢肆者。

三十五年，召为左都御史。三十六年，典会试。上北征回銮，顾迎驾诸臣，褒琠及河道总督张鹏翮居官之廉，即擢琠为刑部尚书，而以鹏翮为左都御史。三十七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琠熟谙旧章，参决庶务，靡不允当。奏对皆竭忱悃，上每称善。所荐引多贤能吏。

三十九年，复典会试，上手书“风度端凝”榜赐之。寻具疏乞休，不允。上尝临米芾书以赐瑛，书其后曰：“吴瑛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四十四年，卒，谥文端。翰林院撰祭文，上以为未能尽瑛，敕改撰。吏部奏大学士缺员，上以瑛丧未归，悬缺未即别除，曰：“朕心不忍也。”

瑛所至多惠政，两湖及确山皆祠祀。初，沁州荐饥，瑛籴米赈之，全活无算。有司议增沁粮一千三百石，瑛力争乃已。乡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中，祀贤良祠。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父忧归，服阕，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圣祖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设南书房。命英入直，赐第西安门内。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时方讨三藩，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迁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年，以葬父乞假，优诏允之，赐白金五百、表里缎二十，予其父秉彝恤典视英官。英归，筑室龙眠山中，居四年，起故官。迁兵部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进孝经衍义，命刊布。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调礼部，兼官如故。编修杨瑄撰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失辞，坐夺官流徙；斥英不详审，罢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寻复官，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典会试。寻以疾乞休，不允。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在讲筵，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四十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濒行，赐宴暢春园，敕部驰驿如制。四十四年，上南巡，英迎驾淮安，赐御书榜额、白金千。随至江宁，上将旋跸，以英恳奏，允留一日。时总督阿山欲加钱粮耗银供南巡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持不可，阿山怒鹏年，欲因是罪之，供张故不办；左右又中以蜚语，祸将不测。及英入见，上问江南廉吏，首举鹏年，阿山意为沮，鹏年以是受知於上为名臣。四十六年，上复南巡，英迎驾清江浦，仍随至江宁，赐赉有加。

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聪训斋语、恆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诰诫子弟。四十七年，卒，谥文端。世宗读书乾清宫，英尝侍讲经书，及即位，追念旧学，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高宗立，加赠太傅。

子廷瓒，字卣臣。康熙十八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少詹事。先英卒。廷玉，自有传。

廷璐，字宝臣。康熙五十七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雍正元年，督学河南，坐事夺职。寻起侍讲，迁詹事。两督江苏学政。武进刘纶、长洲沈德潜皆出其门，并致通显，有名於时。进礼部侍郎，予告归，卒。

廷□彖，字桓臣。雍正元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讲官。起居注初无条例，廷□彖编载详赡得体。既擢侍郎，兼职如故。终清世，已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惟廷□彖。乾隆九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移疾归。廷□彖性诚笃，细微必慎。既归，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四。上闻，顾左右曰："张廷□彖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因叹息久之。

廷璐子若需，进士，官侍讲。若需子曾敞，进士，官少詹事。

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陈廷敬，初名敬，字子端，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授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假归，四年，补原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直弘德殿，圣祖器之，与英及掌院学士喇沙里同赐貂皮五十、表里缎各二。十七年，命直南书房。丁母忧，遣官慰问，赐茶酒。服除，起故官。二十一年，典会试。滇南平，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命廷敬撰拟，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

二十三年，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言："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未有数十年而不改者。向日银一两易钱千，今仅得九百，其故在毁钱鬻铜。顺治十年因钱贱壅滞，改旧重一钱者为一钱二分五釐，十七年又增为一钱四分，所以杜私铸也。今私铸自如，应改重为轻，则毁钱不禁自

绝。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则铜日多，钱价益平。”疏下部议行。

擢左都御史。疏言：“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蟲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於不俭，其继至於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又言：“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宜饬督抚凡保荐州县吏，必具列无加派火耗、无黩货词讼、无朘削富民。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又言：“水旱凶荒，尧、汤之世所不能尽无，惟备及於豫而周当其急，故民恃以无恐。山东去年题报水灾，户部初议行令履勘，继又行令分晰地亩高下，今年四月始行覆准蠲免。如此其迟回者，所行之例则然耳。臣愚以为被灾分数既有册结可据，即宜具覆豁免，上宣圣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泽之心，中不使吏胥缘为弊窦。”疏并议行。

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上嘉其有裨治化，命留览。时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廷敬并充总裁官。累调户、吏二部。二十七年，法司逮问湖广巡抚张汧，汧曾赍银赴京行贿。狱急，语涉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上置勿问。廷敬乃以父老，疏乞归养，诏许解任，仍管修书事。

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调刑部。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四十九年，以疾乞休，允之。会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在告，召廷敬仍入阁视事。五十一年，卒，上深惜之，亲制輓诗一章，命皇三子允祉奠茶酒；又命部院大臣会其丧，赐白金千，谥文贞。

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尝召见问朝臣谁能诗者，以王士祯对，又举汪琬应博学鸿儒，并以文学有名於时。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

温达，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都察院都事，迁户部员外郎。康熙十九年，授陕西道御史。迁吏科给事中，兼管佐领。授兵部督捕理事官。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温达随皇七子允祐、都统都尔玛管镶黄旗大营。三十六年，擢内阁学士。三十八年，迁户部侍郎。四十年，命赴山西、陕西察验驿马，还，授议政大臣。云贵总督巴锡劾游击高鉴谳狱不当，并论提督李芳述徇隐，芳述亦劾巴锡，命温达往按，鉴罪应徒，巴锡左迁，芳述罚俸。四十一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二年，复命往贵州按威宁总兵孟大志侵饷，论罪如律。四十三年，迁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纂修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五十年，命八旗及部院举孝义，因谕曰："孝为百行首。如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安之孝，不特众所知，朕亦深知之也。"御制诗以赐，复褒其孝友。五十三年，以老乞休，许致仕。寻谕温达虽老，尚自康健，命仍任大学士。五十四年，卒，命皇子奠茶酒，赐祭葬，谥文简。

穆和伦，喜塔腊氏，满洲镶蓝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为御史，又三迁为内阁学士。命往山东察赈，自泰安至郯城。康熙四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四十八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九年，调户部。上称穆和伦孝，其母年已九十，御书"北堂眉寿"榜赐之。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穆和伦往按，右噶礼，上责其是非颠倒，终直伯行。寻以老病乞休，复起授户部尚书。坐事当左迁。寻卒。

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父养元，管佐领。永藻自廕生补刑部笔帖式。康熙十六年，授内阁中书，迁礼部员外郎，袭佐领。迁郎中，监湖口税务。授御史，再迁顺天府尹。三十五年，擢广东巡抚。疏言："钱多价贱，每千市价三钱二三分，兵领一两之饷，不及数钱之用。民亦因钱贱，货物难行。请暂停鼓铸。"又疏言："开山发矿，多人群聚，良莠淆杂，臣通饬严禁。近有长宁匪徒集众私采，知县尤鹏翔请饬部议处。"鹏翔坐夺官。

三十九年，给事中汤右曾劾永藻与总督石琳於黎人争斗事，迟至一载始行具题；纵属吏朘民，民困而为盗，海则电白、阳江，山则英德、翁源，横行劫掠。上命与广西巡抚彭鹏互调，入觐，上谕当命效鹏所行，并诫荐举当择清廉。四十五年，迁兵部侍郎。湖广总督石文晟劾容美土司田舜年不法，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往谳，与文晟异议；复命永藻与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覆谳，还奏舜年已死，无诸僭越状。

四十六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四十八年，湖南巡抚赵申乔与提督俞益谟交恶互劾，命永藻偕副都御史王度昭往按，得益谟违例缺兵额状，申乔事事苛求，非大臣体，并拟夺官，上罢益谟，留申乔。四十九年，调吏部，旋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六年，列议政大臣。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命驻马兰峪守护景陵。雍正五年，宗人府奏护陵宗室广善越分请安，永藻不先阻，当夺官，上责永藻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谀允□，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如议夺官，仍命护陵自效。七年，卒，年八十六。

嵩祝，赫舍里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岱衮，事太宗，协管佐领。兄来衮，自侍卫累迁至内三院学士，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嵩祝袭职，康熙九年，管佐领。二十三年，迁护军参领。三十三年，擢内阁学士。

三十四年，盛京旱，命与侍郎珠都纳偕往，发海运米万石散贫民，万石平粜。还京，命复偕珠都纳往开原等散米。上谕曰："将军等请散米，但言兵不言民。此皆朕赤子，当一并给与，月与米一斗五升，至来岁四月。"嵩祝等散米如上指，事毕还京师。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嵩祝管正黄旗行营。师还，命统后队缓行，待西路章奏。迁兵部侍郎，改护军统领。三十六年，复扈上出塞驻宁夏，命昭武将军喀斯喀等穷追噶尔丹，嵩祝参赞军务。噶尔丹窜死，师至摩该图，引还。

四十年，迁正黄旗汉军都统。广东官兵剿连州瑶失利，命嵩祝偕副都统达尔占、侍郎傅继祖往会总督石琳，调广西、湖南兵进剿，即授广州将军。濒行，上谕以相机招抚。四十一年，师次连州，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瑶人薙发请降，执戕官兵者九人诛之。师引还，调正红旗。

四十八年，署奉天将军。海盗舟泊双岛，挟火器出掠，遣兵击杀三十馀人，得其舟一。疏请山东水师兼巡奉天属金州铁山，又请选盛京满洲兵千人习鸟枪，设火器营，皆从之。迁礼部尚书。

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五年，上幸热河，嵩祝从。久不雨，上忧旱甚，遣嵩祝还京师，察诸大臣祈雨不躬至者劾奏。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修圣祖实录及玉牒，并充总裁。雍正五年，奉天将军噶尔弼奏贝子苏努为将军时，借放库银三万馀，嵩祝坐徇隐，夺官。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王顼龄，字颛士，江南华亭人。父广心，字农山。有文名。顺治六年进士，官御史，巡视京、通二仓，釐剔漕弊，奸猾屏迹。

顼龄，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太常寺博士。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召试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节，圣祖御乾清宫赐廷臣宴，仿柏梁体赋诗，顼龄与焉。迁侍讲，督四川学政。累迁侍讲学士。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顼龄弟鸿绪植党营私，并诋顼龄与士奇结婚媾，交关为奸利。顼龄、士奇、鸿绪并休致，寻命顼龄留任如故。转侍读学士，以父忧归，服阕，起故官。累擢礼部侍郎。四十三年，上南巡，幸顼龄所居秀甲园，赐御书榜。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河，再幸其第。寻调吏部，充经筵讲官。擢工部尚书，典会试。五十五年，拜武英殿大学士。

雍正元年，诏开恩榜，顼龄重与鹿鸣宴，加太子太傅。以老，累疏乞休，上以顼龄先朝旧臣，勤劳岁久，谙习典章，辄与慰留。三年，痰作，命御医治疾，赐参饵。寻卒，年八十四，上为辍朝一日，令朝臣出其门下者素服持丧、各部院汉官会祭，赠太傅，谥文恭。

弟九龄，字子武，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鸿绪，自有传。

论曰：玉书等遭际承平，致位宰相。或以文学进，或以功能著，或以节操用，皆循循乎矩度。即朝旨所褒许，於玉书则曰“小心”，於天馥则曰“勤慎”，英曰“忠纯”，珙曰“宽厚”，廷敬曰“清勤”，温达“孝”，永藻“廉”，嵩祝“老成”，顼龄“安静”。诸臣之行谊显，世运之敦庞亦可见矣。

列传五十五

米思翰 子李荣保 顾八代玛尔汉田六善杜臻萨穆哈

米思翰，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沙济。曾祖旺吉努，当太祖时，率族来归，授牛录额真。父哈什屯，事太宗，以侍卫袭管牛录。擢礼部参政，改副理事官。讨瓦尔喀，招明总兵沈志祥。从攻锦州，明总兵曹变蛟夜袭御营，先众扞御，被创，力战却之。顺治初，授内大臣、议政大臣，世职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诸大臣巩阿岱等并附之，哈什屯独持正，忤睿亲王，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肃亲王豪格以非罪死，巩阿岱等议杀其子富绶，哈什屯与巴哈力持，事乃已。世祖亲政，累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奖奉职恪勤诸大臣，加太子太保。康熙初卒，谥恪僖。

米思翰，其长子也，袭世职，兼管牛录，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布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二部议。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复集诸大臣廷议，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既而吴三桂反，上命王贝勒等率八旗兵讨之，议者谓军需浩繁，宜就近调兵御守。米思翰言："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於是请以内府所储分年发给，复综覈各直省库金、仓粟，以时拨运，悉称旨。又疏言："师行所至，屡奉明诏以正赋给军需，恐有司尚多借端私派，请敕各督抚严察所属，供应粮饷薪刍，一切动官帑，毋许苛派；其购自民间者，务视时价支给，勿纤毫累民。"上命如议速行。

米思翰寻卒，年甫四十三，上深惜之，予祭葬，谥敏果。时三桂势方张，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议者追咎撤藩主议诸臣，上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其叛，诿过於人耶？"及事定，上追忆主议诸臣，犹称米思翰不置。

米思翰子马斯喀、马齐、马武，皆自有传。

李荣保，袭世职，兼管牛录，累迁至察哈尔总管，卒。乾隆二年，册李荣保女为皇后，追封一等公。十三年，册谥孝贤皇后，推恩先世，进封米思翰一等公。十四年，以李荣保子大学士傅恆经略金川功，敕建宗祠，祀哈什屯、米思翰、李荣保，并追谥李荣保曰庄悫。

顾八代，字文起，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顾纳禅，事太宗，从伐明，次大同，攻小石城，先登，赐号“巴图鲁”，予世职牛录章京。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定陕西、湖南、江南、浙江，皆在行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子顾苏，袭，进二等。

顾八代，其次子也。任侠重义，好读书，善射。以廕生充护军。顺治十六年，从征云南有功，授户部笔帖式。旋以顾苏及子佛岳相继卒，无嗣，顾八代袭世职，迁吏部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试旗员第一，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吴三桂陷湖南，遣其将掠两广。镇南将军莽依图自江西下广东，驻韶州。十六年，上命顾八代传谕莽依图规复广西，即留军，从征广西。巡抚傅弘烈为三桂将吴世琮所败，莽依图引兵与相合。顾八代按行诸军，谓结营散乱，敌至虑不相应。世琮兵至，师复败，还驻梧州。世琮来追，击卻之。顾八代策世琮且复至，益诫备。会除夕，世琮以三万人奄至，又击败之。十七年，师进次盘江，与世琮军遇，莽依图病甚，以军事属顾八代；偕副都统勒贝等渡江，与世琮战，分兵出敌后，破其左而合击其右。世琮溃围出，遣精骑追之，自杀。师进克南宁，叛将马承廕与三桂军合，可十万，拒战。诸将或难之，顾八代奋入阵，诸将皆力战，遂破敌。

十八年，京察，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以顾八代从征有绩效，注上考；大学士索额图改注“浮躁”，坐夺官。莽依图疏言顾八代从征三载，竭诚奋勉，运筹决胜，请留军委署副都统，参赞军务，上命以原衔从征。十九年，莽依图卒於军，顾八代从平南大将军赉塔下云南，攻会城。顾八代议当先取银锭山，俯瞰城内，攻得势。及勇略将军赵良栋师至，用顾八代策，先取银锭山，克会城，云南平。师还，授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命直尚书房，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八年，授尚书。三十二年，坐事，上责其不称职，夺官，留世职，仍直尚书房。三十七年，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

顾八代直尚书房时，世宗从受学；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

为经纪其丧。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大学士图海、都统赉塔，次即顾八代，及尚书玛尔汉、齐苏勒。

子顾俨，袭世职，自参领官至副都统。孙顾琮，自有传。

玛尔汉，兆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十一年，繙译举人，授工部七品笔帖式，累迁刑部员外郎。

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吴三桂，上命扬威将军阿密达自江宁移师讨之，玛尔汉以署骁骑参领从。十四年，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穆舒珲等自泾州进兵，屡破垒，斩级数百，克宁州。十五年，大将军图海督兵围平凉，辅臣降，玛尔汉还京师。图海请调凉州、宁夏、固原诸镇兵进攻兴安、汉中，上命副都统吴丹及玛尔汉赴诸镇料理徵发，兼询缓急机宜。甘肃提督张勇请缓师，上命图海固守凤翔、秦州诸要隘，分兵授征南将军穆占下湖广，命玛尔汉从。十七年，授御史。

十九年，穆占师进贵州，二十年，师进云南，玛尔汉皆在行间，得功牌十二。云南平，师还，追论征湖南不力援永兴，致损将士，夺功牌九。二十一年，命巡视河东盐政。御史许承宣、罗秉伦劾山西巡抚图克善令平阳属十三州县增报盐丁加课累民，下巡抚穆尔赛会玛尔汉覈实，请免虚报一万七千馀丁。二十五年，以按治归化城都统固穆德不实，吏议左迁。二十六年，授理藩院司务。从大学士索额图等使鄂罗斯定边界，辞辨明析，鄂罗斯人折服。事闻，圣祖嘉其能。寻迁户部郎中。三十三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再迁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玛尔汉驻土木董理驿站，以送军马羸，吏议夺官，命宽之。

三十八年，迁左都御史。再迁兵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四十三年，岁饥，流民就食京师。命与内大臣佟国维、明珠、阿密达等监赈。四十六年，调吏部。四十八年，以老病乞休。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上遣内大臣临奠，赐祭葬。雍正八年，世宗谕奖玛尔汉谨慎忠厚，事圣祖宣力多年，完名引退，赠太子太傅。贤良祠成，命入祀。乾隆元年，高宗命追谥恭勤。

田六善，字兼山，山西阳城人。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太康知县，时当兵后，劳来安集。九年，巡抚吴景道疏荐才守兼优，迁户部主事，监临清关，复监凤阳仓兼临淮关。罢滥徵，革奇羡，商民称便。累迁郎中。十五年，授江南道御史。兵部议禁民乘马，六善疏言其不便，下廷

臣集议，弛禁。十六年，疏言："欲安民在劝清吏，乞敕各督抚实行荐举，吏部於各督抚莅任一二年后，列奏荐举何人，能否察吏安民，即可以是鉴别。议者或谓举荐清吏，无以处乎不在清吏之列者，一难也；恐督抚依旧受贿徇私，二难也；徵粮缉逃处分罣碍，三难也。然臣谓清吏果得荐举，则为清吏者见公道尚存，益坚其持守，一便也；群吏以不著清名为愧，力自濯磨，二便也；某省有清吏几人，以验政治修废，三便也；天下晓然知有能必先有守，风俗丕变，四便也；向日督抚厌憎清吏无益於己，今必且卵翼而亲爱之，五便也。不惑於三难，力致其五便，将循良兴起，不让前古矣。"下部议行。寻命巡视长芦盐政。十七年，还掌江南道事。

康熙元年，乞假归。三年，补贵州道御史。四年，疏言："兵部议裁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兵额，三营裁一营。遇裁之兵，挟久练之技，处坐困之时，穷无所归，遂为贼盗。请谕总督、提督诸臣，察已裁之兵，如弓马娴熟、膂力精强，仍收入伍。自后老弱必斥，逃亡不补。所渐去者疲卒，不虑其为非；所招回者劲兵，可资其实用。"下部议，令各营汰去老弱，其年力精壮者仍留充伍。又疏言："吏部於往日曾行之事，率皆援以为例，惟意所彼此，莫穷其弊。请敕部以上所裁定及有旨著为例者，汇为一册，敬谨遵守，馀仍循旧章。"得旨，如所请。七年，命巡视京、通仓，还掌山东道事，得旨内升，回籍待缺。

十一年，授刑科给事中，秩视正四品。疏言："臣里居读上谕，以苏克萨哈为鼇拜仇陷，杀其子孙，连坐族人白尔赫图，恩予昭雪。臣思法律为天下共者也，以满洲劳苦功高之人，因与执政诸臣意见相左，辄牵连兴大狱，恐尤而效之，报复相寻，借端推刃。周礼有八议，罪大可减，罪小可赦。请特制昭示，满洲犯罪非反叛有实迹者，一准於律，勿妄议株连。储人才，固国本，於是乎在。"上韪其言，下王大臣议，从之。又疏言："圣学宜先读史。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其君宽仁明断，崇俭纳谏，则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兴必平。若夫苛察因循，恶闻过，乐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必乱。乞谕日讲诸臣，以通鉴与经史并进。"得旨俞允。寻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迁至右佥都御史。

十三年，疏言："吴三桂负恩叛逆，处必灭之势。绿旗月饷，步兵一两有奇，马兵二两有奇，甲胄不必坚强，弓刀不必精利，登山涉水，资以先驱。臣谓绿旗力虽弱，善用之则强；心虽涣，善收之则聚。供给宜足，劳逸宜均。至先登破阵，无分满、汉，赏赉公平。斯忠勇自奋，克佐劲旅以奏肤功，今日所宜急计者也。"下部议鼓励绿旗官兵叙给爵赏

例。迁顺天府尹。未几，复迁左副都御史。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於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者，由其时督抚有孟乔芳、张存仁、吴景道诸臣，敦行俭朴，慎守廉隅，吏治肃清，民生乐遂也。宜特颁严谕，令各督抚禁杂派，覈军实。有司或剥民败检，立行纠劾，以省民力、安众心。师行所至，更宜审酌剿御。近见江西、浙江报捷诸疏，屡言杀贼累万。然必待杀尽而后入闽，恐愚顽之民无尽，草窃之贼亦无尽。臣谓先取精忠，则群贼自息。昔姜瓖乍叛，土寇群起，瓖灭，土寇亦尽，其明验也。至三桂狡谋，觊以一隅之地困天下全力，我即以天下全力困此一隅。三桂授首，则四川、广西不烦兵而自定。"又疏言："臣籍山西，与陕西接壤。黄河自边外折入内地，至蒲州一千馀里。蒲州上至禹门，为平阳府属，河西为西安，有提督、总兵重兵驻守。自此以北，永宁州、临县为汾州府属，渡口有孟门镇、高家塔诸处；更北保德州为太原府属，渡口有黑田沟、穷狼窝诸处。河西为延安，素称荒野，河东为交城，路险山深，草窃潜匿。请敕巡抚、提督分兵驻防。"又疏言："师已抵平凉，辅臣迫於必死，困兽犹斗，杀贼百不偿失兵一。宜驻军城下，以逸待劳，急攻固原，绝其粮道。平凉地瘠，非比湖南地广米多，可以持久。粮道不通，人心自散，必有斩辅臣献军门者。若贼东出则东应，贼西出则西应，疲我师徒，分我威力，固原围解，贼气贯通，此断断不可者也。"诸疏并下王大臣议行。

十六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以夏旱求言，疏言："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道府岁纳规礼，加之以搜括，则道府所辖官民，不啻鬻之道府矣。州县岁纳规礼，重之以勒索，则州县所属士民，不啻鬻之州县矣。世祖朝，山东巡按程衡劾巡抚耿焞，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土国宝，皆置重典，天下肃然。今巡按久停，虽欲议复，恐一时难得多人。惟有出自上意，欲清一省，则选一人遣往，不必一时俱发。出其不意，示以不测，使天下奸恶吏不敢恃督抚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抚，亦莫敢庇贪而害民。"疏入，报闻。

调户部。十八年，疏言："国家有钱法以通有无、利民用，自秦、汉及唐、宋，公私皆悉用钱；至金、元，以银与钱钞并行；至明中叶，乃专资於银。闯逆之乱，或沉江河，或埋山谷，又以贪吏厚藏，银益少，民益困。今欲救天下之穷，惟有多铸钱。铸钱所资，铜六铅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讳之，盖恐时有时无，贻累偿税。且上官闻其地开采，此挟彼制，诛求甚多也。臣谓宜令天下产铜铅之地，任民采取，有则以

十分二输税於官，无则听之州县自行稽察，毋使多官旁挠。报采多者予议叙，则官与民皆乐为，资以鼓铸，钱不可胜用矣。”下九卿详议，拟例以上，得旨：“采铜关系国计，其令各督抚率属殚力奉行。”

六善以老病乞罢，上不许。二十年，命致仕。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一。

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

国初以海上多事，下令迁东南各省沿海居民於内地，画界而设之禁。界外皆弃地，流民无所归，去为盗。及师定金门、厦门，总督姚启圣请以界外地按籍还民，弛海禁，收鱼盐之利给军食，廷臣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会给事中傅感丁请以江、浙、闽、粤滨海界外地招徕开垦，乃命臻及内阁学士席柱赴福建、广东察视展界，进臻工部尚书。臻与席柱如广东，自钦州防城始，遵海以东而北，历府七、州三、县二十九、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砦二十一，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复如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始，遵海以北，历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砦五十五，还民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於是两省滨海居民咸得复业。别遣使察视江南、浙江展界复业，同时毕事。臻以母丧还里，席柱复命，奏陈滨海居民还乡安业。上曰：“民乐处海滨，以可出海经商捕鱼，尔等知其故，前此何以不准议行？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曩禁令虽严，私出海贸易初未尝断绝。凡议出海贸易不可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臻丧终，起刑部尚书。旧制，方冬狱囚月给煤，狱吏率乾没，囚多以寒疾死，臻力禁之。调兵部。时议裁各省驻防及督、抚、提、镇标兵，臻谓：“兵冗可裁而不宜骤行，请自今老弱、物故、额缺概不补，数岁额自减。”从之。再调礼部。以疾告归，寻卒於家。上南巡，书“眷怀旧德”额追赐之。

臻少贫力学，事祖母及父母孝，宏奖人才，诗文剀切中条理。

萨穆哈，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

康熙十二年，圣祖允吴三桂疏请撤藩，遣萨穆哈偕郎中党务礼、席

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如贵州，具舟及刍粟，谕以毋骚扰，毋迟悞。既至，三桂谋反，提督李本深与谋，书招贵州巡抚曹申吉，总督甘文焜得之，告萨穆哈等，趣诣京师告变，并请兵赴援。萨穆哈与党务礼、席兰泰行至镇远，三桂已举兵，镇远将吏得三桂檄，不给驿马。萨穆哈、党务礼得马二，驰至沅州。乃乘驿，十一昼夜至京师，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席兰泰自镇远乘小舟至常德，乃乘驿，后七日至。辛珠、萨尔图不及行，死之。十三年，擢萨穆哈刑部郎中。十四年，叙告变功，萨穆哈、党务礼、席兰泰并应升光禄、太仆诸卿。

十五年，授太仆寺卿。十六年，再迁户部侍郎。命监赈山东。十七年，还京师。疏言："臣屡奉使命，所过州县，间有藉差科派民财，深滋扰累。请嗣后有大事，特遣部院官，馀并责督抚料理。"上为下廷臣会议，定州县科敛俱视贪吏治罪。调吏部。二十年，再迁工部尚书。二十一年，命察视石景山至卢沟桥石□是，疏言："堤内本官地，康熙初招民垦荒，致侵损堤根。请敕部免其赋，罢勿复耕。"从之。二十二年，命察视山西地震，疏请被灾最重州县发帑治赈。

二十四年，河道总督靳辅请於高邮、宝应诸州县筑堤，束黄河注海，按察使于成龙主濬海口，下廷臣议，用辅策。上询日讲官籍江南者，侍读乔莱力请用成龙策。上曰："乡官议如此，未知民意如何？"令萨穆哈与学士穆成额，会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察民间利害。萨穆哈等行历海口诸州县，诸州县民陈状参差不一；檄诸州县，令各择通达事体者十人询利害，皆言濬海口不便。二十五年，萨穆哈还奏，谓详问居民，从成龙议；积水不能施工，从辅议；水中亦不能取土，请两罢之。是时成龙召诣京师，上命廷臣及萨穆哈、成龙再议。成龙言濬海口当兼治串场河，费至百馀万。廷臣以为费钜，疏请停。未几，斌入为尚书，奏言："海口不急濬，再遇水，下游诸州县悉付巨浸。"上召问萨穆哈，萨穆哈不坚执前奏。复下廷臣议，始定用成龙策。上责萨穆哈前覆奏不实，夺官。寻授步军翼尉。

三十二年，仍授工部尚书。三十九年，上察知工部积弊，河工糜帑，受请讬，发银多侵蚀，诘责萨穆哈等。萨穆哈寻以老疾乞罢，上斥其伪诈，命夺官，仍留任，察工部积弊，一一自列。四十三年，以疏濬京师内外河道侵蚀帑银，萨穆哈得赇，逮治拟绞。卒於狱。

论曰：米思翰赞撤籓之议，绸缪军食，足以支十年，知定谋有由也。顾八代、玛尔汉皆文臣，能克敌，复以廉勤建绩。六善於军事有建

白，收绿旗之用，其效著於后矣。臻巡复海疆，兵后一大政也。萨穆哈以告变受赏，亦附著於斯篇。

列传五十六

索额图明珠 余国柱佛伦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索尼第二子。初授侍卫，自三等洊升一等。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八年五月，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及鼇拜获罪，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十五年，大学士熊赐履票本有误，改写草签，既又毁去。索额图与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疏劾，赐履坐罢归。十八年，京察，侍讲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翰林院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改注“浮躁”，竟坐降调。语详顾八代传。

索额图权势日盛。会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严谴。上曰：“修省当自朕始！”翌日，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兹遘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自任用后，诸臣家计颇皆饶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贪黩。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尔贷！”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故谕及之。上并书“节制谨度”榜赐焉。

十九年八月，以病乞解任，上优旨奖其“勤敏练达，用兵以来，赞画机宜”，改命为内大臣。寻授议政大臣。先是索额图兄噶布拉，以册谥孝诚仁皇后推恩所生，封一等公；弟心裕，袭索尼初封一等伯；法保，袭索尼加封一等公。二十三年三月，以心裕等嬾惰骄纵，责索额图弗能教，夺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但任佐领，并夺法保一等公。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时俄罗斯屡侵黑龙江边境，据雅克萨，其众去复来，上发兵围之。察罕汗谢罪，使费耀多啰等来议界。二十八年，上命索额图与都统佟国纲往议。索额图奏谓：“尼布楚、雅克萨两地当归我。”上曰：“尼布楚归我，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可以额尔固纳河为界。”索额图等与议，费耀多啰果执尼布楚、雅克萨为请。索额图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额尔固纳河及格尔必齐河为界，立碑而还。

二十九年，上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击噶尔丹，命索额图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会於巴林，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以不穷追，镌四级。三十五年，从上亲征，率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前

行，并命督火器营。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上驻克鲁伦河，噶尔丹遁走。费扬古截击之於昭莫多，大败其众。三十六年，上还幸宁夏，命索额图督水驿，会噶尔丹死。叙功，复前所镌级。四十年九月，以老乞休，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索额图事皇太子谨，皇太子渐失上意。四十一年，上阅河至德州，皇太子有疾，召索额图自京师至德州侍疾。居月馀，皇太子疾愈，还京师。是岁，心裕以虐毙家人夺官。四十二年五月，上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谕曰："尔为大学士，以贪恶革退，后复起用，罔知愧悔。尔家人讦尔，留内三年，朕意欲宽尔。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皇太子在德州，尔乘马至中门始下，即此尔已应死。尔所行事，任举一端，无不当诛。朕念尔原系大臣，心有不忍，姑贷尔死。"又命执索额图诸子交心裕、法保拘禁，谕："若别生事端，心裕、法保当族诛！"诸臣党附索额图者，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并命严锢，阿米达以老贷之。又命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仍谕满洲人与偶有来往者，汉官与交结者，皆贷不问。寻索额图死於幽所。

后数年，皇太子以狂疾废，上宣谕罪状，谓："索额图助允礽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欲为索额图报仇，令朕戒慎不宁。"并按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他日，上谓廷臣曰："昔索额图怀私，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於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明珠，字端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孙。父尼雅哈，当太祖灭叶赫，来降，授佐领。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擢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七年，命阅淮、扬河工，议复兴化白驹场旧闸，凿黄河北岸引河。旋授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十一年，迁兵部尚书。十二年，上幸南苑，阅八旗甲兵於晾鹰台。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及期，军容整肃，上嘉其能，因著为令。

康熙初，南疆大定，留重兵镇之：吴三桂云南，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福建。十馀年，渐跋扈，三桂尤骄纵。可喜亦忧之，疏请撤藩，归老海城。精忠、三桂继请。上召诸大臣询方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明珠和之。诸大臣皆默然。上曰："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下诏许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时争咎建议者，索额图请诛

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明珠由是称上旨。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屡充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迨三叛既平，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且曰：“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佛伦、余国柱其党也，援引致高位。靳辅督南河，主筑堤束水，下游不濬自通。于成龙等议濬下游，与异议。辅兴屯田，议者谓不便於民，多不右辅，明珠独是其议。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迨得罪按治，恐累举者，傅轻比，上谕斥，始定。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於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事具德格勒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徵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於前，众附和於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於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

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未几，授内大臣。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

明珠自罢政后，虽权势未替，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复柄用。四十七年，卒。子性德、揆叙自有传。

余国柱，字两石，湖广大冶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兖州推官。迁行人司行人，转户部主事。康熙十五年，考授户科给事中。时方用兵，国柱屡疏言筹饷事，语多精覈。二十年，擢左副都御史。旋授江宁巡抚，请设机制宽大缎疋。得旨：“非常用之物，何为劳费？”当明珠用事，国柱务罔利以迎合之，及内转左都御史，迁户部尚书，汤斌继国柱抚江苏；国柱索斌献明珠金，斌不能应，由是倾之。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益与明珠结，一时称为“余秦桧”。会上谒陵，中途召于成龙入对，成龙尽发明珠、国柱等贪私。上归询高士奇，士奇亦以状闻。及郭琇疏论劾，言者蜂起，国柱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颇中要害，国柱遂夺官。既出都，於江宁治第宅，营生计，复为给事中何金兰所劾，命逐之回籍。卒於家。

佛伦，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内阁学士。吴三桂既死，其孙世璠犹据滇、黔，命佛伦总理粮饷，通镇远运道，旋兼理四川粮饷。事平，迁刑部侍郎。寻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转刑、户两部。先是下河工程，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议不协，命佛伦偕侍郎熊一潇等勘议。佛伦受明珠指，议如辅言，为总漕慕天颜所劾。御史陆祖修亦劾佛伦袒辅，且言：“九卿会议时，尚书科尔坤等阿佛伦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言兴屯所占民田应还之民，科尔坤置不闻。他九卿或不得见只字。”上怒，下部严议。及郭琇劾明珠，指佛伦为明珠党，因解佛伦任。召辅等廷对，佛伦乃奏停屯田，并汰前所设官。部议夺佛伦官，上命留佐领。旋授内务府总管。

出为山东巡抚，疏请均赋役，令绅民一体应役，诏嘉其实心任事。初，濰县知县硃敦厚以赃私为巡抚钱鏘所发，乞徐乾学请於鏘，获免，且内擢主事。至是事发，下佛伦鞫实，乾学坐夺官。佛伦又劾琇知吴江县时，尝侵公帑，其父景昌故名尔标，乃明御史黄宗昌奴，坐贼党诛，琇改父名冒封典，当追夺。乾学故附明珠，后相失，或传琇疏乾学实主之，故佛伦以是报。寻擢川陕总督，入为礼部尚书。三十八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三十九年，琇入觐，讼父受诬。上诘佛伦，自承不实，当夺官，援赦得免。未几，以原品休致。旋卒。

论曰：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一时气势熏灼，然不能终保令名，卒以贪侈败。索额图以附皇太子得罪，祸延於后嗣。明珠与索额图竞权，不附皇太子，虽被弹事罢相，圣祖犹念其赞撤藩，力全之，以视索额图，岂不幸哉？若国柱、佛伦，则权门之疏附矣。

列传五十七

郝浴 子林 杨素蕴郭琇

郝浴，字雪海，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明，为桂王将，据川南为寇，师讨之，郡县吏率军前除授，恣为贪虐。浴至，严约束，廉民间疾苦，将吏始敛迹。九年，平西王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分兵复成都、嘉定、叙州、重庆。已而两路兵俱败，三桂退驻绵州。浴在保宁监临乡试，可望将数万人薄城，浴飞檄邀三桂，激以大义，谓“不死於贼，必死於法”。逾月，三桂乃赴援，可望等引去。

浴在围城中，上诏询收川方略，疏言：“秦兵苦转饷，川兵苦待哺，故必秦不助川而后秦可保；川不冀秦助而后川可图。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带三十州县。若移兵成都，照籍屯田，开耕一年，可当秦运三年。所难者牛种，倘令土司出牛，抚臣与立券，丰年还其值，当无不听命。嘉定据上游，饶茶、盐，令暂易穀种，则牛、种俱不难办也。臣故谓开屯便。川所患者滇寇也，滇寇所恃，不过皮兜、布铠、鸟铳、濩刀，善於腾山逾岭。蜀中土官土兵，其技尤娴於此。若拔其精锐为前茅，以满洲骁骑为后劲，疾雷迅霆，贼必鸟兽散。臣故谓用土兵便。”上以其言可采，下部议。部议谓战守事当听三桂主之，遂报寝。浴又言：“土贼投诚，给劄授官，恣行劫掠为民害。请嗣后原归伍者归伍，原为民者，令有司造册编丁，免牛租，除杂派，就熟地开徵，俾有定额。”疏议行。

三桂入四川，浸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浴上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阏若此，安用臣为？”及保宁围解，颁赏将士，三桂以冠服与浴，浴不受。疏言：“平贼乃平西王责。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因陈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深衔之。浴劾永宁总兵柏永馥临阵退缩，广元副将胡一鹏骄悍不法，并命夺官逮治。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复疏劾，改原职。三桂嗾显忠等入京陈辨，浴坐镌秩去。

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交章荐浴，三桂乃摭浴保宁奏捷疏有“亲冒矢石”语，指为冒功，论劾，部议当坐死，上命宽之，流徙奉天。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皆以荐浴罢吏议。浴至戍所，益潜

心义理之学，嗜孟子及二程遗书，以“致知格物”颜其庐，刻苦厉志。康熙十年，圣祖幸奉天，浴迎谒道左，具陈始末，上为动容，慰劳良久。

十二年，三桂反，尚书王熙、给事中刘沛先荐浴，为部议所格。十四年，侍郎魏象枢复疏言：“浴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臣皆愧不及。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当日参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终恭顺，方且任以腹心。浴一书生耳，即老死徙所，谁复问之？今三桂叛矣，天下无不恨三桂，即无不怜浴。浴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不畏威，不附势，致为所仇。三桂之所仇，正国家之所取，何忍弃之？”上乃召浴还，复授湖广道御史。

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浴疏言：“大兵进剿平凉，宜於西安、潼关用重兵屯驻，以待策应。用郧阳之兵攻兴安，调河南之兵入武关，直取汉中，逆贼计日可擒。”上然之，下其疏诸帅。复请禁苛徵，恤民困，止督、抚、提、镇坐名题补之例。章十数上，皆中时弊。十六年，命巡视两淮盐政，严剔宿蠹，增课六十馀万。淮、扬大饥，发仓米赈救，全活甚众。十七年，擢左佥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

十九年，授广西巡抚。广西新经丧乱，民生凋瘵，浴专意抚绥，疏陈调剂四策，请裁兵、汰马、防要害、简精锐；复请停鼓铸，改米徵银，复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县行盐旧制：上辄报可。时南疆底定，满洲兵撤还京师。浴疏言抚标兵不宜裁减，下部议，留其半。又请为死事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建祠桂林，知府刘浩、知县周岱生为孙延龄所戕，疏请予恤。二十二年，卒官。丧归，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

初，傅弘烈以军事急，移库金七万有奇、米七千馀石供饷，浴请以库项扣抵。及卒，布政使崔维雅署巡抚，劾浴侵欺，命郎中苏赫、陈光祖往按，如维雅言。部议夺官追偿。上知浴廉，谕所动钱粮非入己，从宽免追。二十五年，子林讼父冤，复原官，赐祭葬。

林，字中美。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历吏部郎中，亦以廉正称。累迁礼部侍郎，加尚书衔。致仕，卒。

杨素蕴，字筠湄，陕西宜君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直隶东明知县。东明当河决后，官舍城垣悉败，民居殆尽，遗民依丘阜，仅数十家。素蕴至，为缮城郭，招集流亡，三年户增至万馀。山东群盗任凤亭等剽掠旁郡，扰及畿南。素蕴设计降其渠，散其胁从。十七年，举卓异，行取，授四川道御史。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为事。然今天下所患，正

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家建官分职，各有所事。诚使司举劾，筹财用，任封疆，理刑狱，各举其职，则平天下无馀事。更原皇上推诚御物，肃大闲，宽小眚，俾人人得展其才，尤端本澄源之要也。”

时吴三桂镇云南，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无复顾忌。素蕴疏言：“三桂以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有奉差部员在内，深足骇异。爵禄者人主之大柄，纲纪者朝廷之大防，柄不可移，防不可溃。前此经略用人，特命二部不得掣肘，亦惟以军前效用及所辖五省各官酌量题请，从未闻敢以他行省及现任京官坐缺定衔者也。且疏称求於滇省既苦索骏无从，求於远方又恐叱驭不速，则湖南、四川距云南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相去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何如归吏部铨授，尤为名正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人臣忠邪之分，起於一念之敬肆。藩臣易攵历有年，应知大体。此举为封疆计，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於几先。祈申饬藩臣，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抚绥，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疏下部。

十八年，圣祖即位，辅臣柄政，出素蕴为川北道。三桂见素蕴前奏，恶之，具疏辨，并摘“防微杜渐”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诏责素蕴回奏，素蕴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臣但期藩臣每事尽善，为圣世纯臣，非有他也。”下部议，坐素蕴巧饰，当降调，罢归。

居十年，三桂反。尚书郝惟讷、冀如锡，侍郎杨永宁交章请起用，惟讷词尤切，略言：“素蕴首劾三桂，云当防微杜渐。在当日反状未形，似属杞忧。由今观之，则素蕴先见甚明，且为国直陈，奋不自顾，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亟宜优录。”乃命发湖广军前，以原品用。会丁父忧，服阕，乃赴军前。总督蔡毓荣题补湖广提学道，部议当以现办军务参议道题补。康熙十七年，题补下荆南道。时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等叛应三桂。大军运饷，自襄至房、保路险■C7，舟车不通，岁调襄阳、安陆、德安三郡丁夫担负，饷苦不继。素蕴访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按行山谷开饷道，由是水运通利，省丁夫什九，军乃无乏。迁山西提学道。二十四年，任满，荐举擢通政司参议，累迁顺天府尹。二十六年，授安徽巡抚。会岁饥，上疏请赈。甫拜疏，即檄州县开仓赈给，全活甚众。

寻调湖广巡抚。夏逢龙乱初定，胁从尚众，人情恇扰，一夕数惊。

素蕴首严告讦之禁，反侧以安。二十八年，大旱，疏请蠲免武昌等属三十二州县钱粮，上遣户部郎中舒淑等会督抚勘灾。舒淑至武昌，素蕴適患暑疾，令布政使于养志从总督丁思孔往勘。寻称病乞休，上疑其讬疾，夺官。命甫下而素蕴已卒。

先是，湖北郡县疾苦最甚者，如沔阳、江陵、汉阳、嘉鱼滨江地陷未蠲赋额，咸宁、黄陂、景陵穀折，江夏、崇阳、武昌、通城、汉阳、汉川、云梦、孝感、应城穀田科重，监利一年两赋，为民害数十年。素蕴得其实，条为两疏。未及上而病革，口授入遗疏，曰："此疏行，吾目瞑矣！"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八年，授江南吴江知县。材力强幹，善断疑狱。徵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二十五年，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请迁擢。部议以琇徵赋未如额，寝其奏，圣祖特许之，行取，授江南道御史。时河督靳辅请停濬下河，筑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谓可增岁收百馀万。巡抚于成龙议不合，上令尚书佛伦往勘，主辅议。下九卿覈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力言屯田扰民。二十七年，琇疏劾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阻濬下河。上御乾清门，召诸大臣，下琇疏，令会同察议。寻辅入觐，复召诸大臣与议。琇申言屯田害民，辅坐罢，而擢琇佥都御史。

大学士明珠柄政，与余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琇疏劾明珠与国柱结党行私，详列诸罪状，并及佛伦、傅拉塔与辅等交通状，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琇直声震天下。迁太常寺卿，再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复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士奇等并休致回籍。

未几，御史张星法劾山东巡抚钱鎯贪黩，鎯奏辨，因及琇尝致书嘱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却之，遂挟嫌使星法诬劾，下法司讯。狱未具，琇疏言："左都御史马齐於会讯时多方锻鍊，必欲实以指使诬劾罪。"诏责琇疑揣。寻法司奏琇请讬事实，当夺官。上以琇平日鲠直敢言，改降五级调用。二十九年，吏部推琇通政司参议，上命改令予琇休致。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漕项，事涉琇，牒山东追琇赴质。时佛伦为山东巡抚，因劾琇违例逗留希进用，请夺官逮治；又劾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琇父郭景昌原名尔标，尝入贼党伏法，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如所请，逮赴江宁勘治。坐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百

馀石，事发弥补，议遣戍，诏宽之。

三十八年，上南巡，琇迎驾德州。既还京师，谕大学士阿兰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琇上官，疏言："黄州、武昌二府兵米二万七千有奇，运给荆州、郧阳汛地，悬隔千里，輓输费不赀，请改折色。江夏等十三州县有故明籓产，田瘠赋重，数倍民粮，请一律减徵。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濒江地，水齧土陊，有赋无田者三百馀顷，请豁免。"皆允行。

三十九年，入觐，因奏言："臣父景昌，即墨县诸生，有册可稽。邑匪郭尔标本无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伦何所据，诬臣并及臣父。"时佛伦为大学士，上诘之，以舛错对，命仍予诰轴。琇陛辞，奏请清丈地亩，并言湖南地广人稀，恐清丈后赋当差减。上问："当减几何？"琇言："当减十分之三。"上曰："果益民，虽倍於此，亦不惜也！"寻条陈三事：一，严定筑堤处分；一，停造无用粮船；一，通融调补苗疆官吏。又疏禁徵赋诸弊政。上嘉其实心除弊，并允行。时红苗就抚，琇陈善后之策，请颁诏敕，令勒石永遵。

四十年，以病乞休，上曰："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广布政使任风厚久病，巡抚年遐龄徇庇不以闻。遐龄奏风厚实无病。风厚入觐，上见其未衰，因曰："任风厚若不堪任使，郭琇岂肯徇庇耶？"未几，琇以病剧再疏求罢，仍慰留。黄梅知县李锦催科不力，琇委员摘印。锦得民心，民闭城拒之，乞留锦。御史左必蕃劾琇，部议当夺官，上以清丈未毕，缓之。

四十一年，镇筸诸生李定等叩阍奏红苗杀掠，总督、巡抚匿不以闻；而给事中宋骏业亦劾琇向骛虚声，近益衰废，持禄养痈。乃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浙江巡抚赵申乔往按。会琇报清丈毕，乞罢任。上责其清丈稽延，与前奏不合，行不顾言；并及匿报红苗杀掠与黄梅拒命事。琇自陈老病失察，请治罪。初红苗犯镇筸，游击沈长禄往剿，至大梅山，守备许邦垣、千总孙清俱陷贼，长禄私赎之归，讳不报；而副将硃绂报苗已就抚，琇据以入告。继祖等勘得状，琇与提督林本植并夺官。五十四年，卒。寻祀乡贤，并祀吴江名宦。

论曰：郝浴、杨素蕴秉刚正之性，抗论强籓，曲突徙薪，防祸未形，甘窜逐而不悔。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然以浴之廉，蒙议於身后；

素蕴居官爱民，不终於位；琇则横被诬陷，废置十年，始获申雪。得君如圣祖，犹不克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列传五十八

徐乾学 翁叔元 王鸿绪高士奇

徐乾学，字原一，江南昆山人。幼慧，八岁能文。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一年，副蔡启僔主顺天乡试，拔韩菼於遗卷中，明年魁天下，文体一变。坐副榜未取汉军卷，与启僔并镌秩调用。寻复故官，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丁母忧归，乾学父先卒，哀毁三年，丧葬一以礼；及母卒，如之。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博采众说，剖析其义。服阕，起故官。充明史总裁官，累迁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乾学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调，其子树声与乾学子树屏并举顺天乡试。上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广、江西、福建无一与者，下九卿科道磨勘。树屏等坐斥举人。是年冬，乾学进詹事。二十四年，召试翰詹诸臣，擢乾学第一，与侍读韩菼、编修孙岳颁、侍讲归允肃、编修乔莱等四人并降敕褒奖赏赉。寻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时户部郎中色楞额往福建稽察鼓铸，请禁用明代旧钱，尚书科尔坤、余国柱等议如所请。乾学言："自古皆新旧兼行，以从民便。若设厉禁，恐滋纷扰。"因考自汉至明故事，为议以献。上然之，事遂寝。

诏采购遗书，乾学以宋、元经解、李焘续通鉴长编及唐开元礼，或缮写，或仍古本，综其体要，条列奏进，上称善。时乾学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学士例推巡抚，上以二人学问淹通，宜侍从，特谕吏部，遇巡抚缺勿预推。未几，迁礼部侍郎，直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悖妄。乾学谓恐长外籓跋扈，劾其使臣失辞不敬，宜责以大义。上见疏，奖，谓有关国体。已而王上疏谢罪。二十六年，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典会试。

初，明珠当国，势张甚，其党布中外，乾学不能立异同。至是，明珠渐失帝眷，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即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讽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明珠竟罢相，众皆谓乾学主之。时有南、北党之目，互相抨击。尚书科尔坤、佛伦，明珠党也，乾学遇会议会推，辄与龃 。总河靳辅奏下河屯田，下九卿会议，乾学偕尚书张玉书言屯田所占民地应归旧业，科尔坤、佛伦勿从。御史陆祖修因劾科尔坤等偏袒河臣，不顾公议，御史郭琇亦劾辅兴屯累民，诏罢辅任。湖广巡抚张汧亦明珠私人，先是命色楞额往谳上荆南道祖泽深婪赃各款，

并察汧有无秽迹，色楞额悉为庇隐。御史陈紫芝劾汧贪黩，命副都御史开音布会巡抚于成龙、马齐覆讯，汧、泽深事俱实，复得泽深交结大学士余国柱为嘱色楞额徇庇及汧遣人赴京行贿状，下法司严议。时国柱已为琇劾罢，法司请檄追质讯，并诘汧行贿何人，汧指乾学。上闻，命免国柱质讯，戒勿株连。於是但论汧、泽深、色楞额如律，事遂寝。乾学寻乞罢，疏言："臣蒙特达之知，感激矢报，苞苴餽遗，一切禁绝。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汙衊，缘臣为宪长，拒其币问，是以衔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诏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

二十八年，元文拜大学士，乾学子树穀考选御史。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穀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穀应调部属，以遵成例。"诏乾学复奏，乾学疏辨，乞罢斥归田，并免树穀职。疏皆下部议，坐三礼所劾无实，应镌秩调用。三礼益恚，复列款讦乾学赃罪，帝严斥之，免降调，仍留任。

是年冬，乾学复上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祗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三礼私怨逞忿，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閒暇。原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乃许给假回籍，降旨褒嘉，命携书籍即家编辑。二十九年春，陛辞，赐御书"光焰万丈"榜额。未几，两江总督傅腊塔疏劾乾学嘱讬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复纵其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倚势竞利，请敕部严议。语具元文传。上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濰县知县硃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鏘庇敦厚。乾学与鏘俱坐是夺职。自是齮齕者不已。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餽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於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翁叔元，字宝林，江南常熟人。康熙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馆试第一。累迁国子监祭酒，洊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部例，每有工作，先计其直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不敢以闻，有十年不销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叔元莅部甫半载，积牍一清。调邢部，移疾归，卒。叔元爱才而褊隘，何焯在门下，初甚赏之；叔元疏劾汤斌，焯请削门生籍，叔元摈之，竟不得成名。以是为世所诮云。

王鸿绪，初名度心，字季友，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四年，主顺天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十九年，圣祖谕奖讲官勤劳，加鸿绪侍读学士衔。时湖广有硃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造中说补，聚徒横议，常至数千人。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方旦乃避走江、浙，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遂以奏进，列其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诛。

二十一年，转侍读，充明史总裁。累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二十四年，典会试。二十五年，疏请回籍治本生母丧，遣官赐祭。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广东巡抚李士桢贪劣，潮州知府林杭学尝从吴三桂反，乃举其清廉。士桢坐罢，杭学夺职。会灵台郎董汉臣疏陈时事，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为言。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言，欺世盗名，请逮治。鸿绪疏言：“钦天监灵台郎、博士等官，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竽。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下部议行。汉臣及博士贾文然等十五人并以词理舛误黜。初，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惭对汉臣。汉臣既黜，鸿绪偕左都御史璩丹、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上素重斌清廉，置弗问。

鸿绪论各省驻防官兵累民，略言：“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骚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请严饬将军、副都统等力行约束。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请饬督抚立行指参。”上命议行。

未几，以父忧归。二十八年，服阕，将赴补。左都御史郭琇劾鸿绪与高士奇招权纳贿，并及给事中何楷、编修陈元龙，皆予休致。语具士

奇传。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事，按察使高承爵按治。在上言尝以银餽举人徐树敏，至事发退还，因坐树敏罪。巡抚郑端覆讯，在上言尝以银五百餽鸿绪，亦事发退还。端乃劾乾学纵子行诈，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上特谕曰："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因事放归，仍令各安田里。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閒，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於子弟，颠覆及於身家。朕总揽万机，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甚悉。媢嫉倾轧之害，历代皆有，而明季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於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傥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时鸿绪方就质，诏至，得释。

三十三年，以荐召来京修书。寻授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七年，调户部。其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诏大臣保奏储贰，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子允禩，诏切责，以原品休致。

五十三年，疏言："臣旧居馆职，奉命为明史总裁官，与汤斌、徐乾学、叶方霭互相参订，仅成数卷。及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廷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因臣原衔食俸，比二臣得有馀暇，删繁就简，正谬订譌。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廷敬暨臣皆未参阅。臣恐传稿尚多舛误，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复经五载，成列传二百八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未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赍呈御鉴，请宣付史馆，以备参考。"诏俞之。

五十四年，复召来京修书，充省方盛典总裁官。雍正元年，卒於京。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进鸿绪传，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

孙兴吾，进士，官吏部侍郎。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康熙十七年，圣祖降敕，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十九

年，复谕吏部优叙，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寻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右庶子。累擢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六年，上谒陵，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余国柱之私。驾旋，值太皇太后丧，不入宫，以成龙言问士奇，亦尽言之。上曰："何无人劾奏？"士奇对曰："人孰不畏死。"帝曰："若辈重於四辅臣乎？欲去则去之矣，有何惧？"未几，郭琇疏上，明珠、国柱遂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赍银赴京行贿事发，逮治，狱辞涉士奇。会奉谕戒勿株连，於是置弗问。事

详徐乾学传。士奇因疏言："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宣谕奏对，悉经中使。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不独臣为然，前入直诸臣，如熊赐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硃彝尊等，近今同事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莫不皆然。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衊，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萋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上命解任，仍领修书事。二十八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幸士奇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

未几，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植党营私，试略陈其罪。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餽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馀间，价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馀万。又於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餬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於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餽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

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俨然士林翘楚；竟不顾清议，依媚大臣，无所不至。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故不避嫌怨，请立赐罢斥，明正典刑，天下幸甚。”疏入，士奇等俱休致回籍。副都御史许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招摇纳贿，相为表里。部议以所劾无据，得寝。

三十三年，召来京修书。士奇既至，仍直南书房。三十六年，以养母乞归，诏允之，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驾淮安，扈跸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上顾侍臣曰：“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寻遣归，是年卒於家。上深惜之，命加给全葬，授其子庶吉士舆为编修。寻谥文恪。

论曰：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列传五十九

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徵入局掌推算。光启卒，以李天经代，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忄互星屏障。迭与台官测日食，候节气，并考定置闰先后，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未行而明亡。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於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釐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复启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王奖其精确。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於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於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於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於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置。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一、遗漏紫炁，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馀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硃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馀如前议。得旨，汤若望等并免流徙，祖白、可成、发、光显、有泰皆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改"通玄"曰"通微"，避圣祖讳也。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

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秬黍、河内葭莩备用。"七年，光先复疏言："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痺，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

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於是年十二月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言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皆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推历所用，故入历；紫炁无象，推历所不用，故不入历。自康熙九年始，紫炁不必造入七政历。"又言："候气为古法，推历亦无所用，嗣后并应停止。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鼇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金、水二星躔度舛错。明烜奏水星当见，其言复不售。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监副。

时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言是岁按旧法以十一月置闰，以新法测验，闰当在九年正月。既又言是月二十九日雨水，乃正月中气，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闰当在是年二月。上命礼部询钦天监官，多从南怀仁，乃罢八年十二月闰，移置九年二月；节气占候，悉用南怀仁说。六月，南怀仁请改造观象台仪器，从之。十二月，仪器成，擢南怀仁监正。仪凡六：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曰天体仪；并绘图立说，次为灵台仪象志。十七年，进康熙永年表，表推七政交食，为汤若望未竟之书，南怀仁续成之。二十一年，命南怀仁至盛京测北极高度，较京师高二度，别为推算日月交食表上之。南怀仁官监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

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五十四年，命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乾隆中，戴进贤、徐懋德、刘松龄、傅作霖皆赐进士。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馀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论曰：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孳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

列传六十

李率泰赵廷臣 袁懋功徐旭龄 郎廷佐 弟廷相郎永清永清子廷极

佟凤彩麻勒吉 阿席熙玛祜 施维翰

李率泰，字寿畴，汉军正蓝旗人，永芳子。初名延龄，年十二，入侍太祖，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弱冠，从太宗征察哈尔、朝鲜及明锦州，又从贝勒阿巴泰征山东，并有功，洊擢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命以刑部参政兼任，率师驻防锦州。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又率兵徇山东、河南，斩自成将赵应元，降其众万人。二年，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兵潼关。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兵定苏州、松江诸郡。江阴典史阎应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豫亲王令驻防苏州。会明将吴志葵、黄蜚等来犯，时城兵仅千馀，率泰使绕城张帜为援兵状。志葵等斩关入，劲骑突起截击，尽歼之。

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平浙江、福建，叙功，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郑彩犯福建漳、泉诸郡，诏率泰与靖南将军陈泰协剿，斩获甚众。复长乐、连江二县。彩走，复擒斩所署总督顾世臣等，遂克兴化。寇攻福州十四月，围始解。民食尽，江西盗郭天才自杉关长驱至福州，载米麦江上，诱民出就食。率泰师次建宁，檄守吏严备，乃夜焚洪山桥遁。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婪贿，率泰疏劾，置诸法。六年，从征大同叛将姜瓖，下保德州，擒瓖党牛化麟等。叙功，复加拖沙喇哈番。

初定官制，改参政为侍郎，率泰仍以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八年，调吏部，拜弘文院大学士。条奏请惩贪酷官吏，给满洲兵马草料，酌量营造工程次第，上从之。未几，与大学士陈泰坐误增恩诏赦款，并罢任，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九年，特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用大学士洪承畴荐，授两广总督。时明桂王硃由榔居安隆，其将李定国拥兵广西，土寇廖笃增等应之。十一年，率泰遣兵进剿，斩笃增於玉版巢。十二年，定国犯广东，率泰御之，败其将高文贵。会靖南将军珠玛喇率禁旅至，合兵夹击，大破之。复高、雷二郡。

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调闽浙总督。率泰有方略，善用兵，与士卒

同甘苦。时郑成功据台湾，数入寇。率泰疏请增设水师三千，造哨船百馀艘，招降海盗，散其羽翼。又言成功父芝龙不宜徙宁古塔，其地近海，恐乘间遁归，为患滋大。世祖悉用其言。以破定国功，进世职一等。考满，加少保。十五年，招抚成功将唐邦杰、林翀、叶禄等，降者数万人。十五年，成功攻温州，陷平阳、瑞安，率泰调江宁满洲兵助剿，成功败走。是年，诏分闽浙总督为二：以都统赵国祚督浙江，驻温州；而以率泰专督福建，驻福州。未几，成功据南安岭窥福州，其党陈斌既降复叛，率众据罗星塔。率泰檄兵燔其巨舰千馀，成功遁。斌复降，奏诛之。十六年，坐事夺世职，任总督如故。

康熙元年，率泰以漳州为福建门户，奏增设水师二千。寻与靖南王耿继茂击走定海小埕诸寇，复与提督马得功平万安所，击走成功将杨宣。是年成功死，其子锦拒命如故，部下渐携贰。於是率泰复招降其将林俊奇、陈辉、何义、魏明等三百馀人，兵二千有奇。统建宁、延平、邵武三路士卒剿内地山寇，获其渠王铁佛，斩之。既，锦率其将周全斌以五百馀人自梁山内犯，率泰遣总兵王进加、参将折光秋夹击，大破之；复与靖南王耿继茂统舟师捣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锦宵遁。三年，降其将林国樑，进兵八尺门，降其将翁求多；夜半渡海拔铜山，斩级三千有奇，其将黄廷等率兵民三万馀人来降，获敌舰、军械无算。锦仅以数十艘遁入台湾。叙功，加秩正一品。

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年，卒官。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第将众兵繁，撤之骤，易致惊疑；迟，又恐贻患。今当安反侧之心，后须防难制之势。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至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甦残喘。"上闻，优诏褒恤，赠兵部尚书，复世职，谥忠襄。

赵廷臣，字君邻，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同知，有政声。坐催徵逾限，免。十年，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荐廷臣清幹，题授下湖南道副使，屡平冤狱。十三年，调督粮道。

十五年，从定贵州，遂擢授巡抚。甫至官，察民间疾苦，定赋蠲赈，惩贪横，禁吏卒驿骚。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为革老，曰羊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侗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以西，罗罗为夥，而黑罗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龙

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专事斗杀，驭之甚难。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原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土官私袭，支系不明，争夺易起，酿成变乱，令岁终录其世次籍上布政司达部。有争袭者，按籍立辨，豫杜衅端。”并下部议行。

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土寇冯天裕陷湄潭，犯甕安，调兵击卻之。疏请改马乃、曹滴诸土司为流官。又言：“贵州曩被寇，改卫为府，改所为县，法令纷更，民苦重役，今应复旧制。云南田土荒芜，当招民开垦。冲路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秋粮贷为春种资。”并下部议行。吴三桂贡象五，世祖命免送京，廷臣因乞概停边贡，允之。十八年，以平土酋龙吉兆功，加兵部尚书。是年调浙江。叙云南垦荒劳，加太子少保。

康熙二年，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徵解繁杂，请以一条鞭法令各州县随徵随解，布政司察明註册，至为简易。”又疏言：“徵粮之法不一，苟能寓抚字於催科，即百姓受其福。急公好义，人情皆然。有司止以箠楚为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债，减价卖产？钱粮完，地方坏矣。苟能得廉有司，禁革火耗，天平不欺天，法马不违法，又禁绝差扰，一酒一饭无不为民节省，民未有不交纳恐后者。徵粮之能，在人不在法，然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实徵册籍立实在户名，以杜诡卸；流水红簿送本府印发，以防侵蚀；易知由单遍散穷山深谷，以绝横索。臣於浙属立法通行，催徵得法之吏，请敕部酌议，许题请奖励。”又疏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其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兵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郡毗连太湖，易藏奸宄，请增造快号船，拨兵巡哨。诏并从之。时郑成功死，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惟张煌言散兵居定海山中，执而杀之。

四年，疏请崇节俭，维风俗。又言用人宜宽小眚，请敕部分别罣误降革人员，量才录用。又言民人鬻身旗下，宜令有司给与印契，并晓谕邻里，后或逃归，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窝逃。并议行。时钱滞不行，疏请令外省收铜开铸，准宝泉、宝源两局法式，去各省分铸之名，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上命复各省二十四监铸钱。浙东初平，叛狱屡起，廷臣平情谳鞫，全活甚众。时海滨尚多馀孽，闻廷臣宽大，多解甲来归。六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八年，巡海自福建还，至奉化，病卒，谥清献。

廷臣为政宽静而善折狱。有瞽者入屠者室，攫其{□□}中钱，屠者逐之，则曰：“欺吾瞽，夺吾钱。”廷臣令投钱水中，见浮脂，以钱还屠

者。有杀人狱已诬服，廷臣察伤格，曰："伤寸而刃尺，必冤也！"更求之，得真杀人者。旱，山中人言魃见，入人家辄失财物。廷臣曰："盗也！"令吏捕治之。

袁懋功，字九叙，顺天香河人。顺治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疏请慎简学官，磨勘文体，釐定礼制。又以前明废官援恩诏踵至，请敕吏部会都察院严覈才品。累擢户部侍郎。十七年，世祖谕懋功才品敏练，授云南巡抚。时云南初定，懋功令降卒入籍归农，垦无主之田。编保甲，以时稽察。奏减屯田粮额，请停派部员履勘田亩。抚云南九载，政绩大著。以父忧去。服除，起山东巡抚。康熙十年，济南五十六州县卫新垦地被淹，懋功疏请展限一年起科，部格不行，上特允之。调浙江，未行，卒，谥清献。

徐旭龄，字元文，浙江钱塘人。顺治十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再迁礼部郎中。康熙六年，授云南道御史。裁缺，改湖广道。迭疏请汰额外衙役，核州县赎鍰，降调官百姓保留敕督抚核实，皆下部议行。命偕御史席特纳巡视两淮盐政，疏陈积弊，请严禁斤重不得逾额，部议如所请勒石。又疏请停止豫徵盐课，部议不允。迁太常寺少卿，累擢左佥都御史，请裁军兴以后增设道员。二十二年，授山东巡抚。二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复出为漕运总督，疏请釐三害，筹三便，革随漕增、裁运耗二项，及民间帮贴盘费脚价，各省给军款项，改由州县迳发运丁，行月粮改入现运项下拨给，并合并漕船帮次，皆下九卿议行。二十六年，卒，亦谥清献。

郎廷佐，字一柱，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父熙载，明诸生。太祖克广宁，熙载来归，授防御，以军功予世职游击。崇德元年卒，长子廷辅嗣。廷佐，其次子也。自官学生授内院笔帖式，擢国史院侍读。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平张献忠。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迁秘书院学士。

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乱，逋赋钜万。廷佐累疏请蠲缓苏民困，诏允行。土寇洪国柱等掠饶州、广信，遣兵剿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总督。江南逋赋至四百馀万，廷佐覈赋籍，曰："此非尽民困不能输也，必有官吏侵蚀而诡称民逋者。民困可矜，官吏弊不可不革。"乃籍之为三：曰官侵，曰吏蚀，曰民逋。责右布政使按籍督催，而令左布政使稽徵新赋，以除新旧牵混之弊。并疏请官吏徵赋未完者，令戴罪留任催徵，於是宿弊顿革。师行取估舶以济，商民交困。廷佐疏请视江西例，发帑造船备用，上韪其言，命议行。

十六年，巡阅江海，因密疏言："郑成功屯聚海岛，将犯江南。江南汛兵无多，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事格不行。未几，成功陷镇江，袭瓜洲，遂窥江宁，城守单弱。会梅勒额真噶楚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木邀入城共御敌，挫其前锋，得舟二十馀。成功兵大至，战舰蔽江，廷佐登埤固守。提督管效忠、总兵梁化凤等水陆夹击，焚敌舰五百馀，擒斩无算，成功遁入海。捷闻，诏嘉奖。十八年，分江南江西总督为二，以廷佐专督江南。康熙四年，复旧制，仍兼江西。七年，以疾解任。致仕大学士金之俊家居，得匿名书帖，诋其曾降李自成，之俊诉廷佐，令有司穷治。上闻，虑株连无辜，责之俊违例妄诉，廷佐俟病痊起用，镌二秩。

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廷佐福建总督。廷佐奏言："臣孙为耿氏婿，臣与精忠有连。然誓不与贼俱生，原力疾前驱，歼除叛寇。"上嘉之，赐鞍马、甲胄以宠其行。廷佐至浙江，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治军，驻金华。疏陈精忠句结海寇，宜剿抚兼施。上曰："海寇当抚，精忠当用剿，或用间。"廷佐颇有规画，未及行，十五年，卒於军，赐祭葬。江南、江西俱祀名宦。

弟廷相，字钧衡。初授钦天监笔帖式。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四川屡经兵燹，廷相莅任，百废俱兴，民不知扰。康熙八年，授河南巡抚。廷佐卒，上即擢廷相为福建总督。会精忠降，馀党纪朝佐、张八等尚抗拒，廷相剿抚兼用，旬月悉平。郑锦及山寇硃寅屡犯郡县，遣兵分剿，屡却之，擒斩甚众。十七年，锦窥漳州，据玉州等寨，分扰石码、江东桥。廷相请援，诏康亲王督兵协剿。时寇势甚张，上责廷相庸懦不能殄贼，命解任。二十七年，卒。

郎永清，字定庵。初授礼部笔帖式。出知山西浑源州，招民开垦，豁逋赋万馀。姜瓖党高山等窜伏山谷间为盗，永清简丁壮，亲率搜捕，多斩获。事平，擢江西赣州知府，平反冤狱，居官有声。师讨李定国，议牧马赣州，民譁言兵且入城，争窜避。永清度城外地为牧场，区画八旗驻营，具刍茭，兵不入城，赣民安堵。师还，徵民夫数千挽舟，滩水湍激，永清虑民夫无食且逃，以大舰载米尾其后，军行无滞。民德之，为立像祠焉。

从子廷佐巡抚江西，永清例回避，调山西汾州。迁山东东昌道副使，转湖广下荆南道。李自成党踞房、竹间，官军分路会剿，餽饷俱取给郧、襄，陆路挽运，议徵民夫数万。永清疏水道，仿古转搬法，安塘递运，军得无匮。累迁湖南布政使。衡、永、宝三郡苦食粤盐，滩险道

远，商民交病。永清申请改食淮盐，民便之。康熙十二年，调河南。师讨吴三桂，议养马南阳，永清请移牧湖广。河南协济湖广军米十万石，申巡抚题请改於江南、江西采运。在官十二年，课最。二十五年，擢山东巡抚。未几，卒官，祀湖南名宦。永清子廷极、廷栋。

廷极，字紫衡。初授江宁府同知，迁云南顺宁知府，有政声。累擢江西巡抚。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斋。官湖南按察使。

佟凤彩，字高冈，汉军正蓝旗人，养性从孙也。初授国史院副理事官。外改顺天香河知县，内擢山西道御史，出视河东盐政。顺治七年，巡按湖南。八年，外转湖广武昌道参议，迁广西右布政使。时师征云南，道广西，供亿浩繁，凤彩筹济无匮。调江西左布政使。十七年，擢四川巡抚。四川经张献忠乱，城邑残破，劝官吏捐输，修筑成都府城，葺治学宫，濬都江大堰。以祖母忧去官。

康熙六年，起贵州巡抚。疏言："驿站累民，而贵州尤苦。层山峻岭，俗言'地无三里平'。行一站，马则蹄瘤脊烂，夫则足破肩穿。应於重安江、杨老堡、黄丝铺、盘江坡、江西坡、輭轿坡等六处增置腰站，设夫马如额。"复言："黔省田土多奇零，国初隶版图，州县卫所等官不谙赋役，任意牒报。户部以明季赋役全书发黔订正，原报多者不复更改，少者照数增添。臣莅任，酌定繇单规式，饬所司填给花户，以杜私派。嗣各属造报，此多彼缩，不能照则填给。且田地名色甚多，钱粮轻重不一。现饬所司清釐，更正赋役全书，以垂永久。"诏并允行。丁母忧。

十一年，起河南巡抚。彰德旧有万金渠，康熙七、八年水患三至，凤彩奏请修濬，以弭民害。寻疏言："豫省岁修黄河，用夫多或至万馀，俱按亩起派，雇直年需三四十万，小民重困。请改为官雇，按通省地亩等则派银，刊明繇单。若遇意外大工，再具题请旨。"上以派银雇夫仍属累民，命并免之。十二年，凤彩疏言："均平里甲，直省通行。河南虽有里甲之名，其实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少者止一二百顷，或寥寥数顷。有司止知照例编差，里小田少，难以承役，愈增苦累。今饬州县按徵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顷。遇有差徭，按里甲分当，则豪强无计规避，贫弱不致偏枯。"又言："豫省民间栽柳供河工采办，岁需百馀万束。自康熙七年以后，协济江南河工已二百七十馀万束。去岁阳武险

工，无柳可用，将民间桃、李、梨、杏尽行斫伐，方事堵御。是修防本省河工尚属不敷，实难协济外省。且黄河渡船装柳止二三百束，至无船之地，官吏束手，若非亟图变通，必至误运。向例本省河工运柳，每束给银五分，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止给银四分五釐，民安得不赔累？乞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备柳束輓运江干。嗣后就江南邻近无河患处，酌派协济。留河南有馀不尽之柳，以备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苏息，大工不致迟误。”疏入，并下九卿科道议行。河南民称均里甲、蠲夫柳为利民二大疏。

吴三桂反，河南当通衢，凤彩悉心调度，民不知扰。十三年，以疾乞休，许之，士民赴阙籲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凤彩抚豫数载，民所爱戴，宜令力疾视事，命仍留任。十六年，卒官，谥勤僖。河南、四川、贵州并祀名宦。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有达邦阿者，当太祖时来归，麻勒吉其曾孙也。顺治九年，满、汉分榜，麻勒吉以繙译举人举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授修撰，世祖器之。十年，谕麻勒吉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十一年，擢学士，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副总裁，经筵讲官。

明将孙可望诣经略洪承畴军降，封义王，命麻勒吉为使，学士胡兆龙、奇彻伯副之，赍敕印授之，即偕诣京师。麻勒吉初与直隶总督张玄锡同官学士，使还，玄锡迎於顺德，麻勒吉诃辱之，玄锡愤，自刭不殊。巡抚董天机以玄锡手书遗疏上闻，上遣学士折库纳、侍郎霍达往按。玄锡复疏言：“麻勒吉於迎候时面斥失仪，又责以前此南行不出迎，且云：‘在南方洪经略日有馈遗，何等尽礼！’奇彻伯又索臣骡驼。臣因贿赂干禁，不与。”上责麻勒吉等逼迫大臣，任意妄行，下九卿会勘。玄锡，直隶清苑人，明庶吉士。顺治初授原官，自检讨累迁至学士。上称其勤敏，擢宣大总督，移督直隶、河南、山东。至是，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自缢。九卿议麻勒吉等当夺官籍没，上宽之，削加级、夺诰敕而已。

十六年，以云南初定，发帑金三十万，命麻勒吉偕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往赈，并按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状，麻勒吉为奏辨。寻安亲王岳乐覆勘，尚善兵入永昌掠民妇事实，麻勒吉坐徇庇，夺官。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上大渐，召麻勒吉与学士王熙撰拟遗诏，付内廷侍卫贾卜嘉进奏。上命麻勒吉怀诏草，俟上更衣毕，与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是夕上崩，麻勒吉遵旨将事。旋授秘书院学士。

康熙五年，擢刑部侍郎。七年，授江南江西总督。时苏州、松江频遭水患，布政使慕天颜议濬吴淞江、刘河口，麻勒吉因与巡抚玛祜疏请以各府漕折银十四万充工费。淮、扬被水坍没田地，请永免岁赋。诏并允行。镇江驻防兵讦将军李显贵、知府刘元辅侵冒钱粮，遣学士折尔肯等往按得实，麻勒吉坐不先举发，并械系至京听勘。给事中姚文然疏言麻勒吉罪状未定，宜宽锁系，上然之。寻命复任。十二年，大计，左迁兵部督捕理事官。

吴三桂反，定南王孔有德壻孙延龄及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十六年，命赴简亲王喇布军，招抚延龄。比至桂林，延龄已为三桂所杀，其部将刘彦明等率众降。十八年，诏麻勒吉赴广西护诸军，时雄已死，其子承廕降，授招义将军，封伯爵。已，部兵以饷匮譁，麻勒吉上言："承廕与黄明、叶秉忠皆贼帅归诚，今承廕授高爵，而明、秉忠未授官，故阴嗾兵士为变。秉忠年老无异志，惟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终恐为害。"乃授明总兵官。明复叛，诏麻勒吉与偏沅巡抚韩世琦会剿，寻报为苗人所杀。十九年，巡抚傅弘烈剿贼至柳州，承廕复叛，弘烈遇害，命麻勒吉兼摄巡抚事。时柳州再变，民多逃窜，田荒赋淆，麻勒吉招抚流亡，令归故业，葺学宫，振兴文教，颇著治绩。二十一年，撤故定南王所部，分隶八旗汉军，麻勒吉率以还京。

二十三年，授步军统领。二十八年，卒。三十七年，兵部奏黄明为贵州参将上官斌等所擒，麻勒吉追坐妄报。夺官。江南民为麻勒吉立碑雨花台纪绩，祀名宦。

阿席熙，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光禄寺卿。考满，辅政大臣鼇拜等令解任，随旗行走，复坐事夺官。圣祖亲政，鉴其无罪，命以郎中用。七年，超擢陕西布政使。举卓异，擢巡抚。康熙十二年，迁江南江西总督。耿精忠叛，窥江西，阿席熙发兵赴剿，并檄援浙江。未几，精忠陷广信、建昌、饶州，参将陈九杰等应之。阿席熙遣兵防徽州，贼陷绩溪、婺源，扰及徽州，迭克之。简亲王喇布率师至江宁，以阿席熙参赞军务。十七年，疏报江南清出隐漏田地一万四千馀顷、山八百馀里，加兵部尚书。寻坐瞻徇巡抚慕天颜奏销浮冒，罢任。卒。阿席熙居官廉洁，江南士民德之，祀名宦。

玛祜，哲柏氏，满洲镶红旗人。顺治九年繙译进士。授佐领，兼刑部员外郎。迁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江宁巡抚缺，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举奏皆不当上意，特以命玛祜。九年夏，淮安、扬州二府久雨，田庐多淹，诏发帑赈济。玛

祜疏请蠲免桃源等县积欠赋银，及六、七两年未完漕米，部议漕米无蠲免例，上特允其请，并蠲减苏、松、常三府被灾岁赋。

十年，疏言："苏、松二府额赋最重，由明洪武初以张士诚窃据其地，迁怒於民，取豪户收租籍，付有司定赋额，较宋多七倍、元多三倍，是以民力困竭，积逋遂多。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民欠二百馀万，催徵稍急，逃亡接踵，旧欠仍悬，新逋复积。请敕部覈减二府浮粮，以期岁赋清完。"疏下部议，以科则久定，报寝。时布政使慕天颜请濬吴淞江、刘河，玛祜与总督麻勒吉请以漕折十四万充费。给事中柯耸疏言，东南水利宜乘此兴工，尽疏各支河。下玛祜覆勘。玛祜言各州县支河皆已疏通，吴江县长桥乃太湖泄水耍道，应令开濬。未几，以京口将军李显贵等侵饷事觉，坐不先举发，罣吏议，当左迁，命留任。十二年，黄、淮水涨，清水潭石堤决，高邮等十八州县卫所被灾，玛祜奏请发帑赈济。十五年，霪雨久不霁，以忧卒。遗疏极陈水灾民困，无一语及私。诏褒惜，谥清恪。

施维翰，字及甫，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江西临江推官，清漕弊，善折狱，奸顽敛迹。巡抚郎廷佐奏其治行，举卓异，内擢兵部主事。改山东道御史，疏言："察吏首重惩贪，尤宜先严大吏。各督抚按露章弹劾，宜及监司，勿仅以州县塞责。"又言；"纠举之法，密於文，疏於武。镇帅拥重兵，有庸碌衰惫、缓急难恃者，有纵恣婪赃、肆虐军民者，督抚按徇隐弗纠，事发同罪。"诏并议行。十七年，出按陕西。圣祖即位，裁巡按，维翰乞假归。

康熙三年，复授江南道御史，疏言："直省钱粮，每委府佐协徵，所至铺设供给，不免扰民。甚或纵容胥役，横肆诛求。请概行禁止，以专责成、杜扰害。"下部饬禁。巡盐河东，徵课如额。八年，疏劾偏沅巡抚周召南徇庇贪吏。十一年，疏劾福建总督刘斗徇情题建故靖南王耿继茂祠。召南、斗并坐谴。十二年，内升，以四品服俸仍留御史任。疏言："设登闻鼓，原以伸士民冤抑，故使科道共与其事。然每收诉状，必待科道六十馀员集议，辄致稽延。请用满、汉科道各一员司之，半年更易。"从之。

迁鸿胪寺少卿，累迁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秉直应降调，以加级抵销。维翰言："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乃徇情妄举，非寻常诖误可比。请敕部定议，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不许抵销。"上然之，因著为列。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坐左迁。

十八年，授山东巡抚。会岁祲，民多流亡，维翰疏请赈恤，并截留漕米五万石发济南仓存贮，散给饥民。又疏言："青、莱等府距临清仓远，办解甚艰。请永行改折，以息转输。"民大悦服。二十一年，代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之芳按治军士鼓譟，系累二百馀人。维翰至，即日定谳，多平反。二十二年冬，调福建，未上官，二十三年春，卒，谥清惠。

论曰：李率泰镇福建，御郑成功父子，赵廷臣督浙江，执张煌言，有功於戡定。郎廷佐釐逋赋。佟凤彩均里甲、蠲夫柳，为民祛害。麻勒吉初奉使迫张玄锡至死，圣祖谕斥其纵恣。然於江南有惠政，阿席熙、玛祜清望尤过之。施维翰在台敢言，出持疆节，措置得大体。皆康熙初贤大吏也。恺悌君子，屏藩王国，厥绩懋矣！

列传六十一

杨雍建姚缔虞硃弘祚 子纲 王骘宋荦陈诜

杨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广东高要知县。时方用兵，总督驻高要。师行徵民夫，吏虑其逃，絷之官廨。当除夕，雍建命徙廊庑，撤餚馔畀之。师中索榕树枝制绳以燃砲，军吏檄徵，语不逊，雍建笞之。总督王国光以是称雍建方刚，特疏荐。莅官甫一年，擢兵科给事中。

十六年春，世祖幸南苑，雍建疏言："昨因圣体违和，传谕孟春飨太庙，遣官致祭。至期皇躬康豫，仍亲庙祀，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乃回宫未几，复幸南苑，寒威未释，陟历郊原，恐不足以慎起居。且古者蒐苗狝狩，各有其时。设使兽起於前，马逸於后，惊属车之清尘，岂能无万一之虑？"疏入，上甚怒，宣雍建入，谕以阅兵习武之意。雍建奏对不失常度，上意亦解。

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并镇广东，雍建疏陈广东害民之政八：委吏太滥，杂派太繁，里役无定例，用夫无定制，盐埠日横，私税日盈，伐薪采木，大肆流毒，均宜亟为革除。且两藩并建，供亿维繁。今川、贵底定，请移一藩镇抚其地，俾粤民甦息。上寻命继茂移镇福建，雍建发之也。十七年，疏言："朋党之患，酿於草野。欲塞其源，宜严禁盟社，请饬学臣查禁。"从之。转吏科给事中。圣祖即位，辅臣秉政，奏事者入见，皆长跪，雍建独立语。比退，辅臣目之曰："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自是奏事者见辅臣皆不跪。

康熙三年，彗星见。雍建奏言："天心仁爱，垂象示警。乞斋心修省，广求直言，详询利病，并饬内外臣工，涤虑洗心，共修职业，"上优旨褒答。四年，疏言："治化未醇，由於臣职未尽。比者部臣以推诿为卸责，明为本部应议之事，或请咨别部，或请饬督抚，致一案之处分，因一人之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之行止，因一时文卷小误而重俟行查；至地方利弊所关，惮於釐正，辄云已经题定，无庸再议。如此，则一二胥吏执定例以驳之足矣，不知满、汉堂司各官所司为何事也。督抚以蒙蔽为苟安，民苦於差徭，而额外之私徵，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吏横於贪暴，而有司之掊克，不过摘薄罪以引轻条。向日行考满之法，则题报者皆称职，曾无三等以下之劣员；平时上弹劾之章，则特纠者仅末僚，不及道府以上之大吏。凡此推诿蒙蔽之习，请严饬内外臣工各图报

称，傥仍蹈故辙，立予罢斥，以儆官常。”疏入，报闻。寻自刑科都给事中累擢左副都御史。

十八年，典会试，授贵州巡抚。疏请立营制，减徭役，招集流亡，禁革私派。土司谒巡抚，故事，必鸣鼓角，交戟於门，俾拜其下。雍建悉屏去，引至座前问疾苦，予以酒食，土司咸输服。始，贵阳斗米值钱五千，雍建请转饷以给。既，令民翦荒茅，教以耕种。比三年，稻田日辟，民食以裕。二十三年，召授兵部侍郎。寻以亲老乞终养，许之。四十三年，卒，赐祭葬。子中讷，进士，官右中允。

姚缔虞，字历升，湖广黄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四川残民多聚为盗，互告讦，酿大狱。缔虞平恕谳鞫，辄得其情，审释叛案株连狱囚十七人。总督苗澄、巡抚张德地荐廉能，举卓异，会裁缺，改陕西安化知县。行取，康熙十五年，授礼科给事中。疏请严选庶吉士，考覈翰林，报闻。十七年，典试江西，还，奏：“江西被贼残破州县在丁缺田荒案内者，请敕督抚酌量轻重，限三年或五年劝垦，以渐升科。全省逋赋二百二十万，历年追比，仅报完三万。此二百十馀万，虽敲骨吸髓，势必不能复完。请早予蠲免，俾小民得免死亡。”

十八年，地震，求言。缔虞上疏曰：“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自故宪臣艾元徵请禁风闻条奏，自此言路气靡，中外多所顾忌。臣请皇上省览世祖朝诸臣奏议，如何謇谔；今者相率以条陈为事，輭熟成风。盖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一旦欲其慷慨直陈，难矣。乞敕廷臣会议，嗣后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意恩仇，受人指使，章奏钞传，众目难掩，纵令弹劾得实，亦难免於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不敢妄为。”疏下九卿科道会议。越日，召廷臣等集中左门，上问：“缔虞疏如何定议？”吏部尚书郝惟讷等暨给事中李宗孔等俱言风闻之例，不宜复开。上问：“缔虞，尔意如何？”缔虞对曰：“皇上明圣，从未谴罪言官。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上曰：“如汝言，条例便当废耶？”缔虞对曰：“科条虽设，当辨公私诚伪。”上意稍解。谕言：“官宜敷陈国家大事，如有大奸大贪，纠劾得实，法在必行，决不姑贷。且魏象枢弹奏程汝璞，亦是风闻，已鞫问得实，原未尝有风闻之禁也。”上宣缔虞前，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汝以朕为未阅此乎？”缔虞对曰：“惟久经圣览，臣故不惮尽言。”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缔虞入起居注，授笔札记之。寻转工科掌印给事中。上考察科道，黜孙绪极、傅廷俊、和盐鼎三人，而嘉缔虞与王曰温、李迥称职。二十一年，疏论外吏积习，视事偷惰，公务沉阁，文移迟缓；僚属

宴会，游客酬酢，废时糜费。请敕部禁饬。累擢左佥都御史。

二十四年，授四川巡抚。缔虞先为推官有声，百姓喜其来。缔虞至，榜上谕於□事，严约束，禁私徵杂派，杜绝餽遗，属吏惮之。疏言："四川迭经兵火，荒残已极。官户乡绅，多流寓外省，虽令子弟复业，迨入学乡举登仕版后，仍弃本籍他往。百姓见其如此，亦裹足不归。若招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招而自至。今察明各属流寓外省绅衿，请敕部移行，饬令复业。"从之。蜀人困於采木，缔虞陛辞，首陈其害。会松威道王骘入觐，亦举是以奏，诏特免之。复请免运白蜡，停解铁税，皆获施行。二十七年，卒官，赐祭葬。

硃弘祚，字徽廕，山东高唐人，昌祚弟。弘祚自举人授江南盱眙知县，有惠政，举卓异。康熙十四年，行取御史，以昌祚子绂官大理寺卿回避，改刑部主事。再迁兵部督捕郎中，出为直隶天津道佥事，调直隶守道参议。

二十六年，超擢广东巡抚。入见，奏对称旨，赐帑金千，及内厮鞍马。过庾岭，察知夫役苦累，首禁革之。复牒兵部，凡使者过境，有驿站供亿，不得更有所役。广东军兴后，无艺之徵，浮於正供，悉罢免。劾墨吏尤者数人，馀悉奉法。盐法为籓下奸民所乱，据引地莫敢谯诃。弘祚疏陈整饬盐政数事，如议行。

高州属县吴川，琼州属县临高、澄迈，户少田芜，积逋十二万两有奇，疏请豁免。卫所屯田岁输粮三斗，额重多逃亡。弘祚言："民粮重，则每亩八升八合起科，今屯田浮三之二，非恤兵之道，当比例裁减。"事皆允行。逆乱方定，奸民告讦无已，疏请严妄首株连之例，略谓："当定南分镇，闻风投冒倚藉声势者，实繁有徒，迨经平定，籓下人应归旗者，悉已簿录解京；籍内无名者，释放为民。嗣有旨：'籓下官兵、奴仆及贸易人等，除实系辽东旧人及价买人外，逐一清查，发出为民。'臣寻绎诏意，原以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馀年来，或补伍，或归农，或死亡迁徙，无籍可稽。乃奸宄之徒，蔓引株连，或在部呈首，或向有司告讦；及事白省释，而官民之被累已深。请敕部严议。"从之。

三十一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值大计，弘祚疏言"福建地瘠民佻"，上责弘祚失言，谓："贤才不择地而生。四川巡抚张德地署延绥巡抚，言'延绥边地，无可举博学鸿词者'；少詹事邵远平奏'南方人轻浮不可用'。朕心甚不愜，因皆罢斥。今弘祚又以谬言陈奏，下部议降调。"三十九年，命修高家堰河工，病卒。

子绛，官至广东布政使；纲，初授兵部主事，累官湖南布政使，雍正间，擢云南巡抚，疏劾署巡抚杨名时徇隐废弛，籓库借支未清款项至十九万有奇，名时坐是得罪。寻调抚福建，卒，谥勤恪。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二十四年，垒溪大定堡山后生番出掠，巡抚韩世琦檄兵追剿，令骘驻茂州，与总兵高鼎议剿抚。骘赴堡开谕，番族据巴猪寨，阳就抚，负嵎如故。骘招抚附近诸寨，遣兵自庙山进，围寨，斩获无算。追至黑水江，贼渠挖子被焚死，山后番众悉降。调直隶口北道，未行。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大半环山巉岩，惟成都稍平衍。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穷壑，人迹罕到，斧斤难施，所以久存。民夫入山采木，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施工既难；而运路自山抵江，或百馀里，或七八十里，深涧急滩，溪流纡折，经时历月，始至其地。木在溪间，必待暴水而出，故陆运必於春冬，水运必於夏秋，非可一径而行，计日而至，其艰如此。且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馀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拨五千入山采木，衣粮器具，盈千累百，遣发民夫，远至千里，近亦数百里，耕作全废，国赋何徵？请敕下抚臣，亲诣采柟处察勘，量材取用，其必不能采运者，奏请上裁。"疏入，上谕曰："四川屡经兵火，困苦已极，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数百年，何必柟木？令免采运。"未几，吏部循例疏请司道内擢京堂，骘未与，特命内升。寻授光禄寺少卿，累迁太常寺卿。

二十六年，授江西巡抚。陛辞，上谕曰："大吏以操守为耍，大法则小廉，百姓蒙福。"骘对曰："臣向在四川，不取民间粒米束草，日费取给於家。"上曰："身为大臣，日费必取给於家，势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爱民，便为良吏，且亦须安静。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不悛，则纠劾。"濒行，赐帑金千。二十七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江西自荡平后，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民生渐裕。然徵收之弊，尚为民累，钱粮明加火耗，暗加重戥，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费。臣入境之初，火耗已减，解费尚存，即揭示剔除积弊，尽革官役上下大小杂费。南昌、新建二县漕粮尚仍民兑，俱行革除，漕运积年陋规，搜剔无遗。但在民则省费，在官则失利。恐臣去后，空言无用，乞天语严禁，不致前弊复生。"下所司知之。

时湖广叛卒夏逢龙据武昌，陷黄州。骘次邵武，闻警，恐蔓及江西，奏拨福建兵协剿。自海禁既弛，奸民杂入商贩，出洋劫掠。骘既上官，即檄温州总兵蒋懋勋、黄岩总兵林本植、定海总兵董大本以舟师出洋搜捕。懋勋、本植得贼舟七、大本於白沙湾获巨舰一，斩盗渠杨仕玉等十六辈，释被掳难民百十一人。二十八年，上幸浙江，赐骘御用冠服。谕曰："尔任总督，实心任事，浙、闽黎庶称尔清廉，故特加优赉。"未几，召拜户部尚书，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

三十三年，召大学士、九卿及河督于成龙入对，上责成龙排陷靳辅，并及骘与左都御史董讷、内阁学士李应荐附和成龙，骘等具疏引罪，讷、应荐并夺官，骘原品休致。三十四年，卒於家，赐祭葬。

宋荦，字牧仲，河南商丘人，权子。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十六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隶通永道。二十六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釐，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譁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讷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恟恟。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

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柟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覈；府库，道员察覈。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三十一年，调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

荦在江苏，三遇上南巡，嘉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以荦年逾七十，书“福”、“寿”字以赐。四十四年，擢吏部尚书。四十七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五十三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还里。卒，年八十，赐祭葬。

陈诜，字叔大，浙江海宁人。康熙十一年举人，授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八年，考授吏科给事中，乞养归。三十六年，起补原官。辅刑科掌印给事中。疏言：“淮、黄自古不两行。迩者修归仁堤，开胡家沟，出睢湖之水；闭六坝，加筑高家堰，出洪泽湖之水。此借淮敌黄不易之理。然淮水入运者多，则敌黄仍弱。旧设天妃闸，自淮、黄交会处至清江浦，凡为五闸，重运到时，更迭启闭，过即下板锁断，是以全淮注黄。其引入运河者，不过暂资济运。自改建草坝，淮、黄尽趋运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复天妃闸旧制，使淮易敌黄，有裨大工。”疏下河督张鹏翮议行。寻疏劾山东蒲台知县俞宏声以赦前细故，拘系监生王观成，迫令自杀；巡抚王国昌仅以杖责解役结案，玩视民命。命侍郎吴涵偕诜往按，宏声坐夺官，国昌等议处。授鸿胪寺卿，再迁左副都御史。

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疏言：“贵州田地俱在层冈峻岭间，土性寒凉，收成歉薄，人牛种蓺维艰。前抚臣王蓺因合属田地荒芜十之四五，减轻旧则，招徕开垦成熟，六年后起科。有续报者亦如之。”疏下部，如所请。四十七年，调湖北。疏劾布政使王毓贤亏帑，命解任。寻以盘验已完，奏免其罪。五十年，擢工部尚书。五十二年，调礼部。五十八年，乞休，命致仕。六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清恪。子世倌，自有传。

论曰：当三藩乱时，云、贵、闽、粤，其发难地也；蹂躏所及，湖南北、江西、四川，受害最甚。伊辟、王继文抚云南，从师而南，参与军画，其事已别见；雍建於贵州，缔虞於四川，弘祚於广东，骘於江西，荦承骘，诜遥继雍建，兵后抚绥甚勤。大乱方定，起衰救弊，出水火，登衤任席，伟哉诸人之功欤！

列传六十二

格尔古德 金世德 赵士麟郭世隆傅腊塔马如龙

格尔古德，字宜亭，钮祜禄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院副理事官。康熙三年，从定西将军图海平湖广茅麓山李自成馀部。师还，迁弘文院侍读，进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三桂将林兴珠降，上策请分水师，泊君山，断常德道；泊香炉夹扁山，断长沙、衡州道：则三桂将坐困。安亲王令格尔古德驰奏，并以兴珠语闻，上密谕驻岳州诸将议行。师还，擢詹事，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授直隶巡抚。上谕之曰："金世德、于成龙为巡抚有声，尔承其后，得名甚难。若急於求名，或致偾事，尔其懔诸！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倚恃声势，每为民害。尔其严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八旗圈地属於王公大臣者，辄置庄，设庄头，主徵租，遂以病民，上深知之，故以谕格尔古德。格尔古德寻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作奸犯科，冀逃法网；或游手好閒，规避差徭。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旗而称民；窝逃构讼，遇官长访闻，又舍民而称旗。诈害良善，官不敢问。应责成本主，止留农户在庄，馀俱收回服役。有徇纵者议处。"下所司饬禁，并谕户部："凡鬻身之人，先经犯罪，投旗冀幸免者，与知情之本主，并从重治罪。"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冢地，民诉於户部，事下巡抚，令宛平县察勘。知县王养濂言无碍民冢，格尔古德疏劾圈占冢地属实，养濂罣吏议。诏嗣后有如此者，严惩不贷。自康熙初，鼇拜柄政，总督硃昌祚等以圈地获罪，由是无敢讼言其失者。至奸民窜入旗下，寻仇倾陷，狡桀莫能制。独格尔古德承上指，执法严惩，时称为"铁面"。

二十三年，上幸五台山，格尔古德迎驾，询地方贤吏，以灵寿知县陆陇其对。寻疏荐井陉道李基和、卢龙知县卫立鼎与陇其廉能，下部擢用。顷之，以疾乞休，优诏慰留。会诏廷臣公举清廉官，首以格尔古德列奏。上念其羸疾，遣御医诊视。未几，卒，赐恤加等，谥文清。

格尔古德清介，布衣蔬食，卻餽遗，纤毫不以自污。上尝责漕运总督硕幹居官无状，硕幹言："臣为众所忌，故未能致声誉。"上曰："格尔古德为巡抚，没后人犹思慕称颂。居官苟善，岂有不致声誉者？"为上所重如此。祀直隶名宦。

金世德，字孟求，汉军正黄旗人，兵部侍郎维城子。淹贯经史，精国书。以廕生授内院博士，累擢左副都御史。康熙七年，授直隶巡抚。是时尚循明制，直隶不置两司，世德请设守道理钱穀，巡道理刑名，如外省布政、按察二司。由是始有专司。畿北诸郡，旗、民杂处，易於容奸，请立屯长以治之。唐县等三十七州县，田一千六百馀顷，河流沙拥，民不能耕。岁输银二万有奇、穀豆三百九十石，历年责原户纳赋为民害，世德为奏请除额。地震通州等九州县，复请赈恤，并蠲免钱粮。皆如所请行。师南征，供亿繁急。世德单骑行营中，躬料刍糗，军无横索，吏无侵渔，市肆晏然。十九年，卒，谥清惠。

赵士麟，字麟伯，云南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授贵州平远推官。改直隶容城知县，缉盗卫民，创正学书院，与诸生讲学。行取，授吏部主事。历郎中，擢光禄寺少卿，三迁至左副都御史。疏请台湾改郡县比内地，设总兵镇守，省沿海之戍卒，诏报可。

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抚。杭州民贷於驻防旗兵，名为“印子钱”，取息重，至鬻妻孥卖田舍；不偿，则閧於官。营兵马化龙殴官，成大狱。士麟移会将军掣缴券约，捐资代偿。将军令减子归母，母复减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称颂。诏裁浙江总督，总督驻衢州，督标兵三千被汰，乏食譁掠，民罢市。士麟仍济以饷，因奏设副将一，定额兵八百馀，留拨各营缺额。众乃定。浙中豪右衙蠹，骄悍不法，为民害。士麟廉得其状，悉置之法，强暴敛迹。省城河道久淤，督役疏濬，半载讫工，民以为便。复缮城隍，修学校，亲莅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及濂、洛、关、闽之学，士风大振。禁革规费，积弊一清。二十五年，移抚江苏。浙人怀之，绘图以志去思，并於西湖敬一书院肖像祀之。寻召为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皆能举其职。三十七年，卒。祀浙江名宦。

士麟潜心正学，以硃子为归。躬行实践，施於政事，士悫民恬，所至皆有声绩。

郭世隆，字昌伯，汉军镶红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下九江，洪臣随明将左梦庚来降，入旗，授佐领，分辖降众。累官湖广道州总兵。康熙四年，世隆袭管佐领，授礼部员外郎，改御史。二十七年，盛京福陵守兵诉其兄冤死，命世隆往按，得诬良刑偪自缢状，原审侍郎阿礼瑚等坐失实夺官。顷之，超擢内阁学士。圣祖谒孝陵，经通州，山西礼县民诉知县万世纬及知府纪元婪索状，命世隆会督抚按治。世纬坐贪婪、科派、杖毙无罪人，元坐受赇荐世纬卓异，皆论死。

二十九年，代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先是，罢任安溪知县孙镛告福建巡抚张仲举、布政使张永茂侵蚀库帑，遣郎中吴尔泰会总督勘讯，至即拘讯知府六人，连引州县官数十人。上闻疑之，命世隆往按，发仲举与前布政使张汧窜改赋册、侵隐已徵额银捏作民欠，又汧迁湖广巡抚亏福建库帑三十馀万，仲举前任湖南布政亦亏帑，相约互抵；嗣仲举闻汧以赃败，而福建库尚未完，饬属代为弥缝，左证悉合。仲举、永茂俱论罪如律。

世隆之任，帝谕曰："于成龙居官甚善，继之不易，尔当勤慎任事。"顺天、保定、真定、永平诸府旱，世隆奉命履勘，疏言："被灾者七十四州县，请蠲本年及来年额赋。霸、文安等十四州县灾尤重，请治赈。"迭疏筹积贮，并以奉天岁丰，请饬山海关暂听民间转粜，仍限肩挑驮负，不得以大车装载，皆如所请。又疏言："真定地当冲要，所属赞皇县，西有大峪曰子午套，素为盗薮，请移紫荆关副将驻真定；调马、步兵二千分防霸州。"子牙河决，淹没田亩，请修筑大城等县堤岸，并濬王家口、黑龙港诸支流堙塞者，皆报可。

三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岁歉，率闭籴居奇。世隆疏请蠲赋，并发帑二十万，乞籴江、浙，海运平粜，诏俞之。先是浙省奏请鼓铸，官吏射利，请减其分数。由是私铸者众，每钱不及七八分，壅滞不行。三十八年，上南巡，世隆迎驾，至杭州，民拥舆赴诉。乃停官炉，发帑收毁私钱，钱得流布。上闻，为褒美。鄞县沿海田，被水冲决一千七十馀亩，请永免额赋。

四十一年，调两广总督。广东海疆二千馀里，守汛辽阔，盗贼出没无常。世隆疏定营制，增设兵船巡哨，迭击败海盗，沉其舟四十五。疏报擒海阳巨盗蔡玉也等五人。上遣刑部侍郎常绶往勘，因议世隆平时禁贼不严，盗发，朦胧掩饰，坐夺官。

四十六年，起湖广总督、疏陈防守红苗，请沿边安设塘汛，禁内地民与苗往来，并勿与为婚姻。未几，召为刑部尚书。五十年，以山西流匪陈四等潜入湖广，鸠党劫掠，世隆前任总督坐失察，夺官。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居三年，卒。直隶、福建、浙江、两广、湖广皆祀名宦。

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康熙十九年，授山东道御史，有声台中。二十五年，出为陕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迁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偕侍郎多奇

往云南按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谳实，正色、珍俱论罪有差。调吏部，授两江总督。陛辞，上谕曰："尔当洁己奉公，督两江无如于成龙者，尔效之可矣！"傅腊塔至官，清弊政，斥贪墨，谳狱尤明慎。赣县民诉知县刘瀚芳私徵银米十馀万，并蠹役不法。傅腊塔因劾布政使多弘安、按察使吴延贵、赣南道锺有德於吏役婪赃不速勘，复从轻拟，曲为庇护，弘安、延贵、有德并坐罢。

二十八年，上南巡，阅运河，命傅腊塔会河道总督王新命勘仪真河闸。疏言："闸外为北新洲，北新洲外又有涨沙平铺江中。应疏北新洲支河，直通四闸。粮艘循涨沙尾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别疏言："江宁廛税累民，内输房税，外输廊钞，更外输棚租，请予蠲免。"皆如所请。二十九年，淮、徐饥，发常平仓穀赈恤，灾民赖焉。芦洲丈量，例委佐贰，民苦需索。傅腊塔定五年一行，悉以印官理其事。历年逋赋，量为带徵，由是积困顿甦。是年，监临江南乡试，疏称士子应试者万有馀人，请广科举额，下部议，增广额四十名。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诏毋深究，予元文休致。沭阳民周廷鉴叩阍讼降调侍郎胡简敬居乡不法，并及之杰瞻徇状，命傅腊塔按治，得实，简敬及其子弟并治罪，之杰夺官。

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江有良与巡盐太常少卿沙拜互讦。傅腊塔往按，有良、沙拜并坐受赇，夺官。三十三年，疏言："淮、扬所属多版荒，巡抚宋荦曾请缓徵，格於部议。臣履亩详勘，盐城、高邮等州县因遇水灾，业户逃亡者众。今田有涸出之名，人无耕种之实，小民积困。熟田额粮尚多悬欠，何能代偿盈万之荒赋？请恩赐蠲除，庶逃户怀归，安居乐业。"疏入，下部议，不许，上特命免徵。旋卒於官。上闻，谕廷臣曰："傅腊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士民怀之，为建祠江宁。四十四年，上南巡，经雨花台，赐祠额曰"两江遗爱"。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州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十四年，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叛，其党硃龙寇绥德，陷之。如龙纠乡勇倚山立寨，寇至，屡击卻之。辅臣诱以伪劄，斩其使。会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兵至，如龙渡河迎，呈伪劄，并陈贼虚实，因率所部为前锋，克绥德。毕力克图以闻，即便宜令摄州事。总督哈占亦疏言如龙倡义拒贼状，请优叙。

十六年，授直隶灤州知州。州民猾而多盗，如龙锄暴安良，豪右敛迹。州有民杀人而埋其尸，四十年矣；如龙宿逆旅，得白骨，问之，

曰：“此屋十易主矣。”絫最初一人至，钩其情得实，置诸法。昌平有杀人狱不得其主名，使如龙按之。阅状，则民父子杀於僧寺，并及僧五，而民居旁二姓皆与民有连，问之，谢不知。使迹之，二人相与语曰：“孰谓马公察，易欺耳。”执讯之，乃服。自是民颂如龙能折狱。十九年，以察出民间隐地，叙劳，入为户部员外郎，历刑部郎中，榷浙江北新关税务。

二十四年，迁杭州知府。杭州民贷於旗营，息重不能偿，质及子女。如龙请於将军，覈子母，以公使钱代偿。杭州民咸颂如龙。二十八年，上南巡，闻其治行，超擢按察使。平反庶狱，多所全活。海贼杨士玉窜迹岛屿，勾土贼胡茂等剽掠商船，如龙设策擒之，尽歼其首从，巡抚张鹏翮以闻。二十九年，迁布政使，属吏有岁馈，悉禁绝之。是年，绍兴大水，库储绌，无可救济。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馀石，按户赈给，告属吏曰：“是逾於岁馈多矣，”

三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整饬常平仓，春以羡米出贷，秋收还仓。饬州县广积储，备凶荒。仿白鹿洞遗法，建书院以教士。严溺女之禁。疏请罢追转漕脚耗。三十八年，入觐，赐御书“老成清望”榜。时淮、扬荐饥，如龙以江西连岁丰稔，率僚属捐米十万赈之。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四十年，卒，赐祭葬。

论曰：守成世为大臣者，以仁心行仁政，培养元气，其先务也。兵革初息，疮痍未复，格尔古德等任封疆之重，拊循安辑，与民休息，政绩卓卓在耳目。廷褒老成，野留遗爱，有以哉！

列传六十三

石琳 兄子文晟 徐潮 子杞 贝和诺 子马喇陶岱

傅霁 觉罗华显 蒋陈锡 子涟洞 刘廕枢

音泰鄂海卫既齐

石琳，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四子。初授佐领，兼礼部郎中。康熙元年，出为山东按浙江盐运使。十二年，转湖广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喜、副将洪福以南漳叛应吴三桂，据房县、保康、竹山。琳偕总兵刘成龙率师讨之，抚定各峒寨。十五年，迁河南按察使。禁旅南征，牧马开封，当麦秋，琳与统兵诸将帅约，令兵毋驿骚，坐帐中四十馀日。及去，民得穫麦。

二十年，迁浙江布政使。时耿精忠初平，衢州被兵尤甚，户口逃亡，丁赋皆责之里甲。琳覈实，请免之。师行供亿浩繁，民多逋负，琳悉为釐定，裁革陋规，禁加耗尤严。尝曰："革一分火耗，可增一分正供。"二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工部以修建太和殿，檄各省采柟、杉诸木。琳言柟产万山中，挽运甚艰，请宽其程限。部议不许。特诏允之。

二十五年，调云南。疏言："详覈赋役全书，应更改者八事。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於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云南盐井有九，以各井行盐之多寡为每岁徵课之重轻。琅井盐斤徵课六釐，白井八釐，至黑井则倍。明末加徵，较明初原额不啻数倍。今请减黑、白二井之课如琅井例。开化民田亩科粮二斗六升三合，较未设府以前加至十倍。通省民粮，惟河阳最重，今当减半，与河阳一例。元江由土改流，三桂於额粮外别立名色：曰田地讲银，曰茶商税银，曰普洱无耗秋米，曰浪妈等六寨地租。加赋倍徵，民不堪命，应请各减其半。通海六寨地粮较民赋重几三倍，当改依新定民赋科则。□号嘉每粮一石，徵条编银四两有奇，亦为偏重。今既归南安州附徵，应与州赋一律，每粮一石，徵银一两四分。丽江界连土番，古称荒服。三桂叛后，割金沙江以内喇普地与蒙番，地去而粮存，当删除。建水自明时设参将，岁派村寨陋规银三百有奇、粮八十馀石，三桂遂编入正额，当裁革。新平之银场，易门之铜厂，矿断山空，宜尽豁课税。"疏入，下所司

议，刊入全书颁行。

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琼州总兵吴启爵奏琼属黎地，请设州县，筑城垣，增兵防守。命琳勘奏，力陈其非要，上从之。四十一年，连州瑶作乱，遣都统嵩祝等会剿，平之。琳规画善后，定官吏管辖，拨兵移防，悉协机宜。未几，卒官。

兄子文晟，初授蓟州同知，历云南开化、山西平阳知府。康熙三十三年，上嘉其居官有声，超擢贵州布政使。是岁，即迁云南巡抚。为政务举大纲。云南屯赋科重民田数倍，琳官巡抚时，奏减而未议行；文晟复疏请，特允减旧额十之六。安南国王黎维正疏告国内牛羊、蝴蝶、普园三地为邻界土司侵占，乞敕谕归还。会文晟入觐，上问文晟，奏言："此地明时即内属，非安南地。妄言擅奏，不宜允。"乃降诏切责之。四十三年，调广东。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坐劾容美土司田舜年僭妄淫虐非实，部议当降调，上命留任。文晟以疾乞退，上谕大学士曰："文晟粗鄙，若为土司事而罢，似未得体。今既引疾，可允其请。"罢归。五十九年，卒。

徐潮，字青来，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少詹事。潮学问淹通，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圣祖尝御门召讲易、论语，敷陈明晰，为之倾听。三迁至工部侍郎，督理钱局，清介不苟随俗。局官冒滥事发，潮独无所连染。三十三年，典会试。以母忧归，服阕，起刑部侍郎。

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抚，上谕之曰："河南火耗最重，州县多亏欠，尔当筹画禁止。"潮上官，令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皆禁革。南阳承解黑铅，卫辉办兑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为侵渔。潮悉心区画，宿弊悉除。开封五府饥，疏请漕粮暂徵改折，以平市直。归德属永城、虞城、夏邑三县被灾地亩至一万七千馀顷，出粜常平、义、社仓穀，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四十一年，上巡幸畿甸，问巡抚李光地邻省督抚贤否，光地举潮对。上褒美，以潮与光地、张鹏翮、彭鹏、郭琇并称。四十二年，上南巡，潮迎驾泰安，赐冠服及御书榜额。其冬，西巡，复迎驾，赏赉有加。上念汾、渭皆入河，议於河南储穀，遇山、陕岁歉，自水道移粟，便於陆运。命潮会陕西、山西督抚勘议。潮与川陕总督博霁会勘三门砥柱。语见博霁传。又别疏言："汴水通淮，一自中牟东经祥符至宿迁，湮塞已久；一自中牟东南经尉氏至太和，今名贾鲁河，尚可通流：请量加疏濬。郑州北别有支河，旧迹尚存，若於此建闸，使汴与洛通，尤为民便。"上从之。

四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命赴河南按事。时上以高邮、宝应诸州县频年被水患，由洪泽湖无所宣泄，宜於高堰二坝筑堤束水入河，又於下河筑堤束水入海。会潮按事还，上询河壖形势，因指授方略，命往董其役。四十五年，监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车逻中坝，并濬文华寺减河。四十六年，监修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先后毕工。四十七年，调吏部。四十九年，以病乞休，许以原官致仕。五十四年，卒，赐祭葬。

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乾隆初，追谥文敬。子本，自有传。

杞，字集功。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编修。由甘肃布政使巡抚陕西，入为宗人府府丞。予休致，卒。

贝和诺，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济席哈孙。自工部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兼佐领，累迁大理寺卿。康熙三十五年，命往山东经理闸河。漕运总督桑额奏漕船尽过济宁，较往岁早一月。上以遣官经理，於漕运便，命以为常。迁左副都御史，擢户部侍郎。三十七年，朝鲜岁祲，国王李焞乞开市义州中江贸穀。诏发三万石与为市，令贝和诺及侍郎陶岱监视。事已，焞上表谢“八道生灵，赖以全活”。是年，授陕西巡抚。疏报：“陕西开事例，积贮米麦，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今实存仅十七万。”上命尚书傅腊塔、张鹏翮往按。寻疏言长安、永寿、华阴等籴补三十八万有奇，馀皆欠自捐生，请令补完。

三十九年，调四川。疏言：“打箭炉、木鸦等处番、民一万九千馀户归顺，请增设安抚使五、副使五、土百户四十五，以专管辖。边民运茶赴炉贸易，给官引五千六百道，定额徵课。川省行盐，潼川、中江山路崎岖，难於陆运，额运壅滞。惟冰江小溪通水运，请增给水引，商民交便。”贝和诺治事精详，尚书张鹏翮按事还，於上前亟称之。四十二年，召授兵部侍郎。

四十四年，擢云贵总督，捕治富民盗李天极、王枝叶等。天极广通诸生，与临安硃六非造为符谶，师宗州枝叶，人素无行，天极等诱之，诡讬明桂王孙，纠党谋不轨。僭称文兴三年，散播印劄，图劫掠广南、开化，自蒙自窜入会城。贝和诺标兵讷得状，诛六人，流其馀党。四十九年，召拜礼部尚书。以太原流匪陈四等六十馀人诡称赴云南垦地，贝和诺得布政使牒报不察究，坐降调，授盛京工部侍郎。五十七年，复召

为礼部尚书，以老乞休，诏慰留。六十年，卒官。

子马喇，袭管佐领，兼护军参领，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鼐不睦，命马喇往驻西藏。既，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鼐，后藏颇罗鼐率兵报仇，执阿尔布巴等。遣尚书查郎阿等谳其罪，磔之。诏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於里塘。七年，命马喇驻里塘守护，赐帑金二千，总藏事。擢护军统领。还京，迁工部尚书，坐免。十一年，复以副都统衔往西藏办事。卒官。

陶岱，瓜尔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主事历户部郎中，累擢吏部侍郎。朝鲜告饥，乞开市贸穀，命陶岱与贝和诺运米给籴，御制海运朝鲜记纪其事。康熙三十八年，署两江总督。寻授仓场侍郎，以漕运迟误，降五秩，随旗行走。寻卒。

博霁，巴雅拉氏，满洲镶白旗人。自护卫授銮仪使，擢镶白旗都统。康熙二十四年，授江宁将军，调西安。三十五年，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师西剿噶尔丹，命博霁率满洲兵自宁夏会师，大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圣祖尝谕大学士等曰："博霁自江宁赴西安，军民攀留泣送，直至浦口。非有善政，何能如此？诚可谓将军矣！"四十二年，上幸西安阅兵，谕曰："西安官兵皆嫺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才壮健，骑射精练。朕巡幸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阅兵，末有能及之者，深可嘉尚！"赉博霁御用櫜□建、弓矢。

四十三年，授四川陕西总督。上以山、陕屡岁祲，欲於河南储粟备赈，溯黄河挽运，虑三门砥柱水急，舟不得上，命博霁偕山、陕、河南巡抚会勘。寻合疏言："三门滩多水激，挽运险阻，仍以陆运为便。"从之。四十七年，卒，赐祭葬。

觉罗华显，满洲正红旗人。初授宗人府主事，迁户部理事官。康熙三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累迁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甘肃巡抚，未上官，调陕西。四十年，擢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集资计口授粮，并拨荒地为业。上幸西安阅兵，与博霁、鄂海同受赐。陕民困重敛，华显饬有司禁私徵，屏绝餽遗，军民称颂。四十二年，卒官，加太子太保，赠兵部尚书，谥文襄。祀陕西名宦。

蒋陈锡，字雨亭，江南常熟人。父伊，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疏陈民间疾苦，绘十二图以进。累官河南提学道副使，卒

官。

陈锡，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陕西富平知县。岁饥，米斛直数千，发仓赈济，不给，斥家资佐之，全活甚众。行取，擢礼部主事。监督海运仓，革粮艘篷席例银。迁员外郎。河道总督张鹏翮荐佐两淮河务。四十一年，授直隶天津道，迁河南按察使，谳决平恕。豫省有老瓜贼为害行旅，陈锡廉得其巢穴，悉擒治之。

四十七年，迁山东布政使。未几，擢任巡抚。疏请缓徵二十三州、县、卫被灾逋赋，广乡试解额，增给买补营马直，免累及所司。条陈海防三事，言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互相接应；并以御史陈汝咸条议海疆弭盗，疏请渔舟编甲，闽、粤鸟船不许携砲械，得盗舟火药军器，必究所从来。部议悉从之。长芦巡盐御史希禄请增东省盐引，临清关请增设济宁等五州县口岸，陈锡皆言其不便，并得请。

五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禄劝州土酋常应运诱沿江土夷攻卓干寨，陈锡檄师会剿，平之，拨兵弁驻守其地。石羊绪矿厂硐老山空，课额不足，疏请嗣后硐衰即止，勿制定额。镇远至省三十二驿，山路崎岖，驿夫苦累，下令非有符合，毋滥应夫马。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以云南粮运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陈锡与巡抚甘国璧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卒於途。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言陈锡在巡抚任，侵蚀捐穀羡馀银二百馀万，部议督追。弟廷锡入陈始末，诏减偿其半。子涟、泂。

涟，字檀人。进士，官编修，终太仆寺卿。

泂，字恺思。进士，历工部郎中，出为云南提学道。西陲用兵，命从军，授甘肃凉庄道。西檄多卜藏、玛嘉诸部与谢勒苏、额勒布两部逃人倚石门寺为巢，往来劫掠。泂料简精锐，会凉州镇官兵，分五路进剿，转战棋子山，歼贼之半。时罗卜藏丹津进逼西宁，复檄兵捍御，罗卜藏丹津遁走。大将军年羹尧上其功，迁山西按察使，进布政使。上嘉泂实心供职，免其父追偿。雍正十年，加侍郎衔，往肃州经理军营屯田。在事二年，辟镇番柳林湖田十三万亩，得粮三万石。筑河堤，扩二大渠，分濬支渠，并建仓储粮，公私饶裕。副都御史二格协理军需，劾泂侵帑误公，逮治论死，下狱追赃。总督查郎阿等交章雪其诬，泂已病卒。

刘廕枢，字乔南，陕西韩城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河南兰阳知县，有政声。行取，擢吏科给事中，以忧归，服阕，除刑科给事中。疏言："廉吏必节俭。迩来居官竞尚侈靡，不特车马、衣服、饮食、器用，僭制逾等；抑且交结、奔走、餽送、夤缘，弃如泥沙，用如流水。俸不给则贷於人，玷官箴，伤国体。请敕申斥，以厉廉戒贪。"又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是朝廷职官，竟为债主厮养。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并下部议行。寻调户科。三十六年，诏求直言，廕枢疏请肃纪纲，覈名实，开言路，报可。

三十七年，外转江西赣南道。赣俗健讼，廕枢昼夜平决，惩妄诉者，讼渐稀。将吏私徵门税，廕枢令革之。米市有牙课，牙人籍以婪索。廕枢以其钱置田，徵租代课，除民累。署按察使，忤总督阿山，以谳狱前后狱辞互异，劾罢。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廕枢迎驾潼关，上识之，召对称旨，复授云南按察使。四十五年，迁广东布政使。总督贝和诺称其清廉勤慎，士民爱戴，云南布政使缺员，请以廕枢调补，上从之。廕枢督濬昆明湖，筑六河岸徬。会夏旱，发粟平粜，祷於五华山，得雨，民大悦。

四十七年，擢贵州巡抚。贵州苗、仲杂处，号难治。廕枢至，绝餽遗，省徭役，务以安静为治。疏请广乡试解额，设南笼□学，以振人文。先后请改石阡、丹川、西堡、宁谷、平州、大华诸土司，设流官。开驿道，自云南坡至蕉溪二千馀里。又疏言贵州钱粮课税仅十馀万，邻省岁协饷二十馀万，稍愆期，军士悬额待饷。请豫拨二十万储布政使库。部议持不可，疏三上，诏特允之。其后红苗叛，饷赖以无绌。乌蒙、威宁两土司相仇杀，四川巡抚年羹尧遣吏勘问，土酋匿不出，疏闻，命四川、云、贵督抚按治。廕枢先至，遣使招谕，威宁土酋听命，乌蒙土酋亦自缚出就质，咸原伏罪释仇，苗以无事。

五十四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诏备兵进讨。廕枢累疏请缓师，略云："小丑不足烦大兵。原皇上息怒，重内治，轻远略。"上责其妄奏，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廕枢抵巴里坤，上疏数千言，请屯兵哈密，以逸待劳。旋称病还甘肃，疏乞休，严旨谯让，仍令回巡抚任。廕枢疏报病愈，上斥廕枢："令诣军前即称病，令回任病顿愈，情伪显然。"命解任诣京师。部议阻挠军务，坐绞，上宥之，遣赴喀尔喀种地。年已八十二，居戍三年，释还，复故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世宗御极，召见，赐金归里。寻卒，年八十七。

音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为西安驻防兵。康熙十三年，副都统佛尼勒讨吴三桂将谭弘、吴之茂、王屏藩等，音泰隶麾下。师自汉中进克阳平朝天关，驻守梅岭关，贼夜劫营，音泰力御，中枪折齿，得上赏。明年，佛尼埒攻王辅臣秦州，临壕列围，贼突骑出犯，音泰射殪三人，贼骇遁。复进攻西和，屡败之茂等於盐关岐山堡。十七年，进攻四川，克保宁、叙州。叙功，授骁骑校，迁防御。

三十五年，署参领，从西安将军博霁会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出西路。五月，上亲征，出中路，至克鲁伦河。值积雨，运粮滞，贼预焚草地，我军纡道秣马。音泰言於博霁曰："圣驾亲征，宜倍道前进。"乃急趋昭莫多，大军继进，噶尔丹败遁。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迁佐领。四十二年，上巡西安，令官兵校射，音泰蒙赉与赐宴，寻授协领。

四十三年，擢西安副都统。四十四年，授西宁总兵官。上知其贫，诏陕西督抚助练兵犒赉之资。四十六年谕："音泰久居西陲，谙习兵事，外藩蒙古及内地军民交口称誉。"命擢甘肃提督。四十八年，授川陕总督。入觐，赏花翎及冠服、鞍马，并御书"揽辔澄清"榜赐之。

四十九年，幹伟番蛮罗都等掠宁番卫，戕冕山营游击周玉麟，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偕提督岳升龙往剿。羹尧至，升龙已擒罗都等三人械送勘问。既定谳，遂先还。升龙偕建昌总兵郝弘勋至会盐招降，番蛮诸酋原率众十万贡纳粮马。音泰请以降酋为土司，分领其众。因劾羹尧违旨先还，诏夺羹尧职，留任效力。未几，升龙以疾解任，羹尧知其曾假帑金，议率属捐俸代偿，音泰不从。羹尧遂入告，上允行，并谕音泰宜与巡抚和衷。寻褒其洁清不瞻徇，实心任事。会奉诏申禁游民越境，令严劾纵容官吏。邠州诸属拘系者四十馀案，每案至数十人。音泰疏言诸人皆藉技营生，无不法状，应递解原籍编管；如纵出境，议处所司，上韪之。

以病疏乞休，上曰："朕前幸西安，知音泰义勇，洊擢至总督。宽严并用，军民无不感戴。朕甚爱惜之，可令在任调摄。"五十二年，复请，许解任还京师，给第宅田亩，以旌其廉。并谕群臣曰："朕初用音泰，人不知其善，后乃称朕有知人之明也。"五十三年，卒，赐祭葬，谥清端。初授云骑尉世职，特命世袭罔替。

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历宗人府郎中，兼佐领。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

畜。陕西按察使员缺，上以命鄂海，且谕之曰：“初任外僚，每言洁其身以图报。及莅任，辄背其言。朕於数十从臣中简尔为按察使，尔当益励素行也。”三十七年，迁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抚。

四十九年，授湖广总督。镇筸边外红苗为乱，令总兵张谷贞等召苗目宣谕，毛都塘等五十二寨、盘塘等八十三寨，先后薙发归化，上嘉之。五十二年，移督川、陕。疏报甘肃洮、岷边外大山生番请归化，上以洮、岷边外无生番，或为蒙古属部，命详察。鄂海奏大山在洮州东南土司杨汝松界外，非蒙古属部，宜令汝松兼辖；复疏报四川会川营界外凉山番目阿木哨请归化，岁贡马，请给番目职衔，令辖所属番、民：并从之。甘肃靖远、固原、会宁岁歉饥，民乏食，疏给口粮资本，抚辑流移。

五十七年，大将军贝子允□等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兵西宁、甘州、庄浪诸处。鄂海请发西安库帑四十万，并拨平凉、巩昌、宁夏仓穀十万，充饷；以陕西葭州、甘肃宁夏等二十八处转输军需，请豁丁粮，纾民力。五十八年，复请豁甘肃逋欠钱粮草束，俾民得尽力输纳本年粮草以佐军，户部格不行，特旨允之。六十年，诏解任专治粮饷，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之。未几，命往吐鲁番种地效力。雍正元年，予原品休致，效力如故。寻卒。

卫既齐，字伯严，山西猗氏人。父绍芳，字犹箴，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尉氏知县。兵后修复城郭、学校，勤劝课，广积储，禁暴戢奸，尉氏民颂焉。行取兵部主事，累迁贵州提学道佥事、浙江巡海道副使。

既齐，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讲学志当世之务，上疏言时事，语戆直。会遭祖母丧，假归。居久之，诣京师补官。上命以对品调外，授直隶霸州州判。既齐召民之秀良者曹试而教诲之，俾各有所成就。民贷於旗丁，子钱过倍，横索无已。既齐力禁戢之，无敢逞。迭署固安、永清、平谷知县，所至辄有惠政。巡抚于成龙疏荐。会既齐以母忧去，继复遭父丧。一日，上御门，举既齐谘於九卿，佥曰贤，命复授检讨。二十七年，服阕，诣京师补官。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令府县输款封还平馀。门悬钲，吏民白事得自通。建历山书院，仿经义、治事之例，设奎、壁二斋课士。护巡抚印者再。清庶狱，结八十馀案，株累数百人尽释去。在官三年，有声绩。三十年，授顺天府尹，疏请按行所部，黜陟属吏贤不肖。上以为无益，不许。寻擢副都御史，闻山、陕蝗见，平阳以南尤甚，疏请赈恤，上责其悬揣。

旋授贵州巡抚。绍芳为提学，士民祠焉。既齐至贵州，谒父祠受事。黎平知府张潋、副将侯奇嵩报古州高洞苗金涛匿罪人杀吏，请发兵进剿，既齐疏闻，即遣兵捕治；潋、奇嵩复报兵至斩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既齐复以闻。旋察知潋、奇嵩妄报，疏实陈，请夺潋、奇嵩官勘治。上责既齐轻率虚妄，遣尚书库勒纳、内阁学士温保往按。旋命逮既齐至京师，上令九卿诘责。既齐引罪请死，九卿议当斩，上命贷之，遣戍黑龙江。明年，赦还。家居，立社课士，斥家资供膏火。三十八年，上命承修永定河工。三十九年，又命督培高家堰，卒工次。

论曰：康熙中叶后，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若石琳改赋役，徐潮革火耗，博霁、华显、音泰整饬武备，安不忘危，皆能举其职者。刘廕枢志在休民，未知应兵之不容已，蒋陈锡、鄂海又以督饷稽迟蒙谴，卫既齐遭际殊异，而不获以功名终，其治行皆有可称，膏泽及於民，无深浅远近，要为不沫矣。

列传六十四

于成龙 孙准 彭鹏陈瑸陈鹏年施世纶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谒选，授广西罗城知县，年四十五矣。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瑶、僮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成龙到官，召吏民拊循之，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於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鹾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第举行，县大治。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

康熙六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四川大乱后，州中遗民裁百馀，正赋仅十五两，而供役繁重。成龙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期月户增至千。迁湖广黄冈同知，驻岐亭。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成龙抚其渠彭百龄，贳罪，令捕盗自赎。尝察知盗所在，伪为丐者，入其巢，与杂处十馀日，尽得其平时行劫状。乃出呼役械诸盗，具狱辞，骈缚坑之，他盗皆远窜。尝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巡抚张朝珍举卓异。

十三年，署武昌知府。吴三桂犯湖南，师方攻岳州，檄成龙造浮桥济师，甫成，山水发，桥圮，坐夺官。三桂散伪劄遍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冈、黄安诸盗，皆倚山结寨应三桂。妖人黄金龙匿兴宁山中，谋内乱。刘君孚者，尝为成龙役，善捕盗，亦得三桂劄，与金龙等结大盗周铁爪，据曹家河以叛。朝珍以成龙旧治得民心，檄往招抚。成龙诇知君孚虽反，众未合，犹豫持两端。兼程趋贼砦，距十里许止宿，榜示自首者免罪，来者日千计，皆贷之。先遣乡约谕君孚，降者待以不死。乃策黑骡往，从者二，张盖鸣钲，迳入贼舍。呼君孚出见，叩头受抚，降其众数千，分立区保，籍其勇力者，督令进讨。金龙走纸棚河，与其渠邹君申往保山砦，成龙擒斩之。朝珍以闻，请复官，即擢黄州知府，上允之。

诸盗何士荣反永宁乡，陈鼎业反阳逻，刘启业反石陂，周铁爪、鲍世庸反泉畈，各有众数千，号东山贼，遥与湖口、宁州诸盗合，将趋黄州。时诸镇兵皆从师徇湖南，州中吏民裁数百，议退保麻城。成龙曰：“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於此。弃此不守，荆、

岳且瓦解。”誓死不去。遂集乡勇得二千人，遣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得鼎业诛之。士荣率贼数犯，自牧马崖分两路来犯。成龙遣千总罗登云以千人当东路，而自当西路。令千总吴之兰攻左，武举张尚圣攻右，成龙力冲其中坚。战合，之兰中枪死，师少却；成龙策马冒矢石迳前，顾千总李茂升曰：“我死，汝归报巡抚！”茂升战甚力，尚圣自右出贼后，贼大败，生致士荣，槛送朝珍，遂进克泉畈。凡二十四日，东山贼悉平。十五年，岁馑，讹言复起。成龙修治赤壁亭榭，日与僚吏歉咏其中，民心大定。会丁继母忧，总督蔡毓荣奏请夺情视事。十六年，增设江防道，驻黄州，即以命成龙。

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时郑成功迭犯泉、漳诸郡，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成龙白康亲王杰书，言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王素重成龙，悉从其请。遇疑狱，辄令讯鞫。判决明允，狱无淹滞。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成龙集资赎归之。巡抚吴兴祚疏荐廉能第一，迁布政使。师驻福建，月徵莝夫数万，累民，成龙白王罢之。

十九年，擢直隶巡抚，莅任，戒州县私加火耗餽遗上官。令既行，道府劾州县，州县即讦道府不得餽遗挟嫌，疏请严定处分，下部议行。宣化所属东西二城与怀安、蔚州二卫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前政金世德请除粮，未行，为民累；成龙复疏请，从之。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请治赈。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论如律。二十年，入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因问剿抚黄州土贼状，成龙对：“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问：“属吏中亦有清廉否？”成龙以知县谢锡衮，同知何如玉、罗京对。复谕劾赵履谦甚当，成龙奏：“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上曰：“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旃！”旋赐帑金千、亲乘良马一，制诗褒宠，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成龙复疏请缓真定府属五县房租，并全蠲霸州本年钱粮，均报可。是年冬，乞假丧母，优诏许之。

未几，迁江南江西总督。成龙先后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阜城知县王燮、南路通判陈天栋。濒行，复荐通州知州于成龙等。会江宁知府缺，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成龙至江南，进属吏诰诫之。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尝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属吏贤不肖。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避。居数月，政化大行。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明珠秉政，尤与忤。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劾成龙年衰，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命成龙回

奏，成龙引咎乞严谴，诏留任，万侯降调。二十三年，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迁湖广总督，命成龙兼摄两巡抚事。未几，卒於官。

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綈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赐祭葬，谥清端。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上询成龙在官状，锡住奏甚清廉，但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上曰："于成龙督江南，或言其变更素行，及卒后，始知其始终廉洁，为百姓所称。殆因素性鲠直，不肖挟仇谗害，造为此言耳。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是年冬，上南巡至江宁，谕知府于成龙曰："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监，复制诗褒之。雍正中，祀贤良祠。

孙准，字子绳。自廕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饬州县立义学，令士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准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有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阳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白其冤。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级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二十九年，诏举廉能吏，用尚书李天馥荐，鹏与邵嗣尧、陆陇其、赵苍璧并行取，擢为科道。寻乞假归，明年，即家起工科给事中。三十二年，陕西西安、凤翔，山西平阳灾，发帑赈之。又命运河南米十万石畀陕西散饥民。鹏疏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有司不恤民状，语甚切，下所司，并令鹏指实以闻。鹏因奏泾阳知县刘桂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

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陈成郊滥派运价，夏邑知县尚崇震派银包运，南阳知府硃璘暧昧分肥，并及闻喜、夏县匿灾不报状。诏三省巡抚察审，事不皆实，鹏例当谴，上贯之。

三十三年，疏劾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李仙湄闱墨删改过多，杨文铎文谬妄，给事中马士芳磨勘通贿。下九卿等察议，以鹏奏涉虚，因摘疏语有“臣言如妄，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以为狂妄不敬，应夺官。命鹏回奏，鹏疏言：“会议诸臣，徇试官徐倬、彭殿元欺饰，反以臣为妄，乞赐罪斥。”上不问，而予倬、殿元休致。

是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会廷臣集议，鹏追论杨文铎文谬妄，与廷臣忿争，事闻，命解职，以原品效力江南河工。三十六年，召授刑科给事中。三十七年，出为贵州按察使。

三十八年，擢广西巡抚。湖广总督郭琇请除学政积弊，给事中慕琛、满晋，御史郑惟孜等亦疏列顺天乡试事。上以李光地。张鹏翮、郭琇与鹏俱清廉，命各抒所见。鹏疏言：“琇请严督抚处分，学政贪赃，提问督抚，需索陋规，视贪赃治罪，久有定例，请敕榜示律条。维孜请令各省监生回籍乡试，九卿虑成均空虚，应责成祭酒司业，就坐监读书者讲习考课，各省学政择诸生有文行者送入成均，何虑空虚？琛、晋请察封坐号以防换卷，臣谓换卷多在入门暗约出号交卷时，请严稽於此。”又言：“文官子弟请皇上亲试，臣谓当另立考场，去取听睿裁。”与光地等疏皆下九卿详议。互详光地等传。时河南巡抚徐潮之任，上谕曰：“尔能如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不但为今之名臣，亦足重於后世矣。”鹏在官省刑布德，减税轻徭。广西旧供鱼胶、铁叶，非其土物，赴广东采运，鹏疏请免之。

寻移抚广东，濒行，疏言：“广西州县借端私派，名曰均平。臣到任，劾罢贺县、荔浦、怀集、武缘诸贪吏。前此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不肖官吏，往往先徵均平而后正课，甚者均平入己，遇事复行苛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且均平所入，费於公者十之二三，费於馈遗者十之六七。欲去旧弊、甦民困，必先养州县之廉。请於徵粮之内，明加火耗一分。其馀陋规，概行禁止。”疏入，下部议，谓火耗不可行，但严禁加派。广西旧未设武科，鹏奏请行之。时与萧永藻互调，上勉永藻效鹏，又谕大学士曰：“彭鹏人才壮健，前知三河，闻有贼，即佩刀乘马驰捕，朕所知也。”御史王度昭劾鹏在广西知布

政使教化新亏帑，不即纠举；迨离任始奏闻，又掩护其半。广西粮道张天觉改徵兵米浮销九十馀万，部勒追完，而鹏反以天觉署布政使。兵米之案，必由籓司审详，是直以天觉察天觉也。命鹏回契，鹏疏辨，并讦度昭。上以其辞忿激，降旨严饬。

广东因借兵饷，改额赋徵银为徵米，较估报时值浮多，户部屡饬追完。鹏至官，是年岁稔米价低，以米计银少七万三千有奇，疏请令经管各官扣追存库，并议嗣后额赋仍依原则徵银，采购兵米；其按年应追完之银，实因丰歉不同，米价无定，乞免重追：诏允行。鹏视事勤敏，遇墨吏纠劾无少徇。岁旱，步祷日中，诣狱虑囚，开仓平粜，旋得雨，民大称颂。四十三年，卒官，年六十八，上深悼惜，称其勤劳，赐祭葬。寻祀广东名宦。

陈瑸，字眉川，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古田多山，丁田淆错，赋役轻重不均，民逋逃迁徙，黠者去为盗。瑸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台湾，台湾初隶版图，民骁悍不驯。瑸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清介公慎，杜绝苞苴。上以四川官吏加派厉民，诏戒饬，特称瑸廉。未几，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调台湾厦门道。新学宫建硃子祠於学右，以正学厉俗，镇以廉静，番、民帖然。在官应得公使钱，悉屏不取。

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抚。莅任，劾湘潭知县王爰溱纵役累民，长沙知府薛琳声徇庇不纠劾，降黜有差。寻条奏禁加耗，除酷刑，粜积穀，置社仓，崇节俭，禁餽送，先起运，兴书院，饬武备，停开采，凡十事。诏嘉勉，谕以躬行实践，勿骛虚名。旋入觐，奏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比退，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

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瑸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瑸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硃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厦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厦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厦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

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验。商船出海，令台、厦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穀应交巡抚公费，奏请充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拨用。□宾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赉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损民田，瑸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於官。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命以一万佐饷，馀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士曰：“陈□宾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廕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瑸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於□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在福建置学田，增书院学舍，聘主讲，人文日盛。雍正中，入祀贤良祠。乾隆初，赐其孙子良举人；子恭员外郎，官至知府。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当兵后，户口流亡，豪强率占田自殖。鹏年履亩按验，复业者数千户。烈妇徐冤死十年，鹏年雪其枉，得罪人置诸法。禁溺女，民感之，女欲弃复育者，皆以陈为姓。河道总督张鹏翮荐调赴江南河工，授江南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以山东饥，诏截漕四万石，令鹏翮选贤幹吏运兖州分赈，以鹏年董事，全活数万人。上回銮，召见济宁舟次，赋诗称旨，赐御书。

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上复南巡，总督阿山召属吏议增地丁耗羡为巡幸供亿，鹏年力持不可，事得寝。阿山嗛之，令主办龙潭行宫，侍从徵餽遗，悉勿应，忌者中以蜚语。会致仕大学士张英入对，上问江南廉吏，举鹏年；复询居官状，英言：“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上意乃释。幸京口阅水师，先一日，阿山檄鹏年於江干叠石为步，江流急，施工困难，胥徒惶遽。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诘旦工成。顾阿山憾不已，疏劾鹏年受盐、典各商年规，侵蚀龙江关税银，又无故枷责关役，坐夺职，系江宁狱。命桑额、张鹏翮与阿山会鞫，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阍。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阿山居官，光地言

阿山任事廉幹，独劾陈鹏年犯清议，上颔之。谳上，鹏年坐夺官免死，徵入武英殿修书。

四十七年，复出为苏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称神。值岁饥，疫甚，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货，全活甚众。四十八年，署布政使。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事无钜细，倚以裁决。总督噶礼与伯行忤，并忌鹏年。已，劾布政使宜思恭、粮道贾朴，因坐鹏年覈报不实，吏议夺官，遣戍黑龙江，上宽之，命仍来京修书。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以为怨望，欲文致其罪，上不报。俄，噶礼与伯行互讦，屡遣大臣按治，议夺伯行职。上以伯行清廉，命九卿改议，并谕曰："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五十六年，出署霸昌道，仍回京修书。

六十年，命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方可堵筑。"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请於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荥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诏如议行。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馀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堧，寝食俱废，浸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磬。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褒锡甚至。赐帑金二千，锡其母封诰，视一品例廕子，谥恪勤。祀河南、江宁名宦。

子树芝、树萱，圣祖时，以诸生召见，令随鹏年校书内廷。树芝官至平越知府，树萱官至户部侍郎。

施世纶，字文贤，汉军镶黄旗人，琅仲子。康熙二十四年，以廕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世纶廉惠勤民，州大治。二十七年，淮安被水，上遣使督堤工，从者数十辈，驿骚扰民，世纶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北兵变，官兵赴援出州境，世纶具刍粮，而使吏人执梃列而待，兵有扰民，立捕治，兵皆敛手去。二十八年，以承修京口沙船迟误，部议降调。总督傅腊塔疏陈世纶清廉公直，上允留任。擢扬州知府。扬州民好游荡，世纶

力禁之，俗为变。三十年八月，海潮骤涨，泰州范公堤圮，世纶请捐修。三十二年，移江宁知府。三十五年，琅卒，总督范成勋疏以世纶舆情爱戴，请在任守制；御史胡德迈疏论，世纶乃得去官，复居母丧。岁馀，授苏州知府，仍请终制，辞不赴。三十八年，既终制，授江南淮徐道。

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员缺，九卿举世纶，大学士伊桑阿入奏，圣祖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搢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穀之事，则相宜耳。"是岁授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赋丁银有徭费，漕米有京费。世纶至，尽革徭费，减京费四之一，民立石颂之。四十三年，移安徽布政使。

四十四年，迁太仆寺卿。四十五年，坐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掠当铺，罢职。三月，授顺天府府尹，疏请禁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饮宴，饬部议，定为令。四十八年，授左副都御史，兼管府尹事。四十九年，迁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寻调总督仓场。五十四年，授云南巡抚，未行，调漕运总督。世纶察运漕积弊，革羡金，劾贪弁，除蠹役，以严明为治。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

时西陲用兵，转输餽运，自河南达陕西。陕西旱饥，五十九年，上命世纶诣陕西佐总督鄂海督军饷，并令道中勘河南府至西安黄河輓运路径，并察陕西现存穀石数目陈奏。世纶乃溯河西上，疏言："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大小数十馀滩，纤道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渑池以下，舟下水可载粮三百馀石，上水载及其半；渑池以上，河流高迅，仅可数十石。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惟路旁石往往有方眼，又有石鼻，从前輓运，其迹犹存。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輓运路径。谨绘图以闻。"又言："河南府至陕州三门，今乃无舟。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为便。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穀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但运穀二十万，止得米十万。请令河南以二穀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贮，请照例出陈易新。"奏入，上念陕西灾，发帑金五十万，并令酌发常平仓穀；又以地方官吏大半在军前，令选部院司官诣陕西，命世纶总其事。世纶令分十二路察贫民，按口分给，远近皆遍。六十年春，得雨，灾渐澹。上命世纶还理漕事。六十一年四月，以病乞休，温旨慰留，令其子廷祥驰驿省视。五月，卒。遗疏请随父琅葬福建，上允之，诏奖其清慎勤劳，予祭葬。

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在江宁以忧归，民乞留者逾万。既不得请，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号一文亭。官府尹，步军统领讬合齐方贵幸，出必拥驺从。世纶与相值，拱立道旁俟。讬合齐下舆惊问，世纶抗声曰：“国制，诸王始具驺从。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不意为汝也！”将疏劾，讬合齐谢之乃已。赈陕西，陕西积储多虚耗，将疏劾。鄂海以廷祥知会宁，语微及之，世纶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於子？”卒疏言之。鄂海坐罢去。

论曰：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瑸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明爱人，不畏强御。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节闻於时。成龙、世纶名尤盛，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康熙间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圣祖所以保全诸臣，其效大矣。

列传六十五

慕天颜 阿山 噶礼

慕天颜，字拱极，甘肃静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迁广西南宁同知，再迁福建兴化知府。康熙九年，擢湖广上荆南道。总督刘兆麒疏言天颜习边海诸事，请调福建兴泉道。寻擢江苏布政使。十二年，丧母。总督麻勒吉、巡抚玛祜疏言："天颜廉明勤敏，清积年逋赋，釐剔挪移，事未竟，请令在官守制。"十三年，入觐，疏言："江南田地钱粮有隐占、诡寄诸弊，臣饬州县通计田额，均分里甲；又因科则不等，立徵收截票之法，每户实徵钱粮分十限，於开徵日给限票，依限完纳截票。逾限未截，按数追比，吏不能欺民。"下部，著为令。

十五年，擢江宁巡抚。疏进钱粮交代册，上嘉其清晰，命布政使交代当以此为式。寻以节减驿站钱粮，加兵部侍郎。师征吴三桂，大将军贝勒尚善请造船济师，下天颜督造送岳州。叙劳，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兼右副都御史。时诸道兵应徵发，舳舻蔽江，夫役牵挽，动以千万计。天颜疏言："纤夫募诸民间，夫给银一钱。民争逃匿，计里均派，先期拘集，饥寒踣顿。及兵既到，计船给夫，兵与船户横索财物，鞭挞死伤。臣拟军赴前敌，仍给纤夫；其凯旋还京，并各省调遣归标官兵，每船应夫若干，以其直给船户，令雇水手。"上从之，命下直省，著为令。

江南水道交错，天颜为布政使时，请於巡抚玛祜，濬吴淞江、刘河淤道。十九年，江南困霪雨，疏言："附近吴淞江、刘河诸州县水道通暢，旋溢旋消。宜兴、常熟、武进、江阴、金坛诸县水无出路，或要口湮塞，致积雨成壑。常熟白茆港为长洲、昆山、无锡诸水出海要道，武进孟渎河为丹阳、宜兴、金坛诸水归江要道，请动帑疏濬。"上从之。於是濬白茆港四十三里达海，濬孟渎河四十八里达江，皆建闸以时启闭，费帑九万有奇。又尝疏请减浮粮，除版荒、坍没公占田地，部议坍没许豁除，版荒令覆勘。二十年，疏请募民垦版荒，六年后起科。

扬州知府高德贵亏帑数万，既劾罢，旋卒；天颜疏销草豆价，户部覈减七千有奇，天颜檄追德贵家属。京口防御高腾龙，德贵族也，与参领马崇骏以天颜奏销浮冒讦於将军杨凤翔，凤翔格不行。总督阿席熙劾崇骏、腾龙婪取，上遣郎中图尔宸、锺有德会天颜勘治。崇骏、腾龙叩

阍讼天颜奏销浮冒，恶其讦告构罪状，唆总督劾奏。上命图尔宸、锺有德具狱，崇骏、腾龙婪取罪至死，天颜以草豆价户部覈减诿罪德贵，当左迁。得旨，如议。

天颜将去官，疏列成劳，且言："夙夜冰兢精白，不意遭诬讦，蒙鉴宥不加严谴。"上以天颜未闻有廉名，乃自言"冰兢精白"，非是，命严饬。二十三年，起湖北巡抚，复谕之曰："尔前为巡抚，未能洁己率属。今宜痛改前非，廉谨自持，以副任使。"旋移贵州。

二十六年，授漕运总督，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来，风涛最险。请仿民间渡生船，官设十船，导引护防。"部议非例，不允。上曰："朕南巡见京口、瓜洲往来人众，备船过渡，有益於民。其如所请行。"天颜疏陈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项银米请恩贯，上命尽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积逋。江南扬州、淮安所属运河东濒海诸州县地卑下，谓之下河，频岁被水。上先用汤斌议，遣侍郎孙在丰疏濬下河。河道总督靳辅议起翟家坝迄高家堰筑重堤，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谓疏濬无益。天颜仍主疏濬，并修筑高家堰，与不协。上遣尚书佛伦、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会勘，佛伦等主用辅议，天颜、在丰议与辅异。天颜密疏力争，辅疏劾天颜与在丰有连，欲在丰建功，故坚阻上游筑堤。下部议，夺天颜职，而辅亦为御史郭琇、陆祖修，给事中刘楷交章劾罢。初，辅请於仲家庄建闸，引骆马湖水，别凿中河，俾漕船避黄河之险，天颜亦议为无益。上命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视，还奏天颜令漕船毋入中河，上以责天颜，逮下狱。天颜反覆申辨，副都御史噶尔图举天颜诉辞先后互异，坐奏事上书不以实论罪，上追录天颜造舟济师，特宽之。三十五年，卒。

天颜历官有惠绩，尝疏请有司亏帑虽逾限，於发遣前清偿，仍贯其罪。狱囚因逸犯株连，待质已三年者，於秋审时开释；狱囚无亲属馈食，月给米三斗：皆恤下之政。在江南，兴水利，蠲积逋，而请免纤夫，甦一时之困，江南民尤颂之。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於舆论，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言："天颜劾陇其，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馀而才不足。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知之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会诏举清廉，象枢遂以陇其应，语具陇其传。

阿山，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初自吏部笔帖式历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部。康熙十八年，授翰林院侍讲，七迁至户部侍郎。三十年，命治赈西安、凤翔二府，明年还京。上闻流民有至襄阳者，以问阿山。阿

山言正月已得雪，民无流亡。上曰：“正月虽雪，二、三月雨不时，麦收未可望。流民至襄阳甚多，汝未之知耳。”坐奉使不尽心，左授郎中。三十三年，擢左副都御史。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山从。授阿密达为将军，逐噶尔丹，阿山为参赞。师还，授盛京礼部侍郎。三十六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三十九年，授江南江西总督。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以忧去官，巡抚高永爵劾四教擅动库帑，下阿山察奏。阿山言四教动库帑为公用，请免议，上复命具实状以闻。阿山乃言：“三十八年上南巡，四教发库帑十一万供办，议令各官扣俸抵补。各官皆自承，臣不敢隐。”上责阿山徇情沽誉，命漕运总督桑额鞫四教，论如律。阿山当夺职，上宽之，命留任。

四十三年，阿山劾江西巡抚张志栋大计不公，志栋及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玑、道员韩象起等皆夺职。阿山又言大计志栋主之，请复兴祖等官。给事中许志进劾阿山恩威自擅，阿山疏辩，且诋志进为淮安漕标营卒子，素行不端，为志栋报复。志进亦追论阿山庇张四教，并收属吏贿赂，盗仓穀不问，贪淫恶迹，纵妾父生事。疏并下部议，部议皆夺职。上复宽阿山，命留任如故。四十四年，疏劾江宁知府陈鹏年贪酷，并以妓楼改建讲堂，凟圣谕，大不敬。命会桑额及河道总督张鹏翮集谳，坐鹏年罪至斩，上特命来京，事具鹏年传。

阿山与桑额、鹏翮议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黄家堰，入张福口，会出清口，是为溜淮套，疏请上临视。四十五年，授刑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南巡，临视溜淮套，谕曰：“阿山等奏溜淮套别开一河，分泄淮水，绘图进呈。朕策骑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成河，不能直达清口，与所进图不同。且所立标竿多在民冢上，朕何忍发此无限枯骨耶？”命鹏翮罢其事。下九卿议，阿山及桑额、鹏翮皆夺职；上以阿山主其议，命但坐阿山，遂夺职。五十一年，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以亏帑坐谴，因列诉总督噶礼等频向需索，阿山亦受节馈，下部议，上以阿山老，宽之。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逾年，卒。

阿山故精察，上尝问大学士李光地：“阿山在官何若？”光地奏：“臣尝与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独劾陈鹏年一事耳。”上颔之。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哩四世孙也。自廕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次克鲁伦河。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行在，召对，当上意。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岁馀三迁，授内阁学士。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

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会潞安知府缺员，噶礼疏荐霍州知州李绍祖，绍祖使酒自刎，噶礼匿不以奏。上闻之，下九卿议罪，拟夺噶礼职，上宽之。御史刘若鼐疏论噶礼贪，得赃无虑数十万，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腹心，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下噶礼复奏，得辨释。

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桥疏闻，并言“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分补大同、临汾等县亏帑，馀并以入己，得四十馀万；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迫富民馈遗；又以讼得临汾、介休富民亢时鼎、梁湄金；纵汾州同知马遴；庇洪洞知县杜连登，皆贪吏；隐平定雹灾”，凡七事。上命噶礼复奏，山西学政邹士聪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礼。御史蔡珍疏劾士璁“职在衡文，乃与巡抚朋比。且袁桥疏得旨二日后，太原士民即具呈，显为诬伪。噶礼与士璁同城，委为不知，是昏愦也；知而不阻，是幸恩也。请并敕部议处”。寻噶礼复奏，以明奇等屡坐事走京师诬告，并辨桥、珍所言皆无据。下九卿察奏，明奇等下刑部治罪，桥、珍坐诬谴罢。

四十八年，迁户部侍郎，旋擢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累疏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皆坐罢。知府陈鹏年初为总督阿山劾罢，上复命守苏州；及宜思恭罢，署布政使。鹏年素伉直，忤噶礼。噶礼续劾宜思恭亏帑，又论粮道贾朴建关开河皆有所侵蚀，遂及鹏年覈报不实，鹏年复坐罢。噶礼复密疏鹏年虎丘诗怨望，上不为动。

巡抚张伯行有廉声，至则又与噶礼忤。五十年，伯行疏言本科江南乡试取士不协舆论，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同考官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士有不通文字者。上命尚书张鹏翮如扬州会噶礼及伯行察审。鹏翮至，会谳，既得副考官编修赵晋及曰俞、名诸交通状，伯行欲穷其狱。噶礼盛怒，刑证人，遂罢谳。伯行乃劾噶礼，谓舆论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及事发，又传总督索银五十万，许不竟其事：请敕解任就谳。噶礼亦劾伯行，谓：“方会谳时，臣正鞫囚，伯行谓臣言不当，臣恐争论失体，缄口结舌。伯行遂阴谋诬陷，以鬻举人得银五十万汙臣，臣不能与俱生。”因及伯行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能清理案牍。时方有戴名世之狱，又言：“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友，不肯捕治。”并罗列伯行不职数事。

疏入，上并命解任，令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察奏。狱具，晋、曰

俞、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贿，当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牍事实，馀皆督抚会衔题咨旧事，苞为伯行逮送刑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宁，皆免议；伯行妄奏噶礼鬻举人，当夺职。上切责鹏翮、赫寿瞻徇，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谳，仍如鹏翮等议。上谕曰：“噶礼才有馀，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复谕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欲害之，摘虎丘诗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初无他意。又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麟比来迎驾，朕试以骑射，俱优。若令噶礼与较，定不能及。朕於是心疑噶礼矣。互劾之案，遣大臣往谳，为噶礼所制。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九卿等议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失大臣礼，皆夺职；上命留伯行任，噶礼如议夺职。

五十三年，噶礼母叩阍，言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谋弑母，噶礼妻以别户子幹泰为子，纵令纠众毁屋。下刑部鞫得实，拟噶礼当极刑，妻论绞，色勒奇、幹都皆斩，幹泰发黑龙江，家产没入官。上令噶礼自尽，妻从死，馀如部议。

论曰：廉吏往往不获於上，岂长官皆不肖，抑其强项固有所不可堪欤？陇其之廉，天颜知之而不能容。鹏年初扼於阿山，继挫於噶礼，皆欲中以危法，抑又甚矣。伯行与噶礼互劾，再谳不得直。幸赖圣祖仁明，陇其复起，鹏年致大用，伯行亦终获全。二三正人诎而得申，人心风气震荡洋溢，所被至远。噶礼不足以语此，盖天颜、阿山亦弗能喻也。

列传六十六

杨方兴 硃之锡 崔维雅 靳辅 陈潢 宋文运 董讷 熊一潇

于成龙 孙在丰 开音布 张鹏翮

杨方兴，字浡然，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广宁诸生。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性嗜酒，尝醉后犯跸，论死，上贳之，命断酒。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其后屡决屡塞，贼势浸张，土寇群起，两岸防守久废。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产尽没。方兴至官，遣兵捕治土寇，扫穴擒渠，乃疏请修筑。二年七月，河决流通集，分两道入运河，运河受河水淀浊淤塞，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方兴以防护无功自劾，上谕以殚力河防，不必引咎。旋疏荐补管河道方大猷等。四年，流通集决口将合，河下注湍激，又决汶上入独山湖。方兴请修筑通济闸上下堤岸，并淮安东北苏淤、马罗等堤，又筑江都、高邮诸石堤，流通集合口。进兵部尚书衔。

七年，加太子少保。八月，河决荆隆口，南岸出单家寨，北岸出硃源寨。南岸先合，河全注北岸，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方兴用大猷议，於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口，期半年蕆事。九年，方兴复乞休，不许。大猷擢江南按察使，方兴请以新衔管河务。九年，荆隆口工竟，方兴疏言："清口，淮、黄交汇，黄强淮弱，岁需疏濬。请於清江、通济二闸適中处修复福兴闸，启一闭二，以时蓄泄。"从之。

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方兴言："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馀里，藉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若欲寻禹旧迹，导河北行，无论漕运不通，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势须别筑数千里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显然。且河挟沙以行，束之为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为九，则水缓沙壅。数年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臣愚以为河不能无决，决而不筑，司河者之罪；河不能无淤，淤而不濬，亦司河者之罪。若欲

保其不决不淤，谁敢任之？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疏入，上嘉纳焉。

十年，河决大王庙，距硃源寨口不远。给事中周体观劾方兴治河罔效，方兴疏辨，因请罢斥，温诏慰留。十一年，给事中林起龙复劾方兴侵蚀工需，累民捐费至六十馀万；并劾大猷等奸贪不法。上解方兴任，命入都质对，起龙以诬谴，方兴复任。既，直隶总督李廕祖复劾大猷贪婪误工，方兴亦劾大猷，上以其不先举发，切责之。给事中董笃行又劾方兴徇庇，降级留任。

十四年，乞休，上念其劳，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方兴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康熙四年，卒，赐祭葬。

硃之锡，字孟九，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七月，擢弘文院侍读学士，四迁至吏部侍郎。十四年，杨方兴乞休，上特擢之锡，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驻济宁。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戧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十六年，条上治河诸事，言：“河南岁修夫役，近屡经奏减，宜存旧额。明制，淮工兼用民修，宜复旧例。扬属运道与高、宝诸湖相通，淮属运道为黄、淮交会，旧有各堤闸，宜择要修葺。应用柳料，宜令濒河州县预为筹备。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工需各物，私弊百出，宜责司、道、府、□查报，徇隐者以溺职论。额设水夫，阴雨不赴工，所扣工食，谓之旷尽，宜令管河□道严覈。河员升调降用，宜令候代始行离任。河员有专责，不宜别有差委。岁终察覈举劾，并宜复旧例。”皆下部议行。之锡丁母忧，命在任守制，疏请归葬，优诏给假治丧。十七年，还任。以捐金赈淮、扬、徐三府灾，加太子少保。

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兰阳县境，东溢曹县，复决石香炉村。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利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决口。四年二月，疏言：“南旺为运河之脊，北至临清，南至台庄，四十馀闸，全赖启闭得宜。濒河春常少雨，伏秋雨多，东省久旱，山泉小者多枯，大者已弱。若官船经闸，应闭者强之使开，泄水下注，则重运之在上者阻；应开者强之使闭，留水待船，则重运之在下者又阻。乞饬各遵例禁。”得旨，非奉极要差遣，擅行启闭者，准参奏。八月，疏言：“部议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镇、通惠诸分司，归并地方官。臣维河势变幻，工料纷繁，天时不齐，非水则旱，或绸缪几先，或补葺事后，或张皇於风雨仓遽之际，或调剂於左右

方圆之间。北河所辖三千馀里，其间三十馀闸；中河所辖黄、运两河，董口尤运道咽喉，清黄交接，浊流易灌；南河所辖在淮、黄、江、湖之间，相距窵远；南旺、泉源三百馀处，近者或出道隅，远者偏藏僻壤；夏镇地属两省，凿石通漕，形势陡绝，节宣闸座，尤费经营；通惠浮沙易浅，峻水易冲，塞决之役，岁岁有之。若云归并府佐，则职微权轻，上下掣肘。至於地方监司，责以终年累月奔驰驻守，揆之事势，万万不能。分司与各道界壤迥不相同，应合而分：一闸座也，上流以为应闭，下流以为应开；一额夫也，在此则欲求多，在彼又复患少。不但纷竞日多，必致牵制误事。应请仍循旧制。”得旨允行。五年二月，卒。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硃昌祚疏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濬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馀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覈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籥请恩恤，赐祭葬。”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十二年，河道总督王光裕请锡封号，部议不行。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视河工，始允大学士阿桂等请，封助顺永宁侯，春秋祠祭。嗣加号曰“佑安”，民称之曰硃大王。

崔维雅，字大醇，直隶大名人。顺治三年举人，授濬县教谕，迁河南仪封知县。仪封濒河，岁苦泛滥，北岸三家庄当水冲，十四年，水势北注，岸崩五里馀。维雅於上游故流疏使东行，北岸得安。复与塞封丘大王庙决口，之锡疏荐，擢开封南河同知。

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村河决，士民求速塞，维雅持不可。工将成复溃，至冬乃塞，如维雅言。迁浙江宁波知府，光裕疏荐，擢河南河道副使。时沿河千馀里，险工迭出，维雅常预为之备，得无事。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水势迅急，下埽辄蛰。维雅预於上流疏引河，埽定，堤得固。虞城距河堤仅数里，堤没入河，北岸引河冲刷不利。维雅预迎河溜挑濬，及秋水归新河，旧河为平陆。桃源七里沟河屡塞屡决，光裕檄维雅往勘，维雅言引河浅狭，流缓沙停，激荡无力，宜令河头加宽阔，使足翕受全河；又待河水突涨，乃使开放，建瓴直下。又言下游数十里已成平陆，而引河仅百丈，节短势蹙，力不能刷淤，当接挑二百丈阔，损十之八而深半之。又言开放当在河头西北，留近埽五丈勿开，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埽亦迎流下。光裕悉用其议。复迁河南按察使，湖南、广西布政使，内召为大理寺卿。卒。

维雅治河主疏导引河，使水有所归，故屡有功而后不为患。当靳辅

兴大工时，维雅奏上所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并诋諆辅所行诸法，列二十四事难之。辅疏辨，谓维雅说不可行，寝其议。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十年，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鞬，二十鞬为一沟。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藩乱起，不果行。部议裁驿站经费，辅疏请禁差员横索、骚扰驿递，岁终节存驿站、撌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上奖辅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授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馀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辅到官，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首议疏下流，自清江浦至云梯关，於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俟黄、淮下注，新旧河合为一，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南始白洋河，北始清河县，并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百里，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不能施工；馀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濬，筑堤以束之，限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次议治上流淤垫，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为全淮会黄之所。当於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次议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至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至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种草其上。次议塞黄、淮各处决口，例用埽，费钜且不耐久；求筑土御水之法，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缚而填之，费省而工固。次议闭通济闸坝，濬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西□是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次议规画经费，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宜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预徵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约二百万。工成后，令淮、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运河经过，商货米豆石纳二分，他货物斤四分；并开武生纳监事例，如数补还。次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并严河工处分，讳决视讳盗；兼请调用官吏，工成，与原属河□官吏并得优叙。次议工竣后，设河兵守堤，里设兵六名至二名，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疏入，下廷议，以方军兴，复举大工，役夫每日至十二万馀，召募扰民，应先择要修筑。上命辅熟筹。

十七年，辅疏言：“以驴运土，可减募夫之半；初拟二百日毕工，今改为四百日，又可减募夫之半。”河工故事，大堤谓之“遥堤”，堤内复为堤逼水，谓之“缕堤”，两堤间为横堤，谓之“格堤”。辅疏请就原估土方

加筑缕堤，有馀量增格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上至徐州，视此兴筑。馀并如前议。疏入，复下廷议，允行。

上谕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辅疏言："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缕二□是，勘有旧堤贴近河身，拟作为缕堤，其外更筑遥堤。前议用驴运土，今议改车运。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今因宿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改令二十丈外取土。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今以工费浩繁，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濬。馀俱用铁扫帚濬深河底。"下部议，从之。

是岁吴三桂死，上趣诸将帅进兵，辅欲节帑佐军，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均颇改前议，先开清口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筑堤束水。如所议施行。顾下流未大治，伏秋盛涨，水溢出堤上，复决砀山石将军庙、萧县九里沟。辅乃议设减水坝，於萧、砀、宿迁、桃源、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坝七洞，水盛藉以宣泄。辅复察清口淮、黄交会，黄涨侵灌运河，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复折向西南，亦至太平坝；改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运口距黄、淮交会处约十里，自此无淤垫之患。疏报，并议行。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乃弃深就浅，筑东西长堤二道，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至是皆出水可耕。

十八年，辅疏报，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报闻。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至是工竟，辅诣勘疏报，并言："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潴水诸湖，逐渐涸出。臣今广为招垦，俾增赋足民，上下均利。"屯田之议自此起。

漕船自七里闸出口，行骆马湖达窑湾。夏秋盛涨，冬春水涸，重运多阻。辅议濬湖旁阜河故道，上接泇河通运。疏入，下廷议，上问诸臣意若何，左都御史魏象枢曰："辅请大修黄河，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计一劳永逸。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今又欲别开河道，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臣等虑漕运有阻，故议从其请。"上曰："象枢言良是。河虽开，必上流浩瀚，方免淤滞。今雨少水涸，恐未必有济。即已成诸工，亦以旱易修，岂得恃为永固耶？"十九年五月，辅丁忧，命在任守制。秋，河复决，辅疏请处分，上趣辅修筑。二十年三月，辅疏言："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下部议，当夺官，上命戴罪督修。

二十一年五月，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给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大兴工，日役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上命从伊桑阿等往与辅议之。伊桑阿等遍勘诸工，至徐州，令辅与维雅议，辅疏言："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断不宜有所更张，隳成功，酿后患。"伊桑阿等还京师，下廷议，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上以赔修非辅所能任，未允；又议维雅条奏，伊桑阿请召辅询之。十一月，辅入对，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皆不可行。维雅议乃寝。上命塞决口，仍动正项钱粮。二十二年四月，辅疏报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四十馀处险汛日加，并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河堤，防上流疏失。上均如所请。十二月，命复辅官。

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阅河北岸诸工，谕辅曰："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溢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上见堤夫作苦，驻辔慰劳久之，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复视天妃闸，谕辅宜改草坝，并另设七里、太平二闸杀水势。舟过高邮，见田庐在水中，恻然愍念。遣尚书伊桑阿、萨穆哈察视海口。还跸，复阅高家堰，至清口，阅黄河南岸诸工，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复召辅入行宫慰谕，书阅河堤诗赐之。

辅以上念减水淹民，因议於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於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漕船初出清口浮於河，至张庄运口，中河成，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伊桑阿等还奏，议疏濬车路、串场诸河至白驹、丁溪、草堰诸口，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仍受辅节制，奏事由辅疏报。

二十四年正月，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下廷议。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不可不熟计，命遣官与辅详议，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即令兴工。九月，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请筑考城、仪封、封丘、荥泽堤埽，下部议行。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辅谓下河地卑於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馀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疏闻，上谓取田价恐累民，未即许。

寻召辅、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成龙议开海口故道，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敌海潮。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鏘从成龙议，议不决。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从成龙议，工易成，百姓有利无害；从辅议，工难成，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至一丈，高於民居，伏秋溃决，为害不可胜言。"上颇右成龙，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勘。二十五年正月，萨穆哈等还奏，谓民间皆言濬海口无益。寻授成龙直隶巡抚，罢濬海口议。四月，召斌为尚书，入对，上复举其事以问，斌言濬海口必有益於民。上责萨穆哈、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夺官。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议濬海口，发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无成功。上曰："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令督修。"二十六年，辅疏言："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东即大海，濬海口似可纾水患；惟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甚卑，形如釜底，若止就此挑濬，徒增其深。淮流甚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臣以为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东北为清口，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束减水北出清口，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下河十馀万顷皆成沃产，而高、宝诸湖涸出田亩，可招民屯垦，以裕河库。"上使以辅疏示成龙，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上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会勘。佛伦等皆欲用辅议，天颜、在丰与相左。佛伦等还奏，下廷议，会太皇太后崩，议未上。

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琇、陆祖修交章论辅，琇辞连辅幕客陈潢，祖修请罢辅，至以舜殛鲧为比；天颜、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及辅阻挠开濬下河状。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语复及辅。辅入觐，亦疏讦成龙、天颜、在丰等朋比谋陷害。上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三月，上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辨，辅、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琇言辅屯田害民，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因引咎，坐罢，以王新命代，佛伦、讷、在丰、达奇纳皆左迁，天颜、吉士并夺官，陈潢亦坐谴。

时中河工初竣，上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勘，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上谕廷臣曰："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

即朕亦不惬。”因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阅工，遍察辅所缮治，孰为当改，孰为不当改，详勘具奏。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汎溜入海，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有应移改者，多守辅旧规。

十一月，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命辅偕往，请於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从之。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扈行。阅中河，上虑逼近黄河，水涨堤溃；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还京师，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二十九年，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濬北运河。上谘辅，言南旺河水尽北流，南河必水浅，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自可济运。上命偕开音布董理。

三十一年，王新命坐事罢，上曰：“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令仍为河道总督，辅以衰弱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会陕西西安、凤翔灾，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蒲州。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亲诣督运，上嘉之。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中河加筑遥堤，并增建四闸，堵塞张庄旧运口，皆前此缮治所未竟者。别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辅病剧，再疏乞解任，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调治。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子治豫，袭职。世宗以其侍父在官，知河务，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协理江南河工。

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人。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语豪迈。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巡河，问辅：“孰为汝佐？”以潢对。二十六年，辅疏言潢十年佐治勤劳，下部议，授潢佥事道衔。二十七年，郭琇劾辅，辞连潢。辅罢，潢削职衔，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辅复起，疏请复潢官，部议以潢已卒，寝其奏。

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覈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

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

宋文运，字开之，直隶南宫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山东滋阳知县，行取刑部主事。再迁吏部郎中，掌选政，清直守正。以魏象枢荐，擢鸿胪寺少卿，累擢刑部侍郎。命佐伊桑阿行河，上特谕之曰："尔有所见，当坚持详议，毋以伊桑阿为尚书而阿其意也。"以病乞休，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谥端悫。久之，上犹谓文选司事要，文运操守声名，无能及之者。

董讷，字兹重，山东平原人。康熙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擢至江南总督。为政持大体，有惠於民。左迁去，江南民为立生祠。二十八年，上南巡，民执香跪讷生祠前，求复官讷江南。上还跸，笑谓讷曰："汝官江南惠及民，民为汝建小庙。"旋以侍读学士复出为漕运总督。卒。

熊一潇，字蔚怀，江西南昌人。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请罢投诚武官改授文官例，并议裁并各关，皆下部议行。累官工部尚书，坐夺官。以辅遗疏荐，起太常寺卿，复至工部尚书。致仕，卒。孙学鹏，进士，官广东巡抚。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七年，自廕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灤州知州。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著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超擢安徽按察使。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濬，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辅请於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濬下河水道，持异议。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於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濬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

者宜何先？”成龙对：“弭盗为先。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於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於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於法。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濬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濬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辅言濬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濬。上罢辅，代以王新命。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上亲征噶尔

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濬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濬诸事。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孙在丰，字屺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起居注，充日讲官，进讲屡称旨。累迁工部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二十六年，命率郎中鄂素等赴淮、扬濬海口，铸监修下河工部印授之。在丰疏言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施工以冈门镇为最先，次白驹场，次丁溪场，次草堰。上悉从之，并以在丰请，令辅闭高家堰及高邮诸减水坝。辅仍主筑堤束水。上令辅会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及在丰集议，遂会疏用辅议。在丰监修海口冈门镇、白驹工已毕，丁溪、草堰工俱停。上以谘成龙，成龙言："上遣在丰监修下河，万民欢颂。今冈门、白驹诸工将竣，而辅又以为无益，欲於高家堰等处筑堤。在丰先经履勘，始行兴工；若果无益，何待开濬年馀又会议请停？此实臣所不能解也。"二十七年，在丰疏劾辅阻挠下河，辅亦劾在丰与天颜结□姻，附和成龙。下廷臣议，辅罢，成龙坐镌秩，责在丰前后言不仇，降调。上命仍以翰林官用，俄授侍读学士。二十八年，迁内阁学士。卒。

开音布，西林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至左副都御史。康熙二十六年，偕成龙按湖广巡抚张汧，论罪如律。二十七年，擢户部侍郎，命监理高邮、宝应下河工程。二十八年，上南巡，成龙扈行，命与侍郎徐廷玺阅视下河，还奏丁溪至白驹，水三道入海，上流冯家坝引河当仍开濬，馀工悉可停。乃召开音布还，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寻擢步军统领，迁兵部尚书，授镶白旗满洲都统。三十八年，命专管步军统领。四十一年，卒，谥肃敏。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十九年，授江南苏州知府，丁母忧。除山东兖州知府，举卓异，擢河东盐运使，内迁通政司参议，转兵部督捕副理事官。从内大臣索额图等勘定俄罗斯界，还擢大理寺少卿。二十八年，授浙江巡抚。疏言绅民原亩捐穀四合，力不能者听。旋以杭州、嘉兴等府秋收歉薄，请暂免输穀。上曰："昨岁浙江被灾，循例蠲赋，并豁免钱粮，岂可强令捐输？鹏翮原题力不能者听，自相矛盾。"下部议，夺官，上宽之。寻授兵部侍郎，督江南学政。三十六年，迁左都御史。三十七

年，迁刑部尚书，授江南江西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命鹏翮扈从入京，赐朝服、鞍马、弓矢。

初，陕西巡抚布喀劾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命鹏翮与傅腊塔往按。还奏未称旨，命鹏翮与傅腊塔复往陕西详审。三十九年春，还奏布喀、吴赫及知州蔺佳选、知县张鸣远等侵蚀挪用，各拟罪如律。上谕大学士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寻授河道总督，入辞，上谕令毁拦黄坝通下流，濬芒稻河、人字河湖入江。鹏翮到官，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并乞敕工部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并从之。寻疏言："臣过云梯关，见拦黄坝巍然如山，下流不暢，无怪上流之溃决。应拆拦黄坝，挑濬河身，与上流一律宽深。"又言清口淤垫，应於张福口开引河，引清水入运敌黄，建闸以时启闭。又言人字河至芒稻山分二派，又名芒稻河，应濬使暢流；并濬凤凰桥引河及双桥、湾头二河，皆汇芒稻河入江。俱下部议行。寻以拦黄坝既撤，河身开濬深通，暢流入海，疏请赐名大通口。上嘉鹏翮章奏词简意明，治事精详，遣员外郎拖抗拖和、中书张古礼驰驿令鹏翮举所规画入奏。鹏翮疏陈开濬引河、运口，培修河岸堤坝诸事，并下部速议行。寻又疏陈河工诸弊，并请河员承挑引河，偶致淤垫，免其赔修；夫役劳苦，工成日请给印票免杂徭。上嘉其陈奏切要周备。寻又请於归仁堤五堡建矶心石闸，并於三义坝旧中河筑堤，改入新中河，合为一河，便粮艘通行。上谓所议甚当，并如所请。

上倚鹏翮治河，谓鹏翮得治河秘要，谕大学士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鹏翮以修治事状遣郎中王进楫入奏，上谕进楫归语鹏翮，加意防守高家堰。鹏翮乃增筑月堤及旁近诸堤坝。洪泽湖溢，泗州、盱眙被灾，上询修治策，鹏翮言："泗州、盱眙屡被灾，即开六坝亦不能免。"上怒曰："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鹏翮始。顷因泗州、盱眙灾，令与阿山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泗州、盱眙而令淮、扬罹水患也。鹏翮何昏愦乃尔！"四十一年，鹏翮疏请加筑清河县黄河南北岸戧堤，天妃闸改筑运口，草坝建石坝，改卞家庄土堤为石堤，皆议行。又以桃源城西烟墩黄水大涨，请加筑卫城月堤，并於邵家庄、颜家庄开引河，上虑部议迟延，特允之。四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制河臣箴、淮黄告成诗以赐，并书榜赉鹏翮父□良。

山东泰安、沂州等州饥，上命截漕二万石交鹏翮往赈。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穀二十八万馀石散赈，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上责鹏翮河

员发仓穀邀誉，乃令山东各官补还，鹏翮谢罪，仍以“殚心宣力、清洁自持”，加太子太保。

河决时家马头，数年未堵塞。鹏翮以淮安道王谦言劾山安同知佟世禄冒帑误工，夺官追偿。世禄再叩阍，上令尚书徐潮按治，鹏翮、谦坐诬劾当谴，上特宽鹏翮。工部侍郎赵世芳又劾鹏翮浮销十三万有奇，请逮治。上曰：“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所需多，水小所需少。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必无之事。河工恃用人，鹏翮用人不胜事，故至此耳。”因还世芳疏。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上曰：“汝为王谦辈所欺，流於刻薄。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於事何益？”上舟渡河阅九里冈，嘉鹏翮修治如法，御制诗书扇以赐。及秋，淮、黄并涨，古沟、清水沟、韩家庄并溢，廷臣议夺官，上命仍留任。寻督塞诸处漫口。

四十五年，疏请开鲍家营引河，寻用通判徐光启言，拟开引河出张福口，分洪泽湖异涨，即为高家堰保障，谓为溜淮套。鹏翮与总督阿山、总漕桑额合疏请上莅视。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所拟引河道，谕曰：“朕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标竿错杂。依此开河，不惟坏田产，抑且毁冢墓。鹏翮读书人，乃为此残忍事，读书何为？”诘责鹏翮，鹏翮谢罪。上以议为河山所主，非鹏翮意，削太子太保，夺官，仍留任。四十七年，以黄、运、湖、河修防平稳，命复官，并免应追帑银。寻迁刑部尚书。四十八年，调户部。

五十一年，江南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鹏翮与总漕赫寿往按。鹏翮等右噶礼，请罢伯行。五十二年，调吏部。伯行劾布政使牟钦元，赫寿时为总督，与异议。五十三年，命鹏翮与副都御史阿锡鼐往按，复请雪钦元，议伯行罪斩。事互详伯行传。寻丁父忧，以原官回籍守制，服阕还朝。

六十年，汶水旱涸阻运，命往勘。请疏濬坎河、鸡爪诸泉分注南旺，而於彭口筑堤，障沙水入微山湖。河决开州，横流至山东张秋，阻运，命往勘。请筑南旺、马场等湖堤，蓄水济运；并陈引沁入运利害，谓地势西北高於东南，若沁水从高直下，而河蹑其后，害且叵测。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河决马营口，久未塞，命往勘。议并塞詹家店四口，濬治黄、沁合流处积沙，从之。三年，卒，加少保，命於定例外加祭，汉堂上官、科道皆会赐葬，谥文端。

论曰：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濬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成龙主治海口，及躬其任，仍不废减水策。鹏翮承上指，大通口工成，入海道始暢。然终不能用辅初议，大举濬治。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

列传六十七

郎坦 朋春 萨布素 玛拉

郎坦，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吴拜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顺治六年，进二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次浑源，围城。贼渡濠来犯，郎坦射其酋，贯心，殪，遂败贼。师还，进一等。八年，以吴拜附和内大臣洛什等获罪，并夺郎坦官。寻复之。康熙二年，代吴拜管佐领，迁护军参领。从定西将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深入贼巢，获所置官十一。四年，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京师有陈三道者，设坛以邪教惑众，命郎坦与诸侍卫捕治。十三年，命行边，获逋盗张飞腿等。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顺治中，俄罗斯东部人犯黑龙江边境，时称为罗刹。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师败绩。世祖命诛海塞，鞭希福百，仍驻宁古塔。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里率师讨之，败敌黑龙江。罗刹未大创，复侵入精奇里江诸处。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迁延不即去，据雅克萨城，於其旁耕种渔猎；又过牛满、恆滚，侵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部。

二十一年秋，遣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往索伦。比行，谕曰：“罗刹犯我境，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历年已久，杀掠不已。尔等至达呼尔、索伦，遣人往谕以来捕鹿。因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迳薄雅克萨城，勘其形势。度罗刹不敢出战，如出战，姑勿交锋，但率刹引退。朕别有区画。”赐御用裘服、弓矢以行。及冬，郎坦等还京师，疏言：“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与红衣砲二十，即可攻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冬雪坚冰，夏雨泥淖，惟轻装可行。自雅克萨还至爱滹城，於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须半月，逆流行船，约须三月，倍於陆行，期於运粮饷、军器、辎重为便。现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馀应用。”上谕曰：“郎坦等奏攻取罗刹甚易，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砲、鸟枪教之演习。於爱珲、呼玛尔二地建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爱珲城距索伦五宿可至，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精奇里乌拉，令索伦供牛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寻擢郎坦前锋统领。

二十二年，命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议，驻兵额苏哩。事还，奏额苏哩七月即经霜雪，宜乘春和，以宁古塔兵分为三班，更番戍守。上以更番戍守非久长策，不允。二十三年，甄别八旗管兵官，罢郎坦前锋统领，以世职随旗行走。二十四年，命都统朋春率师征罗刹，郎坦以副都统衔随征。师薄雅克萨城，罗刹酋额里克舍请降，郎坦宣诏宥其罪，引众徙去，毁木城。是冬罗刹复来，踞雅克萨筑城。二十五年，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砲，率藤牌兵百人，往会将军萨布素进兵。上以郎坦谙悉地势，即令参赞军务。六月，薄其城，凿壕筑垒，贼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寻，俄罗斯察罕汗上书请释雅克萨围，上许之，令郎坦撤军，还驻宁古塔。寻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二十八年，上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罗斯使人费耀多啰等会於尼布楚，立约定界，命郎坦与议，乃毁所筑城徙去。

二十九年，古北口外盗起，命郎坦偕侍卫赫济尔亨等督兵捕剿，尽歼之。三十一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部，扰及边境，授郎坦安北将军，率师驻大同。疏请出边驻喀喇穆伦侦寇，诏暂驻归化城。寻擢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管，列议政大臣。三十二年，授昭武将军，率师驻甘州。三十三年，移驻宁夏，与甘肃提督孙思克分道侦寇。上闻噶尔丹将逼图拉，命郎坦移兵御剿，以图拉无警，引还。仍任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如故。三十四年，往盛京巡阅边隘，还入塞，疾剧，遣太医驰驿往视。寻卒，赐祭葬。

朋春，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礼四世孙。何和礼子和硕图，进爵三等公；子何尔本、哲尔本、苏布递袭，至衮布，以恩诏进一等。朋春，哲尔本子也，顺治九年，袭封。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二十一年，偕郎坦率兵至黑龙江觇罗刹形势，赐御用裘服、弓矢。与郎坦还奏，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调取所部兵一千五百人往驻焉。又命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战船。寻擢朋春正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四年，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藤牌兵，付左都督何祐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以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衔玛拉、銮仪使建义侯林兴珠、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祐、兴珠皆郑氏将来降者也。师既行，上遣侍卫关保至黑龙江传谕曰：“兵凶战危，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五月，师薄雅克萨城，遣人谕降，不从。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砲於前，积薪城下，示将焚焉。罗

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乃宥其罪，释还俘虏，额里克舍引六百馀人徙去，毁木城，以归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及被掠索伦、达呼尔百馀户安插内地。

二十九年，厄鲁特与喀尔喀构衅，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边剿噶尔丹，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苏努率左翼，朋春率右翼，至乌阑布通。噶尔丹依山列阵，朋春所部为泥淖所阻，苏努督兵冲击，大破之。噶尔丹伪乞和，夜自大碛山遁走。部议朋春坐夺官，上命宽之，降级留任。三十一年，命解职赴西路军前管队。三十五年，复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旋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朋春仍参赞军务，出西路，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师还，以本队护军骁骑十八人战死未收其骸，下部议。以师有功，免罪，仍录战绩，增注敕书。三十八年，因病解职。寻卒。子增寿，改袭三等公。

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力闻，世为岳克通鄂城长。太祖时，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迁协领。康熙十六年，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至吉林，欲得识路者导引。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携三月粮以从。水陆行，至长白山麓，成礼而还，事具武默讷传。

十七年，授萨布素宁古塔副都统。罗刹据雅克萨，二十一年，诏率兵偕郎坦等勘视雅克萨城形势，并往视自额苏哩至黑龙江及通宁古塔水陆道。寻郎坦还奏罗刹可图状，命建木城於黑龙江、呼玛尔两地，以巴海与萨布素统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往驻，造船备砲。二十二年，疏言：“黑龙江、呼玛尔距雅克萨尚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贮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统兵直薄城下。”疏下王大臣议，如所请，上不许。寻命巴海留守吉林，以萨布素偕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率兵驻额苏哩。额苏哩在黑龙江、呼玛尔之间，为进攻雅克萨要地，有田陇旧迹。萨布素因移达呼尔防兵五百人赴其地耕种，并请调宁古塔兵三千更番戍守。上念兵丁更戍劳苦，命在黑龙江建城，备攻具，设斥堠，计程置驿，运粮积贮，设将军、副都统领之。擢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招抚罗刹降人，授以官职，更令转相招抚。

上命都统瓦山、侍郎果丕与萨布素议师期，萨布素请以来年四月水陆并进，攻雅克萨城，不克，则刈其田禾。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二十四年，以朋春等统兵进攻，萨布素会师，克

雅克萨城，乃命萨布素移驻墨尔根，建城防御。二十五年，疏言罗刹复踞雅克萨，请督修战舰，俟冰泮进剿。上遣郎中满丕往诇得实，乃命萨布素暂停墨尔根兵丁迁移家口，速修战□监，率宁古塔兵二千人往攻。又命郎坦、班达尔沙会师，抵雅克萨城。城西濒江，萨布素令於城三面掘壕筑垒为长围，对江驻水师，未冰时泊舟东西岸，截尼布楚援兵，冰时藏舟上流汊港内；马有疲羸者，分发墨尔根、黑龙江饲秣，计持久。上因荷兰贡使以书谕俄罗斯察罕汗，答书请遣使画界，先释雅克萨围，上允之，命撤围。二十八年，俄罗斯使臣费耀多啰等至尼布楚，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令发黑龙江兵千五百人为卫。寻议以大兴安岭及格尔必齐河为界，毁雅克萨城，徙其人去。二十九年，萨布素入觐，赐赉优渥，命坐内大臣班。寻命总管索伦等部贡物，疏陈各部生计土俗采捕之事，拟为则例以上，上悉允行。

三十一年，奏建齐齐哈尔及白都讷城，以科尔沁部献进锡伯、卦尔察、达呼尔壮丁万四千有奇分驻二城，编佐领，隶上三旗，并设防守尉、防御等官。噶尔丹入犯，疏陈进兵事宜，略言："兴安岭北形胜地，以索约尔济山为最。已遣识路官兵自盛京、吉林、墨尔根审度至山远近，分置驿站，其无水处，掘井以待。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与臣驻军地近，即率墨尔根兵先进，吉林、盛京继之；山之西乌勒辉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臣率部下及吉林兵继之：皆会於索约尔济山。"上可其奏。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自独石口出中路，大将军费扬古自归化城出西路，命萨布素扼其东路，督盛京、宁古塔、科尔沁兵，自索约尔济山剋期进剿。四月，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西窜，为费扬古所败。诏分萨布素所部兵五百人隶费扬古军。三十六年，召至京师，寻命回任。

初，边境有墨尔哲勒屯长，累世输贡。康熙初，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於墨尔根，编四十佐领，号新满洲。萨布素奏於墨尔根两翼立学，设助教，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三十七年，上幸吉林，褒其勤劳，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御用冠服，於众前宣谕赐之。寻疏言黑龙江屯堡因灾荒积欠米石，请俟年丰交仓。上以萨布素曾奏革任总督蔡毓荣经理十二堡，著有成效；嗣因官堡荒弃，请停止屯种，将壮丁改归驿站，存贮仓米，支放无馀，致驻防兵饷匮乏，责令回奏。萨布素具疏引罪，请以齐齐哈尔、墨尔根驻防兵每年轮派五百人往锡伯等处耕种官田，穫穀运齐齐哈尔交仓。诏侍郎满丕等往按，以萨布素将荒废地妄报成效，并浮支穀石，应斩，命罢任，夺世职，在佐领上

行走。寻授散秩大臣。

三十九年，卒。乾隆间，敕修盛京通志，列名宦，且称萨布素谙练明敏，得军民心，其平罗刹及黑龙江兴学，有文武幹济才云。

玛拉，那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尚书尼堪从子。尼堪卒，无子，玛拉与叔阿穆尔图、阿锡图及弟兆资分袭尼堪世职，玛拉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初任理藩院笔帖式。顺治五年，英亲王阿济格征叛将姜瓖，围大同，令玛拉调蒙古兵以从。累迁理藩院副理事官。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圣祖命信郡王鄂扎帅师讨之。玛拉自陈久任理藩院习知蒙古状，原赴军前效力，遂命与员外郎色棱赴科尔沁诸部调选兵马协剿。师还，擢通政使，迁礼部侍郎。十六年，擢工部尚书。偕内大臣喀岱往科尔沁诸外藩宣谕禁令。玛拉初受任，上诫以工部积弊，宜殚心釐剔。十九年，坐不能清积弊，议降五秩，诏从宽留任。复以飨殿器用修造疏忽，夺尚书，仍留世职。

二十二年，上以俄罗斯数犯边，扰及索伦、飞牙喀诸部，命集兵黑龙江，将进讨，遣玛拉往索伦储军实。寻疏言："索伦总管博克所获俄罗斯人及军前招降者，皆迫於军威，不宜久留索伦，应移之内地。"诏允行。复言："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久为罗刹所据，臣密讷雅克萨惟耕种自给，尼布楚岁捕貂与喀尔喀贸易资养赡。请饬喀尔喀车臣汗禁所部与尼布楚贸易，并饬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示将攻取雅克萨，因刈其田禾，则俄罗斯将不战自困。"上然之，即以玛拉所奏檄示喀尔喀。二十四年，遣都统朋春等帅师往黑龙江议进兵，授玛拉副都统衔，参赞军务。遣蒙古兵三十讷雅克萨城，生擒罗刹七人，得城中设备及乞援各部状。是年夏，朋春等攻罗刹克之，逐其人。玛拉在事有功。二十五年，黑龙江佐领鄂色以耕牛多毙，农器损坏，奏请储备，命玛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谕曰："农事关军饷，令严督合力播种。"值岁丰，收穫甚稔。二十七年，授护军统领。

二十九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命玛拉偕都统额赫纳、前锋统领硕鼐等率兵往讨之，赐内厮马以行。未几，噶尔丹掠乌珠穆沁，命裕亲王福全等分统大军出塞击之，噶尔丹败遁。师旋，三十年，复来犯，至阿尔哈赉，无所掠而遁。时土谢图汗、车臣汗率所部来归，上幸塞外抚辑，玛拉扈从。旋命偕都统瓦岱等率兵赴图拉侦噶尔丹，抵克鲁伦河，闻其远窜，乃还。授西安将军。

三十二年，准噶尔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上以其人

未可信，命玛拉徙入内地，毋令复逸。玛拉疏言：“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所属二千馀口，穷乏来归，揆其情状，当不复逸。”遂遣官护送，并其子台吉云木春来朝，优赉遣之。未几，玛拉卒於官，赐祭葬，谥敏恪。

论曰：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异耳，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初遣兵讷敌，郎坦主其事；取雅克萨城，朋春、萨布素迭为将，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尼布楚盟定，开市库伦，是为我国与他国定约互市之始。用兵当期必克，我苟草率，彼益猖狂，圣祖谕萨布素数言，得驭夷之要矣。

列传六十八

费扬古 满丕 硕岱 素丹 马斯喀 佟国纲 迈图 格斯泰

阿南达 子阿喇纳 吉勒塔布 殷化行

潘育龙 孙绍周 从孙之善 额伦特 康泰 泰弟海

费扬古，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三等伯鄂硕子。状貌魁异。年十四，袭爵。

康熙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率兵徇江西讨吴三桂。三桂将黄乃忠纠众万馀自长沙犯袁州，费扬古与副都统沃赫、总兵赵应奎击败之，克万载。十五年，击走夏国相於萍乡，进围长沙，累战皆捷。十八年，复败吴国贵於武冈。师还，擢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劫掠喀尔喀，遣使谕罢兵，不从，数扰边境。二十九年，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命费扬古往科尔沁徵兵，参赞军事。秋，击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二年，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三十三年，噶尔丹遣使至，请入贡。费扬古发兵迎护，侦其众男妇千五百有奇，留之归化城。疏闻，上察噶尔丹意叵测，阳为修好，潜遣入内地窥探，命侍郎满丕谕责其使，遣之还。七月，闻噶尔丹将窥图拉，诏费扬古偕右卫将军希福率军往御。希福请益兵，上责其疑沮，令勿偕往。寻以图拉无警，虑噶尔丹将趋归化城，诏费扬古旋师。三十四年，噶尔丹至哈密，费扬古往御，乃自图拉河西窜。寻授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疏言："闻噶尔丹据巴颜乌阑，距归化城约二千里，宜集兵运粮，於来年二月进剿。"诏授费扬古抚远大将军，以都统伊勒慎，护军统领宗室费扬固、瓦尔达，副都统硕岱，将军舒恕参赞军事。寻召入觐，授以方略。

三十五年二月，诏亲征，三路出师，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费扬古出西路，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霁自陕西出镇彝并进，上亲督诸军自独石口出中路。上与费扬古期四月会师图拉。费扬古师自翁金口进次乌阑厄尔几，再进次察罕河朔，与孙思克师会，而上已循克鲁伦河深入。五月，费扬古师至图拉，疏言："西路有草之地为贼所焚，我军每迂道秣马，又遇雨，粮运迟滞，师行七十馀日，人马疲困，乞上缓军以待。"上进次西巴尔台，再进次额尔德尼拖洛海。噶尔丹屯克鲁伦

河，闻上亲督师至，升孟纳尔山遥望，见御营，大惊，尽弃其庐帐、器械遁去。上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逐噶尔丹，并密谕费扬古要击，亲督大军蹑其后。次中拖陵，费扬古侦知噶尔丹走特勒尔济，遣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兵先往挑战，且战且却，诱至昭莫多。昭莫多者，蒙古语“大林”也，在肯特岭之南、土腊河之北。费扬古分兵三队，东则京城、西安诸军及察哈尔蒙古兵，屯山上；西则右卫、大同诸军及喀尔喀蒙古兵，沿河列阵；孙思克率绿旗兵居其中。并遵上方略，令官兵皆步战，俟敌卻，乃上马冲击。噶尔丹众犹有万馀人，冒死鏖斗，自未至酉，战甚力。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知为妇女、驼畜所在，麾精骑袭其辎重，敌大乱，乘夜逐北三十馀里，至特勒尔济口，斩级三千馀，俘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奴喀屯素悍，能战，亦殪於阵。噶尔丹引数骑远窜，费扬古令阿南达诣御营奏捷。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守科图。

寻命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诇噶尔丹所往。甫至，噶尔丹潜使台吉丹济拉率千五百人入掠喀尔喀牲畜、糗粮，遣副都统祖良璧御却之，追至翁金河，丹济拉败遁。寻以马疲，请移军驻喀喇穆伦。会噶尔丹使其宰桑格垒沽英等来请纳款，上再幸塞外，驻跸东斯垓。召费扬古至行在入对，上褒其功，奏曰：“军中机务，皆遵皇上指授，并未有所效力。况西路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官兵无不奋发，不俟督责，力战破敌。奈臣庸劣，皇上穷追困蹙之寇，臣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上曰：“噶尔丹穷蹙，朕不忍悉加诛戮，不如抚而活之。”对曰：“此天地好生之仁，非臣等所能测也。”赐御佩櫜鞬、弓矢，命还军。

三十六年春正月，阿南达自肃州奏哈密回人擒献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上以其疏录示费扬古，并赐胙肉、鹿尾、关东鱼，谕曰：“时当上元令节，众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等齐集暢春园，適阿南达疏至，众皆喜悦。尔独居边塞，不得在朕左右，故以疏示，并问尔无恙，即如与尔相见也。”

二月，上复亲征，自榆林出塞，诏费扬古密筹进剿。费扬古以去岁未生擒噶尔丹，请解大将军任，上不允，令便宜调遣军马。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尔哈孙，丹济拉使来，言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饮药自杀，欲携其尸及其女锺齐海率三百户来归。费扬古以闻，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以待。六月，丹济拉至哈密。费扬古有疾，诏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还京师，仍领侍卫内大臣，进一等公，仍以未生擒噶尔丹疏辞，不允，因谕曰：“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

合，遂统兵西进。道路辽远，兼乏水草，乃全无顾虑，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又曰：“屡出征，知为将甚难。费扬古相机调遣，缓急得宜，是以济事。”

四十年，从幸索约勒济，中途疾作，上驻跸一日，亲临视疾，赐御帐、蟒缎、鞍马、帑银五千，遣大臣护之还京师。寻卒，赐祭葬，谥襄壮。以子辰泰袭一等侯、兼拖沙喇哈番。

费扬古朴直有远虑。昭莫多破贼，费扬古令幕府具疏减斩馘之数，备言“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徼幸成功，非意料所及”。幕府或咎其失体，费扬古曰：“今天子亲御六师，如见策勋，易启穷兵黩武之渐，非国家福也。”及还京师，上尝命大臣校射，费扬古以臂痛辞。出语人云：“我尝为大将事，一矢不中，为外籓笑，损国家威重，故不敢与角耳。”

满丕，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管佐领，自赞礼郎累迁御史，兼管佐领。以事夺官。从都统郎坦赴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议界，还授理籓院郎中。

二十九年，偕员外郎鄂齐尔赉敕宣示噶尔丹。时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师往乌阑布通，上亲临边指授方略，满丕以噶尔丹奏书至，因言贼距大军仅百里，请往击之。上许之，遂赴乌阑布通督火器营，击败噶尔丹，得头等功牌。累擢理籓院侍郎。三十三年，费扬古进军图拉，尚书阿喇尼率蒙古兵为前哨，命满丕协同经理驿站。三十四年，命往归化城协理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命将两蓝旗兵赴费扬古军，自翁金趋图拉，破贼昭莫多。奉诏还归化城，察视凯旋官兵行粮，及抚辑降人。旋仍赴费扬古军，移驻喀尔喀游牧界外塔拉布拉克，侦防噶尔丹，收降其部人札木素等。未几，噶尔丹窜死，召还京，列议政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三十九年，命往四川勘抚番、蛮，同提督唐希顺攻复打箭炉。於是雅陇江滨瞻对、喇衮、革布什咱、绰斯甲布诸土目各率所属户口投诚。奏请授五品安抚司，其副为六品土百户，从之。擢正蓝旗蒙古都统，以疾乞罢，寻卒。

硕岱，喜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先世居尼雅满山，有昂郭都哩巴颜者，归太祖，硕岱其五世孙也。初授二等侍卫，兼甲喇额真。世祖幸南苑，硕岱与一等伯巴什泰及蒙古侍卫素尼并从。素尼猝拔刀杀巴什

泰，硕岱即举所执长枪击素尼，立仆，擒之，置诸法。上嘉其勇敢，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巴牙喇甲喇章京。

从将军卓布泰南征，渡盘江，击败李成蛟。复进攻李定国，度磨盘山遇伏，力战破之。又从将军济席哈讨定山东土寇于七。康熙初，擢前锋统领。吴三桂反，命率兵先诸军发，驻守荆州。寻命参赞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务。未几，罢参赞，从将军穆占等攻长沙。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犯永兴，硕岱往援失利，弃营入城。穆占劾之，还京师，罢官，夺世职。

二十九年，起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从定北将军瓦岱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侦贼远遁，遂还。寻偕都统噶尔玛率兵驻大同。三十五年，大将军费扬古出师西路，命硕岱署前锋统领，率大同护军二百八十人为前锋。噶尔丹遁往西路，命费扬古要击，侦贼至特勒尔济口，令硕岱率前锋挑战，诱至昭莫多，合围奋击，斩获无算。师还，擢内大臣，复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一年，卒。子海绶，於雍正七年以护军校随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击贼和通呼尔哈诺尔，阵没，议恤，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素丹，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思哈子。袭世职，授护军参领。从裕亲王击噶尔丹，战乌阑布通，中箭伤。擢护军统领，命帅师驻大同。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素丹发兵与费扬古刻期并进。寻召赴行在，统前锋兵为导。上次克鲁伦河，素丹请俟费扬古军至夹击。师还，赐内厮马，改授前锋统领。以疾解任。

雍正初，命大将军年羹尧征青海，起素丹参赞军务。西宁郭隆寺喇嘛助乱，素丹与提督岳锺琪讨平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署固原提督。寻改正红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仍驻守陕西。七年，师征准噶尔，命素丹将西安满洲兵出凉州，卒於军，赐祭葬，谥勤僖。

马斯喀，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思翰长子。初授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七年，自护军参领授武备院卿。二十八年，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寻擢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火器营。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马斯喀率镶黄旗鸟枪兵以从，先期命与诸大臣议定出征营阵队伍序次。上驻郭和苏台，命阅留牧马群，议分马群为七，择水草佳处为牧地。上进驻西巴尔台，距克鲁伦河已近，而费扬古军未至图拉，谕王大臣集行营议。信郡王鄂扎请驻师以待，马斯喀

与内大臣苏勒达、明珠请进薄敌营，上从之。复进次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严整，遂惊遁。上亲统师逐之，至拖诺山。授马斯喀平北大将军，率师进至巴颜乌阑。噶尔丹败於昭莫多，北走，所部丹巴哈什哈等诣马斯喀军降。马斯喀与费扬古师会，收集降人，遣兵★送至张家口外，乃还师。列议政大臣。复从上出塞，率师驻大同。

三十六年春，授昭武将军，移师驻宁夏，都统巴浑德、齐世，将军萨布素，都统兼前锋统领硕鼐，护军统领嵩祝，总兵王化行并参赞军务。寻命与费扬古会师，马斯喀以将军参赞费扬古军务。初，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盗马归噶尔丹，及噶尔丹死，复投策妄阿拉布坦。费扬古令马斯喀率师追之，次摩该图，不能及，引师还。上遣侍郎常绶等谕策妄阿拉布坦，得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以归，诛之。马斯喀坐追剿迟缓，当夺官，上命留内务府总管及佐领。

四十一年，授镶白旗蒙古都统。四十三年，卒，赐白金千，遣内大臣奠茶酒；发引，命皇子往送。赐祭葬，谥襄贞。

佟国纲，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子。初隶汉军，领牛录额真，授侍卫。康熙元年，袭三等精奇尼哈番，授内大臣。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为乱，授安北将军，率师驻宣府。布尔尼乱定，引还。十六年，推孝康章皇后外家恩，赠佟图赖一等公，仍以国纲袭。二十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疏陈世系，请改入满洲，下部议，许以本支改入满洲。二十八年，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等如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议立约定界。

二十九年，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以国纲参赞军务。八月己未朔，师次乌阑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於前，而兵伏其后。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於阵。丧还，命皇子迎奠。将葬，上欲亲临，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赐祭四坛，谥忠勇。上以翰林院撰进碑文不当意，乃自为制文，有曰：“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尔实兼之！”雍正初，加赠太傅。

迈图，亦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乌进，国初自哈达来归。迈图初授侍卫，从信郡王多尼下贵州，破明桂王将李成蛟於凉水井，李定国於双河口、於鲁噶。从康亲王杰书徇福建，讨耿精忠，授行营总兵，战黄岩，克建阳。从将军拉哈达破郑锦将何祐於太平山，复兴化，拔泉州。从将军赉塔破锦将刘国轩、吴淑於蜈蚣山，复长泰。皆有功。康熙

二十五年，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兼佐领。寻署前锋统领，从征厄鲁特，战乌阑布通，阵没，谥忠毅，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格斯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先世居瓦尔喀。父赫勒，归太祖。从伐明，攻献县，先登。入关，西讨李自成，破潼关。下江南，徇浙江，破明兵嘉兴城下。以牛录额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格斯泰初为睿亲王护卫，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从都统玛奇下云南，破贼石门坎、黄草坝，克云南会城：皆有功。累擢前锋参领兼管佐领。从国纲战乌阑布通，国纲战没，格斯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乘胜追贼至河岸，阻於淖，贼麕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於阵。师将发，上赐之马，格斯泰请自选，得白鼻。或言白鼻古所忌，格斯泰曰："效命疆场，吾夙原也！何忌？"师还，裕亲王奏："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赐祭葬，视副都统，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阿南达，乌弥氏，蒙古正黄旗人。祖巴赖都尔莽柰，初事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走，率所部二百三十馀户保哈屯河。逾岁，归太宗，授一等梅勒章京。从攻宁远，败明兵。复从攻锦州，战死，赠三等昂邦章京。

父哈岱，年十七，从父攻宁远，敌矢殪父马且踣，哈岱不遑甲，驰入阵，下马掖其父超乘，步从击敌，与俱还。太宗嘉其勇，厚赉之。父死，袭世职。屡从伐明，败明兵。入关定江南，徇浙江，击腾机思，讨姜瓖，取舟山，皆在行间。康熙间，授内大臣。讨吴三桂，命与侍卫阿喇尼徵喀喇沁、翁牛特、苏尼特诸部兵，分驻大同、河南、兖州，备调发。卒，谥勤壮。

阿南达，哈岱次子也，以一等侍卫兼佐领。康熙八年，鰲拜败，坐党附罪斩，圣祖特宽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诸部，命偕喇嘛商南多尔济赍敕谕罢兵。噶尔丹遣使入朝，而侵掠如故。二十九年，命往会喀尔喀诸部兵讨噶尔丹，以尚书阿喇尼、都统额赫讷等先后率师出塞。阿南达还奏，言："噶尔丹为拖多额尔德尼击败，侦卒还报，有二人共一骑者，有削木为兵者，状至穷蹙。请发兵讨之。"上命选察哈尔兵六百，率以赴图拉，益额赫讷军。寻阿喇尼请移西路军会剿，阿南达率兵渡瀚海，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败贼於乌阑布通。三十一年，命赴宁夏招和硕特部台吉巴

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擢正黄旗蒙古都统。三十二年，闻噶尔丹将取粮哈密，授郎坦为昭武将军，召阿南达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阿南达如喀尔喀诸部求习塞外途迳者二十人为导。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将走还特勒尔济，阿南达方从费扬古自图拉向昭莫多。费扬古令阿南达等先击噶尔丹，伪败以致敌，至昭莫多，纵击败敌，事具费扬古传。阿南达赴行在奏捷，上召询战状，对曰："噶尔丹闻上亲征，惶骇窜走。不虞我兵绝其归路，突然交战，擒斩过半，死伤枕藉。属下人多怨懟，降者甚众，噶尔丹深以为悔。费扬古虑涉矜张，疏报捷，特约略言之。"上乃班师，命阿南达驻守肃州。寻移军边境，调噶尔丹踪迹。阿南达遣兵分驻昆都伦、额济内诸处。复与提督李林隆移砲赴布隆吉尔，度要隘留军策应，乃还肃州。上以其章示议政诸臣，奖阿南达防边能称职也。

噶尔丹自昭莫多败后，部众多离散。噶尔丹多尔济者，其妻弟也，阴持两端。阿南达至布隆吉尔，获其逻卒，纵归招之降，遂遣使通款。阿南达因其使檄哈密回部："噶尔丹且至，当擒献。"即传语噶尔丹多尔济："噶尔丹至哈密，哈密且擒献，当为哈密助。"未几，噶尔丹遣族子顾孟多尔济等与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通声闻。阿南达复至布隆吉尔侦知之，率兵追及於素尔河，擒其使人，以其书十四函驰奏。

三十六年，哈密回部擒噶尔丹子色卜腾巴尔珠尔及其从者徽特和硕齐等，送阿南达。继又获厄鲁特土克齐哈什哈。土克齐哈什哈实戕我使臣马迪，至是始就擒。先后槛送京师。寻复疏言厄鲁特晋巴彻尔贝来降，询知噶尔丹穷促状。是岁上复亲征，命与林隆率甘州兵二千出布隆吉尔。次塔尔河，闻噶尔丹已死，所部台吉丹济拉将窜巴里坤依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因往追之，未及，上命还驻布隆吉尔。丹济拉诣哈密乞降，阿南达护使谒上行在。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奉命率兵驻西宁。四十年，卒，赐祭葬。雍正二年，追谥恪敏。

阿喇纳，阿南达长子。少袭其祖哈岱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进散秩大臣。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为寇，侵哈密。康熙五十四年，上命尚书富宁安视师，屯巴尔库尔。五十五年，授阿喇纳参赞大臣，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得四百人，率之以行。五十六年，授富宁安靖逆大将军，令阿喇纳将一千三百人，自乌阑乌苏深入乌鲁木齐。至通俄巴锡搜山，俘一百数十人，收驼马牛羊，躏其稼乃还。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富宁安复令率四千人自吐鲁番出边，至齐克塔木，破贼敌垒。进至皮禅，回民三百馀以城降，师遂会富宁安於乌阑乌苏，引还。

六十年，上命率师进取吐鲁番，因留驻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来犯，阿喇纳行与遇。令分兵为三，突入阵，策妄阿喇布坦败入林中，弃马步战，我师发枪击杀准噶尔兵百馀，乃败走，逐北数十里，俘获甚众。授协理将军，筑城屯垦，为持久计。阿喇纳久居边塞，悉敌情，疏请进兵伊犁。下议政大臣议，以贼已远窜，暂缓进兵。雍正元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师征青海，命率兵二千驻布隆吉尔。贼酋阿喇布坦苏巴泰来袭，遣师追至推默尔，大败之。未几，卒於军。遗疏为父请谥，上特许之。赐白金千，遣官护丧归，谥僖恪，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伍弥泰兼袭，合为三等伯。乾隆间，定封号曰诚毅。伍弥泰自有传。

吉勒塔布，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觉善第三子。初授侍卫兼前锋参领。康熙十一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偕副都统拉哈率师驻江宁。寻令援浙江。从将军贝子傅喇塔攻嵊县，与精忠将曾养性等战於黄瑞山，督兵乘夜分两翼冲击；又遣兵循山麓疾上，以鸟枪旁击之，养性败溃，克仙居。十四年，养性与叛将祖弘勋犯台州，吉勒塔布与都统沃申赴援，战於平山岭，殪贼四千馀；夺梁蓬隘道，遇贼伏，尽歼之。直趋黄岩，副都统穆赫林督兵夹击，养性夜走温州。克黄岩，复战於上塘岭。攻温州，久未下。十五年，养性复以四万馀人来犯，吉勒塔布遣兵分道逆击。进剿处州，过三角岭，循江度师。养性以百馀舟屯江上，陆兵屯得胜山下，据险拒我师。吉勒塔布与总兵陈世凯分道拔贼垒，又以砲击贼舟，沉诸江。师次温溪渡口，击败精忠将马成龙等，斩千馀级，遂与康亲王师会衢州。偕都统赉塔等击精忠将马九玉，战於大溪滩。吉勒塔布督兵逾三濠，进焚木城，克江山，九玉败遁。遂度仙霞岭，进克浦城、建阳诸县。从康亲王进次福州，精忠降。

十六年，击郑锦同安。十八年，与锦将刘国轩战於下坑、於欧溪头、於郭坑，皆胜，斩二千馀级，收海澄。与沃申驻师漳州。二十一年，师还，累擢护军统领、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七年，授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侵喀尔喀，上命吉勒塔布与都统巴海等徵科尔沁诸部兵备边。寻命往苏尼特，度水草佳处为喀尔喀牧地。二十九年，命与尚书阿喇尼出塞，自归化至图拉置台站，率师会喀尔喀诸部，自洮濑河进攻噶尔丹。噶尔丹掠乌珠穆秦部，至乌勒辉河，我师与遇，分兵乘夜挑战。喀尔喀兵违节度，乱阵，战失利。吉勒塔布当夺官，命留佐领，率兵驻呼鲁固尔河。旋命与内大臣阿密达同驻克勒，待裕亲王师至，分三队以

进。吉勒塔布为第一队，大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三十年，诏移喀尔喀土谢图、车臣两部归附人牧近边。上出塞抚绥，令吉勒塔布与尚书马齐、班第等，先期集归附人於上都河、额尔屯河以待。上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掠喀尔喀，命吉勒塔布督喀尔喀诸部兵为备。三十一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降，罢兵归。三十五年，擢都统。三十六年，卒，赐祭葬。

殷化行，字熙如，陕西咸阳人。初以王姓成康熙九年武进士。十三年，从经略莫洛讨吴三桂，授守备。会王辅臣叛，莫洛遇害，化行被胁羁秦州，称病不为贼用。逾年，自拔归，总督哈占奏复原职，补火器营守备。从振武将军佛尼勒战牛头山，攻克上、下岭。三桂将王屏藩据汉中，以二万人犯宝鸡。大将军图海檄化行赴援，破敌，解西山堡围。复自大泥峪取两河关，复兴安州城。十九年，佛尼勒援永宁，化行为前锋，败敌托川，击走三桂将胡国柱於安宁桥。调援叙州，与西宁总兵李芳述守城，贼分三路来攻，击卻之。图海、哈占合疏陈化行奋战状，特擢汉中城守营副将。二十年，逐国柱，迭战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诸处，屡克要隘，复马湖府城。

二十二年，追议辅臣叛时被胁，坐夺官。哈占以化行未为辅臣用，从征有劳，奏复原职，授直隶三屯营副将。二十三年，叙功加一等，授都司佥书，兼管副将事。二十五年，上幸畿东，化行扈从行围，赐上用佩刀。二十六年，擢福建台湾总兵，赐貂裘、白金。时议城台湾，化行言地皆浮沙，难以巩固，令部下人致树一，植为城，数日而成。诸部亦各植木城，缮治甲兵，防御以固。三十年，移襄阳。陕西旱，米价腾贵，民多流移。诏发襄阳米二万石水运至商州，改陆运至西安。命内阁学士德珠与化行及总督丁思孔往督水陆輓运，并护流民还里。三十二年，移登州。复移宁夏。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三路出师，发陕西兵当西路，遣刑部尚书图纳会将军、督、抚及河西提、镇议进兵事。化行陈方略，诏报可。时绿旗兵统於振武将军孙思克，率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及化行自宁夏出塞，会大将军费扬古进剿。化行领所部兵三千至翁金河，简精卒前进，遇敌昭莫多。山崖峻削，其南渐纮，有小山横亘，化行急据其巅，麾军士毕登。敌猝至山腹，发砲击之，噶尔丹率众死斗，锋甚锐。化行使告费扬古曰：“贼阵坚，宜遣一军冲其胁，贼妇女辎重俱在后阵，劫之必乱。”费扬古从之。化行望山下两军将薄阵，鼓行而下，敌披靡，死伤枕藉。噶尔丹败遁，诏班师。是役化行功最。

三十六年，疏请率兵二千至郭多里巴尔哈孙侦擒噶尔丹。会上西

巡，将幸宁夏，化行迎谒，奏请行围花马池观军容。上曰：“师行赖马力。今噶尔丹未灭，宁夏兵至花马池，往来七八日，马必疲。猎细事耳，罢猎而休马，以猎噶尔丹何如？”乃令化行率所部兵五百人从昭武将军马思喀复出塞。寻命化行参赞军务，谕谓绿旗总兵官未有授参赞者，并赐孔雀翎。师次郭多里巴尔哈孙，会大将军费扬古兵。进至洪郭罗阿济尔罕，噶尔丹死，诏班师。化行还宁夏。

三十七年，请复本姓。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广东提督。三十九年，琼州营游击詹伯豸等扰黎人，黎人王镇邦为乱，以化行约束不严，降级留任。四十年，连、阳瑶为乱，里入峒、油岭二排尤凶横。化行率总兵刘虎驻师里入峒，遣副将林芳入排，使执为乱者以献。瑶人戕芳及所从兵役。上命尚书嵩祝为将军，令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讨之。四十一年夏，会师连州，分扼要隘，瑶人惧，缚献为乱者李贵、邓二等，置诸法，馀悉就抚。寻追按芳被戕，化行、虎不能救，虎夺官，化行休致。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化行迎谒，授其子纯四等侍卫。四十九年，卒。

潘育龙，字飞天，甘肃靖远人。初入伍，从征李来亨等於茅麓山，有功。康熙十四年，王辅臣叛，育龙从副将偏图攻三水、淳化，复从扬威将军阿密达战泾州。宁夏道梗，大将军董额使育龙赴提督陈福军，自红河川、白马城诸要隘转战七昼夜，达宁夏。驻灵州，招抚散卒。总督哈占调援山阳，败贼於甘沟口。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夺平凉城北虎山墩。累擢守备。十七年，吴三桂兵犯牛头山、香泉，育龙从总兵王好问等出间道击破之。十八年，克梁河关，斩三桂将李景才、景文略等；薄兴安，三桂将谢泗、王永世以城降。叙功，擢都司佥书。叛将谭弘据川东，育龙从哈占进剿，复大竹、渠县。迁游击。

二十七年，以总督噶思泰荐，擢甘州副将。学士达瑚等自西藏使旋，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掠。将军孙思克使育龙偕游击韩成等捣其巢，斩级四百有奇，阿奇罗卜藏遁。事闻，诏嘉奖。三十年，赴宁夏防剿噶尔丹。时改肃州协为镇，即以育龙为总兵。三十一年，降番罕笃与罗卜藏额林臣、奇齐克等复叛，育龙追至库列图岭，斩四十馀级，获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尔丹属回塔什兰和卓等五百馀人入犯，渡三岔河，育龙击擒之。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遇贼昭莫多，飞砲中育龙右颐，益力战，贼败遁。师还，召至京师，上抚视其创，命御医诊视，赐衣一袭。移镇天津。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四十年，擢陕西提督，赐孔雀翎。四十二年，上西巡，育龙迎谒山

西，赐御书榜。驻跸渭南，阅固原将卒校射，顾大学士马齐等曰："朕巡历诸省，绿旗无如潘育龙兵者。"命加秩。寻特授镇绥将军，领提督如故。四十九年，上幸五台，育龙迎谒，赏赉优渥，亲制诗章宠之。时有陈四等率妻子游行鬻技，走马上竿，鵕索算卦，俗名曰卦子。人既众，遂为盗。育龙捕得五百九十馀人。有司谳鞫，因疏请饬各省督抚责所属乡村堡寨，遇令改业，编户为民，给荒地开垦，马骡牲畜变为牛种，载入赋役全书。下部议行。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襄勇。

孙绍周，改籍陕西西安。袭世职，授二等侍卫。累迁广西庆远协副将。雍正初，总督鄂尔泰奏开古州、都江河道，以定旦、来牛二寨苗梗路，檄绍周统广西兵赴古州诸葛营，与贵州副将赵文英会剿，尽平贼寨。擢云南提督，赐花翎。调古北口，以病解任。乾隆十八年，卒。高宗追念育龙军功，特予恩骑尉世职，以绍周子忱嗣。

之善，育龙从孙，仍籍甘肃靖远。初从育龙征噶尔丹。昭莫多之役，力战中枪，诏来京师医治。四十二年，上幸西安，之善迎谒临潼，授蓝翎侍卫，赐孔雀翎。补肃州镇标游击。策妄阿喇布坦以二千人侵哈密，之善率兵二百击败之。上嘉其勇，超擢陕西潼关副将。从靖逆将军富宁安击准噶尔於乌鲁木齐，多俘获。雍正初，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布隆吉尔，与参将孙继宗引兵夹击，斩获无算。擢四川川北总兵，移镇陕西西安。之善以边外辽阔，当设卡路杜窥伺，乃遣兵於沙州西路伊逊察罕齐老图及察罕乌苏诺尔分路侦御。并以住牧熟夷数百户，分置诸要隘，诶敌情，督修西安城及沙州五堡，以二千四百户屯田沙州，筹牛种，建房舍。疏闻，上深嘉之，命署固原提督。谕曰："此军乃汝叔祖潘育龙所整理，为天下第一营伍，流风馀韵，至今可观。若不能企及，何颜以对朕耶？"寻以目眚解任。十一年，卒。

额伦特，科奇哩氏，满洲镶红旗人，佛尼埒子也。佛尼埒卒官，家贫不能还京。四川总督哈占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康熙二十三年，授西安驻防佐领。三十年，从将军尼雅翰逐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又从将军郎坦赴克锡图额，皆有劳。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从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破敌昭莫多。以功授世职拖沙拉哈番，擢协领。四十三年，上幸西安阅武，设宴，特命额伦特近御座，亲赐之饮。谕曰："尔父宣力行间，尔亦入伍能效力，故赐尔饮。"寻迁西安副都统。调荆州副都统。四十九年，擢湖广提督。五十二年，授湖广总督。寻命履勘湖南诸州县荒壤，得四万六千馀顷。疏请听民开垦，六年后以下则起科。五十四年，命往按太原知府赵凤诏贪墨状，论罪如

律。

厄鲁特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上遣尚书富宁安等率师讨之。五十五年，命额伦特署西安将军，主军饷。策妄阿喇布坦自噶顺汛山后道沙拉侵青海，执台吉罗卜藏丹济布以去，命额伦特率师驻西宁，为青海诸部应援。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侵西藏。命额伦特移军青海，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五十七年，策凌敦多布入西藏，破布达拉城，戕拉藏汗，执其子苏尔咱，遂据有其地。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馀里，多所斩获。疏入，上深嘉其勇。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於阵。五十八年，丧还，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康泰，甘肃张掖人。初入伍，累擢至游击。从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四迁四川提督。额伦特驻西宁，泰率松潘兵千馀出黄胜关为应援。兵譟，夺官，命自具鞍马从军。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赠都督同知，谥壮勇。

弟海，陕西凉州总兵。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赠世职拖沙喇哈番。

论曰：厄鲁特亦出於蒙古，析为四卫拉特，其一曰绰罗斯，牧伊犁。噶尔丹戕兄子自立，乃号准噶尔，移帐阿尔泰山，兼有四卫拉特。北侵喀尔喀，南侵卫藏。圣祖再亲征，乃摧败以死。乌阑布通之役，噶尔丹败遁，我军亦重衄。佟国纲以元舅死绥。及战昭莫多，费扬古麾饥疲之众，当困斗之寇，蹈瑕以破坚，则谋勇胜也。马斯喀、阿南达、吉勒塔布、化行、育龙先后在事有劳。额伦特孤军殉寇，青海之师，准部之灭，皆於是乎起。谨书之以著其本末。

列传六十九

姜希辙 余缙 德格勒 陈紫芝 笪重光 任弘嘉 高层云

沈恺曾 龚翔麟 高遐昌

姜希辙，字二滨，浙江会稽人。明崇祯间举人。顺治初，除温州教授。五年，以瑞安知县缺员，令暂摄。郑成功兵来犯，攻城，希辙督民守，遇事立应。援至，破成功兵齐云江上。九年，迁直隶元城知县。畿北饥，流民至者日以万计。逃人令方严，民虑溷入为累，辄拒不予食。希辙令察非逃人，使垦县中荒田，田辟，饥民以活。善决狱，民称之。

十五年，授工科给事中。吏得盗，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为买马，镶白旗丁为之因缘。希辙疏言："可望来归本朝，湔涤不暇，尚敢收亡命相关通？身为旗丁，岂复应桀骜冒法网？夫盗有根柢，有党羽，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上下其疏，罪人皆抵法。国初考功法，获逃人、辟荒田、督运漕粮，皆躐等升擢。希辙疏争非政体，不当开幸进。上方严罪贪吏，吏往往曲法罚鍰。希辙疏言："例赎杖分有力无力，所轻重不过铢两间。今乃倍五倍十，不拘成数，不应则敲朴随之。是昔以罚省刑，今以罚济刑也。"命仍如定例。

十七年，上诏求言，希辙疏言："臣闻君臣一德，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为人臣诿卸责地也。臣观今日积习病根，大要有二：巧於卸肩者，假详慎以行推诿；畏於任事者，饰持重以蹈委靡。请进一德之箴，为中外诸臣诫。"师自江西下广东，州县供亿繁重。南赣巡抚报曲江、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希辙疏言："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秬、釜镬，自所必需。然先时传檄，使之预备，供亿虽艰，何至捐偾？行兵不严，责在总督；立法不预，责在巡抚：二者必居一於是。请饬察究。"寻更历兵、礼二科。时会计法严，钱粮完欠，每项各限十分定考成，条例繁赜，有司救过不给。希辙疏请："总归十分，以一岁之徵收，计一岁之款项，起讫既清，稽核亦便。"自此部计稍纾，有司得久任。

康熙元年，考满，内升，回籍待缺。九年，诣京师，复授户科都给事中。具三疏：请增科员；请令巡抚得辖兵，防地方窃发；请缓奏销之期，使催科不迫。迁顺天府丞。遭父丧归。十七年，授奉天府丞。乞养母归。三十七年，卒於家。

余缙，字仲绅，浙江诸暨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河南封丘知县。兵后流亡未复，弃地弥望，朝议兴屯，设道、□董之。民田徵赋，屯田徵租，租视赋为重，民弃屯不耕。府县吏急考成，以屯租散入田赋，民失业。总督李麐祖行部至县，缙导观民间困苦状，麐祖疏闻，兴屯道、□悉罢。十七年，行取授山西道御史，乞养归。起河南道御史。

康熙初，郑成功已死，其子锦屯厦门。有议弃舟山者，缙上疏争之，略谓："浙江三面环海，宁波尤孤悬海隅，以舟山为外籓。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江海门户，敛手委之逆竖。夫闽海祗一厦门，数万之众，环而攻之，穷年不能下。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缙复疏争之。略谓："海滨之民，与贼狎处。一二冥顽贪狡，嗜厚利，通消息，以相接济者，固未必无之。但据所称排头、方田诸处，民或盗牧马，或缚穷民潜送厦门。当此两军相望，巡徼严密，虽有奸宄，安能飞渡？是其号令不肃，已可概见。"又云："派拨舵工、水手，公然不应。海上舵工名曰"老大"，其人必少长海舟内，外洋岛屿径路，靡不熟历，而后驾风使舵，操纵自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视同里役，横加佥派？彼即勉强应役，技既不精，心复叵测。万一变从中起，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於何地？"两疏语皆切至。

圣祖亲政，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次第赦还，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居数年，诏宽逃人禁。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存者召还录用，殁者归葬赠恤。寻命巡视长芦盐政。以改葬乞归。二十八年，卒於家。

缙廉而能，治事尤持正。妖人硃方旦言祸福，朝士多信之。缙曰："此妄男子耳，於法当诛。"方旦卒坐死。

德格勒，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掌院学士。李光地亟称其贤。圣祖时，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大学士明珠柄政，务结纳士大夫，将餽金为治装。德格勒以装具，固辞不受。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问其占，曰："泽上於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时以蜚语上闻，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故并嫉之。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逾月，上召尚书陈廷敬、汤斌等及德格勒、徐元梦试於乾清宫。阅卷毕，谕曰："朕政暇好读书，然不轻评论古人。评

论古人犹易，评论时人更难。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朕心不谓然，故召尔等面试。妍媸优劣，今已判然。学问自有分量，毋徒肆议论为也。”二十七年，明珠罢。

未几，掌院学士库勒讷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下刑部论罪。故事，起居注数易藁然后登籍，德格勒所删易者，实未定藁也。谳上论斩，命改监候秋后处决，徐元梦亦坐谴。语详徐元梦传。光地还京师，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卿，并诘光地。於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光地亦以妄奏引罪，命从宽免究。德格勒寻遇赦，释归本旗。卒。

陈紫芝，字非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陕西道御史，力持风纪，绝外僚餽遗。巡视南城，捕大猾邓二置诸法。疏言：“朝章国典宜画一，民间冠昏丧祭未有定制，请编纂礼书，颁行天下。”又请裁屯卫：“以屯务属州县，则田赋可覈，逃盗可清。”诏并允行。

时督、抚、监司皆由廷臣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言路莫敢摘发。二十六年，紫芝上疏劾之，言：“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夺汧官，遣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复谕廷臣，谓汧贪婪无人敢言，紫芝独能弹劾，即予内升。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又派收盐商银九万，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於民又八万，谳上，论绞。保举汧为巡抚者，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皆坐夺官。擢紫芝大理少卿。每谳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多所平反。

紫芝以峭直受上知，同朝多侧目。无何，卒。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遂暴卒云。

笪重光，字在辛，江南句容人。顺治九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巡按江西，与明珠忤，罢归。初，郑成功犯镇江，重光縋城乞援。事平，赐御书榜。卒，祀乡贤。

任弘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乡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

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讬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釐火耗之轻，受佥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籓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小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遍鸡豚。”所言皆痛切。弘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弘嘉趋王府，索优出，杖之四十。上闻，直弘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寻掌山东道，兼江南道如故。上十渐疏：“一曰，朋党交结之渐。始因交际为餽遗，渐以爱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逾之渐。物力既殚，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讦讪之渐。督、抚、提、镇挟私互讦，小吏效尤，何以使民无讼？四曰，绅士吹求之渐。有司视如仇讎，奸民以为鱼肉。五曰，上下奉违之渐。国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虚文，过当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渐。为生养万民计，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渔之渐。贮穀久易浥损，又难盘察，不若听民输钱，数易稽而无朽蠹。八曰，河工兴建之渐。从古无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议开议塞，借一劳永逸之辞，为逐利幸功之术。九曰，情罪过当之渐。如逃人止於鞭刺，过宿反至窜流，轻重不平，枉诬尤甚。十曰，积习胶固之渐。升迁则趕缺压缺，处分则忽重忽轻，视为故常，营竞特甚。”复疏论铨政不平，并下部议行。三十三年，迁奉天府府丞，兼学政。转通政司参议，署通政使。丁母忧归。服阕，病目，卒於家。

弘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蒽若此，何如不言？”曰：“弘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高层云，字二鲍，江南华亭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大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籓臣体。”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於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著为令。

二十八年，京师旱，诏求言。层云疏论江、淮间行屯田扰民，请急停苏民困，上嘉纳之。迁通政司参议。二十九年，迁太常寺少卿，卒官。

沈恺曾，字乐存，浙江归安人。康熙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年，改山东道御史。喀尔喀率属内附，上亲出塞拊循。恺曾疏言："巡行口外，为蒙古诸臣定赏罚，编户口，安插新附。但圣躬远出，间关崎岖，乘舆劳顿於外，群臣晏息於家，臣心何安？宜遣部院大臣经理，令逐一奏闻，仍与皇上亲行无异。乞传旨暂缓此行。"疏入，不报。上还京师，召恺曾入对，赐宴。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岁暮，以馀孽未靖，复出塞。恺曾复上疏请回銮，语甚剀切。

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命夺情视事，光地请给假九月，言路大譁。恺曾疏言："学臣关系名教，表率士子。使衰绖者衣锦论文，其何以训？宜令终丧，以隆孝治。阁臣职司票拟，理应委曲奏请，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科臣职司封驳，阁臣票拟不当，科臣缴旨覆奏，固其职也。乃亦复默然，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劾奏同列为咎。"疏入，下九卿议，寻用彭鹏言，令解任在京守制。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恺曾论奏乞敕部停止，上是之。

入台七年，疏数十上，伉直敢言。历掌山西、江南、浙江、河南道事，管登闻院。三十八年，巡两广盐课，多惠政，商民德之。报满，留任一年。还京，复掌山西道。丁父忧，以广东运使罣误事连坐，罢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召试行在称旨，赐御书。寻卒。

龚翔麟，字蘅圃，浙江仁和人。父佳育，字祖锡。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永道佥事，擢江南布政使，所至有声绩。入授光禄寺卿。命修赋役简明书，未竟。卒。

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出榷广东关税。沿海诸税口，远者去省二千里，吏役苛索，商民重困。翔麟严其禁，并移行府县察究。康熙三十三年，考选陕西道御史，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徵收，著为令。

寻命巡视西城。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复起为吏部尚书。翔麟疏劾："赐履窃讲学虚声，前因票拟错误，嚼毁草签，卸过同官。皇上从宽，放归田里。旋赐起用，晋位冢宰，毫无报称。其弟赐瓒包揽捐纳，奉旨传问，赐履不求请处分，犹泰然踞六卿之上。乞赐罢斥。"右通政张

云翮，故靖逆侯勇子。勇妻李卒，云翮不居丧。翔麟疏劾：“云翮纵非李出，嫡母、继母并制三年，岂可视为陌路？乞严加议处，以儆败类。”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定云南，以叙功未允，为部下乞恩，屡有求请。翔麟疏劾：“良栋效力行间，悉由皇上指授方略。荡平后叙功，既经廷议，重以睿裁，轻重无不允当。事阅十年，而良栋犹哓哓不已，妄肆荐扬，市恩於众，借矜己功。且越例求赐庄田、房屋，言词狂悖，大不敬。乞下所司定罪。”赐履雅负清望，良栋功臣，云翮功臣子，翔麟论列无所避，以是得直声。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条列以上。

官御史十年，乞归，贫至不能举火，萧然不改恆度。寻卒。

高遐昌，字振声，河南淇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湖南龙阳知县。以屯赋重，请减与民田同额。父忧去。服阕，补广东东莞知县，历茂名、信宜，护高州知府，皆有声。行取，擢刑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

四十六年，授户科给事中。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讬合齐恃权不法，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上方幸热河，遐昌诣行在继劾之。略言：“讬合齐欺罔不法，经懿德纠参，臣又何敢置喙？伏念其所以横恣，皆缘握权太过。自督捕裁，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悍将骄兵，毫无忌惮。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考勤惰、禁勒索，营务防汛，昼夜巡逻，即有奸匪，不得妄牵无辜，私刑酷讯。提督干预词讼，奸民构弁兵，择人而噬，民不聊生。请仍归大、宛二县，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盗命案，归於刑部，一秉国法。提督管理街道，纵其兵丁肆为贪噬，势压官民。请五城分治，仍归司坊。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庶法官守制，无复轶越。此皆本朝旧例，当归所司，防微杜渐，不致成积重之势。”疏上，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非自讬合齐始。司坊管街道，畏惧显要，止知勒索铺户，故亦归并步军统领。今既累商民，即以遐昌兼管，期一年责以肃清。遐昌既任事，革除陋规，街道沟渠次第平治，兵民以安。两届报满，仍命接管。

讬合齐阴图报复，欲伺隙中伤。五十年，上自暢春园还，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召讬合齐诘责之。讬合齐奏外城尤窄。命尚书赫硕色等察勘，讬合齐故引视僻巷，民居占官街得三百馀间，谓皆遐昌任内所造，逮下刑部狱。尚书齐世武，讬合齐党也，将刑讯，主事蒋晟持不可。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应发奉天安置。讬合齐党复譁，言遐昌受赂。严讯家属，定爰书，谓据供虽未受赂，但风闻街道旧规，铺户修房，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以此例之，房三百馀间，计钱七百五十千，

当枉法赃律处绞。朝审，具冤状。尚书王掞、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宜从宽典，富宁安赞之，狱乃缓。会讬合齐以病乞假，隆科多摄其职，因言讬合齐罔上行私，横恣贪婪，及诬陷遐昌状。上命释遐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拥赴阙谢。及出都，送者填溢，醵金完悬赃。遐昌归，未几卒。

论曰：康熙间以直言著者，魏象枢、郝浴、杨素蕴、彭鹏、赵申乔辈，易攵历中外，卓然为名臣。希辙、缙，自世祖朝巳在谏垣，有献替。弘嘉论十渐，层云争国体，陈义皆甚高。若德格勒、紫芝、重光忤明珠，恺曾弹李光地，翔麟论熊赐履、赵良栋，遐昌抗讬合齐，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謇謇匪躬，不为名慑，不为势挠，谥为“遗直”，殆无愧欤？

列传七十

觉罗武默讷 舒兰 拉锡 拉锡子旺札尔 孙博灵阿 图理琛 何国宗

觉罗武默讷，正黄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顺治四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一等侍卫。康熙六年，授内大臣，管佐领。

十六年，命偕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瞻礼长白山，谕曰："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尔等赴吉林，选识路之人，瞻视行礼，并巡视宁古塔诸处，於大暑前驰驿速往。"五月己卯，武默讷等发京师；己丑，至盛京，东行；戊戌，至吉林。询土人，无知长白山路者。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负鹿归，道经三宿，似去额赫讷殷不远。自吉林至额赫讷殷，陆行十日，舟行几倍之。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先发，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六月丁未，武默讷等携三月粮，陆行经温德亨河、库埒讷岭、奇尔萨河、布尔堪河、纳丹弗埒城、辉发江、法河、卓隆鄂河，抵讷殷江干，米亦至。乃乘小舟，与萨布素分道行，溯讷殷江逆流上。

丙寅，会於额赫讷殷。一望深林无路，萨布素率众前行，伐木开道。遣人还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巅，缘木而望，长白山乃在百馀里外，片片白光如积玉，视之甚晰。戊辰，武默讷前行。己巳，遇萨布素於林中。壬申黎明，大雾，莫辨山所向。闻鹤唳，寻声往，遇鹿蹊，循行至山麓，见周遭密林，中间平迤圆绕，有草无木。前临小林，尽处有白桦木，整若栽植，及旋行林外，仍瀰漫无所见。跪诵敕旨，拜毕，雾开，峰峦历历在目，登陟有路。遥望之，山修而扈，既近，则堂平而宇圜，向所睹积玉光，冰雪所凝也。山峻约百馀里，巅有池，环以五峰，其四峰临水拱峙，正南一峰稍低，分列双阙。池广袤约三四十里，夹山涧水喷注，自左流者为松花江，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绕山皆平林。武默讷瞻拜而下。峰巅群鹿奔逸，仆其七，坠武默讷等前。时登山者正七人，方乏食，谢山灵赐。卻行未里许，欻然雾合。癸酉，还至前望处，终不复见山光。七月庚辰，至恰库河，马疲甚。甲申，自恰库河乘舟还，经色克腾、图伯赫、噶尔汉、噶达浑、萨穆、萨克锡、法克什、多珲诸河，至松花江。八月丁未，还吉林，巡视宁古塔诸处。乙丑，还京师。

疏闻，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十七年，命武默讷赍敕往

封，岁时望祭如典礼。十九年，召入养心殿，命工绘其像以赐。谕曰："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恩宠。"二十九年，卒，赐祭葬。

舒兰，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父敦多哩，官刑部侍郎，兼佐领。坐鞫总督蔡毓荣罪，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夺官，戍黑龙江。

舒兰自理藩院笔帖式迁主事。康熙三十八年，从侍郎满丕、都统乌达禅等，招降巴尔瑚三千馀人，安置察哈尔游牧地，编隶佐领。未几，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骁骑校班第，掠马驼以遁。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并徵察哈尔、厄鲁特兵，从乌达禅会剿，擒其渠。迁内阁侍读。

四十年，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谕曰："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其发源处人迹罕到。尔等务穷其源，察视河流自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诸处，宜详阅之。"四月辛酉，舒兰等发京师。五月己亥，至青海。庚子，至库库布拉克。贝勒色卜腾扎勒与偕行。

六月癸亥，至鄂棱诺尔。甲子，西行至扎棱诺尔。鄂棱周二百馀里，扎棱周三百馀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乙丑，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西有山曰巴尔布哈，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为噶尔玛瑭；出自巴尔布哈者，为噶尔玛楚木朗；出自阿克塔齐勒者，为噶尔玛沁尼。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棱诺尔，扎棱一支入鄂棱诺尔，黄河自鄂棱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丁卯，舒兰等自星宿海还，舍故道，循河流东南行。己巳，登哈尔吉山，见黄河折而东，至库库陀罗海山，又南绕萨楚克山，复北流，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庚午，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山最高，云雾蔽之，不可端倪。蒙古人言长三百馀里，有九高峰，积冰终古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仅三四日。舒兰等自此返。壬申，至锡喇库特勒，又南过僧库尔高岭，更百馀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经归德堡北、达喀山南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师至星宿海，七千六百馀里。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行多喘息。九月，还京师，具疏述所经，并绘图以进。

上谕廷臣曰：“朕於古今山川名号，虽在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敦塔拉’，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扎棱、鄂棱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

舒兰累擢内阁学士。四十五年，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回京得风疾，遣太医诊视。越二年，疾复发，乞休，许解任调治。五十二年，疾愈，起故官。是年以万寿恩典，复其父敦多哩故秩。寻迁工部侍郎。未几，坐事，降三秩调用。五十九年，卒。

拉锡，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偕舒兰穷河源，进一等。雍正初，累擢本旗都统。以治事明敏，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授议政大臣。拉锡谙习旗务，奏事辄称旨，累被褒嘉，加授拖沙喇哈番。四年，以隐匿乌梁海事，尽削官职，降授一等侍卫，管太仆寺卿。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迭署江宁将军、天津满洲水师营都统，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子旺札尔，初授侍卫，袭世职。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如苏州、如浙江按事。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理藩院侍郎、御前大臣。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金川平，擢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恪慎。

孙博灵阿，袭世职。初授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扑碉受创，卒。赠都统衔，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还奏：“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馀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河源纪略识其事。阿弥达更名阿必达。大学士阿桂子，附见阿桂传。

图理琛，阿颜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坐事，夺职。康熙五十一年，特命复职，出使土尔扈特。

初，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阿喇布珠尔不得归，款关乞内属，诏封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嗣阿玉奇遣使入贡，上欲归阿喇布珠尔。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扎纳、郎中纳颜赍敕谕阿玉奇，假道鄂罗斯。

五月，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七月，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以假道故，待其国察罕汗进止。五十二年正月，许假道，乃行。还乌的柏兴，越柏海尔湖而北，抵厄尔库。鄂罗斯讬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噶噶林者，彼国所称总管也。图理琛等欲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请稍驻俟之。三月，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聂谢柏兴，登陆。五月，抵麻科斯科，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经那里穆柏兴、苏尔呼特柏兴、萨玛尔斯科、狄穆演斯科诸地。七月，至讬波尔。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迎至廨，留八日。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抵鸦班沁登陆。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落克岭，抵索里喀穆斯科，以路泞，守冻十日。复行，经改郭罗多、黑林诺付、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诸地。十一月，至萨拉讬付，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水自东北来，折而南，鄂罗斯号为佛尔格，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讬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

五十三年四月，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徵等来迎。五月，图理琛等渡额济勒河，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遣献马，卻之。六年朔，至玛努讬海，阿玉奇择日听宣敕。图理琛等以上意谕之曰："阿喇布珠尔已赐爵优养，欲遣归尔牧地，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恐为所戕。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当自鄂罗斯来迎。"阿玉奇曰："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鄂罗斯乃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之国也，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则我无由入贡矣。阿喇布珠尔荷厚恩，与归土尔扈特同，复何疑虑？"阿玉奇及纳扎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图理琛等以越境无私交，卻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礼，留十四日，筵宴不绝。复附表奏谢。图理琛等遂行，由旧路归，鄂罗斯遣护如初。五十四年三月，还京师。

是役也，往返三载馀，经行数万里。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远阻声教，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图理琛奉使无辱命，既归国，入对，述往还事状，并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呈上览。上嘉悦，寻授兵部员外郎。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遣，再传至其子丹忠，雍正中，迁牧额济内河。

图理琛迁郎中。世宗即位，命赴广东察籓库，就擢广东布政使。调陕西。三年，擢巡抚。五年，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偕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仍调兵部。六年，追议前定界时，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砲谢天，私立木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又前任陕西巡抚时，将天下兵数缮摺私给将军延信，逮问论斩。诏宥免，遣筑扎克拜达里克城。高宗即位，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乾隆元年，以老解侍郎任，仍为内阁学士。二年，引疾去。五年，卒。

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命直内廷学算法。五十二年，命编辑律历渊源。未散馆，授编修。三迁至庶子。雍正初，授侍读学士，再迁至内阁学士。

三年，命视黄、运河道，奏请增筑戴村石坝，疏濬东昌城南七里河、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又以汶、泗泉源纡远，请专设管泉通判；又请修高家堰石堤。上皆允其请，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命发帑兴修。复奏言："运河自临清以上，赖卫水以济。卫水发源百泉，益以丹、洹二水，其流始盛。请疏百泉为三渠，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一分灌田，三分济运。"上从其议。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奉使所经州县，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上责国宗不惜物力，负任使，坐降调。五年，授大理寺卿。六年，复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八年，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并濬引河。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耍兒渡鱼鳞坝，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建筑三里浅、筐兒港、张家庄诸处挑水坝，上命如议速行。九年，兼河东河道总督。田文镜奏戴村初建玲珑、乱石、滚水三坝。汶水盛涨，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国宗等增筑石坝，水不能过，濒河连年被患。请毁石坝，复为乱石、滚水坝。上责国宗勘工错误，贻害民间，夺官。

乾隆初，起充算学馆、律吕馆总裁。九年，赐秩视三品。寻授左副都御史。十年，兼领饮天监正。十三年，迁工部侍郎。

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国宗弟国栋亦以通历法直内廷。五十三年，命国栋等周历江以南诸行省，测北极高度及日景。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贞，别为分省图，省各一□贞。命蒋廷锡示群臣，谕曰："朕费三十馀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乃镌以铜版，藏内府。

高宗既定准噶尔，乾隆二十一年，命国宗偕侍卫努克三、哈清阿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自巴里坤分西北两路，测天度绘图。既还报，命署左都御史。二十二年，授礼部尚书。以京察举弟国栋，坐徇庇，夺官。寻授编修，直上书房。二十八年，复授内阁学士。是岁，上以诸回部悉定，复遣尚书明安图等往测天度绘图，是为乾隆内府皇舆图。二十六年，迁礼部侍郎。二十七年，以老休致。三十一年，卒。

论曰：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圣祖东访长白山，西探河源，北抚土尔扈特，武默讷、舒兰、图理琛奉使称职。观所还奏，曲折详尽，历历如绘。国宗以明算事圣祖，又幸老寿，迨高宗朝，诣新疆测绘。康熙、乾隆两内府图皆躬与编摹。揆之於古，其裴秀、贾耽之伦欤？

列传七十一

觉罗满保 陈策 施世骠 蓝廷珍 从弟鼎元 林亮 何勉 陈伦炯

欧阳凯 罗万仓 游崇功

觉罗满保，字凫山，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擢内阁学士，直经筵。

五十年，授福建巡抚。疏言福州、兴化、泉、漳等属十六州县皆濒海要地，请拣选直省卓异官除授。御史璩廷祜论其不可，部议以为然。诏下九卿等再议，卒从满保言。五十四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命巡海。议自乍浦至南澳，沿海五千馀里，建台、寨百二十七所，砲位千一百七十有八。别疏言："鹿耳门为台湾咽喉，澎湖为厦门籓卫，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次冲，筑墩、台，设汛巡守；并严察海船出入，禁渔船私载米粮、军器。"又言："淡水、鸡笼山为台湾北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馀。更进为肩豆门，沃野百里，番社交据。请增置淡水营，设官驻防为后蔽。"皆报可。

六十年，凤山民硃一贵为乱。台湾知府王珍苛税滥刑，凤山民黄殿、李勇、吴外等集数百人谋变，一贵素贩鸭，讬明裔以为渠。劫冈山塘、槟榔林二汛，掠军器，众益聚，遂破县城，进陷台湾。总兵欧阳凯等率兵御贼，师败绩，死之。台厦道梁文煊等走澎湖。满保疏闻，督兵趋厦门，值淫雨，乘竹兜从数骑行泥淖中。比至，籍丁壮剽悍能杀贼者悉充伍，严申军令，禁舟师毋登陆，民以不扰。淡水营守备陈策使诣厦门乞援，满保移会巡抚吕犹龙，遣兵自闽安渡淡水。未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舟师至，满保命统水陆军，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剋期进剿。六月，世骠、廷珍攻鹿耳门，败贼安平镇，遂克台湾。上以台湾民附乱非本意，敕满保招抚。寻诸罗民杨旭等密约壮丁六百人，擒一贵及其党十二人，献世骠军前，槛送京师，磔於市。是役，自出师迄事平凡七日。上嘉满保调度有方，加兵部尚书。寻疏言："贼起，惟守备陈策鼓励兵民，坚守汛地，待大兵进援，奋力效忠。"命擢台湾总兵。复疏劾珍纵役需索，致一贵乘机倡乱；文煊及所属官吏一无备御，退回澎湖，应夺官逮问，从之，文煊等论罪如律。秋，台湾飓作，满保以闻，谕："台湾有司平日贪残激变，及大兵进剿，杀戮之气上干天和，令速行赈恤。"

上杭民温上贵往台湾从一贵得伪元帅札、印，还上杭，煽乡人从

贼。闻一贵诛，走江西，结棚匪数百，谋掠万载。知县施昭庭集营汛剿捕，擒上贵及其党十数人，并伏法。大学士白潢等条奏禁戢棚匪，满保疏言："闽、浙两省棚民，以种麻靛、造纸、烧灰为业，良莠不一。令邻坊保结，棚长若有容庇匪类，依律连坐。有司於农隙遍履各棚，严加稽察。浙江鄞、奉化等二十七县，福建闽、龙岩等四十州县，皆有棚民，宜如沿海州县例，拣员题补。"诏从之。

雍正三年，卒官。遗疏言："新任巡抚毛文铨未至，总督印信交福州将军宜兆熊署理，并留解任巡抚黄国材暂缓起程，如旧办事。"诏嘉其得体，下部议血ß；时尚书隆科多获罪鞫讯，得满保餽金交通状，世宗谕责满保谄隆科多、年羹尧，命毋赐恤予谥。

策，字锺侯，福建晋江人。由铜山守备调淡水。一贵陷台湾，策孤军力守一隅。奸人苑景文入境煽诱，擒诛之。师下台湾，满保檄剿北路，复南嵌、竹堑、中港、后垄、吞霄、大甲诸社。以功擢台湾总兵，加左都督。卒。

施世骠，字文秉，靖海侯琅第六子。康熙二十二年，世骠年十五，从琅下台湾，委署守备。台湾既定，以功加左都督衔，授山东济南城守参将。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天津总兵岳升龙荐世骠从军。召试骑射，命护粮运至奎素，从大将军马斯喀追贼至巴颜乌阑。师还，假归葬。上褒世骠勤劳，命事毕仍还任。累迁浙江定海总兵。四十二年，上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榜。时海中多盗，世骠屡出洋巡缉，先遣裨将假商船饵盗，擒获甚众，斩盗渠江仑。四十六年，上南巡，询及擒斩海盗事，温谕嘉奖，赐孔雀翎。四十七年，擢广东提督。五十一年，调福建水师提督。

六十年，硃一贵为乱，陷台湾。世骠闻报，即率所部进扼澎湖，总督满保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以师会。众议三路进攻。世骠谓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南风盛，不可泊；北路清风隙去府百馀里，运饷艰；度贼必屯聚中路，宜直捣鹿耳门。时台地诸将吏皆退次澎湖，惟淡水守备陈策坚守汛地。世骠遣游击张馘等赴援，自统师出中路。选劲卒，乘小舟，载旗帜，分伏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门。贼踞砲台以拒。世骠登楼船督战，发砲中敌贮火药器，火大炽，贼惊溃。众军齐进，两港悉树我军帜。贼不敢犯，扬帆直渡鲲身。鲲身者海沙也，水浅，大舟不能过。是日海水骤涨八尺馀，舟乘风疾上，遂克安平镇。翌日，战，破贼。贼悉众来犯，世骠遣守备林亮等进西港，游击硃文等越七鲲身，自盐埕、大井头分道登陆趋台湾。世骠督将士指挥布阵击贼，贼溃，遂复台湾。

一贵走诸罗，诸罗民缚以献，贼党擒斩略尽。台湾南北两路悉平。诏优叙，赐世骠东珠帽、黄带、四团龙补服。未几，以疾卒於军。遗疏乞从父琅葬福建，留妻子守墓，上悉许之。赠太子太保，谥勇果。雍正元年，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以其子廷蓂嗣。

世骠和易谦雅，治军严明。与琅先后平台湾，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渡师，遂以成功。

蓝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从祖理器之。入伍，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营游击。巡外洋，屡获盗，盗皆畏避。以是为诸将所忌，谗於总督满保，将劾之。会关东大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砲、战舰逸入海。圣祖震怒，责沿海疆吏严缉。廷珍出巡海，至黑水外洋与遇，力战，尽获森等九十馀人，及其船舰、砲械。满保按部至温州，廷珍迎谒以告。满保叹曰："几失良将！"召入舟，厚抚之，亟疏荐，超擢福建澎湖副将。未几，迁南澳总兵。

六十年，硃一贵为乱，廷珍上书满保策破贼状，满保令统战船四百、将弁一百二十、官兵一万二千，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剋期进剿。廷珍至澎湖，言於世骠曰："贼皆乌合，不足忧，惟胁从至三十万人，请檄示止歼渠魁，馀勿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从之。师至鹿耳门，贼扼险拒守。诸将林亮、董芳当前锋，殊死战，廷珍率大队继之，连战皆捷。贼大溃，退保府治。世骠遣亮等自西港仔暗度，廷珍以大军蹑其后。贼在苏厝甲，与亮等决战，廷珍分兵驰赴之。贼望见旗帜，战稍卻，乘胜追逐，遂大溃。夜驻犁头标，设伏以待，贼果至，四面突击，贼大乱，自相攻杀。追败之木栅仔，复败之茑松溪，遂入府城，秋毫无所犯，民大悦。一贵及其党李勇、吴外等皆就擒。分遣诸将复南北二路，署台湾总兵。秋，南路阿猴林馀孽复起，讨平之。招降陈福寿等十数人，皆渠魁也。未几，世骠卒，廷珍摄提督。馀贼黄殿等以次擒灭。

六十一年，授台湾总兵。雍正元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赐孔雀翎，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世宗褒廷珍忠赤，惟屡勉以操守。二年，入觐，命赴马兰峪谒景陵，赏赉稠叠。七年，病闻，遣医诊视。寻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子日宠，嗣世职，官铜山营参将。孙元枚，自有传。

族弟鼎元，字玉霖，力学负才。廷珍统师入台湾，鼎元参军事，著平台纪略。雍正元年，诏举文行兼优之士，贡入太学，有司以鼎元荐，

大学士硃轼器之，用荐得召见。上书陈时政，上嘉纳。授广东普宁知县。居官有惠政，长於断狱。性伉直，坐事劾罢。总督鄂弥达白其诬，召诣京师。旋署广州知府。甫一月，卒。鼎元尝论台湾善后策，谓诸罗宜画地更设一县，总兵不可移驻澎湖。后诸罗析县曰彰化，更设北路三营，总兵官仍驻台湾，皆如鼎元言。

林亮，字汉侯，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击刺。生长海滨，岛澳险夷，舟航利钝，靡不讲求。初授台湾水师把总，累迁澎湖协守备。硃一贵陷台湾，官吏渡澎湖，居民汹惧。将吏以孤岛难守，佥议撤归厦门，各遣家属登舟。亮按剑厉声曰："朝廷疆土，尺寸不可弃！今锋刃未血，相率委去，纵避贼刃，能逃国法乎？请整兵配船，守御要害，贼至，决死战！战不捷，亮死，君等去未迟。"乃驰赴海口，申号令，驱将吏家属登岸，令敢言退厦门者斩。时粮绝饷匮，亮输赀买穀，碾米给军，制战攻器械，俟师至。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以亮忠勇，令当前锋，领舟师五百七十人抵鹿耳门。一贵党苏天威据砲台以拒，亮率六舰直进，发砲中敌，火起，毙贼无算。乘胜进攻安平镇，亮先登树帜，贼溃走。翌日，鏖战鲲身，驾舟横冲贼阵，复大败之。贼退至府城，世骠令亮分兵自西港仔暗度拊其背，廷珍以军继进，大战，贼死伤遍野，遂克府治。亮功最，迁台湾参将。雍正元年，叙平台湾功，加都督同知，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是年秋，入京，上深嘉之，擢水师副将，赐孔雀翎。

二年，授台湾镇总兵。亮以台湾初被兵，加意抚绥，整水陆兵防。又招抚生番一百八社、男妇一万八百馀人。亮因番嗜色布、盐、糖，遣吏历各社赍赐之，因宣布德意，群番悦服。五年，移浙江定海，卒於官，赐祭葬。

何勉，字尚敏，福建侯官人。初授督标把总。康熙五十八年，薛彦文等聚后洋山为匪，勉奉檄捕擒之。六十年，从提督施世骠讨硃一贵，勉攻南路，擒其党杜会三、苏清等；又於北路获黄潜等二十六人。明年，迁台湾镇标千总。时一贵馀党王忠等出没内山，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督捕治，总兵蓝廷珍檄勉侦缉。遣降卒为导，入凤山深箐中，获贼党刘富生，思拒捕，立擒之。擢北路营参将，予拖沙喇哈番世职。雍正四年，水连沙等社叛番蠢动，总督高其倬檄从台湾道吴昌祚按治。勉攻北港，番请降，水连沙二十五社悉平。

迁湖广洞庭协副将。十年，贵州九股苗作乱，诏发湖广兵二千协剿。提督张正兴檄勉领兵五百赴贵州，进攻交汪寨。勉乘雾夹击，苗败遁，复据莲花峰筑屯。时贵州提督哈元生自台拱移军至，令勉攻其东。

勉先登夺□，贼窜走，掩击之，阵斩其渠，馀众就擒。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调临元，复调广东左翼。五年，调台湾，寻又移南澳，署福建水师提督。乾隆十年，以疾乞休，诏解任回籍调治。寻召诣京师，以笃老，命原品休致。十七年，卒，赐祭葬。子思和，嗣世职。二十七年，复官台湾总兵。

陈伦蜅，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字英士，弱冠贾海上，习岛屿形势、风潮险易。施琅征台湾，徵从军，有功，授游击。累迁至碣石总兵，擢广东右翼副都统。尝上疏言："西洋治历法者宜定员，毋多留，留者勿使布教。"又以沿海居民困於海禁，将疏请弛之。会疾作，命伦蜅以遗疏进，诏报可。

伦蜅初以廕生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授台湾总兵，调广东高廉。坐事降台湾副将。复授总兵，历江南苏松、狼山诸镇。擢浙江提督。卒。

昂疏并言："臣详察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啰吧、吕宋最强。噶啰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蠛、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狠，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於未入港之先，取其火砲。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下兵部，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寝昂议。伦蜅为侍卫时，圣祖尝召询互市诸国事，对悉与图籍合。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蜅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云。

欧阳凯，福建漳浦人。起行伍，累官江南苏松水师营总兵。康熙五十七年，调福建台湾镇，以功加左都督。六十年，硃一贵作乱，官军遇贼於赤山，千总陈元战死。贼进攻凤山，把总林富战死，守备马定国自杀。凯率所部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御之春牛埔；参将罗万仓，游击孙文元，城守游击许云，守备游崇功，千总赵奇奉、林文煌，把总李茂吉率水师来会，力战破贼。次日，贼大至，凯力战，与忠义子龙彦俱没於阵，贼截凯首去。云、崇功、奇奉、文煌同日战死。茂吉被执，不屈，死。贼陷府治，万仓战死，文元奔鹿耳门投海死。同死者游击王九人、守备吴泰嵩。又有把总石琳，自汀州被檄至台湾，遇变被围，死之。六月，师克台湾。一贵既诛，获其党黄殿等，械送福州狱。雍正元年二月，贼破械斩关出，至下渡尾，都司阎威、守备杨士虎逐捕，杀数贼，被创死。先后议恤，凯赠太子少保，廕守备；云以下皆赠官、予世职有差。

罗万仓，甘肃宁夏人。官北路参将。凯战死，贼攻府城，万仓督将卒登埤，发大砲击贼，仆贼旗。贼大至，万仓出城与战，逾沟坠马，贼以竹篙刺其喉，犹挥刀杀贼乃死。妾蒋闻报，自经殉。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材力雄健。从总兵蔡元镇襄阳。补右营把总，累迁福建长福营守备，分防长乐县。滨海有磁澳，贼艘所出没。崇功廉得状，以兵二百伏隘口，入澳捕之。贼弃舟登岸，伏发，擒十七人。自是岛澳肃清。长乐水灾，崇功谒巡抚满保，请发粟平粜，民食以济。调台湾北路营守备，巡缉外洋，擒海贼陈阿尾等六十馀人。迁水师游击。一贵作乱，崇功方出洋巡哨，闻报，率兵还赴安平，至则贼已炽，崇功急登岸赴敌。其婿蔡章琦叩马请一过家门区处眷属，崇功不顾，跃马挥众，杀贼甚众。五月朔，贼数万战於春牛埔，凯战死，崇功突围冲击，马被创，遂殁於阵。章琦，国子监生。闻崇功战没，赴海死。

列传七十二

王紫绶 袁州佐 黎士弘 多弘安 佟国聘 王繻 田呈瑞 张孟球

王紫绶，字金章，河南祥符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乞养归，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讲学。居十有七年，母殁，服阕，康熙十二年，授江西赣南道副使。

吴三桂反，赣南总兵刘进宝有谋略，紫绶推诚结纳，预筹防御。既而江西降众屯垦者相继叛，惟赣南尚未动。紫绶与进宝谋："闽、粤反已见端，赣南扼其间，应援前朝故事，设巡抚以资镇摄。"申疆吏上请，允之。十四年，贼势益炽，山寇蜂起，镇兵疲於奔命，乃练乡勇以辅之，屡杀贼有功。十五年，巡抚白色纯及进宝先后卒官，参将周球领镇兵。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据吉安，饷道绝，属县相继陷。大任屡致书劝降，送伪署巡抚劄，紫绶斩其使。球以乏饷为难，紫绶集士商劝输间架税，得白金四万畀球，饷以无缺。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率禁旅下广东，为尚之信将严自明所败，兵退，距赣州三十里。自明约得捷由吉安会师夹击。紫绶荐降将许盛率所部漳州水兵五百人益师，夜泅江斫贼营，禁旅继之，击败自明。得捷等势孤，不敢复窥赣。镇兵出剿土寇，掠村民，紫绶曰："乡民胁从，若并以贼论，赣南二府十六县将无孑遗。"戒镇将毋妄发兵，饬有司招抚，分别留遣，赈济难民，境内稍安。乃规复万安、泰和两县。自螺山间道达墨潭，可登舟，於是南昌道始通，运饷银十万至。又发附近仓穀赡军，人心大定。巡抚佟国祯亦自间道至，始知紫绶已擢浙江督粮道参政。赣南久不通驿报，大学士李霨言於朝曰："紫绶死守危疆，三年於兹。为国惜才，援而出之，犹可大用。"故有是擢。紫绶闻命泣下。

十六年，上官，察积弊，叹曰："粮官不可为也！漕截减而军困，白折浮而民困，吾安忍竭东南之泽而渔之？"一月即引疾去。迨开博学鸿词科，魏象枢以紫绶与汤斌同荐入试。放还。卒。

袁州佐，字左之，山东济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陕西乾州知州。入为工部员外郎，迁郎中。有清直声，胥吏不敢牟利。时山陵工巨，经费浩穰，州佐曰："民困极矣，寸缣尺缕，皆闾阎膏血！"力清乾没，司焚帛，省金钱钜万。出为陕西甘山道佥事。青海蒙古诸部觊得大草滩为牧地。康熙九年，偕提督张勇度地画界，坚拒，寝其议。自后青海蒙古诸部人不敢复窥边。岁协西宁餽运，负载千里，甘州民苦之，州

佐力请得罢。甘州驻兵数千，待饷急，力为筹备，军得宿饱。十年，迁直隶口北道参议。地确民贫，逋课积累，仓储历岁侵渔，耗蚀无算。州佐请按籍覈实，清宿蠹。大吏惧以失察得罪，阳韪而阴沮之。州佐擘画盘错，致疾乞休，未去官，卒。

州佐在甘州久，言边境要害战守状，原委斠然。谓边地民稀，宜用开中法，分河东盐引三之一输粟河西资军食；又宜简练乡勇，拔置卒伍，不待召募，可坐收精锐。时诏简监司具才望者入为卿贰，州佐在选，会卒，未及用。

黎士弘，字媿曾，福建长汀人。少读书山中二十年，笃於孝友。顺治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授江西广信府推官。锄强纠贪，奸宄敛戢。理谳牍，脱无罪数百人，时为语曰："遇黎则生。"署玉山县事。兵后城中草三尺，不辨街巷，居民才三十二家。士弘立学建治，招集流亡，垦田定赋，民复旧业。裁缺，改授永新知县。政清狱简，与民休息。旧例，二月开徵，五月解其半。士弘陈於上官曰："县小民穷，二月写租十石，贷银一两，三月可减至六石，四月则三石。请以四月开徵，五月解，展两月之徵，已为穷民留数万之粮。"布政使刘楗素宽仁，即允之。

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士弘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县吏左梅伯有叔富而无子，梅伯纠贼劫杀之，获贼而梅伯逃。士弘抵任，叔妻哭诉，阴迹梅伯匿安福势宦家，故缓词曰："此旧事。前官不了，余安能按之？"数月，梅伯归，叔妻复诉，置不问。梅伯且出收叔遗产，叔妻号於庭曰："公号廉明，今宽杀人者罪，且占寡妇田，何得为廉明！"阳怒，批其牍曰："止问田土，不问人命。"梅伯益自得，赴县诉理，乃笑谓曰："候汝三载矣！"批其牍曰："止问人命，不问田土。"梅伯遂伏法。其善断狱多类此。考最，擢陕西甘州同知。复考最，擢江南常州知府。

吴三桂乱起，关陇震动，大吏疏请擢洮西道副使，未到官而洮、岷陷。边外群番乘乱内犯，肆剽掠，调署甘山道。王辅臣叛，河东失守。士弘以兵集当谋帅，言於巡抚，谓："恢复河东，非用河西兵不可；用河西兵，非责之提督张勇不可。"疏入，授勇靖逆将军，节制诸镇。复兰州，士弘赞画功为多。署甘肃按察使，按失守官吏罪，务平允。宁夏兵叛，杀提督陈福，调宁夏道。严守御，安反侧，免卫所逋粮七万五千

石。康熙十六年，寇平，以功进布政使参议。母老乞归，家居几三十年。卒，年八十。

士弘备兵甘山时，取晋辛宪英语："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与恕。"因以名其堂。

多弘安，字君修，直隶阜城人。顺治五年，选拔贡生。康熙初，授广东灵山知县。兵后荒残，居无衙舍。弘安请免积年逋赋，招抚流移，捐给牛种，民得安耕稼。葺城垣，创学宫，缮官廨，捕除盗贼，灵山大治，士民刊石纪其绩。七年，迁奉天承德知县。旗、民抗法者，送部惩治，皆慑服。十年，擢陕西延安靖边同知。十六年，补江南淮安山盱河务同知。时高堰长堤溃决，淮水注宝应、高邮，不复出清口敌黄。黄水直注里河，运道淤浅，复随淮入堰，无由会清口下云梯关入海，近海口尽淤垫。弘安与河督靳辅筹策筑高堰，束淮敌黄，治烂泥浅诸故道，导清水入里河，运道乃通。修筑两岸及河口清江大闸，与淮工相表里。清河达云梯关数百里，葭苇榛芜，壅塞故道。用以水攻沙法，塞周桥、高涧诸闸，使清淮无旁泄，蓄全力攻积沙。十七年，大雨，淮盛涨，与黄并入海。治淮、治黄、治运，并收成效。十九年，擢淮安知府。二十年，擢淮扬道。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时方议浚下河、治高堰。弘安入觐，疏陈："高堰宜急治，无论下河开浚与否。治堰法，砌石先安地钉，湖底水深，费帑甚繁。如用板若扫，水势荡掣，尤易摧残。惟密钉排椿，内实以碎石，庶可敌风浪，省金钱。十馀年后，黄河刷深，则湖、河水俱卑，高堰既固，下河亦渐就理。"二十八年，迁江西布政使，乞归。后值黄、运两河溃溢，起用弘安。会病卒，祀灵山名宦。

佟国聘，字君莘，奉天人。以廕生补吏部笔帖式。康熙十年，授江南砀山知县，县当黄河冲，研求治河方略。擢归仁堤同知，调宿桃同知。擢贵州平远知府，河督靳辅疏留任，十馀年倚如左右手。塞杨家庄、萧家渡决口，建硃家堂、温家庙二石坝，浚白洋引河九道，筑黄河南、北两岸堤，浚中河，靡役不从。久之，擢山东济宁道副使。道地为漕运枢纽，恤夫役，减苛税，除冗费，能举其职。复调监督高堰工程。三十八年，卒於官。

王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学於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以岁贡生授直隶东明知县。粮赋多欺隐，易甲长，大户使族长督之，飞洒不行，流亡来归。民间养官马为累，力除之。抚盗魁，责以缉捕，盗绝迹。逃人诬攀良民，雪之。民有继妻素淫，欲并乱前妻女，不从，戕之死。繻谓母道绝，当故杀妻前夫子律论斩，报可，因著为例。母忧去，

服阕，补获鹿。治驿有法，民不累於供亿。内迁户部员外郎，擢郎中。三十八年，出为江南粮储道。道旧有仓规银钜万，繻一摈勿取。将徵漕，扁舟行县，惩其滥收者。至宜兴，宜兴民曰："吾民四十年不见粮道，今飞来耶？"号曰"飞粮道"。道库岁收银八十五万两，为修船及弁丁运费。运丁预支行粮，例扣月息，丁益困，繻悉罢之。

四十年，擢江苏按察使。治狱仁恕，多所平反。宿州生携妻子出客授，妻兄女来视，居数日，妻子并中毒死，妻兄素有隙，疑其女置毒，告官，被刑诬服。繻疑之，问其室来往复何人，得十二岁学徒畏师严置鑶食中状，事乃白。无锡民殴攻皮匠，匠死，僧与民仇，证为斗殴杀。繻察斗殴日月在保辜限外，诘曰："伤重何不医？"出医方，则匠死於伤寒，僧乃服。上南巡，入觐，顾宋荦曰："朕闻繻督粮时官声甚好。"时繻已病，遣御医视之，赐德里雅噶药一器，温旨慰谕，复赐御书。繻曰："按察任大责重，卧治即辜恩。"引疾归，年甫五十。久之，卒於家。

田呈瑞，字介璞，山西汾阳人。康熙中，仕为中书舍人。出襄南河事。有堤当水冲，曰："此堤一坏，万家其鱼矣！土堤易修易败，宜更以石。"家素丰，出私钱成之。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调陕西临洮道。遇饥治赈，策马行郡县山谷间，豪右胥吏不敢为奸弊。呈瑞念救荒无善策，於兰州西石佛湾凿渠，教民造水车，引以溉田，岁增粟十馀万石，民为建生祠。调浙江金衢严道，署粮储道，徵漕积弊尽洗涤之。值旱，冒暑省荒，感疾，乞归不得。五十九年，卒於官。

张孟球，字夔石，江南长洲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山东昌乐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出督云南学政，父忧去，服阕，补福建粮驿道。驻防军食取给於漕。上游四郡阻滩险。故事，徵解折色，官为采置，辄抑勒病商。孟球於延、建产米地平价购米，僦民船运省城，不假吏胥，诸弊尽绝。地多山岭，官吏滥用驿夫，孟球禁革私冒。遇大徭，预期发雇值，终其任无扰驿者。

调河南粮储道。河南漕粮，就卫辉水次收兑。旧无仓廒，又无额役，运船调之他省。天寒水涸，粮不时至，宿河干以待，遇雨雪则米湿霉变，又患盗窃。孟球始以羡馀建仓。署布政使。

西藏用兵，调河南马骡万，凡骡马三需一夫，剋期两月。孟球止宿郊外，躬自检阅，西路近陕诸郡遣吏往督之，尽除需索留难诸弊。凡五十四日，马驴如数遣赴军，而民不扰。擢按察使。兰阳民硃复业附白莲

教，自称明裔，煽惑数县。孟球檄杞县知县宁君佐驰往捕治，尽获其党。上命尚书张廷枢往按，从孟球议，诛其与逆谋者，愚民被诱悉释之。淅川营兵博，知县崔锡执而罪之，兵譁，执南阳知府沈渊，众辱之，总兵高成不能治。时巡抚张圣佐坐谴，孟球护巡抚，曰："南阳地连襄、郧，急则铤而走险，事未可知。"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谕："止诛首恶，自首免罪。"得倡乱者七人诛之，不数日而事定。

康熙末，乞归，不复出。乾隆初，卒，年八十。

论曰：官监司卓卓有名氏，即平进至督抚，易耳。如紫绶等皆早退，遂以监司终。紫绶崎岖兵间，捍偏隅为民保障；州佐、士弘勤勤重民事；弘安赞治河；繻善断狱；孟球能应变：使得为督抚，其绩效当有大於是者。时方承平，仕得行其意，知止知足，必有说以自处矣。

列传七十三

王掞 子奕清 奕鸿 劳之辨 硃天保 陶彝 任坪 范长发 邹图云

陈嘉猷 王允晋 李允符 范允□ 高玢 高怡 赵成■ 孙绍曾 邵璿

王掞，字藻儒，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掌院学士熊赐履所器。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以病告八年，起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严剔积弊，所拔多宿学寒畯。龙泉知县茅国玺以印揭荐武童，掞疏劾，国玺坐谴，别疏陈剔除积弊，报闻。累迁侍读学士。三十年，超擢内阁学士。三十三年，迁户部侍郎，直经筵。三十八年，调吏部，禁革临选驳查、临掣买签诸弊，铨政以肃。偕尚书范承勋、王鸿绪督修高家堰河工。

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谳无汉字供状，掞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谳，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累历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如故。五十二年，典会试。其冬，以疾疏辞阁务，温旨慰留。越年春，疾愈，仍入直。孝惠章皇后祔太庙，议者欲祔於孝康章皇后之次，掞曰："孝康章皇后虽母以子贵，然孝惠章皇后，章皇帝嫡配也，上圣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不以跻孝端文皇后之上，今肯以孝康章皇后跻孝惠章皇后上乎？"礼部不从，上果以为非，令改正。

时上春秋高，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掞年七十馀，自念受恩深，又以其祖锡爵在明神宗朝，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幹其蛊。五十六年，密奏请建储，疏入，留中。是年冬，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复以为言，上不悦，遂并发掞疏，命内阁议处。忌掞者欲置重典，掞止宫门外不敢入。上顾左右，问："王掞何在？"李光地奏掞待罪宫门。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令御史同奏，蹈明季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掞闻命趋入，免冠谢。上招掞跪御榻前，语良久，秘，人不能知。

六十年春，群臣请贺万寿，上勿许。掞复疏前事，请释二阿哥，语加激切。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上疑出掞意，大怒，召诸王大臣，降旨责掞植党希荣，且谓："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愍帝而不能守。明之亡，锡爵

不能辞其罪。掞以朕为神宗乎？朕初无诛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何。”令王大臣传旨诘掞，令回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掞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越五日，诏缓议罪，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因掞年老，责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罪。先是，掞尝密奏请减苏、松浮粮，言至剀切，疏久留中。至是忤旨，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是年冬，上自热河还京师。掞迎驾石槽，上望见，遣内侍慰问。六十一年元旦，诸大臣表贺，未列掞名，上发表命列名以进。翌日，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慰谕有加。寻起原官，视事如故。

雍正元年，以老乞休，世宗降旨褒嘉，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师备顾问。三年，上谕阁臣云：“王掞向人言，曾在圣祖前奏免苏、松浮粮，未蒙允行。朕查阅宫中并无此奏。”因责掞藉事沽名，并涉其子奕清、奕鸿谄附年羹尧，目为奸巧，乃遣奕鸿与奕清同在军前效力。六年，掞卒，年八十四。乾隆二年，奕清始请血ß於朝，赐祭葬如制。

奕清，字幼芬。康熙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詹事。代父赴军，历驻忒斯、阿达拖罗海。奕清体羸善病，处之晏然。雍正四年，命赴阿尔泰坐台。又十年，乾隆元年，召还，仍以詹事管少詹事。乞假葬父，寻卒。

奕鸿，字树先。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湖南驿盐、粮储道。奕清赴军，奕鸿尽斥其产与俱。后命赴乌里雅苏台效力。居边十年，与奕清同释还，官四川川东道。引疾归，卒。

劳之辨，字书升，浙江石门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迁礼部郎中。出为山东提学道佥事，报满，左都御史魏象枢特疏荐之，迁贵州粮驿道参议。师方下云南，羽书旁午，之辨安设驿马以利塘报；复以军米运自湖南，苦累夫役，白大府停运，就地采购，供亿无匮。二十四年，擢通政使参议，迁兵部督捕理事官。连遭亲丧。服阕，起故官。洊擢左副都御史，数有建白。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既废，上日夕忧懑。既，有复储意，王大臣合疏保奏，命留中。旋谕廷臣：“俟废太子疾瘳，教养有成，朕自有旨，诸王大臣不得多渎。”十二月，之辨密奏曰：“皇上之於皇太子，分则君臣，亲则父子。皇太子初以疾获戾，今疾已平复。孝友之本怀，固由至

性；肃雍之仪表，久系群心。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布告中外，俾天下晓然知圣人举动，仁至义尽，大公无私。事莫有重於此者。今八荒清晏，一统车书，值星纪初　，光华复旦，七庙将行大祫，万国於以朝正。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称寿母万年之觞，集麟趾繁昌之庆；而顾使前星虚位，震子未宁，圣心得无有遗憾乎？臣年已七十，报主之日无多，知无不言，统望乾断速行。自此以往，皇上待皇太子与诸皇子，尤原均之以恩，范之以礼，则宜君宜王之美，不难上媲成周，远超百代。至万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则非臣之所敢言也。”疏入，上不怿，斥为奸诡，命夺官，逮赴刑部笞四十，逐回原籍。

五十二年，赴京祝万寿，复原秩。逾年，卒於家。

硃天保，字九如，满洲镶白旗人，兵部侍郎硃都讷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六年，典山东乡试。

五十七年正月，疏请复立二阿哥允礽为皇太子。时允礽废已久，储位未定，贝勒允禩觊得立，揆叙、王鸿绪等左右之，欲阴害允礽。硃天保忧之，具疏上，略曰：“二阿哥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於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为之羽翼，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侍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釭，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以父在，虑同祸，徘徊未即上。硃都讷察其情，趣之入告。时上方幸汤山，硃天保早出德胜门，群鸦阻马前，硃天保挥之去。疏上，上欷歔久之。阿灵阿，允禩党也，媒孽之曰：“硃天保为异日希宠地。”上怒，於行宫御门召问曰：“尔云二阿哥仁孝，何由知之？”硃天保以闻父语对。上曰：“尔父在官时，二阿哥本无疾，学问弓马皆可观。后得疯疾，举动乖张，尝立朕前辱骂徐元梦。於伯叔之子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尔知之乎？尔又云二阿哥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尔从何而知？”硃天保亦以父闻之守者对。诘其姓名，不能答。上曰：“朕以尔陈奏此大事，遣人传问，或将尔言遗漏，故亲讯尔。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必有同谋者。”硃天保对父与婿戴保同谋，遂逮硃都讷、戴保。

上复御门召问曰：“二阿哥因病拘禁，朕犹望其痊愈，故复释放，父子相见。教训不悛，始复拘禁。二阿哥以矾水作书与普奇，属其保举为大将军，并谓齐世、札拉克图皆当为将军。朕遣内侍往询，自承为亲笔。此事尔知之否？”硃都讷自称妄奏，应万死。上曰：“尔奏引戾太子为比。戾太子父子间隔，朕於二阿哥常遣内监往视，赐食赐物。今二阿哥颜貌丰满，其子七八人，朕常留养宫中，何得比戾太子？尔又称二阿

哥为费扬古陷害。费扬古乃功臣，病笃时，朕亲临视，没后遣二阿哥往奠。尔何得妄言？尔希侥幸取大富贵，以朕有疾，必不亲讯。今尔始知当死乎？”辞连硃都讷婿常赉及金宝、齐世、萃泰等，并逮讯议罪。硃天保、戴保皆坐斩。硃都讷与常赉、金宝皆免死荷校，齐世拘禁，萃泰夺官。

陶彝，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

六十年三月，彝与同官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高玢、高怡、赵成□麃、孙绍曾合疏奏曰：“皇上深恩厚德，浃洽人心。兹逢六十年，景运方新，普天率土，欢欣鼓舞，而建储一事，尤为钜典。恳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疏入，下内阁。时大学士王掞正密疏请建储。后数日，彝等疏又上，上震怒，斥掞植党希荣。於是王大臣奏请夺掞及诸御史官，从重治罪。越日，谕廷臣曰：“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称为国为君。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可暂缓议罚，如八旗满洲文官例，俱委署额外章京，遣往军前效力赎罪。”雍正四年，世宗以诸御史不谙国体，心本无他，诏释归，以原职休致还籍。

坪，字坦公，山东高密人。康熙三十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转掌陕西道。赴军，驻忒斯河。大漠荒寒，盛夏冰雪，坪处之怡然。及归，闭户读书，终老於家。

长发，字廷舒，浙江秀水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南城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广西道御史，转掌浙江道。遣戍，予额外主事衔，随都统图腊赴征西将军营。还，驻归化城。后命赴察汉新台。归，以原职休致。

图云，字伟南，江西南城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授大竹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河南道御史，转掌山东道，巡视东城。

嘉猷，字讱叔，江南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自吏部员外郎考选山西道御史。五十六年，王掞密请建储。未几，嘉猷与同官八人亦合疏陈请，上疑之，掞几获罪，事具掞传。至是，嘉猷复与彝等申请，获咎。

允晋，直隶清苑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自户部员外郎考选陕西道

御史。

允符，字揆山，浙江嘉善人。康熙二十六年举人，授什邡知县。行取江西道御史。

允□，字用宾，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安平知县。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

玢，字荆襄，河南柘城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自礼部郎中考选广东道御史，巡视东城。谪戍忒斯军营，运粮西藏。居塞上六年，著出塞集，备言屯戍之苦。释归，终於家。

怡，字仲友，浙江武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长洲知县。善听讼，吏胥惮之。尚书韩菼，怡师也，其姻党系狱，以菼故请恕，怡怒杖之。选鄜州知州，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谪戍时，年逾六十。以原职释归。

成□麃，字德培，江南吴县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考选福建道御史。

绍曾，字二乾，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五年举人，授开县知县。行取户部主事，授四川道御史。赴军，驻归化城，地当孔道。故事，徭役供张，取给於戍员。绍曾清介无馀资，困甚。迨释还，卒於途。又有邵璿，亦以疏请建储获罪。

璿，字玑亭，江南无锡人。自拔贡生授芮城知县。行取工部主事，授江南道御史，掌登闻院，巡视北城。六十年，遣戍军前。时同谪者十三人，图云、允符、成□麃、璿皆死於塞外，而给事中刘堂，御史柴谦、吴镐、程镳续以言事谪，同时释还，仍为十三人，世称“十三言官”。堂，彭泽人。谦，仁和人。镐，汉阳人。镳，钱塘人。

论曰：理密亲王在储位久，未闻显有失德，而终遭废黜，圣祖手诏，若有深痛钜慝至不可言者。夫以圣祖之仁明，而不克全监抚之重，终父子之恩，谗人罔极，靡所不至，甚矣！掞力主复故，圣祖虽深罪之，固谅其无他心。劳之辨谏於初废，大臣拜杖，已非故事；硃天保争於再黜，遂以诛死，罪及其亲。一则但责其沽名，一则深疑其受指，故谴有重轻欤？彝等但坐谪戍，已为宽典，拳拳效忠，固人臣之义也。

列传七十四

佟国维 马齐 子富良 马齐弟马武 马武子保祝

阿灵阿 子阿尔松阿 揆★ 鄂伦岱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国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馀人，械送刑部诛之。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二十九年，师征噶尔丹，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次乌阑布通，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国纲战没，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出独石口，以驼运稽迟请罪，上贯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噶尔丹窜死。叙功，还所镌级。四十三年，以老解任。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上郁怒成疾。国维奏："皇上治事精明，断无错误。此事於圣躬关系甚大，请度日后若易於措置，祈速赐睿断；若难於措置，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为是。"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诸大臣举皇子允禩，上愈不怿。旋以皇太子病愈，命释之。四十八年正月，召诸大臣诘孰先举允禩，实出大学士马齐。上召国维，举国维前奏语，问："尔既解任，事与尔无与。乃先众陈奏，何意？"国维对："臣虽解任，蒙皇上命为国舅，冀圣躬速愈，故请速定其事。"上曰："将来措置难易，至时自知之。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次日，复谕曰："尔每言祝天求佛，原皇上万岁。嗣后惟深念朕躬，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馀，是即俾朕易於措置也。"阅月，上已定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又谕曰："尔乃国舅，又为大臣。皇太子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计，安可不行拘执？后知为人镇魇，调治全愈，又安可不行释放？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不知尔肆出大言，激烈陈奏，果何心也？诸大臣闻尔言，众皆恐惧，遂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列名保奏。朕临御已久，安享太平，并无所谓难措置者，臣庶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言，群小复肆为妄语，诸臣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此事关系甚重，尔既有此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诸皇子不致殷忧，众心亦可定？其明白陈奏。"国维引

罪请诛戮。上复谕曰：“朕特为安抚群臣，非欲有所诛戮。尔初陈奏，众方赞尔，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今尔情状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朕断不加尔诛戮，尔其无惧，但不可卸责於朕。观尔言迷妄，其亦为人镇魇欤？”

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世宗手书“仁孝勤恪”榜，命表於墓道。子隆科多，自有传。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斯翰子。由廕生授工部员外郎。历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出为山西布政使，擢巡抚。马齐入觐，上褒其居官勤慎，勉以始终如一。久之，上命九卿举督抚清廉如于成龙者，以马齐及范成勋、姚缔虞对。寻命偕成龙、开音布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黩状。初命侍郎色楞额往按上荆南道祖泽深，并令察汧，色楞额曲庇，不以实陈。马齐与成龙覆按，具得汧、泽深贪墨状，并色楞额论罪如律。

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时俄罗斯遣使请定界，诏遣大臣往议。马齐疏言：“俄罗斯侵据疆土，我师困之於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今悔罪求和，特遣大臣往议，垂之史册，关系甚钜。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寻命偕尚书张玉书等勘阅河工。二十九年，列议政大臣。都御史与议政，自马齐始。寻迁兵部尚书。时喀尔喀诸部避噶尔丹侵掠，举族内乡。诏沿边安插，命马齐偕侍郎布图等先期檄左右翼部长至上都河、额尔屯河两界以待。上出塞，喀尔喀诸部朝行在，定诸王、贝子、公等爵秩牧地。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命马齐往按，寘诸法。调户部尚书。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马齐檄喀喇沁、翁牛特兵备战。还京师，兼理籓院尚书。噶尔丹旋败遁，诏来春复亲出塞，命先期往宁夏安置驿站。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御书“永世翼戴”榜。

四十七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佟国维奏请速断。上召满、汉文武诸大臣集暢春园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上意在复立皇太子，而诸皇子中贝勒允禩觊为皇太子最力，诸大臣揆叙、王鸿绪及佟国纲子鄂伦岱等为之羽翼。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毋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大臣，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怿。明年正月，召诸大臣问其日先举允禩者为谁，群臣莫敢对。上严诘，群指都统巴琿岱。上曰：“是必佟国维、马齐意也。”马齐奏辩。巴琿岱言汉大臣先举。上以问大学士张玉书，玉书乃直举马齐语以对。上曰：“马齐素谬

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谋立允禩，岂非为异日恣肆专行计耶？”马齐复力辩，辞穷，先出。翌日，上谕廷臣曰：“马齐效用久，朕意欲保全之。昨乃拂袖而出，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下狱。王大臣议马齐斩，马武、李荣保坐罪有差，尽夺其族人官，上不忍诛，命以马齐付允禩严锢，李荣保、马武并夺官。

四十九年，俄罗斯来互市，上念马齐习边事，令董其事，李荣保、马武皆复起。寻命马齐署内务府总管。五十五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

世宗即位，降敕褒谕，予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命袭其祖哈什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进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进太保。三年，复降诏褒其忠诚，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富良袭。十三年，引疾乞罢，许致仕。乾隆四年，病笃，高宗谕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命和亲王及皇长子视疾。寻卒，年八十八，赠太傅，谥文穆。子富兴，袭爵，坐事黜，以富良袭，进一等伯。十五年，加封号曰敦惠。

富良，自散秩大臣授銮仪卫銮仪使，累迁西安将军，兼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恭勤。

马武，马齐弟。初授侍卫，兼管佐领。累擢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因马齐得罪夺官。旋起内务府总管，迁镶白旗蒙古都统。世宗即位，授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四年，卒，命视伯爵赐恤，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

马武子保祝，初授侍卫。累迁直隶提督，以病解任，起正红旗蒙古都统。卒，谥恭简。

阿灵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第五子。初任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擢镶黄旗满洲都统。阿灵阿女兄，上册为贵妃。贵妃薨，殡朝阳门外，阿灵阿举家在殡所持丧。与兄法喀素不睦，欲致之死，乃播蜚语诬法喀。法喀以闻，上震怒，夺阿灵阿职，仍留公爵。寻授一等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十七年，与揆叙、王鸿绪等密议举允禩为皇太子。上以马齐示意诸大臣，予严谴，不复穷治兴大狱。五十五年，卒。

子阿尔松阿，降袭二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雍正二

年，世宗召诸大臣谕曰：“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要结允禩等，造作无稽之言，转相传播，致皇考愤懑，莫可究诘。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柔奸狡猾，甚於其父。令夺官，遣往奉天守其祖墓；并将阿灵阿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以正其罪。”四年，命诛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乾隆元年，以阿灵阿墓碑立祖茔前，墓已迁而碑尚存，命去之。妻子释令归旗。

揆叙，字凯功，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子。康熙三十五年，自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奉使册封朝鲜王妃。寻充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迁工部侍郎。

初，明珠柄政，势焰薰灼。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揆叙交游既广，尤工结纳，素与允禩相结。皇太子既废，揆叙与阿灵阿等播蜚语，言皇太子诸失德状，杜其复立。四十七年冬，上召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诸大臣遂举允禩。事具马齐传。

五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疏言：“近闻外省塘报，故摭拾大小事件，名曰‘小报’，骇人耳目。请饬严禁，庶好事不端之人，知所儆惧。”诏允行。五十六年，卒，谥文端。雍正二年，发揆叙及阿灵阿罪状，追夺揆叙官，削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鄂伦岱，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纲长子。初任一等侍卫。出为广州驻防副都统。康熙二十九年，擢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一等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鄂伦岱领汉军两旗火器营，出古北口。扈跸北巡塞外。三十六年，擢领侍卫内大臣。坐事降一等侍卫。寻授散秩大臣。四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九年，命出边管蒙古驿站。世宗立，召还，授正蓝旗汉军都统。

雍正三年，谕曰：“鄂伦岱与阿灵阿皆党於允禩。当日允禩得罪，皇考时方驻跸遥亭，命执允禩门下宦者刑讯，具言鄂伦岱等党附状。鄂伦岱等色变，不敢置辩。四十九年春，皇考自霸州回銮，途中责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悍然不顾。又从幸热河，皇考不豫，鄂伦岱日率乾清门侍卫较射游戏。皇考於行围时数其罪，命侍卫鞭挞之。鄂伦岱顽悍怨望，虽置极典，不足蔽辜。朕念为皇祖妣、皇妣之戚，父又阵亡，不忍加诛。令往奉天与阿尔松阿同居。”四年，与阿尔松阿并诛，仍谕不籍其

家，不没其妻子。

子补熙，自廕生授理籓院员外郎，袭国纲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官至绥远城将军。卒。谥温僖。

论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禟、允礻我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於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禩，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者，皆非出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於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禩，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著於此篇。

列传七十五

鄂尔泰 弟鄂尔奇 子鄂弼 鄂宁

张廷玉 子若霭 若澄 若渟 从子若溎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没，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鄂尔泰，其曾孙也。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从圣祖猎，和诗称旨。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世宗在藩邸，偶有所嘱，鄂尔泰拒之。世宗即位，召曰："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深慰谕之。雍正元年，充云南乡试考官，特擢江苏布政使。於廨中建春风亭，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穀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察太湖水利，拟疏下游吴淞、白茆，役未举。

三年，迁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馀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璂疏言仲家苗药箭銛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璂招抚，久未定，诏谘鄂尔泰。四年春，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距云南四百馀里。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距云南省城亦仅六百馀里，钱粮不过三百馀两，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一百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其为边患，自泗城土府外，皆土目横於土司。黔、粤以牂牁江为界，而粤属西隆州与黔属普安州越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将吏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其江内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

苗患甚於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馀里，千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治夷，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剷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疏入，上深然之。

会石礼哈疏报遣兵击破谷隆、长寨、者贡、羊城□诸隘，擒其渠阿革、阿给及诸苗之从为乱者，上命交鄂尔泰按谳。五月，鄂尔泰遣兵三道入：一自谷隆，一自焦山，一自马落孔。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抚苗民五百馀户、二千馀口，察出荒熟田地三万亩。又以镇远土知府刁澣、霑益土知州安於籓素凶诈，计擒之；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乞免死，改土归流。鄂尔泰疏报仲家苗悉定。上嘉其成功速，令议叙。旋条上经理仲苗诸事，报可。十月，真除云贵总督。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锺为乱，侵东川。鄂尔泰请以东川改隶云南，上从之。仍命会四川总督岳锺琪按治，招其渠禄鼎坤出降。鄂尔泰令鼎坤招万锺，数往不就抚，乃檄总兵刘起元率师讨之，破其所居寨。万锺走匿镇雄土司陇庆侯所。五年，万锺诣锺琪降，庆侯亦诣锺琪请改土归流。上命锺琪以万锺、庆侯交鄂尔泰按谳。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三月，镇沅倮刁如珍等戕官焚掠，遣兵讨平之，获如珍。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又发兵屯者相，立七营。鄂尔泰疏劾，令诸道兵候檄进讨，映宸乞免死存祀，改土归流。鄂尔泰请映宸送浙江原籍，留其弟映翰奉祀。七月，发兵与湖北师会讨定谬冲花苗，获其渠，降其馀众。威远倮札铁匠等、新平倮李百叠等应如珍为乱。九月，鄂尔泰檄临元总兵孙宏本率师讨之，获札铁匠，降李百叠。威远、新平皆定。十一月，招降长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编户口，定额赋。得旨嘉奖，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攻破云南倮窝泥种，取六茶山地千馀里，划界建城，置官吏。

云南南徼地与安南接，前总督高其倬疏言安南国界应属内地者百二十里，请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祯奏辩，上命鄂尔泰清察。鄂尔泰请与地八十里，於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立界，上从之，敕谕安南。六年，维祯表谢，上嘉其知礼，命复与四十里。旋讨擒东川法戛土目禄

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按治米贴土目禄永孝，论斩。永孝妻陆氏结倮儸为乱，檄总兵张耀祖讨之，攻克门坎山。师入，获陆氏。米贴平。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不能讨。鄂尔泰遣兵往，侬杀光色以降。上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十万犒师。旋又抚贵州拜克猛、长寨、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十月，万寿节，云南卿云见，鄂尔泰疏闻。

七年正月，命超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皆加级。三月，令按察使张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破其寨，种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地以次定。下部议叙，鄂尔泰疏辞，而乞予曾祖图扪封典，俾昭忠祠位得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上允其请，仍命议叙。七月，招安顺、高耀等寨生苗及侬、仲诸种人内附。十月，云南赵州醴泉出，鄂尔泰疏闻。上褒鄂尔泰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寻加少保。八年五月，招黎平、都匀等寨生苗内附。鄂尔泰既讨定群苗为乱者，诸土司慑军威纳土，疆理其地，置郡县，设营汛，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而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

属苗内愤□，乌蒙倮最狡悍，总兵刘起元移镇其地，恣为贪虐。六月，禄鼎坤及其族人鼎新、万福遂纠众攻城，劫杀起元及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尽戕其孥。鄂尔泰疏闻，请罢斥，上慰谕之。乌蒙既陷，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皆起而应之，又令则补、以址诸寨要截江路，以则、以擢诸寨窥伺城邑，东川境内挖泥、矣氏、歹补、阿汪诸寨，东川境外急罗箐、施鲁、古牛、毕古诸寨，及武定、寻甸、威宁、镇雄所属诸夷，远近响应，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樑，所在屯聚为乱。鄂尔泰集官兵万数千人，土兵半之，分三路进攻：令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副将徐成贞副之；参将韩勋攻镇雄。翥国师行，土目禄鼎明遣行刺，被创，以总兵官禄代将。师进，焚苗寨十三。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杀三百馀，降一百三十馀。游击纪龙攻者家海，破寨，尽歼其众。勋与苗兵遇於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馀。元生、成贞自威宁攻乌蒙，射杀其渠黑寡、暮末，连破寨八十馀，击败其众数万，遂克乌蒙。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詹栗。上奖鄂尔泰及诸将，以元生、成贞、勋为功首，发帑犒师。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氏以不从乱，给诰命，赉银币。於是苗疆复定。鄂尔泰令於云、贵界上筑桥，命曰庚戌桥，以年纪其绩也。

是岁，永昌边外孟连土司请岁纳厂课六百，鹤庆边外皦子请岁贡土物，鄂尔泰疏闻。上以边外野夷向化，命减孟连厂课之半。皦子入贡，犒以盐三百斤。九年，疏请重定乌蒙、镇远、东川、威宁营汛。别疏请兴云南水利，濬嵩明州杨林海，开垦周围草塘，疏宜良、寻甸诸水，耕东川城北漫海，筑浪穹羽河诸堤，修临安诸处工，暨通粤河道，皆下部议行。十年，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授一等伯爵，世袭。

师讨准噶尔，六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九月，师破敌额尔德尼昭，鄂尔泰檄大将军张广泗遣兵截衮塔马哈戈壁，断敌北遁道。寻疏请屯田。十一年六月，还京师。入对，言准部未可骤灭，用兵久，敝中国，无益，上颇然之。

十三年，台拱苗复叛。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以果亲王、宝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苗患日炽，焚掠黄平、施秉诸地。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上曰："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允其请，予休沐，仍食俸。寻命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月，世宗疾大渐，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大臣丰盛额、讷亲、海望同被顾命。鄂尔泰与廷玉捧御笔密诏，命高宗为皇太子。俄，皇太子传旨命鄂尔泰等辅政。世宗崩，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进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又辞兼管兵部，上不许，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伯，赐号襄勤。迭主会试，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

四年，南河河道总督高斌请开新运口，河东河道总督白锺山请复漳河故道，命鄂尔泰按视。寻加太保。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命王大臣会鞫，请夺鄂尔泰官逮问，上不许。十年，以疾乞解任。上慰留，加太傅。卒，命遵遗诏配享太庙，并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端。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以诗辞悖逆获罪，中藻出鄂尔泰门下，鄂尔泰从子甘肃巡抚鄂昌与唱和，并坐谴。上追咎鄂尔泰植党，命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弟鄂尔奇，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中，四迁至侍郎，历工、礼二部，署兵部。五年，擢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论劾坏法营私、紊制扰民诸状，鞫实，

当治罪，上推鄂尔泰恩，宥之。十三年，卒。

鄂尔泰子鄂容安，鄂实，鄂弼，鄂宁，鄂圻，鄂谟。鄂容安自有传。鄂实与高天喜同传。

鄂弼初授三等侍卫，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出为山西巡抚，调陕西，署西安将军。擢四川总督，未上官，卒，赐祭葬，谥勤肃。

鄂宁，举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屡以员外郎署副都统，复自郎中擢礼部侍郎。出为湖北巡抚，调湖南，再调云南。师征缅甸，云南总督杨应琚战失利，鄂宁以实疏闻。明端代应琚，深入战死。鄂宁劾参赞额勒登额、提督谭五格逗遛失机。上奖鄂宁，加内大臣衔，即命代明瑞为云贵总督。寻以与参赞舒赫德合疏议抚失上指，夺内大臣衔，左授福建巡抚，迭降蓝翎侍卫。卒。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馀人。上命廷玉与都统讬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谳定。旋调吏部。

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廕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硃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疏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毗连闽、粤，无藉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严加约束。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考验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下督抚议行。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硃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於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上偶有疾，奖廷玉等翊赞功，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霭承袭。十一年，疏言："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不论事大小、人首从，皆收禁，累无辜。请如诸行省例，得分别取保。刑部引律例，往往删截，但用数语，即承以所断罪；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请敕都察院、大理寺驳正；扶同草率，并予处分。"命九卿议行。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复即本籍谕祭，命廷玉归行礼，并令子若霭从；弟廷璐督江苏学政，亦命来会。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人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廷玉疏言："行经直隶，被水诸县已予赈，尚有积潦不能种麦，请敕加赈一月。"并议以工代赈。得旨允行。十二年二月，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郎海望迎劳卢沟桥，赐酒膳。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仍以若霭袭。

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仍以若霭袭。四年，加太保。寻谕："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命自兼，不必令若霭袭。"又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十一年，若霭卒。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於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钜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馀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然廷玉实老病，十四年正月，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是冬，廷玉乞休沐养疴，上命解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廷玉言："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原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於江宁迎驾。"上乃许廷玉致仕，命待来春冰泮，舟行归里。亲制诗三章以赐，廷玉入谢，奏言："蒙

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怿，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次日，遣子若澄入谢。上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恆、汪由敦承旨，由敦为乞恩，旨未下。又次日，廷玉入谢，上责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享。上命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享。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薨，方初祭，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廷玉惶惧，疏请罢配享治罪。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又以四川学政编修硃荃坐罪，荃为廷玉姻家，尝荐举，上以责廷玉，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乾隆三年，上将临雍视学，举古礼三老五更，谘鄂尔泰及廷玉。廷玉谓无足当此者，撰议以为不可行。四十三年，上撰三老五更说，辟古说踳驳，命勒碑辟雍。五十年，复见廷玉议，以所论与上同，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子若霭，字晴岚。雍正十一年进士。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间，屡迁至内阁学士。若霭工书画，内直御府所藏，令题品鉴别，诣益进。十一年，扈上西巡，感疾，归卒。

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迁至内阁学士。卒。若澄亦工画，亚若霭。

若渟，字圣泉。入赀授刑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再迁郎中。出为云南澂江知府、四川建昌道。内擢太仆少卿，五迁至侍郎，历工、刑、户诸部。嘉庆五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七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恪。

从子若溎，字树穀。雍正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六迁刑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命旌恤胜朝殉节诸臣，若溎请遍行采访。下大学士、九卿议，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专谥、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不必更行采访。若溎以老乞休。上南巡，

屡迎谒。五十年，与千叟宴，御书榜以赐。归，又二年，卒。

论曰：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於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列传七十六

硃轼 徐元梦 蒋廷锡 子溥 迈柱 白潢 赵国麟

田从典 子懋 高其位 逊柱 尹泰 陈元龙

硃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第一。三十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潜江俗敝赋繁，轼令免耗羡，用法必持平。有斗殴杀人狱，上官改故杀，轼力争之，卒莫能夺。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督陕西学政。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故事，试册报部科，当有公使钱。轼独无，坐迟误被劾，士论为不平。会有以其事闻上者，上命轼毕试事。五十二年，擢光禄寺少卿。历奉天府尹、通政使。

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修筑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千七百九十丈；并议开中亹淤沙，复江海故道。又疏言："海宁沿塘皆浮沙，虽长椿巨石，难期保固。当用水櫃法，以松、杉木为□匽，实碎石，用为塘根，上施巨石为塘身。附塘为坦坡，亦用水櫃，外砌巨石二三重，高及塘之半，用护塘址。塘内为河，名曰备塘河。居民筑坝积淤，应去坝濬河，即以其土培岸。"俱下部议行。杭州南、北两关税，例由巡抚监收。轼以税口五十馀，稽察匪易，请委员兼理。部议以杭州捕盗同知监收，仍令巡抚统辖。五十八年，疏劾巡盐御史哈尔金索商人贿，上命尚书张廷枢、学士德音按治，论如律。五十九年，擢左都御史。六十年，遭父丧，命在任守制，疏辞，上不许，请从军自效。

上以山、陕旱灾，发帑五十万，命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劝粜治赈。轼往山西，疏请令被劾司道以下出资赡饥民，富民与商人出资於南省籴米，暂停淮安、凤阳等关米税；饥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资以赡者得题荐；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设厂医治。又疏言："仓庾积贮，有司平日侵蚀，遇灾复假平粜、借贷、煮粥为名，以少报多，有名无实。请敕详察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至因赈动仓穀，辄称捐俸抵补，俸银有限，仓穀甚多。借非实借，还非实还，宜并清覈。"皆从所议行。别疏请令山西各县建社仓，引泉溉田。上谓："社仓始於硃子，仅可行於小县乡村。若奏为定例，官吏奉行，久之，与民无益。山、陕山多水少，间有泉源，亦不能暢引溉田。轼既以为请，即令久驻山西，鼓励试行。"轼自承冒昧，乞寝其议，上不许。未几，川陕总

督年羹尧劾西安知府徐容、凤翔知府甘文煊亏帑，请特简亲信大臣会鞫。上命轼往勘，得实，论如律。六十一年，乞假葬父，归。

世宗即位，召诣京师，充圣祖实录总裁，赐第。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予其母冷氏封。加吏部尚书衔，寻复加太子太保。充顺天乡试考官，嘉其公慎，进太子太傅。二年，兼吏部尚书。命勘江、浙海塘。三年，还，奏："浙江馀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馀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下部议行。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上命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以轼副之。四年，请分设四局，各以道员领其事。二月，轼遭母丧，命驰驿回籍，谕曰："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馀，禄养显扬，俱无馀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内帑治丧，敕江西巡抚俟轼至家赐祭。轼奏谢，乞终制，上允解任，仍领水利营田，期八月诣京师。九月，轼将至，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许素服终丧。上以浙江风俗浇漓，特设观风整俗使，轼疏言："风俗浇漓，莫甚於争讼。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请增设杭嘉湖巡道，而以绍兴属宁台道。民间词讼冤抑，准巡道申理。"上从其请。六年，以病乞解任，上手诏留之。八年，怡亲王薨，命轼总理水利营田。寻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三年，议筑浙江海塘，轼请往董其役，上俞之，敕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咸听节制。

高宗即位，召还，命协同总理事务，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时治狱尚刻深，各省争言开垦为民累，轼疏言："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因请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馀，以补报垦无著之数。大行皇帝洞烛其弊，饬停止丈量；而前此虚报升科，入册输粮，小民不免苦累。河南报垦亦多不实。州县田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或因山区磽确，旋垦旋荒；或因江岸河滨，东坍西涨。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至已熟之田，或粮额甚轻，亦由土壤磽瘠，数亩不敌腴田一亩，非欺隐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惟恐察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废。

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详察现在报垦之田，有不实者，题请开除。”又疏言：“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鍊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於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上深嘉纳之。

乾隆元年，充世宗实录总裁。九月，病笃，上亲临视疾。轼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户外。翌日，卒。遗疏略言：“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馀，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上震悼辍朝，复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端。

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高宗初典学，世宗命为师傅，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轼以经训进讲，亟称贾、董、宋五子之学。高宗深重之，怀旧诗称可亭硃先生，可亭，轼号也。子必堦，以廕生官至大理寺卿；瑆，进士，官至左庶子；必坦，举人，袭骑都尉。

徐元梦，字善长，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二十二年，迁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复迁侍讲。徐元梦以讲学负声誉，大学士明珠欲罗致之，其迁词曹直讲筵，明珠尝荐於上。徐元梦以明珠方擅政，不一至其门，而掌院学士李光地亦好讲学，贤徐元梦及侍讲学士德格勒，亟称於上前，二人者每於上前相推奖；明珠党蜚语谓与光地为党。二十六年夏，上御乾清宫，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耿介、高士奇、孟亮揆、徐潮、徐嘉炎、熊赐瓒、励杜讷及二人入试，题为理学真伪论。方属草，有旨诘二人，德格勒於文后申辩，徐元梦卷未竟。上阅毕，於德格勒及赐瓒有所谯让，命同试者互校，斌仍称徐元梦文为是。

是时斌被命辅导皇太子，寻亦命徐元梦授诸皇子读。秋，上御瀛台，教诸皇子射，徐元梦不能挽强，上不怿，责徐元梦。徐元梦奏辩，上益怒，命扑之，创，遂籍其家，戍其父母。其夜，上意解，令医为治创。翌日，命授诸皇子读如故。徐元梦乞赦其父母，已就道，使追还。冬，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言与徐元梦互相标榜，夺官逮下狱。二十七年春，狱上，当德格勒立斩，徐元梦绞。上命贷徐元梦死，荷校三月，鞭百，入辛者库。上徐察徐元梦忠诚，三十二年，命直上书房，仍授诸皇子读。寻授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四十一年，充顺天乡试考官。五十年，谕曰：“徐元梦繙译，现今无能过之。”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五十一年，充会试考官。五十二年，擢内阁学士，归原

旗。

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抚，上谕之曰："浙江驻防满洲兵，尔当与将军协同训练。钱粮有亏空，尔宜清理，无累百姓。至於用人，当随材器使，不可求全。"赐御制诗文集及鞍马以行。五十四年，疏言："杭州、绍兴等七府旱潦成灾，已蒙蠲赈，并截漕平粜。未完额赋，尚有十三万馀两，请秋成后徵半，馀俟来岁。"上允之。又疏陈修复万松岭书院，上赐"浙水敷文"榜，因请以敷文名书院。

五十六年，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缺员，吏部以请。上曰："是当以不畏人兼学问优者任之。"以命徐元梦。上谕科场积习未除，命甄别任满学政及考官不称职者，皆劾罢之。五十七年，迁工部尚书，仍兼掌院学士。六十年，上赐以诗，谓："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祗此一人。"

世宗即位，复命直上书房，授诸皇子读。雍正元年，命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勒令解退回籍。大学士富宁安出视师，命徐元梦署大学士。寻复命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总裁，调户部尚书。四年，以繙译本章错误夺官，命在内阁学士之列效力行走，仍司繙译。八年，复坐前在浙江失察吕留良逆书，命同繙译中书行走。十三年，充繙译乡试考官。

高宗即位，命直南书房，寻授内阁学士。擢刑部侍郎，以衰老不能理刑名，疏辞，调礼部。充世宗实录副总裁。诏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命与鄂尔泰、福敏董其事。复命直上书房，课皇子读。乾隆元年，乞休，命解侍郎任，加尚书衔食俸，仍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二年，上临雍，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两庑，而进南宫适、虑不齐升配。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馀寝未行。复乞休，上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四年正月，召同诸大臣赋柏梁体诗。寻加太子少保。

六年秋，疾作，遣太医诊视，赐葭药。冬十一月，疾剧，上谕曰："徐元梦践履笃实，言行相符。历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寿逾大耋，洵属完人。"命皇长子视疾。疾革，复遣使问所欲言。徐元梦伏枕流涕曰："臣受恩重，心所欲言，口不能尽！"使出，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翌日遂卒，年八十七。上复命和亲王及皇长子奠茶酒，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定。孙舒赫德，自有传。

蒋廷锡，字扬孙，江南常熟人，云贵总督陈锡弟。初以举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赐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三年，未散馆即授编修。屡迁转至内阁学士。雍正元年，擢礼部侍郎，世宗赐诗贤之。廷锡疏言："国家广黉序，设廪膳，以兴文教，乃生员经年未尝一至学宫。请敕学臣通饬府、州、县、卫教官，凡所管生员，务立程课，面加考校，讲究经史。学臣於岁、科考时，以文艺优劣定教职贤否。会典载顺治九年定乡设社学，以冒滥停止。请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量给廪饩。乡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者得入学。"下部议，从之。二年，奏请续纂大清会典，即命为副总裁。调户部。

三年，命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察阅京仓。寻疏言："漕运全资水利，宜通源节流，以济运道。山东漕河，取资汶、济、洸、泗四水，而四水又赖诸泉助成巨流。山东一省，得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鲁桥、新河、沂水是也。五派合为一水，是名泉河，旧设管泉通判。今虽裁汰，仍设泉夫。请饬有泉州县，督率疏濬。济南、兖州二府为济水伏流之地，若广为濬导，则散湮沙砾间者，随地涌见。应立法泉夫濬出新泉，优赉银米，岁终册报，为州县课最。诸泉所汇，为湖十五，各设斗门为减水闸，以时启闭。漕溢则减漕入湖，漕涸则启湖济漕，号诸湖为水櫃。其后居民壅水占耕，坝圮闸塞，低处多生茭草，高处积沙与漕河堤并。请察勘未耕之地，就低处挑深，即以挑出之土筑堤，复水櫃之制。诸湖开支河，以承诸泉之入，益漕河之流，建闸以时减放。旧制，运河於每岁十月筑坝，分泄诸湖，来春三月冰泮，开坝受水。法久玩生，筑坝每至十一月，则失之迟；开坝在正月初旬，又失之早。请饬所司筑必十月望前，开必二月朔后，以循旧制。汶水分流南北，运道攸赖。明宣德间，筑戴村坝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坝於汶水北，以节汶水归海。嘉靖时，复堆积石滩，水溢纵使归海，水平留之入湖。岁久颓废，万一汶水北注，挟湖泉尽归大清河，四百馀里运道所关非小。请饬总河相度形势，修复旧石滩，改建滚水石坝，以为蓄泄。"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携仪器舆图，会总河齐苏勒、巡抚陈世倌履勘，请如廷锡奏。下九卿议行。

四年，迁户部尚书，充顺天乡试考官。既入闱，谕曰："廷锡佐怡亲王董理户部诸事，秉公执正，胥吏嫉妒怀怨。今廷锡典试，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谤议。令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察访捕治。"寻命兼领兵部尚书。遭母丧，遣大臣奠茶酒，予其母封诰，发帑治丧。命廷锡奉母丧还里，葬毕还京，在任守制。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领户

部，充圣祖实录总裁。七年，加太子太傅。命与果亲王允礼总理三库，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廷锡病，上遣医疗治。十年夏，病复作，上命日二次以病状奏。闰五月，卒，上为辍朝，遣大臣奠茶酒，赐祭葬，谥文肃。

廷锡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馀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

子溥，字质甫。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廷锡卒，溥奉丧归，命葬毕即还京供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年，授吏部侍郎。疏言："凡条奏发九卿会议，主稿衙门酌定准驳。会议日，书吏诵稿以待商度，其中原委曲折，一时难尽。请於会议前二日将议稿传钞，俾得详勘暢言。至命、盗案，刑部例不先定稿，俟议时平决；不关命、盗各案，亦宜先期传知，庶为审慎。"下部议，如所请。

八年，授湖南巡抚。九年，疏言："永顺及永绥、乾州、凤凰诸处苗民贪暴之习未除，城步、绥宁尤多狡恶。臣整饬武备，渐知守法。"谕曰："驭苗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敢犯。此奏得之。"旋劾按察使明德不详鞫盗案，夺官；驿盐道谢济世老病，休致。给事中胡定奏请湖南滨湖荒土，劝民修筑开垦，令溥察议。溥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截，常有冲决之虑。沅江万子湖、湘阴文洲围，士民请修筑开垦。臣亲往履勘，文洲围倚山面江，四围俱有旧堤，已议举行。万子湖广袤八十馀里，四面受水，费大难筑，并於上下游水利有碍。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上韪之。

十年，授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命专治部事。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领户部。二十六年，溥病，上亲临视。及卒，复亲临奠。赠太子太保，发帑治丧，赐祭葬，谥文恪。

子檍，进士。自编修累迁兵部侍郎；赐粲，初授云南楚雄知府，再至户部侍郎。并坐事夺官，左授光禄寺卿。复夺官，以世职守护裕陵。

迈柱，喜塔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初授笔帖式，三迁户部员外郎，授御史。康熙五十五年，巡视福建盐课。雍正元年，巡视宁古塔。三

年，命如荆州会将军武纳哈籍前任将军阿鲁家，偿侵蚀兵饷。议荆州近县民有原鬻地者，官购俾兵耕种，或招佃徵租，兵婚丧量饮之。下部议行。

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命如江西按治德安知县萧彬、武宁知县廖科龄亏帑，并命察通省钱粮积弊。寻命署巡抚。疏请以江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从之。五年，授湖广总督，命俟江西事毕赴任。迈柱疏陈："江西仓穀亏缺，弊在无穀无银，虚报存贮，及至交代，又虚报民间借领，后任徵追，悉归无著。又或出粜仓穀得价侵用，及至交代，以二钱一石折价，后任不敷籴补。又或因不敷之故，并此折价而亦侵用，及至交代，复称民欠，多方掩饰。皆因前任巡抚裴幰度，布政使陈安策、张楷徇庇所误。"上为夺幰度等官，察究追完。又言："江西通省公用需款，请视河南、湖广诸省例，提州、县耗羡二分充用，另提充各员养廉，多至一分五釐，少至四釐，馀仍留州县养赡。巡抚及司道，亦於所提一分五釐内量行支用。"又言："江西被灾州县，设厂煮赈，米价石至一两三四钱。请於未被灾州县发银预购平粜。"又言："南安、赣州，闽、广交界，及鄱阳湖滨，最易藏奸。万载、宁州等地，棚民聚集，素好多事。已饬严整塘汛，操练标兵，豫为之备。"得旨，嘉其条画详晰，令新任巡抚照行。寻谳定彬等俱论斩。并请令徇庇之上官分偿亏帑，上命自雍正六年起著为例。奖迈柱秉公持正，下部议叙，乃赴湖广任。

湖广濒江州县频年被水，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修筑江堤，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并岁修抢险诸例。疏闻，上发帑六万，命视工多寡分给。镇筸苗最悍，屡入内地剽掠。迈柱疏言："臣闻云南提督张国正先任镇筸总兵，以雕剿法治苗。闻有警，讷为何种苗，所属何寨，即携兵驰往，围寨搜擒。如雕之捕鸟，取其速而鸟可必得。臣今与总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得罪人而止，不敢多为杀戮。"居数年，又疏言："收缴六里镇筸土司所藏鸟枪，完整者俾兵充用，馀改造农具，给土苗耕作。土苗所用环刀、标枪，亦令给价收缴。"上谕曰："所奏深得卖刀买犊之意。环刀、标枪，自当收缴，可顺其原，不宜强迫。"疏定苗与民为市，於分界地设市，一月以三日为期，不得越界出入。民以物往市，预报地方官，知会塘汛查验。苗疆州县立苗长，选良苗充民壮，备差遣访缉。鄂尔泰督云、贵，建策改土归流，迈柱亦行之湖广，收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永顺设府县，仍其名，又於府西北设县曰龙山。保靖、桑植各设县，仍其名。收容美土司设州，曰鹤峰，所属五峰新设县曰长乐。并改彝陵州为府，曰宜昌，领新设州县。收第冈土司，改永定卫为县，以其地属焉。

上命通察湖广积欠钱粮，都计银三十馀万，令与巡抚马会伯、王国栋同董其事。逾年，报湖南已完六万有奇，湖北已完八万有奇。寻察出沔阳积欠内为官侵役蚀包揽未完者三万有奇，其实欠在民者三万二千有奇。上以沔阳常被水，民欠命予豁除。七年，迈柱疏请以湖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从之。迈柱督湖广数年，声绩显著。他所区画，如以汉阳通判移汉口，荆州通判移沙市。又裁施州、大田二卫所，合为县曰恩施，复请改为府，曰施南，设县四，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宜昌既为府，设附郭县曰东湖，又以归州及所领长阳、兴山、巴东诸县隶焉。道州及宁远、永明、江华诸县邻广西，请以永州同知移江华，并分设游击、守备，调驻兵千五百，与广西桂临营月三次会哨。永顺、保靖、桑植三营新立，月饷给米折，永顺石折一两，保靖、桑植石折八钱，以苗疆米贵，不与他营同。上悉如所请。

十三年，召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元年，兼管工部。二年，以病乞解任。三年，卒，赐祭葬，谥文恭。

同时督抚入为大学士者，又有白潢、赵国麟。

潢，字近微，汉军镶白旗人。初授笔帖式，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授福建粮驿道佥事，以父忧去官。服阕，除山东登莱青道佥事，迁贵州贵东道参议。以巡抚刘廕枢荐，就迁按察使。潢操守廉洁，闻於圣祖，擢湖南布政使。未上官，会廕枢以请缓西师，命诣军前察视，潢护贵州巡抚。贵州山多田少，诸镇营兵饷米，於徵米诸州县支发。以运道艰阻，改徵折色，迟至次年春夏，米值昂不足以籴。诸驿例设夫百、马四十五，而巡抚以下私函付驿，谓之便牌，役夫至数百。潢奏请兵米於籓库借支，州县徵解归项，并檄诸驿禁便牌。兵民困皆苏。又以贵州僻远，官於外，商於外，皆不肯归，潢奏请勒限回籍。贵州民初以为不便，久之文物渐盛，乃思潢惠焉。

廕枢还贵州，调潢江西。入觐，至热河谒上，即擢江西巡抚。潢革诸州县漕节陋例，并令火耗限加一，旧加至三四者，悉罢除之，不率者奏劾。湖口关地险港窄，潢度关右武曲港山势开阔，可容千艘，乃濬江口，建草坝，使估舟得聚泊。建亭颂潢德。会城西南有袁、赣二江，至临江合流，旧有堤久圮，春夏水发，往往坏田庐。潢奏请重建，九阅月而成。民自是无水患，号为白公堤。五十九年，奏请补京职，授户部侍郎。擢兵部尚书。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命协办大学士。寻授文华殿大学士。疏辞，不许。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三年，以疾乞解任，许之。

潢抚江西时，南昌、吉安、抚州、饶州四府旧有落地税千三百两有奇，设大使徵收。潢以官役苛徵，令停收。巡抚、司道公捐代纳，伪编纳税人名册报部，王企崝、裴幰度代为巡抚，皆如潢例。及汪漵至，以其事闻，且请裁大使。上曰："国家经制钱粮，岂可意为增减？若此税不当收，潢当请豁免，何得以公捐代完，沽名邀誉？"下部议，夺潢官。漵亦坐左迁，税如旧例徵收。乾隆二年，潢卒，命还大学士衔。

国麟，字仁圃，山东泰安人。祖瑗，手书春秋内外传，史、汉蒙文授之。笃志於学，以程、硃为宗。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世宗闻其贤，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福建布政使，调河南。擢福建巡抚，调安徽。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徵收钱粮，依部颁定额，刊印由单，申布政使覈发。国麟以安徽通省数百万由单由司覈发，恐误徵收，疏请停止。内阁学士方苞疏言："常平仓穀原定每年存七粜三，南省地卑湿，应令因地制宜。"下督抚详覈。国麟疏言："安徽所属州县滨江湖者，当改粜半存半，他州县仍循旧例。"并下部议行。乾隆三年，擢刑部尚书，调礼部，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六年，御史仲永檀疏劾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至京师民俞长庚家吊丧，国麟亦亲往，下王大臣勘不实。国麟乞引退，上留之。俄，给事中卢秉纯复论国麟当上举永檀疏面诘，阳若不知，出告其戚光禄寺卿刘籓长，籓长被命休致；国麟又告以为侍郎蒋炳所劾。上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召国麟及籓长相质，籓长力辩。上命毋深究，令鄂尔泰、张廷玉谕国麟引退。国麟疏未即上，上降诏诘责，左授礼部侍郎。七年，擢尚书。国麟乞引退，不许。逾数月，复以请，上不悦，命夺官，在咸安宫效力。八年，乃许其还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赐礼部尚书衔。明年，卒。

田从典，字克五，山西阳城人。父雨时，明诸生。寇乱，挈子及兄之孤徙避，度不能兼顾，弃子负兄子以走。贼退，求得子草间，即从典也。

从典笃学，以宋五子为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旋居父丧，事必遵家礼。服终，就选。三十四年，授广东英德知县。县地瘠，赋籍不可稽，诡寄逋逃，民重困。陋例两加至八九钱，名曰"均平"。从典尽革之，清其籍。

四十二年，行取，四十三年，授云南道御史。疏言："督抚不拘成

例，请调州县，有秉公者，即有徇私者。州县求调，其弊有三：图优缺，避冲繁，预为卓荐地。督抚滥调，其弊亦有三：徇请讬，得贿赂，引用其私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有骇听闻。嗣后请除江、浙等省一百一十馀县钱粮难徵，及边远烟瘴地，仍旧例调补，其他不准滥调。”又疏言：“京官考选科道，令部院堂官保送，恐平日之交结，临时之营谋，在所难免。请敕吏部，遇考选科道，凡正途部属，及自知县升任中、行、评、博，与翰林一体论俸开列，听候考选。”均下部议行。巡视西城，罢铺垫费。察通州仓储，僦神祠以居，庙祝不受值，不入也。

四十九年，擢通政司参议。屡迁转授光禄寺卿。寺故有买办人，亏户部帑至四十一万馀，从典请限年带销。迁左副都御史，再迁兵部侍郎，并命兼领光禄寺。五十八年，迁左都御史。两江总督常鼐疏言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为属吏所讦。命从典与副都御史屠沂往按，国正坐斩，希尧夺官。五十九年，擢户部尚书。雍正元年，调吏部。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六年三月，乞休，优诏褒许，加太子太师致仕。赐宴於居第，令部院堂官并集，发帑治装，行日，百官祖饯，驰驿归里，驿道二十里内有司送迎。入辞，赐御榜联并冠服、朝珠。四月乃行，甫一舍，次良乡，病大作，遂卒，年七十八。上闻，以从典子懋幼，遣内阁学士一、侍读学士一为治丧，散秩大臣一、侍卫六奠茶酒，并命地方官送其丧归里。赐祭葬，谥文端。

懋，自廕生授刑部员外郎，世宗命改吏部，迁郎中，授贵州道御史。乾隆初，迁礼科给事中。疏言河南秋审宽纵，巡抚尹会一、按察使隋人鹏下吏议。又劾工部尚书赵弘恩受赇，夺官，戍军台。迁鱀胪寺少卿。高宗奖懋敢言，超擢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吏部。十一年，上责懋奏事每漏言，且嗜酒务博，命解任归里读书。十四年，召授吏部侍郎。以仆从斗殴伤人，责懋旧习未悛，仍命归里读书。家居二十年，卒。

高其位，字宜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天爵，语在忠义传。其位初隶镶白旗，自笔帖式管佐领。康熙间，以署参领从军驻襄阳。叛将杨来嘉、王会等以二万人出掠，将攻南漳，其位率二十骑觇敌，与遇，越敌队入南漳，与共守，敌围攻不能下。叛将谭弘以三万人犯郧阳，其位将百人扼杨谿铺，与相持七十馀日。粮尽，煮马鞯以食。副都统李麟隆援至，合击，大败之。寻追论御敌穀城失利，夺官。久之，授火器营操练校尉，袭其祖尚义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讨噶尔丹，战

於乌阑布通，破骆驼营，擢参领。授甘肃永昌副将。明法令，筑堡塞，边境肃清。迁湖广襄阳总兵。擢提督，赐孔雀翎、囊鞬、鞍马。调江南。两江总督常鼐有疾，上命其位署理。世宗即位，召入觐，旋命回提督任。奏请保护圣躬，上褒其有爱君之心，温诏嘉许。雍正二年秋，奏飞鸦食蝗，秋禾丰茂。上以蝗不成灾，传示王大臣，赐诗褒之。冬，奏进黄浦渔人网得双夔龙纽未刻玉印，上赐以四团龙补服。三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以衰老辞，不许。改隶镶黄旗。赐寿，赍榜联及白金千。屡乞休，乃命以原官致仕。五年，卒，赐祭葬，谥文恪。

子高起，以廕生授四川茂州知州。累迁兵部尚书，坐事夺官逮治。乾隆初，戍军台，释回。卒。

逊柱，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郎色，太祖时，从其兄郎格来归。逊柱初授笔帖式，擢工部主事。再迁户部郎中，授御史。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盛京工部侍郎。召改吏部，擢兵部尚书。雍正五年，署大学士，旋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兵部尚书。逊柱长兵部十六年，屡陈奏部政，多所考覈釐正。十年，以老，命不必兼兵部。十一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谕褒逊柱“醇厚和平”，赐祭葬。

尹泰，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翰林院笔帖式，再迁内阁侍读。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四年，授国子监祭酒。三十七年，改锦州佐领。五十二年，以病罢，遂居锦州。世宗在藩邸，奉命诣奉天谒陵，过锦州宿焉，与语奇之，见其子尹继善。雍正元年，召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再迁左都御史。疏言：“六科书吏，贿通提塘，造为小钞、晚帖，内开口传谕旨，或误繙清文，甚至伪造上有赐予及与诸臣问对，应请禁止。”二年，充会典总裁。三年，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兼领奉天府尹。疏言：“承德等九州县原徵豆米，多贮无用。请自雍正四年始，停徵黑豆，按亩徵米，按丁徵银，而以原贮米豆视时价出粜。”又言：“关东风高土燥，请掘地窖藏存穀，以节建仓工费。”

四年，山海关总管多索礼疏言应交庄头馀地，尹泰不即派官丈收。命侍郎查郎阿往按，坐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将军噶尔□议设外海水师，尹泰以为旅顺、天津俱有水师，锦、复、盖诸州亦可更番巡察，增设需费浩繁，於巡察无益。别疏以闻。下议政王大臣议，如尹泰言。六年，坐遗漏入官财产，夺官。寻命复官。七年正月，与尚书陈元龙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三年，高

宗即位，充世宗实录总裁。乾隆元年，以老病乞罢，上留之。尹继善自两江总督入觐，授刑部尚书，俾使朝夕侍养。三年，复乞罢，命以原官致仕。寻卒，赐祭葬，谥文恪。尹继善自有传。

陈元龙，字广陵，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郭琇劾高士奇，辞连元龙，谓与士奇结为叔侄，招纳贿赂，命与士奇等并休致。语互详士奇传。元龙奏辩，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得白，命复任。累迁侍读学士。元龙工书，为圣祖所赏，尝命就御前作书，深被奖许。上御便殿书赐内直翰林，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臣父之阊年逾八十，家有爱日堂，御书榜赐之。四十二年，再迁詹事。以父病乞养归，赐葭。时正编赋汇，令携归校对增益。上南巡，元龙迎谒，御书榜赐之阊及元龙母陆。之阊卒，丧终，召元龙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五十年，迁吏部侍郎。授广西巡抚。值广东岁歉，广西米价高，元龙遣官诣湖南采米平粜。五十四年，修筑兴安陡河闸，护两广运道。并於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创育婴堂，建仓贮穀。五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六十年，调礼部。世宗即位，命守护景陵。七年，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在广西，请开例民捐穀得入监。李绂为巡抚，请以捐穀为开垦费。上责其借名支销，命元龙诣广西清理。绂旋奏："元龙分得羡馀十一万有奇，除在广西捐公费九万，又助军需十万。今仓穀尚有亏空，应令分偿。"及授大学士，命免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令其子编修邦直归侍养。行日，赐酒膳，令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将吏送迎。乾隆元年，命在籍食俸。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论曰：轼以德望尊，徐元梦以忠謇重。世宗谴允禩、允禟，徐元梦言："二人罪当诛，原上念手足情缓其死。"二人者既死，吏议奴其子，轼言："二人子实为圣祖孙，孰敢奴之？"世宗皆为动容。谅哉，古大臣不是过也。廷锡直内廷领户部，迈柱等领疆节，卓然有绩效。从典、尹泰皆以端谨奉职。古所谓大人长者，殆近之矣。

列传七十七

杨名时 黄叔琳 子登贤 方苞 王兰生 留保 胡煦

魏廷珍 任兰枝 蔡世远 沈近思 雷鋐

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李光地为考官，深器之，从受经学。散馆，授检讨。四十一年，督顺天学政，用光地荐也。寻迁侍读。四十二年，上西巡，肥乡武生李正朝病狂，冲突仪仗。光地时为直隶巡抚，请罪正朝，因劾名时。上斥名时督学，有意弃富录贫，不问学业文字，但不受贿嘱，从宽恕宥。四十四年，任满，命河工效力。旋连遭父母丧，以忧归。五十一年，服除，候补。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名时不投牒吏部，因不得补官，上特命充陕西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隶巡道。时沿明制，直隶不设两司，以巡道任按察使事。政剧，吏为奸，名时革宿弊殆尽。五十八年，迁贵州布政使。

五十九年，擢云南巡抚。师征西藏，留驻云南，名时为营馆舍，明约束，无敢叫嚣。名时疏言："云南兵粮岁需十四万九千馀石，俱就近支放。兵多米少，诸州县例四年折徵一次，请改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部议如所请行。雍正元年，名时奏请安，世宗谕曰："尔向日居官有声。兹当加勉，莫移初志。"寻疏言："云南巡抚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惟盐规五万二千两，除留充恤灶、修井诸用，馀四万六千两。累年供应在藏官兵军需赏赉，拨补银厂缺课，及公私所用，皆取於此。藏兵撤后，请仍留臣署若干，馀悉充公用。"上谕曰："督抚羡馀，岂可限以规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全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无烦章奏也。"名时迭疏请调剂盐井，改行社仓，皆下部议行。云南自乱后田赋淆乱，往往户绝田去而丁未除，至有一人当数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孙丁"。名时疏请照直隶例，将通省丁额摊入田粮完纳。云南旧例，地方应办事，皆取诸民间，谓之"公件"。胥役科敛，指一派十，重为民累。名时议核实州县需款，酌定数目徵收，不得再有加派。檄行所属诸州县，核数开报。

三年，擢兵部尚书，改授云贵总督，仍管巡抚事。时上令诸督抚常事疏题，要事摺奏。名时泄密摺，上令悉用题本，名时乞遇事仍得摺奏，许之。四年，转吏部尚书，仍以总督管巡抚。名时具题本，误将密谕载入，上严责，命解任，以硃纲代为巡抚。未至，仍令名时暂署。

俄，纲上官，劾名时在任七载，徇隐废弛，库帑仓穀，借欠亏空。上命名时自陈，纲代名时奏谢罪，上责其巧诈，谕总督鄂尔泰严讯。名时自承沽名邀誉，断不敢巧诈。谳上，部议以名时始终掩护，朦胧引咎，无人臣事君礼，坐挟诈欺公，当斩。上命宽免，复遣侍郎黄炳会纲按治。炳等欲刑讯，鄂尔泰持不可，乃坐名时得盐规八万，除捐补银厂缺课，应追五万八千馀两。上令名时留云南待后命。

高宗即位，召诣京师。乾隆元年，名时至，赐礼部尚书衔，兼领国子监祭酒，兼直上书房、南书房。名时以前在云南令诸州县核实需款定数徵收，去公件之弊，事未竟而去，奏请下督抚勘定。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奏请以额编条粮重轻，与原定公件多寡，两相比并，就中摊减，下部议行。视未定议前取诸民者去十之七，云南民困以苏。

苗疆用兵久，名时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贴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俯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二年，卒，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丁父忧，服除，起原官，迁鸿胪寺少卿。五迁刑部侍郎。雍正元年，调吏部。命偕两淮盐政谢赐履赴湖广，与总督杨宗仁议盐价，革除陋规，从所请。疏言："各省支拨兵粮，布政使、粮道为政，先期请讬，方拨近营。否则拨远汛，加运费，民既重累输輓，兵亦苦待饷。请敕督抚察兵数，先拨本州县卫、所，不敷，於附近州县拨运。"下部议行。旋授浙江巡抚。时御史钱廷献请濬浙江东西湖，蓄水灌田，命叔琳会总督满保勘议。叔琳等奏言："西湖居会城西，周三十馀里，南北山泉入湖处，旧皆设闸以阻浮沙，水得暢流；又有东湖为之停蓄，湖水

分出上下塘河，农田资以灌溉。自闸废土淤，民占为田，筑埂围荡，栽荷蓄鱼。请照旧址清釐，去埂建闸，濬城内河道，并疏治上塘河各支港，及自会城至江南吴江界运河港汊坝堰。”部议从之。

叔琳疏荐人才，有廷臣尝言於上者，上疑叔琳请讬先容，谕戒郑重。会有言叔琳赴湖广时，得盐商赇，俾充总商，及为巡抚，庇海宁陈氏仆；其弟御史叔□敬巡视台湾，过杭州，仆鬨於市，叔琳皆以罪商，有死者，商为罢市。上命解叔琳任，遣侍郎李周望与将军安泰分案按治。安泰等奏叔琳以陈氏仆与商争殴，逮商杖毙，事实，无与叔璥事，亦未尝罢市。周望等奏叔琳贷金盐商，非行贿，上命毋穷究。三年，命赴海塘效力。

乾隆元年，授山东按察使。疏言：“旧例州县命案，印官公出，由邻封相验。嗣广西巡抚金鉷奏请改委佐杂，夤缘贿嘱，难成信谳。”又言：“审案旧有定限，逾限议处。嗣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定分立解府、州、司、院限期，虽意在清釐，適启通融挪改之弊，请皆仍旧为便。”从之。二年，迁布政使。四年，丁母忧。服除，授詹事。以在山东误揭属吏讳盗，夺官。叔琳登第甫二十，十六年，重遇登第岁，命给侍郎衔。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叔琳富藏书，与方苞友。苞治诸经，叔琳皆与商榷。

子登贤，字筠盟。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左副都御史，督山东学政。康熙间，叔琳来督学，立三贤祠，祀胡瑗、孙复、石介，以式诸士。后六十年，登贤继之，训士遴才，皆循叔琳训。四十九年，卒。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於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

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入对，慰谕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穀例定存七粜三。南省卑湿，存粜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於大吏，定值开粜，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穀贵，应即令定值开粜，仍详报大吏。穀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籴值贱，得穀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穀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濬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硃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讬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对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讬。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

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硃，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字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祔。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敛，敛袒右臂以自罚。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服除，仍直内廷。六十年，应会试，未第。上以兰生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三年，署国子监司业。四年，真除，督浙江学政。五年，迁侍讲。六年，转侍读。时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七年，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九年，迁内阁学士，仍留学政。十年，命再留任三年。寻充江南乡试考官，调陕西学政。十三年，以所举士得罪，左授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都，复授内阁学士。乾隆元年，迁刑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二年春二月，上奉世宗葬泰陵，兰生扈行。次良乡，发，病遽作，卒於肩舆中。赉白金五百，治丧涿州，待家人奔赴，赐祭葬如例。

兰生为学原本程、硃，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硃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祖阿什坦，字金龙，顺治

初，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繙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九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留保，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六十年，与兰生同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六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劾总督阿克敦侵蚀粤海关火耗，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诸事，上命总督孔毓珣及文乾按治。寻文乾卒，改命留保及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按治。毓珣以上怒，将刑讯，留保争之，乃免。谳定，阿克敦罪当死，寻复起，语详阿克敦传。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入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与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刨人蓐，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刨蓐俱贫民，羁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谳。"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署户部。时诸部院每於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举人，赐其幼子季堂廕生。煦疾作，卒於京师，赉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直忠厚，所建白必归本於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於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於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於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徵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入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兰生、梅□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侍讲，直南书房。五十六年，转侍读。五十

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六十一年，命领两淮盐政。

雍正元年，授偏沅巡抚。世宗谕曰："尔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今为巡抚，宜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二年，以辰谿诸生黄先文故杀人，谳斗杀拟绞，遇赦请免；会同民谭子寿等因奸毙三命，拟斩候，皆失出；又以拨绿旗兵饷未具题：部议降调。上谕："廷珍学问操守胜人，乃料理刑名钱穀，非过则不及。"召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抚，又以按治泾县吏王时瑞等假印徵赋，宽徇，为部驳，上戒其毋姑息。廷珍疏言："清釐钱粮，官吏侵蚀，往往匿民欠中，不易清察。请视民欠多少，多限一年，少限半年，分别详察。官吏侵蚀，循例责偿，如实欠在民，督徵催解，州县有逋赋，继任受代，许以时察报。"诏如所请行。嗣以清察限促，敕部更定。广东总督孔毓珣入对，言道经宿州灵壁，积潦妨稼，上责廷珍怠玩，令出俸疏濬。廷珍乞内补，上不许。八年，调湖北。九年，召回京，授礼部尚书。十年，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十二年，授兵部尚书。十三年，仍调礼部。

高宗即位，命以尚书衔守护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五年，以老病乞休。上以："廷珍在世宗朝服官中外，不克举其职，屡奉申诫，今以老病乞休，似此因循懈怠、持禄保身之习，断不可长。"命夺官。时方苦旱，太常寺卿陶正靖谢上入对，上问："今苦旱，用人行政或有阙失，宜直言。"正靖因奏："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上霁颜听之。后数日，上以语礼部尚书任兰枝，兰枝言正靖其门生也。上知兰枝与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怿，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命兰枝书上谕戒正靖，兰枝书上谕，言："上问正靖，知为兰枝门生。"上诘兰枝，兰枝对"年老耳聋，一时误听。"上愈怒，责兰枝诈伪，对称"老"，以旧臣自居，下吏议，兰枝、正靖皆夺官。上命留兰枝，正靖降调。

十三年，上东巡，过景州，廷珍迎谒，命还原衔，赐以诗，有句曰："皇祖栽培士，於今賸几人？"并书"林泉耆硕"榜赉之。十六年，又赐诗，予其子锡麟廕生。二十一年，复东巡，廷珍迎谒，年已将九十，又赐诗，予锡麟员外郎衔。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任兰枝，字香谷，江苏溧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与安南定界，偕左副都御史杭奕禄赍诏宣谕，语详杭奕禄传。使还，迁兵部侍郎。命如江西按南昌总兵陈玉章侵饷。调吏部。高宗即位，命充世宗实录总裁。擢礼部尚书，历户、兵、工部，复调礼部。十年，以老致仕。十一年，

卒。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父璧，拔贡生，官罗源训导，有学行，巡抚张伯行延主鼇峰书院，招世远入使院校订先儒遗书。

世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四十九年，乞假省亲。五十年，遭父丧，服除，赴京师。以假逾期，於例当休致，世远不欲以父丧自列。会上命纂性理精义，光地充总裁，荐世远分修，书成，世远不欲以编辑叙劳，辞归。巡抚吕犹龙延主鼇峰书院，以正学教士。居久之，雍正元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寻迁侍讲。四年，迁右庶子，再迁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

七年，上将设福建观风整俗使，谘世远，命与同籍京朝官议之。佥谓："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泉、漳将吏因功骤擢通显，子弟骄悍，无所懔畏。皇上饬官方，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使，防范化导，於风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世远长子长汉违例私给船照，上以疏示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部议坐失察，降调。十年，特旨复原职。十二年，卒。

世远侍诸皇子读，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於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覆陈列。十馀年来，寒暑无或间。十三年，高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文勤。所著二希堂集，御制序弁首。"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硃子，庶几真希元。上制怀旧诗，称为闻之蔡先生。六十年，上将归政，释奠於先师，礼成，推恩旧学，加赠太傅。

子长澐，诸生。乾隆三年，以学行兼优荐，发江南以知县用。历甘泉、石埭、句容、无锡诸县。两江总督德沛称其廉明，再迁江宁知府。调庐州、松江诸府，迁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侍郎。逾年，卒。上屡念世远旧劳，推恩其诸子，观澜、长汭及孙本崇皆赐举人。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五年，授河南临颍知县。颍水经许州东入临颍，许州孔家口下距临颍境仅百馀

步，堤屡圮，水入临颍，害禾稼。近思请筑堤，临颍任夫十之七，士民争输穀。日役千三百人，人穀二升，二十日而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近思立紫阳书院，教士以正学。县西葛冈村俗最恶，近思为置塾，课村童，立书程簿，躬教督之。化行於其乡，俗日驯。五十二年，巡抚鹿祐荐卓异，迁广西南宁同知。病，告归。

五十九年，以浙江巡抚硃轼荐，敕部调取引见，命监督本裕仓。浙江福建总督满保奏请以知府拣发福建，檄署台湾知府。近思议析置数县，道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分布营汛，收材勇入行伍，严加操练，以渐移充内地各标。流民至者，必审籍贯、稽家口，方授以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议未即行，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赐第，赉帑金四百。寻授太仆寺卿，仍兼领文选司事。二年，超授吏部侍郎，命与尚书阿尔松阿如河南按治诸生王逊等纠众罢考，论如律。

四年，充江南乡试考官。例以乡试录进呈，上嘉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谕奖之。时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近思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凡十事。上曰："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所陈委曲详尽，下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如议施行。五年，擢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事。卒，命平郡王福彭往奠，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以其子方幼，令吏部遣司官为治丧，赐祭葬，谥端恪。

近思少孤贫，为僧灵隐寺。世宗通佛理，尝以问近思，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原皇上为尧、舜，不原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为改容。及耗羡归公议起，上意在必行，近思独争之，言："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臣尝为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上一再诘之，近思陈对侃侃，虽终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子玉琏，世宗命地方官加意抚养成立。乾隆中，授广西桂林同知。

雷鋐，字贯一，福建宁化人。为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远主鼇峰书院，从问学。雍正元年，举於乡。世远时为侍郎，荐授国子监学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十三年，高宗即位，召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散馆，以病未入试，特授编修。二年，大考二等一名，赐笔、墨、砚、葛纱。同直编修余栋以忧归，端慧皇太子

丧，入临，上欲留之。鋐疏言："侍学之臣，当明大义，笃人伦。使栋讲书至'宰我问三年丧'，何以出诸口？"杨名时亦诤之，事遂寝。四年，迁谕德。寻以父忧归。九年，召来京，仍直上书房，赏额外谕德食俸。

十年，三迁通政使。上以言事者多沽直名，自规便利，诏训饬。鋐疏言："皇上裁成激劝，俾以古纯臣为法，意至深厚。然台谏所得者名，政事所得者实。论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计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乐闻谠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计利。孔子称舜大知曰隐恶扬善，则知当时进言者不皆有善无恶，惟舜隐之扬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成执两用中之治。"得旨嘉奖。十四年，乞假省母。十五年，还京，命督浙江学政。十六年，上南巡，赐以诗，谓："浙江近福建，为汝便养母也。"寻调江苏。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学。复调浙江。杭州、嘉兴灾，致书巡抚周人骥议蠲赈。人骥以时已隆冬，例不得补报，难之。鋐遂疏闻，上命蠲赈。二十一年，乞养母归。二十二年，上南巡，鋐迎谒，上书榜赐其母。二十四年，丁母忧。二十五年，鋐未终丧，卒，年六十四。

鋐和易诚笃，论学宗程、硃。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

论曰：圣祖以硃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名时、兰生、廷珍、世远皆出光地门。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於圣祖。叔琳，苞友，鋐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独近思未与光地等游，而学术亦无异，雍正初，与世远、苞先后蒙特擢。寿考作人，成一时之盛，圣祖之泽远矣。

列传七十八

海望 三和 莽鹄立 杭奕禄 傅鼐 陈仪 刘师恕 焦祈年 李徽

王国栋 许容 蔡仕舢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命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与卫议奏在海宁尖、塔两山间建石坝，使海潮外趋，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改建大石塘。上命浙江总督程元章相度遵行。又奏请设专官总辖，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修，及议叙在工人员工价以银米兼发，并从之。十三年，振武将军傅尔丹虐兵婪索事发，命海望赴北路军营逮治。寻命办理军机事务。

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高宗即位，命尚书徐本入直。旋设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廷玉总理，本、讷亲及海望协办，班第、纳延泰、索柱差委办事。寻命海望署户部尚书。海望还自军前，奏言："鄂尔坤发遣罪人种地无实效，且恐生事，当改发他处。"世宗谓："鄂尔坤方驻兵，当可弹压，海望奏非是。"高宗以海望奏下总理事务处议，议上，上谕曰："海望奏，前奉皇考申饬。朕推皇考之意，盖以发遣罪人，皆身获重罪，今令军前种地，乃所以保全之。其中若有冤抑，自应声明具奏宽释。如但以不善开垦，遂尔改发内地，此曹既获重罪，又不肯急公趋事，转得遂其侥幸之心；且如以兵代之，兵若以不能力田为辞，则将移内地之民耕边塞之地乎？此事之断不可行者。海望心地纯良，但识见平常，所奏岂可尽以为是？议覆观望游移，后当以此为戒。"

乾隆二年，泰陵工成，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罢总理事务处，复设办理军机处，海望仍为办理军机大臣。叙劳，复加拖沙喇哈番世职。四年，加太子少保。初，上命停捐例，廷臣议但留收穀捐监，俾各省积穀备荒。六年，御史赵青藜请并停之，复下廷臣议，请仍其旧。海望奏："外省收捐繁难，原议各省捐贮穀数三千馀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馀万石，不足十之一。不若停各省捐穀，令在部交银，转拨各省买穀，俟仓贮充盈，请旨停止。"上命在部交银，在外交穀，听士民之便。谕谓："地方积穀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贮充盈

也。”

海望久充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奏言：“崇文门徵税，有挂锤、顶秤诸名，百斤作百四五十斤。税额虽未增，实已加数倍。杂物自各门入，恣意需索，更数倍於税额。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自南而北十馀里，稽察乃有七处，留难苛索，百倍於物价。盖由官吏务欲税课浮於旧额，吏胥藉得恣睢无忌，请敕严禁。”上曰：“海望领崇文门税务，侭收侭解，尽行入官，因而见其独多。如定所奏，种种苛索，朕信其必无。外省关课，应令督抚严察。”海望旋调礼部尚书。

十年，上以海望精力渐衰，罢办理军机。十四年，复调户部尚书。十七年，以建筑两郊坛宇发帑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行奏请严议，当夺官，上宽之。二十年，卒，遣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奠茶酒，赐祭葬，谥勤恪。

三和，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护军校，累迁一等侍卫。乾隆六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户部侍郎，调工部，复调还户部。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寻降授侍郎，调户部，复调还工部。三十二年，授内大臣。三十八年，卒，赐祭葬，谥诚毅。

莽鹄立，字树本，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富拉塔，居叶赫，天聪时来归，隶蒙古正蓝旗。祖莽吉图，从睿亲王伐明，徇山东，围锦州，击败洪承畴援兵；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又从下云南。累擢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莽鹄立，事圣祖，初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员外郎，迭充右翼监督、浒墅关监督。世宗即位，命协办理藩院侍郎，旋擢御史。莽鹄立精绘事，令恭绘圣祖御容。雍正元年，改入满洲，以本族别编佐领，俾莽鹄立世管。

出巡长芦盐政，疏言：“长芦诸商行盐地，有额引不能销者，有额外多销者。请通融运销，量增引目。”从之。二年，疏请元年积引宽限分销，部议不允，再疏请，特许之。又疏言：“山东加增引目，州县多寡不均。请减多增寡，以甦商困。”又疏言：“增复引目，视现办商人按名均分。”上允之。三年，疏言：“山东灶丁，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审丁不加赋。”下部议行。又疏请清察灶地，敕直隶、山东督抚遣员清丈。迁大理寺卿，再迁兵部侍郎，领盐政如故。天津改卫为州，初议隶河间府。莽鹄立请改为直隶州，以武清、静海、青县属焉。并丁入地议起，莽鹄

立以山东灶丁丁多地少，请以其半入地，其半仍按丁徵赋。下部议，从之。四年，以御史顾琮巡视盐政，仍命莽鹄立监理。寻调礼部，令与顾琮监造天津水师营房，工久未竣，上以责莽鹄立，调刑部，召还京。五年，复调礼部，仍署长芦盐政。

授甘肃巡抚。六年，师入西藏，谕莽鹄立赴西宁料理。西宁道刘之珍等误军兴，总督岳锺琪疏劾，上以责莽鹄立，解巡抚，召还京。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管理籓院侍郎。七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八年，命协同办理直隶水利营田。十年，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三年，与都统袭英诚公丰盛额并命办理军机事务。高宗即位，改设总理事务处，莽鹄立与丰盛额罢直回本任。寻署工部尚书，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勤敏。

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中书。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未几，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此为未有殊恩。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霑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议速行。擢左副都御史，仍兼管光禄寺。

五年，命与内阁学士任兰枝使安南宣谕。初，云南总督高其倬奏安南国界有百二十里旧属内地，应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祯奏辩。上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覈，予地八十里，以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为界，维祯复奏辩。上敕维祯毋以侵占内地为嫌，疑惧申辩。至是，复命杭奕禄等往谕意，未至，维祯上表谢罪。六年，命鄂尔泰以铅厂山下地四十里予安南，别颁敕命杭奕禄等赍往宣谕。杭奕禄至镇南关，维祯使出关迎。进次貂瑶营，维祯复使迎劳，请仪注，议行其国礼，五拜三叩。杭奕禄等持不可，乃请听命。渡富良江至长安门，维祯跪迎。杭奕禄等捧敕入自中门，维祯率将吏等听宣敕，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未及於安南也。总督高其倬职任封疆，考志乘，访舆论，知开化府与安南分界当在逢春里之赌咒河，乃奏闻设汛。王疏陈，复命总督鄂尔泰秉公办理。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於铅厂山下小河，缩地八十里。诚为仁至义尽，此皆地方大臣职分所当为。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籓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若王以至情恳求，朕何难开恩赐与？祗以两督臣定界时，王激切奏请，过於觖望，失事上之礼，朕亦无从施惠。顷鄂尔泰以王本章呈奏，词意虔恭。王既知尽礼，朕自可加恩，将此地仍赐王世守，并遣大臣前往宣谕。王其知朕意！"宣毕，维祯行三跪九叩礼。杭奕禄等复宣谕

恩德，维祷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杭奕禄等使还，维祷送至长安门，餽赆杭奕禄等，不受。至镇南关，维祷使赍谢表请转奏。杭奕禄等还京师，疏闻，请宣付史馆，允之。授刑部侍郎，署吏部尚书。

六年，湖南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变姓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略言清为金裔，锺琪乃鄂王后，劝令复金、宋之仇，同谋举事。锺琪大骇，鞫熙，熙不肯言其实；乃置熙密室，阳与誓，将迎其师与谋，始得熙及静姓名，奏闻。上命杭奕禄及副都统觉罗海兰如湖南，会巡抚王国栋捕静严鞫。静言因读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夷、夏语激烈，遣熙求得留良遗书，与留良子毅中，及其弟子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还，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留良，浙江石门诸生，康熙初讲学负盛名，时已前死。上命逮静、熙、毅中、鸿逵、在宽等至京师。静至，廷鞫，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上命编次为大义觉迷录，令杭奕禄以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事毕，命并熙释勿诛，戮留良尸，诛毅中并鸿逵、在宽等，戍留良诸子孙。高宗即位，乃命诛静、熙。

七年，授杭奕禄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命解部事，寻复补礼部侍郎，署前锋统领。上命杭奕禄偕侍郎众佛保宣谕准噶尔。九年，师征准噶尔，上虑陕、甘民或以用兵为累，命杭奕禄与左都御史史贻直、署内务府总管郑浑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主事、国子监肄业拔贡生等宣谕化导。寻命杭奕禄协办军需。十年，命署西安将军，授钦差大臣，察阅甘、凉及山西近边营伍。十一年，谕责杭奕禄骄奢放纵，扰累兵民，夺官，在肃州荷校。

乾隆元年，召至京师，授额外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充世宗实录副总裁。遣驻西藏办事。四年，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尔布国有三汗：一曰库库木，一曰颜布，一曰叶楞，雍正十一年尝通贡。近三汗交恶，贝勒颇罗鼐宣谕罢兵，三汗听命，使呈进部落户口数，并贡金银、丝缎、珊瑚、念珠诸物。"报闻。寻召还，调刑部。五年，擢左都御史，列议政大臣。十年，以老乞休，谕留之。十一年，上察其老惫，命致仕。十三年，卒。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侍卫。雍正二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兵部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既即位，令隆科多察其为人。隆科多称傅鼐安静。傅鼐在上前尝言隆科多子岳兴阿甚怨其父，谓"我家受恩深，当将生平行事据实奏闻，若稍有隐饰，罪更不可逭"。及隆科多被谴追赃，岳兴阿隐其父

财产。上以与傅鼐言不符，疑傅鼐与隆科多交结，虑且败，预为岳兴阿地。会傅鼐任侍卫时，浙江粮道江国英被劾，为关说，得银万馀。事发，上命夺官，械系逮诣京师，下刑部按治。谳上，免死，发遣黑龙江。

九年，召还，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寻予侍郎衔，授参赞大臣。十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入寇，额驸策凌御之额尔德尼昭，噶尔丹策零大败，自推河窜走。时马尔赛驻拜里城，有兵万三千。策凌檄速发兵断噶尔丹策零归路，马尔赛不能用。傅鼐进曰："贼败亡之馀，可唾手取也！请发轻骑数千，俾率以战，事成，功归大将军；事败，原独受其罪。"马尔赛默然，再三言不应，至长跪以请，终不许。傅鼐愤甚，将所部出城逐敌。噶尔丹策零已遁走，得辎重、牛羊万计。事闻，上诛马尔赛，赉傅鼐花翎。

平郡王福彭代为大将军，傅鼐参赞如故。噶尔丹策零既大创，不敢深入，师亦未能远征。上召策凌及大将军查郎阿诣京师廷议，庄亲王允禄及策凌等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不若先抚之，不顺则进讨。两议上，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降旨罢兵，遣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谕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傅鼐力折之。十三年，使还，予都统衔，食俸。

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乾隆元年，疏言："刑罚世轻世重。我朝律例，颁布於顺治三年，酌议於康熙十八年，重刊於雍正三年。臣伏读世宗遗诏曰：'凡诸条例，或前本严而朕改从宽，此乃昔时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应照更定之例行；若前本宽而朕改从严，此以整饬人心风俗，暂行一时，此后遇事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臣思圣心惓惓於此，盖必有所轸念而未及更正者也。皇上以世宗之心为心，每遇奏谳，斟酌详慎。臣见大清律集解附例一书，现今不行之例犹载其中，恐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请简熟悉律例大臣，详加覈议。律文律注，当仍其旧。所载条例，有今已斟酌改定者，应从改定；有应斟酌而未逮者，悉照旧章：务归於平允，逐条缮摺，恭请钦定纂辑颁布。"得旨允行。又疏言："断狱引用律例，宜审全文。若摘引律语，入人重罪，是为深文周内。律载：'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又载：'若因公事干连在官，事须问鞫，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律意本极平允。数年来，各督抚遇属员误将在官人犯拷讯致死，辄摘引'故勘平人'一语，拟斩监候。尚书张照又奏准：'如将笞杖人犯故意夹拷致死二命以上，及徒流人犯四命以上，俱以故勘平人论。'不思既非怀挟私仇，於故

勘之义何居？若谓在官之人本属无罪，则必有诬告之人，应照律抵罪；若谓轻罪不应夹讯，命盗等案，当首从未分，安能预定为笞杖为徒流？若谓拷讯不依法，自有‘决罚不如法’律在，致死二人、四人以上，当议以加等。请敕法司酌改平允。”下部议行。

是秋，以勒借商银，回奏不实，夺官。寻命暂署兵部尚书。二年，授正蓝旗满洲都统。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

陈仪，字子翊，顺天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为古文辞，治经世学，大学士硃轼器之。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诸河泛滥，坏田庐。世宗命怡亲王允祥偕轼相度濬治。王求谙习畿辅水利者，轼以仪对。延见，谘治河所宜先，仪曰：“硃子言治河先低处。天津为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盛涨，争趋三岔口，而强潮复来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时下，下隘则上溢，其势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北永定，南子牙，中七十二沽，皆得沛然入三岔口而东注矣。”四年春，从王行视水利，教令章奏皆出仪手。轼以忧归，王荐於朝，命以侍讲署天津同知。转侍读，擢庶子，仍署同知如故。

五年，王奏设水利营田四局，仪领天津局，兼督文安、大城堤工。二县地卑下，积潦不消。是秋复大水，堤内外皆巨浸。仪购秫稭十馀万束，立表下楗以御水。堤本民工，仪言於王，请发帑兴修，招民就工代赈，堤得完固。南运河长屯堤地隶静海，吏舞法，岁调发霸州、文安、大城民协修，百里裹粮，咸以为苦，仪为除其籍。畿辅大小诸河七十馀，疏故濬新，仪所勘定殆十六七云。

八年，擢侍讲学士。时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东西，以督率州县。命仪以佥都御史充京东营田观察使，营田於天津。仿明汪应蛟遗制，筑十字围，三面开渠，与海河通。潮来渠满，闭渠蓄水以供灌溉，白塘、葛沽间斥卤尽变膏腴。丰润、玉田地多沮洳，仪教之开渠筑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发，没田庐。仪疏闻，谕筹赈，即命仪董其事，凡赈三十四万馀口。十二年，转侍读学士。寻罢观察使，还京师。

仪笃於内行，先世遗田数百亩，悉推以让兄。既仕，分禄畀昆弟，周诸故旧。有故人子贫甚，嘱门生为谋生业，事为人所讦，吏议当降调。乾隆二年，授鸿胪寺少卿。仪以老乞归。七年，卒，年七十三。子

玉友，雍正八年进士，官台湾知府。勤其官，有惠政。

刘师恕，字艾堂，江南宝应人。父国黻，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历督捕理事官。在户科，建言民田亩有大小，地有上中下，请具载简明赋役全书，明示天下。在督捕，详考则例刊布之。往时以逃人为根，以一累百十，以逃案为市。取所历州县官职名待劾，弊不胜诘，皆剔除之，乃裁并兵部。改授鸿胪寺卿。

师恕，三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雍正元年，授贵州布政使。四年，迁通政使，转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上以宜兆熊署直隶总督，调师恕礼部，协理总督事。五年，奏获交河妖民孙守礼，严鞫治罪。上奖其遇事直达，不稍隐讳。师恕与兆熊议裁学政陋规，学政孙嘉淦言："学政旧规，日得五十五两，今减半即足用。"师恕言："减至一两亦不可行，当另奏拨解公费。"师恕与兆熊奏已与嘉淦会商裁革，嘉淦以实奏。上谕曰："孙嘉淦非骚扰贪饕者比，尔等何不量至此？可仍循旧例而行。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初夏，保定诸府少雨，上以为忧。师恕等言："今岁遇闰，此后得雨不迟。"上责其怠忽。寻奏裁驿站夫马工料羡馀银，上谕曰："陋规自应裁，第当量情酌理为之，毋过刻，令后来地方诸事难於措办也。"调吏部，仍留协理。大名诸生窦相可诉知府曾逢圣贪劣，布政使张适杖杀之，以狱毙报，兆熊、师恕匿不以闻。上命尚书福敏等按治得实，兆熊坐降调，上宽师恕，谕责其徇隐，命何世璂署直隶总督，仍令师恕协理。

七年，命师恕以内阁学士充福建观风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旧以辖兵给印，后兵裁而印未缴。今海澄公黄应缵滥行印文，非所宜，当令缴销。"并言外省世袭武职，年及二十，当令咨部引见，分京外学习。部议从之。十一年，师恕以病告，省观风整俗使不复设。乾隆七年，宝应灾，治赈，非贫民例不给。师恕族人诸生洞嗾不得赈者，閧堂罢市。上责师恕不能约束，夺官。南巡迎谒，赐侍读学士衔。二十一年，卒。

是时广东、湖南皆置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字穀贻，山东章丘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云南道御史，擢顺天府丞，权府尹，迁右通政。八年，命充广东观风整俗使，修建十府、二州书院，延通人为之师。滨海多盗，设策钩捕，得剧盗百馀置诸法，盗差熄。奸民以符劄惑众，擒治之，赦其株连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徙归澳门。简阅营伍，军政以肃。擢光禄寺卿，召为顺天府尹，旋调奉天。行次山海关，疾作，乞归，卒於里。

李徽，字元纶，山西崞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举第一。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刑部主事。寻复授检讨。考选浙江道御史。是时遣御史巡察顺天直隶诸府，顺天、永平、宣化为一员，保定、正定、河间为一员，顺德、广平、大名为一员，徽巡察顺德、广平、大名三府。曾静、张熙事起，上虑湖南士民为所惑，议遣使循行训迪。以大学士硃轼荐，遣徽劝谕化导。寻授佥都御史，充湖南观风整俗使。徽在官四年，察吏安民，能称其职。坐事，降授仓监督。高宗即位，命复官，遽卒。

广西学政卫昌绩请设观风整俗使，御史陈宏谋继请。上谕宏谋等曰："广西通籍者本少，乃已有狂悖如谢济世、陆生柟者，风俗薄劣可见。尔等不能端本澂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铎司教之官，家喻户晓，易俗移风，所谓逐末而忘其本也。"议寝未行。

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初，查嗣庭、汪景祺坐文字谤讪见法。上谓浙江士习浇漓，四年，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授国栋。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惩唆讼，饬营伍，严保甲，次第疏闻，上温谕奖之。迁宗人府府丞。五年，上以浙江被水，米贵，命国栋同巡抚李卫发库帑四万，於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修城、濬河、筑堤，俾饥民就佣食力。国栋奏："杭州至海宁塘河淤，当濬治。太湖堤闸及嘉兴石塘多倾圮，当修理。冬春雨雪，工作多费，请俟九、十月水落兴工。"上韪之。

寻擢湖南巡抚，以许容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上谕国栋曰："初欲令尔在浙整饬数年，俾收成效。但湖南废弛久，今以命尔，尔其勉之！"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是岸冲决，现有四百馀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佥都御史申大成奏贵州屯田，民间贱价顶种，易启纷争。请仿民田买卖，亩纳税五钱，给照为业，并推行各省。国栋疏言："湖南屯田瘠薄，应分别差等，微价顶种，令完税五钱，给照如时价平买。未过户者，视屯粮石税五钱，已过户者二钱。龙阳、武陵、长靖诸屯赋重，按券值两税三分。"均下部议行。

曾静、张熙事起，上令侍郎杭奕禄至湖南会鞫。国栋听静自列，未穷究党羽，允禩、允禟门下太监以罪徙广西，流言於路，直隶、河南督抚俱疏上闻。国栋奏言："湖南监送兵役未闻一语。"又茶陵民陈蒂西传播流言，敕国栋按鞫，亦不得实证，坐是失上指，夺官，召还京。八

年，命治刑部侍郎事，署山东巡抚。九年，河南祥符、封丘等县水灾，命往治赈。迭署江苏、浙江巡抚。十年，仍还刑部。十二年，以议福建民蓝厚正杀兄狱失当，吏议降调。十三年，复命署刑部侍郎。卒。

许容，河南虞城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授陕西府谷知县。内迁工部员外郎，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改会考府郎中，仍兼御史。出为直隶口北道，迁陕西按察使。劾河东巡盐御史马喀以积盐变价入己，上夺马喀官，命兼管河东巡盐御史，按治。寻闻容刑逼商人，解容任，令总督岳锺琪覆按。锺琪言容无刑逼商人事，上擢浙江布政使。五年，代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寻偕广东巡抚杨文乾清察福建仓库。六年，遭母丧，给假治丧毕，命仍还浙江。旋擢甘肃巡抚，以蔡仕舢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容疏议更正律例，出赃过付人宜视完赃减二等，得赃者完赃减一等，倍完方减二等，连毙二命宜加等。上皆谓不当，责容愚妄。

八年，师征噶尔丹，上以容治军需多推诿，命尚书查弼纳赴陕西为之董理。及事竟，上谕容曰："此次军需，朕为挽将覆之辙，回已颓之波，救汝身家性命。较自御史五年内擢至巡抚之恩大矣！汝当知之。"上闻容追逋赋抵兵饷，限一年全完，民以大扰。谕曰："朕念甘肃自军兴以来，輓运转输，资於民力，特将雍正八年额徵钱粮蠲免。容何得於蠲免之年行催徵之举？令即停止。"九年，复以容查核钱粮过刻，谕毋累民。十二年，疏劾丁忧知府李绮亏空军需，绮，卫兄也。上知容与卫有怨，戒容毋迁怒报复。容旋奏檄绮赴兰州，亏空七千有奇，限半年回籍措缴。上谕曰："所亏既有田房可抵，但当速遣回籍折变完补，何须勒限逼迫？"

乾隆元年，固原、环二县歉收，容请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日三合，小口日二合。高宗谕曰："政莫先於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寻，专筦军储大臣刘於义奏请加赈两月，上责容褊隘卑庸，命解任。於义及陕西总督查郎阿劾容匿灾殃民，夺官逮诣京师论罪，赦免。二年，署山西布政使。三年，调江苏，署巡抚。四年，遭父丧，去官。

五年，命署湖南巡抚。请终丧，不许。服阕，真除。八年，以劾粮道谢济世狂纵营私失实，夺官，发顺义城工效力。事互详济世传。九年，复命署湖北巡抚。御史陈大玠等疏诤，谓容既以欺罔得罪，不当复用，上命罢之。十五年，上巡中岳，迎谒，复原衔。寻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卒。

蔡仕舢，福建南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五十八年，自刑部主事考选御史，出为浙江粮道。雍正六年，授佥都御史，充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署巡抚。八年，坐事降调。上谕曰：“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於训导，不必再遣观风整俗使。”仕舢旋卒。

论曰：海望、莽鹄立皆逮事圣祖，雍正、乾隆间参与政事。海望闻世宗末命，在军机处较久，虽建树未宏，要为当时亲信大臣。杭奕禄使安南，傅鼐谕噶尔丹策零，皆不辱君命，傅鼐尤知兵。仪领屯田，有惠於乡州。师恕、国栋等使车问俗，与民为安静。以皆世宗特置之官，特谨而书之。杭奕禄又与史贻直宣谕陕西，非专官，贻直相高宗，故不著於斯篇。

列传七十九

高其倬 金鉷 杨宗仁 子文乾 孔毓珣 裴幰度 子宗锡

唐执玉 杨永斌

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廕爵，官口北道。其倬，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寻兼佐领。五迁内阁学士。五十八年，河南南阳镇兵挟忿围辱知府沈渊，命偕尚书张廷枢按治，诛首事者，总兵高成等论罪有差。

五十九年，授广西巡抚。邓横苗叛，其倬亲抚之降。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云贵总督。疏言："土司承袭，向有陋规，已严行禁革。咨部文册，如无大舛错，请免驳换。"得旨嘉奖。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西藏，其倬以中甸为入藏要道，檄诸将刘宗魁、刘国侯等严为备。并遵上指，令提督郝玉麟将二千人自中甸进驻察木多，副将孙宏本将五百人赴中甸为声援。雍正二年，师定青海，中甸喇嘛、番酋等率三千五百户纳土请降。上嘉其倬能，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其倬规画安抚中甸，疏"请设同知以下官：番酋营官外，又有神翁、列宾诸号，听堪布、喇嘛指挥，请改授守备、千把总劄付，听将吏统辖。僧寺喇嘛以三百为限，收兵械入官。沿江数百里及山谷旷土，招民开垦。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薮，夷、倮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倮、夷掠元江。其倬遣兵击破之，擒景明，歼倮、夷数百，疏请於其地驻兵，号普威营。参将驻普洱，守备驻威远、茶山，改威远归流，设同知以下官。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仲家苗酋阿近及其弟阿卧为乱，其倬使抚定傍近诸苗寨。阿近等失援，遣兵擒戮之，并按治定番、广顺诸苗酋不顺命者。疏请改设定广协，分置营汛，防定番、广顺及西孟、青藤、断杉树、长寨、遮贡、羊城□诸地。又移都匀守备驻独山，改湖广五开卫为县，移隶黎平。并言贵州地连川、楚，奸人掠贩贫家子女为民害，请饬地方官捕治，岁计人数为课最。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令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拏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惩。诏悉如所请。

三年，进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傅，调福建浙江总督。濒行，疏言："邓川、嵩明、腾越、太和、浪穹诸州县土军丁银，起明嘉靖、万历间，遣民防夷，立太和、凤梧二所，丁徵赋一两。是於本贯已完民赋，请豁除军粮。"诏从之。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赡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於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下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行。五年，台湾水连社番为乱，其倬遣兵讨之，擒其渠骨宗等，诸社悉降。寻以李卫为浙江总督，命其倬专督福建。迭疏请整饬盐政，改造水师战船，釐定营汛，并下部议行。入觐，加太子太保。

上以其倬通堪舆术，命诣福陵相度。其倬还奏："陵前左畔水法，因溢流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当顺导河流，方为尽善。"下大学士等，如所议修濬。八年，调江南江西总督。复召至京师，令从怡亲王勘定太平峪万年吉地，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命署云贵广西总督。十一年，普洱属思茅土把总刁国兴纠苦葱蛮及元江夷为乱，攻普洱，通关大寨□夷复附苦葱蛮，渡阿墨河攻他郎。其倬檄提督蔡成贵等分道捕治，擒其酋并所属五百馀，乱乃定。是岁春，命其倬回两江总督。秋，命以总督衔领江苏巡抚。十二年，坐徇知县赵昆珵偿海塘工款，部议降调，即授江苏巡抚。

乾隆元年，召还京师，复授湖北巡抚，调湖南。讨平城步、绥宁二县瑶乱。三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其倬诣京师，过宝应，疾作，卒於舟次，赐祭葬，谥文良。

金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父延祚，从世祖入关，官至工部侍郎。鉷初自监生授江西广昌知县，洊升山西太原知府。雍正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就擢巡抚。讨平西隆州八达寨叛苗。以汛兵少，粤土芜不治，奏开屯田，与民牛，招之耕，教以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一亩为公田；旱田二十亩，二亩为公田：存公田租於社仓。行之数年，辟田数万亩，仓廪亦实。又奏请召商开桂林属诸矿，及采梧州金砂供鼓铸。乾隆元年，提督霍升劾鉷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鉷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嘱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鉷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鉷已卒。

鉷才通敏。自太原入觐，方议耗羡归公，鉷奏曰：“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亲民官，宁使留其有馀，养廉不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致俯张。上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支正供？但从司院按覈以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庶於事有济。”上乃敕直省覈定公费。及为广西布政使，奏请州县分冲、繁、疲、难四项，许督抚量才奏补，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杨宗仁，字天爵，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广慈利知县。苗酋虐，其众走县境，苗酋求之，不与。上官檄与之，宗仁持不可，乃止。调蓝山。八排苗为乱，巡抚赵申乔遣兵讨之，将不恤兵，兵将为变，宗仁单骑抚定之。举卓异，四迁甘肃西宁道。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五十七年，起广西按察使，署巡抚。旋擢广东巡抚。圣祖以各直省钱粮多亏空，谕督抚清理。宗仁疏言：“广东亏空现正严饬追完。至防杜将来，惟有督抚、司道、府□交相砥砺，勿藉事勒索。州县正杂钱粮，当责知府不时察覈，毋许亏缺。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项抵补。不敷，则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悬。”下部议，如所请。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授湖广总督。雍正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宗仁疏停本身封廕，为父母求谕祭，许之，仍给封廕。寻赐孔雀翎。疏言：“湖广旧习，文武大吏收受所属规礼，致州县横徵私派，将弁虚兵冒饷，兵民挟比逞私，不敢过问。臣今概行禁革，庶骄兵玩吏锢习潜消。各官贪得盐规，盐价增长，民间嗟怨，总督盐规渐次加至四万。臣亦行禁革，令商平价以惠穷民。”上深嘉之。又疏言：“官有俸，役有工，朝制也。湖广州县以上，俸工报捐已十馀年，官役枵腹，安能禁其不扰民？请自雍正元年起，俸工如额编支。从前有公事，令州县分捐，实皆转派於民。令州县於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交藩库充用，此外丝毫不得派捐。”上谕曰：“所言皆是。勉之！”寻荐广东南海知县宋玮擢湖南宝庆知府，广州左卫守备范宗尧改湖北汉阳知县，上允之，命后勿踵行。

宗仁病作，请以子榆林道文乾自侍，上加文乾按察使衔，驰驿速往，并遣御医诊视。宗仁力疾视事，饬诸州县编保甲，立社仓，罢荆州关私设口岸百五十处。三年，加太子少傅。寻卒，赠少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赐祭葬，谥清端。

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上为制像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

石”。尝言：“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平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文乾，字元统。以监生效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东曹州知州，迁东昌知府。举卓异，迁陕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衔，命侍宗仁任所。三年，宗仁病有间，入谢。上问湖广四镇营制及设镇始末，文乾具以对，上嘉其详审，擢河南布政使。未几，迁广东巡抚，入谢，赐孔雀翎、冠服、鞍马。宗仁卒，命在任守制。

广东省城多盗，文乾令编保甲，以满洲兵与民连居，会将军编察，疏闻，上嘉之。广东岁歉米贵，文乾令吏诣广西买穀平粜。满洲兵阎尚义等群聚掠穀，文乾令捕治。将军李枚庇兵，文乾请遣大臣按治。上命侍郎塞楞额、阿克敦往勘，枚及尚义等论罪如律。文乾莅政精勤，多所釐正。疏言：“广东民纳粮多用老户，臣令改立的名，杜诡寄、飞洒诸弊，民以为便。丁银随粮办者十四五，馀令布政使确核，尽归地粮。”得旨嘉奖。又疏言：“广东地狭人众，现存仓穀一百六十馀万石，为民食久远计，应加贮二百馀万石，择地建仓贮穀。”下廷议，令於海阳、潮阳、程乡、饶平、海丰、琼山加贮穀三十四万石，从之。又疏言：“广东公使银岁六七万，取诸火耗。臣为裁省，岁计需四万馀。拟以民间置产推粮易户例纳公费及屯粮陋规两项充用。州县火耗，每两加一，实计一钱三四分有奇，十之五六留充州县养廉，十之七八为督抚以下各官养廉。”上谕之曰：“但务得中为是。民不可令骄慢，属吏亦不可令窘乏。天下事惟贵平，当彻始终筹画，慎毋轻举。”

五年，乞假葬父。福建巡抚常赉劾文乾徵粤海关税，设专行六，得银二十馀万；又疏劾文乾匿粤海关羡馀银五万馀，纵绸缎出洋，得银万馀，番银加一扣收，得银四万馀，选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专行代偿，又银二万馀，又以银交盐商营运。上严谕文乾，令愧悔痛改。寻以福建仓库亏空，命文乾与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等往按，而移常赉署广东巡抚。文乾令分路察核官亏民欠，分别追纳，不敷，责前巡抚毛文铨偿补。上奖文乾秉公无瞻顾。文乾疏言：“福建府、州、县各官都计八十员，前后劾罢五十馀员。新补各官，守仓库有馀，理繁剧不足。请选熟谙民事者，诣福建补繁要州县。”上为敕各督抚各选谨慎敏练之吏咨送福建。

文乾强幹善折狱。初知曹州，有妇告夫为人杀者。文乾视其屦白，问曰：“若夫死，若预知之乎？”曰：“今旦乃知之。”曰：“然则汝何办白屦之夙也？”妇乃服以奸杀夫。五人者同宿，其一失金，讼其四，文乾令

坐於庭，视久之，曰：“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欲起，执之，果盗金者。曹民有伪称硃六太子者，挟妖术惑愚民，朝命侍郎勒什布、汤右曾按治。檄至，文乾秘之，密捕得送京师。在东昌，请运粮馈军出西宁，先期至，以是受知於世宗。

然颇与同官多龃　　。赴广东，途中疏劾布政使硃绛倚总督孔毓珣有连，亏帑三万馀。毓珣疏先入，上命文乾毋听属吏离间。既上官，疏言盗案尘积，请概为速结。上谕曰：“孔毓珣缉捕盗贼甚尽力。彼擒之，汝纵之，恐汝不能当此论。纵虎归山，岂为仁政？宜加意斟酌。”在福建，毓珣入觐，上命侍郎阿克敦署两广总督。文乾疏言盗劫龙门营军器，阿克敦令从宽结案；将军标兵窝盗，将军石礼哈袒兵，谓告者诬良。既，上命常赉还福建，而以阿克敦署广东巡抚。六年，文乾还广东，劾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皆夺官。命文乾与毓珣会鞫，未及讯，文乾卒，赐祭葬。子应琚，自有传。

孔毓珣，字东美，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洪，福建按察使。康熙二十三年，上幸曲阜释奠，毓珣以诸生陪祀，赐恩贡生。二十九年，授湖广武昌通判。举卓异，迁江南徐州知州。徐州民敝於丁赋，毓珣在官七年，拊循多惠政。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以毓珣熟於河务，荐授邳睢同知。四十三年，迁山西平阳知府，未上，改云南顺宁。四十六年，调开化，以母忧去官。五十年，服终，除四川龙安。毓珣历守边郡，皆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再举卓异。五十五年，迁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号曰孔公堤。

五十六年，迁广西按察使。广西地瘠民悍，瑶、僮为民害。灵川僮酋廖三屡出焚掠，毓珣白巡抚陈元龙，遣兵捕得置诸法，诸苗詟服。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西藏方用兵，毓珣转饷出察木多，不以劳民。重筑灌江口堰，四川民尤德之。六十一年，擢广西巡抚。雍正元年，加授总督。广西提镇标空粮，毓珣饬募补。疏言：“各官俸不足自赡，请於定例外量加亲丁名粮。”上命酌中为之。广西诸州县旧有常平仓，毓珣议：“春耕借於民，秋收还仓，年丰加息，歉免息，荒缓至次年还本。日久穀多，分贮四乡，建社仓，择里中信实者为司出入。”又言：“地多盗，瑶、僮杂处，保甲不能遍立。诸乡多有团练，令选诚幹者充乡勇，得盗者赏，怠惰者罚。”又言：“广西边远，盐商多滞运，民忧淡食。请发籓库银六万，官为运销。行有赢馀，本还籓库，并可量减盐价。”并从之。柳州僮莫贵凤出掠马平、柳城、永福诸县，毓珣遣兵捕治，毁其寨，置贵凤於法。来宾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珣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疏闻，上嘉其宽严两得。

二年，授两广总督。上谕之曰："广东武备废弛，劫掠公行，举劾官吏，百无一公，尔当尽心料理。"毓珣疏请釐定盐政，灶丁盐价、船户水脚增十之一，并免埠商羡馀；设潮州运同、盐运司经历。大金、蕉木两山产矿砂，东隶开建、连山，西隶贺县、怀集。旧制，怀集汛属浔州协，毓珣请改属梧州协，贺县、开建、连山并增兵设汛。广东香山澳西洋商舶，毓珣请以二十五艘为限。皆下部议行。潮州田少米贵，民赖常平仓穀以济。毓珣请提镇各营贮穀借兵，散饷时买还，概免加息，上特允之。三年，加兵部尚书衔。

四年，毓珣请入觐，上以毓珣习河事，令详勘黄、运诸河水势，协同齐苏勒酌议。毓珣疏言："宿迁县西，黄河与中河相近，旧有汰黄坝。运河水大，引清水刷黄，黄河水大，引黄水济运。旧时黄水入中河不过十之一二，今河南岸沙涨，逼水北行，水流甚急。齐苏勒议收小汰黄坝口以束水势。臣详勘南岸涨沙曲处，宜濬引河以避此险。仍俟齐苏勒相度定议。"又陈江南水利，言："吴淞、刘河、七浦、白茆诸闸，宜令管闸官役随潮启闭。江苏地形四高中下，宜令力劝筑区立圩。滨河诸地民占为田庐，其无甚害者，姑从民便，馀宜严禁。支河小港，宜令於农隙深濬，即取土培圩。"并敕部议行。又言："道经宿州灵壁，见沟洫不通，积雨成潦，请饬安徽巡抚疏濬。"上嘉毓珣实陈。

五年，还广东，巡抚杨文乾劾署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上命通政使留保等往按。毓珣失察，当下吏议，上命宽之。寻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天然坝泄水，虑溢浸民田，命毓珣相度筑堤束水归湖。毓珣疏言："天然南、北二坝分泄水势，年年开放，堤口残缺。当如上指筑堤束水，请於南岸王家庵至赵家庄筑新堤一道。旧堤尾距湖尚二十馀里，请於南岸马家圩至应家集、北岸周家圩至李艮桥，各筑新堤一道，并将南北旧堤加培高广，庶两堤夹束湍流，无患旁溢。"上又以高家堰为蓄清敌黄关键，发帑百万，命毓珣筹画。毓珣疏言："高家堰石堤，自武家墩至黄庄，地高工固，惟侯二门等四坝，及小黄庄至山盱古沟东坝，当一律加高。"又言："各堤加培高广，宜视地势缓急、旧堤厚薄，分年修增，期三年而毕。嗣后仍按年以次加培。"又请修筑宿迁钞关前、桃源沈家庄河堤，瓜洲由闸上游濬越河一道，并建草坝束水。诸疏入，并报可。毓珣积瘁遘疾，上赐以药饵，命其子刑部郎中传熹偕御医驰驿往视。未至，毓珣卒，赐祭葬，谥温僖。

裴幰度，字晋武，山西曲沃人。少为诸生，工诗，能书画。入赀为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洊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授云南澂江知府，调广南。以大计入觐，圣祖闻其能诗，命题应制，称旨。五

十五年，迁河东盐运使，寻改两浙。海宁筑塘，巡抚徐元度檄幰度董其事。潮大至，撼塘，塘欲裂，幰度据地坐督役力护，久之乃定。幰度自是中湿，病重腿，终其身。五十九年，迁湖北按察使。六十年，迁贵州布政使。

雍正元年，擢江西巡抚。九江旧设关榷税，后徙湖口。湖口当江、湖冲，水急，商舟时覆溺。幰度疏言："九江旧关，上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有老鹤塘、白水港，地势宽平，泊舟安稳。离湖四十里曰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则有女兒港、张家套，皆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於大姑塘设口分抽。"上令会同总督查弼纳料理。南昌、袁州、瑞州三府赋额，明沿陈友谅之旧，视他府偏重。顺治间、减袁、瑞二府赋额，而南昌未及。幰度疏言："常赋未易屡更，同省实难歧视。请将南昌赋额视袁、瑞二府同予核减。"下部议减南昌浮额七万五千五百两有奇。

福建、广东流民入江西，就山结棚以居，蓺靛叶、烟草，谓之"棚民"，往往出为盗。万载温上贵、宁州刘允公等，皆以棚民为乱，幰度捕治论如律。上令编保甲，幰度疏言："棚民良莠淆杂，去留无定，或散居山箐，或为土民佣工垦地。臣饬属严察，凡万五千馀户，编甲造册，按年入籍。"上奖勉之。上闻江西里长催徵累民，民多尚邪教，谕幰度禁革。幰度疏言："臣察知里长累民，已勒石永禁，令粮户自封投櫃。距城较远畸零小户，原轮雇交纳者听其便，仍严防不得干累。邪教自当捕治，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上深嘉之。

总督查弼纳议开广信封禁山，谕幰度酌度。幰度疏言："封禁山旧名铜塘山，相传产铜，然有名无实，故自明封禁至今。顺治间有议采木者，郡县力陈不便，勒碑永禁。臣揆查弼纳意，或以棚民巢穴在此山中，故为破巢捣穴之计。此山荆榛充塞，稔毒滋藏，并非有梗化顽民盘踞在内。臣详度此山开则扰累，封则安宁，成案俱存，确有可据。"谕曰："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之念，实心为地方兴利除害，何事不可为？在卿等秉公相度时宜而酌定之。"仍封禁如初。

四年，迁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遣侍郎迈柱勘江西诸州县仓穀，命幰度留任。迈柱疏言："仓穀亏空甚多，例定穀一石折银二钱，州县交代，按此数接收，不敷籴补。"上夺幰度及历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官，命以所存折价买穀还仓。十年，事毕，释还里。乾隆五年，卒。

子宗锡，入赀为同知。十五年，授山东济南同知，屡迁转。二十八年，授直隶霸昌道，迁直隶按察使。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此即橡树，叶可饲蚕。臣在济东，饬属通栽，颇有成效。请令用东省养蚕法，广栽试养。"命交总督方观承试行。三十二年，以母忧去官。宗锡在任，误应驿站车马，部议当降调。总督杨廷璋咨部，言宗锡当自行检举。上谕曰："宗锡，朕知其为人，颇可造就。按察使管理驿站，偶有一二误应，原属公过。今已丁忧，安得自行检举？廷璋乃令作此趋避，爱之適以害之也。"三十五年，宗锡服将阕，仍授直隶按察使。

俄擢安徽布政使，就迁巡抚。疏言："安庆濒江旧有漳葭港，上通潜山、太湖、望江三县，下达江，漕艘商舶往来停泊，淤久渐成平陆。前巡抚张楷於上游别开新河，地高水急，重载逆上，遇风每虞覆溺。请仍濬漳葭港故道。"命总督高晋履勘，如宗锡议行。又疏言："凤、泗所属州县，高地宜多作池塘，低地宜厚筑圩围，以备灌溉、资捍御。凤阳地多高冈旷野，不宜五穀，令视土宜种树。"谕奖其留心本务。

四十年，调云南。旋命署贵州。疏言："贵州地处边圉，请敕部拨银三十万贮司库。"从之。又疏请增设镇远税口，上严斥不许。又疏言："贵州额输京师及湖广白铅岁七百馀万斤，铅厂仅三处，年久产绌。臣察知松桃□巴坝山、遵义县新寨产铅，近水次，已饬设厂，岁各得铅百馀万斤。分拨京师、湖广，岁节省运费银四万三千有奇。"得旨嘉允。又疏言："贵州古州有牛皮大箐，亘数百里，列屯置军，应将箐内平旷之土开垦成田，寓防於屯，安屯养军。丹江雷公院地平衍，可垦四五百亩，欧收、甬荒高箐二地畸零，可垦三四百亩，应令附近震威堡屯军派拨试垦，并於丹江营移拨千总一、兵五十，入箐设卡驻守。"时上已命宗锡还云南，命交后政图思德如所议行。四十四年，以病乞解任。旋卒，赐祭葬。

唐执玉，字益功，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浙江德清知县。德清盛科第，多钜室，执玉执法无所挠。将编审，吏以例餽金，执玉卻之，而罪其吏。召县民亲勘，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富无隐粮，贫无赔累。行取工部主事，考选户科给事中。五十八年，疏言："户部钱粮款项最易作弊，当先驱除作弊之人。乃有所谓'缺主'者，或一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占为世业，句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当严行查禁。"因劾山西司缺主沈天生包揽捐马事例，下九卿议，逮治。六十年，迁鸿胪寺卿。历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雍正二年，岁三迁礼部侍郎。五年，擢左都御史。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执玉治事勤，州县稍歉收，必筹画赈恤。隆平报产瑞禾三十三本，执玉於报秋成摺附奏，上嘉之。適贡荔支至，命以赐执玉，方有疾，治事如常。时宗人府府丞冀栋以医进，上命视执玉疾，赐人葭，谕令："爰养精神，量力治事。若欲栋料量方药，保定咫尺，可再命之来也。"热河徵落地税，司其事者议增岁额，并於榜什营等地设口徵税。下执玉议，执玉言："商税多寡，视岁收丰歉，故止能折中定额。榜什营距一百八十馀里，已收落地税，又抽进路钞银，恐商贾不前，正税反缺，请如旧便。"议乃寝。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以商人亏帑，请增盐价，上以询执玉。执玉言："上於商民无歧视。诸商不谨身节用，先公后私，乃至亏帑。欲增盐价厉民，臣以为非宜。"亦罢不行。

八年春，入觐。灤、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诸州县米贮喜峰口仓，亏二千五百馀石，执玉请视通州中、西二仓例免追偿。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密云城临白河，旧筑土木堤坝尽圮，仅存石堤。上游有积土斜出，激水使怒，俗谓之"土嘴"。执玉疏请疏治，使水得暢流；仍筑土堤，务坚厚，用榆囤载石为基，使辅石堤护县城。上褒其妥协，命於夏月水涨前竟工。迁兵部尚书，仍署总督。是岁秋，积雨，永定、滹沱诸水皆盛涨。执玉疏报灾，上命侍郎牧可登、副都统阿鲁等分往治赈。执玉奏言："诸州县被水，消长不一。有上谕所及，而水消未成灾者；有上谕所未及，而水大成灾，田庐被淹，急须拯恤者：请饬治赈诸臣勘实。"上特允之。

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於是有寄粮；佃租户移新地，於是有寄庄。历年既久，百弊丛起。上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井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在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亦无庸存代徵之名，经界各正，田赋悉清。"直隶驿马一，每岁杂支大率至十两。执玉奏定马一每岁杂支三两六钱。昌平、延庆、宣化诸驿事烦，拨僻地马协济，而牧养仍责原驿。执玉奏请改隶受协州县牧养。皆下部议行。

直隶耗羡归公，自雍正三年始。部议元、二年耗羡在三年补纳者，州县充公用，仍当追偿。霸、文安等七州县民借仓穀，逋米二万一千石、穀一万六千石各有奇，部议责州县追偿。执玉言："元、二年耗羡在未著令归公以前，前督臣许州县充公用。今欲追偿，是为小费而失大

言。”又言：“仓穀民欠历年已久，人产胥绝。今欲追偿，此数十年官州县者无虑百数，悉逮其子孙而加以追比，於情可悯。”上并如执玉议，宽之。

九年，以病甚乞解任，许之。十年，病少瘳，命领刑部尚书。十一年春，复命署直隶总督，力辞，上勉之行。三月，卒於官，赐祭葬。

执玉重民事，每请从宽大，疏入辄报可。执玉尝曰：“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养廉岁用十三四，馀归之司库。

杨永斌，字寿廷，云南昆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以知县发广西，补临桂知县，以廉能闻。遭丧去，服除，授直隶阜平知县，署平山，调大城，皆有惠政。以捕治内监陈永忠未即获，夺官。大城民乞巡抚疏留，会世宗即位，知永斌贤，许复官。迁涿州知州。

雍正三年，特谕永斌才守俱优，授贵州威宁知府。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锺、镇雄陇庆侯尤强悍。永斌被檄定界，单骑入谕其渠，阴使人伪为商贾，分道图地形。鄂尔泰督云、贵，永斌以图上，且曰：“二酋不惩，终为边患。万锺幼，诸土司未附。今四川总督劾万锺不职，请发兵压境，召万锺出就质。不出，以兵入。乌蒙平，镇雄势孤，亦且降。”鄂尔泰从之，召万锺不至，令游击哈元生与永斌督兵入。万锺走镇远，与庆侯同诣四川降。凡三十三日而事定。米贴土妇陆氏为乱，鄂尔泰遣兵讨之，永斌语元生曰：“贼以冕山、巴补为后路，事急则渡金沙江而逸。以重兵扼其前，奇兵越江攻之，贼可歼也。”元生用其策，克米贴。

鄂尔泰疏荐永斌可大用，擢贵东道，旋调粮驿道，署按察使。朝议加税军田亩五钱，永斌议曰：“军田粮以屯租为准，已数倍於民田。且今转相授受，与民田交易无异。名为军屯，实皆民产，而亩税之，是重科也，民必不服。当多事之秋，增剥肤之患，驱之为乱耳。”鄂尔泰以闻，事乃寝。七年，迁湖南布政使。湖南方议清察军田计亩，未定，永斌援贵州议以请，亦得免。

九年，调广东。十年春，命署巡抚，是秋真除。广东生齿繁，民不勤稼穑，米值高。永斌饬诸州县劝垦，高亢不宜禾，令艺豆麦，诸山坡麓栽所宜木。又以惠、潮两府民最悍，招垦官田，租入充粤秀书院膏火。奏闻，嘉奖，命勘明垦地亩数。寻又奏言：“勘明可垦地六千八百馀顷，此外或山深箐密，或夹沙带卤，体察民情，恐磽地薄收，粮赋无

出。臣思瘠田产穀虽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即歉岁亦必稍有所获，事益於民。察通省粮额，新宁斥卤，轻则亩徵银四釐有奇、米四合有奇。拟请凡承垦磽瘠之地，概准此例，十年起科。”下部议行，於是垦田至百十八万馀亩。

乾隆元年，兼署两广总督。上命除落地税，因请并免渔课、埠税，革粤海关赢馀陋例未尽汰者，上悉从之。永斌在广东数年，坦怀虚己，淬厉诸将吏。获剧盗余猊、陈美伦数十辈置之法，收曲江乳源诸峒瑶归化。西洋估舶互市至者，悉令寄椗澳门，不得泊会城下。粤民颂其绩。二年，调湖北，兼署湖广总督。令严保甲，缮城堡，课农桑，实社仓，兴学校，诸政毕举。

未几，调江苏。按行奉贤、南汇、上海、宝山四县海塘，以筑塘取土成渠，塘根浸损，议於塘内开河，南接华亭运河，北达宝山高桥。又察华亭金山嘴、倪家路，宝山杨家嘴地当冲要，议视地所宜，或增筑石坝，或就旧塘加筑宽厚，或改筑石塘。又请於宝山建海神庙。并从之。三年，以老病乞休，召诣京师，署礼部侍郎。寻授吏部。四年，致仕。五年，卒。孙□，廕生，初授主事，官至江苏按察使。

论曰：其倬、宗仁、毓珣，皆圣祖所擢用，丕著勋勩；世宗畀以兼圻，忠诚靡懈，恩礼始终，宜矣！幰度居官不扰民，执玉、永斌尤懃懃施惠，文乾、宗锡能济其美。世宗治尚明肃，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流於谿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

列传八十

李绂 蔡珽 谢济世 陈学海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出榜日，黄雾风霾，上语大学士等曰："此榜或有乱臣贼子，否亦当有读书积学之士不得中式，怨气所致。"命磨勘试卷，劣者停殿试。又赐满洲举人留保、直隶举人王兰生进士。下第举子群聚绂门，投瓦石喧鬨。御史舒库疏劾，下部议，责绂匿不奏，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特命复官，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寻授兵部侍郎。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粮於天津收贮，旋又命估价出粜。

二年四月，授广西巡抚。奏言："广西贺县大金、蕉木二山产矿砂，五十里外为广东梅峒汛，又数里为宿塘寨，矿徒盘据，时时窃发。臣方拟严禁，闻总督孔毓珣条陈开采，因而中止。将来或恐滋事。"毓珣奏同时至，廷议寝其事。上命以谕毓珣者示绂，令协力禁止。绂疏陈练兵，列举严赏罚、演阵法、习用枪砲、豫备帐房锣锅诸事，上嘉其留心武备。康熙中，巡抚陈元龙奏请开捐，都计收穀百十七万石有奇，石折银一两一钱，而发州县买穀石止三钱，不足以籴。至绂上官，尚亏四万馀石，绂奏请限一月补足。会提督韩良辅条奏垦荒，下绂议，绂请以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收贮捐穀动支为开垦费。上曰："朕观绂意，不过借开垦以销捐穀。当时陈元龙等首尾不清，朕知之甚详。应令元龙等往广西料理。"并谕绂详察，毋隐讳瞻徇，自承亏空。寻绂奏察出督抚、司道、府□分得羡馀银八十二万有奇，勒限分偿，上嘉绂秉公执正。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不肯从优，为羹尧所嫉；及上命天津截漕估粜盈馀银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贮库，绂至广西，成鼎使赍以畀绂。绂具摺送直隶巡抚李维钧会奏。维钧匿不上，绂乃奏闻。先是，羹尧朝京师，入对，举此讦绂，谓绂乾没。上以问维钧，维钧言绂取数百金治装，馀尚贮库。绂奏至，上谓维钧与羹尧比，欲陷绂。谕奖绂，命留充公用。

三年六月，绂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内乱。有潘腾龙者，自言为莫姓后，其党黄把势、陈乱弹等煽诱为乱。严饬将吏捕治。"上谕曰："封疆之内，宜整理振作。至於安边柔远，最忌贪利图功，当慎之又

慎！”九月，奏：“瑶、僮顽梗，修仁十排、天河三甿为尤甚，常出劫掠。臣遣吏入十排，捕得其渠。三甿阻万山中，所种田在隘外。臣发兵守隘，断其收穫。其渠今亦出自归。”上奖其办理得宜。

旋授直隶总督。四年，绂入觐。初，左都御史蔡珽荐起其故吏知县黄振国授河南信阳知州，忤巡抚田文镜。文镜驭吏严，尤恶科目，劾振国贪劣。绂过河南，诘文镜胡为有意蹂践士人。入对，因极言文镜贪虐，且谓文镜所劾属吏，如振国及邵言纶、汪諴皆枉，振国已死狱中。文镜因绂语，先密疏闻，谓绂与振国同年袒护。绂疏辨，上不直绂，而振国实未死，逮至京师，上更谓绂妄语。良辅奏云南、广西所属土司与贵州接壤者，皆改归贵州安笼镇节制，命绂往与云贵总督高其倬会勘，疏请循旧制，从之。

绂还直隶，时上谴责诸弟允禩、允禟等，更允禟名塞思黑，幽诸西宁，复移置保定，命胡什礼监送。绂语胡什礼：“塞思黑至，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以为不可，命谕绂，绂奏初无此语。塞思黑至保定，未几，绂以病闻，寻遂死。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贪虐，仍及诬劾振国等。上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会鞫，戍济世阿尔泰军前。上以济世奏与绂语同，疑绂与为党，召绂授工部侍郎。绂在广西捕乱苗莫东旺置天河县狱，狱未竟，绂移督直隶去。久之，蛮、僮集众破狱，劫东旺去。五年春，良辅署广西巡抚，奏闻。上以诘绂，下部察议。会都察院奏广西州判程旦诣院诉土司罗文刚掠村落抗官兵，上责绂与继任巡抚甘汝来逡巡贻害，命绂与汝来至广西捕治，不获，当重谴。绂至广西，东旺闻而自归，文刚亦捕得。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逢圣、游皆绂所荐，命诘绂。户部议覆，绂在直隶奏报怀来仓圮，穀为小民窃食，当下直隶总督详察。上曰：“穀至六千馀石，岂能窃食至尽？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当责绂偿补，以成其市恩。”兆熊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上以先枝亦绂所荐，责绂欺罔，夺官；下刑部、议政大臣等会鞫，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上谕曰：“绂既知悔过，情词恳切，且其学问尚优，命免死，纂修八旗通志效力。”

七年，又以顺承郡王锡保奏济世在阿尔泰供言劾文镜实受绂及珽指，下绂等刑部。会曾静、张熙狱起，上召王大臣宣谕，并命绂入，谕曰：“朕在藩邸，初不知珽、绂姓名。有马尔济哈者，能医。朕问：‘更有能医者否？’以珽对。召珽来见，珽谓不当与诸王往来，辞不至，以是朕重之。年羹尧来京，亟称珽，朕告以尝招之不来，羹尧以语珽，珽复辞不至，以是朕益重之。及出为四川巡抚，诣热河行在，始与相见，为朕言李绂。朕知绂自此始。既即位，延访人才，起绂原官。旋自侍郎出抚

广西，至为直隶总督，徇私废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调回，令暂住保定。未几，绂奏言遘病，不数日即死。奸党遂谓朕授意於绂，使之戕害。今绂在此，试问朕尝授意否乎？塞思黑罪本无可赦，岂料其遽死？绂不将其病死明白於众，致生疑议，绂能辞其过乎？田文镜公忠，而绂与珽极力陷害，使济世诬劾，必欲遂其私怨。此风何可长也？”复下绂刑部严鞫，狱上，请治罪，上宽之。

高宗即位，赐侍郎衔，管户部三库，寻授户部侍郎。乾隆元年，方开博学鸿辞科，绂所举已众，又以所知嘱副都御史孙国玺荐举，事闻上，上诘绂，绂自承妄言，上谓“绂乃妄举，非止妄言，避重就轻”。降授詹事。二年，以母忧归。六年，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

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硃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八年，以病致仕，入辞，上问：“有欲所陈否？”绂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奖及之。十五年，卒。

孙友棠，乾隆十年进士，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新昌举人王锡侯撰字贯，坐悖逆死。友棠有题诗，并夺官，赐三品卿衔。卒。

蔡珽，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毓荣子。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洊擢少詹事，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世宗在潜邸，闻其能医，欲见之，珽谢不往。六十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入觐，世宗命达意，仍坚辞。六十一年，羹尧授川陕总督，以珽代为四川巡抚，觐圣祖热河行在，世宗方扈从，乃诣谒而去。雍正二年，羹尧请川、陕开采鼓铸，珽疏言四川不产铅，开采非便，羹尧劾珽阻挠，下部议，当夺官。珽辱重庆知府蒋兴仁，愤自杀，珽以病卒闻，羹尧劾之，上诘责再三，始自承。下部议，拟斩，诏逮至京师，召入见，具言羹尧贪暴及所以抗拒羹尧状，上谕曰：“珽罪应如律，然劾之者羹尧，人将谓朕以羹尧故杀珽，是羹尧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特授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进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会羹尧得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隐其财产，上命珽偕内大臣马尔赛往按，得实，夺维钧官，以珽署总督。

直隶方被水，议蠲赈，复发帑修河间、静海诸城，俾饥民就佣受食。珽奏言省会米贵，令按察使浦文倬至天津运截留漕米二万石，以万石运保定平粜，留万石赈经过诸地，上如所请，敕再运通仓米十万石往天津，加赈一月。珽奏：“请察地方官侵冒，惩胥役虚报，访衿棍挟制，贫民户给印券，每村给村名纸旗，以次给领。赈满，续修城工，即以赈

时所给印券交验受佣。”从之。调补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都察院及都统事。四年，以珽所领事多，先后解左都御史、都统、吏部尚书，专任兵部尚书。旋以在直隶时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坐夺官，上命降授奉天府尹。

初，上以岳锺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珽入对，言锺琪叵测。锺琪入觐，过保定，珽方署直隶总督，造蜚语，冀以撼锺琪。事闻，上严旨诘责。五年，召回京按讯，上阅羹尧幕客举人汪景祺所著书，载珽抚四川时得夔州府知府程如丝贿，保治行第一。如丝守夔州，鬻私盐，而捕湖广民鬻私盐者得辄杀之，为羹尧劾罢。珽入对，言其冤。上命免如丝罪，且擢为四川按察使。至是，上颇疑景祺言。会巡抚马会伯劾如丝营私网利疏至，命侍郎黄炳如四川按其事，以珽偕炳还奏，事实，下法司汇谳。寻议珽挟诈怀私，受夔关税银、富顺县盐规，冒销库帑，并得如丝银六万六千、金九百，谗毁锺琪，交结查嗣庭，凡十八事，应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命改斩监候。

六年，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硃批奏摺三件未缴进，大不敬，应立斩，诏逮至京师。初，珽故吏知县黄振国坐事夺官，珽荐起河南信阳知州，巡抚田文镜劾贪劣不法。李绂自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入对，力陈振国无罪，御史谢济世劾文镜亦及之，言与绂合。上疑绂与济世为党，召绂还京师，戍济世。及珽至，谕暴珽等结党欺罔、倾陷文镜诸罪状，命斩振国，珽仍改斩监候，下狱。十三年，高宗即位，赦免。乾隆八年，卒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浃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上方倚文镜，意不怿，命还济世奏，济世坚持不可。上谕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於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鞫，济世辨甚力。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指使何人？”对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谳上，以济世所言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拟斩。

文镜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李绂讼言其枉，并谓河南诸吏张球最劣，文镜纵弗纠。入对，具为上言之。上先入文镜言，不直绂，而济世罪状文镜又及枉振国、言纶、諴庇球诸事。上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入见，举前事，谓："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今诘济世劾文镜诸事，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命夺济世官，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济世至军，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济世讲学著书不稍辍。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硃，疏劾，请治罪。上摘"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语，责济世怨望谤讪，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有陆生棻者，自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引见，上有所诘问，不能对，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上见其傲慢，以其广西人，疑与济世为党，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生棻撰通鉴论十七篇，锡保以为非议时政，别疏论劾。上并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寻议济世诋讪怨望，怙恶不悛，生棻愤懑猖狂，悖逆恣肆，皆於军前正法。上密谕锡保诛生棻，缚济世使视，生棻既就刑，宣旨释之。

济世在戍九年，高宗即位，诏开言路，为建勋将军钦拜草奏，请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上嘉纳焉。旋召济世还京师，复补江南道御史。济世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略言："大学注中，九卿、科道所议讽刺三语，臣已改删，惟分章释义，遵古本不遵程、硃，习举业者有成规，讲道学者无厉禁。千虑一得，乞舍其瑕而取其瑜。"得旨严饬，还其书。乾隆二年，济世疏曰："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贰。有罪而复用，如程元章、哈元生者，舆论犹有恕词；至於隆升，国人皆曰不可，犹未罢斥。不惟不罢斥隆升而已，如王士俊以加赋为垦荒，肆毒中州，又请为田文镜立贤良祠。皇上既深恶之，乃调回而仍用，逮勘而复赦，乃者清问及之，议者谓将用为籓臬。籓臬总一省刑名钱穀，岂辜恩负罪之督抚所能胜任乎？易言涣汗，礼称纶綍，信而已矣。今则元年谕旨，二年即废格或改易矣；特谕停止在任守制，近日督抚又渐次请行。天下之大，何患无才？记曰'金革无辟'，又曰'君子不夺人之亲'，安用此食禄忘亲者为哉？特谕监生准入场不准考职。昨世宗升祔恩诏，监生仍准考职。考职者入仕之门，既准捐监，又准考职，复开捐例之张本也。即止给虚衔，不准实授，而后命前命相违，亦不宜如此。臣闻不退不远，大学所讥，世间君子少、小人多，已败露者不行放流，未败露者益无忌惮。若发号施令，小人得以摇夺，君子无所適从，国事未有不隳者也。"

三年，疏言："母蒋年七十一，行动艰难，耳目昏愦。臣欲归养，则

贫不能供甘旨；欲迎养，则老不能任舟车；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别，既别难逢，慈母之涕泪转添，游子之方寸终乱。臣才不称道府，例又从无自请迁转。乞敕部以州县降授湖南、广东，量予近地，臣得母子聚首，无任哀恳。”上特授济世湖南粮储道。

八年，济世闻衡阳知县李澎徵赋纵丁役索浮费，易服伪为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善化知县樊德贻与同弊，济世详劾。巡抚许容庇德贻等，以济世荡检逾闲列状入告。上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济世捕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谳得徵收浮费有据。容令岳常澧道仓德代济世，布政使张璨附容指，贻书仓德，令更易长沙府详牒。仓德初官给事中，尝劾济世奏事失仪，至是不直璨所为，发其书上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庇容，寝其事。谕仓德委曲善处，琮咨都察院奏闻。御史胡定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上命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按治，而仓德以嘉淦寝其事，复揭都察院奏闻。上责嘉淦草率扶同，召还京师，解容、璨任，夺琳、德贻、澎官。阿里衮寻奏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容、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夺官，上命并罢嘉淦，而奖仓德及定，调济世驿盐道。

蒋溥代为巡抚，嗛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畔道，上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不问。未几，复言其老病，乃命休致。归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

陈学海，字志澄，江西永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济世友，授山东恩县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文镜劾振国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请以学海从，得文镜欺罔状，将以实入告，继乃反之，学海争不得。使还，擢御史，尝以语济世，济世用是劾文镜。既谴，学海不自安，次年，以病告。都察院劾伪病，并及与济世交关状，夺官，命与济世同效力军前。雍正七年，召还，授检讨。十一年，卒。

论曰：田文镜与鄂尔泰、李卫同为世宗所激赏。高宗谓三人者文镜为最下，允哉！文镜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绂固以好士得时誉，宜其恶之深，而所争以为枉者，为珽所荐吏。济世又继以为言，世宗疑珽使绂入告，不纳；又嗾济世露章论劾，互相结，务欲倾文镜。狱遂不可解，然终未即诛死。高宗嗣服，诸人皆得湔祓，绂复起，济世亦见用。孰谓世宗严？不肯戮谏臣，固明言之矣。

列传八十一

李卫 田文镜 宪德 诺岷 陈时夏 王士俊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徵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適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衍，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濬，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圮，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讷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

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炘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鞫，时绎夺官，世炘、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上督责各直省清釐仓库亏空、钱粮逋欠，卫召属吏喻意，簿书、期会、吏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

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命提督以下并受节制。十一年，疏劾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上为夺鄂尔奇官，命果亲王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按治，得实，请罪鄂尔奇。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乾隆元年，命兼管直隶总河，裁营田观察使，敕卫覈议。卫请以营田交诸州县收管，分辖通永、霸易、天津、清河、大名五道，统率经理。下部如所议。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池，赴州嘱讬。上命治库克罪，嘉卫执法秉公，赐四团龙补服。三年，疏劾总河硃藻贪劣，藻弟蘅挟制地方官，干预赈事。上命尚书讷亲、孙嘉淦按治，夺藻官，并罪蘅如律。

卫在直隶六年，莅政如在浙江时。屡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置将吏。卫尤长於治盗。盗匿山泽间，诇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病作，乞解任，遣御医诊视。卒，赐祭葬，谥敏达。

世宗在藩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餽於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及赴浙江，时河决硃家海，上命中途与河道总督齐苏勒议施工。卫见齐苏勒，决口已合龙，议颇不相协。卫录问答语以闻。会卫族弟怀谨等居乡放纵，卫令淮徐道捕送拘禁，族人腾谤。卫疏言：“臣开罪范时绎，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上谕之曰：“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於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於此。”及在直隶，上复谕之曰：“近有人谓卿任性使气，动辄肆詈。丈夫立身行己，此等小

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涵养。”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像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毁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馀道，商人原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於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覈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觐，请赈。上谘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文镜故有吏才，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諴、邵言纶、关陈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諴、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諴，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諴论死，戍言纶、陈於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

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省交界地

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濬、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请以三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徵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馀皆徵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濬、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徵输。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挪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馀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全完之限，完不及五分，由於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容隐。”上皆用其议。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兖州府。

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如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九年，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宪德，西鲁特氏，尚书明安达礼孙也。父善，官头等侍卫。宪德初以廕生授理藩院主事，再迁刑部郎中。雍正四年，授湖北按察使。时布政使张圣弼坐亏空论罪，宪德上官，圣弼诣谒，宪德下诸狱。疏闻，上奖其能执法。寻就迁巡抚。

五年，调四川。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乱初定，吴三桂叛，其将吴之茂、王屏藩等入川，与我师久相持，民受其害，土旷人稀。康熙间，休养久，垦辟渐广，经界未正，田粮多不实。巡抚马会伯奏请清丈，以调湖北未行，上以谘宪德。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上复谘川陕总督岳锺琪，奏与宪德略同，乃下九卿议行。遣给事中高维新、马维翰，御史吴鸣虞、吴涛如四川，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分往诸州县丈量：维新永宁道，维翰建昌道，鸣虞松茂道，涛川东道。鸣虞先期示复明旧额，宪德阻止之。他道凡民间屋基、坟墓、界埂、水沟、园林皆不入勘丈，鸣虞独不然，民惊扰，又需索丈费。宪德疏请罢鸣虞，维新事先竟，上令续勘松茂道。涛治事迂钝，维翰事亦竟，宪德请以佐涛。万县民愬涛丈量不公，悬旗聚众，垫江、忠州民亦以为言。维新松茂道事又竟，宪德又疏请罢涛，以维新、维翰分勘川东道。七年十一月，通省勘丈毕。旧册载上、中、下田地都计二十三万馀顷，丈得四十四万馀顷，增出殆及半；而诸土司地纳粮以石计，亦次第具报，视原额加增。户部奏请视丈出田地照则徵粮，上谕曰："从前隐瞒，科则止据实更定，毋追咎。至额粮稍重诸州县，即比照就近適中科则核减，俾纾民力。"宪德奏："各属徵粮科则，轻重悬殊。原重通江诸县，籥请减轻；原轻郫、灌、温江三县，亦据实呈请原增。臣等拟原重田地，令与接壤地方相等比照科算；原轻田地，亦应按则加增，不致小民偏枯委曲。"於是成都、华阳、新津、郫、温江、长寿诸县俱增上则，灌县增中则，绵州、绥宁改分上、中、下三则，江油增下则，潼川、屏山、雅州、名山、荣经、芦山、峨眉、夹江、通江赋偏重，均视邻县量减，巴县赋最轻，上田不及一分，以地瘠不增，他州县皆仍旧则。其有丈见田少粮多，经原户声请，皆予开除。上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宪德奏请以丈增地亩分科则编字号，计数均分，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馀丁，增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丁多不能养赡，临时酌增。或有多馀三五亩，亦一并给垦；畸零不成丘段者，酌量安置，给以照票，并牛种口粮，分年升科。皆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垫江、忠州民杨成勋等群聚为乱，署川陕总督查郎阿遣兵捕治，成勋自经死。获其徒陈文魁、杨成禄等，得所为怨白，言祸起戊申年奉旨清丈，科派需索累民。查郎阿疏闻，谕曰："四川清丈之议，始於马会伯，而成於宪德。朕慎选科臣前往科理，诫以剔除积弊，安插善良，并非为加增赋税而起。勘丈造册，各官供应，皆令动帑支给，不使几微烦扰我民。今年事竟，宪德具本代川民谢恩，谓通省士民，咸称清理疆界，使强无兼并，弱无屈抑；又将田不敷粮之户，悉予开除。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朕以为经理得宜矣，岂意奸民啸聚，竟以清丈苛虐为言？怨白称奉旨清丈，岂宪德等但以清丈称为奉旨，於前者奏请未晓谕於众耶？陈文魁诉状，并称颂川省上司，是必宪德等沽誉干名，何不将朕德意宣播，而乃蒙混含糊，使奸民得以藉口耶？宪德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何以尚有陈文魁等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化导未周，董戒不力，令宪德将朕此旨刊布晓谕。"

宪德抚四川七年，屡请更定州县疆界，有所省置，收天全土司改流设州，并升雅州为府隶焉。宪德议开紫古矿厂，会兒斯堡生番入边杀掠商民，上令封闭。宪德以川省米贵，请暂停商贩。逾年岁稔，上令弛禁毋遏籴。初上官，以四川驿、盐、茶三政皆属按察使兼领，未足司稽覈，请增设驿盐道专司其事，从之。及清丈事将竟，奏言盐、茶积弊，请令清查地亩科道诸员兼司搜查。上谕曰："川省盐、茶既特设道员，自有责成，如不能胜任，当予参劾，别择贤能。盐、茶积弊，相沿已久，应从容清理，安可如此严急？奏请搜查，更属谬妄。汝诸事料理过於促迫，不肯实心任事，於此奏毕见，后当深戒。"十一年，宪德奏盐道曹源邠混发引目累商，谕曰："盐课引务，汝有督率之责。曹源邠果不法，当列款纠参。若止改拨不当，何难商酌更正。今但请敕部察议，将鹾政视如无涉，诚不知汝何意？朕甚鄙汝玷督抚统辖训饬之任也！"

寻召还京，授工部尚书。十二年，调刑部，仍兼工部，署正红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命赴泰陵督工。五年，卒。子梦麟，自有传。

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洊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

诺岷，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授山西巡抚。各直省徵赋，正供外旧有耗羡，数多寡无定。州县以此供上官，给地方公用而私其馀；上官亦往往藉公用，檄州县提解因以自私。康熙间，有议归公者，圣祖虑官俸薄，有司失耗羡，虐取於民，地

方公用无从取办，寝其议不行。诺岷至山西，值岁屡歉，仓库多亏空。诺岷察诸州县亏空尤甚者，疏劾夺官，离任勒追；馀州县通行调任，互察仓库；并虑州县不得其人，请敕部选贤能官发山西补用。二年，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馀分给各官养廉。各官俸外复有养廉自此起。

布政使高成龄奏言："直省钱粮向有耗羡，百姓既以奉公，即属朝廷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例外之费，即以是支应。至留补亏空，抚臣诺岷先经奏明，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上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议，议略谓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请先於山西试行。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於此。朕非不原天下州县丝毫不取於民，而势有所不能。州县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至请先於山西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不可行两端。譬如治病，漫以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朕不忍也。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於尽革，此朕之深原。各省能行者听，不行者亦不强也。"自后各直省督抚以次奏请视山西成例提解耗羡，上以诺岷首发议，谕奖其通权达变，於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上屡饬各省督察有司，耗羡既归公，不得巧立名目，复有所取於民。给养廉，资公用，尚有所馀，当留备地方公事。河南耗羡馀款最多，特免地丁钱粮四十万，即以所馀抵补。上谕谓此项出自民间，若公用充裕，仍当加恩本地官民，不令归入公帑也。三年，诺岷以病乞假，命回旗调理。

初，贝子允禟以罪徙西宁，道出平定，太监李大成殴诸生，诺岷按谳，以大成方病，置未深究。上责诺岷瞻徇，命继任巡抚伊都立覆谳，罪大成，夺诺岷官。十二年，卒。

陈时夏，字建长，云南元谋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寻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帑治赈，蠲免钱粮，上嘉允之。二年，迁湖北按察使，以在开归道任封丘生员罢考，坐不能弹压，夺官。三年，授直隶正定知府。四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疏陈苏、松水利，请发帑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

世倌会勘，议先濬娄江，常熟福山塘、昭文白茆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淞江、武进孟渎、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次第疏治。时夏复疏言江南钱粮，请视直隶、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从之。上知时夏有老母，命云南督抚赠资斧，护至苏州，复赐人葆。

六年，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调山东，时夏以坦麟任内钱粮未清，疏请停赴新任；坦麟亦奏时夏令新任布政使赵向奎勒捐交代。上责时夏褊浅，才识不足，不能胜巡抚，命改署山东布政使，即以坦麟署江苏巡抚。是时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八百十三万有奇，巡抚张楷请分年带徵。及时夏至江苏，催追促迫，民艰於输纳，事久未竟，上命时夏留江苏会办亏空。时夏请以旧欠均派新粮，分年徵收，上谕曰："旧欠自有本人，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徵。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且旧欠派入新粮，必致旧欠未完，新粮又欠。时夏因朕留之在苏，乃欲藉此草率完结。命暂停徵比，交新任巡抚尹继善清察。"上又遣侍郎彭维新等佐尹继善察出积欠实一千万有奇，上命以其中侵蚀、包揽四百数十万分十年带徵，民欠五百数十万分二十年带徵，并令视直隶、河南诸省已行例，每岁带徵若干，次年免正赋若干。谕谓"蠲逋赋使顽户偏蒙其泽，不若免新徵使众民普受其惠也"。

七年，尹继善劾时夏所举知县蔡益仁贪黩不职，下部议，降调。八年，以母忧归。十二年，诣京师，命以佥都御史衔授霸州营田观察使。奏文安、大城两县界内修筑横堤，请於堤东南尚家村建闸，堤内濬河，引子牙河水溉田，仍於北岸多用涵洞，俾水得宣泄。乾隆二年，奏请用区田法，选属吏租民地试行。皆从之。授内阁学士。三年，卒。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上特命以知州发河南待缺，除许州。田文镜为巡抚，恶以科第起家者，有意督过之，士俊惧将及。文镜增硷地税，民不堪，士俊具牒争，冀以是劾罢邀名。布政使杨文乾奇士俊，曲护之。三年，文乾迁广东巡抚，奏以士俊从。四年，题授肇高廉罗道。五年，署巡抚阿克敦察士俊所辖黄江厂税亏税银千馀，疏劾。上谕之曰："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谅。当严饬令悛改。"寻召士俊诣京师。士俊发黄江厂库官为布政使官达索规礼，阿克敦即令官达按鞫。士俊请改员严讯，阿克敦令按察使方原瑛会鞫。士俊即以阿克敦、官达、方原瑛朋谋徇私，揭吏部奏闻。会文乾亦以他事劾阿克敦、官达，上命解官达、原瑛任，令总督孔毓珣及文乾会鞫，并令士俊署布政使。士俊行至曲江，闻命，还广东上官。

会文乾卒，上命傅泰署巡抚，复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会鞫，阿克敦等皆坐谴。六年，实授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

十年，文镜解任还京师，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鞫，得实，鸿图坐斩。文镜在河南督州县开垦，士俊承其后，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高宗即位，户部尚书史贻直奏言："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纯朴，勤於稼穑，自来无土不耕，其不耕者大都斥卤沙碛之区。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中有报开十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安得荒田如许之多？推求其故，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属吏迎合，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督臣据其册籍，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后日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数年后按亩升科，指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兒卖女以应输将者。又如劝捐，乃不得已之策，今则郡县官长，驱车郭门，手持簿籍，不论盐当绅民，慰以好言，令其登写，旋索赀鏹。地方官一年数换，则籍簿一年数更，不惟大拂民心，亦且有损国体。请敕廉明公正大臣前往清察。"上谕曰："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河南民风淳朴，竭蹶以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苛政，其情亦至可愍矣！河南仍如旧例，止设巡抚。"以傅德代士俊。士俊至京师，命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复命署四川巡抚。士俊在河南，上蔡知县贵金马奉檄开垦，迫县民加报地亩钱粮，武生王作孚等诣县辨诉。贵金马以聚众閧堂揭士俊，士俊谕定谳毋及开垦，妄坐作孚等勒减盐价，拟斩。傅德疏劾，下部议，士俊当夺官，上命仍留任。

士俊密疏陈时政，略言："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又言大学士不宜兼部，又言各部治事，私揣某省督抚正在褒嘉，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被诘责，其事宜驳。不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又言廷臣保举，率多徇情，甚或藉以索贿。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御史舒赫德因劾："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近日巡抚傅德论劾，外间传说士俊已命逮治，皇上犹冀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乃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上召王、大臣、九卿等谕之曰："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

互济。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尧因四岳之言而用鲧，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至舜而后殛鲧。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岂得谓舜翻尧案乎？皇考即位之初，承圣祖深仁厚泽，休养生息，物炽而丰；皇考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此因势利导之方，正继志述事之善。迨雍正九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又未尝不敦崇宽简，相安乐易。朕缵承丕绪，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凡用人行政，兢兢焉以皇考諴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盖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初无丝毫间别。今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心？朕躬有阙失，惟恐诸臣不肯尽言；至事关皇考，而妄指前猷，谓有意更张，实朕所不忍闻。至谓大学士不宜兼部，大学士兼部正皇考成宪，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士俊河南垦荒，市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使败露於皇考时，岂能宽宥？彼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己不合之人，其机诈不可胜诘。至谓部件题驳，怀挟私心，保举徇情，夤缘贿嘱，诸臣有则痛自湔除，无则益加黾勉，毋为士俊所讪笑，以全朕委任简用之体可也。”解士俊任，逮下刑部，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二年，释为民，遣还里。

六年，以争占甕安县民罗氏墓地，纵仆殴民，民自经死，民子走京师叩阍。命副都御史仲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鞫，得实，论罪如律。二十一年，卒。

论曰：世宗以综覈名实督天下，肃吏治，严盗课，实仓库，清逋赋，行勘丈，垦荒土，提耗羡，此其大端也。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勘丈激乱，四川为最著；耗羡归公，山西为最先；田赋悬逋，江苏为最钜；开垦害民，河南为最剧。世宗亲决庶政，不归罪臣下，故诺岷蒙褒，而宪德不尸其咎；时夏才短，事未克竟，亦不深责也。士俊及高宗初政，绌而犹用，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主听，箝朝议。心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

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 年羹尧 胡期恆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銮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藩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辔。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閒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谳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

匕首以防不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於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暢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赐金治丧。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自笔帖式授兵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湖北武昌等七府岁徵匠役班价银千馀，户绝额缺，为官民累。遐龄请归地丁徵收，下部议，从之。疏劾黄梅知县李锦亏赋，夺官。锦清廉得民，民争完逋赋，诸生吴士光等聚众闭城留锦。事闻，上命调锦直隶，士光等发奉天，遐龄与总督郭琇俱降级留任。四十三年，遐龄以病乞休。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四十九年，斡伟生番罗都等掠宁番卫，戕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提督岳升龙剿抚。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疏劾，部议当夺官，上命留任。五十六年，越嶲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譁，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五十八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锺琪抚定里塘、巴塘。羹尧亦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因请召法喇师还，从之。

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谘羹尧孰可署总督者。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

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兴率兵往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羹尧疏劾。上命逮兴，囚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

羹尧寻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六十年，入觐，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辞，还镇，赐弓矢。上命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次泸定桥，噶尔弼病不能行，羹尧以闻。上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将军，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驻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阿宝以闻，上令羹尧与锺琪度形势，策进讨。羹尧疏言："郭罗克有隘口三，悉险峻，宜步不宜骑。若多调兵，塞上传闻，使贼得为备，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瓦斯、杂谷诸土司亦憾郭罗克肆恶，原出兵助剿。臣已移锺琪令速赴松潘，出塞督土兵进剿。"寻，锺琪督兵击败郭罗克，下番寨四十馀，获其渠，馀众悉降。

六十一年，羹尧密疏言："西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诺尔布委靡，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玛等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因请撤驻藏官兵。下廷臣议，以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上原之，命召满都、巴特玛、石如金、楚尔齐木臧布等来京师，遣四川巡抚色尔图、陕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佐策旺诺尔布驻守。

自军兴，陕西州县馈运供亿，库帑多亏缺。羹尧累疏论劾州县吏，严督追偿。陕西巡抚噶什图密奏亏项不能速完，又与羹尧请加徵火耗垫补。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於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羹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徵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徵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徵，肆无忌惮矣。著传旨申饬。"命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

世宗即位，召抚远大将军允□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授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加遐龄尚书衔。寻又加羹尧太保。诏撤西藏驻防官军。羹尧疏陈边防诸事，请於打箭炉边外中渡河口筑土城，移岚州守备驻守；大河南保县，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嶲卫地方寥阔，蛮、倮出没，改设游击，增兵驻守；松潘边外诸番，阿树为最

要，给长官司职衔；大金川土目莎罗奔从征羊峒有功，给安抚司职衔；乌蒙蛮目达木等凶暴，土舍禄鼎坤等请擒献，俟其至，给土职，分辖其地。下部议，从之。论平西藏功，以羹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孙，纠诸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劫亲王察罕丹津叛，掠青海诸部。上命羹尧进讨，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及防边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羹尧率师自甘州至西宁，改延信平逆将军，解抚远大将军印授羹尧，尽护诸军。羹尧请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锺琪为参赞大臣，从之。论平郭罗克功，进公爵二等。

羹尧初至西宁，师未集，罗卜藏丹津诇知之，乃入寇，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羹尧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不动，罗卜藏丹津稍引退，围南堡。羹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砲发，土番死者无算。锺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羹尧乃部署诸军，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敌走西藏路，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纳出噶斯，暂驻布隆吉尔，又遣参将孙继宗将二千人与阿喇纳师会。敌侵镇海堡，都统武格赴援，敌围堡，战六昼夜，参将宋可进等赴援，敌败走，斩六百馀级，获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攻西宁南川口，师保申中堡。敌围堡，堡内囊素与敌通，欲凿墙而入。守备马有仁等力御，可进等赴援，夹击，敌败走，诸囊素助敌者皆杀之。羹尧先后疏闻，并请副都统花色等将鄂尔多斯兵，副都统查克丹等将归化土默特兵，总兵马觌伯将大同镇兵，会甘州助战，从之。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羹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馀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馀众悉降。察罕丹津走河州，罗卜藏丹津欲劫以去。羹尧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属入居兰州。青海台吉索诺木达什为罗卜藏丹津诱擒，脱出来归，羹尧奏闻，命封贝子，令羹尧抚慰。敌掠新城堡，羹尧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往剿，斩千五百馀级，擒其渠七，得器械、驼马、牛羊无算。以天寒，羹尧令引师还西宁。

寻策来岁进兵，疏："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锺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兒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於甘、凉增买千五百。粮

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下廷议，悉如所请，马加发千，火药加发倍所请。

察罕丹津属部杀罗卜藏丹津守者来归，羹尧宣上指，安置四川边外。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与罗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其子察罕喇卜坦等来归，羹尧令招拉查卜内附。又有堪布诺门汗，察罕丹津从子也，为塔兒寺喇嘛，叛从敌，纠众拒战，至是亦来归。羹尧数其罪，斩之。罗卜藏丹津侵布隆吉尔，继宗与副将潘之善击败之。西宁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出为盗，羹尧招三部内附。馀部行掠如故，呈库、沃尔贾二部尤暴戾。羹尧令锺琪率瓦斯、杂谷二土司兵至归德堡，抚定上下寺东策布，督兵进歼呈库部众，擒戮沃尔贾部酋，馀并乞降。

二年，上以罗卜藏丹津负国，叛不可宥，授锺琪奋威将军，趣羹尧进兵。西宁东北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羹尧令锺琪及素丹等督兵讨之，贼屯哈拉直沟以拒。师奋入，度岭三，毁寨十。可进、喜林及总兵武正安皆有斩馘，复毁寨七，焚所居室。至寺外，贼伏山谷间，聚薪纵火，贼歼焉，杀贼六千馀，毁寺，诛其渠。青海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济克济札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将母妻诣羹尧请内属，羹尧予以茶叶、大麦，令分居边上。羹尧遣锺琪、正安、喜林、可进及侍卫达鼐，副将王嵩、纪成斌将六千人深入，留素丹西宁佐治事。

二月，锺琪师进次伊克喀尔吉，搜山，获阿尔布坦温布，喜林亦得其酋巴珠尔阿喇布坦等。师复进，羹尧讷知阿冈都番助敌，别遣凉庄道蒋洞等督兵攻之，戮其囊素。复击破石门寺喇嘛，杀六百馀人，焚其寺。锺琪师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逐吹拉克诺木齐。三月，锺琪师复进次布尔哈屯。罗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额母讷布隆吉，锺琪督兵直入，分兵北防柴旦木，断往噶斯道。罗卜藏丹津走乌兰穆和兒，复走柴旦木，师从之，获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戚属等，并男妇、牛羊、驼马无算。分兵攻乌兰白克，获吹拉克诺木齐及助乱八台吉。时藏巴扎布已先就擒，罗卜藏丹津以二百馀人遁走。青海部落悉平。论功，进羹尧爵一等，别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封遐龄如羹尧爵，加太傅；并授素丹、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灏及达鼐、瑛、嵩、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

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行劫，羹尧令继宗往剿，逐至推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将妻子遁走。成斌等搜戮馀贼至梭罗木，击斩堪布夹木灿垂扎木素。羹尧遣达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苏，获台吉阿布济车陈；又遣副将岳超龙讨平河州塞外铁布等七十八寨，杀二千一百馀人，得人口、牲

畜无算。羹尧执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槛送京师。上祭告庙、社、景陵、御午门受俘。羹尧策防边诸事，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乞降，请罢北征师，分驻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城、布隆吉尔驻兵守焉，辖以总兵，每营拨馀丁屯赤金卫、柳沟所田；设同知理民事，卫守备理屯粮，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尔迤南山中。宁夏边外阿拉善以满洲兵驻防。上悉从所请。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巢，皆穴地而居，官军驻其地，奴使之；兵或纵掠，番御之，尽歼，置不问，番始横。凉州南崇寺沙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张义诸堡。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与西宁纳硃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相结，纠谢尔苏部土番谋为乱。羹尧遣锺琪等督兵讨之，纳硃公寺喇嘛降。师进次朝天堂，遣成斌、喜林及副将张玉等四道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馀众多入水死，焚其寺。游击马忠孝、王大勋战和石沟，王序吉、范世雄战石门口，洞战喜逢堡，苏丹师次旁伯拉夏口，土番伪降，诇之，方置伏，纵兵击之，所杀伤甚众。洞搜剿棋子山，逐贼巴洞沟，土司鲁华龄逐贼天王沟，先密寺喇嘛缚其渠阿旺策凌以献。师入，转战五十馀日，杀土番殆尽。羹尧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并焚其寺，徙其众加尔多寺外桌子山；馀众降，羹尧令隶华龄受约束。

条上青海善后诸事，请以青海诸部编置佐领。三年一入贡，开市那拉萨拉。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番，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楹，喇嘛不得过三百。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大通河设总兵，盐池、保安堡及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巴塘、里塘诸路皆设兵。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屯田；而令锺琪将四千人驻西宁，抚绥诸番。下王大臣议行。十月，羹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尝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恆及景灏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灏，又擢期恆甘肃巡抚。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羹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上责羹尧题奏错误，命期恆率所劾官吏诣京师。三年正月，珽逮至，上召入见，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上特宥珽罪。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羹尧疏贺，用“夕惕朝乾”语，上怒，责羹尧有意倒置，谕曰：“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会期恆至，入见，上以奏对悖谬，夺官。上命更定打箭炉外增汰官兵诸事，不用羹尧议。四月，上谕曰：“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而以锺琪署总督，命上抚远大将军印。羹尧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仪徵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上益怒，促羹尧赴任。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锺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谳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羹尧将军，授閒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羹尧职。

十二月，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是月甲戌，具狱辞：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上谕曰：“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赍诏谕羹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羹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又有静一道人者，四川巡抚宪德捕送京师，亦诛死。五年，赦羹尧诸子，交遐龄管束。遐龄旋卒，还原职，赐祭。

希尧，初自笔帖式累擢工部侍郎。既，夺官，复起内务府总管，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十三年，为江苏巡抚高其倬劾罢。乾隆三年，卒。

胡期恆，字元方，湖广武陵人。祖统虞，明崇祯末进士。国初授检讨，官至秘书院学士。父献徵，自廕生授都察院经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期恆，康熙四十四年举人。献徵与遐龄友，欢若弟昆，期恆少从羹尧游。上南巡，献诗，授翰林院典籍。出为夔州通判，有恩信，民为建生祠。羹尧为巡抚，荐期恆，迁夔州知府，再迁川东道。羹尧兼督陕西，复荐迁陕西布政使。期恆通晓朝章国故，才敏，善理繁剧，羹尧深倚之。羹尧挟贵而骄，惟期恆能以微言救其失。羹尧奴辱咸阳知县，期恆执而杖之，自是诸奴稍敛戢。尝讽羹尧善持盈，羹尧勿能用。及羹尧败，诸为羹尧引进者，争劾羹尧以自解；期恆惟引咎，终不言羹尧，乃下狱颂系。至高宗即位，始得释。侨居江南，久之，卒。

论曰：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充□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列传八十三

岳锺琪 季父超龙 超龙子锺璜 锺琪子濬 策棱 子成衮扎布 车布登扎布

岳锺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受三桂劄。升龙使诣提督张勇告变，密结兵民，执忠臣杀之。十四年，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备；从克临洮，平关陇，加都督佥事衔。累擢天津总兵。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升龙将三百骑护粮。上命升龙及马进良、白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得斩之乃闻。昭莫多之捷，授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初，西藏营官入驻打箭炉，上使勘界。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居数年，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养志反劾升龙擅发兵，升龙亦讦养志。上使勘谳，养志坐斩，升龙亦夺官。喋吧昌侧集烈击杀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伤官兵，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事定，希顺以病解任，仍授升龙提督。四十九年，乞休。升龙本贯甘肃临洮，以母年逾九十，乞入籍四川，许之。逾二年，卒。雍正四年，追谥敏肃。

锺琪，初入赀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上命以游击发四川，旋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再迁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檄锺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五十九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师自拉里入，仍令锺琪前驱。锺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锺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锺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馀人。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六十年，师还，授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命讨郭罗克番部，锺琪率师并督瓦斯、杂谷诸土司兵自松潘出边。郭罗克番兵千馀出拒，锺琪击破之，取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歼其众。乘夜督兵进至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拒，锺琪奋击，未终日，连克十九寨，斩三百馀级，获其渠骏他尔唪索布六戈。复督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番目旦增缚首恶假磕等二十二人以降。郭罗克三部悉定，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六十一年，讨平羊峒番，於其地设南坪营。

雍正元年，师讨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锺琪参赞军事。锺琪将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盗边，而呈库、活尔贾二部尤横。锺琪移师深入捣其巢，尽平之。二年，授奋威将军，趣进兵。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锺琪会诸军合击，歼其众，毁寺，擒戮其渠达克玛胡土克图。罗卜藏丹津居额穆纳布隆吉尔，其大酋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隘，锺琪与诸将分道入。锺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师进至哈喇乌苏，方黎明，番众未起，即纵击，斩千馀人，番众惊走，逐之，一昼夜至伊克喀尔吉，获阿尔布坦温布。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复进次布尔哈屯，薄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锺琪逐之，一昼夜驰三百里。其酋彭错等来降，锺琪令守备刘廷言监以前驱，锺琪继其后。其酋吹因来降，言罗卜藏丹津所在距师百五六十里。锺琪令暂休，薄暮复进，黎明至其地。罗卜藏丹津之众方散就水草，即纵击，大破之，擒诸台吉，并罗卜藏丹津母阿尔泰哈屯及女弟阿宝，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以遁。廷言等亦得吹拉克诺木齐等。锺琪复进至桑驼海，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馀级。大酋助罗卜藏丹津为乱者皆就擒。青海平，上授锺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乱，纳硃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与相纠合。羹尧遣锺琪等督兵分十一路进剿，凡五十馀日，悉讨平之。命兼甘肃提督。三年，复命兼甘肃巡抚。四月，解羹尧兵柄，改授杭州将军，命锺琪亦上奋威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河州、松潘旧为青海蒙古互市地，羹尧奏移於那喇萨喇。锺琪奏言青海部长察罕丹津等部落居黄河东，请仍於河州、松潘互市。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黄河西，请移市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生业，全资牲畜，请六月后不时交易。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锺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

寻真除川陕总督。疏言："土司承袭，文武吏往往索费，封其印数年不与，致番目专恣仇杀。请定限半年，仍令应袭者先行署理。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入觐，加兵部尚书衔。疏言："察木多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距打箭炉远，不便遥制。请宣谕达赖喇嘛，令辖其地。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诸地，并归内地土司。"又言："巴塘隶四川，中甸隶云南，而巴塘所属木

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偪近中甸，总会於阿墩子，实中甸门户。请改隶云南，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王大臣议，如所请。四年春，请选西安满洲兵千人驻潼关。冬，请以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徵收，自雍正五年始，著为定例。逾年，复疏言甘属河东粮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下部议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锺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冕山、凉山诸苗助为乱。上命锺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之。五年春，擒万锺，庆侯亦降。乌蒙、镇雄皆改土归流。冕山、凉山亦以次底定。

锺琪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锺琪将反，锺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锺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锺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锺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馀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寻奏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

六年，疏请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并釐定营汛职制，及善后诸事。下部议，如所请。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寻分疏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七年，又分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里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俱议行。雷波土司为乱，遣兵讨平之。

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锺琪，劝使反。锺琪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疏闻。上褒锺琪忠，遣侍郎杭奕禄等至湖南逮鞫治，语详杭奕禄传。

罗卜藏丹津之败也，走投准噶尔，其酋策妄阿喇布坦纳之。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数侵掠喀尔喀诸部。上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锺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讨之。加锺琪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赞军务。锺琪率师至巴里坤，筑东西二城备储胥，简卒伍为深入计。八年五月，召锺琪及傅尔丹诣京师授方略，锺琪请以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者，界巴密、巴里坤间，锺琪设牧厂於此。准噶尔闻锺琪方入觐，乘间以二万馀人入犯，尽驱驼马去。成斌使副参领查廪以万人护牧厂，寇至不能御，走过总兵曹勷垒呼救；勷以轻骑往赴，战败亦走。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将二

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督所部夹击，拔出两卡伦官兵，还所掠驼马强半。成斌欲罪查廪，既而释之，以捷闻。上已遣锺琪还镇，上谓当於卡伦外筑城驻兵，出游兵击敌，俾不敢深入，令锺琪详议。寻谕奖廷、大雄、元佐功，赐金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赍银十万犒师。立祠安西，祀阵亡将士。上以酒三爵遥酹，亦俾鄂善赍往设祭。

九年春，锺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计。上谕曰："锺琪前既轻言长驱直入，又为敌盗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进剿，直捣巢穴，能必胜乎？"九年正月，锺琪部兵有自敌中脱归者，言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锺琪以闻，并言敌将自吐鲁番侵哈密，扰安西、肃州边界。我军众寡莫敌，当持重坚壁固守，告北路遣兵应援，并调兵自无克克岭三面夹击。上谕曰："前以锺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有二万九千人。樊廷马步二千，敌彼二万，转战七昼夜，犹足相当。乃以二万九千人而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前欲直捣伊犁，岂有贼至数百里内转坚壁而不出乎？贼果至巴尔库尔，即败逃，亦从科舍图直走伊尔布尔和邵而遁。无克克岭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夹击？锺琪於地势军机，茫然不知，朕实为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馀犯吐鲁番，成斌遣廷将四千人赴援，敌引退。四月，又以千馀人犯吐鲁番，别以二百馀人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馀人围鲁谷庆城。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率所部奋击，杀二百馀人。锺琪议令元佐、勷及张存孝将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将二千人屯塔库，成斌将四千人防陶赖，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移回民入内地。上谕锺琪："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若但筹画应援，而不计及袭击，是舍本而逐末也。"

鲁谷庆城围四十馀日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城，以梯登，回民击杀三百馀人。元佐等兵将至，敌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犯北路，傅尔丹之师大败於和通脑兒，锺琪请乘虚袭击乌鲁木齐。上谕锺琪："贼既得志於北路，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贼众，更多於侵犯北路，俱未可知。当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并令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锺琪自巴尔库尔经伊尔布尔和邵至阿察河，遇敌，击败之。逐至厄尔穆河，敌踞山梁以距。锺琪令元佐将步兵为右翼，成斌将马兵为左翼，勷及总兵王绪级自中路上山，参将黄正信率精锐自北山攻敌后，诸军奋进，夺所踞山梁，敌败走。谍言乌鲁木齐敌帐尽徙，乃引兵还。疏闻，上奖锺琪进退迟速俱合机宜。

十二月，上追举科舍图之役，责成斌怠忽，降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兒泉逻卒遇敌，杀其二，掠其一以去。锺琪劾副将马顺，上并以锺琪下部察议。俄，准噶尔三千馀人犯哈密，锺琪令勷、成斌将五千人自回落兔大坂，总兵纪豹将二千人自科舍图岭，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赉，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占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塔尔那沁，遣参将米彪、副将陈经纶分道御战，敌引去。勷等将至二堡，遇准噶尔五千馀人，即纵兵奋战一昼夜。敌登山，勷督兵围山，力战至午，敌溃遁。勷自二堡至柳拊泉，与经纶及副将焦景竑军会，乘夜追剿。锺琪使告云倬等，遣兵至无克克岭待敌，疏闻，上奖慰之。锺琪议城穆垒驻军，并命乘胜兴工。云倬等至无克克岭，锺琪令速赴梯子泉阻敌归路，卓鼐继其后。云倬迟发一日，敌自陶赖大坂西越向纳库山遁去。师至敌驻军处，馀火犹未息，云倬又令毋追袭。锺琪劾云倬偾事，夺官，逮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上谕曰："岳锺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壹号令，示威信，朕犹深望之！"大学士鄂尔泰等劾锺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锺琪疏报移军穆垒。寻召锺琪还京师，以广泗护印。广泗劾锺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议分驻科舍图、乌兰乌苏诸地。上命还军巴尔库尔，尽夺锺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大将军，又论锺琪骄蹇不法，且劾成斌、元佐疏防，上命斩成斌，元佐降调。又劾勷纵贼，上命斩勷。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锺琪斩决，上改监候。乾隆二年，释归。十三年，师征大金川，久无功。三月，高宗命起锺琪，予总兵衔。至军，即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时经略大学士讷亲视师，而广泗以四川总督主军事。大金川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锺琪至军，讷亲令攻党坝。上以军事谘锺琪，锺琪疏言："党坝为大金川门户，碉卡严密，汉、土官兵止七千馀。臣商诸广泗，请益兵三千，广泗不应。广泗专主自昔岭、卡撒进攻。此二处中隔噶拉依，距勒乌围尚百馀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若破康八达，即直捣其巢。臣商诸广泗，广泗不谓然，而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诏逮治；亦罢讷亲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锺琪奏请选精兵三万五千，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合，直攻勒乌围；卡撒留兵八千，俟克勒乌围，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护粮，正地留兵千防泸河，馀四千往来策应。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臣虽老，请肩斯任。"命傅恆筹议，傅恆用其策。

锺琪自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师进战塔高山梁，复屡破贼。锺琪初佐年羹尧定西藏，莎罗奔以土目从军；及为总督，以羹尧所割金川属寨还莎罗奔，且奏给印信、号纸，莎罗奔以是德锺琪。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锺琪乞降。锺琪请於傅恆，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锺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上谕奖锺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曰威信。入觐，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追偿银七十馀万，官其子沺、涝侍卫，赐诗褒之。寻命还镇。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为乱，锺琪出驻打箭炉，事旋定。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锺琪遣兵讨擒之。十九年，重庆民陈琨为乱，锺琪力疾亲往捕治，还，卒於资州，赐祭葬，谥襄勤。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瀞袭。

锺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世宗屡奖其忠诚，遂命专征。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锺琪一人而已。既废复起，大金川之役，傅恆倚以成功。高宗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云。

超龙，升龙弟，初冒刘姓，名曰杰。入伍，屡迁建昌左营守备。引见，圣祖垂询，乃复本姓名，超擢东川营游击。以避锺琪，改西宁左营。雍正二年，授河州协副将，剿定铁布等寨乱番。又以避锺琪，改张家口协。六年，迁天津总兵。八年，擢湖广提督。乌蒙乱，超龙令总兵苏大有率副将何勉、参将毋椿龄讨平之。寻遣兵分防贵州界，上以深合机宜嘉之。十年，卒。

锺璜，超龙子。雍正七年，以锺琪奏赴西路军效力，授蓝翎侍卫，除銮仪卫治仪正。乾隆初，擢四川威茂营参将。再迁总兵，历建宁、南赣、开化、昭通诸镇。擢广西提督，锺琪卒，代为四川提督。疏言：“松潘总兵例出塞化番，三年一度。番性多猜，调集守候，彼此互防，甚非所原。又见小道远费钜，讬病不至，惟附近土司领赏，有名无实。请停止，以节劳费。”上从之。金川土舍郎卡侵革布什咱土司，革布什咱合九土司兵攻金川，相持数年未决，郎卡乞令罢兵。锺璜率兵出塞，至拉必斯满安营，召郎卡出，令还所侵地及所掠穆尔津冈诸土司番民。九土司之兵悉罢。旋卒，赐祭葬，谥庄恪。

濬，锺琪子。以二品廕生授西安同知，擢口北道，再擢山东布政使。雍正六年，调山西，署山东巡抚。锺琪出师，命濬送至肃州。八年，召锺琪诣京师，命濬就省。乾隆元年，请免郯城、兰山诸县水冲地应徵丁米。寻调江西。三年，请免南昌府属浮粮三万七千馀两，复疏请

发帑修筑丰城江堤，濬江关河口，议行社仓，皆允所请。两江总督杨超曾劾濬与属吏朋比纳贿，坐夺官。六年，授光禄寺卿，出为福建按察使。再迁广东巡抚，调云南。两广总督陈大受劾濬误举粮道明福以婪赃败，又采木修堤，任属吏作弊，召还京师。十八年，授鸿胪寺少卿，转通政使参议，卒。濬在巡抚任亏库项，锺琪请以公俸按年扣还，上特命免之。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元太祖十八世孙图蒙肯，号班珠尔，兴黄教，西藏达赖喇嘛贤之，号曰赛音诺颜。其第八子丹津生纳木扎勒，纳木扎勒生策棱。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圣祖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尚圣祖女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诏携所属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命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师征准噶尔，策棱从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馀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师还，道遇准噶尔援兵，复击败之，授扎萨克。

策棱生长漠外，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厉，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敌善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

雍正元年，世宗特诏封多罗郡王。二年，入觐，命偕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并授副将军，诏策棱用正黄旗纛。五年，偕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使萨瓦立石定界，事毕，陈兵鸣砲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九年，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噶尔丹策零，侦贼自和通呼尔哈诺尔窥图垒、茂海、奎素诸界，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分兵击卻之。准噶尔诸酋有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皆噶尔丹策零同族，最用事。噶尔丹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入掠喀尔喀，闻锡保驻察罕廋尔，振武将军傅尔丹军科布多，乃遣其将海伦曼济等将六千人取道阿尔泰迤东，分扰克鲁伦及鄂尔海喀喇乌苏，留馀众於苏克阿勒达呼为声援。策棱偕丹津多尔济迎击，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将六百人宵入敌营，诱之出追，伏兵突击，斩其骁将，馀众惊溃，大策零敦多卜及海伦曼济等遁去。诏进封和硕亲王，赐白金万。寻授喀尔喀大扎萨克。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自奇兰至额尔德毕

喇色钦，策棱偕将军塔尔岱青御於本博图山。未至，准噶尔掠克尔森齐老，分兵袭塔密尔，掠策棱二子及牲畜以去。策棱不及援，侍郎绰尔铎以转饷至，语策棱曰："王速率兵遏敌归路，当大破敌。"策棱还军驰击，距敌二日程。初，招丹津多尔济赴援，不至。准噶尔兵趋额尔德尼昭，八月，策棱率兵追敌，十馀战，敌屡败。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而阵；策棱令满洲兵阵河南，而率万人伏山侧，蒙古诸军阵河北，遂战。敌见满洲兵背水阵，兵甚弱，意轻之，越险进。满洲兵卻走，准噶尔兵逐之，策棱伏起自山下，如风雨至，斩万馀级，谷中尸为满，获牲畜、器械无算。小策零敦多卜以馀众渡河，蒙古兵待其半渡击之，多入水死，河流尽赤。锡保驰疏告捷，首表策棱功，上嘉悦，赐号超勇，锡黄带。谕："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上以策棱牧地被寇，赉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万，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城塔密尔，建第居之。十二月，进固伦额驸，时纯悫公主已薨，追赠固伦长公主。

十一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统军驻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十二年五月，召来京谘军务。六月，移军察罕廋尔。十三年，准噶尔乞和，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喀尔喀游牧界，上谘策棱。策棱谓："向者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呼鲁苏，此议可许。惟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准噶尔不从。乾隆元年，师还，命策棱将喀尔喀兵千五百人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上以策棱母居京师，策棱在军久，不得朝夕定省，命送归游牧，并赐白金五千治装。二年，噶尔丹策零贻书策棱，称为车臣汗，申前请。策棱以闻，上命策棱以己意为报书，书曰："阿尔泰为天定边界。尔父珲台吉时，阿尔泰迤西初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隙地，两不相及，以息争端。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为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上指定议，我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居科布多。又谓我等哨兵逼近阿尔泰，宜向内撤。哨兵乃圣祖时旧例，即定界，岂能不设？台吉其思之！"冬，准噶尔使达什博尔济奉表至，命策棱偕诣京师。

三年春，至京师。噶尔丹策零表请喀尔喀与准噶尔各照现在驻牧。上召达什博尔济入见，谕曰："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指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遣侍郎阿克敦等使准噶尔，与达什博尔济偕往。冬，噶尔丹策零复使哈柳从阿克敦等奉表至，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无克克岭噶克察诸地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诸地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

蒙古居山前，亦止在扎卜堪诸地，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入内地。上以所议准噶尔不越阿尔泰山定界已就范，惟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可许。四年春，赐敕遣还。哈柳诣策棱，哈柳曰："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策棱答曰："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答曰："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於上诛之。"冬，噶尔丹策零使哈柳复奉表至，始定议准噶尔不过阿尔泰山梁，不复言徙卡伦事。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卒如上指。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子。五年，命勘定喀尔喀游牧，毋越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与准噶尔各守定界。六年，上以策棱老，命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棱，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游牧，为三部屏蔽。自此喀尔喀为四部。十五年，病笃，上遣其次子车布登扎布还侍，使侍卫德山等往存问。寻卒，遗言请与纯悫公主合葬。丧至京师，上亲临奠，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御制诗輓之。

子八，最著者长子成衮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

成衮扎布，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赐杏黄辔。十五年，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十七年，入觐。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内附，成衮扎布遣兵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准噶尔宰桑禡木特以二百人追入边，上命毋纵使还。禡木特逸去，诏以责成衮扎布。十九年，命移军乌里雅苏台。寻罢定边左副将军，命赴额尔齐斯督屯田。二十年，师定伊犁，屯田兵撤还，仍驻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和托辉特青衮咱卜谋为乱，成衮扎布发其谋。八月，乱作，仍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十二月，获青衮咱卜，赐杏黄带。二十二年，辉特巴雅尔为乱，正月，授定边将军，率师赴巴里坤捕治。十二月，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二十六年，以准噶尔及回部悉平，请展喀尔喀汛界，下军机大臣议，以附近乌鲁木齐四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自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扎布督理。二十八年，入觐。二十九年，以乌里雅苏台城圮，请筑城，旧址外立木栅，内实以土，引水环之，报闻。三十六年，卒。

子七，获青衮咱卜，封其第四子占楚布多尔济为世子，代掌扎萨克。卒，命其长子辅国公额尔克沙喇代掌扎萨克。卒，命次子辅国公伊

什扎卜楚代掌扎萨克。及成衮扎布卒，以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驸。从征临清、石峰堡有功。嘉庆八年闰二月，仁宗乘舆入顺贞门，有陈德者伏门侧突出，侍卫丹巴多尔济御之，被三创，拉旺多尔济捘其腕，乃获而诛之，赐御用补褂，封其子巴彦济尔噶勒辅国公。

车布登扎布，初授一等台吉。额尔德尼昭之役，力战被创，封辅国公，赐双眼孔雀翎。十七年，成衮扎布请析所部授车布登扎布自为一旗，上允之，别授扎萨克。十九年，督兵剿抚乌梁海，获准噶尔宰桑，赐贝子品级。二十年，师征伊犁，车布登扎布将三百骑自察罕呼济尔疾驰至集赛，擒宰桑齐巴汉，侦达瓦齐所在，夺舟渡伊犁河，逐达瓦齐，封多罗贝勒。阿睦尔撒纳谋以伊犁叛，车布登扎布首发其奸，密以告将军班第。师还，命招降乌梁海部落，即以隶焉。二十一年，乌梁海酋郭勒卓辉譌言哈萨克汗阿布赉与阿睦尔撒纳连合，上命率师讨之。有宰桑固尔班和卓者，携千馀户赴乌梁海谋偕遁，车布登扎布麾兵捕治，歼其众。遂进兵哈萨克界，会尚书阿里衮自伊什勒诺尔转战至汗扎尔会，斩获无算，封多罗郡王。

成衮扎布讨青衮咱卜，诏车布登扎布还乌里雅苏台为佐。二十二年，代成衮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寻命兆惠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而以车布登扎布为之副。二十三年正月，授定边右副将军，从兆惠出巴里坤，遣兵赴哈什崆格斯搜逸寇。寻命赴博啰塔拉，捕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哈萨克部人擒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走和落霍斯，车布登扎布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度不得脱，悉★据高冈拒战。部将以兵寡，请待其走击之，车布登扎布持不可，麾兵急进，擒鄂哲特，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诏以其父超勇号赐之。鄂哲特械至京师，言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上益嘉叹，赐金黄带。

车布登扎布进次阿布勒噶尔，哈萨克缚布库察罕以献，因请赴阿克苏与将军兆惠会。上命还伊犁，进亲王品级。寻以在军久，令归游牧休息。二十四年，令佐将军兆惠进叶尔羌讨霍集占，旋复命还伊犁。二十七年，使西藏。三十六年，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以牟利被讦，罢左副将军，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命以郡王兼扎萨克世袭。四十七年，卒。子三丕勒多尔济，袭。

论曰：世传锺琪长身赪面，隆准而骈胁。临阵挟二铜鎚，重百馀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詹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恆升幄坐，锺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

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棱白晰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诇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赍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锺琪忠而毅，策棱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列传八十四

查郎阿 傅尔丹 马尔赛 李杕 庆复 李质粹 张广泗

查郎阿，字松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曾祖章泰，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祖查尔海，复以军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父色思特，死乌阑布通之战。查郎阿袭世职，兼佐领，迁参领。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五年，迁左都御史，仍治吏部事。是岁冬，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等为乱，戕总理藏务贝子康济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驰闻，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统迈禄率兵入藏。六年，擢尚书。秋，师至藏，驻藏副都统马喇等已擒阿尔布巴，即按诛之，并歼其馀党。查郎阿奏移达赖喇嘛暂居里塘，留兵二千交驻藏大臣调遣；又奏请以颇罗鼐总理后藏，而前藏达赖喇嘛未还，毕昭新授噶布伦，虑未妥协，并令颇罗鼐兼领：皆从之。

七年，命查郎阿至西安，留佐川陕总督岳锺琪，专理军需。锺琪授大将军，出师，令署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加太子少保。八年，命往肃州专理军需。九年，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查郎阿改署陕西总督。十年，召锺琪还京师，以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命大学士鄂尔泰驰驿往肃州授方略，并赐白金万。十一年，疏劾副将纪成斌防廋集、总兵张元佐防无克克岭，敌入掠粮车，漫无侦察。上命斩成斌，元佐坐降调。又劾总兵曹勷防哈密，纵贼妄报，上命斩勷。又劾副都统阿克山、观音保牧马多死，玩悞军事，下部议当斩。查郎阿复奏阿克山、观音保所部兵久居南方，不知牧马法，视退缩窃换者有间，请暂免死，今於通衢荷校，遍示诸军。

十三年，噶尔丹策凌乞和，命查郎阿撤兵。奏请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枣尔、塔勒纳沁诸城，并於南山大坂、无克克岭、塔勒纳沁河源分设斥堠，又奏於安西及赤金、靖逆、柳沟、布隆吉尔、桥湾五处分兵驻防，部议如所请。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改陕西总督为川陕总督。乾隆元年，疏言甘肃地瘠，请拨陕西仓粮预筹协济，命会巡抚刘於义确议。寻请拨陕西仓粮八万石运贮庆阳、泾州、静宁、固原诸处，从之。疏劾甘肃巡抚许容匿灾营私，上命夺容官逮治。秋，入觐，谕速回任。奏言："军中马驼被窃，当责大将军偿补。雍正十年以前，岳锺琪任之；十一年，臣任之。惟鄂尔多斯牧厂所失及历年马驼多毙，请免追偿。"上许之。三年，奏劾肃州道黄文炜、军需道沈青崖等侵帑，并及於

义徇庇，遣左都御史马尔泰会鞫论罪。

章嘉呼图克图请以里塘、巴塘畀达赖喇嘛，查郎阿奏："圣祖时克西藏，收里塘、巴塘内属。章嘉呼图克图以日用不敷为辞，藏中大小庙千馀，常住喇嘛四十馀万，需用良钜。请视里塘、巴塘诸地每岁徵收数目，以打箭炉商税拨予达赖喇嘛，地仍内属如故。"上嘉纳之。宁夏地震，查郎阿驰往赈抚。五年，命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六年，命与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十二年，以衰病，命致仕。寻卒。

傅尔丹，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费英东曾孙，倭黑子也。康熙二十年，袭三等公，兼佐领，授散秩大臣。四十三年，上西巡，驻跸祁县郑家庄，於行宫前阅太原城守兵骑射。有卒马惊逸近御仗，傅尔丹直前勒止之，捽其人下。上悦，谕奖傅尔丹，赐貂皮褂。寻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四年，以讬疾未入直，罢领侍卫内大臣。命率土默特兵千赴乌兰固木等处屯田。五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师讨噶尔丹，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西路；傅尔丹振武将军，出北路：驻军阿尔泰。五十七年，疏请与富宁安分路进兵，谕定师期。傅尔丹请与征西将军祁里德将万二千人，以七月出布鲁尔，直抵额尔齐斯河。会策妄阿喇布坦使来乞和，令暂停进取，缮兵防守。上欲於乌兰固木、科布多筑城卫喀尔喀游牧，命傅尔丹相度具奏。五十八年春，傅尔丹疏请筑城鄂勒齐图郭勒，上以鄂勒齐图郭勒距师远，命更於科布多筑城。傅尔丹复疏言："科布多阻大河，材木难致。请筑城察罕廋尔，距鄂勒齐图郭勒千里，中设十一站。"上从之。五十九年，将八千人自布拉罕进次格尔额尔格，准噶尔兵溃，击斩二百馀级，擒宰桑等百馀，尽降其众。又焚乌兰呼济尔敌粮，引还。雍正元年，命兼统祁里德军，分兵驻巴里坤。三年，召还，授内大臣。四年，授黑龙江将军。六年，授吏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

初，青海罗卜藏丹津败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纳之。上屡遣使索献，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请和，上罢两路兵，久之议未决。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屡犯边。七年二月，上命廷臣集议，大学士硃轼、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时未至，副都统达福亦言不可，惟大学士张廷玉赞用兵，上意乃决，复出师。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发京师八旗兵六千、车骑营兵九千、奉天等处兵八千八百，以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掌振武将军印，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

觉罗海兰为参赞。定寿将前锋，魏麟、闪文绣将车骑营，纳秦将奉天兵，塔尔岱、西弥赖将索伦兵，费雅思哈将宁古塔兵，阿三将右卫兵，素图将宁夏兵，承保、常禄将察哈尔兵，马尔齐、衮布将土默特兵，丹巴、沙津达赖将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理饷，永国护印。上祭告太庙，幸南苑阅车骑营兵，御太和殿行授钺礼，赐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辔、白金五千，加少保。出驻阿尔泰。八年，噶尔丹策零表请执罗卜藏丹津以献，上命缓进兵。寻召与兵锺琪同诣京师议军事，遣还军。九年，疏言科布多为进兵孔道，请仍於此筑城，下廷议，如所请。

五月，傅尔丹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遣所部嗒苏尔海丹巴为间，为守卡侍卫所获，诘之，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使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傅尔丹信其语，计及其未集击之。令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领第一队，马尔萨等领第二队，傅尔丹举大兵继其后，令衮泰护筑城，陈泰屯科布多河东，断奇兰道。六月庚子，师发科布多，定寿等进次扎克赛河，获准噶尔逻卒，言距察罕哈达止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立营。傅尔丹命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戊申，获谍，言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素图、岱豪将三千人往击之。敌出羸兵诱师，而伏二万人谷中。己酉，定寿师次库列图岭，遇敌，斩四百馀级，敌驱驼马逾岭遁。

庚戌，傅尔丹师至，素图、定寿皆会。辛亥，逐敌入谷，伏发，据高阜冲击。傅尔丹督战，杀敌千馀，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西山，敌据险，师攻之不能克。壬子，傅尔丹令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其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护后。师甫移，敌力攻山梁东西二军，定寿等奋战。大风雨雹，师为敌所围。傅尔丹遣兵援塔尔岱出，又令承保援定寿，日暮，围未解。癸丑，海兰突围出，定寿、素图、马尔齐皆自杀；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甲寅，敌环攻大营，傅尔丹督兵御之，杀敌五百馀。科尔沁兵溃，沙津达赖奋战入敌阵，师望见其纛，曰："土默特兵陷贼矣！"遂大溃。乙卯，永国、海兰、岱豪皆自杀。傅尔丹杂士伍中以出。敌大集，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皆战死。傅尔丹率残兵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击杀五百馀人。七月壬戌朔，还至科布多，收馀兵仅存二千馀。

方战，科尔沁蒙古兵先败，傅尔丹闻人言，谓先败者土默特兵也。

劾沙津达赖，论斩。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降敌，戮其孥。傅尔丹疏请罪，上谕曰：“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廋尔。”傅尔丹复疏请罪，上谕曰：“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寻命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掌振武将军印，协办军务。十年七月，准噶尔侵乌逊珠勒，锡保令傅尔丹将三千人御之，败绩。锡保疏劾，罢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削公爵。十一年，锡保再疏劾傅尔丹，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

十三年，伊都立等侵军饷事发，辞连傅尔丹，命侍郎海望逮诣京师下狱，并追论和通呼尔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罪，王大臣等依律拟斩。命未下，世宗崩，高宗即位，命改监候。乾隆四年，与岳锺琪并释出狱。十三年，师讨大金川未下，授内大臣、护军统领，赴军，寻命署川陕总督，与锺琪治军事。大学士傅恆出为经略，奏傅尔丹衰老，惟熟於管理满洲兵，请专治营垒诸事。十四年，命为参赞。大金川师罢，授黑龙江将军。十七年，卒，赐祭葬，谥温悫。子兆德，袭爵；哈达哈，自有传。

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锺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锺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

马尔赛，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孙。马尔赛，袭爵。康熙间，迭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雍正二年，加赠图海一等公，号曰忠达，仍以马尔赛袭。调镶蓝旗满洲。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八年，命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军行事宜。寻以翊赞机务，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噶尔丹策零，师败绩。授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率师驻图拉。马尔赛师行，闻准噶尔将犯科布多，奏请暂驻第十五台。俄闻准噶尔兵屯科布多近处，又奏请进驻察罕廋尔；既又闻准噶尔兵至奎素，复奏请调蒙、汉兵七千人赴推河。上责马尔赛□展转不定，命驻第十四台待命。旋命将蒙、汉兵五千人驻翁衮。上解傅尔丹靖边大将军印授顺承郡王锡保，谕马尔赛，蒙古诸扎萨克俱遵靖边大将军调遣，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有所徵发。寻改授抚

远将军，驻扎克拜达里克。

十年秋，准噶尔大举内犯，掠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亲王策棱与战额尔德尼昭，大破之，馀众循鄂尔昆河源走推河。锡保劄马尔赛，令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截击，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亦驰报，促马尔赛发兵。马尔赛集诸将议，诺尔珲曰："我等当速发兵迎截，迟且将不及。"诸将皆和之，独都统李杕以为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杕言为然。诺尔珲、博尔屯等力请，傅鼐至跪求，马尔赛持不可。达尔济遣使约会师，马尔赛终不应。士卒登城见敌过，奋欲出击，参赞胡琳、傅鼐不待马尔赛令，将所部以出，马尔赛乃与偕行。至博木喀拉，令钦拜将七百人逐敌，马尔赛引还。准噶尔兵去已远，钦拜等亦无所获而返。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珲等先后疏报，上命夺马尔赛官爵治罪，锡保等请诛马尔赛及杕，部议当贻误军机律斩。十二月，遣副都统索林赴扎克拜达里克，斩马尔赛。

李杕，汉军镶蓝旗人，李国翰四世孙。降袭三等伯，累擢至广州将军。坐驻防兵閧巡抚官廨，逮京师论斩，上贷之，复授都统，仍令袭爵。至是，责其一言偾事，罪与马尔赛等，夺官爵，论斩。

庆复，字瑞园，佟佳氏，满州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迁銮仪使，兼领武备院事。七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八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九年，列议政大臣。十一年，授工部尚书，署刑部，调户部。十二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高宗即位，命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罢兵。庆复请沿边设卡伦，以侍卫或护军一专管，喀尔喀台吉一协理；发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兵合三千人，岁六月集鄂尔坤出巡，九月罢归牧：诏如所请。召还京，署吏部尚书，兼户部，寻真除刑部。二年，授两江总督。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鄙营私，夺官，论如律。疏言苏、常、扬、镇、通、泰诸属例徵麦二万馀石，请改徵米，从之。

移督云、贵。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疏言："云南府属县引南汁等六河溉田，山溪箐涧水发不常，沙石壅遏，堤埂易决。请以时修治。"上嘉之。又言："滇、黔、粤、蜀四省接壤，瑶、苗杂处，往往争界构讼，积案莫结。如广西镇安属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属土目争剥头、者赖二村，臣令详勘，以村入广西境应归广西；而广西又议以小镇安土州归云南，画昭阳关为界。云南、四川於金沙江分界，云南属江驿、七戛、则补、晋毛诸地越在江外，两省驻汛分防，犬牙互制，而四

川又欲划江分界。现在民、夷宁帖，应仍旧贯，不必纷更。其或田在彼境，粮在此境，当以粮从田，俾免牵混。”下军机大臣议行。又疏言钱价日昂，请省城增十炉，临安增五炉，发饷银七钱三。下部议行。又分疏请开姚州盐井，南安州属□骂嘉、大小猛光、回子门诸地招垦，濬治金沙江。

旋移督两广，疏劾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需索侵蚀，拟罪如律。又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八年，又疏言：“广西东兰州自雍正初改土为流，置兵二百戍守。水土毒恶，山路崎岖，民病於运粮。请以其半改驻三旺。”均从之。

复移督川、陕。郭罗克土番处青海界上，地寒不能畜牧，屡出为“夹坝”，夹坝，华言盗也。庆复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诛之，番众顶经誓奉约束。庆复令贫番三百馀户授地课耕，岁五六月许出猎，限一次，寨限十五人。要隘设汛置兵，松潘镇总兵岁出巡，驻阿坝。番人讼不决，诣总兵剖晰。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户一、土百户二，种人为盗，责三土目捕治。疏闻，下军机大臣议行。又有瞻对土司在打箭炉边外，处万山中，恃险肆劫，掠及台站兵，有司捕治。上瞻对土目四朗、下瞻对土目班滚匿罪人不出。

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复遂发兵，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朗诣宗璋军降。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加社袨卡诸地，屡胜。良柱攻嚓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地，曰撒墩，其从子肯硃居江东地，曰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地，曰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宗璋兵越撒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良柱亦逼进如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宗璋分兵自然多会士弼，克腊盖，破底硃。良柱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寻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

十一年春，庆复进驻东俄洛，奏言：“前克底硃，班滚母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臣咨询质粹，令速进兵。”上责质粹失机，庆复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请夺官，仍戴罪效力。寻自东俄洛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及降人骚达邦、俄木丁等为导，自茹色以皮船渡，破十馀卡，逼如郎，攻泥日寨，围之数日，焚碉。质粹咨庆复，言班滚已焚

死，又言焚碉时，火光中望见番酋悬缢。庆复询於众，俄木丁於烬中得鸟枪铜捥，谓班滚物也，遂以班滚焚毙疏闻。上察庆复师逼如郎时，尝奏班滚走沙加邦河，土目姜错太迎入寨，未言至泥日；谕庆复，班滚渠魁断不可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寻加庆复太子太保。庆复又劾士弼怯懦乖张，夺官，逮下刑部论罪。

十二年，大金川土酋莎罗奔为乱，上授张广泗川陕总督，召庆复入阁治事，命兼管兵部。寻广泗奏言讯土司汪结，言班滚尚匿如郎未死，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上责庆复欺罔，夺官待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奏言师克如郎，班滚已逃，仅得空寨。上逮质粹下刑部狱，召宗璋与质。质粹言："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上命下庆复刑部狱，令军机大臣会讯，按律定拟，坐贻误军机律论斩。十四年九月，赐自尽。

李质粹，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初，自把总擢蓝翎侍卫。尝从年羹尧出师，累擢陕西、固原提督。丁忧，命署四川提督。附和庆复妄言班滚死，庆复死之明年，斩质粹。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贵州思州。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疏闻，上命与鄂尔泰详议善后诸事，语详鄂尔泰传。十年，广泗疏言："清水江及都江为黔、楚、粤三省通流，当设哨船联络声势。古州应贮米，责成同知以下董理。译人分别勤惰予糈，并授土官劄付，宣布条约，化导苗民。"下部议行。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准噶尔扰边，宁远大将军岳锺琪率师出西路。上授广泗副将军，召诣京师授方略。广泗至军，锺琪方自巴尔广尔移军穆垒。广泗将四千人出鄂隆吉，与锺琪会於科舍图，至穆垒。上召锺琪还京师，命广泗护大将军印。广泗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如釜底，非屯兵进取之地。今筑城未竟，臣与副将军常赉两营当要冲，兵止二三百，即锺琪营亦仅数百，遇警何以抵御？准噶尔专用马，我兵必马步兼用，而锺琪立意用车，沙碛殊非所宜。至马步兵弓箭、鸟枪之外，止携木梃，全无刀戟，官兵莫不窃议。穆垒又无牧地，锺琪留马二千馀，悉就牧乌兰

乌苏、科舍图两地，敌人窥伺可虞。驻兵数万人，粮运最要。地多丛山大岭，车驼分运，必绕出沙碛。锺琪闻寇至，辄令停运，以此迟缓。锺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上夺锺琪官，命广泗还军巴尔库尔。广泗奏军还巴尔库尔，分兵防洮赉、无克克岭，断敌南走道，防廋集察罕、哈马尔，断敌西来道；巴尔库尔北为镜兒泉、噶顺、乌卜图克勒克诸地，东北为图古里克、特尔库勒诸地，敌自沙碛来，处处可通，皆置兵守。他诸要隘并设卡伦，巡护牧厂，哈密、塔勒纳沁皆增兵为备。寻以查郎阿为大将军，授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留军。十一年，广泗将万馀人分驻北山。十二年，调寇至乌尔图河，檄副都统班第达什、降调总兵张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越噶顺至鄂隆吉大坂，击破之，斩四百馀人，获三十六人。捷闻，命议叙。十三年，准噶尔乞和，师还。授湖广总督。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照阻挠军机，徵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道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馀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馀级，诸苗悉定。授广泗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奏定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营制，增贵州兵额，都计二千九百有奇。三年，复请濬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皆下部议行。五年，请入觐，会湖广城步横岭等寨红苗纠粤瑶为乱，命广泗往勘。九月，授钦差大臣，楚、粤提镇以下受节制。十一月，乱定。六年正月，至京师，乞归葬，赐其父母祭。贵州黎平黑苗复纠粤瑶为乱，命广泗还贵州按治，获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乱，调川陕总督。广泗至军，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来降。八月，遣总兵宋宗璋、许应虎分道攻勒乌围，副将马良柱攻噶拉依，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继进。山险碉坚，转战逾二年，师无功。十三年，疏劾良柱自丹噶撤军失砲械，命逮诣京师。上授大学士讷亲经略，出视师，并起岳锺琪赴军，诏责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广泗奏报攻克戎布寨五十馀碉，谕曰：“此亦小小攻克耳。伫待捷音，以慰西顾。”讷亲初至，督攻碉，师败绩。总兵任举为骁

将，战没。乃议令官军筑碉，谓与贼共险。上以为非策，责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讷亲劾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锺琪亦劾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於敌。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上御瀛台亲鞫。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上谕曰："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下军机大臣会刑部议罪，当失误军机律斩。十二月，斩广泗。后十日，谕并诛讷亲。

论曰：为三军择将，岂易言哉？查郎阿临边未遇敌，按杀成斌、勷。世谓与查廪有连为修怨，甚矣其枉也！傅尔丹中敌间，师徒挠败，世宗特宽之；高宗时复起，至与岳锺琪同视，何其幸欤！若马尔赛之畏缩，庆复之欺诳，谴当其罪。广泗倾锺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

列传八十五

噶尔弼 法喇 查克丹 钦拜 常赉 哈元生 子尚德 董芳

查弼纳 达福 定寿 素图

噶尔弼，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父额尔德赫，为敬谨亲王尼堪长史，屡从征伐。顺治十六年，署护军统领。偕安南将军达素等师下厦门，击郑成功。额尔德赫将右翼，获其将周序。命署镇海将军。康熙元年，还京，寻卒。雍正间，以噶尔弼疏乞补谥，谥果毅。

噶尔弼，初授前锋参领，累迁镶红旗护军统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袭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命噶尔弼驰赴四川佐总督年羹尧治军事。噶尔弼诇知策零敦多卜与其副三济不睦，谓其隙可乘，疏请招策零敦多卜降。五十九年二月，上命平逆将军延信自青海入西藏，而授噶尔弼定西将军，偕都统武格将四川、云南兵出拉里。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八月，克之。噶尔弼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封达赖喇嘛仓库，遣兵守隘，截准噶尔粮道，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遁走。西藏平。

捷闻，上谕曰："噶尔弼等遵朕指行师绝域，各自奋励，抚定唐古特人民，命优叙。"延信留驻西藏，六十年，以病召还，命噶尔弼佩定西将军往代。寻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行至泸定桥，讬病不行。年羹尧以闻，命夺官；逗遛不敢诣京师，论斩。雍正元年，世宗贯其罪，赐都统衔从军。迭署固原提督、布隆吉尔副将军，授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年，擢奉天将军。五年，疏言："奉天金、银、铜、铅诸矿，虽开采有禁，而窃掘尚多。惟杯犀湖产铁，为民间农器所需。辽阳黄波罗峪、开原打金厂，请视锦州大悲岭例，永禁开采。"下部议行。旋卒。

法喇，那木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父敦泰，从达素击郑成功，战死。母喜塔腊氏，守节抚孤。法喇，初授笔帖式。康熙十三年，以护军从讨吴三桂，自广东下云南。三十五年，以署骁骑参领从征噶尔丹，累擢镶白旗蒙古都统、护军统领。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族兄策零敦多卜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率

师次黄胜关，兵譁溃。上命法喇驰赴四川佐年羹尧治军事，并按提督标兵譁溃状。法喇察知泰偏信守备汪文藻克饷，请斩文藻及倡乱兵以徇，上从之，并夺泰官。五十七年，策零敦多卜戕拉藏汗，幽达赖喇嘛，遂据有其地。法喇遣员外郎巴特玛等赴里塘传谕，又令前锋参领伍林葩、化林协副将赵宏基将满、汉兵五百与之偕。疏言："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茶出口。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下所司议行。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锺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扎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五十九年，年羹尧请授噶尔弼定西将军，率师入西藏，令法喇还驻打箭炉。

六十年，还京师。寻以护军有自戕者，不以实奏，坐夺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赐复原衔。雍正十三年，卒。

查克丹，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奉义公恩格德尔曾孙。自官学生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护军统领、镶蓝旗蒙古都统。雍正三年，署甘州将军。准噶尔使至，守备马德仁等供应失时，查克丹疏劾，并陈花马池至甘州驿马疲羸状，命总督年羹尧严察。四年，还京师，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命率番代兵出北路。九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出北路讨准噶尔，命查克丹参赞军务，授内大臣。十年，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入边，掠喀尔喀诸部。查克丹偕额驸策棱等赴奔博图山，敌越察罕廋尔入掠杭爱山，师逐之，至额尔德尼昭，大战破敌。查克丹督兵奋击，敌自推河遁走；复追至察罕托辉，斩馘殆尽。以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锡保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仍以查克丹参赞军务。十三年，还京师，调正红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年，以病再疏乞休，命致仕。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敏恪。

钦拜，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罗璧，劳萨弟也，偕来归。有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兼袭兄子程尼世职，合为一等公。钦拜改袭一等伯，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元年，授兵部侍郎。四年，以引见失仪，上诘责，巧辩，夺官，戍军台。九年，召还，复官。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北路讨噶尔丹，命钦拜将右卫兵以从，参赞军务，授内大臣，驻扎克拜达里克。十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驻察罕廋尔，奏请移钦拜相佐。上谕曰："马尔赛治事甚不惬朕意，扎克拜达里克军中恃钦拜一人，当仍留北路。"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等自推河走，钦拜等力请追击，马尔赛听敌过，师乃出。既至博木喀喇，令钦拜将七百人进，不及敌而还。钦拜等疏闻，上诛马尔赛。寻署绥远将军。十一年，复署建勋将军。平郡王福彭代为定边大将军，命军事谘於钦

拜。乾隆元年，还京师。出为青州将军。还，在内大臣上行走。十二年，卒，赐祭葬，谥肃敏。

常赉，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广东巡抚杨文乾言福建仓库亏空，上命文乾清理，即移常赉署广东巡抚。疏言："广东地卑苦，夏秋潦涨，广州、肇庆二府尤甚。请以广州通判管南海、三水堤工，肇庆通判管高要、高明、四会堤工，岁冬督堤长修筑，定保固赏罚。水涨护防，仍以鸭埠、鱼□诸税充用。"寻赴福建。六年，调云南。

常赉在广东，盗窃奏摺匣锁钥，令工私制；将军标兵匿盗，徇不治；电白、从化盗发，隐不奏；又与将军石礼哈等讦文乾。上谕曰："常赉朕籓邸微员，以其谨慎，擢至巡抚。乃盗失摺匣钥匿不奏，尚得谓无欺乎？且与石礼哈等党同伐异，其罪不可贷！夺官，赴广东待鞫。"论斩，上推玛奇下云南旧功，特赦之，令从尚书查弼纳往陕西治饷。八年，授刑部侍郎，署宁夏将军。九年，授镇安将军，将肃、甘、凉三州兵五千人自为一队，备声援。寻授西路副将军。

十年，准噶尔侵哈密，常赉与都统良敦、总兵张存孝将满、汉兵三千二百，驻无克克岭御之。旋授内大臣。从大将军岳锺琪移军穆垒，复从护大将军张广泗移军巴尔库尔。十一年冬，署大将军查郎阿奏方冬雪深，请分兵驻防，广泗将万人驻北山，常赉将九千人驻南山。十三年，命统绿旗兵万人驻巴尔库尔，提督颜清如、尚书马会伯为副。准噶尔乞和，乾隆元年，率兵还京师。五年，以疾致仕，予半俸。十一年，卒，赐祭葬。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康熙间入伍，授把总。累迁建昌路都司。坐失察私木过关，夺官。雍正二年，命引见，发直隶以守备用，补抚标右营守备。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请以元生从剿仲家苗，有劳，三年，补威宁镇中军游击。乌蒙土知府禄万锺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夺攻克之。鄂尔泰上其功，上奖元生取仲家苗、克乌蒙能效力，命以副将、参将题用，寻授寻霑营参将。

六年，米贴苗妇陆氏为乱，鄂尔泰令元生往剿，破险设伏，捣其巢，获陆氏。率师赴阿驴，破雷波土司，以其助陆氏劫粮也。赉白金四千。迁元江副将。师还，阿驴夷目从，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譟，围

元生。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战两昼夜，贼败卻，元生督兵夺据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赴援，元生出小溜筒江，搜斩馀贼，阿驴人空寨遁。拉金、者呢诸寨助为乱，并讨平之。鄂尔泰具以闻，上谕曰："野夷性反覆，即无鞭责事，亦未必帖然。元生效力多，功过相当。置不议。"

七年，调黎平副将，擢安笼总兵。八年，乌蒙复为乱，鄂尔泰令元生督兵出威宁，破贼数万，射殪其渠黑寡、暮末，连躏贼垒八十里，遂克乌蒙。赐孔雀翎及冠服，赉白金万。九年，擢云南提督。上以元生母逾八十，予封诰。寻调贵州。十年，召诣京师，入对，解御衣以赐，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令回籍省亲。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馀，俘斩甚众，馀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剿。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之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辨论，日久师无功。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三年，卒，上深惜之，加总兵衔，赐祭葬。

子尚德，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乌蒙既克，赍疏奏捷，上命以游击题补，补云南鹤丽右营游击，迁奇兵营参将。乾隆元年，广泗奏尚德奉檄从征，因父获谴，黾勉自效。擢贵州清江协副将，调定广协。三年，讨平定番州属姑卢寨苗。以父忧归，起湖南辰州副将。迁总兵，历宜昌、凉州、临元、古州诸镇。十三年，讨大金川，命从军。寻为总督张允随劾扰民虐兵，坐夺官。二十二年，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以送羊赴军多毙，夺官责偿，遣回籍。卒。

董芳，陕西咸宁人。初入伍，隶督标。中式武举，补千总。雍正二年，师征青海，从副都统达鼐等追获丹津珲台吉及其孥，并罗卜藏丹津女兄。四年，超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正定镇标游击，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十一年，思茅土酋刀兴国等为乱，芳与提督蔡成贵等率师讨之，擒兴国及助乱土目杨昌禄等，斩三千六百馀人，降四万二千六百馀人。总督高其倬留芳搜馀党，悉平之。十二年，擢湖广提督。

十三年，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

军，率师讨之。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遭父忧，服除，署剑川协副将。擢总兵，历楚姚、昭通二镇。遭母忧，十三年，召赴京师，赐孔雀翎。

命从征大金川，即授四川重庆总兵。经略讷亲檄芳助总兵莽阿纳等攻克普瞻左梁及阿利山梁碉卡。又从提督岳锺琪攻木耳金冈，夺士卡三、水卡一。十四年，大金川事定，芳赴镇，疏陈考察营汛，修补器械，并以地当黔、楚要冲，密访侂噜邪教，复发存库米折借济贫兵，上命诸事尽心料理。寻调建昌镇。叙平大金川功，加左都督。十五年，西藏硃尔墨特、那木扎尔谋叛，既诛，其党罗布藏扎什等为乱，总督策楞、提督岳锺琪师入藏，命芳督兵策应。十九年，调松潘镇，擢贵州提督。二十二年，卒。

查弼纳，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祖爱音布，事世祖为户部理事官，考满，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孙观音保袭，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查弼纳，观音保弟也，袭世职，管佐领。康熙四十七年，授吏部郎中，三迁兵部侍郎。六十一年，授江南江西总督。雍正元年，台湾硃一贵馀党温上贵纠江西棚民掠万载、新昌。乱定，大学士白潢、尚书张廷玉并疏议安辑棚民，下查弼纳详议。查弼纳奏："江西界连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地旷山深，民无力开垦，招流民艺麻种靛。以其棚居，名曰'棚民'。安业日久，驱令回籍，必且生事。当编保甲，千户以上，驻将吏稽察。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隐。其读书向学及有膂力者，得入籍应试。"下部议行。二年，奏言私盐责所在州县严捕，停驻防兵巡缉。又奏言太湖跨数郡为盗薮，请移参将驻洞庭东山，周村、铁桥、鲇鱼口、马迹山、鼋山、东山、凤山、吴溜设汛驻兵。又奏言江南赋重事繁，请改六安、太仓、颍、泗、庐、邳、海、通诸州为直隶州，苏、松、常三府增设元和、震泽、昭文、新阳、宝山、镇洋、奉贤、金山、福泉、南汇、阳湖、金匮、荆溪诸县。

上既谴廉亲王允禩，以贝勒苏努、尚书隆科多等结党乱政，询查弼纳。诏八至，查弼纳不以实奏。四年，召诣京师，上亲诘之，犹坚执不肯言。命夺官，下王大臣会鞫，乃具言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上谕曰："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朕昨言及圣祖，查弼纳痛器不止，尚有良心，可免其罪。"寻授内务府总管、镶红旗汉军都统，擢吏部尚书，协理兵部。五年，以滥保郎中舒伸，降级。旋授兵

部尚书。

七年，师征准噶尔，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北路，宁远大将军岳锺琪出西路，查弼纳赴肃州督西路军需。八年，召入觐，授副将军，佐傅尔丹出北路。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举入犯，傅尔丹中敌间，欲及敌未集先发，查弼纳亦颇信之。师进，查弼纳偕傅尔丹督兵继之，至库列图岭，入谷遇敌伏，师败绩。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师大溃。查弼纳与傅尔丹及副将军巴赛收馀兵四千，设营护辎重，且战且行，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查弼纳跃马舞刀溃围出，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吾罪当死，蒙恩幸得生。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死。巴赛亦求傅尔丹不得，趋敌力战死。巴赛，郑亲王济尔哈朗孙也，敌旌其黄带以示师。参赞马尔萨至红石岩遇敌，中枪死。

达福，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鼇拜孙也。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追录鼇拜战功，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袭职，管佐领。累擢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世宗以鼇拜功多，复一等公，仍以达福袭，授散秩大臣、前锋统领。七年，师将出，上召廷臣议，达福力谏。上问故，达福曰："噶尔丹策零狡黠，能得诸酋心为捍御。主少则谏易，将强则制专。我数千里转饷，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辞益坚，上曰："今使汝副傅尔丹以行，汝尚敢辞？"达福乃叩首出。师至边，傅尔丹令达福将二千人驻库卜克尔。九年，傅尔丹出师，使达福偕定寿领第一队，及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昼夜力战，杀敌千馀。敌益大集，军方移，达福殿，敌三万馀环攻之，力战，复杀敌千馀，没於阵。

定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康熙五十六年，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出阿尔泰讨策妄阿喇布坦，定寿将盛京、吉林兵千人当前锋，屡破贼博啰布尔哈苏、乌鲁木齐。雍正二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策妄阿喇布坦使乞和，定寿率兵还驻巴尔库尔。部议阿尔泰当驻军，授定寿阿尔泰驻防将军。寻改命穆克登，而令定寿以都统衔参赞军务。四年，率兵往扎布罕，召偕穆克登还京师。定寿奏留察罕蒐勒军中自效。七年，大将军傅尔丹自北路出师，命定寿仍以都统衔为军营前锋统领。八年，傅尔丹令定寿以二千人驻伊克斯诺尔，护阿济必济卡伦。九年，傅尔丹将出师，集诸将议，定寿曰："噶尔丹策零闻我师至，敛兵观变，是有谋也。不可信俘言轻进。"傅尔丹责其懦，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皆持不可，弗听，师遂行。以定寿领第一队，至扎克赛河，获准噶尔兵二千馀；及至库列图岭，攻不克，将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呼尔哈诺尔，华言大泽也。定寿诘傅尔丹曰："违众陷师，谁执其咎？"傅尔丹默不语，

定寿曰："言在先，敢辞死乎？"军甫移，敌大至，定寿督兵奋击，所向披靡，乘胜入敌阵，风骤起，雨雹并至，师大败。敌围定寿数重，定寿中鸟枪，犹力战，相持竟夜。敌欲生致之，拔刀自刭，死於阵。副都统西尔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

素图，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斯哈孙，素丹子也。素图初名福列，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改名。授护军参领。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素图与都统新泰率乌拉兵屯阿尔泰。五十九年，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出布勒罕，深入，斩敌伏四百馀。次铿尔河，其宰桑色布腾据山拒，素图督兵奋击，大破之，色布腾以二千人降。六十年，移军巴尔库尔，赴吐鲁番督筑城屯田。雍正元年，从副将军阿喇纳驻布隆吉尔。二年，准噶尔犯边，偕总兵孙继宗击之，敌败走，乃城布隆吉尔。复从副都统达鼐逐罗卜藏丹津至花海子，获台吉丹津及其妻子，并招降台吉噶斯等。上以方冬冰冻草枯，师奋勇远征，下诏褒勉。擢宁夏左翼副都统。时素丹为宁夏将军，年已老，上命素图协理将军。寻命率西安满洲兵二千从傅尔丹出北路，授参赞大臣。及库列图岭之战，素图与副都统岱豪杀敌四百馀。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素图与定寿及副都统常禄等据山梁之东，敌大至，素图、常禄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力御之，没於阵。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岱豪帐中自经死。

时诸将惟副都统德禄、承保从傅尔丹得出。伯都讷副都统塔尔岱中枪穿胫，蒙古医蒙以羊皮，三日始苏。上令还伯都讷，塔尔岱言："原从军剿贼雪耻。若负罪而还，何颜见七十有七之老母？"上深嘉之，并赐塔尔岱及其母各白金千。参赞都统陈泰屯科布多河岸，闻敌至，退驻扎布韩，上命斩之。议恤查弼纳、马尔萨、素图、觉罗海兰，皆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达福、岱豪、西弥赖、常禄、定寿、永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馀并授拖沙喇哈番。查弼纳、达福、定寿、素图旧有世职，查弼纳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定寿、素图皆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以其孙别袭巴赛，追封简亲王，见郑亲王济尔哈朗传。

论曰：西藏之师，噶尔弼深入奋战，而功独归主将，番代远戍，怏怏不欲行，殆以此欤？查克丹与额尔德尼昭之战，常赉佐巴尔库尔之师，元生、芳屡定乱苗，而元生尤著，卒以牵制坐使迁延。查弼纳易攵历已久，晚乃从军，和通脑兒之败，一军尽覆，而主将独逭重诛，抑又何也？

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 从兄际伯 际伯弟见伯 觌伯 路振扬 韩良辅 弟良卿 子勋

杨天纵 王郡 宋爱

马会伯，陕西宁夏人。康熙三十九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四十五年，授直隶昌平参将，累迁云南永北总兵。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命会伯与总兵赵坤率绿旗兵会都统法喇从征。西藏定，叙功，加左都督。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觌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二年，还镇永北。

三年，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穀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初，广顺属长寨仲苗最悍，总督高其倬奏移兵设汛。是岁，建营房，仲苗出阻。会伯会总兵石礼哈率兵捕治，得其酋阿革、阿纪及川贩为主谋者李奇，悉诛之，馀众诣军前听命。会伯复赴宗角、者贡、谷隆关、羊城□诸地督建营房，得旨嘉奖。

四年，调甘肃，未至，又调署四川，旋授四川巡抚。五年，疏劾按察使程如丝营私网利，遣侍郎黄炳按鞫得实，论罪如律。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控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

调湖北，疏请整饬庶狱，重校刻洗冤录，颁发州县，议如所请。七年，命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上谕之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锺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讬於汝，慎毋负任用！”寻擢兵部尚书，仍督兵需，并领肃州总兵如故。八年，上责会伯贻误，夺职，仍署总兵效力。乾隆元年，卒。

际伯，会伯从兄。初入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讨吴三桂，复略阳，败敌阳平关。下四川，夺小关山，克建昌，遂定云南。叙功，授千总，累加参将衔。又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破敌昭莫多。叙功，加副将衔。康熙三十六年，授宁夏镇标前营游击。从总兵殷化行击噶尔丹，

至洪敦罗阿济尔罕。累迁四川建昌总兵。遭母丧，巡抚能泰请留任，上命在任守制。四十六年，入觐，调西宁，赐孔雀翎、鞍马。五十年，授四川提督。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襄毅。

见伯，际伯弟。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洪敦罗阿济尔罕之役，见伯在行。叙功，授守备。累迁山西太原总兵。上西巡，赐貂褂、蟒袍。母丧，并命在任守制。上复西巡，赐孔雀翎。上命弁兵内通晓文义者得应武乡会试，见伯疏言武经七书讠主解互异，请敕儒臣选定。下部议驳，上谕曰："见伯此奏亦是。武经七书文义驳杂，朕曾躬历行间，知用兵之道，七书所言，安可尽用耶？"命再议，乃议武试论二：一以论语、孟子命题，一以孙子、吴子、司马法命题。见伯并请祭孔子，副将以下皆陪祭，上特允之。旋调天津。五十八年，擢陕西固原提督。五十九年，上命贝子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定西藏，以见伯参赞军务，屡破敌。师还，次打箭炉，卒，赐祭葬。

觌伯，见伯弟。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选三等侍卫，授巡捕南营参将。累迁大同总兵。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觌伯率师出驻推河。雍正元年，入觐，赐孔雀翎。命移军驻山丹卫。二年，还镇。三年，上谕之曰："尔前入见，朕命尔受巡抚诺岷教导。近闻尔等俱听年羹尧指挥，此甚非是。嗣后诸事，当商诸署巡抚伊都立。"寻追议在军时因事与将军争竞，夺官，命辖鄂尔坤、图拉屯田。五年，献瑞麦，一茎十五穗。上谕曰："今岁各省产嘉禾，觌伯复献瑞麦。帝王本不以祥瑞为尚，恐有司借端粉饰，致旱潦不以上闻。雍正五年以后，各省产嘉禾，停其进献。"乾隆元年，卒。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初入伍，拔补把总。累迁汉中副将。康熙五十一年，擢四川松潘总兵。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侵西藏，命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往青海御之。至黄胜关柏木桥，兵譁溃，振扬往镇抚。事定，以振扬署提督。疏言："松潘迤南杂谷土司种繁俗悍，土司良尔吉子班第尔吉，臣密令防隘，颇称勤顺，请袭职，并予赏赉。又加渴瓦寺安抚土司桑郎温恺募众运粮，漳腊营辖旗命上下包坐司土兵习战斗、谙边情，臣令备兵候调，咸知踊跃，亦请予赏赉。"皆如所请。雍正元年，调重庆总兵。

四年，迁陕西固原提督。疏言："国家设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犹徵正赃。窃思官吏营私，彼此容隐，不易败露，或有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请开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属吏，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

以财行赇，彼此皆应治罪。如受者自首，免追赃及应得之罪。如与者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亦免应得之罪。或说事过钱人自首，免罪给赏。如是，庶彼此皆存顾虑，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是或除贪之一法。”奏入，上嘉之，曰：“向闻振扬操守廉洁，今览此奏，非一尘不染者不敢言也。”下部议行，并命优叙。

六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銮仪使。八年，署直隶古北口提督。九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敕御史舒喜、天津总兵补熙会振扬详勘。振扬等奏请改设副将以下官，增兵千四百有奇，於各镇营抽拨；边墙倾圮，用木栅鹿角堵塞：从之。乾隆元年，回銮仪使任。旋卒，赐祭葬。

韩良辅，字翼公，陕西甘州人。父成，字君辅，康熙中官重庆总兵。在任十七年，有威惠，民德之。卒，祀名宦祠，葬合州，遂入籍重庆。

良辅，多力有胆气，年十五，即随父杀贼。补县学生员，弃去肄武。康熙二十九年，中式武举第一。三十年，成一甲三名武进士，选二等侍卫。出为陕西延绥游击，迁宜君参将。境多盗，有为之主者，捕得必连坐。又多虎，造虎枪，教士卒刺虎法，杀虎百馀，患遂息。迁神木副将，调直隶大名，又移石匣。五十九年，率古北口兵五百赴西宁军前听调遣。雍正元年，迁天津总兵，赐孔雀翎。

授广西提督。广西多山林，宜藤牌挑刀。良辅令步兵弓箭輭弱者皆改肄牌刀，并增制军械，买马以壮易羸。二年，署广西巡抚。奏言：“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其故有六：山谿险峻，瑶、僮杂处，田距村远，穀熟虑盗割，一也；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资蓄泄，二也；不得高卑宜植粮种，三也；不知耕耨，四也；所出祗米穀，纳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恐贻后累，五也；良懦垦熟，豪猾势占，六也。宜选大员督率守令，度地居民，立茅舍，贷牛种，兴陂渠塘堰，严冒占之禁，宽催科之期，使民知有利无害，皆奋兴从事，边徼可成乐土。”上命李绂为巡抚，令良辅协同料理。三年，良辅以天河三甿瑶、僮时出劫掠，檄柳庆副将孙士魁率兵捕治，并晓以利害，上甿莫旺东等、中甿贾贵翁、下甿覃明甲等皆出降。师还，复抚定宜山属那隘、三岔诸寨。

四年，复署巡抚。遭嫡母丧，命在任守制。五年，实授巡抚。疏

言："广西抚、提、镇三标岁需兵粮七万六千石有奇，各属额徵粮数，有无多寡不同。拨运供支，有司既苦繁费，兵士又虞乏食。请酌水道远近，粮额多少，匀给拨运；并多徵折色，以给舟楫不通之地。"下部议行。上命绂以侍郎奉使，与良辅赴贵州安笼，与总督鄂尔泰议分界，事毕，还广西。坐前官提督时奉议土民罗文刚抗阻设汛，未早捕治，夺官。七年，卒。

良辅既以兵略显，子弟多肄武。季弟良卿、长子勋尤知名。

良卿，字省月。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陕西西宁守备，再迁庄浪参将。师讨谢尔苏部土番，从凉州总兵杨尽信击敌棋子山，功多，赐孔雀翎，赉白金千。累迁宁夏中卫副将、广西碣石总兵，移肃州。乾隆五年，擢甘肃提督。卒，赐祭葬，谥勤毅。

勋，字建侯。年十九，中式武举。康熙五十六年，祖成请效力，命在内廷行走。五十九年，师征西藏，勋随良辅赴噶斯应援。雍正元年，授三等侍卫。出为贵州威宁游击，未赴，改镇远。五年，从提督杨天纵击仲苗，迁云南镇雄参将。八年，乌蒙倮为乱，扰镇雄、永善。总督鄂尔泰令分兵三道进攻，令提督张耀祖、总兵哈元生各出一路，而以勋将四百人出镇雄奎乡，进次莫都都，倮数千出拒，力战一昼夜，杀二百馀，破寨四。翌日，倮复犯奎乡，勋击之。战三日，杀二千馀，尽焚其寨。时元生已克乌蒙，倮屯鲁甸，拒大关以守。耀祖军次东川不进，鄂尔泰复檄勋自镇雄夹攻，循途搜斩，破寨百馀。克发乌关，至黄水河，环攻敌垒，大破之，克大关、小关。镇雄、永善相继下。捷闻，上谕曰："参将韩勋，领兵四百，破贼数千。以寡敌众，鼓三军之气，丧贼人之胆，较诸路为独先。"命优叙。超擢贵州安笼总兵。

九年，移古州，讨定稿平苗。十三年，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踞台拱，势犹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妹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馀寨。三年，按治定番州姑卢等寨苗。四年，疏言："古州西北地名滚纵，临容江，接牛皮大箐，实为要隘，当设兵防守。"允其请。六年，粤瑶挟黎平黑洞苗入境焚劫，击走之，擒其首恶石金元等，置之法。擢贵州提督。八年，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果壮。

杨天纵，字景圣，陕西渭南人。年十七，父母相继没，遂入伍。尝

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冒矢石，负重创。补四川提标把总，迁瓘边营千总。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西藏营官喋吧昌侧集烈为乱，天纵从提督唐希顺讨之，易服入敌中数往返，希顺用其言为攻取计。四十年，攻二道水、磨冈、磨西面诸地，争先摧敌，克打箭炉。叙功，加游击衔，授浙江处州都司。三迁署山东沂州副将。

五十七年，授贵州定广副将，入觐，上命加总兵衔，留沂州任。山东盐枭势张甚，天纵按行各汛，行至费县，闻有声自远至，势且数百人。正夕，天纵令从骑伏路旁，俟其近，骤出击之，皆惊溃。逐之，及於柱子村，擒其渠，俘数百。又击之於蒙阴、於泰安，馀众悉解散。五十九年，调广东雷州副将，山东巡抚李树德以沂州险要，请仍留任，许之，加都督佥事。

雍正元年，迁云南临元总兵。鲁魁倮夷方景明等恃众据险，恆出掠。天纵偕布政使李卫率兵捕治，悉歼焉。四年，授贵州提督。五年，疏言："各省考察军政，所劾多千总、把总，至一二十员不等。千把总虽微员，有防汛、护饷、解逃、捕盗之责，如有偷惰，应不时斥革，何待此时？盖缘提镇以是塞责，且有所劾即有所擢，祗图可得锱铢。上负君恩，下屈末弁。请敕提镇，嗣后千把总有劣员，即时斥革。"上韪之，谕兵部著为令。

总督鄂尔泰讨平长寨仲苗，环其地东西南皆生苗，獷悍不受约束，内地仲苗以为逋逃薮。天纵从鄂尔泰招抚，遣参将刘成谟率熟苗头人推诚劝谕，生苗有求见，令薙发，予以衣冠酒食，使转相化导。受抚者百四十八寨、五千六百馀口。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巡抚张广泗清理苗疆，丹江苗纠众抗拒，天纵遣兵助剿，疏言："旧存大砲过重，馀砲力不及远。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蛮大砲，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砲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上嘉天纵料理合宜。七年，疏劾前署巡抚祖秉圭"不谙事机，广泗未至日，在教场阅操，言将尽剿诸苗，以致顽苗抗拒，劳师动众。臣不敢隐讳"。上谕曰："生苗必经此惩创，方可久安。朕以祖秉圭不胜任，已予罢退。此类情事，焉能逃朕鉴察耶？"九年，以老致仕，加太子太保。十年，请改籍四川成都。旋卒，赐祭葬，谥襄壮。

王郡，陕西乾州人。康熙三十年，陕西饥，就食福建，以李姓入伍，补台湾镇标把总，迁延平城守千总。六十年，台湾民硃一贵为乱，

总督满保檄郡赴援。自厦门渡海，一昼夜至淡水，佐守备陈策固守，与策安集民、番。师至诸罗，往会，从克台湾。二岁中四迁。雍正元年，擢浙江严州副将，奏复姓。寻又迁江西南赣总兵。六年，调台湾。九年，上以郡在台湾，三年任满，例当调内地，命总督刘世明选代郡者。世明举海坛总兵吕瑞麟，令赴台湾就郡谘度兵民风土，乃调郡潮州。

十年，擢福建提督。台湾北部社番为乱，瑞麟与台湾道刘象恺往剿，郡赴台湾镇抚。南路乱渠吴福生等窃发，郡率兵於虎头山、赤山、碑头诸地逐捕，擒福生，馀党悉平，加都督同知。寻北路大甲西、沙辘、牛骂诸社番杀掠兵民，郡自鹿仔港侦知阿束一社有北仑、西仑、东仑、恶马诸地，为乱番所聚，令游击邱有章、李科等攻西仑，参将李廕樾、游击林黄彩等攻东仑、恶马，而游击黄贵，守备蔡彬、蔡棨等攻北仑。乱番设伏拒我师，督兵奋击，悉讨平之，加左都督。

十一年，调水师提督。十二年，疏言："厦门环海，地少人多，需米不赀。加以营兵赴籴，难免匮乏。水师提督公廨旧有官房，鱼池赁於民，岁得息五千馀。请买穀贷於兵，俟穀熟买补，数年内可得数万石。孤岛兵民，庶无虞艰食。"上谕曰："郡将应得租息筹济兵食，甚可嘉也。"命议叙。寻入觐，途次遘疾，遣太医诊视，赐药饵。二子：守乾、守坤随侍，召入见，赐守乾守备衔，守坤户部主事。乾隆元年，复入觐，赐鞍马、弓矢。时部议许民间得制鸟枪防盗，郡言："台湾远在海表，番、汉杂处。禁例一开，恐火器充斥。小则侵界扰番，大则偶遇水旱，群不逞藉以为乱。台湾民居多平衍，山箐中皆生番，各险要皆置兵戍守。民间不需鸟枪，恳仍旧例禁止。"从之。十一年，请老，加太子少保，食全俸。二十一年，卒於家，赐祭葬，谥勤悫。守乾官至南昌总兵。

宋爱，字体仁，陕西靖远人。父可进，雍正初，以京营参将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讨罗卜藏丹津。敌攻镇海堡，遣赴援，击杀六百馀人，敌败走。敌又攻西宁南川口，围申中堡，复遣赴援，堡兵出夹击，敌败走，擢副将。从提督岳锺琪攻郭隆寺，毁寨七，焚其屋宇七十馀所。旋与锺琪分道深入，定青海。擢凉州总兵，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复从锺琪攻谢尔苏土番，战桌子山，围之七昼夜，一日数接战。可进受重创，奋进破其巢，遂讨平之，擢甘州提督。

爱，雍正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年，命省可进军中。桌子山之战，爱从可进奋战有功。河南河北镇总兵纪成斌请以爱授河南开封都司，上疑成斌受羹尧指，允其请，即令爱传谕诘成斌。成斌奏："开封都

司，省会重地，去年剿桌子山，亲见爱奋不顾身，极有胆气。且代可进料理营务，颇有才幹。知其能胜任，故冒昧陈请。臣实未受何人嘱讬，即可进亦不过同在军中相识，素无交情。”上谕之曰：“朕原不过揣度之辞。近年年羹尧握兵柄，若尔等蔑国恩，重私谊，甚非朕保全功臣之意。今既无别故，意在为地得人，朕甚嘉赏。”再迁浙江绍兴副将，命署总兵，历南阳、永州、天津、定海诸镇。

乾隆六年，擢襄阳总兵。七年，调安笼。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言：“古州系新辟苗疆，诸镇中惟爱详慎周密，年力正壮，请以调补。”上从之。丁母忧，命暂署，服阕后真除。十八年，擢贵州提督。前提督丁士杰奏言古州苗因公役使不从，恐激成骄抗，谕将吏弹压。爱奏：“古州苗於应备夫役，一呼即至，初未见迟延。所属新疆苗民，亦不至骄抗。苗性难驯，惟在有司善於约束。平时不烦苛，有事不姑息。务使怀德，兼知畏法。”上褒勉之。十九年，总督硕色劾爱马政废弛，又为故镇远总兵吴三杰■H0资治丧。会爱卒，寝其奏。

论曰：雍正间文武多通用，高其位以提督迳授大学士为最著。会伯、振扬皆长兵部，然会伯未上官，振扬不久改右班，其绩仍在专阃。良辅为疆吏，卓卓有建白，家世出将，与会伯略同。天纵、郡、爱等弭乱绥氓，因事有功。年羹尧部将如宋可进、黄喜林、武正安、周

瑛、王嵩、马忠孝，岳锺琪部将如纪成斌、曹勷、张元佐，皆相从转战，惟可进以有子爱，名字犹可见，他皆不具始末。成斌、勷且以微罪死，是亦重可哀已！

列传八十七

沈起元 何师俭 唐继祖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刘而位

沈起元，字子大，江南太仓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擢员外郎，以知府发福建用。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调兴化。时世宗闻福建仓穀亏空，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被劾者半，受代者争为烦苛，起元独持平。莆田民因讼互斗，其倬恐酿乱，令捕治。起元责两人而释其馀，报曰："罪在主者，馀不足问也。"寻摄海关，裁陋规万馀金。巡抚常安有奴在关，以索费困商舶。起元闻，立督收税如额，令商舶行，白常安斥奴。自是人皆奉法。其倬奏开南洋，报可。已，复令商出洋者，必戚里具状，限期返，逾者连坐。起元曰："人之生死，货之利钝，皆无常，戚里岂能预料？且始不听出洋则已，今听之，商造船集货费不赀，奈何忽挠以结状？若令商自具状，过三年不归，勿听回籍，不犹愈乎？"其倬从之。

调台湾。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赋三则：上则一甲穀八石，中则六石，下则四石，视内地数倍。然多隐占，民不甚困。时方清丈，占者不得匿。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恐不及额致部诘。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丈出者视内地下则。俟隐占既清，更减旧额重者均於新额，赋不亏而民无累。起元在福州，以辨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体丰中以他事，镌四级，遂告归。

高宗即位，起江西驿盐道副使。乾隆二年，擢河南按察使。会久雨，被灾者四十馀县，饥民四走，或议禁之。起元谓："民饥且死，奈何止其他徙？"令安置未被水诸县，给以粮，遂无出河南境者。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以起元总其事，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章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七年，迁直隶布政使。大旱议赈，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俟户口查竣，再分别加赈。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起元曰："一户数口，止赈一二，是且杀七八人矣！"檄各属似此者罪之。户部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有司违限，旨饬责。斌将劾数州县应命，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县方赈灾，何暇及此？独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转光禄寺卿。十三年，移疾归。

起元自少敦厉廉耻，晚岁杜门诵先儒书。临没，言："平生学无真

得。年来静中自检，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几焉！”

何师俭，字桐叔，浙江山阴人。以纳赀，於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奉职勤恳，常数月不出署。雍正元年，迁广西右江道佥事，部请留任一年，世宗命以升衔留任，赐人葭、貂皮。师俭以执法卻重贿，忤要人，因诬以避瘴故留部。侍郎李绂昌言曰：“今部曹不名一钱，才者尤劳瘁，苟得郡，争趋之，况监司耶？”期满，复请留，加按察司副使衔。司疏奏皆出其手，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

三年，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上召对，勉以操守，复赐人葭、貂皮，许上疏言事。四年，调广东粮驿道副使。岁大祲，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饬所属缓徵。或疑专擅获咎，师俭曰：“请而后行，民已苦箠楚矣！”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以师俭署盐法道，欲引以为助。文乾疑为毓珣党，令买铜，将以赔累困之。明年，文乾入觐，上示以毓珣弹事，亦及师俭，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令署按察使，毓珣又疑师俭暱文乾。及文乾卒，劾师俭违禁开矿，侵蚀铜价。逾年，署巡抚傅泰会鞫，事始白。上知其无罪，命往陕西佐治军需。

师俭在兵部，谙悉诸边形势扼塞、战守机宜、刍饷缓急。至凉州，每集议，指画如素习，总督查郎阿深重之。署凉庄道参政。师过凉州，檄至肃州支饷。两路遥远，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师行无乏。一日羽书数过，师俭策必调取生兵，峙餱以待。已而果然。肃州师将行，飞檄令截取公私骡马，官民皇皇。师俭曰：“在道官商皆赴肃者，若官顿於途，货弃於地，非军前所宜。进剿未有定期，何如听其至肃，释所载而后供役？军前得人与货，亦省刍茭解送之烦，是获两利也。檄虽严，吾自当之。”於是官商皆安，军事亦无误。

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关中旱，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师俭董其役，未半，大雨谿涨，骡马少，不足供转输。商於山中无顿积所，水次隘，运艘不齐。师俭以秋穀将登，请止运，民亦不饥。军中马缺，檄取驿马。师俭谓：“置邮传命，如人身血脉，不能一日废。”拒不可，事竟寝。

擢按察使，数平疑狱。吏有故入人罪者，必按如法，虽贵势贤亲不徇纵。十三年，以目疾乞休。高宗即位，赦诏至，时目已失明，令吏诵案牍，谛听，得邀赦典者，立出之而后上陈。留两月，毕其事始归。后卒於家，陕西祀名宦。

唐继祖，字序皇，江南江都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转礼部员外郎。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七年，授工科给事中。命察八旗亏帑，律侵挪皆不赦，犯者贫，羁狱二三十年不结。继祖为核减开除，奏请豁免，积牍一清。命巡西城，回民聚居，顽獷不法，严治之，有犯必惩，悉敛戢。建仓东便门外，多发冢墓，毁祠宇，继祖陈其不便，改地营建，冢墓祠宇并修复。南漕愆期，命赴淮安巡视。继祖驰至，不更张成法，惟选幹吏催督，惩其疲惰。两阅月，粮艘悉抵通州。条上漕务利病，下部议行。

七年，命往湖南谳狱，并巡察湖南、湖北两省，裹粮出，有餽觞酒豆肉，皆却之，令行禁止。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群情帖服，苗疆以安。湖南捕役多通盗，奏请捕役为盗，加重治罪，报可，入新例。八年，擢通政司参议。九年，擢鸿胪寺卿。寻命以本衔署河南按察使，旋授湖北按察使。继祖在两湖久，熟知吏民情伪。楚俗刁健，黠吏与奸豪通，伺官喜怒，讼益难治。继祖闭诸胥於一室，不令与外通，讼风衰减。雪监利女子冤狱，按锺祥民变，皆为时所称。世宗驭吏严，内外大僚凛凛，救过不暇。继祖一意展舒，所陈奏无不允。上欲大用之，出巡察，赐以摺匣，许奏事，曰："朕於督抚贤者始赐摺匣，汝宜好为之！"调江西，未之任，以疾乞归。病愈将出，遽卒。

马维翰，字墨麟，浙江海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甫视事，杖奸胥，铨政清肃。转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迁工科给事中，监督仓场，所至有声。六年，命赴四川清丈田亩，时同奉使者四。维翰分赴建昌道属，具有条理，粮浮於田者必请减，逾年事竣。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以维翰助之。至则发其弊，遂以维翰代任。巡抚宪德荐可大用。八年，留补建昌道副使，疏陈二事：四川俗好讼，州县断狱苟简，案牍不具，奸民辄翻控，淆乱是非，请设幕职以襄治理；又民鲜土著，多结草屋，轻於迁徙，焚劫辄致灾，请发官款造砖甓，劝民多建瓦屋。上斥其非政要，以其疏示宪德，谓："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然维翰勇於任事，相度要害，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乌蒙苗乱，出师会剿，维翰治军需，供糗粮刍茭，凿雪通道，与厮卒同甘苦。论剿抚悉中机宜，事乃定。凉山地震数百里，勘灾散赈，民感之。矿厂扰蛮，起为乱，方进剿。维翰力陈营兵不戢及各厂病蛮状，请罢厂撤兵，抚各番，止诛其魁。

在川七年，不阿上官。旋被构，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时亲王总部事，特威重，捽使免冠。维翰以手按冠抗声曰："奉旨不免冠！"谯问故，则又抗声曰："旨解职，非革职也！"部乃疏请夺官。事旋白。乾隆

二年，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丁父忧，归，卒於家。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鼇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徵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徵，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譁。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幹济名，甸遇当争辩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三年，权要富人请讬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馀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

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兖宁道。釐工剔弊，一祛积习，甚得士民心。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

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兼完囹圄，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讦於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於狱。事白，遽卒。

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硃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常德例，知府至，行户更新照，规费四千金，叶滋革其例。境数被水灾，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豁被水荒田额粮，民德之。辰州关木税为利薮，时议移关常德，叶滋恐累民，拒之，请仍旧制。行法不避豪贵，兴学造士，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贵金马为上蔡知县，刘樵为清平知县，并为良吏。

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久之，授辰沅靖道副使。时苗疆初辟，清林箐，增汛堠，规模肃然。所属绥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

尝率数骑，持酒肉盐菸，循行苗砦。群苗迎拜，谓“上官亲我”。召诸头人集校场，赐花红银牌，宣上德意，劝以礼义。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群苗帖服。署按察使，调粮储道，旧有漕费，悉归公用。值贵州苗乱，师进剿，叶滋驻辰州治军需，剋期办。绥宁苗蠢动，为贵州苗应。叶滋条上剿抚事，悉中窾要。大吏令驻绥宁指挥，积劳疾作，卒於山中。

叶滋初以文学受知，及官於外，所至有声绩。卒时年仅五十五，世咸惜之。

刘而位，字尔爵，山西汾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举人，授河南安阳知县。有兄弟争产构讼十馀年者，为据理剖解，至泪下，皆叩头求罢，案牍遂稀。雍正中，迁福建泉州知府，再迁兴泉道参议。盐政窳敝，商居奇索高直，民苦淡食，不获已，增价以市。既而盐不足，民恶其垄断，聚而殴之。海舶私枭动逾千百，往捕则持械拒，大狱迭兴，罗织牵连，数岁不息。而位创议裁引革商，岁额课税归灶完纳，如农完赋，任人转运，听其所之，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巡抚赵国麟心韪之，格於例不行。未几，引疾归。乾隆三年，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蜀盐产於井，课由井纳，民便之。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四川盐政自此坏。商无馀赀，运不足额，民持钱不得盐，而井盐滞积不售，因以致讧。而位欲事釐剔，大吏畏难不可，力争，愈嫉之。改松茂道，调永宁道参议。居常郁郁，不得行其志，惟与诸生讲学。寻卒於官。

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曰：“尊所闻，行所知，须不流於弊。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学阳明；尊硃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学硃子。”盖谓王氏高明，弊在躐等；硃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著省克引、刘氏家训，为学者所称。

论曰：起元深於经术，当朝政尚严，能持以平恕。师俭以勤敏，继祖以明肃，并见重於时。维翰有幹局，甸尤能泽以儒效。叶滋抚循苗疆，未竟其用。而位议变盐法，亦不得申其志，而但以学术名。国家重视监司，所以扩循良之绩，储封疆之选，若诸人者，可谓无忝矣。

列传八十八

讷亲 傅恆 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隆安子丰绅济伦 福长安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曾孙。父尹德，附见其父遏必隆传，讷亲其次子。雍正五年，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年，授銮仪使。十一年十二月，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世宗疾大渐，讷亲预顾命。高宗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号“总理王大臣”。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敕奖讷亲勤慎，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进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迁兵部尚书。十一月，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讷亲授军机大臣。叙劳，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二月，领户部三库。九月，命协办户部。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诈欺贪虐，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谳，藻坐流。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人不敢干以私。其居第巨獒缚扉侧，绝无车马迹。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上谕曰：“讷亲为尚书，模棱推诿，固所不可，但治事未当，亦所不免，朕时时戒毋自满。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语详统勋传。

九年正月，命讷亲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并勘海塘、河工。时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令顺道先往察覈。疏请展赈一月，从之。讷亲使事既蕆，分疏上陈，其勘诸省营伍，言：“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为标者十七，优绌互见。惟河南南阳、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请下部覈赏罚。”其勘江、浙海塘，言：“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亹出入，近海宁为北大亹，近萧山为南大亹，涨沙宽阔，为杭州、绍兴二府保障。迨中小亹渐湮，潮趋蜀山北，震荡为患。若濬中小亹故道，减大亹潮力，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即中小亹未可遽复，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木石戧坝，俾撇水积淤资以御潮。至诸处柴塘，停沙阻水，无烦议改石工。入江南境，地平而潮缓，华亭旧塘坚緻，宝山新塘尺度参差，工作又不中程。金山、奉贤、南汇、上海皆土塘，距海稍远，所司守护如法，当无他虞。”其勘洪泽湖，请濬盐河俾通江，疏串场河俾达海，并停天然二坝、高堰下游二堤。其勘南旺湖，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

耕稼。别疏言："各直省政事，督抚下司道，司道下州县，州县官惟以簿书钱穀为事，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官但有条教，民惟责纳赋，浮文常多，实意殊少。请敕各直省督抚，令州县官遍历境内，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饬，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即是为殿最，以实达朝廷。似亦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皆下部议行。

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年四月，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谳万全民张世禄、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论如律。爱必达及总兵罗俊、蒲州知府硃发等皆坐谴黜。十三年正月，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未至，高斌鞫得常安实受赇，讷亲与共奏，论如律。三月，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

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大金川地绝险，阻山为石垒，名曰碉，师进攻弗克。四月，召讷亲还京师，授经略大臣，率禁旅出视师。六月，讷亲至军，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罗奔结寨地也。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攻碉未即克，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於阵。讷亲为气夺，乃议督诸军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疏入，上重失任举，又以筑碉非计，手诏戒讷亲，因时度势，以为进止。讷亲与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於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别疏言："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疏入，上谕曰："卿等身在戎行，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於数千里外，何从遥度？我师至四万，彼止三千馀，何以彼应我则有馀，我攻彼则不足？卿等当审定应攻应罢，毋为两歧语。"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居数月，师虽有小胜，卒未得尺寸地。讷亲惟请还京面对，乃召讷亲及广泗诣京师，以岳锺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复遣尚书班第同治军事。寻夺讷亲官，令自具鞍马，从讨噶尔丹赎罪，逮广泗。

九月，命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别遣侍卫富成逮讷亲，责置对，并令富成录讷亲举止言语以闻。上前后手诏罪讷亲恆数千百言，略谓："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

先士卒退。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

十月，谕“讷亲先世以军功封二等公，为孝昭仁皇后戚属，供职勤慎，进一等公。获罪，应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袭爵”。讷亲恃上恩，尚冀入见上自解，上复迭降手诏，谓：“军旅事重，平日治事详慎，操守洁清，举不足言。”又谓：“讷亲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十二月，广泗既诛，上封遏必隆遗刀授侍卫鄂实，监讷亲还军，诛以警众。十四年正月，上命傅恆班师，复谕鄂实即途中行法。是月戊寅，鄂实监讷亲行至班拦山，闻后命，遂诛讷亲。

傅恆，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也。父李荣保，附见其父米思翰传。傅恆自侍卫洊擢户部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恆扈行，典丧仪。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时讷亲视师金川，解尚书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以授傅恆，并兼领吏部。讷亲既无功，九月，命傅恆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诸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以部库及诸行省银四百万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备犒赏。十一月，师行，上诣堂子告察，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傅恆既行，上日降手诏褒勉。傅忄互道陕西，言驿政不修误军兴，上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摄陕西总督，主馈运。入四川境，马不给，上又命尹继善往来川、陕督察。旋以傅恆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傅，特命加太保。固辞，不允，发京师及山西、湖北马七千佐军。傅恆发成都，经天赦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至驿。上闻，赐双眼孔雀翎，复固辞。

初，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间其兄泽旺於莎罗奔，夺其印，即烝於嫂阿扣。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傅恆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事闻，上褒傅恆明断，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毋更固辞。

十月，至卡撒，以屯军地狭隘，与贼相望，且杂处番民市肆中，乃相度移旧垒前，令总兵冶大雄监营垒。十四年正月，上疏言：“臣至军，察用兵始末：当纪山进讨之始，马良柱转战而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

丹噶，其锋甚锐。彼时张广泗若速进师，贼备未严，殄灭尚易；乃坐失事机，宋宗璋宿留於杂谷，许应虎败衄於的郊，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讷亲初至，督战甚急，任举败没，锐挫气索，军无斗志，一以军事委张广泗。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杀伤数千人，匿不以闻。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砲不能洞坚壁，於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贼於碉外为濠，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於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复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馀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贼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所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为进噶拉依正道，岭高沟窄，臣当亲任其难。党坝隘险，亦几同卡撒，酌益新军。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渠魁。期四月间奏捷。”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怿。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遂以孝圣宪皇后谕命班师，而傅恆方督总兵哈攀龙、哈尚德等攻下数碉。上以金川水土恶，赐傅恆人蔘三斤，并及诸将有差，屡诏召傅恆还。又以孝圣宪皇后谕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傅恆奏言：“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蕆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并力辞封赏，上不允，手诏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骠姚武人锐往之概。大学士抒诚赞化，岂与兜鍪阃帅争一日之绩？”反复累数千言，复赐诗喻指。

时傅恆及提督岳锺琪决策深入，莎罗奔遣头人乞降，傅恆令自缚诣军门。莎罗奔复介绰斯甲等诣岳锺琪乞贷死，锺琪亲入勒乌围，挈莎罗奔及其子郎卡诣军门。语详锺琪传。傅恆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砲，乃承制赦其罪。莎罗奔献佛像一、白金万，傅恆卻其金，莎罗奔请以金为傅恆建祠。翌日，傅恆率师还。上优诏嘉奖，命用扬古利故事，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三月，师至京师，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上御殿受贺，行饮至礼。傅恆疏辞四团龙补服，上命服以入朝，复命用额亦都、佟国维故事，建宗祠，祀曾祖哈什屯以下，并追予李荣保谥，赐第东安门内，以诗落其

成。

十九年，准噶尔内乱，诸部台吉多内附。上将用兵，谘廷臣，惟傅恆赞其议。二十年，师克伊犁，俘达瓦齐以归，谕再封一等公，傅恆固辞，至泣下，乃允之。寻图功臣像紫光阁，上亲制赞，仍以为冠，举萧何不战居首功为比。二十一年四月，将军策楞追捕阿睦尔撒纳未获，上命傅恆出视师，赴额林哈毕尔噶，集蒙古诸台吉饬军事。傅恆行日，策楞疏至，已率兵深入，复召傅恆还。

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二月，授傅恆经略，出督师。时阿里衮以副将军主军事，上并授阿桂副将军、舒赫德参赞大臣，命舒赫德先赴云南，与阿里衮筹画进军。三十四年二月，傅恆师行，发京师及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从征，上御太和殿赐敕，赉御用甲胄。四月，至腾越，傅恆决策，师循戛鸠江而进，大兵出江西，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沿江顺流下，水陆相应。偏师出江东取猛密，夹击老官屯。往岁以避瘴，九月后进兵，缅甸得为备。傅忄互议先数十日出不意，攻其未备，水师当具舟。上初命阿里衮造舟济师，阿里衮等言崖险涧窄不宜舟，傍江亦无造舟所。上又命三泰、傅显往视，言与阿里衮等同。及傅恆至军，谘土司头人，知蛮暮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坝，野人所居，凉爽无瘴。即地伐木造舟，野人乐受值，执役甚谨。傅恆即使傅显佐莅事。舟成，督满、汉兵并从行奴仆，更番转搬。又得茂隆厂附近砲工，令范铜为砲。状闻，辄降旨嘉奖，为赋造舟行焉。

傅恆初议自将九千三百人渡戛鸠而西，师未集，七月，将四千人发腾越。上以经略自将师寡，促诸军速集如初议。八月，傅恆自南蚌趋戛鸠。奏至，上方行围木兰，入围获狍，畀福隆安以赐傅恆。傅恆道南底坝至允帽，临戛鸠江，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诣傅恆请降。师至，脱猛乌猛将夹江诸夷寨头人来迎，与贺丙具舟。傅恆命分兵徐济，夹江为寨猛拱后土司浑觉亦请降，献驯象四。上赉三眼孔雀翎，傅恆疏辞。师复进，取猛养，破寨四，诛头人拉匿拉赛。设台站，令瑚尔起以七百人驻守。遂至南董干，攻南准寨，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次暮腊，再进次新街。

傅恆自渡戛鸠江，未尝与缅甸兵战，刈禾为粮，行二千里不血刃，而士马触暑雨多疾病。会阿桂将万馀人自虎踞关出野牛坝，造舟毕成，徵广东、福建水师亦至，乃合军并进。哈国兴将水师，阿桂、阿里衮将陆师，阿桂出江东，阿里衮出江西。缅兵垒金沙江两岸，又以舟师扼江口。阿桂先与缅兵遇，麾步兵发铳矢，又以骑兵陷阵，缅兵溃。哈国兴

督舟师乘风蹴敌，缅兵舟相击，死者数千。阿里衮亦破西岸缅兵，傅恆以所获纛进。上复为赋诗，阿里衮感瘴而病，改将水师，旋卒。十一月，傅恆复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东猛密，西猛墅，北猛拱、猛养，南缅都阿瓦，为水陆通衢。缅兵伐木立寨甚固，哈国兴督诸军力攻，未即克。师破东南木寨，缅兵夜自水寨出，傅恆令海兰察御之，又令伊勒图督舟师掩击，复获船纛。缅兵潜至江岸筑垒，又自林箐中出，海兰察击之，屡有斩馘。

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恆以入告，上命罢兵，召傅恆还京。傅恆俄亦病，阿桂以闻。上令即驰驿还，而以军事付阿桂。会缅甸酋懵驳遣头人诺尔塔赍蒲叶书乞罢兵，傅恆奏入，上许其行成。傅恆附疏言："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上手诏谓："用兵非得已，如以为非是，朕当首任其过。皇祖时，吴三桂请撤藩，谘於群臣，议撤者惟米思翰、明珠数人。及三桂反，众请诛议撤诸臣，皇祖深辟其非。朕仰绍祖训，傅恆此事，可援以相比。傅恆收猛拱，当赐三眼孔雀翎，疏辞，俟功成拜赐。今既未克贼巢，当缴进赐翎，以称其请罪之意。"懵驳遣头人诣军献方物。十月，傅恆还驻虎踞关，上命傅恆会云贵总督彰宝议减云南总兵、知府员缺，釐正州县旧制。三十四年二月，班师。三月，上幸天津，傅恆朝行在。既而缅甸酋谢罪表久不至，上谓傅恆方病，不忍治其罪。七月，卒，上亲临其第酹酒，命丧葬视宗室镇国公，谥文忠。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其后上复幸天津，念傅恆於此复命，又经傅恆墓赐奠，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以福康安平苗功，赠贝子。福康安卒，推恩赠郡王衔，旋并命配享太庙。

傅恆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以勤慎得上眷。故事，军机处诸臣不同入见，乾隆初，惟讷亲承旨。迨傅恆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上晚膳后有所谘访，又召傅恆独对，时谓之"晚面"。又军机处诸大臣既承旨，退自属草，至傅恆始命章京具稿以进。上倚傅恆为重臣，然偶有小节疏失，即加以戒约。傅恆益谦下，治事不敢自擅。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

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自有传。

福灵安，多罗额驸，授侍卫。准噶尔之役，从将军兆惠战於叶尔羌，有功，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卒。

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御前侍卫。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袭一等忠勇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谳。福隆安直桂林，抵元俊罪。四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四十九年，卒，谥勤恪。

子丰绅济伦，初以公主子，命视和硕额驸品秩，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四十九年，袭爵。累迁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嘉庆间，再坐事，官终盛京兵部侍郎。十二年，卒。子富勒浑翁珠，袭爵。

福长安，自蓝翎侍卫累迁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台湾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诸功臣画像紫光阁，福长安皆与焉。嘉庆三年，俘王三槐，福长安以直军机处得侯。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论曰：高宗初政，宽大而清明，举国熙熙，乐见太平。是时鄂尔泰、张廷玉负夹辅之重，然居中用事为天子喉舌，厥惟讷亲，继之者傅恆也。高宗手诏谓当鄂尔泰在朝，培养陶成，得一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陶成，得一傅恆。又谓讷亲受恩第一，次则傅恆。讷亲视师失上指，坐诛，终不没其勤廉；傅恆再以受降还师，德心孚契，自以其谨慎，非徒藉贵戚功阀重也。

列传八十九

徐本 汪由敦 子承霈 来保 刘纶 子跃云 刘统勋 子墉 孙镮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奏定比缉盗贼章程，窃案责府州，盗案责臬司。案多而未获，巡抚亲提。比立限，定劝惩。上嘉之。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又疏言："州县徵粮，例由府道封櫃，请改州县自封。完粮十截串票改仍用三连由票，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又疏言："寿州滨淮，盗聚族而居，假捕鱼为业，每出劫掠，已次第捕治，令渔船编甲。孙、平、焦、邓诸姓设族正，有盗不时举发。"皆下部议行。

召授左都御史。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民王益善邪教惑众，命本会总督程元章按治，请改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以下官，并更定营制，下部议行。十三年五月，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赍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以篡修明史，命在馆守制。丧终，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二年，廷臣妄传除目，为言官执奏，语连由敦，未得旨，由敦具疏辨。上诘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左

授侍读学士。累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师。是岁命协办大学士。由敦出大学士张廷玉门，其直军机处，廷玉荐也。时军机处诸大臣，鄂尔泰已卒，廷玉为班首，而讷亲被上眷，日入承旨，出令由敦属草，虑不当上意，辄令易稿，至三四不已，傅恆为不平。及讷亲诛，傅恆自金川还朝，引诸大臣共承旨以为常。廷玉致仕将归，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谢恩未亲至。传旨诘责，傅恆与由敦承旨，由敦免冠叩首，言廷玉蒙恩体恤，乞终始矜全，若明旨诘责，则廷玉罪无可逭。次日，廷玉早入朝，上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协办大学士，并罢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十五年，命复任。

上阅永定河工，令由敦同大学士傅恆、总督方观承会勘南岸建坝，请於张仙务、双营葺旧坝二，马家铺及冰窖以东增新坝亦二，如所议。四川学政硃荃以匿丧黩贿得罪，由敦所荐举，吏议夺职。上以由敦谨慎，长於学问，命降授兵部侍郎。俄，永定河堤决，复命赴固安监塞口。有请别开新河者，由敦主仍濬旧河，亦如所议。十六年，调户部侍郎。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天津等处河工，请濬永定河下流，疏王庆坨引河，增凤河堤坝，培东岸堤障东淀。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军机大臣得议叙。二十一年，调工部尚书。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谥文端。

由敦笃内行，记诵尤淹博，文章典重有体。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由敦能彊识，当上意。上出谒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其卒也，谕称其“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又以由敦善书，命馆臣排次上石，曰时晴斋法帖。上赋怀旧诗，列五词臣中，称其书比张照云。

子承沆、承霈、承{□澍}。

承霈，字春农。由敦既卒，丧终，承霈以赐祭葬入谢。傅恆为言承霈书类由敦，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累迁郎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时母年八十，请军机大臣为陈情，留京供职，复补户部郎中。三十六年，师讨小金川，上命户部侍郎桂林出督饷，以承霈从。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与土酋赎所掠军士，辞连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事发，

部议凡在甘肃纳捐监生，应禁革毋许应试，及自别途出身。承霈奏人数甚多，乞开自新之路，令纳金如例，许考试及自别途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年，上校射，承霈连发中的，赏花翎。调户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监临顺天乡试失察，左迁通政使。累迁复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赈，得旨奖叙。七年，上将幸木兰，承霈请罢停围，不许。寻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书。北城盗发，上责承霈不称职，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卒，诏视尚书例议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初隶内务府。康熙中，自库使授侍卫，再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擢内务府总管。坐内务府披甲裁额，众閧廉亲王允禩第，来保等奏不实，复夺职。起景陵掌关防郎中，再迁复为内务府总管，署工部尚书。疏言："满洲骑射较优，沿边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请兼用满洲，资控制。"从之。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疏请停办戊午铜运，下部议。来保奏："积欠数盈六百万，应停办一年，以清旧款。但己未以后，仍招商采买，行之数年，积欠复多，又当停办。请敕部并下各直省督抚晓谕，听商具赀本出洋采买，不必先给价值，随到即收，不拘多寡，但不得克扣抑勒，重滋商累。"总理王大臣议覆允行。

二年六月，上以运河水浅，粮船至临清以北，尤多阻滞，由於卫河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泄过多。敕直隶、河南督抚等照前河臣靳辅题准定例，稽查严禁。来保奏言："水浅运阻，查禁不得不严。但卫水发源河南，至临清五百馀里。沿河居民不知几千万家，待溉之地不知几千百顷。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期，所虑者有司奉行过当。后虽运河未至浅阻，而一入五月，渠口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当使漕运不致浅阻，民田亦得灌溉，或暂禁於浅阻之年，而不禁於深通之岁。应令督抚、河道诸臣悉心调剂，以期两便。"疏入，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抚查勘，请於漕船将抵临清，视运河水盈缩，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四年，病，请解任，上不许。十二月，授内大臣，赐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刑部尚书。

上以来保奉职勤，命改隶正白旗满洲，所立佐领准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奏来保诚悫有馀，习练不足，不胜刑部繁要之任。谕曰："来保人实可信，然世枫所言，颇中其病。傥因此自知省惕，则心志虚公，而才识亦将日进。此闻过而喜，所以称贤也。"九年，命如奉天按将军额洛图侵饷纳贿状，论如律。十年，调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

大臣。寻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进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十五年三月，来保年七十，上制诗赉之。十六年，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来保年八十，复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

来保能知人。舒赫德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疏请徙阿睦尔撒纳眷属於边。上以其伤远人心，震怒，遣使封刀斩之。来保争甚力，以为才可大用。上亦悔，第曰："已降旨！"来保曰："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上允之。归召成麟，使赍诏追前使还。成麟日夜驰三百馀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赖以免。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刘纶，字蜑涵，江苏武进人。少俊颖，六岁，能缀文，长工为古文辞。乾隆元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试第一，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迁侍讲，进太常寺少卿。四迁，擢内阁学士。十二年，扈跸木兰，奏秋郊大猎、哨鹿二赋，称旨。十四年，直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十五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朗图不按原议年限驱种地流民，命纶偕侍读学士麒麟保往勘。六月，疏言："出口民价典旗地，应遵原议三年、五年限外撤还原主。其领地耕种为佃户，受雇力作为佣工，皆浮寄谋生，初无占地意，应许力耕餬口。至领地垦荒，积累辛勤，始得成熟，不同价典，年满先还原主。所需自种地有赢，仍给种以偿前劳。木头城、三座塔居人稠密，许照常居住。设三座塔巡检一，资弹压。"诏从其议。父忧归。服阕，十八年，除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顺天府尹。故事，顺天府公牍，治中、通判不署名。纶请以钱穀属治中，狱讼属通判，先署牍呈尹可否之。大军西征准噶尔，师行，役车供倚，壹切办治无误。二十年，准噶尔平，予奖叙。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银，命纶如浙江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会讯。二十一年，覆奏鄂乐舜受银属实，拟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浑诬劾，拟杖流。上以富勒浑参款已实，不应议罪，责纶等失当。部议夺官，有旨从宽留任，罢直军机处。二十二年，命仍入直。二十四年六月，奏蓟州、宝坻等县蝻子萌动，州县官事繁，督捕未能周遍，饬千总、外委同佐杂分捕，参将偕监司巡察勤惰，报可。进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勘将军嵩阿礼剋兵粮、勒餽送等款，得实，论如律。二十六年，进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年，母忧归。甫除丧，诏起吏部尚书，仍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卒，

命皇子临其丧，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谥文定。

纶性至孝，亲丧三年不御酒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不见有喜愠色。出入殿门，进止有恆处。自工部侍郎归，买宅数楹。后服官二十年，未尝益一椽半甓。衣履垢敝不改作，朝必盛服，曰：“不敢亵朝章也！”侍郎王昶充军机处章京，尝严冬有急奏具草，夜半诣纶，纶起燃烛，操笔点定。寒甚，呼家人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十数枚侑酒。其清俭类此。校士尤矜慎，尝曰：“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於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较量分寸，辄至夜分不伴奏倦。文法六朝，根柢汉、魏；於诗喜明高启，谓能入唐人门阈。

子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以校阅失当下吏议，左迁奉天府府丞，罢归。嘉庆四年，召为大理寺少卿，迁工部侍郎。上御门，跃云误班未至，左迁内阁学士。复授兵部侍郎。休致，卒。殿试例糊名，跃云对策，高宗亲置上第，喜曰：“此刘纶子，不意朕竟得之！”及视学江西，有清名。高宗意乡用，以忤和珅，主会试，坐浮言，黜。仁宗召起，老矣，终不竟其用。子逢禄，见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棨，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恆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廕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

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於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於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濬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统勋疏论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焞、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絷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櫃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馀里，櫃套均在七曲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於祥符、荥泽诸县建坝，并濬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於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止，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於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

查勘河南杨桥漫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阏。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恆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市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馀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皆弛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懑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阖冗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

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濬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佥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樯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佥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镮之，统勋次子堪之子也。乾隆四十四年进士。自检讨累迁至户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府尹。嘉庆二十二年，上自热河还京师，镮之入见。上以顺天府奏事稀、捕教匪不时得诘，镮之不能对，但言方旱灾不敢急捕贼。上又问赈灾当设粥厂几所、需米若干，镮之又不能对。上降旨责其玩愒，命以侍郎候补。复累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论曰：明内阁主旨拟，承旨撰敕，其在唐、宋，特知制诰之职。以王命所出入，密勿献替，遂号为宰相。军机处制与相类。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本，世宗旧臣，由敦、来保、纶、统勋次第入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列传九十

福敏 陈世倌 史贻直 阿克敦 孙嘉淦 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时世宗在藩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三年，迁吏部侍郎。出署浙江巡抚。四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穀治赈。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安陆、荆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佟吉图动库银，夺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圣祖於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原皇上筹度於先。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黾勉从事。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上谕曰："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八年，疏陈时政，言："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灾民流移，情非得已。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展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定数多寡，当出上裁。庶上不亏储，下足济食。"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城府。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善，尤服膺硃轼。既乞休，语鋐曰："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於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於轼得学之

体，於世远得学之用，於福敏得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冲龄就傅时，启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诜，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穀，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悞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饬山东巡抚定谳，毋使久稽显戮。”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谳。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馀润。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

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贻直少嫺掌故。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谳入告。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贻直等发其讳盗。下吏议，文镜疏自劾。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硃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挟市易物蚀关税，贻直为申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穀不如例粜易，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穀运四府，以次粜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贻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九年，召还。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餽饷。命偕侍郎杭奕禄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署巡抚。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贻直疏言："年丰粮羡；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饷。贻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辄断，实不宜於輓运。臣察湖广转饷艰难，当於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穀，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上韪贻直言，格迈柱议不行。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贻直入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贻直，勖以始终一致。贻直泣，上亦泣不止。贻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小民鬻兒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穀，议罪：穀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穀，尤失平。"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穀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馀丈，期三岁而毕。湖广为两淮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

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馀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部议如贻直奏。湖南城步等县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七年，命署直隶总督。复召还，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讬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二十二年，上南巡，贻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寻召还，仍授大学士。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寻命遇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舆入直。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贻直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高宗问：“卿老惫乎？”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朅，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弟昑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昑。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奏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

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徬，引水溉田，谓之“围基”。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椿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卑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御。请仍循旧法，令有司於农隙督民修补。倘江水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上为寝文乾议。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苍梧芋荚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羡，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改署广西巡抚。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谳，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濬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驻扎克拜达里克督饷。十二年，召还。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议中辍。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赍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二卡伦不可许。命哈柳赍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寻解以授傅恆。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

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馀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硃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剀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

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鰓鰓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娠。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

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麴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粳，皆五穀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穀糠，麴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粳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

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稭稈，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穫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暢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

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馀财给之，京师亦无馀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馀二百馀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十三年，调兵

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硃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馀，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列传九十一

张照 甘汝来 陈★华 王安国 刘吴龙 杨汝穀 张泰开

秦蕙田 彭启丰 梦麟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註，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

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於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釐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不得并没为奴。

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徵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十二月，父汇卒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於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甘汝来，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以教习授知县，补直隶涞水知县。涞水旗丁与民杂居，汝来至，请罢杂派，以火耗补之。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来请以柳梃约束。三等侍卫毕里克调鹰至涞水，居民家，仆捶民几毙，诉於汝来。毕里克率其仆鬨於县庭，汝来逮毕里克，械其仆於狱。事闻，下刑部议，夺汝来职，毕里克罚俸，圣祖命夺毕里克职，汝来无罪。汝来自是负循吏名。移知新安县，凿白杨淀堤，溉田数千顷。又移知雄县，惩奸吏，复请罢杂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广西太平府知府，三迁至广西巡抚。五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汝来为按察使时，李绂为巡抚，奉议州土司罗文刚纠众阻塘汛，吏请兵捕治，绂与汝来持不许。事闻，世宗命绂、汝来如广西捕文刚。广西巡抚韩良辅如云南，与总督鄂尔泰计事，上令汝来署巡抚。泗城府土司岑映宸所部民相仇，汝来与鄂尔泰、良辅、绂设谋絷映宸，隶其土流官。汝来请於镇安土府置学官，上以非苗疆急务，责其沽名。又以汝来谢恩疏言曲赐宽容，上诘之曰："人君持国法，当行直道，曲则不直，汝来语何意？"召还京。六年，良辅获文刚，汝来坐疏纵夺职，在咸安宫官学行走。山东巡抚费金吾议濬济宁、嘉祥、沛县等处水道，命汝来效力。九年，起直隶霸昌道。丁母忧，令在任守制。

再迁礼部侍郎。高宗即位，议行三年丧，谘於诸大臣，汝来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皇上法尧、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礼，立万年彝伦之极。"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若有所妨，汝来曰："墨缞视事，越紼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乃考载籍，上仪制，援古证今，具有条理。

迁兵部尚书，疏言："广东海滨微露滩形，民间谓之'水坦'。渐生青草，谓之'草坦'。徐成耕壤，谓之'沙坦'。坦初见，沿海民报围筑者，当先令立标定四至，毋於围筑后争控。民有田十顷以上，毋许围筑，以杜豪占。即贫民围筑，限五顷。其出工本牛种助他人围筑量取租息者，听。陆地开垦例六年升科，海田浮脆，当宽至十年。潮大至坦没，蠲一

岁粮。围毁则免升科原额。”疏入，敕广东督抚议行。复疏言：“海滨居民单桅船采捕鱼虾，例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与双桅船同令领牌纳钞，又闽、广间贫民有置{□多}取鱼者，有就埠育鸭者，吏或按{□多}按埠私徵税，请通行严禁。”从之。乾隆三年，调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加太子少保。

四年七月，汝来方诣廨治事，疾作，遂卒。大学士讷亲领吏部，与共治事，亲送其丧还第。至门，讷亲先入，妪缝衣於庭，纳亲谓曰：“传语夫人，尚书暴薨於廨矣！”妪愕曰：“汝谁也？”讷亲具以告，妪汪然而泣，始知即汝来妻也。讷亲因问有馀赀否，妪曰：“有。”持囊出所馀俸金，讷亲为感泣。奏上，上奖其寒素，赐银千两，命吏经纪其丧，谥庄恪。

嘉庆间，汝来曾孙绍烈应顺天乡试，以怀挟得罪，仁宗犹念汝来居官持正，宥绍烈，命仍得原名应试。

陈德华，字云倬，直隶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侍读学士。提督广东肇高学政，旋调广韶学政。遭母丧归，未终制，召充一统志馆副总裁官。乾隆元年，迁詹事，上书房行走，再迁刑部侍郎。四年，迁户部尚书。七年，调兵部尚书。八年，以弟德正为陕西按察使，谳狱用酷刑，为巡抚塞楞额所劾。德正具密摺拟揭部科，为书告德华，德华沮之，未奏闻。上以德华既知德正事非是，当奏闻，乃为隐匿，非大臣体，且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风天下。然君臣之伦，实在弟兄之上。”下部议夺职，命左迁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议处江西总兵高琦武备废弛，违例邀誉，夺职。十四年，起为左副都御史，上书房行走。以督诸皇子课怠，屡诘责夺俸。二十二年，迁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万寿，诏绘九老图，以德华入致仕九老中。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德华性笃俭，缊袍蔬食，萧然如寒素。立身循礼法，而不自居道学。尝谓：“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以立德名，则必有迂怪不情之举而实行荒；求以立言名，则必有异同胜负之论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则必务见所长，纷更旧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实行无所裨。”方为尚书时，京师富民俞民弼死，诸大臣皆往吊。上闻，察未往者，德华与焉。

王安国，字春圃，江南高邮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

再迁侍讲。提督广东肇高学政，复再迁左佥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请禁官吏居丧诣省会谒大吏，下部议行。复三迁左都御史。五年，两江总督马尔泰论广东巡抚王謩徇纵，命安国往按，即命以左都御史领广东巡抚。安国曰："吾奉命勘事而即得其位，古所讥蹊田夺牛者非欤？"疏力辞，上不许。广东俗奢靡，安国事事整肃，仓有馀粟。故事，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安国独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迁兵部尚书，寻遭父丧。广州将军策楞疏言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赀，与护理巡抚讬庸等具赙归之，报闻。

十年，召为兵部尚书，调礼部。安国疏乞终丧，居庐营葬。服阕，乃入朝。十四年六月，安国入对，言诸行省方科试，诸学臣尚有未除积弊。上令具疏陈，安国疏言："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於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於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於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上召安国询所论诸学臣姓名，安国举尹会一、陈其凝、孙人龙、邓钊等。上以会一、钊已物故，其凝、人龙皆坐事黜，因责安国瞻徇，手诏诘难。二十年，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疏乞假为父改葬。上以来年当南巡，谕俟期扈行。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二年春，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肃。

安国初登第，谒大学士硃轼，轼戒之曰："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安国诵其语终身。至显仕，衣食器用不改於旧。深研经籍，子念孙，孙引之，承其绪，成一家之学，语在儒林传。

刘吴龙，字绍闻，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进士，授庶吉士。二年，以硃轼荐，改吏部主事。六迁至光禄寺少卿。尝视谳牍，有以欲劫行舟定罪者，吴龙曰："欲劫二字，岂可置人於死？"论释之。十一年，出为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内迁光禄寺卿，命管理北路军需。乾隆元年，召还，疏言："北路军需，有输送科布多截留察汉廋尔诸处，应就车驼户追缴脚价。尚有逋负，请量予豁除。"上从其议。三迁左都御史，疏言："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册考覈，有所追捕，官畀差票，诣有司呈验。步军统领鞫囚，旗人会本旗都统，民人会顺天府尹、巡城御史，互相觉察。"疏入，议行。又疏言诸行省州县董理讼狱，其有舛误，小民无所申诉，宜令督抚遣监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隐。旋劾罢浙江巡抚卢焯，论如律。迁刑部尚书。七年，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清悫。

吴龙简重，不苟言笑。为政慎密持重，得大体。督学直隶、江苏，

士循其教。乾隆初，杨汝穀、张泰开与吴龙先后为左都御史，皆以笃谨被上眷。

杨汝穀，字令贻，江南怀宁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行取，授礼部主事。三迁监察御史。河南南阳镇标兵以知府沈渊禁博，劫渊，围诸教场三日。汝穀论劾，上遣尚书张廷枢等往按，谴总兵高成诛标兵之首事者。别疏言："选人待缺，辄言出为人后，或值远缺，报治丧，冀更选。请饬选人具三代，已选，复称出为人后，报治丧，以不孝论。"下部议行。六迁兵部侍郎，兼署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隶被水灾，请运关东米十万石至天津，留南漕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適中地，分贮备赈。下部议行。高宗即位，调户部侍郎，疏言："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粮，流亡远徙。"上命河南巡抚察议，删赋额。寻迁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给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谥勤恪。

张泰开，字履安，江南金匮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秦蕙田，字树峰，江南金匮人。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禟善，为其府总管。允禟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乾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浸染暑湿，疟疠时作，奄奄一息，几至瘐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H0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原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

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本生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领工

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H0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但此辈□展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H0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谥文恭。明年，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於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舆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彭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启丰，雍正五年会试第一，殿试置一甲第三，世宗亲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三迁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再迁左佥都御史。疏言：“臣驿路经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赈恤。知州许朝栋任甲长胥吏索费，饥民户籍登记不以实。凤阳知府梅毓健不亲诣察覈。”下两江总督那苏图严察。七年，迁通政使，督浙江学政。三迁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为田，馀杭南湖发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抚硃轼濬治，今已沙淤。其他会稽、馀姚、慈谿等湖，皆仅存其名，请敕次第开濬。江南漕米，每石收钱五十四，半给运丁，半归州县为公使钱。杭、嘉、湖运丁有漕截，而州县无漕费，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请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钱二十四，为州县修仓铺垫费，而禁其浮收。浙江额设均平夫银供差徭，差简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赔垫，本省官吏来往，任意多索，请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简，定人夫名额，俾为成例。浙省黄岩、太平地多斥卤，民家稍有馀盐，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为私盐，甚或以数家数人之盐合并诬报，请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议行。寻以忧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调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养母，允之。二十六年，复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尔图诸尚书、侍郎皆列一等，启丰独列二等，上责其示异市名。旋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为侍郎，入对，谕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面斥启丰，不称尚书，侍郎期成额以是讦奕昂。上诘启丰，启丰力言无之。询侍郎锺音，锺音对如期成额。启丰语乃塞。上为罢奕昂，因谓：“启丰学问尚优，治事非所长。今乃巽忄

奕模棱，奏对不以实，失大臣体。”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东巡，迎驾，予尚书衔。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绍升，语在文苑传。孙希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迁福建按察使。曾孙蕴章，自有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子。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再迁祭酒，提督河南学政。十六年，授内阁学士。十七年，湖北罗田民据天堂寨谋乱，梦麟以河南商城邻罗田，驰往捕治，上嘉之。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岭深岩，易藏奸宄，请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抚议，移驻守备，增兵百。十八年，署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二十年，授工部侍郎，代还，调署兵部，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一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在军机处，资望少浅者曰“学习行走”，自梦麟始。

是岁，河决孙家集。二十二年，河道总督白锺山奏请开荆山桥河，命梦麟驰勘，趣即兴工，工竟，议叙。上南巡阅河，以六塘河以下积潦，桃源、宿迁、清河诸县卑成浸，令梦麟勘治。寻奏：“六塘河上承骆马湖，至清河分两派，由武障、义泽等河汇潮河入海，长三百馀里，中间淤浅数十处，已令速疏濬南北两堰。并去年水坏宿迁堰工，及诸缺口，俱加修筑。诸县积水，开沟十五，设涵洞五，建闸四，俾得宣泄。”工既竟，又奏：“荆山桥河道经铜、沛、邳、睢四州县，分设四汛；黄水自丁家楼汇入苏家闸，荆山桥正当其冲，应令堵筑。微山湖至荆山桥河下游王母山，纡长湾曲，每岁霜降后应令疏濬。居民就湾筑堰坝捕鱼，渡口叠石为步，皆阻河道，应令严禁。”上命如所议行。

山东巡抚鹤年奏金乡、鱼台、济宁诸州县水患，命侍郎裘曰修偕梦麟驰往相度，合疏言：“诸县久为微山湖水所浸，当筹分泄之路。韩庄闸南伊家河至江南梁旺城入运，今已久淤，当开濬引积水东注。”从之。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沂水入运为害，奏建湖口闸，命梦麟与在工诸臣分任其责。合疏言：“沂水自卢口傍泄，淹民田，阻运河。当筑坝堵截，使不得入运，毋碍微山诸湖入河归海之路。六塘河在骆马湖下游，为沂水疏泄要道，宿迁、桃源诸水自沭入涟归海，并宜疏治宣通。兼濬六塘河出口，使无浅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诸水，自睢河下注洪泽湖，出清口会黄入海。近岁河道多淤，董家沟诸地尤宜急治，兼濬洪泽湖出口。清口束水二坝，遵旨撤除。各闸口门亦宜加宽。此治睢河之概要也。”疏入，上许为颇得要领。调户部。冬，工竟，还京师。二十三年，复调工部，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卒，赐祭葬。

论曰：照绌於盘错，而优於词翰，高宗知之审矣。汝来以清节著，德华等以文学庸，而安国博辨群书，好学深思，自为家法。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梦麟早岁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

列传九十二

钱陈群 子汝诚 孙臻 沈德潜 金德瑛 钱载

齐召南 陈兆仑 兆仑孙桂生 董邦达 钱维城 邹一桂

谢墉 金甡 庄存与 刘星炜 王昶

钱陈群，字主敬，浙江嘉兴人。父纶光，早卒。母陈，翼诸孤以长，语在列女传。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陈群迎驾吴江，献诗。上命俟回跸召试，以母陈病不赴。六十年，成进士，引见，上谕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七年，世宗命从史贻直、杭奕禄赴陕西宣谕化导，陈群周历诸府县，集诸生就公廨讲经，反覆深切，有闻而流涕者。使还，上谕奖为“安分读书人”。五迁右通政，督顺天学政。乾隆元年，以母丧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顺天学政，除原官。陈群以母陈夜纺授经图奏上，上为题词。疏请增顺天乡试中额，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远，国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寝其议。

三迁内阁学士。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钜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请广劝种植树木，官地令官种，州郡吏种至千本以上，予纪录；受代时具册，备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种，至五六百本者，予扁额奖赏，成材后听取用。疏请偏灾蠲免分数，分别贫富，富者按例定分数蠲免，贫者被灾几分即蠲免几分，使之相等。及敕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徵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徵报支收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旧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馀，益知鼓励。至於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及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大臣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元气培扶，帑藏盈溢，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宋太祖能罢羡馀，臣固知皇上之圣，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

音自下也。”

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议州县常平仓应行诸事，诸臣皆议歉岁减价。陈群疏言：“成熟之年，出陈易新，仓米必不及市米，而民以米值纳仓，银色当高於市易。拟令石减一钱二分，还仓时加穀四五升，以为出入耗费。”

十七年，患反穀疾，连疏乞解职，许之。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且赐诗以宽其意。陈群进途中所作诗，上为答和。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谤上，上令穷治，陈群自家密疏请省株连，上严饬之，而事渐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食俸。二十五年，上为桥梓图寄赐陈群。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寿，命与香山九老会，加尚书衔。上谕：“明岁南巡，诸臣今年已赴阙，毋更远迎。”二十七年，南巡，陈群偕德潜迎驾常州，上赐诗称为“大老”。三十年，南巡，复迎驾。是岁陈群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赐其子汝器举人，汝诚扈跸，命从还省视。

三十一年，陈群复进其母陈画册，册有纶光题句。上题诗以赵孟頫、管道升为比。三十五年，上六十万寿，命德潜至嘉兴劝陈群毋诣京师，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节，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东巡，陈群迎驾平原，进登岱祝釐颂。是冬，复诣京师祝皇太后八十万寿，命紫禁城骑马，赐人葼，再与香山九老会。陈群进和诗有句云“鹿驯岩畔当童扶”，上赏其超逸，复为图赐之。南归，以诗饯。

陈群里居，每岁上录寄诗百馀篇，陈群必赓和，亲书册以进，体兼行草，屡蒙奖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谕谓：“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中。

子汝诚，字立之。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四迁至侍郎，历兵、刑、户诸部。再典试江南，上命寄谕尹继善，招陈群游摄山，父子可相见。汝诚试毕，迎陈群入试院，居数日乃还。三十年，乞养归。四十一年，父丧终，授刑部侍郎，仍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卒。

汝诚子臻，字润斋。自兵马司副指挥授河南邓州知州，累迁江西粮道。左授山西平阳知府，复累迁直隶布政使。嘉庆二十一年，授江西巡

抚。江西南昌诸府食淮盐，而与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毗连，私贩侵引额。臻议疏纲额、缉私贩。寻移山东巡抚。兖、曹、沂诸府民素悍，染邪教，盗甚炽。臻请就诸府增设参将以下官，上皆采其议。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道光十九年，卒。

陈群诗纯悫朴厚，如其为人。赓唱既久，亦颇敷御制诗体。贰刑部十年，慎於庶狱，虚衷详鞫。高宗尝以于定国期之。汝诚继贰刑部，奉陈群之教，持法明允。臻亦善治狱。在平阳，介休民被盗杀其母，攫钏去。民言姻家尝贷钏，佣或窃钏逃，邻家子左右之。县捕三人，榜掠诬服。他日获盗得钏，民乃言非其母物。狱不能决。臻微服访得实。抚山东，清庶狱，雪非罪二十馀人，擒教讼者置於法。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葭，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

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輓。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进士，廷对初置第六，高宗亲擢第一，授修撰。是岁举博学鸿词科，德瑛以荐徵，既入翰林，不更试。旋命南书房行走，充江南乡试考官。德瑛以原籍休宁辞，不许。再迁右庶子。督江西学政。任满，上特谕“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为储才地，庶吉士宜求学有根柢，器量明达，庶可备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教习，大臣政事甚繁，但能总大纲。旧有分教例，但由掌院选任，时设时止。乞令掌院於翰詹中择品学优赡、资俸较深者引见，简畀分教。”得旨俞允。复四迁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诸行省帝王陵寝。疏言：“女娲氏陵寝殿塑女像，旁侍嫔御，民间奉为求嗣之神，实为黩亵。请毁像立主。”下部议行。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岁饥，上发帑治赈，而邹、滕诸县灾尤重。有司格於例限，不敢以请。德瑛任满还京师，入对，具言状，上特命展赈。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考官。使还，经徐州，时河决孙家集，微山湖暴涨，入运河，江南、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德瑛谘访形势，入陈於上前，上嘉德瑛诚实不欺。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二十三年，督顺天学政，疏言：“八旗诸生遇岁试，辄称病诿避，甚至病者多於与试者，请下八旗都统考覈。”

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审旧例，凡已经秋审者谓之‘旧事’，现入秋审者谓之‘新事’。当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时，书吏宣唱名册，繁重淹滞。其实商榷轻重，多在新事。积年缓决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抚，更三法司，初狱已致慎矣；况三审缓决，久成信谳。诸囚偷生囹圄，幸待十年庆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圣心，诸臣无与焉。旧事名册宜罢宣唱。陈案既省，近事得以从容往复，尽心详审。九卿兼有馀晷治其本职。”上韪其言，下大学士会刑部议，请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覈通州仓储，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

德瑛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为上所知。方为少詹事，入对，上曰："汝元年状元，尚作四品官耶？"数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见廷臣问状，且曰："德瑛辛巳生，长朕十岁。"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将启跸，犹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即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洁成进士，引见，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将十年，上犹惓惓如是。

钱载，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贡生，举博学鸿词、举经学，就试皆未入选。乾隆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七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四十一年，督山东学政。四十五年，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帝王陵寝。寻擢礼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举顾问为第一，四书文纯用排偶，上以乖文体，命议处。

吕氏春秋尧葬穀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濬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於是葬於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釐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载疏累数千言，语有未明，复为自注，时谓非章奏体，上亦未深诘也。

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

子世锡，入翰林。时侍郎英廉及载充教习庶吉士，英廉语世锡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教其子，当勉为朅、颋以报上恩。"世锡子宝甫，初名昌龄，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编修官至云南布政使。

德瑛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订交，晚登第，乃为门下门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语互详文苑传。载又为陈群族孙，从陈群母陈受画法，苍秀高劲，亦如其诗。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幼而颖敏，乡里称神童。雍正十一年，命举博学鸿词，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十二年，迁侍读学士。十三年，复试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上於宁古塔得古镜，问召南，召南辨其款识，具陈原委。上顾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上西苑射，发十九矢皆中的，顾尚书蒋溥及召南曰："不可无诗！"召南进诗，上和以赐。十四年夏，召南散直堕马，触大石，颅几裂。上闻，遣蒙古医就视，赐以药。语皇子宏適："汝师傅病如何？当频使存问！"幸木兰，使赐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谢，上慰劳，召南因乞归，固请乃许。及行，赐纱、葛各二端。

上南巡，屡迎驾，辄问病状，出御制诗命和。上尝询天台、雁宕两山景物，召南对未尝游览。上问："名胜在乡里间，何以不往？"召南对："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怵古人登高临深之诫，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既而，以族人周华为书讪上，逮诣京师，吏议坐隐匿，当流，籍其家，上命夺职放归，还其产十三四。召南归，遂卒。

召南易直子谅，文辞渰雅。著水道提纲，具详源委脉络；历代帝王年表，举诸史纲要：并行於世。

陈兆仑，字星斋，浙江钱塘人。亦幼慧。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授检讨。十七年，上御经筵，以撰进讲义称旨，擢左中允。御试翰詹各官，复擢侍讲学士。再迁顺天府府尹。值大水，兆仑心计指画，抚绥安集，无不得所。畿辅役繁，旧设官车疲敝，议佥富户应役，兆仑奏罢之。时方西征，发禁旅，兆仑经画宿顿储蓄，井井有绪，军民晏然。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上谒陵，以同官迎驾失仪，左授太仆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卿。三十六年，卒。

兆仑精六书之学，尤长经义，於易、书、礼均有论述。为诗文澹泊清远。

孙桂生，字坚木。嘉庆初，自优贡生授知县，拣发湖北。时教匪为乱，桂生从广州将军明亮击贼，破孝感，歼鲁惟志；战归州，御齐王氏：屡有功。授大冶知县，再迁安陆知府。九年，遭母丧，湖北巡抚章煦疏请留军。丧终，除荆州知府。三迁，再转为江宁布政使，署江苏巡

抚。初彭龄劾桂生徵赋不力，夺职；复劾察库帑不实，上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库帑无弊，徵赋亦逾十之七。"召诣京师，旋授甘肃布政使。再转，复迁江苏巡抚。上六十万寿，蠲各行省民间逋赋。桂生疏言："旷典殊施，当令泽及於民。请自嘉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详察民间逋赋，毋令官吏因缘为奸。二十二年漕项，例至二十四年奏销，民逋请并蠲除。"又言："民间逋赋有由州县移他款代纳者，今既蠲逋，当令现任州县期十年偿所移款。"皆议行。命署苏州织造，兼领浒墅关，兼署两江总督。宣宗即位，召诣京师，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道光二十年，卒。桂生子宪曾，进士，官至詹事。

董邦达，字孚存，浙江富阳人。雍正元年，选拔贡生。以尚书励廷仪荐，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考官，疏言官卷数少，以民卷补中，报闻。授右中允，再迁侍读学士。十二年，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以母忧归。逾年，召诣京师，命视梁诗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二十九年，调礼部。三十一年，调还工部。三十二年，仍调还礼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寻卒。赐祭葬，谥文恪。

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子诰，自有传。

钱维城，字宗盘，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习清、汉文。维城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上不怿，曰："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恆为之解。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是岁即迁右中允，命南书房行走。三迁，再转为刑部侍郎。疏请申明律例："事主杀盗贼移尸，有司辄置勿论。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请凡杀人律得勿论者，虽移尸仍用本律。杀奸之狱，奸夫拒捕，有司辄用斗杀律定谳。杀奸杀拒捕者，反重於杀不拒捕者。请用杀拒捕罪人律勿论。"下部议行。三十四年，命偕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按治威宁州知州刘标亏帑，巡抚良卿、前巡抚方世俊等皆坐谴。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为乱，复命偕吴达善及巡抚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为羽翼，煽旁寨出掠。维城如古州，督总兵程国相破乌牛、佳居诸寨，获迫根。维城乃自乌牛如佳居宣谕，解胁从。督兵破朋论大箐，香要独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诇香要，卒擒而歼之。乱定，谕议叙。三十六年，云南龙陵戍卒四十去伍

走，既就获，大吏请悉诛之。维城入对，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过重。且戮於获所，边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龙陵，倍其罚，荷校三月，足以儆众。”上从之。三十七年，丁父忧，归，以毁卒。谥文敏。

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於邦达云。

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祖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乾隆七年，转礼科给事中，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议诸事，科道辄於部议未上之先，攙越凟陈，请申饬。”上韪其言。湖南巡抚许容坐诬劾粮道谢济世罢，复命署湖北巡抚。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於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为罢容。十年，迁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钅□，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匣床以束其身，铁箫以直其项，观音圈以挛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匣床无异，请敕严禁。”从之。四迁为礼部侍郎。同部侍郎张泰开举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正，又坐徇尚书王安国、左都御史杨锡绂祀其父乡贤，屡下部议，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於东昌道中。加尚书衔。

一桂画工花卉，承恽格后为专家。尝作百花卷，花题一诗，进上，上深赏之，为题百绝句。晚被薄谴，归犹赋诗饯之云。

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撰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领吏部，将许之，墉以为不可。时有山东商河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墉援以例曰龙。阿桂疑墉为华地，奏闻。上命讯，华力言无嘱讬，乃用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濬。”五十二年，

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暢流，命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

墉两任江苏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诮。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

墉在上书房久，仁宗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命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又有金甡、庄存与、刘星炜。

甡，字雨叔，浙江钱塘人。初以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七年，举礼部试第一，廷试复第一，授修撰。三迁侍讲学士。二十二年，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热河，从，方入直，遘疾遽仆。大学士刘统勋以闻，命予假。甡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间，乃得归。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

甡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

存与，字方耕，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鬨。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鞫，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鬨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擢礼部侍郎。遭父丧。服除，补内阁学士，仍授原官，直上书房。遭母丧。服除，补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

存与廉鲠。典浙江试，巡抚餽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涂，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直千金！"存与使千馀里返之。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

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星炜，字映榆，江南武进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督广东学政。疏言："鹤山立县初，有广州民一百五户请修城入籍，缘是开冒考之弊，请以有庐墓、田粮在县者为限。"丁母丧，去。服阕，补原官。督安徽学政，请童生兼试五言六韵诗。童试有诗自此始。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九年，直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傅恆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

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釐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觐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硃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蒐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於世。

论曰：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閒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 、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列传九十三

曹一士 李慎修 李元直 陈法 胡定 仲永檀

柴潮生 储麟趾

曹一士，字谔廷，江苏上海人。雍正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於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馀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抚之为贤为能，视其所举而了如。今督抚举守令，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徵其实迹，则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果如所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汙著，或以残刻闻，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夫吏之贤者，悃愊无华，恻怛爱人，事上不为诡随，吏民同声谓之不烦。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即贤吏耶？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於抚字、拙於锻鍊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听部议而已。夫有误举必有误劾，误举如此，则误劾者何如？误举者犹可议其罪，误劾者将何从问乎？臣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治体所关也。皇上於凡丈量开垦、割裂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烦扰，皆行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宣化，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饰非自护；意为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开导，俾於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所属守令，敕於保题荐举时，分列贤员、能员，然后条疏实事於下。能员有败行，许自行检举；贤员著劣迹，则从重处分。倘所举皆能而无贤，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即贤者有壅於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视所举而了如矣。"疏入，上为通谕诸督抚。

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

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恐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悖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上亦如其议。

雍正间督各省开垦，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颇用以厉民。一士疏言：“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臣闻各省开垦，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上司意旨，并未勘实荒地若干，预报亩数，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报额。小民畏官，俯首而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壖者，地低水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坚不可掘；州县悉入报垦之数。民贫乏食，止贪官给牛种草舍，餬旦夕之口，不顾地之不可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卒岁无资，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凡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覆勘，内有熟田混报开垦，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实为新垦，具印结存案，少有虚伪，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垦应升科，督抚遴员覆勘，磽确瘠薄，即与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令起赋，以贻民累，发觉从重治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

乾隆元年，迁工科给事中。故事，御史迁给事中，较资俸深浅。一

士入台仅六月，出上特擢。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总督王士俊，疏未下，语闻於外。上疑一士自泄之，召对诘责，下吏议，当左迁，仍命宽之。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专司封驳，巡视城仓、漕盐等差，皆不当与。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请敕凡有营造开濬，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论州县官谳狱，胥吏上下其手，窜改狱词，请饬申禁。又疏论盐政诸弊，请毋令商人公捐，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小民肩挑背负，戒毋苛捕；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戒毋堵截。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卒。

一士晚达，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主事，出为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为刑部郎中，历十馀年，治狱多所平反。有侵帑狱，初议以挪移从末减，慎修执不可；或讽以上意，亦不为动。乾隆初，出为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汉黄德道，以忧去。服除，授江南驿盐道。引见，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宜言官。"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疏论户部变乱钱法，苛急烦碎。历举前代利害，并言钱值将腾贵，穷极其弊。上元夜，赐诸王大臣观烟火，慎修上疏谏，以为玩物丧志。上喜为诗，尝召对，问能诗否，因进言："皇上一日万几，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上韪之，载其言於诗。尝谓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对曰："臣面陋而心善。"上为大笑。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归，卒。

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以刚直著。慎修与齐名，为"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戆李"，慎修"短李"。

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尝历诋用事诸大臣，谓："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上不怿，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硃轼、张廷玉辈并及元直，诘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无皋、夔，朕又安得为尧、舜乎？"元直抗论不挠，上谓诸大臣曰："彼言虽野，心乃无他。"次日，复召入，奖其敢言。会广东贡荔枝至，以数枚赐之。未几，命巡视台湾，疏请增养廉、绝馈遗，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台湾居海外，巡视御史至，每自视如客，事一听於道府。元直悉反所为，时下所属问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抚劾其侵官，遂镌级去。家居二十馀年，卒。世宗尝曰："元直可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尝谕诸大臣曰："甚矣才之难得！元直岂非真任事人？乃刚

气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辄泣下。初在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交，以古义相勖，时称四君子。及嘉淦总督湖广，治济世狱，徇巡抚许容意，为时论所不直，元直遂与疏焉。

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讲学宗硃子，著明辨录，辨陆、王之失。莅政以教养为先，手治文告，辞意恳挚。既久，人犹诵之。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将坐济世罪，八年二月，定疏陈容陷济世、嘉淦袒容状，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并述京师民谚，目容为媪，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疏入，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并令定从往。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发璨请讬私改文牍状，阿里衮至湖南，雪济世枉。上夺嘉淦、容等职，谕谓：“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於政治，为益良多。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媿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定於是负敢言名。

转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求居民善恶著称者，皆榜姓名於衢。民有讼者，即时传讯判结。西山卧佛寺被窃，同官误以僧自盗奏，定廉得真盗，僧得雪。旋以母老乞归养。服除，复授福建道御史。疏论内务府郎中某朘民为私利，按治事不实，夺职下刑部，久之谳定，罢归。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驾杭州，复原衔。卒，年七十九。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嘱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鏹。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赇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於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赇。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驹、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佥都御史。

国麟独奏辨，言："永檀风闻言事，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渐。数有往复，当保其终。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浸以大坏。在今日权无旁挠，言无偏听，宁为未然之虑，不弛将至之防。乞特降谕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别有处分。则功过不相掩，而赏罚无偏曲。如以臣言过戆，乞赐罢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而国麟求去益力，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谓："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籓长，语无状。"上召籓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按其事，因谓籓长市井小人，国麟与论姻，又尝奏荐，事非是。遣鄂尔泰等谕意，令请退。居数日，国麟疏不至，乃特诏左迁，留京师待缺。秉纯语过当，籓长刺探何缘被谴，不谨，皆夺职。

又擢永檀左副都御史。贵州甕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士俊论罪如

律。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道南阳，纵其仆挞村民，下部议罚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上命夺职，下内务府慎刑司，令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既奏后照会。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上责其结党营私，用律不合，令会三法司覆谳。王大臣等因请刑讯，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议，示薄罚。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讯，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无可逭，但较永檀当末减。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於狱。鄂容安论戍，上宽之，语在鄂容安传。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旱，上降诏求言。潮生疏言："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於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我皇上虚怀若谷、从谏弗□弗之盛心也。今岁入春以来，近京雨泽未经霑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雨旸，难以窥测；而人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修省於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於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於此讬命焉。皇上万几馀暇，岂无陶情適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於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伏乞皇上於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朝夕愈加劼毖，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徵已哉？"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

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官至侍读，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

刘献廷，字继庄，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也。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谿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馀，实用则未也。

其论方舆书：“当於各疆域前，测北极出地，定简平仪制度，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不同，世所传者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与今不合，则历差为之。今宜细考南北诸方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然后天地相应，可以察其迁变之微矣。燕京、吴下，水皆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向背分合，皆纪述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徵，可次第而求矣。”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馀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馀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西北水利，莫详於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郦氏略於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於是欲取二十一史关於水利农田战守者，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为之疏证。凡献廷所撰著，类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卒不就。

又尝自谓於华严字母悟得声音之道，作新韵谱，足穷造化之奥。证以辽人林益长之说，益自信。其法先立鼻音二，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脣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得音十七；喉音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馀不尽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於此矣。

同时吴殳盛称其书。他所著多佚。殁后，弟子黄宗夏辑录之，为广阳杂记。全祖望称为薛季宣、王道父一流云。

邵远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户部郎中，出为江西学政，擢光禄寺少卿。试鸿博，授侍读，至少詹事，致仕归。以书史自娱，於世务泊如也。圣祖南巡，赐御书"蓬观"额，因自号蓬观子。远平高祖经邦，明正德中进士，刑部员外郎。以建言获罪。著弘简录，起唐迄宋，附以辽、金，未遑及元也。远平循其例续之，刊除旧史礻复重不雅驯者，入制诰於帝纪，采著作於儒林，而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十三志则分载於纪传，名曰元史类编。硃彝尊称其书非官局所能逮也。别著史学辨误，京邸、粤行等集。

同邑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以精天官、乐律试鸿博，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讬园诗文集，而十国春秋百馀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

谢启昆，字蕴山，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简镇江知府，后至广西巡抚，卒官。尝筑湘、漓二江之堤，详见本传。又修广西通志，阮元言可为省志法。启昆以魏书专主东魏，不载西魏四主，北史

亦无纠正，乃作西魏书十二篇。

周春，字芚兮，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岑溪令，父忧去。民怀其泽，合前令山阳刘信嘉、金坛于烜共祀之，曰岑溪三贤祠。重宴鹿鸣，加六品衔。卒，年八十七。撰述甚多，而西夏书为最著。

春同州陈鱣，字仲鱼。强於记诵，喜聚书。州人吴骞拜经楼书亦富，得善木互相钞藏。嘉庆改元，举孝廉方正。又明年，中式举人。计偕入都，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游。后客吴门，与黄丕烈定交。精校勘之学。尝以硃梁无道，李氏既系赐姓，复奉天祐年号，至十年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於是撰续唐书七十卷。又有论语古训、石经说、经籍跋文，恆言广证诸书。卒，年六十五。

乔莱，字石林，宝应人。父可聘，明末为御史，有声。莱，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乞养归。十八年，试鸿博，授编修，与修明史。典广西乡试，充实录馆纂修官，迁侍读。时御史奏濬海口，泻积水，而河道总督靳辅言其不便，请於邵伯、高邮间置闸泄水，复筑长堤抵海口束之，使水势高则趋海易，廷议多主河臣言。適莱入直，诏问莱，疏陈四不可行，略谓："开河筑堤，势必坏陇亩，毁村落，不可行一。淮、扬地卑，多积潦，今取湿土投深渊，工安得成？不可行二。筑丈六之堤，束水高一丈，秋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於七州县之田，向没於水，今更束河使高，则田水岂复能涸？不可行四。"帝是之，议乃寝。二十六年，罢归。久之，召来京。旋卒。

莱著易俟，杂采宋、元诸家易说，推求人事，参以古今治乱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诗文有应制、直庐、使粤、归田诸集。孙亿，亦工诗。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原籍休宁。性伉直，意气伟然。始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应鸿博，授检讨，入史馆。言於总裁，先仿宋李焘长编，汇集诏谕、奏议、邸报之属，由是史材皆备。二十一年，充册封琉球正使，宣布威德。濒行，不受例餽，国人建卻金亭志之。归撰使琉球录，载礼仪暨山川景物。又因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识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缵图，参之明代事实，诠次为中山沿革志。出知河南府，置学田，嵩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治行为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

使。楫少工诗，与三原孙枝蔚、泰州吴嘉纪齐名。有悔斋集、观海集。

同里汪懋麟，字季甫，并有诗名，时称“二汪”。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举鸿博，持服不与试。服阕，复用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为纂修官。懋麟绩学有幹才。为中书时，楚人硃方旦挟邪说动公卿，懋麟作辨道论诋之。熊赐履见其文，与定交。及居刑曹，勤於职事。有武某乘车宿董之贵家，之贵利其赀，杀之。车载而弃於道，鞭马使驰。武父得车马刘氏之门，讼刘杀其子。懋麟曰：“杀人而置其车马於门，非理也。”乃微行，纵其马，马至之贵门，骇跃悲鸣。因收之贵，一讯得实，置於法。其发奸摘伏多类此。懋麟从王士祯学诗，而才气横逸，视士祯为别格。有百尺梧桐阁集。

陆棻，字次友，平湖人。幼时值大军收平湖，父被执，棻诣军前乞代父。军将手诗★M3示之曰：“兒能读是耶？吾赦汝父。”棻朗诵“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嗜杀，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喜，挟与北行，善育之，为议婚。以先问名於杨，辞归。补诸生，入国学，试授中书。康熙六年进士，管内秘书院典藉。再试鸿博，授编修，分纂明史，命直南书房。三十三年，召试翰詹诸臣丰泽园，圣祖亲置第一，谓曰：“连试诗文。无出汝右者。”一岁七迁，至内阁学士。长至，奏句决本，请出矜疑二十馀人。后一年告归。棻性孝友，兄南雄知府世楷前卒，棻教养遗孤，俾成立，有名於时。年七十，卒。著雅坪诗文藁。

奎勋，字聚侯，世楷子也。少随棻京师，以学行为公卿所推重，顾久困诸生中。康熙末，年几六十，始成进士，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匄疾归，主广西秀峰书院。奎勋笃於经学，忘饥渴寒暑。著陆堂易学，谓说卦一篇，足该全易。其诗学与明何楷诗世本古义相近。尚书说，惟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戴礼绪言，纠正汉人穿凿附会之失。春秋义存录，则凡经、传、子、纬所载孔子语尽援为据，力主春秋非以一字褒贬。奎勋说经务新奇，使听者忘倦。最后撰古乐发微，未成而卒。

庞垲，字霁公，任丘人。生有至性。七岁时，父缘事被逮，母每夕祷天。垲即随母泣拜，无或间也。稍长，工为文。康熙十四年举人，试鸿博，授检讨，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谄附魏忠贤，其裔孙私餽金，匄阉党传讳其事勿书，力拒之。大考降补中书，洊擢户部郎中，出知建宁府。浦城民以令严苛激变，夜焚册局，杀吏胥，罢市，令惧而逃。垲闻变即驰至浦城，集士民明伦堂，晓喻祸福，戮一人而事定。民感其德，立书院祀之。九仙山多盗，至掠人索赎。掩捕数十人，境内帖然。未

几，告归。

垲嗜吟咏，与同里边汝元以诗学相劘切。其所作醇雅，以自然为宗。有丛碧山房集。

汝元子连宝，字赵珍。世其家学。以诸生贡成均，廷试第一。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不中选。十四年，复荐经学，辞不赴。或劝之行，曰："吾自审不能如汉伏胜、董仲舒，安敢幸取哉？"著有随园集。

陆圻，字丽京，钱塘人。少与弟堦、培以文学、志行见重於时，称曰"三陆"。所为诗号西陵体。性颖异，善思误书。尝读韩非子"一从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戏令他人射覆，不得，惟弟廷中之。平生不喜言人过，有语及者，辄曰："吾与汝，姑自淑。"庄廷鑨史祸作，圻坐逮。以先尝具状自陈，事得白，叹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馀年学道耶！"亲殁，遂弃家远游，不知所终。子寅，成进士。往来万里，寻父不得，竟悒悒以死，时称其孝。培死甲申之难。

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有隽才。嗜饮，一石不乱，弟景鸿、渫并能文，时有"三丁"之目。澎，顺治十二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尝典河南乡试，得一卷奇之。同考请置之乙，澎曰："此名士也！"榜发，乃庐阳李天馥，出语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士。"坐事谪居塞上五载，躬自饭牛，吟啸自若。所作诗多忠爱，无怨诽之思。有扶荔堂集。

先是陈子龙为登楼社，圻、澎及同里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并起，世号"西泠十子"。

绍炳，字虎臣。在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谨。有省轩集。

先舒，字稚黄。尝从刘宗周讲学。其诗音节浏亮，有七子馀风。著思古堂集。

治，字宇台。笃友谊，陆培死，以孤女讬为择婿，得吴任臣。及立嗣，又以甥女嫁焉。有鉴菴集。

丹，字纲孙。美须髯。淡静不乐交游，而嗜山水。其诗悲凉沉远，曰秦亭集。

百朋，字锦雯。以举人令南和，有异政，百姓祠祀之。有襆庵集。

谦，字去矜。工诗，初喜温、李，后乃循汉、魏以窥盛唐。有东江草堂集。谦与绍炳、先舒皆精韵学。绍炳作古韵通，先舒作韵学通指、南曲正韵，谦作东江词韵。陆圻叹曰："恨孙偭、周德清曾无先觉。"

黄昊，字景明。十岁即善属文。薄柳州乞巧，更作辞巧文，识者知其远到。康熙中举人，终教谕。

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少遭闯贼乱，结邑里少年击贼，堕坎埳，幸不死。乃走江都，习贾，屡致千金，辄散之。既乃折节读书，傲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官扬州，以诗先，遂定交，称莫逆焉。时左赞善徐乾学方激扬士类，才俊满门，枝蔚弗屑也。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著溉堂集，诗词多激壮之音，称其高节。

李念慈，字屺瞻，泾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以河间府推官改知新城县。坐逋赋罢。会有荆襄之役，叙运饷劳，再起，补天门。与枝蔚同举鸿博，试不中选。喜游，好吟咏。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称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盖秦风而兼吴、楚者。

丁炜，字瞻汝，晋江人。诸生。工诗，有吏才。顺治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统师取漳州，诏便宜置郡县吏，得试士幕下，拔炜第一。授漳平教谕，迁知直隶献县，内擢户部主事。时议税闽盐，炜力陈不可，事得寝。由郎中出为赣南分巡道。闽人佃赣者乘乱劫略，号"田贼"，捕治之，民情大洽。迁湖北按察使，脱重囚为盗诬者二十馀人於狱。寻坐事谪官，居武昌，未发，武昌卒夏包子作乱，胁使署。巡抚以死拒，东走安庆，乞师巡抚杨素蕴。事平，降补知府云南。会素蕴移抚湖广，以炜事闻，复按察职。俄以疾归。

炜论诗，以为诗贵合法，然法胜则离；贵近情，然情胜则俚。故其为诗，力追三唐、汉、魏。无诡薄之失。有问山集。

林侗，字同人，闽人也。县贡生。喜金石。卒，年八十八。弟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中书，工楷法。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祯。此三人集皆佶手缮付雕，精雅为世所重。家多藏书，徐乾学辑经解，硃彝尊选明诗，皆就传钞。有朴学斋集。

黄任，字莘田，永福人。工书。口辩若悬河。有砚癖，以举人令四会，罢官归，惟砚石压装。诗清新刻露，有香草斋集。乾隆二十七年，

重宴鹿鸣。卒，年八十馀。

郑方坤，字则厚，建安人。雍正元年进士。为令邯郸，屡擢至山东兖州知府。时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还本土。方坤適知登州，以为司牧者但当严奸宄之防，不得闭其谋生之路，为白大吏，弛其禁。调武定，能尽心赈务。兖州饥，复移治之。方坤记诵博，诗才凌厉，与兄方城齐名。有蔗尾集，又著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

黄与坚，字廷表，太仓人。幼有奇慧，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怀袖中讽诵之。已而究心经术，遍读周、秦古书。性落落，与人交有终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菴集。

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与坚为冠。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也。肇诗曰东冈集，旭曰秋水集，撰曰三馀集，摅曰芦中集。

昊，为世贞后，有文藻，下笔如宿构。康熙十八年，召试，授官正字。所著曰硕园集。揆，顺治中进士，所著曰芝廛集。忭曰健菴集，曜升曰东皋集。

湄，字伊人，亦太仓人。事母以孝闻，父梦麟，长於毛、郑之学，湄传其业。尤工诗，清丽婉约，陈瑚以为过元人。其诗曰水乡集。

吴雯，季天章，蒲州人，原籍辽阳。父允升，任蒲州学政，卒官，遂家焉。雯少朗悟，记览甚博，尤长於诗。游京师，父执刘体仁、汪琬皆激赏之。王士祯目为仙才。尝与叶方霭同直，诵其警句，方霭下直即趋访，名大噪。大学士冯溥出扇索诗，雯大书二绝句答之，其坦率类是。卒以不遇，不悔也。试鸿博不中选。后居母忧，以毁卒。雯著莲洋集，诗体峻洁，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风。据名山记莲洋村在华岳下，取以名集。

陶季，宝应人。初名澂，字季深，以字行，复去其一，称曰陶季。负异才，锋颖踔厉。游燕、赵、齐、鲁之郊，逾太行，浮湘、沅，所至皆有诗。士祯删定其客滇南、闽中诸诗，以高、岑、龙标相况。先是诏举鸿博，公卿争欲荐，季辞不就，以布衣终。有湖边草堂集及舟车集。

梅清，字瞿山，宣城人，宋梅尧臣后也。清英伟豁达，自力於学，

以淹雅称。顺治十一年举人，试礼部不第。朝士争与之交，王士祯、徐元文尤倾倒焉。诗凡数变，自订天延阁前后集。年七十馀，复合编瞿山诗略。书法仿颜真卿、杨凝式。画尤盘□薄多奇气。尝作黄山图，极烟云变幻之胜，为当时所重。同族有梅庚者，生后於清。善八分书，亦工诗画，与清齐名。

庚，字耦长。少孤，承其祖鼎祚、父朗中之传，益昌大之。施闰章见其诗，引为忘年交。康熙二十年举人，为硃彝尊所得士。性狷介，客游京师，不妄投一刺。士祯主礼闱，庚复被黜，士祯赠诗引为恨也。后知泰顺县，有惠政，民德之。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国子监生。善属文，千言立就。康熙时游京师，侍郎项景襄、金鼐皆遣子弟从受学。会营宫室，求楠木梁不得，有请以他木易国子监彝伦堂梁者。景上书尚书魏象枢，极陈不可，事得寝。由是冯太学生之名盛传京师。大学士索额图召欲见之，谢不往。归馆淮安邱象随家垂十年。宋荦抚江苏，礼致幕府，或纳金求为缓颊，峻卻之，人益钦其品。景笃师友风义，与仁和汪煜、汤右曾交最笃。二人为给事中，多所论列，亦由景数责善有以激厉之也。王士祯转左都御史，景以受知士祯，冀其大有匡济，为书讽之。景虽布衣，不求仕进，而未尝忘当世之务。在淮安时，有水患，汤斌奉诏北上，作书陈灾状及所以致患之由，斌见书嗟赏，又尝称其文为不朽。其著述多佚，今存者解舂集。

邵长蘅，字子湘，武进人。十岁补诸生，因事除名，旋入太学。工诗，尤致力古文辞，陶鍊雅正。与景同客荦幕，长蘅亦觥觥持古义，无所贬损，时论贤之。著有青门稿。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明太常卿应麟曾孙。父晋珪，诸生，以孝闻。宸英绩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踬於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目宸英及硃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霭荐应鸿博，后期而罢。方蔼总裁明史，又荐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之害，辞甚恺至。尚书徐乾学领一统志事，设局洞庭东山，疏请宸英偕行。久之，举顺天乡试。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年七十矣。明年，副蟠典试顺天，蟠被劾遣戍，宸英亦连坐。事未白，卒狱中。

宸英性孝友。与人交，坦夷而不阿。祭酒翁叔元劾汤斌伪学，遽移

书责之。著湛园集、苇间集。书法得锺、王遗意，世颇重之。

虞惇，字赞成，常熟人。幼能背诵九经、三史。既官翰林，馆阁文字多出其手。科场狱兴，虞惇诸子是科获隽，考官蟠、宸英皆其同年友。用是罣吏议镌级，閒居数年。起大理寺寺副，平反内务府杀人移狱被诬者，累迁太仆寺少卿，卒官。著有读诗质疑。江南人刻其文曰严太仆集，以继明归太仆云。

黄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晋江。七岁能诗。以诸生举鸿博，遭母丧，不与试。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明史，又修一统志，皆与宸英同。家富藏书。著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孳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贞观，字梁汾，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工诗，自定集仅五言三十馀篇，清微婉笃，上睎韦、柳；而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硃彝尊称词家三绝。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性德后，又得项鸿祚、蒋春霖三家鼎立。

鸿祚，字莲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善词，上溯温、韦，下逮周密、吴文英。撷精弃滓，以自名其家。屡应礼部试不第。卒，年三十八。自序忆云词，有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

而悲之。

春霖，字鹿潭，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官东台场盐大使。工词。时方乱离，傍徨沉郁，高者直逼姜夔。困於卑官，孤介忤时，益侘傺。舟经吴江，一夕暴卒。春霖慕性德饮水、鸿祚忆云，自署水云楼，即以名其词。

宗室文昭，字子晋，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祯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芗婴居士集、紫幢诗钞。

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封贝子。有玉池生稿。

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

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多罗贝勒弘明子。辅国将军。有延芬室集。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不顾也。

书諴，字实之，号樗仙，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恆子。奉国将军。有静虚堂集。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讬疾去官。邸有馀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鎛，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諲，字嵩山，康修亲王崇安子。镇国将军。诗宗盛唐，书法赵文敏。晚年独居一室，不与人接。诗多散佚。

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多铎裔。封辅国公。工诗善画，通西番语。常画鸚鵡地图，即西洋地球图。又以佛经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讎。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数百卷。著有思元斋集。

赵执信，字仲符，益都人。从祖进美，官福建按察使，诗名甚著。执信承其家学，自少即工吟咏。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授编修。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硃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二十八年，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卒，年八

十馀。

执信为人峭峻褊衷，独服膺常熟冯班，自称私淑弟子。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序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於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说者谓士祯诗尚神韵，其弊也肤；执信以思路劖刻为主，其失也纤。两家才性不同，实足相资济云。执信所著诗文曰饴山堂集。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祯谓其镕铸往昔，独立起衰。

冯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幼有奇童之目，读书一览辄记，尤长於诗。尝充湖广副考官，试毕，登黄鹤楼，俯江、汉之流，南望潇湘、洞庭，慨然远想，赋诗百馀篇，识者以为骚之遗也。平生深契者惟执信，其诗孤峭亦相类，殁后散佚。其孙德培搜辑得五百篇，名冯舍人遗诗。

黄仪，字六鸿，常熟人。精舆地之学。尝以班固地志所载诸川，第详水出入，其中间经历之地，备著於水经，然读者非绘图不能了，乃反覆寻究，每水各为一图。凡都邑建署沿革、山川险易皆具焉，条缕分析，各得其理。阎若璩见之，叹曰："郦道元千古后一知己也！"若璩尝问仪："后汉志温县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是河南无济矣，何郦氏言之详也？"仪曰："新莽时虽枯，后复见，郦氏所谓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是也。杜君卿乃不信水经，专凭彪志，窃以彪特纪一时灾变耳，非谓永不截河南过也。"徐乾学修一统志，仪与若璩、胡渭、顾祖禹任分纂，皆地学专家。仪又订正晋书地理志。兼工诗词，著有纫兰集。

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通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李绂、张伯行雅重其学，欲荐於朝未得也。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元庆为之笺释，甚博赡。又著湖录百二十卷，七易藁而后成，自谓平生精力殚於是书。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自号郑谷口。晚更治经，其著书处名鱼计亭。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

查慎行，字悔馀，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於经邃於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族子升以谕德直内廷，宫监呼慎行为老查以别之。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宫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充武英殿书局校勘，乞病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於归田里，而弟嗣瑮谪遣关西，卒於戍所。

嗣瑮，字德尹。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侍讲。性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声。诗名与慎行相埒。慎行著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又补注苏诗，行於世。嗣瑮著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升，字仲韦。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少詹事。诗笔清丽。尤工书，似董其昌。有澹远堂集。

史申义，字叔时，江都人。少工诗，与同里顾图河齐名，称维扬二妙。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充云南乡试考官，改御史、礼科给事中，乞病归。王士祯以风雅诏后进，尝谓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己衣钵，人称"王门二弟子"。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苑两诗人"之目。

起渭，字渔塘，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检讨累迁詹事府詹事。诗才隽逸，尤肆力於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而铜仁张元臣、平远潘淳亦并有诗名。

元臣，字志伊。康熙三十六年进士，由检讨累迁左谕德。有豆村诗钞。

淳，字元亮。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检讨。文安陈仪与同榜，一时

咸推潘诗陈笔。有椽林诗集。

顾陈垿，字玉停，镇洋人。少有文名，尝得徐光启历书，精求一月，通其术。康熙五十四年举人，以荐入湛凝斋修书。书成，议叙行人司行人。时外廷送算学三百馀员候试，圣祖亲策之，得七十二人，陈垿为冠。又充乐馆纂修。雍正元年，出使山东、浙江，还督通州仓。三年，以目疾乞归，闭门撰述，四方走书币乞文者踵至。性耿介，敦於内行。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处内。沈起元官河南，延主大梁书院，引范文正忧中掌学睢阳以劝；陈垿执象山责东莱故事，谢不往也。乾隆元年，诏起官，又举鸿博，及六年设乐部，复以洞晓音律宣召，皆辞不赴，时论高之。年七十，卒。

陈垿精字学、算学、乐律，时称三绝。尝造八矢注守图说，谓字学居六艺之末，声音，乐也，形体，书也，而口出耳入，手运目存，则皆有数焉。学士惠士奇、通政孙勷得其书，置酒延陈垿请其说。陈垿为言经声纬音开发收闭之旨，及每矢实义，一矢未发，则声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尽而音定字死矣。二人叹为天授。少与同里王时翔为性命交，并工诗。娄东诗人大率宗吴伟业，陈□序晚出，乃自辟町畦。著洗桐集、抱桐集。

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遘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藁有手简吴县令卻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

景云，字少章。博闻彊识，能背诵通鉴。年十七，汤斌抚吴，试士

拔第一。应京兆试，不遇。馆籓邸三年，以母老辞归，遂不出，以诸生终。少从焯游，焯殁，独系吴中文献几二十年。著有读书纪闻及纲目、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皆有订误，共三十馀卷。文集四卷，亦简严有法。

子黄中，字和叔。诸生。父子皆长史学，而黄中尤以才略自负。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入都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端。大学士陈世倌韪其言。顷之，诏求骨鲠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世倌欲荐之，谢不应。胡天游傲睨群士，独推服黄中。示以文，每发其瑕璺，未尝有忤也。尝病宋史芜杂，别撰纪传表百七十卷。又著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其卒也贫不能葬，或赙以金，妻张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卖所居宅以营葬。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孑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列传二百七十二文苑二

诸锦 沈廷芳 夏之蓉 厉鹗 汪沆 符曾 陈撰 赵昱 赵信 王峻 王延年 何梦瑶 劳孝舆 罗天尺 苏珥 车腾芳 许遂韩海 刘大櫆 胡宗绪 王灼 李锴 陈景元 戴亨 长海 吴麟 曹寅鲍珍 高鹗 刘文麟 沈炳震 弟炳谦 炳巽 赵一清 曹仁虎 吴泰来 黄文莲 胡天游 彭兆荪 袁枚 程晋芳 张问陶 王又曾 子复 祝维诰 万光泰 维诰子喆 邵齐焘 王太岳 吴锡麒 杨芳灿杨揆 吴鼐 徐文靖 赵青藜 汪越 硃仕琇 高澍然 蒋士铨 汪軔 杨垕 赵由仪 吴嵩梁 乐钧 赵翼 黄景仁 吕星垣杨伦 徐书受 严长明 子观 硃筠 翁方纲 姚鼐 吴定 鲁九皋陈用光 吴德旋 宋大樽 钱林 端木国瑚 吴文溥 章学诚 章宗源 姚振宗 吴兰庭 祁韵士 张穆 何秋涛 冯敏昌 宋湘 赵希璜 法式善 孙原湘 郭麟 恽敬 赵怀玉 黎简 张锦芳 张锦麟黄丹书 吕坚 胡亦常 张士元 张海珊 张履

诸锦，字襄七，秀水人。少时家贫陋，辄就读书肆，主人敬其勤学，恣所观览。顾嗣立为之延誉，名大起。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初，试鸿博，授编修。闭门撰述，不诣权要。至左赞善，遂告归。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及绛跗阁集。

先是康熙己未徵博学鸿儒，得人称盛。高宗御极，复举行焉，内外荐达二百六十七人，试列一等者五人，锦第三；二等十人。明年补试，续取四人，钱塘陈兆仑、仁和沈廷芳、高邮夏之蓉，皆试列二等者也。兆仑自有传。

廷芳，字畹叔。由监生举鸿博，授编修，迁御史。奏毁都城智化寺内明阉王振造像及李贤所撰颂德碑，报可。出为登莱青道，迁河南按察使。廷芳少从方苞游，为文无纤佻之习。诗学本查慎行。著隐拙斋集及十三经注疏正字、续经义考等书。

之蓉，字芙裳。雍正十一年进士。举鸿博，以检讨典试福建，又督广东、湖南学政。其校士也，必以通经学古为先。

当时试一等者，刘纶居首，次则南城潘安礼、金坛于振、钱塘杭世骏；二等自兆仑等三人外，为无锡杨度汪，菏泽刘玉麟，休宁汪士湟、程恂，钱塘陈士璠，天台齐召南，会稽周长登。其续取者，一等宜兴万松龄，二等桐乡硃荃、南安洪世泽、石屏张汉，凡十九人。惟纶、玉麟官最显，而世骏、召南及兆仑尤知名於世云。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家贫，性孤峭，不苟合。始为诗即得佳

句。於学无所不窥，一发之於诗。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得鹗卷，阅其谢表，曰："此必诗人也！"亟录之。计偕入都，尤以诗见赏汤右曾。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误写论置诗前，又报罢。其后赴都铨，行次天津，留友人查为仁水西庄，觞咏数月，不就选，归。卒，年六十一。

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诗刻鍊，尤工五言，有自得之趣。诗馀亦擅南宋诸家之长。先世本慈谿，徙居钱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集云。鹗尝与赵信、符曾等人各为南宋杂事诗一百首，自采诸书为之注，徵引浩博，考史事者重之。

汪沆，字师李。少从鹗受诗，亦试鸿博报罢。其后大学士史贻直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

同时浙江举鸿博未录用者，符曾，字幼鲁。官户部郎中。鄞县陈撰最推服其诗。撰，字楞山，毛奇龄弟子。以布衣荐，未就试。仁和赵昱，字功平。贡生。弟信，字辰垣。国学生。兄弟同举。家有池馆之胜，喜购书。连江陈氏世善堂书散出，皆归之。

王峻，字艮斋，常熟人。少与同里宋君玉师事陈祖范，一时并称王宋。雍正二年进士，授编修。历典浙江、贵州、云南乡试。乾隆初，改御史，拜官甫三日，劾左都御史彭维新矫诈苛鄙，直声震都下。以母忧去官，遂不出。主讲安定、云龙、紫阳书院。其学长於史，尤精地理。尝以水经正文及注混淆，欲一一釐定之，而补唐以后水道之迁变，及地名之同异，为水经广注，手自属稿，未暇成也。惟成汉书正误四卷。钱大昕谓驾三刘氏、吴氏刊误上也。书法橅李北海，所书碑碣盛行於时。

王延年，字介眉，钱塘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初，举鸿博，后官国子监学政。十七年，会试，以耆年晋司业，赐翰林院侍讲衔。延年史学洽熟，尝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原书不言田制，则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运，则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则耕牧战守之功隳。至於耶律鸱张辽海，而陈邦瞻书不究其终；党项虎视河、湟，薛应旂书不详其始。绍建安者又如此，不可不亟正之也。杭世骏序之，比延年於唐杜君卿、宋刘中原父云。晚年，大学士蒋溥、刘统勋皆以经学荐，又自进呈所著书，上嘉许焉。

何梦瑶，字报之，南海人。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性长於诗，兼通音律算术。谓蔡元定律吕新书，本原九章，为之训释。更取御制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用，述其大要。参以曹廷栋琴学，为书一编。时称其决择精当。又著算迪，述梅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江藩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孝舆，字阮斋。乾隆元年，召试鸿博，未用。以拔贡生廷试第五，出为黔中令。治古州屯务，足茧万山中。将去，民攀辕曰：“公劳苦以衣食我！”皆泣下。历锦屏、龙泉、镇远诸邑，皆有绩。卒於官。

天尺，字履先。年十七，应学使试。士奇手录其赋、诗示诸生，名大起。徵鸿博，念亲老不就，以举人终。雍正时修一统志，与孝舆同纂粤乘。孝舆忤俗，被口语，天尺力白之。所居里曰石湖，世以前有范石湖，因称后石湖以别之云。

珥，字瑞一。为文长於序记，诗有别趣，书法亦工。惠士奇称之曰“南海明珠”。举鸿博，以母老，辞不试。乾隆初乡举，一试礼部，遂不出。

时粤东举鸿博者，又有番禺车腾芳，字图南。康熙末，与里人许遂同徵。至京后期，即乞终养归。后为海丰学官。学使吴鸿雅重之，尝从容问其诸子颇有应试者乎，腾芳以皆失学对，吴益叹异焉。

遂，字扬云。康熙中举人。为清河令，蠲逋赋，民德之。坐事去职。巡抚荐应鸿博，格於部议，未试归。

韩海，字伟五，亦番禺人也。雍正十一年进士，官封川教谕。大府欲荐应鸿博，海赋诗以见志，大府览诗愕然，遂不复强。海亦旋卒。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燿，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櫆益有名。始年二十馀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大櫆修幹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桐城自方苞为古文之学，同时有戴名世、胡宗绪。名世被祸，宗绪博学，名不甚显。大櫆虽游苞门，传其义法，而才调独出，著海峰诗文集。姚鼐继起，其学说盛行於时，尤推服大櫆。世遂称曰“方刘姚”。

宗绪，字袭参。康熙末，以举人荐充明史馆纂修。雍正八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少孤贫，母潘苦节，课之严而有法。感愤励学，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穷。著易管、洪范皇极疑义、古今乐通、律衍数度衍参注、昼夜仪象说、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正字通芟误、正蒙解、大学讲义、方舆考、南河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戒辨、苗疆纪事等书。自为诗文曰环隅集，古藻过大櫆。大櫆同邑门人自姚鼐外推王灼。

灼，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於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言诸人相友善。一日见惠言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何必讬齐、梁以下自域乎！”惠言遂弃俪体为古文。灼所著悔生诗文钞，鲍桂星为刊行焉。

李锴，字铁君，汉军正黄旗人。祖恆忠，副都统。湖广总督辉祖子。锴娶大学士索额图女，家世贵盛，其於荣利泊如也。性友爱，兄伊山、祈山仕不遂，锴省伊山戍所，累月乃归。祈山罢官还，无宅，以己屋授之，并鬻产为清宿逋。尝一充官库笔帖式，旋弃去。乾隆元年，举鸿博，未中选。十五年，诏举经学，大臣交章论荐，以老疾辞。少好山水，游□所至，务穷其奇。苦嗜茗，为铁铛瓦缶，一奴负以从。客江南，尝月夜挟琴客泛舟采石，弹大雅之章，扣舷和之，水宿者皆惊起，人莫测其致也。锴既以屋让兄，乃筑室盘山鹰青峰下，闭户躭吟，罕接人事。岁一至城中，一二日即去。居盘山二十载而殁。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

陈景元，字石闾，汉军镶红旗人。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与戴亨、长海为“辽东三老”。

亨，字通乾，号遂堂，沈阳人，原籍钱塘。父梓，以事戍辽，见艺术传。亨，康熙六十年进士。官山东齐河县知县，以抗直忤上官，解组去。寄居京师，家益贫，晏如也。为人笃於至性，不轻然诺，夙敦风义。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有庆芝堂诗集。

长海，字汇川，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例予廕，长海不就。檄补户部库使，又逃，曰：“库使司帑藏，岁丰入，惧焉。逃死，非逃富贵也。”其母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冲远任真，趣无容心。博古多识，嗜金石书画，当意则倾囊购之。尝袭裘行吊，解裘以济戚丧。归涂见未见书，买之，复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曰：“获多矣！”中岁爱易水雷溪之胜，筑大★E5菴，因以为号。晚入京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於固，断句尤冠绝一时。论诗以性情为主，举靡丽之习而空之。有雷溪草堂诗。乾隆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辽东以诗文名者，又有吴麟，字子瑞，号晚亭，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与锴同举鸿博，与修明史，纂本纪，充明史纲目纂修官。善诗文，兼工山水。著有黍谷山房集。

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楝亭诗文词钞。

鲍珍，字冠亭，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裔。乾隆初，官嘉兴海防同知。有道腴堂全集。

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有兰墅诗钞。至道光年则有刘文麟，字仙樵，辽阳人。九岁能诗。以进士用广东知县，总督林则徐器之。权平远，兼长乐。俗悍，喜械斗，文麟甫□任，单舆遽入解之，众罗拜，皆释兵，俗为之易。补文昌，丁忧。再选河南沈丘。时患匪，设方略擒其渠，盗贼息迹。以忤上官劾降，遂归，主沈阳书院。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讬。英光伟气，一发之於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有仙樵诗钞。其门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诗，有雪樵诗賸。

沈炳震，字东父，归安人。少喜博览，读史於年月世系，人所忽者，必默识之。尝著新旧唐书合钞，纪传以旧书为纲，分注新书为目；旧志多舛略，则以新书为纲，分注旧书为目。又补列方镇表，拜罢承袭诸节目，积数十寒暑乃成。又著二十四史四谱：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其体出於表历，而变其旁行斜上为标目。乾隆元年，与弟炳谦皆以贡生试鸿博，报罢。逾年，卒，年五十九。卒后六年，侍郎钱陈群奏进其唐书合钞，诏付书局，采录唐书考证中。

炳谦，字幼孜，炳震季弟也。次弟炳巽，字绎旃。著水经注集释订

謁，据明黄省曾刊本，以己意校定之。遍检古籍，录其文字异同者，间附诸家考订之说。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初未见硃谋□韦本，后求得，多与之合。同时治水经者，有全祖望、赵一清。

一清，字诚夫，仁和人。国子监生。父昱，季父信，见厉鹗传。一清禀其家学，博极群书。水经注传写讹夺，欧阳玄、王祎称其经、注混淆，祖望又谓道元注中有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之，使文属而语不杂。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少二十一水。考崇文总目，水经注三十六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此二十一水，即在所佚中。於是杂采他书，证以本注，得滏、洺等十八水。又分★C1水、★C1馀水，清、浊漳，大小辽水，增多二十一，与六典注合。为水经注释，又成水经笺刊误，以正硃谋□韦之失。方观承督直隶，撰直隶河渠志，一清所草创，而戴震要删之。其自著有东潜文集。

曹仁虎，字来殷，嘉定人。少称奇才。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献赋，召试列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二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每遇大礼，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擢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一年，视学粤东。方按试连州，闻母讣，酷暑奔丧，昼夜号泣，竟以毁，卒於途。

仁虎以文字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习。格律醇雅，醞酿深厚，为一时所推。著有宛委山房诗集、蓉镜堂文稿。与王鸣盛、王昶、钱大昕、赵文哲及吴泰来、黄文莲称“吴中七子”。鸣盛等四人皆自有传。

泰来，字企晋，长洲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用内阁中书。乞病归，筑遂初园於木渎。藏书多宋、元善本。毕沅延主关中及大梁书院，与洪亮吉辈往还唱和。其诗一本渔洋，著有净名轩、砚山堂等集。

文莲，字芳亭，上海人。官知县，有听雨集。

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初姓方，名游。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自言古文学韩愈，然往往涩险似刘蜕，非其至也。俪体文自三唐而

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后数十年而有镇洋彭兆荪，以选声鍊色胜，名重一时。

兆荪，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无所遇。举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为江苏布政使，客其所。时总督以国用不足议加赋，兆荪为克家力陈其不可，事得寝。又偕顾广圻同校元本通鉴及文选，世称其精椠。晚依曾燠两淮盐运使署。著小谟觞馆集，燠为点定之。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馀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笃於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馀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

晋芳，字鱼门，江都人。家世业鹾。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晋芳独好儒，购书五万卷，不问生产，罄其赀。少问经义於从父廷祚，学古文於刘大櫆。而与袁枚、商盘诸人往复唱和，甚相得也。乾隆七年，召试，授中书。十七年，成进士，以吏部员外郎为四库馆纂修，书成改编修。晚岁益穷，官京师至不能举火。就毕沅谋归计，抵关中一月卒，年六十七。晋芳於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

张问陶，字仲冶，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於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於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王又曾，字受铭，秀水人。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縋深凿险，不堕臼科。又曾与硃沛然、陈向中、祝维诰和之，号“南郭五子”。又有万光泰、汪孟鋗、仲鈖皆与同时相镞砺，力求捐弃尘壒，毋一语相袭取。为诗不异指趣，亦不同体格。时目为秀水派，而又曾与维诰、光泰尤工。

又曾卒，其子复乞载定其诗，号丁辛老屋集。毕沅为之序，谓於汉、魏、六朝及唐、宋诸家外，能融会变化自成一家，取材於众所不经见，用意於前人所未发，尤又曾所独到云。

维诰，字宣臣。乾隆三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绿谿诗钞。光泰，字循初。乾隆元年举人。有柘坡居士集。维诰诗，全祖望称其俊雅，李锴称其醇静。光泰诗，杭世骏称其秀朗，载亦称其绮丽。盖虽宗庭坚，而锻鍊精到，绝无西江槎枒诘屈之习。沛然，举人，知高安县，卒官。向中客死凉州，诗传者差少。孟鋗，进士，吏部主事；仲鈖，举人：皆有集。而复与载子世锡，维诰子喆相与称。诗守家法。世锡已见载传，有麂山老屋集。

复，字敦初。官河南鄢陵知县。有树萱堂、晚晴轩二集。沅采入吴会英才集。

喆，字明甫。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有西涧诗钞。

孟鋗子如洋，乾隆四十五年会试，廷试皆第一，亦与复等唱和。

邵齐焘，字叔宀，昭文人。幼异敏，甫受书即能了大义。乾隆七年进士，以编修居词馆十年。尝献东巡颂，时称班、扬之亚，群公争欲致门下。齐焘意度夷旷，殊落落也。年三十六，即罢归。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主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皆从受学。善为俪体文，气格排奡，意欲矫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家之失。卒，年五十有二。著玉芝堂集。

王太岳，字基平，定兴人。齐焘同年进士，授检讨。由侍读出补甘肃平庆道，调西安，迁湖南按察使。调云南，擢布政使，坐事落职。命充四库馆总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检讨。后迁司业，卒。太岳莅官有惠

政，尤留心水利，与齐焘最善，骈文清刚简直亦相近。有清虚山房集。

吴锡麒，字穀人，钱塘人。性至孝。乾隆四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养归。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锡麒工应制诗文，兼善倚声。浙中诗派，前有硃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殂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著有正山房集。全椒吴鼐尝辑录齐焘、亮吉、锡麒及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之文为八家四六云。此八家外，有金匮杨芳灿，与弟揆并负时名。

芳灿，字蓉裳。母梦五色雀集庭树而生。诗文华赡，学使彭元瑞大异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廷试得知县，补甘肃之伏羌。回民田五反，县民马称骥应之。未发，芳灿从称骥甥马映龙侦得，立捕斩之，因城守。贼奄至，以无应，解围去。憾映龙泄其谋，扬言映龙故与通，约五日后献城也。阿桂逮映龙，将杀之，卒以芳灿言得免。叙功，擢知灵州，顾不乐外吏，入赀为户部员外郎。与修会典，益务记览。为词章，尝曰："色不欲丽，气不欲纵，沉博奥衍，斯骈体之能事矣。"丁母忧，贫甚，鬻书以归。著芙蓉山馆诗文钞。

揆，字荔裳。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从福康安征卫藏。官至四川布政使。有藤花馆稿。

鼐，字山尊。嘉庆四年进士，终侍讲学士。以母老告归，主讲扬州。亦长骈体，有夕蔡书屋集。

徐文靖，字位山，当涂人。父章达，以孝义称乡里。文靖务古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皆援据经史。雍正改元，年五十七，始举江南乡试。侍郎黄叔琳典试还朝，以得三不朽士自矜，盖指文靖及任启运、陈祖范也。乾隆改元，试鸿博，不遇。詹事张鹏翀以所著山河两戒考、管城硕记进呈，赐国子监学正。十七年，徵经学，入都。会开万寿恩科，遂与试，年八十六，以老寿赐检讨，给假归。卒，年九十馀。其所著又有周易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统笺诸书。

赵青藜，字然一，泾县人。九岁能文，乾隆元年，举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充浙江乡试考官。迁御史，再充浙江考官，母忧归，服阕，还台，又充湖南考官。在台前后五年，有直声。如请清屯田、归运丁、弛米禁、济民食、提耗羡归公、兴西北水利；又劾总督高斌、侍郎周学健奏开捐例，启言利之端，为害甚大。所言能持大体，不为激切之论。寻以耳疾乞休，年八十馀，卒。青藜外和内严，以不欺为主。受

古文义法於方苞，苞称及门中如青藜者，可信其操行之终不迷。著有漱芳居集，读左管窥，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穿穴甚深。

先是青藜同郡以史学称者，推南陵汪越，字师退。康熙四十四年举人。食贫励节，守令咸折节致敬。不妄干谒。著绿影草堂集，冲淡典博。其读史记十表，排比旧文，钩稽微义，所得尤多。

硃仕琇，字斐瞻，建宁人。资性朗悟，而记诵拙，日可数十言，援笔为文辄立就。从南丰汪世麟学古文，临别请益，世麟曰："子但通习诸经，则世无与抗矣。"仕琇惊诧其言，遂以己意求之经传，旁及百家诸子书，一以昌黎为宗。副都御史雷鋐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乾隆九年，举乡试第一。逾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出知夏津县，民为之谣曰："夏津清，我公能。"在任七年，以河决，改福宁府学教授。归，主鰲峰讲席者十年，卒，年六十六。

仕琇以古文辞自力，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为文者惟人。尝与友人书曰："为文在先高其志。其心有以自得，则吾心犹古人之心也，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究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於前矣。於是顺其节次焉，还其训诂焉，沉潜其义蕴焉，调和其心气焉，久则自然合之，又久则变化生之。於是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台，如鸿渐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仕琇与大兴硃筠及弟珪友善，筠推服其文甚至。著梅崖文集。

福建古文之学自仕琇。其后再传有高澍然，字雨农，光泽人。嘉庆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未几，移病归。研说经传，尤笃嗜昌黎集。其文陈义正，言不过物，高视尘壒之表。名不如仕琇，要其自得之趣，有不求人知能自树立者。著春秋释经、论语私记、韩文故及抑快轩文集。

蒋士铨，字心馀，铅山人。家故贫，四岁，母锺氏授书，断竹篾为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喜吟咏。由举人官中书。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文名藉甚，裘曰修、彭元瑞并荐其才。旋乞病归。帝屡从元瑞询之，元瑞之士铨母老对。帝赐诗元瑞，有"江西两名士"之句。士铨感恩眷，力疾起补官，记名以御史用。未几，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

士铨赋性悱恻，以古贤者自励，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著忠雅堂集。少时与武宁汪軔、南昌杨垕为昆

弟交，出入必偕，财物与共。

韧，字鱼亭，优贡生。垕，字子载，举人，本天全六番招讨宣慰使孙，雍正初，改土归流，安置江西，遂为南昌人。诗名与韧相埒。士铨甚推服之。同时有南丰赵由仪，字山南。与士铨等并称四子。其后继起者，曰东乡吴嵩梁、临川乐钧。

嵩梁，字兰雪。以举人官中书，选知黔西州。著香苏山馆集。声播外夷，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以梅花一瓮供奉之，称为诗佛。日本贾人斥四金购其诗扇。其名重如此。

钧，初名宫谱，字元淑。嘉庆六年举人。与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著青芝山馆集。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恆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穀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穀，后遂不革，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羡去，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馀人，付奉顾逸去，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適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恆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馀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蕆事。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劄记、皇朝武功纪盛、陔馀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其同里学人后於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亮吉、星衍、怀玉自有传。

景仁，字仲则，武进人。九岁应学使者试，临试犹蒙被索句。后以母老客游四方，觅升斗为养。硃筠督学安徽，招入幕。上巳修禊，赋诗太白楼。景仁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成数百言，坐客咸辍笔。时士子试当涂，闻使者高会，毕集楼下，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名大噪。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高宗四十一年东巡，召试二等。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赀之，援例为县丞，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道卒。亮吉持其丧归，年三十五。著两当轩集。子乙生，通郑氏礼，善书，早卒。

伦，字敦五。乾隆中进士，苍梧县知县。著有杜诗镜诠。

星垣，字叔诺，大学士宫五世孙。乾隆五十年，辟雍礼成，进颂册，钦取一等一名，选训导。后官河间县知县。有白云草堂集。

书受，副贡生。叶县知县。有教经堂集。

严长明，字道甫，江宁人。幼奇慧。年十一，为李绂所赏，告方苞曰：“国器也！”遂从苞受业。寻假馆扬州马氏，尽读其藏书。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入军机。长明通古今，多智数，工於奏牍，大学士刘统勋最奇其才。户部奏天下钱粮杂项名目繁多，请并入地丁徵收，长明曰：“今之杂项折徵银，皆古正供也。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谓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使民重困也。”统勋曰善，乃奏已之。大学士温福征大金川，欲长明从行，长明固辞。退，有咎之者，答曰：“是将败没，吾奈何从之！”既而温福果军溃以死，随往者皆尽。

长明在军机七年，幹敏异众，然亦以是见嫉。其救罗浩源事，人尤喜称之。浩源，云南粮道也。分偿属吏汪应缴所亏帑金，有诏逾期即诛。浩源缴不如数，逾期十日，牒请弛限。上下其议，时统勋主试礼

部，秋曹无敢任其事者。长明因挝鼓入闱，见统勋，为言汪已捐复，将曳组绶出都，独坐浩源，义未协，宜仍责汪自缴。统勋曰：“具疏稿乎？”曰：“具。”即振袖出之，辞义明晰。疏入报可，狱遂解。其他事多类此。人有图其像祀之者。三十六年，擢侍读。尝扈跸木兰，大雪中失橐扆并所装物，越日故吏以扆至。问“何以知为吾物”，曰：“军机官披羊裘者独君耳。”长明劳而遣之。

后以忧归，遂不复出。客毕沅所，为定奏词。又主讲庐阳书院。博学强记，所读书，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於情。著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徵馀录等书。

子观，字子进。嗜学，好金石文字。父乞归后，筑归求草堂，藏书二万卷，观丹黄几满。著江宁金石记，钱大昕甚高其品节。

硃筠，字竹君，大兴人。乾隆甲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由赞善大考擢侍读学士，屡分校乡会试。庚寅，典福建乡试，辛卯，督安徽学政。

诏求遗书，奏言翰林院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校辑。旋奉上谕：“军机大臣议复硃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节，已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又硃筠所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及每书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於本书卷首之处，即令承办各员，将各原书详细检阅，并书中要旨总叙厓略，呈候裁定；又将来书成，著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自此始。筠又请仿汉熹平、唐开成故事，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未几，坐事降编修，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修日下旧闻考。高宗尝称筠学问文章殊过人。寻，复督学福建。归，卒，年五十有三。

筠博闻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谓经学本於文字训诂，周公作尔雅，释诂居首；保氏教六书，说文仅存。於是叙说文解字刊布之。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务，汲引后进，常若不及。因材施教，士多因以得名，时有硃门弟子之目。好金石文字，谓可佐证经史。诸史百家，皆考订其是非同异。为文以郑、孔经义，迁、固史书为质，而参以韩、苏。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并为世重。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搜罗文献，表章风化，一切破崖岸而为之。好客，善饮，谈笑穷日夜。酒酣论天下事，自比李元礼、范孟博，激扬清浊，分别邪正，闻者悚然。著有笥河集等。

翁方纲，号覃溪，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预千叟宴。四年，左迁鸿胪寺卿。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於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一］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於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於道德，而探原於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於方，理深於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懽；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锺山书院四十馀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子景衡，举人，知县。有隽才，鼐故工书，景衡学其笔法，能乱真。

吴定，字殿麟，歙县人。举孝廉方正。与姚鼐相友善，论文严於

法。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定尝语陈用光曰："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如是，其为学可知矣。"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

鲁九皋，原名仕骥，字絜非，新城人。尝从鼐问古文法，又使其甥陈用光及鼐门。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山西夏县，以积劳致疾卒。所著曰山木居士集。

用光，字硕士。嘉庆六年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侍郎。笃於师友谊，尝为姚、鲁两师置祭田，以学行重一时。著有太乙舟文集。

当嘉、道间，传古文法者，有宜兴吴德旋、上元梅曾亮诸人，曾亮自有传。德旋，字仲伦。诸生。以古文鸣。与阳湖恽敬、永福吕璜以文相砥镞。诗亦高澹绝俗，有初月楼集。

宋大樽，字左彝，仁和人。弱岁，刲股愈母疾，让产其弟。乾隆三十九年举人，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豪於饮酒，善鼓琴，时时出游佳山水，助其诗兴。其诗由唐人而上溯之，极於古歌谣而止，才力足以相俪。有茗香论诗、学古集、牧牛村舍诗钞。

同县钱林，字金粟。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侍读学士，左迁庶子。林熟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钱法诸大政。诗亦醞酿於汉、魏、六朝。阮元督学浙江，称为华实兼茂之士。著文献徵存录、玉山草堂诗集。

端木国瑚，青田人。青田故产鹤，国瑚生而清傲似鹤，其大父字之曰鹤田。阮元督学得之，恆讠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命赋使署定香亭，赋成，一时传诵。国瑚好学深思，通天文之奥。尝被召相山陵，叙劳官中书。道光十三年进士，选用知县。性不耐剧，投牒就原官。著周易指，属稿二十六年而后成。诗才清丽，有太鹤山人集。又著周易葬说、地理元文，后颇悔之，不轻为人营葬。

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著南野堂集。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熟於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於正史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继游硃筠门，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

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推原官礼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传。其於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尝与戴震、汪中同客冯廷丞宁绍台道署，廷丞甚敬礼之。

学诚好辩论，勇於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皆得体要，为世所推。

章宗源，字逢之。乾隆五十一年，大兴籍举人，其祖籍亦浙江也。尝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积十馀年始成。稿为仇家所焚，仅存史部五卷。

后百有馀年，有姚振宗，字海槎，山阴人。著汉艺文志、隋经籍志考证，能订宗源之失。又补后汉、三国两艺文志。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

而学诚同时有归安吴兰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九年举人。稽古博闻，多所纂述。尝以宋吴缜著有五代史记纂误，因更取薛居正旧史参校，为纂误补四卷。同邑丁杰邃於经，兰庭熟於史，一时有“丁经吴史”之目。嘉庆元年，与千叟宴。他所著又有五代史考异、读通鉴笔记、南雲草堂集。

祁韵士，字鹤皋，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大考改户部主事。嘉庆初，以郎中监督宝泉局。局库亏铜案发，戍伊犁。未几，赦还。卒於保定书院，年六十五。

韵士幼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胜、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记览。弱冠，馆静乐李氏，李藏书十馀楹，多善本，韵士寝馈其中五年，益赅洽。既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馀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徵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於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八年而后成书；又别撰藩部要略，以年月编次。盖传仿史记，而要略仿通鉴。李兆洛序之，谓如读邃皇之书，睹鸿濛开辟之规模矣。及戍伊犁，有所纂述，大兴徐松续修之，成新疆事略。

韵士又著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皆考证古今，简而能核。外有万里行程记、己庚编、书史辑要、诗文集。

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扌兑失蹖駮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斋诗、文集。

秋涛，字原船，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经世之务。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后复详订图说，起汉、晋讫道光，增为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召见，擢员外郎、懋勤殿行走，旋以忧去。同治改元，年三十九，卒。又著王会篇笺释、一镫精舍甲部藁。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亦秋涛在官时创藁云。

冯敏昌，字伯术，钦州人。童年补诸生。翁方纲按试廉州，以拔贡选入国学。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大考，改户部主事，调补刑部。性至孝友，闻父丧，一痛呕血，大雪，徒跣竟日。方纲忧曰：“敏昌万无生理！”则持其母夫人书促令归省。及丁内艰，庐墓久，遂不复出。

平生足迹半天下，尝登岱，题名绝壁；游庐阜，观瀑布；抵华岳，攀铁纤，跻□峡。在河阳时，亲历王屋、大行诸山。又以北岳去孟县不千里，骑骏马直造曲阳飞石之巅，穷雁门、长城而返。最后宿南岳庙，升祝融峰，观云海。其悱恻之情，旷逸之抱，一寓於诗。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孟县志、华山小志、河阳金石录。学者称鱼山先生。

其后岭南以诗名家者，有嘉应宋湘，字焕襄。嘉庆四年进士。以编修典试四川、贵州，出知曲靖府。教属地种木棉，人称“宋公布”。署广南、永昌，皆有绩。永昌湾甸土州知州死，远族景在东谋袭其职，据境专杀自恣，如是者五六年。当事怯，莫敢发。民、夷赴愬，湘请诸镇帅，不允；乃率僚属游宴栖贤山，从容赋诗，密约乡兵乘夜兼行，出不意，擒在东斩之，费银八千两，不取偿公家，边隅以靖。终湖北督粮道。诗学少陵，有不易居集。

敏昌同时又有赵希璜，字渭川，长宁人。少读书罗浮山，与顺德黎简友善。乾隆四十四年举人。知安阳县，邑志久未修，希璜聘武亿共成之。纪昀推其体例合古法。末附金石录十二卷，尤精确。希璜工诗，著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

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司业。五十年，高宗临雍，率诸生七十馀人听讲，礼成，赏赉有差。本名运昌，命改今名，国语言“竭力有为”也。由庶子迁侍读学士，大考降员外郎，阿桂荐补左庶子。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顾数奇，官至四品即左迁。其后两为侍讲学士，一以大考改赞善，一坐修书不谨贬庶子，遂乞病归。

所居后载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龛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著清秘述闻、槐□载笔、存素堂诗集。平生於诗所激赏者，舒位、王昙、孙原湘，作三君子咏以张之。然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著天真阁集。

原湘，字子潇，昭文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未仕。

同时江苏与原湘负才名者，有吴江郭麟，字祥伯。附监生。一眉莹白如雪，风采超俊。家贫客游，人争倒屣。诗学李长吉、沈下贤，词尤清婉。著灵芬馆集。尝病潘昂霄金石例之隘，因据洪氏隶释为金石例补，又撰词品十二则，以继司空表圣之诗品。

恽敬，字子居，阳湖人。幼从舅氏郑环学，持论能独出己见。乾隆四十八年举人，以教习官京师。时同县庄述祖、有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集辇下，敬与为友，商榷经义，以古文鸣於时。既而选令富阳，锐欲图治，不随群辈俯仰。大吏怒其强项，务裁抑之，令督解黔饷。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后遭父丧，服阕，选新喻。吏民素横暴，绳以法，人疑其过猛。已乃进秀异士与论文艺，俗习大变。调知瑞金，有富民进千金求脱罪，峻拒之。关说者以万金相啗，敬曰：“节士苞苴不逮门，吾岂有遗行耶！”卒论如法。由是廉声大著。卓异，擢南昌同知。敬为人负气，所至辄忤上官，以其才高优容之，然忌者遂衔之次骨。最后署吴城同知，坐奸民诬诉隶诈财失察被劾。忌者闻而喜曰：“恽子居大贤，乃以赃败耶！”

敬既罢官，益肆其力於文。深求前史兴坏治乱之故，旁及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会其友惠言殁，於是敬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敢不并力治之？”其文盖出於韩非、李斯，与苏洵为近。卒，年六十一。著大云山房稿。其治狱曰子居决事，附集后。

赵怀玉，字亿孙，武进人，尚书申乔四世孙。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久之，出为青州府同知，以忧归，终於家。性坦易，工古文辞。尝自言不敢好名为欺人之事，不敢好奇为欺世之学。恽敬称其文无有杂言诐义离真反正者。著有生斋文集。

黎简，字简民，顺德人。十岁能诗。益都李文藻令朝阳，见简诗，曰："必传之作也。"劝令就试。学使李调元得其拟昌黎石鼎联句，奇赏之。补弟子员，人号之曰黎石鼎。久之，膺选拔。寻丁外艰，遂终於家，足不逾岭。海内名流，钦其高节。袁枚负盛名，游罗浮，邀与相见，谢不往也。著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所与交同邑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皆以诗名。

锦芳，字粲夫。乾隆中进士，官编修。通说文，喜金石文字。弟锦麟，字瑞夫。举人。兄弟并为翁方纲所器异。锦麟以赋"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得名，时呼张碧天。早卒。锦芳著逃虚阁诗钞，与钦州冯敏昌、同邑胡亦常称"岭南三子"。

丹书，字廷授。亦以诗受知调元。贡优行，事亲孝，居丧能尽哀。后举於乡。至都，朝贵争延之，辞不就。尝曰："贫与富交则损名，贱与贵交则损节。"晚官教谕，兼工书画。著鸿雪斋诗钞。

坚，字介卿。岁贡生，穷老不遇。著迟删集。

亦常，字同谦。举人。落第南归，与戴震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手写震所著书，谋刊之。多□敢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抵家卒。有赐书楼集。

张士元，字翰宣，震泽人。工古文辞，师法归有光。岁正，陈其集几上，北面拜之。又用归氏评点史记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韩、欧，无不合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久不第，留京师馆董诰第八年。诰主会试，欲令士元出门下，不能得也。姚文田督学江南，士元与有旧，戒诸子勿应试。年老，铨教谕，以耳聩谢不就。曰："国家设学校，使师弟子相从讲学，岂漫以廪禄拯寒生哉？"乃归老烂谿之上，撰述自娱。学者称鲈江先生。

性澹泊寡交，独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以学问相切劘。姚鼐见其文，亦拟之震川。卒，年七十。著嘉树山房集。

同邑张海珊，字越来；张履，字渊甫：皆举人。海珊道光元年乡试

解首，榜发，已前卒。其论学以宋贤为归，又耻迂儒寡效，自农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势所在，及漕粮利弊，悉心究讨。三吴亢旱港涸，一日北风大作，水入，纠众筑堤储之，岁以有秋。著小安乐窝集、丧礼问答、火攻秘录。

履，海珊门人也。传海珊之学，尤精三礼。其议礼之文，皆犁然有当，非徒习训诂名物者。官句容训导。著积石山房集。

列传二百七十三文苑三

张澍 邢澍 莫与俦 子友芝 陆继辂 从子耀遹 彭绩

洪颐煊 兄坤煊 弟震煊 邓显鹤 万希槐 周济 陈鹤

徐松 沈尧 陈潮 李图 李兆洛 承培元 宋景昌 缪尚诰 六承如

钱仪吉 从弟泰吉 包世臣 齐彦槐 姚椿 顾广誉

张鉴 杨凤苞 施国祁 黄易 瞿中溶 张廷济 沈涛 陆增祥

董祐诚 方履籛 周仪暐 俞正燮 赵绍祖 汪文台 汤球

潘德舆 吴昆田 张维屏 谭敬昭 彭泰来 梅曾亮 管同 刘开

毛岳生 汤鹏 张际亮 龚巩祚 魏源 方东树 从弟宗诚

苏惇元 戴钧衡 鲁一同 子蕡 谭莹 熊景星 黄子高 莹子宗浚

吴敏树 杨彝珍 周寿昌 李希圣 斌良 锡缜 李云麟

何绍基 孙维朴 李瑞清 冯桂芬 王颂蔚 叶昌炽 管礼耕 袁宝璜

李慈铭 陶方琦 谭廷献 李稷勋 张裕钊 范当世 硃铭盘 杨守敬

吴汝纶 萧穆 贺涛 刘孚京 林纾 严复 辜汤生

张澍，字介侯，武威人。父应举，有孝行。嘉庆四年，澍年十八，成进士。是科得人最盛，澍选庶吉士，文词博丽。散馆改知县，初令玉屏，以病归。叙防河劳，选屏山，摄兴文，丁父艰。再起，知永新。署临江通判，坐徵解缓，罢官。开复，补泸溪，复以忧去。

澍性亢直，所至辄有声。在黔时，巡抚初彭龄过县，澍杖其仆之索金者。座主蒋攸銛督四川，甫下车，举劾属吏，风采严峻。澍上书论其循情市恩，黜陟不当，以此官不遂。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蒐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

同时甘肃有与之同名者，曰邢澍，字雨民，阶州人也。两人学派亦略相近。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南安知府。好古博闻，孙星衍辑寰宇访碑录，多资於澍。著有关右经籍考、两汉希姓录、金石文字辨异、守雅堂集。

莫与俦，字犹人，独山州人。少有志操，兄殁，持期服，不与试。嘉庆四年，硃珪、阮元总裁会试，所拔取多朴学知名士，与俦亦以是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令盐源县。俗，富民买田好择取无税者，贫民往往鬻产存赋，久辄逃亡。与俦责赋富人，而贳其隐占罪。又上言河西宁远子税所府隶横征病民，得裁去。木里喇吗左所有山产银铜，布政使符县开矿，与俦持不可，以为矿山实土官经堂所据，奸民所呈地图距经堂远，实无矿，开厂聚众，滋扰夷境，贪小利，贾大衅，事诚不便。大吏檄与俦覆勘，至则矿山果在经堂右。其众严兵以待，既瞻与俦貌，聆其温语，皆解甲罗拜。县令至，土司例有供餽，尽却之，又悬诸禁。比还，老幼遮道献酒，填咽不得前。举治行卓异，以父忧去。母老，遂请终养。

久之，被吏部檄复起，自请改教授，选遵义。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旦暮进诸生而诏之："学以尽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听其自至可也。程、硃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至六艺故训，则国朝专经大师，实迈近古。"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其后门人郑珍及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为西南大师。与俦著二南近说，诗文散佚。友芝记其言行为过庭碎录。

友芝，字子偲。家世传业，通会汉、宋。工诗。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友芝亦乐易近人，癯貌玉立，而介特内含。道光十一年举人，在京师远迹权贵。胡林翼、曾国藩皆其旧好，留居幕府，评骘书史外，荣利泊如也。咸丰时，尝选取县令，弃去。至是中外大臣密疏荐其学行，有诏徵至，复谢不就。卒，年六十一。著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郘庭诗钞、宋元旧本经眼录、樗茧谱注、唐本说文木部笺异。

陆继辂，字祁孙，阳湖人。幼孤，生母林严督之，非其人，禁勿与游。甫成童，出应试，得识丁履恆，归告母，母察其贤，始令与结。其后益交庄曾诒、张琦、恽敬、洪饴孙辈，学日进。嘉庆五年举人，选合肥训导。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贵溪令，三年引疾归。继辂仪幹秀削，声清如唳鹤。不以尘务经心，惟肆力於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然继辂选七家古文，以为惠言、敬受文法於钱伯坰，伯坰亲业刘大櫆之门；盖其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窥史、汉，桐城、阳湖，皆未尝自标异也。继辂著崇百药斋集、合肥学舍札记。

从子耀遹，字劭文。县学生。工为诗，喜金石文字，与继辂齐名。其为人韬敛精采，而遇事侃侃无所挠。游公卿间，尤长尺牍。尝客陕西巡抚幕，教匪反滑县，那彦成过长安，闻耀遹名，即请见，为陈机宜数十事，因嘱具草以闻，多施行。道光初，举孝廉方正，选阜宁教谕，卒。有双白燕堂集、金石续编。

继辂所钞七家文者，大櫆、惠言、敬外，则方苞、姚鼐、硃仕琇、彭绩也。

绩，字秋士，长洲人。品诣孤峻。乾隆末，穷而客死。无子，年四十四。族子绍升曰："人之吊先生者，悲其穷。吾独谓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采，其英亦元结、孟郊之匹，未见其穷也。"有秋士遗集。馀六人皆自有传。

洪颐煊，字旌贤，临海人。少时自力於学，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寮，夜就佛镫讲诵不辍。学使阮元招颐煊、震煊就学行省，名日起。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適阮元督粤，知颐煊学优非吏才，延致幕府，相与谘诹经史。后卒於家。性喜聚书，广购岭南旧本至三万馀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觏。著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管子义证、汉志水道疏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诗文集。

坤煊，字载厚。乾隆末，以拔贡生举乡试，题名后十馀日卒。

震煊，字百里。精选学，诗才敏赡。阮元修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皆任其役。后颐煊十二年充选拔贡生。既廷试，贫不克归，遂以客死。著夏小正疏义。

邓显鹤，字子立，新化人。少与同里欧阳绍洛以诗相励，游客四方，所至倾动。嘉庆九年举人。厌薄仕进，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学者称之曰湘皋先生。内行修，事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於己子。尤笃於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

遗行於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硃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又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共数百卷。晚授宁乡训导。卒，年七十五。

同时万希槐，字蔚亭，黄冈人。以廪膳生官南漳训导。通经史百家言，著十三经证异。困学纪闻集证，陈嵩庆推为王氏功臣。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好读史，喜观古将帅兵略，骑射击刺艺绝精。嘉庆十年进士。或谓之曰："对策语幸无过激。"济曰："始进，敢欺君乎！"及廷对，纵言天下事，字逾恆格。以三甲归班选知县，改就淮安府学教授。上丁释奠，礼毕，知府王毂就殿门外升舆，济趋前阻之，知府不怿去，济遂引疾归。是秋冒赈事发，自毂以下吏皆得罪，济以先去免。淮南北盐枭充斥，总督孙玉庭知济能，以防抚事属之。济集营弁，勒以兵法，奸民皆敛迹。已而叹曰："盐务不理其本，徒缉私，私不可胜缉也。"因谢去。济与李兆洛、张琦、包世臣订交。当是时，数吴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世臣、济两人。

济虽以才自喜，一日尽屏豪习，闭门撰述，成晋略八十卷，例精辞洁，於攻取防守地势多发明论赞中，非徒考订已也。晚复任淮安教授，遴秀童教以乐舞，礼成，观者盈千。周天爵移督湖广，邀济偕行。道卒，年五十九。

陈鹤，字鹤龄，元和人。操行修洁，亦精史学。嘉庆元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出无车马。与栖霞牟昌裕、阳山郑士超有"工部三君子"之目。熟於明代事，辑明纪六十卷。未成，卒。后八卷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道光末举人。官中书。后参张国樑军事，殉难，赠知府衔

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编修。简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於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赐名新疆事略，特旨赦还，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道光改元，起内阁中书，洊擢郎中，补御史，出知榆林府。未几，卒。他所著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新疆赋共数十卷。

松喜延誉后进。其客有沈尧者，字子惇，乌程人。优贡生。性沉

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初为何凌汉、陈用光所赏拔。入京师，馆於松。松称其地学之精。歙程恩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尧客死，张穆裒其遗著，为落颿楼藁。

陈潮，字东之，泰兴人。通经，工小篆，又擅周髀之学。尝夜登高台窥星象，不寐。游京师，亦卒於松寓。

李图，字少伯，掖县人。以拔贡生官直隶无极县知县，谢病归。图读书十行俱下，天才卓越。工诗古文词，力屏近世浮靡之习。尝曰："文非司马子长，诗非苏、李，不足为师法也。"徐松为济南泺源书院山长，见图诗，叹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著有鸿桷斋诗文集。山左称诗者，王士祯、赵执信以后，以图为巨擘云。

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令凤台，俗獷悍多盗，地接蒙城、阜阳，远者至百八十里，官或终任不一至。兆洛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叙之。於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其捕盗，尤为人所喜称。尝骑率健勇出不意得其魁，因察而抚之。兆洛尝曰："凤、颍、泗民气可用，拣集五千人，方行天下有馀矣。然唯其豪能使之，官帅至千里外，必客兵势胜足相钤制乃可。"兆洛在县七年，以父忧去，遂不出。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

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资恤故旧穷乏无不至。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因辑骈体文钞。其序略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迁变，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於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於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夫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卒，年七十一。其自著曰养一斋集。所辑有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地理韵编。

培元，字守丹。优贡生。著说文引经证例、籀雅、经滞揭{猪木}。

景昌，字冕之。县学生。著星纬测量诸篇。

尚诰，字芷卿。举人。著古韵谱、双声谱、经星考。

承如及族人严，皆贡生。兆洛订舆地图，六氏两生所手绘也。

钱仪吉，字衎石，嘉兴人，尚书陈群曾孙。父福胙，侍读学士。仪吉生有五色文禽翔其室，故初名逵吉，后易焉。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累迁至工科给事中。皆能举其职，因公罢归。

仪吉治经，先求古训，博考众说，一折衷本文大义，不持汉、宋门户。尝著经典证文、说文雅厌。雅厌者，以十九篇之次，写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经籍传注推广之。其读史，补晋兵志、朔闰诸表，撰三国晋南北朝会要，体例视徐天麟有所出入，不限断以本书。又仿宋杜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得清臣工文儒等八百馀人，辑录之为碑传集。后卒於大梁书院，年六十八。

从弟泰吉，字警石。少孤，执丧尽哀礼。与仪吉以学行相磨，远近盛称“嘉兴二石”。为诗文原本情性，读其辞，知其於孝友最深也。以廪贡生得海宁州学训导。居间务读书，自经史百氏下逮唐、宋以来诗文集，靡不博校。以其学语诸生，诸生之贤且文者大附。尝修学宫，以费所羡修海昌备志。既又得民间节孝行者千馀事为旌之，曰：“吾职也。”再三请，必得乃已。为训导几三十年，不以枝官自放旷。粤寇陷浙，往依曾国藩，卒於安庆。著曝书杂志、甘泉乡人稿。仪吉子宝惠，泰吉子炳森，皆能世其学。

包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一权新喻，被劾去。复随明亮征川、楚，发奇谋不见用，遂归，卜居金陵。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钜政。无不屈节谘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初，海盗蔡牵犯上海，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游袁浦，值河事亟，箸策河四略。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私枭充斥，议者争言缉私。世臣拟多裁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督灶户，不分畛域，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官印照，赴场缴课买盐。州县具详，运司存核，则场官不能乾没正课；而

转输迅速，则盐价必锐减；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以之津贴办公，并增翰、詹、科、道廉俸，为计甚便。

其论西北水利曰："今国家南漕四百万石，中岁腴田二百万亩所产也。有田四百万亩，岁入与佃半之，遂当全漕。先减运十之一，粜其榖及运资置官屯，递减至十年，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馀量加赋饷，而官可廉，兵可练。不然，漕东南以赡西北，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

世臣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

齐彦槐，字梅麓，婺源人。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金匮令。毁淫祠，岁旱，勤赈务。擢苏州府同知，陈海运策，巡抚召诘之，条举以对，巡抚不能难，终以更张寝其事。后十馀年，改行海运，仍仿其法焉。尝制浑天仪、中星仪，并各为之说，及龙尾、恆升二车，便民运水。又著北极星纬度分表、海运南漕丛议、梅麓诗文集。

姚椿，字春木，娄县人。父令仪，四川布政使，又屡参戎幕。椿高才博学，幼随父游历诸行省，洞知闾阎疾苦，慨然欲效用於世。

以国子监生试京兆，日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辈文酒高会，才名大起。顾试辄不遇。既，又受学於姚鼐，退而发宋贤书读之，屏弃夙习，壹意求道，泊如也。尝得宝应硃泽澐遗著，叹曰："此真为程、硃之学者！"亲诣其墓拜之，申私淑之礼。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不就。主书院讲席，以实学励诸生。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文之用有四：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词深美。"其录清代人文八十馀卷，一本此旨。著有通艺阁录、晚学斋文录。

顾广誉，字维康，平湖人。优贡生，举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寇乱，未廷试。广誉慕其乡张履祥、陆陇其之为人，刻意厉行。其治经一依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遗法。著学诗详说，用力至勤。又悯晚近丧祭礼废，恩纪衰薄，婚娶僭侈逾度，乃变通古礼，酌时俗之宜，成四礼榷疑八卷。姚椿推为一时宗匠。有悔过斋文稿。卒於上海龙门书院。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元剿海寇，赈两浙

水灾，一资鉴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以为河运虽安，费钜；海运费省，得其人熟习海道，未尝不安。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采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

凤苞，字傅九。元编经籍篡诂，凤苞与分纂。熟明季事，尝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传於时。晚馆郡城陈氏，其书室为郑元庆鱼计亭，人以为元庆复生云。

国祁，字非熊。与凤苞皆廪膳生。国祁病金史芜杂，积二十馀年，成金史详校。以其帙繁，乃列举条目为金源劄记。又作元遗山集笺、金源杂事诗。国祁工诗文，善填词。家贫，为人主计市肆中。有一楼，颜曰吉贝居，著书其中，毁於火，著述多烬。

黄易，字小松，钱塘人。父树穀，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於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勤於职事。尝得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於嘉祥，乃即其地起武氏祠堂，砌石祠内。又出家藏精拓双钩锓木。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是正，以是所蓄甲於一时。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蒐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尚然也。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为钱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学。官湖南布政司理问，搜奇访僻於人迹罕至之境，所获益多。著有孔庙从祀弟子辨证、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说文地名考异、古泉山馆彝器图录、钱志补正集、古官印考证、古镜图录、续汉金石文编，凡二十馀种。

张廷济，字叔未，嘉兴人。嘉庆三年，举乡试第一。应礼部试辄蹶，遂归隐，以图书金石自娱。建清仪阁，藏庋古器，名被大江南北。

沈涛，字西雝。与廷济同邑。嘉庆十五年举人。咸丰初，署江西盐法道。粤贼攻南昌，随巡抚张芾城守。围解，授兴泉永道，未到官，卒。涛尚考订之学，喜金石，著常山贞石志、说文古本考。

陆增祥，字星农，太仓人。道光三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至辰永沅靖道。踵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补正百二十卷，凡三千五百馀通。又著砖录一卷。其订正金石款识名物，何绍基服其精。

董祐诚，字方立，阳湖人。生五岁，晓九九数。稍长，善属文。游

陕西，成华山神庙赋，一时传诵。其学於典章、礼仪、舆地、名物皆肆力探索，而尤精历算，尽通诸家法。特善深沉之思，书之钩棘难读者，一览辄通晓。复能出新意，阐曲隐，补罅漏。嘉庆二十三年举人。越五年卒，年三十三。

祐诚读诸史历志，因著三统衍补。复取三统以次迄明大统、万年、回回各术，拟撰五十三家历术，属稿未成，其兄基诚取已成五种附水经注图说刊之。其所著算学，有割圜连比例术图解、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堆垛求积术若干种。

基诚，字子诜。进士。由刑部郎中出知开封府。工词章，与祐诚文合刊曰□多华馆骈体文。

方履籛，字彦闻，大兴人。与祐诚同年举人，为令闽中。初试吏署永定，里豪胡凤兆掘族人父棺，并杀其子，名捕不得。履籛至，为书谕之，凤兆自首，遂论如法。调闽县，会旱，祷两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履籛亦以骈文著称。尤嗜金石文字，所积几万种，有伊阙石刻录、富蘅斋碑目、河内县志、万善花室集。

周仪暐，字伯恬，阳湖人。嘉庆初举人，宣城训导。擢知山阳县，调凤翔。能诗。有夫椒山馆集。

其后又有吴颉鸿，字嘉之。道光中进士，官代州知州；庄缙度，字眉叔。进士，户部主事；赵申嘉，字芸酉；陆容，字蓉卿；徐廷华，字子楞；汪士进，字逸云；周仪颢，字叔程，举人，即仪暐弟也。号“毗陵后七子”，其名位亚於前七子。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性彊记，经目不忘。年二十馀，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藻为刻十五卷，名曰癸巳类稿，又有存稿十五卷，山西杨氏刻之。弟正禧，亦举人。多义行，文学与正燮齐名。

赵绍祖，字琴士，泾县人。年十二，受知学使硃筠，补诸生。筠授以说文，曰：“读此日无过十字。读注疏，亦无过十叶。必精造乃

已。”绍祖熟於史事，尝应布政使陶澍聘，修安徽省志，详赡有法。道光初，年七十，举孝廉方正。又十二年，卒。注有通鉴注商、新旧唐书互证、金石跋、安徽金石记、泾川金石记、金石文正续钞。

汪文台，字士南。与正燮同县，相善。宗汉儒，以论语邢疏疏略，因取证古义，博采子史笺传，依韩婴诗传例作论语外传。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有益於后学，然成於众手，时有駮文，别为表识，作校勘记识语，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礼聘之。又尝纂辑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及脞稿，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汤球，字伯玕，亦黟人。少耽经史，从正燮、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通历算星纬，耻以艺名。尝辑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球读史用力於晋书尤深，广蒐载籍，补晋史之阙，成书数种。同治六年，举孝廉方正。光绪七年，卒，年七十八。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刲臂肉和药进，父察其色动，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遵礼制，柴瘠鬭然。著丧礼正俗文、祭仪，为家法。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尝以挽回世运，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锺昌馆德舆於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年五十五。

初，阮元总督漕运，招之，谢不往。后硃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原纳交，德舆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其所与游，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皆一时之选。德舆诗文精深博奥，有养一斋集。

门人清河吴昆田，字云圃。举人，刑部员外郎。晚年家居，贼犯清河，团练防守，邑赖以安。著漱六轩集。

张维屏，字子树，番禺人。工诗，计偕入都，翁方纲赏异之。与黄培芳、谭敬昭称“粤东三子”。道光二年进士，改官知县，署黄梅。江水溃堤，乘小舟勘灾，水急舟冲溜，挂树免。民为谣曰：“犯急湍，官救

民，神救官。”调补广济，公费一资漕折，民苦之，势不可革，引疾去。汪廷珍语人曰：“县官不原收漕，世罕见也！”丁艰服阕，原就閒，援例改郡丞，权南康。建太白、东坡祠庐山，暇则集诸生谈艺，以风雅寓规劝焉。未一载，复罢归。筑听松园，颓然不与世事，癖爱松，又号松心子。见松形奇古，辄下拜。精书法，朝鲜、小吕宋得其书，咸宝爱之。卒，年八十。有松心草堂集、国朝诗人徵略。培芳，香山人。

敬昭，字子晋，阳春人。顺德黎简者，以诗名海内，敬昭赋鹏鹤篇投之，简叹为异才。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著听云楼集。

同时广东以学行名者，又有高要彭泰来，字子大。生二十月，能即事诵古经，语无不切。嘉庆十八年拔贡生。绝意进取，学使李棠阶高其品，屏驺从徒步就见，询以挽回风俗之道。泰来为书数千言复之，棠阶表其庐，下教高要令，岁时存问。自惠士奇礼下胡方后，此为再见焉。著端州金石略、昨梦斋、诗义堂各集。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少时工骈文。姚鼐主讲锺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肄力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间以规曾亮，曾亮自喜，不为动也。久之，读周、秦、太史公书，乃颇寤，一变旧习。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道光二年进士，用知县，授例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馀年，与宗稷辰、硃琦、龙启瑞、王拯、邵懿辰辈游处，曾国藩亦起而应之。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而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於文推挹姚氏尤至。於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未几，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卒，年七十一。以增为刊其诗文，曰柏枧山房集。

同，字异之。少孤，母邹以节孝闻。同善属文，有经世之志，称姚门高足弟子。尝拟言风俗书、筹积贮书，为一时传诵。道光五年，陈用光典试江南，同中式。用光语人曰：“吾校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憙耳。”用光亦鼐弟子也。同卒，年四十七，著因寄轩集。子嗣复，字小异。能世其业，兼通算术。

鼐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其於同里，则亟称刘开之才。

开，字明东。以孤童牧牛，闻塾师诵书，窃听之，尽记其语。塾师留之学，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谒鼐，有国士之誉，尽授以文法。游客公卿，才名动一时。年四十，卒。著孟涂集。子继，字少涂。有信

义。遍走贵势求刻其父书，以此孟涂集益显。

宝山毛岳生，字申甫。用难廕改文学生。孤贫，以孝闻。自力於学，未弱冠，赋白雁诗，得名。亦从鼐学古文，以钩棘字句为工。有休复居集。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初喜为诗，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有诗三千首。既，官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御史。意气蹈厉，其议论所许可，惟李德裕、张居正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於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转郎中。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於尚书转奏，报闻。

鹏负才气，郁不得施，乃著之言，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幹，一幹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支幹相演，以递於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馀篇，最四十馀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二十四年，卒。同时有张际亮者，亦以才气磊落闻。

际亮，字亨甫，建宁人。少孤，伯兄业贾，以其才，资之读书。补诸生，肄业福州鼇峰书院，院长陈寿祺器之。寻试拔贡，入京师，朝考报罢，而时皆啧啧称其诗。鹾使曾燠以事至，召之饮。燠以名辈自处，纵意言论，同坐赞服，际亮心薄之。燠食瓜子粘须，一人起为拈去，际亮大笑，众惭。既罢，复投书责燠不能教后进，徒以财利奔走寒士门下。燠怒，毁於诸贵人，由是得狂名，试辄不利。乃遍游天下山川，穷探奇胜，以其穷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十八年，乡试者约："张际亮狂士不可中。"而际亮已易名亨辅，中式。拆卷，疑欲去之，副考官申解而止。及来谒，果际亮也，主试者愕然。会试复报罢。际亮故与桐城姚莹善。二十三年，闻莹以守土事被诬下狱，入都急难。及事白而际亮疾笃，以所著思伯子堂诗集嘱莹，遂卒。其后莹子濬昌辑而刊之，都三十二卷。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瑟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巩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恆格，时近俶诡，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

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骜桀，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於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菴诗文集。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於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　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馀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宗诚，字存之，从兄弟也：皆诸生。东树曾祖泽，拔贡生，为姚鼐师。东树既承先业，更师事鼐。当乾、嘉时，汉学炽盛，鼐独守宋贤说。至东树排斥汉学益力。阮元督众，辟学海堂，名流辐凑，东树亦客其所，不苟同於众。以谓："近世尚考据，与宋贤为水火。而其人类皆鸿名博学，贯穿百氏，遂使数十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又著书林扬觯，戒学者勿轻事著述。

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躭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惟恐词不达。年八十，卒於祁门东山书院。他所著有大意尊闻、向果微言、昭昧詹言、仪卫轩集，凡数十卷。东树博极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殁，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宗诚能古文，熟於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咸丰时寇乱，转徙不废学，益留心兵事吏治。著俟命录，以究天时人事致乱之原，大要归於植纲常、明正学，志量恢如也。山东布政使吴廷栋见之，聘为子师。倭仁、曾国藩皆因廷栋以知宗诚。倭仁为师傅，写其书数十则，进御经筵。国藩督直隶，奏以自随。令枣强十馀年，设乡塾，创敬义书院，刻邑先正遗著，举孝子、悌弟、节妇，建义仓，积穀万石，皆前此未有也。国藩去，李鸿章继任，亦不以属吏待之，有请辄施行。尝岁旱，已逾报灾期，手书为民请，并及邻郡邑，不以侵官自嫌，卒得请普免焉。举治行卓异，不赴部，自免归。以学行诏后进，人有一善，奖誉之不容口。勤於纂述，逾时越月辄成帙。著柏堂经说、笔记、文集百五十馀卷。诏加五品卿衔，从安徽学政请也。其同县友人又有苏惇元，字厚子；戴钧衡，字存庄：皆东树弟子。

惇元，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其学近张杨园，文似方望溪。编有杨园、望溪年谱。所著曰四礼从宜、逊敏录、诗文集。

钧衡，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自谓生方、姚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与惇元重订望溪集，增集外文十之四。其后荣成孙葆田更得遗稿若干篇刻之，方氏一家之言备矣。钧衡有经济才，与国藩为友，著书传补商，国藩亟称之。避寇临淮，妻李、妾刘皆殉难，钧衡呕血卒，年未四十。有蓉州集、味经山馆诗文钞。

鲁一同，字通甫，清河人。善属文，师事潘德舆。道光十五年举人。时承平久，一同独深忧，谓："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风烈不纪，一旦有缓急，莫可倚仗。"既，再试不第，益研精於学。凡田赋、兵戎诸大政，及河道迁变、地形险要，悉得其机牙。为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杜牧、尹洙之风。漕督周天爵见之，曰："天下大材也，岂直文字哉！"曾国藩尤叹异之。

试礼部，入都，国藩数屏驺从就问天下事。粤逆踞金陵也，同年生吴棠方宰清河，一同为草檄，传示列县，辞气奋发，江北人心大定。江忠源师抵庐州，友人戴钧衡为书通国藩之指，欲其起佐忠源。一同谢不出，复书极论用兵机宜，谓当缓金陵，专攻旁郡。其后大兵筑长围，期旦夕破金陵，一同独决其必败，未几，果溃裂，苏、浙沦陷。已而国藩克安庆，复金陵，一如所论。同治二年，卒，年五十九。著邳州志、清河志、通甫类稿。

子蕡，字仲实。诸生，文有家法。善综核，知府章仪林议减清河赋，苦繁重，叩蕡。蕡为剖析条目，退草三千言，明旦献之。仪林惊喜，因请主办，三年而成。又佐修安东水道，役竣，费无毫发溢。

谭莹，字玉生，南海人。弱冠应县试，总督阮元游山寺，见莹题壁诗，惊赏，告县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问姓名，不答。已而得所为赋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开学海堂课士，以莹及侯康、仪克中、熊景星、黄子高为学长。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於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曰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莹为学长三十年，英彦多出其门。道光二十四年，举於乡，官化州训导。久之，迁琼州教授，加中书衔。少与侯康等交莫逆，晚岁陈澧与之齐名。著乐志堂集。

景星，字伯晴，亦南海人也。以诗见赏於元。顾其意恨文士绵弱，学骑射技击。以举人终学官，无所试，一假书画自娱。

子高，字叔立，番禺人。优贡生。精小篆，喜考证金石。藏书多异本。

莹子宗浚，字叔裕。工骈文。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初举於乡，齿尚少。莹课令读书十年，乃许出仕。授以马氏通考，略能记诵。既，入翰林，督学四川，又充江南副考官。以伉直为掌院所恶，出为云南粮储道。宗浚不乐外任，辞，不允。再权按察使，引疾归，郁郁道卒。

吴敏树，字本深，巴陵人。父达德，岁歉，贷贫民穀逾万石，不偿，有名湖、湘间。敏树生而好学，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见。道光十二年，举於乡。时梅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姚氏学说。敏树起湖湘，不与当世士接手，录明昆山归氏文成册。既，入都，与曾亮语合。於是京师盛传敏树能古文。曾国藩官京师，与敏树交最笃，既出治军，欲使参幕事，辞不赴。

敏树貌温而气夷，意趣超旷，视人世忻戚得丧无累於其心。以大挑选浏阳训导，旋自免去。时登君山江楼，徜徉吟啸。学者称南屏先生。著柈湖文录。卒，年六十九。

敏树之友以文名者，曰杨彝珍，字性农，武陵人。父丕复，举人，

官石门训导，著历代舆地沿革。彝珍，道光末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与曾国藩、左宗棠往还，好奔走声气。重宴鹿鸣，赏四品卿。年九十馀，卒。有移芝室集。

周寿昌，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洊擢至侍读。时粤寇犯湖南，督师赛尚阿逗遛不战，上疏劾之，一时推为敢言。迨寇踞金陵，分党北犯，命随办京畿防务。乡民十七人阑入城，当事者侦获，以贼谍论，寿昌廉得实，趣令释之；或疑失要人旨，且得罪，寿昌曰："我岂以人命阿权贵哉？"卒释之。穆宗亲政，疏请躬行典礼，戒逸豫，报闻。

寿昌精核强记，虽宦达，勤学过诸生。笃嗜班固书，涂染无隙纸，成汉书注校补五十卷，易藁十有七。又有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思益堂集。官终内阁学士。

李希圣，字亦园，湘乡人。以进士官刑部主事。嗜学，初治训诂，通周官、春秋、穀梁，史习新旧唐书，文法骚、选，诗多凄艳，似玉谿。好读书，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经世之志。尝纂光绪会计录以总综财赋。又草律例损益议，张百熙等皆极重之。光绪末，卒。

斌良，字笠畊，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由廕生历官刑部侍郎，为驻藏大臣。善为诗，以一官为一集，得八千首。其弟法良汇刊为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赡，雅近竹垞、樊榭。迨服官农部，从军灭滑，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秉臬陕、豫，奉召还都，时与陈荔峰、李春湖、叶筠潭、吴兰雪唱酬，诗境益高。奉使蒙籓，跋马古塞，索隐探奇，多诗人未历之境，风格又一变，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阮元为序，亦颇称之。

法良，字可盦。梅曾亮称其诗学东坡，得清旷之气，而运以唐贤优游平夷之情。有沤罗盦诗集。

锡缜，原名锡淳，字厚安，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进士。由户部郎中授江西督粮道，为驻藏大臣，乞病归。工书，善诗文。著有退复轩诗文集。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以诸生从曾国藩督师剿粤匪，累功至副都统。时新疆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云麟任之。署伊犁将军。

治边皆著绩，为言官劾罢。云麟性刚使气，少好游，遍历五岳，归著旷游偶笔一卷。纪游诗有奇气。初谒国藩，適遇其子不为礼，云麟怒批之。国藩延入谢过，使独领一军。左宗棠奏调，亦称其有将才。云麟时被酒狂言，与世多忤。罢归后，卒贫困死。有诗集，西陲纪行。

道、咸以来，满洲如观成，字苇杭，瓜尔佳氏。有瓜亭杂录、语花馆诗集。鄂恆，字松亭，伊尔根觉罗氏。有求是山房集。震钧，字在廷，改名唐宴，瓜尔佳氏。有渤海国志、天咫偶闻。英华，字敛之，赫佳氏，正红旗人。博学善诗文，工书法。著书立说，中外知名。有安蹇斋集、万松野人言善录等。蒙古盛元，字恺廷，巴鲁特氏。有南昌府志、杭营小志、怡园诗草。汉军宗山，字歉梧，鲁氏。有窥生铁斋诗集、希晦堂遗文。皆以诗文名。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咸丰二年，简四川学政。召对，询家世学业，兼及时务。绍基感激，思立言报知遇，时直陈地方情形，终以条陈时务降归。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勖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又五。

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於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所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弟绍京，字子愚。亦工书，笔法颇似其兄。

孙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为中书，累至道员。工书画，字摹其祖。久寓沪，国变后，卒，年八十馀。

与维朴同时以书名海上者李瑞清，字梅盦，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江苏，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乱起，江宁新军亦变，合浙军攻城。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设平粜局，赈难民。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乃封籍库，以钥与籍嘱之士绅，积金尚数十万也。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

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丁母忧。服阕，文宗御极，用大臣荐召见。旋丁父忧，服甫阕而金陵陷。诏募赀团练於乡，以克复松江府诸城功晋五品衔，擢右中允。赴京，期年告归。同治元年，以治团功加四品衔。乱定，复以耆宿著书裨治加三品衔。

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於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兵刑、盐铁、河漕诸政。初佐某邑令治钱穀，以事不合拂衣去，入两江总督陶澍幕。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及粤贼陷苏州，避居上海。时大学士曾国藩治军皖疆。苏州士大夫推钱鼎铭持书乞援，陈沪城危状，及用兵机宜，累数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创也。国藩读之感动，乃遣李鸿章率师东下。既解沪上围，进克苏州，皆辟以为助。桂芬立会防局，调和中外杂处者。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尝从容为鸿章言吴人粮重之苦，往往因催科破家。会松江知府方传书亦上书，谓："江苏自南宋籍没诸王大臣田，官徵其租，延及元代，官田民田淆乱，租额浸淫入赋额，民既苦之；其后张士诚又尽攘诸豪田为官产，明太祖平吴，怒吴人附士诚，依田租私籍数定税，乃重困。雍正、乾隆间，尝再议减，然但及地丁。今傥乘民乱后覈减浮粮，疲民大悦，贼势且益衰。"鸿章以闻。有诏减苏、松、太米赋三之一，常、镇十一，著为令。

桂芬性恬澹，服官仅十年，然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凡濬河、建学、积穀诸举，条议皆出其手。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与后进论学，昕夕忘倦。精研书数，尝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颁五尺步弓，田多溢额，乃考会典定用旧行六尺步弓量旧田，新颁者量新涨沙田。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邠庐抗议、显志堂诗文集，都数十卷。同治十三年，卒。

王颂蔚，字芾卿，长洲人。光绪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吴县潘祖廕、常熟翁同龢皆称颂蔚才。散馆，改官户部，补军机章京。暇辄从事著述。尝於方略馆故纸堆中见殿板初印明史残本，眉上黏有黄签，审为乾隆朝拟撰考证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条釐订，芟其繁冗，采其精要，成明史考证攈逸四十馀卷。光绪十八年，试御史第一，军机处奏留。颂蔚思立言抒忠谠，转郁郁不乐。尝派充工程监督差，例有分馈，

颂蔚独卻之，曰：“我辈取与之间，贵自审慎，不可随俗浮沉。昔陈稽亭先生官部曹时，印结公项，且犹不取。矧此实为厂商之贿赂乎？”

二十一年，中日衅起，战事多北洋大臣主之。会翁同龢复入军机，乃进言曰：“读圣祖、高宗圣训，凡事关军务者，皆由中朝谋定后动。今日战局既成，非直隶一省事，岂能悉诿之北洋乎？”及议和，颂蔚益为悲愤，尝曰：“今之败绩，徒归咎於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廷习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矣。”明年，卒。著有写礼庼文集、诗集、读碑记、古书经眼录各一卷，明史考证攈逸四十二卷。

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学政，边地朴陋，昌炽校阅尽职。以裁缺归，著书终老。国变后五年，卒。著有藏书纪事诗六卷，语石十卷，邠州大佛寺题刻考二卷，均考订精确。

管礼耕，字申季。岁贡生。父庆祺，从陈奂游。礼耕笃守家学，尤长训诂。尝言唐以正义立学官，汉、魏、六朝遗说，积久泰半阙不完。凡所考见，独存释文，而今本踳駮非其旧，思综稽群籍为校证，未及半而卒。

袁宝璜，字朅禹，元和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通经、小学，兼及算术。著书亦未成而卒。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於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方琦，字子珍。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学湖南。年

四十，卒於京邸。方琦学有本末，汲汲於古，述造无间岁时。治易郑注，诗鲁故，尔雅汉注，又习大戴礼记。其治淮南王书，力以推究经训，蒐采许注，拾补高诱。再三属草，矻矻十年，实事求是。有淮南许注异同诂、许君年表、汉孳室文钞、骈文、诗词。

谭廷献，字仲修，仁和人。同治六年举人。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箸，隐栝於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与慈铭友善，相唱和。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诸县。晚告归，贫甚。张之洞延主经心书院，年馀谢归，卒於家。

李稷勋，字姚琴，秀山人。光绪二十四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会试同考官，精衡鉴，重实学，颇得知名士。累官邮传部参议，总川汉路事。博学善古文，尝受诗法於王闿运，而不囿师说。专步趋唐贤，意致深婉，得风人之遗。慈铭尝称赏之。有甓盦诗录四卷。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寤前此所为犹凡近，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诵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国藩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裕钊文字渊懿，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世以为知言。著濂亭文集。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硃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於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於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赀，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

吴汝纶，字挚父，桐城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儗。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於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寻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馀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会以忧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坏村学劾奏，还其田。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又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泄积水於滏，以溉田亩，便商旅。时时求其士之贤有文者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称疾乞休。

鸿章素重其人，延主莲池讲席。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於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尝乐与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会朝旨开大学堂於京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汝纶加五品卿衔总教务，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学制。既至其国，上自君、相及教育名家，妇孺学子，皆备礼接款，求请题咏，更番踵至。旋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规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原而竟其委。於经，则易、书、诗、礼、左氏、穀梁、四子书，旁及小学音韵，各有诠释。於史，则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皆有点校，尤邃於史记，尽发太史公立言微旨。於子，则老、庄、荀、韩、管、墨、吕览、淮南、法言、太玄各有评骘，而最取其精者。於集，则楚辞、文选，汉魏以来各大家诗文皆有点勘之本。

凡所启发，皆能得其深微，整齐百代，别白高下，而一以贯之。尽取古人不传之蕴，昭然揭示，俾学者易於研求；且以识夫作文之轨范，虽万变不穷，而千载如出一辙。

其论文，尝谓："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又谓："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於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乎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坠、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於精微奥□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举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而尤以瀹民智自强亟时病为兢兢云。著有易说二卷、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及点勘诸书，皆行於世。

汝纶门下最著者为贺涛，而同时有萧穆，亦以通考据名。

穆，字敬孚。县学生。其学博综群籍，喜谈掌故，於顾炎武、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复多见旧椠，考其异同，硃墨杂下。遇孤本多方劝刻，所校印凡百馀种。有敬孚类藁十六卷。

涛，字松坡，武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以目疾去官。初，汝纶牧深州，见涛所为反离骚，大奇之，遂尽授以所学，复使受学於张裕钊。涛谨守两家师说，於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尤必以词章为贯澈始终，日与学者讨论义法不厌。与同年生刘孚京俱治古文，涛言宜先以八家立门户，而上窥秦、汉；孚京言宜先以秦、汉为根柢，而下揽八家，其门径大略相同。涛有文集四卷。

孚京，字镐仲，南昌人。有文集六卷。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尝得史、汉残本，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壮渡海游台湾，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

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尝蒙赐御书"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於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於诗文。

为文宗韩、柳。少时务博览，中年后案头唯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其由博反约也如此。

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尝曰："古文唯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於无穷。若分画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莫知所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积理养气，偶成一篇，类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辞而峻其防，外质而中膏，声希而趣永，则庶乎其近矣。"纾所作务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闕。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谓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

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任气好辩，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胁以威，累岁不为屈。尤善画，山水浑厚，冶南北於一炉，时皆宝之。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於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时有请立清学会者，纾抚掌称善，力赞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讷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砲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於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徵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复殚心著述，於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朅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於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

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於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於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同时有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於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濬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

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归。卒，年七十有二。

列传二百七十四忠义一

特音珠 阿巴泰 固山 僧锡等 纳密达 炳图等 书宁阿 感济泰等

穆护萨 觉罗兰泰等 索尔和诺 斋萨穆等 席尔泰 满达理

卓纳 纳海 觉罗鄂博惠 觉罗阿赉等 同阿尔

董廷元 弟廷儒 廷柏 常鼎 白忠顺等 格布库 阿尔津等

济三 瑚密色等 敦达里 安达里 许友信 成升等

清天命、天聪年间，明御史张铨，监军道张春，均以被擒不屈，听其自尽，载诸实录，风厉天下。厥后以明臣来归者，有功亦入贰臣传；死军事之尤烈者，於京师祀昭忠祠：褒贬严矣。文武一二品以上，既入大臣传，以下则另编忠义传，列翰林院职掌，凡自一二品以下，或死守土，或死临阵，备载出身、官阶、殉难时地，及予谥、建祠、赠官、廕后。二百数十年，综八千馀人，略以类别。

入关之先，如降服乌喇、哈达、索伦、叶赫诸部落为特音珠等二十人是。征朝鲜则劳汉等十人是。其伐明也，自天命三年至崇德八年，始克抚顺，屡偪近畿，分下山西、山东诸郡县，尤以沈阳、大凌河、皮岛、松山数役为大，为西佛莱百六十二人是。

顺治元年，定鼎燕京，后追击流贼、奠定各省者，为恩克伊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

康熙朝，讨平逆藩及歼灭附逆诸镇将，为索诺穆等九百四十七人。亲征噶尔丹之役，为富成额等百人。厄鲁特之役，为诺里尔达等五十五人。罗刹、西藏诸役，为纽默淳等七人。平各省土贼及海寇、苗、瑶诸役，先后为郝尔德等二百八十五人。

雍正朝，承康熙征厄鲁特之役，用兵准噶尔，为和溥等三百六十二人。其先青海之役，为姬登第等十四人。外则滇、黔、蜀、桂土司苗乱与夫台湾土番等役，为刘洪度等二百十三人。

乾隆朝，始荡平准部，旋戡定回疆，则为傅泽布等五百十二人。初年，湖南苗乱，为李如松等十五人。广西土贼，为倪国正等十人。瞻对土司之乱，为陈文华等十三人。随傅清、拉布敦同死西藏，为策塔尔等

六人。金川用兵，其初定也，为杨先春等百又四人；其再定也，为占辟纳等八百五人。缅甸用兵，为马成龙等百六十七人。安南用兵，为英林等百六十人。廓尔喀用兵，为索多尔凯等七十六人。逆回苏十三、田五之乱，为新柱等百又十人。山东王伦之乱，有音济图等十八人。台湾林爽文及陈周全之乱，有耿世文等百五十九人。黔、楚等省苗乱及川、楚、陕三省教匪，均始乾隆末年，而定於嘉庆，苗乱有六达色等二百七十八人；教匪之乱，为杨治宁等七百四十二人。仲苗滋事，为胡庆远等百十三人。闽、粤洋面蔡牵之乱，为陈名魁等六十七人。先后以巡洋遇风死者，为黄勇等十七人。滑县李文成之乱，为强克捷等六十三人。追剿陕匪及瞻对永北□夷匪等役，为马魁等十四人。马营坝抢险者卢顺。

道光重定回疆一役，为刘发恆等二百六人。江华瑶滋事，为马韬等五人。陕、甘番滋事，为胡文秀等十三人。云南永昌回匪滋事，为硃日恭等九人。台湾嘉义土匪，为方振声等七人。山西曹顺之乱，为杨延亮等。英吉利开衅，为硃贵等八十八人。发匪之乱，炽於咸丰而殄於同治，其先为广西会匪，始道光季年，为王叔元等五十一人。已而窜陷各省，为褚汝航等五百七十九人。捻匪之乱，为龙汝元等七十八人。

咸丰、同治之交，滇匪滋事，为林廷禧等四十二人。

同治朝，甘肃回匪滋事，为讷勒和春等三十七人。

其自嘉庆迄光绪先后剿办各省匪徒等役，为和致等三十八人。咸丰换约起衅，殉淀园者，为觉罗贵伦、玉润等。办匪而以劳卒者，为李文安等十三人。盖原传可数者如此。中以不从尚之信叛而死之金光，私家传述，心迹殊异，则出以存疑。

将帅之死事者，既有专传，凡上列诸人之义烈尤著者，与夫官书既漏而不能无纪载者，则别编为传，犅见本末。若夫道光以后死於外衅，及光绪庚子拳乱，宣统辛亥革命，於义宜详，并备列之，用资后鉴云。

特音珠，满洲镶蓝旗人，姓完颜。清初，偕阿巴泰来归。阿巴泰，姓觉尔察，属满洲正白旗。太祖始编佐领，以特音珠兼管六佐领事，设札尔固齐十人，阿巴泰预焉。乙未年，特音珠从额驸扬古利征辉发部，夺塔思哈桥，掌纛者中砲仆，佐领五岱代举之。薄城，为飞石所中，与额驸托柏、佐领和罗俱殁於阵。特音珠先登，克其多璧城。己亥年，从征哈达，城上矢石如雨，佐领耶陈奋勇登，被戕，特音珠在事有功。庚戌年，阿巴泰从内大臣额亦都招抚东海窝集部之那木都禄、绥芬、宁古

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哩等。复取雅兰路，阿巴泰力战阵亡。

辛亥年，特音珠从扬古利攻呼尔哈路札库塔城，三等侍卫贝和，佐领贵三、松阿里战殁，特音珠负创，战益力。三等侍卫阿达海先登，克其城，阿达海，额亦都第五子也。癸丑年，乌拉贝勒布占泰负恩叛，大兵讨之，布占泰率兵三万由富哈城而东，特音珠、阿达海率护卫业中额等邀击之。阿达海、业中额及閒散米拉浑均殁於阵，大兵败布占泰，遂平乌拉，特音珠寻以创发卒。征乌拉之役，死事者有阿兰珠、纳兰察，均自有传。

固山，满洲正黄旗人，姓哲尔德，世居界凡。初任佐领，天聪三年，征明，固山偕骁骑校僧锡、閒散达兰从扬古利为前哨，攻永平、遵化。达兰先登，围明都，固山步战大红门，上下高坡，腾跃如飞，明兵夺气，涿州援兵至，败之。崇德元年，复随扬古利征明，攻顺义，僧锡先登。十二月，太宗亲征朝鲜，豫亲王多铎等先驱，围其国都，固山等从，屡斩馘。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追围之。太宗至临津江，冬暖冰泮，多铎令僧锡等潜测江水，欲浮马以济。僧锡等夜至，大风，冰复坚，还报，大军安驱而渡，抵南汉山城西。二年正月，全罗、忠清两道巡抚、总兵来援，多铎与扬古利迎战，扬古利率僧锡冒雾驰击，援兵败走。复依山列阵，矢石如雨，僧锡与云骑尉鄂海，参领特穆尔，佐领弼雅达、阿纽、都敏俱力战，殁於阵。

进偪山顶敌营，敌兵弃马遁。达兰率二十人乘夜用云梯袭南汉山城，先登，中枪卒。又命分兵攻江华岛，将渡江，敌船百馀，分两翼以拒，舟师从中冲入。固山手发红衣砲，皆败窜，既登岸，鸟枪手千人，复列岸以拒，固山力战阵亡。大兵继进，尽歼其岸兵，遂克江华岛。李倧降，朝鲜以定。

纳密达，满洲镶白旗人，姓索绰罗，世居吉林。天聪八年，从大兵征明，攻雄县，梯城首登。崇德元年，亲征朝鲜，明总兵沈世魁、副总兵金日观驻皮岛，为朝鲜援。纳密达偕閒散扈习从攻南汉城，有功。二年正月，朝鲜降，世魁等不能救。先是明帅毛文龙据皮岛，欲牵掣我师。既而文龙为巡抚袁崇焕所杀，世魁代领其众，失士卒心，势益弱，犹乘间扰边。

三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子硕讬，率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等攻皮岛，以纳密达及护军参领炳图为前队，佐领巴雅尔图、武尔格以大臣子弟从征。巴雅尔图，额驸扬古利之从子；武尔格，弘毅公额

亦都之孙，内大臣图尔格之子也。师攻铁山，头等侍卫拜音台柱、佐领珠三先登，克之。世魁遁入石城。

四月，阿济格令纳密达等乘小舟攻皮岛西北隅，日观列兵堡上。冲入，将及岸，巴雅尔图、武尔格跃登，明人辟易，纳密达、炳图并登，而后队金玉和等不进。日观见师少，复进战，武尔格阵亡。纳密达等往来冲突，拜音台柱、珠三及护军校彰吉泰急棹小舟登岸援之，明入空城出战，纳密达、巴雅尔图、炳图、拜音台柱、珠三、彰吉泰并战殁。有德等乘巨舰攻东北隅，日观殊死斗，有德等部将洪文魁等多战死，阿济格麾八旗骑兵蹴之，护军参领瑚什、云骑尉果科暨扈习奋勇先入，殁於阵，大兵继之，阵斩日观，追击世魁，戮之。是役也，败明兵一万七千有奇，俘三千馀，自是明不复守皮岛。

书宁阿，满洲正黄旗人，姓札库塔。崇德三年八月，命睿亲王多尔衮统左翼，贝勒岳讬统右翼，分道征明。书宁阿以佐领偕骑都尉感济泰、参领扈敏属右翼。九月，攻墙子岭，感济泰力战，殁於阵。师入青山口，攻丰顺护军校扈护、巴雅拉，攻灵寿閒散噶普硕，攻南皮骑都尉阿延图，攻深州閒散巴林，均战殁。岳讬攻栾城，明督师卢象升来援，书宁阿乘其未至，麾众薄其城，护卫衮布跃登城楼，火药发，焚死。书宁阿复冲入，克其城。转战，下庆都，奋勇陷阵，被戕。

十二月，两翼连营大战钜鹿之贾庄，象升战死。於是分徇山东，四年正月，左翼克济南，右翼分兵略地，破茌平护军三晋、破临清佐领花应春、破馆陶佐领佟桂、破济宁佐领祖大春、破邹县佐领尚安福、破滕县骑都尉傅察，俱殁於阵。二月，大军还，扈敏复攻破首阳及顺德，负重伤，战益力。还至永平，与佐领巴海、乌纳海俱遇伏，死之。骑都尉阿尔休随大军同徇山东，克济南，复从承政索海征索伦，阵亡。

穆护萨，满洲正黄旗人，姓赖布，世居佛阿拉。崇德五年，以武备院卿从大兵征明，距锦州城五里列阵，以砲攻城北晾马台，克之。七月，睿亲王多尔衮遣卒刈城西北禾稼，明兵突出，枪砲并施，穆护萨与护军参领觉罗兰泰、署护军参领温察力战，明兵大溃，追至壕，掩杀之，克台九，及小凌河西岸台二。锦州外城蒙古贝勒诺木齐等见大兵困城，志必得，谋来降，遂持书縋城下，约内应。信泄，大兵至，明总兵祖大寿出拒战，城内蒙古縋绳，前队援之以登，吹角夹攻，穆护萨跃上，被创卒。觉罗兰泰、参领宏科俱阵殁。鏖战久，明师退守内城，大兵遂入外城。

明年五月，明总督洪承畴率六总兵兵六万来援，屯松山北冈，击斩其二千，敌势犹劲，骑都尉旦岱、参领彰库善、三等侍卫博朔岱陷阵死。八月，大军驻松山、杏山间，立营截大路。承畴率马步兵十三万，营松山城北乱峰冈，旋犯汛地。閒散辉兰同参领囊古击卻之。参领阿福尼越众冲突，负重伤，犹斩将夺帜，诸军继之，敌奔塔山，遂进兵松山城外。十二月，承畴以兵六千夜至，辉兰奋杀，既出，复进击，与温察、启心郎迈图皆殁，复沿壕射击，杀四百馀人，敌退入松山城。

围既合，明总兵曹变蛟欲突围出，至正黄旗汛地，佐领彰古力战死，变蛟亦中创奔还。七年二月，克松山，擒承畴及明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变蛟等。时明总兵吴三桂犹驻塔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至城下，列红衣砲攻之，佐领崔应泰被创死，参领迈色力战阵亡，城坏二十馀丈，诸军悉登，遂克塔山。先是蒙古兵有降於明者，特穆德格执而戮之，及两师酣战，复有讷木奇突出鵽阵，乘马冲入多尔衮营，将行刺，特穆德格只身奋救，相抱持急，卒遇害。

索尔和诺，满洲镶红旗人，姓科奇理，世居瓦尔喀。少孤，兄瑚礼纳抚之，瑚礼纳为仇所害，尝手刃仇二人祭兄墓，宗党义之。崇德三年，来归，授佐领，从征锦州、松山，皆有功。七年十月，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征明，索尔和诺率骁骑校佟噶尔为前队，次黄崖口。阿巴泰使三等轻车都尉斋萨穆，佐领绰克托，护军多罗岱、图尔噶图伏隘口举火，明兵惊溃。遂入蓟州，败明总兵白广恩军。斋萨穆、绰克托及佐领额贝、参领五达纳、护军校浑达善皆殁於阵。分攻霸州，多罗岱先登，攻定州，图尔噶图先登，俱克之，并以伤重卒。

闰十月，次河间，明分守参议赵珽、知府颜允绍城守。既进攻，允绍发砲拒击，参领署都统陈维道阵亡。砲裂，毁城堞，护军萨尔纳冒火跃上，明兵死斗，被戕。允绍完堞拒守，驰檄四出请援，阿巴泰连营围之。时明於山海关内外分设总督，复设昌平、保定二总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皆拥兵壁旁县，慑不敢近。索尔和诺曰："河间不下者，恃外援也。破其一营，皆瓦解矣。"阿巴泰从之，遣将袭明总兵薛敌忠营，敌忠遁，诸援师悉溃。使人谕速降，允绍等守益力，急攻之，索尔和诺梯登，师继进，破其城。珽、允绍并死，索尔和诺亦战殁。

十二月，大兵徇山东，诸州县各设城守，攻临清閒散瑚通格，攻泗水护军校务珠克图，攻新泰閒散特库殷，攻冠县閒散特穆慎，攻馆陶閒

散东阿，攻滕县閒散赫图、富义，攻郯县閒散贵穆臣，攻费县閒散索罗岱，攻兖州佟噶尔及骁骑尉屯岱，皆战死。诸州县皆下，乘胜至海州，八年五月，旋师。

席尔泰，姓栋鄂。父纶布，清初，率四百人来归，赐名普克素，编佐领，使席尔泰统之。有功，授世职，在十六大臣之列。时明总兵毛文龙笼络辽阳沿海居民，踞皮岛为重镇，时窥边界。镇江城中军陈良策潜通文龙，令别堡之民诈称文龙兵至，大譟，城中惊扰。良策乘乱城守，席尔泰偕同族佐领格朗击卻之。后复偕格朗从攻沈阳，阵亡於浑河。其妻尝违禁屠马祭夫，例当死，削世职，原之。

时战浑河者为满达理。满达理，正黄旗人，姓纳兰，世居布颜舒护鲁。任佐领，随扬古利军沈阳。明兵二万渡浑河来援，长矛大刀，铠冒重棉，气甚锐。参领西佛先殁於阵，满达理继进，败之。明总兵李秉诚率三千人守奉集堡，效死者无算，卒大创之，遂克沈阳。满达理以先登功最，随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急注太子河於隍，闭西闸，环城列守，大兵军其城东南，秉诚暨总兵侯世禄以兵五万背城五里而阵；击走世禄，夺桥，从小西门缘梯登城，遂拔之，旋殁於阵。

卓纳，姓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哈达贝勒万之孙。太祖时来归，授佐领，赐姓觉罗。天聪五年，征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宋纬等率马步兵四万自锦州来援，副都统绰和诺冒砲矢力战，殒於阵。备御多贝先战殁，卓纳继之。时襄兵先败，逐北三十馀里。张春复收溃众立营，风起，黑云见，春大纵火，风顺火炽，卓纳益锐进，与管武备院事达穆布、二等轻车都尉硃三、佐领拜桑武、骑都尉尼马禅、护军校爱赛、云骑尉瓦尔喀均战死。天忽雨，反风，大军乘之，纬败走，生擒春。

信勇公费英东子纳海亦於是役被创，齿落其三，复从舟师攻旅顺。明总兵黄龙御甚力，纳海与参领岳乐顺、护军校额德、千总程国辅、骑都尉塔纳喀等奋勇登城，冒矢石而殒，遂克旅顺口。

觉罗鄂博惠，兴祖玄孙，隶镶红旗；阿赉，景祖曾孙，隶镶黄旗：并为佐领，随征有功。天聪三年，大兵征明，并从贝勒岳讬克大安口。抵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婴城守。命分旗环攻之，镶红旗西之东，镶黄旗西之南，各分领前队，与正蓝、正黄、正白各旗兵并进，城上矢石如雨，乘护军校阿海跃登，急攻之，克其城。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及火器营至蓟，冲明山海关援兵，阿赉死之。趋永平沙库山，鄂博惠中创殁。

雍贵，隶正白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征明，下山东。四年，师旋，败通州河岸兵。五年，从围锦州，败松山兵，破杏山援兵，皆有功。七年，复围锦州，同觉罗萨哈连等直前冲阵，大败其众。明总督洪承畴以十三万众来援，萨哈连战殁，雍贵同护军统领伊尔德连败之，乘雨偪松山，击走其马军，复率本旗兵攻塔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镶黄旗汛地，复随伊尔德击走之。八年九月，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征宁远，抵中后所，偕护军参领额尔碧冲入敌阵，拔其城。十月，进攻前屯卫，以第五人登，中砲殁。大兵继进，遂克之。

登西克，隶镶黄旗。官散秩大臣。顺治二年，随扬威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追流贼李自成至西安，激战於天沙山，中枪阵亡。

阿克善，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隶正黄旗。随大兵征明於锦州、宁远及入关击李自成，皆有功。历官至兵部侍郎。顺治九年，同都统噶达浑征剿鄂尔多斯部叛逃蒙古多尔济等，歼之贺兰山，以失究兴安总兵任珍家属淫乱、擅杀多人事解兵部，管副都统事。十一年，随征湖广，败贼兵於湘潭、常德、龙阳等处。十三年，郑亲王世子济度征海贼郑成功，阿克善率兵从大军至乌龙江，以水险难渡，乃潜取道山间，径趋福州。未至，闻成功在高齐，即分兵令佐领褚库等先往迎战，击走之。又分遣署护军统领伊色克图往侯官，征剿水路贼，遂抵福州。又侦知贼船三百馀尚泊乌龙江，亲督水路，约营总星鼐等在陆路合击，追至三江口，斩伪都督总兵等，俘获甚众。以贼犯罗源，驻防兵被围，率兵赴援，力战阵亡。

萨克素，隶镶蓝旗。康熙十三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耿精忠。赉塔驻衢州，遣防台州黄岩县。贼将曾养性率众六万来犯，坚守，攻不能下。参将武灏通贼献城，萨克素力战，死之。

星德，隶镶红旗。亦以耿精忠叛，从江宁将军额楚讨之於江西建昌，败贼帅邵连登八万馀众，在事有功。后於十六年攻吉安，与贼将马宝战於陈冈山，阵殁。

果和里，隶镶黄旗。以委署参领随平远定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征吴三桂，战於湖广浏阳，阵殁。

努赫勒，隶镶黄旗。以一等侍卫从征三桂。十七年六月，三桂遣其党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二万馀贼，驾巨舰二百馀，乘风犯柳林嘴。努赫勒随讨逆将军鄂讷率水师，棹轻舟，飞越贼舰，发砲击之，溺死无

算。贼退犯君山，又以舟师进击，追至湘阴。十九年，随固山贝子彰泰复遵义、安顺、石阡、思南等府，追剿至铁索桥。伪总统高起隆、夏国相等拥众二万馀屯平远，与江西坡贼相犄角。大兵分道进剿，努赫勒从击平远西南山贼，力战阵殁。

海兰，隶正白旗。由侍卫擢副都统。雍正七年，授参赞大臣，从靖边大将军、公傅尔丹征准噶尔。九年六月，分三队渡科卜多河，与蒙古副都统常禄皆列后队。初战库列图岭，旋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海兰与常禄据山梁之东，杀贼千馀。適大风，雨雹，师被围，常禄阵亡。海兰突围出，杀贼五百馀，卒以察哈尔兵溃，海兰死之。

同阿尔，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巴林，以地为氏。授骁骑尉。崇德三年，多罗贝勒岳讬征明，同阿尔与焉。当师之出边也，副都统席喇命率护军防守七昼夜，败敌者再。六年五月，随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率重兵来援，以步兵三营犯左翼三旗，护军不能胜，奔壕堑。同阿尔偕同旗同族僧格，及蒙古镶红旗人阿桑布严守汛地，奋勇战死。蒙古正红旗拜浑岱、正黄旗阿布喇库、镶黄旗布斋，均先后殁於阵。

董廷元，正白旗汉军。与弟廷儒、廷柏并以閒散从征。天命六年，兵攻沈阳，廷元先登陷阵，授宽甸守备。从攻大凌河、察哈尔、旅顺口、江华岛，皆有功。崇德二年，从恭顺王孔有德征皮岛，明总兵沈世魁阵海口。廷元以小舟从北冲入，明兵砲碎之，与家丁六人殁於海。

廷儒积功为大同守备。顺治五年，大同总兵姜瓖谋叛，以廷儒勇略过人，为士卒爱惮，佯以宴射诱至署，讽以同叛。廷儒以严词斥之，不听，即拔佩刀与斗，贼群执之，骂不绝口，剖其腹，支解之，并其子开国，男妇二十七人俱被害。

廷柏初任骁骑尉。崇德五年，从征明，同参领孙有光败松山步兵、杏山骑兵、阎洪山守兵。明兵夜犯填堑，手发红衣砲击卻。随攻塔山及前屯卫、中后所等城，均以红衣砲克之，绩称最。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南征，破流贼，定河南，克扬州、嘉兴等处，俱在事有功。时明鲁王硃以海据绍兴，大兵营钱塘江上。明督师大学士张国维以兵九千人乘夜劫营，廷柏从都统吴守进败之。后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明总督何腾蛟招流贼，连营拒敌。从副都统金维城率兵至马河，力战，殁於阵。

常鼎，镶红旗汉军。顺治元年，以副将随怀庆总兵金玉和讨流寇。

李自成之西窜也，英亲王阿济格由边外趋延绥，断其归路。至望都，佐领劄图被创卒。入陕至延安府，虚衔章京哈尔汉率甲士守南山，力战死。侍卫察玛海、骑都尉嘉龙阿、参领折尔特、护军校朔玛，俱以阵亡。馀党二万馀，散在河南。围济源，攻孟县，蔓延邓州、内乡县及清化镇。鼎随玉和援济源，至则城已陷，戕典史李应选。鼎夜半遇贼，力战，与玉和俱阵殁。玉和自有传。

时怀庆镇标同死者，守备则白忠顺、佘国谏、陈应杰、石斗耀、康虎，千总则宋国俊、赵国相、李中、王国臣、杨虎、刘奉相、高友才，把总则张进仁、张光裕、陈廷机、张景泰、许养和、党中直、廖得仁、薛贵等。贼旋围孟县，知县王曰俞、参将陈国才婴城守。贼攻七昼夜不能下，将引去，会大雨，城坏，贼入。曰俞、国才率兵巷战，国才被戕，执曰俞，胁降，不屈死。贼又围邓州，道标中军郑国泰战死。大兵救邓州，贼解围去。转攻内乡县，执知县胡养素，索金帛，不应，死之。贼分兵犯清化镇，署同知史灿麟莅任甫两月，执法严，奸民憾之，引贼入，执灿麟，怒骂不屈，贼忿，磔其尸，妻高氏及婢仆同殉。

嗣后土贼创乱者二年，有辉县寇，据北山大伍谷诸险，列三十一寨。官兵仰攻，贼以死据，不克登，久之，乞降。官兵防其他逸也，把总田贵、罗思明守寨口，贼乘夜斫寨门遁。贵与思明仓卒出斗，皆遇害。五年，寇起武陟之宁郭驿，驿接太行山，为盗薮，旧设捕盗通判驻其地。贼伪称猎者，驰入驿西郭门，骑百馀，披甲持刀仗，焚劫。入通判张可举署，可举力斗，遇害。十四年，睢州贼娄三啸聚沙窝，乘夜登郾城县城，开北门，引众入。知县荆其惇督家丁众役守库印，力御之，受刃伤，会典史樊世亨率牌甲奔救，贼乃遁，其惇创重死，库印卒无失。

格布库，满洲正白旗人，姓伊尔根觉罗，世居雅尔虎。顺治元年，以参领从睿亲王多尔衮剿流贼李自成，追至庆都。复随英亲王阿济格、贝勒尼堪败之。三年，肃亲王豪格征流贼张献忠於蜀，格布库及参领西特库，队长古朗阿、巴扬阿、乌巴什随焉。献忠遣贼党环营抵抗，格布库破贼第一营步兵。贼分两翼，豪格复遣偕佐领苏拜攻右翼，都统准塔巴图鲁攻左翼。贼自右翼下山来犯，格布库率本旗兵冲击之，旋从准塔翦其左翼。贼围正蓝旗兵，格布库偕佐领阿尔津、噶达浑、西特库、乌巴什往援，格布库中箭殒，西特库、乌巴什俱殁於阵，贼退。

时伪将高汝励据三寨山，豪格遣古朗阿击之，大破其众。献忠发大队迎敌，古朗阿直冲其阵，贼奔溃，未几复合，古朗阿偕瑚里布破之。

贼率马步兵分三路来犯，古朗阿奋勇进击，与巴扬阿均阵亡。

济三，满洲正黄旗人，姓扎库塔。自崇德六年，以佐领从大兵有功。顺治元年，与骑都尉色勒布，云骑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骁骑尉西来，閒散达鲁哈、萨门、岱纳，并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二年四月，大兵渡淮，薄扬州城。应元、应得、岱纳以红衣砲攻城，城颓，岱纳先登，与应元、应得同阵亡。克扬州，大兵渡江，令左翼舟师留泊北岸备敌。敌驾舟来犯，色勒布迎击，中砲死。分兵江阴县，萨门以云梯先登，被戕。达鲁哈继进，亦阵殁。六月，多铎定南京，分大兵之半，令多罗贝勒博洛等进徇苏州，下之，擢济三副都统，驻守。明福王总兵黄蜚潜纳苏州叛卒来袭。济三闻变，率兵擒剿，敌合围，济三战死。大兵至浙，攻嘉兴，砲毁其城，西来率所部先登，克之。旋回兵取昆山县城，被砲死。

瑚密色，满洲镶黄旗人，姓佟佳，世居加哈。崇德元年，以佐领衔从征明，屡有功。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流贼唐通於一片石，追至安肃、望都，歼贼无算。嗣随多铎军渡江，屡破明兵句容。时明鲁王硃以海踞绍兴，博洛遣参领王先爵徇湖州，士兵蜂至，元爵战殁。博洛次杭州，鲁王遣其督师侍郎孙嘉绩、熊汝霖渡钱塘江来犯。瑚密色偕骑都尉色赫等击败嘉绩兵，擒其队帅，追至江中，汝霖兵殊死战，瑚密色中枪战死。色赫从定浙江，旋下福建，还过平湖，遇土寇，亦以中枪阵亡。

敦达里，满洲人。幼事太宗，后分隶肃亲王豪格。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崩，敦达里以幼蒙恩养，不忍永离，遂以身殉。诸王贝勒等义之，以敦达里志不忘君，忠忱足尚，赠甲喇章京，子孙永免徭役。

安达里，叶赫人。来归时，太宗怜而养之，洊授官职，亦请殉，诸王贝勒等亦甚义之，予衣一袭，豫议恤典，加赠牛录章京为梅勒章京，子孙世袭，如敦达里例。既定议，召安达里谕之。临殉时，谓诸王贝勒等曰："若先帝在天之灵，问及后事，将何以应？"诸王贝勒等对曰："先帝肇兴鸿业，我等翊戴幼主，嗣位承基，当实心辅理。傥邀呵护，是所原也。"

许友信，以军弁随明将左梦庚投诚，隶镶白旗汉军。随大兵征闽、粤有功，定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委署潮州副总兵。顺治四年，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境，友信单骑出战，遇伏死。

是年，桂王兵部尚书张家玉陷东莞，署总兵成升、副将李义均阵

亡。桂王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同时犯广州，游击阎行龙、王士选、熊师文俱死之。桂王既由监国僭号，志在兴复，其始略有两广、云、贵、湖南、江西、四川各地。且郑成功出没闽、浙，奉其伪号，遥相应和，声势颇张。经大军先后戡定，桂王已穷窜土司，肃清在迩，而孙可望、李定国等复群相拥戴，作螳臂之拒者有年。至定国与可望内讧，顺治十四年十月，可望走湖南乞降，於是洪承畴、吴三桂乃奏请乘时大举，逐渐进剿，军行有利。十八年，三桂兵及缅甸，缅人执献由榔军前，事乃大定。

十馀年中，死事或被执不屈者：如四年，剿广东假明封号土贼，有广东巡按刘显名等；六年，剿灵山土贼，有广东都司佥书李昌等；七年，征广州，有轻车都尉尚可福等；八年，李定国分兵窥全州，有广西巡按王荃可等；九年，犯辰州，有分巡辰常道刘升祚等；犯平乐，有府江道周永绪等；犯柳州，有分守右江道金汉蕙等；陷桂林，有右翼总兵曹成祖、提标游击马腾龙等；十年，犯罗定，有兵备道邬象鼎等；犯靖州，有湖南副总兵杨国勋等；犯连州，有广东运署都司佥书窦明运等；犯化州，有防守参将应太极等；十一年，犯电白，有从征八品官费扬古等；十四年，海贼乘乱窜雷州，有徐闻营游击傅进忠等。孙可望之从乱也，六年，贼党一只虎犯永州，有新擢陕西布政使、右参议李懋祖等；九年，犯衡州，有随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部下副都统武京等；犯成都，有叙州府知府周基昌等；十三年，犯临蓝，有委署参将殷壮猷等。

至为郑成功而死者：三年，成功族人郑彩据厦门，掠连江，有知县宋人望等；六年，成功犯长泰，有知县傅永吉等；犯漳浦，有总兵杨佐等；八年，犯海澄，有知县甘体垣等；十二年，犯仙游，有知县陈有虞等；十三年，犯海澄，有一等轻车都尉哈勒巴等；犯福州，有二等轻车都尉巴都等；十五年，犯台州，有海门营水师游击李宏德等；犯温州，有盘石卫水师游击熊应凤等；十七年，犯江宁，有一等轻车都尉瑚伸布禄、二等轻车都尉猛格图等；犯崇明，有知县陈慎等；犯台州之太平，有左营都司李柱国等；犯厦门，有护军统领伊勒图、前锋参将佟济、前锋校鄂勒布等。盖明藩自立，以兵力削除者，桂王为最棘。

同时附唐王硃聿键，而陆梁於江西郡邑者，则为金声桓，参领布达理、布政使迟变龙、分守湖东道成大业、宜黄知县冯穆等皆死之。鲁王以监国踞浙，偪福建兴化，则知府黎树声等；据舟山内扰，则绍兴府推官刘方至死之。

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五年，踞大同，催饷骑都尉锺固、

山西兵备道宋子玉等死之。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等军进讨者，骑都尉索宁、云骑尉洛多理等皆阵亡。分援河东、井坪、蒲州、神木等处，则郑宏国、佟国仕、武韬、郑世英等亦先后阵亡。

时天下初定，人心反侧。各省土贼蜂起，或剿或守。在顺治一朝，死者尤夥。独著其关系大局者，见有清开国艰难之大概焉。

列传二百七十五忠义二

硃国治 杨应鹗 马弘儒等 周岱生 杨三知 孙世誉 翟世琪

刘嘉猷 高天爵 李成功 张善继等 嵇永仁 王龙光等

叶有挺 萧震等 戴玑 刘钦邻 崔成岚 黄新德

柯永升 随光启等 道禅 李茂吉

刘? 马秉伦 刘镇宝 罗鸣序

硃国治，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屡擢至大理寺卿。十六年，外简江宁巡抚。时郑成功盘踞外洋，出没江南滨海州县，国治疏言："欲破狡谋，先度形势。贼众负险，我师远涉风涛，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道，我师弓马便捷，其素习不同；水师舟楫，较之贼船大小悬殊，其攻取不同。臣谓宜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墩台，待贼势困援绝，乘间攻之，自能擒渠献馘。"下所司议行。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馀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覈名。

康熙十年，补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谋叛久矣，十二年，诡请移籓锦州，并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启行。国治方请增设驿堡，协拨夫马待之，三桂遽踞关隘起事。先期三日，邀国治及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从逆，皆不屈。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先后殉难者，云贵总督甘文焜，广西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及李兴元，均自有传。

杨应鹗，镶黄旗汉军。任贵州贵阳府同知。吴三桂初叛，执应鹗送云南，锢之顺宁。应鹗密谋举义，伪将军赵永宁缢死之。时有马弘儒者，顺治十八年武进士。三桂素重之，迫共叛，不听，以铁椎椎其齿，齿尽落，囚昆明，不屈死。

先后在滇殉节者，为郑相等：相，江宁人，以中书随军至云南。大兵入滇，檄权石屏州事，有惠政。伪总兵高应凤作乱，相死之。昆明人杨树烈，以四川南川县知县告休家居，寇至，北面再拜，自缢死。土酋龙韬等分道剽掠，宁州知州曹诚婴城守，城陷死之。原任曲靖府教授周

起元，则以被执不屈死。生员有唐方龄、张鹍羽。

三桂既叛，所在蠢应，死贵州者：陈上年，直隶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时官分巡右江参议道，三桂既执巡抚傅弘烈，乃胁上年降，幽絷死。都匀县防兵谋应贼，譁譟焚掠，知县薛佩玉谕以顺逆，众不听，偪受伪职。佩玉北面再拜，自缢死。

死湖广者：祝昌，河南固始人。顺治六年进士，由中书累擢至辰沅道。三桂叛闻，即流涕谕众大义，皆感泣。贼大至，城溃，北面再拜自缢死。生员有李廷□员、张一元、徐翘楚。

死江西者：为饶州府知府郭万国，万年县知县王万镒。万国，河南许州人。由诸生从经略洪承畴官贵州，抚苗、蛮有功。万镒，浙江钱塘人。由贡生官福建，平土贼有功。贼党围广信急，觇饶州备虚，由间道薄城。万国令万镒赴省请援，甫出北门，贼猝至，与家僮六人中砲殁。饶州营参将赵登举闻警驰救，冲贼营，擒前队数人，伏起，阵亡。贼党环城招降，万国集其属同知范之英、鄱阳县知县陆之蕃、石门巡检翁凤翥、饶州税课大使李崇道，谓之曰："文臣不习战，然守土吏当死，不可徒手就戮。"皆应之。贼偪灵芝门，攀堞登，万国率家丁巷战，身先之，中十六创，与之蕃、凤翥、崇道俱战殁。文英亦被执不屈死。萍乡民人彭程淑，亦以三桂馀党扰其乡，裂眦怒骂，被乱刃死。

死广东者：金世爵，镶蓝旗汉军。由举人任合浦县知县。高州总兵祖泽清叛附三桂，世爵图城守。伪将王弘勋率贼数万犯廉州，世爵登陴力御，城陷，与守备杜峤同死之。又侯进学者，隶平南王尚可喜藩下。先为三桂所胁，为递逆书，至广州自首，可喜以闻，嘉之，授世职。至是为贼所得，囚木笼送常德，三桂脔之於市。逆党马雄攻新会，藩下诸将多附逆，诱左翼游击文天寿同降，天寿叱之曰："背主不忠！吾铮铮丈夫，岂鼠辈可胁？"遂被害，沉尸海中。

死川、陕者：波罗营副将张国彦，闻提督王辅臣叛，城守。兵变，逼献印，自刎死。汉中城陷，同知汪化鼇不受伪职，贼絷之，复给伪劄令摄县事。化鼇痛哭，望阙遥拜，自缢死。汉凤参将苏兴亦叛附三桂，将袭杀讷贼笔帖式布格尔以灭口。千总鲁仁圻愤甚，度无以制之，朝衣拜父像告诀，叩营力争，触兴怒，杀之。仁圻畜一犬，护尸不去，故吏梁玉收而葬之。又广安州知州徐盛、剑州知州向荣、商南县知县卢英、渠县知县王质、綦江县知县王无荒、营山县知县廖世正及典史刘廷臣、西安府知事张文选、司狱周胜骧、白水县典史赵焕文，并以被胁不屈

死。

其以招谕死者：三桂未叛时，主事辛柱、笔帖式萨尔图、随侍郎哲尔肯★诏至滇。既叛，辛柱、萨尔图将诣阙告变，贼杀之。后则汉川巡检章启周，浙江会稽人。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军，以劄委通判往招谕三桂，被戕。及吴世璠时，又遣四品衔董重民往谕以顺逆，至镇远，逆党以弓弦缢杀之。又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益阳县知县徐砀往衡州招抚三桂馀党，至泉溪渡，为伪将军吴国贵所杀。郧阳降调通判许文耀、阿迷州吏目郭维贤，亦均以招抚三桂馀党遇害。郎中祝表正随经略大学士莫洛讨叛镇王辅臣，莫洛战殁，辅臣幽表正於营，寻复具疏附表正还奏。圣祖即遣表正谕辅臣，至，则百方晓譬，留弗遣，卒为伪总兵巴三纲所杀。甘肃静宁州知州王札亦以单骑谕辅臣祸福，被胁不屈，死。

又抚叛镇王屏藩死者，为四川镇标副将徐升耀，劄付通判王官表、沈日章，劄付参将吴子騄等。

周岱生，字青岳，江西德化人。由拔贡生除贵州馀庆县知县，改广西平南县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六月，其党破梧州，攻平南，岱生练乡团俍兵拒之大峡口，鏖战三日，斩其魁。七月，复大至，岱生奋身拒战，攻益急，乡团皆战死，退保城。围固援绝，自寅战至午，城陷。贼縶岱生往浔州，胁降，骂不绝口。妻杨氏，於路先自刭死。旋又甘言诱岱生降，卒遇害。长子儒且哭且{罒马}，死尤惨。

岱生令馀庆时，有老贼陈四者，盘踞大同山垂三十年，剿捕不能得，出奇计招之，亲至其巢，晓譬利害，曰："王师且至，吾生汝！"贼感泣，誓终其身无反。岱生曰："盍随我至县城乎？"贼诺之。於是至县署，赐之食，厚为之装而遣之。其后吴逆之变，他县贼皆响应，惟陈四不受伪职。平南市荒民少，岱生捐俸招集，始至，城内草屋九间。未几，商民大集。俗窳不产蔬菜，岱生教以播种灌溉之方，畦亩鳞次相属。田皆老荒弗辟，又招粤东流民后先千馀家，报垦升科，其他善政尤多。

杨三知，字知斯，直隶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西榆次县知县。榆次经流贼残破后，井里萧条，三知以恩义安辑，户口日增。康熙五年，大同镇总兵姜瓖叛，连陷州县，攻榆次。三知励吏民，募乡勇守城。夜遣人斫贼营，间有斩获，贼不退。三知令偃旗鼓，示弱。贼径薄城，攀堞欲登，三知急起，麾众发矢石，毙甚众。贼愤，益兵围之。相持逾六月，敬谨亲王尼堪分兵来援，贼始败走。三知设保甲、练屯聚，

复捐俸、立社学，置膳田以资膏火，士民感之。擢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上东道属经张献忠惨戮，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招徕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

十一年，补陕西神木道。十三年，入觐，还至保德，闻提督王辅臣叛附吴三桂，从者劝迟行，勿渡河，不听，疾驰还署，图城守。曩三桂剿闯贼残孽，过神木，市恩，民谬德之，立生祠，三知即毁之。察知县孙世誉忠实可倚，时辅臣播伪劄，将弁多为所诱，分据城堡，惟韩城知县翟世琪与神木通声援。

世誉，隶镶红旗；世琪，山东益都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关中并称贤令者也。叛党硃龙犯神木，民恟惧。三知適受檄赴京师代贺，有讽可携眷行者，谢之。赴阙事竣，抵署三日，延安、吴堡相继陷。贼至，乘城死守，亲挽强弩，发无不中。柳沟营游击李师膺受伪劄，鼓众譟饷，世琪出谕贼，先被戕，及其二子。神木守将孙崇雅亦通贼，城遂陷。崇雅合贼将环说三知，以延绥开府啗之，不应；胁交敕印，不与；贼迭以甘言诱三知，且拥回署，三知过井，厉声谕家人勿作兒女态，跃而入，贼遽縋出之，臂已折。力以三知“在官廉平，初未相迫，毋自苦”为词，三知大骂不绝口，乃舁置别室，环守之，载胁载诱。一夕，忽合扉，不知何以贼之。其妻妾及二女俱赴井以殉。城复后，家人始於浅土中获三知遗骸，经长夏，面色如生。世誉亦抗节不屈，贼羁之深室，辅臣后降，卒害世誉以灭口。

刘嘉猷，字宪明，江西金溪人。由明举人顺治初署兴国、新建教谕，以正谊明道为教，士多化之。秩满，改福建侯官县知县，为闽浙总督范承谟所赏。撤藩命下，嘉猷度平南王耿精忠必应吴三桂叛，谓家人以“既宰兹土，义不汙贼”。康熙十三年三月，精忠绐文武赴藩府计事，嘉猷从承谟后。见锋刃交戟胁承谟降，不屈，缚以去，嘉猷历阶而上，厉声叱精忠，福州府知府王之仪、建宁府同知喻三畏同发愤骂贼。精忠喝武士杀三人，众股栗。嘉猷戟手作搏击势，芒刃亟下，与之仪、三畏同时被害。城守千总廖有功见逆杀三人，发愤大呼，亦死之。

高天爵，字君宠，汉军镶白旗人，后改隶镶黄旗。由廕生於顺治四年任山东高苑县知县，累官至江西建昌府知府。先是广昌山贼踞羊石、滴水二砦为巢穴，官军仰攻，辄为滚木礧石所伤，罢攻，招降，贼佯就抚，仍伺隙煽乱。官军毙之狱，馀贼益负固。適风雨交作，漂流树木，冲断桥梁，贼保巢不出。天爵会巡道参将出不意直捣之，擒斩，尽毁其巢。

耿精忠据闽叛，纵党入江西，犯建昌，时天爵已擢两淮盐运使，或劝之速行，天爵以“守此土十六年，虽受代，不可遽离”答之，率家丁数十人御贼万年桥。城守副将赵印已降贼，乘天爵力战，从后缚之，献贼，载送入闽，再四诱降，不屈，囚之。越岁馀，与副将王进，武举胡守谦，把总杨起鹏、姜山等同谋，遣千总徐得功出仙霞岭迎大军入关，阴结死士为内应。贼党侦而讦之，十五年九月四日遇害。

后以福建巡抚卞永誉请，以天爵与原任福宁总兵吴万福、福州府知府王之仪、邵武府知府张瑞午、建宁府同知喻三畏、邵武府同知高举、侯官县知县刘嘉猷、尤溪县知县李□员、福州城守千总廖有功等合建一祠於省城西门外，复以子其佩请扁，书“荩忱义烈”四字以额其家祠。长子其位自有传。

李成功，奉天铁岭人。顺治六年武进士。历官至广东潮州参将。康熙十三年，总兵刘进忠应耿精忠叛。成功潜与游击张善继等谋诛进忠，事觉，进忠以兵胁同叛，曰：“汝为我中军，我视汝犹子，何无义至此？”成功曰：“禄山叛国，死於猪兒；硃泚叛国，死於韩旻；汝今叛国，不知死之将至！我何为从汝？”进忠命斩之，骂不绝口而死。

善继，直隶彭城卫人。习儒，通孙吴兵法。康熙六年第二名武进士，授潮州城守营游击。进忠阴遣腹弁赴精忠献款，弁归，与进忠谋曰：“善继刚方固执，深得众心，宜亟散其卒。”进忠遂令所部分隶私党。善继麾下虚无人，谒进忠曰：“公不闻晋王敦乎？威势未尝不赫也，兵败身死，发瘗斩尸，未有叛国而克全终者！”进忠怒，羁之马王庙，贡生林应璧同被羁，日谈古忠孝事。进忠屡遣人谕降，终不屈，令斩之。

白虎，陕西秦州人。康熙十一年，官澄海协右营都司，有“虎将”名。进忠将叛，调虎与其子崇质入郡。至，则知进忠有异志，★M4焉涕下。进忠令虎易帽，虎曰：“头可断，帽不可易！”令翦辫，虎曰：“颈可截，辫不可翦！”且责进忠，词甚厉。左右以摇惑军心，慫进忠毙之。进忠爱其勇，不忍，曰：“此愚人，不识时务耳！”遂羁之。篡取虎妻张、虎孙士俊为质。虎与同志密遣人赴省请兵，约内应。谋泄，将就刃，谓崇质曰：“死，吾分也！委身存祀则在汝。”崇质对曰：“父为忠臣，子从叛贼，乌乎可？”缚至西市，虎望北叩首，大言曰：“君臣大义尽於此，父子至情，亦尽於此矣！”观者皆泣下。

何亮，潮州人。官澄海协千总。虎以心腹待之，亮随虎赴郡，进忠羁虎，旋以内应事泄，并将斩亮。进忠叱之，亮谓当诉於天，同时遇

害。其兄弟妻子被杀者尤众。

于国琏，奉天人。为续顺公沈瑞旗员。进忠乱作，瑞命偕都统宋文科、邓光明攻之。战太平街，三日，国琏身先士卒，射伤进忠左臂，贼披靡，以众寡不敌，终为所败。瑞缚光明及国琏以降，国琏独不屈，斩於市，尸僵立不仆，数日面如生，众咸异之。

嵇永仁，字留山，江南无锡人。用长洲籍入学为诸生。入闽浙总督范承谟幕。耿精忠应吴三桂叛，执承谟，胁永仁与同幕王龙光、沈天成及承谟族弟承谱降，不从，被执。永仁少好从士大夫游，讨论国家典故，六曹章奏，条分件系，著有集政备考一书。以范、嵇世交，故相从至闽。时精忠蓄谋未发，屡陈弭变策，如请拨协饷、补绿旗兵、安插逃弁、条议屯田诸端，冀固民心、杀贼势。又请借巡视沿海为名，提轻兵驻上游制贼。以文武吏皆预中贼饵，号令格不行。在狱凡三年，贼害承谟，乃痛哭自经死。永仁知医，著有东田医补。工诗词，有竹林集、葭林堂诗。狱中又著诗二卷、文一卷。与龙光相倡和者，又有百苦吟。

龙光，字幼誉，浙江会稽人。诸生，屡踬乡闱。年五十馀，已倦游，承谟抚浙，延课其子。擢闽督，龙光以父老不欲行，父以承谟有德於浙，义不可辞，遂往。既被执，胁草安民檄，诱以官爵，皆不从。与永仁谊最合，尝语龙光曰："死之日，魂魄原无相离！"在狱著养花说及杂诗五十馀首以见志。

天成，字上章，江南华亭人。变作时，与永仁约同死。偶外出，俄传同难诸子死讯，遂出践宿诺，为逆党缚献。时鞫者方穷究章奏，将归罪永仁，天成厉声辩曰："承谟心事，青天白日，承谟无他志，书生更何与焉？"乃同系狱。著诗一卷，曰听鹃。又纂花谱一卷以自遣。三人在狱，有书名和泪谱者，龙光为永仁撰一首，永仁为龙光、天成撰各一首，诗词皆烧桴煤画墙上，赖义士林可栋者，或云泰宁人许鼎，时往狱中探视，默识之，得以传世。

承谟初被难，部曲有张福建者，手双刀，大呼夺门，卫承谟，群攒刃死之。精忠令三十二人监守承谟，中有蒙古人嘛尼，欲免承谟，事泄，被磔。

叶有挺，字贞夫，福建寿宁人。康熙九年进士，甫释褐，即徒步南归。耿精忠以闽叛，檄郡邑，凡在籍搢绅悉坐名，勒限起送，有挺耻之，潜入江西界，佯言已死。逾年，以念母潜返，伪县令侦知之，持檄

促赴召。有挺告母曰：“兒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伪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兒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乃抱母大号，遁匿山寺。僧知其为叶进士也，微拒之，有挺仰天叹曰：“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夜起，北向九叩，南望母再叩，出走山下，自经古木死。乱平，无以上闻者，故褒赠皆不及。

同时闽中殉难者：萧震，侯官人。顺治九年进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丁父艰，回籍。精忠叛，谋讨之，事泄，遇害。张松龄，莆田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屡迁四川参议。时川省彫敝，松龄加意抚绥，流亡渐复。裁缺归里，耿逆迫以伪职，羁数月，终不屈死。施大晁，福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闻变，匿金芝山，募壮士，助大兵进讨，贼执之，嚼舌骂贼，呕血数升死。莆田举人刘渭龙、建宁举人谢邦协、南平举人原任丹徒令邹仪周，皆不受伪职。渭龙匿深山绝粒死。邦协举家避村落中，逆党以火攻之，不出，阖门遇害。仪周为所执，不屈死。光泽县民毛锦生，素有□力，贼躏其村，邑当事饬为练总，导大兵进剿，遇伏，死云际关。清流县诸生李亭，随邑令守城，并集乡勇拒战，旋被执，詈贼死。

又有张存者，顺昌人。精忠乱作，存纠义旅保元坑乡，胁授总兵劄，令率众出江西，分大军兵势，存不从。时和硕安亲王岳乐驻师南昌，存潜使赴军前乞援，并条上攻贼机宜。岳乐授存总兵劄，令捍御建昌、邵武、汀州等地，且为内应。贼侦知之，急攻元坑。地平，无险可扼，存以忠义激众，屡败贼，贼恚甚，分三路夹攻，卒以不支，存被执，死之。

戴玑，字利衡，福建长泰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主事，例转湖广按察司佥事。时滇、黔未入版图，上江防道尤要。玑遍履所部，自岳州至嘉鱼，立七汛，造哨船巡逻，萑苻无警。又於洞庭湖接立三汛，行者尤便之。洪承畴正经略五省，以“韩、范俦”称之。寻迁陕西西宁道，未行，丁父艰。服除，补广西右江道，驻柳州。东阑土酋构祸日久，玑以恩意调解之。大酋黄应元煽乱，则斩渠魁以徇。诸蛮用是怀德畏威，顽梗尽化。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输军租，复应民役，为申请督抚，具奏获免。复修葺文庙及罗池司户二贤祠。会朝命裁亻并监司，解任归里，督课诸子，教以忠孝大义。

耿精忠乱作，台湾贼围漳州，时玑次子鏻为海澄公将，守东门。贼劫至城下，使招鏻降。玑大声呼鏻坚守，勿以老人为念。贼怒，牵去。

城破，鏻巷战死，阖门为俘。大兵复漳州，贼遁，玑与子钑等乘间入山，而妻叶亻并诸幼子为贼执赴台湾，玑置不为意。贼复犯海澄及长泰，玑再被执，胁之降，不从。幽之密室，历年馀，终不为屈，朝夕诵文信公正气歌以自壮。一日，顾谓子铣曰："吾久辱，不死何为？"遂绝粒。数日，病甚，衣冠，命铣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当为厉鬼杀贼！"索纸笔，大书"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数字，呕血数升死，年七十有四。

刘钦邻，江南仪徵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授广西富川县知县。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遣伪将陷平乐府，旋围富川。钦邻募乡勇城守，与贼相拒五十馀日。同城把总杨虎受延龄伪劄，勾土贼千馀助攻，虎夜引贼入，钦邻率家丁力战，杀贼三十馀，家丁死者七，钦邻被执。贼加以毒刑，缚送桂林。延龄诱降，不屈，羁之。钦邻赋绝命词死，追谥忠节。

崔成岚，镶蓝旗汉军。由官学生任郁林州州判，署藤县知县。十四年，孙延龄党吴凤等率贼数千犯藤县，水陆夹攻，成岚与守备刘志高、汪云龙，典史黄新德守御。贼暂退，巳而复合。延龄军数千，攻城西南，抵御益力。巡抚洪陈明复遣援兵，协力剿杀，贼不退。伪将军缑成德复率贼万馀由贺县来，势益炽。成岚等相持七昼夜，城陷，成岚手刃二贼，殁於阵，志高等均死之。

新德，广东海阳人。读书不多，好遣文，人皆笑之。事亟时，命其子日祷扶母归养。既被执，贼欲授以伪官，新德曰："王彦章且不肯降唐，况天朝臣子从贼乎？"贼欲屠城，新德曰："倡守城者，官也，杀尉足矣，於百姓何与？"贼怒，斮之，新德骂不绝口。刀斧交下，碎其尸。家人四，婢一，皆死焉。微官死事，世尤重之。

柯永升，汉军镶红旗人。由员外郎出任湖南粮道，累擢至湖广巡抚。康熙二十七年，饬裁湖广总督，令标兵分别存撤。五月，裁兵夏逢龙，同夥呼为夏包子者，结众作乱。二十二日，突入巡抚署，拒者辄刃之。伤永升臂，夺其印，复伤永升足，仆地。悉驱其亲属家人出走，搜掠财物。永升乘间自缢死。贼四出剽略，永州锦田卫守备随光启婴城守，力竭，死之。武昌永定营中军守备孟泰鏖战金口，亦中砲殁。守备李国俊阳附逢龙，从围应城。夜半，贼潜梯登城，国俊遽鸣钲大呼，城中惊起，击败之。脱还武昌，卒死樊口。时署布政使者为叶映榴，自有传。

道禅，满洲镶黄旗人，姓戴佳。初为王府长史。康熙中，厄鲁特噶勒丹犯喀尔喀，朝命中外备兵。三十五年，大兵三路进剿，道禅奉敕往谕噶勒丹。先是，三十一年，员外郎玛第奉使策妄阿喇布坦，为噶勒丹掠执，不屈死。至是贼复诱降，道禅抗声骂贼，死之。

李茂吉，福建漳浦人。台湾水师营把总，平日不以官小自卑。康熙六十年，土贼硃一贵乱作，自请於副将许云。战败被擒，贼渠怪其不跪，叱之，茂吉举足踢其案，案翻，奋力断缚，直前夺刀杀贼。贼共斫之，头脑破裂，尚骂不绝口，贼碎其尸。

刘昆，字玉岩，四川保宁人。由武举从军有功。雍正八年，擢权云南东乌营游击，佐总兵刘起元守城。乌蒙夷禄万福者，旧土知府万锺族弟也。先是，府隶四川，万锺数扰云南边界，云贵总督鄂尔泰擒鞫伏法，使万福父鼎坤袭职，移隶云南。时改土归流，既设东川府，次及乌蒙，改授鼎坤守备，趣赴阙。鼎坤怏怏行，密使万福煽诸蛮为乱。未发，昆密告起元为备，起元蔑视之，檄万福来见。万福惧，遂嗾众反，围府城。昆闻变，解所佩刀与妻张氏诀，出与起元商御贼策，皆不应。而游击汪仁独以抚贼说起元，起元从之，登城被贼辱。昆遂开城，率数十骑大呼赴贼，游击马秉伦与之俱。斩数百级，贼稍卻。野夷数万蜂至，昆遂与秉伦相失，势益孤。转战至次日，弩穿左胁，创甚，北向再拜，割襟蘸血，大书石壁曰“淋漓鲜血透征衣，报国丹心总不移”十四字，拔刀自刎死。贼叹其忠，以土覆之而去。昆妻闻变，则以昆佩刀手斫二女及妾，乃引刀椿喉，一门同殉焉，语见列女传。

秉伦既失昆，亦转山箐间，镖贯其颐，犹手剸数贼，力竭，跳崖死。

时官乌蒙通判者为刘镇宝。镇宝，字楚善，江西彭泽人。由举人考授中书舍人，发云南用知县。鄂尔泰器其材，奏擢通判。镇宝既莅任，驻大关镇，镇距府三百里，为苗疆新辟地。苗警既急，以镇宝熟谙苗情，檄往招谕。至则开陈祸福，词甚备。苗逆抗之，反执镇宝。镇宝骂贼烈，争斫之，支体糜碎。事平，滇人以镇宝与昆受害尤酷，为立庙祀，称二刘公祠。

罗鸣序，湖北汉阳人。康熙五十年举人，任贵州麻哈知州、兼署黄平州事。雍正十三年春，古州苗叛，胁清平、黄平、施秉、镇远四州县，生熟苗皆应。四月，陷清平县之凯里汛，去黄平新州三十里。鸣序时在黄平，闻变，趋新州谋守御。环州苗皆起，驰报府县急援，不应。

苗大焚掠，鸣序以城亡与亡自誓。客陈宪者，请与俱，鸣序卻之。宪以“君能为忠臣，我独不能为义士”为对，相与寻后山有树可援系者，各默识之。鸣序乃解两州印付健仆送省，出公帑千付书吏藏某处，曰：“可以死矣！”或曰：“此署事也，有本州在，何不去此而保麻哈？”或曰：“此新州也，何不去此而保旧州？”皆置不听。或告曰：“城陷矣！”即趋向所识处，将自经。俄又告贼犹未入，则又徐与宪还，登城守。迨矢石器械尽，城中火起，无可再守，乃卒与宪至后山絓树以死。从死者数人，诸生初震、周大任两家皆死之。宪，浙江山阴人。

列传二百七十六忠义三

宗室恆斌 倪国正 赵文哲 王日杏 汪时 孙维龙 吴璜 吴钺等

曹永闾 何道深 沈齐义 陈枚 吴躭等 温模 邵如椿 李南晖

汤大奎 周大纶 寿同春 李乔基 熊恩绂 宋如椿 赵福 刘升滕家瓒

萧水清 刘大成 王翼孙 王行俭 王铣 汪兆鼎 左观澜 董宁川

韩嘉业 叶槐 陆维基 毛大瀛 张大鹏 白廷英 杨继晓

杨堂等 曾艾 曾彰泗 罗江泰 霍永清 强克捷 赵纶等

宗室奕湄 景兴 陈孝宽等 王鼎铭 吕志恆 邵用之等

杨延亮 师长治 王光宇

宗室恆斌，字絅文，太宗第十子辅国公韬塞后。授三等侍卫。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缘事命戍伊犁。方卧病，恆斌陈请代奏以身从父往，诏许之，而以沽名褫其职。恆斌在途侍疾，至废寝食，父每怒其愚，无几微怨。既抵伊犁，父疾以瘳，将军阿桂大贤之。会哈萨克新附，遣使入贡，有旨择贤员伴送，阿桂即命恆斌充伴送官。途间驭陪臣忠信得大体，召见慰藉，复其官，令留京供职。恆斌请毕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允之。擢二等侍卫。会乌什回叛，恆斌随将军明瑞由伊犁倍道进剿，战屡捷。领左翼兵阵城南山下，贼麕至，恆斌奋勇击之，所向披靡。贼惧，隐城壕诱敌。怒马而前，万镞齐发，不及御，阵亡。事闻，褒恤，而宥其父罪还京。

倪国正，字懋功，四川成都人。康熙举人。雍正十年，拣发广西，授义宁县知县。义宁东北曰双江，苗、民杂处，与湖南城步、绥宁二邑红苗接壤，计千馀里。隘口十，堡七十二，大小寨凡数百。不通教化，仅设双江巡检羁縻之。乾隆六年，楚匪黄顺等煽粤苗，伪称名号。国正计擒黄顺，中道被劫，还合楚苗为奸。国正牒文武诸大府请兵，拨驻四百名，苗稍靖。时大府意在招抚，知府张永熹、巡检蔡多奇迎合其意，遂撤驻兵，而檄国正与多奇及县丞吴嗣昌同往。国正将行，叹曰：“此所谓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

行数日，抵苗巢，苗挟兵出迓，气嚣甚，多奇易衣遁，众失色。或

告国正：“不去，祸将及！”国正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以威，不可以德化也。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付健役县印，令间道驰还，正襟坐待之。苗突至，取官弁及随行隶三十馀人，尽掊杀之。禁国正土窑，绝粒六日，缚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胁之降，不屈。授以纸笔，令“省中以万金为赎，可不死。”国正掷笔裂纸，大骂。苗怒，击其齿，血流被衣，声益厉。齿尽，截其舌。国正犹喷血作骂状，遂击死，沉尸深潭。事闻，帝为之辍食。国正为诸生时，书押则云“为国尽忠”，案头玉尺，亦刻“丹心捧日”，盖报国之志，本素定云。

赵文哲，字升之，江苏上海人。生有异禀，读书数行下。同时青浦王昶，嘉定王鸣盛、曹仁虎皆以能诗名，独心折文哲。为人瘦不胜衣，而意气高迈，由廪生应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查抄案通信寄顿，褫职。时大军征缅甸，署云南总督阿桂奏请随军。阿桂由缅至蜀，将军温福方督师征金川，见文哲，与语，大悦之。时温福与阿桂分兵，文哲遂入温福幕。温福重文哲，片时不见，辄令人觇文哲何作。已而连克金川地，三十七年十月，遂剿平美诺。以功复中书，又授户部主事，仍随营治事。三十八年，兵至木果木，六月，小金川降者叛，与金川合抄后路，师将溃，在军者逆知贼大至，相率逃窜，文哲毅然以为：“身为幕府赞画，且叠荷国恩，讵可舍帅臣而去！”卒与温福同死。

同时遇害者：刑部主事王日杏、新繁县知县徐瓒、酆都县知县杨梦槎、合州吏目罗载堂。其在各台站遇害者：潼川府通判汪时、汉州知州徐谂、内江县知县许椿、大竹县知县程廕桂、秀山县巡检郭良相、纳溪县典史许济。其沿途被害者：候补从四品王如玉，候补知县孙维龙、张世永，布政司照磨倪鹏，候补县丞倪霖，秀山县典史周国衡。先后殉难者：又有重庆府知府吴一嵩，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锺邦任，刑部主事特音布，原任湖南澧州知州吴璜，原任浙江云和县知县彭元玮，四川崇庆州知州常纪，原任广西越嶲□通判吴景，纳溪县知县章世珍，营山县典史吴钺。幕客同与难者：硃南仲、杨绍沂、熊应飞、田舒禄、顾佐、岳廷栻、周炜、郑文、许国、长炳、王鸣镛十一人。事定，四川成都府、金川崇化屯先后建祠祀之，均建慰忠祠碑。

日杏，字丹宸，江苏无锡人。善书，於魏、晋以降书迹临摹毕肖。官中书，行走军机处。每扈从行围，遇公事旁午，坐马上盘一膝，置纸膝上，信笔作小楷，疾如飞。有官中书者，见机要大臣，跽一足请事，日杏怒詈之，谓为非人。知铜仁府，民以王青天称之。

汪时，浙江钱塘人。时驻岱多喇嘛寺，寺破，骂贼死。官军收复小金川，见血影溅涅壁间，尚漉漉如湿焉。

程廕桂，浙江仁和人。与其子烈同遇害。

孙维龙，字普田，寄籍宛平。先官安徽黟县知县，创立书院，延刘大櫆教士。又建石桥於渔亭镇，通浙、楚往来，行旅称之。

吴璜，字鉴南，浙江会稽人。父爚文，举博学鸿词科。璜为商盘甥，早以诗名。

常纪，字铭勋，奉天承德人。以进士选授西充县，有治行。尝兴建关神武祠，殉难后，县民即关祠肖纪像祀之。

吴钺，字炳臣，河南固始人。贼犯木果木时，钺守泽耳多粮站，去大营六十里，大营以东，泽耳多以西，松林沟、赤里角沟，俱为贼夺。事急，有劝钺走者，钺奋然曰："吾奉命守此，与站存亡，分也！与我共杀贼者，吾骨肉也！"因拔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斩！"众心稍定。贼至，钺率兵役御之，众寡不敌，火器环击木城，犹徒手抵贼，卒被戕。

曹永闾，字文甫，浙江金华人。雍正七年武举人，补江南大河卫千总，洊擢四川海宁营参将。御士卒严而有恩，多乐为用。乾隆三十六年，随温福征小金川，提督董天弼檄守牛厂石卡，旋为贼据，天弼自劾，并请治永闾罪。上念小金川事棘，置未问。永闾乃与阜和游击宋元俊献三策：一自斑斓山探小金川，击其首；一自美诺趋甲金达，击其中；一自约咱进取僧格宗，击其尾。用其言颇效。永闾善谋，谋定而战，元俊谙地利，进退有度，军中曹、宋齐名。不数月，悉复明正侵地，前后十馀捷。

三十七年，随攻克布朗郭宗、底木达，执僧格桑父泽旺以献。明年，师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移营木果木。未严备山后要隘，而贼突薄大营，劫粮台，夺砲局，会运粮士卒数千争避入营，温福坚壁不纳，轰而溃，贼蹂入，温福遂遇害。是时，永闾军距稍远，闻砲声，遽严甲起，飞骑至，曰："大营失矣！"问："大将军安往？"曰："不知。"傍一骑至，曰："宜速退！"叱曰："大将军不知所往，吾将焉往？"即蹀血进，殒於阵。同时殉难者，参将惠世溥以下四十七人。

何道深，字会源，山西灵石人。由武进士、乾清门侍卫出为贵州提

标游击。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尚书明瑞总督云、贵，进讨缅甸，集诸道兵。明瑞闻道深训练营卒可用，檄至永昌，果整练冠他军。三路出师，以道深所统自随。从取木邦，破锡箔，逾天生桥，大战蛮结。贼立十六寨，竖木栅，列象阵力拒。道深冒矢石，攀栅先登，火枪中右额，纪功第一。

又从入穷乍，去贼巢阿瓦城益近。贼断木垒石守隘，官军粮少，火药铅丸垂尽，将旋，贼抄其后。道深为之殿，遇山谷险□厄，必奋战，俾全师得度至猛育。未至猛育前二日，道深中鸟枪，夜息，部下校进曰："伤重矣。贼至日众，道险，难与敌。盍称病且逸归乎？"道深曰："贼众，乃将卒致力时也。"叱之退。明日，战益力。初，明瑞将中军趋锡箔，别将分左右军，异路约会师。及至猛育，两军渝约，前阻大山，贼尽塞蹊隘，环围数重，军杀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明瑞令夜拔营，以次冲出。平明，贼来邀截，道深立高冈指挥拒之，他军士得从旁脱出。道深自晨战至日中，被数创，始仆。

道深抚士严而有恩，其始闻檄调也，令二日即行，凡无子、无兄弟者皆弗从。殁后，军皆悲涕，以其带、发还，诏赐葬本邑。

沈齐义，字立人，浙江乌程人。乾隆九年举人，大挑用知县，发山东。历权冠、汶上、费、齐东等县，题补泗水。齐义有吏能，初往钜野办赈，虑吏胥作奸，亲自登记，历数十里皆然。冠有翦辫讹言，谓妖人翦人辫发，能以咒语摄其魂，令移他处钱物入己，被翦者数日即死。讯无实，悉纵去。他县狱上，皆获谳，人服其识。汶上为入都孔道，东门外石桥久圮，撤而新之。南旺、蜀山、马踏三湖，为漕渠水櫃。堤坏，出赀修筑，工固而民不扰。泗水多閒田，而民间畜蚕者少，悉令栽桑饲蚕，自此隙地皆桑，茧丝之饶甲他邑。费有冤狱，特缓其事，或以吏议惧之，齐义谓与其令民以冤死，毋宁被劾以去官。

三十七年，改授寿张。县境赵王河湮三十馀年，大雨至，水无所泄，禾麦皆淹死，民多逃去。请募夫开濬，凡三十馀里，上引范、濮诸水，悉达诸五空桥，自是南鄙无水患，民皆复业。故明籓府私田赋极轻，入清谓之"更名地"。部议加赋，寿张更名地二千四百馀顷，先於雍正间，归入籽粒地，加赋，而旧名犹存。乃检寻故牍，以原委达大府，削除之。故事，岁办河工稽料及解京黄蜡，分里购买，吏用为奸，为往他所买解，民得免累。所至求民利病，若其身事。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夕，阳穀县党家店奸民王伦纠众突起为乱，

入寿张。齐义闻变，即衣冠出莅宅外，斥曰：“吾非赃吏，尔等劫我何为？”贼伏拜曰：“知公廉，民等亦素沐公恩。但须及早从顺，顺则生，逆则死！”齐义骇曰：“尔等不顾赤族诛耶？”大骂之。贼谓齐义不知生死，麾众退，令自为计。齐义即入，解其印，令掘坎埋之。复出，家人及宾友挽其臂，挥去，趋宅外，仆又牵马至，请上省告急，齐义曰：“若将使我蒙面见上官耶？”批其颊斥之。须臾，贼复至，有泣拜求请者。齐义大怒，拳足交下。贼拟以兵，齐义毒骂不绝口，遂攒杀之。先数日，齐义闻阳穀有妖人聚众，遣人四出侦刺，贼惧祸及，首劫寿张，故齐义罹於难。贼既破寿张，遂掠阳穀。堂邑县奸民王圣如亦劫杀村落应伦，权县事陈枚死之。

枚，字元幹，广西全州人。由举人拣发山东，用知县。闻圣如乱作，即驰往搜捕，尽逮贼党妻子系狱，而圣如以伦众数千至。邑无城守具，人情恟惧。枚本摄任，将受代，或劝枚引去，枚指天日自誓，与城存亡。城陷，被执，怒目视贼。贼曰：“摄令为令清，赦勿杀。”枚愈怒，发竖眦裂，骂曰：“汝辈罪不赦，乃敢云赦吾耶！”胁以刃，不屈。其弟元樑奔救，手刃数贼，贼缚枚及元樑至王伦屯，偪令跪，仍不屈。贼先断枚两足，又断两手，旋支解元樑，弟兄同时死。

堂邑训导吴躭，福山人。年七十馀矣，携侄文秀及仆王忠到官。贼劫学署，见其老，置不问，躭叱之，词甚厉。贼怒，杀躭及文秀与忠。阳穀县丞刘希焘、典史方光祀、寿张营游击幹福、调守阳穀莘县汛把总杨兆立、堂邑汛把总杨兆相等，亦先后被害。

温模，字孙朗，福建长乐人。入赀为吏目，发甘肃，借补通渭县典史。乾隆四十九年，盐茶□逆回田五倡新教作乱，聚石峰堡，遂犯通渭。模以回民马世雄预告，知贼计，为之备。知县王慺恇怯不任事，模乃与县署幕客邵如椿、县绅李南晖同时城守。模率兵民登陴御贼，凡七昼夜，士皆用命。粮尽，请开仓给守者，慺持不可。城将陷，驰返官廨，正衣冠北向拜，键户自经死。世雄战死。

如椿，浙江绍兴人。父以申韩术游陕西，因占咸宁籍，补诸生。如椿就慺聘，事急，乃立城闉，袒而大呼曰：“好男子！当从我守城杀贼。”应者数千人。令壮者执刀矛，老弱运甓石，并集城上，而身率犹子曾燮登西墉，以当贼冲。城庳薄，贼蚁附上，手短刀格斗。良久，力不支，被执。贼方肆戮，犹大言曰：“首议守城者，我也！何多杀他人为？”凡被十三创，曾燮被十一创，均骂不绝口死。

南晖，由举人於乾隆三十年任四川威远县知县，以疾告归。先於逆回苏十三肆扰通渭，有守御功。至是又率子思沆、犹子师沆召募壮夫百五十人助城守，累掷大石杀贼。城陷巷战，与子思沆同骂贼死。师沆自经死。安定县典史费元灯，亦以奉檄侦贼被害。

汤大奎，字纬堂，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凤山县知县。五十一年冬，台湾贼民林爽文作乱，起彰化，其党曾伯达等应之，南窜凤山。县故无城，仅土垣三尺许。时大奎已秩满候代，属贼势蔓延，乃率僚佐募乡勇，日夜守御。贼来攻，与参将瑚图里击卻之。瑚图里驰马逐贼去，大奎闻城北有警，捕内应四贼，斩以徇。方奖励兵役，贼突进北门，入县治，典史史谦死之。大奎朝服坐□事，手剑击贼，贼刃交下，犹瞋目詈不止。长子荀业从之官，先以父诗文稿畀其戚，令远避，身佩刀蔽父不去，同遇害。大奎初丧其元，城复后，有仆识大奎系发线，形容亦约略可辨，因并入棺。孙二，贻汾自有传。

谦，字昭和，顺天宛平人。先遣子善战奉大母出避，乃与大奎同城守。死后亦丧其元，为百姓窃埋之，贼退始改殓。

周大纶，字理甫，直隶天津人。乾隆二十年，由贡生捐职州同，发福建，补台湾府彰化县丞。数年，知民顽，忧形於色，屡言於上官，斥不信。任满，将引见，假公事滞诸诸罗。乱作，大纶奋入县治，县令懦，甘以身殉。大纶曰："国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责，小丈夫也。"激之，弗应，为谋所以御贼计。夜，贼入，据县治，有见大纶者，缚去不杀，而劝之降。大纶大骂之，贼摑其颊，抚颊大哭曰："此污乃为贼污！"首触柱，额裂。囚数日，卒遇害。大纶仆陈德以护主不去，大纶死，以头椿贼，支解死。

寿同春，名星，以字行，浙江诸暨人。习文法，客台湾淡水□同知程俊署，年七十馀矣。竹堑城陷，俊先以出捕贼遇害。俊子携印走，同春为贼执，佯为所用，贼留其党三十六人守城，而自出掠。同春客淡水久，胥徒皆熟习，士民皆信服，潜为纠合甚众，出不意，就同知□事骈斩留贼，即日闭城门，为朝廷守。贼闻大駴，悉众返攻，同春部勒其众，日夜登陴。樵苏既断，发屋掘鼠为食，得间，辄出选锋击贼。相持数日，贼稍引卻。道通，署同知徐梦麟始以印至，次第招抚附近胁从者，梦麟一切倚同春办治。是时，首逆负嵎，据大里杙自固，官军环营其外，疑莫敢入。同春草书与梦麟，令上军门，速攻之。久乃得报，合六路进剿。同春率官军从西路入，而鹿港之兵，迁延失期。既入，无援，马蹶，被获。贼恨同春久，至是喜得报，攒刃支解之。

又广东嘉应州人李乔基者，名安善，以字行。善少林拳术。客台湾，见土豪啸聚相仇杀，叹曰：“乱将作矣！”乃简侨寓南北庄人团练之。乱作，郡城大震。召诸健兒曰：“贼众一閧而出，遂破彰化、淡水、诸罗三城，所不即取郡城者，惧粤人蹑其后耳。吾出兵牵制之，贼至则守，去则击，相持久，则援师且至，贼不足平矣。”集万馀人，庄为栅，里为台，计亩以为粮。一庄有贼，诸台应之。贼数至，皆不得逞。十二月，率三千人从知县张贞生复彰化，已而粮尽，士卒多散去，城复陷。明年正月，复从总兵柴大纪复诸罗。自起义兵与贼二十馀战，斩馘万计，贼衔之，以万金购乔基首。二月，乔基与从子举柏率健兒数百人赴鹿港请火药，为贼所侦。还至青堈，伏发，御之，杀数百人。贼大至，矢石交下，突围出，失举柏。乔基三入贼中，伤左股，被获，诸健兒皆战死。贼诱乔基降，骂贼，贼断其舌，缚而射之，犹不屈，乃磔焉。至是白衣冠哭者万馀人，皆誓不与爽贼俱生也。是役也，死事之烈，以乔基为最。

熊恩绂，字隆辅，广西永康州人。乾隆十七年进士。父疾，意不在试，以讹脱列下等，归本班选用，选授直隶永安县知县。累迁永平府知府。四十三年，高宗东巡，召对称旨，擢霸昌道，改大顺广兵备道。为政务持大体，尤慎刑罚，时语人曰：“虑囚，但久跪索供，感寒湿即病足，或发他疾，皆足致死，岂独三木能毙人也？”

始单县有刘某者，习八卦教，煽惑乡里，官捕而杀之，械其子於狱。人复就狱中传其术，从者益众。自山东、河北、直隶境无虑数万人。而段文经故胥吏，以事斥革家居，性险诈，屡挟数以役人，群服其黠，奉以为帅。立期劫单县狱，图攻夺州郡。恩绂闻之，下元城令密捕所在匪党，而郡县吏皆通贼，多为耳目者。走白贼云：“将屠灭汝等。”贼馘且恚，突於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四日夜半毁道署，入，杀恩绂。恩绂闻讙声，疑失火，旋知有变，亟还。令人守库，举印授妻缪氏，挺身出，大骂。贼攒刃斫之。

贼固与其党有成约，以先期起事，不及应。戕恩绂后，即散劫郡县署，皆以有备不获逞，故邻境得以次擒获。恩绂被害，尸面如生，两手犹作搏贼状。家人以守库被杀者六人，印以缪氏匿之，得无失。恩绂逆折贼谋，不至如三省教匪蔓延不已，躬犯大难，论者多之。

宋如椿，汉军镶红旗人。以宝庆通判权乾州□同知。乾隆六十年正月，黔、楚苗石柳邓、石三保等叛，□苗响应，居民争避窜。如椿召谕之曰：“若属先人丘垄皆在，不可弃。同知地方官，当为若效死守。”皆许

诺。已而贼势张甚，弃去者大半。如椿被发徒跣，周走号呼，劝之守，自旦至夕，不绝声，讫不听。贼旋攻西门，如椿仗剑出御，伤左腿，归，北向再拜自刎。从人张忠在侧，固遣之，弗去，亦被创死。方贼攻急，如椿度不能支，呼巡检江瑶佩□印，令赴辰州求援。瑶出城，遽遇贼，死。其子朝栋挈印送辰，归，觅父尸，与家属俱遇害。

赵福，湖南零陵人。由行伍随征金川，有功，累擢至镇筸中营守备。逆苗滋事，驻守渌溪口，渌溪为镇筸粮道，约士卒严，民安之。五月，官军从狗脑岩溃归，贼众近万人，谋绝粮道，攻之急。时守兵先抽调其半，民请福避去，福曰："兵卫民，将统兵，尔辈可去，吾奉命守渌溪，去一步，即失职。苗至，福怒马奋槊当先拒之，杀数十人。苗分番更战，民以福不得食，为纳橐饘，福挥去之。且曰："贼之不遽追戮者，以我在也。我死，合力追汝，无□焦类矣！"民泣涕去。麾下五十人，感福义，无一逃者。战一昼夜，溪桥被撤，卒死且尽，手过山枪三发，毙苗数十人，指掌焦烂，不能持，身被数创，投溪死，民隔溪望者，咸痛哭。苗旋散去，难民数千赖之全活，后架数椽祀之，曰赵将军庙。

刘升，邵阳人。宝庆协把总，从副将某征苗，副将逗留不前，升於众中出谩语，某衔之。师至狗爬崖，令率百人为前锋，约举白旗为后援。升策马轹阵，贼不能支，侦无后继，复悉锐搏战。升连举白旗，旗失，复解所服白袒招之，某故按兵不发，升战死，百人殉焉。死极惨，首体糜粉，无可收瘗者。后祀昭忠祠，主入时，旋风暴起，吹气作血腥，袭众几仆。时以乡团死最烈者，有滕家瓒。

家瓒，湖南麻阳人。诸生。有膂力，能负铁砲击贼。捐布政司理问职衔，居高村，与乾州苗接壤。乾隆六十年，逆苗掠麻阳，家瓒同兄监生家瑞、弟武生家瑶，悉出家财钜万，设卡堵御，有功。自正月至四月，共打仗十八次，杀贼八十馀名，贼恨之。总督福康安宠异家瓒，家瓒为画破贼策甚备。一日，家瓒率众守溪口，贼骤围其居，曰："出家瓒，祸可已。"族弟武生家泰挺身出，语其村人曰："岂可惜一身而害一村？"遂大骂贼，自承为家瓒。贼剥家泰皮，至死不更一辞。又执其家口，始知非家瓒也，全家被害。家瓒闻而驰救，无及，请官兵援助，官军忌其能，不助一卒，且檄调乡兵他去。家瓒复往溪口，与众共守，贼急攻之，力斗死。

萧水清，字广铨，广东平远人。以监生纳捐，发湖北，补保康县典史。嘉庆元年二月，白莲教谋反，姚之富、齐王氏起襄阳，曹海扬、祁中耀起房竹，王兰、曾世兴起保康，众各数万。齐王氏掠州郡，与王兰

会保康之白溪沟，贼党杨昭为内应，水清计擒之，徇於众，贼衔之。时守城兵以剿苗他调，县令畏贼他往，城中空虚。水清给印札晓谕四乡，激以忠义。贼遽至，县城故庳薄，水清拒守，杀贼过当，历五日夜不懈。遣勇健诣郡乞援，为贼得，围益急。水清知不可为，旋署，语其妻曰："吾义不屈，尔其自为计！"妻誓先殉，子其馨等及家人皆原从死。遂出，城已陷，遇贼县治前，骂贼，死焉。教官黄义峰、吴珍义，子其馨、其芳，族子祚超，妻弟林凤良同殉之。妻林氏、子妇韩及孙女与仆妇、婢女等，皆阖户自刎。水清死后，乡勇始集，皆头插小青箬为识，以别贼，从援军擒贼首王兰、曾世兴。小青箬者，即水清印札之号令也。

贼旋犯竹山。竹山县知县刘大成，江西新昌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授莅任。县界万山中，故有专营驻防，亦以剿苗他调，留者仅百名。大成先捕得贼党，有"约期抢据竹山"语，即飞牍告急，且与僚属谋，曰："吾守具未完，为贼乘，必困。不如出据险要，相机堵御。"方派拨间，贼已据保康。乃以典史吴国华、守备孙抡魁分守县治及隘口，而自守武阳堡，当其冲。纳县印於怀，据险设伏，遴健足侦探，终夜无少休。贼突越后岭，入县焚掠，国华、抡魁俱不支，先后至武阳。大成复率以赴剿，枪毙十数。贼来益众，遂退往武阳。国华、抡魁方出点兵，大成乃遣亲信出探隘口。比反，大成已肃衣冠佩印北向自缢矣。国华、抡魁踵至，愕然，亦殉焉。别股贼犯襄阳吕堰驿，巡检王翼孙亦以拒战死。

翼孙，江苏长洲人。吕堰当驿道之冲，无城可守。翼孙闻变，募乡勇戒备，而贼已大至。翼孙率众迎击，歼先锋三人，遂登大桥御之。贼来益众，乡兵溃，又手刃数贼。贼矛环刺，受伤重，跳而投於水。贼以钩起之，攒刃毁其尸。翼孙初至任，预立御贼章程，一乡勇十，设头目一，头目十，设总头目一，各相钤制，统於巡检司。附近村落，单丁独户，皆迁於镇。选壮者充乡勇。设哨探，定功过，储粮秣，练刀仗，禁饮博，其区画为甚备云。

王行俭，江苏溧阳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补南郑县。以承审命案不实，褫职。嘉庆元年，投效军营，二年，教匪窜汝河，以平利县防守严，向东南偪白土路营。时行俭带兵六百名，偕都司赵禧御之，贼分股前后夹攻，禧中刀伤殁。行俭骂贼不挠，身被矛伤十馀处，阵亡。以离任文员，带兵协剿，骂贼捐躯，诏深恤之。

王铣，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四库馆謄录劳，授华阴县丞。性

介，不合上官。先调守山阳丰阳砦，纠义勇八百馀人，皆锋锐可用。铣被丰阳知县檄入城共守御，义勇以所将非人，被歼。铣为建祠山阳南关，勒石志名姓，哭之。三年，调至洵阳佐理抚恤事。县令图与铣分吞赈款，严斥之。县令恚，图中伤铣，以行台省需饷，急荐铣。行至雒南庙沟坡，坡高二里，铣已北下坡，家人甫押后队逾坡脊，贼高均德大队至坡南。探骑二，纵辔驰上。家人大呼，速铣下马避贼，铣不应。探骑至坡脊，驰下夹铣去，几一里，复驰回，一骑以矛剔铣面，一骑就刺胸及肋，皆洞穿而死。同以运饷死者，四川省有汪兆鼎。

兆鼎，字子元，武进人。亦以四库馆劳，授直隶枣阳县丞，以事褫职。赴四川军营投效，未用。四年，同郡硃向隆为达州巡检，有解饷之役，邀兆鼎偕。至东乡县太平石岸遇贼，向隆逃，众谓兆鼎非蜀官，盍亟避，兆鼎弗应。乃各奔，兆鼎独守饷，骂贼被害。

左观澜，字绣川，江西永新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权五郎□通判。五郎扼要川、陕，无城。观澜莅任，既募乡勇训练，即牒大府，捐廉雇役，筑土城，躬自督之。半月工竣，三日而教匪至，悉精锐启城追剿，斩获甚众。数日，贼突出别道，薄城，众寡不敌，请援又不至，观澜乃召子承廕等励之，皆泣对曰："原从死。"即分兵乘城，夜多燃炬束，老弱大呼譟。贼不知虚实，引去。将军德楞泰、明亮至，询状惊叹，遣守备率兵驻城中，听观澜节制，城守益坚，民乐为用。

以劳补安定县，西安府启巡抚留之，巡抚悟，立止毋去任，而贼果悉众至。见观澜立城堙，咸错愕。观澜谕贼降，次日二百馀人至，观澜纳之；守备欲歼以要功，观澜不听。乃庭集降者曰："汝等欲终从贼，即听去。"降者稽首谢不敢。以后至六人，不可信，令降者自别之，果於里衣得贼党所以为识者，即斩之，投六首城外，贼骇遁去。

三年，贼复大至，观澜舁大砲城上为御，手发砲毙贼无算，观澜亦以砲裂伤砲，负痛，解佩刀付承廕，舁归署，亟遣人间道请代，乃卒。后二百，援兵至，承廕泣叩军门，原复仇，总督那彦成哀而壮之，俾随官军剿贼。四年十月，蹑贼沙沟口，力战阵亡，犹手父佩刀不可拔。父子俱殁王事，赐恤尤厚。观澜事继母以孝称。兄观海，官上思州知州。时有兄弟争财者，適得思州书，念弟甚，引苏轼"世世为兄弟"句，观澜读而泣下，付讼者兄弟令阅。讼者感悔，泣谢去。

董宁川，直隶永宁人。由武举选授贵州镇远镇标守备，随剿苗匪。嘉庆元年，累擢至湖北兴国营参将。三年，随总兵诸神保等军剿教匪，

赏健勇巴图鲁名号。复随副都统额勒登保进剿终报山，偕都司张廷楷等自西入，奋勇夺山隘。官军鱼贯上，并力攻击，擒首逆覃加耀等。股匪刘成栋、张汉潮、张添伦分扰巫山、荆门及扑闹杨坪边隘，先后击败之。四年五月，股匪高均德窜云路沟边隘，偕游击姚国栋合攻，贼奔梓桐垭，复偕都司刘应世由瓘坪迎截，歼二百馀名，馀匪溃。宁川见有骑马二贼目，追益力。至树林中，贼弃马遁。宁川令弁兵围山腰，自率弁兵数十，下马追入深林，贼并队转斗，宁川中矛伤，仍手刃十馀人，毙骑马贼一人，力竭，殁於阵。事闻，诏曰："董宁川下马击贼，至被戕害，似此忠勇之臣，不能承受国恩，为之堕泪！"命直隶总督胡季堂赡宁川母，命湖广总督倭什布送宁川子及家属归原籍，皆出异数云。

韩嘉业，字健庵，甘肃武威人。父增寿，官凉标千总，随征金川战死。嘉业誓报父仇，入伍有功，累擢至陕甘督标游击。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滋事，陕西兴安府属地相接，奸民乘机蠢应，踞安岭为巢穴，凭高恃险，立木城；又於高庙山设立大卡，形势陡峻。嘉业奉檄率兵由羊毛子堰进克之。复会他将进偪安岭，遣健卒潜烧木城，贼惊溃，乘胜取大卡，擒戮无遗，擢参将。四年，嫩败李树之股匪，追出班鸠岭，贼窜六道河，嘉业循河右追贼至庙子坝，贼遁入川境。未几，贼又由川界老林入南郑，时嘉业循江防守，闻之，亟率兵前驻法慈院，堵其北窜。贼将就浅涉嘉陵江，而沔县贼三四千人，由阜川偪近官庄，陕甘总督松筠令嘉业偕直隶守备麻允光择要迎击。贼全数出砖峒子，嘉业驰马首先冲入，贼分两翼绕马家岭自上压下，四面合围。嘉业力战突击，马蹶，复箭杀执旗贼。贼以矛直刺，甘肃镇标把总高腾蛟从旁格之，遂杀持矛贼，而群贼竞进，嘉业中矛仆，遂死。腾蛟以身蔽其上，亦死，允光亦战殁。事闻，优恤，谥武烈。后嘉业兄庄浪协副将自昌，亦阵亡盩厔，命共建一祠，赐名双烈。

叶槐，字廕阶，浙江钱塘人。父文麟，官陕西，权孝义□同知。教匪躏秦中，槐闻警省父，即具牒军门自效。嘉庆二年正月，奉檄率乡勇剿贼於光头山，贼旋由河南卢氏窜商州，与孝义接壤，随父乘障搘拄，贼不敢入。别股贼复由汉中东窜，将由镇安、五郎逼孝义，复佐父堵御。凡团练首领可用者，必倾身交接，以是豪健依附者甚众。西乡急，请援，槐选其锋赴之。比至，贼即北窜。城固、洋县有警，又率以往，贼遁入山。部分其众，守通栈要路，而自逐贼，入虢川等处，阵斩贼，获骡马器械均无算。

贼东奔大峪口，孝义在重山中，无城郭，槐虑不能当，请援孝义，

大府不许。槐不自安，拔营东追，果遇贼。会别部兵至，谓遇贼得捷，贼未必再犯孝义，阻其返。槐终虑孝义被困，复言於大府，谓“不发兵，即单骑行矣”。词气激昂，闻者色变。大府乃许拨乡勇一千六百人随槐行，抵孝义，贼果至。乃据险结营，令四山放号火，以张声势。西南贼尤劲，乡勇人人思斗，遂破贼前队，斩其酋三人，贼稍卻。大队来攻，复并力冲杀，贼无可乘，乃解去。

大府调其父权富平，槐亦入赀为县丞，当就选，恋父不行，留大营司侦候事。会贼渡汉江，偪洋县，醴泉县知县陆维基请行，举槐为助，慨然偕往。维基带勇练登手扳崖，至巅，遇贼，骂贼死。槐数突围不得进，左旋至山梁，力竭，贼矛刺腰，大创死。仆四人皆从死。槐以卫父至，而卒死於兵，时皆壮之。维基，顺天大兴人。

毛大瀛，字海客，江苏宝山人。少以能诗名，为“练川十二才子”之一。由附监生充四库馆謄录，用州同，发陕西，累为河南巡抚毕沅、山东巡抚惠龄调用。大兵征廓尔喀，惠龄督四川，办理济咙粮务，檄大瀛赴西藏差遣，事竣，留川补用。借补潼川府经历，以军功擢授中江县知县。嘉庆元年，檄赴湖北军营随剿教匪，复以军功擢授四川简州知州。时惠龄由湖北入川，沿路剿贼，大瀛从之。四年，回简州任。五年，股匪张子聪窜潼河，扰三台、中江地，官军分路截剿，贼复分扰遂宁、乐至等处，由金堂之广元寺，肆行焚掠，及简州境。大瀛率乡勇前往堵御，行抵土桥沟，马步贼蜂至，力战遇害。大瀛屡入督抚幕府，工笺奏，业此者二十年。山东巡抚国泰为在京旧交，国泰性暴戾，独敬事大瀛。国泰被严谴，大瀛尽始终之谊，为时所称。恤世职，孙岳生袭。岳生亦以诗文名一时。

张大鹏，陕西紫阳人，子楚常、希贤、绍堂，孙应朝、应邦、应选，皆诸生，馀皆布衣。家世以忠义为教。嘉庆元年，贼犯紫阳洞、汝二河，官军未集，大鹏率子孙、出家财，募乡勇八百馀人，助有司守御。贼掠龙形、响水二沟，楚常率众进击之，杀三人，遂前攻贼寨。山峻雾作，中伤归。后三日，贼至大水沟观音堂地，绍堂杀贼魁六十馀人。又三日，希贤与贼战桃园，复杀三十一人。当贼之起，势猛锐，官军亦避其锋。至是运见杀伤，大愤，遂率党数千人至，希贤首出逆战，中枪死。绍堂据险隘，复为贼杀。大鹏气益奋，更率其孙应达、应禄、应恺、应试等持械深入，冲突跃呼，所杀伤甚众。卒以众寡不敌，皆战死。初，张氏父子及孙凡十二人，自贼之兴，战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伤者二人。陕西以乡团死者，又有兴平人白廷英。

廷英，县举乡饮宾。嘉庆二年，教匪由蜀渡汉江而北，众十馀万，终南近山无完村，廷英督乡人筑村后张家寨避之。三年二月，贼自城东窥寨，寨人不二三百，贼急攻，枪矢雨下，丁壮悉溃。贼蚁附而登，廷英骂贼死，弟廷才、廷扬从死，贼俱焚之。次子筐廷英头去，贼逐之，筐倒，头落山下，后得於谷底，尸则焦烂不可辨矣。廷英年七十五，凡以守寨死者八十馀人。

是年，四川各乡团之死难者，为广元人杨继晓，世居高城堡。继晓妊十三月而生，既壮，以气力伏一乡。捐职州同知，随父玺苏州督粮同知任所。闻教匪扰蜀，归省母。时巴州已破，继晓与同县贡生杨哻等倡议团练。罄家财，得千馀人，请县令给劄为守御，县官不省，散去。贼破南江，距县境长池数十里，县令始速继晓出御。以乌合一散不易集，议先虚声挠贼，作高城堡、人自相要约语，列名至多，书投贼营，贼果迟疑不遽进。会陕贼姚之富等数万人穿老林出，将至德山，木门贼亦以数千人将至通坪。通坪居高城后，德山亘其肋，长池枕其前。继晓谋於众，攻长池者，县官自御之，而自任后路。夕漏三下，与族人杨冕率众出木门之横江梁，遇贼先锋，斗之。贼大队至，不可敌，乃据险趣哻济师。贼登山，了知兵少，无继，合围击之。继晓手刃数十人，力竭被执。至九曲坡，欲诱降之，大骂不屈，贼刳其腹而焚之，从战者皆被戕。哻以三百人来援，至则皆殁，杨氏一门亦尽歼。

杨堂、梁崇、李培秀，皆广东嘉应州人。堂官四川苍溪县典史，崇官陕西咸阳县典史，培秀官陕西试用典史。嘉庆三年，王三槐扰蜀，大军追剿急，亡命四窜。堂守永兴场，士卒譁曰："贼至矣！"皆欲走，堂手剑叱曰："贼未至而弃粮，法当死，孰若守粮而死也！"贼至死之。三年，大军驻镇安剿张汉潮，崇率乡勇剿凤皇嘴贼，散，解囚回省。至孝义□，遇贼。崇释囚七人，曰："若曹於法当死，然死於贼则枉，吾不忍也，可速去，毋从贼。余义不可逃，死其所矣！"贼至，被执，不屈死。五年，培秀从大军挽粟至四川大宁县，与贼遇，尽委辎重於河，遣其仆曰："速报大营，贼不得粮，必掠东郊，截而击之，可尽覆也。吾死不及见矣！"大军果破贼，讯俘，言培秀死时，贼不得粮，被二十一创云。初，崇所释囚七人，皆归狱，报崇死事状，曰："吾不负梁典史也！"至是，七人皆赦。

曾艾，字虎卿，湖南新化人。尝割左臂疗父疾。以例贡考授州同，发江西，署安福等县。艾夙为嘉勇贝子福康安所知。辰州苗变，随福康安军令守麦地汛，从克诸砦有功。嘉庆元年，补贵州永丰州分防州同。州隶南笼，故苗地。州同驻册亨，在万山中，尤险远难治。艾督各砦守

本业，民、夷悉安。二年，遣人迎眷口，甫至，而南笼仲苗七柳须等遽叛。艾闻警，约驻防把总外委坚守，并谕四乡亭目，招集良苗，缮城治械，令出肃然。贼至，部分守御，自出城奋击，往来策应。城中妇女，亦改装登埤。相持半月，援兵卒不至。贼众数万，围益急，手发矢毙执旗贼魁。北门火起，率队趋救，还贼城西隅，巷战，中枪死。仆九人从死，两妾闻讯皆自刎。次子为其戚携出，号泣曰："吾父母皆死，何以生为？"贼尾及之，亦中枪而殒。事闻，皆予恤。改南笼为兴义府，永丰为贞丰州。

艾同族彰泗，字孔林。以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陕西，授延川县。嘉庆十年，权洋县。时教匪被剿势衰，以终南山为窟穴，搜捕不易。朝议改五通通判为同知，添设宁陕镇总兵，募兵六千，改十大营镇之，而以积年立功无业可归之乡勇充伍。以善后计，名曰"新兵"。新兵素难御，司储者又误扣米折，於是陈先伦、陈达顺等於十一年二月作乱，戕官，连破营城十九处，偪洋县，彰泗拒守七昼夜，援兵阻河不能至，城陷，彰泗死之。民保其眷属潜出，故不及於难。

罗江泰，字静波，浙江黄岩人。家贫，习贾。去贾投营，由外委历擢游击，皆在浙；由参将至副将在闽，总兵又在浙。前后与提督李长庚相左右，而在闽功特显。长庚锐意剿海寇蔡牵，专意外洋，凡阃内事均以属江泰。贼船高大，官军仰攻失利，檄江泰造霆艇。艇成，陵贼船，贼大困，南走福建。江泰於白犬洋、四礵屿、头东□各役俱有功，护海坛总兵。遂赴南洋，合金门总兵何定江截牵去路，横击於铜山，追至浮鹰洋。贼冲礁走，匿山上。江泰搜山，擒贼目王硃，又焚贼船於仰月横山，贼皆堕水死。在闽逾年，凡十击贼，号"敢死军"。贼见江泰军，辄引去。擢总兵，镇金门。九年，移镇定海。是时牵南窜台湾，长庚正总闽、浙水军，同心戮力，誓杀牵。十年九月，牵船泊道头，忽遁去。江泰从瓯洋会八总兵追之，至尽山，失牵所在。黑云起海上，亟令移港，风骤至，白波山立，群舟相击触，顷刻破碎。江泰大船帆重不可下，下及尺，船遽不知所终。朝命沿海各省探访，久之无得者，葬衣冠黄岩。

霍永清，字肇元，广东南海人，居澜石乡。膂力绝人。嘉庆十四年，海氛未靖，大吏行封港策，海贼无所得食，相率蹂躏傍海各乡，渐入内地，所过焚掠，怯懦者遂以款贼为得计。八月，贼联数十艘由陈村、平洲、小圃直抵澜石，众议款之，永清曰："彼恃舟楫为利，今深入重地，自取死耳。好男子从我杀贼，何为低首求免乎？"主款者阳受约，贼至，从壁上观。永清独率乡勇堵御，相持一日夜，贼稍卻。明日，督勇再战，而款贼者导贼从村后掩入，腹背受敌，力不支，中砲仆地，左

右五人并死之。乡人以永清以死勤事，建祠祀之，名祠曰愍义。

强克捷，陕西韩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河南，补滑县。十八年九月，教匪李文成谋乱，期十五日与伏京城贼林清中外同起事。克捷初莅滑，有退吏某方讼系，为白其诬出之。吏诟文成等逆谋，告克捷，历申於守，不应。初六日，突执文成，严诘谋叛状，笞断其胫，及党二十四人，鐍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突劫文成出，攻某吏，屠其家，踞城以叛，克捷及家属俱死之。后文成焚死辉县，林清伏诛京城，诏："克捷首先访获逆党，俾二逆失约败谋，后先授首，实属功在社稷。"优恤，谥忠烈，祀京师昭忠祠。於韩城、滑县皆建专祠，与难者均予附祀。并以前大学士王杰同隶韩城，士风淳茂，永广文武学额各五名。

在城者老岸镇巡检刘斌、教谕吕秉钧、典史陈实勋同时预难；把总戚明彰以拒贼阵亡：均阖门殉节。逆党赴硃村说降，诸生硃继连不屈，率村人战殁。滑县变作，党徐安国起长垣，知县赵纶；又党硃成贵起曹县，知县姚国旃；陷定陶，知县贺德瀚：均死之。

纶，浙江钱塘人。国旃，安徽歙县人。林清将为乱，金乡县令廉知其谋，即羽檄各县，皆不之信。国旃以幕友吴星萃力陈利害，乃为缉捕计。以吏役多通贼，故贼攻县治，急求星萃甘心，先国旃攒刺数十创死。

德瀚，长沙宁乡人。事急，令家丁赉印赴府告变，幕友硃树堂等皆死於难。在籍洙泗学院学录孔毓俊等则率乡勇助官剿贼，战死奋义村。

林清果於九月十五日率逆党持械阑入禁城，头等侍卫那伦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有劝其缓行者，不听，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趋所守耶？"至熙和门，门闭，贼蜂至，被戕。那伦者，前太傅明珠后也。

宗室奕湄，镶蓝旗人。由笔帖式累擢至内阁侍读学士。道光四年，命以头等侍卫为和阗办事大臣。六年七月，回部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勾结喀什噶尔回众为内应。帝以和阗附近，命加意严防。八月，贼分扰叶尔羌，命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带兵往剿，取道和阗，奕湄派绿营弁兵前往策应，谕奕湄："随时查探彼处实在情形，如叶尔羌现在被围，当令迅速相机前进，仍严防后路，毋堕贼计。否则即留兵和阗防堵，以壮声威。"旋以叶尔羌失守，贼四出滋扰，奕湄仍回和阗驻守。贼偪城下，援

兵未至，城兵仅八十馀名，奕湄昼夜严防，力竭城陷，死之。帮办大臣桂斌同与於难。

景兴，李佳氏，满洲镶红旗人，驻防伊犁。官佐领。嘉庆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滋事，伊犁将军庆祥以景兴熟悉回情，奏派驰往查看。经参赞大臣永芹奏留署协领事。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复率布鲁特滋事，庆祥又令驰往侦访，设法进剿。旋与七品伯克帕塔尔生擒奇比勒迪之子侄，缚解来城，伏诛。又探得张格尔与从前滋事汰劣克一处居住，即乘其未备，剿杀逆回百馀名，生擒楚满一名。奏入，帝嘉之。是年八月，喀什噶尔城陷，与防御佟善等皆力战阵亡。喀什噶尔城围攻两月有馀，以城中回匪响应，穴地道而进，遂致不守。文员则七品小京官衔陈孝宽，以戍员派办文案在城，与巡检陈天锡、未入流陈德隆均死之。

王鼎铭，字新之，山东峄县人。由廪贡官中书，除湖南新田知县。道光九年莅任，先投城隍庙，誓於神。治事甚勤。夏旱，跪祷烈日中，有应，以是得民心。十二年正月，江华瑶匪赵金龙乱作，湖南提督海陵阿进剿。鼎铭虑煽邑瑶，即冒雪步历瑶棚戒谕。复召瑶长，晓以国法。与教官率绅士练乡勇以守。突闻海陵阿等被戕池塘墟，即督众御贼。城外贼偪甚，将往谕贼，居民泣阻之。或报曰："贼至！"城民惊窜，鼎铭朝服坐堂皇待之，书於几曰："仇我当杀我，勿伤我百姓。"指三尺练曰："城亡，吾以此死。"以贼踪尚远，徐之。近县宁远、桂阳民感鼎铭之能死守，集万人请带剿，於是四路同进。贼分队出，毙之无算。越日，桂阳之临泰、大富等乡复集二万人，鼎铭身先策马出城南，誓大创之。贼突以枪砲抵拒，死甚众。先是贼密约邑瑶供送药丸，瑶未肯负鼎铭，不与。贼乘夜胁取，故火器复烈。众溃，鼎铭殿后，贼追至，大肆杀戮。鼎铭四顾恸曰："奈何杀我百姓？"中砲落马，剜两目，身首异地。邑人得而攒之，越九十二日始改敛，面如生。

鼎铭殿后时，马蹶，邑武生郑奇光以所乘马授之，鼎铭不可，强扶而上，鞭马使疾驰。回身舞刀捍贼，受重创，死之。

吕志恆，江苏阳湖人。由监生捐县丞，发福建，累擢至台湾府知府。道光十二年，嘉义县贼匪张丙等纠众滋事，焚掠各庄，志恆率署知县邵用之分路剿捕，用之行至店仔口被戕。志恆复带兵击贼於大排竹，以众寡不敌遇害。先是逆匪辄以贪官汙吏妄杀无辜为词，帝疑有激变事，下福州将军瑚松额等查奏无据，如例予恤。

方振声，顺天大兴人。由供事选授福建巡检，升嘉义县斗六门县丞。贼逼斗六门，振声树栅濬渠，率兵勇防堵。贼首黄城率匪党攻扑，与署守备马步衢等协力守御。贼夤夜纵火，蜂拥入栅，振声持刀巷战，戮数贼，力竭遇害。幕友沈志勇等同死之。妻女皆被戕甚惨。步衢与把总陈玉威亦同时阵殁。

杨延亮，字菊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用知县，发山西。道光元年，补赵城县。十五年，推升云南南安州知州。时赵城有奸民曹顺，以治病为名，传习先天教，与其党谋为不轨。敛钱造械，约八月分往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同时起事。三月，延亮尚未谢赵城任，侦得其状，即饬兵役缉之。贼知谋泄，即纠党潜入城，夤夜放狱囚，焚县治，延亮死之，母妻子女及幕友杨成鼎同时遇害。事闻，诏用强克捷例予恤，特谥昭节。

师长治，字理斋，韩城人。由举人捐内阁中书，改知县，选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一年，再选湖北崇阳，莅任甫百日而及於难。先是，县胥役催徵钱漕，久为乡民害。生员锺人杰、金太和等起而包输纳，不数年皆骤富，与县胥分党角立。前令折锦元愦不治事，一惟胥役所为，致两次鬨漕。援巡抚伍长华批牍“漕石加徵一斗”语制扁送县，毁差房。武昌知府明俊务调停姑息，於是奸民日肆。锦元旋劾罢，以金云门权县事，擒太和置武昌狱，势少戢。

其年九月，长治至，人杰闻上游檄捕急，疑其仇生员蔡绍勋所谮，纠党数百人篡取之。至则绍勋遁入城，蹑追抵城，门闭，内外鼎沸。长治登城谕，不退，持竟夜，质明，人益众。逾缺入，大索绍勋，不得，迫长治申状，言绍勋作乱，人杰倡义捕反者，并请释太和。时明俊以事至蒲圻，距崇阳一日程，长治先期遣长子怀印潜出，请明俊莅县镇抚，而明俊急返武昌。众益张，长治骂不屈，遂遇害。妾吴氏及侄女皆自经。家丁曹彬被杀。时十二月十二日也。

人杰以长治始至，无可归罪，乃槥敛而哭祭之，言己以报仇仓卒，误戕良吏，事不获已，遂据城叛。胁众逾万，陷旁近数县。明年正月，人杰等伏诛，恤世职。弟长镳，官参将。於咸丰七年，援剿安徽，与贼战婺源之横槎，阵亡。

王光宇，字溥泉，兴宁人。以未入流分湖北，历权典史、巡检事，治盗有声，补崇阳典史。变作，衣冠自经死。

列传二百七十七忠义四

张锡嵘 王东槐 曹楙坚等 周玉衡 王本梧 陈宗元

明善 觉罗豫立 世焜 徐荣 许上达等 郭沛霖 王培荣

硃钧 钱贵升 徐曾庾 萧翰庆 黄辅相 福格等

孔昭慈 徐晓峰 袁绩懋 杨梦岩 邓子垣 罗萱

侯云登 黄鼎 陈源兖 瑞春 鄂尔霍巴 许承岳 潘锦芳

廖宗元 刘体舒 李庆福等 李保衡 徐海等 淡树琪

褚汝航 陈辉龙 夏銮 储玫躬 李杏春 硃善宝

庄裕崧 万年新 易举等

张锡嵘，字敬堂，安徽灵壁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安徽巡抚袁甲三奏请总办灵壁团练，授编修，记名御史。十年，命视学滇南。时回匪作乱，府县多为贼踞。或劝乞疾，锡嵘毅然曰："吾奉命之官，宁避贼耶？"叱驭不顾，竟到滇。省城被围，帮办防务。以丁母忧回籍。

曾国藩之征捻也，驻军临淮，所部湘勇遣撤殆尽，仅存刘松山老湘营万人，馀悉倚淮军办贼。淮军新建平吴功，将领多自矜。国藩欲於淮北别募新营，使异军苍头特起，备西北之用，而置将久难其选。值锡嵘服阕来谒，国藩大喜，密疏奏保治军濠上，谓其诵法儒先，坚忍耐苦，足胜将帅之任。檄募敬字三营，随湘军战守。时湖团有通捻者，国藩下令迁徙，锡嵘分别良莠，联络义圩。又以灾赈日行泥淖中，圩民得苏。

捻寇张总愚窜陕西，国藩调刘松山军赴援，令锡嵘统三营与俱，至则解西安围。复与贼战于城西雨花寨，独率百馀人冲击，陷入贼阵，被十馀创而殒，时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赠侍讲学士，赏世职。

初锡嵘居京时，日钞书数十纸，虽盛暑不辍。禄薄，日常一餐，无一介乞助於人。著有孝经章句读、硃子就正录、孝经问答行于世。陕西巡抚刘蓉奏锡嵘死事，言："自到营以来，尝著草履，与士卒同甘苦。文学之臣，能坚苦自奋如此，臣实惜之！"家极寒，国藩赙三千金养其孤，

漕运总督吴棠刻其遗书。

王东槐，字廕之，山东滕县人。生颖异，父病危，命饥寒毋废学。居丧哀毁，母以遗言勉之，乃忍痛致力群经。屡空，日与昆弟食一饼。道光十八年，联捷进士，改翰林，散馆授检讨。二十四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奏劾山东玩盗官吏，得实，升户科给事中。时议开矿益帑藏，已允行，东槐敬陈列圣封禁成训，谓："开采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请缓其令。"事竟寝。巡视北城，王府役车，横行中逵，惩治不贷。廉获巨猾曹七，治如律。

三十年，应文宗登极求言诏，奏言："捐例一开，盐商辄请捐数十万，运库垫发，分年扣还。覈其亏短，都不堪问。即如道光二十年两淮清查案内，欠至四千三百馀万，是盐商捐输者，掩耳盗铃之术也。又官员捐输，现任居多，所捐之项即库款，所亏之项即捐款。上年山东亏至一百四十馀万，江、浙更甚，是现任官之捐输，剜肉补疮之术也。是事例不停，库亏不止。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则尤愈趋愈下也。查户部岁入之数，四千四百馀万，岁出之数，三千九百馀万，经费本自馀裕。督抚整理有方，寇盗不作，则耗财者去一；边防慎守，无生事以挑外患，则耗财者又去一；河防得要，长流顺轨，不使更添别款，则耗财者又去一；州县之官，斥贪墨，重清廉，陋规力裁，流摊永禁，则耗财者又去一。去此四害，而又罢不急之工，减无益之费，量入为出，而财患不足者，未之有也。"奉谕："贵州仍令开采，馀省著督抚确查，果不便民，即奏停止。"左都御史王广廕举东槐忠鲠，升内阁侍读学士，旋授湖南衡州知府，陛辞，帝面谕云："汝朴诚，故任外事。"未至，升福建兴泉永道。

厦门滨海，俗又敝，东槐刊硃子试吏泉漳劝俗文揭於衢，传诵多感发。属县蠹役、讼师，严锄治，惟与学舍生徒讲析道义，则温然以和。海上番估好违约放恣，东槐戒毋逾尺寸，为国全大体，尤人所难。咸丰元年，调湖北盐法道，未赴，署福建按察使。举行保甲法，竭八昼夜，剖汀州互讦之讼。亲历南台、闽安各海口，相度形势，於夷船往来之处设卡楼、筑砲台、资防守。并令澳屿渔户尽编保甲，以清盗源。

二年，抵盐法道任，捐备军需，优叙。粤匪犯湖南省城，调防岳州，躬励将帅，夜不解衣卧。剿临湘县土匪，获首逆杨兆胜等。复奉调防蒲、通，丁母忧，夺情留武昌。提督博勒恭武弃岳州，东槐请於巡抚常大淳，全调城外兵勇，亟发库藏励士气，尚可婴城固守。巡抚吝赏，不能用。城陷，东槐偕妻萧氏对缢死之，其女投井死，恤世职，谥文

直。子四，均赐举人。

同与此难者：湖北按察使曹楙坚，江苏吴县人。豪於诗。道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主事，官科道时擒治妖道薛执中。江苏巡抚创议南漕改折，上疏力言其不便，事遂寝。汉黄德道延志，武昌县知县何开泰。延志，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开泰，字梅生，安徽凤阳人。道光三十年进士。

周玉衡，字器之，湖北荆门州人，本锺祥王氏，依外祖周，遂从姓焉。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四年，大挑知县，发江西。署会昌、龙泉、大庾，除龙南，调赣县。又署宁都、新建，迁义宁知州。湖北崇阳土匪滋事，以协防功擢知府。二十五年，授南康，调赣州。咸丰元年，粤匪起，又以防守毗连粤境地方功进道员。二年，授吉南赣宁道。时广东土匪窜始兴，玉衡饬守备任士魁等协剿，歼擒甚夥。三年，剿泰和窜匪失利，坐褫职留任。以克复万安、泰和、搜捕龙泉等处馀匪，援剿广东南雄、韶州劳，复职。

五年，擢按察使，总理吉安军务。时粤匪由湘入赣，连陷郡邑。玉衡子江宁布政司理问恩庆適奉差至，遂捐赀募勇，率恩庆领兵三千馀分路进剿。先后复安福、分宜。攻万载，贼众二万拒官军，玉衡身先士卒，奋勇鏖战，恩庆继之，斩馘无数。克万载，军威大振。贼由间道窜吉安，急率兵驰救，历数十战，斩馘数千。贼围城月馀，粮尽，死守，援不至。地雷发，城陷，犹巷战，手刃数贼，死之。恩庆亦遇害。

玉衡起家牧令，长听断，勤缉捕，有循声。及身在戎行，与士卒同甘苦，故人思效命。卒，年六十有六。诏视布政使例赐恤，谥贞恪，赏世职，祠祀吉、南、赣三府。子恩庆赠知州衔，赏世职，诏祀荆门。穆宗御极，追念殉难诸臣，各赐祭一坛，玉衡与焉。玉衡第四子炎，知府。剿匪泰和，阵亡，赠太仆寺卿，亦赏世职。

王本梧，字凤栖，浙江鄞县人。道光六年，由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分兵部，进主事。迁员外郎，充军机章京，擢河南道监察御史。奏言：“各省州县设常平仓，出陈易新，备民间水旱之用。近年州县乘出借名色，任意侵蚀，新旧交代，捏造册籍。非以无为有，即折银代穀。设遇荒歉，仓无颗粒。本年江西、湖北被水，皇上恩膏立沛，共拨银百数十万，两省州县未闻有碾动仓穀赈济之处。若非州县朦蔽转报，掩饰亏空，何至临事束手！请敕督抚将所属仓储若干，盘查足额，有缺照数买补。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本年秋收丰稔，常平仓穀，正可及时采

买。民间村乡有原立义仓者，地方官为倡捐，晓喻绅士，踊跃乐输，不必官为办理，致胥吏之扰。”允行。寻掌京畿道，疏陈水师营务废弛，请饬海疆督抚留意人材，力加整顿，条列六事，曰：战船宜坚固，战具宜精良，将弁宜激劝，兵丁宜振作，海岸宜防守，商船宜护送。帝纳其言。俸满，截取知府。

咸丰元年，授江西吉安府。时吉安戒严，饬属团练为备。郴州陷，贼氛逼，筹防益力。三年，贼窜扑南昌，本梧率兵驰援。七月，泰和匪起，闻警折回。偕赣南道周玉衡先后赴剿，行抵仓背岭，贼直扑吉安。本梧退保郡城，坐褫职留任。贼攻城急，本梧激励兵勇，登陴固守，相持五昼夜。贼麕集城外，肆焚掠，本梧愤甚，身先士卒，出城迎击。毙贼百馀，俘十馀人。守备岳殿卿拥兵城内不援。中贼计，兵溃，势孤力竭，犹手刃数贼，死之。赠道衔，赏世职，祠祀吉安。

陈宗元，字保之，江苏吴江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吏部主事，历郎中。咸丰二年，俸满用知府。三年，记名以道府用，授江西吉安府。吉安当往来之冲，先尝被陷，宗元至，疆吏以西南保障委之。五年九月，粤匪陷永新、安福，图犯吉安，宗元力筹堵剿。会按察使周玉衡率兵至，遂同克复二县，贼窜逸。

十一月，贼自袁州、临江回窜，别队更自泰和来犯，号称五六万。城中练勇及玉衡所部仅千人，绅民大惧，宗元慰勉之，分兵守要隘。越六日，贼至，扑城。宗元燃砲轰之，贼少却，知无外援，筑长围，日夜攻扑。宗元语玉衡及诸僚佐曰：“事急矣！非战无以为守。”会夜风雨大作，开城出击，毁贼营数座，杀千人，夺旗帜无算。贼恨之，攻益力，屡用梯冲、地道，俱不得逞。

相持半月，城中粮且尽，宗元周巡慰劳，勉以大义，妇孺感愤有泣者。十二月，宗元出与贼战，身被数创，血至足，屹不为动。城有缺口，宗元督勇填垛，行少疾，失足，自雉堞颠，折左股。蹩躠复上，若无所苦。遣使间道赴省告急，先后十八次，并绘援兵绕道地图，卒不应。六年正月，逆首石达开遣纠内应之贼，宗元屏左右，面与约，纵之。翌日，贼果偪东门，而宗元命发空枪，贼遂放胆，蚁附城下。宗元突鸣鼓角，枪弹矢石并下，贼不及退，死四五千人。

越两日，贼复大至，宗元偕玉衡及僚佐分门御之，方驰至东门指挥城守，而西城地雷发，裂数丈，贼蜂拥入，玉衡被戕，城陷。宗元率子世济挥刀巷战，与吉安通判王保庸、庐陵知县杨晓昀等，同时遇害。贼

衔宗元深，割宗元父子首，悬东门城楼。计与贼相持者六十五日。其族父陈钰，姻亲周以衡，幕友李鸿钧、硃芬、硃华、杨福鬯、叶廷樑、蒋志澐及家丁王杞、王庆，并兵勇等四十馀人俱殉焉。宗元照道员例赐恤，予谥武烈。

世济，监生。城陷之前，宗元遣赴省，嘱曰："此间旦晚不保，汝得我问，即奉母挈弟妹归奉大母，俱死无益。"世济既受命，已而复返城，城闭不得入，绕城号哭，乃縋而登之。自此寸步不离父侧，遇难时年二十一。

明善，字韫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昌宜泰，河南开封知府，以濬贾鲁河有功於民，祀名宦祠。明善由笔帖式历步军统领、郎中。道光中，出为湖北荆州知府，输金修万城堤。继水灾，沿江郡县皆患潦，荆州独以堤固得安，众皆德之。寻调武昌。咸丰二年，粤寇至，登陴助防守，势不支，城陷，率众巷战死。恤如制。妾叶，闻讣自经死。

觉罗豫立，字粒民，隶满洲镶蓝旗。由户部笔帖式历员外郎。道光二十九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宽惠有恩，尤重甄拔人才。每遇府试及课书院日，坐堂皇，手自甲乙，至夜不辍，所取多知名士。咸丰三年，以失守府城褫职，仍留治军需。七年，克镇江，复原官。十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调总粮台。

十一年，贼攻省城，豫立偕府县官筹战守，城垂陷，豫立督亲军开城决战，刃及其肤，屹立不动。悍贼以砲击之，中额死。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优恤，并祀昭忠祠。豫立工书，善行草，尝集颜真卿多宝塔字，作诗数十首勒石，论者谓其人其字皆无愧真卿云。

世焜，字显侯，佚其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任江苏常州知府，以爱民称。咸丰四年，调扬州，当贼乱后，市井萧然。世焜至，辟草莱，招流亡，还定安集之，民气少苏。官廨已毁，借蒋氏园，颜其□事曰三十六桂轩而为之记，曰："百物凋残，此桂独盛，原吾民复苏，欣欣向荣，亦如此也。"明年，贼复渡江至，世焜知城不能守，誓死不去，率乡兵二百人登城，城破，巷战被执，劝之降，世焜绐以先释难民然后可，俟民去远，遽自刎死。

徐荣，字铁生，汉军正黄旗人，广州驻防。道光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发浙江。历权遂昌、嘉兴等县，杭州理事同知。授临安，升玉环□同

知。保知府，权温州府事，招降洋盗庄通等二百馀人，授绍兴府。咸丰三年，调杭州，并护杭嘉湖道，创议海运章程。时临安、昌化、於潜土匪赵四喜等谋不轨，荣督兵剿灭之。四年，粤匪窜徽州，浙抚黄宗汉以皖南新隶浙江，中旨亦以“保徽即以保浙”为言，奏派荣督办徽防。荣扶疾至防，亲至箬岭，开壕遏贼，增设天心洞防勇。七月，剿贼櫸根岭，毙贼二百馀名。随诸将克建德、东流两县，复败贼尧渡。十一月，移驻祁门，遍谕居民团练设防，共相保卫。以粮运难继，撤兵回浙。安徽学政沈祖懋以徽防紧要，奏请留办。五年正月，升福建汀漳龙道。

先是粤匪沿江上窜，由石埭之流离、雾露两岭分窜羊栈岭，入踞黟县。时荣尚未赴任，即率师往渔亭防剿。二月，连败贼，歼二百馀。嗣贼众纷至，援兵未集，荣率其子虑善与署严州同知裕英等出战，身受刀矛重伤，殁於阵，年六十有四。用正三品例赐恤，於渔亭建专祠，以同时殉难之都司许上达、歙县知县廉骥元、候补按察司知事张颖滨及阵亡各员弁附祀。妾伍，迎丧回寓殉难，亦予旌表。

荣律己甚严，恆以“行无悔事，读有用书”二语自勖。守杭时，以时局多警，命凿井署中，语家人曰：“此即古人止水亭也。有变，吾即死此！”卒践其言，以剿贼而亡。

郭沛霖，字仲霁，湖北蕲水人。少年即以经济自负。道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累迁左赞善，记名道府用。官翰詹时，讲求河务，时各衙门保送河工人员，沛霖与焉。既抵工，咨询详尽，谓治河宜识土性，宜合者合，宜分者分。因势利导，则不为害而为利。檄管丰工兼引河工程，昕夕在工，与弁卒杂作。凡占数之增减，松缆之尺寸，极微极琐之事，无不斟酌至当。力主引河宽深，俾掣大溜，濬下游安东二塘、云梯关、老鹳河等处，先修决口上下之险工，全启各闸洞，以分水势。缓进占，缓合龙，以期步步追压到底，为一劳永逸之计。议不尽用。

咸丰三年，以道员留南河，寻署两淮盐运使，授江苏淮扬道，仍兼署盐运使。时淮南引盐道梗，盐场尚完善，诏两江总督怡良饬沛霖移驻通、泰適中之地，悉心经画。沛霖遂驻泰州，督销引盐。

六年，贼再陷扬州，泰州戒严，沛霖募勇五百，集城、乡团勇二万，督属筹防。建议请江苏布政使雷以諴移驻湾头，防贼北窜。帮办军务詹事府少詹事翁同书移驻瓦窑铺，为自守有馀、进攻亦便之策，扬城旋复。淮南旱，沛霖请留淮北折价洎画提甲寅纲协贴，抚恤各场。招徕

殷户殷灶，赴盱眙等处买米麦平粜。七年，奏派督办里下河七州县及通、海二州团练。时江阴靖江水勇经费无出，有议设卡江北各港令自行抽釐者，沛霖力陈其弊，事遂寝。有以淮南税课造报不实闻者，诏毋庸署理运司，令总督何桂清等查参，以新任未即至，暂缓交卸。

先是淮南之旱也，言者请堵八坝资灌溉，命桂清等详查酌办。沛霖力言："下河七州县众水所归，潦者其常，旱者其偶。上年东南数省大旱，下河尽涸，此数十年一见，不可以常理论也。然如高、宝两邑，近居运河堤下，并未成灾，而田产稻米，犹能以其馀接济邻境。咸丰三年，前大臣琦善统兵至扬，尽启八坝，馀悉缓堵，以为设险御防之计。是年十一月，扬州东路兵溃，六年三月，逆贼复陷扬州，终不敢越湾头、万福桥一步，是未堵各坝足以扼贼之明效大验。今日贼氛未熄，民力已殚，与其糜无益之费以病民，曷若留可守之险以防寇？现在大兵环攻瓜镇，奔窜可虞，正宜留八坝以扼逆贼北窜之路。"桂清据以覆奏，诏从之。

桂清等旋以查明淮南税课无以多报少情事上闻，九月，偕江宁布政使杨能格办扬州东路团防，自募勇千二百人驻仙女镇，与毛三元、三岔河营策应。十一月，随大军克瓜洲、镇江，桂清饬沛霖移驻扬州筹善后。八年八月，伪英王陈玉成攻陷浦口，天长，仪徵相继陷，贼大股径趋扬州。沛霖督众迎剿，力不足，遂渡河至仙女镇，招集溃卒，促援兵为复城计。適提督张国樑渡江来援，沛霖率兵助之，扬州寻复。大臣德兴阿劾沛霖先期逃避，诏褫职查办。又以沛霖专办扬州善后，与寻常兼辖不同，仍敕刑部拟罪。嗣允大臣胜保、巡抚翁同书疏调，准发安徽充定远大营总文案。捻逆数万来攻，偕知县周佩濂婴城固守。贼围数匝，適已革副将卢又熊援兵至，夹击大捷。

九年六月，捻匪张潞又纠陈玉成众数十万再攻定远，沛霖分守小东门，又熊以贼众兵单拔营去。总兵惠成出战不利，沛霖督众严守八昼夜。十八日，力惫回寓，齧指血书"正大光明自尽"六字於壁，复乘马出，提刀巷战。贼四面纵火，悍贼从后刺之，伤足坠马，阵亡。事闻，复原官，恤世职。寻俞定远士民请，建专祠。沛霖服膺昆山顾炎武之学，兼通术数。尝言岁在甲子，金陵当复，并自知死难年月。著有日知堂集等书。

时同守定远者，为候补知县王培荣。培荣，湖北罗田人。尝在籍与举人熊五纬练团剿蕲水土匪，五纬战死，培荣中二十七创，不退，卒复蕲水县城。与沛霖同时殉难，尸失，家人即以从前所遗中创血衣葬之。

硃钧，字筱沤，浙江海宁州人。由廪贡生捐同知，发江苏，历办海运出力，奖擢知府。咸丰七年，奏补苏州府。十年，护理按察使。时粤匪犯浙江，吴中大震。钧募勇团练，严诘奸宄，人心少定。四月，贼由常州猝逼苏省，钧昼夜登陴，誓以身殉，而外无援兵，知事已去，乃先令居民迁避。城陷，率众巷战，身受数十创，力竭，投井自尽。恤赠太常寺卿，给世职。后以钧在官多善政，建祠苏州。

把总钱贵升，元和人。故业织，入赀窜名尺籍中，檄守娄门。贼破阊门入，贵升未知也，遇二贼城壕，尚衣冠诘之。贼诃之降，拔佩刀斫一贼，贼群至，乱斫死。从者什长张义，同与於难。

时江苏巡抚徐有壬既殉节，其族弟名曾庾，字裕斋，道光举人。官工部，来寓巡抚署。建议请兵居城外，民守城内，有壬不能用。城垂陷，有壬促曾庾出避，慨然曰："兄能死忠，弟独不能死义耶？况弟亦曾忝一官者耶？"自经死。

萧翰庆，字黼臣，湖南清泉人。咸丰元年，从都司徐大醇讨贼广西。大醇死绥，翰庆冒险扶榇返。三年，侍郎曾国藩治水师，翰庆投效营中，屡叙至千总。四年夏，争红旗报岳州捷，国藩奇其文雅，询为读书士，改叙从九品。以随剿粤匪功，屡擢至直州判。七年，武昌克复，超晋知府，随提督杨载福等克九江。鄂督官文疏留鄂省，统带龙坪以上至汉口水师。九年正月，会陆师援湖南，时贼首石达开自江西道郴、桂围永州，水师抵祁阳，沿江皆贼垒。翰庆躬入小河，乘舢板督战，平之。总兵周宽世与贼战长叶岭，水师夹击之，贼大败。诏以道员记名简放。

十年，浙抚罗遵殿奏调楚军援浙，翰庆与遵殿子忠祐有旧，遂请行。仓猝无现兵，得唐训方旧部训字营四千人，益以降卒二千驰赴之。抵皖，而杭州已陷。时左都御史张芾方治徽、宁防务，留翰庆办贼。攻石埭、太平，克之。方进攻池州，而常州促援，乃分降卒围池，自帅训字六营、亲兵三营行。途次闻湖州被围，乃改援湖，以湖州为皖、浙咽喉，弃之，则两浙溃烂。行抵礼义桥，悍贼突出截桥，战胜之。日暮大雨，所部持仗立风雨中。平旦启行，距湖州四十里，甫半，贼大至，且战且进，抵同心桥，贼来愈众，围数重。参将吴修考、邓茂先战死，翰庆血战良久，力竭死之，年三十有四，谥壮节。

黄辅相，字斗南，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分广西。权陆川、博白县事，以捕盗著能声。江南提督张国樑者，原名嘉

祥，本盗魁也，纠党寇博白，势张甚。辅相率练败之，获其酋。三十年，权横州知州。时南宁各州县盗贼蜂起，辅相招降数股，以贼攻贼计走之。巨盗王斌，号九江三者，与其弟九江四大举入横之陶圩，辅相调团勇，会提督向荣合力兜击，擒九江三兄弟，毙贼三千有奇。博合圩附近十馀村，贼蚁聚，民多从逆者。辅相声言阅团，召诸生闵麟书等语之曰："官不能除害，是尸位也；绅不能卫乡，是虚生也。尔等岂无意乎？"因泣。诸生皆泣，誓歼贼。

咸丰元年二月，辅相从十馀骑至那阳，麟书等以团勇八千一夕至，围陈山，贼遁独竹，背倚高山。率死士攀藤下，火其巢，擒斩甚众。馀党窜上石，地险，不利仰攻，坚守困之。贼粮尽，突围出，追击之，先后殪贼数千。初，贼酋之降也，辅相察其诈，阳与羁縻。至是阴遣诸生杀之，横境以安。以出奇制胜，擢直隶州知州，旋授镇安府知府。五月，贼纠众扑州城，麕集南岸，辅相密令诸团分扼水陆要隘，遣子韶年率练伏村东。夜半，以火具自大道攻入，别遣劲卒五百由小路抄袭，贼奔溃，毙无算。馀匪跃入舟，守者截而焚之，悍贼数千无漏网者。横州肃清，赏花翎，并赏韶年六品翎顶。十二月，改权南宁，兼权左江道。

二年春，艇匪自梧州连陷桂平、贵县，图犯左江，辅相率四百人驰抵横州，斩其先锋，贼震慑不敢入境。勇目潘其泰与土贼有隙，贼假杀其泰名攻南宁，辅相坚守百五十日。城中粮垂尽，毁铜锡器为砲子，力战，围解。四年秋，权右江道，以巡抚劳崇光荐进道员。

五年，广东贼李文茂围浔州，犯武宣，署知县硃尔辅以澹滩为北河要隘，自督兵屯守，乞济师。崇光檄辅相统水师驻武宣之碧滩，与澹滩犄角。贼分水陆来扑，迎战屡胜，艇贼何松亭率党就抚。八月，文茂陷浔州，屡攻澹滩，击退之。

六年二月，以饷绌撤澹滩防兵，贼麕至，粮尽援绝，势岌岌。辅相连牒布政使乞饷，不报。复遗书桂林守李承恩，沥陈四难四易，使闻於巡抚，有"力竭心殚，惟以一死报国"之语。未几，兵士果以饥譁，贼党潜结土匪内应，开城纳贼。辅相督外委吴锦兰等巷战，格杀数十人，贼乘夜冒雨大至，署浔州营副将福格暨锦兰皆死之。辅相受创被执，绝粒骂贼，仰药死，贼弃尸於江。辅相才略足办贼，时有旨调引见，而殉难事闻，赐恤如例。

孔昭慈，字云鹤，山东曲阜人，至圣七十一代裔孙。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广东饶平县知县。忧归，服阕，发福建，署莆

田、沙县。摄兴化通判，授古田县。二十八年，调闽县，进邵武同知，移台湾鹿港。时南北匪徒洪恭等陷凤山，知县王廷幹、高鸿飞相继死，郡城岌岌不保。昭慈闻警，航海赴援，协力守御，歼擒甚众。咸丰四年，擢台湾府知府，督捕馀孽，次第荡平。进道员，备兵台、澎，加按察使衔，兼督学政，以助饷加二品衔。在台五年，威信大著，外裔内番悉畏服。

同治元年，彰化乱民戴万生等纠众结会谋乱。昭慈侦知，督兵驰抵彰化，部署未定，变起仓卒，城陷，巷战，力竭不支，殉节文庙先圣前。

昭慈为政，兴利剔弊，不遗馀力。莆田俗好斗，推诚谕禁，劝以惩忿保身，治正凶不少贷，民惮法罢斗。邑多孔氏寄籍，为创立义学。沙县土利艺茶，少耕植，游民竞逐末，暇则事攘夺。为拔茶禁之，而农桑始兴，至今利赖。所至停采买，革津贴，捐粟平粜，多损己益民。尤爱才，重林文察材略，白其复父仇可宥而荐之，杀贼立功，官至提督。治盗严明，诛止其魁，盗之良者，或重其贤而避之。殁后，匪为敛殡归丧，愧叹曰："吾辈负孔使君矣！"卒，年六十八，恤世职，谥刚介，於立功地方建祠。

徐晓峰，江苏东台人。初由供事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剿办安徽捻匪，奖六品顶带。旋署蒙城县知县，有惠政。时颍州府捻氛不靖，给事中袁甲三檄晓峰剿办，先后获其酋马文俊、邓大俊、马在陇、马九、陈建中等。馀匪麕聚阜、亳交界，复擒捻首李致文於阵。剿匪涡河，匪众凫水来扑，晓峰领队堵截，贼砲从马腹过，马惊蹶，颈背皆伤，复上马截击贼渡河者，歼焉。

粤匪扑颍州府城，甲三复檄晓峰赴援，御之南岸河上，歼匪毁船。匪於滁州驻马河扎营为久踞计。晓峰改装潜探，随按察使恩锡分三路进剿，毁贼营三座。窜林母圩，复偕都司刘鹤翔等剿败之。又随庐凤道张光第追剿粤匪於高旺街，贼溃，追败之。乌江贼分队袭后路，於大雨中麾众痛击，擒伪司马等五人。匪由江宁镇下窜，阵斩伪佑天侯富姓、伪右四丞尉张盛林等。

咸丰七年，亳州捻匪刘老渊等窜扰李八庄等处，晓峰督兵攻剿，毙贼百馀，生擒三十馀人。攻破宗圩匪巢，邓圩贼内讧，被胁男妇闭门乞命，缚匪首李寅、悍贼刘破头等三十五人。姚圩贼二百馀人亦降，遂平两圩。著名巨贼，悉数就诛。王圩捻匪复踞河抗拒，晓峰乘夜进攻，难

民内应，遂擒匪首王绍堂。乘胜收复东面七圩，宿州以南，一律肃清。五六年间，晓峰於剿办捻、粤各匪，战功独著。由知县历保知府，至是擢道员，记名简放。旋授福建汀漳龙道，同治元年，赴任。

三年二月，檄署按察使，督全省军务，守延平。粤匪馀孽窜粤，闽防解严，七月，还漳州道任。贼复由粤窜闽，守漳者仅练勇二百五十人，贼遂勾结土匪攻城。无备无援，九月十四日城陷，晓峰被执，死之。妻王氏闻城破，知晓峰必死，先绞其女，亦自经。恤赠内阁学士衔，给骑都尉世职，复以“晓峰从戎豫、皖由军功洊升监司，自军营回任，甫及旬馀，仓猝被害，最为惨烈。妻女皆以身殉。忠孝节烈，萃於一门”褒之，於死所建专祠。

晓峰初从甲三军，与马新贻同幕，新贻谓晓峰杀气满面，目光灼灼射人，终当以义烈见。及被贼执，备受凌虐，叱跪不跪，劝降不降，书其禁锢壁间有云：“壮志未酬，君恩莫补。取义成仁，臣心千古。”又绝命辞二章。寻予谥刚毅。

袁绩懋，字厚安，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阳湖。父俊，道光九年进士，官河南知县。绩懋，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散馆改主事，分刑部。旋丁父艰，服阕，授例以道员赴闽。时漳、泉初下，好事者欲多杀以邀功，而清查叛产，尤多诬陷，人心汹汹，将复叛。总督庆端檄绩懋往治其事，至则集众於庭，取叛册焚之，胁从者皆获免，人情大安。皆曰：“使君活我！”事竣，委赴延平府会办军事，即令署延建邵道。

粤匪时窜邵武，势张甚，绩懋亲督军士，夜扑贼营，贼惊溃，追斩悍酋数名。贼大愤，鸠众出儳道陡截之。我军既寡，又军实未备，战不支，乃退守顺昌。防军仅数百名，相持月馀。有劝之弃顺昌、守延平者，绩懋以：“顺昌为省垣屏蔽。顺昌不守，则贼长驱直逼省城，大势去矣！且数万生灵，视我进退为存亡，敢轻去耶？”於是守益坚，贼不得逞，乃潜隧城，实火药，地道发，城陷，贼蜂拥进。绩懋知事去，躬率死士战西门，连刃数贼，贼以骑突之，仆地，引刀自杀，刺不及，贼执而去，刃乱下，醢而死。时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也。事闻，优恤，赠按察使，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世袭骑都尉。嗣常州、顺昌奉特旨建专祠，追谥文节。子学昌，官至湖南提法使。

绩懋性通敏，书过目辄成诵，号称淹雅。著有诸经质疑十二卷，通鉴正误十卷，汉碑篆额考异二卷，味梅斋诗草四卷。

杨梦岩，湖南凤凰□人。诸生。入田兴恕幕。咸丰六年，兴恕率虎威军援江西，勇果名天下，梦岩实赞助之。累功由县丞擢同知。兴恕奉命援黔，以梦岩综理营务。时苗酋杨龙台煽惑诸苗，出没不时，以思南、石阡为尤甚。梦岩与田兴奇、沈宏富等焚剿之。会梦岩晋保道员，遂自领一军扼守思南。

同治元年正月，石阡贼来攻，与副将吴通才犄角扼守，会援至，贼败走。二月，梦岩帅师次浮桥，贼分道来攻，通才战死，梦岩极力鏖战，贼卒败走。三月六日，贼复数倍来攻，更番迭进，累日夜不休，营忽陷。梦岩奋臂大呼，持矛入贼阵，刺杀数人，身受十九伤，力竭死之。照布政使例赐恤，於思南及原籍建专祠。

邓子垣，字星阶，湖南新宁人。咸丰初，以诸生从同邑刘长佑剿贼江西临江、抚州、新城，与湖南永州、宝庆，皆有功，累保知县。石达开走贵州，窜广西，还窥义宁，子垣与参将江忠朝自武冈趋扼全州，为东安、零陵等属屏蔽。贼由灵川渡河窜杨梅坪，又偕忠朝壁界首。贼掠道州、永明、江华而东，自蓝山趋桂阳、宜章，又从江忠义转战数百里，杀贼殆逾万。忠义病归，子垣与忠朝代领其众。十一年，贵州铜仁、石阡、思州、松桃、天柱、工卩水贼窥湖南，檄子垣赴黔会剿，同治元年，屡破之，晋知府。复檄援广西，攻桂岭贼巢，环击三时，毁其砲台，擒斩甚众。贼党廖永贤惧，原输诚为内应，官军分薄内壕，掷火焚烧，永贤开西闸纳军，遂克桂岭要隘。进捣莲塘贼垒，逆首张高友、陈士养恃险抗拒。悬重赏，募死士，潜由内货村僻径，扪萝攀葛出贼背，破其西栅。翼日复进攻，悍贼由山涧夺路奔，督军截击，斩张、陈两贼，擒歼及坠岩死者无算，馀众乞降。莲塘平，以道员侭先选用。

三年，粤贼窜江西，陷新城，子垣会诸军破走之，新城复。巡抚沈葆桢以捷闻，命以道员留江西。时贼分踞金谿、东乡、宜黄、崇仁、南丰各城，而崇仁之贼尤悍，增垒城外，为负嵎计。子垣张两翼横冲之，城外贼溃，窜潘桥、秀才埠。城贼出犯，再击败之，直逼崇仁城下。贼聚悍党许湾，遥为声援，提督鲍超破之。子垣乘势复崇仁，赐勇号。

五年冬，率精捷营助剿贵州苗匪，驻军工卩水，会攻颇洞老巢。寨头苗党数万来援，逆击败之，径捣颇洞，山高寨险，不能下。选趫捷精勇，携药逾岭，入巢纵火，自督军登山猛攻，毙苗数千，山谷皆平，遂克颇洞。叠破甘林、杉木等屯，由记名岩直趋茂林坡，尽毁碉卡，追击至传水寨，赭其巢。黎平、靖州肃清。以粮运不继，壁清溪。时按察使黄润昌率军来会，分饷哺之，约进攻。八年正月，破文德关两路口各

隘，师益进，合攻镇远府、卫两城，克之。连破牙溪、田坝、黄蜡坡等三十馀屯。润昌欲乘胜由东路疾攻，命营务处罗萱，偕子垣驰谒布政使席宝田请济师，宝田遣提督荣维善助之。三月，进规施秉，逆酋包大肚据巢死守，力战，毙苗千馀，拔施秉。复破白洗等寨，进图黄平。

黄平州，滇、黔孔道也，蜀兵援黔，辄为所阻。润昌议通此道，时维善军战久，疲，请休息，萱亦以苗众道险劝留屯，润昌不可，师遂进。道出黄飘山，中伏，子垣荡决数十次，地险，不能出，中砲死之，诸军皆败。语具荣维善、黄润昌传。优诏赐恤，原籍及死事地方建专祠，谥壮毅。

罗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汝怀，芷江学训导，著有湖南褒忠录。萱少警悟，工诗、善书。弱冠为诸生，总督贺长龄、教谕邓显鹤咸器之。咸丰元年，粤贼犯湖南，萱倡乡团，习技击。四年，曾国藩帅水师东下，辟掌书记，贻书极推重。从克武汉田家镇，叙训导。国藩进图九江，水师失利，萱仅以身免。国藩重整水师，屯南康，皆策马相从，调护诸将，各当其意。六年，石达开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垣孤悬，萱从国藩单舸赴南昌，达开稍引去。国藩檄萱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复檄助攻抚州，合攻瑞州。破沿途贼卡，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贼复率二万来援，萱与刘腾鸿等坚垒严阵以待，八战皆捷，江西军始振。论功擢知县。腾鸿喜攻坚，萱引孙子书戒之，不听。腾鸿克瑞，竟以创死。

假归，湘抚骆秉章檄治团练，粤抚郭嵩焘嘱创水师，皆不肯久留。自以文士，不欲弃科举，屡应省试，卒不遇，益肆力於学。寻与知府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叛勇掠茶、攸间，萱与德谦败之，遁入粤。进屯乐昌，当事命增募一营，号威震军。贼平，累功晋同知。按察使黄润昌奉檄统万人援黔，润昌与萱同邑，邀与俱。萱综文案，兼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削牍，以克镇远府、卫二城功，迁知府。进规施秉，连战皆捷。黄平之败，与文武将领十八人同死之。恤赠太常寺卿，附祀黄润昌祠。

萱性澹泊，从军十数年，不图仕进，而耽学弗倦。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侯云登，河南商丘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内阁中书洊升刑部郎中。咸丰六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奏言："皖、豫接壤，向有捻匪，自粤匪北窜蒙、亳，捻匪乘之蜂起。捻首张洛行更句结苏添福等，合为一

股，所过荼毒，蒙、亳迤北，归德以东，数百里几无人烟。一误於张维翰，而永夏受困，马牧被焚；再误於武隆额，而贼扰掠归、陈。武隆额虽撤归巡抚英桂调遣，并张维翰迄今未闻撤参，且其营勇，多杂匪类。今邱联恩军亦溃败，归德决河未堵，防备綦难。傥捻匪逾河而北，句结东省灾民，其患甚大。查匪逾十万，扰及四省，惟赖兵力兜剿，而调集需时。莫若以勇济兵，请於皖、汴、苏、鲁接壤之区，设立勇营，简员督办。本年二月间，命已革左副都御史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捻匪，请即加以卿衔，责令募勇。其於劝约乡团、捐办勇粮，必能悉心筹画，次第举行。拟办法四条：一，酌保文武，劝惩悉照军营之法；一，审度地势，择要安营，与官兵互相策应，遏贼北窜；一，急筹粮饷，请先由粮台拨给，并四省就近州县动项奏拨，仍劝捐以资接济；一，明定赏罚，认真训练，以严纪律。”等语。疏入，朝廷颇韪其议。

九年，掌京畿道事务，授给事中。又言：“捻匪蹂躏豫境二十馀州县，仍分股四出焚掠，扰及直、东边境。虽有关保、博崇武等军，兵力过单，马队未能精壮。傥贼再蔓延，非独豫省全局不保，直、东亦防不及防。救急之法，惟有直、东两省防兵并力进剿，并请催副都统巴扬阿将所带马队赴豫，与关保合军剿办。并请令副都统德楞额统军由归德探贼剿击，必可制胜。再东明、长垣已无匪踪，请令直督将所派东明、长垣之兵，出境协剿，以壮声威。豫省肃清，直、东南路，不待设防，均可无虞矣。”十年，授甘肃宁夏道，同治元年，陕回倡乱，灵州被围，佐领富隆阿援军战失利，云登督兵勇进剿，斩馘无算，围立解。护督恩麟上其功，加按察使衔，赏花翎。

时宁夏令彭庆章屡请散团，云登以回性险诈止之。恩麟檄云登开城纳降，庆章暗为回匪内应，变猝起，云登率兵巷战，被执不屈，死之。子锡田同遇害。

黄鼎，字彝封，四川崇庆州人。以诸生倡办团练。同治元年，粤匪犯叙永□，鼎率所部，佐官军击破之，叙功授教谕。二年，复新宁。松潘番乱，总督骆秉章檄鼎募蜀中骁勇士，得五百人，为蜀军彝字营。会四川布政使刘蓉巡抚陕西，檄鼎以所部从。时粤寇扰汉中，伪启王梁成富据南郑，分兵陷诸州县，且东侵兴安境。鼎会陕军分道讨击，尽复诸城邑。

三年二月，汉中土寇曹灿章召滇贼蓝朝柱自川北进犯陕南，前锋至松花坪，将越秦岭而北。檄鼎率所部邀击，遇贼七里沟，大破之，转战八十馀里，擒斩殆尽。是役也，鼎所将才千人，破悍贼数万，号奇捷。

朝柱党悉平。四月，破灿章於八里坪，获之。

梁成富南寇襄樊不利，引而北入兴安境，山南三郡悉戒严。鼎闻警，自汉中东援，而贼已出山，焚掠鄠县，遂渡渭而北。鼎率师沿渭追击，贼不得逞。是时蜀寇西北犯阶、秦，谋出山窥兰、巩，秉章急召鼎屯毕口。四年正月，大会诸军，进师阶州，力战抵城下，督军以地雷轰城，诸军填壕树梯而上，斩伪昭武王蔡昌荣於阵，贼乞降，遂复阶州。

十二月，蓉合诸军三十馀营，与捻首张总愚战於浐桥，鼎以所部横贯贼阵，歼毙甚众。会天大雪，药绳皆湿，军士殭冻，贼突以万骑穿湘军阵，统将萧德扬兄弟三人皆战死，军大溃。鼎以千人凭原为异军，湘军既憯，贼悉萃於鼎，围之数十重。夜三鼓，贼少疲，鼎乃结圜阵，骑兵居中，步卒环外，以矛护枪，力战，突出。乡晨，贼傅城东关，意鼎已没，忽睹彝字旗，大惊。鼎麾军迎战，败之，贼始退。是役也，微鼎，西安城几危。

六年四月，败贼於大荔、朝邑，捻寇稍衰，而叛回复炽，犯凤翔，游骑及省城西郊。鼎移师进击，累破之，斩伪元帅一。贼东走，据富平张家堡，鼎追击，夜袭其垒，斩馘无算。贼由临津南渡渭，觊入南山，鼎悉力拒之，贼不得西。十月，会诸军追贼至三原，旋移援汧阳，率步将韦占雄、徐占彪等先登陷阵，大破贼黄里铺，追击至五里坡，又败之。

七年，贼窜甘肃之灵台，犯泾州，西安迤西，汧、陇、乾、邠间，无虑皆为贼据。鼎率所部为游击军，随贼上下，相持数月，大小数十战，累克坚巢。甘贼与陕回合，悉众来犯，鼎复大破之。鼎以战功由教谕累擢至陕西道员，赏二品顶戴，两赏巴图鲁勇号，至是授陕西陕安道，未之任。

八年，回酋陈林等纠大众来犯，鼎率所部严阵以待，贼不得进，譟而走。鼎追击十数里，泾、庆贼悉平。初鼎督泾州赈，抚屯田，广为招徕。至是泾州得民屯十三万亩有奇，营屯五千有奇，镇原得民屯十三万有奇，平凉、崇信各有差，军益饶富。甘肃土寇张贵为乱，鼎一鼓平之。

左宗棠会诸军进攻金积堡，堡，回酋马化隆伪都也。化隆遣将据固原，抗大军，鼎大破之，复其城。贼走狄道、河州，复击败之。捷闻，赏内府珍物。九年，金积堡未下，湘军大将刘松山新战殁，军事方棘，

宗棠檄召鼎会固原提督雷正绾赴援。军抵牛头山，山峡狭隘，为金积堡第一门户，贼恃为天险，鼎力攻拔之，连下数十垒。复攻马家堡，环围三面，缺其一，设伏以待。贼果由缺处遁，伏发，贼大败。进傅金积堡，尽毁附近小垒，师集堡下，昼夜环攻，遂克之。化隆父子伏诛，馀党悉平。以功赏黄马褂。十三年，移防陕北，旋丁父忧，诏夺情留军中。光绪二年六月，部将汤秉勋以不给四川咨文之嫌，突起刺之，遂卒於军。

鼎治军素严，在防所招集流亡，开垦荒芜，修濬堡渠，兴学课士，得军民心。其屯军汉中也，曲阜孔广铭落拓废寺中，鼎军行经其寺，睹广铭题壁诗，异之，召与语，叩所学，大悦，遂延入幕。鼎军所乡有功，半广铭策也。

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州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旋授江西吉安府。先是源兖妻易氏以源兖遘疾几殆，籥天原以身代，刲臂和药饮源兖，源兖以愈，易氏旋病卒。同乡公举孝妇，请旌於朝。源兖適召对，宣宗垂询及之，遂有是命。以回避原籍调广信，母故，去任。服阕，简放安徽遗缺知府，补池州。

咸丰三年，粤匪自桐城窜扑庐州，巡抚江忠源檄源兖赴庐协守，贼架云梯薄城而登，源兖守大东门，屡卻之。贼复穴威武门为隧道，伏地雷，官军迎掘之。寻水西门地雷发，轰塌城垣数丈，急抢筑，城卒完。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奉命统兵万五千人来援，屡战不利，贼连日攻益急，城中饷乏兵疲。十二月，贼复穴水西门隧道攻入，源兖自东城驰救，至则江忠源已战殁，遂赴文庙自经死。先尝与所亲谒文庙，徘徊庭树，谓“事亟吾且死此，以无负先师杀身成仁”之训，盖死志素定云。

瑞春，字慰农，姓鄂济氏，蒙古正蓝旗人。由笔帖式洊升理藩院郎中、军机章京，擢湖州府知府。治尚宽平，有瑞佛之称。湖城危急，与副将鄂尔霍巴、郡绅赵景贤激励军民，婴城固守。景贤主湖郡乡团，多专擅，瑞春无所忤，尝曰：“赵兵睢阳之俦，我其为许远乎？”城陷，西门火起，朝服升堂，贼至胁降，大骂不屈，被害。母章佳氏及妻、妾、二子、子妇皆死於难。

鄂尔霍巴，字斐堂，满洲正白旗人。起家侍卫，出为湖州协副将。湖州初次解围，上守城功，鄂尔霍巴以属邑失守自劾，时论伟之。饷粮久匮，困甚，以衣物质钱自给。每围急，身出巡城，而闭妻子於后堂，外环火药，戒家人曰：“有不测，即举火，无污贼！”如是者屡矣。及城

陷，在北城督战，策马回署，则贼已入□事。手燃火绳，药发，阖家轰死。

时署乌程县事者为许承岳。承岳，字柱山，湖南宁乡人。由县丞擢署县事，誓与瑞春死守。千总熊得胜以搜米扰民，涕泣阻之，得胜开东门降贼。承岳即骑马归署，手刃二女，自缢於官所，妾钱氏从死。

潘锦芳，湖州人。城围久，赵景贤以江苏巡抚驻军上海，作血书乞援，募能犯围出者。锦芳时老病，家亦卖酒小康，独激於义愤，请行，□展转得达。议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师绝太湖而西，为外内合攻计。湖贾之在上海者，且聚赀钜万饷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变，锦芳流涕曰："老夫出城时，粮将罄矣。兵一日两粥，民食草根树皮，空巷敝庐，死亡枕藉。其幸存者，数老夫之行，旦暮待援，惧不相及。城外贼如麻，登高叫呼，兵则凭堞应答，岌岌将为变。乡人之贾於此者，念在围亲属，其愁迫何如？独恨水师无翼而飞耳。彼尼之者，何不仁乎？呜呼！吾不复见赵公矣。"抵案大呼，呕血以死。

廖宗元，字梓臣，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以知县分浙江，任仙居、德清等县，有能名。权归安，粤逆自广德进窥湖州，宗元建议："湖州四面阻山，有险足恃，且城多富室，粟刍无虞。今宁国虽溃，营将田宗升、杨国正皆宗元乡人，若给以糗粮，可使为我固守。"知府从其言，悉以防务属之。贼至，出击。贼知有备，引去。会苏、常、杭、嘉诸府相继陷，贼复扰湖。道员萧翰庆阵亡，宗元收其溃卒，入城饷之。明日出战，大捷，贼败走。有以蜚语上闻者，解任听勘，事得白。

会伪忠王李秀成陷金华、处、严诸府，浙抚王有龄因檄宗元署绍兴府。时浦江、义乌、东阳皆不守，绍兴戒严。既受篆，议调外江砲船入内港，勿为贼有；议设水栅，以断贼道；请徵团防勇丁入城：均为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所阻。九月，宗元令营将何炳谦率水师出击，战殁，败卒归伍。富绅张存浩等挟捐输之嫌，诬其通贼，殴伤宗元，履谦置不问。贼果由浦江入诸暨，夺外江砲船，渡临浦，陷萧山，以扑绍兴。履谦率姚勇走上虞，有开门迎贼者，城遂陷。宗元朝服坐公堂，骂贼不屈，死之。诏以："宗元力筹防守，严催富户捐输，致被富绅张存浩等诬殴，旋复御贼捐躯，城亡与亡。实属大节凛然，深堪嘉悯。照知府例优议给恤，并於死所祠祀，以彰忠荩。"给世职。

刘体舒，字云岩，云南景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用知县，分直隶，授广宗。二十一年，拣发广西，署养利知州，除融县。进直隶州知

州，授郁林。咸丰四年，权浔州府事。时艇贼梁培友、大口昌纵横水面，闻体舒至，就抚，已而叛去。纠贵县贼赵洪、李七等众数千犯郡城，体舒督兵登陴守御，更番出击，分兵截归路。战西关，擒斩千七百馀级，贼遁。追至河边，毁贼船数十，馀匪仍退据贵县。巡抚劳崇光奏荐堪胜道府任，进知府，寻授思恩，权浔州如故。

五年，广东贼季文茂等溯江西上，犯浔州，培友等与之合，贼万馀，昼夜环攻，绝城中运道。七月，穴地攻小南门，陷其郛，贼蚁附上。官军奋击，矢石雨下，毙贼数百，体舒血书乞援。八月，按察使张敬修、参将尹达章自平南督水师至石嘴，战失利。贼诇知粮尽援绝，攻益急，官军饥疲不能拒，城陷。体舒暨桂平知县李庆福、卸县事舒桦均被执不屈，死。经历宣元烺自缢，典史沈廉赴水死。体舒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庆福等赐恤有差。

李保衡，浙江会稽人。由训导捐同知，分贵州。同治元年，署普定县知县。时贞丰回匪陷归化，延及县属白岩、沙子沟，击败之。粤贼偪安顺，保衡筹防，获间谍，得贼情，豫为备，贼不得逞。贼何二窜扰，又督团兵兜击，歼贼数百，境赖以安。三年，调署镇宁州知州，明年，署兴义府知府，时回酋金阿浑据新城，阳反正，阴蓄发，怀异志。保衡率敢死士数十，径抵城下，呼之出，示以威信，阿浑感服，薙发就抚。降酋马忠署安义游击，拥兵骄恣，侵知府权，纵部卒虐民。保衡规之曰："既反正，当图晚盖，奈何若此？"忠为敛迹。流亡归集数百户，总督劳崇光疏荐保衡政声卓著，擢知府。丁父忧，奏请夺情留任。

五年，以贞丰回匪马冲负隅，檄都司熊忠、守备刘万胜等进剿。贼分股来拒，进踞距城三十里八达地方，与普坪黑夷王罚佣句结，保衡督忠等设伏截击，斩馘无算。万胜亦击退顶庙贼，合师攻八达。罚佣势蹙，诈降於忠。忠将至新城受降，保衡力阻，不听，竟遇害。闻变，亟调兴义、普安团练御之。未至，贼偪城下，保衡登陴固守，或劝以"势急徒守无益，盍逆师境上为两全计"。保衡曰："臣子之义，城亡与亡，吾知效死勿去，他非所知也！"三月，忠部降卒与贼通，城陷。保衡巷战，手刃多贼，力竭被执，骂贼不屈，受鳞伤死。属绅刘官礼等以重金募人觅其骸，越二年始获葬。署经历徐海、州同李善斗同遇难。诏赠道员，祠祀兴义，海、善斗附祀。

淡树琪，四川广安州人。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得奸人托福、托寿，搜其家，旗帜刀矛

咸具。事既泄，诸回不自安。汉人闻回人之欲相残也，为先发计，一呼而众合，城内外火光杀声两日不绝。初，树琪以部曹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就问计，树琪因乘间说曰："汉、回相仇久矣，直汉者曰回曲，直回者曰汉曲，两直不相下，是助之攻也。今日之事，诚宜两曲之，以蓄谋曲回，而以擅杀曲汉。然后宣布天子威德，示祸福利害，使各爱其身家，乱庶几止。"又请设劝捐筹饷局，不十日，军民输钱米者十馀万，省城事稍定。

各郡县告急，警报迭至，大吏卒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属以练勇三千人。树琪视所属练勇不习战，饷又不能持久，不得已至关。关去城三十里，地狭不能布众，乃去关八里硃家祠屯驻。时乱回据彩凤山下，左曰三家村、曰二里坡，皆贼窟，其右则昆阳、安陵地。大吏责树琪办贼，树琪使练目熊载攻三家村，从九品周廷轸攻二里坡，周文举具船五十号攻贼前，其右则委之安陵州牧，剋日逼贼巢。至日，树琪与周绮整队据彩凤山顶。辰、巳交，大雾满山谷，数武外不可辨。左右或劝且收队，树琪叹曰："督战方急，而诸路兵又分遣，军令不得失期，今日但有战耳。"挥队下山，俄报左路败，载与廷轸死，树琪军遽溃。周绮先走，树琪据岭畔一大松立，仆何彬、李秉、刘喜、杨绅皆有力能战，无何，三仆战死。绅持矛拥树琪，树琪据地呼杀不绝声，贼从后砍绅坠岭下，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馀日。事闻，赠太仆寺卿。

褚汝航，字一帆，江苏吴县人，或曰广东人。道光二十八年，捐职布政司经历，发广西。粤匪倡乱，汝航於金田及新墟等处剿击出力，累功擢知府。应曾国藩招，至湖南，与夏銮督造战舰，练水军。咸丰四年，率所部复岳州，复湘潭。贼犯城陵矶，汝航偕銮分路进击，夺贼前船，殪伪丞相汪得胜等，追歼殆尽。捷闻，以道员选用。寻贼由擂鼓台上窜，汝航督兵迎击，败之。贼复以船伏城陵矶，夹洲为诱敌计。汝航偕銮暨都司杨载福等督兵直偪城陵矶，贼众未及抄截，被水陆官军分途击溃，夹洲泊船亦被毁。以汝航胆力俱壮，奏奖盐运使衔。嗣统师船於下游一带与总兵陈辉龙等水师排阵合攻，多所歼毙，并火其舟。其时群贼下窜，风逆船胶，贼艘复集，官军陷入重围，辉龙及游击沙镇邦等俱阵殁。汝航等督军驰救，均被钜创，死之。汝航条理精密，为国藩所重，及死，尤痛惜焉。

辉龙，广东吴川人。国藩定水师剿贼策，辉龙实先以广东兵船从。城陵矶之役，自乘拖罟船先发，而汝航继之。死事上闻，赐谥壮勇。

夏銮，字鸣之，江苏上元人。以附生从九品发广西。盗匪陈亚贵滋事，銮捐赀募勇在荔浦、修仁防剿，保府经历。与汝航治水军，凡器械之属及营制，多銮手定。同复岳州，同复湘潭，历保府同知。城陵矶之役，汝航统师船进击，銮於陆路设伏互应。进剿至白螺矶芦苇中，贼众复集，銮手刃数贼，跃入水中，死之。诸生何南青同战殁，事闻，均赐恤如例。

储玫躬，字石友，湖南靖州人。廪生。少有大志，读书喜讲求营阵攻击之法，尝於本籍擒治传习左道倡乱者。道光二十九年，土匪李沅发作乱，踞新宁县城，玫躬督乡勇从间道驰截要隘，助官军讨平之，叙功以训导即选。咸丰三年，选授武陵县训导，江西泰和县土匪阑入茶陵州，巡抚骆秉章檄令募勇讨贼。八月，贼窜安仁县，玫躬偕把总张大楷往援，遇贼於安仁、酃县交界地，与酃县团勇合力兜剿，大败之。常宁土匪围攻蓝山县城六昼夜，玫躬复偕县丞王珍等会剿，阵斩六百馀名，贼溃，蓝山以全。移剿股匪於道州四眼桥，玫躬继各营至，逼贼而阵，奋击败之，追歼殆尽。玫躬为偏将，兵不满五百，未尝出境与大寇战，驰逐衡、永、郴、桂间者，先后凡三年。粤匪窜扰湖南，逼省城，曾国藩在籍督办团练，檄玫躬等各统所部遏之。

四年正月，贼攻宁乡县，玫躬偕候选同知赵焕联往援，遂冒雪夜发，身先驰之。抵县南门，城已破，贼正纵火焚掠。玫躬率勇目喻西林、文生杨英华等奋力夺西门入，转战城南北，贼尸填街市。悍贼横截之，复挺矛入贼队。围数匝，身被十馀枪，力竭，与西林、英华等同殁於阵。国藩疏以“玫躬宁乡一战，以五百勇敌贼三千，斩馘数百，我兵丧亡止十八名，贼气夺夜窜，宁乡卒得保全，合邑感激，欲为建祠。蓝山、道州战绩，拟保同知直隶州，抚臣未及汇奏，不料遽尔捐躯，请照进秩议恤。”诏进赠道员，谥忠壮。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忠义专祠，祀安徽巡抚江忠源等，复请以玫躬附祀，从之。

李杏春，字石仙，湖南湘乡人。少工制艺，神清体弱，而胆识过人。由廪生投效军营，以功用训导。咸丰四年，随宁绍台道罗泽南军。义宁州之战，与县丞蒋益澧率兵数百，当贼党七八千。杏春直驰中路，贼溃走，诸军追杀十馀里，毙贼六百人。复战鼇岭，贼多坠崖死。乘胜偪西门，与各军环攻，克之。至是累功进同知直隶州，进剿湖北通城，督兵攻西北，泽南自将中军继之，毙悍贼数十。贼狂奔入城，诸军疾蹑之，夺门入，立复县城。贼窜蒲圻，杏春败之道口。贼踞梯木山，率众攀藤上，焚其巢。

逆首石达开率大股来援，官军分三路应之，杏春当右路松林之贼，跃马登山，整队以待。贼汹涌麕至，官军突前击之，斩执旗悍贼酋十馀人，馀众惊走。明日，贼众二万来犯，众议退师，杏春不可，曰："大军在后，退则全军夺气。"与参将彭三元扼要堵御，鏖战五时，斩馘数百。咸宁贼悉众来援，崇阳土匪响应，众数万，围营三匝。杏春与三元分路驰突，相持两时许，砲下如雨，三元战死。杏春勒马回救，麾下劝之走，弗从，曰："彭参将死，我何忍独生？"驰入贼阵，手刃悍贼一人而死。赠知府衔，附祀塔齐布专祠。

硃善宝，字子玉，浙江平湖人。由监生入赀为州判，剿海州、徐州匪，保同知，署江宁府督粮同知。咸丰十年，随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江南大营陷，常州大震，桂清以守御事悉任善宝。既，贼陷丹阳，桂清遁，钦差大臣和春亦走无锡，提督张玉良收溃卒营城外，亦战败。贼从奔牛镇来犯，城兵千馀，旦夕垂破。善宝以常州为苏、浙门户，常州不守，则苏、浙瓦解，卒不去。赋绝命诗以见志，与通判岳昌励众登陴，杀贼千计。贼麕至，攻益力，城陷，战青果巷，被十馀创，死之。恤世职。

庄裕崧，阳湖人。以监生输饷奖通判，铨四川。佐驻藏帮办大臣恩庆治里塘夷务，晋直隶州知州。初，裕崧幕游蜀，至是例回避，恩庆疏留办善后。藏事毕，改省甘肃。同治元年，补盐茶□同知，廉慎自持，谙练政治。□属回目王大桂等以平远回扬言汉民传帖约期灭教，转相煽惑，於是群回惊疑，谋起事。裕崧与凉州镇总兵万年新驰赴秦家湾敌营，晓以祸福，责以大义，回众跪道左，咸听命。裕崧等领赴固原，遣员分赴各庄，回户皆就抚。独臣贼马彪、马新成等抗拒不服，大桂立杀之，繇是无一敢抗者，事遂定。其年秋，循化、巴燕戎格撒拉回族时出攻剽，分扰西宁、碾伯、隆德、河州，居民苦之。裕崧奉檄与诸军分道进击，战屡捷。撒回势蹙，相率归命。

二年，护理总督恩麟状其绩，晋知府。俄而固原回杨大娃子等犯盐茶□，年新战失利，直逼□城，裕崧率文武登陴固守逾月。贼力攻，内奸启西门，遂长驱入。裕崧率团丁巷战，矢尽粮绝，被执，拥至礼拜寺，百计威胁，詈贼不屈，遂及於难。前都司高如冈、照磨胡敉皆战死。贼入署，执幕友四川举人易举索印，拒不与，并家丁李暢等十一人同时被杀。

年新，湖南人。固原失陷，驰往查办，贼伪乞降，率众潜至袭击，为所执，不屈，死之。

列传二百七十八忠义五

王淑元 高延祉 黄为锦 瑞麟 曹燮培 杨映河等

刘继祖 翟登峨等 刘作肃 沈衍庆 李仁元 李福培王恩绶

李右文 从弟载文 李榞 陈肖仪 万成 袁祖德 李大均

于松 尚那布 李淮 唐治 锺普塘等 林源恩 唐德升

毕大钰 汤世铨 刘福林 谢子澄 周宪曾等 文颖 徐凤喈等

张积功 傅士珍 瞿濬 冒芬 施作霖 韩体震 德克登额

蒋嘉穀 邓玲筠 承顺 托克清阿 冯元吉

平源张宝华 王泗 周来豫 余宝锟 王汝揆

王淑元，字秋查，浙江鄞县人。以举人知县，分发广西。历权柳城、雒容、平南、马平等县事，授博平，调天保。会临桂县民以粮价重不输税，大吏欲慑以兵，淑元在省，进议曰："民固有所苦，得平自服。"遂调临桂。既莅任，为汰浮收，民便之，无逋赋者。

道光季年，粤匪洪秀全始谋逆，其党李嘉耀潜入省垣煽土匪内应，发觉，淑元鞫得馀匪匿所，悉数掩擒，叙功升龙州同知，以肃清会匪奖知府衔。二十九年，擢太平府知府，旋任龙州。时广西巡抚郑祖琛懦而黯，群盗蜂起，辄务讳匿。三十年，贼潘宝源等来犯，淑元率练丁御诸距州十里之湾道，以次子光颉自随。战不利，雨甚，药湿砲不及发，因退回城。及门，贼已由间道入，拥众逼官廨。淑元立堂上，骂不绝口，呼家众杀贼。贼斫淑元仆地，掳之去，光颉奔夺，贼杀光颉，而投淑元於勤村河。盗去三日，始出之，身首皆裂，独面色如生。

高延祉，字筠坡，浙江萧山人。由举人充官学教习，期满，用知县。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浙江沿海，举行团练，延祉率义勇为前驱，击毁夷船。咸丰元年，拣发广西，与都下亲友别，即以致身奉国自誓。寻署隆安县事，土贼陆鹏理与其党乃利中、凌阿东等，屡为邑害。延祉集团练，遣间谍，以计诱杀鹏理，捕获其家属党与二十馀人，并毁利中巢窟及冢。阿东亡命，谋复仇，纠众千馀，据白山之感墟，与归德接壤。延祉偕归德土知州黄为锦率练勇四百进攻，沿途搜戮贼探多名，行

抵袍墟，距感墟十馀里，遇伏，军溃。复激励练勇奋击，殪匪二百馀。贼众蜂至，延祉挺刃督战，被贼矛中腹遇害，为锦亦战死，仆隶多殉之者。

延祉任隆安七十馀日，无日不在外治战事，居县廨仅数日耳。民感其保卫之恩，争赙其孤，孤；乃以其赀建祠祀之，以从死之仆隶、壮勇附。同治十一年，追谥壮节。

为锦，山东人。

瑞麟，白氏，汉军镶白旗人。由腾录议叙巡检，道光五年，选广西镇峡寨巡检。调主簿，擢州判、知州。咸丰元年，授西隆州知州。咸丰二年二月，洪秀全自永安犯桂林，败窜全州，瑞麟已卸州事，继任知州曹燮培知瑞麟才，深相结纳，约共守御。时都司武昌显以楚兵四百援桂林，道经全州，燮培留助守。四月，贼薄城下，发砲轰击，毙贼甚夥。越日攻益急，历十一昼夜，提督余万清、刘长清来援，分驻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距十五里外，牵制弗能进，守者惫甚，子药不继。贼穴城，地雷发，城崩，贼乘入，千总叶永林、把总张元福死之。瑞麟素骁勇，遇贼中衢，手刃数人，力竭身死。燮培亦巷战死。

贼攻城时，多死伤，恨甚，城陷，屠之，焚屋舍几尽。文武官绅同时死者：署全州营参将杨映河，把总卜有祥，解饷官四川知县卢金第，安徽府经历陈尧，湖南游击余遇升，都司武昌显，千总田庆华、马瑞龙，把总卢先振、黄志林、韩大兴，外委孙绍全、杨清麒、田宏义、杨大宾、龚心仁、田宗南，武举唐殿试，生员蒋成龙、金建勋，武生张以敬，幕友黄柏彬、祝永文、硃福坪、周希龄、孙培驹、杨菱舟、金家驹、硃泽，凡三十馀人。学正农贤讬，年七十，甫殁，棺□毁，妻殉之。瑞麟谥壮节，与燮培并赠道衔，诏祀京师昭忠祠。建专祠全州，曰愍忠，祀燮培及诸死事者。

燮培，字理村，浙江仁和人。选柳州通判，摄西隆州、宾州事，除东兰州知州，权全州。性倜傥，有吏才，不拘节目，声伎满前，然无废事。或规之，引文信国公少年时事自解，曰："他日能学文山足矣！"人谓燮培无负素志云。

时死广西者，又有署永安州吴江龙门司巡检冯元等。

刘继祖，江西玉山人。增贡生。道光十一年，以同知分福建。十九

年，除淡水同知，以忧去。服阕，借拣知州，发广西。二十七年，授永康，寻署藤县。时灌阳、平乐、阳朔等处匪徒肆扰，偕知府张熙宇督剿，歼擒殆尽，进知府。咸丰元年，金田贼败窜大黄江，继祖率水陆壮勇乘夜攻击，焚其巢。以所部练勇失钤束，夺职。四年，巡抚劳崇光奏请留藤协办团练，寻艇贼梁培友纠众攻藤，继祖偕知县翟登峨等婴城固守，设间出奇击卻之。旋以土贼冯六、戴九等接踵至，据河干，尽焚沿岸舟，乡团来援者不得渡。贼众兵单，城陷，继祖受重创，与登峨子襄采、团长梁文轼等巷战，力竭，死之。登峨被掳，骂贼不屈，被害，弃尸於河。典史冉正棠斗死狱门。诏复继祖原官，赏世职，登峨以次死者恤有差。

登峨，字眉峰，山东章丘人。进士，截取选藤县。

刘作肃，字敬亭，奉天承德县人。道光元年举人，选知县，授天河县。历宁明知州，兼明江同知。咸丰三年，贼众万馀攻城，相持五月馀，解围去。以城守功加知府，赏花翎。六年，署太平知府，贼屡来犯，御却之。十年，复来。城中无储粟，贼围亟，守陴者皆走。城陷，作肃投池，水浅，不能死，为贼拥去。以其居官清廉，不忍害之。作肃乃吟绝命辞，绝粒死。其弟与仆姚云、吴贵同殉。妻赵及子家祥、女等皆先自尽。以子家凤被执不屈死，恤如制。赏世职，建祠府城，二仆并赐恤。

沈衍庆，字槐卿，安徽石埭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西，署兴国，补泰和。二十五年，调鄱阳，县滨湖，盗贼所出没。衍庆编渔户，仿保甲法行之，屡获剧盗。俗悍好斗，辄轻骑驰往，竭诚开导，事浸息。两遇水灾，尽力赈抚，存活无算。举卓异。咸丰二年，粤匪陷湖北武昌，衍庆请兵守康山，控鄱阳门户。三年，九江陷，譌言四起，居民逃亡，不可禁止。衍庆率练勇巡东门，见粮船中数百人譟而前，衍庆手刃二人，馀党忄习服，人心始定。贼围南昌，巡抚张芾檄衍庆赴援，会合省防诸军与贼战，大破之。贼将东窜，衍庆虑贼犯鄱阳，请於巡抚，驰归。时乐平令李仁元摄鄱阳事，同商守御。贼至，与仁元同力战，城陷，死之。赠道衔，立祠鄱阳。

仁元，字资斋，河南济源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内阁中书，改知县。咸丰元年，授乐平。民俗剽悍，以礼让教之，多感悟。有素习械斗者，仁元曰："民不畏死，然后可以致死。今天下多事，正此辈效顺之时也。"简骁健得六百人，日加训练，土匪畏之，敛迹。乐平与鄱阳为邻境，仁元政声亦与衍庆相埒，至是南昌戒严，衍庆助剿，仁元移摄鄱阳

以代之。未几，衍庆以防贼扰，驰归县。因仁元父母妻子在乐平，亟趣仁元去。仁元曰："贼旦夕且至，临敌易令，是谓我不丈夫也。"遂议并力战守。值久雨湖涨，城圮，无险可攖。於是审度地势，衍庆军南门，仁元军北门，为犄角。部署甫定，贼扬帆大至。麾军燃砲，碎贼舰，贼绕东门登岸，入城，衍庆迎击，贼稍卻。又绕而北，仁元率乐平勇巷战，矛刺仁元，踣，脔割之。所部犹力战，死者过半，卒得仁元尸以出。

初，乐平土匪度仁元去必复来，伏不敢动。及闻殉难，乃倡议迎贼。仁元母顾其妇及女曰："祸将及矣，曷早计！"皆死之。城陷，仁元父及弟并不屈死。事闻，诏赠知府衔。与衍庆合祠於鄱阳，别於乐平建仁元专祠，父予墀、母陈氏、妻金氏、弟诚元、妹三人、妾杨氏及仆、妇等均附祀。

李福培，字仲谦，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举人。会试十三次不遇，考教习，补左翼宗学教习。期满，用知县，咸丰元年，选授广东从化县。时广西贼起，广州为贼出没所，从化界连七邑，距府城百七十里。四年，贼偪广州，福培以花县之石角及县境之太平场为从化及诸邑屏障，请大府屯兵二千，兼可断贼粮道，不报。乃自募壮丁数百人，与典史赵应端及从弟性培分将之。七月，贼数千直薄城下，福培登陴固守，率兵民力战，凡七捷，斩八百馀级。九月，援贼大至，急解县印授其子送省会，而誓以死守。贼舁砲攻城，裂数丈，贼蜂拥入。与应端、性培等巷战，身受数伤，退至学宫尊经阁，犹投石殪贼，贼焚阁，三人同死之。仆周镛、勇丁苏兆英等皆殉难。恤福培赠知府衔，建专祠，特谥刚烈。福培就义处有血影渍地，如人形，濯之愈显，后任建石栏护之，榜曰"忠迹昭然"。

王恩绶，字乐山，亦无锡人。与福培为中表昆弟。少以诸生受知巡抚林则徐，招入节署读书，称为笃行君子。道光二十九年顺天乡试举人，考充宗学教习，勤其职。惠亲王稽察宗学，语人曰："不视此职为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习一人而已。"期满，以知县候选。恩绶幼与福培同学，长以气节相砥砺。同居京师，夜分论时事，慷慨骂诸将吏弃城与军，辄面发赤。戟手搏案，声震邻舍，童仆为惊起。福培仕广东，恩绶与之书曰："大丈夫当此时，与其老死牖下，孰若埋骨疆场耶？"及福培殉，益跃跃欲得一当。

咸丰四年秋，武昌克复，大吏以湖北缺员，请吏部拣发选人。方是时，武汉再陷再复，寇尚蠢蠢至，选人皆畏沮不欲行，多称疾谒假。恩

绶慨然曰："若仕必择地，则夷艰搘危杖节之士不复见於今世矣！寇何由平？"冠带往听旨，果发湖北。或言"寇深入，道且梗，盍徐徐行"。恩绶不可。携一子一仆，间道疾驱，五年二月始至，则武昌已被围。巡抚陶恩培婴城守，兵弱饷绌，势岌岌不保。官吏藉口出请援师，乞大吏檄引去者相属。布政使胡林翼驻师城外，恩绶往谒，林翼惜其才，留赞画军事，恩绶辞，竟縋城入。恩培诧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独患不得入，今何时，乃有此义烈男子耶？"温语慰遣之曰："君无守土责，尚可出，就胡营，留此身以待用。"恩绶固不可，遂奉檄登陴守御，翼日城陷，恩培殉黄鹤楼。恩绶与武昌府知府多山督兵巷战，同时死之。仲子燮及二仆皆殉。

明年冬，武汉克复，当事以恩绶死事状上闻，得旨赐祭葬，予谥武愍。既而御史汪朝棨疏言："恩绶无守土责，而视死如归，不特与草间偷活判若天渊，即较之城亡与亡亦分难易。且忠孝一门，仆从皆知赴战，尤足扶植纲常。请於本籍建专祠。"会巡抚郭柏廕亦疏请建祠武昌，诏并许之。

李右文，字伯兰，顺天通州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咸丰三年，选授湖南东安知县。粤匪犯天津，留办本籍团练，以功赏知州衔。五年，赴官，值湘南道梗，诸弟驰书尼其行，不听。至楚，权新宁。邑屡被寇，户口流亡，右文招集抚循，凋敝以振。七年，以最调祁阳，时从弟载文殉难广西，弟复驰书劝归，慨然曰："死生命也，脱捐顶踵报国，是得死所也，何虑为！"寻回东安任。八年，湖南境贼退，右文谓众曰："贼败他窜，不可恃。"亟训练民团，置仓穀数千石，备不虞。

九年春，石达开由江西回窜湖南，逼近东安，新宁绅众数百人来迎，请避贼新宁。右文曰："吾去，谁为守此土者？"已，复请护家口出境，又曰："是为民望也。"卻其请。众泣，誓死不忍去。三月，贼麕至，城卑，四面皆山，贼环瞰之。右文集城中官民登陴固守，亲冒矢石，历七昼夜，轰毙城下贼甚夥。城陷，与贼巷战署东，身被重创，犹手刃数贼，力竭遇害，贼燔其尸，仅得脊骨归葬。子杰、妻郝、子妇王，及仆婢，皆从死。新宁绅众数百，亦先后战死。诏视道员例赐恤，建祠本籍，随殉亲丁、绅勇附祀。

子杰，字小兰。县丞。有幹略，侍父湖南，襄督练勇，进知县。方贼之回窜也，右文知不免，作书与诸弟诀，命杰赍往，意欲生之也。杰不忍去，又重逆父命，潜避署左右，观贼变。贼至，率练勇守南门，城陷，闻警驰父所，未至，遇害，尸同被焚。视同知例赐恤。

载文，字潞帆，右文从弟。道光二十四年举人。三十年，以知县发广西，咸丰元年，权马平县。时洪秀全犯桂林，马平贼李志信响应，载文率兵剿捕，歼之。寻调平南，五年，艇匪梁培友由梧州上窜，陷浔州，扰平南，载文御之渡口，砲轰沉其船，追击毙匪无数。贼屡分扑南北岸，悉卻之。累以功擢同知直隶州。

六年五月至七月，贼麕至，水陆环攻，载文偕参将曾廷相、张遇清，都司唐文灿等，婴城固守，困重围七十馀日。乞援、乞饷，告急文数十上，大吏但空言慰藉。载文知事不可为，遣亲仆间道以县印檄送桂林，独激励兵勇与贼相持，教谕傅扬清，把总吕耀文，生员傅扬芬、吴国霖先后战死。贼攻益急，载文中砲伤腿，痛哭，北面顿首曰："臣力尽，惟以一死报国，然不忍百姓屠戮也。"纵之去。千总方源开城私遁，贼乘隙入。载文、廷相率勇巷战，手刃数十贼，力竭，自刭不殊，贼拥至船中，抗骂不屈，并脔割之。

是役也，遇清守北门，持大刀斫贼三十馀，被贼攒刺无完肤，死。文灿守南城，率外委张珽巷战死。守备张彪守火药局，燃火轰毙贼百馀，亦战死。载文、廷相死尤惨。先是巡抚劳崇光奏荐载文堪胜道府，兵部侍郎王茂荫亦奏保循声卓著，擢桂林遗缺知府。命下，载文已遇害。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祠本籍。同治十年，追谥壮烈。

李榞，字紫籓，安徽宣城人。以监生入赀为知县，道光二十六年，选授湖北公安，赈灾有惠政。调孝感，再调锺祥。咸丰二年，粤匪自长沙躏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竞起，锺祥马骡子、襄阳郭大安、天门盖天王皆盗魁，党众大者万馀，小乃数千。榞教练壮士千馀人，捕马骡子及其党数十人斩之。侦知郭大安方谋以众投粤贼，设伏间道擒之。乘大雾掩击盖天王，悉俘其众。时武昌、汉阳相继陷，上游诸郡帖然无恐者，榞平诸盗力也。既而武昌复，大吏上榞功，擢荆门州知州，调署江夏县，锺祥民万众攀留不得。

会粤匪林凤祥等北犯，其后队自河南折入湖北，陷黄梅，趋麻城。榞率提标兵千人往援，击贼黄冈之鹅公颈江口，大破之，穷追至安庆，与安庆兵夹击，歼贼殆尽。还值宿松警，复破贼下仓埠，诏以知府升用。逾月，贼复自江西大至，寇广济之田家镇，大吏檄榞往，连战皆捷。最后战，他将懦不进，榞率所部渡江击贼。贼败走，孤军追贼，至兴国州富池口，贼知榞军无继者，分舟中贼登岸袭其后。榞引就水军，水军走左，陷淖中，与所部二百人皆斗死，咸丰三年九月十日也。事闻，赠道衔，予世职。公安、锺祥之民，家祭巷哭，奉木主祀之。

始榞为县，所至必於其地夷险丰耗、民俗醇讹、奸蠹根株、人所疾苦尽知之。为治行之出於至诚，人乐为用，原效死力。及其殉难，久而思之。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复奏榞死事甚烈，在官政绩尤著，请宣城及死事所建专祠，诏可，予谥刚介。

陈肖仪，字幼泉，江西弋阳人。尝遭母丧，扶柩舟行江中。夜火发，四面皆烈焰，肖仪以身伏柩上，随江流飘荡，不死，柩亦无恙，一时称奇孝。年十九，官湖北县丞，擢广济知县。咸丰三年，粤匪破田家镇，去县七十里，县故无城垣，召募乡兵，皆望风走。肖仪知事不可为，持刃坐堂皇，贼入，数其罪，即抽刃自刭，未殊。贼缚之，曳於市。子恩藻奋臂击贼，贼立杀之，肖仪骂益烈。贼凿齿刳颊，肤尽见骨，三日乃死，贼解其体为五。县民悲愤，贼去始敛焉。

万成，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拣发湖北知县，署汉川，调安陆。咸丰四年，匪由武昌北窜，陷云梦。时总督台涌驻兵德安，万成陈战守二策，涌不能用，欲退守三关，徐图克复，且讽与俱去。万成垂涕曰："弃而不守，如百姓何？与城存亡，守土之义也！"其仆复劝之，并以主人无嗣为辞，万成厉声曰："我家世受国恩，若临难偷生，无以对国家，即无以对祖、父！"遂致书邑绅曰："祸在旦夕，谁之责欤？一死塞责，不可为臣；有辱於亲，不可为子。原不归榇於先人之墓，留葬於此，以志吾恨。"是夜警报沓至，万成召团练诸绅，告以在城兵勇俱随总督北发，己当以死守城。又知事必不济，复作绝命书，与士民诀，略曰："贼已至云梦，势必来德安，我惟撄城固守。不能，则以死继之。诸君不我遐弃，能寻我遗骸，葬於碧霞台下，常此北望神京，则九原之下，感不忘矣！"逾日，贼距城二十馀里，台涌拥兵径去。万成谒知府议救急策，甫出署，红巾贼数十突至。知城陷，抽佩刀与战，手刃数人，力竭死之，贼焚裂其尸。德安复，县民卒收葬残骨於碧霞台下，以遂其志。

袁祖德，字又村，浙江钱塘人。祖枚，以诗文名，官江宁，因家焉。祖德早慧，入赀为江苏宝山县丞。兵备道某稔其才，以上海县令姚某漕事诖误去，檄祖德擢县事，且代姚办漕，未五月，难作。先是县中团练多闽、广无赖，本地游民和之，漫无纪律。粤匪据江宁为伪都，人心益摇，於是小刀会起事。小刀会者，即无赖游民所结合，党羽散布，官役皆为耳目。道故粤产，谓中多粤人，置不为备；先发难嘉定，戕县官，道仍不为备。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为上丁祀事日，黎明，祖德肃衣冠出，贼蚁拥入署。一贼号小禁子者，祖德尝因案惩之，首犯祖德，刃交於胸，被十馀创，骂不绝口，死。

守备李大均得讯，跃马呼杀贼，手无械，不能战，自经死。

于松，汉军正黄旗人。以廕授蓝翎侍卫，出为江苏松江粮□。咸丰元年春，南漕改海运，漕船水手将譁变，大吏檄松资遣，变遂定。明年，大吏复以资遣事檄松，时粤贼已踞江宁为伪都，水手环而啸呼，势倍前。松为上息内閧计，藉其精壮而训练之，不旬日，得劲卒二千人。会向荣蹑贼围江宁，江苏境内稍安。六年，率所籍卒从巡抚吉尔杭阿剿镇江，既成营，搏贼银山下，战屡捷。镇江贼仰息江宁，既屡创，闭垒，潜略高资镇。松以千人驰击，渡夹江，平贼营。改攻镇江城，以众夜薄城下，梯垣纵火，潮勇噪而惊贼。贼起，燃巨砲，登者纷坠。松督队在前，铅丸中额，仆牙旗下，旋卒。潮勇故剽椎名盗，居尝啗贼金，故为贼用，败官军。松死，麾下士千馀人，悲愤痛哭不忍闻。

尚那布，国罗落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由举人拣发江苏知县，八年，署溧阳。仆从萧然，日集士绅议战守，不退食。兵勇践境，亲立城卡弹压，出境乃已。创义学，筑舍数十楹，集诸生讲肄，购田百馀亩供膏火。修葺文庙，庀材鸠胥，捐廉为之倡。疏濬城河，懋迁称便。迭以军需筹防、催徵力最，赏知府衔。十年贼陷广德，溧阳界其北，尚那布誓死守。贼众逼城下，急切无援，督练勇击贼退。未几，贼复大集，攻城愈迫，越日城陷。尚那布厉声叱曰："我溧阳知县，练勇杀贼，我作主，速杀我，勿伤百姓！"遂遇害。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时署金坛县知县李淮同以城陷殉难。

淮，字小石，浙江鄞县人。固守至百馀日，贼乘雾登城，淮朝服坐堂皇，骂贼死之。

唐治，字鲁泉，江苏句容人。道光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安徽，补桐城县。岁大水，请帑劝分，按口赈施，不假手胥吏，一月须发为白。调祁门，旧有东山书院，生童膏火取给盐釐，治别筹捐项充经费，士商两便之。又立义廒，积穀至数万石。时粤贼据江宁，安徽改省治庐州，贼船上下无所忌。上书陈利害，不报；祁门无兵，依山为城，徽州以富名，贼欲图徽，必道祁，请以兵守，又不报；而祁之奸民前苦治严缉者，遂为贼乡道。道光四年正月，贼入县属櫸根岭，治招集团丁，激以大义，誓共城存亡。时大洪司巡检锺普塘亦带勇入城协守，贼偪西门，治督众登陴迎战，砲轰毙匪数十人。大股猝至，城遂陷，犹奋勇巷战，力竭马蹶，与普塘同时被执。诱降不可，凌辱之，不屈，以礼遇之，终不食饮，卒骂贼死。普塘同时遇害，沉尸於河。

普塘，绍兴人。贼欲说降之，曰：“吾年逾六十矣，即不知羞耻事，能再活六十馀耶？”传其骂贼尤烈云。同治二年，曾国藩请於祁门建专祠，以锺普塘附祀。

贼躏安徽，守土吏殉节死者，又有泗州知州郑沅，六安州知州金宝树，蒙城县知县宋维屏，望江县知县卫君选，盱眙县知县许垣。沅，顺天大兴人；宝树，江苏元和人；君选，河南赵城人；垣，江苏上元人；维屏籍未详。

林源恩，字秀三，四川达州人。拔贡生。举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咸丰元年，选湖南平江县知县。二年秋，粤贼犯长沙，浏阳、通城匪徒皆为乱，三县皆与平江接壤。源恩诘奸守隘，如防御水，截然不得蛰。江忠源以为才，保奏知州衔，又以书播告士友，道“林某堪军旅”也。时曾国藩治兵长沙，檄源恩募平江勇五百人以从。旋有他贼自崇阳、通城犯平江，檄源恩回援，壁北乡之上塔市。三月四日，贼大至，环源恩垒，源恩逆战，大捷，追奔数十里。既而塔齐布、胡林翼师克通城，平江解严，师别剿，则贼仍麕至，源恩屡战卻之。会有忌源恩者，功不得叙，又别摭他事中之。源恩愤甚，诣大府自陈，而謇於辞，卒莫能自达。

遂从国藩九江军，命治罗泽南粮台。乙卯春，从克广信，赏花翎。又治塔齐布粮台，旋任水师营务。十一月，又摄理陆军於庐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抚闻源恩贤，飞檄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营者。源恩在庐山，又与共事武夫不相能，愤弥甚，尝独叹曰：“丈夫一死强寇耳，终不返顾矣！”

明年，石达开犯江西，连陷八府五十馀州县。六年三月，李元度率师自湖口南来，源恩与邓辅纶自南昌而东，两军会於抚州，克进贤东乡，进破文昌桥坚垒五，赭其巢。既薄城，源恩壁南门，元度壁西南隅，相去四里。贼婴城拒守，坚不可拔。当是时，江、楚道梗，瑞、临、袁、吉四郡无一官军。援贼不时至，至则合城贼来犯，所部迎击三十里外，辄重创之，破贼垒者九，大小战五十有六，皆告捷。然部下血战久，疲不得休，裹创者十之三，病者十四五。会辅纶中蜚语去，在事者多告退，源恩势益孤，饷日绌。

宜黄、崇仁两县来乞师，谓克宜、崇则能拊抚贼之背，且劝士民输饷，可得十数万。源恩与元度遂分江、楚军共五千徇西路。九月三日，克宜黄，九日，克崇仁，俘斩各数百。忽皖贼数千自景德镇来援，急撤

宜、崇军，官民苦留不遣。将士亦以久饥甫得一饱，不能行。贼趋抚州，十六日，扼河而战。水涸，贼騋马飞渡，追而败诸城下。

先是源恩所部之右护军遣赴崇仁，留三百人守垒，贼讷知之，诘旦出犯，先陷右军，遂围源恩壁。源恩慷慨谕将士曰："好男子，努力杀贼，无走也！"众皆应曰："惟公命。"都司唐德升驰入壁，掖源恩上马，源恩曰："此吾死所也，子受事日浅，其行乎！"德升曰："君能死，吾独不能死耶？"从容解金条脱畀其从子某，曰："若驰去，吾与林公死此矣！"垒破，源恩手剑鏦贼，力竭，死之。德升素骁健，格杀十馀贼，始被害。从死者三百馀人。源恩年仅四十。追赠道员，赐恤如例。

德升，字彦远，宁远人。旧隶副将周凤山部下，以十五日奉檄来军，十七日及难，赠游击。

毕大钰，湖南长沙人。咸丰二年，以附生守长沙南关，粤贼砲轰城塌，大钰敛空棺实土为墙，顷刻成三十馀丈。随提督邓绍良坚拒八十馀日，歼贼数千。贼自湖北回窜，湘潭、靖港均陷，大钰复以防省功选用府经历、县丞。湖北崇阳、通城陷，大钰复领兵赴剿。谍知贼由平江捣长沙，绝馈道，厉兵为备，贼不得逞。行军禁骚扰，一蔬一木无妄取。通城乱久无官，为立团防，锄土匪，通人安业。因其归，报金巨万，大钰却不受。四年，保用知县，授浙江仙居知县，案无留牍。地瘠民贫，逋赋多，大钰在官，民争输纳。寻捐知府，浙江巡抚何桂清留筦粮台，檄赴於潜防堵。又以开化叠警，调防婺源。初战屡捷，寻贼以三千人围南关，大钰偕胞侄候选通判荣清合剿，贼大至，力竭，均死之。恤赠太仆寺卿，赏世职。

汤世铨，字彦声，顺天大兴籍，江苏武进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以知县发浙江，七年，署开化县。时粤匪阑入浙境，由常山窥开化，委署者多不肯往，世铨独毅然请行，至则募勇防守。八年三月，贼首石达开扰浙，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战败，遂偪开化。世铨闻警登陴，贼突至，城陷，世铨拔佩刀自刭，为绅民夺刀拥出，不得死。阴约各都结团，且飞书请兵，会鹤丽镇总兵周天孚督军追击，贼奔处州，世铨率团沿途截杀。

六月，县城复，仍因失守褫职，代未至，仍带勇守御。七月，贼由常山复攻开化，江苏候补知县刘福林帅乡勇方檄赴宁国。世铨请於大府，留籍防御，而以城守嘱县丞某，且出印印其衣，毕，遣人赍印至府授代者，遂出御贼於华埠。贼至，叠击败之。会贵州定远协副将硃贵统

兵三千夹援，战失利，世铨急整队出，仓猝不能成阵，力斗，与福林同殁於战所。以印衣觅得尸，胸腹腰肋创十数。勇目方忠同死於其侧。事闻，复原官，恤如例，给世职。

谢子澄，字云航，四川新都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大挑知县，分直隶。咸丰元年，署无极县，二年，补天津。天津地滨海，獷悍难治，市有所谓“混混”者，健武善斗。子澄至，见前令系诸混混，叹曰：“是奚不可化者？”籍其名，纵之。未几，纵者閧於市，子澄按名捕，殛其魁，地面遂靖。时粤匪出扰湘、汉，顺流而东，遣酋林凤祥、李开芳分兵渡河，莫测所向。人方谓南北道隔，贼不敢犯，子澄深以为忧。捐金倡团练，召所纵诸混混，以周处故事喻之，众皆为用。回民刘继德复集回民千馀人应之，遂率赴教场，授器械，教战阵之法，其妻亦撤簪珥以助。长芦盐政文谦归财与粮，随时协济，子澄得一意练兵。

未几，贼围怀庆。逾月，渡临洺关，总督纳尔经额帅师遁，遂经顺河、柏乡、栾城入深州。主阃者务持重，虽数奉诏夹剿，而习於溃逃，数避贼。其奋勇者尾追数千里，气亦馁，贼势益横。又经献县、交河，以薄沧州，沧州号有备，亦为所拔。津地大震。

九月，贼至梢直口，大吏不知所为，议婴城守。子澄以负郭居民数十万，不应弃之，力争。遂用沿河棹小舟以火器取野鹜者，又火会会众万人，合水陆拒贼，而别向火会首事张锦文筹赀。先是锦文输家财濬壕，壕成，运河水大至，环城洼下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子澄阻壕守，渡壕击贼。贼酋开山王小秃子手黄旗指挥，迅奋剽疾，能一跃丈馀，避枪击。子澄先伏打野鸭船於岸外，贼以为民船也，呼渡，船枪发，殪小秃子，群贼夺气。伏舟进击馀贼，血流染波。日晡，军馁，锦文又赍糗粮至，战益奋。勇目余鹏龙等相继陷阵，复斩级无算，贼遁。是役也，子澄功最，旨以知府用，留本任。

时贼退踞静海及独流镇，子澄奉调赴胜保营，列营河西。贼由独流出扑，屡击退之。嗣静海贼倾巢出援，子澄追剿，贼窜，正窘，会都统佟鉴思绝贼归路，进掣壕板，以路滑失足踣地，贼刃交下。子澄单骑驰救，砲洞马腹，身受七伤。鹏龙负之趋，子澄曰：“惫矣！尔亟行，毋顾我。”贼酋高刚头薄之急，子澄恐为所辱，沉於河。鹏龙率从子陈梁等皆战死。事闻，加布政使衔，谥忠愍，建专祠。丧车还津，无贵贱皆往吊，哭如私亲。天津祠落成，蠡县人李某，生致高刚头，剖心以祭。

子澄好为小诗，工骈体文，为政有声，卒以杀贼致殒。人谓贼自河

北经山西，所至席卷无坚城，独受挫於子澄，使京师得以为备，其关系尤重云。

先是贼过临洺关，同知周宪曾公服坐饷鞘上，骂贼死。后子澄以知县死直隶者：江安澜，广西临桂人。举人，挑教职，保知县，发直隶，补柏乡。咸丰元年，调静海。贼北犯，静海为畿南冲要，大军援剿，供应无乏。贼入境，偕署都司潘宗得等擒斩伪司马陈得旺，大队麕至，官军众寡不敌，遽溃。城陷，赴水死。破沙河，王衡身中七刃死；破栾城，唐盛朝服骂贼，贼缚之柱上死，典史陈虎臣从死。

又马云岚，庆云人。州判。贼犯县城，率乡团出御，被执，不屈死。子龙文从死。恤如例，予世职。

文颖，字鲁斋，赵氏，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发山东，补蒙阴。邑患蝗，两以文籥神，皆应。调阳信，弭抗漕衅。又调商河，濬徒骇河，境免积潦。时粤匪已窜直隶之建通镇，去商河百里，募练乡勇，民恃无恐。调省主粮台事，適股匪入东境，金乡、郓城皆陷，而阳穀当其冲。大吏以文颖有幹才，檄令往署，至则城备久弛，急号召乡团为守御计。是时将军善禄拥重兵驻东昌，飞牒请援，置不应。愤极，抵案曰："死耳，复何言！"或讽以出城待援者，怒斥曰："与城俱存亡，岂有临难苟免之文某哉？"

未几，贼大至，割半袖付仆驰报父母，即怀印上城，与典史徐凤喈从容出印相视。贼入城，怒马驰入贼队，被七创，骂不绝口死。凤喈及教官李文绶同遇害。文颖抵任才五日，时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事闻，优恤，立专祠，予世职。文颖尝过泰山，题句有云："此行不了封侯业，原把顽躯窃比君。"盖以泰山自矢，见危授命，其志素定云。子四，三尔丰，自有传。

张积功，江苏仪徵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年大挑知县，发山东，历州县吏。二十年，初权临淄。前政不善，多流亡，以诚招徕之，皆归故业。即墨饥民滋扰，檄往办理而定。朝城民变，民闻积功治临淄事，即首行馆请死，喻以理，惩以法，皆欢呼去。咸丰四年三月，贼攻临清州，积功適知州事，守御十四昼夜。十四日，城陷，阖门死难。初，贼过冠县，知县傅士珍自经死。

典史瞿濬，字菊坪，江苏武进人。帅乡勇出敌，遇贼城闉，中鸟枪，洞其肋，坠马。欲退保於司狱，贼追及，刃傳其胸，骂不绝口，剖

腹死之。妻吕氏，骂贼，被寸磔。亦全家遇害，时三月朔也。

冒芬，江苏如皋人。巡检，发广东，补北寨司巡检，调五斗口。缉获盗匪傅敏南、乌石姊等，有能名。擢广州府经历，调海丰县丞。英吉利扰广州，以守城功进知县，授开平县。县介新会、鹤山间，盗贼出没，芬严为条约，捕甚多。历权高要、曲江、乳源等县。

咸丰二年，洪秀全陷仁化、乐昌两县，分股攻乳源，芬募勇三百，约都司车定海扼河为守，使乡勇绕出河岸设伏。凌晨贼至，官军隔河砲毙骑马贼一，伏军薄其后，夹击之，贼大溃。渡河追击，斩甚众。

馀匪吴焕中、黄老满等潜聚曲江龙归墟，结连罗镜墟凌十八，图复逞。焕中潜至乳源，为逻者获。芬讯得实，偕千总张鹰扬驰往，捕获黄老满等头目十三名，解经曲江寺前村，猝与罗镜贼遇。鹰扬所部溃散，芬率亲军百馀人与贼战，军火尽，芬被创，贼夺黄老满去。芬裹创为书，上总督叶名琛，极言两粤贼势急，宜联络官民，早缮备具。越数日，伤剧卒。恤如例，后建专祠。

施作霖，浙江萧山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用知县，发陕西。咸丰三年，粤贼窜河南，奉檄督练勇防陕境，署城固县知县。七年，河南角子山捻匪扰南阳府，将窜陕，巡抚曾望颜以作霖练勇有纪律，令防商南。驰抵清油河，距武关三十里，贼已潜由天桥河陷武关，作霖偕候补同知曾兆蓉夜冒风雪抵头条岭，击卻贼前敌。越四道岭，贼蜂至。作霖奋下击，义勇厉进，作霖手歼悍贼王党。馀贼卻拒守关，作霖直逼关前，贼复三面扑。熸贼二十馀骑，贼攻愈猛。作霖分队击，身受重创，力竭死。家丁王建、义勇马永刚等十三人皆死之。赐恤，谥刚毅，赏世职，建专祠。

韩体震，字省斋，河南夏邑人。道光二十五年，捐州吏目，补直隶祁州吏目。因父作谋任文安主簿，回避，补山东德州吏目，捐升知县。以防堵功，奖开缺即选，选湖北通城县。防堵邻境要隘出力，保同知。同治元年，鄂督官文调赴军营差委，嗣权孝感县事。孝感屡经残破，城缺不完，体震修葺之，招乡勇城守。闰八月，捻匪大股分扰京山、应城一带，阑入县境，遂扑县城。体震与护军统领舒保善因请入城同守，始解鞍，而贼由缺口入城，体震率勇巷战，众寡不敌，身受十伤，刀矛枪子无不备，大呼杀贼而死。诏照知府例赐恤，给世职。

德克登额，字静庵，满洲某旗人。由笔帖式从将军都兴阿军，累保

至副都统记名。尝从攻广济，守营垒，不眠者七昼夜。为人沉静，溽暑不去长衣，每曰：“贼平即回家授徒，暇则垂钓黑龙江。”又曰：“世受国恩，得一日授命疆场，则吾事毕矣！”与体震同守城，城陷，死之。

蒋嘉穀，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山。以府经历发贵州，旋保知县。咸丰三年，署荔波县。县毗连粤西，粤氛近偪，土匪乘之。嘉穀内守外御，境内安堵。始之任，狱多繁，囚半逆党胁从，复有挟私诬告人从匪者。嘉穀讯得实，俱决释之。时刍粮告匮，或以劝捐进，嘉穀曰：“民被蹂躏久矣，忍朘其生而激变乎？”事遂寝。五年六月，水匪复叛，与广匪合，约五六千人，薄城下，嘉穀募勇五百人击退之。时土匪遍地，饷需匮乏，嘉穀毁家募勇，妻陆氏亦出钅义钏佐军，众感奋，守愈坚。以故附近州县皆不保，独荔波得存。十月，贼复至，嘉穀部署城防，誓师出营於水堡，与贼遇，战捷，贼小却，后见师乏援，始无忌，麾众并进。嘉穀鏖战终日，伤亡略尽，犹裹创刃贼，俄被执。贼乘胜攻城，城以有备，卒不破。嘉穀既陷贼，怒骂不屈。贼束薪渍油遍体灼之，死而复甦，甦则骂，骂则复灼，如是数次，乃绝。贵州巡抚蒋霨远以嘉穀善政得民，力捍疆圉，被害尤惨。奏入，恤世职。□士请捐建专祠，允之。

邓玲筠，字治芗，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咸丰六年，以知县发贵州。七年，擢知印江县，时黔中苗、教匪充斥，匪酋以邪教蛊乱，民有黄号、白号等目，乡团多叛应之。玲筠锐意图治，周巡辖境，与田更畲叟握手询利病，手疏小册，用是能摘发民隐，讼者神之。思南贼炽，地连印江，亟行保甲法。单骑诣各乡，手自敦率，给门牌如式。署纸尾十则：曰忤逆，曰习邪教，曰私结盟党，曰劫掠，曰藏匪类，曰窃盗，曰容留娼妓，曰赌博，曰斗殴生事，曰唆讼。各择士绅董之，犯者同甲勿与齿。改悔者许具状於各条下，加小印曰“自新”；其顽抗及无人敢具保者治之。且计月以验绅董之能否，加劝惩焉。又加意课士，割俸给书院餐钱，与讲求正学，并及军政，士皆畏爱之。劝民修水利，立法详尽易晓，或亲履指示，不以勺水扰民。邪教惑众，为文告抉摘其谬，妇孺能解。简壮丁数百，亲教之击刺法。

是年十二月，贼陷思南，将犯印江。印江故无城，出营於云泮御贼。贼以书请假道，焚书，斩其人。贼从间道袭治所，玲筠袖铜椎毙三贼。贼环攻，复出铜鐧格斗，贼莫敢近。忽四山火起，乃突围，抵铜仁乞师，得练总王士秀领五百人，一日夜行三百里。民见玲筠归，奋跃，复得壮士千馀，仍从至云泮。是日大雾，人马对立不相见，譟而进。贼奔，自相蹴蹋，坠崖死者无算。复追百馀里，战中坝，战螺生溪，战袁家湾，皆捷。

八年春，知府令玲筠越境剿贼，知府先闻贼畏玲筠，立邓字旗慑贼，故严檄三至。县民苦留，玲筠慨然曰：“郡守檄，县令安敢违？且杀贼固无分畛域也。”以千三百人往。师次分水垭，贼混运粮者入营门，变作，众惊溃。玲筠亲搏战，飞石中首，手格杀一贼，足后被创，遂及於难，丧其元。后军闻失事，愤极，殊死斗，杀声与哭声并，卒夺玲筠尸还。乃树“忠愤”帜，誓复仇，贼惧，退屯八十里。丧归，士民大恸，争致赙赠。有负贩佣，挈钱四□，将运盐，悉以充赙。或曰：“如尔家何？”佣哭曰：“公死，吾属无葬所矣！何家为？”民怀其德，立祠祀之。并刻遗集，曰钜业堂稿。

承顺，佟佳氏，汉军正蓝旗人。由文生於咸丰四年随其父甘肃宁夏镇总兵定安出征湖北，累功擢至通判，发甘肃。历权宁夏盐捕通判、平番县事，授甘州抚彝通判，所至有声。同治元年，西宁撤回就抚，大吏以贵德□孤悬大河以外，汉民与番、回杂处，治理不易，檄承顺往署。適番、回械斗，承顺为之平怨息争，番、回悦服。值河州回匪倡乱，甘、凉、宁、肃一带响应，贵德回民汹汹欲动，承顺劝导解散，以被难妇孺置署中别院，抚养数年。有主者认还，无主者择配。由是汉、番感戴，回民亦慑其威。

时西宁所属各□相继沦陷，贵德一□孤立贼中者六年。城中回民暗结陕回谋乱，承顺密调兵勇入城，严为之备。回首马朵三等率众千馀人攻城，承顺登陴抵御，砲石雨下，毙贼颇多。城内回民开门应贼，城遂陷。承顺率勇巷战，身受重创，厉声骂贼，贼怒，断其左臂，骂愈厉；复断其右足，骂如故；遂断其首而支解之。其弟议叙知县崇顺、监生吉顺扶其母萨克达氏至尸所哭詈，皆遇害。家丁李文忠等七名，同时死之。事闻，恤赠道衔，给世职。

贵德士民复以死事状赴都申诉，御史吴可读疏言：“青海办事大臣玉通疏报，祗及承顺被害情形，犹惑於当时‘回众拘集汉民、勒写官偪民反，汉、回同谋戕官’之说，后经查覆，於精忠大节，仍未述及。在承顺为国捐躯，光明俊伟，於原遂矣。遗爱在民，汉、番男妇老幼呼为活佛。误触其名，即童子皆呵禁之。在朝廷为有臣，定安为有子，甘肃为有官。阖门全节，允为一代完人，再恳优恤。”光绪初元，陕甘总督左宗棠覆奏，谓：“承顺死节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义，不因品秩等差而别，则表扬较名位尊显为尤亟。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心。”疏上，允之，谥勤愍。

托克清阿，字凝如，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

发甘肃，署环县、安化知县，及土鲁番同知。以清查事镌级。咸丰元年，捐复原官，补皋兰。时回、捻扰陕、甘，土匪闻风响应。侍郎梁瀚治团练，疏荐之。总督乐斌亦以其任事果敢，檄署秦州直隶州知州，寻实授。同治二年，逆回窜甘南，州境戒严，托克清阿募壮勇，缮器械，力筹守御。贼窜秦安，率军迎剿，屡挫贼。贼纠大股至，众寡不敌，力战死之。事闻，诏以道员从优议恤，秦州及本旗立专祠。后秦州承其规画，防御严密，境获安全。四年，秦州士民以托克清阿忠贞孝友，慈惠严明，洁己爱民，御灾捍患，在任时民皆安业，贼不犯境。遗爱馀威，实足固民心而寒贼胆，籲请加恩赐谥。总督恩麟据以入告，特诏允之，予谥刚烈。

冯元吉，字景梅，浙江山阴人。由供事议叙从九品，分广西，历署贵县五山汛、凌云平乐司巡检。道光二十八年，授宜山龙门巡检。咸丰元年，金田贼由武宣东乡逃窜，都统乌兰泰、提督向荣、总兵秦定三等节节追剿。贼窜象州，兵勇不能御，直至大乐墟，转掠龙门。元吉率乡兵御之，战败，驰回署，衣冠坐堂皇，二子澍、溥侍立。家人请暂避，元吉厉声曰："身为命官，不能杀贼安民，走避偷生，吾不为也！"麾二子出，皆痛哭不去。贼至，父子抗骂，同遇害。家丁严禄、夏玉俱死。诏以元吉微员，从容尽节，澍、溥从父殉难，忠孝堪嘉。赠盐运使司知事衔，赏世职，建专祠，澍、溥附祀。

平源，字沛霖，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人。由吏员叙典史，发安徽。咸丰二年，署怀宁县典史，恤狱囚，尝曰："囚死於法，可也；死於非法，不可也。"眠食皆躬察之。粤匪犯安庆，事急，囚譁，欲脱械去。源至，囚曰："此何时也，公胡弗自便？"源曰："此若辈所以犯刑也，死可苟免耶？"囚曰："公不去，囚何忍去？"俄而城陷，巡抚蒋文庆遇害，馀官皆走。源独冠服坐狱门外，贼至，胁之曰："若降，官；若不然，饮吾刃！"源曰："刃则刃耳，吾岂受汝胁者？"贼曳至怀宁县署外杀之，逮死骂不绝口。安庆人思之，为立石於殉节处。

时又有张宝华者，为望江县典史。闻城陷，视其妻贾氏自经毕，冠服坐堂上{罒马}贼，死。华阳镇巡检王泗同时殉难，盱眙县典史周来豫后於九年助守县城，力战坠马死。

余宝锟，江西德化人。附贡生，捐知县。道光十六年，选授浙江景宁县，以才力不及降调。复捐县丞，发贵州。咸丰五年三月，署麻哈州吏目。四月，仁怀县教匪杨濉喜窜麻哈，随知州何铤击却之。寻盗魁陈大陆纠苗匪来犯，复随铤出战。贼退，遂率众攻拔下司岩、下鸡场等

处，扼茅坪山，悉力堵御。未几，贼聚益众，势不能敌。退州城，贼旋陷都匀府。提督孝顺兵至茅坪被围，宝锟率团兵随总兵佟攀梅援剿，围解。自是无日不战，互有胜负。巡抚蒋霨远檄云南降将陈得功随孝顺攻克都匀，进援麻哈，官军势复振。得功旋叛去，孝顺军溃，贼大股围州城三日，宝锟率乡兵登陴固守，贼不得逞。七年，城中粮匮，兵益单，宝锟自誓与城存亡。八年正月，贼悉众来攻，宝锟出北门迎敌，不利，入城，贼已自他门入。宝锟持矛巷战，贼不忍害，挥令去。宝锟怒骂，掣矛刺之，贼夺矛还刺，死之。

王汝揆，甘肃伏羌人。道光二十年举人，拣选知县，亲老改教职。咸丰间，授平凉县教谕。同治元年，陕西回匪窜乾凤，偪甘肃境，汝揆上书平庆泾道万金镛曰："贼西偪凤翔，必分党由汧、陇间道趋秦安东北，构煽丑类。宜及其未至，扼险严防。不然，内应且四起，平凉扰则灵、固、狄、河等州县亦危矣！"言未及用，贼寻由固关逾陇，张家川、莲花城土回应之，陷盐茶及固原，金镛死之，平凉戒严。汝揆议尽毁城外民舍，无令贼倚为障蔽，议不行。未几，贼围平凉，汝揆协同守令，督率生徒，登陴固守，衣不解带者六阅月。一日，侦西北二路贼少可击，谒知府田增寿请率壮士縋城出剿，又不许。二年，贼匿民舍掘地道，纳火药轰之，城遂陷。人皆泣曰："早从教谕言，事岂至此乎？"汝揆还署，易朝服，北向叩首讫，妻汪氏暨女一、孙女一皆死，乃从容就缢於孔庙锺虡以殉。

汝揆性质实，敦孝友。居亲丧，不入内，不御酒肉。弟印揆，客西宁久，音信乏绝，汝揆往寻之，风雪中徒步千馀里，卒挈其弟以归。平生肆力於经籍，家居课徒，以穷经为急，辄点勘善本授之，勖以立品敦行。其官平凉，亦以是为教。期年，讼庭无士子迹。当城未陷之先两月，有门人驰书劝引疾归，谓可免难。汝揆曰："无疾而称疾，是欺也；食禄而苟免，非义也。"乃为书与戚友诀，略曰："我生不辰，逢天瘅怒，向者耳闻之，今则目睹之。平郡自二月以来，围困日迫，飞书告急，援兵无一至者。汝揆妻、女，行当自尽，决不受辱於贼手。死者士之终，今诚获死所矣。惟官卑不得展一筹以报国，死有馀憾耳。"三年，官军克平凉，总督杨岳斌请优恤。六年，总督穆图善疏陈汝揆死事状，请照阵亡例议恤，赠国子监助教衔，给世职，又命於本籍建祠，以从死之妻、女等附祀。

列传二百七十九忠义六

斋清阿 童添云 彭三元 萧捷三 周清元 蔡应龙

萧意文 周福昌 彭志德 李存汉 杜廷光等 赖高翔 毕定邦

刘德亮 陈大富 陈万胜 郭鹏程 王绍羲 王之敬

陈忠德 刘玉林等 黄金友 麟瑞 蔡东祥 邹上元

郝上庠 张遇祥 兄张遇清 曹仁美 毛克宽 邢连科

田兴奇 田兴胜 马定国

斋清阿，字竹塍，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早丧父，母氏抚之。家贫，月夕至撤去镫火。膂力过人，取巨砖置平地，拳击之，立碎。以善射得名，尝随扈盛京，命射，中靶，赐克食。道光六年，发闽、浙，以都司用，补浙江杭州营都司，为总督孙尔准所赏。英吉利船入犯，献烧船退敌策，不用。递擢至广东肇庆协副将。三十年，广西金田乱起，檄令率兵至两粤交界开建县堵御。匪二千馀，船四十馀，从县北金庄偷越，督兵进击，斩其酋二人，馀败窜，自是不敢犯境。

咸丰元年，广宁属江谷屯积匪滋扰，广东兵会剿，窜广西怀集一带，至贺县屯聚。广西大吏以广东各官惟知驱贼了事，移文广东诘之。总督徐广缙檄肇庆府知府蔡振武、参将左炘赴广西剿贼，道出开建。斋清阿以越境追贼，须重兵制其死命，原统驻劄开建之师同赴广西。守备萨国亮以无越境剿贼之责谏，斋清阿奋然曰：“贼势蔓延，若画分畛域，何以纾民困而报国恩？吾虽逾七旬，精力未衰，正臣子戮力时也！”遂与振武等督兵入广西境。

至贺县铺门圩，复进至□家坪，距贼巢里许，贼突出数百人扑营，官军迎击之，毙贼数十人。贼退回松圩，在圩内施放大砲，官军避入田中，火药枪绳尽湿，贼复分队挑战，抄官兵后，爇火烧山，斋清阿督兵以枪击毙贼七十馀人。值日暮，孤军无援，深入被困。事急，掣佩刀连刃数贼，肩中火箭，犹拔箭作战，手刃执旗贼目一人，刀折，殁於阵，手握断刀牢不可开，怒目上视，懔然如生，时咸丰元年四月也。恤赠总兵，赏世职，予谥威烈。

童添云，字镇铭，湖南平江人。以贫，偕弟必发走长沙为战兵。饶膂力，能开五石弓，射必命中。道光二十二年，从提督杨芳出师广东，一日，夷扑城，有营在城外，芳欲调入，火攻甚炽。募敢死者持令縋城出，添云应募，少选，兵皆入城，芳奇之。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与必发从守城，围解，添云语人曰："吾观诸将中能称将才者，惟塔都司与彭千总耳。"塔即塔齐布，彭即三元也。会塔齐布练标兵，添云隶麾下，三元时别将一营，深相结纳。茶陵土寇起，塔齐布命解火药，期三日，添云逾宿至，咤曰："何速也？"添云曰："迟恐有阻，则贻误大矣。"

四年三月，贼陷湘潭，塔齐布帅标兵等拒战，添云与必发从。时贼踞城外民廛，塔齐布好轻骑观贼，策马入黄龙巷，必发先驱，巷狭而长，甫入，贼突出刺塔齐布，必发急以背承之，中肩，塔齐布跳而免，必发死之。越二日，师大捷。湘潭平，擢守备，或贺之，添云愤然曰："贼戕吾弟，虽官至一品，弗原也！原生啖贼肉耳，何贺为？"遂由湘潭转战至岳州，从克岳州，擢都司。克武昌，擢游击。克兴国、大冶、黄梅、广济，破田家镇，擢参将。

添云身长面赤，额以下痘瘢如钱。横矛陷阵，枪丸如雨，不少却。贼见其旗，辄相语曰："童麻子至矣！"则皆走。五年十二月，攻九江，城砲伤胸，舁归营，卒。发其笥，衣数领而已，同营皆痛哭之。诏赠副将，谥壮节，附祀塔齐布祠。

彭三元，字春浦，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借补千总。咸丰二年，粤匪窜湖南道州，勾结会匪犯东安，三元偕署守备周禄两次迎剿，歼贼多名。三年，叙省城防堵功，用守备。侍郎曾国藩檄宝庆知府魁联募宝勇千名，分属三元五百人。旋平江西泰和土匪於茶陵、安仁。四年，随副将塔齐布剿贼湘潭，复其城。

六月，进攻岳州，是时湘潭溃贼由靖港窜岳州，增垒设卡，为久抗计。巡抚骆秉章暨国藩会督战船，塔齐布亦统陆路官军，约期并进。先以疑兵诱贼，贼拥至，触伏尽殪，击沉贼船百馀只，遂复岳州。七月，贼水陆大至，官军迎击，悉焚其船，其由陆路来犯者，三元沿岸截击，歼贼目一、馀匪百馀，生擒四十馀名。嗣贼由高桥扑凤凰山大营，塔齐布督率将弁进剿，三元出奇抄截，分路迎击，毙贼六百馀名。八月，匪於崇阳交界设卡抗拒，九月，三元偕候选知府罗泽南分路进攻，抵其垒，痛歼之。

寻随塔齐布由嘉鱼转战而前，所向披靡，直抵武汉。塔齐布分军三

路：一攻武昌，一攻汉阳，一由水路进剿。时风势顺利，官军纵火，焚贼船数十只，乘势奋击，毙贼无数。汉阳贼大惧，弃城遁，武昌贼亦遁，遂复之。三元并截於洪山要隘，斩馘甚多。十月，偕泽南进屯马岭坳，直偪半壁山。贼悉众至，官军径捣贼垒，贼狂窜，三元等分途截杀，斩伪丞相林绍璋及伪将军指挥等。越数日，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来犯，塔齐布击卻之，列队江干。贼侦官军尽赴下游，径从上游登岸，将掩袭泽南老营，三元驰至，率众奋击，追至牛礶矶，毁其船，毙贼百馀，馀众溃遁。

时三元累功擢至游击，捷入，进参将。旋随塔齐布进攻黄梅，时湖北踞匪招安庆援贼并入广济，塔齐布击走之。贼败窜黄梅，官军追剿至大河埔。十一月，军至黄梅，塔齐布偕泽南攻北门，三元列阵桥西以遏贼冲，塔齐布、泽南自城北沟港中取道入，三元等亦由城西越二桥，从栅门跃入。贼惊窜，官军四面兜围，其由营垒突出者，歼灭殆尽。克黄梅，移剿九垅驿，擒伪丞相余福胜。大军复渡南岸，攻九江城，三元战绩最多。

五年二月，武昌复陷。八月，塔齐布病殁，三元副泽南回援武昌。九月，复通城，进师崇阳，贼夜遁，遂克之。国籓疏保堪胜总兵人员，三元得记名以总兵用。会湖南防兵战蒲圻羊楼峒失利，泽南饬诸营移驻羊楼峒，遏贼上犯，独率三元及湘副中营官李杏春驻崇阳，於是乘胜攻蒲圻，毙贼数百。贼首石达开率贼大至，三元等分路抵御，鏖战多时，毙贼百馀。翌日，贼悉众来攻，绕营三匝，众寡不敌，遂殁於阵。赠副将衔，附祀塔齐布专祠，谥勤勇。

三元忠勇识大体，尝战濠头堡，忽讹言子瑾光阵亡，左右以告，三元急止之曰："速击贼！无以吾子阻士气。"督战益急。阵殁之日，将出队，马忽踶齧，三上三坠，众以为不祥。杏春亦同时殁於阵。

萧捷三，字敏南，湖南武陵人。由武举投营效力，擢千总。咸丰二年，以守省城功迁守备，署湘阴千总。四年，贼陷湘阴，坐免。曾国籓奇其才，檄领水师。既克岳州，沿江进剿。闰七月，败贼高桥、城陵矶，进攻擂鼓台，捷三偕李孟群、杨载福等搜捕两岸伏贼，俘馘甚众。乘胜追至六溪口，平贼垒，毁贼艘殆尽，水陆各军遂进抵嘉鱼。以功复职，授永绥协守备。八月，进规武汉，水师分两队，捷三率战舰为前队，冒砲驶至鹦鹉洲，掷火球焚沿江贼栅，贼不支，扬帆下遁，急驶出贼前，毁其辎重。渡江攻汉阳朝宗门外土城，偕载福等殊死战，焚汉口以内贼船皆尽。会陆军破花园贼垒，武昌、汉阳同日复，进都司。时馀

贼尚据襄河，乃扼新滩口，溯流进剿，贼艘千馀，连樯下驶，迎击败之。追至上游，突有悍贼数舟，用火弹扑营，灼捷三头面手足几死，仍裹创力战，追剿二十馀里。襄河肃清。

寻偕彭玉麟败贼蕲州钓鱼台、骨牌矶，遂大破田家镇，逾九江，直趋湖口。先是江西吴城战舰数百沦於贼，贼实沙石沉湖口，截江路，於对岸梅家洲筑城，环列巨砲，拒官军。十二月，捷三驾火舟径冲贼栅，燔贼舟百数，乘胜驶入内湖，泊大孤塘。游击孙昌国、黄翼升等出贼不意，焚内湖贼舟二百馀。贼益囊土塞湖口，水涸，师弗克归。贼以小艇杂外江巨舰中，潜纵火，水师惊溃，国藩大营泊九江北岸，亦被焚袭。捷三陷入内湖，内外隔绝，以忠义激励将士，军心弥固。

五年，国藩入江西，益大治水师，疏荐捷三忠勇，晋游击。四月，败贼鸡公湖，复都昌。五月，贼由大孤塘上犯，捷三逆击，屡败之青山，夺回旧所失帅船及贼魁艨艟巨舰。秋七月，国藩檄平江营陆军渡湖，约水师夹攻湖口，克之。贼退保石钟山坚垒，捷三率十七舟锐进，遥见陆军围石钟，气益奋，方冲越贼艘，上下夹击而下，石钟山、梅家洲贼垒砲齐发，捷三中砲死。诏赠副将，谥节愍，赏世职。九年，建石钟山水师昭忠祠，祀死事将士三千馀人，捷三为之冠。

周清元，字玉泉，湘阴人。世业农。时与群兒角戏於牧场，立表数十步外，飞石命中。掘沟数丈，跳越之，能往复十次，群兒皆出其下。同里左明志以拳勇鸣於乡，招致门下，传以技，言："天下幸无事，有事，则清元暨子光培皆骁将也。"咸丰二年冬，贼自益阳窜临资口，清元混迹市中，默识其军卒舟舰粮械之数，闻提督向荣尾追至八字哨，相距三十里，遮道见荣曰："广西能战贼，不过三千馀人，馀皆裹胁也。临资口四面阻水，湘包其东南，资绕其西北，数十里平原，渺无障蔽。贼所掳民船笨重不易行，一炬可尽也。请以兵扼要路，使不得偷渡，贼粮尽，旬日当饿死，何怯而不为？"荣不省，固请，荣叱之退。贼遂从容驶去。及东南糜烂，清元叹曰："贼自走绝地，向公纵之去，能辞咎耶？"

三年，国藩大治水军，清元与光培同应募，隶千总杨载福部下。载福尝为湘阴汛外委，夙才清元；捷三官湘阴时，亦知清元骁勇，故战必与俱。四年，贼踞湘潭，载福等帅水师进剿，时贼掠民船数千，旗帜蔽两岸。水军本新募，又经岳州新挫，望之夺气。清元言於介众曰："民船不能战，一炬可尽也！"遂随载福猛击，逼贼巨舰。贼仓卒以瓷碗来掷，清元手接而回掷之，中贼渠。载福跃登贼舟，清元随耸身入，用火球分掷左右舟，风烈火大炽，贼争赴水死。从军见火起，急桨争进，分途纵

火，燔贼船皆尽。以功拔充哨官，随攻克岳州、嘉鱼。八月，攻克武汉，受重创，力疾进剿蕲、黄、田家镇皆有功。五年，武昌再陷，随彭玉麟回援，驻金口，扼上游。每战必身先，不受创不止。

六年，胡林翼攻武昌，经岁不下，议先断粮路困贼，乃檄水师清江面贼船。清元时典水师副后营，率先下驶，越武、汉二城，直驻沙口，屡败贼。驻沙口八阅月，贼粮断，城贼乃困。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元由沙口帅师上击，先破贼浮桥，断其铁鍊，大战黄鹤楼下，被砲伤，力战不退，各营继之，遂克武昌。未几，以创重卒於军，年二十有六。清元时已洊保参将，诏视副将例议恤，谥贞愍，赏世职。石钟山昭忠祠，捷三冠而清元次之。

蔡应龙，江西乐平人。由行伍洊升千总。道光三十年，升广西永宁营守备。咸丰元年七月，提督向荣击贼於东乡，马中砲毙，应龙以所乘马授荣，步行接战，立毙贼三人，荣乃得免。钦差大臣赛尚阿以闻，授梧州都司。二年，晋游击。

三年五月，江宁贼掠商船，泊观音门外，时荣官钦差大臣，饬应龙偕知府陈景曾驰往，谕以大义，船户各憬悟听命，自焚其船，押船贼无一得脱者，计焚□毁及逃窜千馀艘，遣散水手万馀人。时贼踞城外街，与雨花台相犄角，应龙潜师过雨花台，至街尾纵火烧贼垒，贼惊遁，官军截击之，斩馘无算。

四年，升全州营参将。五月，大兵围偪江宁，贼拒守不出，应龙登锺山，望太平门外贼势，贼见官军少，包抄而上，应龙且战且退，以伏兵击贼，大败之。时贼船麕集於江北七里洲，应龙驾小船入，潜薄北岸，射火箭毁其船二十，而大队贼船適至，应龙舍舟陆战，燃砲击沉贼船数只。闰七月，击贼洪武门，斩首数百级，复连败贼高桥门等处，三日毙贼数千。贼猝於两花台、洪武门突出，扑七星桥营垒，应龙击卻之。旋升楚雄副将。

十月，贼造木簰，上施木城，列巨砲，沿南岸下驶，至八卦洲搁浅。应龙乘夜发火烧之，贼争赴水死。官军突烟上簰，擒斩馀党净尽。时浦口九洑洲久为贼踞，以梗官军，陆军攻之，贼船来援。应龙统带红单、拖罟各船截击，贼败遁，官军遂夺九洑洲。十一月，赴秣陵关查勘地势，还言於荣，请乘虚袭板桥贼营，既可援应水师，更可抄出雨花台、上坊桥诸贼营之后。遂率千人间道袭击，街外贼败走，馀贼凭垒死守，复急攻之，焚其垒。

五年九月，官军为芜湖援贼牵制，应龙攻夺米家岭贼垒二、广福矶贼垒四。贼旋於丁桥一带袤延筑垒，其地则外围塘港，中间小路。应龙率师攻击时许，遽麾军退，诱贼过而击之，歼溺无算。

六年，江宁贼分股至杨家坝、陈庄筑垒，欲窥仓头。应龙与总兵张国樑分路冲击，断贼为二，贼败窜归巢。三月，督兵攻拔炭渚、下蜀街、太平桥一带贼垒七，毁沿江贼卡十馀处，歼毙四千馀人。五月，赴援宁国，战殁。荣以闻，诏以应龙在窑湾力战身亡，命优恤，谥勇介，给世职。

萧意文，字章甫，湖南湘乡人。初隶罗泽南麾下，从征江西、湖北，累以功至参将。咸丰八年，李续宾征皖北，从克潜山、太湖、舒城、桐城，进攻三河镇。三河镇者，舒、庐適中地，贼屯粮械以济庐州、金陵者也。筑大城，环以九垒，备严甚。续宾锐意攻取，十月，分三路进剿，意文攻河南老鼠夹贼垒，冒砲石先进，各营继之，纵火焚其垒，贼大乱。意文受砲创，殊死战，夺栅入，九垒皆下，贼尽歼，无脱者。官军伤亡千馀，意文以创重归营卒。诏赠副将，谥刚勇。续宾部将以敢战著、同死三河之难者，彭友胜、刘神山，均见续宾传。

周福高，字子祥。亦先从泽南援剿江、鄂。续宾接统湘军，福高无役不从。以小池口、梅家洲诸战尤用命，累官至参将。军抵三河，援贼麕至，诸将知战必败，无斗志。福高愤然曰："男兒效力疆场，宁可逆计祸福，败则死耳，吾辈畏死不来矣！既至此，敢惜死隳壮志！"遂慷慨赴敌，力战而殁。诏赠副将，谥敏烈。

彭志德，字道一。隶湘军，每战必为前驱，耻居人后。累官至参将。三河之役，诸营皆溃，志德率所部贯贼阵突出，死者过半，身受重创。走入中右营，与副将李存汉等竭力死守，越三日，营陷，死之。诏赠副将，谥武烈。

李存汉，以乡勇随剿广西、江西、湖北等省，累官至副将。未抵三河镇之先，进攻舒城者凡五营，并西北面贼垒，独存汉一军攻东南城门。垒既破，城贼以存汉故，弗能救，旋弃城遁，追斩无遗。续宾被围三河，调桐城戍兵未至，事迫，誓必死，存汉等皆跪泣，原从死以报国。续宾陷阵卒，存汉与道员孙守信等坚守待援，力持三昼夜。营陷，存汉率壮士冲贼阵，越壕走保桐城。贼大至，城破，存汉巷战殁。诏赠总兵，谥果愍。福高、志德、存汉均湘乡人，并附祀续宾祠。

同时游击杜廷光、王怀兴，均湘乡人，均以苦战阵亡。

赖高翔，福建和平人。少入行伍，累功至千总。咸丰三年，潮州小刀会匪纠土匪陷漳州，高翔从总兵饶廷选讨平之，擢漳州城守营都司。四年，漳浦古竹社匪戕官扰乱，筑石堡自固，官军久攻未拔。高翔偕龙岩游击马至元、漳州镇左营游击惠寿等冒雨直捣贼巢。贼固守不下，高翔夜偕勇首毕定邦潜师梯登，克石堡，斩获无算。馀匪乘夜奔窜，穷追至海汊，皆赴水死，漳州平。

六年，江西边钱会匪纠粤贼陷新城、贵溪，谋攻广信。知府沈葆桢以血书告急于廷选，高翔时从廷选驻防玉山，倍道赴之。廷选军素无部伍，唯高翔与定邦以敢战名，行不赍粮，止不为屯，故赴急易。军至广信，寇旋至，背城击贼，屡破之。贼来益众，幕府文员皆惧，慫廷选还军，高翔、定邦怒曰："诸君怯，何如勿来？今我在城中，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援广信，后路必有大军。若弃城遁，贼知吾兵寡，气益壮，追歼立尽，尚何浙境之可归耶？当为诸君决死战，翼日观吾破贼！"乃偕定邦开城纵击，自晨至日昃，尽毁城外贼垒，毙贼三千馀，斩渠帅数人，贼骇遁。论功以游击用。广信围既解，廷选还浙，高翔留驻广信。

明年七月，乐平贼踞县城，将军福兴檄高翔往剿，贼众五六千，分道抗拒。高翔督都司冯日坤、勇目刁士枢等迎击，贼殊死斗，高翔突阵负创，战益力。击毙黄衣贼目，横冲贼营，贼大溃，乘胜蹙之，生擒伪指挥逊天侯等，馀贼窜景德镇，遂克乐平。移防弋阳，八年二月，补游击。临江馀寇合抚州贼趋广丰，福兴退驻广信，高翔自弋阳闻警赴援，转战至铅山之石塘，贼势益盛，兵寡援绝，力战死。赠副将，给世职。

毕定邦，字康侯，山东淄川人。以武童投效漳州军营。小刀会匪陷漳州，绅民输款，游击饶廷选约内应，定邦率建勇助剿，战最力，从复府城。以次讨平云霄、漳浦贼匪，斩获尤众。复讨平仙游会匪，总督王懿德檄定邦率仙游得胜之师，间道驰剿。冬夜四鼓，蛇行进，将贼堡附近钉桶竹签拔除，黎旦，奋勇梯登，与高翔同有功，复与高翔同解广信围，累擢至参将。

七年，粤贼窜围建宁，分党陷邵武、浦城，定邦奉檄援闽，率部众疾趋抵瓯宁，直前搏贼。贼由建阳逃窜，复纠乡团夹击。贼断七星桥抗拒，令乡团伏山腰，张帜以疑之，躬率劲旅迫桥，以轻兵由浅处渡河，前后合攻。贼殊斗，黄衣悍党数十，屡出荡决，尽殪之，贼大奔。毁贼垒十一，焚逆舟六十，直逼建宁临江门。大股贼复来犯，纵击败之，斩

悍目六，毙贼数千，踏平城外贼垒，遂解建宁之围。进捣邵武，克之，迁参将。复督乡团剿平浦城之贼，闽边肃清，以副将升用。进剿白水墩贼匪，中弹，卒于军，年二十六。给世职，谥愍烈，与高翔同附祀廷选祠。

刘德亮，湖南长沙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营，随道员褚汝航等破岳州踞贼，又随知府彭玉麟克汉口镇。五年，剿贼武、汉、蕲、黄间，大小数十战，德亮皆冲锋陷阵，又随军斫断横江铁锁，击沙洲争渡之贼。嗣偕都司胡友亮堵贼童司牌，焚内湖贼艇，并烧浮桥。寻与游击孙昌凯会剿黄梅踞贼，破其要冲。八年，福建陆路提督杨载福等攻九江，发地雷，轰塌城垣，贼由龙口河倾壁出窜，德亮率所部登岸截击，歼数百人，复府城。

又随载福军进规安庆，先破大通贼垒。趋铜陵，德亮麾队攻其北，直偪城下，身受七伤，犹裹创仰攻不退。池州贼党万馀来救安庆，掳民船渡至枞阳，载福令随总兵陈金鼇等驰往截剿。师至罗塘洲嘴，枞阳港内木椿铁鍊层层拦截，泊贼船百馀。副将王明山等登洲轰击，督勇凫水过港，贼惊溃，官军尽焚其船。遂率队攻枞阳街尾，金鼇攻枞阳街头。贼排砲抗拒，德亮鼓众飞桨进截新河铁钅柬，麾队登岸直攻中路，副将李朝斌抄贼垒后，官军三路进偪贼壕，平其五垒，逐北二十馀里，贼尸枕藉。累功擢至参将。

十年，再攻枞阳，破鲍家村贼垒，斩晏家塘贼魁。时池州贼以殷家汇为犄角，载福率步队往攻，而令德亮等以舢板夹击，毙匪甚多，获枪械马匹称是。殷家汇贼垒既平，乘胜攻池州，德亮由东门外卡缘墙斩关入，破其石垒，尽毁东门外房屋，复分攻南门，获逆艇八。德亮奋不顾身，执旗先登，中砲，殁於阵。载福上闻，诏令议恤，谥威毅，给世职。

陈大富，字馀庵，湖南武陵人。起行伍。道光末，以外委从提督向荣剿贼广西，回援长沙，追贼武昌，屡著战绩，洊擢常德协都司。进剿江宁，转战芜湖、镇江间，以功赏花翎。咸丰七年，随提督邓绍良复宁国属之湾沚、黄池，进游击。寻援浙江，败贼金华、处州，除参将。贼窜婺源、石埭、太平，先后击走之。以从复泾县，拔南陵，擢副将。八年十一月，湾沚师溃，绍良死，大富左次南陵。明年四月，贼犯南陵，百计环攻，不得逞，十年三月，围始解。帝嘉其功，除皖南镇总兵。

五月，伪侍王李世贤围宁国，分党攻金坛、南陵，时提督周天受守

宁国，总兵萧知音、参将周天孚等守金坛，大富仍守南陵。贼众数十万，官军势不敌，各血战死守待援。七月，金坛陷，贼屠其城，天受知宁城不守，则尽出城中兵民数万令各逃生，自誓以身殉。宁民扶老携幼走南陵，大富开门纳之。八月，宁国陷，贼围南陵益急，城中食且尽，大富以忠义激励军民，皆誓死弗去。夜遣壮士縋城出，乞援於水师，前后数辈为逻贼遮获，最后乃得达。

时提督杨岳斌统水师奋袂起，九月，扬帆进泊鲁港，声言攻芜湖，密饬各营扼要隘。十月，水师骤登陆，出贼不意，悉燔港左右贼屯，围贼争驰奔鲁港，嚣且乱。大富乘城遥望见，拊髀曰："援师至矣！"遂出城夹击，贼披靡，追杀十馀里，与援师会歼贼万馀，扑水死者无算，围立解。城中兵不食月馀，仅存皮骨，民饿殍相属。岳斌船粟往哺，欢声雷动。大富方缮城垣固守，岳斌力言形势不便，乃帅师屯上游，市民从者十馀万。大富前后守南陵，始被围经年，继六阅月，以蕞尔城抗巨寇，忍死待援，卒熸凶焰，由是以善守名於时。

十一年正月，会水师复建德。二月，李世贤率党数万窜景德镇，大富率兵四千自建德往援。贼衔恨，以计陷之。尽伏悍贼牛角岭、柳家湾、回龙岭等处，率队由镇南双凤桥窜李村，诱官军，佯败遁。大富率众前进，跃马争先，参将田应科等继之，贼突从镇东抄出，伏贼尽起，大富挺矛力御，砲洞左乳，血淋漓，仍裹创鏖战。贼从间道袭焚我营，应科及游击萧传科、胡占鼇，都司胡凤雝、熊定邦、吴定魁，千总罗廷材皆战死。大富见营中火起，下马北乡叩首，曰："臣力竭矣！"投李村河死。赠提督，谥威肃，建专祠南陵，应科等并附祀。

陈万胜，湘潭人。官军规复江宁，围攻将四年，用地雷法，穴城三十馀处，皆不就。同治三年六月，提督李臣典请从贼砲最密处重阙隧道，统帅曾国荃韪之。命各军於城下筑砲台，护地道，别遣军士刈湿苇蒿■M5积城下，覆以沙土，阳为肉薄登城状。贼用全力扞争，砲弹雨下。是月十五日，贼出死党烧砲台，官军血战竟夕，十六日，地雷发，遂克伪都。万胜与郭鹏程、王绍羲则於先一日死之。万胜初隶吉字营，从大军规江宁，皆为军锋，累功擢副将。地道既成，国荃入隧亲勘之，悍贼出太平门，直犯地道。别从朝阳门出数百人烧各砲台及所积芦蒿，万胜督队血战，歼百馀人，力竭死之。贼裂尸，竿其首於城。

鹏程，湘乡人。先后隶罗泽南、李续宾营，累以克九江、援宝庆诸役擢副将；又以皖北肃清，以总兵记名简放。绍羲，同邑人。少入湘军，累功亦以总兵记名简放。是役也，贼以砲火轰击，密如飞蝗，皆奋

前督攻，同时殁於阵。城复，以三人死绥事上闻，有诏惋惜，各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谥万胜武烈，鹏程勇烈，绍羲刚毅。

王之敬，浙江奉化人。道光二十九年，由水勇散目随捕江苏洋盗出力，拔补水师千总。咸丰三年，粤匪陷江宁，之敬管带艇师，接战甚勇，升守备。五年四月，由浦口会各营连□宗剿贼，毁贼船获胜，擢游击。寻升太湖协副将。十年，迁江南福山镇总兵。適值苏、常沦陷，太湖三面皆贼，之敬孤军设守，屡挫贼锋，东西两山，赖以安堵。十一年正月，贼忽率众围扑东山，之敬迎战失利，东山遂陷，之敬失所在。嗣之敬之子祖培寻父尸至教场之西，见所畜犬卧土堆上，向之哀号，知有异，掘之得之敬尸，卷以席，伤痕遍体，而面目如生。询居民，系於贼船退后捞获掩埋者，不知其为总兵也。之敬性忠勇，号能战，至此以寡不敌众被害，人争惜之。赠提督衔，谥果愍，建祠於太湖东西两山。

陈忠德，字仁山，湖南清泉人。操舟为业。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掠舟北渡，遂陷贼中。忠德骁勇有智略，伪尽力于贼，久之，大见信任。十一年，道员曾国荃围安庆，忠德自拔来归，由是官军始尽得贼中虚实。五月，从攻菱湖两岸贼垒平之，从克安庆及平江岸各城隘，擢千总。

李鸿章援上海，选将得程学启、郭松林于曾军，忠德亦属焉。从学启破柘林、南汇、川沙、金山、青浦各城隘，击退虹桥大股贼众。会克嘉定，并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二年四月，昆山、新阳既复，从规苏州。六月，攻破花泾港、同里镇，苏州贼水陆万馀来援，忠德力战，负重创，卒败之，遂收吴江、震泽。

学启军益进，逼娄门外石垒，十月十九日，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率万人出娄门拒战，学启令忠德等击败之。李、潭二逆走入城，石垒遂下。贼计穷，其党郜云官等杀谭逆以城降，苏州复，赏勇号。累以功擢副将，加总兵衔。后以克嘉兴擢总兵，随攻湖州，中砲殁于阵，照提督例赐恤。

复吴之役，死於战者：攻青浦，为都司刘玉林、守备熊得春；攻太仓，为参将王国安；攻长洲、望亭，为把总沈玉德；攻无锡，为游击汪龙淦。皆奋身陷阵，优恤，给世职。

黄金友，字益亭，湖南人。初从军广西，转战湖北、江西、安徽，积功至副将，赐勇号。金友躬犯矢石，创遍体。咸丰十年，江苏巡抚薛

焕奏调驻金山卫。十一年，贼犯浙江平湖，陷乍浦，东略姚廊，窥金山，金友迎战大破之，遂平新仓贼垒，晋总兵。平湖知县汪元祥乞师规复，金友壮之，檄金山、华亭、奉贤各营同赴援，躬督师进驻平湖之广陈。元祥率民兵迎劳，请为乡导，贼连营三十里，一鼓破之。贼会嘉兴援贼分道来袭，金友迎御於十字街，贼大集，相持久，金友右肋被枪，犹誓死力战，士皆奋呼，无不一当百。贼始卻，而金友创发不能骑，舁至明珠菴，卒。赠提督，恤如例。

麟瑞，字霭人，满洲瓜尔佳氏，乍浦驻防。父观成官南川知县，有德政，蜀人为立生祠，称小关庙，以关、瓜音通也。麟瑞以笔帖式历印务章京。咸丰十一年，贼犯乍城，从副都统锡龄阿出督战，偕弟凤瑞、云瑞手燃巨砲纵击，贼惊卻，拔出难民无算。城陷，麟瑞率众巷战，力刃数贼，贼环攻，被枪，殁於阵。赠副都统，予世职，祀昭忠祠，谥忠节。云瑞陷贼不屈死。

凤瑞出从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和州、含山，以百骑计破贼万馀，鸿章尝称为非常人。克太仓等处皆有功，赠将军。麟瑞督战时，本为副都统，护印至死不释。后其子柏梁官乍浦副都统，莅任拜印，启视，斑斑犹见血痕云。柏梁自有传。

蔡东祥，湖南湘阴人。充湖北水师水勇。咸丰四年，粤匪再陷武昌，与汉阳为犄角。东祥随攻武汉两岸贼，多有斩获。随攻鲇鱼套，焚贼船，通粮道。湖北提督杨载福追贼田家镇，贼联木簰，置砲石，於半壁山拒敌。东祥奉令以火具镕铁锁断之，水师骤下，燔贼艘无算，遂拔田家镇。於湖口、望江、九江、东流、建德、枞阳、芜湖、铜陵诸战皆有功，累擢至副将。

同治初，布政使曾国荃亲率十二营与道员刘连捷分道击江岸分踞贼，东祥分攻桐城，克雍家镇。又会攻巢县、含山、和州与裕溪口、江心洲、梁山各隘，复太平、芜湖二县。陆军进逼金柱关，兵部侍郎彭玉麟率东祥等分水师为三队，连环轰击，跃上堤埂，短兵击刺，积骸满渠。关破，并划三汊河、上驷渡贼垒，江岸肃清。先后赏雄勇巴图鲁等勇号，加总兵衔。

东祥勇决有谋，七年湖口之战，大风，舟入口为贼所抄，不得出。所领长龙舰一，偃旗与贼舰混，须臾风止，急桨贯贼阵出，贼觉，追之不及。是役失长龙舰五、舢板十三，将弁死者二十一人，而东祥舟独完。十一年安庆之战，水师屡挫，贼易视之，见辄争击。东祥请易战舰

白旗为红旗，贼疑为援兵，骇愕间，急率所部乘之，贼以败，军威复振。

旋调江苏剿贼，偕副将欧阳利见，率淮阳水师，巡防三江口，战嘉善。奋勇驶进西塘，援贼猝至，两岸夹攻，被枪子伤，落水死。东祥转战克敌，素称勇敢，照总兵例议恤，赠提督衔，给世职。

邹上元，字兰亭，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罗泽南营，泽南自江西援湖北，取道崇阳、通城，进攻佛岭贼卡。上元随队由佛岭北攀岩先进，与诸军夹击，破之。贼自崇阳三路来攻，上元从破右路，克崇阳、咸宁诸役均有功，擢千总。五年，贼犯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萧启江募勇助剿，号湘果营，上元隶焉。从援江西，克万载，复袁州，果擢都司。秉章督蜀，檄黄纯熙率果毅营从，上元方假归，纯熙招偕行，充营官。贼酋何国樑、彭绍福率党攻定远急，定远东北濒江，贼屯东南，造浮桥江上遏外援。上元从纯熙疾赴，师至兴学场，贼分党逆战。上元从右路袭击，贼大奔，乘胜追至祖师殿，毁沿途二十馀垒，蹙贼江干，何国樑凫水遁，上元追斩之。

彭绍福闻败，纠党来援，踞燕子窝、二郎场等处。二郎场者绝地也，四山壁立，鸟道一线，西北阻涪江，纯熙恐失寇，不待军集，率千人追之。上元虑有伏，进至距二郎场二十里，遣谍侦之，不见贼，土人皆言贼去远。夜半，至燕子窝，突遇贼骑，进逼之，贼绕山窜入场，纯熙知中伏，分道搜之，伏尽发。官军偪处泥淖间，不能成列，上元驰救，突围入，手刃数贼，贼环刺之，死，纯熙亦殁。定远之捷，上元擢参将。死事闻，命视副将例，赏世职，附祀纯熙祠。

郝上庠，直隶沙河人。由武进士授侍卫。道光二十六年，出为山东曹州镇标守备，累迁至武定游击。咸丰四年，韩庄盗起，山东巡抚张亮基虑徐州道梗，知上庠饶将略，荐署兖州镇总兵。贼帅硃广田寇郯、兰、沂、莒诸属，上庠率所部会乡兵击走之。贼南窜赣榆，上庠追及，歼其众，斩广田於阵，擢参将。五年，山东金乡贼陶三相为乱，上庠疾驰诛其渠，馀众惊溃，事得解。时海上多盗，连舟窥诸口，将北犯天津洋。山东巡抚崇恩疏请以上庠摄登州镇总兵，专司防务。往来策应，先后擒斩贼首李希梦等，以功叙沂州协副将。

上庠每战，辄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以勇武受上知。贼平，手诏褒美，命以总兵记名。十年，署曹州镇总兵，以疏防捻寇入境，夺记名，留镇如故。十一年，官军取濮州，河北肃清。上庠以屡胜功复官，赐提

督衔。九月，贼潜渡濮、范，上庠不能御，与贼遇阳穀，又战不利，为山东巡抚谭廷襄所劾，落职。

十月，克张秋镇，移兵会营总乌尔棍扎布、游击绪伦攻堂邑贼，战於丁家庙，败之。贼益众来援，上庠奋击不退，马蹶堕地，拔刀杀贼数十人，力竭，战死。命优恤，谥勤勇。聊城士民念上庠捍贼功，请立祠东昌，从之。

张遇祥，字瑞麟，直隶新乐人。年十五，能开两石弓。道光十五年，成武进士，授乾清门侍卫。二十一年，选浙江衢州城守营都司，公廉能得士卒心。咸丰二年，在寿张游击任，匪林凤祥、李开芳率粤匪围怀庆，山东巡抚李僖檄遇祥从征当一路，为士卒先，所向披靡。经略胜保嘉其勇，益感奋。尝夤夜渡河战，自寅至申，始奉令而返。

三年秋，曹县捻匪乱起，携亲兵百人入城，捻首陈九千岁、张四大王拥众扰城市，无敢撄者。遇祥密令伏兵於外，变服入贼巢，诈言他事，贼优礼之。夜分，酒酣，遇祥骤起蹴贼，首脑迸裂死，贼群起，且战且走，出巢伏起，贼皆骇散。又侦知张四大王所在，讬病不出，密令亲信军士夜驰百馀里入贼室擒之。粤匪攻临清，率部卒二百人，夜砍贼营而入，杀无算。所部五十馀人被围，复匹马荡决者三，携之出，无一失者。右腿受矛伤，裹伤屡战，贼不敢当。创剧不能起，巡抚亲验之，谕令归养，新抚崇恩疑规避，奏参褫职，令解赴山东。既到标，崇恩始知其诬，慰劳备至。时金乡、鱼台、嘉祥、费县、钜野、郓城、城武七县被捻匪所陷，遇祥招旧部六百人，自为一队，复七城，馀孽悉平。复原官，以创发回籍调养。

十一年，山东教匪纠回、捻北犯直隶，胜保久无功，乃肃书聘遇祥，且令募勇自随。书至，即招募乡中子弟五百人，星驰而往，一战败之。胜保南移馆陶，进次尖庄，贼麕集尖庄南，遇祥复驰救，贼奔。民争奉糗饵浆粥，军得一饱，督队回尖庄。胜保又退守馆陶，遇祥趋谒之。贼又欲渡河，胜保令往堵河口，遇祥曰："士卒昨日一饭后，枵腹至今，乌能战耶？"胜保曰："汝速往！吾即遣人执釜甑从汝也。"遂率队趋大河，士卒觅食不得，贼已先渡，遇祥匹马陷贼阵，战至日暮，下马而搏。天明，回顾所部馀数十人，急挥之去，曰："同死无益。吾身经数百战，未曾一挫，今势至此，不斩贼渠，不生还也！"纵马示不返，士卒益感奋，誓同死，遇祥左右射，当者皆殪。贼以长戟钩断其弦，乃舍弓提刀战，至下堡寺，日近山，从者馀六人，忽见大纛下贼渠至，将耸身刃之，时已战两昼夜，饥甚，旧伤皆发，复中矛数十处，力既竭，遂殁於

阵，时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馆陶、临清诸村堡，争建祠以祀。

兄遇清，字芳辰。武举人。官广东，洊擢至督标参将，檄援广西平南县，提刀巷战，贼枪刺其腹，肠出，益奋。贼折其刀，手执木棍抵拒，贼攒击，死之。平南士民亦立祠以祀。

曹仁美，字择庵，湘潭人。初隶曾国荃军，援江西，战吉安天华山，克之。复景德镇、浮梁，与有功。咸丰十年，贼据黟县、建德，势张甚，时仁美改隶曾国藩麾下，官军屡战不利，坚垒与持。仁美曰："两军相持日久，当乘其懈而击之，否则援至难图也。"会夜大雾，仁美率所部摩其垒，更筹寂然，乃梯而入，手刃司柝者，纵火焚之。众军为承，斩数千级，贼大溃，遂克之，获器械无数。迁都司，赐号励勇巴图鲁。十一年，国荃攻安庆，久不下，国藩遣仁美往助，伪英王陈玉成合江、淮贼来援，国荃督战，中流矢，仁美负之登高，挥诸军奋击，城遂下。以次从克大江两岸城隘。同治元年，从围金陵，仁美屯雨花台西，国荃以城贼粮将匮，为坐困计，令诸军毋与战，凡四十有六日。仁美恚曰："当贼不击，将何待？"乃以其军出毁石垒，贼颇死。国荃以其勇，薄责之，遂引疾归。

投入李鸿章军，围攻常州，鸿章檄刘铭传等偏师直捣，仁美率众继进，大破之。三年，克金陵，馀贼突出麈战，湘、淮诸军屡挫於奔牛。铭传军被围急，议者欲退保丹阳，仁美曰："贼虽锐，犹困兽之斗也，出奇兵胜之。"次日，与诸军略其东南，贼众轰击以拒，仁美膝行至砲旁，连掷火弹，贼骇走，官军鼓噪而登，夷东路各垒。贼自隔河来犯，仁美夜乘轻舸，率健卒数人跃轮舰杀贼十馀，以火攻之，船尽裂，奔牛贼平。军无锡，执游兵扰民者斩以徇。至是诏以总兵记名。

四年，伪侍王李世贤陷漳浦，鸿章遣仁美与郭松林俱航海赴援。既至，甫筑垒，贼大至。仁美令诸军无动，独率所部三百人迎敌。贼疑有伏，不敢前，仁美伺懈击之，贼奔南靖。乘胜薄城下，率众先登，世贤巷战逾时，启西门而遁，遂复漳州，下南靖。擢提督。进规漳浦，贼分门坚守，仁美与副将张遵道分路迎战，贼稍卻，麾军竞进，攻克之。进复云霄□。旋归，以兄仁贤领其众。

五年，国荃巡抚湖北，檄仁美与松林募军进至唐县，会东捻自信阳窜入，遇於德安，薄而击之，追至锺祥臼口。师分三路入，仁美攻其左，抵罗家集，遇伏，与战，力竭死之。赏世职，予锺祥及原籍建祠。

毛克宽，湖南溆浦人。咸丰初，兄弟五人同入田兴恕虎威营，皆以善战著，克宽尤骁勇。六年，随兴恕援江西，克萍乡、万载，复袁州。后从围临江，吉安贼来援，城贼填壕伺夹击。克宽从拒援寇，大破之太平墟，烧贼屯四十七，遂克临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克宽久经战阵、劳绩甚多闻於朝。时贵州苗、教各匪麕聚，复随兴恕赴援，连克锦屏等处，克宽功最。伪翼王石达开犯湖南，窥宝庆，克宽从兴恕回援，破贼宝庆城南黄塘，复败贼七架坡。贼合围攻兴恕垒，克宽日夜搏战，援军既集，内外夹攻，贼败遁。追及九巩桥、白杨铺，复大破之。贼走广西，遂以参将留湖南。

黔乱复炽，朝命兴恕为贵州提督，督办军务。克宽再入黔，逆酋安太然及伪元帅韩成龙、伪招讨覃国英等围攻印江、石阡，克宽率虎后营分道进击平阳等处贼屯百馀，斩韩成龙、覃国英，拔出难民三千馀人，遂解城围，乘胜复甕安。两旬之间，荡平数百里。兴恕疏荐克宽“胆识俱优，屡获奇捷，随征六载，战必身先，实属英勇冠群”。命以副将留黔，赏号锐勇巴图鲁。

石达开从广西犯黔，陷归化、定番等城。克宽迎剿，破笼溪、猴坪贼巢，进驻赤土，督军攻定番、长寨，克之，复解安顺、安平城围。十一年，补大定协副将，移驻大水桥，通运道。贼乘营垒未成，遣悍党分股来犯，克宽分队逆战，败其左右翼，中路贼死抗不退，克宽策马轹阵，往来荡决，刃悍贼数十，贼众披靡。会飞砲中马，徒步奋击，身受数创，殁于阵，年三十三。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弟克佳，官把总，战殁临江。

先死黔苗之乱者，有邢连科，原名正堉，贵州贵阳人。台拱□黄施卫千总。咸丰三年，苗叛，攻城，连科迭乞援，累月兵始至。连科蒐残卒夹击出陷阵，而援兵先溃，连科转战十家寨，阵亡。

子士义。举人，主讲平越，先闻警，驰赴城守。至是召家人环坐，纵火药自焚，仆谌年有、婢玉兰从死。千总署堂皇之下，列尸二十有二。巡抚蒋霨远、田兴恕先后以阖门殉难闻，赐祀，予世职。孙以谦，曾孙端，翰林院编修。

田兴奇，湖南凤凰□人。隶田兴恕虎威营。咸丰六年，从平郴、桂、茶陵，以功叙外委。兴恕援江西，进攻袁州，兴恕跃马突贼阵，兴奇随入，各军继之，遂获大胜，贼溃奔数十里。分宜、袁州复，擢千总，加守备衔，赏蓝翎。七年，师次高安阴冈岭，兴奇斩伪监军姜万祥、总制

艾得胜。攻复临江，擢游击，换花翎。八年夏，贵州寇起，随兴恕往援，败贼黎平，夷其营。转攻汉砦，斩馘二十馀级，夷贼营十馀处，追北十八江，斩伪侯黄必升等二十一人，擒伪将军伍云童。黎平复，以参将留湖南补用，加副将衔。

九年春，石达开率众十馀万犯宝庆，兴恕军適自黔还，道其境，驻军九巩桥。贼乘其甫安营，悉众来犯，随兴恕击卻之。是夜三鼓，兴奇率壮士八百人袭贼营，贼惊溃，死亡相属，馀众奔逃。宝庆平，擢副将。

十年，从兴恕剿贵州苗匪，兴奇领虎勇二千人至石阡，战龙潭，斩贼伪元帅韩成龙、覃国英，尽平其营。越二日再攻，贼走马坪，斩馘甚众，并拔出被掳老穉男女三千馀口。捷闻，赐冲勇巴图鲁名号，加总兵衔，仍驻石阡。六月，击贼双溪，中伏，死之，时年三十二。诏赠提督衔，谥刚介。

田兴胜亦隶兴恕部下，平郴、桂，援宝庆及援江西，同有功，累擢至守备。又随剿贵州各匪，破笼溪，解馀庆围。偕都司沈宏富等进屯雄黄□、小崽等处。贼於老巢立坚垒十八，悍党万馀，分布左右山梁，兴胜约游击杨岩宝两路夹攻，自与沈宏富攻左路各寨；都司田兴考由右路绕山后出击，并设伏后路。计定，率兵直冲首山梁，贼数千迎击，兴胜督队冲突，鏖战逾时，贼沿山溃遁，营内贼开卡狂窜，兴胜亲入贼阵，手刃悍目二。宏富督后队合围，先毁其右寨，移攻左寨，破之。乘胜追袭，有黄衣贼目率党死拒，兴胜射之，蹶，擒而枭示，馀贼大溃。追十馀里，坠崖死者无数。是役共破坚寨十馀座，阵斩伪元帅韩进、杨正闰等二十馀人，馘千五百馀级，乘胜平贼营十馀座。

复随总兵刘吉三等夜攻三角庄，贼猝不及防，惊而溃，毁其连营三座。適松坪贼首石复明纠玉华山匪党数万，分六股来扑，兴胜偕游击刘祖得合兵迎剿，都司徐祥太与兴考各率所部设伏山麓及民舍中，贼遇伏大败，死亡枕藉。追至木影顶，地险峻，贼寨负隅难拔，因收队。明日，同知唐绳武等由间道出松坪之后，先取老巢，兴胜奉令偕岩宝等攻木影顶，攀藤而上，贼礌石交下，军少卻。兴胜横刀跃马，奋身进，飞登寨墙。贼矛攒刺，捉其矛而上，挥刀连斩悍贼十馀，诸军继进，贼散走。官军四面兜剿，歼除殆尽，擒其渠秦官宝、刘老栘等，诛之。

松坪黄号贼众五万，连营三十馀，兴胜等即时裹粮疾进，悉锐攻之，贼倾巢出拒，官军奋击败之。有伪扶明王者，悍酋也，手斫败退

贼，挺身来抗。兴胜自与搏战，殪之。馀贼犹相持，宏富等已从后破其巢，贼乃溃窜。官军夹击，斩馘四千馀级，松坪贼垒皆平。乘胜攻猴岭，拔之。

旋偕宏富移剿甕安，先破小山寺营、马安营贼垒百馀，冒雨分三路进攻红冈堡，兴胜策马陷阵，连刃数贼，诸军继之，立破其巢，蹑追数里。会甕安贼来援，败贼亦返斗，兴胜偕宏富等纵击。射毙贼酋数名，贼乱返奔，官军急蹑之，贼不敢入城，奔至玉华山老巢。甕安遂复，自是入省之路始通。兴恕疏称“兴胜每战单枪陷阵，不计生死，实属忠勇可嘉”。诏以游击拔补，给果勇巴图鲁勇号。

十一年，粤匪大股窜贵州境，踞定番州、长寨等处，偪近省垣，岩宝等攻之未下。兴胜随兴恕往剿，屡战皆捷，克定番，又偕副将周学桂进兵拔长寨，其别股踞土地关者，分党扑安平以牵掣官军，兴胜驰救，立解城围。匪首张遇恩勾结仲匪围安顺，并扑定南汛城，又随总兵赵德昌击退之，省会解严。

三月，偕岩宝等进攻土地关，与贼战於赤土，贼败走，贼首仰天燕断后。兴胜追之，将及，以乘骑饥疲，驰骤过猛，一蹶而毙。贼回队围之，徒步格斗，杀悍贼十馀人，身受多创，血流如注，犹抵死相持，力竭，殁於阵。照总兵例优恤，谥武烈。

马定国，四川万县人。咸丰六年，投鲍超霆营，从攻九江小池口，回援黄梅，叠破贼孔垅、大河铺、亿生寺、黄蜡山等处，定国功多，委带霆字左营亲兵。复随剿太湖之枫香驿，破贼垒十馀座。八年，上援麻城，遇贼黄土冈，拔主将出围。从克麻城、太湖，毁雷公埠、石牌逆垒，进攻安徽省城。贼於北门外及东西山湾，连栅周亘，坚不能拔。定国负楯直入重栅，破其数垒。会巡抚李续宾军覆三河，贼由舒城、潜山上窜，遂从超退扼宿松之二郎河，贼来犯，击破之。复破贼於花凉亭，进围太湖。悍酋陈玉成以大股来援，超移壁小池驿，贼众围之。十年正月，大战，破贼垒数十座，毙贼万馀，乘胜克太湖、潜山。累擢至游击，晋参将。从规皖南，收黟县，大破贼卢村、羊栈岭，命以副将用，乞假回籍。

同治元年，滇匪扰四川万县之红谷田，定国率乡兵御贼，战殁。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

列传二百八十忠义七

张继庚 从弟张继辛 李翼棠等 赵振祚 赵起

马善 陈克家 马钊 臧纾青 窦元灏 马三俊 张勋 吴文谟

吴廷香 孙家泰 江图悃 程葆 彭寿颐 陈介眉 亓祈年

唐守忠 吴山 俞焜 戴煦 张洵 锺世耀 孙义

汪士骧 钱松 毛雝 魏谦升 金鼎燮 巴达兰布等

包立身 王玉文 孙文德 李贵元等 罗正仁 陈起书

陈景沧 何霖 蹇谔 赵国澍 宋华嵩 伯锡尔

张继庚，字炳垣，江苏江宁人。父介福，道光六年进士，湖南保靖县知县。继庚少有志节，补诸生，幕游湖南。咸丰三年，从布政使潘铎守长沙。围既解，料贼必东窜，辞归省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方筹守御，稔其才，招与谋。继庚虑兵不足，增募壮勇，举诸生李翼棠等统之。明年，贼至，请仿古火城法，於城内开壕积薪，城上筑两墙，为孔以出火器。城下两旁设牛皮栅，伏精兵以堵贼。时宿藻已卒，总督不能用。二月，城陷，继庚率众巷战，从弟继辛及李翼棠、侯敦诗等皆死。继庚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自念死志已决，欲将有所为，乃以母讬戚友，变姓名为叶芝发，阳与贼暱，尽得其虚实。会钦差大臣向荣军至，因与诸生周葆濂、夏家铣及钱塘人金树本谋结贼为内应，而使金和、李钧祥、何师孟出报大营。有张沛泽者，悍贼也，同谋而中悔，首其事，家铣死之，继庚以伪名免。

九月，复遣人上书向荣，言："水西门贼所不备，有船可用，太平门近紫金山，越城亦易为力，缘城贼垒皆受约束。"既得报，益结死士张士义、刘隆舒、吕万兴、硃硕龄等，以待大军。书七上，屡约屡爽。城中人情汹汹，事垂泄，继庚泣谓其友曰："事急矣！"夜縋入营，痛哭自请师期，诸将皆感动。张国樑欲留之，继庚不可，归而大军复以雨雪不果至。他日继庚出，遇沛泽於途，喈曰："此叶芝发也！"执赴贼所，施严刑，不为动，徐曰："我张炳垣，书生耳，焉预他事？沛泽食鸦片，惧我发之，乃诬我耶？"贼搜之，信，遂杀沛泽，继庚被縶不得出。

明年二月，金和等引官兵易贾人服入城，与诸生贾锺麟等伏神策门，杀巡更贼，以斧断木栅，毁其半，贼惊走。亟举砲，六品军功田玉梅及敢死士张鸦头先众上城，斩守贼十馀人，援贼麕至，玉梅跳免。大索城中，鸦头被获，穷诘不得主名，乃益搒掠继庚，楚毒备至。时庐州知府胡元炜降贼在坐，继庚跃起谓曰："若官江南，宁不知江南人孱弱，非老兄弟合谋，谁敢为内应者？"老兄弟，贼中呼楚、粤人之悍勇者也。贼信其言，继庚索贼官册一一指，贼辄杀之，横尸东门者三十四人。贼旋悟，曰："中汝计矣！"令速杀之。继庚临死，色不变，呼天者三，成绝命词，有云："拔不去眼中铁，呕不尽心头血，吁嗟穷途穷，空抱烈士烈。杀贼苦无权，骂贼犹有舌。"遂车裂以死。事闻，赠国子监典籍，建专祠，予世职。

张士义，乳名鸦头，江宁人。故无赖而有肝胆，能急人之急。在贼中与所素狎者醉歌，若无事然。继庚遣刘隆舒招之，袖短刀二授之，曰："汝能杀贼，当以功名显。"士义慨然曰："我何人，张先生义士乃下交，誓必杀贼，富贵非所望也！"继庚狱急，趣士义速图。众请於大营，遣田玉梅等八人入城助之。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士义与刘隆舒、吕长兴、硃硕龄等凡五十七人，乘晦登城。遇一贼手红灯，腾身斫之，掷首城外以为信。复杀贼十馀人，而官军终不进。乃下斩关，栅坚不可启，掷火烧之，不燃。栅内贼起，抽矛刺之，环城贼皆起，角呜呜然，众知事不济，遂遁。明日，贼闭门大索，有沈兽医者首之，士义等被执，穷其主使。士义叱曰："欲杀则杀，主使不可得也！天下人皆欲杀汝，独我哉？"遂与隆舒、长兴、硕龄俱死。

是时继庚以诸生举义，乡里士慷慨相从者：夏家铣，字季质，江宁人。工诗文。城陷，贼挟充书记，作诗骂贼，贼搜得之。时继庚内应事泄，贼疑家铣知其谋，拷掠无所承，不知家铣实与闻也。贼诱之曰："汝有父母妻子，以为质，则释汝。"家铣时昏惫，遽以母妻对。贼至家，其妻蔡匿母，骂家铣曰："汝母死且十年，何处得汝母耶？"遂与妻俱被戮死。

同预翻城之举而未死者：金和，字亚匏，上元人。性兀傲，工诗赋，好声色。纵酒，饮辄数斗。江宁失守，陷於贼，衣短后衣，与贼兵轰饮相尔汝，因廉得贼情。继庚为其妻弟，与和通谋。和与贼稔，出入无所问，孑身叩向荣军门，请以身质，家在贼中不顾也。事败，和以质得脱。有秋蟪吟馆集。

孙文川，字澂之，上元人。敏悟，工诗赋。洪秀全据金陵，以计奉

母间道出，复入，与继庚谋翻城应外兵。终日芒鞋手一筐如丐，奔走近贼地，不避风雪。得贼中曲折，具以报官军，因是屡捷，而翻城事卒无成。嗣习互市案牍，知外人情伪。英人李泰国购轮舶助李鸿章战，既乃要挟索费，不受中国进止。鸿章闻文川才，荐入都，尽发泰国阴谋，朝廷褫泰国总税务司职，遣船回国，事得解。以功洊擢知府。著读雪斋集。

周葆濂，字还之，江宁人。诗才清丽。陷城中，与内应事，谋泄，脱归。选宝应训导。著且巢诗存。

汪汝桂，字燕山，上元人。幼负奇力，或劝入伍及应武童试，皆不可。初陷贼中，追者至，手批杀一贼，掷过壕而免。田玉梅入城，汝桂与俱往还。习绘事，画仕女尤工。

吴复成，字蔚堂，上元人。性慷慨，贾於粤久，咸丰初始归。贼陷金陵，与人语多不辨，惟复成解之，以是为贼所信。因说贼设机杼，织缎匹，用匠十万人，文弱陷贼者得以免；又说贼造船运柴薪，贼称其能。妇婴缘是遁者又六七千人。既，与继庚谋内应，事泄，奔向荣军，不知重也。及曾国藩欲谍贼虚实，或以复成荐，因蓄发入贼中，得曲折以告。曾国荃围金陵，李秀成自苏州来援，贼掘地道出攻，复成侦得之，报国荃为备，遂大破贼。以功叙县丞，不就，卒以贾终。

胡恩燮，字煦斋，江宁人。与继庚谋内应，出入贼中者三十六次。破衣草履，溷迹如丐。往往伏壕内，或潜立桥下坚冰中，屡濒於危。母陷贼中，以奇计脱之。后以功叙知府。

田玉梅，字鼎臣，四川酉阳州人。入应事起，求敢内成者，吴复成以书抵玉梅，玉梅裹红巾挺身从复成行。数日，出言贼情如绘，向荣乃信任之。夺门既无成，明日贼杀张士义等百馀人，不得主名，则令领石达开凭帖，无者逮讯。复成领数百纸贻诸同志。玉梅手一纸立通衢，发短言异，见贼往来反诘之，贼竟无知者，乃偕八人者俱出。后以功叙河南同知直隶州，补太康县知县。十年，英、法国联军犯天津，京师戒严，请济师勤王，大府不许。自帅所部至汝阳沙官桥，为捻匪所阻，愤极死战，被戕。恤赠太仆寺卿。诸人於是役皆冒死为之，例得附书，以竟事之本末。

赵振祚，字伯厚，江苏武进人，顺天宛平籍。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两遇大考皆前列，二十二年，迁詹事府赞善。咸丰三

年，寇陷金陵，苏、常震动，振祚上书当事，原归本籍办团练。奏请，报可，遂归。集赀置保卫局，募兵购械，仿行保甲，人心以安。常州北门濒江，焦湖船屡出剽掠，积为民患。振祚乃择要隘口岸立稽查卡房，并设水师战舰，严备以待，境获宁辑。六年，贼艎蔽江下，镇江几不守，避难者络绎。振祚固结人心，训练士卒，率众诣丹阳，会督师者赴援，围乃解。赏花翎，加翰林院侍读衔。

时总督何桂清驻常州，郡人编修赵曾向出其门，振祚素轻之，以是常讦其短於桂清，遇事齮齕。嗣曾向被命佐常州团练，益掣其肘，不得已，请解事，保卫局遂废。十年，和春军溃丹阳，常州大警，桂清宵遁，曾向亦举室渡江而北，於是绅民复请振祚出督团勇。是时兵单粮绝，寇氛日迫，事已不可为，复毅然誓众固守，并率所练五十人出城招集溃勇。会北乡石堰土盗蜂起，遂领众往捕，以众寡不敌，战失利，力竭，死之。常州亦旋陷。事闻，赠太仆寺卿，予世职。

同治三年，李鸿章疏称："其六世祖尚书赵申乔为康熙时名臣，子姓分居苏、常。江、浙沦陷，男女死者四十三人，其弟浙江经历振禋亦死於难。"得旨，予振祚常州建祠，馀附祀。

振祚忼爽重节介，口素吃，遇不平事，愤懑谩骂，期期不避人，故多遭怨。然好奖借人才，人亦以此多之。善诗、古文词，精汉学，著有明堂考一卷，文、诗集若干卷。

同族起，道光举人。同时城守。城陷，命合室妇女自沉园池，遂整衣冠坐□事。贼至，有识起者，劝令自全，大声叱贼，引刀自刭。子诸生曾寅以身卫父，刃贼数人，被害。兄子浙江候补知县禄保，骂贼，死尤烈。

马善，字遇皋，长洲人，世居苏垣北乡。有智略，膂力过人。咸丰十年闰三月，金陵大营溃，总督遁，贼席卷而南。夏四月丁丑，苏州陷。善先受檄主黄土桥团练，集七图义勇三千人，朝夕训练，庀水陆战守具。闻变，严阵以待。明日，贼果至，迎击金巷桥。又明日，贼大掠八字桥，又趣援之。越四日，贼分两路至，一出齐门至宜桥，一出阊门至禅定桥。善率勇千人自当宜桥，遣子安澜率勇数百当禅定桥，先后均有斩获。贼将窜常熟，夜遣安澜率千人潜至八字桥，尽括岸侧灰窑遗弃砖瓦塞远近桥下，居民已空，无知者。越数日，贼船至，不得过。城贼约浒关至青黛湖，合宜桥、禅定桥三路并进，善分兵拒之，而自击青黛湖，失利，贼旋退。已而贼大至，善设伏青黛湖畔，遣弟增及安澜诱贼

入湖，伏发胜之，获贼船十，俘贼首攀大福，枭其首，贼为夺气。

伪忠王李秀成愤不得逞，大举来攻，善尽锐御之，自辰至午，杀伤相当。贼退，团勇归局午食，贼遽掩至，善率亲兵迎战，手刃骑马贼三人，伤於胸，犹疾呼杀贼，飞镞中头角而踣。安澜方赴常熟请军火，驰归敛之，面色如生。当是时诏举团练，吴人脆弱，贼至则靡，独善以能杀贼闻。恤赠知州衔，给世职。安澜后从巡抚李鸿章军，乡导得力，卒复苏州。

陈克家，字子刚，元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少英异，为桐城姚莹所器重。抗心希古，落落寡合。文章自许北宋，俪体宗六朝，诗学黄庭坚。咸丰三年，挑教职。时金陵为贼据，钦差大臣向荣驻师城外，翼长福兴阿聘克家入幕。福迁去，江南提督张国樑复聘之。十年闰三月，国樑檄克家主健勇营事，十五日，贼大至，督弁勇迎战，兵败死之。克家之死也，营中大乱，求尸不得。克家祖鹤，熟精明代事，为明纪一书，用通鉴义法，崇祯三年后犹阙，克家续成之，合为十六卷。

马钊，字远林，长洲人。与克家同岁举人。治经学有名。咸丰三年，前江苏巡抚许乃钊副向荣统兵金陵，钊入许营时，有川、楚兵所带馀丁，率骁勇，而苏垣空虚，钊建议募为一军，得千馀人，号曰抚勇。粤匪刘丽川反嘉定，土匪周立春继之，连陷青浦等六县。向荣檄钊率抚勇卷甲赴之，至青浦，夜半，衔枚薄城，克之，奖内阁中书衔。事定，重赴金陵。十年春，浙江告急，偕总兵熊天喜赴援，复四安镇、广德州。奉调驰回，遇贼丹阳，战白塔湾，中枪死。二人以文士从军，卒死於阵，吴人称之。

臧纾青，字牧菴，江苏宿迁人。道光十一年举人。自少倜傥好谈兵，所交多不羁之士。当英吉利入寇，纾青见武备废弛，人不知兵，寇至多被残害，因团练乡兵，凡万人。嗣入靖逆将军幕府，将军主和，纾青独主战，后以和议成，奏奖同知衔，不受，曰："以和受赏，不亦耻乎？"尝以邳州知州勒捐案被牵涉，查办大臣周天爵雪之。

时粤逆陷安庆，据江宁，淮南北捻匪乘衅为乱，聚党多者至数千人，与粤逆互为声势。天爵因疏请纾青练勇剿匪，且听自成一队。匪素慑纾青威名，称之曰"老虎兵"。所至扑灭解散，多原归附效死者。天爵卒，副都御史袁甲三继任，亦深倚之。累擢通判，赏四品衔。

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失陷，士民先后乞援於围庐州提督和春、围舒

城提督秦定三，几一年，皆不应。甲三时驻兵临淮，念桐人请救之殷，又欲取安庆以截江路，自请进剿。文宗以临淮扼南北之要，不许。甲三於是疏请檄纾青剿办，允之。

时侍郎曾国藩已克复武昌，破田家镇，顺流东下，使提督塔齐布、道员罗泽南进攻广济、黄梅。朝廷既允甲三请，复以国藩兵屡捷，於是命纾青速进兵潜、太接应。时和春、秦定三军皆久无功，诏旨切责，令速破贼以图会剿。纾青又得国藩书相期会，於是疾驰至桐，两败贼於大关、吕亭驿，追至城下，时四年十一月六日也。

纾青以舒、庐围师率离城十馀里，不断贼出入饷道，以故久无功。桐之南门通安庆，贼来援则当其冲，遂自率兵勇围之，而令参将刘玉豹、同知李安中围东门。时攻城之器未具，城坚不可猝拔。贼既败於湖北，又惧桐城或破，则与湘军成夹击势，悉力来援。纾青先后迎击於王林庄、挂车河，皆胜之，追至陶冲驿，擒斩既多，获械无算。卒以舒、庐军不予接应，又不急攻城以分贼势，贼用是得专事援桐。玉豹、安中又性懦，无能当贼，纾青至以“诸君不能战，不能攻，又不能守，事事须我一人”诮之，弗恤也。

十七日，贼援大至，玉豹、安中卻走，城贼复突出西门焚营。纾青与诸生张勋殊死战，杀三百馀贼，以后无继者，贼伏遽起，纾青胸面间中二十馀创，死焉。纾青既死，贼复得志，武昌再陷。

纾青治兵有纪律，初，贼以土匪目官兵以惑民听，至是一洗此耻。桐城破后，凡先以助饷团练，贼皆甘心焉。民以纾青来，秋毫无犯，虽被祸，无不感泣思之。事闻，赐三品卿衔，予骑都尉世职。后有窦元灏。

元灏，邳州人，咸丰元年举人，援例为员外郎，分刑部。八年，捻贼大炽，窜徐州，邳当其冲，元灏集乡团，先后偕知州毕培贞、周力城，都司濮枫等堵剿，击斩甚多。十年，州城被围，守御四昼夜，城赖以全。贼结幅匪大举，由兰、郯渡河，元灏与参将于殿甲合剿，被围，力竭死。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

马三俊，字命之，桐城人。祖宗琏，父瑞辰，皆进士，以经学显名。三俊能世其家，顾屡困乡举。咸丰元年，以优行第一贡太学，又举孝廉方正制科。三年，安庆失守，桐人恟惧，知县遁去，奸民蜂起。官兵往来境上，亦乘乱为患。独县学生张勋誓死不避，三俊亦急起而坐镇

之，擒斩为首者十数人。又偕勋立法，劝富家给散贫者，乱稍定。

贼既陷安庆，尽趋江宁，诸统帅皆远避，置安庆、芜湖不堵截。三俊知贼之必回窜也，日夜在明伦堂训练乡兵，又时与勋往四乡联合团众。於是桐城练勇，名闻江南北。贼犯太湖，与勋扬兵堵境上，贼莫测虚实，莫敢逼。已而贼攻江西，不克，回据安庆，修守备，桐人大恐。巡抚李嘉瑞驻庐州，前按察使张熙宇驻集贤关，皆畏安庆不敢至。

三俊上书巡抚，其略谓："制寇之道，必能攻而后可守；守御之策，必先据要害而后可保城池。全州不守，祸及湖南；岳州不守，祸及武昌；小孤不守，祸及安庆；安庆不守，然后祸及江宁、镇江、扬州、大江南北。此明验也。自粤西起事以来，贼之所破，多不守而破，非因守而破也；贼之所败，多不战而败，非力战而败也。观桂林、长沙、南昌、开封四省城，苟能死守，贼未有陷之者。六合小邑，杀贼数千，而贼不敢至。江浦、含山、许州皆以守而得全，不大可见乎？今江北全势完固，虚实未为贼觉，而安庆之贼，又皆江西残败之馀，且未齐集。望於此时迅速进攻，而分兵守桐，以为接应。如安庆不利，当可退守桐城，以为舒、庐之障。此机一失，贼或窜桐、舒，以入庐州，则与北匪勾结，河南北东西、畿辅之地危矣。"巡抚韪其言，遣总兵恆兴与熙宇合军堵剿，实不前进。

十月，贼大至，熙宇、恆兴兵皆卻走，三俊独与勋率乡团数百人拒之，不利。贼遂道桐城以入舒城，陷庐州，渡河而北，蔓延千里，皆如三俊所料。城陷时，三俊父被执不屈死。三俊以不孝不忠自责，誓复仇报国。

四年夏，与前任桐城知县成福、六安参将庆麟，招集义勇於霍山，请助官军杀贼，且言"事成不邀功赏，事败则以身死之"。於是上三路进兵策，而自任桐城一路。先顿兵中梅河以俟，而提督秦定三军之图舒城者，延期不进。三俊既孤军深入，耻不肯退。至周瑜城，援绝饷匮，奸民构贼夜袭营，力战死之。

勋，字小嵩，与三俊同县人。家贫，好倡举义行。尝搜罗桐城节孝贞烈妇女二千馀人无力上闻者，汇请旌表，著总旌录四卷。桐城既破，三俊起义兵霍山，与之定计，即往见秦定三，以急击舒城，与袭桐之师相应说之，定三不应，事遂败。嗣闻纾青统兵至桐，往六安迎之，谓纾青曰："桐近日贼势与前不类，兵单援寡，难操胜算。不如先助攻舒，舒破，与秦军合，事乃有济。"又数以书劝定三，卒不应，纾青亦不肯往。

十一月十七日，遂随纾青督战，死之。随死者有吴文谟。

文谟，字翼甫，亦同县人。年少负气，与三俊子复震为友。三俊死，文谟不告其子，独冒险往获其尸。勋重其人，遂随勋奔走，请兵不倦，殉节时年二十有一。

吴廷香，字奉璋，庐江人。敏博沉毅，与桐城戴钧衡、马三俊友，以文章风节相砥砺。以优贡生举咸丰初元孝廉方正。上书论时事，有国士之目。三年，粤贼东下，陷安庆，庐江土寇应之，骎骎迫城下。邑团练乡兵推廷香为督，击寇，擒其渠，斩之，尽破其党。

寻，粤贼弃安庆去，长驱薄金陵，踞其城。是年夏，复遣悍酋沿江西犯，再陷安庆，皖北震动。廷香复倡义募乡勇六百人，自率之守梅山黄姑闸，遏江路。时贼张甚，官吏兵民所在迸散。贼自桐城北扰，舒、巢、无为相继沦没，独庐江赖廷香固扼得全。十一月，庐州陷，巡抚江忠源死之，官军、团练望风逃溃。十二月，庐江亦不守。廷香时在防次，扼腕慷慨，誓必得当以报国。

四年二月，提督和春败贼於庐州；七月，提督秦定三大捷於舒城；舟师复自海道入扼东西梁山，断贼归路。贼悉众北趋，诸州县守贼少，曾国藩复率大军下武昌。廷香闻则奋然起，言於众，谓："诚以此时出贼不意复邑城，益与江上、下诸路军相应，合谋以图皖中，贼可歼也。"乃召募三千人，与外委熊允升将之趋县门，兼密约旧时勇目居城中者为内应。八月，大破守贼，贼渠任大刚走，追斩之，遂复庐江。大江东、西以乡兵败贼克城，盖自廷香始。

既，贼知庐江无援，合安庆、桐城诸路来攻，廷香出击，屡有斩获，而贼聚益众，江中贼亦逼城下。廷香豫乞救庐、舒大营，久未报。及贼大至，何桂珍檄蔡萼、沈承贻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至邑，则纵兵大掠，遇贼反走，贼益焚四野，火光烛天。廷香夜登陴，望救不至，拊膺泣曰："吾志清逆乱，不克，而重祸乡里。势穷援绝，来者非人。吾死此，分耳，乱将若之何？"数日，粮竭，萼、承贻引遁，城遂再陷。廷香率死士巷战，自午夜至黎明，从者仅三人，力尽死之，允升同及於难。

初，廷香将倡义，或危其事，尼之。廷香从容曰："如若言，乱将谁拯耶？"其人悚然退。及事急，将自裁，或夺刀掖之行，廷香抗声曰："复城守城，虽非吾责，吾义也。城危而走，义何居焉？出郭一步，非死所也！"比战殁，邑人求得其尸，藁葬之。诏建专祠庐江，予世职。

子长庆继其志，累官至提督，以功显。

孙家泰，字引恬，寿州人。大父有善行，仁宗尝书“盛世醇良”四字颜其门。家泰生有殊禀，嬉戏异群兒。每出语，长老惊若成人。未冠，补诸生。道光二十九年，入赀为员外郎，分刑部广西司，治牍明决，为上官所器。咸丰三年，粤寇窜扰江、皖，工部侍郎吕贤基奉命回籍督办团练，请以家泰从。时皖南北郡邑相继不守，官吏望风避走，群盗蜂起。定远陆遐龄倡乱据城，道路梗塞。朝命再起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天爵就询策略，家泰密为擘画，数旬之间，遐龄父子就擒，胁从解散，馀盗敛迹，寿春兵以骁勇闻。

军兴，徵调四出，留镇者少，又乏食，巡抚檄家泰劝捐募兵为固圉计。寿故繁庶，富家大贾务厚藏，鲜远识，无应者。家泰则尽货其赀产以济用，所募皆敢死士。明赏罚，严简练，一军肃然。庐、凤、颍、六安诸寇惮其强，不敢窥。寻，天爵卒於颍州，舒城再陷，吕贤基死之。家泰失所隶，势遂孤。寻为人所构，吏议落职。家泰语人曰：“时事糜烂，守土之吏，畏贼如虎狼，而视民如鱼肉，是驱良入於暴也，吾无死所矣！”自是杜门家居，口不言兵事。既毁家佐军，贫甚，菽水养亲，晏如也。

既，贼氛益炽，诸州县团练，多阴附贼，而凤台苗沛霖所部尤横桀不可制。初，沛霖为诸生，请於知州金光箸欲练乡团，而自为练总，光箸不之许。沛霖遂聚群不逞为乱，邻邑豪猾多归之。官军畏其众，遣人招抚，授以官，为羁縻计。数年累荐至川北道，加布政使衔。沛霖不奉命，南据正阳关，北扼下蔡，继袭怀远，陷之，号称苗练，骎骎逼寿州。寿人恟惧，谋聚保，众议非家泰莫属，辞不获，强起。号召部曲，上书军帅，力主剿，未报。

沛霖遣谍入寿州，家泰杀之，沛霖益怒，尽发其党来攻，守者恐不敌。忌家泰者，乃倡言献家泰与其副蒙时中於贼，以纾寿祸。有司迫行，众大譁，将以力抗。家泰夷然曰：“吾昔募健兒刺苗逆悍将，今又戮其谍，欲甘心者我也。守土非其人，顺逆不明至此，事之不济，天也。吾身许国矣，吾死而城安，其又奚恤？”遂仰药死。既殁，按察使张学醇复缚时中付贼寨，并遇害。是年九月，沛霖卒陷寿州，家泰家属被执，不屈，皆死之。

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至，沛霖败死，寿州平。闻家泰一门死事状於朝，诏赠四品卿，照阵亡例赐恤，建祠寿州。父赠祖，

弟家彦、家德，子传洙，咸恤赠有差。

江图悃，字汝华，旌德人。富胆略。经商，寓舒城。侍郎吕贤基办团剿贼，过舒城，与图悃一见相契，特命带乡团，扼守舒城冲要，贼不敢过。三年十月，桐城被陷，乘胜至舒城，贤基战不利，死之。图悃犹力战，狂呼杀贼。久之，贼至益众，援兵不至，殁於阵。图悃前以助饷赠知府，至是殁，舒人义之，相与私谥曰仁惠。宣统初，补谥庄洁。

程葆，歙县人。道光十三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咸丰二年六月，外授广东肇庆府知府。时粤匪麕集皖境，谋犯浙江，葆赴任，道经杭州，巡抚何桂清奏令回籍治乡团助剿。五年，贼陷休宁，葆率民团出境援，与官军会击於东、南二门，毙贼目，贼惊退入城。诸军连夜进攻，贼由西门遁，遂拔休宁，乘胜克复石埭。自是葆益激励乡团，屡助官军剿贼，徽郡肃清。旋檄赴杭助守，城陷，死之。

彭寿颐，字子文，江西万载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粤匪连破江西郡县，知县李皓弃城遁，寿颐率团练御贼，追剿上高、新昌，皆捷。以筹饷忤李皓，皓袒奸民，寿颐揭前弃城事。巡抚陈启迈夙讳贼，恐上闻，以蜚语诬捕寿颐，欲致死灭口。钦差大臣曾国藩奏言："数年以来，谕旨谆谆，饬行团练，多无实效。惟湖南平江县、江西义宁州以本地捐款练本地壮丁，屡歼悍党，为贼深畏。四年，义宁之捷，巡抚陈启迈冒功滥保，遍私亲暱，人心解体，团练遂散。贼再攻州，抵拒经月，省兵竟无援救，城陷，屠民数万。向使练丁尚存，何致惨祸如此？五年，饶州、广信之失，鄱阳、兴安之失，陈启迈通融入奏，宽减处分。万载之失，知县李皓有避贼重咎，举人彭寿颐有剿贼殊功，奸民彭三才有餽贼实据，陈启迈竟袒庇属僚，架诬团练义士。餽贼不斥，避贼不劾，独於剿贼者，目为豺狼，指为逆党。臬司恽光宸，逢迎喜怒，褫革逮拘，酷暑重刑，百端凌虐。臣以寿颐才识卓越深沉，叠商留营效用，陈启迈坚僻不悟，酿成冤狱。义宁之团，以保举不公毁於前；万载之团，又以讼狱颠倒毁於继。人心何由固结？大局恐致贻误。"奉谕："陈启迈革职，恽光宸交新任巡抚文俊查办。"寿颐早以刑毙矣。南昌梅启照尝云："国藩雅度无怒容，惟於寿颐逮狱，深为愤痛。"七年，刘长佑败，新喻、袁州三县民率丁壮助军，军复振，世益以此思寿颐。

陈介眉，山东濰县人。道光十八年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江苏，署宿迁、盐城等县，擢通州知州。屡获海洋巨盗，擢知府，授河南归德府知府。咸丰三年，捻匪窜虞城之杨家集，介眉督兵追歼三百馀，生擒

二百馀。粤贼陷归德，褫职回籍。十一年，捻匪窜山东，抵濰县，介眉迎剿，与候选训导陈威凤、武举谭占元等，均力竭阵亡。复原官，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专祠，并祀威凤、占元及同日阵亡之武生千总衔陈执蒲等。

同县人亓祈年，道光五年举人，截取知县。捻匪炽，祈年治西乡团练，匪窜县境，祈年登圩固守。圩破，率众巷战，力竭被缚，骂贼不屈死，侄文丰等同时阵亡。恤赠道衔，赏世职，建专祠，文丰等附。唐守忠，钜野人。咸丰初，为平阳屯々官。四年，粤贼陷钜野，土匪窃发，守忠闻警驰归，遭匪劫，仅以身免。与乡人生员张桂梯、职员姚鸿杰等议举团练，为守卫计。旬日集义勇五千馀人，分三队，捕斩土匪数十名，贼遂遁，嘉祥、钜野间悉平。土匪惧，以所劫物□展转还守忠，并乞随团剿贼，誓不为乱，守忠察其诚，纳之。时年饥人乏食，守忠使子锡龄偕张桂梯各村劝捐助赈，富出赀，贫出丁，括计馀粮，计月分给，谓之均粮，而团练之势愈固。曹州、济宁两属乡团来附，贼不得逞，去。

五年，河决铜瓦厢，郓城、钜野、嘉祥等县当其冲，守忠闻丰工黄水下游淤涸成滩，官出示招垦，因率灾民数万人南下认种。仿屯田法，以教谕王孚、千总唐振海等分领之，名曰湖团，亘二百馀里，濬沟筑圩，编保甲，严守望。徐州、萧、砀、丰、沛等县人闻贼警，则相率投避，得免於难者数年。

八年，捻匪来犯，守忠率团遮击，擒贼樊三、丁豹等斩之，叙功给五品顶戴。十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令守忠随官军助剿，败贼大刘庄。同治元年，捐助军饷，又捐已垦熟田为鱼台书院经费。二年，白莲池教匪由滕县偷渡湖西，守忠截击，生擒贼目陈周等多名，馀匪悉遁。

四年九月，捻匪张总愚、任柱等悉众来攻，守忠集丁堵御，一再请援兵不至，力战六日，众寡不敌，死之。方守忠被围，贼数使招降，守忠誓死拒之。及战败，与族叔千总振海、子生员锡彤同被执。贼舁至铜山袁家庙，多方胁之降，守忠骂不绝口，遂并见害。江督曾国藩疏请优恤，建祠立传，从之，赠道衔。子锡彤，照四品以下阵亡例议恤，给世职。寻在沛县捐建专祠。

吴山，字岩青，河南光山人。生三日丧父，母周守节抚孤，家极贫，纺绩供山读书。道光二十五年，举於乡，会试不第，留京三载，与袁保恆、裴季芳相切磋，声誉日起。时光山有匪患，山以寡母在堂，二子尚幼，又无期功强近之亲，就拣选知县职，仓卒归。

先是，邑民郭三，凶黠。兄弟七人，郭五、郭六尤悍。郭三充县皁役，满布党与。知县水安澜恇懦，为郭三等挟制，无所不至。彼时有“郭满城”之谣。郭三充卧龙台乡保，倡首为匪，向四楞子、曾传佐等，皆领杆头目，肆行劫掠，并至各乡按亩加粮供食，并勾通亳、寿各州各匪，谋杀官起事。山有乡望，众举为团首，倡办团练，地方恃以安，而郭三忌之。

咸丰四年四月，郭三纠众突至小向店派粮，山拒而不纳，寻，集乡团与之抗。匪巢卧龙台，距小向家集仅十二里，郭三扬言非杀山不可。或有劝山走避者，山曰：“我所以触匪怒者，原以抗匪派粮，若临难而逃，任匪所为，则初志谓何？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挺身督乡团与战，众寡不敌，被擒，山骂不绝口，匪怒戕之。后俞御史刘毓楠奏建专祠。

俞焜，字昆上，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三年，迁御史，奏请申明律义，以正伦纪，略言：“律载‘弟妹殴同胞兄姊死者皆斩’。注云：‘殴死期亲尊长，若分首从，则伦常斁矣。’此古今定律，所以维名教也。其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之犯，向律拟斩，定案时夹签声请，叠经改为斩监候，归入服制情实。自道光三年御史万方雍奏，将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下手伤轻之卑幼，均科伤罪。刑部定为条例，至今沿之。因思例从律出，例因时变通，律一成不易。致死尊长，岂得仍论伤之重轻？今以勉从尊长，下手伤轻，止科伤罪，则与‘死者皆斩’之律未符。此例既百无一抵，何以肃典刑而正人心？请仍遵不分首从本律，夹签声请，以昭平允。”下部议行。

十七年，授河南彰德府知府，以东河大工劳最，用道员，擢永定河道。调衡永郴桂道，缘事降调。咸丰九年，督办团练，操防勤奋，复道衔。十年，粤贼乱炽，焜商遣驻防军守独松关，李秀成犯杭，焜与侍郎戴熙登陴拒守二十馀日。城陷，巡抚罗遵殿殉之。焜凭栅堵御，与满城犄角，复相持五日。弹尽，栅毁，贼众，焜犹手刃数贼，矛洞胸，殁於阵。明日，张玉良援师入，将军瑞昌会击，贼卻而焜已死。论者谓满城之存，焜有力焉。赐谥文节，建专祠。同殉之继室陈氏，女蕴祺、蕴璿附祀。

同县戴煦，字鄂士。增贡生。候选训导。精算术。西人艾约瑟见煦所著求表捷术，心折之。又工画，神似倪迂，评者谓出乃兄熙上。熙既投水殉节，闻之叹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著有庄子顺文，陶靖节集註，四元玉鉴细草，对数简法诸书。熙自有传。

张洵，字肖眉，钱塘人。咸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在上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十年，粤匪由安徽窜浙江，杭州省城被围，巡抚罗遵殿奏入，洵请假省亲。上召见，垂询浙省军情。洵抵浙江，杭州失而旋复。先是洵母谈氏，因贼逼杭城，率洵妻施氏，洵子惇典、从典、叙典、念典，女喜姑阖门赴水，被救得不死。施氏即命惇典、念典等护其姑出城。贼至，施氏遣喜姑先投井死，自率叙典跃池中殉焉。杭州将军瑞昌以闻，上嘉施氏孝义兼全，下部旌恤。

寻，洵母自以老需人侍奉，为洵继娶劳氏。未几，丁母忧，洵省城无房产，僦居於仁和县之永泰镇。十一年，贼大股复犯浙江，馀杭、萧山相继失陷，省城被围。洵念受恩至重，不忍坐视，乃自永泰镇挈眷赴省，与官绅筹守御；并谋诸巡抚王有龄，会合驻防兵，力通江路。顾贼势张甚，围城两月馀，城陷，洵与劳氏、惇典、从典、念典皆死之。洵兄濂之妻李氏及女九姑，亦先后殉焉。

方城之垂陷也，洵闻警，即索衣冠北向叩头毕，赋诗三绝，有“白云堆里吾将去，前辈风流有戴公”之句。书竟，授仆张升，遂投井死。同治元年，太常寺卿许彭寿以闻，以“一门六口，同时殉难，实属深明大义，忠烈可嘉”褒之。八年，国子监司业孙诒经复请加恩予谥建祠，允之，谥文节。

锺世耀，字啸溪，仁和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移疾归，负乡望，城再陷，贼将授以伪官，绝粒殉节。

孙义，字朴堂，钱塘人。道光九年进士，官福建仙游县知县，有循声。告归后，课徒自给，同时殉难。

汪士骧，字铁樵，钱塘人。袭世职，授杭州营千总。擅诗名，工篆隶，晚年作小楷尤精。咸丰十一年，贼再至，先以年老休致，居危城中，神色自若，日以忠义训家人。赋诗有“我死家人生，辱家即辱我”等语。城破，全家皆跃水死。

钱松，字叔盖，钱塘人。嗜金石篆刻，有文誉。贼初陷杭垣，先期具药汁，誓死。家傍清波门，贼从此入，遂与家人同仰药，麾侍者还其室，曰：“今日得死所，而男女颠仆一室可乎？”语定而绝。

毛雝，字西堂，钱塘人。诸生。事亲孝。年十三，能作大字。工书，得润笔尽给贫乏。督办东北隅团练，城再陷，自缢死。

魏谦升，字滋伯，仁和人。九岁能文，弱冠后雄长坛坫。尤工书。以廪贡生选仙居县训导，不就。家居西马塍，以著述自娱，垂五十年，有书三味斋稿。贼自湖州逼省城，家当其冲，或讽宜移居避之，不应。贼火其庐，乃挈妻子走灵隐山中。贼退，侨寓城中，啸歌不辍，自号无无居士。城再陷，谦升方老病，驱至万安桥下死，妻周氏同时殉节。周能书，世以鸥波夫妇拟之。

金鼎燮，字承高，秀水人。诸生。咸丰季年，署临安训导兼教谕。以事诣省城，寇至，围久，粮绝，至煮箧上革以食。城破，杂难民中出，至临安，率乡团御寇，死之。

庚辛之役，省城再陷，杭人殉难者至众，而旗营死事尤烈。其著者：协领巴图兰布等守花市营门，佐领德克登额、佛尔国纳、德勒苏等守钱塘门，呼松额、格勒苏、印福等督队出涌金门，皆迎战，奋刀杀贼，先后阵亡。又协领赛沙畚、连生等，佐领萨音纳、伊勒哈春等，防御贵祥、明阿纳等，骁骑校志善、佛尔奇纳等，文职如知府伊丽亨等，武职千总安忻保等，皆阵亡。合营纵火自焚，男妇死者八千馀人。

包立身，诸暨人。家五十八都之包村，世业农。性朴鲁，里党莫之重。咸丰十年，忽能言休咎，多奇中。节食茹素，夜则结跏趺坐。时贼氛渐偪，人怀忧惧，争奔询，立身惟以行善为勖。人疑信参半，不知其嫺武略也。

十一年九月，贼陷绍兴府，他贼复自金华来，诸暨亦陷。於是首倡义旗，从者响应。村踞山，三面皆水田，惟一路由塍埒达村。贼焚掠至其地，立身以静待动，入者辄为所毙。避贼者麕投之，栖止无隙地。乃益选壮勇成劲旅，贼来攻，数不胜。立身不出村剿贼，贼至则战，战则身先，当其锋立踣。众见贼易击，虽文弱者亦挥戈从事，间谍入村者，罔弗获。无事则焚香默坐，有所指挥，从之必胜，远近惊以为神。贼惮甚，使素稔立身者招降，立斩之。乃悉纠数郡悍党，更番进攻，而往者辄衄。群贼闻调攻包村，如就死地。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馀万，精锐强半尽。

贼目有周姓者，眇而通形家言，乃周览村外，悉其川源山脉。会旱，溪流弱，贼壅其上流，遂无涓滴。村外井水，贼举腐尸填之，出汲，则先以火器越井而阵，后人出尸乃得汲，腥秽不可饮，然且难得。人众食寡，贼又四面断粮道，不得达，贼遂索战无已时。每合阵，所损相当，势不能久持，终无一人言降者。贼遂阴穿隧道而以金鼓声乱之，

立身不之省。

七月朔日，贼穴隧道自村社庙出，即纵火焚庙，众出不意，大乱。贼遇人即杀，未遇贼者亦仓皇图尽。立身见事败，与其妹凤英率亲军数千人死战，溃围出，至马面山。贼蹑之，围数匝，鏖战不得脱，中砲死。凤英亦力竭自刎死，全家皆遇害，从者亦无一得脱。合村死者，盖六十馀万人。

王玉文，字纬堂，金华人。性强毅，好谈经济。道光二年举人。咸丰四年，授於潜教谕。会粤寇据金陵，数上书当道论兵事，指陈两浙形势甚悉。既而浙壤告警，奉檄领兵守天目山，又令堑於潜、临安山谷，防贼阑入。既至，躬自履视，得某关废阯，实为要隘，因建言修之。初偕昌化教谕高文禄行团练，於潜令素与玉文忤，多方挠之。及是议筑关，益譁然以为多事，而玉文锐於自任，不之顾。

十年，贼陷杭州，玉文将百人扼关，欲乘贼归击其惰，文禄力赞之。於是昌化、临安、新城及本境山氓，咸持梃原受节度，官绅交阻之，事遂寝。玉文恚甚，乞病归，甫束装，闻寇至，叹曰："临难而去，非夫也！"乃辍行。適援军至，玉文戒以守关毋出，不听，战五昼夜，众寡不敌，弃关走。贼入城，官皆遁，有门下士偕二舆夫、一担者来迎，玉文坚不去，迎者旋散。乃朝服挟刃坐，一贼当先入，格杀之，即举火自焚。遗书付其子曰："天热，吾清白之体，不可俾郁蒸，有盐硝，举以自化，汝曹毋过悲痛也！"寇退，得其尸池水中，朝服爇去，跣一足，众哭殓之。以其先有告病牒，大吏不以殉难闻，士民咸以为冤。

孙文德，嘉善人。咸丰十年，年八岁，贼陷嘉善，家人携出城，遇贼，相失，独至村舍。薄暮，十馀贼入舍就炊，将休矣，文德潜乞砒毒於卖药人何桂生，密启釜置之。饭熟，贼方饥，食之，毙九人。二人未食，大骇，考掠文德，奋身大骂，贼杀之。

李贵元，字祥枝，永康人。事母孝，以强有力闻。贼至，年已八十，乃出其大铁鐧击贼。贼惧不敢动，贵元从容登楼。及群贼拥至，贵元遂遇害。越日，其子求遗骸以出，贼亦不之罪也。时钱塘汪玉璋、义乌金士玉、长兴副贡生王泰东，均年逾八十，先后预於难。

富阳瞽者陈小福，避山中，从贼者识其神卜也，囚之。官兵攻急，贼势蹙，乃命之卜。小福曰："若辈必尽死，无遗类，何卜为？"贼怒，剜其目，磔之。

皮匠某，逸其姓名。十一年，围急，闽兵绝粮，不欲战，巡抚王有龄登陴泣。匠忽手百金至，叩首曰："小人劝苦，蓄得百五十金，今留五十金自赡，馀请助饷。"有龄为榜示辕门示劝。城陷，匠自经死。

罗正仁，湖南郴州人。诸生。咸丰三年，土匪蜂起，三月十四日夜半，突有贼数百人攻入城，戕知州胡礼箴。正仁急起，倡办团练，获贼二十馀人，杀之。由是各处效法，不数日，诸匪咸扑灭，馀党恨正仁刺骨。会粤匪陷州城，土寇与合，正仁复率团要击之。贼悬赏购正仁，正仁走避。久之，闻母病，归，贼侦知。一日昧爽，突有贼三人至其家，正仁猝无所备，乃率二子春官等御之。俄贼众奔至，众寡莫敌，遇害。二子亦受重创，佯死得免。后春官痛父，更集团，日以剿匪为事。五年，城再陷，率团复攻之，每战奋不顾身，多斩馘，为乡里所倚庇。

同州人陈起书，字通甫，幼从兄起诗讲求经世学，由附贡生候选训导。道光十三年，逆瑶赵金龙叛，起书条陈御瑶策，知州姚华佐多采用之，州城得无患。金田贼起，起书谓西粤一隅地，贼不能久居，必窜楚。窜楚，则大军必扼衡州，郴、桂将首受祸。遂画守御之计，州牧不能用。乃纠同志自集团丁於观音寨、大头陇，并筑堡、修墙为坚壁计。无何，贼果至，闻州境有备，遂引去。时土寇邱倡道煽乱，扰及闾里，上官檄官军剿之，不获。起书命次子善墀、戚张树荣依计诱擒之，并获贼渠黄中凤，事平。咸丰五年四月，广东贼何禄寇宜章，五月，州城陷。起书率团练扼北乡，贼不敢犯。有东乡戚党招起书为画守御策，禄適湘乡王珍率师由衡州来援，乃命善墀迎师，自往东乡，行抵塘溪，拟联络瑶岭乡民以拒之。而土匪咸通贼，侦其往，中道要劫之，遂被执。群贼久耳起书名，拥於坐，宛转诱降，起书骂不绝口，抵死不降，贼遂计议俟何禄至，乃缚其手，日夜环守之。起书於八月七日绝粒，死之。

陈景沧，字少海，龙阳人。父永皓，直隶长垣知县，有声於时。景沧幼凝重，守道义，留心经世之务。以咸丰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粤乱作，湖北巡抚胡林翼治楚军备贼，徵辟贤俊，以景沧佐军事。积功保知府，命筹饷岳、沣。景沧剔除宿弊，事集而民不扰，尝曰："筹饷病民，已非善政；若更贪其利，是官民交病，吾不为也！"不数年，以亲老辞归里，闭户山中，侍养之馀，以读书为乐。同治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往福建，湖南巡抚刘琨亦强起景沧，景沧咸谢不赴。八年，丁父忧，哀毁庐墓，益远人事。

初，军兴，募民为勇，越境击贼，湖南尤盛。暨贼平，勇散归，不事生业，相率入哥老会。哥老会者，起四川，异姓相约为昆弟，同祸

福，结盟立会，千里相应。其盟长之大者，辄拥众数千人，横行郡邑，吏莫敢诘，良懦惮之，则入会求庇。入者既众，势乃益厚，流行湘、楚间。初但为奸盗，均其财，继焚掠村市，抗官兵，窥城邑。长沙、衡州诸属，屡扑屡炽。十年，益阳何春台，龙阳刘凤仪、刘继汉等，率会众为乱，聚县西安化山中，距景沧家十馀里。景沧闻变急，密告巡抚，巡抚檄益阳、龙阳两县往捕，会众方传檄诸州县党人，约同时发难。未至期，捕者適至，遂先举事，犯益阳。途中值景沧，执之，景沧责以大义，数其罪。被数刃，骂不绝口，贼群斫之。长子克柉、次子克权从行，以身障景沧，并及於难。

景沧长身玉立，恂恂孝友。与人交，讷然若不出口，至论古今忠孝及国政得失，辄慷慨流涕，义形於色。事闻，赠道员，给世职。

何霖，字雨人，广西兴安人。少读书，以诸生食廪饩。抗志高尚，不屑屑治章句。性沉毅，有胆略。咸丰三年，兴安盗王苟满、赵廷兰等作乱，陷县城，囚官吏。霖闻变，匿老弱，自与族弟进贤急诣省求援，中道遇贼，为所劫。霖诡辞脱进贤，入见贼酋，贼素重霖，以上宾礼之。霖谬为甘言，饮啖自若。酒酣，因说贼酋曰："君等举大事，宜先收人望，蒋方第诸人，邑之豪俊，原假良马利剑为君辈致之，非常之业可图也！"贼喜，如约。霖遂以方第等六人至，留贼中，贼信不疑。霖阴谋方第间贼党，将乘间举事，会官军击贼灵川，屡胜，贼分兵攻金州亦败，众稍稍引散。霖遁归，偕方第一夜集乡兵，尽缚北乡诸贼。分守要害，号召邻乡团众，分三路攻城。贼不为备，遂复兴安，擒苟满等。官军至，献捷，主兵者攘其功，赏不及霖。益与方第倡言兴团练，立规约，厚饮给，人乐为用。贼党谋再举，惮霖不敢发。

四年，恭城贼陷灌阳，霖率兴安团屯边隘，贼不得逞。相持数月，乐平贼自别道来援，霖与方第议增丁壮，移营前进，遏其锋。十一月，次茗田，贼以大队从大风坳出犯霖垒。所部祗五百人，续调者未至，霖麾众迎击，奋斗竟日，力竭战死。方第暨其兄子二人并殁於阵。贼再入兴安，焚霖庐舍，尽杀其家人，霖父挈孙走临桂，得免。事平，兴安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蹇谔，字一士，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得教职。明年，谔还自京，適桐梓教匪杨龙喜作乱，长驱出娄山关，逼遵义。知府硃右曾要击，败还。贼遂以八月十六日围城，营郭外雷台山。是时黔中治平久，民老死不见兵革，初遭寇乱，众汹汹欲溃。独谔力言贼可击，於是人心稍定。久之，官兵渐集，而贼亦日附。谔谒提督

赵万春、布政使炳纲於螺琅堰，陈利害，请由石盘扼贼粮，拊其背，自领兵练四百人营马家河，复募二百人益之，屡战皆捷。

贼酋李七王者尤獷悍，以千馀人入贵阳大道，踞龙坪水口寺，谔率所部围攻，尽歼之。七王自焚死，贼气夺。十二月，官兵破东路樱桃丫，贼凭险拒战，不即克，谔以兵从中坪缭其后，大破之，乘胜进克羊耳丫。贼退屯金钱山，引渠灌田，计死守。谔令健卒负草涉冻薄而焚之，於是官兵攻雷台益急，蜀兵亦进复桐梓，龙喜蹙，遂焚巢夜遁。

五年冬，龙喜馀党邹长保再叛，围桐梓七昼夜，并据娄山关以遏遵援。谔复集兵练千馀名，攻夺娄山，解其围。期必灭贼，屡深入至寺冈。寺冈，贼巢所在，危峰攒刺，往往云雾，不见天日。谔勒兵直上，以身先之，猝遇伏，前锋为所败，谔亲率卒二十人搏战。贼众麕至，矢石交下，谔力竭死之。随行之王世洪、曾名标亦奋斗死，时咸丰四年十一月十日也。恤道衔，给世职，立专祠。

赵国澍，贵州贵阳人。咸丰三年，黔中土匪起，国澍方为诸生，居青岩。其地扼定番、广顺之冲，为贵阳屏蔽。乃散家财，倡团练，城青岩自守，随官军四出剿贼。十年，粤酋石达开窜贵州，陷广顺，围定番，众号二十万，贵州大震。国澍倡勇敢、救定番，民壮从者数百人。力战城下竟日，贼断其归路，死亡略尽。国澍匹马突围还青岩，登陴坚守，贼亦卻退。会贼以广顺之众益定番之围，道出青岩，胁降，不可。围三日，引去。

七月，定番陷，并力攻青岩，国澍随机应御，贼攻六月，终不能下。伺贼稍懈，乞援提督田兴恕，兴恕遣侄麒麟来，大为民扰，国澍斩麒麟以徇。兴恕亲赴之，前锋失利，责战益急。国澍策贼食将尽，请敛军坚垒障省城，檄清镇、安平、大定清野以待。贷土匪陈文礼等死，密遣入贼纵火，内外夹击，毁贼营二，贼每夜自惊。国澍以计间其悍酋，使相屠，遂大鬨，因与兴恕合兵乘之，贼崩溃。追奔至安平，复大破之，定、广诸城皆复。先是国澍剿平定、广土匪葛老岩、杨龙喜及平伐、摆金、平越、甕安诸贼，收复修文等城，累擢至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赏花翎。至是兴恕上其功，言："国澍毁家、筑城、练团、当巨寇，受攻半载，卒创贼，全省会，非优奖不足以劝士民。"命以道员即选，并总办贵州团练事务。

十一年九月，安顺仲苗匪警，国澍率黔勇七百，会总兵罗孝连剿之。十月，至安顺，仲苗蔓延镇、永二州，负险累年。其老巢曰养马

塞、乌束陇、蜜蜂屯、猛董山，孝连直捣乌束陇，国澍调团练分塞要隘，断贼援。养马塞贼惧，缚酋献地降，国澍乘胜攻蜜蜂屯。十一月，破水西庄阿打洞屯，贼诈乞抚，国澍佯纳之，使兵冒贼衣装，夜入蜜蜂屯，遂克其巢。群贼蚁居猛董，复会诸军围而歼之。

同治元年正月，石头寨等隘以次荡平，安顺肃清，加按察使衔。会杨岩保兵溃，上大坪苗夷槓匪踵败兵渡清水江，国澍闻警驰赴郎岱，击苗匪破之。连战皆捷，进剿水城。贼散踞洞塞，地皆险奥，国澍分兵雕剿，自夏经冬，破洞塞百馀。

贼走渡江，遂沿江设守，乃还省，请增兵协饷，以备深入苗疆。而御史华祝三、湖南巡抚毛鸿宾劾田兴恕苛敛，并及国澍残刻状。贵抚韩超为覆奏，辨甚晰，事乃寝。会开州知州戴鹿芝杀天主教士，法使愬於朝，复连国澍。盖兴恕尝欲逐教民，而国澍左右遂背国澍有毁教堂、杀教民事。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法使议，令国澍偿金厚葬，事已平矣；开州案起，并发前事，法使愬不已，朝廷命将军崇实等视其狱。二年三月，褫国澍职，遂撤团练局，苗事益急。

四月，大吏檄国澍督练勇渡泡江河。时沿江诸军饥溃，贼再内犯，窜光沙，势张甚。国澍兼程进，次百宜，贼众兵寡，遂被围。食尽援绝，力战，死伤过半。亲军数十人，拥国澍溃围出走，至徐家堰，贼大至，奋斗死之。巡抚张亮基以闻，赠太常寺卿，赏骑都尉世职。子四，次以炯，光绪十二年进士第一，翰林院修撰。

宋华嵩，四川工卩州人。咸丰九年，滇匪窜四川，华嵩自备军糈，以武监生倡办团练，保卫乡里。十年，川匪蓝大顺围州城，华嵩率团勇大破於五道碑，围解。嗣防堵夹门关、青草坡、大进埠等处，凡自贼营逃出难民，资遣无算。蓝逆扑蒲江，华嵩督团迎击，屡胜之，贼窜去。十一年，蓝逆由新津回窜，华嵩御之文华山南河岸，贼不得还，折入眉州。既而蓝逆别股复窜蒲江，踞青水溪，华嵩率团进剿，多斩获。卒因众寡不敌，殁於阵。

华嵩团练数年，捐银米数甚钜，轻财好义，能得人心，故所部练勇如王德明、王富举、王富义、杨镇川等，咸效死不顾。同治元年，总督骆秉章上华嵩死状，恤如例，於本籍建专祠。

伯锡尔，哈密回王也，其受封始祖曰额贝都拉，畏兀兒种人。康熙中，献玉门、瓜州地，立为一等扎萨克。再传曰额敏，晋封贝子。传玉

素卜，晋封贝勒，加郡王衔。三传至伯锡尔，於道光十二年进封郡王。同治三年，以助开渠功，加亲王衔，署理哈密帮办大臣。会南、北路各城叛回煽变，八月二十九日，哈密汉装回匪马兆强、马环等焚掠附城村庄，伯锡尔及办事大臣文祺率回丁出战，斩兆强、环，馀党溃，叙功赏用黄缰。

九月初二日，图古里克回匪马添才戕税局吏役及汉民七十馀家，南攻沁城，伯锡尔令章京巴海、守备赵英杰追捕，至北山板房沟，斩添才。四年二月，患陇右道梗，奏称由肃州东历蒙古漠南地，至山西归化城，往还可百日，请由此转饷。然台站旧在漠北蒙古，力疲不能增设，时哈密协标兵仅五百馀人，安西协援兵二百人，不足分守。缠回及汉民虽众，未习战阵，吐鲁番叛回频来诱，人情煽动。五月，回匪黑老哇、缠匪苏布格等反，办事大臣札克当阿中弹死，贼毁汉城，入回城，幽伯锡尔。

五年六月，巴里坤总兵何琯令游击凌祥趋救，攻拔回城，贼遁吐鲁番，伯锡尔奏留凌祥为副将。旋以叛党蔓延，奏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檄召明安郡王蒙兵，合巴里坤、哈密诸兵，共攻吐鲁番。又数遣使至肃州，请提督成禄出塞，皆不果。

十一月，苏布格率南北各城叛回五千人复来侵，凌祥以民勇三千、伯克夏斯勒以缠回五千人出御，覆没於柳树泉，凌祥遁。或谓伯锡尔：“盍行乎？”伯锡尔叹曰：“吾世受天子恩，备藩於此，临难何可苟免？”收残卒二千，复战於头堡，又大败，被执。明年正月，骂贼死，诏赠亲王。

列传二百八十一忠义八

姚怀祥 全福 舒恭受等 韦逢甲 长喜等 麦廷章 刘大忠等

韦印福 钱金玉等 龙汝元 乐善 魁霖等 文丰

殷明恆 高腾云等 高善继 骆佩德等 林永升 陈金揆等

李大本 于光炘等 黄祖莲

姚怀祥，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五年，挑知县，发浙江，权象山、龙游等县。二十年，英吉利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坚持鸦片之禁，耀兵宁波洋面，破定海，旋退出。二十一年二月，攻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七月，攻厦门，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八月，复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九月，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二十二年三月，攻慈溪，副将硃贵与子昭南；五月，攻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均先后殉难，自有传。怀祥於二十年適署定海篆，分募乡勇，为死守计，总兵张朝发撤之。城陷南门，怀祥负伤，立城上呼兵，无应者，愤甚，投成仁塘死。

典史全福使酒仗气，敌至，衣冠坐狱门。囚跳，叹曰："失城当死。况失囚耶？"敌入署，大呼杀贼，毙黑酋者一，丛刺死。翌年，再犯宁波、定海，则石浦同知舒恭受，游击张玉衡、外委武英太同死难。都司李跃渊则随总兵郑国鸿战晓峰岭六昼夜，与把总胡大纯、洪武琮，外委金钊同殁於阵。

是役也，慈溪大宝山死者，为即用知县颜履敬，参将黄泰，守备田锡、陈芝兰、徐宦、哈克里，千总阿本穰、魏启明，把总林怀玉、卢炳、邸法德，外委张化鹏、马龙图、何海、毛玉贵、王保元、杨福增；死镇海城者，为县丞李向阳；战金鸡山死者，为都司孙汝鹏，守备李云龙、王万龙，千总陈庆三、陈守澍、周万治，把总马金龙、汪宗斌、解天培、金□，外委林赓、吴定江；死招宝山者，为外委蔡步高。而山阴练勇袁乐忠以从间道导硃贵军至长碕迎战，为砲火所逼，从烟焰中跃起，投海死。

韦逢甲，山东齐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用知县，发浙江，累权宣平、馀杭、浦江等县。英吉利既再扰宁波洋面，将寇吴淞，先以弋船三

十艘进攻乍浦。时逢甲以督铸大砲，由镇海赴乍浦设防，就权同知。四月，敌遽由东光山上陆，屯兵皆溃。逢甲带乡团御於西行汛，死之。

同死者，为驻防副都统长喜，前锋协领英登布，佐领隆福，防御贵顺、额特赫，前锋校佛印，骁骑校伊勒哈畚、根顺、该杭阿及调浙助防之守备张淮泗，千总李廷贵，把总王荣、马致荣、孙登霄，外委马成功、硃朝贵。而伊勒哈畚尤惨，伏观山射夷，殪甚众，被执，磔死。子仁厚，袭职，殉粤寇。

麦廷章，广东鹤山人。道光十二年，以外委随剿连州瑶匪功，屡迁至游击。林则徐查办英吉利趸船鸦片，檄廷章率舟师驻九龙山巡防。英酋递书辩论，开导不服，遽开砲，廷章以大砲应之，毁双桅敌船。又潜约土密兵船助攻，复击卻之。英人既陷浙定海，遂溯大洋至天津乞和，朝命直隶总督琦善驰粤与议，海防遽懈。二十年十二月，敌乘不备，突进占大角、沙角，廷章时佐提督关天培防守靖远砲台。明年二月，敌船拥入三门口，断防御椿练。南风作，复以大队围横档、永安，截我军援道，进犯虎门。廷章奋勇御之，力竭死。

时同死者，为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游击沈占鼇，守备洪达科等。参将周枋则以拒敌乌涌战殁。三月，英人复由粤扰闽，攻厦门，犯内港，守备王世俊、蒋锡恩，千总张然迎击之，均以力战阵亡。

韦印福，江苏上元人。由行伍随剿滑县匪，有胆略，尝曰：“武官临阵，死生度外事，畏死不作武官矣。”累擢千总，为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擢署金山营游击。英吉利之窥吴淞也，提督陈化成守西砲台，誓死战，以印福忠勇，隶左右。二十二年五月，敌舰丛击之，化成被伤，印福救护不及，殁於阵。

化成之殁，从殉者八十人，其尤烈者：千总钱金玉，临危或劝避去，答曰：“金玉年十六即食国饷，今焉避？”遂及难；外委徐太华，善用砲，转移如志，击皆命中，被击死；把总许攀桂，拥护化成，谓：“主将与某等同甘苦，公报国在今日，某等报公亦在今日！”众心益固，卒饮剑死；把总龚增龄，迎战，刃数人，敌人围而擒之，钉手足於板，掷诸海；外委周林，率帐下巷战，中枪，先化成死。

时督师两江总督牛鉴，以砲毁演武□，亟退去，之苏州，又之江宁，敌遂由宝山徇上海，道以下官皆遁，典史刘庆恩投浦江死。内河不能深入舰队，乃由福山口犯镇江京口，副都统海龄战不胜，自缢死，寻谥昭

节。赴援游击罗必魁、把总赵连璧，均死之。

驻防员弁同与难者，为马甲长松，与子骁骑校祥云；佐领景星、爱星布、忄互明，防御恆山、尚德、恆福、吉成，骁骑校伊克济讷，文举人噶喇，武举人哈达海，笔帖式哈丰阿、恩喜，前锋校松宝、文魁、阿勒金图、喜兴等。迫江宁钦差大臣耆英等奏定款局，而五口通商之约成。

龙汝元，顺天宛平人。由行伍随剿广西会匪，以功累擢游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营。咸丰八年，英吉利纠合法郎西、米利坚两国，藉口换约，俄罗斯复阴助之，坚请在京师开议。议未定，舰队集天津海口，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汝元奉檄至，擢大沽协副将。九年五月，英、法兵船驶入内河，汝元手燃巨砲沉其船，旋中砲殁於阵，谥武愍。提督史荣椿同死，自有传。

是役也，诸国受创甚。十年夏，舰队复集天津大沽口，提督乐善奉命驻兵大沽，至则以关防交僧格林沁，令所部原留者听，得千馀人，誓死守。六月，敌兵自北塘登岸，七月一日，自石缝砲台击败之。相持一日，无后援。火药局火起，兵多伤死。乐善知不可守，遂投河死。从死者副将、守备各一，失其名。乐善谥威毅。

时副将魁霖在通州巡防，檄至天津助战，亡於阵，谥威肃。委翼长阿克东阿、侍卫扎精阿同死之。八月，敌遂北犯通州，图占西仓，监督觉罗贵伦与同官玉润衣冠对缢殉节。焚淀园，文丰外，员外郎泰清、苑丞泰衷全家自焚死。时文宗驻跸热河，命恭亲王奕□再议款局，而难始定。

文丰，董氏，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内务府笔帖式，历堂主事、员外郎、造办处郎中，充杭州织造，授骁骑参领。道光二十一年，充粤海监督。二十三年，偕两广总督耆英等遵议英吉利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下部议行。二十六年三月，授热河副总管，充苏州织造。差还，授堂郎中。咸丰四年，赏总管内务府大臣衔，历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七年二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寻署正黄旗护军统领。八年五月，管理圆明园事务，调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充崇文门副监督。又调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御药房、太医院事务。十年八月，命在圆明园照料一切事宜，是月英人闯入圆明园，文丰投水殉难。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同治元年，追念忠节诸臣，以“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褒之，加恩予谥忠毅。

殷明恆，江西南昌人。由武童投效水师营，擢把总。光绪四年，赴闽，隶平海中营师船司砲。时佛郎西既并越南，将窥滇省，其酋领军舰十四艘先犯福州，图覆船政局。十年七月，在马江发难，明恆阵亡。时毁兵船七，商船二，及艇哨各船俱烬，死者不可计。见奏报者，以参将高腾云死最惨，五品军功陈英战最烈。船厂学生带扬武舰叶琛，带建胜舰林森林，均登了台发砲，受弹，犹屹立指挥；充福星轮三副王涟受砲伤，犹枪毙敌兵多名，均以伤重阵亡。

是役也，战镇南关外，隶记名提督刘永福部下者，为武监生杨萼恩、哨弁何承文等；隶署提督苏元春部下者，为总兵孙得胜，副将黄政德、邱福初、陈义新、刘德胜、张大寿、刘玉贵，参将胡延庆、王绍斌、萧有明、黄世昌、石启官、张兴宽，游击萧宝臣、李纯五、吴少怀，都司黄均、任有锡、李逢桢、吴述元、周同芳，守备黄效忠、杨承禄，千总苏全璧、蒋全昌、李得胜，把总王有兴、李明德、杨春林、徐国庆、叶亚吉、梁玉辉，外委曹正亮，六品军功劳国丰，从九品黄汝霖等。

隶广西巡抚潘鼎新部下，纸作社之役，为副将苏玉标，都司陈福隆，把总张元鸿、顾玉芳；谅山之役，为提督刘思河，都司刘映谷、黄正寅、邓晏林、杜光湔，守备罗云高，千总俞谏臣、蔡得胜、孙其易，把总谢世和，六品军功万国发等。

隶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部下，战丰谷等处，为总兵黄喜光，副将胡阳春、武鸿来，参将左廷秀、谭家璐、王得永、蔡玉堂、黄祖富、左占元，游击陶得玉、聂章寿、王得才、柳臣玖，都司王天喜、陈永发、赵步云、谭连胜、胡克胜、田玉贵，守备邱正亮、邓青云，千总谢廷兰、张玉魁、杨大德、胡士英，把总萧恩清、王成吉，外委刘云汉、谢薛昌，六品军功黎占元、唐复兴、谭以明等。

隶福建巡抚刘铭传部下者，为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殷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分别上闻，赠恤有差，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则以宿将有功，战殁谅山，自有传。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由附生举同治元年孝廉方正，朝考用教职，署弋阳县训导。举优行，皆寒畯士，积弊为清。寻调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光绪十四年，举乡荐，会试不第，谒李鸿章於天津，鸿章，其父执也，语不合，投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廷议主战。六月，善继佐营官骆佩德乘英国高升轮船运送军实。

驶至牙山口外，日本举旗招抚，善继不肯屈。管驾英人先逸去，善继忿极，令悬红旗示战备，且进薄之。方与佩德指挥御敌，忽船中鱼雷，逾时，水势注射益汹涌，众强善继及佩德亟下，善继奋然曰："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佩德曰："如此，吾岂忍独生？"高升船遂沉，善继溺死，佩德从之。

时护行者为济远舰，亦为敌船在丰岛袭击，大副都司沈寿昌坚守砲位，竭力还攻。及中砲阵亡，则守备柯建章继之；复阵亡，则黄承勋继之。与军功王锡三、管旗刘鹍同与於难，争趋死地，奋不顾身，尤为当时所称。广乙快船管轮把总何汝宾，亦於是役中弹阵亡。

林永升，福建侯官人。入船政学堂肄业驾驶，派兵轮练习，周历南北洋险要，以千总留闽，充船政学堂教习。复出洋留学，归，晋守备，调直隶。从平朝鲜之乱，擢都司。赴德国接收代造经远快船，保升游击。光绪十五年，北洋海军新设左翼左营副将，以永升署理。办海军出力，升用总兵。二十年八月，朝命海军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登岸援朝鲜，日本海军来袭，我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副将邓世昌管带致远，都司陈金揆副之；参将黄建勋管带超勇；参将林履中管带扬威；经远，则永升主之。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沉日舰三，卒以敌军船快砲快为所胜，世昌战殁。提督丁汝昌坐定远督船，畏葸不知所为，又被伤，总兵刘步蟾代之。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是役也，血战逾三时，为各国海战所仅见。

永升而外，金揆、建勋、履中及守备杨建洛、徐希颜，千总池兆滨、蔡馥，把总孙景仁、史寿箴、王宗墀、张炳福、易文经、王兰芬，外委郭耀忠，五品军功张金盛，六品军功王锡山，均死之。世昌自有传。

李大本，安徽六安州人。咸丰间投效江西军营，以功累擢游击，复投效直隶，充哨长，晋副将。光绪二十年，日本犯朝鲜，叶志超统军往援，扼守公州，聂士成率五营驻成欢驿。敌军来袭，大本与游击王天培、王国祐同亡於阵。时武备学生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并赳健士，伏要隘，狙击敌前锋，以接应不至，皆死焉。士成旋绕渡大同江至平壤与诸军合，军无斗志，溃退相继。独左宝贵扼险恶战，死最烈，自有传。自是朝鲜无我驻军，敌遂内犯。

黄祖莲，安徽怀远人。少有志节，尝思立功异域。光绪初，入上海广方言馆，列优等，送美国游学。调天津水师驾驶学堂，旋派赴威远兵轮练习。叙千总，署海军中军左营守备，充济远驾驶二副。海军出力，以都司升用。中日衅启，说丁汝昌以“严兵扼守海口，而以兵舰往捣之，攻其不备，否则载劲旅抵朝鲜东偏釜山镇等处，深沟高垒，绝其归路，分兵徇朝鲜诸郡邑，彼进则迎击，彼退则尾追，又出偏师挠之。彼粮尽援竭，人无斗志，必土崩瓦解，此俄罗斯破法兰西之计也。”汝昌不从。及大东沟将战，又说以“海战宜乘上风，兵法贵争先著。今西北风利，宜乘其兵轮未集，急击不可失”。汝昌复不决，遂失利。

十二月，日人弃西路，南扰山东，祖莲佐总兵刘步蟾等守威海。时官军集关外，东路兵单，日军由落风港登陆，攻陷荣成，全力萃威海。祖莲挥将士开砲击敌，敌少卻，既复大集，诸军皆溃。二十一年正月，道员戴宗骞以力尽援绝投海，越数日，祖莲与刘步蟾及总兵张文宣、杨用霖等俱死之。时汝昌书降於敌，且要敌军不得残馀军，仰药死。后以死绥上闻，旨不予恤。或谓汝昌实为所部胁降，愤而自尽，降书则死后出洋弁手也。

时旅顺先陷，海军扫地，黄海诸要隘皆失守，将士多死事，以奏报有缺，不得书。其见奏报者，三等侍卫永山，在凤凰城战殁；游击李世鸿、副将李仁党与提督杨寿山分守盖平，御敌大将乃木军，战最烈，同时以力尽阵亡。步蟾、宗骞自有传。

列传二百八十二忠义九

宗室奕功 札隆阿等 觉罗清廉等 松林 文炘等

崇寿 韩绍徽 韩培森 马锺祺 董瀚 谭昌祺 庄礼本 冯福畴

宫玉森 景善等 宋春华 马福禄 杨福同

吴德潇子仲韬 成肇麟

宗室奕功，历官奉宸苑卿，至御前侍卫。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各国联军破京都，德宗奉孝钦显皇后西狩，奕功以世受国恩，未能随扈，引火自焚。妻祥佳氏、子载捷等，阖家投井殉节。

先后被难者，宗室有奉恩将军札隆阿，子朴诚等；奉恩将军缉御，子培善，孙存德、存厚等；文举人恩煦，子继勋、懋勋，从子启勋、世勋等；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德簿，户部员外郎恩斝，户部主事谨善，宗人府经历讷钦，头等侍卫德润，带队官钰璋，及奕鑫、载袍、恕诚、联德、恩溥、松达、善章、国文、松根、景璋、承惠、和桂、凤喜、吉辰、海明，觉罗有清廉、年瑞、德润、荣绵。

松林，巴雅尔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笔帖式累擢给事中。出知临安府，升云南粮储道，晋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内擢顺天府府尹，病解任，起为内阁侍读学士。联军犯京师，分守东直门，亲指挥砲火中，抵御甚力。俄中砲死，尸不可辨。

时阵亡者，前敌有世管佐领文炘，骑都尉玉麐、奎龄，笔帖式宝善，前锋校荣春，护军校玉连，骁骑校锺安、德昌，前锋舒元、明顺，护军秀亮、双禄、瑞升、文福、成福、恩启、常贵、成秀，把总文通，队官全成，队长全兴，领催崇宽、贵斌、崇欢、庆祥、广升、奎秀、永顺、暇安、恩庆、广立，马甲成恆、瑞喜、庆山、倭克金布、世昌、玉兴、恩隆、德胜、祥瑞、赓音布、董连元、保麟、裕安、长泉、保玲、王永立、保祥、李景瑞、田应时、张桂祥、李永福、清华、吉顺、全立德、玉崇、喜保、林长玉、布克坦、全保、喜寿、海宽、延禄、玉山、成昌、长福、松龄、柯永、文斌、徐培田、文达、庆连、兴瑞、李烨、保庆、清海、长春、恩常、保顺、广禧、广海、崇福、凤龄、成棨、双全、玉岑、汪恆吉，养育兵明禄、玉海、玉存、景立、关喜、庆禄、色勒、连贵、双寿、文奎、奎茂、齐德森、明保、永顺、泳全、常来、吉

禄、万善、立得、长桂、松樑、德成、长安，閒散全兴、松泽、德禄、连升、保盛阿、玉庆、德禄、广成、连山、倭克金泰、立海、德绪、富森、广海、崇福、荣羲、国安、祥桂、富顺、延茂、德全、恩隆、杨德福，枪甲吉庆、连魁、李长升、景英、文海，枪兵崇昆，砲甲吉安、文□、景瑞、张启茂、刘龙、富琪、全奎、全保、德凤、增锐、增辉、周奎斌，练兵桂普，队兵光辉、林庆。

东直门有护军参领贤普，世管佐领德续，公中佐领松鹤、锡昌、连秀，笔帖式荣山，骁骑校惠斌、倭什洪额、瀛绪、连桂、常浩、铭纶、凤启，护军瑞斌、常福、春安、普惠、德谦、恆有、兆芳、随善、同广、崇敬、恆斌、桂禄、三多，队官英璞、惠斌，领催德绪、常庆、成山、富顺、常全、双印、文森、松 、双奎、广义，马甲乔龄、锡瑞、田德贵、奎秀、广喜、宝庚、广禄、富通、明喜、广林、文印、德林、永山、锡连、荣和、永霈、长安、李忠、春元、得林、兴顺、福贞、文芳、文普、玉芳、乌云珠、达崇阿、德贵、明安、世达、黄培长、贵普、英玉、锡禄、文华、德本、春伦、成祐、崇庆、双奎、双海、立福、德保、润秀、奎秀、顺立、志亨、志隆、铭荣、崇喜、恩顺、连敬，养育兵庆林、双禄、隆福、宜绪、济堃、长奎、德文、长清、得隆、景立、得保、明增、成林、福祥、宝瑞、恩佑，閒散荣喜、崇仪、顺福、吉昆、长山、英振、阿炳、阿均、广成、连山、世瑞、承英、锡保、双兴、德玉、治得、和森、广立、李斌、世山、永利、长龄、铁寿、定坤、龙泰、凤林、凤祥、景珍、崇锡、存德、延龄、锡光、宝忠、得虎、奎福，砲兵恆安、国安、承万、吉恆、玉森、善溥、盛濂，队兵凌贵、伊立布。

崇文门有护军校富亮，骁骑校德瑞，笔帖式润普，七品官萨斌图，监生福寿，队官彤勋，护军庆升、定昆、世喜、富山，领催玉山、连英、国栋、文通，马甲志福、铁升、桂安、清海、巨泰、乌林、兴海、聚泰、玉保、成喜、恩沾、全顺、恩保、辅廷、达英、张仲兰，养育兵永禄、文斌、隆兴、德存、富宽、常寿、全禄、海玉、英鋆、松山、连升、存德，閒散文成、文亮、崇林、松山、常林、秀斌、松玉、忠福、巴克坦布、奎荣、崇海、绪顺、德清，枪兵文海，队兵恩保、德禄、隆兴，幼丁刘长立。

朝阳门有云骑尉富珠伦，恩骑尉连福，护军校富亮，骁骑校续魁，鸟枪蓝翎长松春，护军海秀、常福、乌林泰、万玉斌，前锋吉昌，领催常兴、保昌，马甲永安、福山、双喜、保勋、德福、铁升、兴海、长瑞、玉安、巴扬阿、乌林保，养育兵贵全、凌山、恩启、保春、涌澂、

德顺、裕泰、玉厚、成玉、赵文忠、闰福、文瑞、荣德，閒散长绪、文立、多太、诚堃、恆立、常兴、伊三布、文禄、常林、瑞申、恩锡、连升、松山、厚宽、张勋、松山、忠福。

东便门有游击韩万锺、弟韩万禄，千总庆馀，把总金钰，战兵王寿、李永福，马兵梁坤、张德舆。

德胜门有副参领祥存、世管佐领承瑞，骁骑校崇桂、领催柏铭、容刚、文惠，马甲锡连、桂启，养育兵常海，队兵荣喜。

安定门有笔帖式增俊，马甲立贵、长庆、德闰、卢检贵、恩寿、德平、长存、松禄、赵俊双、恆山、庄立、玉明、刘殿臣、长寿、荣桂、合海、袁明林、杨有春、文愈、文茂、文毓、连顺、施彬、文福、王玉凤、线长海、全英、煜祥、锺铭、傅合、连升、马玉和，养育兵恩绪、奎元、二立、文浩，閒散清联、德谦，武生长绪。

齐化门有护军校连瑞。

西直门有养育兵乌什哈，閒散全桂。

阜成门有敖尔布锺珊。

永定门有閒散长泰、玉泰、春祥。

正阳门有閒散清林、奎连、德胜。

宣武门有砲甲林广明，蓝翎长祥瑞，领催常连、景绪，马甲荣福、崇善、德斌、全顺、定保、荣庆、维明，砲手庆焕，养育兵松长，閒散英绪、续顺、崇海。

大清门有前锋玉兴。

天安门有护军参领玉山，副护军参领双福，护军校花连布，侍卫润志，前锋岐俊，护军永寿、文瑞、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

午门有副护军参领凤龄，前锋崇祥、桂丰，护军玉寿、德凯。

东安门有公中佐领松寿，步军校文通，领催延寿。

东华门有副护军参领长年，副令官英宽，蓝翎长富升，队官玉昌，护军恩秀、奎英、成光、忠明、贵庆、昆连、松群、玉山、阿杭阿、玉寿、恩秀、奎俊、成英、文广、托克托虎、常山、广庆、希拉布、他克布、连德，马甲长山，养育兵存山，閒散德元，技勇兵全贵。

西安门有养育兵永顺、德福。

西华门有马甲春明。

地安门有虎神营营总昆明，副护军参领恆谦，护军营管理祥瑞，护军队官凌魁，队长彦禄，护军常瑞、萨图布、永安、常山、双寿、兴斌，马甲文海、福山，养育兵崇恩、全苓、顺喜、閒散德祥。

紫禁城内有护军参领海忠，亲军校文玉。

守陴者有世管佐领德润，马甲锡秀。

巷战者有骁骑校多伦布，蓝翎长德英额、双贵，前锋凤玉、希拉奔、崇安、文英、荣昆，护军德玉、崇贵、崇福、崇兴，领催鹤鸣，马甲双福、长海、庆裕、桂保、长升、恩立、兴岱、存桂、常泰，养育兵英厚、文志、德成、俊成，幼丁元成、全祥、世增、乌凌阿、广林、广俊、松廕、松祺、松立、延尉、成明、广瑞，閒散全顺、颐霈、多山、庆禄，外委王文志、闻廷标、王灏、高玉、常存，百总郭立奎，管队张海、金松林，把总王洪铭，马兵彭玉恩、全祥，战兵李逢春、戴永福、彭玉堂、孟禄，守兵王政枢、刘永安、季茂轩，砲甲祥通，砲手白万泰。

死事者：宁寿宫员外郎诚年、笔帖式福臻在内值宿，七月二十一日巳刻，闻两宫西狩，即赴各殿封锁，至敛禧门外值房投井死。太庙五品官富亮，值班上香，洋兵突进，拒之，枪死。织工张继福，在绮华馆被戕。左营参将王长廕守署不去，以独力难持，投井死。护军连升值班端门；护军崇连，神机营呈递公事步军校赓音布、常福、胜喜，领催双喜，马甲存林、恩明，外委孙国瑞，技勇兵常有、隆祥、万昭，均在□值班；领催荣钤，养育兵定成，队兵布兴泰，均看守军库；南城正指挥项同寿，在署办公；户部书吏高世祥，总理衙门供事沈鹏仪、徐伯兴、洪瑞汶，均在署值班，与於难。

在先阵亡者：把总李锺山，外委李锺林，七月十七日，在张家湾御敌，不克，死。

先后被难者：游击王燮，五月二十五日在东便门弹压拳匪，被戕，并毁其尸；采育营部司杨光第，於闰八月二十九日闻洋兵至，衣冠坐营中，被枪死；把总张进志拥护同死。

均经留京办事大臣昆冈上闻，赠恤有差。

崇寿，温彻亨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入翰林，累擢翰林院侍读。变作时，不胜忧愤，仰药死。诏以“见危授命”褒之，谥文贞。

韩绍徽，字筱珊，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授主事，分刑部，勤於所职。拳乱初起，尝走同官，涕泣誓身殉。七月二十一日，自经於陕西司司堂。

掌江西道御史韩培森，巡城积劳，城破，绝食死。内阁中书堃厚，手书“见危授命”四字，与妻同缢死。

马锺祺，字维春，隶汉军镶黄旗。少为诸生，以袭一等子，例不得与试，授三等侍卫，擢二等，有文武才。初服膺陆、王之学，继参以程、硃、张、吕，不主一家。为人伉爽有奇气，慕孙白谷之为人，好与朝野贤士游，与语或不合，辄哦诗乱之，以此得狂名。光绪二十年，日本争朝鲜，廷议出师，锺祺上书请自效，遂从戎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器之，使统镇边马队。会和议定，遂归。二十五年，李秉衡奉旨巡视长江，亲访於家，疏请从行。拳匪祸作，冒锋火而北，秉衡殉难，锺祺护其丧归。归三日，京师破，锺祺自缢死。著五伦大义、马氏日记若干卷。

候选县丞董瀚，於城破日与弟候补巡检徵曰：“我等职虽微末，既读圣贤书，惟有以身殉国而已。”同时自缢。

涿州附生谭昌祺，闻城陷，怀药哭诸圣庙，仰药死。

举人庄礼本，留京读书。拳匪初起，即以为忧。洋兵入城，痛哭不食，后以一恸而绝。

州同衔冯福畴，在通州署办刑名事。七月十六日，敌入署，守护案牍，不屈，被戕。

东城司吏目、练勇局委员宫玉森，洋兵攻局，其女请避，怒投其女

於井，拔刀出战。伤数处，自知不免，亦投井死。

时同被难者，为原品休致礼部侍郎景善，前奉天府尹福裕，蒙古副都统耆龄，前察哈尔副都统明秀，冠军使文琭，工科给事中恩顺，刑部郎中汪以庄，兵部员外郎萨德贺、赵宝书，吏部主事锺杰，户部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刑部主事毛焕枢、王者馨，工部主事白庆、恆昌，理藩院主事英顺，光禄寺署丞多文，国子监助教柏山，候选道郑锡敞，前绍兴府知府继恩，分省知县王朝鐀等，见册报者千馀人。

全家焚溺服毒自经以尽节者众，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住东便门二闸，於七月十九日洋人攻城，势急，与诸弟率眷属仆婢三十二名，一时自尽，尤为惨烈云。

宋春华，字实菴，陕西三原人。光绪十二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天津镇标右营守备，与士卒共甘苦，所部为天津绿营冠。联军内犯，总督裕禄檄春华守城南门。城东南制造军械所不守，春华集其众曰："军械所存亡，天津生死系之。不夺归不可，胆勇者盍随吾出城！"皆应曰："诺！"率百馀人夜半潜出，及库垣，春华先登，众随之。枪中春华左股，众欲退，春华负创大呼曰："今夕之事，有进无退！"众争夺敌，死伤甚众，卒以守坚，退归城。已而敌兵日集，守土官多弃城走，春华慨语其妻陈曰："城孤兵单，终恐不守。汝当以吾子出求生，吾誓与城存亡矣！"语毕，登陴督战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数伤，犹死守不退。或劝少避，春华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归可也，俱死无益！"众感其义，无退者。敌毕登城，乃仰天叹曰："吾志不遂，负国恩矣！然自接战以来，杀敌过当，今日之死，亦无所恨。"以首触陴，脑出，死，年三十五。

马福禄，字寿三，甘肃河州人。光绪六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归河南镇标，以终养告归。二十年，循化撒拉回族以争教叛，固原提督雷正绾檄福禄往崔家峡、樊家峡协防，战辄胜。河、湟回匪继起，复助官兵获大捷。累功至记名总兵。

二十一年，河州诸回变，福禄本回教，回以福禄助官军，欲加害。福禄在城，人亦以回教为疑，独正绾信之。时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远驻起乍堡，命福禄率骑兵迎入河州城镇之，彦和犹豫不果行，叛回周七十乃纠众据山巅下击。福禄战二日，以失地利无功。彦和复潜走，军无统帅，贼益蹙之。福禄乃突围出南番境，至兰州乞师。沿路拔出难民数千，难民德之，状总督杨昌濬，昌濬以福禄孚众望，乃檄与兰州道黄云

由北路援河州。时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奉旨赴甘肃协剿，由狄道进兵。福禄率师至莲花渡，与贼隔岸相持，为福祥军犄角，卒解河州围。时韩文秀亦作乱，河湟提督李培荣、总兵牛师韩军失利，陕西巡抚魏光焘与福祥会白塔寺，议进兵。福禄入谒，陈乱事颠末，及前后战状，福祥奇之，檄剿叛回冶主麻於米拉沟。剿未尽，马营土豪马采哥应之，福祥部将石尧臣等告败，福禄复分道往援，首先陷阵，斩采哥，聚而歼之。冶主麻收馀烬由黑山趋米拉，复还兵破之，斩无算，用是有骁将名。

拳匪倡乱，福祥奉旨入都，檄福禄统马步七营、旗防山海关，寻移永平府，福祥入卫京师，檄随行。五月，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卻，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六月，福祥檄令攻使馆，中弹殁於阵，犹子耀图、兆图亦死，同殉者百馀人。

杨福同，直隶清苑人。同治七年，投军，累擢游击，从讨朝阳教匪。嗣以副将驻营大名，专力缉捕，以功记名总兵，分统练军左翼马队，兼统天津马步队各营。近畿拳匪蜂起，涞水尤甚，总督裕禄檄福同率队往。至史家庄，伏匪邀击，力御之，擒数人。次日，又败匪於石亭镇，擒首要梁修。福同不忍多诛，令限日解散，留马队三十人镇之。无何，匪以千馀众攻留队，福同率步兵数十驰援。将及石亭，群匪自沟中突出，白刃交下，创甚，犹格杀数人，力尽死之。从弁孙裕清、卢□兴璠俱力战死，赐恤如例。

吴德潇，字筱村，四川达县人。性至孝。博极群书，以进士用知县。庚子年，任浙江，西安、北京拳乱起，江山县土匪以仇教为名，连陷江山、常山，县人咸欲应之，德潇谓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歼。有罗楠者，素健讼，德潇尝严惩之，久含恨。结都司周之德，挟众指德潇袒洋教，劫德潇缚道署辕门，尽镊须发，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德潇骂不绝口。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并入县署杀全家四十馀口。事定，恤如例。

成肇麟，江苏华亭人。父孺，诸生，列儒林传。肇麟由举人官直隶知县，迁直隶州知州，署沧州静海，补灵寿，所至有绩。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和议梗，联军西上，覃及邑境，责供牲畜糗粮甚厉，肇麟壹弗应。俄而布政使廷雍檄至，令迎犒，肇麟自念："不迎犒，无以全民命；迎犒，则以中国臣子助攻君父；事处两难，守土之义无可避，惟有一死

耳！”乃缮遗牒遣人间道达府，媵之以诗曰：“屈体全民命，捐躯表素怀。”李鸿章状死事以上，谓其能伸大义，降敕褒嘉，赠太仆寺卿，谥恭恪，予世职。明年，允直督请，建直隶省城专祠。

列传二百八十三忠义十

刘锡祺 阮荣发 程彬 桂廕 存厚 荣濬 锡桢等 张景良 倭和布

周飞鹏 松兴 松俊等 宗室德祜 彭毓嵩 杨调元 杨宜瀚陈问绅

德锐 皮润璞 荣麟等 张毅 喜明 阿尔精额 斌恆等 谭振德 熊国斌

陈政诗 陆叙钊 齐世名等 罗长崟 曹铭 章庆 徐昭益 曹彬孙汪承第

吴以刚 陶家琦等 奎荣 王毓江 刘骏堂 锺麟 何永清 沈瀛申锡绶等

世增 石家铭 琦璘 毛汝霖 胡国瑞 张舜琴 锺麟同 范锺岳等孔繁琴

王振畿 张嘉钰 陈兆棠 冯汝桢 何承珍 白如镜 何培清黄兆熊

张德润 张振德 舒志 来秀 刘念慈 李秉钧 王荣绶 定煊 长瑞

巴扬阿等 王有宏 何师程 黄凯臣 戚从云 盛成 哈郎阿南山 培秀等

桂城 延浩 文蔚 佘世宽等 高谦 黄为熊 文海 赵翰阶 贵林 量海等

额特精额 文荣等 玉润 劳谦光 吉升 张程九 王文域 谭凤亭等

张传楷 孙文楷 王乘龙 赵彝鼎 施伟 李泽霖 胡穆林 更夫某

梁济 简纯泽 王国维

刘锡祺，字佩之，直隶天津人。毕业将弁学堂。第八镇成立，为正参谋官。光绪二十二年，南、北陆军於河间会操，筹度有劳，加正参领衔。

宣统三年夏秋间，革命党人之在武汉者数被破获，总督瑞澂恣意捕杀，人人危惧。八月十九日，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澂遽逃兵□监，省垣无主。於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锡祺时方赴沙市，以二十六日回武昌，各营争往迎谒，趣入见元洪，锡祺正色曰："国家岁糜巨帑练兵，原期君等为国干城，以御外侮。奈何一旦为人煽惑，遽尔发难乎？祸机一动，将无已时！吾不能为君等所为。"众闻之譁怒，即於坐中击杀之。事闻，照协都统例从优赐恤。

发难时，督队官阮荣发出阻，众遽击毙之。荣发邑里未详。

程彬，字筱竹，江西乐安人。时署鲇鱼司巡检。署在省城南，十九夜见城外火起，彬驰往救护，至望山门外正街，突遇陆军砲队入城，皆袖缠白布，彬大骇，厉声问曰："汝等反耶！此何为者？"众举枪拟之，彬益前致诘，遂遇害。以一巡检犯难而死，人皆哀而壮之。

桂廕，字辑五，姓嵩佳氏，满洲镶蓝旗文生。由刑部郎中、军机章京外擢施南府知府，调安陆，以治堤尽力名。安陆为襄樊门户，府城故无兵。武昌变闻，图守计，并牒道请兵，已而旁郡德安、荆州皆陷。十月初五日，郧阳兵骤变，围府署，劫印信。桂廕携妻富察氏趋入文庙，夫妇同缢崇圣殿中，死，衣带中书有"虚生一世，不能报国安民"数语。临殉难时，顾谓仆曰："葬我必北面！"官绅流涕敛之，葬城内阳春台侧。

存厚，字宽甫，正白旗监生。由内务府郎中选宜昌府，调办襄阳榷局。宣统三年十月，郡中党人应武昌，存厚挥家人出避，曰："吾嗣不绝，死无憾！"局丁旋絷存厚，拥至北门校场戕之，幼子被搜获，惊死。

荣濬，字心川，荆州驻防，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三十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北，补天门县。操行不苟。变作后，荆防旗人有自武昌脱归者，道天门，语状，且为荣濬危。荣濬以死自誓，集绅耆、练民团为保卫计。无何，党众来攻，遂被害。记名骁骑校炳安同死，仆成松亦殉焉。

同时殉国难者，为候补县丞锡桢，姓汪氏，汉军人。充沙市警察官，尽室被歼。簰洲司巡检方祖桢，安徽桐城人。鄂军头目将入湘，道簰洲，土豪某夙衔祖桢，嗾人杀之江岸石花街。巡检王萃奎，江西丰城人。佐穀城县，治盗有声。襄阳既变，属邑响应，盗渠絷萃奎及一子、一孙杀之。蕲州吏目骆兆纶，字文卿，湖南江华人。乱作，知州亡去，州人以纶习吏事，遮留之。纶请送母至汉口乃还，至治所，以全省皆陷，事无可为，愤绝投河死。又襄阳府某县典史，当变作时，晨起跽廨门外，过者叩头要入，得负贩者十八人。出银币二百枚分遗之，曰："平生所积止此！城破义不得活，请助我杀敌。"众感其义，各携肩舆长木及负担之具，噪而出。变军方踞府署，出不意击死者数人，俄而排枪起，某与十八人者皆死。候补知府张曾畴，字望屺，江苏无锡人。以书迹似总督张之洞，为之洞所赏，充文案有年，榷汉阳车站货捐。战事起，避上海，仇者诬为挟赀遁，胁还汉口，会计出入悉符合，得还。党人適同

舟，面辱之，捽其冠，遽投江死。候补知县联森，字植三，蒙古镶红旗人，隶荆州驻防。光绪八年举人，挑知县，发广东，改湖北。屡榷釐捐，能恤商。九月，道出汉阳，变兵争索金，慷慨大骂，遇害。子宝焯、兄子宝明从死。

张景良，湖北人。将弁学堂毕业生。游学日本归，充湖北新军标统。武昌既拥立都督，景良慷慨说之曰："朝廷已宣布立宪，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诸将惟公命是听，盍三思之？"变军怒，拘景良署中。时清兵攻汉阳，景良阳请赴前敌，以妻子为质，乃委充司令官。九月初六日之战，清兵卻，景良率砲队出，临发，砲予弹一枚，枪予弹一排，甫战弹罄，景良遽大声促军退，众不知所为，遂大溃，死者枕藉，清兵得进屯大智门。后廉其故，杀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

倭和布，字清泉，满洲正白旗人。家世以武功显，独兼肄文学。起家护军蓝翎长，历二等侍卫。拳匪之变，欧人侨京者多被戕，倭和布护之甚至。或诘之，曰："外人侨吾国，胜之不武。无故与八国构衅，败将不国，吾敢重召乱乎？"旋扈驾西行，家人初以为战死。出为湖北均光营参将，擢施南协副将。川寇陷黔江，率所部赴援，获其渠，斩以徇。武昌变作，鄂将屯宜昌者应之，倭和布时以裁缺寓宜城，被执，劝降不应，以得死为幸，遂枪杀之。

周飞鹏，字翔千，江西新建人。由武举人累官都司，充湖北襄防马队管带，驻老河口。鄂军变，县无赖出狱囚，纠水师营谋变，飞鹏持不可，出佩刀与斗。枪及马腹，坠马，枪继至，洞胸死。裁缺荆州城守营参将玉萼，亦遇难死之。

松兴，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诸生改武职，累官协领，记名副都统，充常备军统领。变兵入城，被縶入鄂，叱使跪，曰："吾朝廷大吏，城不保，义当死。头可断，膝不可屈！"士绅三十馀人驰救之，已及於难。其戚善吉、庖人福全皆从死。

驻防之同时殉难者，在武昌有兵备处提调松俊，守楚望台火药库，变兵攻库，力战死。三十标队官重光，守簿库，变兵掠取库储，重光大呼："保全名誉！"被枪死。妻赵，子春年、长年、宝年同日殉。四十一标排长色德本，三十标副军需官宝善，二十九标排长德龄、队官东良、排长德培，均战死。前泰宁镇右营都司荣锦就养子书记官朗察所，拔所佩剑自裁，侄迎吉及朗察举室自焚。骁骑校哲森以领军械至省，自刺其

腹死。陆军小学教习举人迎禧，平时於古人之当死不死者辄痛诋之。变作时，衣冠坐讲堂，及难。副军需官荣勋仰药死，子额勒登额、穆贞额殉之。第八镇执事官锦章谋召同志抵御，中途遇害，父荣喜即自尽。司书生恩特亨、云骑尉荣清、排长仓生光均大骂不屈死。文生楚俊在督署，金培、荣森，司书生钰寿、讷尔赫图均在省与难。

在荆州者，联长泽麟愤全省尽陷，发枪毙数人，被害。协领志宽，排长额哲苏、依成额、关斌魁，恩骑尉扎勒杭阿，队官王荣耀，均亡於阵。生员秋培城陷自尽。防御多瑞仰药死。记名骁骑校金霖尝作万言书，以旗制不良，力主变更，人多笑之。及变作，发枪自击死。又知县用模范讲习所所员根寿於羊楼峒，文生陆营司书生定海於施南府，均死之。

其后死於江宁者，为生员占先、文志、恩昌，武生林福。死镇江者，为生员荣有；副将赫成额则随端方在资州，兵变遇害；军谘府军谘使良弼，自有传。

宗室德祜，字受之，隶正蓝旗，不详其支派。宣统二年，由礼部仪制司郎中选授凤翔府知府。三年九月，西安兵变，德祜闻警，即与知县彭毓嵩筹备。有湘人刘瑞麟，以武职留陕，委令募团勇，与参将王某分任防守。初七夜，匪徒假民军名号，骤集千馀人，攻府城。德祜与毓嵩登陴，激励士卒拒守。至天明，匪气夺，将引去，以有内应者，城遽陷。左右拥德祜走避，德祜曰："此吾死所，尚何避为？"匪蜂至，呼曰："知府满人，且宗室，宜速杀之！"遂遇害。又杀其幼子二人。王参将，同州人。城破，与匪相搏，愤而自戕，舁至署乃死，名未详。

毓嵩，字籛孙，四川宜宾人。由举人官教谕。学政疏荐，用知县，选陕西凤翔，勤听断，时方兴小学，必令读经。城陷后，毓嵩解束带自经，遇救未绝，乃从容出堂皇北向跪，起语众曰："吾有死耳，任尔等为之。"匪拥至署西北神祠，以白布缠其颈，毓嵩怒詈，遂被戕，枭其首去，年六十有二。子龢年，奔赴死所，为匪众所逐，投井死。

杨调元，字龢甫，贵州贵筑人。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服除，以母老不赴官。终母丧，乃入都，改知县，选陕西紫阳县。於秦境为极南，居万山中，为楚、蜀会匪出没地。以缉捕有名，迁长安，权华阴。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调华州，以狱事忤上官，解任。已，复补咸阳，擢华州，署富平、渭南等县。

其署渭南，以宣统三年正月。先是，南方革命军数起皆不得志，始改计结学生之隶新军籍者，潜伏待应。陕军势弱，则又结会匪以厚其力。八月十九日，鄂变起，九月朔，陕变继作。诸守令多委印去，调元独谓守土吏当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渭南北有号“刀客”者，杀人寻仇，数犯法，至是感调元义，争效命，集者万馀人，檄邑绅武进士韩有书统之。时邻匪蜂起，渭南以守御严，不能入。

临潼武生张士原扬言受军政府命，骤率众徇城下，调元登陴语之曰：“吏所职，保民耳。无如所犯，则释兵入见。必怙威图一逞，则视力所极，当与决生死。”士原知不可侮，遂屏骑入廨，以议贷饷事，语侵调元。调元至是，踯躅廨后园中，仰天叹曰：“吾谊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瓟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遂投井死。民闻调元殉难，执士原磔之，并杀陕都督所派副统领及同党数十人以徇。有书时出击他盗，驰归，葬调元毕家原。调元通古学，工诗文，有训纂堂集、说文解字均谱等书。所作篆书，人尤宝之。

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好学，尝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幕中，治军书，知名，保知县。中顺天乡试举人，以知县发陕西，补兴平，调宝鸡。以经术饰吏事，与调元齐名。署华州知州，民军围署索饷，以威劫入甘露寺中，有以事系狱赖宜瀚平反得出者，约护宜瀚出。入夜，宜瀚独至神殿自经死。遗书亲友，意思安閒，谓已得死所，无可哀者。

陈问绅，字子仲，湖北安陆人。入赀为县令，发陕西，权甘泉，以能缉捕称。调白水，邑刀匪素难治，武昌变起，乘间应之，纠众攻城。时问绅初受任，一切无备，乃集绅民告之以不忍以一人故致全境糜烂，遽出城，大骂不屈死。妻吴，以护印不与，同被戕，并毙佣妇某。

德锐，满洲人。官秦中久，历长安、三原诸县，有循声。西安变作，八旗人多被祸，德锐时居会城，变兵突入，语德锐：“公得民心，我曹不忍死公，请速出城！”答曰：“感汝等意，然予满人也，不忍独生，刃加予颈可也。”遽起夺刀自刺死，妻、子均自裁。

皮润璞，湖北大冶人。官榆林县典史，有强项称。变作，匪徒缚榆林镇总兵张某、中营游击瑞某送狱，润璞斥之。群怒，以利刃相拟，不为动，纷加以刃，分股体为数段。妻闻讯，即以身殉。榆林守备穆克精额同时死，阖门自尽。

时殉难者，候补道荣麟，字仲文，满洲人。变作，方榷白河釐金，全家投井死。候补知州张存善，字次章。榷凤翔盐釐，死事所。候补直隶州知州宝坪，字子钧，西安驻防。一门殉难者七人。候补同知广启，字少渔；候补通判严济，字宽甫：均满洲人，与於难。

张毅，字仁府，直隶天津人。父梦元，官福建布政使，护台湾巡抚，以清廉著称，卒，赠太子少保。毅由廕生官部曹，改道员，分山西，奏调陕西，授甘凉道。宣统三年六月，擢安徽提法使。八月，自陇入秦，将入觐，九月，抵乾州，变作，道梗。变军侦知之，请为参谋官，斥之，撄众怒，羁留不得脱。会疾作，州人知毅贤，言於变军，乃出就医。毅念惟一死可自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丑，乘间投井死。毅无官守，中道遘变，卒完大节，世尤多之。

喜明，字哲臣，西安驻防。举人。宣统三年九月，民军猝起，攻旗营，将军文瑞督战，喜明领兵百馀人，独树一帜，誓以书生效死。战不利，归告母曰："吾属死不免。"母曰："妇女以洁身为重，可受辱乎？"帅子妇二、幼孙一，投井死。喜明有三女匿邻庙中，走入手刃之，蘸血书壁曰："喜哲臣三女死於此。"还至家，纵火自焚死。

附生春祥，素端谨。闻变后，语兄若弟曰："城破家必亡，自古全家尽节，有光史册，吾原死矣。"则皆应曰："诺！"城陷，闻砲声近，曰："可矣！"遂偕兄、弟、妻、子辈十馀口焚死，无一免者。

直隶州州判阿尔精额，榷釐金於方计堡，受代还，道咸阳，变军将劫之，为之语曰："吾当未乱时，志欲以忠报国，敢偷活耶？"义之，不加害。乃入邸舍，肃衣冠，北向自刎死。妻张氏，即吞金以殉。

城破时阵亡者，为协领斌恆、恩瑞、存福、培基，佐领贵升、特克什肯、庆喜、巴克三图、恆秀、瑞明、额哲本、达朗阿、兴智、恩寿、玉祥、西拉本、奇彻亨、恩撤亨，防御存喜、存升、恩成、林福、色清额、平升、胡图灵额、惠文、鹤龄、奇巽、苏克敦、讷拉春、惠源、呢克通阿、哲尔精额、惠祥，骁骑校奎亮、林启、启弟正目林璋、都伦太、景文太、萨立善、文昭、伊吉斯珲、智厚、惠庆、惠启，副官惠璋、盐大使文焕，举人惠斌，生员金常，武举人德森布，骑都尉昌广、益光，云骑尉俊亮、和瑞、松善、特伸布、富海、胜春、海亮、多銮太、达林、和顺、忠云、玉恆、培文、存禄、倭什珲、凤玉、惠撤亨，恩骑尉培绪、凤山、恩瑞、奎德、贵成、锡龄、崇喜、倭仁额。徇难者，为佐领图切珲，候补直隶州知州宝坪，直隶州州同俊兴。候补知县

德锐自刺死，妻、子同殉。防御多英，与长子举人奎成率妻、女等投井死，次子生员奎章，伏井恸哭从死，族弟奎斌、奎庄皆死之。巡官惠祥率警生守城，城陷，投井死，家属从死者六人。从子广兴既殉，母赵氏，年六十馀，执短刀闯入民军，欲杀敌，寻自刎死。生员音德本走多公祠自经死，弟领催额哲亨城陷死。伤亡者，佐领图们布、善印、全瑞。

旗兵之死於此役有名册可稽者，凡千馀人，官弁兵丁之家属遇害及自尽者尤众。论者谓各省驻防，於辛亥国变，以西安死难为最烈且最多云。

谭振德，字子明，直隶天津人。始入武备学堂，调新建陆军，派充山西四十三协协统。时山西仅陆军一协，振德宽而有制，兵士亲之。巡抚陆锺琦履任之三月，武昌变作，陕西响应，召军官议省防。振德与参议官姚鸿法建议接济河南军火，而以重兵助守潼关，锺琦从之。遂於九月初七日发新军一、二营子弹，令於翌日出蒲州，屯潼关，又令熊国斌带第三营继之。有构於一、二营者，谓熊营将於中途袭击，適第二营管带姚维籓以请棉衣未得为憾　，闻之，愤激，谋变。明日，拥众入省城，振德闻警，不及集兵卫，驰出遮道，对众有所宣喻，维籓恐其挠众心，举枪毙之。遂趋抚署，锺琦父子殉难，国斌以不肯附和亦被戕。锺琦自有传。

陈政诗，字咏笙，浙江仁和人。年十九，从湘军西征，将军穆图善器之。从至奉天，充防营统领。光绪初，以知县发山西，历署州县，以廉惠称。以剿套匪功擢知府，以道员用。调浙，统嘉、湖水陆防军，中谗罢。宣统元年，浙抚增韫奏言政诗军纪严，有廉将风，诏复原官，再发山西。三年，统带南路巡防队，驻泽州，兼署泽州府。武昌变作，陕西响应，晋新军亦变，戕巡抚。时政诗驻闻喜隘口镇，遏变兵南趋。敌千人，胁土匪亦千人，以三百人屡败之。方乘胜进击，清廷诏命停战，乃驻师绛州。敌勾结旁近土匪，势复张。政诗以去绛则南路即与秦军接，全晋将不保，誓死守。十一月二十日，敌攻城，城绅迎以入，政诗巷战，力不支，被执，骂不绝口，剖心脔割死。弟敷诗，山西候补同知，队官陈顺兴、刘占魁，均同时被难。

陆叙钊，字磐芝，顺天大兴人，原籍萧山。少励志节，从军甘肃，保知县。曾国荃抚山西，招入幕。擢直隶州，发山西，历官州、县凡十二，皆有声。宰灵丘十年，尤得民。拳匪逼晋边，大治乡团，县境晏然。宣统初，荐卓异，补河东监掣同知。太原变作，河东戒严。叙钊先

以盛暑督濬盐池致疾，至是疾甚，强起治防守事。秦军来袭，晋军应之，城陷，预服阿夫容膏，衣冠出堂皇，厉声诃之，刃交下，无完肤，殒於座。子文治，闻变以毁卒，幼子亦为变兵所戕。时论谓与巡抚陆锺琦父死忠、子死孝、乡里同、氏族同、死难情事略同，推为奇烈。

时署陶林□同知齐世名，天津人；岢岚州知州奎彰，天镇县知县世泰，均京旗人：先后均以兵变被戕。

罗长崟，字申田，湖南湘乡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捐升道员，发江苏，改四川。赵尔丰督川边军事，长崟在幕府多赞画。宣统二年，简驻藏左参赞，驻藏大臣联豫以兵备任之。会阅新调川军，以譁譟故，与协统锺颖有隙，且覈锺颖入藏军资用浮冒，汰二十馀万，锺颖益嫉。三年五月，锺颖率师征波密，战屡挫。长崟驰往，夺其军，得锺颖失机状。方激励军士规进取，而军多会党，气嚣甚，长崟驭将又严。及秋，内地变作，军在藏者遽变，掠长崟私宅，波密军继之。縶长崟，屈辱之。偶得脱，自投崖下，未死，复曳之起，卒被戕。长崟之死，锺颖实阴嗾之，后家人愬得实，置锺颖於法。

曹铭，浙江上虞人。由诸生参四川总督刘秉璋幕，保知县。历治西藏夷务，著绩，擢道员。巴塘边乱番聚族十馀，阴为犄角。铭往解散，赵尔丰军得深入勘定，功尤伟。署嘉定府，旋委石堤釐局。局介黔、楚间，往者皆中饱，铭丝毫不染。成都变作，匪众入局，露刃逼索釐款，拒不应，中十馀创，垂绝乃委去。县绅来视，以先事窖藏金指视之，点验毕，遽卒。

章庆，字勤生，浙江会稽人。以通法家言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保知县，所至有声。署剑州，倡捐万金修文庙，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馀人。调南部，河徙齧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调冕宁县，有桥绾毂川南，毁於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普支夷扰境，庆廉威所被，济以兵力，夷归诚，出被掠者多人。补射洪，擢道员，在任候补。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馀人。

徐昭益，字谦侯，浙江乌程人，咸丰季年殉难江苏巡抚有壬从孙。随父游蜀，以通法家言，佐治有声，官知县。宣统三年四月，摄威远。同志会起，土匪附会名义，乘机报怨，四出剽掠。匪过境，昭益率团丁

数百人出城解散，不从。匪以全力进偪，昭益念母老，居危城，命亲丁护送还省。母临行勉以大义，昭益泣涕受命，谓必不负母训以辱先人，闻者皆为感动。九月十三日，匪薄城下，奸民为内应，团丁未训练，猝战遽溃。昭益乘骑亦受创，退而守城。其酋七八人入□事，昭益厉声问："何不杀我？"其一酋突出利刃剸昭益腹，死之。

曹彬孙，字蔼臣，顺天武清人。以举人劳绩保知县，发四川，权奉节，补开县，未赴。七月，省城之争路构衅，匪徒欲附同志军起事，彬孙随方禁阻，未敢逞。武昌发难，夔府响应。十月初十日，彬孙率团勇出巡，行至协台坝，众暴起，团勇先受煽，不战而散。彬孙被执，割其首，置县公案。警察长徐某，失其名，安庆人，同时被戕。

汪承第，字棣圃，江苏太仓州人。由州学生佐学幕，以知县发四川。宁远夷乱，檄运兵械，至则知府黄承麟留办剿抚事，充营务处，摄大足。川汉铁路拟派租股，请岁减万馀金，民困以纾。摄永川，解散公口秘密会，编练保甲，群盗屏迹。既受代，大吏仍以营务属之。同志军起，双流境尤嚣张，檄摄县事，捕诛其尤者，人心少定。未几，省城变作，土寇四起，以事至簇桥，被困，中枪死，十月二十日也。

吴以刚，字克潜，江苏阳湖人。以知县发四川，尝权彭县，县铜厂通松潘、茂州夷地，素为盗薮，胥吏与通，十馀年不获一犯。以刚乘冬至朝贺礼毕，驰马自率队擒之，未午，获著名巨盗数人归。宣统三年，以父忧，充重庆属水路巡警提调。武昌变作，党人谓以刚藏军器，执而戕之。

时候补县丞陶家琦在重庆，诬与以刚通谋，并遇害。候补知县湖南文某，字晋岩，省城兵变，亦与於难。

奎荣，字聚五，满洲正红旗人，成都驻防。同治十三年繙译进士，用知县，发四川。奎荣笃嗜程、硃书，务躬行。性温厚，与人语，惟恐伤之。始权南充，偶误决一狱，屈者恚而得狂疾，闻之大戚，曰："是予之罪也！"亟集两曹，自引咎，平反之，自是听断益平。尤留意风化，在峨眉任，捐俸购儒先书，集书院诸生定课程，亲为讲授。历犍为、彭水、庆符诸县，所至劝学，一如在峨眉时。庚子前，以老告休，捐居宅为学校用。铁路争事起，总督赵尔丰持之急，奎荣太息，谓"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同志军起，复迁入城。十月初四日，绅民迫总督交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遂讬疾不食。或谓年已笃老，毋过自苦，奎荣慨然曰："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至十四日饿

死，年八十。奎荣德望为蜀士推重，皆称聚五先生。既殉节，益崇敬之。

王毓江，字襟山，安徽宿州人。父心忠，官江南总兵。毓江将家子，有材略，以知县官江苏，复以道员改发陕西，充兵备处总办。余诚格擢湘抚，檄调湖南，仍管兵备处事。长沙变，被执，骂不绝口，被乱兵所戕，到湘才九日。

同时死难者，候补游击刘骏堂，湖南益阳人。光绪庚子，自立军谋起汉上，事败。骏堂时管带院署卫队，捕党人最力，党中尤恨之。至是自益阳拘至省城，徇於市，骏堂骂不绝声，众愤怒，丛击毙之，并籍其家。

锺麟，字书春，蒙古正白旗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南，补浏阳。摄永顺，宣统二年，调嘉禾。省城难作，衡永郴桂道通令输款，麟闻大恸。即集士绅谓曰："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皆相顾错愕，为好语慰之。九月二十一日，民军围县署，锺麟坐堂皇，屑金自尽。预伏火内室，妻邱氏焙焉。两子及次子妇均遇难。

典史何永清，字泽溥，四川新津人。捐典史，发湖南，历权州同、州吏目，屏绝规费，胥役畏之。尝於除夕，有富商以金为寿，请系一负债者，永清曰："除夕人皆欢聚，我拘之，非人情。我受金而使人一家皇皇，尤非此心所安。"峻拒之，其廉介类此。变作，誓与锺麟死守。或有谂永清者，谓："邑侯旗籍，民军恐不相容，公幸自爱。有变，当奉公主县事。"永清谢之，不为动。道令至，永清痛哭，悬印於肘，自经死。

沈瀛，字士登，江苏吴县人。尝刲臂疗母疾。以劳保知县。尝从湘抚吴大澂出关，事转运，丝毫不自润。累署武陵、长沙，奏擢知府。宣统二年春，长沙以米贵肇事，□尾抚署，以瀛前任长沙得民心，复令摄任，缉匪赈贫，省城复安。三年八月，充营务处提调。新军既变，黄忠浩被戕。瀛方出巡，新军遮入谘议局，请为长沙守，不可；请仍宰长沙，又不可；锢诸室，令所亲劝之，至泣下，瀛曰："官大清州县二十年，一朝背之，异日将何面目见人乎？"言已大哭。与前湘乡知县城固申锡绶同忍饥，以死节相勉。党人知不可屈，拥二人出，骂不绝口，同死之。时长沙协都司熊得寿为人狙击死。忠浩自有传。

世增，字益之，为祖大寿后，隶正白旗汉军。由生员入同文馆，通

法文。随使英、俄诸国，历保道员，加布政使衔。尝译西藏全图、西伯利亚铁路图进呈。光绪三十二年，授宁绍台道，外务部调丞参上行走。三十三年，授兖沂曹道，擢云南按察使，调交涉使。宣统二年，擢布政使。三年七月，调甘肃，未行，而革命难作。时新简滇藩未至，或讽世增速交替，可脱险，以“义不当苟免”辞之；事亟，法领事韦礼敦劝入领事馆，又谢之。有懟世增者，则曰：“人孰无耻，安有一省大吏求庇外人者？得死，命也！”挥眷属出，独抱印不去。

九月十三日，兵变，世增夕怀印步谒总督李经羲，仆纪祥从，总督拒不见，乃归。出手枪自击，纪祥遽夺之，恚曰：“汝误我！”军队突入，拥至讲武堂，索金助饷，斥之。韦礼敦闻讯来视，且允代任饷银二万，变兵略无图害意。夜半，枪声作，杨某绐守兵，谓电请大兵且至，众遂叩寝门，迫世增为都督，且以枪拟之，卒不应，排枪起，中五弹死。纪祥图殉，众义之，获免。乃市薄槥敛。事上闻，赠巡抚，谥忠愍。

石家铭，字订西，湖南湘潭人。治刑名，游滇，佐大府幕，凡边防扼塞及通商各国科条章约靡不谙究。云南自界连英、法领土，交涉尤繁，文书往复，惟家铭随方应付，动中翾要，历任总督皆倚重之，以县丞累擢知府。宣统元年，补昭通，三年，调澂江，寻改开化。视事数月，审结滞狱数百起，多所平反。九月十五日，巡道所募新兵骤变，署中仅哨弁李世清率卫兵二十人守御，相持竟夜，子弹尽，仰药不死；和金屑服之，又不死；乃令世清燃火油，以身投入，世清哭随之，遂共焚死。世清，云南人。

琦璘，满洲镶红旗人。由部曹选授云南澂江府知府，调补顺宁，严正廉洁，对属吏不少假借。省城兵变，正筹议集兵往剿。先是顺宁县令萧贵祥疏脱要犯，援例上劾，贵祥衔之。至是结巡防营乘不备入城，贵祥假他事请琦璘至文昌庙会议，突起围之。琦璘理喻不退，遂大骂，众怒，遽开枪击杀之。城中大乱，贵祥遁去。

毛汝霖，字泽卿，四川成都人。云南候补知州。宣统三年，榷永昌府釐金，代行知府事。九月初六日，腾越兵变，永昌民大震，集民团守御。十二日，电传省城变作，知事不可为，仰药死。营官罗某，民军入城，不屈被害，碎其尸。

胡国瑞，字琼笙，湖南攸县人。举人。光绪二十九年，挑知县，发云南。始摄霑益知州，清积讼逾百。三十三年，署弥勒，县多盗，易八

令不能治，告戍将：“我行，君继之，出不意，可擒也。”如其策，破贼巢，擒其渠斩之。明年大潦，蠲赈并举，以循绩上闻，被旨嘉奖。旋补江川，擢大关□同知，皆未之任。时请修墓归里，既受代矣，变作，遣家属作，寓子书曰：“省垣不守，布政使被戕，馀无殉节者。臣子之义，万古为昭。予虽无守土责，然实官也。俟北信，当死即死。”旬日后，讹传京师破，明日有汲於署东井者，井上有双履，往视之，则屹立井中死矣，背有遗书，曰：“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书曰：“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於是县吏棺敛之，邑人请封其井，题曰胡公井。

张舜琴，字竹轩，云南石屏州人。举人，选昆明县训导。讲正学，尚名节，士皆敬之，擢顺宁府教授。事继母孝，迎养学舍，颜其堂曰“不冷”。监师范学校，人疑舜琴改平时宗旨，及观其学规严肃，壹准礼法，皆翕服。外国教习亦佥曰：“张先生正人。”学使叶尔恺调充学务议绅。变作，有令剪发，即夕阖户仰药死。

锺麟同，字建堂，山东济宁州人。威海武备学堂毕业。治军严整，累保道员。以尝从军龙州，调入滇，充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七十三标兵变，夜半，自北校场入城。麟同率卫队扼五华山，手发机关砲，毙者数百，而七十四标驻巫家坝者应之，更迭战山下。军械局员阴与之合，移巨砲城上，攻五华，蚁附上，卫队伤亡多，子弹亦尽，突围转战，慨然曰：“身为统将，乃破坏至此，何面目生存耶？”以手枪自击而仆，变军碎其尸，剖心啖之。上闻，有“忠骸支解，惨不忍闻”之谕，谥忠壮。

同时死难者：辎重营管带范锺岳，字静甫，直隶盐山人，力战死；七十二标标统罗鸿奎，直隶天津人，被执不屈死；七十四标副官张之泮，直隶河间人，遇毒死；七十二标第三营管带张恩福，直隶静海人，大骂被害。

孔繁琴，字韵笙，安徽合肥人。以文童投武卫军，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官。庚子拳乱，扈两宫西狩，与兄繁锦殿后，夺回龙泉关，名以起。尝调广西帮办绍字营，驻柳州。营本降匪改编，将调入城，疑而譁变，戕统军，繁琴奋击之，歼甚众。又调广东管带巡防队。惠州匪声言欲投诚，胁绅求一见，繁琴盛服单骑往，觉有异，出匕首刺之，立毙。匪党将致死，援者至，乃免。地方亦以匪首死，始不复扰。历保知县，宣统元年，调云南，充蒙个防军分统。以劳补靖边同知，又以赈奖知府。民军之变，独率一营扼普雄。军至，急与战，死甚众。已而左膝

中弹伤，弁兵请退，怒，以枪击之，所部遂溃，仅七人死守不去。民军中有素重繁琴者说之，又以枪毙数人。乃大愤，发一枪，问："降否？"曰："不降。"累问之，答如故。至十三枪，乃中要害死。管带张荣魁与繁琴本同学，是日亦战死。荣魁亦安徽人。

王振畿，字化东，山东滕县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长，累擢至统领，改道员，入滇，总办兵备处，治军有节制。变作，欲坠城死，仅伤左股，遂被执。劝降不从，见害。

张嘉钰，字武平，湖南凤凰□人。起世职，累官至总兵。宣统三年，署腾越镇。武昌变

起，有自省遗嘉铤书讽其达时变者，嘉钰谓："我所知者，与城存亡而已，其他非我所能行，亦非所忍闻也。"未几，腾越防军起应民军，九月初六日围镇署，出堂皇弹压，兵猝入，被戕。

陈兆棠，字树甘，湖南桂阳州人。父士杰，山东巡抚，自有传。宣统三年，兆棠官惠州府知府。九月，粤中党人起应武昌，总督张鸣岐遁香港，民军遂踞省城，设军政府。潮州镇赵国贤自尽死，所统防军扰乱，守、道、知县皆逃。士民惧，坚留兆棠收抚防军，部署未定，二十八日，民党纠众攻府署，火及宅门，左右挟兆棠出。民军悬赏购执，令输饷十万贷死，兆棠曰："死则死耳，安有钜金助尔谋反？"众怒，缚之柱，中十三枪乃绝。国贤自有传。

冯汝桢，字莱云，浙江桐乡人。以诸生捐知县，发广东。榷商谳狱，咸举其职。宣统三年七月，摄西宁。广州变起，党军闯县署，胁汝桢悬白旗示归顺，持不可。俄而枪声作，乃朝衣冠出大堂，众争前，枪刃交集，洞胸穿肋，断右臂，死之。

何承珍，字性存，湖南湘潭人。少治说文学。光绪六年，学政陶方琦按临长沙，以漯字为题，承珍徵引详赡，文誉以起。光绪季年，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招入幕，於军事多所赞画。时提督驻惠州，以总稽查任之。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军起，惠及邻境匪皆蠢动。闻营官有通敌者，密告炳直，而营务处刘殿元以全力让主帅自任，否则偕死。承珍感其意，以首触地谢之。亡何，饷匮薪米竭，援师不至，承珍以死自誓。城陷，夕归私室，自书绝命时日，置衣带中，并遗书诫子，自经死。炳直上闻，以"忠义可嘉"褒之。

白如镜，字显斋，隶镶黄旗汉军。由笔帖式补銮仪卫官，出为兴宁营都司。宣统元年，署潮州左营游击，兵变不屈死。

何培清，字镜亭，广东归善人。入提标，补千总。光绪三十四年，领连和防营，提督秦炳直才之。调博罗，剿罗桂帮匪，尽歼之。会鄂变，粤应之，民军猝集，攻博罗。培清以三百人登陴守两昼夜，敌不得逞。奸民开门迎民军，执培清，不欲死之。甫出，猝遇罗桂馀党，出不意，狙击死之。

时又有黄兆熊者，名家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久从秦炳直为惠安水师营哨官。博罗既失，民军薄惠州，兆熊被调入城守，三日目不交睫。城陷，传提督被害，悲怆不欲生。时全城抢攘，独携枪至城堞间，以足趾触枪机，洞贯胸腹死。

张德润，南雄人。以千总充香山巡防营管带官。革军入县城，守南门力战，援绝被执，杀之，投尸江中。嘉应州游击柏某，时亦以兵变遇难。

张振德，并失其籍。广西候补知府，充巡防队统领。十月，浔州乱，率师至黄茅规进剿，众寡不敌，中枪死。时南宁府知府摄思恩府舒志，亦以兵变死之。

来秀，字乐三，姓聂格里氏，满洲镶蓝旗人。由繙译生考取笔帖式，历官刑部，屡决疑狱。充军机章京。光绪三十三年，出知汀州府。大吏议加汀盐价，力争罢。武昌事起，福建响应，总督松寿殉难，全省无主。来秀在官多惠政，士绅忧来秀满洲，为人指目，谒请护避汕头，来秀以大义自矢，不之允。九月三十日，郡城骤悬白旗。来秀知事不可回，朝服坐大堂，北向叩头，仰药死。松寿自有传。

刘念慈，字晋芝，湖北锺祥人。由廪生选教谕，俸满，以知县发福建，补永安。福州既乱，土匪倚山险，聚众数百人，念慈募勇督剿。匪负嵎抵抗，勇被枪死，念慈亦重伤，为匪拥去，索银币取赎。念慈即间遣人持绝命书归，且曰："慎毋来赎，以增羞贻累！"卒绝粒不食死。

李秉钧，汉军正白旗人。由謄录叙知县，选泰宁，有治声。革命变作，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继妻乌苏氏亦抑药殉之。

王荣绶，字笛青，湖南善化人。以军功起家，官甘肃。光绪二十八

年，改选连江县知县，严於捕缉，党人莫敢留县境。受代寓省城，被拘至军政府，责以前事，抗辞不屈，被害。

定煊，福州驻防。诸生。有幹略，官佐领。武昌变起，将军朴寿日料军实、简卒伍。旗民能胜兵者，皆授以兵，而任定煊为捷胜营管带，日夕操练。防军图变，於九月十八日，扬言旗营将开砲洗城以惧众。四鼓，砲声隆起，分扑军、督两署。朴寿亲督所部血战两昼夜，防御长瑞、骁骑校巴扬阿主军书，发愤从战，相继殒於阵。前者僵，后者继，变军不支，渐引卻。侦利枪巨业皆在于山，定煊从朴寿於二十日夕，短衣草屦，督死士袭山垒，深入，中砲死。

长瑞、巴扬阿均繙译举人，同隶驻防之前锋森俊、苏都里、达哈使、尚阿里，领催桂斌、庆铭，举人松音，均阵亡。教员麟瑞，举人裕彤与兄笔帖式裕丰，族兄哨官铄钦额，均殉难。朴寿自有传。

王有宏，字金波，直隶天津人。同治五年，投效铭军，充兵目。自平定发、捻馀孽，与剿台湾番法人攻台湾诸役，均随军有功，擢至游击。日本渝盟，奏调山海关办防务。和议成，入江南防营，以缉枭匪劳，记名总兵。江苏巡抚鹿传霖器之，从入秦，扈从两宫回銮。寻为河南巡抚张人骏奏留，倚以练军。人骏督两广，移督两江，皆从。管江南缉捕营，兼统总督卫队。宣统三年八月，湖北告变，檄统选锋十营会提督张勋江防军守江宁，尝请率三千人赴沪守制造局，断苏、杭铁道，未果。无何，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率兵攻江宁，提督张勋与战，颇胜，而变军别出一支攻督署，有宏以机关砲击却之。十月初旬，德全以江浙联军至，麕集薄城，有宏驰出通济门，以三百人战。民军以远镜测知有宏所在，发枪，子中左腹，犹植立，督军士进击，左右舁至医院，乃绝。电闻，赠太子少保，谥壮武。

何师程，字云门。由袭骑都尉擢副将，保总兵，补江南督标中军。十月十二日，宁垣陷，自戕。

黄凯臣，本名彩，以字行，江苏江都人。入徐宝山虎字营为哨官，叙功至游击，以事去职，至卖茶自给。武昌变起，江宁将军铁良添募十营助城守，凯臣领其一。省城既陷，各营相约悬白旗，凯臣语所亲曰："城不守，而相率降附，吾实耻之！"联军至，横刀大呼杀敌，驰入阵，被戕。

戚从云，徐州人。由行伍官千总，隶江苏巡防营，以能缉捕名。

苏、沪独立时，从云率巡防一营驻黄渡，抵抗不从，遂为民军所戕。

盛成，字挹轩，本荆州驻防。同治初，金陵克复，调江宁，由骁骑校累擢镶黄旗佐领。民军攻江宁，知城不可守，约知交城破各挈孥就火药库，谋同死。十月十一日，城破，有言缴械免死者，众要盛成往，不应，率子妇赵，孙国瑞，女三，赴药库，携酒痛饮，炷香以待炸发。

哈郎阿，字叔芬。素与盛成善，闻之，亦挈妻张，子成仁、成义，女一，往，同时爝焉。旁近旗民无老幼男妇，巨响一震，死不知数。

南山，字寿民。充贴写，累擢防御。初从将军铁良驻军北极阁，城破，知同僚集都统署，驰入，言曰："吾辈受国厚恩，今宜发天良，背城一战。不济，则以死继之！"无应者。出召军士语如前，亦无应者。恚甚，发枪自击死。妻某，闻南山殉节，抱其子纵火自焚死。

培秀，字希贤。先以襁褓子授其戚，以阿芙蓉膏饮一女、一侄女，夫妇自焚死。

防御松柏与妻、子、女八人，骁骑校恩钧夫妇，副前锋宝林全家，防御长年，均自焚死。隶某旗洪某，闻变，先以妻女投官井，与同居刘永祥阖室举火自焚。洪失其名，永祥，微者也。中学教习兴发，约同营前锋锦秀同投塘水死。小学校长富勒浑布，尝以世浊独清，誓与屈灵均为伍，有欲缚献民军者，跃入水，犹抗声语曰："吾今日遂吾志矣！"不受援，死。防御严德海，骁骑校爱仁阿、荣生，均率妻、女、子、妇，千总色勒善夫妇，佐领广照，世职关秀昆，相率投水死。防御果仁布，城破自尽。世职鹿鸣，自经死。队官汝霖、彭兴，教练官恩锡，执事官魁穠，均以不屈被害。

阵亡者，为骁骑校赵金泉，教练官鹏兴，排长海祥，砲队官赵寿昌。被戕者，千总富有，世职金珍、祥泰、韩万兴、鸿锡、侯恩、俊卜、金海、永潮、韩万富，文生衣吉斯浑。

凡旗兵战死及眷属与难见姓名者数百人。事定，掩埋丛冢凡十三处，其数不可稽。生员长明，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为同学斫之死。

桂城，字仲藩，姓伊布杼克氏，蒙古镶红旗人，世京口驻防。由生员入武备学堂，考送日本振武、士官诸学校。入联队实习，调江宁为宪兵协军校，管陆军警察营。宣统三年九月，变作，遗妻、子枪令自裁；族人在军者，咸勖以大义。时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驻秣陵关，往谒，知桂

城不与同志也，拘荒祠中。新军败雨花台，迁怒桂城，拥之出，中数枪死。后二年，补谥刚愍。

延浩，字子馀，蒙古鄂依罗特氏，汉姓文。既老，赤面白须，善骑射，如少年。官协领，以原品食俸。载穆殉节，默不语，具衣冠北面再拜，僵卧不食卒。

文蔚，字子贞，蒙古人。同治初，从将军都兴阿军，累擢佐领。变作，家人劝出避，誓死不应。一夕，痛饮，哭不止，家人谓其醉也，中夜遽卒，盖阴以毒物自戕矣，年八十。

协领佘世宽，骁骑校恩厚、同源，佐领春涛、延熙，防御贵庆、延福，前锋锦章、炳炎，领催东皋、德庆、延昌、松廷、三元、锡昌，云骑尉良□，师范学校校长崇朴，生员崇椿，同以绝食死。防御吉瑞呕血死。领催德霈自经死。前锋锺祥、达邦，领催庆耀、升奎、国能、殿伦、发昆，五品顶戴发元，生员穆都哩，同自经死。前锋德尚，领催清泰，投江死。举人恩沛，吞玻璃死。佐领荣康、德兴、普亮，前锋国栋、和庸及弟启瑞，领催文光、延熙及弟延本、海春，恩骑尉延章、西登布，武举人炳南，生员喜德，师范毕业生锡蕃，均受伤死。安徽县丞寿馀及二子德兴、德祚，同日遇害。其被调江宁者，排长国权、海靖、文馨、启贞，与桂城同日死。排长炳升，守北城战死。马兵那康元，遇敌军南门，搜军械，不服，缚於树，支解死。

高谦，字敬亭，湖南沅江人。同治季年，从左宗棠度陇司书记，以劳保县丞，发安徽。光绪八年，宗棠督两江，委谦淮北督销分局，连任十有七年，盐商馈遗皆不受；受代，典衣裘而行：商民颂之。三十三年，补安徽阜阳县丞，清严不妄入民间一钱，知县有过举，辄阴为规正，民尤爱戴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安庆变作，变兵旋入阜阳，左右劝谦引避，厉声斥曰：“名位虽卑，大节不易，吾岂苟活者耶？”即夕饮鸩自尽。凌晨家人入视，则衣冠端坐，气绝，面如生，年七十有四。民闻之，皆走哭，议立祠祀之，因乱未果。

黄为熊，字子祥，江西德化人。由举人挑知县，发浙江，署於潜，再署东阳。民好讼，积案千百，排日决事，民畏而感之。署兰溪，除盗匪殆尽，益兴学重农。治行上闻，被奖。省城变作，闻之欲自裁，翌日，闻讹言谓京师陷，大恸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颜见地方人民耶？”乱民来夺县印，正色谕之，不许，抱印自经。僚友趋救，气已绝，面如生。

文海，字云舫，汉军镶蓝旗人。由拔贡生用知县，发浙江，一摄长兴，充劝业道科长。新军变，入寓搜军械，得洋枪，将絷之，文海发枪，毙一人，伤二人，出报其党，被收，慷慨不屈，引颈受刃死。

赵翰阶，字春亭，山西祁县人。父受璧，奉天昌图知府，有惠政。翰阶随侍边塞，习骑射，以任侠重乡里。拳匪之变，尝乘垣毙其酋。增韫素与习，官浙江巡抚，令充卫队管带。杭垣变作，抚署被围，率犹子赵锦标等突围入护巡抚家属，穴墙匿民舍。明日，闻巡抚为新军所拘，往救之，挈锦标持手枪出，为变兵所执，曰："我北方男子，岂畏死者！"遂与锦标同被害。

贵林，字翰香，满洲正红旗人，杭州驻防。官协领，与浙人士游，有贤名。浙兵变，驻防营犹抗拒，相持二日。浙人劝罢战，招贵林出营议事垂定，有陷之者，谓旗营反覆不可信，且诬贵林署毒各坊巷井中，变军诱之出，枪毙之。同出者，子量海，举人存炳，佐领哈楚显，同被戕。

额特精额，字蔚如，杭营正红旗防御，驻守武林门。辛亥九月十四夜，变兵强令开城，额特精额喝问："何人？"以"革命党"对，遂斥曰："汝等狗也！我不死，城不能开。"独持枪击众，众环攻，惨剁死，暴尸数日，居近商民始殓之。

文荣，字如山，蒙古巴岳特氏。世袭云骑尉。变兵攻旗营三日，坚不下，使来议和，合营官兵原效死力争，将军德济遽遣贵林出许之，官兵皆掷枪军署，痛哭散去。文荣愤不欲生，手书十六字曰："杭营失守，忠义扫地。清流北向，是吾死所！"遂投河死。

迎喜，号寿芝，满洲镶白旗人。年八十馀矣，当议和时，诣军署以死争，大呼曰："八旗受国恩三百年，今事至此，若辈犹欲靦颜偷生乎？"遂归，闭户自经死。

金海，正蓝旗前锋校。变兵架巨砲吴山，遥轰旗营，众议启城驰夺之，金海原从战，闻议和，遂弃械于河，亦自经死。

希曾，正蓝旗监生，前南昌知府盛元孙。变兵入营多劫杀，希曾斥之曰："既议和矣，奈何犹为盗贼行？"众怒，击，竟剁尸如泥。时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其姓名不能尽详矣。

玉润，汉军镶红旗人。光绪季年，以銮仪卫治仪正出补秦州营游

击。武昌事起，甘肃僻远，总督长庚素持镇静，闻陕西扰乱，乃戒严。时有道员黄越者，宿与南方党人通，充军事参议，欲通陕中民军谋独立。以陕中民军屡败，乃阴引川军入甘为援。玉润侦知，日与守备习斌筹守御，以限於兵额，末由增募。是时南北款议成，甘、陕电断不相闻。越於秦州各官独惮玉润忠鲠，壬子正月二十三日，遂率众入城据各署局，而以兵围游击署。玉润列队出拒，身自督战，终以兵少不敌，玉润中枪，殒於阵。

劳谦光，字佩兰，山东阳信人。少读书，有用世志。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山西设武备学堂，聘为教习，管带马队营，捐知县，遂官於晋。新政创始，若督练处、警察学堂并充提调官。数岁，移充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参谋官，兼军需官，擢第六镇工程管带官。武汉变起，率工程营赴前敌，筑桥汉上，将以济师，敌争之力，砲子雨下，躬督视不卻，猝中砲死，时十月初六日。死而桥卒成，清师得渡，得汉阳，清廷主兵者遂有停战之议。

吉升，字允中，满洲镶黄旗人。以学生官本旗前锋，入海军学习，积资充海筹兵舰帮带官。湖北告警，海军奉调赴援，至者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而砲发多不命中。未几，言煤罄，相率下驶。九月二十一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二十三日抵九江。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不欲，邀吉升同遁，吉升★M4然涕下，曰：“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发愤投长江死。

张程九，字子澐，奉天台安人。由岁贡考充盛京宗室学教习，任满，以知县用。宣统元年，选为奉天谘议局议员。三年九月，鄂变起，地方不逞之徒，假改革名义，狡然思逞，台安齐某纠众将起事，惮程九持正不敢发。程九闻警，至省谒总督赵尔巽，请派队剿办，免涂炭地方，尔巽允其请，并令回县办乡团以资捍卫。程九归，经县西佛牛录，为群贼所伺，设伏遇害。恤赠知府，赏世职。

王文域，字伯若，四川人。知山东乐安县，辛亥冬，为变兵所戕；黑龙江海伦府巡防马队管带官谭凤亭，於十月阵亡：有旨优恤。伊犁将军志锐被戕，仆吕顺以朴诚著，临难护主，同死之。从死者，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志锐自有传。

张传楷，字睿斌，直隶青县诸生。充宗人府供事，叙劳得知州。革命军起，举朝震恐，自亲贵达官而下，惟日以徙家入外人居留地为事。

传楷愤甚，诣都察院上说帖，请代奏，院官无在者，止院门，哭三日，无一官至。逊位诏下，拔所佩刀自戕死。自铭十六字曰："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孙文楷，字模卿，山东益都人。同治癸酉举人。潜心著述，尤精金石之学，以收藏贫其家，力耕自养，恆屡岁不入城市。有適野集、一笑集，皆咏田事诗也。逊位诏下，家人秘不以闻。经月，忽入城访友归，即仰药自尽。将死，嘱其子曰："吾行吾所安耳，毋谓我死节也！"著有老学斋文集二卷，今吾吟草四卷，稽庵古印笺四卷，古钱谱等书。

王乘龙，字少枚，福建龙溪人。安贫好学，以岁贡生授经里中。闽军应武昌，乘龙感怆，弥日不食。翦发令下，长至谒宗祠，宗人劝之，乘龙不一语。入夕，乃潜设香案自经死，案上遗诗曰："肤发千钧重，纲常万古新，毁形图苟活，何以见君亲！"年六十有一。

赵彝鼎，字焕文，江苏江阴县诸生。好程、硃之学。武昌变起，苏抚程德全应之，愤痛绝食。十月初九日，出而不返，明日，家人迹至三贤祠楼，则衣冠北面悬梁间，气绝矣。检箧得遗笔千馀言，有曰："我死合君臣之义，冀斯人不以我君为满洲而漠视之！原国家大兵早至，反正者免，胁从者赦。"又曰："我为国故不死於家，会文讲学地，正欲以明人伦也。"

施伟，字卓斋，江苏高淳县诸生。傲岸绝俗，以兄喜谭新学，心非之。逊位诏下，大恸。壬子元日，具衣冠拜家祠，自书輓句祠壁，投塘水死。

李泽霖，字郇雨，广东香山县诸生。教授生徒，以小学、近思录为日课。闻变，绝粒五日死。先手书"清处士李郇雨墓"七字授其子，俾刊墓道。且命二子毋入学校，毋出仕。

胡穆林，失其名，湖北江陵县诸生。变作，上书荆州将军议战守事，将军壮之。时电报被毁，具乞援牍，令赍以北行。至资福寺，为通敌之警察所侦，絷沙市敌营，诃之曰："汝汉人，奚助满人为？"穆林叱之，遇害。

杭州望江门有更夫某者，夜鸣钲巡於市，变军自城外入，方昧爽，猝见之，急鸣钲大呼兵反，狂走向官署，冀警备。军诃之不止，追及，枪击之，立毙。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馀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於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兒，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馀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有吴宝训者，字梓箴，蒙古人。尝为理藩院员外郎。素与济游，闻济死，痛哭。越日，亦投净业湖死。

简纯泽，字廉静，湖南长沙人。父桂馥。纯泽生七岁，即出嗣伯父敬临。敬临以总兵从左宗棠军攻金积堡叛回战死，谥勇节，赐骑都尉世职。纯泽自幼吐弃俗学，尝入粤从西人习军械制造法。桂馥客游新疆，久不归，迄二十馀年无耗，纯泽乃以袭职从度陇军，欲遂出嘉峪关觅之。陇督以荒远坚阻，而行文地方官搜访，卒不能得，则大痛，谓他日不求死乡里也。入陕西，为布政使升允所重。庚子，升允率师勤王，纯泽与营官欧丙森从。遇夷兵正定，斩数百人。疾作，闻丙森战死，力疾请战，升允尼之，上书责升允，词甚直。正定令将迎夷师入，下令军中严阵待，夷慑之，解去。升允擢巡抚，檄管武备学堂，兼领新军，后复檄充新军教练官。会后抚以贪黩闻，非门金不得通，积二岁不往。又与道员王毓江议军事不协，谢归里。国变后，居数年，悲咤不解。丙辰夏，北行之京师，旋客天津。后一年至烟台，游烟霞洞，去之威海，投海死。获其尸，有自书绝命词，以树墓碣镌“大清遗民”四大字为获尸者告，感其义，敛而葬诸海滨，且立碣焉。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適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论理等学。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於五月初三

日，自沉於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於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列传二百八十四孝义一

硃用纯 吴蕃昌 从弟谦牧 沈磊 周靖 耿燿 弟炳 兄子於彝

耿辅 李景濂 汪灏 弟晨 日昂 日升 黄农 曹亨 黄嘉章

郑明允 刘宗洙 弟恩广 恩广子青藜 何复汉 许季觉

吴氏四孝子 雷显宗 赵清 荣涟 薛文 弟化礼

曹孝童 丁履豫 锺保 觉罗色尔岱 翁杜 佟良 克什布

王麟瑞 李盛山 李悃 奚缉营 周士晋 黄有则

王尚毅 胡锠 李三 张梦维 乐太希 董盛祖

徐守仁 李凤翔 卯观成 葛大宾 吕斆孚

王子明 冯星明 张元翰 俞鸿庆 姜瑢 汤渊 魏兴

戴兆笨 潘周岱 张淮 张廷标 胡其爱 方其明 邓成珠

张三爱 杨梦益 阎天伦 夏士友 白长久 郭味兒 聂宏

董阿虎 张乞人 席慕孔 张长松 崔长生 荣孝子

无锡二孝子 哑孝子

清兴关外，俗纯朴，爱亲敬长，内悫而外严。既定鼎，礼教益备。定旌格，循明旧。亲存，奉侍竭其力；亲殁，善居丧，或庐於墓；亲远行，万里行求，或生还，或以丧归。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号义门，及诸义行，皆礼旌。亲病，刲股刳肝；亲丧，以身殉：皆以伤生有禁，有司以事闻，辄破格报可。所以教民者，若是其周其密也。国史承前例，撰次孝友传，亦颇及诸义行。合之方志甄录、文家传述，无虑千百人。采其尤者，用沈约宋书例，为孝义传。事亲存没能尽礼；或遘家庭之变，能不失其正；或遇寇难、值水火，能全其亲。若殉亲而死，或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及凡有义行者，各以类聚。事同，以时次。孝为二卷，友与义合一卷。

硃用纯，字致一，江南昆山人。父集璜，明季以诸生死难。用纯慕

王裒攀柏之义，自号曰柏庐。弃诸生，奉母。其学确守程、硃，知行并进，而程於至敬。来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居丧哀毁，尝曰："宰我欲短丧，吾党皆以为怪，然可见古人丧礼之尽，必蔬水饘粥哭泣哀毁无苟弛。若今人饮酒食肉不改其常，虽更三年，岂谓久哉？"晚作辍讲语，又为治家格言，语平易而切至。病将革，设先人位，拜於堂，告无罪，顾弟子曰："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乃卒。用纯与徐枋、杨无咎称"吴中三高士"，皆明季死事之孤也。

吴蕃昌，字仲木，浙江海盐人。父麟徵，明季死难，蕃昌事所后母查孝，居丧，水浆不入口。既殡，啜粥，不茹蔬果。寝苫，不脱衰绖。比葬，呕血数升，逾小祥遂卒。

从弟谦牧，字裒仲。为程、硃之学。事母硃孝，居丧，杖不能起。疾稍间，手编父遗集，复困。治窀穸，哀动行路。谦牧体素羸，益不自胜，遂卒。蕃昌、谦牧皆交于张履祥，履祥称之。

时以孝著者，复有归安沈磊，亦履祥友也。磊事母严，母不御酒肉，磊力请，终不听。有疾，医为言，乃御酒肉。磊客授于外，弟子具时食，不忍食，以为母未尝也。弟子乃先以馈母，曰："太君食矣。"乃食，率以为常。

周靖，江南吴县人。父茂兰，刺血上书明父顺昌冤，事具明史。靖少补诸生，事亲能尽力。茂兰卒，擗踊哭泣，丧葬悉如礼。三年不脱衰绖，不饮酒食肉。小祥，有疾作，或谓在礼得饮酒食肉，靖不可。靖素善作篆，或请题榜，亦以丧辞。

耿燿，河南太康人。世农。父应科，好施与，七世同居，颜其堂曰"效艺"。兄光，明诸生，孝后母而教诸弟严，燿从之学，事必谘而后行。明末，流寇屠太康，燿与弟炳舁母避河北，贸布以养。母病，朝出暮归，不解带累月。母卒，挽车归母丧。炳亦纯谨，定兴耿权与弟极以孝友闻，炳慕其为人，分田舍处之，孙奇逢为作三耿传焉。方寇至，光前卒，未葬，子於彝号泣守其柩不去，寇执之，推陨城下，伤腰膂，几死。寇退，归掬土掩柩乃去。县饥，知县餽以粟，散赡贫乏。督僮蔬，任饥者刈以食。

同时有耿辅，虞城人。奉母避寇开封，寇决河灌城，倚浮木负母以渡。母卒，哀毁，缁衣粗食终其世。

李景濂，字亦周，浙江鄞县人。幼丧母，父再娶于何而卒。何年少，媒氏欲夺之，景濂闻，伺於道，出椎击之，归告何。何相与恸哭，誓相依终身。何教景濂严，景濂事何甚谨。何嗜酪，景濂日入市求之，端捧急趋，如鸟张翼。市人怪而求其故，则皆叹其孝，为让道。何老病，景濂侍疾七年不怠。何卒，景濂亦六十，庐墓三年，作孺子泣。景濂明诸生，明亡，弃诸生去为医。

汪灏，江南休宁人。晨、日昂、日升，其弟也。父病咯血，灏年十六，割股和药进，良愈。后数年病足，晨割股炼为末，敷治亦愈。又数年复咯血，晨复割臂以疗。更数年，疾大作，灏复割臂，勿瘳。晨病，日昂泣曰："吾兄割臂愈父，吾不能割以愈吾兄乎？"众尼之。懵且仆，匠治棺，日升持匠斧断指，血淋漓，调药以饮晨。有司表其门曰"一门四孝友"。

钱塘吴瑗及弟琦、璠、琰相友爱，年皆逾九十。江苏华亭姜应龙，应龙子世璜，世璜子文枢，文枢子超萃，超萃子怀权，怀权子栻，六世皆以孝行旌，人尤以为难。

黄农，江南元和人。父衮，诸生。农年十馀，母吴病六年，农侍疾不懈。母卒，恸屡绝，坐卧母柩侧。衮客授于外，携农俱。久之，察其枕渍泪若膏，貌癯然如初丧。衮客授稍远家，农归，五日一往省，衮止之，则私伺门外问安否，衣服器用，时其寒暑具以往。一夕，心悸，走省，衮得暴疾，舁以归。会除夕祷神，原减算益父，衮愈。农三十馀而卒，妻金，亦贤孝。

曹亨，陕西镇安人。年十一丧母，不能具棺，号泣於路，乞自鬻为敛。或与之金，葬母毕，即诣其家执役终身。

黄嘉章，湖南桂阳人。吴三桂之乱，从父避兵连珠崖。父殁，兄嘉林年十六，嘉章亦年十一，自鬻以葬父。嘉林稍长，力为佣，得钱赎嘉章还，兄弟相友爱。

郑明允，江南歙县人。康熙间，耿精忠兵至，明允侍母抱谱牒及先世遗笔入山。贼大索山中，明允夜负母匿僻坞，还挈二子，未至，雾溢山，虎声震林木，纳二子石穴中，疾趋侍母。贼退，二子亦无恙。兄病，视汤药不去侧。及亡，每恸辄绝。与其戚同贾，失其赀，明允发橐金尽与之。族子缢客舍，明允为坐守达曙，白于官，出私财以敛。有友荡其赀，困甚，明允罄所有饮之，无难色。明允世业医，精而不试，

曰：“十得九，犹有一误。”业贾终其身。

刘宗洙，字长源；弟恩广，字锡三：湖北襄城人。父汉臣，明季从军。襄城破，被数创，几殆。恩广两耳断，号泣负以归。宗洙方走避寇，闻父难，往赴，贼截其耳鼻。居数年，父病，尝粪，时称襄城“尝粪孝子”。父殁，与季弟宗泗同居，俄与恩广皆得官，以母老不出。母殁，恩广呕血至笃疾。或慰解，曰：“勿复言，五内裂矣！”遂卒。宗洙积哀兼痛弟，亦呕血卒。

恩广子青藜，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哀毁呕血，事母不复出。

何复汉，江西广昌人。十五而丧父，哭泪皆血。长事母孝，母疾作，尝粪苦甘以测病深浅，不解带者数月。母殁，寝苫三月，泪渍苫左右尽血痕。葬，乃庐墓侧，日夜悲号，丧终犹庐居。耿精忠兵至，复汉守墓不去，亲知毁其庐，乃哭而行。著古今粹言示子孙。子人龙，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入翰林。

许季觉，浙江海宁人。少尚侠，既折节读书。居亲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后起。含殓、殡葬、虞祔、卒哭、祥禫皆用古礼。葬，躬负土，庐于侧，朝夕哭不辍。季觉故与同县查氏交密，查氏贵，营葬侵许氏墓地。季觉曰：“吾不能以友卖亲。”讼连年不决，亲朋居间，季觉终不让。查氏诬季觉通海，逮狱，有为辨者，狱稍解，避地山阴。查氏复诬以他事，再逮狱。季觉度不免，狱中碎瓷盎吞之，死。

吴氏四孝子，江南崇明人，失其名。父壮年家贫，鬻子为富家奴。及长，皆能自赎。娶妇列肆居，养父母，兄弟议奉父母膳，月而易。诸妇曰：“翁姑老矣！月而易，必三月后方为翁姑具膳，太疏。”复议日而易，诸妇又曰：“翁姑老矣！日而易，必三日后方为翁姑具膳，仍太疏。”乃议伯具早餐，仲午，叔脯，次日季具早餐，周而复始。越五日，诸子合具馔奉父母，子孙皆侍，诸妇以次上酒食，以为常。室置★，兄弟各具钱五十，父食毕，取钱入市嬉，易果饵，归畀诸孙，钱将尽，复具。父或从博徒戏，兄弟潜以钱畀博徒，令阳负与其父以为欢。行之数十年，父母皆将百岁，奉事不衰。陆陇其为之传。

雷显宗，河南陈州人。诸生。父病痪，显宗摩掌热拊父四支，二十七昼夜不倦，父良愈。居数年，复病剧，侍汤药两月馀，竟卒，哀毁柴立。居母丧亦如之。康熙中，岁饥，出米粟济贫乏，代偿其逋赋。有鬻

其孥者，赎以归。佽婚葬者三百馀家。显宗年九十，朔望集家人讲孝经、曲礼、内则诸篇，里闾称其家范。

赵清，山东诸城人。生有至性，嗜酒，与同县李澄中、刘翼明辈遍陟县中山，纵饮，辄沉顿。丧父，庐墓侧百日，母往携以归。丧母，复庐墓侧，麻衣躬畚锸，负土为坟，毁几殆。客有劝者，清曰："清所以为此者，盖下愚居丧法耳。清狂荡如湍水，不居墓侧，将食旨，久而甘；闻乐，久而乐；居处，且久而安。不一期，沉湎不可问矣。不孝孰甚！"居庐久，或传有狼与犬为守庐，狎不相齧也。

荣涟，江南无锡人。少孤，多病，母令为道士。善诗画。事母孝，出游得珍玩、良药必以奉母。游倦归，晨昏侍母侧。母卒，庐墓不复出。涟与县人杜诏及僧妙复号"三逸"。

薛文，江南和州人。弟化礼。贫，有母，兄弟一出为佣，一留侍母，迭相代。留者在母侧絮絮与母语，不使孤坐。日旰，佣者还，挟酒米鱼肉治食奉母，兄弟舞跃歌讴以侑。寒，负母曝户外，兄弟前后为侏儒作态博母笑。母笃老，病且死，治殡葬毕，毁不能出户。佣主迹至家，文与化礼骨立不能起，哭益哀，数日皆死，时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何伟表其闾。伟勤于民，卒，民祠焉。乾隆间，学政硃筠令以文、化礼附韦祠。

曹孝童，江南无锡人。居南郭，父为圬者。童五岁，父或扃户出，则竟日不食。邻或哺之，泣不食，俟父归同食。父死，童呜咽匍匐死父侧，邻市棺为敛。

丁履豫，江南娄县人。少孤，事母孝。兄二、弟一皆出游，以岁所入畀履豫，使营甘旨。母卒将敛，画师貌母像绝肖，履豫谛视久之，大恸，仆地遽绝。

锺保，满洲镶黄旗人。父希晋，以步军校从讨吴三桂，积功当迁，锺保以父老，力劝请休奉养。康熙间，自刑部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居父丧哀恸，水浆不入口。事母尤谨，归必侍母侧。兄荡产，抚其孤，祖遗田宅悉推与之。弟贫，周之甚力。雍正二年，举孝子，赐金，旌其门。官至工部侍郎。

觉罗色尔岱，满洲镶红旗人，德世库七世孙也。性笃孝。年十七，父病，医不效，乃割左臂为糜以进，病稍间，旋殁。事母益谨，母病饮

食减，亦减饮食；饮食不能进，忧之，亦辍饮食；母能饮食，乃复常。雍正元年，命举忠孝节义，以色尔岱应，诏赐白金，旌其门，授银库主事，勤其官，迁郎中。

康熙间，以割臂疗亲旌者，有翁杜、佟良，与色尔岱同时有克什布。翁杜，满洲镶白旗人；佟良，蒙古镶黄旗人：官防御。克什布，满洲镶红旗人，官三等侍卫。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诸生。八岁丧母，事后母如所生。母病暍，非时思食梅，麟瑞绕树呼号，不食三日，梅夜华，结实奉母，母良愈。父丧，庐墓三年，遇虎，虎为卻避。雍正初，诏举孝廉方正，县以麟瑞上。四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出为直隶永平知府。

李盛山，福建罗源人。母病，割肝以救，伤重，卒。巡抚常赉疏请旌，下礼部，礼部议轻生愚孝，无旌表之例。雍正六年三月壬子，世宗谕曰："朕惟世祖、圣祖临御万方，立教明伦，与人为善。而於例慎予旌表者，诚天地好生之盛心，圣人觉世之至道，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以毁伤为正。但有司未尝以圣贤经常之道，与国家爱养之心，明白宣示，是以愚夫愚妇救亲而捐躯，殉夫而殒命，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无以彰其苦志。故数十年来虽未定例，仍许奏闻，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圣祖哀矜下民之盛心，如是其周详而委曲也。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若因己病而致其子割肝刲股以充饮馔、和汤药，纵其子无恙，父母未有不惊忧恻怛惨惕而不安者，况因此而伤生，岂父母所忍闻乎？父母有疾，固人子尽心竭力之时，傥能至诚纯孝，必且感天地、动鬼神，不必以惊世骇俗之为，著奇于日用伦常之外。妇人从一之义，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然烈妇难，节妇尤难。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代为奉养。他如修治蘋蘩，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责乎？朕今特颁训谕，有司广为宣示，俾知孝子节妇，自有常经，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以毋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盛山仍予旌表。

李悃，河南开封府人，失其县。贫为木工，父病痺，奉侍惟谨。岁歉，不能养，乃行乞於市，归啖父。后得赈穀一石，虑不能继，日舂升许供父，而以□秕自咽。父病剧，夜中邻人时闻悃抚摩嗟泣声，迟明则悃抱父足死矣，父亦一恸而绝。邻人愍其孝，收而葬之。

奚缉营，字圣辉，江苏宝山人。父士本，以孝旌。缉营幼读论语，

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辄陨涕簌簌，师奇之，谓真孝子子也。母病，刲臂以疗。士本老，恶寒，缉营夜抱父足眠，以为常。两弟早卒，抚其孤如所生。女兄嫁而贫，从妹寡，皆依以居，为营婚嫁。

周士晋，江苏嘉定人。母病久，医言惟饮人乳可生，士晋子生方九月，谋於妻李，弃道旁，以乳乳母。母病已，问兒，以殇对，后李不复妊，亦无怨。越十二年，有僧为殷氏子推命，年月日与士晋兒同，诘之，则得诸道旁者也，父子得复合。

黄有则，湖南邵阳人。四岁丧父，母孙劬苦育以长。遣就傅，或迂之，孙曰：“吾忍死，不欲兒废学也。”有则大感恸，奋学，客授养母。夏无帐，主人以进，命撤之，曰：“吾母无此也。”寒为制棉衣，又卻之，曰：“家贫，无以暖母，不忍享奇温。”一夕风雪，既寐，复起，行三十里归省母。母喜曰：“吾正思兒。”是时母逾九十，有则亦六十矣。母丧，以毁卒。

王尚毅，陕西郃阳人。为人佣。母佞佛，欲凿山造佛像，力不逮，将死，以命尚毅。尚毅佣，啬衣食积钱，买山辟洞，琢石为佛像，洞六，像十二，皆手造。或愍而助之，谢曰：“力不己出，非敬母命也。”钱尽乃辍，复出佣，得钱更为之，如是三十馀年。山植柏，围以紫荆，洞上下莳迎春，洞成方冬，花尽开，山人怪之，名曰九华洞。山无水，凿池而雨至，遂不涸，名曰青龙池。

胡锠，浙江上虞人。锠九岁从母汲，母堕井，锠呼救未至，亦跃入井，救至，引以出，俱不死。中岁游陕西，一夕忽心痛，曰：“殆吾父病耶？”驰还，父正病，旋卒，哀恸尽礼。方冬母病，求医，途遇盗，衣尽褫，冒寒行数十里，与医俱归。

李三，江苏宜兴人。一目眇，一足跛。父死，二兄皆娶，析产，有田六亩、屋四椽、舟一，二兄分田、屋，而畀三以舟。迭养母，三奉母食必有肉，母至二兄所，三辄私致甘旨。二兄死，嫂一前死、一嫁，三独奉母。晨爨毕，乃以舟应客，或当出五十里外，度尽日不能返，虽重雇不之许。事母三十年，邻里称其孝，抚兄子慈，而教之严。母将死，呼孙执手泣曰：“兒学好，毋累汝叔怒！”自是不复怒其兄子。

张梦维，直隶元城人。县诸生。父晚病风痺，梦维日侍左右，卧起饮食溲溺皆躬自扶持。父愍其劳，呵之去，少退，复前，数年不少懈。事母如事父。居丧哀毁，准家礼，屏俗习。弟病疽，为剪发灼艾，日数

省视，及卒，恸甚，几丧明。弟妻或诟谇，待之有加，抚孤女逾己出，弟妻卒悟且悔。少师郡人卫鹤鸣，治程、硃之学。鹤鸣卒，心丧三年。授弟子孝经、小学，以力行为本。

乐太希，湖北通山县人。幼慧，三岁母负以嬉，堕地伤额。祖母问，诡对，恐祖母见怜而怒母也。父疾，抑搔澣濯，昼夜不去侧。居丧尽哀，既葬，恆绕墓悲痛。母疾及丧亦如之，庐墓侧居五年。早为诸生，以事亲不应试，或延使授经，辄辞，虑违亲也。亲既终，益笃学。

董盛祖，云南黑盐井人。盛祖不知书，早失父，事母谨，起居饮食侍视不少懈。一妹嫁里中，盛祖出负贩，呼妹还侍母，妹亦善事母如盛祖。盛祖行遇蛇当道，惊曰："母得无病乎？"归则母方病，呼祖，人皆怪之。母丧，哭甚哀，或恸绝，邻里惊救之，乃甦。盛祖有妻早亡，不更娶。或劝之，曰："娶妇以事亲，顾贤者实难。脱不贤，将戾吾母，吾能安乎？"卒不娶。未终丧，遂卒。

徐守仁，安徽青阳人。世为农，未尝读书。四岁而孤，事母孝。得佣直，市酒肉奉母，母呼共食，辄以持斋谢，实不忍分甘也。母殁，哀恸。既葬，露处墓侧，蛇虺不避，里人哀之，为庐舍饮食焉。守仁并奉其父木主以居，四年，乃还其室，须发皆白。

李凤翔，直隶武强人。善事父母。凤翔以父老，自请佐家事，而督诸弟读书、习射，应文、武试。父将终，遗命析产，心怜幼子而未有言。凤翔察父意，益以所分三之一。父殁，事母益谨。道光初，滹沱连岁氾溢，闾里荡析，负凤翔债者二千馀缗，悉焚其券，复散钱济贫者。又遇旱，所艺蔬果任饥者采食。族子早孤，他县人以迎丧遇盗，皆厚周之。或将屠马，凤翔赎以归，马驯异常畜，乡人感之，遂无屠马者。

卯观成，云南恩安人。父汉而母夷。乌蒙乱，父死，母被掠，鬻为婢。乱定，观成无所依，为昭通禁卒。父母尝为聘妇，舅促观成娶，娶而不与婚。三年，舅诘之，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将嫁吾未婚之妻，取所直归吾母。与之婚，情不能割，义亦不可出也。"语且泣。有义之者，募得六十金，以半赎其母，半为营庐舍，成婚，仍为禁卒以养母。

葛大宾，字兴森，湖南湘乡人。诸生。四岁丧父，哀恸如成人。丧终，值忌日，出主祭，主仆，粉落"葛"字脱，露"周"姓，盖木工饰周氏废主为之。大宾痛哭引咎，告墓易主。事母钜细必躬，疾尝药，生徒有馈则献。尝出客授，独坐心动，亟还呼母，母出，屋后山遽颓，压母坐

处。母殁，饮不入口者五日。既葬，不脱衰，腰以下缕皆尽。丧终，祭必哀，兄弟既分居，财尽，大宾复与同居，通财无所私。殁则庀其丧，无子，为立后。

吕斅孚，湖南永定人。父孟卿，贫，以客授自给。母病将殆，思肉食，斅孚方七岁，贷诸屠，屠不可，泣而归。闻母呻吟，益痛，内念股肉可啗母，取厨刀砺使利，割右股四寸许，授其女弟，方五岁，令就炉火炙以进。母疾良已，孟卿归，察斅孚足微跛，得其状，与母持以哭。斅孚曰："毋然，兒固无所苦也。"乡人皆嗟异称孝童。长为诸生，学政温忠翰疏闻，寻除华容训导。孟卿亦尝刲股愈父病，然斅孚割股时，初不知父有是事也。

王子明，甘肃通渭人。诸生。事母孝。出为客，蔬果新出，必遥献乃食。尝赴试，母闻桃香久不散，女曰："此必吾兄所献。"记其日，归验之，果然。

冯星明，甘肃秦安人。为营卒，戍龙山。食新韭，置诸案，叩首。同伍问之，曰："以献母。"咸以为迂。或归候其母，母曰："他日吾假寐，梦兒以韭食我，觉，犹有馀香。"叩其日，星明献韭时也。

张元翰，直隶南皮人。光绪五年举人，除获鹿教谕，迁知县。方谒京师，父嗣陶时为万全教谕，卒官。元翰奔赴恸哭，几不能胜。居丧三年，悉用古礼。丧终，以知县待缺河南，奉母赴官，摄渑池、宁陵诸县。方有事于考城，而母遽卒，元翰以父母卒皆不克视终事，大痛。将归葬，自为文祭告，凭棺一恸而绝。

俞鸿庆，湖南善化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事父母笃孝。官京师，岁必乞假归省。二十七年，母殁，鸿庆方自西安还京师，闻丧奔还，哀恸若不欲生。父年已八十，衰病，鸿庆跬步不去侧，婉容愉色，依慕如少时。冬夜必数起省视，或竟夕不眠。二十九年，父殁，鸿庆恸甚，以毁卒，距父□勿方匝月。

姜瑢，云南□习峨人。父文柄，尝远游，瑢裹粮行求，得以归。贫，析薪治圃以养。父嗜饮，日必具酒，家益贫，父为罢饮。命子跪而请，翌日偕樵於山，买酒归，共劝酣饮，日以为常。父殁，辄提父尝饮壶沽酒，哭於墓，人称其圃为"孝子圃"。

汤渊，江苏常熟人。八岁丧父。母茅纺织不稍休，渊见辄泪下。少

长，为负贩，劝母暂休，母曰：“休，不且馁死耶？”渊大恸。客至，母擎茗椀呼渊持以出，渊跪而受，自责贫不能具仆婢也。娶，生子而妇亡，或劝再娶，曰：“吾已有子，何忍分养母力以养妇？”竟以鳏终。母卒，哀号动行路。其后家稍裕，方冬，有被而无褥，曰：“吾母昔无此也。”将卒，命市棺视殡母之费。

魏兴，直隶新城人。早丧父，兴与弟继宗皆入伍。继宗战死，兴以母老，出伍为樵以养。岁饥，米贵，兴以米奉母，而自食糟糠，恆不饱。兴亦老，樵不足，毁屋，伐屋后树以鬻。安康诸生张鹏翼闻其事，过兴，见兴侍母左右扶持如童子，因问其邻魏叟：“与其母日何食？”邻曰：“兴□敢包穀，母食麦。”鹏翼大嗟异，以其事白知府，月予以粟，兴母子始得饱。

戴兆笨，安徽旌德人。少从父业缝纫，十三丧母，尽礼，事后母如母。父病噎，亦减饮食，百方疗父，不得，则刲肱糜以进，终不愈。恸甚，庐墓侧，朝夕稽颡。时归省后母，呼妻出，戒以善侍养，不入其室。

潘周岱，安徽泾县人。为竹工，与父同佣，必躬其劳而遗父易且逸者。父创足，负以往返。老废，周岱独应佣，得酒肉时蔬怀归，燂以进。家食，必父母食乃食。岁饥，奉父母必丰，次以食弟，躬与妻子饱糠覈。父母疾，左右侍养无须臾去侧。母家山下泉洌，母病笃，夜半思得泉以饮，周岱挈瓶往，行四十馀里，乡晨以泉至。居丧，旦暮悲号，先后庐墓三年。丧既终，夕必诣墓爇香燃灯，如是终其身。妻吴亦孝，无违命。

张淮，浙江秀水人。贫，粗识字，为人收田租。父有心疾，思食羊，非特杀则不食，淮买羊杀以食父。思出游，则赁肩舆侍以出，穷日乃还。父疾数年，凡所思，百方致之，不稍怠。疾笃，刲肱进，卒不治。

同时张廷标，为衣工。奉母，常效市中兒嬉戏以娱母。一日邻家火，负母出，迁祀先之具，而不及他器用。节所入为弟娶妇，而终身不自娶。县人与淮称“二孝子”，道光初年事也。

胡其爱，江南桐城人。为人佣而养母。母病疲癃，其爱日夕在左右，视卧起饮食。出就佣，具晨餐，度午不能归，出勺米付邻媪，嘱代爨，必拜。邻媪止之，行数里外，复遥拜。夜必归，为母涤中裙廁牏。

在佣家得肉食，即请归遗母。母出观优，负以往，夜则负以还。欲往戚党家，亦如之。母殁，负土为坟，居悒悒而卒。

方其明，亦桐城人。亦为佣而养母，母亦病疲癃。其明虑出佣母饥渴，乃弃佣为丐，负母以出，得食必先母。母卒，乃为圃，时荷锄而泣曰："昔为乞，苦饥寒，不离母侧；今稍足衣食，思母不可得矣！"

邓成珠，福建泰宁人。亦为佣而养母。佣所距家远，日乞米一合，昧旦送母所，还执佣。母盲不能炊，乃负母依主家傍舍，朝夕为具食。主或以为言，成珠曰："成珠自减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居五年，母卒，葬毕，辞主人，不知所之。

张三爱，江南歙县人。为人役。事母孝，母病，不能具药物。或谓之曰："汝欲愈母病，盍刲肝？"三爱祷於丛祠，破腹，肝堕出，以右手劙肝，得指许，左手纳於腹，束以白麻。归以肝和羹饮母，母良愈，三爱创亦合。三爱所事主，故尝为知县，贫，逋赋，三爱辄代承，被笞，不少懟。主病且死，命三爱去，三爱勿听，事主之子如事主。

杨梦益，陕西郃阳人。卖菜佣也，事母孝，妻贾力纺织以佐养。乾隆中，岁饥，梦益与妻食糠籺，盛米於囊，置其中，熟以奉母。米尽，将鬻子，族人感而周之，乃止。

阎天伦，甘肃陇西人。贫，父居僧寺，天伦与妻杨，鸡鸣起磨面，及明入市，求父所嗜往馈，午若晡皆然，夜则从父寝。父失明，天伦为茹素，年馀，目复明。天伦先父卒，杨卖浆为养，如天伦在时。翁卒，力营葬，忌日必祭，终其身。

夏士友，湖北江夏人。事母孝，佣力以养，不足，则减己食食母。邻或邀食，必先为母具食，然后往。寒，语母勿早起，自执炊置食床前，又丁宁嘱母善自护，乃出，如是以为常。年四十未娶，或愍之，助其娶妇。居半载，士友自外归，妇与姑诟于室，流涕责妇，即日出之。或曰："出妇，如无后何？"士友曰："有妇，欲其孝；有子孙，亦欲其孝。苟不孝，安用妇？安用子孙？"年馀，士友疾卒，母哭之恸，邻有张某感士友孝而不得终事母，月供薪米，终其身。

白长久，甘肃平番人。幼孤，贫，负贩奉母，具甘旨。母或不怡，以首抵母，引手披其颈，俟解乃止。里社演剧，负母往观，侍侧说剧中事。母年八十，长久亦六十，未尝稍懈。光绪中，青海办事大臣豫师餽

以金，不受。母卒，朝夕诣墓，馈食三年。

郭味兒，甘肃礼县人。卖浆，出必拜母，归亦然。母严，稍不当意即恚，味兒为孺子状悦母。母苦胫痛，或言瘗枯骨，母当愈，黎明辄携长钁徘徊丘陇间，寒暑不间。母卒，饮不入口，五日毁卒。

聂宏，陕西鄠县人。卖酒，事亲孝，得钱易甘脆奉亲。母卒，卧父榻侧，时省视。畜犬，得饼衔饲母，人以为孝感。

董阿虎，江南山阳人。少丧父，为人担水，得值养母。稍有馀，必具甘旨。积十馀年，构茅屋奉母。一日，邻被火，阿虎负母避，还跪户外，乞神佑。俄左右尽爇，独阿虎茅屋存。

张乞人，顺天永清人，失其名。父死，行乞以养母。穴土为居，天大雪，知县魏继齐过其处，闻歌声出地中，怪而呼问之，曰："今日母生日，歌以劝餐耳。"继齐命车载其母子至县，继齐母畀其母粟及布，继齐与银十缗。乞人叩头曰："官母赐我母，不敢不受；官赐我，我不敢受。"继齐问其故，曰："民愚，不知此十缗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一，为清白百姓足矣。"继齐不复强，将为营室，乞人负其母去，不知所终。

席慕孔，广东三水人。善养母。尝娶妻生子。岁饥，田数亩尽鬻，妻怨其贫，求去，遂遣之。夏秋助人耕穫为佣，冬则乞食以养。得饼饵归食母，得馀羹，啜湆，以肉归。

张长松，山东栖霞人。母瞽，长松出为佣，主人与之食，辄不尽，归遗母。无所事则乞诸邻里，母食已，乃食其馀。冬大雪，长松病不能出，呼母涕泣言曰："兒不肖，不能养吾母，乃乞食，母赖以活。今疾急，母老，可若何？"遂死。

崔长生，江南邳州人。生而瘖，手又挛。为佣养父母，出入必面。岁大祲，乞食于市，得糟糠，上父母，自食草根木实以活。拾字纸，得遗金，待失者逾月不得。乃易母彘饲之，茁壮蕃息，为父母治送死之具。丧父母，舁葬於中野，遂去，不知所终。

荣孝子，河南遂平人。幼痴聋，无名。家本饶，后中落，贫甚。父卒，无所居，奉母居栖流铺。出乞食，择所得供母，自食其馀。得少，则但供母，而自忍饥归。见母必叩头，食必跪进。母食则起而舞，食减则泣。母或故减食以食子，则泣不受。母七十馀卒，县人为具敛，朝暮

泣，终其身。吏以孝子旌其楣，亦不知孝子为何名也。卒亦七十馀。

无锡二孝子，皆失其姓氏。其一瞽，磨粉为业，事母至孝，竭力供甘旨。年至四十馀复明，人皆异之。其一哑，行乞得钱以养母，必具酒脯。母卒，食必祭，祭必伏地号痛。既葬，哭于墓，见者皆感。

哑孝子，无姓氏，或曰云南昆明人。家有母，老矣，行乞以养。得食必奉母，母食然后食。母或怒，嬉戏拜且舞，必母乐乃已。得钱密投诸井，母卒，乡人有欲醵钱以助敛者，与如井，数数指水中，乡人为出钱，营殓且葬。事毕，远游不知所终。

列传二百八十五孝义二

卢必升 李应麒 李中德 张文龄 黎安理 易良德

方立礼 丁世忠 汪良绪 贾锡成 王长祚 刘国宾 曹超

黎兴岕 夏汝英 金国选 张愫 李志善 弟志勃 彭大士

钱孝则 任遇亨 族子裕德 陆国安 徐守质 兄基

黄简 程原学 郁褒 姚易修 胡梦豸 贺上林 何士阀

陈嘉谟 林长贵 弟长广 戚弢言 李敬跻

张大观 杨璞 蔡应泰 张士仁 潘瑂 刘希向

沈嗣绶 谢君泽 冯福基 黄向坚 顾廷琦 李澄

刘献煜 钱美恭 赵万全 刘龙光 李芳巇 唐肇虞

缪士毅 子秉文 陆承祺 弟承祚 汪龙 方如珽 张焘

硃寿命 潘天成 翁运槐 弟运标 杨士选 徐大中

沈仁业 魏树德 李汝恢 郑立本 李学侗

董士元 李复新 党国虎 严廷瓒 陆起鹍 弟起鹏

虞尔忘 弟尔雪 黄洪元 弟福元 颜中和 颜鼇

王恩荣 杨献恆 任骑马 李巨勋 任四

王国林 蓝忠

卢必升，字寀臣，浙江山阴人。九岁，父芳病，思得鬯蜞炙，必升挟筐求之沙上，潮至，几死，不释筐。明季遇寇，芳独行入山，必升行求得之归。必升为叔父茂后，顺治初，寇絷茂舟中，必升绕岸哭，三昼夜，不绝声。寇引使见茂，胁茂降，拔刃屡欲下，必升叩头流血，乞贷死。久之，寇中有义其行者，脱茂使共还。茂有女忌必升，嗾母遣必升往松江，使盗击诸途。盗察必升且死，曰："尔死勿我仇，谁某实使

我。”必升阳死，盗掷之水，复以救免。必升书告所后母，但自谢不谨被盗，所后母为感悟，为母子如初。

李应麒，云南昆明人。遘乱，与其父相失，被略至迤东，乞食归。丧母，劝父再娶，后母至，遇应麒虐，应麒卖卜以养。失后母意，辄笞楚，跪而受杖。后乃被逐，事父母愈谨。父生日，卖卜得鸡米，持归为寿。佃人田，方耕，闻后母病，辍耕走三十里求医药。后母生三子，友爱无间。后母久乃悟，卒善视焉。

李中德，汉军旗人。康熙初，父从征福建，中德亦出参陕西军事，奉母以行。事毕，还京师，父先自福建还，已娶妾生子矣。中德母至，父暱妾而出嫡，拒不相见。中德为请，叩头流血，父终不听。请得居别室，亦不听，及营室东直门外奉母，早晚侍父侧无几微憾，善视诸庶弟。越六年，父病棘，乃告父迎母还，父深悔焉，旋卒，妾亦死。中德母抚妾生四子如己出，中德亦友爱如父在时。

张文龄，字可庭，河南西华人。父暱妾而憎其母，文龄事父抚庶弟甚笃，庶弟亦感之，而父终不悟，逐文龄。文龄号泣呼天自惩艾，谓不复比于人，未尝一言扬亲过。远近慕其行，遣子弟从游，得束脩，因庶弟以献其父，或不得通，循墙走，泣且望，见者皆泣下。雍正五年，成进士，父荣之，意稍改。八年，就吏部选，京师地震，死者众，文龄亦与焉。邹一桂与为友，归其丧，父始悟其孝，为之恸。

黎安理，贵州遵义人。祖母卒，复娶而悍，父不容於后母，客授四川灌县，遂卒，葬焉。母还母家，安理方十岁，留祖父母所。祖母遇之虐，昼则令刈薪，夜督舂，舂重不举，绳络碓，以足挽之。恆不使得饱。尝取毒蠚纳其口。诱之溪侧，推堕水。皆濒死，遇救苏。既长，习举子业，出客授佐家。祖父卒，为治丧葬。祖母病，侍疾不倦，卒，又为治丧葬，无缺礼。其事祖父母凡三十有四年。痛父客死，恆诣灌县谒墓。母复归，事之孝。两弟不胜祖母虐，出走，安理往来黔、蜀，求得仲弟还。季弟客死，抚其孤。安理晚举乾隆四十四年乡试，授永清教谕，迁山东长山知县，有治绩。告归，卒於家。

易良德，湖南黔阳人。出为世父志宰后。志宰性急，屡抚兄弟子，皆不相能，遣还本支。最后得良德，良德能先意承志，得其欢心。有疾，昼夜侍，寝食俱废，里人无子者恆举良德相慰藉。

方立礼，江苏江都人。母殁，后母遇之虐，怒辄与大杖，立礼谨受

无懟。一日，杖几绝，及苏，无变容。父殁，遂逐立礼。立礼时时候门外问起居，疾则忧惧不食，愈乃已。妻洪，亦孝谨，日受鞭挞，后母稍自悔，为少戢。后母□勿，为之哀毁。后母二子皆早死，立礼育其子女如己出。

丁世忠，湖南黔阳人。母初未有子，父娶妾，母生世忠。妾亦有子女而悍，恶世忠，尝酖之，不死。父懦，令别室居，世忠事两母无懟。庶弟无礼于世忠，嫡母丧，不欲持服，世忠皆不与较。庶弟坐事破家，世忠亦中落，仍割田畀之。

汪良绪，江苏吴江人。父嗜博，母谏，忤父，为父逐。良绪日夜号泣，求返其母。父怒，并逐之，乃奉母依其妻父居。父以博破家，亦来与共居，母出奁赀易田，尽为父所鬻，良绪客授以养。方暑，父撤床上帐偿博进，屡易屡鬻，良绪亦不具帐。晨起，蚊迹遍其体。母多病，良绪必亲视汤药。出客授，母疾病，方冬，水冻舟阻，履冰而还。母既殁，哭泣无常，寝

不解绖，稍寐辄呼阿母，寤则大恸，未终丧而卒。卒后视其枕，麻布包土★M6也。

贾锡成，江苏宜兴人。父映乾，性严。锡成生而生母吴以小过逢映乾怒，遂去不返。锡成稍长，邻兒嘲无母，问得其故，悲不胜。甫成童，屡出访母。过无锡，梦至尼菴，妪予食，甚慈爱。因遍访诸尼庵，方雪，老尼问里居，曰："宜兴。"因曰："吾徒亦宜兴。"入见之，即其母也。相持哭，母终不肯归。锡成数省视馈食。及母卒，以丧还葬，上冢哭必恸。映乾遘疫卒，锡成痛甚，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梦中或欢笑，寤则大恸。疾作遽卒，距映乾卒才五日。

王长祚，字尔昌，湖南衡阳人。父乔年，以富名。明季张献忠破衡阳，乔年出避，游骑絷长祚与次子璠求乔年所在，榜掠终不言。寇挽长祚发，加刃於颈，璠号泣求代。寇中有骑者言："此父子皆孝，奈何杀之？"遂得释。

刘国宾，芷江人。国初流寇入县境，国宾负母出避，道遇寇，劫母衣，刃创国宾，血流至足。国宾忍痛跪乞还母衣，语迫至，寇愍其孝而还之。康熙中，吴三桂兵至，掠族弟国宥，其母嫠也，哭之丧明。国宾行求国宥，逾年以归，其母目复明。贫不能自存，国宾分田百亩与之。

曹超，安徽和州人。顺治中，郑成功兵至，超奉父母出避，遇寇欲杀之，超号泣求代，并得免。居丧，负土为坟。家有紫薇，父手植也，久枯，每对之哀恸，非时复发花。

黎兴岕，湖南湘阴人。张献忠破长沙，略湘阴，兴岕父嘉品为贼絷，将杀之。兴岕八岁，请代父死，贼幼之，举刀令申颈，泣曰："此恐欺我，既杀我，复杀父，乞但杀我一人。"引颈就刀，贼两释之，里人称之曰"孺孝"。

夏汝英，湖南安化人。顺治初，游兵掠其家，汝英九岁，卫母不去左右，游兵掠汝英去。道中告以母孤苦，乞释还，贼怜而许之。

金国选，湖南黔阳人，吴三桂之乱，贼掠其父母去。国选七岁，牵衣痛哭，求释，不得。骂贼，贼哧以白刃，不舍。击以杖，终不舍，乃释其父母。

张愫，湖南湘阴人。年十岁，寇至，从其祖走避。寇执其祖，将杀之，愫哀号求代，身蔽祖，被数创，不顾。寇嗟叹，舍之去。

李志善、志勃，湖南安化人。父步武。诸生。流寇破县，缚步武，志善十六、志勃十四，

号泣求免。贼诘步武里中孰为富，步武骂贼，贼杀之。志善、志勃夺贼刀杀贼，皆为贼所杀。

彭大士，湖南湘阴人。顺治初，李自成馀党破县，执大士母求金。大士绐贼："金在井侧。"请偕往，因赴井，母走免。大士年十八，妻仇归大士仅二十日，亦入井死。

钱孝则，江南桐城人。方明福王时，父以党人被逮急，变姓名，挈家人亡命至震泽。兵起，母及弟、妹皆赴水死，孝则与父匿稻田中得脱。兵过，收葬母及弟、妹，走福建。未几，福建乱作，父子奔避相失。孝则走广东，数年还福建，求父十三年，始得与父俱归。父续娶于徐，徐有富名。父他往，盗夜至，毁牖，缚孝则迫令导入徐室，孝则不可。盗斫以斧，颅裂死。

任遇亨，江南昆山人。生有膂力。国初盗大起，遇亨负父逃，盗劫其父去。遇亨持刀突入，负父出，身被数创，肠出，遇医得不死，扶父徙居嘉定以老。

族子裕德，有土豪积怨於其父，伺隙持刀欲杀之。裕德年十一，身蔽父，两手夺刀，正言晓以祸福，土豪掷刀去。父病痢三年，裕德昼夜扶持，躬涤濯污秽。父卒，居丧哀毁。友于兄，幼即请代兄杖。兄老而无藉，养生送死皆任之甚具。

陆国安，浙江山阴人。父华宇，顺治初，县境寇作，缚华宇入砦，求金以赎。国安归自海上，奋入寇砦，馘寇，救华宇归，被重创，卒无恙。

徐守质，江南常熟人。顺治初，守质与兄基奉母避乱，母老病，兵至，度不能去。守质谓基曰："毋徒死，绝徐氏后。兄速行，守质当奉母。"基不可。兵迫，守质愠，促基行。守质有妹適袁氏，早寡，携子与母俱。基乃弃妻、子，挟孤甥而遁。事定，基还，母与袁氏妹俱自沉井，守质被二创仆，死。

黄简，字敬之，湖南祁阳人。父用忠，诸生。简事亲孝，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兵略湖南，其将郝永忠屠祁阳，简奉父母避兵竹山。母渴，命简取饮，兵遽至，简父窜山阳，简妻张，奉姑窜山阴。简取饮至，不见父母，升高望之，见乱兵缚一人置釜上将烹，则其父也。简大呼，往乞代，乱兵释简父，执简求赂，不得，遂烹之。村民哀简，名其山汤镬岭。

程原学，字奂若，江南仪真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退，县人坐连染死者二十馀，原学祖故睢州知州绍儒与焉。父免死徙塞外，原学以幼留。稍长，将出塞求父，虑死且无后，乃娶妻生子。妻死，挟子行道中，子病，还，计行待子长。居恆丧服，食但啜粥，不饭，不食果蔬，衣不帛不棉。僦居学舍旁，授经不出户。训导顾霭慕其贤，屡过皆不见。偕其弟子出不意往语原学："何自苦？"原学对曰："原学有隐痛，不可以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报谒，贽砚与画，霭谢曰："子无所受於人，今吾受子遗，亦原以报子。"原学乃持砚与画去。他日复过之，已他徙矣。俄卒，霭求得其砚，铭曰"廉士砚"。

郁褒，字子弁，浙江嘉善人。父之章，顺治六年进士，以大理寺丞坐罪徙尚阳堡。京师修治官廨，许罪人出家财佐工赎罪，褒请任刑部官廨，之章得赎还。工未如程，例当复徙，褒叩阍，请弃官代行。褒弟诸生广，叩阍，言身当代父徙，留褒侍父疾。部议子代父徙非旧例，仍用冲突仪仗例治罪。圣祖愍其孝友，并宥之。之章还乡里，褒以贡生授江西永丰知县。

姚易修，字象亭，江南元和人。父宗甲，康熙初客闽浙总督范承谟幕。耿精忠为乱，执承谟，尽絷其幕客，宗甲与焉。易修闻，诣精忠，齧指作血书原代父死，贼乃释宗甲而系易修狱，胁使降，易修不为屈。康熙十五年，师至，乃得脱归。易修母闻变，悲泣，两目盲，易修晨起舐母目，母目复明。邻家火，易修突火入，负父出；又入，负母出。发尽燎，两足焦烂，而父母俱无恙。

胡梦豸，江南江都人。康熙中，从父至绍兴省墓，道遇盗劫民财，斥其不义，盗怒，将刃之。梦豸从后至，奔赴，击盗仆，民群起殴杀盗。盗大至，欲屠其里，梦豸曰："不可以我故，危一乡也。"入盗寨，独承杀盗，遂被杀。

贺上林，江苏丹阳人。父天叙，以事忤知县，系狱，将杀之。上林年十八，谋脱父。闻巡抚将上官，涉江溯淮，迎舟呼，驺从呵之，不得前，乃发愤投水，发没数寸，复跃起大呼。巡抚见，令救，已死，检其衣，得白父冤系状。巡抚按部黜知县，释天叙出狱，乡人为立贺孝子祠。

何士阀，安徽南陵人。族人破其祖母冢以葬，士阀讼不得直，巡抚檄知县诣勘，族人持之力，事未定。士阀恸，触墓碑，脑裂，死。知县乃责族人他葬，治其罪，葬士阀，碑曰"义士"。

陈嘉谟，江苏兴化人。顺治初诸生。父弘道，为怨家所诬，系扬州府狱。狱卒绝其橐饘，嘉谟求见父不得，知怨家计必杀之，乃痛哭祷于神，自沉於水。明日，盐运使得嘉谟讼冤血书，而嘉谟仆又诉失嘉谟。求其尸，七日得于钞关水次，植立风涛中，发上指。遂出弘道狱，葬嘉谟，而抵诬告者罪。

林长贵、长广，福建福清人。父宗正，业曬盐。入城，至星桥，海潮暴至，溺死。长贵闻之，奔救不及，仰天长号，投桥下殉；长广继至，绕崖痛哭，亦自沉。时雍正九年七月。里人悯其孝，收三尸敛焉。

戚弢言，字魏亭，浙江德清人。父麟祥，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坐事戍宁古塔，弢言从，备艰苦。麟祥遣令归就试，成雍正八年进士，除福建连江知县，勤其官。乾隆初，赦流人，麟祥不得与，弢言深痛之。总督郝玉麟将入觐，弢言刺指血为书求赦父，诣玉麟乞代上，玉麟难之。弢言叩首持玉麟裾号泣，引佩刀欲自裁，玉麟乃许之。诣京师，以弢言书上，高宗悯之，赦麟祥。麟祥就弢言养连江，明年卒。弢言持丧还，

哀甚，亦卒。

李敬跻，字翼兹，云南马龙州人。父盛唐，雍正八年进士，官四川松茂道，以所部有罪坐监临官，戍卜魁。卜魁距云南万四千里，敬跻三往省。尝遇暴水，丧其仆马，徒步行，路人哀之，与之食，导使诣盛唐，盛唐辄令还侍祖母，迫使归。敬跻成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将乐知县，计赎盛唐还。盛唐死戍所，敬跻遂发病，日呜呜而啼，未几亦死。

卜魁有范杰者，与盛唐善，盛唐倚以居二十年，至是归其丧。闽人吴阿玉尝欲从敬跻之官，盛唐丧过京师，吴为送还云南。

张大观，河南偃师人。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灌偃师，民避水奎星楼上，大观奉母亦登焉。水撼楼，楼倾，柱压大观手，臂折，奋入水求母。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负出水，攀树以上，泳而求食以食母。水退，负母归其室，即夕创重死。

同时有杨璞，与其弟奉母居。水至，弟以筏载其妻逃山上，母呼不应。璞弃妻子背襁母，浮水至神堤滩，或援之，得登。顷之，有妇抱子从水下，母遥望，呼曰："吾妇与孙也！"拯之，皆不死。而弟乘筏即至山下，树折压筏沉，夫妇俱死。

又有蔡应泰，居母丧，柩在堂。水至，以绳系母柩，跪而负之，入水中疾驶，亦至神堤滩。村民以长钩引至岸，舁以上。日暮，其妻、子亦得救。

张士仁，江南昆山人。六岁，母有疾，泣祷请代，母良愈。十三从父寝，仇伏榻下，露刃出。士仁呼父未应，手捍之，指欲堕，涕泣语仇请代，仇为感动，呼其父醒，曰："尔有此子，吾不忍杀尔。"父惶遽，良久始定，与矢天日，释怨。母丧尽礼，后母虐士仁，士仁孝敬无稍渝，后母亦感悟。火作，负父出，复入火负后母，后母抱幼子，几不胜，风反得无恙。居父及后母丧如丧母，里或忤父母，必泣劝之，悔乃已。

潘瑂，浙江钱塘人。父出远游，家遇火，母出箧令瑂负以行，及门回视，不见母，委箧复入，家人自火出，止瑂毋入，瑂不可，入与母俱死。瑂女兄珠姑嫁范氏，归宁，亦在火中，家人欲掖以出，珠姑挥之曰："汝男子，何可掖我！我从我母死耳。"火熄，瑂与母、姊三尸相环

结，时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瑂聘妻王，家江干，闻丧来归，事舅以孝闻。

刘希向，江南山阳人。火，其父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遗像。希向自外归，突火入，求其父不得，号而出；复入，火方盛，救者以为刘氏父子死矣。俄而墙圮，顾见庭树下人影往来，乃争入负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希向牵父衣，额半焦矣。后数年，父病，希向为割股，良愈。希向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刀钝，肉不决，剪之，乃下，然希向竟不瘳。

沈嗣绶，字森甫，江阴人。父燿鋆，湖北通判，咸丰二年死於寇。嗣绶奉母还，寇至，徙避江船，高不可攀，展□被以其母登。至通州，转徙山东、河南，结绳床舁母，步从之，千数百里，不去左右。未至兰山，道遇寇。嗣绶涕泣乞免，寇感其孝，遣四骑护行。至兰山，方闭城拒寇，嗣绶求入城，守者疑谍也，趣缚之，涕泣言其故，乃得释。既，亦得官湖北，以母病不赴。侍养十六年，进汤药，夜起，虑履声惊母，虽严寒必跣。凡事婉曲称母意，见者感叹。

谢君泽，江苏武进人。父祜曾，事母以孝闻。寇乱，为贼虏，君泽冒死依护。父齿豁，不能食，恆嚼以哺。贼欲戕之，则号泣乞代父死，贼首感动，并释之。

冯福基，代州人。父焯，为安徽潜山天堂司巡检。咸丰七年，寇至，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计伺隙杀贼，不可得。日夜涕泣从至黄梅，市毒药置饭中，毙贼十七，亦吞药死。巡抚李续宜奏言：“福基以童穉之年，护母陷贼，计杀凶党多人，从容就义。奇节至性，深可嘉愍！”被旨旌恤。

黄向坚，字端木，江南吴县人。父孔昭，崇祯间，官云南大姚知县，挈孥之官，向坚独留。鼎革后，孔昭阻兵不得归，向坚日夜哭，将入云南，亲朋、妻子颇危之，向坚决行。至白盐井，得父母并弟向严皆无恙，留一年乃归，时为顺治十年。行二万五千里有奇，向坚次山川道途所经，自为图十二记之，吴人作乐府纪其事。

顾廷琦，江南长洲人。父绳诒，崇祯间，官四川仁寿知县，死张献忠之难。事定，廷琦徒步入四川，阅四年，乃至成都。□展转求得绳诒墓龙脑桥侧，持丧归，自撰入蜀记述其事。

李澄，字仲澜，云南昆阳人。明季，充选拔贡生。父兆旂，官庐江训导，死寇难，幼子淳从死。澄奔赴，收父骨返葬，请于当事，得立祠，晨必诣祠拜且泣。寇至，奉母洪避山谷。洪病亟，言不原以山谷终，负母投佛寺，遽卒，负遗骸攒祖墓。顺治初，山倮入州城，劫官舍，发藏粟。省吏以兵至，执澄将杀之，兵中有识澄者，乃免。澄因言："山倮迫饥寒，无与百姓事。今固不宜累百姓，即山倮亦不宜轻言剿，否则且反戈。"乃坐其渠，州民以安。兄弟凡八，与仲弟俱，老，相友爱。

刘献煜，字台凝，陕西华阴人。父濯翼，明崇祯间官武昌，母与偕，遘乱绝消息。顺治初，献煜徒步求父母，乱初定，道阻，屡濒险乃达。哭山径中，遇叟识濯翼殡所，发得砖，硃书姓名里贯皆具，犹濯翼所自记也。乃负骨归葬。

钱美恭，浙江山阴人。父士骕，明官云南阳宗知县，与妾之官，美恭留侍母。康熙元年，美恭得请于母，求父，至云南，乃知士骕迁嵩明知州，卒葬通海。美恭至通海，得故仆导诣士骕墓，得庶母及幼弟。贫无赀，留五年，乃负骨归葬。

赵万全，浙江会稽人。父应麟，明季客授北游，万全始二岁。既长，问母："父安在？"母告以故。年十九，出求父。应麟初客京师，遇乱转徙死马邑。万全遍访江、淮间，亦至京师，心疑应麟死，见道有遗骸，刺血渗之，不得入，则号於路。又自京师西，亦至马邑。马邑人张文义，尝招应麟主书者，死为之殡。一日遇万全，问得其事，导至殡所，恸绝良久，乃裹应麟骨负以归。既卒，吏为之祠，琢石表异孝。

刘龙光，字蓼萧，湖南长沙人。父廷谔，仕明为益王长史。师下江西，克建昌，益王遁，廷谔逃山中。龙光以应试家居，闻乱疾作。居五年，乃行诣建昌，不得父母所在。祷於神，梦闻人语在石际，谘石际所在，有女僧示以路。行小径万山中，经藤峡至白石岭。径绝险，攀援颠顿，蒲伏上下。岭尽至石际，於村民姚氏家遇其母，廷谔已前一年卒。居数月，舆榇奉母归。所居村曰见娘堡，相传宋王龙山於此遇母，故得名云。

李芳巇，小字葵生，湖南湘乡人。明季流寇至，湘乡当孔道，三复三陷，芳巇父母皆被掠。兄弟死於兵者三，芳巇收葬之，弃家，求父母所在。行数年至贵阳，遇乡人必为言父状，或谓军中某所颇有状似所言者，诣求之，果得父。父脱军中籍与归。再出，又数年至宝庆，暮投山

家宿，见二妪操作，其一方理炊，乃似母。芳巇自陈寻母状，妪闻遽呼曰：“汝葵生耶？吾即汝母也！”盖母避兵转徙，方从此妪为佣，遂奉母还。

唐肇虞，江南人，失其县。父卒，肇虞尚幼，昼夜哭。母止之，曰：“母哭，能止兒勿哭耶？”顺治初，江南寇大起，母被掠。肇虞遍求诸村落及旁郡县，渡江北，复南行数千里，屡与寇遇，仅乃免，卒不得母。至江宁，众问所自来，泣以情告。一妪前问曰：“若母非戴姓

耶？”曰：“然。”妪引至家，则其母在焉，相见大恸，遂侍母归。

缪士毅，江南天长人。父廊宾，富。顺治十七年，寇掠其家牛马，怨家诬以助寇，廊宾见法，妻子徙奉天。士毅以后世父得免，依从母以长。既闻父死母徙状，从母语之曰：“而母将行，抱汝乳，且言兒仅此一乳，乳当饱，生死与兒诀矣！”士毅闻，号泣，欲行求母，恐去不得还，先娶妻生子，康熙二十二年乃决行。至沈阳，遇族人同徙者，知母在乌喇为流人薛氏妻。乃行求得母，母不相识，士毅具言姓名及两女兄適谁某，皆信，相抱哭，观者多流涕。母於法不得还，乃辞归。居数年，复往，母又徙爱珲。行未至，闻母死，求得母葬所，遂居其侧僧庐，不复归。

子秉文，长，躬至爱珲，泣请归，士毅终不可。又数年，卒母葬所。秉文乃发祖母瘗，并持父骨还葬。

陆承祺，字又祉，浙江仁和人。父梦兰，客死郁林。方军兴，逾年乃得问。承祺与弟承祚号恸，走万里，历险阻，仅得达。睹丛箐中败棺，刺血漉骨皆不入，兄弟哭愈哀。途中有知梦兰者，告其棺在佛寺，兄弟从以往，抚棺恸，皆隕绝，观者嗟叹呼孝子。持水饮之，承祚

徐甦，承祺气结不属，竟死。承祚匮两骸担以归。母王得承祚报，知得梦兰骨及承祺死状，悲恸不食，七日，未见承祚归，遽卒。

汪龙，江南歙县人。祖客死苏州，父往迎丧，溺采石，龙时六岁。稍长，闻祖丧未归，如苏州求祖柩，无知者。久之，遇灌园叟与徙其祖柩，引诣殡舍，诸柩纵横，匍匐谛审，柩有祖名，乃奉以归。龙侍母孝，一夕，疽发背，委顿甚，自力勿使母闻，越数旬始瘥，母竟未知也。

方如珽，休宁人。国初，其曾祖避兵客死潜山。祖前卒，父不在

侧，道梗，丧未归。如斑既长，问老婢，言有族姑嫁程氏。年七十馀，访之，则尝会其曾祖丧。偕往踪迹，至黄石坂，於洞中得败棺，得白金簪，族姑验之，其曾祖敛时物也。乃负骨归葬，距其曾祖卒时，已五十有六年矣。

张焘，福建连江人。父震公，家县东岱堡，海寇破岱堡，张氏歼焉。震公適他往，独免。焘方七岁，为所掠，转徙佣于清漳。康熙十年，焘年二十馀矣，时时念父母。顾被掠时幼，不审乡县，以人谓其语音似连江，而追忆父似名天贞，乃走还连江，数日无所乡。或问何为，以张天贞问。震公闻之，曰："天贞，吾亡弟，彼焉识之？"走视问其详，喜挟以归，使见母。焘追忆母容貌，曰："非吾母也。"震公曰："汝母已死於贼，此汝后母耳。"焘大恸，为母补行丧服三年，而事后母如母。

硃寿命，江西馀干人。康熙十三年，遇寇，与母李相失，寿命日夜泣。既，闻母为禁旅所俘，属正蓝旗。寿命徒步走京师，乞於市，忍饥积钱将赎母。久之得母所在，而主者邀重购，拒寿命。寿命日跽其门外，膝为痺。侍读学士邵远平高其行，为捐金以赎，暂留远平家。母卞，小不当意辄诟骂，或捽而批其颊，寿命益嬉笑。居数月，附舟还。寿命不知书，语质，每言："在母腹日□敢母血三合，那忍不报？"

潘天成，字锡畴，江南溧阳人。年十三，遇家难，父母挈子女出避仇。天成行后，几为仇所毙。既得免，乃行求父母。经青阳白沙庙，宿废庙，闻虎声，为诗述悲。往来徽州、宁国所属州县，迹父母所在，至则又他徙。天成行经村聚，辄播{兆鼓}作乡语大呼。至江西界，母金自巷出，就问之，始相识。乃得父及其弟、妹，皆无恙。时天成年十五，欲归苦无赀，出行贷。又六年，使其弟从父归，天成奉母挈妹以行。遇风雪，负母行数里，还抱妹，往复跣行，足流血，入雪尽殷。既归，出行贩以养，暇则读书。荆溪汤之锜出高攀龙门，治性理之学，贤天成，天成从受业焉。同县许国昌遇天成尤厚，使为童子师。邻家兒詈母，天成召其乡老人呼兒共惩之，兒悔谢乃巳。及父母卒，游学桐城，遂隶籍为安庆府学生。居二十馀年，移家江宁，天成学益进，狷洁不以干当道。终穷饿，年七十四卒，葬惠应寺侧。国昌子重炎，师天成，编刻其遗书为铁庐集。

翁运槐，字楫山；运标，字晋公：浙江馀姚人。父瀛，往广西，道湖南。一夕，泊舟祁阳新塘，失所在，舟人求不得，还报，归其行箧，锁在而钥亡。时运槐、运标皆幼，运槐年十三，行求父不得，以病归。

运标，雍正元年成进士，与运槐复求父，遍湖南境，更二年不得。一夕，复泊新塘，遇土人郑海还，言距今三十年，弟海生堕水，格败苇不死。视苇间有尸，因瘗之白沙洲，身有钥在囊，藏为识。乃遣力以囊钥还，钥与行箧锁牝牡合，囊则运槐女兄昔年制以奉父者也。乃痛哭启攒，以父丧还葬，而于瘗处留封树焉，时雍正五年八月也。

运标谒选，得湖南武陵知县。尝有兄弟争田讼，运标方诣勘，忽掩涕。讼者请其故，曰："吾兄弟日相依，及官此，与吾兄别。今见汝兄弟，思吾兄，故悲耳。"讼者为感泣罢讼。县东堤圮，水虐民，县又无书院，运标为修筑，民以运标姓名其堤与书院。擢道州知州，县通

郴、桂，凿山八十馀里为坦道。疫，亲持方药巡视，曰："我民父母，子弟病，奈何不一顾耶？"年六十，卒官。

运标知武陵，建祠白沙洲，起钥亭，买田，俾郑氏世董之。知道州，拜祠下，哀感行路。

杨士选，字有贞，江南吴县人。方六岁，入塾，塾师为说古人孝行，辄穷其本末，归告父母："兒他日亦当如是。"父商于河南。丧赀而病。士选年十六，往省，渡河风雨，士选泣祷得不覆，人称"孝子舟"，奉其父还里。岁饥，士选与妻唐食糠粃，共营甘旨奉父母。居丧营葬，身穿□负土，唐为姑吮疽。

徐大中，湖北潜山人。潜山俗重风水，大中丧母，厝棺居室傍未葬。乾隆四十七年，县大水，齧前和，失其尸，大中大恸。水初退，求尸于沙中，得一足，衤蔑败犹未尽，色馀黄，其母敛时装也。大中抱足泣，路人见者语曰："去此二里许，树上悬尸，湿绵裹，缺一足。"奔视良是，但脱颐下骨，负归改敛。忽有人若丐入其家，曰："吾拾得颐下骨。"取与合，人传为异。学官欲上其事，大中曰："我久不葬母，乃遘此祸，我天地间一罪人耳。举我孝，於及时葬亲者谓何也？"坚卻之。

沈仁业，字振先，江苏吴县人。父贾于安南，娶妇生子女，仁业八岁从父归，而母为外国女，例不得入中国，不能从。仁业长而思母，父卒，乃图父像，渡海省母。安南有兵事，母挟幼子女窜山谷中，仁业行求得之，不食七日矣。居二年，有义其行者为具舟，舟入海，飓作，触海中山。仁业抱母泣，风转，挟母过山至琼州。吏执例拒仁业母不得入，仁业涕泗请，莫应。久之，有老吏谓康熙间有故事，检文书得之，仁业乃奉母及弟妹以归。

魏树德，陕西蒲城人。父季龙，出佐幕客游，树德犹在娠。幼劬学，母力针黹以活。季龙久不归，树德以嘉庆十五年举於乡，乃行求父。初闻季龙自福建转客广东，先诣福建，求不得，乃诣广东，遇知季龙者，为约略言葬处，遍求之，得志石荒冢中，乃持丧还。逾年，母卒，庐墓三年。除高陵训导，求吕柟遗书，授诸生。久之，以老乞归，卒。

李汝恢，江西庐陵人。父仲鸿，业医，游无方。汝恢年十三，出求父。初至四川，又至广东，皆未遇。乃节日用得百金，复出，遍涉江湖，遇仲鸿贵筑。仲鸿有弟亦出游，既归，日念弟。汝恢乃更出求其从父，得诸柳州。仲鸿乃乐甚，遽无疾而卒，汝恢丧葬尽礼。母瘅，奉事尤谨。

郑立本，江苏萧县人。父相德，坐罪戍新疆，立本方四岁。年十八，辞母以求父，母哭而诫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相值，以此为验。"立本贫无赀，乞且行，至库车。闻父戍绥来，绥来至库车，三千馀里，张格尔乱未定，官道塞，乃里粮求路，独行迷失道，还库车。待乱定，乃行至绥来，则父殁已数年。相德在戍授同戍子弟读，殁，弟子为治葬。立本哭墓而病，居二年，相德弟子力护视，故得不死。病起，启父瘗，体久化，左手独存小指，缺一节，有横纹，如母言。立本骇恸，闻其事者皆叹异，乃负骨归葬，往还凡八年。同治中，大学士曾国藩驻军徐州，闻立本事，招往见，立本举孟子召役往，召见不往语，谢不往见。国藩高其义，檄知县以时存问。

李学侗，山西介休人。诸生。生廷仪，道光中客死贵州荔波县，有同行者敛而葬焉。学侗志欲归父丧，贫，客授十馀年，积数百金，始克行。诣荔波，时方乱，贵州境亦骚动，屡遇险，乃达。廷仪葬社稷坛山下，或以为先农坛，语廷仪同行者音转，又以为西龙塘。学侗至，求西龙塘，无其地。恸哭周行诸丛冢，乃於社稷坛得焉。学侗持丧还葬，族人有客死而旅殡者，并载以归。既葬，日必往视，持盂饭以祭。晚治易，有所撰述。

董士元，直隶临榆人。父行健，嘉庆中出关，去三月而士元生，行健遂不归。士元幼思父，六岁，尝失所在，翼日得之关外二里店。母问其故，涕泣言曰："欲寻父也。"年十五，戚商于奉天，士元请于母，从之往，求父消息不能得。越十馀年，至阿什河，有言十年前在三姓南淘淇，尝遇临榆人，董姓，今不知存亡。士元乃往淘淇，地僻，行失道，久之始得达。举父姓名里居问居人，有知者，曰："是尝渔於此，死数年

矣。”士元大恸，得藁葬地，发冢审视，齧指血滴入骨，函以归。至奉天，乃具棺还葬。居二十馀年，母殁，丧葬如礼。至光绪初卒。

李复新，湖北襄城人。崇祯末岁饥，复新出籴於郾。土寇贾成伦劫杀其父际春，复新归，痛甚，誓复仇。时方乱，法不行，而成伦悍甚，复新乃谬懦示无复仇意，成伦易之。顺治初，复新始告官，狱成，会赦，成伦得减死。吏监诣徒所，复新伏道旁，俟其至，举大石击之，死。诣县请就刑，县愍其孝，上府，请勿竟狱，且旌表其门。府駮议，谓成伦已遇赦减死，复新擅杀，当用杀人律坐罪。县有老掾复具牍上府曰：“礼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又言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赦罪者一时之仁，复仇者千古之义。成伦之罪，可赦於朝廷，复新之仇，难宽於人子。成伦且欲原贷，复新不免极刑，平允之论，似不如是。复新父子何辜，并遭大戮？凡有人心，谁不哀矜！宜贳以无罪，仍旌其孝。”府乃用县议，表其门日“孝烈”。

党国虎，陕西富平人。明末，父兄为族子所杀，国虎方幼。顺治初，国虎稍长，诱族子於野，挝杀之，并其子，诣县自首入狱。知县郭传芳将贷之，国虎念父兄仇已雪，遂自经狱中。唐时县人梁悦复亲仇，传芳立孝义祠，首悦而配以国虎。

严廷瓒，浙江乌程人。父时敏。族子旸，以姑为明大学士温体仁妻，怙馀势，时敏尝斥其非。旸阳与出游，挤堕水死。廷瓒稍长，闻父死状，讼旸论斩。旸贿上官反其狱，得脱，益肆。廷瓒奉母避长兴，买斧誓复仇。岁还里省墓，遇旸，阳暱就之，旸以为畏己也。母卒，以丧归。方村演剧，旸高坐以观。廷瓒直前斧裂其首，断项，诣县自首。县嘉其孝，欲生之，狱上，按察使将援韩愈复仇议为请，廷瓒遽死狱中，或曰旸家贿狱吏杀之。

陆起鹍、起鹏，贵州安顺人。父希武。明末水西安邦彦叛，破安顺，陆氏举室自焚，希武与起鹏幸得脱。起鹍自火中跳而出，遇贼，为所掠。居数月，贼攻贵阳，自间道出求父及弟，未得。顺治初，师下安顺，起鹍乃归。诇知起鹏所在，鬻产赎以归。起鹏具言父为邦彦党罗戎所杀，被掠鬻入土司中。时戎已就抚，起鹍兄弟诉父前为戎杀事，下巡道，巡道判戎罚鍰。起鹍始不肯受，既而曰：“不受金，是使戎知吾必报也。”乃受金，戎谓讼已决，不为备。起鹏故善骑射，结壮士七，日夜伺戎隙。一日，戎以事入安顺，其徒皆从，起鹍、起鹏与七人者盟，挟弓弩伏城外，令所亲醉戎。戎既醉而出，起鹏射戎中肩，即前斫之，七人者皆起，尽缚其徒，得与戎同杀父者四人，剖心以祭父。起鹍令起鹏走

避，戎党诉巡道，起鹍赴质，抗辩不稍屈，巡道释不问。

虞尔忘、尔雪，江南无锡人。国初江南多盗，尔忘、尔雪父罕卿董乡团，捕盗，盗惎焉。一日自县还，闻门外呼，罕卿出，为盗缚去。尔忘、尔雪方田作，闻驰救，罕卿死桥下矣。尔忘、尔雪既葬父，仍董乡团，乃更其初名，“忘”，警忘仇；“雪”，冀雪恨也。每获盗，必诘执杀罕卿者，久之，知为盗杜息。息方谋入海，与所左右二人夜治行，尔忘、尔雪诇知之，将壮士奄至息家，絷息及二人者至罕卿死所。比明，尔忘抱罕卿木主至，尔雪于其旁爇釜，尔忘取息舌，尔雪探心肝，且祭且□敢，尔忘乃断息头。将刃二人者，一瞀死，一乞哀，沉诸河。尔忘、尔雪持息头悬罕卿墓，时距罕卿死方逾月。

黄洪元，江南丹阳人。父国相，与同里虞庠不相能。方社，国相被酒夜行，庠遣恶少绑而沉诸河。洪元与弟福元皆幼，稍长，微闻父死状，庠欲壻洪元以自解，洪元巽言谢之。母丧，既葬，洪元、福元同诇庠所在。又值社，洪元见庠在社所，还呼福元，各持斧往，洪元入迫庠，字庠曰：“逸群，我死汝！”庠起犹曰：“孺子醉耶？”洪元曰：“将醉汝血！”两斧并举，遂杀庠。诣县自陈状，有司义之，免福元，下洪元狱。明年，亦赦出，为浮屠以终。

颜中和，吴县人。父弘仁。顺治初，怨家周昌乘乱诱而杀之，弃其首。中和砺斧束藁如人形，书昌姓名以试斧。昌闻之，轻中和幼，不为备。中和怀斧出迹昌，值市中，尾之行。稍前，遽挥斧中昌，昌左右顾，又斧之。母遣其兄孟和走视弟，昌已死。乃相与诣县，兄弟争自承杀人，市人言杀昌者实中和，乃下中和狱。明年巡按御史录囚，释中和。中和，明义士佩韦从孙也。

同时又有颜鼇，父仲常，国初为其仇金瑞甫所杀。鼇淬刃挟以出入，一日，遇诸胥口，鼇刺瑞甫，入水，鼇从之。瑞甫脱去，诬鼇以盗。兵备道王纪、同知刘瑞讯得实，为诛瑞甫。

中和复仇时年十六，鼇年十八。

王恩荣，字仁庵，山东蓬莱人。县有小吏宠于官，恩荣父永泰与有隙，被殴死。恩荣方九岁，祖母、母皆刘氏。祖母以告官，不得直，畀埋葬银十两，内自伤，遽缢。母泣血三年，病垂死，以官所畀银授恩荣曰：“汝家以三丧易此，汝志之不可忘！”

恩荣依其舅以居，稍长，补诸生。志复仇，以斧自随，其舅戒之曰："汝志固宜尔，然杀人者死，汝父母其馁矣。"乃娶妻，生子，辞於舅，挟斧行。遇小吏，挥斧不中，投以石，仆，得救免；又遇於门，直前斫其首，帽厚，伤未殊。诉官，时去永泰死十九年，事无证。恩荣出母所授银，其上有硃批，旁钤以血书。知县叹曰："孝子也！吾欲听尔，违国家赦令；吾欲挠尔，伤人子至情。周官有调人，其各相避已耳。"於是恩荣哭，堂上下皆哭，小吏避之栖霞。

居八年，一日，方入城，过小巷，恩荣与遇，小吏无所逃，乞贷死。恩荣曰："吾父迟尔久矣！"斧裂其脑，以足蹴其心，死。乃诣县，小吏家言永泰故自缢，非殴死，当发棺以验。恩荣曰："民原抵罪死，不原暴父骸。"叩头流血。知县谘於众，皆曰："恩荣言是。"具状上按察使，按察使议曰："律不言复仇，然擅杀行凶人，罪止杖六十，即时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许人复仇也。恩荣父死时未成童，其后屡复仇不遂，非即时，犹即时矣。况其视死无畏，刚烈有足嘉者，当特予开释，复其诸生。"有司将请旌，其舅为辞罢。

杨献恆，山东益都人。父加官，与济南杨开泰有隙，詈其门，开泰讼焉。加官率献恆走求援，开泰遣其徒绐使出小径，要而殴之，加官死焉。献恆死复苏，开泰以他事诬之，下济南狱。山东初设总督，献恆讼焉，下青州府勘问，直献恆，开泰以贿免。献恆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会鞫，罚开泰纳埋葬银四十两，迫献恆具领。献恆藏银典肆，再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以狱已定罪，献恆妄诉，笞四十。开泰计必欲杀献恆，遣其子承恩至青州谋诸吏。献恆潜知之，持铁骨朵挟刃至所居。承恩方与吏耳语，伺其出，以铁骨朵击之，仆，急拔刀断其喉，又抉其睛啖之，诣县自陈，出所藏银为证。县具狱，得末减，遣戍。

任骑马，直隶新城人。父为仇所戕，死以四月八日，方赛神，被二十八创。骑马时方幼，至七岁，问母，得父死状，恸愤，以爪刺胸，血出。悲至，辄如是，以为常。其仇姓马，因自名骑马。长，虑仇且疑，乃字伯超，诡自况马超也。母欲与议婚，力拒。母死，治葬，且营祭田。年十九，四月八日复赛神，骑马度仇必至，怀刃待於路。仇至，与漫语，指其笠问值，骑马左手脱笠授仇，蔽其目，右手出刃急刺，洞仇胸，亦二十八创乃止。仇妻子至，怖甚，骑马曰："吾杀父仇，於汝母子何与？"乃诣县自首。知县欲生之，曰："彼杀汝，汝夺刃杀之耶？"骑马对曰："民痛父十馀年，乃今得报之，若幸脱死，谓彼非吾仇，民不原也。"因袒，出爪痕殷然，见者皆流涕。狱具，得缓决。

在狱十馀年，知县尝使出祭墓，辞，怪而问之，曰：“仇亦有子，假使效我而斫我。我死，分也，奈何以累公？”新城人皆贤之，请于县，筑室狱傍，为娶妻生子。久之，赦出。知县后至者欲见之，辄辞。闻其习形家言，以相宅召，又谢不往，曰：“官宅不同於民，若言不利，且兴役，是以吾言扰民也。”既卒，总督曾国藩旌其庐曰“孝义刚烈”。

李巨勋，甘肃礼县人。回乱，土豪罗五杀其父，巨勋欲赴死，母以弟幼沮之，命之娶，不可，乃讼五，五系狱，始娶生子。五以贿出狱，巨勋与弟恆挟刃伺五。光绪初，竟击杀五，巨勋自首系狱，瘐死。母不食，亦卒。妻张，抚孤子成立。

任四，甘肃渭源人，农也。徙家狄道，父死於虎，四乃习鸟枪，誓杀百虎报父仇。遇虎，枪一发立殪。邻县有虎，辄迎四往捕，必得。四已老，计所杀虎九十有九，复入山伺虎，虎骤至，枪不及发，几为所噬。俄云起昼晦，虎自去，四归祭父，戒子孙毋更仇虎，遂以无疾卒。卒时，犹寝虎皮也。

王国林，湖南长沙人。有膂力。虎咥其父，国林奋击，折虎左牙。虎怒，爪其腹，腹破，肠出尺许，而父卒死。国林死复甦，家人纳其肠，为缝腹，得愈。乃制火器猎虎，最后获一虎，左牙折，知为咥父者，烹之，告父墓。

蓝忠，福建漳浦人。家万山中，父元章，与叔裕比屋居。有虎夜出，中伏弩，跳踉入所居村。裕梦中闻虎至，呼，虎扑门不得入，登屋毁杗桷直下，齧杀裕。元章闻裕为虎杀，复呼，虎循声至，破屋扑元章，仆。忠持长刀直前，刺虎中喉，刃入腹三尺许。虎舍元章扑忠，忠拔刀柄脱，妻卓搤虎颈，连呼曰：“斧！”忠自门后取斧力斫之。天明：力且尽，视虎已殪。元章尚卧地，忠与妻扶就寝，越日，创甚竟死。

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三

岳荐 张廒 黄学硃 吴伯宗 钱天润 萧良昌 李九

张某 程含光 陈福 谯衿 黄成富 李长茂 任天笃

赵一桂 黄调鼎 杨艺 咸默 李晋福 胡端友 硃永庆 王某

张瑛 郭氏仆 胡穆孟 苑亮 杨越 子宾 吴鸿锡

韩瑜 程增 李应卜 塞勒 王联 黎侗 李秉道 赵珑

蒋坚 李林孙 高大镐 许所望 邢清源 王元 凤瑞

方元衡 叶成忠 杨斯盛 武训 吕联珠

岳荐，江南山阳人。明末为诸生。事父母谨，居丧哭踊，气息仅属，乃病羸终其身。庶弟甫生而其母暴疾死，荐亦生女，乃令妻弃女而乳其弟。弟病疡，日夜啼，夫妇迭拊之，遂俱生疡，血淋漓被体，不以为苦。

张廒，陕西盩厔人。顺治初，山贼破其堡，杀廒兄厂，并掠厂子去。廒愍厂死且无后，负其子入山易厂子归。方谋赎子，山贼引去，其子幼不能从，遂杀之。廒复生子，与厂子并成立。

黄学硃，福建瓯宁人。诸生。顺治间，县有土寇，执学硃及其弟。度不能两全，乃绐贼曰："家有薄产，释弟归鬻产，以其值赎我，何如？"贼疑，欲遣学硃，学硃曰："我秀才，质重于弟。"贼遂释弟归。实无产，赎不至，学硃遂被戕。

吴伯宗，山西稷山人。早丧父母，二弟幼，与相依。居数年，先后皆失之。伯宗求弟遍远近，久之，得季弟京师，为高氏仆。高氏遇之厚，曰："吾为子善抚，子求得仲弟，与之俱归。"又久之，伯宗得仲弟消息，在宁古塔，乃躬往踪迹之。仲弟属将军部，投牒讼焉。庭质，辞未毕，伯宗忽跃起，主者怒，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与抗，適见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法所不宥，顾美衣帽，平立官侧。民兄弟良家子，为奸人诱掠，万里投命，官不明其冤，乃视若罪囚，使跪而听命，民是以不服。"主者悟，白将军，归其仲弟。时正冬，兄弟相扶行冰雪中，至京师，与季弟同归。

钱天润，江苏宜兴人。少孤，为人佣耕，得钱必奉母。母死，以奉其兄。有女弟嫁而寡，甥二，方幼，天润往视之。女弟泣言：“夫死子幼，不知所以为计。”天润问其意，女弟言：“原守节，第苦贫。”天润曰：“妹无忧！吾助汝。”遂为女弟耕以给食。三年，女弟死，抚二甥，毕姻娶。

萧良昌，湖南邵阳人。家贫，贸漆，事父孝。兄弟四，良昌其少季。析居，伯、仲、叔皆有一子，伯、仲早卒，叔携其子出游，良昌召伯、仲子与同居，率之贸荆、襄间。家渐起，始娶妇。岁除，具酒奉父，父语良昌曰：“兒能抚存孤侄甚善，顾安得汝叔兄父子复还耶？”良昌跪白父曰；“兒欲行求久矣。”明岁遂行。时传叔兄在云南，良昌行六阅月，赀且尽，途穷哭泣，目尽肿。晨行至一村，遇晓汲者，则叔兄子也，乃与见叔兄，偕归，父乃大慰。年八十馀，乃为诸子析居，厚兄子而薄其子，其子亦受之无间言。

李九，江苏赣榆人。家青口，兄七，与其邻争地而讼，知县吴□元纳邻赇，逮七，下典史费长春加楚毒焉，七自经死，九誓雪兄枉，诉州不得直，诉监司，狱下州，仍不得直。走京师，诉都察院，命下江苏巡抚。□元、长春赂承审官，责九健讼，加非刑，而令九所亲关说，啗以重利，九不应。九愤且楚，发病，□元等贿医将毒九。会按察使陈继昌至，亲鞫，九得直。狱成，黜□元，戍长春，诛县役二。九叹曰：“兄枉雪，死无憾！”归未至，卒。青口士民具鼓乐迎其丧。

张某，甘肃通渭人。兄弟皆贫，为木工，相友爱。将析产，兄曰：“均之。”弟曰：“弟子一，而兄之子五，如兄言，弟子则富矣！诸侄独非父母孙乎？当视人为分。”兄曰：“不可，父母先有子，未尝有孙。”议不决，乃析为三，兄二而弟一。兄弟皆逾八十，常言：“谁先死，必呼与俱去。”兄卒，弟恸几绝，不食七日，亦卒。

程含光，安徽休宁人。出游，得赀以养亲。尝偕弟自六安归，策蹇经篛岭。日暮风起，虎突出，攫弟去。含光惊坠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据虎颈，右以鞭捶虎，大呼震山谷。虎舍弟嵎吼，含光负弟疾趋投岭下旅舍。弟息仅属，灌以汤，徐甦，肩创十馀，血淋漓。人言虎牙毒，血不尽且死，含光吮之，血尽出，乃瘥。其后含光卒，弟每言遇虎事，解衣示人，辄流涕不已。

陈福，福建永春人。居西溪，同居十二世，家范简肃。世以一人督家事，子孙率教醇朴，未有讼者。

谯衿，湖南沅江人。同居七世，有家训二十条，丧祭无失礼。

黄成富，福建连江人。同居六世，子弟各执其业。方田作，诸妇馐，以一妇守家，视卧兒於筐，饥则哺，不问何人子。悬衣於桁，共衣之，垢则澣，不问何人衣。雍睦无间言。

李长茂，福建海澄人。同居四世，建祠，置祭田，立义学，著家规、法戒各十条示子孙。子五福，顺治六年进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皆友爱。

任天笃，河南偃师人。乾隆中，巡抚何裕成言天笃九世同居，高宗赐以诗，赍鏹帛，表宅里。初，天笃祖开昌生五子，欲定议不析产，观诸子意。纳金麦囷中，子士尧、士舜得以告，开昌曰："此天赐，汝二人取之！"以"子无私蓄"对。开昌悦，乃定议不析产。宗经、传，为家训，教子弟毋侈，毋急利，毋入城市，毋传述时事，务耕田读书，惟许学医，亦毋取酬，不则执百工业以佐家。妇初至，长者以家训教之，不率，令暂还母家，悟，乃迎归。平居布衣椎髻操作，毋私馈，毋饰容观，毋適私室。年五十不执役，寡毋入厨，稍厚其衣食。女適人寡，毋再嫁。至天笃，上溯开昌祖光玉，下见玄孙瑞丰，通九世男妇百六十馀人共爨。吏问天笃何术能不析产，天笃曰："不忍也！"人传其语，谓视张公艺书"忍"字义尤大而远。

其后傅麟瑞、张璘，皆以七世同居赐诗旌奖。麟瑞，鲁山诸生；璘，泾阳诸生。

赵一桂，不知其邑里。崇祯末，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被檄为庄烈帝、后营葬。师入关，定京师，列状申州，略曰："三月二十五日奉顺天府檄，穿田妃壙，葬崇祯帝、后。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窆。州库如洗，葬日促，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无策，职与义士孙繁祉等十人，敛钱三百四十千，僦夫穿壙。至初四日，羡道开通，启壙宫门入，享殿三间，陈祭品。中设石案一，悬镫二。旁列锦绮缯币五色，具生存所用器物★M7具，皆贮以硃红木笥。左傍石床一，床上氍毹衾枕。又启中羡门，内大殿九间，中为石床，置田妃棺椁。帝、后梓宫至，停席棚，陈羊豕、金银纸錁、祭品。率众伏谒，哭，尽哀。职躬督夫役移田妃柩於右，奉周皇后梓宫於左，乃安先帝梓宫居中。先帝有棺无椁，移田妃椁用之。梓宫前各设香案祭器，职手燃万年镫，度不灭。久之，事毕，掩中羡，闭外羡门，复土与地平。初六日，又率诸人祭奠号哭，呼集居民百馀人，畚土起冢，又筑冢墙高五尺有奇。幸本朝定鼎，为先帝

建陵殿三间，缭以周垣，使故主陵寝，不侵樵牧，虽三代开国，无以加之。一时敛钱者：繁祉，诸生刘汝朴、白绅、徐魁、李某、邓科、赵永健、刘应元、杨道、王政行，皆州民。”康熙中，嘉兴谭吉璁至昌平，得故吏牍，采入所为肃松录，邵长蘅又为之文，谓是时李自成据京师，礼部主事改礼政府属，盖一桂不知自成所改官制，而政行有子乞韩菼表墓，亦书其事。

黄调鼎，字盐梅，河南洛阳人。诸生。其女兄，明福王由崧妃也。早卒，葬洛阳。福王称帝南京，追爵妃父奇瑞洛中伯，以其长子九鼎袭，亦官调鼎。福王选立后、妃，巡抚山阴祁彪佳之女与焉，命以彪佳少女妻调鼎。南都破，九鼎降，马士英挟福王母邹太后至浙江。兵败，太后匿山阴民家，调鼎走依祁氏，与相闻。福王死京师，求得其柩，载归洛阳，葬故妃园。迎邹太后奉养，至卒，葬福恭王园。调鼎弃诸生，不出。

杨艺，字硕父，广西临桂人，大学士瞿式耜客也。阔略无所忌讳，同幕者称为痴艺，因以自号。已，终不合去。孔有德徇广西，破桂林，执式耜及总督张同敞，不屈死，艺衰绖悬纸钱满衣，号哭营、市间，请敛式耜，有德闻而义焉，遂许之，令并敛同敞。有姚端者，式耜门人。艺与谋，敛式耜及同敞，浅葬风洞山麓，筑室於旁，守墓不去。时明给事中金堡去为僧，将上书有德乞敛式耜等，知艺先之，乃罢。以书稿寄式耜子，颇流传人间，而罕知艺者。堡纪其事甚详，且曰：“以吾书掩艺，吾为窃名，瞿氏子为负德。”

咸默，字大咸，江南山阳人。明诸生，侍郎左懋第客也。福王遣懋第等诣京师，默与司务陈用极，副将艾大选，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佐，守备刘统从。使事毕，留勿遣。大选从令薙发，懋第怒笞之，自杀。南京破，懋第与用极、一斌、良佐、廷佐、统，皆以不屈死。默送懋第丧归葬莱阳，又送用极丧归葬昆山，一斌等为浅葬京师郊外。默讬堪舆术游四方，尝作哭莱阳诗以吊懋第，凄楚，人不忍读。

李晋福，直隶景州人。事诸生赵遵谱为僮。师入塞，略地至州，遵谱方出游，骑而行，晋福从，仓卒被掠去，家人不知也。越数日，晋福潜还，告家人，即复从遵谱出塞。遵谱马为人夺，与晋福徒跣行。久之，有骑过，则遵谱马也。遵谱直前欲夺之，骑者抽刀斫遵谱仆，几死。晋福负归为里创，仅乃得愈。遵谱惫直，晋福力戒毋负气取祸，在兵中稍久相习。晋福弟遵谱，有劳役，必代之。后三年，得间，遣遵谱亡归。归一年，晋福亦逃入塞。

胡端友，湖南宁乡人，刘光初仆也。顺治初，光初妻胡遇寇，以幼子付端友，端友负而逃，寇逐之，力奔得脱。至其家，释负，仆，久之乃苏。胡死於寇，其子得成立。至乾隆中，丁近二千，刘氏祀端友於祏。

硃永庆，字长源，顺天大兴人，故明宣府巡抚之冯子也。师入关，永庆见俘，隶汉军正黄旗，僦屋居。永庆修幹美髯，负气节，好佛，主者贤之，将赐以妇，命视诸俘，恣所择。武进杨兆升，仕明官给事中，起兵死。妾姚见俘，薙发矢守节。永庆夙闻之，乃自名故殉难宣府巡抚子，择姚以请，引归所居室。向夕，姚拜永庆乞哀，永庆曰："吾将全夫人节，非特哀之而已。"乃诵佛至旦，凡三夕，居停觇知之，问曰："君不近妇人，安用此赘疣？"永庆曰："此缙绅妇，吾非欲妻之，欲完其节耳。恐机泄，故且同室，然非诵佛不可。乃为君侦得，幸终为吾讳。"居停感焉，乃治别室以居姚。久之，事闻於主者，主者益贤之，令姚寄书其家，以其母若弟来，予赀遣之还。

王某，江南如皋人，隶也。顺治初，县人许德溥坐不薙发死，妻当流，王欲脱之，思不得其策，夜不寐，其妻怪问之，语以故。其妻曰："此义举也！然非得一人代不可。"王曰：

"安所得代者？"其妻曰："吾当成子义举，原代行。"王伏地叩头谢。乃匿德溥妻，而以其妻行，行数千里，至流所。县人义之，敛金赎归，夫妇终老於家。

张瑛，字玉采，山西汾阳人，居西官村。顺治六年，姜瓖乱，众劫东官村赵氏，尽杀其人。独一子亡归瑛，瑛纳之，众索焉，瑛不与。瓖乱定，瑛助赵氏子讼於官，诛劫者。当乱急，村人将走避，瑛曰："贼未至先走，能保必全乎？孰若为守计！"众曰："如无砦堡何！"瑛曰："砦堡诚不可猝为，环村而沟焉，其可。"遂为沟，务深广。瑛家有楼，贮村人财物其中。既而贼大至，逾沟，村人退保楼。瑛见贼渠据胡床坐而指挥，发石中之，立毙。馀贼怒攻楼，取薪将焚，众汲井以救。持数日，乃稍稍去。瑛率众出击之，贼奔溃，村以得全。瑛家饶，岁终，必出粟周邻里。康熙三十六年，饥，县民鬻田，贬其值，瑛辄收之，得田且千亩。明年大穰，瑛榜诸村曰："原赎者听。"不十日尽赎去。瑛卒，年九十有一。

郭氏仆，失姓名，山西闻喜郭景汾家仆也。姜瓖反，县人章惇为乱，杀景汾祖及父。景汾方三岁，仆负之走，得免。瓖败，惇降，得

官。景汾读书成进士，上仆义，被旌。景汾图复仇，顾惇已遇赦，知县邵伯麟为之解，令惇谒景汾祖、父墓，且诣景汾谢。居无何，景汾击杀

惇，断其首祭祖、父，而身诣狱。伯麟义景汾，具狱辞言惇谋反，景汾率众击杀之。大吏覆谳惇谋反事无有，乃坐景汾擅杀，伯麟意出入人罪，皆论死。逾年遇赦，减死，戍福建。耿精忠反，官景汾，事定，逮京师，以从逆见法。仆自闻喜走京师，为具敛。惇子讦仆不当收罪人尸，下刑部，仆言："某负三岁主艰难万死中，辱以义被旌。景汾虽被罪死，固某主也。主死，仆不为之收，是为无义。某原死，不敢负前旌。"狱上，圣祖哀而宥之。当精忠官景汾。亦欲官伯麟，景汾言："是不办一县令，何能为？"遂不用，以是免。

胡穆孟，福建人，失其县。顺治间武举。与连江沈廷栋同岁，相善。耿精忠反，徵穆孟，避匿廷栋家。廷栋寓书於其友，诋精忠，穆孟窃见之，虑书发且得祸，易书为隐语，逻者得书，犹以诋精忠见收。穆孟以语其妻王，王谓当自承以脱廷栋。穆孟乃诣吏，吏使与廷栋各具书，辨其迹，释廷栋而杀穆孟。穆孟死，王诣市，缀穆孟首，具衣冠为敛，嘱子於其叔，且及廷栋，遂缢於尸侧，市人皆感泣。师克福建，恤穆孟，廕其子焉。

苑亮，江南亳州人。事州人韩斌为仆。斌举武科，授福建兴化守备。耿精忠反，胁授副将，浙江总督李之芳讨焉。移江南，录斌子世晋。亮从之行，之芳授以札，使招斌。亮度精忠兵所置堠，为逻者所执。问谁何，亮自陈，言斌家被籍，南来投斌。主者监亮见斌，而不许交语。亮伪遗履，斌发视，得之芳札，乃单骑诣之芳降。亮陷贼中，被刑讯，终不言赍札事，遂死。之芳作传表之。

杨越，初名春华，字友声，浙江山阴人。所居曰安城，因以为号。为诸生，慷慨尚侠。康熙初，越友有与张煌言交通者，事发，辞连越，减死，流宁古塔。例佥妻，与其妻范偕行，留老母及二子家居。宁古塔地初辟，严寒，民朴鲁。越至，伐木构室，垒土石为炕，出馀物易菽粟。民与习，乃教之读书，明礼教，崇退让，躬养老抚孤。赎入官为奴者，萧山李兼汝、苏州书贾硃方初及黔沐氏之裔忠显、忠祯皆廪焉。又赎明大学士硃大典孙妇，河南李天然希声夫妇。凡贫不能举火及婚丧，倡出赀以周，民相助恐后。吝，则嗤之，曰："何以见杨马法？"马法犹言长老，以敬越也。母终於家，年馀始闻丧，哀恸，杜门居三年。

子宾，出塞省越，越初戍年二十四，至是已六十八。宾还，叩阍乞

赦越，事未行。子宝，复出塞省越。又二年，越卒於戍所，例不得归葬，宾、宝请不已，又二年乃得请。迎范奉越丧以归，民送者哭填路。宾撰柳边纪略，述塞外事甚详。

吴鸿锡，字允康，福建晋江人。父德佑，康熙初，客浙江，兵部郎中噶尼布奉命督造战舰，延德佑入幕。数月德佑卒，鸿锡方七岁，噶尼布携至京，将子之，鸿锡请呼以伯，曰："父一而已。"噶尼布奇之，曰："七岁兒能辨此耶？"噶尼布故廉，家渐困，鸿锡为督刍牧，私市书册、弓矢习之。通满、汉文，精骑射。噶尼布从兄云麟以平台湾功授温州参将，至京师，欲以鸿锡行，噶尼布诺之。鸿锡流涕曰："我七岁育於公，今我壮而公老，父子幼，必俟其成立，我乃归。"镇国公海清，噶尼布壻也，义鸿锡俾入旗。

噶尼布卒，妻哀甚，得狂疾。子和顺、和鼐、和麟。和顺才七岁，鸿锡为治丧，持家政，延师教和顺兄弟，稍长，为娶妇。和顺年十六，有忌之者，授以护军，将困苦之。每值宿，鸿锡佩刀以从，露坐终夜。

大学士阿兰泰为噶尼布故交，鸿锡率和顺兄弟候其门，和顺试除中书。师征噶尔丹，和顺从军，以功擢礼部主事。有召和顺饮者，佐以博，鸿锡持刀迳入坐以和顺归。他日，或问鸿锡："人可杀乎？"鸿锡曰："杀人罪不过死，吾受抚孤讬，而坐视其溺於燕朋，诚生不如死。死而诸孤知勉，则死贤於生矣。"和顺自是不复与人饮。

山东饥，遣官治赈，和顺与焉，鸿锡从之。武城廪未发，出私钱散米，又虑饥者骤饱且致毙，瀹莱菔饮之，全活无算。和顺寻榷密云关，鸿锡曰："负贩小民不得取其税，额不足，可以家财补焉。"民欢趋之，额亦足。

和鼐习举业，鸿锡督之，虑其怠，穴几贯铁索自系守之，和鼐惊谢，读益力，以副榜贡生得官。

和麟年十六，鸿锡偕诣永定河效力，水大至，巡抚于成龙夜行堤上，见有向河拜且泣者，问之，鸿锡也，解衣旌之。工竟，和麟议叙笔帖式，擢刑部郎中。

鸿锡不得归，募工写父母遗像，检父遗衣冠招魂葬之。年五十八，卒。和顺兄弟去缨席地，如父母丧。

韩瑜，字玉采，山东潍县人。少孤，事母孝。母殁，哭泣三年。既

除丧，祭墓未尝不哀，年八十如故。冠时母有衣一袭，★M8箧中，宾祭则服之，衣敝不弃。将卒，命以敛，犹举孟郊诗曰：“此慈母手中线也。”事兄谨，兄弟皆八十，无改常度。产不过中人，好施予，多蓄书，遇寒士则遗之。族党长不能婚娶，丧不能葬，必佽以赀。族子贫，赠以秫十石，使居贾。得赢，倍以偿，不受。康熙四十三年，饥，民鬻子女，罄所蓄，得九人，不立券。岁丰，悉遣还之。卒时八十有六。

程增，字维高，江南歙县人。父朝聘，自歙移家安东。归省墓，病作。增冒风渡江，六日夜行千五百里，至则朝聘已殁。母唐病复作，急还，又已殁，乃绝意仕进。安东地卑，母柩在堂，水大至，增与一仆力升柩木案上。既葬，复移家山阳为贾，而使二弟就学。父母之党死而无归者毕葬焉，馀皆定其居，使有恆业。析田立塾，以养以教。友有急难，以千金脱之，后更相背，穷复来自解，待之如初。康熙初，河、淮溢，增出家财修邗沟两岸堤十里，河道总督张鹏翮以闻。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巡视芒稻河，召增入见，书“旌劳”二字以赐。两江总督于成龙好微行，奸人因造言倾怨家，狱或失入。增谒成龙，力言其弊，指事为徵，成龙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久之，卒。

李应卜，河南郏县人。早失父母，叔丕基遗侧室，事如母，寿百岁终。侄纬，孤，饮食教诲之。病作，必数视之，曰：“我夜不能起，然终宵未成寝也！”弟应会亡，病甚，一夕须发皆白。侄缉幼，食必呼共案，出必视而行，返必问在何所。施及於乡人，有典其田而远游者，以子讬焉，久之，为娶妇，且复其田。有丧其妻者，为之复娶，予田，俾资以生。有贫欲远徙者，予之粟，留勿徙。有佣於其肆，负金，病且死者，为之蠲其逋，厚给其妻子。有持金入其肆市粟者，视金有官封，与粟，遣之去。持金诣县庭，知县方以库失金笞吏，应卜以金上，具言始末，事乃白。乾隆二年，县举应卜行事上大吏，请旌表其门曰“义士”。

塞勒，满洲人。官苑副。与惠色友，塞勒老无子，时引以为戚。惠色曰：“我已有二子，今妇又有身，男也，为君子。”已而得男，命曰奇丰额。既免乳，以畀塞勒，塞勒与其妻抚以为子。年十六，将应童子试，当具三代，塞勒曰：“吾宁无子，不可改祖宗，欺君父！”乃携奇丰额还惠色。奇丰额初不自知惠色子，塞勒语以故，騋马去。奇丰额遂还为惠色子，乾隆三十四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江苏布政使。塞勒及其妻相继卒。五十七年，奇丰额擢江苏巡抚，入觐，涕泣陈本末，请以本身封典貤封塞勒，并以第三子广麟为塞勒后。上命具疏，下部议，皆不许，上特允之。

奇丰额，黄氏，先世朝鲜人，隶内务府满洲正白旗。坐事罢官，终内务府主事。

王联，字鹭亭，江苏泰州人。诸生。应乾隆四十五年江南乡试，联与友沈某偕。沈病於喉，欲归，联不入试，送之还。至龙潭，沈病益剧，联伴之寝，病者口腐，秽触鼻，不问。舆行虑其颠，徒步翼以行。沈遽死，舆者欲散，联以义感之，乃得至丹徒，殡於僧寺，以其柩归。论者谓新唐书以张道源送友尸归里，列诸忠义传，联亦其亚也。

黎屙，安南人，故安南国王黎维祁之族也。乾隆间，广南阮光平破安南，屙护维祁叩关乞援，上遣孙士毅率师送归国。既，复为光平袭破，维祁出走，屙赍上所赐国王印走，间道入关，与段旺等二十九人俱。上命薙发，分置江、浙诸地，独屙与李秉道等四人不肯从。其一为黎驷，亦维祁族，其一失姓名，四人者坚请得出关为维祁复仇。上已受光平降，不欲更为黎氏出兵。谓屙等忠於黎氏，不以盛衰为去就，谕福康安平心询问。士毅寻奏："屙假讬忠义，意图构衅。"上命屙等从维祁至京师，令军机大臣传询。屙等力请还黎氏故土，誓以死殉。上曰："屙等仍还安南，或为光平所戮，朕心所不忍。"命暂系刑部狱。维祁卒，葬京师郊外。

仁宗即位，命释四人者，使居外火器营。嘉庆八年，农耐阮福映并安南，使上表乞封，屙子光倬在行，屙与秉道至涿州迓焉。仁宗责其私出，下刑部。屙等初自承出谒维祁墓，既乃具言原得归国，并以维祁丧还葬。上许之，赍以银，并诸黎氏旧臣入汉军置内地者悉遣还。

赵珑，字雨亭，安徽桐城人。倜傥重然诺。有叶旸者，与有连，官大名同知，珑往客焉。甫逾月，旸坐事戍伊犁，童仆皆散走，旸父母老且病，日夜泣，珑请与俱行。既至，将军爱旸才，置幕中，珑乃辞归。旸泣，珑曰："勿尔！吾且再来。"归一年，旸母卒，珑复往。比出关，闻旸从将军移驻塔尔巴哈台，改途赴之。将军闻，贤珑，称曰"义士"，以此赵义士名著关外。

有叶椿者，旸同族也，亦戍伊犁。珑再出关，椿母附寄子书致金。珑既改赴塔尔巴哈台，未至伊犁。归道呼图壁，遇巡检陈栻，亦皖人也，因迹椿，则死久矣。珑曰："椿母日夜望子归，乃今死，当奈何？且以金附我者，为我能致之也，义不忍空返其金，令椿骨不还。顾金少，尽吾橐中赀，犹不足，又当奈何？"贷於栻，迂道八千里，载椿柩以归。

蒋坚，字非磷，江西铅山人。幼即有智数。七岁，从叔入寺，庑坐县役，值与语，谓某寺僧被杀，不得其主名。坚语其叔曰："杀人者，堂上老僧也！"方诵经，屡顾，意乃不在经。役牵去，一讯而服。年十七，附舟经瑞洪，有少年同舟，当食必出避，坚疑而问之。少年自言贫不能偿舟值，舟人将不余食焉，故出避。坚邀与共食，资以金，其人后客死，又策返其骨及馀金。长习法家言，佐幕山西，屡雪疑狱。康熙五十二年，主泽州知州佟国珑，临汾民迫奸胥为变，巡抚檄国珑往按，坚从国珑以七骑往。至则众保山汹汹，坚以巡抚令箭先谕众。国珑入县，执胥扰民者五六，笞之流血，众就观，欢譟悉散。国珑乞休，坚归。数年，闻国珑以属吏亏帑逮下太原狱，责偿数千金。坚往省，为国珑徵债栾城，又至泽州，贷於州民，为国珑输偿，狱乃解。坚尝曰："法所以救世，心求人之生，斯善用法矣。"著求生集。

子士铨，文苑有传。

李林孙，河南襄城人。乾隆末，教匪起，将攻河南会城。是时布政使马慧裕主城守，顾无兵，度无以御。有陈伯瑜者，郫县人，尝为河南巡抚客，先事言教匪且起，以妖言下狱。川、楚乱作，诸大吏礼为上客。友林孙，言於慧裕，使率乡兵五百人助守。教匪至，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面水肄战。匪易其少，就观之，林孙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夹击，大破之。知县林岚乞其兵守卢氏，教匪渠张潮兒来攻，号十万，岚兵不及二千，莫敢进。岚谢其众曰："公等皆林孙人，徒死无益。"指大树曰："我官也，死是间耳。"众怒曰："谁无面目者，致公为此言？今日战，有不胜贼而生者，撞大石破脑死！"岚拜，众亦拜。遂战，贼几歼。人或以兵家言问林孙，林孙谢不省，曰："豪杰无他，得人心耳。"

高大镐，湖南桃源人。父陛，临淄知县。嘉庆初，大镐将仆王明省父归，道荆门，遇教匪。大镐从容语，使引见其渠。渠疑为官军谍，欲杀之。大镐自言："我盗也！奈何杀我？"渠使与其徒角，杀三人，乃录与其徒伍。渠令攻宜城，大镐从行，渡溪，匿桥下得脱。遇馀寇，又杀三人，乃走宜城白吏，言寇且至，为画城守策。大镐在贼中久，知贼畏飞石，令尽发市衢街道民家阶礋碎之，置城上。寇至，见有备乃走。吏欲叙大镐功，大镐辞归桃源。王明在贼中，不与大镐相闻，既为官兵所俘，谳非盗，释之，亦得归。

许所望，字叔翘，安徽怀远人。诸生。工为诗。嘉庆七年冬，宿州民王朝明、李胜才为乱，州破。所望与其戚王冠英出粟三千石佐军，且率其徒邱惠龄、张国纲、谢崇训等破贼陈家集。十八年秋，林清乱起，

师围滑县，两江总督百龄驻徐州，安徽巡抚胡克家驻亳州，为备。归德盗杨七郎据引河集，其党洪广汉据保安山，与颍州乱民沙占魁等遥相结，观变。克家知所望，以书招之。所望率八百人至亳州，以惠龄等十人为队长。所望谋曰："杨七郎猛且狡，宜以计诱之。"令国纲、崇训率健兒八人伪为逃卒诣七郎，越五日诱之出，以百馀人至邱家集。七郎忽疑曰："若为许所望来耶？"崇训出不意断七郎臂，众大惊，国纲疾呼曰："我张国纲也！"立击杀数人、国纲与惠龄同破宿州贼，以勇闻，贼素惮之，遂大溃。所望率兵至，七郎走死，广汉亦溃。占魁等走永城，会师克滑县，馀贼走与合，焚会亭。所望与战公基湖，列十火枪土埠上，令众伏地，曰："贼至二百步，枪发，乘烟疾进击之。"贼溃奔，逐之数十里，亳州师乃罢。百龄在徐州，亦得河南张永祥者，以乡兵三百助守。事定，所望辞叙功，以诸生应试如故。永祥从巡抚阮元自河南移浙江，亦罢去，人呼为张铁枪云。

邢清源，曹州人。入镇标为兵数十年，老而退伍。咸丰十一年，长枪会为乱，围曹州。时亲王僧格林沁驻军济宁，欲乞援，无敢赍书往者，清源请行。乃裂帛为牍，置清源衣带，清源破衣持竹杖为丐者状，出围达王所。王即札示发兵状，仍置衣带还报，兵至，城得全。王元，杭州旗营牧马人也.粤寇陷省城，将军瑞昌守旗营，令元持书突围出乞援张玉良，大哭不食。玉良义之，立进兵。瑞昌夹击，遂复省城。明年，城再陷，元已保营官，战殁长安，附祀瑞昌祠。

凤瑞，字桐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乍浦驻防。粤寇来犯，与兄麟瑞战御。城陷，麟瑞阵殁，见忠义传。凤瑞改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屡有功，而太仓一役尤著。

初，李军以乏饷不用命，凤瑞力保盗魁贺国贤，国贤本盐商，官诬杀其兄，乃为盗。凤瑞与其兄善，责以大义，立出十万金助饷，并率所部奋攻城，遂克太仓州。国贤后官至总兵，凤瑞以笔帖式积功累保副都统，赏花翎。

江南平，调归杭州，遂隐居不仕。时难民遍地，凤瑞先於上海、青浦设厂施衣食，为谋栖宿，分遣归里。复奉诏招集旗人归防安插，恢复营制。建昭忠祠，立忠义坟。凡杭、乍两营死者逾万人，尸骨狼藉，躬督检埋，分建两大冢於两地。勒碑致祭，列入祀典。又采访姓名，汇刻浙江八旗殉难录。

乍浦副都统锡龄阿全家同殉，其仆石某独负其幼子出，乞食养之。

凤瑞见而言於巡抚薛焕，奏请抚恤，为赋义仆行，给赀送归。

凤瑞义侠，好行善，岁收租穀数百石，必尽散之穷乏，数十年如一日，众称善人。卒，年八十有二，赠将军。

凤瑞博学，工书画，游迹遍天下，尝自刊玉章，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有老子解、如如老人诗草及殉难录等。

子四，文梁年十三，母病危，剖心以救，母愈，文梁竟卒。

方元衡，字莘田，安徽桐城人。以贡生官光禄寺署正。父病失明，晨夕调护，廁牏必躬亲之，终亲之身不稍怠。推产给弟，惟笔耕以奉甘旨。年五十，依母怀如婴兒。居丧不宴笑，不居内，日所行必告於主，葬则庐墓侧，岁时祭，必哀戚尽礼。俗惑於风水，常停柩久不葬，请设劝葬局，限期督葬，无后者则购地代葬之，先后逾五万具。复设采访局，采访全省节孝贞烈，历二十年，汇请得旌者凡十馀万人。建总祠总坊於省会，有司春秋致祭。著有续心学宗、孝经浅讠主。卒后，皖人上其孝义行，特赠五品卿。

叶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世为农。六岁而孤，母洪抚以长。为农家佣，苦主妇苛，去之上海，棹扁舟江上，就来舶鬻杂具。西人有遗革囊路侧者，成忠守伺而还之，酬以金不受，乃为之延誉，多购其物，因渐有所蓄。西人制物以机器，凡杂具以铜铁及他金类造者，设肆以鬻，谓之五金。成忠肆虹口，数年业大盛，乃分肆遍通商诸埠。就上海、汉口设厂，缫丝、造火柴，赀益丰。乃置祠田，兴义塾，设医局。会朝议重学校，成忠出赀四十万建澄衷学堂，规制宏备，生徒景从。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又建怀德堂，佣於所设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岁时存问，毋俾冻馁。乡人为之谚曰：“依澄衷，不忧穷。”凡佣於叶氏，皆为尽力。成忠屡以出赀助赈，叙劳至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卒。命诸子人择一业，行义竟其志，勿邀赏。

杨斯盛，字锦春，江苏川沙人。为圬者至上海，上海既通市，商於此者咸受廛焉。斯盛诚信为侪辈所重，三十后稍稍有所蓄，乃以廉值市荒土营室，不数年地贵，利倍蓰。善居积，择人而任，各从所长，设肆以取赢，迭以助赈叙官。光绪二十八年，诏废科举，设学校，出赀建广明小学、师范传习所。越三年，又建浦东中、小学，青墩小学，凡糜金十八万有奇。上海业土木者以万计，众议立公所，设义学，斯盛已病，

力赞其成，事立举。海滨潮溢，居民多死者，斯盛出三千金以赈，又集赀数万，全活甚众。浦东路政局科渡捐急，民大譁，官至，群毁其舆。斯盛力疾往，挥众散，捐亦罢。又出赀规筑洋泾、陆家渡、六里桥南诸路，改建严家桥，创设上海南市医院，诸事毕举。建宗祠，置义田，佽故友族人，咸有恩纪。及卒，遗命散所蓄助诸不给，遗子孙者仅十一。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馀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於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赀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馀，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於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吕联珠，字星五，汉军正黄旗人，隶盛京内务府。所居村曰瓦子峪。贫，授徒为大父及父母养，一介不妄取。应乡试，徒步千馀里，有富家子招与同乘，坚卻之。光绪十四年，举於乡，授笔帖式，补催长，不改其狷。联珠有从叔，其一贫，无子，请兼祧侍养。叔严急，事之尽礼；其一出远游，以废疾归，奉於家，丧葬婚嫁力任之。有田招佃以耕，邻田鬻於人，占联珠田五尺，联珠言於官，让与之。田中有他氏墓，为之扫除岁祭焉。同学坐事系狱死，为之葬。姻家有以疑狱死京师者，赴会试，为携其骨还葬。

联珠笃行，式於乡人。治程、硃之学，乡人奉其教。久之，卒。

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

李清 李模 梁以樟 王世德 阎尔梅 万寿祺 郑与侨

曹元方 庄元辰 王玉藻 李长祥 王正中 董守谕

陆宇□ 弟宇巇 江汉 方以智 子中德等 钱澄之

恽日初 郭金台 硃之瑜 沈光文 陈士京 吴祖锡

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代明平贼，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於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於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至黄宗羲等已见儒林传，魏禧等已见文苑传，馀或分见于孝友及艺术诸传，则当比而观之，以见其全焉。

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天启辛酉举人，崇祯辛未进士，授宁波府推官。考最，擢刑科给事中，同日上两疏：一言御外敌当战守兼治，不当轻言款；御内寇当剿抚并用，不当专言抚。一言治狱不宜置失入，而独罪失出，因论尚书刘之凤不职状。寻以天旱，复疏言此用刑锻鍊刻深所致，语侵尚书甄淑，淑遂劾清把持，诏镌级，调浙江布政司照磨。无何，淑败，即家起吏科给事中。疾朝臣日竞门户，疏言："国家门户有二：北门之锁钥，以三协为门户；陪京之扃键，以两淮为门户。置此不问，而閧堂斫穴，长此安底？"疏入，不报。

京师陷，福王建号南京，迁工科都给事中。见朝政日坏，官方大乱，乃疏言："大仇未雪，凡乘国难以拜官者，义将惭恸入地，宜急更前辙，以图光复。"又愤时议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说者谓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为丰、沛，则恭皇之旧封也，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则不足；以金陵为长安，则高帝之始基也，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则不足。臣深望陛下无忘痛耻，以此志为中外倡也。傥陛下弛於上，则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仇，将安得而复哉？且宋之南渡，犹走李成，擒杨么，以靖内制外。今则献、瑶交炽，两川危於累卵，汀、潮、南赣，并以警闻。北有既毁之室，南无可

怡之堂，臣窃为陛下危之！”疏上，报闻而已。

有司始谥庄烈帝为思宗，清言庙号同於汉后主禅，请易之。又请补谥太子、二王及开国、靖难并累朝死谏诸臣，或以为迂，叹曰：“士大夫廉耻丧尽矣！不於此时显微阐幽，激发忠义之气，更复何望耶？”清事两朝，凡三居谏职，章奏后先数十上，并寝阁不行。

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矣。乃由间道趋隐松江，又渡江寓高邮，久乃归故园，杜门不与人事。当道屡荐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殁。清忠义盖出天性，庄烈帝之变，適在扬州，闻之，号恸几绝。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设位以哭。尝曰：“吾家世受国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硜硜，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晚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为史论若干卷，又删注南、北二史，编次南渡录等书，藏於家。

李模，字子木，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授东莞知县。考最，入为御史。因劾论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福王立，封四镇为侯、伯，模上言：“拥立时，陛下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功？甚至侯、伯之封，轻加镇将。夫诸将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马之绩，方应戴罪，何有勋劳？使诸将果忠义者，必先慰先帝殉国之灵，而后可膺陛下延世之赏。”报闻。寻改为河南道御史。马、阮乱政，叹曰：“事无可为矣！”即请告，不复出。杜门里居，三十年如一日。幼与徐汧为总角交，汧死国事，为恤其家而存其孤，不渝旧好。年八十，卒於家。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与兄以蓁、弟以桂，并知名，时号“三梁”。以樟负异才，八岁读书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龙惊出。”见者大奇之。十六岁补弟子员，受知左光斗。崇祯己卯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命试骑射，进士皆书生，夙不习，以樟独跃马弯弓，矢三发，的皆应弦破，观者叹异。即授河南太康知县。

中原盗起十馀年，所在荼毒，督抚莫能办，率倡抚议，苟且幸无事，盗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蜂起为盗。人为以樟危，佥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经世略，独劝之行。抵任，探知境内贼凡三十六窟，於是练乡勇，修城堡，严保甲；募死士，入贼巢。伺贼出入。尝夜半驰风雪中，帅健兒密捣贼垒，贼惊佚，擒其渠，毁巢而归。居半载，境内贼悉平。调商丘，时李自成犯开封，不能破，乃东攻归

德。以樟婴城血战三日夜，城陷，妻张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事具明史。

以樟被重创，仆乱尸中，死复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被逮谳请室。贼入潼关，复渡河东犯，京师震动。以樟乃从狱中上疏："请皇太子抚军南京，辅以重臣，假便宜从事，系人心。倡召豪杰义旅，大起勤王兵。择宗室贤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抚权，行方镇遗意，合力拒。"疏上，执政尼之。

迨出狱，而都城陷。福王立，以樟自德州、临清南下，与各郡邑建义文武吏及诸豪士歃血盟，人皆感愤流涕，受约束待命。渡淮见可法，因建议："山东、河北为江南籓蔽，若无山东、河北，是无中原、江北，无中原、江北，区区江南，岂能自守耶？今宜於河南北、山东，设三大镇，仿唐节度使、宋经制招讨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宽其文法，使自为战守，而阁部大治兵，居中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顺，宜及时抚为我用，否则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后奏记百数十。而马士英专政，货鬻官爵，用逆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竞立门户，斥忠谠之士，君臣日夜酣乐。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各拥兵跋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为，愤郁成疾，辞去。可法仍举以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经理开、归。

未几，扬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继溃。以樟遂与以棻遯迹宝应之葭湖，买田数十亩，躬耕自给。清初，召用胜国诸臣，以樟年才三十七，朝贵致书劝驾，不应。自筑忍冬轩，日与张★M9、孙尔静讲学其中，四方之士，若阎尔梅、王猷定、刘纯学、崔干城、僧松隐暨其乡人王世德父子，时时过以樟剧饮，慷慨激昂，继以涕泣。晚年偕乔出尘、陈钰、硃克生、刘中柱结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论学数百言，掷笔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洁、源，集其理学、经济诸书及诗、古文合为一编，曰梁鹪林先生全书，今传世者，惟卬否诗集而已。

世德，字克承，自号霜皋，北平人。少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北部陷，拔刀将引决，为仆所夺，妻魏已率妇女赴井死，遂易僧服，与以樟偕隐。尝愤野史诬罔，不可传信后世，欷歔扼腕，作崇祯遗录一卷，自序之，康熙间修明史，有司录其副本上史馆。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子源，以手藁殉葬。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沛县人。崇祯庚午举人。李自成陷北京，尔梅上书请兵北伐，并尽散家财，结死士，为前驱。自成党武愫至

沛，屡使招尔梅，以碎牒大骂下狱，愫败，乃免。赴史可法之聘，参军事，首劝渡河复山东，不听。时高杰为许定国所杀，河南大乱，尔梅又说可法西行镇抚之。杰部将约束待命，可法为设提督统其众，而自退保扬州。尔梅力阻之，请开幕府徐州，号召河南北义勇，得以一成一旅规画中原。又请空名告身数百纸，乘时布发，视忠义为鼓励，俾逋寇叛帅不得以逾时涣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贻以书而去。

及可法殉节，尔梅走淮安，就刘泽清、田仰，画战守策，复不听。师入淮，尔梅率河北壮士伏城外，众惧阻，羽士陶万明特庇之。巡抚赵福星以书招，尔梅痛哭谢之。乃散其众，遁海上，祝发，称蹈东和尚。复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又至河南，至京师，以山东事发被捕，下济南狱，脱走还沛。名捕急，弟尔羹、侄御九皆就逮，妻、妾同自缢。

尔梅乃讬死夜遁，变名翁深，字藏若，历游楚、蜀、秦、晋九省。过关中，与王弘撰等往还。北至榆林，从宁夏入兰州。凡十年，狱解，始还。未几，为仇家所攀，复出亡，龚鼎孳救之，得免。北谒思陵，又东出榆关。还京，会顾炎武，复游塞外。至太原，访傅山，结岁寒之盟。尔梅久奔走，历艰险，不少阻。后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乃还沛。寄於酒，醉则骂座。常慨然曰："吾先世未有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终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数行下。居数岁卒。年七十有七。

尔梅博学善诗，有白耷山人集。

万寿祺，字介若，世称年少先生，徐州人。与尔梅同郡，又同岁生，同举乡试，志节皆

同，既同举事。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俊、钱邦芑起陈湖，黄家瑞、陈子龙起泖，吴易起笠泽，皆与会师，谋恢复。兵溃，寿祺被执，不屈，将及难，有阴救之者，囚系月馀，得脱。乃渡江归隐，筑室浦西，妻徐、子睿，灌园以自给。髡首被僧衣，自称明志道人、沙门慧寿，而饮酒食肉如故。时渡江而南，访知旧，吊故垒。遗民故老过淮阴者，亦辄造草堂，流连歌哭，或淹留旬月。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顺治九年，卒。

寿祺善诗、文、书、画，旁及琴、剑、棋、曲、雕刻、刺绣，亦靡弗工妙。尔梅论有明一代书，推为第一。著有隰西草堂集。

初，尔梅、寿祺同谋举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先后相呼应。及事败，尔梅出走，思得一当。寿祺留江、淮观世变，不幸先死。尔梅独奔走三十馀年，亦终无所就。后世称“徐州二遗民”，常为之太息云。

郑与侨，字惠人，号确菴，济宁人。五岁父殁，母张以祖遗田让之仲，独取遗书一箧授侨，曰：“兒读此，可饱也！”与侨发奋力学，崇祯丙子举於乡。时流寇充斥山左，与侨以济宁为漕艘咽喉地，倡义与城守张世臣、举人孟瑄并力杀贼，城赖以完。有贼郭升者，将至济宁州，吏议迎款，嘱与侨草表，力拒乃止。及贼至，与侨率乡人歼之，遂徙家淮阳。

史可法方开府淮上，闻与侨名，奏为仪真令，而吏部以其前守济宁功，改除扬州府推官。扬州为兴平伯高杰列藩地，其将卒多骄横，稍不当意，抽刀剸人，与侨悉裁之以法。巡按御史何纶荐以推官监江、海军，驻通州。

江南失守，与侨奉母之武林，总督张存仁、经略洪承畴奇其才，欲官之，皆谢不起。后归济上，立社教授生徒，绝口不谈时事。尝遍游秦、晋、川、蜀、荆、楚、吴、越诸胜，著有确菴稿、丹照集、争光集、济宁遗事、秦边记要等书。卒，年八十有四。自为壙志。

曹元方，字介皇，海盐人。父履泰，明兵部侍郎，以忠直著。元方，崇祯癸未进士，南京建号，授常熟知县。时大学士马士英擅国政，有荐元方署职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元方名，冀往谒附己，元方讫不往。上疏言原遵定制补外吏，语侵士英，士英怒，卒与令常熟。常熟为吴中烦剧邑最，当金陵草创，所在兵与民交狃无宁晷。元方措兵饷，惜民力，俱帖然，邑称治。

金陵败，弃官归，履泰先获谴谪戍，亦適归。父子相谓，於义不可晏然以居。元方先变姓名，间道入闽，至建宁，谒唐王。即授吏部文选司主事，晋验封司郎中。顷之，履泰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晋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义激发，间关来，一时咸伟之。

当是时，郑芝龙久以桀寇内附，崇其秩号，姑息为养骄，至是益甚，志叵测。元方抗疏，自请出视江上师，阅封守，欲从外为重内计。得召对，加御史衔，赐白金，挥涕以行。至浦城，则江上溃兵接踵狼狈下，元方仓卒走，计后图。履泰从唐王趋赣州，遇兵，投身崖石下，绝复甦。舁至僧舍，□展转至浦城，父子得相见。

履泰疾甚，先归，旋卒於家。元方闻，乃亟归，微服挈母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卜居硖石村，筑草堂，自号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

庄元辰，字起贞，晚字顽菴，鄞人，学者称汉晓先生。赋性严凝，不随人唯阿。崇祯丁丑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变，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之门，促以勤王，福王立，议推科臣，总宪刘宗周、掌科章正宸皆举元辰为首，而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门下刺上谒相公？掌科必无他属。"峻拒之。中旨仅授刑部主事。已而阮大铖欲兴同文之狱，元辰曰："祸将烈矣！"遽行，未几而留都亡。

钱肃乐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输饷，时降臣谢三宾为王之仁所胁，以饷自赎。及肃乐与之仁赴江上，三宾潜招兵，众疑之。明经王家勤谓肃乐曰："浙东沿海皆可以舟师达盐官，倘彼乘风而渡，列城且立溃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肃乐曰："是无以易吾庄公者。"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属之，以四明驿为幕府，家勤及林时跃参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诸堞里，人呼为"城门军"，三宾不敢动。乃迎鲁王於天台，鄞始解严。

晋吏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卿。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於外，编氓殚藏於内，卧薪尝□之不遑，而数月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讬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膏何可滥也？陛下试念两都黍离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困，则衣食可以俱废。"疏入，报闻。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累有封驳，王不能用。

时三宾夤缘居要，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贻书同官黄宗羲、林时对云："蕞尔气象，似惟恐其不速尽者，区区忧愤，无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缠绵，形容骨立。原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

未几，大兵东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须眉，顾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头陀，一日数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复识。忽有老妇呼其小字曰："子非念四郎邪？"因叹曰："吾晦迹未深，

奈何？”顺治四年，疽发背，戒勿药，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犹可。”遂卒。

王玉藻，字质夫，江都人。崇祯癸未进士，授慈溪知县。少詹项煜以从逆亡命，玉藻及慈民冯元飚均出其门，遂匿於冯氏。慈人毙煜於水，玉藻置不问。有明士习重闹谊，或以为过，玉藻曰：“吾岂能为向雄之待锺会哉！夫君臣之与师友，果孰重？”闻者悚然。

金陵破，鲁王监国，玉藻乃与沈宸荃起兵，晋御史，仍行县。复募义勇，请赴江上自劾，略谓：“今恃以自保者，惟钱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后御，曷若御之於未渡之先？臣原以身先之！”乃解县事，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时驻兵江上者，有方国安、王之仁、孙嘉绩、熊汝霖、章正宸、郑道谦、钱肃乐、沈光文、陈潜夫、黄宗羲，咸各自为军，兵饷交讧，莫敢先进。既不予玉藻以饷，复陈划地分饷，又不听，玉藻乃力请还朝。

既入谏垣，上封事十馀，略谓：“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军之可虑者在怯，怯由於骄，兵骄由於将骄。今统兵之将，无汗马之劳，辄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启以骄心？骄则畏战，非稍加裁抑，恐无以戢其嚣陵之气。”又谓：“宜用海师窥吴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势。又刘宗周、祁彪佳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职。时元辰为太常，固乞留之，谓：“古人折槛旌直，今令直臣去国，岂国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职如初。

浙东再破，玉藻追鲁王跸，弗及，自投於池，水涸，不得死，乃以黄冠遯於剡溪。资粮俱尽，采野葛为食。妻李，辽东巡抚植女，知书明大义，在浙右时，屡脱簪珥佐军兴；偕入剡溪，命二子方岐、方嶷拾堕樵，不以穷□厄易操。適四明山寨竞起义军，以书致玉藻，玉藻思乘间入舟山，为侦骑所遏，不果往。每临流读所作诗，辄激励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与门人熊亦方相和答。继亦方以癫死，玉藻归隐北湖，誓不易衣去发，作绝词以逝。遗命不冠而敛。

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以诸生练乡勇助城守，后选庶吉士，吏部荐备将帅之选。或曰：“天子果用公，计安出？”叹曰：“不见孙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请便宜行事，虽有金牌，亦不受进止。平贼后，囚首阙下受斧钺耳！”闻者咋舌。贼日逼，上疏请急令大臣辅太子出镇津门，以提调勤王兵。不果行，而京师溃，为贼所掠，乘间南奔。

福王立，改监察御史，巡浙盐。鲁王监国，加右佥都御史，督师西行，而江上师又溃。鲁王航海去，长祥以馀众结寨上虞之东山。时浙江诸寨林立，四出募饷，居民苦之。独长祥与张煌言、王翊三营，且屯且耕，井邑不扰。监军鄞人华夏者，为之联络布置，请引舟山之兵，连大兰诸寨，以定鄞、慈五县，因下姚江，会师曹娥，合偁山诸寨以下西陵。佥议奉长祥为盟主，刻期将集，而为降绅谢三宾所发，引兵来攻。前军张有功被执，死。中军与百夫长十二人，期以次日缚长祥为献。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语："奈何杀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遯。

长祥匿丐人舟中，入绍兴城。居数日，事益急，复遯至奉化，依平西伯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助，复合众於夏盖山，晋兵部左侍郎。请合朝先之众，联络沿海，以为舟山卫。张名振忌之，袭杀朝先，长祥仅免。舟山破，亡命江、淮间，总督陈锦捕得之，安置江宁。未几，乘守者之怠，逸去。由吴门渡秦邮，奔河北，遍历宣府、大同，复南下百粤。晚岁，始还居毗陵，筑读易堂以老。

王正中，字仲扌为，保定人。崇祯丁丑进士。鲁王监国，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摄馀姚县事。时义军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辄入民舍括金帛，郡县不敢谁何。正中既视事，令各营取饷必经县，否则以盗论。

总兵陈梧渡海掠馀姚，正中遣民兵击杀之，诸营大譁，责正中擅杀大将。黄宗羲言於监国曰："梧借丧乱以济其私，致犯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议乃息。张国柱、田仰、荆本彻各率所部过姚江，舳舻蔽空而下，以正中严备，不敢犯，皆帖帖趣行。国柱后从定海入，纵兵焚掠，正中单骑入其军，呵止之，国柱迄不得逞。寻擢监察御史，诸军从浙西来会，一听约束，众倚之若严城焉。

寻以株连系狱，论死。狱中有闽人柯仲蛹者，精星象，正中欲从受业，援黄霸从夏侯胜授经事为说，数年讲习不怠，洞悉天官、律吕、度数诸书，复从黄宗羲学壬遁、孤虚之术。宗羲叹曰："传吾绝学者，仲扌为一人耳！"遂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进。浙东亡，避窜山中，贫不能自存，傍鉴湖佃田五亩，佐以医卜自给。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著有周易註、律书详註。

董守谕，字次公，鄞县人。举人。鲁王监国，召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时熊汝霖、孙嘉绩首事起兵，然皆书生，不知调度。乃迎方国安、王之仁，授之军政，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之。孙、熊所统，惟召募数百人。

方、王兵既盛，反恶当国者有所参决，因而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正兵食正饷，田贼之出也，方、王主之；义兵食义饷，劝捐无名之徵也，熊、孙诸军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鲁王令廷臣集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譁争，守谕曰："诸君起义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守谕又进曰："义饷有名无实，以之馈义兵，必不继。即使能继，谁为管库？今请以一切税供悉归户部，计兵而后授饷，覈地之远近，酌给之后先，则兵不绌於食，而饷可以时给也。"方、王虽不从，然所议正，无以难也。

之仁请收渔船税，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已办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人心一摇，国何以立？"久之，又请行税人法，请塞金钱湖为田，官卖大户祀田赡军，三疏皆下部议，兵士露刃以待覆，守谕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不敢裁量幕府，户曹小臣敢尔阻大事邪？"檄召守谕，将杀之，鲁王不能禁，令且避。守谕慷慨对曰："司饷守正，臣分也。生杀出主上，武宁虽悍将，何为者？臣任死王前，听武宁以臣血溅丹墀可耳！"於是举朝忿怒，曰："之仁反邪，何敢无王命而害饷臣！"之仁乃止。

明年，庄烈帝大祥，守谕请谒朝堂哭，三军缟素一日，迁经筵日讲官，兼理饷事。鲁王航海，守谕不及从，遂遯迹荒郊，旋卒。著有揽兰集。

陆宇□，字周明，鄞县人。诸生。慷慨尚气节。时有弟子讼其师，师不得直。宇□诣文庙，恸哭伐鼓，卒直其师而后止。明亡，尝与黄宗羲谋举事，其所与计画者，皆四方知名士。其城西田舍，衤复壁柳车，杂宾死友。计败，喜事乃益甚。江湖间多传其姓名，以为异人。

南都破，甬东师起，宇□毁家纾饷。翁洲又破，宇□捐金与谍者，令访死事消息。张肯堂之孙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狱视之，语其弟宇巇使为脱系。董志宁之丧在海上，宇□致而葬之。旋为降卒所诬，捕入省狱，狱具，宇□无所诖误，脱械出门，未至馆而卒。

宇□以好事尽其家产，室中所有，惟草荐败絮及故书数百卷。讣闻，家人整理其室，得布囊於乱书之下，发而视之，则赫然人头也。宇巇识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马笃庵王公头也！"初，司马兵败，枭城阙，宇□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见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室。宇□曰："子何人？"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马，今不胜故主之感耳！"宇□相与流涕，而诣江子云计所以收其头者。子云

名汉，钱肃乐部将也。失势家居，会端阳竞渡，游人杂沓，子云红笠握刀，从十馀人登城遨戏。至枭头所，问守卒曰：“孰戴此头也者？”卒以司马对。子云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击之，绳断堕地，宇□、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时，龙舟噪甚，人无回面易视者，宇□以身蔽，明山拾头杂俦人而去。宇□祀之书室，盖十二年矣，而家人无知者。至是宇巇始瘗之。

宇巇，宇□第五弟，字春明。负才自喜，俯视一切。宇□风格棱棱不可犯，而宇巇稍济之以和，故世人亲之如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励行，虽嚬笑皆归名节，则一也。丙戌后，弃诸生与诸遗民游，荒亭木末，时闻野哭。

同里秀才杜懋俊，仗义死难，藏其遗孤。桐城方授，避地来鄞，宇巇馆之湖楼中。授卒，宇巇经纪其丧，收拾遗文以致其家。性嗜异书，晚年，家既贫，不能具写官，乃手钞之，濒病不倦。从子官山左，令其访东莱赵士喆遗书，垂殁，尚以其书未至为恨。自弃诸生，即练衣蔬食，丛林以为佞佛，争劝之披缁，宇巇笑不答。及遗命不作佛事，众始瞿然。卒，年六十六。著观日堂集八卷。

汉，钱塘人。为肃乐所倚恃，授以都督佥事总兵官。师至闽，几下福州，汉功为多。侍郎冯景第之乞师日本也，请与偕行。及归，汉曰：“东师必不出也！”已而果然。肃乐既卒，汉侍母居鄞，种蔬自给，四壁无长物，惟馀肃乐所赠宝刀一而已。每语及肃乐，则泪淋淋下，抑郁终。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

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其闭关高座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於世。

子中德，字田伯，著古事比。以智构马、阮之难，中德年十三，挝登闻鼓，讼父冤。父出亡，偕诸弟徒步追从。中通，字位伯，精算术，著数度衍，见畴人传。中屦，字素伯，幼随父於方外，备尝险阻，著古今释疑。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御史故阉党，方自幸脱“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

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於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镝间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

澄之尝问易道周，依京房、邵雍说，究极数学，后乃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於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泄，一寓之於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又有

藏山阁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恽日初，字仲升，号逊菴，武进人。崇祯癸酉副榜。久留京师，应诏上备边五策，不报。知时事不可为，乃归隐天台山。两京亡，唐王立福州，鲁王亦监国绍兴，吏部侍郎姜垓荐日初知兵，鲁王遣使聘之，固辞不起。大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广州；广州复破，乃祝发为浮图，复至建阳。

是时唐王被执死，鲁王亦败走海外，湖广何腾蛟、江西杨廷麟等皆前后覆灭，而明遗臣尚拥残旅，遥奉永历。金坛人王祈聚众入建宁，属县多响应。日初曰："建宁，入闽门户，能守，则诸郡安，然不扼仙霞关，建宁终不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蒲城。"乃遣长子桢随副将谢南云先趋蒲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云兵连入数州县，锐甚，日初说令夜入蒲城，自督兵继进。会大雷雨，人马冲泥淖，行不能速，军遂溃。建宁被围，王使兵部尚书揭重熙赴援。日初上书，请迳取蒲城，断仙霞岭饷道，徐与围中诸将夹击之。重熙巡至邵武，不能进，建宁遂破，王祈力战死。日初收残卒走广信，寻入封禁山中，数日粮尽，喟然曰："天下事坏散已数十年，不可救正。然庄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谓即此可延天命。今乃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众，独行归常州。久之，张煌言与郑成功军薄江宁，败走。讹传张弟凤翼乃日初门人，从师匿，县官将收捕，日初色如常，曰："吾当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

少与杨廷枢等交，於百氏无所不窥，尤喜宋儒书。及从刘宗周游，学益进，尝上书申

救，义声震天下。丙戌后，累至山阴哭祭，为之行状，近十万言。晚服浮图服，而言学者多宗之。无锡高世泰重葺东林书院，日初与同志习礼其间。知常州府骆锺泰屡求见，不纳。去官后，与一见，言中庸要领，喜而去，曰："不图今日得聆大儒绪论也！"

次子桓，在建宁被掠，不知所终；少子格，字寿平，见艺术传。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氏，名湜。年十五，遭家难，赖中表郭氏卵翼得脱，遂为继。弱冠有声黉序间，万历间，两中副车。崇祯朝，屡以名荐，不起；例授官，亦不拜。既南渡，隆武乡试登贤书，督师何腾蛟论荐，授职方郎中。再起监军佥事，有司敦迫，皆以母老病辞不就。避迹山中，然於时事多所论列。一二枕戈泣血之士，崎岖岭

海，经营措置，不遗馀力。当是时，溃卒猖獗，积尸盈野，百里无人烟。金台请於督师，命偏裨主团练，力率乡勇，锻矛戟，峙刍糗，乡人全活者以数万计。

清初，当局特疏荐於朝，力请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巾，足不履户外，绝口不谈世事。惟论列当时殉难诸人，辄欷歔流涕。康熙十五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自题其墓曰“遗民郭某之墓”。著有石村诗文集，五经骈语，博物汇编。

硃之瑜，字鲁□兴，号舜水，馀姚人，寄籍松江。少有志概，九岁丧父，哀毁逾礼。及长，精研六经，特通毛诗。崇祯末，以诸生两奉徵辟，不就。福王建号江南，召授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之瑜力辞。台省劾偃蹇不奉诏，将逮捕，乃走避舟山，与经略王翊相缔结，密谋恢复。渡海至日本，思乞师。鲁王监国，累徵辟，皆不就。又赴安南，见国王，强令拜，不为屈，转敬礼之。

复至日本，时舟山既失，之瑜师友拥兵者，如硃永祐、吴锺峦等皆已死节，乃决蹈海全节之志，遂留寓长崎。日人安东守约等师事之，束脩敬养，始终不衰。日本水户侯源光国厚礼延聘，待以宾师，之瑜慨然赴焉。每引见谈论，依经守义，曲尽忠告善道之意。教授学者，循循不倦。

日人重之瑜，礼养备至，特于寿日设养老之礼，奉几杖以祝。又为制明室衣冠使服之，并欲为起居第，之瑜再辞曰：“吾藉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乃止。

之瑜为日人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户墙垣，皆极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簠、簋、笾、豆、登、鉶之属。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乃依图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或未洞达。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於是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之瑜居日本二十馀年，年八十三卒，葬於日本长崎瑞龙山麓。日人谥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并护其墓，至今不衰。

之瑜严毅刚直，动必以礼。平居不苟言笑，唯言及国难，常切齿流涕。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殁后始出，人皆服其深密谨厚云。著有文集二十五卷，释奠仪注一卷，阳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纪事一卷。

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菴，鄞人。少以明经贡太学，福王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长垣，晋工部郎。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建号，乃走肇庆，累迁太仆卿。由潮阳航海至金门，闽督李率泰方招徕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光文焚书返币。知粤事不可支，卜居於泉州海口，浮家泛宅。忽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光文受一廛以居，与中土音耗隔绝。成功克台湾，知光文在，大喜，以宾礼见。时海上诸遗老，多依成功入台，光文与握手相劳苦。成功致廪饩，且以田宅赡之。

成功卒，子锦嗣，改父之臣与政，军亦日削。光文作赋讽之，几不测。乃变服为浮屠，逃入台北鄙，结茅罗汉门山中以居，山旁有伽溜湾者，番社也。光文教授生徒自给，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二十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锦卒，诸郑复礼之如故。

康熙癸丑年，王师下台湾，闽督姚启圣招之，光文辞。启圣贻书问讯曰："管宁无恙？"且许遣人送归鄞，会启圣卒，不果。而诸罗令李麟光，贤者也，为粟肉之继，旬日一候门下。时耆宿已尽，而寓公渐集，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衮、郑廷桂，榕城林奕丹，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等结诗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寻卒於诸罗。

陈士京，字佛庄，先世本奉化硃氏，迁鄞，改姓陈。熊汝霖荐授职方司郎中，监三衢总兵陈谦军。谦使闽，偕行，而唐、鲁方争颁诏事，谦死，遂遯之海上。郑芝龙闻名，令与其子成功游，芝龙以闽降，成功不肯从，异军特起，士京实赞之。已而汝霖奉鲁王室，复以公义说成功，始致寓公之敬。会鲁王上表粤中，成功亦欲启事於粤，使士京往，加都御史，归。

鲁王入浙，特留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遗臣，其最致敬者，尚书卢若腾，侍郎王忠孝，都御史章朝荐，及徐孚远、沈光文，与士京数人而已。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鹿石山房於鼓浪屿中，感物赋诗以自遣。寻卒。

吴祖锡，字佩远，吴江人。崇祯壬午副贡。时中原大乱，料京师必危，预谋勤王。欲身任浙西，以浙东属之许都，约未定而变作，故镇臣陈洪范随王师下江南，与有旧，自言其降出於不得已，而以奇策告祖锡，立出遗产四万金畀之。已而薙发令下，遽委之去，改名鉏，字稽田。从陈子龙、徐孚远谋恢复。侦事杭州，为仇家缚送江宁，羁系狱中，复髡而纵之。鲁王授职方郎中，桂王亦官之如鲁，仍往来吴、越间。

副将冯源淮驻军嘉兴，乃与结纳，冀有所为。其部属董某司诇察，冯耳目也，亦故与厚善。比孚远归自海外，有所谋，密馆之。事稍闻於冯，冯遣董诣问，祖锡遽前握其手曰："徐公在此，若欲见之乎？"董惊曰："徐公果在此，顾肯令我见耶？"即引见，董叩头泣下，道其乡慕，矢不相负。因以譌言报冯，而阴遣弋船卫孚远浮海去。

海师入江，祖锡实导之，且连岁在金陵，隐为之助。乃复遭刊章，事解，志不稍挫。将诣滇南，而先之郧阳。时郧阳十三营，尚保残寨，乃劝出师挠楚以救滇。顾十三营已疲敝，不能用其策也。

桂王既入缅甸，思追从，道阻，不得达。复返吴。游中州，更由秦入楚，卒无所遇。康熙己未，客胶州大竹山，郁郁靡所骋。会怀宗忌日，恸哭呕血死，遗命藁葬山中，年六十有二。距明亡已三十有五年矣。

凡明末三王遗臣逸士，其初或起义，或言事，各有所谋，其后或蹈海，或居夷，志不少沮，皆先后云亡。及祖锡死，徐枋为之传曰："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亦可悲矣！故以附於明末遗臣之末。

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

李孔昭 单者昌 崔周田 刘继宁 刘永锡 彭之灿

徐枋 戴易 李天植 理洪储 顾柔谦 子祖禹 冒襄 陈贞慧

祁班孙 兄理孙 汪沨 余增远 周齐曾 傅山 子眉 费密

王弘撰 杜濬 弟岕 郭都贤 陶汝鼐 李世熊 谈迁

李孔昭，字光四，蓟州人。性孤介，平居教授生徒，倡明理学。崇祯十五年进士，见世事日非，不赴廷对，以所给牌坊银留助军饷。奉母隐盘山中，躬执樵采自给。母病，刲股疗之。北都陷，素服哭於野者三载。蓟州城破，妻王殉难死，终身不再娶。形迹数易，人无识者。

清初，诏求遗老，抚按交章荐，不出。一日，当道遣吏持书币往，遇负薪者，呼而问之，曰："若识李进士耶？"负薪者诘得其故，以手遥指而去。吏至其室，虚矣。邻叟曰："汝面失之。向所负薪者，李进士也！"后屡物色之，卒不得。时有某孝廉，当上公车，辄止不行，曰："吾出郭门一步，何面目见李光四乎？"

会值邑中方兴役，按户签夫，驱孔昭，孔昭曰："吾力不能任，原出赀以代。"吏持去。阅数日，大学士杜立德闻孔昭在邑，急往候之，吏闻，趋谢罪。孔昭曰："此间不知有李进士，若勿误也。"由是□迹愈密，或黄冠，或儒服，见者甚稀。惟宝坻单者昌、崔周田、刘继宁皆高士，与之友善，往来无虚岁。

者昌，字蔚起。才名埒孔昭。早饩於庠，入清不复应试。杜立德招之，不能致，独与孔昭徜徉田野间，悲歌慨愤，有所作，辄焚之，不以示人。竟以忧死。

周田，字锡龄。顺治中，充岁贡，不与试。建一楼，贮古本书及金石刻万卷，日吟啸其中。尝过盘山，与孔昭坐林石间相笑语。孔昭亦时下榻於其家，周田命其子执弟子礼，且迎孔昭母，事之如所生。

继宁，字兑菴。少负义气，有古侠士风。尝出重金赎难女二，为之择配。岁饥，煮粥食饿者。视周田如手足，有缓急恆资之，周田亦弗谢也。晚年为子择师游盘山，□迹孔昭，得之。邀至其家，令其三子从受

业。暇则与周田聚宴歌呼以为乐，然每一念母，虽深夜必驰归，弗能禁也。晚好陶诗，因又自号潜翁。一日，为门人讲孟子尽心章，曰："此传心法也！"言讫而卒。其弟子私谥曰安节先生。

刘永锡，字钦尔，号賸菴，魏县人。崇祯乙亥举人，官长洲教谕。南都败，率妻栗隐居相城，大吏造其室，欲强之出，永锡袒裼疾视，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跃马鸣鞘，两河豪杰，谁不知我者！欲见辱耶？"取壁上剑自刎。门下士抱持之，得解，谓其妻曰："彼再至，我与若立决矣！"皆裂尺帛握之。寻移居阳城湖滨，与妻及子临、女贞织席以食。市中见永锡携席至，皆呼席先生。食不继，时不举火，有遗之粟者，非其人不受，益困惫。其女已许字，未嫁，乱后恐遭辱，绝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僮仆遇水灾乏食，相继饿死，或散走。有老奴从魏县来，劝之归，曰："室庐故在也！"永锡曰："我非不欲归，然昔奉君命来，义不可离此一步。"命其子与妇携老奴还里，曰："祖宗丘墓责在汝！"麾之去。时岁荒，得食愈艰，每杂糠籺作饭。临既归，思父不置，假贷得百金驰献，中途马惊，堕地死。

永锡容貌甚伟，至是，毁形骨立，既自悼无家，买一破船往来江湖间。尝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又歌曰；"白日堕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歌声悲烈，闻者哀之。尚书钱谦益念其穷，招之往，永锡曰："尚书为党魁，受主眷，枚卜时天子期以伊、傅，彼岂忘之邪？"卻不往，卒穷饿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时顺治十一年秋也。弟子长洲徐晟、陈三岛，友人常熟陆泓，经纪其丧，葬之於虎丘山塘，以妻、女祔之。

彭之灿，字了凡，蠡县诸生。甲申后携妻寓饶阳作村塾师。未几，妻、子相继死，至苏门，与孙奇逢游。然性不谐俗，爱静坐。有人延於家，以市嚣，辄避去。尝渡河南游，韩鼎业为馆之僧舍，年馀，又弃去。独担瓢笠图书，遍游嵩、少、王屋诸名胜。在九山绝粒数日，奇逢挽之夏峰，劝归老先人墓旁。之灿曰："某出门时，已誓告先垅不再返，不能蹈东海、入西山而死，即沟壑道路，无恨也！"顺治十五年六月，竟死啸台东北石柱下。奇逢为镌石记其事，立墓上，曰"饿夫之墓"。之灿与容城张果中、西华理鬯和，并称"苏门三贤。"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祯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

为农夫以没世可也！”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秦馀山人。尝寄灵芝一□贞於王士祯，士祯与金孝章画梅、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巡抚江南，屏骀从，往访之，枋避不见。斌登其堂，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周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豢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篮於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入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篮，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时商丘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荦果使人赠棺槥赀如枋命，终不受。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穸，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於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

易，字南枝。少从刘宗周学，游吴门，年七十馀矣。有六子，不受其养，独携一子及残书百卷自随。其售字也，铢积寸累，不妄费一钱。一苍头饥不能忍，辄逃去。己寄食僧舍中，语及枋，必流涕。尝浮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赋诗，且歌且泣。或竟日不得食，采野蕨充膳。操瓢量水，坐长松古石间饮之。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崇祯癸酉举人。改名确，字潜夫。甲申后，馀田四十亩、宅一区，乃并家具分与所后子震及女，而与妻别隐陈山，绝迹不入城市，训山中童子自给。居十年，以僧开堂，始避喧，返屋园，卖文自食；不足，则与其妻为椶□奚竹笪以佐之。好事者约月供薪米，力辞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访之，辄逾垣避。所著诗文，皆吊甲申以来殉节者。屋园者，乍浦胜地，可望见海市者也。

又十年，家益困，鬻其园，寄身僧舍，戚友赎而归之，始复与妻居，时年七十矣。子震，亦弃诸生，非义一介不取。老夫妇白头相对，

时绝食，则叹曰：“吾生本赘耳，待尽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终不受。或问身后，曰：“杨王孙之葬，何必棺也！”

又十年，屋园仅存二楹，两耳聋，又苦腹疾，终日仰卧。客至，以粉版书相问荅。魏禧来自江西，造其庐，天植与之粉版，书竟，天植视姓字，则强起张目视之，泣，禧亦泣。时方绝粮，禧探囊得银半两赠之，五反不受，固以请，曰：“此非盗跖物也！”始纳之。买米为炊，共食而别。禧嘱布衣周筼、侍郎曹溶纠同志为继粟，且谋身后事，徐枋闻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听其以饿死可也。”已而筼赍粟往，天植果坚拒。禧闻之，曰：“吾浅之乎为丈夫已。”乍浦有郑婴垣者，孤介绝俗，与天植称金石交，先二年，冻死雪中，至是天植亦饥死。临殁，曰：“吾无愧於老友矣！”时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桥。所著有屋园集、乍浦九山志。

理洪储，字继起，兴化人。本姓李。父嘉兆与中州理鬯和耻与贼同姓，皆改理氏，天下称“二理”。洪储早岁出家，南都覆，明之遗臣多举兵，洪储左右之，被逮，获免，好事如故。人戒之，则曰：“吾苟自反无媿，即有意外风波，久当自定。”又曰：“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也。”枋闻之，叹曰：“是真能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洪储在沙门，宏暢宗风，笃好人物，海内皆能道之。枋曰：“此其迹也，但观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为者？”

顾柔谦，字刚中，无锡人，迁常熟。幼遭家难，赀产皆尽。尝同兄出门游，有数人拥之行，行乃挤大泽中。母忽心动，急呼老仆往迹之，得不死。补弟子员。甲申之变，柔谦哀愤，往往形诸诗歌，读者悲之。不妄交游，以父执师事马士奇，而江阴黄毓祺、嘉定黄淳耀皆一见定交。诸人殉国难，柔谦皆设位以哭尽哀。子祖禹，见父尝闭门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头宽譬，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遂更名隐，署其室曰伐檀。常夜蹴祖禹曰：“汝他日得志，如旧怨何？”祖禹曰：“每忆幼时祖母抱兒置膝上，为言家难，及堕大泽中事，祖禹不敢忘。”柔谦曰：“嘻，汝何见之隘？吾家数传以来，颇盈盛，以祖、父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同室之中，宁彼以非礼来，吾不可以非礼报，汝谨识之！”著有补韵略、六书考定、山居赘论。

祖禹，字复初。柔谦精於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

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駮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於家。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大字，人皆藏★M8珍之。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人，明都御史陈于廷子。于廷，东林党魁。贞慧与吴应箕草留都防乱檄，摈阮大铖。党祸起，逮贞慧至镇抚司，事虽解，已濒十死。国亡，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馀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顺

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著有皇明语林、山阳录、雪岑集、交游录、秋园杂佩诸书。子维崧，见文苑传。

祁班孙，字奕喜，山阴人。父彪佳，明苏松巡抚。班孙次六，人称六公子，彪佳尝受业於刘宗周，宗周将兵江上，班孙与其兄理孙罄家饷之。祁氏藏书甲江左，班孙兄弟以故国乔木自任。豪宕喜结客，家居山阴之梅墅，园林深茂。登其堂，衤复壁大隧，莫能诘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当。班孙兄弟与之誓天，称莫逆。或告变於浙大吏，四道捕耕，并缚班孙兄弟去。既谳，兄弟争承，祁氏客乃纳赂而宥其兄。班孙遣戍辽左，理孙竟以痛弟郁郁死，而祁氏家亦破。

旋班孙遁归，祝发於吴之尧峰，寻主毗陵马鞍山寺，所称咒林明大师者也。班孙好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语及先朝，则掩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康熙十二年，卒。发其箧，有东行风俗记、紫芝轩集。且得其遗教，命归祔，乃知为山阴祁六公子，遂得返葬云。

班孙娶少师硃燮元女孙，硃工诗。其来归也，与其姑商、姒张、小姑湘君，时相唱和。商氏字冢妇曰楚纕，字介妇曰赵璧，以志闺门之盛。班孙既被难，硃盛年，孤灯缁帐，数十年未尝一出□屏。自班孙兄弟殁，淡生堂书星散，论者谓江东文献一大厄运也。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少孤贫，力学，与人落落寡谐，人号曰汪冷。举崇祯己卯乡试，与同县陆培齐名。甲申后，培自经死，沨为文祭之，一恸几绝，遂弃科举。★L5党欲强之试礼部，出千金兒其妻，俾劝驾，妻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屑此金也。"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沨故城居，母老，欲时时见沨，其兄澄、弟澐亦弃诸生服，奉母徙城外。沨时来定省，然沨能自来，家人欲往迹之，不可得。

嗣因兵乱，奉母入天台。海上师起，群盗满山谷，复返钱塘。当是时，湖上有三孝廉，皆高士，沨其一也，当事皆重之。监司卢高尤下士，一日，遇沨於僧舍，问："汪孝廉何在？"沨应曰："適在此，今已去矣。"高怅然，不知应者即沨也。高尝舣舟载酒西湖上，约三高士以世外礼相见，惟沨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以船就之，排墙遁去。沨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为寿，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馈百金，拒弗纳。徙居孤山，匡床布被外，残书数卷，键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遇好友，饮酒一斗不醉。

晚好道，夜观天象，昼习壬遁，能数日不食，了不问世事。黄宗羲遇之於孤山，讲龙溪调息法。尝坐月至三更，夜寒甚，止布被一，沨与宗羲背相摩，得少暖气。魏禧自江西来访，谢弗见。禧留书曰："吾宁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沨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临别，执手涕下。沨尝从愚菴和尚究出世法，禧曰："君事愚菴谨，岂有意为其弟子耶？"沨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为释氏牵去，此吾所以不屑也。"康熙四年秋，终於宝石山僧舍，年四十有八。临殁，举书卷焚之，诗文无一存者。起视日影，曰："可矣！"书五言诗一章，投笔就寝而逝。沨与陈廷会、柴绍炳、沈昀、孙治人，称"西陵五君子"。

余增远，字谦贞，世称若水先生，会稽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除

宝应知县。南都授礼部主事，迁郎中。事败，逃之山中。郡县逼之出见，乃舆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间，不蔽风雨，以鳖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经。卧榻之下，牛宫鸡□，无下足处。晨则秉耒出，与老农杂作。同年生王天锡为海防道，欲与话旧，以疾辞。天锡披帷直入，增远拥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马疾，不得与故人为礼。"天锡执手劳苦，出间未数武，则已与一婢子担粪灌园矣。天赐遥望见之，叹息去。冬夏一皁帽，虽至昵者，不见其科头。增远慨世路偪仄，遂疑荀卿性恶之说为确，至欲著论以非孟。康熙八年，卒，年六十有五。盖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黄宗羲造其榻前，欲为切脉，增远笑曰："某祈死二十年前，反祈生二十年后乎？"宗羲泫然而别。

同时有周齐曾者，字思沂，号唯一，鄞人，增远同年进士也。知广东顺德县事，变社仓为义田，而以社仓之法行之。国变后，弃官遯入剡源，尽去其发为发冢，架险立飘榜，曰"囊云"，自称无发居士。剡源饶水石，与山僧樵子出没瀑声虹影间。天锡访之，拒曰："咫尺清辉，举目有山河之异，不原见也。"为诗文，机锋电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与增远无二也。黄宗羲尝为两人合志其墓云。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穀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㑹。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一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硃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

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硃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蘖禅，眉乃称小蘖禅。

费密，字此度，新繁人。父经虞，明云南昆明县知县。密年十四，父病，医言尝粪甘苦，可知生死，密尝而苦，父病果起。未几，流贼张献忠犯蜀，密上书巡按御史刘之勃，陈战守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转穷山中，会有人传其父滇中消息，闻之痛哭，遂去家入滇。经历蛮峒中，奉父自滇归蜀。至建昌卫，为凹者蛮所得，父赂蛮人，始脱归。

明将杨展闻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说展曰：“贼乱数年，民且无食，今非屯田，无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纳其言，命子总兵官璟偕密屯田於荣经瓦屋山之杨村，以次举其法，行诸州县。后展为袁韬、武大定所杀，密与璟整师为复仇计，尝与贼战，躬自擐甲，左手为刃所伤。时璟营於峨眉，裨将有与花溪民殴争者，言“花溪居民下石击吾营，势且反”以怒璟。璟欲引兵诛之，密力争曰：“花溪，吾民也。方与贼战而杀吾民，彼变从贼，是益贼也。”璟乃止，全活数百家。

后密还成都省墓，至新津，为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尝参展军事，欲杀之，以计得免。密叹曰：“既不能报国，又不能庇亲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溯汉江，下吴、越，流寓泰州，老焉。

经虞邃於经学，尝著毛诗广义、雅论诸书，以汉儒注说为宗。密尽传父业，又博证学士大夫，与王复礼、毛甡、阎若璩交，密一足跛，后往苏门谒孙奇逢，称弟子。工诗、古文，俯仰取给於授徒、卖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州守为之除徭役，杜门三十年，著书甚多。

密谓宋人以周、程接孔、孟，尽黜二千馀年儒者为未闻道，乃上稽

古经、正史，旁及群书，作中传正纪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自子夏始。又作弘道书十卷、古今笃论四卷、中旨定录四卷、中旨辨录四卷、中旨申感四卷，皆申明弘道书之旨。又有尚书说、周官注论、二南偶说、中庸大学駮议、四礼补篇、史记笺、古史正、历代贡举合议、费氏家训及诗文集。卒，年七十七。子锡琮、锡璜，世其学。

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博雅能古文，嗜金石，藏古书画金石最富。又通濂、洛、关、闽之学，好易，精图象。学者翕然宗之，关中入士领袖也。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时以得一言为荣。凡碑版铭志非三李则弘撰，而弘撰工书法，故求者多於三李。弘撰交游遍天下，甲申后，奔走结纳，尤著志节。

顾炎武遍观四方，至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他邦所少；华阴绾毂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欲定居，弘撰为营斋舍居之。炎武尝曰："好学不倦，笃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当时儒硕遗逸皆与弘撰往还，颇推重之。弘撰尝集炎武及孙枝蔚、阎尔梅等数十人所与书札，合为一册，手题曰友声集，各注姓氏。中有为谋炎武卜居华下事，言："此举大有关系，世道人心，实皆攸赖，唯速图之！"盖当日华下集议，实有所为也。

康熙间，以鸿博徵，不赴。初与因笃同学，甚密，及因笃就徵，遂与之绝。弘撰所居华山下，有读易庐，与华峰相向，称绝胜。卒，年七十有五。著有易象图说、山志、砥斋集。

杜濬，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明季为诸生，避乱居金陵。少倜傥，尝欲著奇节，既不得试，遂刻意为诗，然不欲以诗人自名也。於并世人独重宣城沈寿民、吴中徐枋，自媿不如。其在金陵，与方仲舒善，仲舒，苞父也。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挑门之役，有司按籍欲优免，濬曰："是吾所服也！"躬杂厮舆夜巡绰，众莫能止。嗜茗饮，尝言吾有绝粮，无绝茶。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丘"。年七十七，卒於扬州。

丧归，故人谋卜兆，子世济曰："吾有亲，而以葬事辱二三君乎？是谓我非人也。"亡何，世济卒。又数年，陈鹏年来守金陵，始葬诸蒋山北梅花村。

濬诗最富，世所传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吴伟业尝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阎若璩於时贤多所訾謷，独许濬五律，称为“诗圣”。已刻者曰变雅堂集。

弟岕，字苍略，号些山。诸生。与兄同避乱金陵。昆弟行身略同，而趣各异。濬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贵人，必以气折之，於众人未尝接语言，用此丛忌嫉。然名在天下，诗每出，远近争传诵之。岕则退然自同於众，所著诗歌、古文，虽子弟弗示也。方壮丧偶，不复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数十年未尝易。室中终岁不扫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号，客至无酒浆，意色间无几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常避人，不中道与人言，虽兒童厮舆，惟恐或伤之也。后兄七年卒，年七十七。有些山集。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进士，授行人。分校顺天乡试，得史可法等六人。历官员外郎，出为四川参议，督江西学政，分守岭北道，巡抚江西。时张献忠已逼境，贼骑充斥。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凡官司一应供给，皆捐以助饷。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会有尼之者，遂乞病，弃官入庐山。逾年，北京陷，悲愤不食。南都建号，史可法开阃扬州，荐授以官，辞不赴。桂王立肇庆，以兵部尚书召，而都贤已祝发为僧矣。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至是承畴经略西南，以故旧谒都贤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

都贤笃至性，哀乐过人，严而介，风骨崭然。博学强识，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事，写竹尤入妙。僧号顽石，又号些菴。茹苦，无定居。初依熊开元、尹民兴於嘉鱼，住梅熟菴；已，流寓海阳，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归结草庐桃花江。客死江宁承天寺。

有女名纯贞，许字黔国公沐氏，变后，音问梗绝，遂终於家。纯贞能诗，自署曰郭贞女。

都督所著有衡岳集、止菴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奚集、补山堂集、些菴杂著等书。

陶汝鼐，字仲调，一字密菴，宁乡人。与都贤交最笃。崇祯初，充拔贡生。会帝幸太学，群臣请复高皇积分法，祭酒顾锡畴奏荐汝鼐才，

特赐第一，诏题名勒石太学。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监肄业。癸酉举於乡，两中会试副榜。南渡后，薙发溈山，号忍头陀。生平内行笃，父殁，哀慕终身。事母曲尽孝养，处族党多厚德，尝为人雪奇冤，冒险难，活千馀人，然不自言也。诗古文有奇气，著有广西涯乐府、□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都贤为序而行之。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之语。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诸生。少负奇气，植大节，更危险，死生弗渝。笃交游，敢任难事。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年八十，读书恆至夜分始休。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其为文，沉深峭刻，奥博离奇，悲愤之音，称其所遇。纵

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及江南北利害，备兵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欷歔，涔涔泣下不止。年十六，补弟子员，旋中天启元年副榜，以兴化司李佘昌祚得其文，争元於主司弗得，袖其卷去，曰：“须后作元也。”典闽试者，争欲物色之为重。

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屏居不见客。徵书累下，固谢卻之。凡守、令、监司、镇将至其门者，罕能一识面。闽中拥唐王监国，用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佺、都察院何楷荐，徵拜翰林博士，辞不赴。尝上书道周，感愤时事。及道周殉节，走福州请褒恤，时恤问其孤嫠。

顺治初，师入闽，有齮齕於郡帅者，帅遣某生移书，逼入都，且言：“不出山，祸不测。”世熊复之曰：“死生有命，岂遂悬於要津之手？且某年四十八矣，诸葛瘁躬之日，仅少一年；文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何能抑情违性，重取羞辱哉！”时蜚语腾沸，世熊矢死不为动，疑谤旋亦释。

世熊既以文章气节著一时，名大震。辛卯、壬辰间，建昌溃贼黄希孕剽掠过宁化，有卒摘其园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驻马园侧，视卒尽过乃行。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其园，贼魁刘大胜遣卒扑救之，曰：“奈何坏李公居？”当时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

世熊积垒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概。尝诣西江，交魏禧、魏礼、彭士望诸子，相与泛彭蠡，登庐山绝顶。追维闯贼横行时事，痛悼如绝，泪下如泉涌，不能禁也。耿精忠反，遣伪使敦聘，世熊严拒之。自春徂冬，坚卧不起，乃得免。世熊山居四十馀年，乡人宗之，争趋决事。有为不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晚自号媿菴，颜其

斋曰“但月”。所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年八十五，卒於家。

世熊有三弟，早世，遗子女，抚育装遣之。馈遗其亲戚终身。又独建祖祠，修祖墓，编述九世以来宗谱。凡祭祀，必亲必谨。父母忌日，则减餐绝宴会。元旦，展先人遗像，则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盖其孝友出於天性云。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讬空文以见志，如迁者，其忧愤岂有已耶？故以附於各省遗逸之末。

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

吴有性 戴天章 余霖 刘奎 喻昌 徐彬 张璐 高斗魁 周学海

张志聪 高世栻 张锡驹 陈念祖 黄元御 柯琴 尤怡

叶桂 薛雪 吴瑭 章楠 王士雄 徐大椿 王维德 吴谦

绰尔济 伊桑阿 张朝魁 陆懋修 王丙 吕震 邹澍 费伯雄

蒋平阶 章攀桂 刘禄 张永祚 戴尚文

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於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於古义。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砲，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

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於阴阳术数家言，亦有协纪辨方一书，颁行沿用，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斯徵微尚矣。

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於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采其可传者著於篇，各以类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绩、文学列入他传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诞俳谐之说，屏勿载。后之览者，庶为论世之资云。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於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

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瘟疫名。

天章，字麟郊，江苏上元人。诸生。好学强记，尤精於医。所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凡十馀种。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谓瘟疫之异於伤寒，尤慎辨於见证之始。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益加详焉。为人疗病，不受谢。子瀚，成雍正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

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中，桐城疫，霖谓病由热淫，投以石膏，辄愈。后数年，至京师，大暑，疫作，医以张介宾法者多死，以有性法亦不尽验。鸿胪卿冯应榴姬人呼吸将绝，霖与大剂石膏，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霖所著曰疫疹一得，其论与有性有异同，取其辨证，而以用达原饮及三消、承气诸方，犹有附会表里之意云。

奎，字文甫，山东诸城人。乾隆末，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松峰者，奎以自号也。多为穷乡僻壤艰觅医药者说法。有性论瘟疫，已有大头瘟、疙瘩瘟疫、绞肠瘟、软脚瘟之称，奎复举北方俗谚所谓诸疫证名状，一一剖析之。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恆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同时昌邑黄元御治疫，以浮萍代麻黄，即本奎说。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明崇祯中，以副榜贡生入都上书言事，寻诏徵，不就，往来靖安间。披□为僧，复蓄发游江南。顺治中，侨居常熟，以医名，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著伤寒尚论篇，谓林亿、成无已过於尊信王叔和，惟方有执作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得尊经之旨；而犹有未达者，重为编订，其渊源虽出方氏，要多自抒所见。惟温证论中，以温药治温病，后尤怡、陆锂修并著论非之。

又著医门法律，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诸杂证，分门著论。次法，次律。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

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昌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

后附寓意草，皆其所治医案。凡诊病，先议病，后用药，又与门人定议病之式，至详审。所载治验，反覆推论，务阐审证用药之所以然，异於诸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并为世所取法。

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於妙悟。尚论后篇及医门法律，年七十后始成。昌既久居江南，从学者甚多。

徐彬，字忠可，浙江嘉兴人。昌之弟子。著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及金匮要略论注，其说皆本於昌。四库著录金匮要略，即用彬论注本。凡疏释正义，见於注；或賸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见於论。彬谓："他方书出於凑集，就采一条，时亦获验。若金匮之妙，统观一卷，全体方具。不独察其所用，并须察其所不用。"世以为笃论。

张璐，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江南长洲人。少颖悟，博贯儒业，专心医药之书。自轩、岐迄近代方法，无不搜览。遭明季之乱，隐於洞庭山中十馀年，著书自娱，至老不倦。仿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汇集古人方论、近代名言，荟萃折衷之，每门附以治验医案，为医归一书，后易名医通。

璐谓仲景书衍释日多，仲景之意转晦。后见尚论、条辨诸编，又广搜秘本，反覆详玩，始觉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著伤寒缵论、绪论。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

其注本草，疏本经之大义，并系诸家治法，曰本经逢原；论脉法大义，曰诊宗三昧：皆有心得。又谓唐孙思邈治病多有奇异，逐方研求药性，详为疏证，曰千金方释义，并行於世。

璐著书主博通，持论平实，不立新异。其治病，则取法薛已、张介宾为多。年八十馀卒。圣祖南巡，璐子以柔进呈遗书，温旨留览焉。子登、倬，皆世其业。

登，字诞先，著伤寒舌鉴；

倬，字飞畴，著伤寒兼证析义：并著录四库。

高斗魁，字旦中，又号鼓峰，浙江鄞县人。诸生。兄斗枢，明季死国难。斗魁任侠，於遗民罹难者，破产营救。妻因事连及，勒自裁。素精医，游杭，见舁棺者血沥地，曰："是未死！"启棺，与药而甦。江湖间传其事，求治病者无宁晷。著医学心法；又吹毛编，则自记医案也。其论医宗旨，亦近於张介宾。

周学海，字澂之，安徽建德人，总督馥子。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潜心医学，论脉尤详，著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引申旧说，参以实验，多心得之言。博览群籍，实事求是，不取依讬附会。慕宋人之善悟，故於史堪、张元素、刘完素、滑寿及近世叶桂诸家书，皆有评注。自言於清一代名医，服膺张璐、叶桂两家。证治每取璐说，盖其学颇与相近。宦游江、淮间，时为人疗治，常病不异人，遇疑难，辄有奇效。刻古医书十二种，所据多宋、元旧椠藏家秘笈，校勘精审，世称善本云。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注素问、灵枢二经，集诸家之说，随文衍义，胜明马元台本。

又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於伤寒论致力尤深，历二十年，再易稿始成。用王叔和原本，略改其编次。首列六经病，次列霍乱易复并□湿、暍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而删叔和序例，以其与本论矛盾，故去之以息辨。驳辨成无已旧注，谓："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诸说未尽当。而风、寒两感，营、卫俱伤，宜大青龙汤为尤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节解句释，兼晰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经脉藏府之贯通循行，使读论者取之有本，用之无穷，不徒求之糟粕，庶免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又注本草，诠释本经，阐明药性，本五运六气之理。后人不经臆说，概置勿录。

其自著曰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志聪之学，以素、灵、金匮为归，生平著书，必守经法，遗书并行於世，惟针灸祕传佚。

高世栻，字士宗。与志聪同里。少家贫，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幸愈。

翻然悔曰："我治人，殆亦如是，是草菅人命也。"乃从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同流俗。志聪著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继成之。又注伤寒论。晚著医学真传，示门弟子。自述曰："医理如剥蕉，剥至无可剥，方为至理。以之论病，大中至正，一定不移。世行分门别类之方书，皆医门糟粕，如薛已、赵献可辈，虽有颖悟变通，非轩、岐、仲景一脉相传之大道。古人云：'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病有标有本，求其标，只取本，治千人，无一损。'故示正道，以斥旁门，使学者知所慎。"

后有张锡驹，字令韶，亦钱塘人。著伤寒论直解、胃气论，其学本於志聪。

陈念祖，字修园，福建长乐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著伤寒金匮浅注，本志聪、锡驹之说，多有发明，世称善本。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馀种，并行世。

黄元御，字坤载，山东昌邑人。诸生。因庸医误药损目，发愤学医，於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皆有注释，凡数十万言。自命甚高，喜更改古书，以伸己说。其论治病，主於扶阳以抑阴。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谿人。博学多闻，能诗、古文辞。弃举子业，矢志医学。家贫，游吴，栖息於虞山，不以医自鸣，当世亦鲜知者。著内经合璧，多所校正，书佚不传。

注伤寒论，名曰来苏集。以方有执、喻昌等各以己意更定，有背仲景之旨，乃据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诸辞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自序略曰："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旧，读者必细勘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笔。其间脱落、倒句、讹字、衍文，一一指破，顿见真面。且笔法详略不同，或互文见意，或比类相形，因此悟彼，见微知著，得於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自来注家，不将全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随文敷衍，彼此矛盾，黑白不分。三百九十七法，不见於仲景序文，又不见於叔和序例，林氏倡於前，成氏和於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继起者，犹琐琐於数目，亦何补於古人？何功於后学哉？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燥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曲成三纲鼎立之

说，此郑声之乱雅乐也。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或混於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谬，何可殚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不能已也！”

又著伤寒论翼，自序略曰：“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法大备。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俱在，尽可见论知源。自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然本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虽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杂病合论之根蒂也。名不副实，并相淆混，而旁门歧路，莫知所从，岂非叔和之谬以祸之欤？夫仲景之言六经为百病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治伤寒者，但拘伤寒，不究其中有杂病之理；治杂病者，复以伤寒论无关於杂病，而置之不问。将参赞化育之书，悉归狐疑之域，愚甚为斯道忧之。”论者谓琴二书，大有功於仲景。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父有田千亩，至怡中落。贫甚，鬻字於佛寺。业医，人未之异也。好为诗，与同里顾嗣立、沈德潜游。晚年，学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荣利，隐於花溪，自号饲鹤山人，著书自得。其注伤寒论，名曰贯珠集。谓后人因王叔和编次错乱，辨驳改订，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理愈晦。乃就六经，各提其纲，於正治法之外，太阳有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有明辨法，杂治法；少阳有权变法；太阴有藏病、经病法，经、藏俱病法；少阴、厥阴有温法、凊法。凡病机进退微权，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分证甚晰，於少阴、厥阴、温凊两法，尤足破世人之惑。注金匮要略，名曰心典。别撰集诸家方书、杂病治要，足以羽翼仲景者，论其精蕴，曰金匮翼。又著医学读书记，於轩、岐以下诸家，多有折衷，徐大椿称为得古人意。怡著述并笃雅，世以贯珠集与柯琴来苏集并重焉。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於父之门人，闻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於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於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於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於

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鲜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於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馀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

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少学诗於同郡叶燮。乾隆初，举鸿博，未遇。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於医时有独见。断人生死不爽，疗治多异迹。生平与桂不相能，自名所居曰扫叶庄，然每见桂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也。著医经原旨，於灵、素奥旨，具有发挥。世传湿温篇，为学者所宗，或曰非雪作。其医案与桂及缪遵义合刻。

遵义，亦吴人。乾隆二年进士，官知县。因母病，通方书，弃官为医，用药每出创意，吴中称三家焉。

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嘉之间游京师，有名。学本於桂，以桂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於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著温病条辨，以暢其义，其书盛行。

同时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亦发明桂医案之旨，与瑭相同。

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人。著医门棒喝。谓桂、雪最得仲景遗意，而他家不与。

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居於杭，世为医。士雄读书砺行，家贫，仍以医自给。咸丰中，杭州陷，转徙上海。时吴、越避寇者麕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旧著霍乱论，致慎於温补，至是重订刊行，医者奉为圭臬。又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大意同章楠注释。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胜楠书。所著凡数种，以二者为精详。

同时浙西论医者，平湖陆以湉、嘉善汪震、乌程汪曰桢，宗旨略

同。

阳湖张琦、曜孙，父子皆通儒，以医鸣，取黄元御扶阳之说，偏於温。曜孙至上海，或劝士雄往就正，士雄谢之。号叶氏学者，要以士雄为巨擘，惟喜用辛凉，论者谓亦稍偏云。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翰林检讨釚孙。生有异禀，长身广颡，聪强过人。为诸生，勿屑，去而穷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嬴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於医，世多传其异迹。然大椿自编医案，惟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於平实，於神异者仅载一二。其书世多有，不具录。

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命徵海内名医，以荐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其朴诚，命入太医院供奉，寻乞归。后二十年复诏徵，年已七十九，遂卒於京师，赐金治丧。

大椿学博而通，注神农本草经百种，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采掇常用之品，备列经文，推阐主治之义，於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

注难经曰经释，辨其与灵枢、素问说有异同。注伤寒曰类方，谓："医家刊定伤寒论，如治尚书者之争洪范、武成，注大学者之争古本、今本，终无定论。不知仲景本论，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於是削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定，使人可案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一切葛藤，尽芟去之。所著兰台轨范，凡录病论，惟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巢元方病源、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而止。录方亦多取诸书，宋以后方，则采其义可推寻、试多获效者，去取最为谨严。於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

其论医之书曰医学源流论，分目九十有三。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古今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诸说并可取。

又慎疾刍言，为溺於邪说俗见者痛下针砭，多惊心动魄之语。医贯

砭，专斥赵献可温补之弊。诸书并行世。

大椿与叶桂同以医名吴中，而宗旨异。评桂医案，多所纠正。兼精疡科，而未著专书，谓世传外科正宗一书，轻用刀针及毒药，往往害人，详为批评，世并奉为善本。

同郡吴县王维德，字洪绪，自号林屋山人。曾祖字若谷，精疡医，维德传其学，著外科全生集。谓："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初起色红为痈，色白为疽，截然两途。世人以痈疽连呼并治，误矣。"其论为前人所未发。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与大椿说略同，医者宗之。维德兼通阴阳家言，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官太医院判，供奉内廷，屡被恩赉。乾隆中，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徵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馀蕴，补其未备，为书二部。小而约者，以为初学诵读；大而博者，以为学成参考。既而徵书之令中止，议专编一书，期速成，命谦及同官刘裕铎为总修官。

谦以古医书有法无方，惟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始有法有方。灵、素而后，二书实一脉相承。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遂多譌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谦自为删定，书成八九，及是，请就谦未成之书，更加增减。於二书譌错者，悉为订正，逐条注释，复集诸家旧注实足阐发微义者，以资参考，为全书之首，标示正轨。次删补名医方论，次四诊要诀，次诸病心法要诀，次正骨心法要旨。书成，赐名医宗金鉴，虽出众手编辑，而订正伤寒、金匮，本於谦所自撰。

其采引清代乾隆以前医说凡二十馀家，张璐、喻昌、徐彬、张志聪、高世□式、张锡驹、柯琴、尤怡，事具本传。

其次者：林澜，著伤寒折衷、灵素合钞，兼通星象、堪舆之学；汪琥，著伤寒论辨注；魏荔彤，著伤寒金匮本义；沈明宗，著伤寒金匮编注；程应旄，著伤寒后条辨；郑重光，著伤寒论条辨续注；周扬俊，著伤寒三注、金匮二注；程林，著金匮直解、圣济总录纂要；闵芝庆，著伤寒阐要编。而遗书湮没无考者，尚六七家云。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人。天命中，率先归附。善医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与敌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傅良药，伤寻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馀矢，昏绝，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遂甦。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

觉罗伊桑阿，乾隆中，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其授徒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故事，选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庭执事人有跌损者，命医治，限日报痊，逾期则惩治之。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伊桑阿名最著。当时湖南有张朝魁者，亦以治伤科闻。

朝魁，辰谿人，又名毛矮子。年二十馀，遇远来乞者，朝魁厚待之，乞者授以异术，治痈疽、瘰疬及跌打、损伤、危急之证，能以刀剖皮肉，去淤血於脏腑。又能续筋正骨，时有刘某患腹痛，仆地濒死，朝魁往视曰："病在大小肠。"剖其腹二寸许，伸指入腹理之，数日愈。辰州知府某乘舆越银壶山，忽堕岩下，折髃骨，朝魁以刀刺之，拨正，傅以药，运动如常。

陆懋修，字九芝，江苏元和人。先世以儒显，皆通医。懋修为诸生，世其学。咸丰中，粤匪扰江南，转徙上海，遂以医名。研精素问，著内经运气病释。后益博通汉以后书，恪守仲景家法，於有清一代医家，悉举其得失。所取法在柯琴、尤怡两家，谓得仲景意较多。吴中叶桂名最盛，传最广，懋修谓桂医案出门弟子，不尽可信。所传温病证治，亦门人笔述。开卷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一语，不应经法，误以胃热为肺热，由於不识阳明病，故著阳明病释一篇，以阐明之。又据难经"伤寒有五"之文，谓："仲景撰用难经，温病即在伤寒中，治温病法不出伤寒论外。"又谓："瘟疫有温、有寒，与温病不同，医者多混称。吴有性、戴天章为治疫专家，且不免此误。"著论辨之，并精确，有功学者。

懋修既弃举业，不求仕进，及子润庠登第，就养京邸，著述至老不倦。光绪中，卒。润庠亦通医，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王丙，字朴庄，吴县人，懋修之外曾祖也。著伤寒论注，以唐孙思邈千金方仅采王叔和伤寒论序例，全书载翼方中，序次最古，据为定本。谓："方中行、喻昌等删驳序例，乃欲申己见，非定论。"著回澜

说，争之甚力。又著古今权量考，古一两准今六分七釐，一升准今七勺七秒，承学者奉以为法。

吕震，字□茶村，浙江钱塘人。道光五年举人，官湖北荆门州判。晚寓吴，酷嗜医，诊疗辄有奇效。其言曰："伤寒论使学者有切实下手工夫，不止为伤寒立法。能从六经辨证，虽繁剧如伤寒，不为多歧所误，杂证一以贯之。"著内经要论、伤寒寻源。懋修持论多本丙、震云。

邹澍，字润安，江苏武进人。有孝行，家贫绩学，隐於医。道光初，诏举山林隐逸，乡人议以澍名上，固辞。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所著书，医家言为多。伤寒通解、伤寒金匮方解、医理摘要、医经书目，并不传。所刊行者，本经疏证、续疏证、本经序疏要。谓明潜江刘氏本草述，贯串金、元诸家说，反多牵掣，故所注悉本伤寒、金匮，疏通证明，而以千金、外台副之。深究仲景制方精意，成一家之言。

费伯雄，字晋卿。与澍同邑，居孟河，滨江。咸、同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持脉知病，不待问。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著书曰医醇，毁於寇。撮其要，成医醇賸义，附方论。大旨谓常病多，奇病少，医者执简，始能驭繁，不可尚异。享盛名数十年，家以致富，子孙皆世其业。伯雄所著，详於杂病，略於伤寒，与懋修、澍宗旨并不同。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用附载焉。

清代医学，多重考古，当道光中，始译泰西医书，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以中国无解剖之学，宋、元后相传脏腑诸图，疑不尽合，於刑人时，考验有得，参证兽畜。未见西书，而其说与合。光绪中，唐宗海推广其义，证以内经异同，经脉奇经各穴，及营卫经气，为西医所未及。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欲通其邮而补其缺。两人之开悟，皆足以启后者。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遍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自谓视天下山川土壤，虽大荒内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当世相传之书，订其纰缪，析其是非，惟尊唐杨筠松一人，曾文辿仅因筠松以传。其於廖瑀、赖文俊、何溥以下，视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於平砂玉尺一书，斥其伪尤力。自言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昌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书。后复自抒所得，

作天元五歌，谓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无秘本。三吴两浙，有自称得平阶真传及伪撰成书指为平阶秘本者，皆假讬也。

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徵，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姜尧注青囊奥语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

平阶生於明末，兼以诗鸣。清初诸老，多与唱和。地学为一代大宗，所造罗经，后人多用之，称为“蒋盘”云。

章攀桂，字淮树，安徽桐城人。乾隆中，官甘肃知县，累擢江苏松太兵备道。有吏才，多术艺，尤精形家言。谓近世形家诸书，理当辞显者，莫如明张宗道地理全书，为之作注，稍辨正其误失。大旨本元人山阳指迷之说，专主形势。攀桂既仕显，不以方技为业，自喜其术，每为亲族交友择地，贫者助之财以葬。妻吴故农家，自恨门第微，攀桂为购佳壤葬其亲，择子弟秀异者抚教之，遂登进士第，为望族。

高宗数南巡，自镇江至江宁，江行险，每由陆。诏改通水道，议凿句容故破冈渎，攀桂相其地势，谓茅山石巨势高，纵成渎，非设闸不可成，储水多劳费。请从上元东北摄山下，凿金乌珠刀枪河故道，以达丹徒，工省修易。遂监其役，渎成，谓之新河，百年来赖其利便，攀桂亦因获优擢。

大学士于敏中於金坛里第筑园，攀桂为之相度营建，敏中殁后，事觉，高宗恶之，褫职居江宁。晚耽禅理，殁时预知期日。兼通日者术，括协纪辨方精要为一书，曰选择正宗，行於世。

刘禄，河南人。善风角。圣祖召直蒙养斋，欲授以官，屡辞。从上北征，会粮饷乏济，命卜之，曰：“不出三日必至。”果如其言。后从幸热河，一日，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高阜以避水厄。时方晴霁，夜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皆异日太平宰相。六十一年冬，乞假归，至十一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缞服，北向哭，未几，哀诏至，正圣祖崩之后二日也。后卒於家。

张永祚，字景韶，浙江钱塘人。幼即喜仰观五纬，长通晓星学，究悉天象。年近三十，督学王兰生稔其学，录为诸生。闽浙总督嵇曾筠求通知星象者，试永祚策，立成数千言。荐於朝，授钦天监博士。屡引见，占候悉验。诏刊二十二史，永祚校勘天文、律历两志。及书成，告

归。晚著书，曰天象原委。卒后，有女传其学。壻沈度，亦善推步，守其书。

戴尚文，湖南溆浦人。诸生。从鸿胪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往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为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兒入宅。取井泥涂灶门，书符封之，偷不得去。

嘉庆初，福康安征苗，招致才异，罗典荐溆浦两生，一严如煜，一即尚文。谓曰："严生负经济才，应禄仕；汝疏散，为幕客，慎勿官职自羁也。"

尚文见福康安，长揖不拜，福康安欲试其术，握丝带问曰："君神算，知吾握中何物？"乃请一字析其数，以五行推之，曰："丝缕耳。"大惊异，礼遇之，凡事必谘。时苗猖獗，恆夜扑营，尚文辄预卜知之。当五月，进攻旗鼓寨，占："有大雹，贼伏林莽，师出不利。"勿听。日午，将抵寨，忽大风，雷雨雹交下，如卵如拳，击伤士卒，伏苗乘之，果败。军中呼曰"神仙"。又大军在乾州，营龙头，为苗所围，断水，军不得食。尚文设坛凿池，以法禳之，剧地，清泉滃出。四年，驻天心寨，尚文夜观天象，知有咎，作书置幕府，辞归。数日，福康安遽卒。尚文归未几，亦病，自知死日。卒后，其母伤之，焚所传书。

列传二百九十艺术二

王澍 蒋衡 徐用锡 王文治 梁巘 梁同书

邓石如 钱伯坰 吴育 杨沂孙 吴熙载 梅植之 杨亮

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绩学工文，尤以书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澍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摹古名搨殆遍，四体并工。於唐贤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后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异，谓其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於世。

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继则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接踵而起，多见他传。大抵渊源出於明文徵明、董其昌两家，鸿绪、照为董氏嫡派，焯及澍则於文氏为近。澍论书尤详，一时所宗。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号拙老人。与澍同里。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乾隆中，进上，高宗命刻石国学，授衡国子监学正，终不出。衡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三百馀种，曰拙存堂临古帖。晚与澍相期斫胜，每临一书，相从质证。子骥，孙和，并以书世其家。

骥尤精分隶，著汉隶譌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兼工画。其言曰："汉、魏字体不同，性情各异。书须悬臂中锋，而用力以和平为主。作画之提顿逆折，参差映带，其理一尔。"皆阐明其先说。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登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从李光地游，究心乐律、音韵、历数、书法。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绝请托，衔之者反嗾言官劾其把持闱事，圣祖原之，终以浮议罢归。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读，年已八十。寻告归，卒於家。用锡乡举出姜宸英之门，与何焯同为光地客，论书多与二家相出入。精於鉴别古人，言笔法亦多心得，著字学劄记二卷，载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於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出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镌级，乞病归。后当复官，厌吏事，遂不出，往来吴、越间，主讲杭州、镇江书院。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内廷有以告，招之出者，亦不应。

喜声伎，行辄以歌伶一部自随，辨论音律，穷极幽渺。客至张乐，穷朝暮不倦。海内求书者，多有餽遗，率费於声伎。然客散，默然禅定，夜坐，肋未尝至席。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卒，年七十三。

所著诗集外有快雨堂题跋，略见论书之旨。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当时书名，鼐不及文治之远播；后包世臣极推鼐书，与刘墉并列上品，名转出文治上。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於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馀，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於臂而凑於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於身？紧则身之力全凑於指尖，而何有於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祇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輭薄纸当之易破。

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钅义股、锥画沙、印印泥者，於此可悟入。”巘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巘曰“北梁”，同书曰“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诗正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未第，高宗特赐与殿试，入翰林，大考，擢侍讲。淡於荣利，未老，因疾不出。晚年重宴鹿鸣，加侍讲学士衔。卒，年九十三。好书出天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乃变化。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琉球皆重之。

尝与张燕昌论书，略曰：“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当与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如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用腕力使极輭之笔自见，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则无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则全腕之力，自然集於两指端。其实书者只知指运，而不知有腕力也。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笔耍輭，輭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耍饱，饱则腴；落笔耍快，快则意出。书家燥锋曰渴笔，画家亦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今人喜用硬笔故枯。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摹画如小兒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字耍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乱头粗服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此处不可有半点名心在。”同书平生书旨，与梁巘之异同，具见於此。

邓石如，初名避仁宗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鲜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梁巘见其篆书，惊为笔势浑鸷，而未尽得古法。介谒江宁梅锷，都御史□成子也。家多■L3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

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燉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帝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

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辟阖，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

客梅氏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游黄山，至歙，鬻篆於贾肆。编修张惠言故深究秦篆，时馆修撰金榜家，偶见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於荒寺，榜备礼客之於家。荐於尚书曹文埴，偕至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皆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客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沅为置田宅，俾终老。濒行，觞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石如年四十六始娶，常往来江、淮间，卒，年六十三。

子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从李兆洛学，晚客曾国藩幕。能以篆书世其家。

当乾、嘉之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皆以书名。坫自负其篆直接阳冰，尝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叹为阳冰之亚。既而知为石如所作，摭其不合六书者以为诋。伯坰故服石如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复与论笔法不合，遂助坫诋之尤力。坫见儒林传。

伯坰，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尚书维城从子。少孤，力学，工诗嗜酒，广交游，以国子监生终。书学颜平原、李北海，尝曰："古人用兔毫，故书有中线，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双钩。吾躭此五十年，才十得三四。"论者谓自刘墉殁，正、行书以伯坰为第一。其执笔，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助怒张之势。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斥古今相承拨镫之说。石如作书，则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两家法大殊。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与包世臣、李兆洛游，能文，工书。谓："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阳冰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世臣取其说。育篆书尤工，法与石如差近。

杨沂孙，字咏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於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於篆、籀，著文字解说问譌，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

又考上古逮史籀、李斯，折衷於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沂孙同时工篆、籀者，又推吴大澂，自有传。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徵人。先世居江宁，父明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硃昂之、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得，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藁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复纵笔作画，亦有士气。咸丰中，卒。

与熙载同受包氏法者，江都梅植之蕴生，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馀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汪挹之。配中详儒林传。

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段炼旧搨，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又得琴法於吴思伯之女弟子颜夫人，独具神解。纠正思伯传谱，於古操制曲之故，辄能知之。自署所居曰嵇庵。配中与有同嗜，著琴学二卷。植之五十而卒，琴法未有传书。

亮，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间士大夫多称之。书亚於熙载。

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

世臣叙次清一代书人为五品，分九等：“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醞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笪重光行书，吴大来草书，赵润

草榜书，张照行书，刘绍庭草榜书，吴襄行书，翟赐履草书，王澍行书，周於礼行书，梁巘真及行书，翁方纲行书，于令□行书，巴慰祖分书，顾光旭行书，张惠言篆书，王文治方寸真书，刘墉行书，汪庭桂分书，钱伯坰行及榜书，陈希祖行书，黄乙生小真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正书，萧云从行书，释雪浪行书，郑簠分及行书，高其佩行书，陈洪绶行书，程邃行书，纪映锺行书，金农分书，张鹏翀行书，袁枚行书，硃筠藁书，硃珪真书，邓石如行书，宋镕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硃彝尊分及行书，程京萼行书，释道济行书，赵青藜真及行书，钱载行书，程瑶田小真书，巴慰祖行书，汪中行书，毕涵行书，陈淮行书，姚鼐小真书，程世淳行书，李天澂行书，伊秉绶行书，张桂岩行书。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真书，王鸿绪行书，先著行书，查士标行书，汪士鋐真书，何焯小真书，陈奕禧行书，陈鹏年行书，徐良行书，蒋衡真书，于振行书，赵知希草书，孔继涑行书，稽璜真书，钱澧行书，桂馥分书，翁方纲小真书，张燕昌小真书，康基田行书，钱坫篆书，谷际岐行书，洪梧小真书；佳品下十人，郑来行书，林佶小真书，方观承行书，董邦达行书，华嵒行书，秦大士行书，高方小真书，金榜真书，吴俊行书，陈崇本小真书。”九品共九十七人，重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复增能品上一人，张琦真、行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真及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及行书，方履籛分书，梅植之行书，硃昂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真书。

其后包氏之学盛行，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并见他传。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於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

列传二百九十一艺术三

王时敏 族侄鉴 子撰 孙原祁 原祁曾孙宸

陈洪绶 崔子忠 禹之鼎 余集 改琦 费丹旭

释道济 髡残 硃耷 弘仁 王翚 吴历 杨晋 黄鼎 方士庶

恽格 马元驭 王武 沈铨 龚贤 赵左 项圣谟 查士标

高其佩 李世倬 硃伦瀚 张鹏翀

唐岱 焦秉贞 郎世宁 张宗苍 余省 金廷标 丁观鹏 缪炳泰

华嵒 高凤翰 郑燮 金农 罗聘 奚冈 钱杜 方薰

王学浩 黄均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廕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锡爵晚而抱孙，弥锺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於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爱才若渴，四方工画者踵接於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於时，为一代画苑领袖。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九。

鉴，字圆照，明尚书世贞曾孙。与时敏同族，为子侄行，而年相若。崇祯中，官廉州知府，甫强仕，谢职归。就弇园故址，营构居之，萧然世外。与时敏砥砺画学，以董源、巨然为宗，沈雄古逸，虽青绿重色，书味盎然。后学尊之，与时敏匹。康熙十六年，卒，年八十。

孙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幼作山水，张斋壁，时敏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问知，乃大奇曰：“此子业且出我右！”康熙九年成进士，授任县知县。行取给事中，寻改中允，直南书房。累擢户部侍郎，历官有声。时海内清晏，圣祖右文，几馀怡情翰墨，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於御前染翰，上凭几观之，不觉移晷。命鉴定内府名迹，充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恩礼特异。五十四年，卒於官，年七十四。

原祁画为时敏亲授，於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复好用吴镇墨法。时敏尝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几乎？”王翚名倾一时，原祁高旷之致突过之。每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或问王翚，曰“太熟”；复问查士标，曰“太生”。盖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后，供奉内廷，乞画者多出代笔，而自署名。每岁晏，与门下宾客画，人一幅，为制裘之需，好事者缄金以待。弟子最著者黄鼎、唐岱，并别有传。

原祁曾孙宸，字子凝，号蓬心。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官湖南永州知府。原祁诸孙，多以画世其家，惟宸最工。枯毫重墨，气味荒古。爱永州山水，自号潇湘子，有终焉之志。罢官后，贫不能归，毕沅为总督，遂往依之武昌。以诗画易酒，湖湘间尤重其画。著绘林伐材十卷，王昶称为“画史总龟”云。

陈洪绶，字章侯，浙江诸暨人。幼適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於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尝至杭州，摹府学石刻李公麟七十二贤像，又摹周昉美人图，数四不已，人谓其胜原本，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尝为诸生，崇祯间，游京师，召为舍人，摹历代帝王像，纵观御府图画，艺益进。寻辞归。鼎革后，混迹浮屠间，初号老莲，至是自号悔迟。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后数年卒。子字，号小莲。画亦有名。

洪绶在京师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云。

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其后画人物士女最著者，曰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

之鼎，字尚吉，号慎斋，江苏江都人。幼师蓝瑛，后出入宋、元诸家，尤擅人物，绘王会图传世。其写真多白描，不袭李公麟之旧，而用吴道子兰叶法，两颧微用脂赭染之，弥复古雅。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爱洞庭山水，欲居之，遂归。朝贵名流，多属绘图像，世每传之。

集，字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工画士女，时称曰“余美人”，廷试，当得大魁，因此抑之。寻充四库全书纂修，荐授翰林院编修，累擢侍读。所作风神静朗，无画史气，为世所重，比诸仇、唐遗迹。

琦，字伯蕴，号七芗，先世为西域人，寿春镇总兵光宗孙，因家江南，居华亭。琦通敏多能，工诗词。嘉、道后画人物，琦号最工。出入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及近代陈洪绶诸家。花草兰竹小品，迥出尘表，有恽格遗意。

丹旭，字子苕，号晓楼，浙江乌程人。工写真，如镜取影，无不曲肖。所作士女，娟秀有神，景物布置皆潇洒，近世无出其右者。

释道济，字石涛，明楚籓裔，自号清湘老人。题画自署或曰大涤子，或曰苦瓜和尚，或曰瞎尊者，无定称。国变后为僧，画笔纵恣，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晚游江、淮，人争重之。著论画一卷，词议玄妙。与髡残齐名，号“二石”。

髡残，字石溪，湖南武陵人。幼孤，自翦发投龙三三家菴。遍游名山，后至江宁，住牛首，为堂头和尚。画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道济排奡纵横，以奔放胜；髡残沉著痛快，以谨严胜；皆独绝。

硃耷，字雪个，江西人，亦明宗室。崇祯甲申后，号八大山人，尝为僧。其书画题款“八大”二字每联缀，“山人”二字亦然，类“哭”类“笑”，意盖有在。画简略苍劲，生动尽致，山水精密者尤妙绝，不概见。慷慨啸歌，世以狂目之。

弘仁，字渐江，安徽休宁人，姓江，字亦奇。明诸生，亦甲申后为僧。工诗古文，画师倪瓒，新安画家皆宗之。然弘仁所作层崖陡壑，伟俊沈厚，非若世之以疏竹枯株摹拟高士者比。殁后，墓上种梅数百本，因称梅花古衲云。

自道济以下，皆明之遗民，隐於僧，而以画著。其后画僧，上睿、明中、达受最有名。

上睿，字目存，吴人。尝从王翚游，得其指授。

明中，字大恆，浙江桐乡人。晚主杭州南屏净慈。高宗南巡，赐紫

衣。山水得元人法。

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故名家子。耽翰墨，书得徐渭、陈道复纵逸之致。善别古器。精摹搨，或点缀折枝於其间，多古趣。阮元呼曰“金石僧”。

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江南常熟人。太仓王鉴游虞山，见其画，大惊异，索见，时年甫冠。载归，谒王时敏，馆之西田。尽出唐以后名迹，俾坐卧其中，时敏复挈之游江南北，尽得观收藏家秘本。如是垂二十年，学遂成。康熙中诏徵，以布衣供奉内廷。绘南巡图，集海内能手，逡巡莫敢下笔，翚口讲指授，咫尺千里，令众分绘而总其成。图成，圣祖称善，欲授官，固辞，厚赐归。公卿祖饯，赋诗赠行。翚天性孝友，笃於风义，时敏、鉴既殁，岁时犹省其墓。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八十六。翚论画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

气韵，乃为大成。”称之者曰：“古今笔墨之龃　不相入者，翚罗而置之笔端，融冶以出。画有南、北宗，至翚而合。”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於王时敏，心思独运，气韵厚重沈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於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翚初与友善，后绝交。王原祁论画。右历而左翚，曰：“迩时画手，惟吴渔山而已。”世以时敏、鉴、翚、原祁、历及恽格，并称为六大家。同县又有杨晋、黄鼎。

晋，字子鹤。翚弟子，山水清秀，尤以画牛名。翚作图，凡有人物与轿驼马牛羊，皆命晋写之。从翚绘南巡图，因摹内府名迹进御。

鼎，字尊古。学於王原祁，而私淑翚，得其意。临摹古人辄逼真，尤擅元王蒙法。遍游名山，号独往客。论者谓翚看尽古今名画，下笔具有渊源；鼎看尽九州山水，下笔具有生气。常客宋荦家，梁、宋间其迹独多。

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安徽歙县人，家於扬州。鼎弟子，早有出蓝之目。年甫逾四十，卒，论者惜之。翚画派为一代所宗，世比之王士祯之诗，当时门弟子甚盛，传衍其法者益众，附著其尤者。

恽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江南武进人。父日

初，见隐逸传。格年十三，从父至闽。时王祈起兵建宁，日初依之。总督陈锦兵克建宁，格被掠，锦妻抚以为子。从游杭州灵隐寺，日初侦遇之，绐使出家为僧，乃得归。格以父忠於明，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画出天性，山水学元王蒙。既与王翚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黄筌法作花鸟，天机物趣，毕集豪端，比之天仙化人。画成，辄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自专意写生，间作山水，皆超逸，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致。王时敏闻其名，招之，不时至。至，则时敏已病，榻前一握手而已。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子不能具丧，王翚葬之。

从父向，字道生。自明季以画著，山水得董源法，格少即师之。及格负重名，群从子弟多工画。其著者源濬，字哲长，官天津县丞。能传徐熙法，笔有生气。族曾孙锺㾓之女曰冰，尤有名，详列女传。

其弟子尤著者：马元驭，字扶曦，常熟人。家贫，好读书。幼即工画，王翚称之。后学於格，得其逸笔，颇称入室。孙女荃，传其学，名与恽冰相匹。元驭尝以画法授同县蒋廷锡，后廷锡宫禁近，以书招之，谢不往。

格人品绝高，写生为一代之冠，私淑者众，然不能得其机趣神韵。惟乾隆中华嵒号为继迹。后改琦亦差得其意云。

王武，字勤中，吴县人。画花草，流丽多风，王时敏亦称为妙品，学者宗之。及格出，遂掩其上。

沈铨，字南蘋，浙江德清人。工写花鸟，专精设色，妍丽绝人。雍正中，日本国王聘往授画，三年乃归，故其国尤重铨画，於格为别派。

龚贤，字半千，江南昆山人。寓江宁，结庐清凉山下，葺半亩园，隐居自得。性孤僻，诗文不苟作。画得董源法，埽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时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弘、叶欣、胡造、谢荪号"金陵八家"。圻，字会公；造，字石公，与荪，皆江宁人。岑，字蔚生，杭州人。喆。字方鲁，吴人。弘，字远度，金谿人。欣，字荣木，华亭人。诸家皆擅雅笔，负时誉，要以贤为称首。

清初画学蔚盛，大江以南，作者尤多，各成派别，以娄东王时敏为

大宗。若金陵、云间、嘉禾、新安，皆闻人迭起。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画出於宋旭，为云间派之首，吴、松间多宗之。

项圣谟，字孔彰，嘉兴人，元汴之孙。初学文徵明，后益进於古，董其昌称其与宋人血战，又得元人气韵。子奎，字东井，世其学。

同县李琪枝，字云连，日华之孙。山水淡逸，传世者梅竹为多。项、李皆名族，濡染有绪，群从多以画名。

其后雍、乾中钱纶光妻陈书，花鸟人物并工，详列女传。钱氏子孙及闺秀传其法者众，更盛於项、李二家。

张庚，字浦山，亦嘉兴人。学於书，深通画理，著画徵录及续录，自明末至乾、嘉中，所载四百馀人。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安徽歙县人。明诸生，后弃举子业，专精书画。家饶於赀，多藏鼎彝古器，及宋、元名迹。初学倪瓒，后参以吴镇、董其昌法，称逸品。晚益以幽淡为宗，疏嬾罕接宾客，盖讬以逃世。与同县孙逸，休宁汪之瑞、释弘仁，号“新安四家”。久寓扬州，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逸，字无逸。流寓芜湖，曾绘歙山二十四图。

之瑞，字无瑞。豪迈自喜，渴笔焦墨，酒酣挥洒如风雨。

时当涂萧云从，字尺木。与逸齐名，山水不专宗法，兼长人物。於采石太白楼下四壁画五岳图，又画太平山水及离骚图，好事者并镌刻以传。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奉天辽阳人，隶籍汉军。父殉耿藩之难，其佩以廕官至户部侍郎。画有奇致，人物山水，并苍浑沉厚，衣纹如草篆，一袖数折。尤善指画，尝画黄初平叱石成羊，或已成羊而起立，或将成而未起，或半成而未离为石，风趣横生。画龙、虎，皆极其态。世既重其指墨，晚年以便於挥洒，遂不复用笔。其笔画之佳，几无人知之。雍正十二年，卒。甥李世倬、硃伦瀚皆学於其佩。

世倬，字汉章，总督如龙子。官至右通政。少至江南，从王翚游，

得其传。后官山西，观吴道子水陆道场图，悟人物之法。花鸟写生，得其佩指墨之趣，易以笔运，各名一家。

伦瀚，字涵斋，明裔也，隶籍汉军。官至都统，直内廷。指画师其佩，丘壑奇而正，色淡味厚。喜作巨障，元气淋漓。指上生有肉锥，故作人物，须眉尤有神，出於天授。其后传其佩法者，有傅雯、瑛宝。

雯，字凯亭。奉天布衣，为诸王邸客，京师多其遗迹。

瑛宝，字梦禅，满洲人，大学士永贵子。以疾辞廕不仕，诗画自娱。指墨以简贵胜，深自矜许。

张鹏翀，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江苏嘉定人。雍正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詹事。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潇洒自適，类其为人。高宗爱其才，不次拔擢。进奉诗文，多寓规於颂。画无师承，自然入古。虽应制之作，萧散若不经意，愈见神韵。绘春林澹霭图，题诗进上，上赐和，鹏翀即於宫门叠韵陈谢。尝从驾西苑液池，一渡之顷，得诗八首。屡敕御舟作画，赐御笔枇杷折枝及松竹双清图，又赐双清阁书额，迭拜笔砚、文绮之赐无算。乾隆十年，乞假归，卒於途次。上眷之，久不忘，对群臣辄曰："张鹏翀可惜！"

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与鹏翀为尤著。

廷锡以逸笔写生，奇正、工率、浓淡，一幅间恆间出，无不超脱。源出於恽格，而不为所囿。邦达山水源於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於董其昌，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久直内廷，进御之作，大幅寻丈，小册寸许，不下数百。溥、诰各承其家法。维城山水苍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赏，世谓恽格后罕匹者。诸人所绘并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传为盛事。

嘉庆中，尚书黄钺由主事改官翰林，入直，画为仁宗所赏。道、咸以后，侍郎戴熙、大学士张之万，并官禁近，以画名。然国家浸以多故，视承平故事稍异焉。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廕官参领。从王原祁学画，丘壑似原祁。供奉内廷，圣祖品题当时以为第一手，称"画状元"。历事世宗、高宗。高宗在潜邸，即喜其画，数有题咏，后益被宠遇。唐岱专工

山水，以宋人为宗。少时名动公卿。直内廷久，笔法益进，人间传播者转稀。著绘事发微行世。

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於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高宗万几之暇，尝幸馆中，每亲指授，时以为荣。其画之精美者，一体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凡载八十馀人，其尤卓著可传者十馀人。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中，官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楼观，通测算，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向背，分别明暗，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自秉贞创法，画院多相沿袭。

其弟子冷枚，胶州人，为最肖。与绘万寿盛典图。

陈枚，江苏娄县人。官内务府郎中。初法宋人，折衷唐寅，后亦参西洋法。寸纸尺缣，图群山万壑，人物胥备。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艾启蒙，亦西洋人。其艺亚於郎世宁。

张宗苍，字默存，江苏吴县人。学画於黄鼎。初官河工主簿。乾隆十六年南巡，献册，受特知，召入直。数年，授户部主事，以老乞归。宗苍山水，气体深厚，多以皴擦取韵，一洗画院甜熟之习，被恩遇特厚。所画著录石渠者，百十有六，多荷御题。

弟子徐扬、方琮最得其法，亦邀宸赏，赐扬举人，授内阁中书。

余省，字曾三，江苏常熟人。善写生，能得花外之趣。同时杨大章，亦赋色修洁，可与邹一桂颉颃，花鸟以二人为最工。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南巡进白描罗汉，称旨，召入祗候。廷标画不尚工緻，以机趣传神。高宗题所作琵琶行图曰：“唐寅旧图，有琵琶伎在别船，廷标祗绘白居易一人侧耳而听，别有会心。古人画意为先，非画院中人所及。”会爱乌罕进四骏，郎世宁绘之，复命廷标

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靮人，古趣出彼上。及廷标卒，上命旧黏殿壁者悉付装池，收入石渠宝笈。

丁观鹏，工人物，效明丁云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画仙佛神像最擅长，著录独多。

时有严弘滋者，南巡两次献画，所作三官神像，秀发飞扬，称为绝作，屡命画院诸人摹之。

姚文瀚，亦以人物仙佛名，亚於观鹏。

缪炳泰，字象宾，江苏江阴人。初以国子监生召绘御容。南巡，应召试，赐举人，授中书，官至兵部郎中。乾隆五十年以后御容，皆出所绘。又命绘紫光阁功臣像，人人逼肖，写真之最工者。

画院盛於康、乾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宗苍所作，尤有士气，道光以后无闻焉。至光绪中，孝钦皇后喜艺事，稍复如意馆旧规，画史皆凡材，无可纪者。

华嵒，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临汀人。慕杭州西湖之胜，家焉。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蟲无不工，脱去时蹊，力追古法。有时过求超脱，然其率略处，愈不可及。工诗，有离垢集，古质清峭。书法脱俗，世称“三绝”，可继恽格。侨居扬州最久，晚归杭州，卒年近八十。

乾、嘉之间，浙西画学称盛，而扬州游士所聚，一时名流竞逐。其尤著者，为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黄易、钱杜、方薰等。

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雍正初，以荐得官，署安徽绩溪知县，被劾罢。久寓江、淮间，病偏痺，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尝登焦山观瘗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埽积藓，燃烛扪图，以败笔清墨为图，传为杰作。性豪迈不羁，藏砚千，手自镌铭，著砚史。又藏司马相如玉印，秘为至宝。卢见曾为两淮运使，欲观之，长跪谢不可，其癖类此。

燮，字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濰县知县，有惠政。辞官鬻画，作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隶法，自号“六分半书”。诗词皆别调，而有挚语。慷慨啸傲，慕明徐渭之为人。

燮同县李鱓，字复堂。举人。官山东滕县知县。花鸟学林良，多得

天趣。

陈撰，字楞山，浙江鄞县人，亦居扬州。举鸿博，不就试。与鳝齐名，写梅尤隽逸。

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布衣，荐鸿博，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中岁，游迹半海内，寄居扬州，遂不归。分隶小变汉法，又师禅国山及天发谶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年五十，始从事於画。初写竹，师石室老人，号稽留山民。继画梅，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又画马，自谓得曹、韩法。复画佛，号心出家盦粥饭僧。其点缀花木，奇柯异叶，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窠之类也。"性逋峭，世以迂怪目之。诗亦鑱削苦硬。无子，晚手录以付其女。殁后，罗聘搜辑杂文编为集。

聘，字两峰，江都人。淹雅工诗，从农游，称高足弟子，画无不工。躭禅悦，梦入招提曰花之寺，仿佛前身，自号花之寺僧。多摹佛像，又画鬼趣图，不一本。游京师，跌宕诗酒，老而益贫。曾燠为两淮运使，资之归，未几卒。妻方婉仪，亦工诗画，好禅，号白莲居士。

冈，字铁生，号蒙泉，旧为歙县人，居钱塘，遂隶籍。负奇，不得志，寄於诗画。山水取法娄东，自成逸韵；竹石花木，超隽得元人意；四十后名益噪。曾游日本，海外估舶，悬金购其画。徵孝廉方正，辞不就。

冈与同县黄易齐名。易父树穀，亦工书画。易详文苑传，笃嗜金石，每以访碑纪游作图，为世所重。画境简淡，山左多宗之。

杜字，叔美，号松壶，仁和人。屈於下僚，曾官云南经历，足迹逾万里。深挚画学，摹赵伯驹、孟頫、王蒙皆神似。间为金碧云山，妍雅绝俗。画梅疏冷出赵孟坚。兼擅诗名。著松壶画赘、画忆，多名论。

从兄东，字袖海，画近恽格，名亚於杜。

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父　，故善画，薰幼从父游吴、越间，多见名迹，接耆宿，遂兼众长。论画曰："写生以意胜形似。"又曰："不拘难易，须雅驯。"著山静居论画，以布衣终。

王学浩，字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幼学画於同县李豫德，豫德为王原祁外孙，得南宗之传。学浩溯源倪、黄，笔力苍

劲。论画曰：“六法，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否则与俗工何异？”又曰：“画以简为上，虽烟客、麓台，犹未免繁碎，如大痴，真未易到。大痴法固在荒率苍古中求之，尤须得其不甚著力处。”时论学浩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笔，脱尽窠臼，画格一变。著南山论画。卒，年七十九。学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画苑推为尊宿。馆吴中寒碧山庄刘氏，坛坫甚盛。其时吴、越作者虽众，足继前哲名一家者，盖寥寥焉。

黄均，字穀原，元和人。守娄东之法，尽其能事。游京师，法式善、秦瀛为之延誉，得官，补湖北潜江主簿，未之任。於武昌臙脂山麓筑小园，居之二十年，以吏为隐。画晚而益工，於吴中称后劲。

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贻汾、戴熙二人，并自有传。昭文蒋宝龄著墨林今话，继张庚画徵录之后，子茝生为续编，至咸丰初，视庚录数几倍之。其后光绪中，无锡秦祖咏著桐阴论画，论次一代作者，分三编，评骘较严，称略备焉。今特著其尤工者，宝龄、祖咏画亦并有法。

列传二百九十二艺术四

王来咸 褚士宝 冯行贞 甘凤池 曹竹斋 潘佩言

江之桐 梁九 张涟 叶陶 刘源 唐英 戴梓

丁守存 徐寿 子建寅 华封

王来咸，字征南，浙江鄞县人。先世居奉化，自祖父居鄞，至来咸徙同□，从同里单思南受内家拳法。内家者，起於宋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以静制动，应手即仆，与少林之主於搏人者异，故别少林为外家。其后流传於秦、晋间，至明中叶，王宗岳为最著，温州、陈州同受之，遂流传於温州。嘉靖间，张松溪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宁波叶继美为魁，遂流传於宁波。得继美之传者，曰吴昆山、周云泉、陈贞石、孙继槎及思南，各有授受。思南从征关白，归老於家，以术教，颇惜其精微。来咸从楼上穴板窥之，得其梗概。以银卮易美槟奉思南，始尽以不传者传之。

来咸为人机警，不露圭角，非遇甚困不发。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为所击，数日不溺，谢过，乃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击伴侣，立死。视之，曰："此晕穴。"不久果甦。任侠，尝为人报仇，有致金以雠其弟者，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明末，尝入伍为把总，从钱肃乐起兵浙东，事败，隐居於家。慕其艺者，多通殷勤，皆不顾。锄地担粪，安於食贫。未尝读书，与士大夫谈论蕴藉，不知为粗人。黄宗羲与之游，同入天童，僧少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来咸，蹶然负痛。来咸尝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炫耀，於是以外家羼之，此学行衰矣！"因为宗羲论述其学源流。康熙八年，卒，年五十三。宗羲子百家从之学，演其说为内家拳法一卷，百家后无所传焉。

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於山西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入。至清末，传习者颇众云。

褚士宝，字复生，江南上海人。家素封，膂力过人，好技击，游学四方。与毕昆阳、武君卿为友，遂精枪法，名曰四平枪，旋转如风，人莫能近。同邑有张擎者，虎颈板肋，力举百钧，横行为闾里患，众请士宝除之。同饮酒，擎自讠夸其勇，酒酣，攘臂作势，士宝徐以箸点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擎遂默然，少顷辞去，越日，死於桥亭。明

季福王南渡，兵部员外郎何刚荐士宝为伏波营游击。未之官，南都陷，终老於家。所传弟子有王圣蕃、池天荣。天荣又传浙江提督乔照。其枪谱二种及治伤药酒方，世犹有藏之者。

冯行贞，字服之，江南常熟人。父班，以文学者。兄行贤，传其学。行贞少亦喜读书，工小词，性倜傥不羁。善射，能以后矢落前矢，投石子於百步外无不中。实鸡卵壳以矿灰，遇剧盗，辄先发鸡卵中其目。山东响马老瓜贼为行旅患，闻冯氏名，莫敢撄。从休宁程打虎及张老受枪法，驰突无敌。山行遇虎，以短枪毙之。尝为客报仇。康熙中，从康亲王杰书军南征，有功，当得官，寻弃归。侨居吴中娄门外村落，以经书教授，诗画自娱。年七十馀，卒。以枪法授同县陶元淳，元淳后无传者。

甘凤池，江南江宁人。少以勇闻。康熙中，客京师贵邸。力士张大义者慕其名，自济南来见。酒酣，命与凤池角，凤池辞，固强之。大义身长八尺馀，胫力强大，以铁裹拇，腾跃若风雨之骤至。凤池卻立倚柱，俟其来，承以手，大义大呼仆，血满韡，解视，拇尽嵌铁中。即墨马玉麟，长躯大腹，以帛约身，缘墙升木，捷於猱。客扬州巨贾家，凤池后至，居其上。玉麟不平，与角技，终日无胜负。凤池曰："此劲敌，非张大义比！"明日又角，数蹈其瑕，玉麟直前擒凤池，以骈指卻之，玉麟仆地，惭遁。凤池尝语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胜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又善导引术，同里谭氏子病瘵，医不效，凤池於静室窒牖户，夜与合背坐，四十九日而痊。

喜任侠，接人和易，见者不知为贲、育。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捕治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株连百数十人，凤池亦被逮，谳拟大辟。世宗於此狱从宽，未尽骈诛。或云凤池年八十馀，终於家。江湖间流传其佚事多荒诞，著其可信者。

曹竹斋，以字行，佚其名，福建人。老而贫，卖卜扬州市。江、淮间健者，莫能当其一拳，故称曹一拳。少年以重币请其术，不可。或怪之，则曰："此皆无赖子，岂当授艺以助虐哉？拳棒，古先舞蹈之遗也，君子习之，所以调血脉，养寿命，其粗乃以御侮。必彼侮而我御之，若以之侮人，则反为人所御而自败矣。无赖子以血气事侵凌，其气浮於上，而立脚虚，故因其奔赴之势，略藉手而仆耳。一身止两拳，拳之大才数寸，焉足卫五尺之躯，且以接四面乎？惟养吾正气，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处。以彼虚嚣之气，与吾静定之气接，则自无幸矣。故至精是术者，其徵有二：一则精神贯注，而

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则气体健举，而额颅皆肥泽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应乎自然，内充实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嘉庆末，殁於扬州，年八十馀。

潘佩言，亦以字行，安徽歙县人。以枪法著称，称潘五先生。其言：“枪长九尺，而杆圆四五寸，然枪入手，则全身悉委於杆。故必以小腹贴杆，使主运；后手必尽錞，以虎口实擫之；前手必直，令尽势。以其掌根与后手虎口反正拧绞，而虚指使主导。两足亦左虚右实，进退相任以趋势。使枪尖、前手尖、前足尖、鼻尖五尖相对，而五尺之身，自讬廕於数寸之杆，遮闭周匝，敌仗无从入犯矣。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则彼二，此二则彼叉。叉二循环，两枪尖交如绕指，分寸间，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杆一附，则有仆者，故曰‘千金难买一声响’。手同则争目，目同则争气。气之运也，久暂稍殊，而胜败分焉。故其术为至静。”“吾授徒百数，而莫能传吾术。吾之术，受於师者才十之三，其十之七，则授徒时被其非法相取之势迫而得之於无意者也。是故名师易求，佳徒难访。佳徒意在得师，以天下之大，求之无不如意者。至名师求徒，虽遇高资妙质，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劳苦以要之永久，则百贡而百见却矣。”

佩言与竹斋同时处扬州，后归歙，不知所终。

江之桐，字兰崖，安徽和州人。年十馀岁，佣於江宁卖饼家，嗜读书，其主人异之。招至家，居之楼上数年，读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毕。乃谢主人去，自设小肆於市。更习武艺，手臂刀矛，皆务实用，变通成法。且读书，且习艺，读稍倦，则趫举翕张，以作其气。已而默坐，以凝其神，昼夜无间。至百日乃睡，睡十馀日，复如之。读史善疑，质之儒生，往往无以答。其艺通绵长、俞刀、程棓、瓘嵋十八棍，多取洪门，敌硬斗强，以急疾为用。复及阵图、形势、器械，皆有理解。

年六十馀，始遇荆溪周济。济故绩学，自负经世之略，通武艺，好谈兵。与语大悦，延教其孙，三年而之桐卒。济之言曰：“兵事至危，非得练士能临敌苦斗历三十刻，及选锋一可当三者，虽上有致果之志，下有死长之心，遇强敌不能必克。以力为本，以技济之，谓之练士；作其勇者，谓之选锋。世之便骑射、习火器，以为士卒程，事取捷速，恆不能持久。洎乎接刃，则霍然而去。故曰‘巧不胜拙’。若之桐，庶为知务。”

梁九，顺天人。自明末至清初，大内兴造匠作，皆九董其役。初，明时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至崇祯间老矣。九往执业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於是尽授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工部，代执营造之事。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其，工作以之为准，无爽。

张涟，字南垣，浙江秀水人，本籍江南华亭。少学画，谒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谓世之聚危石作洞壑者，气象蹙促，由於不通画理。故涟所作，平冈小阪，陵阜陂纭，错之以石，就其奔注起伏之势，多得画意，而石取易致，随地材足，点缀飞动，变化无穷。为之既久，土石草树，咸识其性情，各得其用。创手之始，乱石林立，踌躅四顾，默识在心。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不假斧凿而合。及成，结构天然，奇正罔不入妙。以其术游江以南数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四子皆衣食其业。晚岁，大学士冯铨聘赴京师，以老辞，遣其仲子往。康熙中，卒。后京师亦传其法，有称山石张者，世业百馀年未替。吴伟业、黄宗羲并为涟作传，宗羲谓其“移山水画法为石工，比元刘元之塑人物像，同为绝技”云。

叶陶，字金城，江南青浦人，本籍新安。善画山水，康熙中，祇候内廷。奉敕作暢春园图本称旨，即命佐监造，园成，赐金驰驿归。寻复召，卒於途。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技巧绝伦。少工画，曾绘唐凌烟阁功臣像，镌刻行世，吴伟业赠诗纪之。及在内廷，於殿壁画竹，风枝雨叶，极生动之致，为时所称。手制清烟墨，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於一笏上刻滕王阁序、心经，字画崭然。奉敕制太皇太后及皇贵妃宝范，拨蜡精绝。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赩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於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於明代诸窑。其他御用木漆器物，亦多出监作，圣祖甚眷遇之。及卒，无子，命官奠茶酒，侍卫护柩，驰驿归葬，恩礼特异焉。

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馀年。明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

其后御窑兴工，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年希尧曾奉使造器甚夥，世称“年窑”。

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於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帑，撰陶成纪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白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蓝、霁红、霁青、鳝鱼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蓝、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

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泥土，曰炼灰配釉，曰制造匣钵，曰圆器修模，曰圆器拉坯，曰琢器做坯，曰采取青料，曰炼选青料，曰印坯乳料，曰圆器青花，曰制画琢器，曰蘸釉吹釉，曰钅旋坯挖足，曰成坯入窑，曰烧坯开窑，曰圆琢洋采，曰明炉暗炉，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原。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康熙初，耿精忠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南征，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下江山有功，授道员劄付。师还，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陈弘勋者，张献忠养子，投诚得官，向梓索诈，互殴构讼。忌者中以蜚语，褫职，徙关东。后赦还家，留於铁岭，遂隶籍。

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於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於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赍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砲，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砲，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於砲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时英吉利兵

犯沿海数省，船砲之利，为中国所未有。守存慨然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闇合。大学士卓秉恬荐之，命缮进图说，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

咸丰初，从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会获贼党胡以旸，使招降其兄以晄，守存制一

匣曰手捧雷，伪若缄书其中，俾以晄致之贼酋，酋启匣炸首死。寻槛送贼渠洪大全还京，迁员外郎。

从尚书孙瑞珍赴山东治沂州团防，造石雷、石砲以御贼。寻调直隶襄办团练，上战守十六策。十年，回山东，创议筑堡日照要塞，曰涛雒。贼大举来犯，发石砲，声震山谷，贼辟易，相戒无犯。丁家堡附近之民归之，数年遂成都聚。

同治初，复至直隶，留治广平防务，筑堡二百馀所。军事竣，授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充乡试监试，创法，以竹筒引江水注闱中，时以为便。濒江诸省，率仿行之。寻罢归。所著书曰丙丁秘籥，进御不传於外；所传者曰造化究原，曰新火器说。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於僻乡，幼孤，事母以孝闻。性质直无华。道、咸间，东南兵事起，遂弃举业，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时泰西学术流传中国者，尚未昌明，试验诸器绝鲜。寿与金匮华蘅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尝购三棱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久之，於西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咸丰十一年，从大学士曾国藩军，先后於安庆、江宁设机器局，皆预其事。

寿与蘅芳及吴嘉廉、龚芸棠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数年而成。长五十馀尺，每一时能行四十馀里，名之曰黄鹄。国藩激赏之，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既而设制造局於上海，百事草创，寿於船砲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

创议繙译西书，以求制造根本。於是聘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寿与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孳孳研

究，先后成书数百种。寿所译述者，曰西艺知新及续编，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軔，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法律、医学，刊行者凡十三种，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

同治末，与傅兰雅设格致书院於上海，风气渐开，成就甚众，寿名益播。山东、四川仿设机器局，争延聘寿主其事，以译书事尤急，皆谢不往，而使其子建寅、华封代行。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擘画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无锡产桑宜蚕，西商购茧夺民利，寿考求烘茧法，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育蚕者利骤增。

寿狷介，不求仕进，以布衣终。光绪中，卒，年六十七。子建寅、华封，皆世其学。

建寅，字仲虎。从父於江宁、上海，助任制造。寻充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建船政提调，出使德国二等参赞，洊擢直隶候补道。光绪末，张之洞调至湖北监造无烟火药，已成，药炸裂，殒焉，赐优恤。

华封，字祝三。性敏，为父所爱，秘说精器多授之，以制造为治生。建寅、华封并从父译书行於世。

列传二百九十三畴人一

薛凤祚 杜知耕 龚士燕 王锡阐 潘柽章 方中通 揭暄 梅文鼎 子以燕 孙□成 曾孙钫 弟文鼐 文{冖鼎} 明安图 子新陈际新 张肱 刘湘煃 王元启 硃鸿 博启 许如兰

推步之学，由疏渐密。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圣祖聪明天亶，研究历算，妙契精微。一时承学之士，蒸蒸乡化，肩背相望。二百年来，推步之学，日臻邃密，匪特辟古学之榛芜，抑且补西人之罅漏。嘉庆初，阮元撰畴人传，后学一再续之，唐、宋以来，於斯为盛。今甄其卓然名家者著於篇，其政事、文学登於列传及儒林、文苑者；西人官钦天监，厕於卿贰，各自有传者：不具列焉。

薛凤祚，字仪甫，淄川人。少习算，从魏文魁游，主持旧法。顺治中，与法人穆尼阁谈算，始改从西学，尽传其术，因著算学会通正集十二卷，考验二十八卷，致用十六卷。其曰对数比例者，乃西算以假数求真数之便法也；曰中法四线，以西法六十分为度，不便以十进位，改从古法，以百分为度，所列止正弦、馀弦、正切、馀切，故曰四线。其推步诸书：曰太阳太阴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经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历年甲子，曰求岁实，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经星中星，曰西域回回术，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选要，曰今法表，皆会中、西以立法。以顺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为元，诸应皆从以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为岁实，黄、赤道交度有加减，恆星岁行五十二秒，与天步真原法同。梅文鼎谓其书详於法，而无快论以发其趣，盖其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展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暢。然贯通其中、西，要不愧为一代畴人之功首云。

凤祚定岁实秒数为五十七，与奈端合，与穆尼阁以为四十五秒者不同，则其学非墨守穆氏可知。或讥其谨守穆尼阁成法，依数推衍，非笃论也。

杜知耕，字端甫，号伯瞿，柘城举人。精研几何，以利玛窦、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复加删削，作几何论约七卷，后附十条，则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为本书所无，其理实涵各题之内，非能于本书之外别生新义也。称后附者，以别于丁氏、利氏之增题也。又杂取诸家算学，参以西人之说，依古九章为目，作数学钥六卷。言数非图不明，图非指不

明，图中用甲乙等字作志者，代指也，故其书于图解尤详。梅文鼎称其图註九章，颇中肯綮云。

龚士燕，字武任，武进人。少颖异能文，讲求性理，旁通算术，发明蔡氏律吕新书，推演黄锺圜径、开方密率诸法，而於元太史郭守敬授时术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时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以为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内，满百年消长一分。核之春秋日食三十七事，多与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迟，以太阴之疾与太阳之缩皆相并，为同名相从；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疾，以太阴之迟与太阳之缩皆相减，为异名相消：乃得盈缩迟疾化为加减时刻之差。以此加减朔望之大、小馀分，得定朔弦望诸时刻。至盈、缩、迟、疾，郭守敬创平、立、定三差，理隐数繁，能审其机括，绘图以明之。

又如赤道变黄道之法，谓在二至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除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在二分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乘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凡此授时之术，引伸益明。其馀月离五星等法，与回回、西洋诸算，遇有疑难，无不洞悉。至日、月体径有大小，交食限数有浅深，具见其奥。且悟唐顺之弧容直阔之法，以推求太阴出入黄道，在内在外，不离乎六度。自是一应七政、气朔、交食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

康熙六年，诏募天下知算之士，於是入都。其时钦天监用大统算七政多不合天，奉旨在观象台每日测验，而金星比算差至十度。因修改古法，乃据七年所测表景推测太盈缩，又据日测五星行度，考其迟疾。彼此推求加减，气、闰、转、交诸应，测验皆与天合。盖其法亦本郭守敬，太阳为气应，推冬至日躔用之；太阴周天为转应，朔望用之；日月地球之运，同在一直线，视点上为交应，推日月食用之；合气盈、朔虚之奇零为闰应，推闰月用之；此外又有金、木、水、火、土同聚一宿为合应，推五星用之。

修改诸应，取顺治元年甲申为元，以应世祖章皇帝抚有中夏之祥，钦天监名为“改应法”。既改气、闰、转、交诸应，复改迟、疾限及求差诸法，又改冬至黄道日出分依步中星内法。又盈缩迟疾无积度，日食无时差，皆与天合。台官交章保荐。八年，历书告成，奏对武英殿，授历科博士。时有荐西人南怀仁等於朝，及其实测诸术，验且捷，遂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

十年，以疾归，著有象纬考一卷、历言大略一卷。其天体论一卷及闇虚、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诸论俱佚。

王锡阐，字晓菴，吴江人。兼通中、西之学，自立新法，用以测日、月食不爽秒忽。每遇天晴霁，辄登屋卧鸱吻察星象，竟夕不寐。著晓庵新法六卷，序曰；“炎帝八节，历之始也，而其书不传。黄帝、虞、夏、殷、周、鲁七历，先儒谓系伪作。今七历俱存，大指与汉历相似，而章蔀气朔，未睹其真，为汉人所讬无疑。太初、三统，法虽疏远，而创始之功，不可泯也。刘洪、姜岌，次第阐明，何、祖专力表、圭，益称精切。自此南、北历象，率能好学深思，多所推论，皆非浅近所及。唐历大衍稍密，然开元甲子当食不食，一行乃为谀词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

又曰：“明初元统造大统历，因郭守敬遗法，增损不及百一，岂以守敬之术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后牴牾。馀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徵。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耶？元氏艺不逮郭，在廷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袭伪。虽有李德芳苦争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陈言，无以相胜，诚可叹也！”

又曰：“万历季年，西人利氏来华，颇工历算。崇祯初，命礼臣徐光启译其书，有历指为法原，历表为法数，书百馀卷，数年而成，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姑举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气之中；二至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统以平气授人时，以盈缩定日躔。西人既用定气，则分、正为一，因讥中历节气差至二日。夫中历岁差数强，盈缩过多，恶得无差？然二日之异，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误也。历指直以怫己而讥之，不知法意一也。诸家造历，必有积年日法，多寡任意，牵合由人。守敬去积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断以万分，识诚卓也。西历命日之时以二十四，命时之分以六十，通计一日为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复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无也。近始每时四分之，为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后日，尚未觉其繁，施之中历则窒矣。乃执西法反谓中历百刻不適于用，何也？且日食时差法之九十有六，与日刻之九十六何与乎？而援以为据，不知法意二也。天体浑沦，初无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圜，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日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天真有此度数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闰，忄互于岁终，盖历术疏阔，计岁以置闰也。中古法日趋密，始计月以置闰，而闰于积终，故举中气以定月，而月无中气者即为闰。大

统专用平气，置闰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气，致一月有两中气之时，一岁有两可闰之月，若辛丑西历者，不亦盭乎！夫月无平中气者，乃为积馀之终，无定中气者，非其月也。不能虚衷深考，而以卤莽之习，侈支离之学，是以归馀之后，气尚在晦；季冬中气，已入仲冬；首春中气，将归腊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见其技之穷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后因岁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说，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历宗，何至反为所惑，谓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况十二次命名，悉依星象，如随节气递迁，虽子午不妨异地，岂玄枵、鸟咮亦无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岁实消长，昉于统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当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当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远近求之，得其一而遗其一。当辨者一也。岁差不齐，必缘天运缓疾，今欲归之偶差，岂前此诸家皆妄作乎？黄、白异距，生交行之进退；黄、赤异距，生岁差之屈伸；其理一也。历指已明於月，何蔽于日？当辨者二也。日躔盈缩最高，斡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惟日月星应同，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耳。西人每诩数千年传人不乏，何以亦无定论？当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时分远近，兒径因分大小，则远近大小，宜为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则远近差多，而兒径差少；月则远近差少，而兒径差多。因数求理，难会其通。当辨者四也。日食变差，机在交分，日轨交分，与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与交於黄道者又不同。历指不详其理，历表不著其数，岂黄道一术足穷日食之变乎？当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兒差，时或一东一西。交、广以南，日月兒差，时或一南一北。此为兒差异向与兒差同向者加减迥别，历指岂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讲耶？万一遇之，则学者何以立算？当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虚景，虚景者，光径与实径之所生也。闇虚恆缩，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径，仅以实径求闇虚。及至推步不符，复酌损径分以希偶合。当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为然，亏复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离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亏复，相去尤远。西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当辨者八也。”

又曰：“语云：‘步历甚难，辨历甚易。’盖言象纬森罗，得失无所遁也。据彼所说，亦未尝自信无差。五星经度，或失二十馀分，躔离表验，或失数分，交食值此，所失当以刻计；凌犯值此，所失当以日计矣。故立法不久，违错颇多，余於历说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当既不既，与夫失食失推者何异乎？且译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隳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改正若干事，表

明若干事，增辑若干事，立法若干事。旧法虽舛，而未遽废者，两存之；理虽可知，而上下千年不得其数者，缺之；虽得其数，而远引古测，未经目信者，别见补遗，而正文仍袭其故。为日一百几十有几，为文万有千言，非敢妄云窥其堂奥，庶几初学之津梁也。”

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纤，内外准分三十九分九十一秒四十九微，次准九十一分六十八秒八十六微，黄道岁差一分四十三秒七十三微二十六纤。列宿经纬：角一十度七十三分七十九秒，南二度一分二十三秒，亢一十度八十二分二十四秒，北三度一分一秒，氐一十八度一十六分一十四秒，北四十三分九十六秒，房四度八十三分六十三秒，南五度四十六分一十九秒，心七度六十六分二秒，南三度九十七分三十八秒，尾一十五度八十二分七十八秒，南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箕九度四十六分九十六秒，南六度五十九分四十九秒，南斗二十四度一十九分八十二秒，南三度八十八分九十三秒，牵牛七度七十九分五十五秒，北四度七十五分一十七秒，婺女一十一度八十二分二秒，北八度二十分五十九秒，虚一十度一十二分九十一秒，北八度八十二分七十秒，危二十度四十一分四秒，北一十度八十五分六十二秒，营室一十五度九十二分二十秒，北一十度七十一分七十一秒。

先是晓菴新法未成，作历说六篇，历策一篇，其说精核，与新法互有详略。又隐括中、西步术，作大统西历启蒙。丁未岁，因推步大统法作丁未历稿。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作推步交朔测小记。又以治历首重割圜，作圜解。测天当据仪晷，造三晷，兼测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俱能究术数之微奥，补西人所不逮。与同时青州薛凤祚齐名，称“南王北薛”云。历策有云：“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亦可以想见作者实测之诣力矣。

潘柽章，字力田。与王锡阐同邑友善。锡阐尝馆其家，讲论算法，常穷日夜。柽章著辛丑历辨曰：“昔尧命羲和，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盖历法首重置闰。而春秋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所谓始者，取气朔分齐为历元也；所谓中者，月以中气为定，无中气者则为闰也；所谓终者，积气盈、朔虚之数而闰生焉也。自汉以降，历术虽屡变，未有能易此者。唯西域诸历则不然，其法有闰年、有闰日，而无闰月。盖中历主日，而西历主度，不可强同也。今之为西历者，乃以日躔求定气、求闰月，不惟尽废中国之成宪，而亦自悖西域之

本法矣。故十馀年来，宫度既紊，气序亦讹。如戊子之闰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闰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闰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闰正月也，而置在三月。其为舛误，何可胜言！然非深于历者，未易指摘。至于辛丑之闰月，则其失显然无以自解矣。何也？闰法论平气而不当论定气，若以平气，则是年小雪在十月晦，冬至在十一月朔，而闰在两月之间。所谓闰前之月中气在晦，闰后之月中气在朔者也。今以定气，则秋分居九月朔，故预于七月朔置闰，然后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归其月。无如大寒定气乃在十一月朔，而十二月又无中气，既不可再置一闰，则是同一无中气之月，而或闰或否。彼所云太阳不及交宫即置为闰者，何独於此而自背其法乎？盖孟秋非归馀之终，故天正不能履端於始，地正不能举正於中也。如此，则四时不定，岁功不成，而闰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旧法在丙子丑初，即彼法亦在丙子子正，则辛丑之季冬当为大尽，而明年正月中气复移於今岁之秒。彼亦自觉其未安，故进岁朔於乙亥，而季冬为小尽之月，皆所谓欲盖弥彰者耳。即辛丑岁朔，以彼法推，当会於亥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牴牾，更难枚举。噫！作法如是，而犹自以为尽善，可乎？盖其说以日行盈缩为节气短长，每遇日行最盈，则一月可置一气，是古有气盈、朔虚，而今更有气虚、朔盈矣。然或晦朔两节而中气介其间。如丙戌仲冬，去闰稍远，犹可不论；独辛丑仲冬，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闰最近，进退无据。苟且迁就，有不胜其弊者。夫闰法之主平气，行之已数千年矣，今一变其术，未久而辄穷，至於无可如何，则又安取纷更为也！”柽樟后坐法死。弟耒，亦学历算，见文苑传。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集诸家之说，著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言：“九章皆出於句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句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济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锺，粟布出焉，黄锺出於方圆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规，出三角。乘莫善於筹，除莫善於笔，加减莫善於珠，比例莫善於尺。”其珠算归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十二之类，“十”字俱作“馀”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数祗用平分一线。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中通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一昼夜人一万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动天行十万里有奇。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

揭暄，字子宣，广昌人。著璇玑遗述七卷，一名写天新语。论日月东行如槽之滚丸，而月质不变。又谓七政之小轮。皆出自然，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疾而成旋涡，遂成留逆。於五星西行，日月盈缩，皆设譬多方，言之近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抄其精语为一卷，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发”。卒年逾八十。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兒时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於次舍运转大意。年二十七，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冖鼎}共习之。稍稍发明其立法之故，补其遗缺，著历学骈枝二卷，后增为四卷，倪为首肯。

值书之难读者，必欲求得其说，往往废寝忘食。残编散帖，手自抄集，一字异同，不敢忽过。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馀种。

读元史授时历经，叹其法之善，作元史历经补註二卷。又以授时集古法大成，因参校古术七十馀家，著古今历法通考七十馀卷。授时以六术考古今冬至，取鲁献公冬至证统天术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与授时所得正同，作春秋以来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术，西征者，谓太祖庚辰；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历志讹太祖庚辰为太宗，不知太宗无庚辰也。又讹上元为庚子，则於积年不合。考而正之，作庚午元算考一卷。授时非诸古术所能方，郭守敬所著历草，乃历经立法之根，拈其义之精微者，为郭太史历草补註二卷。立成传写鲁鱼，不得其说，不敢妄用，作大统立成註二卷。授时术於日躔盈缩、月离迟疾，并以垛积招差立算，而九章诸书无此术，从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立定三差详说一卷，此发明古法者也。唐九执术为西法之权舆，其后有婆罗门十一曜经及都聿利斯经，皆九执之属。在元则有札马鲁丁西域万年术，在明则马沙亦黑、马哈麻之回回术、西域天文书，天顺时具琳所刻天文实用，即本此书，作回回历补註三卷，西域天文书补註二卷，三十杂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轨之高下，日轨又因里差变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之法，即西人之说所自出，作周髀算经补讠主一卷。浑盖之器，最便行测，作浑盖通测宪图说订补一卷。西国以太阳行黄道三十度为一月，作西国日月考一卷。西术中有细草，犹授时之有通轨也，以历指大意隐括而注之，作七政细草补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书，并逸，作交食蒙求订补二卷、附说二卷。监正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图，以金环食与食甚分为二图，而各有时刻，其误非小，作交食作图法订误一卷。新法以黄道求赤道交食，细草用仪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亲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谓中、西两家之法，求交食起复方位，皆

以东西南北为言。然东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规而又近天顶，则四方各正其位。非然，则黄道有斜正之殊，而自亏至复，经历时刻，□展转迁移，弧度之势，顷刻易向。且北极有高下，而随处所见必皆不同，势难施诸测验。今别立新法，不用东西南北之号，惟人所见日月员体，分为八向，以正对天顶处为上，对地平处为下，上下联为直线，作十字横线，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则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蚀之所在，则举目可见，作交食管见一卷。太阳之有日差，犹月离交食之有加减时，因表说含糊有误，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为难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纬图法一卷。订火纬表记，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简法一卷。天问略取纬不真，而列表从之误，作黄赤距纬图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陈经纬刊本互异，作帝星句陈经纬考异一卷。测帝星、句陈二星为定夜时之简法，作星轨真度一卷。以上皆以发明新法算书，或正其误，或补其缺也。

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田比}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馀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虽为大统而作，实以阐明授时之奥，补元史之缺略也。其总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测望，曰弧天割圜，曰黄赤道差，曰黄赤道内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阳盈缩，曰太阴迟疾，曰昼夜刻，曰五星盈缩。推步之目凡六：曰气朔，曰日躔，曰月离，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

又作历志赘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统，实即授时，宜详元史缺载之事，以补其未备。又回回历承用三百年，法宜备书。又郑世子历学已经进呈，宜详述。他如袁黄之历法新书，唐顺之、周学述之会通回历，以庚午元历之例例之，皆得附录。其西洋历方今现行，然崇祯朝徐、李诸公测验改宪之功，不可没也，亦宜备载缘起。"

己巳，至京师，谒李光地于邸第，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

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辞刻历学疑问谨呈。奉旨："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再发。"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

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

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於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缪，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

未几，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颙、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颙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成内廷学习。

五十三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间，亦不喜人规劝，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意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文鼎图注各直省及蒙古各地南北东西之差，为书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浑员，则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纬度则然，若经度离赤道远，则里数渐狭。故惟路正东西行，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则其法不可用为立法。若两地各有北极高度，又有相距之经度，而无相距里数，是有两边一角，而求馀一边，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数而求经度，是为三边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经度。其法并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与月食求经度之法相参，而且简易的确。

文鼎於测算之图与器，一见即得要领，古六合、三辰、四游之仪，以意约为小制，皆合。又自制为月道仪，揆日测高诸器，皆自出新意。尝登观象台，流览新制六仪，及元郭守敬简仪、明初浑球，指数其中利病，皆如素习。其书有测器考二卷，又自鸣钟说一卷，壶漏考一卷，日晷备考一卷，赤道提晷一卷，勿菴揆日器一卷，加时日轨高度表一卷，揆日测说一卷，璇玑尺解一卷，测量定时简法一卷，勿庵测望仪式一卷，勿庵仰观仪式一卷，月道仪式一卷。

其说曰：“月道出入于黄道，犹黄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

有为之仪器者。今依浑盖北密南疏之度，以黄极为枢，而月道半在其内，半出其外，则月纬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后之法，可以众著。仪以铜为之，略如浑盖，其上盘为月道，亦如浑盖天盘之黄道圈；其下盘黄道经纬，分宫分度，并以黄极为心，而侭边以黄纬九十五度少半为限。出黄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

礼部郎中李焕斗尝从文鼎问历法，作答李祠部问历一卷。沧州老儒刘介锡同客天津，问历法，作答刘文学问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难读之书，每手疏而携诸箧，以待明者问之，於历学尤多，作思问编一卷。纬度以测日高，因知北极为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则逐日可测，承友人之问，作七十二候太阳纬度一卷。潘天成从文鼎学历，而苦于布算，作写历步历法一卷授之。又授时步交食式一卷，文鼎季弟文{冖鼎}之稿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鼎与其仲弟文鼐共成之者也。

文鼎每得一书，皆为正其讹阙，指其得失，又古历列星距度考一卷，从残坏之本，寻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极度分，中缺二星，又从闽中林侗写本补完之，而断以为授时之法。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未暇深考，辄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株守旧法者，又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文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用筹、用尺、用笔，稍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赅，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没。又为九数存古，以著其概。总为中西算学通例一卷。

馀分九种：一，勿庵筹算七卷。二，笔算五卷。皆易横为直，以便中文。三，度算一卷，原无算例，其弟文{冖鼎}补之，而参以嘉禾陈荩谟尺算用法。又有矩算，用一尺一方板，则文鼎所创。四，比例数解四卷。释穆尼阁所译之对数。五，三角法举要五卷。其目有五：曰测量名义，曰算例，曰内容外切，曰或问，曰测量。六，方程论六卷，安溪李鼎徵为刻于泉州。七，几何摘要三卷，就原本删繁补遗。八，句股测量二卷，就周髀、海岛诸术，录要以存古意。九，九九数存古十卷，九数即九章隶首之法，仅存者九章之目耳。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

外有书一十七种为续编：一，少广拾遗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图，而莫详所用。后或增之至十乘，惟四乘方与十乘方不可借用他法，因为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条不紊。二，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广之为百二十有四。三，几何补编四卷。几何原本六卷，止於测面，七卷以后，未经译出，取测量全义量体诸率，实考其作法根

源，以补原书之未备。而原书二十等面体之说，向固疑其有误者，今乃得其实数。又原本理分中末线，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体积，因得其各体中棱线及辏心对角诸线之比例。又两体互相容及两体与立方、立员诸体相容各比例，并以理分中末线为法，乃知此线不为徒设。四，西镜录订註一卷。五，权度通几一卷。重学为西术一种，载於比例规解者多譌误，今以南勋卿仪象志互相订补，其数始真。六，奇器补註二卷。关中王公徵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木诸制，并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於西人重学，以明其意。尝以书史所传，如汉杜诗作水　以便民，及王氏农书诸水器之类，睹记所及，如刘继庄诗集载筒车灌田法，稍为辑录，以补其所遗，而图与说不相应者正之，以西字为识者易之。七，正弦简法补一卷。大测诸书，言作八线表之法详矣，薛凤祚书有用矢线求度法，为之作图，以明其意。因得两法，在六宗、三要之外，而为用加捷。两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进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八，弧三角举要五卷。历书皆三角法也，内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历法所测，皆弧度也，弧线与直线不能为比例，则剖析浑员之体，而各於弧线中得其相当直线。即於无句股中寻出句股，此法之最奇而确者。弧三角之用法虽多，而其最著明者，为黄赤交变一图。反覆推论，了如列眉，熟此一端，则其馀不难推及矣。测量全义第七、第八、第九卷专明此理，而举例不全，且多错谬。其散见诸历指者，仅存用数，无从得其端倪。天学会通圈线三角法，作图草率，往往不与法相应。一以正弧三角为纲，仍用浑仪解之。正弧三角之理，尽归句股。参伍其变，斜弧三角之理，亦归句股矣。其目：曰弧三角体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馀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线，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线相当。九，环中黍尺五卷。举要中弧度之法已详，然更有简妙之用宜知。测量全义原有斜弧两矢较之例，所立图姑为斜望之形，而无实度可言。今一以平仪正形为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浑仪真象，呈诸片楮，而经纬历然，无丝毫隐伏假借。至於加减代乘除之用，历书举其名不详其说，疑之数十年，而后得其条贯，即初数次数甲数乙数诸法。其目：曰总论，曰先数后数，曰平仪论，曰三极通几，曰初数次数，曰加减法，曰甲数乙数，曰加减捷法，曰加减又法，曰加减通法。十，巉堵测量二卷。古法斜剖立方，成两巉堵形，巉堵又剖为二，成立三角，立三角为量体所必需，然此义皆未发。今以浑仪黄赤道之割切二线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实形，今诸线相遇成虚形，与实形等，而四面皆句股，西法通於古法矣。又于馀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线，成句股方锥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于西法矣。二者并可以坚楮为仪象之，则八线相为比例之理，了如掌纹。而郭守敬员容方直矢接句股之

法，不烦言说而解。其目：曰总论，曰立三角摘要，曰浑员内容立三角，曰句股锥，曰句股方锥，曰方巉堵容员巉堵，曰员容方直仪简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十一，用句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一卷。几何不言句股，而其理莫能外。故其最难通者，以句股释之则明。惟理分中末线似与句股异源，今为游心於立法之初，仍不外乎句股，益信古句股义包举无遗。徐光启译大测表，名之曰割圜句股八线表，其知之矣。十二，几何增解数则。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较求斜方，曰切线角与员内角交互相应，曰量无法四边形捷法，曰取平行线简法。并就几何各题而增，不入补编，附前条共卷。十三，仰观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经度为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经度为日出入时刻，并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与历书法微别。十四，方员幂积二卷。历书周径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与十四之比例，岂非以乘除之际难用多位欤？今以表列之，取数殊易，乃为之约法，则径与周之比例即方、员二幂之比例，亦即为立方、立员之比例，殊为简易直捷。十五，丽泽珠玑一卷。友朋之益，取其有关算学者。十六，算器考一卷。十七，数学星槎一卷。

文鼎历学疑问，曾呈御览，后又引申其说，作历学疑问补二卷，皆平正通达，可为步算家准则。

文鼎为学甚勤，刘辉祖同舍馆，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觉，漏鼓四五下，梅君犹构灯夜诵，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时也。”居京师时，裕亲王以礼延致硃邸，称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贞公命子锺伦从学，介弟鼎徵及群从皆执弟子之礼。宿迁徐用锡，晋江陈万策，景州魏廷珍，河间王之锐，交河王兰生，皆以得与参校为荣。家多藏书，频年游历，手抄杂帙不下数万卷。岁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闻，特命有地治者经纪其丧，士论荣之。

子以燕，字正谋。康熙癸酉举人。於算学颇有悟入，有法与加减同理，而取径特殊，能於恆星历指中摘出致问，文鼎所谓“能助余之思”也。早卒。

□成，字玉汝，以燕子。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成以为：“定朔时既有高卑盈缩之加减矣，复用于此，岂非礻复乎？”文鼎因其说，然后悟交食之非缺，比之童乌九岁能与太玄。康熙乙未进士，改编修，与修国史。□成肄业蒙养斋，以故数学日进。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皆与分纂。所著增删算法统宗十一卷，赤水遗珍一卷，操缦卮言一卷。

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矢，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讹舛，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一云尔，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明史馆开，□成与修天文、历志，呈总裁书曰：“一历志半系先祖之藁，但屡经改窜，非复原本，其中讹舛甚多。凡有增删改正之处，皆逐条签出。一，天文志不宜入历志，拟仍另编。盖历以钦若授时，置闰成岁，其术委曲繁重，其理精微，为说深长。且有明二百七十馀年沿革非一事，造历者非一家，皆须入志。虽尽力删削，卷帙犹繁。若加入天文志之说，则恐冗杂不合史法。自司马氏分历与天官为二书，历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载天体、星座、次舍、仪器、分野等事，辽史谓天象千古不变，历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说似是而非。盖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古今之言天者，则有疏密之殊。况恆星去极，交宫中星，晨昏隐现，岁岁有差，安得谓千古不易？今拟取天文家精妙之说著於篇；其不足信者，拟削之。”

又时宪志用图论曰：“客问于梅子曰；‘史以纪事，因而不创。闻子之志时宪也用图，此固廿一史所无，而子创为之，宜执事以为非体而欲去之也。而子固执己见，复呶呶上言，独不记昌黎之自讼乎？吾窃为子危之！’梅子曰：‘吾闻史之道贵信而直，余本不原为史官，总裁谓时宪、天文两志非专家不能办，不以为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获辞，不得不尽其职。今客谓旧史无图而疑余之创，窃谓史之记事，亦视其信否耳，因、创非所计也。夫后史之增于前者多矣，汉书十志，已不侔于八书，而后汉皇后本纪，与魏书之志释老，唐书之传公主，宋史之传道学，皆前史所无，又何疑于国史用图之为创哉？且客未读明史耶？明史於割员弧矢、月道距差诸图，备载历志，何明史不疑为创，而顾疑余乎？’客

曰：‘后史增于前者，必非无因，若明史之用图，亦有说欤？’梅子曰：‘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谁能易之？古之治历者数十家，大率不过增损日法，益天周，减岁馀，以求合一时而已。即太初之起数锺律，大衍之造端蓍策，亦皆牵合，并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发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尝有图，史臣何从取而载之？至元郭太史修授时，不用积年日法，全凭实测，用句股割员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圜诸图载于历草。作元史时，不知采摭，则宋、王诸公之疏也。明之大统，实即授时。本朝纂修明史诸公，以义非图不明，遂采历草入志，其识极超。复经圣君贤相鉴定，不以为非体而去之，俾精义传于无穷，洵足开万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时宪立法之妙，义蕴之奥，悉具于图，更不可去。如必以去图为合体，岂以明史为非体，

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欤？且客亦知时宪之图所自来乎？我圣祖仁皇帝悯绝学之失传，留心探索四十馀年，见透底蕴，始亲授儒臣，作图立说，以阐明千古不传之秘，即御制历象考成是也。余亲承圣训，实与汇编之列。彼前辈纂修明史，尚不忍没古人之善，创例以传之。而余以承学之臣，恭纪御制，顾恐失执事之意，而迁就迎合，以致圣学不彰，贻误后学，尚得谓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责，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呶呶，非沽直，不得已也。然则韩子之自讼，亦谓其言之可以已者耳。使韩子果务为容悦以求幸免，则诤臣之论，佛骨之表，又何为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

又仪象论曰：“齐政授时，仪象与算术并重。盖非算术，无以预推节候以前民用；非仪象，无以测现在之行度，以验推步之疏密，而为修改之端也。虞书‘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其制不传。汉人创造浑天仪，即玑衡遗制，唐、宋皆仿为之。至元始有简仪、仰仪、闚几、景符等器，视古加详矣。明于齐化门南倚城筑观象台，仿元制作浑仪、简仪、天体三仪，置于台上，台下有晷影堂，圭表壶漏，国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仪，十一年，告成，安置台上，其旧仪移藏他室。五十四年，西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所遗旧器用作废铜，仅存明仿元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所制象限仪成，亦置台上。按明史云：‘嘉靖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立四大表以测晷影，而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乾隆年间，监臣受西人之愚，屡欲废台下馀器作铜送制造局，赖廷臣奏请存留，礼部奉

旨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馀也。夫西人欲藉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於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乾隆九年冬，有旨移置三仪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几可以永存矣。”

又论句股曰：“句股和较相求，言算学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谓详且备矣，未有以句股积与句弦和较为问者。元学士李冶著测圜海镜，用馀句、馀股立算，神明变化，几如五花八门，亦未及此。岂俱未计及耶？抑有其法而遗之耶？统宗少广章内，虽有句股积及句弦较两题，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数，非通法。昔待罪蒙养斋，汇编数理精蕴，意欲立法以补其缺。先用平方□展转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后得用带纵立方求句股二法。”

卒，年八十有三，谥文穆。

钫，字导和，□成第四子也。□成纂丛书辑要六十馀卷，图皆所绘。删订统宗图，十之七八，皆出其手。年二十六，卒。

文鼐，字和仲，文鼎从弟也。初学历时，未有五星通轨，无从入算。与兄文鼎取元史历经，以三差法布为五星盈缩立成，然后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早卒。

文{冖鼎}，字尔素，文鼎季弟也。著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胪列其目，而以中、西有无多寡分注其下，载古歌、西歌于后。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则利玛窦所撰经天该也。其南极诸星，则据汤若望算书及南怀仁仪象志，为考证补歌，附之于末。其发凡略言：“齐七政，非先定恆星，则无从著手。故曰‘七政如乘传，恆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棋，恆星其楸局也。’曰‘恆’者，谓其终古不易；曰‘经’者，谓其不同纬星南北行，‘经’亦有‘恆’之义焉。是编专以中、西两家所传之星歌星名考其多寡同异，故曰经星同异考。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纷糅不一。汉张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国时，太史令陈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八十四星。自唐以来，以仪考测，迨宋两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极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为说较详。此中国之言星学者。西儒星学远有端绪，据其书所译，周赧王丙寅古地末一测，汉永和戊寅多禄某一测，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测，万历乙酉第谷一测，崇祯戊辰汤若望一测。国朝康熙壬子，南怀仁著仪象志，又依岁差改定黄经

及赤经。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为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有二，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总计一千八百七十八。其微茫小星，则不能以数计。此泰西之学也。”

文{冖鼎}又有累年算稿，文鼎为录存，名曰授时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几何类求新法，算书中比例规解，本无算例，文鼎作度算，用文{冖鼎}所补，而参之以陈荩谟尺算用法。

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官钦天监监正。受数学於圣祖，预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连比例演周径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理深奥，索解未易，因积思三十馀年，著割圜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氏三法外，补创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原法，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并通弦、矢求弧背，凡六法，合杜氏共成九法。其弦求弧背法，以弦为连比例二率，半径为一率，求得二、四、六、八、十诸率，以一、三、五、七、九之五数各自乘，为累次乘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挨，两两相乘，为累次除数，即用二率为第一得数。复置四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祗一位止，乃★之，即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法，倍正矢为连比例三率，亦以半径为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挨，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即用三率为第一得数。复置五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祗一位而止。开平方，即所求之弧背也，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则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创馀弧求弦矢，馀弦矢求本弧，及借弧与正、馀弦互求四术。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线，及直线、弧线、三角形边角相求，共设七题。谓今法所以密於古者，以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用八线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则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则不用表而得数同。三、四两卷曰法解，皆阐明弦、矢与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弧通弧弦之数，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数，以一分三分弧通弦求五分全弧通弦之数。又因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

分、百分相乘得千分，十分、千分相乘得万分。遂以半径为一率，一分弧通弦为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数，求得十、百、千、万诸分弧率数。比例得弧背求通弦，应减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加六率八十分之一，减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减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减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四归之，则二十四得六，为二三相乘数；八十得二十，为四五相乘数；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为六七相乘数；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为八九相乘数；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为十与十一相乘数；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六，为十二与十三相乘数；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为十四与十五相乘数。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百二十五分，十率一万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万三千二十五分，十四率一亿八百五万六千二十五分，得后率分数为实。各递降二等，使二率降为四率，四率降为六率，得前率分数为法。以法除实，得四率一分，为一自乘数；六率九分，为三自乘数；八率二十五分，为五自乘数；十率四十九分，为七自乘数；十二率八十一分，为九自乘数；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为十一自乘数；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为十三自乘数：故以一、三、五、七、九等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次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万诸分弧正矢率数，比例得弧背求正矢，应减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减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减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减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为三四相乘数，三十为五六相乘数，五十六为七八相乘数，九十为九与十相乘数，一百三十二为十一与十二相乘数，一百八十二为十三与十四相乘数，二百四十为十五与十六相乘数，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饰灏倨呤□□郑□□□室煌蛩那□陌俜郑□□迓饰迨□煌虬饲□陌俜郑□□呗识□□灏偎氖□蛞磺я□俜郑□□舐史质□□鞯萁刀□任□奥史质□Ｈ缜巴厂曳ǎ□□梦迓室环治□蛔猿耸□□呗仕姆治□□猿耸□□怕示欧治□□猿耸□□□宦适□□治□淖猿耸□□□□识□□宸治□遄猿耸□□□迓嗜□□□治□□猿耸□□□呗仕氖□盼□咦猿耸□□室砸弧6.□⑷□⑺摹⑽宓仁□髯猿耍□□糯纬耸□Ｊ槲闯啥□洌□有滦□□?

新，字景臻，安图季子。充食俸生。安图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遵父命，与门下士陈际新、张肱共续成之。

陈际新，字舜五，宛平诸生。官灵台郎，为监正。续明安图割圜密率捷法，寻绪推究，质以生前面授之言。至乾隆甲午，始克成书。

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闻梅文鼎以历算名当世，鬻产走千馀里，受业其门，湛思积悟，多所创获。文鼎得之甚喜，曰："刘生好学精进，启予不逮！"其与人书曰："金、水二星，历指所说未彻，得刘生说，而后二星之有岁轮，其理确不可易。"因以所著历学疑问嘱之讨论，湘煃为著订补三卷。又谓历法自汉、唐以来，五星最疏，故其迟、留、伏、逆皆入于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经度之法，而纬则犹未备。西法旧亦未有纬度，至地谷而后有五星纬度，已在守敬后矣。历书有法原、法数，并为历法统宗。法原者，七政与交食之历指也；法数者，七政与交食经纬之表也，故历指实为造表之根本。今历所载金、水，历指如其法以造表，则与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测天，则又密合，是历虽有表数，而犹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五卷，文鼎深契其说，摘其要目为五星纪要。

湘煃又欲为浑盖通宪天盘安星之用，以戊辰历元加岁差，用弧三角法，作恆星经纬表根一卷，及月离交均表根、黄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补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论日、月食算稿各一卷，各省北极出地图说一卷，答全椒吴荀淑历算十问书一卷。

王元启，字宋贤，号惺斋，嘉兴人。乾隆辛未进士，授将乐县知县。究心律历句股之学，著书已刻者为惺斋杂著。内有史记、汉书正譌两种，其正史记之譌者，为律书、历书、天官书各一卷；正汉书之譌者，为律历志上下二卷。未刻者为历法记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杂论。而句股衍一书，因繁求简，最为精晰。分甲、乙、丙三集，甲集术原三卷，乙集纲要二卷，丙集晰义四卷。甲集首卷通论术原，为句股因积求边张本。二卷专论立方，因及平方法。三卷专论和数开立方，所以尽立方诸数之变。乙集两卷，为相求法百二十三则之纲要。丙集四卷，即相求法，逐则分晰其义，专取发明立法之意。

其总序曰："句股弦相求法，参以和较，凡得七十八则，求句股中函数。又有幂积求容员、容方、容纵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与句股求外方、外员之数。又有积数与句股和较相求容方，与句股馀数相求之法。综而计之，凡得二十九则。立表测量，得求高、求远、求深三则，重表亦然。旧算书多简略，详者又苦错出无绪。间尝力为区别，使各以类从，先定相求法百十三则。甲申仲秋，复理前绪，逐一布算，捷於旧法，而旧法仍附见，以资参考。至以中函积与弦之所和、所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数，旧法罕见，今亦窃拟一法，以附於后。又别创截弦分两，及补句求股、补股求句之法，分为六则，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化为句股。并载不成句股求中函积二则，容方、容员四则，外切员径一

则，员内累求句股六则，凡又一十九则。以该西术三角之算，兼备割员之用。使学者知周髀一经，於术无所不该。后人不能触类旁通，以尽其变，故使西术得出而争胜，其实西术亦出周髀，不能出折句为股之外也。”

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门，为术最繁，非凿指一数以为布算之准，难以虚领其义。然如广三修四见於经者，特其正例，正例外变例尤多。必欲正变兼呈，则一卷中彼此错出，使阅者耳目数易，转增烦愦。兹特标举略例，亻并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见焉，以尽句股之变，而该三角之法。”

又答友问句股书曰：“欲求句股，先学开方，方有正方、纵方之异。纵方则以修广之和、较数开之，其次则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知求句、股、弦各无零数法。以三率之中率为主，倍中率为股，首末二率相减为句，相加为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数则，然后以句、股、弦为正数，两数相加为和，相减为较。又有句股三数相加减之和较数，弦与和，和弦与较和三数相加之和数也；弦与较，较弦与和较三数相减之较数也。三数相加减，今名之为兼三和较。凡正数和较之数各三，兼三和较各二，共十三数。十三数中，随举两数，即可求句股弦全数。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则，而容方、容员、截股分两、立表测量单表、重表之法，犹不与焉。其次则求截弦分两之法，是为一句股分两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两句股。不成句股分两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则总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小两句股形，小股与大句同数者合为一形，即为不成句股之形。分之为两，则所谓中垂线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馀则。依类推之，又得合形分两、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两，则有正合形截偶分两、反合形截中分两、偏合形截边分两之法。削形求全，则有削去正矩、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浅削、深削之分。知此则句股之学尽矣。”元启尝曰：“我无他长，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然其句股术一书，几欲驾梅文鼎而上之，为算术中不可少之书云。

硃鸿，字云陆，秀水人。嘉庆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御史，历给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粮储道。研精算学。同郡钱仪吉譔三国会要，集乾象、景初二术成，尝为作注。乌程陈杰时为台官博士，阳湖董祐诚亦客京邸，皆日从讲数，各出所得相质问。旧无橢圆求周术，为祐诚言，圜柱斜剖，则成橢员，可以句股形求之。祐诚既发明其说，系以图释。初得杜德美割圜九术写本，以示祐诚，创图解三卷。

既成，复得密率捷法於李潢家，则蒙古监正明安图师弟续绎之书也，与传写本互异。鸿曾依杜法步算，径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周十者，径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六一八三七九零六七一五三七七六七五四六六九六三八九零五六六六一。徐有玉采入务民义斋算学中。道光十年后，辞官仍居京师，譔考工记车制参解。又评程氏易畴考工创物小记，多所纠正云。

博启，字绘亭，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钦天监监副。尝因句股和较之术，前人论之极详，独句股形中所容之方边、员径、垂线三事，尚缺而未备。爰以三事分配和较，创法六十。惜其书未刊，法不传。今所传者，惟有方边及垂线求句、股、弦一题。法用平行线剖容方冪为四小句股形，借垂线为小句股和，借方边为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句比；以小句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弦比。道光初，方履亨官监正，每举此题课士。其后得甘泉罗士琳力为表章，博术乃复明于世。

罗论云："曩者闻方慎菴监正言绘亭监副有是法，失传。因仿监副遗法，用平行线剖半员冪为四小句股形，以半圆径减垂线馀，借为小句股和，借半员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线，若半员径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员径比弦。又以半员径减方边，得较。用平行线剖较冪为四小句股形，借半员径为小句股和，借较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半员径，若方边比句；以小句比半员径，若方边比股，以小股比股，若较比弦。用补副监之遗。复用天元术演得三事和较六十题，更立天、地两元为广例二十五术，撰句股容三事拾遗四卷。更试变通其术，御以八线，取方边用方斜率，得容方中之斜线。以垂线为一率，半径为二率，斜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割。检八线表得度用，与四十五度相加减，得垂线所分之大小两弧，副以半径为一率，垂线为二率，小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句。如以大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股，又如以大小两弧之两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大小两弧之两分弦，相亻并得弦馀。二题仿此，其得数同，而尾数有奇零。以八线表所列之数至单位止，单位以下，弃其馀分，故不能如句股与天元所得之密合。或有妄诋天元术不能驭三角和较者，抑知天元创於宋、明之间，安能逆知西法之有三角而豫为立法？要在学者善为会通耳。试设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两边之中，有大边与对边和，有小边与对边和，求三道及垂线，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术，则任求何边或和数或较数，皆一平方即得。然则天元之与西法，其优劣可见矣。"

许如兰，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福建。因亲老改江西，历任浮梁、新建等县事。丁忧服阕，赴福建，题补侯官，未履任，会瘴气发，病卒。

如兰性敏，所读书皆究心精妙，於历算始习西法，通薛凤祚所译天步真原、天学会通。时同县山西宁武同知吴烺受梅文鼎学於刘湘煃，如兰因并习梅氏历算。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谒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圜记。四十四年，谒董化星于常州。戴传缉古算经十书，而董则专业薛氏者也。由是兼通中、西之学。

尝谓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学，童而习之，人人能晓，今则老宿不能通其义。一则时尚帖括，视句股为不急之务；再则习为风雅，不屑持筹握算，效畴人子弟所为。噫，过矣！"又谓："士大夫不精弧矢之术，虽识天文，无益也。畴人算工不明象数之理，虽能步算，无益也。"著有乾象拾遗、春晖楼集诸书，今多散佚。

其存者，有书梅氏月建非专言斗柄论后，略曰："天气浑沦，无可识认，古人不得已，即以恆星为天以识日躔。恆星积久而差，冬至日躔不在原宿，始立岁差之法。古谓恆星不动，而黄道西移。今测普天星座皆动，其经纬之度，不随赤道运转，而顺黄道东移。故谓黄道不动，而恆星东行，与七政同一法。"又谓："古人以中数为岁，朔数为年。上古气朔同日，故月建起於节气，而不起於中气；日躔过宫，起於中气，而不起於节气。起於节气，故曰冬至子之半；起於中气，故曰冬至日躔星纪之次也。然则一岁十二建，乃天道经历十二辰，故谓之月建，此万古不易者也。斗柄所指分位不真，且恆星东移，积久有差，辨之诚是也。但古人云：'斗为帝车，斟酌元气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摇柬指。'不过言天道无迹。可见顺时布化，斗柄有象可徵耳。拘泥其词，则惑矣。"其岁差说略曰："恆星一年东行五十馀秒，又黄、赤二道斜交，并非平行，於左旋至速之中，微斜牵向右。日之於天，犹经纬之於日也。日行至黄道分至节气之限，则春秋寒暑皆随之而应。七政躔于各宫，遇各宫燥湿寒温风雨，则随恆星之性而应。然则冬、夏二至，乃黄道上子、午之位也。春、秋二分，乃黄道上卯、酉之位也。惟唐、虞时冬至日躔虚中，恆星之子中，正逢黄道之子中。嗣是渐差，而东周在女，汉在斗，今在箕。黄道之子，非恆星之子也。以丑宫初度为冬至者，因周时冬至恆星已差至丑，周人即以恆星为黄道之十二次，故命丑为星纪，言诸星以此纪也。其实丑乃周时恆星之宿度，并非恆星之子中。今并不在丑，又移至寅十馀度矣。由今箕一以上溯古虚五，历年四千有馀，已差至五十八度，此恆星东行之明验也。"其他著论无关历算者不录。

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

李潢 汪莱 陈杰 丁兆庆 张福僖 时曰淳 李锐 黎应南

骆腾凤 项名达 王大有 丁取忠 李锡蕃 谢家禾 吴嘉善

罗士琳 易之瀚 顾观光 韩应陛 左潜 曾纪鸿 夏鸾翔

邹伯奇 李善兰 华衡芳 弟世芳

李潢，字云门，锺祥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综群书，尤精算学，推步律吕，俱臻微妙。著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附海岛算经一卷，共十卷。

其自序重差图云："图九，望远，海岛旧有图解，馀八图今所补也。同式形两两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与一四率相乘同积。如欲作图明之，第取一三率联为一边，又取二四率联为一边，作相乘长方图之，自然分为四幂。又以斜弦界为同式句股形各二，则形势验矣。旧图於形外别作同积二方，至两形相去辽远者，又必宛转通之，皆可不必也。图中以四边形、五边形立说，似与句股不类，然於本形外补作句股形，则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谓之今有，一为所有率，二为所求率，三为所有数，四为所求数，在句股则统目之为率。刘氏注云：'句率股率，见句见股者是也。'今祗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异乘同除则一也。"书甫写定，潢即病。俟吴门沈钦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其甥程矞采家为之校刊，以成其志。

九章初经东原戴氏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时古籍甫显，校订较难，不无间有扞格，自是天下之习九章者，莫不家★L3一编，奉为圭臬。而刘徽九章亦从此有善本矣。潢又尝因古算经十书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通之辑古。唐制开科取士，独辑古四条限以三年，诚以是书隐奥难通。世所传之长塘鲍氏、曲阜孔氏、罗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阁毛影宋本，祗有原术文而未详其法，且复传写脱误。虽经阳城张氏以天元一术推演细草，但天元一术创自宋、元时人，究在王氏后，似非此书本旨。爰本九章古义，为之校正，凡其误者纠之，阙者补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广狭割截附带分并虚实之原，务如其术乃止。稿未成，潢殁后，为南丰刘衡授其乡人，以西士开方法增补算草，并附图解，刻於江西省中，喧宾夺主，殊乱其真。矞采取江西刻本削去图草，仍以原考注刊

布。

武进李兆洛为之序，曰：“辑古何为而作也？盖阐少广、商功之蕴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广袤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为立积，今转以积与差求广袤高深，所求之数，最小数也。曷为以最小数为所求数？曰，求大数，则实方廉隅，正负杂糅。求小数，则实常为负，方廉隅常为正也。观台羡道，筑堤穿河，方仓圆囤，刍甍输粟，其形不一，概以从开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贯之之理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斜解立方，得两巉堵，一为阳马，一为鳖臑。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之馀续狭斜之法，无论为巉堵、为阳马、为鳖臑，皆作立积。观其立积内不以所求数乘者为减积，以所求数一乘者为方法，再乘者为廉法，所求数再自乘为立方，即隅法也。从开立方除之，得所求数。若绘图於纸，令广袤相乘，以所求数从横截之。剖平冪为若干段，又以截高与所求数乘之。分立积为若干段，若者为减积，若者为方，若者为廉，若者为隅，条段分明，历历可指。作者之意，不烦言而解矣。其云廉母自乘为方母，廉母乘方母为实母者之分，开方之要术也。先生於是书立法之根，如锯解木，如锥划地，又复补正脱误，条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习是书者，无复苦其难读云。”

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歙县人。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弱冠后，读书於吴葑门外，慕其乡江文学永、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徵君易畴学，力通经史百家及推步历算之术。嘉庆十二年，以优贡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学教习，会御史徐国楠奏请续修天文、时宪二志，经大学士首举莱与徐准宜、许澐入馆纂修。十四年，书成。议叙，以本班教职用，选授石埭县训导。十八年，应省试，得疾归，卒於官，年四十有六。先是十一年夏，黄河启放王营减坝，正溜直注张家河，会六塘河归海。两江督臣奉上命，查量云梯关外旧海口与六塘河新海口地势高下，延莱测算，盖其精算之名，久为官卿所知。曾制浑天、简平、一方各仪器观测。

与郡人巴树穀最友善，客江、淮间，又与焦孝廉循、江上舍籓、李秀才锐，辩论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负开方诸法。天性敏绝，极能攻坚，不肯苟於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与夫人所不能言。

尝以古书八线之制，终於三分取一，用益实归除法求之，其一表之真数，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与五分之三通弦交错为三角

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数益密。梅氏环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术，惟求倚平仪外周之两角，而缩於内半周之角未详。其法较易，因立新术，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积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又复推而广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积。并及诸物递兼之法，以补古九章所未备。

又纠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积术，及指识天元一，正、负开方之可知、不可知。其纠正句股知积术也，文穆赤水遗珍称："有句股积及股弦和较求句股，向无其术，苦思力索，立法四条。"其门人丁维烈又造减纵翻积开三乘方法，文穆许之。莱谓："句股形等积、等弦和，带纵立方形等基、等高阔和，皆有两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积二百一十。若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积亦四十九，句股积亦二百一十。设问者暗执一形，则对者交盲两数。梅、丁诸公法成而不可用，盖两句弦较，与一句弦和，恆为连比例之三率。其两句弦较，即首、末二率；两较减一和之馀，即中率；而句弦和必为三率亻并。遂创立有两积相等、两句弦和相等、求两句股形之法。以四倍句股积自乘，句弦和除之，为带纵长立方积。以句弦和为纵，开得数为两句弦较之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又以中率与句弦和相减为长阔和，求得长阔两根为两句股较，用求两句股形各数。又同积之边，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后可通，故四倍句股积自乘，即两形之倍句相乘为底，两形之股相乘为高，即犹以中末乘首。中化为中率，再乘为立方三率，亻并为带纵。由是推得立方形两高数恆为首末二率，高阔和恆为三率，亻并数与等积、等弦和之两弦较及弦和丝毫无异。如高九阔十，高阔和十九，立方积九百。若高四阔十五，高阔和亦十九，立方积亦九百，其数莫不由两形相引而出。故其法即命积为带纵长立方积，以高阔和为所带之纵。用带纵长立方法开得本方根，为两形高数之中率。与高阔和相减，馀为带纵之平方长阔和。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用带纵平方长阔和法开之，得长阔一根，为两形之两高数。两高与和相减，为两阔数。"

其指识正、负开方也，"元李冶传洞渊九容术，撰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以明天元如积相消，其究必用正、负开方，互详於宋秦九韶数学九章。梅文穆公虽指天元一为西人借根方所由来，而正、负开方则未有阐明者。元和李秀才锐特为雠校，谓少广一章，得此始贯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从。莱独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测圆海镜边股第五问'圜田求径二百四十步与五百七十六步共数'，而李仁卿专以二百四十为答。

数学九章田域第二题‘尖田求积二百四十步与八百四十步共数’，而秦道古专以八百四十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缕析推之，得九十五条。凡几根数为带纵长阔较则可知，为带纵长阔和则不可知。又推得几真数少，几根数又多，几平方与一立方积等多少杂糅，和较莫定。立法以审之，以几平方数用几立方数除之，得数乘几根数，以较几真数。若少於真数，则以几平方为高阔较，是为可知。若多於真数，则或几平方为通分法，三母总数、几真数为三母维乘之共数，几根数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设真数一百四十四，少二百八，根数多二十，平方积与一立方积相等，则三数皆同，是为不可知。”

盖以一答为可知，不止一答为不可知。故李秀才锐跋其书，括为三例以证明之。谓：“隅实同名者不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不杂者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相杂，其从翻而与隅同名者可知，否则不可知。隅实异名，即带纵之长阔较也，较仅一答；隅实同名，即带纵之长阔和也，和则不止一答。”锐以隅实同名、异名，明一答与不止一答；莱以长阔、和较，明可知、不可知，其义一也。著有衡斋算学七册，考定通艺录磬氏倨句解一册。

陈杰，字静弇，乌程诸生。考取天文生，任钦天监博士，供职时宪科兼天文科，司测量。累官国子监算学助教。道光十九年，谢病归，卒于家。生平邃于算学，尤神明于比例之用。初著辑古算经细草一卷，后十馀年，又为之指画形象，成图解三卷；又博采训诂，考正其传写之舛譌，稽合各本之同异，别成音义一卷。

其自述比例言有曰：“比例之法，昉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此西法也。古法元、明时中土几以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算书，中人矜为创获，其实所用皆古法，但异其名色耳。兹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名中、西之合辙也。”

又有论曰：“二十一史律志无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缉古、十种算书，多用比例，无如古人总不言比例。如缉古第二问，求均给积尺，欲以本体求又一形之体，忽取两面幂之数，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数。又第九问求员囤，第十问求员窖，忽以周径乘除，即如方亭法求

之，诸数悉得。走作图解，审谛久之，而始知为比例，乃明言比例以揭之。嗣是而阅古算书者，罔弗比例矣。”

又自道光以来，尝亲在观象台督率值班天文生频年实测黄、赤大距为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经奏明，故当时未敢用。迨甲辰岁修仪象考成续编，监臣即取此数上之，而钦定颁行焉。

晚年所譔为算法大成，上编十卷，首加、减、乘、除，次开方、句股，次比例、八线，次对数，次平三角、弧三角。门分类别，皆先列旧法，而以新法附之，图说理解，不惮反覆详明，

专为引诱初学设也。下编十卷，则有目无书。其言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至要为治历，故下编言在官之事，先治历，次出师，次工程钱粮，次户口盐司，次堆积丈量；儒者则考据经传，下及商贾庶民，则赀本营运，市廛交易，持家日用，凡事无钜细，各设题为问答，以明算法之用，盖如此之广云。”下编似未成。其门人丁兆庆、张福僖均以算名。

兆庆，字宝书，归安人。沉潜好学，为项学正两边夹角迳求对角新法图说，谓其讲解明晰，戛戛独造。

福僖，字南坪，乌程诸生。精究小轮之理，著有慧星考略。

时曰淳，字清甫，嘉定人。精算术。发明古人术意，无不入微。咸丰末，与长沙丁取忠同客胡林翼幕府，每与商榷数理，见丁氏数学拾遗之百鸡术，谓与二色方程暗合。因为广衍，立二十八题，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十四字识其上下，为十四耦。诸题皆借方程为本术，并述大衍求一术以博其趣，作百鸡术衍二卷。

自序略曰：“张丘建算经鸡翁鸡母题问，甄、李两註及刘孝孙草，皆未达术意，不可通。近焦理堂所释尤误。读吾友丁君果臣数学拾遗，设术与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骆氏艺游录用大衍求一术，以大小较求中数，取径颇巧，然遇较除共较实適尽者，则不可求。方程术则遇法除实得中数，不尽者以分母与减率相求而齐同之，无不可得。骆氏殆未知有方程本术耳。夫题祗本经一术，算理之微妙，不如孙子不知数一问，而术文各隐秘。彼则但举用数，此亦仅著加减三率，於前半段取数之法皆阙如。岂古人不传之秘，必待学者深思而自得乎？孙子求一术，至宋秦道古发之，独是题袭谬传讹，无借方程以问途者。曰淳蓄疑既久，今年春与果臣连榻鄂城，复一商榷，别后数月乃通之。怡然涣然，了无滞

凝，亦穷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术为数学拾遗补，求负数法及加减率求答数法，附述求一术为艺游录补。以中小较求大数法，及大中较、大小较互求得中数、小数法，引伸钩索，温故知新，庶足以大暢厥旨乎！易翁、母、雏为大、中、小，设数不必以百，而统以百鸡命之者，识斯术所自昉也。”

李锐，字尚之，元和诸生。幼开敏，有过人之资。从书塾中检得算法统宗，心通其义，遂为九章、八线之学。因受经於钱大昕，得中、西异同之奥，於古历尤深。自三统以迄授时，悉能洞澈本原。

尝谓：“三统，世经称殷术，以元帝初元二年为纪首，是年岁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岁而岁值甲寅为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岁复甲寅为上元。以此积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馀四分日之三，朔馀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术亏四分日之三，去小馀七百五分也。《汉书》载三统而不著太初，其实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与三统同。贾逵称太初术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统法周天又与三统同。盖四分无异於太初，而太初亦得谓之三统。郑注召诰，周公居摄五年二月三月，当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盖待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声、王光禄鸣盛以为据洛诰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说未核。今案郑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为一月二月，以纬候入蔀数，推知上推下验，一一符合，不仅检勘一二年间事也。”

因据诗大明疏，郑注尚书文王受命，武王伐纣时日皆用殷历甲寅元，遂从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凿度所载之积年推算，是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与刘歆所说殷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不同。歆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武王克殷，后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摄政元年，较郑少一年。又载召诰、洛诰俱摄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并与郑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干支，分次上下，著召诰日名考，此融会古历以发明经术者也。

当是时，大昕为当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尝亲许人，独於锐则以为胜己。大昕尝以太乙统宗宝鉴求积年术日法一万五百岁，实三百八十三万五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为疑。锐据宋同州王湜易学，谓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终於五分者，有终於六分者，有终於五六分之间者。终於五分者，五代王朴钦天历是也，以七千二百为日法。终於六分者，近年万分历是也，以一万分为日法。终於五六分之间者，景祐历法载於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万五百分为日法，此暗用授时法也。

试以日法为一率，岁实为二率，授时日法一万为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时之岁实也。探本穷源，一言破的。

近世历算之学，首推吴江王氏锡阐、宣城梅氏文鼎，嗣则休宁戴氏震亦号名家。王氏谓土盘历元在唐武德年间，非开皇己未；梅氏谓回回历实用洪武甲子为元，而讬之於开皇己未。其算宫分，虽以开皇己未为元，其查立成之根，则在己未元后二十四年，二说并同。

戴氏谓回回历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地谷所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通分内子以万万乘之，满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与梅氏疑问所云合。是三家所论，未尝不确知灼见，然均未得其详。锐据明史历志、回回本术，参以近年瞻礼单，精加考核，谓回回历有太阳年，彼中谓为宫分；有太阴年，彼中谓为月分。宫分有宫分之元，则开皇己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则唐武德壬午是也。自开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积宫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积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惑人者即此两积年相等耳，因著回回历元考。有求宫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后积年月日法，以为不明乎此，虽有立成，不能入算也。稿佚未刊。

梅氏未见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论，率皆以臆创补，然又囿於西学，致悖直除之旨。锐寻究古义，探索本根，变通简捷，以旧术列於前，别立新术附於后，著方程新术草，以期古法共明於世。古无天元一术，其始见於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时历草，而明学士顾应祥不解其旨，妄删细草，遂致是法失传。自梅文穆悟其即西法之借根方，於是李书乃得郑重於世。其有原术不通，别设新术数则，更於梅说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减无加，与借根方之两边加减法少有不同。

且不满顾氏所著之句股、弧矢两算术，谓："弧矢肇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两矢幂求弧背，元李冶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触类，厥法綦详。顾氏如积未明，开方徒衍，不亦傎乎？"爰取弧矢十三术，入以天元，著弧矢算术细草。并仿演段例，括句股和较六十馀术，著句股算术细草，以导习天元者之先路。

又从同里顾千里处得秦九韶数学九章，见其亦有天元一之名，而其术则置奇於右上，定於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

商数与左上相生，入於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后奇一而止，乃验左上所得以为乘率。与李书立天元一於太极上，如积求之，得寄左数与同数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书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与李虽同时，而宋元则南北隔绝，两家之术，无缘流通，盖各有所授也。

锐尝谓："四时成岁，首载虞书，五纪明历，见於洪范。历学诚致治之要，为政之本。乃通典、通考置而不录，邢云路虽撰古今律历考，然徒援经史，以侈卷帙之多。梅氏祗有欲撰历法通考之议，卒未成书。因更网罗诸史，由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下逮元、明数十馀家，一一阐明义蕴，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订之，著为司天通志，俾读史者启其扃，治历者益其智。"惜仅成四分、三统、乾象、奉天、占天五术注而已。馀与开方说皆属稿未全。

开方说三卷，锐读秦氏书，见其於超步、退商、正负、加减、借一为隅诸法，颇得古九章少广之遗，较梅氏少广拾遗之无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计。盖梅氏本於同文算指、西镜录二书，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无不带从之方。锐因秦法推广详明，以著其说。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其下卷则弟子黎应南续成之。

应南，字见山，号斗一，广东顺德人。嘉庆戊寅顺天经魁，以书馆议叙，选浙江丽水县知县，调平阳县知县。海疆俸满，加六品衔，卒於官。

骆腾凤，字鸣冈，山阳人。嘉庆六年举人，道光六年，大挑一等，用知县。以母老不原仕，改授舒城县训导。未一年，告养归，教授里中，学徒甚众。二十二年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性敏锐，好读书，尤精畴人术。在都中从锺祥李潢学，研精覃思，寒暑靡间。

著开方释例四卷，自序略谓："天元一术，见宋秦九韶大衍数中，不言创於何人。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亦用此例。冶称其术出於洞渊九容，今不可详所自矣。是书自平方以至多乘，悉用一术，即刍童、羡馀诸形，亦可握觚而得，洵算术之秘钥也。西法借根方实原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负，徒欲掩其袭取之迹。不知正负以别异同，多少以分盈朒，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

又著游艺录二卷，自识云："余於正、负开方之例，既为释例以明其法矣。至於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载，与夫古今算术之未能该洽者，辄为溯其源，正其误。不敢掠前哲之美以为名，亦不为黯黮

之词以欺世也。随所见而识之，汇为一编。”遗稿凡十馀万言，即今传本也。

南汇张文虎尝与青浦熊户部其光书论之曰：“承示骆司训算书二种，读竟奉缴。李四香开方说，详於超步、商除、翻积、益积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学者茫不解其所谓。骆氏於诸乘方、方廉、和较、加减之理，皆质言之，而推求各元进退、定商诸术，尤足补李书所未备，诚学开方者之金锁匙。汪孝婴创设两句股同积同句股和一问，以两句弦较中率转求两句弦较，立术迂回。骆氏以正、负开方径求得两句，颇为简易。衡斋亦当首肯也。”其为人所推服如此。

项名达，字梅侣，仁和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考授国子监学正。道光六年，成进士，改官知县，不就，退而专攻算学。三十年，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传世者，但有下学庵句股六术及图解，复附句股形边角相求法三十二题，合为一卷。以句股和较相求诸题术稍繁难，爰取旧术稍为变通。分术为六，使题之相同者通为一术，釐然悉有以御之。第一、二、三术及第四术之前二题，悉本旧解，馀为更定新术，皆别注捷法，各为图解，以明其意。第四、五、六术其原皆出於第三术，可释之以比例。第三术以句弦较比股，若股与句弦和，以股弦较比句，若句与股弦和，是为三率连比例。凡有比例加减之，其和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术诸题，皆可由第三术之题加减而得，即可因第三术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积，而诸术开方之所以然遂明。名达又创有弧三角总较术，求橢员弧线术，术定，未有诠释，以义奥趣幽，难猝竟事，故六术独先成云。

名达与乌程陈杰、钱塘戴煦契最深，晚年诣益精进，谓古法无用，不甚涉猎，而专意于平弧三角，与杰意不谋而合。与杰论平三角，名达曰：“平三角二边夹一角，迳求斜角对边，向无其法，窃尝拟而得之，君闻之乎？”杰曰：“未也。”录其法以归。盖以甲乙边自乘与甲丙边自乘相加，得数寄左；乃以半径为一率，甲角馀弦为二率，甲乙、甲丙两边相乘倍之为三率，求得四率，与寄左数相减，钝角则相加，平方开之，得数即乙丙边。

又尝谓泰西杜德美之割圜九术，理精法妙，其原本于三角堆，董方立定四术以明之，洵为卓见。惟求倍分弧，有奇无偶，徐有壬补之，庶几详备。名达尝玩三角堆，叹其数祗一递加，而理法象数，包蕴无穷，夫方圜之率不相通，通方圜者必以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数也。古法用半径屡求句股得圜周，不胜其繁。杜氏则以三角堆御连比例

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圜术蔑以加矣。然以此制八线全表，每求一数，必乘除两次，所用弧线，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氏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别立简易法，因从三角堆整数中推出零数，但用半径，即可任求几度分秒之正馀弦，不烦取资于弧线及他弧弦矢。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数，似可为制表之一助。

又著象数原始一书，未竟，疾革时，嘱戴煦。后煦索稿於名达子锦标，校算增订六阅月而稿始定，都为七卷。原书之四，仅六纸，并第七卷皆煦所补也。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论，皆以两等边三角形明其象，递加法定其数，末乃申论其算法。卷五曰诸术通诠，取新立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术、半径求弦矢二术及杜、董诸术，按术诠释之。卷六曰诸术明变，杂列所定弦矢求八线术，开诸乘方捷术，算律管新术，椭员求周术，以明皆从递加数转变而得。卷七曰椭员求周图解，原术以袤为径，求大员周及周较，相减而得周，补术则以广为径，求小员周，周较相加而得周，末系以图解。徐有壬巡抚江苏，邮书索煦写定本梓行，刻甫就而有壬殉难，书与板皆毁焉。

有王大有者，字吉甫，仁和诸生。翰林院待诏。穷究天算，问业於处士戴煦。凡煦所著述，皆录副本去，名达见之，因与煦订交。大有尝校割圜捷术合编。后殉於杭州。

丁取忠，字果臣，长沙人。研究象数，不求闻达，刻算书二十有一种，为白芙堂丛书。光绪初，卒于家，年逾七十。所自譔者为数学拾遗一卷，以所演算草较详，可便初学，又意在拾遗，故未暇详其义之出自何人。

又譔粟布演草二卷，自序曰："道光壬辰，余始习算，友人罗寅交学博洪宾以难题见询，久无以应。同治初元，始获交南丰吴君子登太史，驭以开屡乘方法，余始通其术，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后吴君游岭表，余推之他题，及□展转相求，仍多窒碍。又函询李君壬叔，蒙示以廉法表及求总率二术，而其理始显。后吴君又示以指数表及开方式表，李君复为之图解以阐其义。由是三事互求，理归一贯。余因取数题详为演草，并捷法图解，都为一卷。质之南海邹君特夫，君复为增订开屡乘方法，并另设题演草，补所未备。即算家至精之理，如圜内容各等边形，皆可借发商生息以明之，诚快事也！"

后又譔演草补一篇，序云："余前年与左君壬叟共辑粟布演草，原为

商贾之习算者设，或一例而演数题，或一题而更数式。或用真数，或用代数。其式或横列，或直下，杂然并陈，无非欲学者比类参观，易於领悟也。乃初学习之，犹谓茫无入门处，盖商贾所习算书，大都详於文而略於式。况代数又古算术所无，宜其卒然览之而不解也。兹更拟一题附后，特仿数理精蕴借根方体例，专详於文，庶初学读之，可因文知义。算理既明，则全书各式，可涣然冰释，或兼可为习代数者之先导乎？”其乡人李锡蕃，亦以演算名。

锡蕃，字晋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细草一卷，衍为二十有五术，取忠刊入丛书。

谢家禾，字和甫，钱塘举人。与同学戴氏兄弟熙、煦相友善。少嗜西学，点线面体四部，靡不淹贯。已，复取元初诸家算书，幽探冥索，悉其秘奥。乃辑平时所得析通分加减，定方程正负，以标举立元大要，撰演元要义一卷。其自序云：“元学至精且邃，而求其要领，无过通分加减，凡四元之分正负，及相消法，互隐通分法，大致原於方程。方程者，即通分之义。方程不明，由於正负无定例，加减无定行，以譌传譌，如梅宣城精研数理，未暇深究，他书可知矣。九章算经正负术甚明，而释者反以意度，古谊之不明，可胜道哉！唯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义，由是方程明而元学亦明。著演元要义，综通分方程而论列之，附以连枝同体之分等法。通乎此，则四元庶可窥其涯涘耳。”

又以刘徽、祖冲之之率求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撰弧田问率一卷。同里戴煦为之序曰：“古率径一周三，徽率刘徽所定，径五十周一百五十七也。密率乃祖冲之简率，径七周二十二也。诸书弧田术皆用古率，郭太史以二至相距四十八度，求矢亦用古法。顾徽、密二率之周既盈於古，则积亦盈於古，试设同径之圆，旁割四弧，其中两弦相得之方三率皆同，知三率圆积之盈缩，正三率弧积之盈缩也。徽、密二率弧田古无其术，惟四元玉鉴一睹其名，而设问隐晦，莫可端倪。穀堂得其旨，因依李尚之孤矢算术细草设问立术，亦足发前人所未发也。”

又以直横与句股弦和较□展转相求，撰直积回求一卷，其自序云：“始戴谔士著句股和较集成，予亦著直积与和较求句股弦之书，然二书为义尚浅，且直积与句弦和求三事，用立方三乘方等，得数不易，而又不足以为率，其书遂不存。近见四元玉鉴直积与和较回求之法，多立二元，尝与谔士思其义蕴，有不必用二元者。盖以句弦较与句弦和相乘为股冪，股弦和与股弦较相乘为句冪，而直积自乘，即句冪股冪相乘也。如以句弦较乘股弦较冪，除直积冪，即为句弦和乘股弦和冪矣。句

弦和乘股弦和幂，即弦幂和幂共内少半个黄方幂也。盖相乘幂内去一弦幂，所馀为句股相乘者一，句弦相乘者一，股弦相乘者一，此三幂合成和幂，则少一半黄方幂。半黄方幂，即句弦较股弦较相乘幂也。加一半黄方幂，即为弦幂和幂共矣。加二直积，即二和幂也。减六直积，即二较幂也。又句弦和乘股弦较幂，为句幂内少个句股较乘股弦较幂也。股弦和乘句弦较幂，为股幂内多个句股较乘句弦较幂也。减一句股较乘股弦较幂，尚馀一句股较幂矣。术中精意，皆出於此。其他之参用常法者，可不解而自明耳。草中既未暇论，恐习者不知其理，因揭其大旨於简端，见演段之不可不精也。”

家禾殁后，戴熙搜遗稿，嘱其弟煦校雠而授诸梓。煦精算，见忠义传。著有补重差图说，句股和较集成消法简易图解，对数简法，外切密率，假数测圆，及船机图说等。

吴嘉善，字子登，南丰人。咸丰十一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徐有壬同治算学。同治改元，避粤匪乱游长沙，识丁取忠。逾年，客广州，因邹伯奇又识钱塘夏鸾翔。三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光绪五年，奉使法兰西，驻巴黎。后受代还，旋卒。

所譔算书，首述笔算。次九章翼，曰今有术，曰分法，曰开方，曰平方平员各术。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员术，推演商功者，曰句股，曰衰分术，曰盈不足术，曰方程术。於句股术后，次附平三角、弧三角测量高远之术。又次则专述天元四元之书，为天元一术释例，为名式释例，为天元一草，为天元问答，为方程天元合释，为四元名式释例并草，为四元浅释。自序曰：“算学至今日，可谓盛矣。古义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有也。余与丁君果臣皆癖此，既忘其癖，更欲以癖导人。尝苦近世津逮初学之书无善本，梅文穆公所删之算法统宗，今亦不传。因商榷述此，取其浅近易晓，以为升高行远之助云。”

罗士琳，字茗香，甘泉人。以监生循例贡太学，尝考取天文生。咸丰元年，恩诏徵举孝廉方正之士，郡县交荐，以老病辞。三年春，粤匪陷扬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治经，从其舅江都秦太史恩复受举业，已乃弃去，专力步算，博览畴人书，日夕研求数年。

初精西法，自譔言历法者曰宪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广相表里，而方田与商功无异，差分与均输不殊。按类相从，摘九章中之切于日用者，悉以比例驭之，汇为十二种。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继后，以诸乘方开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汇通，虽悔其少作，实便初学问途。

后见四元玉鉴，服膺叹绝，遂壹意专精四元之术。士琳博文强识，兼综百家，於古今算法尤具神解，以硃氏此书实集算学大成，思通行发明，乃殚精一纪，步为全草，并有原书於率不通及步算传写之譌，悉为标出，补漏正误，反覆设例，申明疑义，推演订证。就原书三卷二十有四门，广为二十四卷，门各补草。

尝为提要钩元之论，谓："是书通体弗出九章范围，不独商功修筑、句股测望、方程正负已也。如端匹互隐、廪粟回求寓粟布，如意混和寓借衰，茭草形段、果垛叠藏，如像招数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积问元、明积演段、拨换截田、锁套吞容寓方田、少广诸法。他若分索隐之为约分命分，方员交错、三率究员、箭积交参之为定率兼交互。至於或问歌彖、杂范类会，以其各自为法，不能比类。故一则寄诸歌词，一则编成杂法，均似补遗。大旨皆以加、减、乘、除、开方、带分六例为问，每门必备此例，略简易而详繁难，尤於自来算书所无者，必设二问以明之。如混积问元中既设种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为问。拨换截田中复设半种金田，锁套吞容中复设方五斜七八角田为问。又果垛叠藏两设员锥垛，杂范类会既设徽率割员，又设密率割员是矣。更有一门专明一义者，如和分索隐之分开方，三率究员两仪合辙之反覆互求是矣。是书但云如积求之，如积有用定率为同数相消者，有如问加减乘除得积为同数相消者。祖序谓：'平水刘汝谐撰如积释锁，惜今不传。'意者其释此例欤？"

道光中，得硃氏算学启蒙於京师厂肆，士琳复加斠诠刊布之。此书总二十门，凡二百五十九问，其名术义例多与玉鉴相表里。士琳为之互斠，始于天元，终于四元，义主精邃，所得甚深。考大德四年莫若序，计后此书四年。此书首列乘除布算诸例，始于超径等接之术，终于天元如积开方，由浅近以至通变，循序渐进，其理易知。名曰启蒙，实则为玉鉴立术之根，此一证也。玉鉴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术曰"又低二格，与此书同，此二证也。玉鉴斗斛之"斗"别作"□"，此假借字，本汉书平帝纪及管子乘马篇，尚杂见于唐以前之孙子、五曹、张丘建诸算经，钧石之"石"，说文本作"柘"，玉鉴作"硕"，"硕""石"古虽互通，然假"硕"为"石"，则仅见于毛诗甫田疏引汉书食货志，而算书罕见，又玉鉴□田之"□"，虽见李籍九章音义，为字书所无，此书并同，此三证也。玉鉴虽亦三卷，而门则为二十四，问则二百八十八，较多此书四门二十九问，然以四字分类，其体裁同。且如商功、修筑、方程、正负之属，则又二书互见，此四证也。玉鉴如意混和第一问，据数知一秤为十五斤，適与此书之斤秤起率合，此五证也。玉

鉴锁套吞容第九问，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诸问，有小平小长，皆向无其术。此书卷首明乘除段，即载平除长为小长，长除平为小平之例。其田亩形段第十五问，复载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积通术，此六证也。他如玉鉴或问歌彖第四问，与此书盈不足术第七问，又玉鉴果垛叠藏第十四问，与此书堆积还原第十四问，又玉鉴方程正负第四问，与此书方程正负第五问，题皆约略相同，此七证也。知系硃氏原书佚而复出，并其算法一则，亦为附列，间有鱼豕，悉仍其旧，但各标识于误字旁，别记刊误於卷末。

又尝以乾隆间明氏捷法校得八线对数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 0 ”误“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 0 ”误“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误“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误“ 0 ”；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秒正切第九字“五”误“四”。可见西人所能，中人亦能之。

又因会通四元玉鉴如像招数一门，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与弦矢互求之法，与授时历之垛积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缀术失传，其法廑见於秦书，即大衍之连环求等递减递加，亦与明氏捷法相近。爰融会诸家法意，撰缀术辑补二卷。

又甄录古今畴人，仍阮氏体例为列传，采前传所未收者，得补遗十二人，附见五人，续补二十人，附见七人，合共四十有四人，次於前传四十六卷之后。

集所校著都为观我生室汇□十二种。如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释例二卷，校正算学启蒙三卷，校正割圜密率捷法四卷，续畴人传六卷，皆别有单行本。

外已刻者尚得七种，曰句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本绘亭监副博启法补其遗，取内容方边员径垂线交互相求，一以天元驭之。曰三角和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形中两边夹一角术镕入天元法，用和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鉴中进退消长诸例，借无数之数，以正负开方式入之。曰台锥积演一卷，以玉鉴茭草、果垛二门可补少广之阙，爰取台锥形段引而伸之。曰周无专鼎铭考一卷，以四分周术佐以三统汉术，推得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既望甲戌，与铭辞正合。曰弧矢算术补一卷，以元和李四香原术未备，为增补二十七术，合成四十术。曰推算日食增广新术一卷，推广正升斜升横升之算法，以求太阴随地随时之明魄方向分秒，复推其术，以求交食限内之方向，及所经历之诸边分。

馀若春秋朔闰异同考、缀术辑补交食图说举隅、句股截积和较算例、淮南天文训存疑、博能丛话，凡若干卷，未有刻本。其同县友有易之瀚者，亦以算名。

易之瀚，字浩川。知士琳有四元玉鉴补草，因从问难，为撰四元释例一卷。凡开方例二十九则，天元例十一则，四元例十三则。

顾观光，字尚之，金山人。太学生，三试不售，遂无志科举，承世业为医。乡钱氏多藏书，恆假读之。博通经、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天文历算，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尽然。时复蹈瑕抵隙，蒐补其未备。如据周髀“笠以写天，青黄丹黑”之文及后文“凡为此图”云云，而悟篇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天本浑员，以视法变为平员，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外衡以次环之，皆为借象，而非真以平员测天也。

开元占经鲁历积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积术，推其上元庚子至开元二年岁积，知占经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经颛顼历岁积考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知其术虽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为断。盖秦以十月为岁首，闰在岁终，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及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调日法考古历日法朔馀强弱不合者十六家，以为未能推算入微。爰别立术，以日法朔馀□展转相减，以得强弱之数。但使日法在百万以上皆可求，惟朔馀过於强率者不可算耳。授时术以平定立三差求太阳盈缩，梅氏详说未明其故。读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谓凡两数升降有差，彼此递减，必得一齐同之数。引而伸之，即诸乘差，则八线、对数、小轮、椭员诸术，皆可共贯。读占经所载瞿昙悉达九执术，知回回、太西历法皆源於此。其所谓高月者即月孛，月藏者即月引数，日藏者即日引数，特称名不同，亦犹回历称岁实为宫日数，朔策为月分日数也。

其论婺源江氏冬至权度，推刘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阳实经度，而后求两心差，乃专用壬戌。今用丁未求得两心差，適与江氏古大今小之说相反。盖偏取一端，其根误在高冲行太疾也。西法用实朔距纬求食甚两心实相距，术繁而得数未确。改以前后两设时求食甚实引径得两心实相距，不必更资实朔，较本法为简而密矣。

西人割圜，止知内容各等边之半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边之半为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简诸术，别立求外切各等边之正切法，以补其缺。杜德美求员周术，用员内容六边形起算，巧而降位稍迟，谓内容

十等边之一边，即理分中末线之大分，距周较近。且十边形之边与周同数，不过递进一位，而大分与全分相减即得小分，则连比例各率，可以较数取之。入算尤简易，可用弧度入算，不用弧背真数。然犹虑其难记，仍不能无藉於表，因又合两法用之，则术愈简，而弧线、直线相求之理始尽。钱塘项氏割圜捷术，止有弦矢求馀线术，以为可通之割、切二线，因补其术。西人求对数，以正数屡次开方，对数屡次折半，立术繁重。李氏探原以尖锥发其覆，捷矣，而布算术犹繁。且所得者皆前后两数之较，可以造表而不可径求。戴氏简法及西人数学启蒙，又有新术，而未穷其理。乃变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对数，因任意设数，立六术以御之，得数皆合。复立还原四术，并推衍为和较相求八术，为自来言对数者所未有也。又谓对数之用，莫便于八线，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仍用诸乘方差，迎刃而解，尤晚岁造微之诣也。其它凡近时新译西术，如代数、微分、诸重学，皆有所纠正，类此。

所著曰算賸初、续编凡二卷。曰九数存古，依九章分为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圜、弧矢诸术附焉，皆采古书而分门隶之。曰九数外录，则隐括四术为对数、割圜、八线、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体、员锥三曲线、静重学、动重学、流质重学、天重学，凡记十篇。曰六历通考，则据占经所纪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积年而加以考证。曰九执历解，曰回回历解，皆就原法疏通证明之。曰推步简法，曰新历推步简法，曰五星简法，则就原术改度为百分，省迂回而归简易，盖於学实事求是，无门户异同之见，故析理甚精，而谈算为最云。其友人韩应陛，亦以表章算书显。

应陛，字对虞，娄县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少好读周、秦诸子，为文古质简奥，非时俗所尚。既而从同里姚椿游，得望溪、惜抱相传古文义法。西人所创点、线、面、体之学，为几何原本，凡十五卷，明万历间利译止前六卷。咸丰初，英人伟烈亚力续译后九卷，海宁李壬叔写而传之。应陛反覆审订，授之剞劂，亚力以为泰西旧本弗及也。外若新译重、气、声、光诸学，应陛推极其致，往往为西人所未及云。

左潜，字壬叔，大学士宗棠从子。补县学生。於诗、古文辞无不深造，尤明算理。长沙丁取忠引为忘年交。早卒，士林惜之。所学自大衍、天元及借根方、比例诸新法，无不贯通。且能自出己意，变其式，勘其误，作为图解，往往突过先民。尝增订徐有壬割圜缀术，既成，忽悟通分捷法析分母、分子为极小数，根同者去之，凡多项通分，顷刻立就。因演数草，为通分捷法一帙。

所譔缀术补草四卷，自序曰：“自泰西杜德美创立割圜九术，以屡乘屡除通方圜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为之说，而杜书之义，推阐靡遗。顾八线互求，尚无通术，未足以尽一圜之变，非明氏、董氏之智力，不能因法立以尽其变也。其能穷杜氏之义也，资於借根方；其不能广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盖借根方即天元一之变术，究不如元术之巧变莫测也。是书祖杜宗明，又旁参以董氏之法，八线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乡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驭之以法，即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存，则能济法之穷；而度圜诸线，一以贯之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谓比例术，即明氏定半径为一率，所有为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谓还原术，即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谓借径术，即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数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数，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数诸法也。所谓商除法，又即还原术之变法。是故缀术胎于明氏，而又足以尽明氏之变。明氏之未立式者，以借根方取两等数，其分母、分子杂糅繁重，既不可通，其多号、少号，□展转互变，又不可约。试取明氏书驭之以缀术，其递降各率，顷刻可求。则是书也，其真能因法立法，别树帜於明、董之后者欤？书为徐君青先生所作，吴君子登成之，顾详於式而略於草。敬考其立法之原，不可遽得，学者难焉，潜因於暇日为补草四卷，因缀数语於简端云。”

又譔缀术释明二卷，湘乡曾纪鸿为之序，略曰：“易系云：‘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则综天下难定之象以归有定，莫数若矣。在昔圣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於数理必有究极精微，范围后世者，代久年湮，渐至失传。近三百年，泰西犹能推阐古法，而中国才智之士，或反率其成辙。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今日数学之谓也。中国旧有弧矢算术，而未标角度八线钤表，则虽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无表可检。则每求一数，必百倍其功，而所得数仍非密率。明代译出泰西八线表及八线对数表，覈其立法得数之原，甚属繁难，而成表之后，一劳永逸。大至无外，细及极微，莫不以此表测之，则其用之广大可想。然得表之后，虽无事於再求，而任举一数，无从较其讹误。若仍用旧术，则非★月经旬，不能得一数，此明静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术之所以可贵也。向来求八线者，例用六宗、三耍、二简各法，若任言一弧，必不能考其弦矢诸数。至杜氏创立屡乘屡除之法，则但有弧径，而八线均可求。董方立解杜术，先取其线之极微者，令与与弧线合，而后用连比例以推至极大。又考诸率数与尖锥理相合，故用尖锥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以显。明静菴解杜术，先取四分弧与十分弧之通弦直线之极大者，用连比例以推至千分、万分弧通弦之极微者，考其乘除之率数，与杜术乘除之原理合，故用缀术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亦出。董、明二氏，

均为弧矢不祧之宗，无庸轩轾。迩百年中继起者，如戴、徐、李三氏所著书，虽自出心裁，要皆奉董、明为师资也。吾友左君壬叟，於数学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难，必穷力追索，务洞澈其奥窔。尝谓方员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数，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畛域，直以为自得新法也可。曾释君青徐氏缀术，又释戴鄂士求表捷术，兹又释明静菴弧矢捷术，而一贯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员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谓勤矣。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人，无不叹惜！况余与之为两世神交，安能无怆切耶！”

曾纪鸿，字栗诚，大学士国藩少子。恩赏举人。早卒。纪鸿少年好学，与兄纪泽并精算术，尤神明於西人代数术。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焉。谓大衍求一术亦可以代数推求，依题演之，理正相通，撰对数详解五卷，始明代数之理，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中言对数之理，末言对数之用，明作书之本意。其於常对、讷对，辨析分明。先求得各真数之讷对，复以对数根乘之，即为常对数。级数朗然，有条不紊，虽初学循序渐进，无不可相说以解焉。

夏鸾翔，字紫笙，钱塘人。以输饷议叙，得詹事府主簿。为项梅侣入室弟子。讲究曲线诸术，洞悉员出于方之理。汇通各法，推演以尽其变，譔洞方术图解二卷，自序略曰：“自杜氏术出，而求弦矢得捷径焉。顾犹烦乘除，演算终不易，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丁巳夏，客都门，细思连比例术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与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连比例术，必合诸乘方积而并求之。设不得诸乘方积递差之故，方积何能并求？且并求方积而欲以加减代乘除，又必得诸较自然之数而后可，诚极难矣。既而悟曰，方积之递加，加以较也。较之递生，生於三角堆也。较加较而成积，亦较加较而成较。且诸乘方积之数与诸乘尖堆之数，数异而理同。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屡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积起於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较数，增一根则增一较；方积之较数，增一乘则增一较，理正同也。累次相较，较必有尽，惟其有尽，乃可入算。相连诸弦矢所以愈相较而较愈均者，正此理矣。诸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递加根一，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数不变，故可省乘。若增其根差，非复单一，则乘不能省。弦矢弧背之差，或一秒，或十秒，即以一秒、十秒弧线当根差，按根递求，即可尽得诸乘方之较。以较加较，即尽得所求弦矢各数矣，岂不捷哉！爰演为求弦矢术，俾求表者得以加减代乘除。并细绎立术之义，以俟精於术数者采择。”

又譔致曲术一卷，曰平员，曰橢员，曰抛物线，曰双曲线，曰摆

线，曰对数曲线，曰螺线，凡七类。类皆自定新术，参差并列，法密理精。复著致曲图解一卷，谓天为大员，天之赋物，莫不以员。顾员虽一名，形乃万类。循员一匝，而曲线生焉。西人以线所生之次数分为诸类，一次式为直线；二次式有平员、橢员、抛物线、双曲线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种；四次式有五千馀种；五次以上，殆难以数计矣。今但二次式四种，溯其本源，并附解诸乘方。抛物线形虽万殊，理实一贯。诸曲线式备具於员锥体，员锥者，二次曲线之母也。橢员利用聚，抛物线利用远，双曲线利用散，其理皆出於平员。苟会其通，则制器尚象，仰观俯察，为用无穷矣。今为一一解之，其目为诸曲线始於一点终於一点第一，诸式之心第二，准线第三，规线第四，横直二径第五，兑径亦名相属二径第六，两心差第七，法线切线第八，斜规线又名曲率径第九，纵横线式第十，诸式互为比例第十一，八线第十二。

又尝立捷术以开各乘方，不论益积、翻积，通为一术，俱为坦途，可径求平方根数十位，成少广縋凿一卷。

鸾翔同治三年卒。因方积之较而悟求求弦矢之术，骎骎乎驾西人而上之，然微分所弃之常数，犹方积之方与隅也。所求之变数，犹两廉递加之较也。其术施之曲线，无所不通，鸾翔犹待逐类立术，是则不能不让西人以独步。然西法开方，自三次式以上，皆枝枝节节为之，不及中法之一贯。鸾翔又於中法外独创捷术，非西人所能望其项背云。

邹伯奇，字特夫，南海诸生。聪敏绝世，覃思声音文字度数之源。尤精天文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静极生明，多具神解。尝作春秋经传日月考，谓："昔人考春秋者多矣，类以经、传日月求之，未能精确。今以时宪术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闰及食限，然后以经、传所书，质其合否，乃知有经误、传误及术误之分。"又谓："尚书克殷年月，郑玄据乾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刘歆三统术以为积四百年，近人钱塘李锐皆主其说。今以时宪术上推，且以岁星验之，始知郑是刘非。"其解孟子"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句，谓阎百诗孟子生卒年月考据大事记及通鉴纲目，以孟子致为臣而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岁在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然周共和以上年数，史迁已不能纪，可考者鲁世家耳，此为刘歆历谱所据。然将歆谱与史记比对，歆於炀公、献公等年分多所加，共计五十二。若减其所加，则歆所谓八百有九年者，实七百五十七年耳。

又谓向来注经者，於算学不尽精通，故解三礼制度多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订江永之谬。作戈戟考，以指程瑶田之疏。以文选景福殿赋"阳

马承阿”证古宫室阿栋之制。以体积论樾氏为量，以重心论悬磬之形，皆绘图立说，援引详明。

又尝谓群经注疏引算术未能简要，甄鸾五经算术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经天文篇博引传注，亦无辨证。因即经义中有关於天文、算术，为先儒所未发，或发而未阐明者，随时录出，成学计一得二卷。

天象著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各一卷，自序略曰：“甲寅春，制浑球，以考证经史恆星出没历代岁差之故。然制器必先绘图，绘图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汉、晋、隋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极度数，盖旧传新图，大抵据步天歌意想为之，与天象不符。国朝康熙初，南怀仁作灵台仪象志，然后黄、赤经、纬各列为表。乾隆九年，增修仪象考成，补正缺误。道光甲辰，再加考测，为仪象考成续编，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为明备。今逾十载，岁渐有差，故复据现时推测立表，庶绘图制器密合天行也。”

又谓：“绘地难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地理必须亲历。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失实。因考求地理沿革，为历代地图，以补史书地志之缺。”

又手摹皇舆全图，自序略曰：“地图以天度画方，至当不易。地球经纬相交皆正角，而世传舆图，至边地竟成斜方形，殊失绘图原理，其蔽在以纬度为直线也。昔尝为小总图，依浑盖仪，用半度切线，以显迹象。然州县不备，且内密外疏，容与实数不符，故复为此图。其格纬度无盈缩，而经度渐狭，相视皆为半径与馀弦之比例。横九幅，纵十一幅，合成地球滂沱四颓之形，欲使所绘之图与地相肖也。

又变西人之旧，作地球正变两面全图，其序略曰：“地形浑员，上应天度，经纬皆为员线。作图者绘浑於平，须用法调剂，方不失其形似。然视法有三，其一在员外视员，法用正弦，则经圈为椭员，纬圈为直线，其形中广旁狭，作简平仪用之。其一在员心视员，法用正切，则经圈为直线，纬圈为弧线，其形中曲旁杀，内密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线无定式，量算繁难。且经纬相交，不成正角。其边际或太促褊，或太展长，以画地球，既昧方斜本形，复失修广实数，所不取也。其一在员周视员，法用半切线，经纬圈皆为平员，虽亦内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浑盖仪，最为理精法密。今本之为地球图，分正背两面。正面以京师为中线，其背面之中，即为京师对冲之处，尊首都也。旁分二十四向，审中土与各国彼此之势，定准望也。经纬俱以十度

为一格，设分率也。”

因推演其法，著测量备要四卷，分备物致用、按度考数二题。备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器，曰插标、曰线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筹、曰皮活尺、曰蕃纸簿、曰铅笔；二测望仪，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脚架、曰矩尺、曰地平经仪、曰平水准、曰纪限仪、曰回光环、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镜、曰象限仪、曰秒分时辰标、曰行海时辰标、曰析分大日晷、日风雨针、曰寒暑针；三检覈书，曰志书、曰地图、曰星表、曰星图、曰度算版、曰对数尺、曰八线表、曰八线对数表、曰十进对数表，曰现年行海通书、曰清蒙气差表、曰太阳纬度表、曰日晷时差表、曰句陈四游表、曰大星经纬表、曰对数较表、曰对数较差表；四画图具，曰大小幅纸、曰砚、曰墨、曰硃、曰颜色料、曰笔、曰五色铅笔、曰笔壳、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长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机翦、曰交连比例规、曰玻璃片、曰橡皮。

按度考数其目四：一明数，曰尺度考、曰亩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经纬里数；二步量，曰量田计积、曰步地远近、曰记方向曲折、曰认山形、曰准望所见；三测算，曰测量方向远近法、曰测地纬度法、曰论平阳大海地平界角、曰测地经度法、曰经纬方向里数互求法；四布图，曰正纸幅、曰定分率、曰缩展、曰识别设色。

又因修改对数表之根求析小术，是开极多乘方法，可径求自然对数，即讷对数，以十进对数根乘之即得十进对数，著乘方捷术三卷。

又创对数尺，盖因西人对数表而变通其用，画数於两尺，相并而伸缩之，使原有两数相对，而今有数即对所求数。一曰形制，二曰界画，三曰致用，四曰诸善，五曰图式，为记一卷。

又尝撰格术补一卷，同郡陈澧序之，略曰：“格术补者，古算家有格术，久亡，而吾友邹徵君特夫补之也。格术之名，见梦溪笔谈，其说云：‘阳燧照物，迫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则倒，中间有碍故也。如人摇舻，臬为之碍，本末相格，算家谓之格术。’又云：‘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则光聚向内，离镜一二寸，聚为一点，著物火发。’笔谈之说，皆格术之根源也。宋以前盖有推演为算书者，后世失传，遂无有知此术者。徵君得笔谈之说，观日光之景，推求数理，穷极微眇，知西人制镜之法皆出於此。乃为书一卷，以补古算家之术。盖古所谓阳燧者，铸金以为镜也，西洋铁镜，即阳燧，玻璃为镜，亦同此理。故推阳燧之理，可以贯而通之。有此书而古算家失传之法复明，可知西人制器之法，实

古算家所有，此今世之奇书也。至若古算失传，如此者当复不少，吾又因此而感慨系之矣！”

同治三年，郭嵩焘特疏荐之，坚以疾辞。曾国藩督两江日，欲以上海机器局旁设书院，延伯奇以数学教授生徒，亦未就。八年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李善兰，字壬叔，海宁人。诸生。从陈奂受经，於算术好之独深。十岁即通九章，后得测圆海镜、句股割圜记，学益进。疑割圜法非自然，精思得其理。尝谓道有一贯，艺亦然。测圆海镜每题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题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题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算术大至躔离交食，细至米盐琐碎，其法至繁，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学中之一贯也。并时明算如钱塘戴煦，南汇张文虎，乌程徐有壬、汪曰桢，归安张福僖，皆相友善。咸丰初，客上海，识英吉利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人，伟烈亚力精天算，通华言。善兰以欧几里几何原本十三卷、续二卷，明时译得六卷，因与伟烈亚力同译后九卷，西士精通几何者尟，其第十卷尤玄奥，未易解，譌夺甚多，善兰笔受时，辄以意匡补。译成，伟烈亚力叹曰：“西士他日欲得善本，当求诸中国也！”

伟烈亚力又言美国天算名家罗密士尝取代数、微分、积分合为一书，分款设题，较若列眉，复与善兰同译之，名曰代微积拾级十八卷。代数变天元、四元，别为新法，微分、积分二术，又借径於代数，实中土未有之奇秘。善兰随体剖析自然，得力於海镜为多。

粤匪陷吴、越，依曾国藩军中。同治七年，用巡抚郭嵩焘荐，徵入同文馆，充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授户部郎中、三品卿衔。课同文馆生以海镜，而以代数演之，合中、西为一法，成就甚众。光绪十年，卒於官，年垂七十。

善兰聪彊绝人，其於算，能执理之至简，驭数至繁，故衍之无不可通之数，抉之即无不可穷之理。所著则古昔斋算学，详艺文志。世谓梅文鼎悟借根之出天元，善兰能变四元而为代数，盖梅氏后一人云。

华衡芳，字若汀，金匮人。能文善算，著有行素轩算学行世。其笔谈一书，犹为生平精力所聚。凡十二卷，第一卷论加、减、乘、除之理；第二卷论通分之理；第三卷论十分数；第四卷论开方之理；第五卷论看题、驭题之法，以明加、减、乘、除、通分、开方之用；第六卷论

天元及天元开方；第七卷论方程之术，已寓四元之意，末乃专论四元；第八卷论代数释号及等式；第九卷论代数中助变之数及虚代之法；第十卷论微分；第十一卷论积分，分十六款以明之；第十二卷一论各种算学不外乎加、减、乘、除，二论一切算稿宜笔之於书，三论算学中可以著书之事，四论学算与著书并非两事，五论繙算学之书，六论畴人传当再续。综计自加、减、乘、除、通分以至微分、积分，由浅入深，术本繁难，而括之以简易之旨；理本艰深，而写之以浅显之词。

又於同治十三年，与英士傅兰雅共译代数术二十五卷，衡芳序之曰："代数之术，其已知、未知之数，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减各有记号，以为区别，可如题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层累已明，阶级已见，乃以所代之数入之，而所求之数出焉。故可以省算学之工，而心亦较逸，以其可不假思索而得也。虽然，代数之术诚简便矣，试问工此术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则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进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乱，必不肯终辍。故始则因繁而求简，及其既简也，必更进焉，而复遇其繁，虽迭代数十次，其能免哉？自是知代数之意，乃为数学中钩深索隐之用，非为浅近之算法设也。若米盐零杂之事，而概欲以代数施之，未有不为市侩所笑者也。至於代数、天元之异同优劣，读此书者自能知之，无待余言也。"

又与傅兰雅共译微积溯源八卷，序之曰："吾以为古时之算法，惟有加、减而已。其乘与除乃因加减之不胜其繁，故更立二术以使之简易也。开方之法，又所以济除法之穷者也。盖学算者自有加、减、乘、除、开方五法，而一切简易浅近之数，无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虑日出不穷，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为快，遇有窒碍难通之处，辄思立法以济其穷，故有减其所不可减，而正负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数中种种记号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为简，难者为易，迟者为速，而算学之境界，藉此得更进一层。如是屡进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积分者，盖又因乘、除、开方之不胜其繁，且有窒碍难通之处，故更立此二术以济其穷，又使简易而速者也。试观圜径求周、真数求对数之事，虽无微分、积分之时，亦未尝不可求，惟须乘、除、开方数十百次，其难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积之法，理明而数捷也。然则谓加、减、乘、除、代数之外，更有二术焉，一曰微分，一曰积分可也。其积分犹微分之还原，犹之开方为自乘之还原，除法为乘法之还原，减法为加法之还原也。然加与乘，其原无不可还，而微分之原，有可还有不可还者，是犹算式中有不可还原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

减乘除开方已足供吾之用，何必更求其精？是舍舟车之便利，而必欲负重远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盖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数术中末卷之中，载求平员周率简捷法式，为犹拉所设。未有此法之时，曾有算学士固灵用平员内容外切之多等边形，费极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数。设径为一，周为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其临死之时，嘱其家以此数刻於墓碑，盖平时得意之作，恐其磨灭，故欲传之永久，亦犹亚基默得之墓，刻一球形与员柱形也。”

又与傅氏共译三角数理，此书为英士海麻士所譔。海麻士专精三角、八线之学，著书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数理，即用为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论两角或多角诸比例数；次论造八线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诸形；次论诸角比例乘约变化之理；纪彼国算士棣弗美创例也，附以专论对数术及诸三角形设题一百则，为书三卷，以引学者；次总说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杂论求弧三角数种特设之表；终以弧三角形设题二十七则焉。然书中说解过於烦费，仍不能变外角和较与垂弧、次形、总较诸旧法，故自海氏书出，益觉徐有壬拾遗三术难能可贵，超越西人。

又与傅氏共译代数难题解法十六卷。

其弟世芳，字若溪。亦通算术，著有近代畴人著述记。

列传二百九十五列女一

田绪宗妻张 嵇永仁妻杨 妾苏 张英妻姚

蔡璧妻黄 子世远妻刘 尹公弼妻李 钱纶光妻陈

胡弥禅妻潘 张棠妻金 洪翘妻蒋 张蟾宾妻姜

施曾锡妻金 廷璐妻恽 汪楷妻王 妾徐 冯智懋妻谢

郑文清妻黎 程世雄妻万 高学山妻王

王氏女 张天相女 周氏女 王孜女 缪浒妻蔡 濮氏女

李氏女 来氏二女 曾尚增女 王氏女 刘魁妻徐 薛中奇女

吕氏女 佘长安女 王法夔女 武仁女 唐氏女

张桐女 汪俨聘妻周 刘氏女 吴某聘妻周 李荐一聘妻曾

袁斯凤女 丁氏女 硃棫之女 杜仲梅女 方氏二女 刘可求女

杨泰初女 孙承沂女 赵承穀聘妻丁 彭爵麒女 陈宝廉女

吴士仁女 王济源女 董桂林女 耿恂女 吴芬女

邵氏二女 蒋遂良女 徐氏二女 李鸿普妻郭 牛辅世妻张

高位妻段 郑光春妻叶 子文炳妻吴 屈崇山妻刘

谢以炳妻路 弟仲秀妻郑 季纯妻吴 王钜妻施 陈文世妻刘

张守仁妻梁 韩守立妻俞 路和生妻吴 诸君禄妻唐

牛允度妻张 游应标妻萧 蒋广居妻伍

周学臣妻柳 王德骏妻盛 张茂信妻方 林经妻陈

张德邻妻李 武烈妻赵 孙朗人妻吴 李天挺妻申 刘与齐妻魏

周志桂妻冯 欧阳玉光妻蔡 子惟本妻蔡 萧学华妻贺

张友仪妻陈 冯氏 王钺妻隋 林云铭妻蔡

陈龙妻胡 王懃妻岳 鲁宗镐妻硃 马叔籥妻丁

许光清妻陈 黄开鼇妻廖 黄茂梧妻顾 高其倬妻蔡

陈之遴妻徐 詹枚妻王 柯蘅妻李 艾紫东妻徐

郝懿行妻王 汪远孙妻梁 陈裴之妻汪 汪延泽妻赵

吴廷珍妻张 诸妹章政平妻等 程鼎调妻汪

陈瑞妻缪 马某妻阮 富乐贺妻王 仁兴妻瓜尔佳氏 耀州三妇

杉松邮卒妇 杨芳妻龙 崔龙见妻钱 沈葆桢妻林

王某妻陈 李某妻赵 罗杰妻陈 杨某妻唐 姚旺妻潘 盖氏

积家而成国，家恆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是故匹妇黾勉帷闼之内，议酒食，操井臼，勤织纪组紃，乃与公卿大夫士谋政事。农劳稼穑，工业势曲，商贾通货财，同有职於国，而不而阙。晚近好异议，以谓女豢於父，妻豢於夫，戚戚求自食。或谓女制於父母，妇制於舅姑，妻制於夫，将一切排决，舍家而躐国，务为闳大，其过不及若殊，要为自弃其所职而害中於家国则均。呜呼，何其诬也！古昔圣王经国中而为之轨，亿万士女毋或逾焉。是故矜其变，所以诲其正；愍其异，所以励其庸：范而趋於一。使凡为女若妇者，循循各尽其职。则且广之为风俗，永之为名教。有国者之事，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军兴，死寇难役辄十百万，则别牍上请。捍强暴而死，爰书定，亦别牍上请，皆谨书於实录。其徵之也广，其襮之也显，流风馀韵，绵绵延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知权所以能行，化所以能成，尤必有当於人人之心，固不可强而致也。列女入史，始后汉书，用其例，择尤炳著如干人，贤母、孝女、孝妇、贤妇、节妇、贞妇、贞女、烈妇义行，边徼诸妇，以类相从，其处变事相亚者，厌而比焉。纂昔懿，傃来淑，敬我彤管，宜有助於兴观。

田绪宗妻张，德州人。绪宗，顺治九年进士，官浙江丽水知县，有声。卒官。张预戒管库，谨视赋徭所入，发牍覈其数。代者至，请知府临察，无稍舛漏，乃持丧归。教三子雯、需、霦，皆有文行。张通诗、春秋传，能文。

年七十，里党将为寿，诫诸子曰：“礼，妇人无夫者称未亡人，凡吉凶交际之事不与，亦不为主名，故春秋书‘纪履緰来逆女’。公羊传曰：‘纪有母，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妇人无外事，所以远别也。’后世礼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战国时，严仲子自觞聂政母前，且进百金为寿。盖任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岂礼意当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殁於官，携扶小弱，千里归榇，含艰履戚，三十年馀。阖户辟绩，以礼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养我馀年，然此中长有隐痛。每岁时膢腊，兒女满前，牵衣嬉笑，辄怦怦心动，念汝父之不及见。故或中坐叹息，或辍箸掩泪。今一旦宾客填门，为未亡人称庆，未亡人尚可以言庆乎？三十年吉凶交际之事不与知，而今日更强我为主名，其可谓之礼乎？处我以非礼，不足为我庆，而適足增我悲耳。汝曹官於朝，宜晓大体，其详思礼意，以安老人之心！”

张年七十七而卒，有茹荼集，雯官至户部侍郎。

嵇永仁妻杨，永仁，无锡人；杨，长洲人。永仁死福建总督范承谟之难，杨时年二十七，子曾筠生七年。舅姑皆笃老，黾勉奉事，丧葬谨如礼。福建定，永仁仆程治乃克以其丧还，杨质衣营葬。葬竟，抚曾筠而泣曰：“我前所以不死，以有舅姑在。舅姑既而葬，今又葬汝父，我可以死，则又有汝在。汝父以诸生死国事，汝未成人，当如何？”则又呜咽曰：“我其如何？”曾筠长而力学，杨日织布易米以为食，指谓曾筠曰：“汝能读书，乃得啖此，未亡人则歠粥。”及曾筠官渐显，恆诫以廉慎。雍正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永仁、曾筠皆有传。

永仁妾苏，字瑶青。从永仁福州，临难，取带面永仁而缢，年十七。

张英妻姚，桐城人。英初官翰林，贫甚，或餽之千金，英勿受也。故以语姚，姚曰：“贫家或餽十金五金，童仆皆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所从来，能勿惭乎？”居恆质衣贯米。英禄稍丰，姚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英既相，弥自谦下。戚党或使婢起居，姚方补故衣，不识也。问：“夫人安在？”姚逡巡起应，婢大惭沮。英年六十，姚制棉衣贷寒者。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圣祖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母

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卒，年六十九，有含章阁诗。女令仪，为同县姚士封妻，好学，有蠹窗集。英、廷玉皆有传。

蔡璧妻黄，漳浦人，世远母也。璧丧妻，以为妾。耿精忠为变，璧方客京师，黄奉璧父母避山中。璧母老不能粒食，辍女子子乳乳之。璧父母命璧以为妻。

世远妻刘，事舅姑孝。世远既贵，家人谋买婢，勿许。谋佣乳母，刘曰：“吾六子四女皆自乳，吾不以贵易其素。”世远有传。

尹公弼妻李，博野人。公弼早卒，家贫，舅姑老，父母衰病，无子。养生送死，拮据黾勉。教子会一有法度，通籍，出为襄阳府知府，李就养。雨旸不时，必躬自跽祷，禳疫驱蝗亦如之。冬寒，民六十以上，量予布帛。襄阳民德之，为建贤母堂。李赋诗辞之，不能止。会一移扬州府知府，扬州俗奢，李为作女训十二章，教以俭。累迁河南巡抚，所至节俸钱，畀高年布帛，周贫民，佐军饷，皆以母命为之。民间辄为立生祠，如在襄阳时。会一内擢左副都御史，李以疾不能入京师，陈情归养。复以母命，里塾社仓次第设置。居数年，高宗赐诗嘉许，榜所居堂曰“荻训松龄”。卒，年七十八。

公弼曾孙溯醇妻徐，亦早寡，与其族公亮妻高、公聘妻杨、德一妻韩、成一妻李、多福妻刘、林妻王、二喜妻硃，合称“尹氏九节”。会一有传。

钱纶光妻陈，名书。纶光，嘉兴人；陈，秀水人。幼端静，读书通大义。初婚，纶光侍其父瑞徵出上冢，陈从楼上望见少年殴佃客几死，咯血，方大雪，血沾衣尽赤，佃客家以其族党至，汹汹。陈遣苍头问，少年，从子也。乃舁佃客入室，召医予药，畀其母钱米，呼从子使受杖，众乃散。瑞徵还，亟贤之。陈善事舅姑，助纶光款宾客，周邻里，曲尽恩意。纶光卒，教子尤有法度。子陈群，自有传；界，官陕西醴泉知县，有贤声。陈晚为诗，号复庵；署画，号南楼老人。诗三卷，戒陈群毋付刻。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

曾孙女与龄，字九英，为广西太平府同知吴江蒯嘉珍妻。亦能画，题所居曰仰南楼。

胡弥禅妻潘，桐城人。弥禅卒，遗三子，长子宗绪，方十岁。贫，遣就学村塾，旦倚闾泣而送之，逾岭不见，乃返，暮复迎之而泣。三

年，贫益甚，罢学，潘不知书，使兒诵，以意为解说。一日，闻程、硃语，叹且起立曰：“我固谓世间当有此！”闻诵司马相如美人赋则怒，禁毋更读。诸子出必告，襟濡露，则笞之，问：“奈何不由正路？”岁饥，潘日茹瓜蔓，而为麦粥饭兒，有馀，以周里之饿者。尝命仆治室，发地得千金，献宗绪，宗绪不受，母闻乃喜。宗绪成雍正八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笃学行，有所述作。

张棠妻金，秀水人。棠卒，金作苦奉姑，晨炊偶有馀，日午复以进。姑呼金共食，金虑姑不足，辄以腹痛辞。姑病，侍食尝药，搔痒涤牏，鬋发拭垢，靡不躬焉。夜坐床下，闻呻吟即起。姑殁，哭之痛，曰：“吾将何怙，以冀孤兒长乎？”则愈益作苦。方冬捆屦，两手龟且裂，敷以酱及蜡泪，痛如割，必毕事乃寝。子庚，稍长有文行，客游以为养。一日，金晨起，理发竟，登案扳甍西南望曰：“我安得望见江西？”时庚方客南昌，南昌於浙为西南，故云。既得旌，泣而言曰：“我姑亦早寡，徒以年已逾三十，不中令甲，而我得被旌，我於是有私痛也。”年七十九而卒。

洪翘妻蒋，武进人。翘尚义而贫，僦居临大池，隘且湿，蒋择处其尤陋者，暴雨，水浸淫床下。翘既不第，客游养父母。俄书报病且归，蒋挟二子舟迎，闻来舟哭声，审其仆也，号而自掷於水，女佣持之，免。自是率诸女针纫组织，力以自食。授其子礼吉读，至礼经“夫者妇之天”，哭绝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废其句读。礼吉稍长，出就里中师，里中师不辨音训，母为正其误，日数十字。母织子诵，往往至夜分。翘大父□尝守大同，父公寀独偿大同官逋十有馀万，不以累弟昆。受讬赵氏孤，坐累家破，卒全之，以此名孝义，蒋恆举以勖礼吉。丧舅姑，毁甚，既复丧母，疾作遂卒。礼吉更名亮吉，有传。

张蟾宾妻姜，武进人。蟾宾父金第客死京师，妻白，食贫抚诸孤。蟾宾复早卒，姜抚二子惠言、翊。贫，惠言就其世父读，归省姜，无食，明日，惠言饿不能起，姜抚之曰：“兒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弟时时如此也！”惠言稍长，使授翊书，姜与女课女红，常数线为节，晨起，尽三十线乃炊。夜燃灯视二子读，恆至漏四下，里党称姜苦节如其姑。惠言有传。

施曾锡妻金，名镜淑。曾锡，桐乡人；金，震泽人。曾锡故有文行，以副榜贡生终。孤福元生七年矣，教之严，夜篝灯读书，福元稍怠，欲扑之，扑未下，涕泗交於颐，辄罢。初曾锡丧父母及所生父，金撤簪珥以佐葬；及葬曾锡，家益贫。纺绩，冬寒皲瘃，十指皆流血。所

生姑亦卒，乃还依母。岁大无，具饭饭母，并及福元，而自食豆粥杂糠覈。母病，侍尤谨。福元以举人知西江安福县，而金已前卒。

廷璐妻恽，廷璐，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恽，阳湖人，名珠，字珍浦。恽自寿平以画名，其族多能画。毛鸿调妻恽冰，字清於，画尤工粉墨，映日有光，於珠为诸姑。珠亦能画，善为诗。廷璐为泰安知府，卒官。珠抚诸子麟庆、麟昌、麟书，教之严。持家政，肃而恕。尝拟列女传为兰闺宝录。撰定清女子诗，为国朝女士正始集。校刻寿平父日初遗书及李颙集，皆传世。麟庆有传。

汪楷妻王、妾徐，萧山人。楷为河南淇县典史，尝廉民冤，白令为平反。既去官，客死广东。母七十，徐有子辉祖，幼。丧归，索债者至，王鬻田、出嫁时衣装以偿。楷弟不肖，恆求钱以博，甚或篡辉祖去，得钱乃归之。已，将以母迁，王与徐力请留，奉侍甚谨。母垂殁，叹其贤孝。教辉祖读，或不中程，徐奉箠呼辉祖跪受教，王涕泣戒督，往往弃箠罢。贫益甚，互称疾减食食辉祖。

辉祖长，出游，佐州县治刑名，王戒之曰："汝父尝言生人惨怛，无过囹圄中，偶扑一人，辄数日不怡，曰：'彼得无恚恨戕其生乎？'汝佐人当知此意。"辉祖自外归，必问："不入人死罪否？破人家否？"曰："无。"则喜。即言法不免，王与徐辄相视为流涕。王尤不喜言人过，辉祖或偶及之，必曰："汝能不尔即佳，此何与汝事？"徐居常布衣操作，岁饥，日织布一疋，易三斗粟，虽疟不为止。一絮被，馀二十年，辉祖请易，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徐病，辉祖进蓐，卻之，曰："汝父客死，吾不获以此进，吾何忍饮？"王强之，微啜而罢。徐卒十馀年，辉祖成进士而王卒。辉祖有传。

冯智懋妻谢，智懋，长洲人；谢，嘉兴人。智懋家中落，再遇火，谢处贫，黾勉无所恨。子桂芬，入学为诸生，谢喜曰："汝家久无秀才，汝继之，甚善。原世世为秀才，毋觊科第也！"及得第，训之曰："人必有职，女红中馈，妇职也，易尽耳；汝当思尽其职。"又曰："好官不过多得钱，然则商贾耳，何名官也？汝谨，当不至是，勉旃！"苏州、嘉兴，皆困重赋，谢氏以催科破家。谢每谓桂芬："汝他日为言官，此第一事也！"同治初，江、浙初定，桂芬佐江苏巡抚李鸿章幕，成减赋之议。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减三之一；常州、镇江减十之一。浙江巡抚左宗棠继请嘉兴亦得量减，时谢已前卒。桂芬有传。

郑文清妻黎，遵义人。事祖姑及姑能得其欢心。贫，令长子珍就

傅，诸子力田，教督之甚肃。珍录平生所训诫为母教录。尝曰：“妇人舍言、容、工，无所谓德。言只柔声下气，容只衣饰整洁，工则针黹、纺绩、酒浆、菹醢，终身不能尽。”又曰：“人虽贫，礼不可不富；礼不富，是谓真贫。”珍，儒林有传。

程世雄妻万，衡阳人。世雄兄世英早卒，妻何无子，世雄旋亦卒。子学伊弱，族有争嗣者，万以学伊兼承世英后。姑丧未殡，火发，何、万与诸婢号泣奉柩出，火为之止。万善治家，学伊长，家渐起。咸丰间军兴，诸将唐训方、陈士杰、彭玉麟皆倚学伊筹兵食。万日具

百人馔，为规画周至，贤母名益闻。力施与，赡诸戚族，教孙曾，皆成立。年八十九卒。

高学山妻王，泸州人。王归学山，视前室子四皆羸弱，鞠育甚至。长子病且死，泣语申母恩，原再来为母子。第三子病，亦如之。逾年，学山梦二子者至，即夕，王孪生二子。王教诸子读书、择友有法度，多取科目，孪生子同举於乡。

王氏女娥，九江屠者女也。顺治十四年，火，屠者方醉卧，娥奔火中，呼不起，遂并焚死。

张天相女巧姑，仪徵人。乾隆十年正月庚寅，火，天相方病，巧姑年十四，负父欲出，同死。明日得其尸，犹负父也。

周氏女，六安人。父瞽，女八岁，火作，母抱女出，问：“父胡不出？”母曰：“父瞽不能行，奈何？”女入火中，导父行，火烈迷路，俱死。

王孜女，慈谿人。康熙十六年七月乙未，乙夜慈谿火。女方居母丧，停棺於堂。火至，女呼舁棺，无应者，伏棺上泣。父从火光中遥见之，抱之出，则已死。灌以矾水，稍甦，声出喉间，仅属。问：“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而绝。女年十五。

萨玉瑞妻许，闽人。夫亡，姑初丧，火发，护姑柩不去，同烬。

缪浒妻蔡，名蕙，泰州人。父孕琦，生五女，而蕙为长。字浒，未行，孕琦坐法论死，系狱待决。蕙绝嗜好，屏服饰，寝不解衣，严寒不设炉火。居四年，浒请婚，蕙谢不行。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巡江南，蕙伏道旁上疏，略云：“妾闻在昔淳于缇萦为父鸣冤赎罪，汉文帝怜而释

之，载之前史，传为盛典。今妾父孕琦被仇害，自逮狱以来，妾日夜悲号，籥天无路。每夕遥望宸阙，礼拜数千，於今三年，寒暑靡辍。今幸驾临淮海，是诚千载奇逢，妾原效缇萦之故事，冒死鸣哀，伏维天鉴。”上下其疏江南江西总督覆谳，二十九年，谳上，孕琦得减死。蕙归浒，未一年，卒。

濮氏女，桐乡人。其父无子，而母妒，不使置媵侍，家万金悉畀女。嫁吴生，予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女独愍父未有子，尝从容谏母，母怒，骂曰：“吾万金饷汝，犬豕犹知人意，况人乎？”女不敢复言。乃为父置婢其家，时父至，使侍父。岁馀，果生男，载而之母家，会濮氏长老，见男於庙。具白母，贺母有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吴生既以妇富，乃骤贫，愤恚欲杀女，女度无所容，自经死。

李氏女，鹿邑人，次三。父麒生与族人礎、挺九有隙，挺九语礎，若与麒生有杀姊仇，不先之，终为害。礎与其子兆龙行求麒生，共殴之，垂死，乃弃去。三时年十九，麒生将死，喈曰：“仇杀我，我无子能报者，尚何言！”呼：“天，天！”遂绝。三请於母，讼县及府，皆不省。讼巡抚，下开封府同知治，挺九好语三，原养母，请得息讼，三扼其吭，齧面尽坏，卒脱去。狱上，当礎死，礎自杀。兆龙杖，创甚，亦死。三以祸始挺九，顾无罪，走京师，击登闻院鼓自列。下巡抚覆按，会挺九亦死。三泣告父墓曰：“仇虽尽，然不弃於市，恨未雪也！”乃不嫁养母。居十五年，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母卒，三治丧葬竟，自经死。乾隆中，知县海宁许焚表其墓，环墓为之田，曰“李孝女墓田”。

来氏二女，萧山人。姊曰凤筠，年十四。父客福建，从渡古田篛洋。父堕水，凤筠方卧病，闻遽起，跃入水，呼救。鱼舟集，援出水，凤筠□栗无人色，犹为父易衣。夜半，遂死。凤荪，其女弟也。父病，露祷百馀夕，不胜寒，亦死。

曾尚增女衍纶，长清人。尚增以庶吉士改官，迁知郴州，衍纶从。母病痪不能起，衍纶日夜侍。居四年，一夕，母命衍纶少休，女佣就床下熏衣，遗火灼帷。衍纶突火入抱母号，救者以衍纶出，复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火幂床，救者不得入，尚增厉声呼衍纶出，不应，火益炽，遂殉。既灭火，见衍纶身覆母，两体胶结不可解。时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衍纶年十五。

又有王氏女，怀远人，母亦病痪，火作，女突火入负母，俱烬。

刘魁妻徐，霍丘人。既嫁而归省，火作，负父出，复入负母，病痪不能起，俱焚。火熄，见徐跪床下，犹执母手。

薛中奇女，宿州人。侍祖母，火作，扶祖母出，梁折，承以肩，焚死，祖母得免。

吕氏女，平陆人。父卒，母且嫁，女生七年，痛哭谏其母，母不听，则日长跽母前，且哭且言，母意终不回。一日晨，潜出，家人求之勿得；暮，途人或言墦间有幼女死焉。家人就视，则女哭父瘗所，死矣，泪血溢两眶，遍地尽碧。及敛，视其寝处，枕上血深渍数重。

佘长安女，名酉州，四川重庆人。长安妄讼人聚博宰耕牛，坐诬，戍湖北。嘉庆十六年，酉州走京师，诣都察院，自陈祖父、母年皆逾八十，乞赦其父得侍养。事闻，仁宗以长安罪非常赦所不原，至配所已九年，其女年甫十一，不远数千里匍匐奔诉，情可愍，命赦长安。

王法夔女，名淑春，扬州人。法夔老而贫，淑春誓不嫁，力针黹为养。方冬，手龟身寒颤，工不辍。法夔至七十馀卒，淑春以首触壁，额裂死。

武仁女，名端，钱塘人。能读书，原不嫁事父母，父母不可。少长，母偶疾，夜求药，坠楼，折脊，则喜曰："吾今形残，不可匹人，吾自是得终事父母矣！"仁客死贵州，端从母迎丧，至则赀已尽，力针黹奉母，而蓄其馀。居十有七年，始克以丧归。

唐氏女，名素，无锡人。贫无昆弟，亦不嫁，鬻画以赡父母。

张桐女，名富，蔚州人。道光九年，山水暴发，家人皆走避。桐方病卧，富将负父出，弱不胜。水大至，父挥之去，号泣，俱溺。水退，家人至，见富两手犹握父臂不释。

汪俨聘妻周，刘氏女名密，吴某聘妻周，皆六安人。俨卒，周归注氏，事舅姑，水至，周从姑乘屋，攀树，姑堕水，周跃下拯之，与俱死。密与母同堕，得板扉，缘以上，扉欹屡堕。母呼密速上，密曰："扉狭不足全我母女，冀活母，兒不上矣！"遂死。周既入水，或援之登舟，问："父母存否？"皆曰："不知。"复跃入水死。

李荐一聘妻曾，南丰人。未行，遇水，室尽圮，母投水死。女援不及，入水殉。

袁斯凤女瓀，字仪贞，江苏华亭人。斯凤官河南怀庆府黄沁同知，瓀事父母孝，视疾尤谨。母陈有寒疾，瓀榻母侧，视起居。母命之卧，顷辄起。八年，陈疾少瘥，瓀乃曰："世无不可治之疾，人力未至，而委之天命，则以为不可治尔。"斯凤疾作，乍剧乍瘥，夜静或大雪，瓀严立窗外，伺声息，往往不眠。道光十四年，斯凤疾大作，医谢不治。瓀闻涕泣，已而怒曰："谁谓不可愈，吾必欲愈之！"而斯凤竟卒。后四日，瓀阖扉欲自经，嫂过而劝之，瓀泣誓死。嫂喻以杀身非孝，瓀作色曰："吾自欲死，此时虽孔子、硃子以吾为不孝，吾亦惟死尔！"嫂曰："独不念病母乎？"瓀曰："有汝在。"乃告其母，共谕慰之。又二日，瓀竟死。死后，母察奁具，得断钏。

丁氏女，鹤庆人。父贫，□段石为灰以自给，女助之。年十六，父卒，女力作养母。尝负重而踬，遂疴偻。为佣，食於佣家，每饭思母，辄哽咽。人怜之，许其分食以遗。否必为母炊竟乃出佣。居四十馀年，母卒女亦卒。

硃棫之女，武清人。字县诸生曹文甲。早丧父，母病，奉事良谨。将婚，女坚请留侍母。母卒，治丧葬，请旌母节，奉母主入祠，见祠有孝女，为低徊甚久，归遂自裁。遗书告文甲曰："君家孝娥以身殉父，兒愚祗知有母，深负舅姑慈，原更得贤妇奉饔飧也。"

杜仲梅女末姑，安徽太平人。贼至，刃其母，抱持乞代，刃及，终不释。贼去，母创死，女抱母尸泣，达旦，寻毁卒。同时二方氏女，一年十四，一方九岁，皆代母死。

又有刘可求女，亦太平人。弟被掠，女请於父易弟归，即夕自杀。

杨泰初女徽德，孙承沂女锦宜，皆休宁人。徽德年十二，母死寇，抱尸不食死。锦宜七岁，寇杀其祖母，守尸侧五日，贼与食，卻之，饿死。

赵承穀聘妻丁，名畹芬，武进人。父士衍，官蠡县知县，母赵及畹芬从。咸丰十年，洪秀全兵破常州，承穀大父起殉焉。或传承穀亦见执，母感伤发病卒。明年二月壬子夕，畹芬自经死。将死，书所为思亲赋及词六篇，字画端静如平时。

彭爵麒女，名咏春，怀宁人；陈宝廉二女慧庄、慧敬，侯官人：皆殉母。咏春哭母殡僧寺，登浮屠自投死。慧敬请以身代母，慧庄居母

丧，皆仰药死。

吴士仁女，献县人。幼丧父，无兄弟，誓不嫁养母。会寇至，女求利刃置袖中，扶母出避，遇二寇，挤母仆，母怒詈，寇持刃欲斫，女急呼曰："毋杀我母！我从若，不则死。"寇乃止。扶母还其家，藏母於室，出问寇饥否？具食使食。食毕，一方饮，一出卧他室中，女蹑饮者后，挟刃刺其颈，贯喉，嘶而仆。女阳为嬉笑，拔所佩刀至他室，卧者方起立，遽前剸其胸，亦死，乃负母出走。

王济源女，枣强人。幼即能事父母。寡兄弟，遂矢不嫁。尝有盗，夜破门入，女持火枪立暗陬，击一盗毙，盗乃去。丧父母，葬祭皆如礼，为立后。同治间，寇至，负父母木主行避寇。逾六十，父母忌日，岁时祭墓，犹号泣哽咽。

董桂林女，乐亭人。桂林卒，女十二，矢不嫁，耕织以养母。昌黎富家子，闻其贤，请婚，原代之养，女坚拒不许。母卒，女五十馀矣，鬻田以为敛，存屋数椽，田一亩，杏五树，女即牖外置母棺，手畚土以封。独处，昼夜悬刀自卫。又十馀年，邻里高其义，醵金为营葬。

耿恂女，名一圭，望都人。恂举人，无子，客授保定。母刘病痺，一圭按摩抑搔，尝六七昼夜不少休。母少间，因卧床下，恂自外至，误践其手，指甲脱，血流至肘，倦不自知也。尝议婚某氏子，未聘而某氏子夭，女闻泣曰："我得终事父母矣！"遂矢不字。刘病垂二十年，哽噎不能食，食必女口哺。恂卒，持丧奉病母归里。逾年，刘亦卒，一圭营丧葬，自为文以表於阡。一圭尝以生日上冢，掬土以益墓，惫仆墓侧，家人掖以归，数日卒。

吴芬女，开县人，女次第二。芬，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生，以知县发山东，女留侍母。芬病，女闻，夜辄焚香露祷。三十一年，芬卒，女闻大悲，且恚曰："人谓天有眼，我夜焚香露祷，叩头至数百，乃漠然不一顾耶？"越日饮药死，时年十三。

邵氏二女，黟人，长名媚，十五；次名扬，十三。从父入山樵，虎出噬其父，媚持父挥樵斧斫虎，虎负创去，父女皆不死。

蒋遂良女，城步人，虎挟其母去，女夺以还。

徐氏二女，淑云、淑英，温江人。父瞽，兄登云早卒。嫂凌疾革，抚子成龙而泣，淑云、淑英在侧，曰："我二人在，当扶持以长，嫂何

虞？”时成龙方二岁，淑云、淑英皆不嫁，以女红事蓄，卒扶持以长。

李鸿普妻郭，禹州人。鸿普母王，明季流贼破州，自经死，失其尸。鸿普将斫檀为之像，未成而卒。郭力纺织，奉其舅及后姑。子以达，稍长，喻以父意。求檀，辄不中像材。郭乃刺左腕，出血盈盂，和香屑为像，复剪发饰其首。以达惊，叩首泣，郭曰：“我姑以节死，我何爱发若血不以奉姑？吾无恙，汝又何悲？”像成，藏洁室，日上饮膳，事如生。

其后又有牛辅世妻张，太原人。姑卒，刻木祀之，饮食必祭。

高位妻段，宛平人。位卒，段年十七，二子幼，依其兄以居。兄劝改嫁，段不可，携二子徙居小市板屋中。长子早死，次子为吏，以罪徙辽左，乃复抚诸孙。段年九十，孙裔成进士，赎其父以归。

裔母谷，事姑孝。始处贱，躬洒扫。晨侍盥栉，食时，就灶下作羹，亲上之。食毕，然后退，日以为常。既贵，终不改。或以为言，谷曰：“若毋言，吾与姑故寒苦，姑习我，非我供事，姑终不適。吾老矣！洒扫盥馈以事我姑，此日可多得耶？”康熙二十七年，段卒，年九十六。

郑光春妻叶，莆田人。光春游湖南，久不归，叶以纺绩养姑。子文炳幼，或不率教，辄拊心号天，文炳惧，向学。姑老病痺，叶负以出入。七年，姑乃卒。

文炳长，娶於吴，念父不归，婚夕惘惘无欢。吴逡巡得其故，劝文炳行求父，曰：“事姑，我任之！”文炳行求得父以归，吴已卒，犹处子。文炳子任仁，妇张，能绳其孝。

屈崇山妻刘，鄠县人。崇山卒，刘奉姑以居。康熙三十年，岁凶，姑劝之嫁，不从。饥益甚，姑泣语刘曰：“我旦暮且死，盍自鬻，尚可活我！”刘泣不应。姑大恸曰：“死耳，夫何言！”刘哽咽久之，乃曰：“如姑命。”自鬻於豪家，得金畀姑，号泣登车去。豪家方具酒食为贺，刘入厕自经死。豪家大恨，以敝藁裹尸弃野外。

谢以炳妻路，仲秀妻郑，季纯妻吴，湖口人。以炳兄弟并早卒，三妇励节事姑，姑病痈，迭吮之，良愈。

王钜妻施，钜，萧山人；施，富阳人。姑严，小不当意，辄呵斥，施屏息不敢声。姑病反胃甚，医以为不治，施刲股和药进，病良已，姑

遇施如故。钜疾作，施视疾惫，病瘵卒，姑犹不善施。钜以刲股事告，视其尸，信，乃大恸曰："吾负孝妇！"及疾笃，出珠花付钜曰："汝妇孝，以此志吾痛，使汝子孙勿忘。"萧山人因称钜后为珠花王氏。

陈文世妻刘，郧人。陈、刘皆农家，刘待年於陈。既婚，姑年七十二，病噎，刘割臂和药以进，疾少间；既而复作，不食已十日，垂尽矣。刘夜屏人，杀鸡誓於神，持小刀自劙其胸二寸许，出肝刲半，取布束创，以肝与鸡同瀹汤奉姑。姑久不言，忽曰："汤香甚！"饮之竟，病良愈，刘亦旋平。为乾隆四十四年夏六月事。知县嘉兴李集出俸为买田宅，宅北有大陂，几三顷，因命曰孝妇陂。

张守仁妻梁，献县人。守仁卒，祖姑穆，耄而瞽且痿，日偃仰床蓐，梁佣力以养。或讽梁嫁，梁曰："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祖姑善恚，小不当意，则怒詈，或攫其面，血出，梁事之自若。祖姑卒，依其女以终。

县又有韩守立妻俞，祖姑及姑皆瞽，或妄言割肉以燃灯可愈，守立原试之，俞请代，刲右股燃之，尽十馀日，祖姑目复明。

路和生妻吴，靖远人。善事姑。姑丧明，吴侍左右，非整衣不入。或言姑无见也，吴曰："吾心自不可欺耳。"

诸君禄妻唐，零陵人。姑胡，老无齿，兼病痺，唐日操作毕，辄跪而乳之。或曰："坐可也。"唐曰："是乳小兒也，乳姑不可。"

牛允度妻张，通渭人。三十而寡，奉姑谨。嘉庆六年，大祲，求野菜以食。姑老病，久之，不能复食。张贷钱得市脯进姑。又久之，贷不继，姑病欲绝，张慰之曰："姑稍待，妇制草笠，可得钱数十，犹足为数日供也。"笠成，卖得钱，姑已死。乃求市脯祭，朝夕哭，以馂馀活夫弟。

游应标妻萧，新都人。应标出耘，萧居绩。火发翁室，翁老病不能行，萧冒火入，负翁，将及门，门焚，俱死。

蒋广居妻伍，桐城人。寡，奉姑徐。嘉庆二十四年，火作，徐年九十六矣，卧不能起。伍自火中奔赴，负徐至灶前，火逼，俱死。伍尸倚墙，背负徐，俱僵立不仆，面如生。

又有扶沟蒋有广妻陈，救翁；洧川阎惠妻李，救姑：皆火死。

周学臣妻柳，湖口人。早寡。夜，虎突门，翁出视，惊仆。柳徒手击虎，虎自去。

王德骏妻盛，益阳人。事祖姑孝，病噎，哺以乳。寇掠县，负姑夜遁，堕虎穴，祷於虎，虎不咥。

张茂信妻方，茂信，河津人；方仪徵人。方尝割股愈舅疾，舅与茂信皆卒，奉姑刘。姑严，方事之谨。当夏，姑病暴下，方躬涤茵席，不以为秽。夜与姑共枕寝，微呻辄起，抚摩抑搔五十馀日，姑愈，亟称其孝。

林经妻陈，连江人，姑盲性卞，常臆妇藐己，陈断三指自明，姑为之悔。经病，刲股；经卒，以节终。

张德邻妻李，迁安人。寡，从弟欲夺其志，力拒。岁饥，驱驴鬻石灰易米以养姑。一日遇盗，泣曰："驴可将去，丐留囊中物俾我姑，不即饿死！"盗舍之去。

武烈妻赵，烈，永年人；赵，宣化人。赵事姑孝，姑病，夜露祷，得寒嗽疾。烈病疫，或谓口吮胸，汗出则愈，而吮者当病，赵曰："果尔，死不恤。"卒吮之，烈竟卒，赵病几殆。贫，操作纺绩，诸子成进士，自奉恆觳。亲族有缓急，往往倾其赀。出千金置义学，卒，遂祠焉。

孙朗人妻吴，连江人。姑陈，早寡，遗腹生朗人。性严急，有不当意，辄坚卧，朗人偕吴跪床下，俟意解，命之起，乃起。朗人卒，吴以节终。

李天挺妻申，日照人。天挺早卒，姑严，申年六十，犹终日跪庭中。居姑丧，以毁卒。

刘与齐妻魏，秦州人。既寡，事姑，日被笞骂，欢颜受之。躬蔬贱，十馀年不怠。

周志桂妻冯，湘乡人。姑暴，忍饥以养，犹时时加箠楚。姑病痪，不能举杖，叱冯跪自挝，流血，不敢怨。历三十馀年，人名其里曰孝妇村。

欧阳玉光妻蔡，湘乡人。玉光母刘，治家有法度。玉光居父丧，以

毁卒。蔡承姑教，董家事，率妯娌，与子侄佣奴，各有专职，家渐起。

子惟本，亦娶於蔡。妇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阴置稈荐中，而系钥其端。父送女还，入室，引钥，则钱在焉。曰："孝哉我女，留此以活我！"惟本亦早卒，从姑敬事祖姑，祖姑兴，姑执笄侍左，妇自右为约发。盥，姑奉水，妇奉槃。及食，妇具馔，姑侑之。寝，三世连床。一夕，姑起，堕床折肋，妇号泣就援，姑戒勿声，毋令祖姑惊也。祖姑晚丧明，手足痿痺，挽篰舆，日游庭中，姑肩前，妇肩后。祖姑刘，年至九十，姑蔡，九十六，妇蔡，八十三。曾国藩为之传，谓："欧阳姑、妇，虽似庸行无殊绝者，而纯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难，无以逾此。"

萧学华妻贺，湖南安化人。贺父徙陕西，学华赘其家。年馀，学华归省母，贺欲与俱，父不许，贺割股肉付夫以奉姑。姑適病，学华烹肉进，病良已。后学华携贺归，事姑以孝称。

张友仪妻陈，福建永定人。事姑孝，姑尝称曰："诸妇汝最朴讷，然酒浆筐篋琐碎无不治，得吾意者，汝也！"友仪早卒，陈未三十，勉痛事姑，抚孤子。同治初，寇至，负姑入山避，徒行数十里，踵裂血流，屡踣屡起。匿深林中，燃枯枝，采野蔌以活，卒得免。

子日焜妻李，尝刲股愈母病，事祖姑及姑孝。姑病，割臂进，病目，舐以舌，良已。尝赴族人饭，心动，归，正姑病。又尝宿姻家，夜半，索舆还。姑曰："吾正念汝，知汝必念我速归也。"

冯氏，武进人。嫁吉龙大，事舅姑谨。姑病偏废，饮食卧起皆需冯，而龙大游荡，欲衒冯以媒估客，冯不可。龙大引外妇入室，舅怒而逐之，冯曰："姑病，妇终日侍，苦为他事閒，得一人分其劳，甚善。"因持卧具从姑寝。龙大时时殴辱冯，冯未尝有怨色。舅病，龙大市毒药授冯，令饮其父，冯掷药，跪谏数日，龙大别市药，殴而逼之，冯叹曰："我所以不死，为舅姑耳，今无冀矣！"入视姑寝，至龙大所，举药尽饮之。谓龙大曰："我代舅矣，后毋萌此念！"须臾毒发死。

王钺妻隋，诸城人。敏而有定识。明季，奉姑避兵，航海行数千里。寇至，负姑夜逾垣匿谷中以免。钺成进士，为广东西宁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钺城守，贼至，钺谓隋："当奈何？"隋出匕首曰："有此何惧！"贼去，钺行取主事，隋请以诸子先行。是时贼方盛，行人道绝，隋得敝舟，挟幼子经肇庆、度大庾、入鄱阳湖，水陆行数千

里，率仆婢佩刀昼夜警备。家居，地震，自楼堕，血淋漓，持子泣，地摇摇未已，子请避，隋曰：“诸婢压其下，吾去，死矣！”督家僮发砖石出之，皆复活。火发於楼，烟蔽梯不可登，命以水濡被予诸婢，身持湿衣障火先登，诸婢汲水次第上，火遂得熸。子沛恩、沛愅、沛恂，皆成进士，官於朝，隋益勤俭自敛抑，乡人称老实王家。

林云铭妻蔡，云铭，闽人；蔡名捷，字步仙，侯官人。云铭，顺治十五年进士，授江南徽州推官。郑成功兵入江，徽州兵叛，蔡矢死不去。官省，还居建宁。耿精忠反，下云铭狱，蔡忧之，呕血殷紫，女瑛佩剜臂肉入药，旋苏。师至，云铭乃出狱。云铭无子，蔡为买妾七，乃生子。蔡御诸妾有恩，所亲有妇妒，而五十无子者，蔡延至家，与处三日，归为夫买妾生子。里妇忤其夫，共指蔡以劝，曰：“毋令林孺人知。”瑛佩为闽清郑郯妻。

陈龙妻胡，龙溪人。龙少恃勇，为暴於乡里，父老群谋去害。时胡未嫁，使密劝乘时立

功名。龙亡命为盗海岛，父母将别字，胡坚拒。闻龙娶，不贰。龙降，官金门总兵，知胡犹未字，乃成婚。海澄许贞尝以逋饷系狱，胡告龙代偿其负，释使去，贞卒为名将。

王懃妻岳，曲周人。岳奉舅姑笃谨，若不能言。懃移家临清，而商於天津。王伦为乱，将攻临清，临清民争走避，岳请於舅姑曰：“贼将以临清为窟，必不剪居民以自弱。从众以行，不死於奔窜，必死於蹂藉，宜若可缓然。”舅姑用其言，出者争道，多挤入水死。岳曰：“乃今宜可徙，官军且至，贼方谋出御，不暇捕逃人。且徙者已十八九，今行，无虑蹂藉；今不行，免於贼，或不免於官军。”遂相将潜出城，还曲周，懃亦归。人称其能量事，岳笃谨如故。

鲁宗镐妻硃，名如玉，字又寒，仁和人。事舅姑孝。或以贿干宗镐，有所关说，硃劝毋受。宗镐曰：“我度是无利害。”硃曰：“诸为不义事，皆以为无利害耳，奈何以贫隳素行！”宗镐悟，谢之。

马叔籥妻丁，扬州旧城人，事舅姑甚谨。叔籥兄弟三，既分，而伯兄以讼破家，丁义不

己食，虽壶酒豆肉必以分。一日，语叔籥，请致家於伯氏，叔籥许之。丁事伯如舅，姒如姑，米盐纤悉一关姒，嫁时衣装饰首约臂皆不

私。家故贾也，叔籥兄善贾，遂以其家富。叔籥有所请於姒，姒不时给，叔籥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与？”丁曰：“始让而终怒，人其谓我何？”劝叔籥毋校。

许光清妻陈，海宁人。善持家。戚有鬻妇者，妇誓死不从，陈偕姒妇硃醵金畀其夫，要之署券。曰：“彼人游荡，金尽终且鬻妇，不如是，妇不免。”乃招妇至，善视之。其夫死，复醵金赎所居，遣妇还，并前券焚之。邻童入其室窃壶去，陈戒家人勿言，曰：“彼何以为人？”御婢宽，闻有虐婢者，必以陶潜语劝曰：“彼亦人子也！”

黄开鼇妻廖，开鼇，高安人；廖，沔阳人。开鼇善为针，设肆衡州，廖佐以纺绩。开鼇病痪，廖习为针，针成，置诸版，摩以掌，针乃泽，数以是创，不懈。

开鼇卒，子长发幼，妇刘，监利人，待年於姑氏。稍长，夫妇共为针，长发截铁，圆本而锐末，持就□段，睨火察纯窳。刘削竹，缀以钢，悬双絙环竹，曳则竹转以穿针鼻。针良，市者多，家渐裕。洪秀全之徒躏湖南，家破，长发治针益力。当冬，得敝羊裘奉廖，与刘皆敝

褐短裈，手足龟，不敢怠。

长发旋卒，子才三岁，被火，家再破。於是廖语刘曰：“天乎！此诚不可再活，盍同死？”刘对曰：“火，亦常也，姑、妇惟当复食苦耳。”鬻簪珥为贸迁，居贱鬻贵。廖持算，刘主议值。又数年，家复裕。廖老而卞，易怒，刘进淡巴菰，徐言他事辄解；不解，即跪谢，相持泣乃已。廖七十六而卒。

刘既善贸迁，邻家就求术，刘为谋至详，贫者贷以赀。同巷居五十馀家，多以贸迁富。开鼇初设肆，才钱六千四百，刘晚年积白金至十万，督子孙就学，取科目，家益大，年七十九而卒。

黄茂梧妻顾，名若璞，字和知，仁和人。顾好言经世之学，为诗、古文辞，自为集序曰：“若璞不才，少不若於母训，笄事东生，十有三年。閒事咏歌，大抵与东生相对忧苦之所为作也。东生溘逝，帷殡而哭，不如死之久矣。徒以藐诸孤在。发藏书，日夜披览，二子从外傅，入辄令隅坐，为陈说吾所明。日月渐多，闻见与积，圣贤经传，旁及骚雅词赋，冀以自发其哀思。题曰卧月轩稿。轩为东生所尝憩，志思也。”东生，茂梧字。顾至康熙中乃卒，年九十。

子灿妻丁，从顾学，亦好言经世，先顾卒。

高其倬妻蔡，名琬，字季玉，汉军正白旗人，绥远将军毓荣女也。毓荣、其倬皆有传。琬谙政事，其倬章疏文檄每与商榷。能诗，有蕴真轩诗钞。集中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峰寺诸篇，追怀其父战绩，尤悲壮，为世传诵。嘉庆间，铁保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以琬为馀集首。同入选者，珠亮妻、嵩山妻皆宗室女。张宗仁妻高，名景芳，诗最多。珠亮妻有养易斋诗，嵩山妻有兰轩诗，景芳有红雪轩诗。

陈之遴妻徐，名灿，字明霞，吴县人。之遴自有传。徐通书史，之遴得罪，再遣戍，徐从出塞。之遴死戍所，诸子亦皆殁。康熙十年，圣祖东巡，徐跪道旁自陈。上问："宁有冤乎？"徐曰："先臣惟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载之仁，许先臣归骨。"上即命还葬。徐晚学佛，更号紫{□言}，有拙政园诗词集。词尤工，陈维崧推为南宋后闺秀第一。画得北宋法。

詹枚妻王，名贞仪，字德卿。枚，无为人；贞仪，泗州人，而家江宁，祖者辅，官宣化知府，坐事戍吉林，贞仪年十一。者辅卒戍所，从父锡琛奔丧，因侨居吉林，侍祖母董，读书学骑射。十六还江南，又从锡琛客京师，转徙陕西、湖北、广东，二十五归於枚。后五年，嘉庆二年，卒。

贞仪通天算之学，能测星象，旁及壬遁，且知医。为诗文皆质实说事理，不为藻采。撰星象图释二卷，历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皆一卷，象数窥馀四卷，女蒙拾诵、沉疴囈语，皆一卷，绣紩馀笺、文选诗赋参评，皆十卷，德风亭集二十卷。

贞仪病且死，谓枚曰："君门祚薄，无可为者。我先君死，不为不幸。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蒯夫人者，吴江蒯嘉珍妻钱，附见曾伯母钱纶光妻陈传中，时侨居江宁，贞仪与相习，枚以贞仪书归焉。钱侄仪吉，为历算简存序，言："贞仪有实学，不可没，班惠姬后一人而已。"女子治历算盖至鲜。

咸丰间，胶州柯蘅妻李，名长霞，邃於选学，著文选详校八卷。工诗，有锜斋诗集。

光绪间，济阳艾紫东妻徐，名桂馨，治音韵之学，有切韵指南四

卷。

郝懿行妻王，名照圆，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懿行见儒林传。照圆文辞高旷，得六朝人遗意。懿行有所述作，照圆每为写定题识。其所自为书有列女传补註八卷，序曰："列女传补註者，补曹大家註也。照圆六岁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读书。尝从燕间，顾照圆而命之曰：'昔班氏註列女传十五卷，今其书亡，如能补为之註，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圆谨志之不敢忘。分阴遄迈，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衔恤。追省前言，陨越滋惧。不揣愚蒙，略依先师之诂，用达作者之意，凡所诠释，将以通其隐滞，取供吟讽。至於义所常行，或传记成文，旧人已注，则皆阙而弗论。诚知疏陋，无能纂续前修，庶几念昔先人，少酬明发之怀。补註成，请夫子辨析疑义，时加订正，无隐乎尔，窃所慕焉！"

又校正列仙传二卷，旧有赞，考以隋书经籍志，知为晋郭元祖撰，复别出为一卷。又集传记言占梦者为梦书一卷，皆自为序，附懿行书以行。尤喜言诗，著葩经小记，书未成。懿行撰诗问，谓与照圆相问答，条其馀义，别为诗说，皆采照圆说为多。光绪间，其孙联薇以书进，因误为照圆著云。自照圆为列女传补注，其后又有汪远孙妻梁校注。

梁，名端，字无非，钱塘人。幼为祖玉绳所爱。元和顾之逵校刻列女传，玉绳为审定，端辄胪其同异，退而笔之，玉绳为之折衷。既归远孙，与参酌增损。端既卒，远孙为刻行。

陈裴之妻汪，名端，字允庄。七岁赋春雪诗，拟以谢道韫，因又字小韫，钱塘人。长为

诗，旨远而辞文，尝撰定明诗初、二集，上始开国，下逮遗民，都三十家，附录又七十人。自定凡例，以为："初集，犹主盟之晋、楚；二集，犹列国之宋、郑、鲁、卫；附录，犹附庸之邾、莒、杞、薛。"梁德绳称其宗尚清苍雅正，能扫前后七子门径。吴振棫称其论一代升降正变，元元本本，纵横莫当。端所自为诗，有自然好学斋集。裴之卒，子又有疾，舅文述素奉道，端诗亦多为道家语。既卒，诸侄重定其集，尽删晚作，二本并行於世。

汪延泽妻赵，名棻，字仪姞。延泽，乌程人；赵，上海人，户部侍郎秉冲女也。幼读书，能诗文，有滤月轩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词一卷。自为序，略曰："宋后儒者多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当为，故今世女子

能诗者，辄自讳匿，以为吾谨守‘内言不出於阃’之礼。反是，则迳欺炫鬻於世，以射利焉耳。是二者，胥失之也。礼昏义女师之教，妇言居德之次，郑君注云：‘妇言，辞令也。’夫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吟咏，非言辞之远鄙倍者欤？何屑屑讳匿为！”

子曰桢，撰二十四史日月考，赵为之序，曰：“刘羲叟撰刘氏辑术，迄於五季，书久佚，仅存通鉴目录。自宋迨明，六百馀年，未有续为之者。曰桢好史学，习算，考当时行用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自史记至新、旧唐书，属草已一百馀卷，余亟欲睹其成，预为此序，俾写定冠诸简端。”

吴廷珍妻张，廷珍，常熟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张名纟习英，字孟缇，阳湖人。世父惠言，父琦，皆博通能文章。纟习英与诸女弟承其教，咸有述作，皆能诗。纟习英兼为词，秀逸有王沂中、张炎遗意。妹惇英亦能诗词；纶英尤工书，传琦笔法，真书出入欧阳、颜、杨诸家，分书自北碑上溯晋、汉，遒丽沉厚；纨英兼治古文。纟习英尝编次国朝列女诗录，纨英为作传，简雅合法度。惇英，江阴章政平妻；纶英，同县孙劼妻；纨英，太仓王曦妻。

程鼎调妻汪，名嫈，字雅安，歙人。好学，通儒家言，诗文皆雅正。病将卒，为诗曰：“秋风一叶落，余亦归荒墟。”遗书戒其子葆，言家事至详。复谓：“武侯著书，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武侯第一流人，务一，而戒恐惧居其三，可不识所致力耶！”葆编其所作为雅安书屋诗文集。

陈瑞妻缪，名嘉蕙，字素筠，昆明人。工书、善画。光绪中，召入宫供奉，为皇太后嘉赏，特赐三品服。

时同被召者，马某妻阮，字蘋香，仪徵人，赐名玉芬。富乐贺妻王，名韶，字裔云，杭州驻防满洲人，著有冬青馆诗。仁兴妻瓜尔佳氏，名画梁，亦杭州驻防满洲人，著有超范室画范。

耀州三妇：一青嘉努妻，一纳岱妻，一迈图妻，所居寨曰荞麦冲，在耀州城南。天命十年六月癸卯，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夜薄寨，方逾墙入，寨兵未即出，三妇者见之，倚车辕於墙，以为梯，青嘉努妻持利刃先偕登城奋击，三百人皆惊，坠墙走。耀州守将扬古利以兵至，追击，尽歼之。太祖召三妇，赉金、帛、牛、马，赐青嘉努、纳岱妻备御，迈图妻千总。

杉松邮卒妇，禄劝人，失其姓。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常应运者为乱，逼杉松，诸邮卒方耕於山，无御者。妇曰：“此可计走也。”挟钲鸣山巅，若且集众，贼引去，妇乃走告夫，州始为备。事定，知州李廷宰聚父老赍妇酒食，具鼓吹，簪胜披锦，以矜於市民。

杨芳妻龙，芳，松桃□人；龙，华阳人。芳有传。龙善鼓琴，工画兰。嘉庆十一年，芳自宁陕镇总兵署固原提督，龙留宁陕。是岁秋，镇兵以饷不给，将叛。龙使告署总兵杨之震，之震不之省。或请龙行避乱，龙曰：“不可，若我出而兵叛，是知其叛也，人其谓我何？”七月辛亥夕，乱作，芳素得兵心，兵有以匪降者，尤感芳不杀，皆入署为龙卫。民妇就避兵，廊庑盈焉。龙严戒奴婢毋号泣，乡明，叛兵叩閤请谒，诸避兵者忸惧，请毋纳。龙曰：“愚哉！彼辈且自入，孰能御之？”乃启门，纳其渠数十人，咸泣谢，且请龙行。龙谓之曰：“若曹虽叛戕官，其渠罪不逭，於多人何尤？主将旦夕归，白若曹於朝，非尽歼也，可各罢归伍。”叛兵不欲罢，坚请龙行，龙命以舆来，尽出诸避难者，而殿其后。叛兵送至清涧，哭而返。龙兄为兴安知府，乃之兴安。芳自固原至，抚叛兵，复定。

蒲大芳者，叛兵渠也，请於芳，迎龙归。芳遣大芳等二十辈以往，龙初举子，即冒雪就道，道中大芳与其曹诟争，举刀伤其曹。行至汉阴，龙使假刑具於有司，召大芳责曰：“汝叛，幸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叛耶？”杖之四十，械而行。三日，将至宁陕，其曹十九人者为之请，乃令脱械。

龙至，语芳曰：“事虽事，然君且有远行。”芳曰：“何至是？”龙曰：“朝廷自有法度，兵叛事大，不容无任其咎者。”果有命戍伊犁。龙归侍姑，姑风缓不能言，惟龙达其意，左右在视。居姑丧尽礼。芳复起，迁湖南提督，道光五年，龙卒。

崔龙见妻钱，名孟钿，字冠之，一字浣青。龙见，永济人；钱，武进人，侍郎维城女。九岁刲臂疗父疾。归龙见，事姑谨，龙见以进士官州县，为四川顺庆知府。川东咽匪为乱，龙见□师出御，贼自间道来袭，吏民惊扰。钱诇贼自府西至，遣人掣渡舟泊东岸。贼至，不得渡，遂引去。

及为湖北荆宜施道，值白莲教匪为乱，龙见出督饷，钱居危城中，烽火四偪，以龙见指发书，戒所属州县，令收附郭积聚，谨守备，毋与贼浪战。贼侦有备，亦引去。

龙见在官廉，钱每出馀财周戚党。自四川还，泊燕子矶，见渡舟覆溺，出钱募救者，活十馀人，皆应试士也，罗拜岸上。龙见卒，教诸子成立。钱工诗词，即以“浣青”名其集。

沈葆桢妻林，名普晴，字敬纫，侯官人，云贵总督则徐女也。则徐、葆桢皆有传。葆桢故则徐甥，林六七岁时，尝侍诸姑坐，臧否戚党诸子弟。戏以谑林，辄曰：“无逾沈氏兄贤。”及归葆桢，葆桢贫，董中厨，斥奁具佐饈，能得姑欢。

咸丰六年，葆桢知广信府，八月，出行县，洪秀全将杨辅清自吉安潜师越山谷入。戊子，破贵溪，己丑，破弋阳。吏具舟促林避寇，林勿行。庚寅，葆桢还，时遵义镇总兵饶廷选驻军玉山，乃为书乞援，而辅清兵益进，去广信八十里。辛卯，廷选报书，言水涸，师不得下。仆役散走，林怀印倚井坐誓死。乙夜，城南火，达曙，大雨火灭。林谓葆桢曰：“城中炊烟断，火何由起？此贼谍所为，以空城告也。今日贼当至，吾殉君固其所。”解剑授葆桢曰：“雨甚，吾不可露坐，贼至，君以剑当之，使吾仓卒得入井也。”贼得谍，知城无人，易之，待霁乃发。癸巳，辅清兵复进四十里，而廷选师至，葆桢徒步迎以入。甲午，辅清兵薄城，廷选军出御，其裨将毕定邦、赖高翔战甚力，林煮粥啖士卒，士卒益奋。丁酉，贼大至，围合，文吏窜伏，馈运犒劳，皆林会计而出纳之。乙亥望，大战，解围，辅清乃引去。

自是葆桢治军日有声，擢江西巡抚。治船政，林佐治官书，一一中条理。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方葆桢试礼部，鬻金条脱治行，代以蜀藤，虽贵，弗易也。光绪三年，卒。

王某妻陈，皋兰人。同治六年，河州回攻兰州，师自平番来援，阻黄河不得渡。陈家河北，令其子化凤集族党，以舟济师，兰州以全。

李某妻赵，营山人。县多虎，李子赴市，暮未还，李立村外待。虎骤至，李惊呼，赵闻，持梃出，与虎斗，虎弭尾去。

罗杰妻陈，安徽太平人。杰与陈共入山采薪，虎攫杰，陈与争，不得脱，急触虎口，虎舍杰咥陈，陈死，杰得脱。

杨某妻唐，衡阳人。夫妇偕耘，虎攫其夫去，唐曳虎尾不舍，三逾岭，伤左臂，卒负夫归。数日夫死，以节终。

姚旺妻潘，旌德人。旺遇虎，潘奔救，同死。

盖氏，吉林凉水泉金广年妻也。广年贫，眇一目，有友与狎。一日，戏语广年：“汝何修得美妇？”广年心动，即曰：“若艳我妇，予我百金，以妇与若。”遂与友偕还语盖，盖曰：“贫死命也！以贫而鬻其妇，生何心矣？”嗷然哭。广年出以语友，闻哭止，入视，则自罄死矣。呼友共解之，友因摩其足，盖苏，以足抵友仆，走厨下，取刀自斫其足，立断。昏卧血中，邻里趋视，唾广年。其友惧，请以百金疗，广年亦悔，力负贩，育子姓甚繁。

列传二百九十六列女二

张延祚妻蔡 陈时夏妻田 傅光箕妻吴

郑哲飞妻硃 李若金女 王师课妻硃 秦甲祐妻刘

艾怀元妻姜 周子宽妻黄 李有成妻王

杨方勖妻刘 邹近泗妻邢 胡源渤妻董 林国奎妻郑

陈仁道妻庞 张某妻秦 李氏女 何某妻韩 张荣妻吴 张万宝妻李

沈学颜妻尤 王赐绂妻时 王某妻张 子曰琦妻魏 李学诗妻赵

学书妻高 高明妻刘 邓汝明妻刘 魏国栋妻庞

吕才智妻王 许尔臣妻骆 原某妻马 张扬名妻彭 沈万裕妻王

卢廷华妻沈 李豁然妻杨 曾经佑妻林 梁昙妻李

姜吉生妻木 曹某妻王 潘思周妻傅 倪存谟妾方硃

杨震甲妻杨 杨三德妻马 张壶装妻牛 陈大成妻林 温得珠妻李

贾国林妻韩 孙云□妻白 图斡恰纳妻王依氏 吴先榜妻郑

王元龙妻李 蔡庚妻吴 韩某妻马 李鸣銮妻黄 金光炳妻倪

徐嘉贤妻刘 冒树楷妻周 曾广垕妻刘 冯丙煐妻俞

袁绩懋妻左 子学昌妻曾 俞振鸾妻傅 周怀伯妻边

吉山妻瓜尔佳氏 张某妻钱 戚成勋妻廖 曾惟庸妻谭

谢万程妻李 李殿机妻王 长清妇 程允元妻刘

杨某妻樊 刘柱兒妻鲁 李国郎妻苏 赵惟石妻张 锺某聘妻吴

岳氏 姚氏 张氏 袁氏 杨某妻张 周士英聘妻张

蔺壮聘妻宋 沈煜聘妻陈 王国隆聘妻余 于天祥聘妻王

方礼祕聘妻范 姚世治聘妻陈 何秉仪聘妻刘

沈之螽聘妻唐 贝勒弘暾聘妻富察氏 濰上女子

吴某聘妻林 雷廷外聘妻侯 程树聘妻宋 张氏子聘妻姜

钱氏子聘妻王 王志曾聘妻张 李家勋聘妻杨

李家驹聘妻硃 贾汝愈聘妻卢 袁进举聘妻某 李应宗聘妻李

何其仁聘妻李 王前洛聘妻林 节义县主 李承宗聘妻何

吴某聘妻硃 徐文经聘妻姚 李煜聘妻萧 刘戊兒聘妻王

硃某聘妻李 武稌聘妻李 陈霞池聘妻钱 汪荣泰聘妻唐

季斌敏聘妻蔺 董福庆聘妻冯 乔涌涛聘妻方

张氏女 粉姐 阚氏女 赵氏婢

张延祚妻蔡，漳浦人。国初，师既下福建，滨海数百里，犹群起负固。有方祐者，谋举兵，延祚与语，不合，被杀。子才十馀岁，蔡哀恸，谋复仇。一日，闻祐将其徒至，方夕，易男子服，挟刃诣祐垒。未至，顾见其子踉跄来，念母子并命，斩张氏祀，乃与俱归。既，祐降为民，娶於蔡，其妇，蔡大母行也，因得常见祐。祐甘语谢蔡，蔡益愤，夜辄握刃刺壁，壁穿，刃犹击。

顺治五年春，蔡伺祐有所过，度道所必经，将其子止松林中，挟刃俟。日午，祐雄服怒马来，蔡自林中出叱祐，祐惊呼从者，从者骇走。蔡持刀斫祐，祐坠马，负创走，蔡疾追之。行人聚而譁，蔡且奔且言曰："吾夫为此贼害，有助者，吾与俱死！"追及祐，祐攀松枝与斗，中蔡额，血被面，斗益力。遂迫祐，左手捽祐，右手奋刃，断其首，掷道旁，观者皆大惊。

蔡持祐首告於延祚墓，将其子诣巡按御史台门请死，巡按御史霍达异其事，问："有主者乎？"蔡哭对曰："夫死，所以不即死者，以有子耳。今子且不顾，安肯受他人指耶？然杀人当死，公毋挠国法。"达乃释不问。

陈时夏妻田，长乐人。时夏父超鹏早卒，母高守节。田读书，知大

义。时夏贫，事王姑及姑高，朝夕扶持，不去左右。病不能食，辄以口哺。时夏卒，督诸子读，尝自述与夫论学语，为敬和堂笔训，以授诸子，粹然儒家言。其自序略曰："余苟延性命，祗以三子一女，冀其能自立，不至辱泉下耳！大兒今十一，犹有童心，况诸幼孤，未亡人心力垂尽。恐旦暮死，而夫子之学行，与余之出肝胆，忍艰苦以冀其有成者，将谁为余告之耶？爰述先训，书之於册。嗟乎！小子异日读此，其能自省，使余生不负於子女，死不愧於夫子否耶？"居十馀年，卒。

傅光箕妻吴，宣城人。吴归於傅，光箕已病矣，逾年卒。吴父母欲嫁之。吴归，留吴而讼傅氏，衣食吴。吴还傅氏，以讼故勿纳。吴复归，请自食，无累父母。力纺，闻有媒至，辄求死，乃别居。明季，饥，恆饿。邻馈之，勿受。族姊归於魏，亦嫠也，遗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问之，曰："杂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纺有馀钱，得婢曰春兰，拾箨供爨事。里媪或呼春兰食，吴必审所自，戒勿轻受食。春兰自是即不受里媪食。

郑哲飞妻硃，哲飞，南安人；硃，明鲁王以海女也。嫁哲飞，生丈夫子一，女子子三，而哲飞卒。会以海亦殂，渡海至台湾，依明宗室宁靖王术桂以居。康熙二十二年，师克台湾，术桂自杀，硃奉姑育诸孤，以女红自给。居五十馀年乃卒，年八十馀。初师下舟山，以海妃陈入井死，以海谥之曰贞，而以海女又以节终。

李若金女，名阊，馀干人。明季，字淮王世子由桂。入国初，由桂出亡，阊誓不更字，尝咏金环曰："红炉经百鍊，不失本来真。"事父母孝，年五十九卒。

王师课妻硃，萧山人。师课，明天启中官太医院院判，卒。明亡兵乱，硃率二子避九里坳，尝遇贼，胁以刃，硃夺刃剳面，哭且詈。贼欲杀之，二子号恸求代，得不死。事平，归老於家。尝为勖子歌五章，其三章曰："我生之后逢世乱，白头兵起苍黄窜，肤血染点丛麻红，母子支离宵不旦。飞□雷聚惊鼓鼙，秋雨淋漓断薪爨。呜呼，九里坳边真瓦全，尔曹性命天所怜。"五章曰："庭闱肃洁辞亲族，薄田聊许资饘粥，震荡扁舟波复风，兒才卻聘家回禄。此身直缘正气生，机杼犹能活枵腹。呜呼，但原长作太平民，何尝俯仰惭天人。"

秦甲祐妻刘，三原人。甲祐病瘐，刘侍疾甚谨，筦家政甚饬。越十年，甲祐卒，时岁饥，兵未定。刘抚二子四符、四采。尝训之曰："年荒，众人之荒；学荒，则吾兒之荒也。兵乱，众人之乱；心乱，则吾一

家之乱也。”闻者以为名言。四符，甲祐前妇子也，刘爱之，均於所生。

艾怀元妻姜，米脂人。怀元父穆，兄怀英，在明皆官参将。穆卒，国初怀英降，入镶蓝旗，授牛录章京，居京师。顺治八年，怀元往省其兄，既归，仇家诬为逃人，遂亡命。官收其孥，穆妻马，老矣，妾金请代，姜方娠，皆就逮。明年，事雪，西还。姜襁稚子，金与相扶持，行数千里。又明年，马与金皆卒，怀元遣信至，言母死不得奔丧，誓毕生不归。姜食贫抚子，居四十馀年乃卒。

周子宽妻黄，顺德伦教村人。子宽刺船，与其侣戏，侣溺，坐减死戍贵定。黄求从夫行，譁县门，吏为注官书。乃尽鬻嫁时物畀舅姑，制竹担荷具从夫行。夫道病，黄行经村市，操土音歌，求钱，得药物酒食奉夫。夫瘳，达戍所。居十七年，举一子、二女，而夫死。黄求以夫骨归，跪县门搏颡二十馀日，吏许之，畀以牒。

黄怀牒裹夫骨，筥负小兒女，独身以行。其长女已嫁农家子，牵衣泣，黄斥不顾。黔多虎，而黄负夫骨，逆旅禁不纳。日汲於涧，拾树枝以爨，夜宿道旁废庙，恆见虎残人，馀骼狼藉，无所怖。及至村，黄齿既长，黧黑丑恶，又杂罗施语。有叟独识之，指道旁冢曰：“此而翁也，而姑僵墙阴，不食已一日。”

黄求得姑，姑两目眊，黄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筥中兒女。姑抱而噎，黄大号，筥中兒女亦号。乡里皆走视，义之，畀以金，僦屋奉姑居。黄行逮归十九年，顺德人号曰“女苏武”。

李有成妻王，常宁人。寡，悉散奁饰於族邻贫者。将卒，呼诸妇曰：“吾寡居四十馀年，耳目如聋瞶，未尝妄视听，汝曹其识之！”

杨方勖妻刘，宣城人。嫁五日而寡，剪发自誓。邻妇或微讽，刘出刀以示，曰：“吾昼以是为镜，夜以是为枕。”邻妇慑，不敢复言。

邹近泗妻邢，昆明人。寡而贫，或讽之嫁，邢曰：“吾能忍饥寒，不能忍耻。”卒以节终。

胡源渤妻董，临清人。源渤卒，董年十五，为嫠八十年，年九十五乃卒。里妇或问：“守节易乎？”曰：“易。”“如无夫何？”曰：“如未嫁。”“如无子何？”曰：“如有子而死若不孝。”曰：“何以制此心？”曰：“饥而食，倦而寝，不饥不倦，必有事焉，毋坐而嬉。吾尝为人佣，治女红，必求其工。求工，则心专；心专，则力勤；力勤，则劳

而易倦。倦即寝，寤即兴，毋使一息閒，久之则习惯矣。”

林国奎妻郑，闽人。国奎卒，有子二。郑将殉，姑诫以存孤，乃已。一子殇，遂自沉於江，渔者拯以还。姑疾，刲肝杂糜进，疾良已。族有亡赖子尝中夜至，告族人杖於宗祠。亡赖子为嫚书汙郑，郑恚，取刀断左耳，讼於县，县笞亡赖子。亡赖子出，益妄语，郑复割右耳。巡抚卞永誉闻其事，坐辕门谳其狱，令隶以两耳示观者，械亡赖子至，阅嫚书一行，辄挞其面，复重榜荷校论戍边。居数月，郑两耳复生，永誉复坐辕门，召而察之，左耳完且晰，右耳赤如血，下廓乃微赧而短於左。文武吏及诸观者皆惊叹，一时称异事云。

陈仁道妻庞，博白人。康熙十九年，吴三桂将程可任掠博白，仁道将与邻人拒之，为所杀。庞自经，家人救之，甦，乃斥产购得杀仁道者，杀诸仁道墓前。

张某妻秦，三原人。康熙三十一年，仍岁大祲，县民多流亡。秦内外无所依，至龙桥河北，河岸坼有隙，自匿其中，有老人悯之，遗以食。明日复往，则昨所遗故在，劝之食，且问故，秦曰：“谢翁厚，然不可为常，先后等死耳，我坐岸隙，令死不至暴露足矣。”遂饿而死，年二十馀。老人为封焉。

同时李氏女，从父母逐食至汉口，父母皆疫死。女年十六，美，佥聘焉，将鬻使为妓，女得其情，力求死。三原人贾汉口者群诘佥，佥阴杀之。

何某妻韩，张荣妻吴，张万宝妻李，皆濰县人。韩早寡，求疏属子为后。康熙四十三年，濰大饥，韩昼抱子拾薪，夜则纺绩，日一食。久之，有所蓄，非甚饥则不食。卒买宅娶妇生孙，年七十三卒。

吴嫁三日，夫死，贫甚，转役自活，夜必归其室。得米杂糠粃树叶为食，赢一日食，则一日闭户。年九十二，病将死，呼其侄，谓曰：“我有银纫衣带，犹昔吾夫物。我死，以此市棺埋我夫墓侧。”

李嫁生子，方晬，而丧夫。舅、姑谓曰：“汝不幸，我曹老，子幼，汝当如何？”李泣曰：“妇非为舅姑老子幼，夫死何所不得？犹忍活至此，妇自审已决，原舅姑无疑。”舅卖浆，暮出户，闻铎声，必趋往代其担。抱子力作，人未尝见其启齿。既丧舅、姑，娶妇生孙乃卒。疾革，谓其子曰：“我死得见汝父，我甚喜，汝勿悲也！”

韩居县东南草庙村，吴居县西张家村，李居县北长甿村。

沈学颜妻尤，仁和人。学颜卒，无子，以从子时吉为后。时吉生子大震，又卒。尤抚孤孙，其兄侮之。秋将穫，以众刈其禾，尤置针於髻末，外向踊而号，兄提其发，针创手乃去。常恨其孙弱，曰："我安得见曾孙，见曾孙，死不恨。"大震娶妇举子，尤乃卒。既卒，大震复举子近思，自有传。

王赐绂妻时，黄平人。赐绂出行，宿於翁丙，为苗所杀，弃尸箐中。时行求得之，告官，得苗五，俱伏罪，时年二十一。母欲令更嫁，剪发、烙左颊，毁容矢不行。

王某妻张，灤州人。早寡，无子。以族子曰琦后，亦早卒，妻魏，亦州人。所居村曰柳河，地卑湿，食不足，掇草根木叶，拾蘋藻，杂糠粃以食其孤，复殇。复以族子后。张卒，族人讽魏嫁，魏不可。居十馀年，为所后子娶妇，乃语所亲曰："吾乃今志始遂，使嫁，不过温饱死耳。人恆苦贫，吾独不自觉。苦皆自乐生，吾生不知为乐，又焉知有苦？"

州又有李学诗妻赵，学书妻高，娣姒以节著。学诗、学书生友爱，行涉水，学书误就深，学诗拯之，相抱持俱死。赵生二女，高无出，食贫坚守，年皆逾八十。

高明妻刘，秦安人，早寡，子步云幼。贫甚，尝伺邻家炊，乞馀热为兒煁饼。步云稍长，就学归，则燃灯读。刘缝纫，夜必尽数线。一夕，线未尽，步云倦卧，抚之有泪迹，问曰："兒耶病？"曰："无之，但饥耳！"刘泫然曰："兒不惯饿，我则常耳！"步云为贾，家渐起。

邓汝明妻刘，崇善人。康熙四十一年，岁大无，官煮粥食饥民，刘不食五日。邻家招偕赴，刘耻之，三出三返，终不行。因投水，渔人拯之，坐岸侧，渔人去，复入水死。

魏国栋妻庞，蠡县庞家庄人。祖姑徐、姑董，皆节妇。国栋卒，无子，庞力女红以养。织日一疋，或授以纑，织成必增重，曰："糨所滋也。"或与值多一钱，不受。祖姑八十馀，目昏，向曝、如廁，躬负以出入。姑亦至八十，负出入如之。再居丧，有周之者，庞曰："吾贫，幸相贷，然必偿。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日夜织，不期月皆偿。当葬，衰而前柩，或请代，庞曰："我祖姑、我姑无子孙，我在，即其子孙

也，可代乎？”姑葬以夏，方雨，庞涉潦号踊，见者皆流涕。雍正三年，县大水，岁无。有县治赈役自户外呼告之，庞曰：“妇固饥，然食朝廷米，偿否？”曰：“赈也，何偿？”庞曰：“偿则食，不偿，则我孱妇何功报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遂键户，复呼之，不应。县使役具刺归之米一石，庞复辞。役曰：“此乔令君所以旌节义，毋辞！”乃拜而受。县上其事，得旌，族人为立后。

吕才智妻王，博兴人。才智病亻区偻，杖而行，鬻饼於市。岁祲，才智将鬻王，王曰：“汝病废，我去，汝不得生！且我身值几何？汝不过得数日饱。食尽，终当死。等死，不如相依死也。”乃令才智守舍，而出行乞。生一子，才智死，终不嫁。

许尔臣妻骆，肃宁人。家奇贫。尔臣及其父母相继卒，骆号於市，得柳棺瘗焉。或劝：“盍嫁？”骆曰：“乞食虽辱，犹胜於再嫁！”卒以穷饿死。

原某妻马，河津人。康熙六十年，饥，行乞食。泣语人曰：“乞食至辱，不如死，顾安得死所无累人耶？”或漫应曰：“去此十馀里，有红石崖，死此，可无累。”马明日径至其所，脱耳环易饼，迟邻人过者，嘱以畀其母，曰：“为我语母，无复望我，我今死此矣！”即投崖下死。

张扬名妻彭，临江人。早寡，贫，或谓行乞可得食，彭唾之，曰：“我亦书生妇，有饿死张氏舍耳，安能为丐？”日夜操作，立后，娶妇，持门户。

沈万裕妻王，浙江山阴人。万裕早失母，王事后姑谨。万裕卒，子幼，后姑虐使之。舅予田数亩，使别居。后姑使嫁，王不可。后姑阴取犬子胞掷王室，阳出之，曰：“寡妇室，何乃有此？”迫嫁益厉。或语王：“当以死自明。”王曰：“吾当死。吾死孤不得生，夫且无祀，事终当白。吾死，又谁吾明也？”藏其胞，事后姑愈谨。后姑有少子讼於县，知县姚仁昌察胞非人，杖少子，而表王节。其后少子死，王收其孤，为娶妇。

卢廷华妻沈，永定人。廷华好狭邪游，摈沈异居。姑溺爱，亦恶沈。沈晨必谒姑，为理井臼。或私具甘旨，姑不善也。施鞭挞，无懟。廷华得恶疾，沈乃归侍。廷华死，以节终。

李豁然妻杨，永年人。康熙十五年，豁然卒，杨年二十一。事舅姑

孝。抚子尊贤，娶妇王，生子而尊贤卒，姑、妇共抚孤孙至成立。杨以乾隆四十二年卒，寿百二十，守节百有一年。王前一年卒，年亦九十八。

曾经佑妻林，惠安人。早寡。所居滨海，为渔家补网，夜无灯，随月升落为作辍。积数十年，目因以盲，而手甚习，操作如故。舅姑资以老，复为夫立后。

梁昙妻李，临汾人。昙卒，时子生方两月，贫，啖野菜以活。昙尝莳槐於庭，李日纺其下，护之甚谨。曰："此吾夫手植，见之如见吾夫矣！"乡人因称"节妇槐"。

姜吉生妻木，东川人。雍正八年，东川属夷叛，从吉生逃山中。贼至，杀吉生及其子，木忍哭伏林间。师至，贼降，木蹑贼至城西，手搏杀吉生贼以告官，请得手刃之。提督张耀愍而许焉，遂磔贼以祭吉生。

曹某妻王，兴县人。早寡，子喑，邻妇亦早寡，相与约不嫁。居十五年，王诣其戚，或自外至，曰："邻妇嫁矣！"王曰："信有之乎？"曰："信，我所目见也！"王乃大恸，曰："不意此妇，乃有此事！"遂绝。

潘思周妻傅，名五芳，会稽人。思周父为田州吏目，傅氏亦侨居广西。嫁年馀，生一女，思周卒。或欲聘焉，傅截发矢曰："所不终於潘者，如此发！"未几，母与兄死，兄公及娣又死，舅亦死，傅持六丧还。出郭门，身衰绖，徒步号泣以从。僮民皆感叹，称孝妇。归营葬，抚叔及其女毕婚嫁。

倪存谟二妾方、硃，富顺人。存谟为英山知县，坐事戍伊犁，方、硃皆从。存谟死，方、硃恸不食。伊犁将军为徵赙，俾持丧归。至富顺，嫡子出郭迎，方、硃相谓曰："我二人不死者，惧主人骨不归。今归矣，请死。"相携跃入江，救不死，嫡子及孙死，抚曾孙二成立。

杨震甲妻杨，杨三德妻马，张壶装妻牛，皆秦州人。夫皆出客游，久不归。皆善事孀姑。马姑尤严，日被箠楚，奉之愈谨。杨抚子女成立。马、牛皆无子，立后。州人为之语曰："马牛羊，立人纲。夫远客，姑在堂。胸中冰，头上霜。"盖借"羊"目杨也。

陈大成妻林，连江人。大成坐事戍黑龙江。将行，遣林别嫁，林不可，从大成戍所。居二十八年，大成死，林裹其骨，襁兒女，乞食跣行

万馀里，还故乡。灌园自给，葬大成祖墓侧。

温得珠妻李，永清人。得珠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遂恶得珠，并憎李。得珠病狂易，一日逃其叔杖，投井死。父母闻，不哭，李力请，乃得敛。遗腹生子经元，舅姑迫李嫁，谓李嫁，则田庐皆二少子产也，因虐之百端。李度终不可留，抱经元辞舅姑还母家，赁地以耕，劳苦自食力。经元娶妇生孙，而舅及二少子皆死，遗田亦殆尽，姑衰病无所依。李乃率子妇还，起居床下。姑执手流涕，道其悔也；而得珠叔故助虐者，亦前死，其嫠仰食於经元。经元有四子，皆力田，能孝养。

贾国林妻韩，国林，扶沟人；韩，淮宁人。乾隆五十一年，大饥，民为盗。国林有族子二，行无赖，执国林及韩，绑於庭之槐，而尽取其室所有，已乃斫绑释之。国林将指伤，越三日死。韩欲告官，无人焉为之佐。有子二，皆幼。其弟日负薪米赡姊，夜执梃伺门户。居数年，无赖又至，彻其屋茅，掷大砖中韩手，遂夺田伐树，一不与较。二人者死，乃稍稍得安。嘉庆二十三年，又大饥，无赖有子鬻其嫂，夜出走，韩为召其夫妇之。因泣告其子曰："害尔父者，某也。今其子又鬻嫂，不仁哉此父子也！顾为贾氏妇，即饿死，岂可失清白，汝曹当死守之！"此妇竟得免。

孙云□妻白，兴县人。生十四年而嫁，嫁十三年而云□卒。又二十年，子长娶妇，白挈以拜云□墓，指而言曰："此君子也，此君妇也，吾事毕，可以从君矣！"恸而仆，遂绝。

图斡恰纳妻王依氏，满洲人，乍浦驻防。图斡恰纳，瓜尔佳氏，早丧母，寻亦卒，无子，嗣绝矣。父查郎阿谋为立后，王依氏曰："子他人子，终非骨肉，不足奉大宗，原翁娶继室。"查郎阿感其意，娶於邵，生子观成。观成生七月，而查郎阿卒，王依氏哀姑少寡，奉养甚谨，躬操作助姑抚孤。既遘疾，犹不自逸，事辄代其姑。卒时观成已举乡试，以子凤瑞为兄嗣，未百年而子孙繁衍至百馀人。

吴先榜妻郑，陕西山阳人。先榜卒，郑誓殉。家人慰喻之，曰："两兄公皆无子，若方有身，男也，吴氏幸有后。"逾数月生男，抚以成立，吴氏得有后。

王元龙妻李，嘉兴人。元龙悍，嗜酒，稍拂意，辄呵斥。既，伤於酒而病，李斥嫁时所媵田供药饵。元龙病，益悍，稍间，则日夜博。怒李，故以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李安之，无几微忤也。元龙病三年而

死，李朝夕上食，辄号恸。服除，会兄公之官福建，姑老不能赴，李往奉姑，七年而姑卒。李泣谓诸从子曰：“我当从汝叔於地下矣！”会火发，李整衣坐楼上，有梯而援者，李戒毋上楼，烬死焉。

蔡庚妻吴，合肥人。早寡，立从子为后，以事姑。尝为辞自序曰：“父母生我时，惟原得其所。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十八幸生男，朝夕姑欣睹。无端因痘殇，姑泣泪如雨。堂上节姑哀，入幔痛肝腑。二十再生男，视若擎天柱。兒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始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兒，骨肉又归土。姑祗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原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馀乃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我今补夫缺，一死何所顾？哀哀我父母，惸惸将泣诉！”卒，年八十有八。

韩某妻马，莱芜人。贫，夫商於辽阳，马出为佣。闻夫死，其父欲嫁之，马曰：“归夫骨其可。”乃乞食行五千里，得夫骨，负以归。日行一二十里，夜或露宿，犯风雪，行岁馀，乃至家。既葬，其父终欲嫁之，马执白刃自誓，乃已。

李鸣銮妻黄，腾越人。咸丰间，云南回乱，鸣銮以千总战，负伤卒。黄截发，抚二子。同治初，寇至，转徙为人缝纫浣濯，日率一粥，仍督子读不辍。尝曰：“人不读书，与禽兽何异？”

金光炳妻倪，金华人。光炳卒，倪殉，救免。洪秀全兵至，携二子窜山谷。乱定，力作自给。贫甚，督子读，不少假。

徐嘉贤妻刘，嘉贤，天津人；刘，桐城人。嘉贤少从军河南，尝单骑入贼垒，拔陷贼妇女数百人出。旋卒。刘贫，辄数日不举火，严督其子读。族有为令者招使往，刘曰：“今不自立，而讬於人，惧吾子之不振也！”谢不往。

冒树楷妻周，树楷，如皋人；周，祥符人。树楷以知县待缺福建，早卒。周挈子女从舅广州，舅亦卒。侨居，日食率百钱，翼子女以长。子得官，将请旌，周拒之曰：“妇节常耳，人子於其母，奈何欲假以为名哉？”父星诒，诸父星譬、星虓，并有文行，周刻其遗著，为父营葬，置墓田焉。

曾广垕妻刘，衡阳人。归广垕，舅老，姑前卒。兄公初丧，舅痛子，几失明，出入需人。刘侍舅谨，日执炊，一饭三起视舅起居衣食。虽贫，必具酒肉。舅病，奉侍七昼夜不就枕。舅卒，弃田庐治丧。刘方产，徙陋巷，艰苦冰雪中。广垕又卒，乃与姒李同居，以子为之后。李亦苦节，刘事之如姑。昼治针黹，夜则纺绩，节衣食，命子熙就学，卒成进士。方极困，老稚或乞食，必分食与之。晚少丰，年饥，必出穀以赈贫者。

冯丙煐妻俞，丙煐，大兴人；俞，婺源人。丙煐为世父后，俞事两姑，维护调和。迭遘诸丧，丙煐亦卒，丧葬皆尽礼。光绪二十六年，京师被兵，俞市米数十石与贫者，戚友相依者六十馀家，衣食之，乱定始去。乱后多暴骨，募赀为收敛。死难者，求其姓名为请旌恤。狱囚衣粮主者不能给，斥银米畀之。其后直隶、安徽灾，辄募赀至钜万。京师恤嫠会、八旗工厂，皆输金以助其成。

袁绩懋妻左，绩懋见忠义传。左名锡璇，字芙江，阳湖人。事亲孝，父病，刲臂和药进。工诗善画，书法尤精，著有卷葹阁诗集。

绩懋子学昌妻曾，名懿，字伯渊，华阳人。通书史，善课子，著有古欢室诗集、医学篇、女学篇、中馈录。

俞振鸾妻傅，振鸾，馀杭人；傅名宛，号青泉，大兴人，以礼女。能承父学，工诗，著有山青云白轩诗集。教子严，建宗祠，立条教，示子孙。光、宣间，江、浙遇灾，屡蠲金赈之。

周怀伯妻边，怀伯，馀杭人；边，诸暨人。边事姑孝，怀伯卒，有女子子三。边恃女红养姑，营丧葬，嫁三女，贷於人以举。节衣缩食，数十年乃毕偿。年六十九，知将死，辞亲族，启夫墓右生壙，坐卧其中，遂死。坚嘱毋具棺，重以累人。亲族哀其志，樏梩而掩之。

吉山妻瓜尔佳氏，名惠兴，满洲人，杭州驻防。早寡，事姑谨，尝刲肱疗姑疾。光绪季年，创立女学。逾年，赀不足，校将散，乃饮毒具牍上将军，自陈以身殉校。且言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非乐死，不得已耳！"既死，将军瑞兴与巡抚张曾易攵奏闻，赐"贞心毅力"额，众为集赀扩校，以"惠兴"名焉。

张某妻钱，嘉兴人。生一女而嫠，还依父母居。姑贫，计鬻之，度钱刚，言无益，阳携以省戚。先期告鬻妇家，待郭外，舟出郭，别有舟

来并舣，则鬻妇家人也。姑乃告钱，钱即起，跃入水。鬻妇家人大惊，而姑已得钱，强妇往，趣舟行。钱屡跃入水，持之不能止，至三。众皆惧，乃送还父母家，而钱为救者搤胸伤，咯血，数月卒。

戚成勋妻廖，江津人。成勋家万山中，张献忠之乱，成勋出避寇，廖弱不能从，闭重门独居。家故有馀粟，粟将尽，就池畔种稻以食。衣敝，缀草自蔽。居四十馀年，山径塞，与世隔绝。成勋窜黔中，闻乱定，乃还，行求故山，斧竹木得道，见其宅尽圮，隐隐起炊烟。呼且入，廖自楼上问谁何，成勋道姓名，廖乃泣曰："我夫今得还耶？我无衣，君以馀衣畀我，乃得下相见。"成勋解衣掷楼上，廖衣以下，面目黧黑，发如蓬，相持大恸。其居又十馀年，年各至九十馀。

曾惟庸妻谭，衡阳人。顺治五年，谭归惟庸，方四阅月，惟庸为游骑掠去。乱定，有言惟庸死者，谭召族人，分授以田宅。康熙二年，惟庸还，诈称行贾，过谭，音容已尽变，谭不能识。求食，与之；求借宿，不可。越日再至，乃自名惟庸，谭未敢信，问临别时事，尝授三钥，铁奇铜偶，语皆验。谭乃泣而言曰："君别十六年，谓物故久，今幸生还，当告诸宗族。"惟庸召族人，置酒，具白其事，为夫妇如初。

谢万程妻李，唐县人。万程父仪，顺治间诸生，贫，卒无棺，万程将鬻妻以为敛，不忍言。李知万程意，哭请行。南阳民王全以二十四金鬻李归，将以为妾。李至全家，日涕泣，但原供织纪，不肯侍全，全亦听，不强。居一年所，全兄大有与全隙，诣南汝道告全匿逃人。事下南阳府同知张三异，三异汉阳人，尝为陕西延长知县，有惠政。诘大有，辞遁。召全，并以李至，问何为匿逃人，全目李妾，因言："妾至日涕泣，但原供织纪，居一年所，不我从也。"问得自何所，乃复召万程，具得卖妻葬父状。三异惊叹，问万程："欲复合否？"万程言："妻故无失德，闻其至王氏日涕泣，但原供织纪，居一年所，艰难以守身。我岂不欲合，而无其赀，则奈何？"三异出俸二十四金偿全，而使吏以金币送万程夫妇还。

李殿机妻王，名素贞，亳州人。幼丧母，父以字殿机，殿机父范同，顺治初坐法，妻张及殿机没入象房，殿机方三岁。稍长，自鬻於镶红旗护军厄尔库为奴，厄尔库妻以婢萧。王从其父居二十馀年，其父病且死，以簪珥授女，泣曰："此李氏物也！"又数年，或传殿机死，王氏诸父兄迫女别嫁，女原为殿机死。久之，诇殿机犹在，欲走京师求殿机。邻有范一魁者，其父友也，王乞为导，诸父兄不欲，令处於楼，去其梯。王以夜縋而下，从一魁至京师，求诸象房，有知者导至厄尔库

家，殿机荷畚拾马通自厩出。一魁前与语，王出父故所授簪珥，相向哭，行路聚观，皆流涕。厄尔库义之，许放殿机及萧，不督自鬻值。巡视南城御史阿尔赛疏闻，下礼部。礼部议："八旗家奴不得复为民，惟王氏守节求夫，有裨风化，应如所题。"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乙未，疏上，圣祖可其议，王年已三十有四，犹处女也。

长清妇王氏，父王三，农也。未行，岁祲，父母舅姑议鬻之，而均其值。贩挟以去，至饶阳，入妓家，矢死不肯汙。转至孔店村，村诸生孔继禹、继淳兄弟好义，愍其志，以五十金赎焉。问所居地，曰焦家台。问戚属，以父王三对。当春，村民祠泰山，具榜书女始末畀行者，诫使入长清界则揭榜。焦家台农有见者，以告王三，诣孔氏以女归，复归所字壻。

程允元妻刘，名秀石，允元，江南山阳山；秀石，平谷人也。秀石父登庸，康熙间为山西蒲州知府。初谒选，允元父举人光奎，亦在京师。相与友，申之以婚姻。时允元二岁，秀石生未期也。光奎归，寻卒。乾隆初，登庸罢官，居天津北仓，亦卒。秀石年二十二，母前卒，诸兄奔走衣食，弟崇善为童子师，徙废宅。姊妹姑侄犹五六人，食不得饱，寒无衣，相倚坐取暖。崇善死，益贫，恆数日不得食。屋破，群僵坐雨中，乃徙依比丘尼照震。无何，家人相继死，惟秀石存，力针黹自活。照震徙天津，秀石从。尝有求婚者，介照震道意，秀石恚，不食，照震力谢乃已。

允元既丧父，亦中落，闻登庸卒，家且散，顾不知女存亡。或传女死，劝别娶，允元不可，且曰："女即死，必酹其墓乃别娶。"乾隆四十二年，附运漕舟至北仓求刘氏，有舟人为言："刘氏家已散，其孥殆尽死，惟第四女存，是尝字淮安程氏，传程氏子已死，而女矢不他適。昔居准提菴，今徙天津，不知菴何名也。"允元因言己即程氏子，舟人又言："刘氏有故仆，瘖而义，岁时必问女起居。"允元求得仆，偕诣照震，言始末，照震疑，且惮秀石，未敢以通。允元言於监漕吏，牒天津县知县金之忠，之忠召允元问之，信。使告女，且勉之嫁，女犹辞。复使谓曰："女不字五十七年，岂非为程郎？程郎至，天也，复何辞？"乃成婚。

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以其事上闻，下礼部，礼部议："义夫贞妇，例得旌表。至幼年聘定，彼此隔绝，经数十年之久，守义怀贞，各矢前盟，卒偿所原，实从来所未有，应旌表以奖节义。"上从之。

杨某妻樊，字正，抚宁人。既字而杨氏子病且废，使辞於樊，樊母乃为正改字。行有日，正请於母曰：“兒奚嫁？”母曰：“嫁某氏。”正曰：“兒幼非受杨氏聘乎？”母曰：“然，杨氏子病且废，使辞於我。我怜兒，故为兒改字也。”正不语，夜潜出，度山林数十里，晨至杨氏。翁姑未即许，父母亦至，相与慰勉。正曰：“夫病，天也，我为病夫妇，亦天也，违天不祥。欲别嫁，我请死。”乃卒归於杨，杨氏子病良已。

同县又有刘柱兒妻鲁，字春。柱兒先为李氏义子，聘於鲁，既复还刘氏。李富而刘贫，於是李氏之人，嗾鲁使罢婚，刘不敢争也。春闻，亡之刘氏，鲁氏劫春归。讼於县，县判归刘氏。时乾隆十九年，先樊氏女事一岁。

李国郎妻苏，南安人。未行，父以国郎贫，为女别字富家子，焚李氏书币。苏缢，未绝，父招富家子赘於家，以死拒，挞之不悔。富家子自去。国郎闻，讼於官，乃归於李。婚夕，泣曰：“吾父以吾故在系，何得遽言婚！”国郎为请於有司，出其父。

同县蔡登龙妻林，其父母亦以婿贫欲别字，不从，令别居。积女红得十五金，使以遗登龙佐聘钱，父母少之。乃日减餐，治女红益勤，逾年又得十馀金，卒归登龙。父母既丧，孤弟贫无依，乃收抚之。

又有黄元河妻戴，吴恆妻陈，婿皆有废疾，父母议毁盟，力请行。戴勤俭起其家，吴以节终。

赵维石妻张，小字瑶娃，宁羌人。年十七，未行。嘉庆初，教匪掠州，贼渠得之，以畀其妻。其妻以瑶娃慧，畜为女，渠累欲汙之，赖其妻以免。寻窜徽县，一夕渠醉，召瑶娃，瑶娃拒之力，渠使其下将出杀之。其妻知不可救，戒勿过创，弃诸野，而以死告。次日贼引去，村妇舁之归，药其创良愈，将以为子妇。会县吏过门，瑶娃拔银钗贿吏，使告县。瑶娃至县庭，陈始末，乃召维石，为合婚，与俱归。

锺某聘妻吴，武冈人。待年於锺氏。锺氏子从父贾四川，久不归，或传已死。锺母卒，吴纺绩奉其祖母。祖母卒，为营丧葬。年四十馀，锺氏子始归，欲与婚，吴曰：“君出游久，安用就木老处子为！”出赀为买妾，而自居别室。锺氏子以不妇讼於官，吴曰：“若祖母，吾奉之；若妾，吾畜之。吾齿长，不能育子女，请以贞终。”官判从之。

岳氏，安平人。嫁可仁言，病痫。仁言以礼去恶疾，遂大归。居数

年，病已，而仁言已别娶。或讽其嫁，岳不应，以针线遍缀衣履投井死。仁言闻，乞李□恭铭其墓。

姚氏，通州人。嫁同州张维垣。维垣移家湖北，归既娶，复去。逾年，遗书绝姚，令改嫁。姚持书泣告乡党曰："我无故见绝，死无以自白，原终守以明志。"居五十馀年乃卒。张氏之族高其义，持丧葬张氏兆，为立后。

张氏，江南华亭人。字金景山。年十二，丧父母，待年於姑氏。张庄而无容，景山憎焉。稍长，当婚，景山故迟之。既而病作，张奉汤药，斥不使近，辄泣而退。景山将死，指而语母曰："彼非吾偶，兒死必嫁之。"景山死，张矢不嫁。或以夫不见答劝，曰："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且祖姑及姑谁为养者？若必强我，我请死。"是岁姑卒，越八年，祖姑卒，张为营葬。日夕纺绩，足不喻阈，又三十馀年乃卒。

袁氏，名机，字素文，仁和人。兄枚，见文苑传。机幼字如皋高氏子，高氏子长而有恶疾，其父请离婚，机曰："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归於高。高氏子躁戾佻荡，游狭邪，倾其奁具；不足，抉之，且灼以火。姑救，则殴母折齿。既，欲鬻机以偿博负，乃大归，斋素奉母。高氏子死，哭之恸，越一年卒。

杨某妻张，名荷，宁国人。某贫，无行，令张以非义，不应。楼居，潜去床前板，绐使堕，折足，匍匐归母家。某鬻子，张积金赎之。将卒，命子以丧归杨氏。

周士英聘妻张，泰州人。士英丧父母，叔狡，利其有，箠杀之。时顺治九年，张年十九，未行，闻其事，哭，不食。遂自髡为尼，具牍丐母舅偕诉有司。巡按为上其事，诛杀人贼，张乃理士英家财，葬士英及其祖若父，为庐奉佛，祀周氏三世。张既为尼，名曰明贞，表其志也。

蔺壮聘妻宋，名典，蔚州人。典家西崖头，壮居千字村，皆农家也，以罗帕为聘。壮死，典方从母舂穀，闻，辍舂，恸不食。父母喻之，意若稍解者，数日，以罗帕自经死。时康熙四年正月庚辰。

沈煜聘妻陈，名三淑，钱塘人。幼能诗。康熙间，讹言官中阅选，民间女子仓卒嫁娶殆尽，三淑父以许煜。煜故贫，客松江，久不归，三淑父从军云南，战死。其母欲改字富人子，扬言煜已他娶，以绝三淑意。三淑闻，恸哭，自髡其发，矢不字，遂病，时时哭，极悲。邻生有

闻而哀之者，求煜告以故，煜请婚，母持不可。二十二年春二月，三淑病笃，其母以媒言召煜，煜至，使入省三淑。三淑方寐，告以沈郎至，遽寤，手下帷自蔽。煜问："可有言乎？"三淑徐曰："既有成言，何为又他娶？"煜辨其诬，三淑都无言，惟以袂掩泪。煜辞出，三淑泣不已。已而叹曰："彼不负我，我死可。"遂不饮药，越日卒。

王国隆聘妻余，怀远人。国隆游不归，或言在含山，余父母挈余行求不遇，遂侨居焉。余母死，从父灌园，纺绩自活，恆以巾冪首，邻女罕见其面。康熙二十八年，父死，敛毕，女自经。

韦思诚聘妻宣，广德人。思诚远行，母以贫，欲令改字，宣不可，遂归夫家。虑有强暴窃伺，夜悬柝於床，微风柝有声以警。一夕，语诸姑、姊，梦夫告以死。遂哀泣，不食死。

于天祥聘妻王，名秀女，祥符人。天祥尝育於阳武王氏，王氏为娶妻，生子，妻死，还于氏。继室以王，王未行，而天祥死，王父母秘不使知。久之始闻，力请奔丧，天祥丧已小祥矣。王请於阳武王氏，原得子天祥前室子，王氏靳不许。及大祥，具奠，即夕自经。于氏故有刈麦刀二，俄失其一，至是得诸王枕下。

方礼祕聘妻范，名二妹，建水人。幼事父可望孝，字礼祕，未行。礼祕父良佐死，妻改嫁萧伸，居方氏，礼祕及其兄、妹皆死。范闻，哭之恸，请於父母归方氏。居久之，闻姑诟伸，始知礼祕非良死，以质姑，姑内惭，不复言。范度事无证，礼祕冤不得白，恆时时号痛。伸惮范，欲以妻其从子，百方强之，范不许。伸怒挥范仆，手点额。范怒曰："奴汙我额！"刀剜伸手所点处，血淋漓被面。其弟讼诸吏，吏笞伸，以其室属范，使奉方氏祀。

姚世治聘妻陈，会稽人。两家皆居京师。既定约，世治归，陈父欲别嫁，陈易服行求世治，遇诸济宁。曰："女违父非孝，得见君子，事毕矣！"遂入水死。

何秉仪聘妻刘，昆明人，农家女也。秉仪卒，女请於父母，欲奔丧，不许。乃窃出，兄追及之，度金汁河，将赴水，兄力持曳以归。秉仪父使迎女，女哀恸泣血，日夕力作。父母畀田四亩，女为夫弟婚鬻半，丧舅又鬻半。父母怒，使告姑，诬女有所私，当遣之嫁。姑以责女，女不能自白，心疾作，缢死。

沈之螽聘妻唐，之螽，普安人；唐，武进人。之螽父文郁，唐父元声，康熙季年，同游高州，相友善，约为婚姻，於是唐生三年矣。元声卒，丧归，文郁亦还普安。普安去武进且万里，而文郁贫，虑不能为之螽娶，诡言之螽殇，使谢唐，唐矢死。久之，文郁将如京师求官，迂道至常州，唐出拜，涕泣慷慨陈所志。文郁心悔，则请为养女，期得官迓以归。既，文郁以病还，唐闻大恸，遂不食，七日竟死。后三十馀年，之螽以事过常州，始闻唐死状，感痛求其墓，已火葬矣。唐死时年十六。

贝勒弘暾聘妻富察氏，弘暾，怡亲王允祥第三子。上命指配富察氏，雍正六年，未婚卒。富察氏闻，大恸，截发诣王邸，请持服，王不许；跪门外，哭，至夕，王终不许，乃还其家持服。越二年，王薨，复诣王邸请持服，王邸长史奏闻，上命许之。谕王福晋收为子妇，令弘暾祭葬视贝勒例，以从子永喜袭贝勒。谕谓："俾富察氏无子而有子，以彰节女之厚报焉。"

濰上女子，不知其氏，雍正间，濰田家女也。未行而夫死，其母往吊，女请从，母止之不可。衣红而袭以素，濰俗妇吊丧不至殡，女阳为如廁，因问得殡室，潜入，去袭，缢柩侧。

吴某聘妻林，漳浦人。未行，夫坐罪当死，林欲入狱与诀，夫丐狱卒勿纳，林昼夜哭不食。夫使畀以钱三百，且曰："速择佳婿，毋自苦！"越日，闻夫已决，以所畀钱易絙缢。

雷廷外聘妻侯，南安人。廷外母黄，早寡，贫，虑不能娶，乞贫家女抚之，期长以为妇，故侯四岁而育於黄。十一黄卒，十六廷外卒，死而不瞑，侯恸屡绝。廷外有从兄，以其子震

为后，侯乃笄，抱以拜祖。侯母欲令别嫁，拒以死。身自耕，跪而耨，十指皆胼。尝诫震曰："妇人不可受人怜，况孀乎！"震亦早卒，其妻傅，从姑织席以育子。

程树聘妻宋，名景卫，长洲人。树十三补诸生，丧母，复丧大父，旋亦卒。景卫年二十，请於父，归程。以素服拜舅，见於庙；谒其大父丧，成孙妇服；谒其母丧，成妇服；乃哭其夫，持服三年；终，复补行姑服三年。同县陈氏女淑睿，未行而婿殇，有请婚者，遂自经。景卫为作诗，於诗共姜用刘向说，於春秋伯姬用何休说，旁采硃彝尊、汪琬、彭定求诸家言，申女子子未嫁守贞之义。贯穿赅洽，八百馀言，以破俗

说，白己志。景卫通经义，好读先儒论学书，娣、侄皆从讲说。病女教不明，乃会通古训，括圣贤修身尽伦之要，复作诗九百馀言，授娣、侄，令歌习之。

张氏子聘妻姜，名桂，元和人。年十九，婿与舅、姑先后卒，依其母以居，不嫁。

钱氏子聘妻王，吴人，亦年十九而婿卒，女绝食，大父母强起之。居三年，有请婚者，复绝食，死复苏。母哭之，女曰："先年兒私吞金环不死，食银硃又不死，顷复吞金环。兒死原得葬钱氏之兆。"遂卒。

王志曾聘妻张，亦吴人。年二十，志曾卒。居六年，闻姑丧，因归於王，奉佛以终。

三女皆与景卫同时，而桂能诗善画，尝为柏舟图，赋诗赠景卫。

景卫有二婢：曰卫喜，字於张，张死，不更字；曰陈寿，嫁硃氏，寡，无子。皆依景卫以老。

李家勋聘妻杨，海宁人。杨富而李贫，家勋父为杨氏佃。杨父行田，见家勋慧，问之，九岁，使入所立塾，资令读。年十五入学为诸生，家勋父来谢，杨年十四，呼令出拜。杨母及兄皆恚曰："是老颠！岂患女无家，而弃诸佃人子乎？"父旋卒，杨氏之人薄家勋。一夕，呼灯，无应者，杨自帷言曰："丈夫不自处高明，何依人受慢为！"家勋遂辞杨氏去。乾隆十五年，举浙江乡试，杨氏请婚，家勋以试礼部辞。留京师数年，病卒。杨知母将为议婚他氏，请於母："原得迎家勋丧，临奠，然后听母。"母许之。杨迎丧於郊，奠竟，要母，遂归李氏。家勋父老而瞽，杨请於姑，为买妾生子。家勋父八十，目复明，德杨甚，命其子呼"嫂母"也。杨或曰徐氏。

李家驹聘妻硃，高安人，大学士轼女。家驹，乾隆三十六年举人，早卒。硃事父母孝，性和以肃，自诸弟妹及内外臧获，咸敬惮之。生恶华采，寸金尺帛不以加身。及闻家驹讣，欲奔丧，饮泣不食。时轼督学陕西，大母喻其意，诫当待父命，始复食。轼还，越半载，乃以请，遂归於李。事祖姑及姑，如事父母。轼有父丧，圣祖命夺情视事，疏请终丧，戚友或尼之。硃泣曰："吾父不得归，虽官相国，年上寿，犹无与也。彼姑息之爱何为者？圣主当鉴吾父之诚矣！"卒得请。邻火且及，硃坐室中不肯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姑破扃挟以避。病

不肯药，两弟来省，曰：“吾死无恨，但恨不得终事吾父及吾舅姑！”又曰：“我生恶华采，寸金尺帛不以加身，死毋负我！”遂卒。

贾汝愈聘妻卢，汝愈，故城人；卢，德州人，协办大学士廕溥女。汝愈卒，卢矢不嫁，贾氏迎以归，为立后。

袁进举聘妻某，天津梁进忠养女也。进忠负薪行水次，有大舟泊焉，或抱女婴出，授进忠曰：“此女生八月矣，父之官，卒於舟，母继殒，其善视之！”进忠抚以为女。而进忠有长女悍甚，女稍长，貌端好，长女将鬻以为人妾，女不可，长女益恚。进举故无藉，长女咻父母使字焉。进举行不归，又使告其母谋罢婚，女复不可。进忠病，疡生於胫，女刲股以疗，家人皆不知，而长女虐愈甚。进举母怜之，迎之归。进忠及其长女皆死，女为营葬，迎义母进忠妻同居。长女有子，失所，召为鞠之。为进举弟娶妇，生子为进举后。终姑及其义母丧，女遂自经死。有司葬之天津西郭外五烈墓傍。

五烈墓者，先为三妇墓，葬谭应宸妻陈、阮某妻诸、赵某妻裴，陈、诸皆以捍强暴死，裴以节终。乾隆元年，金振妻丁殉夫，附葬，称节烈四妇墓。七年，又有殷氏女误嫁倡家，为所迫，箠楚砲烙，沃以沸汤，死，葬墓侧，称五烈墓。五十六年，复葬女，更为六烈墓云。

李应宗聘妻李，昆明人。所居曰庙前铺大河埂，父春荣。未行，应宗卒。其明年，应宗大母语春荣，将改字女，女闻，遂缢。缢之夕，裂绫二尺许，刺血书九十四字。民家女未尝读书，字多讹易，嘉兴钱仪吉为之句读。曰“呈天子前”，曰“忠孝节烈”，曰“二月初九日”，二月初九日盖女死日，事在乾隆末。

何其仁聘妻李，路南人。嘉庆十一年，年十六，未行。其仁及其父皆病笃，李割股畀叔母使送婿家。至，则其仁及其父皆已卒，其仁母爇以奠。李欲奔丧，母尼之，遂缢。

王前洛聘妻林，潜山人。前洛病，林父餽药，林潜刲股入药。前洛卒，固请奔丧，引刀誓不嫁。

节义县主，成郡王绵懃第七女，选文纬为婿。文纬，费莫氏，内阁学士英绶子。未婚，嘉庆十八年文纬卒，主时年十六，诣文纬家守节，仁宗诏封节义县主。二十二年，卒。

李承宗聘妻何，巢县渔家女也。两家居滨溪，相违半里馀，而李氏

庐当上流。承宗卒，女年二十，请奔丧，父母不许。不食四日，不死；自经，或拯之。越日自沉於溪，求其尸不得。后三日，尸见溪上流，正值李氏门。

江亨昭妻杨，侯官人，二氏皆渔家。杨未嫁，与亨昭舟相值，必引避。或遇水次，则自匿芦苇中。其母非之，女曰："渔家独不当有耻乎？"既嫁，强暴窥其有色，潜逼之，杨挤使堕水。亨昭死，殉焉。

吴某聘妻硃，海盐人。吴某年十八，丧父母，遂出游不归。硃贫，父老，辟纑织屦。其兄悍，屡辱之。硃曰："兄贫不能食我父，我父衰，无所营，不得不就兄食。我留，乃助兄耳。"及父死，硃年五十八，吴不知其存亡，吴之族愍硃节，迎以归，为立后。

徐文经聘妻姚，名淑金，侯官人。文经卒，淑金屡求死，乃归於徐。贫，舅殁，姑疾作，刲股以疗。姚掇芹供姑，自食其弃茎。无何，姑亦殁，嗣子以贫去。淑金目昏，不能治女红，以缽为釜，以草为衾。僦屋不偿值，见逐，泣路隅。有负担者，怜而周之，里人醵金助衣食，仅得不死。犹朝夕拜徐氏祏，祝其嗣子归也。居十馀年乃卒。

李煜聘妻萧，秀水人。煜酒家子，居郭南万螺滨。萧未行，煜死。萧无母，请於父，原归李，翁姑遣媒止之，勿听，遂归李。视煜敛，即奉侍姑，执爨濯衣甚谨。姑悍，既不欲李来，又见其贫也，昼夜詈，李唯唯无一言，邻勿善也。或劝姑，姑亦詈焉。士大夫众至，诫翁："毋虐贞女，贞女光尔门，宜善视之！"姑终不欲李同居，众乃於室后辟小楼居贞女，醵金以饮之。

刘戊兒聘妻王，名孝，武陟人。未嫁，岁大无，戊兒行六年不归。父母欲别嫁，孝间出，如刘氏。值老妪，问刘戊兒母，妪曰："我即戊兒母也。"孝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子妇也！"妪惊未信，孝探怀出物示妪曰："此非姑家聘物耶？吾窃持以来为信。"妪视之亦泣，复以贫无食辞。曰："吾夙知姑贫，翁殁，两叔幼，安得所食？我能女红，兹固为养姑来也。生未尝一时离吾母，计无所出而后来。"因复泣曰："如不见容，我无归理，惟赴水死耳！"妪告孝父母许焉。孝勤纺绩，夜磨作蒸饼，使叔鬻之。姑病，日夜侍。居数年，乡里感其义，率钱周其姑。葺旧屋，为叔娶妇生子。姑卒，合葬於舅墓，乃授家事於叔，夜入室，扃户，寂无声。翌晨叩户不应，毁牖入，则自经死，衣履皆易新制者。时嘉庆九年二月乙酉。孝年二十四至刘氏，事姑十二年，姑死乃死。

硃某聘妻李，字容，东安人。父大纯，幼字硃氏。硃氏子远游十馀年不归，或传已死。女既丧父母，无昆弟，独与其婢春华居，誓不嫁。春华稍长，其父谋嫁之，春华义不去，容亦誓不嫁。其父不听，春华乃告容，俱赴水死。

武稌聘妻李，伊阳人。年十一，丧母，育於武。从娣妇事舅姑谨，姑羸卧，调医药，治家事日勤。姑卒，抚叔弟及二女妹。年十七，犹未婚。稌堕井死，誓从井，舅止之，幼弟妹环而哭，李大恸。遂总发为紒，曰："吾当终妇事。"请於舅，立后，纺织以佐家。舅娶后姑，又有疾，调医药，治家事如前时。久之，叔弟补县学生，两女妹皆嫁。又数年，为所后子娶妇，则语其兄曰："妹曩不即死，诚不敢死也。今吾家奉舅姑宗祏幸有人，井中人待我久，我将从之！"晨起，从容问姑安，出行汲，自投稌所堕井死。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壬寅，稌生日也。

后稌死二十有一年。

陈霞池聘妻钱，桐城人，居东乡。未行而霞池卒，钱请奔丧。东乡俗以为子死妇奔丧，於家凶，辞之。钱毁容矢不嫁。久之，陈氏之族迎以归，为立后。居数十年，县有士人往存问，为言："朝廷旌贞女，与节烈并重，当请於有司。"钱闻大惊，盖初不知其行应旌也。

汪荣泰聘妻唐，名凤鸾。荣泰，歙人；唐，淳安人。父以许荣泰，未聘而父卒，母更许他姓。他姓来聘，唐自所居楼裂所制衣履掷於庭，俄砉然跃而出，遂堕地死。荣泰请迎丧，母不许；母卒，乃迎丧以归。

季斌敏聘妻蔺，斌敏，正蓝旗汉军；蔺，沧州人。斌敏未婚卒，蔺年十八，矢不嫁。居二年，闻有媒妁至，截右耳，逾三日，又截左耳。其父春以告季氏，迎以归。女事姑甚孝，为夫补行丧服。丧终，归诀父母，谓当死从夫，父母力劝喻之。女复还，见姑，言笑如平时，即夕饮毒死。启箧封所割两耳，识曰"全归"。

董福庆聘妻冯，福庆，固安驻防汉军；冯，霸州人也。福庆贫，饿犹耕，死於田。女年二十，请奔丧，福庆父往沮之，曰："子饿至死，复忍饿汝家女耶？"女出拜，伏地哭不起，福庆父乃诺之，遂奔丧。执妇礼以终，寒馁皆无懟。

乔涌涛聘妻方，桐城人。涌涛卒，涌涛母丁亦病，方请於父母，归於乔。以姑病寒疾，亦薄其衣当风雪。刲股以进姑，病良已。乃营葬涌

涛，以衣负土，三日不食。为涌涛立后，淡食布衣，深自刻苦。病将革，戒子妇毋以寸丝敛。

张氏女，名有，邹平人。岁饥，鬻为高唐硃氏婢。及长，主母为议婚，有泣言幼已字人，不敢负。主母使求得所许字者，则已别娶有子女矣。以语有，有曰："虽别娶，身不原更事他人。"主母怜而听之。有终不别字以死。

粉姐，失其姓，高邮人。父为迮氏苍头，字某氏子。岁饥，某氏子行乞，转徙十馀年。女父遇之江都市上，某氏子曰："我终不能娶，还我聘钱，听别嫁。"女父喜，还聘钱，与析券。归告女，女呜咽不语，夜自经。

阚氏女，名玉，浙江仁和人。玉端丽，能诗文。父亡，与母及兄嫂居。年十三，福王由崧帝南京，选民间女子，玉母匿诸卖菜佣家。玉父亡时，留百金畀玉兄备玉嫁，玉兄荡其赀，遂与佣谋字佣子。玉在佣家尚待年，号泣求还，不可得，疾作，始遣归。玉垂绝，语其母曰："兒今且死，原埋父棺侧，不作佣家鬼也。"复嚼齿曰："兄陷我！"遂卒。

玉尝作怨歌，好事者以琴谱其声，曰阚玉操，辞曰："父生我兮中道逝，母茕茕兮门衰瘁。兄嫂难与居，抉我如目中之尘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迋我之实多。彼六礼之已愆兮，曾贞女之贶从。矧要予以桑中兮，夫岂其为予之匹双。我有母兮，癫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冲发。我兄摩挲佣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兮，笑言哑哑。我忽愤气兮，如云。指漆室女以为正兮，又告夫司命与湘君。予不爱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原死而有凭兮，为凶之厉。呜呼哀哉，我终死兮，魂独归去。明告我母兮，幽告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纵谓行多露兮，宁能我之汙也。重曰：嘉名为玉，父之命兮。幽辱粪壤，终保贞兮。忧思悄悄，泪淫淫兮。蒙耻忍诟，日当心兮。"

赵氏婢，失其名，为杭州赵氏婢。赵氏尝有客，言珞琭子之学，使为婢算，曰："是当七易其夫。"婢恚曰："吾嫁则有夫，有夫则有死。吾今且不嫁，谁为之夫者？"自是蓬首垢面，矢不嫁。赵氏有婚嫁辄避匿，媒氏至，诟谇不可近。主诲之，抢首乞终役。年至七十馀，死於赵氏。

列传二百九十七列女三

韦守官妻梁 归昭妻陆 昭弟继登妻张 罗仁美妻李 仁美弟妻刘

妾梅李等 钱应式女 王氏三女 沈华区妻潘 陈某妻伍

孙谔妻顾等 洪志达妻叶 罗章衮妻杜 章衮侄群聘妻田等

王磐千妻颜 何大封妻阮 方希文妻项 廖愈达妻李

妾汪张 叶芊妻谢 姚文璚妻刘 毛翼顺妻陈 王三接妻黄

刘琰妻邢 王跻圣妻韩等 程显妻硃 刘元鏜妻吴妾硃等

应氏妇 平阳妇 殷壮猷妻李 杨昌文妻袁 谌日升妻陈

陈某妻万 林应雒妻莫 梁学谦女 吴师让妻某 黄某妻李

文秉世妻梁 文氏女 文枢妻陆 何氏女 王氏三女 陈心俊妻马

郭俊清女 张问行妻杨 张联标妾傅 林乾妻程 杨应鹗妾佟

黄居中妻吴 胡守谦妻黄 沈棠妻俞 陈得栋妻蒋等

汪二蛟母徐 妻戴 刘章寿妻徐 黄嘉文妻蔡 徐明英妻吴

长清岭烈妇 韩昌有妻李 马雄镇妻李 妾顾等 沈瑞妻郑

傅璇妻黄 刘昆妻张 妾吴及二女 杨天阶妻关及二女 乌蒙女

刘亨基女 滕士学妻满 向宗榜妻滕 滕作贤妻杨 滕家万妻黄

高村妇 陈世章妻硃 薛中杰女 傅瑛妻周 任寨村二十烈女

王自正妻马 强逢泰妻徐 方振声妻张 陈玉威妻唐 宝丰二妇

戴钧衡妻李 妾刘 陈吉麟妻周 凌传经妻杨 秦耀曾妻毕

曹士鹤妻管 谢石全妻廖 曾石泰妻黄 叶金题母胡 缪胜云妻黄

石时稔聘妻刘 章瑶圃女 戴可恆妻硃 金福曾妻李

张福海妻姚 邵顺年妻伊 顺年弟顺国妻刘 陈某聘妻酆

胡金题妻俞 王氏女 郑德高妻阮 方其莲妻阮 周小梅妻汤

杨某妻沈 周世棣妻胡 蔡以莹妻曹 妾马 王永喜妻卢

刘崇鼎母张 武昌女子 沧州女子 费某妻吴 冷煜瀛妻卢

陈兆吉妻余 蔡法度妻简 张守一女 王占元妻杨 王秉堃女

魏克明女 刘庆耀妻廖 欧阳维元妻曹 李盘龙妻邓等 黄氏女

程氏女 韩肖硃妻郗 张醴仁妻王 许氏女 李氏女 杨某妻吴

康创业妻邸 李鸿业妻邸 王书云妻谷 王有周妻杨 子汉连妻张

汉元妻李 汉科妻李等 张金铸妻段 王氏二女 马安娃妻赵

王之纲妻李 穆氏女 张某妻蔡 程丁兒妻黄 张氏女 赵贵赐妻任

杨贵升妻刘 多宝聘妻宗室氏 子英爚妻鄂卓尔氏 公额布妻

音德布女 良奎妻 连惠妻 根瑞妻 松文母吴 姚叶敏妻耿

陈某妻殷 黄晞妻周 邹延玠妻吴 陈生辉妻侯

田一朋妻刘 蒋世珍妻刘 王有章妻罗 有章妹

楼文贵妻卢 沙木哈妻 郑荣组妻徐 张翼妻戴

詹允迪妻吴 蔡以位妻孙 杨春芳妻王 王尊德妾唐

窦鸿妾郝 章学闵妻董 杜聂齐妻何 张氏妇 宁化二妇

韦守官妻梁，长清人。明季饥，女未行，从父流转河南，婢於富室。及笄，主为择婿，梁泣言幼尝受韦氏聘，死，不敢别嫁。主使求得守官，守官迎以归。已而守官卒，家人欲使别嫁，梁自沉大清河，救，不死。乃自治棺，曰：“有欲娶我，以此畀之！”家人不复言。寇乱，匿棺以免。顺治二年，师南行，过其村，梁惧，积薪於户下，举火，乃入棺，自焚死。

归昭妻陆，弟继登妻张，昭，昆山人；陆、张皆太仓人。昭仕明为监纪，顺治二年，死扬州；继登为教谕，长兴民乱，戕焉。二妇未得问。昆山兵起，舅姑避于乡，舟迎二妇，二妇不果行。师至，城闭，城西砲如雷。二妇夜登楼，环坐诸兒女酌酒，戒积薪楼下，城破则纵火。一老仆进，谓城破当兵冲，虑不及死，城北比丘尼故与主母善，菴后有池，仓卒可得死，从之。城破，兵掠菴，张入池，陆视其女，一卒前犯，陆力拒，被二矛，仆，又乱箠之，乃绝。张以水浅，不即死。兵去，潜视陆，陆亦苏，乃与尼共掖起之。兵复至，张辄避诸池，一卒索得张，欲执以去，张力拒，见杀。陆创重卒。

罗仁美妻李，仁美，扬州人，失其县；李，龙游人。家扬州广储门。师下扬州，李方娠，积薪所居楼下，呼诸妇曰："原死者共死，毋辱！"於是姒刘、仁美妾梅、李，前室女宦姑及诸妇，从李登楼，凡十二人。呼婢菊花举火，前室子哭，从李俱上，李顾见，启牖呼仁美，掷兒下。仁美负母手挈兒，哭出巷，回首，见黑烟出瓦隙，火合楼摧，闻屧声沸火中。仁美行，遇兵，仅得脱。兵去，发楼烬，拾残骼，惟菊花遗肢衣可辨。乃丛葬十三人西华门外。

同时钱应式女淑贤，丹徒人。闻城破，数自杀，未绝。雨甚，门外万马声，比屋杀人，火四起。淑贤以纸渍水塞口鼻，持父手壅其气，父手悸不能举，又解衣带，强母使缢。母哭走，出，闻足击床阁阁，入视，已绝。

王氏三女，金坛人。其二为同产，其一为群从姊妹，年皆十六七，以王师下江南，诸州县盗群起，王氏避长荡湖。昼延缘苇间，夜复其居。一日，盗至，劫三女子，缚置筏上。三女子号泣跌荡，筏覆，三女子死焉，贼十数辈亦溺。明日，尸浮水上，缚尽弛，三女子携手，发相縻。乱中无棺，得故箧三重以敛，墓于湖滨，墓木枝蘖皆三，相樛。

沈华区妻潘，海宁人，居硖石。顺治二年六月，举人周宗彝起兵硖石。八月望，师宵乘北关破之，华区与潘皆被俘。过南市桥，潘睨水欲自沉，华区密止之，曰："汝死，兵且杀我！"潘乃语兵："我从汝去，原得释我夫。"兵释华区，驱潘入舟，舟行十八里，至王店。水次，观者方集，潘忽跃起，曰："我硖石沈华区妻，义不任受辱！"奋入水。兵惊，捽其发出水，潘力自沉，发断，系以纟墨，益力自沉，纆绝，如是三，兵以刃舂其喉，遂死。师中有裨将叹其烈，出千钱为敛。

陈某妻伍，华亭人。师下松江，陈家璜溪，兵至，斧陈首，伍奔

救，兵舍其夫而絷之。伍曰：“毋缚我，我从汝去！”将登舟，跃入溪，死。

当时死于溪者，诸生孙谔妻顾、徽州商孙氏之媪。

洪志达妻叶，歙人。顺治二年，徽州初定，盗贼所在多有，志达偕叶避兵淳安郑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言兵至，志达与叶仓皇走，匿草中，游骑过，自草中曳叶出。志达习拳勇有力，踊自草中，奋击一骑，仆，众骑拔刀赴志达。志达徒手与斗，众骑且仆且起，环射之，矢中志达目，贯脑死。叶抱尸恸，众骑挟之行，叶辍哭。马行渐缓，度悬崖，叶曰：“勿持我急，我自能乘。”贼信之，遂纵马向崖，众骑自后从之，叶自马上掷崖下，死。淳安人言其死且为神，为之祠焉。

罗章衮妻杜，群聘妻田，淳化人。群聘，章衮从子也，皆早卒。顺治三年，寇至，城破，杜指墙间井，语养女淑明、淑仪曰：“此吾曹死所也！”遂入井。淑明、淑仪相向哭，从之下。田与杜连墙居，闻哭，呼其女优姐，亦趋井死。

先一年，县兵譟变，章衮侄女窦芳堕楼死，窦芳有从姊雁珠，明崇祯间死寇，窦芳方在娠，其母梦雁珠偕一女至，谓唐奉天窦烈女也，故命曰窦芳。既长，嫁三原房大猷。其死后雁珠十七年，俱以正月十五日死，死时年俱十八，乡人合前后称“七烈”。

王磐千妻颜，江西安福人。顺治三年，遇寇，■M0其臂索贿，颜诧曰：“此手乃为贼执耶？”投水死。

何大封妻阮，无为人，早寡。有授物误触其手者，引刀断指，血溅尺许。

方希文妻项，名淑美，淳安人。顺治三年，明溃师掠县，希文携家避兵西坑。以妾子病，谒医。兵骤至，纵火。火将及，婢请项出避，项曰：“出，死于兵；不出，死于火。死同，死火不辱。若能死，则从；不能，亟出！”希文故有藏书，项积书左右，坐其中，火及，书烬，项殉焉。

廖愈达妻李，妾汪、张，泰宁人。李读书通大义，教二妾章句。愈达从外归，闻李疏“仁”字，教二妾，语谆谆。愈达入而笑，李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顺治三年，愈达将妻妾避兵，或传崇祯十七年京师破时，检讨汪伟与其妻耿殉国事，李以告

二妾，相持而哭。师渐逼，愈达与妻妾夜走南石砦，师至，攻砦，愈达率妻妾避砦口。或呼师自砦后入，李即从砦口展手投崖下。愈达挈二妾匿岩石中，搜山兵至，张亦投崖死。愈达出金遣兵去，汪坚持愈达衣，伏其后，顷之，遥见师中出裨将，硃缨窄袖，指挥从卒巡山。汪大哭曰："君善自保！"亦投崖，激于石，身裂若支解。师退，愈达及诸同避砦中者皆得脱。

叶芊妻谢，宁都人。六年冬十月，明将揭重熙等以师赴南昌，驻宁都兵掠得谢，部曲将悦其色，问家世，谢从容具以对，因乞得沐浴，部曲将许之，遂入室，以□鬓刀自揕其喉，死。

姚文璚妻刘，名满，福清人。文璚鬻香于市，顺治三年，海寇至，索钱无所得，截文璚首去。满舁尸还，舐血缚布缀於颈，敛毕，乃言曰："我恨不能手刃贼，独以死报君。"首触棺，仆，久之，甦，请以兄公子为后，尽鬻衣珥营葬。越三年，清明上冢，归，屑金咽之，死。

毛翼顺妻陈，亦福清人。顺治四年，翼顺死于寇，舁尸还，血溢于鼻，陈舐血，敛毕，不食七日，自经。

王三接妻黄，曹县人。三接官汾西知县，黄侍姑田家居。顺治五年，李化鲸乱，破城，姑、妇皆被执。黄语贼曰："释我姑，我与金帛，惟尔欲！"贼释其姑，黄度姑行远，乃骂曰："吾家清白吏，安有厚藏？吾名家女，命妇，岂肯从贼？有死而已！"贼磔之。

当时为贼杀者，刘琰妻邢等九人；投水死者，王跻圣妻韩等七人。

程显妻硃，新建人，明宗室女也。以其侄为子妇。顺治五年，金声桓为乱，显自南昌将家人入山，道遇兵相失。或传显已死，硃谓子妇："翁死，吾不独生，汝奈何？"妇曰："死耳！"硃缢树上，已绝，兵救之，甦，复触树死。妇亦起触树，兵前持妇，妇齧其指，夺刀自刭死。

刘元鏜妻吴，妾硃，南昌人。元鏜亦将家人避兵，兵及，弃抱中兒道旁　　而走，吴伏沟草。硃为兵得，絷以行，经溪，跃，絷绝，兵斫其颊，死。吴出草，行数十武，遇邻媪，脱簪求扶持。兵复至，吴握发仰天号曰："夫邪子邪！吾其死邪！"兵挟刃逐之，行赴陂死。

是役诸女妇死者至众，靖安舒调熙妻硃，救夫；丰城熊嗣蕃妻胡，及从子有恆妻沈，从夫救舅：皆死。而新建徐文璠妻硃，割乳断首；进

贤胡永益妻胡，刃出背：死尤烈。

应氏妇，鄞人。贫行乞。顺治六年，海寇至，匿郭东庙。寇欲汙之，坚不从。既仍伪诺，出庙，将入井，寇复牵以入，终号泣不就，死乱刃。

平阳妇，不知其姓氏。顺治七年，姜瓖乱，为其徒所掠，过定州唐城村，刺血题诗于壁，并为序自述，略言："明月在天，清水在旁。得自尽于此，上不媿父母，次不惭婿，庶几与水同清，与月同明。"遂自经死。

殷壮猷妻李，丰润人。顺治中，壮猷为临蓝参将。十一年，孙可望攻临蓝，壮猷筑城以守，围久不解，出战，死。李以印畀次子质，挥使出避，而与长子文自刭死。

杨昌文妻袁，安义人，或曰建昌人。顺治间兵乱，父母迎袁归，袁不可，曰："弃姑避兵，不义。"兵至，伏地请死，斫数刃去。家人归，努目问："姑无恙乎？"曰"无恙"，乃瞑。

谌日升妻陈，高安人。顺治间，金声桓乱，为兵掠挟上马，力拒，中八刃，剖心断脰刳孕死。

陈某妻万，万县人。康熙间，谭弘乱，被执，杀其怀中子。万诡言家有藏钅强，贼使其徒从以往，过悬崖，奋起，挤贼堕，亦自投死。

林应雒妻莫，梁学谦女，吴师让妻某，黄某妻李，皆新会人。应雒、学谦、师让皆诸生。顺治十一年，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城守阅八月，食尽，杀人马为食。莫代姑，梁女年十一代父，黄、李代夫，皆死。李之死，兵持首还其夫，使葬焉。

文秉世妻梁，郁林人。李定国掠州，梁为兵掠，迫上马。梁哭，据地骂，兵杀之。越二日，秉世得其尸，目未瞑也。

文氏女兆祥，文枢妻陆，灌阳人。定国兵至，姑嫂避火星山箐中，兵入，自杀。

何氏女，昭平人。是岁师逐定国，避兵思庇冲。或迫之，死。

王氏三女：长亥娘，次竹姑，次酉娘，博白农家女。康熙十九年，

避寇宴石岩，寇攻岩，姊妹皆投崖死。

陈心俊妻马，伏羌人。年十九，寡。顺治初，流寇据城，其渠闻马有色，遣人强致之。马居楼上，挥杂器物掷楼下，厉声叱其人曰："白若渠，欲强污我，惟有头可断耳！"渠闻，亦愕曰："烈妇！烈妇！"卒得免。

郭俊清女莲姑，巴州人。嘉庆二年九月，教匪破城，掠以去，女骂不绝。贼褫其衣，骂愈厉，杀之，书其背曰"烈女尸"。

张问行妻杨，秦州人。同治间回乱，破其堡。杨遣三子行，持厨刀倚扉骂贼，贼剳其口至耳际，骂犹不已，遂死。贼举扉掩其尸，书其上曰："此张监生妻杨烈妇，毋损其尸。"

张联标妾傅，泰顺人。联标为罗阳知县，傅从，年方笄。山寇破县，被执。贼渠令其徒百方诱之，不从。一夕，拥至渠所，诸贼执刀夹左右，怵以死，终不屈，乃缢杀之。

林乾妻程，漳浦人。有殊色。康熙元年，县有刘暢者，为盗马婆山。掠程至，将★之，不从。使他妇甚之曰："我曹已至此，即完节，谁复能信？"程曰："吾自行吾志，非求人信，岂能效汝曹无耻耶！"暢杀之。

杨应鹗妾佟，奉天人。应鹗官贵阳同知，吴三桂叛，檄署官，应鹗力拒，乃置诸顺宁。师将入滇，郭壮图使杀之。应鹗骂使者。佟曰："大丈夫当毅然引决，无恋恋如兒女子！我请为公先，不使公遗憾。"遂缢，应鹗亦缢。

黄居中妻吴，居中失其里贯；吴丰顺人，广东饶平镇总兵六奇女也。康熙中，居中为苍梧教谕。十三年，孙延龄叛，梧州戍兵应之，入其室，吴曰："封疆之事，固知非若曹所能，若曹其俘我乎？我将待之！"奋击，杀二人，自伏剑死。

胡守谦妻黄，闽人。守谦武举。当耿精忠叛，守谦投书城外，言贼必败，状为守者所收，送郊外杀之。黄请代，不许。乃求得守谦首，缀於尸。葬毕，自具棺衾，饮药死。

沈棠妻俞，莆田人。年十八，美。耿精忠兵至，执俞，并及棠。俞计脱棠，乃抗贼。贼威以刃，就刃；迫以火，赴火；幽之，遂自缢，贼

磔其尸。

同时福清陈得栋妻蒋，陈云元妻周，皆为贼磔。莆田林振先妻郑支解，永安黄尾四妻郑刳孕，贵溪傅护妻薛剖腹，脏腑尽出。

汪二蛟母徐，妻戴，开化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兵入浙江境，开化陷，二蛟及母、妻行避贼。贼至，缚二蛟，驱其母、妻以行。行过大泽，戴厉声曰："得死所矣！"徐应曰："待我！"贼持戴袖，戴绝袖，抱子自投泽中，徐与俱下。二蛟大呼，缚尽绝，亦赴水死。

后二年，开化复陷，刘章寿妻徐，为贼渠所得，置楼上，令两卒为守。妇阳谓守者："事已至此，幸语若主，欲婚我，当具礼。"卒告渠，渠盛服佩刀上，妇迎坐，解刀置案上。复阳言："奈何不为我具衣饰？"渠诺而下，妇取刀弄之，拔出鞘，忽引自刺。守者前夺刀，妇挥刀断其臂，遂自刭，渠裂其尸。

黄嘉文妻蔡，名慧奴，黄岩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之徒陷黄岩，明年，师复黄岩，以黄岩民尝丽贼，俘焉。蔡及其子女属杭州驻防将，将艳蔡，欲以为子妇。九月壬申，将召蔡喻指，蔡取壁间刀自刭死，将投其尸於江。时军中得俘辄责金赎，嘉文方求金杭州，至，则蔡已死，乃赎子女还。蔡父行求蔡尸，十二月丙子，风作，江潮涌，蔡尸乃出，距蔡死九十有九日。嘉文还，言子女得赎正同日。

徐明英妻吴，名宗爱，字绛雪，永康人。宗爱幼慧，九岁通音律，十馀岁即能诗，善写生，间作设色山水。明英卒。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将徐尚朝攻处州，略金华。六月，游兵至永康。尚朝尝官浙东，闻宗爱才色，乃使胁宗爱族人，求宗爱，势汹汹。宗爱乃曰："未亡人终一死耳，行矣，复何言！"贼遣迎宗爱，以两骑翼宗爱行。至三十里坑，宗爱绐骑取饮，投崖死。宗爱二女兄皆能诗，而宗爱尤工，所著诗二卷。

长清岭烈妇，不知其氏，诸暨人。康熙十三年，盗硃德甫占县紫阆山为乱，吏发兵讨之，妇见掠，与其并絷。妇好谓兵："吾既被获，复何言？吾夫祗此子，请俟其追至，以子归之，吾从汝去耳。"行至长清岭，其夫奔而至，妇复请以子授其夫。度父子行已远，自掷崖下死。

韩昌有妻李，秦州人。康熙十四年六月，遇寇，李负幼子，行迟，为贼及。李批贼颊骂，贼刃之七创，项未殊。昌有舁之归，夜而苏，谓昌有曰："必葬我松下！"又七日乃绝，昌有葬之松下。

马雄镇妻李，雄镇自有传，李不知其里贯。雄镇为广西巡抚，孙延龄反，遣子世济如京师告变，旋见执，幽四岁。康熙十六年，吴世琮攻杀延龄，遂戕雄镇及其二子。李及妾顾、刘，女子子二，世济妻董，妾苗，同日死。雄镇初见执，置其孥别室，妾赵及世济子一、女三皆以饥寒死。於是雄镇二女相要同死，妾顾亦原从。及雄镇见执，守者梯垣以告，二女谓顾："今日当践约。"为繯于梁，语顾曰："夫人诸母行，宜位於中，虽颠沛，不可失序。"顾曰："我妾也，又无出，何敢与诸母齿？"再让，乃先缢，幼女年十五，弱，手不胜绠，久之，环不就，呼曰："姊助我！"长女年十八，应曰："妹怖死耶？吾助妹！"已，皆缢。董先二女缢，绠再绝，再仆地，伤额及足，三缢乃绝。苗与刘后二女缢，李视诸人皆死，曰："姑妇子女，皆幸不辱身，我无憾矣！"乃亦缢。

顾，名荃，字芬若，丰润人，能诗画。

沈瑞妻郑，瑞附见其从祖志祥传。郑父斌事郑锦，私署礼官，盖亦锦族。瑞嗣封续顺公，驻潮州。锦兵破潮州，送瑞台湾，时瑞年十五，斌盖以此时婿瑞。居数年，锦部有傅为霖者谋为反间，事泄，辞连瑞，锦系瑞及其孥，而以郑归斌。郑泣谓斌曰："兒既归沈氏，生死与共！请遣兒同系。"斌使处于别室。及瑞将死，问："夫人安在？"或以告，解带使诀郑，郑遂自经。

傅璇妻黄，名弃娘，台湾人。璇，为霖子也。为霖事败，锦俘其孥，弃娘有兄铨为营救得免。为霖、璇皆被杀，弃娘矢殉，铨宽譬之。弃娘曰："今日之事，子为父死，妻为夫死，复何言！"卒自经。

刘昆妻张，保宁人。昆死乌蒙之难，语在忠义传。昆既死，贼遂破城，张冠帔坐中堂，呼女易璋、可璋及妾吴，戒毋辱，出昆佩刀示易璋，易璋泣而跪，张斫其肩死。可璋亦跪，张栗，刀堕，可璋曰："母怖耶？"拾刀自鋬，亦死。张语吴："汝将三岁兒，好自匿，存张氏后。"吴号，抱张膝，张且叹且回刀自殊，颈且断，危坐几上。吴挥乳母抱兒速去，拜张前，引刀冲喉，死几下。雍正八年八月事也。乳母逃山中，卒全张氏后。师定乌蒙，录昆死事，张、吴易璋、可璋旌赠如例。

杨天阶妻关，开化人。天阶为乌蒙守备，城破时战死。亦有女子子二，长曰凤，次无名，关闻天阶死，谓二女曰："我当死，汝姊妹宜求自脱。"二女泣曰："父已死，兄不知存亡，何以为生？"遂对缢。关自刭死。

乌蒙女，不知姓氏，里居乌蒙。倮乱，掠子女财物，女子年少者，头人自取之。女与其曹二十馀辈立棚下，日暮，头人持刀入，叱诸女去衣，不从。击以刀脊，次及女，女年十五六，有容色，坚不从。头人欲击辄复止，小倮告有以酒食贺者，头人掷刀出。倮营中为坑，爇薪炭御寒，女挟头人所弃刀立坑后。头人醉，复入就女，张两手将抱持，女迎刺洞其胸，仆地死。众倮惊，就视，女已自刭，群碎其尸。

刘亨基女，字满，湘潭人。亨基官台湾府同知，权知彰化县。林爽文之难，亨基殉焉。满年十六，自沉□后池，池浅不得死，□展转泥中。贼大至，曳之上，满骂曰："我名家女，岂惧死乎？汝曹生太平，乃为逆乱，官军至，汝曹当万段！"贼劓其口，劓其鼻，骂愈厉，乃杀之。台湾平，得旌，台湾之民私谥曰贞烈。

滕士学妻满，向宗榜妻滕，滕作贤妻杨，滕家万妻黄，皆麻阳高村人。乾隆六十年，苗乱，掠高村，入士学家，击满以梃。满怒骂，苗抉其目。骂愈厉，遂断舌剖腹，寸磔死。滕绷其兒走水次，求舟将渡。苗逐之，执其手，滕怒骂，苗杀其子，滕跃入水死。作贤、家万皆为苗杀，杨自刭殉。黄为苗掠至八斗山，绐苗入深林，解刀揕其胸，杀之。走求家万尸岩下，亦自经殉。高村又有妇，以舅方病，不忍去。苗至，将杀其舅，妇夺刀刺苗，殪，遂自刭。

陈世章妻硃，义宁人。世章为湖北保康知县。嘉庆元年，曾世兴为乱，保康故无城，贼骤至，硃怀印坐。贼挟刃索印，硃曰："我命妇，印在此！汝曹何敢夺？"贼以矛贯其胸死。

薛中杰女，洋县人。嘉庆二年，教匪掠县境，女年十六七，从家人行避贼。为贼得，置马上，女骂，跃，仆地，贼掖之起行。经益水滨，自掷入水。方冬，水落，不即死。贼岸上立，好语招使上，女益匍匐求深处，贼攒矛刺之，死。

傅瑛妻周，宝庆人。道光间，教匪起，周方在母家，从母匿丛栗中。贼拥入，邻妇先匿者群叩头乞哀，周语母曰："死生命也！奈何降志於此曹乎？"乃举袂蒙其首伏母怀。贼迫视之，美，挟上马，二贼挟以行。周骂贼，贼抚其背为好语，周以指剳面骂益急。贼刺其肋，推坠马，死乱刃下。

任寨村二十烈女，任寨村宝丰县村也。嘉庆五年，教匪至，距村不十里，村民出御。此二十人者，与同村诸妇避於楼。教匪入村，攻楼，

不能克，乃收禾黍积楼下，环而焚焉。火炽，楼中诸妇有穴墙而跳者，或欲与二十人俱，二十人同声曰：“教匪盈野，理难自拔，万一求死不能得，何颜食息于人世？死于刃，死于水，死于火，死同也。惟毕命於此，吾侪志决矣！”俄而风起，火益怒，楼烬，二十人燔。二十人中已適人者，何李氏、张王氏、刘王氏、冯刘氏、傅李氏、任赵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张氏、任赵氏、赵叶氏、李张氏、张赵氏、崔郝氏；未字者，何氏、冯氏、傅氏、熊氏、崔氏。

王自正妻马，秦安人。嘉庆五年，教匪破县，马被掠，骂不已，刀胁之，益厉，眦裂血，贼积薪焚杀之。

强逢泰妻徐，韩城人。逢泰父克捷，嘉庆间官滑县知县。十八年九月庚午，李文成之徒为乱，克捷及其妻殉焉。前一月，逢泰将其弟望泰归取妇。乱作，徐骂贼不为屈，贼縶徐钉著□事柱上，脔割之，弃其骨。事闻，仁宗以徐死事烈，命谥节烈，赠恭人，附祀克捷祠。

方振声妻张，大兴人；陈玉威妻唐，台湾人。振声官嘉义县斗六门县丞，玉威官台湾北路协把总。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盗张炳为乱，遣其徒黄城攻斗六门，振声、玉威与千总唐步衢拒战，皆死之，张、唐殉焉。张骂贼，劓鼻剜舌死尤惨。其幼女亦从死。

宣宗命张、唐并谥节烈，附祀振声、玉威祠。终清世，妇人得谥者凡三人。克捷、振声、玉威语在忠义传。

宝丰二妇，不知其氏，县察河寨人。道光中，教匪为乱，官军逐捕，以车载火药留置寨中，为教匪所讶，将攘而有之。攻寨急，堕其一隅为陂陀，肉薄以登。二妇见贼入，大呼曰：“寨破矣！火药且资贼，奈何？”寨中人皆潜避，无应者。二妇从风而火，药尽焚，烟涌尘起，蓬勃雾晦如夜，贼自相斗杀，二妇燔焉。

戴钧衡妻李、妾刘，桐城人。钧衡，文苑有传。咸丰初，洪秀全之徒攻县，钧衡避舒城，李、刘及二女居。寇至，仲女年十六，抗刃死，李、刘皆被掠。寇使他所掠妇与李处，李阳与诸妇语，纳手入袖。忽口喷血仆地，视之，刃刺喉死。寇欲褫其衣，其侣呼曰：“此烈妇！汝褫其衣，吾斩汝！”诸妇防刘益严，刘受李诫，以间脱其幼女囚。两月馀，不言，不栉发。一日，寇欲污之，乃大骂。寇怒，杀诸东郊外，骂不绝。曰：“吾今可以报女君矣！”遂死。

陈吉麟妻周，临川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破县，周与女仙英走铜岭，贼及之，加剑于项，逼之，不肯从。杀仙英，愈怒，批贼颊，贼杀之，尸提其首而立，贼为之惊走。

同时凌传经妻杨，彭泽人。与姑匿山中，贼搜得姑，杨持刀奔赴。贼舍姑与斗，力尽，为贼支解。杨同县又有贾莲品妻韩，摑贼，为所磔。

秦耀曾妻毕，耀曾，江宁人；毕，镇洋人，湖广总督沅女也。耀曾以举人官郎中。咸丰三年二月，洪秀全攻江宁。毕年将八十，城破，集家人告曰："吾家人受朝廷恩，於义当死。尔曹皆朝廷百姓，平日受承平之福，今寇乱，可爱死乎？且为贼得，必有求死不得者，悔何及！"乃服命服，扶杖赴水死。从者数十人。

曹士鹤妻管，名怀珠，字藏真，亦江宁人。士鹤官陕西清涧知县。城将破，与士鹤兄妻李缢硃氏祠树上，自书衣襟曰："陕西清涧县知县曹士鹤妻管氏为国死於此。"

谢石全妻廖，曾石泰妻黄，叶金题母胡，缪胜云妻黄，皆定南人。咸丰六年，粤贼攻城，廖、黄皆助城守。廖执刃登陴，历数十昼夜。一夕，依堞视贼，为飞砲所中，遂卒。黄佐石泰杀贼，贼攻城东南隅，黄赴救，中火枪，犹大呼杀贼，死城上。八年，贼复至，攻胡所居村，金题从乡兵御贼，胡握析薪斧，踣贼十馀。力斗，被重创，与金题俱死。胜云所居曰缪家庄，土寇作，黄与妯娌发火箭殪贼。贼逾屋入，胜云与其父皆死。黄挥刀巷战，久之，贼大至，自刭死。

石时稔聘妻刘，名敏和，吴县人，家洞庭山。时稔卒，刘得请於父母，奔丧，奉姑居。咸丰十年夏，洪秀全之徒破苏州，洞庭山民拒守。阅岁馀，力尽。贼自山前入，刘盛服待水次，誓死。居三日，贼不至，姑挽令入室，刘问："何以得免？"则曰："率钱输贼兵。"刘跃起，哭曰："是乃降也！降则此贼土，吾贼人矣。吾以为三日中，若辈与贼决死战耳。今若此，何用生为？"姑与家人辈力劝毋死，刘好谓曰："我三日不入户，惫矣！且少休。"入室，即夜自经死。留一纸，自书生死年月日。

章瑶圃女亥姑，馀杭人。咸丰十年，年十五。六月庚午，贼至，亥姑抱柱坚不释，贼击之，十指皆创，抱柱如故。贼斫其肩背，亥姑骂曰："恨不为男子杀尔辈尽！"贼勒其颈死。

戴可恆妻硃，可恆，仁和人；硃，长兴人。可恆父熙自有传。咸丰十年，杭州破，熙殉。硃具衣衾，视敛如礼，从可恆转徙。明年，复还，贼复至。围急，硃方为诗词自若，曰："我自为计久矣，何惧！"城破，硃语可恆速将子出避，赋诗矢死。不食两日，未绝；自经，絙断，又未绝；夜入池死，即熙死节处。熙死时，少子穗孙妻孙，方归省，闻即仰药殉。其祖母姚、母闵，及诸弟、妹皆死，凡七人。

金福曾妻李，福曾，秀水人，有传；李，馀杭人。福曾父鼎燮，官临安训导，寄孥杭州。洪秀全之徒再攻杭州，围久食尽，杂啖草木，甚至煠雨屐缘革为食。城将破，李与福曾矢必死。尚馀银饼一，为福曾缝置衤复絮中，谓穷途得此，犹可旦夕活也。俄，贼大至，投姻家洪氏屋后池死。同时鼎燮殉临安，鼎燮弟鸿僖妻胡，避临安村间，为贼所迫，矛舂其喉死。咸丰十年，贼破嘉兴，福曾之族诸妇女死者，衍芹妻倪、衍科妻锺、鸿鉴妻徐、鸿墀妻许、鸿勋妻潘、鸿勩妻胡、鸿绶妻顾、鸿绂妻屈。徐、许皆有女从死。振声妻张，贼将至时先自经殉。

张福海妻姚，钱塘人。福海官广东曲江知县。姚家居，寇至，城围合，米尽食麦，麦尽食糠粃，糠粃尽食马料豆。城破，贼胁姚行，姚奋起击贼，被杀。同死者娣、姒孙、王，女杏珠，侄女满、文、月。

邵顺年妻伊，仁和人。顺年，懿辰子，懿辰自有传。杭州被围，伊炊粥奉舅姑，辄忍饥不食。城破，俟其姑既出，入井死。巡抚马新贻上懿辰死事状，附陈伊"生则以孝事亲，临难不求苟活，深明大义"，得旌。

顺年弟顺国妻刘，亦仁和人。顺国为六合知县，卒。刘父堃方为汉中知府，令以二子往。刘谓异乡非可久居，以顺国丧还葬。蒐先世藏书授二子，督就学甚严，二子皆成立。

陈某聘妻酆，海宁长安镇人。未行而夫死，誓不嫁，奉父；父卒，为立后。年四十馀，贼至，焚其村，酆自沉水甕中。贼去，戚族往视之，其庐烬，甕水沸，尸为糜矣。

胡金题妻俞，金题，乌程人；俞，归安人：家双林。贼以有色，驱使行，不从，持刃哧

之，张目以颈就刃。贼笑曰："痴女子！"乃絷以行。行数十步，有桥横水，俞好语贼曰："雨后泥泞，絷不可以行，乞舍我，我自从汝

去。”复请以两矛夹持以上，示无死意。至桥半，奋跃入水，贼怒其绐，矛刺之，死。

王氏女婉容，亦家双林。贼掠其父母，婉容请于贼：“释父母，我从汝去。”贼释其父母。已入舟，婉容出户呼曰：“我犹有语，请少待！”且呼且行，近水，疾跃自沉。贼操矛拯之，不上，遂死。

郑德高妻与方其莲妻，皆阮氏兄弟也，兰谿人。贼破县，德高、其莲将其孥避北山。久之，德高、其莲偕入县，为贼杀。二妇恸，誓死。一日贼奄至，二妇坚坐不为动。一贼持矛入，倚矛於壁，呼二妇具茗，二妇不应。贼解佩刀掷地，曰：“不应且死！”二妇厉声答曰：“我曹畏死，尚坐待汝耶？吾夫死于贼，今当杀汝！”遂跃起，即取刀矛击贼，贼徒手，被数创，大呼，群贼皆至，二妇力斗死。

周小梅妻汤，名硕人，常熟人。咸丰十年，洪秀全之徒陷常熟，小梅方赴乡，汤率子涟香、女淑贞及幼子、女入井死。将入井，嘱长子於邻翁；脱戒指付老仆，嘱持书报小梅，书曰：

“昨君出门，饭后即失常熟，一夜未眠。今水穷山尽，当死义，恨不能一言为别。原君平安，勿以妾母子为念。寄戒指一枚，见此如见妾！”

杨某妻沈，名彩霞，金华人。生农家，有力，能舞大刀，重百斤。俗斗牛，牛奔，彩霞手挽之，牛不得动。咸丰十一年，贼将至，乡人集团练得数百人，推彩霞主之。时兰溪诸葛焘团练过万人，与相犄角，贼至则互救。洪秀全将李世贤自龙游至，彩霞乘其未定击之，败走。总督张玉良至兰溪，暴於民，焘甚之。兵有自贼降者，伪为诸葛氏之帜过金华索犒，彩霞察其诈，击杀数百人。玉良告巡抚，谓团练杀官军，互讦不已。贼又至，伪为官军装，吏不复察，金华破，彩霞自刭死。杨某亦死乱军中。

周世棣妻胡，镇海人。咸丰十一年，贼掠世棣去，使市马，以三贼监之行。世棣曰：“吾乡故多马，四人乃不足。”贼令募壮夫偕，世棣得乡人同陷贼者六，导之至鄞东乡。地僻，遂手刃三贼，其一实阳死，世棣未察也。遣乡人自归，矫贼令入宁波，出被掠男妇数十辈。夜半，阳死贼归告其渠，将群贼捕世棣，世棣逃走。贼执世棣母及胡，胡语贼曰：“吾家有藏鏹，请以吾质，遣吾姑发藏钅强，馈诸公。”姑已去，胡仰药死，世棣母子皆得免。

蔡以莹妻曹、妾马，萧山人。咸丰十一年，贼自严州循江薄萧山，以莹将妻妾子女避兵王家桥。遇贼，劫曹，将犯之，且骂且入水死。子景轼、女景良奔赴，与俱死。女景李为贼掠，语贼："勿相强，我固原从汝。"贼稍宽之。行近水，亦疾跃自沉。马抱三岁子匿苇间，以莹还，求得马。贼复至，马视道旁舍有采菱者所遗木罂，折枯木授以莹使乘以渡。以莹要马偕，马曰："此非舟，不能胜二人。"出怀中兒投以莹，曰："以此子随君去。"以莹渡未半，回望贼垂及，马呼："君勿念我，今与君永别！"赴水死，以莹得免。

王永喜妻卢，永喜，开州人；卢，清丰人。咸丰十一年四月乙巳，盗李古考围州城，永喜将出助守，语卢曰："若闻砲，即城破，吾家世清白，慎勿为贼汙！"卢曰："诺。"贼至，举砲相击，城得全。永喜归，则卢率二女自经死矣。二女：长曰印，次曰改。又有张氏妇，村居，贼执以去。见井，绐曰："我渴甚，乞解缚饮我！"贼解缚，入井死。

刘崇鼎母张，都昌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攻县，县人治乡兵，推崇鼎主其事，崇鼎谢母在。张曰："人谁无母，皆以母谢，谁当杀贼者？"崇鼎受命主乡兵，张出家财佐饷。贼至，崇鼎请母避贼，张泫然曰："未战而先策败，人心散矣！有进尺，无退寸，此外复何顾？"崇鼎雪涕出战，败死。张闻败，曰："崇鼎死矣！"遂自经，未绝；贼已入，张出，坐堂上，骂贼，死之。

武昌女子，不知其姓氏，在贼中号为硃九妹。咸丰间，洪秀全破武昌，驱以东，至江宁，杨秀清欲纳之。女侍饮驩甚，潜置毒酒食中进秀清，持之急，秀清察有异，磔死。

沧州女子，亦不知其姓氏，同治七年，张总愚北攻沧州，其党得此女，献总愚，总愚使执役。女袖出剪刺总愚，伤其臂，群贼集，立醢之。

费某妻吴，费某，德清人；吴，处州人，失其县。父景籓，为湖州运粮千总，因以女归费。早寡，事祖姑甚谨。洪秀全之徒陷德清，景籓他徙，吴嘱以子而留事祖姑。贼大至，追吴，将汙之，不从。贼抽刃出，祖姑与相向哭，吴慷慨求死。贼系之树上，曰："我出汝心，观汝心坚否？"刃剸胸，出心，坚如石，贼大惊。就德清人求其姓氏，曰："此妇殆有神！"

冷煜瀛妻卢，义宁人。煜瀛官都昌训导，洪秀全之徒破县，死之。

卢伏哭煜瀛侧，为煜瀛理须，厉声骂贼。贼断其舌，死，手犹握须弗释也。

陈兆吉妻余，亦义宁人。义宁破，贼杀兆吉。余方妊，骂贼，贼刳其腹，兒逐刃堕，呱呱泣，贼惊走。其渠闻，为之少戢。

蔡法度妻简，新淦人。简早寡，美。洪秀全之徒攻县，名索简，言不得屠蔡氏。蔡氏大恸，简曰："是无难。"艳服乘舆出，方度谿桥，骤自舆跃出，入溪水。溪水急，求其尸，勿能得。

张守一女春英，山西人，寓海城。同治二年，回乱，守一已卒，弟、妹幼，母悲泣。春英阳语回："能脱我母及弟、妹，原相从。"回遣两骑使守一旧仆护之行。春英度去远，入井死。

王占元妻杨，皋兰人。同治四年，回乱，杨从家人匿山穴中，为回所得。杨曰："如爱我，幸毋伤我姑。"回驱杨去，至一村，回入掠。杨语途人曰："我王占元妻，将死於此。乞寄语吾夫，速负母远遁！"遂入井死。

王秉堃女翠环，固原人。亦为回得，欲挟之去，翠环曰："释我父、兄，可。"回释其父、兄，曰："我弱不任骑，原以舆行。"回喜，俾以舆行，女舆中饵毒，未至回所，死舆中。

魏克明女秀莲，泾州人。同治七年二月，从两兄行避兵。回至，次兄中矛死。秀莲跪请活长兄，回许之。长兄脱走至山麓，遥望回迫秀莲乘马渡水，至中流，坠水死。

刘庆耀妻廖，龙南人。庆耀贳酒自给。同治三年，贼至，廖持刃卫姑出。贼执姑，廖挥刃断贼腕，姑得脱。贼斗廖，廖杀二贼，力尽，刳腹断舌死。

欧阳维元妻曹，崇仁人。姑早寡，年九十九矣，贼急，曹奉姑走太浮山，遇贼，姑见杀。曹与维元击贼，皆死。

李盘龙妻邓，永新人。贼攻县，邓与族娣、姒走，遇贼仕坪。三妇共斗贼，皆死。娣、姒失其氏。

黄氏女，名婉梨，江宁人。咸丰三年，洪秀全破江宁，婉梨方五岁，有母，与兄弟居。同治四年，师克江宁，有兵入其室，杀其母及其

兄弟，缚婉梨置舟中，谓将归湖南。婉梨好语兵："至汝家，当妻汝，舟中毋相逼。"时有金眉姑者，亦被掠，自沉於江，婉梨举以怵兵，兵不敢犯。月馀，将至其家，驱就陆，兵遇其侣，与俱投逆旅，二人方共饮，婉梨见牖上有毒鼠药，潜置食中。夜分，一人毒发死，一人毒浅，未即死，婉梨掣所佩刀剸其腹，题诗壁间，述始末，自经死。

程氏女，名季玉，归安人，从父居苏州。苏州陷，其父以医卜自活。师克苏州，季玉与其父相失，就邻媪匿桃花坞。其女兄为部曲将所得，胁季玉去。季玉自经，不死，作绝命诗畀媪，使他日告其父，入井死。

韩肖硃妻郗，赵州人。姑瞽，张总愚自柏乡向赵州，郗奉姑走栾城。贼骤至，姑曰："我瞽不能行，汝可疾逃，无以我累汝！"郗侍姑终不去。贼见其少，将絷以去，郗请诀于姑，贼稍缓，郗急趋赴井。贼持矛遂之，郗张两手以拒，回身堕井死。贼去，出其尸，矛创七。

张醴仁妻王，武强人。张总愚之徒入县境，王避乱深州。贼至，王与妇女数百自沉于滹沱，水浅，不即死。贼据河滨村二日，饥冻颠踣，一妇哭曰："此不即死，不如死贼刃！"王曰："见杀于贼辱甚，不如水死！"三日僵立死。

同县许氏女，从其父避贼。行遇贼，女促父速去。父陟冈望之，贼授女鞭令上马，女持鞭鞭贼，骂曰："□子！安敢尔？"贼絷女，挟刃迫之，女骂如故。刺其腕，刺其肩，骂如故，遂见杀。

李氏女，名蒲，饶阳人。亦从父避贼。贼至，将劫之去，女抱持父，坐于地不起。父令从贼行，道侧有井，父顾曰："蒲，井也！"蒲疾入井。贼并挤其父入井，同死。

杨某妻吴，武进人。子传第，以举人官知府。客河道总督幕，迎吴居黑堈。黑堈在开封北，滨河。同治三年八月，捻匪攻开封，未下，掠黑堈，吴骂贼死。传第从河道总督在开封，闻母死，大戚。以为不能豫戒，陷母死，为母撰行述，成，抑药死。

康创业妻，与李鸿业妻，皆邸氏，兄弟也，深泽人。同治七年，张总愚党掠县境，方归宁，从其父半千登屋避。贼登，刺半千死，姊持梃击贼，妹夺贼刀殪之。贼踵登，挥刀堕梯下，毙。贼发枪，妹仆，姊被数十创，亦死。

王书云妻谷，亦县人。书云精针灸，谷传其术，活妇女无算。贼至，矛刺其子凤衔仆，谷操杖击贼酋。贼纵火，与其子凤德、凤桐，女然文，皆死。

王有周妻杨，玉门人。早寡，抚三子汉连、汉元、汉科，皆长。同治三年正月，回攻所居堡，急。杨使汉元间道诣肃州请兵，汉连以其人出御。杨闻砲声急，意堡破，将二女孙入井死。汉连妻张挈次女自经，汉元妻李率次女饮酖，汉科妻李及子三、从女一、女甥一皆自刭。逾时回败去，汉连归，则家人皆狼藉死矣。

张金铸妻段，平凉人。同治间，回乱，金铸跳而逸，段未得从。回至，胁以刃，不为屈。砍项折，未殊，犹怒骂。复断其左臂，乃仆，回委之去。金铸归，段尚能语，曰："我家长物，尽为寇掠去，惟敝书数帙，我取置怀中，君可将去！"又曰："我且死，君当速行！勿以我故留，寇复至，君将不免。"金铸取怀中书欲去，返顾，段已绝。

王氏二女，香兰、缠娃，秦州人。同治八年，回乱，掠香兰。悦其色，以好言诱，不从；刃胁，不屈。欲走投崖，为贼追及，支解死。缠娃年十六，尤丽。贼絷以行，缠娃唾贼面骂，不少怯，亦见杀。

马安娃妻赵，秦州人。庄而有容。回乱，见执，缠贼，劓口，被数十创而死。安娃母田、兄妻赵皆死。

王之纲妻李，亦秦州人。扶姑避贼，贼及之，李捍贼刃，乞代姑，姑得间走，李乃骂贼。贼剜其左目，被十馀刃而死。

穆氏女，名芝，束鹿人。幼慧。同治七年，年十八，捻匪至，欲絷以去。女哀之，不听，乃呼其父曰："速去！勿相顾，兒自有以处之。"父行稍远，芝厉声诟贼，贼鞭之仆。贼曰："汝阳死，岂拾汝耶？"就曳之，芝骤举足创贼目，贼连刃刺之死。

张某妻蔡，秦安人。同治中，回乱，蔡有色，回使执爨，不可；与语兼嘲谑，蔡夺他贼刀刺之，伤贼手，见杀。

同县程丁兒妻黄，执厨刀击贼，不中，贼刳其腹，引肠悬树上。

张氏女，小字纯秀，年十七，有色。为回得，坚絷之。女止哭，求弛缚，度峭岩，耸身自掷岩下死。

赵贵赐妻任，甘肃安化人。同治间，回乱，贵赐为团勇，战死。回入其家，任执厨刀伏户侧，回先入者，出不意，斫之，踣。馀贼挺矛入，任反刃自杀。

杨贵升妻刘，伏羌人。回执其姑，将捶楚，刘请代，不听，取厨刀歼一贼，因自杀。

多宝聘妻，宗室氏，多宝，赫舍里氏，失其所隶旗；宗室氏，正蓝旗人，大学士灵桂兄女。未行，多宝卒，易衰绖，赴吊，立从子英燸为后。灵桂以闻，穆宗书“未吉完贞”四字以赐。

英燸亦早卒，妻鄂卓尔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荣庆女弟。婚甫逾月，姑、妇食贫守节。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为乱，各国合军入京师，城破，多宝弟和宝妻，率佣妇入井；多宝妻起，引药饮其妇，视既绝，乃自饮，同殉。

公额布妻，西安驻防，失其所隶旗。善事姑，三十而寡，教二子奎亮、奎喜，有礼法。宣统三年九月，乱作，戒二子曰：“此我完节时，汝曹当努力报朝廷，毋念我！”城破，率二子妇及孙定炎、成惠、孙女三入井死。清中叶后，八旗多从汉姓，公额布妻姓关桑氏，奎亮妻关鄂氏，奎喜妻关白氏。

音德布女雪雁，西安驻防，正红旗人。幼慧，粗解文字。乱作，从家人出避。行遇兵，有诱之者，雪雁引刀断其指，血沾衣，诱者惊卻。又遇兵，强胁之，女大诟曰：“吾头可断，志不可夺！”兵群起抶之，无完肤，女骂不绝，刃洞胸死之。

良奎妻，从汉姓曰石甘氏，荆州驻防，满洲镶黄旗人，为驻藏大臣凤全女兄。凤全自有传。贫，躬织纫供朝夕，诸子佐军，迎母居武昌。宣统三年八月，武昌兵起，诸子将奉母出避，力拒曰：“吾七十老妇，死何憾！”诸子哭，麾之出，遽阖户。翌日，兵大掠，与子妇二、女子一、孙及女孙三，皆死之。

连惠妻，从汉姓曰赵那氏，京口驻防，失其所隶旗。连惠咸丰间以前锋从攻镇江，战死。连惠妻以节旌。宣统三年，年已逾八十。九月兵起，出走，兵抽刃击之，未殊，骂不绝，被数刃，乃绝。血肉狼藉，白发为之赤。

根瑞妻，从汉姓曰王刘氏，京口驻防，镶白旗人。父德永，有文

誉，客授学子。根瑞妻服父训，早寡，以节旌。无子，有女已嫁，依以居。闻兵起，语女及女夫曰：“吾年六十二，被旌，当殉变。尔曹将子女村居，得田十亩，耕且食，毋更求仕。”俄闻副都统载穆死官，即求死，辄救免；号泣不食，女及女夫跪进食，终不食，七日乃绝。

松文母吴，松文，荆州驻防，镶蓝旗人。同治初，徙江宁，从汉姓为冯氏。吴，荆州士人女也。事姑孝，早寡，无子，松文，其族子也，立为后。松文子富伦浑，才而早卒，松文哭子恸，亦卒。松文妻康，富伦浑妻石，仍世守节。宣统三年，兵起，江宁驻防军溃，松文母年九十三矣，恸哭，以仍世守节，义不辱，首触墙死。康与妇石将诸孙自沉于水。康死，石与子、女遇救免，康与石不详其族系。

姚叶敏妻耿，襄城人。叶敏早卒，事舅姑尽礼。立兄子为后。武汉兵起，耿方病，襄城土豪为暴，掠妇子为质，耿惧辱，饮药死。

陈某妻殷，秀水人。宣统三年，殷从夫在郴州。九月，长沙兵起，湘南诸府州应之，郴属县宜章、永兴皆变，殷告夫誓相守以死。夫趣殷将子女徙湘乡，依戚属避兵，殷不可；强之，乃行。濒行，部署琐杂事井井，入舟，抑郁，语子女：“若曹免矣，若父奈何？”湘乡距郴千馀里，俄传郴破，殷忧悸不食，面深墨，戚属相慰藉，阳为酬答。十月壬子夕，戚属同居者，闻启户声，旋闻其季女惊呼阿母起，烛之，就堂后门衡自罄死矣。

黄晞妻周，江阴人。晞父毓祺，明诸生，能文，明亡，发狂亡命。有司得晞系诸狱，周闻自经，婢救之，不死；乃日餽狱饘粥，夏不施帷，恣蚊啮，曰：“我遥与狱中共辛苦也！”晞入狱十阅月，事小解，得出。居无何，怨家告毓祺所在，死江宁按察使狱中。有司籍其家，捕晞兄弟，兼收周，周夜投水，不死；茹金屑，亦不死；乃诣府，藏刃刺喉，血冲溢仆地。知府惊其烈，问晞有女兄为女僧，命舁置所居庵，上按察使请释周，按察使不许，下县令再收周。周创渐合，乃自归，语县役曰：“我不累若辈，第徐之，俟我死，持片纸去公家，事易了也。”手检晞单衣一，付老仆曰：“主人行久，无衷衣备澣濯，汝以此寄之！”徐入室，阖户自经乃死。时顺治七年十月丁巳，年二十八。晞尚系按察使狱，闻周死，为文述其事，略言：“古成仁取义之士，所以趋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妇独多途遍历，靡苦不尝，而颠跌顿撼，卒死于家。一以显百折不回之苦节，一以遂正命内寝之初心，天不可谓无意云。”晞输八旗为官奴，乡人赎出之，得归，为童子师，至七十馀乃卒。

邹延玠妻吴，武进人。延玠，明诸生，顺治八年，逮系江宁狱。十年，见法。吴自经，救不死。十二年，延玠丧还葬。十三年，有司复议收延玠家北徙。吴乃迎母至，夜将半，起，请母所曰："兒今固必死，安能俯首求旦夕活，作长安累囚妇耶？原母稍忍，成兒死。"母泣不能言。吴更衣拜佛，复向母曰："兒欲为母拜，恐伤母心，兒不敢。母老矣，勿以兒故过哀！"因出一扇，曰："此夫子南京寄我者。"出一囊，曰："有医方，夫子所手校。有书，夫子生平所习。有发，夫子狱中所留也，仍乞以殉。"复呼婢戒毋号。乃自燃烛，持囊及扇还入室。时鸡甫鸣，母及婢傍徨哭，不敢出声。少顷，视吴，自经已绝。死前一日，苦热，吴祝曰："安所得甘雨乎？"遂雨竟日，人谓"节妇雨"。

陈生辉妻侯，单县人。顺治初，盗掠生辉使牧马。县北郭秦氏有马，为盗掠，生辉乘以归。秦氏见马讼生辉，生辉坐通寇死。侯事姑，丧葬毕，并葬生辉，设祭自刭。

田一朋妻刘，通江人。国初，一朋不从薙发令，坐当死，吏并絷刘去。刘挟毒自随，闻一朋将就刑，先服毒死。

蒋世珍妻刘，扬州人，失其县。世珍，顺治中为广东连平知州，有惠於民。岭海初定，土寇数发，谍报旁县贼数千人乡连平，行至。世珍曰："贼至，惊吾民，吾且往，权顺逆强弱而为之所。"单骑入贼中，谕其渠降，其渠为引退。世珍宿贼营，翌旦乃还。守备吴章者，故与世珍有隙，诬世珍通寇，告总兵黄应杰，应杰启平南王尚可喜，捕世珍赴惠州狱，刘系置守备廨旁舍。章将无礼於刘，刘怒叱去。又遣婢说刘，刘曰："死不可缓矣！"遂缢而死。世珍入狱病，亦死。连平民葬刘州南乌石坳，为之碣，曰"正烈刘宜人之墓"。嘉庆二十三年，知州陈鹏来上其事，乃得旌。

王有章妻罗，益阳人。顺治七年，盗杀有章父赓及家人男妇二十馀辈。越三年，又杀有章，惟馀罗及有章妹头贞，皆断发剪面，号於有司。历八年，乃论杀盗渠。罗谓头贞曰："我当报汝兄地下！"因不食死。

头贞初字曹氏子，曹氏子以其毁容也，遂罢婚。头贞徙长沙，仇家有子赴试，诱至家，殪之。

楼文贵妻卢，东阳人。文贵，农也，有鹅啄其麦，文贵驱鹅，伤邻兒。邻兒呼，遂殴之，投水死。里豪喝文贵，使鬻妻以为解。卢曰："吾

不忍生离！”文贵怵得罪，因求死，卢曰：“吾与汝同死！”遂入林偕缢。

沙木哈妻哈里克，满洲镶白旗人。沙木哈，兵也，为弟三太所击，垂毙，沙木哈妻誓身殉。沙木哈言曰：“我止一弟，我死，弟抵罪。守先墓，抚诸孤，复何人？汝当言於官，曲贳三太死。”沙木哈遂死。沙木哈妻叩阍，述沙木哈遗言，乞贳三太，圣祖命许之。沙木哈妻得请，即自裁。康熙三年正月壬午，礼部疏请旌表，圣祖令立石冢上，书其事始末。

郑荣组妻徐，西安人。荣组有族叔，无状，殴其父，赴救，为所杀。其子五元、七元遇仇於途，啮其鼻。仇愬於县，县吏逮五元、七元，徐以冤白吏，吏不省，撞县门碑死，时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事也。典史某为具槥，露置城西铁塔。越七年，知县陈鹏年为营葬，立祠於墓侧。

张翼妻戴，名礼，乌程人。翼父韬，尝知休宁县，讬翼於其友王毅，毅以女妻焉。韬卒，毅女亦死，继室於戴。毅子觊翼产，康熙六十年五月，诱至其家，迫作券，殴之垂毙，挤堕水。舁归，不能语，瞠视戴。戴泣曰：“我一弱女子，不能为君复仇，当以死从君。”齧指以誓。越七日，翼死；又十七日，戴自经，衣带间得绝命诗三章。

詹允迪妻吴，东阳人。允迪不嗛於族人，为所中，坐危法下狱，吴期与俱死。至其日，尽出金珠畀所识贫乏者，散诸婢仆，诣狱与允迪诀，瞠视不语者久之，归自刭。

蔡以位妻孙，侯官人。以位佐鹾商与私贩者斗而死，孙迎丧河干，自掷入水，以救免。其娣，即其姊也，责以抚孤，乃不复言死。官捕得私贩者，法当检验，谳乃定，孙曰：“是重僇吾夫也！”乃大戚。官悲其意，为杖杀私贩者。丧再期，从容语其姊曰：“兒稍长，履□可取诸市，不烦手自制矣。兒昔病疡，今愈矣。不累我姊矣！”或曰：“姑在，既祥，当更浅色履。”孙曰：“然，姑徐之！”至大祥，奠竟，入户自经死。

杨春芳妻王，铜梁人。乾隆十七年，其家火，春芳卧病，王入户，负以行。火逼不能出，子女奔赴，皆死。

王尊德妾唐，临桂人。尊德年八十，病剧，邻家火，唐欲负以避，力不胜。火迫，尊德挥使出，唐身翼蔽尊德，皆死。

窦鸿妾郝，字湘娥，保定人。十六为鸿妾，能诗善弈，画兼工花

草、士女。有绳其才者，豪家谋夺之，不能。嗾盗诬鸿死，湘娥因自经。将死，为绝命词，矢为厉以报。

章学闵妻董，名合珠，连江人。故为婢，嫁学闵。学闵贫不自聊，走死深山中。董号泣求之，不知其存亡。逾年，有樵入山，若有声□□，行见遗骼委於地，只履在侧。出以语人，董闻曰："得非吾夫乎？"亟往视履，其手制也，拾馀骨瘗焉，即夕自经死。

杜聂齐妻何，聂齐，泰宁人；何，将乐人。聂齐死於虎，何求得尸，解衣拭其血。敛毕，斥家财以葬，悉以其馀分戚族，遂自经。

张氏妇，宿州人。夫樵於野，遇狼，为所噬。妇求得夫尸，以镰绝脰死。

宁化二妇，不知其氏。其一，夫嗜博，母闭诸室中，不与饮食，妇导使出亡。既，夫死於途，妇闻，自杀。其一，夫行窃，父将杀之，妇泣为请免。生二子，妇携就母家，父卒杀其夫，妇闻，亦自杀。

列传二百九十八列女四

长山铺烈妇 胡二妻 唐之坦妻曹 李岸妻焦 方引□妻毛

林其标妻韩 冯云勷妻李 曹邦杰妻张 林守仁妻王

张四维妻刘 李长华妾吴 周兆农妻王 陈国材妻周

吴廷望聘妻池 李正荣聘妻霍 项起鹄妻程 于某妻蔡

张义妻李 黄敬升妻王 伊嵩阿妻钮祜禄氏 张廷桂妻章

郝某妻单 陈广美妻李 贺邦达妻陆 郑宗墩妻陈 任有成妻陈

丁三郎妻 丁采芹妻孙 王如义妻向 狄听妻王 林邦基妻曾

钱瀞甫妻汪 谢作栋妻王 缪文郁妻邱 黄寿椿妻管

冯桂增妾李 黄翥先妾彭 方恮妻赵 姚森桂妻宋

恽毓华妻庄 弟毓德妻许 侄宝元妻袁 曲承麟妻袁 尹春妻张

李氏 陈三义妻王 游开科妻赵 孙崇业妻金 张某妻田

张氏女 汤氏女 沧州女 张氏 孙大成妻裔 杨某聘妻章

孟黑子妻苑 北塘女 蓝某妻 芮氏女 乐某妻左 萧氏

黄氏女 吴氏女 顾氏 张氏 许会妻张 赵海玉妻任 殷氏

嘉兴女 王某妻李 何先佑妻孙 邢氏 迁安妇 白镕妻尹

林氏 洪某妻徐 敖氏 涂氏 吴氏 杨氏 赵氏 王氏 许氏

梅氏 张氏 秦某妻崔 李某妻管 王某妻徐 陈潜聘妻崔

硃承宇妻曹 陈有量妻海 樊廷桂妻张

李有恆聘妻杨 陈某妻 刘埜妻李 曲氏女 宋氏五烈女

龚行妻谢 女巧 杨文龙聘妻孙 梁至良妻郑 郭进昌妻李

龚良翰妻陈 王均妻汤 李氏女 翠金 张元尹妻李 张检妻颜

万某妻曾 李继先妻侯 田氏女 马某聘妻苗

高日勇妻杨 罗季兒妻 刘氏女 锺某妻蔡 段举妻卢

王某妻刘 张良善妻王 李青照妻张 姚际春女

王敦义妻张 陈维章妻陆 何氏女 谢亚焕妻王

张树功妻吴 郭某妻李 赵谦妻王

郭氏女 何氏女 沈鼎猷妻严 铁山妇

汪氏女 贺氏女 冯光琦女 郭君甫妻吴

黄声谐妻王 徐惟原妻许 柯叔明妻巩 胡某妻裘 陈儒先妻李 白洋女

高氏妇 段吴考女 曹氏女 刘廷斌女 张氏女孙妪

陈氏婢 邱氏婢 董氏 任氏 卢尚义妻梁 白氏 王氏

秦士楚妻洪 张氏婢 杨氏婢 江贵寿妻王 张禄妻徐

任氏婢 郑氏女 王氏婢 徐氏女 丁香 江金姑 罗氏

陇联嵩妻禄 者架聘妻直额 罗廷胜妻马 罗朝彦妻刘

安于磐妻硃 后妻田 田养民妻杨 李任妻矣 鄂对妻热依木

索诺木荣宗母麦麦吉 坚参达结妻喇章 次妻夭夭 沙氏女

嘉义番妇 施世燿妻苗

长山铺烈妇，无姓氏，不知何许人。李自成南奔，驱荆、襄之民以从，妇与其夫俱被掠。行至江夏长山铺，其夫道殕，妇仅馀一珥，出以乞人求瘞其夫，有少年应焉。瘞既，竟欲强其妇从去，妇入穴枕其夫恸哭，触颡流血，以土自掩，曰："乞并瘞我！"众挽之不起，日暮，风雨至，乃委去。平明往视，则血被面死矣，众因并瘞之。

胡二妻，失其氏，吴洞庭人。妇父，舟人；胡二，农也，有母，兄

若弟皆别居。妇与二曰：“吾夫妇各减数口食，犹足以饱母，有如母但一子，不独养，又谁养乎？”夫妇忍饥养母，时时具甘脆。母丧，求地以葬。夫妇勤，岁倍收，始有居室，而二病瘵。乡好鬼，妇独不信，奔走医药。二病甚，妇曰：“我闻粪苦者生，甘者死。”尝之而甘，二竟死，无子。妇计兄公一子，叔二子，诣叔，匄其次为后，姒不可。居数月，兄公举次子，又诣兄公曰：“吾女三岁，乳未尽，今兄公举次子，天其欲使吾夫得有后乎？”兄公颔之。妇归语父，贷百钱，将祀其夫告立后。其父欲嫁妇，不许，且骂之，兄公亦中悔，妇乃自经夫柩侧，时康熙五年十二月。明年，县人黄中坚等为敛钱，与其夫合葬。

唐之坦妻曹，海宁人。康熙十五年秋，之坦卒，曹矢死，治衣衾必有副。食砒，不死；屑钱吞之，又不死。既敛，复饮滷，吐下而解；乃不食二十二日，夜投舍傍池，家人出之，死矣，顷复苏。曹谓其舅、姑及母曰：“大人爱我，乃苦我也！”於是复饮食，操作如常，织自制衣一称，婢乞馀布，不与。家人窃议曰；“数尺布，尚惜之，宜不死矣！”及冬，黄梅方花，曹视而叹，为赋诗，美其不落，复不食。至岁除，出馀布缢之坦柩旁，乃死。

李岸妻焦，睢州人。姑严，织纫炊舂皆焦任之。岸卒，方敛，焦缢，遇救；比葬，再缢，再遇救，乃操作如平时。卒哭，拜墓归，复缢，乃死。

方引□妻毛，遂安人。父际可，为祥符知县，而引□父象瑛官编修。引□病瘵，自京师诣河南，既婚，未三日卒。家人闻毛许引□死也，闲之密。一日，登楼自掷坠地，呕血，绝复苏，遂归于方氏，促为引□营葬。久之，地始定，葬有日，于是谓其人曰：“吾葬当同是日也！”遂不食，家人喻之百端，起辞祖姑及舅及母皆四拜，终不食，十九日乃卒。时康熙二十九年二月癸亥朔，距引□丧十年。

林其标妻韩，福清人。其标贫，依姊居，鬻餈自给。邻媪乞之粟，韩曰：“是必偿！”其标病，韩代鬻餈，垂芦帘自蔽。少间，析麻苎为布，以易米若药。其标语韩曰：“吾以贫累汝，终且以死累汝！吾死，汝自为计。”韩痛绝不能语。其标死，韩告其姊曰：“乞办两棺，并觅一抔土，俾夫妇相依！”尽散器物偿邻媪，遂自经。

冯云勷妻李，武定人，大学士之芳女。李年十五，適云勷。事舅姑谨，立侍竟日，□□无怠，命坐则坐，命退则退。之芳督浙江，当耿精忠叛，驻军衢州，传语汹汹，李独谓贼不足平，坦然无惧。云勷卒，无

子，李方举次女，矢死，遂不饮食。其兄延医，手为调药，拒不纳。越数日，令侍者扶行，傍柩侧，遽绝。

曹邦杰妻张，镇宁州人。邦杰早卒，张为文以祭，曰："呜呼！痛妾命之不辰也。幼失严慈，抚育无人，形影伶仃，莫可言状！幸得于归夫子，庶几夙夜事之，百年守之。忆吾父择婿时，亦曰：'吾女幸矣，终身之仰望者非婿耶？如宾如友，同心而同德者非婿耶？'私心自庆，在妾尤深。孰意甫归故里，遽婴疢疾，妾向之喜者，化而为忧，忘餐废寝，祈以身代。而天不假年，黄粱一觉，羽化升矣，伤心哉！夫子之人，如金如玉，夫子之文，如海如潮。而今已矣，不可复见矣！天耶人耶？孰为之耶？礼称未亡人，妾不忍未亡也。诗云：'之死靡佗。'妾惟知之死也。九原匪远，妾必从之。呜呼！凄凄恻恻，踽踽凉凉。拊膺呼号，瞻望无将。临风洒涕，对景悲伤。削骨代笔，曷罄衷肠！夫子乎，其知之乎？何不飙轮少待，使妾欲追而难迹乎？灵其不寐，庶鉴妾心。"邦杰死三日，张遂殉，康熙三十七年事也。

林守仁妻王，侯官人。守仁以优贡生客死京师，无子，女汀哥，前室出也。王矢死。逾年，守仁丧还，王治丧竟，一日，为汀哥制履成，叹曰："生一日，当作一日事。"因语汀哥曰："母去，兒无恐，但岁时具杯酒，一脡肉，母当归，不相哧也。"顷之，午食竟，入室自经，藏香屑袖中，解尸气也。

张四维妻刘，四维，钱塘人；刘，汉军，失其所隶旗。四维父商於广东，挈四维以行。刘父官潮州知府，见四维幼慧，因与论婚。四维父丧其资斧，而四维长多病，遂跛，刘父母欲别择婿，刘矢死，父母莫能夺，乃召四维就婚。刘既失父母欢，姊婿达官子，相侮，刘劝四维挈以归。刘辞父母，奁具一不取，勤苦作画刺绣易薪米，四维亦力学，举于乡。康熙五十九年，四维试礼部，不第，卒於京师，刘闻，遂殉焉。

李长华妾吴，长华，郓城人；吴，封丘人。幼孤，为人卖入娼家，矢死不从，其兄赎以归，为长华妾。长华以选人客京师，居八年，贫病死，其友检讨孙勷为具敛，吴饮鸩，勷往救，诫毋死，待长华子迎丧。后十馀日。长华子迎丧至，知其事，亦劝毋死，且将以其子为之孙，吴即夕自经死。勷葬长华广宁门外真空寺侧，以吴祔。

周兆农妻王，长沙人。兆农樵于山，大风拔木，被创死。遗腹生子，母家悯其贫，劝改適。王拜姑，泣而言曰："兒不孝，敢以呱呱者累老人！"语未竟，大恸。姑知其且死，夜与俱寝，稍寐，闻有异，呼家人

蹋户入，火之，见王头系于床，右手握拳，爪陷掌，左手指床上兒。死时年十九。

陈国材妻周，江宁人，居扬州。归国材逾月，遽卒，周日夕居丧次，誓从死。籍遗财授其族子曰："明年寒食，以一卮酹我夫妇。"其父往慰喻之，周曰："兒无舅姑，无子，客居无所依，义当死，父勿误兒！然兒死不忍伤肢体。"遂吞金环二，不死；时周羸甚，饵大黄，冀暴下死，反下所吞金环。乃不饮食，七日，犹坐语；又数日，眸陷欲枯，目光注国材棺不转，两手据席爬搔，席草寸寸碎裂。不饮食二十日，雍正九年三月癸未卒，距国材死五十有一日。县人为葬孙大成妻裔墓侧。其先又有烈女池、霍，四冢比立如鳞次。

吴廷望聘妻池，江都人。廷望从军战死，廷望父欲以妻其幼子，使其从母喻意，池不可，自经。

李正荣聘妻霍，甘泉人。生十九年，事父母孝。许字正荣，才十日，而正荣卒。霍号恸自杀。二女之葬，提督学政、右中允杨中讷为之铭曰："蜀冈之巅，平山之侧，郁乎苍苍，凭高西望而叹息。曰有同县二烈女，此其幽宅。"裔自有传，葬在池、霍后。

又有项起鹄妻程，亦扬州人。程嫁三月，起鹄行贾，死广西，讣闻，程自经。州人葬其侧，合为祠，号"五烈"。

于某妻蔡，名贞仙，金坛人。年十九，将嫁而婿病，卜者言："迎妇吉。"贞仙母难之。贞仙请于母曰："彼欲已病而违之，非义。"乃行，而婿病不起。及敛，纳钗一、钏一於棺，自经棺旁，救不死；讽姑为翁置媵，姑从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谮之，因辞于姑，忌者遂言是且有他志，乃矢死。取所读书、所为诗词尽焚之。钗于髻，钏于腕，旦起袭故衣，问安于姑所，辞色如常时。午侍食，既撤，入室缢。时乾隆二年六月壬戌，年二十五。贞仙有从父尝过视贞仙，问曰："闻舅姑以谮常挫汝，有之乎？"对曰："否，古贤妇未有讼其舅姑者，即死，毋有他言。"

张义妻李，交城人。义坐罪当斩，免死，遣广西义宁，李与偕。义死遣所，李具棺以敛，以遗金上县。至夕，呼邻媪共宿，俟其熟寐，赴水死，时乾隆五年九月辛未。县具其事上巡抚，巡抚以闻，下礼部，礼部议："殉夫者令甲有明禁，惟李以从夫罪遣，孤□殉节，非激烈轻生比，请旌表。"得旨："依议。"

黄敬升妻王，昆山人。敬升贫，客授，王佐以绩，食不足，制辟蚊药，鬻诸市。敬升病疫，一日门不启，邻人坏垣入视，敬升死于床，王死床下，兒卧地号，胸系王书，略言："贫不能敛其夫，食制药红砒以殉，冀有恻隐者，敛夫育兒，身填沟壑不恨！"有士人为敛其夫妇，将兒去，育以长。

伊嵩阿，拜都氏，满洲镶黄旗人；妻希光，钮祜禄氏，正白旗人，总督爱必达女也。伊嵩阿为大学士永贵从子，早卒。方病时，希光割股进，终不起，许以死。爱必达、永贵共喻之，誓毕婚嫁乃殉。为伊嵩阿弟娶，嫁女妹及二女，次女行之明日，自缢死。张遗诗於壁，略谓："十载要盟，此日当报命。"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事也。永贵疏闻，高宗为赋诗，旌其节。

张廷桂妻章，名孔荣，廷桂，常熟人；章，秦安人。廷桂父为吏陕西，初娶魏，其父宰秦安，廷桂从焉。既归，避事，复游秦安，因赘于章。居八年，事解，乃以孥还。廷桂贫，恆出客游，卒於抚宁。丧归，章为营葬。既窆，将自投穴中，为家人所持。章一女字催凤，廷桂从弟廷梅，许生子为立后，乃依廷梅居。廷桂尝入赀牒授主簿，或购其牒，章曰："吾以贫鬻牒，罔国家，罪也，况夫名，其可二耶？"遂焚其牒。既终丧，复自经。家人觉，解之。次日既夕，赴水死。

死时为绝命辞数章，词旨哀恻，其卒章曰："忆往事兮，双泪沾巾。想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勤。云妾殁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涯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亦欢欣。十七年兮，夫妇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死为君兮，此外奚论？"

又留书与廷梅曰："初闻讣，即欲死，念无后，无人主丧葬。今服除，死更无馀事。前议叔生子为立后，毋诳我！家贫，止田十四亩，当以十亩与所后子，四亩与催凤，遗十金为我埋先夫茔次。"催凤旋殇，廷梅亦不为立后。后二十年，县诸生柏渭、吴庆长等始为合葬。

郝某妻单，永宁人。郝奇丑，眇小，□且跛，一目，口不能言。御小车，遂呼曰小车，而单美，邻妇恆讪焉。单曰："夫可憎乎？吾命也，请勿再言！"单躬纺绩，养舅姑，育子。舅姑死，鬻所居破屋以葬。尝数日不举火，族人悯之，予荞麦数斗制饼以鬻，分其馀以饱。乾隆五十年，

岁饥，单为邻妇佐女红，贷馀食食夫及子。逾年，夫疫死，子亦殇，单裂席裹尸，以木枟掘坎瘗焉。枟折，手捧土，瘗毕，血殷地。乃号曰："天乎！单氏事毕矣，而犹生乎？"坐破窑中，饿数日死，年二十六。族人瘗之夫侧，里称贤妇墓云。

陈广美妻李，河内农家女也。生二十四年而归广美，广美已病，李与异室居，侍疾甚谨。事舅，日具饍甚恭。阅三月，广美死。母往视之，且语之曰："兒虽嫁，犹处子也，何患无佳婿？"李誓不更適。葬之明日，出厨刀，嘱舅砺焉。曰："为翁作面，虞其钝也。"其舅竟砺以授李，李阖户。其舅知李且死，排户入，见李犹立，右手握刀，首堕负于背，几不属，血从鬓间溢，殷地。其舅疾呼，族邻毕至，其母亦至，乃仆。李死嘉庆五年四月丁未。

贺邦达妻陆，震泽人。待年於贺氏。邦达病，舅姑用卜人言，使成婚，逾月而邦达死。或语其舅姑："妇虽婚，犹处子也，盍为择婿？"陆闻，集族姻出拜，誓毋贰。居三年，语姑曰；"我夜数梦吾夫，岂魂魄常从我耶？"遂入室自缢死。时嘉庆十六年四月辛酉，陆年十九。

郑宗墩妻陈，名淑定，长乐人。宗墩客他县，舁病归，卒，无子。陈求死，父喻止之。陈力织，葬姑及宗墩。舅以居隘，命归依父。嘉庆二十五年，父卒，还省舅。退告叔弟曰："兄殁十二年矣，未亡人惧伤吾父心，久而不死。今已矣，舅老，有叔在。叔能以子为兄后，兄其瞑乎！"遂缢。

任有成妻陈，萧山人。有成无昆弟，贾诸暨，卒，亦无子。舅姑命归母家，将徐夺其志，陈矢死不可。力积赀为舅卜妾吴，逾年而有子。舅姑卒，陈与吴居，育夫弟。

钱仪吉为作二陈传，谓："当死生危苦之际，进退合度，得礼意云。"

丁三郎妻，失其氏，宜兴人。嫁逾年，夫死，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测也。后四十九日，既奠，妇出就案前立，视其主，久之，拜，拜时若呼三郎，遂伏地不能起，掖之，则已死。

丁采芹妻孙，震泽人。嫁半年，采芹病瘵，舅姑谓妇命凶，诟骂之。孙饮泣，脱簪珥，具汤药。采芹病日笃，谓孙曰："我且死，所不能瞑目者为汝耳。汝无子，家贫，母家亦无可依，当奈何？"孙泣曰："我

念之熟，恐戚君，故不敢言。人孰不死，死贵得所，当先待君地下耳！”采芹垂泣不答，孙乘间自缢，道光六年四月也。采芹乃扶病而拜曰：“从我于既死，不若殉我於将死，烈哉！”三日采芹亦死。

王如义妻向，涪州人。幼能为诗文。如义，农家子，向恆劝之读。道光十六年，如义暴卒，姑喻之嫁，矢以死。舅病，为刲股。家益贫，将强遣之，二十三年三月戊申，自沉荷花滩死。将死，为绝命诗十首，其序曰：“妾涪陵向氏女，適王氏，未一年，而夫即世。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惟一死以明志。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及入水，粘一纸桥柱，书五字，曰“名节江中见”，死时年二十五。

狄听妻王，名甥□。听，溧阳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王，江阴人。十九年七月，听卒官，八月，子骢殇，九月丁巳，王缢。王幼承父苏教，通经史大义，能诗。将殉，作书告听诸同岁，略言：“夫亡当即死，诸君俱言抚孤重，故未敢尔。孤又夭，复何言？念两世单传，不可无后，今已立后，可报舅、姑、夫子地下！”王尝抚从女，年十七，已许字，留金嘱遣嫁。又谕所后子，期明年以丧还葬，与前母三棺同穴，以殇祔。并令斥赀佽祖祠，成父志。书末题曰：“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康熙间钱塘林邦基妻曾所为绝命诗也。

曾，名如兰，邦基卒，曾立其兄子为后，葬舅姑毕，具牒上县请死，知县慰止之。后十日，题辞，吞金殉。

钱瀞甫妻汪，武进人。善女工，所入足自给。而瀞甫博，倾其赀。其姑严，虽寒饿不敢告也。夜风雪，家人皆卧，薄絮衣篝灯守后户，待瀞甫。尝以除夕跪而谏：“无更博。”瀞甫为少止。后客死馀干，汪请立后，所当立者不可汪意，乃勿复言。葬毕，自经死。未死前一日，以十碗致某医，曰：“我为人无所受恩，惟是人尝诊我，以是偿也。”

谢作栋妻王，孟津人，王家白鹤镇，作栋家南硃村。作栋卒，王将殉，祖姑及舅姑勉以抚孤。王朝夕奠，必抱其孤拜，哭涕如雨。祖姑闻之，为辍食，王乃饮泣，不敢声。丧终，其孤殇，祖姑亦殁，王归诀父母，父母慰喻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辛巳，作栋死三期，先日王哭于墓，誓死。晡，尽以衣物与二女妹，夜中缢。晨，众蹋户入，一镫置高处，照屋梁，板障其外，王内衣皆密纫，貌如生。

缪文郁妻邱，吴江同里人。同里有敝俗，岁二、三月祠刘猛，将舆

以出，少年傅粉墨为妇人，参错仪卫。闻文郁故磨豆家佣，与其役。日昳过门，女伴呼邱出观，邱以为耻，恚，阖户。文郁归，戒毋更出。越宿，文郁病，或恫以“神怒，且死”。邱曰：“聪明正直为神，岂以茫昧致人死者？吾夫未即死，即死，吾与俱死耳！”数日，文郁竟死，邱迎母与居。三日，语母入市市楮，邱自缢柩侧。

黄寿椿妻管，寿椿，江苏华亭人；管，阳湖人，父光烈，母林，皆死寇。寿椿官江西德安典史，光绪二年，卒。时寿椿父如琳官浙江上虞梁湖巡检，管将寿椿丧挈子女以归。至曹娥江，距梁湖一日程，遣子女先行谒祖父母，管饮药死。

冯桂增妾李，桂增，临朐人；李，肃州农家女。桂增从左宗棠讨叛回马四，军其地，纳焉。桂增会师新疆，李留肃州，与部曲诸妇居。李御诸妇有法度，诸妇惮之，若部曲之事其帅。光绪二年正月，桂增克玛纳斯城，军寡，为贼所乘，战死。李方有身，日夜哭。既生子，逾年殇。桂增丧还，李迎奠丧甚恸，须臾仆，不语。视之，死，盖先时已仰药也。

黄翥先妾彭，翥先，锺祥人；彭，贵筑人，先为田兴恕婢。兴恕戍新疆，寄家秦州，翥先方知秦州，得彭以为妾。光绪二年，宗棠驻军秦州，翥先为主计，四年，卒。彭悉发箧，以衣物属翥先子，吞金死。

方恮妻赵，阳湖人。祖母方，节妇。父烈文，尝知易州，有文行。归恮，食贫，持门户。光绪四年，恮客游，遽卒。赵方有身，烈文迎以归，徐告之，恸绝，首触牖，将死，家人共宽喻之。既免身，生女，赵曰：“生女亦善，使我无系恋也。”后八日，自经死。

姚森桂妻宋，秦安人。森桂卒，宋入厨下自刭，血自咽出汩汩。姑入视，右手握刀，犹力作再割状。母至，束以帛，乃能语，曰：“死已决，毋缓我！”引母手掩口鼻，又解带使缢，母手颤不可任。睹宋状至惨怛，乃饮以毒，毒自创溢。但闻宋咽中若曰：“斫我，斫我！”久之，乃无声，遂死。

恽毓华妻庄，阳湖人。毓华死，庄饮药殉。毓华弟毓德妻许，毓德死，许绝食殉。毓华侄宝元妻袁，宝元死，袁先服毒，急救之，复绝食三日以殉。世称“恽氏三烈妇”。

曲承麟妻袁，承麟，沈阳人；袁，名桂珵，辽阳人。嫁未百日，承

麟卒，袁仰药殉。

尹春妻张，歙人。初为黄氏婢，名桂喜。主妇程，知书，尝与诸娣姒说古列女事，桂喜窃听，辄称羡。既嫁而孀，遂矢死。诣肆求毒药，肆以他药予之，饮不死。市榇，卧其中，主妇泣喻之，对曰："桂喜闻主母讲列女时，意已决，不可回也！"卒不食死。

李氏，高密人。夫嘉猷，失其氏。嘉猷惑于谗，娶不与同室。及病，李奉事甚谨，祷于神请代。嘉猷闻而悔，遂死，李自经以殉。

陈三义妻王，掖县人。王未行，病而瞽，其父辞于三义，三义曰："吾聘时未瞽也，聘而瞽，犹娶而瞽，其可弃乎？"娶三年，王目良愈，三义寻卒。王曰："夫不负吾，吾岂负夫？"遂缢。

游开科妻赵，马边□人。开科贫，赘於赵。赵有母及兄，皆厌之。赵脱簪珥别赁屋以居，食尽，不贷於母家。一日，赵还省母，方食，开科至，赵推食与之，母及兄逐开科，禁赵毋归，且言："此饿莩死，何患无家？"赵缢死。

孙崇业妻金，赤城人。崇业嗜酒，不治生，金劝之不听。顺治中，岁祲，崇业计鬻金，阳语当偕诣戚属。金察其诈，曰："汝乃忍嫁我，我嫁必且死。然至汝家二十馀年，讵忍恝然行？盍沽酒为别！"崇业出沽酒，金抽刃断喉死。

张某妻田，万全人。夫游荡，田屡谏。一日叹曰；"我生不能劝，死或忆我言。"因仰药死。死时犹呼其夫，劝改过。

张氏女，娄县人。农家女。嫁鲁氏子，姑与夫迫使为汙行，不从，箠楚冻馁，凡三四年，志不变。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其夫将劫以他往，夜入万安桥下水中死。

又有汤氏女，奉天人。有娼家为客娶之，使为娼，箠楚困辱，卒自杀。

沧州女，不知其姓，名黛城。年十五，鬻入娼家，使应客，不从，挞辱之，大骂。娼家支解之，弃尸于河。

张氏，都昌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为乱，张之夫熊应鼎将从贼，张谏，勿听；质裙沽酒，以饮且劝，终不可。乃告于其族，矢死。应鼎

入于贼，张自杀。

孙大成妻裔，江都人。大成母姣，二女嫁而归，皆与县吏通。迫欲汙裔，裔告大成，俱缢，救不死。裔归省母，告母状，持母袂哭。临去，检母奁，得青白线各一束，因曰："兒必不辱母！"俄县吏宿姑室，复呼裔，不应；姑詈，亦不应。县吏醉，裸而譟窗下。裔以青白线缀上下衣，复合为絙，缢。姑觉，不救，遂死。邻知其事，感泣拜裔尸。或语侵姑，姑反脣，众譁以告官。官庇吏，旌裔，葬平山堂右冈，而不竟其狱。后数十年，县隶以事辱裔兄子，死于水。裔兄痛子，亦死。

杨某聘妻章，字原姑，秀水人。年十九，县隶请婚，父不许，许杨氏。县隶与其徒譟于门，诬原姑与有私，原姑夜缢死。县吏欲宽隶，狱上，巡抚持不可，乃绞隶，旌原姑。

裔死康熙六十年四月戊申，原姑死嘉庆六年九月甲午。

孟黑子妻苑，黑子，大城人；苑，东安人。其姑素无行，会永定河决，工役大集，卖酒堤上。强苑与偕，苑不从，窘辱之。姑与恶少入妇室饮，妇终不可犯，姑益怒。妇度终不免，自沉死。夫行求其尸，四日，得之武清境。又四日乃敛。方盛暑，尸未朽也。

北塘女子，业磨豆为腐，母迫为娼；新河蓝某妻，失其姓，姑迫为娼：皆自杀。

武清芮氏女秉贞，宁河乐某妻左，并以姑迫与恶少暱，自杀。

萧氏，灵州人，为张文彩妻。文彩有友悦萧美，欲污之，萧力拒。友懟萧，谮诸文彩，谓萧不洁。文彩信之，绐萧归宁，与其友共杀诸途。后事雪，雍正十二年旌。

黄氏女，昭文人。嫁张氏子，为县小吏。其母有所私，迫女从之，日箠楚。或谓女："盍归？"女曰："女既嫁，安归？待死而已！"乾隆十六年夏，方暑，姑与所私裸而饮，女避，所私起持之。女大号曰："奴敢污我！"持案上酒器提之。姑怒，批其颊，复榜掠之。夜半，女入井死。

吴氏女，震泽人。丧父母，方六岁，字李氏而待年焉。稍长，美，李氏子行贾，久未归。姑悍，私于里豪。里豪啗姑金，欲得女。女勿从，姑挞之极楚。邻妪问其故，女不肯言。当暑，浴，姑纳里豪于室，键其户。女呼，不应，挟剪拒，创里豪，里豪持女亵衣去。女求死，姑

操巨箠挞之，女引剪自□，未殊。邻人戒其姑，毋急女。女与邻女款曲如平时，晡啜粥尽一瓯，邻女谓不死矣。夜漏二刻，自溺门外溪水死。时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丁未。

顾氏，泰州人。夫张世英，日诲顾淫，顾不可。或贷世英钱，世英阴欲顾与私，沽酒饮贷钱者，嗾其母呼顾出，不应；与之酒，覆杯，恸。贷钱者亟去，其母搤顾吭，几绝。邻里咸愤，诉于州，世英乞悔过，以顾归。与其母益日夜迫之，顾饮滷，不得死。乾隆十六年十月戊戌，世英语顾："冬无衣，盍如吾言？即得钱衣汝。"顾曰："我宁死不辱。"世英恚，夜扼杀之，年十七。

张氏，丹阳人。夫陈彭年，嫁十年矣。彭年贫，欲嫁张，张涕泣不应；绐使出，而密使媒从，张觉之，号恸求死。逻卒以告官，官笞彭年，令张还母家。张曰："我適陈矣，死生以之。"彭年益迫张，张度终不免，从容言曰："我无如何，今当听尔！"起随彭年走出村。塘水方盛，张跃入水死。死之日，为乾隆十九年六月戊辰。

许会妻张，颍州人。姑姣而虐，恶张端谨不类，日诟且挞，张事姑益恭。姑病，刲股以疗，姑虐如故。姑与邻寺僧通，欲乱张。姑匿僧室，召张入，而出键其户，张大号，僧遁去。翌日，自沉于井。有司捕得僧，论如律。乡人裂僧尸以祭张。

赵海玉妻任，名环，汝州人。姑故与邻人通，夜半，挟刃入任室，诟而免。亦井死，年十九。

殷氏，天津人，为同县邢文贵妻。文贵故无行，其母赵，姣。文贵初娶于，以贞慎不相入，出之。复娶殷，殷贞慎尤逾于，赵恶之，与文贵日捶楚，沃以沸汤，施燔灼焉，体尽溃。有司闻，使吏就视，殷拒不可。旋卒。有司收赵及文贵，论如法。

嘉兴女，失其氏，嫁卖酒家王氏子。姑当垆，习与酒人姣，甚女不应，乃裁抑不使饱。县中李氏母，故大家女，闻卖花媪言女事，愍女有志，辄令媪市胡饼畀女。一日见女饿，惫甚，而几上置餐果，媪怪女何弃不食，女曰："李夫人饱我，哀我志也！此物西家以饵我，我有饿死耳，岂可食乎？"李母病，且死，遗钱十馀缗周女。女感泣，语媪："我终不负李夫人望！"恶少艳女久，嗾姑将胁以威。女渐闻之。乃请于姑，代当垆。姑喜，授女户钥。数日，女夜启后户投水死。乾隆二十年六月事也。

王某妻李，字黑姑，天津人。姑不贞，与盐运使隶有私，计欲并污李。隶与姑饮，役李，李耻之，恆不如姑指。姑以他故詈且挞，待隶为之解，复示意李，终不可，而隶意未已。李枕侧置刀以自卫，姑逐其子出，夜持被就李共寝。夜半，启户纳隶，隶迫李，李呼，姑掩其口。取刀自刭，未殊，母来视之，复甦，语其故。并言："方自刭，血溢，不知人。渐闻隶语姑，当言夫妇相争诟自戕，宜无知者。"越三日乃死，其兄告官，笞隶，不竟其狱，道光六年七月事也。

何先佑妻孙，桂阳人。先佑父在时，为先佑求塾师，授之读。未几丧父，其母以家政属塾师，因私焉。孙既归，尝晨谒姑，塾师在其室，孙趋而避。塾师与姑谋并乱之。塾师出，孙入，谏姑曰："家虽贫，粗有门阀，翁勤苦终身，不得意，所属望者先佑。姑念翁与先佑，勿复近塾师。"姑惭，戒毋泄。孙曰："妇所言为门户耳，虽先佑不敢告，第原姑终念妇言。"塾师既与姑谋，遂屡挑孙，孙以告姑，又谏，姑终毋纳。塾师入孙室，孙大诟，塾师阳避。孙欲还告其祖，忍未发。姑阳出，塾师复入孙室，潜抱持之。孙号，奋击。先佑入，塾师乃走。孙伤於胁，遂自经死。时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明年，狱上，斩塾师，徙其姑新疆。

邢氏，字福，濬县人。农家女也，而有容色。嫁袁显旺，姑姣，群奸聚其室，惊邢美，挑之，不从。其姑诱且诋，邢若为勿喻也者。谋益急，夜出，将赴水，风失道，遇同村人送还父家。父愿，与复至袁氏。群奸迫其父使具状，曰："女再逃，杖死。"夜二鼓，群奸缚邢裸挞数百，邢有娠，不胜楚，求灭灯，死不恨。群奸縋邢於梁，而挞之益毒。五鼓灯尽，邢死。使显旺劙其颈，若自戕。官捕群奸，论如法。

迁安妇，不知其姓。夫行贾，翁耄，姑私於佣。佣计并污妇，稍近妇，妇色甚厉。乃与其姑谋，嗾翁污妇，妇不可，遂嗾翁杀妇。絮塞口，杙椓下体死。

白镕妻尹，亦迁安人。镕出为优，姑有外遇，迫妇，绝饮食，日啜米沈。逾月，姑缚尹，以炽铁烙下体。尹号，击其首，发皆燃，一目裂，遂死。

林氏，平湖人。嫁顾大，家乍浦汤山麓。顾大母故娼也，恶少往来其室，强林具茗，不可。母惎林，与诸恶少谋，必欲并污之，林窃出赴海。未至，值邻女，送之还；母益仇林，与大日共笞之，靳其食，不令饱。居年馀，为嘉庆九年正月，方改岁，恶少至，群饮，林复窃出赴海；既日受笞，且久饥，行不前。大追至，执以归，母遂欲杀林。撞以

重器，腰肋俱折，复砲烙其下体。是月丙戌晦，林死。事发，论大如律。

洪某妻徐，金谿农家女也。姑与兄公有盗行，徐至未逾月，察得之，大戚。脱簪珥畀洪，嘱远行贾以避，屡谏姑，姑不纳，乃自经。

敖氏，凉州人，嫁驻防凉州旗人四十九。四十九有友相狎，丐与敖通，四十九许之，假以衣，夜入室，敖闻语，辨非夫也，夺户出，友遁。敖詈四十九，俟其出，自溺水■L7中死。

涂氏，梁山人，嫁甘克桂。克桂游荡，破其家，涂以女红供日食。克桂负　　贾钱，将以涂偿。一日，克桂从涂取故衣易钱以饮，醉归，涂泣，克桂摑其颊，曰："行且鬻尔！"涂曰："吾矢死不往。"克桂挞之，两昼夜不已，涂自经死。

吴氏，彰化人，嫁康氏子。姑不贞，欲并乱之，吴不从；乃效治囚法，榜掠之无算，卒不为屈，剸刃其腹死。道光七年事也。

杨氏，江都木工女，嫁曹氏子。姑迫使为汙行，杨不从，乃绝其食，鞭之至累千。造诸酷刑，榜掠无完肤，创重死。邻以告县吏，笞其舅及夫，葬诸梅花岭下。

赵氏，桐城人，夫同县孙某。洪秀全兵将至，其夫降，受署置。咸丰十一年，秀全兵破桐城，其夫戴黄巾，被黄袍，乘马迎赵。赵望见，大恸曰："汝非我夫也！父母遣我嫁乃诸生孙某，非作贼孙某也！且汝既读书为士人，岂不知孙氏望族，文武仕宦不绝，而失身降贼，意气扬扬自得，我不忍见也！"起，投塘死。子数岁，从之下。

同时又有王氏，合肥人。夫缪锡畴，将降秀全，王力谏不听，自经死。

许氏，名领姑，歙人，夫亦县诸生。咸丰十年，贼至，其舅将降，许泣谏，勿纳，亦自经死。其舅后忤贼，举家皆为戮。

梅氏，名兰姑，不知何县人。嫁夫不肖，欲携以为豪家奴，梅不可；又使出乳人子为佣，亦不可。夫引僧入其室，梅力拒。邻以告官，官笞僧及其夫。夫怒梅甚，窘辱捶楚无不至；又徙居木工家，夜，诸恶少入室，将强汙之。邻复以告官，官未即听其狱，梅自经死。

张氏，武进人，字沈盘德。父母卒，大母老，待年于沈。盘德父故无赖，屡挑女，女谨避之，又不令归省。张之戚有与沈邻者，女大母偶过之，女闻，得间问安否，因密诉其事。呜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呜咽久之。嘱大母曰："勿扬于人也！"未几，里中为优，举家往观，女独在，盘德父骤逼之，力拒得脱。度终不免，自经死。

秦某妻崔，阳高人。夫恶，崔谏勿听，挞辱之。逾年，坐罪流徙，惧见侮，先杀其子而自杀。

李某妻管，南平人。夫不肖，管数谏，累被挞辱，逼之嫁，奔还母氏。卒鬻于富家，乃自杀。

王某妻徐，东乡人。姑夏，早寡，而子无藉，夏戒勿听，徐规之，辄鞭挞欲死。夏谓徐："夫无恩，可嫁。"徐不去。

陈潜聘妻崔，名秋，宣德人。秋大父与潜父希孔同官于肇庆，秋大父卒官，因迎秋至官廨，而潜在里，阻乱，未婚。顺治十年。希孔罢官，还道高明，遇仇家，僭焉。絷秋及希孔二妾，将汙之，秋骂甚厉。仇生瘗秋，以蜜傅其面，引蚁嘬之，秋至死，骂不绝。二妾亦生瘗死。

硃承宇妻曹，承宇，无锡人；曹，武进人：皆农家也。生二子、一女，而承宇死。承宇弟迫之嫁，曹以死拒。遍告邻里戚族，乞言于叔，得毋嫁，承宇弟不许；请终丧，不许；请及大祥，不许；乃请得见其姊，许之。曹夜挈兒女诣姊家，曰："我初不欲嫁，今已矣！特不能累累然抱兒女作新妇，暂累姊，三日后，当相取，慎勿告吾叔！"姊谩许之，兒啼索乳，曹泣曰："痴兒！母岂能长乳尔耶？"辞姊出，复还视兒女，再三嘱姊。姊曰："三日耳，何言之数？"乃去，哭于承宇墓，还，遂缢。姊往哭之，目犹视，许育其兒女以长，乃瞑。及敛，左臂创未合，盖承宇病时尝割臂也。父为讼于县，罪迫嫁者。

陈有量妻海，铜山人。有量，儒家子。贫无食，转徙常州。居逆旅，赀尽，恶少矚海年少，与有量游，且周之；时其亡，挑海，海詈之，走。是时漕粟至京师，其舟谓之粮船，主者皆豪猾。恶少绳海于主者，亦引与有量游，招使佐会计。且谓："舟行当经徐州，盍以孥归？"有量以告海，海问孰为引致，则恶少尝为所挑詈而走者也，谢毋往。恶少使其曹讼有量逃人，有量惧，乃以海入其舟。海入舟，日独处，主者使有量有事于近县，而夜就海，强抱持之。海号，挝其面，犹不释，大呼杀人。舟人尽惊起，始得免。即夕，自经。主者藏其尸积粟

中，贿舟人。有篙师蓝九廷者，愍海死，卻主者贿，告官，乃按诛主者及恶少。常州人葬海于南郊，会者殆千人。

樊廷柱妻张，襄城人。廷柱早卒，张奉姑抚二子。县中有无赖子二，倚兵籍为暴，艳张欲汙之。康熙五十五年四月戊申，日方午，姑与其幼子出郭穫麦，二子就塾。二无赖诶张独居，共入室，张走避。一直前持之，一扼其吭，哧以死，张不为屈。取菜刀揕其面，为所夺。入室就床侧解佩刀，刀长操其室，方出，又为无赖夺，遂共曳张使伏，张辄跃而起，屡仆屡立。捽其发，缕缕脱，呼益急。二无赖度终不可犯，一拾所解刀斫张额，张仆，一取菜刀断其喉，遂死。邻见二无赖出自张室，衣渍血，告官。县吏惮兵家子，欲坐廷柱弟宣，民大譁，乃以疑狱上。后四年，河道周铨元署按察使，察狱辞，诧曰："此何名疑狱？城中杀人，非荒野；日午，非昏夜。且杀人者有主名，此何名疑狱？"下县逮二无赖，一前数月发狂死，将死，自承杀张；一戮于市。

李有恆聘妻杨，偃师人。少丧母，十七未嫁。父为隶，岁暮，犹行役。一夕大雪，同村有屠者，持刀入女室，女坚拒，被杀。质明，其父归，见女死，咽断，左手数创，右手持衣带不释。出户外，逐雪上血迹至屠者家，得刀於床下。屠者死狱中。

陈某妻，不知其姓，吴人。夫圬者，出就佣。邻有酒人过，调妇，妇语夫，夫漫授以刃曰："彼来，汝杀之！"复出就佣。酒人夜排户入，妇掷刃，酒人拾刃刃妇，洞胸死。兒号，邻妇入视，一村皆集，独酒人者不至，求之，方避入邻村。告於官，诛之。里有老塾师曹叔素，尽出所蓄金为建祠，图像以祭。

刘埜妻李，太康人。姑令采菽，邻村子持镰过，调妇，妇力拒，举镰剚胸死。越数日，邻村子疾作，持镰趋采菽所，自言杀妇状，乃执以告官。两家故有连，贿罢讼。逾年，疾复作，持镰趋采菽所，抉胸断喉死。

曲氏女，字登，永宁人。年十三，父守瓜，母呼女馐之，父令女代守。邻园叟五十馀，望见女独坐柿树下，前调之。女怒骂，叟执其臂，女跃上树，叟攀树，曳以下，女号益厉，乃走。女归诉父母曰："兒臂为人执，不为急湔洗，何能立天地间乎？"明日，持刀奔至邻园叟门外，自刭死，目瞠视，立不仆，血涌出不止。叟出户见之，反走，提厨刀至女门外，跽，亦自刭死。

宋氏五烈女，肃宁农家女也。父佃于势家，为庄头，其主视若奴仆。生女四、女孙一，长，并有容色。其主将迫使为媵，五女一夕自经死。以白县，县惮势家，不敢上闻，葬而为之碣，曰“宋氏五烈女之墓”，康熙三十四年事也。

东安陶子明妻张，解万有妻刘，清苑戴国妻郑，为营兵所挑，不从，见杀。

通州邢德重妻王，为营兵所挑，入井死。

龚行妻谢，兴化人。县被水，行挈妻女至镇江，屑豆为腐以活。镇江故屯军，有江宁无赖子入军籍，窥谢及女有容。一日行出，挟群少过之，遂挑谢。谢仓皇号呼，无赖击谢仆，女奔救，又犯女，急走避。无赖伪为行券索偿，因殴行。行愬县官，官笞行，且逮谢。谢持女泣曰：“以吾故，陷汝父，吾死不足恤，独怜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生？即生，且蒙不洁。原相从，得仍为母子。”相持而恸。鸡初鸣，投水死。女名巧。

杨文龙聘妻孙，字秀，钱塘人。秀年十五，待年于夫氏。文龙从父行贩，秀依姑共处。邻家子无赖入室，牵其衣，秀啮其指，乃去。方暑，秀晚浴，邻家子穴壁，持其足。秀惊起白姑，姑告诸邻。或引无赖谢，秀提以茶碗，中他人，其人亦无赖，相与噪于门，言终当致之。秀虑不免，密纫上下衣，出视姑膳，膳毕，复瀹茗进，乃入室，饮滷死。巡抚闻，按诛无赖，为文以祭。

梁至良妻郑，至良，海阳人；郑，澄海人。至良卒，其兄为诸生，迫郑嫁。郑遗腹生子，家有田八亩，郑悉推与至良兄，自分圃亩许。力种溉，佣于群从娣姒间，缝纫舂磨，得米奉姑食子女。岁大无，至良兄憾其不嫁，夫妇众挞辱之。郑念不可留，夜检故衣，付其女，曰：“明晨母当去，若善视幼弟！”明晨，跪姑前泣告当还母家，遍辞群从诸娣姒，遂行。至广济桥，仰天呼夫名三，投韩江死。雍正六年六月庚辰朔也。

郭进昌妻李，永宁人。进昌卒，矢不嫁，与女若婿居。进昌弟贪而狡，计嫂年三十许，尚艾，嫁可得钱，乃诣李，微讽之。李怒，叱使去，进昌弟与族子谋，鬻女为富家妾，约以骑迎。至日，进昌弟入李室，将强扶李出，婿与女诟斗。李忽改容，戒勿譁，入室作妆，以小刀薙鬓，遂上马去。至王范镇，李大呼，袖中出薙鬓小刀刺喉，喉断，血喷十馀丈，坠马死。镇人大惊，共执进昌弟，问状，呼婿与女诉官，论

如律。

龚良翰妻陈，叶县人。良翰卒，孤女才三岁，后母欲嫁之。陈依叔父居，叔母有弟窥陈美，夜持刀入自牖，陈与邻女宿，盗至，推邻女床下，徒手捍盗，指断目伤，身数创，卒不得乱。叔父闻，撞扉，盗牖出，陈息仅属。邻女出床下，血淋漓被体。叔父心知盗其妇弟也，告官，置诸狱，陈遂不食。叔母勖以育女，乃复食。既女殇，而县吏鞫盗狱未定，若有疑于陈，召庭质，雍正七年五月辛亥，陈自经死。后五年，县吏坐罪去，事乃白。

王均妻汤，均，吴人；汤，宝山人。汤故富，均赘於汤，汤父母遇之薄。均客授，汤治针黹以养父母。稍久，有田十二亩。雍正十年秋七月，海潮大至，均夫妇仓卒缘树，均攀枯枝折，溺焉，汤父母愁不问。汤使僮午求均尸，三日始得之，被发徒跣赴尸所，哭几绝。既敛，汤父母欲火之，汤不许，瘗均田中。汤遗腹生女，名之曰潮音。汤父母迫使嫁，舆至，汤麻衣腰绖，抱潮音绕场号。众劫纳舆中，汤父母夺潮音，将抵诸石，午自旁篡得之，归诸王氏。众卒舁汤去，汤哭数夕不绝声。守者稍怠，自经死。汤父母以疫死讣于王，弃汤柩所死家。居数年，虑事泄，甚其人焚柩。午自诡汤氏使往视，既焚骨入罂，午易以空罂，得汤骨瘗均侧。潮音亦前殇，祔焉。

李氏女，名兰香，长安李氏婢也。李氏有仆，私欲妻兰香，未敢言。会有客至，治具，主母命兰香取具楼上，仆从登，扃门，就拥之。兰香号，持之坚，卒不从。仆虑事败，以麻稽剸其腹，深数寸，遂死。

翠金，不知其氏，平湖施氏婢也。主客授于外，翠金侍主妇，不苟言笑。邻有无赖夜持刃逾垣入，翠金呼，无赖慑以刃，翠金曰："我不畏死！"骂愈厉，遂见杀。

张元尹妻李，永宁人。生女而元尹卒，李以己有色，自晦，不逾阈。居十馀年，其家仆夜持刀逾墙，拔户枢，入其室，李闻其声，仆也，骂："万逆！"仆出刀曰："不从，截汝脰！"李奋颈呼曰："截，截！"声未断，已殊。手足击床震，女惊呼，家人缚仆送官，自言杀李状，论如律。所居村曰太原村。

张检妻颜，其同县人。幼闻人言太原村张烈妇，辄呜咽流涕。长有色，归检，出应试。客作伺颜夜省姑，怀刃潜入室，匿桁下。人定，出，登床，颜惊。胁以刃，骂。起夺刃劙掌，骂益急。迭刺胸臂肋腋十

馀创，死。客作夜走，还其家，捕得，坐诛。

万某妻曾，南城人。万愚甚，有父不能养。曾力女红食其舅，且自食。万尝忤其父，告官，县隶至，见妇美，乃为计出万，且引使为隶，假以钱，招共居。曾谓夫曰："汝与彼不相识，何以能得此？此其意，盖在我也！"辞毋往，隶怒，索钱。曾有女才四五岁，隶曰："汝无钱，当鬻此女以偿。"万乃鬻女，曾至所鬻家抱以归，且骂隶。隶益怒，告官谓曾忤其姑。官令逮至，挞其面数十。是夜曾抱其女赴水死。曾嫁时，姑死久矣。

李继先妻侯，忻州人。奸民谋汙之，不遂，诬以不洁，讼之官。官不能白，侯自裁讼庭。

田氏女，巴县人。幼丧父母，依兄嫂以居。年十五，美，有无行生欲挑之。邻有优人妻与谋，要女过其家，强以酒，欲汙之。怒詈，脱归告兄，兄讼于县。生丐县中有力者语县吏，诬女有汙行，县吏挞其兄而释生，女忿自杀。

马某聘妻苗，肃宁人。早丧母，将嫁，谒外祖母，止宿。邻仆瞷其美，夜持刃排闼入，女惊呼。佣妇起沮，仆杀之。外祖母奔救，又杀之。客作闻声持械入，与斗，刃顿，取莝刀支解之。因持女，女呼益急，莝刀击之，创遍体死。时乾隆三年六月己亥。

高日勇妻杨，镇番人。日勇佣于冯氏，与杨俱。冯挑焉，杨不从，因辞去。冯从子尤艳杨，乾隆十六年七月甲申，冯氏子诇杨独处，逾垣入。杨方炊，力拒，冯氏子掷塊中杨，杨仆，遽死。冯氏子悬其尸，若自罄然，扃户走。日勇诉县，穷治冯氏子，伏法。

罗季兒妻秋蝉，不知其氏，武昌人。为攸人佣，欲逼汙之，不胜辱，季兒、秋蝉皆自杀。

刘氏女，小字惠，舞阳人。年十六，美而端。父母出力田，女独居治枲。邻子入其室，女诟，邻子出，复还掩其口。女怒，啮邻子，伤手。稍解，女搏膺号。邻媪入视，邻子乃去。晡，父母还，女言其事，大恸，谓为无赖辱，当死。父母慰喻之百端，卒自缢。告官，邻子诡言故与女有私。按女尸，处子，乃论杀邻子。

锺某妻蔡，嘉定人。生农家，年二十一而嫁，嫁三月夫死。力作，日断布三疋，易粟养姑。姑怜之，劝使更嫁，蔡泣誓以死。有女妹嫁无

赖子，欲得蔡，语姑伪为其弟娶者。姑察蔡志坚，弗许，因构蜚语衊蔡。姑审其诬，将率蔡愬诸县，无赖子阳使其妻归谢，而阴告母，将结恶少夜劫之。姑惶遽无所出，缢焉。蔡觉，趋救得甦，姑哽咽语曰："吾女遇不淑，重为新妇累，吾不忍见新妇之受其累也！"蔡曰："母无虑！妇留，母不得安；妇去，母不得食。虽然，叔幼，非母焉依？请得卒哭焉以往。"乃奠夫，恸，入户，解绥自经死。

段举妻卢，延津人。卢有色，一夕，与其子女为贼缢杀室中。知县诣视，卢帛系颈，爪殷血，子女缢床上。知县求贼，村人集视，一人手屈匿袖中。令出手，絮裹指端，发视有齧迹，视胸及股皆爪伤。问之，乃自言："艳卢色，夜穴墙入，卢惊呼，掩其口，齧我指。捽而逼之，屡仆屡起，爪伤我身，乃出腰间帛缢杀之。子女号，因并缢焉。"狱上，卢得旌。乾隆十八年事也。

王某妻刘，怀仁人。岁大无，豪族结奸侩货没饥人子女。刘度不免，从容语其夫曰："姑老子幼，不耐饥，旦暮俱死，无益，计不若鬻我。诚得多金，姑与子可无死。汝第送我于郊，我得以身完！"夫忍而许之。侩至，遂鬻妇，夫送之行。四日，侩屏其夫，夫未去。刘语侩曰："我夫不能庇我，以至此，恋恋何为者？是非痛詈之，弗肯去也。"侩以为诚然，纵饮且醉。刘出，呼其夫，拔簪刺喉死。侩皆惊，散去。

张良善妻王，巩县双槐村人。事舅姑孝。父为佣，母呼王还。家故贫，穴土为室，母出，与幼弟二礼居。有族子故无赖，夜以刀劙户侧土，土落，王惊问，族子已入室。王怒叱曰："我而姑也，而禽兽，速出！"族子出刀。曰："刀何为者？任尔杀不惧。"族子刺王中左肋，血溢自襦溅数步，益怒詈，复刺左右肋及乳。王夺刀，刃裂掌仆。二礼亦呼，族子斫其臂，亦仆。王复自地上跃起，疾出户，呼杀人，族子从之。王创甚，踬于石颠树下，族子劙其口，王口齧刀齿有声。族子抽刀，破其颐，王不能言，声犹厉，身霍霍不已。断其喉，乃死。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事也。质明，里见王死，呼其父归，二礼言姊死状。众闻王死烈，吊者日千馀，上于官，诛族子。

李青照妻张，兴国人。乡人赴官云南，青照将妻、子以从，乡人艳张，屡挑之，张以语青照。过长沙，青照与妻、子夜脱走，青照复还取行橐，张抱子以待。长沙县役与相值，诘得其情，引以行。稍远，乃逆青照胁以逃人，诈得金，并解所佩象齿虾蟆去，至张所示之，诡言青照招使往。张从登舟，役迫之，抱子入江死。青照闻告官，论役如律，乃

自经死。

姚际春女，浮梁人。际春方远行，女侍母居。有母之族为佣者，佻而獷，女恶之。告母，母谓彼于汝尊行也，宜无他。居稍久，佣益恣，女复告母："不逐佣，且杀兒。"母遣佣，佣不行，挟刃入女室。女跃且呼，佣剸其腹，肠出。母入视，佣自刭。女目未瞑，移时甦，犹语其母曰："兒惜此身以报父母，独憾父出不一诀也！"语竟，血飞溅，承尘尽赤，乃绝。

王敦义妻张，新阳人。敦义早卒，而家富，其弟觊得之。有无赖为之计，夜使年少仆匿张床下，而伪为捕贼者。仆自承与张私，因呼里长缚仆并及张。天初明，伪为县役持牒逮张，又伪为居间者，使张予金缓其事。张归，心知为叔卖，有女字俞氏，遂出橐中装为一囊，携女之俞氏，以女讬翁、媪，归自经死。

陈维章妻陆，名赵凤，诸暨人。父效忠。初有黠者闻陆美，欲娶之，以齿非偶，伪为其弟聘，而阴为弟别娶于李。效忠闻，绝黠者，归女于维章。黠者易婚书，贿媒妁，以讼于县，县判归黠者。黠者以舆俟，得判则劫持陆置舆中，疾舁去。陆方持祖姑服，黠者迫更衣，不可，手裂其衰。陆诣县，袖剪以往，计不直，则自殊。仓卒被劫持行，不得出。及拒黠者，裂衰，剡触手，乃不敢迫，使弟妇李守之。李怜陆，又自念处乱家，时时与陆屏语，或相持泣，数日乃共缢，绳不足，续以带。时道光四年二月，陆与李皆十七。

何氏女，山阴人，居通州。邻有黠者聘为其弄兒妇，冀并乱之，女截发自誓。邻里以告官，官判归父母家别嫁。女减食六阅月，垂死，告父母曰："兒失身于匪人，重见逼迫，不幸告官，又不幸判别嫁，此子诚不肖，兒则夫也。兒欲为之死，又不敢伤父母意，乃减食以求死。初减十五，逾二月减七，又二月减九，今不食已三日，兒死非病，原父母勿悲。"遂卒。

刘宏芳聘妻周，霍州人，未行而宏芳卒，周亦减食，数月乃死。

谢亚焕妻王，名杏芳，东莞宝潭村人。年二十一，归亚焕，未期而寡，从姑居。有诸生奸暴为县豪，瞷王美，使告其姑，欲为从子娶。姑辞焉，则宣言将毁其居。一日，将数十人至，大譟升屋，撤椽发瓦，姑走匿。王出语众曰："若曹欲何为？我在也，勿惊我姑！"豪呼众篡之归。王故惎豪，采毒草自备，舆中食之尽。至豪家，登堂，毒发死。豪

夜还其尸，瘗于亚焕侧。姑与其母家愬县，狱成，豪瘐死，道光十一年事也。

张树功妻吴，常熟人。树功卒，吴遗腹生男，矢不嫁，事姑抚孤子。树功有弟共居，姒贤，与吴相得。死，而再娶得悍妇，奴婢视吴母子，吴安之。岁饥，悍妇凌吴，树功弟用妇言欲嫁之。吴痛哭告其子曰："汝今九岁，饥寒可自知，我将舍汝从汝父去矣！"其子鲁，不知母将死也，吴遂自经。

郭某妻李，仁和人。早寡。杭州初定，防军守诸门，势张甚。车过，男子下，妇人必卷幔。李从家人避兵郊外，归入钱塘门，方小病，门卒遥见之，为嫚语，李坐车中微闻之。至家，恸曰："我不幸为门卒语所辱，我不可以生！"晨夕涕泣，不食二十馀日，卒。

赵谦妻王，威县人。当暑，谦出，王独寝，风入牖帘开，若有窥者，王忿不欲生。舅姑及谦曲喻之，终不释。曰："与其疑而生，不若疑而死。"遂自经。

郭氏女，凤阳人。顺治十一年，女年十四。楼居，邻火，女披衣下楼，见救火者众，不欲前，跃入火中死。

何氏女，汜水人。侍祖母同寝，夜火，其兄援祖母出，复入救女，女以衣履不具，终不出，与妹二、表妹一同死。

沈鼎猷妻严，浙江山阴人。寡，遇火，仓卒不得衣。救者至，出其子门外，复闭门焚死。

铁山妇，德化人。火至傍舍，铁山堑高，迫不得上，或援以手，妇不肯上，及於火死。

汪氏女，与贺氏女，皆歙人，家县之东门，相邻也。父母俱殁，各居小楼中，汪长贺一岁，贺时从刺绣，相亲若姊妹。县大火，初发，汪未寝，惊走出，呼家人救贺。往叩门，贺自楼上问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来相迎。"少顷，贺复曰："吾求外襦不得，不可以出，幸谢姊！"既而火及，汪氏之人欲排户入救之，贺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还报汪，汪曰："妹死，吾何忍独生？"趋贺死所，跃入火，亦死。

冯光琦女，郭君甫妻吴，皆盱眙人。光琦恆为客，女母死，嘱吴为

侣。遇火，女扶母棺号，火益烈，救不至，吴引女出，女坚不肯起，俱焚死。

黄声谐妻王，婺源人。寇至，扶姑行避寇，道失姑，迹之至渡口。水方盛，行度桥，桥欲圮，有男子援以手，卻之。桥圮，堕水，据木浮中流。男子以雨盖授，复卻之，遂溺。

徐惟原妻许，南陵人。康熙间盗起，许行当涉水，从者请负以行，许曰："仆焉可负我？"寇大至，入水死。

柯叔明妻巩，贵池人。大水，叔明及其子已出，使仆负巩，巩以仆裸，不肯出，死于水。

胡某妻裘，新城人。大水，比户皆乘屋。邻有裸而登者，裘耻之，不上，溺死。

陈儒先妻李，不知何许人。夜半水至，邻人呼升屋避，李衣逐水去，死不出。

白洋女，不知何许人。康熙四十七年，大水，从流至白洋。有拯之者，女以无衣，不就拯，死。

高氏妇，六安人。避水邻楼，恶男女杂处，挈幼女下，立旷地。水大至，其夫垂绠使援以上，终不上，竟死。

段吴考女，稷山人。雍正七年六月，山水夜发，坏庐舍，女从水浮沉苇间。邻人赴援，女以无衣，不肯出，入水死，年十五。

曹氏女，无为人。州有寺僧与妇人私，邻童入寺见之，僧杀而埋焉。童父讼于州，僧辞服。僧念罪当死，不如多所连染，得稽刑。乃妄言良家子女与通者三十馀人，女家故近寺，亦在诬中。州吏尽逮诸妇，女白父，当诣庭自列，父不可，旦入城，谋诸吏。忽女自至，意色自如，诣庭。州吏出僧质，僧曰："汝非曹氏女耶？"女曰："然。"僧曰："吾所交惟汝最久且密。"女曰："果尔，吾身有异人处，汝当知。"僧辞遁。女固请入室使妇验，则下体有疣赘，州吏始知僧言妄，慰遣女归。女既归，叹曰："吾所以蒙耻诣庭者，非为自表暴，盖欲全此三十馀人而救其死耳。今事既白，吾废人也，安用生为？且可使昏暴之吏，有所愧惧也。"遂自经死。

刘廷斌女，四川温江人。廷斌道光七年官台湾镇总兵，八年，卒官。丧还，渡海，遇盗。盗杀其家十七人尽，女以美独不杀。有客附舟哀，盗掷岸上，盗以女还。居十馀年，生四子。一日，女入寺礼佛，见僧似若相识。既归，省僧即附舟客也。乃为牒具遇盗始末，复入寺，密以畀僧。僧告官，官取盗及其徒悉诛之。絷四子，以问女，女曰："我所以受汙不即死者，仇未报耳！仇报矣，此曹岂我子哉？"手刃四子，自缢死。

张氏女，山东人。贫为婢，其主明鲁王近属也。明亡，张挈硃氏子流离旁郡，行佣不给，得巨室子之。硃氏子稍长，为诸生。圣祖即位，诏先朝诸宗人得以本姓归田庐，张乃为硃氏子泣言其故。硃氏子复姓，召诸长老，原为张加冠，事之如母。张艴曰："吾硃氏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妇何在？吾何敢窃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终，原勿复言！"俗谓婢曰"姐"，故张言如是。

崇德五年，师伐明，下河间，河间知府曲阜颜赓明自焚。有孙妪者，佣于颜，挟其幼孙光敏，从师出关，间道徒步还曲阜，归颜氏。孙与张同以义行称。

陈氏婢金莲，梁县人，县诸生陈其珍家婢也。流贼破县，金莲负其珍幼子以逃。贼追及，令弃陈氏子，与俱去，金莲不可。贼斫陈氏子，金莲身覆翼之，被数创，终不舍。贼去，金莲死，陈氏子得全。

邱氏婢新喜，泸江人。邱氏富，寇至，举室走匿。执新喜，问其主安在，榜之垂毙，终不言。寇退，创重死，邱氏世祠焉。

董氏，江都人，佣于韩氏。顺治二年，师下扬州，韩氏夫妇及其长子皆死难。主妇萧将死，以其幼子魏讬于董，方三岁。即夕，董怀幼子匍匐乱军中，出自窦，匿江滨，拾麦穗啖之，得不死。乱定，魏育于故人家，将婚，迎董。董疾甚，舆以来，语新妇曰："媪病且死，不复见尔夫妇！尔夫昔抱持从万死中活，有今日。其人贤，虽贫勿忧，后且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尔夫也！"

任氏，西充人，夫曰杨汝学。佣县中庞可还家，为其子憨乳母。流寇乱四川，可还且死，以憨嘱任。俄而寇万骑猝至，任负憨走，间道得脱。岁大饥，从汝学流转陕西，尝弃兄弟之子而全庞氏子。四川定，任曰："庞故儒也，子今且九岁，弗使就学，吾何以对庞君？"携以归，使就学，夫妇力耕以给。憨中康熙二年举人，任曰："吾乃今无媿于庞

君！”寻卒。

同时又有袁氏，明侍郎李兆家婢。李氏，兆子映庚乳母也。流寇乱，兆兄完谋举义兵，不克，其族僭焉。袁以计脱映庚，李行求映庚，得之僧寺，藏其家衤复壁。范士龙者，兆仆也，自兆所至，因送映庚还兆。士龙归西充，岁饥，妻子五人皆饿死，盖亦义者云。

卢尚义妻梁，文安人。织席以养姑，得遗金，告于姑，求主者还之。主者饣鬼以布，告于姑，坚辞不受。世宗时，命御史鄂昌等巡察直隶，以其事闻，特敕嘉奖，赐米十石、布十疋，并命有司扁其门，以旌良淑。

白氏，秦安人，为张翠侍女。翠妻先卒，而病且死，目其子女泣。白曰：“君逝矣，此呱呱者，婢责也！”翠颔之，而泣不止。白挽髻拜床下，曰：“婢今为君妇，岂以死生异其志也！”翠乃瞑。白抚其子女至老。

王氏，名秋波，为晋江蔡氏婢。主将以为妾，而卒，无子。秋波长，家人遣之，秋波泣曰：“郎君将以为妾，郎君死，不可以贰。有为郎君后者，婢请得抚之。不然，当殉。”族人义焉，以从子六韬为其主后。娶于吴，生子，而六韬又卒。秋波与吴同处抚孤。

秦士楚妻洪，晋江人。早寡，事姑抚子，不惮艰苦。父家覆於仇，中危法当收孥，侄走匿秦氏。收者至，秦氏之人皆走避，洪独不走。收者诘之，对曰：“无也。”斫以刃，被数创，终不言洪氏孤匿处。

张氏婢，海宁人。主母寡而贫，其兄割屋与其婢居，纺绩以食。婢事主母谨，主母病将殆，无收恤之者。婢度事亟，招媒氏，原自鬻，以其值治丧，曰：“无多求，得七十缗，以为主母敛。事毕，吾来为之妇。”以告主母，主母感其义。主母死，婢以七十缗为之敛。事毕，要夫家以舆迎，婢抚棺痛几绝，既苏，再拜乘舆去。

杨氏婢，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氏与名，主江西清江杨氏。杨氏之妾寡，将嫁，前一夕，呼婢，不应。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尔！”婢曰：“我杨氏婢耳，汝今谁家妇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坠，起，环走至曙。呼其婢曰：“我复为尔主，汝当何如？”婢叩头泣，妾亦泣，遂谢媒妁不行。后将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终不去杨氏门。”

江贵寿妻王，名保姑，歙人。贵寿樵也，年倍王，王事之无怨语。既嫠，入县曹氏为其女保母。曹氏女嫁，从之往。咸丰十一年，出避贼，曹氏女方娠，不能行，乃匿诸深草中，而立以护之。贼至，创喉，犹求糠 和水食曹氏女，冻馁数日死。曹氏女卒得免。

张禄妻徐，深州人。同治七年，张总愚之徒破州，贼掠二女至其家，叱禄使饲马，而令徐监二女炊。徐诘二女皆世族，炊竟，贼皆据案食，徐导二女潜出巷，指归路。二女请徐偕，徐曰："我去，贼且杀我夫。"归就禄，谋偕走，贼见，问二女，徐忿骂贼，贼杀之。

任氏婢祥，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氏。任氏子，仆也，故家京师东郭门外，徙保定。嘱其母于祥曰："余将之广平，余妻不足恃，而善事余母。"祥与其母居三年，母病，促任氏子归，归则母已死。任氏子恸绝而甦，夜半，犹哽咽，翌晨视之，则亦死。既敛，其妻将挟幼女嫁，祥争之，乃留女。女方四岁，乞食以为养，邻里义焉，共周之。持二棺还葬，祥终不嫁。

又有通州郑氏女，婢于马氏。马氏中落，他奴仆皆去，而郑独留，侍疾，育幼主，以浣衣得值赡其主。历七十馀年，终不去，以处子终。

王氏婢，不知其氏，石屏人。王氏夫妇皆死，其子元勋生七月，婢已嫁生子，乃抚而乳之。稍长，卖餐饵，供饘粥，令入塾，使其子事之甚谨。元勋卒举於乡。

徐氏女，平湖人，为曹氏婢，名曰春梅。其主死，遗子女各一。春梅年二十馀，不嫁，抚其子女。其子女有过，涕泣劝导，勤苦，毕婚嫁。其主有兄迫欲嫁之，终不行。

丁香，不知其氏，云南南宁人。为程氏婢，程氏女嫁于吴，丁香从。吴中落，程氏女以女红自给，丁香执役不稍怠。程氏女谓曰："有富家以数十金聘汝，我受金，汝亦得所，盍行乎？"丁香跪，誓死相从，程氏女知其意坚，乃不复言。后益贫，丁香出为佣，得赀以养，数十年卒不嫁。

江金姑，金谿人，为硃氏婢。硃氏女归江，媵焉。江夫妇皆卒，金姑矢不嫁，育其孤，娶妇，未有子，其孤又夭。金姑告于江氏之族为立后，佐妇抚所后子，至成立。

罗氏，荔浦僮妇也。夫死，不更嫁。僮俗善歌，或以歌诱妇，必正

色不为动，以节显于僮。

陇联嵩妻禄，镇雄人也。镇雄故土司，联嵩世领其地为土知府。卒，子庆侯嗣。雍正五年，坐事夺职，收其地，设流官。所部欲为变，禄喻之曰："我家以忠著，今日宜安义命，毋妄动。"所部乃解。八年，乌蒙土民叛，禄亲至旧所部各寨，申喻利害，至欲自杀，所部佥詟服。禄躬率众卫官廨，佐军食，城恃以全。总督鄂尔泰建坊表其忠，请于朝，封安人，予田二十亩，使供陇氏祀。

者架聘妻直额，贵州大定仲民。既许嫁，者架贫，不能娶。直额父母欲女别嫁，不可；强之，自杀。

罗廷胜妻马，名阿透，宁各司羊海寨仲民女也。廷胜死，阿透年二十六，父欲为别嫁，阿透哭于廷胜墓，自经死。

罗朝彦妻刘，名阿全。朝彦，仲民；刘，甕安人。朝彦死，其弟欲妻嫂，引强暴迫刘，自杀。

安于磐妻硃、后妻田，于磐，贵州蛮夷司长官。初娶硃，事姑孝，姑病，刲股，卒。复娶田，于磐病，刲股。于磐卒，抚诸子成立。

田养民妻杨，养民，朗溪司长官；杨，邑梅司人也。年十二，母病，刲股。

李任妻矣，□习瓘人，夷罗厄女也。罗厄为李氏佃，李氏欲汙之，不从。缚置积薪上，曰："不从，将焚！"矣大骂，遂焚死。事闻，罪李氏。

鄂对妻热依木，鄂对，库车回头人，与其酋霍集占有隙。霍集占以叶尔羌叛，鄂对与其子鄂斯满弃家走，迎师于伊犁。霍集占破库车，憾鄂对不附，执热依木欲纳之，不可；杀其子女三，而囚之，热依木脱走。师克霍集占，授鄂对贝勒、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斯满二等台吉、库车阿奇木伯克。居数年，乌什回叛，热依木在库车，请于办事大臣曰："回性喜效尤，今乌什叛，叶尔羌户众，伯克、阿浑辈不知顺逆，鄂对懦无断，请得往助之。"热依木行五日至叶尔羌，伯克、阿浑辈入见，言乌什，热依木漫应之，期明日会饮。明日，众集，热依木曰："汝等皆无藉，蒙大皇帝恩为太平民，今乌什叛，即日夷灭，乃欲效尤，为不忠不义鬼耶？吾力尚能杀尔曹，尔曹今日毋思出此门！"众愕顾，门守甚严，皆跪白无反状。热依木乃具筵，晓以利害，众皆泣。则出歌姬劝饮

尽醉，阴使人遍收诸家战具，驱其马，令远牧。鄂对日率诸伯克集办事大臣庭，夜分散，众大定。及乌什破，多所诛戮，叶尔羌独全。

瓦寺土司索诺木荣宗母麦麦吉，早寡，抚索诺木荣宗成立。绥辑番落，有功於边，被诏旌表。

明正土司坚参达结妻喇章，无子，次妻夭夭生二子。坚参达结死，喇章、夭夭同护土司印，抚二子成立。乾隆间，从征金川有功，亦被诏旌表。

沙氏女，会理州人。父为土千户，所属土百户自氏富，妻以女。嫁，弟送之往。将入自氏所辖境，女语其弟曰："自氏，奴也；汝，主也。我受父命不敢违，汝不当入。"涕泣而别。女至自氏，自氏子求合，女坚拒之，不食七日死。

嘉义番妇，加溜湾社番大治妻也。大治死，原变故俗，不更嫁，引刀誓曰："妇发可封，妇臂可断，妇节不可移！"力耕育其子，居三十七年乃卒。

施世燿妻苗，世燿，龙溪人；苗，傌辰港夷女。世燿死，苗自经殉焉。

列传二百九十九土司一

○湖广

西南诸省，水礻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倮儸、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若汉书："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工卩都最大。"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

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剷平之。故云、贵、川、广恆视土司为治乱。

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籓镇抚之。康熙三年，吴三桂督云、贵兵两路讨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设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三籓之乱，重啗土司兵为助。及叛籓戡定，馀威震於殊俗。

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馀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馀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馀两，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

恩、庆远四府，多狄青征侬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时所留设。其边

患，除泗城土府外，馀皆土目，横於土司。且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馀里，千有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剷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

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钜者，分见於篇。

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

今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抚使二：曰工卩部，曰沙马。宣慰司五：曰木坪，曰明正，曰巴底，曰巴旺，曰德尔格忒。安抚使二十有一：曰长宁，曰沃日，曰瓦寺，曰梭磨，曰瓜别，曰木里，曰革布什札，曰巴底，曰绰斯甲布，曰喇衮，曰瓦述馀科，曰霍耳竹窝，曰霍耳章谷，曰霍耳孔撒，曰霍耳咱，曰林葱，曰霍耳甘孜麻书，曰霍耳东科，曰春科，曰下瞻对，曰上纳夺。长官司二十有九：曰静州，曰陇木，曰岳希，曰松冈，曰卓克基，曰威龙州，曰阳地隘口，曰党坝，曰河东，曰阿都正，曰普济州，曰昌州，曰沈边，曰冷边，曰瓦述啰陇，曰瓦述毛丫，曰瓦述曲登，曰瓦述色他，曰瓦述更平，曰霍耳纳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瞻对，曰蒙葛结，曰泥溪，曰平夷，曰

蛮夷，曰沐川，曰九姓。

云南宣慰使一：曰车里。宣抚使五：曰耿马，曰陇川，曰干厓，曰南甸，曰孟连。副宣抚使二：曰遮放，曰盏达。安抚使三：曰路江，曰芒市，曰猛卯。副长官司三：曰纳楼，曰亓容甸，曰十二关，土府四：曰蒙化，曰景东，曰孟定，曰永宁。土州四：曰富州，曰湾甸，曰镇康，曰北胜。

贵州长官司六十有二：曰中曹，曰白纳，曰养龙，曰虎坠，曰程番，曰上马，曰小程，曰卢番，曰方番，曰违番，曰罗番，曰卧龙，曰小龙，曰大龙，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龙，曰小谷龙，曰木瓜，曰麻乡，曰新添，曰平伐，曰羊场，曰慕役，曰顶营，曰沙营，曰杨义，曰都匀，曰邦水，曰思南，曰丰宁上，曰丰宁下，曰烂土，曰平定，曰乐平，曰工卩水，曰偏桥，曰蛮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曰黄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欧阳，曰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龙里，曰古州，曰洪州，曰省溪，曰提溪，曰乌罗，曰平头，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门。副长官司三：曰西堡，曰康庄，曰石门。

广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归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凭祥，曰江州，曰思州，曰万承，曰太平，曰安平，曰龙英，曰都结，曰结安，曰上下冻，曰佶伦，曰茗州，曰茗盈，曰镇远，曰那地，曰南舟，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县四：曰罗阳，曰上林，曰罗白，曰忻城。长官司三：曰迁隆峒，曰永定，曰永顺。

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穀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於户部。

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锺琪奏四川巴塘、里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给与印结号纸，副土官四员、千户三员、百户二十四员，给以职衔，以分职守。内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与他土司不同。

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中地。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毗连，介於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西通蜀。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

明时因之。向推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兵亦果敢，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清有天下，仅施南、散毛、容美三宣抚使，永顺、保靖两宣慰使而已。雍正年间，施南、容美、永顺、保靖先后纳土，特设施南一府，隶北布政使，永顺一府，隶南布政使。两府既设，合境无土司名目。后有苗寇，分见各传，不入此篇。

施南：古巴地。秦、汉南郡蛮。唐施州。元置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明玉珍时，复置忠路宣抚司。明宣德三年，复置剑南长官司，立施州卫，领所一、宣抚司四、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三、蛮夷官司五。清康熙三年，施州始归顺。四年，改沙溪宣慰司为宣抚司，改剑南长官司为建南长官司，而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如故。雍正六年，从湖广总督迈柱之请，裁施州卫，设恩施县，改归州直隶州，原管之十五土司并隶恩施县。十二年，忠孝安抚司田璋纳土，其地入於恩施县。十三年，施南宣抚司覃禹鼎以罪改流，於是忠峒土司田光祖等并请归流，乃以十五土司并原设恩施县，特设施南府，领六县。容美改鹤峰州，别隶宜昌府，领於巡荆道。　明制，施州卫，辖三里、五所、三十一土司，市郭里、都亭里、崇宁里，附郭左、右、中三所，大田军民千户所，支罗镇守百户所。

大田所，元为散毛峒。明洪武五年定其地，二十三年属千户所，仍名散毛。寻改为大田军民千户所，领百户所一、土官百户所十、剌惹等三峒。

支罗所，旧隶龙潭司。明嘉靖四十四年，因峒长黄中叛，讨平之，遂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员世镇之，而今峒司属焉。

施南宣抚司，元施南道宣慰使。明洪武四年，覃大富入朝，七年，升宣抚司。清因之。雍正时，覃禹鼎袭。禹鼎，容美土司田明如婿也，有罪辄匿容美。当事以明如之先从征红苗有功，置勿问。十三年，明如被逮，自经死。禹鼎以淫恶抗提，拟罪改流，以其地置利川县。

东乡安抚司，明玉珍置东乡五路宣抚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命覃起喇为之。清初归附。雍正十年，覃寿椿以长子得罪正法，改流，以其地入恩施县。

忠建宣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恩俊为之。六年，改宣抚司。清初归附。雍正十一年，田兴爵以横暴不法拟流，以其地为恩施县。

金峒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覃耳毛为之。清初归附。康熙四十三年，覃世英袭。子邦舜，呈请改流，以其地为咸丰县。

忠峒安抚司，元置湖南镇边宣慰司。明洪武四年，命田玺玉为宣抚司。永乐四年，改安抚司。清初田楚珍归附，调征播州有功，仍准袭职。雍正十二年，田光祖纠十五土司呈请纳土归流，以其地入宣恩县。

散毛宣抚司，元为散毛府。至正六年，改宣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野旺为宣抚司，割其半为大田所。清初覃勋麟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覃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忠路安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英为安抚司。清康熙元年，覃承国归附，以征谭逆功袭前职。雍正十三年，覃楚梓纳土，以其地改利川县。

忠孝安抚司，元至正十一年，改军民府。明洪武四年，以田墨施为安抚司。清因之。康熙八年，田京袭，累授总兵。十九年，告休。雍正十三年，田璋纳土，以其地为恩施县。

高罗安抚司，元高罗寨长官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以田大名为之。清顺治初，田飞龙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昭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木册长官司，元置安抚司。明永乐六年，改长官司，以田谷佐为长官司。清初，田经国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应鼎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大旺安抚司，元至正置。明洪武四年，以田驴蹄为安抚司。清康熙初，田永封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田正元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临壁长官司，原附大旺。清康熙元年，颁给田琦印信，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封疆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东流安抚司，原附大旺。

唐崖长官司，元置千户所。明洪武七年，改长官司。清初覃宗禹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覃梓桂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龙潭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应虎为安抚司。清初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贵龙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沙溪安抚司，明置。清初归附。康熙四年，黄天奇袭安抚司。天奇子楚昌。初，楚昌入施州卫学为诸生。时诸司争并，民鲜知礼，楚昌折节力学，有时名。及袭职，设官学，公馀与多士讲肄，多所成就。楚昌死，子正爵袭。雍正十三年，改流，其地入於利川县。

卯峒长官司，清雍正十三年，长官司向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漫水宣抚司，清初，宣抚司向国泰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向庭官纳土，其地入於来凤县。

西萍长官司，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於咸丰县。

建南长官司，明宣德五年置。清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於利川县。

容美土司，唐元和元年，田行皋从高崇文讨平刘辟，授施溱溶万招讨把截使，仍知四州事。宋有田思政。元有田乾亨。明洪武三年，田光宝以元所授诰敕诣行在请换，乃命光宝仍为宣慰使。传至田既霖，清顺治间归附，仍授宣慰使。子甘霖袭。甘霖字特云，著合浦集。甘霖子舜年，字九峰，受吴逆伪承恩伯敕，后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招名流习文史，刻有廿一史纂。日自课，某日读某经、阅某史至某处，刻於书之空处，用小印志之。有白鹿堂集、容阳世述录。子明如袭职。以放肆为赵申乔劾奏，奉旨原宥。雍正十一年，再为迈柱严参，明如移驻平山寨儗抗拒，为石梁长官司张彤砫催迫，明如自尽。改土归流，改司为鹤峰州，隶宜昌府。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宋时为永顺州。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五年，改宣慰使。清顺治四年，恭顺王孔有德至辰州，宣慰使彭宏澎率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归附。十四年，颁给宣慰使印，并设流官经历一员。康熙十年，吴三桂叛踞辰龙关，授永顺宣慰使彭廷椿伪印，廷椿缴之。奉旨赏其子宏海总兵衔，令率土兵协剿，有功，授宣慰司印。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授参将，并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赐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崖峒地为龙山县。

南渭州土知州，属永顺司。元至元中，置安抚司。明洪武二年，以彭万金为土知州。传至彭应麟，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彭宗国纳土，以其地入永顺县。

施溶州土知州，在永顺司东南。元会溪、施溶等处长官司。明洪武二年，改州，以田建霸为土知州。传至田茂年，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永丰纳土。

上溪州土知州，属永顺司。明洪武二年，以张义保为土知州。传至张汉卿，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汉儒纳土。

腊惹峒长官司，元属思州，以向孛烁为总管。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田世贵为长官司。传至田仕朝，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中和纳土。

麦著黄峒长官司，元曰麦著土村，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黄谷踵为长官司。传至黄甲，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黄正乾纳土。

驴迟峒长官司，元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向迪踵为长官司。传至向光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向锡爵纳土。

施溶溪长官司，元属思州。明初，改属永顺司，以汪良为长官司。传至汪世忠，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汪文珂纳土。

白岩峒长官司，元属葛蛮安抚司。明初，改属永顺司，以张那律为长官司。传至张四教，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宗略纳土。

田家峒长官司，明洪武三年，以田胜祖为长官司。传至田兴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荩臣纳土。

保靖宣慰司，亦唐溪州地。宋曰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仍为安抚使。清顺治四年，明宣慰司彭象乾之子彭朝柱归附。象乾曾孙泽虹病废，其妻彭氏用事。汉奸高伦、张为任二人结连其舍把长官彭泽蛟、彭祖裕等，相与树党，以劫杀为事。雍正元年，泽虹死，子御彬幼，泽蛟欲夺其职，为御彬所遏。迨御彬袭职，肆为淫凶，泽蛟与其弟泽□□合谋，互相劫杀。二年，御彬以追缉泽蛟为名，潜结容美土司田旻如、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七年，御彬安置辽阳，以其地为保靖县。

大喇司，在龙山县，属保靖司。明正德十五年，以土舍彭惠协理巡检事。传至彭御佶，雍正十三年，纳土。

桑植宣慰司，本慈利县地。元有上桑植、下桑植宣慰司。明置安抚司。清顺治四年，宣慰司向鼎归附，授原职。鼎子长庚调镇古州八万。长庚子向国栋残虐，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相仇杀，民不堪命。雍正四年，土经历唐宗圣与国栋弟国柄等相率赴愬，总督傅敏入奏，乃缴追印篆，国栋安置河南，以其地为桑植县。

上下峒长官司，明置宣抚司，复改为长官司，而分其地为二。清康熙二年，向九鸾、向日葵归附。二十一年，给九鸾上峒长官司印，日葵下峒长官司印。雍正十三年，上峒司向玉衡、下峒司向良佐纳土，以其地属桑植县。

茅冈长官司，明改天平千户所。清顺治四年，石门天平所千户覃祚昌、茅冈长官覃廕祚等相继归附，给与印信。雍正十二年，茅冈土司覃纯一纳土，石门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继请设流官，分其地属石门、慈利、安福三县。

列传三百土司二

○四川

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明末，张献忠屠蜀，石砫、酉阳、松潘、建昌等土司距险御贼，其地独全。清初，戡定川境，各土司次第效顺。川之南有金川者，本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之后，分为大小金川。顺治七年，小金川卜兒吉细归诚，授原职。吴三桂乱后，康熙五年，其酋嘉纳巴复来归，给演化禅师印。其庶孙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锺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居小金川，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

朝廷调张广泗总督四川，进驻泽旺所居美诺官寨，而以其弟良尔吉从征。时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尔厓，地在大金川河东，而河西亦有地数百里。广泗调兵三万，一路出川西攻河东，一路出川南攻河西。而河东一路又分为四，以两路攻勒乌围，以两路攻噶尔厓，河西亦分两路，攻庚特额诸山，刻期蕆事。阻险不前，上命大学士公讷亲往视师，起岳锺琪於废籍。锺琪与广泗议定，自任由党坝取勒乌围，而广泗由昔岭取噶尔厓。会讷亲至，下令限三日克噶尔厓，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恶其凌己，故饰推让，实以困之，军中解体。良尔吉夙与阿扣通，莎罗奔因使成配，倚作间谍，官军动息辄为所备。师久无功，上怒甚，会讷亲劾广泗，於是逮广泗入京，而命大学士傅恆为经略，代讷亲。冬，杀广泗，赐讷亲死。十二月，傅恆至军，斩良尔吉、王秋、阿扣以断内应。

十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於杂谷，许应虎失机於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严切催战，任举败殁，锐挫气索，晏起偷安，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枪砲惟及坚壁，於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於碉外开壕，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

去，砲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山顶，已有三百馀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至於奋勇固仗满兵，而乡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奸谍已诛，泽旺与贼仇甚切，驱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棱、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馀，强悍不足。革什乍兵锐，可当一路。是各土司环攻分地之说虽不可恃，而未尝不可资其兵力。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於四月间报捷。”上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命傅恆班师。时傅恆及锺琪两路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乞降於锺琪，锺琪轻骑径赴其巢，贼大感动，顶佛经立誓听约束。次日，锺琪率莎罗奔父子坐皮船出洞诣大军，莎罗奔等叩颡，誓遵六事，归各土司侵地，献凶酋，纳军械，归兵民，供徭役。乃宣诏赦其死。诸番焚香作乐，献金佛谢。二月，捷闻，诏赏傅恆、锺琪等。

既而莎罗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渐桀骜。二十三年，逐泽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三十一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九土司者，巴旺、丹坝、沃日、瓦寺、绰斯甲布、明正、木坪、革布什乍及小金川也。巴旺、丹坝皆弹丸，非金川敌。明正、瓦寺形势阻隔，其力足制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两金川释仇缔约，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时泽旺老病不问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

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官，而僧格桑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与官军战。上以前此出师，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共讨贼。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僧格桑求援於索诺木，索诺木潜兵助之。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温福克资里及阿喀。朝廷以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连夺险隘，直捣贼巢。十二月，军抵美诺，进至底木达，俘泽旺，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温福、阿桂奏六路进兵之策。温福由功噶入，阿桂由当噶入，丰伸额由绰斯甲布入。三十八年春，温福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

天□分屯底木达，守小金川之地。温福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惟袭广泗故智，以碉卡逼碉卡，建筑千计。初索诺木欲并小金川地，故留僧格桑挟以号召。六月，阴遣小金川头目等由美诺沟出煽故降番使复叛。诸番见大军久顿，蜂起应之，攻陷天□营，遂劫粮台，潜兵袭木果木，夺砲局，断汲道，贼四面蹂入大营，温福死之，将士随员死者数十人，各卡兵望风溃。海兰察闻警赴援，殿众由间道退出，收集溃卒，尚万数千人，其战殁者三千馀，小金川地复陷。惟阿桂一军屹然不动，乃整队出屯翁古尔垄。

上在热河闻报，召大学士刘统勋诣行在咨之。统勋前言金川不必劳师，至是亦主用兵。乃授阿桂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丰伸额仍由绰斯甲布进取宜喜，阿桂入自鄂克什，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克之；明亮入自玛尔里，所向皆捷，遂尽复小金川地。

惟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七月，令诸军分攻各碉寨，数十道并进。海兰察率死士六百削壁猱引而上，趾顶相接，比明及其碉，一涌入，尽歼守贼。数十里贼寨闻之皆夺气，悉破之，乘胜临逊克宗垒。索诺木酖杀僧格桑而献其尸，及其妻妾头目，至军乞赦己罪。阿桂槛送京师。四十年四月，阿桂先使福康安、海兰察赴河西助明亮攻宜喜，遂分兵六路，尽灭河西二十里内之贼。五月，阿桂河东之军破朗噶寨，距勒乌围仅数里，环营进逼其巢。七月，抵勒乌围。八月十五夜，进捣贼巢，四面砲轰官寨，破之。黎明，克转经楼，逸贼皆溺水死。莎罗奔兄弟及各头目已先期遁往噶尔崖。十一月，官军攻克科布曲山。十二月，遂据玛尔古山，噶尔崖即在其下。索诺木之母姑姊妹亦降。官军三路合围噶尔崖，断其水道。索诺木使其兄诣营乞哀，不允。围攻益急，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馀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四十一年正月，献俘庙社，封赏阿桂等，勒碑太学，并及两金川。旋於大金川设阿尔古□，小金川设美诺□。四十四年，并阿尔古入美诺，改为懋功□。

同治二年，粤匪石达开窜宁远，假道工卩部土司。土司先受官军约束，引贼至紫打地。四面阻绝，达开粮罄路穷，射书千户王应元买路，复使人说土司岭承恩求缓兵，皆不应，日杀马煮桑叶为食。四月，承恩、应元等侦贼力竭，率夷众蹙攻，擒达开并贼官五人付官军，槛送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诛之。奏加承恩、应元二品衔，贼军锱重悉为两土司所得。

初，瞻对土司恃强不法，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剿降之。乾隆十年，四川提督李质粹等率兵五千，取道东俄落，至里塘进兵，连破番寨，获贼首噶笼丹坪。十一年，质粹会钦差大臣班第，统兵进克泥日寨，烧毙番酋姜错太，抚定丫鲁、下密等处番夷。嘉庆十九年，中瞻对土司洛布七力劫掠邻番，抗捕伤兵。二十年，四川总督常明、提督多隆武领兵剿之，恃险死拒。重庆镇总兵罗思举力战破其巢，洛布七力焚死，分其地入上下瞻对。

洎咸丰中，土司工布朗结为人沉鸷，兼并上下瞻对之地，欲拥康部全境以抗川拒藏，邻近各土司割地求免，贡赋唯命。至是藏人怒，求四川出兵，秉章派道员史致康率师会藏进讨。致康怯，顿打箭炉久，藏番需茶急，驰兵克之，杀工布朗结父子，致康始逡巡至。藏人索兵费银十六万两，秉章未允，藏人因据其地，设官兵驻守。

光绪初，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以瞻对藏官虐民，往往激变，每岁派员带兵出关弹压。刘秉璋继之，稍宽纵，藏官益骄横。各土司多被威胁，唯明正土司地大，不之服，频年争斗。十五年，瞻对内讧，逐藏官，乞内附，秉璋不许，唯治番官及乱民数人罪，由藏易官，且添驻堪布一人，兵八百名助守。二十年，硃窝、章谷土司争袭滋事，瞻对番官率兵越境干预，开枪伤我官兵。四川总督鹿传霖奏瞻对为蜀门户，宜设法收回内属，派提督周万顺、知县张继率兵出关，击败番兵，不三月，克瞻对并德尔格忒 即叠盖。旧名保盖。 全境，擒德格土司夫妇，解至成都，议叙改设流官。成都将军恭寿愤传霖不先会商，结驻藏大臣文海，密奏劾传霖，翻原案，复德格土司职，仍以瞻对属藏。

三十一年春，驻藏大臣凤全被戕於巴塘，四川总督锡良奏请以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进讨。维骐率师先发。先是泰凝寺产沙金，锡良准商人采办，★派兵弹压。寺中喇嘛反抗，杀都司卢鸣飏，瞻对潜助其乱，维骐出关讨平之。六月，攻克巴塘，擒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隆保，诛之，移其妻子於成都安置。八月，尔丰至，杀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祭凤全。维骐班师回，尔丰接办善后，派兵剿倡乱之七村沟，并搜捕馀匪，因移师讨乡城。次年闰四月，克之，并攻克稻坝、贡噶岭，一律肃清。於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朝廷特设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授尔丰。边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间，纵横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馀地归呼图克图者十之一，清代赏藏者十之一，流为野番者十之三。尔丰改巴塘、里塘地设治，以所部防军五营分驻之。回川会商，锡良派道员赵渊出关坐镇。

三十三年，尔丰护理四川总督，奏准部拨开边费银一百万两。三十四年，授尔丰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募西军三营，率之出关。时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久，尔丰奏请往办，经泰凝、道坞、章谷、倬倭、麻书、孔撒、白利、 纟戎坝、擦玉龙、濯拉、扩洛垛以至更庆。十二月，攻逆酋昂翁降白仁青等於赠科，匪窜杂渠卡。宣统元年四月，攻杂渠卡。五月，战於麻木。六月，追匪十日程至卡纳，一战肃清，改流其地，并改春科、高日两土司地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村归流。十月，四川兵入藏，藏番扼察木多以西地阻之，劫粮掳官。尔丰率边军渡金沙江，逾雪山，抵察木多，送川兵行，於是三十九族、波密、八宿均请附边辖。三十九族者：曰夥尔，曰图嘛鲁，曰吉宁塔克，曰尼牙木查，曰松嘛巴，曰勒达克，曰多嘛巴，曰达尔羊巴，曰他玛，曰夥兒，曰拉寒， 他玛、夥兒、拉寒三族共一土司。 曰夥耳，曰琼布噶，曰琼布色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扎玛尔，曰上阿扎，曰下阿扎，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曰上刚噶尔，曰下刚噶尔，曰他玛尔，曰提玛尔，曰枳多，曰哇拉， 枳多、哇拉二族共一土司。 曰麻弄，曰布川目桑，曰书达格鲁克，曰奔盆，曰策令毕鲁，曰色尔查，曰纳布贡巴，曰结拉克汁，曰拉巴，曰三渣，曰朴朴，皆自为部落。设土总百户或土百户、土百长等以治之，归驻藏大臣管辖。尔丰以其族素恭顺，悉加慰遣；因派兵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等阻路之番人，又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二年，边军直抵江达，尔丰奏请以江达为边藏分界。五月，边军返察木多。六月，尔丰率兵略乍丫地。八月，巡阿足返，设乍丫委员。闻定乡兵变，派统领凤山追剿。九月，三岩野番投书索战，尔丰率兵赴贡觉。十月，派傅嵩矞攻三岩，一旬而克。十一月，设三岩委员。十二月，设贡觉委员。尔丰旋返巴塘。三年二月，尔丰以巴塘所属之得荣浪藏寺数年不服，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冷卡石。三月，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继之为边务大臣。尔丰奏请人文未到任前，以嵩矞代理。四月，同发巴塘，至孔撒、麻书，设甘孜委员，檄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明正、鱼通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归。適驻藏大臣联豫电请边军攻波密，因奏派副都统凤山率兵二千往应。六月，尔丰至瞻对，藏官逃，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经道坞、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尔丰入川，沿途收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印，嵩矞复出关改流泰凝，而鱼科土司结下罗科抗命。嵩矞令上罗科扼其险，击平之，毙鱼科土司，於是嵩矞奏请设西康省，而沃日、崇喜、纳夺、革伯咱、巴底、巴旺、灵葱、上纳夺各土司，暨乍丫、察木多两呼图克图，相继缴印。惟毛丫、

曲登乞缓，许之。

凉山夷倮儸者，居宁远、越巂、峨边、雷波、马边间，浅山部落头目属於土司。深入则凉山，数百里皆夷地。生夷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者曰熟夷，执贱役。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叛则出掠，掳汉民作奴，遇兵散匿。清兴，雍正五年、七年，嘉庆十三年、十六年，迭经川吏剿抚，加以部勒。

同治末，越巂夷叛，成都将军崇实兼摄四川总督，奏调贵州提督周达武率军由陕回剿，前锋罗应旒出清溪，抚大树堡、左右王岭各土司，进驻保安，攻降洽马里、阿波落、跑马坪、燕麦厂，遂克普雄石城，夷地四百里间咸受约束。官军至靖远，刷兹、林加、布约、尼钱、交脚等支亦降，更设靖远新老两营土千百户，出汉奴数万。迨尔丰经营关外，朝廷以其兄尔巽督川，尔巽欲悉平凉山夷以利边务，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派建昌镇总兵凤山、建昌道马汝骥等，率兵暨民团剿宁远吉狄、马加、拉斯等支倮夷。进至裹足山梁，旋值国丧，罢兵。

宣统元年正月，令建昌镇总兵田镇邦、宁远府知府陈廷绪再举，征服浅山白母子、吗哒拉施、三合等支，并收抚□争咱鸡租、五支、别牛、租租等支，於是加拉及吉狄、马加等支先后降。官军进驻交脚，收抚八切、阿什并阿落、马家、上三支、下三支，野夷悉请内附，不隶土司。先是马边夷阿侯苏噶支戕英教士，拒捕，与马边协副将杨景昌军相持。尔巽调总兵董南斌往剿，与宁远军夹击，阿侯苏噶降。两军於十月二十五日贯通凉山夷巢，会於吽吽坝。於是尔巽议禁黑夷蓄奴。先就交脚设县治，馀地择要屯守；而西南由美姑河至雷波，辟雷宁通道四百馀里，驻兵守护，以通商旅。是役也，得地几及千里，夷众凡十馀万人。二年，振邦、廷绪等师还讨会理土司，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等悉改流，至是川境土司多非旧观矣。今采传世较永者著於篇。其国初归附未久旋即绝灭者，尚不胜记云。

成绵龙茂道松潘镇辖：

拈佐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个个柘，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热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槓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瓘眉喜寨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官布笑，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毛革阿按寨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王乍，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包子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竹，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松潘□中营属。

阿思峒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立架，顺治十五年，归附，授职。

羊峒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利，雍正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 以上松潘□左营属。

下泥巴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青，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松潘□右营属。

寒盻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占巴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商巴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刚让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祈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龙盻架，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羊峒踏藏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六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阿按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六笑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挖药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旦折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押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拈争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中岔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捏盻目，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

土目。

郎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竹自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布吉，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臧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出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东拜王亚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点进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达弄恶坝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喇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香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辖六，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咨马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由仲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八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革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上包坐余湾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卜盼，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下包坐竹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本布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川柘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桑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谷尔坝那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双则红凹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上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学赖，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中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隆笑，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撒路竹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迫带，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崇路谷谟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务革柱，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作路生纳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上勒凹贡按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借勒，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勒凹卜顿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革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班佑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独足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巴细蛇住坝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连柱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细柘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哈惰，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作尔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辖顿，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合坝夺杂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谷六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辖漫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额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作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纳他，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物藏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蚌，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热当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戎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磨下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的那，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甲凹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柯，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鹊个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罗六，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郎惰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阿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阿坝甲多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达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中阿坝墨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杜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阿坝阿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顿坝，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郭罗克车木塘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顿，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中郭罗克插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丹增，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郭罗克纳卡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彭错，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上阿树银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架亚，康熙六十年，归

附，授职。

中阿树宗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他，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阿树郎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劄舍，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小阿树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尔吉，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以上松潘□漳腊营属。

丢骨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沙乍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云昌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都判，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呷竹寺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七谷，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松潘□平番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中羊峒隆康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林柱，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咸丰十一年，欧利娃作乱，陷南坪营，同治四年，周达武率武字、果毅各军讨平之。

下羊峒黑角郎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六孝，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

以上各土司，皆无印信号纸。 以上松潘□南坪营属。

大姓寨土百户，其先郁氏，於唐时颁给左都督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六年，郁孟贤将唐时印信呈缴。

小姓寨土百户，其先郁从文，於明末归附，授长官司职衔印信，管束番★。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大定沙坝土千户，其先苏忠，於明万历年间归附，授土千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颁号纸。

大黑水寨土百户，其先郁孟贤，於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管束各番。顺治年间，将明时号纸呈缴。

小黑水寨土百户，其先於唐时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各番。顺治年间，郁从学将唐时印信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给委牌。

松坪寨土百户，其先韩腾，於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末印信号纸呈缴，仍颁给号纸。 以上茂州叠溪营属。

静州长官司，其先董正伯，自唐时归附，授职。顺治年间，贼屠茂州，土司董怀德率土兵捍御，地方宁谧。九年，董应诏归附。

陇木长官司，其先何文贵，於宋时剿罗打鼓生番有功，授职与印。顺治九年，归附。

岳希长官司，其先坤蒲，自唐时有功授职。康熙九年，归附。

沙坝安抚司，其先蟒答兒，自明时剿黑水三溪生番有功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水草坪巡检土司，其先蟒答兒次子住水草坪，授巡检职。顺治九年，归附。

竹木坎副巡检土司，其先坤兒布，自明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牟托巡检土司，其先灿沙，自唐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实大关副长官司，其先官之保，自明时授职。康熙十年，归附，颁给号纸。 以上茂州茂州营属。

阳地隘口土长官司，始祖王行俭，由宋宁宗朝授龙州判官，世袭。传三世，改守御千户。元至正间，授宣御副使。明洪武七年，开龙州，改长官司。顺治六年，王氵各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

土通判，明洪武七年授王思恭为长官司，以王思民袭判官，旋授宣抚佥事。嘉靖间，改土通判。顺治六年，王启睿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无印信。

龙溪堡土知事，宋景定间，授薛严龙州知州，世袭。明隆庆间，改土知事。顺治六年，薛兆选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 以上龙安府龙安营属。

瓦寺宣慰司，先世雍中罗洛思，与兄桑郎纳思坝，前明纳贡土物。正统六年，威茂、孟董、九子、黑虎等寨诸番跳梁，雍中罗洛思、桑郎纳思坝奉调出藏，带兵出力，即留住汶川县涂禹山，给宣慰司印信号纸。顺治九年，土司曲翊伸归附，授安抚司。康熙五十九年，征西藏，土司桑郎温恺随征有功，加宣慰司衔。乾隆二年，加指挥使职衔。乾隆十七年及三十六年，征剿杂谷土司苍旺并金川等处，土司桑郎雍中随征出力，赏戴花翎。嘉庆元年，随征达州教匪，经四川总督勒保奏升宣慰司，换给印信号纸。 以上理番□维州协左营属。

梭磨宣慰使司，始祖囊素沙甲布，原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归附。雍正元年，征剿郭克贼番有功，颁给副长官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五年，换给安抚司印。三十六年，进剿大小金川，土司随征，经将军阿桂奏赏宣慰司职衔并花翎，换给印信号纸。

卓克基长官司，其祖良尔吉，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随征大金川有功。十五年，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寻以通匪伏诛。

松冈长官司，其祖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安设。康熙二十二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七年，土司苍旺不法，伏诛。

党坝长官司，其曾祖阿丕，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土舍泽旺随征大金川有功，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嘉庆元年，土司更噶斯丹增姜初随征苗匪，赏花翎。 以上理番□维州协右营属。

成绵龙茂道提标辖：

沃日安抚司，始祖巴碧太。顺治十五年，归附，颁发沃日贯顶净慈妙智国师印信号纸。乾隆二十年，颁给土司色达拉安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二十九年，随征金川有功，赏二品顶戴花翎。沃日地名更为鄂克什，原系维州协所辖。乾隆五十年，改隶懋功协管辖。宣统三年，改流。

绰斯甲布宣抚司，　　绰斯甲布印文曰“卓斯甲布”。卓斯，地名。甲者，家之误。番人称谓如德格则曰“德格家”，孔撒则曰“孔撒家”。布者，番人男子之称。印以“绰斯甲布”为名，误矣。　始祖资立，康熙三十九年，归附。四十一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三十七年，出师金川，赏二品顶戴花翎。四十一年，颁给宣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原系阜和协所辖。乾隆五十一年，改隶懋功协管辖。宣统三年，改流。　以上懋功□懋功协属。

建昌道建昌镇辖：

河东长官司，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建昌宣慰司。顺治十六年，安泰宁归附，呈缴明印。雍正六年，改授长官司。管有大石头、长村、继事田三土百户，利扼、上芍果、阿史、纽姑、上沈渣、下芍果、上热水、小凉山、慕西、又利呃、阿史、者加十二土目。

阿都正长官司，其先结固，顺治六年，归附，授职。康熙四十九年，土司慕枝为招抚案内，授阿都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是年，凉山野夷不法，土司聚姑擒献凶首，复授阿都正长官司。管有歪歪溪、咱古、乔山南、大河西四土目。

副长官司，雍正六年，剿抚凉山夷众，归附有功，授阿都副长官司。管有小凉山马希、大梁山拖觉、阿乃、又阿史、结呃、派乃、者腻、那科、那俄、哈乃过、又阿驴十一土目。

沙骂宣抚司，其先安韦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那多、扼乌、咱烈山、撒凹沟、结觉五土目。　以上西昌县中营属。

昌州长官司，其先卢尼古，明洪武九年，调守德昌、昌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普济州长官司，其先吉三嘉，明洪武七年，授普济州土知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改长官司。

威龙州长官司，其先张起朝，明洪武七年，授职。顺治十六年，归附，世袭。　以上西昌县左营属。

河西宣慰司，其先安吉茂，康熙五十一年，归附。五十七年，吉茂殁，无子，岭氏抚伊兄越嶲土司岭安泰之子为子，更名安祥茂。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换给土千总职衔，世袭。管有啰慕、芍果、咱堡、沙沟

四土目。 以上西昌县右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工部宣抚司，其先岭安盘，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同治二年，土司岭承恩助官军擒石达开有功，赏二品衔。管有腻乃、阿谷、苏呷、咱户、慕虐、阿苏、滥田坝、普雄、黑保、大疏山十土目。 以上越嶲□越嶲营属。

暖带密土千户，其先岭安泰，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上官、六革、瓜倮、纠米、布布、阿多六磨、磨卡为呷、西纠七乡总。

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唐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

松林地土千户，其先王德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老鸦漩、白石村、六翁、野猪塘、前后山、料林坪六土百户。 以上越嶲□宁越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木里安抚司，其先六藏涂都，雍正七年，归附。

瓜别安抚司，系么□夷人。其先玉珠迫，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马喇副长官司，系□夷人。其先阿世忠，康熙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

古柏树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郎俊位，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阿撒、禄马六槽两土目。

中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喇瑞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左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喇世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荜苴芦土目。

右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八玺，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前所土百户，系么□夷人。其先阿成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后所土百户，系么□夷人。其先白马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以

上盐源县会盐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酥州土千户，其先姜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架州土百户，其先里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苗出土百户，其先热即巴，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村土百户，其先也四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糯白瓦土百户，其先纽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盐井土百户，其先前布汪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热即哇土百户，其先牙卓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中村土百户，其先歪即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三大枝土百户，其先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河西土百户，其先那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以上冕宁县冕山营属。

窝卜土百户，其先蓝布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虚郎土百户，其先济布，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白路土百户，其先倪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阿得轿土百户，其先募庚，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土目，其先安承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木术凹土目，其先那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尾土目，其先泸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木、术凹、瓦尾三土司，皆於雍正五年，因征三渡水剡俊违误运粮参革，其部落户口仍设土目管束。 以上冕宁县靖远营属。

七兒堡土目，原设土司，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雍正五年，降土目，管有耳挖沟土目。冕宁县泸宁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黎溪舟土千户，其先自必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迷易土千户，其先安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会理村土千户，其先禄沙克，康熙三十二年，归附，授职，颁给号纸。

者保土百户，其先禄阿格，康熙四年，归附，无印信号纸。

普隆土百户，其先汪玉，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红卜苴土百户，其先刁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苦竹坝土百户，其先禄姐，康熙三十七年，归附，承袭，颁给印信号纸。其通安舟土百户另给钤记。 以上会理州会川营属。

披砂土千户，其先禄应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会理州永定营属。

禄氏五土司，传二百馀年。宣统初，禄绍武死，无后，妻自氏据其遗产，禄、自两姓群起争袭，作乱。二年，赵尔巽派兵剿捕，先后擒逆首禄祯祥、严如松等，因移师讨炉铁梁子侯夷，悉平之。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五土司地一律收回，改流设治。

建昌道提标辖：

天全六番招讨司高跻泰，顺治九年，归附。副司杨先柱同。均於雍正六年追缴印信号纸，以其地为天全州。

穆坪董卜韩瑚宣慰使司，其先於明世袭土职。至康熙元年，坚参喃喀归附，仍授原职，请领宣慰司印信。乾隆十年，颁给号纸。天全州黎

雅营属。

黎州土百户，汉马岱后。其先马芍德，於明洪武八年世袭安抚司。万历十九年，马祥无子，妻瞿氏掌司事，与祥侄构衅，降千户。顺治九年，马高归附，仍授原职。乾隆十七年，改百户。

大田副土百户，乾隆十七年，因防曲曲鸟，奏请添设副土百户一员，世袭。

松坪土千户，其先马比必，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　以上清溪县黎雅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沈边长官司，原籍江西吉水县。其先余锡伯，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顺治九年，余期拔归附，改名永忠。宣统三年，改流。

冷边长官司，西番瓦布人。其先阿撒□□，顺治元年，归附。传至周至德，於康熙六十年授职。宣统三年，改流。以上打箭炉泰宁营属。

明正宣慰使司，其先系木坪分支。明洪武初，始祖阿克旺嘉尔参随征明玉珍有功。永乐五年，授四川长河西宁鱼通宣慰使。康熙五年，丹怎札克巴归附。乾隆三十六年，甲木参德侵随征金川有功，赏赐“佳穆伯屯巴”名号，并二品顶戴、花翎。五十六年，甲木参诺尔布随征廓尔喀，赏花翎。嘉庆十四年，甲木参沙加领班进京恭祝万寿，赏花翎，世袭，住牧打箭炉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赵尔丰奏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宣统三年，土司甲木参琼珀缴印，其地悉归流。原管有咱哩木千户，木噶、瓦七、俄洛、白桑、恶热、下八义、少误石、作苏策、八哩笼、上渡噶喇住索、中渡哑出卡、他咳、索窝笼、恶拉、乐壤、扒桑、木轳、格洼卡、呷那工弄、吉增卡桑阿笼、沙卡、上八义、拉里、八乌笼、姆硃、上渣坝恶叠、上渣坝卓泥、中渣坝热错、中渣坝沱、下渣坝业洼石、下渣坝莫藏石、鲁密东谷、鲁密普工碟、鲁密郭宗、鲁密结藏、鲁密祖卜柏哈、鲁密初把、鲁密昌拉、鲁密坚正、鲁密达妈、鲁密格桑、鲁密本滚、长结杵尖、长结松归、鲁密白隅、鲁密梭布、鲁密达则、鲁密卓笼四十八土百户。

革伯咱安抚司，其先魏珠布策凌，康熙三十九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宣统三年，改流。

巴底宣慰司，其先绰布木凌，康熙四十一年，归附，授巴底安抚司。宣统三年，改流。

巴旺宣慰司，与巴底土司同世系，分驻巴旺，共管地方土民。宣统三年，改流。

喇□安抚司，其先阿倭塔尔，康熙四十年，归附，授职。

霍耳竹窝安抚司，即倬倭。其先索诺木衮卜，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瓦述写达、瓦述更平东撒两土百户。

霍耳章谷安抚司，其先罗卜策旺，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光绪二十年，瞻对欲夺其地，鹿传霖派兵灭瞻对，同倬倭一并改流。后发还，而章谷无人承领，改为炉霍屯。宣统三年，改流。

纳林冲长官司，其先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与章谷土司一家。

瓦述色他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更平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馀科长官司，其先沙克嘉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霍耳孔撒安抚司，其先麻苏尔特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管有科则、图根满碟两土百户。

霍耳甘孜麻书安抚司，其先那木卡索诺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革赉、束暑、又束暑三土百户。

德尔格忒宣慰司，其先丹巴策凌。雍正六年，归附，授德尔格忒安抚司。十一年，改宣慰司。诸土司部落，以德格为最大，东连瞻对，西连察木多，南连巴塘，北连西宁。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鹿传霖派兵攻瞻对时，访得德格土司罗追彭错妻玉米者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又与头人通，生子名降白仁青，以是与夫反目。玉米者登仁甲本藏女，於瞻对藏官有姻谊，藏官助之抗其夫，故各携其子分居焉。光绪二十年，官军计诱罗追彭错，言为之逐其妇及降白仁青，因入德格。洎传霖被劾，罢改流议。土司夫妇旋病故，传霖奏遣其二子回籍，多吉僧格暂管地方。降白仁青已为僧，继而招致多人争职，多吉僧

格奔藏。德格头人百姓以降白仁青非土司子，且残暴，迎多吉僧格归。降白仁青避位数年，头人正巴阿登等嗾其再起争职，并诱占多吉僧格之妾。多吉僧格夫妇复奔藏，控於驻藏大臣有泰、张廕棠。既而德格百姓复迎之归，锢降白仁青。降白仁青脱出，聚党作乱，人民多被杀戮，多吉僧格遣人至打箭炉告急。宣统元年四月，赵尔丰率兵讨之，降白仁青败逃入藏。多吉僧格夫妇请改流，尔丰不欲利其危乱，许以复职。多吉僧格泣曰："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原招汉人开垦，使地辟民聚，乃可图存。"意极坚决。尔丰奏分其地为五区：中区德化州，南区白玉州，北区登科府，极北一区即石渠归，西区则同普县，而边北道驻登科焉。多吉僧格纳其财产於官，徙家巴塘，复以奏给养赡银及其妻姒郎错莫首饰捐助巴塘学费。尔丰奏赏头品顶戴，并予其妻建坊。原管有四上革赉、杂竹吗竹卡、笼坝，六土百户。

霍耳白利长官司，其先隆溥特查什，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霍耳咱安抚司，其先阿克旺错尔耻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管有两下革赉土百户。

霍耳东科长官司，其先达罕格努，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春科安抚司，其先衮卜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副土司与安抚司一家，同时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高日长官司，其先自印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蒙葛结长官司，其先达木衮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林葱安抚司，其先衮卜林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上纳夺安抚司，其先索诺木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上纳夺土千户，上纳夺黎窝、上纳夺、纳夺黎窝三土百户。

瞻对有上、中、下三名。上瞻对茹长官司、下瞻对安抚司，均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中瞻对长官司，乾隆十年授职。距打箭炉七日程。东连

明正，南接里塘，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纵横数百里，为鸦龙江之上游。同治初，川、藏会攻瞻对，川军未至，藏兵先克瞻对，派民官一、僧官一，率兵驻守，由达赖喇嘛及商上选任咨请驻藏大臣奏明，每三年替换。藏官恣行暴政，诛求无厌，瞻对民不堪命，屡起抗官，疆吏率加压服，仍令属藏。光绪二十年，鹿传霖讨平瞻对，议改流，卒为恭寿、文海劾罢。三十四年，赵尔丰由川赴关外，德格土司百姓沿途控告瞻对藏官侵夺土地，四出虐民，并历诉中朝两次将瞻对归藏时，藏官追究内附者一一孥戮之惨。藏官不自安，阴欲添兵攻尔丰，尔丰令傅嵩矞率兵赴昌泰扼之。宣统元年春，尔丰建议收瞻对，枢府令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与藏人议赎未成，枢臣恐牵动外交，持不断。於是尔丰与嵩矞议，决以计取之。三年夏，尔丰调任入川，偕嵩矞整兵经瞻对。藏官惮军势之盛，潜遁去，瞻人欢舞出迎。因收回设治。寻尔丰至川奏闻。　以上打箭炉□阜和协属。

以上各土司，均颁有印信号纸。

里塘宣抚司，其先番目江摆，康熙五十七年，归附，授职。传至索诺木根登，因不能约束帐下头人云甸等，致滋事端，革去土职，以土都司布洛工布拔补。　里塘、巴塘两土司例於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嘉庆十二年，希洛工布为竹马策登等所害，以头人阿策拔补，颁给印信号纸。

副土司，其先番目康卻江错，与正土司同时归附。雍正七年，授职。嘉庆八年，土司罗藏策登为正土司头人云甸等戕害，以头人阿彩登舟拔补，颁给印信号纸。向设守备一、把总一。光绪三十一年，川军讨巴塘乱，里塘头人不支乌拉，粮饷不能转连，赵尔丰诛头人，正土司逃往稻坝贡噶岭，啸聚土人为乱。尔丰移师攻乡城，分兵先剿稻坝。正土司败逃入藏，稻坝平。先是乡城喇嘛普中札娃强悍知兵，诱杀里塘守备李朝富父子。鹿传霖派游击施文明讨之，为所擒，剥皮实草，悬以为号。三十二年正月，尔丰率兵督攻，大小数十战，匪退喇嘛寺死守。尔丰围之数月，断其水道，普中札娃自缢，诸番皆降，改里塘为顺化县。三十四年秋，复改里化同知，以乡城为定乡县，稻坝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丞。

瓦述毛丫长官司，其先番目索郎罗布，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崇喜长官司，其先番目杜纳台吉，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

年，授职。

瓦述曲登长官司，其先番目康珠，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咽陇长官司，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瓦述茂丫土百户，其先番目侧冷工，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瓦述麻里土百户，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以上里塘粮务属。

巴塘宣抚司，其先罗布阿旺，康熙五十八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副土司同。由四川设粮员一、都司一、千总一，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设堪布一、铁棒一，为僧官，亦三年另换。堪布掌管教务经典，铁棒管理僧人条规。番人犯罪，土司治之。番人之喇嘛犯罪，铁棒治之。土饷以赋相抵，不足由官补给，年约银千馀两。光绪三十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任，道经巴塘，见地土膏腴，即招汉人往垦，筑垦场於茨梨陇，委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兼理。番人惊沮，土司堪布劝凤全速入藏，不听。三十一年春，七村沟番民聚众劫杀垦夫，吴以忠阵亡，凤全避入正土司寨，与乱民议和。乱民迫凤全回川，许息事，凤全信之。东行数里，至鹦哥嘴，被杀。夏，马维骐、赵尔丰往讨，六月十八日，克巴塘，诛两土司并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尔丰搜剿馀匪，因移师定乡城。三十二年秋，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具奏改流，设巴安县。三十四年，改巴安府，分设盐井县三坝通判，并设康安道，驻巴塘。原管有上临卡石、下临卡石、冈□、桑隆、上阿苏、下阿苏、郭布等七土百户。 巴塘粮务属。

岭夷十二地夷人头目，嘉庆十三年，归附，给有头目牌。十六年，改流，更姓住牧。豹岭冈姓高，趕山坪姓泽，阿叶坪姓惠，牛跌蛮姓周，芭蕉沟姓华，龙竹山姓夏，雪都都姓万，小板屋姓年，牛心山姓海，月落山姓宇，盐井溪姓成，桃子沟姓平。

赤夷十三支，嘉庆十三年，归附，选拔土弁，给有委牌住牧。胆巴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鸡疏、卑溪疏、□哈疏、白魁四家。哈纳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胃扭、雅札、哈什三三家。蜚瓜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二，管有妈、呆得二家。魁西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

凡各地支所部倮夷称曰“娃子”。 以上瓘边□瓘边营冷碛汛属。

川东道重庆镇辖：

石砫宣慰使，其先马定虎，汉马援后。南宋时，封安抚使。其后克用，明洪武初加封宣抚使。崇祯时，土司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子祥麟，亦加封宣慰使。顺治十六年，祥麟子万年归附，仍授宣慰使职。乾隆二十一年，以夔州府分驻云安厂同知移驻石砫。二十五年，设石砫直隶□，改土宣慰使为土通判世职，不理民事。夔州府夔州协属。

酉阳宣慰使司，其先受明封。传至奇镳，於顺治十五年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十二年，土司元龄因事革职，以其地改设酉阳直隶州。原管有邑梅峒、平茶峒、石耶峒、地坝四长官司，均於乾隆元年改流。 重庆府绥宁营属。

永宁道提标辖：

九姓土长官司，其先任福，江南溧阳人。明洪武初，从傅友德入蜀，招抚拗羿蛮，受封。传至孟麒，以功擢安抚使。天启元年，土司任世籓夫妇死难，子祈禄复以功授泸卫守备。传至长春，顺治四年，归附，更给知府劄副。吴三桂叛，长春来奔。十六年，复永宁，长春子功臣复率土民归附，颁发劄付。康熙二年，江安县贼吴天成等作乱，功臣以擒贼功议叙。子宗顼袭职，随颁土长官司印信号纸，以武职属泸州州判及泸州营管辖。嘉庆元年，移驻泸卫。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奏改泸卫为古宋县，存土司名。 泸州泸州营属。

千万贯土千总，其先自元时受封。明洪武四年，赐姓杨。康熙四十三年，土司杨喇哇归附，颁给印信号纸。其后杨明义，於雍正六年因云南米贴夷滋事案参革。子明忠立功赎罪，赏土千总职衔，未经请颁印信号纸。管有头目六十五名。

千万贯土千户，其先杨继武，为土千总杨成胞叔。嘉庆七年，夷人滋事，继武同成出力，赏给土千户执照。

千万贯土巡检，其先安济，明时授马湖土知府。其后失职，复授土巡检。雍正六年，土舍安保归附，无印信号纸。管有头目二十四名。 以上雷波□普安营属。

黄螂土舍，其先为明时酋长。雍正五年，土舍国保归附，无印信号纸。

凡千万贯、黄螂四土司，所管黑、白骨头二种倮夷，椎髻衣氈，耕种打牲为业。 以上雷波□安阜营属。

平彝长官司，其先王元寿，原籍江南人，於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王长才归附。

蛮彝司长官司，其先文的保，原籍湖广人，於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文凤鸣归附。

泥溪长官司，其先王麒，自明时世袭。顺治九年，土司王嗣传归附。

沐川长官司，其先於明时受封，赐姓悦。顺治九年，土司悦峣瞻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以上屏山县屏山汛属。

明州乐土百户，其先盔甲，凉山生夷。其后骆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油石洞土百户，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咀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旁阿姑土百户，其先脚谟伯，凉山生夷。子骆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大羊肠土百户，其先六盔，凉山生夷。子纽车，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腻乃巢土百户，其先必祚，凉山生夷。子脚骨，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马边□马边营烟峰汛属。

挖黑土百户，其先亦赤，凉山生夷。子三兒，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阿招土百户，其先阿直，凉山生夷。子秧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幹田坝土百户，其先赊的，凉山生夷。子路引，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麻柳坝土百户，其先鄂车，凉山生夷。子六贵，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领有号纸。

□栗坪土千户，其先卜佐，凉山生夷。其后阿二，嘉庆十三年，归附，赏给职衔，领有委牌。

冷纪土外委，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未铁，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以上马边□马边营三河口汛属。

以上各土司外，有理番□之杂谷脑屯、乾堡寨屯、上孟董屯、下董孟屯、九子寨屯，懋功□之懋功屯、崇化屯、抚边屯、章谷屯、绥靖屯等土弁，各设屯守备，暨所属屯千总、屯把总、屯外委，均世及接顶，与地志、兵志互见。

列传三百一土司三

○云南

云南古滇国。自越嶲蛮夷任贵自领太守，汉光武即授以印绶，不以内地官守例之。若爨、若蒙，皆以本土大姓，就官累世，为一方长。元封梁王於滇，与大理之段分治。明破梁王，灭大理，就土官而统驭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正副长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

清顺治十七年，平西王吴三桂定云南，明永明王走缅甸，以沐府旧地封三桂，永镇云南。康熙十四年，撤藩，三桂遂叛。三桂死，其孙世璠袭。二十一年，克之，世璠自杀，云南大定。

雍正初，改土归流之议起。四年夏，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时乌蒙土府禄万锺、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东川，招降禄鼎坤。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捣乌蒙，连破关隘，贼遂败走镇雄。鄂尔泰复招降陇联星，而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镇雄之胁，两酋皆遁四川，于是两土府旬日平。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由四川改隶云南，以一事权。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尚各据巢患边。六年春，遣兵破擒法戛，又遣副将郭寿域以兵三百捕米贴贼，逃渡小金沙江，纠四川沙马司及建昌、凉山各夷倮数千潜回，袭陷官兵。鄂尔泰遣总兵张耀祖、参将哈元生三路搜讨。诏四川建昌、永宁官兵听鄂尔泰节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馀里，皆置营汛，形联势控，并擒雷波土司杨明义；而哈元生回军复败阿卢土司之众数千，屯田东川，岁收二万馀石，课矿岁万金，资兵饷。军甫定，禄鼎坤以功擢河南参将，怏怏失望。其子禄万福乞回鲁甸治产，见总兵刘起元军律不肃，阴会其旧部谋变。时乌蒙商民万计，有险可扼，且贼止标弩，无大砲，而刘起元惟媮馁贿和，贼遂陷镇城，尽戕兵民，遍煽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蛮数万叛。鄂尔泰奏言："臣用人偾事，请别简大臣总督两省，暂假臣提督，将兵讨贼雪愤。"世宗慰留之。鄂尔泰调官兵万馀，土兵半之，三路进攻。先令总兵魏翥国率兵二千，七日驰抵东川，得不陷；而魏翥国旋为禄鼎明刺伤，乃以官禄代翥国。乌蒙委总兵哈元生、副将徐成贵，镇雄委参将韩勋。勋以兵四百扼奎乡，败贼四千，连破四寨。哈元生以千馀兵讨乌蒙，先至得胜坡，遇贼二万。其黑寡、暮末二渠皆万人敌。黑寡持长

枪，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枪，右拔矢，应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即竿揭二首以进，贼夺气。再战再捷，进至倚那冈。贼数万，连营十馀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设伏贼营左右，而严阵以待。黎明，贼数路来犯，不动。将偪阵，砲起，大呼奋击，山后伏兵左右夹攻，贼大溃，尽破其八十馀营，获甲械辎重山积。即日抵乌蒙，贼见元生旗，即反走，克三关，禄万福兄弟、禄鼎坤均伏诛。

六年，鄂尔泰总督三省，其土州安于蕃、镇沅土府刁澣，及赭乐长官土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煽纠威远黑倮复反，戕知府刘洪度。于是尽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党逆之威远、新平诸倮，冒瘴突入，擒斩千计，而我将士亦患瘴死二百馀。又进剿澜沧江内孟养、茶山土夷，即明王骥兵十二万，大举再征，诸蛮惊谓“自古汉兵所未至者”也。鄂尔泰先檄车里土兵截诸江外，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据蛮坡通饷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馀寨，乃用降夷乡导，以贼攻贼，于是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于是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原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连土司献银厂，怒江野夷输皮币，而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乾隆三十四年，迁孟拱土司於关外。缅甸事详见缅甸传。

云南府：

罗次县

炼象关土巡检，居炼象关大街。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文秀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东祚，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禄丰县

南平关土巡检，居土官村。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楚南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东来，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大理府：

赵州

定西岭土巡检，居定西岭。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齐斗归附，仍授旧职。

云南县土县丞，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县杨玉蕴子岳归附，仍授土知县世职。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知县，其知县改县丞，世袭。

云南县土主簿，居土官村，离城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张维归附，仍授世职。

邓川州

青索鼻土巡检，在青索鼻。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应鹏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荣昌，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浪穹县

浪穹县土典史，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典史王凤州归附，仍授世职。

蒲陀崆土巡检，在蒲陀崆，距县城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争先归附，仍授世职。

凤羽乡土巡检，在凤羽乡，距县城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尹德明归附，仍授世职。

上江嘴土巡检，在上江嘴，距县一百二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康国归附，仍授世职。

下江嘴土巡检，在下江嘴，距县九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何应福归附，仍授世职。

云龙州

箭杆场土巡检，居箭杆场。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字题凤归附，仍授世职。旧属邓川州，康熙二年，改隶云龙州。

十二关长官司，在府东三百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恬森归附，仍授世职。

老窝土千总，居老窝。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段德寿归附，后裁。乾隆十二年，德寿孙维精剿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克勋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六库土千总，居六库。其先段复健，明土知州段保十七世孙。清乾隆十二年，征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履仁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漕涧土把总，居漕涧。清顺治十八年，左文灿以堵御功授土官长官司，子停袭。乾隆十二年，文灿曾孙左世英随征秤戛夷贼有功，授土把总，世袭。

邓川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阿尚夔归附，仍授世职。曾孙□远，因纵贼殃民，雍正四年改流，安插江西。

临安府：

纳楼茶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普率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率附王禄叛，官兵讨之，乞降，赦之，以子向化袭。

纳更山土巡检，距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龙天正归附，仍授世职。

亓容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孙大昌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

思陀乡土舍，在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秉忠归附，仍授长官司、副长官世职。后绝，改土舍。康熙二十年，以李世元继袭。

溪处长官司副长官，在府西南三百一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恩忠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叛，伏诛，改土舍。

瓦渣乡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钱觉耀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通王禄叛，官兵擒斩之，职除，改土舍。

左能寨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吴应科归附，以非滇志所载，下临安府查核，稽其谱系，盖应科为明蚌颇十一世孙，因改土舍，准袭。

落恐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里。清顺治十六年，明授副长官司陈玉归附，因号纸无存，给便委土舍，仍准世袭。

阿邦乡土舍，在府东南二百一十里。明授土守备。清顺治十六年，土守备陶顺祖归附，守职如故。旋议土司不宜加武职，改土舍。

慢车乡土舍，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间，元江土夷乱，漫车土目刀冈随官军协剿，授土舍世职。

稿吾卡土把总，在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雍正间，纳更土目龙在渭随征元普逆夷有功，给土把总职衔。嘉庆二十二年，江外夷匪滋事，龙定国父子阵亡，奏准世袭土把总。

十五猛，纵横四百馀里。明初为沐氏勋庄。清顺治十七年，吴三桂请并云南荒田给与簿下壮丁耕种。康熙七年，奏旨圈拨。叛后，变价归建水徵收。猛各设一掌寨，督办钱粮。管有猛喇、猛丁、猛梭、猛赖、猛蚌、茨桶坝、五亩、五邦、者米、猛弄、马龙、瓦遮、斗岩、阿土、水塘十五寨。

教化三部长官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龙升归附，仍以张长寿为名，许之，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王禄叛，诛之，以其地为开化府，设流官。

王弄山长官司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王朔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朔与禄昌贤叛，官兵讨之，朔自焚死，以其地属开化府。

阿迷州土知州，旧有土目李阿侧。清康熙四年，从讨王朔有功，授土知州世职。传至李纯，滥派横征，为倮夷所控。雍正四年，籍其产，安置江西，改流。

宁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禄昌贤归附，仍授世职。十七年，降州同。明年，以举首梅道人等谋逆，复原职。康熙四年，以叛伏诛。

宁州土州判。清康熙十九年，滇有李者禄归附，准世袭州判。后绝，停袭。

□习峨县土知县。清顺治十六年，禄益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改流。

□习峨县土主簿。清顺治十六年，王扬祖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伏诛，职除。

蒙自县土县丞。土知县陆氏被黜，其土舍宁州禄重据土官村，溺於酒色，不能驭下。其目把李辅舜等叛归沙源，源以兵乘之，遂破有土官村。沙定洲踞会城，令李辅舜子日芳窃据蒙自。定洲败，日芳遂家於蒙。清康熙四年，日芳弟日森子世籓、世屏附宁州禄昌贤叛，总兵阎镇破之。世籓遁，追斩之；世屏出降，免死，充大理军。后吴三桂反，给世屏伪总兵劄。大师复滇，世屏持劄归附，授蒙自县土县丞职，不准世袭。

楚雄府：

楚雄县土县丞。清顺治十六年，土县丞杨春盛归附，仍授旧职。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八品土官，世袭。

镇南州土州同，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段光赞归附，仍授世职。

镇南州土州判，居镇南州城东北。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判陈昌虞归附，仍授世职。

阿雄关土巡检，居镇南州属。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者光祖归附，仍授世职。

镇南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继祖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文辉，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姚州土州同，居姚州西界弥兴官庄。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高显锡归附，仍授旧职。传至高配忝，乾隆五十年，改为从六品土官，世袭。

广通县

回磴关土巡检，居回磴关。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忠荩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怡，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沙矣旧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苏鉴归附，仍授旧职。传至苏敬，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定远县土主簿，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李世卿归附，仍授

旧职。传至李毓英，

乾隆五十年，改为正九品土官，世袭。

姚安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土同知高□映归附，仍授世职。传至李厚德，雍正三年，以不法革职，安置江南。

澂江府：

新兴州土州判，居州南研和邑。清康熙十九年，复滇，土人王凤授伪游击，迎至广西路投诚；随征石门坎、马别河、黄草坝皆有功，授土州判世职。

河阳县安插土官。清顺治初，土官刀韬归附，止给劄，仍准世袭。沿至刀廷俊，裁革。

新兴州

铁炉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王先荣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同王耀祖叛，削除。

广南府：

广南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侬鹏归附，授同知世职。传至侬毓荣，乾隆三十一年，从征普洱、缅甸。三十七年，颁给土同知关防。子世昌，嘉庆二年从征贵州仲苗，加衔一等，赏戴花翎，世袭。

富州土知州，在府东二百六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沈昆巘归附，仍授世职。康熙九年，颁给州印。后以罪黜，传至沈肇乾。雍正八年，肇乾复以罪黜。

顺宁府：

云州

大猛麻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俸新命归附，仍授世职。

缅宁□

猛猛土巡检，明末奔窜，失其印信号纸，未能请袭。传子紫芝，清

康熙五十四年归附，贡象，仍授世职，颁给钤记。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

孟连宣抚司，在顺宁府边外南境，旧隶於永昌府。清康熙四十八年，刁派鼎贡象，归附，授宣抚司世职。派鼎死，子刁派春年幼，叔祖刁派烈抚孤。有刁派猷谋杀派烈，夺印争职，安插省城，另给宣抚司钤记便委。传至刁派新，因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定为经制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

猛缅长官司，清乾隆十一年，归流，改其地为缅宁，设流官通判驻其地。

曲靖府：

平彝县土县丞，居平彝县竹园村。清顺治初，土县丞龙阔归附，仍旧世袭。

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贵州

贵州古罗施鬼国，汉夜郎国，并牂牁、武陵郡地。唐亦置播州、思州。元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明霭翠、奢香最为效忠。后则播州之杨、永宁之奢、水西之安，为西南钜患，杨氏灭，为遵义、平越二府；奢氏灭，为永宁县。清初，黔省安氏犹强。经孙可望之乱，未颁正朔，苗蛮蠢动，诸擅兵相攻者，蹂躏地方，无有宁日。

顺治十五年，经略洪承畴定贵州。十七年四月，马乃营土目龙吉兆等反。云、贵既平，各土司俱奉贡赋，遵约束。龙吉兆收养亡命，私造军器，奸民文元、胡世昌、况荣还等俱党附之，遥结李定国为声援，纠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歃血盟，掠广西泗城州之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处，所过劫戮。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招谕不服，乃合疏请讨。十一月十九日，廷臣破果母寨，杀贼数千，擒吉兆子、吉佐妻，歼逆党文元、胡世昌於阵，遂乘胜破□呷寨。吉兆闭寨拒守，官兵围之。十八年二月，廷臣令官兵人持一炬，纵火焚其寨，破之。吉兆及逆党况荣还等皆伏诛，马乃平。

九月，刘鼎叛。康熙二年正月，丹平土官莫之廉以隐匿刘鼎伏诛。金筑土官王应兆与鼎通，总督杨茂勋讨平之，鼎败逃水西。七月，被获伏诛。

三年正月，逆贼常金印等谋反，伏诛。金印，上元人，自称常遇春之后，从粤走黔，与水西安坤、皮熊等同谋反。金印称“荡虏大将军湘平伯”，伪造印敕旗纛，聚党陈凤麟、高岑、吉士英、米应贵等，煽诱诸土司为乱，为同党陈大出首，俱就擒。

二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叛。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招安坤，许以如元阿尽、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朋总兵皮熊合谋，蠢蠢思动，踪迹颇露。总督杨葆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於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乃请剿。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三月，三桂统十镇兵由毕节七星关入，令总兵刘之复驻兵大方，遏其冲逸，分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四镇兵由大方之六归河会剿，屯粮於三

岔河。而檄黔省兵书误书“六归”为“陆广”，於是本深兵及黔、蜀二省所运之粮尽屯陆广，三路气息隔绝不相通。三桂受困两月，食将绝，外援不至。永顺总兵刘安邦战死，受围益迫。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侦黔营虚实，为本深所获，始知三桂被围已久，乃使为引导，整兵入援。副将白世彦手斩骁贼以徇於阵，贼遂败走。总兵李如碧亦率精兵入重围，运粮接济，兵合为一，败贼阿作峒，复败之得初峒，九月又败之红崖峒。坤率其妻禄氏逃於木弄箐，复逃至乌蒙，乌蒙不纳。坤遣汉把曾经赍印投降，不许，生擒坤於大方之杓箐，并擒皮熊、安重圣等。皮熊不食十五日而死，坤与重圣俱伏诛。

四年十二月，郎岱土司陇安籓反，命吴三桂发兵讨之。籓乃安坤亲党。坤灭后，招纳坤馀孽陇胜等，及安重圣妻陇氏，杀安顺府经历袁绩，攻破关岭，直犯永宁。陇胜等亦攻犯大定、威宁，杀毕节经历秦文。五年六月，陇安籓伏诛，郎岱平。

二十四年七月，黎平贼何新瑞反。新瑞本李姓，初在靖州为僧，后至平茶所犯罪，逃至新化，乃冒姓何，称故明总督何腾蛟子，煽惑苗民作乱，黎平官兵击败之。二十五年二月，新瑞伏诛，徙土司韦有能等，以其地入永从县。

广顺州之长寨，寨据各苗之腹。前总督高其倬诱擒阿近，议设营汛，以控前后左右各寨。雍正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获首逆，副将刘业浚即退营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令总兵石礼哈搜讨，尽歼首从，勒缴军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薙发，立保甲，稽田户。于是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馀里，直抵粤界。

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据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古州者，有里有外。里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馀里，户四五千，口二万馀。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为古州江。由此东西南北各二三百里为外古州，约周千二三百里，户数千，口十馀万，可敌两三州县。环黔、粤万山间，而诸葛营踞其中，倚山面川，尤据形势。张广泗守黎平，轻骑深入周勘，倡议置镇诸葛营，扼吭控制，而其外户为都匀、八寨，内户为丹江、清江。乃于六年夏，先创八寨以通运道，分兵进攻大小丹江，出奇设伏，尽焚负固之鸡讲五寨。苗赴军乞降，饮血刻木，埋石为誓。九年，乘胜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

时九股苗为汉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额将岁倍，且江深崖险，兵不能入。及官军至，以农忙佯乞抚，广泗亦佯许之，而潜舟宵济，扼其援窜。苏大有、张禹谟突捣其巢，又败其夜劫营之贼，填壕拔橛，冒险深入，苗四山号泣，缚曾文登以献。于是清水江、丹江皆奏设重营，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馀，赴湖南市盐布粮货，往返不绝，民、夷大忭，估客云集。

古州自昔奥朴，自清初吴三桂伪将马宝兵由楚窜滇，取道古州，诸苗遮获其大砲重甲火药，由是日强，而上下江尤甚。上江为来牛、定旦，下江为溶峒。当广泗初至，苗皆谓官兵不能久，依违从抚，及闻诸葛营建城堡，遂群起拒命。八年秋，广泗督官兵夜半集苗船为浮桥，攻其不备，进攻上江之来牛、定旦，擒斩四千，获砲械无算。其下江溶峒之深远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穷搜窟宅。乃遍勘上下江，濬滩险，置斥堠，通饷运。其都江、清水江之间，有丹江横贯，惟隔陆路五十馀里，为之开通，于是楚、粤商艘直抵镇城外，古州大定。

初，世宗以广泗招抚古州，不烦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抚，遣侍读春山、牧可登至军察之，并颁犒师银十万两。鄂尔泰约广西巡抚金鉷赴贵阳会筹边事，乃议黎平府设古州镇，而都匀府之八寨、丹江，镇远府之清水江，设协营，增兵数千，为古州外卫；后复改清江协为镇，与古州分辖。世宗嘉鄂尔泰之劳，锡封襄勤伯，世袭罔替。九年冬，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以高其倬代之，以元展成巡抚贵州。

十二年，哈元生进新辟苗疆图志，以尹继善督云、贵，而复有黔苗之变。初，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尔泰用兵招抚，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辄称台拱原内属，巡抚元展成易视苗疆，遽于十年设营驻兵。时秋稼未穫，苗佯听版筑，而刈穫甫毕，即传集上下九股数百寨，叛围大营，并扼排略大关之险，以阻饷道。营中樵汲皆断，死守弥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觐回黔，十一年春，进军台拱，攻贼于番招之莲花□，破之，设戍其上。

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粮不善，远近各寨蜂起，遍传大刻。总兵韩勋破贼古州之王家岭，贼复聚集清江、台拱间，番招屯复围於贼。巡抚元展成与哈元生不合，仓卒调兵五千，尽付副将宋朝相领之赴援，半途亦困于贼。贼探知内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备空虚，于是乘间大入，陷凯里，陷重安江驿，陷黄平州，陷岩门司，陷清平县、馀庆县，焚掠及镇远、思州。而镇远府治无城。人心恟惧，台拱、清江各营汛亦多为

贼诱陷。逆氛四起，省城戒严。四月，哈元生乃以亲兵三百自出督师，扼清平之杨老驿。六月，诏发滇、蜀、楚、粤六省兵会剿，特授哈元生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寿副之。时尹继善已遣云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粤兵亦继至。生苗见各路援兵渐集，各掳掠回巢，弃城弗守。元生进军凯里，檄各镇克复诸城，又合攻重安江贼，以开滇师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则纠众攻围新疆各营汛，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诸营复同时告急。时广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广东兵饷亦昼夜溯流而上，湖广兵先后集镇远界。元生遣古州镇韩勋攻毁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贡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罗以通清江，一走都匀援八寨；而八寨协副将冯茂复诱杀降苗六百馀及头目三十馀冒功，于是苗逃归者，播告徒党，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陷青溪县城，而清江之柳罗、都匀之丹江，自春夏被围半载，粮尽援绝，九阅月围始解。

张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镇远，则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且袒董芳，专主招抚，与哈元生龃　。楚、粤官兵皆隶芳麾下。旋议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隶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粤兵，隶董芳。于是已进之兵，纷纭改调互换，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将村寨道路尽画上下界，文移辨论，致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贼乘间复出焚掠，清平、黄平、施秉间纷纷告警。当是时，中外畏事者，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几大变。

八月，召张照、德希寿还。十月，授张广泗七省经略，哈元生以下咸受节制。旋逮张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广泗奏言：“张照等所以无功者，由分战兵守兵为二，而合生苗、熟苗为一也。兵本少而复分之使单，贼本众而复驱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败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诸处，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寨，雄长号召，声势犄角，我兵攻一方，则各方援应，彼众我寡，故贼日张，兵日挫。为今日计，若不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断不能涣其党羽，惟有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广泗乃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往来大路。以精兵四千馀攻上九股，四千馀攻下九股，而自统五千馀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并举。

乾隆元年春，复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逆寨，遗孽尽窜牛皮大箐。箐圜苗巢之中，盘亘数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

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蛇虺所国，虽近地苗蛮，亦无能悉其幽邃，故首逆诸苗咸薮伏其中，恃官兵所万不能至，俟军退复图出没。广泗檄诸军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如阱兽网鱼，重重合围，以渐进偪。自四月至五月，将士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自相斩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六年，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砲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仍从苗俗处分，不拘律例。以广泗总督贵州兼管巡抚事，世袭轻车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

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冈瑶，城步横岭苗，与广西瑶同叛。总督班第使镇筸总兵刘策名以兵五千进剿，以五千应援，诏广泗复以钦差大臣节制军务。先后斩馘五千馀，俘五千馀，于十二月班师。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以开辟西南夷功，配享太庙。

后乾隆六十年，松桃苗变；及咸丰二年，教匪变，煽及苗疆，同治十二年方定。然非土司肇事，故不录。

贵阳府：

中曹长官司，在府南十五里。明洪武三年，以谢石宝为长官司。传至谢正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司，刘氏，清雍正七年，於土权叠害案内改流官。

养龙长官司，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蔡普为长官司。传至蔡瑛，清康熙八年，归附，准世袭。

白纳长官司，在府南七十里。元为白纳县，寻改。明初，以周可敬为长官司。传至周尔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赵启贤同。

虎坠长官司，在府东六十里。明洪武三年，以宋瑠为长官司。传至宋继荣，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定番州

程番长官司，唐末，程元龙平定溪洞，世守程番。元改给安抚司印。明洪武四年，改授程番长官司。传至程民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上马桥长官司，在州北二十里。自唐末方定远开疆，明洪武四年，改授长官司。传至方维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程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程鸾。明洪武四年，改授小程番长官司。传至程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卢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卢君聘。元置罗番静海军安抚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卢番长官司。传至卢大用，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方番长官司，在州南十里。始唐末方德。明洪武四年，改授方番长官司。传至方正纲，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韦番长官司，在州南五里。唐韦四海守此土。明洪武四年，改授韦番长官司。传至韦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卧龙番长官司，在州南十五里。唐时，龙德寿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国瑞，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龙番长官司，在州东南二十里。唐时，龙方灵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小龙番长官司。传至龙象贤，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金石番长官司，在州东二十五里。唐时，石宝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金石番长官司。传至龙如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罗番长官司，在州南三十里。始自唐时龙应召。明洪武四年，改授罗番长官司。传至龙从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龙番长官司，在州东三十里。始於唐时龙昌宗。明洪武四年，改授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木瓜长官司，在州西七十里。始於元时石期玺。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长官司。传至石玉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於元时顾德。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副长官。传至顾大维，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麻乡长官司，在州西七十五里。明洪武十年，以得玉思为麻乡长官司。传至得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开州

乖西长官司，在州东六十里。始於唐时杨立信。明洪武四年，改授乖西长官司。传至杨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於唐时刘起昌。传至刘国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龙里县

大谷龙长官司，在县西北。始於元时宋国。明洪武十三年，授大谷龙长官司。传至宋之尹，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谷龙长官司，在县东北。元时，宋幕授小谷龙安抚司。明嘉靖十一年，改授长官司。传至宋景运，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贵定县

平伐长官司，在县南。唐时李保郎，以征南功授安抚司。明洪武十五年，改授平伐长官司。传至李世廕，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后汉昭烈时，宋隆豆征南有功，世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宋臣为大平伐长官司。传至宋世昌，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唐时宋忠宣，以功授招讨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小平伐长官司。传至宋天培，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新添长官司，在县东北。唐时，宋景阳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新添长官司，属新添卫。传至宋鸿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康熙十年，改隶贵定县。

羊场长官司，在县东北。明洪武三十二年，以郭九龄为羊场长官司。传至郭天章，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修文县

底寨长官司，唐时，蔡兴隆调征黑羊，授护国将军，留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底寨长官司。传至蔡启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自唐时梅天禄。明洪武四年，准世袭。传至梅朝聘，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旧职。

安顺府：

普定县

西堡副长官。明洪武十二年，温伯寿以平苗功，授西堡副长官。传至温捷桂，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镇宁州

康佐副长官。明永乐六年，于成以功授康佐副长官。传至于应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永宁州

顶营长官司，在州南一百里。明洪武十六年，罗录以功授顶营长官司。传至罗洪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募役长官司，在州西一百七十里。明洪武十九年，阿辞以功授募役长官司。传至阿更，永乐元年，赐姓礼，更名山。传至阿廷试，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沙营长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沙先以功授沙营长官司。传至沙裕先，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盘江土巡检。明洪武八年，李当以功授盘江巡检。传至李桂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平越州

杨义长官司，在州东八十里。始於唐时金密定。明洪武二十一年，改授杨义长官司。传至金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黄平州

岩门长官司，在州东北。明成化六年，何清以征苗有功，授凯里安抚司左副长官。万历四十二年，改属黄平州。传至何仕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改授岩门长官司，世袭。

重安司土吏目，在州西三十里。明洪武八年，以张佛宝、冯铎为正、副长官司。万历二十七年，改土吏目。传至张威镇，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甕安县

草塘司土县丞。明洪武二十五年，以宋邦佐为草塘安抚司。传至世宁，万历二十九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宋运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甕水司土县丞，在县西北。明洪武十七年，以犹恭为安抚司。万历中，改授土县丞。传至犹登第，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馀庆县

土县丞。唐毛巴有功，授馀庆土知府。明洪武二年，改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为土县丞。传至毛鹏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准袭前职。

土主簿。元杨正宝有功，授白泥司副长官。明万历二十四年，改为土主簿。传至杨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都匀府：

都匀长官司，在府南七里。明洪武十六年，以吴赖为都匀长官司。传至吴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准袭前职。

副长官。王应祖，同。

邦水长官司，在府西二十里。明永乐六年，以吴珊为邦水长官司。传至吴昌祚，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麻哈州

乐平长官司，在州北四十里。明洪武年间，授宋仁德为乐平司正长官。传至宋治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平定长官司，在州北一百里。明洪武十年，授吴忠平定长官司。传至吴士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独山州

土同知。明洪武十六年，以蒙闻为九姓独山长官司，以境有九姓蛮为名。弘治八年，

改土同知。传至蒙一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丰宁上长官司，在州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八为丰宁上长官司。传至杨懋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丰宁下长官司，在州东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全为丰宁下长官司。传至杨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烂土长官司，在州东一百十里。明洪武二十四年，以张钧为烂土长官司。传至张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凯里司。杨氏，清康熙四十五年，以土酋大恶案内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镇远府：

土同知。宋时，何永寿以功授高丹峒正长官司。明洪武三年，授何济承为镇远州土同知。传至何大昆，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通判。宋时，杨从礼。明正统四年，改授杨瑄镇远州土通判。传至杨龙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推官。宋时，杨载华。明正统十一年，改授杨忠镇远州土推官。传至杨秀玮，清顺治

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偏桥长官司，在府城西六十里。宋时，安崇诚。明洪武三年，改授安德可为偏桥长官司。传至安显祖，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左副长官，杨通圣；右副长官，杨毓秀：均同。

镇远县

工卩水长官司，在县东八十里。明洪武元年，授杨昌盛为工卩水长官司。传至杨胜梅，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袁洪远，同。

思南府：

随府办事长官司。宋时，田二凤。明洪武五年，改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改授随府办事长官司。传至田仁溥，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蛮夷长官司，在府城西。宋时，安仲用。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蛮夷长官司。传至安于磐，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李际明，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八年，李慧缘事革职。

沿河祐溪长官司，在府北二百十里。元时，张仲武以功授长官司。传至张承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鼎臣，同。

朗溪长官司，在府东八十里。元时，田穀。明洪武元年，授朗溪长官司。传至田养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任进道，同。

安化县

土县丞。元时，张坤元。明万历三十三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试，清顺治十八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巡检。明洪武七年，以陆公阅为土巡检。传至陆阳春，清顺治十

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土百户。久改流。

印江县

土县丞。元时，张恢留此。明嘉靖七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应璧，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婺川县

土百户，改流。

石阡府：

石阡正长官司。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

副长官，在府城西北。元时，杨九龙以功授石阡副长官。明洪武五年，仍之。传至杨敬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世袭。

苗民长官司，在府城西北。明洪武十年，立。清康熙四十三年，改土归流。

思州府：

都坪长官司，在府城内。元何清授定云路总管。明洪武七年，改授都坪长官司。传至何学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如，同。

都素长官司，在府西九十里。明永乐十一年，置长官司於马口寨。传至何起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之龙，同。

黄道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黄文听为长官司。传至黄金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黄士元，同。

施溪长官司，在府北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刘贵为施溪长官司。传至刘师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铜仁府：

省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政为省溪长官司。传至杨秀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戴子美，同。

提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秀纂为提溪长官司。传至杨通正，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张体泰，同。

乌萝长官司，在府西二百里。始自唐时杨通孙。明洪武五年，改授乌萝长官司。传至杨洪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天奇，同。

平头长官司，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杨正德为平头长官司。传至杨昌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田茂功，同。

黎平府：

潭溪长官司，在府西南三十里。明洪武四年，以石平禾为潭溪长官司。传至石玉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石岩，同。

八舟长官司，在府北八十里。汉吴昌祚以功授八舟长官司。明洪武四年，仍令吴氏世袭。传至吴遇主，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袭职。

龙里长官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光福为龙里长官司。传至杨胜梯，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中林长官司，在府西北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盛贤为中林长官司。传至杨应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古州长官司，在府西北八十里。元置古州八万洞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明洪武五年，以杨秀茂为古州长官司。永乐十年，属府。传至杨

云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新化长官司，在府北六十里。元时，欧阳明万以功授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仍袭前职。传至欧阳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欧阳长官司，在府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阳都统为欧阳长官司。传至阳运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吴登科，同。

亮寨长官司，在府北一百里。元置。明洪武四年，以龙政忠为本司长官司。传至龙文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湖耳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再禄为本司长官司。传至杨通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杨大勋，同。

洪州长官司，在府东一百五十里。元置洪州泊里等洞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以李氏为洪州长官司。传至李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林起鹏，同。

分管三郎司，在府南三十里。杨世勋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赤谿湳洞司，在府东北二百六十里。杨鸣鸾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水西宣慰司：康熙三年，吴三桂灭安坤，改设四府。二十一年十二月，谕大学士曰："吴三桂未叛时，征讨水西，曾灭土司安坤，其妻禄氏奔於乌蒙，后生子安世宗。朕观平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大兵进取云南，禄氏曾前接济，著有勤劳，仍复设宣慰使，令世宗承袭。"四十年，总督王继文以土司安世宗为吏民之害，仍请停袭，地方归流官管辖。

列传三百三土司五

○广西

广西为西南边地。秦，桂林郡。汉，始安。唐，桂管。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建广西省。瑶、僮多于汉人十倍，盘万山之中，踞三江之险。明时，因元之旧，多设土司，以资镇压。叛服不常，韩雍之定藤峡，王守仁之抚田州，沈希仪、俞大猷之战功，殷正茂、翁万达之成绩，仅得勘定。清朝，广西莠民四起，土司独安靖无事。鄂尔泰经略三省，革泗城土府岑映宸职，割江北地隶贵州。雍正六年八月，首讨思陵州之八达寨，扼其饷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砲所能及，渐轰进偪。贼窘急，斩土目颜光色兄弟以献，尚闭寨不出，遂为官兵所毁。八年，复檄讨思明土府所属之邓横寨，三路进攻，一鼓而克。於是远近土目争缴军器二万馀。巡边所至，迎扈千里，三省边防皆定。

庆远府：秦，象郡。汉，交阯、日南二郡界。唐置粤州，天宝初，改龙水郡；乾元中，更宜州。宋升庆远军节度，咸淳初，改庆远府。元为庆远路。明仍改庆远府。清因之。

东兰土州，在府西南。宋置兰州，以韦氏世袭。元改东兰州。明因之。传至韦光祚，清顺治初，归附，予旧职，雍正七年，改设流官知州。

忻城土县，在府南。宋庆历间，隶宜州。元以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明洪武初，设流官。后仍任土官，以莫氏世袭。传至莫猛，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南丹土州，在府西北。宋开宝初，土官莫洪□内附；元丰三年，置州，管辖诸蛮。明洪武初，莫金纳土。金叛被诛，以金子禄袭。传至莫自乾，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那地土州，在府西。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崇宁间，遂置地、那二州，以罗氏世知地州。元仍之。明洪武元年，土官罗黄貌附，诏并那、地为一州，予印授，黄貌世袭，以流官吏目佐之。传至罗德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永顺正土司，在府西南。明设土司，弘治间，以邓文茂为之。传至邓世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土司。彭希圣，同。

永定土司，在府西南。明成化十二年，设土司，以韦万秀为之。传至韦盛春，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思恩府：古百粤。汉属交阯。唐天宝元年，改为横山郡。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正统五年，升为思恩府。弘治末，改流官，清因之。

上林土县，在府西南二百七里。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明洪武二年，以黄嵩为土知县，仍属田州；嘉靖初，改隶思恩军民府，佐以流官典史。传至黄国安，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白山土司，在府东北。宋皇祐间，随狄青有功，世袭土舍。明嘉靖七年，以王受明为白山土巡检。传至王如纶，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兴隆土司，在府东北八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贵为土巡检。传至韦万安，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那马土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理为土巡检。传至黄天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定罗土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嘉靖七年，以徐伍为土巡检。传至徐朝佐，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旧城土司，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集为土巡检。传至黄世勋，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下旺土司，在府西二百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良保为土巡检。传至韦际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安定土司，在府北。明嘉靖七年，以潘良为土巡检。传至潘应璧，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都阳土司，在府西北六百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留为土巡检。传至黄宏会，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古零土司，在府东。明嘉靖七年，以覃益为土巡检。子文显，征大藤峡有功，加千总。传至覃恩锡，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田州土州，在府西四百五十里。唐天宝元年，横山郡。乾元元年，

改为田州。宋属横山寨。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改田州府，寻复为州。嘉靖九年，以岑芝主田州。传至岑汉贵，清顺治初，归附，仍准世袭。近改百色直隶□，置流官。

归顺州，旧为峒。元隶镇安路。明因之。弘治年间，升为州，以岑瑛为知州，世袭，改隶思恩府。传至岑继纲，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雍正七年，改隶镇安府。八年，巡抚金鉷以土司岑佐不法状题参，革职改流。

泗城府：古百粤地。宋置泗城州。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洪武初，以岑善忠为知府，世袭。传至岑继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随征滇、黔有功，改为泗城军民府。继禄死，子齐岱袭。齐岱传子映宸。雍正五年，映宸以罪参革，改设流官。

下雷州。元属镇安路。明初，降为峒。万历三十二年，许应珪以军功复职。传至许文明，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向武州。宋置，隶横山寨。元隶田州路。明初，以黄世威为知州。传至黄嘉正，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以冯斌为知州。传至冯太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袭旧职。

南宁府：唐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宁路。明置南宁卫，后改府。清因之。

果化土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二年，授土官赵荣为知州。弘治中，改隶南宁。传至赵国鼎，清初，率众归附，仍袭旧职。

归德土州，在府西。其先黄氏。宋征交阯有功，建归德州。明洪武二年，以黄隍城为知州。传至黄道，清初，归附，仍袭世职。

忠州土州，在府西南一百九十里。宋置。明洪武二年，以黄威庆为土知州。传至黄光圣，清顺治初，归附，仍予世职。

迁隆峒，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元年，以黄威鋆为土官，以失印废为峒，降巡检。传至黄元吉，清初，归附，仍予世职。

太平府：汉属交阯。唐为羁縻州。宋平岭南，置五寨，一曰太平，

领州县。元置太平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太平府。清因之。

太平州，在府西北。明洪武二年，以李以忠为知州。传至李开锦，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镇远州，在府东北。旧名古陇。宋置州。元隶太平路。明亦属太平路。明初，以赵昂升为知州。传至赵秉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茗盈州，在府北。宋置。元属太平路。明初，以李铁钉为知州。传至李应芳，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安平州，旧名安山，在府西北。唐置波州。宋设安平州。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初，以李郭祐为知州，使守交阯各隘。传至李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万承州，在府东北，旧名万阳。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隶太平寨。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郭安为知州。传至许嘉镇，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全茗州，在府北，旧名连冈。宋置，隶邕州。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添庆为知州，给印。传至许家麟，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结安州，在府东北，旧名营周。宋置结安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元年，以张仕荣为知州。传至张邦兴，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龙英州，在府北，旧名英山。宋为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十二年，以赵世贤为知州，给印。传至赵廕昌，为族人继祖所杀。清顺治十六年，归附，诛继祖。廕昌无子，以邦显子廷耀袭。

佶伦州，在府东北，旧名邦兜。宋置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年，以冯万杰为知州。传至冯嘉猷，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都结州，在府东北。元属太平路。明洪武三年，以农武高为知州。传至农廷封，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上下冻州，在府西。宋置冻州。元分冻州为上冻、下冻二州。明隶太平府，洪武元年，以赵帖从为知州。传至赵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恩城州，在府西北。唐置。宋分上下恩城二州。元属太平路。至正间并为一。明洪武元年，以赵雄杰为知州。传至赵贵炫，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罗阳土县，在府东，旧名福利。宋置，隶迁隆寨。元属太平路。明隶太平府，明初，以黄宣为知县。传至黄启祥，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陵州。宋置州，隶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明初，省入思明府，后复建，仍隶太平府；洪武二十一年，以韦延寿为知州。传至韦懋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明州。唐置，属邕州。宋隶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明为府，洪武元年，以黄忽都为知府。传至黄戴乾，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旧职。黄观珠袭。以安马、洞郎等五十村改流，隶南宁。明降府为州，移治伯江哨。雍正十年，五十村目怨观珠，杀观珠嬖人，欲因以谋不靖。太平知府屠嘉正、新太协副将崔善元安定之。观珠以罪参革，改流。又思明州与思明府本两地，土官亦黄姓，於康熙五十八年改流。

下石西州，在府西二百十里。宋闭鸿为知州。明初，仍给世袭。传至闭承恩，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上石西州。明崇祯间，并入本府。清雍正十二年，改隶明江同知。

上龙司。汉属交阯。唐置龙州。宋隶邕州。元大德中，改为万户府。明初，属太平。洪武八年，改直隶州，寻改隶太平。以土官赵帖坚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其后事具明史。传至赵有泾，为庶兄有涛所杀。有泾子国梁愬父冤，有涛逃入交阯。清平广西，更名赵禄奇，自交阯逃回归附，仍予旧职。死，传子廷楠。时国梁父冤既白，应袭，而廷楠拒之；国梁复出奔，適云南煽动，遂率贼兵破州城，杀廷楠。未几扑灭。而廷楠无子，乃以庶支赵元基孙国桓袭。传子殿灴，雍正三年，以贪残参革，析其地为上龙司、下龙司；改设两巡检，平通判兼摄。后改龙州□。

凭祥州。宋为凭祥峒，属永平寨。元隶思明路。明洪武初，李升内

附，置凭祥镇。永乐二年，置县；成化八年，升州，以升孙李广宁为知州。时又属安南，仍归明，属太平府。传至李维籓，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江州。宋置，属古万寨。元隶思明路。明因之，洪武初，以黄威庆为知州。传至黄廷杰，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袭旧职。

镇安府：在省西。宋时於镇安峒建右江军民宣抚司。元改镇安路。明洪武元年，改府，授土官岑天保为知府。清顺治间，土官故绝，沈文崇叛据其地；十八年，发兵扑灭之。康熙二年，改置流官通判。雍正十年，改知府。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三十二年，复置州。永乐初，以冯斌为知州，隶思恩府。传至冯太一，清顺治九年，归附，袭旧职。雍正七年，镇安设府，改隶镇安。

上映峒。宋置州。明初，废为峒，以许尚爵袭。传至许国泰，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

湖润寨。宋时置州。明初，废州为寨，降巡检司。传至宗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给巡检司印，世袭。

列传三百四土司六

○甘肃

甘肃，明时属於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杨应琚曰："按西宁土司计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於西、碾二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馀俱系蒙古及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迨至我朝，俱就招抚。孟总督乔芳请仍锡以原职世袭。今已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不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今宁郡外亦有土弁，合纪其始末为一卷。

狄道州：

脱铁木兒，蒙古人。明初，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帅，随大将军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赐姓赵，更名安，授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正统十年，卒，子英袭。传至赵师范，清顺治二年，底定陇右，师范率子枢勸归附，仍令管理临洮卫指挥使土司事务。同治元年，河回倡乱，赵坛领土兵防守州城。二年，坛赴洮州卓泥调拨铁布番兵。適州城失守，敕书号纸均毁。四年，回匪围巩昌，坛赴陕甘大营请援，行至董家堡遇害。以兄子元铭为继。光绪二十年，袭职，领兵部号纸。二十一年，河回复叛，渡河攻城，元铭率土兵五百由抹邦河进剿。至城南川，適统领威定军何建威拔狄道，亦至，遂会军抵河州。何以元铭勇，委带威定前营，驻城南黄家滩。於边家湾、三家集、罗神庙等处屡捷，解河州围，加二品衔勇号。赵氏世居桧柏庄。

河州：

何贞南，河州人。元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帅。明初，投诚，赐姓何，授河州卫土官指挥。传至何永吉，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回变，其子扬威带兵有功，请给号纸世袭。至乾隆年，赵武袭。撒回叛乱，武同子大臣在老鸦、南岔等关防御。四十九年，石峰堡之变，父子

防御尽职。嘉庆四年，教匪由川入甘，时武患病，委子大臣在南界景古城瞎歌滩防堵。同治二年，武玄孙何柄继。兵火倏起，守城有劳，复获渠魁李法正，赏戴花翎。光绪四年，袭职。

韩哈麻，元、明时，授河州卫土司。清初，归附。乾隆十四年，河州发给土千户委牌，子霆袭。四十六年，撒回猖獗，统兵固守。旋因修盖佛寺，违禁斥革。继盐茶回变，防御有功，总督福康安给土司外委劄付。霆曾孙钧，同治初，与贼接仗阵亡。子廷俊。同治十年，御贼八岘山口，身先士卒，刀石弗避，左宗棠赏给养伤银两。又有韩完卜者，世袭指挥使。清初，归附。其后韩千贯以劄印遗失，授为外委土司。雍正间，韩世公因逆夷跳梁，把隘无失，仍授指挥使。雯卒，子成璘袭。乾隆四十六年，阵亡。咸丰十一年，韩廷佐袭。韩氏世居韩家集。

岷州：

马纪，自云伏波将军后裔。元至正间，因防守哈达川九族，授指挥使职，家岷州卫。子珍，明洪武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二年，马国栋归附，授原职。马氏世居宕昌城。

后成，明镇守指挥能之季子，景泰间，守御洮州；成子璋，成化间，征乌斯藏有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后承庆内附，为外委百户。康熙三十年，劄委任事。乾隆九年，永庆孙发葵始实授土百户。后氏世居攒都沟。

赵党只管卜，岷州卫人。明洪武间，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赵应臣内附，为外委土官。康熙二十一年，授其子之鼎原职。赵氏世居麻霙里。

以上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与汉民无殊，钱粮命盗重案，俱归州治，土司不过理寻常词讼而已。

后祥古子，岷州卫人。明洪武二十八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间，后希魁归附，授外委百户。希魁曾孙荣昌，实授土百户。光绪初，后振兴改袭土把总。后氏世居闾井东。

绰思觉，革那族生番也。明宣德间，授土官副千户。传至宏基，顺治十六年，归附，因事革配。康熙十四年，其堂弟宏元於吴逆之变，恢复洮、岷有功，靖逆侯张勇题叙，仍授世袭副千户。二十九年，宏元子廷贤，雍正初，与黄番煽乱，改土归流。

洮州□：

{此夕}的，洮州卫卓泥族番人。明永乐二年，率叠番、达拉等族投诚。十六年，授土官指挥佥事。正德间，玄孙旺秀调京引见，赐姓名杨洪。传至杨朝樑，於顺治十八年归附，仍给劄管理土务，为外委土司。康熙十四年，吴三桂乱，助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二十年，朝樑子威袭。四十五年，威子汝松袭。汝松子冲霄，仍袭指挥佥事。五十一年，黑番为乱，助剿有功。前山十八族、后山十九族黑番，俱给令管辖。曾孙宗业袭职。撒拉回变，以功赏三品顶戴花翎。四十九年，盐茶回变，两剿石峰堡，赏大缎二疋。嘉庆十九年，宗业弟宗基袭，兼摄禅定寺僧纲。宗基子元，道光二十四年袭。同治中，奉总督左宗棠檄，剿循属撒匪，收复洮州新旧二城，历奖至头品顶戴、志勇巴图鲁。光绪六年，子作霖袭职，亦以军功得头品顶戴，领兵部号纸，兼摄护国禅师。日益讠夸大，小弱者割地以鬻，遂并有众土司地。作霖曾孙积庆，光绪二十八年袭。杨氏世居卓泥堡，地最大，南至阶文，西至四川松潘界，土司中最强者，自以为杨业之裔。明正德赐姓之事，则已茫如矣。

昝南秀节，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明洪武十一年，率部落投诚。十二年，督修洮州边壕城池。十九年，随指挥马煜征叠州，以功授本卫世袭中千户所百户。子卜尔结，於洪武二十年袭。二十五年，同指挥李凯等招抚番、夷等，认纳茶马。永乐三年，赐姓昝。宣德五年，以护送侯显功，升本卫实授百户。传至昝承福，清顺治十年，归附。奉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劄付，昝天锡於光绪二十年承袭。昝氏居资卜族。

永鲁劄剌肖，洮州卫著逊族番人，明永乐间，以功授土官百户。传至永子新，清顺治间，归附，袭职。永隆於光绪二十五年承袭。永氏居著逊隘口。

西宁县：

祁贡哥星吉，元裔。初封金紫万户侯，世守西土。洪武元年，归附。五年，招抚西番，授副千户。以追剿西番亦林真卉阵亡，子锁南袭。永乐十年，从西宁侯宋琥追捕番酋老的罕等於讨来川，予正千户。传至祁廷谏，袭职。崇祯十六年，闯寇贺锦扰西宁，廷谏率子兴周与战，斩锦。已而贼党愈炽，并被俘送西安。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西安，破走逆闯，得廷谏，赏衣帽、鞍马、采缎、银两，令回西宁安抚番族，仍授本卫指挥使，世袭。十年，病休。兴周先以战功授大靖营

参将，至是袭职。会吴逆叛，兴周子荆璞随总兵王进宝克复兰州、临巩诸城。同治元年，撒回复乱，祁叙古防堵有功。十一年，为土番拉莫丹所控，革职。

母李氏代理指挥使印。光绪十五年，以巡防功复职。祁氏世居寄彦才沟。

陈义，江苏山阳人。父子明，元淮安右丞。至正二十三年，明常遇春兵至淮南，率众投诚。洪武七年，随李文忠北伐有功，授随征指挥佥事。十六年，从征阵亡。义袭父职，调任燕山右护卫。靖难兵起，从燕王转战，升山西潞州卫指挥同知。永乐元年，随新城侯张辅征甘、凉。旋扈成祖征木雅失里，逐北至红山口，迁指挥使。又从耿炳文驻防甘肃，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崇祯初，陈师尧随洪承畴守松山，阵亡。清顺治二年，陕西总督孟乔芳收甘肃，师尧弟师文归附。五年，甘州回米喇印、丁国栋反，随镇羌参将鲁典战贼乌稍岭，仍袭西宁卫指挥使。同治元年，撒回作乱，总督沈兆霖率师进剿，檄陈兴恩守□□思观。光绪四年，子迎春袭。陈氏世居陈家台。

李文，西番人。父赏哥，元都督指挥同知。明洪武初，投诚。传至李洪远，袭指挥同知职。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党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贵攻破之，洪远与其妻祁氏暨家丁一百二十人死於难。清顺治七年，洪远子珍品归附，仍与原官。咸丰八年，李尔昌袭。同治元年，撒拉回作乱，随大军进剿，赏蓝翎。李氏世居乞塔城。

纳沙密，西番人。明洪武四年，投诚，授总旗。清顺治二年，纳元标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总督沈兆霖督军进讨撒回，纳朝珍奉檄守南川什张加。光绪四年，朝珍子延年袭。纳氏世居纳家庄。

南木哥，姓汪氏，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累除金吾左卫中卫所副千户，加指挥佥事。传至汪升龙，清顺治二年，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撒回反，南进善随大军前赴巴燕戎格所属曲林庄防剿。二年，西宁逆回悉叛，奉檄守府城。十一年，回乱平，招集流亡土民复业。光绪十九年，子祖述袭。汪氏世居海子沟。

吉保，西番人。洪武四年，投诚，授百户。二十三年，调锦衣卫前所镇抚。子朵尔只袭。清顺治二年，吉天锡归附。十二年，仍袭指挥佥事。吉氏世居□□迭沟。

循化□：

韩宝元，撒拉尔回人。明洪武三年，投诚，授世袭昭信校尉管军百户职衔。传至韩愈昌，清康熙间，归附，蒙靖宁将军张瀏委都司职衔。子炳，抚番有功，於雍正间奉兵部号纸，袭土千户，管西乡上四工韩姓撒拉。

韩沙班，明时，抚番有功，授世袭撒拉族土百户。清顺治间，归附，管东乡下四工马姓撒拉。□□藏土百户王国柱，清顺治二年，归附，授原职，管番民。明时防戍小土司也。

大通县：

曹通温布，大通川人。乾隆元年，以功补大通川土千户，世袭。每年应纳贡马二十四匹，共折银一百七十三两。后因回乱，番民逃亡，总督左宗棠咨部，暂以半价交纳。由大通县管理。

碾伯县：

朵尔只失结，蒙古人。元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投诚。六年，授西宁卫指挥佥事。子端竹袭。旋调守西宁卫。建文元年，从南军征北平，阵亡。子祁震袭，始以祁为氏。祁秉忠，明史有传。秉忠侄国屏，袭都指挥同知。崇祯十六年，流寇蹂西宁，力抗之。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甘州回陷甘、凉、肃诸州，国屏随总督孟乔芳进剿，复甘州。九年，授西宁卫世袭指挥同知。子伯豸袭。吴三桂反，平凉提督王辅臣叛应之。逆党陷巩昌、临洮、兰州，伯豸统各土司随西宁镇总兵王进宝东征，平兰州，累官至銮舆使。圣祖亲征噶尔丹、仲豸扈从，擢署温州镇总兵，回籍以原官署理指挥同知印务。雍正元年，青海酋罗卜藏丹津叛，大将军年羹尧檄祁在璿守大峡口。撒拉陷河州，璿侄调元率土兵守碾伯城。盐茶回田五作乱，调元守鲁班峡。同治元年，撒回作乱，调元曾孙承诰协同防御。以劳疾卒，承诰妻刘氏护理印务。光绪十一年，子贵玉袭。祁氏世居胜番沟。

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招抚流散，收捕黑章砸等处番贼。永乐五年，卒，子英袭。获番酋老的罕，进都指挥佥事。二十二年，中官邓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贼见杀，掠所赍金币。仁宗初立，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诘贼主名，而敕英与指挥康寿等进讨。英言知安定指挥

哈三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实杀使者，遂率兵西入。贼惊走，追击，逾昆仑山，深入数百里。至雅令阔，与安定贼遇，大败之，俘斩千一百馀人，获马牛杂畜十四万。曲先贼闻风远遁，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惧，诣阙谢罪。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宴劳之，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赠南哥子爵。英恃功骄，所为多不法。宁夏总兵史昭奏英有异志，英上章辩，赐敕慰谕之。英家西宁，招逋逃七百馀户，置庄垦田，豪夺人产，复为兵部及言官所劾，追逃者入官。传至李天俞，闯寇馀党蹂湟中，天俞被执送西安，其家殉难者三百馀人。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关中，流寇溃散，天俞谒王，王赐衣冠、鞍马、银两、彩缎，令回西宁招抚番族。五年，甘州回米喇印反。十年，授西宁卫指挥同知，世袭。吴三桂党陷兰州，总兵王进宝檄其子澍从征。澍与弟洽预调水夫五百馀名，各造木筏五十馀只，由新城河口宵济官军，并率土兵千馀骑继进，遂复兰州、临巩诸城，擢游击。传至李长年，光绪四年，袭职。李氏世居上川口。

赵朵尔，岷州人。元招藏万户。明洪武三年，投诚。传至赵瑜，清顺治二年，归附。十八年，仍袭指挥同知。同治初，撒回不靖，总督沈兆霖进剿，檄赵永龄率土兵随官军搜剿山后巴燕戎格等处逆党。光绪七年，永龄袭职。赵氏世居赵家湾。

失剌，蒙古人。元甘肃省郎中。明洪武初，投诚，选充小旗。子阿吉袭小旗，始以阿为氏。扈成祖北征阿鲁台，战魁列兒河有功，迁总旗。传至阿镇，清顺治二年，归附，依旧世袭。同治四年，逆回陷老鸦堡，阿文选率土兵御贼於隘，众寡不敌，死之，部下潛焉。光绪九年，文选子保衡袭。二十年，保衡子成栋袭。阿氏世居老鸦白崖子。

帖木录，西宁卫土人。元，百户。洪武四年，投诚，授原职。子大都，从都督宋晟讨西番叛贼，获捷迁千户。永乐七年，卒，子甘肃袭职，始以甘为氏。崇祯十六年，流寇扰西宁，甘继祖家被掠，失承袭号纸。清顺治二年，归附。吴三桂逆党延及陇右，继祖子廷建率土兵三百守黄河渡口，复随王进宝征讨，陇右以安。叙功，袭指挥佥事原职。甘锺英，光绪四年袭。甘氏世居美都川。

□□铁木，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充小旗。子金刚保，从成祖北征，追木雅失里不及，移征阿鲁台，连战於玄冥河、於静虑镇、於广汉戎，皆有功。复从指挥李英讨番酋老的罕於沙金城，大破之。二十年，再扈成祖北征，败贼於魁列兒河，擢千户。子硃荣袭职，始以硃为氏。从都指挥李英追安定贼，与战，深入，殁於阵。数传至硃秉权，

值明末流寇贺锦之乱，失官诰号纸。清顺治二年，秉权偕子廷璋归附。康熙四十年，仍授指挥佥事，世袭。数传至硃协，同治四年，湟中群回肆逆，协殉难。光绪十一年，协子廷佐袭。硃氏世居硃家堡。

薛都尔丁，西域缠头回人。元，甘肃省佥事。明洪武四年，投诚，授小旗。子也里只补役，洪熙元年，从征安定贼有功，擢所镇抚。子也陕舍袭。陕舍孙祥，更姓冶氏。顺治二年，冶鼎归附，仍予世袭。冶氏世居米拉沟。

李化鰲，明世袭西宁卫指挥同知化龙之弟，锦衣卫指挥使光先之次子。清顺治二年，归附，授职百户。光绪十五年，李长庚袭。李氏世居九家巷。

朵力□□，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七十狗补役。孙辛庄奴，始以辛为氏。清顺治二年，辛伟鼎归附，仍授试百户职。同治四年，回乱湟中，堡塞俱毁，辛德成挈其子裕后避贼居藏地。光绪十二年，归里。裕后袭。辛氏世居王家堡。

哈喇反，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薛帖里加替役，以功授百户。子喇苦袭，以功升副千户，遂以喇为氏。清顺治二年，喇光耀归附，给与指挥佥事劄付。喇氏世居喇家庄。

平番县：

巩卜失加，元裔。父脱欢，封武定王，兼平章政事。明洪武四年，率诸子部落投诚，太祖授巩卜失加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以功升百户。永乐初，殉阿鲁台之难，传子失加，累署庄浪卫指挥同知，赐姓鲁氏。子鉴，鉴子麟，麟子经，三世名将，明史有传。崇祯十年，以经曾孙印昌任西宁副总兵。及闯寇犯河西，印昌散家财享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贼党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殁於阵。清顺治十六年，印昌子宏归附，袭指挥使，锡之敕印。宏卒，嫡子帝臣幼，以族人鲁大诰代理土务。会吴逆叛，宏妻汪氏捐军粮四百石。宏曾孙璠，乾隆四十六年，撒拉回攻围兰州，率土番兵三百人赴援，战於乱古堆坪。贼悍甚，兵无后继，璠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事闻，加一等职衔、花翎。盐茶回复反，璠领土番兵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逆回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璠子纪勋奉檄购办驼只、运军粮。九年，官兵进剿安集延，仍承办驼只。纪勋娶额驸阿拉善亲王女，缘此习尚奢豪，盛极而衰。嫡孙如皋袭。咸丰初，如皋助军饷。七年，省城修建钱

局，捐本管山场木植数万株，加二品顶戴、花翎。同治初，回乱，以功加副将衔。十三年，西宁肃清，加提督衔、誉勇巴图鲁。光绪十九年，如皋卒，子焘幼，母和硕特氏护土务。二十一年四月，焘嗣职。鲁氏自焘以上，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使，驻扎庄浪，分守连城。

把只罕，元武定王平章政事长男。明洪武四年，随父来降，授指挥佥事，后赐姓鲁氏。数传至鲁典，清顺治二年，归附。陕西总督孟乔芳嘉其功，委署镇海营参将，随大军征剿。数传至鲁绪周。同治三年，回变，绪周率所部御贼，阵亡，子熹袭职。光绪十一年，子服西袭职。自服西以上，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佥事。

鲁镛，元裔，与鲁鉴同族。明时，以官舍随征，授总旗。清顺治二年，鲁大诰随鲁希圣等归附，仍授前职。光绪十九年，鲁瞻泰袭。自泰以上，世居古城，袭土指挥使。

鲁之鼎，与鲁典同族。明时，世袭土指挥副使。清顺治二年，随典归附。光绪十八年，鲁维礼袭职。自维礼以上，世居大营湾，袭土指挥副使。

鲁福，鲁鉴次子。从鉴征讨，屡立战功。清顺治二年，鲁培祚随鲁典归附。光绪十七年，鲁应选袭职。世居西大通峡口，袭土指挥同知。

鲁国英，元裔。明正千户。清顺治二年，鲁大诚投诚，随鲁典剿甘、凉回逆，力战阵亡。子景成，仍袭正千户世职。光绪五年，鲁福山袭。世居古城。

鲁三奇，元裔。明世袭副千户。清顺治二年，三奇随同族鲁典归附。光绪十六年。鲁政袭职。世居马军堡。

西坪土官杨茂才，明正百户。清顺治二年，随鲁典投诚。数传至杨得荣。同治中，逆回叛，得荣避难，不知所终。

西六渠土官何伦，明时，充小旗。清顺治二年，何进功随鲁典归附。数传至何万全。同治四年，捍御逆回，创重而卒。子臣福袭。

杨国栋，明指挥同知。清顺治二年，归附。九年，复袭指挥同知。后无考。

鲁察伯，明实授百户。清初，归附。康熙十六年，子鲁襄，仍袭实

授百户。后无考。

海世臣，明指挥佥事。世臣子龙袭前职。清顺治二年，海洪舟归附。九年，仍袭指挥佥事。后无考。

列传三百五藩部一

○科尔沁 扎赉特 杜尔伯特 郭尔罗斯 喀喇沁 土默特

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於黑水，皆为藩部。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刘之卫，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世更十二，载越廿纪，虔奉约束，聿共盟会，奥矣昌矣。若夫元之戚垣，自为风气；明之蕃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带砺之盛，具见世表。兹综事实，列之为传。揆文奋武，悦近来远，疏附御侮，可得大凡。末造颠颓，乃彰畔涣。盛衰得失，斯可鉴已。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八十里。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东扎赉特，西扎噜特，南盛京边墙，北黑龙江。

元太祖削平西北诸国，建王、驸马等世守之，为今内外扎萨克蒙古所自出。

科尔沁始祖曰哈布图哈萨尔，元太祖弟，今科尔沁六扎萨克，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拉善、青海和硕特，皆其裔。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传至奎蒙克塔斯哈喇，有子二：长博第达喇，号卓尔郭勒诺颜；次诺扪达喇，号噶勒济库诺颜。

博第达喇子九：长齐齐克，号巴图尔诺颜，为土谢图汗奥巴、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二旗祖；次纳穆赛，号都喇勒诺颜，为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冰图郡王洪果尔、贝勒栋果尔三旗祖；次乌巴什，号鄂特欢诺颜，见郭尔罗斯传；次乌延岱科托果尔；次托多巴图尔喀喇；次拜新；次额勒济格卓哩克图，裔不著；次爱纳噶，号车臣诺颜，见杜尔伯特传；次阿敏，号巴噶诺颜，见扎赉特传。诺扪达喇子一，曰哲格尔德，为扎萨克镇国公喇嘛什希一旗祖。

蒙古强部有三：曰察哈尔；曰喀尔喀；曰卫拉特，即厄鲁特。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卫拉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有阿噜科尔沁，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与同牧，服属于察哈

尔。

太祖癸巳年，科尔沁台吉齐齐克子翁果岱，纳穆赛子莽古斯、明安等，随叶赫部台吉布斋，纠哈达、乌拉、辉发、锡伯、卦尔察、珠舍里、纳殷诸部来侵，攻赫济格城不下，陈兵古呼山。上亲御之，至扎喀路，谕诸将曰："彼虽众，皆乌合。我以逸待劳，伤其一二台吉，众自溃。"命巴图鲁额亦都率百骑挑战，叶赫诸部兵罢攻城来御，逆击之。明安马蹶，裸而遁，追至哈达部柴河寨南，俘获甚众。戊申，征乌拉部，围宜罕阿林城，翁果岱复助乌拉台吉布占泰，我师击败之。於是莽古斯、明安、翁果岱先后遣使乞好。

天命九年，翁果岱子奥巴率族来归。寻为察哈尔所侵，我援之，解围去。天聪二年，会大军征察哈尔。三年，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五年，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复从征明。

十年春，大军平察哈尔，获元传国玉玺。奥巴子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偕台吉乌克善、满珠习礼、布达齐、洪果尔、喇嘛什希、栋果尔，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诸部长来贺捷。以上功德隆，宜正位号，遗朝鲜国王书，示推戴意。四月，合疏上尊号，改元崇德。礼成，叙功，诏科尔沁部设扎萨克五：曰巴达礼，曰满珠习礼，曰布达齐，曰洪果尔，曰喇嘛什希，分领其众，赐亲王、郡王、镇国公爵有差。十月，命大学士希福等赴其部，鞫罪犯，颁法律，禁奸盗，编佐领。二年，从征喀木尼堪部及朝鲜。三年，征喀尔喀。四年春，征索伦。秋，围明杏山、高桥。八年，随饶馀贝勒阿巴泰、护军统领阿尔津征明及黑龙江诸部。

顺治元年，偕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走流贼李自成，追至望都。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三年，复随剿苏尼特叛人腾机思，败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援兵。七年，科尔沁复设扎萨克一，以栋果尔子彰吉伦领之，由贝勒晋郡王爵。十三年，上以科尔沁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子部落、乌喇特、喀尔喀左翼、鄂尔多斯诸扎萨克归诚久，赐敕曰："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初，诚心归附，职效屏藩。太祖、太宗嘉尔勋劳，崇封爵号，赏赉有加。朝觐贡献，时令陛见，饮食教诲，为数甚多。凡有怀欲吐，俱得陈奏，心意和谐，如

同父子。朕荷祖宗鸿庥，统一寰宇，恐于懿行有违，成宪未洽，恆用忧惕。亲政以来，六年於兹，未得与尔等一见，虽因万几少暇，而怀尔之忱，时切朕念。每思尔等效力有年，功绩卓著，虽在寤寐，未之有斁。诚以尔等相见既疏，恐有壅蔽，不能上通，故特遣官赍敕赐币，以谕朕意。嗣后有所欲请，随时奏闻，朕无不体恤而行。朕方思致天下於太平，尔等心怀忠荩，毋忘两朝恩宠。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於无穷，垂芳名於不朽，不亦休乎！”

康熙十三年，徵所部兵讨逆藩吴三桂。十四年，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先是科尔沁内附，莽古斯以女归太宗文皇帝，是为孝端文皇后。孙乌克善等复以女弟来归，是为孝庄文皇后。曾孙绰尔济复以女归世祖章皇帝，是为孝惠章皇后。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扎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四爵俸币视他部独增，非惟礼崇姻戚，抑以其功冠焉。所部六旗，分左右翼。土谢图亲王掌右翼，附扎赉特部一旗、杜尔伯特部一旗；达尔汉亲王掌左翼，附郭尔罗斯部二旗，统盟於哲里木。右翼中旗驻巴颜和翔，左翼中旗驻伊克唐噶哩克坡，右翼前旗驻席喇布尔哈苏，右翼后旗驻额木图坡，左翼前旗驻伊岳克里泊，左翼后旗驻双和尔山。爵十有七：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一；附卓哩克图亲王一；多罗郡王二，一由亲王降袭；多罗贝勒一；固山贝子一；辅国公四，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辅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玄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十一年三月尚固伦和敬公主。二十年，准噶尔之平，以功加双俸，寻以阿睦尔撒纳叛事，夺爵。二十三年，复封和硕亲王。三十七年，与征金川，又以附富德劾阿桂，夺爵。四十年，复之。

四传至棍楚克林沁，袭镇国公，官至御前大臣，卒。其后左翼中旗辅国公二，左翼后旗辅国公一，均停袭。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以军功晋博多勒噶台和硕亲王。同治二年，予世袭罔替。四年，以剿捻匪阵亡，自有传。其旗增多罗贝勒一，辅国公二，皆以僧格林沁功。

僧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初封辅国公。同治三年，晋贝勒。四年七月，袭博多勒噶台亲王，为御前大臣。十一月，命与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索特那木朋苏克等选马队剿奉天马贼。五年二月，大破马贼于

郑家屯。三月，命捕吉林馀匪。六月，条陈奉天善后事宜，诏如所请行。匪平，回京。光绪初，德宗典学，命在毓庆宫行走，授兼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卒。

自道光季年海防事起，洎咸丰三年粤逆北犯，八年海防又急，皆调东三盟兵协同防剿，科尔沁部为之冠，予爵职、给廕袭者，皆甲诸部。僧格林沁之亡，始撤哲里木盟兵旋所部。

初，科尔沁诸旗以距奉天近，皆招佃内地民人开垦。乾隆四十九年，盛京将军永玮等奏："宾图王旗界内所留民人近铁岭者，达尔汉王旗所留民人近开原者，即交铁岭县、开原县治之。"嘉庆十一年十月，盛京将军富俊等以左翼后旗昌图额勒克地方招垦閒荒，经历四载，人民四万有奇，请增置理事通判治之。达尔汉王旗界内所留人民，亦交通判就近并治，时诸旗扎萨克、王、公等多招民人垦荒，积欠抗租，则又请驱逐。廷议非之，严定招垦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道光元年，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布彦温都尔瑚竟以垦事延不就鞫，夺扎萨克。然私放私垦者仍日有所增，流民游匪于焉麕集。同治中，以昌图匪乱，通判秩轻，升为理事同知。光绪二年，署盛京将军崇厚奏设官抚治，以清盗源。遂升昌图同知为府，以原垦达尔汉王旗之梨树城、八面城地置奉化、怀德二县隶之。七年，又设康平县于康家屯，隶之。二十八年，盛京将军增祺奏设辽源州于苏家屯，隶之。皆治左翼三旗垦民。

是年，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以放荒事屡被劾，命礼部尚书裕德会增祺勘治。四月，覆奏言："乌泰已放荒界南北长三百馀里，东西宽一百馀里，外来客民有一千二百六十馀户。乌泰不谙放荒章程，以致嗜利之徒，任意垦占，转相私售，实已暗增数千馀户，新开荒地又增长三百馀里，宽一百馀里。梅楞齐莫特、色楞等复袒护荒户，阻台吉壮丁在新放荒地游牧。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噶勒遂以敛财聚众，不恤旗艰，控之理藩院。经传集乌泰等亲自宣导，均各悔悟，原湔洗前愆，驱除谗慝，和同办理旗务。请将乌泰、巴图济尔噶勒暂革，仍准留任，勒限三年，限满经理得宜，由阖旗呈请开复，否则永远革任；齐莫特、色楞等均分别屏黜，不准干预旗务。并为定领荒招垦章程，荒价则一半报效国家，一半归之蒙旗。升科则每晌以中钱二百四十为筹饷设官等经费，以四百二十作蒙古生计，自王府至台吉、壮丁、喇嘛，各有得数。仍酌留馀荒，讲求牧养。"均报可。十月，增祺又奏勘明是旗洮尔河南北已垦未垦之地，约有一千馀万亩，派员设局丈放。三十年，以其地置洮南府，并置靖安、开通二县隶之。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右翼后镇国公旗垦地置安广县，而法库门旧为左翼中达尔汉王诸旗招垦地，亦置同知治

之。三十四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右翼中旗和硕土谢图亲王垦地置醴泉等县。于是科尔沁六旗垦地几遍，郡县亦最多，诸扎萨克王公等得租丰溢，而化沙砾为膏沃，地方亦日臻富庶。

诸扎萨克王公等世次皆见表，惟右翼和硕土谢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宝以庚子之变，中外多故，殒于非命。裕德等勘奏，谓为属员逼勒而死，因请治偪勒者如律。寻增祺奏以族子业喜海顺承袭，传爵如故。

凡蒙旗，扎萨克为一旗之长，制如一品，与都统等。其辅曰协理台吉。属曰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蒙语管旗章京曰梅楞，参领曰札兰，佐领曰苏木。苏木实分治土地人民。其佐领之额，右翼中旗二十二，左翼中旗四十六，右翼前旗、后旗均十六，左翼前旗、后旗均三。凡哲里木盟重大事件，科尔沁六旗以近奉天，故由盛京将军专奏。郭尔罗斯前旗一旗以近吉林，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杜尔伯特三旗以近黑龙江，故各由其省将军专奏。

扎赉特部，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传至博第达喇，有子九，阿敏其季也。与兄齐齐克、纳穆赛等邻牧，号所部曰扎赉特。天命九年，阿敏子蒙衮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蒙衮子色棱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图卜绅察罕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

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等奏："以户部咨，黑龙江副都统寿山条奏，请放蒙古各旗荒地，派员赴扎赉特旗剀切劝商，原将属界南接郭尔罗斯前旗，东滨嫩江之四家子、二龙梭口等处，指出开放，南北约长三百馀里，东西宽百馀里或三四十里，设局勘办。并谓若大东以至大西，使沿边各蒙旗均能招民垦荒，则强富可期，即可无北鄙之惊。"下所司议行。先是哲里木盟诸旗皆以禁垦甲令过严，无敢明言招垦者，至是始接踵开放云。三十一年，以垦地置大赉□治之。是部有佐领十六。

杜尔伯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二千五十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皆黑龙江，西扎赉特，南郭尔罗斯，北界索伦簿部。蒙古称杜尔伯特部者二，同名异族。一姓鲜啰斯，为卫拉特台吉孛罕裔，旗十有四，驻牧乌兰古木，称外扎萨克，别有传。一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裔，即今驻牧喜峰口外之内札萨克也。

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传至爱纳噶，始以名其部。天命九年，爱纳噶子

阿都齐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阿都齐子色□夌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多克多尔坡。其爵为扎萨克固山贝子。

同治二年，杜尔伯特贝子贡噶绰克坦咨黑龙江将军，请将交界重立封堆。寻勘明："巴勒该冈以北黑龙江界内，有杜尔伯特蒙人等居屯四处，牌莫多以南杜尔伯特界内，有黑龙江省属人等居屯八处，旧界所占均系旷地，应准各就其所，以安生计。蒙古越占巴勒该冈地，应将南榆树改为新界，省属人等越占牌莫多地，应将四六山改为新界，共立界堆十七。"奏入，诏如议。四年，贡噶绰克坦复咨以所立界堆将蒙古田地草厂归入省界，有□兒蒙古生计。诏派副都统克蒙额与哲里木盟长及杜尔伯特会勘，划还塔尔欢屯以东第十、第十一封堆之西蒙古坟茔房基，平毁二十颗树封堆之南蒙界旗屯房屋，又增立界堆十有九，并以牌莫多以南官屯旧占蒙屯较巴勒该冈以北蒙屯旧占省屯多地十三里，拨二十颗树封堆之南省属空閒地如数补之。七年六月奏结，请饬贝子贡噶绰克坦严约属人照界永远遵守，报可。十年，以是旗私招民人垦荒，严申禁令，革其协理台吉。光绪二十五年，将军恩泽以招垦蒙地，关边圉富强大计，复奏派员商劝放垦。时东三省铁路之约既成，是部当铁路之冲，交涉烦多，商民萃集。三十二年，因以所部垦地置安达□治之，隶黑龙江。是部一旗，有佐领二十五。

郭尔罗斯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九十七里。东西距四百五十里，南北距六百六十里。南盛京边墙，东吉林府，西及北科尔沁。

元太祖遣弟哈布图哈萨尔征郭尔罗斯部，十六传至乌巴什，即以为所部号。子莽果仍之。

天命九年，莽果子布木巴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会察哈尔林丹汗掠科尔沁，遣军由郭尔罗斯境往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不敢复犯科尔沁及郭尔罗斯诸部。嗣设扎萨克二：曰布木巴，爵镇国公；曰固穆，为布木巴从弟，爵辅国公。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二：前旗驻固尔班察罕，后旗驻榛子岭。爵三：扎萨克辅国公一，扎萨克台吉一，附镇国公一。

是部布木巴一旗为前旗，近吉林。嘉庆五年，吉林将军秀林奏以郭尔罗斯垦地置长春理事通判，并请分徵其租，上以非体斥之。十传至喀尔玛什迪，於光绪九年削扎萨克，公爵如故。以其族等台吉巴雅斯呼朗代为扎萨克。光绪十三年，复升长春□为府。於是旗界内辽黄龙府旧地置

农安县，隶之。三十四年，又以垦地增广，分置长岭县。宣统二年，分长春府地置德惠县。旋又定国家与蒙古分收民租例。是旗置郡县凡四，皆隶吉林。

固穆一旗为后旗，近黑龙江，亦当东三省铁路之冲。光绪三年，以垦地置肇州□，隶黑龙江。后又分置肇东经历。是部二旗，垦地分隶吉林、黑龙江二省。前旗有佐领二十三。后旗有佐领三十四。

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土默特及敖汉，西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盛京边墙，北翁牛特。

元时有札尔楚泰者，生济拉玛，佐元太祖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子格呼博罗特继之。

生子二：长格呼勒泰宰桑，为扎萨克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及扎萨克一等塔布囊格呼尔二旗祖；次图噜巴图尔，为扎萨克镇国公色棱一旗祖。格呼勒泰宰桑子四：长恩克，次准图，次鄂穆克图，均居喀喇沁。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徵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因偕土默特、鄂尔多斯、阿巴噶、喀尔喀诸部兵，赴土默特之赵城，击察哈尔兵四万。还，值赴明请赏兵三千，复殪之。察哈尔根本动摇，事机可乘。皇帝傥兴师进剿，喀喇沁当先诸部至。"谕遣使面议。七月，遣喇嘛偕五百三十八人来朝，命贝勒阿济格、硕讬迎宴，刑白马乌牛誓。九月，上亲征察哈尔，苏布地等迎会於绰洛郭勒，赐赉甚厚。三年正月，敕所部遵国宪。六月，苏布地及图噜巴图尔孙色棱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十月，上征明，以塔布囊布尔哈图为导，入遵化，驻兵罗文峪。四年，布尔哈图为明兵所围，击败之，擒副将丁启明及游击一、都司二。诏嘉其功，赐庄田仆从及金币。六月，由都尔弼从征察哈尔，林丹汗遁，以所收察哈尔粮贮辽河守之。复分兵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正月，偕巴林、阿噜科尔沁、阿巴噶诸部兵收抚察哈尔流民。五月，从征明大同，至朔州。九年正月，诏编所部佐领，以苏布地子固噜思奇布掌右翼，色棱掌左翼。五月，选兵从征明，败之於辽河源。

崇德元年，诏授布尔哈图一等子，赐号岱达尔汉塔布囊。二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赴其部理庶狱。三年九月，随大军自密云入明边，败其兵六千。十月，从征前屯卫及宁远。七年，从围蓟州，过北京，下山东。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从征喀尔喀。康熙十三年，大军剿逆藩耿精忠等，所部塔布囊霍济格尔偕土默特塔布囊善达等，以兵赴兖州。十七年，上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等前自兖州赴浙江，听康亲王杰书调度。各统所属官兵征剿逆贼，深入闽省，同大兵平定逆藩耿精忠。行间效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奋勇用命，深为可嘉。宜降恩纶，即行议叙，以励后效。"二十年，上驻跸和尔和，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出征时最著勤劳，今已溘逝。朕至此地，遣散秩大臣鄂齐等携茶酒往奠。"二十五年，叙平浙江、福建功，赐参领巴雅尔等十人世职。

二十九年，从征噶尔丹，败之於乌兰布通。四十四年，诏增设一旗，以塔布囊格呼尔领之。五十四年，徵所部兵千赴推河防御策妄阿喇布坦，寻命侍郎觉和托等携帑万两赐之，雍正九年，从征噶尔丹策凌。所部初设二旗，右翼驻锡伯河北，左翼驻巴颜珠尔克；后增一旗，驻左右翼界内。爵六：亲王品级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由贝子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公品级一等塔布囊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设平泉州。嘉庆八年，降爵。贝子丹巴多尔济以获逆犯陈德功，予贝勒，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卒。光绪二十三年，扎萨克一等台吉塔布囊巴特玛鄂特萨尔以事革，复以贝勒熙凌阿袭。存爵五。

是部招民垦地最在先。乾隆十四年，始定不许容留民人多垦地亩之禁。道光十九年，复定喀喇沁、土默特种地民人不得以所种地亩折算蒙古赊贷银钱例。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特颁帑赈恤之。二十九年，热河都统锡良以左翼旗招华商承办全旗五金各矿，中旗同道胜银行立有合同，开八里罕等地金矿，与定章应声明华、洋股本若干，及只准指定一处不准兼指数处者不符，请饬外务部妥议办法。下所司议申定章约束之。

是部右翼旗有佐领四十四，中旗有佐领三十八，左翼旗有佐领四十，与土默特二旗统盟於卓索图。嘉庆中，设热河都统后，是盟与昭乌达盟重大事件，皆由都统专奏。道光末，筹直隶海防，咸丰初，剿粤匪，皆徵是盟之兵，与哲里木、昭乌达号东三盟兵，颇著功绩云。

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养息牧牧厂，西喀喇沁，南盛京边墙，北喀尔喀左翼及

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裔。自济拉玛十三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

天总三年，善巴、鄂木布楚琥尔各率属来归。八年六月，选兵从征明，颁示军律。七月，由独石口入明边，会大军于保安州，分兵隶都统武讷格，略察哈尔边。九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三：曰善巴，曰赓格尔，曰鄂木布楚琥尔。赓格尔者，善巴族也。崇德二年，以罪削扎萨克，善巴领其众。自是土默特分左右翼，命善巴及鄂木布楚琥尔掌之。是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赴其部理庶狱。六年，从围明锦州，败总督洪承畴援兵。八年，随饶馀贝勒阿巴泰征明。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三年，随剿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康熙元年，喀尔喀台吉巴尔布冰图来归，诏附土默特牧。十三年，大军剿逆藩耿精忠等，诏所部塔布囊善达偕喀喇沁塔布囊霍济格尔以兵赴兖州听调。十七年，调赴浙江，随康亲王杰书进剿。闽地悉定，谕优叙。五十五年，诏选兵千随公傅尔丹屯鄂尔坤。五十九年，以旱歉收，赐帑赈之。雍正三年，塔布囊沙津达赉随大军防御准噶尔。七年，封镇国公。九年，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于和通呼尔哈诺尔，沙津达赉阵逃，削爵；而土默特部将之随参赞内大臣马兰泰者，败贼西尔哈昭，斩获甚众，稍雪耻焉。

所部二旗，左翼驻海他哈山，右翼驻巴颜和朔，隶卓索图盟。爵三：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镇国公晋袭；附喀尔喀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同治九年，以右翼旗箭丁等屡控扎萨克贝子索特那木色登科派太重，於是管旗章京阿阿尚等以因公派钱不能体恤，均革。热河都统库克吉泰因奏变通土默特比丁章程，申明交纳丁钱旧章，箭丁子女不许妄行役使及随侍陪嫁，八枝箭丁仍归土默特管束。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八十，右翼有佐领九十，於诸旗为特多焉。

列传三百六藩部二

○敖汉 柰曼 巴林 扎噜特 阿噜科尔沁 翁牛特

克什克腾 喀尔喀左翼 乌珠穆沁 浩齐特

苏尼特 阿巴噶 阿巴哈纳尔

敖汉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十里。东西距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东柰曼，西喀喇沁，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内扎萨克二十四部，自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左翼、阿噜科尔沁、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外，皆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之裔。达延车臣汗子十一：长图噜博罗特，其嗣为敖汉、柰曼、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五部；第三子巴尔苏博罗特，其嗣为土默特右翼一旗及鄂尔多斯部；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其嗣为巴林、扎噜特二部；第六子鄂齐尔博罗特，其嗣为克什克腾部；第十一子格呼森扎扎赉尔珲台吉，其嗣为喀尔咯左翼、喀尔喀右翼二部；馀皆不著。图噜博罗特子二：长博第阿喇克，详乌珠穆沁传；次纳密克，生贝玛土谢图。子二：长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额森伟徵诺颜，详柰曼传。

岱青杜楞子索诺木杜棱及塞臣卓哩克图，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柰曼部长衮楚克率属来归，诏索诺木杜棱居开原，塞臣卓哩克图还旧牧。二年，偕柰曼、巴林、扎噜特诸台吉剿察哈尔，谕勿妄杀降，严汛哨。后索诺木杜棱以私猎哈达、叶赫山罪，议夺开原地。塞臣卓哩克图卒，子旺第继为部长。八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扎哈苏台、囊嘉台为敖汉界。崇德元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以旺第领之，爵多罗郡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三年，请选兵随剿逆藩吴三桂，诏还牧听调。十四年，随大军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十五年，徵兵赴河南，寻调荆州。越三年，凯旋。二十八年秋，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三十七年冬，遣官往教之耕，曰：“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柰曼诸部田土甚嘉，百穀可种。如种穀多穫，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穀之地不可牧马，未曾垦耕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柰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益於蒙古者，与王、

台吉等相商而行。”雍正五年，以所部灾，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

所部一旗，驻固尔班图尔噶山，与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是旗垦事最在先。嘉庆以后，屡申严禁。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杨悦春等纠众为乱。十月，攻贝子德克沁府踞之，戕德克沁，四出纷扰，喀喇沁、土默持、翁牛特、柰曼诸部皆被兵。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等剿之，至十二月始平。诏赈恤之，凡敖汉等五部八旗，为银十七万两有奇，全济民、蒙三十万口有奇。李鸿章会都统奎斌奏：“蒙古、客民结怨已深，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应更定新章，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徵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赀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此敖汉诸部蒙古、客民结隙根本所在，故鸿章等欲更张救之。二十四年，扎萨克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以充昭乌达盟长扰累属下，违例科派，夺盟长及扎萨克。三十一年，扎萨克郡王勒恩扎勒诺尔赞复被护卫刺死。三十三年，都统廷杰以置嗣未定，请理藩院慎择亲贤，速为承袭。宣统元年，以族人棍布札布袭。二年，分置左、右二旗，以原有扎萨克者为左旗，别授郡王色凌端噜布为右旗扎萨克。左旗有佐领三十五，右旗有佐领二十。

柰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喀尔喀左翼，西敖汉，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元太祖尝偕弟哈布图哈萨尔平柰曼部，三传至额森伟徵诺颜，即以为所部号。子衮楚克嗣，称巴图鲁台吉，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从子鄂齐尔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鄂齐尔以卒巡徼，斩察哈尔兵百，获牲畜百馀献，赐号和硕齐，赉甲一。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巴克阿尔和硕、巴噶什鲁苏台为柰曼界。崇德元年，授扎萨克，爵多罗达尔汉郡王。先是，所部阿邦和硕齐从大军剿茂明安部逃贼有功，至是以宣谕朝鲜，衮楚克遣属岱都齐赍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之，斩贼二，被创还，悉蒙奖赉。五年，遣属扎丹随大军征索伦，凯旋，得优赐。七年，复遣属善丹、萨尔图随征明，由黄崖口入边，下蓟州，趋山东，攻克衮州。八年，善丹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扎萨克郡王扎木三应之，徙察罕郭勒，与布尔尼贼垒联声援，且遣党煽诸扎萨克。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至达禄，布尔尼败遁，为科尔沁额驸沙津阵斩。扎木三蹙缚乞罪，特旨贷死。更优奖不附逆诸台吉，鄂齐尔由一等台吉袭扎萨克郡王爵，乌勒木济由二等台吉晋贝子，格呼尔由二等台吉晋辅国公，乌尔图纳素图由三等台吉晋一等台吉，鄂齐尔长子额尔德尼授三等台吉。二十年，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雍正五年，所部歉收，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初，柰曼与敖汉逢国家典礼及征伐事，先后偕来，位秩如一。独扎木三怀贰，遂不齿於敖汉。迨鄂齐尔重膺锡封，奉职惟谨，而荷恩亦如故焉。

所部一旗，驻彰武台，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道光二十七年，以寿安固伦公主指配柰曼扎萨克郡王阿完都洼第扎布之子德木楚克扎布，授固伦额驸。旋袭爵职。同治四年，卒，追赐亲王衔。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亦被扰。事平，赈恤之。有佐领五十。

巴林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五十一里，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东阿噜科尔沁，西克什克腾，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楚博罗特生和尔朔齐哈萨尔。子苏巴海，称达尔汉诺颜，号所部曰巴林。子巴噶巴图尔嗣。有子三：长额布格岱洪巴图鲁，次和托果尔昂哈，次色特尔。初皆服属於喀尔喀。

天命四年，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乞盟，允之。十一年春，以背盟私与明和，大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冬，讨扎噜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会察哈尔林丹汗掠其诸部，台吉皆奔依科尔沁。天聪二年，色特尔率子色布腾及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子色棱、和托果尔昂哈子满珠习礼等，自科尔沁来归，优赉抚辑之。三年，从征明，由养息穆河入大安口，克遵化。四年，攻昌黎，与扎噜特兵围城北。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五月，会兵扎木哈克征察哈尔，赐宰桑布兑山津雕鞍良马，遂由独石口征明朔州，克堡八。十月，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簿牧，以扈拉瑚琥、呼布里都、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巴林界。崇德元年，选兵从征明。三年，自墙子岭入明边，树云梯攻城，台吉阿玉什属索尔古先登，克之。四年，围锦州。六年，围松山。七年，献俘，赉将弁币。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以满珠习礼掌左翼，爵固山贝子；色布腾掌右翼，爵多罗郡王：各授扎萨克。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驻跸乌拉岱，两翼扎萨克率诸台吉来朝，赐冠服、弓矢、银币有差。二十八年，诏发古北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二十九年，命额驸阿喇布坦率两翼兵四百，赴葫芦郭勒侦噶勒丹。是役也，色布腾子格呼尔图、纳木扎，孙纳木达克、桑哩达、乌尔衮，暨族台吉沙克塔尔等皆从。格呼尔图尤冲锋奋击，师旋，得优赉。三十四年，以噶勒丹掠喀尔喀至巴颜乌兰，诏檄敖汉、柰曼兵赴阿喇布坦军，并命纳木达克、乌尔衮等防乌珠穆沁汛。是年所部歉收，诏发坡赖屯米赈之。三十八年，命护军统领鄂克济哈、学士苏赫纳往会扎萨克等，将现贮巴林米千石散赈。若人众米寡，再运坡赖米赈给。雍正九年，随大军剿噶勒丹策凌。二等台吉璘瞻追贼察巴罕河，护驼马；又击之於塔尔勒图、固尔班什勒诸处。叙功，晋授一等台吉。

所部二旗：右翼驻托钵山，左翼驻阿察图拖罗海。爵四：亲王品级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附固山贝子二。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扰至是部那林沟地，叶志超遣军击平之。三十三年，以是部垦地置林西县，隶赤峰直隶州。左翼有佐领十六，右翼有佐领二十六。

扎噜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五百一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四百六十里。东科尔沁，西界阿噜科尔沁，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称伟徵诺颜，号所部曰扎噜特。子二：长巴颜达尔伊勒登，次都喇勒诺颜。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传子内齐，相继称汗；次赓根；次忠嫩；次果弼尔图，次昂安。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次玛尼。初皆服属於喀尔喀。

太祖高皇帝甲寅年，内齐以其妹归我贝勒莽古尔泰；忠嫩及从弟额尔济格亦来缔★L5。天命四年秋，大军征明铁岭，从。色本偕从兄巴克等随喀尔喀台吉宰赛以兵万馀助明，为我军阵擒。冬，内齐、额尔济格、额腾、鄂尔斋图、多尔济桑、阿尔斋弼登图偕喀尔卓哩克图洪巴图鲁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其宰桑扣肯属有来奔者，上以盟不可渝，拒弗纳。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俱归。而忠喇、昂安等屡以兵掠我使赍往科尔沁之服物及马牛。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於汉察喇及辽河

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率师往讨，斩鄂尔斋图，擒巴克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

天聪二年，内齐、色本等先后率属来归。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徵。三年，奉敕定随征军令。以越界驻牧自议罪，内齐、色本、玛尼及果弼尔图、巴雅尔图、岱青，请各罚驼十、马百，诏宽之，各罚马一。是年冬，随征明，入龙井关，克遵化，围其都。明兵屯城东，蒙古诸部不俟整队，骤进失利，惟色本及玛尼败敌，得优赉。五年春，诏议台吉岱青罪。先是大贝勒代善阵擒岱青子善都，往奔科尔沁。越二年归，诏留赡养。嗣从大军征明，贝勒莽古尔泰与明兵战都城东，岱青、善都遁走。又诬讦贝勒阿济格纵属杀人。至是，论罪应斩，上特宥之，夺所属人户分给莽古尔泰、阿济格。六年，内齐、色本、玛尼、喀巴海等从征察哈尔，谕奖其实心效力。寻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由独石口进攻朔州。是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诺绰噶尔多布图乌鲁木为扎噜特界。崇德二年，由朝鲜进征瓦尔喀。三年，随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五年春，从征索伦，赐台吉桑古尔及阿玉什、琥赖、阿尔苏瑚、岳博果等蟒服、貂裘、甲胄、弓矢。冬，以台吉肯哲赫追擒茂明安逃人功，赐号达尔汉。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时内齐、色本卒，以内齐子尚嘉布掌左翼，色本子桑噶尔掌右翼，各授扎萨克贝勒。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且阴煽诸部。二等台吉根翼什希布以不附逆，封镇国公。后停袭。二十九年，随大军征噶尔丹，二等台吉科克晋、四等台吉衮楚克色尔济额尔德尼阵殁，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雍正元年，所部歉收，诏发帑赈之。十一年，选兵随剿噶尔丹策凌，隶敖汉台吉罗卜藏军。

所部二旗，左翼驻齐齐灵花拖罗海山北，右翼驻图尔山南。爵四：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是部产硷，初禁开取。光绪二十一年，都统松寿以部议主开，奏定纳课章程，由各旗选派公正蒙员试办。三十三年，都统廷杰奏，以是部及阿噜科尔沁垦地置开鲁县，隶赤峰直隶州。是部左右翼旗各有佐领十六。

阿噜科尔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三百四十里。东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东扎噜特，西巴林，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传至图美尼雅哈齐。子三：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号嫩科尔沁；次巴衮诺颜；次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巴衮诺颜子三：长昆都伦岱青，号所部曰阿噜科尔沁，以别於嫩科尔沁。子达赉，称楚琥尔，嗣为部长；次哈贝，子巴图尔，裔不著；次诺颜泰，子四，号四子部落。布尔海裔号乌喇特，详各部传。

阿噜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及喀尔喀内外扎萨克统号阿噜蒙古，初皆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四年，达赉暨子穆彰率属来归，命诸贝勒郊迎五里，赐宴。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两白旗外塔拉布拉克逊岛为其部界。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德赫拜达尔赍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败之。还，得优赉。先是阿噜科尔沁设两旗，达赉、穆彰各领一。至是始并两旗为一，以穆彰领之。嗣从征朝鲜、瓦尔喀、索伦、喀尔喀，及明济南、锦州、松山、蓟州。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叙功授扎萨克，爵固山贝子。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所部兵防苏尼特汛。二十八年，部众乏食，赐粟赈之。二十九年，二等台吉栋纽特从征噶尔丹，见贼势炽，慷慨谓众曰：“我等受恩深，若稍退，何面目见圣颜乎？”率兵三百趋前战，皆殁。三十年，赠一等台吉，世袭达尔汉号。是冬，理藩院议给所部贫户米穀。谕曰：“赏给米穀，应调蒙古驼马运送。时值隆冬，输輓殊艰，恐领米之人不能运到，必致沿边私粜，不如量米给银，到彼甚易，贫人得霑实惠。”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侦贼沿克噜伦河至额哲特图哈布齐尔地，谕严防汛界。

四十三年，遣大臣往讯盗案，宣谕扎萨克戢所部，务令无盗。四十八年，固山额驸巴特玛妻县君以属人不遵令，请献户口，谕暂遣官理，后不为例。雍正五年，赐所部贫户银。九年，从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遣官赍银赈饥。

所部一旗，驻牧珲图山东，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是部亦产硷。光绪三十一年，定蒙员自办纳课章程。是部一旗，有佐领五十。

翁牛特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东阿噜科尔沁，西承德府，南喀喇沁及敖汉，北巴林及克什克腾。

元太祖弟谔楚因，称乌真诺颜。其裔蒙克察罕诺颜。有子二：长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噜蒙古。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再传至图兰，号杜棱汗。子七：长逊杜棱，次阿巴噶图珲台吉，次栋岱青，次班第伟徵，次达拉海诺木齐，次萨扬墨尔根，次本巴楚琥尔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皆初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暨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是年，上亲征察哈尔，各选兵从。林丹汗遁；复从贝勒阿济格赴大同、宣府，收察哈尔部众之窜入明边者。师旋，优赉遣归。自是其部称翁牛特，以喀喇齐哩克附之，不复冠阿噜旧称。

七年春，栋岱青、噶尔玛来朝，班第伟徵等相继献驼马。冬，逊杜棱复率众来朝。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扈拉瑚、琥呼布哩都为翁牛特部界。是冬，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以越界游牧罪，议罚驼百、马千。诏从宽，罚十之一。复以罚奈曼部驼马命分给逊杜棱、栋岱青。崇德元年，诏编新部佐领，以逊杜棱掌右翼，爵多罗杜棱郡王；栋岱青掌左翼，子多罗达尔汉岱青，各授扎萨克。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亲征之，栋岱青、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等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四年，栋岱青率宰桑乌巴什、和尼齐等从大军征明。六年，围锦州、松山，设伏高桥大路及桑阿尔斋堡，遇杏山逃卒，追击之，斩获甚众。七年，叙功，赐栋岱青、噶尔玛、和尼齐等布币有差。复追议松山掘壕时，宰桑乌巴什以诵经故不亲督兵，及暮又失守望罪，论死，诏宥之。达拉海诺木齐及绰克图巴木布等复从贝勒阿巴泰征明。八年，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复追叙部将噶勒嘛从征明功，赐号达尔汉。康熙十五年，以剿逆籓吴三桂，诏选兵赴河南驻防。十六年，调荆州。十八年，撤还。二十二年，以其部多盗，谕抚众及弭盗法。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选兵赴苏尼特汛防御噶尔丹。三十四年，所部乏食，遣官往赈。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徵兵五百，运中路军糈给器□备。三十六年，朔漠平，赉运粮兵银。五十六年，理籓院奏翁牛特及克什克腾诸扎萨克请令公勘地址有越界伐木者论罪，从之。雍正五年，赐银赈所属贫户。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乾隆二十年，从征达瓦齐。

所部二旗，右翼驻英什尔哈齐特呼朗，左翼驻扎喇峰西。爵四，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一。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等扰是部，焚王

府，踞乌丹城，即元全宁路治，实热河北路门户。叶志超遣副将潘万才等率军先克之，馀遂迎刃而解。是部二旗，蹂躏均重。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三十八。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翁牛特及巴林，西浩齐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子达尔玛，有子三：长索诺木，次巴本，次图垒。服属於察哈尔。天聪八年，索诺木率属来归。崇德六年，台吉沙哩、博罗和、云敦等奉命赴董家、喜峰诸口侦明兵，俘斩甚众。顺治九年，诏编所部佐领，以索诺木领之，授扎萨克。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防苏尼特汛。二十九年，四等台吉穆伦噶尔弼以侦击噶尔丹功，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凯旋，以其部设站兵无误驿务，赉银币。雍正五年，赐银赈其属贫户。

所部一旗，驻牧吉拉巴斯峰，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一等台吉。是部垦事最早。嘉庆中，设白岔巡检治之。同治中，回匪东窜热河，设戍其地。

又经棚当直隶多伦诺尔□东北，商民萃处，号称蕃盛。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曾以兵协剿乌丹城等处之匪，得捷。有佐领十。

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三十里。东科尔沁，西柰曼，南土默特，北扎噜特及翁牛特。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呼森札扎赉尔珲台吉居杭爱山，始号喀尔喀。有子七，部族繁衍，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诺颜。生子二：长巴颜达喇，为西路扎萨克图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生子三：长俄木布额尔德尼，次杭图岱，次衮布伊勒登，皆为喀尔喀西路台吉，隶扎萨克图汗。

康熙三年，衮布伊勒登以其汗旺舒克为同族罗卜藏台吉额璘沁所戕，部众溃，穷无依，乃越瀚海来归。先是喀尔喀中路土谢图汗下台吉本塔尔携众内附，封扎萨克亲王爵，驻牧张家口外。至是诏衮布伊勒登

扎萨克多罗贝勒赐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以所居地分东西，故本塔尔称喀尔喀右翼，衮布伊勒登称喀尔喀左翼。盖自国初以来，喀尔喀相继归诚，名凡三：曰旧喀尔喀，归诚最早，后编入蒙古八旗；曰内喀尔喀，即今隶内扎萨克之喀尔喀左右翼二部；曰外喀尔喀，其归诚较后，即今隶外扎萨克之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四部。二十九年，以额鲁特台吉噶尔丹侵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所居皆被掠，先后乞降。诏衮布伊勒登备兵要汛，侦御噶尔丹。三十五年，上由克噜伦河亲征，谕其部选兵赴乌勒辉听调。噶尔丹败遁，撤兵还。雍正元年，所属歉收，赐帑赈之。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选兵赴归化城驻防。寻以护外扎萨克游牧，移驻克噜伦河。乾隆初撤之。

所部一旗，驻察罕和硕图。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有佐领一。是部与敖汉、柰曼、巴林、翁牛特、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七部十一旗，统盟於卓索图。道光末筹海防，咸丰中剿粤匪，皆徵其兵。至同治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阵亡，乃撤归。清代蒙古留京王公，以是盟与哲里木、卓索图为多，大都额驸子孙。锡林郭勒、乌察布、伊克昭三盟则鲜见焉。

乌珠穆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一百六十三里。东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五里。东索伦，西浩齐特，南巴林，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喇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齐特部传。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传。次翁衮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子五：长绰克图，号巴图尔诺颜；次巴雅，号赛音冰图诺颜；次纳延泰，号伊勒登诺颜；次彰锦，号达尔汉诺颜。皆早卒。次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偕绰克图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多尔济偕喀尔喀部车臣汗硕垒、浩齐特部策□夌伊勒登土谢图、苏尼特部叟塞巴图鲁济农、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扎萨克图巴图尔济农等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命旧自察哈尔来归之伟宰桑等赍敕往谕，遂偕其使纳木浑津等至。自是贡物不绝。二年八月，台吉伊什喀布、乌喇垓增格、阿津、铿特克等来贡，赍冠服、甲胄、弓矢、布币。十一月，多尔济、色棱各率属由克噜伦来归。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统师亲征，多尔济、色棱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赐贡马台吉巴甘冠服、鞓带。五年，赐来朝台吉固

穆、塔布囊阿哈图等蟒服、采币。六年，诏授多尔济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顺治三年，诏授色棱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以多尔济掌左翼，色棱掌右翼。是年大军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至喀尔喀，以多尔济属达喇海乡导功，赐号达尔汉。

康熙二十年，以所部牧邻喀尔喀，因互窃驼马，王大臣等遵旨议边汛形胜处各屯兵百许，按旗设哨，嗣后扎萨克能抚众戢盗者予叙，否则论罪。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遣大臣赴乌珠穆沁宣谕扎萨克等防汛。三十年，阿巴噶台吉奔塔尔首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语涉扎萨克王素达尼妻。命大臣往勘，得车根等私给噶尔丹驼马，又令部校阿尔塔等往通信状，罪应死。素达尼妻预知，应削封号、夺所属人户。素达尼已故，应除爵。议上，诏治车根等罪，免夺人户。素达尼未预谋，免除爵，袭如初。三十一年，素达尼弟协理台吉乌达喇希妻以乌达喇希证车根等从逆状，乞予叙。理藩院议乌达喇希故，应赠辅国公，令子衮布扎侦袭，从之。后停袭。三十四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诏所部选兵驻汛。三十五年，侦噶尔丹至额哲特图，哈卜济尔赴乌尔辉听调。是年，上亲征噶尔丹还，赐坐塘诸弁兵银。五十五年，选兵随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雍正九年，议剿噶尔丹策凌，诏徵乌珠穆沁西各扎萨克兵三千驻乌喇特汛防四十九旗游牧，复谕乌珠穆沁别以兵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诏嘉两翼扎萨克，值所属灾，赡贫户二万馀，王贝勒以下各赐俸半年，无俸台吉俱赐币有差。

所部二旗：右翼驻巴克苏尔哈台山，左翼驻魁苏陀罗海，与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统盟於锡林郭勒。爵四：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一。左旗扎萨克贝勒色楞传至达克丹都克雅扎布。咸丰十年，以报效军需驼马，予郡王衔。是部左翼有固尔班泊，产盐，由巴林桥乌丹城运售内地，西出围场，分销承德、丰、灤各属；东出建平，分销建昌、朝阳各属；远者更可销至奉天突泉诸县，西南可由多伦至山西丰镇、宁远诸□。光绪三十二年，都统廷杰奏定试办蒙盐章程。宣统二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奏定山西蒙盐办法，谓东路以乌珠穆沁蒙盐为主，以苏尼特部盐附之。左翼有佐领二十一，右翼有佐领九。

浩齐特部，在独石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一十五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三百七十五里。东及北乌珠穆沁，西阿巴噶，南克什克腾。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库

登汗孙德格类，号额尔德尼珲台吉。子五：长奇塔特扎幹杜棱土谢图，次巴斯琫土谢图，次策凌伊勒登土谢图，次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次茂海墨尔根。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八年，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桑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携户口驼马自喀尔喀内附，遣使迎宴，赉甲胄、雕鞍、蟒服、银币。额琳臣属有先附者五十三户，仍命辖之。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策凌伊勒登土谢图偕乌珠穆沁诸部长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巴斯琫土谢图偕苏尼特部来贡。二年，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子博罗特率属来归。顺治三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后晋封郡王。八年，奇塔特扎幹杜棱土谢图子噶尔玛色旺携众至。十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博罗特掌左翼，噶尔玛色旺掌右翼。

康熙二十七年，诏发拜察储粟赈其部贫户，复命给银。三十四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两翼扎萨克选兵驻界侦御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苏尼特、阿巴哈纳尔部长董牧务。凯旋，两翼扎萨克率台吉等欢迎道左，谕奖饲秣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唐三营储粟赈之，并遣官往教之渔。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选兵分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左翼驻特古哩克呼都克瑚钦，右翼驻乌默赫塞哩，隶锡林郭勒盟。爵二：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五。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四百六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东阿巴噶，西四子部落，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其部曰苏尼特。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子四：长布延珲台吉，子绰尔衮，居苏尼特西路；次布尔海楚琥尔，子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居苏尼特东路。初皆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绰尔衮子叟塞偕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遣使贡方物。崇德二年，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子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偕台吉、伟徵等，各遣使来朝，赐朝鲜贡物。三年，台吉务善伊勒登、多尔

济喀喇巴图鲁、色棱、达尔玛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仍还。四年春，台吉超察海、噶尔楚、瑭古特、卓特巴、什达喇、莽古思、鄂尔斋、巴图赖、额思赫尔、僧格等来朝，赉冠服、甲胄、弓矢。冬，腾机思、叟塞各率属自喀尔喀来归，入觐，献驼马。五年正月，赐叟塞、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及台吉布达什希布、阿玉什、噶尔玛色棱、额尔克、辰宝、茂海、伊勒毕斯等甲胄、银币。十月，台吉乌班岱、栋果尔、鄂尔齐、博希、沙津等来贡马，赉冠服、鞍辔。六年，授腾机思扎萨克多罗郡王。七年，授叟塞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以腾机思掌左翼，叟塞掌右翼。

顺治三年，腾机思以车臣汗硕垒诱叛，率弟腾机特及台吉乌班岱、多尔济斯喀等逃喀尔喀。上遣师偕外藩军由克噜伦追剿至谔特克山及图拉河，腾机思、腾机特遁，获其孥。乌班岱、多尔济斯喀为四子部落军阵斩。师旋，以乌班岱从子讬济弗从叛，且随剿，赐所俘。五年，腾机思及腾机特悔罪乞降，诏宥死，仍袭爵如初。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发宣化府及归化城赈粟储之，复酌给马牛羊。二十年，遣官察给两翼灾户银米。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二千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新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寻噶尔丹入乌珠穆沁界，谕还驻本旗要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选兵赴乌勒辉听调，以牧马郭和苏台，偕浩齐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以右翼扎萨克属旺舒克、左翼扎萨克属博罗扎布乡导功，赐号达尔汉。复诏郡王萨穆扎之第三子多尔济思喀布贝勒、博木布之长子素岱会师图拉河，缉噶尔丹。寻分右翼兵赴珠勒辉克尔阿济尔罕、左翼兵赴伊察扎罕，以不见贼踪，撤还。五十四年，灾，诏发张家口储粟并帑十万，自台吉下六万四千九百馀丁遍赡之。

雍正元年，右翼二等台吉进达克以追捕叛贼遇害，晋赠一等台吉，命视公爵致祭。子三：长噶尔玛逊多布，封辅国公；次噶尔玛策布腾；次恭格垂穆丕勒。以随捕贼功，各晋台吉秩有差。噶尔玛逊多布爵后停袭。二年，所部灾，赐银赈之。九年，调兵屯克噜伦河，防御噶尔丹策凌。十年，有奏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应移苏尼特汛者，上饬止之，令各居其牧。十二年，所部兵驻防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以灾告饥，遣官往赈。

所部二旗：左翼驻和林图察伯台冈，右翼驻萨敏西勒山，隶锡林郭

勒盟。爵四：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辅国公一，由贝勒降袭。洎五十六年，以是部连年被旱，又特赈之。道光十三年，右翼郡王与喀尔喀亲王争界，诏察哈尔都统凯音布往勘。寻以喀尔喀灾，缓之。其地当漠南北之冲，历代由漠南用兵漠北者，多出其途。光绪末，于苏尼特右翼王府东北七十里置电报局，曰滂江，以通乌得叨林之电。是部亦产盐，西南行销山西丰宁诸□。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十三。

阿巴噶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二百有十里。东阿巴哈纳尔，西苏尼特，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七传至巴雅思瑚布尔古特。子二，长塔尔尼库同，号所部曰阿巴噶。塔尔尼库同子二：长素僧克伟徵，子额尔德尼图扪，号扎萨克图诺颜；次扬古岱卓哩克图，子多尔济，号额齐格诺颜。初称阿噜蒙古，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克噜伦河界，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

天聪二年，偕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长击察哈尔众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复约喀尔喀偕喀喇沁乞师问察哈尔罪。六年，台吉奇塔特楚琥尔携众五百内附。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额尔德尼图扪孙都思噶尔等附车臣汗硕垒表贡方物。崇德四年，额齐格诺颜多尔济自喀尔喀来归。时有同名多尔济者，号达尔汉诺颜，率众皆至。六年，诏授额齐格诺颜多尔济为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顺治八年，都思噶尔自喀尔喀来归，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多尔济掌左翼，都思噶尔掌右翼，遣官定牧地。康熙六年，阿巴哈纳尔部乞降，以阿巴噶牧地赐之。遣官视浩齐特、苏尼特界外水草丰美地，指给阿巴噶移牧。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所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复谕偕阿巴哈纳尔供军糈，兼防新降喀尔喀掠诸内扎萨克牧产。三十一年，以台吉班第额尔德尼岱青、根敦、巴雅尔、纳木塔尔、扎木素、齐达什等导乌梁海众内附，均授二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复以所部达济桑阿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三十六年，王、贝子、台吉等朝正，请备马从军，慰令各归所部。时有二等台吉图把扎布色臣楚琥尔者，年八十八，谕嘉其奋志报效，优赉之。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牧牲。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徵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一年，旱灾，赈之。五十四年，扎萨克卓里克图郡王喇特纳什第以事夺扎萨克，予其弟巴勒丹僧格一等台吉扎萨

克。

所部二旗，左翼驻科布尔塞哩，右翼驻巴颜额伦。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卓里克图郡王一；固山达尔汉贝子一；辅国达尔汉公一，由贝子降袭。右翼扎萨克巴勒丹僧格三传至杜噶尔布木。咸丰七年，以报效军需，予镇国公衔。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十一。

阿巴哈纳尔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五十里。东西距百八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六里。东浩齐特，西阿巴噶，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八传至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曰阿巴哈纳尔。再传至多尔济伊勒登。子二：长色棱墨尔根，次栋伊思喇布。初称阿噜蒙古，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驻牧克噜伦河界，其地在瀚海北。

崇德七年，有和硕泰者，台吉达喇务巴三察属也，携孥内附。嗣托克托伊达噜噶、达赖等至，皆优养之。康熙元年，台吉阿喇纳、噶尔玛，宰桑固英等越瀚海南牧绰诺陀罗海近内汛。三年，色棱墨尔根复如之。守臣以闻，上知为喀尔喀所胁，宥罪遣归。因谕喀尔喀以噶尔拜、瀚海为牧界，继此有越者留勿遣。四年，喀尔喀复违谕，令阿巴哈纳尔台吉牧瀚海南。栋伊思喇布弗之从。寻偕台吉阿喇纳、噶尔玛等率众来归，诏授扎萨克固山贝子。阿喇纳、噶尔玛以各携丁七百馀，均授一等台吉。五年，色棱墨尔根亦来归。六年，诏授扎萨克多罗贝勒，遣官指示阿巴噶部移牧他所，以旧牧地给阿巴哈纳尔。色棱墨尔根掌左翼，栋伊思喇布掌右翼。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奔赴内汛，所部班第岱青、车凌岱青奉诏督兵二百往护，复选兵千三百由瀚海侦噶尔丹。先是色棱墨尔根、栋伊思喇布来归，阿巴哈纳尔诸台吉有留居喀尔喀者，至是随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台吉纳木扎勒等至，曰根敦额尔克，曰阿海乌巴什，曰伊克岱青，曰额尔克乌巴什，挈属户千馀，诏纳之。二十九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至乌勒札河，所部选兵四千，从大军迎击。复以所部索诺木伊噜尔图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牲牧。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檄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右翼驻昌图山，左翼驻乌勒扈陀罗海。爵二：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扎萨克贝子栋伊思喇布十传至东林多尔

济。宣统元年，以报效军需，赐郡王衔，世袭贝勒。左翼有佐领九，右翼有佐领七。

是部与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部合为十旗，统盟於锡林郭勒。於内扎萨克东四盟中距京稍远，风气独守旧，迄清季无招垦之事。察哈尔都统行文令办新政，其盟覆文颇不逊。咸丰中，尝徵其兵备防，旋以不得力，撤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徵其盟驼只济军。

列传三百七藩部三

○四子部落 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 乌喇特

鄂尔多斯 阿拉善 额济讷

四子部落，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苏尼特，西归化城土默特，南察哈尔镶红旗牧厂。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其兄昆都伦岱青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昆都伦岱青裔详阿噜科尔沁部传。诺延泰子四：长僧格，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木布，号布库台吉；次伊尔札木，号墨尔根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其部称。

天聪四年，阿噜诸部长内附，伊尔扎木来献驼马貂皮，赐宴，命坐大贝勒代善右以优异之。五年，僧格从征明大凌河，败锦州援兵，献俘百馀。赐酒劳饮，给阵获甲仗。六年，僧格从征察哈尔。七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相继献驼马，赉甲胄、雕鞍、鞍带及币。八年，鄂木布、伊尔扎木复献驼马，命诸贝勒以次宴之。寻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其部牧界。九年夏，伊尔扎木随大军收察哈尔汗子额哲，尽降其众。冬，献驼马、貂皮。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伊尔逊德赍书从，遇明皮岛兵，击斩二人，还，得优赉。是年，授鄂木布扎萨克，俾统四子部落。三年，伊尔扎木从征明山东。四年，从征松山。师旋，以前遣兵不及额，又弗朝正，议夺所属人户。诏从宽罚牲畜。五年，来朝，赉甲胄、弓矢、采币。六年，上亲征明，围松山，其部将都尔拜随大军设伏高桥及桑阿尔斋堡，追杏山逃卒，获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四月，追叙所属昂安导鄂木布等来归功，予世职。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以宣府及归化城储粟赈之。十三年，调兵协剿陕西叛贼王辅臣，谕嘉其闻命即赴。十四年，由宁夏进剿，寻分防太原、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藩吴三桂。十七年，以厄鲁特额尔德尼和硕齐等掠乌喇特牧，谕严防汛。二十一年，诏发大同、宣府储粟赈所属贫户，复以察哈尔牧产赡之。二十九年，选兵赴图拉河侦噶尔丹。会噶尔丹由喀尔喀河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移兵驻归化城，寻撤还。二十四年，谕备兵听西

路军调。三十五年，随大将军费扬古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复简兵百与茂明安兵百防喀尔喀亲王善巴汛。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及坐塘监牧诸弁兵银。

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乾隆十一年，赈是部灾。十八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一旗，驻乌兰额尔济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命副都统杜嘎尔军择驻其地，以当漠南北之冲。徵驼马备防戍襄台差，皆较他部为亟。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绍祺以勘土默特、达拉特争界事经其部，奏："四子王旗帮台驼马，自同治年间藉词西北军兴，差役繁重，潜自回旗，至今十馀年之久，屡催罔应。所属部落，闻私垦者十已七八。请下理藩院严催。"诏从之。二十六年，拳、教相仇，是部酿祸颇钜。事定，议给教堂赔款银十一万两。二十九年，置山西武川□同知，以是部及茂明安、喀尔喀右翼寄居人民村落隶之。自回匪平，山西大同镇练军驻其地，设防卡。其后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贻穀屡奏请饬认垦。三十一年，是部呈因债作抵之忽济尔图地一段，请由官局放垦。三十二年，呈所部之察罕依噜格勒图地段认垦。有佐领二十。是部与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乌喇特同盟于乌兰察布。绥远城将军节制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故重大事件皆由将军专奏焉。

茂明安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四十里。东西距百里，南北距百九十里。东喀尔喀右翼，西乌喇特，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世孙鄂尔图鼐布延图子锡喇奇塔特，号土谢图汗。有子三：长多尔济，次固穆巴图鲁，次桑阿尔济洪果尔，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多尔济号布颜图汗。子车根，嗣为茂明安部长。天聪七年，偕固伦巴图鲁暨台吉达尔玛岱衮、乌巴什等携户千馀来归，献驼马。八年，台吉扬固海杜凌、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瑚棱、都喇勒、巴特玛、额尔忻岱青、阿布泰继至，均赐宴，赉甲胄、雕鞍、银币。九年，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都喇勒叛逃喀尔喀，遣兵由鄂诺河往剿，至阿古库克特勒，斩叛属千馀；追至喀木尼哈，尽俘以还。崇德三年，巴特玛、瑚棱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乃还。嗣征明山东，及苏尼特、喀尔喀，皆以兵从。

康熙三年，授车根长子僧格扎萨克，俾统其众。十三年，调兵剿陕

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驻防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簿吴三桂。十九年，以厄鲁特罗卜

藏丹台吉等掠其部牧产，遣官谕厄鲁特察归所掠。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诏选兵驻归化城。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击噶尔丹。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弁兵银。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分兵赴固尔班赛堪驻防。十年，移驻伯格尔。十三年，撤还。

所部一旗，驻牧彻特塞哩，隶乌兰察布盟。爵二：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贝勒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命松筠往勘。八月，覆奏茂明安及达尔汉贝勒等所争土默特游牧，有乾隆年间原案、原图，并所设封堆鄂博，向该台吉等逐加指示，心俱输服。令按旧定界址各守游牧，毋相侵越。同治中，回匪东窜，是部被扰。九年十二月，绥远城将军定安奏获茂明安等旗肆掠马贼巴噶安尔等，诛之。十年，茂明安扎萨克绰克巴达尔琥等，以违砲台站议处。是年，肃州回匪东窜乌拉特境，定安遣侍卫成山统吉林马队驻是部。光绪末，绥远城将军贻穀督垦，劝谕报地。三十三年，呈交水壕、帐房塔两处地段认垦。实则是部租给商民垦地颇多，境内汉民村落亦众。有佐领四。

喀尔喀右翼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一百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里，南北距百三十

里。东四子部落，西茂明安，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呼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号喀尔喀七旗，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第三子诺诺和伟徵诺颜，有子二：长阿巴泰，号鄂齐赖赛因汗，为中路土谢图汗祖；次阿布琥，号墨尔根诺颜。子三：长昂噶海，袭父墨尔根号；次喇琥里，号达赖诺颜，生本塔尔、巴什希、色尔济、扎木素、额璘沁；次图豪肯，号昆都伦诺楞，子车颜都朗，生衮布，皆为喀尔喀中路台吉，隶土谢图汗。

顺治十年二月，本塔尔以与土谢图汗衮布隙，偕弟巴什希、扎木素、额璘沁及衮布，率户千馀来归。色尔济独留喀尔喀，其孙礼塔尔后来归，授扎萨克台吉。见土谢图汗部传。三月，诏封本塔尔为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统其众，赐牧塔噜浑河，与内扎萨克诸部列，是为喀尔喀右翼。其称左翼者，为贝勒衮布伊勒登，亦自喀尔喀来归，受封在本

塔尔后，互见其传。

康熙二十五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沙喇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构衅，遣大臣莅盟於库伦伯勒齐尔，由归化城赍粮往，诏所部扎萨克选驼助运。二十七年，选兵驻边侦噶尔丹。二十九年，调赴图拉河，酌留兵之半驻归化城。三十一年，诏发杀虎口仓粟赈其属贫户。三十五年五月，从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诏留军营馀米给部众。十月，发军前马瘠者留其地饲牧。三十六年，费扬古檄所部兵会大军於喀尔喀郡王善巴界。师旋，赉从征兵银。五十四年三月，因久雪伤牧产，诏发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简兵驻归化城。十年，复随鄂尔多斯郡王扎木扬驻乌喇特西界。十三年，撤还。乾隆四年，遣大臣察阅备调兵，颁赏有差。

所部一旗，驻牧塔噜浑河。爵四：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亲王降袭；附固山卓哩克图贝子一，由郡王降袭；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松筠往勘，仍如旧界定之。同治十一年，肃州回匪东窜乌喇特，杜嘎尔遣侍卫永德率兵进驻是部之和林果尔一带堵截之。四月，杜嘎尔进军剿窜赛盟阿尔必特公等旗之匪，饬是部与四子部落委员雇觅民驼趣应军需。光绪末，议兴西盟垦务。是部报卓克苏拉塔一带地段认垦。有佐领四。

乌喇特部，在归化城西，至京师千五百二十里。东西距二百十五里，南北距三百里。东茂明安及归化城土默特，西及南鄂尔多斯，北喀尔喀右翼。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号所部曰乌喇特。子五：长赖噶，次布扬武，次阿尔萨瑚，次布噜图，次巴尔赛。后分乌喇特为三，赖噶孙鄂木布，巴尔赛次子哈尼斯青台吉之孙色棱，及第五子哈尼泰冰图台吉之子图巴，分领其众，统号阿噜蒙古。

天聪七年，率属来归，贡驼马。八年，从大军征明，由喀喇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克堡三、台一。师旋，以柰曼、翁牛特部违令罪各罚驼马，诏分给所部。嗣征朝鲜、喀尔喀及明锦州、松山、蓟州，皆以兵从。顺治五年，叙功，时鄂木布、色棱已卒，以图巴掌中旗，鄂木布子谔班掌前旗，色棱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各授扎萨克，封镇国公、辅国公爵有差。

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

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命选兵驻归化城。三十年，以自厄鲁特来归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叛逃，诏备兵五百侦剿。三十一年，和啰理降，撤所备兵归。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三十六年，朔漠平，上由宁夏凯旋。四等台吉南春迎觐贺捷，称旨，晋授一等台吉，并优赉从征及坐塘、监牧、凿井诸弁兵。三十八年，以其属有贫为盗者，谕诸扎萨克教养之。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谕选兵防游牧。乾隆十九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三旗，驻牧哈达玛尔。爵三：扎萨克镇国公二，辅国公一。是部■事最先。乾隆三十年，即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五十七年，以积欠商人二万两，允佃种五年之限。道光十二年，扎萨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充乌兰察布盟盟长，以茂明安等旗争地不报归化城副都统，辄向理藩院越诉，夺盟长。咸丰三年，绥远城将军盛埙奏："乌拉特三公旗生齿日繁，渐形穷苦。赊欠民人债物，及备办军台差使借贷银钱，无力偿还，陆续私租地亩数十处，每处宽长百十里或数十里。酌拟变通，分别应禁应开。"下所司议行。

同治七年，回匪东窜，扰后套，山西大同镇总兵马升督兵往昆都仑、沟台梁一带防剿。九年，将军定安奏："乌拉特河北后套夙称产粮之区，而粮所由产，皆出於内地民人私种蒙古游牧之地。现金顺、张曜、老湘、卓胜各营军粮无不购买於此。拟请将三公旗游牧垦出地亩，无论应开应禁，均暂准种耕，责令按亩收租，留备各项差使之用。所产粮石供各路军糈。"时回匪陷磴口，扰及是部后套一带。二月，谕定安遣宋庆一军赴舍太一带剿除北路窜匪。寻鄂尔多斯贝子乌尔那逊督队击退。六月，谕定安等劝乌拉特居民趕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十二月，谕金顺防范乌拉特三旗地方游弋回匪。十年三月，回匪复自赛音诺颜之阿米尔毕特公旗扰是部中公旗洪库勒塔拉地方。六月，匪又扰中公旗之什巴克台。杜嘎尔奏："吉额、洪额等军大败之于布特地方，金运昌遣提督王凤鸣剿前窜洪库勒塔拉之匪于奔巴庙、察洪噶尔庙，皆殄之。其后肃州回匪平，乌拉特始息警。自征回军兴，西路文报及军需驼马，皆由是部设台分段接替，至阿拉善而止。西陲肃清，始复旧制。"

二十三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开乌拉特三湖湾地方屯垦。既得俞旨，理藩院以蒙盟呈有碍游牧，格其议。二十九年，护山西巡抚赵尔巽、吴廷斌先后奏置五原□同知，以是暨鄂尔多斯之达拉特、杭锦两旗寄居民人村落隶之。时兵部侍郎贻穀督垦，派员劝报地。三十三年，奏乌

拉特前旗以达拉特旗东之什拉胡鲁素、红门兔等地段，后旗以黄河西岸之红洞湾地段，中旗以黄河西岸熟地莫多、噶鲁泰两段报垦，并修坝工，扩渠道，防冲突，暢引灌。仍以民多官少，防范难周，蒙人时有争渠阻垦情事入告。是部中旗有佐领十六，前旗十二，后旗六。

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内，至京师千一百里。东归化城土默特，西阿拉善，南陕西长城，北乌喇特。东西北三面皆距河，袤延二千馀里。

元太祖十六世孙巴尔苏博罗特始居河套，为鄂尔多斯济农。子衮弼哩克图墨尔根继之。有子九，分牧而处，今鄂尔多斯七扎萨克皆其裔。长诺颜达喇袭济农号，为扎萨克郡王额璘臣一旗祖；次巴雅斯呼朗诺颜，为扎萨克贝勒善丹一旗祖；次伟达尔玛诺颜，为扎萨克贝子沙克扎、镇国公小扎木素二旗祖；次诺扪塔喇尼华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额琳沁一旗祖；次玻扬呼哩都噶尔岱青，为扎萨克台吉定咱喇什一旗祖；次巴雅喇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贝子色棱一旗祖；次巴特玛萨木巴斡；次纳穆达喇达尔汉诺颜；次翁拉罕伊勒登台吉：皆为济农，属察哈尔。

林丹汗虐，其部济农额琳臣与喀喇沁、阿巴噶诸部长败察哈尔兵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天聪九年，大军收林丹汗子额哲於黄河西托里图地，未至，额璘臣私要额哲盟，分其众以行。我军追及之，索所获，额璘臣惧，献察哈尔户千馀。自是所部内附，颁授条约。

顺治元年，选兵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剿流贼李自成。二年，师旋，得优赉。六年，台吉大扎木素及多尔济叛劫我使图噜锡。敕曰：“闻尔等背叛，即欲加兵。但念受朕恩有年，且生灵堪惜，故不忍遽用干戈。尔能悔过来朝，即宥罪恩养。傥恃险不即归顺，当发兵穷尔踪迹，必不容尔偷生。”时额璘臣偕同族固噜岱青善丹、小扎木素、沙克扎、额琳沁、色棱等，携自额济内阿喇克鄂拉徙牧博罗陀海。上嘉其不助逆，诏封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有差，各授扎萨克，凡六旗。七年，大扎木素降，诏宥其罪。谕多尔济降，不从。九年，遣兵擒斩多尔济於阿拉善。

康熙十三年冬，调所部兵三千五百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复神木、定边、花马池各城堡，叙功，晋扎萨克等爵，台吉各加一级。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奉诏简兵二千防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至所部界，扎萨克等率属渡河朝御营，献马。上手谕皇太子曰：“朕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蕃盛，较他

蒙古殷富。围猎嫺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竿，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相宜。”三十六年，允扎萨克等请设站阿都海，军奏及粮运俱由其地行。时扎萨克等率兵扈跸，颁赉白金。是年冬，理藩院劾运米迟误罪，诏宽免。五十一年，谕曰：“鄂尔多斯饥馑洊臻，户口流散，可速遣官察覈，务令各遂生业。”五十二年，诏定其部牧界。先是郡王松喇布请暂牧察罕托辉，尚书穆和伦等往勘，议於柳苾、刚柳苾、房苾、西苾四台外，暂令驻牧。至是宁夏总兵范时捷奏：“察罕托辉系版图内地，蒙古游牧与民樵采混杂，不便。请令仍以黄河为界。”遣官勘，议从时捷所请。五十四年，诏简兵二千从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五年，所部歉收，遣官往赈，凡七千九百馀户，三万一千馀丁。雍正元年，复命赈恤。十年，以调赴固尔班赛堪兵三千，不堪用者五百，又中途逃归四百馀，为将军达尔济所劾，论王、贝勒、贝子等罪，各降爵。寻以次予复。

乾隆元年，诏增设一旗，以一等台吉定咱喇什领之，授扎萨克。是年，允陕西榆林、神木等处民边种鄂尔多斯馀閒套地完租。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贪利，滥以现行黄河为界，谓民人占据所部游牧地方。”命侍郎赛音博尔克图往勘，仍如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椿立碑。

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与哲哩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五盟同列内扎萨克。左翼前旗，一名准噶尔旗，驻札勒谷。左翼中旗，一名郡王旗，驻敖西喜峰。左翼后旗，一名达拉特旗，驻巴尔哈逊湖。右翼前旗，一名乌审旗，驻巴哈池。右翼中旗，一名鄂拓克旗，驻西喇布哩都池。右翼后旗，一名杭锦旗，驻鄂尔吉虎泊。后增一旗，曰左翼前末旗，一名扎萨克旗。爵八：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四，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是部垦事最早。乾隆以后，是部招垦民人近陕西者，分隶陕西神木、定边两理事同知，及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定边等县。近山西者，分隶萨拉齐、托克托城、清水河三□，偏关、河曲等县。而因地滋争之案亦时有。道光八年，达拉特旗之才吉、波罗塔拉地方，以抵还债项，奏准租给商种五年。十四年，绥远城将军彦德奏：“达拉特旗台吉人等招民私垦驿站草地，致越界侵种，其旗游牧地方贝子亲往驱逐。民人恃众，砍伤二等台吉萨音吉雅等。”诏山西巡抚鄂顺安派员捕治之。其后相沿奉部文而承种者有之，由台吉私放者有之，由各庙喇嘛公放者有之。开垦颇多，产粮亦盛。

同治初元，回匪役兴，办团练，购粮储，皆取济於此。是年，调鄂尔多斯兵赴甘协剿。六年，回匪屡入境，皆为贝子扎那格尔第兵所败。七年正月，陕西宁条梁之陷，匪遂大入游牧，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根柴达木，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答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四月，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奏饬扎那格尔第简精壮蒙兵五百，合准噶尔旗壮丁及察哈尔马队各五百，均归统带，择驻神木要隘，相机迎剿。别以达拉特旗兵五百驻適中草地。朝旨饬宁夏副都统金顺一军援之。六月，金顺深入蒙地，遇匪于野狐井、门家梁、王家沟，皆捷。嵩武军统领提督张曜一军亦赴援，屡挫之，古城、十里长滩之匪皆遁。张曜又败匪于达拉特旗，进驻古城。而窜杭锦、乌审、郡王等旗之匪，亦为绥远城将军所遣达尔济一军所败。是为鄂部七旗初次肃清。绥远城将军定安遂奏撤伊克昭盟兵一千九百回本游牧防守，仍留前挑兵五百，令扎那格尔第统带探贼进剿。十二月，阿拉善之磴口不守，回匪又大入，昭盐海子、缠金一带皆被扰。时匪自磴口水路进扑，副都统杜嘎尔派参领成山等合乌尔图那逊兵分往缠金及阿拉善旗乌兰木头地方剿之，匪皆败遁。六月，张曜自古城进剿，屡败匪于察罕诺尔、沙金托海，追至贺兰山，达尔济、扎那格尔第两军击殄杭锦、达拉特、郡王诸旗之匪。朝旨又增遣宋庆一军西援。八月，败扰郡王旗之匪于东岭，击退扰乌审、鄂拓克等旗之匪，进至哈拉寨。金顺军磴口，张曜军宁夏，沿途自舍太至三道河、石嘴山皆驻官军。宋庆是冬追剿逆于准噶尔、昭盐海子诸处，悉殄之。九年，金积回匪以官军攻急，自石嘴北犯，冀梗我运道。於是沙金托海以西匪骑出没，而准噶尔、杭锦、鄂拓克诸旗复扰。宋庆、达尔济诸军复进剿，迭捷。七月，乌审旗管带官赤楼多尔济以剿匪阵亡于霍里木庙，然各旗亦屡挫来扰之匪。梅楞章京扎栋巴等以剿挫陕西怀远边外之匪，予优奖。是部再告奠定。至金积荡平，而警报始息。历次阵亡蒙旗官兵及出力者，均时予恤奖。其缠金诸地，则山西仍置防戍。

光绪二年，边外马贼肆扰，是部达拉特、杭锦等旗地户商人蹂躏特重，渠废田芜，迄不可复。十年，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济尔迪呈："准噶尔旗以频年荒歉，请开垦空閒牧场一段，东西八十里，南北十五里，收租散赈，接济穷蒙。"下理藩院议行。以招种民人分隶山西河曲、陕西府谷。时归化城土默特与达拉特旗以黄河改道争界，署山西巡抚奎斌、大理寺少卿郭勒敏布以绥远城将军断分之案偏袒土默特，奏劾。命察哈尔都统绍祺往勘，援乾隆五十一年黄河旧漕为断之谕，以南之地四成归达拉特，以北之地六成归土默特。寻经勘定，北自乌拉特界，南至准噶尔界，达拉特应分地周六百四十八里。十二年，伊犁领队大臣长庚奏缠金

等处宜开屯田。山西巡抚刚毅覆奏：“缠金即才吉地，在河北外套伊克昭盟之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河自改行南道，蒙古始招商租种分佃，修成渠道。西则缠金，计共五渠，东则后套，计共三渠，纡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数。后遭马贼之扰，不特缠金、牛坝商号不过数家，即后套左右亦只二百馀家。达拉特旗昔岁收租银十万，近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阅伍至萨拉齐之包头，面与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吉尔迪筹商，谓当明示各旗，断不使该旗牧界日久归於民人。”因上议屯三端：曰分段，曰修渠，曰设官。下所司议，格。二十六年拳匪之案，鄂尔多斯七旗，如达拉特、鄂拓克、乌审、准噶尔各旗，酿祸均重。事定，议有赔款。达拉特一旗至三十七万两。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

二十八年，命兵部侍郎贻穀办晋边垦务，咨调乌、伊两盟长诣归化商订，迄未至，而呈理藩院请免开办。廷旨下院严饬盟长迅与贻穀等会商，不得推诿。於是贻穀等先以赎还达拉特旗教案熟地二千顷给银十七万两者，为垦务入手之策。二十九年，达拉特、杭锦两旗始派员就议报垦，郡王、鄂拓克、乌审、准噶尔、扎萨克五旗亦相继报地，而杭锦旗贝子阿尔宾巴雅尔时充盟长，仍请缓办，坚拒出具交地印文。三十年，贻穀以抗不遵办，掣动全局劾之，以副盟长乌审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代署。三月，套匪滋事，山西练军平之。九月，察克都尔色楞等以乌审、扎萨克两旗公中之地，北起阿拜素、南至巴盖补拉克一段，归官报垦，祝皇太后七旬万寿。予察克都尔色楞郡王衔，沙克都尔扎布镇国公衔。三十一年二月，阿尔宾巴雅尔复呈悔过情形，报出杭锦旗中巴噶地一段。贻穀奏乌、伊两盟地皆封建，与察哈尔之比於郡县者不同，定押荒岁租皆一半归官，一半归蒙，别提修渠费。旨下所司知之。七月，贻穀奏：“杭锦、达拉特两旗地户将原有各渠报垦归公，因改长胜渠名长济，缠金渠名永济，挑濬深通，老郭等渠以次及之，计可溉田万顷。后套地必附渠，渠日加多，即地日广。就现在应收之款，悉归工作，回环挹注，务竟其功。请各旗押荒地租各款应归公者，均暂缓提拨，备渠工大修之费。”九月，准噶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不悦於垦，纠众抗阻，攻劫局所，贻穀遣兵捕治之。三十二年，贻穀奏定郡王等五旗旱地押荒岁租。陕西巡抚恩寿会奏以郡王、扎萨克两旗垦地置东胜□，隶山西归绥道。三十三年，贻穀蒙谴，复阿尔宾巴雅尔盟长。信勤、瑞良等相继为垦务大臣。

是部垦事进行未废。佐领即左翼中旗十七，右翼中旗八十四，左右翼前旗各四十二，左翼后旗四十，右翼后旗三十六，左翼前末旗十三。

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京师五千里。东鄂尔多斯，西额济讷，南宁夏、凉州、甘州，北逾瀚海接赛音诺颜、扎萨克图盟。袤延七百馀里，即贺兰山地驻牧蒙古。

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与和硕特同族。和硕特旧为四额鲁特之一，故称额鲁特部。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传至图鲁拜琥，号顾实汗。有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兄拜巴噶斯初育以为子。后自生子二：长鄂齐尔图，次阿巴赖。游牧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子十六，居西套者，曰和啰理，曰墨尔根，曰额尔克，曰都喇勒，曰哈什哈，曰陀音，曰土谢图罗卜藏，曰博第，曰多尔济扎布，曰诺尔布扎木素，曰爱博果特，曰鄂木布。和啰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来归授扎萨克，赐牧阿拉善，诸昆弟子姓隶之。其居青海者，曰扎布，曰阿南达，曰伊特格勒，曰巴特巴。扎布授扎萨克，领其族。见青海厄鲁特部传。鄂齐尔图号车臣汗，子三：长额尔德尼，子噶勒丹多尔济；次噶尔第巴，子罗卜藏衮布阿拉喇布坦；次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后皆绝嗣。阿巴赖裔为准噶尔所掠，故不著。

顺治四年，鄂齐尔图遣使贡驼马。六年，阿巴赖继至。七年，鄂齐尔图使至，以喀尔喀煽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奏称："力能锄逆，当相机为之。否则亦必修贡如初，不敢稍萌异志。"谕绝喀尔喀，勿私通好。嗣因额尔德尼、噶尔第巴、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及所部台吉、宰桑等朝贡，至者相接。

准噶尔台吉噶尔丹游牧阿尔台，号博硕克图汗，觊为厄鲁特长。鄂齐尔图妻以孙女阿努，寻与隙。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戕鄂齐尔图，破其部。鄂齐尔图妻曰多尔济喇布坦，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妻，皆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女兄也。额列克孙察珲多尔济号土谢图济汗，侦噶尔丹侵鄂齐尔图兵援之不及，多尔济喇布坦奔土尔扈特。噶尔丹遣使献俘，谕曰："鄂尔齐图汗与噶尔丹向俱纳贡。今噶尔丹侵杀鄂齐尔图，献所获弓矢等物，朕不忍纳也。其卻之！"西套厄鲁特既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和啰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幙万馀，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徒恋处边外。

有楚琥尔乌巴什者，噶尔丹叔父也。子五：长巴哈班第，次阿南达，次罗卜藏呼图克图，次荦章，次罗卜藏额琳沁。噶尔丹以私憾袭杀巴哈班第，执楚琥尔乌巴什及罗卜藏额琳沁等禁之。巴哈班第子罕都为和啰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喇特户畜，窜就和啰理，居额济讷河。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侦以告。

会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察献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遣使诘知为准噶尔属，谕噶尔丹捕额尔德尼和硕齐治罪，并收和啰理归牧，或非所属当以告。二十二年，噶尔丹奏和啰理等归，达赖喇嘛已遣使召请，以丑年四月为限。是年盖岁在亥。二十三年，罕都偕额尔德尼和硕齐遣使贡，请宥掠乌喇特罪，而和啰理戚属尝掠茂明安诸部牧产，前以服罪故宥之。至是谕曰："和啰理既免罪，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著一体赦。所贡准上纳。"

先是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避噶尔丹，走唐古特。以达赖喇嘛言，表请赐居龙头山，辖西套遗众。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氵蚩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已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上可其奏。

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土谢图汗珲多尔济以女妻之。事闻，谕廷臣曰："前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所戕，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往求达赖喇嘛指授所居之地，达赖喇嘛令驻牧阿拉克鄂拉，因以为请。鄂齐尔图汗从子和啰理前沿边驻牧罾曾，檄噶尔丹收取之，令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喀尔喀互为犄角。噶尔丹欲以兵向和啰理等，则恐喀尔喀蹑之；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和啰理等袭之。此必非噶尔丹所能收取也。"二十四年，和啰理请赐敕印钤部众。廷臣以游牧未定，议不允。谕曰："和啰理等以避乱，故离其旧牧，来至边境，劫掠茂明安、乌喇特诸部，本应即行殄灭。朕俯念鄂齐尔图汗世奉职贡，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迫於饥困，是以宥其罪戾。又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系鄂尔齐图汗孙，为和啰理从子，应令聚合一处。其遣官往谕朕旨，度可居地归并安置，封授名号，给赐金印玺书，以示朕兴灭继绝至意。"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遵旨往谕。和啰理奏："皇上令臣等聚处，乃殊恩。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居布隆吉尔，地隘草恶，不若与臣同处。臣等欲环居阿喇克山阴，遏寇盗，靖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牧地，由噶尔拜瀚海、额济讷河、姑喇柰河、雅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特、洪果尔鄂隆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牧，西极高河居之。"

奏至，遣使谕达赖喇嘛曰："噶尔丹灭鄂齐尔图汗时，和啰理及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等纷纭离散，来至边境，又以生计窘迫，妄行劫掠。朕宥其罪，不即发兵剿灭。和啰理等亦戴朕恩，屡请敕印，依朕为命。朕前谕噶尔丹收取，彼约以丑年四月为期，今逾期已数月矣。伊等骨肉分离，散处失所，朕心殊为恻然！鄂齐尔图汗於尔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漠视其子孙宗族至於穷困？今朕欲将伊等归并安置，尔喇嘛其遣使与朕

使偕往定议！”

二十五年，达赖喇嘛奏已遣使，上遣拉都琥往会勘。拉都琥偕达赖喇嘛使约和啰理至东大山北，语之曰：“尔所谓噶尔拜瀚海地，听尔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口，又自宁夏所属倭波岭塞口北努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北沿陶兰泰、萨喇、椿济、雷珲、希理等地，西南至额济讷河，俱以距边六十里为界，画地识之。”定议：蒙古杀边民论死；盗牲畜、夺食物者鞭之；私入边游牧者，台吉、宰桑各罚牲畜有差；所属犯科一次，罚济农牲畜以五九。时罕都及额尔德尼和硕齐请与和啰理同牧。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侦其女兄阿努携兵千赴藏，道嘉峪关外，惧袭己，备之，以故未即徙。拉都琥奏至，诏以所定地域及罚例檄甘肃守臣知之。盖自是和啰理属始定牧阿

拉善。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和啰理欲往援，察珲多尔济乞师於朝。时谕噶尔丹罢兵。使已就道，诏不允和啰理请。而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自率兵援喀尔喀，遇我使於道，宣谕之，亦撤归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寻为噶尔丹所败，上复遣使谕噶尔丹，将行，命之曰：“噶尔丹若问和啰理事，尔等宜述丑年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虽遣使定议，令和啰理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归并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啰理虽居游牧边地，亦未编设旗队。前喀尔喀与额鲁特交恶，和啰理曾请兵讨尔。朕仍谕遣之曰：‘朕欲使尔等安处游牧而已，岂肯给尔兵耶？’其以是告之，令罢兵。”噶尔丹不从。

二十八年，以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卒，赐祭。其妻及宰桑等请召噶尔丹多尔济辖部众，允之。时噶尔丹多尔济游牧准噶尔界，谕曰：“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属内附，所遗部众恐致流亡。噶尔丹多尔济尚幼，召之恐未即至。著和啰理前往布隆吉尔，暂为约束人民。俟噶尔丹多尔济至，仍归本地。务期共相扶掖，勿侵据所部。”噶尔丹多尔济以所部饥，告不克即徙。诏授诺颜号，遣侍读学士达琥谕恤所部贫民。其母扎木苏携噶尔丹多尔济至，诏辖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众，附阿拉善牧。

有拜达者，罕都属也，偕额尔德尼和硕齐诱其主弃和啰理，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守汛者责之，为所戕，且抗官军。甘肃提督孙思克以兵屯边，将剿之。罕都惧，乃降诏宥罪，仍驻牧阿拉善。其叔父罗卜藏额琳沁寻自准噶尔至，奏为噶尔丹所禁十馀年，以准噶尔与喀尔喀战，

乘间脱，挈孥属千馀至，乞与兄子罕都同居，允之。

三十年，和啰理以不遵旨徙牧归化城，惧大兵讨，叛遁。噶尔丹多尔济、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从之，分道窜。将军尼雅汉等招降噶尔丹多尔济属纳木喀班尔等五十馀户、和啰理女弟之夫克奇及从者二十一人以闻，诏安置归化城。时和啰理弟博第游牧中卫边外，距阿拉善三百馀里，闻其兄叛遁，欲往会侦。副将军陈祚昌等屯昌宁湖，遣子索诺木至军，诡称假道询南山，否则请牧马昌宁湖。祚昌知为缓军计，令挈属至归化城。不从，击之，斩五百馀级，博第仅以身免，走伊巴赖，遇和啰理属台吉齐奇克假粮马，窜额济讷河。三十一年，和□罗理悔罪，降，命仍牧阿拉善。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齐奇克等从和啰理降。寻复叛走。提督孙思克以兵追至库勒图，斩四十馀级。齐奇克就擒，诏宥死，附和啰理牧。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逸，遇自青海来归之喀尔喀台吉阿海岱青班第，掠其赀，复窜哈密。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有女弟曰阿海，始与策妄阿喇布坦议婚，噶尔丹夺之。策妄阿喇布坦怒，噶尔丹徙额琳哈毕尔噶。上闻之，遣员外郎马迪赍敕谕令绝噶尔丹。道哈密，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偕噶尔丹属图克齐哈什哈、哈尔海达颜额尔克以兵劫之，由大草滩毁边垣遁，为青海台吉额尔德尼纳木扎勒所击，走死。三十三年，和啰理弟博第率属百馀降，乞仍与兄同牧，许之，命辑所属溃散者。未几，齐奇克复叛遁。和啰理遣所部莽奈哈什哈等以兵追诸耨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

三十五年，所部兵随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副都统阿南达奉命设哨，以和啰理属布尔噶齐达尔汉宰桑玛赖额尔克哈什哈、齐劳墨尔根萨里呼纳沁齐伦珲塔汉占哈什哈、布达哩杜喇勒和硕齐等，分屯额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伦、额济讷及布隆吉尔之博罗椿济敖齐、喀喇莽奈诸地。时噶尔丹多尔济窜徙嘉峪关外。有哨卒拜格者，其属也。阿南达召至，遣归说噶尔丹多尔济曰：“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顾叛逃可乎？和啰理弃牧时，汝不能辑属，故从往。上灼知汝情，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汝其思之！”噶尔丹多尔济遣告曰：“上念臣祖兄，令臣与和啰理接壤居。臣无知，从和啰理叛遁，今悔罪欲死。臣幼，臣母一妇人，未能达。乞以情代奏。”阿南达欲坚内附志，遣使归，约如期会肃州，谕设哨援哈密，复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曰：“噶尔丹至汝地，汝即召噶尔丹多尔济援，勿复疑。”噶尔丹多尔济遣宰桑阿约等赍降表，表至肃州。会上视师宁夏，阿南达驰疏至，诏优恤所部众。未几，唐古特部第巴煽青海诸台吉盟察罕托罗海，缮军械助之。檄噶尔丹多尔济以兵往，辞不赴，遣使俄济通问策妄阿喇布坦，自携兵百会阿南达於布隆吉

尔。阿南达侦噶尔丹死，其从子丹济拉窜瀚海，遣噶尔丹多尔济属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驼赴噶斯，而自偕噶尔丹多尔济以兵继之。至色尔滕，值俄济归，以丹济拉将自郭蛮喇嘛所往附策妄阿喇布坦告。因撤噶斯兵，遣噶尔丹多尔济仍赴布隆设哨，其属阿勒达尔哈什哈、恭格等煽之叛，至西欣驿劫驼马，奉母札木苏由吉尔喀喇乌苏遁。阿南达遣兵四百追之，不及，招降其属茂海、乌纳恩巴图尔、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把及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遣归阿拉善。罗卜藏后徙牧喀尔喀，即附扎萨克图汗部之厄鲁特扎萨克也。是年，和啰理以所部数叛，请视四十九旗例编佐领。廷臣议徙乌喇特界，谕曰："若将和啰理移牧近地，则沿边别部蒙古甚多，岂可尽徙？且治蒙古贵得其道，不系地之远近。著停徙，仍游牧阿拉善地。"诏和啰理为多罗贝勒，给扎萨克印。复以噶尔丹多尔济窜赴准噶尔，敕策妄阿喇布坦曰："噶尔丹多尔济率属来降，安置耕种。今忽留其属人，弃众私遁，其中必有不得已之情，务即察明具奏。朕於噶尔丹多尔济略无责备之意，且降旨收集其遗众。傥往汝地，汝可善为抚恤。如欲内徙，即行遣归。"时噶尔丹多尔济阳附策妄阿喇布坦，阴贰之。策妄阿喇布坦将侵哈萨克，噶尔丹多尔济诡以兵从，中道遁库车，为回众所杀。母札木苏携属九百馀奔青海部，青海诸台吉以献。诏安置什巴尔台，隶察哈尔。

四十三年，和啰理子阿宝尚郡王，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四十八年，袭贝勒。五十四年，以参赞往会西安将军广柱等，驻巴里坤，袭击准噶尔於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乌鲁木齐诸地，皆捷。五十九年，参赞平逆将军延信军败准噶尔，有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诸捷，护达赖喇嘛入藏。年羹尧奉谕遣归游牧。未几，来朝，上悯其劳，诏封多罗郡王。

雍正二年，大军定青海，王大臣等议阿拉善为宁夏边外要地，青海顾实汗诸子裔旧皆游牧山后，今或徙山前，请敕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众归牧山后，允之。阿宝奏："臣祖顾实汗归诚内附，百年於兹，受天朝恩甚厚。前青海昆弟阻兵构乱，上干天讨，臣当束身受诛。重荷恩宥，令安游牧，感激莫报。乞赐青海旷地，令臣钤诸部，不复萌异志。"诏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啰充克克牧地给之，并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啰充克克者，即汉书地理志所称潢水也。七年，阿宝以博啰充克克牧地隘，擅请徙乌兰穆伦及额济讷河界，议罪削爵。寻命复之。诏仍归阿拉善牧，不复居青海。阿宝子衮布，八年，以所部兵赴巴里坤防准噶尔援樊廷，贼遁。九年，录其劳，封辅国公。十年，晋贝子。

乾隆六年，降袭爵之索诺木多尔济为镇国公。二十一年，二等台吉达瓦车凌从大军剿危鲁特窜党，遇伏於博啰齐，奋击之，阵殁。诏议恤，入祀昭忠祠。先是阿宝属达玛琳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於和通呼尔哈诺尔，为所掠。至是携孥及属布库勒等四十户诣都统雅尔哈善军，请归阿拉善旧牧。诏如所请，徒众仍置伊犁。

所部一旗。爵三：曰扎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初袭贝勒。乾隆二十一年，诏以兵赴北路。二十二年，以俘逆贼巴雅尔功，晋郡王，授参赞大臣。二十三年，以剿俘已叛宰桑恩克图功，予双眼花翎。二十四年，以台吉达瓦、佐领布岱等剿玛哈沁及逆回布拉呢敦功，优赉之。三十年，晋罗卜藏多尔济亲王。三十七年十一月，以甘肃民人私挖阿拉善旗哈布塔哈拉山金沙，命勒尔谨捕治之。四十六年，大军剿萨拉尔逆回於华林寺，四十九年，又剿逆回於石峰堡邸店。是部皆以兵从，均有功。五十一年，允阿拉善盐由水路运至山西临县碛口。五十六年，是部盐入银八千两。罗卜藏多尔济子旺沁班巴尔袭亲王。后尝一为宁夏将军，以袒庇属人争勘地界，罢之。

嘉庆四年，陕甘总督长麟奏徵是部征教匪兵归其部。五年，甘肃按察使姜开阳疏言："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大约甘肃全省食阿拉善盐者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闻阿拉善王但於两池置官收税，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故於民甚便。私贩甚多，骆驼牛骡什佰成群，持梃格斗，吏役不敢呵止。今拟令沿边各州县於各隘口盐所从入之处，设局收税，亦计所驮多少为税之轻重。彼所收者池税，我所收者过税，既无碍於阿拉善王，又易私贩为官贩，两便之道。"十一年，阿拉善王因回民私贩丽法，献其池归官办，置运判於磴口。每年予阿拉善王银八千两，池属宁夏道专管。十七年，改归商办，酌定口岸，示以限制，改磴口大使为皇甫川大使，专司稽察。吉盐水贩止准运至皇甫川，以盐池敕还阿拉善王，停其偿岁，而以吉盐八万七千馀引配於潞引，由潞商包纳吉课。咸丰四年七月，亲王呈捐输开采哈勒津库察地方银矿。定甘肃收阿拉善盐商税济军饷。同治初年，回匪滋事，屡徵是部兵协剿。三年，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以匪扰宁夏，呈理藩院乞援。时西路多警，是部设台递送，南自甘、凉，西自额济讷土尔扈特，军报至乌拉特以达归化。四年四月，都兴阿军大破回匪於平罗、宝丰，是旗协理台吉阿布哩亦败扑入磨石口之匪。谕嘉奖贡桑珠尔默特，仍饬严防各口，兼办驼运。七年，贡桑珠尔默特采买米麦济穆图善中铺之军，解耕牛一百馀只酌借贫民，俾时耕

种。四月奏入，上复嘉奖之。十二月，回匪由平罗窜是部，大肆劫掠，至磴口踞之，攻围王府，杀伤官兵。贡桑珠尔默特复咨穆图善乞援。八年，定安派蒙员乌尔罔那逊往是部乌兰木头地方剿陆路回匪。四月，屡败回匪於下永和姜、上永和姜。磴口踞匪还窜陕境。是月董马原回匪窜是部境，围定远营城，毁冢茔、府第、寺庙。鄂尔多斯与额济讷河土尔扈特文报路断，贡桑珠尔默特督蒙古官兵婴城固守。七月九日，提督张曜遣部将杨春祥等率兵解定远城之围，匪退广宗寺，又败之，越山遁。次日，杨春祥等进军贺兰山。八月，金顺进军磴口，遂次平罗。九月，张曜抵宁夏，沿途之沙金托海、三道河、磴口、石嘴山等处皆驻官军。九年十一月，回匪复窜阿拉善南界之红井一带，贡桑珠尔默特派副佐领鄂肯会官军副将郝永刚等败之。匪窜永磴口，掠阿拉善，复设台站十一处。十年五月，金顺奏："宁夏山后阿拉善旗有西来窜贼劫掠。现筹於南北要冲磴口、横城等处派队扼扎。"十一年，赛盟阿尔米毕特旗窜来回匪至沙尔杂一带，张曜以阿拉善王请兵剿办，令孙金彪分扎柳林湖一带，兼顾蒙地。是年八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蒙盐仍祗从一条山、五卡寺至皋兰、靖远、条城，经安定、会宁、陇西、秦州，转运汉南一带销售，每百斤收税银、釐银各八分。十三年四月，袁保恆奏："宁夏采运，须取道阿拉善额济讷蒙古草地，以达巴里坤。而额济讷牧地近年被匪蹂躏最深，无可藉资，必以阿拉善驼只为主。当饬阿拉善协理台吉派员来宁商办。臣与管旗章京玛呢阿尔得那筹拟，按程设立三十四台，专司带领道路。另雇蒙驼一千五百，民驼五百，各以五百任运一段，班转递运，每次可运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月运至巴里坤，间二十日由宁夏发运一次。"谕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员赴宁夏接办。光绪四年七月，以关内外肃清，裁阿拉善所设台站。

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以富饶。宣统二年，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奏："山西行销蒙盐，西路以阿拉善为主，以鄂尔多斯辅之。有矿，有林木，幅员广阔。其北毗连赛盟南境各旗，南邻甘肃镇番等九县，为漠南蒙古大部落。自为一部，不设盟，受宁夏将军节制。"有佐领八。

额济讷，旧土尔扈特部，在阿拉善旗之西。东古尔鼐，南甘肃毛目县丞地，北阿济山，东南合黎山，南与东北、西北皆大戈壁，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

系出翁罕六世孙，曰玛哈齐蒙古。有子二：长曰贝果鄂尔勒克，有

曾孙曰书库尔岱青。第四子曰纳木第凌，生纳扎尔玛穆特，为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族弟。阿玉奇汗游牧额勒济河。康熙四年，诏封纳扎尔玛木特之子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先是阿喇布珠尔尝假道准噶尔谒达赖喇嘛，既而阿玉奇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修怨，阿喇布珠尔自唐古特还，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上悯其无归，故有是命。五十五年，阿喇布珠尔奏请从军效力，诏率兵五百驻噶斯。旋卒，子丹衷袭。

雍正七年，来朝，晋贝勒。九年，以色尔腾牧通噶斯之察罕齐老图，惧准噶尔掠，乞内徙。陕甘总督查郎阿令携戚属游牧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处，寻定牧额济讷河。乾隆四十八年，予世袭罔替。

同治中，回匪滋事，陷肃州。是部与连境，蹂躏特重。时西路文报梗，是部设台站，递至阿拉善以达归化。九年以后，肃州回匪累出扰是部境以北，窜赛、扎两盟，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福济、定安、张廷岳先后奏："贼匪皆来自土尔扈特贝勒游牧，请饬左宗棠拨军防剿。"十二年，是部贝勒达什车凌以防堵回匪阵亡。光绪五年，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请恤。十二月，赠郡王衔，予恤银一千一百两。三十年，延祉等迎护达赖喇嘛往西宁，经是部。地杂戈壁，较诸部为瘠苦，北接扎盟南境。各旗有佐领一，不设盟长，受陕甘总督节制。

列传三百八藩部四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喀尔喀车臣汗部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

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馀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

元太祖十一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杭爱山界。子十一，格呼森扎扎赉尔珲台吉其季也。兄图噜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部祖，详各传。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万馀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其掌左翼者，为第三子诺诺和及第五子阿敏都喇勒。诺诺和号伟徵诺颜，子五：长阿巴岱，号斡齐赖赛因汗；次阿布瑚，号墨尔根诺颜，徙牧图拉河界，今土谢图汗部二十扎萨克皆其裔。阿巴岱子二：长锡布固泰，号鄂尔斋图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辅国公巴海、台吉车凌扎布、青多尔济四旗祖；次额列克，号墨尔根汗，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郡王噶勒丹多尔济、贝勒西第什哩、车木楚克纳木扎勒、辅国公车凌巴勒、三达克多尔济、台吉巴朗、班珠尔多尔济、辰丕勒多尔济、朋素克喇布坦十旗祖。阿布瑚子三：长昂噶海，继墨尔根诺颜号，为扎萨克郡王固噜什喜，台吉车凌、开木楚克、成衮扎布、逊笃布五旗祖；次喇瑚里，号达赖诺颜，为扎萨克台吉礼塔尔一旗祖；次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初喀尔喀无汗号，自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继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衮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

崇德二年，衮布偕硕垒上书通好。三年，遣使贡驼、马、貂皮、雕翎及俄罗斯鸟枪，命喀尔喀三汗岁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

顺治三年，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逃，豫亲王多铎率师追剿，至扎济布喇克，衮布遣喇瑚里等以兵二万援腾机思，为大军所败，弃驼马千馀窜额尔克。楚琥尔者衮布族也，复私掠巴林部人畜，诏使责之。会所部额尔德尼陀音贡马至，敕归谕其汗等擒献腾机思，并以所掠归巴林。五

年，腾机思降，衮布等表乞罪，诏各遣子弟来朝，不从。八年，以其部不归巴林人畜，仅献驼十、马百入谢，严谕诘责。十年，命侍郎毕哩克图往察巴林被掠人畜，衮布等匿不尽给。会喇瑚里之子台吉木塔尔携众来归，封扎萨克亲王，驻牧张家口外塔噜浑河，因诡言巴林人畜木塔尔尽携往，应就彼取，并乞遣木塔尔等还。谕曰："尔等不遵旨遣子弟来朝，不进本年九白常贡，不尽偿巴林人畜。冒此三罪，反请遣还来归之人，是何理耶？今即各遣子弟来朝，尽偿巴林人畜，朕亦弗使木塔尔等还，尔自择之！"是年秋，遣使补贡九白，至张家口，诏勿纳。十二年夏，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继其父衮布为左翼长，约同族墨尔根诺颜、达尔汉诺颜、丹津喇嘛等，表遣子弟来朝。谕曰："尔等遵旨服罪，朕不咎既往，其应归巴林人畜缺少之数，悉从宽免。嗣后逃人至此，当即遣还。"冬，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於宗人府。是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命土谢图汗及墨尔根诺颜各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赉之。

康熙二十三年，以其部与右翼扎萨克图汗成衮构衅，命阿齐图格隆偕达赖喇嘛使谕解之。二十六年，察珲多尔济偕车臣汗诺尔布等疏上尊号，谕曰："尔等恪恭敬顺，具见悃忱，但宜仰体朕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至意。自今以后，亲睦雍和，毋相侵扰，永享安乐，庶慰朕怀，胜於受尊号也。"

二十七年，厄鲁特噶尔丹掠喀尔喀，察珲多尔济拒弗胜，偕族弟固噜什喜等携属来归，诏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赡之。二十八年，复遣内大臣费扬古往赈，谕廷臣曰："朕闻土谢图汗属众有乏食致毙者，深为轸念。费扬古采买牲畜尚须时日，著速发张家口仓米运往散给，计支一月，牲畜继之，则众命可活矣。"二十九年，诏察所属贫户，遣就食张家口。

三十年春，上以察珲多尔济来归后，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图汗成衮子策旺扎布踵至，喀尔喀全部内附，封爵官制宜更，且降众数十万错处，应示法制俾遵守，将幸多伦诺尔行会阅礼，诏理藩院檄察珲多尔济等随四十九旗扎萨克先集以俟。尚书马齐奉命往议礼，定赏格九等，坐次七行，以察珲多尔济为之首。夏四月，驾至，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三十五人以次朝见，谕曰："尔等以兄弟之亲，自相侵夺，启衅召侮，至全部溃散。其时若令四十九旗扎萨克将尔人众收取，尔部早已散亡。朕好生之心出於天性，不忍视尔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糗粮以资赡养，用是亲临教诲，普加赏赉。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特沛恩施，俾与四十九旗同列，以示一体抚育，罔分中外，尔等

其知朕意。”寻命改所部济农、诺颜旧号，封王、贝勒、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佐领，仍留察珲多尔济汗号统其众，自是始称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改喀尔喀左右翼为三路，土谢图汗称北路。

三十五年四月，上亲征噶尔丹，所部诸扎萨克奏：“臣等被噶尔丹掠，全部溃，赖圣主天威正其罪，请从征效力。”谕毋庸尽行随往。五月，大军既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大赉之。明年，噶尔丹窜死，朔漠平，诏所部归图拉河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给。五十四年，以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煽众喀尔喀，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军赴推河侦御。廷议屯田鄂尔坤、图拉裕军食，诏询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附近鄂尔坤、图拉之苏呼图喀喇乌苏、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呼、扎布堪河、察罕廋尔、布拉罕口、乌兰固木及额尔德尼昭十馀处俱可耕，命公傅尔丹选善耕人往屯种。是年，诏简所部兵驻防阿尔泰。六十年，命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

雍正二年，北路军营移驻察罕廋尔及扎克拜达哩克。三年，以增设赛因诺颜部，定所部为喀尔喀后路。四年，旺扎勒多尔济等因额尔德尼昭乏相宜穀种，遣人购之俄罗斯，并请助屯田兵粮。谕廷臣曰：“前议屯田时，曾有奏言喀尔喀未必踊跃从事者。朕思此举正为伊等计及久远，岂有反不乐从之理？今果感恩抒诚，与朕意相符，殊可嘉尚，交理藩院议叙。”寻各予纪录，并赉币有差，诏如议。五年，以库伦及恰克图为所部与俄罗斯互市地，诏非市朝毋许俄罗斯逾楚库河界。是年，赛音诺颜亲王额驸与俄罗斯定界。九年，选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撤大军还，诏所部兵留驻鄂尔坤及乌里雅苏台。

乾隆元年，复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乌克图尔济尔哈朗。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库伦，命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驻守其地护视之。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命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十七年，增防鄂尔坤兵。十九年，移驻鄂尔海喀喇乌苏。是部扎萨克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授西路参赞大臣。二十年，进剿达瓦齐於伊犁。时降酋阿睦尔撒纳谋据伊犁，上烛其奸，诏入觐。定北将军班第由尼楚衮军营遣额琳沁多尔济护之行。至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印授之，诡称归治装，由额尔齐斯河驰遁。翌日，额琳沁多尔济追之弗及，论罪削爵拟斩，谕赐自尽。多罗贝勒车布登亦以驻防库克岭，不力追叛遁之巴朗，降贝子。而扎萨克辅国公车登三丕勒以俘青衮咱卜功，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旺勒以擒叛遁之和硕特讷默库功，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以获阿睦尔撒纳旗纛甲胄功，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以赴扎布

堪获阿睦纳撒纳之孥及班珠尔等，并诛叛贼固尔班和卓辈功，均进爵赉赏有差。

先是，土谢图汗部编佐领，积三十七旗。以分置赛因诺颜部，析二十一旗，留十六旗，仍隶土谢图汗部。寻增四旗。扎萨克凡二十，盟於汗阿林，设正副盟长及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一：土谢图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贝勒晋袭；附公品级一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三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一由贝子降袭。

是部本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乾隆二十七年，於是部中旗汗山北之库伦置办事大臣，以满洲大员任之；别选蒙古汗、王、公、扎萨克一人为办事大臣，同釐其务。和硕亲王多罗额驸桑斋多尔济以乾隆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二十七年，停互市。二十九年，桑斋多尔济请增库伦卡坐，派兵屯田依琫、布尔噶勒台等处，不许。三十年六月，命阿里衮索琳查办恰克图潜通贸易一案，以桑斋多尔济私听蒙人仍与俄商贸易，论罪削爵；办事大臣丑达以私市得贿正法。十月，以是盟扎萨克贝子伊达木什布管俄罗斯卡坐。三十三年，库伦办事大臣庆桂等奏俄罗斯遣使乞开关交易，允之。仍申内地商人图增价值之禁。寻命桑斋多尔济复任。

四十二年，定库伦办事大臣兼辖办事章京，民、蒙交涉事件均具报办理例。四十三年，桑斋多尔济奏俄罗斯人私越边口卖马，俄员玛玉尔不肯前来，暂停贸易，即咨示俄固毕纳托尔，上是之。七月，谕桑斋多尔济会同办事大臣博清额，商办内地商人给还俄罗斯欠货。十一月，桑斋多尔济卒，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往库伦协同博清额办事。四十五年，复开市。四十八年，以车登多尔济私给乘骑乌拉黄缎照票，罢库伦办事大臣，命赛因诺颜亲王拉旺多尔济代之，仍命桑斋多尔济之子郡王蕴端多尔济随同办事，定喀尔喀四部乌拉章程。十二月，命蕴端多尔济列名在办事大臣勒保之前。四十九年，以俄罗斯属布里雅特人劫内地往乌梁海贸易商民，赔货而不交犯，屡檄其国。五十年春，以俄罗斯覆文支吾推宕，复停恰克图互市。办事大臣松筠因定沿边蒙古需用烟茶布疋章程。

五十一年九月，定土、车两部及赛、扎两部每年各带一部人入围场，土、车两盟部落人交库伦办事王大臣带领习围，赛、扎两盟部落人

仍交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带领习围，并令部落每年自汗、王至公各拣派一人，台吉内各拣派四人，领职衔较大者二名，微末台吉二名，仍作十名善射赴木兰围场例。五十四年，俄属布里雅特人伤我出卡巡兵，松筠檄俄固毕纳托尔捕送置之法。適有自俄归之土尔扈特喇嘛萨麻林言俄将兴兵构衅。廷旨命松筠檄询。五十五年，是部戈壁数旗灾，扎萨克台吉乌尔湛扎布报以应收赋及自畜牛羊赈给，并令有力台吉官兵周恤贫者。事闻，上嘉之。五十六年，松筠奏俄守边目力辨其诬，诏诛萨麻林，许俄复市。松筠与接任办事大臣普福、协办贝子逊都布多尔济赴恰克图，晓谕俄固毕纳托尔，嗣后如遇会办事件，应如例迅速完结，命盗案犯，应送恰克图鞫实正法，彼此约束商贩，毋有积欠，因与立约，永为遵守。

嘉庆七年三月，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备行围进哨马匹，上嘉之。八月，定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在库伦会集，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例。自是土、车二部重大事件，皆由库伦办事大臣专奏。允蕴端多尔济请，每逾十年巡察俄罗斯交界卡伦一次。八年八月，允蕴端多尔济请，土谢图汗部扎萨克齐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等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地方，免驱逐种地民人禁。嗣后另垦地亩，添建房屋，侵占游牧，并令从前租种者，按地纳租。娶蒙女为妻者，身故之后，妻子给该处扎萨克为奴隶。呼图克图徒众地方即为其所属。并定该处居民按人给照，每年由蕴端多尔济派员检查，造册报院；及再有无照之民任意栖止，盟长、扎萨克等治罪例。二十三年，库伦遣蒙员同俄员勘明疆界。

道光四年三月，以库伦章京尚安泰查验伊琫等处种地民人不能核事，致民人等盘踞游牧，署车凌多尔济扎萨克印务之台吉贡苏伦呈报驱逐，又误毁领照人民房屋，命夺职，蕴端多尔济等议处。仍申各旗容留无票民人之禁。七年，蕴端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十二年，多尔济拉布坦代之。十五年，多尔济拉布坦奏喀尔喀招民垦复抛荒地亩章程，谕不许。十二月，命德勒克多尔济为库伦学习帮办大臣。十八年，多尔济拉布坦奏管卡伦扎萨克那木济勒多尔济擅以奇尔浑卡伦兵丁与明济卡伦兵丁互相移驻，撤差，仍议处。十九年，允哲布尊丹巴往库伦之北伊鲁格河温泉坐汤，命办事大臣福英护视。四月，多尔济拉布坦卒，以德勒克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一年六月，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咨理藩院，闻中国严禁鸦片入界，已谆饬所属不得在交界之处互相贩带偷运。谕库伦办事大臣严禁内地贸易人等在交界处所私行贩运烟土，以绥外藩、除积弊。二十二年九月，德勒克多尔济以库伦地方商民盘踞一案，下部议处。

咸丰四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汗、王、公、台吉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八年，允俄罗斯使人由库伦至张家口入京。十一年，德勒克多尔济迁，以多尔济那木凯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寻令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代之。以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带操演鸟枪兵丁赴恰克图，命多尔济那木凯妥办库伦事件。四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欲於库伦贸易，行文阻止。六月，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奏准俄人在库伦修理公馆。十一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擅往蒙古各旗贸易。谕守约开导，并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禁阻。十二月，撤恰克图习枪官兵。

同治元年，定俄国陆路通商章程条款。三年，以新疆回乱，调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蒙兵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四年三月，以土、车两盟蒙兵溃散回旗，谕文盛等不必再令赴营。以图盟援古城蒙兵逗留，扎萨克达尔玛僧格严议。五年，命办喀尔喀四盟捐输。六年，调土、车两盟兵一千五百名驻防卡伦。八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许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该商欲前往贸易，亦不拦阻，惟该商应有边界官执照。

九年二月，回匪东窜，自三音诺颜左翼右旗扎萨克阿巴尔米特游牧扰是部左翼后旗镇国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蒙古地方幅员辽阔，蒙众皆择水草旺处游牧，相距数十里始有氈庐。且百馀年安享太平，久不知兵。贼知蒙古易欺，是以百数成群，纵横肆扰。拟调驻卡伦蒙兵，檄两部落盟长等带往西南一带，与各旗官兵协剿。库伦地方塔庙甲于各旗，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现派桑卓特巴等调集喇嘛、鄂拓克防护庙宇。又令商民办理保甲，以资守御。"六月，张廷岳等奏以土盟兵九百名交扎萨克公奈当等防守额尔德尼昭。七月，俄调马队在库伦操演，谕张廷岳等查察。寻以乌里雅苏台危急，张廷岳等奏调土、车两盟兵会剿。十二月，请以赛、扎两盟协防库伦官兵二百名归并赛、扎两盟，派兵分防要隘。

十年二月，回匪复窜额哲呢河一带，图犯库伦。张廷岳等奏迅檄达尔济等军赴哈尔尼敦西北地方防剿。十一年，张廷岳奏："前调土、车两盟官兵饷糈，上年由两盟捐输支给。乌城被陷，复奏调内地官兵来库防剿，檄土、车两盟及沙毕捐备马三千匹，资汉兵骑乘，又借雇驼马数千只，分赴各台。两盟官兵自上年遣散，改征作防，应需驼马三千馀只，亦系各旗摊派。"四月，回匪窜是部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焚掠府庙，东犯莫霍尔、嘎顺等台。张廷岳遣蒙员札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等追败之於乌拉特中旗沙巴克乌苏地方。六月，副都统杜嘎尔奏回匪

於四月由图盟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窜出顺新地方。五月，窜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之巴尔图叟吉地方。派吉尔洪额带队改道蹑贼。时回匪复西窜左翼中左旗扎萨克达尔玛僧格游牧，至乌拉特中公旗之布特拉地方。吉尔洪额会伯克瓦齐尔进击，大胜之。

八月，回匪复窜是部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直趋翁吉河一带。别股窜哲林等台，赛尔乌苏西北台路断。张廷岳等奏察哈尔所派达尔济一军抵翁吉河之乌勒幹呼秀地方，与是部左翼中左旗公齐莫特多尔济及伯克瓦齐尔二营相犄角。是月二十一日，伯克瓦齐尔败贼於察布察尔台之察罕吉哩玛地方。二十六日卯刻，伯克瓦齐尔星夜由间道穷追，绕出东犯库伦匪前，败之于阿达哈楚克山额里音华地方。午申刻连再捷，获驼千馀、马四百，围贼于毕留庙，相持六昼夜。九月二日，达尔济军至毕留庙西北驻营，匪以投诚诳之，达尔济遽阻伯克瓦齐尔军巡逻，匪于是夜轻骑西遁。十二月，张廷岳等奏前窜乌、库两城回匪，现均返肃州老巢。宣化、古北口二军於本年到库，择要设防，足资捍卫。土、车两盟官兵拟裁半留半，每届半年，轮换防护官署昭庙，撤沙毕兵。

十二年二月，回匪复扰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寻遁。三月，张廷岳等奏："库伦事务较繁，请土、车两盟之协理将军，饬令每年轮班在库听候差委，勿赴乌城。"下金顺等会商覆奏。谕催山东於五月前解清库伦饷银十万两，赉库伦商民团勇。定变通办理库伦军需章程。十三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阿尔塔什达卒，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

光绪元年，以库伦解严，撤回直隶古北口练军。四年十一月，以库伦、哈拉河等处游匪尚多，仍拨直隶宣化练军二百五十名驻之。五年二月，以穆图善奏，谕饬土谢图汗迅将撤回托里布拉克、图固里克二台帮台官兵驼马，催令仍回本台。五月，予捐输银两之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等奖。六年正月，以改议俄国归还伊犁条约，筹备边防，派土、车二盟兵二千蒙兵驻库伦，拨军火及备蒙古包银。十二月，给库伦防兵月饷。七年二月，撤驻库伦蒙兵。四月，以库伦为俄人来往冲途，调喜昌为库伦办事大臣，统新军千人赴之。是年，中俄订续改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民往蒙古贸易者，祗能由章程附清单内。卡伦过界，应有本国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文执照，註明姓名、货色、包件、牲畜数目，於入中国边界时，在卡伦呈验。其无执照商民过界，任凭中国官扣留。

八年四月，喜昌奏考察库伦时势边防情形，量议变通。一、库伦与

恰克图屯军分驻。一、恰克图改设道员镇守边塞。一、库伦选练土著学试屯垦。一、库伦属境暨接连邻省地方酌量屯兵。下所司议，格。寻以喜昌奏劾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罢之，并下理藩院，议注销土、车两盟王公等驻班乌里雅苏台会盟之案。八月，喜昌等奏库伦近与俄邻，为漠北第一咽喉。现驻兵设防，馈运转输，旧站绕远，亟宜变通，改设捷径。谕饬乌里雅苏台将军、察哈尔都统迅速妥筹覆奏。

九年二月，喜昌奏台站迟滞，拟饬运草养驼，以资供应，并陈报灾不实等情。谕绥远城将军丰绅等按照原奏斟酌妥办。三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穆霍尔、噶顺等九台之官兵潜逃，诏喜昌等饬各旗竭力供差，不准推卸，仍严禁兵丁骚扰台站。八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抚恤灾荒，安设台站。喜昌又劾车林多尔济权势太重，把持公事，串通各旗虚报灾荒，遣撤官兵需用驼只，复为掣肘，各旗派拨帮台，延不到差。谕新任办事大臣桂祥密查具覆。时俄势日盛，诸部王公渐生携贰。喜昌所议置官、驻军、屯田、改台诸大端，皆以消患未萌。中朝重更张，致所请无一行者，卒以病去，并撤其军。辛亥之变，实酿於此，识者惜之。九月，喜昌奏饬图什业图汗部未被灾各旗暂行帮台。寻库伦办事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免，以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代之。

十年正月，以土谢图汗部左翼中郡王阿木噶巴扎尔等四旗被灾特重，谕桂祥等妥筹减缓差徭，予劝捐赈灾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扁额。十二年，桂祥劾哲布尊丹巴之商卓特巴索讷木多尔济居心巧诈，意构边衅，革之。十六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安德等奏库伦所属恰克图等处开办金矿，华商既无可招，洋商则断不可招集，陈窒碍难行情形，下所司知之。十二月，御史联□奏库伦商卓特巴喇嘛达什多尔济欺朦把持，擅权科敛，下理藩院。十八年七月，定联接中俄陆路电线。哲布尊丹巴所住之庙被火，佛像经卷胥毁。土盟等四盟王公捐助重建，而商卓特巴以此假贷商人，摊派沙毕者遂重。二十年九月，安德奏日本变动，民情惶惑，请仍调官兵驻库伦，谕李鸿章酌度。

二十二年六月，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沙毕一项困苦特甚，流亡过多。呼图克图忠厚存心，用人失当，一任喇嘛等勾通内地商民以及在官人等百方诈取，若罔闻知。迨用度过窘，不得不加倍苛派，所由欠负累累，上下交困。体访其属堪布喇嘛诺们汗巴勒党吹木巴勒为僧俗所仰慕，应责成清理已檄署商卓特巴巴特多尔济等，凡一切商上应办事宜，悉心谘商，妥为筹画。先将沙毕等应派光绪二十二年分摊款，查照十年以前，各按牲畜多寡，秉公匀摊，不准加派，核实酌裁。近年增添浮费，务量所摊撙节动用，俾纾民力。并请将东营台市

甲首各商，每遇两大臣节寿酬款项不减不增，按年代哲布尊丹巴归商欠。”下所司知之。寻又奏定恰克图规费，化私为公，提满、蒙大臣经费。七月，奏请定库伦大臣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往还体制是否平行，有曰：“公事之间，备极融洽；相见之际，多似参商。实则哲布尊丹巴已骄蹇跋扈，与办事大臣积不相能。”十一月，桂斌奏：“土盟所属西北旗界哈喇河一带，向有开垦地亩，播种杂粮，曾经奏明不准续垦。每届台市章京更换实任，由库伦大臣扎委会同扎萨克等前往清查有无续垦。兹届应查之期，照章派委台市章京理藩院员外郎奎显往查，将所得陋规呈请核办，约计二千数百两。当将两大臣此次款费全发商人收还，其馀各项，暂照成案分赉各员，俾资津贴。”

二十三年六月，办事大臣连顺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蒙古办事大臣图什业图汗那逊绰克图两不相能，请革办事大臣之任，谕从之，并饬嗣后遇有此等事件，务妥为斟酌，勿听呼图克图一面之词。以土盟中旗贝子朋楚克车林为库伦办事大臣。连顺以：“桂斌所奏归还哲布尊丹巴商欠办法，四成实银，分年带销，虽恤蒙情，未恤商情，致该商等亏累太多，不敢与沙毕内外两仓及鄂拓克交易。而两仓鄂拓克虽有牲畜，无处易换，市井萧条，诸货不能畅销。现呼图克图之庙工久竣，应照桂斌所奏，不得苛派，休息蒙众。两仓所用货物银茶及鄂拓克息借之款，应循旧日章程，设法算拨。”又奏：“据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转据各旗呈报，现查各旗呈报，并无未领限票民人种地之事。其由库伦台市章京衙门请领限票来旗贸易者，均随来随往，或搭盖土房存货收账，牛羊并不孳生。垦荒民人建房养畜，每年交地租茶数十箱或百箱不等。复据商民元顺明等七家呈，认种荒地，每年有地租茶，牲畜存厂，每年有草厂茶。请将认交前大臣桂斌罚款原茶交还。”旨均如所请。并将查地陋规化私为公，裁台市章京查地之差。

二十四年，劝办昭信股票。连顺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两步落王公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情原报效市平银共二十万两。五月，土、车两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沙毕、喇嘛等陈请不原领昭信股票，温谕嘉之，仍饬一并给奖。以设库伦、恰克图电线，理藩院奏采伐土盟各旗官山木植。

先是，库伦西北各旗至恰克图一带内地人民，率以租地垦荒为名，偷挖金砂，俄人亦多越界潜采，查禁驱逐，具文而已。至是连顺奏：“土、车两盟各旗界内库伦东北六台地，约合三百四十馀里，西自鄂尔河、哈拉河至额能河，共有金矿三处。又西北九台地，约合五百三十馀里，北自色埒河至伊鲁河，共有金矿二处，周围二百馀里，金苗甚

旺，以伊鲁河所产为最佳。惟产自河内，水势颇深，人力掏取，所得有限。必用西法以机器汲水，雇工开挖，其利方厚。拟招集钜款，延聘矿师，购运机器，相地开采。宜同时举办，於居中扼要之处，设一总厂。综计成本约需银三百万两。”复据天津税务司俄人柯乐德利库西称蒙古金矿，中国集款兴办时，俄人亦原附股，仍可代为招集，严遵中国章程。如用俄人，应听中国官员约束，通盘筹画。鄂尔河等五处金矿，拟请招商集款，合力开采，由中国自行举办，并准附招俄股，请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矿务大臣议行。寻命连顺督办蒙古鄂尔河等矿。

是年，李鸿章等奏中俄会订条约。俄国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照旧不纳税。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易货均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在库伦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俟商务兴旺添设。

二十五年十月，奏集股开采，以土、车两盟同时共举为宜，即集土、车两盟长切实劝谕，俾知开矿之举，不特保卫边疆，且开蒙古生计，报闻。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以连顺等劾阻挠开矿，罢之。十一月，洛布桑达什面谩哲布尊丹巴，以玩亵黄教议处。理藩院奏蒙古王公等请停办矿务，命昆冈、裕德往查办，并谕连顺缓办库伦矿务。十二月，库伦、恰克图电线工竣。二十六年，昆冈等奏停办矿务，连顺下部议处。拳匪事起，命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备边。

二十七年三月，丰升阿、朋楚克车林奏图什业图汗部落盟长贝子栋多布等呈，驾幸西安，请捐本年应得俸银缎疋，并量力捐马备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呈捐马千匹，均允纳之。六月，丰升阿等奏：“上年内地拳匪肇祸，猝启兵端，库伦、恰克图等处中外各商，纷纷迁徙，互相疑惧。当与驻库俄领事官施什玛勒福等再三晤商，均能奉约惟谨，力顾邦交。彼时虽有俄兵防守，尤能实力保护中外商民、蒙众等性命赀财，两不相扰，请予宝星。”允之。

二十九年二月，以防守边疆异常出力，予土盟盟长扎萨克敦都布多尔济双眼花翎，土盟参赞郡王阿囊达瓦齐尔紫缰，土盟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土盟副将军亲王杭达多尔济、总管西卡伦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乾清门行走，馀给奖有差。闰五月，土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等报效修正阳门工程银，允核给奖叙。丰升阿等奏覆改设行省，以外蒙地方与内地边疆情形不同，一例办理，多有窒碍。得旨：“是。”下所司知之。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奏土、车二盟金

矿续议开办，参酌外蒙等情形，详订章程，妥筹布置。请准派税务司洋员柯乐德为总办，并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部议。十一月，以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自庚子以来，慎固边圉，辑睦外人，恤商抚蒙，勤劳足录，予紫缰。

三十年，办事大臣德麟奏库伦后地蒙民租佃，拟设清垦局，以杜与外人私垦，下户部议。三月，德麟等奏办库伦统捐。达赖喇嘛以印藏启衅，避之库伦，诏延祉迎，令赴西宁。九月，予驻库伦直隶练军官弁奖，以保卫蒙商，防护外人。十月，德麟奏结图盟左翼中旗扎萨克郡王阿囊塔瓦齐尔债案。

三十一年，办事大臣朴寿奏创办釐金，委差官贾得胜等分往头台暨恰克图等处带兵稽查偷漏，分段弹压。七月，以理藩院奏，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女徒寮汗达拉额尔德尼车臣名号。十二月，设库伦巡警兵丁，由蒙人拣选。三十二年六月，以土盟王公等承购练兵战马，依限选齐，予盟长公衔扎萨克一等台吉敦都布多尔济等奖有差。

三十三年四月，允开库伦金矿，定权限章程。以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会同延祉督办矿务。三十四年二月，办事大臣延祉以派员勘丈各旗垦地，亲王杭达多尔济旗台吉巴图巴鲁抗不备台，请严加议处，允之。五月，增开依拉裕格伦南之克勒司。八月，试办库伦土药统税。设蒙养学堂，就选土、车两盟及沙毕幼童，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以兴办新政，蒙古通晓汉文汉语少，易致隔阂。

宣统元年闰二月，延祉等奏准设库伦理刑司员。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捐学堂经费八千两，延祉为请赏带膝貂褂。得旨，下理藩院核给奖叙。十一月，以库伦各厂所出金砂较往年暢旺，给监办官等花红。

二年五月，办事大臣三多以土、车两盟沙毕等三处屡报灾祲，供亿过繁，历年息借华、俄债款，迭经报官索欠者，约计不下百馀万两，竟有估一旗之牲畜不足抵债者。而自供哲布尊丹巴外，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库伦大臣等修理衙署及器具铺垫等项，已合银十八万馀两，支应马匹、食羊、柴炭等项尚不在内。因奏核定土、车两盟沙毕供库伦大小衙门柴炭、羊数目，及限制各官调任修署添物章程。其馀差使，统由各员自为筹备，并以物价昂贵，费用竭蹶，请加各员公费银一万二千两。先侭库伦外销公款项下开支，倘有不敷，由库伦金矿税款暂拨，仍言金矿逐年渐有起色，蒙困一苏，商务亦可兴旺，税额自必加增，解部

之款，不至较往年为绌，下度支部议行。清中叶后，诸边将军、大臣以下俸给过薄，皆倚藩部供应为生计，三多此疏，可以例之。十月，三多奏喇嘛登曾夺犯拒捕一案，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迄不交出首要，历次呈文，无理取闹，要挟具奏，恐国家法令，官长政权，将难行於蒙地，请予斥革；哲布尊丹巴自二月奉严加约束电旨后，库属喇嘛安分守法，为近年所未有，请传旨嘉奖：均允之。二年四月，是部亲王朋楚克车林为资政院钦选议员。

三年，设库伦审判各□。军谘府亦於库伦设陆军兵备处，派员统兵驻之。是年正月，三多奏宣统二年金矿应缴官税计金砂易银十九万三千两有奇，全数作为库伦办军事的款。是月，开图盟扎萨克那木萨赖旗奎腾河金矿。四月，开雅勒弼克金矿。闰六月，已革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报效办理新政银二万两，三多请赏还原衔，饬回库伦署商卓特巴篆务，以是款作为修汽车路之需。八月，奏："近来边事日急，今沿途台站，於来库伦官员，则多方留难，於递库要件，则任意玩忽。请饬该管台站认真整顿。"允之。九月，三多等以额尔德尼车臣报效银一万两，奏准用杏黄围车。时哲布尊丹巴与三多不协，是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以债务素密结俄人，不悦新政。於是俄照会外务部，有不驻兵、不派官、不殖民之要求。

洎武昌事起，各省鼎沸，杭达多尔济等遂於十月初九日拥哲布尊丹巴称尊号，建元立国，置内阁。以喀尔喀八十六扎萨克名义通牒中外，指斥清廷，兴复元业，驱逐在外蒙之满清官兵。三多被迫去职，赛尔乌苏管站站员亦于十二月去职。於是喀尔喀四部举非清有。

是部地兼耕牧，矿产林木，均称饶富。佐领共有四十九。

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西界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界温都尔罕。

元太祖十七世孙阿敏都喇勒有子谟啰贝玛，驻牧克噜伦河，生子硕垒，始号车臣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子十一，今车臣汗部二十三扎萨克皆其裔。长嘛察哩，号伊勒登土谢图，为扎萨克贝子达哩、台吉旺扎勒扎布二旗祖；次察布哩，号额尔德尼台吉，为扎萨克台吉吹音珠尔一旗祖；次拉布哩，号额尔克台吉，为扎萨克台吉色棱达什一旗祖。次本巴，号巴图尔达尔珲台吉，为扎萨克镇国公车布登一旗祖；次巴布，龚父汗号，为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郡王纳木扎勒、朋素克，台吉韬赉、罗卜藏、垂木扎素、额尔德尼、根

敦八旗祖；次绰斯喜布，号额尔德尼珲台吉，为扎萨克辅国公车凌达什，台吉多尔济达什、固噜扎布三旗祖；次巴特玛什，号达赉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车布登、辅国公车凌旺布、台吉车凌多岳特三旗祖；次车布登，号车臣济农；次阿南达，号达赉济农；次布达扎布，号额尔德尼济农：均封扎萨克贝子。阿南达子贡楚克，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

初，喀尔喀服属於察哈尔。天聪九年，大军平察哈尔，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春，以其部私与明市马，谕责之曰："明，朕仇也。前者察哈尔林丹汗贪明岁币，沮朕伐明，且欲助之，朕故移师往征。天以察哈尔为非，故以其国予朕。今尔与明市马，是助明也。尔当以察哈尔为戒，其改之！"硕垒遣伟徵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命察罕喇嘛往赉貂服、朝珠、弓、刀、金币。二年，献所产兽曰獭喜。三年，献马及甲胄、貂皮、雕翎，俄罗斯鸟枪，回部弓箙、鞍辔，阿尔玛斯斧、白鼠裘，唐古特玄狐皮。诏岁贡九白，他物毋入献。

顺治三年，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遣子本巴等以兵三万援，大军败之。师旋，诏责硕垒曰："苏尼特本察哈尔属部，向化来归，尔诱之使叛。朕遣兵追剿时，犹诫勿加兵於尔。讵意尔反称兵抗拒，以致上苍降谴，立见败衄。傥非朕饬令班师，大兵既压尔境，何难长驱直入耶？今尔若知自悔，欲赎前愆，其速擒腾机思来献！"五年，腾机思乞降，硕垒遣使献驼百、马千入谢，诏遣子弟来朝。九年，以妄争岁贡赏，谕责勿贡。十二年，巴布继其父硕垒为车臣汗，遣子穆彰墨尔根楚琥尔来朝，诏宥前罪，贡九白如初。是年，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命车臣汗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康熙二十一年，以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会贡使至，谕曰："朕闻尔属众与界内蒙古互相窃夺，彼此效尤，恐乖生计。朕已饬界内人毋许出境滋扰，尔亦当约束所属，守分安居。违者即拘治之，毋稍姑息。"二十二年，诏毋越噶尔拜瀚海游牧。巴布卒，子诺尔布嗣车臣汗。二十六年，偕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表上尊号，谕卻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至克噜伦河。时诺尔布及长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相继卒，孙乌默客幼，台吉纳木扎勒等携之来归，从众凡十万馀户，诏附牧乌珠穆沁诸部界，乌默客袭汗号如故。寻理藩院奏降众日多，请授纳木扎勒等为扎萨克辖之，报可。命科尔沁亲王沙津等往示内

地法度，谕曰：“朕因尔等为厄鲁特所掠，怜而纳之。今观尔等并无法制约束部曲，恐劫夺不已，离析愈多。爰命增置扎萨克，分掌旗队，禁止盗贼，各谋生业。尔等果能遵而行之，寇盗不兴，祸乱不作，庶副朕抚育归降、爱养群生之至意。”二十九年，选所部兵赴图拉河，随尚书阿喇尼侦御噶尔丹。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王、贝勒、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部佐领，而以车臣汗乌默客统其众。自是始称车臣汗部。

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东路。三十四年，遣官往购驼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师次克噜伦河，乌默客等以兵从。凯旋，所部沿途庆献，日亿万计。明年，诏归克噜伦河游牧。五十五年，谕所部选驼六千，以兵五千领之，由郭多里巴勒噶逊运军粮赴推河。六十年，调兵防护乌梁海降众於巴颜珠尔克。

雍正九年，选兵三千赴察罕廋尔军营从剿噶尔丹策凌。十一年，复诏以所部兵千屯游牧西界，训练防守，并追缉巴尔呼逃众。十三年，撤还。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塞勒壁口。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七年，选兵四千驻防巴颜乌兰。二十年，随大军剿达瓦齐於伊犁。二十一年，以所属齐木齐格特人肆窃，命参赞大臣纳穆扎尔等往缉，寘之法。谕扎萨克等曰：“朕因尔等不善经理游牧，以致盗贼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缉。念皆起於饥寒，复令发帑赈给贫户，以赡生业。尔等游牧，始皆宁谧。尔等习於玩愒，徒知盗贼已除，不复为贫者筹画生计。又或目前尚知约束，日久渐至废弛。当各统率所属，详察贫困之由，俾谋生有策，不至为非。即有顽悍不悛之徒，亦当严加约束，有犯必惩。务令上下安全，共享升平之福。”

荡平准部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巴雅尔什第、扎萨克辅国公达尔济雅均以俘叛贼包沁副总管阿克珠勒等功，巴雅尔什第晋亲王，达尔济雅晋贝子，扎萨克一等台吉成衮扎布多尔济以察逆贼青衮咱卜造伪符撤汛兵之诈，督兵严守各汛，予公品级，而贝勒旺沁扎布以死事伊犁，予优恤。

先是车臣汗部编佐领，置十一旗，后增十二旗。扎萨克二十有三，盟於克噜伦巴尔河屯，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六：车臣汗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郡王晋袭；扎萨克

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三，一由贝子降袭，二由辅国公降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二十五年八月，命车臣汗部落一体与土谢图汗等三部落充派兵诸差。三十年，以是部扎萨克贝子旺沁扎布能约束属下，捕获私贸俄罗斯民人、蒙古等，上嘉之。四十七年，是部郡王桑斋多尔济旗与黑龙江属之呼伦贝尔巴尔虎处争界，谓呼伦贝尔总管将音陈、阿鲁布拉克等卡伦私自挪移。四十八年，呼伦贝尔总管三保会桑斋多尔济及贝勒车凌多尔济带同耆老斟酌地图，由界内挖出旧设卡伦所埋记木，贝勒车凌多尔济将所属人等全行收回，桑斋多尔济仍称阿鲁布拉克一卡往外展占五十里。五十年，黑龙江将军恆秀等查办是部人等报称阿鲁布拉克卡并未外展占越，桑斋多尔济坐罚俸。咸丰四年正月，是部车臣汗阿尔罕什达捐银助军，受之，却王公等捐军需之请。

同治二年，是部郡王等旗又与黑龙江巴尔虎争界，寻命吉林将军阜保勘之。三年。调是部兵援古城，溃归。四年，扎萨克车林敦多布以逗留严议。六年，调车盟兵戍卡伦。九年，回匪东扰图盟，是部供军需，增戍役，应捐输，劳费与图盟等。九年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以回匪东扰乌里雅苏台境，奏派是部贝勒幹丹准车林赴额尔德尼昭会剿。寻撤回。十年六月，以回匪踞图盟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图犯库伦，又派幹丹准车林统驻库蒙兵赴噶尔沁图里克、托里布拉克二台协剿。十一年十二月，以窜乌、库两城回匪均回肃州老巢，撤车盟官兵一半。十二年二月，张廷岳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全顺西征，库伦筹备驼只，张廷岳派员赴图、车二盟劝谕各王公等竭力捐助。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调车盟兵驻库伦。寻以约定撤之。二十二年，将军崇欢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摊车盟规费特重，请禁之。库伦办事大臣桂斌以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任参赞大臣作俑，请追款，谕免之。是年，桂斌奏车盟报应袭台吉已报未袭者有六百馀员，积压未题者有三次之久。谕理藩院迅速核办，不准积压。二十五年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车臣汗德木楚克多尔济阻挠矿务，与俄人交密，形状可疑，谕撤去差使。十一月，是部王公等又呈理藩院请停办矿务，命昆冈等往勘缓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调是部各旗官兵自备饷项，巡防边卡。洎呼伦贝尔为俄兵所据，巴尔虎诸处避难官民均至是部界内，盟长等防守抚辑，均协所宜。二十八年，丰升阿以是部王公异常出力，请予奖励。於是车盟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加亲王衔，副盟长

扎萨克镇国公车林尼玛挑御前行走，参赞扎萨克辅国公那尔莽达琥赏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

宣统二年二月，内盟蒙匪托克托等窜扰是部贝子桑萨赖多尔济旗，三多遣驻库宣化练军营官郑春田等迎击失利。电谕周树模饬呼伦道汛派兵往接应，而蒙匪窜俄境。是年，是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闰六月，是部扎萨克贝子多尔济车林等报效办理新政银两，奖之。十一月，哲布尊丹巴称尊号于库伦，胁是部王、公、扎萨克等附之。

是部车臣汗阿尔塔什达、车林多尔济父子皆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有矿，有盐池，有成吉思汗陵。佐领共有四十。

赛因诺颜部，称喀尔喀中路，至京师三千馀里。东界博啰布尔哈苏多欢，西界库勒萨雅孛郭图额金岭，南界齐齐尔里克，北界齐老图河。

元太祖十七世孙伟徵诺颜诺诺和有子五：长阿巴和，为土谢图汗部祖；次塔尔呢，无嗣；次图蒙肯；次巴赉。今赛因诺颜部二十四扎萨克，自厄鲁特二旗外，皆其裔。图蒙肯子十三：长卓特巴，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托多额尔德尼、诺尔布扎布、台吉图巴三旗祖；次丹津喇嘛，号诺扪汗，为扎萨克亲王善巴、辅国公旺舒克、车凌达什、台吉齐旺多尔济、素达尼、多尔济六旗祖；次车凌，次罗雅克，皆无嗣；次济雅克，号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阿玉什一旗祖；次扎木本，其番不列扎萨克；次察斯喜布，号昆都棱，为扎萨克台吉伊达木、纳木扎勒二旗祖；次丹津，号班珠尔，为扎萨克超勇亲王策棱子亲王成衮扎布、郡王车布登扎布二旗祖；次毕玛里吉哩谛，号巴图尔额尔德尼诺颜，为扎萨克台吉丹津额尔德尼一旗祖；次锡纳喇克萨特，号珲台吉，为扎萨克台吉阿哩雅、萨木济特二旗祖；次桑噶尔扎，号伊勒登和硕齐，为扎萨克台吉沙噜伊勒都齐一旗祖；次扣肯，号巴扎尔，为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一旗祖；次衮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授扎萨克郡王，今袭贝勒，其曾孙额墨

根，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巴赉子一，曰噶尔玛，为扎萨克镇国公素泰伊勒登一旗祖。

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因诺颜号，令所部奉之视三汗。图蒙肯卒，次子丹津喇嘛复受诺扪汗号於达赖喇嘛。

崇德三年，遣使通贡，优赉遣归。五年，赐敕奖谕。顺治四年，以偕其旗土谢图汗衮布等合兵援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诘责之。七年，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诏偕衮布约誓定议。十一年，额尔德尼诺木齐复奉表，谕曰："尔奏言喀尔喀左翼四旗皆尔统摄，凡有敕谕，罔弗遵行。今即如所请，可速饬尔部长遣子来归。有不遵者，即行奏闻。"十二年，偕衮布等各遣子弟来朝，诏宥前罪。寻设八扎萨克，命丹津喇嘛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十八年，赐"遵文顺义"号，给之印。

康熙三年，诏所属毋越界游牧。丹津喇嘛卒，子塔斯希布袭。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袭，赐信顺额尔克岱青号。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善巴率属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界。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善巴等王、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属佐领，隶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善巴从弟策棱来归。策棱者，图蒙肯第八子丹津之孙，台吉纳木扎勒之子，后授固伦额驸和硕超勇亲王、定边左副将军兼称喀尔喀大扎萨克者也。三十六年，诏善巴等各归旧牧。五十六年，选兵赴阿尔台军侦御策妄阿喇布坦。

雍正三年，上以所部系出赛因诺颜，较三汗裔繁衍，而额驸策棱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贝勒纳木扎勒、齐素咙，贝子策旺诺尔布，辅国公阿努哩敦多布、额琳沁、扎木禅旺扎勒，台吉格木丕勒、齐旺、锡喇札布、达尔济雅、根敦、车布登、巴朗、延达博第、呢玛特、克什、诺尔布扎布，凡十九扎萨克，别为一部，以其祖赛因诺颜号冠之，称喀尔喀中路，不复隶土谢图汗部。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

九年，所部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棱，击其众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大败之。十三年，撤还。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桑锦托罗海。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寻调所部兵二千驻防锡喇乌苏。十九年，移塔密尔军营于是部中前旗之乌里雅苏台，以是部兵分驻扎布堪。二十五年，随大军剿达瓦齐，平之。二十六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台站，留侍卫四员，馀撤之。

先是喀尔喀分设中路时，但以赛因诺颜名其部，以示别於三汗，未议袭号。三十一年，亲王成衮扎布奏所部来归。初，亲王善巴为同族长，又世掌丹津喇嘛所遗印，请视三汗例，以善巴曾孙亲王诺尔布扎布袭赛因诺颜号。诏允其请，俾与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均世袭

罔替。荡平准部之役，成衮扎布长子额尔克沙喇以剿叛贼巴雅尔功，封辅国公。策凌次子辅国公车布登扎布积俘准部宰桑库克辛等、平达瓦齐、诛贼固尔班和卓、征哈萨克功，历晋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品级。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积捕获乌梁海宰桑、复设台站及招降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功，历晋封至郡王。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克扎布以协济军需，复予袭辅国公。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额以得叛贼布库察罕功，予公品级。而贝子罗布藏车邻以死事乌鲁木齐，晋其子贝勒。

初，所部十九旗，后增三旗，附额鲁特二旗。扎萨克二十有四，盟於齐齐尔里克，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三十有三：扎萨克和硕亲王二；附固山贝子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二；公品级一等台吉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镇国公晋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镇国公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五，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九；附辅国公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

三十八年九月，以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四十二年十月，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率本部王、公、扎萨克、台吉等进大行皇帝斋醮马驼，温谕却之。四十五年六月，以赛音诺颜部落占据土谢图汗游牧，谕博清额查明，毋使侵占。十月，定赛音诺颜、土谢图汗两部界址。

嘉庆四年，是部亲王御前大臣拉旺多尔济等请调集本盟兵马助剿教匪，温旨止之，并命理藩院传知蒙古各盟，停其预备。七年八月，定喀尔喀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二部事务在乌里雅苏台会集，与定边左副将军一同办理。八年，以是部齐巴克扎布旗容留种地民人，命交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永保办理。十二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木丕勒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之。

道光三年七月，以赛音诺颜盟长德木楚克扎布等于大路抢劫官人财物不能捕缉，诏严议。十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奏：“乌里雅苏台地方，请准令商民等每年驮运茶七千馀箱赴古城兑换米面。如不敷，令凑买杂货，仍照例给发印票，不准另往他处。”六年十一月，回疆军兴，赛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输驼只助军。七年十月，纶布多尔济调库伦办事大臣。十二月，以车林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八年，以哈萨克阑入卡伦，命车林多尔济统赛、扎两盟，杜尔

伯特等蒙兵逐之。十九年正月，给驱逐哈萨克之赛、扎两盟蒙古官兵俸赏行装银。四月，命车林多尔济调兵驱逐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八月，以驱逐哈萨克妥速，赉车林多尔济亲王俸一年。二十五年二月，赛盟郡王图克济扎布以不赴军营，革副将军，阿尔塔什达代之。

咸丰三年，赛、扎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十一年，阿尔塔什达调库伦，以车林敦多布代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各城，调是部兵援古城，竟无功。五年七月，李云麟奏："与明谊等会商，拟将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两部额兵全行派出，共一千八百名。其本爱曼操防之兵，徐为布置。旋因察汉乌苏卡伦闻警，当与麟兴等熟商。北路既有警报，拟每爱曼仍留五百兵备防本境。复商之车林敦多布，转传各盟长，将西两盟额兵以外之壮丁，每盟再挑五百名，於八月派齐，随后继发。"并谓北路寇至不能御，差务不暇给，保贝勒晋丕勒多尔济遇事勇敢，其才为喀尔喀四部王公之冠。適车林敦多布乞病，诏即以晋丕勒多尔济代之。李云麟寻率赛、扎两盟兵西进。十一月，至呼图古兰台，扎盟兵变，赛盟兵亦溃，李云麟自奏回乌城，诏严责之。七年，晋丕勒多尔济倡捐布伦托海新城经费，偕郡王桑噶西哩等捐银二万五千两有奇。予晋丕勒多尔济王衔，馀给奖有差。

九年二月，肃州回匪东窜，扰是部推河以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蒙兵溃于哈尔呢敦。闰十月己巳，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回匪窜偪乌城，福济、荣全督蒙兵二百在城防守，参赞大臣晋丕勒多尔济督索伦、满、汉兵五百迎击，驻头台。窜匪三千现已抵二台。"辛未，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等奏："回匪踞博克多山、推河口、额尔德尼昭等处。十月九日，窜至第十一乌特台，文报不通，南台蒙兵闻警先遁。"十一月戊申，福济及参赞大臣荣全奏："十月九日，贼千馀人由东南至西南山沟来扑东西南三门，东沟又来贼数千。初更，贼四面放火，毁栅而登，城池失陷。二十三日，贼由西南窜去。福济遇救尚存，荣全奔向西北，於闰十月四日折回，定边将军印信遗失，荣全亲兵护出伊犁将军印信，暂时借用。"命福济、荣全革职留任，谕杜嘎尔统察哈尔马队及已调吉林、黑龙江官兵赴乌城进剿。寻回匪西窜金山卡伦，晋丕勒多尔济回乌里雅苏台。谕整饬台站，疏通道路。十二月，谕晋丕勒多尔济将张廷岳撤回官兵分布防守推河等处，福济妥设霍呢齐及推河粮台。癸酉，晋丕勒多尔济奏饬赛、扎两部落拣兵分扎乌城台站，并防各旗游牧。乙酉，允福济等请，设乌城驻班台站扎萨克二员、管台二员。谕福济迅将哈尔呢敦等台趕紧预备，催绥远城所遣达尔济一军前进。是月，

喇嘛棍噶扎拉参一军自科布多援乌城。

十年正月，谕严催晋丕勒多尔济设复乌城以南台站。晋丕勒多尔济劾福济谬妄贻误，自顾身命，将仓库存项酬谢贼匪，眷属皆系自尽，非为贼所害。福济亦劾蒙古官员规避差使，请捏病告假规避，或饬传故意迟行及始终不到者，均革职任，无职任者销爵，仍令来营，从之。设霍呢齐台转运总局，福济饬贡果尔带察哈尔马队驻守之。荣全奏："亲往催办乌城以南二十台，行抵推河，见水台氈房驼马渐集。推河至哈尔呢敦五台照旧布置，略有规模。请给自备驼马帮台之蒙古台吉丁户一半钱粮。"从之。以回匪复图再扰乌城，谕福济等整顿台站，杜嘎尔军毋得逗留。二月，谕福济等妥为布置哈尔呢敦、额尔德尼昭、推河三处防守，并以达尔济一军行抵哈尔呢敦阻滞，饬督令各台站妥为供支，毋误戎机。三月，以乌属各台尚未备齐，致滞师行，谕切责福济，并令传知蒙古王公等率属守御，予乌城殉难蒙兵恤。杜嘎尔奏派苏彰阿带黑龙江兵五百赴乌城，并调贡果尔一军赴前敌各路。谕杜嘎尔赴察尔呢敦等处防剿。

四月，予赛盟台吉车登丕勒吉雅捐银面奖。杜嘎尔进驻贡鄂博地方。谕福济等饬蒙古台站应付驼马等项。晋丕勒多尔济以请归游牧，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下院严议，以扎盟中左翼左旗贝勒多木沁扎木楚代之。福济亦革任，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署之。回匪复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游牧，焚掠固尔班赛汗等处。谕杜嘎尔会奎昌等迅速追剿。五月，回匪窜萨哈尔呢敦附近之萨巴尔图河、推河一带，杜嘎尔遣纳鲁肯一军驻翁吉驿防之。六月，回匪窜扰霍尔哈顺、霍呢齐二台。谕庆春饬达尔济於推河等处防守，杜嘎尔拨队扼要驻扎，保护粮路。福济等奏乌城调到吉林、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三千二百五十名，发图、车、赛、扎四盟采买驼马等银各一万两。八月，回匪复窜入阿米尔密特旗，至巴彦罕山，逼近翁吉河。福济等饬赛盟速派蒙兵五百名赴南台哈尔呢敦堵截。九月，达尔济一军剿窜翁吉河之匪，殄之。杜嘎尔遣福珠哩率兵剿匪于阿米尔密特旗之那林浑第等处，殄之。是旗附近肃清。达尔济亦败贼於喀雅喀拉乌苏地方。

十一年正月，肃州回匪复窜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旗游牧西南之济尔哈朗图地方。谕金顺、奎昌等各设法保护所属台站。杜嘎尔奏派富珠哩一军扼扎哈尔呢敦一带。四月，回匪窜扰白讬罗盖及金山卡伦游牧，奎昌等遣马队追剿。九月，连败之於沙尔鲁尔顿及库尔库噜地方，匪自阿育尔公旗窜扎哈沁。

十二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回匪屡扰赛、扎两盟牧，暂令扎盟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旗移於边界相当之赛音诺颜部落右翼右后旗副将军王格里克扎木楚、扎萨克玛尼巴拉等旗游牧，赛盟扎萨克阿米尔密特旗移於本部赛音诺颜旗亲王车林端多布等旗游牧。两盟南界金山卡伦，亦令暂撤，俾作清野之计。奏入，得旨，下所司知之。十三年正月，乌城解严，长顺等拨察哈尔新兵五百，令佐领依楞额统赴科布多，裁乌城赛、扎两盟防兵五百，侍卫丰升阿统察哈尔马队仍驻扎巴罕河。

光绪六年，以改议俄约，调赛、扎两盟蒙兵二千名驻乌里雅苏台。七月，以将军春福等奏辅国公额尔奇博尔豁地方作为官屯。九月，予赛盟扎萨克济尔哈朗报效屯地奖。七年六月，以俄约成，撤驻乌城之赛盟蒙兵。将军杜嘎尔奏暂停办博尔豁屯田。十一年九月，复设金山卡伦。十三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祥麟等奏："管理推河、扎克等台吉巴扎尔等报所属都特库图勒等三台鼠灾，请将都特库图勒台暂移在诺们汗沙毕游牧内拜达里克河边之敖尔楚克哈克图地方，扎克、和博勒库根两台向前移在赛盟右翼右后旗郡王吹苏伦扎布旗属之扎绥额奇叟吉、哈拉布拉克等地方。体察鼠灾定息，青草暢茂，再饬各归原台当差。"允之。十九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病免，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二十一年十二月，修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修乌里雅苏台河桥及河堤。二十五年九月，将军崇欢奏查阅边卡供给，每台有加至百五十两之事，此次免去。查阅南二十台驼马两厂，专查五十五座台卡供给应付，概从删减。二十六年，崇欢奏以古城一带蝗灾，改采购戍守官兵日需米面於归化城。是年以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将军连顺等调赛、扎两盟及乌梁海兵择要防守，各王、公、扎萨克等挑选壮丁，筹帮军食，均能严约属下，勿欺凌俄商，保全大局。二十八年，请将奏入予赛盟盟长扎萨克郡王吹苏伦扎布、亲王那木囊苏伦、副将军扎萨克镇国公刚珠尔扎布、副盟长扎萨克郡王固噜固木扎布等奖有差，特予参赞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黄马褂。

二十九年，设乌城中、俄通商事务局。三十年八月，连顺等以赛、扎两盟呈报去冬今春雪灾，牲畜倒毙。三十一年，是部中左末旗亲王那彦图请裁佐领所遗差户。护将军奎焕饬由本盟各旗分派，按旗接充。入夏亢旱，驼马疲瘦，请缓查阅台站，允之。三十二年，赛盟盟长吹苏伦扎布卒，将军奎焕等请于参赞大臣贝勒车登索诺木、亲王那木囊苏伦二员内简一人为盟长。得旨，授那木囊苏伦盟长。定例，盟长由理藩院请简，此出将军保奏，非恆格也。那木济勒端多布之后，是部中左旗贝勒车登索诺木、中右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相继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

十四年六月，御史常徽劾车登索诺木“捏报灾情。本盟应派差使，不遵奏章赴边。防守之差，以贿为定，蒙情不服，咸有戒心。如牧厂未报地界，任令开荒。驼马捏报倒毙。孳生以多报少，弊混不可枚举”。宣统元年，将车堃岫查覆，多为宽解，惟谓车登索诺木於本旗充当各差，或有互调他旗，以远易近，避重就轻。管理旗务之扎萨克齐阿莫朦混自专，请革之，而为车登索诺木请免议。

二年，是部亲王那木囊苏伦、那彦图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是部王公附之，将军奎芳被迫去职。

是部额驸策凌之后，亲王拉旺多尔济、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多至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为外扎萨克诸部所莫及。是部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池，向称饶富。共有佐领三十一。

扎萨克图汗部，称喀尔喀西路，至京师四千馀里。东界翁锦、西尔哈勒珠特，西界喀喇乌苏、额埒克诺尔，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牧图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鄂特欢诺颜同掌之。今扎萨克图汗部十九扎萨克，自厄鲁特一旗外，皆其裔。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子二：长巴延达喇，子赉瑚尔汗，为原封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及扎萨克贝勒卓特巴，台吉喇布坦、额尔德尼衮布三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号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根敦，辅国公沙克扎、齐巴克扎布，台吉纳玛琳藏布、达什朋素克五旗祖。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生土伯特哈坦巴图尔，子二：长崆奎，号车臣济农，为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贝子博贝、辅国公索诺木伊斯札布，台吉乌尔占、哈玛尔岱青五旗祖；次赛因巴特玛，号哈坦巴图尔，为扎萨克辅国公衮占、台吉伊达木扎布二旗祖。德勒登昆都伦生锺图岱，号巴图尔，为扎萨克台吉诺尔布一旗祖。鄂特欢诺颜生青达玛尼默济克，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通谟克、台吉普尔普车凌二旗祖。

初，赉瑚尔为喀尔喀右翼长，所部以汗称，传子素巴第，始号扎萨克图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同时称三汗。硕垒通好最先，衮布次之，素巴第最后。崇德三年，以其部谋掠归化城，上统师征，所部遁，素巴第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谕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蒙古、察哈尔诸部皆

以畀朕。尔等皆其所属，当即相率归诚，不则亦惟谨守尔界。乃反兴兵构怨，谋肆侵掠，岂以远处西北，即为征讨不及之区耶？今与尔约，嗣后慎勿复入归化城界，重贻罪戾。”五年，复赐敕诫谕。

顺治四年，素巴第闻诏责硕垒、衮布等纳苏尼特叛人腾机思及掠巴林罪，欲代为解，偕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上书乞好。上因其书不称名，词近悖慢，切责之。七年，俄木布额尔德尼等诡称行猎，私入归化城界掠牧产，遣官饬归所掠。会素巴第卒，子诺尔布嗣，称毕锡呼勒图汗，遣使入贡。谕曰：“朕本欲许尔等和好，故命察归所掠以赎前罪。今尔等反以朕留尔逃人为词，是何心耶？朕统一四海，尔等弹丸小国，勿恃荒远，勿听奸词，致陨尔绪。”十二年，诺尔布偕俄木布额尔德尼各遣子来朝谢罪。十四年，复偕同族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奉表乞好。诏宥前罪。十六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先是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诺尔布及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各领右翼扎萨克之一。诺尔布卒，子旺舒克袭，仍号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卒，子额璘沁袭，号罗卜藏台吉。康熙元年，额璘沁以私憾袭杀旺舒克，奔就厄鲁特。其叔父衮布伊勒登避难来归，封扎萨克贝勒，驻牧喜峰口外察罕和朔图。详喀尔喀左翼部总传。九年，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辑其众。二十三年，成衮以额璘沁之乱，属众溃，多往依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屡索不获，与构衅。命阿齐图格隆等谕解之。会成衮卒，厄鲁特噶尔丹谋掠喀尔喀，诱成衮子沙喇攻察珲多尔济。沙喇因会噶尔丹於固尔班赫格尔，台吉德克德赫等从往。察珲多尔济恶之，追杀沙喇及德克德赫。二十七年，噶尔丹以兵三万掠喀尔喀，至杭爱山，所部大溃。沙喇弟策旺札布偕同族色凌阿海等相继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以所部屡经变乱被芟夷，诏封色凌阿海等王、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令集所属编佐领抚辑之。而以成衮子策旺扎布为扎萨克图汗，特封和硕亲王，统其众。自是始称扎萨克图汗部。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西路。三十六年，诏归杭爱山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之。寻命策旺扎布仍袭扎萨克图汗号。

雍正四年，遣额驸策凌等赴阿尔台勘所部与准噶尔界。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所部扎萨克等内徙游牧。十年，以准噶尔败遁，谕曰：“去岁朕降旨令尔等徙居内地，并不感悦遵行，屡次催促，始勉强迁移。今幸大军於苏克阿勒达呼及额尔德尼昭两败贼众，尔等始得安居，否则岂能保护牲畜乎？朕思尔等本属一体，岂有甘居庸懦受人庇廕之理。嗣后各宜激烈奋发，不惟永享升平，亦且垂光史册矣。”

先是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以从征退缩罪削爵，诏郡王朋素克喇布坦子格哷克延丕勒袭汗号。十二年，调兵驻防察罕廋尔。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二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奏："喀尔喀四部防秋兵皆驻鄂尔坤，扎萨克图汗部驻牧扎克拜达哩克西南，距鄂尔坤尤迩。请即令在彼驻防，徵调无难即至。"诏如所请。五年，谕曰："前以军务方兴，恐尔部游牧被贼侵扰，悉令内徙。今噶尔丹策凌谨遵朕旨，奏称不敢越阿尔台游牧，甚属恭顺。朕亦降旨令尔部游牧毋逾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尔等当遍谕所属，永远遵行。傥有违令生事者，严行治罪。况今虽许准噶尔和好，罢息干戈，而平日不可不训习武备，尔等其留意，毋忽！"六年，命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哈里勒迈。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六年，敕禁所部越境与准噶尔及回众私市。十七年，选兵千驻防锡喇乌苏。二十年，随大军进剿达瓦齐。二十二年，以其部和托辉特郡王青衮咱卜叛，诛之。寻谕扎萨克图汗部曰："前因青衮咱卜负恩背叛，散布流言，众喀尔喀间有煽动。经朕训谕，尔等旋知悔悟，各奉职守。今逆贼就诛，党附人等应分别治罪，以彰国宪。但尔等为国家臣仆百馀年，误听浮言，致干罪戾，并非有心附贼，免其查究。嗣后益宜仰体朕恩，湔涤前愆，约束所属，各安本业，绥静边隅，长享太平之福。"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荡平准、回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青衮咱卜、贝勒连登扎布皆以叛诛，而辅国公旺布多尔济积俘青衮咱卜及准部叛贼呢玛功，晋袭贝勒，予郡王品级。一等台吉扎萨克朗衮扎布积取库车援贼及克库车功，晋至镇国公。二等台吉诺尔布以不从叛贼策登扎布，授扎萨克一等台吉。死事於阿里固特之二等台吉齐巴克扎布，追封辅国公，并授其子巴图济尔噶勒扎萨克。其扎萨克一等台吉噶尔丹达尔扎，以率其属户口自准部特穆尔图诺尔游牧复归，授一等台吉，其后授其子拉克沁噶喇扎萨克，编佐领隶是部。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分十旗，后增八旗，附厄鲁特一旗。扎萨克十有九，盟於扎克毕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二：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一；附公品级三等台吉一，由辅国公降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镇国公二，一由贝勒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一由贝子降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八；附辅国公一；厄鲁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乾隆四十五年，以是部扎萨克巴哈图尔侵占杜尔伯特游牧，严饬查

办，促令交还。嘉庆七年十月，收扎萨克图汗布尼喇特纳等进马五百匹。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驼马助军需。二十五年，定扎萨克图汗盟支差章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牲畜分作二分，一分牲畜津贴佐领等出差；扎萨克台吉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所有牲畜，依佐领等一律按户扣除大牲畜一双，馀次牲畜，均与应派佐领下人等正项差务一律出派，其贫苦台吉佐领下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各均相监之。咸丰三年，是部汗、王、公、扎萨克等以军兴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等城，古城诸城被围，调是部蒙兵援之。五年十一月，李云麟奏扎盟蒙兵抵呼图古兰台，劫掠变乱。寻溃归。九年六月，肃州回匪扰是部境。十月，窜聚博提哈拉乌苏、库努克等处杀掠。十一月，匪于陷乌城后，窜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十一年十月，奎昌等奏移鞥克巴雅尔所部察哈尔马队驻扎盟察罕淖尔地方防回匪犯乌城。九月，回匪窜是部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游牧。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自备军装军火粮饷，督台吉官兵，于十六、十七日再挫匪于景色图及巴彦察汗地方，匪向西遁。事闻，予贝子衔。十二月，扰科城之回匪窜聚於扎部南境，奎昌派达尔济带队攻剿。

十二年正月，奎昌等奏回匪于十一月窜扎盟所属之那玛勒吉幹昭地方，官军于是月十一日进攻败之，匪即北窜。追剿至十二日，匪又向察罕布尔噶奔窜，山势险隘，负固相持。达尔济趕带马队前进，匪又越山遁聚巴里坤、扎盟交界地方。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扎盟牧南各旗毗连肃州，屡被回匪扰害，奏暂移公棍楚克扎布、右翼前扎萨克桑青齐苏隆、右翼后末玛呢达拉等旗於本部扎萨克图汗及右翼中参赞公密帕散布、中右翼末旗达什拉布坦、扎萨克车德恩多尔济等旗游牧，扎萨克图汗旗移本部落右翼左公衔扎萨克班扎班咱尔扎布、右翼末次扎萨克达散巴拉等旗游牧。俟贼匪肃清，即令各归旧牧。下所司知之。十月，回匪窜扰图谢公游牧，旋扰察幹河及莫尔根地方。长顺等遣卓凌阿剿匪于图谢公游牧之库布奇尔果罗地方，胜之，救出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馀名。科布多所遣防御喜莫得等率兵败匪于阿育尔公旗库伦喇嘛地方，救出被胁蒙民男妇三四百名。会栋呢特多尔济军败之於乌兰坝，匪向鞥克扎萨克旗以南逾山逃遁。十三年三月，予扎萨克图汗等捐助乌里雅苏台城奖。

光绪初，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解严。七年，徵是盟兵戍科布多。俄约成，撤去。二十一年，是部以甘肃回匪滋扰，文报改由台路，撤回边界游牧牲畜，为坚壁清野之计。二十三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

等劾盟长扎萨克镇国公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假公摊派，请革职，允之。二十四年，是部与赛音诺颜部王、公、扎萨克等输昭信股票银，并请报效，仍予奖。二十五年，是部扎萨克蕴多尔济旗与科布多之扎哈沁争界，志锐等奏所争一为巴尔噜克鄂博，一为翰吉尔图鄂博，一为田德克库与喀拉占和硕界线，请饬理藩院秉公剖断，允之。二十六年，拳匪肇衅，边防戒严，是盟王、公、扎萨克等于徵兵筹饷均得出力。二十八年，予扎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副将军扎萨克辅国公洛布桑端多布奖有差。宣统二年，索特那木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胁是部汗、王等附之。

是部有矿，有盐。佐领有二十一。

列传三百九藩部五

○青海额鲁特

青海额鲁特部，在西宁边外，至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馀里，即古西海郡地。分左右二境，左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洮赉河界，八百馀里；南自博啰充克克河北岸，北至西喇塔拉界，四百馀里；东南自拉喇山，西北至额济讷河界，四百馀里；东北自永昌县界，西南至布隆吉尔河界，三千馀里。右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界，二千五百馀里；南自漳腊岭，北至博啰充克克河南岸，千五百馀里；东南自达尔济岭，西北至塞尔腾、西尔噶拉金界，二千馀里；东北自克腾库特尔，西南至穆噜乌苏河界，千五百馀里。

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啰斯；曰土尔扈特，姓不著。部自为长，号四卫拉特。金称厄鲁特，即明时所谓阿鲁台也。有辉特者最微，初隶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徙俄罗斯境，辉特遂为四卫拉特之一云。青海蒙古分牧而处，有和硕特，有土尔扈特，有准噶尔，有辉特，统以厄鲁特称之。

和硕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其始祖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子二：长阿鲁克特穆尔，今内扎萨克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八部，其裔也。次乌噜克特穆尔，九传至博贝密尔咱，称卫拉特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继之。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布噶斯，次昆都伦乌巴什，次图鲁拜琥，次色棱哈坦巴图尔，次布雅鄂特欢。哈纳克土谢图为公中扎萨克台吉车凌纳木扎勒一旗祖。拜布噶斯子鄂齐尔图汗及阿巴赖诺颜，牧西套，后准噶尔灭其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今驻牧珠都斯之和硕特部四旗，其裔也。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分青海部众为二翼，子十人领之。居左翼者，曰达延，曰鄂木布，曰达兰泰，曰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居右翼者，曰伊勒都齐，曰多尔济，曰瑚噜木什，曰桑噶尔扎，曰衮布察珲，曰达什巴图尔。达延号鄂齐尔汗，为扎萨克镇国公噶勒丹达什，辅国公诺尔布朋素克、车凌三旗祖。别有附察哈尔之和硕特，亦其裔也。鄂木布号车臣岱青，为扎萨克台吉罗卜藏察罕、济克济扎布、达玛璘色布腾、阿喇布坦四旗祖。达兰泰为扎萨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台吉车凌多尔济二旗祖。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为扎萨克台吉扎布一旗祖。别有阿拉善厄鲁特一旗，亦其

裔也。伊勒都齐为扎萨克亲王察罕丹津、辅国公阿喇布坦札木素、台吉察罕喇布坦三旗祖。多尔济号达赖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达什车凌、台吉伊什多勒扎布三旗祖。瑚噜木什号额尔德尼岱青，为扎萨克贝子丹巴、台吉色布腾博硕克图二旗祖。桑噶尔扎号伊勒登，为扎萨克贝子索诺布达什一旗祖。衮布察珲无嗣。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叛逃准噶尔，后就擒，宥之，隶内蒙古正黄旗。顾实汗弟色棱哈坦巴图尔，号扎萨克陀音，为扎萨克台吉哈尔噶斯一旗祖。布延鄂特欢三传至阿布，子二：长达瓦，次鄂尔奇达逊，隶准噶尔，号扈鲁玛台吉，后来归。达瓦封公品级，寻卒。鄂尔奇达逊授伯爵，隶内蒙古正黄旗。

土尔扈特设扎萨克四，其始祖曰翁罕。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为扎萨克台吉索诺布喇布坦多尔济、色特尔布木二旗祖。别有土尔扈特部十二旗，亦其裔也。贝果鄂尔勒克弟翁贵，为扎萨克台吉达尔扎、丹忠二旗祖。

准噶尔设扎萨克二旗，始祖曰孛罕，六传至额森。子二：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所自始，今驻牧乌兰固木之杜尔伯特部十六旗，自辉特二旗外，皆其裔也。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所自始，七传至和多和沁，号巴图尔珲台吉，驻牧阿尔台。子十一：曰车臣，为其弟噶尔丹所杀；曰卓特巴巴图尔，徙牧青海，为扎萨克郡王色布腾扎勒一旗祖，色布腾扎勒再传，嗣绝；曰班达哩，孙车木伯勒，袭色布腾扎勒所遗扎萨克；曰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阿喇布坦一旗祖；曰温春，子丹济拉，以来归，封扎萨克辅国公，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曰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号珲台吉，再传，为其本族达瓦齐所篡，嗣绝；曰噶尔丹，以掠喀尔喀，为大军所败，窜死；曰布木，号额尔德尼台吉，其曾孙即达瓦齐，大军平其部，俘至京，寻释之，封亲王，不列藩部；曰多尔济扎布，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所戕；曰朋素克达什，孙噶勒藏多尔济，以来归，封绰啰斯汗，寻叛，为从子扎纳噶尔布所杀；曰噶尔玛，三传至三济札布，以来归，授侍卫，隶内蒙古正黄旗。

和多和沁弟曰墨尔根岱青，子二：长丹津，号噶尔玛岱青和硕齐，孙阿喇布坦，以来归，封扎萨克郡王，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次阿海，三传至达什达瓦，嗣绝，妻车臣哈屯携众来归，编佐领，置直隶承德府境，不设扎萨克。

辉特设扎萨克一，其始祖曰纳木占，再传至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

萨克辅国公贡格一旗祖。

厄鲁特诸扎萨克外，设喀尔喀公中扎萨克一。别有察罕诺扪汗，授扎萨克喇嘛，辖四佐领，自为一旗，不列诸扎萨克盟。

天聪初，蒙古诸部内附，厄鲁特犹私与明市，上以远，弗之禁。崇德二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七年，偕达赖喇嘛等奉表贡。八年，遣使存问达赖喇嘛。以顾实汗击败唐古特藏巴汗，敕曰："有败道违法而行者，闻尔已惩治之。自古帝王致治，法教未尝断绝。今遣使敦礼高贤，尔其知之！"并赐甲胄。使未至，顾实汗请发币使延达赖喇嘛，允之。顺治二年，顾实汗子达赖巴图尔贡马至，奏："闻天使召圣僧，臣等自当遵奉。"三年，以厄鲁特台吉等入甘肃境要粮赏，诏所司议剿抚。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命辖诸厄鲁特。嗣间岁辄遣使至，厄鲁特台吉等附名以达。

和硕特族曰都尔格齐诺颜，曰色棱哈坦巴图尔，曰鄂齐尔汗，曰鄂齐尔图汗，曰阿巴赖诺颜，曰达赖乌巴什诺颜，曰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曰额尔德尼珲台吉，曰阿哩禄克三陀音，曰噶尔第巴台吉，曰玛赖台吉，曰诺木齐台吉，曰绰克图台吉。土尔扈特族曰罗卜藏诺颜，曰楚琥尔岱青，曰博第苏克。准噶尔族曰巴图尔珲台吉，曰墨尔根岱青，曰杜喇勒和硕齐，曰楚琥尔乌巴什，曰罗卜藏呼图克图。以顾实汗为之首。

五年，甘肃巡抚王世功奏青海蒙古驻西宁，需索供应，请定贡使入关额，馀驻关外给口粮，许之。九年，顾实汗导达赖喇嘛入觐，先奉表闻，并贡驼马方物。十年，诏封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赐金册印。十三年，顾实汗卒。上念其忠勤修贡，遣官致祭。

会青海属复为边患，谕顾实汗子车臣岱青及达赖巴图尔等曰："分疆别界，向有定例。迩来尔等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守臣奏报二十馀次，屡谕不悛。今特遣官赴甘肃、西宁等处勘状。或尔等亲至，或遣宰桑来质，诬妄之罪，各有攸归。番众等旧纳贡蒙古者听尔辖，傥系前明所属，应仍归中国。至汉人蒙古交界，与市易隘口，务宜详加察覈，分定耕牧，毋得越境妄行。"十五年，复谕车臣岱青曰："前因尔等频犯内地，遣官往勘。据奏尔等入边，向番取贡，辄肆攘夺。咎自难辞，朕悉宥尔前愆。但中外本无异视，疆圉自有大防。尔等向属番取贡，酌定人数，路由正口，遣头目禀告守臣，方准入边。至市易定所，应从西宁镇海堡、川北、洪水等口出入，毋得任意取道。如或不悛，国宪具在，朕

不尔贷也。”

康熙四年，甘肃提督张勇奏蒙古番众游牧庄浪诸境，情形叵测，请增甘肃、西宁驻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恋西喇塔拉水草饶，乞驻牧。张勇以其地为甘肃要隘，不容偪处，往责之，谢罪去。因设永固营，联筑八寨。至是蒙古等复相继徙近边。上以渐不可启，诏如张勇请。五年，勇复奏：“青海虽通西藏，不过荒徼绝塞，朝廷曲示招徕，准开市，自应钤束部落，各安边境。乃迩来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曾遣谕徙，复抗拒定羌庙，官军败之，犹不悛，声言纠众分入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请设兵备。”诏严防御，仍善抚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固筑边墙。六年，川陕总督卢崇峻奏青海诸头目侦於八月将入寇，因赴庄浪所备之，遣总兵孙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势固守。达赖喇嘛寻檄厄鲁特诸台吉毋扰内地，驻牧黄城兒、大草滩。蒙古悉徙去，献驼马羊等服罪，请撤驻防兵，允之。

十四年，西宁诸镇兵屯河东剿叛贼王辅臣，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营副将陈达御之，阵殁。孙思克屯凉州，宣示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会达赖喇嘛使至，命传谕达赖巴图尔等戢部众，勿为边患。

十六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袭杀驻牧西套之鄂齐尔图汗。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庐幕数千避居大草滩，抚远大将军图海等饬归故巢。十七年，西套诸台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等为防御计。上闻之，谕张勇曰：“噶尔丹侵青海，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往，则听之。若欲经大草滩，则令坚立信约，勿扰内地。”寻噶尔丹以从者异志，且距青海远，行十一日撤兵归。遗书张勇，诡称其祖多克辛诺颜偕顾实汗取青海，和硕特族独据之，欲往索，以将军所辖地，故不果。既而惧和硕特诸台吉袭己，密遣使议婚，以女布木妻博硕克图济农子根特尔。张勇谍得状，奏噶尔丹仇青海、蒙古，议婚后，恐复往侵，甘肃当往来冲，请增防，上报可。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者，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子也，驻牧西套，以避噶尔丹侵，乞假内地赴青海，许之。会噶尔丹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潜掠乌喇特户畜，青海墨尔根台吉闻之，遣使诘归所掠。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亦以厄鲁特掠所部，阴侦之，告额尔德尼和硕齐、和啰理及青海台吉茂济喇克等。游牧额济讷河，则未知其为何厄鲁特也。十八年，遣使谕达赖巴图尔等曰：“尔墨尔根台吉将被盗劫掠人察护解送，朕甚嘉之。夫劝善惩恶者，国之法也。迩闻厄鲁特众栖处额济讷河，尔达赖巴图尔及墨尔根台吉，其照汝例，严加治罪。”使至，称茂济喇克、和啰理皆无掠乌喇特事。额尔德尼和硕齐为准噶尔属，已徙牧去。诏檄噶尔丹收补之，不从。

二十九年，大军败噶尔丹於乌兰布通，青海诸台吉附达赖喇嘛表上尊号，诏不允。三十年，甘肃提督孙思克奏："噶尔丹巢距边月馀，从子策妄阿喇布坦虽交恶，恐复合，有侵青海举，道必经嘉峪关外。肃州密迩青海，请设兵三千为备。"上报可。三十二年，昭武将军郎坦奏称青海诸台吉私与噶尔丹通问，请屯兵哈密，绝往来踪。上以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遁后，乏边警，且青海诸台吉素恭顺，寝议。噶尔丹寻屯牧巴颜乌兰，偪内汛，诏西宁设戍兵。唐古特部第巴阴比噶尔丹，诡为达赖喇嘛奏称青海诸台吉无异志，请撤戍。谕曰："此为征剿噶尔丹计，非防青海诸台吉也。"会议剿噶尔丹，诏檄青海众勿惊惧。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败之，获青海通噶尔丹使。以博硕克图济农及萨楚墨尔根台吉为所部长，遣使赍敕谕曰："尔青海厄鲁特尊崇达赖喇嘛法教，敬事本朝，聘问贡献，恭顺有年，朕亦频加恩赉。乃噶尔丹违达赖喇嘛法教，不遵朕旨，朕统军至图拉，剿而灭之。博硕克图济农等遣往噶尔丹使，为朕所擒，俱言达赖喇嘛脱缁已久，第巴匿之，且噶尔丹诡言青海诸台吉谋与彼同犯中国。今噶尔丹亡命西走，青海诸台吉如欲仍前修睦，其各防守边界，遇噶尔丹即行擒解。若知而故纵，此后永仇绝之。"我使至察罕托罗海宣谕善巴陵堪布，盖达赖喇嘛遣理青海蒙古务者也。善巴陵堪布召青海诸台吉集盟坛言曰："噶尔丹杀鄂齐尔图汗，我等与仇。但素奉达赖喇嘛言，应遣议。"时达赖喇嘛示寂久，唐古特达赖汗寻约和硕特八台吉遣使庆捷。达赖汗即鄂齐尔图汗子也，世长唐古特。鄂齐尔图汗弟自衮布察珲无嗣外，馀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称和硕特八台吉。

三十六年二月，上视师宁夏，诏额驸阿喇布坦、都统都思噶尔、巴林台吉德木楚克、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携青海诸台吉使及赏物往招抚之。复以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内附，诏青海厄鲁特勿扰哈密境。三月，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罗海，察罕诺扪汗迎告曰："皇上令青海众得享安乐，永受恩泽，何幸如之！"时顾实汗子惟达什巴图尔存，阿喇布坦等宣谕之。达什巴图尔议遣博硕克图济农及额尔德尼台吉代入觐。阿喇布坦等语曰："皇上驾临宁夏，尔当率众往朝，毋自误！"达什巴图尔偕察罕诺扪汗、善巴陵堪布及唐古特达赖汗子拉藏等檄诸台吉议，欲四月起行。达尔寺垂臧呼图克图、温都逊寺达赖绰尔济喇嘛及囊素通事等咸请从，私向使问狮象状，且相谓曰："我等往朝，殆必以所未见文物相示。"闰三月，阿喇布坦、德木楚克自青海归。议诸台吉至，若露处，未协朝典，应令秋后入觐京师。诏如议，命都思噶尔、商南多尔济留驻镇海堡俟之。扈跸诸臣奏："青海厄鲁特与准噶尔同部，闻噶尔丹败窜，咸

惊惧。皇上定策安集所部，身至如归，诚非常举。请行庆贺礼。”谕曰：“青海职贡有年，来朝亦常事耳。可勿贺。”诸臣固请，因奉表贺曰：“青海向虽修贡，未隶臣属。今举部归诚，噶尔丹益无窜路。皇上安内攘外之心，自此允愜矣。”四月，谕留粮骑及羊九千馀於达希图海，俟青海众至给之。十一月，达什巴图尔偕诸台吉入觐，谕曰：“朕非威慑尔等前来，不过欲令天下生灵各得其所。朕何物不备，朕之尊不在尔等来否，所望尔等各遂安全，副朕好生至意耳。”诏所从诸宰桑咸列坐预宴，以御用冠服、朝珠赐达什巴图尔，赏诸台吉鞍马、银币有差。复传谕曰：“尔等自祖父来，岁修职贡，故特优锡，以宠尔归。”十二月，上大阅玉泉山，达什巴图尔等扈驾往观，战栗失色，奏：“天朝兵威若此，何敌不克？”三十七年正月，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诸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有差。

先是噶尔丹诡与青海★L5，实谋往侵，惧大军讨，乃寝。第巴以策妄阿喇布坦不附噶尔丹，阴间之，伪为达赖喇嘛疏，奏策妄阿喇布坦将侵青海及唐古特，上斥其妄。会噶尔丹使至，谕曰：“青海诸台吉奉贡久，傥噶尔丹属犯青海，朕必往讨之。”至是噶尔丹就灭，策妄阿喇布坦憾达什巴图尔等内附，诡请大军征青海，讨前助噶尔丹罪。谕曰：“青海诸台吉闻朕出师宁夏，远徙游牧。嗣噶尔丹平定，亲来称庆。伊等并无过端，岂肯遽为加兵？朕统驭天下，惟原宇内群生咸获安堵，岂有使尔等构衅之理？”二月，上幸五台山，诏达什巴图尔等从。将旋跸，召觐行幄，温谕遣归，给驼马。三十九年，策妄阿喇布坦声言兵击第巴，遣使赴青海阴觇强弱。上以策妄阿喇布坦将不靖，诏廷臣留意汉赵充国所议五事，为防御计。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府，达什巴图尔等来朝，扈驾阅驻防兵，奏：“禁卒精练，天下无敌。外省军容复如是。亿万年可永享升平。”赐宴遣归。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掠哈密。上以邻青海左翼牧，诏兵备之，准噶尔败遁。初，达赖汗子拉藏偕青海诸台吉定议内附，寻袭唐古特汗，以第巴私立伪达赖喇嘛，袭杀之，而自立博克达之伊什扎穆苏为达赖喇嘛瑚毕勒罕。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讦其伪，奏里塘之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诏内阁学士拉都琥往验。寻遣侍卫阿齐图召青海两翼议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以弭争端。贝勒色布腾扎勒、阿喇布坦鄂木布、朋素克旺扎勒，台吉达颜、苏尔扎等佥请徙。察罕丹津不从，将偕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盟，率兵攻异己者。阿齐图疏至，王大臣等奏察罕丹津若先攻诸部，色布腾扎勒等来奔，应置边内。察罕丹津牧距松潘仅四五日程，请备兵待。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

设兵备之。

五十五年，察罕丹津畏罪，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至西宁宗喀巴寺。阿齐图奏请集诸台吉定盟，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等领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领左翼，令永睦，允之。会噶尔丹由沙拉袭青海，掠台吉罗布藏丹济卜等牧畜，复谋盗噶斯口官军驼马。谕曰："准噶尔侦噶斯口兵势稍弱，潜来侵扰青海，不可不严筹之。著西安兵会青海左翼，四川督标兵会青海右翼，协力防御。"

五十六年，遣使赴青海测分野。未几，靖逆将军富宁安谍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赴唐古特，驰疏闻。上以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事初定，拉藏汗或阴导准噶尔侵青海，诏理藩院尚书赫寿谕拉藏汗勿得与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构兵。复谕遣侍卫色楞等赴青海，曰："准噶尔若侵拉藏汗，尔即与青海诸台吉等定议协剿，务令绝无猜忌，不至滋变方善。或拉藏汗导准噶尔侵青海，尔即谕察罕丹津等曰：'策妄阿喇布坦屡抗大军，今拉藏汗与同谋，是显为仇敌也。国家始终仁爱，保护顾实汗子孙，尔等正当奋志报效而行。'"寻察罕丹津等以准噶尔侵拉藏汗告，谕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西安将军额伦特等分屯青海要地。

五十七年，拉藏汗乞援疏至，诏色楞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察罕丹津谍拉藏汗被戕，谋诱准噶尔至青海迎击之。准噶尔惧，不至。先是哈密伯克额贝都拉献西吉木、达里图、西喇郭勒地，诏设赤金、靖逆二卫及柳沟所，听兵民耕牧。五十八年，以其地错青海左翼牧，遣官偕贝子阿喇布坦、台吉阿尔萨兰等勘定界。阿喇布坦等曰："青海众荷厚恩，何惜隙地？可耕者听给兵民，留我等牧地足矣！"因集所属宰桑等画地标识，议勿私越。时抚远大将军固山贝子允□统兵驻西宁，请自索诺木至柴达木路设站五，站置青海兵十，别令左、右翼兵各三百屯近军地，防准噶尔贼，从之。允□复遵旨集两翼王、台吉，以上意宣谕曰："唐古特部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尔祖顾实汗所设。今准噶尔戕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原置禅榻，广施法教，今唐古特民人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计，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从往，其定议具奏。"两翼王、台吉等佥称原听命。五十九年，所部兵从大军败准噶尔於札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因护达赖喇嘛入藏。捷闻，诏留兵二千屯青海侦防准噶尔。

雍正元年，谕曰："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日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应各酌加封

赏。其率兵进藏，至驻防噶斯、柴达木等众，应令各处将军分别加赏。”是年罗卜藏丹津叛，命大军往讨，越岁而定。罗卜藏丹津初袭其父达什巴图尔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觊为唐古特长，阴约策妄阿喇布坦援己，复诱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罗海，令如所部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而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从，偕镇国公噶尔丹达什来奔。上以和硕特族自相残，不忍遽加兵，诏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善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时兵部左侍郎常寿驻西宁理青海务，命传谕罗卜藏丹津罢兵，不从则惩治之。罗卜藏丹津诡言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谋据唐古特，诸台吉不服，将率兵与决胜负。盖以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首不附己，欲诬以罪，因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尔汗驻唐古特以遥制青海也。

察罕丹津为罗卜藏丹津所偪，继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挈众至。敕川陕总督年羹尧曰：“罗卜藏丹津自其祖顾实汗敬谨恭顺，达什巴图尔慕化来归，晋封亲王，复令其子罗卜藏丹津袭封，自宜仰体宠眷，敬奉法纪。乃妄逞强梁，骨肉相仇，欺凌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恣行倡乱。朕甫闻其事，遣使往谕，令伊讲和修睦，式好无尤。乃肆意称兵，侵袭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以致投入内境。是其深负朕恩，悖逆天常，扰害生灵，诛戮不可少缓。朕欲大张天威，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兵，往声罗卜藏丹津罪。如敢抗拒，即行剿灭。其党有惧罗卜藏丹津势，暂为胁从者，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罗卜藏丹津诡罢兵，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留之，遣叛党分掠西宁诸路，煽贼番等为应。副将军阿喇纳自吐鲁番驰赴噶斯，断由穆鲁乌苏往藏路；副将王嵩、参将孙继宗等击贼党於布隆吉尔及镇海堡、申中堡、北川、新城等处。四川提督岳锺琪以杂谷土司等兵剿归德堡外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及南川口外郭密诸番，复檄前锋统领苏丹等协剿，所至告捷。罗卜藏丹津惧，送常寿归，请罪。谕年羹尧曰：“伊乃深负国恩、与大军对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其与罗卜藏丹津同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既经背叛，即宜削爵。伊等或来归顺，或被擒获，不必更论封爵，但视行事轻重，可宽宥者从宽，应治罪者治罪。”

二年，诏以岳锺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锺琪奉命进剿，侦从贼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自乌兰博尔克遁，尾击之，至伊克喀尔吉，擒其党阿喇布坦鄂木布。遣西宁总兵黄喜林由西尔哈罗色赴柴达木，断噶斯

路。侦罗卜藏丹津走乌兰木和尔，锺琪复分兵驰击，擒其母阿尔泰，俘户畜无算。罗卜藏丹津偕贼党分道窜。侍卫达鼐等擒丹津珲台吉於华海子，阿布济车臣台吉於布哈色布苏，吹喇克诺木齐、扎什敦多卜等於乌拉克，罗卜藏丹津走准噶尔。逆党悉槛送京师，诏行献俘礼。

是役也，以兵拒罗卜藏丹津者，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也。不从罗卜藏丹津逆者，郡王色布腾扎勒，台吉阿喇布坦、噶勒丹岱青诺尔布、巴勒珠尔、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布坦也。为罗卜藏丹津胁从者，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辅国公车凌、台吉诺尔布也。始附罗卜藏丹津、寻以悔罪宥者，贝勒罗卜藏察罕、车凌敦多布，贝子济克济扎布、拉扎布，台吉衮布、色布腾、纳罕伊什也。其附罗卜藏丹津者，首恶曰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从党曰巴勒珠尔阿喇布坦、扎什敦多布、格勒克阿喇布坦、巴苏泰及察罕丹津从子塔尔寺喇嘛堪布诺扪汗也。有中甸者，隶云南丽江府，罗卜藏丹津给伪劄令附己。大军至，率户三千馀请降。洮、岷界外诸番旧为青海属，悉就抚，其不顺者剿诛之。阿冈、多卜藏玛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棋子山、先密寺、兴马寺、阿罗、西脱巴、上笃尔素华藏、上扎尔的诸番众以次底定，青海患始靖。御制平定青海文，立石太学。

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奏青海王、台吉等应论功罪定赏罚，游牧地令各分界，如内扎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者为半佐领，以扎萨克领之。设协理台吉及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岁会盟，令奏选盟长，勿私推。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九年一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西川边外纳喇萨喇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又罗卜藏丹津之吹宰桑及察罕丹津从子丹衷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请各授千、百户等官。又喀尔喀居青海者，勿复隶和硕特旗，令别设扎萨克，土尔扈特及准噶尔、辉特如之。至西番部众，凡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潘、打箭炉、里塘，云南所属中甸等处，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卫营伍诸官。今番众悉归化，应择给土司千百户、巡检等职，令附近道□及卫所辖。又青海及巴尔喀木、藏、卫旧称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侵据之。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巴尔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巴尔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地，旧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今以青海叛，取其地，应令四川、云南诸官管理。又达赖喇嘛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里塘、巴塘，向喇嘛等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纳税。请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免取税，岁给达赖喇嘛茶五千斤，班禅喇嘛半之。又西宁各寺喇嘛多

者数千，少者以五六百，易藏奸，前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抗大兵。请於塔尔寺喇嘛选老成者三百给印照，嗣后岁察二次，庙舍不得过二百，喇嘛多者百馀，少者十馀。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度各寺岁用给之。又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蒙古诸部恋牧大草滩及昌宁湖。请於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筑城堡，令蒙古等勿妄据。又肃州西洮赉河、常玛尔、鄂敦塔拉等处，应募民垦膏腴地，庶渐致富饶。至宁夏险要，无过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或徙至山前。请令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所属归阿拉善山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悉为内地。又甘州、西宁界各设营汛，令蒙古等不敢觊觎。又巴尔喀木等部众，自鲁隆宗东察木多、乍雅外，诸番目悉给印照，视内地土司例。又青海属左格诸番，请徙内地。阿巴土司头目墨丹桂等从剿有功，请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西宁边内可耕地，请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遣犯，能种地者，官给牛具籽种，三年后起科如例。又甘州喀黄番，应招抚为青海藩篱。青海诸部，令各守牧地，不得强据，妄掠商贾。察汗诺扪汗喇嘛庙毋得私聚议事。遣官赍敕往，不论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有背贰者必惩。上从其议。

三年，诏以博罗充克克地给阿拉善郡王阿宝居之，钤青海族属，越七载始撤归。是年，青海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喀尔喀及察罕诺扪汗各授扎萨克，铸“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关防，遣大臣赍镇其地，辖所部扎萨克。岳锺琪复奏：“亲王察罕丹津、镇国公拉扎布等游牧河东，地近河州、松潘各路。前议市纳喇萨喇地，地狭，恐不给蒙古需。请改市河州及松潘。河州定於土门关附近双城堡，松潘定於黄胜关之西河口，二地并有城屋，水草美，互市可久。又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色布腾扎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宁，请改市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岁资牲畜，请每年六月后听不时当易，庶蒙古商众获利益。”允之。

六年，唐古特部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叛，扰唐古特，谋通准噶尔，大军诛之。七年，上以准噶尔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因决策进讨。王大臣等议噶斯为准噶尔通青海及唐古特要隘，请选青海扎萨克兵千五百分屯噶斯及柴达木、得卜特尔、察罕乌苏诸路，允之。会噶尔丹策凌遣使告将献罗卜藏丹津，闻大军就道，惧，仍携归。八年，诏暂缓进兵，谕噶尔丹策凌速献罗卜藏丹津，当宥罪。复命青海扎萨克备兵游牧听调。准噶尔寻袭科舍图汛，谕青海兵速赴噶斯，准噶尔遁。

九年，遣二等侍卫殷扎纳传谕左右翼扎萨克选兵万屯青海適中地，官兵皆赏装。复命所部采买牲畜，勿滋扰。扎萨克公诺尔布、拉扎布等寻徙牧，叛。诏曰："朕因准噶尔贼乘西路军不备，盗驼马，因念青海各扎萨克人众恐招逆贼侵害，谕令派兵防护。其采买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牧畜得变价值，可获利益，并非需此区区助也。朕曾谕殷扎纳，一切派兵采买，听蒙古便，不可丝毫勉强。并虑王、台吉等科派所属，谕令严行禁约，岂肯令遣往人逼迫蒙古从事乎？今拉扎布等无故他徙，或殷扎纳不能宣扬朕谕，使众心共晓，而采买马羊又不听从其便，以致拉扎布等心怀疑畏，渐避差徭。特颁旨谕拉扎布等，令其速归本处，准噶尔贼或由喀喇沙尔前赴噶斯，潜行骚扰，或增人众窥伺青海。所部蒙古兵丁尚未齐集，器械亦未周备，难望捍御贼锋，亦令官兵善为保护。"会拉扎布等不奉命，诸扎萨克擒献。复集兵七千为备，军械及马不给。上悯之，谕廷臣曰："朕所以聚此兵者，特为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计，非为征伐调遣用也。今闻其生计情形，朕心深为恻然。俟从容料理，必有加恩之处。所聚七千，著选派三千，照前所降恩旨，官员赏给本年俸银，兵丁赏银五两。戍卒驻防日久，赀斧维艰，著给茶币等项，及每月所食青稞。遣归兵四千名，官员等著给三月俸银，兵丁等著赏银三两，令各回游牧。准噶尔贼或潜扰青海，朕意欲将伊等预行从容迁徙，令贼由远路来一无所得，不待战而力尽。我官兵与贼交战时，青海三千兵但追袭贼后，量力驱贼马匹，所得即赏之，仍计马匹多寡，加恩议叙。"

十年，以喀尔喀败准噶尔於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谕青海扎萨克等曰："喀尔喀奋勇剿贼，尔等何独不能？各宜鼓舞振兴，踊跃效命。贼众侵扰青海，止有噶斯一路，尔等须防守隘口，傥准噶尔前来，务期协力追杀，悉行剿除。"十三年，诏撤驻防大军，所部仍选兵二千屯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汛，以台吉达玛璘色布腾、色特尔布木领之。

乾隆十一年，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众佛保遵旨宣谕诸扎萨克岁防汛，议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长子索诺木丹津及扎萨克台吉衮布喇布坦、色特尔布木、多尔济色布腾、萨喇等防得卜特尔汛，以郡王衮楚克达什、车凌喇布坦，贝子丹巴，辅国公纳木扎勒车凌，扎萨克台吉达玛璘色布腾等防伊克柴达木汛。十人分为五班，三年一察军械。十二年，以准噶尔使赴藏煎茶，道噶斯，复议自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外，设汛哈济尔、察汗乌苏。

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罗卜藏丹津就擒。谕曰："罗卜藏丹津负恩背叛，逃往准噶尔，偷生三十馀载。今两路大军至，伊无路奔窜，仍就擒获，实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罗卜藏丹津俘至，告祭太庙社

稷，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世宗宪皇帝有罗卜藏丹津至仍宥罪之旨，诏免死。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授蓝翎侍卫，其戚属处伊犁者，诏勿内徙。

二十三年，大军剿玛哈沁，侦沙拉斯玛呼斯贼窜呼尔塔克罗卜诺尔。以地近噶斯，通青海，诏副都统济福赴西宁宣谕所部集兵千为备，复遣识噶斯道者侦贼踪。既而所部兵集扎噶苏台，诏归牧听调，勿遽就道。济福遵旨谕之，请遣近牧者归，仍量留远道兵屯乌图，备不虞。上鉴其诚，诏酌赏遣归兵。久之，噶斯无贼踪，乃撤乌图兵还。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青海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处设汛屯兵，为防准噶尔计。今准噶尔及回部悉底定，请撤青海驻防兵。"从之。先是阿睦尔撒纳叛，大军分道进剿，所部购马二千、驼四百，送巴里坤军。诏予值，毙者半。至是复输马七百馀、驼三百二十馀，请偿毙数，诏仍如值给。

二十七年，以所部翁扎萨克请给罗卜藏丹津旧牧地，杨应琚遵旨往勘，奏："洮赉河等处系西宁、肃州镇标马厂及番族牧地，不便拨给。西喇郭勒及西尔噶拉金东西五百馀里，南北三十馀里，地旷，且距扎萨克等游牧近，请给。其西尔噶拉金逾河即产矿山场，久封禁，请饬扎萨克等就近守视。"诏以西喇郭勒给之，西尔噶拉金河东听驻牧，河西铅矿，勿得越界私采。是年复设西宁办事大臣，辖蒙古、番子事务。

所部扎萨克，自察罕诺们汗外，旗二十有九。爵三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一由亲王降袭，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辅国公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四，一由镇国公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六，一由贝勒降袭，二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降袭；附固山贝子一；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

二十九年十一月，命青海各扎萨克每年轮派兵丁设卡防果洛克。三十年九月，以果洛克肆行劫杀，谕青海各扎萨克协力剿之。三十一年六月，青海王、贝子、扎萨克等请留办事大臣七十五，不许。七月，谕四川禁果洛克土司番人越境掠窃青海蒙古牲畜。九月，移青海附近果洛克之各扎萨克驻牧地方，添设卡兵。十月，以青海扎萨克罗布藏色布腾等游牧为果洛克番贼劫掠，革之。四十年九月，青海扎萨克公礼塔尔以出猎被番贼戕害，谕青海办事大臣福德查办。

五十一年九月，禁青海喇嘛不领路引私自赴藏。分青海纳罕达尔济等三旗兵，罗卜藏丹津、衮楚克二旗兵驻奎屯、西哩克等处，设果洛克

防卡。五十六年九月，以青海郡王纳汉达尔济属人勾引番子戕扎萨克沙喇布提，严饬之，并谕各於境内游牧，勿容匿番族。十二月，以大军进藏征廓尔喀，予亲往巡查青海新设台站之贝子罗布藏色布腾贝勒衔、镇国公达玛林贝子衔，仍赉预备驼马之王、公、扎萨克等有差。五十八年，循化等处番族占居蒙古地界，命办事大臣特克慎以兵驱逐之。

嘉庆四年九月，青海郡王那罕多尔济等呈番子抢掳六千馀户，伤害男女二千馀人。诏责办事大臣奎舒讳匿，革逮，以台斐廕代之，命广厚赴西宁查办。十月，以松筠奏命青海蒙古王公抚绥所属，毋致勾引番子抢劫。五年六月，青海贝勒克莫特伊什等番子交出牲畜较少，谕台斐廕下部严议。九月，台斐廕以不准青海蒙古报被番子抢劫免，以台布为西宁办事大臣。六年十月，以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十二月，台布奏循化番子渡河抢劫。谕饬拨兵防护。

七年二月，台布令西宁镇总兵保青署河州镇总兵，福宁阿拨兵驻守黄河冰桥，防护蒙旗果尔的等，番族均敛迹。谕台布责成蒙古设法自卫。八月，台布奏番子格尔吉族缚献犯事贼番，撤坐卡官兵。四月，以循化、贵德番子扰青海蒙古各旗，劫执贝子齐默特丹巴，谕办事大臣都尔嘉严行查治。五月，谕都尔嘉抚恤青海被扰蒙古，命贡楚克扎布会同都尔嘉查办番案。六月，都尔嘉奏捕获劫杀青海贝子夫人凶番齐克他勒，诛之。命陕甘总督惠龄赴西宁查办野番，抚恤青海被扰蒙古，每口加给官茶一分。七月，命惠宁等妥酌防番卡伦章程。贡楚克扎布等渡河驱逐野番。八月，贡楚克扎布奏野番退出占住蒙古地方，移回番境。命晓谕番目尖木赞交还赃畜，缚献贼目，并饬定善后章程。九年九月，办事大臣玉宁复以青海蒙古被番子抢劫之案甚多入告。

十年六月，以青海郡王纳罕多尔济呈蒙古穷困，谕玉宁遇水旱之灾，酌量赈济。七月，谕玉宁饬郡王纳罕多尔济等勿令商人私挖木植、大黄。九月，玉宁奏青海番子尖木赞等占据诺们汗等旗。命贡楚克扎布赴西宁会同驱逐之。十一年二月，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奏：“贵德、循化番子头目带至闇门内，与宁西镇总兵九十、西宁道庆炆传见晓谕，番目尖木赞、策合洛等请每年各出羊只，租住蒙古空閒地方，今年三四月间，划定界限，设立鄂博，每年春季，再添会哨一次。”六月，贡楚克扎布奏番帐驱逐净尽，请以青海尚那克空地安插野番，允之。二十二年十月，以青海扎萨克台吉恩凯巴雅尔捕获劫夺蒙古果洛克番贼，予花翎。二十四年十二月，护陕甘总督硃勋奏边外番目缚献番贼，交出原抢蒙古人口牲畜，予番目尖木赞四品顶戴。

道光二年正月，以硃勋奏河北插帐之循化等处九族野番及盐池一带挖盐番户抗不回巢，又蕴依、双勿两族，勾结循化、贵德及四川野番，盘踞原为贝勒特里巴勒珠尔六旗游牧之克勒盖、克克乌苏地方，抢掠蒙旗，请增卡防官兵，允之。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会松廷相机办理，设法驱逐。三月，长龄奏调官兵八千馀名，分途并进，迫令迁移。五月，长龄以剿捕蕴依等二十三族野番全数肃清奏闻。谕饬妥筹善后事宜，并晓谕蒙古王公等勉思振励，自相保卫。六月，长龄以贝勒特里巴勒等移居青海已久，惮回原牧，请以克勒盖一带令察罕诺们汗移居，克克乌苏一带令阿里克阿百户住牧，停向年会哨之兵，免究治诺们汗失察属下勾结野番抢掠之咎，允之。寻野番复出劫掠贝子喇特纳希第游牧。八月，长龄以野番一千数百人过河杀掠闻。命那彦成驰往查办，署陕甘总督，责长龄办理不善，撤双眼花翎。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十一月，增设西宁镇镇海协副将、都司、守备各一，大通营游击一，哈拉库图尔营都司一，哈玛尔托亥营都司一，双俄卜营守备一，千、把以下弁兵有差。以那彦成请，以保卫蒙旗，防御番贼。十二月，那彦成奏："察罕诺们汗所部夥同野番，勾结汉奸，作贼已久。此次将粮茶断绝，立见穷蹙，原归河南游牧，现押令过河。"上以"不劳力、不延岁月、办理认真"嘉之。定清釐河南、循化、贵德番族，安插河北番族及易换粮茶章程，设千户、百户、百总、十总管束之，封闭野牛沟、八宝山等处偷挖金砂窑洞。

三年，赉青海被扰郡王车凌敦多布等二十四旗青稞三万石。十月，允理藩院议覆那彦成奏，分青海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每六旗设扎齐克齐一，每三旗设梅楞一，每旗设扎兰一，承办巡防事件。每旗出二十五人，以五人为一班，每季更换，随同官兵巡防。十八年，玉树熟番内雍希叶布、蒙古尔津尼、牙木错、卡爱尔四族，以避果洛克番劫掠，奔赴青海，右翼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原让游牧内空閒地段住牧。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派员勘明其地，东至和达素沟，西至奎田口，北至乌兰麦尔河沿，南至哈利盖边界，于四至高阜处设立鄂博，分定界址。雍希叶布等四族计人户二百有九，男妇大小一千一百有八十名口。议立交纳马贡易换粮茶各章程，盟长等镇百户番目谒见苏勒芳阿，议定应行事宜，额外苛派。九月，奏入，得旨依议。十二月，青海两翼正副盟长郡王车凌敦多布等呈苏勒芳阿："河南察罕诺们汗一旗被各番贼劫掠，人户失散，现仅存三百馀户，日不聊生，不及原来人户四分之一。请将该旗照旧移过河北，与察罕洛亥驻防官兵协同

把守渡口，实与蒙古有益。”苏勒芳阿奏：“即饬贵德文武将该旗安分守法之人移过河北，交车凌敦多布代为管理。仍饬留心稽查，如有滋事作贼之人，不准混淆移过，以昭慎重。”从之。

二十二年，果洛克番贼窜青海，掠蒙古及番族。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率兵剿捕，俘番贼多名，得所掠牲畜，赉缎疋奖之。二十三年七月，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奏河北近边及河南番族畏法，酌撤各路官兵，予出力左翼盟长郡王贝子索诺木雅尔吉奖，分给在事蒙、番牛羊一万四千六百有奇。二十四年三月，录斩擒偷渡河北番贼功，予左翼副盟长贝勒罗布藏济木巴双眼花翎。五月，番族喀布藏与蒙古挟仇报复，蒙兵败之。六月，富呢扬阿奏派防兵并蒙古、番兵，按季于出巡前赴青海南適中之贡额尔盖地方会哨。是年，侨居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旗之雍希叶布等四番族仍回原牧。六平番贼复出劫掠，命甘肃提督胡超赴永固剿之，饬西宁办事大臣德兴驻丹噶尔。六月，陕甘总督布彦泰等奏剿黑错寺，番族窜遁，酌量撤兵。

咸丰二年，以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饬暂驻永安城之蒙古郡王等回牧，裁察罕洛亥等处蒙古兵一半。四年，陕甘总督易棠奏于野牛沟三处招募猎户各一千名开采金砂，堵御番匪。同治三年，饬山西筹解青海蒙古王公等岁俸。以青海剿贼出力，予扎萨克王乌尔珲扎布等奖叙。

光绪元年九月，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捕获柴达木抢杀番目之蒙古人犯。谕免扎萨克达什多布吉议处，仍饬认真约束。四年十一月，予青海历年剿匪出力之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等奖。

二十三年二月，甘肃回匪刘四伏等率溃贼数万人由南山水峡口窜青海格德地方，贝子纳木希哩率蒙兵，右翼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贝子吹木丕勒尔布、察罕诺们汗旗及刚咱族总千户均派兵会合堵剿。纳木希哩等阵亡，寻赠纳木希哩郡王衔，恤之。是月十四、十五等日，匪窜左翼郡王鞥克济尔噶勒游牧都蓝果立地方，鞥克济尔噶勒派兵进击，匪遂窜柴达木，势张甚。陕西巡抚魏光焘派道员严金清率马队由水峡口尾追，甘肃提督董福祥派马队从丹噶尔日月山出口，会兵海南一带，齐至都蓝果力地方前进。刘四伏等窜踞遐力哈净并腮什唐等地，负嵎死拒。柴达木住牧之左翼盟长贝子恭布车布坦、贝勒车琳端多布、台吉索木端多布等亲率蒙兵迎击。时口外盛雪严寒，回匪无所得食，饥冻毙者大半。刘四伏等见势不支，遂向西分窜安西、敦煌各境。陕甘总督陶模派道员潘效苏分兵由扁都口进战，西宁办事大臣奎顺饬大通住牧之右翼正盟长郡王棍布拉布坦、公齐克什扎布、台吉丹把、台吉齐莫特林增，阿

里克族百户格拉哈官布等亲督蒙、番兵丁，会合官军，分途兜剿。公齐克什扎布手带枪伤，裹创力战。刘四伏率匪西遁，馀贼降，於贝子恭布车布坦旗安插管束，青海肃清。陶模请奖奏入，于郡王鞥克济尔噶勒等奖有差。陶模等於丹噶尔□设局，以银布粮茶赈被难各旗。

宣统二年四月，郡王巴勒珠尔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四月，青海左翼正盟长扎萨克贝勒车林端多布卒，广恕奏以本翼郡王鞥克济尔噶勒暂代之。

其地有矿，有盐，林木亦富。佐领共一百有三。

列传三百十藩部六

○杜尔伯特 旧土尔扈特 新土尔扈特 和硕特

杜尔伯特部，游牧金山之东乌兰固木地。东萨拉陀罗海、纳林苏穆河，接唐努乌梁海；南哈喇诺尔、齐尔噶图山，接科布多牧场及明阿特；西索果克河，接阿尔泰乌梁海；北阿斯哈图河，接乌里雅苏台卡伦。本额鲁特绰罗斯种，与内扎萨克之隶科尔沁右翼一旗同名异族。

厄鲁特旧设四卫拉特，杜尔伯特其一也，辉特隶之，后并称卫拉特。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虐诸昆弟子姓，兄子策妄阿喇布坦弃之，徙博□罗塔拉，杜尔伯特诸台吉从往，分牧额尔齐斯。迄准噶尔族乱，杜尔伯特内附，设扎萨克十有四，附辉特扎萨克二，统称赛因济雅哈图杜尔伯特部。

杜尔伯特祖曰博罗纳哈勒，与准噶尔祖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昆弟。博罗纳哈勒子额什格泰什，三传至达赖泰什。子七：长敏珠，裔不著；次垂因；次陀音，其裔皆隶察哈尔；次鄂木布岱青和硕齐，为扎萨克汗车凌、亲王车凌乌巴什、贝勒刚多尔济三旗祖；次衮布；次达延泰什；次塔尔珲泰什，其裔隶各扎萨克。达赖泰什弟曰保伊尔登，子四。长鄂尔罗斯，为扎萨克台吉恭锡拉、达什敦多克二旗祖；次巴特玛多尔济，为扎萨克贝勒色布腾、贝子班珠尔，辅国公刚、巴图蒙克、台吉额布根五旗祖；次额璘沁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子根敦、玛什巴图，台吉巴尔三旗祖；次伯布什，为扎萨克郡王车凌蒙克一旗祖。和硕特台吉鄂齐尔图，为卫拉特首汗，绰罗斯诸台吉隶之。

顺治十四年，杜尔伯特台吉陀音遣使哈什哈等自鄂齐尔图所，以贡马至。十五年，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子伊斯扎布复遣使额尔克贡马。

康熙十四年，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鄂齐尔图使入贡，自称为阿勒达尔泰什族。阿勒达尔泰什者垂因子也，时盖为所部长。十六年，噶尔丹戕鄂齐尔图，遣使告，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己令。谕给诸贡使符验，不从，诡称杜尔伯特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虽隶准噶尔，以牧地远，不及给。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噶尔丹使入关额二百人，馀市张家口及归化城，其绰罗斯自贡之噶尔玛岱青和硕齐、杜尔伯特台吉阿勒达尔泰什及和硕特、土尔扈特长如之。

三十三年，台吉巴拜来归。巴拜者陀音子也，噶尔丹以附牧，强取

其戚属。巴拜索之不获，畏弗敢争。嗣从噶尔丹侵喀尔喀，至乌兰布通，欲弃之降，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阴阻。至是偕从子齐克宗至。上以其习边外，不便驻内地，诏隶喀喇沁牧。

三十六年，台吉车凌复来归。车凌为阿勒达尔泰什孙，其父乌尔衮从噶尔丹侵喀尔喀，为大军所败，携属三百馀窜图拉河境。上闻之，谕遣护军统领玛喇曰："尔等驰赴图拉，遣人问故。伊等或欲内附，惧为喀尔喀阻；或力不能至而在彼，可收之至。如欲往阿勒台则听之。既不内附，又不前往，则当相机行事。"玛喇至，侦不获踪。噶尔丹再侵喀尔喀，乌尔衮复从至，和托辉特台吉根敦阵斩之。车凌从噶尔丹窜牧巴颜乌兰，根敦以告。诏使谕车凌降，不至。噶尔丹寻败遁，车凌将乞降，我师不知而击之，乃逸。其属绰克图巴图尔、宰桑莽奈哈什哈、都喇图巴图尔、班丹哈什哈、宰桑扎尔瑚齐什贲达尔汉、宰桑苏穆齐扎尔瑚齐、阿哈雅扎尔瑚齐、毕哩克扎尔瑚齐等率众百馀内附。时巴拜属从至，诏置张家口外。巴拜遣宰桑博克请赐所属，遣官察给之。巴拜寻来朝，请效力禁廷，谕曰："尔先众来降，朕自有加恩之处。其仍率所属驻喀喇沁牧。"

车凌败，知噶尔丹不足恃，遣使奏："杜尔伯特部自始贡中国，至阿勒达尔泰什，往来朝请已五世。前蒙恩遣巴扎尔传谕臣属功格额尔克，令臣归诚，许恩待。臣遵旨降，反为将军所击，臣复惧而逃，乞赐恩纶。"谕曰："车凌来归时，我绿营、蒙古兵不知而击之。今复遣使奏请，理藩院其檄令速降，朕将优恤之。"会遣使招噶尔丹，诏以其使从。至则车凌他徙，其使赍檄往谕。车凌遣功格额尔克奉表降，自诣大将军费扬古所告曰："乌兰布通战后，臣父乌尔衮降志诚，不获达。臣前为大军击，心甚惧，率残卒十馀奔达玛尔，遇噶尔丹，偕赴萨克萨克图固哩克。未浃旬，弃之走额克阿喇勒。臣知噶尔丹罪，与彼伍，徒就死。闻上抚厄鲁特降人咸得所，集臣属二百五十馀户内徙，道逾汗阿林翁吉，阅四月始至。乞以此情代奏。"费扬古驰疏闻，留其拏属於张家口外，遣车凌觐行营。诏授散秩大臣，巴拜如之。

明年，诏以巴拜、车凌属隶察哈尔正白旗，编佐领二：车凌属六品官班丹毕哩克及壮丁百馀，以功格额尔克为骁骑校领之；巴拜属五品官戴和硕齐、纳木喀琳沁、额尔德尼达木巴，六品官达尔扎巴图蒙克、色棱泰墨尔根伊什德克及壮丁百馀，以达木巴领之。后巴拜卒，无嗣。车凌卒，子策旺达尔济嗣。

五十四年，诏招降台吉丹津於阿勒台。丹津者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孙

也，与车凌为昆弟，游牧阿勒台，户千馀。和托辉特台吉博贝请赴阿勒台招丹津降，抗即以兵取之。谕车凌遣使赍书从。比至，丹津徙策旺阿喇布坦牧。

五十九年，靖逆将军富宁安擒台吉垂木伯尔於伊勒布尔和硕。盖是时策妄阿喇布坦假兵力据四卫拉特，令诸台吉环牧乌鲁木齐、额尔齐斯为负嵎计。我大兵因屯巴里坤、阿勒台两路遏之，侦准噶尔袭唐古特，诏大军往讨罪，复以兵分击准噶尔境。垂木伯尔者丹津族台吉也，率属驻乌鲁木齐，设哨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路。富宁安以兵至阿克塔斯设哨，贼遁，尾至伊勒布尔和硕击之，擒垂木伯尔归，乌鲁木齐众闻之咸窜。

乾隆十八年冬，台吉三车凌来归。三车凌者：曰车凌，曰车凌乌巴什，曰车凌蒙克，统称杜尔伯特台吉，巴约特其属部也。杜尔伯特以车凌为长，车凌乌巴什次之。巴约特以车凌蒙克为长，聚族额尔齐斯。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布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尔丹策凌倚任之。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袭杀噶尔丹策凌嗣而自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构兵，各令杜尔伯特族助。车凌等欲拒之，不敌，欲事之，莫知所从，集族言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有喀尔喀卒额璘沁达什者，为准噶尔所掠，闻其谋，脱归以告。诏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俟车凌等至，察其诚可纳之。既而三车凌弃额尔齐斯牧，由准噶尔东乌兰岭乌英齐而行，越旬有九日至博东齐，遣使巴颜克什克、都图尔噶等驰赴巴颜珠尔克，以降故告，而留其众於额克阿喇勒以待。成衮扎布遣守汛者视，虑诈，檄喀尔喀兵备之，以闻。谕曰：“车凌等降，非叵测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勒构兵，车凌等助之，胜负难预定，幸而从者胜，卒为人役，不若归降之为得计也。既遣使以情告，若仍令处汛外，恐遣兵至或有失，可即徙入内汛，暂给牧畜，徐议安置事宜。先以车凌、车凌乌巴什及从至者酌遣数人，令其瞻仰朕躬，朕自优加恩赉。”遣侍郎玉保赍赏物往谕。甫就道，上念所部习边外，以未出痘者生身，若即令至内地，虽伤一仆从不忍，诏俟明岁受朝塞外，勿遽来京师，以负矜恤意。而三车凌惧准噶尔兵袭，请急徙入汛，且献马为贽。成衮扎布纳之，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桑禡木特以兵袭，不及乃逸。玉保至，三车凌忭迎十里外，宣谕之。诡奏：“噶勒丹策凌时，思内附，以众志未变，且法严，故不获间。今避乱来归，思觐天颜，蒙恩轸念避痘，令缓入觐期，请先以宰桑等朝京师。”车凌使曰和通、巴颜克什克，车凌乌巴什使曰哈锡塔，车凌蒙克使曰巴图。明年正月，使

至，诏与朝正诸藩臣宴。上以所部间道至，驼马疲甚，且乏畜产，不忍遽远徙，诏视推河、扎克拜达里克、库尔奇勒可耕地置之，穀种取诸归化城。复赐车凌、车凌乌巴什羊各五千，车凌蒙克羊三千赡之。寻定牧扎克拜达里克。

车凌乌巴什属巴启、齐伦等叛逸。喀尔喀卒盗车凌属伊尔都齐马，索不给，且射杀之。诏喀尔喀扎萨克以鄂尔坤防秋兵百视牧，复檄诸扎萨克邻汛者弋叛贼务获。后巴启等就擒论罪。四月，谕曰："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咸设正副盟长，董理牧务。今新降台吉车凌等携至户口，悉编旗分佐领，其设正副盟长如内扎萨克及喀尔喀例，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五月，驾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三车凌率诸台吉至，赐宴万树园，命观火戏。谕曰："杜尔伯特台吉等皆准噶尔渠酋，向慕仁化，率万馀众倾心来归，宜敷渥泽，锡予封爵，以示怀柔至意。其各钤所属，令安分谋业，勿负朕恩。"时所部设扎萨克十有三，自三车凌外，曰色布腾，曰蒙克特穆尔，曰根敦，曰班珠尔，曰刚，曰巴图蒙克，曰禡什巴图，曰达什敦多克，曰恭锡喇，曰巴尔，封亲、郡王、贝勒、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后蒙克特穆尔以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逃，别授其弟额布根为扎萨克，馀仍爵，详列传。秋七月，将军策楞请徙三车凌牧於归化城青山东。时议备兵征达瓦齐，谕曰："巴朗等甫叛窜，若徙之，将滋新降疑惧，且非办理准噶尔本意，其令安处旧牧，勿他徙。"

三车凌之至也，告族台吉讷默库留准噶尔户千馀，刚多尔济、额尔德尼、巴图博罗特如之，将乘间内徙。至是果偕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至，诏赐牧畜，置塔楚，邻三车凌牧。十月，驾由盛京旋，驻跸避暑山庄。讷默库等入觐，复赐宴，锡之爵。曰讷默库，封郡王；曰刚多尔济，曰巴图博罗特，封贝勒；曰布图克森，曰额尔德尼，曰罗垒云端，封贝子；曰布颜特古斯，曰蒙克博罗特，封辅国公；曰乌巴什，曰伯勒克，封一等台吉。凡设扎萨克十，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例，分左、右翼，设正副盟长各一。讷默库者，车凌乌巴什兄子。刚多尔济、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乌巴什、伯勒克，皆车凌乌巴什曾祖察衮裔。布颜特古斯、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亦戚族也。后讷默库晋亲王，子喇嘛扎卜授贝勒，以叛除爵。布图克森、罗垒云端、乌巴什，皆无嗣停袭。伯勒克卒，子多第巴袭。多第巴卒，子尼尔瓦齐袭。尼尔瓦齐卒，无嗣，以多第巴弟布颜德勒格尔袭。布颜德勒格尔卒，无嗣停袭。布颜特古斯卒，子舍□夌袭，以叛除爵。刚多尔济无嗣，以从子达瓦丕勒袭。额尔德尼卒，无嗣停袭。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皆以叛除爵。故自刚多尔济外，皆不立传。

二十年，乌梁海降臣察达克招服包沁，察获杜尔伯特属以献，诏给所部。寻从大军征达瓦齐。三车凌既入觐归，诏选兵二千，以车凌领其一，隶北路；车凌蒙克、色布腾从之，以车凌乌巴什领其一，隶西路：各授参赞大臣。讷默库等继至，请从军，诏隶西路。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皆幼不更事，诏调车凌蒙克赴西路军，从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等行。而是时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副将军，讷默库其妻弟也，固请隶北路军，允之。以故偕三车凌至者隶西路副将军萨拉勒队，偕讷默库至者隶北路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队。赐车凌整装银二千，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各减十分之二，给从军者羊及餱有差。复诏使车凌及车凌蒙克遣宰桑以善耕卒百赴额尔齐斯，盖杜尔伯特众兼耕牧业，视喀尔喀专以牧为业者异。将遣绿旗及喀尔喀兵屯耕额尔齐斯，以所部识水泉道，且善耕，命简卒往导，俟大功成，遣牧众归额尔齐斯。会北路军奏至，以讷默库参赞列名，诏西路军奏如之，列三车凌及色布腾名，次参赞大臣鄂容安后。复谕定北将军班第，俟伊犁定，遣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新降诸台吉入觐。

初，议征达瓦齐，上以卫拉特诸台吉后先附，凡数万众，错处内牧，非得地众建之不可。诏俟准噶尔定，将复设四卫拉特，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别以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以噶尔丹策凌子姓为绰罗斯汗。车凌等赴军时辄闻命。大兵抵伊犁，达瓦齐就擒。班第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及新降之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台吉巴雅尔等列入觐初班。驾幸木兰，车凌等至，召觐行幄慰谕之。旋跸避暑山庄，御淡泊敬诚殿受朝，诏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诸扎萨克隶之。扎萨克而下，设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时阿睦尔撒纳觊辖四卫拉特，知不可得，叛窜。班珠尔以附逆，械至。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仍各赐汗爵，统所部众。谕曰：“准噶尔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诸台吉、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效绩。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汗，令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其各董率所属，务勤养教，共图生聚，受朕无疆之福。”其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从子扎纳噶尔布戮之，所部就灭。辉特汗巴雅尔以叛为大军所擒诛。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怀贰志，副都统雅尔哈善歼其众於巴里坤。惟杜尔伯特部恪守臣节，世受封爵罔替。

是年十二月，车凌等以乏牧产，请徙额克阿喇勒。谕曰：“前议平定伊犁后遣归旧牧额尔齐斯，若额克阿喇勒，距额尔齐斯较扎克、拜达里

克路更迩，且附内汛外，调所部兵亦易。俟擒获阿逆后，仍当遣归旧牧。所部生计既艰，其给籽种六百石，务令及时耕种，毋误农期。至从军所给驼马，自应交纳。但念往返道远，牲畜不无疲瘠，可姑缓期二载。”

讷默库之将从征达瓦齐也，请徙牧拜达里克北扎布堪河源博啰喀博齐尔至鄂尔海、喀喇乌苏界，允之，谕努力成功，勿念游牧众。至是以车凌等将徙牧，诏往会。而讷默库隐有叛志，谋窜就阿睦尔撒纳。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布颜特古斯等阻之，卒不戢，率众复乘间劫驿骑，戕守汛弁，夺运粮商民驼物及赀。二十一年春，驻防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阿兰泰偕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以兵擒讷默库及其孥，械至，论如律。诏不附逆诸扎萨克各安游牧，勿疑惧。复谕曰：“刚多尔济等属妄行劫掠，应交部议扎萨克罪。但念伊等新降，未谙内地禁例，姑从宽免。”夏，以所部邻扎哈沁，盗不戢，谕曰：“伊等生计全赖牧畜，若复盗窃相仍，不获蕃孳，生计焉能充裕？其各钤束部众，务期守分安生，副朕休养群生至意。”

有伯什阿噶什者，伊什扎布之曾孙也，祖扎勒，父车凌多尔济。伯什阿噶什兄曰布达扎卜、曰达瓦克什克，弟曰达瓦济特、曰格咱巴克，聚牧伊犁河西沙拉伯勒，境邻哈萨克牧。达瓦齐虐其众，伯什阿噶什将弃之，惧袭而寝。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班第遣使招，因献籍三千馀户降。将遣从车凌等入觐，告哈萨克数掠所部，请归视。比抵牧，侦哈萨克集兵，遣告，且请大军援，谕嘉其恭顺。

会阿睦尔撒纳叛，逆党扰伊犁，遣和硕特辅国公纳噶察赍敕往谕曰：“准噶尔内乱频仍，各部人众咸失生业。朕为一统天下之君，怀保群生，无分中外，特发大军往定伊犁。方欲施恩立制，永安反侧，乃逆贼潜怀叛志，妄思并吞诸部，肆其荼虐，罪状已著，畏诛潜遁。朕已命将穷追，务期弋获。逆贼一日不获，诸部一日不安。尔台吉输诚归命，果能仰体朕旨，去逆效顺，或以兵协剿阿逆，或俟至尔牧擒献之，朕必大沛殊恩。尔其奋勉自效！”达瓦齐复奏伯什阿噶什及库木诺颜、台吉诺尔布必无异志，命遗之书，未达，而伯什阿噶什徙牧。初传偕诺尔布内附，久之不至，或以居博啰塔拉告。诏将军策楞等侦之，无其踪。时阿睦尔撒纳败窜，谕参赞大臣侍郎玉保等侦阿逆赴伯什阿噶什牧，即谕擒献，或故纵，以兵剿之。伯什阿噶什养子博东齐寻偕宰桑诺斯海挈众至，以哈萨克侵牧告。宰桑赛音伯勒克，得木齐恩克、济尔哈尔等踵至，告哈萨克追掠，间走乃免。诏博东齐以兵迎其父，暂置从众於额尔齐斯，诺斯海护视之。赛音伯勒克或从博东齐往，或留牧额尔齐斯，惟

其便。博东齐将行，伯什阿噶什携户八百馀抵额尔齐斯，请内附。乌巴什其族台吉也，从至。诏封伯什阿噶什为扎萨克和硕亲王，乌巴什为扎萨克固山贝子，赐谕曰："尔诚心感戴，率众投诚。前大军抵伊犁，即谒将军大臣，甫欲加恩封赏，旋遇阿逆背叛，未获举行。尔为哈萨克所掠，□展转迁徙，始克内附。尔众甫至，不必简兵往从大军，亦无须徙内地，即游牧额尔齐斯所。尔族台吉车凌等将归旧牧，尔等聚族而处，实为允协，不必远离故土，徒劳往返也。"命甫下，伯什阿噶什等携众抵哈达青吉勒，诏暂留，俟明岁归额尔齐斯牧。

七月，车凌、车凌乌巴什、刚多尔济等以徙牧额尔齐斯，请定入觐年班。谕嘉其诚悃，诏自来年始，定三班，前给从军驼马，姑缓期纳，示恤。九月，伯什阿噶什来朝，弟达瓦济特及兄子丹巴、都噶尔、布鲁特扣肯以视牧故，各遣宰桑代至。赐宴，赉马七百、牛百五十、羊三千，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及刚多尔济等来归例。别为一盟，以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乌巴什副之，丹巴都噶尔授协理台吉。

伯什阿噶什甫归牧，其妻卒，遣侍卫佛保往醊。伯什阿噶什寻卒，无子，诏副都统唐喀禄赙祭，宣谕以丹巴都噶尔为扎萨克固山贝子，以达瓦济特为扎萨克公，辖伯什阿噶什众，听归车凌牧及内徙。而丹巴都噶尔与佐领色布腾互攘畜产，佛保将至牧，驼马为所掠。诏撤恩命还，复谕乌巴什勿惊惧，俟事定归车凌牧。后乌巴什卒，停袭。

二十二年，车凌以哈萨克不擒献阿逆，诸厄鲁特叛扰边，请由额尔齐斯徙牧乌兰固木避之。时喀尔喀贝子车布登扎布遵旨遣兵剿掠佛保贼，收伯什阿噶什属户给喀尔喀，将遣博东齐归车凌牧，族台吉布图库、班珠尔、布林等挈属至，称与车凌等析处久，请异牧，允之。布图库等抵汛，闻佛保自哈达青吉勒归，和硕特台吉桑济复掠诸道，遣从卒驰马迎。上闻之，谕曰："车凌等自归诚以来，感激朕恩，约束属众，甚为宁谧。迩因叛贼纷起，亟请内徙游牧，其归附之心益坚，可允所请，并给穀种，令为谋生资。博东齐虽与杜尔伯特同族，若往归之，反仰赖车凌等养赡，著遣往乌里雅苏台，交车布登扎布，酌徙呼伦贝尔、通肯呼裕尔等处。布图库、班珠尔等迎接侍卫佛保，俟至乌里雅苏台军所，各给币赏之。"后博东齐及布图库等咸置呼伦贝尔。布图库、班珠尔以内附诚，各授二等台吉。而贝勒巴图博罗特、辅国公舍棱不从车凌等徙牧，叛应阿睦尔撒纳，副都统瑚尔起以兵擒诸辉巴朗山，妻孥悉论诛。

先是杜尔伯特及乌梁海未内属，错牧额尔齐斯。后杜尔伯特诸台吉至，游牧扎克拜达里克，初徙牧额克阿喇勒，再徙额尔齐斯。乌梁海就

抚，以乌兰固木地给之。车凌等复请由额尔齐斯往徙，遣都统纳穆扎尔往勘杜尔伯特及乌梁海牧界。车凌复请以乌兰固木为屯耕地，而游牧於科布多、额克阿喇勒，允之，诏严禁所属勿攘窃。寻以错牧不便，定乌兰固木为杜尔伯特牧，别以科布多为乌梁海牧。

二十四年，乌梁海以科布多产貂不给捕，请徙就阿勒台阳额尔齐斯。谕车凌乌巴什等曰："额尔齐斯为尔旧牧，今尔移处乌兰固木，乌梁海察达克请游牧额尔齐斯地，向曾降旨，尔等若原归旧牧，听尔便。今哈萨克已全部内附，伊犁厄鲁特贼众复歼无孑遗。若尔果原归旧牧，可即徙往额尔齐斯，所遗乌兰固木，自可给乌梁海处之。但哈萨克新附，非尔等久为内属者比，务宜严饬所属安静无事。若尔部众既遵钤束，而哈萨克反来肆扰，可即擒诛之。尔等或安土重迁，则额尔齐斯地与其为哈萨克、俄罗斯所窃据，不若令乌梁海往徙之也。"车凌乌巴什等奏："察达克所请地，系乌梁海旧牧，距臣等牧远。且乌兰固木地肥不磽，臣等游牧久，请勿徙，以额尔齐斯地给乌梁海。"诏如所请。是年十月，以大军定回部蕆功，谕车凌乌巴什等知之。十二月，侦哈萨克袭乌梁海，以兵三百馀击走，得旨奖赉。

二十五年四月，以所部有温图呼尔者，贫不给，闻其弟居察哈尔牧，告诸扎萨克往就之。谕曰："杜尔伯特自归诚以来，编设旗分佐领，原欲伊等各安生业。若不善恤之，渐至析处，殊为可悯。其各加意抚绥，令守分谋生，勿至流离失所，副朕恫□一体之怀。"七月，车凌乌巴什等扈跸行围，奏所部蒙恩安置，牧产渐饶，嗣请自备驼马。上嘉其诚悃，不忍骤劳之，诏仍官给驼马。

二十七年，诏左、右翼各设副将军一，右翼用正黄旗纛，左翼用正白旗纛，以敕印军符给之。所部旗十有六，爵如之：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二；扎萨克固山贝子二；扎萨克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辅国公二；扎萨克一等台吉四；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四十五年，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查办喀尔喀侵占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界址。

道光二年，修科布多众安庙。三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定蒙民、商民贸易章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均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杜尔伯特汗、王、公、扎萨克等献驼马助军。十二月，以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复输驼助军，上嘉赉之。九年，杜尔伯特贝子奇默特多尔济呈控科布多参赞大臣额勒锦需索马匹，扰累各部。鞫实，罢之。十八年，是部以兵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

多尔济驱逐阑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十八年十二月，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奏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乌梁海八部落，地方辽阔，多兴讼端，允增置帮办大臣。十九年，给是部官兵俸赏行装银。咸丰三年二月，是部汗、王、公等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乌鲁木齐等城回匪滋事，调是部兵援之。寻以不得力，撤归。八年，以杜尔伯特汗嗣绝，将军麟兴等奏："左翼汗旗下旧管十佐领户一千五百有奇，右翼亲王旗下旧管十一佐领户一千二百上下，右翼贝勒旗下旧管二佐领仅一百六十馀户。以爵而论，贝勒较轻；以户口而论，不过抵汗三十分之一。拟亲王棍布扎布令折回承袭汗爵，以贝勒巴杂尔扎那承袭亲王，贝勒一缺如无可承袭之人，俟汗王袭爵定后，即将贝勒暂行停袭。"下所司。九年，命以故汗密什多尔济族弟噶勒章那木济勒袭汗，棍布扎布等袭亲王、贝勒如故。回匪东窜，陷乌里雅苏台。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等奏："匪扑乌里雅苏台地方，各台溃散，科城街市商民惶惑，调附近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盟长、总管等，即发兵来城听候调遣。"寻奏杜尔伯特左翼兵四百名、右翼及明阿特、额鲁特兵各二百名、扎哈沁公兵及总管兵各五十名，均到科城收伍，命拨科布多饷银十万两。十一年十一月，予办差无误之杜尔伯特右翼盟长棍布扎布等奖。是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长顺等奏："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匪径扑本城，参将英华督弁兵登壁迎击，匪始败退，守备贺遐龄等阵亡。十九日，匪复攻扑南关，不得逞。二十日，由东南山路仍向扎哈沁部落奔窜。"自后回匪出没於扎哈沁、土尔扈特诸部之地，是部警备益严。至西路肃清，始息警撤戍。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增城科布多之戍，事定，撤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北路戒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议举办蒙古团练，令杜尔伯特每旗挑选兵丁二百名，一半马队，一半步队，驻防本旗。十月，事定，裁撤。二十八年四月，瑞洵以杜尔伯特正副盟长等保全俄商遗弃货物，毫无损失，请准奖叙，允之。七月，赈杜尔伯特右翼公多诺鲁旗灾，并给耔种大小麦一百石，引渠溉旧垦波什图、那米拉、察罕哈克三处之地。二十九年闰五月，予杜尔伯特左翼正盟长副将军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紫缰，副盟长贝勒纳逊布彦、左翼扎萨克郡王图柯莫勒、右翼正盟长副将军扎萨克亲王索特纳木扎木柴三眼花翎，左翼扎萨克贝勒纳逊布彦等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是年，办布伦托海屯田渠工，以杜尔伯特左、右翼助借驼只，均给帮价银。其后参赞大臣连魁等议开乌兰固木等屯田。

宣统二年四月，索特纳木扎木柴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

立，喀尔喀四部无梗抗者。是部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独不附，听参赞大臣溥□节制如故。

其地杂耕牧，有矿，有盐。共有佐领三十五。

杜尔伯特附近之部同隶科布多参赞大臣者，曰扎哈沁，东扎萨克图汗部，南新疆镇西，西阿尔泰乌梁海，北科布多屯田官厂。

初，禡木特，额鲁特人，号库克辛，为准噶尔之扎哈沁宰桑。扎哈沁者，译言“汛卒”，以宰桑领之。禡木特守阿尔泰汛，游牧布拉罕察罕托辉。其东为喀尔喀，有乌梁海界之；其西为准噶尔，有包沁杂准及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界之。包沁为回族，准噶尔呼砲曰“包”，以回人司砲，故名。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皆准噶尔鄂拓克。鄂拓克如各旗佐领。

乾隆十一年，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遣禡木特请赴藏熬茶。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弃准噶尔来降，台吉达瓦遣禡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复逸出。谕责驻防乌里雅苏台达青阿罪。明年春，达青阿诱擒之，诏宥罪遣归。有准噶尔宰桑，别号通禡木特，游牧诺海克卜特尔，近索勒毕岭，为布拉罕察罕托辉下游。禡木特将掠通禡木特，为请降计，通禡木特觉，诱执之。内大臣萨喇勒谍得状，由乌兰山阴以兵骤至，通禡木特就擒，索得禡木特，责负恩罪。禡木特请徙牧内属，遣扎哈沁得木齐招所部六百馀户降。萨喇勒槛礻马木特至军，诏仍释之。入觐京师，上鉴归附志诚，授内大臣，赐冠服。二十年，诏与朝正会宴。以通禡木特卒，谕禡木特善视其戚属。时议征达瓦齐，诏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以禡木特参赞军务。禡木特密奏：“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诏授禡木特总管号。

初，准噶尔定扎哈沁、包沁纳赋例，比年献脯，间年供牲赡喇嘛，遇军事令助。诏如旧例，恤免期年赋。禡木特与阿睦尔撒纳会军于额德里克，寻抵伊犁。诏晋禡木特三等公爵，赐信勇号，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常服之。先是谕班第俟伊犁定，偕禡木特议准噶尔善后事。至是班第以禡木特兼管扎哈沁、包沁牧，请仍至阿尔泰，增喀尔喀簿籍，允之。寻撤大军还，扎哈沁兵三百遣归牧，禡木特以疾留伊犁。闻阿睦尔撒纳骤叛，将脱归牧之兵卫，为逆党哈丹等所遮，胁之降，不从，擒赴阿睦尔撒纳所。阿睦尔撒纳慰之，禡木特唾而詈之，为阿睦尔撒纳缢杀。明年二月，定西将军策楞谍阿睦尔撒纳戕禡木特，以闻。谕

曰："禡木特年就迈，效力行间，甚为奋勉。今逆贼戕之，深为悯恻！其孙扎木禅，令仍袭公爵。"大军定伊犁，械逆党至，讯得禡木特就死状，上制诗悯之。扎木禅乾隆二十一年袭三等信勇公。

三月，以阿睦尔撒纳煽乌梁海梗赴哈萨克，诏从北路将军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九月，赐牧哲尔格西喇呼乌苏。谕曰："扎哈沁既与喀尔喀邻牧，即设哨附近卡伦，视喀尔喀例支领钱粮，以资养赡。"二十四年，从参赞大臣齐努浑追剿玛哈沁，至阿尔齐图。以兵先遇贼哈喇呼山，奋击之，屡就擒，奖赉币。二十五年，扎木禅子门图什扈跸行围，乞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代请驼马勿官给。上以扎哈沁甫定牧畜之生计，谕仍官给。二十六年，理藩院议禡木特归诚后，扎哈沁属相继附，置佐领九，得二千馀口，虽补总管，未给印，请以总管扎哈沁一旗总管印给扎木禅辖其众，允之。四十年，扎木禅卒。以扎哈沁原非禡木特之阿尔巴图，撤出佐领，设一旗属科布多参赞大臣。其扎木禅族丁及其阿尔巴图三十馀户，亦附近科布多之乌裕克齐、博多克齐游牧。至四十五年五月，谕将军巴图等不可令扎萨克图汗部侵占扎哈沁之乌英济等处隙地。

嘉庆五年，以扎木禅之孙托克托巴图之属已足百五十丁，复编一佐领，即以托克托巴图为总管。十一年，以前科布多参赞大臣恆博招民人开采是部煤窑，议处。道光二年，定是部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助驼马。

同治三年，以乌鲁木齐失陷，调杜尔伯特诸部兵援古城。旋仍令撤归。四年，以古城陷，撤是部南境察罕通古等通古城三台，归沙扎盖以北五台支应西路各差。九年十月，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而复窜去，科布多告警，参赞大臣奎昌等调是部二旗兵各五十名赴城收伍。是部东南通扎萨克图部，南接新疆，为用兵要冲。十一年十月，回匪由是部犯科布多，不得逞，仍窜是部，聚扎盟南境。十二年九月，匪扰察罕通古台站，掠景廉军营军装饷银，窜新土尔扈特贝子游牧布拉噶河一带，科城西南两路台站纷纷逃散。匪又由巴里坤红柳峡一带窜踞扎哈沁之博东齐。十月，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率兵败之於博东齐以西，匪窜扎盟阿育尔公旗。光绪二年四月，回匪由布伦托海窜沙扎盖地方，额勒和布等派官兵剿之。金顺以索伦各队扼扎乌鲁木湖，堵截分窜。其后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十二年，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以古城属汉三塘驿，来往商贾，时有劫案，咨科布多大臣饬属缉匪沙克都林扎布。因奏："汉三塘驿与科城所属土尔扈特、扎哈沁等旗地界毗连，万里沙漠，四通八达，更兼白塔山

商贾由此经过，屡被劫掠，又北八站一带抢台劫站之案，亦层见迭出。请将扎哈沁旗内拣派驻察罕淖尔官兵移驻鄂隆布拉克台，保安商民，搜捕盗匪。”允之。

二十六年，拳匪事起，边戍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是部信勇公策林多尔济、总管三保、额鲁特总管喇嘛札布、明阿特总管达什哲克博举办团防，保护俄商货物，用弭边衅。二十九年闰五月，一再请奖。奏入，予策林多尔济贝子衔，三保等均二品顶戴。三十一年五月，瑞洵奏：“科布多所辖扎哈沁应用之五台，尤为大雪封坝。复赴阿尔泰必由之路，信使络绎，地当其冲。扎哈沁共二旗，最为瘠苦，公一旗户口甚稀。帮办大臣英秀由哈巴河回科布多，臣赴新疆督办收抚，信勇公策林多尔济调集乌拉，奔走恐后，保其子台吉棍布瓦齐尔，请赏二品顶戴。”允之。宣统三年，参赞大臣溥□奏赈扎哈沁灾，公旗贫民三百五十六丁口，总管旗贫民一千有一十一丁口，将赏银五千两分别重轻散放。下所司。

额鲁特、明阿特亦与是部同隶科布多。额鲁特本台吉达木拜属。达木拜有罪削爵，以其众属科布多，游牧在新和硕特之西。明阿特本出乌梁海，复为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左旗之属，乾隆三十年撤出。设一旗属科布多，游牧在阿尔泰乌梁海之西。乾隆五十七年，设额鲁特、明阿特总管各一，参领以下有差。同治十年，以防守科城及供大兵西进劳，额鲁特、明阿特总管与扎哈沁信勇公及总管均予奖。两旗皆无扎萨克，论者谓此蒙部之同於郡县者也。

旧土尔扈特，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子四，长珠勒扎幹鄂尔勒克，生子一，曰和鄂尔勒克，居於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牧额济勒河，俄罗斯因称为己属。

顺治十二、三、四年，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诺颜、罗卜藏诺颜相继遣使奉表贡。书库尔岱青子朋苏克，朋苏克子阿玉奇，世为土尔扈特部长，至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绝。五十一年，复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赍敕往，历三载乃还，附表奏谢。自是时因俄罗斯请於中朝，遣所部人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所部使吹扎布等入觐，称奉其汗惇罗布喇什令，假道俄罗斯，三载方至，请赴唐古忒谒达赖喇嘛，遣官护往。二十二年，自唐古忒还，颁惇罗布喇什币物。

二十三年，伊犁平，有附牧伊犁之土尔扈特族台吉舍棱等奔额济勒河。既而惇罗布喇什卒，子渥巴锡嗣为汗。三十五年，舍棱诱渥巴锡携所部之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人众於十月越俄罗斯之坑格图喇纳卡伦而南，俄罗斯遣兵追之不及。渥巴锡既入国境，由巴尔噶什淖尔而进，至克齐克玉子地方，与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之众相持。伊犁将军令哈萨克毋许土尔扈特越游牧而行，渥巴锡遂向沙喇伯可而进，布鲁特群起劫之。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牲畜十存三四。三十六年，至他木哈地方，近内地卡伦，布鲁特始敛兵退。将军伊勒因遣侍卫普济问来意，渥巴锡与其台吉、喇嘛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献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先是上闻渥巴锡之来，命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经纪其事。至是因受其降，存七万馀众，赈以米、麦、牛、羊、茶、布、棉裘之属，用帑二十万两。三十六年九月，渥巴锡等入觐热河，封渥巴锡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渥巴锡从子额墨根乌巴什固山巴雅尔图贝子，拜济瑚辅国公，从弟伯尔哈什哈一等台吉，均授扎萨克，各编一旗。四十七年，均予世袭罔替。

初分所部为四路，南路凡四旗，曰扎萨克卓理克图汗旗，曰中旗，曰右旗，曰左旗。三十七年，赐牧斋尔。三十八年，徙牧珠勒都斯，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与北路三旗、东路二旗、西路一旗统受节制於伊犁将军。

嘉庆四年，高宗大行，旧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之母请纳俸讽经，不许。道光六年，回匪张格尔扰喀什噶尔等城，徵是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兵赴阿克苏一带助剿。十月，击退犯浑巴什河之贼，赉贝子巴尔达拉什、台吉乌图那逊等及兵丁等缎疋、翎顶、银两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徵其兵。十年十一月，以贝子巴尔丹拉什率兵援喀、英等城，卒于军，命其子蒙库那逊晋袭贝勒。十八年六月，以是部南路盟长福晋喇什丕勒指修喀喇沙尔城垣，予奖。二十一年六月，又献伊拉里克水源，却之。二十七年，布鲁特扰喀什噶尔等城，亦徵是路蒙兵防剿，事定撤回。

同治三年，回匪变乱，库车失陷，徵是路兵剿之，不利，退守游牧。是年，喀喇沙尔等城均失陷，是路部落屡与回匪接战，被蹂躏离散。六年十二月，盟长布雅库勒哲依图请赴京，允之，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设法安插其部落游牧。七年三月，布雅库勒哲依图请率属剿回逆，上嘉之，命赴布伦托海候李云麟酌办，并饬户部筹拨历年俸银俸缎，李云麟接济所属游牧人众。六月，以旧土尔扈特蒙兵接仗失利，移

至大小珠勒都斯，催布雅库勒哲依图赴布伦托海，命明瑶等接济照料。十一月，麟兴奏布雅库勒哲依图困苦情形，下所司议。八年三月，赉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贝勒固噜扎布、辅国公曼吉多尔济等旗银二万两。六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安插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及随带官兵。

光绪元年，布雅库勒哲依图卒，以福晋恩克巴图署盟长。二年八月，拨部库银予恩克巴图抚绥人众，择地安插。三年，刘锦棠等军复喀喇沙尔。四年十二月，伊犁将军金顺奏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自逆回构乱以来，逃散伊犁空吉斯及西湖等处，署盟长派员前往收集，约计一万馀人，现已移回珠勒都斯游牧。谕以其部人众困苦，赏银四万恤之，由左宗棠发给。八年，是部难民由伊犁续归三百三十馀丁口，旧有府第，兵燹之后，尚未修复，大小水渠，年久垫淤。钦差大臣刘锦棠奏："恩克巴图请赈恤，并筹借银两。权为筹拨银一万两，作为渠工宅第经费。喀喇沙尔善后局员照章给赈，通融接济牛种，待赈丁口粮，俾资耕作。请分别核销及作正开销。"允之。九年，设新疆喀喇沙尔直隶□抚民同知兼理事衔，兼管土尔扈特游牧事宜。十三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土尔扈特等蒙众向隶办事领队管辖者，应改归地方官管辖。恐各蒙民未能户晓，请饬理藩院申明新设定制，转行各蒙部。"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年三月，甘肃回匪西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电奏贼窥珠勒都斯，檄南部落署盟长福晋色里特博勒噶丹等拣选有枪马之蒙兵五百名，由贝勒恭噶那木扎勒统之，分派参领奔津等各带官兵驻哈布齐沿山口及哈哈尔达巴罕、达兰达巴罕等处，扼珠勒都斯之东，逼喀喇沙尔、库尔勒要隘。八月，事定，撤归。

新疆置省后，旧土尔扈特诸部仍隶伊犁将军，俸银俸缎均由伊犁发给。蒙古惟旧土尔扈特等部之在新疆者，汗、王、公、扎萨克等卒，袭子不及岁，以前皆由已殁汗、王、公等之妻或母署印。有盐，有矿，地兼耕牧。佐领共五十四。

北路凡三旗，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东噶扎尔巴什诺尔，南戈壁，西察汉鄂博，北额尔齐斯河。渥巴锡族子策伯克多尔济等，乾隆三十六年，从渥巴锡来归，献金削刀及色尔克斯马。三十七年，入觐，封策伯克多尔济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授其弟奇哩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右翼，赐牧霍博克萨里，为旧土尔扈特北路，以策伯克多尔济领之，授盟长。四十年，授奇哩布弟阿克萨哈勒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左翼。四十三年，策伯克多尔济卒，

奇哩布袭，销右翼印。五十年，授策伯克多尔济之子公品级一等台吉恭格车棱扎萨克，诏辖其父属众，别铸右翼扎萨克印赐之。五十七年，封辅国公。道光二年，卒。子多尔济那木扎勒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

同治四年，塔城回变，亲王策林拉布坦以调兵迟延，为参赞大臣锡霖劾革其爵，以捐输复之。九年，奎昌等立塔尔巴哈台新界鄂博，奏饬亲王策林拉布坦、图普伸克什克、扎萨克喇扎尔巴达尔随时留意侦察，旧界亦有割弃。十二年十月，回匪窜扰是部萨巴尔山地方，劫掠牲畜衣物，乌素图等三台逃散。十二月，参赞大臣英廉奏匪已远窜，饬策林拉布坦等妥为安插被难蒙民，一面将原设七台照旧安设。寻论设台站之劳，予黄缰。

宣统元年，以阿尔泰乌梁海复在是部萨里山阴度冬，提每年租马十成之一给是部三旗作水草之租。是部金矿颇著名，地杂耕牧。有佐领十四。

东路凡二旗，跨济尔哈朗河。东奎屯河，接甘肃绥来，南南山，西库尔喀喇乌苏，北戈壁。渥巴锡族弟巴木巴尔等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多罗毕锡埒勒图郡王，弟奇布腾固山依特格勒贝子，盟名亦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初隶库尔喀喇乌苏大臣，统仑，统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治末，俄人以北路旧土尔扈特取所属哈萨克马驼，执是部贝子普尔普噶丹为质，寻释之。光绪初，给抚恤银一万两。十一年，设库尔喀喇乌苏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件。清末，袭郡王者帕勒塔尝请出洋，又入贵胄学堂，以本旗事为伊犁将军广福劾，议处。是部共有佐领七。

西路一旗，当天山之北精河东岸。东精河屯田，南哈什山阴，西托霍木图台，北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渥巴锡族叔父默们图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济尔噶朗贝勒，赐牧精河，受伊犁将军节制。咸丰十年，贝勒鄂齐尔以捐饷予双眼花翎。光绪初，以被扰，予抚恤银一万两。十三年，设精河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有佐领四。

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西南，当金山南乌隆古河之东。东新和硕特，南胡图斯山，西与北均阿尔泰乌梁海，东南扎哈沁。

土尔扈特翁罕十四世孙舍棱率诸昆弟附牧伊犁，为准噶尔属台吉。

大军征准噶尔，获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以叛相次诛灭，舍棱独抗不降，窜匿库库乌苏、喀喇塔拉境。乾隆二十三年，诏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剿之。舍棱奔俄罗斯，我军追及之於勒布什河源，舍棱乃诡约降，计戕我副都统唐喀禄，驰逾喀喇玛岭，归额济勒土尔扈特游牧。三十六年，复诱其汗渥巴锡来踞伊犁，抵他木哈，知内备固，计无所出，不得已，随渥巴锡归顺。诏宥舍棱罪。三十七年，与从子沙喇扣肯入觐热河，封舍棱多罗弼里克图郡王，沙喇扣肯乌察喇勒图贝子，均授扎萨克。舍棱所部曰左翼旗，沙喇扣肯曰右翼旗，定盟名曰青色特启勒图，舍棱充盟长，沙喇扣肯副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隶科布多参赞大臣。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输马驼助军。咸丰三年，是部王、贝子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徵是部兵援古城等城，以散溃，撤之。六年，於是部之布伦托海地方设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七年五月，布伦托海兵民溃变，李云麟走青格里河。谕福济、锡纶前往查办明瑶、棍噶扎拉参，晓谕解散。七月，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龙古河。九月，以棍噶扎拉参挑噶尔为喇嘛成军，谕福济等督率进剿布伦托海变民，拨部库银十万两解科布多，为布伦托海剿匪及赈济难民之用。调福济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十月，以守科布多城出力，予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亲王衔。十二月，以是部仍属科布多管辖。八年二月，以哈萨克围杀布伦托海变民，命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进剿。四月，福济迁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代之。七月，布伦托海变民伤俄国卡兵，棍噶扎拉参营于克林河，谕福济等疾筹进剿，饬知遵行。是月棍噶扎拉参剿变民于和博克托里，胜之。八月，棍噶扎拉参复布伦托海，变民降，收抚之，贼首张匊等伏诛。谕福济等筹给布伦托海难民口食。九月，命塔城额鲁特暂安旧居，阿尔泰山俗众居青格里河。十月，徙布伦托海人众于阿尔泰山，予布伦托海在防之索伦及绿营官兵银两。十一月，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撤回旗、绿官兵，命索伦、额鲁特领队大臣及棍噶扎拉参应办事宜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经理，改派奎昌办布伦托海与俄分界事宜。

十二年九月，肃州回匪窜是部贝子旗布拉噶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托伦布等调回驻察罕淖尔之黑龙江马队暨蒙古马队，分赴布拉噶河防剿。十一月，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奏：“七月十六日，率所募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闻东路布尔根河一带有警，科布多属之扎哈沁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边界皆被扰，阿尔泰附近之乌梁海台站逃散，匪由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喇嘛营子西窜至青格里河。”十二月，锡纶

奏："回匪扰及乌梁海部落，臣带民勇民团追匪至噶扎尔巴尔淖尔，匪已由萨勒布尔山南窜沙山子，即由山北取道布凌河，疾驰至霍博克河上游之库克辛仓，探得匪在河下游之科科墨顿林木中扎营五座，於夜分潜师进薄贼垒，击溃贼三营，又取后一营，匪众败遁，寻由阿雅尔淖尔窜绥来县之大小拐，回玛那斯。"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奏："十月十九日，亲率马队由吉庆淖尔西行，二十七日抵土尔扈特之青格里河。贼窜布伦托海，经锡纶进剿，斩获甚多。匪已西窜，臣将官兵驻青格里河，檄饬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扎哈沁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其后乌鲁木齐、玛纳斯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光绪九年，划科城中、俄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安插归中国之哈萨克，以奎峒山左右暨哈巴河源诸山为夏季游牧，以阿拉别克河东暨果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为冬季游牧。实皆是部地。二十九年，瑞洵奏创修布伦托海渠工，开办屯田，给土尔扈王旗、贝子旗借用驼只帮价银，饬扎哈沁、土尔扈特、乌梁海左右翼择水草较好地，从扎哈沁沙扎盖台起，至布伦托海止，安设十三台。二十九年闰五月，录科布多所属各旗保护俄商遗弃货物有裨大局之劳，予土尔扈特正盟长扎萨克郡王密锡克栋古鲁布紫缰，副盟长扎萨克贝子玛克苏尔扎布双眼花翎。三十二年十二月，划科布多、阿尔泰分辖之界，以是部二旗及新和硕特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均隶阿尔泰。

是部地兼耕牧，有金矿。布尔津河通轮船。共有佐领三。

近是部者，有哈弼察克新和硕特。乾隆三十六年，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族蒙衮率属来归，原附新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之旗。诏予一等台吉，给半佐领，令其附居。五十七年，移杜尔伯特近处哈密察克游牧。嘉庆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蒙衮妻察彦率子布彦克什克诣言生齿日繁，求给扎萨克印，不食俸。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后至咸丰初，是部皆偕杜尔伯特诸部捐马驼、捐饷助军。同治末，回匪北窜，是部与新土尔扈特同被扰。署伊犁将军荣全以商论伊犁事，自科布多西行，是部设台供支。光绪二十九年，录庚子举办防团保护俄货之劳，予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镇国公衔。三十三年正月，卒，以子达木鼎第得恩袭。初有出缺请旨之例，实亦世袭。牧地东扎哈沁，南与西皆新土尔扈特，北阿尔泰乌梁海。有佐领一。

和硕特部，在新疆焉耆府北。东乌沙克塔尔，南开都河，西小珠勒都斯，北察罕通格山。旧为四卫拉特之一，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有博贝密尔咱者，始称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嗣之，有子六，牧青

海、西套、伊犁诸境。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其第三子昆都伦乌巴什，第四子图鲁拜琥，裔蕃衍。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其裔或称青海厄鲁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或称阿拉善厄鲁特，设扎萨克一；或隶察哈尔旗，设爵三，皆不著。和硕特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子十六：长迈玛达赖乌巴什，次乌巴什珲台吉，次多尔济，次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次第巴卓哩克图，次噶布楚诺颜，次蒙固，次青巴图尔，次伊纳克巴图尔，次伊勒察克，次赛巴克，次哈喇库济，次罗卜藏达什，次塔尔巴，次色棱，次朋素克。今和硕特设扎萨克四，皆多尔济及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裔。

崇德七年，昆都伦乌巴什遣索诺木从达赖喇嘛使贡驼马，赐布币及朝鲜贡物。顺治八年，贡所产马及黑狐皮。九年，复贡驼马。嗣数遣使至。康熙十六年，迈玛达赖乌巴什子丹津珲台吉遣达尔汉宰桑入贡。二十一年，复遣杭勒岱等至，诸昆弟遣使从，凡百馀人。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使入关以二百人为额，谕所部知之。详杜尔伯特部传。

时准噶尔稍强，和硕特族惧其威，咸奉令。后噶尔丹乱定，顾实汗诸子姓游牧青海者咸内附。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偪和硕特族与同处，表请青海复旧业如噶尔丹时，将阴谋为己属。上烛其奸，谕责之，令遣和硕特归旧牧，勿私据，不从。有罗卜藏车凌者，多尔济曾孙也，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妻之。雍正八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屯科布多，将击准噶尔。或告曰："噶尔丹策凌以兵万授罗卜藏车凌，遣御哈萨克，设汛阿里马图沙拉伯勒境。罗卜藏车凌弃之，率户三千馀由噶斯走青海，将内附。噶尔丹策凌遣宰桑乌喇特巴哈曼集等追之，为所败。复遣喀喇沁宰桑都噶尔往袭，不之及也。"傅尔丹以闻，诏副都统达鼐："侦防噶斯路。俟罗卜藏车凌降，遣入觐，以兵监从众，置内汛，勿堕诡降计。"久之，罗卜藏车凌不至。

乾隆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有善披岭集赛之得木齐苏克都尔格齐霍什哈及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齐和通喀喇博罗莽鼐、伊什克特咱玛博勒等，告旧为罗卜藏车凌属，献籍六百馀户。罗卜藏车凌子曰诺尔布敦多克，游牧额琳哈毕尔噶，遣长子鄂齐尔驰降。定北将军班第遣招其族，台吉三济特闻之，献籍三百户。

丹津珲台吉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长噶尔丹敦多布，生沙克都尔曼济；次敦多布车凌，生明噶特。达瓦齐善沙克都尔曼济，倚任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沙克都尔曼济击之，歼其孥。班第等至，达瓦齐窜格登，沙克都尔曼济乃降。有班珠尔者，顾实

汗裔也，与辉特阿睦尔撒纳异父同母，阴比之。前避达瓦齐乱来归，授多罗郡王。诏俟厄鲁特定，将以为和硕特汗。时从大军抵伊犁，私夺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诸台吉属产。班第禁之，乃稍戢。寻定入觐次，以沙克都尔曼济及班珠尔列初班，三济特、鄂齐尔次之。阿睦尔撒纳阻其行，诡称沙克都尔曼济将叛迎达瓦齐，请以班珠尔屯特穆尔图诺尔护降众，班第斥词妄。班珠尔诡入觐，赴塔密尔牧，取阿睦尔撒纳孥，谋偕遁，参赞大臣阿兰泰擒之。沙克都尔曼济入觐避暑山庄，上御澹泊敬诚殿受朝，诏封和硕特汗，授盟长，谕董所属勤养教，图生聚。三济特、鄂齐尔继至，诏授三济特扎萨克一等台吉，鄂齐尔閒散一等台吉，遣归牧。

定西将军策楞将以大兵剿阿睦尔撒纳，诏沙克都尔曼济往会，甫就道，谍者以阿睦尔撒纳据伊犁告。谕遣亲信宰桑驰谕所部备兵，勿为逆煽，而以身从大军击贼。班珠尔械至禁狱所，请遗三济特、鄂齐尔书，令和硕特众分剿阿逆。三济特既得书，言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皆邻牧，且族台吉玛尼巴图、巴苏泰、玛赉乌巴什、弩库特图鲁孟克、阿穆尔弩斯海、萨望等皆无异志，当以书遗之。鄂齐尔称原归告父共剿逆。而我副将军萨拉尔集伊犁宰桑等定议，约诺尔布敦多克及沙克都尔曼济子图扪以兵至博啰塔拉、布尔哈苏台、闼勒奇岭剿阿睦尔撒纳。诺尔布敦多克、图扪各遣使至巴里坤告故，诺尔布敦多克表曰："臣父罗卜藏车凌，前噶尔丹策凌时谋内附，不获间。大军征达瓦齐，臣族班珠尔倚阿睦尔撒纳夺臣属，臣原奋志剿贼。"上嘉其诚，诏封公爵，以班珠尔所夺给之。班珠尔寻伏诛。

二十一年，诺尔布敦多克来归。萨拉尔等既定谋，阿睦尔撒纳侦知之，先备。诺尔布敦多克以兵击诸伊犁之诺罗斯哈济拜甡，不胜，偕萨拉尔间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时沙克都尔曼济抵策楞军，诏令遗书其子图扪，以兵护牧。书未达，明噶特附阿睦尔撒纳叛，胁所部众。图扪不之从，挈戚属抵珠勒都斯，请内徙，上悯之，诏封多罗贝勒，赐银千两，赏双眼孔雀翎，谕由额琳哈毕尔噶往会沙克都尔曼济。有图什墨勒厄尔哲者，从大军剿阿睦尔撒纳，中道强取诺尔布敦多克属，诏责之，察所取以归。

诺尔布敦多克及子鄂齐尔寻相继卒，诏以鄂齐尔弟博尔和津袭公爵，谕曰："诺尔布敦多克旧牧与哈萨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归额琳哈毕尔噶，惟其便。"沙克都尔曼济携子图扪及博尔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统雅尔哈善以闻，谕曰："沙克都尔曼济以旧牧乏生计，跋涉远至，殊堪悯恻。准噶尔频年不靖，诸部生计维艰。然

使台吉等各收其属，安处游牧，以耕畜为业，善自谋生，不数年间，可复旧业。今沙克都尔曼济等虽暂处巴里坤，究非故土，难以久处。又喀尔喀附近之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俱将遣归旧牧，且谕令各安生业，严戢盗贼。沙克都尔曼济等自宜仍归旧牧，但甫从远道至，遽令之归，不免困顿，可令暂处巴里坤附近地，赏给粮米如户口数。”复遣使谕沙克都尔曼济及绰啰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曰：“尔等自入觐归牧后，遵朕谕旨，约束所属，守分安居，已逾一载，甚劳远念。今特遣官存问，并令赍赐食物佩饰，以示优眷。逆贼阿睦尔撒纳现窜匿哈萨克，苟延残喘。朕遣官兵征剿经年，时届寒冬，暂行撤还。第逆贼狡诈百出，傥遣人赴尔等游牧，诡计煽惑，尔等即行擒献。至沙克都尔曼济奏请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谕酌赐口粮，俟明春复赏给耔种，耕耨廋集额卜齐布拉克地，秋收后遣归旧牧。尔等其善自谋生，永享升平之福。”沙克都尔曼济寻献所部盗马者请论罪，谕曰：“厄鲁特劫夺成风，不可不严加惩创。尔等擒获窃贼，解送内地，甚属恭顺。嗣后可自治之。”复以博尔和津幼不更事，谕沙克都尔曼济留心护视，并令其族摩罗及宰桑新登等暂理牧务。

既而诸卫拉特复不靖，巴雅尔诡称沙克都尔曼济掠所部牧，将以兵袭巴里坤。噶尔藏多尔济及兄子扎纳噶尔布叛扰边境，有普尔普者，以其主沙克都尔曼济私通扎纳噶尔布告，诏雅尔哈善察之。时沙克都尔曼济设汛哨内防御，遣谍赴巴里坤侦大军状，子图扪死，不以告。雅尔哈善召之，称病不至，疑果叛，宵抵其营歼之，斩众四千馀，察获博尔和津。奏请安置地，诏徙京师，停袭公爵。沙克都尔曼济弟桑济窜徙额尔齐斯境，掠奉使杜尔伯特之侍卫佛保驼马，佛保奋击之，乃逸。杜尔伯特汗车凌遣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追剿，桑济走死，和硕特叛党始靖。

而其族多尔济之裔恭格等，有偕土尔扈特部游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境者，三十六年，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自俄罗斯来归。寻入觐，诏封恭格为土谢图贝勒，族叔父雅兰阿穆尔聆贵为贝子，授族弟诺海及巴雅尔拉瑚一等台吉，均为扎萨克，各编一旗，赐盟名曰巴图色特启勒图，馀悉如土尔扈特例。三十七年，赐牧珠勒都斯。四十年，设正副盟长各一。嘉庆二年，恭格从子博腾特克卒，无嗣。十一月，以所管佐领分给贝子鄂齐尔二，扎萨克台吉齐业齐三，乌尔图那逊一，除其爵。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徵是部兵协剿。败回匪于阿克苏之浑巴什河，予缎疋、银两及翎顶各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偕土尔扈特兵应徵调，统隶於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回乱，是部被蹂躏，户口散失大半，中路左旗扎萨克台吉喇什德勒克率馀众避居博尔图山中，竭力保守。光绪三年，刘锦棠收复托克逊，喇什德勒克谒刘锦棠。八月，进兵，以后随同官军驰驱，於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具陈实状。师逾开都河，遂迁其部於河东。钦差大臣左宗棠请奖，疏入，予花翎。先是中旗贝子多尔那齐那木札勒、右旗扎萨克洞鲁布旺扎勒皆避出，至是始归所牧。是部佐领尚呈左宗棠，请以其两旗人众隶喇什德勒克。事寻寝。八年，设喀喇沙尔直隶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蒙、民交涉事。二十二年，甘肃回匪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檄是部贝子棍布扎普派扎萨克台吉贡噶那木扎勒统兵驻都木达塔什哈地方，扼博斯腾淖尔通罗布淖尔之径，事定，撤归。

其地出产同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佐领共十一。

列传三百十一藩部七

○唐努乌梁海 阿尔泰乌梁海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在乌里雅苏台之北，东南土谢图汗部，南赛音诺颜部，西阿尔泰乌梁海，西南扎萨克图汗部，北俄罗斯。有总管五：曰唐努，曰萨拉吉克，曰托锦，曰库布苏库勒诺尔，曰奇木奇克河。

康熙五十四年，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辅国公博贝随大军赴推河防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言："准噶尔不靖，恃乌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阿里雅及根敦罗卜藏克兵俱习战，请与同往。"上韪其议，从之。九月，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先是和罗尔迈居吹河，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上宥其罪，谕还巢。至是将遣子瑚洛处纳请降。博贝至，因迁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罗尔迈遁，博贝追至呼尔罕什巴尔，执之。五十九年，博贝擒乌梁海逃众，晋贝勒。时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军。六十年六月，议政王大臣议覆祁里德，新收乌梁海二千五百三十名，应送至巴颜诺尔克地方居住，令车臣汗等旗分派兵三百名，并派台吉协同驻扎防守。雍正二年，谕曰："朕询贝勒博贝，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馀两，买牲分给，各得产业，今胜於昔。所有借项，自以贝勒俸逐年扣抵。朕思乌梁海俱朕之百姓，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於朕之理？所借银两，不必扣还。谕祁里德知之。"三年，乌梁海和罗尔迈复遁，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博贝遣子额璘沁由托济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缉叛党，诛之。

初额鲁特与喀尔喀构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泰，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额鲁特贝凌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四年，策旺阿拉布坦言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不许，虑伺间略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方防护之。寻谕理藩院曰："朕详思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所属，和罗尔迈既已就擒，交博贝抚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又与俄罗斯连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令自为预备，以防不虞。"三月，命大臣一员带布帛茶叶赏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乌梁海，并令拣老成服众之人作为首领。

五年，额驸策凌等与俄罗斯订约，自恰克图、鄂尔辉图两间为界，所立之鄂博，迤西至肯哲冯达霍呢音岭、克木克木齐克之博木、沙弼纳

岭。循此山梁，由正中分中划界，其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仍令照旧各归其主，彼此各徵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界之日，将各取一貂之处停止。

乾隆十六年，以和托辉特扎萨克贝勒青衮咱卜纵所属人私出汛界与准噶尔回众贸易，致潜居乌梁海，夺贝勒，诏额璘沁袭其爵，定乌梁海出入汛界例。二十一年，青衮咱卜胁乌梁海叛，大兵至，皆弃去。二十五年，铸唐努乌梁海总管印给之。嘉庆二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额乐春以需索乌梁海夺职治罪。道光三年，定禁乌梁海与商民贸易例，以山西民人私向乌梁海买取羊只涉讼。二十四年六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桂轮劾总管垂敦扎布需索无厌，夺职。咸丰年，奏唐努乌梁海界址。

十年，与俄国定界约，是部之沙宾达巴哈实为西疆划界之第一地段。同治三年十一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奏："唐努乌梁海游牧内，俄使前开议单，载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唐努山岭，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亦据该使呈绘图志，有顺萨彦山岭至奎屯鄂博所有界限地名。我国旧存图内虽无其地名，然据该使所指方向，续经库伦办事大臣文盛送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图志，名目虽殊，界限大致相似。唐努乌梁海游牧虽有被俄人包去之嫌，与西二盟游牧无碍。明年立界时，俟与麟兴、车林敦多布等妥商办理。"四年八月，麟兴等奏："据委员岳嵩武禀报，与唐努乌梁海总管凡齐尔驰赴博果素克大坝履勘起，沿站按图详查，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核与俄国所画唐努鄂拉达巴哈边界相符。除萨彦山因无路径不能履勘，其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边境应分之珠噜淖尔、塔斯启勒山、哈喇塔苏尔山、德布色克哈山数处，择拟立界处所，绘会勘图志呈阅。"时俄立界使臣以事不能至。九月，明谊等以军务紧急，请缓约俄使立界。　六年，俄人遂越界至总管迈达尔游牧内乌克果勒地方建屋种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始由库伦俄官行文令送之回国。是年，廷旨促麟兴等建立西疆毗连俄境界牌鄂博。六月，专命荣全迅与俄官会立乌里雅苏台边卡界牌鄂博。八年五月，荣全与俄使穆鲁木策夫至是部西南之赛留格木山岭会立牌博，於是月二十六日起行，顺赛留格木岭至是部西南边境尽处之博果苏克坝，立第一界牌鄂博，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国立牌博於西。由此向东北约八十里，名塔斯启勒山，於山顶立第二牌博。又向东北约九十里，至珠噜淖尔，俄使言只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雅坝止，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统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尤易行走。荣全以俄使所指之路俱系是部游牧内地，若照俄使所议，不惟与原图大不相符，且将是部游牧包去大半，向俄使反复开导，仍如原图，於珠噜淖尔东南之哈尔根山立第

三牌博。顺淖尔北岸约二十馀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齐雅坝，立第四牌博。沿唐努山南，向西过莫多图河、扎勒都伦河、乌尔图河、察罕扎克苏图河，顺哈喇塔苏尔海山，至沙克鲁河，转向东北约二百五十馀里，至库色尔坝，系是部西方边界，立第五牌博。向西北九十馀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过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处，立第六牌博。向北又东，顺萨彦山过玛纳瑚河、蒙纳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尔至苏尔大坝，约一百五十里，立第七牌博。向北又东约三百六十馀里，山脉连贯，直至沙宾达巴哈，於旧牌博之东山顶上立第八牌博。照原图至赛留格木山博果苏克坝上，红线以左为中国地，红线以右为俄国地。至六月二十二日竣事，而是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区域皆入于俄。

光绪五年，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奇木齐克河总管报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属建盖行栈数处，及春季以来，有俄人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例应禁止，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署使凯阳德转饬边官查禁。七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将军以俄人在萨尔鲁克地方居住，扎立木棚十处，附近挖过金砂大小凡一百馀处，照会俄驻库领事迅饬边界官严禁。

十四年四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称："所辖唐努乌梁海属地边外自柏郭苏克西北至沙宾达巴罕，中国设立界牌，每年夏季派员会同查阅。其岭一东一南，至乌里雅苏台，即岭之左，归中国属，载在条约。乃俄人竟於沙宾达巴罕以东，霍呢章达巴罕以西，唐努所属尔里党、萨布塔尔、都不达果勒、车尔里克、荆格等河岸地方，前经查验过俄人挖金共四十五处，至今仍在萨布塔尔、车尔里克两处附近河岸开挖甚多。乌克、多伦两河地方，俄人明固赖等任意开垦地亩，长一千三百馀广尺，宽八百二十馀广尺。俄人雅固尔等於萨拉塔木、博木、额奇布拉克、多伦、乌克、车尔里克、托勒博、萨斯多克、密岗噜勒、扎库勒、哈达努额奇依斯克、木阿玛、阿克河口、吉尔噶琥河口、吉尔扎拉克等十五处建盖坚屋，南入我境至数百之多。本年派佐领荣昌等往乌梁海吉尔拉里克地方会俄官辩论挖金、盖房、种地各案，俄官一味支吾，执意不办，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逐件查覆。"旋由总理事务衙门覆奏："请饬将军等详勘界限，研究根由，援据约章，与俄酋竭力辩论。倘彼坚执，或应知照驻俄使臣，严请外部妥筹办法，或即估给盖房之费，令从速迁徙，由将军等就近相机筹定，奏明办理。"十月，祥麟等奏覆派吉玉等由乌梁海印务处於六月自廕木噶拉泰起程，履勘车尔里克等处，往返两月有馀，已将俄人在境内挖金、盖房、种地三事详细查明，缮单入告。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将越界在唐努乌梁海挖金、盖房、

种地之背约俄人迁回本国。

二十五年八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以奇木齐克河总管请给印奏入，命连顺察看情形，奏明办理。寻覆奏，以“奇木齐克河与唐努总管相隔实在千里之外，中间横亘赛音诺颜部之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所属乌梁海，遇有龃　，文报不通，凡事转报总管，未能直达乌城。奇木齐克河实有二千一十三户，丁口已几万人。唐努总管每年勒派各情，亦所恆有。其他毗连俄界，交涉事多。既，十苏木连结恳求，是与唐努总管其心已离，两不相下，倘有事故，亦难收拾。若将数十年仰希朝廷之恩，一旦下颁，必能自固藩篱，为我屏蔽。况有东乌梁海请印在前，似难以不符体制为解，请仍赏给印信”。得旨，如所请。

二十六年，诏连顺等备边。时拳匪事起，中外人心惶惑。连顺檄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萨拉吉克乌梁海总管巴勒锦呢玛、托锦乌梁海总管凌魁、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总管克什克济尔噶勒、奇木齐克河乌梁海总管海都布调兵练团，严密举办。棍布多尔济等均能刻日成军。复筹帮军食，择要加兵防守，善待俄商，毋生边衅。二十八年十二月，连顺等再请奖叙，疏入，予克什克济尔噶勒二品顶戴，海都布二品花翎。是年，连顺以“乌梁海向风沐化几二百年，直与喀尔喀蒙古无异。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至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为款甚钜，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惟有变通办理，如在乌城贸易商民原赴乌梁海贸易者，准即报官前往，仍由将军衙门照章酌给六个月限票，并严饬守卡官兵认真稽查，不准挟带违禁之物”。允之。

宣统元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堃岫等以奇木齐克河总管海都布率奏本旗十苏木公拣海都布长子达鲁噶布音巴达尔琥办事勤能，众心倾服，请补总管，允之。

是部天和土腴，有灌溉之利，宜麦。有金、铜、石棉诸矿，林木亦富。达布逊山产石盐，是部全境及科布多北部皆资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总管各有佐领四，库布苏库勒诺尔总管佐领二，奇木齐克河总管佐领十。萨拉吉克别名萨尔吉格，托锦别名陶吉，总管皆无印。库布苏库勒诺尔别名库苏古淖尔，奇木齐克河别名肯木次克，有印。此外扎萨克图汗部右翼右旗有五佐领：一在库苏古尔泊北，一在华克穆河东北，一在格德勒尔河西，一在谟什克河西，一在扎库尔河源。赛音诺颜部额鲁特贝子旗佐领十三，皆南依鄂尔噶汗山，西接阿尔泰淖尔乌梁

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佐领三，西临华克穆河。

阿尔泰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东额鲁特，东南扎哈沁及布勒罕河新土尔扈特、哈弼察克新和硕特，南和博克萨里旧土尔扈特，东北杜尔伯特，北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分左右翼，左翼旗四，右翼旗三。

初属准噶尔。乾隆十八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等台吉达什朋素克随北路军营参赞大臣萨喇尔擒私入科布多汛之乌梁海人扎木图等。十九年正月，命萨喇尔等统兵征入卡之准噶尔属乌梁海。释北路军营诱捕之乌梁海禡木特等，令回部落。二月，准噶尔乌梁海库木来降。三月，命舒赫德赴卓克索地方会萨喇尔招抚乌梁海。寻以乌梁海徙牧额尔齐斯等地，令暂撤兵。是月，以收抚乌梁海，移北路军营於乌里雅苏台。七月，赛音诺颜贝子车木楚克扎布暨班第、萨喇尔等击乌梁海宰桑於察罕乌苏，降之。十月，班第、萨喇尔进兵降阿尔泰居住之准噶尔乌梁海宰桑禡木特及通禡木特，收户口千馀。复由阿尔泰赴索尔毕岭，进至布尔汉之察汉托辉额贝和硕地方，获宰桑库克新等。十一月，以收抚乌梁海，加和托辉特贝勒青衮咱卜郡王衔，编设乌梁海人户旗分佐领，谕授宰桑车根、赤伦、察达克总管，命库克新於额尔齐斯屯田。

二十年正月，察达克等兵至华额尔齐斯河收获包沁宰桑等。授察达克副都统，予乌梁海总管赤伦副都统衔，命招抚汗哈屯之乌梁海人众。免乌梁海等贡赋一年。二月，编察达克、赤伦所属乌梁海为佐领七。三月，乌梁海宰桑都塔齐以指示投顺之人逃窜正法，命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台吉根敦等驻防海喇图、科布多等处，管乌梁海游牧，接收降人。四月，汗哈屯地方乌梁海归顺。五月，授归顺之乌梁海宰桑图布新为总管。十月，以乌梁海出牲畜接济哈达哈西进之军，嘉赉之。二十一年三月，以阿逆煽动乌梁海，哈萨克道梗。诏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有固尔班和卓者，奇尔吉斯宰桑，携千馀户潜赴乌梁海，赛音诺颜郡王车布登扎布及车登三丕勒邀擒之。六月，青衮咱卜叛，诱新旧乌梁海附己。大兵至，皆来效顺。十月，以新旧乌梁海等备兵请讨青衮咱卜，嘉赉之，授察达克内大臣。

二十二年二月，命察达克等防范准部叛贼达什车凌等逃入乌梁海。四月，以额鲁特叛贼车布登多尔济属人分给察达克等。论察达克等俘辉特贼人功，予其子侍卫赉图布慎、赤伦、洪郭尔等缎茶各有差。九月，命车布登扎布等防范阿逆等扰乌梁海。十月，以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内附，谕授官加赏，定察达克所属乌梁海每户岁纳二貂，给俸如内地官吏之半。十一月，命乌梁海、扎哈沁人等归还马驼。乌梁海博和勒复降，

仍授总管。二十三年二月，归并乌梁海管辖人户编入之，允新旧乌梁海均于乌兰固木种地，於吹河、勒和硕等处游牧。寻命移科布多乌梁海徙就阿尔泰山阳。二十四年三月，仍命郡王车布登扎布总理乌梁海事。八月，乌梁海副都统莫尼扎布等招降鄂尔楚克人户，附入乌梁海大臣管辖，授官有差。是年，定阿尔泰山之南额尔齐斯为是部牧地。十二月，以哈萨克人掠乌梁海，谕察达克等防剿。二十五年四月，以收抚乌梁海原任总管阿喇逃散属人交察达克等兼管。乌梁海总管扎布罕疏脱贼犯，上以年幼宥之，命察达克派员协同办事。

二十六年七月，禁乌梁海私向哈萨克贸易。二十七年三月，允展乌梁海卡坐。九月，严禁阿尔泰乌梁海窃取哈萨克马匹。十月，以前经内附续逃入俄罗斯之乌梁海库克新假我乌梁海名劫掠哈萨克，命察达克等领兵捕治之。十二月，铸乌梁海左、右翼总管印，分给察达克、图克慎，销原领阿尔泰乌梁海总管印。二十八年正月，库克新就擒，戮之，以招抚人户给察达克等分辖。三十八年十二月，以新土尔扈特郡王舍楞与是部散秩大臣乌尔图那逊为婚，谕乌梁海紧接俄罗斯，瑚图灵阿等嗣后详为留意。四十九年六月，给阿尔泰台站内大臣察达克辖乌梁海官兵协济银两。

道光十八年，以哈萨克潜阑入阿尔泰乌梁海，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领蒙兵逐之。科布多参赞大臣毓书遣科布多主事职衔哈楚暹领兵逐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依满等于乌里雅苏台。八月，追败之于沙拉布拉克。九月，又逐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使过于库克伸阿林，予奖。十一月，车林多尔济奏前入乌梁海土尔扈特之哈萨克驱逐已净，获十馀人释之。十二月，予乌梁海副都统车伯克达什等花翎，以论驱逐潜入游牧哈萨克劳。十九年四月，哈萨克复入乌梁海，命车林多尔济复调兵逐之。八月，以阿尔泰乌梁海右翼散秩大臣达什济克巴调营未到，严议。予驱逐哈萨克妥速之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达尔玛阿扎拉头品顶戴，仍下部优叙。二十二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奏："达尔玛阿扎拉时常称疾偷安，不善抚驭。所任散秩大臣管乌梁海四旗事务烦，游牧辽阔，且与俄罗斯接壤，责任綦重，请令离任，以参领唐嘎禄署之。"

咸丰十年，与俄罗斯定西疆界约。同治三年八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卡伦以内阿尔泰乌梁海境内奇林河等地方十七处，有哈萨克公阿吉属下之哈济克居住。当分界未终之际，未便一旦驱逐。倘分界后，万不得已必须内迁，宜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酌择地方安置。"十一月，俄人阑入是部库什业莫多及塔布图地方滋扰。明谊照会俄悉毕尔总督，先为查办来我边卡滋事官兵，俟明年两国立界大臣会同建立牌博

后，再派兵驻守。四年，以伊、塔诸城回变，命设乌梁海台站，递送科城至塔城文报军饷。十二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劾广凤裁撤乌梁海台站，致文报军饷阻滞。谕广凤等议处，仍令复设。五年五月，塔尔巴哈台失守，领队大臣图库尔领额鲁特兵移至是部。

七年三月，命奎昌会同俄官建立科布多毗连俄境界牌鄂博。九月，奎昌等以俄使未到，奏俟明年会办立界。八年，奎昌与俄立界使臣巴布阔福勘明自科布多东北边界赛留格木山適中之布果素克达巴哈起，向西南顺赛留格木山至奎屯鄂拉，往西沿大阿尔泰山至海留图两河之山；转往南，顺是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往东南，沿斋桑淖尔之边，循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尼图噶图勒幹卡伦，分为两国交界。建牌博凡二十：首曰布果素克达巴哈，次曰杜尔伯特达巴哈，曰塔布图达巴哈，曰博勒齐尔，曰察幹布尔哈苏，曰乌兰达巴哈，曰巴哈那斯达巴哈，曰萨尔那开，曰巴尔哈斯达巴哈，曰拜巴尔塔达巴哈，曰库尔楚木，曰特勒克梯，曰固洛木拜，曰萨拉陶，曰萨勒钦车库，曰特勒斯爱哩克，曰鄂里雅布拉克，曰奇音克里什，曰察奇勒莫斯，末曰玛呢图噶图勒幹。自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竣事。十月，命棍噶扎拉参赴阿尔泰山收集徒众，妥办安插事宜，并免是部本年例贡貂皮。其后伊犁索伦营兵移至阿尔泰山，与塔城额鲁特兵皆由棍噶扎拉参暂统之。十年，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以由科布多属扎哈沁五台以西至霍博克萨里一、二千里，非就地设台，后路必断。令乌梁海章盖等於西翼设察罕通格、托克鄂博、德格图阿满三台，於东翼设多鲁图阿满、额尔奇赛罕、乌里雅斯三台。自是为科、塔两城孔道。十一年，调棍噶扎拉参所部索伦、额鲁特兵赴塔城。

十二年十一月，回匪窜新土尔扈特之布尔根河，扰是部境，台站官兵纷纷逃散。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率所部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追至霍博克河下游，击破之。匪窜绥来县北境，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等饬乌梁海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

光绪七年七月，以棍噶扎拉参在乌梁海达彦地方收抚哈萨克，擅杀头目柯伯史之子，谕锡纶饬棍噶扎拉参即回籍。八年，俄人议重划科、塔中俄之界，欲占哈巴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清泰等奏："俄人数百名突至哈巴河。查新条约内，奎峒山即阿尔泰山。任其勘改，实有关碍。"八月，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等复呈清泰等以"前次界划乌梁海西北境侵占已多，此次若再占哈巴河，蒙民无地自容，誓死不能退让"。谕清安、额尔庆额会商金顺、升泰妥筹。九年，额尔庆额偕参赞大臣升泰先期驰赴塞上，察边塞冲要，辨山川主名。以弃哈巴河、奎峒山二要地乌

梁海、哈萨克之众均无所依，与俄官抗争，相持兼旬，改以哈巴河以西阿拉喀别河为界，得展地百三十馀里，分道安设新界牌博。既竣事，额尔庆额又绕北山道大彦淖尔安插乌梁海两翼部落，以和里木图河、雅玛图、哟洛图、西里布拉克为夏季游牧，以罕达盖图河、塔里雅图、青格里河、乌龙古河为冬季游牧，而哈巴河仍由塔城置戍。以金顺奏，谕阿尔泰山乌梁海属一带游牧地方，请饬棍噶扎拉参交回安插蒙民。十二年七月，以沙克都尔扎布等奏，复催棍噶扎拉参将徒众仍回塔城。十三年，谕刘锦棠等於新疆择安插棍噶扎拉参之地。十五年二月，刘锦棠奏移棍噶扎拉参徒众于库尔喀喇乌苏属之八英沟，让还科布多借地。承化寺就近所招徒众，听留居其寺哈巴河一带。塔城自借地以来，即已派兵驻守，未便委去，俾俄人得乘便南下，从之。十八年六月，沙克都尔扎布、额尔庆额、魁福会勘，奏哈巴河借地暂难归还，以塔城两次分界后，蒙、哈不敷分住，请将借地展缓三年交割。乌梁海困苦，拟令塔城哈萨克酌给牲畜，并筹安插逃户，派兵驻守，允之。其后科城屡请收回哈巴河，塔城争之，迄未决。

二十六年，边防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乌梁海每旗挑兵二百名，半马牛步，驻防本旗。事定，撤之。以乌梁海各旗保护俄商货物，安全游牧，一再请奖。二十九年闰五月，予乌梁海左右翼散秩大臣额尔克、舒诺三音博勒克均头品顶戴，左翼总管倭齐尔扎布、桑敦扎布、右翼总管棍布扎布、瓦齐尔扎布均二品顶戴，左翼副都统察罕博勒克亦予奖。二十九年，塔城以哈巴城地交还科城。三十年五月，改设科布多办事大臣驻阿尔泰山，以锡恆为之，仍驻承化寺。三十二年七月，定阿尔泰练陆军马队一标、砲队一营，设哈巴河防营委员，及沙扎盖台至承化寺马拨十六处，每处设蒙古马兵五名，马十匹。开办承化寺、库克、呼布克木、哈巴河四处屯牧，建城署房屋，拨常年经费十三万两，开办经费三十一万两有奇。十二月，是部七旗划隶阿尔泰。三十四年四月，锡恆奏停办布伦托海上渠，下渠距水较近，拟再试种一年，克木奇官屯暂拨民办。宣统三年二月，署办事大臣延年奏开距承化寺七十里之红墩渠，安插农民。下部知之。

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是部有佐领七，副都统暨左右翼散秩大臣均兼一旗总管。卡伦自再划界后，南起右翼散秩大臣旗之阿拉克别克，而北曰阿克塔斯，又东北曰克杂那阿斯，曰萨斯，曰呼吉尔图布拉克，曰乌松呼吉尔图，转东曰胡布苏，讫罗盖布，东北至左翼散秩大臣旗之霍洞淖尔止，凡八卡伦。山之著者：西吉克图山、荄拉图山、霍穆达山、哈喇温尔常山。水之著者：察罕西鲁河、萨格赛河、萨克布多河、

青格里河、额尔齐斯河。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北，东唐努乌梁海，南阿尔泰乌梁海，西与北均俄罗斯。

初属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九月，赛音诺颜扎萨克贝勒车木楚克札布招抚阿尔泰山乌梁海。有特勒伯克扎尔纳克者，阿尔泰淖尔之乌梁海宰桑，携属至。诏车木楚克扎布定贡赏例，宣示德意。十二月，授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宰桑特勒伯克等为总管。二十三年秋，乌梁海总管阿拉善、恩克等叛，车木楚克扎布剿阿拉善等，就擒。恩兄窜哈屯河，冬，擒之。寻定是部为二旗，各设总管一，岁贡貉皮如例，隶科布多参赞大臣。道光中，查边之政渐弛，俄人始筑城於是部之吹河，我查边界鄂博者往往不至其地。

咸丰十年，定西疆界约，俄国画界清单遂将是部包去。同治六年七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俄雅什达喇城衙门给阿尔泰淖尔两旗总管文，言阿尔泰淖尔、绰罗什拜、巴什库斯、吹河均系俄罗斯游牧。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拿送俄城。又俄人来绰罗什拜地方伐木，已饬总管察罕等善言开导，静候两国分界大臣将疆界议定换约，立界后，再按照所分界限遵行，此时不可伐木盖房，致滋事端。时俄国官兵执去我查阅哈屯河扎萨克扎那扎布及台吉差官、蒙古员兵等，阻我查边道路，称是部游牧为俄国地面，不许中国人往来。十月，阿尔泰淖尔总管莽泰等报俄官取莽泰旗下一百四十馀人及总管察罕旗下二百四十馀人手印。九月，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俄分界大臣照议单勘分西界，是部地遂非清有。初议迁是部诚心内附者於卡内，而总管莽泰等言两旗人丁祈全入卡内住牧。广凤等谕以“所被俄国分去地面旧住人丁，随地归为俄国，务令安居故土，各守旧业，立界后断不致仍前扰害”。随令莽岱等出卡回牧，并内徙之议亦辍。

是部有佐领四。

列传三百十二藩部八

○西藏

西藏，禹贡雍州之域。汉为益州沈黎郡徼外白狼、乐土诸羌地。魏、隋为附国、女国及左封、昔卫、葛延、春桑、迷桑、北利、模徒、那鄂诸羌地。唐为吐蕃，始崇佛法。既而灭吐谷浑，尽臣羊同、党项诸羌，西邻大食，幅员万馀里。唐末衰弱，诸部分散。宋时朝贡不绝。

元世祖时，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仍置管民万户诸官抚辑之。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国公，佩金玉印者甚众。

明洪武年，以摄帝师纳木嘉勒藏博为炽盛佛宝国师，给玉印。置乌斯藏指挥司及宣慰司、招讨司、万户诸官，多沿元旧，以元国公纳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领之。寻改乌斯藏为行都指挥司，以班竹兒藏为乌斯藏都指挥使，自下皆令世袭。未几，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司。永乐中，增置乌斯藏牛兒宋寨行都指挥司及必里、上工卩部二卫，复分封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凡八王，比岁或间岁朝贡。宣德、成化间，又累加封号。其地有僧号达赖喇嘛，居拉萨之布达拉庙，号前藏；有班禅喇嘛，居日喀则城之扎什伦布庙，号后藏；番俗崇奉又在诸番王之上。西藏喇嘛旧皆红教，至宗喀巴始创黄教，得道西藏噶勒丹寺。时红教本印度之习，娶妻生子，世袭法王，专指密咒，流极至以吞刀吐火炫俗，尽失戒定慧宗旨。黄教不得近女色，遗嘱二大弟子，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达赖、班禅即所谓二大弟子，达赖译言“无上”，班禅译言“光显”。其俗谓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其教皆重见性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小乘。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

达赖第一辈曰罗伦嘉穆错，吐蕃赞普之裔，世为番王。二十岁至前藏，宗喀巴以为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辈曰根登嘉木错，在后藏札朗转世，登布达拉、色拉、扎什伦布讲经之坐。年六十七。三辈曰锁南嘉木错，为达赖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赋税。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时黄教尚未行於蒙古。元裔俺答兼并诸部，侵掠中国，用兵土伯特，收阿木多、喀木康等部落。年老厌兵，纳其侄鄂尔多斯部硕克济农谏，往迎达赖，劝之东还。自甘州移书张居正，求通贡馈。万历

年，遂纳锁南嘉木错之贡，予封赉。达赖应俺答之迎，至青海，为言三生善缘。诸台吉言："原自今将涌血之火江，变溢乳之静海。"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於是黄教普蒙古诸部。而藏中红教之大宝、大乘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号令。年四十七。四辈曰荣丹嘉穆错，年二十八。五辈曰阿旺罗布藏嘉木错。

初，西藏俗称其国曰图伯特，亦曰唐古特。自达赖、班禅外有汗，则蒙古部长为之。时藏之藏巴汗与达赖所用第巴不协。额鲁特部和硕汗者，名图鲁拜琥，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也。后兼并唐古特四部，改号顾实汗。以青海地广，令子孙游牧，而喀木、康输其赋。卫地则第巴奉达赖居之，藏地则藏巴汗居之。第巴桑结与藏巴汗不相能，谓其虐部众、毁黄教，乞师於顾实汗翦灭之。顾实汗遂以藏地居班禅，留长子鄂齐尔汗辖其众，次子达赉巴图尔台吉佐之，皆崇德年事也。

先是天聪年间，大兵取明之东省，天现明星祥瑞。顾实汗曰："此星系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观之，非常人也。"於是遐迩蒙古共遵太宗文皇帝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撤辰汗。迨崇德二年，奏请发币使延达赖。四年，遣使贻土伯特汗及达赖书，谓"自古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灭不传，故遣使敦请"云。嗣以喀尔喀有违言，不果。顾实汗复致书达赖、班禅、藏巴汗，约共遣使朝贡。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方物，献丹书，先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者，华言"妙吉祥"也。使至盛京，太宗躬率王大臣迓於怀远门。御座为起，迎於门阈，立受书，握手相见，升榻，设座於榻右，命坐，赐茶，大宴於崇政殿。间五日一宴，命王、贝勒以次宴。留八阅月乃还。八年，报币於达赖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於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志，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令察罕格龙等口授。"复贻书於班禅及红帽喇嘛济东胡图古图等，亦如之。是为西藏通好之始。於是阐化王及河州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矣。

明年，世祖定鼎燕京，混一宇内。顾实汗复奏："达赖功德无量，宜延至京，令其讽诵经咒，以资福佑。"乃遣使往迎。顺治四年，达赖、班禅各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功德。五年，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达赖，并敦请之。达赖覆书，许於辰年朝觐。九年十月，达赖抵代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往迎。十二月，达赖至，谒於南苑，宾之於

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达赖寻以水土不宜，告归，赐以金银、缎币、珠玉、鞍马慰留之。十年二月，归，复御殿赐宴，命亲王硕塞偕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兵送至代噶，命礼部尚书觉罗朗球、理藩院侍郎达席礼赍金册印，於代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归，兴黄教，重建布达拉及前藏各寺院六十二处，又创修喀木、康等处庙，计三千七十云。

是时顾实汗先卒，达赖又年老，大权旁落於第巴桑结。桑结诡遣内安岛人冒阐化王贡使，实则阐化王久经残破，废为喇嘛，而屡次进贡仍书王名，并请换敕印。廉得其实，斥之。吴三桂王云南，岁遣人至藏熬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诏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桑结使达赖上书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围吴世璠於云南，世璠割中甸、维西二地乞援於藏，其书为贝子章泰军所获。朝廷但驻守中甸，未深问也。康熙二十一年，在布达拉寺圆寂，年六十二。

当五世达赖之卒也，第巴桑结以议立新达赖故，与拉藏汗交恶。桑结既以己意立罗布藏仁青策养嘉错为六世达赖，乃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命行之，自是益横。既袒准噶尔以残喀尔喀蒙古，复唆准噶尔以斗中国，又外构策妄阿喇布坦，内閧拉藏汗，遂招准兵寇藏之祸。凡西北扰攘数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

噶尔丹者，亦四额鲁特之一，曾入藏为喇嘛，与第巴暱。归篡其汗，自言受达赖封为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又喀尔喀蒙古以入藏隔於额鲁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后身为大胡图克图，位与班禅亚，凡数十年矣。至喀尔喀车臣汗与土谢图汗构兵，圣祖遣使约达赖和解之。桑结奏使噶尔丹西勒图往。蒙语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达赖大弟子也。而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亦奉诏莅盟坛，与噶尔丹西勒图抗礼。噶尔丹使其族弟随之观衅，因责喀尔喀待达赖无加礼，诟责之，为土谢图汗所杀。噶尔丹遂以报仇为名，袭侵其部落。喀尔喀集众议投俄罗斯与投中国孰利，哲卜尊丹巴曰：“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遂定计东走。圣祖申命桑结遣使罢兵。桑结使济隆胡图克图往，反阴嗾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败之乌阑布通。噶尔丹讬济隆代乞和，顶威灵佛，立誓而遁。桑结内惭，乃讬达赖意，合青海蒙古及额鲁特各台吉上尊号，圣祖不受，诏曰：“朕与达赖，期于抚育众生，而所遣堪布等故违意旨，以致喀尔喀、额鲁特两伤。如能令其修和，朕方欲加达赖嘉号，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及达赖意，致喀尔喀残破，额鲁特丧败，朕心实为隐痛，复何尊号之可受乎？来使贡物其发还！”屡遣京师喇嘛入藏探之。三十四年，达赖入贡，

言己年迈，国事决第巴，乞锡封爵。诏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尔丹败窜，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达赖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上谓达赖存必无是事，乃遣使第巴桑结书曰："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馀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主教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主，以班禅主宗喀巴之教。尔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己，又阻班禅进京，朕欲和解准噶尔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阑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哈达，不胜又代为讲款，以误我追师。繄尔袒庇噶尔丹之由，今为殄灭准夷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赍往，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汝其纠合四额鲁特人以待，其毋悔！"

桑结惶恐，明年密奏言："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於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身命戒体，并封达赖临终尸盐拌像。"圣祖许为秘之，待十月宣示内外。而第巴使者归，途遇策妄阿喇布坦会擒噶尔丹之兵，复宣言："达赖已厌世，尔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阿喇布坦哭而归。圣祖以第巴始终反覆持两端，乃追还其使，传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则像首已堕，第巴使惊仆於地。

桑结忌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准部故地，致噶尔丹无所归，奏防其猖獗，而策妄阿喇布坦亦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欲藉词侵藏。圣祖以二人皆叵测，不之许也。四十四年，桑结以拉藏汗终为己害，谋毒之，未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众讨诛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拉藏汗，因奏废桑结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也。论者谓达摩创法震旦，有一花五叶之谶，至六世启衣钵之争，故六祖不复传衣钵，与宗喀巴至第六世达赖之事若一辙。天数所极，佛法不能违，而况第巴诈伪出之，以尊己擅权，卒酿拉藏汗、准噶尔相寻之祸。

七辈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於康熙四十七年在里塘转世。生有异表，右臂纹如法轮。七岁与众喇嘛谈经，均莫能难，盖有夙慧也。初拉藏汗既奏废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错，别立博克达山之呼毕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闻其名忌之，将以兵戕之，其父索诺木达尔扎襁负走，乃

免。青海砲台吉以不辨真伪争，诏遣官率青海使人往视。拉藏汗奏："前解伪达赖时，曾奉旨寻真达赖，访得博克达山呼毕勒罕，以班禅言坐床。"廷议以呼毕勒罕尚幼，俟再阅数年给封，又以拉藏汗与青海台吉不睦，遣侍郎赫寿协理藏务。是为西藏设官办事之始，然犹不常置也。四十九年，班禅、拉藏汗会同管理藏务赫寿奏："阿旺伊什嘉穆错熟谙经典，青海台吉信之，请给册印。"诏依其请。而青海实不之信，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五十三年，青海诸台吉等遣兵取道德格，迎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至青海坐床，请赐册印。圣祖恐其构衅，诏徙至京，不果行。复令送红山寺，继请送西宁宗喀巴寺。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复尼之，且以兵胁异己者。诏大兵护送，乃居宗喀巴寺。圣祖以拉藏汗年近六旬，一子青海驻扎，一子策妄阿喇布坦就婚，恐讬词爱婿，羁留不归，势颇孤危。况自杀第巴，彼处人难保不生猜忌。额鲁特秉性多疑，又甚疏忽，倘事出不测，相隔万里，救之不及。谕令深谋防范。

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台吉策凌敦多布等率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赴阿里克，扬言送拉藏汗长子噶尔丹忠夫妇归。拉藏汗不知备，贼至达木始觉，偕仲子索尔扎拒，交战两月，不敌，奔守布达拉，始来疏乞援。贼诱噶卜伦沙克都尔扎卜，将小招献降，唐古特台吉纳木扎勒等开布达拉北城入，戕拉藏汗，拘其季子色布腾及宰桑等，搜各庙重器送伊犁，禁阿旺伊什嘉穆错于扎克布里庙。索尔扎率兵三十人溃走，为所擒，其妻间道来奔，诏优养之。

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勒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赴援，至喀喇河，遇伏，败殁。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寻诏都统法喇移打箭炉兵屯里塘护呼毕勒罕，复令索诺木达尔扎传谕营官喇嘛，将抗不就抚者诛之，传檄巴塘、察木多、乍雅各籍其土及民数，遂进屯巴塘。策凌敦多布惧，返所掠。而兵自巴尔喀木归，言唐古特有瘴疠，浮肿，难久处，青海蒙古皆惮进藏，慫恿达赖奏可随地安禅，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圣祖以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縋险而至，何况我军。策凌敦多布闻我师至，自必望风远遁。俟定立法教后，或暂留守视，或久镇其地。唐古特众皆为我兵，准夷若再至，以逸待劳，何难剿灭。安藏大兵，决宜前进。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屯青海之木鲁乌苏治军饷，平逆将军延信出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两路捣藏。藏人亦知青海达赖之

真，藏中旧立之赝，合词请於朝，乞拥置禅榻，诏许给金册印。於是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百，或数千，随大兵扈从达赖入藏。

策凌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军，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将军噶尔弼招抚里塘、巴塘番众，进至察木多，夺洛隆宗嘉玉桥之险。旋奉大将军檄，俟期并进。噶尔弼恐期久粮匮，用副将岳锺琪以番攻番计，招土司为前驰，集皮船渡河，直捣拉萨，降番兵七千。宣谕大小第巴及喇嘛，封达赖仓库，分兵塞险，扼贼饷道。而青海亦三败其中途劫营之贼，斩俘千计。额鲁特进退受敌，遂大溃，不敢归藏，由克庇雅北窜，崎岖冻馁，得还伊犁者不及半。

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达赖至布达拉坐床，出阿旺伊什嘉穆错於禁所，发回京师废之，尽诛额鲁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川、滇兵四千，命公策旺诺尔布总统戍藏，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以藏遗臣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首向效顺，同大兵取藏，阿里之第巴康济鼐截击准噶尔回路，俱封贝子；隆布奈归附，授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於是里塘所属之上下牙色，巴塘所属之桑阿、坝林、卡石等番，次第归顺；郭罗克之吉宜卡、纳务、押六等寨先后剿抚矣。

雍正元年，召回允□等，撤驻藏防兵，设戍於察木多。二年，青海喇嘛助罗卜藏丹津之叛。青海诸寺喇嘛众各数千，群起骚动。章嘉胡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拒战於郭隆寺，察汗诺们汗亦党贼助战。石门寺喇嘛阳称投顺，阴肆劫掠，夹木灿堪布将窜藏，年羹尧等讨平之。世宗谓“玷辱宗门，莫斯为甚”，乃收各寺明国师、禅师印，并定庙舍毋逾二百楹，众毋逾三百人。

五年七月，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恃与达赖姻，争贝子康济鼐之权，聚兵害之，欲投准噶尔。诏吏部尚书查朗阿率川、陕、滇兵万有五千进讨。未至，而台吉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自潘玉口至喀巴，先遣兵千馀冲破喀木卡伦，与隆布奈兵交绥。夜，西藏斥堠俱归顺，颇罗鼐即率兵直抵拉萨。驻藏大臣马喇、僧格往布达拉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等擒献送马喇所。查朗阿至，诛首逆及其孥。诏以颇罗鼐为贝子，总藏事。赐犒兵银三万两。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抚，是为大臣驻藏三年一代之始。收巴塘、里塘隶四川，设宣抚司治之；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治之。

是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请赴藏熬茶，又声言欲送还所虏拉藏汗二子。诏严兵备之，移达赖於里塘之惠远庙。八年，迁於泰宁，护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腾格里海之隘，以备准夷，冬雪封山，撤兵。盖通准夷之路有三：其极西由叶尔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远易备；其东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中路之腾格里海逼近卫地，故防守尤要。并以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唐古特，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追念康济鼐前勋，无嗣，以其兄噶锡鼐色布登喇布阵亡阿里，封其子噶锡巴纳木札勒色布腾为辅国公，寻授噶卜伦。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亦为辅国公。晋颇罗鼐贝勒。十年，拉达克汗德忠纳木札纳奏："臣理国事，尊释教，侦准噶尔情辄以告。"优诏答之。准噶尔请和，诏果亲王偕章嘉胡图克图送达赖由泰宁归藏，减戍藏兵四之三。章嘉胡图克图为达赖请巴塘、里塘还前藏，以其为达赖所降生，诸土司建寺安禅，制最宏丽也。诏以其地商税年银五千两赐之，地仍内属。

乾隆四年，以颇罗鼐勤劳懋著，预保子袭郡王爵。颇罗鼐子二：长，珠尔默特策布登，病足；次，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兄弟互让，而颇罗鼐爱少子，请以次子为长子，允之。又嘉长子之让，诏封镇国公，仍镇守阿里。颇罗鼐善服众，为诸噶卜伦所敬事。有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者，书其名瘗诅之。事觉，颇罗鼐欲弭变，轻议其罪。十一年，温谕嘉奖，谓："镇压左道不足患，其偕达赖协辑唐古特众。"准噶尔使再入藏熬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遣员率喀拉乌苏兵监视。十二年，颇罗鼐以暴疾亡，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袭爵，兼理噶卜伦，以班第达协理藏务。高宗恐其少不更事，未能服众，或以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故，与达赖构隙，不肖众起而间之，不无滋事虞，谕傅清留意体察，而卒有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变。

时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纳木扎纳复遣使赴藏熬茶，入寺诡避痘，以己卒守门，不令官兵从。诏以准噶尔狡甚，饬严防，虽归巢，勿稍忽。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驻藏大臣不便於己，乘机奏藏地静谧，请撤驻防兵。廷议以不从撤兵请，適足滋疑，不如示之信，诏可。谕达赖勿令准噶尔入藏，虽固请弗允。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又诡称准噶尔袭唐古特，至硕翁图库尔，遣兵备喀拉乌苏，徙达木番众。不数旬，扬言准噶尔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备。驻藏提督索拜遣旺对赴喀拉乌苏备之。比至，无踪。有诏撤喀拉乌苏兵及达木番归牧，勿惑众。初，郡王颇罗鼐以女妻班第达，至是班第达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有逆志，不之附。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恶之，夺其孥。驻藏副都统纪山劾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妄

戾，请檄其兄协理藏务。高宗不允，谕纪山善导之，勿露防范迹。已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珠尔默特策布登发阿里兵扰藏告，盖计陷之也。因谕傅清曰："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年幼躁急，性好滋事。若果无他故，兄欲进兵至藏，是特兄弟互相侵犯耳。若其兄并无此事而造言诬构，则宜相机办理。"

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戕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于阿里，诡以兄暴疾闻，请收葬，并育兄子。时其兄子朋素克旺布及珠尔默特旺扎勒皆居后藏。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往戕朋素克旺布，阳称逃亡。珠尔默特旺扎勒依班禅为喇嘛，乃免。傅清、拉布敦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携兵离藏告。盖是时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既袭杀其兄，复通书餽物准噶尔，请兵为外应，私携砲至后藏，诬籍噶卜伦班第达及第巴布隆赞等旋达木，距前藏三百馀里，拥众二千馀不归。奏至，诏俟副都统班第自青海赴藏讨罪，复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锺琪驰兵往会。而贼势猖獗，驿道梗塞，军书不通者旬日。傅清偕拉布敦计，不急诛，必据唐古特为变，召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至，待诸楼。甫登，起责其罪曰："尔违天子令，且忘尔父！无君无父，罪不可赦！"傅清趋前扼其臂，拉布敦拔佩刀剸之，谕胁从罔治。有罗卜藏扎什者，趋下呼贼，千馀突至，聚围楼，集藁焚。达赖遣番僧往护，不得入，傅清、拉布敦死之。上嘉悯傅清等靖逆遇害，均追赠一等伯，特建双忠祠以祀。班第达奔守达赖，集兵拒逆。即命班第达以辅国公摄噶卜伦，分其权，而总其成於达赖。设噶卜伦四、戴琫五、第巴三、堪布三，分理藏务，隶驻藏大臣及达赖辖。增驻防兵千有五百戍藏。以达木番归驻藏大臣辖，视内地例，设佐领、骁骑校各职。并於准噶尔通藏隘设汛严防。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是年，达赖在布达拉圆寂，时年五十。

八辈罗布藏降白嘉穆错摆桑布，於乾隆二十三年在后藏拖结热拉冈出世。二十七年，迎至布达拉坐床。三十年，由班禅班垫伊喜传授小戒。三十三年，亲至前藏攒招，随登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讲经之座。四十二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四十六年，颁给敕书、金册、金印，赏达赖之兄索诺木达什辅国公。四十八年，颁玉册、玉印，凡遇国家庆典准其钤用，其寻常奏书文移仍用原印。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犯藏境。初，第六辈班禅之殁，及京归舍利於藏也，凡朝廷所赐赉，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架裟，珍宝不可胜计。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其弟沙玛尔巴垂涎不遂，愤唆廓尔喀籍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

词，兴兵扰边。唐古特私和廓尔喀，朝廷所遣之侍卫巴忠、成都将军鄂辉、总兵成德等实阴主其议，令堪布等许岁币万五千金，於是廓尔喀饱飏而去。巴忠等以贼降饰奏，讽廓尔喀噶箕入贡，受封国王。五十四年七月，廓尔喀遣人至藏表贡，并致驻藏大臣书，请如前约。鄂辉恐发觉私许之款，屏不奏。次年，藏中币复爽约。

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复大入寇，占据聂拉木，诱执噶卜伦丹津班珠尔以归。八月，复占据济咙。保泰等迁班禅于前藏。廓匪进扰萨加沟，遂至扎什伦布，仲巴呼图克图遁。九月，都司徐南腾坚守官寨，廓匪大掠扎什伦布财物以归。巴忠扈从热河，闻变，沉水死。鄂辉、成德奉命赴藏剿御，皆逗留不进。

十月，保泰等请移达赖、班禅於泰宁，上严斥之，而嘉达赖之拒其议。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索伦、达呼尔兵及屯练土兵进讨。其军饷则藏以东，四川总督孙士毅主之；藏以西，驻藏大臣和琳主之；济咙边外，则前督惠龄主之。五十七年正月，鄂辉等始复聂拉木。二月，帕克哩营官率番兵收复哲孟雄、宗木地方。是月，陷寇之第巴博尔东自阳布回藏。唐古特私许岁币事觉，诏以保泰、雅满泰隐匿不奏，革责枷号。三月，授福康安为大将军，逮仲巴呼图克图于京。四月，添调川兵三千赴藏。闰四月，福康安自定日进兵趋宗喀。五月，克擦木，复济咙。是月十五日，克热索桥，遂入廓境。二十四日，克胁布鲁碉卡。六月，福康安、海兰察等进攻东觉，并雅尔赛拉、博尔东拉诸处，皆克之，成德等亦攻克扎木铁索桥。六月，廓酋拉特纳巴都尔迭遣大头人乞降，送出丹津班珠尔及前俘之兵。七月，福康安攻克噶勒拉、堆补木，夺桥渡河，深入廓境七百馀里，将迫其都阳布。都统衔斐英阿等阵亡。成德亦进克利底大山贼卡。廓酋复呈缴唐、廓前立合同，献所掠扎什伦布财物及沙玛尔巴之尸。八月，廓尔喀遣使进贡。福康安以廓尔喀屡请投诚奏入，奉旨受降。时以廓境益险，八月后即雪大封山，因允所请。於是福康安率大兵凯旋，撤回藏。议定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卜伦以下由驻藏大臣选授；前后藏番归我设之游击、都司节制训谏；自行设炉鼓铸银币；设粮务一员监督之。至是，我国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权。

初，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世，均由垂仲降神指示，往往徇私不公，为世诟病。甚至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示寂，適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为呼毕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尤贻口实。而达赖、班禅亲族亦多营为大呼图克图，以专财利，致有仲巴兄弟争利、唆廓夷入寇之祸。而达赖兄弟孜仲、绥绷等充商卓特巴，肆行舞

弊，占人地亩，转奉不敬黄教之红帽喇嘛，令与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同坐；且与众喇嘛敛取银两，并将商上物件暗中亏缺，来藏熬茶人应得路费皆减半发给，有伤达赖体制，因之特来参见者日减，殊失人心。高宗乘用兵后，特运神断，创颁金奔巴瓶，一供於藏之大招，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者，各书名於牙签，封固纳诸瓶中，诵经三日，大臣会同达赖、班禅，於宗喀巴佛前启封掣之。至扎萨克蒙古所奉之呼图克图，其呼毕勒罕亦报名理藩院与驻京之章嘉呼图克图，或喇嘛印务处掌印掣定，瓶供雍和宫，而定东科尔入官之限。

嘉庆九年十月，达赖有疾，命成都副都统文弼带医驰往看视。未抵藏，达赖已於是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四十有七。九辈阿旺隆安嘉穆错摆桑布，於嘉庆十年在康巴垫曲科转世。年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奉特旨即定为呼毕勒罕，毋庸入瓶签掣。十三年九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叔洛桑捻扎朗结头品顶戴。十八年，由班禅传授小戒。时达赖幼穉，噶卜伦乘机舞弊，将达赖庄屋侵占，并将办事人随事更换，豢贼自肥，公肆劫掠。命成都副都统文弼、西宁办事大臣玉宁驰藏查办，并究噶卜伦策拔克与成林互讦。经讯噶卜伦策拔克率意更定章程四条，以内地治理民人之法概行禁止，致邀众怨，成林挪移库款，分别斥革，发伊犁、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此藏事之内溃也。至外事之棼乱，则廓尔喀噶箕乃尔兴戕其王，被诛。逆党热纳毕各咙窜逃至唐古特，又与披楞开战，求达赖、班禅助款。布鲁克巴部长曲扎曲勒请赏王爵，文弼匿不奏闻。帕克哩营官勒索其进关货物，逞凶肇衅。哲孟雄部请赏唐古特庄田，并定边界。缅甸国男妇私与藏中胡图克图文件往来。藏事已岌岌可危矣。二十年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一岁。

十辈阿旺罗布藏降摆丹增楚称嘉穆错摆桑布，於道光二年三月晦，奏明在大招金奔巴瓶内掣定。八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遣章嘉胡图克图由京驰藏照料。奏定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为正师傅，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及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伊喜丹贝嘉木磋为副师傅。寻以传授达赖经典三年有馀，其未得诺们汗之荣增班第达亦赏给诺们汗，赏达赖之父罗布藏捻扎头品顶戴。十四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十五年，博窝滋事生番降，设曲木多寺四品番目营官一，宿凹宗、聂伊沃、有茹寺三处六品番目各一，宿木宗、普龙寺、汤堆批批三处七品番目各一。

藏西南徼外有哲孟雄者，唐古特之屏藩也。自五辈达赖以来，因其崇信黄教，归达赖管辖。乾隆五十六年驻藏大臣奏哲卜雄、作木朗二部落每与达赖、班禅通书讯，惟不听藏中调遣，被廓尔喀侵占已有十年。经福康安檄令协剿，夺回侵地，藉称天热，畏懦不前。迨闻廓尔喀归

顺，复思藉天朝威势，断还六辈达赖所定旧界。经福康安等驳斥，画分边界，不能自由入藏，而夏秋之间，该部落因地方炎热，仍准其来卓木曲批避暑。于七辈达赖时，曾将唐古特界内卓木曲批迤西夺扎之庄田赏给作为养赡，历年自行徵收钱粮、青稞。卓木之民常至哲孟雄往来贸易。其部长之妻亦唐古特人，常遣人赴廓部长住所。距藏仅十一站，至卓木曲批避暑处，在帕克哩以外，与藏仅隔一山，不三站，设有鄂博，并无要隘，相安无事者有年。自不准赴藏，而始有请求给地之奏，及请赏卓木雅纳绰之民，不得已有请赏给帕克哩营官之缺。前藏商上向与后藏商卓特巴龃 。时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尤为贪奸，不公不法，凡后藏代其陈请者，辄责其贪鄙无知。文幹等饬噶卜伦严斥，谓无妄求管理藏地所属职官民人之理，并定八年来藏一次之限。廷臣不知详情，允之。文幹等仅行文藏内文武严查，而不敢译旨钦遵，盖恐一经宣布，部长必有理申明也。而其部长每岁凛请赴藏熬茶及入藏避暑如故。迨道光四年，松廷等始将前奉谕旨专札明示，并随时严行駮饬。五年，班禅据报详情，谓："哲孟雄部长楚普郎结诉称自不准赴界，上年人民病毙者一千有馀。再达赖坐床已逾数年，各部落俱得赴藏朝见，而旧所属之人独抱向隅，实无面目见其部民。"於是始准其暂居避暑，仍令帕克哩营官防范稽查。在当时文幹误听前藏一面之词，不查实情，率行具奏。文幹等既知困难，有失字小之道，而犹迁就其词，准其来藏熬茶一次，盖以准噶尔视哲孟雄。而哲孟雄离心离德，甘为印度属地，至有捻都纳之败，而西藏之门户洞开矣。十七年，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二。

第十一辈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嘉穆错，於道光十八年九月朔在噶达转世。二十一年五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掣定，由班禅披□授戒，赏其父策旺顿柱公爵。十月，拉达克部落勾结生番占踞藏境一千七百馀里，夺据达坝、噶尔及杂仁三处营寨。经驻藏大臣派戴琫等率兵攻剿，并将矛手番兵改挑枪兵，收复补仁营寨。又噶尔布伦等带兵四面夹攻，殄毙森巴及拉达克大小头目四十馀、贼匪二百馀，拉达克头人八底部长乞降，公禀投归唐古特商上，原缴所占凡、汤及达坝、噶尔四处营寨，并准堆噶尔本挖金番民酌定五百名，由前后藏番民内择精壮派往充当金夫，派戴琫一、如琫二、甲琫二，定驻守，教习技艺。二十二年四月，由前藏迤东日申寺迎至布达拉坐床。二十四年，以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贞嘉木错为正师傅，以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为副师傅。

驻藏大臣琦善奏参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擅作威福，贪黩营私，所有被控各款，讯拟结奏闻。经理藩院议得："已革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洮州夷僧，本系入

册档一微末喇嘛，自其前辈历受三朝重恩，在雍和宫传经，旋命赴藏坐宗喀巴床，派充达赖师傅，敕封诺们汗萨玛第巴克什名号，递加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又加赏达尔汗，屡颁御书匾额以荣之，宜如何清洁潜修，公正自矢。乃竟不知守分，胆敢需索番属财物，侵占百姓田庐，私拆达赖所建房屋，擅用未蒙恩赏轿伞。更强据商产，隐匿逃人。钤用印信不在公所，进呈贡物不出己赀，滥支滥取，任性听断，恣意侵凌。甚至达赖起居不能加意照料，房内服侍无人，以致达赖颈上带伤，流血不止，始则忽而不防，继且知而不问。盖当达赖受伤时，随侍只森琫一人，此森琫即为该诺们汗之随侍。近两辈之达赖，每届接办印务以前，辄即圆寂，不得安享遐龄，其中情节，殆有不可问者。即放一扎萨克喇嘛，勒取财物，盈千累万，尤属骇人听闻。”诏令将历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查封，发往黑龙江安置。所有财产，查抄变价，赔修藏属各庙宇。旋命释回，交地方严加管束。复捐输银两请回前藏，又因廓尔喀军事，请求开复回藏。均严旨不允。迨同治初元，病殁土尔扈特旗，准其留葬，不准转世。门徒二十三人，留於该旗游牧。至光绪初年，土尔扈特王复请捐输钜款，代求转世，始曲允其已转世之呼毕勒罕得令为僧。

琦善寻奏改章程二十八条，又奏罢稽查商上出入及训练番兵成例。故事，商上出入所有一切布施金银，均按季奏报。自琦善奏定后，而中国御藏之财权失。又驻藏大臣及兵丁俸饷，向由福康安在廓尔喀经费内拨交商上生息，以资公用。及琦善议改章程，将生息取销，一切由商务供给。迨后中国驻藏一切开支，藏人渐吝供给，而不知当日实有赀本发商生息，并非向商上分肥。总之，乾隆所定制度，荡然无存矣。

是年十二月，敕谕第十一辈达赖喇嘛曰：“咨尔达赖喇嘛。朕抚绥寰宇，敷锡兆民，期一道以同风，冀九垓之遍德。亦赖洪宣梵义，普结善缘，导引群生，同参胜果。其有能通上乘，继阐正宗，使诸部愚蒙悉资开悟者，宜加多楙奖，元沛宠封。兹以尔慧性深沉，经文谙习，既著灵踪於龆岁，益坚戒律以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嘉之，故特依前辈达赖喇嘛例，封尔为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嘛达赖喇嘛，改受金册。尔尚振修黄教，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庥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卜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釐，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绥怀。兹随册赍往金银、采币、玻磁器皿，尔其敬承，以光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命。钦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琦善以披楞，即英人，请定界通商闻，诏耆英以

守成约拒之。二十七年七月，耆英复以英、德使请於西藏指明旧界派员前往闻。谕驻藏大臣斌良密查，如无流弊，自应照旧奏准允行，倘心怀诡谲，即当据理駮饬。并谕海善派员往查，事寻中辍。

二十八年，赏公爵策旺顿柱宝石顶、双眼花翎。咸丰二年，达赖亲往布赉绷、色拉、噶勒丹及南海、琼科各寺院熬茶讲经，诏帮办大臣额勒亨额妥为照料。寻病殁，由驻藏大臣穆腾额奏驻藏守备童星魁前往护送。三年，达赖以发逆滋扰各省，虔诚念经，祷贼匪速灭，奉旨嘉奖。四年十月，理藩院议覆，淳龄奏达赖年已及岁，应宜任事。得旨："达赖明年既已及岁，一切事务交伊掌管。所有赏给前辈之玉册、玉印，凡遇吉祥之事准其钤用，如常事仍用金印，以示广兴黄教至意。"五年正月，遵旨掌管政教事务。十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八。

十二辈阿旺罗布罗丹贝甲木参称嘉穆错，於咸丰六年在沃卡坝卓转世。八年正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掣定。九年七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父彭错策旺公爵。先是三年四月，廓尔喀商人与察木多番商索债起衅，聚众械斗，互有杀伤，经驻藏大臣穆腾额照夷例分别罚款完案。嗣因多收税米，阻挡商民，藉端与藏边失和，唐古特屡战不胜，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均陷於贼。驻藏大臣赫特贺驰往后藏督办防剿事宜，命成都将军乐斌统汉土官兵继进。廓番闻大兵将至，惧，遣其噶箕来藏上表乞和，诏许罢兵。唐古特与廓尔喀议定约十条，唐古特每年给廓尔喀税课银二千两，廓尔喀将所占地方交还唐古特商上管理。同治元年，掌办商上事务埒徵呼图克图因减放布施，连同色拉寺与布赉绷、噶勒丹两寺　，不胜，藏中僧俗公斥之，携印潜逃赴京。诏黜其名号，不准转世。命诺们汗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汪曲结布者，原系俗装，曾为噶卜伦，即俗所谓"沙扎噶隆"是也。因与埒徵忤，辞官削发为僧，至是复起用。乃创修拉萨城垣，自西而东，工未竣而殁，遂罢役。初，驻藏官兵自游击以下，均聚居扎什敦布营房。时驻藏大臣满庆以藏中屡不靖，命迁拉萨市，从此僦屋而居。扎什城之营房遂废。三年，噶勒丹池巴罗布藏青饶汪曲为达赖传授小戒。

瞻对逆番久围里塘，梗塞驿路，其酋工布朗结复令期美工布大股逆贼至巴塘、里塘交界之三坝地方，劫去粮员行李，抢夺由藏发出摺报公文。其格吉地方亦有告急夷信。工布朗结曾於道光末，经前任川督琦善带兵往剿，并未荡平。以瞻对归各土司侵地，奏予工布朗结职，罢兵。至是益无畏惧，将附近土司任意蚕食，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转运难艰，汉、番均困。驻藏大臣满庆派番员徵兵借饷，并约三十九族调集各处土兵，防剿瞻对西北，川督骆秉章派员督饬打箭炉及巴、里各文武，

同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土司兵进攻其东南。而藏中所派之兵甫至巴塘，旋即抢掠，诏令撤回。至四年，事平。奉旨将上、中、下三瞻地方赏给达赖管理，建庙焚修。赏达赖之兄伊喜罗布汪曲承袭公爵。七年，亲至前藏攒招。八年，捐修扎林噶舒金塔。十年，亲往布赉绷、色拉二寺熬茶讲经。十二年，亲至前藏攒招。是年二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十三年及光绪元年，均亲至前藏攒招。元年三月，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

十三世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嘉穆错，於光绪二年五月在达布甲擦营官属下朗赖家转世，至是呼毕勒罕访获，班禅率同有职各僧俗人等出具图记公禀，恳请驻藏大臣松滋代奏。奉旨毋庸入瓶签掣，即定为达赖之呼毕勒罕。四年正月，在贡汤德娃夫由班禅披□授戒，取定法名。六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销去呼毕勒罕名号。赏达赖之父工噶仁青公爵，宝石顶、孔雀翎。八年正月，由正师傅济咙呼图克图传经授戒。

十年，因攒招，各处喇嘛麕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巴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因索偿损失银三十馀万两，并集兵挟制。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番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有奇。除唐古特商上捐筹及清出货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馀两，奉旨由四川拨给。十一年，亲至前藏攒招。十四年，工噶仁青故，赏达赖之兄顿柱夺吉公爵。是年亲往布赉绷、色拉寺熬茶讲经。十五年，亲至前藏攒招。

当达赖降生之年，哲孟雄与布鲁克巴部长因英并印度，与哲、布接壤，渐有窥藏心，籥请筹备。而廷旨不甚注重，谓披楞头人现向布鲁克巴部长租地修路，意欲来藏通商。惟布鲁克巴与哲孟雄毗连，哲孟雄既已认租修路，难保不暗中勾结引进，诏松滋相机开导，务令各守疆界，劝谕阻回。哲人知中朝不知边情，反疑其勾结滋事，於是渐昵英人，以捻都纳为英租界，英竟视为保护地。藏人渐觉英之逼己，讼言哲人私结英约，屡议伐之，哲乃益亲英人矣。

光绪十三年，藏人於隆吐设卡，遂与印度兵战，败焉。朝旨屡谕驻藏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奏，实藏地，卡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总署与英使议边界通商，戒印兵毋进藏。藏番据新图，以隆吐、日纳宗为藏地，坚勿让。文硕据以入告，而中旨谓："向来西藏图说藏地与哲、布分界处东西一线相齐，藏境中并无隆吐、日纳宗之名。今文硕寄来新图，隆吐、日纳宗在藏南突出一塊，插入哲、布两界之内，而布、藏分界之处，恰在捻都纳修路东西一线之北，新图以黄色为藏

界，而日纳宗官寨之地，註明数十年前喇嘛给与哲孟雄，现仍画黄色，正与隆吐山相近，难保非藏人多画此一段饰称现界也。并著升泰详细确查，究竟隆吐属哲属藏，据实覆奏，毋得稍有捏饰。”时枢廷以都察院劾文硕，革之。而升泰初到任时，犹知藏人理直，奏称：“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虽视为保护境内，其实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籓属。每届年终，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贺禀，驻藏大臣厚加赏赉以抚绥之。在唐古忒，则自达赖喇嘛以次，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疋、银、茶，与两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驻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缮，始行回覆。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禀由藏酌派汉、番办理。此哲、布为藏地属籓实在情形也。”奏上，置弗理。

藏人知文硕被议，不直中朝所为，遂自动思复仇。谕升泰严止之，佥愤。藏人誓众曰：“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众共殛之！”乃大集兵於帕克哩，将痛击印军。升泰搜得乾隆五十三年旧哲孟雄受逼於廓尔喀，达赖乃以日纳宗给哲人；今哲私通英人，地应收回。升泰屡谕不从，印兵攻热勒巴拉山，藏兵伤亡数百。印兵追入徵毕岔，印度政府令勿穷追。谕驻藏大臣赴边界与印官会晤。英外部告驻英使刘瑞芬商议和平了结。藏人谓英若据有哲地，则誓不共立。十四年八月，印兵大队收哲孟雄全部，攻藏兵於捻都纳，藏兵败退，咱利、亚东、朗热诸隘并失，藏兵万馀尽溃。印兵追噶卜伦等於仁进冈，与驻藏大臣所遣止战武员萧占先遇。占先竖汉字阻印兵，印兵止枪，约相见。占先约勿穷追，印兵官欲击仁进冈民居。占先告以此为中国土，藏番违旨用兵，中国当严为处置，请勿进兵。印兵官诺之，要约速办，乃退兵。藏兵既大败失地，仍志在复仇，升泰屡严止之，不听。藏人目汉官为洋党，屡欲暴动，终为所慑而止。印官以天寒不能再缓，升泰即至边界议约，而藏众以噶卜伦中一二人主和，有坏黄教，群议投之藏江，力要驻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鲁克巴全境，否则倾众一战。藏兵复集大队备四路。升泰抵藏力阻之，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乃驰赴边界议约。

时沍寒，人马多冻毙。抵帕克哩，隘外藏兵尚有万人驻仁进冈。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尚未与印官晤，未敢遽撤，乃退扎数十里。哲孟雄部长命其弟来谒，言来见为印兵所阻。升泰与英官保尔会於纳荡。英官言：“哲孟雄与印度互立约已二十七年，应归印度保护。藏与印构兵，藏既屡败，我兵何难长驱卷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静候。”并索藏赔兵费。升泰言：“哲为藏属。从前印、哲立约，并未见印督照会。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扰，藏费无名。”英人又在布鲁克巴及后藏干灞修路，藏人又大

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

升泰屡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众已成军之三大寺僧兵，及驻仁进冈之兵万馀，皆撤退。噶卜伦及领袖僧官十馀，其他番官数十员，随升泰至边，皆驻仁进冈，不敢与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即竣，大雪封山，运粮无所，亦退驻仁进冈。总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译。哲孟雄部长之母率所属亲族连名上禀，言英官当年立约，不得过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与英，岁应纳一万二千圆。英人倚其国势，岁久不给。印、藏构衅，复致殃及。伊母子亲族实不原归英，乞勿将哲境划出版图之外。英人既掠哲地全境，复押哲部长安置噶伦绷，以重兵驻哲境，招印度及廓尔喀游民辟地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勿许。布鲁克巴地数倍哲孟雄，西人呼为布丹国，光绪间尚入贡。升泰至边，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号，升泰允代请诸朝。藏、哲旧界本在雅纳、支木两山。其后商人往来之咱利为新辟捷径，西人称热勒巴勒岭。升泰议於咱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拟於约中注明。印、哲立约在咸丰十一年，无案可稽，寘勿论。哲部长土朵朗思，印度称为西金王，既被幽於噶伦绷，其母及子尚居春丕，即英人所称徵毕也。印营假部长书取其两子赴噶伦绷，部长母坚不可，挈其两孙至升泰营哭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婉止之。赫政阻雪久不达。

十五年二月，藏兵尽撤归，升泰请总署告英电印兵速撤。三月，赫政至边，藏兵尽撤。藏人言藏、哲本有旧界，日纳宗既赐哲孟雄，其隆吐山之格压倾仓地实有藏人游牧场，确为藏、哲旧界。至咱利山本无鄂博，不过上年实於此限止印人耳。通商极非所原，然不敢违朝命。惟咱利以内，洋人万不可来。赫政赴营与议，英人谓咱利之界万不可移，至哲孟雄与商上及驻藏大臣旧有礼节，均可仍之。惟西金界内藏番不得有此权，允此方可开议。升泰诺焉。印兵既撤退，英人尚久不订约。升泰奏云："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孰若与无仇之俄通好？俄人前次来藏，我等备礼劝阻，俄即退去。今英谋吾地，偶尔战胜，遂恣欺凌，实所不甘。查去年俄人有由和阗至藏之请。如英再延宕，则藏更生心。本年蒙古人由草地礼佛，络绎不绝，随来者颇类俄人。设藏番私与通款，则稽查不易。边事久不定局，俄或私行勾结藏番，英、俄互相猜忌，则后患方长。乞告英使电催印督速定藏约。"十月，升泰奏："英人拟撤兵之后，悉照向章，不必办理通商，不必另立新约。通商一事，本英官初次会议即行提出。又屡言西人欲至藏贸易，答以番情疑诈，万难办理，然后许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仍复力拒，英官意拂然。彼

时首重通商，否则万难了结。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可免，始据藏番出具遵结。今英人忽不言通商，亦自有故。当日英人深知藏番於此事力拒数年，意谓藏番必不遵行，故借以为难。今知出结遵办，恐定约以后，他国援以为请，则藏地不能入其范围，是以忽议中止。然英人不议通商，藏人实所深原，但能不自启衅端，未尝不可暂保无事。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目前亦可免生枝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现藏、印均已退兵，前怨已释，自应彼此立约以昭信守。彼族恐一经定约，即不能狡焉思逞，故任意延缓。惟自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虚糜时日，万难再延。请速商英使，迅电印督，速行议结。”哲孟雄部长言原弃地居春丕，升泰止之。

十六年二月，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之支英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线；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藏印通商、交涉、游牧三款俟议；签约於印度孟加拉城；钤印后，由大臣薛福成在伦敦互换。五月，给布鲁克巴部长印。十七年三月，升泰奏移设纳金要隘。八月，升泰奏称改关游历等部，藏番不遵开导，请仍在亚东立市。下所司知之。

十九年十月，派四川越嶲营参将何长荣、税务司赫政与英国政务司保尔在大吉岭议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九款：开亚东为商埠，听英商贸易，添设靖西□同知监督之，印政府派员驻扎，察看商务；自交界至亚东，任英商随意来往；藏界内英人与中、藏人民诉讼，由中国边界官与英员商办；印度递驻藏大臣文件，由印度驻哲孟雄之员交中国边务委员驿递；藏人至哲孟雄游牧，遵英国定章，与原约一律奏行。此约既订，藏人以通商事英人独享权利，而游牧事藏人反受限制，於亚东开埠之事不肯实行。

二十一年正月，荣增正师傅普尔觉沙布咙为达赖传授格隆大戒。是年掌办商上事务前荣增师傅第穆呼图克图因病辞退。十一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二十四年，瞻对与川属明正土司构辞，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明派兵攻取瞻对，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大臣文海先后奏陈，而达赖亦密遣喇嘛罗桑称勒等赴京呈诉。於是朝廷俯顺番情，命将三瞻地方仍赏还达赖，毋庸改归四川管理。是年，亲赴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熬茶讲经。二十五年，亲往前藏攒招。二十六年，杀其前掌办商上事务荣增正师傅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及其弟洛策等。第穆所居之阐宗寺财产，全行查抄入己，并咨请驻藏大臣裕钢代奏，将第穆呼图克图名号永远革除。是年，亲赴南海、琼科尔结等处熬茶讲经。

二十九年，藏、英以争界故，英兵进藏。初，达赖误以俄罗斯为同教，亲俄而远英。虽两次与英议定条约，迄未实行。俄员某伪作蒙古喇嘛装束，秘密入藏，为达赖画策，购置火器，意图抗英，英虽侦知之而无如何也。至俄方东困於日本，不暇远略，英遂藉事称兵。诏裕钢往解之。达赖恃俄员为谋主，不欲和，思与英人一战，乃止裕钢行，弗使番民支乌拉夫马，并调集各路番兵。西藏番兵以乍丫为强，然无纪律。甫抵拉萨，即围攻驻藏大臣衙署，死者数十人。后经藏官弹压，开往前敌，未交绥，均溃变，由小路逃去。时藏兵屡败，英兵日迫。诏解裕钢任，寻革职。驻藏大臣有泰至藏，英军犹驻堆补，约赴帕克里议和，照十六年条约办理，原即休兵。有泰初与达赖商，原自往阻英兵，达赖尼之，然亦无他策，惟日令箭头寺护法诵经诅咒英兵速死而已。既而有泰藉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能启程，仅以李福林往，怯不进。英军至江孜，盼有泰赴议，有泰仍不敢行，藏人怨之。未几，英人长驱直入，达赖闻知大惧，先一日以印授噶勒丹寺噶卜伦，仓皇北遁至青海。有泰以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

荣赫鹏既得志，因列条约十款，迫噶勒丹寺噶卜伦罗生戛尔等签约於拉萨：一、西藏允遵守光绪十六年中、英条约，并允认该第一款哲、藏边界；二、江孜、噶大克、亚东三处开为商埠；三、四从略；五、自印边该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阻碍；六、七从略；八、印边至江孜、拉萨之砲台山寨一律削平；九、以下五端，非得英国允许，不能举办：一 西藏土地不准租让与他国， 二 他国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 三 他国不得派员入藏， 四 路矿电线及别项利权不许他国享受， 五 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与各外国抵押拨兑。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荣赫鹏笑颔之。英人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

其先有泰电外务部，言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英军进拉萨，图压服藏众。及英军至，与藏定约，诱有泰画押，朝旨切责之。春丕暂住英兵，俟应偿兵费二百五十万卢比缴清即行撤退。朝廷以藏约损失之权太甚，命津海关道唐绍仪以三品卿加副都统衔赴藏全权议约。时议以藏事危急，宜经营四川土司，及时将三瞻收回，谕川督锡良等筹办。锡良拟改土归流，泰宁寺喇嘛以兵抗。朝命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驰往剿办，至巴塘，为番众所戕。锡良奏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骐往。三十一年六月，马维骐克复巴塘，赵尔丰继至，接办善后事宜，并搜捕馀匪，全境肃清。十一月，以里塘属之乡城桑披岭寺尝戕官弁，稔恶不法，派兵往讨。翌年闰五月，克之，擒其渠魁，并克同恶之稻坝、贡噶

岭。诏以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八月，至里塘，将里塘土司改流，以防军五营分驻里、巴改流之地。十二月，盐井河西腊翁寺为乱，讨平之。

三十三年正月，草创学务、农垦、水利、桥梁、采镰、医药诸要政，粗具规模，设里化、定乡、巴安等县，并将应行兴革诸大端次第陈奏，得部拨开办经费一百万两。三十四年七月，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设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霸□通判，定乡县、盐井县，并招募西军三营。是秋因德格土司兄弟争继，奏明往办。十二月，至德格，匪党退保维渠卡，赵军进攻，至翌年六月降之。德格肃清，土司请纳土改流，乃招集百姓议定赋税。九月，春科、高日两土司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均改流，又渡金沙口巡阅春科地方。十月，三十九族波密内附，八宿请改官，均抚循之，并派兵驱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阻路之番人，遂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宣统二年正月，边军越丹达山以西，直抵江达。是时川军正拟入藏，特为声援，并奏请与藏人於江达画界，设边北道、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同普县、石渠县，遂巡阅乍丫、烟袋塘、阿足，设乍丫委员。定乡兵变，派凤山讨平之。三岩野番索战，派傅嵩矞讨平之，设三岩委员。二月，以巴塘属之得荣、浪藏梗命，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浪藏寺北之冷石卡。嗣赵尔丰督川，以傅嵩矞代理边务大臣。五月，赵尔丰、傅嵩矞以兵至孔撒、麻书，收其地，设甘孜委员，并檄灵葱、白利、倬倭、单东、鱼科、明正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投。六月，至瞻对，逐藏官，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返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又收复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鱼科土司抗不缴印，击破之，鱼科降。於是傅嵩矞以边地各土司先后改流，已成行省规模，乃建议，以为川边故康地，其地在西，设行省曰西康，建方镇以为川、滇屏蔽。以边务大臣为西康巡抚，改边务支局为度支司，关外学务局为提学司，康安道为提法司，边北道为民政司。自打箭炉以西至丹达山，三千馀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四千馀里，均为西康辖境。既入奏，於是年七月，崇喜、纳夺土司先后缴印。八月，又传檄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改流设理事官，於是西康全局遂以底定。嗣值鼎革，川局又变，建省之议卒不果行。

当唐绍仪之议约也，於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至印度，与英议约专使费利夏会议多次。英使讳言废约，允商订修改。绍仪易其七八，费谓无异废约，坚拒焉。费虽名全权，而约事多主於印度总督冠仁，绍仪面揭之，费乃允商。第九款又力辨主国、上国之据，狡展不让，乃借辽沈议

约事奉命回京，留参赞张廕棠在印接议。英仍坚持初议，卒无结果。会英内阁更易，宗旨稍变，驻京英使萨道义接英政府训，将条约稿稍有更易，命在京外务部商订。政府以西藏与英属印度接壤，历年边界交涉，争端屡起，中国两次与英订约，无非以睦邻之计为固圉之谋，英新政府既有意转圜，仍饬该使臣在京续商。在我自当早图结束，以保主权，因由唐绍仪与英使萨道义订定藏、印续款六款： 一 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暨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二 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认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 三 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四 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五 、 六 从略。以挽救前约之失，藏应偿兵费一百二十馀万两。朝廷允代筹还，英人始无辞，於北京签押。旋有泰被言官弹劾，诏五品京堂张廕棠前往查办。有泰及其随员均获罪，褫革谪戍有差。

廕棠入藏，三十二年，专办开设商埠事。时英军尚驻春丕，照约俟三埠开妥、赔款清交始撤兵，故开埠尤亟亟也。三十四年，政府以光绪三十二年附约第三款内载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另行酌办等语，特派张廕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专使韦礼敦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其要者： 二 划定江孜商埠界线。 四 英、印人民与中、藏人争论，由英商务委员与中、藏官员会同查讯，面议办法。 六 英军撤退后，印边至江孜一路旅舍，由中国赎回，所有电线，俟中国电线接修至江孜后，亦酌量售与中国。 八 已开及将开各埠，英商务委员因往来印边界文件，得用传递夫役。又英国官商雇用中、藏人民作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 九 凡往来各商埠之英官民货物，应确循印、藏边界之商路，不得擅经他处。 十 英国人民可任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出售，或购买土产，不得限制抑勒。此约除中、英签押外，并有西藏噶卜伦汪曲结布随同画押。实开三方并列先例，藏局又为一变。厥后英、藏交涉日繁，而政府抚驭藏番，既有英、藏拉萨之约在先，其事益臻艰困。至宣统季年，遂有经略川边及达赖二次出亡之事。

自光绪三十年达赖与英境启衅战败出奔后，卓锡於库伦，意在投俄，而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经库伦办事大臣德麟电奏乞援，诏

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俟过冬后迎护至西宁。而达赖又欲在代臣王旗小住，廷旨以王旗部落甚小，达赖随带人众，恐难供亿。翌年，侨居塔尔寺，又与阿嘉呼图克图同居一处，积不相能。陕甘总督升允奏："达赖性情贪啬，久驻思归，应否准其回藏？"得旨："俟藏务大定，再行回藏。"而调阿嘉来京以和解之。旋由西宁往五台山，折而至京，觐见於仁寿殿，如顺治朝，优礼有加。三十四年十月，以万寿节率徒祝嘏，特加封号，以昭优异。懿旨曰："达赖喇嘛业经循照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达赖喇嘛受封后，即令仍回西藏，经过地方，派员妥为照料。到藏以后，当确遵主国之典章，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宇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至意。"旋以国有大丧，受封未便举行。达赖以不服水土请，诏令先行起程，至塔尔寺受封。又值停止筵宴之时，未便设饯，仍派大臣护送，如来时礼节。至西宁，即请将阿嘉斥革，并以此事为回藏之要挟。达赖聘练兵教习十馀人，影射蒙古，实系俄人，多购军火回藏。

初，张廕棠以西藏地当冲要，英、俄环伺，自非早筹整顿，难以图存。建议以汉员指挥，另派北洋新军入藏，分驻要塞，以厚声援。驻藏大臣联豫疏陈藏中情形，亦有派遣军队之请。会川边藏番扰乱，进攻三崖。三崖者，本巴塘属地，与德格、多纳两土司接壤，向归川省管辖。乃藏番察台三大寺无端派番官带兵占据上崖，调渣鸦、江卡各土司助兵，逼勒崖夷投降，并遍肆煽惑，打箭炉一带均为震动。同时瞻对番官句结德格土司之弟为乱，逐其兄。炉城文武据报，派麻书土千总江文荃查办，均被围困。经川督入奏，廷议以三崖、德格均系川境，番官竟敢纠众侵逼，再事优容，恐番焰日张，土司解体。命川督会同赵尔丰相机筹办。尔丰电奏力主用兵，并称此次藏番与达赖有关系，请饬达赖传谕退兵。乃饬达筹、张廕棠诘问，达赖答词闪烁，意涉支吾。政府以达赖纵肯戒饬番众，而万里遗书，需时甚久，三崖等处被攻正急，何能久待，遂电尔丰进剿。

三十四年冬，番兵调集益众，近逼盐井，并声言索战。虽经川军击败，番众仍未退卻，扬言阻止赵尔丰入藏。政府以藏番举动，显系有恃不恐，藏地介在强邻之间，意存首鼠，自非设法经营，无以保我边圉。因思光绪三十三、四年间联豫等条陈有善后办法二十四条，创财政、督练、路矿、盐茶、学务、巡警、农务、工商、交涉九局，拟即采择试办。但无兵不敷弹压，多名又恐难相安，拟先设兵三千。其一千由川督

就川兵挑选精锐，厚给饷械，派得力统领率之入藏，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馀二千由驻藏大臣就近选募，另调川中哨弁官长，俾任训练统率之事，以期持久。联豫、赵尔巽覆奏赞其议，遂派知府锺颖统领川兵，於宣统元年六月启程入藏，取道德格，绕过江卡至察木多。藏番在恩达、类乌齐一带，拟聚兵堵截。十一月，川军抵类乌齐，藏番不战自退，川军遂由三十九族间道前进。十二月，抵拉里、江达。番兵闻川军且至，焚其积聚，劫杀汉兵扼守。川军进击，大破之。

达赖自光绪三十四年由西宁入觐，出京回藏，沿途逗留，又绕道德格等处，迁延不进，其冬，始回拉萨。二年正月，达赖闻川军将至，乘夜西奔，潜赴印度，川军遂转战入藏。朝廷得联豫奏报，降旨数达赖罪恶，革去名号，一面责成联豫、赵尔丰会筹防务，安辑军民；一面降旨另访呼毕勒罕，以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商上事宜，其噶卜伦以下各藏官供职如故，藏中僧俗亦安堵无事。是年三月，联豫请于曲水、哈拉乌苏、江达、硕般多及三十九族各设委员一。三年二月，联豫奏裁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以罗长崟、钱锡宝为之。会波密事起，联豫遣锺颖攻之不克，旋遣罗长崟会赵尔丰军平之。其秋，川军变，逐联豫，推锺颖代之，达赖始乘机重回拉萨。以此次出奔深赖英人保护，态度一变，於是逐锺颖而独立，中、英之交涉益纷纭矣。

班禅第一辈凯珠巴格勒克，为宗喀巴二弟子。出世至第五辈罗布藏伊什，仍号班禅呼图克图。康熙三十四年，命御史锺申保等赉敕召来京，前藏第巴桑结以未出痘辞。五十二年，诏以班禅为人安静，精通经典，勤修贡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颁发金印、金册。六辈罗布藏巴勒垫伊西，乾隆四十三年，请祝七旬万寿，许之。迎护筵宴诸礼，概从优异，如顺治九年达赖来觐例。四十五年八月，在热河祝嘏，至京居西黄寺。是年颁赐玉印玉册，以痘圆寂。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为驻藏办事大臣，护送舍利金龛回藏。

第七辈罗布藏巴勒垫丹贝宜玛，五十三年，以廓尔喀扰边，命移泰宁，俟平复归后藏。道光十五年，给金册。二十一年，以接济征森巴兵饷，加“宣化绥疆”封号。咸丰元年，赉七旬寿，如六旬所赐。次年，圆寂，年七十三。

第八辈罗布藏班垫格曲吉札克丹巴贝汪曲，年二十九。至第九辈罗布藏吐巴丹曲吉宜玛格勒克拉木结，光绪十八年正月，迎至扎什伦布坐床，赏其外祖父期差汪布本身辅国公。三十一年，英人入藏，诏班禅留后藏镇摄。十一月，班禅随英皇子游历印度，有泰劝阻，不从。十二

月，由印回藏，谕以情词恭顺，原擅行出境之咎勿治，谆令恪供职守。张廕棠奏班禅受英唆使，屡与达赖牴牾，而全藏实权仍归达赖替身掌握。电告外务部，请以恩泽笼络班禅，并羁縻达赖，勿急旋藏。既而达赖将由西宁起程，班禅请自迎之，而实不行。达赖抵拉萨，班禅即请觐。谕训联豫等，班禅来京，於藏中情形是否相宜。其后达赖独立，班禅亦不克安於藏矣。

统计达赖所辖寺庙三千五百五十馀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黑人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喇嘛万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西藏有爵五：辅国公三，一由贝子降袭，一由镇国公降袭，一定世袭；一等台吉扎萨克一；一等台吉一。而达赖、班禅之亲以恩封者不与。凡前后藏官，均由驻藏大臣分别会同达赖、班禅选补。前藏唐古特官，噶卜伦四人，三品，为总办藏务之官，其俗称之曰“四相”，议事之所曰噶厦。其次仔琫及商卓特巴各二人，皆四品。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皆五品。达琫二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皆六品。仔琫、商卓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之官，达琫为管马厂之官，大中译、卓尼尔等为噶厦办事之官。管兵者曰戴琫，六人，四品。如琫十二人，五品。甲琫二十四人，六品。定琫一百二十人，七品。多东科尔族任之。

其治理地方者曰营官。前藏大营十：曰乃东，曰琼结，曰贡噶尔，曰仑孜，曰桑昂曲宗，曰工布则冈，曰江孜，曰昔孜，曰协噶尔，曰纳仓，营官皆五品。后藏大营三：曰拉孜，曰练营，曰金龙，营官皆五品。前藏中营四十三：曰洛隆宗，曰角木宗，曰打孜，曰桑叶，曰巴浪，曰仁本，曰仁孜，曰朗岭，曰宗喀，曰撒噶，曰作冈，曰达尔宗，曰江达，曰古浪，曰沃卡，曰冷竹宗，曰曲水，曰突宗，曰僧宗，曰杂仁，曰茹拕，曰锁庄子，曰夺，曰结登，曰直谷，曰硕般多，曰拉里，曰朗，曰沃隆，曰墨竹宫，曰卡尔孜，曰文扎卡，曰辖鲁，曰策堆得，曰达尔玛，曰聂母，曰拉噶孜，曰岭，曰纳布，曰岭噶尔，曰错朗，曰羊八井，曰麻尔江。后藏中营十四：曰昂忍，曰仁侵孜，曰结侵孜，曰帕克仲，曰翁贡，曰干殿热布结，曰扎布甲，曰里卜，曰德庆热布结，曰央，曰绒错，曰葱堆，曰胁，曰干坝，营官皆六品。前藏小营二十五：曰雅尔堆，曰金东，曰拉岁，曰撒拉，曰浪荡，曰颇章，曰札溪，曰色，曰堆冲，曰汪垫，曰甲错，曰拉康，曰琼科尔结，曰蔡里，曰曲隆，曰扎称，曰折布岭，曰扎什，曰洛美，曰嘉尔布，曰朗茹，曰里

乌，曰降，曰业党，曰工布塘；后藏小营十五：曰彭错岭，曰伦珠子，曰拉耳塘，曰达尔结，曰甲冲，曰哲宗，曰擦耳，曰晤欲，曰碌洞，曰科朗，曰哲喜孜，曰波多，曰达木牛厂，曰冻噶尔，曰札茹；营官皆七品。而前藏边营十四：曰江卡，曰堆噶尔本，曰噶喇乌苏，曰错拉，曰帕克里，曰定结，曰聂拉木，曰济陇，曰官觉，曰补仁，曰博窝，曰工布硕卡，曰绒辖尔，曰达巴喀尔，营官皆五品。每营营官一人或二人，以喇嘛、黑人参任之。

喇嘛之有游牧者，东起乍丫达呼图克图，与四川打箭炉所属土司接，其西为察木多吧克巴拉呼图克图，又西为硕般多喇嘛，又西为类乌齐呼图克图，硕般多、类乌齐之北，皆与西藏大臣所属土司接。硕般多之南，为八所喇嘛，又南为工布什卡喇嘛。类乌齐之西，为墨竹宫喇嘛，又西为噶勒丹喇嘛。类乌齐之西北，为赞垫喇嘛，介居西藏大臣所属各土司之间，其西为埒徵喇嘛。噶勒丹之西为色拉喇嘛，西与布达拉接。噶勒丹之南，为琼科尔结喇嘛，其西为丈扎卡喇嘛，又西为松热岭喇嘛，又西为那仁曲第喇嘛，又西南为乃东喇嘛，北与布达拉接。乃东之西，为琼结喇嘛。布达拉之西北，为布勒绷喇嘛，又西北为羊八井喇嘛，其西为朗岭喇嘛，西与扎什伦布接。朗岭之南，为仁本喇嘛，其西南为江孜喇嘛，又西南为冈坚喇嘛。冈坚之西，为协噶尔喇嘛。协噶尔之西，为聂拉木喇嘛。朗岭之西，为撒噶喇嘛，又西为杂仁喇嘛。其直属於驻藏大臣者，有达木额鲁特八旗：在喜汤者四旗，在汤宁者二旗，在佛山者一旗，皆北倚布幹山，南与前藏接；在格拉者一旗，东北滨喀喇乌苏，西与后藏接。每旗置佐领一。

有三十九族土司：曰琼布噶鲁，曰琼布巴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勒纳夥尔，曰色里琼扎尼查尔，曰色里琼扎参嘛布玛，曰色里琼扎嘛噜，曰木硃特羊巴，曰布米特勒达克，曰木硃特尼牙木查，曰木硃特利松嘛吧，曰木硃特多嘛巴，曰勒远夥尔，曰依戎夥尔移他玛，曰查楚和尔孙提玛尔，曰巴尔达山木多川目桑，曰嘛拉布什嘛弄，曰窝柱特只多，曰窝柱特娃拉，曰彭楚克夥尔，曰彭楚克彭他玛尔，曰彭楚克拉寨，曰盆索纳克书达格鲁克，曰沁体牙冈纳克书毕鲁，曰盆沙尼牙固纳克书色尔查，曰巴尔达穆纳克喜奔盆，曰纳格沙拉克书拉克什，曰洛克纳克书贡巴，曰三渣，曰三纳拉巴，曰扑旅，曰上阿扎克，曰下阿扎克，曰白猎扎嘛尔，曰上冈噶鲁，曰下冈噶鲁，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皆土纳马赋，总之以夷情章京。

山之大者，曰冈底斯山，即昆仑，为东半球众山众水之祖；曰僧格山；曰郎千山；曰玛加布山；曰达木楚克山；曰朗布山；曰巴萨通拉木

山；曰诺莫浑乌巴什山，是三山即三危。川之大者，曰鄂穆河，下游为澜沧江；曰喀喇乌苏河，即黑水，下游为潞江；曰薄藏布河；曰雅鲁藏布江，亦曰大金沙江；曰朋楚河；曰冈噶江。泽之大者，曰玛帕本达赖池，曰郎噶池，曰牙毋鲁克池，曰腾格里池，曰牙尔佳池。其物产自靖西东之堆朗至萨马达一带，皆有五金煤矿。其金矿最著者，曰尔仓，曰噶大克。出盐最著者，曰勒牙，曰雅幹，凡十三。

其疆界西接印度之拉达克部，西南接洛敏汤、作木朗、廓尔喀诸部，南接哲孟雄、布鲁克巴各部及珞瑜茹巴之怒江，东接四川巴塘之南墩宁静山，东南接云南维西，东北接西宁所管之邦木称、巴彦诸土司，北至木鲁乌苏，接西宁所属玉树诸土司，西北至噶尔藏骨岔、阿尔坦诺尔一带，接新疆和阗、莎车。

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

○朝鲜 琉球

有清龙兴长白，抚有蒙古，列为藩封。当时用兵中原，而朝鲜服属有明，近在肘腋，屡抗王师。崇德二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顺治绍明，威震殊方。三年，琉球闻声，首先请封。九年，暹罗，十七年，安南，相继归附。雍正四年，苏禄，七年，南掌，先后入贡。盖其时武义璜璜，陆慑水栗，殊国绝域，交臂诎膝，慕义归化，非以力征也。

高宗继统，国益富饶，帝喜远略，荡平回疆，兵不血刃，而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坎巨提相率款塞，通译四万，举踵来王。乾隆中叶，再征缅甸，三十四年，缅惧乞贡。五十七年，复征服廓尔喀，稽首称藩。於是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芒芒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咸、同之际，内乱频仍，挞伐十馀年，巨憝虽平，而国力凋τ，未遑图远。日夷琉球，英灭缅甸，中国虽抗辞诘问，莫拯其亡。而越南、朝鲜政纷乱作，国家素守羁縻属国之策，不干内政，兴衰治乱，袖手膜视，以至越南亡於法，朝鲜并於日，浩罕之属蚕食於俄，而属国所廑存者，坎巨提一隅而已。越南、朝鲜之役，中国胥为出兵，而和战无常，国威扫地，藩篱撤而堂室危，外敌逼而内讧起，藩属之系於国也如此。传曰："天子守在四夷。"讵不信哉？作属国传。

朝鲜又称韩国。清初王朝鲜者李珲，事明甚谨。太祖天命四年，珲遣其将姜弘立率师助明来侵，军富察之野，战而大败，姜弘立以兵五千降。帝留弘立，遣其部将张应京等十馀人还国，遗珲书曰："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悉释还国。去就之机，王其审所择焉。"先是明万历中，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朝鲜，覆其八道，明为用兵七年。会秀吉死，兵罢，朝鲜乃复国，故书中及之。朝鲜不报谢。又出境拒征瓦尔喀之师。乌拉贝勒布占泰侵朝鲜，帝与布占泰有连，谕止其兵，朝鲜亦不谢。及帝崩，复不遣使吊问。而明总兵毛文龙招辽民数万守皮岛，与朝

鲜犄角，屡出师袭沿海城寨。

会朝鲜叛人韩润、郑梅来归，请为乡导，构兵端。时太宗天聪元年，朝鲜国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贝勒阿敏等率师征朝鲜。渡鸭绿江，败文龙兵于铁山，遁还皮岛。遂克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其军民数万，焚粮百馀万。长驱而进，渡青泉江，克安州，进师平壤，城中官民番遁走。乃渡大同江，次中和。倧惶遽甚，遣使求成，阿敏责数其罪。二月，师次黄州，国中震恐，求成之使络绎於道，遂逼王京。倧势蹙，挈妻子遁江华岛，来告曰："敝邑无所逃罪，惟上国命是从。"乃许其和。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赴岛谕倧，而驻军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觉等献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有五千，於是遣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往江华岛莅盟。三月庚午，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和议成，约为兄弟之国。

初，朝鲜之求成也，诸贝勒等议以明与蒙古两敌环伺，兵不可久在外，且俘获已多，宜许其成。而阿敏慕朝鲜国都城郭宫殿之壮，不肯旋师。贝勒济尔哈朗及岳讬、硕讬密仪，令阿敏军平山，而先与朝鲜盟，事成始告阿敏。阿敏谓己不预盟，纵兵四掠，乃复使李觉与阿敏盟於平壤城。帝驰谕阿敏："毋复秋毫扰！"分兵三千戍义州，振旅而还，以李觉归。九月，从倧请，召还义州之兵，并许赎俘虏，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

二年二月，开市中江。是年，明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於皮岛，诸岛兵无主。五年，谋乘虚征诸岛，徵兵船於朝鲜。使至其国，三日乃见。倧览书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自是渐渝盟。六年，巴都礼、察哈喇等使朝鲜，颁定贡额。还言倧於所定贡额止供什一，金银、牛角非国所出，不肯从。七年正月，赐倧书，责其减岁币额，并窃蓐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二月，遣备御郎格等往会宁城互市，倧拒之。是夏，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以舟师二万人渡海来降，帝遣使徵粮朝鲜，并索会宁城瓦尔喀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倧屡书陈辩，复加筑京畿、黄海、平安三道白马等十二城。帝历数倧负义州互市之约。八年春，帝欲价倧与明议和，倧以书告皮岛守将，迄无成议。冬，倧使罗德宪来，拒索逃人及互市，词甚厉，且欲坐满洲使臣於朝鲜大臣之下。帝怒，却其币，留德宪不遣，仍以书谕倧。

九年，平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贝勒表请上尊号。帝曰："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之。"於是内外诸

贝勒各修书遣使约朝鲜共推戴，朝鲜诸臣争言不可，且以兵守使臣。使臣英俄尔岱率并夺马突门，倧遣人追付报书，又以书谕其边臣戒严，有“丁卯年误与讲和，今当决绝”之语，英俄尔岱众夺之以献。十年四月，改国号“清”。朝鲜使李廓等来朝贺，不拜。赐书令送质子，复不报。

十一月，帝以朝鲜败盟，将统大军亲征。先遣其使臣李廓等归国，遗书国王，并驰檄朝鲜官民。十二月辛未朔，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备明海师援袭之路。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豫亲王率护军千人继之。贝勒岳讬等以兵三千济师。帝亲率礼亲王代善诸军进发。庚辰，渡镇江。壬午，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丁酉，次临津江。江在国都北百馀里，与都南汉江夹拱王城者也。时江冰未合，车驾至，冰骤坚，六师毕济。马福塔等以是月甲申潜袭王京，败其精兵数千，倧仓皇遣使迎劳城外款兵，而徙其妻子江华岛，自率亲兵逾江保南汉山城。大军入都城，多铎、岳讬亦定平壤，抵王京，合军渡江围南汉山城，连败其诸道援师。帝至，分兵搜剿都城，而亲率大军渡江，益军围南汉。二年正月壬寅，击败全罗道援兵，遣使赍敕往谕朝鲜大臣。甲辰，大军北渡汉江，营王京东二十里江岸。丁未，击败全罗、忠清两道之师。其多尔衮、豪格左翼军由长山口克昌州城，败安州、黄州兵五百，宁边城兵千，截杀援兵一万五千，至是来会师。贝勒杜度送大砲至临津江，冰泮复合如前。

城围益急。癸丑，倧请成，不许。己未，再请成。庚申，降。敕令出城亲觐，并缚献倡议败盟诸臣。是日，倧始奏书称臣，乞免出城。帝命多尔衮以轮挽小船由陆出海，砲沉其大舰三十。小船径渡入岛城，获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百六十有六，客诸别室。甲子，谕倧速遵前诏出城来见。倧乃献出倡议败盟之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诣军前。帝敕令去明年号，纳明所赐诰命册印，质二子，奉大清国正朔；万寿节及中宫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诸庆吊事，俱行贡献礼；遣大臣内官奉表、与使臣相见及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

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倧以孤城穷蹙，妻子被俘，八道兵皆崩溃离散，宗社垂绝，乃顿首受命。庚午，从数十骑朝服出降。二月，筑坛汉江东岸三田渡，设黄幄，帝陈仪卫渡江，登坛作乐，将士擐甲肃列。倧率其群臣离南汉山五里许步行，令英俄尔岱、马福塔迎於一里外，引至仪仗下立。帝降坐，率倧及其诸子拜天。礼毕，帝还坐，倧率其属伏地请罪，宣诏赦之，令坐坛下左侧西向，位诸王上。赐宴毕，还其君臣家属，尽召回诸道兵，振旅而西。诏以朝鲜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两年贡物，以己卯年秋为始，如力有不逮，临时定夺。朝鲜臣民树碑颂德於三田渡坛下。

四月，倧送质子澂、淏至。五月，以朝鲜兵船助攻皮岛功，赐倧银币、马匹。十月，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等赍敕印制诏往封倧为朝鲜国王。十一月，倧遣陪臣表贺万寿，冬至贡方物。十二月，贺元旦。嗣凡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皆专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岁以为常。是年，定贡道，由凤凰城。其互市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二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

三年，徵朝鲜兵从征明，误军期，降诏切责。四年六月，遣使往封倧继室赵氏为朝鲜王妃。东方库尔喀叛入东海中熊岛，命朝鲜讨之。倧遣将由庆兴西水罗前浦进师。七月，执叛首加哈禅来献，赐倧银二百两。五年十月，谕倧以诞辰，恩减岁贡内米九千包。六年正月，攻明锦州，调朝鲜舟五千运粮万石。寻倧奏言军船、粮船三十二艘漂没无存，帝知其饰词，诏切责，刻期督催。复运粮万石，船百十有五艘，由大小凌河口进至三山岛，途中遭风礁坏船五十馀，又为明水师截击，仅存五十二艘。至盖州，不能前，请从陆运。诏以朝鲜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见明兵船不迎敌，又不由水路进，严斥之。朝鲜臣林庆业大惧，请冒险出水路，帝仍许其改从陆，止留精砲兵千，厮卒五百，馀兵悉遣还。既而运粮士马久不至，遣使诘责。三月，始有朝鲜总兵柳琳、副将刁何良等率兵至锦州军。六月，倧遣陪臣李浣等献新罗瑞金，奏言咸阳郡新溪书院，新罗古寺遗基也，居民袁年掘地得瓦罈一，盖刻“一千年”三字，中有黄金二十斤，内一斤镌“宜春大吉”四字。优诏答之，而原金付还。七年，锦州大捷，明遣使议和，帝敕询倧令陈所见，倧以“止杀安民，上符天意”对。已复侦有明兵船二至朝鲜界，帝大怒，并得其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潜通明国书往来诸状，逮讯治罪。八年九月，朝鲜擒获明天津侦探兵船一，解至，赐倧银。

是月，世祖即位，颁诏其国，并赍敕往谕，减岁贡内红绿绵绸各五十疋、白绵绸五百疋、纻丝二百疋、布二百疋、腰刀六口、龙席二领，花席二十领。十月，倧遣其子橑奉表进香，贡方物。十二月，倧遣陪臣奉表贺登极。顺治元年正月，谕倧停解瓦尔喀人民。五月，以破流贼李自成，底定燕京，宣示朝鲜。七月，倧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十一月，遣世子澂归国，敕减岁贡内苏木二百斤、茶十包、绵绸千疋、各色细布五千疋、布四百疋、粗布二千疋、顺刀十把、刀十把，其元旦、冬至、万寿庆贺贡物，以道远俱於朝正时附进，著为令。二年三月，遣倧次子淏归国。十一月，世子澂卒，封倧次子淏为世子。三年十月，免贡米。六年正月，以朝鲜年觐，原定阁臣、尚书各一员，书状官一员代之，此后或阁臣、尚书一员代觐，书状官仍旧。

六月，李倧薨。八月，遣礼臣启心郎渥赫等往谕祭，赐谥庄穆。又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撤尔岱充正副使，赍诰敕往封世子淏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七年正月，淏奏言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遣使往讯，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卢协并言朝鲜、日本素和好，前奏不实，诏切责淏，褫其用事臣李敬舆、李景爽、赵洞等职。九年正月，淏表贺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徽号。五月，国人赵照元等谋逆伏诛，遣使奏闻。十年三月，以朝鲜国王印有清文无汉篆，命礼部改铸兼清、汉字印赐之。十二月，封淏子■H7为世子。十五年二月，以罗刹犯边，谕朝鲜简发鸟枪手二百从征。

十六年五月，李淏薨。九月，遣工部尚书郭科等往谕祭，赐谥忠宣。又遣大学士蒋赫德、吏部侍郎觉罗博硕会充正副使，往封世子■H7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八年，圣祖即位，■H7遣陪臣进香，贺登极。康熙元年，命朝鲜表贺冬至、万寿节及进岁贡，与朝正之使偕行。屡年国有大典，俱遣使朝贺。

十三年十二月，李■H7薨，谕礼部：“李■H7克尽藩职，可从优给恤典，於常例外加祭一次。”赐谥庄恪。遣内大臣寿西特、侍卫桑厄恩克往谕祭，兼封嗣子李焞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五年十一月，焞奏言：“前明十六朝纪一书中载本国癸亥年废光海君李珲立庄穆王李倧事，诬以篡逆。今闻纂修明史，特陈奏始末，乞删改以昭信史。”礼部议不准行。二十年正月，王妃金氏故，遣官致祭。二十一年五月，遣使封焞继室闵氏为王妃。是年，帝谒祖陵，焞遣陪臣至盛京迎觐，贡方物。二十四年，焞奏言国内牛多疫死，民失耕种，请暂停互市。礼部议焞讬言妄奏，帝以外藩宥之，仍令照常贸易。

二十五年，朝鲜民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越江采葛，枪伤绘画舆图官役。谳上，斩韩得完等为首六人，馀免死，减等发落。焞奉表谢罪，附贡方物。帝以朝鲜王因谢罪进贡，宜不收，准作年贡，嗣后谢罪贡物著停止。三十年七月，礼臣奏朝鲜国贡使违禁私买一统志书，内通官张灿应革职发边界充军，正使李沈、副使徐文重等失於觉察，应革职。帝命从宽，免革职。三十二年正月，免朝鲜岁贡内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

三十六年七月，封焞子昀为世子。十一月，焞疏请於中江贸易米粮，允之。三十七年正月，遣侍郎陶岱运米三万石往朝鲜，以一万石赈济，二万石平粜，有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三十九年，焞表谢发回漂入琉球船只恩，附贡方物。帝谕轸恤漂人，卻贡物，嗣后有若此例者停其贡。四十年十二月，王妃闵氏故，遣官致祭。先是渔采船并贸易人至朝鲜，往往侵扰地方。至是谕王令查验船票人数姓名籍贯，开明报部，转行原籍地方官，从重治罪。并谕各抚严饬沿海地方官，有以海上渔采贸易为名，往来外国贩买违禁货物者，严行禁止。四十一年，遣员外郎邓德监收中江税，以四千两为额。四十二年二月，遣使封焞继室金氏为王妃。四十三年十二月，焞遣官资送被风漂失商船，降谕褒之。四十五年十月，谕大学士曰："朝鲜国王奉事我朝，小心敬慎。其国闻有八道，北道接瓦尔喀地方土门江，东道接倭子国，西道接我凤凰城，南道接海外，尚有数小岛。太宗平定朝鲜，国人树碑於驻军之地，颂德至今。当明之末年，彼始终服事，未尝叛离，实属重礼义之邦，尤为可取。"四十九年五月，朝鲜商人高道弼等被风坏船，漂至海州获救，江苏巡抚张伯行以闻。谕令高道弼等由部给文，驰驿归国。

五十年五月，帝谕大学士曰："长白山之西，中国与朝鲜既以鸭绿江为界，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东南入海，土门江西南属朝鲜，东北属中国，亦以江为界。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悉。"乃派穆克登往查边界。十月，帝谕免朝鲜国王例贡物内白金一千两、红豹皮一百四十二张，治朝鲜国使沿途馆舍。是年，礼臣覆准朝鲜国与奉天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相近地方，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严饬沿海居民，不许往朝鲜近洋渔采，或别地渔采人到朝鲜，并皆捕送。五十一年五月，焞奏谢减例贡恩，附贡方物，帝命谢恩礼物准作冬至、元旦礼物。是年，穆克登至长白，会同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立碑小白山上。五十四年，礼臣奏："珲春之库尔喀齐等住处，与朝鲜止隔土门江，恐往来生事，将安都立、他木努房屋窝铺悉行拆毁。嗣后沿边近处，不得盖屋种地，军民违者重罪之。"五十七年三月，焞表谢赐空青恩，附贡方物，帝命留作下次正贡。自是凡朝鲜奏谢附贡方物均留作正

贡，迄於光绪朝不改。

五十九年十月，李焞薨，遣散秩大臣查克亶、礼部右侍郎罗瞻往吊祭，赐谥僖顺。兼封世子昀为朝鲜国王，继妻鱼氏为王妃。六十一年二月，昀疏言："臣萎弱无嗣，请以弟李昑为世弟，以续宗祧。"帝俞其请。四月，遣使往封□今为朝鲜国王世弟。十二月，山东渔户杨三等十四人遭风漂入朝鲜，审无信票，送回内地。帝命嗣后漂风船只人口，验有票文未滋事者，照旧送回。如无票文，复生事犯法者，令王於审拟后咨部具题，俟命下行文完结，仍报部存案。雍正元年七月，谕礼部减朝鲜贡物内布八百疋、獭皮百张、青黍皮三百张、纸二千卷。朝鲜於九月内进万寿表文，仍照例於十二月与年贡并进。昀遣陪臣进香，贺登极。二年五月，昀遣陪臣上孝恭仁皇后尊谥。

十二月，李昀薨，遣散秩大臣觉罗舒鲁、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往谕祭，赐谥庄恪。兼封世弟昑为朝鲜国王，妻徐氏为王妃。三年七月，昑疏请封副室所生子李緈为世子，部议与例不符，帝特如所请行。八月，遣官封昑子緈为世子。五年正月，昑疏请更正先世臣倧诬逆事。部议："昑四代祖倧，故明天启三年请封。明十六朝纪以篡夺书，实属冤诬，应予更正。俟明史告成后，以朝鲜列传颁示其国。"从之。商人胡嘉佩亏帑，以朝鲜国民所负银六万两呈抵，令赴中江质明办理。部议昑咨文支饰，请按数追偿。帝命从宽免追。又谕昑追拏内地盗贼潜逃朝鲜者，倘漏网不获，王将其国防汛之员参处，王亦一并议处。六年二月。减朝鲜岁贡稻米、江米各三十石，每年止贡江米四十石，以供祭祀，著为例。十月，昑请朝鲜盗贼潜入内地，谕兵部檄盛京、山东边境官严拏究治。七年正月，世子緈卒，遣官谕祭。十月，谕礼臣："朝鲜国距京三千馀里，贡使往来劳费，嗣后凡谢恩章疏，与圣寿、冬至、元旦三大节表同时赍奏，不必特遣使臣，著为令。"八月，昑为嫂妃鱼氏告哀，遣使谕祭。

九年五月，奉天将军那苏图疏言："凤凰城边外陆路防汛之虎耳山诸处，有草河、瑷河二水，发源边内，至边外之莽牛哨，汇流入中江。中江之中有洲，名江心沱，沱西属凤凰城，东为朝鲜国界，岁有匪徒乘船出入，请於莽牛哨设水师防汛。"帝以询朝鲜王昑，请仍遵旧例，从之。十年三月，昑以先臣李倧被诬事，蒙令史臣改正，乞早颁发谕，先将明史朝鲜列传抄录颁示。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颁诏朝鲜。谕礼臣曰："大臣官员之差往朝鲜者，向有餽食仪物之例，其照旧例减半。著为令。"

乾隆元年二月，谕礼臣："朝鲜国今年所进万寿表贡，例於十二月偕年贡同进。"由是岁以为常。二年四月，昑奏请仍中江通市旧例，每岁二、八月间，八旗台站官兵赍货赴中江与朝鲜互市。帝以旗人有巡守责，且不谙贸易，改令内地商民往为市。及昑奏入，从之。十一月，昑请封其副室子愃为世子。时愃甫三岁，部议格於例，特旨允行。三年正月，遣使往封愃为世子。四年五月，昑表谢颁给朝鲜列传。

四年十一月，盛京侍郎德福等疏言："朝鲜渔船被风飘至海宁界，资送渔户金铁等由陆路归国。"嗣后凡朝鲜民人被风漂入内地者，俱给赀护送归国。迄至光绪朝，抚恤如例。八年九月，帝诣盛京，昑遣使表贡，特赐御书"式表东藩"扁额，令使臣与诸王大臣宴。十一年九月，减中江税额。十三年五月，盛京刑部侍郎达尔党阿奏言："十二年十二月，朝鲜贡使过万宝桥，奴人士还以马逸失银，诡称迷路，夜入入家，诬执宋二等为盗，讯明，照所诬罪加三等，拟杖徒。"帝谕从宽免罪。又朝鲜国人李云吉诱胁女口，越疆转卖，照例拟绞监候。仍照乾隆五年定例，入於秋审册内，覈拟具奏。又朝鲜国王咨称，训戎镇越江东边有乌喇民人造屋垦田。礼臣议照康熙五十四年定例行，令宁古塔将军确察禁止，毁其房屋，其违禁民人，及不行察禁之该管官，照例办理。又奏："朝鲜人入山海关，所带货物，如系彼国土产，与凤凰城总管印文相符，及出关所带货物与本部劄付相符，免其输税。此外如别带物件，及不系彼国所产者，即照数按则输税。傥有违买禁物，监督查出，报部治罪。"是年，朝鲜国王咨称，日本关白新立，照例通使，礼臣奏复，允之。

十四年七月，奉天将军阿兰泰奏言："向例朝鲜贡使到边，凤凰城城守尉带领官兵偕主客迎送通事等官至关门，稽其人马车舆辎重各数，沿途设馆舍，嗣兵部侍郎德沛出使其国，奏言置馆非適中之所，贡使人多，不敷居住，听来使随时赁住民居。臣以贡使人数众多，若听其赁住村庄，恐多滋扰。应请嗣后贡使到关验入后，务令合队行走，照旧例每站设官一员，兵役二十人护送。令地方官先期代备旅舍，以资栖息，昼则护行，夜则巡逻。或贡使人役需置食物，护行官检其出入人数兵役随往，如内地人民与朝鲜人役生事，兵役拿禀护行官，付地方官究治。至贡使人役，惟迎送官与之相习，应专责成。倘地方官预备不周，许护行迎送通事官揭报府尹，照违令律议处。迎送通事官沿途约束不严，致贡使人役滋事，许护行官揭报礼部，照约束不严例议处。护行官看守不严，及兵役不足，许迎送通事官揭报将军，照纵军歇役律议处。迎送通事官瞻徇容隐，致扰居民，或护行官纵容兵丁通同徇蔽，许地方旗民官各揭报上司衙门，照私结外藩例议处。"奏入，报可。十五年，礼臣覆准

朝鲜贡使入边，其行李及贸易货物，报明查验车马数目，沿途按界委地方官催趱车辆，与贡使同按程行走，并於报单内註明经过日期。如朝鲜员役有讬故落后者，责成迎送通事官，如催趱车辆不力，专责其管旗民地方官。

十九年九月，帝谒盛京祖陵，昑遣使表贡，赏赐如例。二十二年六月，□今以其母金氏之丧来告。王妃徐氏旋卒，二十三年，遣官谕祭。四月，大学士傅恆奏言："朝鲜久为属国，礼节语言均已娴熟，所设通事官请改为八员。"从之。二十五年正月，遣官封昑继室金氏为王妃。二十八年，朝鲜世子李愃卒，遣官谕祭。七月，封故世子愃之子算为世孙。二十九年三月，朝鲜民人金凤守、金世柱等杀死内地披甲常德。部议金凤守造意，应斩，金世柱加功，应绞。至朝鲜奸民屡次越境生事，皆王约束不严所致，应交部议处。帝谕金凤守等从宽，改为监候；王免议处。昑以失於钤束，褫平安道观察使郑淳等职。三十年五月，昑以越江行窃人犯金顺丁等俱入缓决，案内疏防各官拟罪从宽，遣使表谢。三十六年八月，昑奏硃璘明纪辑略、陈建之皇明通纪载其先世之事，因讹袭谬，诬妄含冤，请并行刊去。礼臣议，硃璘辑略，浙江巡抚杨廷璋业经销毁，其陈建通纪，京城书肆亦无售者。若二书彼国或有流传，应令自行查禁焚销。

四十一年，李昑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算为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并请追赐故世子綍爵谥，及世子妇赵氏诰命，谕如所请。遣散秩大臣觉罗万福、内阁学士嵩贵往谕祭，赐昑谥曰庄顺，綍谥曰恪愍，封算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四十三年，帝谒祖陵，以不举筵宴，敕止朝鲜朝贺。算仍遣官赍表迎驾，御书"东藩绳美"扁额赐之。四十五年，算遣正使吏曹判书徐有庆、副使礼曹参判申大升奉表贺七旬万寿，贡方物。四十八年，帝谒祖陵，算遣陪臣至盛京迎覲，所有朝贡宴赉一切典礼，特加优渥，并赐御制诗章及古稀说。四十九年，算疏称世子□年三岁，请封为世子。特旨遣使往封，给与诰敕。五十年正月，举行千叟宴，算遣正使安春君李㷭、副使吏曹判书李致中入贡，预宴比於内臣。帝闻算好学能诗，赏仿宋板五经全部，并笔墨诸物。因谕朝鲜历年留抵贡物，悉行收受，以免□展转积存；嗣后随表贡物，概行停止。

五十一年七月，世子□病故，遣官谕祭。五十五年，礼臣奏言："朝鲜国王先因李□病故，今副室生男，当即为奏请册封，不能拜跪行礼，请待其稍长，以永方来之福。"特旨允其国王所请。七月，算遣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奉表贺八旬万寿，贡方物。五十六年，有法兰西教士由中国往朝鲜传天主教。五十八年，算请换买钱货回国通用，部议不许。

嘉庆元年，算遣使贺太上皇帝归政，贡方物。使臣在宁寿宫入千叟宴，赐圣制千叟宴诗。四年正月，遣副都统张承勋、礼部侍郎恆杰赴朝鲜，颁大行太上皇帝遗诏。算遗使表贺，上高宗纯皇帝尊谥，贡方物，留抵正贡。

五年，遣使敕封李算子铴为世子。適李算薨，即以册封世子之正副使往封李铴为朝鲜国王。六年，铴以本国殄除金有山等潜传洋教颠末，胪章入告，并称馀孽未靖，恐其潜入边门，请饬沿疆大吏严查究办。帝谕已饬沿边大吏一体严查，设经盘获，即发交国王自行办理。十年，帝诣盛京，遣官接驾，特赐“礼教绥藩”扁额。十二年十一月，朝鲜义州商人白大贤、李士楫潜运米至麞子岛，与边民硃、张两姓私市。王将白大贤等监禁，地方官革究，并缴进钱文、铜铁等物。帝以王恭顺可嘉，颁赏大缎四疋、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茶叶四瓶，以示恩奖。谕饬盛京将军督饬沿边官弁严缉硃、张二姓，查明内地疏防官员，严行惩处。十七年三月，朝鲜义州土贼起，派禄成督兵讨之。遣使敕封李铴之子炅为世子。二十三年九月，帝诣盛京，铴遣使迎觐表贺，赐御制诗及“福”字。

道光元年，铴奏言伊曾祖李昀患痼疾，经议政金昌集、中枢李颐命、左议政李健命、判中枢赵泰采请以李昑为世弟，参决国政，而相臣赵泰耇等诬金昌集四臣谋逆，肆行诛戮，幸蒙圣祖准李昑袭封，赵泰耇等论罪伏诛，金昌集四臣咸获昭雪。而皇朝文献通考载“四臣谋逆，事觉伏诛”等语，乞更正。部议通考所载，系据李昀奏报，非纂修之譌。今既籥恳为祖雪冤，应请删去此条，以昭信史，从之。二年，颁给文献通考刊正一编。铴遣使表贺仁宗睿皇帝升配升祔，暨上皇太后尊号徽号，贡方物；又因赏赐缎匹颁诏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三分收受，馀九分留抵正贡。又例贡外，并贺册谥孝穆皇后，又为赐祭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二分收受，后三分留抵正贡。八年，铴遣使表贺平定回疆。又为颁给敕书暨加赏缎疋谢恩，贡方物，俱留抵正贡。九年，朝鲜国副使吕东植在榆关病故，赐银三百两。十一年，铴奏请封嫡孙李悅为世孙，帝俞所请，遣使赍敕封李悅为朝鲜国王世孙。十二年，铴奏：“英吉利商船驶入朝鲜古代岛，要求通市，严拒之，相持旬馀，英船始去。”帝奖其忠，赐缎匹。

十五年，李铴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李悅袭封，因为故世子具陈请追赐爵谥，及世子妇诰命。二月，遣使谕祭，赐铴谥宣恪；赠故世子炅为国王，谥康穆，妻为王妃；敕封世孙悅为朝鲜国王。悅表贺册立皇后暨上皇太后徽号，贡方物。十六年，悅表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加上徽号，

贡方物。礼部议准朝鲜使臣来京，禁从人在馆外贸易。十七年，遣使敕封悅正室为王妃。十九年，悅表进大行皇后前贡物三分，发还。二十二年，谕禁内地人民私越边界构舍垦田。二十四年，朝鲜国王妃薨，遣使赐祭。二十五年，遣使敕封悅继室为王妃。向例派往朝鲜使臣带通官五六员，至是减至一员，永为定例。是年，礼部奏："据朝鲜国王咨称，英船屡泊其境，量山测水，并问答中有交易之词。"帝命耆英详询英使，遵照成约，婉言开导，不得复任兵船游弋，致滋惊扰。

二十九年，李悅薨，谕祭如例。十月，命瑞常、和色本赍敕往封悅子□为朝鲜国王。咸丰元年，□以伊祖李裀於嘉庆辛酉年间罗入其国邪党案内，为其戚臣金龟柱等诬陷以死，恐内府编载其事，恳辨其诬。礼部奏称："当日上谕暨会典所载，并无李裀之名。□以先世被诬，备陈枉抑，实属为人后者之至情，应如所请，许其昭雪。"从之。□表贺上孝和睿皇后暨宣宗成皇帝尊谥，贡方物。二年，遣使敕封李□妻为王妃，□表贺孝德皇后册立礼成，贡方物，均留抵正贡。帝饬盛京将军并沿海督抚严禁内地民船至朝鲜渔采。三年，□表贺宣宗成皇帝升祔升配，并颁给诏书谢恩，贡方物，命留抵正贡，而受其表贺册立皇后礼成贡物。四年，朝鲜国人张添吉私来京，帝命送交其国查办。五年，朝鲜国护送美国难民四名至京，帝命递至江南，交两江总督查讯，令附该国商船回国。六年，□表贺上孝静康慈皇后尊谥，贡方物，收受。七年，礼臣奏准朝鲜带来红铜四千馀斤，听在会同四译馆交易。帝谕越界之朝鲜人金益寿解送盛京，礼部转解凤凰城，交其国查收讯办。十一年二月，帝幸热河，□遣使奉表诣行在，恭申起居。帝谕使臣到京后无庸前赴行在，礼部仍照例筵宴，并赐□如意、缎疋、瓷器、漆器。

同治元年，□遣使表贺登极，呈进两宫皇太后贡物二分，均收受。其贺登极贡物一分，又颁诏赐缎谢恩进皇帝贡物二分，两宫皇太后贡物四分，均留抵正贡。二年，□表贺上文宗显皇帝尊谥，并上两宫皇太后尊号徽号，暨颁诏赏缎谢恩各贡物五分，收受，其十一分留抵正贡。是年，□奏称先世被诬，恳将谬妄书籍刊正。帝谕："朝鲜国王先系源流，与李仁任即李仁人者，族姓迥别。我朝纂修明史，於其国历次辨雪之言无不备载。今□因见康熙年间郑元庆所撰廿一史约编，记载其国世系多诬，籥请刊正。约编所称康献王为李仁人之子，实属舛误。惟系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缀辑之士，见闻未确，不免仍沿明初之讹。今其国奉有特颁史传，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著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朝鲜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不得援前项书籍为据，以归画一而昭信守。"三年，

礼臣奏准朝鲜国庆源地方官议修两国交易官房，越图们江择偏僻地采取材木。

十月，李□薨，遣使赍敕往封李熙为朝鲜国王，倧九世孙也。五年，俄罗斯兵舰抵朝鲜元山等处，力请通商。九月，法兰西水师提督鲁月率兵舰入汉江，抵汉城，砲击数船，毁一砲台而去。十月，法舰再抵江华岛，进陷其城，掠银十九万佛郎。朝鲜募猎虎手八百名袭之，乃遁。先是，国王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执国政，恶西教，下令严禁，虐待天主教徒。至是，法国声其罪，无功而还。熙表贺文宗显皇帝升祔太庙，贡方物，留抵正贡。遣使敕封熙正室闵氏为王妃。

七年二月，侍郎延煦等奏接见朝鲜委员，并查勘凤凰、瑷阳两边门外大概情形。帝谕恭亲王会同大学士等公同商议。恭亲王等奏称："查勘各处私垦地亩，已无大段閒荒，而朝鲜所虑全在民物溷杂。欲除溷杂之弊，在乎边境之严。"复经亲王等会同延煦、奕榕酌商展边一切事宜，并请饬盛京将军会同原勘之延煦等悉心查办。帝即派延煦、奕榕驰驿前往奉天，会同都兴阿出边查办。谕曰："事当创始，必纲举而目始张。且与外藩交涉，尤应禁令修明，方能垂诸久远。前次延煦接见之朝鲜使臣，所设问答，均极明晰，足见国王深明大体。即著礼部传知朝鲜国王，俟报勘定议后，务须严饬其国边界官，一体遵守。"

九年九月，朝鲜国王称其国庆源府农圃社民李东吉逃往珲春，盖屋垦田，啸聚无赖，籥恳查拿。帝谕敏福密饬珲春协领等购线跴缉，尽数拿获，解交其国惩治。是岁，朝鲜大雨雹，国内荒饥，饿莩载道，民人冒犯重禁，渡图们江至珲春诸处，乞食求生，是为朝鲜流民越恳之始。帝谕朝鲜国王，将民人悉数领回约束，并自行设法招徕，严申禁令，不可复蹈前辙。寻有美国商船驶至朝鲜大同江附近搁浅，朝鲜人见之，误为法船，大肆劫掠。十一年，熙遣使表贺大婚，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是年，美国水师提督劳直耳司率二铁甲兵舰抵朝鲜江华岛，毁砲台三座，以报劫掠商船之役。十二年，熙遣使表贺亲政，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

光绪元年，朝鲜国拨舟济渡凯撤官兵，赐熙缎匹，熙遣使进香贺登极，贡方物，俱留抵正贡。发还朝鲜进穆宗毅皇帝万寿圣节、冬至、元旦、令节各贡物，照例留抵正贡。熙请封世子，贡方物。帝允所请，其进献礼物，准留抵正贡。寻遣使赍敕往封李坼为朝鲜国王世子。又谕："奉省押解朝鲜进香贡物之佐领恩俸、骁骑校塔隆阿於五月初三日接领，至六月初五日始行起行，擅改由水路行走，两月之久，尚未到京，

难保无藉端需索情事。恩俸、塔隆阿均先行革职，并著崇实等查明，从重参办。”二年，熙遣使表贺上穆宗毅皇帝及孝哲毅皇后尊谥，又表贺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俱留抵正贡。

是年，朝鲜与日本立约通商。先是同治十一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乘间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答以：“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元年，日本乃以兵力胁朝鲜，突遣军舰入江华岛，毁砲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别以军舰驻釜山要盟，而遣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至是，定约十二条，大要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埠通商，及日舰得测量朝鲜海岸诸事。

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介驻釜山日本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有“上国礼部”并“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大诘责，以“交际平等，何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朝鲜上其事，总理衙门致书日本辨论，略曰：“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

五年七月，军机大臣寄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密劝朝鲜与泰西各国通商。谕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等语。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各国曾欲与朝鲜通商，傥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其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据总理衙门奏，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六年九月，鸿章遵旨筹议朝鲜武备，许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等与朝鲜赍奏官卞元奎拟具来学章程奏闻。

七年二月，鸿章奏言：“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於正月二十日赴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赍呈其国请示节略一本，内载有领议政李昰应奏章，颇悔去年六月坚拒美国来使为非计，末则归重於‘及今之务，莫如怀远人而安社稷’等语。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其国军额极虚，饷力极绌，诚虑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实为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现其君相虽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纷歧，尚难遽决，自应乘机开诚晓谕，冀可破其成见，固我藩篱。惟其国於外交情事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

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欺，无益有损。臣因令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之道员马建忠与郑藻如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洋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豫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其国遇事有所据依。至其节略所询各例条内，惟答覆日本国书称谓一节，傥稍涉含混，即於属邦体例有碍。臣查西洋各国称帝称王，本非一律，要皆平等相交。朝鲜国王久受我册封，其有报答日本及他国之书，应令仍用封号。国政虽由其自主，庶不失中国属邦之名也。”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给空白凭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至贡使来京，仍遵定例办理。

先是光绪初元，吉林鄂多哩开放荒田，朝鲜茂山对岸外六道沟诸处，间有朝鲜人冒禁私垦者，渐次蔓延。至是，吉林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澂奏言：“据珲春招垦委员李金镛禀称，土门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丽镇约二百里，有閒荒八处，前临江水，后拥群山，向为人迹不到之区，与朝鲜一江之隔。其国边民屡被水灾，连年荒歉，无地耕种，陆续渡江开垦，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其国穷民数千人赖以餬口。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等语。臣等查吉林与朝鲜毗连之处，向以土门江为界。今朝鲜贫民所垦閒荒在江北岸，其为吉林辖境无疑。边界旷土，岂容外藩任意侵占？惟朝鲜寄居之户，垦种有年，并有数千馀众。若照例严行驱逐出界，恐数千无告穷民同时失所。殊堪怜悯，拟请饬下礼部，咨明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查勘明确，划清界址。所有其国民人，寄居户口，已垦荒地，恳恩准其查照吉林向章，每晌缴押荒钱二千一百文，每年每晌完佃地租钱六百六十文，由臣铭安饬司给领执照，限令每年冬季应交租钱，就近交至珲春，由放荒委员照数收纳。或其国铸钱不能出境，议令以牛抵租，亦可备吉省垦荒之用。其咸镜道刺史所给执照，饬令收回销毁。”从之。

十二月，鸿章奏言：“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因屡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述朝鲜近日渐知变计，商与美国立约，请由中国代为主持。拟变通旧制，嗣后遇有朝鲜关系洋务要件，由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与其国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奉旨知照。臣维朝鲜久隶外藩，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今日本既灭琉球，法国又据越南，沿海六省，中国已有鞭长莫及之势。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东方安危，大局所系。中朝即不必显为主张，而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时维持，多方调护。”

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

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裴尔，朝鲜议约官申□、金宏集盟於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未几，英使水师提督韦力士、法驻津领事狄隆、德使巴兰德先后东来，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约。是役也，日本亦令兵轮来诇约事，其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建忠，建忠秘之，日人滋不悦。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昰应，减驺从示坦率，昰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鰲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馀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馀人，乱党平。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

方李昰应之执归天津也，帝命俟李鸿章到津，会同张树声向昰应讯明变乱之由及著名乱党具奏。至是，究明李昰应乃国王本生父，秉政十年。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崇用亲属，分昰应权，昰应怨望。六月初间，闵谦镐分给军饷，米不满斛，军人与胥役诘斗，谦镐囚军卒五人，将置诸法，军人奔诉於昰应，遂变。初九日，杀闵谦镐、金辅弦、李最应等，昰应入阙晓谕诸军，自称"国太公"，总揽国权，亦不捕治乱党。

鸿章奏言："此次变乱，虽由军卒索饷，然乱军赴昰应申诉，如果正言开导，何至遽兴大难。朝鲜臣庶皆谓昰应激之使变。即谓此无左证，而乱军围击宫禁，王妃与难，大臣被害，凶焰已不可乡尔。李昰应既能定乱於事后，独不能遏乱於方萌？况乘危窃柄，一月有馀。春秋之义，入不讨贼，片言可折，百喙难逃。傥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伏查朝鲜史略，元代高丽王累世皆以父子构衅。延祐年间，高丽王謜既为上王，传位於其子焘，交构谗隙，元帝流謜於土蕃，安置王父，俱有前事。又至元年间，焘子忠惠王名祯，亦经元帝流於揭阳县，其时高丽国内晏然，徒以宵小浸润，远窜穷荒。今李昰应无蒙产垂统之尊，有几危社稷之罪，较謜、祯等情节尤重。惟处人家国父子之间，不能不兼筹并顾。傥蒙加恩，敕下臣等将李昰应安置近京之保定省城，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优给廪饩，讥其出入，严其防闲，仍准其国王派员省问，以慰其私。既以弭其国祸乱之端，亦即以维其国伦纪之变。"帝俞其言，乃幽昰应保定旧清河道署。

是年，鸿章奏定朝鲜通商章程八条：一，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亦派大员驻津照料商务；二，朝鲜商民在中国各口财产罪犯等案，悉由地方官审断，遵会典旧例；三，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等省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不得私以货物贸易，违者船货入官；四，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照纳沿途釐税；五，订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又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听边民往来交易，设卡徵税，罢除馆宇饩廪刍粮等费；六，申明严禁之物，红蔻一项，照例准售，酌定税则；七，派招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鲜政府协商船费若干；八，豫计增损之处，随时商办。礼部奏准停止会宁、庆源地方监视交易，惟本年轮届会宁交易之期，恐彼处商民无官约束，别滋事端，应由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吉林将军就近派员会同朝鲜官妥为经理。熙表贺孝贞显皇后升祔，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九年，熙表贺崇上孝贞显皇后尊谥，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其因乱党滋事出兵东援并派兵卫护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於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砲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於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

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夥，乃进战於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於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

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馀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於此。臣於其第二条内添註，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於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於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

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於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於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於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是年，吉林设通商局於和龙峪，设分卡於光霁峪、西步江，专司吉林与朝鲜通商事。又设越垦局，划图们江北沿岸长约七百里、宽约四十五里，为越垦专区。

当光绪己卯间，俄人以伊犁故，将失和，遣兵舰驶辽海，英人亦遣兵舰踞朝鲜之巨文岛，以尼俄人。既而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保护朝鲜，屡为总署言之。十二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致书鸿章，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其国奸党久怀二心，饮鸩自甘，已成难治之症。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此上策也。其次则约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朝鲜亦可幸存。”鸿章韪之。上之总署，不可，议遂寝。是年，释李昰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於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

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於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於属邦事例并无违碍。”

是年，吉林有朝鲜勘界之案。十六年，总理衙门疏言：“吉林将军奏称：‘朝鲜流民占垦吉林边地，光绪七年经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澂奏将流民查明户籍，分归珲春及敦化县管辖。嗣因朝王恳请刷还流民，咨由礼部转奏。经将军覆准，予限一年，由伊国地方官设法收回。复因限满而流民仍未刷还，反纵其过江侵占，经将军希元咨由总理衙门奏准派员会勘。乃其国始误以豆满、图们为两江，继误指内地海兰河为分界之江，终误以松花江发源之通化松沟子有土堆如门，附会“土门”之义，执意强辩。续经希元派员覆勘石乙水为图们正源，议於长水分界，绘具图说，於十三年十一月奏奉谕旨咨照国王遵办在案。乃国王不加详考，遽信勘界使李重夏偏执之词，坚请以红土山水立界，龃　难合，然未便以勘界之故，遂置越垦为缓图。现在朝鲜茂山府对岸迤东之光霁峪、六道沟、十八崴子等地方，韩民越垦约有数千，地约数万晌。此处既有图们江天然界限，自可毋庸再勘。其国迁延至今，断难将流民刷还，应亟饬令领照纳租，归我版籍，先行派员清丈，编甲升科，以期边民相安’等语。臣等查吉林、朝鲜界务，前经两次会勘，其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馀里之图们江源耳。至茂山以下图们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为朝鲜咸镜道属之茂山、会宁、锺城、庆源、庆兴六府地方，江北岸为吉林之敦化县及珲春地方，朝鲜勘界使亦无异说。韩民越垦多年，庐墓相望，一旦尽刷还，数千人失业无依，其情实属可矜。若听其以异籍之民日久占住，主客不分，殊非久计。且近年垦民叠以韩官边界徵租，种种苛扰，赴吉林控诉，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咨臣衙门有案。现在江源界址既难克日划清，则无庸勘办处所，似宜及时抚绥。拟请饬下将军，遴派贤员清丈升科，领照纳租，归地方官管辖，一切章程奏明

办理。”於是将军长顺颁发执照，韩民原去者听其自便，原留者薙发易服，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垦地纳租。

是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曰：“朝鲜国王臣李熙言：臣母赵氏於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薨逝，谨奉表讣告。臣李熙诚惶诚恐顿首稽首。伏以小邦无禄，肆切哀惶之忱，内艰是丁，恭申讣告之礼。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告讣以闻。”告讣正使洪锺永等为恳恩事：“窃以小邦祗守藩服，世沐皇恩，壬午、甲申之交，纲常得以扶植，土宇赖以廓清，尤属恩深再造。自经丧乱，洊遭饥馑，民物流离，六七年来，艰难日甚。近又不幸，康穆王妃薨逝，举朝哀戚，无计摒挡。主上念王妃遭兵构悯，八域困穷，向例丧祭之需，出自闾阎者，不得不一概蠲免，以舒民力，故凡丧祭俱从俭约。惟念大皇帝钦差颁敕，自昔异数，时恐星使贲临，礼节傥有未周，负罪滋甚。与其抱疚於将来，孰若陈情於先事？况天恩高厚，有原必偿，久如赤子之仰慈父母矣。为特敬求部堂俯鉴实情，擎奏天陛。傥有温谕颁发，俾职敬谨赍回，免烦星使之处，出自逾格恩施，不胜急切兢惧之至。”

礼臣奏闻，帝谕曰：“朝鲜告讣使臣具呈恳请免遣使赐奠一摺，所陈困苦情形，自非虚饰。惟国王世守东藩，备叨恩礼，吊祭专使，载在典常，循行勿替，此天朝抚恤属藩之异数，体制攸关，岂容轻改？特念朝鲜近年国用窘乏异常，不得不於率循旧章之中，曲加矜恤。向来遣使其国，皆由东边陆路，计入境后，尚有十馀站，沿途供亿实繁。此次派往大员，著改由天津乘坐北洋轮船，径至仁川登岸，礼成，仍由此路回京。如此变通，则道途甚近，支应无多，所有向来陆路供张繁费，悉行节省。至钦使到国以后，应行典礼，凡无关冗费者，均应恪遵旧章，不得稍事简略。将此谕由礼部传谕国王知之。”九月，遣户部左侍郎续昌、户部右侍郎崇礼往谕祭。

十九年，朝鲜偿日本米商金。先是十五年秋，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及次年夏弛禁。日人谓其元山埠米商折本银十四万馀元，责偿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至是卒偿十一万，事乃解。

初，中国驻朝道员袁世凯以吴长庆军营务处留朝，充商务总办兼理交涉事宜。时朝鲜倚中国，其执政闵泳骏等共善世凯。泳骏，闵妃族也，素嫉日本，而国中新党厚自结於日人。甲申朝鲜之难，金玉均、朴泳孝等挟赀逃日本，而李逸植、洪锺宇分往刺之。锺宇，英植子，痛其父死玉均手，欲得而甘心，佯交欢玉均。二十年二月，自日本偕乘西京

丸商轮船游上海，同寓日本东和旅馆。二十二日，锺宇以手枪击杀玉均，中国捕锺宇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锺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许之。朝鲜超赏锺宇五品官，戮玉均尸而以盐渍其首。日本大讠华，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紼者数百人。会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处逸植极刑。日、朝交恶，且怒中国归玉均尸。

四月，朝鲜东学党变作。东学者，创始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诸说，转相衍授，起於庆尚道之慈仁县，蔓延忠清、全罗诸道。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擒东学党首乔姓杀之，其党卒不衰。洎上年径赴王宫讼乔冤，请湔雪，不许。旋擒治其渠数人，乃急而思逞。朝鲜赋重刑苛，民多怨上，党人乘之，遂倡乱於全罗道之古阜县。朝鲜王以其臣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长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战甚利，党人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丧其军大半。贼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获枪械药弹无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

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屯山，值朝鲜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五月，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按光绪十一年条约，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文谓："贵国虽以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称为属於贵国。"乃以兵北渡，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於中国总署。复文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覆文谓："本国向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气已慑。初九日为朝兵所败，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

乱平，而日兵来不已。其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入王京，后队继至，从仁川登岸约八千馀人，皆赴王京。朝鲜惊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其外部照会驻日使臣，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凤藻复文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即我中国不原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而日人持之甚坚。时日兵皆据王京要害，中国屯牙山兵甚单。世凯屡电请兵，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撤兵，恐增兵益为藉口。英、俄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鸿章欲以赔款息兵，而日索银三百万两，朝论大譁，於是和

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

日使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六月，圭介要以五事：一，举能员；二，制国用；三，改法律；四，改兵制；五，兴学校。朝鲜为设校正□，示听命。十四日，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不许。复责其谢绝为中国藩属。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驻京日使照会总署文略谓："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於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遂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十七日，袁世凯赴仁川登轮回国。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朝鲜王宫，杀卫兵，遂劫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昰应主国事。矫王令流闵泳骏等於恶岛，凡朝臣不亲附者逐之。事无钜细，皆决於日人。

二十二日，鸿章电令牙山速备战守，乃奏请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时牙山兵孤悬，不得四大军消息，而距牙山东北五十里成欢驿为自王京南来大道，且南通公州。士成请於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营、老前营及练军右营於二十四日移驻成欢。鸿章租英商高升轮载北塘防军两营，辅以操江运船，载械援牙山，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师期预泄，遂为所截，三轮逃回威海，操江悬白旂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两营歼焉。是日牙山军闻之，知援绝，而日人大队已逼。士成请援於志超，二十六日，志超驰至，迎战失利。二十七日，日兵踞成欢，以砲击我军，势不支，遂败。志超已弃公州遁，士成追及之，合军北走，绕王京之东，循清镇州、忠州、槐山、兴塘、涉汉江，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源，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匝月始达。

七月初一日，谕曰："朝鲜为我大清藩屏二百馀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近十年其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勘定，并派员驻扎其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国王请兵援剿，陈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日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馀，迫令朝鲜更改国政。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敌船多

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砲轰击，伤我运船，殊非意料所及。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於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势难再与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於涂炭。”盖中国至是始宣战也。

是时中国军并屯平壤为固守计。八月初，日兵既逼，诸将分划守界。城北面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西面叶志超所部芦防军守之，城南面迤西南隅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东面大同江东岸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志超驻城中调度，宝贵驻城北山顶守玄武门，诸将各以守界方位驻城外。十六日，日兵分道来扑，巨砲逼攻，各垒相继溃，城遂陷，宝贵力战中砲死。志超率诸将北走，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志超不听，奔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自是朝鲜境内无一华兵，朝事不可问矣。

二十一年三月，马关条约成，其第一款中国确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之国，凡前此贡献等典礼皆废之。盖自崇德二年李倧归附，朝鲜为清属国者凡二百五十有八年，至是遂为独立自主国云。

琉球，在福建泉州府东海中。先是明季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请封，会道阻，留闽中。清顺治三年，福建平，使者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洪承畴，送至京，礼官言前朝敕印未缴，未便受封。四年，赐其使衣帽布帛遣归。是年，尚贤卒，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

十年，遣使来贡。明年，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允之。诏曰：“帝王祗德底治，协於上下，灵承於天，薄海通道，罔不率俾，为藩屏臣。朕懋缵鸿绪，奄有中夏，声教所绥，无间遐迩，虽炎方荒略，不忍遗弃。尔琉球国粤在南徼，乃世子尚质达时识势，祗奉明纶，即令王舅马宗毅等献方物，禀正朔，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官僚及尔氓庶，尚其辅乃王，饬乃侯度，协抒乃忠荩，慎乂厥职，以凝休祉，绵於奕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馀俱留闽待命。”既而学礼等至闽，因海氛未靖，仍掣回。

康熙元年，敕曰："琉球国世子尚质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赉，命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等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率多物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官逗留迟误，均未将前情奉明，殊失朕怀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赉，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非，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奉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於是学礼等奉往至其国，成礼而还。

三年，质遣陪臣吴国用、金正春奉表谢封，贡方物。四年，再遣贡使并贺登极。其贡物至梅花港口遭风漂失，帝谕免其补进。五年，质仍遣贡使补进前失贡物。帝谕曰："尚质恭顺可嘉，补进贡物，俱令赍回。至所进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皆非土产，免其入贡。其琉璜留福建督抚收贮。馀所贡物，令督抚差解来京。"即给赏遣归。六年，贡使仍赍表入觐。七年，重建柔远馆驿於福建，以待琉球使臣。是年，王尚质薨。

八年，世子尚贞遣陪臣英常春来贡。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十年、十三年，世子贞均遣陪臣来贡。十八年，贞遣陪臣补进十七年正贡。旧例贡物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缸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枪、盔甲、马、鞍、丝、绵、螺盘，加贡之物无定额。十九年，陪臣来贡，帝俱令免进。嗣后常贡，惟马及熟硫磺、海螺壳、红铜等物。

二十年，贞遣陪臣毛见龙等来贡。帝以贞当耿精忠叛乱之际，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兼赐锦币十五。又常贡内免其贡马，著为例。贞疏言："先臣尚质於康熙七年薨逝，贞嫡嗣，应袭爵，具通国臣民结状请封。"礼臣议航海道远，应令贡使领封。见龙等固请，礼臣执不可，帝特允之。

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䲭为正副使，赍诏敕银印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王，赐御书"中山世土"额。礼成，还京，奏言："中山王尚贞原令陪臣子弟四人来京受学。部议前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间，琉球官生入监读书。今尚贞倾心向学，应如所请。"从之。贞遣陪臣毛国珍、王明佐等谢封，奏言："前代封使，奉命后每迟至三四年甚有十馀年而后临臣国者。今使臣汪楫、林麟䲭朝拜命

而夕就道。且当海疆多故之时，冲风冒险，而臣国又僻在海东，封舟开驾，恃西南风以行，中道无可倚泊，常兼旬经月而后至，甚者水米俱尽，事不可言。今在五虎门开洋，仅三昼夜而达小国。臣遣官迎护，亲见舟行之次，万鸟绕篷而飞，两鱼夹舟而进，经过之处，浪静波平，倏抵琉球内地，通国臣民以为仅见。仰惟皇上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笔在船，故徵应若此也。乞宣付史馆，以彰嘉瑞。”又疏请饬令使官收受所辞宴金，帝命收受。

二十五年，贞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四人入太学，附贡使船，遭风桅折，伤秉钧，飘至太平山修船，二十七年二月，始至京师。十月，贞遣陪臣来谢子弟入监读书恩，并贡方物。帝令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四时给袍褂、衫袴、韡帽、被褥咸备，从人皆有赐，又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二十八年，贞疏言：“旧例，外国船定数三艘货物得免收税。今琉球进贡船止二艘，尚有接贡船一艘，未蒙免税，请照例免收，以足三船之数。”又：“人数例带一百五十人，万里汪洋，驾舟人少，不能远涉，乞准加增。”礼臣议免入贡船税，人数不准加增，帝特令加增至二百人。三十二年，贞遣陪臣来贡，请入监读书官生归国。赐宴及文绮，乘传厚给遣归。自是二年一贡如常例。

四十八年，琉球国内多灾，宫殿焚，颱飓频作，人畜多死。是年王尚贞薨，世子尚纯先卒。四十九年，尚纯子尚益以嫡孙立。五十一年，卒，未及请封。五十二年，尚益世子尚敬立。比年遣使入贡，称“世曾孙”。五十七年六月，命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曾孙尚敬为王。

五十八年，琉球国建明伦堂於文庙南，谓之府学，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始於康熙十二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五十九年，琉球国王尚敬疏请续送官生入监读书，从之。

雍正二年，敬遣陪臣王舅翁国柱及曾信等奉表贺登极，贡方物，兼送官生郑秉哲、郑绳、蔡弘训等入监读书。帝召见国柱等，御书“辑瑞球阳”额赐王，并玉器、缎币等物，交国柱赍回。官生蔡弘训病卒，赐银百两，交礼官择近京地葬之，并以二百两赡恤其家。三年，敬遣使表谢方物，帝命准作二年一次正贡。四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表方物，命存

留作六年正贡；其六年表文，俟八年正贡时并进。是年，贡使归，附官生郑秉哲等归国。六年，敬仍遣使入贡，帝命作八年正贡；若八年贡使已经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贡。八年，敬遣使入贡，疏言请遵旧制二年一贡，不敢愆期。帝谕仍遵前旨行；若十年贡物已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贡，十一年不必遣使。

乾隆二年六月，琉球所属之小琉球国有粟米、棉花二船遭风飘至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资给衣粮遣还。事闻，帝谕："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三年，敬遣陪臣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帝命贡使赍回御书"永祚瀛壖"额赐王，并谕不必专使谢恩，俟正贡之年一同奏谢。五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六年，礼臣议琉球谢恩礼物照雍正四年例，准作二年一次正贡，从之。五月，浙江提督裴鉽奏言："江南商民徐淮华等五十三人遭风飘入琉球之叶壁山，国王资遣都通事阮为标护送归国。"帝命礼臣传旨奖之。十五年，敬遣通事阮超群等送回十四年被风失舟之商民吴永盛等四船九十二人。其林士兴等六船一百三十人，先已拨给桅木廪饩资送回闽。事闻，赐敬缎疋。十六年，福建巡抚潘恩榘奏言："琉球贡使毛如苞等贡船遇飓，飘还本岛，今修葺补进。又前有闽县遵风船户蒋长兴等、常熟县商民瞿长顺等三十九人，留养两年，今亦随船回闽。"奉旨嘉奖。是年，王尚敬薨。

十九年，世子尚穆遣使入贡，兼请袭封。二十年，命翰林院侍读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穆为王。二十四年，穆遣使入贡，并遣官生梁文治等入监读书。帝命所进方物准作二十五年正贡。是年，资送遭风商民金任之、照屋等五十三人回国。以后迄於光绪朝，凡琉球遭风难民，皆抚恤如例。二十九年，遣官生梁文治等归国。四十九年，穆遣陪臣毛廷栋等入觐，行庆贺礼。御书"海邦济美"额赐之，并赐玉、磁、缎匹诸物。五十五年，穆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恳恩免抵正贡。帝命如所请行。五十八年，谕军机大臣："琉球贡船，现距年节两月有馀，即饬伴送员按程从容行走，祇须封篆前到京，便与年班各外藩同与宴赉。"五十九年，穆遣使谢特赐"福"字、如意恩，贡方物。是年，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卒，世孙尚温权署国事。

嘉庆三年，世孙尚温遣使入贡，兼请袭封。是年，尚温建国学於王府北，又建乡学三，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四年，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编修李鼎元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孙尚温为王，赐御书"海表恭藩"额。五年，尚温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七年，琉球那霸官民集赀请於王，建乡学四。八年，琉球二号贡船，至大武仑洋遭风漂至台湾，

冲礁击碎，其正贡船亦同时漂没，福州将军玉德等以闻。帝谕救获官伴、水梢人等，照常例加倍给赏，贡物无庸另备呈进。十二年，王尚温薨，世子尚成署国事，未及受封，病卒。

七月，命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赐章往封世孙尚灏为王。是年，琉球接贡船复遭风沉没，帝命给银千两作雇船资用，另给银五百两恤淹毙六十三人家属。道光二年，琉球贡船至闽头外洋遭风击碎，溺死贡使十名，帝命给银千两，雇商船回国，免另备贡物。

又琉球遭风难夷米喜阜等，每名日给盐菜口粮，俟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月。七年，琉球国王尚灏遣使入贡，并谢赐御书恩，贡方物，呈恳免抵正贡，允之。十七年，王尚灏薨，遣使往封世子尚育为王。

十九年，尚育遣使谢册封及赏御书，贡方物。又疏请饬使臣受宴金，帝不允，令来使赍回。初，琉球旧例，间岁一贡，上年改为四年朝贡一次。二十年十一月，其国王籥请照旧，允之。其陪臣子弟四人，准随同贡使北上入监读书。

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徵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也。

二十六年，琉球入监官生向克期回国，途中病故，恤银三百两。咸丰元年，琉球国王世子尚泰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恳免留抵，允之。帝谕军机大臣曰："琉球恪守藩封，前以英人伯德令住居伊国，久未撤回，频来呼籥，当经饬令徐广缙晓谕文安委婉开导，令其撤回。文安设词推诿，该督仍当随时体察情形，加意控驭。"三年，赐琉球御书"同文式化"额。四年，琉球世子遣使庆贺册立大典，贡方物。时贼氛遍东南，邮传多阻，谕令使臣无庸绕道来京，即由闽回国。使臣仍恳入都，帝命王懿德等俟来岁道路疏通，派员护送。八年，琉球入监官生毛启祥途中病故，赐恤银三百两。九年，琉球贡使到闽，帝以贡使远涉输诚，命王懿德等察看情形，如闽省上游及江、浙诸省道路已通，即派员伴送来京。十年，琉球入监官生葛兆庆病故，营葬张家湾，赐恤金如例。

同治三年，琉球国世子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是年，英人与日本构衅，将袭取琉球，驻海军，事寻解。五年，遣使赍敕印往封琉球世子尚泰为王。六年，尚泰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十年，有琉球船遭风漂

至台湾，为生番劫杀者五十四人。十一年，复劫杀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日本大譁。既，中、日立约天津，要求痛惩生番，恤琉球、日本死难诸人，且言琉球为日本版图，藉口称兵台湾，语具邦交志。

光绪元年，琉球国贡使蔡呈祚回国病殁山东，赐葬费银。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夷为冲绳县，虏其王及世子而还。总理衙门以灭我藩属诘日本，日人拒焉。六年，帝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全局，鸿章奏言："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属日本，仅存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中国叠次理论，又有美前总统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议改前约。臣以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势难兼顾。且日人要索多端，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暂从缓议。因传询在京之琉球官尚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琉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適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复称询访琉球国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三子，不止吾家不原，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琉球，琉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琉球，而琉球不原，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且以有用之兵饷，守瓯脱不毛之地，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辽远，实有孤危之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適坠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之议改前约，傥能竟释琉球国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不然，彼享其利，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窃所不取也。臣愚以为日本议结琉球之案，暂宜缓允。"由是琉球遂亡。

列传三百十四属国二

○越南

越南先称安南。顺治初，安南都统使莫敬耀来归，未及授爵而卒，寻授其子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

十六年八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始奏言安南国遣吏目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军前抒诚纳款。十七年九月，黎维祺始自称国王，奉表贡方物，帝嘉之，赐文绮、白金。十八年，敕曰："朕惟修德来远，盛代之弘谟；纳款归仁，人臣之正谊。既输诚而向化，用锡命以宣恩。褒忠劝良，典至重也。尔安南国王黎维祺，僻处炎方，保有厥众。乃能被服声教，特先遣使来归，循览表文，悃忱可见。古称识时俊杰，王庶几有之。用锡敕奖谕，仍赍尔差官钅义仁根银币衣服等事，遣通事序班一员伴送至广西，沿途拨发兵马导之出疆。尔受兹宠命，其益励忠节，永作屏藩，恪守职贡，丕承无斁。钦哉！"未几，维祺卒，子维禔嗣。寻又卒，子维禧嗣。

康熙二年十一月，维禧遣黎斆等表谢，附贡方物。三年二月，遣内院编修吴光、礼部司务硃志远，谕祭故王维祺、维禔。五年五月，维禧缴送故明王永历敕、印，遣内国史馆翰林学士程方朝、礼部郎中张易贲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六年，维禧夺都统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奔云南，上疏陈诉，帝命安置南宁。维祺亦上疏言兴兵复仇本末。

初，明正德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暠杀其王莫晭自立，晭臣都力士莫登庸讨杀暠，立晭兄子譓。嘉靖元年，登庸逐譓自立，譓子黎平据清华自为一国。后莫氏渐衰，但保高平一郡，势益弱。至是，帝遣内院侍读李仙根、兵部主事杨兆杰，赍敕谕维禧，将高平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各守其土，尽尔藩职。"初，安南定为三年一贡。七年，维禧疏请六年两贡并进，帝如所请。八年，使臣李仙根等赍回维禧覆疏，言遵旨将高平府石林、广原、上琅、下琅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因奏称黎维禧所归土地，尚有保乐、七源二州，昆仑、金马等十二总社未还，请再敕谕全还，帝不许。

是年，黎维禧薨，弟维□权理国事。十三年正月，维□以讣告，遣陪臣胡士扬等进康熙八年、十一年岁贡，疏言："先王世守安南，为逆臣莫

登庸篡弑，赖辅政郑檍之祖剿除恢复。莫逆遗孽篡据高平，乍臣乍叛。至莫元清惧臣讨罪，潜入内地投诚。康熙八年，奉命令还高平，臣维禧钦奉君命，敢不■遵。但莫元清为臣不共之仇，高平为世守之土，叛逆窃据，祸在萧墙。叩■天恩，仍令高平属归本国。且莫元清尚有誓辞及祭伊父莫敬耀文，内有‘图逆天朝’之语，今谨敬呈，并贡方物。”事下部议。寻议：“前维禧退还莫元清高平，取有复相和好印结。今维□虽言收得誓书、祭文，但此文年久，誓辞系莫敬耀名，或得自敬耀存时，或得自元清今日，殊难悬拟，应饬维□查明具题再议。”从之。

十四年，黎维□卒，弟维正权理国事。十六年，帝谕维正曰：“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念其投诚，锡之王爵，方且感恩图报，殚竭忠诚。讵意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谋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涂炭生灵。朕连年遣兵征讨，秦、陇底定，闽、粤荡平，惟吴三桂窃据一隅，苟延旦夕。今大兵云集，恐其挺走，潜窜岭南。兹以王累世屏藩，效忠天国，乱臣贼子，谅切同仇。今已遣诸军大张挞伐，平定粤西，进取滇、黔。尔国壤地相属，素谙形势，王其遴选将士，协力歼除，懋赏荣褒，朝有令典。钦哉，无负朕命！”十八年十一月，维正庆贺大捷，疏言：“逆贼吴三桂，变乱数年，阻臣贡路，且再三胁诱，迫令服从，区区愚忠，罔敢易节。乃有逆臣莫元清与三桂密相缔结，潜入高平，图为掩袭。今原仗天威，追擒逆党，明正其罪，以固屏藩。”许之。

二十一年九月，维正遣陪臣甲全等表贺闽、粤肃清，并进岁贡方物；又为故王维□请恤，议恤如例。时所贡金银器皿与本内不符，诏免深求，其馀贡物酌减白绢、降真香、中黑线香等物。二十二年四月，遣翰林院侍读明图、翰林院编修孙卓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同时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谕祭故王维禧、维□。时莫元清已故，其弟敬光为黎氏所败，率众来奔，帝命发回安南。寻敬光病殁泗城土府，莫氏遂绝。

二十五年，增赐安南国王表里五十，著为例。三十六年，维正奏言牛马、蝴蝶、浦园三处为邻界土司侵占，请给还。帝问云南巡抚石文晟，知其地属开化府已三十馀年，并非安南故地，移文责之。五十七年十月，黎维正薨，嗣子维礻匋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五十八年二月，遣内阁中书邓廷喆、翰林院编修成文谕祭故王黎维正，兼册封维祷为安南国王。

雍正二年，维祷遣陪臣表贺登极，附贡方物，赐御书“日南世祚”四

字。三年，云南总督高其倬奏言："云南开化府与安南接界，自开化府马伯汛外四十里至铅厂山下小河内有逢春里六寨，册载秋粮十二石零。康熙二十八年，入於安南。又云南通志载自开化府文山县南二百四十里至赌咒河与安南为界。今自开化府至现在之马伯汛，止一百二十里，即至铅厂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是铅厂山小河外尚有八十里，内设都龙、南丹两厂，为云南旧境。虽失在前明，但封疆所系，均应一并清查，委勘立界。"帝谕："都龙、南丹等处明季已入安南，是侵占非始於我朝。安南入我朝以来，累世恭顺，不宜与争尺寸之地。"维礻匋寻疏辩。

嗣总督鄂尔泰疏请於铅厂山下小河离马伯汛四十里立界，维祹复激词陈诉。五年，谕维祹曰："朕统驭寰区，凡兹臣庶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今远籓蒙古，奉谕之下，莫不钦承，岂尔国素称礼义之邦，独违越於德化之外哉？王不必以侵占内地为嫌，拳拳申辩，此乃前人之误，非王之过也。王惟祇遵谕旨，朕不深求，傥意或迟回，失前恭顺，则自取咎戾，怀远之仁，岂能幸邀？王其祇哉，无替朕命！"维祹感悔奏谢。帝因以马伯汛外四十里赐维祹，仍以马伯汛之小赌咒河为界。六年三月，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往安南宣谕，略云："王今自悔执迷，情词恭谨，朕特沛殊恩，即将马伯汛外四十里之地，仍赐国王世守之。"寻谕鄂尔泰曰："朕既加恩外籓，亦当俯从民便。此四十里内人民，若有原迁内地者，可给赀安插滇省，毋使失所。其原居外籓属安南管辖者，亦听其便。"

十一年十一月，黎维祹薨，王嗣子维祜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十二年二月，遣翰林院侍读春山、兵科给事中李学裕谕祭故王维祹，册封维祜为安南国王。十三年，黎维祜薨，弟维祎权理国事。乾隆二年，维祎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谕祭故王维祜，册封维祎为安南国王。三年九月，维祎遣使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

九年九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粤西奸民叶蓁私出外夷，诱教为匪，安南饥民流入宁明诸处。"帝命滇、粤界接安南关隘严行稽查，毋酿事端。嗣两广总督马尔泰、广西署抚托庸、提督豆斌奏言："南宁府属迁隆土峒之板蒙等隘，太平府属思陵土州之川荒等隘，镇南府属下雷土州之下首等隘，共三十馀口岸，俱逼近安南，宜叠石建栅，添卡拨兵，各土司带领土勇，扼险守巡，并饬地方官每年冬月查修通报。安南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最与由隘相近。从由隘出入，向设闭禁，开之实便

商民。应设客长，稽商民往来，并责地方官慎察查。至平而、水口两关，通太源、牧马等地，宜设立铁鍊横江拦截，逢五、十日开一面以通商。”从之。初，广西思陵州沿边与安南接壤，巡抚舒辂请栽竹以杜私越。凭祥、思陵土目有乘机侵安南地者，交人不甘，恆与争鬨。十六年，总督苏昌奏闻，帝谕舒辂下部察议。

安南瑶匪盘道钳、邓成玉等谋乱，造黄袍、黄旗、木印，句结内地民夷何圣烈等，散劄招匪，谋攻都龙、安北、宜经等处，为安南兵目侦知，获何圣烈等，盘道钳等窜匿山箐间。十九年，安南八宝河沙目黄国珍诱获盘道钳、邓成玉，云贵总督硕色讯得实，奏闻正法。初，广东土匪李文光与顺化土豪阮姓谋踞禄赖、桐狔等处为乱，番官捕获系诸狱。二十一年，械送李文光十六人於福建，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言：“安南僻处蛮陬，不敢将李文光擅自加诛，送归请示，足徵怀服之忱。应将李文光等照交结外国例，分别处治。”从之。二十二年六月，安南番船失风，飘泊永宁汛，拨兵守护，给赀送归，并收贮其军械，归时给还。帝谕：“收械贮库，殊为非体，可颁谕沿海提镇知之。”二十五年，闽浙总督爱必达奏言：“安南边境沙匪与交目苏由为难，阑入漫卓、马鹿二寨，抢掠滋事，已咨其国王擒解矣。”帝以平日巡防不严，临时追捕不力，切责之。

二十六年，黎维祎薨，王嗣子维□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德保、大理寺少卿顾汝修谕祭故王维祎，册封维□为安南国王。维□欲以彼国五拜事天之礼受封，德保等执不可，随如仪，礼成。顾汝修既出境，以安南王送迎仪节未周，遗书责之，广西巡抚熊学鹏以闻，汝修坐革职。二十七年三月，帝谕礼臣曰：“安南世为属国，凡遇朝使册封至其国，自应遵行三跪九叩头礼。乃国王狃於小邦陋见，与册使商论拜跪仪注，德保、顾汝修指示成例，始终恪遵。外藩不谙体制，部臣应预行宣示。嗣后遇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前后遵行拜跪仪节告知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著为令。”三十四年，安南莫氏后黄公缵居南掌猛天寨，黎氏逼之，率属内投，维□请索回处治，移檄责之。

四十三年，安南解窜匪入关，赐维□缎匹。四十六年，维□遣使谢恩，贡方物。帝命收受，下次正贡著减一半，并命嗣后陈谢表奏，毋庸备礼。五月，谕礼部：“本年安南国贡使到京，命堂官一人带往热河瞻觐。”四十九年，帝南巡，安南陪臣黄仲政、黎有容、阮堂等迎觐南城外，赐币帛有差，特赐国王“南交屏翰”扁额。

五十一年，安南阮氏变作。初，明嘉靖中，安南王黎维潭复国，实

其臣郑氏、阮氏之力，自是世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乘阮死幼孤，兼摄左辅政以专国事，而出阮氏於顺化，号广南王。阮、郑世仇构兵。及黎维□，权益下移，仅同守府。辅政郑栋遂杀世子，据金印，谋篡国，而忌广南之强，乃诱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广南王，灭之於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栋自为郑靖王，两不相下，维□无如何也。

安南所都曰东京，即古交州，唐安南都护治所；而以广南、顺化二道为西京，即古日南、九真地。黎维潭起兵之所，与东京中隔海口，世为广南阮氏所据，兵强於安南。至是，郑栋死，阮惠以郑姓专国，人心不附，乃藉除郑氏为名，攻破黎城，击灭郑栋之子郑宗，阮氏复专国，维□犒以两郡，且妻以女。五十二年，维□卒，嗣孙维祁立，阮惠尽取象载珍宝归广南，使郑氏之臣贡整留镇都城。贡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夺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广南要夺其辎重。阮惠归，治城池於富春，使其将阮任以兵数万攻贡整於国都。整战死，维祁出亡，阮任遂据东京，四守险要，有自王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以兵诛阮任於东京，而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叵测，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有高平府督阮辉宿者，护维祁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淰溪河，广西太平府龙州边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尽为追兵所杀。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先后以闻，且言："推固予夺，惟上所命。"帝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馀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先置其家於南宁，遣其陪臣黎屌、阮廷枚回国，密报嗣孙。时安南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与占城隔一海口，北连广西、云南。有二十二府，其二府为土司所居，实止二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时未陷者，清华道四府十五县，宣光道三州一县，兴化道十州二县；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邦道四府十二县，山西道五府二十四县，京北道四府二十县，太源道三州八县；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县，海阳道四府十九县。惟广南、顺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据高平道一府四州，谅山道一府七县，以捍遏内地。

帝命孙士毅移檄安南诸路，示以顺逆，早反正。时维祁弟维□、维□昏皆外出避难，维□死宣光城，维□昏由京北波篷厂来投。孙士毅以维□昏有才气，欲令权摄国事。帝虑其兄弟日后嫌疑，不许，乃令土田州岑宜栋护维□昏出口，号召义兵。会阮廷枚等以嗣孙复书至，乞转奏。於是安南国土司及未陷各州官兵争缚伪党献地图，而关外各厂义勇亦皆乞饷团练，请为乡导。时阮惠兄弟亦叩关请贡，以其国臣民表至，言黎维祁不知存亡，请立故王维□之子翁皇司维□主国事，并迎其母妃回国。帝知

阮惠欺维□愚懦易与，狡计缓师，命孙士毅严斥之。

安南进兵路三：一，出广西镇南关为正道；一，由广东钦州泛海，过乌雷山至安南海东府，为唐以前舟师之道；一，由云南蒙自县莲花滩陆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师之道。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出关，以八千直捣王京，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其云南提督乌大经以兵八千取道开化府之马白关，逾赌咒河，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镇，较沐晟旧路稍近。云贵总督富纲请行，帝以一军不可二帅，命驻关外都龙督饷运。

十月末，粤师出镇南关。诏以安南乱后，劳瘠不堪供亿，运饷由内地滇、粤两路，设台站七十馀所，所过秋毫无犯。孙士毅、许世亨由谅山分路进，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时土兵义勇皆随行，声言大兵数十万，各守隘贼望风奔遁，惟扼三江之险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升、庆成率兵千馀，五鼓抵寿昌江。贼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时天大雾，贼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之。张朝龙亦破贼柱石。十五日，进兵市球江。江阔，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贼据险列砲，我兵不能结筏。诸军以江势缭曲，贼望不及远，乃阳运竹木造浮桥，示必渡，而潜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缓处用小舟宵济。十七日，乘筏薄岸相持。適上游兵已绕出其背，乘高大呼下击，声震山谷。贼不知王师何自降，皆惊溃。

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在国门外，贼尽伐沿江竹木，敛舟对岸。然遥望贼阵不整，知其众无固志，乃觅远岸小舟，载兵百馀，夜至江，复夺小舟三十馀，更番渡兵二千，分捣贼营。贼昏夜不辨多寡，大溃，焚其十馀艘，获总兵、侯、伯数十。黎明，大军毕济。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孙士毅、许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环土垒，高不数尺，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则国王所居，宫室已荡尽矣。而黎维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诣营见孙士毅，九顿首谢。捷闻。初，王师之出也，帝虑事成后，册封往返稽时，致王师久暴露於外，先命礼部铸印，内阁撰册，邮寄军前。孙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驰报孙永清归其家属。维祁表谢，请於乾隆五十五年诣京祝八旬万寿。帝命俟安南全定，维祁能自立，许来朝。是役也，乘思黎旧民与各厂义勇先驱乡导，又许世亨、张朝龙等新自台湾立功，皆善战之将，故得以兵万馀长驱深入，不匝月而复其都，时云南乌大经之兵尚未至也。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一等子，诸将士赏赉有差。

时阮惠已遁归富春，孙士毅谋造船追讨。孙永清奏言：“广南距黎都

又二千里，用兵万人，设粮站需运夫十万，与镇南关至黎城等。”帝以安南残破空虚，且黎氏累世孱弱，其兴废未必非运数也。既道远饷艰，无旷日老师代其搜捕之理，诏即班师入关。而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军义勇，悬军黎城月馀。阮氏谍知虚实，岁暮倾巢出袭国都，伪为来降者，士毅等信其诳词，晏然不知也。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夜忽报阮兵大至，始仓皇御敌。贼以象载大砲冲我军，众寡不敌，黑夜中自相蹂躏。黎维祁挈家先遁，滇师闻砲声亦退走，孙士毅夺渡富良江，即斩浮桥断后，由是在岸之军，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官兵夫役万馀，皆挤溺死。时士毅走回镇南，尽焚弃关外粮械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半。其云南之师，以黎臣黄文通乡导得全返。黎维祁母子复来投。奏闻，帝以士毅不早班师，而又漫无筹备，致挫国威、损将士，乃褫职来京待罪，以福康安代之。

阮惠自知贾祸，既惧王师再讨，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之乘其后也，於是叩关谢罪乞降，改名阮光平，遣其兄子光显赍表入贡，恳赐封号。略言守广南已九世，与安南敌国，非君臣。且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请来年亲觐京师，并於国内为死绥将士筑坛建庙，请颁官衔谥号，立主奉祀。又闻暹罗贡使将入京，恐受其媒孽，乞天朝勿听其言。福康安先后以闻。

帝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厌黎氏，不能自存；而阮光平既请亲觐，非前代莫、黎仅贡代自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来，曲、矫、吴、丁、李、陈、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县其地，反侧无常，时忧南顾。乃允其请，即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册曰：“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於荒陬，贯其既往，沛恩膏於属国，嘉与维新，贲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惟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民臣事天朝，修百馀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於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浸成婚媾之仇。衅启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於仓卒，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咎以湔除，原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籥请，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民氓，妥兹鸠集。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於戏！有兴有废，天子惟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王咸举国以听。王其懋将丹款，肃矢冰兢，固圉以长其子孙，勿使逼滋他族，悉心以勤於夙夜，罔令逸

欲有邦，益敬奉夫明威，庶永承夫渥典。钦哉，毋替朕命！”其黎维祁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即以维祁为佐领。又令阮光平访问维祁亲属，护送进关。其前安插内地之西南夷人，有系怀故土者，并令阮光平善为抚绥，以示矜全。

五十五年，阮光平来朝祝釐，途次封其长子阮光缵为世子。七月，入觐热河山庄，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其谲诈如此。五十六年，击败黎维□昏及万象国之师来献捷，帝优赏之。五十七年，议定安南贡期，旧例三年一贡者，定为两年，六年遣使来朝一次者，定为四年。

九月，阮光平在义安病故，世子阮光缵权国事，以讣告。五十八年正月，遣广西按察使成林谕祭，加谥忠纯，并颁赐御制诗，於墓道勒碑，以表恭顺。封光缵为安南国王。帝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阮光缵尚幼，且阮岳尚在广南，吴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国疑，恐有变，特调福康安总督云、贵备边，并令成林密侦其国。成林旋以国事犄定闻，乃止。

八月，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奏安南添立花山市。先是安南通市，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其国之高凭镇牧马□立市，由隘商人在谅山镇之驱驴□立市，分设太和、丰盛二号，并置廒长、市长各一人，保护、监当各一员。而从平而关出口之商，必由水路先抵花山，计程仅二百馀里。且花山附近村庄稠密，至是添设行铺，其市长、监当各员，即於驱驴额内派往。客民中有由陆路前赴牧马者，仍听其便。

嘉庆元年，福州将军魁伦、两广总督吉庆先后奏言，获乌艚船海盗，有安南总兵及封爵敕命、印信等物。初，阮氏据广南，以顺化港为门户，与占城、真腊、暹罗皆接壤，西南濒海。有商舶飘入海者，阮氏辄没入其货，即中国商船，亦倍税没其半，故红毛、占腊、暹罗诸国商船，皆以近广南湾为戒。阮光平父子既以兵篡国，国用虚耗，商船不至，乃遣乌艚船百馀、总兵十二人，假采办军饷，多招中国沿海亡命，啖以官爵，资以器械船只，使乡导入寇闽、粤、江、浙各省。时浙师御海盗，值大风雨，雨中有火爇入贼舟，悉破损。参将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贼砲，并搜获安南敕文、总兵铜印各四。敕称“差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而教谕王鸣珂获三贼，一诡为瘖者，一名王贵利，讯，云即伦贵利也。同时闽中获艇贼安南总兵范光喜，供述：“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传子光缵，时与旧阮构兵，而军费又苦不给，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於洋。继而安南总兵黄文海与贼官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诚於

闽，今闽中造船用其式也。伦贵利者，广东澄海人，投附安南，与旧阮战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结闽盗来闽、浙劫掠。安南艇七十六艘，分前、中、后支，伦贵利统带后支。其铜印凡四，贵利自佩其一，馀三印，三总兵曰耀、曰南、曰金者佩之，耀已擒斩，南、金则均溺毙於海”云。巡抚阮元磔贵利，而以供辞入奏。

帝命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冬十二月，阮光缵呈覆，略曰：“小番世蒙天朝恩庇，旷格逾涯，无能酬报，思以慎守疆宇，永作屏翰。祗以本国极南沿海农耐地初，有贼渠阮种，窃据其地，啸聚齐桅盗夥，数为海患。本国整饬海防，间收舱客，以离贼党，且助海面帆柁之役。伦贵利者，前居本国，随同商伴巡防。讵料伊包藏祸心，私瞒小番，竟敢潜约匪船，越赴内洋，肆行劫掠。又擅造印劄，转相诳诱，情罪重大，实为法律所不容。小番不能先烛其奸，疏於钤束。仰蒙圣慈普鉴，洞悉肫诚，训诲有加，天日垂照。恭绎圣谕，且感且悚。谨当遵奉彝训，靖守藩封，令本国巡海人员，严加警饬，密施钤勒，断不容结同匪夥，越境作非，务期桂海永清，以上副圣天子怀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帝以国王不知，赦之。二年，两广总督奏称，安南国王阮光缵差委官弁丁公雪等，带领兵船，拿获盗犯黄柱、陈乐等六十馀名，解送内地。帝降敕褒赐，并颁赐如意、玉山、蟒锦、纱器，以示优奖。

初，阮光平既攻灭广南王阮某，阮某为黎王婿，妻黎氏有娠，逃於农耐，农耐为水真腊旧都，即嘉定省，今之西贡也。黎氏生子曰阮福映，本名种，潜匿民间。及长，奔暹罗。暹罗王故与阮光平夙仇，乃以女弟归福映，助之兵，攻克农耐，据之，势渐强，号“旧阮”，而称阮光平父子为“新阮”，亦曰“西阮”。旧阮以复仇为辞，夺其富春旧都，时嘉庆四年也。六年十一月，安南伪总兵陈天保携眷内投，始知安南与农耐兵争事。七年八月，农耐攻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八月，阮福映缚送莫观扶等三名来粤，并献其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奉表投诚。莫观扶等皆中国盗犯，受安南招往投顺，封东海王及总兵伪职者。帝以“从前阮光平款阙内附，恩礼有加，阮光缵嗣服南交，复颁敕命，俾其世守勿替。乃薮奸窝盗，肆毒海洋，负恩反噬，莫此为甚！且印信名器至重，辄行舍弃潜逃，罪无可逭！其命两广总督吉庆赴镇南关备边，俟阮福映攻复安南全境以闻。”十二月，阮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备陈构兵始末，为先世黎氏复仇；并言其国本古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南越”名国。帝谕以“南越”所包甚广，今两广地皆在其内，阮福映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不得以“南越”名国。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六月，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往封阮福映为越南国

王。盖自阮光平篡黎氏十九年，复灭於阮福映，嗣后修职贡者为旧阮子孙矣。

九年，遣编置佐领及安插江宁、热河、张家口、奉天、黑龙江、伊犁等处安南人回国，赉银有差，并许黎维祁归葬。十一年，越南兴化镇目请以临安府所属六猛地方外附，檄谕王自惩之。阮光缵遗族阮如权避捕投内地，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请发交阮福映。帝嫌其为属籓擒送逋逃，不许，亦不许其逼留内地。十四年，阮福映遣员至谅山，赍送乾隆六十年锡封南掌国王敕印，帝嘉奖之。

阮福映之得国也，藉嘉定、永隆兵力居多，乃取二省为年号，曰嘉隆。在位十七年而薨，子福皎嗣。道光元年，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赍敕印往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九年，越南使臣请改贡道由广东水路，部议驳之。十九年，帝谕向来越南国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合两贡并进，嗣后改为四年遣使来贡一次，其贡物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其半。福皎改元明命，在位二十一年。尝以兵夺高蛮国河仙一带地，分通境为三十省：曰富春，国都也；广南、广义二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二省为左圻；平顺、富安、广和、边和、嘉定、安江、河仙、永隆、定祥九省为南圻；河静、海阳、广安、清化、乂安、南定、广平、兴安、河内、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山西、宣光、兴化十六省为北圻。后又以广义、广治各省过小，改为道。疆域较历世为大。惟宣光省西北直广西镇安府之南，有地曰保乐州，其酋农姓，系黎氏旧臣，仍念故主，不服新王，越南仅羁縻处之。黎维□昏子孙逃居老挝深山中，时思聚众复国，所谓黎王后也。其馀黎氏疏族，好滋事，俱安置平顺以南各省。又自鄙其国文教之陋，奏请颁发康熙字典。其取士则用元制，以经义、诗赋考试。

道光二十一年，阮福皎薨，遣使告哀，诏停进贡方物，命广西按察使宝清往封其子福市为越南国王。福市改元绍治，在位七年。道光二十八年，薨，子福时嗣。凡朝使册封，历世只在河内。河内即东京，其国建都处也。及阮福映得国，以东京屡毁於兵，而其先人世居岭南，遂迁都於富春省，改东京为河内省。封使至其国，仍循例驻节於此。阮福时嗣位年幼，奏乞天使至其国都，由是广西按察使劳崇光至富春册封焉。

三十年，郑祖琛奏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先后奉到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拟请遣使恭进香礼，并进香品祭物，又赍递表文、贡物庆贺登极。帝谕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梓宫均已奉移陵寝，止其远来进香。其庆贺登极方物，亦无庸呈进。咸丰二年，论越南国明年例贡著於

咸丰三年五月内到京。六年，谕越南国王阮福时以丁巳年正贡届期，咨呈劳崇光奏请於何月进关。现在用兵诸省分尚未肃清，越南国此次例贡，著缓至下届两贡并进。

八年，法兰西夺取越南国西贡。先是，明季有法兰西天主教徒布教来安南。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舰俄罗地号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陆至平顺省，土人缚而献之王。舰长与教师商，以重金赎归。此为法、越交涉之始。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亚孛尔者为全权大臣，至顺化府谋通商，国王不许。乾隆十八年，越人大戮天主教徒。五十一年，越内乱，阮岳自称王，阮光平使其子景叡诣法国乞援。翌年，遂订法越同盟之约，割昆仑岛之茶麟港於法。未几，爽约。嘉庆二十五年，法舰来越南测量海口，国人激王杀法人狄亚氏。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舰至茶麟港，大败越军，至是年遂径夺西贡，越南第一都会也。

咸丰十年，谕内阁："刘长佑奏越南国入贡届期，现在广西军务未竣，道路不宁，其丁巳、辛酉两届例贡，暂行展缓。"同治元年，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郎，许其和。嘉定省即西贡所在也。二年，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奉到文宗显皇帝遗诏，咨请遣使进香、表贺登极、贡方物，卻之。三年，越南乙丑例贡及上二届两贡仍命展缓。

六年冬，广西太平、镇安两府土匪蜂起，官军击之，败遁越南。七年，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剿，帝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讨之。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华军由镇南关进发。八月，贼酋吴鲲战北宁，伤於铳，饮孔雀血死，诸贼大惧，大兵至，遂乞降。冬，贼酋梁天锡西奔宣光，投归河阳贼首黄崇英。是年，法人割取越南国安江、河仙、永隆三省，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隶法版。九年，兴化省保胜贼首刘永福、太原省苏街贼首邓志雄皆来降。夏四月，黄崇英遁入保乐州白苗界内，提督馮子材班师。

七月，师次龙州，而黄崇英复踞河阳，刘永福复踞兴化之保胜，邓志雄复踞太原之苏街。十月，降贼苏国汉乘夜袭陷谅山省城，北圻总统段寿死之。时广西候补道徐延旭因事至谅山城外驱驴□，调兵助越攻城，不克。十一月，贼酋阮四、陆之平、张十一等复踞高平省，越王复恳出师，帝命冯子材再督军出关，广西巡抚李福泰请以广东候补道华廷杰襄办军事。十年夏，冯子材次龙州。四月二十一日，总兵刘玉成督诸将出关次北宁。九月，钦州知州陈某诱擒苏国汉，解送两广总督瑞龄，诛之，其子苏亚邓遁入海，踞狗头山。道员华廷杰旋回广东。十一年，广

西巡抚刘长佑檄道员覃远璡率勇十营办太平、镇安二府边防，冯子材亦调回防边。

十二年，华军将撤，法人突以兵船至河内省。国王咨称华总兵陈得贵派队押令放入。刘长佑据情奏闻，朝命革职提讯。法人遂招中国散勇及云南边境不逞之徒攻越南各省，其守臣多降。至太原省，守臣招刘永福相助。法兵至，永福设伏败之，擒其帅安鄴，法人败退河内省，与王和。王遣其臣阮文祥与议，法人遂建馆河内，并於白藤海口设关收税。初，贼首黄崇英为吴鲲中表，刘永福亦吴鲲之党。吴鲲死，其弟吴鲸合家自杀。黄崇英、刘永福素不相能，永福降，越南王授以三省提督之职，黄崇英踞河阳为盗自若。十三年，刘长佑遣刘玉成将左军十营，道员赵沃将右军十营，由镇安府出关讨黄崇英。是年，法人逼令越南王公布天主教及红河通航二事，红河即富良江也。旋又以保商为名，派兵驻守河内、海防诸地，且求开采红河上流矿山。光绪元年，赵沃连克底定县、襄安府各处，保乐州土民及白苗皆约降。崇英率众来拒，旋遁去。赵沃督诸军攻克河阳老巢，贼党陈亚水降。七月，擒黄崇英戮之。二年春，班师。

七年，刘长佑移督云、贵，知法人志在得越南以窥滇、粤，上疏略曰："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籓者，中国之籓篱。籓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越南为滇、粤之脣齿。泰西诸国，自印度及新加坡、槟榔屿设立埠头以来，法国之垂涎越南久矣。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复通悍贼黄崇英，规取东京，聚兵谋渡洪江以侵谅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时任广西巡抚，虽兵疲饷绌，立遣将卒出关往援。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赖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左路则提督刘玉成趋太原、北宁，右路则道员赵沃由兴化、宣光分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破崇英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肆吞并者，将逮一纪。然臣每详询边将，知法人之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狡焉思启，祸近切肤。乃入秋以来，法国增加越南水师经费，其下议院议借二百五十万佛郎，经理东京海湾水师。其海军卿格罗爱逐日筹画东京兵事，俟突尼斯案一结，即可进行，窃叹法人果蓄志而潜谋，嗜利而背约也。窃闻造此谋者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贡为巡检司。开埠之后，招入土夷、客民众至百万，民情渐洽，物产日增。柬埔寨所招商民，亦逾百万。运米出洋，岁百万石，所徵赋税入西贡库藏者，岁计佛郎二百五十万。柬埔本荒薮，开成通衢，车路方轨，沟渠修濬，东埔人感法恩德，至原以六百

万口献地归附，故伯朗手般以越南情形告其总统。富良江一带，法已驶船开市，议上溯以达澜沧江通中国之货，结楢方诸夷以窥滇、粤边境，筑西贡至柬埔寨铁路，以避海道之迂绕。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今复兴兵吞噬，加以柬埔之叛民，势必摧败不可支拄。同治十三年，法提督仅鸣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人之手，而红海通舟，地险复失。所立条约，惟不肯与以东京，国势岌岌，恃此为犄角。若复失其东京，即不穷极兵力图灭富春，已无能自立矣。臣以为法人此举，志吞全境。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於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据列邦通商口岸之上游。况滇南自同治以后，平定逆回，其馀党桀黠者，或潜窜越南山谷，或奔洋埠役於法人，军情虚实，边地情形，尽行泄漏，故时有夷人阑入滇以观形势。傥法覆越南，逆党又必导之内寇，逞其反噬之谋。臣受任边防，密迩外寇，不敢闻而不告。”奏入，不报。

时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越事迭与法廷辨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疏法、越事以闻。帝命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并谕沿江沿海督抚，密为筹办。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谋取东京，直督张树声以闻，帝谕滇督相机因应。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法攻东京，破之，张树声奏令滇、粤防军严守城外，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并令广东兵舰出洋遥为声援。五月，滇督刘长佑遣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连络声势，保护越南。并奏言：“探闻法人破东京后，退驻轮船，日日添兵，增招群盗，悬赏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又法领事破城后，劫掠商政衙门，传示各商，出入货税另有新章，现仍调取陆军趕造拖船，为西取保胜之计。越王派其兵部侍郎陈廷肃接署河内总督，遣吏部尚书阮正等抵山西与黄佐炎等筹商御敌之策。各省巡抚、布、按大半与黄佐炎、刘永福同原决一死战。嗣后统领防军提督黄桂兰报称刘永福驰赴山西，道经谅山，来见。比晓以忠义，感激奋发，据称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万不使法人得逞，但兵力不足，望天朝为援。其河内探报云，法人恐援兵猝至，当释所获之河内巡抚，交还城池仓库。巡抚不受，称法人违约弄兵，以死自誓，乃转交按察使。宗室阮霸复以火药轰毁东京，以免越人复聚，且省兵力分守。其轮船或东下海阳，或分驶广南、西贡，俟添兵既集，从事上游。伏查法人焚掠东京，狡谋叵测，越南诸臣决计主战。山西为上通云南要地，越军能悉力抵御，微特滇、粤边防可保，即越南大局，亦尚有振兴之期。而粤督与总署所议以滇、粤、桂三省兵力合规北圻一策，更可乘势早图，以杜窥伺。然越国受制法人已久，人心恇怯，此次决战山西，期於必胜，稍有挠败，则大局不堪设想。盖山西有失，则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复障蔽，而

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益形劳费。以事机而论，中国有万难坐视之处，且不可待山西有失，始为事后之援。”旋召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滇督。

刘永福者，广西上恩州人。咸丰间广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旗皆黑色，号“黑旗军”。永福既立功，越南授三省提督职，时时自备饷械剿匪，而黄佐炎皆匿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於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以大学士督师，督抚均受节制。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时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倚任之。

先是，刘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时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画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帝命发云南岑毓英差遣。九年正月，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义，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助之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蔑视？倘竟侵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决战，不能坐视。”帝谕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蛹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粤势愈急，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粤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时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法人乘越新丧，以兵轮攻顺化海口，入据都城。越南嗣君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於法，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南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逼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永福也。

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驻保胜，黑旗将士皆愤怒。副将黄守忠言："公可退保胜，请以全军相付，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遂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钞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行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守山西，嗣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军机处。

两江总督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边扼扎。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十二月，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帝责其夸张。十年，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连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於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而清匪党，敌焰庶几稍戢，军事亦易於措手。若不为藩服计，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於败者也。"

刘永福谒岑毓英於家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桂兰不从。二月，法兵攻扶良，总兵陈得贵乞援，北宁师至，扶良已溃，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败奔太原，刘永福亦坐视不救。徐延旭老病，与赵沃有旧，偏信之。赵沃庸懦，其将党敏宣奸，欺蔽延旭。敌犯北宁，敏宣先遁。陈得贵为冯子材旧部；骁勇善战，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贵。及北宁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调度失宜，帝命革职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

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黄桂兰惧罪仰药死。帝谕："徐延旭株守谅山，仅令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驻守北宁，遇敌先溃，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职拿问，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交潘鼎新查办。"以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德榜辞不拜。唐炯革职拿问，以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北宁败后，徐延旭以唐景崧护军收集败残，申明约束。时唐仁廉署广西提督。法军由北宁进据兴化，别以兵舰八艘驶入中国海，窥厦门及上海吴淞口，沿海戒严，於是中、法和议起。

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法使既藉端废约，帝令关外整军严防，若彼竟求犯，即与交绥。命岑毓英招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帝以其饰卸，责之。法兵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令勿入。法将语无状，遂互击，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责法使先行开砲，应认偿。令告法外部止法兵，并谕我军："如彼不来犯，不宜前进。"法使续请和议，帝谕桂军回谅山，滇军回保胜，不得轻开衅。

法将孤拔欲以兵舰扰海疆，法使巴德诺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国荃全权大臣，陈宝琛会办，邵友濂、刘麟祥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须由我措置。分界应於关外空地作为瓯脱。云南通商应在保胜，不得逾值百抽五。"六月，法将孤拔以兵□监八艘窥闽海，欲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何璟、张佩纶以闻。法舰攻台湾之基隆砲台，台抚刘铭传拒守。曾国荃、陈宝琛与法使议约於上海，国荃许给抚血卩费五十万，奉旨申斥。约议久不就，乃一意主战。谕岑毓英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以法人失和，不告各国。

七月，法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帝乃宣谕曰："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馀年，载在史册，中、外咸知。法人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闇懦，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有罪，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籓，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当经降旨宣示，

正拟派员进取，忽据伊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法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於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诸军将士，奉令维谨。乃法国不遵定约，忽於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直扑谅山防营，先行开砲轰击，我军始与之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馀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法人乃竟始终怙饰，横索兵费，恣意要挟，辄於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砲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本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虽经官军焚毁法船，击坏雷艇，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

八月，谕岑毓英督饬刘永福及在防各营规复北圻，并谕潘鼎新饬各军联络声势，分路并进。提督苏元春与法军战於陆岸县，败之。十月，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官军进取越南，宜以正兵牵制河内之师，别用奇兵由车里趋老挝，走哀牢，以暗袭顺化，募用滇边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详察筹办。是月，苏元春与法人战於纸作社，阵斩法兵官四人。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於丰谷，苏元春不往援，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褒之。十二月十九日，法兵攻谷松，王德榜以丰谷之败怨苏军不救，至是亦不往援，苏军败退威坡，谅山戒严。帝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二十九日，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镇南关，龙州大震。唐景崧、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馀不能下。谅山失守，岑毓英虑景崧等军断后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冯子材与法军战於文渊，互有杀伤。

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潘鼎新退驻海村，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驻幕府。王德榜自负湘中宿将，屡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职，所部归元春辖。法军攻刘永福於宣光，永福军溃。唐景崧退驻牧马，钦、廉防急。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朝旨令鼎新议，鼎新素不协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关外防紧，不肯退，玉麟乃令专顾桂防。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法兵既毁镇南关，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

子材久驻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乃於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三里馀，外掘深堑，为扼守计，自率所部驻之，而令王孝祺勒军屯其后为犄角。法兵扬言某日犯关，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议先发制敌，鼎新止之，子材力争，径率王孝祺军夜犯敌垒，杀敌甚多。法起谅山之众扑镇南关，子材誓众曰："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见粤人？必死拒之！"士气皆愤。法攻长墙，急砲猛烈，子材勒诸统将屹立接战，遇退后者手刃之。战酣，子材自开壁率两子相荣、相华直冲敌军，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愤，殊死战。王孝祺、陈嘉率部将潘瀛、张春发等随其后，王德榜军旁至，夹击之，毙法兵无算。鏖战两日，法军子弹尽，大败溃遁。子材率兵攻文渊，法军弃城走。诸军三路攻谅山，孝祺、德榜战尤力，连战皆捷。二月十三日，遂克谅山，法悉众遁。子材进军克拉木，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地。越民立忠义五大团；二万馀人，皆建冯军旗帜。西贡亦闻风通款。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子材之功也。

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珂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战南北路，回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

时法兵舰据台湾之澎湖。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扼腕痛愤，不肯退，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帝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办。法人要求逐刘永福於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於粤，授总兵。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列传三百十五属国三

○缅甸 暹罗 南掌 苏禄

缅甸，在云南永昌府腾越□边外，而顺宁、普洱诸边皆与缅甸界。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硃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

雍正九年，缅与景迈交閧，景迈使至普洱求贡，乞视南掌、暹罗，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卻之。缅密遣人至车里土司，探知景迈贡被卻，则大喜，扬言缅来岁亦入贡。旋兴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不至。

缅地亘数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西濒大金沙江。江发源野人番地，纵贯其国中，南注於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溯江上行十馀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粥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东为孟密，有宝井，产宝石。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十八年，厂长吴尚贤思挟缅自重，说缅入贡，缅酋麻哈祖乃以驯象、涂金塔遣使叩关，云南布政司等议卻之，而巡抚图尔炳阿遽以闻。帝下礼部议，如他属国入贡例。

其冬，缅使还至顺宁，闻白古部酋撒翁起兵攻缅，缅兵败，麻哈祖逃至约提朗，为白古所得，沉之江。撒翁据阿瓦五年，而缅属之木梳头目甕藉牙复起兵攻走白古，自据其地，令头目播定鲊等以兵胁诸部役属之。既而甕藉牙死，子懵洛立。未几，亦死，弟懵驳立。

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自相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其酋宫里雁不附於甕藉牙，约木邦酋攻之。兵败，逃入孟连，而孟连土司刀派春夺其孥贿，为宫酋妻囊占所袭杀。云贵总督吴达善诱宫里雁至，则坐以扰边罪，肆诸市。而木邦酋罕莽底亦兵败走死，懵驳立其弟罕黑。由是缅人益无忌。

明万历时，巡抚陈用宾因永昌府近缅，设八关控之。八关者，万仞、巨石、神护、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龙也。其实八关皆无险□厄可守，山箐间小径往往通人行。自永昌迤逦而南为顺宁，又南为普洱，其边袤亘盖二千馀里。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

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夷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於缅。土司亦稍致餽遗，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暨缅人内讧，礼遂废。甕藉牙父子欲复其旧，诸土司弗应，乃遣兵扰其地，而普洱独先有事。

二十八年，刘藻为云南巡抚，额尔格图为提督。是年冬，缅人先遣刀派先之兄刀派新自阿瓦还至孟连，徵索币货，又遣头目卜布拉、木邦罕黑至耿马责其礼。普洱之十三板纳者，本车里土司地。雍正七年，鄂尔泰总督云南，招降之，始割其地置府。至是，缅人亦来索米。永顺镇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知府达成阿檄土司各率兵御之，杀其头目卜布拉、召罕标等，馀众溃走。

孟艮本缅属，距普洱千馀里，土司召孟容与弟召孟必不相能。召孟必之子召散谮召孟容於缅，缅人执之，其子召丙走南掌。寻入居於十三板纳之孟遮，召散因令素领散听、素领散撰、素领党阿乌弄等犯打乐，分侵九龙江橄榄坝，车里土司遁去，贼入据其城。总督刘藻檄大理顺宁营兵七千往剿，游击司邦直先进，为贼人所围。会参将刘明智至，夹攻破之，乘胜复车里土司城。进攻猛笼、猛歇、猛混、猛遮诸垒，连破之，然贼往往窜伏屯聚，未肯即退。藻议益以曲寻、楚姚兵二千，未至，而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等闻猛阿为贼所攻，遽率兵过滚弄江，束器械以行，不设备，入山遇贼，兵败，诏论斩。时乾隆三十年也。

三十一年正月，诏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降刘藻湖北巡抚，藻自刎死。是月己亥，应琚至云南，楚姚镇总兵华封已平打乐，猛腊参将哈国兴已平大猛养，合剿孟艮，召散遁，官军得其城。而刘得成与提督达启及参将孙尔桂攻整欠，亦克之。普洱边外悉平。

叭先捧者，车里土司之所属，盖微者也。顾与其妻咸以从军自效，斩素领散撰於小猛仑，素领散听亦为其妻杀死。应琚乃请以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以指挥，使守其地。时提督李勋方至云南，应琚令往孟艮、整欠正经界，定赋税，附入版图，为久远计。然召丙为人懦，不能安辑其人；叭先捧不敢至整欠，退栖於猛掰。四月，召散之党召猛烈、召猛养以次被获，其弟僧召龙亦自投首，惟召散逋逃未得。

应琚见夷人之易於摧殄也，遂上奏云：“臣两月以来，访问召散□迹，逃往阿瓦，已饬土司缮写缅文索取，不献，当即兴师问罪。臣查缅甸连年内乱，篡夺相寻，实有可乘之会。臣谨选人潜往阿瓦，将地方之广狭，道路之险夷，详悉绘图，探明奏报。现已备可调之兵，布置练

习，密修戎器，以待进行。”疏入，帝谕曰：“应琚久任边疆，必不至轻率喜事。如确有把握，自可乘时集事，剋日奏功。倘劳师耗饷，稍致张皇，转非慎重筹边之道。务须熟计兼权，期於妥善，以定行止。”

是时诸将希应琚意，争言内附。李勋以猛勇、猛散告，刘德成以猛龙、补哈告，华封以整卖、景线、景海告，率侈言夷地广轮或二千里，或二千馀里，为边外大都。应琚一一奏闻，以其头目为千总、守备。缅宁通判富森言木邦人杀缅立土司罕黑，奉线甕团为主，原求内属。永昌知府陈大吕亦言蛮暮土司被缅残虐，久原归诚，请发兵为助。应琚乃往驻永昌，而遣副将赵宏榜将永顺、腾越兵三百馀人出铁壁关屯新街，为蛮暮捍蔽。宏榜抵关，遇大吕所遣使，羁之，而自受蛮暮土司瑞团降。大吕恚，诉应琚，应琚曲解之。是时腾越知州陈廷献招猛育、猛英、猛密，陈元震招戛鸠、允帽、结{此夕}，富森招佧佤，而宏榜又招孟养、乃坝竹、孟岳十六寨诸夷，先后遣人来约降应琚又为文檄缅，侈言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於境以待速降，不然则进讨。缅闻，乃大出兵。缅人素不养兵，有事则於所属土司诸寨籍户口多寡出夫，名曰“门户兵”。自甕藉牙据阿瓦，蓄胜兵万人，一人给以饷四十两，其馀派夫如故。每战则以所派土司濮夷居前，胜兵督其后，而以马兵为左右两翼。战既合，两翼分绕而进，往往以此取胜。若自度不可胜，则急树栅自固，而发连环枪砲蔽之。比烟开则栅木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如此。

九月，贼先以兵出落卓攻木邦，线甕团不能守，入居遮放，又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相持两日，势不支，烧其器械辎重及伤病之兵，退回铁壁关驻守，而蛮暮土司亦偕其母走入内地。

应琚忧甚，痰疾遽作，诏两广总督杨廷璋赴滇，代治应琚军，并廉宏榜兵败状。又遣侍卫傅灵安挟御医诊应琚病，又命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湖南宝庆知府重毂赴滇省视之。

应琚所调兵一万四千名将集，令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驻宛顶进剿木邦，永北镇总兵硃仑由铁壁关进驻新街，而令提督李时升在杉木笼山居中调度。仑至楞木，突遇贼，战四昼夜，贼退走，追击之。懵驳之弟卜坑及其舅莽聂渺节速诡求和，言原顶经吃咒水。顶经者，以经加於首，呪水者，取水呪之，分与其众饮，盖夷人盟誓之礼也。议未定，贼已拥众越神护、万仞关，入掠盏达，围游击马拱垣於盏达江上，分兵入户撒，游击邵应泌亦被围。刘德成在干崖有兵二千人，坐视不救。时升因檄仑还守铁壁。又闻贼欲从库弄河出关后，仑复引兵卻，驻守陇川。贼

势张甚，应琚数以檄促德成，始击贼於铜壁关下，破之。贼自西而东趋陇川，德成亦由户撒击其后；时升又檄乌尔登额帅宛顶兵至邦中山，以助声势；於是军威稍振。贼人见大兵之集也，复来乞降，仑以报应琚，命许之。

贼伺我军懈，遂走犯猛卯。猛卯与木邦亲，木邦之降，猛卯实左右焉。贼怨，故蹂躏之。时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也。副将哈国兴帅兵二千五百人趋猛卯，比至，见贼势盛，乃入城与土司坚守。贼攻城，缘梯而上，城上矢砲交发，贼不敢近。围八日，癸酉，副将陈廷蛟、游击雅尔姜阿各以兵至，城中出合击之，贼大溃；而乌尔登额久不至，故贼得浮猛卯江而逸。硃仑乃造浮桥过宿养渡，由景阳、暮董偕乌尔登额进剿木邦。是月丁丑，杨廷璋至军，见贼未易遽平，遂奏言应琚病已痊，臣当归粤。帝召廷璋还京师。

时贼入关侵扰，应琚皆不以闻，仅言硃仑杀贼几万人，贼震惧，乞降，欲以新街、蛮暮与之；而时升亦言猛卯之捷，诛其大头目播定鲊、皮鲁布。奏入，帝视应琚所进地图，用蓝笔分中外界，而猛卯、陇川均在蓝线内，疑之，以为如果歼贼万馀及大头目，贼当遁走不暇，何以硃仑□展转退卻，贼敢蔓延内地土司之境？降旨驳诘。而傅灵安先奉诏廉访军事，具言赵宏榜弃新街，硃仑退守陇川，及李时升未经临敌情事，与帝所驳诘者悉合。应琚复劾刘德成、乌尔登额逗留贻误。於是逮李时升、硃仑、刘德成、乌尔登额、赵宏榜，而晋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欺罔乖谬不能任事，乃召明瑞於伊犁，以将军督军云南，遣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徙巡抚汤聘於贵州，以鄂宁代之。

上年冬，缅人已据整卖、景线，召散遂率以攻孟艮，召丙惧，出奔，贼延入打乐，思茅同知黑光以闻。时汤聘未闻上命，杨重英方至自江苏，乃偕赴普洱，奏言总兵华封、宁珠安坐普洱，失剿御，请革职治罪。奏入，华封、宁珠与游击权恕、司邦直，都司甘其卓皆被逮，调开化镇总兵书敏总统进剿。顷之，鄂宁亦至普洱，奏言："上年九龙江外兵马以瘴死者不可胜数，官弁夫役死亦大半。此时正盛瘴发生，汤聘乃称严饬将卒，克日进剿，怀诈塞责，实无诚款。"奏入，汤聘以革职逮治。应琚见前所招抚土司复阴附缅，其土司头目夷人千百为群，皆荡析离居，而缅贼时出没为患，边事日棘。鄂宁复奏应琚贪功启衅，为硃仑等讳饰，又不令汤聘、傅灵安与闻边务，及隐没游击班第、守备江纪阵亡各状。应琚惧，乃奏请是秋大举征缅，调兵五万，五路并进，兼约暹罗夹攻。帝下其议，廷臣皆斥之。诏逮应琚至京，赐死。

四月，明瑞至永昌。时杨宁壁军木邦，饷道为贼所断，溃退满河。永北镇总兵索柱及乌尔登额亡其印信。明瑞以闻，杨宁亦被逮，调谭五格为提督，诏派八旗兵三千、四川兵八千、贵州兵一万、云南兵四千，赴边进讨。绿营马匹皆本营预备，惟八旗兵三千人，每兵例需马三匹，合官员所用，计马几万匹。明瑞议拨广西马一千、广东马八百、四川马五千八百、贵州马六千、湖南马二千，每兵裹两月粮，计六斗，驮以一马。马、驴少，购牛代之。粮不足，可杀牛以抵。共用驴、马、牛八百馀。其粮於大理、鹤庆、蒙化三府拨六万石，又於永昌、顺宁买三万石。兵行之道，自宛顶、木邦进者为正兵，明瑞身统之。乌尔登额、谭五格则由猛密分进。至新街，水路，时方暑雨，难造舟，宜削木★O2沿江流下，疑贼以牵其势。奏入，帝嘉之，悉从其议。

九月，诸路兵皆至永昌，马、牛亦集。甲寅，明瑞率军启行。值大雨，潞江舟少，以次待渡，而沟路阴仄，辎重壅塞於道，军士立雨中竟夕。十月甲申，抵帕兒，帝复遣参赞大臣珠鲁讷至军，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楚姚镇总兵国柱相继病殁。贼侦知，毁津渡桥梁，且伐大树扑之。又雨多道坏，军行迟滞，明瑞乃选锐兵一半，帅以先驱。领队大臣观音保由孟谷出木邦之右。十一月丙戌，抵木邦城。贼先挟夷民以去，获其粮贮，留珠鲁讷以兵四千守之。进至锡箔江，江宽，架桥以渡。行四日，至天生桥，桥南有贼砦相偪。会商人马子团言桥之东三十里水浅可涉，且岸颇平，乃以兵绕出其后。贼复弃砦去，遂进至蛮结。贼依山立十六栅以待。明瑞抵栅下，亲冒枪砲督兵进攻。观音保麾众先据山左。哈国兴等三路登山，俯薄之，呼而逼其垒。贵州步兵王连睨栅左有积木，躤之以登，跃入栅内，八十馀人继之。贼恇乱，莫知所措，多被杀，遂破其一栅。旋复攻破三栅，而十二栅之贼悉乘夜潜遁。捷闻，晋封明瑞诚嘉毅勇公，以恩泽侯与其弟奎林，特擢王连为游击，馀俱交部叙功。

然夷境益峭险，其草率绿竹、王刍之属，马乏食，多致毙，而牛行迟滞，箠之以登，死者尤众。贼烧其村寨，敛积贮而窖埋之，掠食无所得，军粮垂竭。进至象孔，迷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约乌尔登额等军由猛密入。其地近孟笼，有缅屯粮，且可与猛密军相合，乃议向孟笼，果大获粮；而乌尔登额等趋猛密，出虎踞关，闻老官屯有贼，意轻之，先率众往攻。贼固守，弗能下，军士多伤亡，陕西兴汉镇总兵王玉廷亦中枪卒。

珠鲁讷守木邦，有夷数十人来降，疑其伪，悉诛之，而遣索柱等往锡箔江设台站，以通明瑞军信息。索柱等至蒲卡，闻贼至，以兵少，退

守锡箔，贼蹑之，战殁。贼遂附木邦城下，绝营南水道，粮运之从宛顶来者，贼又截之，军士皆饥渴，火药亦尽，贼审其困，佯为好语求和，珠鲁讷不得已，遣杨重英及守备王呈瑞往报，贼人留之，且诱军士出汲，断其后，皆不得还。三十三年正月，益兵攻城。丁未夜，兵乱，珠鲁讷自刭死，普洱镇总兵胡大猷亦殁。贼之围木邦也，珠鲁讷屡促鄂宁救援，而永昌兵尽行，无可调发。已而促之急，始令游击袁梦麟等率驻宛顶兵三百人以往，遇贼，皆不知所之。知府陈元震、郭鹏翀持参赞印先三日逸出，鄂宁捕得之，磔死。

明瑞既就粮孟笼，谍知乌尔登额未至猛密，而谍者报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而缅自去冬象孔改道后，获官军病卒，知粮尽，不向阿瓦，即悉众蹑官军后。官军且战且行，每日先以一军拒敌，即以军退至数里外成列，待军至，则成列者复迎战。明瑞及观音保、哈国兴更番殿后，步步为营，每日行不三十里。正月丙午，至蛮化，营於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曰："贼轻我甚矣，不一痛创之不可！"时贼识官军军号，每晨吹波伦者三而起行，贼亦起。次日五鼓复吹波伦三，乃尽出营伏箐中以待。贼闻波伦声争上山来追，万枪突出，四面兜击，贼溃坠者趾顶相藉，坑谷皆满，杀四千馀人。

明瑞休军蛮化数日，取所得牛马犒士。又自蛮化至邦迈、虎布、蛮移、小天生桥、僮子坝，大小数十战，永顺镇总兵李全殁於阵。又稍稍闻木邦失守。明瑞耻是役之无功也，二月己未，至猛育，距宛顶粮台二百里，贼蝟集数万。明瑞乃令军士乘夜出，而自与领队大臣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率亲兵数百断其后。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一当百。俄，明瑞枪伤於肋，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而绝。观音保、扎拉丰阿皆战死，死者凡千馀人。是夕也，星陨如雨，馀军先后溃归宛顶。

明瑞自蛮结破贼后，悬军深入。帝久不得报，命户部尚书果毅公阿里衮以参赞大臣赴边援应。又闻木邦被困，命明瑞旋军，而敕乌尔登额撤老官屯之围，往援木邦。贼觉，扼马膊子岭，乌尔登额几不得出；而自旱塔抵猛密，木邦有袤径颇近，乌尔登额以马尽粮乏，纡道入虎踞关，经猛卯，至宛顶，复驻军。明日而明瑞阵亡之信已至，鄂宁劾其有心玩误，诏逮至京磔之，并诛谭五格於市，而厚恤明瑞。其后阿里衮募人至猛育，求其尸，归於京师以葬。是为征缅前一役。

明瑞之死也，缅人不知，震其馀威，惧再讨。五月，纵所获兵许尔功等八人自木邦持缅书来，且使杨重英、王呈瑞等言："懵驳之母得罪天朝，欲使懵驳内附。"重英恐缅书繙译误，乃译清、汉字各一通，益以木

邦腊戌头目苗温之书。苗温者，缅人守土官之称。腊戌在木邦南。木邦残破，而腊戌城在岭下，险可守，故苗温徙居於此。缅书云："暹罗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此夕}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缎帛、玉器诸物，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播弄是非，兴兵兆衅，致彼此人马互有伤亡。兹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照旧和好。"阿里衮以闻。帝念明瑞军入关者尚逾万，所丧亡不过十之一二，然将帅亲臣皆捐躯异域，而缅夷求款未亲遣头目，非大举无以雪忠愤，命绝之勿报。自后缅人数以书与陇正野人及遮放土司访问许尔功状，皆置不答；而以杨重英偷生阿瓦，籍其家，并置其子於理。

时大学士公傅恆自请督师，乃命为经略；阿桂、阿里衮皆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国兴为提督。八月，阿桂诣热河行在，奏言："缅贼愍不畏死。臣至滇，当相度时势，以正天诛，不敢卤莽灭裂，误军国大事。"帝颔之。既陛辞，至襄阳，会守备程辙前从杨宁军陷於贼，至是密以书来告，言缅人方与暹罗仇杀，可约以夹攻。帝遣人驰问阿桂，奏言："官军会合暹罗，必赴缅地。若由广东往，则远隔重洋，相去万馀里，期会在数月之后，恐不能如期。"帝以为然。盖自明陈用宾有要暹罗攻缅之说，杨应琚、杨廷璋先后奏上，延议虽斥之，不能释然也。因诏两广总督李侍尧询察之。侍尧奏言："闻暹罗为花肚番残破，国主诏氏窜迹他所，馀地为属下甘恩敕、莫士麟分据。"花肚番者，缅人以膝股为花，故云。由是约暹罗之议始寝。

是年冬，帝念明瑞所统旗兵劳苦，命回京，复选旗兵五千人赴滇，合荆州、贵州、四川兵一万三千人。阿里衮乃令副都统绵康、曲寻镇总兵常青帅二千人驻陇川，侍卫海兰察、乌尔图纳逊帅二千人驻盏达，领队大臣丰安、鹤丽镇总兵德福帅二千人驻遮放，侍卫兴兆、巴朗帅一千人驻芒市，侍卫玉林、普尔普帅五百人亦驻盏达，侍卫恆山保、永顺镇总兵常保柱帅三千人驻永昌，广东右翼镇总兵樊经文帅一千人驻缅宁，荆州将军永瑞、四川副都统雅朗阿、提督五福帅六千人驻普洱，而腾越兵一千令绵康兼辖之。防守严密，边以无事。帝以缅人狡恶，思出偏师疑之，使其疲於奔命。欲出九龙江及旧小，皆不果。阿里衮乃议剿戛鸠。十一月，阿桂至永昌，闻信驰往会师讨之。十二月，出关，焚数寨，歼其众数百人，止丹山。濮夷团五卒者，率四十馀户来降，迁之盏达。

三十四年二月，经略傅恆发京师，帝御太和殿授以敕印。或告傅恆曰："元伐缅，由阿禾、阿昔二江以进。今其迹不可考，意其为大金沙江无疑。前鄂宁言腾越之银江，下通新街，南甸之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磡层布，舟楫不可施。若於近江地为舟具，使兵扛运至江浒，合成之以入於江，下阿瓦，既速且可免运粮，而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不暇设备。又以一队渡江而西，覆其木梳旧巢。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恆然其言。四月丙辰，至永昌，条奏进兵事宜，皆如所议。遂遣护军统领伍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及哈国兴，率夷人贺丙往铜壁关外相视造舟地。还报野牛坝山势爽垲，树木茂密，且距蛮暮河一百馀里，於入江为宜。乃令常青等率兵三千人，督湖广工匠四百六十馀，驰往造办。又使贺丙潜行招抚。贺丙者，戛鸠头目贺洛子也。

是役也，续遣满洲、索伦、鄂伦春、吉林、西僰、厄鲁特、察哈尔，及自普洱调赴腾越之满洲兵，共万馀人；又福建、贵州、本省昭通镇兵，共五万馀人。河南、陕西、湖广与在省曲靖各府饲养之马，凡六万馀匹。益以四川工呪术之喇嘛，京城之梅针箭、冲天砲、赞叭喇、鸟枪，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砲，湖南之铁鹿子，广东之阿魏，云南省城制造之鞍屉、帐幙、旗纛、火绳、铅药，及铅铁、灰油、麻枲诸船料物，悉运往以资军实。

乃议分路进：傅恆由江西戛鸠路，阿桂由江东猛密路，阿里衮以肩疮未愈，由水路，都计新旧调兵二万九千人。其由戛鸠路者，满州兵一千五百人，护军统领伍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五福、鄂宁、乌尔衮保，参领满都虎、德保领之；吉林兵五百人，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领之；索伦兵二千人，副都统呼尔起、奎林、莽克察，侍卫塔尼、布克车德、受菩萨，参领占皮纳领之；鄂伦春兵三百人，侍卫成果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鄂尼、积尔噶尔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提督哈国兴，开化镇总兵永平及德福领之。其由猛密路者，满洲兵二千人，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侍卫海兰察、玛格、乔苏尔、兴兆、普尔普领之；索伦兵一千人，散秩大臣葛布舒，侍卫额森退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巴朗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曲寻镇总兵常青，永北镇总兵马彪，楚姚镇总兵于文焕领之。其由水路者，健锐营兵五百人，侍卫乌尔图纳逊、奈库纳领之；吉林水师五百人，副都统明亮，侍卫丰盛额领之；福建水师兵二千人，福建提督叶相德，福建建宁镇总兵依昌阿领之。又令副都统铁保，侍卫永瑞领成都满洲兵一千二百人，侍卫富兴、蒙古尔岱、鄂兰、必拉尔海领西僰兵一千人，提督本进忠、临元镇总兵吴士胜领绿营兵二千二百人，分守驿站。又令侍卫诺尔奔领满洲兵

五百人，永顺镇总兵孙尔桂领绿营兵一千人，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贼。又令雅朗阿领荆州满洲兵二千人，普洱镇总兵喀木齐布领绿营兵一千五百人，驻守普洱。

分置略定，而贺丙往戛鸠招抚孟拱，挟其头目脱乌猛以来。其言曰："上年懵驳遣头目盏拉机以千人守猛戛，需索烦重，土司畏其偪，避往户工。孟拱人苦缅人鱼肉久矣，闻大军来，皆呀呷忻喜。请由戛鸠济江出孟拱。孟拱米穀多，可以佐军食。头目归，当集舟於江以待。"傅恆上言："孟拱遣大头目来，称归备舟以候官兵过渡。臣思野牛坝造舟之役，贼早有见闻，若於西岸设伏沿江拒我，未易渡也。今忽由戛鸠过江，先从陆路据蛮暮西岸，已出贼意计之外。且自戛鸠渡后，可将舟楫顺流放至蛮暮，添备东岸官军过渡。如造舟处有缓急，我兵在西岸，乘舟往来策应亦最便利。臣傅恆谨先统兵进发，阿里衮、阿桂偕往野牛坝督办船工。"

癸卯，次盏达，分道行，阿里衮固请从傅恆。庚申，出万仞关。八月癸丑，次允帽。允帽，江浒也。贺丙、脱乌猛以舟三十馀来迎。丙子，次孟拱。土司浑觉窜往节东，踪迹之，获其小妻并头目兴堂札，原往寻浑觉，纵之，即日偕以来，献象四。傅恆令其人持大纛骑以先，夷人望见皆惊骇。而予浑觉银万两，市牛数千头，米数千石，以给军。

时阿桂以七月戊申次野牛坝。舟工毕，八月乙酉，进次蛮暮。初，官兵之裹粮两月也，议以进剿为始；而督工时仍令内地馈运，总督明德面诺之，不为具。及是，移檄往促，始令腾越州发运。泥深道远，经月不能至。乃奏粮运迟误状，降明德江苏巡抚，以阿思哈代之。九月壬辰，阿桂由蛮暮进至新街。舟成，将出江口，贼人从猛戛来逆战，阿桂伏兵甘立寨。贼至，水陆奋击，发巨砲，沉其舟，譟而从之，笳鼓竞作，贼大沮，退走。

先是傅恆在江西，文报越两三日辄一至，自孟拱而南，信益稀。阿桂闻苍浦、蛮冈间有伏戎，乃募夷间道以书往讯。及伊犁将军伊勒图、总督阿思哈奉命皆至军中，乃以兵二千属伊勒图渡江迎傅恆，并令玉麟、哈青阿率兵据西岸以待。伊勒图渡江遇贼，击走之，栅贼一夕皆遁去。

傅恆率十八骑，以是月戊申抵哈坎。是时缅人列船江岸，且於沙洲及林莽间树栅以守。十月戊午，傅恆及阿桂督水师击之，侍卫阿尔苏纳首先乘小舟冲入，众继进，夺其栅，获旗纛器械无算，歼头目宾哑得

诺；而阿里衮、伊勒图攻西岸诸栅，贼皆弃而走。丙寅，傅恆、阿桂循江东岸，伍三泰、常青循江西岸，阿里衮、伊勒图率水师并进。丁卯，阿里衮以疮甚卒於舟。

伊勒图领其众已抵老官屯。贼栅径围三里许，栅尾迤逦属於江中，潴水可泊船。栅以巨木深入土中，外周三壕，壕外横卧大树，锐其枝末外向，盖其大头目布拉莽傥所居也。西岸头目得楞孝楞率船一百三十、兵三千，起两栅。及夕，栅木杪皆悬火。有顷，鼓登登，杂以管籥侏离之歌，传呼以达於江西，远近相和，竟晓乃辍，而老官屯南巴洼、章薄贼，皆筑栅以为应援。庚午，进攻其栅，经略将军亲摩垒。总兵德福中枪，逾日卒。乃令舟师绝两栅中，下泊於栅南，断贼江中援救。发威远大砲，砲重三千斤，子三十馀斤，声如奔雷，遇木辄洞以过，栅不为塌。又改用火攻之法，先以杆牌御枪砲，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壕抵栅；而江自四更大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卻。又取生革为长镮钩之，力急镮辄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辄为贼斧断。总兵马彪乃阙隧窌药其中，深数十丈，药发，栅突高起丈馀，贼号骇；俄栅忽落平地，又起又落者三，遂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贼自巴洼、章薄来铅丸、火药、粮米，卒不得断绝，是以无逃志。

然懵驳闻新街之败，大惧，而攻围日久，死伤者多。十一月己丑，布拉莽傥乃遣使求罢兵。明日，复以懵驳书至。傅恆、阿桂召诸将问可否，诸将皆言懵驳从阿瓦致书，非震悚诚切不出此，可借此息兵。壬辰，作檄答之，言："汝国欲贷天讨，必缮表入贡，还所拘縶官兵，永不犯边境。如撤兵背约，明年复当深入，不汝贷也。"癸巳，缅十三头目来议事，乃遣明亮、海兰察、哈青阿、明仁、哈国兴、常青、马彪、依常阿、于文焕、雅尔姜阿等会议，申谕所约三事，头目皆拱手听命。哈国兴曰："汝国僻在海裔，不知籓臣典礼，汝入贡当具表文，文首行书'缅甸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与安南、高丽各外籓等。"其管五营头目得勒温曰："谨受教。"目左右具书以归。丁酉，陈锦布、□毯百馀端，献经略将军，而进鱼盐犒军。於是焚舟镕巨砲，奏闻，以己亥班师。甲辰，进虎踞关，缅人遣头目率六十馀人送至关上。是日奉旨以缅地瘴疠，命贳其罪，令浑觉还孟拱，而以所进四象送京师。伊勒图、傅恆先后还京。

木邦、蛮暮两土司走入内地后，线甕团居缅宁之海腊，丁山、瑞团居盏达之坝筑，其猛密头人线官猛亦率众居绵川户南山，馀迁徙无常处。及是，移线甕团於蒙化，移瑞团、线官猛於大理，各取官庄租赡之；而贺丙则从其请，居於万仞关外之南底坝。其后又以召丙、叭先捧

等分置於宁洱县之蕨箕坝，而大山之侄阿陇、允帽头目之女老安皆属县官，予以廪给。猛勇头目召工、整欠头目召教、景海头目召别，咸原输诚进献。

三十五年二月，因缅人贡使不至，帝令毋许奸商挟货贸迁以利缅，且漏内地消息。时阿桂还至省城，命核所用军装马匹，又命总督彰宝檄斥缅入贡使迟滞状，使都司苏尔相持至老官屯，布拉莽傥留之。阿桂回至永昌察贼状，三十六年三月，阿桂奏言："蛮暮、木邦、猛密三土司外，始有缅人村落，距边已二千馀里，偏师不可深入。若出近边，则所歼乃濮夷野人，与缅无损。不如休息数年，外约暹罗同时大举。"帝以大举非计，乃罢阿桂，以温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温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缅亦方用兵暹罗，於是暹罗灭於缅。

四十一年，金川平。时缅甸先遣孟遮等五人以书呈云南总督图思德，总督絷之归京师。及是，命赴市曹观状，且告之故，乃纵使归缅，而令阿桂以大学士赴永昌备边。缅惧，请入贡，原出杨重英、苏尔相，求开关互市。明年，出苏尔相，而杨重英不至。

四十三年，暹罗遗民起兵逐缅人复国。五十一年，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於是缅益惧。五十二年，耿马土司罕朝瑗报言："滚弄隔岸即缅甸木邦，缅酋孟云遣大头目叶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撤亚三名，率小头人从役百馀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氈、洋布四种，恳求进贡。译其文，称孟云乃甕藉牙第四子，幼为僧，懵驳其长兄也。懵驳死，子贅角牙立。孟云次兄孟鲁，以甕藉牙有兄终弟及之谕，懵驳死而子袭，非约，乃戕杀贅角牙，欲自立，国人不服，亦杀孟鲁，迎孟云立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构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总督富纲等以闻，帝允所请，赉其使而归之，且赉孟云佛像、文绮、珍玩器皿。五十四年，孟云遣使贺八旬万寿，乞赐封，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帝皆从之，封为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自是西南无缅患。

六十年，缅王遣使祝釐，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金柄麈尾、黄缎伞、贴金象轿、洋枪、马鞍、象牙、犀角、孔雀、木化石、玄猴皮、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时有三缅盗逸入印度，缅人以五千人追之，突入印度之势他加境，英人领土也。英守将尔斯根诘缅人，以盗付之。嘉庆元年，缅王复

遣使朝贡。总督勒保以缅使甫经回国，不宜数来，檄云南司道拒勿纳。事闻，帝谕曰："缅甸国王以本年国庆，特遣使臣赍表备物申虔称贺，勒保不据实奏闻，遽行拒绝，致令使臣徒劳跋涉，殊失柔远绥怀之意。勒保交部严议。"命军机大臣拟旨晓谕缅王，颁赐蟒锦四端。五年，缅甸入贡。十年冬，缅甸复遣使叩关求入贡，以是年暹罗伐缅，有敕谕暹罗罢兵故也。帝以非贡期，卻之。

时缅甸虽失暹罗，国势犹盛。其疆域南尽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东联麻尔古。又有拈人之地环其东境，旧称九十九国，多为领属，地广兵强。既东失暹罗，乃西觊印度之富，时思袭取。缅西北有曼尼坡部，又西有阿萨密部，缅尝以兵攻二部，渐有从西黑特旁侵入英领之势。西黑特居阿萨密南，为印度孟加东北境，过此即克车部，英人所保护也。缅人恃其习战，蔑视英人，后果侵英边，杀英戍兵，掳其人民。又南侵入势他加，英人以少兵守内府河口之刷浦黎岛。道光三年，缅人攻守岛英兵，英以众寡不敌而溃，亡数人。英人来责言，缅置不答，益轻英。

明年，英人伐缅，水师副提督喀姆稗兒率师进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江也。次仰光，缅人御诸海口而败，英军遂登陆攻仰光、克曼庭村寨。缅兵惧，每战辄奔溃，然去必毁其积贮，坚壁清野以待，英人野无所掠，粮运又不继，遂大困。缅王乘其敝，自阿瓦遣大队围攻之，英军固守不动，缅人不能胜。英军寻以巨砲反攻缅，缅军溃。逾数月，喀姆稗兒乘间攻克艾报、墨尔阶两城，与濒海地那悉林之地，然英军伤病相属，其强壮能胜战者仅三千人，乃移病卒休养於艾报诸城，势复振。进攻摆古河口之悉林工场，与葡萄牙所筑旧堡，悉取之。又克马尔达般省。

缅人惧，徵镇守阿拉干长胜军回援，其帅班都拉，健将也。班都拉既至，急突英军，不得入，乃退而集师。十一月，班都拉以众六万攻仰光及克曼廷村寨，不克。还至丹阿卜，掘地营而守，喀姆稗兒於是进攻普罗美，其地西距厄勒瓦谛江约三里许。明年，英军分水陆进，将军可敦将水师，喀姆稗兒将陆军，会於丹阿卜，合力夺地营，缅将班都拉中砲死，遂长驱入普罗美城。时值大雨，约各休兵一月，以九月十七日为期。入夏以来，英别将马立生攻克阿拉干部，并逐阿萨密北部缅人，进驻克车。

十月，缅军三路攻普罗美，英守将仅有欧人三千，印人二千，缅军不能入。十二月，英人分击缅军，缅军沿厄勒瓦谛江败退，各以一万二

千人分入米投、麦龙，筑垒坚守。未几，米投破，馀兵奔麦龙，缅人力竭，求成於英，英将允之，遣人议和款，要以四事：一，割阿拉干、艾报、墨尔阶与意爱各城归英辖；二，阿萨密部与各小部，缅人毋得干预其治权；三，赔军费一千万罗比；四，应准各国代理人驻扎缅京，且得以兵五十名为卫，英舰之入缅港者，毋得勒令缴枪弹船舵。

议员签押呈缅王署押，缅王不允，饬整战备。英将侦知缅王无和意，明年一月十九日，攻克麦龙城，缅人复遣使议和，且徵蒲甘兵卫京城。英将知非王本意，进攻不已，缅廷乃使美士迫拉意斯持前署押约章，并罗比二百五十万至英军乞止兵，英乃撤兵去。时道光六年也。

约成，缅国遂失西偏沿海地数部。然缅国上下均不服此约。迨缅王弗极道为其弟撒拉瓦第所篡，撒拉瓦第素主排英，尤蔑视前约。先是英使臣军佐白奈驻阿瓦，与缅王龃　而去，两国交遂破，英政府撤回驻缅职事人。是后缅人遇英人颇暴厉，英舰至缅者，缅人常与其水手鬨，英廷遣使诘责缅廷，且护以水师。比英使至仰光，谒其督臣，语不合，英使遂以兵舰封其港，责偿前英船所受损失费，要缅廷礼接英使，仰光督臣在英使前谢罪。时缅王蒲甘曼嗣立，执不允。於是英、缅再失和，而修职贡於中国如故。

咸丰三年十一月，罗绕典奏缅国贡使入京，请变通办理。帝谕军机大臣曰："朕念缅甸国王久列籓封，贡使远道输诚，具徵忱悃。惟其国贡使向取道贵州、湖南、湖北进京。现在粤匪未平，若令绕道而行，殊非所以示体恤。即传旨其使臣，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予犒赏，委员护送回国。"

是年，缅、英再开战，南方严城要地尽入於英，前所交还摆古部亦为英扰。英将道好西宣言以摆古隶英版图。適缅亲王曼同下王於狱，自立为王，遣使说印督道好西索还摆古，英廷命军佐雅实勿里为摆古行政长官，且充使以报。偕雅实勿里行者为参赞亨利幼兒、地质学家倭尔罕，挟缅王立永让摆古之约，缅王拒焉。久之，至同治元年始定约，英乃於缅甸海岸设官分部，称"英领缅甸"，即摆古、厄勒瓦谛、阿拉干、地那悉林也。以厄勒瓦谛江东支海口为会城，即所谓仰光镇，以温个那职视巡抚。

初，英人欲觅一自英领缅甸通中国商路，苦为缅隔。后缅王许英人威廉游历缅境，北抵八募，又溯厄勒瓦谛江而上，至江上游之山峡。同治六年，缅廷与英人结通航缅境之约，又命英人代收八募与其他口岸商

税。次年，缅王曼同薨，子锡袍嗣位，复命旅於仰光之英工程师威廉、生物理学学士爱迭生、水师兵官暴厄尔与司忒华德、白恩诸人探访运路，而以军佐斯赖登率之行，且谕八募守臣以兵五十人护行。於是安抵八募东北之中国腾越□境。八年，缅始开厄勒瓦谛江航路，上通八募，命水师兵官斯讨拉尔驻八募，理其事。缅王颇注重商务，凡克亨山一带危险地，皆设官防护，英人交口誉之。然缅王戆而多忌，废斥旧臣，诛锄兄弟亲戚殆尽。外官虽有四千六百馀土司，皆禄无常俸，专朘民膏，百姓恆产，任意抄没，缅、英虽交好，而猜忌尤深。

光绪九年，法兰西由下安南进踞北圻，暹罗亦命官分驻老挝土酋各部，英据南缅既久，洞知上缅宝藏之区，甲於南海，且虑法人由北圻西趋，蔓及缅甸。十一年十月三日，英首相侯爵沙力斯伯里值伦敦府尹大宴时，宣布伐缅意，假判断木商歇业为名，由印度派兵进攻，入蛮得勒，擒其王，流之於印度孟买海滨拉德乃奇黎岛。初，缅与法兰西、意大利立私约，损自主权利，英弗善也。至是欲存缅祀，则私约不能废，遂决计灭之，并取所属拈人地。南缅地区部为四：曰摆古部，曰阿拉干部，曰厄勒瓦谛部，曰地那悉林部。北缅地区部为六：曰北部，曰中部，曰拉歇山岭部，曰南部，曰东部，曰喀伦尼山岭部，各部皆设行政长官，而隶於印度总督，缅甸自是遂亡。

时出使大臣曾纪泽驻英，帝以属国故，命与英外部会商缅事。初议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贡之例，不可得。旋议由英驻缅大员按期遣使赍送仪物，其界务、商务两事，则拟先定分界，再议通商。英人自以骤辟缅甸全境，所获已多，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英外部侍郎克蕾称："英廷原将潞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拈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听中国自裁。"曾纪泽转咨总理衙门，言："南掌本中华贡国，英人果将潞江以东让我，宜即受之，将拈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方可防后患而固边圉。"

纪泽又向英外部索还八募。八募即蛮幕之新街。昔时蛮幕土司地甚大，后悉并於缅，其商货汇集之区谓之新街，洋图译音则为八募，距腾越边外百数十里，在大金沙江上游之东，龙川江下游之北，槟榔江下游之南，向为滇、缅通商巨镇。英人以其为全缅菁华所萃，不许。争论久之，克蕾始云，英廷已饬驻缅英官勘验一地，以便允中国立埠，且可在彼设关收税。参赞官马格里言八募虽不可得，其东二三十里旧有八募城，似肯让与中国，日后贸易亦可大兴。且允将大金沙江为两国公共之

江，如此，则利益与彼分之，其隐裨大局，尤较得潞东之地为胜。议未定，纪泽旋回国。

十二年六月，总署与英使欧格讷议约五条：第一，申明十年呈进方物之例；第三，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约成，迁延者五年。

十七年，出使大臣薛福成始申前议，奏言："英人所称原让潞东之地，南北将及千里，东西亦五六百里，果能将南掌与拈人收为属国，或列为瓯脱之地，诚系绥边保小之良图。惟查南掌即老挝之转音。臣阅外洋最新图说，似老挝已归属暹罗。若徒受英人之虚惠，终不能实有其地，非计之得者。南掌、拈人本各判为数小国，分附缅甸、暹罗。宜先查明南掌入暹罗之外，是否尚有自立之国，以定受与不受。其向附缅甸之拈人，地实大於南掌，稍能自立，且素服中国之化。若收为我属，则普洱、顺宁等府边徼皆可巩固矣。至曾纪泽所索八募之地，虽为英人所不肯舍，其曾经默许之旧八募者，亦可为通至大金沙江张本。若将来竟不与争，或争而不得，窃有五虑焉。夫天下事不进则退。从前展拓边界之论，非谓足增中国之大也。臣闻乾隆年间，缅甸恃强不靖，吞灭滇边诸土司，腾越八关之外，形势不全。西南一隅，本多不甚清晰之界，若我不求展出，彼或反将勘入。一虑也。我不於边外稍留馀地，彼必筑铁路直接滇边，一遇有事，动受要挟。二虑也。长江上源为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边甚近，洋图即谓之扬子江。我若进分大金沙江之利，尚可使彼离边稍远。万一能守故界，则彼窥知江源伊迩，或浸图行船，径入长江以争通商之利。三虑也。夫英人经营商埠，是其长技。我稍展界，则通商在缅甸，设关收税，亦可与之俱旺。我不展界，则通商在滇境，将来彼且来择租界、设领事，地方诸务不能不受其牵制。四虑也。我得大金沙江之利，则迤西一路之铜，可由轮船遵海北上，运费当省倍蓰。否则彼独据运货之利，既入滇境，窥知矿产之富，或且渐生狡谋。五虑也。凡此五虑，皆在意计之中。又查中、英所定缅约第一条内，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等语。当时中外注意专在申明成例，惟缅甸何年入贡，并未计及，所以但有此约，而英之驻缅大员尚未举行。窃恐久不催问，此约即成虚设。臣查成案，缅甸向系十年一贡。自道光二十三年入贡后，道路不通，至光绪元年始复入贡一次。计截至光绪十一年，正应缅甸入贡之期。若不按时理论，彼亦断不过问。此与勘界各为一事，未便受其牵制，臣拟再加查访，即行文外部，请其知照驻缅大员，补进光绪十一年应呈方物，俟光绪二十一年，

再按定例办理。万一彼谓必俟驻缅十年始呈方物，则经此一番考覈，彼於光绪二十一年之期断难宕缓矣。”

既而英人不认允曾纪泽三端之说，谓普洱外边南掌、拈人诸地，及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与八募设关也。十九年七月，福成奏言：“英人自翻前议，虽以公法为解，实亦时势使然。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前岁英兵游弋滇边，以查界为名，阑入界内。常驻之地，则有神护关外之昔董，暨铁壁关外之汉董。云贵督臣王文韶迭经电达总理衙门。臣承总理衙门急电，照会外部，斥其违理，责令退兵。又屡赴外部争论，英兵稍自撤退，滇边至今静谧。臣又查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曾纪泽曾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英人坚拒不纳。其印督至进兵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原分地之意。臣相机理论，稍就范围，於是有就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之说。据称已与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榄坝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与潞河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孟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昔尝入贡於缅，并此一□争为两属，今亦原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至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驻兵之昔董大寨，虽未肯让归中国，原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西逾南嶂至新陌，计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馀均依滇省原图界线划分。外部於三月二十三日行文照会前来，臣先行文外部，订定大局。惟腾越八关界趾未清，尚须理论。外部请待印督所寄地图，又值外部诸员避暑在外，稍有停顿。前据督臣王文韶电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於缅，天马关亦久为野人所占踞，则八关仅存六关。现经再三争论，此二关亦可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之汉董，本在界线之外，因其扼我形势，逼处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原退让，以表格外睦谊。刻下界务已竣，商务本不似界务之繁重，且已先将大意议明，无甚争论。现正商订条款，计可刻期蕆事。”寻福成议定商约，续争回铁壁、虎踞二关，时二关皆英兵占据也。

二十年正月，订滇缅新约十九条，划定自尖高山起，向西南行至江洪抵湄江之界线，大金沙江许中国任便行船，删去八募设关一条。於是缅事粗结。惟十年进呈方物之例，英外部初许待至光绪二十三年照约举行；继称英廷已豫备光绪二十年第一次派员赴中国，至是又声请展缓，

迄未实行云。

暹罗，在云南之南，缅甸之东，越南之西，南濒海湾。顺治九年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并换给印、敕、勘合，允之。自是奉贡不绝。

康熙二年，暹罗正贡船行至七洲海面，遇风飘失护贡船一，至虎门，仍令驶回。三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奏暹罗来餽礼物，卻不受。其年，议准暹罗进贡，正贡船二艘，员役二十名，补贡船一艘，员役六名，来京，并允贸易一次。明年十一月，国王遣陪臣等赍金叶表文，文曰："暹罗国王臣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虖陆坤司由提呀菩埃诚惶诚恐稽首，谨奏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隶帡幪，万方被教化。卑国久荷天恩，倾心葵藿，今特竭诚朝贡，敬差正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副贡使握坤心勿吞瓦替、三贡使握坤司敕博瓦綈、大通事揭帝典，办事等臣，梯航渡海，赍上金叶表文、方物进献，用伸拜舞之诚，恪尽远臣之职。伏冀俯垂天听，宽宥不恭，微臣不胜瞻天仰圣战栗屏营之至，谨具表以闻。御前方物：龙涎香、西洋闪金缎、象牙、胡椒、□黄、豆蔻、沉香、乌木、大枫子、金银香、苏木、孔雀、六足龟等；皇后前半之。"帝锡国王缎、纱、罗各六；金缎、纱、罗各四，王妃各减二。正副使等赏赉有差。定暹罗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常贡外加贡无定额。贡船以三艘为限，每艘不许逾百人，入京员役二十名，永以为例。

十二年，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等至，具表请封。四月，册封暹罗国王，赐诰命及驼钮镀金银印，令使臣赍回。诰曰："来王来享，要荒昭事大之诚；悉主悉臣，国家著柔远之义。朕缵承鸿绪，期德教暨於遐陬，诞抚多方，使屏翰跻於康乂。彝章具在，涣号宜颁。尔暹罗国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虖陆坤司由提呀菩埃秉志忠诚，服躬礼义，既倾心以向化，乃航海而请封。砺山带河，克荷维藩之寄；制节谨度，无忘执玉之心。念尔悃忱，朕甚嘉尚。今封尔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命，尔其益矢忠贞，广宣声教，膺兹荣宠，辑乃封圻。於戏！保民社而王，纂休声於旧服；守共球之职，懋嘉绩於侯封。钦哉，无替朕命！"

二十三年，王遣正使王大统、副使坤孛述列瓦提，赍金叶表入贡。帝谕暹罗进贡员役，有不能乘马者，官给夫轿，从人给舁夫。先是贡船抵虎跳门，守臣查验后，进泊河干，封贮货物，俟礼部文到，方准贸易。至是疏请嗣后贡船到广，具报即准贸易，并请本国采买器用，乞谕地方官给照置办，允之。颁赏暹罗之鞾，始折绢。贡使回国，礼部派司官、笔帖式各一人伴送。二十四年，议定暹罗国王原赏缎三十四，今加

十六，共表里五十。四十七年，贡驯象二、金丝猴二。是年，礼官议准暹罗贡船压舱货物在广东贸易，免其徵税。

六十一年，部议暹罗入贡照安南国例，加赐国王缎八、纱四、罗八、织金纱罗各二；王妃缎、织金缎、纱、织金纱、罗、织金罗各二。是年，国王奏称彼国有红皮船二，前被留禁，请令广东督抚交贡使带回。帝可其请，并谕礼部曰："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部臣与暹罗使臣议定，年运三十万石，逾额米粮与货物照例收税。

雍正二年十月，广东巡抚年希尧陈暹罗运米并进方物，诏曰："暹罗不惮险远，进献穀种、果树及洋鹿、猎犬等物，恭顺可嘉。压船货物概免徵税，用奖输心向化之诚。"六年，帝谕暹罗商船运来米穀永远免税。七年，常贡内有速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帝以无必须之物，免其入贡，著为例。时贡使呈称"京师为万国景仰，国王欲令观光上国，遍览名胜，归国陈述，以广见闻"。帝命贤能司官带领游览，并赏银一千两，遇所喜物购买。使臣复称本国产马甚小，国王命购数匹带归，允之，命马价向内库支给。复赐国王御书"天南乐国"扁额、缎二十五、玉器八、琺琅器一、松花石砚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贡使赴广采买京弓、铜线等物，复诏赏给。

乾隆元年六月，国王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赍表及方物来贡，增驯象一只，金缎二疋、花幔一条，并言昔赐蟒龙袍藏承恩亭上，历世久远，难保无虞，恳再赐一二袭。帝特赏蟒缎四疋。礼部奏暹罗照丕雅大库呈称伊国造福送寺需铜，恳弛禁，议弗许，帝特赏八百斤。八年，诏暹罗商人运米来闽、粤诸省贸易，万石以上免船货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其米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官为收买，以补常平社仓，或散给沿海标营兵粮之用。十三年，入贡方物外，附黑熊一、斗鸡十二、太和鸡十六、金丝白肚猿一。十四年，国王遣陪臣朗呵派提等入贡，锡御书"炎服屏藩"四字。十六年，帝谕闽督喀尔吉善等筹办官运暹罗米法。疏陈非便，并言不如奖励商人赴暹罗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予议叙给顶戴，从之。十八年，国王遣使入贡，恳赐人葠、缨牛、良马、象牙、及通彻规仪内监。礼臣不可，帝加赐人葠四斤，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恪守规制，益励敬恭"。二十二年，入贡，特赐其王蟒缎、锦缎各二，闪缎、片金缎各一，丝缎四，玉器、玛瑙各一，松花石砚二，琺琅器十有三，瓷器百有四。三十一年，暹罗入贡，赐与前同。

顷之，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暹罗为花肚番所破，缴还原颁赐物。花肚

番即缅甸也。当其时，缅甸攻暹罗，进围其国都阿由提亚，三月陷之，杀其王，暹罗遂亡。

缅甸酋懵驳既破暹罗，恃强侵云南边，高宗叠遣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恆、将军阿桂、阿里衮等征之，缅甸调征暹罗军自救。阿由提亚之陷也，暹罗守长郑昭方率军有事柬埔寨，闻都城陷，旋师赴援，叠与缅甸战，构兵数年。既以缅甸困于中国，郑昭乘其疲敝击破之，国复。昭，中国广东人也。父贾于暹罗，生昭。长有才略，仕暹罗。既破缅军，国人推昭为主，迁都盘谷，镇抚绥辑，国日殷富。四十六年，郑昭遣使朗丕彩悉呢、霞握抚突等入贡，奏称暹罗自遭缅乱，复土报仇，国人以诏裔无人，推昭为长，遵例贡献。帝嘉之，宴使臣於山高水长。所贡方物，收象一头、犀角一石，馀物准在广东出售，与他货皆免税。特赐国长蟒缎、珍物如旧制。

四十七年，昭卒，子郑华嗣立。华亦材武，屡破缅，缅酋孟陨不能敌，东徙居蛮得勒。五十一年，华遣使入贡御前方物：龙涎香、金钢钻、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氈、西洋红布、象牙、樟脑、降真香、白胶香、大枫子、乌木、白豆蔻、檀甘密皮、桂皮、藤黄，外驯象二。中宫前无象，物半之。并请封。十二月戊午，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如康熙十二年之例。制曰："我国诞膺天命，统御万方，声教覃敷，遐迩率服。暹罗国地隔重洋，向修职贡，自遭缅乱，人民土地悉就摧残，实堪悯恻！前摄国事长郑昭，当举国被兵之后，收合馀烬，保有一方，不废朝贡。其嗣郑华，克承父志，遣使远来，具见忱悃。朕抚绥方夏，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设暹罗旧王后嗣尚存，自当择其嫡派，俾守世封。兹闻旧裔遭乱沦亡，郑氏摄国长事，既阅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辑和人民，阖国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颁朝命，封尔郑华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印，尚其恪修职事，慎守藩封，抚辑番民，勿替前业，以副朕怀柔海邦、兴废继绝之至意。"是年，粤督穆腾额奏定暹罗正副贡船各一免税，馀船按货征榷，以杜奸商取巧。

先是缅甸惮国威内附，后屡为暹罗所败，五十三年，来贡，乞谕暹罗罢兵。五十四年正月，帝赐郑华敕曰："朕惟自古帝王功隆丕冒，典重怀柔，凡航海梯山重译而至者，无不悉归涵育，咸被恩膏。尔暹罗国王郑华远处海隅，因受封藩职，遣使帕使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等恭赍方物，入贡谢恩，具徵忱悃。朕念尔国与缅甸接壤，往者懵驳、赘角牙相继为暴，侵陵尔国，兴师构怨，匪尔之由。今缅甸孟云新掌国事，悔罪输诚，籥求内附，已於其使臣回国时谕令孟云与尔国重修和好，毋寻干戈。尔亦宜尽释前嫌，永弭兵衅，同作藩封，共承恩眷。兹特赐国王

丝、币等物，尚其祇受嘉命，倍笃忠忱，仰副眷怀，长膺天宠。钦哉！”

明年，郑华咨称：“乾隆三十一年，乌肚构兵，国破君亡。其父郑昭光复故物，十仅五六。旧有丹荖氏、麻叨、涂怀三城，仍被占据，恳谕令乌肚归还，以复国土之旧。”粤督郭世勋以闻。帝念暹罗所称之“乌肚番”即缅甸。前缅甸与暹罗诏氏构兵，系已故缅酋懵驳，非今王孟云之事。丹荖氏等三城，亦系诏氏在国时被缅甸侵占，非郑氏国土。相安年久，自应各守疆界。今暹罗已经易世，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为王，更不当争论诏氏旧失疆土。命军机大臣代世勋拟檄谕止之。是年，入贡，因庆祝万寿，加进寿烛、沉香、紫胶香、冰片、燕窝、犀角、象牙、通大海、哆啰呢九种，帝亦加赐国王御笔“福”字。六十年，暹罗破柬埔寨，取阿可耳及破丁篷二地。

嘉庆元年，暹罗遣使进太上皇帝、皇帝汉、番字金叶表文并方物。正月，命使臣与宁寿宫千叟宴，赐正使圣制千叟宴诗一章。二年，遣使贺归政及登极，贡龙涎香、冰片等二十四种。帝奉太上皇帝命赐郑华敕曰：“九服承风，建极著会归之义，三加锡命，乐天广怙冒之仁。旧典维昭，新纶用沛。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藩封。兹於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熙，倍呈方物，具见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第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其所备物若从摈卻，劳费转多，特饬收受，加赐文绮等物。嗣后止宜照常进呈一分，以示体恤。王其祇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蕃庶之恩，长隶职方之长。钦哉！”三年，召暹罗使臣宴重华宫。五年，国王遣使赍祭文、仪物，诣高宗纯皇帝前进香，并献方物，广东巡抚遵旨令使臣毋庸来京，悉将方物赍回。六年，副贡使怕窝们孙哞哆呵叭病殁广东，?地方官妥为照料，赏银三百两，先行回国。

十年，暹罗贡表，言与缅甸战获捷，有诏和解之。十二年九月，帝谕郑华：“不许违例用中国人驾船，代运货物往来，以免奸商隐匿，致启讼端。倘有违背，奸商治罪，国王亦难辞其咎。特申禁令，以严逾越之防。尔国王其凛遵毋忽！”

十四年，遣使祝嘏，加赏正副使筵宴重华宫。秋，郑华卒，世子郑佛继立。遣使入贡请封，遭风沉失贡物九种，帝谕不必补进。十五年，封郑佛为暹罗王，给诰命、驼钮镀金银印，交使赍回。十八年冬，总督蒋攸銛奏暹罗正贡船在洋焚毁，仅副贡船抵粤，副使唧拔察哪丕汶知突有疾，闻正贡船遭焚，惊惧，益剧，不能即赴都。帝命副使留粤调治，

所存贡物十种，派员送京，失物毋庸补备。且谕曰："暹罗国王抒忱纳赆，沿海申虔，即与到京赍呈无异。例赏物件及敕书，交兵部发交两广总督颁给。"明年，暹罗王闻贡船焚毁，补备方物入贡，遇飓风，船漂散。二十年秋，正副贡船先后抵粤，蒋攸銛以闻。仁宗嘉其恭顺，谕曰："暹罗向系三年一贡，明年又届入贡之期。此次方物，可作二十一年例贡。"暹罗王复表请准用内地水手驾驶，部议驳之。

道光元年，暹罗远征马来半岛开泰州，悬军深入，破沙鲁他军，南下服派拉克，进与色兰格耳国战，以军疲，由新格拉而还。三年，遣使入贡贺万寿。四年，郑佛在位十五年，传位其子郑福。明年，遣使入贡请封，舟毁，贡物沉没。帝免补进，仍封郑福为暹罗王。福朝贡益恭。十九年三月，宣宗以暹罗服事之勤，谕曰："暹罗三年一贡，其改为四年。"

咸丰元年，郑福卒，弟蒙格克托继立，中国称曰郑明者是也。明奉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遗使进香并赍递表文、方物，庆贺登极。又因例贡届期，请将贡物一并呈进。文宗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传知臣毋庸来京，仪物、方物悉令赍回。至应进例贡，现当国制，二十七月之内不受朝贺，并停止筵宴，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二年，徐广缙奏："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帝命於封印前伴送来京；应给嗣王诰命，俟贡使抵都发给赍回。靠粤匪乱炽，贡使竟不能至，入贡中国亦於此止。此后暹罗遂为自主之国矣。

郑明通佛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称皇帝。复与英、法诸国订约，遣使分驻各国。同治七年，郑明卒，子抽拉郎公继立，废奴隶，行立宪。北部乱贼蜂起，讨平之。法既吞越南，复迫暹罗割湄江东地。光绪十九年，国王派军防守。法藉口暹罗侵越南，出兵占孔格沙丹格、托伦格二地，复进据老挝之加核蒙隆拍拉朋。暹军败退湄河西岸，法复以海军攻盘谷海港，暹人惧，乞和。既，英人疾法日盛，不益于己，乃与法立约，保证湄南属暹罗，暹罗赖以少安，致力内政，日蒸富强。宣统二年，卒，子马活提路特立。

暹罗版图，北纬六度至二十度，东经九十七度至一百七度。官制，设外务、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务、交通九部，佐国王管理国政。另设枢密院，国王选亲贵勋臣充之，国之大事皆谘询而行。中央称畿甸省。全国分十七州，置总督。州下有县、郡、村。人口八百万，中国人占三分之一。军备仿德国徵兵制，常备军三万人，战时可增十倍。海军有砲舰、水雷艇数艘。制造枪砲厂、造船所皆备。暹罗

叠出英君，政治修明，故介於英、法诸大国属地，而能自保其独立也。

南掌，旧称老挝。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销金缅字编蒲表文一道、驯象二只，求入贡。"帝嘉奖，其贡道命由普洱府入，沿途护送，从厚支给。八年二月，遣使表贡，并请定贡期，命五年一贡。赐之敕谕并文绮等物，令使臣赍捧回国。九年六月，表谢颁敕谕恩。

乾隆元年，赐国王岛孙彩缎、文绮。八年二月，帝以南掌远道致贡，改为十年一次。十四年正月，贡驯象。二十六年二月，国王准第驾公满奏言："臣母喃玛喇提拉同臣遣使奉表，进驯象二只，庆贺皇上五旬万寿，皇太后七旬万寿。"准第驾公满又别备表文一、贡象二，宴赏如例。六月十三日，礼臣议："嗣后各省巡抚值南掌、琉球、苏禄、安南等国贡使到境，遴委同知、通判中一员，武弁守备一员，伴行长送至京，并知照经过各省添派妥员护送，按省更替；贡使回国，亦一例办理。"从之。又奏："南掌外藩入贡使臣，俱於陈设卤簿之日，带领道旁瞻仰天颜，备观仪典。今国王准第驾公满遣使叭哩细哩门遮昆来京，拟於七月初八日圣驾起銮之期，带领大东门道旁叩见。"

四十七年，国王召翁遣使臣叭整哄等四人入贡，帝於山高水长连日赐茶果，又赐宴於紫光阁、三无私殿。五十五年，国王表贡驯象祝釐，并附进例贡。帝谕云贵总督富纲派员护送。南掌贡使定於七月二十日至热河行在，与蒙古王公、各外藩贡使同预寿筵。五十八年，谕免例进贡象。明年，国王召温猛遣使请封，特颁诰敕，并驼钮镀金银印，交使臣赍回。六十年，国王奉表祝釐，进长生经一卷、阿魏二十斤、象牙四十、夷锦四十。时召温猛已播迁越南昭晋州地，既受敕印，仍未能返国。

嘉庆四年，国王遣使赍表，恳求赴京进香。帝谕止之，令云贵督臣由驿进呈金叶表文，所贡檀香三枝交太常寺。十二年，国王遣使进驯象四只、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绢一疋，帝赏赉有加。十四年，越南国王阮福映遣使恭缴南掌敕印。帝谕曰："南掌国王召温猛忄奕懦不振，流徙越南，遗弃敕印，朕念其流离，不加声责，岂能复掌国事？听其在越南居住可也。其国事以其伯召蛇荣代办。"二十四年，召蛇荣子召蟒塔度腊虔修职贡，籥恳再颁敕印。礼臣覆称前缴印信字画完好，毋庸另铸，准於颁给敕印外，再给诰命一道，交召蟒塔度腊祇领。道光二十二年，遣使赍敕封召喇嘛呢呀宫满为南掌国王。

咸丰三年，南掌国长召整塔提拉宫满遣使叩关，请入贡。帝以南掌贡使向由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取道进京，惟现在粤匪未尽歼除，命云贵督臣吴文镕等即传谕南掌使臣，此次毋庸来京，仍优与犒赏，俾先行回国。贡物象只即由督臣派员送京。然自是云南回匪乱起，贡道遂绝。时南掌兼贡越南之顺化，暹罗之曼谷。嗣越南衰，南掌入暹罗，号为暹罗属国。光绪十一年，法人得越南全境，以南掌地居湄公江中间，为传教通商孔道，复设法保护之，於是南掌又折入於法矣。

南掌国都曰隆勃剌邦，据湄公江左岸，江东折南流，南冈江自东来会，曲注如玦环，城在山下，当南冈江会流处，水穿城而过。王宫在城之北，背山建屋，规制壮丽。佛墓寺塔森立城市中。濒江两岸多花园。居民大半老挝种，或喀木种。老挝种人俗同暹罗，不文身雕题，性愚而嬾。奉佛教，好生恶杀。务耕种、畜牧，能铸造、纺织。其状貌短小，鼻宽而脣厚，肤色红紫，剪发留顶，不蓄须。男子衣饰，横布一幅围腰至膝，富贵者以□缎为之。妇人下裳似裙，上服摺盖於胸，发黝黑，鬓垂於后项，耳手足皆带环圈，以金银铜为饰。其房屋率用藤竹缚造。富室官衙则用坚木，极壮丽。常食睟米，杂以秔稻。中国人教以制酒醴、养蚕丝之法。家畜象、牛，供耕田驮货。其物产有五金各矿，稻则有秔有睟，多包穀，少粟麦，有靛青、漆、藤、竹、麻、棉、椰叶、桄榔、甘蔗、槟榔、豆蔻、烟叶、芝麻、花生，而松木、楢木尤多。其货币或用暹罗之体格，或印度之鲁卑，皆银钱也。此外或用铜钱、用铁钱，或用银锭、用海贝。然用钱颇少，以货易者为多。天气温和，自二月至八月多东风、多雨，九月至正月多北风、多晴云。

苏禄，南洋岛国也。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奉表，贡方物。五年六月，贡使至京，贡珍珠、玳瑁、花布、金头牙萨白幼洋布、苏山竹布、燕窝、龙头、花刀、夹花标枪、满花番刀、藤席、猿十二种。赐宴赉赏，颁敕谕一道，令使臣赍回。定期五年一贡，贡道由福建。十一年六月，国王奉表谢恩，并奏："伊祖东王於明永乐间入朝，归至德州病故。帝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傔从十人守墓。毕三年丧，遣归。今事隔三百馀年，所有坟墓及其子孙存留周恤之处，恳请修理给复。"礼臣议覆："苏禄国东王巴都噶叭哈答殁，长子都马含归国袭封。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居守茔，其子孙以祖名分为安、温二姓，应如所请。饬查王墓所有神道享亭、牌坊，修理整饬，於安、温二姓中各遴一人给顶戴奉祀。著为例。"帝允之。乾隆五年八月，苏禄国王麻喊味呵禀勝宁遣番丁护送遭风商人回内地。八年，贡使马明光奏请三年后复修朝贡，帝命仍遵雍正五年所定五年一贡之

例。十九年，苏禄国王麻喊味安柔律嶙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赍送图册。"二十八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自后遂不复至。

苏禄本巫来由番族，悍勇善斗。西班牙既据吕宋，欲以苏禄为属国，苏禄不从，西人以兵攻之，为所败。独慕义中国，累世朝贡不绝。其国小，有巉岩之岭，其极南为石崎山、犀角屿、珠池，因岛环绕。海内有珍珠，土人与华商市易，大者利数十倍。此外土产则苏木、豆蔻、降香、藤条、荜茇、鹦鹉之类。户口繁多。地磽瘠，食不足，常籴於别岛。土人奉回教。与婆罗洲芒佳瑟民结为海盗云。

列传三百十六属国四

廓尔喀 浩罕 布鲁特 哈萨克 安集延 玛尔噶朗 那木干 塔什干巴达克山 博罗尔 阿富汗 坎巨提

廓尔喀，在卫藏西南，与巴勒布各部相邻。巴勒布三汗：曰阳布，曰叶楞，曰廓库木；后皆为廓尔喀酋博纳喇赤并吞，及小部二十三。其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东与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巴接壤，西与作木朗接壤，南距南甲噶尔，北连后藏边境。传至孙拉特纳巴都尔，年幼嗣位，其叔巴都尔萨野用事，操国大权。

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人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与唐古忒开衅构兵，进侵藏界。帝命四川总督鄂辉、将军成德往查，以巴忠熟悉藏情，令为会办。巴忠迁就议和，称内附，帝锡封廓尔喀王爵。廓尔喀私责后藏班禅喇嘛赔偿银两，巴忠不以闻，既而后藏不能偿，班禅复与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不协，沙玛尔巴因导廓尔喀内侵。五十六年，廓尔喀遂以唐古忒兵欠款、班禅负约为辞，遣兵围聂拉木，唐古忒兵闻风溃，进至达木，番兵亦败退。八月，廓尔喀围札什伦布，将军成德赴藏援剿，帝复命四川总督鄂辉督后队赴援，鄂辉复调金川兵二千、云南兵二千助讨。九月，廓尔喀六七百人攻宗喀，陈谟、潘占魁等率唐古忒兵固守，击卻之，斩首四十六，贼退济咙。帝始议大举往征。

十月，召两广总督福康安入京，授以方略，命为将军，督参赞海兰察等由青海赴藏，总领大军讨廓尔喀。十二月，成德次聂拉木四十里，战拍甲岭，败之。明年正月，攻克聂拉木东官寨，斩其酋呢玛叭噶嘶及踏巴等。二月，以地雷破西北碉寨，获咱玛达阿尔曾萨野，巨酋玛木萨野之侄也。聂拉木既平，进军济咙。

三月，福康安抵后藏，诏晋为大将军，各军咸受节度。廓尔喀筑寨据险死守。四月，福康安偕海兰察由绒辖、聂拉木进，决议先剿擦木、济咙。擦木地最险，两山夹峙，中亘山梁。五月六日，乘夜雨，分五队，海兰察等居中，哲森保等由东西山趋贼寨，墨尔根保等绕出贼背。黎明，攻擦木山梁两石碉，克之，擒斩二百馀人。进至玛噶尔辖尔甲，济咙援贼三百据山力拒，海兰察趋进，马中枪，挥军奋击，尽歼之。济咙贼闻官军将至，建大寨山冈外，扼险筑三大碉相犄角。福康安檄巴彦泰、巴彦寨、萨宁阿、长春攻西北临河大碉，桑吉斯塔尔、克色保、筹保、巴哈、张占魁攻东北石上大碉，哲森保、墨尔根保攻东南山梁上大

碉，蒙兴保、绰尔浑等攻山下喇嘛寺，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攻大寨，以惠龄为策应之军，海兰察率骑兵张两翼截击逸贼。六月初六日，哲森保等攻克山梁大碉，蒙兴保等克喇嘛寺，复会攻临河及石上两大碉，皆克之。设砲石上，战一昼夜，破其东北隅，遂拔济咙，斩级六百馀，擒二百，获贼目七。

当福康安之攻济咙也，先遣成德、岱森保率兵三千出聂拉木南行，牵缀贼势，壁上木萨桥。贼筑三卡於德亲鼎山下，建木栅於下木萨桥，以拒官军，岱森保悉攻破之。於是自擦木至济咙边界尽复。济咙西南皆高山峻岭，路险恶。距济咙八十里有热索桥，其大河自东来注，渡桥即廓尔喀界也。贼屯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设石卡一，南岸临河，设石卡二。官军进破索喇拉山卡，追至热索桥。逸贼甫上桥，南岸守桥贼见追兵至，仓卒撤桥，逸贼皆落河死。官军隔河施枪，河阔不能及，乃退还。密遣阿满泰、哲森保、墨尔根保、翁果尔海等率土兵东出瓘绿大山，绕至上游，伐木编筏以济。时贼与官军隔河相持，不虞间道军骤至，仓皇抵抗，不能敌，溃而奔，遂夷二石卡。

六月十七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等渡热索桥，进密里顶大山，山重叠无路径，乃令乌什哈达、张芝元开路以进。明日，抵旺噶尔，山势险峻，玛尔臧大河傍山南注。我军循河东，路逼仄，不能驻足，士卒皆露宿岩下，深入贼境百七十里，不见一贼。寻侦知旺噶尔西南协布鲁克玛贼树木城，外环石壁，城西里许夹河筑卡，城东三十里环克堆筑寨，以相犄角。二十日，官军由旺堆伐树建桥，城贼居高施弹，桥不能成，我军以砲轰其城，贼随缺随补，终不得渡。二十二日，福康安、海兰察由间道越伯尔噶臧兴三大山，攻克堆，贼阻河以拒。日暮大雨，我兵佯退伏丛林中，夜深偷渡，毁贼垒五，斩级三百馀，径趋协布鲁克玛，与惠龄等前后夹击，贼惊溃，木城石卡俱下。

协布鲁克玛既克，福康安分道而前。一由噶多趋东觉为正道，一由噶多东越山趋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为间道。海兰察督桑吉斯塔尔、阿满泰、珠尔杭阿等出间道，福康安出正道。命台斐英阿等与贼相持於作木古拉巴载山梁，躬率额尔登保等潜趋噶多普。七月初六日晨，渡河破其碉卡，进毁寨十一、木城五，殛贼目苏必达柰新及巴撒喀尔，斩径四百。海兰察亦破贼博尔东拉前山，毁木城三、石卡七，追至玛拉，遇伏，击破之。东觉馀贼俱尽，两军复合。进至雍鸦，贼据噶勒拉山梁，道路崎岖，士卒履皆穿，跣足行石子上，多刺伤，又为蚂蝗□啮，两足肿烂。其地多阴雨，惟辰巳二时稍见日，届午则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颠气寒凛，夜则成冰雪，於是顿兵休息。当是时，成德军亦克札木，过

铁索桥，进至多洛卡，破贼陇冈，覆利底寨。

八月，福康安分军为三，过雍鸦趋噶勒拉。廓尔喀境皆山，东西对峙，中贯大河。自过雍鸦，山势皆南北向，噶勒拉、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诸大山层层环抱，横河阻之，我军须渡河仰攻。初二日，破石卡，逼噶勒拉山颠木城。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攀堞以登，中枪而殒，士益奋，抛火弹入焚其帐房，自辰至未，克木城石卡各二，歼贼三百馀，毙其目五，落崖死者无算。乘胜追数十里，抵堆补木山口之象巴宗，贼蜂拥出拒，袁国璜等陷入阵，毙贼百馀。复檄珠尔杭阿等攻集木集，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渡河扑甲尔古拉。贼扼险列木栅长数里阻官军，阿满泰与贼争桥，中枪落水，额尔登保等奋呼而进，遂渡河，斩贼目三，毙贼百馀。大军竞进集木集，贼众分三道来援，殊死斗。福康安躬督战，英贵殒於阵。台斐英阿、张芝元、德楞泰往来奋击，射死红衣贼目二，贼始败走。

是役也，连战两日一夜，克大山二、大木城四、石卡十一，斩贼目十三，进抵帕朗古，深入贼境七百馀里，毙六百馀人，廓尔喀酋震惧乞降。初，福康安破东觉，贼酋乞降，福康安不许，檄令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躬亲至军，并献祸首及所掠财物，贼不应。至是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遣大头人禀请交送札什伦布什物，缴出西藏所立条约，并献祸首沙玛尔巴之骨。

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合疏入告曰："窃臣等秉承庙算，统率劲兵，自察木进剿以来，连战克捷，边界肃清，遂夺热索桥，深入贼境。协布鲁、东觉、博尔东拉、噶勒拉、堆补木、帕朗古诸处皆系峭壁悬崖，大河急溜，我兵绕山涉水，间道出奇，贼匪碉卡木城悉行攻克，所向无前，贼匪败衄奔逃。大兵进至雍鸦，送出上年被裹兵丁王刚诸人，具禀乞降。旋遣贼目噶布党普都尔帮哩等迎赴军前，悉将上年被裹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及兵丁卢献麟等全行送出，禀陈沙玛尔巴唆使情形，悔罪哀祈。臣等严加驳饬，复进兵至帕朗古，移营进逼，贼匪益加震恐。即将沙玛尔巴眷属、徒弟、什物等项，及抢掠札什伦布银两物件，皆已遵檄呈交，并缴出私立合同二张，不敢复提西藏给银之事。再三恳求圣主，逾格施恩，赦其已往，以全阖部番民之命。兹於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名，恭赍表文进京，并虔备乐工、驯象、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氈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共二十九种，随表呈进。另禀恳臣代奏，当即译阅表文，词意极为恭顺恳至。并据第乌达特塔巴等伏地哀

恳，叩头乞命，至於泣下。跪称：‘廓尔喀部长拉特纳巴都尔、部长之叔巴都尔萨野，本系边外小番，曾归王化，渥受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锡赉多珍，高厚恩慈，至今顶感。乃拉特纳巴都尔年幼无知，巴都尔萨野罔识天朝法度，因沙玛尔巴从中簸弄，唆使廓尔喀与唐古忒藉端滋事。拉特纳巴都尔等轻听其言，侵犯后藏，仰烦大皇帝天兵远讨，诛戮头目人众三四千人，攻据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叠，廓尔喀胆落心惊。拉特纳巴都尔及巴都尔萨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惧尤甚。从前侵犯藏界之事，虽系被人煽惑，而孽实自作，万不敢丝毫置辩，诿咎於人。惟有仰恳转奏大皇帝大沛恩施，开一线之路。如蒙允准，免其诛灭，廓尔喀阖部地土、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赐，衔感宏施，曷其有极！前立合同混行开写各条，万不敢复提一字。廓尔喀永为天朝属下，每届五年朝贡之期，即差办事噶箕一名，仰觐天颜，子子孙孙，恪遵约束。恳求大将军据情转奏’等语。臣等随谕：‘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自速诛锄，侵扰藏地，天兵至此，本应灭尔部落，□焦类无遗。今拉特纳巴都尔等敬凛大皇帝天威，万分悔惧，屡恳投降，情词恭顺，本大将军不敢壅於上闻，当即据实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仰蒙鉴察，宥罪施恩。倘荷圣慈允准，从此尔部落惟当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复滋事端，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境土。此次天兵威力，尔已深知，若稍抗违，即是自取灭亡，后悔无及。’其头目跪聆之下，战栗叩头，感惧之诚，形於辞色。臣等伏思廓尔喀恃其险远，构衅称兵。上年藏事，迁就议和，兵威未加，罔所祗惧，是以投诚甫及两年，复行反覆。此次兴师问罪，仰承圣主指授机宜，士卒争先用命，越险摧坚，兵到之处，屡战屡胜，大半歼擒。廓尔喀在西番各部素称强悍，今见天朝兵力精强，所向无敌，全部震詟，屡遣大头人来营乞降，察看情辞，实出诚悃。伏查前承明旨，谕令臣等‘酌量情形，倘军临贼境，贼匪心怀忄习伏，悔罪乞哀，或可申明约束，俯允所请，纳款班师’。仰见我皇上庙算精详，几先指示，义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实深钦服。今廓尔喀业已悔罪投诚，遣大头人恭进表文，请於象马方物之外，虔备乐工，使隶於太常，附各国乐舞之末，并恳定立贡期，遣使五年朝贡一次。详察贼情，实属倾心向化，不敢再滋事端，卫藏全境似可永底敉宁，相安无事矣。”

疏入，帝允受降，谕福康安等筹善后撤兵，仍以所获热索桥以西协布鲁、雍鸦、东觉、堆补木、帕朗古各地还廓尔喀；热索桥以内济咙、聂拉木、宗喀前属藏地，为廓尔喀所据者，仍归后藏。沿边设立鄂博，如有偷越，即行正法。遇有遣使表贡，先行禀明，边吏允许，始准进口。八月，廓尔喀酋遣苏必达巴依喇巴忻喀瓦斯并亲信玛泌达拉喀瓦斯至营，呈水牛、猪、羊各百头、米二百石、果品糖食百筐、酒百篓犒

师。福康安谕留牛羊各十头、米十石，以答其诚敬之意，馀皆发还。复赏锦缎各四疋，廓尔喀益感服，受约束。二十一日，班师。十月初三日，福康安还后藏。

五十八年正月，廓尔喀贡使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赍贡物至京师，帝赐宴，命与朝鲜、暹罗各使同预朝贺，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王。自是五年一贡，听命惟谨。

其后英吉利据印度，时时被侵略，迫订西古利条约，廓尔喀始将西界克美忄互山地及开利川河流域割於英。廓尔喀既为英逼，勤修国政，力保自主之权，英虽觊觎之，无如何也。光绪末，犹入贡中国云。

浩罕，古大宛国地，一名敖罕，又曰霍罕，葱岭以西回国也。东与东布鲁特接，南与西布鲁特接，西与布哈尔国接。有四城，俱当平陆。一曰安集延，东南至喀什噶尔五百里。其人长於心计，好贾，远游新疆南北各城，处处有之，故西域盛称安集延，遂为浩罕种人之名。从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为玛尔噶朗城，又西八十里为那木干城，又西八十里为浩罕城。四城皆滨近纳林河，惟那木干在河北。南北山泉支流会合，襟带诸城之间，土膏沃饶，人民殷庶。其人奉回教，习帕尔西语，亦布鲁特种也。其头目冠高顶皮帽，衣锦衣。民人戴白氈帽，黄褐。诸城皆有伯克，而浩罕城伯克额尔德尼为之长，众听命焉。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遣侍卫达克塔纳等抚布鲁特诸部。至其境，额尔德尼迎之入城，日馈羊酒瓜果，询中国疆域形势，畏慕，奉表请内附。并上将军书，称为“至威至勇如达赉札木西特之将军”。旋遣头目托克托玛哈穆等贡马京师。二十五年，

遣侍卫索诺穆策凌赍敕往谕，额尔德尼率诸伯克郊迎成礼。是为浩罕属中国之始。浩罕风俗与天山南路诸回部略同，而骜勇过之，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初，大军追霍集占急，霍集占遣使欲投浩罕，不报。寻，霍集占兄弟为巴达克山所歼，波罗尼都次子萨木萨克逃入浩罕，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居为奇货。和卓木译言“圣裔”也，回教徒尊之，所至景从。

嘉庆二十五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由浩罕纠布鲁特寇边。道光六年，张格尔复求助浩罕入寇，约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浩罕酋自将万人至，则张格尔已探喀城无援，背前约。浩酋怒，自督所部攻喀城，不下，率兵宵遁。张格尔使人追诱其众，归投

者二三千人，张格尔置为亲兵。及西四城破，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杨芳追张格尔至阿赖岭，遇浩罕伏兵二千，军几殆，鏖战一昼夜始出险。八年，张格尔既伏诛，其妻子留浩罕。钦差那彦成檄令缚献，不从。诏命绝其互市困之。那彦成并奏驱留商内地之夷，且没入其赀产。诸夷商愤怒，乃奉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为和卓木，纠结布鲁特、安集延数千入寇，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犯叶尔羌，璧昌、哈丰阿等拒而破之。贼悉掠喀、英二城，遁出边。十一年，浩罕闻大军且至，由伊犁、乌什、喀城三路出师，筑边墙拒守。又乞俄援，俄弗许。浩罕念无外援，遂遣头目至喀城谒钦差长龄呈诉，并请通商。长龄遣还二使，留其一使，令缚献贼目，释回被虏兵民。浩罕报言，被虏兵民可释还，惟缚献夷目事，回经所无。且通商求免税，并给还钞没赀产。

长龄疏言："安边之策，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浩罕与布哈尔、达尔瓦斯、喀拉提锦诸部落犬牙相错，所属塔什干、安集延等七处均无城池，其临战皆恃骑贼，然在马上不能施枪砲。倘以鸟枪连环击之，则骑贼必先奔。其卡外布鲁特、哈萨克向受其欺凌、争求内徙，而卡内回众亦恨其虏掠无人理。果欲声罪致讨，但选精锐三四万人整军而出，并於伊犁、乌什边境声称三路并进，先期檄谕布哈尔等部同时进攻，则不待直捣巢穴，而其附近诸仇部已乘衅并起，可一举而平之矣。惟是大军出塞，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千六百馀里，中有铁列克岭，为浩罕、布鲁特界山。两山夹河，仅容单骑，两日方能出山。此路奇险，劳师远涉，胜负未可尽知。今拟遣还前所留来使一人，令伯克霍尔敦寄信开导，为相机羁縻之计。盖浩罕四城外有三小城：曰窝什，在东南；曰霍占，在西南；曰科拉普，在西北。塔什干别为一部，属右哈萨克，亦附浩罕，称浩罕八城，故云所属七处也。"奏入，诏一切皆如所请。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焉。

是时，浩罕酋谟哈马阿里势颇张，既与中国和，北结俄罗斯，南通印度。其人有才略，而性淫暴。徵民女，纳父妾。布哈尔酋遣使责之，谟哈马阿里怒，髡其使。布哈尔遂率众攻浩罕，擒斩谟哈马阿里及其父妾，并俘获姬妾四十车，凯旋。以伊布拉兴留守，遣使至中国卡伦告捷。时道光二十二年也。会伊布拉兴虐浩罕民，浩罕叛，立西尔阿里。布哈尔遣兵二万来伐。有谟苏满沽者，浩罕人，谓布酋曰："此可说而下也！请先行。"布酋许之。至浩罕，乃力劝拒守。布哈尔兵至，攻四十日，不克，解围去。於是谟苏满沽预国政。西尔阿里死，次子古德亚嗣立。谟苏满沽妻以女，防之甚严，不使接宾客。会塔什干人犯境，谟苏

满沽挟以出征，兵交而古德亚逃入敌军。后塔什干平，谟苏满沽获之，复载回国。六月，党人沙特杀谟苏满沽及其党万馀人。古德亚走布哈尔，众立古德亚之弟马拉。又二年，党人基布查怨望，谋逆，杀马拉。立古德亚从弟沙漠拉。古德亚之在外也，为人佣工，以塔什干之力得复国。后阿林沽作乱，又出奔，商於外，复以布哈尔之力复国。

时俄兵日南，古德亚不能御敌，请和。古德亚有子曰那西亚丁，颇得民心，种人谋立之，诛其贪吝者，於是国内乱，古德亚奔俄。那西亚丁立，率党人叛俄，以俄非回教国也。

光绪二十九年，俄人灭其国，置费尔干省。

布鲁特分东、西二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天山特穆尔图淖尔左右，古为乌孙西鄙塞种地。其部有五，每部各一鄂拓克。最著者三：曰萨雅克鄂拓克，曰萨拉巴噶什鄂拓克；曰塔拉斯鄂拓克。其酋长戴氈帽，似僧家毗卢，顶甚锐，卷末为檐。衣锦衣，长领曲袷，红丝绦，红革鞮。民人冠无皮饰，衣褐。

先是东布鲁特为准噶尔侵偪，西迁安集延。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得复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将军兆惠等追捕准部馀党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遣侍卫乌尔金、托伦泰往抚，抵其游牧珠穆翰地。萨雅克、萨拉巴噶什两鄂拓克不自主，别推一年长者玛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馀，体硕，趺坐腹垂至地，不能远行。遣使献牛羊百头，将军等宴而示之讲武，咸诧服天朝骑射之利，乞内附。於时兼抚定霍索楚、启台两鄂拓克。七月，参赞大臣富德复遣侍卫伊达木札布往谕，萨娄鄂拓克阿克拜亦率众五千户来归，同遣使入朝。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

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接，在回疆喀什噶尔城西北三百里。西接布哈尔国。道由鄂什山口逾葱岭至其地，盖古之休循、捐毒也。凡十有五部，最著者四：曰额德格纳鄂拓克，曰蒙科尔多尔鄂拓克，曰齐里克鄂拓克，曰巴斯子鄂拓克。衣冠风俗皆同东部。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既定山南，追捕逸回道其地。其渠长遮道奉将军书曰：“额德格纳布鲁特部小臣阿济比恭呈如天普覆广大无外、如爱养众生素赉满佛之鸿仁、如古伊斯干达里之神威、如鲁斯坦天下无敌之大勇、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谨率所部，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头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国，谨遣使入朝京师。”兆惠以闻，诏受之。於是东、西两部皆内附。凡布鲁特大首领称

为“比”，犹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齐大小头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给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岁遣人进马，酌赉绸缎、羊只。商回以牲畜、皮张贸易至者，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二十七年，阿济比所属鄂斯诸部地为浩罕所扰，新疆大臣谕还之。明年，别部长阿瓦勒比原以其地供内地游牧，帝喜，许之，赐四品服。

然布鲁特人贫而悍，轻生重利，喜虏掠。乾隆以后，边吏率庸材，抚驭失宜，往往生变。嘉庆十九年，孜牙憡之案，枉诛图尔第迈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塞外，愤煽种类图报复。二十五年，叛回张格尔纠布鲁特数百寇边，有头目苏兰奇入报，为章京绥善叱逐。苏兰奇愤走出塞，遂从贼。道光四年，张格尔屡纠布鲁特扰边。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掩之，不遇，则纵杀游牧之布鲁特妻子百馀而还。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人追覆官兵於山谷，贼遂猖獗。於是有八年重定回疆之役。

迨同治三年，布鲁特叛酋田拉满苏拉满与库车土匪马隆等句结为乱，逆回金相印等乘之，新疆沦陷十有馀年。光绪四年，钦差大臣左宗棠遣刘锦棠收复南八城，驻军喀什噶尔，有布鲁特头目来谒锦棠，原仍归中国。自言部落十四，盖即向之西布鲁特也。而东布鲁特接伊犁边者，又有五部：曰苏勒图，曰察哈尔，曰萨雅克，曰巴斯特斯，曰萨尔巴噶什，已投附俄罗斯矣。光绪初，俄人并吞浩罕后，西部亦大半为俄所胁收。其附近中国卡伦，喁喁内乡，代为守边，可纪者仅千馀家而已。

哈萨克部有三：曰东部，曰中部，曰西部。东哈萨克在旧准噶尔部之西北，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东界塔尔巴哈台，西界右哈萨克部，南界伊犁，北界俄罗斯。汉康居国地也。哈萨克汗阿布赉之告顺德纳曰：“我哈萨克之有三玉兹，如准噶尔之有四卫拉特也。东部者，左部也，曰鄂图玉兹，谓之伊克准。中部者，右部也，曰乌拉克玉兹，谓之多木达都准。西部最远，曰奇齐克玉兹，谓之巴罕准。左部之汗曰阿布赉，右部之汗曰脱卜柯依，西部之头人曰都尔逊。”

初，阿布赉乘准噶尔平，遣使往谕，阿布赉投诚。適阿睦尔撒纳叛走哈萨克，阿布赉纳之。我兵进，败其众。阿布赉大悔，密计擒阿逆以求臣於我。会阿逆遁归准噶尔。二十二年，阿布赉以其兵三万助攻阿逆，陈情谢罪，奉表请内附。后阿睦尔撒纳奔俄而死，阿布赉乃擒其党额布济齐巴罕以献。其别部和集博尔根及喀拉巴勒特并率其属三万户来附。二十四年以后，屡遣使朝贡，并赐冠服，宴赉如例。

右哈萨克在左哈萨克之西二千里。东界左部，西界塔什干，南界布鲁特、安集延诸部，北界俄罗斯，东南界伊犁。亦汉康居五小王地也。其汗曰阿布勒班毕特，即阿比里斯。其巴图尔有三：曰吐里拜，曰辉格尔德，曰萨萨克拜，而吐里拜实专国政。乾隆二十二年，左部阿布赉既臣服，请招右部。会参赞大臣富德方以兵索逆贼哈萨克锡拉至右部，时吐里拜方与塔什干交兵，为平之，乃下。於是吐里拜诣军门，纳款奉马，进表请归附。二十三年以后，屡遣使入朝，恩赐宴赉如例。其贡道均由伊犁以达京师。今则自中、俄定界后，哈萨克已分属两国矣。

安集延，亦大宛国地。喀什噶尔西北五百里，西至浩罕三百八十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檄谕协擒逆回霍集占，其伯克以逆回未至彼境，即专使籥请入觐。二十五年，伯克托克托玛哈墨第等来朝贡，赐宴赏赉如例。

玛尔噶朗，在安集延西百八十里。乾隆二十四年，伯克伊拉斯呼里拜率属投诚。

那木干，在玛尔噶朗西北八十里。其地东北与布鲁特杂处，东境逾河即为塔什干地。乾隆二十四年，与浩罕同时输诚内附。

塔什干，在喀什噶尔西北一千三百里。汉为康居、大宛地，唐之石国也。居平原，有城郭。人民奉回教。与哈萨克同以三和卓分辖其众：曰莫尔多萨木什，曰沙达，曰吐尔占。旧为准噶尔羁属。莫尔多萨木什者，哈萨克所置和卓也。吐尔占逐之，与哈萨克构兵。乾隆二十三年，参赞大臣富德追捕哈萨克沙喇至其地，遣使往抚，军於莽格特城外待之。时吐尔占方与哈萨克战河上，因谕以睦邻守土之义，皆感悟释兵，和好如初。乃遣其属默尼雅斯奉表求内属，曰：“臣莫尔多萨木什恭奉谕音，若开瞽昧。蠢兹边末，敢备外藩，罔或有二心。谨以准孽额什木札布献之阙下。外臣草莽，冀瞻圣容，躬服彝训，同归怙冒，永永无极。”额什木札布者，阿睦尔撒纳兄子也。帝宥而遣之。吐尔占亦贡马称臣，遣子入觐。塔什干至是自通於中国，列藩臣焉。嘉庆中，塔什干附浩罕，为浩罕八城之一。同治三年，俄人以伐浩罕之师夺塔什干，开锡尔达利亚省，於是塔什干部遂亡。塔什干居纳林河流域之中枢，扼中亚细亚通道。纳林河今又名锡尔河，西北流入咸海。由塔什干西南行，逾锡尔河至萨马尔罕，又逾阿母河，分入印度、波斯。北出疴伦不尔厄，越乌拉山脉达欧俄，而东行可至伊犁河以通中国，故俄人置土耳其斯坦总督驻之。塔什干山泉暢流，其乞尔乞河、卡拉苏河、安噶连河皆发源雪山，灌溉农田，地宜五穀，故人民常有馀粮。树木丛杂，多果木。宜

蚕桑，而棉花产额尤钜云。

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馀里，居葱岭右偏。由伊西洱库尔西稍南行，渡喷赤河至其国。有城郭，部落繁盛，户十万馀。其酋戴红氈小帽，束以锦帕，衣锦氈衣，腰系白丝绦，黑革鞮。其民人帽顶制似葫芦，边饰以皮，衣黄褐，束白丝绦，黑革鞮，亦有用黄牛皮者。妇人不冠，被发双垂，衣紫氈，馀与男子同。其国负山险，田地腴美，筑室以居，耕而兼牧猎。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酋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败奔巴达克山，富德率师至其地，以博罗尼都、霍集占逆状谕示巴酋素尔坦沙，令擒献。时二贼窜入巴达克山之锡克南村，诡称假道往墨克祖国，大肆劫掠。素尔坦沙缚博罗尼都，而以兵攻霍集占於阿尔浑楚哈岭。霍集占退保齐那尔河，不能支，伤背及乳，擒之，囚於柴札布。柴札布者，系囚处也。素尔坦沙遣使诣军门投款，且报擒二贼。富德令献俘，进军瓦罕城以待。是时温都斯坦方以兵临巴达克山，谋劫霍集占兄弟。霍集占阴通巴达克山仇国塔尔巴斯。会谋泄，素尔坦沙迁霍集占兄弟密室，以二百人围而杀之，刃其馘以献，并率其部落十万户及邻部博罗尔三万户以降。二十五年，遣额穆尔伯克朝京师，贡刀斧及八骏马。二十七年，再遣使来朝。二十八年，贡马、犬、鸟枪、腰刀。后其国为爱乌罕所并。巴达克山酋所居地曰维萨巴特，在喀克察河上。喷赤河自瓦罕帕米尔流入境，绕其东北，喀克察河西流入之，下流为阿母河。唐书言竭盘陀国治葱岭负徙多河，即巴达克山地也。

博罗尔，在巴达克山东，有城郭，户三万馀，四面皆山，西北则河水环之。乾隆二十四年，既与巴达克山同内附，遣其陪臣沙伯克等朝京师。二十七年十一月，博罗尔伯克沙呼沙默特贡剑斧诸物。二十九年，贡匕首。是时博罗尔与巴达克山屡构衅，沙呼沙默特乞援於叶尔羌，都统新柱遣谕巴达克山遵约束，还俘罢兵。至是，沙呼沙默特以所宝匕首进贡谢恩。三十四年，又进玉□双匕首。

博罗尔人别一种，筑室而居，有村落，无文字，与诸回部言语不通，惟衣帽则与安集延相类。人皆深目高鼻，浓髭绕喙。男多女少，恆兄弟四五人共一妻，生子女次第分认，无兄弟者与戚里共之。土半沙卤，故其人苦贫。地多桑，取葚曝乾为粮。饮山羊乳，以马湩为酒。称其酋曰“比”。以人口为赋税，生子女纳其半，卖於各回城为奴婢，值颇昂，每口值八九十金。后亦为阿富汗所并。

阿富汗，即爱乌罕。其国北界布哈尔，南界俾路支，东界印度，西界波斯，东西二千馀里。由巴达克山西南行约七百里，历依色克米什、班因、察里克尔诸回部，越因都库什山至喀布尔，其国都也。因都库什山者，葱岭山脉右旋之支，迤逦而西，名伊兰高原。其地波斯处其西，而阿富汗处其东。本罽宾故国。分七大部：首曰喀布尔部，内属部七；曰冈大害部，内属部四；曰射士当部；曰爱拉部，内属部二；曰欧泼部，内属部三；曰爱乍尔部；曰加非利士当部，内属部七。西与波斯接壤。有沙碛，馀皆沃壤。其气候。高地多寒，近低地则热。物产，果木、棉花、甘蔗、烟草之属。人皆土著，业农，无游牧。工织毛布，著名西域。户口约五百馀万，分二十四族，每族聚居一地，皆自治。其长之升降，则听命於王焉。其人勇猛朴诚出天性，易抚循。

乾隆二十四年，大军追讨霍集占兄弟二贼，欲假道巴达克山赴阿，巴酋中道邀而杀之。其属有奔阿者，告以情，阿酋爱哈摩特沙将兴师，巴酋素尔坦沙惧，赂以御赐灯及中国文绮，阿遂罢兵，且遣使密尔汉偕巴使来纳款，欲窥中国虚实也。二十七年，入贡良马四，马高七尺，长八尺。是为回疆最西之属国。时阿富汗初离波斯独立，自称算端，势张甚，六侵印度，北印度大半为所略。爱哈摩特沙死，国人争立，纷扰者数十年。

道光六年，德司脱谟哈美德起兵喀布尔，统一阿富汗，爱哈摩特沙玄孙希耶速的逃印度，求庇於英。十九年，英印度总督奥克兰德攻阿富汗，取乾陀罗、哥疾宁，遂陷喀布尔，立速的为阿富汗王。阿人厌速的，并起绝英军归路。英军败，德司脱谟哈美德仍复位。二十九年，始与英和。英之有事於阿富汗也，俄人灭布哈尔，次第南侵。英人以阿富汗为印度藩篱，抗之尤力。光绪间，帕米尔分疆之议起，英人复以保护阿富汗为名，出而干涉帕事矣。

帕米尔者，葱岭山中宽平之地，供回族游牧者也。帕地有八，其中皆小回部错居。乾隆中，大部隶属中国，羁縻之使弗绝。厥后迤北、迤西稍稍归俄，迤南小部附於阿富汗，东路、中路则服属於中国。於是帕米尔遂为中、俄、阿富汗三国平分之地。出帕米尔，南逾因都库什山，即达印度，故俄人尽力经营之，而英人亦遂急起而隐为之备。英之为阿争，即不啻为印度争也。

初，乾隆二十四年，高宗平定回疆，穷追贼首至伊西洱库尔，三战三捷，遂蕆大功。高宗御制碑文勒铭淖尔，西域图志所指为喀什噶尔西境外地者也。当日喀城边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图什卡，仅八十里；西南

之鄂坡勒卡，仅一百二十里。道光间，钦定边卡西至乌帕喇特卡，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喀浪圭卡，一百五十里。迨光绪间，克复新疆，刘锦棠始增设七卡於旧界之外。十五年，又设苏满一卡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最为穹远，仅以布鲁特回人守之，未驻兵也。英使之初议分帕也，我国严拒之，未允其请。既而俄兵阑入帕地，我国责其称兵越界，俄人即引咎退归。光绪十七年，英兵入坎巨提，逐其头目，其意在觑觎帕地也。新疆巡抚檄马队巡历边境，屯於苏满。十八年春，俄人来言帕地为中、俄两属，未经勘界，中国不应驻兵。总理衙门遂电疆抚退兵，而仍留苏满卡伦。俄复请尽撤新设诸卡，然后勘界。正相持间，而英人阴嗾阿兵突至苏满，胁掳布回而去，俄遂进兵与阿人战於苏满，其东队则游弋於郎库里湖、阿克塔什，渐近喀边。总理衙门疏言："我国先驻苏满之兵不早撤回，则俄、阿战事将自我启之，转难收束。阿虽占地而適致俄兵，蛮触相争，原可不必过问。但其东骎骎逼近边境，颇为可虑耳。"盖阿富汗自乾隆后朝贡不通，久置之度外矣，至是复一见焉。二十一年，帕米尔界议始定。

坎巨提，即乾竺特，在叶尔羌西南约一千五百里。自叶尔羌西行入葱岭，至塞勒库勒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也。由是西行，逾尼若塔什山口，又西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为八帕之一。由是南逾瓦呼罗特、明塔戛两山口，西为因都库什山，东为穆斯塔格山。出山口顺棍杂河南行，又顺河折西抵棍杂，即坎巨提都城，城濒棍杂河北岸。西域水道记言："塞勒库勒在叶尔羌之西八百里，为外蕃总会之区。自塞勒库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图济；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即坎巨提，译文异耳。乾隆二十六年，其酋有黑斯娄者，始内附，即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称"乾竺特伯克黑斯娄遣子贡金"者也。

其人皆奉玛罕默德回教。其部落东西宽二十里，南北长六百里。两山夹立，广大峻削，中有大河，为入南疆要隘。坎部民住河西，河东则哪格尔所属也。棍杂城大约三里。城北有大山曰温吉尔，河曰崇带雅。所辖村庄二十五，城中居民二千馀，其在各庄者约五千馀人，城乡大小头目一百四十。土产牛、羊、马匹，无布帛，尽衣毛褐。五穀诸果俱备。敌国有犯境者，民即为兵，选精壮者出关御之。人皆业农，不纳粮，不徵税，惟岁与其酋耕敛而已。每岁贡中国砂金一两五钱，派之民，农户收麦十二斤，畜牧家则户收羊羔一，以集此款，无他徭也。贡使至，朝廷赏大缎两端。其贡至宣统间不绝。

道光间，克什米尔国王热吉苦罗普散令其将布甫山率兵犯境，夺坎属麻云卡，坎酋夏孜牌尔败之，追斩七千馀名。克什米尔遣使构和，年

与坎酋洋银一千五百元，元重二钱五分；坎酋以马二匹、细狗二只报之。人谓入贡克什米尔者，妄也。同治四年，克什米尔国王令就贝尔萨再犯境，坎王艾赞木复战败之，盖至是克什米尔已四犯坎属矣。

光绪间，俄兵入帕米尔，英人闻之，率兵至哪格尔，并檄坎巨提修平道路，备兵进帕地。哪格尔首抗英，坎酋助之。十七年，英人败哪格尔，直抵坎城，赛必德哎里罕战败，携眷属潜遁，英人遂据其地。先是赛酋私与俄通，上降书，押结约俄夺占帕米尔，修筑堡垒於黑孜吉牙克、阿克素睦尔瓦、苏满三处，并建营於包子滚拜子，以扼要冲。俄人复书，报以金币千元、金丝呢布诸货六驮、快砲六杆。赛酋悖逆无信，不恤部众，且狡而好利，屡挑衅英、俄以求贿，视其部为市贩。其副目歪孜尔素执兵权，同恶相济，部民皆深忌之。至是，率其众五百馀人将奔俄，塔墩巴什头目窝思满集众邀之。张鸿畴拘诸色勒库尔，屡谋突城出，不得，后解省羁禁十有七年，嗣复安置库车，其子米则拜尔及家属男女五十二人，均编住莎车热瓦奇庄，赛酋之外产也；胁从之众悉送还部，并谕饬赛酋之弟买卖提哎孜木代理坎巨提头目，以安民心。

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商定派员会立坎酋，其疏略云："中国回疆之外，向有羁縻各回部，惟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内寇不靖，未遑远略。俄国既以兵力吞并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布哈尔诸回部，而巴达克山、鲁善、什克南、瓦罕诸小部，则皆服属於阿富汗。迩来阿富汗为英属国，英之大势骎骎由印度北乡，有与俄国争雄之意，而中国西边之外，遂日以多事。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尔，南界在葱岭以南，厥地纵横数百里，户口约近万人。近年属回之入贡中国者祗此一部，盖即新疆识略之乾竺特、一统舆图及时宪书之喀楚特，同音而异译也。英之印度总督岁贴坎巨提经费，以助彼整理防务为名，实隐收其内政之权。去年夏秋间，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尔告急之举，则以英人筑一砲台俯临坎境也。本年正二月间，叠承总署电信，以英兵侵坎巨提，其头目连战不胜，率其众逃诣卡外求援。臣以起衅情节诘英外部，询知英兵修筑一路直贯坎境，北抵兴都哥士大山，意在扼此隘口，以杜俄众南侵而保印度门户。其头目兴师拦阻，为英兵击败，踞其所居之棍杂城。臣与英相兼外部尚书沙力斯伯里晤商，据称并无灭坎之意，亦无阻坎入贡中国之意。祗以坎酋罪恶甚多，轻慢英官，不得不示以惩儆也。臣与总署电商，因坎酋声名素劣，势难必使复位。其部既系两属之国。与专属中国者又稍不同，祗可酌就外部之辞与之理论。外部语言闪铄，其初次存坎之说既甚游移，而必欲据坎之心则甚坚韧。幸而窥彼隐情，颇以俄焰方张，亟思联络中国，不欲敛怨树敌，臣得就此设法磋磨。英廷近

称选得旧酋之弟买卖提哎孜木，可为坎巨提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同英员行封立之礼，已由总署电告新疆巡抚选派妥员前往。臣与外部商订仪节，华员、英员共为一班，克什米尔系英属国，位次应稍居后。行礼之期，初订在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三日，现展至七月二十五日，届时彼此和衷妥办，即可蕆事。”新疆巡抚陶模即委阜康县知县田鼎铭、都司张鸿畴前赴坎部，会同英员热布生，更立买卖提哎孜木为坎巨提头目。封立仪节，华员居右，英员次之，英属克什米尔委员居左稍下，新酋又次之。张鸿畴宣布皇上德意，赏给大缎，谕令贡金照旧呈进，镇抚部民，毋任剽掠。其酋悉俯首听命云。

坎部国於山谷中，崇峰叠巘，道路险绝。中有喀喇阔鲁穆大冰山，时至十一月，积雪甚厚，以长毛牛负囊橐而行。明塔戛山口高万四千四百尺，路有巨石，盖古时流冰所经地也。出山口里许，有一流冰，过此即易行。再逾数涧，两崖壁立，顶有积雪，至米斯戛。居人皆鞑尔靼回教。不幕，有室庐，村各为堡，垒石为之。性强悍，以寇钞为俗，然皆酋所使，所劫货物大半归酋，四出剽掠，或远至库车。雅尔山脉下垂如★M3，水流其间，土较腴美。近帕苏又一流冰，其融处高八千尺。

光绪十五年，英人杨哈思班游至其部，坎酋言：“我受上帝命，亲断父母死罪而杀之，并杀其兄弟，投於山下，遂践是位。”其悖逆如此。或谓其地立国最古，殆周时曹奴氏之所居。穆天子传：“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献天子于洋水之上。”洋水即棍杂河。山海经言：“洋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今棍杂河发源因都库什山，西南流至几勒几特城，东南入印度河。丑涂为印度转音，丑涂水即印度河也。

◎清史稿发刊缀言

尔巽承修清史十四年矣。任事以来，栗栗危惧。盖既非史学之专长，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辞谢不获，蚊负贻讥，勉为担荷。开馆之初，经费尚充，自民国六年，政府以财政艰难，锐减额算。近年益复枯竭，支绌情状，不堪缕述。将伯呼助，垫借俱穷，日暮途远，几无成书之一日。窃以清史关系一代典章文献，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则尔巽之罪戾滋重。瞻前顾后，寝馈不安。事本万难，不敢诿卸。乃竭力呼籥，幸诸帅维持，并敦促修书同人黾勉从事，获共谅苦衷，各尽义务，竭蹶之馀，大致就绪。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颋。奈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厖杂，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於是於万不获已之时，乃有发刊清史稿之举，委讬袁君金铠经办，数月后当克竣事。诚以史事繁钜，前史每有新编，互证得失。明史之修，值国家承

平，时历数十年而始成，亦不无可议之处，诚戛戛乎其难矣。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除查出疏漏另刊修正表外，其他均公诸海内，与天下人以共见，绳愆纠谬，世多通人。尔巽心力已竭，老病危笃，行与诸君子别矣，言尽於此。以上所述，即作为史稿披露后向海内诸君竭诚就正之语，幸共鉴之。

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八月二日 赵尔巽时年八十四岁

◎清史馆职名

△馆长 赵尔巽

△兼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

△总阅 于式枚

△总纂 王树枏 郭曾炘 李家驹 缪荃孙 吴士鉴 吴廷燮 马其昶夏孙桐 秦树声 金兆蕃

△纂修 邓邦述 章 钰 王大钧 袁励准 万本端 陶葆廉 王式通 顾瑗 杨锺羲 简朝亮 张采田 何葆麟 陈曾则 姚永朴 夏曾佑 唐恩溥 袁克文 金兆丰

△协修 俞陛云 罗惇{曰融} 吴广霈 吴怀清 张书云 张启后 韩朴存李岳瑞 骆成昌 胡嗣芬 吴昌绶 硃孔彰 李景濂 姚永概 黄翼曾 檀玑戴锡章 陈曾矩 李哲明 吕钰 余嘉锡 邵瑞彭 奭良 瑞洵 陈田 叶尔恺徐鸿宝 王崇烈 方履中 商衍瀛 陈能怡 王以慜 刘树屏 硃师辙史思培 赵文蔚 刘焜 陈敬第 蓝钰 陈毅 李葆恂 张仲炘 陈延韡宋伯鲁 李焜瀛 喻长霖 田应璜 赵世骏 杨晋 齐忠甲 硃希祖 吴璆秦望澜 李汝谦 罗裕樟 傅增淯 硃方饴

△提调 李经畬 陈汉第 金还 周肇祥 邵章

△文牍科长 伍元芝

△图书科长 尹良

△会计科长 刘济

△庶务科长 锡廕

△收发处长 张玉藻

△校勘 孟昭墉 诸以仁 奎 善 刘景福 赵伯屏

△收掌 董清峻 胡庆松 秦化田 史锡华 惠 澂

△总理史稿发刊事宜总阅 袁金铠

△办理史稿校刻事宜总阅 金梁

按：清史馆职名，关外一次本与此相同，独纂修唐恩溥之名误列在协修史思培下误出。关内本与此歧异颇多，附录於后，以供参考。

清史馆职名

馆长 赵尔巽

兼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

总纂 王树枏

总纂 吴廷燮

总纂 夏孙桐

纂修 金兆蕃

纂修 章钰

纂修 金兆丰

协修 俞陛云

协修 吴怀清

协修 张书云

协修 李哲明

协修 戴锡章

协修 奭良

协修 硃师辙

校勘兼协修 孟昭墉

提调 李经畬

提调 陈汉第

提调 金还

提调 周肇祥

提调 邵章

总纂 缪荃孙 马其昶 秦树声 吴士鉴

纂修 王大钧 邓邦述 姚永朴 万本端 张尔田 陈曾则 唐恩溥袁励准 王式通 何葆麟 刘师培 夏曾佑

协修 张启后 李岳瑞 韩朴存 硃孔彰 姚永概 黄翼曾 陈敬第 吴昌绶吴广霈 罗惇{曰融} 骆成昌 胡嗣芬 李景濂 陈田 檀玑 叶尔恺 瑞洵王崇烈 田应璜 硃希祖 徐鸿宝 蓝钰 刘树屏 杨晋 陈能怡 方履中 商衍瀛 赵世骏 袁嘉穀 秦望澜 吴璆 史思培 唐邦治 张仲炘 傅增湘邵瑞彭 陈曾矩

校勘 董清峻 周仰公 秦化田 奎善 刘景福 赵伯屏 史锡华 曾恕传

收掌 尚希程 王文著 胡庆松

总理史稿发刊事宜 袁金铠

办理史稿校刻 金梁

清史稿校刻记

甲寅年始设清史馆，以赵公尔巽为馆长。修史者有总阅、总纂、纂修、协修及徵访等职，先后延聘百数十人，别有名誉职约三百人。馆中执事，有提调、收掌、科长及校勘等职，亦逾二百人，可谓盛矣。

开馆之初，首商义例。馆内外同人，如于君式枚、梁君启超、吴君

士鉴、吴君廷燮、姚君永朴、缪君荃孙、陶君葆廉、金君兆蕃、硃君希祖、袁君励准、王君桐龄等，皆多建议。参酌众见，后乃议定用明史体裁，略加通变。先排史目，凡本纪十二：曰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而宣统纪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志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初拟有国语、氏族、外教三志，皆删。表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初以大学士与军机合称宰辅，后改。

列传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列女、土司、藩部、属国，初拟

有明遗臣、卓行、货殖、客卿、叛臣诸目，皆删并。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徵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

庚申，初稿略备，始排比复辑。丙寅秋，重加修正。自开馆至是，已岁纪一周，其难其慎，盖犹未敢为定稿也。丁卯夏，袁君金铠创刊稿待正之议，赵公韪之，即请袁君总理发刊事宜，而以梁任校刻，期一年竣事。梁拟总阅全稿，先画一而后付刊。乃稿实未齐，且待修正，祇可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矣。是时留馆者仅十馀人，於是公推以柯君劭忞总纪稿，王君树枏总志稿，吴君廷燮总表稿。夏君孙桐、金君兆蕃分总传稿，而由袁君与梁校阅付刊。本纪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为邓君邦述、金君兆蕃原稿，高宗至穆宗五朝为吴君廷燮原稿，德宗及宣统二朝为瑞君洵原稿，而太祖、圣祖、世宗、仁宗、文宗、与宣统六纪为奭君良复辑，穆、德二纪为李君哲明复辑，柯君皆多删正。志则天文、时宪、灾异为柯君稿；地理为秦君树声原稿，王君树枏复辑；礼为张君书云、王君大钧、万君本端等分稿；职官为金君兆丰、骆君成昌、李君景濂、徐君鸿宝等分稿，皆金君复辑，乐为张君采田稿；舆服为何君葆麟稿，选举为张君启后、硃君希祖、袁君励准等分稿，张君书云复辑；食货为姚君永朴、李君岳瑞、李君哲明、吴君怀清分稿，河渠为何君葆麟等原稿，交通为罗君惇{曰融}等分稿，皆吴君复辑，兵为俞君陛云、秦君望澜、田君应璜、袁君克文等分稿，俞君复辑；刑法为王君式通等分辑，后用许君受衡稿；艺文为章君钰、吴君士鉴原稿，硃君师辙复辑；邦交为李君家驹、吴君广霈、刘君树屏等分稿，戴君锡章复辑。表则诸王、公主、外戚为吴君士鉴原稿，诸臣封爵为刘君师培原稿，军机大臣为唐君邦治原稿，馀皆吴君廷燮稿。列传则后妃、诸王为邓君奭君及金

君兆蕃原稿，皆金君复辑；诸臣原稿，凡在馆诸君多有分纂，自开国至乾隆为金君兆蕃复辑，嘉道咸同为夏君孙桐复辑，光宣为马君其昶、金君兆丰复辑，而梁又重补辑之；循吏及艺术皆夏君复辑，儒林为缪君荃孙稿，文苑为马君稿，梁皆补之；畴人为陈君年原稿，柯君复辑，忠义为章君复辑；孝义及列女为金君兆蕃复辑，遗逸为王君树枏及缪君原稿，梁复辑之；土司为缪君稿，藩部蒙古为吴君廷燮稿，西藏为吴君燕绍稿，属国为韩君朴存稿。凡诸稿梁皆校阅，并有参订。惜仓卒付刊，不及从容讨论耳。昔万季野参修明史，总阅全书，事必覈之实录，误者正之，漏者补之，此修史公例，不敢忽也。是秋赵公去世，柯君兼代馆长，一仍旧贯。岁暮校印过半，乃先发行，至今夏全书告成，幸未逾预定之期。袁君创议於先，经营筹画，力任其难，庶几无负赵公之讬。其间数经艰乱，皆幸无阻，良非初料所及。一代国史，所关甚大，其成否亦系乎天焉。初有议宣统纪从阙者，梁以春秋不讳定哀，力争存之；又议断代为史，凡殁於辛亥以后者皆不入传，梁以明末遗臣，史皆并著，且清史实为旧史结束，后将别创新史，体例各异，诸人与清室相终始，岂容泯没，故所补独多。

校刻既竣，略记始末，以备参考。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戊辰端节金梁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認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輅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匯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鎧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

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異同，主要表现在：

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壓缩了赵尔丰传。

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異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线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異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異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併，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礎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本书的点校由啓功、王钟翰、孙毓棠、罗尔纲、刘大年、吴树平同志擔任。吴树平、何英芳同志对点校稿作了编辑整理工作。本书的初版印出以后，香港学者汪宗衍先生曾对标点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重印时参考他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谨在此致谢。限于水平，我们的点校可能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希望读者隨时指正，以备再版时修改。